独家首发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全35册

芥子须弥　小中见大



上海古籍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困学纪闻

梦溪笔谈

挥麈录

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后录

鹤林玉露

癸辛杂识

齐东野语

青琐高议

归田录（外五种）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桯史·默记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青箱杂记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宾退录·却扫编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麈史·侯鲭录
括异志·倦游杂录
稽神录·睽车志
鸡肋编·贵耳集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投辖录·玉照新志
南村辍耕录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困学纪闻

[宋]王应麟 撰

栾保群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困学纪闻》二十卷，南宋王应麟著。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祖籍河南开封。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进士，宝祐四年（1256）复中博学宏词科。历官太常寺主簿、通判台州，召为秘节监、权中书舍人，知徽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其为人正直敢言，因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除本书之外，计有《小学绀珠》、《通鉴地理考及通释》、《玉海》、《诗地理考》、《通鉴答问》、《汉书艺文志考证》、《深宁集》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

全书按经史子集分，计经部八卷，包括《易》、《书》、《诗》、诸《礼》、乐、《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孟子》、小学、经说等；史部和子部八卷，包括天道、历数、地理、诸子、考史；集部三卷，包括评文、评诗三卷；最末为杂识一卷。书前有作者题识云：“幼承义方，晚遇鶤屯。炳烛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开卷有得，述为《纪闻》。” 作者一生博洽多闻，有宋一代诸儒罕与其伦比，《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曰：“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鄙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书中尤重史学，正如全祖望所云：“先生之学，私淑东莱（吕祖谦）而兼综建安、江右、永嘉之传。”此中自有鼎革之后的家国之痛及深切反思，故视为对两宋学术的某种总结亦无不可。全书博涉四部，展示了作者精湛的考据学功力，确

立了该书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与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并称宋代三大笔记，并居宋代三大笔记之首。此外，本书影响有清一代学术甚巨，三百年间儒林中人，无不深得其学术沾溉，顾炎武之《日知录》、阎若璩之《潜丘札记》、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赵翼之《陔馀丛考》、陈澧之《东塾读书记》等等，每多引为矩矱，颇见遗风。

《困学纪闻》成书于元初，而付梓则在王氏逝世三十年后的元泰定二年（1325）。此本世称“庆元路儒学刻本”。民国时，此本收入《四部丛刊》，影印面世。然《困学纪闻》一书文字简奥，向称难读，故自清初多有笺注。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1638—1704）据元刊本重校并加笺，为当时最善之本。此后不久，著名学者何焯（1661—1722）在阎本的基础上加以校笺，世称“二笺本”。至乾隆时，著名学者全祖望（1705—1755）又对“二笺本”补充注评，世称“三笺本”。乾嘉间，余姚人翁元圻（1751—1825）综辑诸家笺注，并博搜群籍，穷其事原，以数十年之功，成《困学纪闻注》，是为《困学纪闻》注本的集大成者。此次整理，以元庆元路儒学刻本为底本，参校“三笺本”和翁元圻《困学纪闻注》本。本书校点，以尽量保存原貌为原则。原书中的引文和史实，已尽量与原书核对。底本中避讳字、俗体字、异体字及明显讹误的字，径改不出校。错字的改文，以原字加（　）列于前，校改文字加〔　〕列于后，补文加〔　〕、衍文加（　）示别。

目　录

校点说明
自叙　王应麟
序　全祖望
卷一
易
卷二
书
卷三
诗
卷四
周礼
卷五
仪礼
礼记
大戴礼记
乐
卷六
春秋
左氏
卷七
公羊
穀梁
论语
孝经

卷八
孟子
小学
经说
卷九
天道
历数
卷十
地理
诸子
卷十一
考史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历代田制考
历代漕运考
两汉崇儒考
卷十七

评文
卷十八
评诗
卷十九
评文
卷二十
杂识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自叙

王应麟

幼承义方，晚遇蘙屯。

炳烛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

开卷有得，述为《纪闻》。

深宁叟识。[1]

幼承義方晚遇囍屯炳燭之明用志
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别于下民聞卷
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叟識

[1] 上图系王应麟《自叙》手迹，元刊本及翁注本皆影刻之。翁注本下有阎咏按语：“右三十八字乃尚书亲笔，常熟毛黼季扆以视徵君，且曰：‘盍摹勒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请。盖徵君曾两遣人至鄞县访其裔孙，求行状、墓铭、神道碑，以补《宋史》列传之略，不可得。又欲绘其遗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迹，犹前志也。阎咏临并记。”

序

全祖望

深宁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见。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于《玉海》之后者十余种，而碎金所萃，则为《困学纪闻》。顾其援引书籍奥博，难以猝得其来历，太原阎徵君潜丘尝为之笺，已而长洲何学士义门又补之。斯二笺者，世宗宪皇帝居潜藩，皆尝充乙夜之览。近年祁门马氏以阎本开雕，而间采何说以附之，桐乡汪氏又以何本开雕，诚后学之津梁也。潜丘详于考索，其于是书最所致意。然笔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时挟偏乖之见，如力攻《古文尚书》，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顾何必哓哓搀入此笺之内，无乃不知所以裁之耶？义门则简核，而欲高自标置，晚年妄思论学，遂谓是书尚不免词科人习气，不知己之批尾家当，尚有流露此笺，未经洗涤者。岁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无事，取二本合订之，冗者删简，而未尽者则申其说，其未及考索者补之，而驳正其纰缪者，又得三百余条。江西万丈孺庐见之嗟赏，以为在二家之上。予学殖荒落，岂敢与先辈争入室操戈之胜，况莫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笺也。胡身之谓小颜释班史，弹射数十家无完肤，而三刘所以正小颜者正复不少。是书虽经三笺，然阙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内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刘者乎？予日望之矣。

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后学全祖望撰。

卷一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易》之道也。处忧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惧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易》以辞为重，《上系》终于“默而成之”，养其诚也。《下系》终于六“辞”，验其诚不诚也。辞非止言语，今之“文”，古所谓“辞”也。

履霜戒于未然，月几望戒于将然。《易》贵未然之防，至于几，则危矣。

“潜龙以不见成德”，管宁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时，杜袭所以戒繁钦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誉。”

“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见《韩非·解老》。可以发明贞固之说。

《乾》初九，《复》也。“潜龙勿用”，即“闭关”之义。《坤》初六，《姤》也。“履霜坚冰至”，即“女壮”之戒。

《淮南·人间训》云：“《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以阴、阳言日、夕，《易》说所未及。

蔡泽谓：“《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

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泽相秦数月而归相印，非苟知之。《贾谊书》云：“亢龙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龙之神也，其惟蜚龙乎？”

《越绝》引《易》进退存亡之言曰：“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几，得有丧之理。”陆宣公云：“丧者得之理，得者丧之端。”其语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为“羿、莽、娲、武非常之变”。干宝之说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总己，专断万机，虽情体信顺，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然后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愚谓此说为长。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与天地并立。一旅复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晋，郡县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际，分严而情通。“上天下泽，《履》”，其分严也；“山上有泽，《咸》”，其情通也。不严则为《未济》之三阳失位，不通则为《否》之“天下无邦”。

《阴符经》云：“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愚尝读《易》之《临》曰“刚浸而长”，《遯》曰“浸而长也”，自《临》而长为《泰》，自《遯》而长为《否》，浸者渐也，圣人之戒深矣。

“系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系于金柅”，一柔方进而止之也。

《蒙》之刚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刚中，“五”也，占而从之曰“原筮”。

“童蒙”应于“二”之刚，则吉，养之早也。“童观”远于“五”之刚，则

吝，见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随》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乱之机，《兑》之“九五”曰：“孚于剥，有厉。”

“鸣谦”则吉，“鸣豫”则凶。鸣者，心声之发也。“未知获戾于上下”，鸣谦者欤？“二三子亦姑谋乐”，鸣豫者欤？

柔而刚，则能迁善。刚而柔，则能顺理。《复》之“六三”，柔而不中，勉为初之刚而屡失，故频复。《巽》之“九三”，刚而不中，勉为初之柔而屡失，故频巽。

《小畜》上九，“月几望”则凶，阴亢阳也。《归妹》六五，“月几望”则吉，阴应阳也。《中孚》六四，“月几望”则无咎，阴从阳也。曰“几”者，戒其将盈，阴盈则阳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门”，《随》之“初”曰“出门”，谨于出门之初，则不苟同，不诡随。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开迁善之门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回进善之机也。

“大蹇朋来”，进君子之真朋也。“涣其群”，退小人之伪朋也。泰言“朋”，否言“群”。

君子进而众贤聚，故《复》“朋来无咎”。众贤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云不雨”者二。《小畜》终于“既雨”者，阳之极为阴

也。《小过》终于“已亢”者，阴之极为阳也。畜极则通，过极则亢。

“谨乃俭德，惟怀永图”，故“甘节，吉”。“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故“甘临，无攸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故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召平、董公、四皓、鲁两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贱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经不以秦而亡也。万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坏也。《剥》之终曰“硕果不食”，阳非阴之所能剥。

下阳举而虢亡，虎牢城而郑惧，西河失而魏蹙，大岘度而燕危，故曰“设险以守其国”。狄患攘而民怨结，宗藩弱而戚党颛，柄臣揃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镇强，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复》曰“朋来”，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阳大阴小而言“阴阳”，阖而辟也；朔先晦后而言“晦朔”，终而始也。

《尔雅》：“小罍谓之坎”，“大琴谓之离”。万物之象，无非《易》也。

《易》之终始皆阳也，始于《乾》之“初九”，终于《未济》之“上九”。

《易》于《蛊》“终则有始”，于《剥》“消息盈虚”，于《复》“反复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则无与于人事欤？曰：圣人以天自处，扶

阳抑阴，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复》之初即《乾》之元，“硕果不食”则生矣，《复》之所谓仁也。《乾》为木果，在春为仁，发生也，在冬为乾，归根也，终而复始。

张子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朱子谓“圣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贞’，不言‘利不贞’，言‘贞吉’，不言‘不贞吉’，言‘利御寇’，不言‘利为寇’也。”

闻之前修曰：“中庸、诚、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龙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坤》六二言‘敬以直内’。”

“《复》以自知”，必自知，然后见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尝不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夺”；“行法俟命”，命可制而法不可变。

“下学而上达”，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汉，能上阴阳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系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诗》相汉，能陈《关雎》之义，而不能止奄寺之恶，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经术虽明，奚益焉！

五阳之盛而一阴生，是以圣人谨于微。齐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

陈完奔齐，亡齐者已至矣。汉宣帝甘露三年，匈奴来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我艺祖受命之二年，女真来贡，而宣和之祸乃作于女真。张芸叟曰："《易》者极深而研几，当潜而勿用之时，必知有亢，当履霜之时，必知有战。"

《易》言"积善"曰家，《大学》言"兴仁"、"兴让"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胜小人之邪。《易》曰："田获三狐得黄矢。"世之乱也，小人以狡胜君子之介。《诗》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为井，以木巽火为鼎，上止下动为颐，颐中有物为噬嗑，小过有飞鸟之象焉。余卦可以类求。王辅嗣"忘象"之说，蒙庄绪余尔。

《左传》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朱子发以为郑康成之语。愚谓"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见于《易纬通卦验》，汉儒皆谓之《易》。则此所谓《易》云者，盖纬书也。

郑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谓"包当作彪，文也"；《泰》"包荒"，谓"荒读为康，虚也"；《大畜》"豶豕之牙"，谓"牙读为互"；《大过》"枯杨生荑"，谓"枯音姑，无姑山榆"；《晋》"锡马蕃庶"读为"藩遮"，谓"藩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读如"解"，"解谓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当为"倪仉"；《萃》"一握为笑"，"握"读为"夫三为屋"之"屋"；《系辞》"道济天下"，"道"当作"导"，"言天下之至赜"，"赜"当为"动"；

《说卦》“为乾卦”，“乾”当为“榦”。其说多凿。郑学今亡传，《释文》及《正义》间见之。

《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而贾逵以为“八王之法”，张平子以为“《周礼》八议之刑”。索，空也，空设之。唯马融以为八卦。杜预但云“古书名”，盖孔安国《书序》犹未行也。愚按，《国语》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韦昭注谓“八体以应八卦也，谓《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离》为目，《兑》为口，《坎》为耳，《艮》为手”，此足以证孔、马之说。

《易》正义云：“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朱子谓《系辞》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上《系》、下《系》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彖》即文王所系之辞。《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彖象上下传》者，孔子释经之辞也。愚按，《释文》云：“王肃本作‘系辞上传’，讫于《杂卦》，皆有‘传’字。”《本义》从之。《汉·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王肃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举商、周。‘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发云：“《革》存乎汤、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复》存乎颜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谓：“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范》道统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数相为经纬，皆演于商之季世。

桓谭《新论》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夏

《易》详而商《易》简。未详所据。

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吕氏春秋》："贲，色不纯也。"

苕谿刘氏云："《夬》以五君子决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忧'，盖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时，然后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临一小人，徒能使之忧而已。惟其有忧，则将图之无不至矣。"愚谓"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忧"，元祐是也。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谓'异乎人之求'也。君子之于君也，以不求求之；其于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以不祷祷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诸儒所不及。

王辅嗣以"寂然至无"为《复》，又云："冬至，阴之复；夏至，阳之复。"苏子美辨其非。愚谓先儒云"至静之中有动之端"，所以见天地之心，与寂然至无之说异矣。"冬至阴之复"，盖如周子"利贞诚"之复，就归处言之。荆公曰："阳以进为复，初九是也；阴以退为复，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为七日者，举前卦而云也。《复》之'七日来复'，《震》'既济之七日得'，皆举初爻。"

叶少蕴谓："凡《易》见于有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体也。而《易》不以体对用，故别而论之曰：《易》无体。"晁景迂曰："体用本乎释氏。"

利贞者，性情也。王辅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颜子好学论》“性其情”之语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汤举皋、伊而不仁者远。”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为君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本义》云：“郭璞《洞林》读至‘汇’字绝句，下卦放此。”愚按正义曰：“‘以其汇’者，汇，类也，以类相从。‘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顺，下应于《乾》，已去则纳，故征行则吉。”亦以“汇”字绝句。《泰》之“征吉”，引其类以有为；《否》之“贞吉”，絜其身以有待。

俭德避难，朱子谓“收敛其德，不形于外”。申屠蟠以之。

《泰》之“三”，无往不复，阳之极也，而否将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阳之复也，而泰将至。

一许敬宗在文馆，唐为武氏矣。一杨畏居言路，元祐为绍圣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声之隤，陇西以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为耻。清议所以维持风俗也。清议废，风俗坏，则有毁宗泽而誉张邦昌者，有贬张浚而褒秦桧者。观民风设教，居贤德善俗，可不谨哉！

齐德衰于召陵，晋志怠于萧鱼；淮平而异、鎛用，潞定而归真惑。《易》曰：“日中则昃。”《玄》曰：“月阙其抟，不如开明于西。”

“制官刑”则“具训蒙士”，“无彝酒”则“诰教小子”。《易》曰：“童牛之梏。”《记》曰：“禁于未发之谓豫。”

龟灵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锦尚絅”；兰薰而摧，玉刚而折，是以“危行言孙”。此“白贲”、“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观身于《艮》。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故观心于《复》。

惟进贤可以正君，故公仲进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进攸之、祎、允，而宫府之体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归，不能谏六嬖之惑；魏相因许伯，不能遏弘、石之恶。《泰》曰“拔茅”，《渐》曰“进以正”。

《乾·文言》曰：“宽以居之。”朱子谓：“心广而道积。”程子《易·小畜》传曰：“止则聚矣。”吕成公谓：“心散则道不积，充拓收敛，当两进其功。”

丹书敬义之训，夫子于《坤》六二《文言》发之。“孟子以‘集义’为本，程子以‘居敬’为先。”张宣公谓：“工夫并进，相须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命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云。

“小畜（上）〔下〕体乾，复上体坤，乾坤相应，故《小畜》初九‘复自道’，‘九二’‘牵复，吉’，与《复》六四‘中行独复’，‘六五’‘敦复无悔’，义甚相类。‘牵复’中‘不自失’，‘敦复’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见于《彖》，明一卦之义也。

里克之中立，邓析之两可，终于邪而已。故《随》之“六

二”曰：“弗兼与也。”

“虚美熏心”，秦乱之萌；“浮文妨要”，晋衰之兆。故《贲》受之以《剥》。

廉耻，国之脉也。廉耻泯则国从之，是以楚瓦好贿郢城危，晋盈求货霸业衰，秦赂谗牧迁为虏，汉金间增垓败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学》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乱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击之。”

“翰音登于天”，无实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

君子无斯须不学也，黄霸之受《尚书》，赵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难颠沛中，况优游暇豫之时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连山》首《艮》，艮，万物之所终始也。八风始于不周，卦气始于《中孚》，冬至为历元，黄钟为律本。北方终阴而始阳，故谓之朔方。《太玄》纪日于牛宿，纪气于中首，而以罔、冥为元。艮之终始万物也。虞仲翔云：“万物成始乾甲，成终坤癸。艮东北，是甲癸之间。”沙随程氏云：“医家《难经》为《百刻图》，一岁阴阳升降，会于立春，一日阴阳昏晓，会于艮时。此说与《易》合。”又云：“北方之气，至阴而阳生焉。《彖》曰：‘习坎，重险也。’于物为龟为蛇，于方为朔为北，于《太玄》配罔与冥，所以八纯卦中，独冠以习。”

日月为《易》，一奇一耦，阴阳之象也。王介甫《诗说》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阳生矣则言日，阴生矣则言月。与《易·临》‘至于八月有凶’，《复》‘七日来复’同意。四月正阳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阴生也。阴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阴生者，气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复》刚长，以日云

者，幸其至之速。《临》阳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迟。”沙随程氏云：“阳极于九，而少阴生于八，阴之义配月。阴极于六，而少阳复于七，阳之义配日。”

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变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变与六爻皆变者，其别各六十有四；一爻变与五爻变者，其别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变与四爻变者，其别各九百有六十；三爻变者，其别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发谓：“《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顺以巽’者，《蒙》之《观》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离》、《兑》，故曰《革》。是谓天下之至变。”张真父谓：“《易》无所不变，《蒙》曰‘困蒙’，《小畜》曰‘复自道’，又曰‘牵复’，《履》曰‘夬履’，《离》曰‘履错然’，《归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归妹’，《临》曰‘咸临’，《咸》曰‘执其随’，《艮》曰‘不拯其随’，《噬嗑》曰‘颐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肤’，《损》曰‘勿损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壮于前趾’，又曰‘壮于頄’，《遯》曰‘执之用黄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兑》曰‘孚于剥’，《未济》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变之象。《小畜》以一阳为复，《兑》以一阴为剥，变之变者也。六十有四，相错而不相乱。”张文饶谓：“《临》之初、二，皆曰‘咸临’，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兑》之说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与《履》，《乾》、《兑》相易之卦也。”

《临》所谓“八月”，其说有三：一云自丑至申为《否》，一云自子至未为《遯》，一云自寅至酉为《观》。《本义》兼取《遯》、《观》二说。《复》所谓“七日”，其说有三，一谓卦气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后为《复》，一谓过《坤》六位，至《复》为七日，一谓自五月《姤》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本义》取“自《姤》至《复》”之

说。

《易》正义云：“四月纯阳，阴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纯阴，阳在其中，而荠麦生。”《汉和帝纪》：“有司奏，以为夏至则微阴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与《月令》不同。张文饶曰：“阳虽生于子，实兆于亥，故十月荠麦生。阴虽生于午，实兆于巳，故四月靡草死。”《参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麦生。”

“初六，履霜，阴始凝也。”见于《魏·文帝纪》注，太史丞许芝引《易传》之言。沙随程氏、朱文公皆从之。郭京本无“初六”字。

龟山曰：“子见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处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谓非所以为训，“若使大人处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则亦不足以为大人矣。”

《颐》初九，王辅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至哉斯言，可书诸绅。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傅玄《口铭》也。《颐》“慎言语，节饮食”，正义用其语。

“圣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复》。盖《复》者，去其不善而复于善之谓也。若《蒙》，则无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趾所以行，辅所以言。艮其趾，虽行犹不行也；艮其辅，虽言犹不言也。故能时行时止，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冯当可云。《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伛背为躬，见背而不见面。朱文公诗云“反躬艮其背”，止于所不见，止于至善也。

“帝乙归妹”，子夏传谓汤之归妹也。京房载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荀爽对策，引“帝乙归妹”，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张说《鄎国公主铭》亦云：“帝唐降女，天乙归妹。”若《左传》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纣父”。二说不同，《正义》皆略之。

“《离》言‘明两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趋而下者至也。”此陆农师之说，朱文公取之。

范谔昌《证坠简》：“《震·彖辞》脱‘不丧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渐》上九疑‘陸’字误”，胡安定取之。

《释文》引《子夏传》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礼》疏谓：“坤为土，坎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万国，亲诸侯。

《释文》引郑注异字，然《内则》注“明夷睇于左股”，犹有所遗。

“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训。晁景迂云：“古者礼冠，未有簪名。”

《说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孔子曰：“《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今《易》无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今《易》无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传》之言，殆非也。

《盐铁论》文学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说文》引《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今《易》无之。疑《易传》及《易纬》。

后汉鲁恭引《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又云："《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又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赵温曰："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汉儒说《易》，可以参考。

王肃注《易》十卷，今不传。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体离阴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获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备其难。"见《太平御览》。

《汉·郊祀志》引"西邻之禴祭"，颜师古注："瀹煮新菜以祭。"盖以"禴"为"瀹"。王辅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苹蘩之菜，可羞于鬼神。"亦与颜注同。郑康成谓："禴，夏祭之名。"

《离》九三，蔡伯静解云："'鼓缶而歌'，当衰而乐也。'大耋之嗟'，当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顺其常而已。不乐则哀，皆为其动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说长于古注。

《京氏易》，"剥床以簠"谓祭器。澹庵云："《易》于《剥》、

《坎》，取象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泽，《履》”，此《易》之言礼。“雷出地奋，《豫》”，此《易》之言乐。吕成公之说，本于《汉书》“上天下泽，春雷奋作，先王观象，爰制礼乐”。

“涣其群”，苏明允云：“群者，圣人所欲涣以一天下者也。”《本义》取之，谓程传有所不及。

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绝恶念于“履霜”之萌。

《坊记》曰：“不耕获，不菑畬，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左氏传》穆姜以“元、亨、利、贞”为《随》之四德。为是说者，其未见《彖》、《象》、《文言》欤？

《易纬坤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读《易》，不可为宰相。’”注者未详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刚也。“谦谦”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险之闲也，“蹇蹇”六二，阴居阴也。

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济六爻悉无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云，曰泉，曰雨；《离》曰明，曰电。

《曾子·天圆篇》：“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薛士龙诗云：“尝闻曾子书，金火中外明。圆方递含施，二景参黄庭。”愚按《周髀》云：“日犹火，月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其说本于《易》之《坎》、《离》。《坎》内阳外阴，故为水、为月；《离》内阴外阳，故为火、

为日。

《系辞》正义云："韩氏亲受业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证成其义。"愚考王弼终于魏正始十年，韩康伯，东晋简文帝引为谈客，二人不同时，相去甚远，谓之"亲受业"，误矣。

程子言《易》，谓"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朱子以为"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愚尝观颜延之《庭诰》云："马、陆得其象数，取之于物；荀、王举其正宗，得之于心。"其说以荀、王为长。李泰发亦谓"一行明数而不知其义，管辂明象而不通其理"。盖自辅嗣之学行，而象数之说隐。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乃为尽善。故李鼎祚独宗康成之学，朱子发兼取程、邵之说。

冯当可谓："王辅嗣蔽于虚无，而《易》与人事疏；伊川专于治乱，而《易》与天道远。"又谓："近有伊川，然后《易》与世故通，而王氏之说为可废。然伊川往往舍画求《易》，故时有不合，又不会通一卦之体，以观其全，每求之爻辞离散之间，故其误十犹五六。"晁子止为《易广传》，当可答书曰："判浑全之体，使后学无以致其思，非传远之道。"

吕元钧云："求于八卦之先，而牵于数，故谓《坎》、《离》先天地；得于六爻之后，而惑乎气，故谓卦气起《中孚》。"

伏羲之《易》，当以图观，文王以后始有书。艾轩云："《易》不画，《诗》不歌，无悟入处。"诚斋云："卦者其名，画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制之字也。"愚按，《易纬乾凿度》以八卦之画为古文天、地、风、山、水、火、雷、泽字。

上《系》七爻，起于《中孚》"鸣鹤在阴"；下《系》十一爻，起于

《咸》“憧憧往来”。《卦气图》自《复》至《咸》八十八阳、九十二阴，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阴、九十二阳，《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复》亦六日七分，阴阳自然之数也。

龟山曰：“《乾》、《坤》两卦，圣人释其义于后，是解《易》之法。”沙随曰：“《乾》、《坤》，《易》之门，《文言》于《乾》，四致意焉，《坤》则一而已。举《乾》、《坤》之义，则他卦可知。上《系》解七爻，下《系》解十一爻，大略类《文言》，学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释文》云：“桓玄、明僧绍作‘仁’。”今本乃从桓玄，误矣。《本义》作“人”，云：“吕氏从古，盖所谓‘非众罔与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古用木画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写卦。筮者执以示主人。”卦者主画地识爻，六爻备，乃以方版写之。“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九也；三多为交钱，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八也。”见《仪礼》疏。

《易》者，数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讼》“三百户”、“三褫”，《师》“三锡”，《比》“三驱”，《同人》“三岁”，《蛊》“先甲后甲三日”，《临》“八月”，《复》“七日”、“十年”，《颐》“十年”，《坎》“簋贰”、“三岁”，《晋》“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车”，《解》“三狐”，《损》“贰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刚”，《萃》“一握”，《困》“三岁”，《革》“三就”，《震》“七日”，《渐》“三岁”，《丰》“三岁”，《旅》“一矢”，《巽》“先庚后庚三日”、“三品”，《既

济》“七日”、“三年”，《未济》“三年”。其数例总释于《乾凿度》。如“月几望”、“巳日乃孚”，皆阴阳气数之变。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随、临、无妄、革也。惟乾不言所利。

遏恶扬善，所以顺天休命；内君子外小人，所以财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养正”作之师。

《大畜》为学，《贲》为文。“能止健”而后可以为学，“文明以止”而后可以为文。止者，笃实而已。不以笃实为本，则学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体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谓：“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灾”，王辅嗣注云：“为斯贱之役。”唐郭京谓“斯”合作“㒋”。愚按《后汉·左雄传》“职斯禄薄”注云：“斯，贱也。”不必改㒋字。

“城复于隍，其命乱也。”汤伯纪云：“乱，如‘疾病则乱’之‘乱’。”愚谓唐玄宗极炽而丰，泰之极也，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非“命乱”而何！

《汉·郊祀志》：“刘向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礼·本命篇》“诬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传》岂即此篇欤？

《说卦·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隋》、《唐志》“十卷”，唯《释文序录》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称荀爽者，以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马融、郑玄、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为《易义注》，内又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荀悦《汉纪》云：“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传荀氏学。”今其说见于李鼎祚《集解》。若“乾升于坤曰云行，坤降于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皆诸儒所未发。

王昭素谓：“《序卦》云‘《离》者丽也’。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谓后人妄有上、下经之辩。吴仁杰亦从王、晁之论。沙随程氏按《系辞》曰：“二篇之策，从韩康伯本。”张文饶云：“《序卦》上经不言《乾》、《坤》，下经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诸用也。”朱新仲谓：“《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阴阳养万物，必讼而成之；君臣养万民，亦讼而成之。’然则《序卦》亦杂以经师之言欤？”

刘梦得《辨易九六论》曰：“董生言本毕中和，中和本其师，师之学本一行。”朱文公曰：“毕氏揲法，视疏义为详。柳子厚诋梦得肤末于学，误矣。”

《古易》五家：吕微仲、晁以道、睢阳王氏、东莱吕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吴仁杰二家。而洪兴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传》为正，以诸书附着其下，为《考异释疑》。

经说多依托，《易》为甚。子夏传，张弧作也。关子明传，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师愈作也。

《越绝外传》：范子曰："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愚谓"先阴后阳"即《归藏》先《坤》之义，阖而辟，静而动也。

《郑志》：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愚案康成有《易赞》，所谓《赞》云者，《易赞》也。棘下，即稷下也。刘向《别录》："谈说之士会于稷门下。"

《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农，重乎八纯。圣理玄微，易道难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之情状，运气生死休咎，不可执一隅，故曰《易》含万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也。张文饶言"四易"又异于是："易有四，体一用三。伏羲《先天》，体也；《连山》天易，《归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谓"二至四为互体，三至五为约象"。《仪礼疏》云："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

《说卦》虞翻曰："《乾》、《坤》五贵三贱，故定位。《艮》、《兑》同气相求，故通气。《震》、《巽》同声相应，故相薄。《坎》戊《离》巳，月三十日一会于壬，故不相射。《坤》消从午至亥，故顺。《乾》息从子至巳，故逆。"盖用纳甲卦气之说。

"初九，潜龙"，辞也。有"九"则有"六"，变也。"潜龙"，象也；"勿

用”，占也。辅汉卿谓：“《易》须识辞、变、象、占四字。”项氏曰：“不称‘乾马’而称‘震龙’，震，动也，乾之动自震始。”

阳为大，阴为小。《大畜》、《小畜》，《大过》、《小过》，取阴阳为义。

六爻有得有失，唯《谦》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汉书·叙传》“六世耽耽，其欲浟浟”，音涤。注：“《颐·六四》爻辞，浟浟，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传作“攸攸”。颜注以“浟浟”为欲利，辅嗣以“逐逐”为尚实，其义不同。

上蔡谢子为《晁以道传易堂记后序》，言：“安乐邵先生《皇极经世》之学，师承颇异。安乐之父，昔于庐山解后文恭胡公，从隐者老浮图游。隐者曰：‘胡子世福甚厚，当秉国政；邵子仕虽不耦，学业必传。’因同授《易》书。”上蔡之文今不传，仅载于张祺《书文恭集后》。康节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

邵子《观物外篇》曰：“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乱久则复北而南矣。”张文饶谓：“《先天图》自《泰》历《蛊》而至《否》，自《否》历《随》而至《泰》，即南北之运数也。”《闻见录》载邵子之言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盖为闻杜鹃发也。陈忠肃谓重南轻北，分裂有萌，则以人事知之。

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南丰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苏、曾皆欧阳公门人，而论议不苟同如此。

迂斋讲《易》，谓：“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无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后，天下之万事无非易。”又《策问》谓：“种明逸以易学名，而其后世衡至师道累叶为名将。郭逵以将帅显，而其后兼山、白云皆明《易》。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也。”愚闻之先君云。

知识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贵笃实，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礼火则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济》也。”养生之说，阴升阳降。

《史记》春申君说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今《易·未济》曰：“小狐汔济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后汉·西羌传》：“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则鬼方即鬼戎与？《诗·殷武》“奋伐荆楚”，朱子《集传》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愚按《大戴礼·帝系篇》“陆终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可以证《集传》之说。

《未济》“三阳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隐者。朱子谓：“《火珠林》已有，盖伊川未曾看杂书。”

虞翻梦吞三爻而通《易》，陆希声梦三圣人而舍象数作传。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声未知“比之匪人”之训，践履与《易》相违。

张绪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谓晏以《老》《庄》谈《易》，系小子观朵颐，所不解者岂止

七事哉。以义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谈亡晋，衍也，非弼也。范宁以王弼、何晏并言，过矣。

“上坎为云，下坎为雨”，虞翻之说也，郭子和从之。坎在上为云，故云雷屯，坎在下为雨，故雷雨作解。“女子贞不字”，谓许嫁笄而字，耿氏之说也，朱文公从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虚也；《兑》之说无言，说以诚也。尧之“于变时雍”，孔子之“绥来动和”，其感至矣。文王灵台之乐，宣王《云汉》之忧，其说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义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馆阁书目》：“《周易元包》十卷，唐卫元嵩撰。”今按杨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阴阳历算。献策后周，赐爵持节蜀郡公。武帝尊礼，不敢臣之。”《北史·艺术传》：“蜀郡卫元嵩，好言将来事，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书目》以为唐人，误矣。

扬雄《覈灵赋》曰：“《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刘牧谓《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为《徐复传》云：“康定中，仁宗命讲《易》《乾》、《坤》、《既济》、《未济》，又问今岁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复对：‘岁直小过，而太一守中宫，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嘉其言。与林瑀同修《周易会元纪》。”今考侍讲林瑀上《会元纪》，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开说，皆谄谀之辞，缘饰以阴阳。贾昌朝奏瑀所学不经，不宜备顾问，遂绌之。复与瑀同修不经之书，不可谓知《易》也。《荀子》曰：“善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砎"。晋孔坦书曰："砎石之易悟。"

《坤》曰"早辩"，《解》曰"夙吉"。治之于未乱，为之于未有。在周子谓之"几"，在张子谓之"豫"。

程子《易传》，晚始授门人。止斋《春秋后传》亦曰："此身后之书。"刘道原谓："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

《易纬辩终备》曰："煌煌之燿，《乾》为之纲。合凝之类，《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节摇通。万物孳甲，日营始东。"六节盖谓六子。日营始东，《震》也。

东坡曰："《左氏》论《易》，唯南蒯、穆姜之事为近正。"知庄子曰："师出以律，有律以如己也。"杜预注："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尝一日无阳，亦未尝一日无君子，故十月为阳，纯坤称龙。朱子曰："《复》之一阳，是《坤》卦积来，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阳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谓："明虽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岂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独知之乎？"愚谓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韩子云"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处困之道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缶。"在险之时，用礼之薄。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诰》戒，其象见于《易》，其言详于《书》。三爻皆阳，刚制之意也。

"萈陆夬夬。"项氏《玩辞》曰："萈音丸，山羊也。陆，其所行之

路也，犹‘鸿渐于陆’之‘陆’。兑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说文》“萈，山羊细角也，从兔足，苜声，读若丸。‘宽’字从此。”徐锴按：“《本草注》：萈羊似麢，羊角，有文，俗作羱。”

“圣人不以位为乐也。”在《易》谓之“虎尾”，在《书》谓之“朽索”、“深渊”。

“先甲”、“先庚”。吴祕注《法言》云：“《周礼》‘治象，挟日而敛之’，郑司农云：‘从甲至癸，谓之挟日。是以《易》称“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为申命令之义。独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宽令也；庚金主义，示其严令也。’”

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余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于《乾》九三曰：“《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上九”曰：“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于《文言》曰：“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又曰：“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于《坤》曰：“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初六”曰：“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以初为潜。”于《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极也。畜而不已，畜极则通，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进，而上九说征之辐。”于《大有》六五曰：“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于《豫》初六曰：“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于《观》上九曰：“观我生，自观其道者也；观其生，为民所观者也。”于《贲》六五曰：“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帛乃戋戋。用莫过俭，泰

而能约，故必吝焉乃得终吉也。”于《复》曰：“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于《颐》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于《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九三”曰：“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上九”曰：“凡物以猛为本者，则患在寡恩；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于《睽》上九曰：“见豕负涂，甚可秽也；见鬼盈车，吁可怪也。先张之弧，将攻害也；后说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时，睽疑亡也。贵于遇雨，和阴阳也。阴阳既和，群疑亡也。”于《蹇》初六曰：“处难之始，居止之初，独见前识。睹险而止，以待其时，知矣哉。”于《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则众生心。”于《渐》上九曰：“进取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也。”于《中孚》上九曰：“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于《小过》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则不雨也；《小过》阳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称父，纯阳。《坤》称母，纯阴。《震》长男，阳在初。《巽》长女，阴在初。《坎》中男，阳在中。《离》中女，阴在中。《艮》少男，阳在末。《兑》少女。阴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义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养正，察乎微；《颐》之养正，先乎近。

《家人》卦辞曰：“利女贞。”男正易，女正难。二《南》之诗，以化行闺门为极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谓也。”身正则家正矣。

《蒙》之“初”曰“发”，《家人》之“初”曰“闲”。《颜氏家训》

谓：“教儿婴孩，教妇初来。”

卷二

书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春秋传》所谓“《三坟》、《五典》”是也。前贤谓“皋、夔、稷、契有何书可读？”理实未然。黄帝、颛顼之道在《丹书》，武王所以端絻东面而受于师尚父也。少皞氏之纪官，夫子所以见郯子而学焉也。孰谓无书可读哉！

《吕氏春秋·序意》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不韦《十二纪》成于秦八年，岁在涒滩，上古之书犹存，前圣传道之渊源犹可考也。

《书大传》，《虞传》有《九共篇》。引《书》曰：“予辩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傲。”《殷传》有《帝告篇》，引《书》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岂伏生亦见《古文逸篇》邪？《大传》之《序》有《嘉禾》、《揜诰》，今本阙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齐、梁之间，似孔壁中《书》残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郑渔仲谓：“《书》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恐未然。

汉初去圣未远，帝王遗书犹有存者。《贾谊书·修政语》引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缘善也；非恶恶而已也，恶缘恶也。吾日慎一日。”帝喾曰：“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也。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财，而身专其美矣。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尧曰：“吾存心于先

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诸侯会，则问于诸侯曰：‘诸侯以寡人为骄乎？’朔日朝，则问于士曰：‘诸大夫以寡人为汰乎？’”又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得贤而（学）〔举〕之，得贤而与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举之，得不肖而与之，譬其若下渊乎？是以明君慎其举，而君子慎与。”又曰：“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问粥子，武王问王子旦、师尚父。《淮南·人间训》引《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此帝王大训之存于汉者。若高帝能除挟书之律，萧相国能收秦博士官之书，则倚相所读者必不坠矣。幸而绪言尚在，知者鲜焉，好古之士盍玩绎于斯？

墨子南使卫，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二士。相天下犹如此，吾安敢废此也！”今本阙。《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大训》在西序”，“读书百篇”，谓此类也。

《释文序录》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然则今所传《古文尚书》，未

必皆孔安国之本。《宋景文笔记》云：“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书讯刺字，皆用古文。”按国史《艺文志》“唐孝明写以今字，藏其旧本。开宝五年，别定今文音义。咸平三年，孙奭请摹印《古文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今亦不传。然汉至唐所谓古文者，孔安国以隶存古，非科斗书也。今有《古文尚书》，吕微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书》并《释文》。今本岂忠恕所定欤？宣和六年诏《洪范》复从旧文，以“陂”为“颇”，然监本未尝复旧也。

吴才老《书裨传·考异》云：“伏氏口传与经传所引，有文异而有益于经，有文异而无益于经，有文异而音同，有文异而义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复著。“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古文“定”作“正”，开元误作“定”。晁景迂云。“舜让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记·自序》：“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忽”又或作“曶”。郑康成曰：“笏也。”《大传·大诰》曰“民仪有十夫”。王莽作《大诰》，曰“民献仪九万夫”，盖本于此。又《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俊德”，今无“俊”字。《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汉·历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至之岁。“高宗亮阴”，《礼记》作“谅闇”，注读为“梁鶕”。《汉·五行志》作“凉阴”，《大传》作“梁闇”。“予若观火”，《周礼注》谓“今燕俗，名汤热为观”。《微子》“我其发出狂”，《史记·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郑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难谌”，《王莽传》作“天应棐谌”。“钦明文思安安”，《考灵耀》作“晏晏”，郑氏注：“宽容覆载谓之晏。”冯衍《显志赋》：“思唐虞之晏晏。”第五伦上书：“体晏晏之姿。”《无逸》“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曰“肆高宗之飨国百年”，汉杜钦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寿”。“费誓”，《说文》作“粊誓”，《史记》作“肸”，《大传》作“鲜”。“度作刑以诘四方”，《周礼》注云“度作详刑”。“哀矜折狱”，

《汉·于定国传》作“哀鳏哲狱”。《大传》：“哀矜哲狱。”“折民惟刑”，《汉·刑法志》作“悊民”。“天齐于民，俾我一日”，杨赐《封事》作“假我一日”，赐通《桓君章句》，即《欧阳尚书》。刘恺引“上刑挟轻，下刑挟重”。《说文》：“顾畏于民嵒，多言也。”尼辄切。

《书》始二《典》，犹《诗》之首二《南》。取费、秦之《誓》，犹《诗》之有《鲁颂》。

《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则伏生不以是为《虞书》。

《夏小正》、《月令》、《时训》详矣，而《尧典》“命羲和”以数十言尽之。《天官书》、《天文志》详矣，而《舜典》“玑衡”以一言尽之。叙事当以《书》为法。《尧典》以“日中”、“宵中”为春、秋之别，《月令》两言“日夜分”，无春、秋之异。

《尧典》“日月星辰”，孔注谓“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益稷》“日月星辰”谓“日月星为三辰”。五礼一也，孔注于《舜典》以为吉、凶、军、宾、嘉，于《皋陶谟》则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

《史记索隐》云：“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读为‘讹’字，虽训化，解释纡回。”今《史记》作“南譌”。

《周礼》注引《书》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栁谷。”虞翻云：“郑玄所注《尚书》，古篆‘丣’字，反以为‘昧’。古大篆‘丣’字读当为‘栁’。古栁、丣同字，而以为‘昧’。”裴松之谓翻言为然。

“宅嵎夷”，《释文》云：“《尚书考灵耀》及《史记》作‘禺銕’。”今按《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正义：“郁音隅。”《夏本

纪》“嵎夷既略”，《索隐》云：“《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按《周语》太子晋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胙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左传》“许，太岳之胤也”，杜氏注谓：“太岳，神农之后，尧四岳也。”当从《周语》之说。迂斋云：“申、吕、齐、许，皆四岳之后。尧让许由，亦其一也。”

“五典克从”，孔安国传本于《左氏》，程子解本于《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妇、朋友，“天叙有典”，而遗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谓：“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侧陋之人，顾居其上，此凶乱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恶显而舜诛之。”韩非曰：“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此可以证程子之说。韩非谓尧诛共、鲧，非也。

范蜀公《正书》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宫、大辟也。”《皇王大纪》之说本诸此，而以墨、劓、剕、宫、大辟为贼刑之科目。

《书序》“帝厘下土方，设居方”，《释文》云：“一读至‘方’字绝句。”《商颂》“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绝句，云“《楚辞·天问》‘禹降省下土方’，盖用此语。”然《书序》已有此读矣。

郑康成读《舜典》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谓

历试二十年。”

《大禹谟》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辞。心者治之本，心斯须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于此见之。

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举曰“元”曰“恺”，吉德之实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议论相传，气脉相续，在春秋时谓之“善人”，在西汉时谓之“长者”。惟吉则仁，所谓“元者，善之长”，为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无虞”，絜斋解云：“治安之时，危乱之萌已兆。汉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汉已兆于极盛之日矣。无虞岂可不儆戒？”愚谓匈奴衰而女戎兴，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历山之时，祗见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见父之为顽，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尝有过，而惟见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师之后，诞敷文德，无异负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满损谦益，捷于影响，人心岂可以自满哉！”愚谓仲虺之诰成汤，召公之训武王，戒其满而自矜也。齐桓服楚，魏武得荆州，唐庄宗取汴，皆以满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尽天理而无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钦厥止。”去人欲而复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书》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郑康成注《周礼》谓：“周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谓：“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鲁礼也。”二《礼》之

说，自相背驰。鲁秉周礼，周、鲁之礼其有异乎？

《古文尚书》及《说文》“璪火黺䌿黼黻”，艾轩曰：“黺䌿黼黻，当各为一物。璪当为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为璪之状，而以火旁饰之，火因物而后见耳。《考工记》谓‘火以圜’，得非指璪火为一物乎？郑司农谓为圜形似火，此为近之。希冕，谓黺䌿黼黻皆从黹，同谓之希冕。陆德明‘希’与‘黹’同，盖有由来也。”

“鸟兽跄跄”，马融以为笋虡。《七经小传》用其说。《书裨传》以“凤凰来仪”为箫声之和，艾轩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箾磬”，今文作“箫”，左氏曰：“《韶箾》，舜乐名也。”诸儒误以箫管解之。

《说文》“奡，嫚也”，引《虞书》“若丹朱奡”、《论语》“奡荡舟”。按《书》有“罔水行舟”之语，则“奡荡舟”者，恐即谓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盖卫包所改，当从古。

“若稽古”称尧、舜、禹三圣，而皋陶与焉。舜以天下逊禹，禹独推皋陶。孟子论道之正传，亦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子夏亦曰“舜举皋陶”。观于《谟》而见皋陶之学之粹也。

蛮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余；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渊矣。

《淮南子》曰：“皋陶瘖而为大理。”此犹“夔一足”之说也。皋陶陈

谟赓歌，谓之瘖，可乎？司马公诗云：“法官由来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索隐》云：“《尚书》谓之伯益。”而《陈杞世家》谓“伯翳之后封为秦，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则伯翳非伯益矣。《水经注》：“偃师九山有《百虫将军显灵碑》，云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敳，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黄度文叔《书说》“益即隤敳”，本于此。

《郑语》史伯曰：“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注谓“四岳之族”。《大戴礼·诰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记·历书》引之，而其文小异。“虞、夏之历”，为“昔自在古历”；“百草权舆，瑞雉无释”，为“百草奋兴，秭鳺先滜”。

《吕氏春秋·察传篇》云：“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吕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语》“尧育重黎之后”，重黎举夔见于此。

汉董贤册文，言“允执其中”，萧咸谓此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笔之于史矣。而固纪窦宪之功，曰“纳于大麓，惟清缉熙”，其谀甚于董贤之册。当宪气焰方张，有议欲拜之伏称万岁者，微韩稜正色，则无君之恶肆矣。此固所以文奸言而无忌惮也。倪正父驳“昆命元龟”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谟》以相克为次，《洪范》以生数为次。五德，邹衍以相胜为义，刘向以相生为义。

“柔而立”，无立为懦；“柔惠且直”，不直为谄。“柔嘉维则”，失其则，非嘉也。

《贾谊书·君道篇》引《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此《逸书》也。

《禹贡释文》："《周公职录》云：'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隋》、《唐志》无此书。《太平御览》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录》有此三句。夹漈《通志·艺文略》："《周公城名录》一卷。城、职字相似，恐传写之误。"《世说》注云："推《周公城录》，冶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内篇·登涉》引《周公城名录》。

《大传》曰："歌《大化》、《大训》、《六府》、《九原》而夏道兴。"注谓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谓"九德惟叙"、"九德之歌"，于此犹可考。

《说文》引《虞书》曰："仁闵覆下，则称旻天。"盖《虞书》说也。

"豫州，荥波既猪"，《古文》云"荥嶓既都"。《职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郑注云"波读为播"。《禹贡》曰"荥播既都"，贾公彦疏云"《禹贡》有播水，无波"。然则汉、唐《书》本皆作"荥播"也。《史记·夏本纪》作播，音波。

《史记》引《禹贡》"二百里任国"，《书》"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王莽封王氏女皆为任。注："任，充也，男服之义，男亦任也。""男"、"任"二字盖通用。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东坡《书传》云："吴王夫差阙沟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时则无之。"愚按吴之通水有二焉，《左氏传》哀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云："今广陵韩江。"此自江入淮之道

也。《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左氏传》哀十三年“会黄池”，注云：“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近济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百川东注，弱水独西，故《洪范》弱为六极。弱与柔异，柔如汉文帝，弱如元帝。

“过九江，至于东陵”，曾彦和谓“东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记》正义岳州有巴陵，盖是东陵。曾说本此。

“朔南暨”为句，下云“声教讫于四海”。《史记》注本如此。

《说苑》子贡曰：“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庄子》谓“禹攻有扈，国为虚厉”，皆与《书》异。《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毙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吕氏春秋》曰：“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谓伐扈战甘者，夏后启也，误以为相。然其事可以补《夏书》之阙。

《甘誓》“予则孥戮汝”，孔传谓“辱及汝子”。《王莽传》作“奴”，颜注谓：“戮之以为奴也。《泰誓》曰‘囚奴正士’，岂及子之谓乎？”

蔡邕《铭论》：“殷汤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训。蔡氏：“自‘予视天下’以后，谓‘予’，五子自称也。”然“予临兆民”之语，恐非五子自称。

《周语》单穆公引《夏书》曰："关石龢均，王府则有。"韦昭注云："《逸书》也。关，门关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赋调均，则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关，衡也。'"时未见《古文》，故云《逸书》。左思《魏都赋》"关石之所和钧，财赋之所底慎"，盖亦用韦说。李善引贾逵《国语注》曰："关，通也。"孔安国谓金铁曰石，未详。

《左氏传》"夏有观、扈"，《汉》东郡有畔观县，今开德府观城。《楚语》士亹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韦昭注谓："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观，洛汭之地。"《书序》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水经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观。"愚谓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岂朱、均、管、蔡之比？韦氏说非也。

《史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索隐》云："一作俈。从先王居，故作《帝俈》。"

《史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岂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见之乎？后有《补汤征》者，盖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大衍历议》云："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按《皇极经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与历不同。

君子之去留，国之存亡系焉。故《夏书》终于《汝鸠》、《汝方》，《商书》终于《微子》。

《汤誓》“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国以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权以胁之，使勿犯。”《酒诰》“予其杀”，安国以为“择罪重者而杀之”。吕居仁谓安国能明圣人未尽之意，实有大功于圣人者。

郑康成注《禹贡》“九河”云：“齐桓公塞之，同为一。”《诗》正义云：“不知所出何书。”愚按《书》正义引《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郑盖据此文。九峰蔡氏曰：“曲防，齐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为也。”

郑康成《书》注间见于疏义，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师”，孔注皆所不及。

《吕氏春秋》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又曰：“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为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其舛异如此。

《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也”，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

《孟子》云：“伊尹莱朱。”注：“莱朱，亦汤贤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传》曰：“仲虺居薛，为汤左相。”是则伊尹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为汤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未详所据。

孔安国谓汤始改正朔，郑康成谓自古改正朔。叶少蕴云：“《甘

誓》已言三正，则子、丑、寅叠以为正者，尚矣。”“爰革夏正”，林少颖谓：“革正之事，古未尝有，盖始于汤，而武王因之。”

《汉·律历志》引《伊训》“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说者谓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当作‘乃’，即所谓‘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郑康成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上篇是盘庚为臣时事，中篇、下篇是盘庚为君时事。正义以为“谬妄”。《书裨传》云：“郑，大儒，必有所据而言。”

《书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迁于耿。”《殷本纪》谓祖乙迁于邢。《皇极经世》“祖乙践位，圮于耿，徙居邢”，盖从《史记》。以《书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为“圮于相”，恐未通。苏氏《书传》云：“祖乙圮于耿，盘庚不得不迁。”以《经世》纪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践位，后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而后盘庚立。祖乙曾孙。盘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践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谓民荡析离居，因耿之圮，不应如是之久也。当阙所疑。

盘庚之迁也，曰“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消息盈虚之运，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议迁都，以观天地兴衰为言，谓关中文物奢侈皆极焉，已盛而衰，难可兴也，而以襄、邓为建都极选。陈同父上书孝庙，亦谓“钱塘山川之气发泄无余”，而以荆襄为进取之机，其言与朴略同。朴不足道也，岂亦有闻于气运之说乎？

《大传》引《盘庚》“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皆《古文》所无。

《论语》：“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国注云：“《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疏云：“《尚书·汤誓》无此文，而《汤诰》有之，又与此小异。惟《墨子》引《汤誓》，其辞与此正同。”

“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汉昭烈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盖得此意。

桑穀之祥，太戊问伊陟。《韩诗外传》以为“穀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问伊尹”，误也。《汉·五行志》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于政事，故桑穀之异见”，又误也。《书大传》谓“武丁之时，先王道亏，刑罚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问诸祖已”，刘向盖袭《大传》之误。

“说筑傅岩之野。”吴氏《裨传》、蔡氏《集传》以“筑”为“居”。愚按《孟子》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当从古注。傅岩在陕州平陆县北。

《鲁语》展禽曰：“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孔丛子》引《书》曰：“维高宗报上甲微。”盖《逸书》也。

学，立志而后成，逊志而后得。立志刚也，逊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虽事纣，内秉王心。”岂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纯，心与貌异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乃河朔险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迩王畿，黎亡则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御。周以商墟封卫，狄人迫逐黎侯，卫为方伯连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诗作。唇亡齿寒，卫终为狄所灭。卫之亡，犹商之亡也。秦

拔上党而韩、赵危，唐平泽潞而三镇服，形势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会以誓众。”晁氏曰：“开元间，卫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为说，真燕书哉！”或说谓新经以“泰”为“否泰”之“泰”，纣时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武王大会诸侯往伐，以倾纣之否。非经意也。《大誓》与《大诰》同。音泰者非。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孔安国注《论语》言：“虽有管、蔡为周亲，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与注《尚书》异。《书传》云：“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注》从《书传》。

《论语·释文》“予有乱十人”，《左传》叔孙穆子亦曰“武王有乱十人”。刘原父谓子无臣母之理，妇人盖邑姜也。然本无“臣”字，旧说不必改。

《左氏传》云“太伯不从”，《楚辞·天问》云“叔旦不嘉”，与夷、齐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尽善”。

《武成》“式商容闾”，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严乎将有急色。’故君子临事而惧。见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于进退。见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贼，是非天子，则周之相国也。’故圣人临众知之。见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颜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韩诗外传》云：“商容尝执羽籥，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为天子，欲以为三公。商容辞

曰：‘吾尝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愚也；不争而隐，无勇也。愚且无勇，不足以备乎三公。’固辞不受命。君子闻之曰：‘商容可谓内省而不诬能矣。君子哉！去素餐远矣。’”《史记》燕王遗乐闲书曰：“纣之时，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冀其变。”《乐记》：“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郑注乃谓：“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盖康成不见古文《武成》，故以“容”为“礼乐”。张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闾”，《史记·周纪》云“表商容之闾”，皆与《书》合。

颜师古《刊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归兽’，当依‘嘼’字。《费誓序》‘东郊不闢’，案《说文》及《古今字诂》，闢，古‘辟’字，辟训开，故孔氏释云‘东郊不开’，不得径读辟为开。”愚按《古文尚书》，师古之说是也。虞翻谓“分北三苗”，“北”，古“别”字。

《大传》：“《洪范》曰：‘不叶于极，不丽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记·宋世家》亦云“毋侮鳏寡”。

《周礼·太卜》注引《洪范》：“曰雨，曰济，曰圛，曰蟊，曰尅。”《诗》“齐子岂弟”笺：“《古文尚书》以弟为圛。”正义云：“《洪范稽疑》论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泽光明。’盖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贾逵以今文校之，定以为圛；郑依贾氏所奏。”《说文》引《书》“圛圛升云，半有半无”。今按“圛”即《洪范》“曰驿”，其下乃注文。《古文尚书》“曰圛，曰圛”，与《周礼注》同。

《诗》：“或圣或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庄子》：“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皆为《洪范》之学。

曾子固奏疏曰：“《洪范》所以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而要其

所以为始者，思也。《大学》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学，而积之至于从心、不逾矩，岂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韩非》谓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盖述《洪范》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讨有罪”，故无作好恶；“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故无作聪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权，故“惟辟作福、威”。

司马彪注《庄子》，云箕子名胥馀。《史记正义》“《尸子》云”。

“巢伯来朝”，注云“南方之远国”，正义谓南巢。李杞解曰：“成汤放桀于南巢，巢人纳之。意者终商之世，义不朝商乎？诚如是，亦足以见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兴，于是巢始来朝。”其说美矣，然无所据。

《金縢》之书，其异说有二焉。《鲁世家》云：“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梅福传》云：“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着灾。”此皆《尚书大传》之说，盖伏生不见《古文》故也。《蒙恬传》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乃书而藏之记府。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欲为乱。周公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此又以武王有疾为成王。《索隐》曰“不知出何书”。《鲁世家》亦与《恬传》同。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轩曰：“至诚可以

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辞，则不无妄传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谓当从郑氏，以“辟”为“避”。

《武成》“惟九年，大统未集”。《通鉴外纪》引《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周书·文传》“文王受命九年，时惟莫春，在镐，召太子发”。按《史记》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汲冢纪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或有因于古也。

文公赏雍季，以义而不以谋；襄子赏高共，以礼而不以功，故曰“崇德报功”。

“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史记·鲁世家》以“丕”为“负”，《索隐》引郑玄曰：“丕读曰负。”隗嚣移檄曰：“庶无负子之责。”盖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责”如史传中“责其侍子”之“责”，盖云上帝责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东土，作《餽禾》。”《史记》以“归”为“餽”。二字通用，见《论语》。

三监，孔氏谓管、蔡、商。《汉·地理志》：“殷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唯郑康成以三监为管、蔡、霍。苏氏从孔说，林氏、蔡氏从郑说。三亳，孔氏谓亳人之归文王者三，所为之立监。康成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轘辕，西降谷也。”皇甫谧以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林氏从郑说，吕氏从皇甫说。《诗谱》以三叔为三监。孙毓云：“三监当有霍叔。郑义为长。”

“民献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贤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独“鲁两生”也。

《周书·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注云：“东谓卫、殷、邶、鄘。”《诗谱》：“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康叔宇于殷，即卫也。注以殷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东，故曰东征。邶、鄘、卫皆东也。《康诰》曰：“在兹东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欤？《顾命》有南宫毛。

《法言》谓：“《酒诰》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诰》古、今文皆有之，岂扬子未之见欤？《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而《大传》引《酒诰》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无此句，岂即脱简欤？

“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违”、“保”、“辟”绝句，朱文公以为夐出诸儒之表。《洛诰》“复子明辟”，荆公谓：“周公得卜，复命于成王也。”汉儒“居摄还政”之说于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无隐张氏以为：“此告者之词云尔。劝汝执而尽杀之也，汝当思之曰：‘是商之诸臣，化纣为淫湎者，而可遽杀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杀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杀之词，奈何以为劝哉！”愚谓此说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周封建诸侯，与大家巨室共守之，以为社稷之镇。“九两”所谓“宗，以族得民”。《公刘》之雅，所谓“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鲁之封有六族焉，卫之封有七

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系人心，维国势。不特诸侯为然，周公作《皇门》之书曰：“维其有大门宗子，茂扬肃德，勤王国王家，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咸献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报职用休，俾嗣在厥家，万子孙用末被先王之灵光。”然则王室之不坏，繄大门宗子是赖。自封建之法废，国如木之无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学，内有师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训。国子之贤者，命之导训诸侯，若鲁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谂之，镇静者修之，若晋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后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国有与立矣。

商之泽深矣，周既翦商，历三纪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书》，《梓材》谓之“迷民”，《召诰》谓之“雠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盖皆商之忠臣义士也。至《毕命》始谓之“顽民”，然犹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删《诗》，存邶、鄘于《风》，系商于《颂》。吁，商之泽深矣！

《召诰》正义引《周书·月令》云“三日粤朏”。《汉·律历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颜注谓说月之光采。愚以《书正义》考之，“采”字疑当作“令”。

娄敬曰：“成王即位，周公营成周，以为此天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吕氏春秋》南宫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辞曰：‘惟予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说苑》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三说大意略同。

“周公为师，召公为保。”郑康成不见《周官》之篇，

以“师”、“保”为《周礼》“师氏”、“保氏”，大夫之职。“师氏”“保氏”注亦引《书序》云：“圣贤兼此官。”《礼记·文王世子》注：“大司成司徒之属，师氏也。”两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传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汉书·古今人表》：“女皇尧妃，散宜氏女。”当以散宜为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传》云：“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税，而颂声作矣。故《书》曰‘越惟有胥赋小大多政。’”古、今文之异如此。

《无逸》，《大传》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辞，其义尤切。

《无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国，以在位言。《吕刑》“穆王享国百年”，以寿数言。

祖甲，孔安国、王肃云：“汤孙太甲也。”马融、郑玄云：“武丁子帝甲也。”《书正义》以郑为妄。《史记正义》按《帝王年代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说是。王肃云：“先中宗，后祖甲，先盛德，后有过。”蔡氏《书传》从郑说，谓非太甲。按邵子《经世书》，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历年皆与《书》合，亦不以太甲为祖甲。

《无逸》多言“不敢”，《孝经》亦多言“不敢”。尧、舜之兢业，曾子之战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与我一。“自作元命”，我与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顾畏于民碞”；天之监临常在目，故曰“顾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司马公曰：“人君急于知人，缓于知事。”愚谓汉宣帝综核名实，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奸；唐宣宗抉擿细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于小而闇于大也。故尧、舜之知，不遍物而急先务。

观《蔡仲之命》，知周所以兴；观中山靖王之对，知汉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汉惩七国之难，抑损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国之兴亡决焉。

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见《坊记》注，它无所考。《传》有凡、将、邢、茅、胙、祭，岂君陈其一人欤？凡伯、祭公谋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学之传远矣。

“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郑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郑以目验知之。《仪礼》疏。

“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谓成王失言，盖将顺其美。善则称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顺”之一字，其弊为谀。有善归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为良显乎？闇愎之君诵斯言，则归过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称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推诚以待士，则栾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贤以及民，则田单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论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与晏子之论齐、子思之论卫一也。

西汉之亡，亦以群臣同声，故曰“庶言同则绎”。

《周官》：“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后封建定。柳子谓“天子不得变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释丧服而被衮冕，且受黄朱圭币之献。诸儒以为礼之变，苏氏以为失礼。”朱文公谓：“天子诸侯之礼，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学’之语。如《伊训》‘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见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汉、唐即位行册礼，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盖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也。”蔡氏《书传》取苏氏而不用文公之说。愚观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号，有欲俟钦宗服除奉册者，林黄中议：“唐宪宗上顺宗册，在德宗服中，谓行礼无害，第备乐而不作可也。”刘韶美议曰：“唐自武德以来，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后，谓之无服。群臣上尊号，亦多在即位之年，与本朝事体大相远也。”观韶美之言，则文公《语录》所云“汉唐册礼”，乃一时答问，未为定说也。

《史记·周纪》：“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书序》缺“公”字。

《毕命》一篇，以风俗为本。殷民既化，其效见于东迁之后。盟向之民，不肯归郑；阳樊之民，不肯从晋。及其末也，周民东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贾至议取士以安史之乱为鉴，谓：“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盖国之存亡在风俗，‘四维不张’而秦历促，‘耻尚失所’而晋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兴也，商民后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卫风先变，一日移之而有余。

“虽收放心，闲之维艰”，孟子“求放心”之说也。“绳愆纠缪，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说也。

卫石碏以义厉一国，而宁、蘧之类萃焉；晋赵衰以逊化一国，而知、范之贤继焉。故曰“树之风声”。

齐太史之守官，尚父之德远矣；鲁宗人之守礼，周孔之泽深矣。故曰：“惟德惟义，时乃大训。”

“皇帝”始见于《吕刑》。赵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问下民。”无“皇”字，然岐以帝为“天”，则非。

兵以恭行天罚，谓之“天吏”；刑以具严天威，谓之“天牧”。

《中说》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

张子韶《书说》于《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厉激发，读之使人愤慨，其有感于靖康之变乎？胡文定《春秋传》，于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诗传》，其说《王风·扬之水》亦然。

子夏问“金革之事无辟”，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郑注云：“有徐戎作难，丧，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粊誓》。”后世起复者，皆以伯禽藉口。尝考《书·多方》“王来自奄”，孔注云：“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鲁征淮夷，作《费誓》。”《鲁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并兴。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据此，则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没之时，非居丧即戎也。《左传》“殽之役，晋始

墨”，若伯禽行之，则晋不言“始”矣。《（记礼）〔礼记〕》之言，恐非谓《费誓》也。

魏觞诸侯于范台，鲁共公举觞择言，以酒、味、色、台池为戒。汉高帝围鲁，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周公、伯禽之化。历战国、秦、楚犹一日也。

周益公谓：“《文苑英华》赋多用‘员来’，非读《秦誓》正义，安知今之‘云’字乃‘员’之省文。”愚按《汉书》韦孟《谏诗》，颜师古注引《秦誓》“虽则员然”。古文作“员”。

《文心雕龙》云：“书标七观。”孔子曰：“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见《大传》。《孔丛子》云：“《帝典》观美，《大禹谟》、《禹贡》观事，《皋陶谟》、《益稷》观政，《泰誓》观义。”此其略异者。

春秋时，郤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贞”，子服惠伯之言“黄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单穆公之言“《旱鹿》”，叔孙穆子之言“《鹿鸣》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闵马父之言“商《那》之颂”，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观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张之言“《说命》”，其有功于经学，在汉儒训故之先。盖自迟任、史佚以来，统绪相承，气脉未尝绝也。

《颜氏家训》云《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今仅见于唐元行冲《释疑》。王粲曰：“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馆阁书目》：《粲集》八卷，诗赋论议垂六十篇。

“官师相规”，注谓“官众”。《左传》“官师从单靖公”，注：“天子官师，非卿也。”《汉·贾谊传》“官师小吏”，注云：“一官之长。”愚谓汉注得之，周官皆有师。

王景文谓“文章根本在六经”。张安国欲记《考古图》，曰：“宜用《顾命》。”游庐山，序所历，曰：“当用《禹贡》。”

伊尹之始终，《书序》备矣。陆士衡《豪士赋序》“伊生抱明，允以婴戮”，盖惑于《汲冢纪年》之妄说也。皇甫谧云“伊尹百有余岁”，应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论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赵岐注《孟子》云：“寿若召公。”

《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汤所制法也。”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简可见。

《周礼·大司马》注引《书》曰：“前师乃鼓鼖譟。”疏谓《书传》说武王伐纣时事。二《礼》疏引《书传略说》，皆《书大传》也。

《洪范》“五者来备”，《史记》云“五是来备”。荀爽谓之“五韪”，李云谓之“五氏”，传习之差如此，近于郢书燕说矣。

土气为风，水气为雨，箕属东方木，克土，土为妃，故好风。毕属西方金，克木，木为妃，故好雨。此郑康成说也。吴仁杰谓“《易》以《坎》为水，北方之卦”，又云“雨以润之，则雨属水”。《汉志》：“轸星亦好雨。”

“五福”不言贵而言富。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

赵岐注《孟子》，不见《古文》，以“其助上帝宠之”断句。又“我

武惟扬”注云：“《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尧典》曰‘厘降二女’，不见‘九男’，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又“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谓皆《逸篇》之辞。又引《书》“禹拜谠言”。

“葛伯仇饷”，非孟子详述其事，则异说不胜其繁矣。孟子之时，古书犹可考，今有不可强通者。

《易乾凿度》曰：“《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汤玄孙之孙也。按《史记》，汤至帝乙二十九王，谓“六世王”，未详。唐陈正节曰：“殷自成汤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谓“十二君”，亦未详。

林少颖《书说》，至《洛诰》而终。吕成公《书说》，自《洛诰》而始。朱文公曰：“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泰》之极，则“城复于隍”；《既济》之极，则“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则无及矣。

伊尹以“辩言乱政”戒其君，盘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周公训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张释之谏文帝超迁啬夫，所以监秦之失也。《周官》曰“无以利口”，《冏命》曰“无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将相功臣，少文多质，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此汉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书》正义之说也。“中心为忠”，“如心为恕”，《诗》、《春秋》正义之说也。

尧、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门，高弟皆为一科。故曰："无求备于一夫。"

"强恕而行"，忍也，原宪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视同仁，容也，颜子之"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忍言事，容言德，习忍则至于容。

"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则不匮"。"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故"君子能劳则有继"。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则入于夷狄禽兽，虽有土不得而居，虽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后及禹、稷。"此说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尽废，其祸烈于洚水；四维不张，其害憯于阻饥。

《周礼·司刑》五刑之属二千五百，穆王虽多五百章，而轻刑增，重刑减。班固以《周礼》为中典，《甫刑》为重典，非也。

舜、皋陶曰"钦"曰"中"，苏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吕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谓"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则，贻厥子孙，而有盘游无度者；汤有义礼，垂裕后昆，而有颠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难也。宋武帝留葛灯笼、麻绳拂于阴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寝宫，作法于俭，其敝犹侈，况以侈示后乎？

因岱柴而封禅，因时巡而逸游，因《洛书》而崇饰符瑞，因建极而

杂糅正邪，因享多仪而立享上之说。塞忠谏谓之浮言，锢君子谓之朋比，惨礉少恩曰威克厥爱，违众妄动曰惟克果断。其甚焉者，丕之夺汉，托之舜、禹；衍之篡齐，托之汤、武；邵陵、海西之废，托之伊尹；新都之摄，临湖之变，托之周公。侮圣言以文奸慝，岂经之过哉！

苏绰《大诰》，近于莽矣，《太玄》所谓“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欤？苏威五教，绰之遗风也。

《史记·秦纪》：“缪公三十三年，败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于军，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书序》云“败崤归，作《誓》”，与《史》不同。邵子谓：“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过自誓之言，几于王道，此圣人所以录于《书》末。

《大传》：“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诸侯来朝，迎于郊者，问其所不知。”唐册太子文云：“尽谦恭于齿胄，审方俗于迎郊。”愚谓“孟侯”见《康诰》，谓诸侯之长，盖方伯也。《大传》说非。

《汉·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隋》、《唐志》系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简书在晋咸宁五年，而两汉已有《周书》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郑康成注《周礼》云“《周书·王会》备焉”，注《仪礼》云“《周书》‘北唐以闾’”，许叔重《说文》引《逸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貙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皆在汉世。杜元凯解《左传》时，《汲冢书》未出也。“千里百县”，“辔之柔矣”，皆以《周书》为据，则此书非始出于汲冢也。按《晋·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得竹书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书》。《纪》云咸宁五年，

《左传后序》云太康元年，当考。《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云：“《竹书》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题，七卷不可名题。”其目录亦无《周书》。然则系《周书》于《汲冢》，其误明矣。

《书大传》载四海、河江、五湖、巨野、巨定、济中、孟诸、隆谷、大都之贡物，此禹时也。《周书》载伊尹为四方献令，此汤时也。《王会》载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自稷慎以下，其贽物二十一；自义渠以下，其贽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贽物十四；自权扶以下，其贽物九，此成王时也。愚谓《旅獒》之训曰：“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珍异之贡。”恐非三代之制。

《王会》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乐记》所谓祝陈也。殷公、夏公，《乐记》所谓杞宋也。然则《郊特牲》云“尊贤不过二代”，其说非矣。

《周书·史记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华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郐、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之亡。国名多传记所未见。

《周书·大聚篇》：“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亦见《文子》。张文潜《祭司马公文》“冬阳夏冰，赴者争先”，盖本于此。

《周书·谥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师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胪于牧之野。将葬，乃制作谥。”今所传《周书》云：“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葬，乃制谥。”与《六家谥

法》所载不同。盖今本缺误。《文心雕龙》云“赋宪之谥”，出于此。〇吕成公《策问》：“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闳夭以尊显。”闳夭谥当考。

《文心雕龙》：“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夏箴》见《周书·文传》，《商箴》见《吕氏春秋·名类篇》。

《周书·小开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顺道九纪：一辰以纪日，二宿以纪月，三日以纪德，四月以纪刑，五春以纪生，六夏以纪长，七秋以纪杀，八冬以纪藏，九岁以纪终。”“九纪”与《洪范》“五纪”相表里。《文选》任彦升曰：“不改参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书》：“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时、岁，是谓九星。’”九星即九纪也。

任章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战国策》。萧何引《周书》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岂苏秦所读《周书·阴符》者欤？老氏之言，范蠡、张良之谋，皆出于此。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

《三坟》书无传，宓牺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历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峜以迎阴阳”者，不复见。《管子·轻重戊篇》：“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行阴阳。”“峜”字未详。许行为神农之言，晁错述神农之教，列子称黄帝之书，阴阳五行、兵法医方，皆托之农、黄，而大道隐矣。今有山、气、形之书，谓之《连山》、《归藏》、《坤乾》，元丰中毛渐得之西京。或云：“张天觉得之比阳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黄帝书》，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言逊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随”也。“惟学逊志”，《谦》

之“卑以自牧”也。逊一也，而善恶异。君体刚而用柔，臣体柔而用刚。君不逊志，则为唐德宗之强明；臣而逊言，则为梁丘据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邻戒”，则无咎矣。蜀汉之亡也，吴华覈诣宫门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倾覆，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吁！华覈亦吴之祖伊欤？

学古入官，然后能议事以制。伯夷以礼折民，汉儒以《春秋》决狱。子产曰：“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荀卿始为“法后王”之说，李斯师之，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太史公亦惑于流俗之见，《六国表》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文帝谓“卑之无甚高论”，宣帝谓“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犹行也。孟子曰：“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舜之“克艰”，文之“无逸”，心也。后之勤政者，事为而已。

“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爻辞》周公所作，《师》之“上六”、《既济》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传》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洪范》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谓之《商书》。陶渊明于义熙后，但书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陈咸用汉腊亦然。

“既获仁人”，武所以克商也。“养民以致贤人”，兴汉在于一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复汉在于一言。

张文饶曰：“尧之历象，盖天法也；舜之玑衡，浑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书，其称相者，独伊

尹、伊陟、傅说、周公、召公、毕公六人耳。”

“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劲之于充，张嵊之于稷，李湛之于义府，可谓能盖愆矣。

刑止于五，而《秋官·条狼氏》“誓驭曰车轘”。此春秋时尝有之，至秦用之，岂成周之法哉！

“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乱”，故以“丛脞”为戒。器久不用则蠹，政不常修则坏，故以“屡省”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苏氏虽以意言之，考之《书》：“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执之法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舜所操之权也。皋陶执法于下，而舜以其权济于上，刘颂所谓“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后制刑。”“又”与“宥”同。则苏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诚意感通而极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丧志”，志为物所役也。李文饶《通犀带赋》曰：“美服珍玩，近于祸机。虞公灭而垂棘返，壮武残而龙剑飞。先后所以闻义则服，防患则微。经侯委珮而去，宣子辞环以归。”此可以为玩物之戒。

“好问则裕”，谓闻见广而德有余也。《中庸》曰：“舜好问。”“博学之”，必“审问之”；“学以聚之”，必“问以辨之”；“敏而好学”，必“不耻下问”。老子亦云：“知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

舜咨十二牧，终于“难任人”；命九官，终于“塈谗说”。孔子答为邦之问，终于“远佞人”，一也。

南丰序《南齐书》曰："唐、虞为二《典》者，所记岂独其迹邪，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又曰："方是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后山《黄楼铭序》云："昔之诗人，歌其政事，则并其道德而传之。"朱文公《诗·破斧》传云："当是之时，虽披坚执锐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皆用南丰文法。

虞之《赓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权舆也。《洪范》"无偏无陂"至"归其有极"，蔡氏谓此章盖《诗》之体，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与《周礼》"太师教以六诗"同一机。《伊训》以"三风十愆"训太甲，自"圣谟洋洋"而下，亦叶其音，盖欲日诵是训，如卫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诗》可以兴。"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凡两言之，或谓脱简重出。《东观汉记》王阜为重泉令，鸾鸟集学宫，阜击磬而舞，况舜乐所感乎？

汤之《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万物之灵。"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子思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所谓"性善"，渊源远矣。

《文侯之命》"其归视尔师，宁尔邦"，此《觐礼》所谓"伯父无事，归宁乃邦"，古者待诸侯之礼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礼文之旧，而不能雪君父之雠耻，岂知礼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谓当为"柳谷"。《周礼》注："度西曰柳谷。"魏明帝时，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内诸侯为伯，为周、召、毕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诸侯为伯，为齐、晋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职，以统诸侯，则伯者安得而窃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为独夫之言，一为圣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贼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乐乎天者也。此圣狂所以异。”

圣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后敬心生。谓天不足畏，民不足畏，为桀、纣、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人能知此，则知观书之要，而无穿凿之患矣。”吕成公已有此说。

“治梁及岐”，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

卷三

诗

《经典序录》："河间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一云鲁人。"失其名。《初学记》："荀卿授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唯见于此。正义云："《儒林传》：'毛公，赵人。'"不言其名。《后汉书》："赵人毛苌。"《序录》亦云"名长"。今《后汉书》作"苌"，此小毛公也。程子曰："毛苌最得圣贤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诗序》及《孟子》所谓"高子"也。以《丝衣》"绎宾尸"为"灵星　之尸"，以《小弁》为"小人之诗"，则已失其义矣。赵岐云："高子，齐人。"谓"禹之声尚文王之声"，亦高子也。

《序录》："子夏传曾申，申传李克。"《读诗记》引陆玑《草木疏》，以曾申为申公，以克为克，皆误。

《诗》"六义"，三经三纬，郑氏注《周礼》"六诗"及孔氏正义，其说尚矣，朱子《集传》从之。而程子谓："《诗》之六体，随篇求之，有兼备者，有偏得一二者。"《读诗记》谓"《风》非无雅，《雅》非无颂。盖因郑笺豳雅、豳颂之说。"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为"豳颂"，亦未知是否也。吕成公云："豳雅、颂恐逸。"

《逸诗》篇名若《貍首》、《射义》。《骊驹》、《大戴礼》、《汉书》注。《祈招》、《左传》。《辔之柔矣》，《左传》、《周书》。皆有其辞，唯《采荠》、《周礼》。《河水》、《新宫》、《茅鸱》、《左传》。《鸠

飞》《国语》。无辞。或谓《河水》，《沔水》也；《新宫》，《斯干》也；《鸠飞》，《小宛》也。周子醇《乐府拾遗》曰："孔子删《诗》，有全篇删者，《骊驹》是也；有删两句者，'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为绚兮'是也。"愚考之《周礼》疏引《春秋纬》云"月离于箕，风扬沙"，非诗也；"素以为绚兮"，朱文公谓《硕人》诗四章而章皆七句，不应此章独多一句，盖不可知其何诗，然则非删一句也。若全篇之删，亦不止《骊驹》。《论语》"唐棣之华"之类。

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未详所出。

鹤林吴氏论《诗》曰："兴之体，足以感发人之善心。毛氏自《关雎》而下，总百六十篇，首系之兴：《风》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颂》二。注曰'兴也'，而比、赋不称焉。盖谓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也。"朱氏又于其间增补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兴者四十八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頍弁》一诗，而比、兴、赋兼之。"则析义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文心雕龙》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以比显而兴隐。"鹤林之言本于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关雎》作。"艾轩谓："三家说《诗》，各有师承。今齐、韩之说，字与义多不同。毛公为赵人，未必不出于《韩诗》。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说。《古文尚书》与子长并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饥'、'惟刑之谧'，当有来处，非口传之失也。"晁景迂曰："齐、鲁、韩三家，以《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繁）〔蘩〕》、

《采蘋》、《驺虞》、《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类，皆为康王诗，《王风》为鲁诗。”薛士龙曰：“《关雎》作刺之说，是赋其诗者。”

艾轩谓：“《诗》之萌芽，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周南》之诗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当文王与纣之事，于君臣之分严矣。此周之所以为至德。

朱子《诗传》云：“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今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两县，未知召亭的在何县。”愚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县西南。”

横渠《策问》云：“湖州学兴，窃意遗声寓之埙篇，因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使学者朝夕咏歌。今其声无传焉。”朱子《仪礼通解》有《风雅十二诗谱》，乃赵彦肃所传，云即开元遗声也。

《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蘋》而后《草虫》。”

马永卿问刘元城曰：“《王·黍离》在《邶》、《鄘》、《卫》之后，且天子可在诸侯后乎？”曰：“非诸侯也。周既灭商，分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也。序《诗》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王·黍离》上。”

“《新序》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伋之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鲁诗》出于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刘向乃交之孙，其说盖本《鲁诗》。然《黍离》，《王风》之首，恐不可以为《卫诗》

也。”《韩诗》云：“《黍离》，伯封作。”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曰：“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其《韩诗》之说欤？伯封事唯见于此。

南丰谓：“《列女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式微》一篇，又谓二人之作。

韩文公为《施士丐铭》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唐语林》云：“刘禹锡与韩、柳诣士丐，听说《诗》，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则不止“勿翦”，言召伯渐远，人思不可及。’”《读诗记》董氏引士丐说。

周有《房中》之乐，《燕礼》注谓“弦歌，《周南》、《召南》之诗”。汉《安世房中乐》，唐山夫人所作。魏缪袭谓《安世歌》“神来燕享，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谓《房中》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之遗声。”

《白虎通·谏诤篇》：“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耻共之。《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亦齐、鲁、韩之说与？

《韩诗外传》：“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晁景迂《诗序论》云：“序《驺虞》，王道成也，风其为雅欤？序《鱼丽》，可以告神明，雅其为颂欤？”《解颐新语》云：“文王之风，

终于《驺虞》，《序》以为王道成，则近于雅矣。文、武之雅，终于《鱼丽》，《序》以为可告神明，则近于颂矣。”滆水李氏曰：“《小雅》虽言政，犹有风之体。《大雅》之正，几于颂矣。”

欧阳公曰：“霸者兴，变风息焉。然《诗》止于陈灵，在桓、文之后。”

“八能之士”，见《易纬通卦验》：“或调黄钟，或调六律，或调五音，或调五声，或调五行，或调律历，或调阴阳，或调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见《毛诗·定之方中》传：“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定之方中》传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仲梁子，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正义：“春秋时，鲁有仲梁怀，故言鲁人。”《韩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渊明《群辅录》云：“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刘孝孙为《毛诗正论》，演毛之简，破郑之怪。李邦直亦谓：“毛之说简而深，此河间献王所以高其学也。”郑之释繁塞而多失。郑学长于《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绿衣”，以为褖；“不谏亦入”，以为入宗庙；“庭燎”，以为不设鸡人之官，此类不可悉举。

艾轩云：“读《风》诗不解《芣苢》，读《雅》诗不解《鹤鸣》，此为无得于《诗》者。”傅至乐读《诗》至《鸳鸯》之二章，因悟比兴之体。

江汉之女，不可犯以非礼，可以见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节，可以见汉俗之美。

《大雅》之变，作于大臣，召穆公、卫武公之类是也。《小雅》之变，作于群臣，家父、孟子之类是也。《风》之变也，匹夫匹妇皆得以风刺，清议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驺虞、驺吾、驺牙，一物也，声相近而字异。《解颐新语》既以“虞”为“虞人”，又谓“文王以驺牙名囿”，盖惑于异说。《鲁诗传》曰：“梁驺，天子之田。”见《后汉》注，与《贾谊书》同，不必以“驺牙”为证。

《射义》：“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郑康成注云：“于嗟乎，《驺虞》，叹仁人也。”《周礼》疏引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其说与《射义》合。《文选》注引《琴操》曰：“《驺虞》，邵国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时，不失嘉会。”《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吾》。”岂即《诗·驺虞》欤？

《大戴礼·投壶》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上林赋》“揜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貍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余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貍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

《无衣》非美晋，盖闵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为晋侯，而篡臣无所忌。威烈王之命晋大夫，袭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则有三大夫之命，出尔反尔也。

“诗亡，然后《春秋》作。”胡文定谓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复有《雅》。《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孟子集注》同。吕成公谓：“盖指笔削《春秋》之时，非谓《春秋》之所始也。诗既亡，则人情不止于礼义，天下无复公好恶，《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欤？”艾轩曰：“文中子以为：‘诗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应亡。’使孟子复出，必从斯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说《诗》者未详其地。《隋志》邢州内丘县有干言山。李公绪记云：“柏人县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尧山县。”《鲁颂》“徂来之松”，《后汉》注：“兖州博城县有徂来山。”一名尤来。“新甫之柏”，传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后魏·地形志》：“鲁郡汶阳县有新甫山。”《通典》：“汉汶阳故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太史公闻之董生曰“《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则山川不可不考也。

桧有疾恣之诗。《周语》富辰曰：“郐之亡，由叔妘。”

《豳风》于十月云“曰为改岁”，言农事之毕也。《祭义》于三月云“岁既单矣”，言蚕事之毕也。农、桑一岁之大务，故皆以岁言之。

《七月》笺、传言“豳土晚寒”者三。孙毓云：“寒乡率早寒，北方是也。热乡乃晚寒，南方是也。毛传言‘晚寒’者，豳土寒多，虽晚犹寒，非谓寒来晚也。”

“《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诗·七月》正义：“《吴

志》：孙皓问《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举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郑以‘日永星火’与心星别。”今按康成答问，盖《郑志》所载孙皓，乃康成弟子后人，因孙皓名氏，遂改《郑志》为《吴志》。康成不与吴孙皓同时，《吴志》亦无此语。

“熠耀宵行”传云：“熠耀，燐也。”朱子谓：“熠耀，明不定貌。宵行，虫名，如蚕，夜行，有光如萤。”其说本董氏。《说文》引《诗》“熠燿宵行”：“燿，盛光也。”末章云“仓庚于飞，熠燿其羽”，其义一也。

《七月》见王业之难，亦见王道之易。孟子以农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风》终于周公，《雅》终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则变者可以复于正。

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读《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李楠和伯，亦自言：“吾于《诗·甫田》悟进学，《衡门》识处世。”和伯弟樗，迂仲。吕成公所谓二李伯仲也。此可为学诗之法。

太史公谓：“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琴操》：“《鹿鸣》，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弹弦风谏。”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蔡邕《琴赋》云：“《鹿鸣》三章。”《鹿鸣》在

《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时作讽也。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二诗作于衰周。

“宵雅肄三”，《丽泽论说》以为“夜诵”，此门人记录之失。《读诗记》取郑、董二子以“宵”为“小”，则夜诵之说非矣。

刘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声无诗，故云‘笙’不云‘歌’。有其义，亡其辞，非亡失之亡，乃‘无’也。”朱子谓：“古经篇题之下必有谱焉，如《投壶》鲁、薛鼓之节而亡之。”《仪礼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诗》“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丰水有芑”，草也；“维糜维芑”，白粱粟也。《礼记》引“丰水有芑”，郑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无折我树杞”，柳属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后汉·西羌传》：“穆王西征犬戎，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盖自穆王迁戎于太原，而太原为戎狄之居，宣王仅能驱之出竟而已。其后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骊山之祸，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迁戎始，西周之亡，犹西晋也。籍谈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晋地。书此以补诗说之遗。

《史记·周纪》：“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匈奴传》：“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岂不日戒，獫狁孔

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诗也。”《古今人表》“懿王时诗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诗始作。”然则《采薇》为懿王之诗矣。《史记·匈奴传》不云懿王。《诗谱序》：“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王失礼之后，邶不尊贤。”正义谓：“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谓《采薇》正雅，当从毛氏，若变风，则始于懿王。

《史记·匈奴传》：“周襄王与戎狄伐郑，戎狄逐襄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匈奴传》则曰：“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为宣王诗，是也。以《鲁颂》、《六月》、《出车》为襄王诗，以《出车》为宣王诗，而《史》、《汉》又不同，皆未详。

《文王》之诗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此周所以兴也。宣王之后为幽王，《斯干》之祥，《黍离》之萌也。太师皇父之后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后为尹氏太师，蹶父之后为蹶维趣马，申伯之后为申侯，则与犬戎灭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绍，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诵”，美诗以名着著也。“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刺诗以名著者也。为吉甫易，为家父、孟子难。

“皇父孔圣”，自谓圣也。“具曰予圣”，君臣俱自谓圣也。自圣者，乱亡之原。光武诏上书者不得言“圣”，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之胜人也。“藐藐昊天，无不克巩”，

言天之终定也。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人曷尝能胜天哉，天定有迟速耳。《诗》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胜天。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谓：“世虽昏乱，君子不可以为恶，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谓《诗》云“周宗既灭”，哀痛深矣，犹以敬畏相戒。圣贤心学，守而勿失，中夏虽亡，而义理未尝亡，世道虽坏，而本心未尝坏，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则“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则“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郑用三良未可间，卫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谋强敌畏，汲直守节乱萌弭。《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正先谏诛嬴运促，李云忠陨汉宗覆，章华罹僇陈业隳，昭图婴祸唐鼎移。《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君子在下位，犹足以美风俗，汉之清议是也。小人在下位，犹足以坏风俗，晋之放旷是也。《诗》云：“君子是则是效。”

“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羞恶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无羞恶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

《车攻》“东有甫草”，郑笺云：“郑有甫田。”谓圃田，郑薮也。止斋《周礼说》云：“《诗》不以圃田系郑。”愚谓宣王封弟友于郑，在畿内。咸林今华州郑县。圃田泽，《左氏》谓之原圃，在今开封之中牟。宣王时非郑地，《小雅》安得系于郑乎？《尔雅》“郑有圃田”，盖指东迁后之郑言之。

《诗小传》云：“《诗》有夏正，无周正。《七月》陈王业，《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纯阴用事而日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极，其至皆夏正也，而独谓《十月之交》为周正，可乎？汉历幽王无八月朔食，而唐历则有之，识者疑其傅会而为此也。”愚按正义谓“校之无术”，而《大衍历·日蚀议》云：“虞劆以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劆造梁《大同历》，非始于唐也。郑笺谓“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历家因之。孙莘老解《春秋》用郑说，谓：“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诗人丑之，安得曰分至不为灾也？”苏子由、陈少南皆以十月为阳月，朱文公从之。《宋书·礼志》载魏史官之言曰：“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大衍历议》云：“黄初已来，治历者始课日蚀疏密，及张子信而益详。”尝考《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申。历有二年之差。后之算历者，于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术推之，亦已疏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阳之月，先儒止谓四月，非也。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子由《诗说》与存中同。

元城谓：“《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则长短不齐。又此诗正大夫离居之后，朁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颐新语》亦云：“《韩诗》世罕有，其书或出于好事者之傅会。”

《盐铁论》引“《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故商师若乌，周师若荼”，盖谓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赵岐谓伯奇之诗：“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辞也。”又谓《鸱鸮》之篇刺邠

君。盖汉儒言《诗》多异说。《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

《韩诗》：“‘箌彼甫田’，箌，卓也。”《尔雅·释诂》：“箌，大也。”郭璞注云：“箌，义未闻。”岂未见《韩诗》故耶？疏引《韩诗》。

《大东》：“维北有斗。”或以为南斗，或以为北斗。朱子《集传》兼取二说。

《吕氏春秋》谓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疑与咸丘蒙同一说，而托之于舜。

袁孝政释《刘子》曰：“魏武公信谗，诗刺之曰：‘营营青蝇，止于藩。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此《小雅》也，谓之《魏诗》，可乎？

朱子《诗传》：“《采菽》，天子所以答《鱼藻》也。《黍苗》，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皆非刺诗。”愚按《国语》注：“《采菽》，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黍苗》，道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韦昭已有是说。

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二《礼》，与笺《诗》异。如“先君之思，以勖寡人”为定姜之诗，“生甫及申”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维禹敶之”、“上天之载”、“匪革其犹”、“汭泦之即”、“至于汤齐”是也。注《礼记》与注《易》异，如“东邻”、“西邻”是也。

“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新经义云：“乱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极也，乃适归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际，其言验矣。而兆乱者谁欤？言与行违，心与迹异，荆舒之谓也。

单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鹿散亡，薮泽肆既，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诵"险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叹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况贤者而不乐其生乎？"天地闭，贤人隐"，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汉·地理志》，汉中南郑县有旱山，沱水所出，东北入灊。"旱山在梁州之境，与汉广相近，故取以兴焉。

"鼍鸣如鼓"，新经之说也。《解颐新语》取之，凿矣。

《贾谊书·容经篇》："谚云：'君子重袭，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古之人其谨于所近乎？《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即选左右之说。爰延亦云："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申、甫之地，为形势控扼之要。"甫"即"吕"也。《吕刑》一曰《甫刑》。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左氏传》："楚子重请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盖楚得申、吕而始强，兹所以为周室之屏翰欤？《汉·地理志》："南阳宛县，申伯国。"《诗》、《书》及《左氏》注不言吕国所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徐广云："吕在宛县。"《水经注》亦谓："宛西吕城，四岳受封。"然则申、吕，汉之宛县也。高帝入关，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势可见。李忠定曰："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舆地广记》云："蔡州新蔡，古吕国。"今按新蔡之地属蔡，未尝属楚，子重不当请为赏田，则吕国在宛明矣。

《礼记·孔子闲居》：“《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郑康成注言：“周道将兴，五岳为之生贤辅佐仲山甫及申伯，为周之干臣。”正义云：“按《郑志》，注《礼》在先，未得毛传。”愚谓：仲山甫，犹《仪礼》所谓“伯某甫”也。《周语》云“樊仲山父”，盖“甫”与“父”同。若以仲山甫为“甫”，则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说《诗》者乃取此而舍笺、传，爱奇之过也。《权德舆集》云：“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辅于周，食采于樊。”

《左氏传》曰：“诸侯释位，以闲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云汉》之序曰：“内有拨乱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兴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请愆，则《庭燎》之箴，始勤终怠可见矣。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则《沔水》之规，谗言其兴可见矣。

《祈父》传谓：“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按《通鉴外纪》：“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转予于恤”，盖谓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于平王之末书“尹氏卒”，见权臣之继世也。于景王之后书“尹氏立王子朝”，见权臣之危国也。《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讥，以此坊民，犹有五侯擅汉、三马食曹之祸。

“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于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矣。“好谗慝暗昧”，“近顽童穷固”矣。商之“咈其耇长”，吴之“播弃黎老”，与乱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幽二年，三

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职竞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

《裳裳者华》，兴贤者功臣之子孙，世臣与国升降者也。王朝则周、召二公夹辅王室；家父、仍叔，二雅旧人，历汾王之乱、平王之迁犹在也。侯国则翼之九宗，遂之四氏，与封建之法相维持。彼汉之彧、群，魏之荀、何，江左之渊、俭，唐季之崔、柳，岂世臣之谓乎！

“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虽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楚所以乱也。“君且休矣，吾将思之”，汉所以微也。

“择三有事，亶侯多藏”，贪墨之臣为蟊贼。“小东大东，杼柚其空”，聚敛之臣为斧斤。《文侯之命》所谓“殄资泽于下民”也。是时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为群邪之宗。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质于神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正直之道，无愧于幽隐。

杨泉《物理论》曰：“稻、粱、菽各二十种，为六十；疏、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为百谷。故《诗》曰‘播厥百谷’。”

《诗谱》引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疏云：“未知此传在何书。”

三代之礼有损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刘》之诗考之：“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军三单”，军制始于此；“彻田为粮”，彻法始于此。《周礼》有自来矣。

“咨女殷商”，犹贾山之借秦为谕也。周公戒成王：“无若殷王受。”又曰：“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人君常闻危亡之言，则可保其安

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图之耐辱也；“善人载尸”，裴度之晚节也。

孔子于《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于《缗蛮》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此说《诗》之法。韩子于《菁菁者莪》屑屑训释，盖少作也。晚岁引《诗》，言“老成人重于典刑”，简而当矣。

考之《周语》，立鲁公子戏，则仲山甫谏；料民太原，则仲山甫又谏。然听之藐藐也。当时公卿，唯虢文公谏不籍千亩，而他无闻焉。此诗人所以有“爱莫助之”之叹。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笺以“燕”为燕安。王肃云：“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见《水经注》。燕，北燕国。”愚谓《诗》云“奄受北国”，肃说为长。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滆水李氏以为同州鄌谷。今按《说文》有左冯翊鄌阳亭，同都切。冯翊即同州也。滆水之言信矣。

《汉·恩泽侯表》曰：“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后之宠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终以召戎祸，犹可以为万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汉亡于王莽、何进，晋亡于贾谧，唐几亡于杨国忠，石晋亡于冯玉。

“盗言孔甘，寇攘式内”，皆孟子所谓民贼也。有民贼则贼民兴。汉傅燮曰：“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唐裴度曰：“欲平贼，当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内有衣冠之盗，而后外有干戈之盗。”

“大师维垣”，郑笺以为“三公”，王介甫以为“大众”，朱子《集传》从王说。

《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诗谱》云：“子思论《诗》‘于穆不已’，孟仲子曰‘于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序录》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岂名氏之同欤？

《笔谈》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后汉·朱浮传》无此语。《西南夷传》：“朱辅上疏曰：‘《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韩诗》薛君传曰：“徂，往也。”盖误以朱辅为朱浮，亦无“岨”字。

欧阳公《时世论》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是康王以后之诗。《执竞》：‘不显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当是昭王已后之诗。《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书》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为也。此扬雄所谓‘康王之时，颂声作于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见子孙之善继也。班孟坚文曰‘成、康没而颂声寝’，言自成、康之后不复有见于《颂》也。”朱子《集传》与欧、范之说合。

《昊天有成命》：“二（侯）〔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国语》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为祀成王之诗无疑。”愚观《贾谊书·礼容语》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

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其义尤明。

欧阳公《诗论》：“古今诸儒谓‘来牟’为麦者，更无他书所见，直用二《颂》毛、郑之说。来牟为麦，始出于毛、郑，而二家所据，乃臆度伪《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刘向《封事》引“饴我厘麰”，“厘麰，麦也，始自天降”。《文选》注引《韩诗》“贻我嘉𪍿”，“薛君曰：𪍿，大麦也”。毛、郑之说，未可以为非。毛氏传：“牟，麦也。”郑笺：“赤乌以牟麦俱来。”《广雅》始以为“来，小麦；牟，大麦”。以刘向说参考，当从古注。

陈少南不取《鲁颂》，然“思无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晋姜鼎铭》曰：“保其孙子，三寿是利。”《鲁颂》“三寿作朋”，盖古语也。先儒以为“三卿”，恐非。

商、周之《颂》，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至《鲁颂》始为溢美之言。所谓“善颂”、“善祷”者，非商、周之体也。后世作颂，效鲁而近谀，又下矣。

或谓文之繁简，视世之文质，然商质而周文，《商颂》繁而《周颂》简，文不可以一体观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司马公注《扬子》，谓：“正考甫作《商颂》，奚斯作《閟宫》之诗，故云然。”愚按《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与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注云：“《韩诗章句》美襄公。”《乐记》：“温良而能断者，宜歌商。”郑康成注谓“商、宋诗”，盖用《韩诗》说也。考之《左传》，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

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颂于襄公之时乎？《后汉·曹褒传》“奚斯颂鲁，考甫咏殷”，注引《韩诗》“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诗正义》云：“奚斯作新庙，而汉世文人班固、王延寿谓《鲁颂》奚斯作，谬矣。”然扬子之言，皆本《韩诗》，时《毛诗》未行也。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冯衍传》注引“薛夫子《韩诗章句》”，即汉也。

“《长发》，大禘”，笺云：“郊祭天也。”“《雝》，禘大祖”，笺云：“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祫。”郑康成以祭天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赵子已辨其失矣。王肃以禘、祫为一祭，亦非也。禘与祫异，祫则太祖东向，毁庙及群庙之主，昭南穆北，合食于太祖。禘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惟以祖配之。今混禘于祫，宗庙有祫无禘。

范宁《穀梁序》：“孔子就太师正《雅》《颂》，因鲁史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已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得所，则降《王》于《国风》，非孔子也。

《隰有苌楚》笺云：“人少而端悫，则长大无情欲。”胡邦衡解《学记》取之。

《吕氏春秋》：“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高诱注以为歌《硕鼠》，不知何所据。《三齐记》载宁戚歌，所谓“南山矸，白石烂”者是也。

“四月秀葽”，诸儒不详其名，唯《说文》引刘向说，以为苦葽。曹氏以《尔雅》、《本草》证之，知其为远志。

董氏举侯包言“卫武公作《抑》诗，使人日诵于其侧”。朱子谓不知此出在何处。愚考侯包之说见于《诗》正义。《隋·经籍志》：“《韩诗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则包学《韩诗》者也。

《秦诗》“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为屋。张宣公《南岳唱酬序》云：“方广寺皆板屋，问老宿，云：‘用瓦辄为冰雪冻裂。’自此如高台、上封皆然。”《汉·地理志》：天水陇西民以板为屋。以南岳观之，非独西陲也。

“唐棣之华”、“维常之华”协“车”字，“黍稷方华”协“涂”字，“隰有荷华”协“且”字。曹氏谓“华”当作“雩”，音“敷”，盖古“车”本音“居”。《易》曰“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来徐徐，困于金车”，其音皆然。至《说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汉而转其声。愚按《何彼秾矣》，《释文》或云：“古读‘华’为‘敷’，与‘居’为韵。后放此。”朱文公《集传》并着二音，而以音“敷”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漙音团。《集传》叶上兖反。颜氏《正俗》云：“案吕氏《字林》作‘䨳’，上兖反。训云露貌，音与婉类。”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颜氏云：“《礼》‘今也衡缝’，衡即横也，不劳借音。徐氏‘音横’，失之矣。”

《干旄》四马，至于“五之”、“六之”，犹《缁衣》之“改为”也。《权舆》“四簋”，至于“每食不饱”，犹醴酒之不设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礼。

营谢、戍申，其笃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亲亲，平王忘雠也。

《孝经》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谓曹交曰："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圣贤之训，皆以服在言行之前，盖服之不衷，则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笃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齐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所以"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济其美也。逵有充，超叛鉴，苏文忠慨焉。彧附曹，群忘汉，朱文公悕焉。

"敬之，群臣进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进曰：'能除患则为福。'中卿进曰：'先事虑事，先患虑患。'下卿进曰：'敬戒无怠。'"群臣进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终以敬，此心学之原也。伊尹训太甲曰："祗厥身。"召、毕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为告君第一义。

叶氏云："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魏黄初四年诏云：'《曹诗》刺远君子，近小人。'盖《诗序》至此始行。"

朱子《诗序辩说》多取郑渔仲《诗辩妄》。艾轩谓："欧阳公《诗本义》不当谓之《本义》。古人旨意精粹，何尝如此费辞。"

《唐志》："《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开成中，文宗命集贤院修撰并绘物象。学士杨嗣复、张次宗上之。"按《名贤画录》："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古贤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意采掇，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然则所图非止草木虫鱼也。《隋志》：梁有《毛诗古贤圣图》二卷。

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关关之雎，挚有别也；呦呦之鹿，食相

呼也。德如鸤鸠，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纯洁也；仁如驺虞，不嗜杀也。鸳鸯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仓庚，阳之侯也；鸣鵙，阴之兆也。蒹葭露霜，变也；桃虫拚飞，化也。“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诚不可掩也；“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无不在也。“南有乔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华”，君子之德也。“匪鳣匪鲔”，避危难也；“匪兕匪虎”，慨劳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苇》，见忠信也。《葛屦》褊而《羔裘》怠也，《蟋蟀》俭而《蜉蝣》奢也。“爰有树檀，其下维谷”，美必有恶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恶可为美也。黍以为稷，心眩于视也；蝇以为鸡，心惑于听也。“绿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驹”，贤人隐也。“赠以芍药”，“贻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谖草”，“言采其蝱”，忧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凤凰于飞”，“雉离于罗”，治乱之符也。《相鼠》、《硕鼠》，疾恶也；《采葛》、《采苓》，伤谗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有多识之益也。

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不足以一献”，皆诵言而忘味者也。自赐、商之后，言《诗》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为知道者二：《鸱鸮》、《烝民》是也。如《灵台》、《皇矣》、《北山》、《云汉》、《小弁》、《凯风》，深得诗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之要。学《诗》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诗，皆出于荀卿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鸤鸠在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得《风》《雅》之旨，而引逸《诗》尤多，其孔笔所删欤？

《法言》曰：“守儒：辕固、申公。”二子无愧于言《诗》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谏，亦其次也。彼说《诗》“解颐”者，能无愧乎！

《草木鸟兽虫鱼疏》，陆玑字元恪所撰，非陆机也。

“郑氏《诗谱》，徐整畅，太叔裘隐。”见《释文序录》。《隋志》：“太叔求及刘炫注。”《古今书录》云“徐正阳注”。《馆阁书目》谓注者为太叔求，而不考《叙录》。徐正阳疑即徐整，误以整为正，畅为阳也。整字文操，吴太常卿。

《诗纬含神雾》曰：“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又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泛历枢》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翼奉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际之厄。”五际本于《齐诗》，四始与《毛诗序》异，盖习闻其说而失之也。

曹氏《论诗》云：“诗之作本于人情，自生民以来则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阕，康衢之民谣。”愚按《素问·天元纪大论》：鬼臾区曰：“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盖古诗之体始于此。然伊川谓《素问》出于战国之末。

《文粹》李行修云：“刘迅说《诗》三千言，言《诗》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说》，以继《六经》，自“孔氏”至“考乱”，凡八十九章，取汉史诏书及群臣奏议以拟《尚书》，又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

《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国风》之流。然文中子尝续经矣。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曹、刘、颜、谢之诗，岂有‘物则秉彝’之训？”况迅乎！

艾轩曰：“九德、九夏，《雅》、《颂》之流也。《貍首》，风也。豳之《雅》、《颂》，犹《鲁颂》也。”薛士龙曰：“《诗》之音律，犹《易》之象数。”

说《诗》者谓宋襄公作䪫钟之乐。按《博古图》有宋公成䪫钟。《大晟乐书》：“应天得六钟，篆其带曰茎钟。诏谓‘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此奸谀傅会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说《诗》，陋矣。

《大学》“止于至善”，引《诗》者五；“齐家”引《诗》者三。朱子谓：“咏叹淫液，其味深长，最宜潜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诗》。朱子谓：“‘衣锦尚絅’至‘不显惟德’，始学成德之序也。‘不大声以色’至‘无声无臭’，赞不显之德也。反复示人，至深切矣。”《孝经》引《诗》十，引《书》一。张子韶云：“多与《诗》、《书》意不相类，直取圣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经》与圣人合，非圣人合《六经》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诗》、《书》而后立意也。《六经》即圣人之心，随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经之法。”

束皙《补亡诗》“循彼南陔”，释曰：“陔，陇也。”《群经音辩》云：“《序》曰：‘孝子相戒以养。’‘陔’当训戒。《乡饮酒》、《燕礼》：‘宾醉而出，奏《陔夏》。’郑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为节，明无失礼，与《诗序》义协。”愚按《春官·乐师》郑司农注：“今时行礼于大学，罢出，以鼓陔为节。”

《荀子》曰“善为《诗》者不说”，程子之“优游玩味，吟哦上

下”也。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诗》无此句。李善引《毛诗》曰：“何颜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无之。

《说文叙》云：“其称《诗》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诗》考之，其文多异。“得此𪓰𪔂”为蟾蠩，“硕大且㜗”为重颐，皆《韩诗》之说也。

蔡邕《正交论》云：“周德始衰，《颂》声既寝，《伐木》有‘鸟鸣’之刺。”是以《正雅》为刺也。

春秋时，诸侯急攻战而缓教化，其留意学校者，唯鲁僖公能修泮宫，卫文公敬教劝学，它无闻焉。郑有《子衿》“城阙”之刺，子产仅能不毁乡校而已。

吴才老《诗叶韵补音序》曰：“《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定为一家之学。”开元中修五经文字，“我心惨惨”为懆，七到反。“伐鼓渊渊”为鼘，於巾反。皆与《释文》异。乃知德明之学，当时亦未必尽用。

“取萧祭脂”，曰“其香始升”。“为酒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谓香者如此。韦彤《五礼精义》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曰：‘梁天监初，何佟之议鬱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义一也。’考之殊无依据，开元、开宝礼不用。”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疏云：“种之必好，似有神助。”《吕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

也。'"汉赵过曰："后稷始甽田。"

"兴雨祈祈"，雨欲徐徐则入土。《盐铁论》云："周公太平之时，雨不破块，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韩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笺云："设礼食大具，其意勤勤。"正义王肃云："大屋。"崔駰《七依》说宫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选·灵光殿赋》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见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门庑，其形旁广而卑。"正义："殷人以来，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两下而已，无四阿，如汉之门庑。"郑康成于《诗》、《礼》注异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风》始于《关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齐》又《关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显亦临"，谨独者齐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

卫武公自警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古之君子，刚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随会"柔而不犯"。韩文公为《王仲舒铭》曰："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与其友处，顺若妇女，何德之光。"

"尔土宇昄章"，必曰"俾尔弥尔性"。务广地而不务广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务德而勤远略"，齐之霸所以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乱所以萌。

风俗，世道之元气也。观《葛生》之诗，尧之遗风变为北方之强矣；观《驷驖》、《小戎》之诗，文、武好善之民变为山西之勇猛矣。晋、秦以是强于诸侯。然晋之分为三，秦之二世而亡，风俗使然也。是

以先王之为治，威强不足而德义有余。商之季也，有故家遗俗焉；周之衰也，怀其旧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鲁以稷配天，周之东迁，始僭礼矣。夫子以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齐百庭燎，晋请王章，习以为常，礼乐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发曰：“《诗》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孙》之类是也。篇中删章者，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类是也。章中删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也。句中删字者，如‘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是也。”

止斋曰：“《国风》作而《二南》之正变。邶、鄘、曹、郐，特微国也，而《国风》以之终始。盖邶、鄘自别于卫，而诸侯侵无统纪，及其厌乱思治，追怀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郐然，君子以为是《二南》之可复。世无周公，谁能正之？是故以《豳》终。”

卷四

周礼

汉河间献王得《周官》，而武帝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唯唐太宗夜读之，以为“真圣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经者，太宗而已。刘歆始用之，苏绰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经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经者，王、程二子而已。

《汉志》谓之《周官经》，《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意者《周礼》之名昉此乎？然《后汉书》云：“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犹未以《周礼》名也。《隋志》自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礼》。《隋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今见于《释文》。

五峰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传《周礼》阙《冬官》，未尝阙也，乃冬官事属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羡数，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盖断简失次。取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俞庭椿为《复古编》，亦云：“《司空》之篇，杂出于五官之属。”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末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

《考工记》，或以为先秦书，而《礼记正义》云：“孝文时求得《周官》，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马融

云："孝武开献书之路，《周官》出于山岩屋壁。"《汉书》谓河间献王得之，非孝文时也。《序录》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记》补之。"《六艺论》云："壁中得六篇，误矣。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汉时科斗书已废，则《记》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记》非周书也。言周人上舆，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沟洫浍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马、司常、巾车之制，眂周典大不类。"

《礼器》"经礼三百"，郑氏注谓："即《周礼》三百六十官。"《汉·志》"礼经三百"，臣瓒注云："《周礼》三百，是官名也。礼经谓冠、昏、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朱子从瓒说，谓《周礼》乃设官分职之书，礼典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设也。

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汩之，而圣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谓："郑注误有三。《王制》，汉儒之书，今以释《周礼》，其误一。《司马法》，兵制也，今以证田制，其误二。汉官制皆袭秦，今引汉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汉御史大夫之职，谓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类，其误三。"鹤山谓："以末世弊法释三代令典，如以汉算拟邦赋，以莽制拟国服。"止斋谓："以《周礼》为非圣人之书者，以说之者之过也。"

张禹以《论语》文其谀，刘歆以《周官》文其奸，犹以《诗》《礼》发冢也。禹不足以玷《论语》，而以歆訾《周礼》，可乎？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窃其一二以自盖尔。"

易氏《总义》云："府史胥徒，《通典》总言其为六万三千六百七

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内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诸侯国官六万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数，非谓府史胥徒也。

嫔御、奄寺、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货贿，皆领于冢宰；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领于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辅德之法。周之兴也，滕侯为卜正，吕伋为虎贲氏，侍御仆从，罔非正人，左右携仆，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妇寺阶乱，膳夫内史，趣马师氏，缔交于嬖宠，琐琐姻亚，私人之子，窃位于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议近臣矣，至汉而中朝得以诎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无用矣，由周公之典废也。间有诘责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杨秉，宫中府中为一体如诸葛武侯，可谓知宰相之职者。唐太宗责房玄龄以“北门营缮，何预君事”，岂善读《周礼》者哉！我朝赵普于一熏笼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于后宫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赵鼎于内苑移竹，责宦者罢其役，庶几古大臣之风矣。五峰乃谓周公不当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李泰伯曰：“内宰用大夫、士、世妇。每宫卿二人，皆分命贤臣，以参检内事。”汉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为之，犹有成周遗意。

《汉·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颜师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曰九府。”愚按《尔雅》“医无闾之珣玗琪，会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华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昆仑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谷鱼盐，是谓九府”。五峰胡氏《皇王大纪》所述与《尔雅》同，而继之曰：“尚父立圜法，轻重以铢，通九府之货。”又按《史记》列传“吾读管氏《轻重》、《九府》”，刘向《别录》曰“《九府书》，民间无有”，《索隐》谓其书论铸钱之轻重，《盐铁论》文学曰“管仲设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货”。然则九

府，太公立之，管仲设之，其名列于《尔雅》，盖即管氏书也。《大纪》之说得之，颜注恐非。《曲礼》“天子之六府”，亦与《大禹谟》之“六府”异。

“九嫔”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经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传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钩命决》之言也。汉儒以纬书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汉诸侯子入宿卫，齐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师受业，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犹古。

奄止于上士，抑其权也。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内侍并列于六省，开奄尹与政之阶，与周典统于冢宰异矣。

“八则”，“礼俗以驭其民”。吕微仲谓“庶民可参之以俗，士以上专用礼”，此说非也。《大传》：“百志成，故礼俗刑。”吕成公谓：“礼、俗不可分为两事，制而用之谓之礼，习而安之谓之俗。若礼自礼，俗自俗，不可谓之礼俗。”

王之膳服虽不会，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节也。待王之膳服，不过以关市之赋，则其用简矣。

司徒掌教不言财，司马掌政不言兵。乡遂、九畿，兵、财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无善教善政，于是忧财用、畏夷狄矣。

乡有军制，无田制；遂有田制，无军制。疏云：“郑注互见其义。”

大司徒“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国，“昼参诸日中之景，

夜考之极星”。《诗·定之方中》传云：“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公召大匠曰：‘室何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宫，何为夕？’对曰：‘古之立国，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枢星即极星也。公刘居豳，“既景乃冈”，然则尚矣。

蔡邕《明堂论》曰：“王居明堂之礼，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朱子《大学章句序》“王宫有学”，盖谓此。鲁孝公之为公子，尝入京师为国子，人称其孝，宣王命之导训诸侯。他书言国子者，唯《周语》焉。

《师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赵无愧、徐仲车之徒以之。”

《牧誓》、《顾命》皆言“师氏”。《云汉》之传曰：“年谷不登，则师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为师氏。而“楀维师氏”，以刺匪其人。“九两”，“师以贤得民”，注谓“诸侯师氏”，言贤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师氏。”

《保氏》“九数”，郑司农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释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郑注。”愚按“少仪”正义引郑司农云：“今有重差、句股。”马融、干宝等更云：“今有夕桀，各为二篇，未知所出。”则“夕桀”二字，后人附益，非郑注信矣。刘徽《九章算经序》

云："包牺氏始画八卦，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黄帝建《历纪》，协律吕。隶首作数。周公制礼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汉张苍、耿寿昌皆善算，因旧文删补，故校其目，与古或异，而所论多近语。"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处也。若今街弹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谓"汉时在街置室，检弹一里之民"。《金石录》有中平二年正月《都乡正街弹碑》，在昆阳城中。赵明诚失于考《礼》注，而郦氏注《水经》，洪氏《隶释》皆以"街"为"卫"，又误矣。《汉·食货志》言古制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谓"耡"者欤？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释文》"胥，息徐反"，刘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酱也。"《集韵》："蝑、蟹醢，四夜切。"当从《集韵》。"笾人"《天官》。注："鱐者，析乾之，出东海。"陆广微《吴地记》云："阖闾思海鱼，而难于生致，治生鱼，盐渍而日干之，故名为鲞。"读如想。

《管子·地员篇》："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长，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蘟，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中土曰五忢，次曰五纑，次曰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下土曰五犹，次曰五𣫏，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凫，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种。"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图》谓："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

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地员篇》：“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𧆓，𧆓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𧆓，即“郁”也。衰，谓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岂其遗制欤？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为法；五等诸侯之地，以分为法。尺有五寸者，一万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万里。尝考《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测于交州，何承天谓六百里差一寸。后魏永平元年，测于洛阳，信都芳谓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于阳城，魏之于金陵，皆揄度，未可据也。唐开元十二年，植表浚仪，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余，遂以旧说千里一寸为妄。王朴曰：“阳城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马公《日景图》云：“日行黄道，每岁有差，地中当随而转移。故周在洛邑，汉在颍川阳城，唐在汴州浚仪。”潏水李氏云：“周于阳城测景，说者谓地形西北高，东南下。极星在北，斗亦在北。极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则地之中。”

“诸公之地，方五百里”，与《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产曰“列国一同”，《孟子》亦曰“鲁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鲁方七百里”。或谓《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职方氏》疏云：“无功，纵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谓若虞公、虢公，旧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国，以无功故也。”愚按《左氏传》“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谓“旧是殷之公”，误矣。

“岁终，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计簿。”疏云：“汉时考吏，谓之

计吏。”今按《说苑》“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韩子·外储说》“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新序》“魏文侯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史记》“秦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然则春秋、战国时已有上计，非始于汉。

朱文公曰：“读曹公、杜牧《孙子》，见其所论车乘人数，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论此事，以考《周礼》军制皆合。”愚按《孙子·作战篇》“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曹公注：“驰车，轻车也。”杜牧注：“轻车，战车也。古者车战，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司马法》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为一队。举十万之众，革车千乘。校其费用支计，则百万之众，皆可知也。”《左氏传》：“乙卯，楚师军于邲。丙辰，楚重至于邲。”吕成公谓：“凡战，兵车在前，辎重常在兵车之后。楚重次日乃至，后一日，故无钞击之患。”唐说斋云：“儒者谓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实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战车也，其二十五人重车也。”

古者步百为亩，古之百亩，为今四十一亩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为今三百七十五亩。窦俨曰：“小亩步百，周之制也。中亩二百四十，汉之制也。大亩三百六十，齐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亩。”《盐铁论》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先帝哀怜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通典》谓：“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二说不同。

《禹贡》之田九等，蔿掩别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谓《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

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下、中地三等，六乡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莱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马》上、中、下地三等，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乡遂公邑之制；《匠人》“沟洫”，乃采地之制。郑康成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朱文公亦云：“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井田、沟洫决不可合。而永嘉诸儒欲混为一。康成注分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书》云：“周畿内及天下诸侯一用贡法。”盖泰伯已与康成异矣，非始于永嘉诸儒也。刘氏《中义》以《匠人》沟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谓《遂人》言积数，《匠人》言方法，然《周礼》、《考工》各为一书。易氏谓：“《匠人》，前代之制。”

禹“尽力乎沟洫”，“濬畎浍，距川”。《遂人》五沟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丰，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险掌之。自乡遂之法弛，子驷为田洫而丧田者以为怨，子产作封洫而伍田畴以为谤。晋欲使齐尽东其亩，而戎车是利，甚而两周争东西之流。至商鞅决裂阡陌，吕政决通川防，古制荡然矣。古者内为田庐，外为沟洫，在《易》之《师》。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取下《坎》上《坤》之象。沟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沟洫之坏，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积。先儒谓：“井田坏而戎马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郑氏注“合耦”并言之。疏谓：“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赵过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经》：“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贾谊书》、《新序》载邹穆公曰‘百姓饱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何待赵过？过特教人耦犁，费省而功倍尔。”

盬盐，引池而化，《山海经》“盬贩之泽”，《穆天子传》“至于盬”，晋郇瑕氏之地，而猗顿用是起者也。散盐，煮水而成，《夏书》青州之贡，《职方》幽州之利，齐之渠展，燕之辽东，而宿沙初作者也。形盐，物地以出之，周公阅所云“盐虎形”也。饴盐，于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盐也。后周四盐之政仿此。古者川泽之饶，与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齐，至汉二十倍于古。考之《汉志》，盐官三十有五，唐有盐之县一百五。本朝盐所出者十二路，为池二，为监七，为场二十二，为井六百有九，法益详而利无遗矣。

“玩物丧志”，召公以为戒。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无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盖一品，周景王铸大泉而有二品。”韦昭注《周语》曰：“单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二品之来，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为艺。孔子曰：“执射乎？执御乎？”《诗》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黄既驾，两骖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学射者多矣。造父之师泰豆氏，尹需之习秋驾，皆学御者也。《说苑》谓“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货贿用玺节”，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检封。”《职金》云：“楬而玺之。”《左传》：“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战国策》：“欲玺者段干子也。”蔡邕《独断》云：“古者尊卑共用之。”卫宏云：“秦以来天子为玺，又独以玉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玺为宝。《五代史》臣曰：“国以玉玺为传授神器，遂古无闻。”《运斗枢》

曰："舜为天子，黄龙负玺。"《世本》曰："鲁昭公始作玺。"

《司门》"正其货贿"，正者，禁其淫侈而归于正也。注读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犹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传》："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麇焉。'"

"司禄阙。"《孟子》云："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赵氏注："今《周礼》司禄之官无其职，是诸侯皆去之，故不复存。"

《槁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之殿。"后汉《蔡邕集》所载"百官会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说苑》："魏文侯御廪灾，素服辟正殿五日。"《庄子·说剑》云："入殿门不趋。"盖战国始有是名。《燕礼》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疏谓"汉时殿屋四向流水"，举汉以况周。然《汉·黄霸传》"先上殿"，注谓"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

《大宗伯》疏：《星备》云："五星初起牵牛。岁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荧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岁而周天。镇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岁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岁而周天。"《冯相氏》疏：《星备》云："明王在上，则日月五星皆乘黄道。"《保章氏》疏：《星备》云："五星更王相休废，其色不同。王则光芒，相则内实，休则光芒无角，不动摇，废则少光，色顺四时，其国皆当也。"《星备》之书，仅见于此。《隋》、《唐志》皆不著录。

周五礼之别三十有六，唐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来，始以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

学。”

“九磬之舞”注云：“当为大磬。”愚谓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说苑》，“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作《徵招》、《角招》，盖舜乐之存者。刘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识其三焉，祈、徵、角之谓也。”《山海经》：“夏后开得《九辩》、《九歌》以下，始歌《九招》于大穆之野。”《帝王世纪》：“启升后十年舞《九韶》。”《竹书》曰：“夏后开儛《九招》。”《史记》：“禹乃兴《九招》之乐。”《索隐》曰：“即舜乐《箫韶》九成。”艾轩谓：“‘劝之以九歌’，即《九招》之乐。”《吕氏春秋》：“帝喾命咸黑作为舞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则《九招》作于帝喾之时，舜修而用之。秦唯《韶》、《武》二乐存。

班固《律历志》述刘歆之言，以律为下生，吕为上生。郑康成以黄钟三律为下生，以蕤宾三律为上生。梁武帝《钟律纬》谓：“班固夹钟、中吕过于无调，郑康成有升阳而无降阳。”陈用之《礼书》谓“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郑说为是。张文饶《翼玄》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当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当用蕤宾重上生。司马迁、刘歆之法，月律也；吕不韦、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晋志》取司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论。

大卜“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夏后铸鼎，繇曰：“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懿氏占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成季卜曰：“间于两社，为公室

辅。”骊姬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卫侯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汉文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皆龟繇也。

卜师“四兆”，郑氏锷以理推之，谓：“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汉武帝发易占，知神马从西北来；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马子鱼卜战令龟；义兆，占行义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弓兆，有射意，后世有覆射之法。”

龟人“六龟”，《易》“十朋之龟”，《尔雅》十“龟”。《唐六典》辨龟九类五色，依四时用之。

《列子》“梦有六候”，与《占梦》同，“噩”作“蘁”。东坡曰：“高宗言梦，文王、武王言梦，孔子亦言梦。其情性治，其梦不乱。”西山曰：“正梦不缘感而得，余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犹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经说》曰：‘共绥执授。’”疏云：“《孝经说》，《孝经纬》文。共绥执授，谓将绥祭之时，共此绥祭以授尸。”愚谓：疏谓绥祭，非也。《后汉·礼仪志》注：“《孝经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谒者奉几，安车软轮，供绥执授。’宋均曰：‘供绥，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永平二年养老诏亦有“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之语，盖取《孝经纬》。

郑司农注“肃攀”：“但俯下手，今时揎是也。”项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肃为礼，以其不可折腰也。其仪特敛手向身，微作曲势，此正今时妇人揖礼也。汉时妇人之拜不过如此。”或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不令拜伏，误矣。周天元令妇人拜天

台，作男子拜，则虽虏俗，妇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内则》尚右手者，言敛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普问王贻孙，对曰："古诗'长跪问故夫'，妇人亦跪也。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普问所出，对曰："唐张建章《渤海记》备言之。"

"眡祲掌十煇之法"，占日旁之气也。二郑解，其同者六，其异者四。"太卜掌三梦之法"，"其经运十，其别九十"，谓占梦之正法有十也，一运而九变，十运而九十变。注以"经运"为"十煇"。先儒谓日之煇光。梦之变通，其占不同，不当改"运"为"煇"。

太史"正岁年以序事"，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数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数三百五十四日。《汉·历志》曰："闰所以正中朔也。"或谓周以建子为正，而四时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则谓之岁，用建子则谓之年。《洪范》正义：从冬至及明年冬至为一岁。

冯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牵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尺五寸。此长短之极。春分日在娄，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牵牛、东井。"《左氏传》："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过也。"正义云："春分，朔则日在娄，望则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娄。娄、角天之中道，故昼夜等。冬至，朔则日在斗，望则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昼夜长短极。"冬至，古日在牵牛，今在斗。郑注与孔疏异，历法岁差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论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吴、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别，一次所主，或亘万里，跨数州，或于寰内不布一郡。《国语》"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今丰鄗当秦宿，而周分隶豫州，理实难详。至如荧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实沈为祟，晋侯受其殃，事验时有相应。贾公彦谓："吴、越在南，齐、

鲁在东，今岁星或北或西，不依国地所在，此受封之日，岁星所在之辰，国属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维燕，可以言东北。

“十有二岁”，注：“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濡水云：“岁星在天，岁阴在地。《天官书》曰：‘岁阴在摄提格，岁星在星纪；岁阴在单阏，岁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验之多差，近年尤甚。岁星常先月余，近年以来常先一百二十余日。”愚考《大衍历议》曰：“岁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余年而超一次。战国后其行寖急，至汉尚微差，及哀、平间余势乃尽，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陈氏谓：“如《左氏》之说，则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记》之说，则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师春》谓：“岁星每岁而成一分，积百四十四年而满本数，则为超辰之限。”

外史“达书名”，郑康成谓：“古曰名，今曰字。”字者，滋也。《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而生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夹漈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尚义，谐声尚声。”“《说文》形也，以母统子；《广韵》声也，以子该母。”“字书，眼学；韵书，耳学。”《中庸或问》曰：“司徒教民，书居其一。外史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又九岁一谕焉。其制度之详如此。秦以小篆、隶书为法，而周制始改。”

《鎛师》注引《春秋传》“宾将趋”，今《左传》作“掫”。《环人》

注引“御下掚马”，今作“两”。《职方氏》注引《国语》“闽芈蛮矣”，今作“蛮芈”。

“司爟”，郑司农引《鄹子》，与《论语》马融引《周书·月令》同。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王劭曰：“《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火不数变，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东汉·礼仪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改水唯见于此。

水有疏导，火有出纳，山林金锡之地，皆为之厉禁，时而用之，先王财成辅相之妙也。《盐铁论》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通万物也。”《管子》：“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时，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时，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时，各九刻。”愚谓易氏之说与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时”，注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则早时，戌、亥则晚时”。愚按，卫宏《汉旧仪》“中黄门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谓之五更”，疏以“戊”为“戌”，误矣。马融以昏明为限，郑康成以日出入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见为夜，日入后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属昼。郑与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昼夜长短，以岳台为定。九服之地，与岳台不同，则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职方氏”，汉樊毅《修西岳庙记》作“识方氏”。《史通》云：“《周书·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

“兖州，其浸卢维”，注云：“当为雷雍，字误也。”颜师古曰：“卢水在济北卢县。”《说文》：“潍水出琅邪箕屋山，东入海，徐州浸。”《夏书》：“潍、淄其道。”郑读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门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门之内，大仆掌之；三曰外朝，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朝士掌之。内朝二，外朝一。《唐六典》：“承天门，古之外朝；太极殿，古之中朝；两仪殿，古之内朝。”

郑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谓王与公同服九章之衮。考之经，无所见。《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则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数，岂“同服九章”，无君臣之别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谓“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鲁礼也，岂有周服九章而鲁乃服十二章者乎？汉明帝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备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法”，疏谓宫刑至隋乃赦。崔浩《汉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书》正义：“隋开皇之初，始除宫刑。”按《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三月，除宫刑”，非隋也。

孙君孚《谈圃》谓：“《周官》赞牛耳。荆公言取其顺听，不知牛有耳而无窍，本以鼻听。有人引一牛与荆公辩。”今按《周礼义》云：“牛耳，尸盟者所执。”无顺听之说，盖荆公闻而知之。

《萍氏》“几酒”，犹妹土之诰也，禹恶旨酒。《易·未济》之终，以“濡首”为戒，曷尝导民以饮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书于《汉武纪》，其流害万世，甚于鲁之“初税亩”。

《大戴记·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仪礼经

传》以为《朝事》义。

《考工记》“貉逾汶则死”，先儒以汶为鲁之汶水。《列子释文》云：“按《史记》汶与嶓同，谓汶江也。今江边人云‘狐不渡江’。《说文》：‘貉，狐类也。’逾越大水，则伤本性。”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滨，器不苦窳。周陶正犹以虞阏父为之。

“周人上舆”。《中庸或问》：“轨者车之辙迹，舆之广六尺六寸，其辙迹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迩，莫不齐同。至秦，然后车以六尺为度。”

《轮人》注：“揱，读为‘纷容揱参’之‘揱’。”疏云：“今检未得。”愚谓即《上林赋》“纷溶萷蔘”。

《冶氏》注：“铤，读如‘麦秀铤’之‘铤’。”《表记》注：“移，读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书，疏不释其义，或者《农书》所载欤？移，昌氏反。

滈水云：“㮚氏为量。郑玄以‘方尺积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旧有一古铜敦，乃周成王时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师复扈邦，赐有功师氏，而数亦皆备。

嘉量之铭，祭侯之辞，皆极文章之妙。而《梓人》笋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飞动之状。盖精于道者，兼物物而后能制器。《庄子》谓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以天合天，道与艺俱化，岂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记·投壶篇》云：“嗟尔不定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

射，女强食。食尔曾孙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辞也，与《梓人》同而略异。苌弘设射不来。不来者，诸侯之不来朝者也。侯者，射垛也，因祭寓意，以为诸侯之戒。

《司仪》“问君”，“君问大夫”，“君劳客”，注云：“问君曰：‘君不恙乎？’对曰：‘使臣之来，寡君命臣于庭。’问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对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劳客曰：‘道路悠远，客甚劳。’劳介则曰：‘二三子甚劳。’”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问之辞，亦未得其实。”愚按《说苑》：“魏太子击封中山，遣仓唐使于文侯。文侯召仓唐，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郑氏所述，盖古礼也。《大行人》注亦云“问不恙”。

《周礼》，刘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后为今文。古、今不同。郑据今文注，故云“故书”。朱子曰：“八法、八则、三易、三兆之类，各有书。‘属民读法’，其法不可知，‘如战之陈’，其陈法不可见矣。”

《冥氏》注，郑司农云：“读为‘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传》，“冥都传颜氏《春秋》之学”。疏谓“若《晏子》、《吕氏》之类”，非也。

王肃《圣证论》讥短郑康成，谓：“天体无二，郊、丘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毁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于礼学，先儒韪之。《圣证论》今不传，正义仅见一二。《唐·礼志》曰：“谶纬乱经，郑玄主其说。‘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者，五天

也。由是有六天之说。显庆二年，礼官议：‘六天出纬书。南郊、圜丘一也，玄以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为祭太微五帝。“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

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

沙随程氏曰：“《禹贡》冀州之北，不可画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画九畿之地。”

《师氏》：“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司隶》：“帅四翟之隶，使皆服其邦服，执其邦兵，守王宫。”唐太宗擒颉利，其酋长带刀宿卫，亦古制也。然结社率之变，几至危殆。盖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带百蛮之名，而不虞后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师》“抱磿”，音历。《史记》乐毅书：“故鼎反乎磿室。”徐广注：“磿，历也。”《战国策》、《新序》作“历室”，盖古字通用。

《太史》“大师抱天时”，注云：“大出师，则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史记·日者传》“旋式正綦”，《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枫木为天，枣心为地。”六壬之说，许叔重曰：“水者，准也。”生数一，成数五，以水数配之，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本黄帝、风后之术。孤虚者，一画为孤，无画为虚，二画为实，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虚、实而向背之。《吴越春秋》计硯曰：“孤、虚，谓天门地户也。”

郑刚忠《解义》，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阅，旗物

之互建”，“六乡六遂，师都之异名”，“阴阳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国，有朝贡之惑”，“豆区钟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辩明使有条理。

古者国有闲田，田有余夫，夫有闲民，民有羡卒，不尽其财力也。至秦而自实田，至汉而覈垦田，至隋而阅丁口，至唐而括逃户隐田，于是财殚力尽，民无乐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途有三：诸侯三年一贡士，侯国之士也；乡大夫兴贤能，王畿之士也；大司乐教国子，国之贵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饰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群臣咸谏，防奢靡之原也。种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朴也。

卷五

仪礼

《三礼义宗》云："《仪礼》十七篇，吉礼三，凶礼四，宾礼三，嘉礼七，军礼皆亡。"《礼器》注："《曲礼》，谓今礼也。"即指《仪礼》。而《仪礼》疏云："亦名《曲礼》。"晋荀崧亦云。朱文公从《汉书》臣瓒注，谓《仪礼》乃经礼也。《曲礼》皆微文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所谓'威仪三千'也。《逸礼·中霤》在《月令》注疏。《奔丧》、《投壶》，《释文》引郑氏云："实《曲礼》之正篇。"又《迁庙》、《衅庙》，见《大戴记》，可补《经礼》之阙。

韩文公《读仪礼》谓："考于今，无所用。"愚谓天秩有礼，小大由之，冠昏丧祭，必于是稽焉。文公大儒，犹以为无所用，毋怪乎冠礼之行，不非郑尹而怪孙子也。

《艺文志》谓之《礼古经》，未有《仪礼》之名。张淳云："疑后汉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无传焉。注谓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论衡》以为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佚《礼》，恐非。《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朝事仪》，见于《三礼注》，《学礼》，见于贾谊书，《古大明堂》之礼，见于蔡邕论，虽寂寥片言，断圭碎璧，犹可宝也。

《六艺论》"五传弟子"，谓高堂生之学，萧奋、孟卿、后苍、戴德、戴圣也。

《士冠礼》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滕、薛名蔮为頍。"蔮，古内反。《续汉舆服志》："蔮，簪珥。"《集韵》有簂、帼，无蔮字。疏云："卷帻之类。"《隶释·武荣碑》云"阙帻"。

"兄弟毕袗玄"，注："袗，同也。古文袗为均。"疏云："当读如《左传》'均服振振'。"按《后汉·舆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盖"袀"字误为"袗"。《释文》之忍反，亦误。

《士冠礼》有"醮用酒"，注以为"用旧俗"。《士丧礼》云"商祝、夏祝"，则礼之兼夏、殷者。

"二十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仪礼》贾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礼记》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谓五十为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荣叔、南季之类。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为重。"

冠辞"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见其言。《论语》"迅雷风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错成文。

《士昏礼·目录》"日入三商为昏"，疏云："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灵曜》亦日入三刻为昏，不尽为明。按马氏云：日未出、日没后皆二刻半，前后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数而言，其实二刻半也。"《诗》正义云："《尚书纬》谓刻为商。"夏文庄《莲华漏铭》："五夜持宵，三商定夕。"盖取此。苏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

《乡饮酒》疏曰："乡大夫饮酒，尚德也。党正饮酒，尚齿也。"公是刘氏曰："谋宾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齿，老者异秩，尚年也。大夫为僎，坐于宾东，尚爵也。"

《乡射礼》“设丰”，《燕礼》“有丰”，注：“丰形似豆而卑。”《三礼图》云：“罚爵，作人形。丰，国名也，坐酒亡国，戴盂戒酒。”崔駰《酒箴》：“丰侯沉酒，荷罂负缶，自戮于世，图形戒后。”李尤《丰侯铭》：“丰侯醉乱，乃象其形。”

《燕礼》疏“四向流水曰东霤”，《考工记》之“四阿”，《上林赋》之“四注”也。两下屋曰东荣，《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礼》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为夏屋。”

夏侯胜善说礼服，谓《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卹》一篇，而凶礼居五礼之末。五服如父在为母、叔嫂之类，率意轻改，皆不达礼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后唐始。见《五代史·马缟传》。

《宋·何承天传》云：“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为三百卷。”又王俭别钞《条目》为十三卷，梁孔子袪续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亦撮《礼论》为之。朱文公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唐时犹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礼序》曰：“明堂曲台之记，南宫东观之说，郑、王、徐、贺之答，崔、谯、何、庾之论，简牒虽盈，菁华盖鲜。”杜之松借王无功《家礼问》、《丧礼新义》，无功条答之。又借王俭《礼论》，则谓：“往于处士程融处曾见此本。观其制作，动多自我，周、孔规模，十不存一。”今诸儒所著皆不传，盖礼学之废久矣。

《礼》特牲不言牢。《楚语》“天子举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举以少牢”注：“羊、豕。”《汉·昭纪》“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谓羊、豕也。”唐《牛羊日历》，牛僧孺、杨虞卿有“太牢笔，少牢口”之语。然太牢非止于牛，少牢非止于羊也。

欧阳公自云"平生何尝读《仪礼》"，而濮议为言者所诋。高抑崇于乡饮考《仪礼》不详，而朱文公讥之。礼学不可不讲也。

"布八十缕为一升"，郑谓："升当作登。登，成也。"吴仁杰曰："今织具曰篾，以成之多少为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齿为一成，而两缕共一齿。"正合康成之说。衰三升，其粗者。缁布冠三十升，其细者。

《聘礼》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谓出《齐语》。今按此晏子之言，见《韩诗外传》："卫孙文子聘鲁，公登亦登。叔孙穆子曰：'子不后寡君一等。'"

"皮树"，注云"兽名"。张镒《三礼图》云："皮树，人面兽形。"它书未见。

《诗》、《礼》相为表里。《宾之初筵》、《行苇》可以见《大射仪》；《楚茨》可以见《少牢馈食礼》。

《燕礼》："公与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使某也以请。'对曰：'寡君，君之私也。君无所辱赐于使臣，臣敢辞？'"春秋辞命之美，有自来矣。

《觐礼》："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陈宣帝太建十年，立方明坛于娄湖，以始兴王叔陵为王官伯，临盟百官。此与苏绰之"六官"、苏威之"五教"何以异？《传》曰："不协而盟，无故而盟百官，不几于戏乎！"

《士相见义》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师不学，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见。"

“乡先生”，谓父师、少师，教于闾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书大传》谓之“父师”、“少师”，《白虎通》谓之“右师”、“左师”。

庠为乡学，有堂有室。序为州学，有堂无室。有室则四分其堂，去一以为室，故浅。无室则全得其四分以为堂，故深。

礼记

《魏徵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寘内府。”《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传以卷为篇。《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集贤注记》，魏哲。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伷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集贤注记》：张说曰：“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徵因炎旧书，整比为注。”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见贾谊《新书·礼篇》。刘原父谓：“‘若夫坐如尸，立如齐’，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字，失于删去。”然则《曲礼》之所采摭，非一书也。

“恒言不称老。”汉胡广年已八十，继母在堂，言不称老。

“赐果于君前。”《说苑》：“晏子曰：‘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汉桓荣，诏赐奇果，举手捧之以拜。

“儗人必于其伦。”《说苑》：“魏文侯封子击中山。仓唐奉使，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儗人必于其伦。诸侯无偶，无所儗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

《列女传》：“孟母曰：‘《礼》，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今《曲礼》阙二句。《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亦本于《曲礼》。

“在丑夷不争。”唐沈季诠事母孝，未尝与人争。皆以为怯。季诠曰：“吾怯乎？为人子者，可遗忧于亲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岂有“献民虏”？田以井授，岂有“献田宅”？无总于货宝，岂有“受珠玉”？记《礼》者，周之末造也。

“张拱”，出《曲礼》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张拱曰翔。”“叶拱”，出《书大传》。“子夏叶拱而进”，又《家语》“师襄子辟席叶拱而对”。注：“两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经筵进讲，谓“君以自强不息为刚，臣以陈善闭邪为敬。讲经理，讨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无厌斁之心，下无顾望之意，是故学以聚之而德益进，问以辩之而理益明”，盖因以规讽云。

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然《左氏传》“左师展将以昭公乘马而归”，《公羊传》“齐、鲁相遇，以鞍为几”，已有骑之渐。

《曲礼》、《礼器》、《内则》，疏引“《隐义》云”。按《隋

志》：“《礼记音义隐》一卷，射氏撰。”又《音义隐》七卷。

《檀弓》载申生辞于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图吾君。”澹庵胡氏谓：“狐突事晋未尝去，此云不出，记《礼》者误。”愚考《晋语》“申生败翟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申生使猛足言于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盖未考此，非《记》之误也。

《檀弓》笔力，《左氏》不逮也，于申生、杜蒉《传》作“屠蒯”。二事见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门人，其文与《中庸》之文有似《论语》。子思、檀弓，皆纂修《论语》之人也。”

《家语·终记》云：“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吾将安仗？喆人其萎，吾将安放？”《檀弓》无“吾将安仗”四字。或谓庐陵刘美中家古本《礼记》，“梁木其坏”之下有“则吾将安仗”五字，盖与《家语》同。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苍梧者，文颖曰：“九嶷半在苍梧，半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张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见《檀弓》。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与《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盖公羊家之说。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盖以庸为城也。

马融云：“东西为广，南北为轮。”《王制》：“南北两近一遥，东

西两遥一近。”是南北长，东西短。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为尺，汉专用十寸为尺。”

《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月令》：“孟春蛰虫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汉始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左传》“启蛰而郊”，建寅之月。正义云：“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迄今不改。”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周书·时训》：“雨水之日，獭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易通卦验》：“先雨水，次惊蛰。”此汉太初后历也。《月令》正义云：“刘歆作《三统历》改之。”又按《三统历》：“谷雨三月节，清明中。”而《时训》、《通卦验》清明在谷雨之前，与今历同。然则二书皆作于刘歆之后，《时训》非周公书明矣。是以朱子集《仪礼》，取《夏小正》而不取《时训》。马融注《论语》，谓《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周书序》：“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唐《大衍历议》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自后魏始载于历，乃依《易轨》所传，不合经义，今改从古。李业兴以来，迄《麟德历》凡七家，皆以鸡始乳为立春初候，东风解冻为次候，与《周书》相校，二十余日。一行改从古义。《汉上易图》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二书详略虽异，大要则同。《易通卦验》所记气候，比之《时训》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当以《时训》为定。故扬子云《太玄》二十四气，关子明论七十二候，皆以《时训》。”

《时训》、《月令》七十二候，雁凡四见：“孟春，鸿雁来”，《夏小正》曰“雁北乡”，《吕氏春秋》、《淮南·时则训》曰“候雁北”；《月令》注：“今《月令》‘鸿’皆为‘候’，而不言‘北’，盖‘来’字本‘北’字，康成时犹未误，故曰‘雁自

南方来，将北反其居’，其后传写者因‘仲秋鸿雁来’，误以‘北’为‘来’。”“仲秋，鸿雁来”，《吕氏》、《淮南》曰“候雁来”；“季秋，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小正》曰“九月，遰鸿雁”，《吕氏》、《淮南》曰“候雁来”，高诱、许叔重注以“候雁来”为句；宾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曰宾爵。“季冬，雁北乡”，《小正》在正月，《易》说在二月。正义谓“节气有早晚”。

“鱼上冰”，《夏小正》曰“鱼陟负冰”。陟，升也。负冰云者，言解蛰也。《淮南》曰：“鱼上负冰。”注：“鲤鱼应阳而动，上负冰也。”《盐石新论》谓：“《小戴》去一‘负’字，于文为阙。”然《时训》与《月令》同，《吕氏春秋》亦无负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验》云“小寒”。“季冬，鹊始巢。”《诗推度灾》云“复之日”。“雉雊鸡乳。”《通卦验》云“立春”。皆以节气有早晚也。

《月令》正义：“穹天，虞氏所说，不知其名。”按《天文录》云：“虞昺作《穹天论》。”《晋·天文志》云：“虞耸立《穹天论》。”耸、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论》云：“族祖河间立《穹天》。”耸为河间相，然则非昺也。

“宿离不贷。”蔡邕曰：“宿，日所在；离，月所历。”

“地气上腾”注：“《农书》曰：‘土上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正义云：“《氾胜之书》也。”唐中和节进《农书》。按《会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吕温进表云：“书凡十二篇。”《馆阁书目》云：“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时则训》“冬祀井”，《太玄数》云“冬

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鹰化为鸠，阴为阳所化；爵化为蛤，阳为阴所化。堇荼如饴，恶变而美；荃蕙为茅，美变而恶。

《曲礼》，隋王劭勘晋宋古本，皆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证，以为无此一句。

公孙弘云：“好问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学”。

《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保傅传》谓：“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大国之恶，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谓人君所讳言者，灾异之变，所恶闻者，危亡之事，太史奉书以告君，召穆公所谓史献书者也。

《曾子问》于变礼无不讲，《天圆篇》言天地万物之理。曾子之学，博而约者也。

《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叹，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

《夏时》、《坤乾》，何以见夏、殷之礼？《易象》、《鲁春秋》，何以见周礼？此三代损益大纲领也，学者宜切磋究之。

《白虎通》云：“《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礼运》无此语。五性，仁、义、礼、智、信。”韩子《原性》与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

《内则》：“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贾谊《新书·胎教篇》：“悬弧之礼，东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枣。五弧五分矢，东、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余二分矢，悬诸国四通门之左。中央之弧余二分矢，悬诸社稷门之左。”《内则》，国君世子之礼；《新书》，王太子之礼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师”；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属焉。故曰“周公师保万民”。此君相之职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内则》之篇，以言教。

“养老”，在《家语》则孔子之对哀公。在《书大传》则春子之对宣王。记《礼》者兼取之。宣王问于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义，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卫闻之乐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吕氏春秋》：“春居问于齐宣王曰：‘今王为太室，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谏寡人之晚也！’”此即《大传》所谓春子，但其名不同。《大传》名卫，《吕氏春秋》名居。

“蒙以养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设服，足能行而相者导进，口能言而行人称辞，故无失言失礼也。”《淮南·主术训》、魏文帝《成王论》、袁宏《后汉纪论》皆用其语。《通鉴》裴子野论：“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亦本于此。《淮南》云：“心知规而师傅谕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魏文帝云：“相者导仪。”袁宏云：“身能

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

“六年，教数与方名。”数者，一至十也。方名，《汉志》所谓五方也。“九年，教数日。”《汉志》所谓六甲也。“十年，学书计。”六书、九数也；计者，数之详，百千万亿也。《汉志》六甲、五方、书计，皆以八岁学之，与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轻。“色斯举矣”，去之速也；“翔而后集”，就之迟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母曰：“妇人之礼，精五饭，羃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诵古诗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烛。”唐时有不识厅屏，而言笑不闻于邻者，其习闻《内则》之训欤？

张彦远云：“郑玄未辩樝梨。”按《内则》注：“樝，梨之不臧者。”谓之未辩可乎？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积，如今作幧头为之也。”幧，七消反。《后汉》向栩“着绛绡头”，注：“字当作‘幧’。古诗云：‘少年见罗敷，脱巾着幧头。’《仪礼》注：‘如今著幓头，自项中而前交额上，却绕髻也。’”

紫，间色也，孔子恶其夺朱。周衰，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管子》云：“齐桓公好服紫衣，齐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郑康成以紫緌为宋王者之后服，贾逵、杜预以紫衣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皮弁以日视朝。”沙随程氏云：“皮弁视朝，明目达聪。若黈纩塞

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专诚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鲁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春秋意林》曰：“鲁之有天子礼乐，殆周之末王赐之，非成王也。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实始为墨翟之学。使成王之世鲁已郊矣，则惠公奚请？惠公之请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见《吕氏春秋·仲春纪》。公是始发此论，博而笃矣。石林、止斋皆因之。

“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宫”，武公非始封之君，毁已久而复立，盖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礼。《春秋》之所讥，而《记》以为礼乎？

《鲁世家》：“伯禽之孙濆，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诸侯篡弑之祸自此始。《记》谓“君臣未尝相弑”，不亦诬乎！太史公曰：“揖让之礼则从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屡书，以讥其僭，又书“新作南门”、“新作雉门”及“两观”，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礼为当用，则如泮宫、閟宫，《春秋》不书矣。

《少仪》“朝廷曰退”，进不可贪也；“燕游曰归”，乐不可极也。

《学记》以“发虑宪”为第一义，谓所发之志虑合于法式也。“一年视离经辨志”，一年者，学之始；辨云者，分别其心所趋向也。虑之所发必谨，志之所趋必辨；为善不为利，为己不为人；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此学之本也。能辨志，然后能继志，故曰“士先志”。

“畿内为学二，为序十有二，为庠三百。诸侯之国半之。”王无咎之

言也，陆务观取焉。天子、诸侯有君师之职，公卿有师保之义，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

《列子》云：“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张湛注云：“学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后能成其所难。”

文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智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与《乐记》相出入，古之遗言欤？致堂云：“《乐记》，子贡作。”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朱子曰：“古者唯习《诗》、《书》、《礼》、《乐》，如《易》，则掌于太卜，《春秋》则掌于史官，学者兼通之，不是正业。”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

“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如孟子“性善”、“养气”，前圣所未发也。

《史记·乐书》引《乐记》，而注兼存王肃说。《通典》引《大传》，亦取肃注。肃字子雍，《魏志》有传。《集说》以肃为元魏人，误也。有两王肃，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经学名。

“礼主其减”，《史记·乐书》作“礼主其谦”。王肃曰：“自谦损也。”“礼有报而乐有反”，郑注：“‘报’读为‘褒’。”孙炎曰：“报，谓礼尚往来，以劝进之。”“石声磬”，郑注：“‘磬’当为‘罄’。”《乐书》作“石声硁口鼎反。硁以立别”。《史记正义》：“《乐记》，公孙尼子次撰。”

《南风》之诗出《尸子》及《家语》，郑氏注《乐记》云：“其辞

未闻。”

艾轩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是琴之全体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宫、少商，则不复有琴；乐之有少宫、少徵，则不复有乐，以繁脆噍杀之调皆生于二变也。”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更，亦老之称也。

《杂记》“里尹主之”注，《王度记》曰：“百户为里，里一尹，其禄如庶人在官者。”正义：“按《别录》，《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东夷之子也。”唐扶余璋之子义慈，号海东曾子；颉利之子叠罗支，其母后至，不敢尝品肉。孰谓夷无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经援神契》谓：“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孟子》赵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曰随命。”孙子荆诗：“三命皆有极。”皆本《援神契》。

《祭义》曰“术省之”。贾山《至言》：“术追厥功。”“术”与“述”同。

《孔悝鼎铭》：“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注谓“以夏之孟夏禘祭”。正义：“哀十五年冬，蒯聩得国。十六年六月，卫侯饮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盖命后即逐之也。”愚按《通鉴外纪目录》，是年六月丁未朔，则无丁亥，当阙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铭，行是人

非。”

《经解》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阮孝绪《七录》，用《易》居前。王俭《七志》，《孝经》为初。

《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成于夫子之门人，则《记》所谓“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记》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礼》，必有所据。

孔子曰：“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鍉伯华之行也。《大戴礼》、《家语》。曾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侥幸。”《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朱文公问吕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书？疏中亦不说破。”吕答未见，当考。《礼记集说》削此二句。《周礼》注：“瑧，读如薄借綦之綦。”“䡤，读如旃仆之仆。”疏皆以为未闻。

“期之丧，达乎大夫。”吕与叔之说详矣。朱文公谓“古人贵贵之义”。然亦是周公制礼以后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

“大经”、“大本”，注：“大经，《春秋》也；大本，《孝经》也。”盖泥于纬书“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言，其说疏矣。

“衣锦尚絅”，《书大传》作“尚蘔”。注：“蘔，读为絅，或为絺。”

朱文公《答项平父书》云：“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

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义理不细。而某自觉于为己为人，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即此书观之，文公未尝不取陆氏之所长也。《太极》之书，岂好辩哉！

徐彦伯《枢机论》曰：“中庸镂其心，左阶铭其背。”“中庸镂心”未详所出，但有服膺之语。

《乐记》：“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皋”。服虔引以解《左传》“蒙皋比”。

《缁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周书·祭公篇》：“公曰：‘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叶公”当作“祭公”，疑记《礼》者之误。

《深衣》“方领”。朱文公谓：“衣领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续衽钩边者，连续裳旁，无前后幅之缝。左右交钩，即为钩边，非有别布一幅裁之如钩而缀于裳旁也。”康成注：“钩边，若今曲裾。”文公晚岁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汉史考之：朱勃之衣方领，谓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谓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马公之说。

《大戴记·投壶篇》末云：“弓既平张，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隮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御车之旌，既获卒莫。”此命射之辞也。

哀公之问，非切问也，故孔子于问舜冠则不对，于问儒服则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独行”者一。人所以参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尔”，颜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学》之“亲民”当为“新”，犹《金縢》之“新迎”当为“亲”也，皆传写之误。

古之人文以达意，非有意于传也。《汤盘铭》以《大学》传，《虞人箴》、《祈招诗》、《谗鼎铭》以《左氏》传，楚狂《沧浪之歌》以孔、孟氏之书传。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问》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说似不同，当以《章句》为正。

子罕却玉，韩起辞环，有无穷之名；季氏之玙璠，向魋之夏璜，有无穷之恶。故曰：“惟善以为宝。”

《乡饮酒义》“立三宾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于大辰焉。”《公羊传》：“大火、心。伐、参。北辰北极。为大辰。”汉文帝诏：“上以累三光之明。”颜注：“谓日、月、星。”

《春秋》正义引《辨名记》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选，倍选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桀，倍桀曰圣。”《礼记》正义引之，以为蔡氏。《白虎通》引《礼别名记》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桀，万桀曰圣。”盖《礼记》逸篇也。

《后汉》崔琦对梁冀曰：“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注言“马鹿”而不言“玄黄”。按《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变白黑

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琦所谓“玄黄改色”，即此事也。

《荀子》引《聘礼志》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义》所谓“轻财重礼”也。

《后汉·东夷传》：“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载徐容居之对曰：“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然则驹王即偃王欤？济河即所谓“西至河上”也？

《易乾凿度》：“水为信，土为知。”《中庸》注：“水神则信，土神则知。”服氏注《左传》：“土为信。”朱文公谓：“信犹五行之土，服说是也。”

《儒行》云：“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子路喜闻过，善人能受尽言。如讳人之面数，则面谀之人至，而曾子不当三数子夏矣。以是为刚毅，焉得刚？故程子谓“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

方悫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费，故职或兼掌。”愚尝闻淳熙中，或言秦桧当国时，遴于除授，一人或兼数职，未尝废事，又可省县官用度，于是要官多不补。御史中丞蒋继周论之曰：“往者权臣用事，专进私党，广斥异己，故朝列多阙。今独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其省几何？而遗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数司而收其廪，裴延龄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观之，则兼职省费，岂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则赐，不过九命”。伏生《大传》谓：“诸侯三年一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

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车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此言三赐而已。《汉武纪》元朔元年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九锡”始见于此，遂为篡臣窃国之资，自王莽始。《礼纬含文嘉》有“九锡”之说，亦起哀、平间。饰经文奸以覆邦家，汉儒之罪大矣。

《表记》“殷人先罚而后赏”，汉武帝谓“殷人执五刑以督奸”，皆言殷政之严也。《书》曰“代虐以宽”，《诗》曰“敷政优优”，岂尚严哉！

“仁右道左”，仁对道而言。张宣公以为言“周流运用处。右为阳，而用之所行也；左为阴，而体之所存也”。

“国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司马公曰：“礼别嫌明微。大夫贵近于君，故推而远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贱，远于君，虽与之同物，无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弟子累其师，李斯、韩非之于荀卿也；弟子贤于师，卢植、郑玄之于马融也。

《曲礼》：“刑不上大夫。”《家语》：“冉有问刑不上于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其言与贾谊书同而加详焉。谊盖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条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圣人不惭于影，君子慎其独也。”《刘子》曰：“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高彦先《谨独铭》曰：“其出户如见宾，其入虚如有人。其行无愧于影，其寝无愧于衾。”四句并见《刘子》。

《大学章句》“咏叹淫液”，刊本误为“淫泆”。

《月令》言“来岁”者二：季秋为“来岁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来岁之宜”，夏正建寅也。《月令》作于秦，虽用夏时，犹存秦制。《淮南·时则训》与《月令》同。汉太初以前犹以十月为岁首。

《理道要诀》云：“周人尚以手抟食，故《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未尽。今夷狄及海南诸国、五岭外人，皆以手抟食，岂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则废。后魏文成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俗父母亡，取状貌类者为尸，败化黩礼，请厘革。’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犹未能绝。秦穆公、魏颗之父、陈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华久绝矣。”

《少仪》：“颖，警枕也。”谓之颖者，頴然警悟也。司马文正公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

“舜葬苍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为‘卒于鸣条’，《吕氏春秋》‘舜葬于纪’。苍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纪城。鸣条亭，在陈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

《儒行》言儒之异十有七条，程子以为非孔子之言。胡氏谓：“游、夏门人所为，其文章殆与荀卿相类。”

古者无一民不学也，二十五家为闾，闾同一巷，巷有门，门有两塾。上老坐于右塾，为右师；庶老坐于左塾，为左师。出入则里胥坐右塾，邻长坐左塾，察其长幼揖逊之序。新谷已入，余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所谓家有塾也。闻之先儒曰：“先王之时，其人则四民也，其居则六乡、三采、五比、四闾也，其田则一井、二牧、三屋、

九夫也，其官则三吏、六联、五侯、九伯也，其教则五典、十义、六德、六行也，其学则五礼、六乐、五射、六驭、六书、九数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正岁孟月之吉，党正社禜之会，读法饮射，无非教也。弟子之职，摄衣、沃盥、执帚、播洒、馔馈、陈膳、执烛、奉席，无非学也。汉犹有三老 ，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余论未泯，清议在乡党，而廉耻兴焉。经学有师法，而义理明焉。”吁，古道何时而复乎！

“絜矩”，学者之事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圣人之事也。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吕与叔曰：“孔子温良恭让，其于乡党似不能言，未闻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于圣人，特门人弟子逆料圣人之意而为此说。将以推尊圣人，而不知非圣人之所当言。”此言可以厉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大戴礼记

《大戴礼》《哀公问》、《投壶》二篇与《小戴》无甚异。《礼察》篇首与《经解》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相似，而《曾子书》十篇皆在焉。《劝学》、《礼三本》见于《荀子》。《保傅篇》，则《贾谊书》之《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也，《汉书》谓之《保傅传》。

《大戴礼》卢辩注，非郑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未考《北史》也。

《易本命篇》与《家语》同，但《家语》谓子夏问于孔子，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闻《山书》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为《记》。

《践阼篇》载武王十七铭。《后汉·朱穆传》注引《太公阴谋》：“武王《衣之铭》曰：‘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镜铭》曰：‘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觞铭》曰：‘乐极则悲，沉湎致非，社稷为危。’”《崔駰传》注引《太公金匮》：“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诫，随之以身。’几之书曰：‘安无忘危，存无忘亡，熟惟二者，必后无凶。’杖之书曰：‘辅人无苟，扶人无咎。’”《太平御览》诸书引《太公阴谋》：“笔之书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箠之书曰：‘马不可极，民不可剧。马极则蹶，民剧则败。’”又引《金匮》：“其《冠铭》曰：‘宠以著首，将身不正，遗为德咎。’书履曰：‘行必虑正，无怀侥幸。’书剑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则福，废则覆。’书车曰：‘自致者急，载人者缓。取欲无度，自致而反。’书镜曰：‘以镜自照，则知吉凶。’门之书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户之

书曰：‘出畏之，入惧之。’牖之书曰：‘闚望审，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钥之书曰：‘昏谨守，深察讹。’砚之书曰：‘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书锋曰：‘忍之须臾，乃全汝躯。’书刀曰：‘刀利磑磑，无为汝开。’书井曰：‘原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蔡邕《铭论》谓：“武王践阼，咨于太师，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铭十有八章。”参考《金匮》、《阴谋》之书，则不止于十八章矣。书于篇后，俾好古者有考。

“武王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丹书之言。”皇氏曰：“王在宾位，师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寻常师徒之教，则师东面，弟子西面，与此异。”

山谷以太公所诵《丹书》及武王铭，书于坐之左右，以为息黥补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写《武王践阼》一篇，以为左右观省之戒。《仪礼经传》删“且臣闻之”至“必及其世”。《大学或问》因汤《盘铭》及武王之铭。

《大戴记》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职》，《孔丛子》之《小尔雅》，古书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诰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谓：“尧、舜、禹之时，历年多无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历家谓日月薄食可以术推者，衰世之术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归之君德，颇与孔子之言合。一行之术精矣，而有此论，则诚不可委之数。”

《说苑》引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鸟乘

于风，草木乘于时。”与《大戴礼》、《荀子·劝学篇》略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劝学篇》一卷，《易》正义引之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术。”晋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谓《劝学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蟹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八足”。

《曾子》曰：“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之言本于此。“行其所闻，则广大矣。”仲舒云：“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与《史记》老子之言略同。

《公（符）〔冠〕篇》载《孝昭冠辞》，其后氏曲台所记欤？《后汉·礼仪志》注引《博物记》云。《迎日辞》，亦见《尚书大传》。三句与《洛诰》同。

《哀公问五义》云：“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盖古字通用。杨倞云：“缪当为胶，肫与訰同。”非也。

贾谊“审取舍”之言，见《礼察篇》。

《四代篇》引《诗》云：“东有开明，避景帝讳也。于时鸡三号，以兴庶虞。庶虞动，蜚征作。啬民执功，百草咸淳。”庶虞，盖山虞泽虞之属。马融《广成颂》用“飞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仲隗当考。

《小辨篇》：子曰：“缀学之徒，安知忠信？”刘歆书“缀学之士”，本此。

“传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注谓“依于《雅》、《颂》”。张揖云：“即《尔雅》也。”《尔雅》之名，始见于此。

《保傅篇》：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以族从。邓元事唯见于此，当考。

《文王官人篇》：“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此言可以儆学者。

傅氏《夏小正序》：“郑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讲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诗·七月》笺引《小正》者一。朱子发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至《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岂《时训》因《小正》而加详欤？”

《孔子三朝》七篇。《艺文志》注：“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大戴礼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凡七篇。

乐

《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喾之乐曰《六英》。"《汉志》、《白虎通》云"《六茎》、《五英》"，《帝王世纪》"高阳作《五英》，高辛作《六茎》"，《列子》注以《六莹》为帝喾乐，《淮南子》注以《六莹》为颛顼乐。《通鉴外纪》云："《汉志》、《世纪》放六乐撰其名，故多异。"

徐景安《乐章文谱》曰："五音合数，而乐未成文。案旋宫以明均律，迭生二变，方协七音。乃以变徵之声，循环正徵，复以变宫之律，回演清宫。其变徵以变字为文，其变宫以均字为谱。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宫，倍应声同，终归一律。"陈晋之《乐书》谓："二变四清，乐之蠹也。四清之名，起于钟磬二八之文；二变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宫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谓之子声，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半声是也。变宫、变徵始见于《国语》注。《后汉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每律各添二声而得之也。"正声是全律之声，如黄钟九寸是也。子声是半律之声，如黄钟四寸半是也。宫与羽，角与徵，相去独远，故于其间制变宫、变徵二声。《仁宗实录》叙皇祐新乐云："古者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晋、隋间，累黍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虽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律。然太常乐比唐之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见于范蜀公《乐书》，《实录》盖蜀公之笔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谓

黄帝之法也。司马公谓：“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难以定是非。”蔡季通谓：“律、度、量、衡，言盖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为之，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为律吹之而得其声。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为“尺量”。然《实录》不宜避私讳。

《淮南子·天文训》云：“律以当辰，音以当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本于此。

《考工记·磬氏》疏：“按《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朱文公问蔡季通：“不知所谓‘《乐》云’者是何书？今考《三礼图》，以为《乐经》。”《书大传》亦引《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汉元始四年立《乐经》。《续汉志》鲍邺引《乐经》，今其书无传。

晋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盖用阮籍《乐论》之语。《乐论》云：“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容。”

乐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傅玄《琴赋》：“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绿绮。”《宋书·乐志》曰：“世云燋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传》注引《琴赋序》：“相如绿绮，蔡邕焦尾。”《宋志》恐误。

嵇叔夜《琴赋》：“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李善注：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傅玄《琴赋》曰：“马

融覃思于《止息》。”明古有此曲。韩皋谓：“嵇康为是曲，当晋、魏之际，以魏文武大臣败散于广陵始；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今以《选》注考之，《广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扬州刺史治寿春，亦非广陵。顾况《广陵散记》云：“曲有《日宫散》、《月宫散》、《归云引》、《华岳引》。”然则“散”犹“引”也，败散之说非矣。

“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世说》注引东方朔、樊英事。《乐纂》又谓：“晋人有铜澡盘自鸣，张茂先曰：‘此器与洛阳钟声谐，宫中撞钟，故鸣。’”

《朱子语录》云：“《汉·礼乐志》刘歆说乐处亦好。”《汉志》无刘歆说乐，此记录之误。《近思续录》亦误取之。隋牛弘引刘歆《钟律书》，出《风俗通》。

周无射之钟，至隋乃毁；唐显庆之辂，至本朝犹存。物之寿亦有数邪？

徐氏之礼，善盘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乐，纪铿锵之声而不能言其义。汉世所谓礼乐者，叔孙通之仪，李延年之律尔。礼缺而乐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声，亦不复传矣。

夏侯太初《辩乐论》：“伏羲有网罟之歌，神农有丰年之咏，黄帝有龙衮之颂。”元次山《补乐歌》有《网罟》、《丰年》二篇。《文心雕龙》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竹弹歌》见《吴越春秋》。

韩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仙》、《坏陵》二操。

范蜀公《议乐》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杨次公非之曰："《尔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其种异。以为必得秠然后制律，未之前闻也。"晁子止曰："纵黍为之则尺长，律管容黍为有余，王朴是也。横黍为之则尺短，律管容黍为不足，胡瑗是也。"

《新唐书·乐志》多取刘贶《太乐令壁记》。

《吕才传》云："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尺八，乐器之名，见《摭言》、《逸史》。《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听其音则知其风，观其乐即知其俗，见其俗即知其化。"与《乐记》意同。

《吕氏春秋》："齐之衰也，作为大吕。"即《乐毅书》所云"大吕陈于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获而不得，而曾子以为有贪狼之志。客有弹琴，见螳螂方向鸣蝉，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为有杀心。二事相类。

《琴操》曰："聂政父为韩王冶剑，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及长，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七年，琴成入韩。"岂韩有两聂政与？

范蜀公曰："清声不见于经，唯《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今考皇祐二年，王尧臣等言："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

二。”子声即清声也。唐制以十六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今太常钟垂十六。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又乐工所陈自磬、箫、琴、籥、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刘几用四清声，未可以为非。

西山先生曰：“礼中有乐，乐中有礼。朱文公谓‘严而泰，和而节’。礼胜则离，以其太严，须用有乐；乐胜则流，以其太和，须用有礼。”

致堂胡氏曰：“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乐记》则子夏所述也。至于礼，夫子欲为一书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叹是也。”

鲁虽赐以天子之礼乐，其实与天子固有隆杀也。乐有夷、蛮而无戎、狄也，门有雉、库而无皋、应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无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无虞氏之豆也。其后鲁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鲁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鲁有郊庙之礼，始于惠公之请，在平王东迁之后。说见前。

《乡饮酒》：“升歌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三终，《南陔》、《白华》、《华黍》。闲歌三终，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三终。”《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燕礼》谓之乡乐，亦曰房中之乐。大射，歌《鹿鸣》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管《新宫》三终，其篇亡。笙诗无辞，则管诗亦无辞。《左传》：“宋公享昭子，赋《新宫》。”则《新宫》有辞。

卷六

春秋

《春秋》之法，韩文公“谨严”二字尽之；学《春秋》之法，吕成公“切近”二字尽之。

《诗》亡然后《春秋》作。《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凛凛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伯，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为作与？

“春王正月”，程氏传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胡氏传曰：“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文公谓：“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义，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如胡氏之说，则周亦未尝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不如是错乱无章也。刘质夫说，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谓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叶氏考《左传》祭足取麦，谷邓来朝，以为《经》、《传》所记有例差两月者，是《经》用周正而

《传》取国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陈氏《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则鲁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张氏《集传》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为正岁。《诗·七月》言月皆夏时，而以周正为‘一之日’，可见兼存之法。”沙随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吕成公《讲义》于“春”字略焉，盖阙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传》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龟山谓“其说似太支离，恐改元初无此意”。东莱《集解》亦不取。

隐元年有“正月”，后十年皆无“正月”。陆淳曰：“元年有‘正’，言隐当立而不行即位之礼。十年无‘正’，讥隐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贻祸。”

《春秋》书“侵”者才五十八，而书“伐”者至于二百一十三。苏氏谓“三《传》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辞曰伐”。愚谓《孟子》曰：“春秋无义战。”非皆有辞而伐也。

《金石录》：“鼎铭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铭，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当读为‘位’。盖古字假借，其说见郑氏注《仪礼》。秦泰山刻石犹如此。”愚按《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盖古字通用。《诅楚文》“变输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证《公》、《穀》“郑人来输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谓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记·孔子世家》：“文辞有可与人共者，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李善

注引《史记》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今本无"子游"二字。

《公羊》疏："按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今经止有五十余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刘原父谓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国宝书》、《三礼春秋》，朱文公谓"二书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

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静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

鹤山曰："《春秋》由惧而作，书成而乱贼惧。乱贼盖陷溺之深者，而犹惧焉，则人性固不相远也。"其说本于吕成公《讲义》。

书"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书"齐崔氏出奔卫"，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观之，履霜坚冰之戒明矣。圣人绝恶于未萌，必谨其微。

薛士龙《春秋旨要序》谓："先王之制，诸侯无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职于周之太史。隐之时，始更《鲁历》而为鲁史，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费誓》、《秦誓》列于《周书》，《甘棠》、《韩奕》编之《南》、《雅》，乌在诸侯之有史也！《晋乘》始于殇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诸侯之力政焉耳。"止斋《后传》因之。朱文公以为"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闾尚有史，况一国乎？"愚谓《酒诰》曰"矧太史友、内史友"，则诸侯有史

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历家推验精者不过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历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鲁历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卫朴得三十五，独庄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汉日食五十三，后汉七十二，唐九十三。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余一交会。然《春秋》隐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虽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食，是频交而食也。汉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频食。

西畴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无秋、冬，定十四年无冬，桓十七年书'夏五'而阙其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而阙其事，僖二十八年书'壬申'而不系之月，桓十年书'五月'而不系之夏，昭十二年书'十二月'而不系之冬。'郭公'、'仲孙忌'与凡日食而不系朔与日者，皆阙也。"

《孟子题辞》："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闻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义云："此《春秋纬》文。"愚谓纬书起哀、平间，董生时未有之，盖为纬书者述此语耳。

"公矢鱼于棠。"朱文公曰："据《传》曰'则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汉武亲射蛟江中之类。按《淮南·时则训》'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则《左氏》陈鱼之说非矣。"

《春秋》正月书"王"者九十二，二月书"王"者二十有三，三月书"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无事，皆书"王"。何休谓："二月、三月皆

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后。”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为妄。

“纪侯大去其国。”陈齐之谓：“圣人盖生名之。大，名也，若汉栾大是也。”愚按以大为纪侯之名，本刘质夫说。

鲁哀公问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贳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此《韩非书》所载也。此《内储说上篇》文。以《鲁论》“焉用杀”之言观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托圣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传》取之，未详其意。

沙随《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隶古《春秋》作‘有蟦’。《尔雅》：‘食叶蟦，音特。’”《尔雅》：“蜚，蠦蜰。”“即负盘，臭虫。”刘歆曰“负蠜”，误矣。江休复《杂志》：“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说‘蜚处渊则涸，行木则枯’，疑《春秋》所书即此物。若是负蠜，不当云有，谓之多可也。”

郎顗谓：“鲁僖遭旱，修政自敕，时雨自降。”然《春秋》于僖公初书“雨”，已而书“雩”，已而书“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谨也。《春秋》或名以劝善，或名以惩恶，衮钺一时，薰莸千载。东汉豪杰耻不得豫党锢，慕其流芳也。我朝镌工之微，不肯附名党碑，惧其播恶也。名教立而荣辱公，其转移风俗之机乎！

“公如京师”，非礼也。晋、楚可以言“如”，京师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觐之礼废矣。

仲子之赗，宰书其名；成风之赗，王不书天。正三纲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贵”之说，谓之知《春秋》之义，可乎？汉章帝不以尊号加于贾贵人，晋明帝不以尊号加于荀豫章君，犹近古也。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刘原父以为“自相命，非正也”。止斋亦以为“相推长也。于是齐僖称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责卫宣”。愚谓齐、卫胥命，此伯者之始。其末也，齐、魏会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坚，其来渐矣。

书“郊”九，皆卜不吉。失时，牛灾，则书之。书“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书。

三书“搜”于昭公之时，兵权在大夫。再书“搜”于定公之时，兵权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于春夏书元年。正义谓：“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于古也。”《通鉴》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即以为魏黄初元年。朱文公谓：“夺汉太速，与魏太遽，非《春秋》存陈之意。”

《春秋》三书“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齐有彗星，见于《传》而《经》不书。

星孛东方，在于越入吴之后；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人事之感，天地为之变动，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晋自武、献以来，以诈力强其国，故《传》曰“晋人虎狼也”，“晋人无信”，“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春秋》书“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君子与之。义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之“上九”，一阳尚存。《春秋》之作，见人心之犹可正也。

列国之变，极于吴、越。通吴以疲楚者，晋也；通越以挠吴者，楚也。《春秋》于是终焉。唐以南诏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诏。本朝以女真灭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将亡也，吾国又不监宣和而用夹攻之策，不知《春秋》之义也。

邢有狄难，已迁于夷仪，三国之师城邢，俾反其国都，故列三国称师，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蛮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缘陵使迁，故书诸侯而不列序。狄入卫，逾年，齐侯方城楚丘以处文公，故但书“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书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随程氏云。

齐桓之霸，自盟于幽至会于淮，凡十有二会。而孔子称“九合诸侯”。刘氏《意林》曰：“始于幽，终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车而已。庄十六年，九国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国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国会于柽。二年，四国盟于贯。五年，八国会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国盟于宁母。八年，王人与七国会于洮。九年，宰周公与七国会于葵丘。十三年，七国会于咸。凡九合诸侯也。牡丘之盟、阳谷之会、淮之会，盖有兵车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会盟凡二十有一。独称九合，举衣裳之会尔。”《穀梁传》：“衣裳之会十有一。”《论语》疏谓“不取北杏及阳谷为九”。《史记》：“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其说不同。朱文公谓：“九，《春秋传》作‘纠’，展喜犒师之词云尔。”李氏韶《世纪》云：“桓公会不迩三川，盟不加王人；文

公会畿内，盟子虎矣。桓公宁不得郑，不纳子华，惧其奖臣抑君；文公则为元咺执卫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谲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又曰：“《易》无达吉，《诗》无达诂，《春秋》无达例。”陆农师称之。又曰：“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攻媿谓“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决狱》，其书今不传。《太平御览》载二事，其一引《春秋》许止进药，其一引夫人归于齐。《通典》载一事，引《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应劭谓“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三事”，《隋》、《唐志》十卷。今仅见三事而已。御史中丞众议薛况之罪，孔季彦断梁人之狱，皆以《春秋》合于经谊。终军之诘徐偃，则论正而心刻矣。吕步舒使治淮南狱，穷验其事，盖仲舒弟子不知其师书者也。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张汤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汉儒之失。《盐铁论》：文学曰：“吕步舒弄口而见戮。”

刘原父深于《春秋》，然议郭后祔庙，引《春秋》“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当许其号而不许其礼。”张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恶，所不忍道，而二《传》有非嫡之辞。敞议非是。”然则稽经议礼，难矣哉！

桓以许田赂郑，宣以济西田赂齐，身为不义，而以赂免。取宋郜鼎，纳莒仆宝玉，人欲横流，天理灭矣。末流之敝，货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窃宝弓而盗臣肆行矣，受女乐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来，知利而不知义矣。《孟子》是以有“不夺不餍”之戒。

“公如京师”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师”者五，其简如

是。而朝聘于大国，史不绝书。尊卑之分不明，强弱之力是视，记《礼》者以鲁为有道之国，道焉在哉！

卫人立晋，不称公子者，宣公淫乱，此狄入卫之兆也。居中国，去人伦，变华而狄，以灭其国，东徙渡河，终不复还旧封。《诗》以《鹑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于晋始立名之。

书“狄入卫”，书“楚子入陈”，不忍诸夏见灭于夷狄，故称“入”焉。书“吴入郢”，楚昭出奔，犹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犹有臣也，故不言“楚”。书“于越入吴”，国无人焉，如升虚邑，故言“吴”。

礼乐自天子出，而“献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税亩”焉，故皆书曰“初”。《史记·表》于秦书“初立西畤”，“初租禾”，“初为赋”，取法乎《春秋》。

陈同甫《春秋属辞》：“‘公会戎于潜’、‘公及戎盟于唐’，曰：圣人不与戎狄共中国，故中国不与戎狄共礼文。‘齐侯使其弟年来聘’、‘郑伯使其弟语来盟’，曰：诸侯以国事为家事，圣人以国事为王事。‘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许叔入于许’，曰：不能大复国于诸侯，则力不足以君国；不能公复国于诸侯，则义不足以有国。‘公如齐纳币’、‘大夫宗妇觌用币’，曰：父子之大义，不以夫妇而遂废；夫妇之常礼，不以强弱而有加。‘郑伯逃归不盟’、‘郑伯乞盟’，曰：去就不裁于大义，则举动无异于匹夫。‘宋公会于盂’、‘战于泓’，曰：与夷狄共中国者，必不能与夷狄争中国。‘盟于翟泉’，‘晋人、秦人围郑’，曰：锐于合诸侯者，必有时而惰；工于假大义者，必有时而拙。‘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卫人侵狄，卫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见小国之无策；要夷狄之好，以见中国之无霸。‘遂城虎牢’、‘戍郑虎牢’，曰：公其险于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敌之策；归其险于一国，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

杞’、‘城成周’，曰：大夫之于诸侯不自嫌，则列国之于王室何以辨？”其发明经旨，简而当。

《晋语》司马侯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谓《乘》、《梼杌》也。鲁之《春秋》，韩起所见，《公羊传》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节邵子学于李挺之，先视以陆淳《春秋》，欲以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终焉。此学自《春秋》而始也。横渠张子谓“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说见《性理拾遗》。朱子谓“《春秋》乃学者最后事”。此学至《春秋》而终也。

孙明复《春秋总论》曰：“《周礼》‘九命作伯’，得专征诸侯，《孟子》所谓‘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语》司马公《迂书》皆用此说，《通鉴》谓“王霸无异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见《左传》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以“霸”为“伯”可也，而非《孟子》，则过矣。邵子于五霸取秦穆、晋文、齐桓、楚庄。

锡桓公命，葬成风，王不书“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时，此天法也。不书即位，名天子之宰，贬诸侯，讨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谓“天子之事”，邵子谓“尽性之书”，胡文定谓“传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伦，莫深切于《春秋》。三忠臣书“及”，而为义者劝焉；三叛人书名，而不义者惧焉。书克段、许止而孝弟行矣，书仲子、成风而纲常立矣。书郜鼎、卫宝而义利辨矣，书遇于清、会于稷，而乱贼之党沮矣。

宣之于仲遂，定之于意如，以私劳忘大谊，不若叔孙昭子远矣。晋

文公以定襄王而请隧，王弗许，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为首，其有感于宝庆之臣乎？懔懔焉《春秋》之法也。

“晋阳以叛”书，圣笔严矣。公羊氏乃谓“逐君侧之恶”，《穀梁》亦云“以地正国”。汉之乱贼，晋之强臣，唐之悍将，假此名以称乱，甚于《诗》《礼》发冢者也。

平王之迁，戎为之也；襄王之出，狄为之也。《春秋》之笔，戎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诸侯之会，天下之变极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书，皆三纲之大者：曰“成宋乱”，以宋督弗讨而货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蔡般弗讨而细故是恤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无辨而宗庙之礼乱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强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严乎！

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干侯”之比也。沙随程氏谓：“三子不以敬王之例书‘居’，而引诸侯之在他国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欤？”朱文公诗，以为范太史受说伊川，然既济之议，乃其始也。

大雩、大阅、大搜、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礼也，书鲁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诸侯雩山川，经书“大雩”二十有一，非礼也。贾逵云：“言大，别山川之雩。”诸侯雩上帝，于是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无君；申之会，诸侯皆狄。春秋之大变也。有鸡泽之盟，而后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后有申之会。君臣、夷夏之分，谨其微而已。

诸侯之主盟，自齐桓始也。北杏、鄄之会，鲁不至，及幽之盟而始会焉，则鲁不亟于从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灵始也。申之会，鲁不至，及薳启疆之召，而后如楚焉，则鲁不亟于从狄也。故曰：“鲁一变，至于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贤，而秉国不平，西周所以夷于列国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师之恶，而私立子朝，东周所以降于战国也。

鲁，秉礼之国也，大夫不止僭诸侯而旅泰山，以《雍》彻，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窃宝弓，祀先公，僭诸侯矣。

左氏

三《传》皆有得于《经》而有失焉。“《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郑康成之言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义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刘知幾之言也。“《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牵于谶纬，《穀梁》窘于日月”，刘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浅，《公羊》失之险，《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穀梁》不纵不拘而失之随”，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或失之诬，或失之乱，或失之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叶少蕴之言也。“《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穀》经学，理精而事误”，朱文公之言也。学者取其长，舍其短，庶乎得圣人之心矣。啖、赵以后，凭私臆决，甚而阁束三《传》，是犹入室而不由户也。

吕成公谓《左氏》有三病：周郑交质，不明君臣之义，一也；以人事傅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之事则善，说圣人之事则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谓“为《春秋》学余二十年”。《馆阁书目》以为依托。

汉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学官。《左氏》尝立而复废，贾逵以为明刘氏之为尧后，始得立。不以学之是非，而以时之好恶，末哉，汉儒之言经也！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

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为祥；释氏之炽，以恒星不见为证。盖有作俑者矣。

正义云：“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愚尝考和帝元兴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误也。郑兴子众，终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时，二误也。章帝之子为和帝，先后失序，三误也。《释文序录》亦云“元兴十一年”，皆非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孔子之言也。东方曼倩、杜元凯皆用之。

老泉《谥论》云：“妇人有谥，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鲁惠公声子已有谥，在春秋之初。

众仲对羽数，服、杜之说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则每佾八人。杜预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则人数如其佾数。宋太常傅隆以杜预为非，谓：“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降杀以两，减其二列耳。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刘原父谓：“士无舞，特牲、少牢皆士礼，无用乐舞之仪。”

石碏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公羊传》公子翚曰：“吾为子口隐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为叔父”，《穆天子传》亦云“穆满”，皆生而称谥，纪事之失也。

富辰言周公封建亲戚，凡二十六国。成鱄言：“武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史记》云：“文、武、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

五。”与此同。《荀子》谓：“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汉表》谓：“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后汉章和元年诏谓：“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当以成鱄之言为正。皇甫谧亦云：“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庙，将率之士皆封，诸侯国四百人，兄弟之国十五人，同姓之国四十人。”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天下之恶一也。”名臣之言，可训万世。盖祁子之学识，见于不沐浴佩玉之时。卫多君子，渊源有自来矣。

原繁曰：“臣无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万世为臣之大法。《西山读书记》取之。《博议》贬繁，恐未为笃论。

郑伯谓烛之武曰：“若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观《魏受禅碑》、《唐六臣传》，利菑而乐亡者有矣。

君之于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于亲亦曰慈，《内则》云：“慈以旨甘。”圣贤言忠，不颛于事君，为人谋必忠，于朋友必忠告，事亲必忠养。以善教人，以利及民，无适非忠也。

《素问》：“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注谓：“立首气于初节之日，示斗建于月半之辰，退余闰于相望之后。”此可以发明《左氏》“正时”之义。

《通鉴外纪目录》云：“杜预《长历》既违五岁再闰，又非归余于终，但据《春秋》经传，考日辰朔晦，前后甲子不合，则置一闰，非历也。”《春秋分记》云：“《长历》于隐元年正月朔则辛巳，二年则乙亥。诸历之正皆建子，而预之正独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则改易闰余，强以求合。故闰月相距，近则十余月，远或七十余月。”刘羲叟起

汉元以来为《长历》，《通鉴目录》用之。

“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曰“贰”曰“叛”，于君臣之义失矣，不可以训。《通鉴》书“燕叛齐”，而《大事记》非之；书“蜀汉寇魏”，而《纲目》非之；书“晋寇梁”，而《读史管见》非之。况天子之于臣乎！

晋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杜氏以冀亭为冀国。尝考之《东汉·西羌传》“渭首有冀戎”，《史记》云秦武公伐而县之，汉天水郡之冀县也。入颠軨者，盖冀戎。前此虢公败犬戎于渭汭，盖亦渭首之戎，但秦之县冀，在晋假道于虞之前，盖其余种也。晋自有冀邑。冀缺为卿，复与之冀。

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生”之一字，与《乐记》“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孟子》“乐则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试《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以生为活，其说以为民受天地之中则能活也。朱文公谓此说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于忧患”之“生”，盖心生生不穷。勤则生矣，生则乌可已也；怠焉则放，放则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

古者以德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晋之智伯，齐之盆成括，以才称者，古所谓“不才子”也。

禹，鲧之子也。史克于鲧曰“世济其凶”，而于禹曰“世济其美”。论其世，则鲧非美也。于此见立言之难。

“贵而能贫”，张文节、司马公有焉。“能贱而有耻”，刘道原、陈无己有焉。

楚有夏州，以夏变夷。卫有戎州，以夷变夏。

《管子·大匡篇》：“管仲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毋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隄，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孟子》所谓“五禁”，略见于此。吕成公曰：“如内政之类，桓公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隐而不书，使后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说苑》：“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政，无以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亦五禁之意，传记不载。

“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韩非子》曰：“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曰：‘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此即赵衰事也。

杜预解《传》云：“诸侯谅闇，国事皆用吉礼。”《议太子服》云：“高宗无服丧之文，唯称不言而已。”饰经舞礼，不可以训。

伯宗伐潞，曰：“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乐毅伐齐，曰：“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羊祜伐吴，曰：“若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此皆兵家权谋，惟恐人之迁善，岂所谓以善养人者哉！

“西陆朝觌”，其说有三：服氏谓“春分奎晨见东方”，杜氏谓“三月奎朝见”，郑氏谓“四月昴朝见”。《尔雅》：“西陆，昴也。”刘炫云：“郑为近之。”《诗》“三星在天”，其说有二：毛氏以为“参，十月始见”，郑氏以为“心，三月见东方”。朱文公从郑说。

“季氏有嘉树，韩宣子誉之。”服虔云：“誉，游也，宣子游其树下。夏谚曰：‘一游一誉，为诸侯度。’”《孟子》注引“范宣子豫焉”，“范”字误。

宋伯姬，先儒谓妇人之伯夷。《左氏》谓“女而不妇”，非也。陆淳又以为“非可继可传之道”。胡文定讥之，谓以此卜其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谓淳党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谥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谥也。

蔡墨曰：“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后汉有侍御史扰龙宗，岂其苗裔欤？

宁殖愧诸侯之策，贾充忧谥传，其恶不可掩也，是以知“可欲之谓善”。

《左氏》曰：“先二子鸣。”《庄子》曰：“子以坚白鸣。”昌黎《送东野序》言“鸣”字本于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几乎无欲矣。

侨不以防怨为善，而怨自弭，故侨与郑俱昌。斯以分过为忠，而过益彰，故斯与秦俱亡。

《韩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乐喜为司城以为政”，即子罕也。《左氏》载其言行，《檀弓》亦称之，贤大夫也。《宋世家》无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与田常并言，不

亦诬乎！《战国策》谓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谤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无两子罕，则非、斯之言妄矣。《史记》邹阳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作“子冉”。文颖注以子冉为子罕，皆所未详。

臧文仲“废六关”。《家语》云“置六关”，注谓：“文仲置关以税行者，故为不仁。”

气志有交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贻，故圣贤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苌弘为违天，是人臣不当扶颠持危也。以楚克有陈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乱华也。赵氏震揆曰：“《左氏》之害义，未有甚于记女宽之论苌弘也。自昔圣贤未尝以天废人。殷既错天命，王子则曰：‘自靖自献。’周天命不又，大夫则曰：‘黾勉从事。’治乱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颠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为违天，则乱臣贼子为顺天矣，而可哉！”

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及皋鼬，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乃长卫侯于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会于召陵，蔡侯已在卫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诸侯。《经》无“长卫”之文，《传》未足信也。

《韩诗外传》：“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为鲁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辩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船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愚按《左传》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义谓“平道也”。二字出于此，《选》注误。

齐伐晋，“入孟门”。孟门山在慈州文城县。林成己《春秋论》谓孟门即孟津，误矣。晋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说多见于《水经注》。

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吕文靖于李辰妃之丧，其意本于此。

卫“公叔发”，注谓公叔文子。《论语》孔注作“公孙拔”。《集注》云“公孙枝”，盖传写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颜高，字子骄”。定八年《传》：“公侵齐，门于阳州。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鉏击之，与一人俱毙。”岂即斯人与？《家语》作“颜刻”。《孔子世家》云：“过匡，颜刻为仆。”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迟为右；有若与微虎之宵攻，则颜高以挽强名，无足怪也。

攻媿跋语用“飞矢在上，行人在下”，迂斋引熙宁八年旧弼韩、富、文三公之对。愚考《春秋释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举不以怒，则刑不滥；刑不滥，则两国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勋也。是以虽飞矢在上，走驿在下。”见正义。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试胄闱，王图南发策，亦用此二语。

《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

魏绛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杜氏谓：“靡，夏遗臣事羿者。”真文忠辩之曰：“靡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岂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张宣公曰：“若

靡，可谓忠之盛者矣！”

师旷“骤歌北风，又歌南风”。服氏注：“北风，无射、夹钟以北；南风，姑洗、南吕以南。律是候气之管，气则风也。”

“谗鼎之铭”，服氏注：“疾谗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谗，地名。禹铸九鼎于甘谗之地，故曰谗鼎。”正义谓二说无据。愚考《韩子·说林》曰：“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新序》、《吕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则谗鼎，鲁鼎也。《明堂位》“鲁有崇鼎”，服注不为无据。

谓之“郑志”，以明兄弟之伦；谓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长葛”，《经》以为冬，《传》以为秋。刘原父谓：“《左氏》杂取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魏锺繇谓：“《左氏》为太官，《公羊》为卖饼家。”

权载之问《左氏》云“夏五之阙”、“《艮》八之占”，名对也。

史赵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鲁语》：“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韦昭注云：“幕，舜之后，虞思也，为夏诸侯。”《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注亦以为“舜后虞思”。按《左氏》，则幕在瞽瞍之先，非虞

思也。

“穆有涂山之会”，注：“在寿春东北。”《说文》：“嵞，会稽山。一曰：九江当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汉·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应劭注：“禹所娶涂山。侯国。有禹虚。”苏鹗《演义》谓宣州当涂，误也。东晋以淮南当涂流民寓居于湖，侨立当涂县以治之。唐属宣州。汉之当涂乃今濠州锺离也。

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璵璠敛，仲梁怀弗与。”《吕氏春秋》云：“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说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孚胜。’”《初学记》引《逸论语》曰：“璠璵，鲁之宝玉也。”下与《说文》同。其即季孙之事欤？

范武子之德，本于“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纵女祁之恶，信子鞅之谗，锢逐栾盈，几危晋国，忝厥祖矣。再传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子赣之责公孙成也。刘歆亦少愧哉！

“犹秉周礼”，“齐犹有礼”，观“犹”之一字，则礼废久矣。

吕向注《雪赋》曰：“隐公之时，大雪平地一尺，是岁大熟，为丰年。桓公之时，平地广一丈，以为阳伤阴盛之证。”按《左氏》于隐公云“平地尺为大雪”，不言是岁大熟；桓公事无所据，其说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闻其广一丈也。

柳子《晋问》：“魏绛之言：‘近宝则公室乃贫。’”按《左传》成六年，此乃韩献子之言。

刘勰《辨骚》："班固以为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洪庆善曰："《离骚》用羿、浇等事，正与《左氏》合。孟坚所云，谓刘安说耳。"

《列子》载"随会知政，群盗奔秦"，"赵襄子胜翟，有忧色"，皆格言也。而谓随会时有赵文子，又谓孔子闻襄子之言，其先后差龉。凡诸子纪事，若此者众。《说苑》载祁奚救叔向，以栾盈为乐达，范宣子为范桓子，皆误。

《考古编》谓："欧阳公论二帝三王世次差舛，发端于杜佑《通典》。"按《释例》，《世族谱》已有此疑，则发端乃杜预也。

雍熙中校九经，史馆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孔维谓不可。按据杜镐引贞观敕，以经籍讹舛，由五胡之乱，学士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今并以六朝旧本为证，持以诘维。维不能对。见《谈苑》。太平兴国中校《汉书》，安德裕取《西域传》山川名号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语。钱熙谓人曰："予于此书，特经师授，皆有训说，岂可胸臆涂窜，以合词章？"见晏元献公书。观镐、熙之言，则经史校雠不可以臆见定也。

前辈学识，日新日进。东坡《咏三良》，其和渊明者，与在凤翔时所作议论夐殊。吕成公《博议》论公孙敖二子，及《续说》则谓"宗子有君道"，赵宣子使臾骈送贾季帑，则谓"古人风俗尚厚，《博议》非是"。可以见进德修业之功。

齐、晋、楚之霸，皆先服郑；范雎、李斯之谋，皆先攻韩。盖虎牢之险，天下之枢也。在虢曰制，在郑曰虎牢，在韩曰成皋。虢叔恃险而郑取之，郑不能守而韩灭之，韩又不监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汉、楚争

之。在德不在险，佳兵者好还，信夫！

欲治国者先齐家，家之不齐，莫甚于鲁、卫，观《诗》可见已。卫不足言也，鲁自括、戏之争，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乱，而哀姜袭其迹矣；自成风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鲁、卫之政，兄弟也。"然卫多君子，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风化犹嬂也。畏清议者，亦曰："何以见鲁、卫之士？"政治虽浊，风俗不衰，与汉之东都同。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曲礼》注云："生者不相辟名。卫侯名恶，大夫有石恶，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诀》云："自古至商，子孙不讳祖父之名。周制方讳。"夷狄皆无讳。汉宣帝诏曰："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则生而称讳矣。《博议》谓："名子者当为孙地。"出《颜氏家训》。

《河图》曰："昆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国，名为河。"故晋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劝曹操迎献帝，彧之言曰："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岂诚于为义者？故曰"谲而不正"。《淮南》之书谓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闺内之法安在哉！《诗》于《卫风·木瓜》，犹美齐桓，而《唐风》不录晋文，亦以是夫。

介子推曰："身将隐，焉用文之？"君子之潜也，名不可得闻。先儒谓召平高于四皓，申屠蟠贤于郭泰。

邵子曰："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盖取其悔过自誓。胡文定谓文四年"见伐不报，始能践自誓之言矣"。《尸子》称："穆公明于听狱，

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此虽大禹之泣辜无以过。以此坊民，犹有立威于弃灰者。

楚之兴也，筚路蓝缕；其衰也，翠被豹舄。国家之兴衰，视其俭侈而已。

乐王鲋毁叔向，以平公不好贤也；梁丘据不毁晏子，以景公好贤也。二臣皆从君者，易地则皆然。刘贡父诗云。《顾子》曰：“昔梁丘据之谏景公也于房，晏婴之谏景公也于朝。然晏婴之忠著于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绝。”顾夷《义训》，《唐志》在“儒家”。梁丘据岂能谏景公哉？斯言缪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盖而名章，如赵盾伪出奔，崔杼杀太史，将以盖弑君之恶，而其恶益著焉。推此类言之，可见谨严之法。求名非谓齐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孙郃论“春秋无贤臣”，盖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鲁之不说学；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习诵。

史墨对赵简子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又曰：“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简子在晋，犹季氏在鲁也。史墨之对，其何悖哉！张睢阳责尹子奇曰：“未识人伦，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晋也”，畏而能自修者也。“虽晋之强，能违天乎！”怠而不自强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于寇莱公曰：“不可学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违，不适雠国。所托也则隐。”斯言也，盖有闻于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国者，不狃之罪人也。

齐人歌曰：“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春秋之季，已轻儒矣。至战国，而淳于髡有“贤者无益”之讥，秦昭王有“儒无益”之问，末流极于李斯。

申包胥似张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请秦师以却吴；韩亡矣，借汉兵以灭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雠未报，则使越，为之谋以灭吴；见《吴语》。韩王成之雠未报，则从汉，为之谋以灭项，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赏，汉业既成而谢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后，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国复兴，而韩祀不续，天也，子房之志则伸矣。我思古人，唯汉诸葛武侯可以继之。“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张承业，功虽不就，抑可以为次矣，不当以功之成否论。吁！春秋亡国五十二，未见其人也。遂之四氏，仅能歼齐戍。其亡而复存者，唯一包胥，岂不难哉！太史公传伍员而不传包胥，非所以劝忠也。《战国策》：楚莫敖子华曰：“昔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棼冒勃苏赢粮潜行，上峥山，逾深谿，跖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鹤立不转，昼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浆无入口。秦遂出革车千乘，卒万人，属之子满《左氏》作“蒲”。与子虎，下塞以东，与吴人战于浊水，大败之。”棼冒勃苏即申包胥也，岂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欤？《淮南·修务训》云：“申包胥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关，躐蒙茏，蹷沙石，跖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墨，涕液交集，以见秦王。”亦

与子华之言同。所谓“莫敖大心深入吴军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马戌也。戌者，叶公诸梁之父也。诸梁定白公之乱，不有其功而老于叶。其闻包胥之风而师法之欤？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天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于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灶言郑之将火，或中或否，子产谓“焉知天道”；梓慎言鲁之将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圣人以人占天”。

鉏麑之于赵宣子，沐谦之于司马楚之，诚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载甲操戟，李林甫重关复壁，不亦愚乎！

《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所以训寅畏、防怠忽也。灾异，古史官之职。陨石六鹢，宋襄以问周内史。有云夹日，楚昭以问周太史。在汉则太史公掌天官，张衡为日官。我朝旧制，太史局隶秘书。凡天文失度，三馆皆知之。淳熙中，荧惑入斗，同修国史李焘，类次汉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进。荧惑犯氐，秘书丞蒋继周言：“氐者邸也，驿传宜备非常。”不淹旬，都进奏院灾。盖每有星变，馆吏以片纸录报，故得因事献言。自景定后，枋臣欲抹杀灾异，三馆遂不复知。甲子，彗星宫中见之，乃下求言之诏，则蒙蔽可见。壬申，地生毛，明年失襄阳。灾异其可忽哉！为人臣不知《春秋》之义，其祸天下极矣，叔辄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诸侯而败于泓，楚灵卜得天下而辱于乾溪。《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

臧孙于鲁曰：“国有人焉。”师慧于宋曰：“必无人焉。”襄仲于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有士五人，晋文所以霸也；有太叔仪，有

母弟鱄，卫献所以入也；有赵孟，有伯瑕，有史赵、师旷，有叔向、女齐，晋所以未可媮也。曰“子无谓秦无人”，曰“无善人，则国从之”，国之存亡轻重，视其人之有无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乱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谓之有。虞有宫之奇，项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窥吴，则曰“彼有人焉”；贾生言天下倒悬，则曰：“犹为国有人乎？”此皆以人为盛衰也。

隐公之大夫多不氏，犹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则说者不一矣。

《春秋》诛乱臣贼子，《左氏》谓“称君，君无道也”，《穀梁》谓“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启乱臣贼子之言也，其为害教大矣。”

宗人衅夏之守礼，圣人遗化也。后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汉之刘辅，魏之栈潜，我朝之邹浩，守经据古，其有鲁宗人之风乎！

夫差之报越，其志壮矣。燕昭报齐似之，取其大节而略其成败可也。慕容盛之讨兰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责。凡在臣民，皆得明目当世。”君子犹有取焉，况吴乎！

周之大宝镇，《河图》、《大训》列焉。《易象》在鲁，《三坟》、《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宝矣。然而老聃之礼，苌弘之乐，文献犹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于是观射父、倚相皆诵古训，以华其国，以得典籍故也。区区一鼎，与怀璧同，其能国乎？

古之谋国者，知彼知己，如良医察脉，如善（奕）〔弈〕观棋，德刑、政事、典礼不易。“楚自克庸以来”，此晋臣之知楚也。“晋君类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晋也。皆以纪纲风俗知之。楚自郯之后，晋自萧

鱼之后，精神景象非昔矣。

请讨陈恒之年，《春秋》终焉。夫子之请讨也，将以见之行事。请讨不从，然后托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鲁国。”《史记》载夫子之言曰：“夫鲁，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此夫子之训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义云：“石经古文‘虞’作‘㐺’，‘鲁’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当有似之者。”

《艺文志》：“《春秋虞氏微传》二篇。”按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然则张苍师荀卿者也。《左氏传》汉初出苍家，亦有功于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门人，申公事之受《诗》，是为《鲁诗》。《经典序录》：“根牟子传赵人荀卿子，荀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为《毛诗》。”荀卿之门有三人焉，李斯、韩非不能玷其学也。《毛诗传》以平平为辨治，又以五十矢为束，皆与《荀子》同。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俭。董仲舒《对策》乃谓“俭非圣人之中制”，公孙弘亦云“人主病不广大”，舒、弘正邪虽殊，而启武帝之侈心则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晋，国武子好尽言而不容于齐，小人众而君子独也。汉士习于谄谀，而以汲长孺为戆，朱游为狂。晋士习于旷达，而以卞望之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习俗移也。

列国大夫之无君，晋为之也。会于戚而不讨孙林父，会于夷仪而不讨崔杼，会于适历而不讨季孙意如，君臣之义不明，而大夫篡夺之祸晋

自及矣。《晋语》：赵宣子曰：“大哉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斩袪，芋尹无宇之断旌，其雠一也。披请见而晋文让之，无宇执人于宫而楚灵赦之，楚灵之量优于晋文矣。汉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鹄，吴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参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荀林父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范鞅也。一以丧师，一以失诸侯。《书》曰：“人惟求旧。”

以近事为鉴，则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冯是也。告君亦然。樊哙谏高帝曰：“独不见赵高之事乎？”爰盎谏文帝曰：“独不见人彘乎？”

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传》言鄢陵之败，苗贲皇之为。《楚语》云雍子之为，与《传》不同。傅玄云：“《国语》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叶少蕴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王荆公以为六国时人。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郑渔仲云：“左氏世为楚史。”司马公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国语》之文不及《传》之精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籴于齐，见《鲁语》。《容斋三笔·书博古图》谓《左传》无玉磬之说，非也。

《晋语》：伯宗索士庇州犁，得毕阳。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毕阳实送州犁于荆。毕阳之孙豫让，见《战国策》祖孙皆以义烈

著，所谓“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书于传，故表而出之。

《晋语》：知宣子将以瑶为后，知果曰：“不如宵也。”弗听。知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通鉴》取此。《战国策》：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智过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韩非子》同，云更其族。智过，即智果也。二说之先后不同。

《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注：“骚，愁也；离，畔也。”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

《皇王大纪》：“景王二年，襄三十年。楚公子围至晋。晋赵武子鞅鸣玉以相。”按《楚语》：“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盖楚昭王时，鞅者，武之孙也。今以王孙圉为公子围，以鞅为武之子，皆误。

古者，“孙以王父字为氏”。子产，子国之子，《国语》谓公孙成子，《左传》谓公孙侨。子产之子，始为国氏。致堂作《子产传》，曰“国侨”，非也。

《郑语》“依、𪻑、历、莘”。《史记·郑世家注》“莘”作“华”。《水经注》：“黄水径华城西。史伯曰：‘华，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秦白起攻魏，拔华阳。司马彪曰：华阳，在密县。”《括地志》：“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可以证今本之误。按下文“前华后河”，则上文当作“华”。

《晋语》窦犨对赵简子曰：“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

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见其贤矣。《史记》：孔子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之死，临河而叹。《索隐》云：“鸣犊，犨字。”《通鉴外纪》于周敬王二十八年书“简子杀鸣犊”，三十年书“窦犨对简子”，误也。

江端礼尝病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非非国语》。东坡见之，曰：“久有意为此书，不谓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国语》而其文多以《国语》为法。

古以一句为一言。《左氏传》：“子大叔九言。”《论语》：“一言蔽之曰：思无邪。”秦、汉以来，乃有句称。今以一字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诗之类，非也。

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孙子》曰：“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临吴分，真文忠公奏：“汉之肇造，以宽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晋之却敌，以将相有人，而不在岁星之临吴。”

子产铸刑书，赵鞅、荀寅铸刑鼎，至邓析竹刑，则书于竹简矣。然《甫刑》云：“明启《刑书》。”其来已久。《汉·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从事。”《盐铁论》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书以二尺四寸简，举其大数，谓之三尺。曹褒《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汉礼与律令同录，其制一也。

赵襄子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说苑·谈丛》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吕居仁谓：“‘忍诟’二字，古之格言，学者可以详思而致力。”

“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谂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齐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败论人。”愚尝观蔡邕《独断》引王仲任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韩文公谓“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常；君子得福为常，而小人得福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服虔云：“以其多文辞，故特举而用之。后世谓之‘孔氏聘辞’，以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也。”正义谓：“孔氏聘辞，不知事何所出？”

“是谓一终，一星终也。”今俗语云“一匝”。《淮南子》：“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作“数集”。注：“杂，匝也。人生子，从子至亥为一匝。”俗语出于此。

或以益为皋陶之子。《列女传》：“睪子生五岁而赞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李邕为《李思训碑》，云：“睪子赞禹，甘生相秦。”“睪”与“皋”同。林少颖谓：“伯益即伯翳，其后为秦。臧文仲闻六、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使皋陶犹有后于秦，则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坚闻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坚也。”

嫠不恤纬，齐女有礼。漆室女忧君，况委质为臣者乎？《列女传》鲁漆室女。《韩诗外传》云：“鲁监门之女婴。”〇莒妇投纺，复其夫之雠，而不知有君，与不恤纬者异矣。

汉世祖罢郡国都尉，晋武帝去州郡武备，其害皆见于后。唐穆宗之销兵，则不崇朝而变生焉。故曰：“谁能去兵？”

刘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不识其先，籍谈取诮。”邓名世曰：“春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见《晋语》。郑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讨本源，自炎黄而下，如指诸掌。”郑渔仲曰：“《世本》、《公子谱》二书，皆本《左传》。”

子皮曰：“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程子谓：“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庄公寤生。”《风俗通》云：“俗说儿堕地，未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

黄池之会，王孙雒曰：“必会而先之。”吴、晋争先，雒之谋也，然不能救吴之亡。故《吕氏春秋》曰：“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然则雒亦嚭之流耳。

晋有四姬，郑子产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传》，穆王有盛姬。盖周礼之坏，自王朝始，诸侯何诛焉？

叔向习《春秋》，为平公之傅，而不能谏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则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违母之训而从君之命。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反而不缩，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后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于晏婴；杞田之治，仅及于侵小。师保固如是乎？

鲁用田赋。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晋铸刑鼎，仲尼曰："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鲁、晋所以立国也。是以汉循高祖之法则治，唐变太宗之制则乱。夏有"典则"，商云"成宪"，周云"旧章"。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或谓克己复礼，古人所传，非出于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复礼为仁，非指克己复礼即仁也。胥臣曰：'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盖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而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亦此类。"

《晋语》：栾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注：大夫称主。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称主。《左传》医和谓赵孟曰："主是谓矣。"魏戊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此大夫称主也。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称也。《史记·甘茂传》：乐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谤书。乐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魏以大夫为诸侯，故犹称主君。

卷七

公羊

汉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为儒者宗。“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闻之董生者，又深得纲领之正。尝考公羊氏之《传》，所谓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非《公羊》之言也。苏氏谓：“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谓：“休负公羊之学。”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皆出于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笔谈》曰：“《史记·年表》：‘平王东迁三年，鲁惠公即位。’《纂例》隐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东迁。’不知啖、赵得于何书？”《盐石新论》以为：“啖、赵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训》，当作‘平王东迁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时记录之误。”安定谓：“平王东迁，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于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绝之，犹有所待焉。历孝逾惠，莫能中兴，于是绝之，所以始于隐公也。”

汉以《春秋》决事，如隽不疑引“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萧望之引“士匄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丞相御史议封冯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颛之可也”，皆本《公羊》。虽于经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于严助以《春秋》对，乃引“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其谬甚矣。

《左氏》载曹刿问战，谏观社，蔼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战国之风，春秋初未有此习也。

《穀梁》柯盟曹刿，《公羊》作曹子。然则沫即刿也。此游士之虚语。而燕丹之用荆轲，欲以齐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汉武用此义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说为非。然朱子序《戊午谠议》曰：“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雠者无时焉可与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系焉。公羊子大有功于圣经。

以祭仲废君为行权，范宁已讥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马师、孙綝、桓温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谓：“前则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为美，非美也。孟子以为盛，有激而云。”

以卫石恶为恶人。刘原父非之曰：“董贤可谓贤乎？”又以仲孙何忌为“讥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欤？东汉之士，犹无二名者。

“用致夫人”，《公羊》以为姜氏，讥以妾为妻也。董仲舒谓成风，先儒取之。仲舒说经，盖不泥于《公羊》也。晋江彪曰：“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曾谓周礼在鲁，其臣无一江彪乎？

“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仲几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汉·五行志》：董仲舒以为“宋中几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颜注云：“衰城，谓以差次受功赋也。”按《左氏传》：“迟速衰序，于是焉在。”又云：“宋仲几不受功”，“蓑”字当从《汉志》作“衰”，音初为反，衰，差也。与《左氏》合。

公羊子，齐人，其传《春秋》多齐言。登来、化我、樵之、漱浣、笋将、踊为、诈战、往党、往殆、于诸、累、惐、如、昉、棓、脰之类是也。郑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礼》多齐言。曲麹曰媒，疾为戚，麇为獐，沤曰湊，椎为终葵，手足掔为骹，全菹为芋，祭为堕，题肩为击征，滑曰瀡，相绞讦为掉磬，无发为秃楬，穛为相，殷声如衣，祈之言是之类是也。方言之异如此，则《书》之诰誓其可强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为吉者主于己，以为有人心焉者，则宜于此焉变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为礼，以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谓：“谅闇既终，嘉好之事，通于外内。”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左、杜而忘诸乎？杜预在晋，议太子之服，谓：“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此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司马公以为“巧饰经传，以附人情”。预但知春秋衰世之礼，而未知先王制礼之本也。《公羊》长于《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传序》："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孝经序》袭其语。

桓五年《传》："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则近京师。"按郑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属雍州。东迁之后，徙新郑，在今河南，其地属豫州。谓"近京师"则可，谓在冀州则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殽之败，即楚，见吕相绝秦，故《穀梁》曰："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止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灭庸以后，秦为楚役。"

伯宗攘辇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说汉王，赵涉遮说条侯，系天下兴亡安危之大几，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隐九年，侠卒。侠者，所侠也。所氏见于史者，汉有所忠，《食货》、《郊祀志》，《石庆》、《司马相如传》。后汉有所辅。《独行·刘茂传》。《风俗通》："所姓，宋大夫华所事之后。"鲁有所氏，非但出于宋也。然无骇、翬、挟、柔、溺、宛，先儒谓大夫未爵命于天子，不氏。则侠之氏为所，非也。

《公羊传》于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传》于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贾逵注《经》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载贾逵语云："仲尼时年三十五。"定以孔子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鲁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从《史记》。臧荣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然

以年则《公》、《穀》、《史记》有一年之差，以月则《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侯国不守典礼，而使宰咺归赗；侯国不共贡职，而使石尚归脤。《经》书天王以是始终，盖伤周而叹鲁也。《穀梁》谓石尚欲书《春秋》，曾是以为礼乎？

《文中子》谓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盖杜预屈《经》以申《传》，何休引纬以汩《经》，唯宁之学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礼，与《毛诗·云汉》传略同；言搜狩之礼，与《毛诗·车攻》传相合。此古礼之存者。

《左传》正义云："汉代古学不行，明帝集诸学士作《白虎通义》，因《穀梁》之文为之说曰：'王者诸侯所以田猎何？为苗除害，上以共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春谓之田何？春，岁之本，举本名而言之也。夏谓之苗何？择其怀任者也。秋谓之搜何？搜索肥者也。冬谓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时之田总名为田何？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义》十卷无此语，岂亦有逸篇欤？然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正义谓明帝，亦误。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邓，厶地"。

穀梁子，或以为名赤，或以为名俶。秦孝公时人。今按《传》载《尸子》之语，尸佼与商鞅同时，故以穀梁子为秦孝公时人。然不可考。《汉书》但云"鲁学"。

论语

或问："《论语》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独以子称，何也？"曰："程子谓此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曰："柳子谓孔子之没，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有常师之号，是以称子。其说非欤？"曰："非也，此太史公采杂说之谬。宋子京、苏子由辨之矣。《孟子》谓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盖其言行气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记子游谓'有若之言似夫子'之类是也，岂谓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此《孟子》之言也。盖在言语之科，宰我、子贡之流亚也。"曰："有子之言，可得闻与？"曰："'盍彻'之对，'出类拔萃'之语，见于《论》、《孟》。而《论语》首篇所载凡三章，曰'孝弟'，曰'礼'，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论'晏子焉知礼'，则《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恶卧而焠掌。'可以见其苦学。"曰："朱子谓有子重厚和易，其然与？"曰："吴伐鲁，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与焉，可谓勇于为义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并称，然斯道之传，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学，曾子之学也，而有子之学无传焉，何欤？"曰："曾子守约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圣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语》称其'强识好古道'，其视以鲁得之者有闲矣。"曰："学者学有子，可乎？"曰："孝弟务本，此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圣人之学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厉空，造一贯忠恕之域，吾见其自大而无得也。学曾子者，当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记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尝辨之矣。若语子游欲去丧之踊；孺子䵍之丧，哀公欲设拨以问若，若对以为可，皆非也。唯《论语》所载为是。"

《春秋》正义云：“哀公问主于宰我。案古《论语》及孔、郑皆以为社主，张、包、周等并为庙主。”今本作“问社”。《集解》用孔氏说，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义必有据。

张衡《思玄赋》：“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注引《论语》：“里仁为美。宅不处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择’为‘宅’，则里犹宅也。盖古文云然。今以‘宅’为‘择’，而谓里为所居，乃郑氏训解，而何晏从之。当以古文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为“起予”，理明辞达也；回非“助我”，默识心通也。

《说苑》：“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集注》取之。

“举直错诸枉”，“举枉错诸直”。孙季和谓：“举直而加之枉之上，则民服，枉固服于直也；举枉而加之直之上，则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诸家解，何用加二“诸”字。

王景文云：“孔子见起证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孟子见进证而知其极，故曰：‘千岁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见困证而知其穷，故曰：‘苟有命世之人，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惜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时难人难，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见《观物篇》。

“默而识之”，朱子谓不言而存诸心。“屡空”，不取虚中之说，恐学者流于异端也。

申枨，郑康成云：“盖孔子弟子申续。《史记》云：‘申棠，字周。’《家语》云：‘申续，字周。’”今《史记》以“棠”为“党”，《家

语》以“续”为“绩”，传写之讹也。后汉《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无申棠之欲。”亦以“枨”为“棠”。则申棠、申枨一人尔。唐开元封申党召陵伯，又封申枨鲁伯。本朝祥符封枨文登侯，又封党淄川侯，俱列从祀。党即棠也，一人而为二人，失于详考《论语释文》也。《史记索隐》谓《文翁图》有申枨、申棠，今所传《礼殿图》有申党，无申枨。

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董仲舒《对策》：“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孟康注：“‘人’，项橐也。”《隶释》载《逢盛碑》，以为“后橐”。孟康之说，未知所出。《论语注疏》无之。

“师挚之始”，郑康成谓“鲁太师之名”。“太师挚适齐”，孔安国以为鲁哀公时人，康成以为周平王时人。班固《礼乐志》谓：“殷纣作淫声，乐官师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师挚以下八人于纣时。吴斗南云：“按《商本纪》，纣世抱乐器而犇者，太师疵、少师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师挚八人之后，误合两事为一。”石林云：“司马迁论周厉王事曰：‘师挚见之矣。’”则师挚，厉王时人也。诸说不同，横渠从孔安国注。

“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见《大戴礼·文王官人篇》。

“老彭”，郑注云：“老聃、彭祖。”龟山曰：“老氏以自然为宗，谓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问》言礼证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见。盖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语而传之。《列子》引《黄帝书》即‘谷神不死章’也。聃虽知礼，谓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灭绝之。《礼运》‘谋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是意。”致堂曰：“仲尼问礼，或以证旧闻，或以绝灭礼学之故振而作之。使于问答之际有启发，非以为

师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乡城，邑人相传谓互乡童子见孔子者，此处也。前代因立互乡县，其城犹存。”鹿邑属亳县。

“不舍昼夜”，《释文》：“舍，音舍。”《集注》亦云“上声”，而《楚辞辨证》云：“洪引颜师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义。《论语》‘不舍昼夜’，谓晓夕不息耳。今人或音舍者，非是。”《辨证》乃朱子晚岁之书，当从之。

庞涓、孙膑同学兵法，苏秦、张仪同学从衡，李斯、韩非同学刑名，始也朋而终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则精；虑欲远，远则周。

“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

互乡童子则进之，开其善也；阙党童子则抑之，勉其学也。

草庐一言而定三分之业，一言之兴邦也；夕阳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祸，一言之丧邦也。

唐太宗文学馆学士，许敬宗与焉；裴晋公淮西宾佐，李宗闵与焉。以是知佞人之难远。

尹和静云：“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东涧谓：“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则’字，失本义矣。”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颜子和风庆云之气象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

山岩岩之气象也。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郑注：“纯，黑缯也，侧基反。”而《释文》以郑为下音，今读者从上音如字，非也。按《仪礼》疏，古“缁”、“紂”二字并行，“缁布”之“缁”，本字不误。“紂帛”之“紂”多误为纯。《周礼》“纯帛”注：“纯，实缁字。古缁以‘才’为声。”《释文》：“纯，侧其反。依字从糸才。”《诗·行露笺》：“紂帛。”《释文》云：“紂音缁，依字糸旁才。后人以才为屯，因作纯。”又《丰》诗笺云：“士妻紂衣。”《仪礼》“纯衣”，《释文》无音，亦非也。《集解》：“纯，丝也。”取《说文》。

“君子不以绀緅饰”，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记》‘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緅在纁、缁之间。《尔雅》‘一入为縓’，《礼》‘练衣黄里，縓缘’，‘练冠，麻衣縓缘’，盖孔氏误以緅为縓，则緅不可为近丧服。”《集注》谓“緅，绛色，以饰练服”，亦用孔注。正义曰：“‘一入为緅’，未知出何书。又云‘三年练以緅饰衣’，似读緅为縓。”当以石林之说为正。

马融注《论语》云：“所因，三纲五常。”《大学衍义》谓“‘三纲’之说，始见于《白虎通》。”愚按《谷永传》云：“勤三纲之严。”《太玄·永·次五》云：“三纲得于中极，天永厥福。”其说尚矣。《礼记》正义引《礼纬含文嘉》有“三纲”之言，然纬书亦起于西汉之末。

《太平御览》引《庄子》曰：“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饮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请祷”，可以参观。

“仁者静。”孔安国云：“无欲故静。”与《太极图说》同。

石林解“执礼”云：“犹执射、执御之执。《记》曰：‘秋学礼，执礼

者诏之。’盖古者谓持礼书以治人者，皆曰‘执’。《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读礼书。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凡射事，执其礼事。’此礼之见于书者也。”解“《雅》《颂》各得其所”云：“季札观鲁乐，以《小雅》为周德之衰，《大雅》为文王之德。《小雅》皆变雅，《大雅》皆正雅。楚庄王言武王克商，作《颂》，以《时迈》为首，而《武》次之，《赉》为第三，《桓》为第六，以所作为先后。以此考之，《雅》以正变为大小，《颂》以所作为先后者，《诗》未删之序也。论政事之废兴，而以所陈者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为先后者，删《诗》之序也。”其说可以补注义之遗。

《吕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此即叶公所云也。致堂曰：“直躬，犹曰‘正己’，而《吕氏春秋》以为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尝驾五龙以腾唐衢，武尝服九駮以驰文涂，此上御也。”谓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无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问道，闻见深矣。”可以发明“无所用心”之戒。言无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弈为贤也。读此章者，当以韦昭之论、陶侃之言参观。

曹操《祭桥玄文》曰：“仲尼称‘不如颜渊’。”注引《论语》“孔子谓子贡：‘吾与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与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说本董仲舒《春秋繁

露》，谓四产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兴周国。《周书·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贤臣。”《晋语》“文王询八虞”，贾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兴周”之言考之，当在文、武时。

东坡解“孟庄子之孝”为献子。石林谓：“以献子为穆伯之子，以惠叔为惠伯，读《左氏》不精，二者皆误。”致堂取苏说，而不辨其误。

《吕氏春秋·不苟论》曰：“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注引《论语》“梦见周公”。孔、墨并称，始于战国之士，其流及于汉儒，虽韩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论其行，而不及朱张。或曰：“其行与孔子同，故不复论也。”《释文》引王弼注：“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论语》疏：“案《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少阳篇》未详何书。真宗问陈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夷齐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阳篇》以夷齐为伯叔之谥，彼已去国，隐居终身，尚谁为之节惠哉？盖如伯达、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蓧之行，虽未能合乎中，陈仲子之操，虽未能充其类，然唯孔、孟可以议之。斯人清风远韵，如鸾鹄之高翔，玉雪之不污，视世俗徇利亡耻、饕荣苟得者，犹腐鼠粪壤也。小人无忌惮，自以为中

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讥评之列，学者其审诸！

《吕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复释之。”盖因“子路共之”而为此说。朱文公《集注》引晁、刘两说，“共”字当为“拱执”之义。

上蔡云：“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本王无咎之说。

陆务观云：“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此圣门一字铭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圣门三字铭也。”

“为力不同科。”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峰谓此说是。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五峰曰：“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长大，根茎华实虽凌云蔽日，据山蟠地，从初具乎一萌之内，而未尝自外增益之也。”用《乐记》“区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颖亦说与黄祖舜如此。”

《汉·艺文志》“小道可观”，《蔡邕传》“致远则泥”，以子夏之言为孔子。《唐·孔颖达传》“以能问于不能”，以曾子之言为孔子。

“卞庄子之勇。”《或问》云：“事见《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此可见其有勇也。

《史记》正义首阳山有五。颜师古注《汉书》云：“伯夷歌‘登彼西山’，当以陇西为是。”石曼卿诗曰：“耻生汤武干戈日，宁死唐虞揖让区。”谓首阳在河东蒲坂，乃舜都也。余尝考之《曾子书》，以为“夷、齐死于济、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济之间”，则曼卿谓首阳在蒲，为得其实。浍，水名。《左氏》所谓“汾浍”。

水，一也，孔子观之而明道体之无息，孟子观之而明为学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其观于水也，亦亚于孔、孟矣。于此见格物之学。

吕成公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遂终身无暴怒。絜斋见象山读《康诰》有感悟，反己切责，若无所容。前辈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荀子·劝学》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经，谓《诗》、《书》。

四勿、九思，皆以视为先。见弓以为蛇，见寝石以为伏虎，视汩其心也；闵周者黍稷不分，念亲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视也。吴筠《心目论》以"动神者心，乱心者目"。《阴符经》："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蔡季通释其义曰："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西方论六根、六识，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传言谏，其言责与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于是有欲毁乡校者，有谓"处士横议"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责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而不及士，其指微矣。乙酉二月，梦前宰辅以太学所上书求余跋语，梦中作此，寤而识之。

"非帷裳，必杀之。"郑康成云："帷裳，谓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倍要。"见《春秋正义》。《集解》不取《集注》，用郑说。

孔门弟子，唯言偃吴人，而澹台灭明南游至江。《史记正义》："苏州南五里有澹台湖。"《儒林传》："澹台子羽居楚。"

韩非曰：“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此虽与《论语》、《史记》不同，然亦夫子去鲁之一事也。考《左氏传》，郈，叔孙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谒，则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则可以事骄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诬；袁安、任隗以素行，窦氏无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弥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祸，叔向之于乐王鲋也。朱博之党丁、傅，福可求乎？贾捐之之谄石显，祸可避乎？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朱子以无垢为杂学。《论语集注》独取“审富贵，安贫贱”之语。

陈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体无穷，借水以明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体无不在，借鸢鱼以明之。”叶仲圭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岂常人之所无哉，昏与明异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风乎舞雩’，风，歌也。”仲长统云：“讽于舞雩之下。”愚谓以“风”为“讽”，则与“咏而归”一意矣，当从旧说。

上蔡《论语解》引元泽王元泽。云：“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本《史记》赵良之言。《商君传》。

《集注》：“蘧伯玉于孙林父、宁殖放弑之谋，不对而出。”按《左氏传》，宁殖当为宁喜。

《史记·循吏传》：“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与令尹子文之事相类，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虽能读坟、典、索、丘，足以为史，而不足以为师。”

《刘子·谨独篇》曰：“颜回不以夜浴改容。”《颜氏家训》曰：“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皆未详所出。《家语》“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非老而学者。

蘧伯玉，《史记》谓“孔子所严事”，不当在弟子列。《礼殿图》有之，而唐、宋皆锡封从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党，致堂胡氏之说当矣。《家语》不列其名氏，盖自《史记》失之。《家语》有县亶，字子象，《史记索隐》以为县丰，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礼记·檀弓》有县子，岂其人与？

柳子厚《与太学诸生书》曰：“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非以狂狷为讥。

“无可无不可”，致堂谓：“以五字成文。圣人从容中道，无所偏倚。世之通侻不泥者，才足谓之‘无不可’尔。”马援以此称高帝，亦稔于常谈。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箦，一于正而已。论学则曰“正心”，论政则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谓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谓常人也。

微生高，《汉·古今人表》作“尾生高”。盖即《庄子》所谓尾生。东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释文》。

陈自明以“子见南子”为“南蒯”。以《传》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岁，年方十三，其说凿而不通矣。

圣人“毋必”，而《乡党》言“必”者十有七，记必为之事也。其传《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阴疑于阳，必战。”“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门受道，唯颜、曾、子贡。太史公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伯越”，是以战国说客视子贡也。又列于《货殖传》，以《论语》一言而断其终身，可乎？子贡闻“一以贯之”之传，与曾子同，货殖何足以疵之？

“过则勿惮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欺也”，皆断以“勿”。盖去恶不力，则为善不勇。

孔门独颜子为好学，所问曰“为仁”，曰“为邦”，成己成物，体用本末备矣。

“唐棣”与“常棣”不同。致堂谓“‘偏其反而’即《诗·常棣篇》，孔子删而不取”，恐误。

阙党之童，游圣门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乡之童，难与言者也，夫子与其进，是以知习之可移。

孝经

《孝经序》“六家异同”，今考《经典序录》有孔、郑、王、刘、韦五家，而无虞翻注。有虞槃佑，东晋处士也。

致堂谓：“《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晁子止谓：“何休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则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冯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

《古文孝经》，《汉志》、《书序》谓出孔壁，而许冲上其父《说文》，曰“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其说不同。

“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荆公谓：“当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也。”晁子止《读书志》乃谓“介甫阿其所好”。盖子止守景迂之学，以《孟子》为疑，非笃论也。朱文公于《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说。

“是何言与”，司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说，误以“言之不通也”五字为经文，古、今文皆无，朱文公集所载《刊误》亦无之。近世所传《刊误》以五字入经文，非也。

《孝经》郑氏注，陆德明云：“与康成注《五经》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说，而《孝经注》云：“上帝，天之别名。”故陆澄谓“不与注书相类”。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

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国，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辍。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与《孝经》稍异。

彭忠肃公以“致敬”、“致乐”、“致忧”、“致哀”、“致严”裒集格言，为《五致录》。司马公《家范》亦以“五致”类事，忠肃之书本于此。

《国史志》云：“《孝经》孔安国传，古二十二章，有《闺门篇》为世所疑。郑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郑志目录》不载，通儒皆验其非。开元中，孝明纂诸说自注，以夺二家。然尚不知郑氏之为小同。”

王去非云：“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从孝字。”慈湖、蒙斋谓古“孝”字只是“学”字。愚按《古文韵》：“学”字，古《老子》作“𡥈”；“教”字，郭昭卿《字指》作“𡥈”。

“不敢毁伤”至“不敢失于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贤者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诗》于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经纬》之言也。见《东汉·韦彪传》注。

刘盛不好读书，唯读《孝经》、《论语》，曰：“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苏绰戒子威云：“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愚谓梁元帝之万卷，不如盛、绰之一言。学不知要，犹不学也。

范太史《孝经说》曰：“能事亲则能事神。”真文忠公《劝孝文》曰：“侍郎王公盖梅溪也。见人礼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养？’”盖谓人能奉亲，即是奉佛。

“严父莫大于配天。”《神宗圣训》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为祖，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鸿渐等议，明堂以考肃宗配上帝，一时误礼非祀，无丰昵之义。

“孝子之事亲终矣。”此言丧祭之终，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极，未为孝之终也。曾子战兢知免，而易箦得正，犹在其后。信乎终之之难也。

卷八

孟子

《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吴伯丰以问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

赵氏《孟子章指》引《论语》曰：“力行近仁。”误以《中庸》为《论语》。无垢《孝经解》，误以“临深履薄”为卫武公之诗。致堂《无逸传》误以“不解于位”为《泂酌》。吴才老《书裨传·臣辩》误以晋侯重耳为申生，诚斋《易传后序》误以韩宣子为季札。

《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书》云：“有子胜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犹跂以为长，偃以为广，不可久也。’”胜盖告子之名，岂即《孟子》所谓告子欤？

《文选注》引“《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于踵。’赵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无“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县志》：“齐雪宫故趾，在青州临淄县东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谓‘齐侯见晏子于雪宫’。”

《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赵岐注谓“讥管、晏不勉其君以王业”。“文王望道而未之见”，注谓：“殷禄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

至。”王无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实汨之。”

“琴张”，注谓“子张善鼓琴”，盖未知《左传》有琴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传》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其说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赵氏注：《古纪》、《世本》滕国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无传，此可备参考。

“《志》曰‘丧祭从先祖’”，注引《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愚谓“邦国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郑书、楚书、秦记之类。

《孟子疏》谓：“齐王悦南郭先生吹竽，喜邹忌鼓琴，安知与众乐乐。”愚考之《史记》，驺忌以鼓琴见齐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处士吹竽，乃宣王时，见《韩非·内储说》。

《说苑》：“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产以乘舆济人之事也。叔向之时，郑无景差，当以《孟子》为正。

“曾西”，注以为曾子之孙，《集注》因之。《经典序录》：“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曾西之学，于此可考。楚斗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则曾西之为曾申无疑。

郅恽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与

今《孟子》语小异。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愚按《书大传》云：“岁事既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谓造士。”《汉书·食货志》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义，当以是观之。

“弃礼捐耻”，秦所以败；“耻尚失所”，晋所以替。耻之于人大矣。

陈蕃谏校猎曰：“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举首嚬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为一章。

梁惠王“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滈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属魏，后尽为秦并，丧于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今《孟子》无此语，其在《外书》欤？

周子静端朝。为学官。小司成袭盖卿以“守气不如守约”命题。子静曰：“‘气’不与‘约’字对，两‘守’字著略点。晦翁注甚明，岂可破句读《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金楼子》曰：“曾生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孟子》：“颂

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轩以陶渊明“委心”之言为非。

仁曰仁术，儒曰儒术，术即道也。申不害以术治韩，晁错言“术数”，公孙弘谓“智者术之原”，君子始恶乎术矣。故学者当择术。

致堂曰：“杨朱与老聃同时，墨翟又在前，宗师大禹，而晏婴学之。以为杨、墨出于师商，考之不详甚矣。”朱文公曰：“庄周之学，出于老子，韩子始谓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以其书之称子方者考之，则子方之学子夏，周之学子方者，皆不可见。”愚谓观此二说，则异端之学，非孔门弟子传流之差也。

《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又曰：“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此子莫之“执中”也。

杨之学似老，墨之学似佛。杨朱书唯见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刘原父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愚谓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义，是仁外义内，其流为“兼爱”、“为我”矣。

《孟子》引费惠公之言，谓小国之君也。春秋时，费为鲁季氏之邑。《史记·楚世家》有邹、费、郯、邳，盖战国时以邑为国，意者鲁季氏之僭欤？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处。但禅学有体无用。

“曹交”，注谓曹君之弟。按《左传》哀公八年，宋灭曹。至孟子时，曹亡久矣。曹交盖以国为氏者。

老泉《三子知圣人污论》，误以“污”字为句。赵岐谓“孟子知其言太过，故贬谓之‘污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记·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今无此语。

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疑皆附会。《圣证论》云：“《子思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傅子》云孟子舆。”

《孟子》正义云：“唐林谨思《续孟子书》二卷，谓《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与韩文公之说同。

《正义序》云“孙奭”，《崇文总目》、《馆阁书目》、《读书志》皆无之。朱文公谓：“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书不似疏。”

《吕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此可以证《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丧以薄。《宋书·礼志》引《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盖墨家托于禹也。

好乐，好勇，好货色，齐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静，故不能用贾谊；武帝好纷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节义之俗成；太宗诛一

德儒，而谏争之门辟。信乎如风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犹不得也。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汤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学伊尹者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是亦圣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谷；管仲，已熟之荑稗；杨、墨，五谷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战国之君以为宝，故曰“诸侯之宝三”。

为“天吏”，则可以伐燕，于楚、汉见之。董公未说汉王之前，以强弱角胜负，所谓以燕伐燕也。三军缟素之后，则为天吏矣。仁义之言，齐、梁以为迂阔者，董公一言而汉、楚之兴亡决焉，可谓豪杰之士。

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谓：“汤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为贵”。太史公以陈涉与汤、武并言，涉岂能为汤、武哉？盖楚、汉间豪杰之余论也。

“善推其所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敛也。致堂曰：“心无理不该。去而不能推，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则潜天地，抚四海，致千岁之日至，知百世之损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义理而发，无以害之，可使与天地参；由形气而发，无以检之，至于违禽兽不远。”此言收敛

之功也。不阖则无辟，不涵养则不能推广。

“守孰为大？守身为大。”有猷有为矣，必曰有守；“不亏其义”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将叹习曰：“入时愈深，则趋正愈远。”以守身为法，以入时为戒，可谓士矣。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诸葛武侯谓“汉贼不两立”，其义正矣。然取刘璋之事，可谓义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日无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无渐长之理，而袁充言之。汉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汉文悟平之诈，而隋文终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与？

“夫道一而已矣。”为善而杂于利者，非善也；为儒而杂于异端者，非儒也。

尧“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学“所以明人伦”。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谓：“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盖古有此言也。

孺子“沧浪”之歌，亦见于《楚辞·渔父》。考之《禹贡》，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则此歌楚声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古之士所以异于民也。苏秦无二顷田，而奔走游说，岂所谓士乎哉！水心叶氏云：“周衰，不复取士。

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学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上蔡谢子曰：“天下皆乱而己独治，不害为太平。”蜀士杨肩吾曰：“天下虽不治平，而吾国未尝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国虽不治平，而吾家未尝不治且平者，曾、闵是也。一家虽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尝不治且平者，舜与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

《盐铁论》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与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论语》终于《尧曰篇》，《孟子》终于“尧、舜、汤、文、孔子”，而《荀子》亦终《尧问》，其意一也。

“利与善之闲”，君子必审择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几，善恶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闲”，“材与不材之间”，扬、庄之言私。

“若将终身焉”，穷不失义；“若固有之”，达不离道。能处穷，斯能处达。

“养心莫善于寡欲”，注云：“欲，利也。”虽非本指，“廉者招福，浊者速祸”，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谓丹经万卷，不如守一。愚谓不如

《孟子》之七字。不养其心而言养生，所谓“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也。

《吕氏春秋·开春论》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管子》引《神农之数》，《文子》亦引《神农之法》，此即许行所为《神农之言》欤？《汉·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说。”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尝入秦而讥其无儒。孔子顺曰：“秦为不义，义所不入。”其志如鲁仲连。

句容有盗，改置社稷而盗止。下邳多盗，迁社稷于南山之上，盗亦衰息。见陈后山《谈丛》。岳州田鼠害稼，雍明远曰：“迎猫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随以毙。见《范蜀公集》。《孟子》有“变置社稷”，《礼记》有“八蜡”，孰谓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尽性于己；“求在外者”，听命于天。李成季曰：“与其有求于人，曷若无欲于己？与其使人可贱，不若以贱自安。”吕居仁亦以见人有求为非。

“宿于昼”，《水经注》云：“澅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澅中也。俗以澅水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或云当作“画”。《后汉》“耿弇进军画中”，《史记》“画邑人王蠋”，《通鉴》作“昼邑”。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邵子之论秦曰：“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也。”

“商鞅富强之术，诱三晋之民，力耕于内，而使秦民应敌于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于民，秦焉得诱之？仁胜不仁，如春融冰泮，

故曰“仁者无敌”。

“盖大夫王驩。”汉泰山郡盖县故城，在沂州沂水县西北。

赵氏《春秋论》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谓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齐桓其作俑也。‘今之诸侯，五伯之罪人’，谓其春秋而战国之也，晋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谓其战国而七国之也，晋之韩、赵、魏其作俑也。”

止斋曰：“人多言常平出汉耿中丞，颜师古以寿昌为‘权’道。岂知常平盖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今文作‘检’，班氏《食货志》作‘敛’是也。”夫丰岁不敛，饥岁不发，岂所谓无常平乎？

陈烈读“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记书？”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日，以收放心，然后读书，遂一览无遗。前贤之读书如此。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言战国之民也。周之盛时，以井牧授田，以乡遂设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兴而民好善”。

小学

《尔雅》注："汉武帝时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文选》注引《窦氏家传》，以为窦攸，世祖诏诸侯子弟从攸受《尔雅》。二说不同。

《尔雅》："西至于邠国，谓之四极。"朱文公曰："邠国近在秦陇，非绝远之地。"愚按《说文》引《尔雅》曰："西至汃国，谓四极。汃，西极之水也。"府巾切。

《尔雅》疏："按《尸子·广泽篇》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闳、博、介、忳、夏、幠、蒙、昄、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则无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烛于玉烛，饮于醴泉，畅于永风。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气和，正光照，此之谓玉烛。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谓醴泉。其风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方盛，冬为安静，四气和为通正，此之谓永风。'"

《尔雅》疏引"舍人云"："按《经典序录》，《尔雅》有犍为文学注二卷。"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

《白虎通》引《亲属记》，即《尔雅·释亲》也。《通典》："颜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则兄弟之子不得称侄；从母有母名，则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侄唯施于舅、姑耳。'雷次宗曰：'侄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见不及从母。'"刘共父刊《二程先生集》，

改“侄”为“犹子”。朱文公谓：“古人固不谓兄弟之子为侄，亦无云犹子者，记礼者言“犹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从俗称侄，亦无害于义理也。

“傅，负版。”郭璞注：“未详。”即柳子所为作《蝜蝂传》者也。《西京赋》“戎葵怀羊”，《尔雅》“蘼怀羊”，璞亦曰“未详”。

陆玑为《诗草木疏》，刘杳为《离骚草木疏》，王方庆有《园庭草木疏》，李文饶有《山居草木记》。君子所以贵乎多识也。然《尔雅》不释“蘇薮”，字书不见“栮桤”，学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诸！

“槚，苦荼。”注：“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说文》：“茗，荼芽也。”东坡诗：“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黄昏。”后山诗“黄昏汤”，疑即此也。

终军之对鼮鼠，卢若虚之辩鼨鼠，江南进士之问天鸡，刘原父之识六驳，可谓善读《尔雅》矣。蔡谟不识彭蜞，人谓“读《尔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学之陋也。

唐玄度《十体书》曰：“周宣王太史籀始变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诗》、《书》，唯《易》与史篇得全。逮王莽乱，此篇亡失，建武中获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说文》多引王育说，如“天屈西北为无”，“苍颉出，见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说文叙》：“《尉律》试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亡新使甄丰等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佐即隶也。《书》正义亦云：“秦有八体，亡新六书。”去大篆、刻

符、殳书、署书，加古文、奇字。《艺文志》谓：“汉兴，萧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以六体试之。’”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律即《尉律》也。六体非汉兴之法，当从《说文叙》改“六”为“八”。

《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颜氏解为“蠲其子孙之役”，非也，即《参同契》所谓“老翁复丁壮”。朱文公诗“自庆樽前老复丁”，《黄庭经》亦有此三字。

董彦远《除正字谢启》，叙字学，涉猎该洽。其略云：“残经不悟于郭亡，阙文徒存于夏有。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数。书残武殪，颂乱汤齐。乌写混淆，鱼鲁杂糅。增河南之邑为雒，减汉东之国为隋。避上则辠不从辛，绝下则对因去口。枣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疏姓绝。定文于六穗之禾，训同于导；分序于八寸之策，执异为宗。丁尾乱真，钩须失实。书立书肖，而既谬国名；为卷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误伪，谁正云兴之祁祁；隶体散亡，共守（鸾）〔銮〕声之钺钺。锁定银铛之名，车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缝之为来，指二首六身之为亥。郡章立信，救时惟正于四羊；国史传疑，考义共惑于三豖。傅会作九禾之秀，离析为三刀之州。合乐之奏，妄加文武之为斌；定经之名，误合日月之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书忘形象，作非衣小儿之谣。四十八安取于桑？三十七未足语世。梁父七十二家，名虽俱在；《尉律》四十九类，书盖已亡。误存舟二间之为航，安识门五日之为闰？”学者遍观异书，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识之一也。彦远有《古文集类叙》云：“孔安国以隶古易科斗，故汉人不识古字。开元又废汉隶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识隶古。”今按《书序》“为隶古定”，正义谓：“就古文体而从隶以定之，虽隶而犹古，盖存古则可慕，为隶则可识。”非谓隶书为隶古也。

宋景文公云：“萧何自题苍龙、白虎二阙，后世署书由何始。”《说

文》："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

夹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诅楚文》以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谓当惠文王之世，后百余年东巡泰山刻石，则小篆非出于李斯。

古器铭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吕与叔《考古图》谓"嗣王逾年未改元，故以月数"。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质人淳，取其同类。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谓："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刘原父以为"郑"，曰"文、武时毛叔郑也"，而吕与叔以为"邾"。《簠铭》"中"上一字，欧阳公以为"张"，曰"宣王时张仲也"，而与叔以为"弡"。《周姜敦》"伯"下一字，欧阳公以为"冏"，曰"穆王时伯冏也"，而与叔以为"百"。古文难考，几于郢书燕说。

《博古图》："《晋姜鼎铭》'用蕲绰绾眉寿'，《伯硕父鼎铭》'用祈丏百禄眉寿绾绰'，《孟姜敦铭》'绾绰眉寿'。"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语。"愚谓《汉书·安世房中歌》云："克绰永福。"颜氏注："绰，缓也，亦谓延长。"

张燕公《谢碑额表》云："孔篆吴札之坟，秦存展季之垄。"言孔子篆者始见于此。

《金石录·汲县太公碑》云："晋太康二年得竹策之书，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一百一十余岁。"今按《书·顾命》云"齐侯吕伋"，则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为齐侯矣。

滈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乡官也。"《说苑》载乡官又有祭正，亦犹祭酒也。

秦《诅楚文》作于惠文王之时，所诅者，楚怀王也。怀王远屈平，迩靳尚，而受商于之欺，致武关之执，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国人怜之如悲亲戚，积怨深怒，发于陈、项，而秦亡也忽焉。六国之灭，楚最无罪，反尔好还，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吁，秦诅楚耶？楚诅秦耶？

徐楚金《说文系传》有《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篇。吕太史谓："元本断烂，每行灭去数字，故尤难读。若得精小学者，以许氏《说文》参绎，恐犹可补也。"今浙东所刊，得本于石林叶氏，苏魏公本也。

《说文》："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宋·符瑞志》："凤凰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然则爵即凤凰欤？

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于瓮，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吴斗南书》，谓"东汉讨羌檄，日辰与《通鉴长历》不同"，盖指此也。今考《通鉴目录》，汉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后汉纪》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当以《长历》为正。

《汉·西域传》："安息国，书革，旁行为书记。"颜氏注："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书皆横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书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夹漈《六书略》云："梵书左旋，其势向右；华书右旋，其势向

左。”

韩文公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子美曰：“读书难字过。”字岂易识哉！李衡《识字说》曰：“读书须是识字。固有读书而不识字者，如孔光、张禹、许敬宗、柳宗元，非不读书，但不识字。孔光不识‘进退’字，张禹不识‘刚正’字，许敬宗不识‘忠孝’字，柳宗元不识‘节义’字。”此可为学者之戒。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庾肩吾云：“隶书，今之正书。”张怀瓘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书。”《千文》云：“杜藁锺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

康节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吕声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谓：“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律有辟翕，吕有唱和。一阴一阳交，而日月星辰备焉；一刚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备焉；一辟一翕，而平上去入备焉；一唱一和，而开发收闭备焉。律感吕而声生焉，吕应律而音生焉。”《观物》之书本于此，谓：“辟翕者律天，清浊者吕地。先闭后开者春也，纯开者夏也，先开后闭者秋也，冬则闭而无声。东为春声，阳为夏声。此见作韵者亦有所至也。衔、凡，冬声也。”横渠张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于唇齿喉舌，独宫声全出于口，以兼五声也。”夹漈郑氏曰：“声为经，音为纬。平、上、去、入，四声也，其体纵，故为经；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体横，故为纬。”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于西域，岂所谓“学在四夷”者欤？司马公以三十六字母总为三百八十四声，为二十图。夹漈谓：“梵人长于音，所得

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华则一音该一字，梵则一字或贯数音。”鸠摩罗什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佛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谐声，六书之一也，声韵之学尚矣。夹漈谓：“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义，谐声尚声。”《释文序录》云：“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考古编》谓“周顒始有翻切”，非也。

隋陆法言为《切韵》五卷，后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孙愐有《唐韵》，今之《广韵》则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书为一，或谓《广韵》为《唐韵》，非也。鹤山魏氏云：“《唐韵》于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继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今平声分上下，以一先、二仙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盖自‘真’字而来。”愚考徐景安《乐书》，凡宫为上平，商为下平，角为入，徵为上，羽为去，则唐时平声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声之音，出于五行，自然之理。沈隐侯只知四声，求其宫声不得，乃分平声为二。”然后魏江式曰：“晋吕静放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龣、徵、羽各为一篇。”则韵分为五，始于吕静，非自沈约始也。约答陆厥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沈存中云：“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

《潜虚》以“兲”为“天”，古文也。见《广韵》，而《集韵》不载。《古文韵》兲字，《碧落》文。

《广韵》言姓氏甚详，然“充”字有充虞，见《孟子》。“归”字有齐归，见《左传》。其遗阙多矣。“贲育”，谓孟贲、夏育也，《广韵》以贲为姓，“古有勇士贲育”，谬矣。

颜鲁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为《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崇文总目》仅存十六卷，今不传。

《韩非·五蠹》曰：“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说文》云：“自营为厶。”“背厶为公。”

宋元宪宝玩《佩觿》三篇。苏文忠每出，必取声韵音训文字置箧中。晁以道晚年日课识十五字。

夹漈谓：“《说文》定五百四十类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误以子为母者二百十类。”

吴孙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曌、刘龑（因之）〔及囦〕，皆字书所无。《梁四公记》亦然。

《隋志》以《苍颉》、《训纂》、《滂喜》为《三苍》，《说文系传》以《苍颉》、《爰历》、《博学》为《三苍》，并《训纂》为四篇。

《急就篇》“沐浴揃搣寡合同”。《庄子·外物篇》“眦𡟰可以休老”，亦作“揃搣”。

“不”字，本方久反，凡书之“不”字，皆点入声。“其”字，本音箕，“夜如何其”。凡书之“其”字，皆点平声。《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声与上、去、入相间。近世续《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经说

“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曰：“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始见于太史公《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或云“七经”，后汉赵典学孔子七经。蜀秦宓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或以六经、六纬为“十二经”。《庄子·天道篇》。或以五经、五纬为“十经”。《南史·周续之》。或云“九经”。《释文序录》：“《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唐·谷那律传》“九经库”，始有“九经”之名。《乐经》既亡，而有“五经”，自汉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书》、《诗》、《春秋》为“四经”，犹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汉·艺文志》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二说不同。然《五经》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所谓《鲁诗》、《韩诗》。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所谓《齐诗》。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

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后蜀石经于高祖、太宗讳皆缺画，唐之泽深矣。

《唐·儒学传序》："文宗定《五经》，鑱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按《文粹》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序》以参为文宗时，误矣。参所定乃书于壁，非鑱石也。《旧史·纪》云："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会要》载是年八月覆定石经字体官唐玄度《状》："今所详覆，多因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艺文志》参有《五经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经字样》一卷。文宗时是正讹文乃玄度，非参也。

《皇览·冢墓记》曰："汉明帝时，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愚谓"儒以《诗》《礼》发冢"，《庄子》讥假经以文奸者尔，乃欲发冢以求《诗》《书》，汉儒之陋至此！

欧阳文忠公《笔说》云："安昌侯张禹曰：'书必博见，然后识其真伪。'"当考所出。

艾轩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经》注我"之意，盖欲学者于践履实地用功，不但寻行数墨也。

虞溥《厉学》曰："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知，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学者不患才不及，而

患志不立。”任子曰：“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学无以为智，不勤教无以为仁。”愚谓此皆天下名言，学者宜书以自儆。

《文中子》言：“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陆鲁望谓：“六籍之中，有经有史。《礼》、《诗》、《易》为经，《书》、《春秋》实史耳。”舜、皋陶之《赓歌》、《五子之歌》皆载于《书》，则《诗》与《书》一也。《文中子》之言当矣。

王微之云：“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见陆农师诗注。

古未有板本，好学者患无书。桓谭《新论》谓：“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驎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抱朴子所写，反覆有字。《金楼子》谓：“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后魏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其勤与编蒲缉柳一也。《国史·艺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国初，广诸义疏音释，令孔维、邢昺雠定颁布。

《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皆四言，而阙其一。

郑康成注二《礼》，引《易说》、《书说》、《乐说》、《春秋说》、《礼家说》、《孝经说》，皆纬候也。《河》、《洛》、七纬，合为八十一篇。《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又别有三十篇。《七经纬》三十六篇，《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璇玑钤》、《考

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推度灾》、《泛历枢》、《含神务》；《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又有《尚书中候》、《论语谶》，在七纬之外。按李寻有“五经六纬”之言，盖起于哀、平。至光武笃信之，诸儒习为内学。隋焚其书，今唯《易纬》存焉。正义多引谶纬。欧阳公欲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国《书》，至齐、梁始列国学，故诸儒之说不若《诗》、《礼》之详实。

司马文正公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朱文公曰：“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矣。’”见《援神契》。是以圣人为巫史也。纬书谬妄，而沈约取之，无识甚矣。

《家语》：“齐太史子余叹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对策》云：“见素王之文。”贾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自号素王。”卢钦《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语》之言而失其义，所谓郢书燕说也。《庄子》云：“玄圣素王之道。”祥符中谥孔子为“玄圣”，后避圣祖名，改“至圣”。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斯言可以箴谈经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学衍义后序》谓“有进奸言于经幄者”。尝以问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讲《易·乾》之《文言》‘知进退存亡’，为奸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书》亡；鲁有《颂》而《诗》亡；鲁郊禘，秦僭畤，而《礼》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彻，而《乐》亡。

《法言》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盖刘歆《七略》取《法言》之语。

卷九

天道

《三五历纪》："天去地九万里。"《淮南子》以为五亿万里。《春秋元命包》："阳极于九，周天八十一万里。"《洛书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孝经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闲，相去万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万九千五里。"《关令内传》："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万里；东卯西酉，亦九千万里。四隅空相去九千万里。天去地四十千万里。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为脉。"《论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积凡七十三万里。天去地六万余里。"《灵宪》："自地至天一亿万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仪，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离地八万里。冬至之日，虽在外衡，常出极下地上二万里。"《周礼疏》："按《考灵曜》'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以圆覆，地以方载。'《河图括地象》：'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极广长，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广雅》：'天圜，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与天高等。'《天度》云：'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闲相距，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义："《考灵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万一千里，是天圆周之里数也。以围三径一言之，直径三十五万七千

里，此二十八宿周回直径之数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东西各有万五千里，是为四游之极，谓之四表。据四表之内，并星宿内，总三十八万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处，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数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枢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枢出地上三十六度，状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昼一夜之闲，凡行九十余万里。人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一息之闲，天行八十余里。人之一昼一夜有一万三千六百余息，是故一昼一夜而天行九十余万里。"致堂胡氏谓："天虽对地而名，未易以智识窥。非地为有方所可议之比也。"

《河图括地象》云："天左动，起于牵牛；地右动，起于毕。"《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尔雅》注："牵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终始，故谓之星纪。"

杨倞注《荀子》云："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尽皆天也。"其说本于张湛《列子注》，谓："自地而上，则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离天也。"

《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又曰："地〔在〕太虚之中，大气举之。"道书谓："风泽洞虚，金刚乘天。"佛书谓："地轮依水轮，水轮依风轮，风轮依虚空，虚空无所依。""风泽洞虚"者，风为风轮，所谓大气举之也；泽为水轮，所谓浮天载地也。"金刚乘天"者，道家谓之"刚风"，岐伯谓之"大气"，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气刚劲"者是也。张湛解《列子·汤问》曰："太虚无穷，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则"风轮依虚空"可见矣。

《三礼义宗》："天有四和。昆仑之四方，其气和暖，谓之和。天道左转，一日一夜，转过一度。日月左行于天而转，一日一夜，帀于四

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极四和。”注谓：“四和者，谓之极。子午卯酉，得东西南北之中。”《义宗》之说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径千里。”徐整《长历》曰：“大星径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晋鲁胜《正天论》谓：“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详其说。

《月令》正义引《前汉·律历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载四分度之一。愚谓《天度》列为二十八宿，唯斗有余分。《续汉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晋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皆有余分。唐一行谓《太初历》，“今赤道星度，其遗法也”。《续汉志》黄道度与《前志》不同。贾逵论云：“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谓：“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蔡伯静亦谓：“历家欲求日月交会，故以赤道为起算之法。《月令》正义引赤道度，其以是欤？”《淮南子·天文训》“箕十一四分一”，与《汉》、《晋志》不同。

日右转，星左转，约八十年差一度。汉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见李肇《国史补》。裴胄问董生云：“贞观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此李淳风之说也。汉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庆历甲申，《崇天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见《武经总要》。岁差之说不同。”贾逵云：“古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何承天云：“尧冬至日在须女十度，《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

初四分，《景初历》在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汉初用秦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晋姜岌以月蚀，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蚀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颛帝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尧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东壁。”

信都芳曰：“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刘智谓：“黄帝为盖天，颛顼造浑仪。”《春秋文曜钩》谓：“帝尧时，羲和立浑仪。”而本朝韩显符《浑仪法要序》以为伏羲立浑仪。未详所出。

《后汉·天文志》：“黄帝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斗苞似是人名氏，当考。

刻之长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长短，由日行之南北。此语盖出于方氏《礼记解》。

《观象赋》，后魏张渊撰。见《后魏书》。《初学记》云宋张镜，非也。

《大象赋》，《唐志》谓黄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风之父也。”今本题杨炯撰，毕怀亮注。《馆阁书目》题张衡撰，李淳风注。薛士龙书其后曰：“专本巫咸星赞，旁览不及《隋书》，时君能致之兰台，坐卧浑仪之下，其所论著，何止此耶！”愚观赋之末曰：“有少微之养寂，无进贤之见誉。耻附耳以求达，方卷舌以幽居。”则为李播撰无疑矣。播仕隋高祖时，弃官为道士，时未有《隋志》，非“旁览不及”也。张衡著《灵宪》，杨炯作《浑天赋》，后人因以此赋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谓“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遗内供奉王希明撰，乔令来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颂》、《五行吟》总为一卷。郑渔仲曰：“隋有丹元子，隐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见象。王希明纂《汉》、《晋志》释之。”然则王希明、丹元子盖二人也。

沈约《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将伐殷，聚房；齐桓将霸，聚箕；汉高入秦，聚东井。周、汉以王，齐以霸。”襄陵许氏谓：“恒星不见，星陨如雨，齐桓之祥也。沙鹿崩，晋文之祥也。桓将兴而天文隳，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革也。”

后汉永建初，李郃上书曰：“赵有尹史，见月生齿龁毕大星，占有兵变。赵君曰：‘天下共一毕，知为何国也？’下史于狱。其后公子牙谋杀君，如史所言。”《天文志》注：《李氏家书》。按太史公《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赵尹皋。”又谓：“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尹史，即尹皋也，其占验仅见于此，《赵世家》不载。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谓“殷商，巫咸”，考之《书》“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国云：“巫，氏也。”马融谓“殷之巫也”，郑康成谓“巫官”，孔颖达云：“咸、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后汉·天文志》乃云“汤则巫咸”，当以《书》为正。《史记正义》：“巫咸，吴人，今苏州常熟县西海隅上有巫咸、巫贤冢，并识之，以广异闻。”郭璞《巫咸山赋序》：“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医。”此又一巫咸也。

《庄子》言：“傅说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古赋有云：“傅说奉中闱之祠。”注云：“傅说一星，在尾北后河中，盖后宫女巫也。”说为商良相，岂为后宫女巫祈子而祷祠哉！此天官之难明者

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君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丁鸿《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纵横。”其言出于此。

元祐末，日食不尽如钩。元符末，日食正阳之朔。此皆有阴慝见于祲象，志壹之动气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岩叟言：“《汉·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复既。’按元丰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复既，则是不当既而既也。”愚谓月食之既，犹儆戒如此，况日食乎？

医书《素问》之中，亦尝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质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标星藏曜，故星之见者七焉。九星谓天蓬、天芮、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盖从标而为始，所谓九星者，此是也。”《楚辞》刘向《九叹》云：“讯九鬿音祈。与六神。”注：“九鬿，谓北斗九星也。”《补注》谓：“北斗七星，辅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摇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经疏》云：‘不止于七，而全于九，加辅、弼二星故也。’”与《素问注》不同。《曲礼》“招摇在上”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义引《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机，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摇光则招摇也。”《淮南子·时则训》注：“招摇，斗建也。”《楚辞补注》以招摇在七星之外，恐误。徐整《长历》曰：“北斗七星间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

王介甫云："云，阴中之阳；风，阳中之阴。"朱文公云："纬星，阴中之阳；经星，阳中之阴。"按《素问·天元纪大论》："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颜之推《归心篇》、孔毅父《星说》，亦仿屈子《天问》之意。然《天问》不若庄子《天运》之简妙。巫咸袑之言，不对之对，过柳子《天对》矣。傅玄《（疑）〔拟〕天问》，见《太平御览》。

古诗"黄姑织女时相见"之句，此所云黄姑，即河鼓也，吴音讹而然。

《黄帝风经》曰："调长祥和，天之善风也。折扬奔厉，天之怒风也。"见《御览》。《周官·小祝》："宁风旱。"汉代田之法能风与旱。此昌黎所以讼风伯也。

《太平御览》以五色云列于咎征。宋景平元年，有云五色如锦，而徐羡之废帝。韩魏公五色云见之事，不见于国史，疑《家传》之增饰也。

《龙城录》"月落参横"之语，《容斋随笔》辨其误。然古乐府《善哉行》云："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忘寝与餐。"《龙城录》语本此，而未尝考参星见之时也。

《天经》，绍兴三十年王及甫上。朱文公谓："类集古今言天者，极为该备。"

星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尧典》举四时之正，以午为中。《月令》举十二时之中，以未为中。以火星论之，以午为正。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

中”。至申为流，故《诗》曰“七月流火”。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故《传》曰“火见于辰，火伏而蛰者毕”。诸星亦然。《诗·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于未也。朱子曰：“尧时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汉、晋以来又差。今比尧时似差及四分之一。”

《后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晕五星之属列《天文志》，薄蚀彗孛之比入《五行说》。七曜一也，而分为二志。故陆机云‘学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没戌，故五星为五辰，十二舍亦为十二辰。

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举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月令》正义。二十八宿连四方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诗正义》。

《唐·天文志》：“咸通中，荧惑、镇、太白、辰星聚于毕、昴，在赵、魏之分。诏镇州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谓人妖，何以弭变！

《月令》凡二傩，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郑康成谓：“阴气右行，季春之中，日行历昴，阳气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毕，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于是索室驱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礼》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然则民之疾，系乎日星之行度。古者圣君范围于上，贤相燮理于下，是为天地之良医。皇建有极，五福锡民，莫不寿考且宁。傩所以存爱民之意而已。

《唐·天文志》：“测景在浚仪岳台。”按宋次道《东京记》：“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今祥符县西九里有岳台。”《图经》云：“昔魏主遥事霍山神，筑此台，祷于其上，因以为名。”

历数

《太初历》：“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孟康注：“此为甲寅之岁。”《大事记解题》：“按《通鉴目录》、《皇极经世》‘太初元年，岁次丁丑’。当考。”愚按《大衍历议》云：“《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秦《颛顼历》元起乙卯，汉《太初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犹以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阏蒙摄提格之岁，而实非甲寅。”其说可以补《解题》之遗。

《大衍历议》曰：“《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历》庚申元后百十四岁。纬所载壬子冬至，则其遗术也。”按《汉志》鲁厘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壬子。《隋志》：“《春秋纬命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则纬与殷历同。故刘洪曰：“《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即《命历序》所谓“孔子修《春秋》用殷历”也。《晋志》姜岌曰：“考其交会，不与《殷历》相应。”《春秋分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历法，积之气候，验之日食，则春秋隐、桓之正皆建丑。庄、闵、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后建子，间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异尚也，历乱而不之正也。”

历有小历，有大历。唐曹士蒍《七曜符天历》，一云《合元万分历》，本天竺历法，以显庆五年庚申为历元，雨水为岁首，世谓之小历，行于民间。石晋《调元历》用之。后周王朴校定大历，削去符天之学，为《钦天历》。

刘贶曰：“历动而右移，律动而左转。”

刘洪曰：“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未差无以知其失，未验无以知其是。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李文简以为至论。

蓂荚谓之历草。田俅子曰：“尧为天子，蓂荚生于庭，为帝成历。”而《大戴·明堂篇》谓：“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唐律赋有《朱草合朔》。古有云：“梧桐不生，则九州异。”注谓一叶为一月，有闰十三叶。平园《闰月表》用梧桐之叶十三。

纳甲之法，朱文公谓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说。《参同契》借以寓行持进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兑象月见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离象火就已。”虞与魏伯阳皆会稽人，其传盖有所自。汉上朱氏云：“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辛、己、丁三者得于坤。始于甲、乙，终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数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数。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自甲至壬，其数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数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说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运六气，一岁五行主运各七十二日。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厥阴风木；而火独有二。天以六为节，故气以六期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故运以五岁为一周。《左氏》载医和之言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即《素问》五六之数。《易》、《洪范》、《月令》，其致一也。杨退修谓：“五运六气，通之者唯王砯。然迁变行度，莫知其始终次序。”程子曰：“气、运之说，尧、舜时十日

一雨，五日一风，始用得。”

朱文公尝问蔡季通：“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又谓：“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龙与牛为合，而他皆不类。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韩文考异》：“《毛颖传》封卯地谓十二物，未见所从来。”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午为马之证也；“季冬出土牛”，丑为牛之证也。蔡邕《月令论》云：“十二辰之会，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义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但阴阳取象多涂，故午为马，酉为鸡，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说文》亦谓巳为蛇象形。

自帝尧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尧而上，六阏逢无纪。致堂云：“有书契以来，凡几鸿荒、几至德矣。《广雅》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盖茫诞之说。”刘道原《疑年谱》谓“大庭至无怀氏无年，而有总数”。尧、舜之年，众说不同。《三统历》次夏、商、西周，与《汲冢纪年》及《商历》差异，况开辟之初乎？王质景文云：“浑沦以前，其略见于释氏之《长含经》。开辟以后，其详见于邵氏之《皇极经世》。”

以十一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弥乾。《聿斯经》本梵书。程子谓：“三命是律，五星是历。”晁氏谓：“泠州鸠曰：‘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五星之术，其来尚矣。”

“《定之方中》，公刘之诗，择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论命之说也。”《传》云：“不利子商。”则见姓之有五音。《诗·吉日》“维

戊”、“庚午”，则见支干之有吉凶。

《五代史·马重绩传》：“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昼夜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考《五代会要》，晋天福三年，司天台奏《漏刻经》云：“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为正前，十分四刻为正后，二十分中心为时正。上古以来，皆依此法。”欧阳公作史，于“六十分”之上阙“八刻”二字，不若《会要》之明白。

《数术记遗》云：“世人言三不能比两，乃云捐闷与四维。”甄鸾注《艺经》曰：“捐闷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时相从。徐援称‘捐闷是奇两之术’。”《御览》引《艺经》作“悁闷”。“三不能比两”者，孔子所造，布十干于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维”，东莱子所造，布十二时四维。

桓谭《新论》曰：“老子谓之玄，扬子谓之太玄。”石林谓：“《太玄》皆《老子》绪余。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为九，故九而九之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为三方，自是为九，而积之为八十一首。”《金楼子》云：“扬雄有《太玄经》，杨泉有《太元经》。”

《潜虚》，心学也，以元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温公之学，子云之学也。《先天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岂惟先天哉！《连山》始《艮》，终而始也；《归藏》先《坤》，阖而辟也。《易》之《乾》，太极之动也；《玄》之中，一阳之初也。皆心之体，一心正而万事正，谨始之义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见天地之心乎？”愚于《虚》亦云。《虚》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张文饶《衍

义》以养气释元，似未尽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注云：“阴阳之数，日辰之名。”盘洲于闰十一月用中榆立闰，盖出于此。

《国史志》云：“历为算本。治历之善，积算远，其验难而差迟；治历之不善，积算近，其验易而差亦速。”

历元始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豳诗》于十月“曰为改岁”。周以十一月为正，盖本此。“曰为改岁”，用周正；“何以卒岁”，乃夏正。

卷十

地理

《三礼义宗》引《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禹大传》，岂即太史公所谓《禹本纪》者欤？

《盐铁论》："大夫曰：'邹子推终始之运，谓中国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所谓八极而天下际焉。故秦欲达九州，方瀛海，朝万国。'文学曰：'邹衍怪说，荧惑诸侯。秦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愚谓秦皇穷兵胡粤，流毒天下，邹衍迂诞之说实启之。异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此即《汉志》所谓"系水土之风气"也。杜牧亦云："山东之地，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坚谓"禹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李垂《导河书》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晁补之《河议》曰："二渠于《禹贡》无见。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勃海

北距碣石五百余里。而河入勃海，盖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

蔡氏《禹贡传》曰："鸟鼠，《地志》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渭州渭源县西也。"此以唐之州县言，若本朝舆地，当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县南，今秦州大潭县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县，熙宁七年，以大潭隶岷州。今为西和州，当云"今西和州大潭县"。朱文公《诗传》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兴平县。"按《舆地广记》，凤翔府天兴县，故雍县，秦德公所都也。兴平乃章邯为雍王所都之废丘也。当云"雍，今凤翔府天兴县"。

《吕氏春秋》："禹南至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此屈子《远游》所谓"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

朱文公谓："汉之寻阳县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说明矣，然汉柴桑县属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为九江，柴桑县为九江亭，则九江之名，其误久矣。以九江为洞庭，本于《水经》，而胡、晁、曾氏因之。

《国语注》"姑蔑，今太湖"，当作"大末"。"甬句东，今句章东，海口外洲"，当作"浃口"。盖传写之误。唐卢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县南率山，东入海"，今《汉志》云"蛮夷中"。

《战国策》："田单为栈道木阁，迎齐王与后于城阳山中。"非但蜀有栈阁也。

楚"北有甘鱼之口"，鲍氏注疑为济阴高鱼，非也。《左氏》昭十三

年《传》“次于鱼陂”，注云：“竟陵县城西北有甘鱼陂。”

《大事记解题》：“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载。按《舆地广记》，汉武帝置郡，既而罢之。”愚按，《黄霸传》“入谷沈黎郡”，《后汉·莋都夷传》：“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僥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冉駹夷传》：“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宣帝纪》：“地节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

荀卿为兰陵令。县在汉属东海郡，今沂州承县。诚斋《延陵怀古》有《兰陵令》一章，盖误以南兰陵为楚之兰陵也。古灵字亦误。

文中子父曰“铜川府君”。隆为铜川令。阮氏注：“上党有铜鞮县。”龚氏注：“隋初置铜川县，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郡秀容县，开皇初置新兴郡、铜川县，十八年置忻州。”龚注是也。

《中说》“同州府君”，龚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于虎牢，西魏始改华州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

《汉·地理志》言风俗，多取太史公《货殖传》。然太史公语尤奇峻，可以参观。

《地理志》：“《禹贡》桐柏大复山，在平氏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陵入海。”《禹贡集解》云：“淮陵，晋犹存，不知何代废省。今其地当在楚州界。”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县。”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永宁元年为淮陵国。《舆地广记》：“泗州招信

县，本淮陵县，汉属临淮郡。宋曰睢陵，置济阴郡。”今按汉、晋有淮陵、睢陵二县，宋济阴郡有睢陵县，而淮陵郡无淮陵县。盖宋之睢陵，即汉之淮陵也。《广记》：汉睢陵故城，在淮阳军下邳县。《寰宇记》：“古淮陵城在招信县西北二十五里。”然则《禹贡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谓“齐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临淄有服官”。《说苑》：“《墨子》曰：‘锦绣絺紵，乱君之所造。其本皆兴于齐景公喜奢而忘俭。幸有晏子以俭镌之，然犹几不能胜。’”齐俗之侈，盖自景公始。

琅邪郡灵门县壶山，浯水所出。音吾。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沟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邺。”出《吕氏春秋·先识览》，以“贤令”为“圣令”，“舄卤”为“斥卤”。

《史记·货殖传》：“南阳西通武关、郧关。”正义云：“《地理志》宛西通武关，而无郧关。‘郧’当作‘洵’。洵水上有关，在金州洵阳县。”愚按《汉志》，汉中郡长利县有郧关。长利，今商州上津县，武关在商洛县，正义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与；晋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镇扞契丹，及幽镇亡，而契丹之患始炽，方镇之效也。郡县削弱，则夷狄之祸烈矣。

《九域志》：“沧州有汉武台。”《唐·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伐高丽，班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台余基三成，燕齐之士为汉武求仙之处。

李太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说本扬雄《蜀记》。愚谓岷、嶓载于《禹贡》，庸、蜀见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谓："晋郭璞注三卷，后魏郦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详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书。云'济水过寿张'，则前汉寿良县光武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则狄县安帝更名；'荷水过湖陆'，则湖陵县章帝更名；'汾水过永安'，则彘县顺帝更名，故知顺帝以后纂序也。"愚按《经》云"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诸葛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云"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然则非后汉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旧唐志》云"郭璞撰"。愚谓所载及魏、晋，疑出于璞也。《新唐志》始以为桑钦，而又云"一作郭璞撰"，盖疑之也。《经》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注云"赫连果城也"，乃后魏所置，其郦氏附益欤？按《前汉·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谓"钦，成帝时人"，意者钦为此书，而后人附益，"如《山海经》禹、益所记，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之名，《本草》神农所述，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之称，《尔雅》作于周公，而云'张仲孝友'，《苍颉篇》造于李斯，而云'汉兼天下'，皆非本文"，颜之推尝论之矣。《通典》又谓"景纯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传。

《三辅黄图》所载"灵金内府"及"天禄阁青藜杖"皆王嘉《拾遗记》谲诞之说。程泰之谓《黄图》盖唐人增续成之。《水经注》引《黄图》，今本所无。

《殷芸小说》云："诸葛武侯躬耕于南阳。"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

《素问》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

《汉袁良碑》云：“帝御九龙殿，引对饮宴。”《集古录跋》谓：“九龙殿名，惟见于此。”愚按张平子《东京赋》曰：“九龙之内，寔曰嘉德”，注：“九龙，本周时殿名，门上有三铜柱，柱有三龙相纠绕，故曰九龙。嘉德殿在九龙门内。”非但见于此碑也。

武后在洛阳，不归长安。此《通鉴》所载也。张柬之等举兵，至后所寝长生殿，又迁后于上阳宫，皆在洛阳。程泰之《雍录》乃谓长安宫殿，误矣。

冯衍赋云：“皋陶钓于雷泽兮，赖虞舜而后亲。”未详所出。《水经注》引《墨子》曰：“舜渔濩泽。”今《墨子·尚贤篇》曰：“舜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服”字疑即“濩”字。

《汉·王嘉传》：“为南陵丞。”颜注：“南陵，县名，属宣城。”按汉无宣城郡南陵县，宣城县属丹阳郡。南陵属京兆，文帝七年置。颜注不考《地理志》，何邪？

《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为雍州之山。晁氏谓：“冀州之吕梁狐岐山也。”蔡氏《集传》从之。朱文公曰：“梁山证据不甚明白。”

《贾谊书》曰：“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武关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诸侯；函谷在陕州灵宝，以限北诸侯；临晋在同州朝邑，以限东诸侯。

鲍明远《登大雷岸与妹书》云：“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

辛，波路壮阔。”其词奇丽超绝，翰墨畦径，可以讽诵。明远妹令晖有文才，能诗，见锺嵘《诗品》。大雷在舒州望江县，《水经注》所谓“大雷口”也。晋有大雷戍，陈置大雷郡。庾亮《报温峤书》：“无过雷池一步。”“积雨为池，谓之雷池。东入于江，为大雷口。”《元和郡县志》云。

余仕于吴郡，尝见长洲宰，其圃扁曰“茂苑”，盖取诸《吴都赋》。余曰：“长洲非此地也。”问其故，余曰：“吴王濞都广陵。《汉·郡国志》：‘广陵郡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东阳，今盱眙县，故枚乘说吴王云‘长洲之苑’，服虔以为‘吴苑’，韦昭以为长洲在吴东，盖谓广陵之吴也。”曰：“它有所据乎？”曰：“隋虞绰撰《长洲玉镜》，盖炀帝在江都所作也。长洲之名县，始于唐武后时。”《元和郡县志》：“苑在长洲县西南七十里。”未足据也，当从《郡国志》。

杀胡林，在栾城县。唐属赵州，后属真定府。《纪异录》云：“林内射杀狐，因以名之。”《续通典》云：“唐天后时袭突厥，群胡死于此，故以名之。”

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后也。奇章，巴州之县。梁普通六年置，取县东八里奇章山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舆地广记》皆云“其章”，误也。《续通典》作“奇章”。

诸子

《汉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传，视汉亡八篇矣。十篇见于《大戴礼》。景迂云："世知读《曾子》者，殆未见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记虽或甚疏，亦必切于日用躬行之实。"

太史公序《历书》曰："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出《曾子·天圆章》。《曾子》云："其间不容发。"

《通鉴》载"子思言苟变于卫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记》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时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过于寿考乎？"

《家语》："《荀子》谓'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韩诗外传》、《说苑》皆云"观于周庙，有欹器焉"。《晋·杜预传》云："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当以周庙为是。

《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汉·艺文志》"道家"有《黄帝铭》六篇。蔡邕《铭论》："黄帝有《巾机》之法。"《皇览》撰集于魏文帝时，汉《七略》之书犹存。《金人铭》盖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铭龟山杨公曰："孰能识车中之状，意欲施之。"《韩诗外传》云："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贡曰：'何足辞也？'子曰：'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

无贤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盖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

荀卿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陈仲子犹可议，直哉史鱼，以为盗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与子思、孟轲皆在焉，岂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辞·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荀卿适楚，在屈原后，岂用《楚辞》语欤？抑二子皆述古语也？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独不知李斯、韩非乎？

《成相》曰：“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注云：“横革、直成，未闻。”韩侍郎云：“此论益、皋陶之功，横而不顺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尝考《吕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窥即直成也，“真”与“直”字相类。横革即横革也，皆禹辅佐之名。之交，未详。《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罣牢天下而制之。”《马融传》注作“皋牢，犹牢笼也。”

孟子三见齐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杨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与言也。”此《庄子》所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宫赋》之语本此。

《劝学篇》“青出之蓝”作“青取之于蓝”，“圣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润”作“草木润”，“君子如嚮矣”作“知響矣”。《赋篇》“请占之五泰”作“五帝”。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余不胜纪。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当俟详考。〇“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监本改为“五帝”而删注文。

河间献王之言，惟见于《说苑》，谓：“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又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酾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又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独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见小，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司马公为《献王赞》，谓：“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文、景远矣。”

《法言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诗》、

《书》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论》曰：“疑而问，问而辩，问辩之道也。扬雄之《法言》，辩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无取焉。”东坡亦谓《太玄》、《法言》：“雕虫而变其音节，谓之经，可乎？”

《法言》末篇称“汉公”，斯言之玷，过于《美新》矣。司马公虽曲为之辩，然不能涤莽大夫之羞也。

“五两之纶，半通之铜。”注云：“半通，阙。”今按仲长统《昌言》曰：“身无半通青纶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啬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灵根，闭朋牖”，《太玄》之心学也。

《中说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会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隋无此名。

“《诗》失于齐、鲁”，当从龚氏本云“《论》失于齐、鲁”，谓《论语》也。上文已言“齐、韩、毛、郑，《诗》之末也”，不当重出。

“封禅，秦、汉之侈心。”此河汾笃论也。房、魏学于河汾，而议封禅之礼，不以为非，安在其为守师说乎？梁有许懋，而唐无人焉，曾谓房、魏不如懋乎！

龚氏注《中说》，引古语云：“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愚按《楚辞·橘颂》云：“闭心自谨终不过失兮。”王逸注：“闭心，捐欲也。”

《中说》于文取陆机，于史取陈寿，自魏、晋而下言之也。

“记註兴而史道诬矣。”“註”当作“注”，“记注”谓汉、晋以后起居注之类，虚美隐恶，史无直笔，故曰“诬”。阮逸谓若裴松之注《三国志》，恐非。

“张玄素问礼”，注云：“史传未见。”玄素蒲州人，《唐书》有传，注以为未见，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此叔恬之言也。元魏之君，唯称孝文，然治家无法，佳兵不已，再传而遂乱，安在其黎民怀之！

“文中子游马颊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龚氏本云：“子游黄颊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绩尝题诗黄颊山壁。”愚按《负苓者传》：“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当从龚本。

仲长子光，《中说》称之。王无功为传云：“著《独游颂》及《河渚先生传》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为祭文云：“明道若昧，进道若退。鸟飞知还，龙亢靡悔。藏用以密，养正以蒙。不见其始，孰知其终。”

无功《答冯子华书》曰：“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之操，盖孔氏《龟山》之流也。吾尝亲受其调，颇谓曲尽。近得裴生琴，更习其操，洋洋乎觉声品相得。”又曰：“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谓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溟，高深极矣。’”可附《中说》注。

李百药曰“分四声八病”，按《诗苑类格》沈约曰：“诗病有八：平

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唯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长福郊，少福畤。”龚氏本载前述长子福奖。刘禹锡撰《王质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潜。”质，潜之季子，为谏议大夫、给事中，终宣歙观察使，《唐书》有传。福畤之子，见于《文艺传》者勔、勮、勃、助、劼、劝。“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龚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奖、福祚、福畤。”福奖疑即福郊也。书此以补《世家》之阙。

王无功《游北山赋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之受田。”其赋云：“白牛溪里，冈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南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为俊颖。而姚义慷慨，同侪方之仲由。薛收以理达方庄周。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未行。”然无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郑毅夫论《中说》之妄，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通时年八九岁，未有门人，而有德林请见，归而有忧色，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霑襟。关子明太和中见魏孝文，如存于开皇间，亦一百二三十岁矣，而有问礼于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读书志》谓：“薛道衡仁寿二年出襄州，通仁寿四年始到长安，其书有‘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用此推之，则以房、杜为门人抑又可知也。”

《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闳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

张巨山《读管子》曰："读《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知其功业之所本，然后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浅也。书多古字，如'况'作'兄'，'释'作'泽'，此类甚众。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而注乃谓'召忽谓管仲为兄'。'泽命不渝'，而注乃以为'泽恩之命'。甚陋，不可遍举。"愚谓《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龄，非也。

《地员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谓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实数。"手实"之名，始见于此。吕惠卿因以行手实之法。苏文忠论管仲之无后，利不可与民争也，盖有激云。

《傅子》谓《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古史》谓："多申、韩之言，以智欺其民，以术倾邻国。有不赀之宝，石璧菁茅之谋，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决狱折中，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理。"《吕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说苑》，弦章在景公时，当以《管子》为正。

黄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鉴外纪》改为风后。

《弟子职》，《汉志》附于《孝经》。朱子谓："疑是作内政时，士之子常为士，因作此以教之。"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于'战胜，以丧礼处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独得诸河上公，而古本无有也。傅奕能辩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复，早复谓之重积德。”司马公谓：“不远而复，不离于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谓：“能啬则不远而复，重积德者，先已有所积，复养以啬，是又加积之也。”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当为“复”。

方伯謩，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盖有所激者。生于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为申、韩惨刻，原于《道德》，亦过矣。”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似与师说背驰。

“生之徒十有三。”《韩非·解老》云：“四肢与九窍。”

首章以“有”、“无”字下断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谓：“名可名，有名、无名皆一义。常无欲，是说无欲。”

“惟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之意。汤、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无利天下之心，而与天下同其利，然后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养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谓：“养生之大者，在爱气闲欲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此言神无离形，则气多内充。”董子亦有得于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曰：亦曰计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书称平王问道，老子与孔子同时，又云范蠡师之，去平王之时远矣。序谓周平王时人，非也。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汲黯取之；“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魏相取之；“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董仲

舒取之；“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班固、杜甫、韩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孙思邈取之；“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陆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郑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越绝》、刘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貍”，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皆见此书。其见于《列》、《庄》、《淮南子》者，不可缕数。

《文子》曰：“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汲长孺学黄老言，故用《文子》之语。颜注云：“积薪之言出《曾子》。”当考。

《战国策》云：“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子》云：“老莱子谓子思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汉·艺文志》：“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当从《国策》。

壶丘子林，列子之师也。《吕氏春秋》云：“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则与子产同时。

列子以仕卫为“嫁于卫”，从一而终，之死靡它，是之谓正。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

“狐父之盗。”《史记正义》：“《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砀山县东南三十里。”

东坡欲去《庄子》《盗跖》、《渔父篇》。而邵子《观物外篇》谓：“《盗跖》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莫如之何；《渔父》言事之不可强者，虽圣人亦不可强。”

五峰云：“《庄子》之书，世人狭隘执泥者，取其大略，不为无益。若笃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论，则其中无真实妙义，不可推而行也。”愚谓此读《庄子》之法。伊川一生不曾看《庄》、《列》。

《韩诗外传》：“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与《庄子》同而小异。《汉·古今人表》作“轮边”。

《大宗师》曰：“道可传而不可受。”屈子《远游》曰：“道可受兮不可传。”敢问其所以异？曰：“《庄子》所谓传，传以心也；屈子所谓受，受以心也。目击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传之，离道远矣。”

朱文公谓《庚桑楚》一篇皆是禅。

《天运篇》：“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太平御览》引《庄子》曰云云。孔子曰：“吾与汝处于鲁之时，人用意如飞鸿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鱼者，吾为钩缴以投之。吾今见龙云云，余口张不能噏，舌出不能缩，又何规哉！”与今本异。

初寮谓：“《庄子》之言风，其辞若与风俱鸣于众窍，掩卷而坐，犹觉寥寥之逼耳。”

《齐物论》：“女以妄听之奚。”张文潜铭商瑶曰：“造物则奚。”句法本此。

“饰小说以干县令。”疏云：“县，高也。谓求高名令闻。”有进士程文用此，犯圣祖讳。

谓惠子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列子》释文：“公孙龙，字子秉。”秉，谓公孙龙也。

“鲁鸡固能矣。”注云：“大鸡也，今蜀鸡。”《尔雅》：“鸡大者蜀。”韩文公《守戒》曰：“鲁鸡之不期，蜀鸡之不支。”是以蜀鸡为小也，未详。

荆公曰：“古之善事亲者，非事其亲之谓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间世》。

吕吉甫曰：“圣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盖孔氏与老氏同生于衰周，庄子与孟子俱游于梁惠，其书之言，未尝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养知”者，主静而识益明；“以知养恬”者，致知而本益固。

向秀注《庄子》而郭象窃之，郗绍作《晋中兴书》而何法盛窃之。二事相类。

“支离疏鼓筴播精”，《文选》注作“播糈”。

郭象注曰：“圣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阳春之自和，故蒙泽者不谢；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其语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梦经百年者，则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梦者也。”邯郸枕、南柯守之说，皆原此意。幽求

子曰："当其梦时，睹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鱼。"东坡《梦斋铭》意出于此。

《庄子》称"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则滑厘，墨者也。《史记·儒林传》谓："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岂滑厘逃儒而入于墨，亦若吴起之言兵欤？《说苑》载禽滑厘问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无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闲也。"贾谊《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万隙开。"横渠诗语也。

王坦之著《废庄论》，而其论多用《庄》语。胡文定《春秋纲领》有取于《庄子》之言，其可废乎？

豫且事有二。《说苑》："吴王欲从民饮。伍子胥曰：'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豫且射，中目。白龙不化，豫且不射。'"张平子《东京赋》所谓"白龙鱼服，见困豫且"者也。《史记·龟策传》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于宋元王。"《庄子》所谓"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者也。

郭象注云："喜惧战于胸中，固已结冰炭于五藏矣。"韩文公《听颖师琴诗》："无以冰炭置我肠。"本于此。

《齐物论》，非欲齐物也，盖谓物论之难齐也。是非毁誉，一付于物，而我无与焉，则物论齐矣。邵子诗谓"齐物到头争"，恐误。张文潜曰："庄周患夫彼是之无穷，而物论之不齐也，而托之于天籁。其言曰：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为至矣，而周固自未离夫万之

一也，曷足以为是非之定哉？虽然，如周者，亦略税驾矣。”

庄子逸篇

陆德明《叙录》曰：“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二。’《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北齐杜弼注《庄子·惠施篇》，今无此篇，亦逸篇也。

阏奕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三士相与谋，致人于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见列星。司马彪曰：“元天，山名。”

游凫问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啸，鬼数若齿。

小巫见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终身弗如。

尹儒学御三年而无所得，夜梦受秋驾。明日往朝师，师曰：“今将教子以秋驾。”司马彪曰：“秋驾，法驾也。”

空阅一作“门”。来风，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马彪曰：“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着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

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曰：“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毁王也。

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食饮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为凤。凤之所居也，积石千里，河水出下，凤鸟居止。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宝。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起以伺琅玕。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贤左智。”

善卷，尧闻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师事之。蒲衣八岁，而舜师之。

廉者不食不义之食，不嗽不义之水。

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觚，灶额也。

羊沟之鸡，三岁为株。相者视之，则非良鸡也。然而数以胜人者，以狸膏涂其头。羊沟，斗鸡处。株，魁帅也。鸡畏狸也。

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乎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绝。

鹊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

金铁蒙以大緤，载六骥之上，则致千里。

孔子舍于沙丘，见主人曰："辩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识之？"曰："其口穷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举足也高，其践地也深，鹿与而牛舍。"

青鶂爱子忘亲。司马彪曰："鶂鸟专爱其子，而忘其母也。"

声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问焉："我有四足，动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于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与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颠。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断指而得头。

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子张见鲁哀公不礼士也，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而见。君之礼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室雕文尽写以龙，于是天龙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不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并作，则为惊怖。阳气独上，则为癫病。

以十钧射者，见天而不见云。以七钧射者，见鹄而不见鸽。以五钧

射者，见鸽而不见雀。

函牛之鼎沸，蚁不得措一足焉。喻圣主之法明，奸至不敢蹈也。

赵简子出田，郑龙为右。有一野人，简子曰："龙下射彼，使无惊吾马。"三命郑龙，郑龙不对。简子怒。郑龙曰："昔吾先君伐卫克曹，退为践土之盟，不戮一人。君今一朝田，而曰'必为我杀人'，是虎狼杀人，故将救之。"简子愀焉曰："不爱其身以活人者，可无从乎？"还车辍田，曰："人之田也得兽，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集。梁君下车，彀弩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龙下车抚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龙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龙对曰："昔者齐景公之时，"齐"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者，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为有德于天而惠施于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杀人，无异于虎狼。"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郭门，呼万岁曰："乐哉，今日猎也！人猎皆得禽兽，吾猎独得善言而归。"

人而不学，命之曰视皮。一作"肉"。学而不行，命之曰辄囊。辄，系者也，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为伤寿，故不食之。

祝牧谓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

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余处。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鹞为鸇，鸇为布谷，布谷为鹞，此物变也。

卢敖见若士深目鸢肩。

礼若亢锯之柄。亢，举也。礼有所断割，犹举锯之柄以断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归，其母自绩。谓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马千驷，今母犹绩，文之所得事，皆将弃之已。"母曰："吾闻君子不学诗书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窃盗之心；妇人不好纺绩织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学为福也，犹飞鸟之有羽翼也。"

汉《七略》所录，若《齐论》之《问王》、《知道》，《孟子》之《外书》四篇，今皆亡传。《庄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鸿烈》多袭其语。唐世司马彪注犹存。《后汉书》、《文选》、《世说》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间见之，断圭碎璧，亦足为箧椟之珍。博识君子，或有取焉。

《太平御览》引《苏子》曰："兰以芳自烧，膏以明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苏秦能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汉书》楚老父之言，本于此。《文子》引《老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己事亲，一夜而五起，视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让以天下。周王太子晋生八年，而服师旷。"《汉书》称孝己，《庄子》称蒲衣子，其事见此。太子晋事见《周书》。

邹阳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尸子》谓："孔子至于胜母，暮矣而不宿；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文心雕龙》：“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谓之“祠田”，岂他有所据乎？

程子，见《家语》。子华子，见《庄子》。近有《子华子》之书，谓程本字子华，即孔子倾盖而语者。后序谓鬼谷子之师。水心铭巩仲至，所谓《程子》，即此书也。朱文公谓：“词艰而理浅，近世巧于模拟者所为，决非先秦古书。”

《韩子·内储说》谓叔向谗苌弘。按《左传》哀三年“周人杀苌弘”，叔向之没久矣。

《韩子》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为殷法，又托于仲尼，法家侮圣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按《史记》，赧王倍秦，与诸侯约从。卫为衡之事，未详。

《说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此六人者，亡国之臣也。”崇侯、优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时有雅侈，余皆阙。《吕氏春秋》云：“夏桀染于羊辛、岐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古今人表》桀时有干辛。荣夷终即荣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墨子》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

《韩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愚按《史记·商君传》不言燔《诗》《书》。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之无异也。

又云："吴起教楚悼王损不急之枝官。"注："谓非要急，若树之枝也。养树者必披落其枝，为政者亦损其闲冗。"宋景文诗："何言汉朴学，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愚谓"坚白"，公孙龙之言也；"无厚"，邓析之言也。

"渔者持鳣，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吕太史《西汉手笔》曰："利之所激，深宫之女皆仪、秦也。"文法本此。

"叔瞻、宫之奇，亦虞、郑之扁鹊也。"后魏崔浩谓："王猛之经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笔墨畦径，皆有自来。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刘梦得用此语。"恃"作"俟"。

巨、孱之费金璧，西门豹之纳玺，战国之时，官邪赂章，毁誉决于左右之口，于此可见。若阿、即墨之断者，几何人哉？赵之郭开，齐之后胜，皆受秦间金。魏信陵之以毁废，亦以万金为间。三国遂墟矣。

"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此名言也。郑长者之书，见《汉·艺文志》。

"吏者，民之本纲也。圣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韩非废。

《韩子》谓：“赵襄子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事在孔子后，孔鲋已辨其妄。然传记若此者众。《说苑》：“周威公问于宁子曰：‘取士有道乎？’宁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城濮在楚成王时，以为平王，谬矣。宁子，宁越。又曰：“晋平公好乐，多赋敛，治城郭。有咎犯者，见门大夫以乐见，平公内之。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又曰：“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又曰：“晋灵公造九层台，荀息闻之，上书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迹，皆在前。刘子政博极群书，何述纪之误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晋文遇栾武子也，叶公诸梁问乐王鲋，皆不同时。

《韩子》云：“赵襄子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战国策》云“延陵王”，误也。鲍氏改“王”为“君”，亦未之考。

《韩子》云：“吴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东门外，令人能徙此于西门外者，赐之上田宅。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赐之上田宅。’于是攻之，一朝而拔。”《吕氏春秋》云：“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则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愚按商鞅入秦，在吴起死后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吴起之遗智欤？

《说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鲁连子》曰：“古善渔者宿沙瞿子，使渔于山，则虽十宿沙子不得一鱼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

盐，使煮渍沙，虽十宿沙不能得也。”

《鹖冠子·博选篇》用《战国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齐语》管子之言，不但用贾生《服赋》而已。柳子之辩，其知言哉！

《战国策》郑璞之说，亦见《尹文子》。

谚云：“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见《慎子》。

《吴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柳子《佩韦赋》：“桑弘和而却武兮，涣宗覆而国举。”桑，谓承桑氏也。一本改“桑”字为“乘”，误。

程子曰：“韩信多多益办，是分数明。”按《孙子》：“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杜牧注谓：“韩信多多益办。”

汉景帝后二年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本李克对魏文侯之言。见《说苑》。《艺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韩子》谓：“钟鼎之铭，皆番吾之迹，华山之博也。”蔡邕谓“唯郭有道无愧”。昌黎犹不免谀。白乐天《立碑诗》曰：“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孙子·用间篇》当参考。伊、吕圣人之耦，岂诡遇求获者？此战国辩士之诬圣贤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避纣海滨，当取信于《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苏秦、张仪往事之，受捭阖之术十有二章，复受《转丸》、《胠箧》三章。然秦、仪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货财之赐。秦也，仪也，知道未足行，复往见，具言：‘所受于师，行之，少有口吻之验耳。未有倾河填海移山之力，岂可更闻至要，使弟子深见其阃奥乎？’先生曰：‘为子陈言至道。’斋戒择日而往见，先生乃正席而坐，严颜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龙》云：“《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程子曰：“秦、仪学于鬼谷，其术先揣摩，然后捭阖，捭阖既动，然后用钩钳。”

蒯通善为长短说，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边通学短长。《史记索隐》云：“《战国策》亦名《长短书》。”

鬻熊为周文王师，著书二十二篇，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语文王曰“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贾谊书》引文王、武王、成王问，皆今书所无。

《吕氏春秋》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荀子》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墨子有见于齐，兼爱也；阳朱贵己，为我也。《吕氏》以孔子列于老氏之后，秦无儒故也。

迂斋云：“《梓人传》规模从《吕氏春秋》来。”愚按《吕氏·分职篇》云：“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

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也。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柳子立意本于此。

刘向《论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本于《吕氏春秋》。

《说苑》：“晋太史屠余见晋平公之骄，以其国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愚谓平公后三年晋未亡也。是时两周未分，亦无周威公。《吕氏春秋》：“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高诱注以为“晋出公”，当从《吕览》。然晋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骄亡也，屠黍不可谓知几。

《孔丛子》：“公孙龙臧三耳。”《吕氏春秋》作“藏三牙”。

贾谊疏“壹动而五业附”，《新书》云“五美附”。见《五美篇》。“业”字当作“美”。

《六韬》曰：“冠虽弊，礼加之于首；履虽新，法践之于地。”贾谊之言本此。《韩非子》亦云：“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颜注此语见《六韬》。“主上之操也”，语出《尉缭子》。

《淮南·诠言训》曰：“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张夫人谏苻坚之言，本于此。

《贾谊书》云：“德渥泽洽，调和大畅，则天清澈，地富煴，物时熟。”吴斗南谓：“汉《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当

作‘煴’。”

《盐铁论》文学曰：“臧文仲治鲁，胜盗而自矜。子贡曰：‘民将欺，而况民盗乎？’”文仲、子贡不同时，斯言误矣。

仲长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寿；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验于人也。均之蚕也，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温而饱之则引日少。此寒温饥饱之为修短，验于物者也。”论养生者，盍于此观之？韩子苍《医说》用此意。《物理论》曰：“道家则尚冷，以草木用冷生。医家则尚温，以血脉以暖通。”

《淮南子》曰：“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贷，众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为鱼德者，非挈而入渊；为蝯赐者，非负而缘木，纵之其所而已。”亦见《文子》。此柳子《种树传》之意。

《文子》：“聋虫虽愚，不害其所爱。”注云：“鳖聋无耳。”《淮南子》曰：“狂马不触木，猘狗不自投于河，虽聋虫而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马，聋虫也。”注云：“喻无知。”孝皇问王季海曰：“聋字何以从龙从耳？”对曰：“《山海经》龙听以角，不以耳。”《山海经》检此语未见。

《傅子》曰：“人之学者，犹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伊川谓：“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论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仲舒儒者，岂肯为方士家录？盖依托也。

又按《汉禁中起居注》，即《西京杂记》所谓“葛洪家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马后撰《明帝起居注》，则汉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

任。”荀悦《申鉴》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动静之节，必书焉。”

《祛惑篇》：有古强者云：“孔子常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擿三折。’今乃大悟。”《史记》世家“韦编三绝”、“铁擿”，见于此。擿，一作挝。此方士寓言也。

魏李萧远《运命论》：“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汉光武诏引《黄石公记》，未有《三略》之名。《含神雾》云：“风后为黄帝师，又为禹师。化为老子，授张良书。”今有《素书》六篇，谓黄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为是。荆公诗云：“素书一卷天与之。”

《太平御览》引《邹子》曰：“朱买臣孜孜修学，不知雨之流粟。”此《邹子》之书，非战国之邹子也。

《慎子》曰：“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见《初学记》。《曲礼》曰：“礼从宜，使从俗，言事不可常也，谓礼从俗则非。”

《尸子》曰：“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无入寡人之乐，寡人无入子之朝。’自是已来，子产治郑，城门不闭，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简公之好乐，虽抱钟而朝可也。’”愚谓为邦必“放郑声”，此孔子之言也，岂有抱钟而朝之言哉！程子谓：“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于郑简公亦云。”

《论衡》，盖蔡中郎所秘玩。而刘氏《史通》讥之曰：“充自纪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盛矜于己而厚

辱其先，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充刺《孟子》，犹之可也，至诋訾孔子以系而不食之言为鄙，以从佛肸、公山之召为浊，又非其说骖旧馆，而惜车于鲤，又谓道不行于中国，岂能行于九夷。若充者，岂足以语圣人之趣哉！”即二说观之，此书非小疵也。吕南公谓：“充饰小辩以惊俗，蔡邕欲独传之，何其谬哉！”

《家语》“问舜冠”，谓鲁哀公问孔子，《尚书大传》以为成王问周公。

《子思子》曰：“东户季子之时，道上雁行而不拾遗，余粮宿诸亩首。”“余粮栖亩”本于此。

刘邵《人物志》曰：“《易》以《咸》为德，以《谦》为道。《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愚谓《咸》言“虚”而不言“无”，与老氏异。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圣人不常出，亦不常绝。”

或问贤，曰：“颜渊、黔娄、四皓、韦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颜渊，则圣人矣；出乎韦玄成，则众人矣。”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此《韩非》语也。余襄公《谨箴》用之。

杜牧《注孙子序》云：“孙武著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考之《史记》本传，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非笔削为十三篇也。

《庄子》楚狂之歌，所谓“迷阳”，人皆不晓。胡明仲云：“荆楚有草，丛生修条，四时发颖。春夏之交，花亦繁丽。条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为迷阳。其肤多刺，故曰‘无伤吾行，无伤吾足’。”

卷十一

考史

《战国策》：“张仪说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韩非子》第一篇《初见秦》文与此同。”鲍氏失于考证。吕成公《丽泽集》文取此篇。

“邹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齐有田巴先生，行修于外。王闻其贤，聘之，将问政焉。田巴改制新衣，拂饬冠带，顾谓其妾，妾曰：‘佼。’将出门，问其从者，从者曰：‘佼。’过于淄水，自照视，丑恶甚焉。遂见齐王。齐王问政，对曰：‘今者大王召臣，臣问妾，妾爱臣，谀臣曰“佼”；问从者，从者畏臣，谀臣曰“佼”。臣至临淄水而观，然后知丑恶也。今王察之，齐国治矣。’”与邹忌之言略同。洪景卢谓：《孟子》所书齐景公问晏子，与《管子·内言·戒篇》相似，盖传记若是者多矣。

“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按，《吕氏春秋·贵直论》：“狐援说齐愍王曰：‘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五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絺紵；后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鲵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每斮者以吾参夫二子者乎！’”《汉·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

狐咺也。”愚谓杀诤臣者必亡，狐援其泄冶之类乎！

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单以即墨破燕。齐王建将入秦，即墨大夫入见，画临晋、武关之策，建不听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听即墨大夫之谋，则齐可以胜秦矣。国未尝无士也。

《太平御览》引《战国策》曰：“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山据险，擅利而处，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故，夺其所爱。’”今本无之。

“乐闲入赵，燕王以书谢焉。”《新序》以为惠王遗乐毅书。

《新序》：乐毅书：“君子绝交无恶言，去臣无恶声。”

战国有两公孙弘，一在齐，为孟尝君见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马憙招大国之威求相。与汉平津侯为三。《韩子》云：“公孙弘断发而为越王骑。”是又一人也。

《禹贡》正义：郑康成云：“《战国策》：‘碣石在九门。’”姚宏云：“《战国策》遗逸，如司马贞引‘马犯谓周君’、徐广引‘韩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欧阳询引‘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史记正义》引‘九门本有宫室而居’，今本所无。”

晏元献论秦穆公以由余为贤，用其谋伐戎：“夫臣节有死无贰，戎使由余观秦，终竭谋虑，灭其旧疆，岂锺仪操南音，乐毅不谋燕国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辟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训矣。”元献之论有补世教，故录之。

唐太宗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其事见《韩子》：由余对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国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国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龙曰：“齐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断，而在毁誉者之刑。”今按，毁誉者乃佞臣周破胡。见《列女传》。

《大事记》“魏以田文为相”，《解题》曰：“田文与孟尝君姓名适同而在前。《吕氏春秋·审分览》作‘商文’，所载‘吴起问答’，与《史记》略同。”《西山读书乙记》谓：“田文，游侠之宗主，以主少国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误以为孟尝君。

王逸云：“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汉兴，徙楚昭、屈、景于长陵，以强干弱支，则三姓至汉初犹盛也。《庄子》曰：“昭、景也，着戴也；甲氏也，着封也，非一也。”说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欤？秦欲与楚怀王会武关，昭雎、屈平皆谏王无行。襄王自齐归，齐求东地五百里，昭常请守之，景鲤请西索救于秦，东地复全。三闾之贤者，忠于宗国，所以长久。

《陈轸传》“卞庄子刺虎”，《战国策》作“管庄子”，《索隐》引《战国策》作“馆庄子”：“馆谓逆旅舍。其人字庄子。”

晋、楚之争霸在郑，秦之争天下在韩、魏。林少颖谓：“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也。其远交也，二十年不加兵于楚，四十年不加兵于齐；其近攻也，今年伐韩，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无宁岁。韩、魏折而入于秦，四国所以相继而亡也。秦取六国，谓之蚕食，盖蚕之食叶，自近及远。《古史》云：“范雎自

为身谋，未见有益于秦。”愚谓此策不为无益，然韩不用韩玘，魏不废信陵，则国不亡。

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迁西周公，而东周君犹存也。壬子，秦迁东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当自丙午至壬子，系周统于七国之上，乃得《春秋》存陈之义。《大事记》周赧后即系秦，朱子以为未当，《纲目》以七国如楚、汉并书之。

七国，齐、魏、赵、韩皆大夫篡，楚为黄，秦为吕，唯燕为旧国，召公之泽远矣。惠王不用乐毅，太子丹乃用荆轲，其能国乎？

老泉谓：“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非其忧在蜀也。”愚谓取蜀则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战而烧夷陵也。

鲁仲连书：“富比乎陶、卫。”延笃注《战国策》云：“陶朱、公子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卫。”今按，商君封于商，非封卫也。

李文叔《书战国策》曰：“为是说者非难，而载是说者为不易得。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愚观董晋之答回纥、语李怀光、谭忠之说刘总，词气雄健，有先秦风，韩、杜二公之笔力，足以发之也。《董晋行状》、《燕将录》。

秦昭王五十一年灭周，是岁汉高祖生于丰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史记》：“昭王五十一年，赧王卒。”皇甫谧曰：“是岁高祖生。”

秦庄襄王元年，灭东周。三年，始皇立，而柏翳之秦亦灭。二世元年，废卫君，是岁诸侯之起者五国，三年而秦亡。然则灭人之国，乃所

以自灭也。

秦皇欲以一至万，新莽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宋明帝给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汉世祖曰：“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千岁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让，而口不忍献五城；尹翁归不私，而不敢见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语燔书，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陈涉；指鹿束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婴。

韦昭《洞历记》：“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歌》。”古歌尚质，必无“秣马金阙”之语，盖依托也。

贾生《过秦》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春秋时，殽、桃林，晋地，非秦有也。

《史记》正误

《索隐》、《正义》、《史剡》、《通鉴考异》、《古史》、《大事记解题》所考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纪》列黄帝、颛、辛、尧、舜，谓：“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传。及《春秋》、《国语》，发明《五德》、《系姓》章矣。《书》缺有间，乃时见于他说。”五峰胡氏曰：“仲尼系《易》，历叙制器致用、兼济生民者，独称牺、农、黄帝、尧、舜氏，盖以是为五帝也，而颛、辛无闻焉。太史公所载，特形容之虚语尔。”朱文公曰：“《易大传》，孔圣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遗而不录？”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书》正义曰：“舜年六十二为天子。《大禹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乃求禅禹。《孟子》云：‘舜荐禹于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记》皆谬。”

《夏本纪》：“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传》正义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绍国，尚有百载，乃灭有穷。《本纪》不言羿、浞之事，是迁说之疏。”

《殷本纪》：“祖乙迁于邢。”《书》正义曰：“郑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徙也。’”

“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与《书序》违，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宫。居桐宫三年，悔过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谓太甲归亳之岁已为即位六年，迁说妄也。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与《书序》相违。

“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皇王大纪》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误也。”

太戊为太甲之孙。《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则亦是沃丁弟，太甲子。《书》正义谓“《本纪》、《世表》必有一误”。

《周本纪》：“不窋末年，夏氏政乱，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周语》云：“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云：“不

窋去夏而迁于豳。”《诗》正义：“按《公刘》之篇，公刘避乱适豳。公刘者，不窋之孙。”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历。”《左传》正义曰：“如《史记》之文，似王季与太伯别母，迁言疏缪。太伯、虞仲辟季历，适荆蛮，若有適庶，不须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欧阳公以为妄说。五峰胡氏曰：“诗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诚动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质成之年，为文王兴王业之初则可，而谓文王于是自称王则不可。”朱文公谓：“《武成》有‘惟九年大统未集’之说，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当从何处数起？”亦未见史迁全不是，欧阳公全是，不若两存之。刘道原曰：“迁不见《古文尚书》，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国见《武成》篇，故《泰誓传》曰：‘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刘歆《三统历》以为九年。”

“武王祭于毕，观兵盟津。”欧阳公曰：“《伯夷传》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程子曰：“观兵必无此理。今日天命绝，则纣是独夫，岂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汉儒以‘观政’转为‘观兵’，而为周师再举之说。”

“武王追思先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礼记》正义曰：“追思先圣乃封之，与《乐记》‘未及下车’义反，当以《记》为正。”

“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生叔带。”《左传》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义曰：“《史记》谬也。”

“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吕成公曰：“《古史》，案《汲冢

纪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谥共和。’《左传》：‘王子朝告诸侯曰：“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推是而言，则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庄子》曰：‘共伯得之于丘首。’”

“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诗》正义曰：“稷之功成，实在尧世，其封于邰，必是尧之封，故笺、传皆以为尧。《本纪》以后稷之号亦起舜时，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纣，卜龟兆，不吉，群公皆惧，惟太公强之。”《书》正义曰：“太公《六韬》云：‘卜战，龟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逾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韬》之书，后人所作。《史记》又采用《六韬》，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实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书》正义曰：“孔传云‘穆王即位过四十矣’，不知出何书？迁若在孔后，或当各有所据。”

《秦本纪》：“晋献公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赎之。”范太史曰：“《商鞅传》又载赵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记》所传，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传》，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赐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诗》正义曰：“郑氏《诗谱》言‘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则是全得西畿，与《本纪》异。按，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

岐以西也。如《本纪》之言，文公献岐东于周，则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纪》之言不可信也。”

《吕后本纪》，夹漈郑氏曰：“迁遗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

《乐书》：“得神马渥洼水中，为《太乙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为歌。中尉汲黯进曰云云，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说斋唐氏曰：“按《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则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传》：浑邪王降之岁，汲黯坐法免官，隐田园者数年。至更立五铢钱，复起为淮阳太守，居淮阳十岁而卒。按，《武纪》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铢钱在五年，又十岁，则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则汲黯之卒亦久矣。今《乐书》乃云得大宛马而作《天马之歌》，汲黯尝有言而公孙弘又从而谮之，不亦厚诬古人哉！况黯在武帝时，始为谒者，迁荥阳令，称疾归，乃召为中大夫，又出为东海太守，又召为主爵都尉，又公孙弘请徙为右内史，数岁而免官，又数岁而起为淮阳太守，则未尝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马生渥洼之年，则弘之死固已久矣。《汉书·司马迁传》言《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而注言《乐书》亦亡，则此非迁之作明矣。使迁在当时而乖舛如此，不亦缪乎！”

《天官书》“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吴氏曰：“苍龙、朱鸟、玄武各总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别一星名，《晋·天文志》所谓‘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鱼囿者是已，岂所以总西方七宿哉？又列参、白虎于昴、毕之后，何其类例之驳也？”

《十二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纪》：“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国年表》：“定王元年，《左传》尽此。”《左传》正义曰：“杜《世族谱》云‘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岁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传终矣。’与《史记》不同。《史记》世代年月，事多舛错，故班固以文多抵捂。按《世本》‘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书》云“元王仁生贞王介”，与《世本》不相应，不知谁是’，则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纪》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经》终。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贞定王立。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与《史记》参差不同。书籍久远，事多纰缪，杜违《史记》，亦何怪焉？”

《吴世家》以光为诸樊之子，僚为夷昧之子。《左传》正义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废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为说也。杜言‘光，吴王诸樊子’，用《史记》为说也。班固云迁采《世本》为《史记》，而今之《世本》与迁言不同。《世本》多误，不足依冯，故杜以《史记》为正。”

《传》言太伯端委，仲雍断发。《史记》云，二人皆“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文身断发，自辟害耳，远适荆蛮，则周人不知其处，何以须“示不可用”也？皆迁之谬。石林叶氏曰：“以《春秋传》考之，断发文身盖仲雍，太伯无与焉。”

“越王灭吴，诛太宰嚭。”《通鉴外纪》曰：“《左传》哀二十四年‘闰月，哀公如越，季孙惧，因太宰嚭而纳赂焉’，在吴亡后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吴亡即诛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书》正义曰："面缚，缚手于后，故口衔其璧，又安得'左牵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书》正义曰："此篇是致政之后言留辅成王之意，其文甚明，迁妄为说尔。"

《卫世家》："庄公娶齐女为夫人，而无子。又娶陈女为夫人，生子，早死。陈女女娣生完。完母死，庄公命夫人齐女子之。"《诗》正义曰："礼，诸侯不再娶，且庄姜仍在。《左传》唯言'又娶于陈'，不言为夫人。《左传》言庄姜以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杀兄篡国。吕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余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既小敛，则脱之。《史记》谓厘侯已葬而共伯自杀，则是时共伯已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髧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之恶也。"

"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左传》正义曰："烝淫而谓之夫人，谬也。"

《郑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诗》正义曰："《世家》、《年表》自乖异。"

"虢、郐果献十邑，桓公竟国之。"《诗》正义曰："《诗谱》'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则桓公皆自取十邑。马迁见《国语》有'史伯为桓公谋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傅会为此说耳。《外传》

云‘皆子、男之国，虢、郐为大’，则八邑各为其国，非虢、郐之地，无由得献之桓公也。”《左传》正义曰：“按《郑语》，桓公始谋，未取之也；武公始国，非桓公也；全灭虢、郐，非献邑也。迁之言皆谬。”

《齐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时，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菑。”《诗》正义曰：“《诗·烝民》云‘仲山甫徂齐’，传曰：‘古者诸侯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迁于临菑。’以为宣王之时始迁临菑，与《世家》异。毛公在迁之前，其言当有据。”

“顷公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鞌之功。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景公不敢当。”《晋世家》：“景公十二年，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左传》正义曰：“此时天子虽微，诸侯并盛。晋文不敢请隧，楚庄不敢问鼎。又齐弱于晋所较不多，岂为一战而胜，便即以王相许？准时度势，理必不然。‘齐侯朝于晋，将授玉’，迁之意所以有此说者，当读此《传》‘将授玉’以为‘将授王’，遂饰成为此谬辞耳。”

《鲁世家》：哀公奔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左传》正义曰：“《传》称国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复归，而卒于其家也。迁妄耳。”

《齐世家》：“周西伯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石林叶氏曰：“其说盖出《六韬》。夫太公，贤者也。其所用，王术也；其所事，圣人也；则出处必有义，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于文王为忤合，而孙武谓之用间，且以尝为文、武将兵，故尚权诈者多并缘自见。”说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犹事商，在众人必以为失时；三后协心而后道洽，在常情必以为无功。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

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又曰：‘周公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此特战国变诈之谋，后世苟简之说，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迁不能辨其是否，又从而笔之于书，使后人怀欲得之心、务速成之功者，藉此以为口实，其害岂小哉？”

《晋世家》：鄂侯郄立六年，当鲁隐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诗》正义曰：“按《左传》隐五年：‘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则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献公使士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诗》正义曰：“案《左传》‘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则城聚以处群公子，非晋都也，言命聚曰绛，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周作《晋文侯命》。”夹漈郑氏曰：“于时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误以文侯为重耳。”

“申生母，齐桓女也；同母女弟为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传》正义曰：“按《传》，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齐桓始立，不得为齐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母不得为姊妹也。皆迁之妄。”

“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传》正义曰：“邑姜方震而梦，明是邑姜梦矣，安得以为武王梦也？薄姬之梦龙据其心，燕姞之梦兰为己子，彼皆发梦于母，此何以梦发于父？是迁之妄。”

《陈世家》：“桓公鲍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太子免之三弟，长者名跃，中曰林，少曰杵臼，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诗》正义曰：“案《左传》桓五年：‘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则是佗自杀免，非蔡人为佗杀免也。六年：‘蔡人杀陈佗。’庄二十二年《传》曰：‘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五父与佗一人，不得云‘为佗杀五父’也。六年，杀佗；十二年，陈侯跃卒，则厉公即是跃。跃既为厉公，则无复利公矣。既误以佗为厉公，又妄称跃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跃立，立五月而卒’，然则跃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跃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记》之谬。”《左传》正义曰：“束皙言‘迁分一人以为两人，以无为有’，谓此事也。”

“舜居嬀汭，其后因姓嬀氏。”《左传》正义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犹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赐姓为嬀。谓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

《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诗》正义曰：“《楚语》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则黎为火正，高阳时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颛顼命之，历及高辛，仍为此职，故二文不同也。黎实祝融，重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为祝融，谬也。”“《世家》又云：‘帝喾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郑语》以‘八姓为黎后’者，以吴回系黎之后，复居黎职，故本之黎也。《左传》‘少皞氏有子曰重，颛顼氏有子曰黎’，《史记》以重黎为一人，又言‘以吴回为重黎’，皆谬。”

“蚡冒卒，弟熊达立，是为楚武王。”《左传》正义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从《史记》。刘炫以《世家》规杜云：“蚡冒是兄，

不得为父。”

“庄王即位三年，伍举入谏曰：‘愿进隐。’”愚按，庄王时有嬖人伍参，其子伍举在康王时。康王，庄王之孙。《吕氏春秋·审应览》云：“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成公贾入谏曰：‘愿与君王讔。’”《新序》云“士庆”，然则非伍举也。

《燕世家》：“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问：劝齐伐燕，有诸？《史记》盖传闻此说之误。”

《三代世表》，稷、契皆为帝喾之子，尧亦帝喾之子。《左传》正义曰：“《世族谱》取《史记》之说，又从而讥之：‘案，鲧则舜之五世从祖父也，而及舜共为尧臣。尧则舜之三从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记》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后，则初封武庚于殷墟，复以叛而诛之，更命微子为殷后。《诗》正义曰：“《书序》《微子之命》，是宋为殷后，成王始命之。《乐记》武王投殷之后于宋，其实武王之时，始封于宋，未为殷后也。成王命为殷后，当爵为公，地方百里。《史记》以为成王之时始封微子于宋，与《乐记》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传》正义曰：“僖二十四年《传》，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国，蔡在鲁上，明以长幼为次。贾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从之。”

聃季载，杜云“毛叔聃”，又不数叔振铎者，杜以振铎非周公同母，故不数之。或杜别有所见，不以《管蔡世家》为说。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传后序》曰："《古书纪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见于《竹书》明甚，《史记》盖失其实。邵子《皇极》之书乃从《史记》而不取《竹书》。"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赵世家》："赵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左传》正义曰："按《传》，赵衰适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则亦文公之女。父之从母不可以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庄姬此时尚少，不得为成公姊。贾、服先儒皆以为成公之女，故杜从之。"

屠岸贾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又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左传》正义曰："'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不得与同、括俱死也。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如此专恣。"吕成公曰："《史记》失于传闻之差。是时晋室正盛，而云'索庄姬子于宫中'，晋宫中自有纪纲，不容如此。赵朔已亡，而云'与同、括同时死'。"以二者考之，见其误。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淇水李氏曰："欲尊大圣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称夫子者，识会稽之骨，辨坟羊之怪，道楛矢之异，测桓、厘之灾。斯以为圣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纪》曰："迁载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传》，朱文公曰：“孔子谓：‘求仁得仁，又何怨？’《传》但见伯夷满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马之谏，孔氏未尝及也。”程子曰：“《史记》所载谏词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三）〔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语？”

《仲尼弟子传》：“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通鉴外（记）〔纪〕》曰：“战国之时，齐、鲁交兵者数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齐，一当吴兵，安能乱哉？吴不备越而亡胜齐，安能破哉？四卿擅权，晋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强哉？越从吴伐齐，灭吴乃强，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鲁、齐、晋未尝有变，吴、越不为是而存亡，迁之言华而少实哉！”

“有若状似孔子，共立为师。”宋景文公曰：“此邹、鲁间野人语耳。观《孟子》书，则始尝谋之，后弗克举，安有撤坐之论乎？”

“宰予与田常作乱。”龟山杨氏曰：“田常为乱于齐，齐君盖弗胜也。宰予附田常，则谁得而杀之？使其为齐君而死，则予何罪焉？当是时，有阚止，字子我，死于田常之乱，是必传之者误而为宰我也。”

《孟子列传》：“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葛氏曰：“于《孟子》无所见，但有对滕文公之语。”

《刺客传》，说斋唐氏曰：“诸侯弃甲兵之雠，为盟会之礼，乃于登坛之后，奋匕首而劫国君，贼天下之礼者，非沫乎？君臣之义，有死无陨，专诸感公子光之豢养，而亲剸刃于王僚，贼天下之义者，非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政才终老母之年，遂杀身以为仲子，贼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将军以困穷归燕丹，轲说取其首以济入秦之诈，贼天下之信者，非轲乎？以贼礼、贼义、贼仁、贼信之人，并列于

《传》，又从而嗟叹其志，不亦缪哉！豫子以不忘旧君，杀身而不悔，‘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诸四子之间，不亦薰莸之共器乎？”

《张叔传》：“未尝言案人。”吕成公曰：“景帝诛晁错，时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之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廷尉欧，即张欧也，安得为不案人哉？则欧固谨于细而略于大也。”

《商君传》：“赵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吕成公曰：“秦穆纳晋惠在僖九年，纳晋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劝百而风一。”江氏䆒曰：“雄后于迁甚久，迁得引雄辞，何哉？盖后人以《汉书赞》附益之。”

《滑稽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马。《史通》谓“以后为先”。

《货殖传》“子赣废著鬻财”，《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阳由传》：“与汲黯俱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汉书》作“冯”。吕成公曰：“吾观汲黯，廷折公孙弘，质张汤，揖卫青，所谓‘眼高四海空无人’者也。彼周阳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车，而反谓黯不敢均茵冯？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实本于《史记》。

《自序》：“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夹漈郑氏曰：“汤、武仗大义，平残贼，《易》谓顺天应人，乌可与陈涉同日而并议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传》。”郑氏曰：“孟子距杨、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异矣，岂尝猎其遗文哉？”

“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作《游侠传》。”郑氏曰：“游侠之徒，未足为煦煦孑孑之万一，况能当仁义之重名乎！”

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于阴阳、墨、名、法、道家之间，是谓儒者特六家之一尔。而不知儒者之道，无所不该。五家之所长，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谈之学本于黄、老，故其论如此。”

《封禅书》，《皇王大纪》曰：“自史迁载管仲言上古封禅之君七十有二，后世人主希慕之，以为太平盛典。然登不遍于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怀晏安，不行五载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无纳言计功行赏之实。镌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诸侯德也。泥金检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诸侯礼也。心与天道相反，事与圣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举，而天灾人祸随至者多矣。梁许懋曰：‘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后世封禅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迁著书之谬。”

《鲁世家》“开金縢书”，吕子进曰：“考之于《书》，启金縢之书在周公未薨前，而无揃蚤事。此盖一事，传之者不同耳。”

《张释之传》：“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张廷尉事景帝岁余，

为淮南王相。"洪氏曰："《汉·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释之为廷尉，至十年，书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历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张欧为廷尉。则是释之未尝十年不调，及未尝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传》："夏道衰，公刘变于西戎。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逨曰："自后稷三传而得公刘，自亶父三传而武王灭商，则公刘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岁，未知何所据？"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于秦。""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鲁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史记》差一年。襄公四年，晋魏绛和戎，裁五十余岁。

《田敬仲世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昭然可见。"苏氏曰："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

《周本纪》："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君于𢠸狐。"《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潏水李氏曰："是时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缘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庄襄之子也，世数年岁相去不远。始皇东游过彭城，于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两说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时作《颂》，何其寿耶？"朱子曰："太史公盖本《韩诗》之说。《颂》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辞古奥，亦不类周世之文。"

《殷本纪》曰："微子数谏纣，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而死，箕子佯狂为奴，而后太师、少师挟其祭乐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东伐。"刘氏度曰："以《书》考之，太师即箕子也，少师即比干也。若已杀比干，囚箕子，则所谓太师、少师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恶，乃佯狂为奴。比干见箕子谏不听，乃直谏而死。微子曰："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劝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以降于周。'今以《论语》考之，微子则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圣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则武王伐商之际，何反归于国，以自取面缚之辱也？蔡氏沈曰：'按《左传》，微子适周，乃在克商之后。所谓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遁于外耳。'"

《伯夷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者，可谓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窥测？如曰颜何为而夭？跖何为而寿？皆指一人计较天理，非知天也。"

"秦废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经世书》只言秦夺太后权，盖实不曾废。"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与孙良夫将兵侵齐，武子非老则卒矣。穆公卒，历定公、献公，凡三十七年。至灵公三十八年，而孔子来。使有两武子则可，若犹俞也，其年当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长之疏也？"

"三年不蜚不鸣"，《楚世家》谓伍举进隐于庄王，《滑稽传》谓淳于髡说齐威王。此一事而两见，然庄王时嬖人伍参，见《左氏传》，举，其子也。《新序》以为士庆，《吕氏春秋》以为成公贾，不言伍

举。

卷十二

考史

“三皇之书，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易》以卜筮存，《本草》、《素问》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问》必出于战国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见于《王莽传》，盖古之遗言也，与邵子《观物》同。

司马公诗曰：“虞舜在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度湘水。”张文潜诗曰：“重瞳陟方时，二妃盖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泪留丛筠。”二诗可以祛千载之惑。

《天官书》云：“熟五斗米顷。”李商隐《李贺小传》“如炊五斗黍许时”，本于此。

“赵使乐乘代廉颇，颇怒，攻乐乘”；“使赵葱、颜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为将之法，颇、牧特战国之将尔。《易》之《师》曰：“行险而顺。”

太史公传周阳由云：“与汲黯俱为忮。”黯之正直，所谓仁者有勇，刚毅近仁者也，谓之“忮”，可乎？周阳由蝮鸷之靡尔，其可与黯并言乎？汲、郑同传犹不可，而以由与黯俱，是鸾枭接翼也。

贾生《吊屈原》曰“谓跖、蹻廉”，注：“楚之大盗曰庄蹻。”《韩非子》：“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

政之乱也。'"蹻盖在庄王时。《汉·西南夷传》："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以其众王滇。"此又一庄蹻也。名氏与盗同，何哉？

《淮南·人间训》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于是陈胜起于大泽。"秦击越之事，详见于此。《大事记》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题》不引《鸿烈书》，录此以补遗。淮南王谏伐闽越，其言略同。

太史公述《楚汉春秋》，其不载于书者，《正义》云：项羽歌，美人和之。《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是时已为五言矣。五言始于《五子之歌》、《行露》。

《楚汉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东阳侯，张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长詈淮南王曰：'封汝爵为千乘，东南尽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盗所耶！而反，何也？'"谓英布，《史》、《汉》不载。

汉大启九国：燕、代、齐、赵、梁、楚、荆吴、淮南、淮阳，皆同姓也。长沙异姓不与焉。《汉表》削淮阳而列长沙，当从《史记》。

“断而敢行，鬼神避之。”“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战国诸子之言而赵高诵之尔，高非能为此言也。

《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隐》误。

《御览》载淳于髡《十酒说》曰：“罗襦排门，翠笄窥牖。”盖好事者因《滑稽传》而广之，非战国时语也。

《邹阳书》：“齐用越人蒙。”《汉书》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详。

《李斯传》注：“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云云。此书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预撰。”

《滑稽传》：“齐使淳于髡献鹄于楚。”《说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鲁连子》云：“展无所为鲁君使，遗齐君鸿。”《韩诗外传》云：“齐使使献鸿于楚。”其事皆同，而四书所载异。

《项羽纪》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为蔡生，《汉书》以为韩生。

汉高祖起布衣，灭秦、楚，自后世处之，必夸大功业，以为轶尧、舜，驾汤、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简而无自矜之意。此所以诒厥子孙，享四百年之祚欤？

“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此高帝之

诏也。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盖已见于此诏矣。刘向称贾谊，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伊、管岂可并言哉？林少颖论之曰："王、霸之无辨，汉世为尤甚。拟人之非伦，汉儒为尤甚。尊王绌霸，言道义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与焉。若儒雅，则列董仲舒于公孙弘、儿宽之间。汲黯之直，岂卜式之俦哉！史笔之褒贬，万世之荣辱，而薰莸浑殽如此，谓之比良迁、董，可乎？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按，《仪礼·乡射》疏云："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觐礼》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诛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

"与父老约"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盖仿此语而失之。

淮阴侯羞与樊哙伍，然哙亦未易可轻：谏留居秦宫，鸿门谯项羽，排闼入见，一狗屠能之，汉廷诸公不及也。

吴斗南为《汉书刊误补遗》，朱文公答书曰："刘氏所断句，如《项羽传》'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儒林传》'出入不悖所闻'，皆与《史记》合。'为原庙渭北'，见一书'庙'、'渭'之间有'于'字。刘氏所疑亦有误，如《沟洫志》'于楚'字，本文属下句，下文有'于齐'、'于蜀'字，皆是句首，而刘误读，属之上句。"

《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纲目》因之。文公《语录》以此事为虚。

《文章缘起》有汉惠帝《四皓碑》，今考《高士传》："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汉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决廷尉狱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陈留吏垦田之牍。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仅见于《通典·刑法·杂议》。

《武帝纪》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或云："古写本无注《汉书》作'而肆赦所以见爱也'。"

魏丁仪《周成汉昭论》云："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与夫始者。"

《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货殖传》云："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以《艺文》考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尽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货殖传》误。《史记正义》云："刘向《别录》亦云'李悝'。"

贾谊《赋》"见细德之险微"，颜注云："见苛细之人，险阸之证。"则"微"当作"徵"。见险证而去，色斯举矣，见几而作。

《史通》述傅玄之言曰："孟坚《汉书》实命世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也！"

陆澄注班史，多引《史记》，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标为异说。今其书不传。前辈谓班之于马，时有遗失，如"毚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战，《史》载甚

详，而孟坚略不及。

《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匡衡传》注：“今有《西京杂记》，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妄说。”段成式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

《刑法志》：“狱刑号为平矣。”《酷吏传序》：“号为罔漏吞舟之鱼。”《王温舒传》：“广平声为道不拾遗。”曰“号”，曰“声”，谓名然而实否也，书法婉而直。

《平当传》云：“汉兴，唯韦、平父子至宰相。”愚谓周勃、亚夫父子为相，事业过韦、平远甚，班孟坚其忘诸乎？

《艺文志》：“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愚谓《忠臣传》当在史记之录，而列于阴阳家何也？《七略》，刘歆所为，班固因之。歆，汉之贼臣，其抑忠臣也则宜。

董公之名不闻，鲁两生之氏不著。仁义之说，如山川出云，时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礼乐之言，如凤翔千仞，非燕爵之网所能罗。古之逸民也。

陈万年为三公，而教其子以谄；范滂、姜叙之母一妇人，而励其子以义。二汉风俗，以是观之。

一梁以折七国之锋，一琅邪以续典午之绪，封建可以支变故。安平之功，以画邑之王蠋；南阳之兴，以东郡之翟义。节行可以回人心。

辛庆忌之救朱云，张万福之拜阳城，服儒衣冠者亦可愧矣。

《功臣表》：“靡有孑遗，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颜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耗’。”《冯衍传》“饥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语犹然，或古亦通乎？”

卫绾“以戏车为郎”，《盐铁论》：“贤良曰：戏车鼎跃，咸出补史。累功积日，或至卿相。”鼎跃，东方朔所谓鼎官，邹阳所谓鼎士也。

《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注不载五属国之名。《表》云“三年”。考之《地理志》，属国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龟兹，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泽，张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属国，置于宣帝时，不在五属国之数。

张良，张仲三十代孙，张老十七代孙。《张氏谱》云：仲见《诗》，老见《春秋》、《礼记》。

《史通》云：“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传，未见其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记其客游临邛，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载本传，如贾谊《新书》末篇，故以为《自叙》欤？

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汉财用之数，大略见此。

何武曰：“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李寻曰：“淮南王作谋之时，其

所难者，独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寝谋称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节义也。“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其语见吴步骘疏。

西汉末，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不仕于莽。见《龚鲍传》。孔休、蔡勋、刘宣与卓茂、龚胜、鲍宣同志，不仕莽时。见《卓茂传》。王皓、王嘉并弃官。见《李业传》。《汉史》不能表而扬之为《清节传》，而仅附见其名氏，然诸君子清风肃然，立懦夫之志于百世之下，不待传而彰。

《论衡》：“孝明之世，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移中监’，以问百官，百官莫知。”

又云：“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子长纪黄帝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子云书不传，平仲未详其人，孟坚颂亦亡。

荀爽《对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注引仲舒《对策》。愚谓制度之别，必有其书，非但“正法度”、“别上下”之对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法真历年不窥园。赵昱历年潜思，不窥园门。桓荣十五年不窥家园。何休不窥园者十七年。

号万石者五家：汉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号万石君；冯扬为弘农太守，八子皆为二千石，亦号万石君；严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号万石严妪；秦袭为颍川太守，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号万石秦氏；唐张文瓘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号万石张家。

汉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

王崇。后汉太尉再入二人，刘矩、马日磾；三入一人，胡广。司徒再入二人，鲁恭、胡广。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长孙无忌至裴枢；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郑畋；四入三人，韦巨源、姚元之、韦安石；五入三人，萧瑀、裴度、崔胤。

《宋·礼志》云："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愚谓四事唯丧纪、庙制先儒议其失。

扬雄《河东赋》："羲和司日，颜伦奉舆。"注："伦，古善御者。"愚尝考《韩诗外传》："孔子云：美哉颜无父之御也，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爱之。至于颜伦，少衰矣，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颜伦善御之事也。书此以补《汉注》之阙。

秦亡于婴，而莽立婴以嗣平，速汉之亡也。

张竦答陈遵曰："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陈无已为《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难工，处者易持。"吕成公《书赵忠定父行实后》云："处者易持，出者难工。"皆本张竦之意。

杨盈川《隰川令志》云："代恭王之子郢客为侯。"周益公刊《文苑英华校正》，以为楚元王子郢客为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详。愚按《汉书·王子侯表》："土军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严延年劾奏霍光'擅废立，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朝廷肃焉。"吕成公谓："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齐之后，一人而已。"沙随程氏谓：延年女罗紨，为昌邑王贺妻，生子女持辔。惟汉人风俗之厚，故不以为嫌。王元石曰："宣帝时，有大议论三：延年以不道劾

光，夏侯胜言武帝不宜立庙乐，有司谥故太子曰‘戾’。皆后世有所不能。”刘应起时可奏疏谓：“当使近习畏辅相，辅相畏台谏。若申屠嘉能使近习畏之，若严延年能使辅相畏之。”

晁错对策，首云：“平阳侯臣窋等所举贤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错。”自言所举之人及其官爵无所隐。汉制犹古也。自后史无所纪，唯唐张九龄对策，首云：“嗣鲁王道坚所举道侔伊吕科，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自糊名易书之法密，不复见此矣。道坚，鲁王灵夔之孙，本传称其“方严有礼法”，是以能举九龄。而秉史笔者不书于《传》，仅见《九龄集》。

皇甫谧《高士传》云：“成公者，成帝时自隐姓名，常诵经，不交世利，时人号曰成公。成帝时出游，问之，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坚讥太史公之“退处士”，而不为逸民立传，是以有目睫之论。

《高帝纪》：“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此谥议之始也。崔駰《章帝谥议》，见《太平御览》。

欧阳子曰：“始为朋党之论者，甚于作俑。”愚考汉史，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同心谋议，弘恭、石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欲专擅权势。“朋党”二字始见于此，遂为万世之祸，可谓“一言丧邦”。

何武为沛郡太守，决富家翁之子之讼，夺女财以与子，谓翁之思虑弘远。事见《风俗通》。乖崖断杭民子婿之事，其意类此。

《古今人表》许繇、巢父为二人。谯周《古史考》：“许由夏常居巢，故一号巢父。”则巢、许为一人。应休琏又谓之山父。

《儒林传》“毛莫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萧该《音义》：“案《风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汉有屯莫如，为常山太守。’按，此莫如姓非毛，应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沟洫志》云：“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颜师古注：“屯，音大门反。”而隋室分析州县，误以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证之，则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为氏，于此可考。《广韵》云：“《后蜀录》有法部尚书屯度。”徒浑切，与萧该音不同。

王式以《诗》授褚少孙，《褚氏家传》云：“即《续史记》褚先生。”沛人，为博士。

田何子装，《释文序录》作“子庄”。《高士传》云“字庄”。

《楼护传》云：“论议常依名节。”东莱谓：“居五侯之门而论名节，犹为盗跖之徒而称夷、齐也。”陈群为曹操掾，而《传》云“雅杖名义”，其能免楼护之讥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号侯。”裴松之谓：“今之虚封，盖自此始。”按《汉·樊哙传》：“赐爵封号贤成君。”颜注云：“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则虚封非始于建安也。

《崇文总目》：“《史隽》十卷。”《汉隽》之名本于此。

壶关三老茂，《汉武故事》以为郑茂。颜师古曰：“荀悦《汉纪》云‘令狐茂’。”今《汉纪》本脱“令狐茂”三字。《御览》：“《上党郡

记》：令狐徽君隐城东山中。”

《张敞集》：“朱登为东海相，遗敞蟹，报书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赐，必以及乡人。敞谨分斯贶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独享之？’”其言有儒者风味。

宣帝以刑余为周、召，非独弘、石也。平恩侯亦刑余，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宦之祸汉，自宣帝始也。

《宣纪》：“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应劭曰：“张敞、萧望之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絜身为廉，其势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与《汉纪》不同。

《黄霸传》“鹖雀”，颜氏注：“当为‘鳻’。”徐楚金考《说文》，当为“鳻”。

《皇极经世书》：“惠帝崩，立无名子为帝。”王陵争非刘氏而王，而宫中已有非刘氏而帝者矣。

贾捐之上书罢朱崖。杜佑云：“捐之，谊之孙，高见实类其祖。”

汉之刘歆，魏之元韶，卖宗国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

张文潜《文帝论》谓：“绛侯之迹，异于韩、彭者无几，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报之也。”其说太过。贾谊“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乃正论也。

扬雄自比孟子，而《校猎赋》乃曰“群公常伯，杨朱、墨翟之徒”。

学孟子而尊杨、墨，与《法言》背驰矣。

楼护之执吕宽，小人之不义者也，不当传于《游侠》。《法言》独称“朱家之不德”，以为“长者”。楼护，朱家之罪人也。

让，美德也，然当审其是非。赵充国不归功于二将军，君子以为是；颜真卿归功于贺兰进明，君子以为非。

刘道原曰：“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叙《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记史传，由是经与史分。”

《汉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惟万变之备，于是制宫室出入之仪。故司马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入房。”《太平御览》。

匈奴遗汉文帝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突厥致书隋文帝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

西山先生称：“天台刘深父每举史传，数百千言。汉许后《上成帝书》，于班史为隐僻处，学者多不道。一日，对客诵‘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及‘设为屏风张某所’等语，无一字差。”前辈读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张良所学，《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光武诏报臧宫、马武，引《黄石公记》。《隋志》有《三略》三卷。《馆阁书目》云：“恐后人依托为之。”近世有《素书》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义，曰安乐。晁公武云：“庞乱无统，盖采诸书成之。”谓晋有盗发张良冢者，于玉枕中获

此书，亦依托也。《初学记》又引《黄石公阴谋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对策，愿“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传》谓“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考之《武帝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此所谓学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礼官劝学之诏，于是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儒林传》所载其著功令也，详于取而略于教，不过开禄利之涂而已。明经而志青紫，教子而拟籯金，孰知古者为己之学哉？傥以仲舒为相，使正谊明道之学行于时，则学者兴于礼义，庶几三代之风，岂止“彬彬多文学之士”乎！

韩信无行，不得推择为吏；陈汤无节，不为州里所称；主父偃学从横，诸儒排摈不容；李陵降匈奴，陇西士大夫以为愧。秦汉之后，乡党清议犹严也，是以礼官劝学，则曰“崇乡里之化”。

卷十三

考史

翟公巽谓：“范蔚宗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丛陋乃尔，岂笔削未定，遂传之耶？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其书未见。

致堂论马援曰：“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后，“防未然”之说非。

吕成公谓：“马援还书，王昶戒子，举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过，言未脱口而已自言人之过，何其反也？”

《东观汉记》：光武诏曰：“明设丹青之信，广开束手之路。”《公孙述传》：“帝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见《文选》注。

明帝为太子，谏光武曰：“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夫禹、汤之道，尧、舜之道也。不以圣人之道养性而取诸黄、老，谓之“学通《尚书》”，可乎？以无逸之心，明立政之体，君道尽矣，何羡乎黄、老！

“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策文通训，条在南宫，秘于省阁，唯台郎升复道取急，因得开览。”谢承《后汉书》，见《文选》注。汉尚书作诏文。见《周礼》注。尚书郎，乃今中书舍人。见《通典》。

锺离意谓“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本于《荀子》。黄琼谓“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本于《春秋考异邮》。

郅恽上书王莽云：“取之以天，还之以天。”莽犹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于殷纣之世也。

鲁丕《对策》，见袁宏《纪》，而范史不载。

《文苑传》自东汉始，而文始卑矣。

汉政归尚书，魏、晋政归中书，后魏政归门下，于是三省分矣。

为杜密之居乡，犹效陈孟公、杜季良也。为刘胜之居乡，犹效张伯松、龙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择。

东汉有佛书，而诸臣论议，无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传》：《西都赋》云：“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二句为对。白闲，犹黄闲也。注云：“弓弩之属。”《御览》引《风俗通》：“白鷴，古弓名。”《文选》以“闲”为“鷴”。非禽名也。

《东都赋》“正予乐”，依谶文，改乐为《大予》。《文选》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为“正乐”。今本作“雅乐”，亦误。盖五臣本改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图》曰：“夏德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传》，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为御龙氏。”《括地图》之说本于此。然蔡墨谓“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赐氏曰御龙”，非禹也。

《文选·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论》：“永宁诏曰：‘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宁，汉安帝年号；元始，崔寔字也。《后汉纪》不载此诏。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谓“见当时风俗及其治家整齐，即以严致平之意”。

崔寔《政论》云：“谚曰：‘一岁再赦，好儿喑哑。’”唐太宗之言盖出于此。“儿”与“人”同，如以“可人”为“可儿”。

刚者必仁，佞者必不仁。庞萌为人逊顺，而光武以托孤期之，不惟失于知人，其惑于佞甚矣，子陵所以鸿飞冥冥也。“怀仁辅义”之言，岂特规侯霸哉？

东汉三公，无出杨震、李固之右，而始进以邓、梁，君子以为疵。故《易》之《渐》曰：“进以正。”

《曲礼》、《少仪》之教废，幼不肯事长，不肖不肯事贤。东都之季，风化何其美也！魏昭请于郭泰，愿在左右，供给洒扫。荀爽谒李膺，因为其御。范滂之归，乡人殷陶、黄穆侍卫于旁，应对宾客。阙里气象，不过是矣。

仲平二年，昆阳令愍繇役之害，结单言府，收其旧直，临时募顾，不烦居民。太守、丞为之立约。见于《都乡正街弹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苏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为于禁、源怀，忠厚之俗不复见。若章者，难与并为仁矣。

精庐，见《姜肱传》，乃讲授之地，即《刘淑、包咸、檀敷传》所谓精舍也。《文选》任彦升《表》用“精庐”，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谓寺观，谬矣。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洁己，历试诸难，谋而鲜过，惠训不倦。余嘉乃勋，应乃懿德，用升尔于王庭，其可辞乎！”文辞温雅，有典诰之风，汉郡国之条教如此。然“历试诸难”，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经注》以为光终，符县人。又引《益部耆旧传》：“符有光洛，疑即“终”字。僰道有张帛。”

刘赣父《东汉刊误》谓：《列传》第七十九注最浅陋。章怀注书，分与诸臣，疑其将终篇，故特草草耳。今观《南匈奴论》“弃蔑天公”，注引《前书》云：“‘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时迎伍君。”《传》云“迎婆娑神”，误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自云为《郭有道碑》独无愧辞，则其他可知矣。其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若继成汉史，岂有南、董之笔？

《周举传》：“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注：“中国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

郭伋为并州牧，有童儿骑竹马。《史通》云：“晋阳无竹，事不可信。”

《光武纪》：建武二十三年，“陈留太守（王）〔王〕况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传》注引《谢承书》曰：“况，章和元年为司徒。”《谢承书》误也。

汉诏令，人主自亲其文。光武诏曰：“司徒，尧也；赤眉，桀也。”明帝诏曰：“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岂代言者所为哉？

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朱文公谓“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然晋人已有此论。

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本习凿齿。然稽于天文，则荧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吴、蜀无他。此黄权对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恶之，汉昭烈殂，而魏、吴无他。权将何辞以对？

邵公济《谒武侯庙文》云：“公昔高卧，隐然一龙。鬼蜮乱世，其谁可从？惟明将军，汉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气所同。欲持尺箠，尽逐奸雄。天未悔祸，世岂能容？惟史臣寿，奸言非公。惟大夫周，误国非忠。庙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仆童。我实鄙之，筑公之宫。《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万年，仰其高风。”陈寿、谯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陆务观《筹笔驿》诗：“运筹陈迹故依然，想见旌旗驻道边。一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笺。”公济之文盖果州作。

君子小人之夭寿，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才四十五，庞士元仅三十六；而年过七十者，乃奉书乞降之谯周也。天果厌汉德哉？

诸葛武侯曰：“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

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太平御览》引《要览》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计，非短于将略也，在《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国魏有篡弑，吴有废立，皆受制强臣。蜀汉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国无内忧，昭烈、武侯之规模远矣。

《水经注》引武侯《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此可以裨《武侯传》之阙。晦翁：“欲《传》末略载瞻及子尚死节事，以见善善及子孙之义。南轩不以为然，以为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谓不克肖矣。兵败身死，虽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耳。以其犹能如此，故书子瞻嗣爵，以微见善善之长，以其智不足称，故不详其事，不足法也。此论甚精。”

昭烈谓：“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终身不敢议蜀也。司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敌。《史通》云：“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又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则武侯事迹湮没多矣。

八阵图，薛士龙曰：“图之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新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鱼复，石碛迄今如故。一在广都，土垒今残破不可考。”

君子其潜如龙，非迅雷烈风不起；其翔如凤，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马德操、诸葛孔明俱隐于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隐于黄冠，而出处异。如用之，易地则皆然。

邓艾取蜀，行险以徼幸，阎伯才《阴平桥》诗云：“鱼贯羸师堪坐缚，尔时可叹蜀无人。”

张文潜《梁父吟》曰：“永安受诏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渭上空张复汉旂，蜀民已哭归师至。堂堂八阵竟何为？长安不见汉官仪。邓艾老翁夸至计，谯周鼠子辨兴衰。”其言悲壮感慨，蜀汉始终，尽于此矣。说斋云：“人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人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魏文喜跃于为嗣之初，大飨于忧服之中，不但以位为乐而已。其篡汉也，哆然自以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与友人宴于松柏之下，为诗云 “乐至忧复来”，又云“可不极娱情”，其末流至于阮籍。礼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晋傅玄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然则放旷之风，魏文实倡之。程子谓：“东汉之士，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愚谓东都之季，彧附曹，群忘汉，荃蕙化为茅矣，苦节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马、郑诸儒十有余家，魏明帝诏但用郑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

魏以不仁得国，而司马氏父子世执其柄。然节义之臣，齧巨奸之鋩，若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文钦、毌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千载犹有生气，魏为有臣矣。郑渔仲

谓："《晋史》党晋，凡忠于魏者为叛臣；《齐史》党齐，凡忠于宋者为逆党。"《史通》亦云："古之书事也，令乱臣贼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蒋子《万机论》。

司马孚自谓"魏贞士"。孚，上不如鲁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谓之"正"，可乎？

魏文帝诏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言被服、饮食难晓也。俗语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苏文定赞之曰："少非汉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传》："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曰：'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权曰：'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汉·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酆。'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权之识见高于群臣矣，汉儒不及也。

孙权破关羽，而昭烈复汉之志不遂。权称臣于曹操，称说天命，英雄之气安在哉？故朱子曰："权亦汉贼也。"

《诸葛恪传》注：虞喜《志林》曰："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曰："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亦见《通鉴》。文伟，谓费祎也；长宁，未详其人，盖蜀人也。《广韵》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庐江人"。

严畯之逊吕蒙，有郑子皮之风；陆逊之荐淳于式，有晋祁奚之风。吴安得不兴乎？

孙坚与策，皆以轻敌陨其身。权出合肥之围，亦幸而免。

孙休之遣李衡，有汉高帝之度；其讨孙綝，有叔孙昭子之断，吴之贤君也。

孙峻荐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终死于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汉昭烈托孤于孔明，而权乃托孤于恪，刘、孙之优劣，于此可见。

吴筑涂塘，晋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关。或以涂塘音涂，误也。《元和郡县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诸葛恪东关之胜，亦以此败，其失在于自用。

《史通》云："《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干两《纪》，孙、檀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曹嘉之、干宝《晋纪》，孙盛、檀道鸾《晋阳秋》。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

李华云："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谓《晋纪论》以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

放翁《丰城剑赋》谓："吴亡而气犹见，其应晋室之南迁。"愚谓丰

城二剑事，出雷次宗《豫章记》。所谓孔章者，即雷焕也，盖次宗之族。此刘知幾所云庄子鲋鱼之对，贾生服鸟之辞，“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而唐史官之撰《晋史》者取之，后人因而信之，误矣。颜师古注《汉书》，凡撰述方志、新异穿凿者，皆不录。注史犹不取，况作史乎？《豫章记》见《艺文类聚》。

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王劭谓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刘知幾亦以为非，而致堂乃谓元帝冒姓司马，过矣。

《演蕃露》云：“晋郭展为太仆，留心于养生，而厩马充多。潘尼为《太仆箴》，叙列其事，皆推养生而致之于马。”今按，郭展事见《晋诸公赞》。潘尼为《乘舆箴》，见《晋书》，非《太仆箴》也，盖误以二事为一。

《后妃传赞》“持尺威帝”，《庾亮传论》“牙尺垂训，帝深念于负芒”。按，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答曰：‘党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诸庾，甚惧。”

阮嗣宗《苏门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其有感于师、昭之际乎？然劝进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诛？

反镜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赞闵子骞云：“圣既拟天，贤亦希圣。”周子前已有此语矣。

东坡谓刘壮舆曰：“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

书折翼事，岂有是乎？”陈忠肃亦曰：“陶公被诬，以晋之刑政，不行于庾元规也。元规以笔札啗王隐，折翼化鹤之事，隐与杜延业共为之也。”

庾翼谓：“天公愦愦。”李文饶曰：“昔秦时金策，谓之天醉。岂天之常醉哉？”吁！为天者亦难矣。《诗》云：“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是之谓知天。“天醉”，见张衡《西京赋》、庾信《哀江南赋》。

何曾、荀顗之孝，论者比之曾、闵。夫以孝事君则忠，不忠于魏，又不忠于晋，非孝也。顗之罪，浮于曾。曾之骄奢，祸止及家；顗之奸谀，祸及天下。

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其深识远虑，非清谈之流也。颜延之于七贤，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涛，犹碏之于玉也。

康节邵子《西晋吟》：“有刀难剖公闾腹，无木可枭元海头。祸在夕阳亭一句，上东门啸浪悠悠。”考之《晋史》，贾充纳女以壬辰，刘曜陷长安以丙子，相去才四十五年。奸臣、孽女之败国家，吁，可畏哉！近世贾妃之册以壬辰，而宋之祸亦以丙子，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无大赦。汉、唐有大赦而无郊赦。故大赦始于春秋，而郊赦始于五代。”愚谓，晋王彪之答简文云：“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常谓非宜。”则郊赦东晋有之，非始于五代也。

《通鉴》：“秦兵既盛，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

墅，与玄围棋赌墅。”《纲目》删“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二句，则围棋为张玄乎？谢玄乎？《世说》注引《续晋阳秋》曰：“与兄子玄围棋。”然二玄当如《汉书》叙臣胜、臣夏侯胜，以姓别之。

王导之孙谧，授玺于桓玄；谢安之孙澹，持册于刘裕。此朱子所以叹嗣守之难也。无忝乃祖，一陶渊明而已。

桓玄篡逆，卞承之谓宗庙“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长”。乱臣贼子祭及其祖，可以长世乎？斯言不当污简牍。

《晋史·忠义传》可削者三人：韦忠不见裴頠，辞张华之辟，初节亦足称矣；而仕于刘聪，为之讨羌而死，非为晋死也，谓之忠义，可乎？王育仕于刘渊，刘敏元仕于刘曜，舍顺从逆，皆失节者也，忠义安在哉？唐之修《晋史》也，许敬宗、李义府与秉笔焉，是恶知兰艾鸾枭之辨？

陶渊明《读史》述夷齐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先儒谓：“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读者不之察尔。颜延年《诔渊明》曰“有晋征士”，与《通鉴纲目》所书同一意。《南史》立传，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谓扶老藤也。见《后汉·蔡顺传》注。

渊明《与子俨等疏》，“颍川韩元长”谓韩融，韶子，《后汉》有传。“济北氾稚春”谓氾毓。《晋书》有传。集云范稚春，误。《南史》氾幼春，盖避唐讳“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贤题咏，独颜鲁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鲁公诗云：“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苦不就，舍生悲拖绅。

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与孤云远，辩随还鸟泯。”见《庐山记》，集不载。

乐广客蛇影，与《风俗通》所载杜宣事同。

苍蝇传赦，《异苑》以为晋明帝，与《苻坚载记》同。

嵇康，魏人。司马昭恶其“非汤、武”，而死于非辜，未尝一日事晋也。《晋史》有传，康之羞也。后有良史，宜列于《魏书》。

司马师引二败以为己过，司马昭怒王仪“责在元帅”之言。昭之恶，甚于师。

刘殷失节于刘聪，而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大节已亏，其言之是非不足论也。

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为此言也，可谓直矣。

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苻坚。灭其三，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

晋简文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忧主辱。”东魏孝静帝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晋之德泽浅矣。”姚弋仲曰：“亟自归于晋。”王猛曰：“勿以晋为图。”人心知义，非后世所及也。

南丰《记王右军墨池》云："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愚谓右军所长，不止翰墨。其劝殷浩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谓力争武功，非所当作；其遗谢万书，谓随事行藏，与士卒同甘苦；谓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非当世所宜。言论风旨，可著廊庙，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艺掩其德，谓之"一能"，过矣。

"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如"得臣犹在，忧未歇也"。觇国者以人为轻重。

《宣帝纪论》："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出《淮南子》。

杨盛不改义熙年号，其志如陶靖节，孰谓夷无人哉？盛，武都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为辱，似知耻矣，而失节于桓温之九锡，耻安在哉？

《谢邈传》："孝武多赐侍臣文诏，辞义有不雅者，邈辄焚毁之。"《通鉴》云："帝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徐邈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此一事也，《晋书》以为 谢邈，《通鉴》以为徐邈，必有一误。

晋之伐吴，杜预曰："孙皓或怖而生计，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隋之伐陈，文帝投柹于江，曰："使彼惧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识，若优于预矣。以时考之，吴犹有死守之臣，杜预所以诡形而不敢露；陈不闻力战之将，隋文所以衡行而无所忌。预之言近乎实，文帝之言非其诚也。

《文心雕龙》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何好庄、老；至过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

言而韵之，许询、孙绰转相祖尚，而《诗》、《骚》之体尽矣。”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

梁武帝敕群臣，自太初终齐，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济阴王晖业起上古终宋，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书亡传。《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为百二十卷，今虽存而传者鲜。自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周朗有“椟带宝，笥着衣”之论，司马文正公有“耳视目食”之说，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汉，晋之篡魏，山阳、陈留犹获考终，乱贼之心犹未肆也。宋之篡晋，逾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报施，还自及也。齐、梁以后，皆袭其迹，自刘裕始。

徐羡之、傅亮、谢晦之死，犹晋之里克、卫之宁喜也，文帝不失为叔孙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终，不祥好还之戒昭昭矣。

叶少蕴云：“齐武帝欲为裴后立石志墓中，王俭以为非古。或以为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作志，墓有铭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马越女冢铭》，隋得《王戎墓铭》，为自晋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书《张衡墓铭》，则墓有铭，自东汉有之。”周益公谓：铭墓三代有之。唐开元四年，偃师耕者得比干墓铜槃。东汉志墓，初犹用砖，久方刻石。

张融风止诡越，齐高帝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赞米元章云：“是千载人，不可无一。”

南丰序《齐书》曰：“萧子显之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谓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

梁武帝曰：“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曰‘顺天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袭其误。萧道成之篡夺，顺之为爪距，岂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时钱陌减，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又减三钱，始有“省陌”之名。

后魏葛荣陷冀州，贾景兴称疾不拜，每扪膝曰：“吾不负汝。”伪楚之僭，喻汝砺扪其膝曰：“此岂易屈者哉！”以“扪膝”自号，盖本于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

北齐魏长贤曰：“王室板荡，彝伦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闻其语；有犯无隐，未见其人。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女不怀归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质有年，安可自同于匹庶？”其言凛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与之同传，兰艾混殽甚矣。长贤，徵之父也。

高洋之恶，浮于石虎、苻生，一杨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执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绯绿袍，始于隋大业六年。

萧方等，梁元帝子，为《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通鉴》晋元兴三年引方等论，《纲目》但云“萧方”，误

削"等"字。

晋之篡魏以贾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陈以杨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于素，犹李敬业之于勣也。炀、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扑其燎，可乎？

祖君彦檄："光武不隔于反支。"乃明帝事，见王符《潜夫论》。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绘"六岁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偶年之忌见于此。

梁武帝策锦被事，刘峻以疏十余事而见忌。又问栗事，沈约以少三事而为悦。君之于臣，争名记诵之末。"燕泥"、"庭草"，于隋炀何议焉？

李仲信扆为《南北史世说》，朱文公谓：《南北史》凡《通鉴》所不取者，皆小说也。

隋万宝常听乐，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隋之不久，不待听乐而知也。师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宝常之言，复三代之乐，其能久乎？宝常之先见，不逮房玄龄。

徐楚金云："随文帝恶'随'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随'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

陈无淮，无荆、襄，无蜀，而立国三十二年，江左犹有人也。

魏节闵帝阳瘖避祸，至于八年，终身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

“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宋石头城之谣也。“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陈鲁广达之留名也。“与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质之移檄也。“与其屈辱而生，不若守节而死”，燕贾坚之固守也。“宁为南鬼，不为北臣”，则有齐新野之刘思忌。“宁为赵鬼，不为贼臣”，则有赵仇池之田崧。“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则有魏樊城之庞悳。“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则有晋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风劲气，如严霜烈日，千载如生。其视叛臣要利者，犹犬彘也。

韦孝宽知兵而不知义。尉迟迥之讨杨坚，所以存周也。孝宽受周厚恩，乃党坚而灭迥。坚之篡也，孝宽实成之，难以逭《春秋》之诛矣。

杨坚以后父篡国，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坚之谓矣。莽、坚之女，皆节妇也，为其父者，亦少愧哉！

颜见远死节于萧齐，其孙之仪尽忠于宇文周，常山、平原之节义，有自来矣。

卷十四

考史

唐府兵之数，《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陆贽云：“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杜牧云：“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旧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会要》云：“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诀》云：“五百九十三。”《邺侯家传》云：“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关内二百七十三，余九道二百九十三。参以《志》、《传》，差互不齐。神宗问：“何处言府兵最备？”王文公对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然府数与诸书亦不同。

了斋云：“颜回配飨先圣，其初但为立像，至开元中，始与十哲合为一座。”按《唐志》：开元八年，“诏十哲为坐像”。《集古录》：“李阳冰《缙云孔子庙记》云‘换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盖独颜回配坐，而闵损等九人为立像。阳冰修庙在肃宗上元二年，其不用开元之诏，何也？”

《魏徵传》：“帝谓群臣曰：‘此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新史》润色之语也。《贞观政要》云：“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尝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新史》于《厠宾传》又云：“惟魏徵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鉴》考之，与《政要》所载同一事。或谓太宗以既效自满，非也。

郑毅夫谓：“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神宗圣训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温泉铭》、《小山赋》之类可见。

《新史》论张公谨之抵龟，曰：“投机之会，间不容穟。”郑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纪人伦之大变也，曾是以为投机乎？晋栾书将弑厉公，召士匄、韩厥二人，皆辞。太宗临湖之变，问李靖、李勣二人，皆辞。靖、勣贤于公谨远矣。

唐太宗赠尧君素蒲州刺史诏曰：“虽桀犬吠尧，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表岁寒之心。”我艺祖赠韩通中书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临难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节。”大哉王言！表忠义以厉臣节，英主之识远矣。欧阳公《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刘原父讥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传在《建隆实录》。齐武帝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欧阳子念不及此。

贤臣久于位，则其道行，房乔以之成贞观之治。奸臣久于位，则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宝之乱。

《唐史发潜》谓：武氏之起，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奸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愚谓《左氏》载陈敬仲、毕万之筮，太史公载赵简子之梦，皆此类。

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以玄武为龟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肃宗时，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此鬻牒之始也。

锺绍京为宰相，而称义男于杨思勗之父。史不载也，而石刻传于后世，人皆见之，恶之不可揜如是。臧坚以刑人之唁为辱，此何人哉！林甫、国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见于此。李揆当国，以子姓事辅国，不耻也，绍京何责焉？

《郑薰传》云："宦人用阶请荫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几有守矣。《文苑英华》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称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谓"克歼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处士而秉此笔，乃得佳传于《新史》，岂作史者未之考欤？碑云："大中五年，念功录旧，诏词臣撰述，不敢虚美。"以元恶为忠贤，犹曰不虚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竞有以哉！宣宗召韦澳，问："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比。"上闭目摇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党欤？

席豫未尝草书，曰："细犹不谨，而况巨耶？"然豫为黜陟使，言安禄山公直无私，其迷国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谨哉？《唐史》立传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讳称字。 孔光党王莽，则不言温室树不足以为谨；席豫党禄山，则未尝草书不足以为谨。

《容斋续笔》辩严武无欲杀杜甫之说。愚按《新史·严武传》多取《云溪友议》，宜其失实也。

《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致堂谓："德裕岂有是哉！杜悰，李宗闵之党，故造此语以陋文饶，史掇取之。以文饶为人大概观焉，无此事必矣。"愚案，此事出张固所撰《幽闲鼓吹》，杂说不足信也。

《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

士，亦引泌为辞而止。”愚按，崔圆相肃宗，在泌前。《会要》：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圆为辞，《传》误矣。

韦济试理人策第一。致堂谓：“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愚考《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盖逢君之恶者，不但实不副言也。少陵《赠韦左丞诗》，即济也。

《旧史·敬宗纪》：“李翱求知制诰，面数宰相李逢吉过。”愚谓翱为韩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数其过，可谓直矣。求知制诰，乃诬善之辞。荆公尝辩之曰：“世之浅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学庵笔记》云：“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易之。”愚观李文简《历代宰相表》云：“中书、门下，班序各因其时。代宗以前，中书在上；宪宗以后，门下在上。大历十四年，崔祐甫与杨炎皆自门下迁中书，不知何时升改。”放翁所记，盖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阮逸，因杜氏所载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书画“诺”，本朝至道初改为“准”。此东宫画诺也。陆龟蒙《说凤尾诺》云：“东宫曰‘令’，诸王曰‘教’，其事行则曰‘诺’，犹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晋元帝为琅琊王，批凤尾诺，南齐江夏王学凤尾诺，则诸王亦画诺矣。《后汉书》云“南阳宗资主画诺”，梁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则郡守、刺史亦画诺矣。

《唐六典》、《开元礼》宣示中外，未有明诏施行，见《吕温

集》。南丰谓《六典》“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烦，其实甚备，可谓善于述作者”。

《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钱谷，大计也，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刘秩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时无贤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灾自咎》诗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闾里民。”秩、稹可谓知所职矣。其言不可以人废。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简、宗闵、适之、岘、知柔。《传》止云九人，盖不数福、宗闵。宗室为状头有李肱。

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兴复制科，止得李垕一人。

唐宏词之论，其传于今者，唯韩文公《颜子不贰过》。制举之策，其书于史者，唯刘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书二万余卷。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见《邺侯家传》。邺侯家多书，有自来矣。

《艺文志》：“员俶《太玄幽赞》十卷。开元四年，京兆府童子进书，召试，直弘文馆。”《李泌传》云：“开元十六年，员俶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帝异之。”年岁皆不同。盖《泌传》所载，本《邺侯家传》，当以《志》为正。

韦应物，史逸其传。沈作喆为《应物传》，叙其家世云："夐之孙待价，仕隋为左仆射，封扶阳公。"盖据林宝《姓纂》。《唐书》韦待价乃挺之子，武后时拜文昌右相。岂二人同名欤？当考。

刘辟乱于蜀，其嫂庾氏弃绝不为亲。白乐天为诗《赠樊著作》，与阳城元稹、孔戡并称，欲其著书编为一家言。而《唐史》于庾氏无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记南内龙池，程泰之《雍录》谓"谄辞皆出李林甫，而非张九龄所得知也"。愚按，《九龄集》有《龙池圣德颂》，则夸诩符瑞，虽贤者不免。

郑余庆采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后唐刘岳等增损其书，司马公《书仪》本于此。

唐开元之任将，以久任而兆乱，其权颛也。我艺祖之任将，以久任而成功，其权分也。《柳氏家学录》谓：贞观故事，边将连帅三年一易，收其兵权。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于数易也。

忌日行香始于唐，崔蠡奏罢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于非福，则是谄祭；忏于无罪，则是诬亲。"其言不行。

诚斋《易传》云："文宗陷于宦寺之险，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于程异、元稹浸润之内。"愚谓，稹在穆宗时，异在宪宗时，非文宗事也。

颜鲁公为《郭汾阳家庙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险夷概其怀；坚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鲁公亦允蹈之。

杨绾《赠官制》云："历官有素丝之节，庇家无匹帛之余。"史臣

谓："当时秉笔者无愧色。"

唐时午日，扬州江心铸镜供进。又千秋节，进镜。滆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镜，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径八寸，重五十两。盛露囊，千秋节戚里皆进。《华山记》云："弘农邓绍八月晓入华山，见童子执五彩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风土记》："以五彩结眼明囊。相传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饮之而长生。"皆八月中事。

《旧史·德宗纪》："贞元六年，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二月乙亥，诏送还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韩愈传》云："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寺名与前不同。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

萧颖士《与韦述书》，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汉元十月，终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然其书今无传焉，略见于本传，而不著《通典》之名。

杨文庄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阅《讳行录》，悉能记之。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起兴元元年，尽大中七年。宋敏求续为《后录》五卷。

《温彦博传》"我见其不逮再朞矣"，出《说文》引《虞书》："朞，三百有六旬。"《李密传》"敖庾之藏，有时而儩"，出《诗》"王赫斯怒"郑笺："斯音赐，尽也。"《新史》尚奇类此。

马总《通历》所载"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论》。《略论》五卷，起太昊，讫隋，假公子问答。

李翱为史官，请作行状者，指事说实，直载其词。然我朝名公秉笔，亦有误者。欧阳公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太后寿。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后老泉编《太常因革礼》，有已行之明验，质之欧公。公曰：“谏而不从，碑误也。”东坡为《张文定铭》云：“神宗问：‘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时为学士，誓诏封册，皆臣所草。’”李微之考《国史》，誓诏在庆历四年十月，封册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为学士。封册乃宋景文撰。朱文公为《张忠献行状》，其后语门人云：“向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后看《光尧实录》，其中多有不相应处。”以三事观之，罔罗旧闻，可不审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开元四年升祔。此失礼之始也。

龙朔改左右散骑常侍曰左右侍极，《职源》误以左史为左侍极，而近世制词多踵其误。

石林序卢鸿一《草堂图》云：“《唐旧史》鸿一，盖二名，与《中岳刘真人碑》所书合。《新史》删去‘一’字，不知何据。当以《旧史》为正。”愚案，南齐张融曰：“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明，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鸿一”之义取于此。

《考古编》以《通鉴》贞观十三年房玄龄“请解机务”，“诏断表”，为今“断来章”之祖。愚按，《晋·山涛传》：手诏曰：“便当摄职，令断章表。”此断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韩、柳方驾，而其行殊；元、白齐名，而其操异。管、华，嵇、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岭南节度使，以贪虐诛。京始末见《云溪友议》。此奸臣

名氏之同者。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两曾参、两毛遂，则贤否分矣。两毛遂见《西京杂记》，员半千诗用之。

颜鲁公为刑部尚书，有举家食粥之帖。盖自元载制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既相，奏加京官俸。鲁公以绾荐，自湖州召还，意者俸虽加而犹薄欤？

李康《运命论》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宝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本杜牧所作《方玄墓志》。本朝建隆诏亦云：“沈约为吏，手写簿书。”愚按《理道要诀》云：“宋光禄大夫傅隆，年过七十，手写籍书。梁尚书令沈约，位已崇高，议请宝重。”盖误以傅隆为沈约也。

孝宗问周益公云：“唐孙樵读《开元录》，杂报数事，内有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诤，十刻罢。遍检新、旧《唐史》及诸书，并不载。”益公奏：“《太平御览总目》内有《开元录》一书。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传耳，容臣博加询访。”

萧遘与其子三儿生日诗曰：“吾家九叶相，尽继明时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此云九叶，《宰相世系表》：梁贞阳侯之后有邺，相宣宗。

姚崇十事，见《开元升平源》，《通鉴》不取。

王起广《五位图》，《旧史》云《五运图》。

李白上《宣唐鸿猷》一篇，即本传所谓“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者

也。今《集》中阙。

“绯衣小儿”之谣，《朝野佥载》谓裴炎也，而张权舆以谗裴度。

韩文公子昶，虽有“金根车”之讥，而昶子绾、衮皆擢第，衮为状元。君子之泽远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罢明州岁贡淡菜、蛤蚶之属。见《昌黎集》。元稹为越州，复奏罢之。见《白乐天集》。盖尝罢于元和，而复贡于长庆也。

毕炕，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构传》，盖取韩文公所撰《毕垌志》，然炕之名不书于《忠义传》，故文公谓“广平死节，而子不荷其泽”。愚谓广平之节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颜平原也，《通鉴》亦不书其事。

广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请斩程元振。于是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东坡谓：“及其有事且急也，虽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记》：“伉，乾元元年进士。”《翰林院故事》载：宝应已后，伉自校书郎充学士，出鄠县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员外，谏议大夫，皆充学士。《新唐史·程元振传》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时为学士，非待诏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职近而亲，不可谓“贱且疏”。《唐史》不为伉立传，故详著其事，俾览者知词臣之献替，不独陆贽、李绛也。

东坡谓：“学韩退之不至，为皇甫湜；学湜不至，为孙樵。”朱新仲曰：“樵乃过湜，如《书何易于》、《褒城驿壁》、《（何）〔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皆谨严得史法，有补治道。”

林宝《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类集，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邓名世谓：稍能是正数十条，而齐、秦之属，亦所未暇。至鉏丘、茅夷，指为复姓，又不胜其谬。郑樵谓宝不知自姓所由来。

刘允济曰：“班生受金，陈寿求米。”受金事未详。

刘知幾领史事，言“五不可”，曰：“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文粹》云：“王韶直书，见雠贵族。”“宋王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当从《文粹》为王韶。《新史》误以“韶”为“劭”。韶之弑君之贼也，身为枭獍，而秉史笔，其谁服之！《传》曰：“无瑕可以戮人。”

李晟每战，必锦裘绣帽自表，而晟以胜；宋殷孝祖每战，常以鼓盖自随，而孝祖以败。兵岂有定法哉？

闽俗比中州，化于善也。蔡人过夷貊，化于恶也。

汉党锢以节义，群而不党之君子也；唐朋党以权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汉之君子，受党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党之实，故其俗弊。

奸臣唯恐其君之好学近儒，非独仇士良也。吴张布之排韦昭、盛冲，李宗闵之排郑覃、殷侑，亦士良之术。

杜佑《理道要诀》，朱文公谓非古是今之书。

魏郑公曰：“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于汲黯、卫青、公孙弘，明皇之于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见矣。《中

庸》之尊贤，必以修身为本。

“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孟诜之言也。《观物外篇》取之。

张文潜云：“节度之强，不起于河北之继袭，而起于节度之有功。”愚考方镇之强，始于仆固怀恩用贼党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分帅河北，非有功之将也。

司空图《房太尉》诗曰：“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而贺兰进明谗于肃宗。以司空表圣之言观之，则琯建此议，可以破逆胡之胆。《新唐书》采野史稗说，而不载此语，唯程致道著论发扬之。晋以琅邪立江左之业，我宋以康王建中兴之基，琯可谓善谋矣。

《通鉴》：刘蕡“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唐鉴》云：“终于柳州司户。”以《新史》考之，当从《唐鉴》。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

颜真卿、郑畋以兴复为己任，倡义讨贼，其志壮矣。真卿权移于贺兰进明，畋见袭于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与诚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衮与礼官议：“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如汉故事。玄宗以来，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丧议汉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韩偓自书《裴郡君祭文》，首书“甲戌岁”，衔书“前翰林学士承

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某”。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为乾化四年，犹书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庆历中，诏官其四世孙奕。

仆固怀恩叛唐，李日月为朱泚将，而其母皆知逆顺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与韦陟论战守，曰：“辨朝廷之礼，我不如公；若夫军旅，则公不如我。”陟无以应。古者治军，有军礼焉，楚得臣以无礼败，晋文公以有礼胜。礼莫大于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没，盖以礼与军旅为二物也。

《唐鉴》曰：“人君观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房、魏为相，总史事，其父彦谦、长贤，皆得佳传，况不如房、魏者乎？”

独孤及《福州新学碑铭》云：“闽中无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在大历八年。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常衮建中初为闽人设乡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畤为博士，执许敬宗之谥不改，无忝河汾之学矣。

许敬宗谥缪，而更曰恭；陈执中谥荣灵，而更曰恭。二事　相类。

武德初，以隋张衡死非其罪，谥曰忠，是奖弑君之贼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为忠也。汉大纲正，见于戮丁公；唐无三纲，见于赠张衡。

《朝野杂记》曰：“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

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其说本程沙随。

欧阳子书“唐六臣”于唐亡之后，贬其恶也；朱子书“晋处士”于晋亡之后，表其节也。一字之惩劝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叹曰：‘此致治之本也。’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考之《会要》，世宗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赐诸道。《崔颂传》云：“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颂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史谓“元稹图”，误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续通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赋，帝览文集而善之，写其辞为图以赐。”

欧阳子之论笃矣，而“不以天参人”之说，或议其失；司马公之学粹矣，而“王霸无异道”之说，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难也！

欧阳子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按，纸钱始于开元二十六年，王璵为祠祭使，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汉明帝以后有上陵之礼，蔡邕议以为“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旧唐书》开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野祭，盖起于此。朱文公谓：“汉祭河，用寓龙、寓马，以木为之，已是纸钱之渐。唐范传正谓‘唯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本朝钱邓州不烧楮镪，吕南公为文颂之。”

《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

天子之废置出于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尔之

报，在其后人。

后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刘岳奏罢告身绫轴钱。本朝复纳绫纸钱，淳熙元年始免。

周显德六年，始去符契，专以印章为验。

欧阳子、司马公之贬冯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谓范质欠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

唐后主不肯和亲而亡，石晋父事契丹而兴。晋之兴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维翰之兴晋，即所以亡晋也。

朱温之兄全昱，杨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万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顾李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为北齐所废，今在陈留。"按《五代通录》李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汉·地理志》：陈留有外黄、小黄县。《五代史记》改"小黄"为"下黄"，误也。当从《通录》。

卷十五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大哉王言，几于典诰矣！

崔伯易《感山赋》　：“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余顷，反减赋七十一万余斛。"会计有录，非以增赋也。陈君举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藏富于州县，所以培护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曰："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

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余。”

袁机仲言于孝宗曰：“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机仲之言未尽也。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刘时可应起谓：“台谏之议论，庙堂之风旨，颇或参同。夹袋之欲汰，白简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犹婉而言之也。开庆初，边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虏虽强，而必亡之势已见。”咸淳初，召洪君畴长台端，御史自造谤诗，以尼其来。罔上诬善至此，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汉高帝三章之约，我艺祖陈桥之誓，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旧闻证误》“执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长编》时，未见定国书，故专用《笔录》。然则《长编》所采摭，犹有遗也。

晁景迂谓：“今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谓：“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李微之谓：“布缕之征三，谷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

《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

绍兴重修《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谓："小人为不善，于传世诒后之书，必遏绝之，自唐许、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余。"元祐中对策。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绍兴中奏疏。皆至论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礼。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讲郊礼。真宗东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后，三岁一郊为定制。

《元城语录》艺祖造熏笼事，周益公谓：误以元丰后官制为艺祖时官制。

吕正献公书坐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吕居仁《杂录》曰："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本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

元祐之党，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庆元之党，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

欧阳公为《周君墓表》云：“笃行君子，孝于其亲，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与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尧卿，字子俞。《东都事略》有传，其行事与墓表合，而字子余。未知《事略》据何书而立传也。荆公为《徵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婴、徐仲坚，而徵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扬子，当求郡志而补之。二表皆载于《文鉴》。

宗庙乐有舞。建隆初，窦俨定太庙四舞，僖祖曰《大善》，顺祖曰《大宁》，翼祖曰《大顺》，宣祖曰《大庆》。列圣皆以“大”为名。中兴后，自僖祖《基命》至钦宗《端庆》，以原庙殿名为舞名，礼官之失也。

《长编》宣和五年，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虏，虏不肯割。按《五代史》，刘仁恭无割地遗虏之事。《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唐无滦州。《武经总要》：“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案贾耽说，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唐·贾循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薛讷传》：“师至滦河。”

仁宗时制科十五人：天圣，何泳、富弼；景祐，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庆历，钱明逸、彦远；皇祐，吴奎；嘉祐，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东坡诗“先帝亲收十五人”，注者多误。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细故；烝民咸乂，靡分乎尔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与陈正献书》曰：“卑辞厚礼，乞怜于仇雠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于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细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雠者，而忍以薄物细故捐之哉！”

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中庸或问》“敬大臣”之说，《大事记》“大臣从臣”之说，皆以寓箴讽之意。《文鉴》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论》、文潞公《晁错论》、苏明允《任相论》、秦少游《石庆论》之类，皆谏书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风俗之弊，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则此习犹未革也。

高宗庙号未定，有议为“光宗”、“宁宗”者，见周益公《思陵录》。其后两朝用之。高宗陵名，尝拟“永阜”，其后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参决庶务手诏，洪景卢所草也。礼部太常官堂白手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宁以来，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宗”字误，当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致堂《原乱赋》“建承宗之旄纛”，亦误。

李微之问勉斋云：“南轩赐章服，两为胡忠简缴还，而不闻引避；东莱除职，既遭陈叔进行词丑诋，乃复受之而不辞。皆所未晓。”勉斋答云：“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然辞受合尚严，今当严者反宽，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学者所当戒也。”

微之又云：“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庄献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则庄献不入景灵。”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以奉圣祖。其为原庙，自元丰五

年始。前此帝后馆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庄献也。

攻媿《跋曹子方书》，以为祐陵时上书论时事，靖康至枢筦。愚谓有两曹辅，其一字子方，与苏、黄游；若论事为枢筦者，字载德。龟山为铭，合为一人，非也。又《淮海楼记》考《国史传》，秦少游调定海主簿，而《文集》无一语及之。愚谓少游为蔡州教授时，选人七阶未改，主簿乃初阶，非历此官也。

《律疏》与《刑统》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引《疏》义，颇有增损。天圣中，孙奭校定《律文》及《疏》为《音义》。

江休复《杂志》：“驾头，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传四世矣。’”按《国史·舆服志》：“驾头，七宝床也，覆以绯罗绣帕，内臣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亲宅，内侍堕马，驾头坏。遂以閤门祗候、内侍各二员，挟驾头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

景祐二年，郊赦，梁适上疏，论“朱全忠唐之贼臣，今录其后，不可以为劝”。仁皇是其言，记姓名禁中。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刘汉后”，遂罢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异焉，岂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张说、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辞免，降诏，直学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间，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皆奏请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师臣避免拜之礼，执政辞迁秩之命，苏轼当撰答诏，言其不可，卒如所请。今除用执政，非节度统军、免拜迁秩比，二人辞免不允诏书，臣未敢具草。”绍熙中，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辞免，降诏，倪思封还词头，亦引苏轼论不当撰，辞免不允诏者凡三。嘉定中，师睪知临安府，辞免，蔡幼学当草

诏，奏曰："不允必有褒语，臣无辞以草。"淳祐中，别之杰参知政事，尤焴不草答诏。此禁林缴奏故事也。唐末，韦贻范起复，命韩偓草制，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上疏论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辈不以为故实。

蒋希鲁居姑苏，延卢仲甫秉后圃。希鲁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时来则有之；林木譬名节，非素修弗成。"

欧阳公《辨尹师鲁志》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条之名不著，《馆阁书目》有《郑条集》一卷。条，蜀人，自号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辈不言人短，每见人论前辈，则曰：'汝辈且取他长处。'"吕成公《与朱文公书》曰："孟子论孟施舍、北宫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圣门先达，其敢轻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静之言，当表而出之。"

刘应起时可，淳祐初为太学博士，言定大计曰："谋之而臧，则文子文孙，宜君宜王；谋之不臧，则生天王家，以为大慼。"此人所难言也。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

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苏绅、梁适，谓之“草头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极、胡榘，谓之“草头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当时谓侍从之臣“无论思，有献纳”，他可知矣。以阴召阴，极于“天下无邦”。

仁宗阅审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适对以“黄霸、盖宽饶字”。高宗阅刑部奏案，有“生人妇”，而汤思退对以“见《魏志·杜畿传》”。皆简上知，至辅相。然以记问取人，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

四渎，济水独绝。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为济阴王。嘉定末济王之封，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又萧衍篡齐，降和帝为巴陵王，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为大臣者，不知则不学，知之则何以示后？

绍兴建储，欲更名烨，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储，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与唐中宗同，而当时无言者。

范正献公曰：“后世人君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其论正矣。然自唐奸臣为《时政记》，而史益诬，近世尤甚。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耳。

葛文康胜仲《与王黼书》曰：“天下无事则宰相安，宰相生事则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不登六载。朱文公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义重而爵位轻，所

以立言不朽。

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告家庙文》曰：“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学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国乱，先人载家使蜀，免焉。”大父，康节；先人，伯温也。

梁世荣录南轩语云：“温公作相，夫人闻其终夜长吁，问之。曰：“某所奏盗贼，某所又奏某事。吾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长吁也。”按《温公集》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此记录之误也。

乾道壬辰，黄定《对策》谓：“以大有为之时，为改过之日月。”又云：“虽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虽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术。顾眄周行，类不适用，则曰腐儒，曰好名，曰是党耳。于是始有弃文尚武、亲内疏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而察一己之独向？”其言皆剀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见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笔者未之纪焉。

徐景说霖以《书》义冠南宫。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曰：“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沮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广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景说由是著直声。

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此晋谢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此唐陆贽之言也。二苏公之对，不能无所遗。

龟山志游执中曰：“尝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

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史直翁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礼闱策士云：“发德音，下明制。”宁皇遗诏，下谓之“遗诰”，盖避时宰家讳也。蒋良贵签判安吉州，时水灾后修城，郡守赵希观属良贵作《记》，用“浩浩”字，希观欲改，良贵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也。”闻者壮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义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义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终也不知逆顺。

唐内殿《无逸图》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所以分也。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哲宗元符间，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书省图画进览，陈师锡奏曰：“《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画，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光丽焉。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视则明。”噫，使徽宗能置其言于坐右，则必能鉴成败、别淑慝矣。以规为瑱，听之藐藐，而画学设焉。《黍离》、《麦秀》之风景，其可画乎？

绍兴间，李谊言：“《汉·循吏传》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传》十（二）〔三〕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传》十五人，而

出于武德、贞观之时者半；《酷吏传》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时者亦半。吏治视上之趋向。”

富文忠公使虏还，迁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皆力辞，愿思夷狄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嘉定初，讲解使还，中书议表贺，又有以和戎为二府功，欲差次迁秩。倪文节公思曰：“澶渊之役，捷而班师，天子下诏罪己，中书枢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为庆？”乃止。

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

王时雍、徐秉哲等为卖国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与虏人者，开封捉事使臣窦鑒也。李邺以越守降虏，而袖石击虏伪守者，亲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谓蔡季通曰：“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诚之尝语真希元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此吾辈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宁对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坏之有余。”擢为第一。景定中，有擢伦魁者，其破题云：“运一心之乾，开三才之泰，可以观世道之消长矣。”

先儒论本朝治体云：“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然考之史策，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其一胜者，张齐贤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韩一范使西贼骨寒胆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纪不见沮于耿、汪、黄三奸，则中原可复，雠耻可雪。采石却敌，乃眇然幅巾缓带一参赞之功。儒岂无益于国哉？搢绅不知兵，介胄不知义，而天下之祸变极矣。

元祐诸贤不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韩、曾不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绍兴赵、张不和，是以为秦氏所挤。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则无私矣；曰三孤，孤则无朋矣。无私无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恶极矣，曾布、张商英是以窃君子之名。

止斋曰："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

《夬》"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厉"，以危小人之复。元祐诸贤，似未知"其危乃光"之义。

胡文定公曰："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余谓：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元祐司马公是也；夸者死权，绍兴之秦、绍定之史是也。

陈恕定茶法，以中等为可行。张方平论盐法，以再榷为不可。

王仲山以抚州降，仲薿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责词云："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尔等顷以家声，屡尘仕版，未闻亏失，浸预使令，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诚不支，死犹有说，临川先降，宜春继屈，鲁、卫之政，若循一途。虽尔无耻，不愧当时之公议；顾亦何施面目，见尔先人于地下哉！"秦桧，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国，楚子常以佩丧邦。近岁襄阳之事，亦起于榷场之玉带。

淳祐甲辰，宰相起复。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上书曰："弥远奔丧而后

起复，嵩之起复而后奔丧。”徐仁伯元杰兼说书，对经幄，其言当帝心。台谏刘晋之、王瓒、胡清献、龚基先联章论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笔，逐四人。遂寝起复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斋赵茂实志之，徐景说铭之。

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讲。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睹矣。

小人之毁君子，亦多术矣。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而田令孜之党伪作谏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于殿内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立刘后，而章厚之党伪作谏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语。其诬善丑正，不谋而同；然不可泯者，千万世之清议也。

邓志宏肃谓：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学校之兴，虽自崇宁，而学校之废，政由崇宁。盖设教之意，专以禄养为轻重，则率教之士，岂复顾义哉？崇宁学校之事，概见于此。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

大观八行，因《周礼》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奸臣不学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学未若临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宽，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贫愧于义乌之安。”临邛，魏鹤山了翁；南海，崔菊坡与之；莆田，陈宓；义乌，徐侨。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肃之，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受之，馆于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

炭，市饭不得温，程子弗问，谢处安焉。如是逾月，豁然有省，然后程子与之语。

吕子约曰：“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

谯天授定之学，得于蜀囊氏夷族；袁道洁溉之学，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美哉禹功，万世永赖，云何汉世，河决为害？盖自战国，壅川壑邻，决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渎遂改，碣石九河，皆沦于海。微禹其鱼，遗黎之思，披图案谍，用缀轶遗。

孝文十二年，河决酸枣东，溃金隄。

陈留郡酸枣县，今属开封府。秦拔魏置县。地多酸枣，因以为名。金隄河隄在东郡白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马县东五里。"《郡县志》："在酸枣县南二十三里。"《舆地广记》：酸枣县有金隄，"汉文时河决金隄，即此"。王尊为东郡太守，请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汉火德，多水灾；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复决濮阳瓠子，注巨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输。《后汉》注：音俞。

东郡顿丘县，今澶州开德府濮阳、清丰两县。汉勃海郡，在勃海之滨。今沧、棣、霸、滨诸州之地。《水经注》："《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开德府濮阳县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济州巨野县东北有大野泽，即巨野也。

《禹贡》："大野既猪。"清河郡鄃县，《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县西南。大名府夏津县，本鄃县。程氏曰：周时河徙砱砾，至汉又改向顿丘东南流。

元封二年，自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筑宣防宫。

《水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县北十里为瓠河口，亦谓瓠子堰、宣房堰。"《括地志》："故龙渊宫，俗名瓠子宫，亦名宣房宫，在濮阳县北十里。"决河，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广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汉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泽县有瓠子河。"澶州濮阳县有瓠子口。万里沙在莱州掖县。济州东阿县有鱼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兮〕巨野溢。"东阿，今属郓州。

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

《河渠书》："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则漯川也。"臣瓒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时不注也。"贝丘，贝州清阳县。熙宁四年省入清河县。漯水，出东郡东武阳，省入大名府莘县、澶州朝城县。至千乘青州千乘县。入海。降水故渎，在冀州南宫县东南六里。《大事记》："周威烈王十三年，晋河岸倾，壅龙门，至于底柱。"春秋后河患见史传始于此。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馆陶县，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馆陶，今属大名府。《通典》："魏州贵乡县有屯氏河，大河故渎，俗曰王莽

河。章武县，沧州鲁城县，周省入清池县。”《九域志》：“大名府馆陶县、夏津县有屯氏河。南乐县有大河故渎。”

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清河之灵县鸣犊河口。《地理志》：“清河郡灵县，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入屯氏河。”灵县，隋省入博州博平县。蓨音条，县属德州，后属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决东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为河平元年。三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济南，齐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

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寻等言：“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

信都，冀州。信都县，禹导河，北过降水，即此。亦曰枯降渠，西南自南宫县界入。《禹贡》“九河既道”，《尔雅》：“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鬴，五曰胡苏，六曰简絜，七曰钩盘，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经流。”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絜为二。徒骇，《寰宇记》在沧州清池。许商云在成平。马颊，《郡县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记》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即笃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苏，《寰宇记》在沧州饶安、临津、无棣三县。许商云在东光。简絜，《舆地记》在临津。钩盘，《通典》、《寰宇记》在沧州乐陵东南，从德州平昌来。《舆地记》在乐陵。鬲津，《寰宇记》在乐陵东，西北流入饶安。《通典》在饶安。许商云在鬲县。《舆地记》在无棣。太史。不知所在。汉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欧阳忞《舆地记》又得其一。或新河载以旧名，或一地互为两说，皆似是

而非，无所依据。郑氏以为齐桓塞其八流以自广。夫曲防，齐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为也。程氏以为九河之地，已沦于海，谓今沧州之地，北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余里，禹之九河当在其地。郦道元亦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笃马河在平原县，今德州。乐史以为马颊，误矣。

平当使领河隄，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无隄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见鲧隄，无禹隄。鲧堙洪水，故无功，禹则导之而已。”

贾让言：“禹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

《水经》：“河水南过河东北屈县唐慈州吉昌。西，注：“《吕氏春秋》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鸿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河水又南过皮氏县河中府龙门。西，又南出龙门口。”注：“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也。”“崩浪万寻，悬流万丈，迄于下口。《慎子》曰：下龙门，非驷马之追也。”潏水李氏曰：“同州韩城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有禹庙，在山断河出处。禹凿龙门，起于唐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之东，自北而南，至此山尽。两岸石壁峭立，大河盘束于山峡间，至此山开岸阔，豁然奔放，声如万雷。”《通典》：“绛州龙门县，今属河中府。有龙门山，即大禹所凿。《三秦记》云：‘鱼鳖上之即为龙，否则点额而还。’”黄河北去县二十五里，乃龙门口。《舆地记》：“同州韩城县有龙门山。颜氏曰：‘龙门山，其东在今龙门县北，其西在今韩城县北，而河从其中下流。’”《水经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决，水流疏分，亦谓之三门山。”伊阙、碣石，见前。

淇口以东。

《通典》："淇水出共山，东至卫州卫县界入河，谓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平帝时。今既筑隄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郡县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阴县汉荥阳县，唐属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汉命王景修渠。"《汉书》有荥阳漕渠，如淳曰："今砾溪口是也。"《水经注》："王景即荥水故渎东注浚仪，谓之浚仪渠。"

章帝建初三年，罢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县东南，流经五台山北，东南流过定州入海。邓训治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石臼河在定州唐昌县东北。本汉苦陉县，今省入安喜县。《通典》："岚州宜芳县，即汉汾阳县。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石磴萦委，若羊肠焉。"《水经注》："案《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

《张骞传》："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

汉武帝以于阗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昆仑。《博雅》曰："昆仑虚，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后汉书·明帝纪》注

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朱文公曰："二书之语似得其实。《水经》言昆仑去嵩高五万里，恐不能若是之远。"《通典》："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尚书》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后汉书》云：'西羌在汉金城郡之西南，滨于赐支。'《续汉书》：'河关县，属金城郡，今积石军。西可千余里，有羌，谓之赐支，盖析支也。'然则析支在积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楚辞》注："《尔雅》：'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离骚》："邅吾道夫昆仑。"《九歌》："登昆仑兮四望。"

灵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兰会西宁湟州积石军。

历代田制考

秦废井田，开阡陌。周显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朱文公《开阡陌辨》曰："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横从，

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当以后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横从而命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归授之际，必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覈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所谓‘开’者，乃破坏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大事记解题》曰：“决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画坚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决裂之，不能遽扫灭其迹也。秦始

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使井田不废，何患田之不实乎！”

汉董仲舒请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贫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时，贾人有市籍者及家属，皆无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终不能行者，以人主自为兼并，无以使民兴于廉也。”

赵过教民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传》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左传》：“晋作爰田。”《晋语》云：“作辕田。”辕，易也。《汉·地理志》：“秦商君制辕田。”“辕”与“爰”同，易也。《食货志》：“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盐铁论》：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

师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

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覈垦田户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阡陌既弊，又为隐覈。隐覈之法，凭乎簿书；簿书

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

后魏孝文太和九年，诏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刘氏恕曰：“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

北齐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地少人众，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十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给田之制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林氏勋曰：“周制步百为亩，百亩仅得唐之四十余亩。唐之口分，人八十亩，几倍于古。盖贞观之盛，户不及三百万，永徽唯增十五万。若周则王畿千里，已有三百万家之田，列国不与焉。是以唐制受田倍于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狭乡虽裁其半，犹可以当成周之制。然按一时户口，而不为异日计，则后守法难矣。”既无振贫之术，乃许之卖田，后魏以来弊法也，是以启兼并之渐。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逾制，贾敦颐举没三千余顷，赋贫民。

开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括逃户及籍外田。

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请为占田条限。

后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图》赐诸道，诏艾颖等分行诸州，均定田租。《会要》云：“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农务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并不遣官吏擅到村乡，略无欺隐。除去逃荒，其余顷亩，取两税元额，通计七县沃瘠，一例作分抽税。”苏氏曰：“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变为两税，户无客主，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多而税少；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少而税多。侥幸一兴，税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余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张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

历代漕运考

汉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县东北，至华州华阴入河。刘仲冯曰：“今渭汭至长安仅三百里，固无九百余里，而云‘穿渠起长安，旁南山至河’，中间隔灞、浐数大川，无缘山成渠之理。此说可疑，今亦无其迹。”《西都赋》：“通沟大漕，溃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兴元府褒城县。出衙领山至南郑入沔。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县。出衙领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凤州梁泉县。

河内。

怀、卫二州之地。

东冶，零陵、桂阳峤道。

东冶，福州闽县。零陵郡，南临源岭。永州。桂阳郡，腊岭。郴州。

沮、下辨。

沮县，汉属武都，隋为兴州顺政。沔水发源于此，一名沮水。今沔州。下辨县，汉下辨道属武都，西魏改同谷，唐为成州同谷。《续志》：“下辨东三十余里有峡，中当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辄溢。虞诩使人烧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

斜谷。

《郡国志》：“右扶风武功县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长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长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凤翔府郿县。

魏

陈项、寿春。

《通典》：“颍州，魏汝阴郡，邓艾屯田于此。”陈、项，陈州宛丘、项城县。寿春，见前。《晋志》：“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通典》陈州宛丘县有百尺堰。《隋志》颍川郡北舞县有百尺沟。《郡县志》百尺堰在颍州汝阴县西北一百里。

晋

滍、淯水，杨口。

《汉·地理志》：“滍水出鲁阳县鲁山，东北至定陵入汝。鲁阳，汝州鲁山县。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县西北。淯水出郦县西北，南入汉。”郦故城在邓州临湍县。《通典》：“复州沔阳县，汉云杜县。杜预为荆州刺史，开杨口达巴陵径千余里。内避长江之险，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桂阳。

石门。

《水经注》：“荥渎水受河水，有石门，谓为荥口石门。”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于许昌，以通运。《水经注》："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积石为堨。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陈协造。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许昌许州，今颍昌府许田镇。刘曜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堨以灌之。

隋

蒲，陕，卫，汴，黎阳，汾，晋，渭水，广通渠，大兴城，潼关。

蒲州。河中府。汴州。开封府。黎阳。今濬州。汾州。唐为慈州。晋州。平阳。京兆府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广通渠，在华州，置广通仓。《隋·纪》："幸霸水，观漕渠。"潼关，在华州华阴县。渭水，在万年县北五十里，东流二百四十里，至华阴县，东北流三十五里，自永丰仓入河，谓之渭口。

山阳渎。

楚州山阳县。今淮安州。

砥柱。

陕州硖石县，今省入陕县。有底柱山，俗名三门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见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破之，三穿既决，河出其间，有似于门，故亦谓三门。唐太宗勒铭。

通济渠，谷、洛水，板渚，邗沟。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阴县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济渠。隋炀帝开导，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河阴后属孟州。汴州有通济渠，隋炀帝开引黄河水以通江、淮漕运，兼引汴水，即浪宕与“莨荡”同。渠也。”《隋志》在浚仪县。《九域志》：“汴水，古通济渠也，在开封县。”《周语》“谷、洛斗”，注云：“洛在王城之南，谷在王城之北，东入于瀍。至灵王时，谷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山海经》：“涧水西北流，注于谷水。”《通典》：“谷水本涧水，经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经》：“河水又东合汜水，又东迳板城北。”注云：“有津，谓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传》：“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云：“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隋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自楚州宝应县北流入淮。

永济渠。

《国史志》：“大名府永济县有永济渠。”今省为镇，入临清县。

东莱海口。

东莱郡莱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东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门，河阴，柏崖，集津仓，盐仓。含嘉仓，太原仓。

裴耀卿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泝河而入渭。三门山见前“砥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阴县，开元二十二年置领

河阴仓。会昌三年属孟州。河清县，咸亨四年置柏崖县，寻省，有柏崖仓。陕州平陆县，三门西有盐仓，东有集津仓。陕县有太原仓。”《六典》：“东都曰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自洛至陕运于陆，自陕至京运于水。”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纳使。刘晏移书曰：“陕郊见三门、集津遗迹。”曾子固曰：“宋兴，承周制，置集津之运，转关中之粟以给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以避底柱之险。《九域志》：“陕州平陆县三门集津镇。”

浐水，望春楼，广运潭。

《地理志》：“京兆府万年县有南望春宫，临浐水，西岸有北望春宫，宫东有广运潭。华州华阴县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会灞、浐，经广运潭至县入渭。天宝三载，韦坚开。”《会要》：“自华阴永丰仓以通河、渭。”望春楼在禁苑东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据高明，烛幽隐，所以因龙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风，洋川。

商州上津县。汉长利县。扶风郡凤翔府。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德宗治上津道置馆。洋川郡洋州。溯江、汉而上至洋川，陆运至扶风。汴水堙，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梁州兴元府。

汴水，梁公堰。

刘晏疏浚汴水，见宇文恺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古堰，遏河入汴。”《会要》：“开元二年，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堰破漕梗，发汴、郑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滨纪其绩。”

甬桥，涡口，蔡水。

甬桥，在宿州符离县。涡口，在濠州钟离县九十里。杜佑以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李勉治蔡渠引东南馈。《通典》：“汴州浚仪县有蔡水。”《九域志》祥符县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设斗门。二年，导闵水，自新郑与蔡水合，贯京师，南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为闵河，东南为蔡河。开宝六年，改闵河为惠民河。与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

金、商运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桥，东渭桥。

渭桥，《三辅故事》：“秦昭王作，长三百八十步。”《郡县志》：“中渭桥，在咸阳县东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县三里东渭桥，在万年县东。《后汉》注：“渭桥本名横桥，在咸阳县东南。”

扬子院，淮阴，项城，颍，溵。

扬州扬子县，今属真州。广明元年，高骈奏改扬子院为发运使。淮阴县，楚州。项城县，陈州。颍水出阳城县阳乾山，东至下蔡，入淮。溵水，《唐志》：“陈州溵水县，今改商水县。水出颍川阳城少室山，东入颍。”

后周

汴水埇桥，见前。泗上。

《汉志》有两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县至方与入沛。泗上，今招信军相对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开宝六年改为广济河。自都城北历曹、济及郓，其广五丈，以通东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河造斗门，自荥阳凿渠百余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门，架流于汴，东汇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以京、索河为源。《禹贡》之菏泽。《九域志》在祥符县东明县。

蔡水。见前。

蔡河贯京师，兼闵水、洧水、溴水以通陈、颍之漕，盖古琵琶沟也。元祐四年，知陈州胡宗愈，议古八丈沟可开浚，分蔡河之水自为一支，由颍、寿入淮。杨侃《皇畿赋》：“天设二渠，曰蔡曰汴。通江会海，萦畿带甸。千仓是兴，万庾是建。”

原武。

原武县，属郑州。

两汉崇儒考

汉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史记·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

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民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方树来种之。”《水经注》云：“《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背洙泗墙，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北门去洙水百余步。《孔丛》曰：夫子墓茔方一里。”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儒林传》：“高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道化，好礼乐之国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为博士置弟子。

晋灼曰：“西京无太学。”公孙弘曰：“请因旧官而兴焉。其肄习之地，则太常也。传授之师，则五经博士也。”《三辅黄图》：“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关中记》：“在安门之东，杜门之西。”何武歌太学下，王咸举幡太学下，则有太学矣。或曰：晋灼以汉初言，《黄图》记武帝时。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

《三辅故事》：“石渠阁，在未央宫殿北，藏秘书之府。”《黄图》云：“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

成帝绥和元年，封孔吉为殷绍嘉侯。匡衡、梅福以为宜封孔子世为汤后。刘向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未作而罢。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为褒成侯。

《汉表》：殷绍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兖州瑕丘县。《后汉·孔僖传》："平帝时，封孔均，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学，帝还，视之。十九年，又幸太学。中元元年，起辟雍。

明帝永平二年，临辟雍，行大射养老礼。十五年，至鲁，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元和二年，至鲁，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作六代之乐，会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于阙里，还幸太学。

《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述征记》："在国子学东二百步。"《汉官仪》："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三月、九日于中行大射礼。"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顺帝阳嘉元年、二年，灵帝熹平六年，并临辟雍。"孔子宅，在兖州曲阜县，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东北也。"梅福曰："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永平二年，郡县学校行乡饮，祀孔子，犹未立庙也。梁天监四年，初立孔子庙。唐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立庙。贞观四年，

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北宫白虎门，于门立观。

顺帝永建六年，修缮太学，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经注》：“汉置太学于国子堂东。石经东有一碑，阳嘉八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修太学，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阳嘉元年，作毕，碑南面刻颂。’”献帝初平四年，太学行礼，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光和五年，幸太学。

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太学门外。

《水经注》：“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东侧。蔡邕自书丹于碑。《洛阳记》：高一丈许，广四尺。”

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羡为宗圣侯。

晋封二十三世孙震为奉圣亭侯。后魏延兴三年，封二十七世孙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鲁，亲祠孔子庙，改封二十八世孙珍为崇圣侯。北齐封三十一世孙为恭圣侯。周武帝改封邹国公。隋文帝仍旧封，炀帝改封绍圣侯。唐贞观十一年，封裔孙德伦为褒圣侯。开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后为文宣公。宋太平兴国二年，孔宜袭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无择言不可以祖谥加后嗣，诏封宗愿为衍圣公，今世袭。后魏太和十六年，谥孔子曰文圣尼父。唐贞观二年，升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尊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谥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谒文宣王庙，谥玄圣文宣王；五年，改谥至圣。

卷十七

评文

汪彦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为一家，而稍与经分。"

《离骚》曰："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犹曰"哲王"，盖屈子以尧、舜之耿介，汤、禹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谓之不明也。太史公《列传》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夹漈《草木略》，以兰、蕙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离骚》"滋兰"、"树蕙"，《招魂》"转蕙"、"泛兰"，是为二草，不可合为一。

江离，《史记索隐》引《吴录》曰："临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乱发。"《广志》为"赤叶红华"。今芎藭苗曰江离，绿叶白华，又不同。《药对》以为麋芜，一名江离。芎藭、藁本、江离、麋芜并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乱人者若芎藭与藁本。"颜师古曰："郭璞云：江离似水荠，今无识之者，然非麋芜也，《药对》误耳。"《楚辞补注》、《集注》皆缺，《读诗记》："董氏曰：'《古今注》谓"芍药，可离"，《唐本草》"可离，江离"，然则芍药，江离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为夷也。阴邪之类，谗害君子，变于夷矣。

"忠湛湛而愿进兮，妒披离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刘更生不能决一石显。"声有隐而相感兮，物有纯而不可为"，偏听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陆贽、阳城不能攻一延龄。

宋玉《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淮南子》作“蜎蠉”。《七略》：蜎子名渊，楚人。唐人避讳，改“渊”为“泉”，《古文苑》又误为“洲”。宋玉《对问》“阳春白雪”，《集》云“陵阳白雪”，见《文选·琴赋》注。

刘勰《辨骚》：班固以为“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洪庆善曰：“《离骚》用羿、浇等事，正与《左氏》合。孟坚所云，谓刘安说耳。”

《艺文类聚·鉴诫类》多格言法语，如曹植《矫志诗》曰：“道远知骥，世伪知贤。”荀爽《女诫》曰：“七岁之男，王母不抱。七岁之女，王父不持。亲非父母，不与同车。亲非兄弟，不与同筵。非礼不动，非义不行。”程晓《女典》曰：“丽色妖容，高才美辞，此乃兰形棘心，玉曜瓦质。”姚信《诫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险易不亏，终始如一。”诸葛武侯《诫子》曰：“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颜延之《庭诰》曰：“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卞兰《座右铭》曰：“求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司马德操《诫子》曰：“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王修《诫子》曰：“时过不可还，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羊祜《诫子》曰：“恭为德首，谨为行基。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徐勉《与子书》曰：“见贤思齐，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论》曰：“君子不妄动也，必适于道；不徒语也，必经于理；不苟求也，必造于义；不虚行也，必由于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凡此，皆可为治心齐家之法。若马援、王昶之诫，张茂先之诗，崔子玉之铭，见于史传、《文选》者，不复纪。

《文心雕龙》谓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子政简易，则趣昭而事博；子云沉寂，则志隐而味深；平子淹通，则虑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选》，详且博矣，然犹有遗缺。尝观《杨荆州诔》"谓督勋劳"，不引《左氏》"谓督不忘"；"执友之心"，不引《曲礼》"执友称其仁"。"谓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笃不忘"也。古字"督"与"笃"通用，以"督"为察，非也。

琼，赤玉也。《雪赋》"林挺琼树"，注以为误。

韩文公《曹王皋碑》云："王亲教之抟力、句卒、嬴越之法。"《考异》谓："《秦纪》、《越语》、《世家》皆无'抟力句卒'之文。"愚按，《左传》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为左右句卒"。注云："钩伍相著，别为左右屯。"此即谓句卒也。抟力，必秦法，未见所出，《新唐书》作"团"。

"十抽一推"，或谓"推"当为"椎"，未冠之称。按《史记·秦始皇纪》：王翦"什推二人从军"。《索隐》云："什中唯择二人。"文公语出于此，不必改为"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盖用佛书"三圣弟子"之说，谓老子、仲尼、颜子也。《纬文琐语》云。

曹子建《诘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诘风伯雨师。韩文公《讼风伯》盖本于此。

《送穷文》"小黠大痴"，按《张敏集·奇士刘披赋》："古语有之，小痴为大黠，小黠为大痴。"

《欧阳生哀辞》："闽人举进士由詹始。"史因之。黄璞《闽川名士传》：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记》，信然。欧阳詹之行，获称于昌黎，而见毁于黄璞记太原伎。黄介、喻良能为文以辨。

"太行之阳有盘谷"，在孟州济源县。

韩、柳并称而道不同。韩作《师说》，而柳不肯为师；韩辟佛，而柳谓佛与圣人合；韩谓史有人祸天刑，而柳谓刑祸非所恐。柳以封禅为非，而韩以封泰山、镂玉牒劝宪宗。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马退山茅亭记》，见于《独孤及集》；《百官请复尊号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岁。《为裴令公举裴冕表》，邵说作；冕大历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请听政第三表》，《文苑英华》乃林逢；《第四表》云"两河之寇盗虽除，百姓之疮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时事；《代裴行立谢移镇表》，行立移镇在后，亦他人之文；《柳州谢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谢上表》也。《舜禹之事》、《谤誉》、《咸宜》三篇，晏元献云："恐是博士韦筹作。"《愈膏肓疾赋》，晏公亦云："肤浅不类柳文。"宋景文公谓：《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刘梦得《答子厚书》曰："获新文二篇，且戏余曰：将子为巨衡，以揣其钧石铢黍。"此书不见于集。《食虾蟆诗》，韩文公有答，今亦不传，则遗文散轶多矣。

《答元饶州论春秋》，又《论政理》，按《鄱阳志》，元藇也。艾轩《策问》以为元次山。次山不与子厚同时，亦未尝为饶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贤"，出《说苑》："'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

《饶娥碑》，按魏仲兕大历间乐平令。作《饶孝女碣》，旌其里闾，不言娥死。子厚失于传闻，而史承其误。

《游黄溪记》仿太史公《西南夷传》；皇甫湜《悲汝南子桑》仿《庄子·天运》，皆奇作也。

《王参元书》云："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尝考李商隐《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遗表》云："与弟季参元，俱以词场就贡，久而不调。"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隐《志王仲元》云："第五兄参元教之学。"

沈亚之《送韩静略序》曰："文之病烦久矣，闻之韩祭酒之言曰：'善艺树者，必壅以美壤，以时沃灌。'"祭酒即文公也。白乐天《老戒》诗"我有白头戒，闻于韩侍郎"，皆文公绪言也。

《驴九锡》封庐山公，《鸡九锡》封浚鸡山子。《毛颖传》本于此。

刘梦得文不及诗，《祭韩退之文》乃谓："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郑亚《会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虽有勋伐，而不知儒术；枚皋、严忌善为文章，而不至岩廊。"欧阳公曰："刘、柳无称于事业，姚、宋不见于文章。"其言简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魏郑公《砥柱铭》："挂冠莫顾，过门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趋时，冠挂而不顾，履遗而不取。"《盐铁论》云："簪堕不掇，冠挂不顾。"

梁简文《诫子当阳公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斯言非也。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辞》曰：“陈蕃所憩之家，久记玄录之岁；华歆所闻之语，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记》陈仲举宿黄申家，《列异传》华子鱼宿人门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门者言所与岁数。

庾信《马射赋》云：“落（霞）〔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效其语，江左卑弱之风也。

岑文本《拟剧秦美新》，虽不作可也。班孟坚《典引》师其意，南丰说非异师其辞。

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

元次山《恶圆》曰：“宁方为皁，不圆为卿。”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义山赋怪物，言佞魖、谗䰣、贪魃，曲尽小人之情状，螭魅之夏鼎也。

白乐天云：“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达人之言也。

刘梦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

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选》《安陆王碑》云：“弈思之微，秋储无以竞巧。”弈秋，见《孟子》。储字未详，盖亦善弈之人，注谓“储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张文潜学于东坡，东坡以为“秦得吾工，张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学诗》“仲庶氏吴”，本《诗》“挚仲氏任”。吕太史《钓台记》“姓是州曰严”，本柳子厚《愚溪诗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语，又出于《水经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马公“保业”云“怀玺未煖”，本元次山《出规》“岂无印绶，怀之未煖”。

张文潜《送李端叔序》：“枭鸱不鸣，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于唐吕向上疏：“鸱枭不鸣，未为瑞鸟；猛虎虽伏，岂齐仁兽？”

晁无咎《求志赋》：“讯黄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罗；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颠沛？”谓《灵棋经》也。《异苑》云：“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东方朔密以占众事。”

荆公为《外祖母墓表》云：“女妇居不识厅屏，笑言不闻邻里，是职然也。”唐岐阳公主不识刺史厅屏，见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闻于邻，见柳子厚文。荆公为文，字字不苟如此，读者不知其用事。

《大乐十二均图》，杨次公作也，编于《老苏集》；《蚕对织妇文》，宋元宪作也，编于《米元章集》；《三先生论事录序》，陈同甫作也，编于《朱文公集》，皆误。

丘宗卿谓：“场屋之文，如校人之鱼，与濠上之得意异矣。”慈湖谓：“文士之文，止可谓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诏题曰《册府元龟》。周益公记《文苑英华》云：“太宗诏修三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苑英华》，各一千卷。”今按，《御览》修于太平兴国二年，《英华》修于七年，皆太宗时。若《元龟》乃真宗时修，益公考之未详也。《太宗实录》：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进《文苑英华》，有表，有答诏，当载于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诏馆阁分校。又以前编次未允，令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祥符二年，命覆校。皆当备载于纂修事始之后。太宗修三大书，其一乃《太平广记》五百卷。

班孟坚《两都赋序》，迂斋谓：唐说斋《中兴赋序》得此意。按《中兴赋序》云：“虽词有工拙，学有博陋，气有强弱，思有浅深，要皆变化驰骛，不失古人之法度。”盖用“道有夷隆，学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赋，非《两都》比也。

澹庵云：“韩安国不能《几赋》，罚酒三升；王子敬诗不成，亦饮三觥。一诗一赋，岂足以尽豪杰之士？”

“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又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

《集古录跋》谓《乐毅论》与《文选》所载时时不同，《文章正宗》谓崔寔《政论》列于《选》。今考《文选》，无此二篇，皆笔误也。

诚斋为《章焘墓铭》云：“今日士师，非禾绢士师也。”《宋明帝纪》：胡毋颢专权，奏无不可。时人语曰：“禾绢闭眼诺，胡毋大张

橐。”禾绢，谓上也。盖谓秦桧颛政，士师非主上之士师也。

南丰序《礼阁新仪》则指新法，记襄州长渠则指水利，《兵间诗》则指徐德占，《论交诗》则指吕吉甫。此孙仲益之言也。

宋景文云：“贾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邓通之谮。”考之《汉史》，无邓通谮贾生之事，盖误。景文谓：因撰《唐书》，尽见前世论著，乃悟文章之难。

张说为《广州宋璟颂》曰：“爆牛牲兮菌鸡卜，神降福兮公寿考。”东坡《韩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杂志》辨楮币，谓“俗人创二字，通上下皆用，犹纸钱也”。按范淳父为《郭子皋志》，言交子云：“纸币之设，本与钱相权。”元祐间已有此语矣。

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

杨植《许由庙碣》云“尧而许之，日而月之”，独孤及《仙掌铭》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龙》云：“《论语》已前，经无‘论’字。”晁子止云：“不知《书》有‘论道经邦’。”

和凝为文，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于世，识者多非之。此颜之推所谓“詅痴符”也。詅，力正反。杨绾有论著，未始示人，可以为法。《易》曰：“白贲无咎。”

崔駰《西巡颂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竖，击辕中韶，感于和也。”《班固集》：“击辕相杵，亦足乐也。”曹子建书“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柳子厚云“击辕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辕童”，皆本于崔、

班。

刘梦得《叹牛》云：“员能霸吴属镂赐，斯既帝秦五刑具。长平威振杜邮死，垓下敌禽锺室诛。”《儆舟》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文法效《汉书》蒯通等《传赞》。《唐书·奸臣传赞》亦然。

张文潜《论文诗》曰：“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理维当即止，妄说即虚假。气如决江河，势顺乃倾写。”

山谷《与王观复书》曰：“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此语亦是沈、谢辈为儒林宗主时，好作奇语，故后生立论如此。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张文潜《答李推官书》可以参观。《文鉴》取此二书。

迂斋《太学策问》言宣和事云：“夷门之植，植于燕云。”夷门在大梁。用《乐毅书》文法。

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出《淮南子》。牡，门户籥牡。《左氏博议》用此。《吕氏春秋》：“仁人得饴，以养疾侍老也；跖、蹻得饴，以开闭取楗也。”

司马公序颜太初醇之文曰：“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观其《同州题名记》，则守长知弊政矣。观其《望仙驿记》，则守长不事厨传矣。”《文鉴》惟载《逸党》、《许希》二诗。

絜斋先生为楼，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尔，是亦楼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饮食、货财隶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

不高显尔，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与天地并广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厉，必欲追古人而与俱。若徒侪于凡庸，而曰‘是亦人尔’，则吾所不敢也。”

邓志宏《与胡丞公书》曰：“熙、丰间，如司马温公与王荆公之所争者，曰是与非。崇宁间，陈了翁与蔡长沙之所争者，曰治与乱。靖康间，李丞相与耿门下之所争者，又不特是非、治乱、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系乎？”

唐五代之际，以文纪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误。回鹘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李德裕《纪圣功碑》云：“乌介并丁令以图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谓康居，用《汉书》郅支事也。而《旧史》云：“乌介依康居求活。”北汉郑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晋阳见闻录》：“虏俗虽不饮酒，如韦曜者，亦加灌注。”韦曜，即吴孙皓时韦昭也。而路振《九国志》云：“高祖镇河东，命韦曜北使。曜不能饮酒，虏人强之。”此殆类痴人说梦也。

卷十八

评诗

陶渊明诗："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东坡云："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求食，饱则具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葛鲁卿为赞，罗端良为记，皆发此意。萧统疵其《闲情》，杜子美讥其《责子》，王摩诘议其乞食，何伤于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韩子苍知之。

《咏贫士》诗云："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愚按《风俗通》曰："颍川黄子廉，每饮马辄投钱于水，其清可见矣。"《吴志·黄盖传》："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

《古辞》："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陶渊明《归田园》诗二句效此，唯改"高"为"桑"、"宫"为"巷"。

少陵《和严武军城早秋》诗："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的博岭，在维州；见《韦皋传》。蓬婆山，在柘州。见《元和郡县志》。

《饮中八仙》，其名氏皆见于《唐史》，唯焦遂事迹仅见于《甘泽谣》。

《石壕吏》，盖陕州陕县石壕镇也。见《九域志》、《舆地广记》。本崤县，唐改为硖石，熙宁六年省为镇。

《新安吏》"仆射如父兄"，《汝坟》之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

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陈陶》一诗不为之隐；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贞行》一诗不为之讳。公议之不可掩也如是。

《赠严阁老诗》：“扈圣登黄閤，明公独妙年。”《旧史·严武传》：“迁给事中，时年三十二。”给事中属门下省，开元曰黄门省，故云黄閤。少陵为左拾遗，亦东省之属，故云“官曹可接联”。近世用此诗为宰辅事，误矣。《通鉴》：“王涯谓给事中郑肃、韩佽曰：‘二阁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称给事中为阁老也。

《公安送李晋肃入蜀》，盖即李贺之父。

王无功《三月三日赋》：“聚三都之丽人。”“长安水边多丽人”语本此。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土门口在镇州获鹿县，即井陉关也。郭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董秦为濮州刺史，移镇杏园渡。地盖在卫州汲县，非长安曲江池之杏园也。

《杜位宅守岁》，按《李林甫传》，杜位，林甫诸婿也。“四十明朝过”，《年谱》谓：天宝十载，时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欤？又《寄杜位》诗：“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归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贬盖以林甫故。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

李尚书之芳，考诸《唐史》：之芳，蒋王恽之曾孙。“广德初，诏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岁乃得归。拜礼部尚书”。故少陵诗有“奉使

失张骞，史阁行人在”之句。

杨绾谥文正，比部郎中苏端持异议。《雨过苏端》，岂即斯人欤？然少陵称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终为憸人，岂晚谬乎？

《可叹行》云：“丈夫正色动引经，丰城客子王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孙，引为宾客敬颇久。”季友，肃、代间诗人也。殷璠谓其诗放荡，爱奇务险，然而白首短褐。钱起有《赠季友赴洪州幕下诗》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从谁？诸侯重才略，见子如琼枝。”此即豫章宾客之事也。少陵谓“王也论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尧舜”，季友不但工诗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谓“邦人思之比父母”。鲍钦止云：“江西观察使李勉，时季友兼监察御史，为副使。”

《出瞿唐峡》诗：“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注不解“五云”之义。尝观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云：“帝车南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酉阳杂俎》谓：“燕公读碑，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愚谓老杜读书破万卷，必自有所据，或入蜀见此碑而用其语也。《晋·天文志》：“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阴阳而配节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证。以一行之邃于星历，张燕公、段柯古之殚见洽闻，而犹未知焉，姑阙疑以俟博识。

《赠闾丘师太常博士均之孙》谓：“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盖称均之文也。考之《旧史》，成都闾丘均，景龙中为安乐公主所荐，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诛，贬循州司仓。进不以道，其文不足观也已。

“终始任安义”之句，萧使君之贤可见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

俗，惜其名不传也。

“陈仓石鼓又已讹”，按陈仓，在唐为凤翔宝鸡县。石鼓，在天兴县南，乃雍县也。魏太武自东平趣邹山，见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峄山之碑野火焚”，盖此时也。

《遣兴》云“门户有旌节”，注引杨国忠以剑南旌节导驾。二字出《周礼》，少陵岂用《新唐史》语哉！

《金华山》诗：“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放翁云：“蔚蓝乃隐语天名。”按《度人经》作“郁蓝”。

《成都》诗：“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谓肃宗初立，盗贼未息也。胡文定《通鉴举要补遗序》：“日毂冥蒙，众星争耀。”语本于此。

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学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于于頔、李实类此。杜、韩二公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

《野望诗》：“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按《唐·地理志》，彭州导江县有三奇戍。《韦皋传》：“遣大将陈洎等出三奇。”《西南备边录》所谓三奇营也。一本作“三年”，赵氏本作“三城”，当从旧本“三奇”为是。滈水李氏云：“老杜读书多，不曾尽见其所读之书，则不能尽注。其间又用方言，如‘岸溉’、‘土锉’，乃黔蜀人语，须是博问多读。”

《八哀诗》，将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苏源明不污伪爵，其最优乎；李邕细行弗饬，次也；郑虔大节已亏，下矣。

“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明皇以

侈致乱，故少陵以俭为救时之砭剂。

《别李义》诗：“丈人嗣王业。”又云：“道国继德业，丈人领宗卿。”按《唐书·宗室表、传》：“道孝王元庆次子询之子微，嗣王，终宗正卿。”李义，盖微之子也。

《送顾八分文学》，赵氏《金石录》以为前太子文学、翰林院待诏顾诫奢。《醉歌行》云“东吴顾文学”，即诫奢也。注谓顾况，误。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录》云：潮书惟《慧义寺弥勒像碑》与《彭元曜志》，“其笔法亦不绝工，非韩、蔡比也”。

《郑驸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仪碑》云：“有女临晋公主，出降代国长公子荥阳潜曜。”又曰：“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山林。”郑潜曜，见《孝友传》。

《桥陵诗》：“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旧史》郑颢梦为联句，与此同。

《得房公池鹅》诗：“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宋元宪以鹅赠梅圣俞，圣俞以诗谢曰：“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客，从教养素翎。”宋得诗不悦。圣俞之意，本于少陵。

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赋息嫣、留侯等作，足以订千古是非。”

《文选》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龙》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则五言久矣。”

《古诗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驱马上东门》、《游戏宛与洛》，辞兼东都，非尽是乘作。《文心雕龙》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词。”

鹤山云：“《礼》于生子曰诗负，于祝蝦曰诗怀。诗之为言，承也，情动于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诗。”

《列女传》：《式微》，二人之作。联句始此。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联句兴焉。”《文心雕龙》云：“联句共韵，柏梁余制。”

《左传》有《虞殡》，《庄子》有《绋讴》，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

韦孟在邹诗曰：“我既耆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其梦如何？梦争王室。其争如何？梦王我弼。”吕成公曰：“孟既致为臣而归，拳拳之意犹如此。”

《吴语》：“越王告吴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古诗》“人生忽如寄”本于此。

东方朔有八言、七言。考之《风》、《雅》：“尚之以琼华乎而”，七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也。

《雕龙》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览》载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

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

陈思王《灵芝篇》曰：“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娱亲。”今人但知老莱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陆务观云：“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用韵，谓同用此韵。后有依韵，然不以次。最后有次韵，自元、白至皮、陆，其体乃成。”

《诗苑类格》谓回文出于窦滔妻所作。《文心雕龙》云：“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复诗，温峤有回文诗，皆在窦妻前。皮日休曰：“傅咸反复兴焉，温峤回文兴焉。”

左思《白发赋》：“星星白发，生于鬓垂。”诗用“星星”字，出于此。

韩子苍曰：“《柏梁》作而诗之体坏，《河梁》作而诗之意乖。”

李义山谓昌黎文“若元气”，荆公谓少陵诗“与元气侔”。唯韩、杜足以当之。

山谷云：“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后山谓：“山谷得法于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韩、柳，初亦学《选》诗，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

朱文公编《小学》书，其《答刘子澄》谓：“《古乐府》及杜子美诗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心，最为有益。”今本《乐府》及诗皆不取，岂修改而删之欤？子澄著《训蒙新书》、《外书》。

韩文公《城南联句》“礼鼠拱而立”，出《关尹子》“圣人师拱鼠制

礼”。《远游联句》“开弓射鴅吺”，《古文尚书》“驩兜”字也。《管子》云：“鴅然若謞之静。”即“驩”字。又《雨中联句》“高居限参拜”，《战国策》：“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二字本此。

送广帅诗：“上日马人来。”《唐书·环王传》：“西屠夷，盖马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传灯录》“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说误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诗有《古朗月行》，又《把酒问月》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为隋炀所忌。《初学记》载胄《雨晴》诗“风度蝉声远，云开雁路长”，亦佳句也。

“忍过事堪喜”，杜牧之《遣兴》诗也。吕居仁《官箴》引此，误以为少陵。俗言“忍事敌灾星”，司空表圣诗也。

韦处厚《盛山十二诗》，韩文公为序，今见于《唐诗纪事》。十二诗谓《隐月岫》、《流杯渠》、《竹崖》、《绣衣石榻》、《宿云亭》、《梅谿》、《桃坞》、《胡芦沼》、《茶岭》、《磐石磴》、《琵琶台》、《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须月为一会以合族。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宗会法”今不传，岑参有《韦员外家花树歌》：“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太史尚书郎。朝回花底常会客，花扑玉缸春酒香。”韦员外失其名，此诗见一门华鄂之盛。

《墨子》谓“西施之沉，其美也”，岂亦如隋之于张丽华乎？“一舸

逐鸱夷”，特见于杜牧诗，未必然也。

张碧，字太碧；黄居难，字乐地，慕太白、乐天也。亦李赤之类欤？

陆鲁望《杂讽》云“红蚕缘枯桑”、“童麋来触犀”、“鶂鹅惨于冰”、“赤舌可烧城”，皆用《太玄》语。又《南征诗》“绕帐生犀一万株”，宋元宪诗“帐犀森别校”、“犀株卫帐并儿勇”，景文诗“合宴传餐帐绕犀”，皆用此。

毛泽民诗“不须买丝绣平原，不用黄金铸子期”，本李贺、贯休诗。

李义山咏贾生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马子才咏文帝云“可怜一觉登天梦，不梦商岩梦櫂郎”，虽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韩文公荐刘述古，谓举于礼部者，其诗无与为比。钱起名在第六，《豹舃赋》。

罗昭谏《咏松》曰：“陵迁谷变须高节，莫向人间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谏说钱镠举兵讨梁，见《通鉴》，其忠义可见，睎奴事朱温之杜荀鹤犹粪土也。

《宋书·乐志》，《陌上桑》曰“楚辞钞”，以《九歌》、《山鬼》篇增损为之。东坡因《归去来》为词，亦此类也。

诗一字至七字，张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与可《竹》、《石》是也。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乐天谓牡丹也。“岂知两片云，戴

却数乡税”，郑云叟谓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韩文公诗“离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陆王碑》“平涂不过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本《书》语也，奚以泛引为？

唐彦谦诗：“啗鳖讥《尔雅》，卖饼斥《公羊》。”事出《晋书》、《魏志》。

白乐天《迂叟》诗：“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则迂叟之名，不独司马公也。

“尧韭舜荣”，梁元帝《玄览赋》始用之。李群玉《蒲涧寺》诗：“涧有尧时韭，山余禹代粮。”

致堂云：“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陆务观云：“倚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

寒山子诗，如施家两儿，事出《列子》；羊公鹤，事出《世说》。如子张、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猎广博，非但释子语也。对偶之工者：青蝇、白鹤，黄籍、白丁，青蚨、黄绢，黄口、白头，七札、五行，绿熊席、青凤裘。而《楚辞》尤超出笔墨畦径，曰：“有人兮山陉，云卷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

司空表圣云：“戴容州叔伦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李义山“玉生烟”之句，盖本于此。

《古诗》“何能待来兹”，“兹，年也。”《左传》“今兹”，注云：“此岁。”《吕氏春秋》：“今兹美禾，来兹美麦。”

梁元帝《赋得兰泽多芳草》诗。古诗为题见于此。

韩文公云："六字常语一字难。"《文心雕龙》谓："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

王俭四言，颇有子建、渊明余风。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鸿雁来翔。寥寥清景，蔼蔼微霜。草木摇落，幽兰独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畅旨酒，亦饱徽猷。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刘苞《九日》诗："曲终高宴罢，景落树阴移。"陆务观："夕阳频见树阴移。"

吴会，谓吴、会稽二郡也。石湖辩之甚详。魏文帝《杂诗》："适与飘风会。"又曰："行行至吴会。"

应璩《百一诗》："室广致凝阴，台高来积阳。"出《吕氏春秋》。

李虚己初与曾致尧倡酬，致尧谓曰："子之诗虽工，而音韵犹哑。"虚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后须切响"，遂精于格律。

诗言志。"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包孝肃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丰清敏之志也。

张文饶曰："处心不可著，著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先天之学，止是此二语，天之道也。"愚谓邵子诗"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则心不著矣。"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则事不尽矣。

杜正献公诗："因念古圣贤，名为千古垂。何尝广居室，俭为后人师。亚圣乐箪食，寝丘无立锥。文终防势夺，景威耻家为。文园四壁立，郑公小殿移。"陈正献公诗："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二贤相之清风，可以愧木妖之习。

雁湖注荆公诗，于《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间乐在相知心"，则引范元长之语，以致其讥。《日出堂上饮》之诗"为客当酌酒，何预主人谋"，则引郑氏《考槃》之误，以寓其贬。《君难托》之诗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则明君臣始终之义，以返诸正。愚按，杨元素谓：介甫诗"今人未可轻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颇类之矣。言，心声也，其可掩乎？

东坡文章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晚年，郭功父寄诗云："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饶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诗有略诋及时事者，吕荥阳闻之，作《麦熟》、《缲丝》等四诗以讽止之。自此不复有前作。

后山云："苏公之门有客四人：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则长公之客也；张文潜，则少公之客也。"鲁直诗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张子笔端可以回万牛。"文潜诗云："长公波涛万顷陂，少公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舒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可以见一时文献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齐民暖，恨不偏于宿麦深。"《雪诗》无出晏元献、韩持国之右。

晏元献诗："二龙骖夏服，双鹤记尧年。"宋元宪诗："轩野龙催驭，尧宫鹤厌寒。"刘敬叔《异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见二

白鹤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图》：“日二黄人守者，外国人来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风还习习，黄人捧日故迟迟。”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黄人日故迟。”

司马公《早朝》诗“太白明如李”，出《汉·天文志》“荧惑逾岁星，居其东北半寸所如连李”。又《即事》云“雨不成游布路归”，出《左传》“自朝布路而罢”。今《集》中皆注云“恐误”，盖未考也。

“更无柳絮随风舞，惟有葵花向日倾”，见司马公之心；“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见东坡公之心。

东坡《次韵朱公掞初夏》诗：“谏苑君方续承业，醉乡我欲访无功。”隋乐运，字承业，录夏、殷以来谏争事，名《谏苑》，文帝览而嘉焉。注谓《南史》李承业作《谏苑》。误矣。

《答王定国》诗：“谨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土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静所谓“困穷拂郁能坚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诗》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诗：“栾城去声色，老坡但称快。呜呼二法门，近古绝伦辈。”尝观栾城为《欧阳公碑》云：“公之于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栾城评品文章至佳者，独云“不带声色”，盖得于公也。欧阳公《与梅圣俞书》云：“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东坡看人文字，于所酷爱者但称快而已，亦得于公也。

陆务观记东坡诗“翠欲流”，谓“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愚按，嵇

叔夜《琴赋》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鲜色。”李善注引《子虚赋》：“翕呷翠粲。”张揖曰：“翠粲，衣声。”《汉书》作“萃蔡”。萃音翠。班倢伃赋“纷綷縩兮纨素声”，其义一也。以鲜明为翠，乃古语。

钱氏《养新录》十九：“《说文》：‘濢，新也。’七罪反。与翠同音。故谓鲜新为鲜翠。”

后山云：“少好诗，老而不厌。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豫章以谓譬之弈焉，弟子高师一着，仅能及之，争先则后之。”此可为学文之法。

东坡与欧阳晦夫诗三首。晦夫，名辟，桂州人。梅圣俞有诗送之云：“我家无梧桐，安可久留凤？”东坡南迁至合浦，晦夫时为石康令，出其诗稾数十幅，事见《桂林志》。注坡诗者以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荣鞠。”东坡诗云：“黄花候秋节，远自《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马公《春帖子》“候雁来归北，寒鱼陟负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诗晚岁所得尤深，鹤山称其“以草木文章发帝机杼，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

《题苏若兰回文锦诗图》云：“亦有英灵苏蕙子，只无悔过窦连波。”连波，窦滔字也。《武后记》云：“因述若兰之多才，复美连波之悔过。”

《物理论》云：“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杂”，本于此。

《题王黄州墨迹》：“掘地与断木，智不如机舂。圣人怀余巧，故为万物宗。”注不言所出。尝观孔融《肉刑论》云：“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此诗意本于此。机舂，即水碓也。

《立春》诗“看镜道如咫”，出《汲冢周书》：“王子曰：远人来驩，视道如尺。”

《呈吉老县丞》诗：“觟𧣾今无种，蒲卢教未形。”注云：“觟𧣾，此两姓，今无人。”按《太玄·难》上九云：“角觟𧣾，终以直，其有犯。”二字与“解豸”同。亦见王充《论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误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庄子释文》：“彭祖至七百岁，犹曰悔不寿，恨杖晚而唾远。”“醇朴乃器师”，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赋》“堂密有美枞”，出《尔雅》注：“《尸子》谓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枞。”

后山挽司马公云：“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与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嘘，字若轻而实重。

张文潜《咏孔光》云：“试问不言温室木，何如休望董贤车。”仲弥性《咏韦执谊不看岭南图》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应未肯受谗夫。”二诗诛奸谀之萧斧也。

朱云为槐里令，上书求见，而即得对，成帝时言路犹未塞也。张文潜诗曰：“直言请剑斩安昌，勿谓朱游只素狂。君看汉家文景业，张侯能以一言亡。”

南丰《麻姑山》诗送南城罗尉，仿《庐山高》而不逮，绝唱寡和

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风圣之清”，本于李诚之“山如仁者静，风似圣之清”。朱新仲“无人马为二，对饮月成三”，本于秦少游“身与杖藜为二，影将明月成三”。陆务观“谁其云者两黄鹄，何以报之双玉盘”，本于新仲“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叶少蕴“逸人旧住子午谷，诗客独寻丁卯桥”，务观用之。程致道“明知计出柏马下，正拟身全木雁中”，敖器之用之。

或问崔德符作诗之要，曰：“但多读而勿使，斯为善。”张芸叟云：“年逾耳顺，方敢言诗。”“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者，观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间》诗云：“南北车书久混同，河间今有楚人风。独惭太守非何武，已见州闾出两龚。”谓彦和兄弟也。《童蒙训》以为曾子宣作，恐误。

徐师川以谏议召，程致道在西垣，封还除书，言与中贵人唱和“鱼须”之句，为人所传。朱文公《语录》云：“师川游庐山，遇宦者郑谌，与之诗。”后村谓：“徐集不载‘鱼须’之篇。”愚考集中有《次韵郑本然居士》云：“颇知鹤胫缘诗瘦，早弃鱼须伴我闲。”本然居士，岂即郑谌欤？鱼须，笏也。

朱新仲《咏颜鲁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咏昭君》云：“当时夫死若求归，凛然义动单于府。不知出此肯随俗，颜色如花心粪土。”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诗：“三径谁从陶靖节？重阳惟有傅延年。”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诗云："九鼎燮调终有待，百花羞涩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于雕琢。

诚斋始学江西，既而学五字律于后山，学七字绝句于半山，最后学绝句于唐人。

诚斋《读贞观政要》云："拔士新丰逆旅中，怀贤鸭绿水波东。酒倾一斗鸢肩客，醋设三杯羊鼻公。"羊鼻公谓魏郑公，见《龙城录》。

攻媿记张武子之语，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迁集》："黄河有信天缘，常开口待鱼。"

苏云卿，广汉人，隐东湖。张魏公为相，使帅漕挽其来。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为诗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倾。苏公高节如子陵，寸胶解使黄河清。等是世间少不得，问津耦耕各其适。后人未可轻雌黄，两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挽赵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离骚》。"杨楫《跋楚辞集注》云："庆元乙卯，治党人方急，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一日，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

孙烛湖《读通鉴》诗："簿书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诸公了台阁，不烦鱼雁到桐江。"又曰："清浊无心陈仲弓，圆机聊救汉诸公。末流不料儿孙误，千古黄初佐命功。"朱文公谓："二绝甚佳。"

平园诗"生戎马"、"死佛貍"，荆公诗"生白"、"杀青"，皆佳对。

鹤山诗："只期玉女是用谏，肯为金夫不有躬。"本于"玉汝"、"金吾"之对。

林和靖诗“怪书披月看铜墙”，放翁文有“铜墙鬼炊”之语，出东方朔《神异经》。

“田园图史分贫富，鼎鼐楼台辨有无。”洪舜俞诗，用庞颖公、寇莱公事。

本朝绝句，有夹漈《咏汉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诗。又荆公绝句《咏叔孙通》，亦见《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为莺，不知何出。”盖未考《诗·葛覃》注也。《缃素杂记》不知“麦秋”出《月令》，亦此类。《能改斋漫录》考古语所出，详且博矣，然“首如飞蓬”见于《诗》，乃以左思赋为始；“树桃李者夏得休息”，见于《说苑》，乃以狄梁公事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无轻立论。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剧，谓之不斟，或谓之何斟。”吕居仁《答曾吉父》诗“记我今年病不斟”，盖用此，而不知者改为“不禁”。《韦玄成传》“五世圹僚”，言五世无官也。吕成公铭汤烈母云：“汤世圹僚，委祉于后。”而婺本改为“旷辽”。东坡《春帖》用“翠管银罂”，出老杜《腊日》诗，而注者改为“银钩”。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误书”之语也。

吕居仁诗：“弱水不胜舟，有此积立铁。”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积立铁。”出老杜《铁堂峡》诗：“壁色立积铁。”又云“准拟春来泰出游”，出《汉书·田叔传》。又云“日月已秋罢”，出《元帝纪》。

赵紫芝诗谓：“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

潘庭坚《题岳麓寺道乡台》曰：“坡仙不谪黄，黄应无雪堂。道乡

不如新，此台无道乡。青山非其人，山灵能颉颃。一落名胜手，境与人俱香。悲吟倚空寂，临眺生慨慷。道乡不可作，承君不可忘。”陈枢密宗礼，景定间持节广东，有诗云：“山川只谓蛮烟累，姓字多因谪籍香。”御史虞虙劾之，陈坐谪。其后陈召入，虙镌官。

吴吉甫以晚科试漕闱，《捣药兔长生》诗云：“真水黄芽长，香风玉杵鸣。不为三窟计，永伴一轮明。”省试《圣人之道犹日中赋》，用“阙抟之月，见沫之星”。第七联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战之收。”

汤伯纪《自儆》云：“《春秋》责备贤者，造物计校好人。一点莫留余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节，庶几践斯言也。

薛士龙诗：“左角蛮攻触，南柯檀伐槐。”的对也。

徐渊子诗：“植杞必植梓，艺兰仍艺荪。过庭遗训在，凿楹故书存。”盖以“梓荪”喻“子孙”也。凿楹，出《晏子春秋》。李义山诗：“经出宣尼壁，书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诗：“切勿填河汉，须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诗，唯《寄王子真》诗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于松下。问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来矣。”盖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阳平人。元丰中，赐号冲熙处士。张芸叟为《功行碑》，谓超世之资，与陈图南侔。

建隆初，诏五代时命官，投状叙理，复命之。郭恕先诗云：“为逢末劫归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犹不屈其志如此。

《文鉴》取蔡确《送将归赋》，犹《楚辞后语》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诗："人间何事非戏剧，鹤有乘轩蛙给廪。"《水经注》引《晋中州记》："惠帝为太子，令曰：'若官虾蟆，可给廪。'"《晋书》无此语。

张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车攻》诗也。'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则所取也；'其鱼维何，维鲂及鱮。何以贯之，维以杨柳'，则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诗》所无者，尽目为逸诗，误矣。"见致堂《论语说》。

朱文公曰："顾况诗有集，皆不及见《韦应物集》者之胜。"今按，韦集有顾况《奉同郡斋雨中宴集》诗云："好鸟依嘉树，飞雨洒高城。况与数君子，列坐分两楹。文雅一何丽，林堂含余清。我公未归朝，游子不待晴。白云帝乡远，沧江枫叶鸣。拜手欲无言，零泪如酒倾。寸心已摧折，别离方骨惊。安得凌风翰，肃肃宾天京。"

程可久沙随先生。《自题眄怡斋》云："乞得胶胶扰扰身，霜筠露菊便相亲。劝君莫厌羹藜藿，违己由来更病人。""六月松风万籁寒，笙竽频到枕屏间。夜深梦绕匡庐阜，瀑布溅珠过药栏。""葵花已过菊花开，万里西风拂面来。问字今朝几人至，细看屐齿破苍苔。"

朱新仲云："唐之诗人，达者唯高适。"适位不过常侍。本朝欧、王、苏、黄出，徐、陈、韩、吕继之，八人：一相、三执政、三从官，何其盛也！

山谷诗云："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诗："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东屯，乃公孙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为蜀第一。郡给诸官俸廪，以高下为差，帅

漕月得九斗。王龟龄诗云："少陵别业古东屯，一饭遗忠畎亩存。我辈月叨官九斗，须知粒粒是君恩。"东屯有青苗陂。

有问"心远"之义于胡文定公者，公举上蔡语曰："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此之谓'心远'。"

宋正甫诗："三圣传心惟主一，六经载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书桃符云："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未见书。"

葛鲁卿《借书》诗："大胜扬雄辞子骏，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广中，作《小尽行》，云："藤州三月作小尽，梧州三月作大尽。哀哉官历今不颁，忆昔升平泪成阵。我今何异桃源人，落叶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与世隔，时闻丧乱空伤神。"唐李益《问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尧历，松窗有道经。故人为柱史，为我数阶蓂。"

山谷诗"金石在波中，仰看万物流"，出《孟子注》："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野处《雪》诗："天上长留滕六住，人中会有葛三来。"葛三事出《太平广记》。葛仙公第三子。

王逢原诗："退之昔裁诗，颇以豪横恃。暮年意气得，金玉多自慰。买居纪厢荣，顾影乐冠佩。喜将闾巷好，持与妻子议。彼哉何足道，进退兹焉系。安知九列荣，顾是德所累。"谓《南内朝贺归》及《示儿》诗也。朱子曰："此篇所夸，乃《感二鸟》。《符读书》之成效极致，而《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者，已不复言矣。"邓志宏亦

谓：“爱子之情则至矣，导子之志则陋也。”

致堂曰：“韩退之赋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见录。孔子编《诗》，岂必身历而后及哉？信斯言也，《车邻》、《驷驖》，胡为而收之也？”

荆公《伤杜醇》曰：“隐约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鸡豚，�钓鲂鲤。”《吊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遗秉，稚子松间拾堕樵。”二人，四明乡先生也。固穷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鲜矣。利欲滔滔，廉耻寥寥，孰能景慕前修哉！

唐子西《内前行》云：“宅家喜得调元手。”唐时宫中谓天子为宅家。《通鉴》：韩建发兵围十六宅，诸王呼曰：“宅家救儿！”刘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趋至，拜曰：“军容勿惊宅家。”

文宋瑞《指南录·为或人赋》云：“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南齐》乐预谓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齿冷。”谓褚渊也。

翁与可《上徐直翁》诗：“六丈谋谟同辈服，二郎官职乃翁知。”

郑得言偘为国子博士，私试策问师道，祭酒不悦，台评及之。李艮翁丑父为诗饯之曰：“诸生幸不笑韩愈，官长何因骂郑虔。”

柳文云：“王氏子著论，非班超不能读父兄之书，而力徼狂疾之功以为名。”先君子尝为《投笔》诗，其末云：“兰台旧家学，胡不绍箕裘。”

邓志宏曰：“诗有四忌：学白乐天者忌平易，学李长吉者忌奇僻，学李太白者忌怪诞，学举子诗者忌说功名。”

卷十九

评文

《穀梁》隐四年《传》注云：“建储非以私亲，所以定名分。”邓润甫《草东宫制》云：“建储非以私亲，盖明万世之统；主器莫若长子，兹本百王之谋。”盖出于此。

晏元献《谢升王记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赞于谦冲；馔去邪蒿，不忘于规谏。”《韩诗外传》周公诫伯禽曰：“衣成则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

《九章算术》：“五雀六燕，飞集于衡，衡适平。一雀一燕，飞而易处，则雀重而燕轻。”陆农师《谢吏部尚书表》：“六燕相亭，试铨平其轻重。”盖用此。

《周书·王会》东越海䖳，或误为“侮食”，而王元长《曲水诗序》用之，其“别风淮雨”之类乎？

骆宾王云：“类同心异者，龙蹲归而宋树伐；质殊声合者，鱼形出而吴石鸣。”龙蹲，谓孔子。《春秋演孔图》：孔子“坐如蹲龙，立如牵牛”。

杨盈川叙郡守云：“代临本州，则元宾之父喜形于色；继为本守，则张翕之子迎者如云。”叙县令曰：“仁之所怀，幼童不能击将雏之雉；明之所断，老父不能争食粟之鸡。”对的语工。

苏许公《制》：“右掖司言，伫光于五字。”常衮表：“五字非

工。”张南史诗：“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中书侍郎锺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西掖用“五字”本于此。

张文定庆历中草两制，《荐举敕》云：“盖举类之来旧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闻外之议云：‘是且启私谒告请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浅邪！”又《察举守令敕》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众，独不闻循良尤异者之达予听，外台之职，岂非阙欤？抑朝廷未有以导之也？其视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爱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专宠健吏，所贵仁者尔。”尤延之谓二诏：大哉言乎！简而尽，直而婉，丁宁恻怛之意，见于言外。至今诵之，盎然如在春风中。岂特公之文足以导上之德意志虑，亦当时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参政制》云：“大恩之下难为报，大名之下难为处。矧兼二者，可无勉哉！尔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训辞温雅，可以见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学士，洪舜俞命词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师于甲午之元，拜内相于季秋之月。”欧阳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岁皆甲午。用事切当如此。

庆元初，嗣秀王辞中书令，赐赞拜不名。郑溥之草制云：“天下之达尊三，德兼爵齿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与亲贤而并隆。”《公羊传》注：“礼，君于臣不名者有五：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说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荣王赐诏书不名，余草制，用《说苑》事。

开禧追贬秦桧。周南仲代草制云："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禁；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雠。"又云："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金虏南迁录》载孙大鼎疏言：遣桧间我以就和。桧之奸状著矣。嘉定之牵复，几于失刑。

韩文公《王仲舒铭》云："敷文帝阶，擢列侍从。"野处《谢敷文阁直学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从，遽复敷文之阶。"虽借用而切当。

"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晋人之称卫玠，盖所尚者清谈也。正始，魏齐王芳年号。胡武平启，以"正始之遗音"对"夺朱之乱雅"，陆务观尝摘其误。王季海行《东坡赠太师制》云："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恐亦袭武平之误也。若正始之清谈，非所以称坡公。

胡文定《以亲辞成都学事》云："矧当喜惧之年，深计短长之日。"曾文清《求归侍》云："朝则倚门，暮则倚闾，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仪《册周王文》："识表魏舟之象，词掩汉台之驾。"上句用曹苍舒事，下句用《柏梁台》诗，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或以"驾"为"卦"，引沛献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卢《周茂振入馆谢启》虽不若董彦远之博，如"桃、莱难悟，栭、丣本同"；"幼妇外孙之义，女郎世子之名"，亦俪语之工者。

野处草《梁叔子制》云："鼎学士之大称。"盖用刘禹锡《天平军壁记》"以牙璋玉节鼎右仆射官称"之语。又草《叶颙左相制》云："学圣

人之道”，“高天下以声”。或云：“叶语音高，故以戏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史记》谓殷纣也，不当用之王言。

徐渊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间想；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初寮启云：“得知千载，上赖古书。作吏一行，便废此事。”皆全句。

李宗道《春秋十赋》，属对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状，弗杀必灭若敖；伯石豺狼之声，非是莫丧羊舌。”“王子争囚，而州犁上下；伯舆合要，而范宣左右。”“鲁昭之马将为椟，卫懿之鹤有乘轩。”“于奚辞邑，而卫人假之器；晋侯请隧，而襄王与之田。”“星已一终，鲁君之岁；亥有二首，绛老之年。”“作楚宫，见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卫侯之死夷。”“鸡惮牺而断其尾，象有齿而焚其身。”“虞不腊矣，吴其沼乎。”“好鲁以弓，请谨守宝；赐郑以金，盟无铸兵。”“蛇出泉台声姜薨，鸟鸣亳社伯姬卒。”

晏元献《进牡丹歌诗表》云：“永平神爵之颂，孝明称美者五人；贞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于三等。”按《论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诏上《神雀颂》。百官上颂，文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贞元事，见《刘太真传》。

宁皇《服药赦文》，陈正父所草也。“虽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始一毫从己之欲。”天下诵之，谓写出宁皇心事。

卢思道《贺甘露》云：“神浆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玉阶之下。”常衮《贺雪》云：“重阴益固，应水泽腹坚之时；积润潜通，迎土膏脉起之候。”皆俪语之工者。

俗语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说卦》、《左传》。难为人，出《表记》。担负，出《诗·玄鸟》笺。折阅，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数，出《墨子》。服事，出《周礼·大司徒》。伏事，出陆士衡诗。分付，出《汉·原涉传》。交代，出《盖宽饶传》。区处，出《黄霸传》。多谢，出《赵广汉传》。丁宁，出《诗·采薇》笺。什物，出《后汉·宣秉传》。自由，出《五行志》。晓示，出《童恢传》。主者，出《刘陶传》。意智，出《鲜卑传》。卑末，出《栾巴传》。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布施，出《周语》。“布施优裕。”比校，出《齐语》。行头，出《吴语》。当日，出《晋语》。地主，出《左传》、《越语》。相于，出《晋·后妃传》。料理，出《王徽之传》。长进，出《和峤传》。消息，出《魏·少帝纪》。功夫，出《王肃传》。普请，出《吴·吕蒙传》。手下，出《太史慈传》。牢固，出《陆抗传》。郑重，出《王莽传》。分外，出魏程晓上疏。小却，出《宋纪》。间介，出《长笛赋》。“间介无蹊。”娄罗，出《南史·顾欢传》。本分，出《荀子》。“见端不如见本分。”措大，出《五代·东汉世家》。假开，出《王峻传》。本色，出《唐·刘仁恭传》。古老，出《书·无逸》注。商量，出《易》商兑注。不宣备，出杨德祖《答临淄侯》。“不能宣备。”生人妇，出《魏·杜畿传》。私名，出《列子》。家公，出《庄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晋·简文纪》。传语，出《后汉·清河王庆传》。收拾，出《光武纪》。寻思，出《刘矩传》。不审，出《韩诗外传》。世情，出《缠子》。“不识世情。”尔来，出孔明《出师表》。朅来，出《思玄赋》。和买，出《左传》正义。阿谁，出《蜀·庞统传》。罢休，出《史记·孙武传》。惭愧，出《齐语》。安排，出《庄子》。比数，出《周礼·大司马》注。见在，出《槀人》注。孩儿，出《书·康诰》注。老境，出《曲礼》正义。牵帅，出《左传》。先辈，出《诗·采薇》笺。如今，出《杕杜》笺。居士，出《玉藻》。

可人，出《杂记》。道人，出《汉·京房传》。寄居，出《息夫躬传》。某甲，出《周礼·职内》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翁，出《史记·范雎传》。小家子，出《汉·霍光传》。不中用，出《史记·外戚世家·王尊传》。我辈人，出《晋·石苞传》。对岸，出《乐志》。十八九，出《汉·丙吉传》。“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后汉·马廖传》。两两相视，出《周嘉传》。年纪，出《光武纪》。杂碎，出《仲长统传》。细碎事手下，出《吴·吕范传》。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礼记》。如干，出《陈·何之元传》。胶加，出《九辩》。胶音豪。加，丘加反。牢愁，出《扬雄传》。“畔牢愁。”《集韵》：“愁音曹。”墨尿，出《列子》。音眉痴。冗长，出陆士衡《文赋》。无状，出《史记·夏本纪》。擘画，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细作，出《左传释文》。叙致，出《世说》。留连，出《后汉·刘陶传》。问息耗，出《窦后纪》。已分，出魏文帝书。物色，出《淮南子》。本师，出《史记·乐毅传》。祖师，出《汉·外戚·丁姬传》。生熟，出《庄子》。有瓜葛，出《后汉·礼仪志》注。发遣，出《陈寔传》。天然，出《贾逵传》。新鲜，出《太玄》。钝闷，出《淮南子》。夸张，出《列子》。憧恅，出《洞箫赋》。近局，出陶渊明诗。提撕，出《诗·抑》笺。本贯，出晋江统论。十字街，出《北史·李庶传》。见钱，出《汉书·王嘉传》。

梁简文《为子辞封表》云：“日蚀之余，无黄童之对；荷戟入榛，异子乌之辨。”又云：“熙祖流聪慧之称，方建临淮之国；元仲表岐嶷之资，乃启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扬雄童乌事。熙祖，晋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元丰末，《皇弟似封普宁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联，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风摧霜败，芝兰之性终香；日远天高，葵藿之心未

死。”刘元城表云：“志存许国，如万折而必东；忠以事君，虽三已而无愠。”斯言可以立懦志。

“驴非驴，马非马”，《汉·西域传》。“乌不乌，鹊不鹊”，《战国策》。可以为对。傅景仁云：“烹羊炰羔，唯‘带牛佩犊’可对。”

嘉定受宝玺，南塘贺表云：“函封远致，不知何国之白环；瑑刻孔章，咸曰宁王之大宝。”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彦中、汝谈、汝腾。

王岐公《答韩魏公诏》：“岂朕郁于大道，未昭治乱之原；将卿保其成功，自洁进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诏》：“岂朕不德，未达好贤之诚；将卿既明，自全引退之节。”盖仿其意。

郑安晚再相，应之道草制云：“彦博重入中书，特令纳节；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贤。”

黄伯庸为《贺雪表》云：“招来众俊，无昼卧洛阳之人；奖励三军，有夜入蔡州之志。”语工而健。“上天同云，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复陈少阳之后，曰：“如可赎兮百身，犹将宥之十世。”

“亿载万年，为父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斋对。

李显忠复节钺，汪圣锡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与冯唐面文帝之言。”又云：“与人之周，庶几得颇、牧而能用；共武之服，尔其继英、卫之善兵。”

倪正父草《寿皇尊号诏》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讲非常之礼；

于万年受天之祜，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辞免表》云：“逊于殳斨、伯与，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闳夭，尚助迪威。”正父答诏云：“殳斨、伯与固可逊，未闻虞帝之必从；虢叔、闳夭虽曰贤，盖视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为《原贷盗贼诏》云：“弄潢池之兵，谅非尔志；烈崑冈之火，亦岂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闻盗贼得以全躯。”其言足以感动人心。

王卿月为《澹庵制》云：“吾宁身蹈东海，独仲连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赵？”

卢肇《海潮赋后序》“马褐”、“牛衣”，古未有对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诏二老，设几以须；熙宁之遇四臣，赍书而访。尚有斯礼，勿遐尔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韩、富、文、曾。

吕成公代其父仓部《自黄州易守池州启》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旧；其临秋浦，亦齐安解组之余。虽后先迁徙之偶同，顾今昔风流之非匹。”

端平初，济王夫人吴氏复旧封，其父与蒋右史良贵有连，良贵托先君代为《谢丞相启》，其末联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忧葵；厚德难酬，愿效老人之结草。”良贵称赏。

真文忠除参政，辞以疾。赵南塘草诏曰：“汉御史大夫吉当封，病，上忧之。夏侯胜谓必瘉，果然，后遂至相。朕之贤卿，甚于宣帝之德吉也。卿其亲医药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间可就车。朕遣黄门召见

卿矣。”此诏有西汉风。

郑威愍公骧《新除谢上章》云：“关陕六七任，不挂权臣之横恩；崇观二十秋，靡沾故相之余润。”公之大节如此。冯翊之死义，其处之有素矣。

傅至乐《上周益公启》云：“东门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头之舐蜜，得未锱铢；况井眉之居瓶，怳如梦寐。”盖指张说也。

或上朱文公启云：“行藏勋业，销倚楼看镜之怀；窈窕崎岖，寄寻壑经丘之趣。”

宋正甫诗：“三甲未全，一丁不识。”

或试县学见黜，后预乡荐，以启谢县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敌勇，小敌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无愧矣。”

毛宪守长沙，《谢韩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诗幸托于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脱颖愿同于毛遂。”

毛泽民启云：“扬子云貌寝官卑，经虽玄而谓白；九方堙机深识妙，马本骊而为黄。”李清卿启云：“斯风未泯，则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则近舍皇甫而远求居易。”

洪舜俞荐于乡，巩嵘监试。后巩为江东宪使，舜俞分教番阳，启云：“东坡倅钱唐，曾在门外鹄袍之列；半山宪江左，亦赏梁间燕语之诗。”

徐渊子为越教，《答项平甫》云：“正恐异时风舞雩之流，不无或者月离毕之问。”或《答洪舜俞》云：“鲁直大名，有皎洁江梅之句；少

游下蔡，无丁东玉佩之词。”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辞曰：“士而托于诸侯，非其义也；师不贤于弟子，将焉用之？”

张宣公《答教官》云：“识其大者，岂诵说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义而已矣。”

真文忠为江东转运，有民困于买鸠之役，来诉。公判云：“诏捕鸡鹊，若水尚还其使；岁贡蚶蛤，孔戣犹疏于朝。况为州县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为姜氏庆七十致语》云：“今日王孙，犹有承平之故态；旧时竹马，得见会昌之新春。”承平、王孙，见柳文《姜嘝志》。

衢州稽古阁书《皋陶谟》于屏，其《上梁文》云：“皋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与斯文，为万世斯文之主。”

王相爚嘉熙间，以亲老辞督府辟，其书曰：“昔温太真绝衿违母以奉广武之檄，心虽忠而人议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恋母以辞豫州之命，情虽窘而人予其顺天。”

吕倚《谢王岐公馈钱酒》，用“白水真人”、“青州从事”，岐公称之。

夏文庄表云：“诗会余蚳之文，简凝含酖之墨。”余蚳，见《诗》“贝锦”笺。“笔锐干将，墨含淳酖”，出《文心雕龙》。

“独孤《驯象》，世以为工。子云《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献谓赋也。独孤绶《放驯象赋》云：“返诸林邑之野，归尔梁山之隅。时在

偃兵，岂婴乎燧尾？上惟贱贿，宁恤乎焚躯？”

唐律赋《鸡鸣度关》云：“念秦关之百二，难逞狼心；笑齐客之三千，不如鸡口。”

绍兴中，省试《高祖能用三杰赋》，第四韵用“运筹帷帐”。考官谓《汉书》乃“帷幄”，非“帐”字，不敢取。彻棘，以语周益公，益公曰：“《史记》云‘运筹帷帐之中’，非误也。”淳熙中，省试《人主之势重万钧赋》，第一联有用“洪钟”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举，闻之曰：“张平子《西京赋》‘洪钟万钧’，此必该洽之士。”遂预选。绍熙中，四明试《航琛越水》诗，有用东坡“舶趠”二字而黜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东都之季，清议扶之而有余；强秦之末，壮士守之而不足。”前辈作《风俗万世之基》末韵。“亶聪明而有作，无作聪明；由仁义以安行，非行仁义。”舜由仁义行。

“非刀匕是共，膳宰举席间之觯；释椎凿而上，轮人议堂上之书。”此工执艺事以谏赋联也。

卷二十

杂识

南丰《跋西狭颂》谓："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汉画始见于今。"邵公济谓："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今于盘洲所集《隶图》见之。"

曹操夫人《与杨彪夫人书》："送房子官绵百斤。"《古文苑》误为"官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赋》："绵纩房子。"《晋阳秋》："有司奏调房子、睢阳绵，武帝不许。"《水经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绵。"

善恶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汉·五行志》"季氏之恶已熟"是也。佛者曰《成实论》。："行恶见乐，为恶未熟，至其恶熟，自见受苦。行善见苦，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见受乐。"其言善恶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书大相国寺额于石，即寺为殿而藏之，御飞白名曰"宝奎殿"。绍兴庚辰，宏辞以《宝奎殿太宗皇帝御书赞》命题，唐说斋中选。但云庆历二载，而不纪月日，以《实录》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苏子美作《宝奎殿颂》，周益公题其后云："'上宰宗工，更为辞章'者，谓吕夷简作记，章得象题额之类。"《实录》云："命夷简撰记。"而说斋谓"焕乎尧章，亲加记述"，亦误。

旧制，麻三道以上，双宣学士分撰。元丰末，邓润甫为学士，一夕

锁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权直院莫俦独宿。

翰苑未尝草追赠制。绍定六年十月，史弥远赠中书令，追封卫王，令学士院降制。学士言非典故，诏特与降制。

太一宫四立月祝文，旧用定本，绍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学士院撰述。

亲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应某军管内”，尾云“牓某军”，仍散下。管内，谓所领节镇也。前辈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内”，盖草制者失之。开禧元年，皇子封荣王，牓威武军，合旧典矣。盖节钺初除，以敕书示谕本镇，亦唐朝隃领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国如周、鲁，或以州如兖、雍之类，未尝有所领之国。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领两镇。

陈自明绍熙初宏辞已入等，同试者摘《周五射记》用“襄尺”字，以为犯濮王讳。襄音让。庆元四年，从臣荐之，谓“襄”字虽同音，嫌名不当避，乃赐同进士出身。徐子仪嘉定中试，宏辞《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簭人》“巫咸”，本注“巫”当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荐于朝。不数年，入馆掌制。

《易·观》初六注：“处于观时而最远朝美。”汤邦彦字朝美本此。《列子》曰：“务外游，不如务内观。”陆游字务观本此。魏傅嘏字兰石，本《淮南子》“兰生而芳，石生而坚”。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诗》“湜湜其沚”笺。黄鲁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记》“王纾有学术鲁直”。

朱文公门人㬈渊。㬈，音缓。晋有㬈清。

西王母，《山海经》云：“状如人，狗尾，蓬头戴胜，善啸，居洵水之涯。”《穆天子传》注云：“虎齿蓬发。”

《汉·天文志》：“天暒而见景星。”注：“暒，精明也。”《集韵》云：“晴字。”

《易纬是类谋》曰：“民衣雾，主吸霜，间可倚杵于何藏？”《河图挺佐一辅》曰：“百世之后，地高天下；千岁之后，天可倚杵。”杨文公诗有“倚杵碧天”之句。

《士冠礼》“眉寿万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图·雝公缄鼎铭》：“用乞麋寿，万年无疆。”

《集韵》：“吴人谓赤子曰孲㮁。”音鸦牙。《杂记》注：“婴，犹鷖弥也。”《孟子音义》：“倪，谓緊。倪，小儿也。”

《周礼·辀人》注：“鳠，鱼字。”以鱼名为字，亦奇语也。

《石鼓文》：“帛鱼鱳鱳。”又云：“有鱄有鲌。”即白鱼也。

《春秋》正义：手五指之名曰：“巨指、《仪礼·大射》。《孟子》云“巨擘”。食指、《左传》。将指、《仪礼·乡射大射》注。无名指、《孟子》。小指。”《仪礼·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云季指。

《馆阁书目》：“《蚕书》一卷，南唐秦处度撰。以九州蚕事，独兖州为最。”按《蚕书》见秦少游《淮海后集》。少游子湛，字处度。以为南唐人，误矣。

“水母目虾”，见郭景纯《江赋》。栾城诗云：“去住由人真水母，箪瓢粗足似山雎。”

殷芸《小说》："蔡司徒说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东坡诗："自甘茅屋老三间。"简斋诗："士龙同此屋三间。"又云："士衡去国三间屋。"

《唐·西域传》：末禄有军达，泥婆罗献波稜。皆菜名也。张文潜谓波稜自坡陵国来。

吕成公曰："秦多良医。医缓、医和，皆秦人。"《尸子》亦云："医竘者，秦之良医。"

巫彭作医。《吕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师曰僦贷季。《素问》。上古医曰苗父。《说苑》。

黄石圯老教授福州，闻李葵、李柟、林之奇为众推服，即走其家，备礼延致。吕太史《祭林宗丞少颖文》所谓"二李伯仲"，盖葵之子柟、樗也。葵字袭明。子柟，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陆；旁郡之士，若胡若刘。"方德顺、陆亦颜、胡原仲、刘致中。见吕居仁《寄和伯少颖迂仲》诗。

齐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语言，不妄忧虑。

吕成公谓："争校是非，不如敛藏持养。"

李猷护陈东之丧，黄子游赒欧阳澈之葬，皆义烈士也。李，明人，黄亦寓居焉。志吾乡人物者，宜特书之，以厉浇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龟鉴》，其表云："今来古往，治日少而乱日多；主圣臣贤，前车覆而后车诫。"

张鷟自号浮休子，李白有《赠参寥子》诗，张芸叟、僧道潜复以自号。

近世记录多误，《无垢心传录》以王叔文之党“陆质”为“陆贽”。质即陆淳，非贽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作于绍兴壬子。考其论议，以郑介夫为妄言，陈少阳为鼓变，是熙、丰之法度，非元祐之纷更，谓党人子孙为谬赏，谓苏、黄文章为末艺。甚者拟程子之学于墨、释氏，而以《易传》为谢、杨删润成书，其反理诡道甚矣，诋赵、张二相尤力。盖自绍圣以来，奸憸茂恶，家以荆、舒为师，人以章、蔡为贤，邪说詖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祸，萧艾不薅，士习熟见闻。至绍兴间，邪詖犹肆行，笔之简牍，不耻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兽。吁，风俗移人，可畏哉！

发汉陵者，樊崇、董卓也。发唐陵者，温韬也。恶复诛臻，天道昭昭矣。

成汤、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则《关雎》作讽，姜后请愆，况朝而受业，为士之职。《书》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经》言卿大夫之孝，引《诗》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诗》云“夙兴夜寐”。《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头”，管幼安所以惧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谓质朴古人风者也。“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朱子之诏童蒙也。“观起之蚤晏，知家之兴废”，吕子之训门人也。“起不待鸣鸡”，陆务观《示儿》之诗也。“鸡鸣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无常”，叶少蕴与子之书也。“鸡鸣而起，决择于善利之间”，为舜而已矣。

晋殷仲堪父师病积年，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北齐李元忠母多病，专心医药，研习积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积年，精习经方，洞闲针药，母疾得除。隋许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极医方，诫诸

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文中子母铜川夫人好药，子始述方。唐王勃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甄权以母病，与弟立言究习方书。王焘母有疾，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李逢吉父颜有锢疾，自料医剂，遂通方书。杜鹏举母疾，与崔沔同授医萧亮，遂穷其术。程子曰：“事亲者不可不知医。”

康节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间道奔本朝。舍世禄为窭士，乃绝口不言。伯温子溥，自礼部郎使燕，道涿州良乡拜墓。洪业寺石刻，盖统和十年伯温高大父所建。统和十年，岁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适百二十年，伯温记其异。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

苏魏公《书帙铭》曰：“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蒲传正《戒子弟》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诸称富者，非贵其身得志也，乃贵恩覆子孙、泽及乡里也。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亲，如范子可谓晓之矣。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范蠡行十术之计，二十一年之间，三致千万，再散与贫。”《史记正义》：“《七略》云：司马迁撰。”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太史公著论，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术，岂以家贫无财赂，有激而云，如《货殖传》之意欤？然何足以为“妙论”？

先圣冕服。祥符二年，赐曲阜文宣王庙冕九旒，服九章。熙宁八年，国子监言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礼院议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宁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礼记》于礼之变，皆曰“始”：“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诔，自此始也”；“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鲐始也”；“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庙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下殇用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赵文子始也”；“大夫彊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绥，自鲁桓公始也”；“朝服之缟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传》“始用六佾”，“晋于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鲁于是乎始髽”，“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始用人于亳社”，“鲁于是始尚羔”，亦记礼之始变也。孔子恶始作俑者，始之不谨，末流不胜其敝。刘懋撰器物造作之始为《物祖》。刘孝孙、房德懋集经史为《事始》。冯鉴续《事始》，朱绘撰《事原》，高承增益为《事物纪原》。然所载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训戒。司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苏文忠公言：“《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皆得谨始之义。

《周易集林·杂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阴为雨，得阳不雨。其爻发变，得坎为雨，得离不雨。巽化为坎，先风后雨；坎化为巽，先雨后风。”

江总诗：“聊以著书情，暂遣他乡日。”元城刘公岁晚闲居，或问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进德修业，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陈正献公疏曰：“惩羹者必吹于齑，伤桃者或戒于李。”《楚辞·惜诵》云：“惩热羹而吹虀。”《北梦琐言》：“唐明宗不豫，冯道入问曰：‘寝膳之间，宜思调卫。’指果实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见李思

戒。’”

尹和静谓“动静一理”。伊川曰：“试喻之。”适闻寺钟声，曰：“譬如此寺钟，方其未撞时，声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养。”朱文公在同安，夜闻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惧，乃知为学须专心致志。先儒于钟声之入耳，体察如此。

东坡《策别》“均户口”曰：“当成、康刑措之后，其民极盛之时，九州之籍，不过千三万四千有余。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晋书·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三，盖周之盛也。”见《帝王世纪》。

吴仁杰《盐石新论》取《潜夫论》：“洗金以盐，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岁之干色为首，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以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经》四篇颁示天下，丁度为序。

《黄石公记》云：“黄石，镇星之精也。黄者，镇星色也。石者，星质也。”东坡以圯上老人为隐君子。

成都石经，孟蜀所刻。于唐高祖、太宗之讳皆缺画。范鲁公相本朝，其《诫子侄诗》曰：“尧舜理日，深泉薄冰。”犹不忘唐也。

刘梦得曰：“于窃鈇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间，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疑。”东坡《辩策问奏札》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术数之说，术者尝以三命语之，公曰：“自然之

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乎？”慈湖先生谓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于学，顾未能忘富贵利达，何也？”公莫知所谓，先生曰：“子尝以命讯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后可以语道。”

张文潜《寓陈杂诗》言颜平原事，误以卢杞为元相国。

李长吉有《春归昌谷》诗，张文潜《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居》云：

“惆怅锦囊生，遗居无复处。”在河南福昌县三乡东。

《唐六典》注：“崔寔《正论》云：‘熊经鸟伸，延年之术，故华佗有六禽之戏，魏文有五搥之锻。’”《后汉·华佗传》云“五禽”。

《诗释文》：“《草木疏》云：‘葑，芜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异。”张文潜诗：“芜菁至南皆变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瑶簪玉笋不可见，使我每食思故国。”

司空表圣《题东汉传后》有取于陈太丘之容众，郭有道之诱人。此表圣所以自处也。

《化书》曰：“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季元衡《俭说》曰：“贪饕以招辱，不若俭而守廉。干请以犯义，不若俭而全节。侵牟以聚仇，不若俭而养福。放肆以逐欲，不若俭而安性。”皆要言也。

荀悦《申鉴》曰：“睹孺子之驱鸡，而见御民之术。孺子之驱鸡，急则惊，缓则滞，驯则安。”许浑诗：“遁迹驱鸡吏。”

司马公时至独乐园，危坐读书堂，尝云：“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

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张文潜《庭草》诗云：“人生群动中，一气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躯。”亦此意也。观此则见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王涣之曰：“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无事矣。”此言近于达者。

“民不可与虑始”，商鞅之变法也；“百姓何足与议”，董卓之迁都也。咈百姓以从己欲，其效可睹矣。

后魏温子升《阊阖门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国，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门启扉。良辰是简，枚卜无违。雕梁乃架，绮翼斯飞。八龙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纳祜，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爰归。”此上梁文之始也。儿郎伟，犹言儿郎懑，攻媿尝辩之。

真文忠公曰：“仁义足以包宽严，而宽严不足以尽仁义。”

傅玄《席铭》，左端曰：“闲居勿极其欢。”右端曰：“寝处毋忘其患。”左后曰：“居其安，无忘其危。”右后曰：“惑生于邪色，祸成于多言。”《冠铭》曰：“居高无忘危，在上无忘敬。惧则安，敬则正。”《被铭》曰：“被虽温，无忘人之寒。无厚于己，无薄于人。”

梁元帝《孝德传·天性赞》曰：“欲报之德，不可方思；涓尘之孝，河海之慈。”即孟东野“寸草报春”之意。

苏子由记杉谓：“求之于人，盖所谓不待文王而兴者。”陈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汉桓永寿二年，户一千六百七万七千九百六十，至晋武太康元年平

吴，户止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隋文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至唐高祖武德初，户止二百余万，高宗永徽初，户仅及三百八十万。玄宗天宝末，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至肃宗干元三年，户止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祸之惨如此。

刘梦得《何卜赋》云：“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艺于野，其时在泽，伊穜之利，乃稑之厄。”东坡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本此意。

隋炀帝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长城公，谓陈后主；沈后者，后主之沈后也。《通鉴释文》以“沈”音“沉”，谓沉湎之后，误矣。

曾旼，字彦和，为《书解》，朱文公、吕成公皆取之。《馆阁书目》：“《书讲义》，博士曾肢等解。”盖误以“旼”为“肢”。

“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张华之称陆机、云也；“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高祖之谕李德林也。机、云于河桥之役，与王师为敌，其不忠大矣；德林愿以死奉杨坚，复以所以事齐者事周矣，二国何利焉？是以持国必崇名节，持身必守行谊。

《录异传》曰：“周时尹氏贵盛，五叶不别，会食数千人。遭饥荒，罗鼎作粥。”《春秋》书尹氏，讥世卿，然能与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维持之也。近世纪舆地者，谓尹吉甫蜀人，为作清风堂，其谬妄甚矣。“物则秉彝”之诗，吉甫庶几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谗，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传论》：“师宜悬帐之奇。”以卫恒《四体书序》考之，悬帐乃梁鹄书，非师宜官书也。

《说文》：“朋”及“鹏”皆古文“凤”字。宋玉曰：“鸟有凤而鱼有鲲。”《庄子音义》崔譔云：“鹏，音凤。”

王巾，字简栖，作《头陀寺碑》，《说文通释》以为“王屮”。

封禅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记者十有二；孟献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记诵之学，勿强其所不知。

《集古录·李阳冰记》云：“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尔。”按，北齐慕容俨镇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号城隍神，则唐以前已有之。

唐子西《采藤曲》：“鲁人酒薄邯郸围，西河渡桥南越悲。”下一句未见所出。

《集古录·汉袁良碑》云：“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册。天下既定，还宅扶乐。”欧阳公云：“盖不知为何人也。”愚按《高祖纪》：三年，汉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即此辕生也。“辕”与“袁”同。

《汉华山庙碑》：“武帝立，宫曰集灵，殿曰存仙，门曰望仙。”欧阳公云：“集灵宫，他书皆不见，惟见此碑。”按《汉·地理志》：“京兆华阴县太华山，在南有祠集灵宫，武帝起。”公偶未之考耳。

《容斋五笔》“石尤风”引陈子昂、戴叔伦、司空文明诗，意其

为“打头逆风”也。李义山诗作“石邮”，“来风贮石邮。”杨文公诗亦作“邮”。“石邮风恶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无常心曰民，为己曰君子儒，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间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尧、桀异焉，仁义之心存与不存而人禽别焉，懔乎其可惧也。夫尚志谓之士，行己有耻谓之士，否则何以异乎工商？特立独行谓之儒，通天地人谓之儒，否则何以异乎老、释？困而不学则下民尔，待文王而兴则凡民尔。无其实而窃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乡。

古者重长幼之序。齿幼位卑而名韦、杨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载言也。后生不称前辈字，刘元城所以称马永卿也。

李希烈之党有韩霜露，朱泚之党有李日月，逆俦之无天甚矣。

柳芳论氏族曰：“氏于事，则巫、乙、匠、陶。”按《风俗通》，“乙”当作“卜”。

明州，开元二十六年置，讫于唐末，凡五乱。宝应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贞元十四年，明州将栗鍠杀其刺史卢云以反，二也；干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鄮贼锺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将黄晟自称刺史，五也。

《通鉴》：浙西节度使裴璩败王郢，在干符四年闰二月。《纪》乃谓三年七月，当从《通鉴》。璩，字挺秀，见《世系表》。

《孟子》曰：“舜、跖之分，利与善之间也。”萧望之曰：“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

范文正公谓："刘禹锡、柳宗元、吕温数人坐王叔文党，贬废不用。""《传》称叔文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韩退之欲作唐一经，'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岂有意于诸君子乎？"

《淮南子》："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学常枞。《淮南》误。《说苑》亦云"常枞"。

《唐·百官志》："守宫令。席寿三年，毡寿五年，褥寿七年。"语本《考工记》。

北齐择卢思道之诗得八首，人称八米卢郎。或谓"米"当为"采"。徐锴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轲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坟、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纬，皆本于此。

《陆机传》云："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焚其笔砚。'"君苗，未知氏姓。考之云集，有《与平原书》，云："前登城门，意有怀，作《登台赋》，极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复成前意。"始知其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龙》云："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烦，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观士龙《与兄书》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悦。兄文章高远绝异，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车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见使为鄮令，便道之职。茂安《与陆士龙书》曰："老人及姊自闻此问，不能复食。姊昼夜号泣，举家惨蹙。昨全伯始有一将来，是句章人，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玉篇》："虫穴也，房中切。"害人。闻此消息，倍益忧虑。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来报。"士龙《答书》曰："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举锸成云，下锸成雨，既浸既润，随时代序。官无逋滞之谷，民无饥乏之虑，衣食常充，仓库恒实。荣辱既明，礼节甚备，为君甚简，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毕，严霜陨而蒹葭萎，林鸟祭而罻罗设，因民所欲，顺时游猎。结罝绕冈，密罔弥山，放鹰走犬，弓弩乱发，鸟不得飞，兽不得逸。真光赫之观，盘戏之至乐也。若乃断遏海浦，隔截曲隈，随潮进退，采蚌捕鱼，鳣鲔赤尾，鯸齿比目，不可纪名。鲙鰡鳆，炙鯯鯸，烝石首，臛鯊鮆，真东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属，目所希见，耳所不闻，品类数百，难可尽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贵，前临终南，退燕阿房，离宫别馆，随意所居，沉沦泾渭，饮马昆明，四方奇丽，天下珍玩，无所不有，犹以不如吴会也。乡东观沧海，遂御六军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鄮县三十余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惮尔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兴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经营四方，古人所叹，何足忧乎？且彼吏民，恭谨笃慎，敬爱官长，鞭朴不施，声教风靡，汉、吴以来，临此县者，无不迁变。尊大人贤姊，上下当为喜庆，歌舞相送，勿为虑也。"茂安又答曰："于母前伏读三周，举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复过也。恐有其言能无其事耳。"愚谓士龙之书，笔势纵放，真奇作也，可以补四明郡

乘之阙遗，故详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荀卿之讥毁过矣，然因其言可以见子夏门人之气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矣。

东坡《观棋诗》“谁与棋者”，《墨君堂记》“虽微与可，天下其孰不贤之”，皆用《檀弓》文法。

《论语》“迅雷风烈必变”，错综成文。“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本于此，非始于“吉日辰良”。

徐仲车谓：“尊官重禄，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国、危人之天下不顾也。郑綮可谓知其量矣。”后村诗谓：“未必朱三能跋扈，只因郑五欠经纶。”朱温之篡，崔、柳诸人之罪也，于郑綮何议焉？

宁宗阁名曰“宝章”。至和二年，五台山真容院太宗御书阁已曰“宝章”矣。

《水经注》：“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方城在叶县，《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舆、并耕沮溺、荷蓧丈人，一时在野之贤萃于楚国，圣人晚年眷眷于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谓蔡也。”

善读书者，或曰“此法当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为”，或不求甚解，或务知大义。不善读者，萧绎以万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

房法乘之不治事，卢殷之资为诗。

“庙堂”二字，见《汉·徐乐传》，云：“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梅福传》云：“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刘向《九叹》云：“始结言于庙堂。”王逸注：“言人君为政举事，必告宗庙，议于明堂。”皆谓人君，今以为宰相，误矣。

欧阳公记醉翁亭，用“也”字；荆公志葛源，亦终篇用“也”字，盖本于《易》之《杂卦》。韩文公铭张彻亦然。

东坡《锺子翼哀词》，以四言间七言，学《荀子·成相》。

《诗·伐檀》毛氏传云：“风行水成文曰涟。”老泉谓“‘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本于此。

南丰诗称昌黎之文云：“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

周恭叔《跋秦玺文》曰：“呜呼斯乎！是尝去《诗》、《书》以愚百姓者乎？是尝听赵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尝杀公子扶苏与蒙恬者乎？是尝教其君严督责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玺不得传者斯人也，而其刻画，吾忍观之哉！”李微之曰：“秦玺者，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至汉谓之传国玺，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隋谓之神玺。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已久矣。”

受宝之礼，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制之。其后凡嗣位，则更制。乾兴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

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制是宝。嘉定十四年，京东河北节度使贾涉，缴进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宝，及元符三年御府宝图一册。镇江都统翟朝宗以玉检来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于是礼官奏受宝之礼，献之宗庙。明年正月朔旦，御大庆殿，受宝奉安天章阁。元符三年玉玺盖徽宗即位所制。

玺也而更为宝，匦也而更为检。古者太史“奉讳恶”，岂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咸淳末、德祐初，卖降恐后者，多武人也，其后文臣亦卖降矣。

后汉应劭有《汉官·卤簿图》，《汉官仪·卤簿篇》。晋有《卤簿图》、《卤簿仪》，齐有《卤簿仪》，陈有《卤簿图》，唐有《大驾卤簿》一卷，王象画《卤簿图》。景德二年，王钦若上《卤簿记》三卷。天圣六年，宋绶上《卤簿记》十卷。景祐五年，绶取旧编，益新制，上《卤簿图记》十卷。政和七年，诏改修，宣和元年书成，三十三卷，饰以丹采，益详备矣。

赵安仁作《戴斗怀柔录》，王晦叔作《戴斗奉使录》。戴斗，谓北方。《尔雅》：“北戴斗极为空桐。”

击壤，周处《风土记》云：“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古儿童所戏之器，非土壤也。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十四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

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

鲜耻，而俗不长厚也。”汉时有此议论，三代之流风遗俗犹存也。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险薄之习成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窳窳无为，《泽陂》之诗所以刺也。

刘之道煇《上李肃之纳拜书》曰：“古之君子，一语默而礼义明，一施设而风俗厚。如释之进王生之韈，而汉世重名；如裴度当李愬之谒，而蔡人知礼。”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经》而约之以《孝经》、《论语》；博之以太史公、欧阳公史记而约之以《资治通鉴》。”康节先生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学者当以此为法。

夫子雅言《诗》、《书》、执《礼》，而性与天道，高弟不得闻。程子教人《大学》、《中庸》，而“无极”、“太极”一语未尝及。

“巧言”为“辩”，“文子”为“学”，宋景文云：“此后魏、北齐里俗讹字也。”

庾信《哀江南赋》：“章蔓支以毂走，宫之奇以族行。”《吕氏春秋》：“中山之国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夙繇之君将迎钟。赤章蔓枝谏，不用，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华》作“慢支”，《艺文类聚》作“曼友”，皆误。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晁子止昭德《读书志》考之《东京记》：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宋宣献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

《吕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当作婉，婉顺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纪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盖谓有道之士。《汉·京房传》“道人”，亦谓有道之人。《元和郡县志》：“楼观，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为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太霄经》以尹喜为尹轨。又谓：“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汉·郊祀志》注：汉宫阁疏云：“神明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尝置九天道士百人。”盖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考。

道书有“赤明上皇无极永寿”之号。后周甄鸾著《笑道论》曰：“古先帝王，立年无号，至汉武帝始建元，后王因之。上皇之号，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龙汉”、“开皇”。

林灵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庐拜受，独李纲、傅崧卿、曾几移疾不行。宣政间，道教兴行，至有号为“女真”者，当时以为金戎猾夏先兆。

傅奕排释氏，谓：中国幻夫，模象庄、老，以文饰之。宋景文作《李蔚传赞》亦云：“华人之谲诞者，又攘庄周、列御寇之说佐其高。”然则释氏用老、庄之说也，非老、庄与释氏合也。朱文公谓：“佛家窃老子好处，道家窃佛家不好处。”愚尝观姚崇《诫子孙》曰：“道士本以玄牝为宗，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无业。”斯言当矣。致堂谓：“经论科仪依仿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为之。”考诸姚崇之言，则非始于光庭也。

《北斗经》引“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误以北辰为北斗，盖近世依托

为之。

鹤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见《汉·西域传》。敷落，见《度人经》。

《汉·罽宾传》"塞种分散"，颜师古注："即所谓释种。"按《增一阿含经》："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石林叶氏云："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户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

《唐·回鹘传》："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

说斋谓："老、庄之学，盛于魏、晋，以召五胡之乱。而道、释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于中国。"释氏至姚兴而盛，道家至寇谦之而盛。诚斋谓："伊川之民，被发以祭，君子已忧其戎。汉之君志荒而妖梦是践。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驱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春秋以来，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符谶。人心泛然，无所底止，而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

《晋语》："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大事。'"注："《诗》云'西方之人'，谓周也。"愚谓"西方之书"，盖《周志》之类。《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李知幾谓：意其说佛也。《皇王大纪论》曰："当周昭王时，西方有桀戎，穷幻驾空说。"《通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谓释迦生当周庄王九年，鲁庄公七年。

二说不同。

王简栖《头陀寺碑》："周、鲁二庄，亲昭夜景之鉴。"注云："鲁庄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应经》：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佛从右胁坠地，即行七步。"按《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正义曰："于是时周之四月，则夏之仲春。杜氏以《长历》较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明星不见，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盖陋儒之佞佛者傅会为此说。

濡水云："梵书有修多罗谶，言释氏之教兴废。"则谶书其来远矣。

梁观国有《议苏文》五卷，驳其羽翼异端者。或问地狱之事于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无惨酷之刑；神理至公，必无贿赂之狱。"

李寿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状，《易》尽之矣，曷为求之他？"

《通典》：唐有符祆正，谓之视流内。祆，呼烟切。胡神也。

永嘉张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虽贫而不愿禄。"问其说，曰："始至则朝拜，遇国忌则引缁黄而荐在天之灵，皆古所无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渊；众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当如明镜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东魏檄梁曰："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可谓切中其膏肓矣。诚斋诗云："梵王岂是无甘露，不为君王致蜜来。"曾景建云："此身已属侯丞相，谁办金钱赎帝归？"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讳而为此号。祥符中，以圣祖名改玄武为真武，玄枵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曰《太真经》。若迎真、奉真、崇真之类，在祠宫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为女真，遂为乱华之兆。

张文潜云："尝读《宣律师传》，有一天人，说周穆王时，佛至中国。与《列子》所载西极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实事也？"愚谓，此释氏剽袭《列子》之言，非实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东野《读经》诗也。

东坡《宸奎阁碑铭》："神耀得道，非有师传。"出《八师子经》："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梵志来诣佛所，质疑曰：'佛所事者何师？'佛曰：'吾前世师，其名难数。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也。'""惟佛与佛"，出《法华经》。

放翁载长芦宗赜师颂云："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三武，谓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尝观山谷《开先院修造记》曰："夫沙门法者，不住资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故赵州以断薪续禅床，宴坐三十年；药山以三篾绕腹，一日不作则不食。今也，毁中民十家之产而成一屋，夺农夫十口之饭而饭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数百，是以有会昌之籍没。穷土木之妖，龙蛇虎豹之区化为金碧，是以有广明之除荡。"山谷之言至矣。宗赜以浮屠氏而能为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欤？

儒之教以万法为实，释之教以万法为空。

北齐文宣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徽宗令沙门冠簪为德士。其相反如

此。

《世说》：王丞相导拜扬州，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闍，兰闍。"此即兰若也。

后周武帝废佛、道教，其子天元复之。唐高祖废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复之。天元不足论也，太宗亦为之，何哉？

西山先生《题杨文公所书遗教经》曰："学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犹吾儒舍离经辨志而急于大成，去洒扫应对而语性与天道之妙。"《跋普门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问药山禅师曰：'如何是黑风吹船，飘落鬼国？'师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文公怫然，怒形于色。师笑曰：'发此瞋恚心，便是黑风吹船，飘落鬼国也。'药山可谓善启发人矣。以此推之，则知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为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警觉，船到彼岸；灾患缠缚，随处而安，我无怖畏，如械自脱；恶人侵凌，待以横逆，我无忿嫉，如兽自奔。读是经者，作如是观，则知补陀大士真实为人，非浪语者。"

钱文季《维摩庵记》云："维摩诘非有位者也，而 能视人之病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为己责，是诘之罪人也。"

邓志宏曰："丹霞御寒，则烧木佛；德山说法，则撤塑像。禅教之判，其来已久。"余谓浮屠氏之有识者，犹不以是为事，而学校乃以土木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鉴考异》云："《会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太和寺。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杜牧所谓山台野

邑是也。”《杭州南亭记》：“武帝去山台野邑四万所。”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校点

梦溪笔谈［宋］沈括　撰　施适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容斋随笔［宋］洪迈　撰　穆公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宋］王林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困学纪闻［宋］王应麟　撰　栾保群　田松青　校点

齐东野语［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校点说明

《梦溪笔谈》三十卷，其中《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北宋沈括著。沈括（1031—1095，一说1033—1097），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随父宦游各地。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及第，授扬州司理参军。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受王安石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元丰三年（1080），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驻守边境，抵御西夏，后因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哲宗即位，准其迁居离故乡较近的秀州（今浙江嘉兴）。元祐三年（1088），沈括进献花费多年精力编制而成的《天下州县图》，得赐绢一百匹，朝廷又降旨允许他任便居住。此后，他移居润州，隐居梦溪园。哲宗绍圣二年（1095）病逝。

据其《自序》云，沈括“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可见该书陆续写成于作者退休后直至去世的七八年中。《笔谈》内容，“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涉猎极广。全书有十七目，凡六百余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沈括则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也因此与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并称宋代三大笔记。

本书校点，以清光绪陶氏爱庐本为底本，参校玉海堂本（玉海堂覆

刻宋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刊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明覆宋本）、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刊本（文物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商浚《稗海》刊本、明万历陈继儒《汇秘籍》刊本、明崇祯毛晋《津逮秘书》刊本、清嘉庆十年张海鹏《学津讨原》刊本等。本书校点，以尽量保存原貌为原则。原书中的引文和史实，已尽量与原书核对。底本中避讳字、俗体字、异体字及明显讹误的字，径改不出校。错字的改文，以原字加（　）列于前，校改文字加〔　〕列于后，补文加〔　〕、衍文加（　）示别。今人胡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新校正梦溪笔谈》对《梦溪笔谈》一书用力至勤至深，其校语详细精审，本书择要录用了其成果，然因本书体例限制，无法一一说明。

《梦溪笔谈》原文无标号和标题，本书的标号和标题沿用了我社《梦溪笔谈全译》的标号和标题（系胡道静先生《梦溪笔谈校证》所编加）。

目　录

校点说明
卷一
故事一
1．亲郊庙次序
2．驾头扇筤
3．唐翰林院
4．学士院故事
5．玉堂
6．东西头供奉官
7．供奉班序
8．衣冠故事
9．衣冠用胡服
10．幞头
11．堂帖
12．宣头
13．引见仪制
14．笼门谢
15．槐厅
16．带坠
17．三馆职事称学士
18．雌黄改字
19．五司厅
20．银台司
21．勘箭

22．馆阁藏书
23．学士家贫
24．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
25．礼部试士
26．御试许详定官别立等
27．步行学士
28．御前卫士
29．后唐案检
30．中枢官印
卷二
故事二
31．三司使班序
32．宗子授南班官
33．大理法官亲节案
34．赐方团球带
35．凉衫
36．罢草制润笔
37．直官
38．告喝打杖
39．异姓兼中书令
40．百官会集坐次
41．罢赐功臣号
卷三
辩证一
42．古今衡制
43．些
44．阳燧

45．正阳之月
46．高祖玄孙之服
47．诗赋渎慢舜妃
48．誃门
49．水名漳洛之意
50．巫咸河
51．虎豹为程
52．流沙
53．芸草辟蠹
54．三献异说
55．玄璊之色
56．灌钢
57．佩觿
58．茅苧之辨
59．十八学士图真迹
60．中书植紫薇之非
61．汉人酿酒
62．阿胶
63．荣
64．宗庙之祭西向
65．学者为诗
66．野马
67．蒲芦
68．秦汉以前度量
69．太一十神
70．杨溥手教
卷四

辩证二
71．三江
72．海州古墓
73．桂屑除草
74．章华乾溪
75．建麾谬用旧典
76．除
77．韩愈画像之谬
78．百钱谓陌
79．参
80．《蜀道难》非刺严武
81．云梦考
卷五
乐律一
82．三祭之乐本天理
83．钟吕之义
84．八八为伍
85．胫庙
86．羯鼓遗音
87．杖鼓
88．大遍
89．拱辰管
90．新制凯歌
91．柘枝旧曲
92．善歌者语
93．从变之声
94．唐乐失古法

95．协律
96．三调乐
97．密求徵音之妄
98．润州玉磬
99．《霓裳羽衣》曲
100．乐有志声有容
101．《菩萨蛮》墨本
102．郢人善歌辨
103．纳音
104．旋虫
105．《抛球曲》
106．《广陵散》
107．篴
108．笛
109．琴材
110．《虞美人操》
卷六
乐律二
111．管色定弦
112．音声高下
113．燕乐无蕤宾律
114．今古声律差异
115．同声相应
卷七
象数一
116．《奉元历》
117．太阳过宫

118．六壬十二辰之名
119．天空非神将
120．释辰
121．五行生成数
122．揲蓍之法
123．天数之微
124．步岁之法
125．斗建岁差
126．落下闳历法
127．观测极星
128．刻漏
129．二十八宿
130．日月之形
131．日月蚀
132．三代旧术
133．月行迟速
134．物理有常有变
135．岁运主客气
136．六气配六神
137．数理得之自然
138．郑夬《易》说
139．旧历日月蚀不效
140．朱雀取象
141．候气
142．纳甲
卷八
象数二

143．《史记》律数多讹
144．卜筮用古书
145．术数之微
146．黄赤道与月道
147．二十八宿度数
148．修历当重实测
149．测候之弊
150．更造浑仪
卷九
人事一
151．寇忠愍镇定
152．允中亭
153．打关节秀才
154．夏文庄禀赋异人
155．欧阳修黜新文
156．贵人多知人
157．德一而报效不同
158．王文正局量宽厚
159．石曼卿邻豪家
160．杜五郎
161．耆英会
162．苏合香酒
163．李士衡使高丽
164．身飨其用
165．举人班列
166．王方赘均杂税
167．孙之翰却砚

168．王荆公固执
169．王子野不茹荤腥
170．赵阅道为转运使
171．孔旻爱人
172．狄青不附梁公
173．郭进治第
174．武人吟诗
175．向敏中耐官职
176．晏元献诚实
177．曹南院预讲边备
178．石曼卿豪饮
179．事不可前料
180．朱寿昌至孝
181．刘庭式不弃瞽妻
182．千轴不如一书
卷十
人事二
183．健者县令
184．李徐庆果于去恶
185．盛文肃阅人
186．林逋高逸
187．法外杀近臣
188．庞庄敏入相
卷十一
官政一
189．陈恕改茶法
190．算茶三说

191．赫连城
192．刘晏即日知价
193．校书官不恤职事
194．国初均税
195．程文简善虑事
196．用法之失
197．深州迁治之非
198．叙官降等误晓律意
199．立法知意
200．边城战棚
201．鞫真卿断狱
202．告不干己事法
203．驿传等次
204．范文正荒政
205．运粮之法
206．熙宁罢抚夷券
207．高超合龙门
208．盐品
209．老吏验尸
210．滉柱
211．盐钞法
212．河北盐法
卷十二
官政二
213．复闸
214．张杲卿鞫案
215．范文正抑商

216．王冀公有大臣节
217．岁铸钱数
218．吏禄
219．国朝茶利
220．茶法
221．租额钱
222．岁供京师米额
223．熙宁废并州县
卷十三
权智
224．盐井雨盘
225．麵叫子
226．驯鷉术
227．狄青出奇制胜
228．夜夺昆仑关
229．曹南院破虏
230．友人权数
231．王元泽巧对
232．决生死用诈术
233．雷简夫息水患
234．陈秀公焚图
235．狄青用兵
236．潴水为塞
237．罗隐谏钱镠
238．李继隆袭夏州
239．林广拒敌
240．巧为长堤

241．李允则展雄州
242．陈述古破盗案
243．侯叔献治汴堤
244．种世衡用间
卷十四
艺文一
245．属对亲切
246．相错成文
247．《城南联句》
248．富贵诗之陋
249．诗取语意为主
250．书之阙误见于他书
251．音韵之学
252．小律诗之难
253．王圣美字学
254．不晓《孟子》之义
255．《比红儿诗》
256．晚唐士人读书灭裂
257．穆修张景始为古文
258．《史记》差谬
259．卢宗回诗
260．王荆公始为集句诗
261．观人题壁可知文章
262．毗陵女子诗
卷十五
艺文二
263．切韵之学

264．《龙龛手镜》
265．古人文章不主音韵
266．潞公同甲会诗
267．晚唐五代士人作赋
268．鹳雀楼诗
269．海陵王墓铭
270．观文辨枣棘
271．献诗自达
272．蔡子正贺诗
273．推挽后学
卷十六
艺文三
274．刘克释杜诗
275．和鲁公艳词
276．魏野善为诗
卷十七
书画
277．耳鉴
278．正午牡丹
279．相国寺画壁
280．书画之妙
281．画如其人
282．观画知声
283．马不画细毛
284．佛光常圆
285．古文己字
286．活笔

287．谬从楷法之非
288．韩偓诗迹
289．徐铉篆法
290．吴道子画佛
291．晋宋人墨迹
292．鲤文之说
293．徐黄画格
294．学书良法
295．《乐毅论》传本
296．圣寿寺壁画
297．董源画笔之妙
卷十八
技艺
298．方士许我
299．喻皓《木经》
300．缀术
301．隙积与会圆
302．鼞融
303．为弓之法
304．棋局都数
305．弹棋
306．增成法
307．毕昇活板
308．卫朴历术
309．艾灼之壮
310．分曹围棋
311．西戎羊卜

312．梵天寺木塔
313．毛类主五藏各异
314．医不可恃书为用
315．芎䓖与苦参
316．临帖之法
317．散笔作书
318．泻肝救脾
卷十九
器用
319．礼图未可为据
320．云雷之象
321．吴钩
322．矢服纳声
323．郓州弩机
324．神臂弓
325．沈卢鱼肠
326．汉朱鲔墓
327．古鉴巧智
328．肺石
329．顺天得壹钱
330．透光鉴
331．弩机望山
332．新莽铜匜
333．瘊子甲
334．前朝玉钗
335．藻井
336．出土古印

337．唐玉辂
卷二十
神奇
338．雷斧
339．应天寺鳗井
340．宜兴陨石
341．山阳女巫
342．神仙传闻
343．佛牙
344．菜花变异
345．彭蠡小龙
346．龙卵
347．雷火
348．知道效验
349．预知死日
350．事非前定
351．吴僧文捷
352．蛤筒藏经
353．张咏前知
354．龙寿丹
355．应元保运
356．鸦鴽金
卷二十一
异事异疾附
357．虹
358．墙字

359．尸毗王墓
360．夹镜
361．雷击显字
362．元绛异梦
363．木中有文
364．冷光
365．乡民咒术
366．印子金
367．紫姑灵异
368．奇疾
369．扬州夜明珠
370．登州地震
371．滴翠珠
372．海市
373．延州石笋
374．泽州石蛇
375．息石
376．买杖伏法
377．天禄
378．舒屈剑
379．前知鉴
380．三司凶宅
381．鳄鱼
382．海蛮师
383．邕州泥佛
384．地内宿藏
385．恩州旋风

386．冰花
387．河州雹异
卷二十二
谬误谲诈附
388．竹箭
389．丁谓智变
390．谬以屏为反坫
391．《酉阳杂俎》记事多诞
392．内府比玉带
393．黄宗旦病目
394．卖卜术
395．吏欺包拯
396．江淮茶纲
397．瓦松
398．陈彭年博学
399．车渠
400．雅言
卷二十三
讥谑谬误附
401．石曼卿微行
402．文章之病
403．色缴
404．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405．不识字快活
406．知府独具只眼
407．应敌文章

408．兴国寺题壁
409．木马凌床
410．王告判牒
411．题诗增俸
412．县尉戏吟
413．石曼卿初登科
414．取索卤簿案牍
415．宋齐丘
416．题壁戏谑
417．吴中士人
418．馆阁宿历
419．俗语为文
卷二十四
杂志一
420．延州五城
421．石油
422．盐南风
423．黑山
424．官不可妄得
425．赵普治第
426．跳兔
427．蟯
428．霜信
429．淤田法
430．海陆变迁
431．淮河故道
432．炼丹

433．雁荡山
434．木天
435．毛罗海客
436．使臣撒殿
437．指南针
438．钟馗之始
439．鹿奴诗
440．族望
441．茶芽
442．丁香荔枝
443．旁不肯
444．漱
445．芋梗疗蜂螫
446．南北异嗜
447．乌脚溪
448．北岳恒山
449．展海子为稻田
卷二十五
杂志二
450．枳首蛇
451．天蛇
452．舆棺随使臣
453．西夏事略
454．建茶
455．胆矾炼铜
456．古节如虎符
457．验量地势

458．传拜
459．王君贶使辽
460．潘阆狂放
461．预防风患
462．蓟
463．契丹语入诗
464．邓思贤
465．蔡君谟书帖
466．天子请客
467．关中无螃蟹
468．陈秀公治第
469．廖恩脚色
470．死生有命
471．奏事过为文饰
472．木图
473．李顺案款
474．交趾叛服
475．太祖治军
476．唃厮啰
477．用度外人
478．骂退夏兵
479．校书如扫尘
卷二十六
药议
480．脏腑谬说
481．鸡舌香
482．君臣佐使

483．金罂子
484．汤散丸各有所宜
485．采药不可限时月
486．橘柚皮不同
487．麋鹿茸之别
488．枸杞
489．淡竹
490．细辛
491．藎非甘草
492．胡麻
493．赤箭
494．地菘
495．南烛草木
496．太阴玄精
497．稷乃今之穄
498．苦耽
499．苏合香
500．熏陆即乳香
501．山豆根
502．青蒿
503．海蛤
504．漏芦
505．赭魁
506．石龙芮
507．炮制麻子
补笔谈卷一
故事

508．常参放班
509．致仕不以荫迁官
510．赐金紫
511．过正衙
512．王禹玉召对
513．虚室待尊官
514．亲王佩鱼
515．除检讨不试
516．馆职腰金
517．门状
辩证
518．庑序之辨
519．梓榆
520．襄王未梦神女
521．王才人
522．北苑茶
523．短后衣
524．班固讥迁不慊
525．不音否之谬
526．章句与义理
527．断章
528．玄纁五两
529．南北音
乐律
530．义海琴艺
531．燕乐二十八调
532．燕乐声调

533．中声正声
534．十六声
535．声律差舛
536．扁钟圆钟
537．琴瑟应声
538．敦掣住折
539．一弦稽琴格
540．正声变声
541．燕乐杀声
补笔谈卷二
象数
542．纳音新说
543．倒布
544．潮汐
545．十二气历
546．五辰
547．十干化运
548．干土寄支
549．音律之数
550．八卦之数
551．藏往知来
官政
552．不使一物失所
553．孙伯纯远虑
554．争字构讼
555．张知县菜
权智

556．释谍却虏
557．老军校退敌
558．《汉书》脱略
559．种世衡用间
560．一举济三役
561．凿澳修船
艺文
562．真摹淆乱
563．墨禅
564．书法入神之途
565．八分书
566．后主钟隐笔
器用
567．兵车制度
568．古器曲意
569．立鐀
补笔谈卷三
异事
570．金缠腰
571．龟葬梁家
杂志
572．名流雅谑
573．吴道子画钟馗
574．因诉改谥
575．守令图
576．咸平和议
577．书后敬空

578．阵数
579．九军阵法
580．尚右
581．扬州二十四桥
582．水丹
药议
583．莽草
584．流水止水
585．摩娑石与无名异
586．根茎叶性不同
587．天竹黄
588．磁针指南北之异
589．河豚
590．零陵香
591．芦菼
592．扶栘
593．杜若即高良姜
594．钩吻辨
595．黄环
596．栾荆
597．紫荆
598．枳实枳壳
续笔谈
599．鲁肃简劲正不徇
600．道理最大
601．养鬼
602．杨大年草麻

603．悠然见南山
604．诗谶
605．张詠还牒
606．王禹偁联谶
607．观灯诗佳句
608．语情与诗意
609．荆公戏改退之诗
返回总目录

卷一

故事一

1．亲郊庙次序

上亲郊，〔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余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谓正祠。

2．驾头扇筤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筤”，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筤”，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3．唐翰林院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

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

4. 学士院故事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閤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5. 玉堂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閤子窗格上有火燃处，太宗尝夜幸玉堂，时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6. 东西头供奉官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置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

7．供奉班序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中，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8．衣冠故事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简。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9．衣冠用胡服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𩍐）〔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10．幞头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

11．堂帖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予〕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札子也。

12．宣头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枢〕密院札子问宣头所起。余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堂语诏，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札子，但中书札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札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

13．引见仪制

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唱）〔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僚，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14．笼门谢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阶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

15．槐厅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彻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余为学士时目观此事。

16．带坠

谏议班在知制诰上，若带待制则在知制诰下，从职也，戏语谓之“带坠”。

17．三馆职事称学士

《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

18．雌黄改字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19．五司厅

余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20．银台司

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当隶门下省，故事乃隶枢密院。下寺监皆行札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自从本品，行案用枢密院杂司人吏，主判食枢密厨，盖枢密院子司也。

21．勘箭

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

22．馆阁藏书

前世藏书分隶数处，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雠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校雠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

23．学士家贫

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

24．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

京师百官上日，唯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陈和叔除学士，时和叔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自和叔始。

25．礼部试士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26．御试许详定官别立等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封〕之，以送复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复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复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复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27．步行学士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黄鉴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嘉祐中于崇文院置编校局，校官皆许乘马至院门。其后中书五房置习学公事官，亦缘例乘马赴局。

28．御前卫士

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则古之清道也。其次卫仗，卫仗者视阑入宫门法，则古之外仗也。其中谓之“禁围”，如殿中仗。天官“掌舍，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天〕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禁围门，行于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檛，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贲、人门之类也。

29．后唐案检

余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乃除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有拟状云：“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衷，委司（判）〔邦〕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制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书曰：“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付中书、门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则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道、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处。按《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

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道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稿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道亲笔，盖故事也。

30. 中枢官印

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

卷二

故事二

31．三司使班序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閤门取旨间有叙学士者，然不为定制。

32．宗子授南班官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余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余。

33．大理法官亲节案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34．赐方团球带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岁宣徽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

35．凉衫

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36．罢草制润笔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37．直官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复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余家藏海陵王墓志，谢朓文，称“兼中书侍郎”。

38．告喝打杖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阁吏以梃扣地警众，谓之“打杖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岁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杖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人队长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岁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39．异姓兼中书令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唯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书令，下度支给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

40．百官会集坐次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41．罢赐功臣号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首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复赐。

卷三

辩证一

42. 古今衡制

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43. 些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苏个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萨音桑葛反，嚩无可反，诃从去声。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44. 阳燧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如人摇橹，臬为之碍故也。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

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臬，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摇橹之势，故举手则影愈下，下手则影愈上，此其可见。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酉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45．正阳之月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岁（月）〔亦〕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

46．高祖玄孙之服

余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余预讨论。雷、郑之学阙谬固多，其间高祖、玄孙一事尤为无义。《丧服》但有曾祖齐衰（五）〔三〕月、（远曾）〔曾孙〕缌麻三月，而无高祖、玄孙服，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旁亲之杀也。上杀、下杀至于九，旁杀至于四，而皆谓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过此则非其族也，非其族则为之无服。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47．诗赋渎慢舜妃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48．謻门

历代宫室中有謻门，盖取张衡《东京赋》“謻门曲榭”也，说者谓冰室门。按字训“謻，别也”，《东京赋》但言别门耳，故以对“曲榭”，非有定处也。

49．水名漳洛之意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灨）〔赣〕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此概举一二耳，其详不能具载。余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清漳、浊漳合于上党，当阳则沮、漳合流，赣上则漳、（灨）〔湞〕合流，漳州余未曾目见，鄣郡则西江合流，亳漳则漳、涡合流，云梦则漳、郧合流。此数处皆清浊合流，色理如蝃蝀，数十里方混。如璋亦从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执，《诗》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体也，合之则成圭。王左右之臣，合体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诸侯以（如聘）〔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杀宗庙礼之半也。又牙璋以起军旅，先儒谓“有鉏牙之饰于剡侧”，不然也。牙璋，判合之

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洛与落同义，谓水自上而下有投流处。今漉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50．巫咸河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又其北有尧梢音消水，亦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于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51．虎豹为程

《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子〕注：“秦人谓豹曰程。”余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

52．流沙

《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湴河”之目。人多不晓湴河之义。余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余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驼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湴，字书亦作“埿”蒲滥反。按

古文，垽，深泥也。术书有“湴河”者，盖谓陷运，如今之“空亡”也。

53．芸草辟蠹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余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阁后，今不复有存者。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54．三献异说

祭礼有腥、燖、熟三献。旧说以谓腥、燖备太古、中古之礼，余以为不然。先王之于死者，以之为无知则不仁，以之为有知则不智。荐可食之熟，所以为仁；不可食之腥、燖，所以为智。又一说，腥、燖以鬼道接之，馈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谓鬼神嗜腥、燖，此虽出于异说，圣人知鬼神之情状，或有此理，未可致诘。

55．玄璊之色

世以玄为浅黑色，璊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熙宁中，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谓之黑紫，与皂相乱，几不可分，乃所谓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音门。稷之璊色者谓之穈，穈字音门，以其色命之也，《诗》“有穈有芑”。今秦人音穈，声之讹也。穈色在朱黄之间，似乎赭，极光莹，掬之，粲泽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盖所谓璊，色名也，而从玉，以其赭而泽，故以喻之也。犹

鴘以色名而从鸟，以鸟色喻之也。

56．灌钢

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余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57．佩觿

《诗》：“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结锥也。芄兰生荚支，出于叶间，垂之正如解结锥。所谓“佩韘”者，疑古人为韘之制，亦当与芄兰之叶相似，但今不复见耳。

58．茅芧之辨

江南有小栗，谓之“茅栗”茅音草茅之茅。以余观之，此正所谓芧也，即《庄子》所谓“狙公赋芧”者芧音序。此文相近之误也。

59．十八学士图真迹

余家有阎博陵画唐秦府十八学士，各有真赞，亦唐人书，多与旧史不同。姚柬字思廉，旧史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朗、薛庄，《唐书》皆以字为名。李玄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皆不书字。房玄龄字乔年，《唐书》乃房乔字玄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字仲达。苏典签名旭，《唐书》乃勗。许敬宗、薛庄官皆直记室，《唐书》乃摄记室。盖《唐书》成于后人之手，所传容有讹谬，此乃当时所记也。以旧史考之，魏郑公对太宗云“目如悬铃者佳”，则玄龄果名，非字也。然苏世长，太宗召对玄武门，问云“卿何名长意短”，后乃为学士，似为学士时方更名耳。

60．中书植紫薇之非

唐贞观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谢朓诗云“芳洲采杜若”，乃责坊州贡之，当时以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书省中植紫薇花，何异坊州贡杜若？然历世循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微〕微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61．汉人酿酒

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余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食〕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

62．阿胶

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济水性趋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疾。今医方不载此意。

63．荣

余见人为文章多言“前荣”。荣者，夏屋东西序之外屋翼也，谓之“东荣”、“西荣”，四注屋则谓之“东霤”、“西霤”，未知前荣安在。

64．宗庙之祭西向

宗庙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处奥也，即主祏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献则尸出于室，坐于户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户西谓之扆，设扆于此。左户、右牖，户牖之间谓之扆。坐于户西，即当扆而坐也。上堂设位而亦东向者，设用室中之礼也。

65．学者为诗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关雎》、《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

66．野马

《庄子》言“野马也，尘埃也”，乃是两物。古人即谓野马为尘埃，如吴融云“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云“窗里日光飞野马”，皆以尘为野马，恐不然也。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书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67．蒲芦

蒲芦，说者以为蜾蠃，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68．秦汉以前度量

余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69．太一十神

太一十神，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一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乙）〔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之“小游太

一”，此出于后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宫，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后殿，各全其尊，深为得（礼）〔体〕。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棊”，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

70．杨溥手教

余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县人有方玙者，其高祖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人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为宁国人。玙有杨溥与方虔、方从训手教数十纸，纸札皆精善，教称“委曲”，书押处称“使”，或称“吴王”。内一纸报方虔云“钱镠此月内已亡殁”，纸尾书“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钱镠以后唐长兴（二）〔三〕年卒，杨溥天成五年已僭即伪位，岂得长兴（二）〔三〕年尚称“吴王”？溥手教所指挥事甚详，翰墨、印记极有次序，悉是当时亲迹。今按，天成四年岁庚寅，长兴（二）〔三〕年岁壬辰，计差二年。溥手教余得其四纸，至今家藏。

卷四

辩证二

71．三江

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底定，此水之理也。

72．海州古墓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旁，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

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此乃予初仕为（沐）〔沭〕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此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冢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73. 桂屑除草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74. 章华乾溪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水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元非一处，楚灵王十（二）〔一〕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

次于乾溪”，此则城父之乾溪，灵王八年迁许于夷者乃此地。十〔三〕〔二〕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溪，王众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溪。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溪”，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75．建麾谬用旧典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76．除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阶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77．韩愈画像之谬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

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78．百钱谓陌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佰”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镈为垫钱法，到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

79．参

《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恐相传之误耳。

80．《蜀道难》非刺严武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81．云梦考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余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郧，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余自随州道安陆，入于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余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上〕浙，水出稍高，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

卷五

乐律一

82．三祭之乐本天理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徵、羽名之，为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谓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钟为宫，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今则谓之角，虽谓之角，名则易矣，其实第五之声安能变哉，强谓之角而已。先王为乐之意，盖不如是也。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如圜钟为宫则林钟角声也，乐有用林钟者则变而用黄钟，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函钟为宫则太蔟徵声也，乐有用太蔟者则变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黄钟为宫则南吕羽声也，乐有用南吕者则变而用应钟，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谓能变均外间声以为羽也。应钟，黄钟宫之变徵，文、武之世不用二变声，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当以类求之，朱弦越席、大羹明酒，所以交于冥莫者异乎养道，此所以变其律也。

声之不用商，先儒以谓恶杀声也，黄钟之太蔟、函钟之南吕皆商也，是杀声未尝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声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降兴上下之神，虚其中声，人声也，遗乎人声，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庙之乐，宫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

宫、角、徵、羽相次者，人乐之序也，故以之求人鬼。世乐之序宫、商、角、徵、羽，此但无商耳，其余悉用，此人乐之序也。何以知宫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吕次序知之也。黄钟最长，大吕次长，太蔟又次，应钟最短，此其序也。圜丘、方泽之乐皆以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序，故以之礼天地。五行之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余悉用，此序天地之序也。何以知其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序知之也。黄钟最长，太蔟次长，圜钟又次，姑洗又次，函钟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序也。此四音之序也。

天之气始于子，故先之以黄钟；天之功毕于三月，故终之以姑洗。地之功见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毕于八月，故终之以南吕。幽阴之气钟于北方，人之所终归，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钟，终之以应钟。此三乐之始终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终。天之气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见处，则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为角，天以太蔟为徵。三月万物悉达，天功毕处，则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生物尽成，地之功终焉，故南吕以为羽。圜丘乐虽以圜钟为宫，而曰“乃奏黄钟，以祀天神”；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盖圜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蔟也。天地之乐，止是世乐黄钟一均耳，以此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方泽乐而已，唯圜钟一律不在均内。天功毕于三月，则宫声自合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当用夹钟也。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均？盖黄钟，正均也，乐之全体，非十一均之类也，故《汉志》：“自黄钟为宫，则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徵）〔微〕。他律虽当其月为宫，则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徵）〔微〕，不得其正。”其均起于十一月、终于八月，统一岁之事也，他均则各主一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休文《宋书》曰：“下徵

调法，（黄）〔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徵变，谓之“下徵调”。马融《长笛赋》曰：“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谓南吕本黄钟之羽，变为下徵之商，皆以黄钟为主而已。此天地相与之序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萃于幽阴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阴之魄稍出于东方也，全处幽阴则不与人接，稍出于东方，故人鬼可得而礼也，终则复归于幽阴，复其常也。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世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者，天地岁事之一终也，鬼道无穷，非若岁事之有卒，故尽十二律然后终，事先追远之道，厚之至也。此庙乐之始终也。人鬼尽十二律为义，则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序，则始于宫声，自当以黄钟为宫也。天神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则宫声当在太蔟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则自当以圜钟为宫也。地祇始于太蔟，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函钟当均，自当以函钟为宫也。天神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夹钟而曰圜钟者，以天体言之也；不曰林钟而曰函钟者，以地道言之也。黄钟无异名，人道也。此（二）〔三〕律为宫次序定理，非可以意凿也。

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礼也。自辰以往常在昼，自寅以来常在夜，故卯为昏明之交，当其中间，昼夜夹之，故谓之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蔟，三变南吕，四变姑洗，五变应钟，六变蕤宾，七变大吕，八变夷则，九变夹钟。函钟一变为太蔟，再变为南吕，三变姑洗，四变应钟，五变蕤宾，六变大吕，七变夷则，八变夹钟。圜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合至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蔟清宫为四变，五变合至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合至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清宫，总谓之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皆无清宫，但处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

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为序者，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五者六变、八变、九变皆会于夹钟者。

83．钟吕之义

六吕，三曰钟、三曰吕，夹钟、林钟、应钟，大吕、中吕、南吕。钟与吕常相间、常相对，六吕之间复自有阴阳也。纳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曰夹钟、林钟、应钟，（阳）〔阴〕中之阴也。黄钟者，阳之所钟也；夹钟、林钟、应钟，阴之所钟也，故皆谓之钟。巳、酉、丑，大吕、中吕、南吕，阴中之阳也。吕，助也，能时出而助阳也，故皆谓之吕。

84．八八为伍

《汉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者，谓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如此则自大吕以后律数皆差，须自蕤宾再上生方得本数，此"八八为伍"之误也。或曰：律无上生吕之理，但当下生而用（独）〔浊〕倍。二说皆通，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又当再上生，如此时上时下，即非自然之数，不免牵合矣。自子至巳为阳律、阳吕，自午至亥为阴律、阴吕，凡阳律、阳吕皆下生，阴律、阴吕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言阴阳至此而中也，中吕当读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则谓之蕤宾。阳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纳音之法，自黄钟相生，至于中吕而中，谓之阳纪；自蕤宾相生，至于应钟而终，谓之阴纪。盖中吕为阴阳之中，子、午为阴阳之分也。

85．胫庙

《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邻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长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86．羯鼓遗音

吾闻《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时尚闻其声。泾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遗音遂绝。今乐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远”了无余迹。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柜”，用力如此，其为艺可知也。

87．杖鼓

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古曲悉皆散

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盐”。唐曲有《突厥盐》、《阿鹊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

88．大遍

元稹《连昌宫词》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𣢾、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89．拱辰管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

90．新制凯歌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根勿反儿。”

91．柘枝旧曲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传之。

92．善歌者语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

93．从变之声

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吕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遇）〔过〕于君声无嫌。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羽以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渎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七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旁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复条理矣。

94．唐乐失古法

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95．协律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

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96．三调乐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

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

97. 密求徵音之妄

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虡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虡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98. 润州玉磬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

99.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

中，西京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愚）〔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100．乐有志声有容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戛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宜）〔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101．《菩萨蛮》墨本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余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102．郢人善歌辨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复无《阳春白雪》之名。

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泝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拟〕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103．纳音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

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蔟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复纪。

104．旋虫

今太常钟镈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虡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栝挂之，横栝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

微小者，所以碍横栝，以其横栝所在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栝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镈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栝，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栝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栝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105．《抛球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山阳蔡绳为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晓）〔晚〕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旁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106．《广陵散》

《卢氏杂说》：“韩皋谓嵇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王（陵）〔凌〕、毌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余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璩《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107．篙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篴便易持”，李善注谓：“篴，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篴，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篴，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篴”，故潘岳《笙赋》云：“修篴内辟，余（萧）〔箫〕外透。”“裁以当篴”者，余器多裁众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当篴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108. 笛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篪篴。”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时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篴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篴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109. 琴材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尝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斵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谕

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樠、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呿陀也。

110. 《虞美人操》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音〕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湖间，人亦莫知其如何为吴音。

卷六

乐律二

111．管色定弦

前世遗事，时有于古人文章中见之。元稹诗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盖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调，稹诗言八十一调，人多不喻所谓。余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蔟、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始喻稹诗言。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声皆当如此。古人仍须以金石为准，《商颂》“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简，不复以弦管定声，故其高下无准，出于临时。怀智琵琶谱调格与今乐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尚有雅律遗法，今之燕乐，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乐工自不能言其义，如何得其声和？

112．音声高下

今教坊燕乐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当宫声，比宫之清宫微高。外方乐尤无法，（求）〔大〕体又高教坊一均以来，唯北狄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乐疑亦唐之遗声也。

113．燕乐无蕤宾律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114．今古声律差异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蔟之间，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下〕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下凡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蔟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

115．同声相应

古法钟磬每虡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虡又自应一律，有黄钟之虡、有大吕之虡，其他乐皆然。且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谓之清徵，或谓之清角。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余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

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极天地至和之声。世之乐工，弦上音调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卷七

象数一

116. 《奉元历》

开元《大衍历》法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至熙宁中考之，历已后（失）〔天〕五十余刻，而前世历官皆不能知。《奉元历》乃移其闰朔，熙宁十年天正元用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夷朝贡者用旧历，比（来）〔未〕款塞，众论谓气至无显验可据，因此以摇新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与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长不同，则知天正之气偏也，凡移五十余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为验，论者乃屈，元会使人亦至，历法遂定。

117. 太阳过宫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徵明”为正月将，戌曰“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类；“太阳过宫”者，正月日躔诹訾、二月日躔降娄之类。二说一也，此以《颛帝历》言之也。今则分为二说者，盖日度随黄道岁差。今太阳至雨水后方躔诹訾、春分后方躔降娄，若用合神，则须自立春日便用亥将、惊蛰便用戌将。今若用太阳则不应合神，用合神则不应太阳。以理推之，发课皆用月将加正时，如此则须当从太阳过宫，若不用太阳躔次，则当日当时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应天行，以此决知须用太阳也。然尚未是尽理，若尽理言之，并月建亦须移易，缘目今斗杓昏刻已不当月建，须当随黄道岁差。今则雨水后一日方合建寅，

春分后四日方合建卯，谷雨后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与太阳相符，复会为一说。然须大改历法，事事厘正，如东方苍龙七宿当起于亢、终于斗，南方朱鸟七宿起于（牛）〔东井〕、终于（奎）〔角〕，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娄、终于（舆鬼）〔参〕，北方玄武七宿起于（东井）〔牛〕、终于（角）〔奎〕，如此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118．六壬十二辰之名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释其义曰：“正月阳气始建，呼召万物，故曰徵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华叶从根而生，故曰从魁。四月阳极无所传，故曰传送。五月草木茂盛，逾于初生，故曰胜先。六月万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谷成实，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条坚刚，故曰天刚。九月木可为枝干，故曰太冲。十月万物登成，可以会计，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复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为酒醴以报百神，故曰神后。”此说极无稽据义理。余按，徵明者，正月三阳始兆于地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故曰徵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从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从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传送者，四月阳极将退，一阴欲生，故传阴而送阳也。小吉，夏至之气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小人之吉也，故为婚姻酒食之事。胜先者，王者向明而治，万物相见乎此，莫胜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刚者，斗刚之所建也。斗杓谓之刚，苍龙第一星亦谓之亢，与斗刚相直。太冲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门户，天之冲也。功曹者，十月岁功成而会计也。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称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119．天空非神将

六壬有十二神将，以义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将。贵人为之主，其前有五将，谓螣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谓寅、卯、辰、巳、午。其后有五将，谓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谓未、申、酉、亥、子。唯贵人对相无物，如日之在天，月对则亏，五星对则逆行避之，莫敢当其对，贵人亦然，莫有对者，故谓之天空。空者，无所有也，非神将也，犹月杀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对见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将，前二火、二木、一土间之，后当二金、二水、一土间之。玄武合在后二，太阴合在后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120．释辰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舍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见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星，大火为之长；

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近辅，远乎日不过一辰，故为行星之长。

121．五行生成数

《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

122．揲蓍之法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则一，而四十九隐于一中；散之则四十九，而一隐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则归于一，动则惟睹其用，一在其间而不可取，此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123．天数之微

世之谈数者盖得其粗迹，然数有甚微者，非恃历所能知，况此但迹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迹不预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迹求，况得其粗也。余之所谓甚微之迹者，世之言星者恃历以知之，

历亦出乎亿而已，余于《奉元历》序论之甚详。治平中金、火合于轸，以《崇玄》、《宣明》（景福）、《明》、《崇》、《钦天》凡十一家大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历岂足恃哉？纵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里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经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历之能知也。又一时之间天行三十余度，总谓之一宫，然时有始末，岂可三十度间阴阳皆同，至交他宫则顿然差别？

世言星历难知，唯五行时日为可据，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长者，止是知一岁之间，如冬至后日行盈度为阳、夏至后日行缩度为阴、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长，望前月行盈度为阳、望后月行缩度为阴、两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问》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剧；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剧”，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时也，安知一时之间无四时，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无四时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纪、一会、一元之间又岂无大四时邪？又如春为木，九十日间当亹亹消长，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时属木，明日子时顿属火也。似此之类，亦非世法可尽者。

124. 步岁之法

历法步岁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谓之“斗分”。故“歲”文从步、从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125. 斗建岁差

正月寅、二月卯谓之“建”，其说谓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说，但春为

寅、卯、辰，夏为巳、午、未，理自当然，不须因斗建也，缘斗建有岁差。盖古人未有岁差之法，《颛帝历》冬至日宿（斗）〔牛〕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则正月建丑矣。又岁与岁合，今亦差一辰，《尧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东壁。此皆随岁差移也。

126．落下闳历法

《唐书》云：“落下闳造历，自言后八百年当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说也。落下闳历法极疏，盖当时以为密耳，其间阙略甚多，且举二事言之。汉世尚未知黄道岁差，至北齐（向）〔张〕子信方候知岁差。今以今古历校之，凡八十余年差一度，则闳之历八十年自已差一度，兼余分疏阔，据其法推气朔五星，当时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诞也。

127．观测极星

天文家有浑仪，测天之器，设于崇台以候垂象者，则古玑衡是也；浑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银转之，置于密室，与天行相符，张衡、陆绩所为及开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礼部试“玑衡正天文之器赋”，举人皆杂用浑象事，试官亦自不晓，第为高等。

汉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谓之“极星”，自祖暅以玑衡考验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熙宁中，余受诏典领历官，杂考星历，以玑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每极星入窥管别画为一图，

图为一圆规，乃画极星于规中，具初夜、中夜、后夜所见各图之，凡为二百余图，极星方常循圆规之内，夜夜不差。余于熙宁历奏议中叙之甚详。

128．刻漏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余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其间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涩、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余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运（已）〔未〕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未）〔已〕期而日（已）〔未〕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然后复求晷景、漏刻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缩，其消长以渐，无一日顿殊之理，历法皆以一日之气短长之中者播为刻分，累损益气初日衰，每日消长常同，至交一气则顿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圆，纵有强为数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数相诡。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数。方圆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荡，无所附益，泯然冥会者，真数也。其术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环天正圆，圆之为体，循之则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规衡；绝之则有舒有数，无舒数则不能成妥。以圆法相荡而得衰，则衰无不均；以妥法相荡而得差，则差有疏数。相因以求从，相消以求负，从、负相入，会一术以御日行。以言其变，则秒刻之间消长未尝同；以言其齐，则止用一衰，循环无端，终始如贯，不能议其隙。此圆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积，（及）〔反〕生日衰，终始相求，迭为宾主，顺循之以索日变，衡别之求去极之度，合散无迹，泯如运规，非深

知造算之理者不能与其微也。其详具余奏议，藏在史官及余所著《熙宁晷漏》四卷之中。

129．二十八宿

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官长问余："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对曰："天事本无度，推历者无以寓其数，乃以日所行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余而一期天，故以一日为一度。既分之，必有物记之，然后可窥而数，于是以当度之星记之。循黄道，日之所行一期，当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伞橑，当度谓正当伞橑上者，故车盖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则余浑仪奏议所谓"度不可见，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谓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数也"。今所谓'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黄道所由当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130．日月之形

又问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余对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值而无碍。"

131．日月蚀

又问："日、月之行，（日）〔月〕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余对曰："黄道与月道如二环相叠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则日为之蚀，（正）〔在〕一度相对则月为之亏。虽同一度而月道与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当其交处则蚀而既，不全当交道则随其相犯浅深而蚀。凡日蚀，当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内，则蚀起于西南、复于东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则蚀起于西北而复于东南。日在交东则蚀其内，日在交西则蚀其外，蚀既则起于正西、复于正东。凡月蚀，月道自外入内，则蚀起于东南、复于西北；自内出外，则蚀起于东北而复于西南。月在交东则蚀其外，月在交西则蚀其内，蚀既则起于正东、复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罗睺、计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谓之'罗睺'，交中谓之'计都'。"

132．三代旧术

古之卜者皆有繇辞，《周礼》"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专之渝，攘公之羭，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汉人尚视其体，今人虽视其体而专以五行为主，三代旧术莫有传者。

133．月行迟速

北齐（向）〔张〕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则行速，星多则尤速。月行自有迟速定数，然遇行（者）〔疾〕者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说，亦

阴阳相感自相契耳。

134．物理有常有变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溥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旸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此之谓“（是）〔从〕”；天气明絜，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之谓“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厉）〔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135．岁运主客气

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初之气厥阴以至终之气太阳者，四时之常序也，故谓之“主气”。唯客气本书不载其目，故说者多端，或以甲子之岁天数始于水（十）〔下〕一刻、乙丑之岁始于二十六刻、丙寅岁始于五十一刻、丁卯岁始于七十六刻者，谓之“客气”，此乃四分历法求大寒之气，何预岁运？又有“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谓之“客气”，此亦主气也，与六节相须，不得为客。大率臆计，率皆此类。凡所谓客者，岁半以前天政主之，岁半以后地政主之，四时常气为之主，天、地之政为之客。逆主之气为害暴，逆客之气为害徐，调其主、客无使伤沴，此治气之法也。

136．六气配六神

六气，方家以配六神。所谓青龙者，东方厥阴之气，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长、其虫鳞，兼是数者，唯龙而青者可以体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阳水之气也；曰螣蛇，少阳相火之气也。其在于人为肾，肾亦二，左为太阳水、右为少阳相火，火降而息水，水腾而为雨露，以滋五脏，上下相交，此坎离之交以为否泰者也，故肾为寿命之藏；左阳、右阴，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肾为胎育之脏。中央太阴土曰勾陈，中央之取象唯人为宜，勾陈者天子之环卫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于君？君之道无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环卫居人之中央而中虚者也，虚者妙万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旁而中虚，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虚，不虚不足以妙万物。其在于人，勾陈之配则脾也。勾陈如环，环之中则所谓黄庭也，黄者中之色，庭者宫之虚地也。古人以黄庭为脾，不然也。黄庭有名而无所，冲气之所在也，脾不能与也，脾主思虑，非思之所能到也。故养生家曰能守黄庭则能长生，黄庭者以无所守为守，唯

无所守乃可以长生。或者又谓黄庭在二肾之间，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黄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为之名，意可到则不得谓之虚，岂可求而得之也哉？

137．数理得之自然

《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八为少阴、六为老。旧说阳以进为老、阴以退为老，九、六者乾坤之画，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数，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有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为巽、中为离、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则变，纯少阳盈，纯多阴盈。盈为老，故老动而少静。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卦爻之辞皆九、六者，惟动则有占，不动则无朕，虽《易》亦不能言之，《国语》谓“贞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虽不动亦引爻辞断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动则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辞？此流俗之过也。

138．郑夬《易》说

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其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

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未济）〔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归妹）〔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余后因见兵部侍郎秦君玠，论夬所谈，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其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得闻也。”余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夬与雍、玠皆已死，终不知其何术也。

139．旧历日月蚀不效

庆历中有一术士姓李，多巧思，尝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简，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用简毙之。以献荆王，王馆于门下，会太史言月当蚀于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表闻，诏付内侍省问状，李云：“本善历术，知《崇天历》蚀限太弱，此月所蚀当在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动朝廷耳。”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监楚衍推步日、月蚀，遂加蚀限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月〕辰蚀东方，不效，却是蚀限太强，历官皆坐谪。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月〕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140．朱雀取象

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螣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谓之“长离”，盖云离方之长耳。或云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少昊以凤鸟至，乃以鸟纪官，则所谓丹鸟氏即凤也。又旗旐之饰皆二物，南方曰鸟隼，则鸟、隼盖两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鸟乃取象于鹑，故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鹑火、鹑尾是也。鹑有两种，有丹鹑、有白鹑，此丹鹑也，色赤黄而文，鋭上秃下，夏出秋藏，飞必附草，皆火类也。或有鱼所化者。鱼，鳞虫龙类，火之所自生也。天文东方苍龙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鸟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无尾，此其取于鹑欤？

141．候气

司马彪《续汉书》候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管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缇縠，气至则一律飞灰。世皆疑其所置诸律方不逾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何也？或谓古人自有术，或谓短长至数冥符造化，或谓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盖彪说得其略耳，唯《隋书》志论之甚详，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极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齐，入地则有浅深。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钟一管达之，故黄钟为之应；正月阳气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达，黄钟、大吕先已虚，故唯太蔟一律飞灰。如人用针彻其经渠，则气随针而出矣。地有疏密，则不能无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后实土案上令坚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概，然后埋律其下，虽有疏密，为木案所节其气自平，但在调其案上之土耳。

142．纳甲

《易》有纳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时，予尝考之，可以推见天地胎育之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处胎甲者。左三刚爻，乾之气也；右三柔爻，坤之气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纳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纳寅、申；震纳子、午，顺传寅、申，（易）〔阳〕道顺。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纳辰、戌。亦顺传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纳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离，初爻纳卯、酉；巽纳丑、未，逆传卯、酉，阴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兑，初爻纳巳、亥。亦逆传也。乾、坤始于甲、乙，则长男、长女乃其次，宜纳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纳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处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序，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谷之实皆倒生，首系于干，其上抵于（颖）〔隶〕处反是根，人与鸟兽生胎亦首皆在下。

乾坤

甲 子寅辰 □ 丙 辰戌午子甲寅 □ 戊 寅申辰戌午子 □ 庚 子午寅申辰戌 壬 午申戌

生艮 生坎 生震

生兌 生離 生巽

乙 未巳卯 □□ 丁 巳亥卯酉丑未 □□ 己 卯酉丑未亥丑 □□ 辛 壬未亥巳酉卯 癸 丑亥酉

乾坤

卷八

象数二

143. 《史记》律数多讹

《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如所谓律数者“八十一为宫，五十四为徵，七十二为商，四十八为羽，六十四为角”，此止是黄钟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岂得定以此为律数？如五十四在黄钟则为徵，在夹钟则为角，在中吕则为商。兼律有多寡之数、有实积之数、有短长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实积数耳。又云“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太蔟长七寸七分二，夹钟长六寸（二）〔一〕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分四，中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蕤宾长五寸六分（二）〔三〕分一，林钟长五寸七分四，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吕长四寸七分八，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误也。此亦实积耳，非律之长也。盖其间字又有误者，疑后人传写之失也。余分下分（数目）〔母〕，凡“七”字皆当作“十”字，误屈其中画耳。黄钟当作“八寸十分一”，太蔟当作“七寸十分二”，姑洗当作“六寸十分四”，林钟作“五寸十分四”，南吕当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144. 卜筮用古书

今之卜筮皆用古书，工拙系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动，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无心也，则凭物之无心者而言之，如灼龟璺瓦，皆取

其无心，则不随理而震，此近乎无心也。

145．术数之微

吕才为卜宅、禄命、卜葬之说，皆以术为无验。术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术二人用之则所占各异。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无累，而寓之以无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术之微，难可（以）〔与〕俗人论也。才又论：“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岂可配以宫、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从（苟）〔茍〕音亟、从攴，今乃谓之苟与文，五音安在哉？此为无义，不待远求而知也。然既谓之寓，则苟以为字皆寓也，凡视听思虑所及无不可寓者。若以此为妄，则凡祸福、吉凶、死生变化孰为非妄者？能齐乎此，然后可与论先知之神矣。

146．黄赤道与月道

历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实有也，亦犹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尝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强为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南北极之中度最均处谓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谓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谓之“黑道”，行黄道之东谓之“青道”，行黄道之西谓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为九。日、月之行有迟、有速，难可以一术御也，故因其合散分为数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筹、黑筹以别正、负之数。历家不知其意，遂以为实有九道，甚可嗤也。

147．二十八宿度数

二十八宿，为其有二十八星当度，故立以为宿。前世测候每为改变，如《唐书》测得毕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类，皆谬说也。星既不当度，自不当用为宿次，自是浑仪度距疏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即须以当度星为宿。唯虚宿末有奇数，自是日之余分，历家取以为斗分者此也，余宿则不然。

148．修历当重实测

予尝考古今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叶，两末鋭，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两末星行成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成度稍速，以其径绝故也。历家但知行道有迟速，不知道径又有斜直之异。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日）〔术〕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历》五星步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

149．测候之弊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祯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

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缠）〔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150．更造浑仪

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历官韩显符所造，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斛兰之法，失于简略。天文院浑仪，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简所造，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而失于难用。熙宁中予更造浑仪，并创为玉壶、浮漏、铜表，皆置天文院，别设官领之，天文院旧铜仪送朝服法物库收藏，以备讲求。

卷九

人事一

151．寇忠愍镇定

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乘舆方渡河，虏骑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汹汹，上使人微觇准所为，而准方酣寝于中书，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152．允中亭

武昌张谔好学能议论，常自约仕至县令则致仕而归，后登进士第，除中允，谔于所居营一舍，榜为“中允亭”，以志素约也。后谔稍稍进用，数年间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皆要官，权任渐重，无何坐事夺数官，归武昌，未几捐馆，遂终于太子中允，岂非前定？

153．打关节秀才

许怀德为殿帅，尝有一举人，因怀德乳媪求为门客，怀德许之，举子曳襕拜于庭下，怀德据座受之。人谓怀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谓之曰：“举人无没阶之礼，宜少降接也。”怀德应之曰：“我得打乳媪关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154．夏文庄禀赋异人

夏文庄性豪侈，禀赋异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连，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以数千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晨朝每食钟乳粥，有小吏窃食之，遂发疽，几不可救。

155．欧阳修黜新文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试，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

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之）〔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

156．贵人多知人

古人谓贵人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王东城一见遂厚遇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唯杨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子弟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日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子弟乃问公：“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后果如其言。

又文潞公为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回，谒吕许公，公一见器之，问潞公：“太博曾在东鲁，必当别墨。”令取一丸墨濒阶磨之，揖潞公就观此墨何如，乃是欲从后相其背，既而密语潞公曰：“异日必大贵达。”即日擢为监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庆历八年登相，至七十八岁以太师致仕，凡带平章事三十六年，未尝改易，名位隆重，福寿康宁，近世未有其比。

157．德一而报效不同

王延政据建州，令大将章某守建州城，尝遣部将刺事于军前，后期当斩，惜其材，未有以处，归语其妻，其妻练氏有贤智，私使人谓部将曰：“汝法当死，急逃乃免。”与之银数十两，曰：“径行，无顾家也。”部将得以潜去，投江南李主，以隶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将适主是役，城将陷，先谕城中：“能全练氏一门者有重赏。”练氏使人谓之曰：“建民无罪，将军幸赦之。妾夫妇罪当死，不敢图生。若将军不释建民，妾愿先百姓死，誓不独生也。”词气感慨，发于至诚，不得已为之戢兵而入，一城获全。至今练氏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练氏之后也。

又李景使大将胡则守江州，江南国下，曹翰以兵围之三年，城坚不可破，一日则怒一饔人鲙鱼不精，欲杀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满地，奈何以一食杀士卒耶？”则乃舍之，此卒夜缒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虚实。先是，城西南依崄，素不设（守）〔备〕，卒乃引王师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则一门无遗类。二人者其为德一也，何其报效之不同？

158. 王文正局量宽厚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

159. 石曼卿邻豪家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

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问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者〕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张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名，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馔名，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状懵然愚呆，殆不分菽麦，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

160．杜五郎

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曾往访之，见其人颇萧洒，自陈：“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

足。乡人贫，以医自给者甚多，自食既足，不当更兼乡人之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清）〔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屋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之为人，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唯买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旁游一步也。”余时方有军事，至夜半未卧，疲甚，与官属闲话，轸遂及此，不觉肃然，顿忘烦劳。

161．耆英会

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为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英〕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奂图于妙觉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韩国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议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年七十五；秘书监刘几，年七十五；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年七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年六十四。

162．苏合香酒

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缾，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榼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朮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余于《良方》叙之甚详，然昔人未知用之。钱文僖公集《箧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中尝赐近臣”，即谓此也。

163．李士衡使高丽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然后实己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苍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既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

164．身飨其用

刘美少时善锻金，后贵显，赐与中有上方金银器，皆刻工名，其间多有美所造者。又杨景宗微时常荷畚为丁晋公筑第，后晋公败，籍没其家，以第赐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贱时，一造上方器、一为宰相筑第，安敢自期身飨其用哉？

165．举人班列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二）〔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觐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余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閤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166. 王方贽均杂税

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方贽以谓：“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至今亩税一斗者，自方贽始。唯江南、福建犹循旧额，盖当时无人论列，遂为永式。方贽寻除右司谏，终于京东转运使，有五子，皋、准、覃、巩、罕，准之子珪为宰相，其他亦多显者，岂惠民之报欤？

167. 孙之翰却砚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砚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竟不受。

168. 王荆公固执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在河东还，适有

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169．王子野不茹荤腥

王子野生平不茹荤腥，居之甚安。

170．赵阅道为转运使

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鹤，坐则看鹤、鼓琴。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颓然鼓琴不问。

171．孔旻爱人

淮南孔旻隐居笃行，终身不仕，美节甚高。尝有窃其园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为架一小桥渡之，推此则其爱人可知。然余闻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辍鼓可也，为其死而鼓之，则不若不鼓之愈也。犹邴原耕而得金掷之墙外，不若管宁不视之愈也。

172．狄青不附梁公

狄青为枢密使，有狄梁公之后，持梁公画像及告身十余通诣青献之，以谓青之远祖。青谢之曰："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赠而还之。比之郭崇韬哭子仪之墓，青所得多矣。

173．郭进治第

郭进有材略，累有战功。尝（刺）〔判〕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进于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今资政殿学士陈彦升宅乃进旧第东南一隅也。

174．武人吟诗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乐闲放而家甚贫，忽吟一诗曰："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宁。

175．向敏中耐官职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拜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今日早候对，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门下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明日却对来，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归乃往见，丞相谢客，门阑悄然无一人，昌武与向亲，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复唯唯，终未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复使人

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饮食宴会，亦寂无一人。明日再对，上问："昨日见敏中否？"对曰："见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文简拜仆射年月，未曾（著）〔考〕于国史。熙宁中，因见中书题名记"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仆射"，然枢密院题名记"天禧元年二月，王钦若加（右）仆射"。

176．晏元献诚实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复，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177．曹南院预讲边备

宝元中，忠穆王吏部为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叛，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忠穆谪虢州。翰林学士苏仪甫与忠穆善，出城见之，忠穆谓仪甫曰："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仪甫曰："必术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鬷至定，治事毕，玮谓鬷

曰：‘决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礠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馔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总枢柄。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搜阅人才，不然无以应卒。’礠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见教。’曹曰：‘玮实知之，今当为公言。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人以马博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方十余岁，极谏不已，曰：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货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牙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形容，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须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礠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赟、礠、陈执中、张观。康定元年二月，守赟加节度，罢为南院，礠、执中、观各守本官罢。

178．石曼卿豪饮

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闼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著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杪，谓之“巢饮”；以稿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其狂纵大率如此。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扪虱庵”，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

179．事不可前料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箧遗丁，曰："家素贫，唯此饮器，愿以赆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后晋公骤达，极力（携）〔推〕挽，卒至显位。

庆历中，谏官李兢坐言事谪湖南物务，内殿承制范亢为黄蔡间都监，以言事官坐谪后多至显官，乃悉倾家物与兢办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辈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庆历年间，谏官李兢因进谏获罪贬为湖南税官，内殿承制范亢在黄蔡地区做都监，他认为谏官贬职后大多能升为高官，便拿出所有的家产为李兢置办行李，李兢到湖南没多久就死了。前人曾说："人做事不可别有意图，别有意图就不能如愿。"事情本来就不能预先料及。

180．朱寿昌至孝

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板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恸绝，感动行路，乃迎以归，事母至孝。复出从仕，今为司农少卿。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

181．刘庭式不弃瞽妻

朝士刘庭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庭式为婚。后契阔数年，庭式读书登科，归乡闾访邻翁而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极困饿，庭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辞以疾，仍以佣耕，不敢姻士大夫，庭式坚不可：“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与成婚，闺门极雍睦，其妻相携而后能行，凡生数子。庭式尝坐小谴，监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为之阔略。其后庭式管干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极哀。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

182．千轴不如一书

柳开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衣襕，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卷十

人事二

183．健者县令

蒋堂侍郎为淮南转运使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使人独不肯去，须责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隶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蒋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为之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乃天章阁待制杜杞也。

184．李馀庆果于去恶

国子博士李馀庆知常州，强于政事，果于去恶，凶人恶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医博士多过恶，常惧为馀庆所发，因其困进利药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势已危，馀庆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厅事，召医博士杖杀之，然后归卧，未及席而死。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过墓者皆下〔马〕，有病疟者取墓土著床席间辄差，其敬惮之如此。

185．盛文肃阅人

盛文肃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文肃骤称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谓有章曰：“盛公未尝燕过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饭。”有章荷其意，别日为一诗

谢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诗以入，公得诗不发封，即还之，使人谢有章曰："度已衰老，无用此诗。"不复得见。有章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亦不谕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诗中得无激触否？"有章曰："元未曾发封。"又曰："无乃笔札不严？"曰："有章自书，极严谨。"曰："如此，必是将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见文肃而问之："夏有章今日献诗何如？"公曰："不曾读，已还之。"绎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读其诗，何也？"公曰："始见其气韵清修，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切记之，他日可验。"贾文元时为参政，与有章有旧，乃荐为馆职，有诏候到任一年召试。明年除馆阁校勘，御史发其旧事，遂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郑州推官，未几卒于京师。文肃阅人物多如此，不复挟他术。

186．林逋高逸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学，唯不能棋，常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唯不能担粪与着棋。"

187．法外杀近臣

庆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谓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188．庞庄敏入相

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主判官方进呈，上忽问："此人名次公者何义？"主判官不能对，是时庞庄敏为殿中丞、审刑院详议官，从官长上殿，乃越次对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黄霸之为人。"上颔之。异日复进谳，上顾知院官问曰："前时姓庞详议官何故不来？"知院对："任满已出外官。"上遽指挥中书与在京差遣，除三司检法官，俄擢三司判官，庆历中遂入相。

卷十一

官政一

189．陈恕改茶法

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岁计几增十倍。余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190．算茶三说

世传算茶有三说法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耳。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余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粮草，岁入必欲足常额，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椿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籴，数足然后听便籴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籴，故边粟常先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191．赫连城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斸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为）〔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余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刓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见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192．刘晏即日知价

刘晏掌国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实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即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即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枉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193．校书官不恤职事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194．国初均税

五代方镇割据，都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或有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195．程文简善虑事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麹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为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麹，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196．用法之失

近岁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为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复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实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依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财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197．深州迁治之非

深州旧治（靖）〔静〕安，其地鹻卤，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卤。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奏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鹻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原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198．叙官降等误晓律意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199．立法知意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余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余考其义，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从〕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捂。余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200．边城战棚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岁边臣有议，以为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201．鞠真卿断狱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甘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202．告不干己事法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203．驿传等次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

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204．范文正荒政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佛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205．运粮之法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中〕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二日半〕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

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人）〔夫〕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

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206．熙宁罢抚夷券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券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券见给？"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券。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券，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鉏之，罢其旧券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

207．高超合龙门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为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方压第二、第三。旧

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则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208．盐品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十）〔千〕余万缗，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209．老吏验尸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值）〔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胾灰汤之类薄之，都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史）〔吏〕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

司往往用此法。

210．滉柱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巨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211．盐钞法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劳。异日輂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212．河北盐法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

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罢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复有献谋者，余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卷十二

官政二

213. 复闸

淮南漕渠筑埭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214. 张杲卿鞫案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215. 范文正抑商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以）〔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216. 王冀公有大臣节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岁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放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217. 岁铸钱数

国朝初平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218. 吏禄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有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

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予为三司使日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219．国朝茶利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在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220．茶法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诏在京、建安、汉阳、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三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岁罢诸处榷货务，寻复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

内，中间时有增亏，岁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捄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复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閤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三〕十斤，前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221．租额钱

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都卖茶岁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额钱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其六榷货务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额钱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七贯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额钱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贯三百七十五，受纳潭、鼎、沣、岳、归、峡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汉阳军租额钱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贯五十一，受纳鄂州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蕲州蕲口租额钱三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贯八百一十四，受纳潭、建州、兴国军片茶五十万斤；无为军租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受纳潭、筠、袁、池、饶、建、歙、江、洪州、南康、兴国军片、散茶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

十三斤；真州租额钱五十一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受纳潭、袁、池、饶、歙、建、抚、筠、宣、江、吉、洪州、兴国、临江、南康军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受纳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

十三山场租额钱共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九十九贯七百三十二，共买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买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钱一万三（十）〔千〕六百八十九贯三百四十八；商城场买茶四十万五百五十三斤，卖钱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百四十六；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庐州王同场买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场买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钱一万四百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太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钱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蕲州洗马场买茶四十万斤，卖钱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祺场买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石桥场买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六千八十贯。

222. 岁供京师米额

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羡岁入六百

二十万石。

223．熙宁废并州县

熙宁中废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仪、滑、慈、郑、集、万、乾、儋、南仪、复、蒙、（舂）〔春〕、陵、宪、辽、窦、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废县一百二十七：晋州赵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华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贵平、籍县、忠州桂溪、兖州邹县、广州信安、四会、陕府（胡）〔湖〕城、（峡）〔硖〕硖石、河中（西河）〔河西〕、永乐、巴州七盘、其章、坊州升平、春州铜陵、北京大名、洹水、经城、永济、莫州鄚、长丰、梧州戎城、邛州临溪、梓州永泰、河阳汜水、沧州饶安、临津、融州武阳、罗城、象州武化、归州兴山、汝州龙兴、怀州修武、武陟、道州（营道）〔永明〕、庆州乐（幡）〔蟠〕、华池、瀛州（东）〔束〕城、景城、顺安高阳、澶州顿丘、洺州曲周、临洺、丹州云岩、汾川、潞州黎城、琼州舍城、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阳、礼丹、金城、述昆、汾州孝义、延州金明、丰林、延水、太原平晋、随州光化、邢州尧山、任县、平乡、秦州长道、达州三（山）〔冈〕、石鼓、扬州广陵、赵州（柏）〔隆〕平、柏乡、赞皇、雅州百丈、荣经、祁州（保）〔深〕泽、同州夏阳、嘉州平羌、河南洛阳、福昌、颖阳、缑氏、伊阙、滨州（相）〔招〕安、慈州文城、吉乡、成都犀浦、戎州宜宾、绵州（高）〔西〕昌、荣州公井、宁化宁化、乾宁乾宁、真定灵寿、井陉、荆南建宁、（支）〔枝〕江、辰州麻阳、招（化）〔谕〕、陈州南顿、桂州修仁、永宁、安州云梦、忻州定襄、剑门关剑门、汉阳汉川、恩州清阳、熙州狄道、河州枹罕、卫州新乡、卫、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许州许田、岢岚岚谷、蓬州（逢）〔蓬〕山、良山、冀州新（珂）〔河〕、涪州温山、阆州晋

安、岐坪、复州（王涉）〔玉沙〕、润州延陵。

卷十三

权智

224．盐井雨盘

陵州盐井深五百余尺，皆石也，上下甚宽广，独中间稍狭，谓之“杖鼓腰”。旧自井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自木干垂绠而下方能至水，井侧设大车绞之。岁久井干摧败，屡欲新之，而井中阴气袭人，入者辄死，无缘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则阴气随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复止。后有人以一木盘，满中贮水，盘底为小窍，釃水一如雨点，设于井上，谓之“雨盘”，令水下终日不绝，如此数月，井干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复旧。

225．颡叫子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

226．驯鹘术

《庄子》曰：“畜虎者不与全物、生物。”此为诚言。尝有人善调山鹘，使之斗莫可与敌，人有得其术者，每食则以山鹘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见真鹘则欲搏而食之，此以所养移其性也。

227．狄青出奇制胜

宝元中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狄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殆无遗类。又青在泾原，尝以寡当众，度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器，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狄天使勇？"时虏人谓青为"天使"。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也。

228．夜夺昆仑关

狄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劝劳座客。至晓各未（散）〔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矣。

229．曹南院破虏

曹南院知镇戎军日，尝出战小捷，虏兵引去，玮侦虏兵去已远，乃驱所掠牛羊、辎重缓驱而还，颇失部伍，其下忧之，言于玮曰："牛羊无用，徒縻军，不若弃之，整众而归。"玮不答，使人候。虏兵去数十里，闻玮利牛羊而师不整，遽还袭之。玮愈缓，行得地利处乃止以待之，虏军将至近，使人谓之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苦疲甚，皆欣然，严军歇良久，玮又使

人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各鼓军而进，一战大破虏师，遂弃牛羊而还，徐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鋭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若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

230. 友人权数

余友人有任术者，尝为延州临真尉，携家出宜秋门。是时茶禁甚严，家人怀越茶数斤，稠人中马惊，茶忽坠地，其人阳惊，回身以鞭指城门鸱尾，市人莫测，皆随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监司尝使治地讼，其地多山，崄不可登，由此数为讼者所欺，乃呼讼者告之曰："吾不忍尽尔，当贳尔半。尔所有之地，两亩止供一亩，慎不可欺，欺则尽覆入官矣。"民信之，尽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处覆之，文致其参差处，责之曰："我戒尔无得欺，何为见负？今尽入尔田矣。"凡供一亩者悉作两亩收之，更无一犁得隐者。其权数多此类。其为人强毅恢廓，亦一时之豪也。

231. 王元泽巧对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雱："何者是獐，何者为鹿？"雱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232. 决生死用诈术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唯与此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

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喏。”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满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复用之，水才出口，矛已洞颈。盖已陈刍狗，其机已泄，恃胜失备，反受其害。

233．雷简夫息水患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使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234．陈秀公焚图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235．狄青用兵

狄青戍泾原日，尝与虏战大胜，追奔数里，虏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险，士卒皆欲奋击，青遽鸣钲止之，虏得引去，验其处果临深涧，将佐皆悔不击，青独曰：“不然，奔亡之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落其术中，存亡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青后平岭寇，贼帅侬智高兵败奔邕州，其下皆欲穷其窟穴，青亦不从，以为趋利乘势，入不测之城，非大将事，智高

因而获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脱智高于垂死。然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尝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譬如弈棋，已胜敌可止矣，然犹攻击不已，往往大败，此青之所戒也。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也。

236．潴水为塞

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吟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初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泺，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源，东合滹沲、漳、淇、易、（白）〔涞〕等水，〔下〕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苑泊，东尽（枯）〔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沲、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异日惟是聚集游民，刮咸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泺，奸盐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

237．罗隐谏钱镠

浙帅钱镠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其幕下，屡谏以谓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寮客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敌邪？”隐谬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浙帅大笑曰：“本欲拒敌，设于内何用？”对曰：“以隐所见正当设于内耳。”盖

指宣卒将为敌也。后浙帅巡衣锦城，武勇都指挥使徐绾、许再（恩）〔思〕挟宣卒为乱，火青山镇，入攻中城，赖城中有备，绾等寻败，几于覆国。

238．李继隆袭夏州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其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驰至克胡，渡河入延福县，自铁茄驿夜入绥州，谋其所向。继隆欲径袭夏州，或以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以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已露，岂复能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知，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抚宁旧治无定河川中，数为虏所危，继隆乃迁县于滴水崖，在旧县之北十余里，皆石崖，峭拔十余丈，下临无〔定〕水，今谓之啰兀城者是也。熙宁中所治抚宁城乃抚宁旧城耳，本道图牒皆不载，唯李继隆《西征记》言之甚详也。

239．林广拒敌

熙宁中，党项母梁氏引兵犯庆州大顺城，庆帅遣别将林广拒守，虏围不解，广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虏度其势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强弓劲弩丛射，虏多死，遂相拥而溃。

240．巧为长堤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

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蒢刍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蒢中，候干则以水车汱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

241．李允则展雄州

李允则守雄州，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恐其生事。门外旧有东岳行宫，允则以银为大香炉陈于庙中，故不设备，一日银炉为盗所攘，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庙中屡遭寇，课夫筑墙围之，其实展北城也，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则今雄州北关城是也。大都军中诈谋未必皆奇策，但当时偶能欺敌而成奇功，时人有语云：“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诚然。

242．陈述古破盗案

陈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县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为盗者，述古乃绐之曰：“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使人迎置后阁祠之，引群囚立钟前，自陈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述古自率同职祷钟甚肃，祭讫以帷帷之，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无墨，讯之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于小说。

243．侯叔献治汴堤

熙宁中濉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都水监丞侯叔献时莅其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244．种世衡用间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入明珠族，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之。"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元昊乳母白姥有隙，岁除日野利引兵巡边，深涉汉境数宿，白姥乘间乃谮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尝得蕃酋之子苏吃曩，厚遇之，闻元昊尝赐野利宝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窃野利刀，许之以缘边职任、锦袍、真金带。吃曩得刀以还，世衡乃唱言野利已为白姥谮死，设祭境上，为祭文叙岁除日相见之欢，入夜乃火烧纸钱，川中尽明，虏见火光，引骑近边窥觇，乃佯委祭具，而银器凡千余两悉弃之，虏人争取器皿，得元昊所赐刀，及火炉中见祭文已烧尽，但存数十字，元昊得之，又识其所赐刀，遂赐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以至不能军。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卷十四

艺文一

245．属对亲切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文忠以为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辀，鹧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扬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246．相错成文

韩退之集中《罗（神）〔池〕庙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烝〕兮兰（籍）〔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杜子美诗“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全。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

247．《城南联句》

退之《城南联句》首句曰“竹影金锁碎”，所谓“金锁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题中有“日”字，则曰“竹影金锁碎”可也。

248．富贵诗之陋

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249．诗取语意为主

诗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埏蹂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多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

250．书之阙误见于他书

书之阙误有可见于他书者，如《诗》“天夭是椓”，后汉《蔡邕传》作“天夭是加”，与“速速方谷”为对；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记》“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礼》“君子之道，譬犹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辅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则”字为“明”字也。

251．音韵之学

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观古人谐声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与李字协用，庆字、正字多与章字、平

字协用。如《诗》“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遗）〔贻〕我佩玖”，“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终三十里，十千维耦”，“自今而后，岁其有，君子有谷，（贻）〔诒〕孙子”，“陟降左右，令闻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极多。又如“孝孙有庆，万寿无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唯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万舞洋洋，孝孙有庆”；《易》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班固《东都赋》“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如此亦多。今《广韵》中庆一音卿，然如《诗》之“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式臧”，“谁秉国成，卒劳百姓，我王不宁，复怨其正”，亦是怲、正与宁、平协用，不止庆而已，恐别有理也。

252．小律诗之难

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设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瑕可指，语意亦掞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华》也，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

253．王圣美字学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

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254．不晓《孟子》之义

王圣美为县令时尚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哂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如何从头不晓？试言之。"圣美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255．《比红儿诗》

杨大年因奏事论及《比红儿诗》，大年不能对，甚以为恨，遍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忽一日见鬻故书者有一小编，偶取视之乃《比红儿诗》也，自此士大夫始多传之。予按《摭言》，《比红儿诗》乃罗虬所为，凡百篇，盖当时但传其诗而不载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载。

256．晚唐士人读书灭裂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如白乐天《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诗云"厌饫不能饴"，饴乃饧耳，若作饮食当音（饮）〔飤〕。又陆龟蒙作《药名》诗云"乌啄蠹根回"，乃是乌喙，非"乌啄"也；又"断续玉琴哀"，药名止有续断，无断

续。此类极多，如杜牧《阿房宫赋》误用“龙见而雩”事，宇文时斛斯椿已有此谬，盖牧未尝读《周》、《隋书》也。

257．穆修张景始为古文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一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258．《史记》差谬

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三〕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儒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惠〕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三〕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三〕年，余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259．卢宗回诗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人卢宗回一诗颇佳，唐人诸集中不载，今记于此：“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冷光摇藻井，玉峰晴色堕栏干。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260. 王荆公始为集句诗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

261. 观人题壁可知文章

欧阳文忠尝言曰：“观人题壁而可知其文章矣。”

262. 毗陵女子诗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也。

卷十五

艺文二

263．切韵之学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𩏄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

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如颠、天、田、年，邦、胮、庞、厖之类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为之。如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帮，宫之清；当，商之清；刚，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纵调之为四等，帮、滂、傍、茫是也；帮，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茫，宫之不清不浊。就本音、本等调之为四声，帮、牓、傍、博是也。帮，宫清之平；牓，宫清之上；傍，宫清之去；博，宫清之入。四等之声，多有声无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两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汤、康、苍止有四字。四声则有无声，亦有无字者，如萧字、肴字全韵皆无入声。此皆声之类也。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

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

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庞驳，师法多门。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乐家所用则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皆不论清浊。五行家则以韵类清浊参配，今五姓是也。梵学则喉、牙、齿、舌、唇之外，又有折、摄二声，折声自脐轮起至唇上发，如𤙖字浮金反之类是也；摄声鼻音，如（歆）〔歆〕字鼻中发之类是也。字母则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啰、（呼）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么、伽、他、社、锁、拖、前一拖轻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三〕合、婆上声、车、娑么二合、〔诃婆二合〕、縒、伽上声、咤、拏、娑颇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侘〕、陀。为法不同，各有理致，虽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历世浸久，学者日深，自当造微耳。

264. 《龙龛手镜》

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辩，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板，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

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

265．古人文章不主音韵

古人文章自应律度，未以音韵为主，自沈约增崇韵学，其论文则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后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旁犯、蹉对蹉音千过反、假对、双声、叠韵之类，诗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有（二）〔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今略举数事，如徐陵云"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后）〔奏〕新声于度曲"，又云"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两"长乐"，意义不同，不为重复，此类为旁犯。如《九歌》"蕙肴烝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当曰"烝蕙肴"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如"自朱（邪）〔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邪）〔耶〕对子，兼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如此之类皆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对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屐〕清"，侵簪、逼（履）〔屐〕皆叠韵。诗第二字侧入，谓之正格，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之类。第二字平入，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类。唐名贤辈诗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诗，用偏格者十无一二。

266．潞公同甲会诗

文潞公归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晌）〔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

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亹亹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

267．晚唐五代士人作赋

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赋》："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䣭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倘许，疑函谷之丸封。"

268．鹳雀楼诗

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文）〔之〕奂、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萧）〔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文）〔之〕奂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269．海陵王墓铭

庆历间余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镇肉，视之若有刻，试取石洗濯，乃齐海陵王墓铭，谢朓撰并书，其字如钟繇，极可爱。余携之十余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托以坠水，今不知落何处。此铭朓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中枢诞圣，膺历受命。于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

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軨猎，高辟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扆，言观帝则。正位恭己，临朝渊嘿。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逊明德。西光已谢，东旭又良。龙驤夕俪，葆挽晨锵。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长。”

270．观文辨枣棘

枣与棘相类，皆有刺。枣独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痺而成林，以此为别。其文皆从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识二物者观文可辨。

271．献诗自达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记，善篆隶，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余年，潦倒贫困，赴选集于京师，是时韩魏公当国，恢献小诗自达，其一联曰：“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学石经，因此得复官，任华州推官而卒。

272．蔡子正贺诗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蚀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蚀，百官入贺，是日有皇子之庆。蔡子正为枢密副使，献诗一首，前四句曰：“昨夜熏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蚀，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273．推挽后学

欧阳文忠好推挽后学。王向少时为三班奉职，勾当滁州一镇，时文忠守滁州，有书生为学子不行束修，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书生讼于向，向判其牒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宁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岂两辞而造狱。”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公一阅大称其才，遂为之延誉奖进，成就美名，卒为闻人。

卷十六

艺文三

274．刘克释杜诗

（上）〔士〕人刘克博观异书。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主”，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又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陕）〔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余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

275．和鲁公艳词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余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述）〔实〕之，此凝之意也。余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

276．魏野善为诗

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善为诗，以诗著名。卜居陕州东门之外，有《陕州平陆县》诗云“寒食花藏院，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

州山”，最为警句。所居颇萧洒，当世显人多与之游，寇忠愍尤爱之，尝有赠忠愍诗云：“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忠愍镇北都，召野置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梗，士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吴正宪《忆陕郊》诗曰：“南郭迎天使，东郊访隐人。”“隐人”谓野也。野死，有子闲，亦有清名，今尚居陕中。

卷十七

书画

277. 耳鉴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谓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

278. 正午牡丹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

279. 相国寺画壁

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余以为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280. 书画之妙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

281．画如其人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

282．观画知声

《国史（谱）〔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不过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无此声，岂独《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别有奇声可验，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乐天诗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叠也，第三叠安得有拍？但言“第三叠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说尝有人观画弹琴图，曰：“此弹《广陵散》也。”此或可信。《广陵散》中有数声他曲皆无，如拨攦声之类是也。

283．马不画细毛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余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余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盈〕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蓦）〔摹〕，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

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却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

284．佛光常圆

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哉？

285．古文己字

古文“己”字从一、从亡，此乃通贯天、地、人，与“王”字义同，中则为“王”，或左或右则为“己”。僧肇曰：“会万物为一己者，其惟圣人乎？”子曰：“下学而上达。”人不能至于此，皆自域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286．活笔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岁小窑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进。

287．谬从楷法之非

古文自变隶，其法已错乱，后转为楷字，愈益讹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为吴，无口为天”，按字书，“吴”字本从口、从夨音掠，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谬从楷法言之，至如两汉篆文尚未废，亦有可疑者。如汉武帝以隐语召东方朔云“先生来来”，解云：“来来，棗也。”按“棗”字从朿音刺不从来。此或是后人所传，非当时语，如卯金刀为劉、货泉为白水真人，此则出于纬书，乃汉人之语。按“劉”字从丣音酉、从金，如

柳、駠、留皆从丣，非卯字也；货从贝，真乃从具，亦非一法，不知缘何如此？字书与本史所记必有一误也。

288．韩偓诗迹

唐韩偓为诗极清丽，有手写诗百余篇在其四世孙奕处。偓天复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县，子孙遂家焉，庆历中余过南安，见奕出其手集，字极淳劲可爱。后数年奕诣阙献之，以忠臣之后得（用仕）〔司士〕参军，终于殿中丞。又余在京师见偓送䛒光上人诗，亦墨迹也，与此无异。

289．徐铉篆法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铉尝自谓：“吾晚年始得蹁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长，蹁匾之法非老笔不能也。

290．吴道子画佛

《名画录》：“吴道子尝画佛，留其圆光，当大会中对万众举手一挥，圆中运规，观者莫不惊呼。”画家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尽臂挥之自然中规，其笔画之粗细则以一指拒壁以为准，自然匀均。此无足奇，道子妙处不在于此，徒惊俗眼耳。

291．晋宋人墨迹

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

292．鲤文之说

鲤鱼当胁一行三十六鳞，鳞有黑文如十字，故谓之“鲤”，文从鱼、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袭者。

293．徐黄画格

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伪蜀翰林待诏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长于画花卉。蜀平，黄筌并（二）子居宝、〔居宷〕、居实，弟惟亮，皆隶翰林图画院，擅名一时。其后江南平，徐熙至京师，送图画院品其画格。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筌恶其轧己，言其画粗恶不入格，罢之。熙之子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工与诸黄不相下，筌等不复能瑕疵，遂得齿院品，其气韵皆不及熙远甚。

294．学书良法

余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之作字分制无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须字字可（拼）〔拆〕；若笔画多寡相近者，须令大小均停。所谓笔画相近，

如‘殺’字乃四字合为一，当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赤’字乃二字合，当使上与小二者大小长短皆均。若笔画多寡相远，则不可强牵使停，寡在左则取上齐，寡在右则取下齐。如从口、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则取上齐，‘釦’则取下齐。如从赤、从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则‘赦’当取下齐，‘喟’当取上齐。”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又曰：“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良法也。

295．《乐毅论》传本

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不曾入圹。本朝入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余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296．圣寿寺壁画

王珙据陕州，集天下良工画圣寿寺壁，为一时妙绝。画工凡十八人，皆杀之，同为一坎瘗于寺西厢，使天下不复有此笔，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余，其间西廊迎佛舍利、东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飞动，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余亦不甚过人。

297．董源画笔之妙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卷十八

技艺

298．方士许我

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

299．喻皓《木经》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法堂）〔堂法〕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阶基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荷辇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绦，又次曰前胁；后二人曰后胁，又后曰后绦，末后曰后竿。辇前队长一人曰传唱，后一人曰报赛。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谓“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300．缀术

审方面势覆，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术”。࿂文象形，如绳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谓之“缀术”。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数缀之而已，北齐祖暅有《缀术》二卷。

301．隙积与会圆

算术求积尺之法，如刍萌、刍童、方池、冥谷、堑堵、鳖臑、圆锥、阳马之类，物形备矣，独未有隙积一术。古法，凡算方积之物，有立方，谓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则得之。有堑堵，谓如土墙者，两边杀、两头齐，其法并上、下广折半以为之广，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为股，以上广减下广，余者半之为句，句股求弦以为斜高。有刍童，谓如覆斗者，四面皆杀，其法倍上长加入下长，以上广乘之，倍下长加入上长，以下广乘之，并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一〕。

隙积者，谓积之有隙者，如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虽似覆斗四面皆杀，缘有刻缺及虚隙之处，用刍童法求之常失于数少。余思而得之，用刍童法为上位，下位别列下广，以上广减之，余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位。假令积罂，最上行纵横各二罂，最下行各十二罂，行行相次。先以上行二相次，率至十二，当十（二）〔一〕行也。以刍童法求之，倍上行长得四，并入下长得十六，以上广乘之得之（二）〔三〕十二，又倍下行长得（十六）〔二十四〕二十四，并入上长得（四）〔二〕十六，以下广乘之得三百一十二，并二（倍）〔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三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广十二，以上广减之余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并入上位得（二）〔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为罂数也。刍童求见实方之积，隙积求见合角不尽，益出羡积也。

履亩之法，方圆曲直尽矣，未有会（图）〔圆〕之术。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古法惟以中破圆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余别（无折）〔为析〕会之术，置圆田，径半之以为弦，又以半径减去所割数，余者为股，各自乘，以股减弦，余者开方为句，倍之为割田之直径，以所割之数自乘倍之，又以圆径除所得加入直径，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减去已割之弧则再割之弧也。假令有圆田径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径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径减去所割二步，余三步为股，自乘得九，用减弦外有十六，开平方，除得四步为句，倍之为所割直径，以所割之数二步自乘为四，倍之得为八，退上一（倍）〔位〕为四尺，以圆径除，今圆径十已是盈数，无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径为所割之弧，凡得圆弧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圆径二十步求弧数，则当折半，乃所谓以圆径除之。此二类皆造微之术，古书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302．蹙融

蹙融或谓之“蹙戎”，《汉书》谓之“格五”，虽止用数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无敌，其法以己常欲有余裕而致敌人于崄。虽知其术止是，然卒莫能胜之。

303．为弓之法

余伯兄善射，自能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体少而劲，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实，六者一张便正。

凡弓性体少则易张而寿，但患其不劲，欲其劲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长一尺，干则减半，以胶汤濡而（极）〔梳〕之，复长一尺然后用，则筋力已尽，无复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后傅角与筋，此两法所以为筋

也。

凡弓节短则和而虚虚谓挽过吻则无力。节长则健而柱，柱谓挽过吻则木强而不来。节谓把梢裨木，长则柱，短则虚。节若得中则和而有力，仍弦声清实。

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难挽，射久、天暑则弱而不胜矢，此胶之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欲尽，强弱任筋而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中绳则张而不跛。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304．棋局都数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余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万兆为（秭）〔秭〕，算家以万万为亿、万万亿为兆、万万兆为垓，今且以算家数计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九千六百九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纪，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四十三即是局之大数。“万”字四十三，最下“万”字即万局，第二是万万局，第三是万亿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万兆局，第六是万万兆，谓之一垓，第七是〔万〕垓局，第八是万万垓，第九是万（亿）〔倍〕万万垓。此外无名可纪，但四十三次万倍乘之即是都大数，零中数不与。

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数。又法，先计循边一

行为法，凡十九路，得十一亿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终十九行亦得上数。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六亿七千二百九十九万二千零八十九局。此是两行，凡三（千）〔十〕八路变得此数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数。有数法可求，唯此法最径捷，只六次乘便尽三百六十一路。千变万化不出此数，棋之局尽矣。

305．弹棋

《西京杂记》云：“汉成帝（造）〔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余观弹棋绝不类蹴踘，颇与击踘相近，疑是传写误耳。唐薛嵩好蹴踘，刘钢劝止之曰：“为乐甚众，何必乘危邀（倾）〔顷〕刻之欢？”此亦击踘，《唐书》误述为蹴踘。弹棋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盖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今大名开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时物也。李商隐诗曰“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今谱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序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汉书》注云：“两人对局，白、黑子各六枚。”与子厚所记小异。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与后世法不同。

306．增成法

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乘除，唯增成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数少则颇简捷，位数多则愈繁，

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术不患多学，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乃为通术也。

307．毕昇活板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308．卫朴历术

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蚀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旁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

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309．艾灼之壮

医用艾一灼谓之“一壮”者，以壮人为法。其言若干壮，壮人当依此数，老幼羸弱量力减之。

310．分曹围棋

四人分曹共围棋者，有术可令必胜，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常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此虞卿斗马术也。

311．西戎羊卜

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必定反）。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胜负。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312．梵天寺木塔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赂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胠箧，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313．毛类主五藏各异

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或发白而须眉不白者，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禀木气，〕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

314．医不可恃书为用

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如朮能动钟乳，按《乳石论》曰“服钟乳当终身忌朮”，五石诸散用钟乳为主，复用朮，理极相反，不知何谓，余以问老医，皆莫能言其义。按《乳石论》云：“石性虽温而体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后发。”如此，则服石多者势自能相蒸，若更以药触之其发必甚，五石散杂以众药，用石殊少，势不能蒸，须藉外物激之令发耳。如火少必因风气所鼓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孙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其所恶，激而用之，其发暴故也。古人处方大体如此，非此书所能尽

也，况方书仍多伪杂，如《神农本草》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

315．芎䓖与苦参

余一族子旧服芎䓖，医郑叔熊见之云："芎䓖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后族子果无疾而卒。又余姻家朝士张子通之妻因病脑风，服芎䓖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余目见者。又余尝苦腰重，久坐则旅拒十余步然后能行，有一将佐见余曰："得无用苦参洁齿否？"余时以病齿用苦参数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参入齿，其气伤肾，能使人腰重。"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自后悉不用苦参，腰疾皆愈。此皆方书旧不载者。

316．临帖之法

世之摹字者，多为笔势牵制，失其旧迹。须当横摹之，泛然不问其点画，惟旧迹是循，然后尽其妙也。

317．散笔作书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

318．泻肝救脾

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方欲入对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之，

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观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术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

卷十九

器用

319．礼图未可为据

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余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其刻画甚繁，大体似缪篆，又如阑盾间所画回波曲水之文，中间有二目如大弹丸，突起煌煌然，所谓黄目也，视其文，仿佛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谓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余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铜钲，刻其底曰“诸葛士全茖鸣钲”。“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将名。其钲中间铸一物，有角，羊头，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时术士所画符，旁有两字，乃大篆“飞廉”字，篆文亦古怪，则钲间所图盖飞廉也。飞廉，神兽之名。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亦有一钲，所图飞廉及篆字与此亦同，以此验之，则黄目疑亦是一物。飞廉之类，其形状如字非字，如画非画，恐古人别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为，昔夏后铸鼎以知神奸，殆亦此类，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谓。或曰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未可质，如今人得古铜樽者极多，安得言无？如礼图瓮以瓦为之，《左传》却有瑶瓮；律以竹为之，晋时舜祠下乃发得玉律。此亦无常法，如蒲谷璧，礼图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发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谷璧如粟粒耳，则礼图亦未可为据。

320．云雷之象

礼书言罍画云（罍）〔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状。今祭器中画

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经。余尝得一古铜罍，环其腹皆有画，正如人间屋梁所画曲水，细观之乃是云雷相间为饰。如者，古云字也，象云气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为雷，象回旋之声。其铜罍之饰，皆一一◎相间，乃所谓云雷之象也。今《汉书》罍字作“”，盖古人以此饰罍，后世字失传耳。

321．吴钩

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

322．矢服纳声

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

323．郓州弩机

郓州发地得一铜弩机，甚大，制作极工，其侧有刻文曰“臂师虞士，牙师张柔”，史传无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324．神臂弓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李定本党项羌（首）〔酋〕，自投归朝廷，官至防团而死，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

325．沈卢鱼肠

古剑有沈卢、鱼肠之名沈音湛。沈卢谓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而则多断折，剑之钢者刃多毁缺，巨阙是也，故不可纯用剂钢。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燔熟，褫去胁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剑文也。

326．汉朱鲔墓

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

327．古鉴巧智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

328．肺石

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读。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

穷民”，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士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329．顺天得壹钱

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壹”，当时在庭皆疑古无“得壹”年号，莫知何代物。余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壹”钱，“顺天”乃其伪年号，“得壹”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

330．透光鉴

世有透光鉴，鉴（皆）〔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余观之，理诚如是。然余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331．弩机望山

余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短）〔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句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三）〔参〕连为奇”谓以度视

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句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纬则设之于堋，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设度于机定加密矣。

332．新莽铜匜

余于关中得一铜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斤衡兰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造”，皆小篆。“律斤”当是官名，《王莽传》中不载。

333．瘊子甲

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綇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椟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札，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今）〔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筯头许不锻，隐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笋也，谓之“瘊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隐起，伪为瘊子，虽置瘊子，但元非精钢，或以火锻为之，皆无补于用，徒为外饰而已。

334．前朝玉钗

朝士黄秉少居长安，游骊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钗，刻为凤首，已皆破缺，然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郑（愚）〔嵎〕《津阳门》诗曰：“破簪碎钿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缨緌。”非虚语也。余

又尝过金陵，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余曾见一玉臂钗，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世多谓前古民醇，工作率多卤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335. 藻井

屋上覆橑，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罳顶”，唯宫室、祠观为之。

336. 出土古印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

337. 唐玉辂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动摇不安，竟废不用。元丰中复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卷二十

神奇

338．雷斧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尝得见。元丰中予居随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传。凡雷斧多以铜、铁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世传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间多雷斧、雷楔。按图经，雷州境内有雷、擎二水，雷水贯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则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电白县，乃是邻境，又何谓也？

339．应天寺鳗井

越州应天寺有鳗井，在一大盘石上，其高数丈，井才方数寸，乃一石窍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诗云“深泉鳗井开”即此也，其来亦远矣。鳗时出游，人取之置怀袖间了无惊猜，如鳗而有鳞，两耳甚大，尾有刃迹，相传云黄巢曾以剑剚之。凡鳗出游，越中必有水旱、疫疠之灾，乡人常以此候之。

340．宜兴陨石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火）〔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

地中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鋭，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匣藏，游人到则发视，王无咎为之传甚详。

341．山阳女巫

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余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间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亦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如季咸之见壶子、大耳三藏观忠国师也。又问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数，时伯氏有《金刚经》百册，盛大篋中，指以问之：“其中何物？”则曰：“空篋也。”伯氏乃发以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经，安得曰空篋？”巫良久又曰：“空篋耳，安能欺我。”此所谓文字相空，因真心以显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窥也。

342．神仙传闻

神仙之说传闻固多，余之目睹者二事。供奉官陈允任衢州监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缕，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数揩而良，（久）〔及〕归家，家人见之皆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惊，以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髯及发尽黑，而下髯如雪。

又正郎萧渤罢白波辇运，至京师，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

之悉成银，渤厚礼之问其法，石曰：“此真气所化，未可遽传。若服丹药，可呵而变也。”遂授渤丹数粒，渤饵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银。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时丞相当国，余为宰士，目睹此事。都下士人求见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术遂无验。石，齐人也，时曾子固守齐，闻之亦使人访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补年寿，然不数年间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343. 佛牙

熙宁中余察访过咸平，是时刘定子先知县事，同过一佛寺，子先谓余曰：“此有一佛牙甚异。”余乃斋洁取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坠地，人以手承之即透过，著床榻摘然有声，〔复〕透下，光明莹彻，烂然满目。余到京师，盛传于公卿间，后有人迎至京师，执政官取入东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异之迹不可悉数，有诏留大相国寺，创造木浮图以藏之，今相国寺西塔是也。

344. 菜花变异

菜品中芜菁、菘、芥之类，遇旱其标多结成花，如莲花，或作龙蛇之形。此常性，无足怪者。熙宁中李宾客及之知润州，园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数，暴干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笃，因有此异。

345. 彭蠡小龙

彭蠡小龙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宁中王师南征，有

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当是来护（君）〔军〕仗耳。"主典者以洁器荐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风，日棹数百里未尝有波涛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传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尝逾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状闻，诏封神为顺济王，遣礼官林希致诏。子中至祠下焚香毕，空中忽有一蛇坠祝肩上，祝曰："龙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胜，徐下至几案间，首如龟，不类蛇首也，子中致诏意曰："使人至此，斋三日然后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斋戒。"蛇受命，径入银香奁中，蟠三日不动。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奁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湿胭脂，烂然有光，穿一剪彩花过，其尾尚赤，其前已变为黄矣，正如雌黄色，又过一花复变为绿，如嫩草之色，少顷行上屋梁，乘纸旛脚以行，轻若鸿毛，倏忽入帐中，遂不见。明日子中还，蛇在船后送之，逾彭蠡而回。此龙常游舟檝间，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346．龙卵

天圣中近辅献龙卵，云得自大河中，诏遣中人送润州金山寺。是岁大水，金山庐舍为水所漂者数十间，人皆以为龙卵所致。至今椟藏，余屡见之，形类、色理都如鸡卵，大若五斗囊，举之至轻，唯空壳耳。

347．雷火

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釦者，银悉镕流在地，漆器曾不焦

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镕为汁，而室亦俨然。人必谓火当先焚草木，然后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铄而草木无一毁者，非人情所测也。佛书言“龙火得水而炽，人火得水而灭”，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

348．知道效验

知道者苟求至脱然，随其所得浅深，皆有效验。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后移邓州，是时范文正公守南阳，少日，师鲁忽手书与文正别，仍嘱以后事。文正极讶之，时方馔客，掌书记朱炎在（室）〔坐〕，炎老人好佛学，文正以师鲁书示炎，曰：“师鲁迁谪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见之，为致意开譬之，无使成疾。”炎即诣尹，而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见炎来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犹以生人见待？洙死矣。”与炎谈论顷时，遂隐几而卒。炎急使人驰报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师鲁忽举头曰：“早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哭）〔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岂不达此。”又问其后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头顾希文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言讫遂长往。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矣，尚未能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进退两忘犹存于胸中欤。

349．预知死日

吴人郑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监高邮军税务，尝遇一术士能推人死期，无不验者，令推其命，不过三十五岁，忧伤感叹，殆不可

堪，人有劝其读《老》、《庄》以自广。久之，润州金山有一僧，端坐与人谈笑间遂化去，夷甫闻之喟然叹息曰：“既不得寿，得如此僧复何憾哉。”乃从佛者授《首楞严经》，径迁吴中，岁余忽有所见，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释然放怀，无复芥蒂。后调封州判官，预知死日，先期旬日作书与交游、亲戚叙诀，及次叙家事备尽，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园，面溪一亭洁饰，夷甫至其间，亲督人洒扫及焚香，挥手指画之间，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犹作指画之状，郡守而下少时皆至，士民观者如墙，明日乃就敛。高邮崔伯易为墓志，略叙其事。余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士人中盖未曾有此事。

350．事非前定

人有前知者，数千百年事皆能言之，梦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定。余以谓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时即是今日，中间年岁亦与此同时，元非先后。此理宛然，熟观之可谕。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迁避之”，亦不然也，苟可迁避，则前知之时已见所避之事，若不见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351．吴僧文捷

吴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与人言，余群从遘为知制诰知杭州，礼为上客。遘尝学诵揭帝咒，多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见曰：“舍人诵咒何故阙一句？”既而思其所诵，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寿，一日斋心，往问捷，捷曰：“公更三年为翰林学士，寿四十岁，后当为地下职任，事权不减生时，与杨乐道待制联曹，然公此时当衣衰绖视事。”文通闻之大骇曰：“数十日前曾梦杨乐道相过，云：‘受

命与公同职事，所居甚乐，慎勿辞也。'”后数年果为学士，而丁母丧，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与文通诀别，时文通在姑苏，急往钱塘见之，捷惊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来？宜即速还。”屈指计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驰还，遍别骨肉，是夜无疾而终。捷与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记，此吾家事耳。

捷尝持如意轮咒，灵变尤多，瓶中水咒之则涌立，畜一舍利，昼夜常转于琉璃瓶中，捷行道绕之，捷行速则舍利亦速，行缓则舍利亦缓。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谨，就捷乞（一）〔以〕舍利，捷遂与之，封护甚严，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斋戒延捷加持，少顷见观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动，疑其虫也，试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余爱之，持以见归，余家至今严奉，盖神物也。

352．蛤筒藏经

郢州渔人掷网于汉水，至一潭底，举之觉重，得一石长尺余，圆直如断椽，细视之乃群小蛤鳞次相比，绸缪巩固，以物试抉其一端，得一书卷，乃唐天宝年所造《金刚经》，题志甚详，字法奇古，其末云“医博士摄比阳县令朱均施”。比阳乃唐州属邑，不知何年坠水中，首尾略无沾渍。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宝藏其书，蛤筒复养之水中，客至欲见则出以视之。孝源因感经像之胜异，施家财万余缗，写佛经一藏于郢州兴阳寺，特为严丽。

353．张咏前知

张忠定少时谒华山陈图南，遂欲隐居华山，图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当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职，未可议此，其势如失火家

待君救火，岂可不赴也？”乃赠以一诗曰：“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亦须多谢鬓边疮。”始皆不谕其言，后忠定更镇杭、益，晚年有疮发于项后，治不差，遂自请得金陵，皆如此诗言。忠定在蜀日与一僧善，及归谓僧曰：“君当送我至鹿头，有事奉托。”僧依其言至鹿头关，忠定出一书封角付僧，曰：“谨收此，后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请于官司对众发之。慎不可私发，若不待其日及私发者，必有大祸。”僧得其书，至大中祥符（七）〔八〕年岁乙卯，时凌侍郎策帅蜀，僧乃持其书诣府，具陈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从官共开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题曰“咏当血食于此”。后数日得京师报，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馆，凌乃为之筑庙于成都。蜀人自唐以来严祀韦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354．龙寿丹

熙宁七年，嘉兴僧道亲，号通照大师，为秀州副僧正。因游温州雁荡山，自大龙湫回，欲至瑞鹿（苑）〔院〕，见一人衣布襦行涧边，身轻若飞，履木叶而过，叶皆不动，心疑其异人，乃下涧中揖之，遂相与坐于石上，问其氏族、闾里、年齿皆不答，须发皓白，面色如少年，谓道亲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后九年当有疾，汝可持吾药献天子。此药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责，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锡，以授道亲曰：“龙寿丹也。”欲去又谓道亲曰：“明年岁当大疫，吴、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药，勉修善业，当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叶与之，道亲实时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药，至癸亥岁自诣阙献之。”言讫遂去。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亲殊无恙。至元丰六年夏，梦老人趣之曰：“时至矣，何不速诣阙献药？”梦中为雷电驱逐，惶惧而起，径诣秀州，具述

本末，谒假入京，诣尚书省献之。执政亲问，以为狂人，不受其献，明日因对奏知，上急使人追寻，付内侍省问状，以所遇对。未数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当御药院梁从政持御香，赐装钱百千，同道亲乘驿诣雁荡山求访老人，不复见，乃于初遇处焚香而还。先帝寻康复，谓辅臣曰："此但预示服药兆耳。"闻其药至今在彰善阁，当时不曾进御。

355．应元保运

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自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忽得一瓶，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天）〔元〕保运"四字，若拙得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至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遣内侍廖维持御书殿额赐之，乃与钱文符同。时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平观，具闻其事，召本观主首推诘其详，审其无伪，乃以其钱付廖维表献之。

356．鸦觜金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升云："其法为炉灶，使人隔墙鼓鞴，盖不欲人觇其启闭也。其金，铁为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辐解，凿为八片，谓之'鸦觜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铸为金龟、金牌各数百，龟以赐近臣，人一枚，时受赐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余悉埋玉清昭应宫宝符阁及殿基之下以为宝镇；牌赐天下州、府、军、监各一，今谓之"金宝牌"者是也。洪州李简夫家有一龟，乃其伯祖虚己所得者，盖十七人之数也。其龟夜中往往出游，

烂然有光，掩之则无所得，其家至今椟藏。

卷二十一

异事异疾附

357．虹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余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余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绢）〔绡〕縠，自西望东则见，盖（反）〔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逾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

358．墙字

皇祐中，苏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垩书其墙壁，悉似“在”字，字稍异，一夕之间数万家无一遗者，至于卧内深隐之处户牖间无不到者，莫知其然，后亦无他异。

359．尸毗王墓

延州天山之巅有奉国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传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于佛书《大智论》，言尝割身肉以饲饿鹰，至割肉尽。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县为肤施县，详肤施之义，亦与尸毗王说相符。按《汉书》，肤施县乃秦县名，此时尚未有佛书，疑后人傅会县名为说。虽有唐人一碑，已漫灭断折不可读。庆历中施昌言镇鄜延，乃坏奉国寺为

仓，发尸毗墓，得千余秤炭，其棺椁皆朽，有枯骸尚完，胫骨长二尺余，颅骨大如斗，并得玉环玦七十余件，玉冲牙长仅盈尺，皆为在位者所取，金银之物则入于役夫，争取珍宝，遗骸多为拉碎，但贮一小函中埋之。东上閤门使夏元象时为兵马都监，亲董是役，为余言之甚详。至今天山仓侧，昏后独行者往往与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360．夹镜

余于谯亳得一古镜，以手循之，当其中心则摘然如灼龟之声，人或曰此夹镜也。然夹不可铸，须两重合之，此镜甚薄，略无焊迹，恐非可合也，就使焊之，则其声当铣塞，今扣之其声泠然纤远。既因抑按而响，刚铜当破，柔铜不能如此澄莹洞澈，历访镜工皆罔然不测。

361．雷击显字

世传湖湘间因震雷，有鬼神书“谢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书之。此说甚著。近岁秀州华亭县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书，云“高洞杨鸦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两字特奇劲，似唐人书体，至今尚在，颇与“谢仙火”事同。所谓“火”者，疑若队伍若干人为一火耳。余在汉东时，清明日雷震死二人于州守园中，胁上各有两字，如墨笔画，扶疏类柏叶，不知何字。

362．元绛异梦

元厚之少时曾梦人告之：“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此梦为不然。熙宁中厚之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学士院，一人韩持国维、一陈和叔绎、一邓文约绾、一杨元素

绘，并厚之名绛，五人名皆从系，始悟兄弟之说。

363．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县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余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國”字中间“或”字仍起挑作尖口，全是颜笔，知其非伪者。其横画即是横理，斜画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

364．冷光

卢中甫家吴中，尝未明而起，墙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视之似水而动，急以油纸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银而光艳烂然，以火烛之则了无一物。又魏国大主家亦尝见此物。李团练评尝言予，与中甫所见无少异，不知何异也。余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其间一卵烂然通明如玉，荧荧然屋中尽明，置之器中十余日，臭腐几尽，愈明不已。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类。

365．乡民咒术

余在中书检正时阅雷州奏牍，有人为乡民诅死。问其状，乡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顷脍炙之类悉复为完肉，又咒之则熟肉复为生肉，又咒之则生肉能动，复使之能活，牛者复为牛、羊者复为羊，但小耳，更咒之则渐大，既而复咒之则还为熟食。人有食其肉，觉腹中淫淫而动，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则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狱具案上，观其咒语，但曰“东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两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

无他术。

366．印子金

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上有篆文“刘主”字，世传淮南王药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谓之“印子金”是也。然止于一印，重者不过半两而已，鲜有大者。余尝于寿春渔人处得一饼，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传者以谓埿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埿之迹。襄、随之间故舂陵、白水地，发土多得金麟趾、褭蹏。麟趾中空，四旁皆有文，刻极工巧；褭蹏作团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柹，土人谓之“柹子金”。《赵飞燕外传》“帝窥赵昭仪浴，多袖金饼以赐侍儿私婢”，殆此类也。一枚重四两余，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艳，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于铅，虽大块亦可刀切，其中皆虚软，以石磨之则霏霏成屑。小说〔谓〕麟趾、褭蹏乃娄敬所为药金，方家谓之“娄金”，和药最良，《汉书》注亦云异于他金。余在汉东，一岁凡数家得之，有一窖数十饼者，余亦买得一饼。

367．紫姑灵异

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余幼时见小儿辈等闲则召之，以为嬉笑。亲戚间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两见有此，自后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然皆非世间篆隶，其名有“藻笺篆”、“茁金篆”十余名，纶与先君有旧，余与其子弟游，见其笔迹。其家亦时见其形，但自腰以上见之乃好女子，其下常为云气所拥，善鼓筝，音调凄

婉，听者忘倦。尝谓其女曰：“能乘云与我游乎？”女子许之，乃自其庭中涌白云如蒸，女子践之云不能载，神曰：“汝履下有秽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袜而登，如履缯絮，冉冉至屋复下，曰：“汝未可往，更期异日。”后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无祸福，为之记传者甚详。此余目见者，粗志于此。近岁迎紫姑仙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余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然其灵异显著无如王纶家者。

368．奇疾

世有奇疾者。吕缙叔以知（知）〔制〕诰知颍州，忽得疾，但缩小，临终仅如小儿。古人不曾有此疾，终无人识。有松滋令姜愚，无他疾，忽不识字，数年方稍稍复旧。又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妇，啖物不知饱，徐德占过逆旅，老妇愬以饥，其子耻之，对德占以蒸饼啖之，尽一竹篑约百饼，犹称饥不已，日饭一石米，随即痢之，饥复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绳，余友人也，亦得饥疾，每饥，立须啖〔物〕，稍迟则顿仆闷绝，怀中常置饼饵，虽对贵官，遇饥亦便龁啖。绳有美行，博学有文，为时闻人，终以此不幸，无人识其疾，每为之哀伤。

369．扬州夜明珠

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

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名其亭为“玩珠”。

370．登州地震

登州巨嵎山下临大海，其山有时震动，山之大石皆颓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馀年，土人皆以为常，莫知何谓。

371．滴翠珠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鸡卵，微绀，色莹澈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观，则末底一点凝翠，其上色渐浅，若回转则翠处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谓之“滴翠珠”。佛书“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虽深皆可见，如人仰望虚月影”，疑此近之。

372．海市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373．延州石笋

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适有中人过，亦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核桃、芦根、鱼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

374．泽州石蛇

治平中泽州人家穿井，土中见一物蜿蜒如龙蛇状，畏之不敢触，久之见其不动，试摸之乃石也，村民无知，遂碎之。时程伯纯为晋城令，求得一段，鳞甲皆如生物。盖蛇蜃所化，如石蟹之类。

375．息石

随州医蔡士宁尝宝一息石，云数十年前得于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极光莹如映，人搜和药剂，有缠纽之纹，重如金锡，其上有两三窍，以细蔑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热者服麻子许即定，其斤两岁息。士宁不能名，乃以归余。或云昔人所炼丹药也。形色既异，又能滋息，必非凡物，当求识者辨之。

376．买杖伏法

随州大洪山人李遥，杀人亡命逾年，至秭归，因出市见鬻柱杖者，等闲以数十钱买之。是时秭归适又有邑民为人所杀，求贼甚急，民之子见遥所操杖，识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执遥验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备至。遥实买杖，而鬻者已不见，卒未有以自明，有司诘其

行止来历，势不可隐，乃递随州而大洪杀人之罪遂败，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万而遥适值之，因缘及其隐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377．天禄

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其的。〔回〕诏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异兽”，最为慎重有体。今以余观之，殆天禄也。按《〔后〕汉书》“灵帝中平三年，铸天禄、虾蟆于平（津）门外”，注云：“天禄，兽名。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余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鳞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详其形，甚类交趾所献异兽，知其必天禄也。

378．舒屈剑

钱塘有闻人绍者尝宝一剑，以十大钉陷柱中，挥剑一削，十钉皆截，隐如秤衡，而剑锋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关中种谔亦畜一剑，可以屈置盒中，纵之复直。张景阳《七命》论剑曰“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盖自古有此一类，非常铁能为也。

379．前知鉴

嘉祐中伯兄为卫尉丞，吴僧持一宝鉴来云：“斋戒照之，当见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鉴，鉴不甚明，仿佛见如人衣绯衣而

坐。是时伯兄为京寺丞，衣绿，无缘遽有绯衣，不数月英宗即位，覃恩赐绯。后数年僧至京师，蔡景繁时为御史，尝照之，见己著貂蝉，甚自喜，不数日摄官奉祀，遂假蝉冕。景繁终于承议郎，乃知鉴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380．三司凶宅

三司使宅本印经院，熙宁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师政经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后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谪去，而曾子宣继之，子宣亦谪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余为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继为之，而奉世又谪，皆不缘三司职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计而三司官废，宅毁为官寺，厚卿亦不终任。

381．鳄鱼

《岭表异物志》记鳄鱼甚详。余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大体其形如鼍，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尾有三钩，极铦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鼍、鼋，其为鳄者不过一二。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尾而食之则为所毙。

382．海蛮师

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视人辄泪下，舁至郡中数日方死。父老云昔年曾见之，谓之"海蛮师"，然书传小说未尝载，疑此物即虎头鲨也能

变虎。

383．邕州泥佛

邕州交寇之后，城垒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辄自动摇，昼夜不息，如此逾月。时新经兵乱，人情甚惧，有司不敢隐，具以上闻，遂有诏令置道场禳谢，动亦不已。时刘初知邕州，恶其惑众，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无他异。

384．地内宿藏

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张文孝左丞始以数千缗买洛大第，价已定，又求掘钱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余缗方售，人皆以为妄费。乃营建庐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篆字二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发匣得黄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置第之直，斸掘钱亦在其数，不差一钱。观其款识文画皆非近古所有，数已前定，则虽欲无妄费，安可得也？

385．恩州旋风

熙宁九年恩州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俄顷旋风卷入云霄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卷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

386．冰花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言："天圣中青州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此事五代时已尝有之，余亦自两见如此。庆历中，京师集禧观渠中冰纹皆成花果林木；元丰末余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画家所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药者，细花如海棠、萱草辈者，皆有枝叶，无毫发不具，气象生动，虽巧笔不能为之，以纸拓之无异石刻。

387．河州雹异

熙宁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鸡卵，小者如莲芡，悉如人头，耳目口鼻皆具，无异镌刻。次年王师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众，岂克胜之符预告邪？

卷二十二

谬误谲诈附

388．竹箭

“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竹为竹，箭为箭，盖二物也。今采箭以为矢而通谓矢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于用木为笴而谓之箭则缪矣。

389．丁谓智变

丁晋公之逐，士大夫远嫌，莫敢与之通声问。一日忽有一书与执政，执政得之不敢发，立具上闻，洎发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词颇哀切，其间两句曰“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还之命。谓多智变，以流人无因达章奏，遂托为执政书，度以上闻，因蒙宽宥。

390．谬以屏为反坫

尝有人自负才名，后为进士状首，歘历贵近，曾谪官知海州，有笔工善画水，召使画便厅掩障，自为之记，自书于壁间，后人以其时名，至今严护之，其间叙画水之因曰“设于厅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余窃意其心，以谓“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属，故谬以屏为反坫耳。

391．《酉阳杂俎》记事多诞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事多诞，其间叙草木异物尤多谬妄，率记异国所出，欲无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熏陆”，此尤谬，旃檀与沉香两木元异，鸡舌即今丁香耳，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叶，南方至多，熏陆小木而大叶，海南亦有熏陆，乃其胶也，今谓之“乳头香”。五物迥殊，元非同类。

392．内府比玉带

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晋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不须发尚衣带，自有小私带，且可服之以谢，候还京别赐可也，有司具以此闻。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谓近侍曰：“丁谓带与同列大殊，速求一带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带，遂以赐之。其带熙宁中复归内府。

393．黄宗旦病目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诵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诵之，其实不见也。同列害之，密以他书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诵与奏目不同，归乃觉之，遂乞致仕。

394．卖卜术

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为术精而言直，后举倍

获，有因此著名，终身飨利者。

395．吏欺包拯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十七〕，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小人为奸，固难防也。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396．江淮茶纲

李溥为江淮发运使，每岁奏计，则以大船载东南美货结纳当途，莫知纪极。章献太后垂帘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唯建州饼茶，而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自国门挽船而入，称“进奉茶纲”，有司不敢问，所贡余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贿败，窜谪海州，然自此遂为发运司岁例，每发运使入奏，舳舻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求得其籍，言两浙笺纸三暖船，他物称是。

397．瓦松

崔融为《瓦松赋》云：“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段成式难之曰“崔公博学，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

说”，引梁简文诗“依檐映昔邪”。成式以昔邪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叶何，成式亦自不识。

398. 陈彭年博学

江南陈彭年博学书史，于礼文尤所详练，归朝列于侍从，朝廷郊庙礼仪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颇为该洽。尝摄太常卿，（道）〔导〕驾误行黄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顾曰：“自有典故。”礼曹素畏其该洽，不复敢诘问。

399. 车渠

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壳，攻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康成乃解之曰：“渠，车罔也。”盖康成不识车渠，谬解之耳。

400. 雅言

李献臣好为雅言，曾知郑州，时孙次公为陕漕罢赴阙，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献臣故吏，到郑庭参，献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饭，乃问之曰：“餐来未？”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遽对曰：“离长安日，都运待制已治装。”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惭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日曾吃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献臣掩口曰：“官人误也，问曾与未曾餐饭，欲奉留一食耳。”

卷二十三

讥谑谬误附

401．石曼卿微行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倡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只乞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吏人也。”杖而遣之。

402．文章之病

司马相如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东注震泽？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丈，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餤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403．色缴

库藏中物，物数足而名差互者，帐籍中谓之“色缴”音叫。尝有一从官知审官西院，引见一武人，于格合迁官，其人自陈年六十无材力，乞致仕，叙致谦厚，甚有可观，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殴数人，此辕门也，方六十岁岂得遽自引退？”京师人谓之“色缴”。

404．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旧日官为中允者极少，唯老于幕官者累资方至，故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岁州县官进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热中允”。又集贤殿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近岁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从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热撰”，时人谓“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405．不识字快活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持）〔操〕觚循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

406．知府独具只眼

有一南方禅僧到京师，衣间绯袈裟，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以为妖服，执归有司，尹正见之亦迟疑未能断，良久喝出禅僧，以袈裟送报慈寺泥迦叶披之。人以谓此僧未有见处，却是知府具一只眼。

407．应敌文章

士人应敌文章多用他人议论，而非心得，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会，用则不错。”

408．兴国寺题壁

张唐卿景祐元年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题壁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其下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终于京官。盖姚晔大中祥符元年、梁固二年皆状元而终于京官。

409．木马凌床

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独轮小车，马鞍蒙之以乘，谓之“木马”，挽车者皆衣韦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余尝按察河朔，见挽者相属，问其所用，曰“此运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闻者莫不掩口。

410．王告判牒

庐山简寂观道士王告好学有文，与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当为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当为都工，讼于星子云：“职位颠倒，称号不便。”星子令封牒与告，告乃判牒曰：“客僧作寺主，俗谚有云；散众夺都工，教门无例。虽紫衣与黄衣稍异，奈本观与别观不同。非为称呼，盖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显，岂所谓大道无名。宜自退藏，无抵刑宪。”告后归〔本〕贯登科，为健吏，至祠部员外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而卒。

411．题诗增俸

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

412．县尉戏吟

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复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413．石曼卿初登科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讼科场，复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时方期集于兴国寺，符至追所赐敕牒靴服，数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独解靴袍还使人，露体戴幞头复坐，语笑终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职。曼卿为一绝句曰：“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

414．取索卤簿案牍

蔡景繁为河南军巡判官日，缘事至留司御史台阅案牍，得乾德中回南郊仪仗使司牒检云：“准来文取索本京大驾卤簿，勘会本京卤簿仪仗，先于清泰年中末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

415．宋齐丘

江南宋齐丘，智谋之士也，自以谓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士卒十万，

大江当十万，而己当十万。江南初主本徐温养子，及僭号迁徐氏于海陵，中主继统，用齐丘谋，徐氏无男女少长皆杀之。其后，齐丘尝有一小儿病，闭阁谢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乐工且双瞽，作一诗书纸鸢上放入齐丘第中，诗曰：“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谟。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东至今有小儿坟数十，皆当时所杀徐氏之族也。

416. 题壁戏谑

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有嬉游，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讪谑，题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417. 吴中士人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驺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绐坐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押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啀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

418. 馆阁宿历

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

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419．俗语为文

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甏，汤燖右军两只，聊备一馔。”

卷二十四

杂志一

420．延州五城

（廷）〔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立，高万〔兴〕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余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

421．石油

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余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是洛阳尘。”

422．盐南风

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南与）〔与南〕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

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风不冰，盖大卤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风，虽不及盐南之厉，然亦甚于他处，不知缘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风穴山中出，今所谓风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谚云“汝州风，许州葱”，其来素矣。

423. 黑山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余奉使尝帐宿其下。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谓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余临视之，无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东。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卢龙郡，北人谓水为“龙”，卢龙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达靼接境。

424. 官不可妄得

余姻家朝散郎王九龄常言，其祖贻永侍中，有女子嫁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医朱严药遂差，貂蝉喜甚，置酒庆之，女子于坐间求为朱严奏官，貂蝉难之，曰：“今岁恩例已许门医刘公才，当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径归不可留，貂蝉追谢之，遂召公才，谕以女子之意，辍是岁恩命以授朱严。制下之日而严死，公才乃嘱王公曰：“朱严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为公才请。及制下，公才之尉氏县，使人召之，公才方饮酒，闻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门助教而死二医，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425. 赵普治第

赵韩王治第，麻捣钱一千二百余贯，其他可知。盖屋皆以板为笪，上以方砖甃之然后布瓦，至今完壮。涂壁以麻捣土，世俗遂谓涂壁麻为“麻捣”。

426. 跳兔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才寸许，后足几一尺，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尺，止则蹶然仆地。生于契丹庆州之地大漠中，余使虏日捕得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427. 螓

蝶蟟之小而绿色者，北人谓之“螓”，即《诗》所谓“螓首蛾眉”者也，取其顶深且方也。又闽人谓大蝇为“胡螓”，亦螓之类也。

428. 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429. 淤田法

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谓《史记》所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余出使至宿州得一石

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

430．海陆变迁

余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431．淮河故道

唐李翱为《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至于江。”《孟子》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淮、泗固尝入江矣，此乃禹之旧迹也。熙宁中曾遣使按图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

432．炼丹

余中表兄李善胜曾与数年辈炼朱砂为丹，经岁余，因沐砂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朱砂至良药，初生婴子可服，因火力所变遂能杀人。以变化相对言之，既能变而为大毒，岂不能变而为大善？既能变而杀人，则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术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谓之无，然亦不可不戒也。

433．雁荡山

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按西域书，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驿，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荡、龙湫所在，后因伐木始见此山。山顶有大池，相传以为雁荡；下有二潭水，以为龙湫；又有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谢灵运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余观雁荡诸峰皆峭拔崄怪，上耸于天，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音漕，去声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岩，亦此类耳。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陡出地上，则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见、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434．木天

内诸司舍屋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

435．毛罗海客

嘉祐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船中有三十余人，衣冠如唐人，系红鞓角带，短皂布衫，见人皆恸哭，语言不可晓，

试令书字，字亦不可读，行则相缀如雁行。久之自出一书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乇〕罗岛首领陪戎副尉制；又有一书，乃是上高丽表，亦称乇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船中有诸谷，唯麻子大如莲的，苏人种之，初岁亦如莲的，次年渐小，数年后只如中国麻子。时赞善大夫韩正彦知昆山县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罢以手捧首而（驟）〔䩪〕，意若欢感。正彦使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首而䩪。

436. 使臣撒殿

熙宁中珠辇国使人入贡，乞依本国俗撒殿，诏从之。使人以金盘贮珠，跪捧于殿槛之间，以金莲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谓之“撒殿”，乃其国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扫彻得珠十余两，分赐是日侍殿阁门使副内臣。

437. 指南针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转运）〔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438. 钟馗之始

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

宋宗悫母郑夫人，宗悫有妹名钟馗，则知钟馗之说亦远矣。

439．鹿奴诗

信州杉溪驿舍中有妇人题壁数百言，自叙世家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职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将死乃书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状，恨父母远无地赴诉，言极哀切，颇有词藻，读者无不感伤。既死，藁葬之驿后山下，行人过此多为之愤激，为诗以吊之者百余篇，人集之，谓之《鹿奴诗》，其间甚有佳句。鹿生，夏文庄家奴，人恶其贪忍，故斥为“鹿奴”。

440．族望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姓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逐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中）〔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为“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

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441．茶芽

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颖”，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土）〔木〕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唯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颖者，极下材耳，乃北人不识，误为品题。余山居有《茶论》，《尝茶》诗云：“谁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442．丁香荔枝

闽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复种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种之不复芽，正如六畜去势则多肉而不复有子耳。

443．旁不肯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旁不肯”。

444．[口木]漱

养鹰鹞者，其类相语谓之“咻以麦反漱”。三馆书有《咻漱》三卷，皆养鹰鹞法度及医疗之术。

445．芋梗疗蜂螫

处士刘易隐居王屋山，尝于斋中见一大蜂罥于蛛网，蛛搏之，为蜂所螫坠地，俄顷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啮芋梗微破，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渐消，轻躁如故。自后人有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即愈。

446．南北异嗜

宋明帝好食蜜渍鱁鮧，一食数升。鱁鮧乃今之乌贼肠也，如何以蜜渍食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蜜拥剑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篑，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坐客莫不大笑。余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鬣虬然，无下筯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447．乌脚溪

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至乌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甚，睢盱矍铄，忽坠水中，至于没顶，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

也。

448．北岳恒山

北岳恒（岑）〔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题名云：“太原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回师自飞狐路即归雁门。”今飞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银冶寨北出倒马关度虏界，却（是）〔自〕石门子、冷水铺入瓶形、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阁路可至河东，然路极峭狭。太平兴国中，车驾自太原移幸恒山乃由土门路，至今有行宫在。

449．展海子为稻田

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乃王镕时海子园也。镕尝馆李匡威于此，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与镇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以压镇之潭园。余熙宁中奉使真定，时薛师政为定帅，乃与之同议，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数里，颇类江乡矣。

卷二十五

杂志二

450．枳首蛇

宣州宁国县多枳首蛇，其长盈尺，黑鳞白章，两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鳞耳，人家庭槛间动有数十同穴，略如蚯蚓。

451．天蛇

太子中允关杞曾提举广南西路常平仓，行部邕管，一吏人为虫所毒，举身溃烂。有一医言能治，呼使视之，曰："此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为也。"乃以药傅其创，有肿起处，以钳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余条而疾不起。又，余家祖茔在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忽病癞，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癞也。"取木皮煮汁一斗许令其恣饮，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间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当戒也。

452．舆棺随使臣

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榇，舆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

453．西夏事略

景祐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杨告入蕃吊祭。告至其国中，元昊迁延遥立，屡促之然后至前受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皇）〔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既而飨告于厅，其东屋后若千百人锻声，告阴知其有异志，还朝秘不敢言，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朝廷兴师问罪，弥岁，虏之战士益少，而旧臣宿将如刚浪唛、遇〔乞〕、野利辈多以事诛，元昊力孤，复奉表称蕃，朝廷因赦之，许其自新，元昊乃更称兀卒曩宵。

庆历中契丹举兵讨元昊，元昊与之战屡胜，而契丹至者日益加众，元昊望之大骇，曰：“何如此之众也！”乃使人行成，退数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许，引兵压西师阵，元昊又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余里，每退必尽焚其草莱，契丹之马无所食，因其退乃许平，元昊迁延数日以老北师，契丹马益病，亟发军攻之，大败契丹于金肃城，获其伪乘舆、器服，子婿、近臣数十人而还。

先是，元昊后房生一子，曰宁令受。“宁令”者，华言大王也。其后又纳没臧讹哤之妹，生谅祚而爱之，宁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臧氏，授戈于宁令受使图之，宁令受间入元昊之室，卒与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诸大佐没臧讹哤辈仆宁令枭之，明日元昊死，立谅祚而舅讹哤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国人，为讹哤子妇，谅祚私焉，日视事于国，夜则从诸没臧氏，讹哤怼甚，谋伏甲梁氏之宫，须其入以杀之，梁氏私以告谅祚，乃使召讹哤执于内室。没臧，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余人，悉诛之，夷其宗。以梁氏为妻，又命其弟乞埋为家相，许其世袭。

谅祚凶忍，好为乱，治平中遂举兵犯庆州大顺城。谅祚乘骆马，张黄屋，自出督战，陴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围去。创甚，驰入一佛祠，有牧牛儿不得出，惧伏佛座下，见其脱韡，血涴于踝，使人裹创舁载而去，至其国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国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继之，谓之没宁令。“没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

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关）〔罔〕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萌讹皆以昵幸进，唯马尾粗有战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属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国。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虏中，秉常昵之，因说秉常以河南归朝廷，其谋泄，青为梁氏所诛而秉常废。

454. 建茶

古人论茶，唯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淮南唯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455. 胆矾炼铜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水能为铜，物之变化固不可测。按《黄帝素问》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此其验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为钟乳、殷孽，春、秋分时汲井泉则结石花，大卤之下则生阴精石，皆湿之所化也。如木之气在天为

风，木能生火，风亦能生火，盖五行之性也。

456．古节如虎符

古之节如今之虎符，其用则有圭璋、龙虎之别，皆椟，“（将）〔辅〕之英荡”是也，汉人所持节乃古之旄也。余在汉东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红，酣酣如醉肌，温润明洁，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为币者，春官“以白琥礼西方”是也；有以为货者，《左传》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为瑞节者，“山国用虎节”是也。

457．验量地势

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祥符中，閤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而后三岁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堙淀。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余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岸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于京城东数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亦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余因决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

458．传拜

唐风俗，人在远或闺门间则使人传拜以为敬，本朝两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闺闼，则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见所礼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则答拜，使人出复拜客，客与之为礼如宾主。

459．王君贶使辽

庆历中王君贶使契丹，宴君贶于混同江，观钩鱼。临归，戎主置酒，谓君贶曰：“南北修好岁久，恨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传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亲授君贶举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万岁寿。先是，戎主之弟宗元为燕王，有全燕之众，久畜异谋，戎主恐其阴附朝廷，故特效恭顺。宗元后卒以称乱诛。

460．潘阆狂放

潘阆字逍遥，咸平间有诗名，与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尝为诗曰“散拽禅师来蹴踘，乱（抛）〔拖〕游女上秋千”，此其自序之实也。后坐卢多逊党亡命，捕迹甚急，阆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许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仰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投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后会赦，以四门助教召之，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拔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放弃终身。

461．预防风患

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则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

462．蓟

余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如杨州宜杨、荆州宜荆之类。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463．契丹语入诗

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似〕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如）〔加〕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㹠子而脆。

464．邓思贤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盖思贤，人名也，始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465．蔡君谟书帖

蔡君谟尝书小吴笺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为终身之恨，此君殊清节，可为世戒。张乖崖镇蜀，当遨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检押。"此帖今在张乖崖之孙尧夫家。余以谓买书而为终身之恨，近于过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466．天子请客

陈文忠为枢密，一日日欲没时，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时见有帘帏，灯烛炜煌，皆莫知何处。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两花槛，已有数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帘，蜡烛十余炬而已。相继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齐，唯记文忠、丁谓、杜镐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镐时尚为馆职。良久，乘舆自宫中出，灯烛亦不过数十而已，宴具甚盛，卷帘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设于席东，设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宾主之位。尧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谕不已，尧叟恳陈自古未有君臣齐列之礼，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为天下太平，朝廷无事，思与卿等共乐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开宴。今日只是宫中供办，未尝命有司，亦不召中书辅臣。以卿等机密及文馆职任，侍臣无嫌，且欲促坐语笑，不须多辞。"尧叟等皆趋下称谢，上急止之曰："此等礼数且皆置之。"尧叟悚栗危坐，上语笑极欢，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两绛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时和岁丰，中外康富，恨不得与卿等日夕相会。太平难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费。"群臣欲起谢，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赐，悉良金重宝，酒罢已四鼓。时人谓之"天子请客"，文惠之子述古得于文忠，颇能道其详，此略记其一二耳。

467．关中无螃蟹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余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疟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468．陈秀公治第

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为闳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人谓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469．廖恩脚色

福建剧贼廖恩聚徒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骚然，后经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补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时，坐恩黜免者数十人，一时在铨班叙录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独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

470．死生有命

曹翰围江州三年，城将陷，太祖嘉其尽节于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尽赦之。”使人至独木（桥）〔渡〕，大风数日不可济，及风定而济，则翰已屠江州无遗类适一日矣。唐吏部尚书张嘉福奉使河北，逆韦之乱，有敕处斩，寻遣使人赦之，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与此相类，得非有命欤。

471．奏事过为文饰

庆历中河北大水，仁宗忧形于色，有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到阙，实时召对，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曰：“如丧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诏閤门：“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至今閤门有此条，遇有合奏事人即预先告示。

472．木图

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镕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473．李顺案款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除閤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余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

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474．交趾叛服

交趾乃汉、唐交州故地，五代杂乱，吴（文昌）〔昌文〕始据安南，稍侵交、广之地。其后（文昌）〔昌文〕为丁琏所杀，复有其地。国朝开宝六年琏初归附，授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桓杀琏自立，三年桓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天圣七年公蕴死，子德政立。（皇）〔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蕴据安南，始为边患，屡将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熙宁元年伪改元宝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与其母黎氏号燕鸾太妃同主国事。熙宁八年举兵陷邕、钦、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阁待制赵公才讨之，拔广源州，擒酋领刘纪，焚甲峒，破（机）〔桄〕郎、决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众来拒，大败之，斩洪真，众歼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时乾德方十岁，事皆制于尚吉。

广源州者，本邕州羁縻。天圣七年首领侬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转运使章频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龙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乱杀其兄，率土人刘川以七源州归存福。庆历八年智高自领广源州，渐吞灭右江、田州一路蛮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协奏乞招收智高，不报，广源州孤立无所归，交趾觇其隙，袭取存福以归。智高据州不肯下，反欲图交趾，不克，为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归朝廷，邕州陈拱拒不纳。明年，智高与其匹卢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广。及智高

败走，卢豹等收其余众归刘纪，下广河，至熙宁二年豹等归顺，未几复叛从纪。至大军南征，郭帅遣别将燕达下广源，乃始得纪，以广源为顺州。

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贵，娶李公蕴之女，改姓甲氏。承贵之子绍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为婚姻，最为边患。自天圣五年承贵破太平寨，杀寨主李绪，嘉祐五年绍泰又杀永平寨主李德用，屡侵边境。至熙宁大举乃讨平之，改收隶机郎县。

475．太祖治军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衣之〕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佣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习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476．唃厮啰

青堂羌本吐蕃别族，唐末蕃将尚恐热作乱，率众归中国，境内离散。国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乱挟其主籛逋之子唃厮啰，东据宗哥邈川城。唃厮啰，人号瑕萨，籛逋者胡言赞普也。唃厮，华言佛也；啰，华言男也。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厮啰立，立遵与邈川首领温逋、温逋相之，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宗哥邈川，即所谓三河间也。祥符九年立遵与唃厮啰引众十万寇边，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玮攻败之，立遵归乃死。

唃厮啰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毡、磨毡角。立遵死，唃厮啰更取乔氏，生子董毡，取契丹之女为妇，李氏失宠，去为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毡居河州、磨毡角居邈川，唃厮啰往来居青堂城。赵元昊叛命，以兵遮唃厮啰，遂与中国绝。屯田员外郎刘涣献议通唃厮啰，乃使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至青堂，见唃厮啰，授以爵命，自此复通。磨毡角死，唃厮啰复取邈川城，收磨毡角妻子质于结罗城。唃厮啰死，子董毡立，朝廷复授以爵命。

瞎毡有子木征，木征者华言头龙也，以其唃厮啰嫡孙，昆弟行最长，故谓之龙头，羌人语倒，谓之头龙。瞎毡死，青堂首领瞎药、鸡罗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毡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钺星之子也，与木征不协，其舅李笃毡挟瞎征居结古野反河，瞎征数与笃毡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乡城。有巴欺温者，唃氏族子，先居结罗城，其后稍强，董毡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涧）〔间〕，瞎征居结河，董毡独有河北之地。熙宁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马蔺州，擒木征母弟结吴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已）〔巴〕毡角降，尽得河南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一千余里，降蕃户三十余万帐。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477．用度外人

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

478．骂退夏兵

元丰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将引兵卒至保安军顺宁寨，围之数重。时寨兵至少，人心危惧，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乃掀衣登陴抗声骂之，尽发其私，虏人皆掩耳，并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丑。虏人度李终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鸡鸣狗盗皆有所用，信有之。

479. 校书如扫尘

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

卷二十六

药议

480．脏腑谬说

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咽则下入胃脘，次入胃中，又次入广肠，又次入大、小肠；喉则下通五脏，为出入息。五脏之含气呼吸，正如（治）〔冶〕家之鼓鞴，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凡人之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食）〔入〕肠之物，英精之气味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

481．鸡舌香

余集《灵苑方》，论鸡舌香以为丁香母，盖出陈氏《拾遗》，今细考之尚未然。按《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

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新补本草》又出丁香一条，盖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鸡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开中如柿核，略无气味，以治疾殊极乖谬。

482．君臣佐使

旧说（用药有）〔有药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其意以为药虽众，主病者专在一物，其他则节级相为用，大略相统制。如此为宜，不必尽然也。所谓君者，主此一方者，固无定物也。《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以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说也。设若欲攻坚积，如巴豆辈岂得不为君哉？

483．金罂子

金罂子止遗泄，取其温且涩也。世之用金罂者，待其红熟时取汁熬膏用之，大误也。红则味甘，熬膏则全断涩味，都失本性。今当取半黄时采，干捣末用之。

484．汤散丸各有所宜

汤、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无用者，唯近世人为之。大体欲达五脏四肢者莫如汤，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后散者莫如丸；又无毒者宜汤，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须用丸；又欲速者用汤，稍缓者用散，甚缓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汤

者全少，应汤者皆用煮散。大率汤剂气势完壮，力与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比功较力，岂敌汤势？然汤既力大，则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难可以定论拘也。

485．采药不可限时月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沈，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486．橘柚皮不同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误也。柚皮极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柑耳。

487．麋鹿茸之别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种，殆疏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误也。窃详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筋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唯麋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其坚如石，计一昼夜须生数两，凡骨之顿成，〔生〕长神速无甚于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无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头者诸阳之会，众阳之聚上钟于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麋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凡用茸，无乐太嫩。世谓之“茄子茸”，但珍其难得耳，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唯长数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玛瑙、红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麖、麈，驼鹿极大而色苍，（麃）〔尻〕黄而无斑，亦鹿之类，角大而有文，莹莹如玉，其茸亦可用。

488．枸杞

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千金翼》云“甘州者为真，叶厚大”者是。大体出河西诸郡，其次江池间圩埂上者，实圆如樱桃，全少核，暴干如饼，极膏润有味。

489．淡竹

淡竹对苦竹为文，除苦竹外悉谓之淡竹，不应别有一品谓之淡竹。后人不晓，于《本草》内别疏淡竹为一物。今南人食笋，有苦笋、淡笋

两色，淡笋即淡竹也。

490. 细辛

东方、南方所用细辛皆杜衡也，又谓之“马蹄香”也，黄白，拳局而脆，干则作团，非细辛也。细辛出华山，极细而直，深紫色，味极辛，嚼之习习如生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细辛“水渍令直”，是以杜衡伪为之也。襄汉间又有一种细辛，极细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邮，亦非细辛也。

491. 蘦非甘草

《本草》注引《尔雅》云“蘦，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茎青赤。”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则角坼，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

492. 胡麻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余已于《灵苑方》论之。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中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枲麻，又曰牡麻。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493. 赤箭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后人既误出天麻一条，遂指赤箭别为一物，既

无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为之，（滋）〔兹〕为不然，《本草》明称“采根阴干”，安得以苗为之？草药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为第一，此神仙补理养生上药，世人惑于天麻之说，遂止用之治风，良可惜哉。以谓其茎如箭，既言赤箭，疑当用茎，此尤不然，至如鸢尾、牛膝之类，皆谓茎叶有所似，用则用根耳，何足疑哉。

494．地菘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识天名精，又妄认地菘为火蔹，《本草》又出鹤虱一条，都成纷乱。今按，地菘即天名精，盖其叶似菘又似蔓菁，蔓菁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鹤虱即其实也。世间有单服火蔹法，乃是服地菘耳，不当用火蔹。火蔹，《本草》名稀莶，即是猪膏（苗）〔苺〕，后人不识，亦重复出之。

495．南烛草木

南烛草木，记传、《本草》所说多端，今少有识者，为其作青精饭色黑，乃误用乌桕为之，全非也。此木类也，又似草类，故谓之“南〔烛〕草木”，今人谓之“南天烛”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庭槛之间，茎如蒴藋，有节，高三四尺，庐山有盈丈者，叶微似楝而小，至秋则实赤如丹，南方至多。

496．太阴玄精

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卤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尖角，端正如刻，正如龟甲。其裙襕小堕，其前则下剡，其

后则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折，莹明如鉴，折处亦六角如柳叶。火烧过则悉解折，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洁可爱。此乃禀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楚州盐城古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名太阴玄精，然喜暴润如盐鹻之类，唯解州所出者为正。

497．稷乃今之穄

稷乃今之穄也，齐、晋之人谓即、积皆曰祭，乃其土音，无他义也。《本草》注云又名穈子，穈子乃黍属，《大雅》：“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秬、秠、穈、芑皆黍属，以色为别，丹黍谓之穈音门，今河西人用穈字而音穈。

498．苦躭

苦（耽）〔躭〕即《本草》酸浆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躭〕一条，河西番界中酸浆有盈丈者。

499．苏合香

今之苏合香如坚木，赤色。又有苏合油，如䊦胶，今多用此为苏合香。按刘梦得《传信方》用苏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虫动。〔气〕烈者佳也。”如此则全非今所用者，更当精考之。

500. 熏陆即乳香

熏陆即乳香也，本名熏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镕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

501. 山豆根

山豆根味极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误也。

502. 青蒿

蒿之类至多，如青蒿一类自有两种，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谓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独青，气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为胜。

503. 海蛤

按文蛤即吴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车螯也。海蛤今不识其生时，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棋子，细者如油麻粒，黄、白或赤相杂，盖非一类，乃诸蛤之房为海水砻砺光莹，都非旧质。蛤之属其类至多，房之坚久莹洁者皆可用，不适指一物，故通谓之“海蛤”耳。

504. 漏芦

今方家所用漏芦乃飞廉也，飞廉一名漏芦，苗似苦芙，根如牛蒡，绵头者是也，采时用根。今闽中所用漏芦，茎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采时用苗，《本草》自有条，正谓之“漏芦”。

505．赭魁

《本草》所论赭魁皆非详审。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鞾。闽、岭人谓之“余粮”，《本草》“禹余粮”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506．石龙芮

石龙芮今有两种，水生者叶光而末圆，陆生者叶毛而末鋭，入药用水生者。陆生亦谓之“天灸”，取少叶揉系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烧者是也。

507．炮制麻子

麻子，海东来者最胜，大如莲实，出（屯）〔乇〕罗岛，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余皆下材。用时去壳，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汤中浸，候汤冷乃取悬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明日日中暴干，就新瓦上轻挼，其壳悉解，簸扬取肉，粒粒皆完。

补笔谈卷一

故事

508．常参放班

故事，不御前殿则宰相一员押常参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韩忠献当国，遇奏事退晚即依旧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乐道为御史中丞，弹奏语过当，坐谪陈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时未退，即一面放班，遂为定制。

509．致仕不以荫迁官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礼则推恩迁一官，不增俸。熙宁中张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师致仕，用子荫当迁仆射，廷议以为执政官非可以子荫迁授，罢之。前两府致仕不以荫迁官，自此始。

510．赐金紫

故事，初授从官、给谏未衣紫者，告谢日面赐金紫。何圣从在陕西就任除待制，仍旧衣绯，后因朝阙值大宴，殿上独圣从衣绯，仁宗问所以，中筵起，乃赐金紫，遂服以就坐。近岁许冲元除知制诰犹着绿，告谢日面赐银绯，后数日别因对方赐金紫。

511．过正衙

自国初以来未尝御正衙视朝，百官辞、见必先过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两拜而出，别日却赴内朝。熙宁中草视朝仪，独不立见辞谢班，正御殿日却谓之“无正衙”，须候次日依前望殿虚拜谓之“过正衙”，盖阙文也。

512．王禹玉召对

熙宁三年，召对翰林学士承旨王禹玉于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

513．虚室待尊官

夏郑公为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东中）〔中府〕徙知蔡州，道经许昌，时李献臣为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时以为知体。庆历中张邓公还乡，过南阳，范文正公亦虚室以待之，盖以其国爵也，遂守为故事。

514．亲王佩鱼

国朝仪制，亲王玉带不佩鱼。元丰中，上特制玉鱼袋，赐扬王、荆王施于玉带之上。

515．除检讨不试

旧制，馆职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试，唯检讨不试。初置检讨官只作差遣，未比馆职故也。后来检讨给职钱并同带职，在校勘之上，

亦承例不试。

516．馆职腰金

旧制，侍从官学士以上方腰金。元丰初，授陈子雍以馆职使高丽，还除集贤殿修撰，赐金带。馆职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517．门状

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唐人都堂见宰相，或参辞谢□事，皆先具事因，申取处分。有非一事，故称“件状如前”。宰相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敬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予曾见白乐天诗稿，乃是新除寿州刺史李忘其名门状，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数十言，其末乃言“谨祗候辞，某官”。至如稽首之礼唯施于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则虽交游皆稽首。此皆生于谄事上官者始为流传，至今不可复革。

辩证

518．庑序之辨

今人多谓廊屋为庑，按《广（雅）〔韵〕》“堂下曰庑”，盖堂下屋檐所覆处，故曰立于庑下。凡屋基皆谓之堂，廊檐之下亦得谓之庑，但庑非廊耳。至如今人谓两廊为东、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东、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谓之荣。荣，屋翼也。今之两徘徊又谓之两厦，四（柱）〔注〕屋则谓之东、西溜，今谓之“金厢道”者是也。

519．梓榆

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南人谓之朴，朴亦言驳也，但声之讹耳，《诗》“隰有六驳”是也。陆机《毛诗疏》：“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人云：‘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得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驳似马之驳者，今解《诗》用《尔雅》之说以为兽，“倨牙，食虎豹”，恐非也。兽，动物，岂常止于隰者，又与苞栎、苞棣、树檖非类，直是当时梓榆耳。

520．襄王未梦神女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其曰“先王尝游高唐”，则梦神女者怀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赋》序

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憙，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瑰姿玮态，不可胜赞。'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王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称"玉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余"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521．王才人

《唐书》载武宗宠王才人，尝欲以为皇后，帝寝疾，才人侍左右，熟视曰："吾气奄奄，顾与汝辞，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一殉。"及大渐，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于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按李卫公《文武两朝献替记》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以娇妬忤旨，日夕而殒，群情无不惊惧，以谓上成功之后喜怒不测。"与《唐书》所载全别。《献替记》乃德裕手自记录，不当差谬，其书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据《献替记》所言则王氏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赠。按张祜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其恳，许之，乃歌一

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详此，则《唐书》所载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522．北苑茶

建茶之美者号“北苑茶”。今建州凤凰山，土人相传谓之北苑，言江南尝置官领之，谓之北苑使。予因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北苑纪》，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晋公为《北苑茶录》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龙焙’。”又云：“苑者，天子园囿之名。此在列郡之东隅，缘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盖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误传，自晋公实之于书，至今遂谓之北苑。

523．短后衣

唐以来，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语而不考其意。凡说武人，多云“衣短后衣”，不知短后衣作何形制。短后衣出《庄子·说剑》篇，盖古之士人衣皆曳后，故时有衣短后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岂复更有短后之衣？

524．班固讥迁不慊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

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贤）〔人〕”，论甚不（款）〔慊〕。

525．不音否之谬

人语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间事未尝离口也，而字书中须读作否音也。若谓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岂可谓之“否可”，“不然”岂可谓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岂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决非如此，止是字书谬误耳。若读《庄子》“不可乎不可”须云“否可”，读《诗》须云“曷否肃雍”、“胡否佽焉”，如此全不近人情。

526．章句与义理

古人谓章句之学，谓分章摘句，则今之疏义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耳，今人或谬以诗赋声律为章句之学，误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如《易》云“终日乾乾”，两“乾”字当为两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终终之”也。“王臣蹇蹇”，两“蹇”字谓王与臣也，九五、六二王与臣皆处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为冥鸿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应乎五故也，则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后人又改“蹇蹇”字为“謇”，以謇謇比谔谔，尤为讹谬。“君子夬夬”，“夬夬”二义也，以义决其外，胜己之私于内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来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为连语，如虩虩、哑哑之类读之，此误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当为句，君子则夬夬矣，何咎之有，况于凶乎。“自天祐之吉”当为句，非吉而利，则非所当祐也。

《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谓：“汤没，至太甲（方）〔立〕，称元年。”按《孟子》，成汤之后尚有外丙、仲壬，而《尚书

疏》非之；又或谓古书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汤誓》、《仲虺之诰》皆成汤时诰命，汤没，至太甲元年始复有《伊训》著于《书》，自是孔安国离其文于“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读之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则文自足，亦非缺落。尧之终也，百姓如服考妣之丧三年。百姓，有命者也；为君斩衰，礼也。邦人无服，三年四海无作乐者，况畿内乎？《论语》曰“先行”当为句，“其言”自当后也。似此之类极多，皆义理所系，则章句亦不可不谨。

527. 断章

古人引《诗》，多举诗之断章，断音段，读如断截之断，谓如一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取义，不取全篇之义，故谓之“断章”。今之人多读断章，断音锻，谓诗之断句，殊误也。诗之末句古人只谓之“卒章”，近世方谓“断句”。

528. 玄纁五两

古人谓币言“玄纁五两”者，一玄一纁为一两。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黄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渍丹秫染之。《尔雅》曰“一染谓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谓之竀”，竀，赪也；“三染谓之纁”，盖黄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币以皂帛为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戋戋”，戋戋者寡也，谓之盛者非也。

529. 南北音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辈，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陆德明，吴人，多从吴音；郑康成，齐人，多从东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赎刑”，赎音树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谓赎为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如疡医“祝药劀杀之齐”，祝音呪，郑康成改为注，此齐、鲁人音也，至今齐谓注为呪；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之尚书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谓尚为常。

乐律

530．义海琴艺

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531．燕乐二十八调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七声，宫、〔羽、〕商、角、徵、变宫、变徵也。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句）〔六〕、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

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声。外则为犯。

燕乐七宫，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七商，越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钟角；七羽，中吕调、南吕调又名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又名大石调、般涉调、高般涉、正平调。

532．燕乐声调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亦不能尽归本律，故有祖调、正犯、偏犯、旁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杀。凡此之类皆后世声律渎乱，各务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间亦自有伦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备纪。

533．中声正声

乐有中声、有正声，所谓“中声”者，声之高至于无穷，声之下亦无穷，而各具十二律，作乐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声，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应天地之节；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盈丈之弦其节亦十三，盈尺之弦其节亦十三，故琴以为十三

徽。不独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为磬之法，“已上则磨其耑，已下则磨其旁”。磨之至于击而有韵处即与徽应，过之则复无韵；又磨之至于有韵处，复应以一徽。石无大小，有韵处亦不过十三，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近世金石之工盖未尝及此。不得正声，不足为器；不得中声，不得为乐。

534．十六声

律有四清宫，合十二律为十六，故钟磬以十六为一堵。清宫所以为止于四者，自黄钟而降至林钟，宫、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则即以黄钟为角，南吕以大吕为角，则民声皆过于君声，须当折而用黄钟、大吕之清宫；无射以黄钟为商、太族为角，应钟以大吕为商、（角钟）〔夹钟为角〕，不可不用清宫，此清宫所以有四也。其余徽、羽，自是事、物用变声，过于君声无嫌，自当用正律，此清宫所以止于四而不止于五也。君、臣、民用从声，事、物用变声，非但义理次序如此，声必如此然后和，亦非人力所能强也。

535．声律差舛

本朝燕部乐经五代离乱，声律差舛，传闻国初（此）〔比〕唐乐高五律，近世乐声渐下，尚高两律。予尝以问教坊老乐工，云：“乐声岁久势当渐下，一事验之可见，教坊管色，岁月浸深则声渐差，辄复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响皆是古器。铁性易（缩）〔锈〕，时加磨莹，铁愈薄而声愈下。乐器须以金石为准，若准方响则声自当渐变。”古人制器用石与铜，取其不为风雨燥湿所移，未尝用铁者，盖有深意焉。律法既亡，金石又不足恃，则声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

也。

536．扁钟圆钟

古乐钟皆圆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扁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

537．琴瑟应声

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茍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538．敦掣住折

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更有折声，唯合字无，折一分、折二分至于折七八分者皆是。举指有浅深，用气有轻重，如笙、箫则全在用气，弦声只在抑按，如中吕宫一字、仙吕宫五字，皆比（似）〔他〕调低半格方应本调。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539．一弦稽琴格

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

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稽琴格。

540．正声变声

律吕宫、商、角声各相间一律，至徵声顿间二律，所谓“变声”也。琴中宫、商、角皆用缠弦，至徵则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与九徽应，独徵声与十徽应，此皆隔两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虽增少宫、少（角）〔商〕，然其用丝各半本律，乃律吕清倍法也，故鼓之六与一应、七与二应皆不失本律之声。后世有变宫、变徵者，盖自羽声隔八相生再起宫，而宫生徵，虽谓之宫、徵而实非宫、徵声也。变宫在宫、羽之间，变徵在角、徵之间，皆非正声，故其声庞杂破碎，不入本均，流以为郑卫，但爱其清焦而不复古人纯正之音。惟琴独为正声者，以其无间声以杂之也。世俗之乐惟务清新，岂复有法度，乌足道哉。

541．燕乐杀声

十二律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今燕乐皆无。太簇商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太簇角今为越角，用（上）〔工〕字；太簇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宫〕、商，今燕乐皆无。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调）〔角〕，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今为南吕宫，用尺

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大吕）〔黄钟〕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四）〔工〕字。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

补笔谈卷二

象数

542．纳音新说

又一说，子、午属庚，此纳甲之法。震初爻纳庚子、庚午也。丑、未属辛，巽初爻纳辛丑、辛未也。寅、申属戊，坎初爻纳戊寅、戊申也。卯、酉属己，离初爻纳己卯、己酉也。辰、戌属丙，艮初爻纳丙辰、丙戌也。巳、亥属丁。兑初爻纳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宫与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属土。余皆仿此。三言而得之者，徵与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属火。五言而得之者，羽与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己，故皆属水。七言而得之者，商与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己，故皆属金。九言而得之，角与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己，故皆属（金）〔木〕。

此出于《抱朴子》，云是《河图玉版》之文。然则一何以属土，三何以属火，五何以属（金）〔水〕？其说云："中央总天之气一，南方丹天之气三，北方玄天之气五，西方素天之气七，东方苍天之气九。"皆奇数而无偶数，莫知何义，都不可推考。

543. 倒布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谓之“入易”，吴人谓之“倒布”。壬日气候如本月，癸日差温类九月，甲日类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时节则温，夏则暑，冬则寒。辛日以后自如时令。此不出阴阳书，然每岁候之亦时有准，莫知何谓。

544. 潮汐

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复有早晚？予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月正午而生者为潮，则正子而生者为汐；正子而生者为潮，则正午而生者为汐。

545. 十二气历

历法见于经者，唯《尧典》言“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置闰之法自尧时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闰之法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谓之一日，月一盈亏谓之一月，以日月纪天虽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复与日会，岁十二会而尚有余日，积三十二月复余一会，气与朔渐相远，中气不在本月，名实相乖，加一月谓之“闰”。闰生于不得已，犹构舍之用橝楔也，自此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岁事之舒惨。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则朔在气

前者是也，徒谓之乙岁之春而实甲岁之冬也；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则朔在气后者是也，徒谓之甲岁之冬乃实乙岁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为实，而生杀之实反为寓，而又生闰月之赘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

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之春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陵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不须改旧法。唯月之盈亏，事虽有系之者如海潮、胎育之类，不预岁时寒暑之节，寓之历间可也。藉以元祐元年为法，当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历日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

546．五辰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

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星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

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见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星，大火为之长；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近辅，远乎日不过一辰，故为行星之长。五行之时谓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时，以四时分属五行，则春、夏、秋、冬虽属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属土，故不可以时言，须当以月言。〔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则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也。

547．十干化运

《黄帝素问》有五运六气。所谓“五运”者，甲、己为土运，乙、庚为金运，丙、辛为水运，丁、壬为木运，戊、癸为火运。如甲、己所以为土，戊、癸所以为火，多不知其因。予按，《素问·五运〔行〕大论》黄帝问五运之所始于岐伯，引《太始天元册》文曰“始于戊、己之分”，“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王砅注引《遁甲》：“六戊为天门，六己为地户。”天门在戌、亥之间，奎壁之分；地户在辰、巳之间，角轸之分。

凡阴阳皆始于辰，〔上篇所论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谓之十二辰，十二时亦谓之十二辰，日、月、星谓之三辰，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五运起于角轸者，亦始于辰也。甲、己之岁，戊己黅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土运；角属辰、轸属巳，甲、己之岁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为土运。下皆同此。乙庚之岁，庚辛素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金运，庚辰、辛巳也；丙、辛之岁，壬癸玄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水运，壬辰、癸巳也；丁、

壬之岁，甲乙苍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木运，甲辰、乙巳也；戊、癸之岁，丙丁丹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火运，丙辰、丁巳也。《素问》曰始于“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凡运临角轸，则气在奎壁以应之，气与运常同天地之门户，故曰“土位之下，风气承之”，甲、己之岁戊己土临角轸，则甲乙木在奎壁；奎属戌、壁属亥，甲、己之岁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者，乙、庚之岁庚辛金临角轸，则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气承之”者，丙、辛之岁壬癸水临角轸，则戊己土在奎壁；曰“风位之下，金气承之”者，丁、壬之岁甲乙木临角轸，则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者，戊、癸之岁丙丁火临角轸，则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问》者皆莫能喻，故具论如此。

548．干土寄支

世之言阴阳者，以十干寄于十二支，各有五行相从，唯戊己则常与丙丁同行。五行家则以戊寄于巳、己寄于午，六壬家亦以戊寄于巳而以己寄于未，唯《素问》以奎壁为戊分、轸角为己分。奎壁在亥、戌之间，谓之戊分，则戊当在戌也；轸角在辰、巳之间，谓之己分，则己当在辰也。《遁甲》以六戊为天门，天门在戌、亥之间，则戊亦当在戌；六己为地户，地户在辰、巳之间，则己亦当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二说正相合。按字书，戌从戊、从一，则戊寄于戌盖有从来；辰文从厂音汉、从㐆，音身，《左传》“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㐆字。㐆从乙音隐、从己，则己寄于辰与《素问》、《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与水相随。戊，阳土也；一，水之生数也。水乃金之子，水寄于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戊之理如是。己，阴土也；六，水之成数也。水乃木之母，水寄于东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与隐于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岩之可居者；乙，隐也。

549．音律之数

律有（积实）〔实积〕之数，有长短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

所谓“实积之数”者，黄钟管长九寸，（径）〔围〕九（寸）〔分〕，以黍实其中，其积九九八十一，此实积之数也。（林钟）〔太簇长八寸〕，（径）〔围〕九（寸）〔分〕，八九七十二，《前汉书》称八八六十四，误也，解具下文。余律准此。

所谓“长短之数”者，黄钟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长六寸；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长八寸，此长短之数也，余律准此。

所谓“周径之数”者，黄钟长九寸，围九分；古人言黄钟围九分，举盈数耳，细率之当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钟长六寸，亦围九分，十二律皆围九分，《前汉》志言“林钟围六分”者误也，予于《乐论》辩之甚详。《史记》称“林钟五寸十分四”，此则六九（分）五十四，足以验《前汉》误也。余律准此。

所谓“清浊之数”者，黄钟长九寸为正声，一尺八寸为黄钟浊宫，四寸五分为黄钟清宫，倍而长为浊宫，倍而短为清宫。余律准此。

550．八卦之数

八卦有过揲之数，有归余之数，有阴阳老少之数，有河图之数。

所谓“过揲之数”者，亦谓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过揲之数也，余卦准此。前卷叙之已详。

所谓“归余之数”者，乾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五，再变、三变之初各四，并卦为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归余之数也；坤一爻三（少）〔多〕，初变之初九，再变、三变各八，并卦为二十（爻）〔六〕，（三爻）〔爻三〕合之七十八，此坤卦归余之数也，余卦准此。

“阴阳老少之数”，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阳之数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阴之数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阳之数七；巽、离、兑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阴之数八。

所谓“河图之数”者，河图北方一、南方九、东方三、西方七、东北八、西北六、东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东、东南、西〕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五；坤得（东）西、南、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震得东南、西南、东、西、北，故其数十有七；巽得南、中、东北、西北，故其数二十有八；坎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中，故其数二十有五；离得东、西、南、北，故其数二十；艮得南、东、西、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有三；兑得东南、西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二，具图如后。

551．藏往知来

揲蓍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阳爻，乾为老阳，两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后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阴爻亦如此，三爻坤为老阴，两少一多，非巽即离，非离即兑，多在前巽也，多在中离也，多在后兑也。积三爻为内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为六，〔内〕卦〔三〕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内外六十四卦复自相乘，为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蓍凡

十有八变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间，细算之乃见。凡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此变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尽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贡《易林》中所载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终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积至微之数以成至大，积至大之数却为至微，循环无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图》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变为一卦，循环相生，莫如其端。大小一也，积小以为大，积大复为小，岂非一乎？往来一也，首穷而成尾，尾穷而反成首，岂非一乎？故至诚可以前知，始末无异故也。以夜为往者，以昼为来；以昼为往者，以夜为来。来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来不足怪也。圣人独得之于心而不可言喻，故设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学者当观象以求圣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见，然后可以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独此数也，知言象为糟粕，然后可以求《易》。

官政

552．不使一物失所

有一朝士与王沂公有旧，欲得齐州，沂公曰：“齐州已差人。”乃与庐州，不就，曰：“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便尔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惭沮而退。

553．孙伯纯远虑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孙，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买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盐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近岁（连）〔涟〕、海间刑狱、盗贼、差徭比旧浸繁，多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如山，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椿、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椿、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被科无已时也。”其远虑多类此。

554．争字构讼

孙伯纯史馆知苏州，有不逞子弟与人争“状”字当从犬、当从大，因而构讼，孙令褫去巾带，纱帽下乃是青巾，孙判其牒曰：“偏旁从大，书传无闻；巾帽用青，屠沽何异？量决小杖八下。”苏民传之，以为口

实。

555．张知县菜

忠定张尚书曾令鄂州崇阳县，崇阳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忠定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自此茶园渐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间。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民有入市买菜者，公召谕之曰：“邑居之民无地种植，且有他业，买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笞而遣之，自后人家皆置圃，至今谓芦菔为“张知县菜”。

权智

556．释谍却虏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戍兵步骑甚众，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557．老军校退敌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夫）〔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邪？聊欲安众心耳。”

558．《汉书》脱略

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陉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余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耳。向使余小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彼知己，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

汉五年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此亦拔赵策也。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堕马”势也。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

观古人者当求其意，不徒视其迹。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从古言韩信善用兵，书中不见信所以善者。予以谓信说高帝还用三秦，据天下根本，见其断；虏魏豹、斩龙且，见其智；拔赵、破楚，见其应变；西向师亡虏，见其有大志。此其过人者，惜乎《汉书》脱略，漫见于此。

559. 种世衡用间

种世衡初营清涧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刚果有谋，以义烈自名，世衡延置门下，恣其所欲，供亿无算，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遇之愈厚。留岁余，崧亦深德世衡，自处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拽下械击捶掠，极其苦楚，凡一月，濒于死者数矣，崧终不伏，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则死矣，终不以不义自诬。”毅然不顾。世衡审其不可屈，为解缚沐浴，复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尔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万一可胁，将泄吾事，设虏人以此见穷，能不相负否？”崧默然曰：“试为公为之。”世衡厚遗遣之，以军机密事数条与崧曰：“可以此藉手，仍伪报西羌。”临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胡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遇乞，虏人之谋臣也。崧如所

教，间关求通遇乞，虏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虏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虏人因疑遇乞，舍崧迁于北境。久之，遇乞终以疑死，崧邂逅得亡归，尽得虏中事以报。朝廷录其劳，补右侍禁，归姓为王。崧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世衡本卖崧为死间，邂逅得生还亦命也。康定之后，世衡数出奇计。予在边，得于边人甚详，为新其庙像，录其事于篇。

560．一举济三役

祥符中禁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般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561．凿澳修船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艺文

562．真摹淆乱

李学士世衡喜藏书，有一晋人墨迹在其子绪处，长安石从事尝从李君借去，窃摹一本以献文潞公，以为真迹。一日潞公会客，出书画而李在坐，一见此帖惊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归取验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为石君所传，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墙进，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为摹本，李乃叹曰：“彼众我寡，岂复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563．墨禅

章枢密子厚善书，尝有语：“书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不晓吾语也。”尝自谓“墨禅”。

564．书法入神之途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565．八分书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566．后主钟隐笔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器用

567．兵车制度

熙宁八年章子厚与予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车轮崇六尺〔六寸〕，轵崇三尺三寸。毂末至地也，并轸轐为四尺。（互）〔牙〕围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车罔也。毂长三尺二寸，径一尺三分寸之二。轮之（数）〔薮〕三寸九分寸之五，毂上札辐凿眼是也。大穿内径四寸五分寸之二，记谓之“贤”，毂之里穿也。小穿内径（三）〔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记谓之“轵”，毂之外穿也。辐〔内〕九寸半，辐外一尺九寸，并辐〔广〕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毂之长。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辐广三寸半。深亦如之。舆六尺六寸，车（队）〔隧〕四尺四寸。（队）〔隧〕音遂，谓车之深。盖深四尺四寸，广六尺六寸也。（或）〔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轸内。崇三尺三寸，半舆之（深谓）〔广为〕之崇。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较，两輢上出（二）〔式〕者，并车高五尺五寸。轸围一尺一寸，车后横木。（贰）〔式〕围七寸三分寸之一，较围四寸九分寸之八，轵围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轵乃輢木之植者，衡者与毂末同名。轛围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贰）〔式〕之植者，衡者如较之植轵而名互异。任正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辀深四尺七寸，此梁舡辀也。轵崇三尺三寸，此辀如桥梁，矫上四尺七寸，并衡颈为八尺七寸。国马高八尺，除衡颈则如马之高。长一丈四尺四寸。軓前十尺，队四尺四寸。軓前一丈。策长五尺。衡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长六尺六寸，轴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辀当伏兔者，与任正相应。颈围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颈，辀前持衡者。踵围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踵，輈后承（辕）〔轸〕处。轨广八尺，两辙之间。阴如轨之长。侧于轨前。靷二，前着骖辔，后属阴。在骖之外，所以（正）〔止〕出。胁驱长一丈，皮为之，前系于衡，后属于轸，（内）〔当〕胁所以止（之）〔入〕。服马颈当衡轭，两服齐首。骖马齐衡，两骖雁行，谓小却也。辔六。服马二辔，骖马一辔。度皆以周尺。一尺当今七寸三分少强。以法付作坊制车，兼习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

568．古器曲意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湆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谓浊恶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方为鼎实。今京师大屠善熟彘者，钩悬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遗意也。又古铜香垆多镂其底，先入火于垆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则难灭而持久，又防垆热灼席，则为盘荐水以渐其趾，且以承灰灺之坠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大概多同，盖有所传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己意，奇衺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569．立鐀

“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阁者板格，以庋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鐀。今吴人谓立鐀为“厨”者，原起于此，以其贮食物也，故谓之“厨”。

补笔谈卷三

异事

570．金缠腰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干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571．龟葬梁家

濒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亲，至一山中，见居人说，旬日前有数十龟负一大龟葬于此山中，梁以谓龟神物，其葬处或是福地，与其人登山观之，乃见有丘墓之象，试发之果得一死龟，梁乃迁葬他所，以龟之所穴葬其亲。其后梁生三子，立仪、立则、立贤，立则、立贤皆以进士登科。立仪尝预荐，皇祐中依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则值熙宁立八路选格，就二广连典十余郡，今为朝请大夫致仕，予亦识之。立仪、立则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广州，郁为士族，至今谓之“龟葬梁家”。龟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适兴，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启之邪？

杂志

572．名流雅谑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欧阳文忠公、刁景纯同知礼院。景纯喜交游，多所过从，到局或不下马而去。一日退朝，与子京相遇，子京谓之曰："久不辱至寺，但闻走马过门。"李邯郸献臣立谈间，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嘲之曰："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摩毡。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为一体诗，写于一幅纸上，子京于其后题六字曰"效子美谇景纯"，献臣复注其下曰"道卿（著）〔隶〕，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文忠公又以子美诗书于一绫扇上，高文庄在坐，曰："今日我独无功。"乃取四公所书纸为一小帖，悬于景纯直舍而去。时西羌首领唃厮罗新归附，磨毡乃其子也；王宣庆大阉求景纯为墓志，送钱三百千，故有"磨毡"、"王宣庆"之诮。今诗帖在景纯之孙概处，扇诗在杨次公家，皆一时名流雅谑，予皆曾借观，笔迹可爱。

573．吴道子画钟馗

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痁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痁若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

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

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皇祐中金陵上元县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夫人，汉大司农郑众女也。悫有妹名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将乔钟馗、杨钟馗，然则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于开元之时，开元之时始有此画耳。“钟馗”字亦作“钟葵”。

574. 因诉改谥

故相陈岐公，有司谥荣灵，太常议之，以荣灵为甚，请谥恭。以“恭”易“荣灵”虽差美，乃是用唐许敬宗故事，适足以为累耳。钱文僖公始谥不善，人有为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頔故事，后乃易今谥。

575. 守令图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

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576．咸平和议

咸平末，契丹犯边，戍将王显、王继忠屯兵镇定，虏兵大至，继忠力战，为契丹所获，授以伪官，复使为将，渐见亲信。继忠乘间进说契丹讲好朝廷，息民为万世利，虏母老，亦厌兵，遂纳其言，因寓书于莫守石普，使达意于朝廷，时亦未之信。明年虏兵大下，遂至河，车驾亲征，驻跸澶渊，而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达于行在，上使曹利用驰遗契丹书，与之讲平。利用至大名，时王冀公守大名，以虏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会围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继往，得殿前散直张皓，引见行在，皓携九岁子见曰："臣不得虏情为报，誓死不还，愿陛下录其子。"上赐银三百两遣之。皓出澶州，为徼骑所掠，皓具言讲和之意，骑乃引与俱见戎母萧及戎主。萧搴车帏召皓，以木横车轭上令皓坐，与之酒食，抚劳甚厚。皓既回，闻虏欲袭我北塞，以其谋告守将周文质及李继隆、秦翰、文质等，厚备以待之，黎明虏兵果至，迎射其大师挞览坠马死，虏兵大溃。上复使皓申前约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与利用俱往，和议遂定，乃改元景德。后皓为利用所轧，终于左侍禁。真宗后知〔之〕，录其先留九岁子牧为三班奉职，而累赠继忠至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国史所书本末不甚备，予得其详于张牧及王继忠之子从伾之家。蒋颖叔为河北都转运使日，复为从伾论奏，追录其功。

577．书后敬空

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处不疑，不务过敬。前世启甚简，亦少用联幅者，后世虚文浸繁，无昔人款款之情，此风极可惜也。

578. 阵数

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予按，九军乃方法，七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老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九军之次，李靖之后始变古法，为前军、〔策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策后军；七军之次，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扬奇备伏。先锋、踏白皆在阵外，跳荡、弩手其人皆在军中。

579. 九军阵法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有言阵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为巷，令面相向而立，虽文应古说，

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上疑其说，使予再加详定。予以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今营阵法是也。

580．尚右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宾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让客，此甚无义。惟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者，主道也，非以左为尊也。《礼记》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乃就西阶。”盖尝以西阶为尊，就主人阶所以为敬也。韩信得广武君，东向坐，西向对而师事之，此尊右之实也。今惟朝廷有此礼，凡臣僚登阶奏事，皆由东阶立于御座之东，不由西者，天子无宾礼也。方外唯释门主人升堂，众宾皆立于西，惟职属及门弟子立于东，盖旧俗时有存者。

581．扬州二十四桥

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阿师桥、周家桥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顾家桥、通泗桥今存、太平桥、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

流东出有参佐桥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见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

582．水丹

士人李，忘其名，皇祐中为舒州观察支使，能为水丹。时王荆公为通判，问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则水渐凝结如金玉，精莹骇目。”问其方，则曰：“不用一切，但调节水火之力，毫发不均即复化去，此坎、离之粹也。”曰：“日月各有进退节度。”予不得其详，推此可以求养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奋发，鸟兽孳乳，此定气所化也。今人于春、秋分夜半时汲井水满大瓮中，封闭七日，发视则有水花生于瓮面如轻冰，可采以为药，非二分时则无，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时吐翕咽津，存想腹胃，则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然耀日，术家以为丹药，此中和之在人者。凡变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穷玄化，天人无异，人自不思耳。深达此理，则养生治疾可通神矣。

药议

583．莽草

世人用莽草，种类最多，有叶大如手掌者，有细叶者，有叶光厚坚脆可拉者，有柔软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谬误。按《本草》：“若石南而叶稀无花实。”今考，木若石南信然，叶稀无花实亦误也。今莽草，蜀道、襄汉、浙江湖间山中有，枝叶稠密，团栾可爱，叶光厚而香烈，花红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红蕊，倒垂下，满树垂动摇摇然，极可翫。襄汉间渔人竞采以捣饭饴鱼，皆翻上，乃捞取之。南人谓之“石桂”，白乐天有庐山桂诗，其序曰“庐山多桂树”，又曰“手攀青桂枝”，盖此木也。唐人谓之“红桂”，以其花红故也，李德裕诗序曰：“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移植郊园众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卫公此说亦甚明。自古用此一类，仍毒鱼有验，《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缘谓之草，独此未喻。

584．流水止水

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异，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鳅入江中辄死，乃知鳅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一验。《诗》所谓“岂其食鱼，必河之鲂”，盖流水之鱼品流自异。

585．摩娑石与无名异

熙宁中阇婆国使人入方物，中有摩娑石二块，大如枣，黄色微似花蕊；又无名异一块，如莲菂，皆以金函贮之。问其人真伪何以为验，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虽不同，皆姜黄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为真。无名异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为真。”广州市舶司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世人蓄摩娑石、无名异颇多，常患不能辨真伪。小说及古方书如《炮炙论》之类亦有说者，但其言多怪诞不近人情。天圣中予伯父吏书新除明州，章（宪）〔献〕太后有旨令于舶船求此二物，内出银三百两为价，值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终任求之竟不可得。医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验，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壳许，入口即差。

586．根茎叶性不同

药有用根或用茎叶，虽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达其理未可妄用。如仙灵脾，《本草》用叶，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远志用根，则其苗谓之小草，泽漆之根乃是大戟，马兜零之根乃是独行，其主疗各别。推此而言，其根、苗盖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壳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懵人，食其心则醒；楝根皮泻人，枝皮则吐人；邕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蓝蛇之尾能解药；鸟兽之肉皆补血，其毛角鳞鬣皆破血，鹰鹯食鸟兽之肉，虽筋骨皆化而独不能化毛，如此之类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补骨髓者，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精气不泄乃所以补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弃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凿。若用《本草》中主疗，只当依本说，或别有主疗改用根茎者，自从别方。

587．天竹黄

岭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涧中水皆有毒，唯此水无毒，土人陆行多饮之，至深冬则凝结如玉，乃天竹黄也。王彦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间水皆不可饮，唯剖竹取水，烹饪、饮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阙，冬行，求竹水不可复得，问土人，乃知至冬则凝结，不复成水。遇夜野火烧林木为煨烬，而竹黄不灰，如火烧兽骨而轻，土人多于火后采拾以供药，品不若生得者为善。

588．磁针指南北之异

以磁石磨针锋则鋭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

589．河豚

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据《本草》“河豚味甘温，无毒，补虚，去湿气，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说，人遂信以为无毒，食之不疑，此甚误也。《本草》所载河豚乃今之鰞鱼，亦谓之鮠五回反鱼，非人所嗜者，江浙间谓之“回鱼”者是也。吴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鱼。《本草》注引《日华子》云河豚“有毒，以芦根及橄榄等解之。肝有大毒。又（为）〔名〕鰞鱼、吹肚鱼”，此乃是侯夷鱼，或曰胡夷鱼，非《本草》所载河豚也，引以为注，大误矣。《日华子》称“又名规鱼”，此却非也，盖差互解之耳。规鱼浙东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规；吹肚鱼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胀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为栅，待群鱼大下之时小拔去栅，使随流而下，日暮猥

至，自相排蹙，或触棚则怒而腹鼓，浮于水上，渔人乃接取之。

590．零陵香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兰蕙是也，又名薰，《左传》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即此草也。唐人谓之“铃铃香”，亦谓之“铃子香”，谓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至今京师人买零陵香须择有（零）〔铃〕子者，铃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语，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会名之，后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经自有薰草条，又名蕙草，注释甚明，南方处处有，《本草》附会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591．芦荻

药中有用芦根及苇子、苇叶者，芦、苇之类凡有十数种，芦、苇、葭、菼、薍、萑、葸息理反、华之类皆是也，名字错乱，人莫能分。或疑（芦）〔薍〕似苇而小，则薍非苇也；（今）〔舍〕人云葭一名（华）〔苇〕，郭璞云薍似苇，是一物。按《尔雅》云“菼，薍；（苇）〔葭〕，芦”，盖一物也，名字虽多，会之则是两种耳，今世俗只有芦与荻两名。按《诗》疏亦将葭、菼等众名判为二物，曰：“此物初生为菼，长大为薍，成则名为萑；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故先儒释薍为萑，释葭为苇。”予今详诸家所释，葭、芦、苇皆芦也，则菼、薍、萑自当是荻耳。《诗》云“葭菼揭揭”，则葭，芦也；菼，荻也。又曰“萑苇”，则萑，荻也；苇，芦也。连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诗释文》云“薍，江东人呼之为乌蓲”，今吴中乌蓲草乃荻属也，则（信）〔萑〕、薍为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

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

荻芽似竹笋，味甘脆可食；茎脆，可曲如钩，作马鞭节；花嫩时紫脆，老则白如散丝；叶色重，狭长而白脊；一类小者可用为曲薄，其余唯堪供爨耳。芦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茎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叶阔大而色浅；此堪作障席、筐筥、织壁、覆屋、绞绳杂用，以其柔韧且直故也。今药中所用芦根、苇子、苇叶，以此证之，芦、苇乃是一物，皆当用芦，无用荻理。

荻芽类似竹笋，味道甘甜爽口能食用；茎柔弱，能弯曲得像钩子，像马鞭那样有节；花刚开时紫色，长老了就发白如同散丝絮；叶子颜色深重，形状狭长而有白色的筋；有一种小的能用来做曲薄，其他只能当柴烧而已。芦芽味道较甜，作为蔬菜尤其好；茎是直的；花呈穗状像狐尾，褐色；叶片阔大而颜色浅；它能用于制作障席、筐筥以及编墙壁、盖屋顶、绞绳子等各种用途，因为它柔韧且挺直的缘故。现在药物中所用的芦根、苇子、苇叶，由此证明，芦、苇乃是一种东西，都应当用芦，没有用荻的道理。

592．扶栘

扶栘，即白杨也，《本草》有白杨又有扶栘，扶栘一条本出陈藏器《本草》，盖藏器不知扶栘便是白杨，乃重出之。扶栘亦谓之蒲栘，《诗》疏曰“白杨，蒲栘”是也，至今越中人谓白杨只谓之蒲栘。藏器又引《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又引郑注云“棠棣，栘也，亦名栘杨”，此又误也。《论语》乃引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栘也，蒲栘乃乔木耳。木只有〔常棣、有唐棣，无棠棣，《尔雅》云“常棣，棣也；唐棣，栘也”，〕常棣即《小

雅》所谓“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者，唐棣即《论语》所谓“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谓之“郁李”。《豳诗》云“六月食郁及薁”，注云“郁，棣属”，即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属，又谓之“车下李”，又谓之“唐棣”；薁即郁李也，郁、蘡同音，注谓之蘡薁，盖其实似蘡，蘡即含桃也。《晋宫阁铭》曰华林园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车下李即郁也、唐棣也、白移也，薁李即郁李也、薁也、常棣也，与蒲移全无交涉。《本草》续添郁李“一名车下李”，此亦误也，《晋宫阁铭》引华林园所种，车下李与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误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叶似棣，黄花绿茎而无实，人家庭槛中多种之。

593．杜若即高良姜

杜若，即今之高良姜，后人不识，又别出高良姜条，如赤箭再出天麻条、天名精再出地菘条、灯笼草再出苦耽条，如此之类极多。或因主疗不同，盖古人所书主疗皆多未尽，后人用久渐见其功，主疗浸广，诸药例皆如此，岂独杜若也。后人又取高良姜中小者为杜若，正如用天麻、芦头为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姜为杜若者，杜若古人以为香草，北地山姜何尝有香？高良姜花成穗，芳华可爱，土人用盐梅汁淹以为菹，南人亦谓之山姜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图经》云杜若“苗似山姜，花黄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峡山）〔硖州〕，岭南（北）〔者〕甚好”，正是高良姜，其子乃红〔豆〕蔻也，骚人比之兰、芷。然药品中名实错乱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说，亦莫能坚决，不患多记，以广异同。

594．钩吻辨

钩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疗甚多，注释者多端，或云可入药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杀人。予尝到闽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杀，或误食者，但半叶许入口即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经官司勘鞫者极多，灼然如此。予尝令人完取一株观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言花似栀子稍大，谬说也；根皮亦赤，闽人呼为“吻莽”，亦谓之“野葛”，岭南人谓之“胡蔓”，俗谓“断肠草”。此草人间至毒之物，不入药用，恐《本草》所出别是一物，非此钩吻也。予见《千金》、《外台》药方中时有用野葛者，特宜子细，不可取其名而误用，正如侯夷鱼与鯸鱼同谓之河豚，不可不审也。

595．黄环

黄环，即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实如皂荚，《蜀都赋》所谓“青珠黄环”者，黄环即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种以为庭槛之饰。今人采其茎于槐干上接之，伪为矮槐，其根入药用能吐人。

596．栾荆

栾有二种，树生，其实可作数珠者谓之“木栾”，即《本草》栾花是也；丛生，可为杖棰者谓之“牡栾”，又名黄荆，即《本草》牡荆是也。此两种之外，唐人补《本草》又有栾荆一条，遂与二栾相乱，栾花出《神农》正经，牡荆见于前汉《郊祀志》，从来甚久，栾荆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谓栾、荆也。

597．紫荆

（柴）〔紫〕荆，陈藏器云“树似黄荆，叶小，无桠，夏秋子熟，正圆如小珠”，大误也。紫荆（与黄荆叶）丛生小木，叶如麻叶，三桠而小；黄荆稍大，圆叶，实如樗荚，著树连冬不脱，人家园亭多种之。

598．枳实枳壳

六朝以前医方唯有枳实，无枳壳，故《本草》亦只有枳实，后人用枳之小嫩者为枳实、大者为枳壳，主疗各有所宜，遂别出枳壳一条以附枳实之后，然两条主疗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实者便是枳壳，《本草》中枳实主疗便是枳壳主疗，后人既别出枳壳条，便合于枳实条内摘出枳壳主疗别为一条，旧条内只合留枳实主疗，后人以《神农》本经不敢摘破，不免两条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农》本经枳实条内称“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安胃气，止溏泄，明目”，尽是枳壳之功，皆当摘入枳壳条，后来别见主疗，如通利关节，劳气、咳嗽、背膊闷倦，散留结、胸胁痰滞，逐水，消胀满、大肠风，止痛之类皆附益之，另为枳壳条；旧枳实条内称“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皆是枳实之功，宜存于本条，别有主疗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条始分，各见所主，不至甚相乱。

599．鲁肃简劲正不徇

鲁肃简公劲正不徇，爱憎出于天性。素与曹襄悼不协，天圣中因议茶法，曹力挤肃简，因得罪去，赖上察其情，寝前命，止从罚俸，独三司使李谘夺职谪洪州。及肃简病，有人密报肃简，但云“今日有佳事”。鲁闻之，顾婿张昷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试往侦之，果襄悼谪随州，肃简曰：“得上殿乎？”张曰：“已差人押出门矣。”鲁大惊曰：“诸公误也，利用何罪至此，进退大臣岂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枢密院，尽忠于朝廷，但素不学问，倔强不识好恶耳，此外无大过也。”嗟惋久之，遽觉气塞，急召医视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动其气，脉已绝，不可复治。”是夕肃简薨。李谘在洪州，闻肃简薨，有诗曰：“空令抱恨归黄壤，不见崇山谪去时。”盖未知肃简临终之言也。

600．道理最大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601．养鬼

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句，近世注杜甫诗，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系绳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尝有近侍奉使过夔、（陕）〔峡〕，见居人相率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众操兵仗群噪而

祭，谓之“养鬼”养读从去声，言乌蛮战殇，多与人为厉，每岁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谓养乌鬼者。

602．杨大年草麻

寇忠愍拜相白麻杨大年之词，其间四句曰：“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铓；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别赠白金百两。

603．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作“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非佳作。

604．诗谶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节美才，年二十余，忽梦为诗，其两句曰：“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虽佳句，有丘墓间意，不数月卒。高邮士人朱适，予舅氏之婿也，纳妇之夕，梦为诗两句曰：“烧残红烛客未起，歌断一声尘绕梁。”不逾月而卒。皆不祥之梦，然诗句清丽，皆为人所传。

605．张詠还牒

成都府知录虽京官，例皆庭参。苏明允常言，张忠定知成都府日，

有一生忘其姓名，为京寺丞知录事参军，有司责其庭趋，生坚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献一诗辞忠定，其间两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忠定大称赏，自降阶执生手曰："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与之升阶，（直）〔置〕酒欢语终日，还其牒，礼为上客。

606．王禹偁联谶

王元之知黄州日，有两虎入郡城夜斗，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鸡夜鸣，司天占之曰"长吏灾"。时元之已病，未几移刺蕲州，到任谢上表两联曰："宣室鬼神之问，绝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付之身后。"上闻之愕然，顾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为此语？"不逾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遗表曰："岂知游岱之魂，遂协生桒之梦。"

607．观灯诗佳句

元祐六年，高丽使人入贡，上元节于阙前赐酒，皆赋观灯诗，时有佳句，进奉副使魏继（延）〔廷〕句有"千仞彩山擎日起，一声天乐漏云来"，主簿朴景绰句有"胜事年年传习久，盛观今属远方宾"。

608．语情与诗意

欧阳文忠有奉使回寄刘（元）〔原〕甫诗云："老我倦鞍马，谁能事吟嘲？"王荆公赠弟（和）〔纯〕甫诗云："老我衔主恩，结草以为期。"言"老我"则语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与"老我"虽同而语无情，诗意遂颓惰。此文章佳语，独可心喻。

609．荆公戏改退之诗

韩退之诗句有“断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万事无过酒”。王荆公戏改此两句为一字题四句曰：“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损一字，而意韵如自为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目　录

校点说明
挥麈前录卷之一
挥麈前录卷之二
挥麈前录卷之三
挥麈前录卷之四
自跋
挥麈后录卷之一
挥麈后录卷之二
挥麈后录卷之三
挥麈后录卷之四
挥麈后录卷之五
挥麈后录卷之六
挥麈后录卷之七
挥麈后录卷之八
挥麈后录卷之九
挥麈后录卷之十
挥麈后录卷之十一
挥麈第三录卷之一
挥麈第三录卷之二
挥麈第三录卷之三
挥麈后录余话卷之一
挥麈余话卷之二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挥麈录》二十卷，包括《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宋王明清撰。明清（1127—？）字仲言，汝阴（今属安徽合肥）人。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院，光宗绍熙三年（1192）任行在杂买务卖场提辖官，次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再次年添差通判泰州，宁宗嘉泰二年（1202）任浙江参议官。事迹见《宋史翼》卷二七、二九，《至元嘉禾志》卷一三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于其事迹考辨较详。

明清之父王铚毕生致力于《国朝史述》的撰辑。明清自幼耳濡目染，对当代史实饶有兴趣，至弱冠时已能博识“本朝典故，前辈言行”，“在众座中偶举旧事，了了如在目前”。他于孝宗乾道元年（1166）在会稽作《前录》，光宗绍熙五年（1194）在武林作《后录》，宁宗庆元元年（1195）在泰州作《三录》，庆元二年或三年作《余话》（地点不详），前后历时三朝三十余年。书中记叙作者历年来的所见所闻，其中虽有小说家言，但仍以史料居多，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朝廷内部矛盾；既详细记录了像岳飞、王禀、徐徽言等坚持抗战、不惜牺牲的民族英雄，也对大奸臣高俅、秦桧作了无情、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正因为作者力求持正论，详故实，不失史法，故书中史料多为当时的史家和史书，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实录院编修的《高宗实录》所采用。

《挥麈》四录因是分别成书，故前三录最初各自单独刊行，至《余话》成书后方有合刻本。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宋龙山书堂刻四录全本，后

世之《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和《四部丛刊续编》本等皆出自该宋本。此次校点，以《四部丛刊续编》本为底本，校以《津逮秘书》本及其他有关资料。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挥麈前录卷之一

1　唐《明皇实录》云："开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诞之日，大置酒合乐，燕百僚于华萼楼下。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愿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使燕乐，休假三日。诏从之。"诞日建节，盖肇于此。天宝七载八月己亥，诏改为天长节。其后肃宗以九月三日生，为地平天成节，史不书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为庆成节。武宗六月十二生，为庆阳节。懿宗十月二日生，为延庆节。僖宗八月五日生，为应天节。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生，为嘉会节。哀帝十月三日生，为延和节。梁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为大明节。末帝九月十二日生，为明圣节。后唐明宗九月九日生，为应圣节。晋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为天和节。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为启圣节。后汉高祖二月四日生，为圣寿节。隐帝三月七日生，为嘉庆节。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为永寿节。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为天清节。恭帝八月四日生，为天寿节。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为长春节。太宗十月七日生，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真宗十二月二日生，为承天节。仁宗四月十四日生，为乾元节。英宗正月三日生，为寿圣节。神宗四月十日生，为同天节。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为兴龙节。徽宗十月十日生，为天宁节。钦宗四月十三日生，为乾龙节。太上皇五月二十一日生，为天申节。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为会庆节。而章献明肃皇后正月八日生，为长宁节；宣仁圣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为坤成节，以尝临朝故耳。五代诸君节名不见于正史，以郑向《开皇记》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兴节，见令狐绹文集中。唐顺宗圣寿节，见于齐抗《会稽舍宅为寺碑》。后唐清泰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节，见于《五代史·晋家人传》。近董令升作《诞圣录》，惜乎未尽也。

2　祖宗神御像设在南京则鸿庆宫，西京则奉先寺之兴先、会先。会圣宫之降真殿，扬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东曰统平，凤翔曰上清太平宫。及真宗亲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阴，则有澶渊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华阴云台之集真。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旧域，建奉先资福院，为庆基殿，以奉宣祖。艺祖则太平兴国之开先。太宗则启圣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灵宫天兴殿，以奉圣祖。其后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严，英宗之英德，皆在其侧也。又有慈孝之崇真，万寿之延圣，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献明肃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后，曰广孝。章惠在延圣之后，曰广爱。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丰中，神宗以献飨先后失序，地偏且远，有旷世不及亲祠者，乃诏有司：神御之在京师，寓于佛祠者，皆废彻而迁之禁中，繇英德而上，五世合为一宫，凡十一殿，以世次列东西序。帝殿一门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庑，绘画容卫，公王名将，罗立左右。内有燕寝温清之室，玩好毕陈。而母后居其北。改庆基曰天元，后曰太始。开先曰皇武，后曰俪极。永极曰定大，后曰辉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庆。孝严曰美成，后曰继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来宁，曰燕娭，曰灵游，曰凝神，曰天游，曰泠风，曰太灵，曰丹台，曰灵昆，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于新宫，大赦天下。绘像侍臣于后。元祐初，即治隆之后宣光殿以奉神宗。绍圣初，辟宫之东隅为显承殿，以宣光殿故址为徽音殿，以奉宣仁圣烈。建中靖国元年，诏以显承介于一偏，庙号未称，于是度驰道之西，东直大定，南北广袤地势，并撤省寺，创为西宫，建大明殿以奉神宗，为馆御之首。涓日迁奉亲祠，永为不祧之庙，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录功臣后，如元丰故事云。

3　西京应天寺本后唐夹马营，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诞圣之地建寺锡名。东京启圣院，本晋护圣营，以太宗诞圣之地，太平兴国六年建

寺，雍熙二年寺成，赐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大统，治平二年建齐州为兴德军。熙宁八年八月，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十顷。

4　开基节建名，世多无知者。建炎初，尝诏：“如后来所立元圣、真元节名之类，除开基节外，悉皆罢去。”始知为未久。因考建中以后诏旨，政和二年，南京鸿庆宫道士孟若蒙进状言：“本宫每遇正月初四日为创业之日，修设斋醮，乞置节名，以永崇奉。”诏从其请。近见曾仲躬云：“若蒙亦能诗。文清作南京少尹日，尝与之游。乱后复会于三衢。绍兴间，若蒙又以前绩自陈。时秦会之当轴，令敕住临安府天庆观，非其所欲，拂衣而归，老于衢云。”仰惟太上皇帝中兴再造，复在南都，符命岂偶然哉。

5　太祖皇帝朝，尝诏重修先代帝王祠庙，每庙须及一百五十间以上，委逐州长吏躬亲点检，索图赴阙，遣使覆检。令太常礼院重定配享功臣，检讨仪相，画样给付。女娲祠在晋州，书传无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陈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黄帝以后土、风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阳以玄冥配，祠在澶州。高辛以稷配，祠在宋州。唐尧以司徒卨配，祠在郓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成汤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盘、傅说配，祠在陈州。周文王以师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虞叔配，康王以太公、毕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汉高帝以萧何配，文帝以周勃、陈平、刘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亚夫、窦婴、申屠嘉、晁错配，武帝以公孙弘、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张安世配，以上十帝并祠在长安。后汉世祖以邓禹、吴汉、耿弇、贾复配，明帝以东平王苍、桓荣配，章帝以牟融、赵意、宋

安配，以上三庙并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钟繇、荀攸、程昱配，庙在相州。文帝以贾诩、王朗、曹真、辛毗配，晋武帝以羊祜、张华、王濬、杜预配，二庙在河南府。后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肃、长孙晟配，后周文帝以宇文宪、苏绰、燕公于谨、卢辩配，二庙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颎、贺若弼配，庙在凤翔府。唐高祖以河间王孝恭、殷开山、刘政会、淮南王神通配，庙在耀州。太宗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庙在京兆府。明皇以张说、郭元振、王琚配，庙在河中府。肃宗以苗晋卿、裴冕配，庙在京兆府。宪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庙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白敏中、马植配，庙在耀州。朱梁太祖以刘、敬翔、葛从周、袁象先配，后唐庄宗以郭崇韬、李嗣昭、符存审配，明宗以霍彦威、安重进、任圜配，石晋高祖以桑维翰、赵莹配，以上并在河南府。皆著之仪制。是时吴、蜀未平，六朝帝庙阙而不载。

6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7　明清侧闻绍兴初，刘大中以监察御史宣谕诸路回，宰臣以其称职，拟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云：“且令除秘书少监。”宰臣启其所以，太上曰：“大中所至多兴狱，尚有未决者。一除言路，外方观望，恐累及无辜。”德寿之号，称哉。后因阅《会要》，恭睹宏休，恐中秘之书，臣下莫得而悉窥，今载其略。绍兴三年四月十六日，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卖盐宽剩钱壹万贯文省，买到金一百六十余两，银壹千八百两投进。”诏：“纵有宽剩，自合归之有司，非守臣所当进纳。或恐乱有刻剥，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罢，以惩妄作。所进物退还。”绍兴十三年四月一日，宰执进呈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范正国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经费，全仰盐息应办。比因全行客钞，遂或阙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凡属屯驻兵马去处，许依客人买钞请盐，各就本州

出卖，所得息钱，专充军费。”上曰：“法必有弊然后改。未见其弊，遽先改，非徒无益，必致为害。凡法皆然，不独盐也。”又建炎元年十月十二日，宰执诣御舟御榻前奏事讫，上曰：“昨日有内侍自京师赍到内府真珠等物一二囊，朕投之汴水矣。”黄潜善曰：“可惜！有之不必弃，无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𢷬玉毁珠，小盗不起。朕甚慕之，庶几求所以息盗尔。”四年三月七日，宰执进呈宣抚处置使奏：“大食国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曰：“大观、宣和间，茶马司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故马政废阙，武备不修，遂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爱惜其财，以养战士？不若以礼赠而谢遣之。”乃降旨宣司，并不得受，令量度支赐，以答远人之意。绍兴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孔彦舟言：“于潭州州城莲池内收得玉一片，堪篆刻御宝，乞差人宣取。”诏：“御宝已足备，兼自艰难以来，华靡之物，一无所用。令彦舟不须投进。”此与夫却千里马、还于阗玉，适相符合，诚帝王之盛德也。

8　《李和文遗事》云：“仁宗尝服美玉带，侍臣皆注目。上还宫，谓内侍曰：‘侍臣目带不已，何耶？’对曰：‘未尝见此奇异者。’上曰：‘当以遗虏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宝，赐外夷可惜。’上曰：‘中国以人安为宝，此何足惜！’臣下皆呼万岁。”

9　《和文遗事》又云：“其家书画最富。有吴道子《天王》，胡瑰《下程图》，唐净心《须菩提》，黄居寀《竹鹤》，孙知微《虎》，韩幹《早行图》、《梅鸡》，传古《龙》，江南画《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画《公子出猎图》，黄居寀《雕狐图》，黄筌《雨中牡丹》，李思训设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支杏花》，徐崇嗣《没骨芍药》，江南《草虫》、独幅山水，黄筌《金盆鹁鸽》、《大窠山茶》。书有怀仁真迹，集右军《圣教序》，贞观《兰亭诗

叙》，右军《山阴帖》、《乐毅论》，颜鲁公书《刘太冲序》，皆冠世之宝。”

10　熙宁八年四月，岐王颢、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赐臣方团玉带各一条，准阁门告报，著为朝仪。臣等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带以赐二王，二王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并以玉鱼赐之。玉带为朝仪始于此。

11　北齐显祖高祥、晋阳公李元忠、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隋长孙览，俱谥文宣，孔子盖出四谥之后。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圣”二字，后避圣祖讳，易为“至圣”。熙宁中，欲加谥“至神元圣帝”，礼官李邦直以谓夫子周臣也，周室诸君止称王，执以为不可。卒从其议。

12　元魏献文欲置学官于郡国，高允表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帝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事载允传。本朝高承纂《事物纪原》，自谓博极，而不取此，何耶？

13　唐高宗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赵璘《因话录》云：“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台未曾有东台、西台之称。明清尝记张鷟《朝野佥载》对天后为戏语云“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台目之。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不乐者呼为“栖台”，盖斥其名也。

14　明清五世祖拾遗，开宝八年以近臣荐，自布衣召对，讲《易》于崇政殿，然后命官。崇政殿说书之名肇建于此。行事具载《三朝国史》。

15　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寿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史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宗自颍王升储，以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康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孙勰进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邢州已升安国军，遂以邢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以庆州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宜州刺史，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又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其后又以徽宗尝为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又以太宗昔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昌军。今上皇帝即位之初，升隆兴、宁国、常德、崇庆诸府，皆以潜藩拥戎之地也。

16　英宗在濮邸，与燕王宫族人世雄厚善。两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时。是生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铄也。神宗后即帝位，令铄进士及第，为本朝宗室登科第一。

17　国朝承五代抢攘之后，三馆有书仅万二千卷。乾德以后，平诸国所得浸广。太宗乡儒学，下诏搜访民间，以开元四部为目，馆中所阙

及三百已上卷者，与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馆之书，别为书库，目曰“秘阁”。真宗咸平三年，诏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一卷给千钱。送判馆看详，委是所少书数，及卷秩别无差误，方许收纳。其所进书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试问，与出身。又令三馆写四部书二本，一置禁中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八年，荣王宫火，延燔三馆，焚爇殆遍。于是出禁中本，就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雠校。校勘、校理之官始于此也。嘉祐五年，又诏中外士庶，许上所阙书，每卷支绢一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元丰中，建秘书省，三馆并归省中，书亦随徙。元祐中，重写御前书籍，又置校对黄本，以馆职资浅者为之。又置重修晋书局。不久皆罢去。宣和初，蔡攸提举秘书省，建言置补御前书籍所，再访天下异书，以资校对。以侍臣拾人为参详官，余为校勘。又以进士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未毕，而国家多故，靖康之变，诸书悉不存。太上警跸南渡，屡下搜访之诏，献书补官者凡数人。秦熺提举秘书省，奏请命天下专委守臣，又有旨录会稽陆氏所藏书上之。今中秘所藏之书，亦良备矣。

18　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于雠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簿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它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

19　绍兴初，昭慈圣献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东漕兼摄二浙应办，用元符末京西漕陈向故事也。朝论欲建山陵，外祖议以谓：“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祔矣。宜以欑宫为名。”佥以

为当，遂用之。陈向权漕事，见汪彦章所撰《徐丞相夫人陈氏墓志》。夫人，向之女也。

20　绍兴戊午，徽宗梓宫南归有日，秦丞相当国，请以永固为陵名。先人建言：“北齐叱奴皇后实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当避。”秦大怒，几蹈不测。后数年，卒易曰永祐。

挥麈前录卷之二

21　祖宗朝重先代陵寝，每下诏申樵采之禁，至于再三。置守冢户，委逐处长吏及本县令佐常切检校，罢任有无废阙，书于历子。太昊葬宛丘，在陈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阳葬临河县故城东。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台阴城，唐尧葬城阳穀林，今郓州界。舜葬零陵郡九疑山，今永州界。女娲葬华州界。夏禹葬会稽山，今越州会稽县。商汤葬宝鼎县。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府咸阳县界。汉高祖葬长陵，在耀州安北。后汉世祖葬原陵，在洛阳县界。唐高祖葬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葬昭陵，在醴泉县北九嵕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户，每岁春秋祠，御书名祝板，祭以太牢。诸处旧有祠庙者，亦别祭飨。商中宗帝太戊葬内黄县东南阳，武丁葬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皆葬毕，在咸阳县界。汉文帝葬霸陵，在长安东南。宣帝葬杜陵，在长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邺县西。晋武帝葬峻阳陵，在洛阳。后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县。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县。以上十帝，置三户，岁一飨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应县。汉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在长安东北。武帝葬茂陵，在长安西。后汉明帝葬显节陵，章帝葬敬陵，并在洛阳东南。魏文帝葬首阳陵，在偃师县。后魏孝文帝葬永宁陵，在富平县。唐明皇泰陵、宪宗景陵俱在奉天县。肃宗建陵，葬醴泉县。宣宗正陵，在云泉县。朱梁太祖葬兴极陵，在伊阙县。后唐庄宗，葬伊陵，在新安县。明宗葬徽陵，在洛阳东北。石晋高祖葬显陵，在寿安县。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凡祭祀，皆令长吏行礼。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户并以陵近小户充除，二税外，免诸杂差徭。周桓王葬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县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洛阳城中西北隅。前汉元帝葬渭陵，在长安县。

成帝葬延陵，在咸阳县。哀帝葬义陵，在扶风。平帝葬康陵，在长安县北。后汉和帝葬慎陵，茔中庚地。安帝葬恭陵，在长安西北。顺帝葬顺陵，冲帝葬怀陵，并在洛阳西。质帝葬静陵，桓帝葬宣陵，并在洛阳东。灵帝葬文陵，在洛阳西北。献帝葬禅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陵，在河清县。高贵乡公葬洛阳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王原陵，在邺西。晋惠帝葬太阳陵，在洛阳。魏文帝葬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邺。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并葬奉天县。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并葬富平县。德宗崇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并葬三原县。昭宗和陵，葬河南缑氏县。梁末帝葬伊阙县。后唐□□□□□□□□□□□□□□□□□□末帝□□□□□□□□（原文此处为□）葬明宗陵内。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采。此乾德四年十月诏也，著于甲令。其后又诏：曾经开发者，重制礼衣常服棺椁，重葬焉。东晋以降，六朝陵寝多在金陵、丹阳之间，皆可考识，而制书不载者，当时江左未平故耳。先子尝纂《历代陵名》，自汉高帝建名以来，虽后妃、追崇、僭霸，无有遗者，今行于世。

22　国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迁一官回授；任子、侍从，仍转一官；宰执换东宫官。熙宁初，欧阳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师带观文殿学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谢表云：“道愧师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居畎亩，犹兼书殿之隆名。”自是以为例。

23　国朝侍从以上，自有寄禄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给谏、吏礼部郎中之类是也。若庶僚曾经饰擢，至于杂流，甄叙悉皆有别。一见刺字，便知泾渭。元丰官制既行，混而为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语。

24　旧制：如侍从致仕、转官、遗表赠四官，皆自其合迁官上加之。今则寄禄官至升朝转赠，仅止员郎而已。

25　蒲传正在翰林，因入对，神宗曰：“学士职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仪未宠，自今宜加佩鱼。”遂著为令。见于《神宗实录》。东坡先生《谢入翰林表》曰：“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中书舍人系红鞓犀带，自叶少蕴始，见姚令威《丛语》，而石林自记却不及。旧假服色，不佩鱼，崇宁末，王照尚书详定敕令启请，许之，自是为例。仍许入衔，具载诏书。其后以除敕中不载，多不署“鱼袋”二字。

26　国朝凡登从班，无在外闲居者。有罪则落职。归班亦奉朝请，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则告老挂冠。熙宁间，始置在外宫观，本王荆公意，以处异论者。而荆公首以观使闲居钟山者八年。

27　官制后，惟光禄大夫及中散、朝议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间，范忠宣当国，始带左右，绍圣初罢去。事见常希古奏疏。大观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彻中散、朝议左右字。绍兴初，枢密院编修官杨愿启请，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为重。

28　前宰相为枢密使者，宋元宪、富郑公、文潞公、陈秀公。宣和二年，郑华原以故相领院事。绍兴七年，秦师垣亦以前揆拜枢密使，未几复登庸。近岁张魏公亦然。李邦直、许冲元、曾令绰、韩师朴为二府，后皆再入为尚书，然不久复柄用。惟令绰竟止八座。

29　旧制：枢密使知枢密院，奏荐子弟，皆补班行。故富郑公之子绍京、文潞公之子贻庆，皆为阁门祗候。元丰后方授文资。

30　神宗朝诏枢密院编修《经武要略》，以都承旨张诚一提举。诚一，武臣也，乞差编修官二员。时王正仲、胡完夫为馆职，诏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举改作管勾。诘朝，执政启上所以，上云：“已差馆职编

修，岂可令武臣提举？”而枢密院编修自此始也。

31　枢密院旧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然。国初二曹俱尝为之。熙宁中，王荆公怒李评，罢去，命曾令绰为都承旨，自是方文武互用矣。

32　仁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庆国公出阁。隆兴初，汤特进封庆国公，明清尝以故事启之，遂上章辞不敢受，改封荣国公。王将明、白蒙亨宣和间皆封庆公而不辞，岂一时忘之耶？

33　政和中，诏天下州县官皆带提举，管勾学事。时姚麟以节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系阶，朝廷许之。靖康初除去。绍兴中复增，但改庶官为主管。时孟信安仁仲来帅会稽。先人寓居，孟氏与家门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语先人云：“忠厚与秦会之虽为僚婿，而每怀疑心。今省谒欑宫，先入朝然后开府，从兄求一不伤时忌对札。”先人举此，仁仲大喜，为援麟旧请草牍以上，奏入即可。寻又降旨。自此武臣帅守，并免入衔，行之至今。

34　国朝范鲁公质、王文献溥、魏宣懿仁浦秉钧史馆、昭文、集贤，三相俱全。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伦、卢大戎多逊，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向文简敏中、吕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二年，刘文忠沆、文潞公彦博、富韩公弼，元祐初，司马温公为左仆射，文潞公平章军国重事，吕正献平章军国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温公薨，文、吕二公在位，而吕汲公大防、范忠宣纯仁为左右仆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35　本朝宰相兼公师者，范鲁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公、吕文靖、韩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余皆罢政后方拜。近日惟张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

36　本朝三入相者，赵韩王、吕文穆、文靖、张邓公、文潞公。蔡元长虽四入而不克有终。

37　国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韩康公、章子厚。近年陈鲁公亦旷典也。

38　元符末，曾文肃自知枢拜相，公弟文昭为翰林，锁宿禁中，面对喻旨草麻，文昭力辞。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检见韩绛故事矣，不须辞。"文昭始拜命。盖熙宁初，韩康公入相，实持国当制。国朝以来，两家而已。《金坡遗事》载钱希白为文僖草麻，虽云仪同钧衡，实未尝秉政也。是时，母氏年九岁，偶至东府门外观阅，归告文肃云："翁翁明日相矣。适见快行家宣叔翁入内甚急，以是逆料。"已而果然。

39　国朝宰相享耆寿者：宋惠安八十，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献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庞颖公七十六，苏丞相八十二。文潞公虽至九十四而薨贬秩中。蔡师垣亦八十，晚节拘籍南迁，殂于中路，不得全有富贵考终。

40　本朝名公多厄于六十六。韩忠献、欧阳文忠、王荆公、苏翰林，而秦师垣复获预其数。吕正惠、吕文穆亦然。

41　本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常山《春明退朝录》备见之，然无逾近岁范觉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一，但寿止三十七。其后张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康健；罢相之后，迁谪居外几二十年，后虽入，竟不拜元宰。

42　国朝身为宰相，寿考康宁，再见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43　吕文穆相太宗。犹子文靖参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为英宗副枢，为神宗枢使；次子正献为神宗知枢，相哲宗。正献孙舜徒为太上皇右丞。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

44　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韩忠宪亿，子康公绛、黄门维、庄敏缜。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纯仁、左辖纯礼。石元懿熙载，子文定中立。吕参政余庆，弟正惠端。陈参政恕，子恭公执中。曹武惠彬，子武穆玮。任安惠中师，弟康懿中正。张参政洎，孙左辖璪。王惠献化基，子安简举正。陈文忠尧叟，弟文惠尧佐。王文献溥，孙康靖贻永。章文献得象，从孙壮恪楶、丞相惇。王枢密博文，子忠简畴。吴正肃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枢密孝宽。韩魏公琦，子文定忠彦、曾孙枢密肖胄。胡文恭宿，侄左丞宗愈。张荣僖耆，曾孙忠文叔夜。梁懿肃适，孙中书子美。蔡忠怀确，子枢密懋。林文节希，从子中书摅。蔡太师京，子枢密攸。邓枢密洵武，弟左辖洵仁。近日如钱参政端礼之于文僖，史签书才、从子丞相浩，亦一家。而洪右相适、枢密遵为伯仲，数十年未尝见也。王文公安石、弟左辖安礼，富韩公弼、孙知枢直柔。

45　韩循之奉常治之妻鲁国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孙，魏公之孙妇，仪公之冢妇，吕惠穆之外孙，鲁简肃之外曾孙，吕文靖之曾外孙。身见其子肖胄为枢密，婿郑亿年为资政殿大学士，仪同执政。他子与孙，俱被饰擢。寿阶八秩，妇人中罕有，唐张延赏、苗夫人可俪之也。

46　钱武肃镠自唐乾宁中尽有二浙之地，享国五世。至忠懿王俶以版图来归，改封邓国王，子弟皆换节旄。其后第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进仕昭陵为枢密使。文僖子次对暄，次对子景臻尚秦鲁公主，位至少保，生子伯诚忱，亦至少师，它子悉建节。伯诚子处和端礼，今参知政事。忠懿兄废王倧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飞彦远兄弟，对掌内

外制；父子又中大科。子飞子穆勰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逊叔伯言至枢密直学士。他位显庸尚多。虽间有以肺腑进，然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

47　晏元献夫人王氏，国初勋臣超之女，枢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献婿，富郑公也。郑公婿冯文简。文简孙婿蔡彦清、朱圣予。圣予女适滕子济。俱为执政。元献有古砚一，奇甚，王氏旧物也。诸女相授，号传婿砚，今藏滕氏。朱之孙女适洪景严，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带一，亦元献旧物，今亦藏滕氏，明清尝于子济子珙处见之。

48　本朝居政府在具庆下者，王文献、卢大戎、包孝肃、张文孝、吴长文、吴正肃、吕吉父、章子后、安厚卿、冯彦为、曾令绰、王彦霖、李士美、王将明、蔡居安、林彦振、王元忠。

49　本朝状元登庸者，吕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宪。故诗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王文安览之不悦。后数十年，李士美、何文缜亦以廷魁至鼎席。

50　唐朝世掌丝纶，以为美谈。而本朝以来，兄弟居禁林者：窦可象仪、弟望之俨。宋元宪、景文。王荆公、和父。韩康公、持国。苏翰林、子由。曾文肃、文昭。蔡元长、元度。邓子裳、子文。张康伯、宾老。宇文仲达、叔通。父子则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庄。梁翰林固、懿肃适。蔡文忠、仲远延庆。钱希白、子飞。苏仪甫、子容。一家则张尚书洎、唐公瑰、邃明璪。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长，而淳父、元长又父子也。钱氏又有纯老、穆父焉。叶道卿、少蕴。而蔡君谟之于元长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则前人俱尝掌之，惟曾南丰与文昭、文肃兄弟三人焉。孔经父、常父，刘邍父、赣父，与从子少冯又对掌内外制也。近日于洪忠宣父子间再见之。

51　雍孝闻，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声太学，学者推重之。崇宁初，省试奏名第一。前此屡上封事剀切，九重固已默识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诋二蔡及时政未便者，徽宗大怒，减死窜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亲批云："雍孝闻昨上书致罹刑辟，忠诚可嘉。特开落过犯，授修武郎阁门宣赞舍人。"命敓而孝闻死矣。于是录其子子纯为右选。绍兴初，从张魏公入蜀，魏公令属赵喆军中。喆诛，子纯坐编管。既死，魏公怜之，复致其子安行一官。绍兴间，以告讦流岭外，不知所终。三世俱以罪废，与前所纪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52　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自祖宗以来，故家以真定韩氏为首，忠宪公家也。忠宪诸子，名连糸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从玉字。玉生子，从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从水字，居京师，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树目之，以别"相韩"焉。"相韩"则魏公家也。魏公生仪公兄弟，名连彦字。彦生子，名从口字。口生子，从胄字。胄之子，名连三画，或谓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焉。东莱吕氏，文穆家也。文穆诸子，文靖兄弟也，名连简字。简字生公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问字，问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内向氏，文简公家也。文简诸子，名连传字。传字生子，从糸字。糸字生，从宗字，钦圣宪肃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两浙钱氏，文僖兄弟名连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景字，景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长主孙则连端字，赐名也。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糸字。高武烈诸子连遵字，遵字生士字，宣仁圣烈兄弟也。士字生公字，公字生世字，世字生之字。晁文元诸子名连宗字，文庄兄弟也。宗字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生子字。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师，都人呼为"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

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李邯郸宅并念佛桥，以桥名目之。陈文惠居近金水门，以门名目之。王文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别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审琦太师九子，以“九院”呼之。张荣僖以位显名，以“侍中家”目之。贾文元居厢后，宋宣献居宣明坊，亦以巷名目之。宋元献兄弟，安陆人，以“安州”表。以上数家，派源既繁，名不尽连矣。在江南则两曾氏，宣靖与南丰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学显，又二族矣。三苏氏：太简、仪父、明允。两范氏：蜀公与文正是也。若莆田之蔡，白沙之萧，毗陵之胡，会稽之石，番阳之陈，新安之汪，吴兴之沈，龙泉州之鲍，皆为今之望族。而都城专以戚里名家又数家，不能悉数也。

53　建州浦城，最为僻邑，而四甲族皆本县人。杨氏则起于文庄，章氏则肇自郇公，盖练夫人、孙夫人阴德，世多传焉。黄氏本于子思，陈氏本于秀公。轩裳极盛，今仕途所至有之。

54　浦城章氏，尽有诸元。子平为廷试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开封府元，正夫楶锁厅元，正夫子綡为国学元，子厚子援为省元，次子持为别试元。其后自闽徙居吴中，族属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榜，必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题名石刻在建阳。

挥麈前录卷之三

55　太上皇帝中兴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游宦参差不齐，仓卒之间，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涛是也。加金字者，钩光祖是也。加“糸”字者，絇纺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改为句者，句思是也。增而为句龙者，如渊是也。繇是析为数家。累世之后，昏姻将不复别。文潞公自云敬晖之后，以国初翼祖讳而改。今有苟氏子孙，与文氏所云相同。盖本一族，亦是杜于南北，失于相照，与此相类。

56　李昌武宗谔之子昭遘，十八岁锁厅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岁登甲科。凡三世俱曾为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57　吴越国忠献王钱佐薨，其弟倧袭位；未几，为其大将胡进思所废。时忠懿王俶为台州刺史，进思迎立之。元丰中，王之孙暄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选尚仁宗女，是为秦鲁长主。靖康末，胡骑犯阙，主避狄南来，因遂卜居。后数年，诏即州赐第。主享之二十年，寿八十六，薨于天台。其子伯诚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师，年亦八十余。少师子，即处和也。处和之女又自台州被选为王妃。去岁处和既为执政，别营甲第，南北相望甚夥。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58　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无有爰立者。元祐中，苏子容丞相自左辖登庸，时以为异恩。崇宁初，徽宗亟欲相蔡元长，遂用此故事。时有献诗者曰：“磊落仪形真汉相，阔疏恩礼旧苏公。”绍兴初，吕元直自签书枢密院入相，前此所无也。

59　张埴乃张说之子，敬翔为敬晖之孙。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近有吴铸者，乃国初功臣吴廷祚之后，祖元扆，复尚主，而失节于刘豫，仕伪庭至枢密使，为其用事。此一律吁可叹哉。李叔佐云。

60　本朝以来，以遗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宻、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间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父子南下，中途为盗所害。寓字元忠。

61　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镈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后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云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

62　崇宁中，以王荆公配宣圣亚兖公，而居邹公之上，故迁邹于兖之次。靖康初，诏黜荆公，但舁塑像，不复移邹公于旧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兖、邹并列而虚右。虽后来重建者，举皆沿袭，而竟不能革也。沈文伯云。

63　刘器之晚居南京，马巨济涓作少尹。巨济廷试日，器之作详定

官所取也，而巨济每见器之，未尝修门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语客。客以讽巨济，巨济曰：“不然。凡省闱解送，则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称门生。殿试盖天子自为座主，岂可复称门生于他人？幸此以谢刘公也。”客以告器之，器之叹服其说，自是甚欢。陆务观云。

64　亡友薛叔器家有“关外侯”印，甚奇古。后考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尝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荡虏将军”章，及明清有“横武将军”印，皆不可考。伯氏有“新迁长”印，后考《前汉书》，乃新室尝以上蔡为新迁也。又友人家有“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既亡，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样皆出诸印右。尝抚得之。或云亦王莽时印。毕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见于《急就章》。

65　明清少游外家。年十八九时，从舅氏曾宏父守台州。有笔吏杨涤者能诗，亦可观，言其外氏唐元相国之裔，一日持告身来，乃微之拜相纶轴也。销金云凤绫，新若手未触。白乐天行并书。后有毕文简、夏文庄、元章简诸公跋识甚多。寻闻为秦熺所取，恨当时不能入石，至今往来于中也。又丹阳吕城闸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格秀才者，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郑王房。出其远祖武德、贞观以来告命敕书凡百余，亦有薛少保、颜鲁公书者，奇甚。明清每语亲旧，经繇不惜一访而阅之，李生亦不靳人之观也。

66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欧阳文忠公、宋景文修《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书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书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于《文粹》。

67　欧阳文忠公父名观，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绛州龙兴

宫”之类。苏东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近为文者或仿此，不知两先生之意也。

68　赐生辰器币起于唐，以宠藩镇。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赐之，自是执政为例。

69　至和三年，宋元宪建言：“庆历郊祀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指，因循顾望，遂逾十载，使王公荐绅，下同闾巷。昭穆杂用，家人缘婾习弊，甚可嗟也。臣近因进对，屡闻圣言，谓诸臣专殖第产，不立私庙，岂朝廷劝戒有所未孚，将风教颓龄，终不可复？反复至意，形于叹息。臣每求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诚亦有由。盖古今异仪，封爵殊制，自疑成殚，遂格诏书。礼官既不讲求，私家何由擅立？且未信而望诚者，上难必责；从善而设教者，下或有违。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国邑之常，然后议之，则坠典无可复之期矣。夫建宗祏，序昭穆，别贵贱之等，所以为孝。虽有过差，是过为孝。殖产利，营居室，遗子孙之业，或与民争利，顾不以为耻。逮夫立庙，则曰不敢。宁所谓去小违古，而就大违古者。今诸儒之惑，不亦甚乎！”于是下两制与礼官详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定官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知枢、参政、同知枢、签枢以上，前任见任宣徽、尚书、节度使、东宫三少以上皆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凡得立庙者，许嫡子袭爵以主祭。其袭爵世降，一世死则不得别立。祔庙别祭于寝。自当立庙者即祔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许庙祭、寝祭，并以世数亲疏迁祧。始得立庙者不祧，以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庙五庙。庙因众子立，而长子在，则祭以嫡长子主之。嫡子死，则不传其子，而传立庙之长。凡立庙，听于京师，或所居州县。其在京师者，不得于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既如奏，仍令别议袭爵之制。其后终以有庙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难尽推袭恩之典，遂不果行。其略已见宋次道《退朝

录》。至嘉祐中，文潞公为相，乃上章引礼官详定制度，平章事以上许立四庙，欲乞于河南府营创庙，诏从之。政和中，蔡元长赐宅京师，援潞公之请，既允所奏，且命礼制局铸造家庙祭器，并余丞相深以下二府皆赐之。绍兴中，秦会之表勋锡第，又举二例，诏令讨论，悉如政和之制云。

70　钱宣靖、吕文靖知制诰，衣绿。张益之友直，邓公子也，为天章阁待制勾当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犹衣绯。仁宗顾见，即赐金紫。吕文穆、李仲询及、许冲元为两制，衣绯。蔡元长、王子发官制行后，为中书舍人，皆衣绯。贾季华琰为枢密直学士正谏大夫，衣绿。

71　本朝父子状元及第：张去华，子师德；梁颢，子固。兄弟：孙何、孙仅，陈尧佐、尧咨四家而已。后来沈文通孙晦以祖孙相继。近年许克昌实许安世之亲侄孙，而王资深、子洋俱为榜眼。

72　旧制：监司虽官甚卑，遇前执政宰藩，亦肩舆升厅事。宣和初，薛肇明自两地出守淮南，有转运判官年少新进，轻脱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几，肇明还旧厅，因与首台蔡元长语及之，且云："乘轿直抵脚踏子始下。呵舆之声惊耳，至今为之重听。其他可知也。"元长大不平。翊日降旨诸路监司，遇前宰执帅守处，即入客位通谒。自是为例。王孟玉云。

73　熙宁中，神宗命馆职张载往两浙，劾知明州苗振。吕正献与御史程伯淳俱言"载贤者，不当使鞫狱"。上曰："鞫狱岂贤者不可为之事邪？"弗许。

74　明清家有徐东湖所记太上皇帝圣语。其略曰："大宗正行司将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当作屋百间。上曰：'修营舍宇，固非今所急。

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于此事得其时制则不书。不书者，圣人之所许也。近时营造之制一下，百姓辄受弊，盖缘州县便行科配矣。’又尝语宰臣等曰：‘为法不可过有轻重。惟是可以必行，则人不敢犯。太重则决不能行，太轻则不足禁奸。朕尝语徐俯：异时宫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军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以常法处之，后更无犯者。乃知立法贵在中制，所以决可行也。’”

75　淳化三年，西夏李继捧遣使献鹘，号“海东青”。上赐诏曰：“朕久罢畋游，尽放鹰犬。卿地控边塞，时出捕猎，今还以赐，卿可领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繇此失国。乌乎，太宗圣矣哉！

76　元祐名卿朱绂者，君子人也。尝登禁从。绍圣初，不幸坐党锢。崇宁间，亦有朱绂者，苏州人，初登第，欲希晋用，上疏自陈与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后世以为疑，遂易名谔，字曰圣予。蔡元长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谢而卒，年方四十。薛叔器云。

77　熙宁中，御史言徐德占奉祠太庙，尝广坐云“仁宗有遗行”。诏问状坐客，客不敢对，以为无。德占云：“臣比行事至章懿太后室，因为客言，章懿实生仁宗而不及养，后以帝女降后之侄玮，主乃与玮不协，使仁宗有遗恨。臣实洪州人，声音之讹，遂至风闻。”上以其言有理，笑而薄罚之。

78　宣和中，蔡居安提举秘书省。夏日，会馆职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征瓜事，各疏所忆，每一条食一片。坐客不敢尽言，居安所征为优。欲毕，校书郎董彦远连征数事，皆所未闻，悉有据依，咸叹服之。识者谓彦远必不能安，后数日果补外。苏训直云。

79　曾文肃帅定，一日晨起，忽语诸子曰：“吾必为宰相，然须南

迁。”启其所以，公曰：“吾昨夕梦衣十郎绿袍，北向谢恩，岂非它日贬司户之征乎？”后十年果登庸，既为蔡元长所挤，徙居衡阳，已而就降廉州司户参军，敕到，取幼子⿰纟开朝服以拜命，果符前梦。十郎，即⿰纟开排行也。

80　韩似夫与先子言：“顷使金国，见虏主所系犀带，倒透中正透，如圆镜状，光彩绚目。似夫注视久之。虏主云：‘此石晋少主归献耶律氏者。唐世所宝日月带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献。中有画双鲤存焉，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它矣。’二物诚绝代之珍也。”盆盖见之范蜀公《记事》矣。

81　《建隆遗事》，世称王元之所述。其间帅多诬谤之词，至于称赵普、卢多逊受遗昌陵，尤为舛缪。案《国史》：韩王以开宝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钧。当太祖升遐时，政在外，何缘前一日与卢丞相同见于寝邪？称太祖长子德昭为南阳王，又误矣。初未尝有此封。元之当时近臣，又秉史笔，岂不详知？且载《秦王传》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见《三朝国史·秦王传》邪？可谓乱道。此特人托名为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赋》，与《国史》本传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诰舍人贬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学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齐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颠错，其伪也明矣。

82　张贤良咸，汉阳人。应制举，初出蜀，过夔州，郡将知名士也，一见，遇之甚厚。因问曰：“四科优劣之差，见于何书？”张无以对。守曰：“载《孟子注》中。”因检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拢之也。”张道中漫思索，著论成篇。至都，阁试六论，以此为首题，张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钱穆父览之大喜，过阁第一。黄六丈叔愚能记守之姓名，尝以见告，今已忘之。张即魏公乃翁也。

83　唐文皇聚一时名流于册府，始有十八学士之号。后来凡居馆殿者皆称之。国朝以来，仕于外，非两制，则虽帅守监司，止呼寄禄官，惟通判多从馆中带职出补，如蔡君谟湖州、欧阳文忠公滑州、王荆公舒州、东坡先生杭州，如此之类甚多。刘赣父赴泰倅诗云："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寻云气望蓬莱。"盖在道山五载，然后得之。学士之称施于外者，繇通判而然。今外廷过呼，大可笑矣。

84　建炎己酉岁二月，金人举国南寇。时太上驻跸维扬，虏既次临淮郡，相距甚迩。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余人拒敌。是日也，尘氛蔽日，虏初不测其多寡，遂相拒。逾半日，尉与众竟死不退，于是探骑得疾走上闻，乘舆百寮，仅得南度。倘非尉悉力以拒其锋，俾探骑得上闻，则殆矣。尉之姓名不传于世，可恨。友人王彦国献臣能道其详，他日当问之，为求大手笔作传。近见程可久云："尉姓孙。亦尝以白国史汪圣锡矣。"后闻孙名荣。

85　《三朝史·钱俨传》云："俨能饮酒，百卮不醉，尝患无敌。或言一军校差可伦拟，问其状，曰：'饮酒多手、益恭。'俨曰：'此亦变常，非善饮也。'"《东轩笔录》云："冯文简在太原，以书妖王灵芝曰：'并门歌舞妙丽，吾闭目不窥，但日与和甫谈禅耳。'平父答曰：'所谓禅者，只恐明公未达耳。盖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冯深伏其言。"以二条观之，万事莫不安于自然也。

86　本朝及五代以来，吏部给初出身官付身，不惟著岁数，兼说形貌，如云"长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记"；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瘢痕"之类，以防伪冒。至元丰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乱，衣冠南渡，承袭伪冒，盗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旧制不为无意也。

87　靖康间，欲追褒司马温公，舆论以谓惟范忠宣在元祐间尤为厚德，可俪，而有司一时卤莽，乃误书文正之名，批旨行下，遂俱赠太师。盖不知文正以忠宣、德孺为宰执，已追赠至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久矣。适何文缜在中书，以乡曲之故，乃以张天觉厕名其间，亦赠太保。而天觉熙宁中自选人受章子厚知，引为察官。事见《邵氏辩诬》。为舒信道发其私书，贬斥流落于外。绍圣初，子厚秉钧，再荐登言路，攻击元祐诸贤，不遗余力，至欲发温公、吕正献公之墓，赖曾文肃公力启于泰陵，始免。其为惨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校雠《道藏》复职，又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之表，诗有“每闻同列进，不觉寸心忙”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奸。后来闽中书坊间《骨鲠集》，辄刊靖康诏书于首，繇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侥幸乃如此者，可发一叹。张文老云。

88　建炎末，赠黄鲁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张文潜俱为直龙图阁。文潜生前，绍圣初自起居舍人出，带此职盖甚久，亦有司一时稽考之失也。

89　李成字咸熙，系出长安，唐之后裔。五代避地，徙家营丘。弱而聪敏，长而高迈。性嗜杯酒，善琴弈，妙画山水，好为歌诗。琐屑细务，未尝经意。周世宗时，枢密使王朴与之友善，特器重之，尝召赴辇下。会朴之亡，因放诞酣饮，慷慨悲歌，遨游搢绅间。大府卿卫融守淮阳，遣币延请，客家于陈。日肆觞咏，病酒而卒，寿四十九。子觉，仕太宗，两历国子博士。其后以觉赠至光禄寺丞云。此宋白撰志文大略如此。王著书，徐铉篆。觉字仲明，列《三朝国史·儒学传》，叙其世家又同。觉子宥，仕至谏议大夫，知制诰，有传载《两朝史》。传云：“祖成，五代末以诗酒游公卿间，善摹写山水，至得意处，殆非笔墨所成。人欲求者，先为置酒。酒酣落笔，烟云万状，世传以为

宝。”欧阳文忠公《归田录》乃云“李成仕本朝尚书郎”，固已误矣；而米元章《画史》复云“赠银青光禄大夫”，又甚误也。

挥麈前录卷之四

90　王丝字敦素，越之萧山人。景祐初为县令，会岁歉，丝每家支钱一千以济之，期以明年夏输绢壹匹，邑人大受其惠，称为德政。繇此当路荐之。盖是时一缣售价，不逾其数尔。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为作墓志，具载其事。王荆公当国，仿其法施之天下，号为和买。久之，本钱既不复俵，且有折帛之害。世误传始于王仪仲素。仪仲，文正公之子，早即贵达，未尝为邑，官至八座没，谥懿敏，《国史》本传可考。其子巩，字定国，与东坡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献公之甥。文亦奇，欲预赛神会，而苏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兴大狱，梅圣俞谓“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者也。其孙即商老彭，以诗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资深，元丰御史中丞，其孙方叔正民兄弟，皆显名一时，扬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来，以风采闻，尝遍历天下诸路计度转运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敦老如冈之祖，盖济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为一，不可不辩。李豸，阳翟人，东坡先生门下士，亦字方叔。两方叔俱以文鸣，诗章又多，互传于世。

91　郭稹字仲微，仕至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幼孤，母边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丧。知礼院宋祁言稹服丧为过礼，请下有司博议，因冯元等奏，听解官。申心丧始此。

92　太祖皇帝立极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县令间道驰骑赍贺表，率先至阙下。上大喜。平蜀后，诏令三泉县不隶州郡，遇贺庆，许发表章直达榻前。至今甲令，每于诸州军监下注云“三泉县同”，是矣。元符末，龚言序为县尉，妇弟江端本子之薄游至邑。令簿素与龚不叶，

相帅游山，经宿未回。龚摄县事，忽赦书至，徽宗登宝位，龚即宣诏称贺，偶未有子，亟令子之奉表诣都，令归已无及。铨曹以初品官无奏、异姓无服亲之文沮之。子之早负俊名，曾文肃当国，为将上取旨特补河南府助教，今之上州文学也。后子之官与职俱至正郎，一时以为异事。绍兴初，四川制司建言升县为军，失祖宗之指矣。

93　张逸，字天隐，郑州人。登进士。初尝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蜀人谙其民风，华阳县乡长杀人，诬道旁者，县吏受财，狱具，乃令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岁饥，民多杀耕牛食之，犯者皆配关中。逸奏："民杀牛以活，将废穑事。今岁小稔，请一切放还，复其业。"报可。凡四守益州。逸子峋、嵫，亦有显名于世。嵫诸孙，即端明殿学士澄也。

94　《两朝史》章文宪得象传末云："初，闽人谣曰：'南台沙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政和六年，沙复涌，已而余丞相深大拜。十余年前，外舅方公务德帅福唐，南台沙忽再涌，已而朱汉章、叶子昂相继登庸。

95　昔人最重契义。朋从年长，则以兄事之；齿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游，敬之为丈，见之必拜，执子侄之礼甚恭。丈人行者，命与其诸郎游。子又有孙，各崇辈行，略不紊乱，如分守之严。旧例书札止云启或止，稍尊之则再拜，虽行高而位崇者，不过曰"顿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辅以上方曰"台候"，余不敢也。前辈名卿尺牍中可考。今俱不然，诚可太息。

96　太平兴国六年五月，诏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来上云："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

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度砂碛，无水，行人皆载水。凡二日，次都啰啰族，汉使过者，遗以财货，谓之打当。次历茅家呙子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囊驰牵木筏而度。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不育五谷，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历楼子山，无居人，行砂碛中，以日为占，旦则背日，暮则向日，日下则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历卧羊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历太子大虫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锦绵，器用金银，马乳酿酒，饮之亦醉。次历屋地目族，盖达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达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达靼中尤尊者。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次历阿墩族，经马鬃山望乡岭，岭上石庵，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啰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次至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城中首领号‘通天王’。次历小石州。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地有野蚕，生苦参上，可为绵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励石，剖之得宾铁，谓之吃铁石。又生胡桐树，经雨即生胡桐律。次历益都。次历纳职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风驿，本俗法试出诏押御风，御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次历宝庄，又历六钟，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石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人皆穿池为穴以处。飞鸟群萃河滨，或起飞，即为日气所烁，坠而伤翼。屋室覆以白垩。开宝二年，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有水出金岭，导之周绕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硙。地产五谷，惟无乔麦。贵人食马，余食牛及凫雁。乐多箜篌。出貂鼠、白㲲、绣文花蕊布。俗多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

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鍮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游，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扎诏敕，缄锁甚谨。后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振之。人多寿考，率百余岁，绝无夭死。时四月，狮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国，先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来，礼不当拜。’复问曰：‘见王拜乎？’延德曰：‘礼亦不当拜。’阿多于越复数日始出相见，然其礼颇恭。狮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寨。又五日，上金岭、温岭，即多雨雪，上有《龙王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牧放于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北廷川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鹘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䶂，鸷禽捕食之。其王遣人来言，择日以见使者，愿无讶其淹久。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燕，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气涌起，而无云雾，且又光焰若炬，照见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鞋，若皮为底者即焦。下有穴，生清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楼台草木。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马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者，才直一丈。贫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还其国，其王始至。亦闻

有契丹使来，唇缺，以银叶蔽之，谓其王曰：‘闻汉遣使入达靼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达靼，无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犬戎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自六年五月离京师，七年四月至高昌，所历以诏赐诸蕃君长，袭衣金带赠帛。八年春，与其谢恩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师。延德初至达靼之境，颇见晋末陷虏者之子孙，咸相率遮迎，献饮食，问其乡里亲戚，意甚凄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叙云：“此虽载于国史，而世莫熟知。用书于编，以俟通道九夷八蛮将使指者，或取诸此焉。”

97　绍兴丙辰，明清甫十岁，时朱三十五丈希真、徐五丈敦立俱为正字，来过先人。先人命明清出拜二公，询以国史中数事，随即应之无遗，繇是受二公非常之知于弱龄。希真之相，予多见其词翰中。后二十年，明清为方婿，敦立守滁阳，以书与外舅云：“闻近纳某字之子为婿，岂非字仲言者乎？”具道畴昔时事，且过相溢美。又数年，敦立为贰卿，明清偶访之，坐间忽发问曰：“度今此居号侍郎桥，何邪？”明清即应以仁宗朝郎简，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桥。又问郎表德谓何？明清云：“《两朝国史》本传字简之。《王荆公集》中有《寄郎简之》诗，甚称其贤。”少焉，司马季思来，其去，复问明清云：“温公兄弟何以不连名？”明清答以“温公之父天章公生于秋浦，故名池。从子校理公生于乡中，名里。天章长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后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温公，名光。承平时，光州学中有温公祠堂存焉”。敦立大喜，曰：“皆是也。”且顾坐客云：“卒然而酬，博闻如此，可谓俊人矣！”乌乎，敦立今墓木将拱，言之于邑。

98　郭熙画山水名盛，昭陵时尝为翰林院待诏。熙宁初，其子思登

进士第，至龙图阁直学士，更帅三路。既贵，广以金帛收赎熙之遗笔，以藏于家，繇是熙之画人间绝少。思亦多材艺，有《笑谈》、《可用集》行于世。

99　元祐中，吕微仲当轴，其兄大忠自陕漕入朝，微仲虚正寝以待之，大忠辞以相第非便，微仲云：“界以中霤，即私家也。”卒从微仲之请。时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日华尚康宁，且具庆焉，厚卿夫妇偃然居东序。时人以此别二公之贤否。

100　姚宽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残语》，考古今事最为详备。其间一条云：“旧于会稽得一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极有理，不知其谁氏，复恐遗失，故载之。‘观古今诸家海潮之说多矣，或谓天河激涌，葛洪《潮说》。亦云地机翕张，见《洞真正一经》。卢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应。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施师谓僧隐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见窦叔蒙《涛志》。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诏按察岭外，尝经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东过海康雷州，历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广州，迨由龙川惠州，抵潮阳潮州，洎出守会稽越州，移莅句章明州。是以上诸郡，皆沿海滨，朝夕观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进退。十年用心，颇有准的。大率元气嘘吸，天随气而涨敛；溟渤往来，潮顺天而进退者也。以日者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者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敷尾切，魄于上下弦，息于辉朒，女六切。朔而日见东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时，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过月望，复东行，潮附日而又西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复会于子位。

于星知潮当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迟速消息又小异，而进退盈虚，终不失于时期矣。或问曰：四海潮平，来皆有渐，唯浙江涛至，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水岸横飞，雪崖傍射，澎腾奔激，吁可畏也。其可怒之理，可得闻乎？曰：或云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若言狭逼，则东溟自定海，县名，属四明郡。吞余姚、奉化二江，江以县为名，一属会稽，一隶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狭逼，潮来不闻涛有声耳。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地名，属会稽。北望嘉兴大山，属秀州。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墠，水中沙为墠，徒旱切。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墠，南北亘乏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洎月径潮，巽潮来已半，浊浪推滞，后水益来，于是溢于沙墠，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该洽闻于时，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谓必机博之人。后以《真宗实录》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肃为广东提点刑狱，遂取《两朝史》燕公传观之，果尝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尝著《海潮论》、《海潮图》，并行于世。”则知为燕无疑。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亲会稽，居多暇日，有亲朋来过，相与悟言，可纪者归考其实而笔录之。随手盈秩，不忍弃去，遂名之曰《挥麈录》，非所以为书也。长至日，明清识。

自跋

丘明、子长、班、范、陈寿之书，不经它手，故议论归一。自唐太宗修《晋书》，置局设官，虽房玄龄、褚遂良受诏，而许敬宗、李义府之徒厕迹其间，文字交错，约史自此失矣。刘煦之《唐书》，薛居正之《五代史》，号为二氏，而职长监修，未始措辞。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欧阳文忠、宋景文各析纪传，故《直笔》、《纠缪》之书出。国朝《三朝史》，为大典之冠，而进呈于天圣垂帘之际，名臣大节，无所叙录居多；或有一事，见之数传，褒贬异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屡更。先人于是辑《国朝史述》焉，直欲追仿迁、固，铺张扬厉，为无穷之观。虽前日宗工笔削，不敢更易，但益以遗落，损其重复。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传之次；增以宗室、宰执、世系，与夫陟黜岁月三表，如《唐书》之制。绍兴戊午中，执法常公闻其事，诏奉祠中，视史官之秩，尚方给札。奏御及半，而一秦专柄，不尽以所著达于乙览，独存副本私室。先人弃世，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荐绅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亡所掩匿，手泽不复敢留，悉化为烟雾。又十五年，巨援没而公道开，再命会稽官以物办访遗书于家，但记忆残缺，以补册府之阙而已。故旧文居多。此举盖自先祖早授学于六一翁之门，命意本于六一，其后先人承之。故先人迁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属词比事，度越辈流。"痛哉！斯文虽不传于后代，而王言可训于万世也。明清弱龄过庭，前言往行，探寻旧事，鼌夕剽聆。多历年所，忧苦摧挫，万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髡钤以续先志。乾道之初，窃从祠之禄，偏奉山阴，亲朋相过，抵掌剧谈，偶及昔闻，间有可记，随即考而笔之，曰《挥麈录》。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览而大喜，手录而识于后，繇是流传。又尝取司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与夫

陈龢叔及《绍兴拜罢录》，参考弼臣进退，次第年月，列为四图表，置之坐隅，以便观览，今镂板于闽、蜀、江、浙矣。丁酉春，觅官行都，获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门，命与其子仲信游。春容间偶出二编，公一见称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处下询，如：黄实，章子厚之甥，不丽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轸，蔡元长之姻娅，引登言路，而首论其非，遂罹远窜。潘兑，朱勔里人，不登其门而摈斥。李森为中司，不肯观望。王黼穷邓之纲之狱而被逐。燕、云之役，盖成于陈尧臣。王寀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刘炳兄弟，世皆亡其事迹。明清不量其愚，为冥搜伦类，凡二十余条，摭据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叹。又云："仆兼摄天官，睹铨榜有临安龙山监税见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禄，而相与讨论。徐请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辞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归。未几，公父子俱去国，明清饯别于秀州之杉青闸下，舟中相持怅然。后数年，仲信没于蜀。公后虽复召领史局，而明清适官远外，参辰一见。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试邑穷塞，公事无多，翻箧复见旧稿，怆念父祖以来，平生用心。嗟夫！师友之沦没，言犹在耳，孰令听之邪？投老残年，感叹之余，姑以胸中所存识左方。后之揽者，亦将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汝阴王明清书。

挥麈后录卷之一

1　古之尊称，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穷宠极崇，度越前载，后虽有作，亦无加焉。汉哀帝建平二年，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禅位于皇太子衍，自称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称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为圣母神圣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为圣神皇帝；长寿二年九月，为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正月，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万岁元年九月，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中宗反正后，神龙元年正月，尊为则天大圣皇帝。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尊号应天皇帝；三年八月，尊号应天神龙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号开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二月，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七载五月，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十三载二月，上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载七月，传位后，肃宗上上皇天帝；三载正月，上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圣皇天帝。肃宗正德三载正月，尊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代宗广德元年七月，尊号宝应元圣文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号圣神文武皇帝；顺宗元和元年正月，传位后，宪宗上应乾圣寿太上皇。宪宗元和三年正月，尊号睿圣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尊号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宝历元年四月，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号圣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号睿文明圣孝德皇帝；

十二年正月，加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尊号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顺元年三月，尊号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尊号睿文圣武广孝皇帝。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四月，尊号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明宗长兴元年四月，尊号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四年八月，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晋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号英武明义皇帝。周太祖圣明文武仁德皇帝。国朝太祖乾德元年冬十一月，上尊号应天广运仁圣文武皇帝；开宝元年十一月，上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应天广运兴化成功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晋未平，不欲号“一统”，诏罢之；至三月，晋王群臣复上应天广运立极居尊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上尊号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上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九年八月，上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仁德广孝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诏：“自前所上尊号，并宜省去。今后四方所上表，只称皇帝。”宰相吕蒙正等固以为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难兼称。朕欲称王，但嫌与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请改上尊号为法天崇道文武皇帝，后诏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天崇道明圣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改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真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上尊号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上崇文广武应道章德圣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九月，上崇文广武应乾尊道圣明仁孝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钦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钦明上圣至德仁孝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体元御极感天尊道应真宝运文德武功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乾兴元年二月，改应天尊道钦明仁孝皇帝。仁宗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尊号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月，上圣文睿武体天钦道仁

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二月，上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年十一月，上景祐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宝元元年十一月，上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灾，诏省去“睿圣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号曰体乾膺历文武圣孝皇帝。神宗元丰三年七月十六日，诏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因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称号，以自饰哉！秦、汉以来，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托士民之上，凡虚文烦礼，尽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群辟，犹咸以号称见请，虽出于归美报上之忠，然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后大礼，百官拜表上尊号，并罢。”先是，百官上尊号，翰林学士司马光当答诏，因言：“治平二年，先帝当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足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诏光曰：“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自是终身不受尊号。徽宗大观元年季秋，将行明堂礼，大臣议检举皇祐故事，上为亲降御笔云：“粤在季秋，将行宗祀，辅臣有请愿举尊称。浮实之美，毋重辞费，不须上表。今后更不检举。”政和七年四月己未，群臣上表，尊为教主道君皇帝，诏止于教门章奏中称，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国公王黼等上皇帝尊号曰“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笔批答曰：“朕获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临九有之师，无有远迩，罔不臣服。荷天之鉴，四序时若，祥瑞洊至。薄言兴师，燕、朔归附，大一统于天下。盖祖宗之灵，庙社之庆，惟我神考诒谋余烈，顾朕何德以堪之？而群公卿士，犹以炎、黄、唐、虞之号为未足称，循末世溢美之辞来上，朕甚愧焉。所请宜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内外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以请者甚众，皆不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钦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高宗皇帝绍兴六年六月丁未，臣秦桧以太母回銮之久，和议已定，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诣阙进表乞上尊号，上谦抑不受，令有司无得复收。二十一年三月戊寅，上谓宰执曰："闻大金有诏上尊号。前此士庶，屡尝有请，既却而不受。"秦桧曰："盛德之事，它国亦知师仰。"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上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今上庆元元年十一月，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见于宋元《宪尊号录》，明清更以他书详考之。国朝者以史册及前后诏旨续焉。

2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游睢阳，醉卧阏伯庙。梦中觉有异，既醒，焚香殿上，取木杯珓以卜平生，自裨将至大帅皆不应，遂以九五占之，珓盘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负。后以归德军节度使建国号大宋，升府曰应天。晏元献为留守，以诗题庙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潜鳞。尝用蓍蔡占，来决天地屯。庚契大横兆，謦咳如有闻。"东坡先生作《张文定碑》云："熙宁中，公判应天府。新法既粥坊场河渡，又并祠庙粥之。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慢侮秽践，无所不至。公建言：'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阏伯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二祠独不免于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其后，高宗皇帝炎精复辉，中兴斯地。灼见天命，猗欤休哉。晏元献《五川集》载前段。

3　滁州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败江南李氏十五万众，执皇甫晖、姚凤以献周世宗，实为本朝建国之根本。明清昨仕彼

郡，考之《图经》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创端命殿宇于天庆观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马都监一员兼管，至元丰六年，专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献。岁朝、寒食、冬旦至节，诏遣内侍酌献。"今焉洊罹兵革，殿宇焚荡之久，茂草荆棘，无片瓦尺椽存者，周视太息。还朝上言，以谓太祖皇帝历试于周，应天顺人，启运立极；功业自此而成，王基自此而创，故号端命，诚我宋之咸、镐、丰、沛，命名之意可见。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礼部讨论，而有司以谓增置兵卫，重有浮费，遂寝所陈。盖明清亲尝至其地，恭睹太祖入滁之伟绩。当其始也，赵韩王教村童于山下，始与太祖交际，用其计画，俾为乡导，提孤军，乘月夜，指纵衔枚，取道于清流关侧芦子𥥉；浮西涧，入自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燕劳将士，养锐待战；仓黄闻变，初不测我师之多寡，跃其爱马号千里电奔东郊。太祖追及于河梁，以剑挥之，人马俱坠桥下，晖遂擒。姚凤即以其众解甲请降。自此兵威如破竹，尽取淮南之地。凤之投降，时正午刻，击诸寺钟以应之，至今不改。绍兴壬戌，郡守赵时上殿陈其事，诏付史馆。东渡犹有落马桥存焉。如是，则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问邪。

4　太祖尝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宣和中，童贯为宣抚，统兵取燕、云，悉命剪剃之。逮胡马南骛，遂为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则未必能卷甲长驱如此，亦祖宗规抚宏远之一也。王嗣昌云。

5　承平时，扬州郡治之东庑，扃锁屋数间，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书牌云："非有缓急，不得辄开。"宣和元年，盗起浙西，诏以童贯提师讨之。道出淮南见之，焚香再拜启视之，乃弓弩各千，爱护甚至，俨然

如新。贯命弦以试之，其力比之后来过倍，而制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叹伏，施之于用，以致成功。此盖太祖皇帝亲征李重进时所留者。仰知经武之略，明见于二百年之前，圣哉帝也！辛仲由为先人言。

6　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类，以济其乏食。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当时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讥。近人或以州郡饰厨传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贪污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怀者，又不可不痛惩治之也。刘季高云。

7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朱希真先生云。

8　太宗既得吴越版籍，继下河东，天下一统，礼乐庶事，粲然大备。钱文僖惟演尝纂书名《逢辰录》，排日尽书其父子承恩荣遇及朝廷盛典，极为详尽。明清家有是书，为钱仲韶竿假去乾没。至今往来于中，安得再见，以补史之阙文。

9　仁宗即位，方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仪仗为《卤簿图》三十卷，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板于禁中。元丰末，哲宗以九岁登极，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锡近臣及馆殿。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绍兴

中，为秦伯阳所取。先人云。

10　天圣中，章献明肃太后临朝，诏修《三朝国史》。时巨珰罗崇勋、江德明用事，以为史院承受故官属，每遇进书，推恩特厚；下至书史庖宰，亦沾醲赏。后来因之。徐敦立云。

11　章懿李后初在侧微，事章献明肃。章圣偶过阁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悦其肤色玉耀，与之言。后奏：“昨夕忽梦一羽衣之士，跣足从空而下云：来为汝子。”时上未有嗣，闻之大喜，云：“当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诞育昭陵。昭陵幼年，每穿履袜，即亟令脱去，常徒步禁掖，宫中皆呼为“赤脚仙人”。赤脚仙人，盖古之得道李君也。张昌诗嗣祖云：见其祖《邓公家录》。

12　熙宁中，神宗问邓绾云：“西汉张良如何？”绾以班、马所论对。上曰：“体道。”绾以未喻圣训，请于上。上又曰：“不唱。”绾退，因取《子房传》考之，自从沛公入秦宫阙，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运筹，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纵之学，非人所及。邓雍语先人云。

13　神宗遵太祖遗意，聚积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诗一章云：“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后来所谓御前封桩库者是也。上意用此以为开拓西北境土之资。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后欲经理银、夏，复取燕、云。元丰五年，徐禧永洛衄师之后，帝心弛矣。林宓《裕陵遗事》云。

14　神宗朝，诏修仁、英《两朝国史》。开局日，诏史院赐筵。时吴冲卿为首相，提举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诗赋。冲卿唱首云：“兰

台开史局，玉斝赐君余。宾友求三事，规摹本八书。汗青裁仿此，衰白盍归欤。诏许从容会，何妨醉上车。”王禹玉云：“晓下金门路，君筵听召余。簪缨三寿客，笔削两朝书。身老虽逢此，恩深尽醉欤。传闻访余事，应走使臣车。”元厚之云：“殿帷昕对罢，省户雨阴余。诏赐尧樽酒，人探禹穴书。夔龙方客右，班马盖徒欤。径醉俄归弁，云西见日车。”王君贶云：“累圣千年统，编年四纪余。官归柱史笔，经约鲁麟书。班马才长矣，仁英道伟欤。恩招宴东观，醽酒荷盈车。”冯当世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接武知何者，沾恩匪幸欤。吐茵平日事，何惮污公车。”曾令绰云：“御府肦醇酿，君恩锡馂余。赐筵遵故事，紬史重新书。燕饮难偕此，风流不伟欤。素餐非所职，愧附相君车。”宋次道云：“二圣垂鸿烈，天临四纪余。元台来率属，赐会宠刊书。世业叨荣甚，君恩可报欤。衮衣相照烂，归拥鹿鸣车。”王正仲云：“上圣思论著，前言摭绪余。琼筵初赐醴，石室载紬书。徽范贻来者，成功念昔欤。欲知开局盛，门拥相君车。”黄安中云：“礼放三事宴，史发两朝余。偶缀金闺彦，来紬石室书。法良司马否，辞措子游欤。盛事逢衰懒，重须读五车。”林子中云：“调元台极贵，须宴帝恩余。昔副名山录，今裁史观书。天心忧作者，国论属谁欤。寂寞怀铅客，容瞻相府车。”可见一时人物之盛。真迹今藏禹玉孙晓处。尝出以示明清。晓云：“史院赐燕唱和，国朝故事也。”

15　乾道辛卯岁，明清因观元符诏旨《钦圣献肃皇后传》载元丰末命，其所引犹存绍圣谤语，即以白于外舅方务德，云：“今提衡史笔汪圣锡，吾所厚也，当录以似之。”继而以书及焉。旬日得汪报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即为敷陈。天语甚称所言为当，即诏史院删去，以明是非之实矣。”汪书之亲笔今存外舅家。

16　昭慈孟后，绍圣三年以使令为禳禬之法。九月二十日，诏徙处道宫。已见《泰陵实录》。曾文肃《奏对录》述其复位本末为备，今具载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同三省批旨，令同议复瑶华。先是，首相韩忠彦遣其子跂来相见云：因曲谢，上谕以复瑶华，令与布等议。若布以为可，即白李清臣。俟再留禀，乃白三省。且云恐有异议者。布答之云："此事固无前比。上亦尝问及，布但答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复位号者。况有元符，恐难并处。今圣意如此，自我作古，亦无可违之理。若于元符无所议，即但有将顺而已。三省自来凡有德音及御批，未闻有逆鳞者，此无足虑。但白邦直不妨。"跂云："若此中议定，即须更于上前及帘前再禀定，乃敢宣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议。师朴云："已约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师朴云："惇言从初议瑶华法时，公欲就重法，官不敢违。"及至都堂，惇又云："当初是做厌法，断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既知如此，当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议论！当时议法论罪，莫须是宰相否？布当时曾议依郭后故事，且以净妃处之。三省有人于上前犹以为不须如此。其后又欲贬董敦逸，布独力争得不贬。此事莫皆不虚否？今日公却以谓议法不当，是谁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帘中欲复瑶华，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诏。近因有旨，令蒋之奇进入所降手诏，乃云是刘友端书。外面有人进文字，皇太后并不知，亦不曾见，是如何？"惇遽云："是惇进入。先帝云：已得两宫旨，令撰此手诏大意进入。"布云："手诏云：'非此人其谁可当！'皆公之语，莫不止大意否？"惇云："是。"众莫不骇之。卞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颖叔以谓太后手诏中语，故著之麻词，乃不知出自公。"之奇亦云："当时只道是太后语，故不敢不著。今进入文字，却看验得刘友端书，皇太后诚未尝见也。"惇顽然无怍色，众皆骇叹。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师朴亲闻，布等皆未曾面禀，来日当共禀知，圣意无易，即当拟定圣旨进呈。"遂令师朴草定，云："瑶华废后，近经登极大

赦，及累降赦宥，其位号礼数，令三省、密院同详议闻奏。”遂退。晚见师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遂以简白师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当如今日所改定进拟。”师朴答云：“甚善。”然尚犹豫。七日，布云：“所拟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师朴所。”众皆称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谕帘中，欲废元符而复瑶华。布力陈以为不可，如此则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废嫂恐未顺。上亦深然之，令于帘前且坚执此议。众皆议两存之为便。上又丁宁，令固执。卞云：“韩忠彦乃帘中所信，须令忠彦开陈，必听纳。”忠彦默然。及帘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盖万世议论。相公已下，读书不浅，须议论得稳当乃可行。兼是垂帘时事，不敢不审慎。”语甚多，不一一记省。众皆无以夺。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稳当。”众皆目之。师朴遂出所拟批旨进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挥，容臣等讲议同奏许之。”然殊未有定论。再对，布遂云：“适论瑶华事，圣谕以谓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无可议。臣亦具晓圣意，盖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于无可奈何，须两存之。乃使章惇误晓皇太后意旨，却以复瑶华为未稳当。此事本末悮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谕蒋之奇以立元符手诏，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见。及进入，乃是刘友端书写。臣两日对众诘惇云：‘昨以皇太后手诏立元符为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见。及令蒋之奇进入，乃是友端所书，莫是外面有人撰进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两宫许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止大意否？诏云：非斯人其谁可当。乃公语也。’之奇亦云：‘当时将谓是太后语，故著之制词。’惇云：‘是惇语。’众皆骇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扬者，以为先帝尔。今若以此废元符固有因，然上则彰先帝之短，次则在主上以叔废嫂未顺。故臣等议，皆以两存之为便。如此虽未尽典礼，然无可奈何须如此。”太母遂云：“是无可奈何。兼以元符又目下别无罪过，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坚持此论。若稍动着元符，则于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尝谕密院

云：“欲于瑶华未复位号前，先宣召入禁中，却当日或次日降制，免张皇。”令以此谕三省，众亦称善。布云：“如此极便。若已复位号，即须用皇后仪卫召入，诚似张皇。”上仍戒云：“执元符之议及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语。”及至帘前，三省以箔中语未定，亦不记陈此一节。布遂与颖叔陈之，太后亦称善。退以谕三省云：“适敷陈如此，论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议，乃布与元度所同草定。师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众人，众皆以为词繁不可用，遂已。师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瑶华之废，岂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后不知其详？又下比于盗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尔。”是日，太后闻自认造手诏事，乃叹云：“当初将谓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为，却是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惇更不成人，无可议者。”是日，瑶华以犊车四还禁中。至内东门，太母遣人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闻者，莫不欢呼。是夕，锁院降制，但以中书熟状付学士院，不宣召。初，议复瑶华，布首白上：“不知处之何地？”上云：“西宫可处。”布云：“如此甚便。”外议初云：“东宫增创八十间，疑欲以处二后。”众以为未安。缘既复位，则于太母有妇姑之礼，岂可处之于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须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顺。”又云：“将来须令元祐从灵驾，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无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谕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寻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随尝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见之甚骇，却笑云：‘不知称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称其母亦晓事。二府皆云：“王广渊之女也。神宗尝以为参知政事，命下而卒。”又云：“初聘纳时，常教他妇礼，以至倒行、侧行，皆亲指教。其他举措，非元符比也。”布云：“当日亦不得无过。”布云：“皇太后以为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执定得，是不为无过也。”布云：“皇太后自正位号，更不曾生子。神宗嫔御非不多，未闻有

争竞之意。在尊位，岂可与下争宠？”太母云：“自家那里更惹他烦恼？然是他神宗亦会做得，于夫妇间极周旋，二十年夫妇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较之，则诚不为无过。”颖叔亦云：“忧在进贤岂可与嫔御争宠。”太母又对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气，今犹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当训敕，使不至于有过，乃为尽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语，兼下面人多，此辈尤不识好恶。”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饬，必不敢尔。”太后又云：“他两人与今上叔嫂亦难数相见。今后除大礼圣节宴会可赴，余皆不须预。他又与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称善。其他语多，所记止此尔。已上皆曾《录》中语。制词略云：“惟东朝慈训，念久处于别宫。且永泰上宾，顾何嫌于并后。”至崇宁元年，蔡元长当国。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钱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谏左肤疏，诏后复居瑶华，制有云：“台臣论奏，引义固争；宰辅全同，抗章继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阙，六宫皆北，后独不预，逃匿于其家。张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帘，仪从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思陵中兴，尊为隆祐太后，盖后之祖名“元”，易“元”为“隆”字。建炎间，皇舆小驻会稽，后微觉风痃，本阁有宫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或以启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语，吾其敢复闻也！此等人岂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17　徽宗初践祚，曾文肃公当国。禁中放纸鸢落人间，有以为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上曰：“初无之，传者之妄也。当令诘治所从来。”公从容进曰：“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壮。罢朝余暇，偶以为戏，未为深失。然恐一从诘问，有司观望，使臣下诬服，则恐天下向风而靡实，将有损于圣德。”上深惮服，然失眷始于此也。舅氏曾竑父云。

18　徽宗居藩邸，已潜心词艺。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奉敕撰

《东岳碑》，得旨送京东立石。上称其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韩师朴云：“巩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书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与欧阳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时。”上颔之。繇是而知上之好学问非一日也。

19　建中靖国，徽宗初郊，亦见曾文肃《奏事录》，言之甚详。在于当日，为一时之庆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导驾官立班大庆殿前，导步辇至宣德门外，升玉辂，登马导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庙，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门，其势未已，卫士皆沾湿。上顾语云：“雪甚好，但不及时。”及赴太庙，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药黄经臣至二相所，传宣问：“雪不止，来日若大风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礼尚在后日，无不晴之理。”经臣云：“只恐风雪难行。”布云：“雪虽大，有司扫除道路，必无妨阻。但稍冲冒，无如之何。兼雪势暴，必不久。况乘舆顺动，理无不晴。若更大雪，亦须出郊。必不可升坛，则须于端诚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颁告天下，何可中辍？”经臣亦称善，乃云：“左相韩忠彦欲于大庆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经臣退，遂约执政会左相斋室，仍草一札子以往。左相犹有大庆之议。左辖陆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无不晴之理。若还就大庆，是日却晴霁，奈何？”布遂手写札子，与二府签书讫进入，议遂定。上闻之，甚喜。有识者亦云：“临大事当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礼仪使赞引就罍洗之际，已见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对。再诣罍洗，上云：“已见月色。”布云：“无不晴之理。”上奠瓒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为之感泣。是日，闻上却常膳蔬食以祷。己卯黎明，自太庙斋殿步出庙门，升玉辂，然景色已开霁，时见日色。巳午间，至青城；晚遂晴，见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园，夕阳满野，人情莫不欣悦。庚辰四鼓，赴郊坛幕次。少顷，乘舆至大次，布跪奏于

帘前，请皇帝行礼，景灵、太庙皆然。遂导至小次前升坛奠币，再诣罍洗，又升坛酌献。天色晴明，星斗灿然，无复纤云。上屡顾云："星斗灿然。"至小次前，又宣谕布云："圣心诚敬，天意感格，固须如此。"又升坛饮福。行过半，蒋之奇屡仆于地。既而当中，妨上行，布以手约之，遂挽布衣不肯舍而力引之。行数级，复僵仆。上问为谁，布云："蒋之奇。"上令礼生掖之登坛，坐于乐架下。至上行礼毕，还至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还府，又令遣医者往视之。及亚献升，有司请上就小次，而终不许，东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礼毕，导还大次。故事，礼仪使立于帘外，俟礼部奏解严乃退。上谕都知阎守勤、阎安中，令照管布出壝门，恐马队至难出，恩非常也。众皆叹息，以为眷厚。五鼓，二府称贺于端诚殿。黎明，升辇还内。先是，礼毕，又遣中使传宣布以车驾还内，一行仪卫，并令儹行，不得壅阏。布遂关卤簿司及告报三帅，令依圣旨。及登辇，一行仪仗，无复阻滞。比未及巳时，已至端门。左相乃大礼使，传宣乃以属布，众皆怪之。少选，登楼肆赦。又明日，诣会圣宫。宫门之两庑下所画人马，皆有流汗之迹。云庆历西事时，一夕人马有声，至明观之，有汗流，至今不灭。又有一小女塑像，齿发爪甲皆真物，身长三尺许，云太祖微时所见，尝言太祖当有天下，然无文字可考。像龛于殿之侧坐殿内。盖殿门也。

20　又云：是月，奉职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书言："皇子名亶，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之乱。"诏改皇子名。至是，又上书乞换文资，从之。时亦建中靖国元年，后来果验，亦异事也，因著之。

21　神宗更定官制，独选人官称未正。崇宁初，吏部侍郎邓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创法，厘正官名，使省台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而制禄。命出之日，官号法制，鼎新于

上，而彝伦庶政，攸叙于下。今吏部选人，自节、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尝欲以阶寄禄而未暇，愿造为新名，因而寄禄，使一代条法粲然大备。”徽宗从其言，诏有司讨论。于是置选人七阶。蔡元道《官制旧典》乃失引之。

22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笔：“取会到入内内侍省所辖苑东门药库。见置库在皇城内北隅，拱宸门东。所藏鸩鸟、蛇头、葫蔓藤、钩吻草、毒汗之类，品数尚多，皆属川、广所贡。典掌官吏三十余人。契勘元无支遣，显属虚设。盖自五季乱离，纪纲颓靡，多用此物以剿不臣者。沿袭至于本朝，自艺祖以来，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宪网，莫不明置典刑，诛殛市朝，何尝用此。自今可悉罢贡额，并行停进。仍废此库，放散官吏，比附安排。应毒药并盛贮器皿，并交付军器所，仰于新城门外旷阔迥野处焚弃。其灰烬于官地埋瘗，分明封堠摽识，无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见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鱼。敬录于编，以诏无极。

23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贼犯濬州。徽考微服出通津门，御小舟，将次雍丘，命宦官邓善询召县令至津亭计事。善询乃以它事召之，令前驱至近岸，善询从稠人中跃出，呼令下马，厉声斥之。令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临民而行者乎！”善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驻跸。”令大惊，舍车疾趋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官与卿戏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浅，船不得进，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骏骡名鹁鸽青，望睢阳而奔，闻鸡啼。滨河有小市，民皆酣寝，独一老姥家张灯，竹扉半掩。上排户而入，妪问上姓氏，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卫士皆笑，上徐顾卫士，亦笑。妪进酒，上起受妪酒，复传爵与卫士。妪延上至卧内拥炉，又爇劳薪，与上释袜烘趾。久之，上语卫士，令记妪家地名。及龙舟还京，

妪没久矣，乃以白金赐其诸孙。蜀僧祖秀云。

24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庆撤帘，泰陵亲政。时事鼎新，首逐吕正愍、苏文定。明年，改元绍圣。四月，自外拜章子厚为左仆射。时东坡先生已责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邓温伯迎合，以谓《神宗实录》诋诬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党籍，凡当时位于朝者，次第窜斥，初止七十三人，刘器之亦尝以语胡德辉珵，见之《元城道护录》。其间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党之类，未始同心也。徽宗登极，复皆召用，有意调一而平之。蔡元长相矣，使其徒再行编类党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奸党”，播告天下。但与元长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祐之政者，亦饕厕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元长意欲连根固本牢甚，然而无益也，徒使其子孙有荣耀焉，识者恨之。如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至以苏迥为苏过。叔党在元祐年犹未裹头，岂非字画之误乎？尤为无谓。迥字彦远，东坡先生之族子，登进士第，为泸川令。元符末，应日食上言，尤为切直。蔡元长既使其徒编类，上书邪等，彦远为邪上尤甚，又入元祐党籍之石，坐削籍编管华州，遇赦量移潼川，牵复为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绍兴初，特赠宣教郎。事见王望之赏所作彦远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泸川灵济庙碑》。

25　明清顷访徐五丈敦立于霅川，徐询以创置右府与揆路议政分合因革，明清即为考证以对，徐甚以击节，即手录于其所编，今列于后。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内枢密使二员，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为宰相，与上密谋，欲尽诛宦官，中尉刘季述、王仲元，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阴谋废上，请太子监国。已而太子改名缜，即位。十二月，孙德昭、董彦弼、周承

诲三人，除夜伏兵诛季述等。翌日，昭宗复位。三人赐姓李，除使相，加号三功臣，宠遇无比。崔胤与陆扆乞尽除宦者，上与三人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者。若属南司，必多更变，不若仍归之北司为便。"上喻胤等曰："将士意不欲属文臣，卿等勿坚求。"于是复以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然唐自此乱矣。朱梁建国，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为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为使。二人官虽崇，然止于承进文书、宣传命令，如唐宦者之职。今士大夫家犹有《梁宣底》四卷，其间所载，大抵中书奏请，则具记事，与崇政使令于内中进呈；所得进止，却宣付中书施行。其任止于如此。至后唐庄宗入汴，复改为枢密院，以郭崇韬为使，始分掌朝政，与中书抗衡。宰相豆卢革为弘文馆学士，以崇韬父名弘正，请改弘文为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诲、范延先为枢密使，二人尤为跋扈。晋高祖即位，思有以惩戒，遂废之，至开运元年复置。末帝以其后之兄冯玉为之。自是相承不改。国朝因之，首命赵韩王普焉。号称二府，礼遇无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端拱三年，置签书院事，以资浅者为之，张逊是也。官制旧典，误以为邓公。庆历二年，二边用兵，富文忠公为知制诰，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以宰相兼参知枢密事。今兵兴，宜使宰相兼领。"仁宗然之，即降旨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吕许公时为首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富公方力争，会西夏首领乞砂等称伪将相来降，各补借职，羁置湖南。富公复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当厚赏以劝来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书，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时张文定为谏官，亦论中书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院事。未几，或曰："二府体例，判字太重。"于是复改吕公亦为枢密使。五年，贾文元、陈恭公同为宰相，乞罢兼枢密使，以边事宁故

也。有旨从之。仍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议施行。”而枢密院亦自请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张文定复言：“宰相既罢兼枢密院，则更不聚厅。万一边界忽有小虞，两地即须聚厅，每事同议。”自是，常事则密院专行；至涉边事而后聚议，谓之开南厅。然二府行遣，终不相照。熙宁初，滕达道为御史中丞，上言：“中书、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保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矣。夫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神宗善之。其后竟使枢密院事之大者，与中书同奏，禀讫先下，俟中书退后，进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称三省、密院同奉圣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营使，本以车驾行幸，总齐军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领之，故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干预。吕元直在相位，自以谓有复辟之功，专恣尤甚。台谏以为言，元直既罢政，遂废御营司。而宰相复兼知枢密院事，自范觉民为始，尔后悉兼右府矣。秦会之独相十五年，带枢密使。至绍兴乙亥，会之殂。次年，沈守约、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带，中书与枢府又始分矣。

26　徐敦立语明清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

诬，亦何可尽废云。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书》，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肯轻出之。度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择人叙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邺侯家传》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所记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也。”

27　敦立又语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完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尝取观之，太息而已。

28　明清尝谓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虽卢多逊、丁谓罪大如此，仅止流窜，亦复北归。自晋公之后数十年，蔡持正始以吴处厚讦其诗有讥讪语贬新州。又数年，章子厚党论乃兴，一时贤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启此门。元祐间治持正事，二三公不无千虑之一失。使如前代，则奸臣借口，当渫血无穷也。明清尝以此说语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为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

29　明清尝得英宗批可进状一纸于梁才甫家，治平元年，宰执书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书名，以岁月考之，则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公、赵康靖作相、参时也，但不晓不名之义。后阅沈存中《笔谈》云："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挥麈后录卷之二

30　宣和中，燕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于酒，倦甚，小愒幄次。徽宗忽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视之；甫入即返，惊鄂默然。内侍请于上，上云："适揭帘之次，但见金龙丈余，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叹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异待焉。赵士篯彭老云。

31　高宗尝语吕颐浩云："朕在宫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阅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于治狱，切当留心，勿草草。"颐浩再拜赞，即以上旨喻之。姜安礼处恭云。

32　曹功显勋语明清云："昨从徽宗北狩至燕山逃归，显仁令奏高宗曰：上为康王，再使虏中，欲就鞍时，二后洎宫人送至厅前。有小婢招儿者，见四金甲人，状貌雄伟，各执弓剑，拥卫上体，婢指示众，虽不见，然莫不畏肃。后即悟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谨，必其阴助。今陷虏中，愈当虔事。自后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严崇奉，以答景贶。高宗后跸临安，即诏于西湖建观，像设以祀，甚为壮丽。"又云："后未知上即位，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掷，其将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额，喜甚，即具奏徽庙。大喜，复谓后曰：'瑞卜昭应异常，可无虑矣。'"

33　元符末，掖廷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崇恩尤敬事之，宠遇无比。至于即其乡里建置道宫，甲于宇内。祐陵登极之初，皇嗣未

广，混康言京城东北隅地叶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岗阜，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以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经营之，是为艮岳。宣和壬寅岁始告成，御制为记云："京师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画畿疆，相方视址，考山川之所会，占阴阳之所和，据天下之上游，以会同六合，临观八极。故周人胥宇于岐山之阳，而又卜涧水之西。秦临函谷、二殽之关，有百二之崄。汉人因之，又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带以黄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龙兴，卜年八百；秦以虎视，失于二世；汉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则？在德不在崄也。昔我艺祖，拨乱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时，周京市邑，千门万肆不改，弃之而弗顾。汉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在也，舍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达大川，平皋千里，此维与宅。故今都邑广野平陆，当八达之冲，无崇山峻岭襟带于左右，又无洪流巨浸浩荡汹涌经纬于四疆。因旧贯之居，不以袭崄为屏。且使后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垂二百年于兹，祖功宗德，民心固于泰、华；社稷流长，过于三江五湖之远，足以跨周轶汉。盖所恃者德，而非崄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灵台，则庶民子来；其作灵沼，则于仞鱼跃。高上金阙，则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游广爰。而海上有蓬莱三岛，则帝王所都，仙圣所宅，非形胜不居也。传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是山可为，功不可书。于是太尉梁师成董其事。师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属。乃分官列职，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图材付之。按图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积石，畚插之役不劳，斧斤之声不鸣。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泗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取瑰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岗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后

溪而旁陇，连绵弥满，吞山怀谷。其东则高峰峙立，其下则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芬芳馥郁。结构山根，号萼绿华堂。又旁有承岚、昆云之亭。有屋外方内圆如半月，是名书馆。又有八仙馆，屋圆如规。又有紫石之岩，析真之嶝，揽秀之轩，龙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则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涟漪，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绛霄楼，峰峦崛起，千叠万复，不知其几千里，而方广无数十里。其西则参、木、杞、菊、黄精、芎䓖，被山弥坞，中号药寮。又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筑室若农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云，高出峰岫，下视群岭，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岗脊两石间，绵亘数里，与东山相望。水出石口，喷薄飞注，如兽面，名之曰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半山间楼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后，号万松岭。上下设两关。出关，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云浪。沼水西流，为凤池；东出为研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馆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以奉九华玉真安妃圣像。东池后，结栋山下，曰挥云厅。复由嶝道，盘行萦曲，扪石而上。既而山绝路隔，继之以木栈。木倚石排空，周环曲折，有蜀道之难，跻攀至介亭。最高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许，号排衙，巧怪崭岩，藤萝蔓衍，若龙若凤，不可殚穷。麓云半山居右，极目萧森居左。北俯景龙江，长波远岸，弥十余里。其上流注山间，西行潺湲，为漱玉轩。又行石间，为炼丹亭、凝观、圌山亭。下视水际，见高阳酒肆、清斯阁。北岸万竹苍翠蓊郁，仰不见明。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无杂花异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为山庄，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条下平陆，中立而四顾，则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入，一荣一雕，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会，纷华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此举其

梗概焉。及夫时序之景物，朝昏之变态也。若夫土膏起脉，农祥晨正，万类胥动，和风在条，宿冻分沾，泳渌水之新波，被石际之宿草。红苞翠萼，争笑并开于烟暝；新莺归燕，呢喃百转于木末。攀柯弄蕊，藉石临流，使人情舒体堕，而忘料峭之味。及云峰四起，列日照耀，红桃绿李，半垂间出于密叶；芙蕖菡萏，葕蓼芳苓，摇茎弄芳，倚靡于川湄。蒲菰荇蕖，茭菱苇芦，沿岸而溯流；青苔绿藓，落英坠实，飘岩而铺砌。披清风之广莫，荫繁木之余阴。清虚爽垲，使人有物外之兴，而忘扇箑之劳。及一叶初惊，蓐收调辛，燕翩翩而辞巢，蝉寂寞而无声。白露既下，草木摇落；天高气清，霞散云薄；逍遥徜徉，坐堂伏槛，旷然自怡，无萧瑟沉寥之悲。及朔风凛冽，寒云暗幕；万物调疏，禽鸟缩漂；层冰峨峨，飞雪飘舞；而青松独秀于高巅，香梅含华于冻雾；离榭拥幕，体道复命，无岁律云暮之叹。此四时朝昏之景殊，而所乐之趣无穷也。朕万机之余，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贵富之荣，而腾山赴壑，穷深探崄，绿叶朱苞，华阁飞升，玩心惬志，与神合契，遂忘尘俗之缤纷，而飘然有凌云之志，终可乐也。及陈清夜之醮，奏梵呗之音，而烟云起于岩窦，火炬焕于半空。环珮杂遝，下临于修涂狭径；迅雷掣电，震动于庭轩户牖。既而车舆冠冕，往来交错，尝甘味酸，览香酌醴，而遗沥坠核，纷积床下。俄顷挥霍，腾飞乘云，沉然无声。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万乘之尊，居九重之奥，而有山间林下之逸，澡溉肺腑，发明耳目，恍然如见玉京、广爱之旧。而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胜，飒爽溟涬，参诸造化，若开辟之素有，虽人为之山，顾岂小哉！山在国之艮，故名之曰艮岳。则是山与泰、华、嵩、衡等同，固作配无极。壬寅岁正月朔日记。”又命睿思殿应制李质、曹组各为赋以进。质云：“宣和四年，岁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岳告成，命小臣质恭诣作古赋以进。臣俯伏惴栗，惧学术荒陋，不足以奉诏，正衣冠，屏息窃诵宸制，如日月照映。至于经营终

始，与其命名之意义，备载奎文。使执笔之臣徒震汗缩伏，辞其不能。虽然，臣之荣遇，千载一时，敢不祇若休命。于是虚心涤虑，再拜稽首而献赋焉。其词曰：伟兹岳之宏厚兮，固磐基于坤轴。跨穹隆之高标兮，俯万象于林麓。一气肇其吐吞兮，割阴阳于晦昱。信天造而地设兮，行圣心之神欲。相美利于艮维兮，膺亿载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涧、瀍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无疆。繄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诚体国之有制，拟形势而辨方。伊冈联与阜属，翼庆瑞兮绵长。仰黄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即崇山之奥区，翳荟郁其苍苍。纷川泽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类曾城与丹丘，仍飚驭之求翔。鸣辽鹤于昼寂，啸巴猿于夜决。霭烟霞之超绝，殆未邈乎康庄。时万机之余暇，顿六辔以高骧。逸天步之辙迹，怡圣情而弗忘。俾飞云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轩重闉之敞敞，植梅桃以时岗。挺八仙之桂桧，涨润气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导风袂以前郶。仰奎文之圣述，如震栗乎春雷。兼虞、商之浑灏，类云汉之昭回。虮虱之臣不敢久以伏读兮，一再诵而心开。灿八龙之神藻，觉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绚练，永作镇于钧台。俄北行而少进，惊泛雪之虚辟。屏分翠绿以双抗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云与宿雾，佐清致于瑶席。饮瓯面之琼腴，贮风生于两腋。登和容于射圃，㦟弧矢之神威。流芳馨于素华，且舒笑而忘归。抚跨云之栏楯，惊倚翠之翚飞。陟半山而前瞩，虚庑亘其绳直。耸凝观而北列，视鉴湖之湜湜。忽峥嵘而环合，想圌山之嘉色。敞玉霄之𨵦洞，仙真过而寓息。冀炼丹以服饵，生身体之羽翼。辟琼津与清斯，望龙江而西东。何茂修之夹植，中演漾而溶溶。觌山庄之派别，引回徯而曲通。挹飞岑于秀发，倚蹑云之崇崇。虚萧闲之邃宇，贮毫楮于厥中。延胜�之宿润，发五盖之游蒙。无杂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桧阴之修径，出高阳之酒亭。奉千钟之湛露，倾葵藿于尧龄。欲洗练其神宅，耳漱琼之泠泠。度金霞而矫首，介亭屹其上征。险羊肠于九折，升云栈而心惊。有排衙之巨石，间珍木之敷荣。为巉妙之绝𪩘，类箫台之玉京。宜

帝真之下堕，后电掣而雷鸣。继神光之烛坛，响环珮之琮琤。何天人之无间，本皇上之精诚。路逶迤而东转，经极目之萧森。下来禽之茂岭，披合欢之华林。始祈真于磴杪，终榄秀于轩阴。启龙吟之虚堂，面紫石之高壁。分竹斋于向背，沸不老之泉液。爱挥云之翔鳞，若腾跃于天地。逾万松之峻岭，设两关而嵚崎。垂濯龙之瀑布，与蟠秀而东驰。憩练光以容与，仰奇峰而登跻。矧梅、芦之二渚，结云浪与浮阳。俄就夷而绝崄，复渊澄而沼方。池名凤以号砚，乃余波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错，又环山之翼张。严宏堂之三秀，奉九华之玉真。怅白云之已远，追音徽之尚存。壮阿阁以巢凤，拥万木之岩春。何涟漪之飒爽，仰拱霄之是邻。觌书馆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极惊蛇而走虺，知草圣之纵横。临清流而喜赋，鄙秋风之淫声。揭昆云兮承岚，相岧嶤而抗衡。彼会真之高馆，总群玉之邃清。俨疏梅之盈万，常沐雨而披烟。俪冰姿于萼绿，非取媚而争妍。骇白龙之喷激，落银汉于九天。方巢云之入望，亘黄果之绵连。登绛霄以游目，耸万寿之南山。泻乌龙之垂霤，注雁池于石间。企噰噰之峻亭，谅绝尘而可攀。欣药寮之西辟，蕴丹华之秀岩。罗玉芝与云桂，产南烛之非凡。下丁香之密径，有间植之松杉。嗟禾麻兮菽麦，艺黍稷兮惟艰。开西庄以务本，信农事之匪闲。俯明秀之杰阁，晞梅岩及春华。偃霜风之老桧，跂凤翼之欹斜。荫檀栾之芸馆，豁凝思之雅堂。备上台之珍文，若星灿而霞章。臣盖闻赤县神州之说，方壶员峤之言，既不周之具载，亦同纪于昆仑。定洪荒之无考，宜姑置而勿论。穷山川于畴昔，效子长之飞蹇。登岱宗而伫眙，尝历井于天门。瞻巍然之日观，视凫绎之骏奔。维祝融之巨镇，郁紫盖之奇峰。摽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浓。观罗浮与雁荡，望庐阜之横空。陟嵩高之峻极，有二室之重峦。森峨峨之太华，若秀色之可餐。耸天平于林虑，睇王屋之仙坛。何诸山之环异，均赋美于一端。岂若兹岳，神模圣作，总众德而大备，富千岩兮万壑。何小臣之荣观，忽承诏而骇愕。舍荜门之圭窦，诣钧天之广乐。惊蓬心与蒿目，荡胸次之烦浊。欲粗穷其胜概，

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栉比，视闾阎也。垤蚁往来，观市人也。萦纡如线，贯汲流也。布箅纵横，俯阡陌也。累块积苏，罗层台也。翾飞蚊聚，听轮迹也。其体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变化也。尘翳翳以电扫兮，云溶溶而承宇。既崛起以𡶴崒兮，又盘玄而深阻。远而望之，则或抗戾以分睽，或附从而党伍，或企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视之，则或如跃龙，或如虓虎，或若会同之冠冕，或若隐翳之环堵，或引援而维持，或参差而龃龉，或名三奇，或号太古，万形千状，不可得而备举也。而又瑕石诡晖，嶙峋巉岩。灵壁之秀，发于淮之北；太湖之异，来自江之南。伏犀抱犊，紫金之峰；凌云透月，琼玉之岩。遂根拏而固结，成耸翠之烟岚。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黄柑。盈待凤之椅梧，耸负霜之楩楠。赏筜䈽簜，棣䨻以森萃；青纶紫荧，晔晔而髟髿。遂凌岑而跨谷，仰缔构于其间。虹梁并亘，旅楹有闲。嘉玉舄之辉润，睇云楯之烂班。临飞陛之揭孽，淼平波之汪湾。舣青翰，投丈竿，却龙舟而弗御，规就桥而处安。得玄珠于赤水，仰神圣之在宥。推无为于象先，扩尧仁之天覆。且帝泽之旁流，复上昭而下漏。宜乎绝珠殊祥，骈至迭辏。潜生沼之丹鱼，萃育薮之皓兽。神爵栖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轶茂而蓂荚滋，紫脱华而朱英秀。何动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闻积水成渊而蛟龙生，积土成山而风雨兴，皆物理之自然，岂人力之所能！盖尝观云气之霭霭，时出没而相仍。作寰区之润泽，肇五谷之丰登。霈为霖而复敛，抱虚壁之层层。举兹山之尽美，渠可得而诵称？尔乃或遐瞩以寄情，或周览以托兴。众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视；群籁互鸣，臣耳惑而不能得听。何神用之莫测，使凡气之无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灵台，民乐其有德；武王之居镐京，物不失其性。岂若左太华而右褒斜，为《长杨》之夸；南丹水而北紫渊，为《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尧访四子于藐姑射之山，周穆宾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是皆笃要妙而有轻天下之心，务逸举而有和云谣之唱。盖翠华之远游，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扩广爱之遐

想，曾何远于九重，迈蓬瀛之清赏，得忠嘉之信臣，协规制于明两。罄丹款以爰谋，念贤劳之鞅掌。迄成功于九仞，说见知于天奖。凡经营于六载之间，而为万世无穷之休，岂不广哉！”曹组云：“臣伏蒙圣慈宣示李质所进《艮岳赋》，特命臣继作。顾臣才短学疏，岂能仰副睿旨。进退皇惧，不知所裁。谨斋心百拜以赋，其辞曰：客有游辇毂之下，以问京师之主人曰：‘东北之隅，地势绵连，冈岭秀深，气象万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国家寿山，子孙福地，名曰艮岳。’客曰：‘盖闻五星在天，五岳在地。东有泰山，甲于区宇，下临沧溟，旁跨齐鲁。南有衡山，祝融紫盖，湘潭为址，九向九背。西有太华，三峰插天，枕瞰函谷，横斜渭川。北则常山，以限天骄，太河朔汉，仰其岩。中则嵩高，与天峻极，襟带河、洛，屏翰京国。复见兹于中都，何前此而未识？且山岳之大，天造地设，开辟之初，元气凝结，是岂人为？愿闻其说。’主人曰：‘清浊既分，爰其阴阳，播之大钧，孰为主张？是必造物，区处维纲。今以一人之尊，大统华夏，宰制万物，而役使群众，阜成兆民，而道济天下。夫惟不为动心，侔于造化，则兹岳之兴，固其所也。而况水浮陆走，天助神相，凡动之沓来，万物之享上，故适再闰而岁六周星，万壑千岩，芳菲丹青之写图障也。’客曰：‘岳有五焉，今益其一，在于五行，数则差失。’主人曰：‘客不闻五行在天乃六气，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运行，曾无越次。矧此有形，创于神智，生生不穷，悠远之义。然则五岳视三公之官，艮岳为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拟议？’客首肯久之曰：‘吾见乎岳之外矣，吾闻乎岳之说矣。独有未详，孰知其中。盖禁钥十二，皇居九重，深严秘奥，内外莫通，愿子陈其次弟，庶几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则可以概举，其细则莫能缕数。唯乘舆有时临幸，虽山岳亦类于庭庑。请先陈其岩谷冈峦之体势，后状其楼观池台之处所。皆圣作而神述，尽宏规而杰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众山之总名。高为峰则秀拔，拱为岫则峥嵘。霁色晚静，风光晓凝。陟崔嵬而直上，俯蹬道以宽平。杂花异香，

莫知其名；佳木繁阴，欣欣其荣。唯特立于诸峰之右者，乃主乎寿，照之以南极之星。所谓山者如此。浅若龙龛，深若云窦，锁烟霞于杳冥，留风雨于昏昼。或秉炬而可入，或扪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岩，木森森而耸秀。间则流润云蒸，可卜以阴晴之候。所谓洞者如此。为山之屏，为洞之扃，承乎上则安若榱桷，芘于下则覆若檐楹。珍丛幽芳，古木长藤，笼络蔽亏，高低相层。鸟啼花发，则春容淡荡；霜降木脱，则石角崚嶒。所谓岩者如此。两山之间，气聚其中，众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罗以瞑昼，或偃草而进风。袅长春之翠茎，挺坚节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霭朝雾以空濛。所谓谷者如此。又有冈则隐然而起，势连山谷，殊萃屼之峰峦，类萦纡之林麓。白雪照夜，则寒梅盛开；红云娇春，则仙桃极目。恍如望千亩之锐，非岩之秀。横石壁垒，亘若冈阜。既草木以敷荣，复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绝遐荒；落落万松，得名钱塘。今移根于南北，亦不限于炎凉。至若溶溶大波，潴为巨派，其流则小，其合则大。莹上下之天光，溉浅深之湍濑。有巨鱼以潜波，扈龙舟而夹载。岸容万柳，春风柔柯。飞花满空，长条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鸣根而笑歌。此谓之江者。回环山根，萦带奇石，浅以荡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穷，流衍漱激。泛桃花之露红，浮洞天之春色。轻鸥文禽，栖息其侧；荷花不断，云锦舒张。或聚而为曲沼，或涨而为横塘。烟梢露萘，交翠低昂。此之谓溪者。夫山洞岩谷，冈岭江溪，既略陈矣。子独不见楼有绛霄，朱栏倚空，跨晴云之缥渺，挂瑞日之曈昽。绮疏凝雾，天香散风。觉星辰之逼近，如霄汉之穹隆。招飞仙于蓬壶，揖素娥于蟾宫。霓旌鹤驭，税驾其中。又不见阁有巢凤，异乎高岗，岂丹穴之瑞应，无雄构以翱翔。即其轩楹，架以杰阁。芘五彩之鸳雏，下九霄之鸑鷟。因太平之象，会廊庙之人，置酒大嚼，归美逢辰，续夏日之句，颂南风之薰。其北也，诸山之上，众木之杪，俯云壑之沉沉，视烟霄之杳杳。西瞻太行于晴霁，东望海霞于清晓。山巃嵷，石嶙峋。挹长风之回玉宇，导明月之涌冰轮。斋心尝比于崆峒，精祷每延乎上真。见飘飘之

仙驭，随袅袅之青芬。视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苍碧之前陈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环坐，复晴曦之腾光。玩牙签之甲乙，发宝书之秘藏。徐绕砌而散步，间挟策而寓兴。花虽芳而昼寂，鸟虽啼而人静。效隐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径。其榜曰书馆，岂蓬户陈编之可并者也？亭有胜�，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宝槛，迸蓝田之丛玉。已交戛而近砌，复扶疏而出屋。分月影之琐碎，听风声之断续。游尘不到，清意自生。目苍云之翳翳，面霜节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时长青。宸襟对爽，固以贶名。且馆曰萧闲，深庭邃宇。来万籁之清风，无九夏之剧暑。栖寓怀之宝玩，备宸章之毫楮。前横江练，傍列山庄，或遣乘槎而上汉，或笑喝石而为羊。超然燕处，真逍遥自适之乡。杂花争妍，红紫相鲜。或引绳而为径，或弥望而成川。锦绣照空而明焕，风露散晓而香传。肃然行列，若羽林之万骑；粲然艳妆，如宫女之三千。四时之候，参差不齐。异尘埃之桃李，杂纷蹂以成蹊。斯号林华之苑，见镂玉之珍题。至若山庄竹篱，萝蔓蓊郁。睨绿筠之共茂，夹修径而高出。俯以爱苍苔之承步，仰以见云梢之蔽日。轩亭栏槛，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绮，洞焕秀澜，随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为雁池。望风中之飞练，接云际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苍翠，北渚湛若而涟漪。听雍雍之下集，观肃肃以高飞。朝离乎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苇之湄。唯恩波之可泳，岂堕阳之恨迟？练以幽芳，萼绿华堂。何玉颜之澹伫，见奇姿之异常。鄙江梅之尚红，陋腊梅之太黄。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炉清远之香。恍圣情而异禀，蒙天笑以增光。故赐神仙之号，阔珠户而敞文窗。然而如此之类，安能悉纪？若梦游仙，仿佛而已。’客曰：‘子之所陈，心存意识。或欲周知，何从皆得？’主人曰：‘人间天下，飞潜动植，率在其中，不可殚极。姑陈述乎二三而已，徯累言于千百。非若《子虚》、《上林》之夸大，《两京》、《三都》之缘饰。顾难状于言辞，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请质所疑。何一隅之形势，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际，何可以意测？思虑不至，孰可以强知？望壶

中者，初不察其天地。游武陵者，亦岂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纷华之地，藏十洲、三岱之奇。’客又曰：‘盖闻橘不逾淮，貉不逾汶。今兹草木，来自四方，原莫知夫远近。物理地宜，请得而论。’主人曰：‘天子神圣，明堂颁制，视四海为一家，通天下为一气。考其迹则车书混同，究其理则南北无异。故草木之至微，不变根荄于易地，是岂资于人力，盖已默然运于天意。故五岳之设也，天临宇宙；五岳之望也，列于百神。兹岳之崇也，作配万寿。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壮天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运，非特役巨灵而驱五丁。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客恍然闻所未闻，于是鼓舞欢忻，颂咏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诏二臣共作《艮岳百咏诗》以进。《艮岳》：“势连坤轴近乾岗，地首东维镇八方。江不风波山不险，子孙千亿寿无疆。”《介亭》：“云栈横空入翠烟，跻攀端可蹑飞仙。介然独出诸山上，磊磊排衙石满前。”《极目亭》：“千里飞鸿坐上看，山川风月在凭栏。不知地占最高处，但觉恢恢天宇宽。”《圌山亭》：“轩楹正在翠微中，欲雪云生四面峰。璀璨地铺红玛瑙，巑岏山耸碧芙蓉。”《跨云亭》：“地高天近怯凭栏，下视浮云咫尺间。只怪轻雷起岩际，不知飞雨过山前。”《半山亭》：“凭高玉辇每从容，中路尝闻憩六龙。尘外有人如到此，便须行彻最高峰。”《萧森亭》：“晓日珍珑宿雾开，四檐时有好风来。不应班竹林中见，却似松根琥珀堆。”《麓云亭》：“山下深林起白云，白云飞处断红尘。伴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纵横不碍人。”《清赋亭》：“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欲追林下骚人意，却是临流得句多。”《散绮亭》：“断虹飞雨过天涯，碧落浮云不复遮。明日阴晴真可卜，倚栏来此看余霞。”《清斯亭》：“天波万斛泻镕银，跨水横桥丽构新。但取真堪濯缨意，玉阶金阙本无尘。”《炼丹亭》：“药炉龙虎正交驰，五色云生固济泥。凡骨欲逃三万日，君王曾赐一刀圭。”《璿波亭》：“水影摇晖动碧虚，日华凌乱上金铺。安知不是鲛人宝，往往渊中得美珠。”《小隐亭》：“古木回环石路横，居山初不在峥嵘。圣人天下藏天

下，小隐聊为戏事名。”《飞岑亭》：“微云将雨洗层峦，石磴莓苔路屈盘。正是江南最佳处，仰看苍翠俯澄澜。”《草圣亭》：“落笔纵横走电光，近臣时得赐云章。龙盘凤翥皆天纵，渴骥惊蛇不足方。”《书隐亭》：“吾皇圣学自天衷，载籍源流一一通。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高阳亭》：“仙舟时倚碧溪湾，花外青旗映浅山。不醉阆风缘底事，要看豪饮似人间。”《噰噰亭》：“圣主从来不射生，池边群雁恣飞鸣。成行却入云霄去，全似人间好弟兄。”《忘归亭》：“玉景金霞长不夜，松篁泉石更留人。广寒宫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仙馆》：“蟠桃初熟玉京春，圆屋如规户牖新。尽是瑶池高会客，岂容尘世饮中人。”《环山馆》：“峰峦回合耸云屏，岩霭溪光面面横。开户忽惊千仞翠，凭高方见九重城。”《芸馆》：“玉堂金马尽名儒，黄本牙签付石渠。向此别藏三万卷，不忧中有蠹书鱼。”《书馆》：“莲烛词臣在外庭，青钱学士已登瀛。回廊屈曲随岩阜，挟策何妨取次行。”《萧闲馆》：“书草吹来种种香，好风移韵入松篁。丹台紫府无尘事，倚觉壶中日月长。”《漱琼轩》：“浅碧分江入众山，山深无处不潺潺。开轩最近寒溪口，喷薄松风向珮环。”《书林轩》：“甲乙森然尽宝书，校雠曾授鲁中儒。万机多暇时来此，玉轴牙签自卷舒。”《云岫轩》：“山上飞云片片轻，云山相似倚空明。从龙本合封中去，触石光从望处生。”《梅池》：“玉钿匀点鉴新磨，香逐风来水上多。应为横斜诗句好，故教疏影泻平波。”《雁池》：“暮天飞下一行行，浅渚平沙足稻粱。有此恩波好游泳，何须辛苦去衡阳？”《砚池》：“黑云凌乱晓光凝，气接昆仑冷不冰。龙饼麝元皆御墨，游鱼吞却化鲲鹏。”《林华苑》：“连云复道映楼台，茂苑奇花日日开。但得如春天一笑，芳菲何必晓风吹？”《绛霄楼》：“翼瓦飞甍跨阆风，卷帘沧海日曈昽。佳时自有群仙到，笑语云霞缥缈中。”《倚翠楼》：“梯空窗户半山间，滴滴岚光照画栏。六月火云挥汗日，云来唯觉石屏寒。”《奎文楼》：“龙蟠鳌负出风云，镂玉填金圣制新。自与六经垂日

月，更令群目仰星辰。”《巢凤阁》：“朝阳鸣处有亭梧，争似珠帘映绮疏。丹穴来仪听九奏，不妨于此长鹓鸣。”《竹岗》：“苍云蒙密竹森森，无数新篁出妨林。已有凤山调玉律，正随天籁作龙吟。”《梅岗》：“阔连峰岭玉崔嵬，春逐阳和动地来。不似前村深雪里，夜寒唯有一枝开。”《万松岭》：“苍苍森列万株松，终日无风亦自风。白鹤来时清露下，月明天籁满秋空。”《蟠桃岭》：“不到瑶台白玉京，海中仙果但闻名。何人为报西王母？岭上如今种已成。”《梅岭》：“雪林横夜月交光，万壑风来处处香。圣主乾坤为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窗户深沉昼不开，凤凰时下九层台。月明夜静闻环珮，知有霓旌羽扇来。”《萼绿华堂》：“绿萼承趺玉蕊轻，清香续续度檐楹。天教不杂开桃李，赐与神仙物外名。”《岩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寻芳曾被暗香迷。碧桃开后晴风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蹑云台》：“万本琅玕密不开，林深明碧琐高台。更无一点游尘到，但觉云随步步来。”《玉霄洞》：“披香寻径百花中，蝶引蜂随路不穷。但见凌霄缠古木，洞天应与碧虚通。”《清虚洞天》：“玉关金锁一重重，只见桃源路暗通。行到水云空洞处，恍如身世在壶中。”《和容厅》：“白羽流星一点明，上林飞雁几回惊。弓开月到天心满，风外唯闻中的声。”《泉石厅》：“萦迂流碧与环山，月地云阶在两间。有此清泠居物外，方知尘土属人环。”《挥云亭》：“天风吹作海涛声，挥斥浮云日更明。波上石鲸时吼雨，只知楼阁是蓬瀛。”《泛雪厅》：“月团携下九重天，来试人间第一泉。正在水声山色里，六花浮动紫瓯圆。”《虚妙斋》：“武王屈己尊箕子，黄帝斋心问广成。惟道集虚观众妙，超然将见不能名。”《寿山》：“惇大崇高秀气连，清风不老月长圆。春游玉座时相对，花发莺啼亿万年。”《杏岫》：“山上晴霞兴彩云，芳菲时节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种，不是青旗卖酒村。”《景龙江》：“润通河汉碧涵空，影倒光山晓翠重。闻说巨鱼时骇浪，只应风雨是神龙。”《鉴湖》：“水天澄澈莹寒光，一片平波六月凉。移得会稽三百里，不教全

属贺知章。”《桃溪》：“霏霏红雨落清浔，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武陵寻。”《回溪》：“穿云透石落潺潺，恋浦余波尚绕山。只怪岚光迷向背，不知流水正回环。”《滴滴岩》：“苍苔青润石嶙皴，泉脉涓涓湿白云。疑有天仙深夜过，丁当环珮月中闻。”《榴花岩》：“绝域移根上苑栽，又分红绿向岩隈。累累子已枝间满，灼灼花犹叶底开。”《枇杷岩》：“结根常得近林峦，晚翠谁怜却岁寒。不见龙文横杆面，方知垂实作金丸。”《日观岩》：“朝阳初上海霞红，五色云生碧洞中。回首烂柯人自老，棋声犹在石门东。”《雨花岩》：“纷纷泊泊弄晴晖，曾逐春风上绣衣。不为胡僧翻贝叶，仙家长有碧桃飞。”《芦渚》：“万叶梢梢秋意初，斜风细雨忆江湖。谁知雪压波澄后，更与宫中作画图。”《梅渚》：“只借晴波为晓鉴，不随花岛作江云。未须吹笛风中去，多得清香水际闻。”《榠查谷》：“折花宜与酒相薰，结子难随酒入唇。一阵暗香无处觅，不知幽谷巧藏春。”《秋香谷》：“玉屑花繁淡淡黄，碧岩曾伴紫栏芳。月明露洗三秋叶，山迥风传七里香。”《松谷》：“云藏烟锁昼苍苍，得地何须作栋梁。闻道九龙扶辇过，一山风又作笙簧。”《长春谷》：“洞天风物几人知，暗得阴阳造化机。不似寒乡待邹律，四时岩际有芳菲。”《桐径》：“不嫌春老花飞湿，要听秋来雨打声。一自移根来禁籞，朝阳常有凤凰鸣。”《松径》：“夹路成行一样清，吟风筛月自亭亭。云章正写人间瑞，坐待云根长茯苓。”《百花径》：“红紫交加一径通，翠条柔蔓浴玲珑。日晴烟暖微风度，百和香薰锦绣中。”《合欢径》：“彩丝拂拂机中锦，绣缕茸茸马项缨。却似汉宫三十六，黄昏时节掩罗屏。”《竹径》：“翠叶吟风长淅沥，寒梢擎露忽高低。有时杳杳穿云去，碧玉交加四望迷。”《雪香径》：“夹径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阴晴。要看雪色无边际，十二楼前月正明。”《海棠屏》：“清明微雨欲开时，收什狂香付整齐。但得浣花春在眼，不须枝上杜鹃啼。”《百花屏》：“众香芬馥著人衣，云母光寒露未晞。围得春风胜绣幕，纷纷红紫斗芳菲。”《蜡梅屏》：“冶叶

倡条不受羁，翠�轻束最繁枝。未能隔绝蜂相见，一一花房似蜜脾。”《飞来峰》：“突兀初惊倚碧空，翠岚仍与瑞烟重。吴侬莫作西来认，真是蓬莱第一峰。”《留云石》：“白云何事苦留连，中有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岩要霖雨，因风时到日华边。”《宿雾石》：“飞烟自绕龙楼驻，瑞气长随海日开。独有春风花上露，夜深多伴月明来。”《辛夷坞》：“山中常压早梅开，不待暄风暖景催。似与东君书造化，笔头春色最先来。”《橙坞》：“磊磊金丸画不如，空濛香雾几千株。应怜绿橘秋江上，却被人间唤木奴。”《海棠川》：“清明时候暖风吹，叶暗花明满目开。石在剑门犹北向，锦江春色亦须来。”《仙李园》：“亳社灵踪亘古存，混元龙蜕出风尘。移根更接蟠桃岭，结子开花万万春。”《紫石壁》：“没水攀萝琢马肝，赍持坚润出风湍。潜藩每恨端溪远，叠作山中峭绝看。”《椒崖》：“团枝红实见秋成，曾按方书合五行。不遣汉宫涂屋壁，此间吞饵得长生。”《濯龙峡》：“山束苍烟细路通，喷泉飞雨洒晴空。真龙岂许寻常见，故作云间饮涧虹。”《不老泉》：“来从云窦不知远，涌出碧岩无暂停。花落莺啼春自晚，潺湲长得坐中听。”《柳岸》：“牵风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飞满御楼。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长得系龙舟。”《栈路》：“六丁开处只通秦，此地天临万国春。驻跸有时思叱驭，服劳王事爱忠臣。”《药寮》：“已闻颁朔向明堂，百草犹思一一尝。天意应怜民疾苦，欲跻仁寿佐平康。”《太素庵》：“结草铺茅不用华，白云深处列仙家。萧骚风玉千竿竹，翠叶浓阴衬碧霞。”《祈真磴》：“台上炉香袅翠烟，云间风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灵降，惟德从来可动天。”《踯躅岿》：“春风晓日乱晴霞，艳艳初开一岿花。疑是仙琴红玉轸，醉归遗在紫皇家。”《山庄》：“重崖置屋亦常关，下法龙眠小隐山。纵有青牛不耕稼，但闻犬吠白云间。”《西庄》：“低作柴扉短作篱，日晴鸡犬自熙熙。躬耕每以农为本，稼穑艰难旧亦知。”《东西关》：“天上人间自不同，故留关钥限西东。姓名若在黄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敷春门》：“帝力无私万国通，尚思寒

谷待春风。欲将和气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诏翰林学士王安中，令登丰乐楼望而赋诗云：“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金碧楼台虽禁籞，烟霞岩洞却山林。巍然适构千龄运，仰止常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寻。”质字文伯，熙陵时参知政事昌龄之曾孙。组字元宠，颍昌阳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际遇，悉授右列，侍祐陵。时宠臣皆内侍梁师成所引，遂得爱幸。质少不检，文其身，赐号锦体谪仙。后随从北狩。组逢辰未久而没，官止副使。有子即勋也，颇能文，祐陵即以其父官补之，后获幸高宗，位至使相。录之于秩，以纪当时之盛。近王称作《东都事略》，载蜀僧祖秀所述《游华阳宫记》，不若是之备也。是时独有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末句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诏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纪启其事，荐其才，召对，赐进士出身，后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当日。肃字志宏，南剑人，有文集号《栟榈遗文》，三十卷，诗印集中。

34　祖宗以来除拜二府，必迁六曹侍郎或谏大夫，当时为寄禄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从官入参机务也。登两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为之，今承议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论思献纳也。元丰官制行，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郑公为秘书监参知机务故事，易执政为中大夫，王和父、蒲傅正是矣。而从臣易为通直郎，犹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为杀矣。近日钱师魏登政府，坐谬举降三官，明清即以启之，以谓自昔以来，未有朝请大夫而参知政事者；且大臣有过，当去位，不当降罚。不报。

35　明清尝观欧阳文忠与刘邃父书问，答入阁仪词甚谆，复见两贤文集中。近阅田宣简《儒林公议》，语简而详，今载于左：“国家承五代大乱之余，每朔望起居及常朝，并无仗卫，或数年始一立冬正仗，当世人士或不识朝廷容卫，迄至缺然。太宗朝，常诏史馆修撰杨徽之等校

定《入阁旧图》，时江南张洎献状，述朝会之制得失明著且要，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册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科举人，在此殿也。昔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勾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犹立仗。前代谓之入阁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阁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候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阁门入，故谓之入阁。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阁，甚非宪度。况国家继百王之后，天下隆平，凡曰宪章，咸从损益，惟视朝之礼，尚自因循。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殿前地位，连横街亦甚广博，伏请改创此殿作上阁，为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是也，为双日常时听断之所。庶乎临御之式，允协前经。今论以入阁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窃按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谓之三署，为侍从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从官先次入殿庭东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时起居，其侍从官则东西对拜，甚失北面朝谒之礼。今请准旧仪，侍从官先次入，起居毕，在左右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故谓之蛾眉班。然后宰相率执政班入起居，庶免侍从官有东西对拜之文，得遵正礼。'至庆历三年，予知制诰时，始诏台省侍从官随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则无所更焉。"

36　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官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

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肓、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张仲宗云。

37　明清家有《续皇王宝运录》一书，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识存焉。多叙唐中叶以后事，至于诏令文檄悉备。《唐史》新、旧二书之阙文也。但殊乏文华，所恨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未曾见之。其载黄巢王气一事，尽存旧词，姑缀于编：“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号太白山人，不拘礼则。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许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见入州市一度。自见此先生卖药，已仅三四十年，颜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谒金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崔尧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帅黄巢凌劫州县，盗据上京近已六年。又伪国大齐，年号金统。必虑王气在北牛山。伏请闻奏蜀京，掘破牛山，则此贼自败散。’尧封听之大喜，且具茶果与之言话。移时，太白山人礼揖而去。尧封遂与州官商量，点诸县义丁男，日使万工掘牛山。一个月余，其山后崖崩十丈以来，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径三尺。桶中有一头黄腰兽。桶上有一剑，长三尺。黄腰见之，乃呦然数声，自扑而死。尧封遂封剑及画所掘地图所见石桶事件闻奏。僖宗大悦，寻加尧封检校司徒，封博陵侯。黄巢至秋果衰，是岁中原克平。”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诏，亦见是书也。

38　旧制，京官造朝不许步行。每自外任代还，朝参日，步军司即差兵士三人、马一匹随从，得差遣。朝辞毕，所属径关排岸司应副回纲船乘座以归，如在苏、杭间居止，即差浙西纲船。选人改官，授告有日，阁门关步军司差人马；如五人改官，即五骑、十五人伺候。内前授告了，各乘马。以故一时戏语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选人。”

39　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收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乱。政和间，谋利之臣建

议，以为彼处减匿税赋，乃创置一司，号“西城所”，命内侍李彦主治之，尽行根刷拘催，专供御前支用。州县官吏，无却顾之心，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其推行为尤者，京东漕臣王宓、刘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贾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启于钦宗者，命斩彦，窜斥宓、寄，以徇下宽恤之诏，然无乡从之心矣。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钟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外舅云。

40　沈义伦、卢多逊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今之朝奉郎也。吕文穆为相，当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谴责。乞以臣释褐时所授官补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为定制，以至今日。

41　太平兴国五年，诏通判得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所举人数，与提刑等。至熙宁三年，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各添举员。有旨：今后通判更不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比提刑减人数之半。

42　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例迁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圣时，左司谏孙何与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纳之，遂定三年磨勘进秩之法。《孙邻几家传》云。

43　官制未改时，知制诰今之中书舍人，但演词而已。不闻缴驳也。康定二年，富文忠为知制诰。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备选。章献一见，以为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侄从德，而择郭后位中宫。上终不乐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刘氏姻党，屡典名藩。未几，从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国夫人，许入禁中。文忠适当草制，封还，抗章甚力，遂并寝其旨。外制缴词头，盖自此始。

崇、观奸佞用事，贿赂关节，干祈恩泽，多以御笔行下，朱书其旁，云：“稽留时刻者以大不恭论，流三千里。”三省无所干预，大启幸门，为宦途之捷径。宣和五年，有黄冠丁希元者，得幸为侍晨道录。自云晋公之孙。忽降御笔：“丁谓辅相真宗。逮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经褒赠，可特赠少保。官其后五人。”时卢襄赞元为吏部尚书，袖其牍请对，启于上云：“使谓过可湔洗，则累朝叙恤久矣，独至今乎？倘罪恶显然，一旦褒录，岂不骇四方之听？”于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笔遂有执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举也。

44　张唐英，字次功，西蜀人，与天觉为同包兄也。熙宁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尝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尽作昭陵朝宰执近臣知名之贤诸传于其中，今世所谓《嘉祐名臣传》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门耳，然印本亦未尽焉。明清家有《政要》全书可考。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45　韩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辅英宗。既为永昭山陵使，使事毕而上不豫矣，不敢辞位。四载而永厚鼎成，以元宰复护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讫求去。今先帝已祔庙，而臣两为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则是不知典故，何以胜天下之责？虽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顾中外公议且谓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两镇节度使判乡郡相州。元符末，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子厚专权之久，人情郁陶。有曾诞敷文者作词，略云：“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谓故事也。绍兴间，会稽因山，秦会之为固位之计，乃除孟仁仲为枢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机，事竣犹入国门。会之怒，讽言路引以论列，出典金陵。

46　熙宁初，韩魏公力辞机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辞，忽报西边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议廷中，神宗从之。公辞云：“已去相

位，今帅臣也。但当奉行诏书，岂敢预闻国论？”时人以为得体。元丰末，吕吉父以前两地守延安过阙，乞与枢密院同奏事。上亲批云：“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轻躁矫诬，深骇朕听。免朝辞，疾速之任。”已而落职，知单州。其后吉父贬建州安置，东坡先生行制，辞云“轻躁矫诬，德音犹在”，谓此也。

47　孙叔易近为先人言：“大观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试官，回次朱仙镇，阅邸报，吴伻兄弟以左道伏诛。坐中监镇使臣云：‘某少日作吴冲卿丞相直省官，亲见元丰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诏郭逵讨之。神宗问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难预度，愿驰至邕管上方略。师往，遂复邕州。进次富良江，又破之，获贼将洪真太子者。于是乾德议降。而逵以重兵压富良江，与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师。逵逗遛不进，交人大入，全军皆覆。逵坐贬秩。伻、储，冲卿孙也。此盖天报之云。’当时诗人陈传作《佐郎将》云：‘林中生致左郎将，名王头颅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谋，同恶相济能包羞？降书冉冉过中洲，中军传呼笑点头。蛮首算成勿药喜，君臣称觞弭多垒。元戎凯旋隔天水，夜经桄榔趍决里。驱将十万人性命，换得交州数张纸。’”

48　明清《前录》载和买起于王丝。后阅范蜀公《东斋记事》云：“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绝时，预给官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和买绸绢，盖始于此。”然在昔止是一时权宜，措置于一岁之间，或行于一郡邑而已。至熙宁新法，乃施之天下，示为准则。是时，越州会稽县民繁而贪，所贷最多，旧额不除，至今为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县有一桀黠老农，鼓帅乡民，不令称贷，且云：“官中岂可打交道邪？”众不敢请。独此一邑，遂无是患。闻今不然。

49　绍圣初，孟后废，处道宫。偶辽国遣使来，诏命邢和叔馆之。

邢白时宰章子厚曰："北使万一问及瑶华事，何以为词？"子厚曰："当云罪如诏书。"已而北人不及之，忽问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即以子厚语答之。归奏，泰陵大喜，以谓善于专对。刘季高云。

50　五代时有姓吕为侍郎者三人，皆各族，俱有后，仕本朝为相。吕琦，晋天福为兵部侍郎，曾孙文惠端相太宗。吕梦奇，后唐长兴中为兵部侍郎，孙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孙文靖夷简相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录》。吕咸休，周显德中为户部侍郎，七世孙正愍大防，相哲宗。异哉！

51　富郑公晚居西都，尝会客于第中，邵康节与焉。因食羊肉，郑公顾康节云："煮羊惟堂中为胜，尧夫所未知也。"康节云："野人岂识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笋，则常吃耳。"郑公赧然曰："弼失言。"邵公济云。

52　治平初，诏改诸路马步军部署为总管，避厚陵名也。考之前史，總字皆从手，合作摠字，非从丝无疑。出于一时稽考不审，沿袭至今，不可更矣。

53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号乐静居士，五代宰相李涛五世孙。涛至本朝，以兵部尚书莒国公致仕。尚书，当时阶官也。其家自洛徙齐。成季犹子，汉老邴也，中兴初，位政府，一时大诏令多出其手。秦少游作《李公择常行状》云："远祖涛，五代时号称名臣，仕皇朝为兵部尚书，封莒国公。莒公少时仕于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孙也。所以今为南康建昌人，世号山房李氏。"成季与公择，乡里虽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孙皆鼎盛，不知后来两家曾叙昭穆否耳。

54　侬贼犯交、广，毒流数州，诸将久无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颛

征，首责崇仪使陈曙，斩之。余襄公皇恐，降阶祈求。武襄慰藉遣之。于是军声大振，竟破贼。而桂人为崇仪建庙貌，祀事至今唯谨。东坡先生以书抵广西宪曹子方云：“闲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仪陈侯，忠勇绝世，死非其罪。庙食西路，威灵肃然。愿公与程之邵议，或同一削，乞载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于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无滥诛，而广人奉事之益严，又有东坡之说如此，不可晓也。隆兴初，帅臣张维奏，诏赐其庙额曰忠愍。曙，高邮人，进士及第，后换右列，灵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详。其婿许光疑，始以布衣自岭外护其丧以归，人皆多之。后登第，终吏部尚书。

55　《唐书》特立《宗室宰相传》，赞乃云：“宰相以宗室进者九人。林甫奸谀，几亡天下。程、知柔在位，无所发明。”林甫在《奸臣传》。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业传》后第五卷。止叙七人。适之、岘、勉、夷简、程、石、回。然李麟乃懿祖后，李逢吉、李蔚俱陇西同系，李宗闵出郑王房，李揆亦出陇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传，何耶？

挥麈后录卷之三

56　宋兴已来，宰辅封国公者，已见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自熙宁以后者，今列于后：

陈丞相秀　王文公舒、荆　王文恭郇、岐　韩献肃康　章子厚申　韩文定仪　蔡元长嘉、卫、魏、楚、陈、鲁　童贯泾、成、益、楚、徐、豫　何正宪荣　郑文正崇、宿、燕　余源仲豐、卫　刘文宪康　邓子常莘　王黼崇、庆、楚　蔡攸英、燕　白丞相崇　吕忠穆成　张忠献和、魏　秦忠献莘、庆、冀、秦、魏、益　张循王济、广、益　韩蕲王英、福、潭　秦熺嘉　陈文恭信、福、鲁　汤进之荣、庆、岐　虞忠肃济、华、雍　史文惠永、卫、鲁、魏　陈正献申、福、魏　梁文靖仪、郑　赵丞相沂　王丞相信、福、冀、鲁　周丞相济、益　留丞相申　京丞相魏　谢丞相申、岐、鲁

57　蔡元道作《官制旧典》，极其用心，甚为详缜。但事有抵牾，或出于穿凿者，有所未免。明清尝略引旧文以证数项于印本上，佥贴呈似遂初尤丈延之，深以叹赏。其帙尚存尤丈处，不复悉纪，姑以一条言之：“熙宁三年，许将以磨勘当迁，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之进取，遂转太常博士。初下笔，方成大字，堂后官以手约定，具陈祖宗旧制，当迁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笔作口字。因知前辈堂后官犹能执祖宗之法耳。时先公掌外制，乃见而知之者。”明清以谓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专纵。使有之，王荆公之文过执拗，世所共知，当新法之行，虽韩、富、欧、范、司马诸公与之争，悉不能回其意，岂一堂吏能转其笔耶？元道云先公，即延庆。王荆公荐李资深时，苏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缴其改官除监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庆，即为书行。延庆字仲远，

文忠齐之子也。别命书读始此。

58　方通，兴化人，与蔡元长乡曲姻娅之旧，元长荐之以登要路。其子轸，宏放有文采，元长复欲用之。轸闻之，即上书讼元长之过。既达乙览，元长取其疏自辩云："大观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中书省送到司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魏国公蔡京札子。奏伏蒙宣示方轸章疏一项，论列臣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若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媒之计，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祸移生灵，风声气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保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肆意妄作，自古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为甚。爰自崇宁已来，交通阉寺，通谒宫禁，蠹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私恩。内自执政侍从，外至帅臣监司，无非京之亲戚门人。政事上不合于天心，下悉结于民怨。若设九鼎，铸大钱，置三卫，兴三舍，祭天地于西郊，如此之类，非独无益，又且无补，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说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丰遗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间，典章文物，粲然大备，岂蔡京不得驰骋于当年，必欲妄施于今日，以罔在天之神灵？凡欲奏请，尽乞作御笔指挥行出，语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挥更不施行，则又语人曰：'京实启之也。'善则称己，过则称君，必欲陛下敛天下怨而后已，是岂宗社之福乎？天下之事无常是，亦无常非，可则因之，否则革之。惟其当之为贵，何必三代之为哉！李唐三百年间，所传者二十一君，所可称者太宗一人而已。当时如房、杜、王、魏，智虑才识必不在蔡京之下。窃观贞观间，未尝一言以及三代。后世论太宗之治者，则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京不学无术，妄以三代之说欺陛下，岂不为有识者之所笑也！元丰三年，废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间，造尚书省，分六曹，设二十四司，

以总天下机务。落成之日，车驾亲幸，命有司立法：诸门墙窗壁，辄增修改易者，徒贰年。京恶白虎地不利宰相，尽命毁坼，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括地数千里，屯兵数十万，建置四辅郡，遣亲信门人为四辅州总管，又以宋乔年为京畿转运使。密讽兖州父老诣阙下，请车驾登封，意在为东京留守，是欲乘舆一动，投间窃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将措圣躬于何地？臣尝中夜思之，不觉涕泗横流也。臣闻京建议立方田法，欲扰安业百姓。借使行之，岂不召乱乎？又况数年间行盐钞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脱赚客旅财物。道途行旅谓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浃，又报盐法变矣。钞为故纸，为弃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生灵怨叹，皆归咎于陛下。然京自谓暴虐无伤，奈皇天后土之有灵乎？所幸者祖宗不驰一骑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万一有垄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长，啸聚亡命于一方，天下响应，不约而从，陛下何以枝梧其祸乎？内外臣僚皆京亲戚门人，将谁为陛下使乎？京乘此时，谈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义士明目张胆，思见太平，投匦以陈己见者，无日无之。京钳天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为邪等，贼虐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义为羞，方且全身远害之不暇，何暇救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为忠贯星日，以忠臣义士为谤讪诋诬，或流配远方，或除名编置，或不许齿仕籍。以言得罪者，无虑万人矣，谁肯为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顽童耳，京遣攸日与陛下游从嬉戏，必无文、武、尧、舜之道，启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笼禽槛兽，舟车相衔，不绝道路。今日所献者，则曰臣攸上进；明日所献者，则又曰臣攸上进。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乱也。久虚谏院不差人，自除门人为御史。京有反状，陛下何从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与京皆壶山人也。案谶云：水绕壶公山，此时方好看。京讽部使者凿渠以绕山。日者星文谪见西方，日蚀正阳之月，天意所以启陛下

聪明者，可谓极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于肆恩赦，开寺观，避正殿，减常膳，举常仪，以答天戒而已。然国贼尚全首领，未闻枭首以谢天下百姓，此则神民共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谓雉鸣乎鼎，谷生于朝，不害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尧、汤之圣。古人之事，出于适然；今日之事，祸发不测。天象人情，危栗如是。伏惟陛下留神听览，念艺祖创业之难，思履霜坚冰之戒。今日冰已坚矣，非独履霜之渐。愿陛下早图之，后悔之何及！臣批肝为纸，沥血书辞，忘万死，叩天阍。区区为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禄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庙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灵，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杀之可也，赦之可也，窜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系于重轻，陛下上体天戒，下顾人言，安可爱一国贼而忘庙社生灵之重乎！冒渎天威，无任战栗之至。谨备录如后。臣读之，骇汗若无所容。臣以愚陋备位宰司，不能镇伏纪纲，讫无毫发报称，徒致奸言，干渎圣听。且人臣有将必诛之刑，告言不实，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敢辞。臣若无是事，方轸之言不可不辩。伏望圣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实，不可不问。取进止。”诏轸削籍流岭外，后竟殂于贬所。元长犹用其兄会为待制。家间偶存此疏，录以呈太史李公仁甫，载之《长编》。当是时也，元长领天下事，谁敢言者？轸独能奋不顾身、无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言，逐元长；元长悟其说，急流勇退，则国家无后来之患；元长与轸得祸俱轻，三者备矣。

59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诏大晟作景钟。是月二十五日，钟成，皇帝以身为度，以度起律；以律审声，以声制钟；以钟出乐，而乐宗焉。于以祀天地，享鬼神，朝万国，罔不用乂。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颂：“明明天子，以身为度。有景者钟，众乐所怙。于昭于天，乃眷斯顾。扬于大庭，罔不时序。亿万斯年，受天之祜。”此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之文也。偶获斯本，谨录于右。

60　王寀辅道，枢密韶之子。少豪迈有父风，早中甲科，善议论，工词翰，曾文肃、蔡元长荐入馆为郎，后以直秘阁知汝州，考满守陕。年未三十，轻财喜士，宾客多归之。坐不觉察盗铸免官，自负其材，受辱不羞。是时羽流林灵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辅道之客冀其复用，乘时所好，昌言辅道有术，可致天神，出灵素上，抳不得施。盖其客亦能请紫姑作诗词，而已非林之比。辅道固所不解，然实不知客有此语也。辅道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安得为上言之？"其言适与前客语偶合。工部尚书刘炳子蒙者，辅道母夫人之侄孙也，及其弟焕子宣，俱长从班，歆艳一时。时开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进思有以害其宠，未得也。初，炳视辅道虽中表，然炳性谨厚，每以辅道择交不慎疏之。会炳姑适王氏，于辅道为嫂。一日，辅道语其嫂曰："某久欲谒子蒙兄弟奉从容，然不得其门而入，奈何？"嫂曰："俟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辅道于是如其教，候炳于宾舍，久之始得通。炳逡巡犹不欲见，迫于其姑，勉强接之。既就坐，谈论风生，亹亹不倦，炳大叹服，入告其姑曰："久不与王叔言，其进乃尔，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马人归，止宿其家，自是始相亲洽。殆至兴狱，未及岁也。前客语既达灵素，灵素忿怒，泣请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羁旅，荷陛下宠灵，而奸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还山以避之。不然，愿置对与之理。"上令逮捕辅道与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开封。使者至，辅道自谓无它，亦不以介意，语家人曰："辩数乃置，无以为念也。"至狱中，刻木皆出纸求书，且谓辅道曰："昔苏学士坐系乌台时，卫狱吏实某等之父祖。苏学士既出后，每恨不从其乞翰墨也。"辅道喜，作歌行以赠之，处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言词语有连及炳者，乞并治之。上曰："炳从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既闻上语，不疑其他。一日，上幸宝箓，驻跸斋宫，从官皆在焉。炳越班面奏帘外曰："臣猥以无状，待罪迩列。适有中伤者，非陛下保全，已齑粉矣。"再拜而退。炳既谢已，举首始见章在侧注目瞪视，惶骇失措，深

以为悔。翌日，章以急速请对，因言：“寀与炳腹心。诽谤事验明白，今对众越次，上以欺罔陛下，下以营惑群臣，祸将有不胜言者。幸陛下裁之。”上始怒，是日有旨，内侍省不得收接刘炳文字。炳犹未知之，以谓事平矣，故不复闲防。章既归，遣开封府司录孟彦弼携捕吏窦鉴等数人，即讯炳于家。炳囚服出见，分宾主而坐，词气慷慨，无服辞。彦弼既见其不屈，欲归，而窦鉴者语彦弼曰：“尚书几间得寀一纸字，足以成案矣。”遂乱抽架上书，适有炳著撰稿草，翻之至底，见炳和辅道诗，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扫除荆棘奉高真。”诗意谓辅道尝有嫉恶之意。时尚道，目上为高真尔。鉴得之，以为奇货，归以授章。章命其子并释以进云：“白水谓来年庚子寀举事之时。炳指寀为高真，不知以何人为荆棘？将置陛下于何地？岂非所谓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辅道与客，皆极刑。炳以官高，得弗诛，削籍窜海外。焕责授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凡王、刘亲属等，第斥谪之。并擢为秘书省正字，数日而死，出现其父，已为蛇矣。华阳张德远文老，子蒙之婿也，又并娶德远之妹，目睹其事。且当时亦以有连坐，送吏部与监当，故知之为详。尝谓明清曰：“德远死，无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笔无惜识之。”文老尝为四川茶马。东坡先生赋《张熙明万卷堂》诗，即其父也。文老博极群书，尤长史学，发言可孚，故尽列其语。又益知世所传辅道遇宿冤之事为不然云。

61　王景彝故弟在京师太子巷。初，开宝间，江南李后主遣其弟从善入贡，留不遣，建宅以赐，故都人犹以太子目之也。从善死，后归王氏。宣和初，崔贵妃者得幸祐陵，未育子。有刘康孙者，卜祝之流，以术蒙恩甚厚，为遥郡观察使，言之于崔之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既佳，而宅中有福气，宜请于上。”崔遣人告于妃，妃以致恳上，上喻京尹王革，令善图之。革即呼王氏子弟，导指意。王诸子愚呆不知时变，迟迟未许。崔欲速得之，会舍旁有造磬者，时都下初行当十钱，崔詸人

诬告王诸子与邻人盗铸，革即为掩捕，锻炼黥窜，而没其宅，遂以赐崔。崔氏既得之，上幸其居，设酺三日，荣冠一时。未几，崔命康孙祷于宅中树下，适有争宠者谮于上及中宫云："崔氏姊弟夜祠祭，与巫觋祝诅叵测。"会上尝梦明节刘妃泣诉，以为人厌胜致死，上因以语妃。妃抗上语，颇不逊。上怒，付有司，捕康孙等穷治。康孙款承，实尝以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祷神求嗣，且祈固宠，咒诅则无之。犹坐指斥，诏脔康孙于宅前，国医曹孝忠并坐流窜。孝忠亦幸进，为廉车，二子济、涣俱冒馆职，至是皆斥之。孝忠尝侍明节药故也。仍命悬康孙首于所祝树上。制云："贵妃崔氏，乏柔顺进贤之志，溺奸淫罔上之私。惑于奇邪，阴行媚道。散资产以掠众誉，招术者以彰虚声。祝诅同列，以及于死生；指斥中宫，而刑于切害。谈命术以徼后福，挟厌胜以及乘舆。可降充庶人，移居别院。崔兄除名，嫂姊妹并远外编管。"距王氏之籍，不及一岁云。陈成季迪云："时任大理卿，亲鞫其事。"

62　承平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后开。蔡元长秉政，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吏以白元长，元长曰："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复携以归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开匣则印在焉。或以询元长，元长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复得，徒张皇耳。"

63　蔡元长晚年语其犹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以教诸孙，汝为我访之。"耕道云："有新进士张觷者，其人游太学，有声，学问正当，有立作，可备其选。"元长颔之，涓辰延致入馆。数日之后，忽语蔡诸孙云："可且学走，其他不必。"诸生请其故。云："君家父祖奸㤭以败天下，指日丧乱。惟有奔窜，或可脱死，它何必解耶？"诸孙泣以诉于元长，元长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之，且询以救弊之策。觷曰："事势到此，无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材，改往修来，以补万

一。然无及矣。”元长为之垂涕。所以叙刘元城之官，召张才叔、杨中立之徒用之，盖繇此也。耕道名佃，君谟之孙。㣟字柔直，南剑人，后亦显名于时。已上二事，尤丈延之云。

64　靖康中，有解习者，东州人。为郎于朝，未尝与人接谈。虏骑南寇，择西北帅守，时相以其谨厚不泄，谓沈鸷有谋，遂除直龙图，知河中府。习别时相云：“某实以讷于言，故寻常不敢妄措辞于朝列。今一旦付委也如此，习之一死，固不足惜，切恐朝廷以此择人，庙谋误矣。”解竟没于难。世人以饶舌掇祸者多，而习乃以箝口丧躯，昔所未闻也。外舅云。

65　薛绍彭既易定武《兰亭》石归于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中，龛置睿思东阁。靖康之乱，金人尽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虏所识，独得留焉。宋汝霖为留守，见之，并取内帑所掠不尽之物，驰进于高宗。时驻跸维扬，上每置左右。逾月之后，虏骑忽至，大驾仓猝渡江，竟复失之。向叔坚子固为扬帅，高宗尝密令冥搜之，竟不获。向端叔云。

66　靖康初，童贯既以误国窜海外，已而下诏诛之。钦宗喻宰执云：“贯素奸狡，须得熟识其面目者衔命追路，即所在而行刑，庶免差误。”唐钦叟时为首相，云：“朝臣中有张澂字达明者，与贯往还。宜令其往。”诏除澂监察御史以行。澂字达明，有一小女十余岁，玉雪可怜，素所爱。时天寒，欲卯饮，忽闻有此役，骇愕战掉，袖拂汤酒碗，沃其女，立死。达明号恸引道，怨钦叟切骨。至南雄州而贯就戮。明年，钦叟免相留京，二圣北迁，虏人立张邦昌为主，且驱廷臣连衔列状，钦叟佥名毕，仰药而殂。建炎中，达明为中司，适钦叟家陈乞恤典，达明言钦叟不能抗虏之命，虽死不足褒赠。繇是恩数尽寝，至今不能理也。俞彦时云。

67　冯楫济川、雷观公达，靖康中俱为学官于京师，皆蜀士也。而观以上书得之，楫实先达焉。一日，楫出策题问诸生经旨，观摘其疵讦之于稠人中曰：“自王安石曲学邪说之行，蔡京挟之以济其奸，遂乱天下。今日岂可尚习其余论耶！”楫曰：“子去岁为学生，尝以书属我求为蔡氏馆客，岂忘之耶？前牍尚存，诪张为幻乃尔，是繇同浴而讥裸裎也！”二人大忿，坐是论列，皆绌为监当。邵公济云。

68　贺子忱允中，靖康中为郎。或有荐其持节河北者，子忱微闻之，忽就省户作中风状，颠仆于地，呼之不醒。同舍郎急命舁之以归，即牒开封府乞致仕，得敕买舟南下，初无所苦也。李邈彦思以武官为枢密都承旨，朝论亦将有所委任，亦效子忱之举。时聂山尹都，以谓此风不可长，翌日启上，以谓邈诈疾退避，后来何以使人？诏邈降两官，除河北提点刑狱，兼摄真定府。日下出门，竟死于难。子忱绍兴初以李泰发荐落致仕，又三十年为参知政事。晚节末路，持禄固位而已。向荆父云。

69　秦会之尝对外舅自言：“靖康末，与莫俦俱在虏寨。粘罕二太子者谓：‘搜寻宗室，有所未尽。’俦陈计于二贼，乞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无能逃矣。会之在傍曰：‘尚书之言误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服属虽近而情好极疏者；有虽号同姓，而恩义反不及异姓者多矣。平时富贵，既不与共，一旦祸患，乃欲与之均，以人情揆之，恐无此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异待之。”

70　王、刘既诛窜，适郑达夫与蔡元长交恶，郑知蔡之尝荐二人也，忽降旨应刘炳所荐并令吏部具姓名以闻，当议降黜。宰执既对，左丞薛昂进曰：“刘炳，臣尝荐之矣。今炳所荐尚当坐，而臣荐炳何以逃罪？”京即进曰：“刘炳、王寀，臣俱曾荐之。今大臣造为此谋，实欲倾

臣。臣当时所荐者，材也，固不保其往。今在庭之臣，如郑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于此。今悉叛臣矣，臣亦不保其往。愿陛下深察。”上笑而止，由是不直达夫，即再降旨：“刘炳所荐并不问。”亦文老云。

71　明清《前录》记靖康中赠范“文正”，恐是误书。近日李文授孟传云：“当时乃是进拟‘忠宣’，钦宗改‘文正’之名，付出身。仍于其矜其旁批云：‘不欲专崇元祐。’”文授云得之于曾文清。文清。吴元中妻兄，宜知其详。

72　温益，字禹弼。徽考以端邸旧僚，即位未久，擢尹开府。钦圣因山，曾文肃为山陵使，益为顿递使。梓宫次板桥，以人众柱折几陷。时外祖空青公侍文肃为山陵所主管文字，偶问左右曰：“顿递使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应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时蔡元长已有中禁之授，使运力为引重，至于斥文肃于上前。元长大感之，遂以为中书侍郎。兴大狱，欲挤文肃父子于死地，赖上保全之，得免。未几，益卒于位。后元长复用其子万石为阁学士以报之。曾玉隆云。

73　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盖不妄语可故也。其作陈公弼希亮传，叙其刚方明敏之业，殆数千言，至比之□长孺（原文此处为□），非有以心，未易得之。然其后无闻，心窃疑焉。比阅孙叔易《外制集》，载其所行陈简斋去非为参知政事封赠三代告词，始知乃公弼之孙。取张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视之，又知为公弼仲子忱之孙焉。简斋出处气节、翰墨文章，为中兴大臣之冠。善恶之报，时有后先，其可谓无乎！

挥麈后录卷之四

74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书侍郎冯熙载为诗以进。安中云：“上帝通明阙，神霄广爱天。九光环日月，五色丽云烟。紫袖开三极，琼璈列万仙。希夷尘境断，仿佛玉经传。妙道逢昌运，真王抚契贤。龟图规大壮，龙位正纯乾。穹昊亲无间，皇居掇自然。刚风同变化，祥气共陶甄。层观星潢上，重𬮱斗柄边。摩空七雉峻，冠峤六鳌连。梦想何尝到，阶升信有缘。昕朝初放仗，密宴忽闻宣。清禁来鸣珮，修廊入并肩。兽铺金半阖，鸾障绣微褰。霁景留庭砌，雷文绘桷梴。宫帘波锦漾，殿榜字金填。花拥巍巍座，香浮秩秩筵。高呼称万亿，韶奏侍三千。华岁推尧历，元玑候舜璇。冰霜知腊后，梅柳认春前。造化应呈巧，芳菲已斗妍。樛枝雕槛小，多叶露桃鲜。错落飞杯斝，锵洋杂管弦。承云歌历历，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合，铜壶永漏延。镐京方置醴，羲驭自停鞭。乃圣情深渥，诸臣意更虔。宗藩亲鲁卫，相芾拱闳颠。侧弁恩光浃，中觞诏跸旋。宝薰携满袖，御果得加笾。要赏嬉游盛，俄追步武遄。腾身复道表，送日夹城⿰田页。仰揖苍龙象，旁临艮岳巅。讴歌纷广陌，箫鼓乐丰年。赫奕攒轻幰，珍奇集市鄽。博卢多袒跣，饮肆竞蹁跹。蕃衍开朱邸，崔嵬照彩椽。桥虹弯矗矗，江练泮溅溅。击柝周庐晚，张灯别院先。余霞摇绮晕，列宿舍珠躔。浩荡三山岛，棱层十丈莲。再趋天北极，却立榻东偏。既用家人礼，仍占圣制篇。兕觥从酩酊，蟾魄待婵娟。转盼随亲指，环观得纵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虬缠。光透垂枝井，晶衔带壁钱。萧台千级峻，重屋八窗全。就席花墩匝，行樽紫袖揎。交辉方烁烁，起立复阗阗。邃宇会宁过，中宵胜赏专。铺陈尤有韵，清雅不相沿。户箔明珠串，栏釭水碧

棬。规模商甗铸，款识鲁壶镌。秦曲移筝柱，唐妆俨鬓蝉。窄襟珠缀领，高朵翠为钿。喜气排寒沍，轻飔洗静便。层琳藉玑组，方鼎炷龙涎。玛瑙供盘大，玻璃琢盏圆。暖金倾小榼，屑玉酿新泉。帝予天才异，英姿棣萼联。频看挥斗碗，端是吸鲸川。推食俱均逮，攘餐及坠捐。海螯初破壳，江柱乍离渊。宁数披绵雀，休论缩颈鳊。南珍夸饤饾，北馔厌烹煎。赐橘怀颒卵，酡颜酹宝船。言归荷慈惠，末节笑拘挛。放钥严扃启，笼纱逸足牵。冰轮挂银汉，夜色映华鞯。人识重熙象，功参独断权。五辰今不忒，六气永无愆。天纪承三古，时雍变八埏。比闾增板籍，疆埸罢戈鋋。文轨包夷夏，弦歌遍幅员。恢儒荣藻荐，作士极鱼鸢。庆胄贻谋显，多男景福绵。迓衡常穆穆，遵路益平平。亭障今逾陇，耕耘久际燕。信通鹏海涨，威詟犬戎膻。东拟封云岱，西将款涧瀍。琳科宣蕊笈，玉府下云轩。帝籍勤初播，宫蚕长自眠。茧丝登六寝，稃米秀中田。庙鹤垂昭格，坛光监吉蠲。灵芝滋菌蠢，甘醴涌潺湲。合教龙风革，颁经众疾痊。雨随亲祷降，河避上流迁。执契皇猷洽，披图福物骈。太和输橐籥，妙用绝蹄筌。此际君臣悦，应先简册编。《雅》称鱼罩罩，《颂》述鼓咽咽。讵比千龄遇，犹闻四始笺。羁臣起韦布，陋质愧驽铅。骤俾陪机政，由来出眷怜。恩方拜纶綍，报未效尘涓。密席叨临劝，凡踪穿曲拳。虽无三峡水，曾步八花砖。渝望知难称，才悭合勉旃。钧天思尽赋，剩续白云笺。”熙载云：“化工欲放阳春到，先教元冥戮衰草。疑冰封地万木僵，谁向雪中探天巧。璇玑星回斗指寅，群芳未知时已春。人心荡漾趁佳节，灯夕独冠年华新。升平万里同文轨，井邑相连通四裔。兰膏竞吐夜烘春，和叔回车避羲辔。巍巍九禁倚天开，温风更觉先春来。试灯不用雨花俗，迎阳为却寒崔嵬。宣和初载元冬尾，瑞白才消尘不起。穆清光赏属钦邻，锦绣云龙颁宴喜。初闻传诏开睿谟，步障几里承金铺。调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广乐陈清都。遏云妙唱韩娥侣，回雪飞花称独步。千春蟠木效红英，献寿当筵岂金母。上林晚色烟霭轻，景龙游人欢笑声。霞裾月珮

拥仙仗，翠凤挟辇趁平成。铜华金掌散晶彩，翠碧重重簇珠琲。先从前殿望修廊，日出绮霞红满海。神光通透云母屏，骊龙出舞波涛惊。煌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错浴如明星。榻前玉案真核旅，兽炭银炉夜初鼓。宪天重屋讶云屯，崇道箫台疑蜃吐。前楹火柱回万牛，蔺卿璧碎色光浮。周围照耀眼界彻，冰壶漾月生珠流。点点金钱尽衔璧，豹髓腾辉粲银砾。丝篁人籁有机缄，缴绎清音传屋壁。须臾随跸登会宁，如骖鸾鹤游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纤云不点惟光明。四壁垂帘玉非玉，银釭吐艳相连属。棼楣横带碧玻璃，一朵翠云承日毂。万光闪烁争吐吞，㸌龙衔耀辉四昆。又如电母神鞭驰，金蛇着壁不可扪。端信奇工通造化，岂比胡人能幻假。丹青漫数顾虎头，盘礴解衣未容写。此时帝御钧天台，紫垣两两明三台。尚方饮器万金宝，古玉未足夸云雷。帝傍侍女云华品，玉立仙标及时韵。四音促柱泛笙箫，应有翔鸾落千仞。龙瓶泻酒如流泉，御厨络绎纷珍鲜。榻边争欲供天笑，快倒颇类虹吸川。厌厌夜饮方欢浃，玉漏频催鼓三叠。金门初下醉归时，正见冰轮上城堞。微臣去岁陪清班，恶诗误辱重瞳观。小才易穷真鼠技，再赋愈觉相如悭。”履道、彦为二集中，今不复印行，故录于此。

75　宣和初，徽宗有意征辽，蔡元长、郑达夫不以为然；童贯初亦不敢领略，惟王黼、蔡攸将顺赞成之。有谍者云：“天祚貌有亡国之相。”班列中或言陈尧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伦，登科为画学正。黼闻之甚喜，荐其人于上，令衔命以视之，擢水部员外郎，假尚书，以将使事。尧臣即挟画学生二员俱行，尽以道中所历形势向背，同绘天祚像以归。入对即云：“虏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写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进兵。兼弱攻昧，此其时也。”并图其山川崄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尧臣右司谏，赐予巨万，燕、云之役遂决。时尧臣方三十三岁，迁至侍御史。会蔡元长复将起预政事，黼讣尧臣望风上疏以元长前日不合人情状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犹眷元长，黜尧臣

为万州监税。而元长竟不告廷，尧臣继寝是行。黼败，尧臣亦遭斥。建炎中，监察御史李寀疏其为黼鹰犬，误国之罪，始诏除。其初，秦会之主泮高密，尧臣以沧州掾曹同为京东漕同试官，因以厚甚。会之擅国，遂尽复故官。虽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叙旧。尧臣以前所锡万金，筑园亭于西湖之上，极其雄丽，今所谓陈侍御花园是也。会之殂，汤致远为御史，欲露台评，而周为高方崇，尧臣之妻兄，致远之腹心，力回护之，遂免，先以寿终。李仁父《长编》载胡交修缴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奸。其嗣恳为高作行状，以盖前迹，为高后亦悔之。会之炎炎时，前御史敢于国门外建第，以此可见。为高之子乐云。

76　靖康之变，士大夫纪录，排日编缀者多矣。其间盖亦有逸事焉。近从亲旧家得是时进士黄时偁、徐揆、段光远三人所上虏酋书云："大宋进士黄时偁谨斋沐裁书于大金二帅曰：尝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若夫乐软熟而憎鲠切，取谀美而舍忠良，虽尧、舜无以致治。时偁淮右寒生，家袭儒业，老父每训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罔可轻言，自取戮辱。由是钳口结舌，守分固穷，未曾敢以片言辩时是非。方今国家艰难，苟有见闻，宁忍甘蹈盲聋之域！非不知身为宋民，不当以狂妄之辞，干冒元帅聪德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责也。直欲内报吾君之德，外光二元帅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时偁切观我宋自崇宁以来，奸臣误国、窃升威柄者有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启幸门、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帅因之遂有此举。道君太上皇帝亲降诏书，反己痛责，断出宸心，乃传大宝。今皇帝即位未久，适丁国难，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帅敛城不下，盖为此也。时偁伏睹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书，正为催督金银表段。有云须索之外，必不重取；礼数优异，保无它虞。奈何都民朝夕思念，燃顶炼臂，延颈跂踵，以望御车之尘也。元帅岂不念天生万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乃复须索他物，络绎不绝，参酌以情，虽不足以报再生之万一，然方册所载，

自古及今，未闻有大事既决，反缘细故而延万乘之君者。证以国书，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国家曩昔伤财害民之事，结怨连祸之人，尚可目也。曰内侍、伶伦、美女是已，曰宫室、衣服、声乐是已。今军前一一须索，唯复谓此悉皆国害，坚欲为我痛锄其根株耶？亦欲驱挈归境以为自奉之乐耶？军机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又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者，必禁之。’愿元帅详览此章，熟思正论。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傥使宿奸复被新宠，是犹禾莠相杂，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医者未悟，则将日渐月稽，习以成风，不害此而害彼，何时已矣？时偁懵不知书，愚不练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虽小而所系甚大。方议修书铺陈管见，未及形言，众乃自祸。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蠹巨恶，难于逃覆载之中也。且如内侍蓝訢、医官周道隆、乐官孟子书，俱为平昔侥滥渠魁。今取过军前，坐席未暖，乃忘我宋日前恩宠之优，不思两国修讲和好之始，尚循故态，妄兴间谍，称有金银在本家窖藏，遂烦元帅怪问。考诸人用心，虽粉骨碎躯，难塞滔天之罪，请试陈之。今焉明降御笔，根括金银，以报大金活生灵之恩，切须尽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报大金者，虽发肤不惜。只是要有，尽取于是。有司累行劝谕，及指为禁物，稍有隐藏，以军法从事。其措置根括，非不尽心。上至宗庙器皿，下至细民首饰，罄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报金国者，虽发肤不惜。’凡为臣子，固当体国爱君，匹两以上，尽合送纳。蓝訢等不务济朝廷之急，报元帅之仁，辄抵冒典宪，埋窖金银，悭吝庸逆，无如此之甚者。若使未过军前，则人人蓄为私宝，论当时根括指挥，已合诛戮，切恐逐人。昨缘有司根取犒赏，亦尝囚禁，挟此为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谓正当扰攘之际，犹敢怀奸罔上，取佞一时，异日安居，为国患也必矣。亮元帅智周万物，不待斯言，察见罪状。文王问太公主听如何，太公答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圣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帅扩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纳

谀情，以玷大德。将蓝祈等先赐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扫荡宿孽，又可以惩戒后人。仍愿元帅务全两国之欢，以慰生灵之心。请我銮舆，早还禁御。军前或有所阙，朝廷亦必不违。书之青史，传为盛事，岂不韪欤！”“太学生徐揆等谨献书于大金国相元帅太子元帅。揆等闻昔春秋鲁宣公十一年伐陈，欲以为县，申叔时谏曰：‘诸侯之从者，曰讨有罪也。今县陈，是贪其富。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乃复封陈。后之君子莫不多申叔时之善谏、楚子之从谏。千百岁之下，犹且想其风采为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讨，元帅之职也。大肆纵兵，都城失守，社稷几亡而复存，元帅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灵几死而幸免，元帅之仁也。虽楚子入陈之功，未能远过。我宋皇帝以万乘之尊，两造辕门，议赏军之资，加徽号之请。越在草莽，信宿逾迈。国中喁喁企望，属车尘者屡矣。今生民无主，境内骚然，忠义之士，食不下噎。又闻道路之言，以金银未足，天子未还。揆等切惑之。盖金银之产不在中国，而在深山穷谷之间，四方职贡，岁有常赋。邦财既尽，海内萧然，帑藏为之一空，此元帅之所明知也。重以去岁之役，增请和之币，献犒赏之资。官吏征求，及于编户。都城之内，虽一妾妇之饰，一器用之微，无不输之于上，以酬退师之恩也。又自兵兴以来，邦国未宁，道路不通，富商大贾绝迹而不造境。京师豪民，蓄积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间有从宦王畿，仰给于俸禄者，饣干粥之外，储无长资，岂复有金银之多乎？今虽天子为质，犹无益于事也。元帅体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涂炭为念，大兵长驱，直抵中原，未尝以屠戮为事，所以爱民者至矣。凡元帅有存社稷之德，活生灵之仁，而乃以金银之故质君，是犹爱人子弟，而辱及其父祖，与不爱奚择？元帅必不为也。昔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公肉袒牵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许。’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春秋》书之，后世以为美谈。揆等愿元帅推恻隐之心，存终始之惠，反其君父，损其元数，班师振旅，缓以

时月，使求之四方，然后遣使人献，则楚子封陈之功，不足道也。国中之人，德元帅之仁，岂敢弭忘？《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揆等虽卑贱，辄敢浼死以纾君父之难，唯元帅矜之。”“大宋进士段光远谨斋沐裁书，百拜献于大金元帅军前。仆尝读《春秋左传》有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又尝读《礼记·聘义》有曰：‘轻财重礼，则民逊矣。’读至于斯，未尝不三复斯言，掩卷长叹。切谓非贤圣之人，畴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逊受禅，奄有神器，为天下君，创业垂统，重熙累洽，垂二百年。东渐西被，南洽北畅，薄海内外，悉为郡县，殊方绝域，悉为邻国，聘问交通，络绎道路。其间义重礼隆，恩深德渥，方之他国，唯大金皇帝为然。比年以来，本朝不幸奸臣用事，宦官桡权，罔知陈善闭邪而格其非，罔知献可替否而引之当道。欺君误上，蠹国害民，靡所不至。奸臣可罪，庶民可吊，事一至此。则吊民问罪之师，有不得已而举也。共惟大金元帅举问罪之师，施好生之德，念今圣之有道，悯斯民之无辜，敛兵不下，宗社再安，生灵获全。深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赐，若天覆而地载。两国永和，万姓悦服。夫如是，则亲仁善邻，曷以加于此哉！特枉銮舆，为民请命；重蒙金诺，与国通和。帝谓：‘发肤亦所不惜，况于金帛，岂复有辞！’宵旰焦劳，不遑寝食，官户根括，急于星火，竭帑藏之所积，罄贫下之所有，甘心献纳，莫或敢违。虽旷荡之恩，难以论报，而有限之财，恐或不敷。久留圣驾，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礼废于朝；号泣旻天，痛君之民满于道。仰望恩慈，再垂矜念，冀圣驾之早还，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则轻财重礼，曷以加于此哉！伏念光远草茅寒士，沐浴膏泽，涵泳圣涯，阴受其赐，于兹有年，才疏命薄，报德无阶。今兹圣驾蒙尘于外，仆虽至愚，噫呜泣涕，疾首痛心，其于庶民，尚幸仰赖元帅再生之恩，若天地无不覆载，于人无所不容。仆是以敢输忠义激切之诚，干冒威严，仰祈垂听，俯赐矜怜，无任战惧皇恐哀恳之至。不宣。”俶扰之际，排难解纷，伏节死谊，有如此者。嘉其忠

义慨慷，岁久虑不复传，所以录之。

77　张邦昌为虏人所立，反正之功，盖出于吕舜徒。吕氏自叙甚详，不复重纪。启其端者，堂吏张思聪也。应天中兴，思聪已死，诏特赠宣教郎。思聪字谋道，知书能文，尝从先人学，今其子孙尚有事刀笔于省中者，然亦不振。虏人立张伪诏，与其谢牍，并录于后。“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方国，措于治平。粤惟有宋，爰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斯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大造于宋也。指斥不录。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诚非贪土，遂致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咨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子其谁？是用遣使诸部宫都署尚书左仆射权签书枢密事韩昉，持节备礼仪，以玺绶册命尔为皇帝，以授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对新疆埸。仍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汝勿疲于述职；聘问岁致，汝无缓于忱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贤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欤！予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天会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今月初七日，依奉圣旨，特降枢臣俯加封册。退省庸陋之资，何堪对扬之赐。寻因还使，附致感悰。愿亟拜于光仪，庶少伸于谢礼。未闻台令，殊震危衷。遂遣从官，具敷诚恳。重蒙敦谕，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抚躬无措。恐浸成于稽缓，实深积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趋诣，俟取报示，径伏军门。拳拳之诚，并留面叙。不宣。谨白。”建炎元年诏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张邦昌初闻以权宜摄国事，嘉其用心，宠以高位。虽知建号肆赦，度越常格，支优赏赐钱数百万缗，犹以迫于金人之势，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

因鞫治他狱，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遂将盗有神器。虽欲容贷，惧祖宗在天之灵。尚加恻隐，不忍显肆市朝。今遣奉议郎试殿中侍御史马伸问状，止令自裁。全其家属，仍令潭州日给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怜之。小故出嫁为都人聂氏妇。上即位，颇思焉，复召入禁中，以其尝为民妻，无所称，但以彭婆目之，或呼为聂婆婆，其实未有年也。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夫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其门而进者。逮二圣北狩，彭以无名位，独得留内庭。虏人强立邦昌僭位之后，虽窃处宸居，多不敢当至尊之仪。服御之属，未始易也；寝殿之邃，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拥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复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犹能却。彭呼二三宫人，力挽而穿之，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宁殿，使宫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寝。邦昌既醒，皇恐而趋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无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盖诏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终于秩焉。乌乎！彭生者诚可诛矣，然当时在庭之臣，被二圣宠荣者尚奉贼称臣，卖降恐后。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彭事，陆务观云。

78　粘罕相金国，取大辽，继扰我朝。既归，乃欲伐夏国。夏人阴为之备久矣。忽求衅于夏，言欲马万匹。夏人从其请，先以所练精兵，每一马以二人御之，给言于金人曰：“万马虽有，然本国乏人牵拢。今以五千人押送，请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骑射者，其实欲以窥之也。至境，未及交马，夏人群起，金国之兵悉毙。夏人复持马归国，粘罕气沮，自此不敢西向发一矢。玉隆外祖云。

挥麈后录卷之五

79　谥以节惠。《孟子》谓："名之幽、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易。"三代以来，君臣务取美称，遂至失实。国朝诸谥，宋常山《退朝录》备载之，止于熙宁三年。明清谨续之于后。然闻见未广，姑存所记忆。遗落尚多，当嗣益之。

后谥

慈圣光献
宣仁圣烈
昭慈圣献　昭怀
钦圣献肃　钦成　钦慈
显恭　显肃　显仁　明节
宪节　宪圣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谥

昭静沈贵妃　明达懿文后追册为明达皇后
明节和文后追册为明节皇后　靖淑王贤妃

太子谥

冲宪茂　元懿敷　庄文愭

诸王谥

端献吴王颢　端懿益王頵　冲僖楃　悼敏楫　冲穆材
哀献俊　冲厚伷　惠价　冲惠偊

公主谥

贤惠蜀国公主王晋卿室　贤穆韩嘉彦室　贤德懿行王师约室
贤穆明懿钱景臻室　贤惠张端礼室　贤静柔志公主
淑和端福公主　冲懿贤福公主　悼穆徽福公主　顺穆介福公主

宗室谥

恭宪世雄　恭孝宣旦、仲湜、士緎、克宽　荣穆宗晖　僖简宗景
康孝仲御　僖靖承裕　僖安仲汾　恭僖宗博
僖穆宗璞　和恭承显　康僖克戒　勤孝宗惠
敦和克和　僖惠宗隐、宗勉　修安克敦　孝靖宗绰
简献仲忽　安宪宗悌、士□（原文此处为□）　孝恪仲芮　敦恪仲操
良僖仲婴、世恩、叔峤　孝僖宗衮、仲癸　僖惠仲隗　荣思宗谔
孝良仲皋、令蘧　修简仲蓖　和僖仲防　钦修仲硕
荣孝仲嗟、仲革　孝穆世飏　惠孝仲佺　孝修世奖、令穆
孝恪世膺、全稼　安恪仲玘　孝简世辉　顺思仲惆
孝恪仲摻　孝恭世恪、世恬　敦孝仲越　孝敦仲仆
恭惠叔统　纯僖仲丽　惠和检之　忠孝世表、叔武、叔充
荣惠世设　良恪克章、叔琉、令瓘　安良世括　容孝叔亚
惠恭世采　荣恪叔雅、叔黔　恭宜世鸣　荣敏叔纵　良恭世亨
良宪叔敖　益世逢　孝敏士会　思裕叔安　庄靖叔苗
庄节叔炤　温献令图　良裕士空　忠敏令穰　孝荣令铎

良懿令珄　安惠世颙　安僖秀王　温靖士栈　恭靖士㒟、不微、士樽

襄靖令廮　文献今祉　忠靖士珸　康宗且

宰相谥

宣靖曾鲁公公亮　忠献韩魏王琦　文忠富韩公弼、张天觉商英　忠烈文潞公彦博　正献吕申公公著　忠肃刘同老挚、虞并武允文　正愍吕汲公大防　忠宣范尧夫纯仁　忠怀蔡持正确　文恭王禹王珪　正宪吴冲卿充　庄敏韩玉汝缜　文定韩仪公忠彦　文王荆公安石　献肃陈秀公升之　文宪刘德初正夫、何清源执中　文正司马温公、郑达夫居中　清宪赵正夫挺之　文肃曾鲁公布　忠穆吕成公颐浩　文和李士美邦彦　忠定李伯纪纲、汪廷俊彦伯　文恭陈鲁公康伯　正献陈福公俊卿　文惠洪景伯适、史直翁浩　文靖梁叔于克家　文忠京丞相镗

执政谥

文宪苏公易简　文定张太保方平、许公将　文忠欧阳太师修　清献赵少保抃　康靖赵叔平概　章简元厚之绛、苏黄门辙、张于公焘　简翼张公璪　修简胡公宗愈　庄定王正仲存　恭敏蒲传正宗孟　定简温虞弼益　忠定孙传　忠穆郭公逵、张公懿　安简邵公亢　襄敏王公韶　康懿何中正　康节张公昪　忠肃陈公过庭　文敏吕吉父惠卿、李汉老邴　恭愍聂昌　恭敏薛公向　献简傅公尧俞　敏肃蔡公挺　懿简赵天观瞻　温靖孙公固　庄敏章公楶　文节林子中希　文简张康国、邓洵武　文正蔡元度卞　忠宪种公师道　忠肃刘立道大中　忠文张嵇仲叔夜、李彦颖　文懿管归善师仁　安惠邓圣求温伯　忠武韩蕲王世忠　忠烈张循王俊　忠献胡成公世将　敏肃魏道弼良臣　武穆岳公飞　敏节王子尚庶　章简张彦正纲、

程元吁克俊　忠敏沈必克与求　庄定刘共父珙　庄简李泰发光　简穆辛起季次膺　简惠周敦义葵　庄敏汪明远彻　文安洪景严遵　安简王公刚中　荣敏谢开之廓然　愍节王正道伦

文臣谥

文穆范成大　忠文范蜀公镇、宋尹乔年　文恪王中丞陶　章敏滕元发甫　懿恪王宣徽拱辰　文宪强翰林渊明、洪尚书拟　文简蔡儵、程大昌　宣简李浦邦彦父　忠愍徐给事禧、李侍郎若水　忠宪耿传　忠毅向子韶　忠简张克戬、赵令几、胡邦衡铨、张大猷闸　忠显刘公韐　文昭曾翰林肇　庄节王复　恭愍钱归善、唐重　定愍胡唐老　威愍郑骧、宗汝霖泽　刚愍曾逢原孝序　文靖杨侍郎时　文定胡待制安国　忠襄杨邦乂　勇节郭永　庄敏蔺中谨、韩彦直子温、林栗黄中　忠壮章且叟谊　康节邵先生雍　节孝徐仲车积　忠定刘元城安世　文康葛银青胜仲　忠惠蔡君谟襄　文忠东坡先生　忠宣洪光弼皓　献简陈邦彦良翰　献肃胡周伯沂、张大经彦文　康肃吴明可芾　文清曾吉父几　忠肃陈莹中瓘、傅公晦察　忠介王子飞云　清敏豊相之稷　清孝葛君书思　僖敏张如莹澄　贤节王庠　忠邹志完浩　忠确张公克戬　僖简庄公徽　肃愍宇文虚中　节肃龚彦和夫　文惠韩公粹彦　文僖姚祐寿祖　忠敏任德翁伯雨　惠懿杨子宽偰

武臣谥

忠愍高永年　武庄郝质　武恪贾逵　忠敏姚麟　武愍刘法　忠节李彦仙　忠壮徐徽言、李邈、马彦博　穆武高继勋　恭勇杨惟忠　勤惠王德恭　勤毅宋守约　康理杨应询　康简高敦复　威肃刘仲武　勇节郭永　忠勇苏缄　武安吴玠　武顺吴璘　庄愍种师中　毅肃刘公昌祚　忠介杨宗闵　恭毅杨震　武恭杨存中　刚烈刘位　忠朱冲　勤威

冯守信　武僖刘光世　武穆刘锜　忠烈赵立　义节王忠植　庄敏王厚　毅勇关师古　壮愍曲端　襄毅杨政

外戚谥

恭敏李端悫、王师约　壮恪刘永年　惠节向传范　康懿向经　良僖刘安民　荣穆刘从愿　良显王宪　荣纵向宗回　荣僖高公绘　荣穆陈守贵　荣毅张缊　荣安王说　端节韩嘉彦　僖靖郑绅　恭荣郑翼之　恭简邢焕　安毅郭崇义　忠节高世则　荣怀高公玘　忠定曹诱　恭靖韩同卿　端靖郭帅禹

内臣谥

忠靖刘有方　忠良贾详　忠简刘瑗　僖俭张茂则　忠愍李舜举　僖敏宋用臣　忠敏李宪　安恪卢守勤　忠宪梁和　荣恪郝随　恭僖王中正　恭敏裴诜　恭节冯世宁　勤惠王仲　荣节康履

80　大中祥符间，章圣祀汾阴。至泰山下，聚观者几数万人，阗拥道路，警跸不能进。上以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弹压之。"即命亟召之。少焉，一绿衣少年跃马疾驰而前，群氓大呼："官人来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王嵎季夷云。

81　樊若水夜钓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谈录》云："李煜有国日，樊若水与江氏子共谋。江年少而黠。时李主重佛法，即削发投法眼禅师为弟子，随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佛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号曰小长老，眷渥无间。凡国中虚实尽得之，先令若水走阙下，献下江南之策，江为内应。其后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后累典名州，家于安陆，子孙亦无闻。"郑毅夫为《江氏书目记》，载文集中，云："旧

藏江氏书数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归安陆，大为搜访残秩坠编，往往得之，闾巷间无遗矣，仅获五百十卷。通旧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遗书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时，同樊若水献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尝为越州刺史。越有钱氏时书，正借本誊写，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书。兼吴、越所得，殆数万卷。老为安陆刺史，遂家焉。尽辇其书，筑室贮之。正既殁，子孙不能守，悉散落于民间，火燔水溺，鼠虫啮弃，并奴仆盗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张氏者所购最多。其贫，乃用以为爨，凡一箧书为一炊饭。江氏书至此穷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仅存者，盖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予三世矣。于余则固能保有之，于其后则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数，或存或亡，安知异日终不亡哉！故记盛衰之迹，俾子孙知其所自，则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书多用油拳纸，方册如笏头，青缣为褾，字体工拙不一。《史记》、《晋书》，或为行书，笔墨尤劲。其末用越州观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题。余在杭州命善书者补其缺，未具也。”明清案：马令作《南唐书》，及龙衮作《江南野史》云：“北朝闻李后主崇奉释氏，阴选少年有经业口辩者往化之，谓之一佛出世，号为小长老。朝夕与论六根四谛、天堂地狱、循环果报，又说令广施梵刹，营造塔像，身被红罗销金三事。后主因让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读《华严经》，争知佛富贵？’自是襟怀纵恍，兵机守御之谋慌然而弛，帑廪渐虚，财用且竭。又使后主于牛头山大起兰若千间，聚徒千众，旦暮设斋食，无非异方珍馔。一日食之不尽，明旦再具，谓之折倒。时议谓‘折倒’为煜之谶。及大兵至，获为营署。北朝又俾僧于采石矶下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后主遣使赍供献以往，佯为不受。乃阴作通穴，及累石为塔，阔数围，高迫数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师克池州，而浮梁遂至，系于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厘，师徒合围。召小长老议其拒守，对曰：‘臣僧当揖退之。’于是登城大呼而旨麾，兵乃小却。后主喜，令僧俗兵士诵救苦观音菩萨，满城沸涌。未几，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后主复使呼

之，托疾不起。及诛皇甫继勋之后，方疑无验，乃鸩而杀之。”观宋、郑所记，则知李氏国破之际，所鸩者非真。又以计免而归本朝，遂饕岳牧之任也。

82　《三朝史·孟昶传》云：其在蜀日，改元广政。周世宗既取秦、凤，昶惧，致书世宗，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礼，不答。其书真迹今藏楼大防所，用录于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周皇帝阁下。窃念自承先训，恭守旧邦，匪敢荒宁，于兹二纪。顷者晋朝覆灭，何建来归。不因背水之战争，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审辽君归北，中国且空，暂兴敝邑之师，更复武都之境。下阙数字。实为下国之边陲。其后汉主径自并、汾，来都汴、浚。闻征车之未息，寻神器之有归。伏审贵朝先皇帝，应天顺人，继统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剑之空遗。但伤嘉运之难谐，适叹新欢之且隔。以至前载，忽劳睿德，远举全师。土疆寻隶于大朝，将卒亦拘于贵国。幸蒙皇帝惠其首领，颁以衣裘；偏裨尽补其职员，士伍遍加于粮赐，则在彼无殊于在此，敝都宁比于雄都。方怀全活之恩，非有放还之望。今则指挥使萧知远、冯从说等押领将士子弟共计八百九十三人，已到当国。具审皇帝迴开仁慜，深念支离，厚给衣装，兼加巾屦，给沿程之驿料，散逐分之缗钱。仍以员僚之回还，安知所报。此则皇帝念疆埸则已经革几代，举干戈则不在盛朝，特轸优容，曲全情好。永怀厚义，常贮微衷。载念前在凤州，支敌虎旅，偶于行阵，曾有拘擒，其排阵使胡立已下，寻在诸州安排，及令军幕收管，自来各支廪食，并给衣装。却缘比者不测宸襟，未敢放还乡国。今既先蒙开释，已认冲融，归朝虽愧于后时，报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给鞍马、衣装、钱帛等，专差御衣库使李彦昭部领送至贵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龆龀，即离并都，亦承皇帝凤起晋阳，龙兴汾水，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傥蒙惠以嘉音，即伫专驰信使。谨因胡立行次，聊陈感谢。词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鉴念。不宣。”明清

尝跋其后云：“欧阳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崄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书文亦奇。尤先生所谓‘岂非出于世修降表李昊’，斯言信欤？”顷岁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见是卷也。

83　国朝以来，父子、兄弟、叔侄以名望显著荐绅间，称之于一时者，如二吕：正献端、左丞余庆；二窦：可象仪、望之俨；二孙：次公何、邻几仅；二宋：元宪庠、景文祁；二钱：子高彦远、子飞明逸；二苏：才翁舜元、子美舜钦；二吴：正肃育、正宪充；二程：明道先生颢、伊川先生颐；二章：庄敏楶、申公惇；二张：横渠先生载、天祺戬；二邵：安简亢、不疑必；二蔡：元长京、元度卞；二郑：德夫久中、达夫居中；二邓：子能洵仁、子常洵武；三陈：文忠尧叟、文惠尧佐、康肃尧咨；三苏：文安先生洵、文忠轼、文定辙；三沈：存中括、文通遘、睿达辽；三王：荆公安石、平父安国、和父安礼；三孔：经父文仲、常甫武仲、毅甫平仲；三曾：南丰先生巩、文肃布、文昭肇；三韩：康肃绛、持国维、庄敏缜；三范：蜀公镇、子功百禄、淳夫祖禹；三刘：原父敞、贡父攽、仲冯奉世是也。

84　《太宗实录》：“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之平，带御器械张舜卿奏事言：‘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云：‘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上怒叱出，将斩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杀人，正为此辈。然其父戍边以死。’遂贳之，但罢近职。舜卿父训为定远军节度使，卒于镇，故上念之。”明清后观沈存中《笔谈》云：“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璉二官，仍除阁门祇候。文璉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

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常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如此，则当平蜀时逃去，无可疑矣。信知盗亦有道焉。然舜卿非太宗之全宥，则刑归于滥矣。顷见王仁裕《洛城漫录》云：“张全义为西京留守，识黄巢于群僧中。”而陶谷《五代乱纪》云：“巢既遁免，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龙门，号翠微禅师。”而世传巢后住雪窦，所谓雪窦禅师，即巢也。然明州雪窦山有黄巢墓，岁时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平广记》载：“则天时，宋之问谪官，过杭州，遇骆宾王于灵隐寺，披缁在大众中，与之问诗有‘楼观沧海日，门枕浙江潮’之句。”唐《夷坚集》言：“南岳寺僧见姚泓。”《五季泛闻录》云：“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禅寺。抵陈桥，推戴。韩通闻乱，亟走寺中访寻，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太祖德之，即位后极眷宠之。年八十余，临终，语其弟子曰：‘吾即泽州明马儿也。’马儿，五代之巨寇也。”赞宁续传载云：“开宝末，江州圆通寺旦过寮中，有客僧将寂灭，袒其背以示其徒，有雕青‘李重进’三字，云：‘我即其人，脱身烟焰，至于今日。’”而近日陆务观《清尊录》言：“老内侍见林灵素于蜀道。”季次仲季自云：尝遇姚平仲于庐山，授其八段锦之术。未知果否。要是桀黠之徒，多能逃命于一时，皆此类。文琏，洪进之子也。

85　《真宗实录》：“召试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后寂无所传。明清因于故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今录于此：“司农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观蔡伯俙奏：臣辄陈愚悃，仰渎睿聪。退省愆尤，甘俟窜殛。臣见系知州资

任，乞管勾宫观，奉敕授前件差遣于舒州居住，自熙宁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于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试诵真宗皇帝御制歌诗，即日蒙恩，释褐授守秘书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终篇后批：‘闰六月十五日敕赐。’见刊刻在本家收秘。续蒙宣赴东宫，侍仁宗皇帝读书，朝夕亲近，颇历岁年。以臣父龟从进士及第，臣幼小难以住京，因乞将带出外，又蒙恩赉优渥。其后臣年一十七岁，以家贫陈乞差遣。仁宗皇帝圣念矜怜，特依所乞，仍有旨余人不得援例。自兹累历任使。今来本任，至来年二月当满。切念臣幼稚幸会，效官从事，勉励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萧条，累族重大，又无得力儿男可以供侍，一日舍禄，无以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无一物失所，其于老者惠恤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岁，甲子庚申节，未至衰老。欲望圣慈特赐，许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观一任，觊仍廪，稍得养单贫。祗饬闺门，相传忠孝，庶几补报，以尽余龄。候敕旨。”盖元丰初，计其年尚未七十。司农少卿，今之朝议大夫也。碌碌无所闻，岂非聪明不及于前时邪？御诗明清偶记其全篇：“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初当移步来朝谒，方及能言便诵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看前期。”后阅朱兴仲《续归田录》云：“伯俙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伯俙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以上朱《录》中语，因并载之。

86　张耆既贵显，尝启章圣，欲私第置酒，以邀禁从诸公，上许

之。既昼集尽欢，曰：“更愿毕今夕之乐，幸毋辞也。”于是罗帏翠幕，稠叠围绕，继之以烛。列屋蛾眉，极其殷勤，豪侈不可状。每数杯则宾主各少惕。如是者凡三数。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彻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朱新仲言。

87　韩忠宪亿景祐中参仁宗政事，天下称为长者。四子：仲文综、子华绛、持国维、玉汝缜，俱礼部奏名。忠宪启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虽非有司观望，然臣既备位政府，岂当受而有之？天下将以谓由臣故致此，臣虽不足道，使圣明之政，人或以议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为荣观哉！乞尽免殿试唱第，幸甚。”诚恳再三，上嘉叹而允所请。忠宪既薨，仲文、子华、玉汝相继再中科甲。独持国曰：“吾前已奏名矣，当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远方耶！”不复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荐持国疏云：“曾预南宫高荐，从不出仕宦。”其后仲文知制诰，子华、玉汝皆登宰席；持国赐出身，至门下侍郎，为本朝之甲族云。玉隆外祖云：“韩元吉著《桐阴旧话》，却不及此。”

挥麈后录卷之六

88　韩持国既以忠宪任为将作监主簿，少年清修，不复以轩冕为意。将四十矣，犹未出仕。宋元宪欲荐孔宁极旼，偶观其诗卷，乃得持国所和篇，诵之大喜，遂舍宁极而荐持国，繇是赐第入馆。嘉祐中，与司马文正、吕正献、王荆公号为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后坐弃地，入党籍，谪居均州。遇赦复官，以朝议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尝语其婿王仲弓实曰："以昔日受命覃恩上课，计以岁月寄禄，恰及是官，复何憾邪！"元龙、元吉，即其后也。杨如晦云。

89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圣时，初为许州司理参军。里中女乘驴单行，盗杀诸田间，褫其衣而去。驴逸，田旁家收系之。吏捕得驴，指为杀女子者，讯之四旬。田旁家认收系其驴，实不杀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状白府。州将老吏，素强了，不之听，趣令具狱。保衡持益坚，老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过一免耳。与其阿旨以杀无辜，又陷公于不义，校其轻重，孰为愈邪？"州将因不能夺。后数日，河南移逃卒至许，劾之，乃实杀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后因众见，州将谢曰："微司理，向几误杀平人。"此与夫钱淡成何异，位虽不显，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冋字于直，向字容季，俱列《两朝史·儒学传》。所著书传于荐绅为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诗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于世。阴德之报，有从来矣。

90　李邯郸命诸子名，世人难晓，后见孙长文云："邯郸之长子寿朋，取'三寿作朋'之义；次子复圭，本'三复白圭'；幼子德刍，以'三德

苾刍’。”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91　司马温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于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一时得人之心如此。晁武于云。

92　温公在相位，韩持国为门下侍郎，二公旧交相厚。温公避父之讳，每呼持国为秉国。有武人陈状省中，词色颇厉，持国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无礼！”温公作皇恐状，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讵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国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国愧叹久之。于此亦见公之不自矜也。李粹伯云。

93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晓于钟山道上，见有童子数人，持幡幢羽盖之属。僧问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书云：“中含法性，外习尘氛。”到寺未久，闻荆公薨。薛大受叔器云：“其妇翁蔡文饶目睹。”

94　晏元献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谒元献。问其乡里，朝士曰：“本贯固县。”元献怒曰：“岂有人而讳始字乎！”盖其始欲避之，生狞误以应也。前人亦尝记之。又元厚之作参知政事日，有下状陈乞恩例者启曰：“为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挥。”厚之亦怒曰：“止为汝不依元降旨挥耳。”粹伯云。

95　治平中，有时君卿者，郑州人，与王才叔广渊为中表，游学郡庠，坐法被笞，以善笔札，去为颍邸书史。裕陵以其有士风，每与之言。时王荆公贤誉翕然，君卿数称道于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践祚之后，骤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结之，而才叔是时亦光显矣。君卿后至正任团练使，卒于元祐间，《哲宗实录》有传存焉。其子希孟，以医学及

第，南渡后康志升允之帅浙西，辟为机幕。明受之变，楼上乃有从逆之言，为章宜叟谊斥退者。复辟之初，流于岭外。宜叟繇此大用。

96　蔡持正之父黄裳任陈州录事参军，年逾七十。陈恭公自元台出为郡守，见其老不任职，挥之令去。黄裳犹豫间，恭公云："倘不自列，当具奏牍窜斥。"黄裳即上挂冠之请，以太子右赞善大夫致仕，今之通直郎也。卜居于陈，力教二子持正与硕，苦贫困，饘粥不继。久之持正登第。黄裳临终，戒以必报陈氏。其后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儒，以群婢杀其所生坐狱，而世儒知而不发，持正请并坐。神宗云："执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如何？"持正云："五刑之赎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其可赦邪！"竟置极典。世儒子后以娶宗女补武官。或云，大将陈思恭即其孙。思恭子龟年，尝为东宫春坊。孙长文云。

97　熙宁中，王和父尹开封，忽内降付下文字一纸，云："武德卒获之于宫墙上，陈首有欲谋乱者姓名凡数十人。"和父令密究其徒，皆无踪迹，独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库为业。和父令以礼呼来，至廷下，问之云："汝平日与何人为冤？"薛云："老矣，未尝妄出门，初无仇怨。"再三询之，云："有族妹之子，沦落在外。旬日前，忽来见投，贷贠不从，怒骂而去，初亦无他。"和父云："即此是也。"令释薛，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观傀儡戏，才十八九矣。捕吏以手从后拽其衣带，回头失声曰："岂非那事疏脱邪！"既至，不讯而服。和父曰："小鬼头，没三思至此！何必穷治。"杖而遣之。一府叹伏。刘季高云。

98　汪辅之，宣州人，少年有俊声。皇祐中，觅举开封，以"周以宗强"为赋题，场中大得意。既出，宣言于众，必为解魁。偶与数客饮于都城所谓寿州王氏酒楼，闻邻阁有吴音士人，亦同场试者，诵其所作。辅之方举酒，失措坠杯，即就约共坐，询其姓氏。乃云："湖州进士沈初也。"辅之云："适闻公程文，必夺我首荐。然我亦须作第二

人。”后数日，榜出，果然是汪辅之登第。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为御史知杂，摭其谢上表有“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后数年，兴东坡之狱，盖始于此。而持正竟以诗谴死岭外。韩德全云。

99　元丰中，先祖访滕章敏公元发于池阳。时杨元素过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欢。一日，元素忽问公曰：“令弟贼汉在否？”先祖坐间甚讶其语，伺小间因启公。公曰：“熙宁初，甫与元素俱受主上柬知非常，并居台谏。偶同上殿，陈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来？’明日相约再对。草疏已毕，舍弟申见之，夜驰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牍，上怒曰：‘岂非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来辩析文字，见留此。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尔！’言遂不行。吾二人繇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东坡先生作滕公挽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谓受裕陵眷简最先也。又云：“高平风烈在，威敏典刑存。”滕盖范文正之外孙，而授兵法于孙元规。滕公奋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异居。而有象傲之弟，即申焉，恃其爱，无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公自高阳易镇维扬，道卒。丧次国门，先祖自陈留来会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时在馆中，少游辱公之知最早，吊毕来见先祖于舟，因为少游言其弟凌蔑诸孤状，少游不平，策马而去。翌日，方欲解维，开封府遣人寻滕光禄舟甚急，乃御史中丞苏辙札子，言元发昔事先帝，早蒙知遇，有弟申，从来无行，今元发既死，或恐从此凌暴诸孤，不得安居。缘元发出自孤贫，兄弟别无合分财产，欲乞特降旨挥，在京及沿路至苏州已来官司，不得申干预家事及奏荐恩泽，仍常觉察。奉圣旨，令开封府备坐榜舟次。询之，乃少游昨日径往见子由，为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笃于风谊乃尔。今苏黄门章疏中，备载其札子。

100　先祖从滕章敏幕府逾十年，每语先祖曰：“公不但仆之交游，实师友焉。”平日代公表启，世多传诵，今载东坡公文集中者，实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为作行状。东坡公取以为铭诗，其序中易去旧语裁十数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发，元祐初以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

101　曾密公讳易占，字不疑。欧阳文忠识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为文忠所称如此，则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侠自任，□信州玉山令（原文此处为□），有过客杨南仲，文采可喜，气概颇相投，公厚赆其行。会与郡将钱仙芝不叶，捃摭公以客所受为贿，公引伏受垢，不复自辩，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将诉其事于朝，行次南都而卒。时公子南丰先生子固，已名重于世，适留京师，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来逆旅，为辨后事。公既不偶以卒，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无以自存，领诸孤归里中。南丰昆弟六人，久益谬落，与长弟晔应举，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悦者，为诗以嘲之曰：“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南丰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嘉祐初，与长弟及次弟牟、文肃公、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几一门六人，俱列乡荐。既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有遗者。楚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阑时微行听人语言，以卜一岁之通塞。子固兄弟被荐时，有乡士黄其姓者，亦预同升。黄面有瘢，俚人呼为黄痘子。诸曾俱往赴省试，朱夫人亦以收灯夕往闾巷听之，闻妇人酬酢造酱法云：“都得，都得。黄豆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两榜，文昭中第。兄弟三人，数年之间并跻华贯，曾氏繇此遂兴。公永外祖云。

102　张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谅暗榜赴春试，时冯当世主文柄。以“公生明”为赋题，芸叟误叠压明字。试罢，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

四。芸叟每窃自念，省场中卤莽乃尔，然未尝辄以语人也。当世后不相闻。至元祐中，芸叟以秘书监使契丹，当世留守北门，经由，始修门生之敬，置酒甚欢。酒半，当世谓芸叟曰："京顷作知举时，秘监赋中重叠用韵，以论策甚佳，因自为改去，擢置优等，尚记忆否？"芸叟方饮，不觉杯覆怀中，于是再三愧谢而去。前辈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叟者，虽重叠用韵，亦何愧哉！朱希真先生云。

103　曾文肃为相，王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肃曰："主上令荐台谏，当以公应诏。"先祖辞曰："某辱知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傥庙堂有所不当，言之则有负恩地，不言则实辜任使。愿受始终之赐，幸甚。"文肃叹息而寝其议。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谏垣，公辞不就。进退之际，益坚素守。"谓此也。

104　曾文肃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国，收召元祐诸贤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长先已交结中禁，胶固久矣，虽云去国，而眷柬方浓，自是屡欲召用，而文肃辄尼之。一日，徽宗忽顾首相韩文定云："北方帅藩有阙人处否？"文定对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京除端明殿学士，知大名府，仍过阙朝见。文肃在朝堂，一览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师朴可谓鬼劈口矣。"翌日白上，以为不可。上干笑曰："朕尝梦见蔡京作宰相，卿焉能遏邪！"数日后，台谏王能甫、吴材希旨攻文肃，上为罢二人，文肃自恃以安。然元长来意甚锐，如蔡泽之欲代范睢也。甫次国门，除尚书右丞。逾月之后，文肃拟陈祐甫守南都，元长以谓祐甫文肃姻家，讦之于上前，因遂忿争。次日，入都堂，方下马，则一顶帽之卒，喏于庭云：钱殿院有状申。启视之，乃殿中侍御史钱遹论文肃章疏副本。文肃即上马，径出城外观音院，盖承平时执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晚锁院，宣翰林学士郭知章草免文肃相制，知章启上，未审词意褒贬如何。上云："当用美词，以全体

貌。”诘旦告廷，以观文殿学士知润州，寻即元长为相，时崇宁元年六月也。陛辞之际，慰藉甚渥，云秋晚相见。抵润未久，而诏狱兴矣。台谏纳副本，始于此。竑父舅云。

105　钱穆父与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词，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剧谈，恋恋不忍舍。忽群吏来谒元度云：“已降旨，内翰除右丞。中使将来宣押矣。”穆父起庆之，元度喜甚，卒然而应曰：“卞也何人，不谓礼绝之敬，生于坐上。”虽穆父亦为色动。蔡子因云。

106　范德孺帅庆州日，忽夏人入寇，围城甚急。郡人惶骇，未知为计。畴诸将士，无有以应敌其锋者。麾下有老指挥使，独来前曰：“愿勒军令状，保无它。”范信之。已而师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赐以赏之，且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实无它术，吾但大言，以安众耳。傥城破，各自逃窜，何暇更寻一老兵行军法邪！”晁武子云。

107　赵正夫丞相元祐中与黄太史鲁直俱在馆阁，鲁直以其鲁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饭行令，鲁直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力敕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坐大笑。正夫又尝曰：“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鲁直曰：“想俱是萝卜与瓜虀尔。”正夫衔之切骨。其后排挤不遗余力，卒致宜州之贬。一时戏剧，贻祸如此，可不戒哉。陆务观云。

108　林仲平概，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颜，早擅克家之业。仲平没，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长，两兄乃析其名，示不忘父训，曰希、曰旦、曰邵、曰颜。后皆为闻人，衣冠指为名族。陈齐之云。

109　范景仁尝为司马文正作墓志，其中有曰："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裒顽鞠凶。"托东坡先生书之，公曰："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卒不为之书。东坡可谓先见明矣。当时刊之，绍圣之间，治党求疵，其罪可胜道哉！陆务观云。

110　"欧阳观，本庐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进士第者六七人。观少有辞学，应数举，屡阶魁荐。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军州推官。考满，以前官迁于泗州，当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运鳞萃之所。因运使至，观傲睨不即见；郡守设食，召之不赴，因为所弹奏殆于职务，遂移西渠州，追成资而卒于任所。观有目疾，不能远视，苟瞩读行句，去牍不远寸。其为人义行颇腆。先出其妇，有子随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单弊，而亲信仆隶，至死曾不得侍宴语。然其骨殖卒赖其子而收葬焉。"右龙衮字君章所著《江南野录》载欧阳观传。观乃文忠父。文忠自识其父墓云："太仆府君长子讳观，字仲宾，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以文行称于乡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忧时，尚贫，其后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岁时祭祀，涕泗呜咽，至老犹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留余，而居官以廉恕为本。官至泰州军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终于官。葬吉水县沙溪保之泷岗，累赠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郑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贫子幼，守节自誓，家无纸笔，以荻画地，教其子修学书。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南京留守廨舍。祔葬泷岗。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诰吕臻撰，工部郎中知制诰王洙篆盖，大理平事陆经书石。有子曰□（原文此处为□），早卒；曰修。"观文忠所述，则观初无出妇之玷。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贤如此。衮，螺江人，与文忠为乡曲。岂非平时有宿憾，与夫祈望不至云尔？信夫毁誉不可深信，不独《碧云騢》一书而已，不可不为之辩。文忠公亲笔，今藏其孙伋家，明

清亲见之。

111　元丰中，太原府推官郭时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字结连外界。神宗语宰相王岐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虑。行之士人，为此恐有谋非便。”时陆农师为学官，岐公素不相知，欲乘此挤之，奏曰：“学官陆佃，与之厚善，乞召问之。”翌日，上令以佗事召直讲陆佃对事，未宣也。上徐问曰：“卿识余行之否？”佃曰：“臣与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归乡里越州，行之来作山阴尉，携其妻而舍其母，臣以此少之，自是往来甚疏。”上曰：“傥如此，不足以成事矣。”然农师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穷达有命，虽当国者，不能巧抑其进焉。行之既腰斩，时亮改京秩，辞不受。时人有诗云：“行之三截断，时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孙也。陆务观云。

112　李端叔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弟之纯，亦以政事显名，为中司八座，终以老龙帅成都。兄弟颉颃于元祐间。端叔于尺牍尤工，东坡先生称之，以为得发遣三昧。东坡帅定武，辟为签判以从，朝夕酬唱，宾主甚欢。建中靖国初，为枢密院编修官。曾文肃荐于祐陵，拟赐出身，擢右史。成命未颁，而为御史钱遹论列报罢。去国之后，暂泊颍昌。值范忠宣公疾笃，口授其指，令作遗表。上读之，悲怆之余，称赏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长入相，时事大变。祐陵裂去御书世济忠直之碑，及降旨御书院，书碑旨挥，更不施行。且兴狱治遗表中语，端叔坐除名，编管太平州。会赦复官，因卜居当涂，奉祠著书，不复出仕。适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轻，遂成仇敌。郡娼杨姝者，色艺见称于黄山谷诗词中。端叔丧偶无嗣，老益无憀，因遂畜杨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赏。会蔡元长再相，功父知元长之恶端叔也，乃𬣙豪民吉生者讼于朝，谓冒以其子受荫，置鞫受诬，又坐削籍。亦略见《徽宗实录》。杨姝者亦被决。功父作俚语以快之云：“七十余岁老朝郎，

曾向元祐说文章。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其不乐可知也。初，端叔尝为郡人罗朝议作墓志，首云：“姑熟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濯。”清者，谓罗公也，盖指濯者为功父。功父益以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彦振摅执政，门人吴可思道用事。于时相予讼其冤，方获昭雪，尽还其官与子。端叔终朝议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宣之表，今载于此：“生则有涯，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毕余忠。辄将垂尽之期，仰渎盖高之听。臣中谢。伏念臣赋性拙直，禀生艰危，忠义虽得之家传，利害率同于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誉，不敢患失以营私。盖常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粤自治平，擢为御史，继逢神考，进列谏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拥节，持橐守边。晚叨宥密之司，再席钧衡之任。遇事辄发，更不顾身；因时有为，止欲及物。故知盈满之当戒，弗思祸衅之阴乘。万里风涛，仅脱江鱼之葬；四年瘴疠，几从山鬼之游。忽遭眷圣之临朝，首图纤介之旧物。复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无复仰瞻于舜日；身犹可勉，或能亲奉尧言。岂事理之能谐，冀神明之见啬。未复九重之入觐，卒然四体之不随。空惭田亩之还，上负乾坤之造。犹且强亲药石，贪恋岁时。傥粗释于沉迷，或稍纾于报效。今则膏肓已逼，气息仅存，泉路非遥，圣时永隔。恐叩阍之靡及，虽结草以何为。是以假漏偷生，刳心沥恳，庶皇慈之俯览，亮愚意之无他。臣若不言，死有余恨。伏望皇帝陛下，仁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扩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搜抉幽隐，以尽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无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无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祐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圣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犹污，瑕疵又复。未解疆埸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念，无令后患，常轸渊衷。臣所重者，陛下上圣之资；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苟斯言之可采，则虽死而犹生。泪尽词穷，形留

神逝。”绍兴中，赵元镇作相，提举重修《泰陵实录》，书成加恩，吕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对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阴灵不显”于麻制中，时人以为用语亲切，不以蹈袭为非也。端叔自号姑溪老农，文有集六十卷。与先人往还者为多，今尚有其亲笔藏于家。杨生之子名尧光，坠其家风，止于选调。家今犹在宛陵、姑熟之间村落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尝令访问，则狼狈之甚，至有不可言者。盖繇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叹。王偁《东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113　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娼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姚令云。

114　“昭灵侯南阳张公，讳路斯。隋之初，家颍上县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第。唐景龙中，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夫人惊问之，公曰：‘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与我争此居，明日当战，使九子助我。领有绛绡者，我也；青绡者，郑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绡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过为溪谷，以达于淮。而青绡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为龙穴山。九子皆化为龙，而石氏葬关洲。公之兄为马步使者，子孙散居颍上，其墓皆存焉。事见于唐布衣赵耕之文，而传于淮、颍间父老之口，载于欧阳文忠之《集古录》云。”以上东坡先生所撰《颍州昭灵侯广碑》。米元章作《辩名志》刻于后，云：“岂有人而名路斯者乎？盖苏翰林凭旧碑，‘公名路’当是句断。‘斯颍上人也’，唐人文赘多如此。”米刻略云尔。明清比仕宁国，因民讼，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张

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尝任宣城令，则知名“路斯”无疑，元章辩之误矣。明清向入寿春幕，尝以职事走沿淮，有昭灵行祠，而六安县有郑公山，山下有龙穴，今涸矣，乃与公所战者郑祥远也。因并记之。

115　曾文肃自高阳帅易青社，道出相台，冯文简作守，相见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出仕，有乡曲之誉。愿一见公，露少悃款。使其自言，相予共饭可乎？”文肃颔之。翌日，俾之同坐，即之甚温。请间云：“某有一子，颇知宦学趣向，不幸早死。启手足际，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满，赁舟泛江而下。偶与一嫠妇共载，因而野合，有娠。既抵京师，分首。闻妇人免身得雄，后售与曾尚书家作妾。今计其子亦十余岁矣，不知果否？”文肃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获，云本贵种，失身自售，携一小儿来见，俱随行，某以儿子畜之。”坐上因令呼来。大卿公一见，抱持大恸云：“面貌与亡儿无少异者，今愿以见予。”文肃云：“虽如此，然事不可料。闻公今岁当任子，愿为内举毕，赍补牒来，当遣人送归。”王且悲且喜。彼此后皆如文约。文肃诸子兄弟，名连丝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取名约，字公详，示不忘曾氏。而公详之异母弟，亦连名绚，字公敏，后易敏功。公详仕至郡守，终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详荫入仕，尝为枢密使。嫠妇在文肃家生二子。至今两族如一家焉，妇亦姓王，果名族。从弟乃信孺革，与其子鼎相继尹京云。外祖手记。

挥麈后录卷之七

116　国朝以来，自执政径登元台，不历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吕正惠、毕文简、丁晋公、王文惠、庞庄敏、韩献肃、司马文正、吕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郑华原、白蒙亨、徐择之、沈守约、叶子昂。独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罢相制云：“为之不置次辅，所以责其成功。”后来秦师垣岂止倍其数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师垣，虽信任之笃，古今所无，见之训词，然中书、右府各皆官备，而未始专持柄权，岁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后，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远方；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厅，循故事伴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盖循旧制，二府一员伴拜，不可阙也。稍出一语，斥而去之，不异奴隶。皆褫其职名，恩数奏荐俱不放行，犹庶官云。

117　御书碑额，其始见之宋次道《退朝录》。御书阁名，或传蔡元度为请祐陵书以赐王荆公家，未详也。次道所纪碑名之后，韩忠献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曾宣靖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富文忠曰“显忠尚德”，司马文正曰“清忠粹德”，赵清献曰“爱直”，高武烈曰“决策定难显忠基庆”，高康王曰“克勤敏功钟庆”，韩献肃曰“忠弼”，孙温靖曰“纯亮”，范忠宣曰“世济忠直”，韩文定曰“世济厚德”，姚兕曰“世济忠武”，赵隆曰“旌忠”，冯文简曰“吉德”，王文恭曰“元丰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丰受遗定策勋臣”，折可适曰“旌武”，刘仲偃曰“旌忠褒节”，陈长卿曰“褒功显德”，秦敏学曰“清德启庆”。御书阁名，王文公曰“文谟丕承”，蔡元长曰“君臣庆会”，元度曰“元儒亨会”，吴敦老曰“勋贤”，梁才父曰“耆英”，刘德初曰“儒贤亨会”，杨正父曰“安民定功□运

兴德”（原文此处为□），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会之曰“决策和戎精忠全德”，郑达夫云“勋贤承训”，何伯通云“嘉会成功”，蔡攸曰“济美象贤”，余源仲曰“贤弼亮功”，邓子常曰“世济忠嘉”、曰“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贤治定”，蔡持正曰“褒忠显功”，蔡攸曰“缁衣美庆”，朱勔曰“显忠”，童贯曰“褒功”，高俅曰“风云庆会”，秦会之曰“一德格天”，杨正父曰“风云庆会”，史直翁曰“明良亨会”。其它尚多，未能尽纪，当俟续考。

118　元丰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于钟山，临别赠言云：“立德、广量、行惠，非特为两公别后之戒，安石亦终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某所见，前二语则相公诚允蹈之。但末后之言，相公在位时，行青苗免役之法于天下，未审如何？”公默然不应。

119　东坡先生为韩魏公作《醉白堂记》，王荆公读之云：“此韩、白优劣论尔。”元祐中，东坡知贡举，以《光武何如高帝》为论题，张文潜作参详官，以一卷子携呈东坡云：“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东坡一览，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后拆封，乃刘焘无言也。

120　“东坡先生为兵部尚书时，为说之言黄州时陈慥相戏曰：‘公只不能作佛经。’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经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虑出耳。’曰：‘君知子不出思虑者，胡不以一物试之。’陈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题目，今何可相烦者。’复强之，乃指其首鱼枕冠曰：‘颂之。’曰：‘假君子手为予书焉可也。’陈于是笔不及并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经语耶！’说之请公书是颂曰：‘不揆辄欲著其作颂始初本末如此，以视后之学者。’而留落颓堕，负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颂归谢甥伋，伋闻而有请，所不得辞，遂亟识之，并以当时所书李潭《马赞》归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请大夫致仕晁说之

题。”右晁四丈以道跋东坡书，著之于编，欲使后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今藏谢景思家。

121　李撰字子约，毗陵人。曾文肃在真定，李为教授。家素穷约。夫人尝招其母妻燕集，时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预席。宋妻盛饰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妇所服浣衣不洁清。各携其子俱来：宋之子眉目如画，衣装华焕；李之子蠢甚，然悉皆弦诵如流。左右共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虽贫，诸郎俱令器，它时未易量。提刑之子虽楚楚其服，但趋走之才耳。”子约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从，二人为郎，弥纶、弥大、弥性、弥逊、弥正也。宋之子浚，止于阁门祇候，果如夫人之言。老亲云。

122　陈瑊虚中，莹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师川通判郡事。师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尝取虚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长也。虚中语师川曰：“足下涂抹瑊之批判，虽不足道，然公所改抹未当，奈何？况夫佐官妄改长官已判，于法不轻。”即呼通判厅人吏，将坐以罪。师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虚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瑊之前判如故，即便释吏矣。”师川于是以粉笔涂去己之改字，以呈虚中，虚中遂贳之。虚中能以理服，师川不复饰非，皆可喜也。

123　蔡元度为枢密，与其兄内相持，力祈解政，迁出于郊外观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时门下士悉集焉，是时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饭已，与诸君步廊庑，观壁间所画炽盛光佛降九曜变相，方群神逞威之际，而其下趋走，有稽首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群公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胜负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惭者。

124　元祐初，扬康功使高丽，别禁从诸公，问以所委，皆不答，独蔡元度曰：“高丽磬甚佳，归日烦为置一口。”不久，康功言还，遂以

磬及外国奇巧之物，遗元度甚丰，它人不及也。或有问之者，康功笑曰：“当仆之度海也，诸公悉以谓没于巨浸，不复以见属；独元度之心犹冀我之生还，吾聊以报其意耳。”韩简伯云。

125　汴水湍急，失足者随流而下，不可复活。旧有短垣以限往来，久而倾圮，民佃以为浮屋。元祐中，方达源为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护其堤岸。疏入报可，遂免渰溺之患。达源名蒙，桐庐人，陈述古婿，多与苏、黄游。奏疏见其家集中，用载于此：“臣闻为治先务，在于求民疾苦，与之防患去害。至于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于沟中。昔者子产用车以济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己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实，形于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无斁。今汴堤修筑坚全，且无车牛泞淖，故途人乐行于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坠者不救。顷年并流筑短墙为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马惊逸之患，每数丈辄开小缺，以通舟人维缆之便，然后无殒溺之虞。比来短墙多隳，而依岸民庐皆盖浮棚，月侵岁展，岸路益狭，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军巡院禁囚有驰马逼坠河者，果于短墙隳圮之处也。又闻城内续有殒溺者，盖由短墙但系河清兵士依例修筑，而未有著令，故官司不常举行。欲望降指挥，京城沿汴南北两岸，下至泗州，应系人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并流修墙，以防人跌马惊之患。每数丈听小留缺，不得过二尺。或有圮毁，即时循补。其因装卸官物权暂拆动者，候毕即日完筑。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彻去。委都水监及提举河岸官司常切检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圣时之仁术也。”达源生三子：元修字时敏，元若允迪，元矩道纵，皆有才名于宣、政间。允迪尝为少蓬。世以为阴德之感。时敏之子即务德也。

126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

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张唐佐云。

127　建中初，曾文肃秉轴，与蔡元长兄弟为敌。有当时文士与文肃启，略云：“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氏。”明年，文肃南迁，元度当国，即更其语以献曰：“幅巾还朝，舆颂咸归于蔡氏，扁舟去国，片言不及于曾门。”士大夫不足养如此。老亲云米元章。

128　绍兴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肃居西府。文肃忽苦腹疾，子厚来视病，坐间，文肃忽思膁沙粥，时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侧，咄嗟而办。文肃食之，甚美。子厚犹未去也，询其速致之术。空青云：“适令于市中货膁沙馅檐中买来，取其穰入粥中，故耳。”子厚赏叹云：“它日转运使才也。”其后空青仕宦，果数历输輓。

129　石豫者，宁陵人，外蠢而中狡。崇宁初，以交通阉寺，姓名遂达于崇恩，繇是至位中司。首言邹志完，再窜昭州。昭慈复从瑶华降复，元祐人立党籍碑，皆其疏也。当时士大夫莫不愤其奸凶。后五十年，其子敦义为广东提刑，坐赃黥隶柳州。

130　毛泽民受知曾文肃，擢置馆阁。文肃南迁，坐党与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镇润州，与泽民俱临川王氏婿。泽民倾心事之惟谨。一日家集，观池中鸳鸯，元度席上赋诗，末句云：“莫学饥鹰饱便飞。”泽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贪恋恩波未肯飞。”元度夫人笑曰：“岂非适从曾相公池中飞过来者邪？”泽民渐，不能举首。吴傅朋云。

131　钱昂治郡有声，以材能称于崇、观间。尝帅秦州，时童贯初得幸，为熙、河措置边事，恃宠骄倨。将迎不暇，独昂未尝加礼。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铄。一日，赴天宁开启，待贯之来。久之方至，昂问之曰："太尉何来暮邪？"贯曰："偶以所乘骡小而难骑，动必跳跃；适方欲据鞍，忽盘旋庭中甚久，以此迟迟。"昂曰："太尉之骡，雄也雌耶？"贯对曰："雄者也。"昂曰："既尔难，奈何不若阉之！"贯虽一时愧怒，而莫能报。其后贯大用事，卒致迁责。陆务观云。

132　崇宁三年，黄太史鲁直窜宜州，携家南行，泊于零陵，独赴贬所。是时，外祖曾空青坐钩党，先徙是郡。太史留连逾月，极其欢洽，相予酬唱，如《江樾书事》之类是也。帅游浯溪，观《中兴碑》。太史赋诗，书姓名于诗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诗文一出，即日传播。某方为流人，岂可出郊？公又远徙，蔡元长当轴，岂可不过为之防邪？"太史从之。但诗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随。"盖为外祖而设。

133　元祐中，有郭概者，东平人，法家者流，遍历诸路提点刑狱，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而谢独不甚显。其子乃任伯，后为参知政事，无己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诗是也。赵、高子孙甥婿皆声华籍甚，数十年间，为荐绅之荣耀焉。良弼，显道之弟也。

134　曾国老弼，崇宁中为湖北提举学事。时王庆曾作学事司干当公事，按行诸郡，与之偕行。次汉阳，欲绝江之鄂渚，国老约庆曾晨炊，相与同渡，庆曾辞以茹素，自于客馆饭毕，而后追路。国老怏怏，亟登舟。庆曾食未竟，忽闻国老中流不济，舡中无一人免者。庆曾后四十年为参知政事。国老弟即文清，用其恤典补官，身贵而后有闻。仲躬云。

135　钱忱伯诚妻瀛国夫人唐氏，正肃公介之孙。既归钱氏，随其姑长公主入谢钦圣向后于禁中，时绍圣初也。先有戚里妇数人在焉，俱从后步过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视，读釐为离。夫人笑于旁曰：“受禧也。盖取‘宣室受釐’之义耳。”后喜，回顾主曰：“好人家男女，终是别。”盖后亦以自谓也。陆子逸云。

136　明清于王岐公孙晓浚明处，见岐公在翰苑时令门生辈供经史对偶全句十余册。恨当时不曾传之也。

137　先祖初任安州应城尉，有村民为人所杀，往验其尸，而未得贼。先祖注观之次，有弓手持盖于后，先祖即令缚之，云：“此人两日前差出是处，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验之，当尔。”讯治果然。

138　米元章崇宁初为江、淮制置发运司勾当直达纲运，置司真州。大漕张励深道见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顺时，深不乐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会蔡元长拜相，元章知己也，走私仆诉于元长，乞于衔位中削去所带制置发运司五字，仍降旨请给序位人从，并同监司。元长悉从之，遣仆持人敕命以来。元章既得之，闭户自书新刺，凌晨拜命毕，呵殿径入谒，直抵张之厅事。张惊愕莫测。及展刺，即讲钧敌之礼，始知所以。既退，愤然语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证候，今日乃使着矣。”后元章以能书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国朝以任子为南宫舍人者，惟庞懋贤元英与元章二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绳检。故蔡天启作其墓碑云：“君与西蜀刘泾巨济、长安薛绍彭道祖友善。三公风神萧散，盖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规制，所至人聚观之，视其眉宇轩然，进趋襜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知其为米元章也。”

139　李良辅者，俭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歧阳簿。有教授李师

祖道，蜀中老儒，黄太史鲁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迁是郡，祖道作诗庆其生初，有“江边闲舣济川舟”之句。良辅与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辅用赏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吕元直当轴，良辅造朝求差遣，元直旧知其事，询所以然。良辅犹以为绩效，历历具陈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详，正欲公自言之尔。”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余晋仲云。

140　邹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论中宫事，除名窜新州。钟正甫将漕广东。次年上元，广帅朱行中约正甫观灯。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杯行，连夜星驰以往。抵新兴，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因之。正甫即院中治事，极其暴虐。志完甘为机上肉矣。诘旦，忽令推吏去其杻械，请至帘下，劳问甚勤，云：“初无其它。正言可安心置虑，归休愒处。某亦便还司矣。”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骑致馈极腆，志完惘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极赦书，盖正甫先已知矣。未几，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绍兴二年，秦会之罢右仆射制略云：“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夺在我，岂云去朋党之难；终始待卿，斯无负君臣之义。”此綦叔厚之文。褫职告词云：“耸动四方之听，朕志为移；建明二策之谋，尔材可见。”谢任伯之文。綦谢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亲批云：“秦桧不知治体，信任非人，人心大摇，怨讟载路。”丁卯岁，启上诏毁《宰执拜罢录》，谓载训词也。至乙亥岁，秦复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处，作札子自陈大概云：“陛下是时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从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党曹泳为择酷吏刘景者，擢守天台，专欲鞫勘。景思寓居外邑黄岩山间。景视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传檄县令，差人防护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将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见景备郊迎之仪，一见执礼甚恭。至馆舍，则美其帷帐，

厚其饮食。景思叵测。是晚，置酒延伫，座间笑语，极欢而罢。始闻早已得会之讣音矣。又逾旬，景思拜处牧之命。二事绝相类，然终不知所兴之狱谓何也。

141　先祖早岁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经营收拾，所藏书逮数万卷，皆手自校雠，贮之于乡里，汝阴士大夫多从而借传。元符末，坐党籍谪官湖外，乃于安陆卜筑，为久居计，辇置其半于新居。建炎初，寇盗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陈规元则帅众坚守，秋豪无犯。事闻，擢守本郡。先祖之遗书，留空宅中，悉为元则载之而去。后十年，元则以阁学士来守顺昌，亦保城无虞，先祖汝阴旧藏书犹存，又为元则所掩有。二处之书，悉归陈氏。先人每以太息，然无理从而索之。先人南渡后，所至穷力抄录，亦有书几万卷。明清忧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阳遣浙漕吴彦猷渡江，攘取太半。丁卯岁，秦会之擅国，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初未知为李泰发家设也。是时，明清从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惧焉，凡前人所记本朝典故与夫先人所述史稿杂记之类，悉付之回禄。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后来明清多寓浙西妇家，煨烬之余，所存不多。诸侄辈不能谨守，又为亲戚盗去，或它人久假不归。今遗书十不一存，每一归展省旧箧，不忍复启，但流涕而已。

142　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靖康俶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渡以来，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焕。丁卯冬，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余卷，亦以是岁火于秦。岂厄会自有时邪？

143　徐得之君猷，阳翟人，韩康公婿也。知黄州日，东坡先生迁谪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遗余力。其后君猷死于黄，东坡作祭文挽词甚

哀。又与其弟书云：“轼始谪黄州，举眼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常闻堂上丝竹，词中谓“表德元来字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开燕，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辅之，娶燕王元俨孙女，为右阶，粗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枢府，以其故家，处以永嘉路分都监。时曾觌为双穗盐场官，与其子本中厚善。曾既用事，荐本中于孝宗，遂得密侍禁中。韩氏子弟亦有攀缘而进者。本中娶赵氏从圣野之孙，即磻老家女也。苏训直云。

144　故事，两制以上方乘狨座，余不预也。大观中，童贯新得幸，以泰宁军承宣使副礼部尚书郑久中使辽国，遂俱乘狨座，繇是为例。韩勉夫云。

145　隆兴改元岁，明清在会稽，因为友人言：“先人初为曾氏婿，尝于外家手节《曾文肃公日录》。有庚辰岁在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后来失去，见于外祖曾空青《三朝正论后序》矣。先人节本偶存焉，其中一则记赵谂事：谂弟谚，于渝州所居柱上题云：‘隆兴二年，天章阁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抚使。’再题云：‘隆兴三年，随军机宜李时雍从行。’谂不轨事发，凿取其柱，赴制勘所，并具奏其所题之意，谚坐此亦死。如此，则隆兴之号岂可犯耶！”友人云：“愿借一观。”遂以假之。亟驰元本送似当轴者，继即开陈，遂改乾道之号。友人繇此乃晋用。然先人手泽，不可复取，而此书不传于世矣。友人后登从班，交往既厚，不欲书其姓名。初，谂以甲科为太常博士，谒告省其父庭臣于蜀道中，梦神人授以诗云：“天锡雄材孰与戡，征西才罢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诛时适及岁。刑部郎中王吉甫独引律中文，以谓“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状。”吉甫坐

绌。诏改渝州为恭州。谂初登第时，太常少卿李积中女有国色，即以妻之。成婚未久而败。或云：冯时可者，谂遗腹子也。

146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挥麈后录卷之八

147　黄太史鲁直本传及文集序云："太史罢守当涂，奉玉隆之词，寓居江夏，尝作《荆南承天寺塔记》。湖北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指，采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国，遂除名，编隶宜州，时崇宁三年正月也。"明清后阅徽宗诏旨云："大观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转运副使陈举奏：'臣巡按至泗州临淮县东门外，忽见一小蛇，长八寸许，在臣船上。寻以烛照之，已长四尺有余，知是龙神，以箱复金纸迎之，遂入箱中，并箱复送至庙中。知县黄巩差人报称：所有箱内揭起金纸钱，已失小蛇，止有开通元宝钱一文，小青虫一个。次日早，差人赍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龙之示人以事，必以其类。以臣承乏漕事，实主财赋。不示以别物，而示以钱者，以其如泉之流，行于天下而无穷也。不示以别钱，而示以开通元宝，以其有开必有通而无壅也。示之以青虫一者，其虫至微，背首皆青，腹与足皆金色。青，东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谓神龙伏见陛下复修神考漕运与盐法，使内外财赋丰羡流通，不滞一方而无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穷竭，故见斯异。臣不敢隐默，谨述事由，并开通元宝钱一文及小青虫一个，盛以涂金银合子，谨专人诣阙进呈。'奉圣旨：'陈举特罚铜二十斤。其进开通钱并青虫儿、涂金银合封全，并于东水门外投之河中，以戒诡诞。'敬缀于编，仰见祐陵圣聪，明察奸欺。"繇是而知所谓陈举者，诚无忌惮之小人，所为若是，不独宜州之一事也。遗臭千载，可不戒哉！

148　伯祖彦辅以文学政事扬历中外甚久。元符中，为司农卿，哲宗欲擢贰版曹，已有定论。有卖卜瞽者过门，呼而问之云："何日可以

有喜？”术者云：“目下当动，殊不如意，寿数却未艾。更五年后，作村里从官。”是时，伯祖已为朝议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挂冠去国。明年徽庙登极，已而遇八宝恩转中大夫，又以其子升朝迁太中大夫。又数年，年八十一乃终。伯祖名得臣，自号凤台子，有注和杜少陵诗：《麈史》行于世。

149　大观中，有妖人张怀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说以谓金陵有王气，欲谋非常，分遣其徒游说士大夫之负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孙，始名祖石，能诗，避事出川，以从怀素。怀素令寥入广，以訹黄太史鲁直。时鲁直在宜州危疑中，闻其说，亟掩耳而走。已而鲁直死，寥益困，遂诣阙陈其事，朝廷兴大狱，坐死者十数人。寥以无学籍，授左藏库副使，赐予甚厚。寥又言润州进士汤东野德广实资助其垂橐，而趣其行。德广自布衣授宣义郎司农寺簿，赐绯衣。寥每对客言其告变，实鲁直纵臾之。使鲁直在，奈何。舅氏曾宏父云。

150　张怀素，本舒州僧也。元丰末，客畿邑之陈留，常插花满头，佯狂县中，自称“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知县事毕仲游怒其惑众，禽至廷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给也。仲游不问，抹之，从杖一百，断治还俗，递逐出境。自是长发，从衣冠游，号“落托野人”。初以占风水为生，又以淫巧之术走士大夫门，因遂猖獗。既败，捕获于真州城西仪真观，室中有美妇人十余。狱中供出踪迹本末。时仲游死已久，诏特赠太中大夫，官其二孙。史册不载，毕氏干照存焉。

151　蔡文饶蕿帅维扬，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细行，以豪自任。文饶闻其名，呼与之言，遂延致书室，以教诸子，且不责以课程。已而文饶易镇青社，携与俱行。邦人疑之。经岁辞归，文饶赠遗甚厚，又惠槐简一云：“此蕿释褐所赐。足下不晚亦当魁天下，官职寿数，与蕿悉

相埒。”后皆如其言。李即顺之易，建炎龙飞第一人也。廉宣仲云。

152　五代李涛与弟澣俱负才望。澣仕晋为内相，耶律德光犯京师，虏之以归，仕契丹，亦显。有《应历集》十卷。涛后相汉，犹及见本朝，有传载《三朝史》中。涛五世孙，即汉老邴也。汉老之弟唐老郱，建炎初守越州，随虏北去，亦为之用。事有可笑如此者。

153　道家者流，谓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嘉祥。政和初，黄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为献者，譓即以上进。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称贺于廷，上表云：“九天睿泽，溥及含灵。万岁蟾蜍，聿生神草。本实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寿。乃合为于一体，允特异于百祥。”命以金盆储水，养之殿中。浸渍数日，漆絮败溃，雁迹尽露。上怒，黜譓为单州团练副使。谢表云：“芹献以为美，野人之爱则深；舆乘而可欺，子产之志焉在？”譓，至之孙也。

154　政和中，将作监贾说明仲奉诏为童贯治赐第于都城。既落成，贾往谢之，贯云：“久劳神观，而匆匆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无它，幸见过点心而已。”明仲领其意。诘朝既见，宾主不交一谈。顷之，一卒持二物，若宝盖璎珞状，张于贯及己之上；视之，皆真珠也。各命二双鬟捧卓子一只至所座前，又令庖人持银镣灶，即厅之侧燎火造包子。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杯之属，初以银，次金，又次以玉。其制作奇绝，目所未睹。三杯即彻。贾亦辞出，暂至局中，然后归舍。见数人立于门云：“太傅致意，适来大监坐间受用一分器皿及双鬟，悉令持纳。”计其直逾数万缗，贾繇此雄豪，至今以富闻湘中。说，逵之孙也。贾虞仲云。

155　宣和庚子，蔡元长当轴，外祖曾空青守山阳。时方腊据二

浙，甚炽。初，元长怨陈莹中，以陈尝上书诋文肃，编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极力照瞩之。适莹中告病，外祖即令医者朝夕诊视，具疾之进退，与夫所俱药饵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众下至凶肆之徒，悉入状用印系案。僚吏以为何至是，外祖曰："数日之后当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转运使陆长民体究云："盗贼方作，未审陈瓘之死虚实。"外祖即以案牍缴奏以闻，人始服先见之明。中父舅。

156　刘斯立跂，忠肃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号"学易老人"，有集行于世。政和中，以忠肃在党籍，屏居东平，杜门却扫，息交绝游，人罕识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赞者，来为州钤辖，家饶财，多声妓，重义好客。廨舍适同里巷，闻斯立之贤，有愿交之意，托人寄声，欲致一饭之款。斯立从之。且并招斯立所厚善者预席，从郡中假侑觞之人，极其欢洽。有李延年者，尝坐法失官，亦居是邦，愿厕其间，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适往京师理雪，时王黼为中司，延年与之有旧，因往谒之。黼问东平近有何事？延年即以王君开燕为言。黼又询席间有何说？延年云："广坐中及宫闱二月九日之事。"客退，黼遣吏以纸授延年，令笔其语。延年出于不虞，宛转其词。黼见之，怒云："当先送大理寺。"延年皇恐，迎合以迁就之，且引坐客李禔为证。黼即以上闻，诏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立于郓。方以忠肃讳日，饭僧佛寺，就斋所禽赴天狱，锻炼讯掠，极其苦楚，惟禔抵谰不承。方欲移理间，斯立之犹子长言，闻斯立之困辱，年少气锐，遂自陈言从己出。狱具，长言真刑，窜海岛；斯立编管寿春府。席间主宾，既皆坐罪，下至奔走执事倡优侍姬，悉皆决杖。延年诏复元官。此亦一客不得食而然。然比之奏邸狱冤，则尤为酷焉。禔，清臣子。斯立，王定国婿也。赵子通及忠肃孙董云。

157　王伦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显。母晁氏，昭德族女。家贫无行，不能治生，为商贾，好椎牛酤酒，往来京、

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间，亦以侠自任，赒人之急。数犯法，幸免。闻士大夫之贤者，倾心事之。先人在京师，正道间亦款门。先人以其倜傥，待颇加礼。一日，从先人乞诗送行，云天下将乱，欲入庐山为道士。宣和末，先人去国，不复相闻。正道少与孙仲益有布衣旧，仲益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罢相就第，正道忽直造拜于堂下，士美问其所以，自言“愿随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于上”。士美曰：“方退闲，荐士非所预也。”正道自此日扫其门。会有旨，令前宰执赴殿廷议事。正道又拜而恳曰：“此伦效鸣之时也。”士美不得已，因携之而入。伦自陈于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孙也。有致君泽民之术，无路而不得进。宣和中，尝上书言大辽不可灭，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围城既急，它无计策。臣谨当募死士数万，愿陛下侍上皇，挟诸王夺万胜门，决围南幸。”钦宗忠之，慰劳甚厚，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且以片纸批曰：“王伦事成日，可除尚书兵部侍郎。”伦既拜赐，翌日再对，自言：“已得豪侠万余，悉愿效死，幸陛下勿疑即行。”时宰相何文缜已主和议，正道怒发上冲冠。文缜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尔何人，乃至此耶！”又曰：“万一天子蒙尘，虽诛相公数百辈何益！”文缜怒，以谓狂生，言既不用，恐为乱，请上诛之，且乞就令卫士执之。上意未决。正道惧无以自脱。时仲益在禁中，因求计仲益。仲益曰：“昨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间取御批以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于从班中，谁敢呵子？岂有无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伦从其言，入厕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缜始画旨送御史府，伦已得间出都矣。二圣北去，高宗即位于宋，伦走行在所，上书自伸前志，乞使沙漠，问二圣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从以往。制词略云：“胄出公侯，资兼智勇。朕方俯同晋国，命魏绛以和戎；汝其远慕侯生，御太公而归汉。”经年始还，不用。久之，徽宗凶问至，起拜龙图阁学士，为梓宫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虏中。伦虽无大过人，然胆大敢为。既贵之后，凡往日故旧与夫屠贩之

友，悉以自随，而任以官。既拘于虏，虏人欲用为留守，不从而杀之。褒恤甚厚。李平仲、孙长文互言如此。先人为之作《御剑铭》，今载家集中。

158　靖康中，东坡先生追复元职。时汪彦章在掖垣，偶不当制。舍人不学而思涩，彦章戏曰：“公无草，草渠家焚黄三字。”渐而怨之。又一日，当草一制，将毕矣，偶思结尾不来，省中来催促，不容缓，愈牵窘。搜思甚久，院吏仓猝启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钦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159　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阉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恃恩自恣。部内有巨室，蓄一玛瑙盆，每盛水，则有二鱼跃其中。良闻之，厚酬其价不售，乃为一番舶曾讷者所得。良遣人经营，云已进御矣，初未尝也。良即奏以谓讷厚藏宝货，服用僭拟乘舆。得旨令究实。良即以兵围其家，捕其妻孥，械系而搜索之。讷之弟谊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剑而出，遂至纷敌。良即以谊拒命杀人闻奏。奏下，谊伏诛，讷配沙门岛。靖康初元，讷以赦得自便，至京师，知时事之变，击鼓讼冤。初，蔡攸窜海外，继遣监察御史陈述明作追路诛之。述度岭而攸授首，就以述为广漕代良；并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讯，施以惨酷，良即承罪。锢押往英州听敕。敕未下而良死，旅殡僧寺。述复奸利不法，为人所讼，制勘得情，诏述除名，英州编管。至郡，寓僧舍，纵步廊间，睹良旅榇在焉，惊悸得疾而卒。櫕室相并，至今犹在。贪暴吞噬，何异酷吏之索铁笼耶！赵子通濬云。

160　江子我端友知经明道，驰誉中外，后尽弃旧业，鳏居孑然。年亦迟暮，惟留心内典，苦身自约，不复有世间之意。结庐都城之外，惟先人时时过之，每舂容毕景也。乙巳岁春，与之俱至相蓝，访卜肆。子我云：“吾既无功名之心，何所问也？”先人强之。瞽者布八字毕

曰："官人来年状元及第矣。"子我顾先人云："术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去。次年值钦宗登极，下诏搜访遗逸，吴元中作上台，以子我名闻，赐对便殿，有言动听，自布衣拜承事郎尚书兵部员外郎。可谓奇中矣。子我，休复孙也。

161　朱新仲，少仕江宁，在王彦昭幕中。有代彦昭《春日留客》致语云："寒食止数日间，才晴又雨；牡丹盖十数种，欲拆又芳。"皆《鲁公帖》与《牡丹谱》中全语也。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词中语。

162　苏过字叔党，东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绿林，胁使相从，叔党曰："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随尔辈求活草间邪？"通夕痛饮。翌日视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节也。赵表之云。

163　苏叔党以党禁屏处颍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稙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饷甚腆。叔党怀之。宣和末，向伯恭出为淮漕，自京师枉道以访叔党，留连请委，叔党道李之义风，而属其左顾之。伯恭入境，首令访问，加礼以待。未几，金虏南寇，高宗以元帅在河北，伯恭即命李赍金帛往，访问行府犒师，并上表劝进。行数程而与前驱遇。已而飞龙御天，补承务郎，繇是遂被眷知。后来官职俱至列卿。王献臣云。

164　蔡元长既南迁，中路有旨，取所宠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来索也。元长作诗以别云："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东风。如今去逐它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

之。稍息，元长轿中独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后数日卒。门人吕川卞老醵钱葬之，为作墓志，乃曰"天宝之末，姚宋何罪"云。冯于容云。

165　明清尝于吕元直丞相家睹高宗御扎一幅云："朕比观黄庭坚集，见称道其甥徐俯师川者。闻其人在靖康中立节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复存。可赠左谏议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其后乃知师川避地广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试左谏议大夫赴行在所。门荫者以为荣观。师川既至阙，入对，益契上意，赐出身，入禁林，不旋踵遂登政府。初，师川仕钦宗为郎。二圣北去，张邦昌僭位，师川独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号恸，卒不自污，挂冠以去，故上有"立节可嘉"之语。围城中，尝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来，即呼至前驱使之。既登宥密，颇骄傲自满。朱藏一、赵元镇并居中书，师川蔑视之。每除一登第者，则曰："又一经义之士。"尝与元镇论兵，视元镇曰："公何足以知此！"元镇曰："鼎固不足以知之，岂若师川之读父书邪！"师川大不堪，而无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后终于知信州。师川，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荐命官，后为给事中，计议边事。永洛之败，死之。事具国吏。东坡先生行吉甫谪词，有云"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洛之祸"，是也。德占一子，裕陵怜之，襁褓中补通直郎，后来一向以诗酒自娱，放浪江南山川间，食祠禄者四十年，始调通判吉州。平生厘务者三，数考，宣和末方入朝，后来登用甚骤焉。既没而眷宠终不少衰。其子瑀尝出示高宗所赐御书《光武纪》后复亲批云："卿近进言，使朕熟看《世祖纪》，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之十过，未若书一编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虽字札恶甚，无足观者。但欲知朕不废卿言耳。"师川没后十年，瑀贫不能家，上表缴进此书，乞任使，托明清为

表。既干乙览，上为之怆然，面谕执政，令即日除瑀官云。

166 建炎初，高宗驻跸维扬，虏骑忽至，六飞即日南渡。百僚窜身扬子江津，舟人乘时射利，停棹水中，每渡一人，必须金一两，然后登船。是时，叶宗谔为将作监，逃难至江浒，而实不携一钱，彷徨无措。忽睹妇人于其侧，美而艳，语叶云："事有适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钗二只，各重一两，宜济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习，公幸负我以趋。"叶从之，且举二钗以示。篙师肯首令前。妇人伏于叶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妇人坠水而没。叶独得逃生，怅然以登南岸。叶后以直龙图阁帅建康，其家影堂中设位，云"扬子江头无姓名妇人"。岂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许彦周云。

167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业儒。其母怀娠诞弥之日，晨起，庖下釜鸣，甚可畏，声绝免身育男，其父即名之曰釜。既长，乃负才名于未第时。建中靖国龙飞，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真州。向伯恭为判官，忤漕意，对移六合尉，伯恭但书旧衔。时蔡元长之甥陈求道为通判郡事，釜席间戏语云："此所谓终不去帝号者也。"是时语禁正严，求道告讦于朝，兴大狱，釜坐免官，就擢求道守仪真。"死则死矣，终不去帝号。"事见《晋书·载记》，小寇王始之语。向仲德云。

挥麈后录卷之九

168　王廷秀字颖彦，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荐为台属。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书号《阅世录》，其中一条载明受之变甚备，盖其所目击。是时宰辅，如朱、吕、二张，俱有记录，矜夸复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讼，不若颖彦之明白无偏。今录于左：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胜非为相，罢叶梦得。左丞王渊自平江来，上殿对毕，除签书枢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两府恩例，不预省事。四日，廷秀入对，以初除察官，未经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毕，复宣麻殿门。即闻外变，宫门已闭。廷秀与察官林之平同宿，留于翰林院前。翰林院以临安府使院为之。久之，入学士直舍。李邴为内翰从官，王绹、孙觌、都司叶份亦在。少次，闻宣宰执云：“苗、刘兵杀内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择、蓝珪。”有一阉走入学士院，自刭不死，卧前厕。闻驾御楼，军士山呼。康履走入内中，步军太尉吴湛寻捕，得于小亭仰尘上，擒以付苗、刘，即时斩首摽之。宣谕以“内侍有过，当为治之。二将与转官”。其下对“我等若欲转官，祗用牵两匹马与内官，何必来此？”已而复召侍从百官。廷秀从诸公上楼，见上座金漆椅子，宰执从官并三衙卫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楼下兵几千数，苗、刘与数人甲胄居前，出不逊语，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此语乃陈东应天上书中有之，故二凶挟以胁制，欲上为内禅之事。宰相从百官出门下，委曲喻之使退，不从。左右请言太后出处分，于是上遣人请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舆，从四老宫监至楼上，命仪鸾司设帷幄，垂帘置坐，不能具，止坐舆中传旨下谕，亦不肯从。又肩舆至门下，太后在舆中亲宣谕，且以上仁孝，晓夕思念二圣，励兵选将，欲复雠雪耻，太尉等皆名

家，不须如此。二凶抗言，必欲太后辅太子听政。太后曰：“以太平时，此事犹不易。况今强敌在外，太子幼小，决不可行。不得已，当与皇帝同听政。”委喻久之，坚不从。太后复上楼。上白事于竹舆前，言事无可奈何，须禅位。太后未允。又令与百官同议。自朱胜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独有一着绯官员进前曰：“陛下当从三军之言。”众甚骇之。时有杭州通判章谊面折之曰：“如何从三军之言！”其人逡巡无语。上亦怪而问其姓名，自陈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抚司机宜文字时希孟。”上顾翰林学士李邴，令草诏。邴乞上御札，取纸笔就椅子上写诏，以金人强横，当退避云云。写毕，令持诏下，宣示二凶，兵退。上亦徒步归内中，时已未刻。百官方出，见道傍卧尸枕籍，皆内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内，皆为其所杀，而财物尽劫取。明日，太后垂帘，朱胜非辞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命执政亲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复遣老宫监宣喻，乃出。自是二凶更至朝堂，道间传呼都统太尉，从以强虏凶焰可畏，行者开道避之。迫胁要索，惟意所欲。初一札子凡十事，如改元，请上徙外宫之类。宰执委曲调护，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张浚自平江遣士人冯轓来议，欲以上为元帅领兵，移书痛责二凶。二凶讽朝廷以尚书召张浚，不从。又拜韩世忠节度使，除张俊秦凤路总管，使领兵归，不从。复降麻建节度，使知秦州，遣人赍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狱。又欲起两浙新旧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时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同议引兵问罪复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刘蒙直阁，吴说金部郎中兼提举市舶，小人鼓动，乘时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转运判官冲之子，祖禹之孙也，尝陷虏逃归，日与二凶交游，其宾客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皆缔昵。五日之事，仲熊实与闻。至是，二凶讽颜岐荐上殿，除省郎，言凡台谏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盖欲言者惧二凶，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圣宫，以显忠寺为之也。内人六十四人，肩舆过。二凶遣人侦伺，恐匿内侍故也。擒到内官曾择，太后降旨贬岭外。既行一程，复

追回，斩之，亦二凶意也。又欲以其亲兵代禁卫守睿圣宫，挟天子幸徽、宣并浙东，宰相曲折谕以祸福，且以忠义归之，以安其反侧。颐浩等领兵次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听诏书，大意云：狄人以睿圣不当即位，兵祸连年，今当降位为皇太弟兵马大元师，嗣君为皇太侄，皇太后临朝听政，退避大位，务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与中司欲留班论列，以台谏唯廷秀与郑瑴二人，遂不果。就退睿圣宫，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罢，宰执上殿奏事，议论几数刻，传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会得。"复闻上语宰执云："若此传之后世，岂不贻笑哉！"次日早，郑瑴入对，且言："既降位号，则乘舆服御，亦皆降杀，岂将易赭服紫耶！"当夜归，亦作奏状，令吏写，亭午方毕，即进入。未后，太后宣召，同中丞对帘前，宰执皆在，郑瑴对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执商量，且欲睿圣皇帝总领兵马耳。"廷秀对曰："臣不知其佗。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闻之天下，孰不怀疑？虽前世衰乱分裂之时，固未有旬日之间易二君，一朝降两朝位号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见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后文字，便见本末。"既退，即随两府至都堂，朱胜非、颜岐、王孝迪、路允迪、张澂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数纸，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议郎宋邴书，次即张浚奏言睿圣皇帝当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下数纸不暇详观。其间亦有士人上书者，意皆略同。廷秀语朱相云："此事朝廷当有善后计。但天子位号欲降，于理未安。廷秀既当言责，不敢嘿嘿。章疏言语狂直。"朱曰："公为言官，自当言责。盖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复语诸公曰："昨日之诏不可布于外，必召变。"而张澂云："若以五日时事势，岂争此名位耶！"张欲行诏出，廷秀请少缓。明日，郑瑴入章，引舜禅禹而亲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禅位太子而大事自决。用其议，遂寝二十五日诏书。郑瑴遂迁西枢，以中书舍人张守为中丞。颐浩等会兵，克日将至，凶徒气挫，乃使王世修与宰执议天子复正。往来数日。四月一日辰时，降旨召百官睿圣宫起居。门外侍班次，见宰执

遣吏来问户部尚书孙觌借金带。至立班次，忽有戎装紫衫带子也。官员缀从官班，问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赐袍带未至，先令缀班，方悟假带之繇。盖自渡江后，宰执从官并系犀带，今此异数，用安反侧。世修，王能甫之侄，前此选人，知郑州荣泽县，虏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纲特与改官，遂为苗傅幕宾。午后，上出，百官起居毕，即上马。百官掩班先行，迎于内东门外，杭州太守常视事，在大厅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带。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副之，使其避张、韩之兵，别路而往。又颁制赐铁券带砺之誓。三日，闻韩将前军至临平，为二凶设伏掩杀。四日夜，二凶拔寨，道余杭门出，转龙山，繇富阳而去。明日，韩将、刘兵皆入，以张浚签书枢密，颐浩右仆射，朱胜非知洪州，张澂知江州。韩将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谋，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刘光世处断。晚有文字至台，申差察官就审实，朝廷亦恐诸将锻炼非实情也。是时，察官唯陈戬，独员将台吏并司狱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实款。其初，王世修尝与二凶语阉宦恣横，而刘尤嫉之。上自扬州奔播过浙西，道吴江，左右宦者以射鸭为乐。至杭州日，群阉游湖山。世修以札子具陈其事，张澂不纳，世修懡㦬而退。以其札子示正彦，愤然曰："公甚忠义，要须与公协力，同去此辈。"俄又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苗、刘乃与世修等谋，先斩王渊，然后杀内侍。议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马，且使人语渊云："临安县界有强盗，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于城西桥下，俟渊过，即捽下马斩之。继遣人围康履家，分兵捕内官，凡无须者皆杀。然后领兵伏阙请罪，胁天子禅位。此皆始谋实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于市。吴湛以辅二凶领中军寨于宫门前申请除宰执侍从，余人悉于中军寨门下马使悍卒持挺谁何，至欧击从人，损坏舆轿，廷秀两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阑入法理会，仅以章行，而悍将复匿之而不出，廷秀以台中被受榜于皇城司前，军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焉。并贬王元、左言，皆殿帅，以当日坐视二凶之悖，

不略谁何故也。六日，廷秀对疏，言钱塘非可居，当图建康为暂都计。上亦知此非处。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刘蒙、吴说、范仲熊。读至论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对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进用，实出梁师成门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便欲枭首。宰执言此当自有论列，故廷秀章上，乃贷希孟死，流岭南。而赏谊两官。

169　颖彦又记高宗六龙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驾幸会稽。觇者报虏人分兵渡江，一自采石入建康，一自黄州过兴国军。度采石者，杜充兵要击于中流，小捷，奏乞上亲征。二十五日，驾起会稽，至钱清，闻虏人十九日已度大江。二十六日，驾自钱清回明州避虏。十二月七日，至明，侍从百官皆散，唯宰执从行。留张俊军于越。辛企宗领中军、李质领禁卫护从，士卒不满数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庙堂即为航海计。卫兵不欲行，九日遂群噪，欲狙击宰执。十一日，以张思正兵索城中，捕乱者，戮其为首数人，余分隶五军。以御营使司参议官刘洪道知明州，与张汝舟两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东渡门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县。二十日，参政范宗尹入城探报，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从驾。张俊以所领军自越来明。知越州李邺遣兵邀虏于浙江，三捷，既而众寡不敌，邺遂遣人赍书投拜虏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贼先而恣掠卤。时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为名，环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饷之，幸免；与纷争，杀之。有城南汤家子，先欧其卒，走啸众来痛击垂死，积稻秆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肤体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虏引兵自余姚道蓝溪入黄鄮车厩，直抵湖塘，分屯于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御之，小却。于是虏人自城下呼请遣人来寨中议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虏寨，虏因释甲与语，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后相持不敢动。正月二日午间，西风，虏兵乘之叩西门。时俊与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

擒毙二酋。虏奔北，堕田间，或坠水。势当追而鏖败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略相当，仅能却之而已。且张皇奏恺，而策勋其后。肆眚文云：‘鄞水劓绝其大半。’盖谓是也。其夜，虏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虏人驻余姚治攻具，请于临安之大酋，益兵将复来。俊托以上旨，召扈从，八日尽起其众，入台，行甚速，而李质亦以班直继行。思正千余徒屯江东。而质、思正、洪道犹过从，夜饮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众叩洪道马首，愿留以御贼。洪道绐曰：‘予当数克敌而胜，若等事无虑。’复下令民迁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储峙。于是舟入城者数千只。洪道择其大者，留使官属取公使高丽两库金银器皿铩压之，而实于簏舆帑藏储粮，载之海舶。而洪道所将精卒仅千人，横肆乘乱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过东岸，恐人追袭，乃使尽揭浮桥之版。居人扶携，沿絙索而渡。卒复邀夺其所赍，拥排遏抑，坠水者数千，哀号震天地，城中惟崇节作院厢军与无赖恶少仅千人，以监甲仗使臣并监酒务李木者将之。凡此皆欲侥幸贼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虏果复至营广德湖旧寨前，遣老弱妇女运瓦砾填堑。十五夜，植炮架十余，对西门。十六日，以数炮碎城楼，守者奔散，奏东南缒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与贼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虏人。搜剔丛榛，如探巢取卵，杀掠不可胜数。既而破定海，以舟绝洋，劫昌国县，复欲攻象山县。至碕头，风雹大作，俗谓转碕。海道最险处也。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长请于临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搜山检海已毕。其明州取指挥报云：依扬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得存者。虏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盗取公私钱物，而村落凶顽，杀人攘劫，毒甚于虏。州县官逃避未还。有蒋安义、张鼐者受虏人伪命，蒋为安抚，张为通判，且授安义以两浙运司印一纽，安义遂领州事，系衔出榜，自命其子知鄞县，啸

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县令林叔豹领乡兵入城，见安义，夺其印。遗虏人十二人在开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诛之。十六日，通判蒋赓自象山归，郡官稍稍继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县，言已受命制置浙东，且椿粮料兵。遂之越，不知傅崧卿前此已收复也。洪道留奉化县，比向日诛求益甚，而所将精卒，暴横市肆。邑人蒋琏，凶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虏兵不至，自以为功，方肆强梁，会洪道卒有驱其党者，一夕，啸引数千人围岳林寺，欲纵火而杀洪道，县丞白彦奎哀祈泣恳以和解之，必使洪道杀驱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与张思正纵其麾下劚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脱死，馁饿甚矣，归故址取所藏给朝夕，则群卒强夺之。虽焚余椽楹藩篱可为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数百辈持长竿大钩，捞摝河陂池井间，谓之阑遗钱物，输公十不一二。洪道复苛配强敛，并得四万缗，献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舆自温航海至明，时井邑已焚。荡舟由城外径之越。因言者罢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颖彦家居四明之海滨，宜知其详。

170　建炎庚戌，先人任枢密院编修。十月，淮南宣抚司奏楚州城陷，镇抚使赵立死之，高宗命先人撰其传以进乙览，嘉叹久之。今载于后：“赵立，徐州张益村人。政和初，隶州之武卫军中，出戍江南。值方腊乱，从军往。立习知山川人情向背，累历战功，声名隐然。又戍大名府，以捕贼功，补本军都虞候。资政殿学士王复守徐州，立在帐下。是时，金贼已尽得河北，兵势弥炽。转战京东，所至官吏望风避去。建炎三年三月，犯徐州，重围既合，复率军民登城力战，命立专往来守御。外援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飞矢，三中兵刃，犹拔矢裹疮，洒血以战。复忠之，自持卮酒，挥涕以赏立。贼帅粘罕在城下，愤其难拔，大益攻具。城破，复坚坐厅事，不肯逃，遣人谓贼曰：‘死守者，我也。监郡而次，无预焉。愿杀我而舍僚吏与百姓。’贼犹喻复投降，复不从，骂贼求死，由是与尽室百口俱被害。立巷战，夺门以出，为贼所

得。夜杀守者，入城潜求复尸，抚之恸哭，亲为掩藏。立知贼兵乘胜贪得，城中弛备，鼓率残兵，邀击于外，断贼归路，尽焚营垒，夺舟船、金帛数千计，扰击纷散四出，军声复振。尽团乡民为兵，歃血相誓，戮力平贼，退者必斩。立之叔宬后期而至，立谓曰：‘叔以我故乱法，何以临众？’促命斩之，威震诸军，一鼓破贼。遁去，追蹑，杀获甚多。遂推立为长。乘疮痍之后，拊循其民，恩意户至，召使复业，井邑一新。朝廷授忠翊郎，权知徐州事。立奏为复置庙城中，赐名‘忠烈’。每出师与遇岁时，必率众泣祷曰：‘公为朝廷守节以死，必能阴佑遗民也。’齐人闻之，归心焉。杜充守建康军兼淮南、京东宣抚使，命会兵楚州，立提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赴。是时，贼号托落郎君者围楚益急，往来艰梗，立斩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阴，与贼遇，自昕至夕，且行且战，出没贼中，凡七破贼，无有当其锋者，遂抵城下。楚人被围久，闻立来，欢迎鼓舞。是时，立中箭镞，入舌下，坚不可取，命医以铁箝破齿，凿骨钮去，移时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发皆耸，而立颜色屹然不变。建康失守，就命立权楚州事，时四年正月也。然贼骑未退，益兵不已。用鹅车对楼飞炮架数百事攻州南门，半月间，登城者数十，立皆率兵捍战。后分四门出师掩杀，贼大败解围，驱残兵去。渡淮六十里，驻孙村浦，立又败之。至五月，贼号四太子军者，自二浙归，又寨于州之九里泾，欲断楚粮道，立又大破之。会朝廷分置诸镇，嘉立殊勋，超转徐州观察使，承、楚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初，刘豫窃据郓州，闻立在徐州，遣立故人葛进等三人赍书，诱令供税赋。立大怒，不撤封，斩之。至是，又遣沂州进士刘偲自郓挟两黥兵持旗榜诱立降，且言金人大兵将临，必屠一城生聚。立令拽出就戮。偲呼曰：‘我非公故人乎？愿公闻一言而就死。’立曰：‘吾知忠义为国，岂恤故人耶！’速令缠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廷。于是立忠义之声倾天下，远迩向风下之。贼又益以太子兵。留天长诸兵，皆会孙村浦。立念敌以众抗孤军，非鏖战不能成功，提师袭之，贼大败，夺器甲数千计，诸小寨皆

溃。立私谓僚属曰：‘今贼自山东济师不已，城中粮且尽，则无以善其后。将先取京东已陷没诸郡，室贼路及求粮旁邑，则吾事济矣。且京东诸州本吾民也，闻我之来，必解甲相迎。’是时，盐城县水贼张荣者乘乱鸱张，立亲往禽之，并是粮食。将经营京东，行至宝应县，而承州报贼复聚扬州。立遂归，而贼再傅城。立慨然曰：‘贼终不舍去，惟有竭节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门，临城濠外誓众曰：‘不进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并族尔家矣！’于是又大捷，生致首领三百人。贼以数十艘循潮河观城，立取火箭射船，贼趣往救，则出兵劫之，焚溺死者净尽无余，擒渤海千户李药师等五十人。立每劫贼寨，必杀获不赀。或命伪于城头张乐宴饮，贼疑立在座，立乃缒城潜入贼寨杀戮矣。立念贼倾国而至，愤懑激烈，致三书于贼酋龙虎大王等曰：‘尔拥金帛万艘，我以楚州全师，能各见大阵较胜负，亦英雄也！’贼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余日矣，贼并兵列大寨城下。立拥六骑出呼曰：‘我镇抚也！首领骁贼，其来接战！’南寨有二骑袭其背，立跋马回顾左右，手奋两枪，贼俱坠地，夺双骑将还，俄北寨中发五十余骑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马俱辟易。明日，列三阵邀战，立以三队应之。贼旁铁骑数百，横分其阵而围之。又中飞矢，立奋身突出重围，持挺左右大呼，贼落马者不知数。是月十六日，贼大进攻，具鹅车洞炮架以千计，薄东门。又明日，填濠将进。立率进备木寨卧龙，穿火濠，筑月城，靡不备。忽报贼将分布兵马近城矣，立笑曰：‘将士不用相随，吾将观其诡计浅深，且令此贼匹马只轮不返。’上城东门，未半，忽自外飞炮中其首，左右驰救之，犹曰：‘我终不能与国灭贼矣！’令舆致三圣庙中，声言疾病祈祷，使贼不悟，言绝而终。然人闻其死，知城必陷，失声巷哭不可止。众以参议官程括权镇抚使，犹守旬日。至二十九日，贼闻哭声，知立死，百计攻城，烈火亘天，然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事闻，天子震悼。御史谓立之功，近世一人，虽张巡、许远不能过。诏辍朝一日，特赠奉国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忠烈，与十资恩泽。俟

复楚，用监护葬事。建立庙宇，以旌其忠。时驻跸越州，令寺观作仙佛斋醮，为立及战没将士资冥福。所以致厚于其终者，靡有不及。观立自起小校，至为将帅，忠义之气挺然，铁石其心，虽手揽虎兕，足蹈河海，不少变渝。与士卒同甘苦，一饭必上下均济，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掞奏，必言‘贼行灭矣，无足忧者，愿上宽宵旰之念’。方主上以文武之略，启中兴之运，擢立于卑晦隐微，授以淮南一道，其知之深矣。右仆射兼知枢密院范宗尹当轴处中，与廊庙大臣皆嘉立忠义，每于劝赏应酬于内者，惟恐后也。而立亦不负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时，王复之子佾为枢府官属，朝廷命专主楚州奏报。闻立被围，又命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大将陈思恭会诸道兵，水陆并进，质责将帅，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贼闻救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无死，将尽殄群丑，少刷人神之愤。然观其所建立，足以震耀于世。虽未能酬其灭贼之心，而气亦伸矣。赞曰：身与义不两立，义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专于报国忠孝之心，托以死而无悔也。观立天挺英勇，风节凛烈，岂彭城从昔名将帅所出，其山川气俗，性习所钟然耶！先是，诏州县遇寇至，许携其民退保山谷，而立不为也。意其不忍与城俱亡，使少假之，肯与贼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为沉阴昼晦，而褒赠隐恤，照烂竹帛。其心明著，天与圣主知之矣。智力虽踬于一时，而名誉㦖动万世也。张巡、许远，皆出缙绅卿相之族，闻见习熟，临难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奋不谋身，较其时与势，比巡、远为尤难也。列其终始大节，与攻战百数特详焉，庶几为后世忠臣义士之劝。”

挥麈后录卷之十

171　吴傅朋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自书易之，终不逮卿所书，当令仍旧。”说皇恐称谢。是日降旨，令根寻旧牌，尚在天竺寺库堂中，即复令张挂，取宸奎榜入禁中。说所书至今揭于松门。仰见圣德谦仁之不伐也。傅朋自云。

172　靖康末，驸马都尉王师约之子殊为龙德宫都监。祐陵北狩，御府器玩服御不能尽从者，悉为其掩有，携以南渡。事露，下廷尉伏罪，高宗欲戮之，时叔祖子裳为棘卿，启于上曰：“殊诚可杀。但倘非其隐匿，则诸物悉为虏得，无从复归天上矣。”上于是贷而不诛。先人摹得其古□（此处原文为□）玉印数十，今假于杨伯虎文昺未归。

173　建炎己酉，高宗暂驻跸于建康。闽中禽苗傅、刘正彦，献俘于朝，槛车几百两。先付之大理狱，将尽尸诸市。子裳请对以陈云：“在律俱当诛死。然其中妇女有雇买及卤掠以从者，倘杀之，未免无辜。愿赐哀矜。”上矍然曰：“卿言极是。朕思虑之所不到。”即诏除二凶妻子之外，余皆释放，欢呼而出。

174　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谈兵。尝为康邸记室。建炎初，吕元直从而引用之，骤拜二府。高宗幸明、越，命其经略淮、浙，付委甚重。而昧于戎机，驾驭无术，遂至纷乱。平江一城，最为荼毒。责昭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以死。绍兴己卯，其家自理，诏复故官，泽及其子。时凌明甫哲为右正言。明甫，平江人也。亲见其乡里被害之酷，遂上疏疏其罪，命乃寝。吴越钱穆作《收复平江记》，悉从纪

实，不能采其文华之要。虽有浮冗之词，不欲易之：“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领四太子者，自明、越还师，由临安府袭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午漏未尽四刻，兵自盘门入，劫践官府民居，㑹廪积聚，虏掠子女、金帛，乃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三月初一日，出阊西，寇常、润，于是平江府烧之既尽。士民前后迁避得脱者十之二三，迁避不及或杀者十之六七。谨按靖康之乱，金人再犯阙，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北狩，今上皇帝即位于睢阳，改元建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己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月初三日，大驾渡扬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济，已乃归国。四月，大驾西还，驻跸于金陵，宠其府号，易江宁为建康。议者谓金陵六朝建国，襟带大江，岗岭回合，北贯淮、汴，西引川、峡，南洞襄、汉，东压吴、越、瓯、闽、荆、广之区，四达之国也。资其富饶，基本王业，以经理中原，收复京、洛，实为胜算。开封尹杜充久司留钥，天下属望，至是召赴行在，命为淮南、京东、西宣抚处置使，俾提重兵，保诸路。又请隆祐太后领皇太子，帅六宫及宗室近属，前往江表。百司庶府，非与军兴之事者，悉从焉。上独与宰相吕颐浩暨三数大臣以次侍从官留金陵治兵。诏书有‘誓坚一死，以保群生’之语，士民读诏，感泣奋厉，以为中兴之期可指日而庆矣。杜公既有成命，淹回未遣，人心稍惑之。闰八月一日，诏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绪，爱育生灵，凡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辞降礼，无所不至，而敌人猖獗迫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惮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应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敌之可来者五六，兵家胜负，难可预言，所议众多，未易偏废。轸念旬月，莫适决择。朕将定居建业，不复移跸。与夫右趣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长，步骑之所宜，何崄可守，何地可战，甚地之钱物可运，甚郡之粟谷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于朕。昔汉高帝谋臣良将多矣，都雒之计已定，及闻娄钦一言，而用之之意立决。吾士大夫之确论，朕岂不能虚怀而乐从哉！

三省可示行在职事官，共条具以闻。’于是群臣争进避敌之计，拜杜公尚书右仆射，留镇金陵，不复北渡矣。二十五日，大驾乃复南巡。九月初四日，驻跸于平江府。二十五日，诏休兵已兼旬，可涓日进发。词臣引《孟子》巡狩补助为说。始，平江人犹幸于驻跸，倚以为安。至是惶遽失望。盖前此驾后诸军，多阻乱不静，人既畏之；又虑胡骑乘冬深入。于是远有散之浙东、闽部者，而近者亦自匿于山巅水涯之际。诏以工部侍郎汤东野为守臣，又命同知枢密院周望为淮、浙宣抚使，宿兵府城，将官陈思恭、巨师古、张俊、鲁珏、李贵俗号李阎罗者。等悉隶望节制。又诏驾后诸军，尽命先启行，独以禁卫请班扈跸。九月初四日，驾兴，平江幸无衅，其民复稍稍安集。周望遣诸将各部署所隶兵，分护境内。河内降贼郭仲威领其下万众，至自通州，屯泊于虎丘山。时大驾驻会稽。十一月，有旨，金人于和州欲渡采石，及自黄州渡兵，已至兴国军界，取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之计。吴人复引领望。幸未几建康府报，是月十八日，碙砂渡将官张超失守，贼登岸，杜丞相遣都统制官陈淬、提领岳飞、刘刚等二万人，分阵头迎战，又命王𤫉全军一万三千人相继往来策应。二十日，陈淬与贼遇于马家渡，凡十余合，日暮战酣，胜负略相若。会王𤫉领西兵畔敌，檄镇江府韩世忠、江州刘光世应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风循海道潜去。于是陈淬孤军力弱不能当，贼进逼建康城下，守臣陈邦光降之，通判杨邦义死焉。杜丞相奔仪真，收拾溃亡，移保淮甸。大驾顿于越州之萧山县，群臣复劝南避，乃幸四明。于是平江大震恐，周望、汤东野集耆艾士夫僧道，访问所以为计者。且曰：‘今战守皆已无策矣。’盖其意在迎降，而欲众发其端。士民不答而罢。望敛诸将兵归城中，惧其抗贼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取捷径，劫广德军，掠湖州南境，破属邑长兴、武康、安吉，遂犯临安府之余杭县，急趍临安府。守臣康允之去之，民自为守。六日而陷，渡钱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邺，遂犯四明，以窥行在。有诏周望、汤东野等固守平江等。望自谓虏不敢犯境而过，始少安，遂倚郭仲威为腹心，俾尽护

诸将，与张俊、鲁珏居城中，遣巨师古控扼吴江，陈思恭屯楞伽山，李阎罗屯常熟县。思恭兵无纪律，村落五十里间，皆被其害，周望诘责之，斩队将武节郎张振，乃戢。而郭仲威居城府外，为忠勇之论，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顾望，信以为重，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迁避之家，往往而复。平江城堞完壮，而地下聚水，四围渠堑深广。周望又竭取民财钱谷，以巨万计，库廪充牣，兵器犀利，沛然有余力，以是人益安之。过明年春正月，而来传言者多云贼自越州蹑来路返金陵，或又谓自临安府昌化县道宣歙趋当涂渡江而归，杭无匹马只轮矣。望等素不严斥堠，而四境无尉，野无烽火，但以传言为信。乃遣张俊、陈思恭等统兵，规入杭州，以邀收复之功。俊等行涉旬，才及秀州，陈思恭侦知传言者非实，走间道潜军于湖州乌墩镇以观变。二月十八日，张俊驰报，金人犯秀州崇德县，俊统兵迎击于宣店，走之。平江之人且喜且惧，以俟后捷。十九日，征乡兵，发太湖洞庭东西山千艘命用，头巡捡汤举总之，前赴吴江，阵于简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吴江县，巨师古兵不战而溃，更以太湖民舟为向导，归于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兵拒守于尹山，已而退师。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留少壮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游骑掠城东，郭仲威兵未合而返。守臣汤东野出奔，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会诸将饮城上，士民老幼数万，叩头出血，请加守御之备。仲威奋髯语众曰：‘即发遣骑兵。虏行破矣，民慎无扰。’人犹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于城下。仲威及鲁珏兵火广化寺，又火医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转劫居民，北出齐门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为所害。明日，金人遂据城。诸将奔遁，潜伏外邑，觇胡人之行也，竞以兵还。三月初二日，张俊至自昆山。初三日，巨师古至自洞庭，李阎罗、鲁珏、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陈思恭至自乌墩。各以力胜，惟仲威窃据之，揭榜于市曰：‘本军已逐退金人，收复府城。’或闻亦用此奏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领兵之吴兴。十五日，始有诏周望等平江失守，可发遣诸将兵往常州以

北冲袭金人，以功赎过云。初，金人烧劫之余，金帛钱谷尚多，仲威即据城纵兵掠取，昼夜搜抉不已。遗民间访旧居，即执之，笞责苦楚，穷问瘗藏之物，民益冤愤。故自金人南渡碙砂，破金陵、广德、杭、秀、常、润、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盖以兵多将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既堕虏计，则又再遭官军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钱五百。有自贼中逃归者，多困饿僵仆，或骤得食而死，横尸枕籍，道路泾港为实，哭声振天地，自古丧乱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穆目睹其事，幸以身免。因迹阶乱之由，与夫败亡次叙记之，以备后世史官采择。目之曰《收复平江府记》者，本郭仲威揭示之文，具为吴人讳于不复云。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记。”仲威出于寇盗，号“郭大刀”。明年，除扬、真二州镇抚使。在郡长恶不悛。刘平叔光世为淮、浙宣抚，置司京口，遣其将王德禽仲威至麾下杀之。

175　绍兴戊午，秦会之再入相，遣王正道为计议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邦衡上书曰：“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用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日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且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虏人，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之宰辅，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

此说啗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见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以陛下为何如主也？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不为恸哭流涕，长太息哉！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虏，况今国势既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不侔。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欲臣之，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故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固不足道也，秦桧为心腹大臣，而不为之计。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于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礼部侍郎曾开以古议折之，桧乃厉声责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知。而乃建议日令台省侍臣佥议可否，盖畏天下议已，令台省侍臣共分谤耳。有识者皆以谓朝廷无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变左衽之躯，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裳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也！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知可否？桧曰虏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台谏侍臣议之矣。呜呼！身为执政，不能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若虏骑长驱，近还能折冲御侮耶？窃谓秦桧、孙近，皆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

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盖上初无深怒之意也。至壬戌岁，慈宁归养，秦讽台臣论其前言弗效，诏除名勒停，送新州编管。张仲宗元干寓居三山，以长短句送其行云：“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陌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生易老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销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断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唱《金缕》。”邦衡在新兴，尝赋词云：“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罗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编管。棣乃择使臣之刻核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项筒过海。邦衡与其骨肉徒步以涉瘴疠，路人莫不怜之。至雷州，太守王彦恭趯虽不学而有识，适使臣者行囊中有私茶，彦恭遣人捕获，送狱奏治，别差使臣护送，仍厚饷以济其渡海之费，邦衡赖以少苏。彦恭繇此，贤士大夫推重之。棣讦邦衡后，即就除湖北提举常平，乘轺一日而殂。又数年，秦始闻仲宗之词。仲宗挂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邦衡囚朱崖几一纪，方北归。至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八十余而终，谥忠简。此天力也。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

挥麈后录卷之十一

176　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有为晋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志铭，先遣人达意于孙云：“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笔，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纸笔、龙涎、建茗代其数，且作启以谢之。仲益极不堪，即以骈骊之词报之，略云：“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翟无逸云。

177　韩璜叔夏为司谏，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国为两浙漕，亦以职事入谒中书。康国自谓践扬之久，率多傲忽。既诣省，候于廊庑，以待朝退，一绿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国初不知为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双展两足于火踏子之上，目视云霄。久之，始问曰：“足下前任何处？”绿衣曰：“乍脱州县。”时方事之殷，外方多以献利害得审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国疑为此等，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际，随材授官，乍脱州县者，未易遽干要除。”有堂吏过与之揖，康国且诧于绿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傥非诸公调护，亦焉能久安耶？”语未终，丞相下马，遣直省吏致意康国曰：“适以韩司谏奉使回，得旨有所问，未及接见。”吏引绿衣以登，回首揖康国而趋。康国始知为谏官，惊怅恐怖，脚蹙踏子翻空，灰火满地，皇灼而退。是时有流言刘刚据金陵叛，刚知之，束身星驰，诣阙自明。适康国翌日再造，有黦袍后生武士复在焉。康国反前日之辙，先揖而问之曰：“适从何来？”武士曰：“来自建康。”康国遽问曰：“闻刘刚已反，公来时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即刘刚！吾岂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国又惭而去。越数日，竟为叔夏弹其“交结堂吏，臣所目睹”而罢。外舅云。

178　傅崧卿子骏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时王唐翁、张全真为参政，子骏既至堂中，诸公问以部使者郡太守治状，子骏曰：“浙东提点刑狱王翿殊不职。”次欲启知明州张汝舟，始悟适犯唐公讳矣，思所以避之，卒然曰：“明州张守尤无状。”顷刻之间，二执政姓名俱及之。钱德载云。

179　范择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当涂奉双亲之官，其父至上饶而殂，寓于道旁之萧寺中，进退彷徨。主僧怜之云：“寺后山半，适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劳，而老僧平日留心风水，此地朝揖绝胜，诚为吉壤。”择善从之，即其地而殡之。其后择善骤贵，登政府，乃谋归袝于其祖兆，请朝假以往改卜。时老僧尚在，力劝不从。才徙之后，择善以飞语得罪于秦会之，未还阙，言者希指攻之云：“同以迁葬为名，谒告于外，搔扰州县。”迁谪而死。赵宣明云。

180　季汉老与秦会之《贺进维垣启》云：“推赤心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勋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于光武，仰归美报上之诚；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贪天之戒？”汉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181　建炎末，范觉民当轴，下讨论之制，论崇、观以来，泛滥受赏迁擢，与夫入仕之人，官曹淆乱，宜从镌汰。自此侥幸之徒，屏迹不敢出。绍兴辛酉，御史乃言以谓方事之殷，从军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滥赏者，愿亟罢此文，以安反侧。诏从之，盖是时秦会之初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郑达夫为相，达夫与会之俱华阳王氏婿。会之以其兄楚材梓嘱于达夫，会傅墨卿使高丽，达夫俾楚材以傔从墨卿，补下班，袛应洎回，即以献颂，直赴殿试。《祐陵实录》亦略载之。又王显道晚以达夫婿冒宠，位中大夫秘阁修撰，且会之夫人同包也。金彦行安节为谏官，尝陈其事于会之疏中。二人摈迹累年。至是御史希会之之旨，以为

之地。繇此二人俱彼峻用，不及一岁，皆登从班。

182　建炎末，先人为枢密院编修官，被旨专一纂集《祖宗兵制》，书成进呈，高宗皇帝览之称善，谕宰臣范觉民宗尹云：“王某所进《兵制》甚佳。朕连夕观之，为目痛。可改官与陛擢差遣。赐其书名曰《枢庭备检》。”时秦会之为参知政事，素与先人议论不同。虽更秩，然自此去国矣。王鈇字承可，会之舅氏，王本观复之子。会之心欲用之，荐于上，谓有史才，名适与先人偏旁相似。上忽问云：“岂非修兵制者乎？”会之即应之云“是也”。诏再除枢属。徐献之琛，亦王氏甥，与会之为中表，而师川之族弟。会之知高宗眷念师川不替，一日奏事，启上云：“徐俯身后伶俜可怜，有弟琛，能承兄之业，愿陛下录用之。”上从其请。其后承可、献之皆为贰卿。会之并缘罔上，率皆类此。

183　绍兴己未，周敦义葵为侍御史，梁仲谟汝嘉为户部尚书。敦义欲论之，甫属稿而泄其事于仲谟。时秦会之秉钧，仲谟致恳款于会之，会之领略之。是夕，敦义牒阁门，明朝有封事求对。翌日，会之奏事，即拟除敦义为左史，天意未允。敦义方侍引，会之下殿，即喻阁门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义立螭直前诉之，高宗喻会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会之云：“周葵位长言路，碌碌无所建明。且进退百官，臣之职也。傥以臣黜陟不公，愿先去位。”上云：“不须如此。”是日，批出周葵与郡，遂出守霅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误之。未几，易守平江。会李仲永椿年为浙漕，应办北使。会之喻意仲永，使为之所。仲永之回，即入奏敦义在郡，锡燕虏使，饮食臭腐，致行人有词。讲和之初，不宜如此。敦义落职罢郡，谢表云：“虽宰夫是供，各司其职耳。然王事有阙，是谁之过欤？”自是投闲十五年。

184　绍兴庚申秋，虏人败约，复取河南故地。秦会之在相位，踪迹颇危。时冯济川楫为贰卿，一日相见，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未测渊衷如何，公其为我探之。”翌日，济川求对，启上云：“金冠长驱犯淮，势须兴师，如张某者，当且以戎机付之。”高宗正色曰：“宁至覆国，不用此人。”济川亟以告秦，秦且喜且感。济川云：“适观天意，楫必被逐。愿乞泸川，以为昼绣。”至晚，批出冯楫令与外任。遂以楫为待制，帅泸南，在任凡十二年。张文老云。

185　方公美庭实，兴化人。其父宣和中尝为广南提学以卒。公美后登科，至绍兴间，自省郎为广东提刑，以母忧去官，服阕，复除是职，公美辞以不忍往，秦会之不乐，降旨趣行。公美强勉之官，谢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遗爱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远。”读者哀之。已而竟没于岭外。苏少连云。

186　马子约纯绍兴中为江西漕时，梁企道扬祖为帅，每强盗敕下贷命，必配潮州，喻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如此者屡矣。子约云：“使其合死，则自正刑典。以其罪止于流，故赦其生，犹或自新。既断之后，即平人尔。倘如此，与杀无罪之人何以异乎？”二公由此不咸。后以它事交诉于朝，俱罢去。初，熙宁中，子约父处厚默知登州，建言乞减放沙门岛罪人。处厚时未有嗣，梦天锡一子，当寿八十，仕至谏议大夫，前人已记之矣。子约隆兴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寿八十一而终。太中，盖官制前谏议大夫也。

187　绍兴丁卯岁，明清从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维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读至此，启云：“窃有疑焉。”朱丈云：“敦儒与先丈皆秦会之所不喜。此文传播，达其闻听，无此等语，至掇祸。”明清云：“欧阳文忠

《与王深父书》云：‘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朱丈叹伏，除去之。

188　近有名家子知邵州时，辛永宗为湖南总管，驻扎郡下。永宗兄弟早侍上有眷，秦会之方自虏中来归，与富季申争宠，指诸辛为党，会之深嫉之。及会之登师垣，既窜其兄企宗、道宗，邵守迎合，按永宗冒请全俸，合计以赃，会之得所申，大喜，下本郡阅实焉。永宗实以尝立军功许给，有御札非伪，守先以计取得之，以送秦矣。秦既当路，无从辩白，竟准以盗论，流端州，尽籍其家以责欠。选郡僚之苛酷者使录橐，一簪不得与。偿既及数，犹谓所遣官云：“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劝酒，今乃不见，岂隐之邪？”残刻有如是者。吕稽中。

189　绍兴壬戌，罢三大帅兵柄。时韩王世忠为枢密使，语马帅解潜曰：“虽云讲和，虏性难测，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观其衅。公其为我草奏，以陈此事。”解用其指为札子，韩上之。已而付出，秦会之语韩云：“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邪？”韩觉秦词色稍异，仓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贬潜单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竟死岭外。张子韶云。

190　荣茂世嶷为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统司统制官王俊，以其旧主帅岳飞父子不世状诣茂世陈首，茂云：“我职掌漕计，它无所预。”却之。俊遂从总领汪叔詹陈其事，汪即日上闻。秦会之得之，藉以兴罗织之狱，杀岳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于茂世有霸府之旧，秦屡加害而不从。秦死，荣竟登从班。汪讦岳之后，狱方竟而殂。岂非命欤！荣次新云。

191　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醞藉，闻于荐绅。长于歌诗，脍炙人口。绍兴中，守黄州，有双鬟小颦者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先生

《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后归上饶时，郑顾道、吕居仁、晁恭道俱为寓客，日夕往来，杯酒流行，顾道教其小获亦为此技，宏父顾郑笑曰：“此真所谓效颦也。”后来士大夫家与夫尊俎之间，悉转而为郑、卫之音，不独二赋而已。明清兄弟儿时，先妣制道服，先人云：“须异于俗人者乃佳。旧见黄太史鲁直所服绝胜。”时在临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数十年来，则人人敩之，几遍国中矣。

192　秦会之为相，高宗忽问：“陈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闲却，当与一差遣。”会之乃缪以元承为对，云：“今从韩世忠，辟为宣司参议官。”元承、季任，适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岂肯从军耶？”因此遂召用。仲舅云。

193　姚宏字令声，越人也。父舜明廷晖，尝任户侍。令声少有才名，吕元直为相，荐为删定官，以忧去。秦会之当国，屡求官，不报。张如莹澄与令声为中表，令声托为扣之，秦云：“廷晖与某，靖康末俱位栢台。上书粘罕，乞存赵氏，拉其连衔，持牍去，经夕复见归，竟不佥名。此老纯直，非狡狯者，闻皆宏之谋也，繇是薄其为人。”如莹以告令声，令声曰：“不然。先人当日固书名矣，今世所传秦所上书，与当来者大不同，更易其语，以掠美名，用此诬人。以仆尝见之，所以见忌。”已而言达于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会令声更秩，调知衢州江山县，适当亢旱，有巡检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试之果然，而邑民讼其以妖术惑众，追赴大理，竟死狱中。初，令声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应者，能知人休咎，语令声云：“君不得以令终。候端午日伍子胥庙中见石榴花开，则奇祸至矣。”令声初任监杭州税任三载，足迹不敢登吴山。将赴江山也，自其诸暨所居趋越来访帅宪。既归，出城数里，值大风雨，亟憩路旁一小庙中，见庭下榴花盛开，妍甚可爱，询祝史，

云："此伍子胥庙。"其日乃五月五日。令声惨然登车，未几遂罹其酷。弟宽，字令威，问学详博，注《史记》行于世，三乘九流无所不通。绍兴辛巳岁，完颜亮举国寇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当必无它。"故诏书云"岁星临于吴分"者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验，令除郎，召对奏事之际，得疾仆于榻前。徐五丈敦立戏云："太史当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念之，亟用其弟宪于朝。宪无它材能，不逮二兄，后登政府，命也。

194　熊叔雅彦诗，伯通之孙，早有文名。绍兴初，入馆权郎。秦会之秉钧，指为赵元镇客，摈不用者十年。慈宁回銮，会之以功升维垣，叔雅以启贺之云："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会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后王日严曮为少蓬，权直禁林，会之加恩，取其联入制词中，翌日即除礼部侍郎。甲戌岁，策士于庭，有引此以对大问者，遂魁天下。薛仲藏云。

195　外舅方务德有《闻见手记》近事凡六条，今悉录之：钱遹为侍御史，有长子之丧，闻曾文肃失眷，亟上弹章，既施行，然后谒告，寻迁中执法。吴伯举天用当制，其词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几，击吴罢去。郑亨仲云："腊寇犯浦江境上，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对渠魁痛毁时政，以幸苟免。寇谓遹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为讪上之言，亟命其徒杀之。"亨仲居浦江，目睹其事。汪彦章诏旨中作遹传，亦甚诋之。

196　李孝广崇宁间为成都漕，以点检邛州士人费乂、韦直方私试，试卷词理谤讪；庞汝翼课册系元祐学术，讥诋元丰政事上闻。三人并窜广南，孝广迁官。后绍兴庚戌，孝广之子倞属疾于婺州，谓有妖孽，招路时中治之。时中始不肯言，倞托亲旧扣问其详，时中云："有一费乂者独不肯。但已且莫知其故。"寻以告倞，倞云："若尔某疾不复

起矣。”因自道向来费义等事实。倞以告其父。后义辈俱客死于路。

197　政和初，方允迪将就廷试，前期闻御注《老子》新颁赐宰执，欲得之以备对。会允迪与薛肇明有连，亟从问之，乃云无有也。一日，入薛书室，试启书箧，忽见之，尽能记忆。洎廷试，果发问。毛达可友得对策，大喜，即欲置魁选。而强隐季渊明为参详官，力争，谓其间赞圣德处有一二语病，必欲置十名之后，达可尤力辨。既而中夜思之，时中人络绎于诸公间，万一转而上闻，非徒无益，乃议置十二名，犹在甲科。是时陈彦方以术得幸，又令使预占今岁甲科几人，彦云七人，而中人辈欲神其说，密喻主司仅取此数。既而傅崧卿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执政子皆置甲科，卒取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允迪即外舅之仲父也。

198　绍兴初，经从严陵邢钤辖招饭，时老珰赵舜、辅在焉。坐间，邢、赵相语云：“颇记吾曹同在延福宫时事否？”赵唯唯。因叩其事，邢云：“一日，梁师成、谭稹坐于延福宫门下，二人实从。主管西城所李彦者过门，下马致礼于谭、梁甚恭。既去，谭谓梁：‘早来闻玉音否？可畏哉！’赵问梁何言，答云：‘适见李彦于榻前纳西城所羡余三百万缗，上顾彦云：李彦李彦，莫教做弄。一火大贼来，斫却你头后怎奈何！’”不数年，彦果以横敛被诛。

199　孟富文庾为户部侍郎，绍兴辛亥之岁，边遽少宁，庙堂与一二从官共议，以谓不若乘时间隙，分遣诸将削平诸路盗贼。其方张不易擒者，莫如闽之范汝为，乃以命韩世忠。而世忠在诸将虽号勇锐，然病其难制，或为州县之害，当选从官中有风力者一人置宣抚使，世忠副之以行。而在廷实难其选。众乃谓孟人物既厖厚，且尝为韩所荐，首迁本部尚书遣之。又以为韩官已高，亦非尚书所能令，乃欲以为同签书。上意已定。时洪成季拟为礼部尚书，吕丞相以孟除与成季参预之命同进。

上留拟状，值连数日假告，而已甚播。初，沈必先为侍御史时，尝击去成季，至是沈召还旧列，成季亦复为宗伯，以吕丞相初拜，未欲论也，至是闻将大用，亟奏成季罢去。上意以谓二相初拜，荐二执政，其一已先击去，其一万一又有议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参知政事。盖适记前日除富文，误当成季所拟官。二相亦恐纷纷，不复申前说也。然亦议定，俟闽中使还，即罢之。而会逢多事，在位独久，凡三年然后去国。

200　绍兴壬戌夏，显仁皇后自虏中南归，诏遣参知政事王庆曾次翁与后弟韦渊迓于境上。时虏主亦遣其近臣与内侍凡五辈护后行。既次燕山，虏人惮于暑行，后察其意，虞有他变，称疾请于虏，少须秋凉进发，虏许之。因称贷于虏之副使，得黄金三百星，且约至对境倍息以还。后既得金，营办佛事之余，尽以犒从者，悉皆欢然。途中无间言，由此力也。既将抵境上，虏必欲先得所负，然后以后归我。后遣人喻指于韦渊，渊辞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征索之。"遂询于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纤粟，悉受颐指于秦丞相，独此偶出不料。虏人趣金甚急，王虽所赍甚厚，然心惧秦，疑其私相结纳，归欲攘其位，必贻秦怒，坚执不肯偿，相持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与先报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张俊为枢密使，请备边。忧虑百出，人情汹汹，谓虏已背盟中变矣。秦适以疾在告，朝廷遂为备边计，中外大恐。时王�以江东转运副使为奉迎提举一行事务，从王知事急，力为王言之，不从。晚乃自裒其随行所有，仅及其数以与之，虏人喜。后即日南度，疑惧释然，而王不预也。王归白秦，以谓所以然者，以未始禀命，故不敢专。秦以王为畏己，果大喜。已而后泣诉于上："王某大臣，不顾国家利害如此。万一虏生它计，于数日间，则使我母子不相见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诛之。初，楼炤仲辉自枢府以母忧去位，终制，起帅浙东，储之欲命谢于虏廷。至是，秦为王营救回护，谓宜遣柄臣往谢之，于是辍仲

辉之行，以为报谢使，以避上怒。逮归，上怒稍霁，然终恶之。秦喻使辞位，遂以职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于四明。秦终怜之，馈问不绝。秦之擅国，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过忤其指，例以罪行。独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为开陈，赠恤加厚；诸子与婿，亲戚族人，添差浙东者又数人，以便其私。议者谓秦居政府二十年间，终始不贰者，独见王一人而已。

201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从学于毅父。文清以荫入仕，大观初以铨试合格，五百人为魁，用故事赐进士出身。绍兴中，明清以启贽见云："传经外氏，早侍仲尼之间居；提笔文场，曾宠平津之为首。"文清读之，喜曰："可谓着题矣！"后与明清诗云："吾宗择婿得羲之，令子传家又绝奇。甥舅从来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难为。"徐敦立览之笑云："此乃用前日之启为体修报耳。"

202　孙立者，寿春人。少为盗，败露，窜伏淝河中。觉有物隐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启视之，铜印一颗，云"寿州兵马钤辖之印"，印背云"太平兴国八年铸"。后三十年，以从军之劳，差充安丰军钤辖。安丰即昔日寿州也，遂用此。明清为判官日，亲见之。

203　杨原仲愿，秦会之腹心，为之鹰犬，凡与会之异论者，驱除殆尽，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与原仲为中表，原仲为之经营，举削改官得知蕲水县。往谢原仲款集，醉中戏语原仲云："昔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与渠书，其间颇及秦之短，尚记忆否？"公明初出无心也，原仲闻之，色如死灰，即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虑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暂舍，夜则多以人阴加防守。公明屡求归而不从，深以为苦，如此者几岁。原仲移帅建业，途中亦如是焉。既抵金陵，馆于玉麟堂后宇。诸司大合乐开燕，守卒辈往观优戏，稍怠。公明忽睹客船缆于隔岸，亟与其亲仆挈囊，唤而登之，遁去。会

散，原仲呼之，则已远矣。即遣人四散往访之，邈不可得。原仲忧挠成疾而毙。苏训直云。

204　魏道弼良臣与秦会之有乡曲共学之旧。秦既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启于秦曰："某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迁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内徙，以召和气。"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备员吏部侍郎。"秦复曰："且管了铨曹职事，不须胡思乱量。"翌日降旨，魏良臣与郡，出守池州，已而罢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205　建中靖国初，陆农师执政。时天下奏案，率不贷命。农师语时相云："罪疑惟轻。所以谳上，一门引领以望其生。今一切从死，所伤多矣。"时相然其言，自是有末减者。乾道初，忽降旨挥云："法令禁奸，理宜画一。比年以来，旁缘出入引例为弊，殊失刑政之中。应今后犯罪者，有司并据情款直引条法定断，更不奏裁。"是时，外舅方务德为刑部侍郎，入议云："切详今来旨挥，今后犯罪者，有司并据情款直引条法定断，更不奏裁。切恐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贵之类，州郡难以一切定断。今来除并不得将例册引用外，其有载在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并依建隆二年二月五日敕文参详到事理施行。"得旨从请。二者皆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明清顷焉不自度量，尝以闻见漫缉小帙，曰《挥麈录》，辄以镂板，正疑审是于师友之前久矣。窃伏自念平昔以来，父祖谈训，亲交话言，中心藏之，尚余不少。始者乏思，虑笔之简编，传信之际，或招怨尤。今复惟之，侵寻晚景，倘弃而不录，恐一旦溘先朝露，则俱懵渺茫，诚为可惜。若夫于其中间善有可劝，恶有可戒，出于无心可也，岂在于因噎而废食！朝谒之暇，濡毫纪之，总一百

七十条，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厘为六卷，名之曰《挥麈后录》。尚容思索，嗣列于左。绍熙甲寅上元日，汝阴王明清书于武林官舍半山楼。

挥麈第三录卷之一

1　佛宇挂钟之阁，多虚其中，盖欲声之透彻也。孝宗潜跃，在幼岁时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钟楼游戏，而僧徒先以蘧蒢覆空处，上误履其上，遂并坠焉。旁观之人失色无措，亟往视之，乃屹然立于席上，略无惊怖之状。此与夫国史所载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马俱堕于汴都城楼者，若合一契焉。陈揆彦缊云。

2　明清前年虱底百僚，夏日访尤丈延之，语明清云："中兴以来，省中文字亦可引证。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东狩四明，登舶涉崄，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数月之间，翠华驻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应之曰："自昔以来，大臣各有日录，以书是日君臣奏对之语。当时吕元直为左仆射，范觉民为参知政事，张全真为签书枢密院，皆从上浮于海。早晚密卫于舟中者，枢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吕、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乡里常州。若行下数家，取索日录参照，则瞭然不遗时刻矣。"延之云："甚善！便当理会。"继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吴陵，舟过茂苑，访一亲旧，观其所藏书，因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词掖，从行航海，所纪颇备。明清所缉《后录》取王颖彦、钱穆记录其间，于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见之耳。其目云《中书舍人李正民乘桴记》。
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车驾在金陵。初一日下诏，奉隆祐太后，六宫，外泊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签书枢密院事滕康、资政殿学士刘珏同知从卫。三省枢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细务及从官郎吏，皆分其半从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辞于内东门。闰八月一日，内出御笔，以固守建康，或左趋鄂、岳，右驻吴、越，集百官议于都堂。群臣

皆以鄂、岳道远，恐馈饷难继，又虑车驾一动，即江北群盗，必乘虚以窥吴、越，则二浙非我有。乃决吴、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吕颐浩为左仆射，杜充为右仆射。继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抚使留平建康府，沿江诸将并听节制。二十四日，从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车驾离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学士张守、签书枢密院周望为两浙宣抚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为江南、荆、湖宣抚使，驻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颐浩不可离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从官以下先发。初五日，车驾离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归朝官某人云：‘自寿阳来报，金人数道并入，已自采石济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报，朝廷大骇，集从官议，欲移跸江上，亲督诸将为迎敌之计。宰相、侍从同对于便坐，或谓且遣兵将，或谓宜募敢战士以行。宰相吕颐浩又自请行，议未决，退诣都堂。午间，得周望奏状，录到杜充书，虏骑至和州，已召王𤫉移师南渡，杜充亲督师，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从官乃请遣兵应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虑胡骑自江、黄间南渡，或从趋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为浙东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备衢、信。得江州报，胡人破黄州，由鄂州渡江，向兴国军、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来，云：‘隆祐一行已于十一月初八日起发往虔州矣。’二十二日，从官又请对，虑胡骑不测驰突，请以郭仲荀轻兵三千从车驾至平江府，倚周望、韩世忠兵以为援。仲荀方自杭来，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计。而令张俊兵以次进发。既对，上以张俊重兵不可留，遂决议皆行。退命直学士院汪藻草诏，晓谕军兵以迎敌之说。乃以二十三日先发兵三千，车驾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钱清堰宿顿，是夜得杜充奏：我师败绩；又康允之奏：人马已自建康府径路犯杭州界。遂仓猝回銮。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从官对于河次亭，上议趋四明。吕颐浩奏，欲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上以为不可，曰：‘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于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

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参知政事。是日早，驾诣都堂，抚谕将士，移御舟过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门，雨作。自是路中连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胜其苦。命两浙转运使陈国瑞沿路排顿，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给卫士云。十二月五日，车驾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继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亲从班直百余人，因宰执早朝，至行宫门外，邀宰相问以'欲乘海舟何往'，颐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军，尽捕诸班直囚之。十三日，诛其首者十有余人，并降隶诸军。以侍御史赵鼎为御史中丞。十四日，台谏请对，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报虏人已入杭州，刘俊引兵出战不胜，康允之走保赭山。诏六曹百司官吏并于明、越、温、台从便居住，于是左右司御营使司参议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门，有旨放散，惟宰执入对。既退，车驾遂登舟，至定海，宰执从行。十六日，从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苏望之以疾辞不至，诏给宽假。给事中汪藻乞陆行以从。十八日，闻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赵鼎复回明州以修赘。既至，乃前所遣报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车驾至昌国县。二十四日，遣权户部员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钱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邺奏云：'虏人已在西兴下寨。别令人马自诸暨趋嵊县，径入明州。'乃议移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赵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启行。自是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仅行数十里云。二十九日，岁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风，碇海中。二日，北风稍劲，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镇，驻舟。知台州晁公为与李承造皆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余姚把隘官陈彦报：'人马至县，迎击乃退。'又得韩世忠奏：'见在青龙镇就粮，欲俟敌人之归为击计。'初，命世忠驻兵镇江控扼；后闻胡人自采石济师，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军常州。吕颐浩请以御笔召之，上曰：'朕与世忠约坚守。'今闻乃来，于是遣中使赍诏。世忠闻采石失守，已离镇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优诏答之。四日，象山县

报：‘人马至明州。张俊为战守备。明州西城外民居尽爇之矣。’然其意亦欲来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缴到杜充书，已在真州与刘位聚兵，为邀击计。徐州赵立以师三千来援。建康守陈邦光及户部尚书李棁皆降于虏。’六日，张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敌杀伤相当。’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赍到二级。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应。又出手诏，趣杜充、赵立、刘位，激励使战，以为后图。皆亲书示宰执，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绯抹额贼众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贼。赤心队刘晏出战，败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弃城，保华亭县。又探建康人马皆焚粮草，收金，银稍稍渡江北去，自称李成人马云。’八日，张思正奏云：‘张俊出兵击退虏骑。思正与刘洪道、李质分兵追蹑。’九日，张俊已自台州陆趋行在，意恐金人小衄，济师而来，力不能拒尔。前此屡奏求海舟，朝廷报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为忧。又虑李邺已迎降虏人，以越为巢穴，其经营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贵授汝州团练副使，广州安置。以擅离越州，及妄支散钱帛，又夜过行在不乞朝见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报云：‘十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马至吉州，东岸知州杨渊弃城走。’朝廷深虑胡人追蹑。然本谋南昌之行，意谓虏人未必侵犯。虽离建康日，得密旨，令缓急取太后圣旨便宜以行。后至平江，议者乃云：‘自蕲、黄渡江，陆行二百余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为忧，遂命刘光世自淮南移军于江州，以为南昌屏蔽。既至，而军中月费十三万缗，知州事权邦彦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应副。至十一月中，权邦彦乃奏言，得东平府故吏卒报，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虽遽命起复，而邦彦已离郡去。及胡骑渡江，光世乃言初谓蕲、黄间贼寇，遣兵迎击，既知其为金人，遂回军。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骑以十四日到城下，于是知州王子献以下皆走，胡骑入犯抚州，执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权知州事，令根括境内金银，走洪州送纳。虏怒其少，云：‘抚州四

县不及洪州一县。’乃知信州陈机探报也。十三日，刘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陈彦在余姚，屡获首级’。及称‘李邺并无关报文字。然台州探报，越州并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虏人，与之饮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张俊自台州来，执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军张毣奏：‘有光泽县弓手，同胡人一骑至军，称有大军千余人继至。已行斩首。’于是福建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迈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余姚，朝廷欲遣张公裕以海舟数千载兵直抵钱塘江下，烧爇胡人所集舟舡。众以公裕素不知兵，又虑海舟反为胡人所得，皆以为不可。十六日，雨雷发声。十七日，刘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陆并进，直至城下。洪道与张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质已擅趋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令还四明，已无及矣。又闻南昌胡骑入潭州，而洪、抚、建昌之间，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迈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军事付训练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易回，延世拒而不纳。十八日，移舟离章安镇。始张俊既移军，朝廷议分遣其将领，率兵应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谓他时驻跸之后资以弹压。盖行在诸军，此皆精甲全装，稍整齐尔。又批令刘洪道等皆退避其锋。然议者皆虑明既失守，则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门。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问安隆祐宫。自后不复记录，闻行在已驻温州矣。”已上李所记云耳。明清又闻是岁越州郡守李邺既以城降，通判曾怘骂贼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独乳婢抱一婴儿获免。有宣教郎知余姚县李颖士者，募乡兵数千，列其旗帜，以捍拒之。贼既不知其地势，又不测兵之多寡，为之小却，彷徨不敢进者一昼夜，繇是大驾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诏特赠怘直秘阁，命其弟恕、子崈以官。颖士迁两官，擢通判州事。时又有宋辉者，为大漕，治事秀州之华亭县。闻龙艬已涉巨浸，即运米十万

石，以数大舶转海，访寻六飞所向。至章安镇，而与御舟遇。百司正阙续食，赖此遂济。多事之际，若二人辉与颖士者，亦可谓奇绩；而悫之忠节，皆恨世人未多知之。颖士，福州人，登进士第，绍兴中为刑部郎中。辉，敏求之孙，后为秘阁修撰，知临安府。悫，南丰先生之孙。嵤，即所逃婴儿也，尝知南安军。

3　邹志完既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继又遭温益、钟正甫之困辱，祸患忧畏，濒于死所。建中靖国之初召还，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伤弓之后，噤不出一语。吴兴刘希范时为太学生，以书责之，陈义甚高，云："珏少而学经，究观《春秋》责备贤者之义，私切疑之。以谓世之贤者，不易得也。求之百余年间，所得不过十数人。求之亿万人间，所得不过一二人。苟有未至，犹当掩蔽以全其名，奈何反责其备哉？及长，式观史氏，眇觌昔人，特立独行以自著见者甚众，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能终始一德，以全公忠之节者几希？称于当年，罕全令名；著于史氏，鲜有完传。岂特贤者之过哉，亦当时君子不能相与辅其不及之罪也。然则《春秋》责备之义，是乃垂戒万世，欲全贤者之善。此某所以不避僭易，辄献所疑于门下也。某自为儿童，即闻阁下场屋之名。及有知识，又诵阁下场屋之文。固以阁下为当今辞人，然未敢直以古人大节望阁下也。暨游太学，在诸生中，往往有言前数年有博士邹公，经甚明，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当世，以直去位，方且叹息，愿见风采而不可得。未几，阁下被遇泰陵，进列谏垣，极言时政，万里远谪。方是之时，某亦东下，所过郡县，每见亲朋故旧，下及田夫里妇，必问阁下貌孰似，年今几；逢天子之怒，谁与解之；家累之重，谁与恤之；莫不咨嗟称诵，或至泣下。前此以言得罪者众矣，阁下之名独隐然特出，不知何以致此？岂忠信之诚，感于人心者深而然耶！则天下所以待阁下，雅亦不为不重矣！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旧职，继拜司谏，乃直起居，乃典丈诰，岁未再周，职已五易，越录超等，罕

见其比。则天子所以望阁下，雅亦不为不大矣！爰自入朝以来，天下之士翘首跂踵，冀阁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谓若今之为起居舍人者，止司记录而已也；不谓若今之为中书舍人者，止事文笔而已也。逾年之间，不过言一张寅亮之不可罪尔，其佗不闻有所发明，言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识之士，私切疑之。始阁下之为博士，不顾爵位，力言经术取士之美，拂衣而归，非知有绍圣之报也；其为谏官，不避诛责，极陈中宫废立之失，远贬蛮徼，非知有今日之报也；诚以信其所学，行其所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从而不言，昔未信于君而言之，今信于君而不言，此人之所以疑也。为阁下解者曰：'阁下之不言，以职非台谏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两省属皆可论朝廷事，故范希文为秘阁校理，则言人主不宜北面为寿；为东南安抚，则言郭后不宜以小过废；为天章阁待制，则言时政所以得失；为开封尹，则言迁进所以公私。后世之议希文者，必称其爱君忠国，不闻罪其侵官也。今以职非台谏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处也。'为阁下解者又曰：'阁下之不言，以当今无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宗尝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谏者数十不止，褚遂良谓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横流，则无复事矣。当今庶政之行，虽曰尽善，亦岂无过举者乎？百官之间，虽曰多才，亦岂无奸佞者乎？从官相继而出，岂皆以不称职乎？言官相继而逐，岂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则阁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阁下有正言之命，人人相贺。其君子曰：'为我寄声正言公，柳宜城坚于守政，不以久位为心，自谓舌不可禁，故能全其名。白居易力争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不衰，故能全其节。公其勿倚勿跛，引明主于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为我善祝正言公。汲直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爰丝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朝廷。'今阁下未肯力言时事，岂亦哀怜小人不忍违其所请乎！岂亦有意君子所谓有待而言乎！伏愿阁下上思圣主进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数陈说

言，以辅圣政，使尧、舜、成、康之治复于一朝，阁下之功，岂浅浅哉！某性介且僻，动与世忤，又恶奔竞之风。往来京师几五岁矣，其于公卿权贵虽有父兄之旧，未尝一登其门。辄造门下，以献所疑，非敢求知也，盖以天子仁圣，切于治正，古人所谓难得之时，每欲自为一书以献，又耻与觊觎恩赏者同受疑于世。私念当今天子素所深信，莫如阁下者；公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阁下者。阁下不言，谁为吾君言之？故陈所疑，以裨万一。狂易之罪，诚无所逃。然区区之意，非独为阁下计也，为朝廷计也；非独为朝廷计，为天下计也。未识能赐垂听否？"志完繇是复进说论，曾文肃荐之祐陵，欲令再位言路，不契上指。文肃云："臣近日屡探赜，其议论极通疏，兼稍成时名，愿更优容。"上云："何可得它如此。"上又云："宰相、执政所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今作两制已多时。朕所欲主张人才，又却似难。"盖崇恩以宿憾，言先入矣。未几，文肃罢政，志完再窜昭州。此文肃手记云尔。希范名珏，后登第，浸登华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枢密院，竟以劲节闻于时，为中兴之名臣。子唐稽、孙三杰也。

4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制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忧勤，备尝艰难，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违天鉴，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二圣所以未有回銮之期，黠虏所以未有悔祸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时也。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

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臣本书生，白首选调，垂二十年。今将告归，不敢终默。位卑言高，罪当万死，惟陛下裁赦。”此娄陟明上高宗皇帝书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早负才名，游上庠有声。南渡后，始为上虞丞。大驾暂驻越上，陟明扣阍抗疏，以陈是说，首发大计之端。上读之，大以叹寤。富季申时为枢密，从而荐之，即令召对，改官除监察御史，告词云：“汝俊造策名，慷慨自任，上书论事，忧国甚深。”深有大用之意。未几，会秦师垣入相，嫉之，摭其前任微罪，废弃以终。先人与之有太学同舍之旧，封事之初，实纵臾之手。写副本，以见遗云。时绍兴元年十一月也。或云陟明被谴后还乡，值江涨，父子没于巨浸。未知果否？

5　蔡持正既孤居陈州，郑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从毅夫作赋。吴处厚与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来谒毅夫，间与持正游。明年，持正登科，浸显于朝矣。处厚辞王荆公荐，去从滕元发。薛师正辟于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进。元丰初，师正荐于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处厚乞怜颇甚，贺启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释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内岩石之瞻。帝渥俯临，舆情共庆。共惟集贤相公，道包康济，业茂赞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群邪以持百度。始进陪于国论，俄列俾于政经。论道于黄阁之中，致身于青霄之上。窃以闽、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泽干秦而聘辩，汲汲霸图；义辅汉以明经，区区暮齿。孰若遇休明之运，当强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贵；代天理物，遂跻鼎石之崇。处厚早辱埏陶，窃深欣跃。豨苓马勃，敢希乎良医之求；木屑竹头，愿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终无汲引之意。是时，王、蔡并相。禹玉荐处厚作大理寺丞。会尚书左丞王和甫与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丰初改官制，天子励精政事，初严六察，亶弹击大吏，无复畏避，最后纠和甫尚书省不用例事，以侵和甫；和甫复言亶以中丞兼直学士院，在官制既行之后，祇合一处请给，今亶仍旧用学士

院厨钱蜡烛为赃罪。亶奏事殿中，神宗面喻亶，亶力请付有司推治，诏送大理寺。亶恃主媰盛隆，自以无疵，欲因推治益明白。且上初无怒亶意，姑从其请而已。处厚在大理，适当推治亶击和甫，而和甫与禹玉合谋倾亶。亶事得明，必参大政；亶若罪去，则禹玉必引和甫并位，将代持正矣。处厚观望，佑禹玉，锻炼傅致，固称亶作自盗赃。是时，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余人咸言亶乃夹误，非赃罪明白。禹玉、和甫从中助，下亶于狱，坐除名之罪。当处厚执议也，持正密遣达意救亶，处厚不从。故亶虽得罪，而御史张汝贤、杨畏先后论和甫讽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宁府，致大臣交恶。而持正大怒处厚小官，规动朝听，离间大臣。欲黜之，未果。会皇嗣屡夭，处厚论程婴、公孙杵臼存赵孤事，乞访其坟墓。神宗喜，禹玉请擢处厚馆职。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惮持正辄止。终神宗之世，不用。哲宗即位，禹玉为山陵使，辟处厚掌笺表。禹玉薨，持正代为山陵使，首罢处厚。山陵毕事，处厚言尝到局，乞用众例迁官，不许，出知通利军。后以贾种民知汉阳军，种民言母老不习南方水土，诏与处厚两易其任。处厚诣政事堂言："通利军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汉阳则夺之一等作郡。请仍旧。"持正笑曰："君能作真知州，安用假紫邪！"处厚积怒而去。其后，持正罢相守陈，又移安州。有静江指挥卒当出戍汉阳，持正以无兵，留不遣，处厚移文督之。持正寓书荆南帅唐义问固留之，义问令无出戍。处厚大怒曰："汝昔居庙堂，固能害我，今贬斥同作郡耳，尚敢尔耶！"会汉阳僚吏至安州者，持正问处厚近耗，吏诵处厚《秋兴亭》近诗云："云共去时天杳杳，雁连来处水茫茫。"持正笑曰："犹乱道如此！"吏归以告处厚，处厚曰："我文章蔡确乃敢讥笑耶！"未几，安州举子吴扩自汉江贩米至汉阳，而郡遣县令陈当至汉口和籴，吴袖刺谒当，规欲免籴，且言近离乡里时，蔡丞相作《车盖亭》十诗，舟中有本，续以写呈，既归舟，以诗送之。当方盘量，不暇读，姑置怀袖。处厚晚置酒秋兴亭，遣介亟召当，当自汉口驰往，既解带，处厚问怀中何书，当曰："适一安

州举人遗蔡丞相近诗也。”处厚亟请取读，篇篇称善而已，盖已贮于心矣。明日，于公宇冬青堂笺注上之。后两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户，至侍下，处厚迎谓曰：“我二十年深仇，今报之矣！”柔嘉问知其详，泣曰：“此非人所为。大人平生学业如此，今何为此？将何以立于世？柔嘉为大人子，亦无容迹于天地之间矣。”处厚悔悟，遣数健步，剩给缗钱追之。驰至进邸，云邸吏方往阁门投文书，适校俄顷时尔。先子久居安陆，皆亲见之。又伯父太中公与持正有连，闻处厚事之详。世谓处厚首兴告讦之风，为搢绅复雠祸首，几数十年，因备叙之。先人手记。

6　秦会之暮年作示孙文云：“曾南丰辟陈无己邢和叔为《英宗皇帝实录》检讨官。初呈稿，无己便蒙许可，至邢乃遭横笔，又微声数称乱道。邢尚气，跽以请曰：‘愿善诱。’南丰笑曰：‘措辞自有律令。一不当，即是乱道。请公读，试为公檃括。’邢疾读，至有百余字，南丰曰：‘少止。’涉笔书数句。邢复读，南丰应口以书，略不经意。既毕，授归就编。归阅数十过，终不能有所增损，始大服。自尔识关楗，以文章轩轾诸公间。”以上秦语。其首略云：文之始出，秦方气焰熏天，士大夫争先快睹而传之，今犹有印行者存焉。是时，明清考国史及前辈所记，即尝与苏仁仲训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丰元丰五年受诏修《五朝史》，为中丞徐禧所沮寝命，继丁忧而终，盖未尝濡毫，初亦不曾修《英宗实录》也。陈无己元祐三年始以东坡先生、傅钦之、李邦直、孙同老荐于朝，自布衣起为徐州教授，距南丰之没后十年始仕，亦未始预编摩也。邢和叔元丰间虽为崇文馆校书郎，不兼史局。《英宗实录》，熙宁元年曾宣靖提举，王荆公时已入翰林，请自为之，兼《实录》修撰，不置官属，成书三十卷，出于一手。东坡先生尝语刘壮舆义仲云：“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不知秦何所据而云。义仲，道原子也。

挥麈第三录卷之二

7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鸣荐绅间，与苏、黄游，两集中有与其唱和。而李伯时以善丹青，妙绝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来鼎彝之类，为《考古图》。又有李元中，字画之工追踪钟、王。时号“龙眠三李”。同年登进士第，出处相若。纳以先贵毋相忘，其后位俱不显。

8　先大父大观初从郎曹得守九江，自乡里汝阴之官。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为德化县主簿，迎侍其父以来。先祖爱其清修好学，甚前席之，教以习宏词科，日与出题，以其所作来呈，不复责以吏事。会王彦昭涣之出帅长沙，令作乐语，以燕犒之。时有王积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为佥书节度判官，且俾预席。其稿不存，但记忆三联云：“少年射策，有贾太傅之文章；落笔惊人，继沈中丞之翰墨。从来汝、颍之间，固多奇士；此去潇湘之地，遂逢故人。况有锦帐之郎官，来为东道；且邀红莲之幕客，共醉西园。”先祖读之大喜，以谓句句着题，荐之于时相何清源，即除书局。已而中词科，自此声名籍甚。惠直字子温，其子乃贶也，绍兴间鼎贵亦不复相闻。今又未知其子孙犹知之否？

9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10　宣和中，苏叔党游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见快行家者同一小轿至，传旨宣召，亟令登车。叔党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则以物障其前，惟不设顶，上以小凉伞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飞，约行十余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黄背子，顶青玉冠，宫女环侍，莫知其数。弗敢仰窥，始知为崇高莫大之居。时当六月，积冰如山，喷香若烟雾，寒不可忍，俯仰之间，不可名状。起居毕，上喻云："闻卿是苏轼之子，善画窠石。适有素壁，欲烦一扫，非有它也。"叔党再拜承命，然后落笔，须臾而成。上起身纵观，赏叹再三，命宫人捧赐酹酒一钟，锡赉极渥。拜谢而下，复循廊间，登小舆而出，亦不知经从所历何地，但归来如梦复如痴也。胡元功云。

11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驻跸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转运使来摄府事应办，忽宣至行宫，上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命乔贵妃者出焉。上回顾语乔曰："汝在京师，每问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识耳。"盖外祖少年日喜作长短句，多流入中禁，故尔。取七宝杯，令乔手擎满酌，并以杯赐之，外祖拜贶而出。明清少依外氏，宝杯犹及见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12　钱逊叔伯言，穆父之子，临政有风采。知宿州日，有虹县士民陈词举留邑宰。宰贪酷之声，逊叔先已闻之。至是众趋廷下，逊叔令吏卒举梃击出。左右言"似不须如此"，逊叔笑云："彼中打将来，此间打回去！"苏仁仲云。

13　曾文肃熙宁初为海州怀仁令。有监酒使臣张者，小女甫六七岁，甚为惠黠；文肃之室魏夫人怜之，教以诵诗书，颇通解。其后南北睽隔。绍圣初，文肃柄事枢时，张氏女已入禁中，虽无名位，以善笔

札，掌命令之出入。忽与夫人相闻。夫人以夫贵，疏封瀛国，称寿禁庭，始相见叙旧。自后岁时遣问。夫人没，张作诗以哭云：“香散帘帏寂，尘生翰墨闲。空传三壶誉，无复内朝班。”从此绝迹矣。后四十年，靖康之变，张从昭慈圣献南渡，至钱唐。朱忠靖《笔录》所记昭慈遣其传导反正之议，张夫人者，即其人也。年八十余终。先娘子云。

14　刘季高岑未达时，詹安世度帅中山，以贫甚，携王履道书往谒之，既至彼馆，问劳甚至，酒食游戏，征逐无虚日，而略无一语及他。时河北盗贼已充斥，留连逾月，季高兴怀归之念，因漫扣之。詹云：“足下之来何干，度岂不能晓？其敢苦相挽留耶。”少刻，便令差将兵二百，防护行李，以济大河，乃回。三日之间，馈饷稠叠，所得凡万缗云。姚令则云。

15　靖康丙午，真戎乱华。次岁之春，京城不守，恣其号舞，妄有易置。时秦会之为御史中丞，陈议状云：“桧切缘自父祖以来，七世事宋，身为禁从，职当台谏，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大金重拥甲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威制官吏军民等，必欲灭宋易姓。桧忘身尽死，以辩非理，非特忠其主也。欲明圣朝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余年，功德基业，比隆汉、唐，实异两晋。顷缘奸臣叛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嗣君皇帝致躬出郊垧，求和于军前。两元帅并议，已布闻于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积，追取銮舆服御之所用，割两河之地，共为臣子。今乃变异前议，自败斯盟，致二主衔怨，庙社将倾，为臣之义，安得忍死而不论哉！自宋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数万里，覆载之内，疆埸为大，子孙蕃衍，充牣四海。德泽在民，百姓安业，前古未有。兴亡之命，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而诀废立哉！新室篡夺，东汉中兴于白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王蜀；唐为朱温窃取，李克用父子犹推其世序

而继之。盖继志之德泽，在人者浅深。根基坚固，虽陵迟之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窥其位。古所谓‘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之谓也。西晋武帝，因宣、景之权，以窥魏之神器，德泽在人者浅，加以惠帝昏乱，五王争柄，自相残戮，故刘渊、石勒以据中原，犹赖王导、温峤辈辅翼元皇，江左之任，逾于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结外邦，以篡其主。晋于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无德泽，下及黎庶，特以中国藩篱之地，以赡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灭晋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汉、唐，实异两晋。切观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策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于大金也，假灭大宋以报其怨尔。曾不知灭大辽者，大金、大宋共为之也。大宋既灭，大金得不防闲其人乎？顷者上皇误听奸臣李良嗣父兄之怨，灭契丹盟好之国，乃有今日之难。然则因人之怨以灭人之国者，其祸不可胜言。缪为计者必又曰：‘灭宋之国，在绝两河怀旧之恩，除邻国复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无敌天下。中国之民，可指挥而定。’若大金果能灭宋，两河怀旧之恩，亦不能忘；果不能灭宋，徒使宋人之宗属贤德之士，唱义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则两河之民虽异日抚定之后，亦将去大金而归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国，方域志异也。晋为契丹所灭，周世宗复定三关，是为晋祚报恨。然则今日之灭赵氏，岂必赵氏然后复仇哉！虽中原英雄，亦将复报中国之恨矣！桧今竭肝胆，捐躯命，为元帅言废立之义，以明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不恤群议，深思国计，以辩之于朝。若或有谗佞之言，以矜己功能，伤敌国之义，适贻患于异日矣。又况祸莫大于灭人之国。昔秦灭六国，而六国灭之；苻坚灭燕，而燕灭之。顷童贯、蔡攸贪土地以奉主欲，营私而忘国计，屯兵境上，欲灭大辽，以取燕、云之地。方是时也，契丹之使，交驰接境，祈请于前。为贯、攸之计，宜伪许而从其请，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贻患于主，而宗庙危。今虽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帅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雠间之论，矜一己之功，

其于国计，亦云失矣。贯、攸之为，可不鉴哉！自古兵之强者，固有不足恃。刘聪、石勒，威足以制愍、怀，而衄于李矩数千之众。苻坚以百万之师，衄于淝水之孤旅。是兵强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岁问罪中国，入境征伐，已逾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弛练，将佐不得其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异日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之于中国，能必其胜负哉？且世之兴亡，必以有德代无德，以有道而易无道，然后皇天佑之，四海归之。若张邦昌者，在上皇时专事燕游，不务规谏，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诛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为大金之屏翰矣。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者，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复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实大金万世之利。不胜皇恐恳告之至。”第二状云：“桧已具状申大元帅府。外有不尽之意，不敢自隐，今更忍死沥血，上干台听。伏念前主皇帝违犯盟约，既已屈服，而今日存亡继绝，惟在元帅；不然，则有监国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来，镇抚居民，上下帖然，或许就立，以从民望。若不容桧等伸臣子之情，则望赐矜念，赵氏祖宗并无失德，内外亲贤皆可择立；若必择异姓，天下之人必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致云扰，生灵涂炭，卒未得苏。桧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来，德泽在人，于今九世，天下之人，虽匹夫匹妇，未忍忘之，又况桧等世食君禄！方今主辱臣忧之时，上为宗社，下为生灵，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赐矜察，无任哀恳痛切皇恐陨越之至。”此书得之于丹阳苏著廷藻，云：“顷为秦之孙埙客，因传其本。”词意忠厚，文亦甚奇。使会之诚有此，而无绍兴再相，擅国罔上，专杀尚威，则谓非贤可乎？昔人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后，

王莽谦恭未篡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16　靖康末，虏骑渡河，直抵京城，危蹙之甚。钦宗命王幼安襄为西道总管，招集勤王之师，以为救援。幼安辟先人为勾当公事，先人为草檄文，晁四丈以道读之，激赏不已，云：“此《出师表》也。”今录于后：“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势有污隆；忠义者，臣子之大方，道无今古。矧黄屋有阽危之虑，而赤县无援助之师。念圣神施德于九朝，方黎庶痛心于四海。敢缘尺牍，尽露肺肝。在昔高帝被围于平城，文皇求盟于渭水，将相失色，智勇吞声。盖自竹帛已来，有斯妖孽之类，致鬼区兽夷之肆暴，岂人谋神理之能容？蠢彼小羌，尤为遗烬。声教仅通于上国，名号不齿于四夷。缘威怀之并施，乃信义之俱弃。圣上天临万宇，子育群生，宵忧兼夷夏之心，夕惕绍祖宗之业。宣恩屈己，犹负固以跳梁；继好息民，更执迷而猖蹶。始鸱张于沙漠，再豕突于帝畿。既边圉之弛防，又庙堂之失策。窫窳旁吞于黑水，搀抢直拂于紫躔。睥睨望万雉之墉，蹂践连千里之境。鲸鲵我郡邑，鱼鳖我人民。氛祲烟尘，共起焰天之势；衣冠士庶，咸罹涂地之冤。赤子何辜，苍天不吊。寇攘驱掠，不可数知；焚荡伤夷，动以万计。然而天惟助顺，神必害盈。终无摩垒之兵，仅保傅城之众。能接岁而再至，既经时而何施。今则脊尾俱摇，腹背受敌。旧地皆失，内溃有强邻之侵；众心自离，外隳无诸国之助。咸闻气夺，尚敢尸居。匪惟难犯于金汤，固已自迷于巢穴。鼠无牙而穿屋，情状可知；羊羸角以触藩，进退不果。尚假息游魂于城下，已叩阍请命于军中。而况六师用壮以方张，诸将不谋而问会。熊罴之旅，则带甲百万；騄骥之足，则有駷三千。人知逆顺，而四面声驰；士识恩雠，而万方响动。务施远略，必解长围。速劳貔虎之师，尽扫犬羊之众。啸聚之党，将就戮除；噍类之徒，寻当殄灭。涓时并进，旨日克平。义动显幽，包胥泣秦庭之血；诚开金石，霁云射浮图之砖。盍思古人，谓誓死起救于将颠；勿令后日，讥拥兵坐观而不赴。某恭被睿算，

外总戎昭。筹笔非良，敢效流马之运；轮蹄并进，尽提水犀之军。戈矛相望于道涂，舳舻御尾于淮海。已浮楚泽，前压师滨。誓资卫社之同盟，共济勤王之盛举。望龙虎之气行，瞻咫尺之天听。鸟乌之声益劳，方寸之地□□（原文此处为□）。同扶王室，各奉天威。誓为唇齿之依，期壮辅车之势！共惟某官，诚深体国，义切爱君。忠孝贯于神明，威名慑于夷虏。决策定难，素高平日之谋；拯溺救焚，岂有淹时之久。雪宗祧之大愤，拯黎庶之横流。势方万全，士在一举。九金鼎就，难逃魑魅之形；万里尘清，永肃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后，在我鼓行而清。霣涕而言，至诚斯尽。”

17 “窃惟国家道德仁义，蓄养天下，自一命以上，随其器宇，各沾恩泽。祖宗以来，平时奖待群臣之恩至厚者，盖虑一旦缓急之间，贵其尽节死职，以忠报朝廷。伏见顷者虏兵所加，靡然风偃，知名之士几无而仅有。于乱离中阴访得三人焉，若不论之朝廷，实虑忠臣义士，衔冤负愤，无以自明。太原总管王禀，当虏人作难之时，在围城中奋忠仗义，不顾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两日，辄领轻骑出城，马上运大刀，径造虏营中，左右转战，得虏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宣抚使张孝纯视城之危，一日会监司食，谋欲降虏。禀知之，率所将刀手五百人谒孝纯，列刀于前，起论曰：‘汝等欲官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立功，则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赏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御敌，则赏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又欲赏，宜宣力尽心，以忠卫国。借如汝等辈流中有言降者，当如何？’群卒举刀曰：‘愿以此戮之！’又曰：‘如禀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抚与众监司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纯自后绝口不复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权尽在禀矣。又于守城，过有堤备。虏人巧设机械，屡出奇计见攻；禀候其来，必以意麾解之。后围益急，民益困，仓库军储且尽，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致煮弓弩筋胶塞饥。势力既竭，外援

不至。城既陷，父子背负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晋宁知军徐徽言，虏骑攻城，极力保护，绵历时月，婴城之人，疲于守御。虏骑既登城，军士散走，徽言奋臂疾呼，独用弓矢斧钺尽杀先登者。众见知军如此，气乃复振，虏亦稍却。后为监门官宣赞舍人石赟开门，纵敌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儿女于空室中，积薪自焚。且仗剑坐厅事前，虏人至者，皆手刃之。须臾积尸多，虏众群至，遂为所擒。酋长赏其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使之跪，徽言不跪；与酒令饮，既授酒，以杯掷虏面，曰：'我尚饮虏贼酒乎？'谩骂不已。虏怒，持刃刺，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死，骂声不绝。又有真定帅臣李邈，城破被虏，复令作帅，邈曰：'坐邈不才，使一城生灵陷于涂炭，纵邈无耻，复受官爵，有何面见朝廷及一城父老乎！'卒不肯受。寻之燕山，虏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略不少屈，又不肯去顶发；虏人责之，邈髡而为僧，谓曰：'更以二分润官。'虏大怒，牵赴市，令斩。将刑，神色不变，言笑如平时，告刑者曰：'愿容我辞南朝皇帝以死。'拜讫，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为之流涕。此三者，盖人杰也。惜不逢时，使不得成功于世。然当是之时，怙乱要生，靡所不有，而禀辈风节如此，质之古人，诚未多得。虑朝廷未能究之，使忠义之士与庸人共就湮没，实可悯悼。伏望矜恤，将禀等忠烈，宠之爵命，葬之衮服，建祠以图其像，载事实以刊之碑。仍乞访寻子孙，重加旌异。且令札付史官，以奖忠孝，少厉偷俗之弊。"右此纸顷岁得之故人荣芑次新几间，虽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忠愤激切，故用录之。因而夷考三人行事：禀，开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锡赉甚腆，擢其子为枢密院属官。曾丞相怀，即其婿也。徽言，衢州人，赠晋州观察使，谥忠壮，程致道为作志铭。邈，临江军人，名儒中之子，曾南丰之甥，进士及第，累为监司；与蔡元长不叶，换右阶，以青州观察使死节，赠少保，谥忠壮，有道处士迥之兄也。

18　建炎己酉，苗傅、刘正彦反，吕、张二公檄诸州之兵以勤王。

檄至霅川，郡守梁端会寓客谋之。外祖曾公卷在坐。众未及言，公奋然曰：“逆顺明甚，出师无可疑者！”间数日，二凶取兵，公请械系使人，毋令还。当是时，微公几殆。高宗反正，中司张全真守白发其忠，诏进职二等赴阙。全真《奏议集》中载其荐牍，亦已刊行，故不复录。

19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书《千文》，略云：“崇宁初，在零陵见黄九丈鲁直云：‘元祐中，东坡先生、钱四丈穆父饭京师宝梵僧舍，因作草书数纸，东坡赏之不已。穆父无一言，问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见藏真真迹尔”。庭坚心切不平。绍圣，贬黔中，始得藏真自叙于石扬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回视前日所作可笑，然后知穆父之言不诬也。’”

20　钱义妻德国夫人，李氏和文之孙女，早岁人物姝丽。建炎初，侍其姑秦鲁大主避虏入淮，次真州而为巨寇张遇冲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境上，复为贼之溃党十余人所略，同时被虏侪类六七辈，姿色皆胜。驱之入村落阒无人迹之境，悉置一古庙中。每至未晓，则群盗皆出，扃鐍甚固。至深夜乃归，必携金缯酒肉而来，盖椎埋得之。逾旬，无计可脱。一日午间，忽闻庙外有嗽咳之音，诸妇出隙中窥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即呼来，隔扉与之语。男子云：“我荷担于此，所谓货囊者。”妇各以实告，且祈哀以求生路，许以厚图报谢。其人复云：“此距巡检司才十余里，吾当亟往告之，以营救若等。今夕必济，幸无怖也，何用报乎。”至夜，盗归，醉饱而寝。忽闻锣声甚振，乃巡检者领兵至矣；尽获贼徒，无一人脱者。询妇辈，各言门阀，皆名族贵家，于是遣人以礼津送其归。夫人后享富贵者数十年。顷岁，其子隽道端英奉版舆过天台，夫人已老，亲为明清言之。

21　向伯恭为淮南漕，张邦昌僭窃于京师，遣向之甥刘逵赍伪诏来，伯恭不启封焚之，械系逵于狱，遣官奉表劝进高宗于河北，其后以

此柬上之知，至位法从，挂冠而去，宠遇极渥，世所共知，而胡仁仲宏作其行状，亦尝及焉。时又有徐端益，字彦思，婺州人也。为宿州虹县武尉，邦昌赦书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读如常仪，端益不屈膝而走。事定，伯恭为言于朝，诏换文资，后终于朝请大夫，子亦登科。彦思博学多闻，与先人游从，所厚者也。先人尝以诗著其节谊。淳熙戊申冬，明清调官于临安，解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识之。以其父前绩，祈造化于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于立谈间，乃指明清为引证旧闻，益公将上，得旨令与属官差遣。

22　赵叔近者，宗室子。登进士第，有材略。建炎初，为两浙提刑，统兵平钱塘之乱，擢直龙图阁。时大驾驻维扬，以选抡守秀州，治绩甚著。或有言其贪污者，免所居官，拘系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官未久，颇肆残酷，军民怨愤。有茶酒小卒徐明者，帅其众囚芾，迎叔近复领州事。叔近知事不可遏，登厅呼卒徒，安慰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恤致汝辈，所以为此。我当为汝等守印，请于朝，别差慈祥恺悌之人来拊此一方。"群卒俯伏，不敢猖獗。奏牍未及彻阍，而朝廷已闻，诏遣大军往讨之矣。先是，王渊在京为小官，时狎露台娼周者稔甚，乱后为叔近所得，携归家。渊每对人切齿。是时，适渊为御营司都统制，张、韩俱为渊部曲。渊命张提师以往。张素以父事渊，拜辞于廷，渊云："赵叔近在彼。"张默解其指。将次秀境，叔近乘凉舆，以太守之仪郊迎于郡北沈氏园，张即叱令供析。方下笔，而群刀悉前，断其右臂。叔近号呼曰："我宗室也！"众云："汝既从逆，何云宗室！"已折首于地。秀卒见叔近被杀，始忿怒返戈，婴城以距敌。纵火欧略，一郡之内，喋血荼毒。翌日破关，诛其首恶。虽曰平定，然其扰尤甚。凯旋行阙，第功行赏焉。张于乱兵中获周娼以献于渊。渊劳之曰："处置甚当。但此妇人，吾岂宜纳。君当自取之。"张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时韩在旁，渊顾曰："汝留之，无嫌也。"韩再拜而受之。既归，

韩甚以宠嬖，为韩生子。韩既贵盛，周遂享国封之荣。朝廷后知叔近之死于不幸，诏特赠集英殿修撰。制词云：“士有以权济事，当时赖之。未几奸人图之，于今公议归之。此朕所深悼者也，可无愍典，以光泉壤哉！尔属籍之英，吏能优裕。昨者嘉禾适所临典，旁近部狂寇三发，悉赖尔以定，一方帖然。而适与祸会，可谓真不幸矣。御史以冤状闻，朕用蠹伤，追荣论撰，式表忠勤。尚或有知，歆此休命。”官其二子。邹浩然云。

挥麈第三录卷之三

23　刘廷者，开封人，向氏甥，颇知书。少年不检，无家可归，从张怀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怀素语廷云："吾尝遣范信中往说诸迁客于湖、广间，久之不至。闻从京口入都矣，岂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师侦探之。"廷假装西上，道中小缓而进，比次国门，则见怀素与其党数人皆锁颈累累而过，防护甚严。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数日，变易名姓，买舟南下，有二白衣隶辈与之共载。既相款洽，忽自云："我开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识一刘廷秀才否？近以通谋为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为我物色焉。"廷略不露其踪迹，次临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间。建炎初，思陵中兴应天，乃更名诲，上书自奋应募，愿使虏廷，召对称旨，自韦布授京秩，直秘阁，借侍从以行。将命有指，擢直显谟阁，守楚州。制词云："昨将使指之光华，备历征途之崄岨。命分忧于凋郡，并进直于清班。"己酉岁，金寇渡淮，诲走奔钱塘，时大驾已幸四明，杭守康志升允之委城而遁，军民乃共推诲领郡。适虏寨于郊外，诲登钱塘门楼，遣人下与计事。有唱言诲欲以城献贼者，为众所杀。时有黄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絛效丁晋公赂海商遣表之计，使大本持书于吴元中云："自谓不出蔡氏，可乎心应知之。"盖谓其父畴昔有保护东宫之功。果为开封府所获，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长竟得弗诛。大本己酉岁亦以上书补京官，假朝奉大夫直秘阁奉使北方，既归，为池州贵池县丞。坐赃，赵元振秉钧，恨其前日与蔡氏为地，使元长得逃于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张，徽州人，学文颇工。早岁漂泊，游京、洛间。晁以道为学官于朝，一见喜之，归以从女。弁以启谢之云："事大夫之贤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虚中之术，较量休咎，游公卿间。六飞在维扬，有荐之者，授修武郎阁门宣赞

舍人，副王正道伦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归，赍表于上云：“节上之旄尽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飞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上览之感怆，厚恤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岁，绍兴壬戌，始与洪光弼、张才彦俱南归，易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以终，旅殡于临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为作行状，而尤先生延之作志铭，迁葬于西湖之上。有《聘游集》三十卷；《曲洧纪闻》一书，事多出于晁氏之言，世颇传之；及与洪、张为《輶轩唱和集》。去岁，朝廷录其孙为文学云。

24　明清顷有沈必先《日记》，言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人自东京逃归，闻张九成见为刘豫用事，可怪！”必先奏云：“张九成在其乡里临安府盐官县寄居，去行阙无百里而远。两日前方有文字来。乞将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绯章服。幸陛下裁之。”上云：“如此，则所传妄矣。可笑。不若便与一差遣召来。”盖子韶廷试策流播伪齐，人悉讽诵，故传疑焉。翌日，降旨除秘书郎。

25　吕元直秉钧既久，又侍上泛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福。赵元镇为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镇为翰林学士。元镇引司马温公故事，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且辞且攻之。章至十数上，元直竟从策免，以优礼而去。元镇径除签书枢密院事，时建炎四年四月也。

26　许志仁，龙舒之秀士，能诗善谑，早为李伯纪之门宾。伯纪捐馆，诸子延缁徒为佛事，群僧请忏悔之词于许，乃取汪彦章昔所行谪词中数语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灭，欺世盗名罪消灭”，如此者不一。诸子愤怒，询其所繇，知出于志仁，诟责而逐之。李元度云。

27　绍兴初，梁仲谟汝嘉尹临安。五鼓，往待漏院，从官皆在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

便于此。”仲谟请之，其说云：“用木为荷叶，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后，可以仰首而寝。”仲谟云：“当试为诸公制之。”又明日入朝，则凡在坐客各一张易其旧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备焉，莫不叹伏而谢之。今达宦者皆用之，盖始于此。

28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尝辩宣仁圣烈诬谤，以进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详。今备录之：“切伏惟念宣仁圣烈皇后遭无根之谤四十余年，陛下践祚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功，诛奸臣贪天之慝，赫然威断，风动天下，薄海内外，鼓舞欢呼。小臣么微，尝冒万死，于建炎元年八月内备录先臣遗记，扣阍以陈。盖自绍圣以来，大臣报复元祐私怨，造为滔天之谤，上及宣仁。先臣某方位枢筦，论议为多。臣于家庭之间，固已与闻其略，而先臣亲书记录，尤为详尽。其后蔡渭缴文及甫等伪造之书，附会废立之谤。当时用事之臣，至以谓神考非宣仁所生，以实倾摇废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赖哲宗皇帝天姿仁孝，洞照谬妄，而又先臣每事极论，痛伐贼谋，故于宣仁终不能遂其奸计。是时，蔡京撰造仁宗欲以庶人之礼改葬章献，意在施之宣仁。先臣所陈，乃以谓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无此心，乞宣谕三省，于诏命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时哲宗圣谕云：‘宣仁乃妇人之尧舜。’又蔡京以谓：‘不诛楚邸，则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陈，乃以谓：‘就令楚邸有谋，亦当涵容阔略，岂唯伤先帝笃爱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累圣德。’时哲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语。虽追贬王珪，力不能回，而于珪责词中，犹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哲宗至再三称善。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践祚，钦圣献肃垂帘之初，先臣又尝陈三省言元祐废立之事，钦圣云：‘冤他。娘娘岂有此意？’又云：‘无此事。’又云：‘当时不闻。谁敢说及此事？’盖钦圣受遗神宗，同定大策，禁中论议，无不与闻。叹息惊嗟，形于圣语，诬罔之状，明白可知。逮崇宁之后，蔡京用事，首逐先臣，极力倾挤，

寘之死地。一时忠良，相继贬窜。方遂其指鹿为马之计，岂复以投鼠忌器为嫌。颠倒是非，甘心快意。至与蔡懋等撰造宫禁语言事迹，加诬钦圣，欺罔上皇，以诳惑众听。国史所载，臣虽不得而见，然以绍圣不得伸之奸谋，施于崇宁。擅权自肆之后，其变乱是非，巧肆诬诋，亦不待言而后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论所在，判若黑白，于陛下圣德亦已久矣。又况二圣玉音如在，先臣记录甚详。乃欲以一二奸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败，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实，尽载先臣《三朝正论》，伏望圣慈万机之暇，特赐省览，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告中外，使天下后世晓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无疑似；钦圣叹息之语，深切著明。而四十余年间，止缘二三奸臣贼子，兴讹造讪，以报帘帏之怨；贪天之力，以掩巍巍之功。使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诬蔑。今者考正是非，诛鉏谤讟阴霾蔽蚀之际，然后赫然日月之光，旁烛四海，焜耀万世，与天地合德于无穷也。先臣不昧，亦鼓舞于九泉之下矣。”此绍兴三年五月也。《三朝正论》，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29　绍兴庚申岁，明清侍亲居山阴，方总角，有学者张尧叟唐老，自九江来从先人。适闻岳侯父子伏诛，尧叟云：“仆去岁在羌庐，正睹岳侯葬母，仪卫甚盛，观者填塞，山间如市。解后一僧，为仆言：‘岳葬地虽佳，但与王枢密之先茔坐向既同，龙虎无异。掩圹之后，子孙须有非命者。然经数十年，再当昌盛。子其识之。’今乃果然，未知它日如何耳。”王枢密乃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乡里，有十子。辅道既罹横逆，而有名字者，为开封幕，过桥堕马死；名端者，待漏禁门，檐瓴冰柱折坠，穿顶而没。后数十年，辅道之子炎弼、彦融，以勋德之裔，朝廷录用以官，把麾持节，升直内阁。炎弼二子，万全、万枢，今皆正郎。而诸位登进士第者接踵。岳非辜之后，凡三十年，涤洗冤诬，诸子若孙，骤从缧绁进躐清华。昔日之言，犹在耳也。

30　绍兴癸亥，和议初成，有南雄太守黄达如者，考满还朝。献言请尽诛前此异议之士，庶几以杜后患。秦会之喜之，荐为监察御史。方数日，广东部使者韩球按其赃污巨万，奏牍既上，虽秦亦不能掩，仅止罢绌，人亦快之。

31　洪景伯兄弟应博学宏词，以《克敌弓铭》为题，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铺老卒，睹于案间，以问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韩世忠太尉之部曲，从军日，目见有人以神臂弓旧样献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制以进御，赐名克敌。"并以岁月告之。洪尽用其语，首云"绍兴戊午五月大将"云云。主文大以惊喜，是岁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盖熙宁中西人李宏中创造，因内侍张若水献于裕陵者也。李平叔云。

32　郑亨仲刚中为川、陕宣抚，节制诸将，极为尊严。吴璘而下，每入谒，必先阶墀，然后升厅就坐。忽璘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吏以为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取吾头可矣。阶墀之仪，不可易也。"璘皇恐听命，人皆韪之。

33　政和末，秦会之自金陵往参成均。行次当涂境上，值大雨，水冲桥断，不能前进。虚中居民，开短窗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于书室窗中窥见秦徒步执盖立风雨中，淋漓凄然，甚怜之，呼入，令小愒。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翌日晴霁，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叙其详，复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坚也。秦登第，即宦显，绝不相闻。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学生随大驾南幸至维扬，免省策名，后为台州知录，老不任事，太守张偁对移为黄岩主簿，无憀之甚。时秦专权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饭之恩，因谋诸妇。妇吴越钱族，晚事曹，颇解事，谓曰："审尔何不漫诉之。"筠因便介，姑作诗以

致祈恳，末句云："浩浩秦淮千万顷，好将余浪到滩头。"其浅陋不工如此。秦一览，慨然兴念，以删定官召之。寻改官入台，遂进南床。高宗恶之，亲批逐出。秦犹以为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几坤维阙帅，即擢次对，制阃全蜀。到官之后，弛废不治，遂致孝忠之变。秦竟庇护之，奉祠而归。秦没，始夺其职云。

34　方务德帅荆南，有寓客张黜者，乃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记《建炎荆州遗事》一编示务德云："孔彦舟领众十余万破荆南城。是时朝廷方经理北虏，未暇讨捕群盗。张单骑入城说谕彦舟，使之效顺朝廷，著名青史，勿罣丹书，为天下笑。彦舟感悟，与部下谋，咸有纳款之意。张又语之云：'太尉须立劳效，庶为朝廷所信。四川宣抚，乃我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远，俟见太尉立功，当为引领头目人入川参宣抚，以求保奏推赏，如何？'彦舟云：'甚好。今有一项虏人往湖南劫掠，闻朝夕取道襄阳以归北界，待与拦截剿杀，以图报国。'张云：'此项虏寇，人数不多，又是归师，在今日无甚利害。鼎州一带，有贼徒钟相，众号四十万，乃国家腹心之疾。太尉傥能平此，朝廷必喜。将士以此取富贵，何患不济？'诸将皆喜，云：'此亦何难。'彦舟亦首肯，张遂促其出师，一战而胜，贼徒奔溃。张遂与彦舟具立功人姓名及归降文字，与彦舟心腹数人，俱入蜀谒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剧贼刘超者，拥数万众，欲往湖南劫掠。张又以说彦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从，我当并往宣抚司言之。超亦听命，驻军于夔州，不为卤掠之计，以俟朝命。张行未及宣抚司数舍，遇族兄自魏公处来，问何干，且以两事告之。族兄者从而攫金。张答以此行止为朝廷宽顾忧，及救数路生灵之命，岂有闲钱相助？其人不悦，径返往见魏公，先言以为张受三贼赂甚厚，其谋变诈不可信。魏公然之。张至宣抚司乞推赏孔彦舟部曲，以彦舟为主帅，且令屯驻荆南，使之弹压钟相余党，招抚襄、汉、荆、湖之人，复耕桑之业。魏公悉不从，姑令彦舟领部曲往黄州屯驻。大失望，

徒党皆不乐黄州之行，以谓宣司不信其诚心，遂率众渡淮降虏。绍兴初，扬幺复啸聚钟相余党二十万，占洞庭湖，襄、汉、湖、湘之民，蹂践过半，至今州县荒残，不能复旧。刘超者，只驻军夔州。后遇刘季高自蜀被召趋朝，携降书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进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张自叙云尔，不欲易之。

35　汤致远鹏举守婺州，与通判梁仲宽厚善。仲宽者，越人也，晚得一婢，甚怜宠之，一旦辞去，遂为天章寺长老德范者所有，纳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终。汤时帅长沙，有过客为汤言之，且悲且愤，识之胸中。明年，汤易帅浙东，入境即天章，甫至寺中，急呼五百禽主僧，决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范者与婢一舸东去已逾月，被挞之髡，入院盖未久也。

36　陈师禹汝锡，处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兴之初。高宗自四明还会稽，领帅浙东，当抢攘之后，安辑经理，美效甚著。适秦会之自北方还朝，素怀睚眦，以它罪坐师禹，贬单州团练副使，漳州安置。既行一程，次枫桥镇，客将朱礼者，晨起鼓帅于众曰：“责降官在法不当差破。”送还人一喏而散。师禹不免雇赁使令，以之贬所。时王昭祖扬英为帅属，在旁知状，虽愤怒之，而莫能何也。后十八年，昭祖以吏部郎出为参谋官，朱礼者已为大吏。适汤致远来为帅，汤素负嫉恶之名，开藩未久，昭祖白其事于汤，令搜访其奸赃，黥窜象州，一郡翕然。师禹孙，师点也。

37　吴棫才老，舒州人，饱经史而能文。决科之后，浮湛州县，晚始得丞太常。绍兴间，尚须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贫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帅浙东，言者论谢上表中含讥刺，诏令分析，仁仲辩数，以谓久弃笔研，实托人代作。孟虽放罪，寻亦引闲。秦会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台评遂上，罢其新任，繇是废斥以终。有《毛诗叶韵》行于世。

38　汪明远澈任衡州教授，以母忧归。从吉后造朝，从秦会之仍求旧阙，词甚恳到。秦问："何苦欲此？"汪云："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两台，可以求知。"秦愈疑之，不与，乃以沅州教授处之。既不遂意，而地偏且远，汪家素贫，称贷赴官，极为不满。到郡，见井邑之荒凉，游从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窃怒秦而不敢言也。适万俟元忠与秦异议，自参政安置秭归，后徙沅江。汪因谒之，投分甚欢。日夕往还，三载之间，益以胶固。万俟还朝，继而大拜。首加荐引，力为之地。入朝七年间，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

39　郑恭老作肃甲戌岁自知吉州回，上殿陈札子云："郡中每岁以黄河竹索钱输于公上。黄河久陷伪境，钱归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袭似此等者，亦乞尽令除放。"高宗嘉纳，且喻秦丞相而称奖再三焉。秦大怒，讽部使者诬以为在任不法，兴大狱而绳治之。逮吏及门而秦殂，遂免。

40　绍兴己卯，陈莹中追谥忠肃，其子应之正同适为刑部侍郎，往谢政府。有以大魁为元枢者，忽问云："先丈何事得罪秦师垣邪？"应之曰："先人建中初为谏官，力言二蔡于未用事时，其后以此迁谪，流落无有宁日。"其人若醒悟状，曰："此所以南度后便为参政也。"盖后误以为陈去非，然不知初又以为何人也。

41　李泰发之迁责海外也，欲寓书秦丞相，以祈内徙，而无人可遣。门人王彦恭趯罢雷守，闲居全州，泰发乃作秦书，托王为寻端便。王之邻居有李将领者，坐岳侯事编置于郡，与闾里通情，趯令其子司法者，从李将就雇一隶，遣往会稽，授书于泰发家。既至越，泰发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达于秦，忽令问："李参政今在何所？"远人仓猝遽对云："李参政见在全州，与王知府邻居。"盖误以李将为泰发也。且云："有王法司与李参政亲以书付我令来。"盖错

愕之际，又称司法为法司也。秦怒，于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体究“李光擅离贬所，如何辄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趯并王法司赴狱。而全州适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与彦恭舍甚迩，俱就逮。后体究得泰发初未尝离昌化，但诬彦恭以前任过愆除名，勒停编管辰州。王法司者懵然不知，亦勒认赃罪杖脊。当时闻者无不笑而怜之。

42　汪明远为荆、襄宣谕使，逆亮遣刘萼领兵，号二十万，侵犯襄、汉间。荆、鄂诸军屡捷，俘虏人多佥军，语我师云：“我辈皆被虏中佥来。离家日父兄告戒云：‘汝见南朝军马，切勿向前迎敌，但只投降。他日定放汝归，父兄再有相见之期。傥不从诲戒，必遭南军杀戮。’”有闻此语以告明远者，遂与幕僚谋之，建议尽根刷俘虏之人，借补以官，纵遣北归，欢跃而去。乾道改元，虏人再来侵犯，荆、鄂亦出师入北界，纵遣之人，有来为乡道者，诸将皆全璧而归。

43　逆亮篡位之后，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阙廷有畏耆者，遂有轻我之心，即谋大举佥刷以北人为兵，欲以百万南攻，止得六十七万。以二十七万侵淮东，敌刘信叔；亮以四十万自随，由淮西来，与王权相遇，而王权之众不能当，在和州对垒。权尽遣渡船过南岸，与其众誓云：“国家养汝辈许时，政要今日以死上报。”众皆唯唯。两军坚壁不动。权以二三腹心自随，手执诸军旗号，戒谕诸将云：“不可妄动，且看虏军有阵脚不固不肃者，看吾举逐军旗号，先举动。”虏军数重之内，有紫伞往来传呼者，莫知其意。虏军先来犯阵，遇大雨，遂退，复驻军于旧寨，无一不肃。诸将遂语权云：“虏军如此，我军如何可战？”权云：“诸公不可说此语。今日正当报国之时，宜尽死于此，不可有一人异议！”诸将云：“太尉欲与诸军死此，却将甚军马与国家保守江面？”权悟其言，遂言：“当从诸人议，往南岸叫船渡军马还，与国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请罪。”又与诸将计算，军马渡江，有殿后者必为虏骑

所追，合损折一军半人马，又要一将殿后。统制官时俊云："愿为殿后，保全军马过江。"众服其勇。王琪是时为护圣马军统制，亦同行，云："所部军马乃主上亲随，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骑。"遂令护圣马军先渡，诸军次第而济。虏骑果下马来追袭，时俊牌手当之，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数。诸军遂就采石，各上战舰，以备虏人。权为枢密行府押诣朝廷，窜于海外。逆亮筑台江岸，刑白马祭天，自执红旗，麾诸军渡江。行至中流，为采石战舰迎敌。时俊在舟中，令军士以寸札弩射，虏人赴水者多，尽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备，遂全军过扬州。军士奏凯，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参赞军事偶至采石，遂与王琪报捷于朝。虞自中书舍人除兵部尚书，自此遂柬眷知。琪除正任观察使。诸将在江中获捷者，亦皆次第而迁。水军统制盛新功多而获赏最轻，壹郁而死。建康、采石军士，至今怜之。次年春初，明清从外舅起帅合肥，道出采石，亲见将士言之。直书其语，不复润色以文云。

44　隆兴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诞，当国者以为天下奇才，力加荐引，命之以官。曾未数年，为两浙漕。一日，语坐客云："朝廷官爵是买吾曹之头颅，岂不可畏！"适闻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趋前云："也买脱空！"胡默然。

45　《前录》载汤进之封庆国公也，明清尝陈之，章圣之初封，汤始疑以为未然，于史馆检阅，然后封章。其所上札子乃云："自天圣以来，未有敢以为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尝受，而失于辞避，是不曾详于稽考也。

46　明清晚识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见倾盖，若平生欢，借举引重，恩谊非轻。公任文昌，一日忽问云："天临殿在于何时邪？"明清云："自昔以来，盖未有之。绍圣初，米元章为令畿邑之雍丘，游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顷章圣幸亳社，千乘万骑经从，尝憩宿于

中。’元章即命彩饰建鸱，严其羽卫，自书榜之曰‘天临殿’。时吕升卿为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以谓下邑不白朝廷，擅创殿立名，将按治之。蔡元长作内相，营救获免。闻有自制殿赞，恨未见之。”尤即从袖间出文书，乃元章所书赞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谓博物洽闻矣。”翌日入省，形言称道于稠人广众中焉。楼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榘所画《重屏图》，祐陵亲题白乐天诗于上，有衣帽中央而坐者，指以相问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顷岁大父牧九江，于庐山圆通寺抚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绘容即其人。文榘丹青之妙，在当日列神品，盖画一时之景也。”亟走介往会稽，取旧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无豪发之少异。因为跋其后。楼深以赏激。继而明清丐外得请，以诗送行，后一篇云：“遂初陈迹遽凄凉，击节青箱极荐扬。谈笑于侬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强。《重屏》唐画论中主，古殿遗文话阿章。旧事从今向谁问，尺书时许到淮乡。”

明清前年厕迹跸路，假居于临安之七宝山，俯仰顾眄，聚山林江湖之胜于几案间，襟怀洒然，记忆旧闻，纂《挥麈后录》，既幸成编。去岁请外，从欲赘丞海角。涉笔之暇，无所用心。省之胸次，随手濡毫，又获数十事，不觉盈帙，漫名曰《挥麈第三录》。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然后敢书。斯亦习气未能扫除，犹鸡肋之余味耳。庆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书于吴陵官舍佳客亭。

挥麈后录余话卷之一

1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监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巅，周览形势，谓继恩云："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继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乃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适泄其机，吕正惠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继恩等寻悉诛窜。前人已尝记之。熙宁中，昌龄之孙逢登进士第；以能赋擅名一时，吴伯固编《三元衡鉴》、祭九河合为一者是也。逢素闻其家语，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详见国史。靖康末，赵子崧守陈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窃此说，至是适天下大乱，二圣北狩，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以幸非常。传檄有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继知高宗已济大河，皇惧归，命遣其妻弟陈良翰奉表劝进。高宗罗致元帅幕。中兴后，亟欲大用。会与大将辛道宗争功，道宗得其文缴进之，诏置狱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窜子崧于岭外。此与夏贺良赤精子之言、刘歆易名以应符谶，何以异哉。岂知接千岁之统，帝王自有真邪。

2　熙宁初，王荆公力荐常夷父，乞以种放之礼召之。上云："放辈诗酒自娱而已，岂有经世之才？如常秩肯来，朕当以非常之礼待之。"故制词云："幡然斯来，副朕虚伫。"盖宣德音也。

3　靖康初，李伯纪荐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锡对。钦宗忽问云："卿在前朝，曾上书乞取燕、云。"世初云："诚有之。臣是时为见辽国衰弱，谓我若训练甲兵，迟以岁月，乘此机会，可以尽复燕、云旧地。初非欲

结小羌捣其巢穴。此书尚在，可赐睿览。”上云：“曾见之。使如卿言，燕、云之地何患不得！”继以叹息，即批出赐进士出身，自是进用。世初，伯雨之子也。

4　高宗应天中兴之初，大臣有荐泸州草泽彭知一者，有康济之略，隐居凤翔府。得旨令守臣钱盖等津发至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烧金及药术为献。诏云：“朕不忍烧假物以误后人。仰三省发遣，赴元来去处，日下施行。仍将烧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捶毁。”

5　建炎己酉，以叶梦得少蕴为左丞，才十四日，而为言者所攻而罢。其自记奏对圣语备列于后：一日，进呈知婺州苏迟奏，乞减年额上供罗。圣训问：“祖宗额几何？”臣等对：“皇祐编敕一万匹。”问：“今数几何？”臣等指苏迟奏言：“平罗、婺罗、花罗三等，共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七匹。”圣训惊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书，诸崇宁以后增添上供过数，非祖宗旧制，自合尽罢。今迟奏乞减一半。”圣训曰：“与尽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与祖宗时不同，却恐减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抛买，或致失信。”欲且与减二万匹并八千有零数。臣等奏：“陛下至诚恤民，可谓周尽。”圣训复云：“如此好事，利益于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笔即从中出曰：“访闻婺州上供罗，旧数不过一万匹。崇宁以后，积渐增添，几至五倍。近岁无本钱，皆出科配，久为民病，深可矜恤。今后可每年与减二万八千匹并零数者，为永法。仍令本州及转运司每年那融应副本钱足备。”臣等即施行。车驾初至临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毕，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且东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润，非京师比。圣训曰：“亦不觉窄，但卑湿尔。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独求安？至今寝处尚在堂外，当俟将士官局各得所居，迁从之人稍有所归，朕方敢迁入寝。”臣等皆言：“圣心如此，人情孰不

感动！”车驾始至临安府，手诏郎官以上悉皆许荐人材，盖特恩也。一日，进呈侍从官等奏状，圣训谕臣等曰：“今次所荐人材，不比已前，当须择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并召赴都堂审察。翌日，复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荐士，不若便令登对，朕当亲自延见之。早朝退，遍阅诸处章奏，未尝闲。今后进膳罢，令后殿引见。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劳圣躬。若陛下不倦接见疏远，搜访贤能，天下幸甚。”于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进对，圣训首言：“陈东、欧阳彻可赠一官，并与子或弟一人恩泽。始罪东等，出于仓猝，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诏，使士庶皆得言事，当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奉诏，言“甚善”。圣训复曰：“马伸前此责去，亦非罪，可召还。”或曰：“闻伸已死。”圣训曰：“不问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责为罪之意。”乃问伸自何官责，臣等皆曰：“自卫尉少卿。”圣训曰：“可复召为卫尉少卿。”臣等奉诏而退。东等于是皆赠官，及与子或弟恩泽一人，并诏所居优恤其家。进呈湖州民王永从进钱五十万缗优国用。臣等言：“户部财用稍集，亦不至甚阙。”圣训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纳其伍万缗矣，今却之，则前后异同。”圣训曰：“既不阙用，可并前已纳还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臣等皆言：“圣虑及此，东南之民闻风当益感悦。”一日，圣训谕臣等言：“过江器械皆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擐甲胄，阅武于宫中，以励卫士，乃知旧所造甲，有未尽善，如披膊皆用铁，臂肘几不可引以当胸，缓急如何屈伸？今皆亲自裁定损益，与旧不同，极便于施行。令两浙路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样为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讲，尽经圣虑。此前史所以称汉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内出新样甲一副示臣等，旧转肘铁叶处皆易以皮，屈伸无不利便，他皆类此。其后陈东、欧阳彻俱赠秘撰，各又官其二子，仍赐田十顷。

6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东。初度钱塘，至萧山，有列拜于道侧者，揭其前云："宗室赵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顾左右曰："符兆如是，吾无虑焉！"诏不衰进秩三等。是行虽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不衰即善俊之父。此与太宗征河东宋捷之祥一也。是时，选御舟梢工，又有赵立、毕胜之谶。

7　建炎庚戌正月三日，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镇，落帆于镇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跸，易衣，徒步登岸。时长老者方升座，道祝圣之祠。帝趾忽前，闻其称赞之语，甚喜，戒左右勿令惊惶而谛听之。少焉，千乘万骑毕集，始知为六飞临幸。野僧初不闲礼节，恐怖失措。从行有司始教以起居之仪。李承造升之云。

8　绍兴中，赵元镇为左相。一日入朝，见自外移竹栽入内。奏事毕，亟往视之，方兴工于隙地。元镇询谁主其事，曰："内侍黄彦节也。"元镇即呼彦节，诟责之曰："顷岁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将复蹈前辙邪！"命勒军令状日下罢役。彦节以闻于上。翌日，元镇奏事，上喻曰："前日偶见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数十竿，非欲以为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渐如此，可谓尽忠尔。后傥有似此等事，勿惮以警朕之不逮也。"彦节自云。

9　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为御前祗应。一日，禁中与其类对弈，上喻曰："切须子细。"之才遽曰："念兹在兹。"上怒云："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邪！"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廉宣仲云。

10　秀州外医张浩自云："少隶军籍，尝为杉清闸官虞候。一日，晚出郊过嘉兴县，忽睹丞厅赤光照天，疑为回禄；亟入视之，云赵县丞之室适免身得雄。是诞育孝宗也。"浩之子樸，今为医官，家于县桥之西，可质焉。张浩自云。

11　绍兴壬子，诏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畤，访求宗室伯字号七岁以下者十人，入宫备选。十人中又择二人焉，一肥一癯，乃留肥而遣癯，赐银三百两以谢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细观。”乃令二人叉手并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尔而过，何为遽踢之？轻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逐肥者。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后终于温州都监。赵子导彦沔云。

12　辛巳岁，颜亮寇淮，江、浙震动。有处州遂昌县道流张思廉者，人称为有道之士，言事多验。时李正之大正为邑尉，从而问之。思廉以片纸书云：“昚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晓。次年，阜陵改名，正储登极。李正之云。

13　明清顷于蔡微处，得观祐陵与蔡元长赓歌一轴，皆真迹也，今录于后：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太师：“报本精禋自国南，先期清庙宿斋严。层霄初构同云霁，暖吹俄回海日暹。十万军容冰作阵，九街鸳瓦玉为檐。肃雍显相同元老，行庆均厘四海沾。”太师臣京恭和：“雪晴至日日初南，帝举明禋祀事严。万瓦沟中寒色在，一轮空外晓光暹。云和龙轸开冰辙，风暖鸾旗拂冻檐。共喜天心扶圣悳，珠玑更误宠恩沾。”“展采齐明拱面南，浓云深入夜更严。风和不放琼英落，日暖高随玉漏暹。照地神光临午陛，鸣皋仙羽下重檐。五门回仗如天上，看举鸡竿雨露沾。”“衮龙朱履午阶南，大辇鸾鸣羽卫严。玉轸乍回黄道稳，金乌初上白云暹。五门晓吹开旗尾，万骑花光入帽檐。已见神光昭感格，鹤书恩下万邦沾。”“饮福初回八陛南，凝旒袌对百神严。晛消尘入康衢润，神应光随北陛暹。丹槛雉开中扇影，朱绳鹤下五门檐。群生鼓舞明禋毕，却忆花飞舞袖沾。”清庙斋幄，常有诗赐太师，已曾和进。禋祀礼成，以目击之事，依前韵再进。今亦用元韵复赐太师，非特以此相困，盖清时君臣赓载，亦一时盛事耳：“灵鼓黄麾道指

南，紫坛苍壁示凝严。联翩玉羽层霄下，烜赫神光爱景暹。为喜銮舆回凤阙，故留芝盖出虬檐。礼天要作斯民福，解雨今当万物沾。”太师以被赐暹字韵诗，前后凡三次进和，盖欲示其韵愈严而愈工耳。复以前韵又赐太师：“天位迎阳转斗南，千官山立尽恭严。共欣奠玉烟初达，争奉回鸾日已暹。归问雪中谁咏絮，冥搜花底自巡檐。礼成却喜歌盈尺，端为来[走牟]万寓沾。” 唐杜甫诗“巡檐索共梅花笑”，盖雪事也。太师臣京题神霄宫：“下马神霄第一回，晴空宫殿九秋开。月中桂子看时落，云外仙軿特地来。”“参差碧瓦切昭回，绣户云軿次第开。仙伯九霄曾付托，得随真主下天来。”神霄玉清万寿宫庆成，卿以使事奉安圣像，闻有二诗书孱，俯同其韵，复赐太师：“碧落金风爽气回，藂霄乍喜瑞霞开。经营欲致黎元福，敢谓诗人咏子来。”“曈曚日驭晓光回，金碧相宜王府开。步武烟霞还旧观，百神应喜左元来。”昨日召卿等自卿私第泛舟经景龙江，游撷芳园灵沼，闻卿有小诗，今俯同其韵赐太师：“景龙江静喜安流，玉色闲看浴翅鸥。已觉西风颇无事，何妨稳泛济川舟。”“登山想见留云际，赏日还能傍水涯。对此已多重九兴，先输黄发赏黄花。”“锦绣烟霄碧玉山，萦纡静练照晴川。留连不惜厌厌去，雅兴难忘既醉篇。”上清宝箓宫立冬日讲经之次，有羽鹤数千飞翔空际，公卿士庶，众目仰瞻。卿时预荣观，作诗纪实来上，因俯同其韵，赐太师以下：“上清讲席郁萧台，俄有青田万侣来。蔽翳晴空疑雪舞，低回转影类云开。翻翰清泪遥相续，应瑞移时尚不回。归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见谪仙才。”又，上巳日赐太师：“金明春色正芳妍，修禊佳辰集众贤。久矣愆阳罹暵旱，沛然膏雨润农田。乘时賸挟花盈帽，胥乐何辞酒满船。所赖爕调功有自，伫期高廪报丰年。”微，元长之孙，自云：“当其父祖富贵鼎盛时，悉贮于隆儒亨会阁。此百分之一二焉。国祸家艰之后，散落人间，不知其几也。”

14 祐陵癸巳岁，蔡元长自钱唐趣召再相，诏特锡燕于太清楼，极

承平一时之盛。元长作记以进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诏，臣京宥过眚愆，复官就第。命四方馆使荣州防御使臣童师敏赍诏召赴阙，臣京顿首辞。继被御札手诏，责以大义，惶怖上道。于是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宠大恩隆，念无以称。上曰：‘朕考周宣王之诗，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其可不如古者？’诏以是月八日开后苑太清楼，命内客省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带御器械臣谭稹、同知入内内侍省事臣杨戬、内客省使保康军节度观察留后带御器械臣贾祥、引进使晋州管内观察使勾当内东门司臣梁师成等伍人，总领其事。西上阁门使忠州刺史尚药局典御臣邓忠仁等一十三人，掌典内谒者职。有司请办具上，帝弗用。前三日，幸太清，相视其所，曰‘于此设次’，‘于此陈器皿’，‘于此置尊罍’，‘于此膳羞’，‘于此乐舞’。出内府酒尊、宝器、琉璃、马瑙、水精、玻璃、翡翠、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螺蛤虾鳜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蘂，与海物惟错，曰：‘以此加笾。’颁御府宝带，宰相、亲王以玉，执政以通犀，余花犀，曰：‘以此实篚。’教坊请具乐奏，上弗用，曰：‘后庭女乐，肇自先帝。隶业大臣未之享。’其陈于庭，上曰：‘不可以燕乐废政。’是日，视事垂拱殿。退，召臣何执中、臣蔡京、臣郑绅、臣吴居厚、臣刘正夫、臣侯蒙、臣邓洵仁、臣郑居中、臣邓洵武、臣高俅、臣童贯崇政殿阅弓马所子弟武伎，引强如格，各命以官。遂赐坐，命宫人击鞠。臣何执中等辞，请立侍，上曰：‘坐。’乃坐。于是驰马举仗，翻手覆手，丸素如缀。又引满驰射，妙绝一时，赐赉有差。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就次以憩。诏臣蔡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挟，中置图书、笔砚、古鼎、彝、罍、洗。陈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饰绿，无文采。东西庑侧各有殿，亦三楹，东曰琼兰。积石为山，峰峦间出。有泉出石窦，注于沼北。有御札静字。榜梁间以洗心涤虑。西曰

凝方，后曰积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隐出，崭岩峻立，幽花异木，扶疏茂密。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云、骞凤、层峦，不大高峻，俯视峭壁攒峰，如深山大壑。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玉华之侧有御书榜曰三洞琼文之殿，以奉高真。旁有种玉、缘云轩相峙。臣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纵横不满百步，而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玩芳、缀华咸在焉。楹无金瑱，壁无珠珰，阶无玉砌，而沼池岩谷，溪涧原隰，太湖之石，泗滨之罄，澄竹山茶，崇兰香茝，葩华而纷郁。无犬马射猎畋游之奉，而有鸥、凫、雁、鹜、鸳鸯、鸡鶒、龟、鱼驯驯，雀飞而上下。无管弦丝竹、鱼龙曼衍之戏，而有松风竹韵，鹤唳莺啼，天地之籁，适耳而自鸣。其洁齐清灵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日午，谒者引执中以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肃然无敢謦咳者。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亦无敢离行失次。皇子嘉王楷起居，升殿侧侍，进趋庄重，俨若成人。臣执中等前贺曰：‘皇子侍燕，宗社之庆。’乐作，节奏如仪，声和而绎。群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坐，当自便无间。执事者以宝器进，上量满酌以赐，命皇子宣劝，群臣惶恐饮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上曰：‘日未晡，可命乐。’殿上笙簧、琵琶、箜篌、方响、筝箫登陛合奏，宫娥妙舞，进御酒。上执爵命掌樽者注群臣酒，曰：‘可共饮此杯。’群臣俯伏谢。上又曰：‘可观。’群臣凭陛以观，又顿首谢。又命宫娥抚琴擘阮。已而群臣尽醉。臣窃考《鹿鸣之什》，冠于《小雅》，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既醉太平之时，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报之道，在于饮食燕乐之间。太清自真祖开宴，以迄于今，饮食之设，供张之盛，乐奏之和，前此未有。勤侑之恩。礼意之厚，相与无间之情，亦今昔所无。实君臣千载之遇，而臣德輶智殚，曾不足仰报万分。昔仲甫徂齐、式遄其归；而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召虎受命，

锡以圭瓒，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然则上之施光，下之报宜厚。而臣老矣，论报无所。切不自量，慕古人之谨稽首再拜，诵曰：‘皇帝在御，政若稽首。昔周宣王，燕嘉吉甫。曰来汝京，实始予辅。厥初有为，唱予和汝。式遄其归，远于吴楚。劳还于庭，饮至于露。既又享之，其开禁御。有来帝车，相视其所。于此膳羞，于此乐舞。海物惟错，于以加俎。何锡予之，实篚及筥。箫鼓锵锵，后庭委女。帝曰宣和，不远跬步。人昔有言，金柱玉户。帝命子攸，尔掖尔父。乃瞻庭除，乃历殿庑。绿饰上栋，漆朱下宇。梁无则雕，槛不采组。有石岩岩，有泉湑湑。体道清心，于此燕处。彼言厚诬，何恤何虑！帝执帝爵，劝酬交举。毋相其仪，毋间笑语。有喜惟王，饮之俾饫。臣拜稽首，千载之遇。君施臣报，式燕且誉。臣拜稽首，明命是赋。天子万年，受天之祜！’”

15　蔡元长所述《太清楼特燕记》，既列于前，又得《保和殿曲燕》、《延福宫曲燕》二记，今复载于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俣、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贯、臣嗣濮王仲忽、臣冯熙载、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鯈、臣蔡翛、臣蔡鞗东曲水朝于玉华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太宁阁，登层峦、琳霄、骞凤、垂云亭，景物如前，林木蔽荫如胜。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无彩绘饰侈，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桧，已森然蓊欝。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器。王左挟阁曰妙有，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柜玉笈之书，与神霄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多不知识骇见，上亲指示，为言其概。因指阁内：‘此藏卿表章字札无遗者。’命开柜，柜有朱隔，隔内置小匣，匣内覆以缯绮，得臣所书撰《淑妃刘氏制》。臣进曰：‘札恶文

鄙，不谓袭藏如此。'念无以称报，顿首谢。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列岫轩、天真阁。凝德殿之东，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于昔见。过翠翘、燕阁诸处。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悸惶怖，岂敢啜？'顿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瑶林殿。中使冯皓传旨，留题殿壁，喻臣笔墨已具，乃题曰：'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顷之就坐，女童乐作。坐间赐荔子、黄橙、金柑相间，布列前后，命师文浩剖橙分赐。酒五行，再休。许至玉真轩，轩在保和西南庑，即安妃妆阁。命使传旨曰：'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看安妃。'诏臣赓补成篇，臣即题曰：'保和新殿丽秋辉，诏许尘凡到绮闱。'方是时，人自谓得见妃矣。既而但画像挂西垣，臣即以谢奏曰：'玉真轩槛暖如春，只见丹青未有人。月里常娥终有恨，鉴中姑射未应真。'须臾，中使召臣至玉华阁，上手持诗曰：'因卿有诗，况姻家，自当见。'臣曰：'顷缘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诗请。'上大笑。妃素妆，无珠玉饰，绰约若仙子。臣前进，再拜叙谢，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劝太师。'臣奏曰：'礼无不报，不审酬酢可否？'于是持瓶注酒，授使以进。再坐，彻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细乐，作《兰陵王》、《扬州散》古调，酬劝交错。上顾群臣曰：'桂子三秋七里香。'七里香，桂子名也。臣楷顷许对曰：'凌云九夏两岐秀。'臣攸曰：'鸡舌五羊千岁枣。'臣曰：'菊英九日万龄黄。'乃赓载歌曰：'君臣燕衎升平际，属句论文乐未央。'臣奏曰：'陛下乐与人同，不间高卑。日且暮，久勤圣躬，不敢安。'上曰：'不醉无归。'更劝，迭进酒行无算。上忽忆绍圣《春宴口号》二句，问曰：'卿所作否？余句云何？'臣曰：'臣所进诗，岁久不记。'上曰：'是时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西阁，问所告假者，对曰：臣有负薪之疾，不果预需云之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曰：红腊青烟寒食后，翠华黄屋太微间。不可不赴。上曰：臣敢不力疾遵奉。是日，

待漏东华，哲宗已遣使询来否。语罢，命郝随持杯以劝，凡三酬，大醉，免谢扶出。'因沉吟曰：'记上下句有曰集英班者。'继而曰：'牙牌晓奏集英班，日照云龙下九关。红腊青烟寒食后，翠华黄屋太微间。'继又曰：'三天乐奏三春曲，万岁声连万岁山。欲识君臣同乐意，天威咫尺不违颜。'臣顿首谢曰：'臣操笔注思于今二十年，陛下语及，方省仿佛，然不记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盖非今日，岂胜荣幸。'再拜谢。上轮指曰：'二十四年矣。'左右皆大惊。非圣人孰与夫此！臣又谢曰：'臣被知藩邸，受眷绍圣，两朝遭遇。臣驽下衰老，无毫发称报。'上曰：'屡见哲宗，道卿但为章惇辈沮忌，不及用。朕时年八岁，垂髫侍侧。一日，哲宗疑虑，默若有所思。问曰："大臣以谓不当绍述，朕深疑之。"奏曰："臣闻子绍父业，不当问人，何疑之有？"哲宗骇曰："是儿有大志如此！"由是刘挚、吕大防相继斥逐，绍述自此始。'臣奏曰：'陛下曲燕御酒，乐欣交通。而追时惟哲宗付托与绍述之始，孝友笃于诚心，非臣之幸，社稷天下之幸。'因再拜贺。黼已下皆再拜。上又曰：'尝记合食与卿否？'臣谢曰：'是时大礼禁严，厨饔不得入，贸食端邸，蒙陛下赐之。臣被遇，自兹终身不敢忘。'又曰：'崇政殿试，卿在西幕详定时，因入持扇求书，得二诗，皆杜甫所作。诗曰："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臣曰：'崇宁初蒙宣谕扇犹在？'上曰：'今尚在也。'臣曰：'自古人臣遭遇，或以一能一技见知当时，名显后世。臣章句片言，二十年前已蒙收录。崇宁以来，被遇若此。君臣千载，盖非一日。君之施厚，臣之报丰。臣无尺寸，孤负恩纪，但知感涕。'上曰：'卿可以安矣。'臣又奏曰：'乐奏缤纷，酒觞交错。方事燕饮，上及继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与衔杯酒，接殷勤之欢，道旧论新。顾臣何足以当？臣请序其事，以示后世，知今日燕乐，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筹，众前奏丐罢，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宫曲宴

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特召学士承旨臣李邦彦、学士臣宇文粹中与示异恩也。是日，初御睿谟殿，设席如外廷赐宴之礼，然器用淆品，瑰奇精致，非常宴比。仙韶执乐，和音曼声，合变争节，亦非教坊工人所能仿佛。上遣殿中监蔡行谕旨曰：'此中不同外廷，无弹奏之仪，但饮食自如。食味果实有余者，自可携归。'酒五行，以碧玉盏宣谕。侍宴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尝宣劝，今出异数。"少憩于殿门之东庑。晚，召赴景龙门，观灯玉华阁，飞升金碧绚耀，疑在云霄间。设衢樽钧乐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戏，继以歌诵，示天下与民同乐之恩，侈太平之盛事。次诣穆清殿，后入崆峒洞天，过霓桥，至会宁殿，有八阁东西对列，曰琴、棋、书、画、茶、丹、经、香。臣等熟视之，自崆峒入，至八阁，所陈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彻焜煌，心目俱夺。阁前再坐，小案玉斝，珍异如海陆羞鼎，又与睿谟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诣殿侧纵观。上谓保和殿学士蔡翛曰：'引二翰苑子细看，一一说与。'谆谕再三。次诣成平殿，凤烛龙灯，灿然如画，奇伟万状，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既而命坐，酒行无算，复出宫人合曲，妙舞蹁跹，态有余妍，凡目创见。上谕臣邦彦、臣粹中曰：'此尽是嫔御。自来翰林不曾与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谁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彦。'上顾臣邦彦曰：'好。《翰林志》可以尽载此事。此卿等荣遇。'臣邦彦谢不敏。琼瑶玉舟，宣劝非一。上每亲临视使釂，复顾臣某曰：'李承旨善饮！'仍数被特劝。夜分而罢。臣仰惟陛下加惠亲贤，共享太平。肆念词臣，许陪鼎席宗工之末，周于待遇，略去常仪。臣邦彦、粹中首膺异数，亲承玉音，俾编载荣遇，以侈北门之盛。盖陛下崇儒右文，表异鳌禁，用示眷瞩之意，诚千载幸会也。窃伏惟念一介微臣，粤自布衣，叨膺识擢，凡所蒙被，度越伦辈。曾微毫忽，以助山

岳。兹侍燕衎，咫尺威颜，独误睿奖，至官而不名，岂臣縻捐，所能称塞？臣切观文、武之盛，始于忧勤，而逸乐继之。鹿鸣之燕群臣，嘉宾得尽其心。故天保之报，永永无极。臣虽么陋，敢忘归美之义？辄扬盛迹，备载千篇。使视草之臣，知圣主曲宴内务，自臣等始。谨录进呈，伏取进止。”

16　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瓘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瓘指剑以示曰：“瓘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皇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李子成可久云。

17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修《祖宗兵制》。书成，赐名《枢廷备检》，今藏于右府，其详已见《后录》。独有引文存于家集，用录于后：“臣窃闻祖宗兵制之精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幽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于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却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旋以遐方孤镇同盟，欲□王室（原文此处为□），皆悲叱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者，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余年，仅能灭梁，功成而骄，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将养疴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甘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甘陵旧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晋高祖、刘知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

其弊，始募天下亡命，置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御。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难，亲总师旅，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师。至检校官皆令仆台宪之长，封叙父母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士，金币缗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差，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伏其长。待之尽矣。为出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卒长转员之例，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懔懔，每有事新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限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器甲精坚，日课其艺而无怠惰者矣。选为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骄锐出矣。中都二防，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列置武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无，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销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哦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三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之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拒虏；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捍西戎。倾心委之，谗谤不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

僭伪诸国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边境夷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贰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出铜虎符契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判状焉；田赋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刺属县，则用州印本使判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专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守之分，俾各归其实也。逐县置尉，专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提举兵甲贼盗公事，与一路帅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首，靡不相资也。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宄不敢少逾绳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第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直诉赏，则尽戮其将

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之心，而人尽死力。班大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皆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用筒瓦如诸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有诚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万矣。故翰林学士孙洙，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矣。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况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叠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臣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使虞候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度之人，则军众自齐。责之既严，则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王者之众，不得不然。若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周室虽盛，至康之后，寖已衰微。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也！自昔夷狄横而窥中国者，先观兵之盛衰。然则兵备可一日忘哉！’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仰者众，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以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河北既置义勇军，以韩琦忠亮，急于备边，犹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

其不可。熙宁申命天下教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联什伍之民，族党相保。举三路言之，凡有百万人，天下称是。旋亦废置。盖兵虽可练，而民不可重扰也。本朝既以民作军矣，又求之畎亩，则州郡内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为兵也。臣谨列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御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圣意之不见于文字者，为之序。然窃尝谓后世诵帝尧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阶三尺而已，至史谓'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则尧及物之功，与天地等矣。惟《书》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具是四者，尧德乃备。则固由所见浅深欤。共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效神宗重规叠矩之盛，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尽！今臣之浅拙，虽欲紬绎传载所有，不能知也。"

18　熙宁三年，曾宣靖为昭文相，以疾乞解机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王文恭为内相，当制，进进草。神宗读至"高旗巨节，遥临践土之邦；间馆珍台，独揖浮丘之袂。"顾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备下多时。"文恭云："诚如圣训。"归语其子仲修云："吾自闻鲁公丐去，即办此一联。"叹服上之精鉴如此。苏仁仲云。

19　裕陵怀韩魏公定策之勋，崇德报功，不次擢其子仪公忠彦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为不满，故亟用曾宣靖之子令绰执事枢柄。时元丰官制初行，肇建东、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原文此处为□），为搢绅之美谈。后二十年，仪公始相祐陵。思陵中兴，兴念故家。所以富郑公之孙季申直柔，仪公之孙似夫肖胄，相继赐第为右府。又三十年，令绰之孙钦道怀亦赐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蔡元长之于攸，秦会之之于熺，盖恩泽侯，不足道也。

20　熙宁中，蔡敏肃挺以枢密直学士帅平凉，初冬置酒郡斋，偶成

《喜迁莺》一阕：“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汗马嘶风，边鸿翻月，垄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难报。塞垣乐，尽双鞬锦带，山西年少。　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圣主忧边，威灵遐布，骄虏且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词成，闲步后园，以示其子幪。幪置之袖中，偶遗坠，为膺门老卒得之。老卒不识字，持令笔吏办之。适郡之娼魁，素与笔吏洽，因授之。会赐衣袄中使至，敏肃开燕。娼尊前执板歌此，敏肃怒，送狱根治。倡之侪类，祈哀于中使，为援于敏肃。敏肃舍之，复令讴焉。中使得其本以归，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诘其从来，乃知敏肃所制。裕陵即索纸批出云：“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以赐敏肃。未几，遂拜枢密副使。御笔见藏其孙稹家。史言“献肃交结内侍，进词柄用”，又不同也。

21　元祐二年，东坡先生入翰林，暇日会张、秦、晁、陈、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口宣茶药诏，东坡就牍书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顾群公曰：“能代下一转语否？”各辞之。坡随笔后书云：“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群公大以耸服。《导引鼓吹词》盖亦是时作，真迹今藏明清处。二事曾国华云。

22　富文忠公熙宁二年再相，王荆公为参知政事，始用事，与文忠不协。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继改亳州。今录于此：“清时窃禄，难逃素食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贤之谤。幸圣明之洞照，举毫发以无遗。顾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谢。切念臣业非经远，识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群俊；长脱簿书之秩，获事三朝。仁宗之顾遇匪轻，英庙之丁宁尤甚。旋属大人继照，飞龙在天。思肯构于先

基，忽遐遗于万物。涧蘋何美，杂圭璧以荐羞；槽驭已疲，复骅骝之共驾。殚力虽劳于负岳，小心更甚于履冰。果不克堪，遂贻弹劾。如安石者，学强辩胜，年壮气豪。论议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谐于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放自得之良心，乐人传之异说。蘋蘋者子，诜诜其书，足以干名，足以取贵。拖绅朝序者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学者异安石之学，则笑为迂儒。叹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将丧。臣窃观安石平居之间，则口笔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于祖宗，肆巧讥于中外。喜怒惟我，进退其人。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台谏官以兹切齿，谓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动心，以朝廷安用彼相。为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笔华衮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当渊默尧舜，中和禹汤。同天德之尚□（原文此处为□），待人臣之有体。徒高唇吻，莫补聪明。且区区晋都，尚有相先之下佐；况赫赫昭代，岂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众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后言之罪，而俾归田里。如其尚矜微朽，处以便藩，不唯有遂于物情，亦以不妨于贤路。如是则始终事圣，史传不附于奸朋；去就为臣，物议庶归于直道。”其临薨二表，尤为恳切，明清家旧有之，今不复存。东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国纪》亦载其略。至于谓“宫闱之臣，不可使之专总兵柄。人心不服，易以败事。”后来童贯之徒是矣。韪哉，先见之明焉。

23　熙宁初，司天监亢瑛奏：“后三十年，西南有乱出于同姓。”是时，方议皇族补外官，于是诏宗室不得注授川峡差遣。至建中靖国初，赵谂叛于渝州，相距果三十年，其言乃验。继而瑛又言：“丙午、丁未，汴都不守，乘舆有播迁之厄。不可轻改祖宗之法，恐致召乱。”王荆公大怒，启裕陵窜瑛英州。韩知命云。

24　曾文肃十子，最钟爱外祖空青公。有寿词云：“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籍甚众多，推千里足。来自渥洼，池莫倚善。题鹦鹉，赋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其后外祖果以词翰名世，可谓父子为知己也。

25　陈禾字秀实，四明人。政和初，为右正言，明目张胆，展尽底缊，时称得人。徽宗批出，除给事中。会宦官童贯、黄经臣恃贵幸骄险，且与中执法卢航相为表里，搢绅侧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备位台谏，朝廷有至可虑者。一迁给舍，则非其职。此而不言，后悔何追！”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陈汉、唐之祸，不可不戒。此隙一开，异日有不胜言者，惟陛下留意于未然。论列既久，上以日晚颇饥，拂衣而起，曰：“朕饥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为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佗日受危亡之祸。孰为重轻，愿陛下择之！”上衣裾脱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其言激切，上为之变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节。”翌日，经臣率其党诉于上前曰：“国家极治如此，安得有此不祥之语。”继而卢航上章，谓禾一介书生，言事狂妄。东台之除既寝，复责授信州监酒。久之，自便丐祠，奉亲还里。先是，陈莹中寓居郡中，禾交游日久，又遣其子正彙来从学。后莹中论列蔡元长得罪，禾上书力为救解。及正彙告发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监狱者知莹中与禾游，谓言必自禾发，移文取证。禾答以事诚有之，罪不敢逃。人谓禾曰：“岂宜以实对？”禾曰：“祸福死生，吾自有处。岂肯以一死易不义耶！傥得分贤者罪，固所愿也。”朝廷指以为党，勒停。宣和中，起守龙舒以卒。事见高抑崇闶所述行状。绍熙间，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与《春秋传》，特官其孙。近修《四朝史》，无人为之立传，此节义遂失传于后世，可胜太息。

26　林子忠有《野史》一编，世多传之。其间议论，与平日所为，极以背驰，殊不可晓。岂非知公论不可揜，欲盖其迹于天下后世耶！

27　东坡先生虽窜斥于绍圣、元符，然元祐中，黄庆基、赵君锡、贾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训词中语，以为诋诬。后来施行，盖权舆于是，史册可以具考。

28　近人作好事，如郑介夫、邹志完、陈莹中，士林每以为佳话。然如王和父之救东坡先生，江民表之乞不深治蔡[五阝]狱，丰相之于祐陵前辩元祐诸公之无罪，方轸之上书力诋蔡元长之失，雍孝闻之奉廷对，李彪之《拟贤良策》，数二蔡之奸，二人者俱罹刑辟之类尚多，皆人之所难言。惜乎世人之不尽知也。

29　成都人景焕《野人闲话》，盖乾德三年所述，其间载蜀后主一条，今录于后：“蜀后主孟氏，讳昶，字保元，尊号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道号玉霄子。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学，贵农贱商。初用赵季良、毋昭裔知政事，李仁学、赵廷隐等分主兵权，李昊、徐光浦掌笺檄，王处回为枢要。无何，政教壅滞，恩泽杂遝，一旦赫怒，诛权臣张业，出王处回，自命二相，李昊、徐光浦。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浣花香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阗咽，贵门公子，乘彩舫游百花潭，穷奢极丽。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异果名花，小类神仙之境。兵部王尚书珪题亭子诗，其一联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皆此类也。自大军收复，蜀主知运数有归，寻即纳款，识者闻之嘉叹。蜀主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尝为箴诫颁诸字人，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颁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

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爵，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诫，体朕深私。'”治平中，张次功著《蜀梼杌》，亦书是箴，与此一同。

30　章献明肃初自蜀中泛江而下，舟过真州之长芦，有闽僧法灯者，筑茅庵岸旁。灯一见，听其歌声，许以必贵，倒囊津置入京，继遂遭际。及位长乐，灯尚在。后捐奁中百万缗，命淮南、两浙、江南三路转运使创建大刹，工巧雄丽，甲于南北，俾灯住持，赐予不绝。李邯郸为之碑，至今存焉。皇祐初，名僧谷全，号全大道，以道行价重禅林，住庐山圆通寺。忽一男子货药入山，自云帝子。全见其状貌颇异，厚资其行，使往京师自陈。鞫治得其妄，乃都人冷绪之男青也，诛之。全坐黥配郴州，郡中令荷筑城之土。经岁，当盛暑，忽弛檐市中，作颂云：“今朝六月六，老全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狱。”言讫，趺坐而化。郡人即其地建塔焉。事有相类而祸福不侔如此者。徐敦立《国纪》乃云“全与青俱弃市”，误矣。

31　王文穆钦若以故相来守杭州，钱唐一老尉，苍颜华发矣。文穆初甚不乐，询其履历，乃同年生，恻然哀之，遂封章于朝，诏特改京秩。尉以诗谢之云：“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元没两般风。”晁武子云。

32　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既长，登第，始与东坡先生缔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诗，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以为讥己，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无恙，尝犯法，以年八十，勿论。事

见《神宗实录》。绍圣相天下，坡渡海，盖修报也。所谓燕国夫人墓，独处而无祔者，即杨氏也。章房仲云。

33　元丰末，章子厚为门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时钱穆父为中书舍人，行告词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间，穆父在翰苑，诏书中有“不容群枉，规欲动摇”，以指子厚，尤以切齿。绍圣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国门，蔡元度饯别，因诵其前联，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拨，何故诋之如是？”穆父愀然曰：“鬼劈口矣！”元度曰：“后来代言之际，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来劈一劈了去！”朱希真先生云。

34　周美成邦彦，元丰初以太学生进《汴都赋》，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学录。其后流落不偶，浮沈州县三十余年。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少监召；又复荐之，上殿契合，诏再取其本以进。表云：“六月十八日赐对崇政殿，问臣为诸生时所进先帝《汴都赋》，其辞云何？臣对曰：‘赋语猥繁，岁月持久，不能省忆。’即敕以本来进者。雕虫末技，已玷国恩，刍狗尘言，再干睿览，事超所望，忧过于荣。切惟汉、晋以来，才士辈出，咸有颂述，为国光华，两京天临，三国鼎峙，奇伟之作，行于无穷。共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具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廪府库，罔不充仞；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出；攘狄片地，罔不留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缙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臣于斯时，自惟徒费学廪，无益治世万分之一，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铺陈为赋，冒死进投。先帝哀其狂愚，赐以首领，特从官使，以劝四方。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

积年于兹。臣孤愤莫伸，大恩未报，每抱旧藁，涕泗横流。不图于今得望天表，亲承圣训，命录旧文。退省荒芜，恨其少作，忧惧怕惑，不知所为。伏惟陛下执道御有，本于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学习。而臣也欲晞云汉之丽，自呈绘画之工，唐突不量，诛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焘，恩浃飞沉，致绝异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玺。丰年屡应，瑞物毕臻。方将泥金泰山，鸣玉梁父，一代方册，可无述焉。如使臣殚竭精神，驰骋笔墨，方于兹赋，尚有靡者焉。其元丰元年七月所进《汴都赋》，并书共二策，谨随表上进以闻。”表入，乙览称善，除次对内祠。其后宣和中，李元叔长民献《广汴都赋》，上亦甚喜，除秘书省正字。元叔，定之孙也。

35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诗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诗》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后人以谓以此讥之。然子美诗有“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一联，已见《晋书·载记》矣。如“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王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昔人不以蹈袭为非。《南部烟花录》：“‘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唐人方域诗。”《新唐书·艺文志》有《方域诗》一卷。《烟花录》一名《大业拾遗记》，文词极恶，可疑。而《大业幸江都记》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宝所纂，明清家有之，承平时扬州印本也。

36　沈睿达辽，文通之同包。长于歌诗，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登科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词颇不典。流转鬻于相蓝，内侍买得之，达于九禁近幸，嫔御服之，遂尘乙览。时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会遣监察御史王子韶察访两浙，临遣之际，上喻之曰：“近日士大夫全无顾藉。有沈辽者，为倡优书淫冶之辞于裙带，遂达朕听。如此等人，岂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适睿达为吴县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时荆公

当国，为申解之，上复伸前说，竟不能释疑，遂坐深文，削藉为民。其后卜居池阳之齐山，有集号《云巢编》行于世。

挥麈余话卷之二

37　丁晋公自海外徙宅光州，临终，以一巨箧寄郡帑中，上题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来此作通判，可分付开之。"至是岁，有丁姓者来贰郡政，即晋公之孙，计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启视之，但一黑匣，贮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窍，以一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无有歇时，温润之甚，不可名状。丁氏子孙至今宝之。又陈公密缜未达时，尝知端州，闻部内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谓熨斗焦者，成一黑龙，奋迅之状可畏；二鸜鹆眼，以为目。每遇阴晦，则云雾辄兴。公密没，归于张仲谋询，政和间，遂登金门，祐陵置于宣和殿，为书符之用。靖康之乱，龙德宫服御多为都监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思陵欲诛之。子裳叔祖为棘卿，为之营救，止从远窜。其后北归，以此研谢子裳，至今藏于家。二研真希世之宝也。

38　明清尝于王莹夫瓘处见王荆公手书集句诗一纸云："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今不知在何所。

39　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梦中得《瑞鹤仙》一阕："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飚动幕。犹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归来洞天自乐。"未几，方腊盗起自桐庐，拥兵入杭。时美成方会客，闻之，仓黄出奔，趋西湖之坟庵。次郊外，适际残腊，落日在山，忽见故人之妾，徒步亦为

逃避计。约下马，小饮于道旁旗亭，闻莺声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余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逾月贼平，入城，则故居皆遭蹂践，旋营缉而处。继而得请提举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尝自记甚详。今偶失其本，姑追记其略而书于编。

40　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一作见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转清商。　暗想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拟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新绿、待月，皆簿厅亭轩之名也。俞羲仲云。

41　曾文肃初与蔡元长兄弟皆临川王氏之亲党，后来位势既隆，遂为仇敌。崇宁初，文肃为元长攘其相位。文肃以观文守南徐，时元度帅维扬，赴镇过郡，元度开燕甚勤，自为口号云："并居二府，同事三朝。怅契阔于当年，喜逢迎于斯地。"又云："对掌紫枢参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谬为恭敬如是，而中实不然。已而兴狱，文肃遂迁衡阳。

42　元祐初，滕章敏帅定武时，耿晞道南仲为教授。偶燕集郡僚，章敏席间作诗，坐客皆和，独晞道辞云："某以经义过省，不习为诗。"章敏之婿何洵直，滑稽名世，忽云："熙宁中，裕宁后苑射弓，而殿帅林广云'不能'，上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阖坐大笑。"黄六丈叔愚云。

43　李处迈，邯郸之孙。政和初，以直秘阁知相州。外甥张澄如莹，繇宗女夫为承节郎，侍行，掌扎牍之寄。时聂贲远山为郡博士，王将明甫为决曹掾。如莹处甥馆，既与二公往还，且周旋甚至，悉皆怀

感。王、聂同年生也，始甚欢；而聂于乐籍中有所属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聂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后，甫改名黼，为相，荐如莹易文阶，除枢密院编修，已而更秩为郎。聂后以蔡元长称其刚方有立，荐之，改名昌，擢侍从。黼大用事，贬聂散官，安置衡州，益衔黼矣。靖康，时事大变，召登政府。黼之诛死，聂有力焉。而聂亦以是岁出使至绛州，被害。黼初败，如莹踪迹颇危，赖聂之回互，竟无它。南渡之后，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拜庆远军节目以终。四十三年无一日居闲，中兴以来，如莹一人而已。孙长文云。

44　徐干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出知常州。尝自制《转调二郎神》之词云："闷来弹鹊，又搅碎，一帘花影。谩试着春衫，还思纤手，薰彻金虬烬冷。动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来多病。嗟旧日沈腰，如今潘鬓，怎堪临镜？　重省。别时泪滴，罗襟犹凝。为我厌厌，日高慵起，长托春酲未醒。雁足不来，马蹄难驻，门掩一亭芳景。空伫立，尽日栏干倚遍，昼长人静。"既成，会开封尹李孝寿来牧吴门。李以严治京兆，号李阎罗。道出郡下，干臣大合乐燕劳之，喻群娼令讴此词，必待其问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询之，干臣蹙頞云："某顷有一侍婢，色艺冠绝。前岁以亡室不容，逐去。今闻在苏州一兵官处，屡遣信欲复来，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赋此。词中所叙，多其书中语。今焉适有天幸，公拥麾于彼，不审能为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难，可无虑也。"既次无锡，宾赞者请受谒次第。李云："郡官当至枫桥。"桥距城十里而远。翌日，舣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风股栗。李一阅刺字，忽大怒云："都监在法不许出城，乃亦至此，使郡中万一有火盗之虞，岂不殆哉！"斥都监下阶，荷校送狱。又数日，取其供牍判奏字。其家震惧求援，宛转哀鸣致恳。李笑云："且还徐典乐之妾了来理会。"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后舍之。曾仲恭云。

45　东坡先生出帅定武，黄门以书荐士往谒之。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昔有人发冢，极费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语盗曰：‘公岂不闻此山号首阳，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盗慊然而去。又往它山，镢治方半，忽见前日裸衣男子从后拊其背曰：‘勿开，勿开，此乃舍弟墓也。’”徐敦立云。

46　政和建艮岳，异花奇石，来自东南，不可名状。忽灵壁县贡一巨石，高二十余丈，周围称是。舟载至京师，毁水门楼以入，千夫舁之不动。或启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异之。”祐陵亲洒宸翰云：“庆云万态奇峰。”仍以金带一条挂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顷刻至苑中。李平仲云。

47　潘兑，字说之，吴门人，仕祐陵为侍从。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时郡民朱勔以幸进，宠眷无比。父冲殂，勔护丧归葬乡间，倾城出迓，而潘独不往。潘之先茔，适有山林形势，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杜门弗纳。勔恃恩自恣，遣人讽之，且席以薰天之势。潘一切拒之。勔归京师，果诉于上，降御笔夺之。已而又讹御史诬之以罪，而褫潘之职。虽抑之于一时，而吴人至今称之。曾育当时云。

48　祐陵时有僧妙应者，江南人，往来京、洛间，能知人休咎。其说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无定止。饮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为“风和尚”。蔡元长褫职居钱塘，一日忽直造其堂，书诗一绝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摇头摆脑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张牙劈口吃众生。”又书其下云：“众生受苦，两纪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绍兴初，犹在广中，蜕寂于柳州。明清《投辖录》中亦书其略。苏训直玭云。

49　蔡攸尝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连沃数巨觥，屡至颠仆。赐之未

已，攸再拜以恳曰："臣鼠量已穷，逮将委顿，愿陛下怜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杀一司马光矣。"始知温公虽遭贬斥于一时，而九重固自敬服如此。乐寿之云。

50　李彦思邈，曾文肃之甥，早岁及第，文采为政，称于一时。蔡元长与之连，初亦喜之。后元长与文肃交恶，始恶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归，时元长以师垣秉钧。入谒之后，元长语其所厚曰："李邈面目如此，所欠一黥耳。"彦思闻之皇恐，即上书欲愿投笔。比再见元长，元长曰："公乞易武，早已降旨换授庄宅使矣。"邈闻语，即趋廷下，效使臣之喏云："李邈谢太师！"更不再升阶而出。元长笑云："李彦思元来了得遮一解。"即除知保州见阙。中父舅云。

51　詹大和坚老来京师，省试罢，坐微累下大理。时李传正端初为少卿，初入之时，坚老哀鸣曰："某远方举人，不幸抵此，祈公怜之。"端初怒，操俚谈诟曰："子觜尖如此，诚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所犯既轻，在法应释，得以无事。自此各不相闻。后十余年，端初为淮南路转运副使，既及瓜，坚老自郎官出为代。端初固忘之，而坚老心未能平也。相见各叙昧生平而已。既再见，端初颇省其面目，犹不记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岂尝解后朝路中邪？风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坚老答曰："风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见。但不知比往时觜不尖否？"端初愧怍而竄。端初有子，即粹伯处全也。粹伯乃外祖之遗体，不但曾氏之指节可验，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隐，礼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传正，邯郸公淑孙也。

52　凤翔府太平观主道士张景先，出入黄安中之门甚久。安中坐此，弹章中颇及之。有闽人黄谦者，狡狯人也，自买度牒，远投景先，求为弟子，因得以识安中。后归闽，遂住武夷山，每对客，必目安中为家兄。人以其名连《易》卦，颇以为然。安中至里中焚黄，谦亦谒之，

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礼之。逮安中北还，谦宣言送伯氏出闽，以山轿迹其后，所至官吏睢所睹，示不疑也。安中既多在北方，而闽距京师稍远，安中名重一时，谦借其声势，大为奸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侄归邵武，间有客道其事者，侄大不平，云："须当痛治之。"谦伺其来，候于道左伏谒，礼甚恭。方欲诘其事，谦曰："无广此言，聊假虎威耳。"举初甚厚，遂为款留数日，不问而去。自是众益信之。人之无良有如是者。谦后至政和间，遂得幸为道官。黄宋翰云。

53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监仓任满至京师，茫然无所向，会梁师成赐第初成，极天下之华丽，许士庶入观，履道髽两角，以小篮贮笔墨径入，就其新堂大书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掷笔而出。主隶辈见其人物伟胜，词翰妙绝，众目叵侧。时方崇尚道教，直以为神仙降临，不敢呵止，亟以报师成。师成读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见。索其它文，益以击节，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基于此也。谢景思云。

54　刘跛子者，洛阳人。知人死生祸福，岁一至京师。前辈杂说中多记之。至宣和犹在，蔡元长正炎盛，闻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养福田院之类。即令其子絛屏骑从往访之，跛子以手挥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砾，用土书一"退"字，更无它语。絛归，以告于元长，元长悟其言而不能用，遂至于败。

55　蔡元长帅成都，尝令费孝先画卦影，历历悉见后来，无差豪之失。末后画小池，龙跃其中。又画两日两月，一屋有鸱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晓其理。后元长南窜，死于潭州昌明寺，始悟焉。蔡徽云。

56　蔡元长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豕突，尽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靖康初，下籍没之诏，适毛达可友守杭州，达

可，元长门下士也，缓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隐逾半，所以蔡氏之后皆不贫。又尝以金银宝货四十担寄其族人家海盐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诛窜，不暇往索，尽掩为己有。至今海盐蔡氏，富冠浙右。胡元功云。

57　绍圣初，治元祐党人。秦少游出为杭州通判，坐以修史诋诬，道贬监处州酒税。在任，两浙运使胡宗哲观望罗织，劾其败坏场务，始送郴州编管。黄鲁直罢守当涂，寓居荆南，作《承天院塔记》，湖北转运判官陈举迎合中司赵正夫，发其中含谤讪，遂编管宜州。陈举者，乃宗哲之婿，可谓冰清玉润也。

58　苏在廷元老，东坡先生之从孙，自幼即卓然，东坡许之。元符末入太学，东坡已度海。每与其书，委曲详尽。宣和中，历馆职、郎曹、奉常。言者论其宗元祐学术，罢为宫观。而谢表乃云：“念昔党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颇少之。张文老云。

59　靖康中，蔡元长父子既败，言者攻之，发其奸恶，不遗余力，盖其门下士如杨中立、孙仲益之类是也。李泰发光时为侍御史，独不露章，且劝勿为大甚，坐是责监汀州酒税。谢表云：“当垂涕止弯弓之射，人以为狂。然临危多下石之徒，臣则不敢。”士大夫多称之。陆务观云。

60　张邦昌僭位，国号大楚。其坐罪，始责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贬所，寓居于郡中天宁寺。寺有平楚楼，取唐沈传师“目伤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马伸赐死，读诏毕，张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事者趣迫登楼，张仰首，急睹三字，长叹就缢。钱秉之元成云。

61　赵德夫明诚《金石录》云：“唐韦绚著《刘公嘉话》，载武氏

诸碑，一夕风雨，失龟趺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已而武元衡遇害。后来考之，武字皆完，龟首固自若。韦绚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说传记不足信也。”明清后见《元和姓纂》，绚乃执谊之子，其虚诞有从来也。

62　建炎戊申冬，高宗驻跸维扬，时未经兵烬，井邑全盛。向子固叔坚来赴，调于行在所，冠盖阗委。偶邂逅金坛士子郭珣瑜者，因与共处于天宁寺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觉而语云：“有一事甚异。适梦吾服金紫来领此郡，皆荆榛瓦砾之场，非复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辈相迎，皆萧索可怜。公衣绿袍于众客中。不可晓也。”已而虏人南寇，六飞渡江，城之内外悉遭焚毁。后二十年，叔坚果握帅符。郭登第未久，为郡博士，迓于郊外。始悟前梦，相与感叹。向荆父云。

63　康倬字为章，元祐名将识之子。少日不拘细行。游京师，生计既荡析，遂偶一娼。始来，即诡其姓名曰李宣德。情意既洽，妇人者亦恋恋不忍舍。为章谓曰：“吾既无室家，汝肯从我南下为偕老之计乎？”娼大然之。橐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遗姥。指天誓日，不相弃背。买舟出都门，沿汴行裁数里，相与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为章解缆亟发。娼拗怒，戟手于河浒，为章弗顾也。娼既为其所绐，仓黄还家。后数年，为章再到京师，过其门，娼母子即呼街卒录之。为章略无惮色。时李孝寿尹开封，威令凛然。既至府，为章自言平时未尝至都下，无由识此曹，恐有貌相肖者，愿试询之。尹以问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为章遽云：“己即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诚倬也，取文书来。”为章探怀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抚案大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奸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杖娼之母子，令众通衢；慰劳为章而遣之。李尹自以谓益显神明之政矣。为章自此折节读书，易文资，有名于世。后来事浸露，李尹闻之，尝以语外祖曰：“仆为京兆，而康为章能作此奇事，可谓大胆矣！”与之，其子也。宏父舅云。

64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为枢密院计议官。履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状，裹华阳巾，缠足极弯，长于钩距。同舍王佾公为尝戏语之曰：“君唐明皇时四人合而为一，何邪？”向曰：“愿闻之。”公为曰：“君状类黄幡绰，头巾类叶法善，脚类杨贵妃，心肠似安禄山。”席间一笑。履方不欢。后程致道行其祠部员外郎告词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戏之。向止叔云。

65　宋道方毅叔以医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请，病者扶携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忧去。杀此人，不过斥责。”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内不痊，则吾当诛汝以徇众。”毅叔曰：“容为诊之。”既而曰：“尚可活。”处以丹剂，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时相困辱，然岂可不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车，从妓乐，酬以千缗，俾群卒负于前，增以彩酿，导引还其家。旬日后，田母病复作，呼之，则全家遁去，田母遂殂。盖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药缓其死耳。程可久云。

66　王况字子亨，本士人，为南京宋毅叔婿。毅叔既以医名擅南北，况初传其学，未精，薄游京师，甚凄然。会盐法忽变，有大贾睹揭示，失惊吐舌，遂不能复入。经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国医不能疗。其家忧惧，榜于市曰：“有治之者，当以千万为谢。”况利其所售之厚，姑往应其求。既见贾之状，忽发笑不能制，心以谓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诘之，况谬为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辇毂之大如此，乃无人治此小疾耳！”语主人家曰：“试取《针经》来。”况谩检之，偶有穴与其疾似是者，况曰：“尔家当勒状与我，万一不能活，则勿尤我。当为若针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从之。急针舌之底，抽针之际，其人若委顿状，顷刻舌遂伸缩如平时矣。其家大喜，谢之如约，又为之延誉，自是翕然名动京师。既小康，始得尽心《肘后》之书，卒有闻于

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况后以医得幸，宣和中为朝请大夫。著《全生指迷论》一书，医者多用之。外舅云。

67　杨介吉老者，泗州人，以医术闻四方。有儒生李氏子，弃业，愿娶其女，以受其学。执子婿礼甚恭，吉老尽以精微告之。一日，有灵壁县富家妇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视脉云："肠胃间有所苦邪？"妇曰："肠中痛不可忍，而大便从小便中出。医者皆以谓无此证，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试为筹之。若姑服我之药，三日当有瘳。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元子数十粒，煎黄耆汤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脓血数升而愈。富家大喜，赠钱五十万。置酒以问之，曰："始切脉时，觉芤脉现于肠部。王叔和《脉诀》云：'寸芤积血在胸中，关内逢芤肠里痈。'此痈生肠内所以致。然所服者，乃云母膏为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医矣。李后以医科及第，至博士。李稙元秀，即其从子也。王宪臣云。

68　王称定观者，元符殿帅恩之子。有才学，好与元祐故家游。范元实温《潜溪诗眼》中亦称其能诗。政和末，为殿中监，年二十八矣，眷柬甚渥。少年贵仕，酒色自娱。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异人，能制丹砂，服之可以长生久视。炼治经岁而成，色如紫金。卿为试之。"定观忻跃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觉胸间烦燥之甚。俄顷，烟从口中出。急扶归，已不救。既殓之后，但闻棺中剥啄之声，莫测所以。已而火出其内，顷刻之间遂成烈焰，室庐尽焚。开封府尹亟来救之，延烧数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余烬中，亦可怪也。范子济云。

69　丁广者，明清里中老儒也。与祖父为辈行，尝任保州教授。郡将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以酒色沈纵。会有道人过郡，自言数百岁，能炼大丹，服之可以饱耆欲，而康强无疾，然后飞升度世。

守、贰馆之，以先生之礼事之。选日创丹灶，依其法炼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属天，置酒大合乐相庆，然后尝之。广闻之，裁书以献，乞取刀圭，以养病身。道人者以其骨凡，不肯与。守、贰怜之，为请，仅得半粒。广忻然服之。不数日，郡将、通判皆疽发于背。道人宵遁。守、贰相继告殂。广腰间亦生疖，甚皇恐，亟饮地浆解之，得愈。明年考满改秩，归里中，疾复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觉热躁，因澡身，水入创口中，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并书之于此，以为世诫云。

70　秦会之初自虏中还朝，泛海至楚州。楚守杨揆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揆曰："万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辨矣。"揆于是遣人阴加防闲，护送至会稽。会之既相，访寻当可，官其二子。揆屏迹天台，不敢出者逾二十年。会之末年，始得刘景，以为台州守，欲与綦、谢二家并治之，而会之死。高宗偶记其姓名，召用之，后为次对，累典名藩。斯亦命也。

71　毌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

72　明清《第三录》载秦会之靖康末议状全篇。比见表侄常保孙言：尝闻之于游定夫之孙九言云：乃马伸先觉之文也。初，会之为御史中丞，虏人议立张邦昌以主中国。先觉为监察御史，抗言于稠人广坐中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可坐视缄默，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会之不答。少焉属藁，遂就呼台史连名书之。会之既为台长，则当列于首。以呈会之，会之犹豫。先觉帅同僚合辞力请，会之不得已，始肯书名。先觉遣人疾驰，以达虏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犹云"桧等"也。

先觉中兴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称于一时，为汪、黄所挤，责监濮州酒税。后高宗思之，以九列召，示以大用，而先觉已死。会之还自虏中，扬言已功，尽掠其美名，遂取富贵，位极人臣，势冠今古。先觉子孙，漂泊闽中。先觉有甥何琉者，慷慨自任，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马氏子止之云：“秦会之凶焰方炽，其可犯邪！”绍兴乙亥春，琉忽梦先觉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将败，趣使往陈之。琉即持其藁以叫阍。会之大怒，诬以他罪，下琉大理，窜岭外。抵流所未几，而会之果殂。其家讼冤，诏复琉故官，后至员郎。先觉忠绩，遂别白于时。游与马邻墙而居，得其详云。

73　秦会之、范觉民同在庙堂，二公不相咸。虏骑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临江军，弃城而走；抚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会之妇翁也，觉民欲宽之。会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质于贼，甚么话不曾说，岂可贷邪！”盖诋觉民尝仕伪楚耳。

74　秦熺，本王㬇之孽子。㬇妻郑氏，达夫之女。㬇繇妇家而早达，郑氏怙势而妒。熺既诞，即逐其所生，以熺为会之乞子。会之任中司，虏拘北去，夫妇偕行，独留熺于会之夫人伯父王仲嶷丰父家。丰父子时憍而傲，每凌侮之。其后会之用其亲党，遍跻要途，独时每以参议官处之。王浚明云。

75　王仲嶷字丰父，歧公暮子，有风采，善词翰，四六尤工。以名字典郡。政和末，为中大夫，守会稽，颇著绩效，如乾湖为田、导水入海是也。童贯时方用事，贯苦脚气，或云杨梅仁可疗是疾，丰父裒五十石以献之，才可知矣。后擢待制。再任不历贴职，径登次对，前后惟丰父一人。初，歧公为首台，元丰末命。或云，歧公有异议。绍圣亲政，追贬万安军司户，诸子皆勒停，不得入国门；夺所赐第，以予王荆公家。崇宁初，以为臣不忠，列党籍碑。至是，丰父既有内援，而又郑达

夫歧公之婿，相与申理，遂洗前诬，诏尽复歧公爵谥。祐陵又题其墓刻云：“元丰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笔云：“嘉祐中，英宗立为皇子，王珪时为学士，预闻大议。近因其子仲嶷以其诏藁来上，始得究其本末。乃知神考擢置政府，厥有攸在。协赞事功，维持法度，十有六年。元丰末，上自有子，发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庙。坠碑未立，恻然于怀。赐额亲笔书题。”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丰父谢表，有“金杯赐第，玉篆题碑”之对。建炎初，知袁州，虏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与马子约皆寓居永嘉。丰父兄仲山同时牧临川，以城降坐废。子约酒酣，戏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后秦会之再入相，会之，仲山婿也。丰父以启恳之云：“黄纸除书，久无心于梦寐；青毡旧物，尚有意于陶镕。”会之为开陈，诏复元官，奉祠放行。奏荐时，丰父寄禄已为通议大夫，不问职名，所以诸孙皆奏京秩。年八十余卒。有子晓，亦能文。

76　祖宗以来，帅蜀悉杂学士以上方为之。李璆西美坐蔡元长党，久摈不用。绍兴中，乃以女适秦会之夫人之弟王历，因而内相昵结，起帅泸南，已而复次对，制阃成都。自是蜀帅职始杀矣。其后曹筠、王刚中是也。张文老云。

77　熙宁三年，诏宗室出官从政于外方，惟不许入蜀。郑亨仲本秦会之所引，自温州判官，不数年登禁近，遂以资政殿大学士宣抚川、陕。亨仲驾驭诸将有理，诸将虽外敬而内惮之。适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与媒蘖，言其有跋扈状。秦闻之，谋于王显道唤。唤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风力者往制之。”因荐赵德夫不弃焉。于是创四川总领财赋，命德夫至坤维。得晁公武子止于冷落中，辟为干办公事，俾令采访亨仲阴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为总领司干办公事，越常制也。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彦忠者，相与物色其失上闻，遂兴大狱，窜籍亨仲，即召德夫为版曹云。张文老云。

78　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乡里山阳避寇南来，所携巨万。至临安，寓居吴山之下。舍馆甫定，而郡兵陈通等乱，囊橐悉为劫掠，一簪不遗，夫妇彷徨。宣仲昔在京师为学官日，与侍晨道士时若愚游，至是闻若愚用事贼间，姑往访之。一见，甚笃绨袍之义。且云：“吾从盗所得宝货盈屋。败露指日，悉录于官矣。纵尽以与君，无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两箧，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护出关而返。宣仲夫妇既幸脱厄，买舟趋霅川，来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馆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张子能婿也。外祖戏曰：“君真是没兴徐德言矣。”按堵之后，启箧视之，皆黄金也；计其所失，无毫厘之差。宣仲后坐姻党摈不用，借此得以自存焉。宣仲自云。

79　靖康初，秦会之自御史丐祠，归建康，僦舍以居。适当炎暑，上元宰张师言昌访之。会之语师言：“此屋粗可居，但每为西日所苦，奈何！得一凉棚备矣。”翌日未晓，但闻斤斧之声；会之起视之，则松棚已就。询之，匠者云：“县宇中方创一棚，昨日闻侍御之言，即辍以成此。”会之大喜。次年，会之入为中司，北去。又数年还朝，已而拜相。时师言年逾七十，会之于是就官簿中减去十岁，擢知楚州，把麾持节者又逾十年，然后挂冠，老于潜、皖，近九十而终。师言诗文甚佳，多传于外。李元度云。

80　陈彦育序，丹扬士子。从后湖苏养直学诗，造其三昧。向伯恭为浙漕，访养直于隐居，彦育适在坐，一见喜之，邀与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爱姬寇氏嫁之携归。逾年，伯恭登从班，乃启于思陵云：“寇氏，莱公之元孙，其后独有此一女，乞以一官与其夫。”陈序遂诏特补和州文学。伯恭为自制簪裳靴笏，令人赍黄牒往并授之，并以白金为饷。彦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书人至，彦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补牒，见其姓名，始拜命。望逾意表，不胜惊喜。闾巷为之改观。其后终

于删定官。明清有其诗一秩，至今尚存也。向止叔云。

81　明清壬子岁仕宁国，得王俊所首岳侯状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差充京东东路兵马钤辖御前前军副统制王俊右。俊于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来，张太尉使奴厮儿庆童来请俊去说话。俊到张太尉衙，令虞候报覆，请俊入宅，在莲花池东面一亭子上。张太尉先与一和尚何泽，点着烛，对面坐地说话。俊到时，何泽更不与俊相揖，便起向灯影黑处潜去。俊于张太尉面前唱喏。坐间，张太尉不作声。良久问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张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里去？’张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则无事也。有甚烦恼？’张太尉道：‘恐有后命。’俊道：‘有后命如何？’张太尉道：‘你理会不得？我与相公从微相随，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翻朝见，我去则不必来也！’俊道：‘向日范将军被罪，朝廷赐死。俊与范将军从微相随，俊元是雄威副都头，转至正使，皆是范将军。兼系右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心怀忠义，到今朝廷何曾赐罪？太尉不须别生疑虑。’张太尉道：‘更说与你。我相公处有人来，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张太尉道：‘我遮人马动，则便是救他也。’俊道：‘动后甚意似？’张太尉道：‘这里将人马老小，尽底移去襄阳府不动，只在那驻札。朝廷知，必使岳相公来弹压抚喻。’俊道：‘太尉不得动。人道若太尉动人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张太尉道：‘你理会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来时，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相公来时，我将人马分布，自据襄阳府。’俊道：‘诸军人马，如何起发得？’张太尉道：‘我虏劫舟船，尽装载步人老小，令马军便陆路前去。’俊道：‘且看国家患难之际，且更消停。’张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时，你便听我言语。’俊道：‘恐军中不伏者多。’张太尉道：‘谁敢不伏？傅选道伏我不伏？’俊道：‘傅统制慷慨之人，丈夫刚气，必不肯伏。’张太尉

道：‘待有不伏者剿杀。’俊道：‘这军马做甚名目起发？’张太尉道：‘你问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发。我须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阳府，后面张相公遣人马来追袭如何？’张太尉道：‘必不敢来赶我。投他人马来到这里时，我已到襄阳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阳府，张相公必不肯休，继续前来收捕，如何？’张太尉道：‘我又何惧！’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来夹攻。太尉南面有张相公人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处置？’张太尉冷笑：‘我别有道理。待我遮里兵才动，先使人将文字去与番人。万一支吾不前，交番人发人马助我。’俊道：‘诸军人马老小数十万，襄阳府粮如何？’张太尉道：‘这里粮尽数著船装载前去。郢州也有粮，襄阳府也有粮，可吃得一年。’俊道：‘如何这里数路应副，钱粮尚有不前？那里些小粮，一年已后无粮，如何？’张太尉道：‘我那里一年已外不别做转动？我那里不一年，交番人必退。我迟则迟动，疾则疾动，你安排着。’张太尉又道：‘我如今动后，背嵬、游奕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张太尉道：‘姚观察背嵬王刚、张应、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明日来，我这里聚厅时，你请姚观察、王刚、张应、李璋，云你衙里吃饭，说与我这言语。说道张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后命。今自家濂都出岳相公门下，若诸军人马有语言，交我怎生置御？我东则东，随他人。我又不是都统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濂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后，俊归来本家。次日天晓二十三日早，众统制官到张太尉衙前，张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观察，于教场内亭子西边坐地。姚观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张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烦恼。道破言语，交俊来问观察如何？’姚观察道：‘既相公不来时，张太尉管军事。节都在张太尉也。’俊问观察道：‘将来诸军乱后如何？’姚观察道：‘与他弹压，不可交乱，恐坏了这军人马。你做我覆知太尉，缓缓地，且看国家患难面。’道罢，各散去，更不曾说张太尉所言事节。俊去见张太尉，唱喏。张太尉道：‘夜来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请王

刚等，只与姚观察说话。来覆太尉道：恐兵乱后，不可不弹压。我游奕一军，钤束得整齐，必不到得生事。’张太尉道：‘既姚观察卖弄道他人马整齐，我做得尤稳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来。自后不曾说话。九月初一日，张太尉起发赴枢密院行府，俊去辞，张太尉道：‘王统制，你后面粗重物事转换了著。我去后，将来必共这懑一处。你收拾，等我来叫你。’重念俊元系东平府雄威第八长。行日本府阙粮，诸营军兵呼千等结连俊，欲劫东平府作过，当时俊食禄本营，不敢负于国家，又不忍弃老母，遂经安抚司告首，奉圣旨补本营副都头。后来继而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从军旅于京城下，与金人相敌斩首，及俊口内中箭，射落二齿，奉圣旨特换授成忠郎。后来并系立战功，转至今来官资。俊尽节仰报朝廷。今来张太尉结连俊起事，俊不敢负于国家，欲伺候将来赴枢密行府日，面诣张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统王太尉别有出入，张太尉后面别起事背叛，临时力所不及，使俊陷于不义。俊已于初七日面覆都统王太尉讫。今月初八日纳状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实，乞依军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来，立到战功，所至今来官资，即不曾有分毫过犯。所有俊应干告敕宣札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等补副尉都头宣缴申外，庶晓俊忠义，不曾作过不敢负于国家。谨具状披告，伏候指挥。”次岁，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岳侯之坐死，乃以尝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十三次，以为抗拒诏命。初不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义。又云：“岳云与张宪书，通谋为乱。”所供虽尝移缄，既不曾达，继复焚如，亦不知其词云何，且与元首状了无干涉。锻炼虽极，而不得实情，的见诬罔，孰所为据，而遽皆处极典，览之拂膺！傥非后来诏书湔洗追褒，则没地衔冤于无穷。所可恨者，使当时推鞫酷吏漏网，不正刑典耳！王俊者，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转资，晚以裨将而妄讦主帅，遂饕富贵。驵卒钤奴，一时倾崄，不足比数。考其终始之间，可谓怪矣。首状虽甚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82　田登知南都。一日词状，忽二人扶一癃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为盗。某年日某处火烧若干家，即某为之。假此为奸，至于杀人。或有获者，皆冤也。前后皆百余所，未尝败露。后来所积既多，因而成家，遂不复出。所扶之人，即其孙也。今年逾八十，自陈于垂死之际，欲得后人知之而已。”登大惊鄂，命左右缚之，则已殂矣。程可久云。

83　马子约纯负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长之。建炎中，吕元直作相，子约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见阙，公可往否？”子约曰：“领钧旨。待先去为相公盖一宅子奉候。”朱新仲云。

84　靖康之末，二圣北狩，四海震动，士大夫救死不暇，往来贼中，洋洋自得者，吴幵、莫俦二人，路人所知也，事定皆窜逐岭外。秦会之为小官时，幵在禁林，尝封章荐之，疏见其文集中，称道再三，秦由此进用。后为相，遂放二人逐便。幵，滁人也，内自愧怍，不敢还里，卜居于赣上。秦乃以其婿曾端伯慥知虔州。

85　国朝以来，六曹尚书寄禄，今之金紫银青光禄大夫之官也。虽不登二府，亦循途而迁。国初，如窦仪、陶谷、邢昺，后来杨文庄、张忠定、晁文元、孙宣公、马忠肃、余襄公。元丰官制后易今名，如滕章敏、王懿敏、王懿恪、范蜀公之类。祐陵时，温万石、孟昌龄、王革父子、宋乔年、盛章、詹度，皆为金紫银青光禄大夫，极多，不止此。中兴后，宋贶益谦、洪景卢迈俱宣奉大夫，上课陈乞，悉柅不行。

86　李伯时自画其所蓄古器为一图，极其精妙。旧在上蔡毕少董良史处。少董尝从先人求识于后。少董死，乃归秦伯阳熺。其后流转于其婿林子长桷，今为王顺伯厚之所得。真一时之奇物也。先人跋语

云："右《古器图》，龙眠李伯时所藏，因论著自画，以为图也。今藏予友毕少董家。凡先秦古器源流，莫先于此轴矣。昔孔子删《诗》、《书》，以尧、舜、殷、周为终始，至于《系辞》，言三皇之道，则罔罟、耒耨、衣裳、舟楫所从来者而，继之曰：'后世圣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于古也。'本朝自欧阳子、刘遷父始辑三代鼎彝，张而明之曰：'自古圣贤所以不朽者，未必有托于物，然固有托于圣贤而取重于人者。'欧阳子肇此论，而龙眠赓续，然后涣然大备。所谓'三代邈矣，万一不存，左右采获，几见全古'，惟龙眠可以当之也。此图既物之难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闻道知经，为朝廷识拔，则陈圣人之大法，指陈根源，贯万古惟一理，其将以春秋侍帝傍矣。"顺伯录以见予。

87　靖康之乱，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后，有礼部老吏刘士祥者，大为奸利。士子之桀黠者，相与表里，云"某岁曾经省试下合该年免"，既下部，则士祥但云"省记到"，因而侥幸，遂获推恩者不知其数。薛叔器云。

88　张彦实构括，番昜人，子公参政大父行。有《东窗集》行于世。自知广德军秩满造朝，除著作郎。秦会之当轴，其兄楚材为秘书少监，约彦实观梅于西湖。楚材有诗，彦实次其韵云："天上新骖宝辂回，看花仍趁雪英开。折归忍负金蕉叶，笑插新临玉镜台。女堞未须翻角调，锦囊先喜助诗材。少蓬自是调羹手，叶底应寻好句来。"时楚材再婚，故及玉镜台事。会之见之，大称赏曰："旦夕当以文字官相处。"迁擢左史，再迁而掌外制。杨原仲并居西掖，代言多彦实与之润色。初亦无他。彦实偶戏成二毫笔绝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笔阵仍推兔作锋。未用吹毛强分别，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为诮己，大怒诉于会之，讠术言路弹之。彦实以本官罢为宫祠。谢表云："虽造化之有

生有杀，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赏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数年，求休致。先除次对，帅南昌。虽生不及拜命，而身后尽得侍从恩数。

89　绍兴壬戌夏，显仁皇后归就九重之养，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宁殿赋》以进云：“臣闻乾天称父，坤地称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无以加也。是以圆首方足，皆仰之、寿之、欲报、欲奉，无不极尽。由古以来，圣人之盛，莫过尧舜，而孟子以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继大人之照，宜日中之丰，体尧迈舜，宪古明王，以治天下，发为号令典诰，庙谟宸断，亲仁善邻，开物成务者，莫不以孝为首。臣闻孔子谓曾参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扈从未还，愿见之心，致轸宵旰；四方兆民，延颈指日，以冀来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邻邦修睦，櫜弓箙矢，息师偃革，寰宇之间，遂臻安堵。恭奉䡾驾，言归阙庭。凡在动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膺奋！逦观古初，夐无前此。臣伏以老氏三宝，以慈为首；乾元之道，万国咸宁。洪惟慈宁之殿，合为嘉名，超轶前世。致安之道，繇是以始。形势制作，焕乎其有文章，仪刑万邦，风化际薄，无所不及。若尧之光被四表，舜之丕冒海隅苍生者，行见于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长当世，薰陶渐摩，德义之人，目睹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颂良图，协恭式，化成规，诚开金石，感动远迩，以彰圣治莫大之庆，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辄因殿之名，以推原万一。至于辞意浅陋，言语肤率，不能抉奇摘异以为伟，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谨昧死再拜而作赋焉。臣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载也，海宇澄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绍洪基于大明。迩安远至，措刑寝兵。人熙熙兮春台，物荡荡兮由庚。六服承德，众心成城。所以复炎德之辉，而迓周邦之衡。先是䡾驾从狩邻国，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来归，欢动九域。乃命群工，择基之隆，储祥之胜，坼建问安之上宫。列辟肃然而赴职，百执枪然而效忠。爰即行阙，以成厥功。于是上高拟

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缛，屏含元之侈丽，揆太极之宸模，就坤灵之宝势。乃诹龟筮，龟筮协从；乃稽万物，万物无异。帝曰钦哉，乃彰鸿名。慈以覆育于天下，宁以镇服于寰瀛。盖将昭徽音于太姒，而表思齐于周京者也。有严有凭，或降或升。揆之以日，筑之登登。经始勿亟，百堵皆兴，伎者献其伎，能者精其能。否往兮泰来，阖决兮垠开。仓昊驰耀兮，黄祇助培。运郢硕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万杵散雨兮，千鑱转雷；离娄督绳兮，而公输削墨；夏育治砾兮，孟贲掇荄。声隆隆兮伐乔枚，势轞轞兮豁层厓。长林巨植兮，千年之产而万年之材。辗如闯、直如矗兮，崔嵬于时。山壤献灵，川流效祉。陆架水浮，风屯云委。辐凑鳞集，衡行栉比，以萃于殿之址也。于是匠氏经营，百艺骈并。砺焉而砺，硎焉而硎。高下曲折，涂塈丹青。此兴造之本意，而动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岌嶪，九门参空而伶俜。阙百常兮屋十寻，皆㨗爵兮建瓴。儋儋千栭，闲闲旅楹。岫绮对砌，窗霞翼檽。彤墀洋洋，金碧煌煌。神鸱展吻而呀呀，文犀厌牖而赫张。宝排象拱，列星间梁。撩桶栾楶，黼藻铅黄。玫瑰玳瑁，翡翠明珰。方疏圆井，琑连斗扛。枅欀上承，柱石下当。腾双猊兮盘础，刻怒兕兮伏相。其蟠也颜九渊之虬屈，其翥也若千仞之凤翔。或倒文漆于卫社，或荐孤桐于峄阳。乌柭横截，缃蘖交相。第栲栵与椅榎，积梗栅兮豫章。盖天下之奇干，尽羽粲而国欀。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輵轕巃嵸，飞云架空。出入兮日月，吸呼兮雨风。开重轩兮累玉，鳞万瓦兮游龙。高下发直，左右翼从。西八东九，金砾珉镕。平写三山之景，坐移群玉之峰。喜泄泄兮乐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瞳眬，挹天汉兮春容。观其巨镇在南，长江在东，前拥后顾，盘错窿隆。占皇图之奕奕，郁佳气之葱葱。天海相际，造化溟濛。雕题贯膂，大艑艏艨。寻撞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驰驱而致恭。采肃慎之楛矢，职夷黔之布賨。上则天目、於潜之山，凤凰南北之巅，巉岩巀嶭，窈窕回旋。状群羽之集麓，若万马之奔川。海门之潮，沧溟之渊，濠汹奔放，势如朝焉。皆足以小峭、函

而吞泾、渭，等河、雒而隘陇、岍。夫以此而驻跸，实一制而万全。然而不以为离宫，不以为别宇，而独以奉长乐之安，而为承颜之所，故能远迈汉唐，夸历三五，则虽兼天下之奉，极天下之贵，亦人所乐而天所与也！凡臣所铺翼而陈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吴之盛丽，九旗之容卫，六宫之深严，万物之侈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于无穷。于是俯而拜，仰而重曰：当乎法驾言归，宗祏生辉，千丈万骑，如指如摩，备一时之盛礼，庆万国之洪禧。望阊阖兮瑞霏微，觚棱兮祥威蕤。驭严严之玉辇，建飏飏之朱旗。华盖效杠，天骥骖非。增日星之光明，阒老幼之提携。千官之班兮鸳鹭，兆民之欣兮婴慕。喜愯动于堪舆，泽周流于道路。乐极者或至于抃跃，感深者争先于驰骛。沈澻晏然兮屏翳收风，叆叇不兴兮丰隆霁怒。双阙敞兮如升，万室昂兮如诉。若乃万寿诞日之辰，一人会朝之际。济济峨峨，群臣在位，皆辅皋而弼夔，过房、杜兮丙魏，奉玉卮兮琼甓，展采仪兮文陛。皇帝躬蹈事亲之美，以独高于万世。进退礼乐，抑崇下贵。隆帝业兮亿载，欢祝圣人兮千万岁。然后敷兹睿化，遍于中下，尊卑模范兮盈里闾，膏泽渗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农在野。百度修明，万几间暇，无有遐遗。睦如姻娅，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华。于是有客相谓曰：子闻今日之盛事欤？曰：然。嘻！为尧舜神人以和运，绍五帝狱讼讴歌，但无为而已矣，于致养以云何？岂若我皇躬勤俭之资，恢隆平之时，约己以奉太母之训，致美以化群黎之为。端壹心而应感，斥众异之盱睢，焕烂方册，照溢《书》《诗》哉！且客闻历代之制乎？土阶之卑，不免乎俭固；雕椽之饰，不免乎骄奢。鲁夸灵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称景福，而徒为制作之华。俱游观之是云，奚文辞之足夸！又岂若我皇绥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羲、娲哉！且上栋下宇，圣人所取也；至德要道，圣人之孝也；作可楚室，能修泮宫，诸侯之功也。与其论诸侯，曷若言圣道；与其言雄壮，曷若言圣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统。蒸哉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声无壅。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亲。当君享

九重之实，而亲安万乘之尊，盖匹夫之孝，曾、闵所难，不足以言。惟据域中之大，飨天下之养，然后为重也。已析而合，既失而得，然后为喜之至也！旷古所无，一旦在己，汉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数者，兼而有之，不特为四方之贺，又将为万世之光宠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礼之界，与天下齐。以是为固，巩于鼎龟；以是为宝，保若山溪。虽广八荒而为城，开溟、渤而为池，倚圆天而为盖，立栋梁于四维，亦奚有宜乎！于是再拜而歌曰：苍苍高旻，覆下民兮。与物为春，泽无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开，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议兮。法驾六騩，言还归兮。敕以慈宁，为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居之克安，若石磐兮。四方瞻观，化益宽兮。天人合应，助其证兮。光启中兴，祖武绳兮。绍复大运，法尧舜兮。旋泽曲轸，翕然顺兮。孝道克全，鉴上天兮。寿禄万年，其永延兮。圣人孝兮，感人深责。成贤辅兮，隽功克忱。广殿轩轩兮，巨厦深沉。晨昏之养兮，万乘亲临。财丰俗阜兮，写于薰琴。百姓克爱兮，诸侯克钦。亘万国兮，得其欢心。宫殿之制，已陈之矣；天子之孝，既备述矣；四方之心，见于斯矣；口软字碎，其言卑矣；欲昭圣孝，永无极矣；日月为字，天为卑矣！”许顗彦周跋云：“王仲信此赋，如河决泉涌，沛乎莫之能御也。天资辞源之壮，盖未之见。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轲，渊如庄周，壮如李斯，明如贾谊，哀如屈原，专如扬雄。’柳州论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愿吾仲信，兼用六语，而加意于庄、屈，当与古人并驱而争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辅以承家之学，经术文章，超迈今古；真草篆隶，沈著痛快；天文地理，星官历翁之所叹伏；肘后卜筮，三乘九流，无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写烟云，落笔人藏以为宝。奏赋之时，与范志能成大诏俱赴南宫。其后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父坎壈以终。兴言流涕，如昔人《二老归西伯赋》云：“一为尚父，一为饿者。”虽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90　蔡元长元符末间居钱塘，无憀中，春时往霅川，游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颇伟胜，元长即拈笔题云“超览堂”。适有一客在坐，自云能相字，起贺云：“以字占之，走召入见，而臣字旁观如月，四字居中，当在初夏。”已而果然。

91　蔡元度娶荆公之女，封福国夫人。止一子，子因仍是也。谈天者多言其寿命不永，元度夫妇忧之。一日，尽呼术者之有名，如林开之徒集于家，相与决其疑，云当止三十五岁。元度顾其室云：“吾夫妇老矣，可以放心，岂复见此逆境邪？”其后子因至乾道中寿八十而终。然其初以恩幸为徽猷阁学士，靖康初既，蔡氏败，例遭削夺，恰年三十五，盖其禄尽之岁。由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信也。

92　大观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楼，远望大江中灯焰明灭，坐客以为渔火。家祖曰：“不然，是必为奸者。”遣吏往捕之，顷刻而至，乃舟中盗铸钱。其模如火甲状，每出炉则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93　宣、政中，有两地，早从王荆公学，以经术自任，全乏文采。自建业移帅维扬，临发，作长短句题于赏心亭云：“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拥麾忽又向淮东，便咫尺，人千里。　画鼓一声催起。邦内人齐跪。江山有兴我重来，斟别酒，休辞泪。”官中以碧纱笼之。后有轻薄子过其下，刮去“有”字，改作“没”字，“我”字易作“你”字。往来观之，莫不启齿。

94　唐牛奇章《玄怪录》载：“萧至忠欲出猎，群兽求哀于山神云：‘当令巽二起风，滕六致雨。’翌日风雨，萧不复出郊。”建炎中，金寇驻楚、泗间，时张、韩拥兵于高邮。虏誓于众，整师大入。二将自料非其敌，深以为怯。将欲交锋之际，风雨大作，虏众辟易散走，损折甚多，因遂奏凯。范师厚直方，滑稽之雄也。为参赞军事。笑云：“焉知

张七、韩五，乃得巽二、滕六力邪！”闻者为之哄堂。

95　郑德象滋晚守京口，怠于为政。汤致远鹏举为两浙漕，宣言俟应办虏使，至郡按治之。时秦会之当国，德象求援于秦。盖宣和初，秦赴试南宫，郑为参详官，其所取也。至是，汤别秦以行，秦云：“郑德象久不通问，有少书信，烦为提携，达因面授之。”汤视缄题云：“禀目申呈判府显学侍郎先生。门下具位秦桧谨封。”汤得之，皤然而改。乃奏其治状，遂移帅江东。

96　靖康间，戎务方殷。有士子贾元孙者，多游大将之门，谈兵骋辩，顾揖不暇，自称“贾机宜”。时有甄陶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干事，大夫多使令之，号“甄保义”。空青先生尝戏以为对云：“甄保义非真保义，贾机宜是假机宜。”翟公巽每诵之于广坐，以为笑谈。元孙，建炎龙飞，为特奏名第一人。

97　明清绍兴壬午从外舅帅合肥。郡治前有《四丰碑》，屹然有楼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国德政碑》。李华文，张从申书。”天宝中所立也，词翰俱妙。念欲摹打，是时大兵后，工匠皆逃避未归。已而明清持牧贡造朝，私念复来必须偿此志。继而外舅易镇京口。后十年，明清赴寿春幕，道出于彼，始再往访之，则不复存。询之，云：“前岁武帅郭振者，取以砌城矣。”大以怅然。悍卒无知，亦何足责，付之一叹。

98　明清去夏扫松山阴，郡斋中见王成之信所刊其宝藏颜鲁公墨帖，自题其后，极为夸大，固已讶其字画不工，及观其后有云：“杨徽之、苏易简、张洎、钱易同观于玉堂之署。”尤为可疑。遂亟取玉堂题名及史册诸传考之：杨文庄初未尝入翰苑；虽苏太简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林十年，而钱希白以天圣四年方掌内制，距太简之在院，相去凡隔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五，是时方为儿童，何缘而同造金坡

邪？今春高邮守张仲思顾寄以其家藏秦少游所临兰亭刻置黄堂墨本见遗，后少游题云：“元丰二年八月书，时年五十九。”案：少游本传及志铭云：“以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龙井题名》：“元丰五年，三十六。”则又焉得元丰二年年五十九乎？二物皆赝甚明。由是而知凡入石跋识，不可不审也。

99　绍兴甲子岁，衢、婺大水，今首台余处恭未十岁，与里人共处一阁，凡数十辈在焉。阁被漂几沈，空中有声云：“余端礼在内，当为宰相，可令爱护之。”少选，一物如鼋鼍，其长十数丈，来负其阁，达于平地，一阁之人，皆得无它。又，三衢境内地名张步，溪中有石，里人号曰“团石”。有谶语云：“团石圜，出状元；团石仰，出宰相。”乙丑岁，水涸，石忽如圜镜。明年，刘文孺章魁天下。前岁大水，石乃侧仰，而去年余拜相。此与闽中“沙合南台”盖相似也。沈信叔詵云。

《易》贵多识前言往行，《诗》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至于多闻见则欲守约而守卓，寡闻见则曰无约而无卓。古人有取乎博洽者，于此可见。诚以寡陋之为吾病不浅也。范武之问殽烝，籍谈之忘司典，可以鉴矣。《礼记》有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世之旁搜广采，贪多务得者，其亦以自反、自强者，有以加力于其先，故其知识闻见之多，日以博洽，自然人鲜得而企及。雪溪先生秉太史笔，诸子仲信、仲言，史学得之家传。惟父子志趣高远，学问器识率加于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夐然与众不同。虽经史子集传记与夫九流百家道释之书，皆已餍饫，方且以为未足，而又求所未闻，访所未见，常有歉然不满之意。兹泰、华所以不得不高，溟、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欤。不谫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抠衣趋隅，在弟子列。所幸得从仲信、仲言游。仲信寓越之萧寺，不谫以敝庐密

迩，时一相过，未尝不剧谈终日，有补于茅塞为多。仲言后居甥馆于嘉禾，每兴契阔之叹。仲信著《京都岁时记》、《广古今同姓名录》；留心内典，作《补定水陆章句》；洞晓天文，作《新乾曜真形图》。此皆平昔幸得以窥一斑者。不宁惟是，其发为稗官小说，尤不碌碌。仲言著《投辖录》、《清林诗话》、《玉照新志》、《挥麈录》。昆季之所作，类皆出人意表，且学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博洽。虽名卿巨公，无不钦服敬慕，盖有自来。遂初尤丈，一时之鸿儒也，淹贯古今，罕见其比。一日，询仲言以天临殿与南唐中主画像，仲言详陈本末，无一不符。遂初惊愕叹仰，以为世不多得，至形诸《公送行泰倅诗》，拟欲告于上，收置史馆，不果。仲言又尝剀切上封事。不谫因不自揆，以拙句殿诸公后，有云“信史赊青简，封章室皂囊”者，以此。《挥麈》所录，尤仲言平日之用功深者。三复以观，非志不分、力不衰，加之歉然不满者，朝夕于怀，未易得此。是不可以无传也。《前录》先已刊行，《后录》、《余话》，不谫备数昭武日，仲言移书见委，顾浅见寡闻，亦欲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承命，因浼龙山张君得以继之。若夫博洽如仲言父子者，则勿以见诮可也。庆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仪赵不谫师厚父。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目　录

邵氏闻见录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录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邵氏闻见后录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后录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六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卷第二十九
卷第三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邵氏闻见录

［宋］邵伯温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录》，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名《闻见前录》，“前”字乃后人所加，以区别作者之子邵博所著《邵氏闻见后录》。二十卷，宋邵伯温撰。邵伯温（1056—1134），河南洛阳人，字子文，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邵雍（字尧夫，谥康节）之子。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表明本书主要是以绍述并阐扬其父及其密友的为人品性和政治见解为归旨的。其父邵雍治《易》学，隐居不仕，但颇关心时事，与当时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吕公著、富弼等过从甚密，特别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问题上，观点一致。因此，反映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很自然成为本书的重点。作者是坚定地站在反变法的立场上的，对新法之“弊害”，乃至王安石及其亲信的个人品质，作了详尽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而同时，也有比较客观记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派各有得失的内容。本书在反映这场斗争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所独具的价值，受到后代学者的高度重视。

现在可见的本书版本，主要有明《津逮秘书》本、清《学津讨原》本及民国涵芬楼夏敬观校本几种。今以校勘较精的涵芬楼夏校本为底本，校以《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和现存的宋、元、明钞本及有关史志，予以标点，校改之处不出校记。

邵氏闻见录序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则闻而知之，则见而知之。”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河南邵伯温书。

卷第一

太祖微时，游渭州潘原县，过泾州长武镇。寺僧守严者异其骨相，阴使画工图于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长武至凤翔，节度使王彦超不留，复入洛。枕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昼寝，有藏经院主僧见赤蛇出入帝鼻中，异之。帝寤，僧问所向，帝曰："欲见柴太尉于澶州，无以为资。"僧曰："某有一驴子可乘。"又以钱币为献，帝遂行。柴太尉一见奇之，留幕府。未几，太尉为天子，是谓周世宗。帝与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屡建大功，以至受禅。万世之基，实肇于澶州之行。帝即位，尽召诸节度使入觐。宴苑中，诸帅争起论功，惟彦超独曰："臣守藩无效，愿纳节备宿卫。"帝喜曰："前朝异世事安足论，彦超之言是也。"从容问彦超曰："卿当日不留我，何也？"彦超曰："涔蹄之水，不足以泽神龙。帝若为臣留，则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独令汝更作永兴节度一任。"长寿寺僧亦召见，帝欲官之，僧辞，乃以为天下都僧录，归洛。今永兴有彦超画像，长寿寺殿中亦有僧画像，皆伟人也。呜呼！圣人居草昧之际，独一僧识之，彦超虽不识，及对帝之言自有理，异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太祖与通并掌军政，通愚愎，将士皆怨之，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战功，故皆爱服归心焉。将北征，京师之人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讻讻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于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

尝劳抚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数匝，徐使复冠，召升殿，曰："后当改，姑赦汝，勿令外人闻也。"

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穀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已洞开，空无一物。寺僧云："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张舜民曰："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

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已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向非韩王谋虑深长，太祖深明果断，天下无复太平之日矣。圣贤之见，何其远哉！世谓韩王为人阴刻，当其用事时，以睚眦中伤人甚多，然子孙至今享福禄，国初大臣鲜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谕曰："功成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归，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战耶？姑徐

之，更为吾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钱布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呜呼！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刻不存矣。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汉高祖谓吴王濞曰：“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无反。”已而果然，艺祖亦云。

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荐曹彬为将，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帅，彬与美陛对，彬辞才力不逮，乞别选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谕彬曰：“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美汗下，不敢仰视。将行，夜召彬入禁中，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抚其背以遣曰：“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盖欲以恩德来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圣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即位，朝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则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礼器为对。帝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撤去。亟令进常膳，亲享毕，顾近臣曰：“却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至今太庙先进牙盘，后行礼。康节先生常曰：“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

东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宫，晋改曰大宁宫，周世宗虽加营缮，犹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图西京大

内，按以改作。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则叹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帝一日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

太祖登极未久，杜太后上仙，初从宣祖葬国门之南奉先寺。后命宰相范质为使，改卜，未得地。质罢，更命太宗为使，迁奉于永安陵。又欲迁远祖于西京之縠水，盖宣祖微时葬也。相并两冢，开圹皆白骨，不知辨，遂即坟为园，岁遣官并祭，洛人谓之"一寝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颐曰："为并葬择地者，可以谓之智矣。"

太祖猎近郊，所御马失，帝跃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马独不驯耶？"即以佩刀刺之。既而悔曰："吾为天子，数出游猎，马失又杀之，其过矣。"自此终身不复猎。

太祖朝，晋邸内臣奏请木场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敢动。呜呼！太祖于一木不忍暴用以违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有言，罢归寿州本镇。朝辞，太祖谕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第归镇，吾当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则已有妇乐氏，辞。帝曰："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以御龙直四人控御马载承衍归，遂尚秦国大长公主。乐氏厚资嫁之。帝谓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率先诸镇纳节，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谥正懿。承衍官至护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河中尹，薨，赠尚书令，追封郑王。呜呼！太祖驾驭英雄，听纳言谏，圣矣哉！

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呜呼！自非圣度宏远，安能服天下英雄如此。

伪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过眉州湖瀼渡，一宫嫔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后生子，今为孟氏不绝。昶治蜀有恩，国

人哭送之。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哭王滩。蜀初平，吕余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余庆奉诏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复思故主矣。

真宗皇帝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渊，京师震动。当时大臣有请幸金陵、幸西蜀者。左相毕文简公病不出，右相寇莱公独劝帝亲征，帝意乃决，遂幸澶渊。帝意不欲过河，寇公力请，高琼控帝马渡过浮梁。帝登城，六军望黄屋呼万岁，声动原野，士气大振。帝每使人觇莱公动息，或曰“寇准昼寝，鼻息如雷”，或曰“寇准方命庖人斫鲙”，帝乃安。既射杀死虏骁将顺国王挞览，虏惧请和，帝令择重臣报聘。莱公遣侍禁曹利用以往。帝曰：“凡虏所须，即许之。”莱公戒之曰：“若许过二十万金币，吾斩若矣。”和议成，诸将请设伏邀击，可使虏匹马不返。莱公劝帝勿从，纵契丹归国，以保盟好。帝回銮，每叹莱公之功。小人或谮之曰：“陛下闻博乎？钱输将尽，取其余尽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尚何念之？”帝闻之惊甚，莱公眷礼遂衰。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礼成，海内晏然。一日，开太清楼宴亲王、宰执，用仙韶女乐数百人，有司以宫嫔不可视外，于楼前起彩山幛之，乐声若出于云霄间者。李文定公、丁晋公坐席相对，文定公令行酒黄门密语晋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晋公微笑。上见之，问其故，晋公以实对。上亦笑，即令女乐列楼下，临轩观之，宣劝益频，文定至沾醉。

章献明肃太后，成都华阳人。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者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盍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中金百两。后之家至京师，真宗判南衙，因张耆纳后宫中。帝即位，为才人，进宸妃，至正位宫闱，声势动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玉泉长老者，已居长芦矣。后屡召不至，遣使就问所须，则曰：“道人无所须也。玉泉寺无僧堂，长芦寺无山门，后其念之。”后以本阁服用物下两寺为钱，建长芦寺临江门，起水中。既成，辄为蛟所坏。后必欲起之，用生铁数万斤叠其下，门乃成。盖蛟畏铁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记》曰后所建云。

卷第二

仁宗好用导引术理发，有宫人能之，号曰梳头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发，嫔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争取之，帝不能止。有从旁读者，盖台臣乞放宫女章也。众闻之嘿然，独梳头夫人叹息曰："今京师富人尚求妾媵，岂有天子嫔御，外臣敢以为言？官家亟逐言者，则清净矣。"帝不语。既御膳，幸后苑，命内侍按宫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台臣之言也。梳头夫人以入宫久，首出之，帝亦不问。或谓参知政事吴奎曰："上比汉文帝何如？"奎对曰："以此则过文帝远矣。"

仁宗朝，程文简公判大名府时，府兵有肉生于背，蜿蜒若龙伏者，文简收禁之，以其事闻。仁宗语宰辅曰："此何罪也？"令释之。后府兵以病死，呜呼！肉龙生于兵之背，妖也；帝释之，德足以胜妖矣。兵辄死，宜哉！

孙文懿公为翰林学士，撰《进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拥庆羡，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仁宗皇帝览之，感泣弥月。公自此遂参大政。帝问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齿于兄弟，不及养母，以此知陛下圣心中事。"上为之流涕。先是，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以明肃太后为尊也。学士大夫嘉其善比，独仁宗不悦。

伯温尝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内道场，夜闻乐声，久出云

霄间。帝忽来临观，久之，顾左右曰："众僧各赐紫罗一匹。"僧致谢，帝曰："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呜呼！仁宗以微物赐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尝观仁宗二十许岁时，祀南郊回，坐金辇中，日初出，面色与金光相射，真天人也。因并记之。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妃又尝侍上元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上亦怪问。妃曰："文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献。"上终不乐。后潞公入为宰相，台官唐介言其过，及灯笼锦事，介虽以对上失礼远谪，潞公寻亦出判许州，盖上两罢之也。或云灯笼锦者，潞公夫人遗张贵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与梅圣俞书窜之诗，过矣。呜呼！仁宗宠遇贵妃冠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

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诋毁云。

仁宗皇帝时，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静思所以致变者，不可得。偶后苑作匠进一七宝枕屏，遽取碎之。呜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当太平盛时享国长久，宜矣！至熙宁大臣以"天变不足畏"说人主，以成今日之祸，悲夫！

仁宗御马有名玉逍遥者，马色白，其乘之安如舆辇也。圉人云："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节。驭者行速，则以足拦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长鸣不行。王怒，还之。帝以叔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马铺。久之，复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从葬至陵下，悲鸣不食而毙。伊川先生程颐谓伯温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欤！"

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呜呼！可以谓之仁矣。

仁宗皇帝至和间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梦行荆棘中，

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谓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锡一纪之寿。”帝曰：“吾何当归？”神人曰：“请以臣之车辂相送。”帝登车，问神何人，曰：“臣所谓葛将军者。”帝寤，令检案《道藏》，果有葛将军主天门事。因增其位号于大醮仪中，立庙京师。帝自此御朝即拱嘿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时和岁丰，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天下无事。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仁宗皇帝初纳光献后，后有疾，国医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医？”后曰：“妾随叔父官河阳，有疾服孙用和药辄效。”寻召用和，服其药，果验。自布衣除尚药奉御，用和自此进用。用和本卫人，以避事客河阳，善用张仲景法治伤寒，名闻天下。二子奇、兆，皆登进士第，为朝官，亦善医。

仁宗皇帝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韩蛊者，自言尝汲水，仁宗见龙绕其身，因幸之，留其钏，复遗以物为验，遂称有娠。既逾期不产，按验，皆蛊之诈。得其钏于佛阁土中，乃蛊自埋也。翁氏削一资，杖韩蛊，配尼寺为童。初，执政请诛之，光献太后曰：“置蛊于尼寺，欲令外人尽和其诈，若杀之，则必谓蛊实生子也。”英宗初载，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其决事之明类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遗诏到洛，伯温时年七岁，尚记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时舅氏王元修自京师过洛，为先公言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又有周长孺都官赴剑州普安知县，行乱山中，见汲水妇人亦载白纸行哭。呜呼！此所谓百姓如丧考妣者欤？

熙宁初，仁宗皇帝幼女下嫁钱景臻，京师父老知其为仁宗女也，随其车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虏主谓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盖虏主为太子时，杂入国使人中，雄州密以闻，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吾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故虏主感之。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英宗山陵，有辇官毕达恸哭于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余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达暴卒。韩魏公为司马温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尝为三陵壕寨，年逾九十，坐丁谓移永定陵皇堂事，羁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验，亳人神之。遇赦归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遍历山原观地形，语人曰："此地将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问之，道全曰："今永安县地吉，吾谓宜徙以为陵寝。"有司疑其欲骚动县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继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儿原，非佳兆。"后三年，英宗晏驾。

元丰中，神宗仿汉原庙之制，增筑景灵宫。先于寺观迎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备法驾，羽卫前导赴宫，观者夹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现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挥泪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呜呼！帝之德泽在人深矣。

卷第三

英宗于仁宗为侄，宣仁后于光献为甥，自幼同养禁中。温成张妃有宠，英宗还本宫，宣仁还本宅。温成薨而竟无子。一日，帝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时宫中谓天子取妇皇后嫁女云。盖仁宗、光献以英宗为子，圣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为皇子，入谢，帝与后适御后苑迎曙曙，英宗讳。亭，帝谓后曰：“岂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索药，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医投药，已无及矣。帝崩，左右欲开宫门召两府，后曰：“此际宫门不可开，但以密敕召两府，令黎明入。”又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又使人守之。翌日，两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当，两府共抱之，解其发，衣以黄衣。命翰林学士王珪草诏，珪惧甚，笔不能下。丞相魏公韩琦从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几年”，珪乃能草诏。英宗即位数日，有疾，执政大臣请光献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退，久之，乃从。则光献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献之礼甚至。迨光献之崩，神宗哀毁，不能视朝，其所制挽章，至今读之令人流涕也。韩魏公薨，其子孙仿郭汾阳，著《家传》十卷，具载魏公功业。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献信谗，屡有不平之语，魏公以危言感动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又言太后曾问“汉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梦甚异，见这孩儿却在庆宁宫。”谓英宗复在旧邸。魏公曰：“却在庆宁宫，乃是圣躬复旧之兆，此是好梦。”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长立，且与照管。”谓神宗。后怒曰：“尚欲旧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对大臣泣诉英宗语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论奏云云，乃止。又云台谏有章，乞早还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岂见眼

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诞妄不恭，非所宜言。韩氏子孙贩卖松槚，张大勋业，以希进用，殊不知陷其父祖于不义也。王岩叟者，父子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遗事》一编，其记魏公言行甚详。至论光献权同听政事，亦为欺诞。谓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加仪卫，帝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又谓魏公对太后曰：“自家无子，不得不认。”察其意，以谓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贵为天子，思所以报光献之德者，何以为称反惜仪卫末礼，有“无奖纵母后”之语？于英宗孝德，不无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无子而令认。业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几于跋扈者乎！前代奸人自称定策国老，以天子为门生，皆由此。以魏公之贤，使死者有知，其敢当也！故神宗尝曰：“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伯温尝论英宗之立，首建议者，范蜀公也；继之者，司马温公也；顺成仁宗、光献意者，韩魏公也。富公《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中丞《魏公以下迁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帘，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诉。’其言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不有祭吊。国史著富公以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不合，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尝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帘，有青布缘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

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于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绌。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旨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

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鐍甚严，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

神宗开颍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赞之功如此，故颍邸宾僚号天下选云。

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

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时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扬上之短，上怒，疏斥之，至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

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兴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帝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崇宁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为《王安石传》，至以王安石为圣人，然亦书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已而安石罢相。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丰末，帝属疾，念可以托圣子者，独曰："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不预也。呜呼，圣矣哉！

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会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罢侍中，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辞。先是，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相沆、富韩公弼、王参政尧臣，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章草进呈，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问潞公。公对与同老合，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潞公力辞两镇，止受食邑。刘沆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兖国公，子瑾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忠，子同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富公进司徒，子绍京除阁门祗候。富公之客李偲问公曰："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屡辞，今进司徒，一辞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辞官，今日潞公以下皆迁，某岂敢坚辞，妨他人也？"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

礼复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国，遂亲征大辽，御营兵甲、器械、旗帜皆备，分河北诸路兵，遂将置保甲民兵，诸路骚动。一日，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脱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楼橹，后亦不许，但以库贮于诸门。

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旨：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五岁以上悉带之，著之简册，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孝，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入见，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尽礼，吾老矣，深以此为喜。”又曰：“仁宗事燕王，尽子侄之礼，王颇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虽禁中服用，王辄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儿岂敢如此？”呜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谤毁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详伯温著之《辨诬》云。

卷第四

熙宁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画。"神宗许之，而难其人。执政议遣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忱对便殿曰："臣受命以来，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且雁门者，古名限塞，虽跬步不可弃，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资敌乎？臣既辱使，指当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韪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忱不奉诏。初，以秘书丞吕公大忠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艰，诏起复，未行，公亦使回。虏又遣萧禧来，帝开天章阁，召执政与忱、大忠同对资政殿，论难久之。帝曰："凡虏争一事尚不肯已，今两遣使，岂有中辍之理？卿等为朝廷固惜疆境，诚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进曰："彼遣使相来，即与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来求关南之地，则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今代北安可启其渐？"忱进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计，愿陛下熟思之。"执政皆知不可夺，罢忱为三司盐铁判官，大忠亦乞终丧制。帝遣中使赐富韩公、韩魏公、文潞公、曾鲁公手诏，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虏几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设造衅端，妄来理辩。比敕官吏同加案行，虽图籍甚明，而诡辞不服。今横使复至，意在必得，虏情无厌，势恐未已。万一不测，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诏故老"云云。韩魏公疏曰："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则似不以大敌为恤，虏人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之意。虽闻虏主孱而妄弱，岂无强梁宗属与夫谋臣策士，引先发制人之说，造此衅端？故屡遣使以争理地界为名，观我应之之实如何尔。其所致虏之疑者七事：高丽臣属契丹，于朝廷久绝朝贡，乃因商舶招谕而来，且高丽来与不来，于国家固无损益，而契丹知之，谓朝廷将以图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长，未尝为

边患，而强取其地，乃及熙河一路，杀其老弱以数万计，所费不赀，契丹闻之，当谓行将及我，二也。边近西山，地势高仰，不可为溏泺，向闻遣使部兵遍置榆柳，冀其成长，以制虏骑，昔庆历《慢书》所谓创立堤防，障塞要路，无心异矣，三也。义勇民兵，将校甚整，教习亦精，而忽创团保甲，一道纷然，义勇旧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数之虚名，四也。河北诸州，缘边近里，城池工筑并兴，增置防城之具，检视衣甲器械，五也。创都作院，颁降弓刀新样，大作战车，此皆众目所睹，谍者易窥，费财殚力，先自困毙，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声言出征，又深见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虏素为敌国，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为谋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与雄州素有定界，若优容而与之，虏情无厌，浸淫日甚；不许，虏遂持此以为已直，纵未大举，势必渐扰诸边，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钱事，而言者辄赐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实避嫌疑，不敢论列。今亲被诏问，事系国家安危，言及而隐，罪不容诛。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因循苟简，治国之本，当先富强，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礼作乐，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又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此所谓富国之术者也。又内外置市易务，小商细民，无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违者坐徒，不以赦降，监司督责，以刻为明，簿法之苛，过于告缗。今农夫怨于畎亩，商旅叹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职，恐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陛下始谋者大误也。陛下有尧之仁，舜之聪，改过不吝，圣人之大德也。而又好进之人不顾国家利害，但谓边事将作，富贵可图，必曰虏势已衰，特外示骄慢尔。以陛下神圣文武，若择将相领大兵深入虏境，则强冀之地，一举可复，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岁灾伤，民力大乏，缘边州郡，刍粮不充，新选将官，皆粗勇寡谋之人，保甲新兴，未经训练，若驱重兵顿于坚城之下，粮道不继，腹背受敌，虽曹彬、米信，名德宿将，犹以此致歧沟之败也。臣愚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具言朝廷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无，岂有它意？恐为谍者所误耳。且疆土素定，当如旧界，请命边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两绝嫌疑。望陛下以自见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则可以迁延岁月。陛下益养民爱力，重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天下悦服，边备日充，塞下有余蓄，帑中有羡财。虏果自败盟誓，有衰乱之形，然后一振威武，恢复故疆，快忠义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愤

矣。”富韩公疏曰：“臣五六年来，切闻绥州、啰瓦、熙河、辰锦、戎泸、交趾，咸议用兵。或以丧师，或以献馘，即时传播四方。而西师初举，便传必复灵夏，既又大传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虏必然寻已探知。彼复闻朝廷练士马、缮城池、利器械、聚刍粮，加之招致高丽，欲为牵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将，事机参合，此虏人所以先期造衅，既发争端，势未肯已也。今衅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马境上，争论逾年未决。横使再至，事归朝廷自当之，则恐理难款缓，便要可否。违之则兵起而患速，顺之则河东斥候日蹙，虽款目前，遗患在后。臣谓不若一委边臣，坚持久来图籍疆界为据，使之尽力交相诘难。然北虏非不自知理曲，盖欲生事，遂兴于戈。岂是无故骤兴，实有以致其来也。惟陛下深省熟虑，不可独谓虏人造衅背盟也。彼若万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严兵以待之，来则御战，去则备守，此自古中兴防边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讨击，臣实虑万一有跌，其害非细。或更与西夏为掎角之势，则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边警急，数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观望者。臣愿陛下以宗社为忧，以生灵为念，纳污含垢，且求安静，非万全不举，此天下之愿，而臣之志也。而又喧传陛下决为亲征之谋，中外闻之，心殒胆落。陛下英睿天纵，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与创业之主事体绝异，尤不可慨然轻举。又恐朝廷且作声势，初无实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虚声而召彼实来也。张虚声者，必有疏略之虞；作实来者，必尽周密之虑。成败岂不灼然？假令胡人入讨，遂得志而还，此契丹一种事力素强，又有夏国、角厮啰、高丽、黑水女真、鞑靼诸番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则由此结成边患，卒无已时。臣窃谓因今横使之来，且可选人以其疑我者数事，开怀谕之云：凡为武备，乃中国常事，非欲外兴征伐；向来用武之地，皆小蕃有过者，朝廷须当问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余年，无故安肯辄欲破坏？又恐是奸人走作，妄兴间谍，因此互相疑贰，养成衅隙，遂有今日争理。如朝廷更有可说诸事，但尽说之，须令释然无惑，乃一助也。横使如不纳，即遣报聘者于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几一得，必有所益。缘彼大藉朝廷岁与，方成国计，既有凭藉之心，岂无安静之欲？只以疑情未释，遂成倔强。若与开解明白，必肯回心。若两情不通，祸患日深，必成后悔。臣更望陛下兼采博访，不宜专听一偏。恐有迎合圣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实事闻而误国家大计。臣所以先及此者，窃闻去春久旱，陛下特降手诏，许人极陈时政得失。寻闻上章论列者甚多，随而或遭贬降。陛下殊不以手诏召人极陈为意而优容之，及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务结舌，下情不能上达，朝政莫大患也。愿陛下深思极虑，早令天下受赐也。”文潞公、曾鲁公疏，皆主不与之论，皆乞选将帅、利甲兵以待敌。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韩公承荆公风旨，视刘公、吕公有愧也，议者为朝廷惜之。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之以为世戒。

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

卷第五

绍圣初，哲宗亲政，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丞相纯仁与清臣论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许，范公坚辞，帝不得已，除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召章惇为相，未至，清臣独当中书，益觊幸相位，复行免役、青苗法，除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国初，上皇即位，用韩忠彦为相，清臣为门下侍郎。忠彦与清臣有旧，故忠彦惟清臣言是听。清臣复用事，范右丞纯礼，忠彦所荐，清臣罢之；刘安世、吕希纯皆忠彦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帅定武，希纯帅高阳；张舜民，忠彦荐为谏议大夫，清臣出之，帅真定。其所出与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贤士，清臣素所惮不可得而用者。忠彦懦甚，不能为之主。曾布为右相，范致虚谏疏云："河北三帅连衡，恐非社稷之福。"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同日报罢，清臣亦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尝论绍圣、建中靖国之初，朝廷邪正治乱未定之际，皆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坏之。邪说既腾，众小人并进，清臣自亦不能立于朝矣。使清臣在绍圣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国初同范右丞、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以公议正论共济国事，则朝廷无后日之祸，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义士惜一时治乱之机，为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有旨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谓伯温曰："元祐皇后之言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礼。"伯温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继奸臣曾布、蔡京用事，朋

党之祸再作，元祐后竟出居旧宫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师，逼上皇渊圣帝北狩，宗族尽徙，独元祐后以在道宫不预。虏退，群臣请入禁中，垂帘听政，以安反侧。至上即位于宋，幸维扬，虏再犯，幸余杭，后于艰难中辅成上圣德为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视朝者累日。下诏服齐衰，谥曰昭慈圣献。呜呼！后逮事宣仁圣烈太后，其贤有自矣。至于废兴，则天也。

熙宁初，韩魏公罢政，富公再相，神宗首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初于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又用章惇为察访使，以取湖北夔峡之蛮。又用刘彝知桂州，沈起为广西路安抚使，以窥交趾。二人不密，造战舰于富良江上，交趾侦知，先浮海载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杀守臣苏缄，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赵禼宣抚广南，使直捣交趾。逵老将，与禼议论不同，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进，瘴死者十余万人。元丰四年，五路大进兵，取灵武，夏人决黄河水柜以灌吾垒，兵将冻溺饿饥不战而死者数十万人。又用吕惠卿所荐徐禧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余万人。报夜至，帝早朝当宁恸哭，宰执不敢仰视。帝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禼，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谓宰执曰："自今更不用兵，与卿等共享太平。"然帝从此郁郁不乐，以至大渐。呜呼痛哉！故元祐初，宰执辅母后、幼主，不复言兵。西夏求故地，举鄜延、环庆非吾要害城塞数处与之。游师雄、种谊生禽鬼章，亦薄其赏，盖用心远矣哉！

绍圣、元符间，章惇用事，谪弃他帅臣，兴兵取故地，筑新塞，又取河北鄯、鄯等州，关中大困。因哲宗升遐，建中靖国之初，谏议大夫张舜民，邠人，熟知灵武之败，永乐之祸，神宗致疾之由，在经筵为上皇言之，上皇为之感动。故章惇罢相，弃鄯、鄯等州之地。崇宁初，蔡京用事，以绍述之，劫持上皇兴兵复取鄯、鄯故地，责枢密使安公焘并弃地帅，熙河、泾原、环庆、鄜延各进筑，泸戎、绵州亦开边。内臣童贯为宣抚使，每岁用兵不休。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与全军俱陷，童贯更以捷闻，上皇受贺。政和以来，天下公私匮竭，民不聊生。蔡京经营北虏不就，去位。王黼作相，欲功高于京，遂结女真以伐大辽。燕、冀遗民，杀虏殆尽，复用金帛从女真买空城，以为吊伐之功。又阴约旧大辽臣张觉，图营平、滦州等。事泄，女真以招纳叛亡为名，

由河东来者，陷忻、代，越太原，陷隆德，以至泽州之高平；由河北来者，直抵京城。上皇禅位，幸丹阳，渊圣割三镇以为城下之盟。女真退，复诏三镇坚守。又因女真之使，以黄绢诏书结其所用大辽旧臣余睹者使归，反以所得诏书绐其主，诏有“共灭大金”之言。女真怒，再起兵，破京师，劫迁二帝，虏宗族大臣，取重器图书以去。上即位于宋，迁淮扬，虏逼，上渡江，甚危，兵民溺水死驱执者不可胜数。今乘舆播越，中原之地尽失，天下之人死于兵者十之八九，悲夫！一王安石劝人主用兵，章惇、蔡京、王黼祖其说，祸至于此。因具载之，以为世戒。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钦圣皇太后垂帘同听政，召范忠宣公于永州，虚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韩忠彦为左仆射。安焘有时望，方服母丧，乃拜曾布为右仆射。次年，改建中靖国，钦圣太后上仙，布为山陵使。布与内臣刘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谕中丞赵挺之，建议绍述以迎合上意。布还朝，与忠彦势相敌，渐逐忠彦荐引之士。右丞范公纯礼为人沉默刚正，数以言忤上，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枢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为然，遂罢。”盖诜尝以札子求此官于上，上禀皇太后，后曰：“王诜浮薄，果使为之，则坏枢密院。驸马都尉王师约在先朝为此官称职，可命之。”上从王诜所纳札子，批除王师约枢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妄言出于范右丞，以激怒诜，诜信而恨之。后诜因馆伴大辽使，妄称范右丞押宴，席间语犯御名，辱国。右丞不复辩，以端明殿学士出知颍昌府。自此，忠彦之客相继被逐矣。布专意绍述，尽复绍圣、元符之政，忠彦懦而无智，既怨布，乃曰：“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遂召蔡京，京之大用，自韩忠彦始。忠彦竟不能安其位，罢去，布独相。台谏官陈瓘、龚夬辈多贤者，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知枢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罢相，京师起大狱，治布赃状，贬布白州司户参军，廉州安置。布之诸子及门下士皆重责，蔡京为之也。韩忠彦亦安置于河北近郡，寻听自便，京阴报其荐引之功云。大观末，上颇厌京，因星变，出之。又以饰临平之山，决兴化之水等事，谓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贬太子少傅，居苏州。上用张商英为右相，商英无术寡谋，藐视同列，间言并兴，上不乐，罢之。京密结内臣童贯，因贯使大辽归，诈言虏主问蔡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时何执中已为左相，乃拜京太师，谓之公相，总三省事。童贯既引京，自欲为枢密使，京止以贯为太尉、节度使、陕西宣抚使，贯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师致仕，上命郑居中为相，居中丁母忧，相乃命余深，皆鄙夫小人，无足言。又相王黼，黼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独任结大金灭大辽取燕、云事，置

经抚房，三省、枢密院皆不预。下族诛之令，禁言北事者。黼后以太傅致仕，犹领应奉司，以固上宠。白时中、李邦彦并左右相，儇薄庸懦无所立，蔡京以盲废复出，领三省事。用其子絛为谋主，絛与其兄攸相仇，絛败，京复致仕。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天罢，方恭谢景灵宫，闻金人举兵犯京师。上下诏称上皇，禅位于渊圣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彦主和议，遣李邺、李棁、郑望之使虏，割三镇为城下之盟。虏退，李邦彦罢，复不许三镇。次年冬虏，破京师，二帝北狩。今上即位于宋，幸维扬，渡江，幸余杭。呜呼！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于天也。具载之，以为世戒。

卷第六

伯温崇宁中居洛，因过仁王僧舍，得叶子册故书一编，有赵普中书令雍熙三年为邓州节度使日，谏太宗皇帝伐燕疏与札子各一道，其忧国爱君之深，有出乎文章之外者，虽杂陆宣公论事中不辨也。疏曰："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右臣自三月中伏睹忽降使臣，差般粮草。及详教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挥，寻行科配，非时举动，莫测因由。尔后虽听捷音，未闻成事，稍稽克复。俄及炎蒸，飞刍挽粟以犹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师老，渐恐有之。臣自此月以来，转增疑虑。潜思陛下万几在念，百姓为心，圣略神功，举无遗算。至于平收浙右，力取河东，垂后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愤气。四海咸归于掌握，十年时致于雍熙，唯彼蕃戎，岂为敌对？迁徙鸟举，自古难得制之，前代圣帝明王，无不置于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皆以禽兽畜之。此际官家何须挂意，必是有人扶同谄佞，诳惑聪明，因举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议。非论曲直，但觉淹延，将成六月之征，颇有千金之费。以兹忖度，深抱忧虞。窃念臣虽寡智谋，粗亲坟典。千古兴亡之理，得自简编，百王善恶之徵，闻于经史。其间祸淫福善，莫不如影随形，焕若丹青，明如日月。尝以大训，历代宝之。臣读史记，见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辈所上长书，及唐玄宗时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销患害，立致升平。惟虑至尊未能留意，医时救弊，无出于斯。又闻前事为后事之师，古人是今人之则。据其年代，虽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无异。辄思抄录，专具进呈，伏望圣慈特垂披览，谨具逐件如后云云。伏念臣谬以庸材，叨居显位，幸遇千年之运，深承二圣之知。从白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卑僚而登极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于车鱼，报效不如于犬马。粗怀性识，尝积惊惶。所恨者齿发衰残，精神减耗，既不能献谋阙下，又不能效命军前，惟有微诚，书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兴禁旅，远伐山戎。

驱百万户之生灵，咸当輂运；致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则何异为鼷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于得少之中，犹难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别有关心。前未见于便宜，可垂兴于详酌。臣又闻圣人不凝滞于物，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理有变通，情无拘执。故前所谓事久则虑易，兵久则变生。臣之愚诚，深惧于此。秦始皇之拒谏，终累子孙，汉武帝之回心，转延宗社。如或迟晚，恐失机宜。而况旬朔之间，便为一月，窃虑内地先困，边廷荒凉。北狄则弓硬马肥，转难擒制；中国则民疲师老，应误指呼。臣今独兴沮众之言，深负弥天之过，辄陈狂瞽，抑有其由。窃以暮景残光，能余几日？酬恩报义，正在今时。恐劳宵旰之忧，宁避僭逾之罪？虔希圣德，早议抽军。聊为一纵之谋，别有万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寝膳，惠养疲羸，长令户外不扃，永使边烽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谓万全。臣又窃料陛下非次兴兵，恐因偏听，其奈人多献佞，事久防微。大凡小辈，各务身谋，谁思国计？或承宣问，皆不实言；尽解欺君，尝忧败事。得之则奸邪获利，失之则社稷怀忧。昨者直取幽州，未审谁为谋者？必无成算，俱是诳言。其于虚实之间，此际总应彰露。臣既不知头主，无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寻其尤者，特正奸人之罪，免伤圣主之明。所贵诈伪悛心，忠臣尽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坚八百之基。臣于此时，欲吐肺肝，先寒毛发，惊疑犹豫，数日沉思。又念往哲临终，尚能尸谏；微臣未死，争忍面谀？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计，但缘恩同卵翼，命直鸿毛，将酬国士之知，岂比众人之报。投荒弃市，甘同此日之诛；窃禄偷安，不造来生之业。惟祈圣明，特赐察量，更存细微，别具札子，冒犯冕旒。臣无任倾心沥恳，忧国忘家，涕泗彷徨，激切屏营之至。”其札子曰：“臣滥守藩方，聊知稼穑。窃见当州管界，承前多是荒凉，户小民贫，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县中四县居山；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来差配，甚觉艰辛。伏缘在此直至莫州，来往四百余里，或是无丁有税，须至雇人般量。每𣁽雇召之资，贱者不下五百，元配二万石数，约破十万贯钱。直如本户自行，费用无多。所较乃是二万家之贫户，出此十万贯之见钱，所以典桑卖牛，十间六七。其间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如善诱，偶副严期。自从起发，去来已及八十余日。近知内有人户，衷私却到乡村，皆云装运军粮，未有送纳去处，缘无口食，再取盘缠。虽不辨其真虚，又难行于审覆。访闻街坊窃议，前后说得多般，称被契丹围却军都，兼被劫却粮草，及令寻勘，皆却隐藏。盖缘臣无以知军前事宜，只听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应不泄于朝堂，奈何百姓流言，已相传于道路，详其

住滞，必有艰难。伏乞圣慈，早令停罢。更或迟久，转费粮储。潜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决定广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边境转广，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见理长，必因有僭滥之徒，奸邪之党，但说契丹时逢幼主，地有灾星，以此为词，曲中圣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各致其生涯，土宿照临外处，不可以征讨。若彼能同众意，纵幼主以难轻，不顺群情，无灾星而亦败。诚宜守道，事贵无私，如乐祸以求功，窃虑得之而不武。此盖两省少直言之士，灵台无有艺之人。而况补阙、拾遗，合专司于规谏；天文、历算，须预定以吉凶。成兹误失之由，各负疏遗之罪。若无惩责，何戒后来？一，臣缘久居近职，备见人情，至于后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虽异，是非略同。才奉委差，便思侥幸，虽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毁誉生心，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为常。其间久历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为官者，不会而仍兼诈狯，多非允当，少得纯良。而又凡关宣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资视听，切要精详，就中用军不同，闲事必料。曾使沿边相度，往返参详，不知能有几人应得当时言语？如今比较，并见真虚。乞诛罔上之辈流，便作抽军之题目。自此则潜消媚佞，免误朝廷，唯此区分，以为激劝。唯有勾抽，不同举发，一则我无斗志，一则彼有仇心。而况契丹怀禽兽之心，恃胡马之力，垂慈恕舍，却虑追奔，须作提防，免输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遐宣睿谋。但令硬弩长枪，周施御捍，前歌后舞，小作程途。纵逼交锋，何忧乏力！只应信宿，寻达城池，便可使战士解鞍，且作防边之旅，耕夫归舍，重为乐业之人。是知多难兴王，已垂芳于往昔；从谏则圣，宜颂美于当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将本末，细具敷陈，尝思发迹之由，实有殊尝之幸。其于际遇，近代无伦。伏自宣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时，臣蒙召入卧内，昭宪太后在宅寝疾之日，陛下唤至床前，念以倾心，皆曾执手，温存抚谕，不异家人。惟怀竭节尽忠，以至变家为国，惭亏德望，有此遭逢。先皇开创之初，寻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后，再入中书。蒙二圣之深知，当两朝之大用，不惟此世，应系前生。礼虽限于君臣，恩实同于骨肉。是以凡开启沃，罔避危亡。盖缘每认陛下本是天人暂来人世，是以生知福业，性禀仁慈。潜闻内里看经，盘中戒肉，今者愿忍一朝之忿，常隆万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渐多杀害，即因民愁未定，战势方摇，仍于梦幻之中，大作烦劳之事。是何微类，误我至尊？乞明验于奸人，愿不容于首恶。兴言及此，涕泪交流。又念臣虽寡智谋，实同荣辱，都缘意切，不觉辞烦。冒犯宸严，不胜战越。”其疏与国史所载大略相似，有不同者，札子则惟见于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谏云。

伯温窃闻，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图示中令，问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图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语，久之，曰：“卿可谓远虑矣。”帝自此绝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东，乘胜欲捣燕、蓟。时中令镇邓州，故有是奏。帝下诏褒其言。呜呼！中令从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燕为难，近时小人窃大臣之位者，乃建结女真灭大辽取幽、燕之议，卒致天下之乱，悲夫！

王晋公祐，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妇翁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祐径趋出。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能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祐曰：“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别有清节，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祐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贵，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谓之三槐王氏。

国初，赵普中令为相，于厅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即焚于通衢。李沆文靖为相，当太平之际，凡建议务更张喜矫激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报国耳。”呜呼！贤相思虑远矣。至熙宁初，王荆公为相，寝食不暇，置条例司，潜论天下利害，贤不肖杂用，贤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独留，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致今日之乱。益知赵中令、李文靖得为相之体也。

太宗一日谓宰辅曰：“朕如何唐太宗？”众人皆曰：“陛下，尧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独无言，徐诵白乐天诗云：“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太宗俯躬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温公《资治通鉴》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者。”神宗可谓无愧于太宗矣。至召见王荆公，首建每事当法尧舜之论，神宗信之。荆公与其党始务为高大之说，至厌薄祖宗以为不足法，况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渐之夕，李文定公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须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水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也，即上马去。文定临事，大率类此。

太宗既下江南，以贾黄中知金陵府。一日，黄中按行府第，见库舍扃鐍甚严，集僚吏发之，得宝货数十巨椟，皆李氏宫闱之物不隶于籍者。黄中悉表上之。太祖叹曰：“吾府库之物有籍，贪黩者尚冒禁盗之，况此亡国之遗物乎？”赐黄中钱三百万，以旌其洁。黄中，唐相耽四世孙也，年七岁，以童子举及第。李文正公昉赠之诗曰：“七岁神童古所难，贾家门户有衣冠。十人科第排头上，五部经书诵舌端。见榜不知名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今稳上青云去，万里谁能测羽翰。”至太平兴国中，遂参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谓其母曰：“勿以诸孙及私门之窘自挠，朕尝记之也。”黄中之孙种民者，元丰中为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锻炼故相陈恭公执中之子世孺与其妇狱至极典，天下冤之。又以蔡確风旨，就府第问同知枢密院吕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纯及老妪立庭下，问世孺妻吕氏请求事，以枷捶胁之。希纯等曰：“吕氏固枢密之侄，尝以此事来告枢密。枢密不语，垂涕而已。”竟无以为罪。神宗知之，怒曰：“原无旨就问吕公著，贾种民小臣，辄敢凌辱执政，特冲替。”呜呼！黄中之后衰矣。

贾黄中字昌民，沧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赠诗，或云窦仪。年十五举进士，授校书郎、集贤校理、左拾遗补阙。岭南平，为采访使，江南平，知昇州。召还，知制诰，迁翰林学士。太宗多召见，访以时政得失。对曰：“职当书诏，思不出位。”大宗益重之，除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召见其母王氏，命之坐，谓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性端重，守家法，多知台阁故事。朝之典礼，资以损益。当时名士皆出其门。有文集行于世，三十卷。公与宋白、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拜翰林学士，时承旨扈蒙赠诗曰：“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皆为名臣。

卷第七

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为主文，爱其文赋。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谓鲁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传老夫衣钵耳。"鲁公以为荣。至先后为相，有献诗者云："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周祖自邺举兵向阙，京师乱，鲁公隐于民间。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无虑。"时暑中，公所执扇偶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诗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后至祆庙后门，见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见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异焉。乱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见周祖，首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以因缘为奸，周祖特诏详定，是为《刑统》。

范鲁公戒子孙诗，其略曰："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戒尔远耻辱，恭则近乎礼。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相鼠尚有礼，宜鉴诗人刺。戒尔勿旷放，旷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齐梁尚清议。南朝称八达，千载秽青史。戒尔勿嗜酒，狂药非佳味。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戒尔勿多言，多言众所忌。苟不慎枢机，灾厄从此始。是非毁誉间，适足为身累。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忿怨从是生，风波当时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举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气。不知奉承者，以尔为玩戏。所以古人疾，籧篨与戚施。举世重任侠，俗呼为气义。为人赴急难，往往陷刑制。所以马援书，殷勤戒诸子。举世贱清素，奉身好华侈。肥马衣轻裘，扬扬过闾里。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辅，皆忠厚笃实之

士，独鲁公为之称首。余读国史，得其诗，录以为子孙之戒。

僧海妙者谓余言：昔出入丁晋公门下，公作相时，凿池养鱼，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钓鲜鱼作脍，其肴馔珍异，不可胜数。后自朱崖以秘书少监移光州，海妙往见之，公野服杖屦行山中，观村民采茶，劳其辛苦，人不知为晋公也。公与海妙相别，曰："吾不死，五年当复旧位。"后五年，赵元昊叛，边事起，朝廷更用大臣矣。公无疾，沐浴衣冠，卧佛堂中而薨。

元丰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随丁晋公至朱崖，颇能道当时事。呼问之，老人曰："公初自分司西京贬崖州，某从行。至龙门南彭婆镇，公病疟。夜遇盗，失物甚多，至今有玉碗在颍阳富家，盗所质也。至崖州，久之，某辞归，公授以蜡丸，戒曰：'俟西京知府某官与会府官，即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钦若也，对府官得之不敢开，遽以奏，乃自陈乞归表也。其中云：'虽滔天之罪大，奈立主之功高。'继有旨复秘书监，移光州。"嗟夫！任智数者，君子所不为也。世谓丁晋公、王冀公皆任智数，如老人之言，则晋公智数又出冀公之上，异矣。

王内翰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人。世农家，九岁为歌诗，毕士安作州从事，亟称之。长益能文，有场屋声，登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擢第。召试相府，擢右拾遗，直史馆。因北戎犯边，献书建和议，太宗赏之，宰相赵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间，卒用其议，与虏通好。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同校三史，多所是正，进左司谏，知制诰。因论徐铉为人诬告，内翰辨其非罪，责商州团练副使，寻召入翰林为学士。孝章皇后上仙，诏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为服，内翰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罪以诽谤，谪知滁州。真宗即位，以直言应诏，召为知制诰。咸平初，修《太祖实录》，与宰相论不合，又以谤谪知黄州。移蕲州，死于官。其平生大节如此，故所著《建隆遗事》，一曰《箧中记》，自叙甚秘，盖曰："吾太祖皇帝诸生也，一代之事皆目所见者，考于国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严重少言，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以求之。显德初，从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纤人谮上于世宗曰：'赵某自下寿州，私有重车数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笼箧数车。遽令取入行在，面开之无他物，惟书数千卷，世宗异之。召上谕之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土疆，当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谢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

倚任，尝恐不逮。所以聚言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世宗曰：‘善。’”又曰：“上北征之夕，次陈桥驿，罗彦环等献中央之服，立上为天子，请登马南归。才出驿门，上勒马不前，谓诸将校曰：‘我有号令，能禀之乎？’诸将皆伏地听命。上曰：‘尔辈自贪爵赏，逼我为君。今入京师，不得辄恣劫掠，依吾令，即当有重赏，不然，则连营逐队，有斧钺之诛。’诸将皆再禀命，戎马遂行。既入国门，兵至如宾，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闻上至，皆大恐，将谓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既见上号令，兵士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搔扰，众皆大喜。又闻上驿前诫约之事，满城父老皆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践阼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节制皆不禀朝命，上践阼，豁达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由是诸路节将怀德畏威，不敢跋扈，岁时贡奉无阙，朝廷亟召亟至，皆执藩臣之节甚恭。识者知主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国初内助为多。上初自陈桥即帝位，进兵入城，人先报曰：‘点检上时官为点检。已作天子归矣。’时后寝未兴，闻报，安卧不答，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晋王后受命，是为太宗。斯须有上亲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儿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顷上至，见后于堂上，众皆贺之，惟后愀然不乐，上甚讶之。左右进白后曰：‘臣闻母以子贵，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为不乐？’后谓上曰：‘吾闻为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则欲为匹夫不得，是吾所以忧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谨受教。’”又曰：“乾德、开宝间，天下将大定，惟河东未遵王化，而疆土实广，国用丰羡，上愈节俭，宫人不及二百，犹以为多。又宫殿内惟挂青布缘帘、绯绢帐、紫绸褥，御衣止赭袍以绫罗为之，其余皆用絁绢。晋王已下因侍宴禁中，从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尔不记居甲马营中时耶？’上虽贵为万乘，其不忘布衣时事皆如此。”又曰：“开宝末，议迁都于洛。晋王言：‘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于洛，恐水运艰阻，阙于军储。’上省表不报，命留中而已。异日，晋王宴见，从容又言迁都非便。上曰：‘迁洛未已，久当迁雍。’晋王叩其旨，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晋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晋王出，上谓侍臣曰：‘晋王之言固善，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又曰：“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内臣有五十余员，止令掌宫掖中事，未尝令预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天下以为幸。开宝末，差内臣祷名山大川，俄有黄门于洞穴

采得怪石，有类羊形，以为异而献之。上曰：‘此是坟墓中物，何用献为？’命碎其石，仍杖其黄门，逐之。不受内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初，浙西钱俶来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阙，自晋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余封，请留俶。上曰：‘钱俶在本国，岁修职贡无阙。今又委质来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于天下也。’奏俱不纳。俶辞归国，赐与金币、名马之外，别以黄绢封署文书一角付俶曰：‘候至本国开之。’仍谕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常安健，公则常有东南，他人即不可也。’俶感泣拜谢而去。俶至钱塘，开轴中文字，乃是晋王、丞相已下请留笺章五十余封。俶大惊，以表称谢。上存心仁信类如此。”呜呼！王内翰，前辈诸公识与不识，皆尊师之，曰：“古之遗直也。”伯温晚生，得其私书于海内兵火之余，取可传者列之。

李文定公迪为学子时，从种放明逸先生学。将试京师，从明逸求当涂公卿荐书，明逸曰：“有知滑州柳开仲涂者，奇才善士，当以书通君之姓名。”文定携书见仲涂，以文卷为贽，与谒俱入。久之，仲涂出，曰：“读君之文，须沐浴乃敢见。”因留之门下。一日，仲涂自出题，令文定与其诸子及门下客同赋。赋成，惊曰：“君必魁天下，为宰相。”令门下客与诸子拜之曰：“异日无相忘也。”文定以状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涂门下客有柳某者，后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长子柬之娶其女，不忘仲涂之言也。文定所拟赋题不传，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盖所养所学发为言辞者，可以观矣。程明道先生为伯温云。

寇莱公既贵，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夫人捐馆时，家贫，欲绢一匹作衣衾不可得，恨不及公之今日也。”公闻之大恸，故居家俭素，所卧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孙弘事靳之，公笑曰：“彼诈我诚，尚何愧！”故魏野赠公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宅起楼台。”后虏使在廷，目公曰：“此无宅相公耶？”或曰公颇专奢纵，非也。盖公多典藩，于公会宴设则甚盛，亦退之所谓“甔石之储，尝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者。余得于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铭，公之遗事如此。

张文定公齐贤，河南人。少为举子，贫甚，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饮啖兼数人。自言平时未尝饱，遇村人作愿斋方饱。尝赴斋后时，见其家悬一牛皮，取煮食之无遗。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献十策于马前，召至

行宫，赐卫士廊餐。文定就大盘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击其首，问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对，略无惧色。赐束帛遣之。帝归，谓太宗曰："吾幸西都，为汝得一张齐贤宰相也。"太宗即位，齐贤方赴廷试，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于丙科，帝不悦，有旨：一榜尽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十年，致位宰相矣。

河南节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为枢密使讨之。有麻衣道者谓赵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气，守正安得久？"未几，城破。先是，守正子妇，符彦卿女也，相者谓"贵不可言"。守正曰："有妇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决。城破，举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动。兵入，叱之曰："吾父与郭公有旧，汝辈不可以无礼见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纳之，后为皇后。三天子气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艺祖同在军中也。麻衣道者，其异人乎？

华山隐士陈抟，字图南，唐长兴中进士，游四方，有大志。《隐武当山诗》云："他年南面去，记得此山名。"本朝张邓公改"南面"为"南岳"，题其后云："藓壁题诗志何大，可怜今老华图南。"盖唐末时诗也。常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途闻艺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遂入华山为道士，葺唐云台观居之。艺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见于延英殿，顾问甚久。送中书见宰辅，丞相宋琪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抟不知吐纳修养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圣世？上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时，勤心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叹，以其语奏，帝益重之。帝初问以伐河东之事，不答，后师出果无功。还华山数年，再召见，谓帝曰："河东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衙见真宗。及门亟还，及问其故，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建储之议遂定。后赐号为希夷先生。真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阴，幸云台观，谒其祠，加礼焉。帝知建储之有助也。呜呼！世以先生为神仙，善人伦风鉴，浅矣。至康节先生，实传其道于先生，世以比汉"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隐居终南山豹林谷。闻华山陈希夷先生之风，往见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扫庭除，曰："当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岂樵者？二十年后当为显官，名声闻于天下。"明逸曰："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希夷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亦犹贱者不可为贵也。君骨相当尔，虽晦迹

山林，恐竟不能安。异日自知之。”后明逸在真庙朝，以司谏赴召，帝携其手登龙图阁，论天下事，盖眷遇如此。及辞归山，迁谏议大夫。东封，改给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谓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寿。”明逸从之，至六十岁卒。先是，希夷为明逸卜上世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见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后，世世当出名将。”明逸不娶，无子，自其侄世衡，至今为将帅有声。希夷既上表，定日解化于华山张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叙希夷之学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呜呼！仙者非希夷而谁欤？

钱若水为举子时，见陈希夷于华山。希夷曰：“明日当再来。”若水如期往，见有一老僧与希夷拥地炉坐。僧熟视若水，久之不语，以火箸画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辞去，希夷不复留。后若水登科为枢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意未决，命老僧者观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复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远矣。老僧者，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礼云。

康节先生尝诵希夷先生之语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节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盖可终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尝读《论语》。或问之，公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佩之可也。”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时西北二方未平，羽书边报无虚日，上既宵旰，二公寝食不遑。文正公叹曰：“安得及见太平，吾辈当优游矣。”文靖公曰：“国家有强敌外患，足以警惧。异日天下虽平，上意浸满，未必能高拱无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时，当自知之，无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于是朝陵展礼，封山行庆，巨典盛仪，无所不讲。文靖已死，文正既衰，疲于赞导，每叹息曰：“文靖圣矣。”故当时谓文靖为圣相云。

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有诗云：“八滩风急浪花飞，手把鱼竿傍钓矶。自是钓头香饵别，此心终待得鱼归。”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满，夜来雷雨起南山。”后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书。

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噎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

卷第八

吕文穆公既致政，居于洛，今南州坊张观文宅是也。真宗祀汾阴，过洛，文穆尚能迎谒。至回銮，已病，帝为幸其宅，坐堂中，宅后归张氏，御坐尚在，人不敢居正寝。问曰："卿诸子，孰可用？"公对曰："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记其语，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韩公之父贫甚，客文穆公门下。一日，白公曰："某儿子十许岁，欲令入书院事廷评、太祝。"公许之。其子韩公也，文穆见之，惊曰："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亟令诸子同学，供给甚厚。文穆两入相，以司徒致仕，后韩公亦两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术如此。文靖公亦受其术。文潞公自兖州通判代归，文靖一见奇之，问潞公曰："有兖州墨，携以来。"明日，潞公进墨，文靖熟视久之，盖欲相潞公手也。荐潞公为殿中侍御史，为从官，平贝州，出入将相五十年，以太师致仕，年逾九十。天下谓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吕氏之门。呜呼盛哉！

吕文靖公为相，章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李宸妃薨，章献秘之，欲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闻禁中贵人暴薨，丧礼宜从厚。"章献遂挽仁宗入内，少顷，独坐帘下，召文靖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与？"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内外无不当预。"章献怒曰："相公欲离间我母子耶？"公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也，丧礼宜从厚。"章献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请治丧皇仪殿，太后与帝举哀后苑，百官奉灵轝，由西华门以出，用一品礼殡洪福寺。公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莫道夷简不曾说来。"章献皆从之。后章献上仙，燕王谓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毁

顿，不视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章懿。甫毕，章献殿殡，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帝亲哭视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银沃之，故不坏也。帝叹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刘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献母道两全，文靖公先见之明也。呜呼智哉！

吕文靖公致政，居郑州。范文正公自参知政事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过郑，见文靖公。文靖问曰："参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无补，自谓此行欲图报于外。"文靖笑曰："参政误矣！既跬步去朝廷，岂能了事？"文正闻其言，始有悔意。未几，除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富韩公亦自枢密副使为河北宣抚使，将还朝，除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四路安抚使。呜呼！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数绝人远矣。

至和间，仁宗不豫，一日少间，思见宰执，执政闻召，亟往。吕文靖为相，使者相望于路，促其行，公按辔益缓。至禁中，诸执政已见上。上体未平，待公久，稍倦，不乐曰："病中思见卿，何缓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视朝，外议颇异。臣待罪宰相，正昼自通衢驰马入内，未便。"帝闻其言，咨叹久之，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内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夫人归，欲以十奁为献。公见，问之，夫人告以故。公曰："两奁可耳。"夫人曰："以备玉食，何惜也？"公怅然曰："玉食所无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奁也？"呜呼！文靖公者，其智绝人类此。

孙文懿公，眉州鱼蛇人。少时家贫，欲典田赴试京师，自经县判状，尉李昭言戏之曰："似君人物，求试京师者有几人？"文懿以第三人登第，后判审官院。李昭言者赴调，见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尝聚徒荣州，贫甚，得束脩之物持归，为一村镇镇将悉税之。至公任监左藏库，镇将者部州绢纲至，见公愧惧。公慰谢之，以黄金一两赠其归。其盛德如此。

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王丞相随未第时，同于嵩山法王寺读书。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韩、李二君，皆当为执政。王君官虽高，子孙不及韩、李二君之盛。"后韩参政之子绛、缜皆为宰相，维为参知政事；李参政之子淑领三院学士，有文名。两家子孙

宦学，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后微矣。异哉！韩参政之孙宗师侍郎云。

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未第时皆贫，同途赴试京师，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谒，更为仆。李先登第，授许州长社县主簿。赴官，自控妻驴，韩为负一箱。将至长社三十里，李谓韩曰："恐县吏来。"箱中止有钱六百，以其半遗韩，相持大哭别去。次举韩亦登第，后皆至参知政事，世为婚姻不绝。韩参政之孙宗师侍郎云。

庆历三年，范文正公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光化知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益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简肃公知成都，范蜀公方为举子，一见爱之，馆于府第，俾与子弟讲学。每曰："范君，廊庙人也。"公益自谦退。乘小驷至铜壶阁下，即步行趋府门。逾年，人不知为帅客也。简肃还朝，载蜀公以去。或问简肃曰："自成都归，得何奇物？"曰："蜀珍产不足道，吾归得一伟人耳。"时二宋公有大名，一见，与公为布衣交，及同赋《长啸却胡骑》，公赋成，人争传诵之。公后为贤从官，其所立，温公自以为不可及也。呜呼！简肃公者，可谓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皆有法。安厚卿枢密在其席下。厚卿苦痼疾，凡聚立庑下，升堂听讲说，人众，疾辄作。先生使人掖之以归，调护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与王文康公少苦淋疾，及为枢密使，疾自平正同。盖人之疾病，随血气之通塞，气血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是亦食不语、寝不言之遗意也。程伊川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国子监旧有先生祠，绍圣初，林自为博士闻于朝，彻去。

尹师鲁谪崇信军节度副使，移筠州监酒，得疾。时范文正公知邓州，闻于朝，乞师鲁就医于邓，仁宗许之。师鲁至，文正日挟医以往，

调护甚备，师鲁无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师鲁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师鲁隐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师鲁复开目，文正问曰：“何所见也？”师鲁从容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复闭目而绝。吕献可病，手书以墓铭委司马温公，公亟省之，献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献可复开目，曰：“天下尚可为，君实其自爱。”遂闭目以绝。呜呼！大君子于死生去来不变盖如此。至于平生以道义相推重者，独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与欧阳文忠公同年进士，文忠自监元、省元赴廷试，锐意魁天下。明日当唱名，夜备新衣一袭，懿恪辄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为状元者，当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后懿恪、文忠同为薛简肃公子婿，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戏。懿恪早贵，文忠自选入馆职，谪夷陵时，懿恪已为知制诰，后入翰林为学士，尽转八座尚书。熙宁初，拜宣徽使，遍历藩府。元丰初召还，赴院供职，出判北京，特赐笏头球露金带，佩鱼，如两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谢曰：“横金三纪，未佩随身之鱼；赐带万钉，改观在廷之目也。”盖祖宗旧制，见任两府许笏头球露金带，佩鱼，前任者非得旨不许。尚书翰林学士于御仙花金带上佩鱼者，元丰近制也。惟方团胯带乃可佩鱼，球露带，方团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与懿恪虽友婿，文忠心少之。文忠为参政时，吏拟进懿恪仆射，文忠曰：“仆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东宫官，以至拜宣徽使，终身不至执政。盖懿恪主吕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党不同云。

天圣、明道中，钱文僖公自枢密留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遇之甚厚。一日，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画像，钱相与希深而下，亦画其旁。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圜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钱相谓希深曰：“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故有一书，谓之《都厅闲话》者，诸公之所著也。一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时科举法宽，秋试府园醮厅，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为试官。王复欲往请怀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复不行，则又曰：“解元非王复不可。”盖诸生文赋，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当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

日。一日，出长夏门，屏骑从，同步至午桥访郭君隐君，郭君不知为钱相也，草具置酒。钱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骑从来，郭君亦不为动，亦不加礼。抵暮别去，送及门曰："野人未尝至府廷，无从谒谢。"钱相怅然谓诸公曰："斯人视富贵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时年逾八十，少从张文定、吕文穆公游，以文行称。张、吕二公相继入相，荐于朝，命以职官，不出。洛人至今呼为郭五秀才庄云。

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吏传公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后钱相谪汉东，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为留守，御吏如束薪，诸公俱不堪其忧，日讶其多出游，责曰："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寇莱公尚坐奢纵取祸贬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对，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时沂公年已高，若为之动。诸公伟之。永叔后用沂公荐入馆，然犹不忘钱相。或谓钱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谥，永叔之力云。

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归邓州，范文正公为守，内翰谢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愿受教。"文正曰："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每语人曰："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尽也。"呜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为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时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尝被发带铜铸人面，突围陷阵，往来如神，虏畏慑服，无敢当者。而识达宏远，贤士大夫翕然称之，尤为范文正、韩忠献、范正献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汉书》曰："为将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励无怠，后位枢密。或告以当推狄梁公为远祖，武襄愧谢曰："某出田家，少为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又或劝其去鬓间字，则曰："某虽贵，不忘本也。"每至韩忠献家，必拜于庙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待其子弟，其异于人如此。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后亦以散直为延州指使。范文正公为帅，令主私藏，端坐终日不出门，文正益任之。韩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屡立大功，进至副都

总管。治平中，召为签书枢密院。杨太尉遂，微时为文潞公虞候吏，每燕会，太尉独不食余馔，他人与之，亦不顾。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赏。后官至节度使。苗太尉授为小官时，客京师逆旅中，未尝出行，同辈以为笑。后为名将帅，官节度使，两除殿帅。四人者，其功业、智勇、贫贱、遇合略相似，故并书之。

杜祁公少时客济源，有县令者能相人，厚遇之。与县之大姓相里氏议婚不成，祁公亦别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当作国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议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当以女弟妻之。"议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违？"兄怅然曰："姑从之，俾教诸儿读书耳。"祁公未成婚，赴试京师，登科。相里之兄厚资往见，公曰："婚已定议，其敢违？某既出仕，颇忧门下无教儿读书者尔。"凡遗却之。相里之兄大惭以归。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从官，以两郊礼奏异姓恩任，相里之弟后官至员外郎。任道司门为先公云。

余为潞州长子县尉，四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为业。有儿年七八岁，不能养，欲施寺之祖师。祖师善相，谓曰："儿相贵，可令读书。"因以钱币资之。是谓文康公。后公贵，祖师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莱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阳陶化坊，洛人至今谓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龙图阁直学士，有时名。孙慎言、慎行、慎术，俱列大夫，皆贤，从康节先生交游也。

卷第九

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公果礼部试下。时太师公官耀州，公西归，次陕。范文正公尹开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还。"公复上京师，见文正，辞以未尝为此学。文正曰："已同诸公荐君矣。又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馆。"时晏元献公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元献一见公，大爱重之，遂议婚。公亦继以贤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为谏官，至知制诰。宰相不悦，故荐公以使不测之虏。欧阳公上书，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报。公使虏，虏之君臣诵公之言，修好中国，不复用兵者几百年，可谓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为功也。使回，除枢密直学士，又除翰林学士，又除枢密副使，公皆以奉使无状，力辞不拜。且言："虏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虏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纳上前而罢。逾月，复除枢密副使。时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帝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谕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公不得已乃受。呜呼！使虏之功伟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饥民四十余万，每自言以为功也，盖曰过于作中书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乌得而窥之哉！苏内翰奉诏撰公墓道之碑，首论公使虏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温先君子隐居谢聘，与公为道义交，独为知公之深云。

庆历二年，大辽以重兵压境，泛使刘六符再至，求关南十县之地。虏意不测，在廷之臣无敢行者。富韩公往聘，面折虏之君臣，虏辞屈，增币二十万而和。方当公再使也，受国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谓

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辞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公驰还，见仁宗具论之。公曰："政府故为此，欲置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国命何？"仁宗召宰相吕夷简，面问之，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误，当令改定。"富公益辩论不平，仁宗问枢密使晏殊曰："如何？"殊曰："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耳。"富公怒曰："晏殊奸邪，党吕夷简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对曰："富弼不能止夷狄溪壑无厌之求，今陛下止一女，若虏乞和亲，弼亦忍弃之乎？"帝正色曰："朕为天下生灵，一女非所惜。"拱辰惊惧，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于此，天下幸甚！"呜呼！吾仁宗圣矣哉！拱辰盖吕丞相之党也。

至和间，富公当国，立一举三十年推恩之法。盖公与河南进士段希元、魏昇平同场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立为天下之制。二人俱该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转殿中丞，昇平官至大理寺丞。此法至今行之。呜呼！为宰相不私其所亲如此，富公可谓贤矣。昇平既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与子孙讲学。公薨，宜亦老，犹居门下。至崇宁间，立试门客法，宜不为新学，始求去。

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忧归洛，上遣使下诏起复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疏曰："陛下得一不肖子，且将何用？"仁宗乃从其请。服除，英宗已即位，魏公已迁左相，故用富公为枢密宰相，魏公已下皆迁官，富公亦迁户部尚书。公辞曰："窃闻制辞叙述陛下即位，以臣在忧服，无可称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书日尝议建储，以此为功，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虽尝泛议建储之事，仁宗尚秘其请。其于陛下，则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见形象，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辞曰："韩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叠受陛下官爵。臣独无一毫之效。"又辞曰："韩琦等七人，于陛下有功有德，独臣于陛下无功，不过在先朝有议论丝发之劳。"又辞曰："琦等勋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执笔之士，歌咏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谢，以快群望。"以此见富公岂因不预定策而歉魏公哉？

熙宁初，富公再入，与曾鲁公并相。吕公公弼为枢密使，韩公绛、赵公槩、冯公京、赵公抃皆为参知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参知政事，乃荐吕公公著为御史中丞。有旨特许不避公弼，公弼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赵公槩致仕，冯公、赵公皆出，富

公判亳州，曾公判永兴军，惟韩公绛与荆公在政府。既而绛宣抚陕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馆相。绛失职，以本官知邓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马温公除枢密副使，以议新法不合，辞不拜，出知永兴军。吕公公著力言新法，罢中丞，出知永州。韩公维亦以论不合，罢开封府，知河阳。昔与荆公交游揄扬之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独用事。乃以富公为沮青苗法，落使相，散仆射、判汝州。荆公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金陵，乃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书，有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谓冯公京，盖荆公与冯公皆辛酉人。又曰："无使上知。"神宗始不悦荆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狱，事连李士宁。士宁者，蓬州人，有道术，荆公居丧金陵，与之同处数年，意欲并中荆公也。又起郑侠狱，事连荆公之弟安国，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荆公者无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辞，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陈州。李逢之狱遂解，其党数人皆诛死，李士宁止于编配。呜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则危矣。再相不久，复知金陵，领宫祠，至死不用。初，韩公绛论助役，与荆公同。后拜史馆相，亦为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熙宁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举常平仓赵济言公沮革新法，落武宁节度及平章事，以左仆射判汝州。过南京，张公安道为守，列迎谒骑从于庭，张公不出。或问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来见，张公门下客私相谓："二公天下伟人，其议论何如？"立屏后窃听。张公接富公亦简，相对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张公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仁宗皇祐间，某知贡举院，或荐安石有文章，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者既来，凡一院之事皆欲纷更之。某恶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尝与之语也。"富公俯首有愧色。盖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乱天下，方知其奸云。

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神宗语宰辅曰："富弼有章疏来。"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右丞王安礼进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右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辈今日曰诚如圣论，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是年夏五月，大星殒于公所居还政堂下，空中如甲马声，登天光台，公焚香再拜，知其将终也。异哉！公既薨，司马温公、范忠宣往吊之。公之子绍廷、绍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遗表也。"二公曰："当不启封以

闻。”苏内翰作公神道碑，谓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闻讣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设祭，恩礼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给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学道，独居还政堂，每早作，放中门钥，入瞻礼家庙。对夫人如宾客，子孙不冠带不见，平时谢客。文潞公为留守，时节往来，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劝潞公早退，潞公愧谢。既薨，其子朝议名绍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两女与其婿及诸外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事一如公无恙时，毫发不敢变，乡里称之。建中靖国初，朝廷擢德先为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德先辞曰：“熙宁变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员外郎。崇宁中，德先卒，郑人晁咏之志其墓，文甚美，独不书辞提举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为同知枢密院事。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故荆公《熙宁日录》中短魏公为多，每曰：“韩公但形相好尔。”作《画虎图》诗诋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罢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条例司疏驳，颁天下。又诬吕申公有言藩镇大臣将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自草申公谪词，昭著其事，因以摇魏公。赖神宗之明，眷礼魏公，终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亲制墓碑，恩意甚厚。荆公有挽诗云：“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犹不忘魏公少年之语也。

熙宁二年，韩魏公自永兴军移判北京，过阙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问曰：“卿与王安石议论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为皇嗣时，安石有异议，与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语问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为皇子时，春秋未高，万一有子，措先帝于何地？臣之论所以与韩琦异也。”荆公强辩类如此。当魏公请册英宗为皇嗣时，仁宗曰：“少俟，后宫有就阁者。”公曰：“后宫生子，所立嗣退居旧邸可也。”盖魏公有所处之矣。然荆公终英宗之世，屡召不至，实自慊也。或云蔡襄亦有异议，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执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复，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谏议为侍御史，凡十数章，请诛

之。英宗虽悟，未施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公已签，参政赵槩难之，问欧阳公曰："何如？"欧阳公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魏公坐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矣。呜呼！魏公真宰相也。欧阳公言："吾为魏公作《昼锦堂记》，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师鲁以贬死，有子朴，方襁褓。既长，韩魏公闻于朝，命官。魏公判北京，荐为幕属，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为或过举，魏公挂师鲁之像哭之。朴亦早死。呜呼！魏公者，可以谓之君子矣。

张金部名方，为白波三门发运使，王司封名湛，为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异，为属官，皆相善。张金部被召去，荐文令公为代。潞公为子弟读书于孔目官张望家。望尝为举子，颇知书，后隶军籍，其诸子皆为儒学。潞公少年好游，令公怪责之，潞公久不敢归。张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学问益勤苦，不复游矣。"因出潞公文数百篇，令公为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彦博者寒薄，其可托乎？"乃已。后潞公出入将相，张望尚无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国太夫人生日，张望自清河来献寿，有诗云："庭下郎君为宰相，门前故吏作将军。"张望以子通籍封将军云。望尝曰："吾子孙当以立、门、金、石、心为名。"长子靖，与潞公同年登科，兄弟为监司者数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门"字行诸孙益显，有为侍从者。康节先生云："尝见张将军沈深雄伟，有异于众人。能识潞公于童子时，宜其有后也。"

文潞公少时，从其父赴蜀州幕官。过成都，潞公入江渎庙观画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梦神令洒扫祠庭，曰："明日有宰相来，君岂异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为成都，当令庙室一新。"庆历中，公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听事之三日，谒江渎庙，若有感焉。方经营改造中，忽江水涨，大木数千章蔽流而下，尽取以为材。庙成，雄壮甲天下。又长老曰："公为成都日，多宴会。岁旱，公尚出游，有村民持焦谷苗来诉。公罢会，斋居三日，祷于庙中，即日雨，岁大稔。"异哉！

文潞公幼时，与群儿击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司马温公幼与群儿戏，一儿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不能

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识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卷第十

文潞公庆历中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燕集，有飞语至京师。御史何郯圣从，蜀人，因谒告归，上遣伺察之。圣从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张俞少愚者谓公曰："圣从之来无足念。"少愚自迎见于汉州。同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喜之，问其姓，妓曰："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项帕罗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其妓作《柳枝词》歌之，圣从为之沾醉。后数日，圣从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圣从，迎其妓杂府妓中，歌少愚之诗以酌圣从，圣从每为之醉。圣从还朝，潞公之谤乃息。事与陶穀使江南《邮亭词》相类云。张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韩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为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语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稷后移陕漕，方五路兴兵取灵武，稷随军，威势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军营，军士鸣鼓声喏，帅种谔卧帐中未兴。谔顷之出，对稷呼鼓角将问曰："军有几帅？"曰："太尉耳。"曰："帅未升帐，辄为转运粮草官鸣鼓声喏，何也？借汝之头以代运使者。"叱出斩之。稷仓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马，自此不敢入谔军。后朝廷遣给事中徐禧同延安帅沈括、副帅种谔领兵筑永乐城，谔议不合，括以闻朝廷，留谔守延安，徐专永乐之役。未至，夏人倾国围永乐城已急，监军李舜举裂襟作奏曰："臣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万苦也"。神宗得奏，皆为

之动。城破，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番，张芸叟言：“有自西夏归见之者。”舜举自缢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乱为官军所杀。呜呼！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辅之者新除运判，为人褊急。初入谒，潞公方坐厅事阅谒，置案上不问，入宅，久之乃出，辅之已不堪。既见，公礼之甚简，谓曰：“家人须令沐发，忘见，运判勿讶。”辅之沮甚。旧例，监司至之三日，府必作会，公故罢之。辅之移文定日检按府库，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内外事并不许通。辅之坐都厅，吏白侍中家宴，匙钥不可请。辅之怒，破架阁库锁，亦无从检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辅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旧德，故烦卧护北门，细务不必劳心。辅之小臣，敢尔无礼，将别有处置”之语。潞公得之不言。一日，会监司曰：“老谬无治状，幸诸君宽之。”监司皆愧谢，因出御批以示辅之。辅之皇恐逃归，托按郡以出。未几，辅之罢。呜呼！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谓圣矣！

元丰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庙坐见监司、府官。唐介参政之子义问为转运判官，退谓其客尹焕曰：“先君为台官，尝言潞公，今岂挟以为恨耶？某当避之。”焕曰：“潞公所为必有理，姑听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见监司、府官如常仪。或以问公，公曰：“吾未视府事，三公见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见监司矣。”义问闻之，复谓焕曰：“微君，殆有失于潞公也。”一日，潞公谓义问曰：“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以言某谪官，某亦罢相判许州。未几，某复召还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切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参政通判潭州，寻至大用，与某同执政，相知为深。”义问闻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门下。后潞公为平章重事，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帅荆南。呜呼！潞公之德度绝人，盖如此。

洛城之东南午桥，距长夏门五里，蔡君谟为记，盖自唐已来为游观之地。裴晋公绿野庄，今为文定张公别墅，白乐天白莲庄，今为少师任公别墅，池台故基犹在。二庄虽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连接。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洛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后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东至罗门。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东南入城，皆北行，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夏门以东、以北至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元丰初，开清汴，

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间，公还政归第，以几杖樽俎临是亭，都人士女从公游洛焉。

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以洛中风俗尚齿不尚官，就资胜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闽人郑奂绘像其中。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文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年七十。时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贻书潞公，愿预其会，年七十一。独司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请入会。温公辞以晚进，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后。潞公不从，令郑奂自幕后传温公像，又至北京传王公像，于是预其会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公宅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潞公又为同甲会，司马郎中旦、程太常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绘像资胜院。其后司马公与数公又为真率会，有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惟菜无限。楚正议违约增饮食之数，罚一会。皆洛阳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于资胜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诗，隶书于榜曰“伫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剑伟然，都人事之甚肃。初，温公自以晚辈不敢预富、文二公之会，潞公谓温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虏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梃扑之者，曰：‘司马端明耶？’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谢。方潞公作耆英会时，康节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吴执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秘书丞，不乐仕进，早休致，其年德不在诸公下，居洛多杜门，人不识其面，独与康节相善。执中未尝一至公府，其不预会者，非潞公遗之也。文潞公尝曰：“人但以某长年为庆，独不知阅世既久，内外亲戚皆亡，一时交游凋零殆尽，所接皆藐然少年，无可论旧事者，正亦无足庆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摄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岁化鹤归乡，见城郭人民皆非，则彼独存何足乐者？”呜呼！皆达理之言也。

英宗即位，侍御史吕诲献可言欧阳修首建邪议，推尊濮安懿王，有累圣德，并劾韩琦、曾公亮、赵槩。积十余章，不从。乞自贬，又十余章，率其属以御史敕告纳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蕲州，徙晋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励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宴，例隔登对官于后殿，须上更衣复坐，以次赞引。献可待对于崇政，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侍读延英阁，亦趋赞善堂待召，相遇朝路，并行而北。温公密问曰："今日请对，何所言？"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也。"温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献可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矣。"温公又谕之曰："与公相知，有所怀不敢不尽。未见其不善之迹，遽论之不可。"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耳。苟非其人，则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乃各趋以去。温公自经筵退，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寖有传其疏者，多以为太过。未几，中书省置三司条例司，相与议论者，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始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私立条目，颁于四方，妄引《周官》，以实诛赏。辅弼异议不能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州郡监司若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责从之。所用皆憸薄少年，天下骚然。于是昔之怀疑者始愧仰叹服，以献可为知人。温公与安石相论辩尤力。神宗欲两用之，命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不拜。以三书抵安石，冀其或听而改也。安石如故所为，终不听，乃绝交。温公既出，退居于洛，每慨然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献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邓州。康节先生与献可善，方献可初赴召，康节与论天下事，至献可谪官，无一不如所言者。故献可之为邓州也，康节寄以诗云："一别星霜二纪中，升沉音问不相通。林间谈笑虽归我，天下安危且系公。万乘几前当蹇谔，百花洲上略相从。不知月白风清夜，能忆伊川旧钓翁？"献可和云："冥冥鸿羽在云天，邈阻风音已十年。不谓圣朝求治理，尚容遗逸卧林泉。羡君身散随时乐，顾我官闲饱昼眠。应笑无成三黜后，病衰方始赋归田。"献可寻请宫祠归洛，温公、康节日相往来。献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寖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跛盭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

政。”盖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节日就卧内问疾，献可所言，皆天家国务之事，忧愤不能忘，未尝一语及其私也。一日，手书托温公以墓铭，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献可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故温公志其墓，论献可为中丞时，则曰：“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朝野称其才，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才，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及，抗章条其过失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庙堂，必无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志未成，河南监牧使刘航仲通自请书石，既见其文，仲通复迟回不敢书。时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书之。仲通又阴祝献可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时用小人蔡天申为京西察访，置司西都。天申厚赂镌工，得本以献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挂壁间，谓其门下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献可忍死谓温公以“天下尚可为，当自爱”，后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献可不及见矣。天下诵其言而悲之。至温公薨，献可之子由庚作挽诗云：“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记其先人之言也。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卷第十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于金陵，一见奇之，自知制诰进翰林学士。荆公欲变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进少年。温公以为不然，力争之。神宗用荆公为参知政事，用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辞不拜。枢密吕公弼因奏事殿上，谓帝曰：“陛下用司马光为枢密，光以与王安石议论不同力辞，今日必来决去就。”时温公待对，立庭下，帝指之曰：“已来矣。”帝又叹曰：“汲黯在庭，淮南寝谋。”温公坚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到官逾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汲引亲党，盘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吕诲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

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窃盗。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窃盗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帝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修《资治通鉴》。后乞提举嵩山崇福宫。凡四任，历十五年。帝取所修《资治通鉴》，命经筵读之，所读将尽而进未至，则诏促之。帝因与左丞蒲宗孟论人才，及温公，帝曰：“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帝之眷礼于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罢，义不可起。元丰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蔡確进曰：“国是方定，愿少俟之。”至元丰七年秋，《资治通鉴》书成进御，特拜公资政殿学士，赐带如二府品数者，修书官皆迁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为馆职。时帝初微感疾，既安，语宰辅曰：“来春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帝意以谓非二公不可托圣子也。至来春三月，未及建储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当熙宁初，荆公建新法之议，帝惑之。至元丰初，圣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盖将倚以为相也。呜呼！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后世所以有朋党之祸也。

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后官宫祠，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尔。”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

司马温公闲居西洛，著书之余，记本朝事为多，曰《斋记》、曰《日记》、曰《记闻》者不一也，今亡矣。时与王介甫已绝，其记介甫，则直书善恶不隐，曰：“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举进士，有名于时。庆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签署扬州判官，后知鄞县。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

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一不问。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皇祐中，文潞公为宰相，荐安石及张瓌、曾公定、韩维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进用，以激浇竞之风。有旨皆籍记其名。至和中，召试馆职，固辞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辞，不许，乃就职。少时恳求外补，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尝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嘉祐中，除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固辞，不许。未几，命修《起居注》，辞以新入，馆职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章十余上，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夺。岁余，复申前命，安石又辞，七八章乃受。寻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伯温惜其不传于代，故表出之。

熙宁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为京西察访，枢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资福院为行台，挟其父势，妄作威福，震动一路。河南尹李中师待制、转运使李南公等，日蚤晚衙待之甚恭。时司马温公判留司御史台，因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独立一班，盖尹以下不敢相压也。既报班齐，温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归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盖朝仪位著以官为高下，朝谒应天院，留台职也。天申即日行。

司马温公居洛时，往夏县展墓，省其兄郎中公，为其群从乡人说书讲学。或乘兴游荆、华诸山以归，多游寿安山，买瓷窑畔，为休息之地。尝同范景仁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登嵩顶，入崇福宫会善寺，由轘辕道至龙门，游广爱、奉先诸寺，上华严阁、千佛嵓，寻高公堂，渡潜溪，入广化寺，观唐郭汾阳铁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龛，憩石楼，临八节滩，过白公影堂。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传之。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策杖以行，故嵩山题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齐物我，一穷通，若将终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则功被社稷，泽及生灵。呜呼！真古所谓大丈夫矣。

元丰四年，官制书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图本出，先谓宰辅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纯仁、李常除太常少卿，珪、确奏曰：“纯仁已病，止用李常。”后纯仁弟纯粹自京东提

举常平移陕西转运判官，上殿，帝问：“纯仁无恙？”纯粹曰：“臣兄纯仁无恙。”帝方悟。时纯仁为西京留台，寻除直龙图阁、知河南府，擢庆阳帅。珪、确知帝欲用之，故不令入朝。呜呼！王珪、蔡确者不能将顺神宗美意，取新旧人兼用之，遂起朋党之祸，盖其罪大矣！

元丰变法之后，重以大兵大狱，天灾数见，盗贼纷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复祖宗旧制，更用旧人，遽厌代未暇，而德音诏墨具在，可为一时痛惜者也！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论不合，不拜枢密副使，退居西洛，负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同听政，首起公为宰相，其于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罢之。王荆公尝有恙，叹曰：“终始谓新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盖知其贤而不敢怨也。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惇、吕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当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呜呼！公之勇猛，孟轲不如也。若曰当参用元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公所不取也。自国朝治乱论之，曰元祐党者，岂非天哉！后世思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之法，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为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独役法，新旧差募二议俱有弊。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为未便。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温公复差役，改雇役，子厚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议之不详，行之太速，速故有弊。今复以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对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至言“异日难以奉陪吃剑。”太后怒其不逊，子厚罪去。蔡京者，知开封府，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之法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绍圣初，子厚入相，复议以

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论，久不决。蔡京兼提举，白子厚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后观望反复，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故利害未尽。议者谓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则可行。雇役之法，凡家业至三百千者听充，又许假借府吏胥徒雇之，无害衙前，非雇上户有物力行止之人，则主官物护纲运有侵盗之患矣。唯当革去管公库公厨等事，虽不以坊场河渡酬其劳可也。雇役则皆无赖少年应募，不自爱惜，其弊不可胜言。故曰差、雇二法并作并用，则可行也。荆公新法，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中国乱始罢。呜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作枢密副使，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绝交。

王荆公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取以尽，不问。其子雱既长，专家政，则不然也。荆公诸弟皆有文学，安礼者，字和甫，事神宗为右丞，气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左丞蒲宗孟对曰："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而言曰："扬雄著《剧秦美新》，不佳也。"上不乐。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宗孟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司者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矣。"方苏子瞻下御史狱，小人劝上杀之，安礼言其不可。安国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与吕惠卿论新法，平甫吹笛于内，荆公遣人谕曰："请学士放郑声。"平甫即应曰："愿相公远佞人。"惠卿深衔之。后荆公罢，竟为惠卿所陷，放归田里，卒以穷死。雱者，字元泽，性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吕惠卿辈奴事之。荆公置条例司，初用程颢伯淳为属。伯淳，贤士。一日盛暑，荆公与伯淳对语，雱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问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雱不乐去。伯淳自此与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无带职者。神宗特命雱为从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罢相，哀悼不忘，有"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之诗，盖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

其福。后荆公病疮良苦，尝语其侄曰："亟焚吾所谓《日录》者。"侄给公，焚他书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见也。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司马温公从庞颍公辟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颍公夫人言之，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候我出，汝自装饰至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颍公知之，对僚属咨其贤。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辞至六七，不获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诰，以不善作辞令屡辞，免，改待制。荆公官浸显，俸禄入门，任诸弟取去尽不问。温公通判太原时，月给酒馈待宾客，外辄不请。晚居洛，买园宅，犹以兄郎中为户。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

卷第十二

吕晦叔、王介甫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一日，论刘向当汉末言天下事，反复不休，或以为知忠义，或以为不达时变，议未决。介甫来，众问之，介甫卒对曰：“刘向强聒人耳。”众意未满。晦叔来，又问之，则曰：“同姓之卿欤。”众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鄙吝积于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于心而稍近于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于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及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奸矣。

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议按举时，其论尚同。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为助，故申公初多举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之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驩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宋次道当制辞，荆公使之明著其语，陈相旸叔以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实，援据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申公素谨密，实无此言。或云孙觉莘老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

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须，误以为申公也。熙宁四年，申公以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寓兴教僧舍，欲买宅，谋于康节先生。康节曰：“择地乎？”曰：“不。”“择材乎？”曰：“不。”康节曰：“公有宅矣。”未几，得地于白师子巷张文节相宅西，随高下为园宅，不甚宏壮。康节、温公、申公时相往来，申公寡言，见康节必从容，终日亦不过数言而已。一日，对康节长叹曰：“民不堪命矣！”时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然，申公所叹也。康节曰：“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阳，河南尹贾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饯于福先寺上东院，康节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语康节曰：“君实与晦叔席上各辩论出处不已，某以诗解之曰：‘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申公镇河阳岁余，召拜枢密副使。后以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又以大学士知扬州。哲宗即位，拜左丞，迁门下侍郎，与温公并相，元祐如伯淳之诗云。伯温以经明行修命官，见公于东府。公语及康节，咨叹久之，谓伯温曰：“科名特入仕之门，高下勿以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起谢焉。公三子，希哲、希积、希纯，皆师事康节，故伯温与之游甚厚。三年，公辞位，拜司空平章军国事，次年薨。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始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日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田昼承君云，荆公尝谓其侄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今居闲，复欲作书相问。”防忻然为设纸笔案上，公屡欲下笔作书，辄长叹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适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公所谓《日录》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书代之。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府，至防家取《日录》以进。卞方作史，惧祸，乃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盖荆公初相，以师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礼甚厚。再相，帝滋不悦，议论多异同，故以后《日录》卞欺，神宗匿之。今见于世止七十余卷，陈莹中所谓“尊秘史以压宗庙”者也。伯温窃谓，荆公闻温公入相则曰：“司马十二作相矣。”盖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辞枢密使，反复相辩论，三书而后绝。荆公知温公长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从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议，事英宗又言称亲濮安懿王为非礼，以此名重天下。熙宁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论折之不能胜，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荆公见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战。冯当世解之曰：“参政何必尔。”遂落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庆行词，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极于丑诋。明日，蔡延庆因贺公，具以制词出于荆公为解，公笑诵其词曰：“外无任职之能，某披襟当之；内有怀利之实，则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舆归蜀，极江山登临之胜，赈其宗族之贫者，期年而后还。元祐初，哲宗登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首以诏特起公，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天下望公与温公同升矣。”公辞曰：“六十三而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中礼？”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会葬陵下，蔡京见公曰：“上将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故公卒不为元祐二圣一起。绍圣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为元祐党，将加追贬，蔡京

曰："京亲闻蜀公之言如此，非党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马温公、范蜀公同以清德闻天下，其初论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处不同，何也？"伯温曰："熙宁初，温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仕，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宫祠者十五年。元丰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致政于熙宁之初，义不为元祐起也。此二公出处之不同，其道则同也。"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欧阳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劝先生见荆公，荆公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作《辩奸》一篇，为荆公发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理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时论者多以为不然。虽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叹。后十余年，荆公始得位为奸，无一不如先生言者。吕献可中丞于熙宁初荆公拜参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司马温公初亦以为不然，至荆公虐民乱政，温公乃深言于上，不从，不拜枢密副使以去。又贻荆公三书，言甚苦，冀荆公之或从也。荆公不从，乃绝之。温公怅然曰："吕献可之先见，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献可之

前十余年矣。岂温公不见《辩奸》耶？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

钱朝请者，名景谌，忠懿王孙。嘉祐间官殿直，巡辖西京马递铺。锁厅登进士第，师事康节先生，与仲父同场屋。仲父之葬，康节属以为志。熙宁八年，与王十三丈诏景献同从瀛帅张谏议八丈景宪正国辟为属官，因康节寄钱丈、王丈诗，张丈见之，寄康节诗曰："桥边处士文如锦，塞上将军发似霜。"钱丈与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论新法不合，遂相绝，终身为外官。其家集有《答兖守赵度支书》，自序甚详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见钱丈之贤矣。其书曰："景谌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执事：专使至，蒙赐书周悉，既感且慰。兼审府政清闲，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与吾兄别已八九年，其间悲哀离忧，家事百出，患难多而欢意少，都无目前之乐。虽人事使然，亦年齿将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乐事，群居众处之际，反戚戚感伤至终日，惨然而去。不知吾兄怀抱又如何也，及蒙垂问八九年间所得所失，并问及拒时宰事，乃劝仆以远祸辱计。吾兄以人言之闻，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仆亦不自知其为是为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见而已。试为吾兄一二陈之。始仆为进士时，彼为太常博士主别头试，取仆于数百人之中，以为知道者，得预荐，送于春官。彼又称重于公卿间，是后日游其门，执师弟子之礼，授经论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轲之言不言。及其提点畿内，仆为畿簿，当是时，学士大夫趋之者不一，独以文称荐，则亲其人亦已熟矣。及仆调荥阳泽令，继丁家难，闻其参大政，天下之人无不欢喜鼓舞，谓其必能复三代之风，一致太平。是时，仆自许昌以私事来京师，因见之于私第。方盛夏，与僧智缘者并卧于地，又与其最亲者一人袒露而坐于旁，顾仆脱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问曰：'青苗、助役如何？'仆对以'利少而害多，后日必为平民之患'。又问曰：'孰为可用之人？'则对以'居丧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难尤非浅浅事'。彼不乐。仆私自谓，大贤为政于天下，必有奇谋远业，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无乱。及归许，见变易祖宗法度，专以聚敛苛刻为政，而务新奇，谓为新法。而天下好进之人，纷纷然以利进矣，殊非前日之所讲而闻者。又二三年，仆以调官来京师，当其作相当国，又往见之。彼喜仆之来，令先见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馆阁处君而任以事。'仆戏与平甫相诮，以谓'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书役法耳'。平甫虽以仆为太方，然击节赏叹，以仆为知言。及见彼，首言欲仆治峡路役书，又以戎泸蛮事见委。仆以不知峡路民情，而戎泸用兵系朝廷举动，一路生灵休戚，愿择知兵爱人者。彼大怒。是时坐客数十人，无不为仆寒心者。及退，就谒舍，有为仆赏激者，有指仆以为矫而诋者。仆固已自得

于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也。仆每观自古以来，好利者众，顾义者寡，故天下万事率皆由人而不在于己。何也？利胜于义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处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于义，而行之在我，则有所不为。苟为利所动，而亦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夫盗之所以为盗者，利胜于义，而不知所以为之者。仆尝病此风行之于天下也甚久，历千百年无一人正其弊而晓其俗者，以是行之于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恤哉！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仆之所得如此。当时虽私自喜得不致于祸以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识浅而虑暗困，不知治乱兴亡之本而暗于治体。自国朝以来，得君未有如此之专者。方天子聪明神圣，祖宗积德百年，仁恩惠泽沦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当辅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圣之休，享百年之泽，安养元元之民，与天下共之，致太平之业，成万世不可拔之基，以贻子孙于无穷。而反玩兵黩刑，变乱天常，以祖宗为不足法，蔽塞人主聪明，离天下之心，以基乱阶，此忠臣义士尤所痛惜也。后仆官繁、邓，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无一二存者。百姓怨苦，而郡县吏惴惴忧惧，虞以罪去者，不但变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术，经义文章，自名一家之学，而官人莅政，皆去故旧而务新奇，天下靡然向风矣。乃以穿凿六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仆既预仕籍，而所学者圣贤事业，专以《春秋》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纲五常之道。其所为文，学六经而为，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归于仁义。其施于官者，则又忠厚爱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顾不合于时，而学之又不能，方惶惶然无所容其迹，而故人张谏议正国辟仆为高阳帅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镇静，边鄙无事，得优游于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岁，一女早嫁令族，顾一身都无所累。然有贫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遗藐然，未毕婚嫁。即主人罢府，当求抱关击柝之仕以为贫藏身，避当涂之怒。今春邵尧夫先生亦有书招我为洛中之游，兼有诗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转萧然。’止俟贫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归，亦西归洛中，守先人坟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愿毕矣。吾兄爱我素厚，知我此志，故尽仆所怀。看讫裂去，无以示人，以远吾祸。闻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时定归？因书垂及。相去甚远，未有占会之期，唯爱民自厚，他无足祷云。”

卷第十三

刘仲通慕司马温公、吕献可之贤，方温公欲志献可墓，时仲通自请书石。温公之文出，直书王介甫之罪不隐，仲通始有惧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温公门下，代其父书，自此益知名。至温公入相元祐，荐器之为馆职，谓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荐否？"器之曰："某获从公游旧矣。"公曰："非也。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讯不绝，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之所以相荐也。"至温公薨，器之官浸显，为温公之学益笃，故在台谏以忠直敢言闻于时。绍圣初，党祸起，器之尤为章惇、蔡卞所忌，远谪岭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怜之，器之不屈也。抵一郡，闻有使者自京师来，人为器之危之。郡将遣其客来，劝器之治后事，客泣涕以言。器之色不动，留客饭，谈笑自若。对客取笔书数纸，徐呼其纪纲之仆，从容对曰："闻朝廷赐我死，即死，依此数纸行之。"笑谓客曰："死不难矣。"客从其仆取其所书纸阅之，则皆经纪其家与经纪其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客惊叹，以为不可及也。器之留数日，使者入海岛，杖死内臣陈衍，盖章惇、蔡卞固令迂往诸郡，逼诸流人自尽耳。器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篮舁憩树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担夫惊走，器之不动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罗拜器之曰："官，异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见官喜相迎耳。官远行无恙乎！"建中靖国初，以上皇登极，赦恩得归，居南京，寻复从官帅定武。蔡京用事，再落职以死。呜呼！温公门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真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读《孟子》，故其刚大不枉之气似之。

熙宁间，上书者言，秦州闲田万余顷，赋民耕之，岁可得谷三万石，因籍所赋者为弓箭手。并边有积年滞钞不用，用之以迁蜀货而鬻于

边州，官于古渭砦置市易务，因之可以开河湟，复故土，断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议，知秦州事李师中极言其不可，乃命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同内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实。尧臣还奏曰："臣按所谓闲田者皆无之，且兴货以积境上，实启戎心，开边隙，为后害甚大，臣窃以谓不可也。"闻者以其言为难。尧臣后为贤从官，其墓志所载如此。伯温曰：上书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师中者，郓州名臣李诚之待制也。介甫主韶之说，为熙河之役，天下之士无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独能言之，难哉！

熙宁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语，时王荆公改新法，日为生事，曾鲁公以年老依违其间，富、韩二公称病不出，唐参政与荆公争，按问欲理直不胜，疽发背死，赵清献唯声苦。时范忠宣公为侍御史，皆劾之，言荆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旧学。"言富公章云："谋身过于谋国。"言曾公、赵公章云："依违不断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荆公犹欲用忠宣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从，出为陕西漕，又移成都漕。荆公不悦，竟以事罢之。

元丰初，蔡确排吴充罢相，指王珪为充党，欲并逐之。珪畏确，引用为执政。时珪独相久，神宗厌薄之，珪不悟。确机警，觉之。一日，密问珪曰："近上意于公厚薄何如？"珪曰："无他。"确曰："上厌公矣。"珪曰："奈何？"确曰："上久欲收复灵武，患无任责者，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珪喜谢之。适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事，帝语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检正俞充，充与琬善，以书告琬。琬上章自辩，帝问珪曰："张琬事唯语卿，琬何从知？"珪以漏上语，退朝甚忧，召俞充问之，充对以实。珪曰："某与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当除君帅环庆，亟上取灵武之章，上喜之可免。"乃除充待制，帅环庆，充果建取灵武之章。未几，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节度五路大兵，为灵武之役。泾原副帅刘昌祚领大兵先至灵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进。熙河李宪兵不至，鄜延副帅种谔独乞班师。遵裕至，夏人大集，决黄河水以灌我师，冻馁沉溺不战而死者十余万人。遵裕狼狈以遁，虏追袭之。谔拥兵不救，以实其说。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语之罪所致。绍圣初，谓珪策立哲宗有异议，以为臣不忠，追贬，实非其罪，而灵武之祸，其罪也。蔡确罪尤大，贬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确鞠相州狱，朝士被系者，确令狱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饵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确专以起狱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疏族，举进士，在京师馆于郇公之第。私族父之妾，为人所掩，逾垣而出，误践街中一妪，为妪所讼。时包公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惇后及第，在五六人间，大不如意，诮让考试官。人或求观其敕，掷地以示之，士论忿其不恭。熙宁初，试馆职，御史言其无行，罢之。及介甫用事，张郇、李承之荐惇可用，介甫曰："闻惇大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于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试召与语，自当爱之。"介甫召见之，惇素辩，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数年，至两制、三司使。右司马温公记惇如此。伯温作《惇传》，载《辩诬》甚详。

杨元素为中丞，与刘挚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张琥作十难以诘之，琥辞不为。曾布曰："请为之。"仍诘二人向背好恶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请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尔，当伏妄言之罪。"挚奋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实？"即复条对布所难者，以伸明前议，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权臣，所好者忠直，所恶者邪奸。臣今获罪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终为天下之患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郑州，挚责江陵，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托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日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告谢之日，抱敕告五六通，布为都检正，故事，白荆公即行。时冯当世、王禹玉并参政，或曰："当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故唐询对两府弹荆公云："吕惠卿、曾布，安石之心腹。王珪、元绛，安石之仆隶。"又曰"珪奴事安石，犹惧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独唃厮啰一族最盛，虽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为藩翰。陕西州县特置驿，谓之唃家位，岁贡奉不绝。未开熙河前，关中士人多言其利害，虽张横渠先生之贤，少时亦欲结客以取。范文正公帅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进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韩琦、富弼二公为宰相，凡言开边者，皆不纳。熙宁初，王荆公执政，始有开边之议。王韶者，罢新安县主簿，游边得其说，遂上开熙河之策。荆公以为奇谋，乃有熙河之役。独岷州、白石、大原、秦州属县有赋税，其余无蚪粟尺

布，唯仰陕西诸郡朝廷帑藏供给。故自开熙河以来，陕西民日困，朝廷财用益耗。初，唃厮啰分处诸子于熙、河、洮、岷之地，唃厮啰死，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厮啰诸子唯董毡者在鄯鄯最盛。韶之势止能取河州，韶暂入朝，鬼章已举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败，景思立死之。绍圣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枢密，董毡已自立，为强臣阿里骨所篡，国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国人思故主，不辅瞎征。瞎征懦弱，欲为僧，国人又欲杀之，瞎征遂欲纳土归朝廷。时王厚帅熙河，童贯初领边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河州。建中靖国初，韩忠彦为相，安焘为枢密，遂弃鄯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韩忠彦罢，蔡京作相，复鄯鄯，责安焘与熙河帅姚师雄及凡议弃者，边事复兴矣。呜呼！朝廷受小国叛臣所纳地，不能正其罪，又赏以官爵，在理为不顺。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种族，以鄯鄯之地赐之，朝廷下熙河帅议以闻，无敢任其责者，乃已。至大金陷陕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鄯鄯旧族，尽以其地与之。嗟！大金亦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所以蔑视中国欤！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遗诏至洛，故相韩康公为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为汝州监酒官，会以檄来，举哀于府第。既罢，谓康公之子宗师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谪官，某独除监司。某不敢当，辞之。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报。"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何如？"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亦相继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并相。忠宣所见与宗丞同，故蔡确贬新州，忠宣独以为不可，至谓汲公曰："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矣。"忠宣竟罢去。呜呼！宗丞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与忠宣等，更相调护，协济于朝，则元祐朋党之论，无自而起也。宗丞可谓有先见之明矣。与韩兵部论此事时，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锡、伯温同闻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验，故为表而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

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讪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深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戆直无党。范醇夫，蜀人，师温公不立党，亦不免窜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宁间，梁丞相适薨闻，光献后有旨，于相国寺饭僧资荐。神宗问曰：“岂以梁适为仁宗旧相耶？”后曰：“微梁适，吾无今日矣。”帝问其故，曰：“吾初册后，仁宗一日对宰辅言：‘朕居宫中，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宰相陈执中请付外施行，梁适进曰：‘闾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犹为不可，况天子乎？执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语，久之曰：‘梁适忠言也。’”呜呼！唯仁宗之圣，梁公之贤，吾光献后所以为宋之任、姒欤！

李承之待制，奇士，苏子瞻所谓李六丈人豪也。为童子时，论其父纬之功于朝，久不报，自诣漏舍以状白丞相韩魏公，公曰：“君果读书，自当取科名，不用纷纷论赏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马填沟壑，无以见于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识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难。”魏公，王尧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闻其语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独于承之，终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显，益有直声。唐介参政为台官时，言文潞公灯笼锦献张贵妃事，上怒甚，谪介春州，承之送以诗，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英雄骨尚寒”之句。后介用潞公荐，官于朝廷，无所言，承之以故从介索所送诗，介无以报，取诗还之曰：“我固不用落韵诗也。”以山、寒二字韵不同，故云。可见承之之刚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县，因邸吏报包拯拜参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无能为。今知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后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术，承之深诋之。至吕献可中丞死，承之以诗哭之，有“奸进贤须退，忠臣死国忧。吾生竟何益，愿卜九泉游”之句。荆公之党吕惠卿益怨之，未有以发也。会承之上章自叙，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坚请领之。惠卿因节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实为陛下”等语激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责，终其身不至大用。呜呼！士若承之，岂孔子所谓刚者欤！

朱寿昌者，少不知母所在，弃官走天下求之，刺血书佛经，志甚

苦。熙宁初，见于同州，迎以归，朝士多以诗美之。苏内翰子瞻诗云：“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王荆公荐李定为台官，定尝不持母服，台谏、给、舍俱论其不孝，不可用。内翰因寿昌作诗贬定，故曰“此事今无古或闻”也。后定为御史中丞，言内翰多作诗讪上。内翰自知湖州赴诏狱，小人必欲杀之。张文定、范忠宣二公上疏救，不报，天下知其不免矣。内翰狱中作诗寄黄门公子由云：“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断因。”或上闻，上览之凄然，卒赦之，止以团练副使安置黄州。

元丰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涨，坏天津桥，波浪与上阳宫墙齐。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为一流，公卿士庶第宅庐舍皆坏，唯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韩丞相康公尹洛，抚循赈贷，无盗贼之警，人稍安。后两日，有恶少数辈声言水再至，人皆号哭，公命擒至决配之，乃定。闻于朝。筑水南新城新堤，增筑南罗城。明年夏，洛水复涨，至新城堤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之异政也，此其大者。

卷第十四

元丰末，治神宗山陵，韩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预办，虽中贵人，不敢妄有所求。盖公之子宗师从洛之贤士大夫游，有所闻，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掞、杜纯孝锡皆府官，荐为山陵司属，二人忠信有余，多所论列，役成而民被其赐。公以功拜使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灵驾次永安，公迎于郊，朱太妃护驾于后，公亦迎之。太妃还禁中，偶为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韩某先朝老臣，汝安得当望尘之礼？"太妃泣谢。公之名重如此也。

韩持国大资知颍昌府，时彦以状元及第，为签判。初见持国，通谒者称状元，持国怒曰："状元无官耶？"自此呼时彦签判云。彦终身衔之。马涓巨济亦以状元及第，为秦州签判，初呼状元，吕晋伯为帅，谓之曰："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为判官，不可曰状元也。"巨济愧谢。晋伯又谓巨济曰："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其勉之。"时谢良佐显道作州学教授，显道为伊川程氏之学。晋伯每屈车骑，同巨济过之，则显道为讲《论语》，晋伯正襟肃容听之，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又数以公事案牍委巨济详覆，且曰："修身为己之学不可后，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济自以为得师，后立朝为台官有声，每曰："吕公数载之恩也。"贤于时彦远矣。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军国重事，召程颐正叔为崇政殿说书。正叔以师道自居，每侍上讲，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潞公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或谓正叔曰："君之倨，视潞公之恭，议者为未尽。"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

傅，其敢不自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识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为尚书右仆射，有吴处厚者，以蔡確《题安州车盖亭》诗来，上以为谤讪，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当重谪。”吕汲公为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確之罪，不从。初议贬確新州，忠宣谓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罢，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刘挚罢，哲宗与宣仁太后复用忠宣为右相。宣仁太后寝疾，宰辅入问，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太后朝劝后尽母道，在仁宗朝劝帝尽子道，卿当似之。”呜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群臣莫及也。哲宗亲政，吕汲公欲迁殿中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忠宣曰：“天子谏官当用正人，杨畏不可用。”汲公方约畏为助，谓忠宣曰：“岂以杨畏尝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盖上初召忠宣，畏尝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罢政，上不许。后杨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无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绍述之议，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谓门下侍郎苏辙曰：“卿安得以秦皇、汉武上比先帝？”苏门下下殿待罪。吕汲公等不敢仰视，忠宣从容言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以谢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公与忠宣同执政，忠宣寡言，苏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贤。忠宣屡乞罢政，出知陈州。章惇用事，元祐党祸起，忠宣独不预。至吕汲公南迁，忠宣斋戒上书救汲公，惇怒，亦谪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忠宣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至永州，公之诸子闻韩维少师谪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师执政日，与司马公议论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与司马公议役法不同为言求归，白公，公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合即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无愧而死。”诸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钦圣皇太后同听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盖二圣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赐茶药，密谕曰：“皇帝与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虚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治？只为左右有不是当人阻隔相公。”公顿首谢。又曰：“太后问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说？”公曰：“老臣与远方之人，唯知鼓舞圣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来。”公曰：“敢不奉诏。”又曰：“邓州且去否？”曰：“已出望外，如归乡里。”又曰：“离阙下日，二圣再三言，太后在宫中，皇帝在

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进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继复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召赴阙供职而公病。诏书有“岂唯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之语，公捧诏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风痹不随，恩重命轻，死有余责。”将至畿内，上又遣中使赐银合茶药，促公入觐，仍宣谒见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强。”中使曰：“朝廷有优礼。”公曰：“老臣命薄，虚蒙圣眷。”又遣中使赐银绢各五百，以继道路之费。又遣国医诊视，所须并出内府，一钱不得取于公家，候公疾愈乃得归。公乞归颍昌养疾，上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识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间，令医者在门不许受私谢，乃以天宁节所得冠帔请换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与骨肉，医者之服依所请。卿忠言嘉谋，宜时有陈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谢，复告老，诏不允。比诏至，公已薨矣。上与太皇太后闻之，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识不乱，诸子侍旁，口占遗表，凡八事，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内一事云：“苦宣仁之谤议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愤，非泰陵实谓之当然。”盖忠宣思所以报宣仁后之托也。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后患，以公口占书一缴申颍昌府，用府印，寄军资库。公将葬，李之仪作行状，且论平生立朝行己之大节。蔡京用事，小人附会，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传宣圣语以为遗表，非公意也。正平与李之仪皆下御史狱，捶楚甚苦。正平、之仪欲诬服，其传宣中使独不服，曰：“旧制，凡传圣语，受本于御前，请宝印，出，注籍于内东门，遣使受圣语。”籍中使，从其家得永州传宣圣语本，有御宝，如所言。又验内东门受圣语籍，亦同。又下颍昌府取正平所缴纳遗表，八事皆实，狱遂解。正平犹羁管象州，之仪羁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岭外者十余人，独正平遇赦得归，不出仕，终身为选人。蔡京者，绍圣初为户部尚书，欲结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坟寺，事下开封府。正平为开封府县尉，往按视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夺。”府以其言闻，哲宗怒，京赎铜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诬杀之。呜呼！使忠宣无恙，相上皇于初载，天下岂复有今日之祸？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与蔡京云。

嘉祐中，李参自荆南帅召为三司使，参政孙抃以参刻剥聚敛之材，不可用，改群牧使。盖祖、宗不以财计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丰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枢密院，向虽以能吏治晓财用进，时朝廷下州县令民户养保马，天下以为不便，宰执坚行之，向独以为不可，以本官责知随州。既死，至元祐初录其言，谥恭敏。

卷第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颢，字伯淳，弟侍讲先生名颐，字正叔。康节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从康节游。其师曰周敦颐茂叔。宗丞为人清和，侍讲为人严峻，每康节议论，宗丞心相契，若无所问，侍讲则时有往复，故康节尝谓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尽，二先生则同也。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弟戬，字天祺，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结客取熙河、鄯鄯之地。范文正公帅延安，闻之，馆于府第，俾修制科，与天祺皆登进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学》之道，尤深于《礼》。熙宁初，子厚为崇文院校书，天祺与伯淳同为监察御史。时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条例司官为御史，与台谏官论其不便，俱罢。上犹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点，伯淳力辞，乞与同列俱贬，改澶州签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参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参政也。"赵清献公同参大政，从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谓无罪。"清献有愧色。谪监凤翔府司竹监，举家不食笋，其清如此。未几，卒于官。子厚亦求去。熙宁十年，吴充丞相当国，复召还馆。康节已病，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又曰："颇信命否？"康节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馆数月，以病归，过洛，康节已捐馆，折简慰抚伯温勤甚。见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行至临潼县，沐浴更衣而寝，及旦视之，亡矣。门生衰绖挽车，葬凤翔之横渠，是谓横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请监洛河木竹务，以便亲，除判武学，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罢。知开封府扶沟县，失囚，谪汝州监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将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马温公、吕申公荐，召

对，初除职官，再除馆职，除崇政殿说书。岁余出判西京国子监，两除直秘阁，不拜。绍圣中，坐元祐党谪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归，久之，复官以卒。是谓伊川先生。”三先生俱从康节游，康节尤喜明道，其誉之与富韩公、司马温公、吕申公相等。故康节《四贤诗》云：“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调畅。四贤洛之观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则康节之所以处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访康节于天津之庐，康节携酒饮月陂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之大。明日，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老矣，无所用于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内圣外王之道也。”是日，康节有诗云：“草软波平风细溜，云轻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记道何事，剧饮未尝如此杯。好景只知闲信步，朋欢那觉大开怀。必期快作赏心事，却恐赏心难便来。”明道和云：“先生相与赏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行处每容参剧论，坐隅还许沥余杯。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时泰心闲两难得，直须乘兴数追陪。”明道敬礼康节如此。故康节之葬，伯温独请志其墓焉。悲夫！先生长者已尽，其遗言尚存。伯温自念暮景可伤，不可使后生无闻也，因具载之。

元符末，吕惠卿罢延安帅，陆师闵代之。有诉惠卿多以人冒功赏者，师闵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罢去。曾布为枢密使，素与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盖德孺于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夺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边将之心。议者谓其词于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聪明过人，而为曾布所使，惜哉！未几，德孺亦以论役法罢。如忠宣丞相则不然。公帅庆阳时，为总管种诂无故讼于朝。上遣御史按治，诂停任，公亦罢帅。至公再兼枢密副使，诂尚停任，复荐为永兴军路钤辖，又荐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某不肖，为其子孙所讼，宁论事之曲直哉！”呜呼！可谓以德报怨者也。以德孺之贤，于是乎有愧于忠宣矣。

田昼者字承君，阳翟人，故枢密宣简公侄也。其人物雄伟，议论慷慨，俱有前辈之风。邹浩志完者，教授颍昌，与承君游相乐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辄自激励。元符间，承君监京城门，一日，报上召志完，承君为之喜。又一日，报志完赐对，承君益喜。监门法不许出，志完亦不来，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见承君，以测其意。客问：“承君近读何书？”承君曰：“吾观《墨子》，作

诗有‘知君既得云梯后，应悔当年泣染丝’之句。”为邹志完发也。客言于志完，志完折简谢承君，辞甚苦，因约相见。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绝也。”趣往见之，问志完曰：“平生与君相许者何如？今君为何官？”志完愧谢曰：“上遇群臣，未尝假以声色，独于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胜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后言，贵其有益也。”承君许之。既而朋党之祸大起，时事日变更，承君谢病，归阳翟田舍。一日，报废皇后孟氏，立刘氏为皇后。承君告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绝交矣。”又一日，志完以书约承君会颍昌中涂，自云得罪。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谏废立皇后时，某之言戆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复望清光矣。’下殿拜辞以去，至殿门，望上犹未兴，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临别，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责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师，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愿君无以此举自满，士所当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叹息曰：“君之赠我厚矣！”乃别去。建中靖国初，承君入为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门下，不能屈，除提举常平，亦辞，请知淮阳军以去。吏民畏爱之。岁大疫，承君日自挟医，户问病者药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昼一军之人尽见承君拥骑从腾空而去，就问之，死矣。或曰为淮阳土神云。

儒释之道虽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时伯温闻见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马温公荐，侍讲禁中。时哲宗幼冲，先生以师道自居，后出判西京国子监，两加直秘阁，皆辞之。党祸起，谪涪州。先生注《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遇赦得归，不以为喜。长老道楷者，崇宁中以朝廷命住京师法云寺。上一日赐紫方袍及禅师号，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谮于上，以为道楷掷敕于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为有道者，欲出之，问曰：“师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无病，上赐杖，官不可辄轻之。”遂受杖，无一言。自此隐沂州芙蓉溪，从之者益盛。朝廷数有旨，复命为僧，不从。呜呼！二人者虽学不同，皆特立之士也。为僧、为释而不以道者，闻其风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尝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以去，范尧夫辞同修《起居注》得罪，张天祺自监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谪。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

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为知言。

陈瓘字莹中，闽人。有学问，年十八，登进士甲科。绍圣初，用章惇荐，为太学博士。先是，惇之妻尝劝惇无修怨，惇作相，专务报复，首起朋党之祸。惇妻死，惇悼念不堪。莹中见惇容甚哀，谓惇曰：“公与其无益悲伤，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盖讥惇之报怨也。惇以为忤，不复用。曾布为相，荐莹中为谏官，为都司。蔡卞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实录》，曾布亦主熙宁、元丰之政。莹中上布书，谓卞尊私史以压宗庙，及论时政之不当。时布又以为忤，出之。莹中为谏官时，为上皇极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决乱天下。蔡京深恨之，屡窜谪，例用赦放归，犹隶通州。一日，莹中之子走京师，言蔡京事。诏狱下，明州捕莹中甚急，士民哭送之，莹中不为动。既入狱，见其子被系，笑曰：“不肖子烦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李孝寿治其事，孝寿坐厅事帘中，列五木于庭，引莹中问之。莹中从容曰：“蔡京之罪，某实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纸自书。孝寿惧，以莹中为不知情，即日放归，再隶通州。其子配海上。莹中撰《尊尧集》，以辩王安石妄作《日录》以诋祖、宗、诋神宗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赠谏议大夫。莹中晚喜康节先生之学，尝从伯温求遗书曰：“吾于康节之学，若有得也。”

伯温绍圣初监永兴军钱监，吕晋伯龙图居里第，数见之，深蒙器爱。伯温罢官，贫不能归，用茶司荐为属官。一日，见吕公，公曰：“君亦为此官何耶？选人作诸司属官，使臣为走马承受，则一生不可为他官矣。”伯温对以故，公曰：“为亲为贫则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刚直，谨礼法，为从官归乡，见县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乐于成人，虽丞相亦未尝少假颜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为丞相夫人，吾但知吕二郎新妇耳，不疾病，辄用人扶何也？”丞相为之愧谢乃已。每劝丞相辞位，以避满盈之祸。绍圣中，丞相南迁，公帅平凉，议边事不合，移帅秦，又与钟传议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复龙图阁直学士。呜呼！吕公，今之古人也，伯温尚及见之，记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唱，尹洙师鲁兄弟继其后。欧阳文忠公早工偶俪之文，故试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既擢甲

科，官河南，始得师鲁，乃出韩退之文学之，公之自叙云尔。盖公与师鲁于文虽不同，公为古文，则居师鲁后也。如《五代史》，公尝与师鲁约分撰，故公谪夷陵日，贻师鲁书曰：“开正以来，始似无事，始旧更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合删削，存其大者，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细读，乃大好。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于此传，亦有繁简未中者，愿师鲁删之，则尽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以唐、晋师鲁为之，如前岁之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为二，分手作传，不知如此于师鲁如何？吾辈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后世之名。如修者幸与师鲁相依，若成此书，亦是荣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报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进归，便令赍国志草本去次。”云云。其后师鲁死，无子。今欧阳公《五代史》颁之学官，盛行于世，内果有师鲁之文乎？抑欧阳公尽为之也？欧阳公志师鲁墓，论其文曰“简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则欧阳于师鲁不薄矣。崇宁间，改修《神宗正史》，《欧阳公传》乃云“同时有尹洙者，亦为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盖史官皆晚学小生，不知前辈文字渊源自有次第也。

卷第十六

杨凝式少师，唐昭宗朝为直史馆，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逼唐禅位，涉为奉传国宝使，凝式曰："大人为唐宰相，使国家至此，不可谓无过。况乎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欲灭吾族！"神色不宁者数日。全忠既篡弑，凝式历梁、唐、晋三朝，阳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师。其书法自颜、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阳延福坊，每出，导从舆马在前，多步行于后。一日，欲游天官寺，从者曰："曷往广受寺？"亦从之。今两寺壁间题字为多。多宝塔院有遗像尚存。近岁刘寿臣为留台，于故案牍中得少师自书假牒十数纸，皆楷法精绝。世论少师书以行草为长，误矣。

国初，隐士石砒居洛阳之北邙山，冯拯侍中为留守。砒每骑驴直造侍中，见必拜之，饮酒至醉乃去。砒好作诗，多道家语，有曰："结网蜘蛛翻仰肚，转枝啄木倒垂头。"意谓谋利者如此。又曰："蜗牛角上争闲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谓好利者若此。洛人颇能诵之。一日，自城中饮酒大醉，骑驴夜归，失所在。

孙觉龙图未第时，家高邮，与士大夫讲学于郊外别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孙异之，与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余，见大珠浮游湖面上，其光属天，旁照远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赋》记之。熙宁初，孙登科为河南县主簿，自云。

周长孺字士彦，澶渊人，杨寘榜登第，为滑州共城县令。得师曰邵康节先生，士彦事先生以古弟子礼，先生告以先天之学。士彦性刚，遇事辄发，既从先生，即淡然若无意于世者。其季直孺怪问之，士彦慨然

曰："此吾得于先生者。"士彦在共城猎近郊，有兔起草间，自射中之，即其处，不复见兔，得石刻，其文曰："士彦当都而卒。"后士彦每至京师，必遽归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员外郎知剑州普城县，卒。丧归过洛，贫不能行。康节留其家，经纪甚备，教其子纯明以学问，为娶程伊川先生之侄。纯明后登元祐三年进士第。彦因猎得石刻，验于数十年之后，与汉滕公佳城事相类，异哉！

张唐英者，天觉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学于唐英，唐英有史才，尝作《宋名臣传》、《蜀梼杌》行于代。熙宁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还京朝过洛，府尹同僚属出赏花，皆不见，唐英题诗传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闻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泪皆成血，忍向东风看牡丹。"尹闻之，遽遗书为礼，却而不受。盖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厌代，赖唐英还朝不得归台，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阳南资福院有僧录义琛者，素出入尹师鲁门下。师鲁自平凉帅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监酒，过洛，义琛见之曰："欲邀龙图略至院中，可乎？"师鲁从之。义琛曰："乡里门徒数人欲一望见龙图。"有顷，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义琛已密约，贷钱为师鲁买洛城南宫南村负郭美田三十顷，师鲁初不知，后义琛复以岁所得地利偿诸人。至师鲁卒，丧归洛，义琛哭于柩前，纳其券于师鲁家。师鲁素贫，子孙赖此以生。呜呼！在仁宗朝一僧尚负义如此，风俗可谓厚矣。康节先生与义琛善，每称之也。

陕西豪士刘易多游边，喜谈兵，宝元、康定间，韩魏公宣抚五路，荐于朝，赐处士号。易善作诗，魏公为书石，或不可其意，则发怒洗去，魏公欣然再书不惮。尹师鲁帅平凉，延易府第，尊礼之。狄武襄代师鲁，遇之亦厚，每燕设，易嗜食苦马菜，不得，即叫怒无礼。边城无之，狄公为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终日唯以此菜啖之，易不能堪，方设常馔。时称狄公善制也。

谢希深幼子景平，初任为大理评事，监光化军税。有兵官者为本厅军员持以事，兵官常忧郁不乐。景平一日问之，兵官泣诉，景平曰："君当解官去，吾必能报之。"兵官去，景平因权军事，呼军员诘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罢任去？"军员者无赖，大言曰："景平但可饮酒击鞠耳，此事不当预。"景平以犯阶级送狱，狱成，决配之。希深一时有大名。其诸子皆贤，景平居幼，尚有家风云。

祖无择字择之，蔡州人。少从穆伯长为古文，后登甲科。嘉祐中，与王介甫同为知制诰，择之为先进。时词臣许受润笔物，介甫因辞一人之馈不获，义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忧去，择之取为本院公用。介甫闻而恶之，以为不廉。熙宁二年，介甫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权倾天下，时择之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介甫密谕监司求择之罪，监司承风旨以赃滥闻于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摄择之下狱，锻炼无所得，坐送宾客酒三百小瓶，责节度副使安置。元丰中，复秘书监、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移知光化军以卒。士大夫冤之。同时有知明州光禄卿苗振，监司亦因观望发其赃罪，朝廷遣崇文院校书张载按治。载字子厚，所谓横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罚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济源县，魏广者主簿，汜水人。二人素相好，一日，会府中，李被酒，谓广曰："我果宦达，当荐君为属。"未几，河南倅阙，摄其事，守阙，李又摄之，遂檄广权幕官，相从益欢。监司以燕会数，俱罢归故官。广先去，李饯于东门席上，赋诗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复似车轮。我今自是飘萍客，更向长亭作主人。"盖当时朝廷文法宽，所用监司皆长者，故能容州县之吏如此。任道司门为康节先生云。

薛俅肃之为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卖兔毫笔者，以蜀中所无也，因呼之。见其目光射人，则曰："有术乎？"曰："小技，姑为官人试之。"令炽炭称许，以一手并衣袂置火中，取斗酒酌之。酒尽火赤灰灭，道人振袖而起如初。肃之异而遣之，问其所答，绝不言而去。明日再招，不复见矣。肃之以为终身之恨，亲为康节先生言之云。

姚嗣宗字因叔，华阴人。豪放能文章，喜谈兵。尝作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韩魏公宣抚陕西，荐于朝，命官以大理寺丞，知华阴。有运使李参者，性卞急，因谒岳相，见庭中唐大碑为火所焚，问嗣宗曰："谁焚此碑？"嗣宗曰："草贼耳。"参问曰："何不捕治？"嗣宗曰："当时捉之不获。"参问贼姓名，嗣宗曰："黄巢耳。"参知其玩己，乃已。嗣宗，人杰也，竟不达以死。吕汲公表其墓，载平生甚详。

先有李藻字希纯，常言嘉祐间应举时，洛中有名士十余人，分题作诗赋，遇旬日，会于僧寺。有大姓李生者好事，见希纯曰："已就所居

辟舍馆，可同诸君会课，差胜僧寺牢落也。”希纯辈欣然从之，每至其馆，主人具饮食挽留甚勤，或数日不得去。一日，同诸君醉卧未起，庭有桃花飘落衾席之上，皆嘉祐太平之象也。时洛中有大姓数十争延名士，以好事相胜，子弟有登科者。熙宁以后无复此风矣。

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於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偃师孙道中为余言，尝村居，每月下闻笛声，甚清越。一日，因即其声听之，在一老桑枝上，记其处。明日往观，于桑枝上生一仙人横笛者，其眉宇、衣服纤悉毕具。因持归，声遂绝。道中为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实，有礼学，尝为尚书郎，其为人忠信不妄云。

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学。崇宁初，蔡京、蔡卞为元祐奸党籍，上皇亲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又立于天下州治厅事。长安当立，召安民刻字，民辞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温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呜呼！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故余以表出之。

长安张衍，年八十，以术游士大夫间。其为人有忠信，识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县时，许其为宰相。蒲传正、薛师正未显，皆以执政许之。绍圣初，余官长安，因论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文正艰难中，仅作参知政事耳。”余曰：“忠宣为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贵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余问其说，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次作两制，又次官卿监，为监司大郡，享安逸寿考之乐，任子孙厚田宅，虽非两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贵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孙，贫约如初。盖其命发于刑杀，未久即灾至。故曰贵人多，福人少也。”余又以同时为监司者张芸叟、陆孝叔、邵仲恭、吴子平数公命问

之，衍曰："皆带职正郎、员外郎耳，取进于此，即不可。独仲恭数促。"其后芸叟为侍郎，孝叔待制未几，皆谪官。孝叔帅熙，子平帅秦，寻卒。仲恭帅郓，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皆直龙图，无一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气方盛，因其侄綷问衍，衍曰："以某之言白公，命也发及八分，早退为上，不然，灾至矣。"子厚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崖州之祸。蔡持正以门客假承务郎，奏衍，赏其术。衍与总领市易官田舜卿善，衍有钱数千缗，舜卿为买田，以官户名占之。后舜卿赃败，官籍其产，衍之田在焉。或劝衍自陈，衍曰："衍故与田君善，田君占衍之地，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论于有司，非义也。"卒不请其田，士大夫多称之。衍病，余见之，则曰："数已尽，某日当死。凡家事悉处之矣，公其记之。"已而果然。

河南宁氏，其先钱塘人名承训者，事吴越王，以才武称。钱氏归朝，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姚晖榜登甲科，为明州慈县令，卒，妻李氏更嫁任恭惠公布。直有子，李置于宁氏族人以去。族人家破，有故老媪收养之。任公守越州，客或问宁氏子无恙，公愕然，归问夫人，夫人泣曰："初不欲以儿累公，留于宁氏之族，族破，今流落矣。"任公闵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岁，公教育之如己子，遂冒任姓，名适。公知枢密院，欲官之，夫人泣辞，且谓适曰："汝宁氏子，家破无所归，能力学以取名，吾死不恨矣。"适发愤读书，景祐初登进士第，夫人方为之喜。夫人死，任公谓适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当再荐，以示无间，其无辞。"适泣谢，遂以公荐转太常寺太祝，又奏其子以官。任公薨，适解官持丧如父服。自闻于朝，乞还姓宁氏，因纳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许归姓，不许纳官。与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别去。故任、宁世为婚姻。适更名后通籍，赠其父直为太常博士。终尚书职方员外郎、福建路运判。若子若孙若曾孙数十人，多知名士，遂为洛阳大家。

河南刘氏自名环隽者，事齐、魏为中书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赠尚书右丞。子政会，事唐高祖、太宗，为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敕曰："政会昔预义举，有殊勋，赠户部尚书，谥襄，配享高祖庙，图形凌烟阁。"子元意袭爵，封渝国公，事太宗，尚南平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益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论则天革命，下狱死。弟循，金吾卫将军。子慎知，幼居父丧，奉其母居伊南。一日，群盗至，众走，慎知独不动，盗怪问，则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盗感其言而去，一方赖之以免。弟超，河南

少尹，微，吴郡太守。微之子絅，开元中以功臣之后，赐进士第，为济州东阿县令，服后母丧，以毁卒。子藻，秘书郎。弟全成、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宝历二年擢第，至户部侍郎，赠司徒。八子，崇龟、崇彝、崇望、崇鲁、崇謩、崇珪、崇瓌、崇玗，皆有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进士第，事后唐明宗为吏部侍郎，赠司徒。子温叟，事本朝太祖皇帝为御史中丞。太祖一日与数谒者登正阳门之西楼，温叟自台归过其下，或告温叟当避，温叟不顾。明日求对，面谢曰："陛下御前楼，则六军必有希赏赐者，臣所不避者，欲陛下非时不御楼也。"太祖大悦，出内帑三千缗付有司自罚。太宗尹开封，知其贫，以五百千钱遗之，温叟受而不辞，对其使扃记于西厢。至明年，太宗复遣其使饷以酒，使者视其扃记如故，归白其事，太宗叹息曰："吾之钱尚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仍命辇归，以成其美名。宪台故事，月给餐钱一万，不足以赃罚充之。温叟恶其名，不取。太祖因与太宗从容论廷臣之有名节者，太宗以送钱事闻，太祖叹美久之。后求退，太祖曰："俟朕选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炤，太宗朝为赞善大夫。烨，登进士第，为龙图阁直学士、权开封府。明肃太后朝独召对，后曰："知卿名族十数世，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烨曰："不敢。"后数问之，度不可免，因陛对，为风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恳避不行，求为留司御史台，以卒。烨七子，觃、几、先、亢、忱、兆、兟。几登科，尝因陛对奏仁宗不进家谱事，上称叹久之。忱为监司郡守，有声。子唐老，元祐为右正言。自北齐至本朝五百余年，而刘氏不衰。洛阳多大家，世以谱牒相付授，宁氏、刘氏尤为著姓，有可传者。

卷第十七

康节先公曰：昔居卫之共城，有赵及谏议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卫州，以卫多名医故也。有申受者善医，自言得术于高若讷参政，得脉于郝氏老。其说谓高参政医学甚高，既贵，诊脉少，故不及郝老。郝老名充，居郑州，今谏议之疾非郝老不可治。赵如其言，召郝老至，诊其脉曰："有沉积当下。"赵服其药，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赵于大盆中，用碗覆其头项，以汤沃之，遂苏。赵呼申受，罪之曰："君谬举郝老者。"申受曰："某之术不及郝老远甚，公病当下，但气虚，药剂差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贺。"又曰："郝老之脉通神，公举家之人坐帐中，俾遍诊脉，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无不知者。"赵试其说，信然，始加礼。自此疾平，复入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为太医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张峋子坚志其墓，载其平生所治病甚异，曰："士人之妻孕，诊其脉曰：'六脉皆绝，反用子气资养，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时不合药末，诸病用药品量增减之，服者无不验者。从其学者皆名医云。"

洛中形势，郏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皋在东，以接嵩、少，阙塞直其南，属女几，连荆、华，至终南山。洛水来自西南，伊水来自南，右涧水，左瀍水。隋文帝登邙山，对阙塞而叹曰："真天阙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郏、鄏二山相属，定鼎于郏鄏是也。前临涧、洛二水，故曰穀、洛斗，将毁王宫也。《洛诰》曰："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东汉洛阳是也。在今洛城之东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辕，北属邙山，极平远。西晋、后魏皆都焉。晋又筑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润有余，形势雄壮，差不逮长安。长安东崤、函，东南荆、华，以属终南山，西南太白、鸡足山，又西秦陇、岐山，北梁山，

东北雷首、中条山，与平阳诸山相属。泾、渭、浐、澧、滈、涝、潏之水在其后前左右，以入于河。故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秦初建国于秦，后迁岐山之阳，今宝鸡是也。穆公羽阳宫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阳，跨渭水为阿房宫。西汉都秦宫之东，今未央、长乐、章台诸宫城阙尚存。隋文帝初都汉宫，后迁稍东，枕龙首渠山，筑长安新城，制度甚壮：南接华严川，以属南山，北临渭水，城南北三十余里，东南二十余里，汉末未央宫在其苑中。唐因为都，又起东内，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内，谓之兴庆宫，今池殿故基亦在。自东筑夹城复道，南至兴庆宫，又南至曲江，东跨灞、浐，以属骊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楼，山下起华清宫，宫有温泉，以白玉石为芙蓉出水，为御汤、莲花汤、太子汤、百官汤。其宫阙北临渭水，由华清宫东，离宫相望，以属东都。自尧、舜、周、秦、汉、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势压天下。洛阳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长安尚有秦、汉游侠之风，地多长杨、老槐，耕桑最盛，古称陆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后可以有为，今陆沉于北狄，惜哉！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姚黄初出邙山后白司马坡下姚氏酒肆，水北诸寺间有之，岁不过十数枝，府中多取以进。次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枢密园池中岛上。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往观，他处未有也。自余花品甚多，天圣间钱文僖公留守时，欧阳公作《花谱》，才四十余品；至元祐间韩玉汝丞相留守，命留台张子坚续之，已百余品矣。姚黄自秾绿叶中出微黄花，至千叶，魏花微红，叶少减。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黄为王，魏花为妃云。余去乡久矣，政和间过之，当春时，花园花市皆无有，问其故，则曰："花未开，官遣吏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洛阳故事遂废。"余为之叹息，又追记其盛时如此。

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唐永乐县也，本朝熙宁初，废为镇。面大河，背雷首、中条山，形势雄深。安史之乱，土人多避地于此。有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唐贞元中为农，当戍边，栖筠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殁。时栖筠方六岁，其后母再

嫁，鞠于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庐于墓侧，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陌，刻石表之。河东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旌表其闾，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钦爱。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岳至师正仍世庐墓。至本朝庆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县令王辟之以状列于朝，乞诏史官书之。盖自唐以来，孝义之风不少变。政和甲午，余过其家，长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应对有礼，道其家世次第甚详。盖自栖筠而下，义居二十余世矣。余为之低回叹息而去。其村人为余言，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洒扫种艺甚谨。有田十顷，仅给衣食，税赋不待催驱，未尝以讼至县庭。今三百余年，守其家法无异辞者。经唐末五代之乱，全家守坟不去。熙宁间，陕右岁歉，举族百口同往唐、邓间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麦于民，谓之均籴，姚氏力不给，举家日夜号泣，欲亡去。余闻之恻然，谕县官曰："孝义之门，忍使至此？"为作状申府、申监司，得免焉。呜呼！永乐陷虏，姚氏为虏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书之。

枢密章公楶谓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驴，某自控，儿女尚幼，共以一驴驮之。近时初为官者，非车马仆从数十不能行，可叹也！"前辈勤俭不自侈大盖如此，因以录之。

纪公实为余言，尝闻其父言，王冀公钦若以使相尹洛，振车骑入城，士民聚观。富韩公方为举子，与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张姓者同观于上东门里福先寺三门上。门高，富公魁伟，三人者挽之以登，见其旌节导从之盛。富公叹曰："王公亦举子耶！"三人者曰："君何叹，安知吾辈异日不尔也？"后富公出入将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谥曰文忠，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则过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为宰相，以特奏名命官，张姓者穷老而死云。

熙宁间，洛阳有老人党翁者卖药，日于水街南北往来，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为兵，尝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验。戴卷脚幞头，衣黄衫，系革带，犹唐装也。有妻无子，问其事，则不答。至元丰中，不知所在。余尝亲见之，亦异人也矣。

有关中商得鹦鹉于陇山，能人言，商爱之。偶以事下有司狱，旬日归，辄叹恨不已。鹦鹉曰：“郎在狱数日已不堪，鹦鹉遭笼闭累年，奈何？”商感之，携往陇山，泣涕放之。去后，每商之同辈过陇山，鹦鹉必于林间问郎无恙，托寄声也。泸南之长宁军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钱伍拾万买之，其人告以“苦贫，将卖尔”。秦吉了曰：“我汉禽，不愿入夷中。”遂绝颈而死。呜呼！士有背主忘恩与甘心异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

卷第十八

伯温曾祖母张夫人御祖母李夫人严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尽，梦神人令以玉箸食羹一杯，告曰："无自尽，当生佳儿。"夫人信之。后夫人病瘦，医者既投药，又梦寝堂门之左右木瓜二株，左者俱已结，右者已枯，因为大父言，大父遽取药令覆之。及期，生康节公，同堕一死胎，女也。后十余年，夫人病卧堂上，见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医，以药毒儿，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为命，何兄独生？"夫人曰："汝死兄独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余年，夫人再见女子来，泣曰："一为庸医所误，二十年方得受生，与母缘重，故相别。"又涕泣而去。则知释氏轮回鬼神之说有可信者，康节知而不言者也。亲谓伯温云。

伊川夫人与李夫人，因山行于云雾间见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临蓐时，慈乌满庭，人以为瑞，是生康节公。公初生，发被面，有齿，能呼母。七岁戏于庭，从蚁穴中豁然别见天日，云气往来，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无所见，禁勿言。既长，游学，夜行晋州山路，马突，同坠深涧中。从者攀缘下寻公，无所伤，唯坏一帽。熙宁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属微疾，一日昼睡，觉，且言曰："吾梦旌旗鹤雁自空而下，下导吾行乱山中，与司马君实、吕晦叔诸公相分别于一驿亭。回视其壁间，有大书四字曰'千秋万岁'。吾神往矣，无以医药相逼也。"呜呼，异哉！

太学博士姜愚，字子发，京师人。长康节先公一岁，从康节学，称门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张仲宾太博，字穆之，未第，亦从康节学。二君同白康节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生年逾四十不娶，亲

老无子，恐未足以为高。”康节曰：“贫不能娶，非为高也。”子发曰：“某同学生王允修颇乐善，有妹甚贤，似足以当先生。”穆之曰：“先生如婚，则某备聘，令子发与王允修言之。”康节遂娶先夫人。后二年，伯温始生，故康节有诗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见吾儿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子发本京师富家，气豪乐施，登进士第，月分半俸奉康节。治平间，知寿州六安县，以目疾分司，居新乡。子发死，康节以其女嫁河南进士纪辉，视之如己女，伯温以姊事之。元符三年，纪辉与姜女俱亡，今二子依吾家避乱入蜀，伯温亦以子侄处之。王观文乐道未遇时，与子发交游甚善。乐道苦贫，教小学京师，居州西，子发居州东，相去远。一日大雪，子发念乐道与其母寒饥，自荷一锸，划雪以行。至乐道之居，扣门，久之方应。乐道同母冻坐，日已过高，未饭。子发恻然，亟出买酒肉薪炭往复，同乐道母子附火饮食。乐道觉子发衣单，问之，以绵衣质钱买饭食也。子发说《论语》，士人乐听之，为一讲会，得钱数百千，为乐道娶妻。乐道登第，调睦州判官。妻卒，子发又为求范文正公夫人侄汶阳李氏以继，其负义如此。熙宁初，乐道以翰林侍读学士为西京留守，子发老益贫，且丧明，自新乡驾小车来见乐道，意乐道哀之也，乐道遗酒三十壶而已，子发殊怅然。康节馆于天津之庐，典衣赆其行。归新乡，未几卒。

康节先公少日游学，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诵佛书。康节亟归，不复出。夫人捐馆，康节持丧毁甚，躬自爨以养。祖父置家苏门山下，康节独筑室于百源之上。时李殿丞之才字挺之，东方大儒也，权共城县令，一见康节，心相契，授以《大学》。康节益自克励，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写《周易》一部，贴屋壁间，日诵数十遍。闻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学，又往质之。挺之去为河阳司户曹，康节亦从之，寓州学，贫甚，以饮食易油贮灯读书。一日，有将校自京师出代者，见康节曰：“谁苦学如秀才者！”以纸百幅、笔十枝为献，康节辞而后受。每举此语先夫人曰：“吾少艰难如此，当为子孙言之。”康节又尝谓伯温曰：“吾早岁徒步游学，至有所立，艰哉！”程伯淳正叔虽为名士，本出贵家，其成就易矣。因泣书之以示子孙。

康节先公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至皇祐元年，自卫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迁居焉。门生怀州武陟知县侯绍曾字孝杰助其行。初寓天宫寺三学院。刘谏议元瑜字君玉，吕谏议献可静居，张少卿师锡及其子职方君景伯，状元师德之子谏议君

景宪，王谏议益柔字胜之，子中散兄弟慎言不疑、慎行无悔、慎术子重，刘大夫师旦子绚，张谔字师柔及其子孙，南国张大丞师雄及诸子，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侍讲李实字景真，吴少卿执中，王学士起字仲儒，李侍讲育字仲象、子籲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辅，交游最密，或称门生。洛人为买宅于履道坊西天庆观东，赵谏议借田于汝州叶县，后王不疑同乡人买田于河南延秋村，康节复还叶县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以郭崇韬废宅余材为屋三十间，请康节还居之。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熙宁初，行买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买。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辈蒙耻矣。"司马温公而下，集钱买之。康节先生以诗谢王宣徽曰："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窗虚响瀍涧，台迥粲伊嵩。好景尤难得，昌辰岂易逢？无才济天下，有分乐年丰。水竹腹心里，莺花渊薮中。老莱欢不已，靖节叹何穷！啸傲陪真侣，经营荷府公。丹诚徒自写，匪报厚恩隆。"后以诗谢温公诸公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䍦倒戴芰荷畔，谈麈轻摇杨柳边。陌彻铜驼花烂漫，堤连金谷草芊绵。青春未老尚可出，红日已高犹自眠。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笔似椽。"今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韩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康节初不改也。康节盖曰："贫家未尝求于人，人馈之，虽少必受。"尝谓伯温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不求名，既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贫乐道，平生无不足之意。"嗟夫！洛阳风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见矣。重念老境可伤，因详书之以示子孙云。

康节先公谓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未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五，百年无心腹患。故《观盛化》诗曰："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亭亦管弦。人老太平春未老，莺花无害日高眠。"又曰："吾曹养拙赖明时，为幸居多宁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人间好景处开眉。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伯温窃疑"未尝经乱离"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辈行自知之。"永念先公当本朝太平盛时隐居求志，谢聘不屈，其发为诗章每如此。

康节先公与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谓门下士田棐大卿曰："为我问邵尧夫，可出，当以官职起之；不，即命为先生处士，以遂隐居之志。"田大卿为康节言，康节不答，以诗二章谢之曰："相招多谢不相遗，将为胸中有所施。若进岂能禁吏意，既闲安用更名为？愿同巢许称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时。满眼清贤在朝列，病夫无以系安危。"又云："欲遂终焉老闲计，未知天意果如何。几重轩冕酬身贵，得此云山到眼多。好景未尝无兴咏，壮心都已入消磨。鹓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文忠公终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诏天下举遗逸，公意谓河南府必以康节应诏。时文潞公尹洛，以两府礼召见康节，康节不屈，遂以福建黄景应诏。景字子蒙，亦从康节游，客李邯郸公家，公之子寿朋荐于潞公。时天下应诏者二十八人，同见宰执于政事堂。至河南，黄景以闽音自通姓名，文忠不乐，各试论一首，命官为试衔知县。文忠奏天下尚有遗材，乞再令举，诏从之。王拱辰尚书尹洛，乃以康节应诏，颍川荐常秩，皆先除试将作监主簿，不理选限。文忠招康节而不欲私，故以天下为请。知制诰王介甫不识康节，缴还辞头曰："使邵某常民，一试衔亦不可与。果贤者，不当止与试衔，宜召试然后官之。"上不纳，下知制诰祖无择，除去"不理选限"行词，然康节与常秩皆不起。是时富公已丁太夫人忧去位矣。熙宁二年，神宗初即位，诏天下举遗逸。御史中丞吕诲、三司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皆荐康节。时欧阳公作参知政事，素重常秩，故颍川亦再以秩应诏。康节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辞，不许。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答乡人二诗，一曰："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何用苦开陈？"二曰："却恐乡人未甚知，相知深后又何疑？贫时与禄是可受，老后得官难更为。自有林泉安素志，况无才业动丹墀。荀扬若守吾儒分，免被韩文议小疵。"常秩以职官起，时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纷然以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者。常秩赐对，神宗问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谏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为人矣。熙宁初，介甫之弟安国字平甫，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从康节游，归以出处语介甫，介甫叹曰："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节列传》史臣书云："与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节先公与富韩公有旧，公自汝州得请归洛养疾，筑大第，与康节天津隐居相迩。公曰："自此可时相招矣。"康节曰："某冬夏不出，春

秋时，间过亲旧间。公相招未必来，不召或自至。”公谢客戒子曰：“先生来，不以时见。”康节一日过之，公作诗云：“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再命初筵终不起，独甘穷巷寂无依。贯穿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康节和曰：“道堂闲话尽多时，尘外杯觞不浪飞。初上小车人已静，醉和风雨夜深归。”又《题康节击壤诗集》云：“黎民于变是尧时，便字尧夫德可知。更览新诗名《击壤》，先生全道略无遗。”其知康节如此。公尝令二青衣、苍头掖之以行，一日，与康节会后园中，因康节论天下事，公喜甚，不觉独步下堂。康节不为起，徐指二苍头戏公曰：“忘却拄杖矣。”富公深居，托疾谢客，而尝苦气痞。康节曰：“好事到手畏甚？不为他人做了，郁郁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盖为嘉祐建储耳。公虽刚勇，遇事详审，不万全不发，康节因戏之。公一日有忧色，康节问之，公曰：“先生度某之忧安在？”康节曰：“岂以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凶暴过安石乎？”公曰：“然。”康节曰：“公无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利合，惠卿、安石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至。公谓康节曰：“先生识虑绝人远矣。”一日薄暮，司马温公见康节曰：“明日僧显修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欲偕往听之。晦叔贪佛已不可劝，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节曰：“恨闻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后康节因见公，谓公曰：“闻上欲用裴晋公礼起公。”公笑曰：“先生以为某衰病能起否？”康节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开堂，公乃出，无乃不可乎？”公惊曰：“我未之思也。”公与康节食笋，康节曰：“笋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头之美也。”康节曰：“野人林下食笋三十年，未尝为人所夺。公今日可食以中堂骨头乎？”公笑而止。康节疾病，公日遣其子偕医者来馈药物不绝。康节捐馆，公赙赠之，遗礼甚厚。伯温除丧，往拜公，公恻然曰：“先生年未高，尝劝之学修养。”复曰：“不能学胡走乱走也。”问伯温年几何，娶未，伯温对：“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未娶甚善，可以保养血气，专意学问。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尝白先公先夫人，未第决不娶，弟妹当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钧也。”伯温自此得出入公门下。悲夫！今海内之士尝获拜公床下，唯伯温一人。想公英伟之姿，凛然如在世也。

熙宁三年，司马温公与王荆公议新法不合，不拜枢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后数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马在朝，人主自然无过举。”移许州，令过阙上殿。公力辞，乞判西京留司御史

台，遂居洛，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伯温先君子康节游。尝曰：“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谒曰“程秀才”云。既见，温公也。问其故，公笑曰：“司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诗云：“拜罢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康节和曰：“冠盖纷华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风背河声近亦微，斜阳淡泊隔云衣。一双白鹭来烟外，将下沙头却背飞。”公一日登崇德阁，约康节久未至，有诗曰：“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和云：“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谓罚误君凝伫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又云：“天启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须回。神仙一语难忘处，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有《安乐窝中》诗云：“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公爱之，请书纸帘上，字画奇古，某家世宝之。公与康节唱酬甚多，具载《击壤集》。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知言。至康节捐馆，公作挽诗二章，其一曰：“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新。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重言蒙蹠实，佩服敢书绅。”记康节之言也。康节又曰：“君实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后公以康节之故，遇其孤伯温甚厚。公无子，以族人之子康为嗣。康字公休，其贤似公，识者谓天故生之也。公休与伯温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丧。元祐间方欲大用，亦不幸，特赠谏议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数岁，公休素以属伯温，至范纯仁内翰辈皆曰：“将以成温公之后者，非伯温不可。”朝廷知之，伯温自长子县尉移西京国子监教授，俾植得以卒业，因经纪司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长，其贤如公休，天下谓真温公门户中人也。亦蚤死，无子，温公之世遂绝。

康节先生与赵宗道学士游，宗道年长，康节拜之，其诸子皆以父师之礼事康节。宗道早出富韩公门下，熙宁初，宗道自西都留台领宫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济为提举常平，劾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罢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赙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谢富公，济独未敢行，请于康节。康节曰：“以富公德度，尚何望于君？第往勿疑。诸兄行，君不行，是自处于不肖也。”明日，济偕诸兄弟以进，富公抚之甚恩，济不自安，起谢罪，公止之曰：“吾兄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论也。”济归，谢康节曰：“微先生，济之过不可赎

也。”

熙宁癸丑春，大名王荀龙字仲贤入洛，见康节先公，其议论劲正有过人者。康节喜之，和其诗曰：“君从赏花来北京，耿君先期已驰情。此时陨霜奈何重，今岁花开徒有声。既欲佳章当坠刺，宁无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应自惜，料得不为时虚生。”仲贤，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诗，颜体大书，极奇伟。康节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学书妨学道。’故尝有诗云：‘忆昔初学大字时，学人饮酒与吟诗。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岁成一非。’”仲贤又赠魏公诗云：“春去花丛胡蝶乱，雨余蔬圃桔槔闲。”康节爱之，曰：“怨而不伤，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贤之子名岩叟，字彦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县召为监察御史，有直声，后位签书枢密院。彦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镇相州，荐彦霖为属。韩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彦霖，彦霖谢曰：“某魏公之客，不愿入它门也。”士君子称之。

康节先公尝言，李复圭龙图临事有断。年二十八知滑州，与郡官夜会，有衙兵夺银匠铁锤杀人者，一府皆惊扰。公捕至，立斩之，上章待罪，诸司亦按公擅杀。仁宗曰：“李复圭，帅才也。”除知庆州。后责光化军，有放停卒自陈乞添租划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拣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拣停，既未衰，却合充军。”呼刺字人刺元军分，人皆称之。公才高，为众所忌，故仕宦数不进。公居多不乐，康节因和其诗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颜色正苍苍，今古人曾望断肠。日往月来无少异，阳舒阴惨不相妨。迅雷震后山川裂，甘露零时草木香。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见鸾凰。千秋烂为三春雨，万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难理会，直须贤者入消详。”盖广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节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应声曰：“几乎败壶。”坐客以为的对，亦可谓善谑矣。

卷第十九

司马温公初居洛，问士于康节，对曰："有尹材字处初、张云卿字伯纯、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贤俊。"处初、明之得进于温公门下，独伯纯未见。康节以问公，公曰："处初、明之之贤，如先生言；张君者，或闻旅殡其父于和州，久不省，未敢与见。"康节曰："张云卿可谓孝矣。云卿之父谪官死和州，贫不能归，因寓其丧。云卿奉其母归洛，贫甚，府尹哀之，俾为国子监说书，得月俸七千以养。若为和州一行，则罢俸数月，将饥其母矣。其故如此。"温公怅然曰："某之听误矣。"伯纯自此亦从温公游。未几，伯纯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温公，公入相元祐，处初、明之以遗逸命官，伯纯以累举特恩，同除学官。温公好贤下士，尊用康节之言如此。伯纯学问该洽，文潞公于经史注疏或有遗忘，多从伯纯质之。

熙宁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监西京粮料院。一日，约康节先公同吴处厚、王平甫会饭，康节辞以疾。明日，茂直来，康节谓曰："某之辞会有以，姑听之。吴处厚者好议论，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执政行新法，处厚每讥刺之，平甫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会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审如此。昨处厚席间毁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呜呼！康节以道德尊，平居出处一饮食之间，其慎如此，为子孙者当念之。

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侍从曰司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康节先公隐居谢聘皆相从，忠厚之风闻于天下。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邵先生知。"呜

呼，盛哉！

康节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遗逸命官，辞之不从。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章，康节服以谢，即褐衣如初。至熙宁初，再命官，三辞，又不从。再以朝章谢，且曰："吾不复仕矣。"始为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常为康节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温公叹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时，家于水北上阳门外，读书于水南天宫寺三学院。院有行者名宗颢，尝给事公左右。及公作相，颢已为僧，用公奏赐紫方袍，号宝月大师。公致政，筑大第于至德坊，与天宫寺相迩。公以病谢客，宗颢来或不得前，则直入道堂，见公曰："相公颇忆院中读书时否？"公每为之笑。时节送遗甚厚。康节先公自共城迁洛，未为人所知也，宗颢独馆焉。可见宗颢非俗僧也。康节登其院阁，尝作《洛阳怀古赋》曰："洛阳之为都也，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气在焉。予家此始半岁，会秋乘雨霁，与殿院刘君玉登天宫寺三学阁，洛之风景，因得周览。惜其百代兴废以来，天子虽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怀古之感，以通讽诵。君玉好赋，以赋言之。秋雨霁，日色清，万景出，秋益明。何幽怀之能快，唯高阁之可凭。天之空廓，风之轻泠，览三川之形胜，感千古之废兴。乃眷西北，物华之妍，云情物态，气象汪然。拥楼阁以高下，焕金碧之光鲜。当地势之拱处，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不会要于方策，不号令于天下。声明文物，不自此而出；道德仁义，不自此而化。宫殿森列，鞠而为茂草；园囿棋布，荒而为平野。銮舆曾不到者三十余年，使人依然而叹曰：虚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内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实曰豫州。荆河之北，此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滨，达国为万，而居中者，实曰洛阳。瀍、涧之侧，此唯旧邦。迄于今二千年之有余，因兴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赋者，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也。昔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参用适宜。伊六圣之经理，实万世之宗师。我乃谓治民之道，于是乎大尽矣。逮夫五霸抗轨，七雄驾威，汉之兴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汉之衰，始鼎立而治，终豆分而隳。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或走齐而驿梁，或道陈而经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风物；李唐蟠关中之腹孕，五代之乱离。其间或道胜而得民，或兵强而慑下，或虎吞而龙

噬，或鸡狂而犬诈，或创业于艰难，或守成于逸暇，或覆餗而终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陈其六事，虽善恶不同，其成败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为大也！能润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严而治，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顺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灵。其帝者之所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教之于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严而治，有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灵。其王者之所为乎！其三曰：壮哉，力之为大也！能致天下，必先丰府库，峙仓箱，锐锋镝，峻金汤。严法令于烈火，肃兵刑于秋霜，竦民听于上下，慑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为乎！其四曰：时若伤之于随，失之于宽，始则废事，久而生奸。既利不能胜害，故冗得以疾贤。是必薄其赋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罚，欲民不残而民愈残。盖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时若任之以明，专之以察，始则烈烈，终焉阙阙。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见夺。是以峻其刑罚，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赋敛，欲国不竭而国愈竭。盖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为沴，年岁耗虚，此天地之常理，虽圣人不能无，盖有备而无患。不得中者，加以宽猛失政，重轻逸权，不有水旱兵革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谓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败六焉，此之谓也。君天下者得不用圣帝之典谟，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杀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抚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陈革命，则抑为人之匪君；明逊国，则杜为人之不臣。定礼乐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诸侯之乱伦，删《诗》以扬文、武之美，序《书》以尊尧、舜之仁，赞大《易》以都括，与六经而并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天之教悖天之时，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为帝事，则请执天道焉；中为王事，则请执人道焉；下为霸事，则请执地道焉。三道之间，能举其一，千古之上犹反掌焉。则是洛之兴也，又何计乎都与不都也。如欲用我，吾从其中。”康节先生经世之学盖如此，托赋以自见耳。

熙宁间，宗颢尚无恙，伯温尝就其院读书，宗颢每以富公为举子事相勉，曰：“公夜枕圆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冷水沃面，其勤苦如此。”康节先公《怀古赋》初无本，唯宗颢能诵之，年几九十乃死。康节先公常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亦无大盗贼，独夷狄为可虑。”故有《十六国诗》云：“普天之下号寰区，大禹曾经治水余。衣到弊时多虮

虱，爪当烂处足虫蛆。龙章本不资狂寇，象魏何尝荐乱胡？尼父有言堪味处，当时欠一管夷吾。”又作《观棋》诗，历叙古今至西晋云：“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无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常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以不被发左衽为幸。若管仲者，可轻议哉！”呜呼！有以也夫。

康节先公先天之学，伯温不肖，不敢称赞。平居于人事机祥未尝辄言。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先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鹢退飞、鸲鹆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疟之类，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宁初，其言乃验，异哉！故康节先公尝有诗曰：“流莺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已非。”又曰：“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其旨深矣。伯温后闻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时，一日，有家雀数千集其上，人恶之曰：“岂此地将为汉有耶？”因焚之，盖夷中无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记之，以信先君之说。

康节先公于书无所不读，独以六经为本，盖得圣人之深意。平生不为训解之学，尝曰：“经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盖屋，床下安床，滋惑矣。”所谓陈言生活者也，故有诗曰：“陈言生活不须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为知《易》之体，以孟子为知《易》之用。论文中子谓佛为西方之圣人，不以为过。于佛老之学，口未尝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诗曰：“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

康节先公出行不择日，或告之以不利则不行。盖曰：“人未言则不知，既言则有知，知而必行，则与鬼神敌也。”春秋祭祀，约古今礼行之，亦焚楮钱。程伊川怪问之，则曰：“明器之义也。脱有一非，岂孝子慈孙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时人，以笾豆簠簋荐牲不可也。”伯温谨遵遗训而行之也。

伯温昔侍家庭，请于康节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当国，可谓盛矣。乃谢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极矣。以前或未至，后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虽出何益？是非尔所知也。"伯温再拜稽首，不知所以问。

康节先公遗训曰："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力，虽善亦不当为也。"故有诗曰："量力动时无悔吝，随宜乐处省营为。若求骐骥方乘马，只恐终身无马骑。"又尝曰："善人固可亲，未相知不可急合；恶人固可疏，未能远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无名君序曰："见善人未尝急合，见不善人未尝急去。"伯温佩之，终身不敢忘。

康节先公言，顷京都有一道人，日饮酒于市，将出，谓其邻曰："今日当有某人来。"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问："预知何术？"曰："无心耳。"曰："无心可学乎？"曰："才欲使人学无心，即有心矣。"又程伊川先生言，昔贬涪州，过汉江，中流，船几覆，举舟之人皆号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诚敬。已而，船及岸，于同舟众人中有老父问伊川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庄，何以？"伊川曰："心守诚敬耳。"老父曰："心守诚敬固善，不若无心。"伊川尚欲与之言，因忽不见。呜呼！人果无心，险难在前犹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唯无心者能之。

康节先公见一道人言，尝泛海，遇风泊岸，与数人下采薪。有巨人数十，长丈余，相呼之声如禽兽，尽捉以去，用竿竹鱼贯之，食以荐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脱。因解衣，出其所穿迹，在胁下。康节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卷第二十

熙宁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进少年，遇事风生，天下骚然，州县始不可为矣。康节先公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先公。康节先公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呜呼！康节先公深达世务，不以沽激取虚名如此。世所谓康节先公为隐者，非也。

熙宁中，有一道人，无目，以钱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年号，人皆异之。康节先公问曰："以钱置尔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师之言也。"愧谢而去。

伯温少时，因读《文中子》，至"使诸葛武侯无死，礼乐其有兴乎"，因著论，以谓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礼乐未能兴也。康节先公见之，怒曰："汝如武侯犹不可妄论，况万万相远乎？以武侯之贤，安知不能兴礼乐也？后生辄议先贤，亦不韪矣。"伯温自此于先达不敢妄论。

伯温上世范阳，以中直笃实，读书谨礼为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质直，平生不妄笑语。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馆。初无疾，不食饮水者累日。除夜，康节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温方七岁，大父钟爱之，亦立其旁。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节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儿以布衣名动朝廷，子孙皆力学孝谨，吾瞑目无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饮酒，谓康节先公曰："酌酒与尔别。"康节同叔父满酌大杯以献，大父一举而尽，再酌，饮及半，气息

微矣。谓康节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无罪。即死，当以肉祭，勿用佛事乱吾教。无令吾死妇人之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殓，方令家之人哭，勿叫号，俾我失路。”康节先公泣涕以从。康节谋葬大父，与程正叔先生同卜地于伊川神阴原。不尽用葬书，大抵以五音择地，以昭穆序葬，阴阳拘忌之说，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开棺，大父颜貌如生，伯温尚记之。熙宁十年夏，康节先公感微疾，气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谓司马温公曰：“某欲观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应至此。”康节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张横渠先生喜论命，来问疾，因曰：“先生论命，来当推之。”康节先公曰：“若天命，则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为力，愿自主张。”康节先公曰：“平生学道，岂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张。”时康节正寝，诸公议后事于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节先公已知，呼伯温入，曰：“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当从伊川先茔耳。”七月初四日，大书诗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以是夜五更捐馆，其治命如大父，伯温不敢违。先是，康节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至中涂上官店，必过信孝杰殿丞家。孝杰从康节先公最早，孝杰死，有八子，康节先公遇之如子侄，每过之，则迎拜侍立左右甚恭。康节先公捐馆之年，寒食过之，谓诸子曰：“吾再经此，与今日异矣。”诸子不敢问。至葬，丧车及上官店，诸子泣奠言之，以为异。张景观字临之，学行甚高，康节先公喜之。将赴涪州武龙尉，告别康节先公，泣数行下，谓曰：“吾不见子之归矣。”又张峋字子坚，康节先公于门弟子中谓可与语道者，赴调京师，康节先公愀然色变曰：“吾老矣，吾老矣，不复相见也。”皆是年之春也。呜呼！康节先公所以预知者，何止知此哉？伯温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修身俟死下从九原耳。尚追忆其遗言，以示子孙。

康节先公与吕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与横渠先生张子厚同以熙宁十年丁巳捐馆，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并美，命否数皆殂。嗟尔百君子，贤哉二丈夫。世方敦薄俗，邵尧夫乐道不仕。谁复距虚无？张子厚论佛老之失。望道咸瞠若，修梁遽坏乎？密章燔汉绶，环绖泣秦儒。赖有诸良友，能令绍不孤。”为先公与子厚作也。盖河南府以先公讣闻，诏赠著作郎，谥康节。子厚自秘阁病免西归，及长安以殁，门人衰服挽车葬横渠云。伯温获见公，每语先公，则怅然有不可及之叹。后伯温初仕长子县尉，公入相元祐，改西京国学教授。未久，公罢政。呜呼！亦所以为不孤之惠欤？

康节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长者拜之，年等者与之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尝少异于人，故得人之欢心。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故有诗云：“时有四不出，大风、大雨、大寒、大暑。会有四不赴。公会、葬会、生会、醵会。”每出，人皆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虽闺门骨肉间事，有未决者，亦求教。康节先公以至诚为之开论，莫不悦服。十余家如康节先公所居安乐窝起屋，以待其来，谓之“行窝”。故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洛阳风俗之美如此。

康节先公过士友家昼卧，见其枕屏画小儿迷藏，以诗题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儿戏。”盖熙宁间也。陈恬云。《击壤集》不载。

熙宁初，欧阳文忠公为参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来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将行，语叔弼曰：“到洛，唯可见邵先生，为致吾向慕之意。”康节先生既见叔弼，从容与语平生出处以及学术大概。临别犹曰：“其无忘鄙野之人于异日。”后十年，康节先公捐馆，又十年，韩康公尹洛，请谥于朝。叔弼偶为太常博士，次当谥议。叔弼尝谓晁说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谥议，皆往昔亲闻于先生者。当时少年，一见忻然延接，语及平生学术出处之大，故得其详如此。岂非先生学道绝世，前知来物，预以相告耶？”盖验于二十年之后，异哉！

康节先公少时游京师，与国子监直讲邵必不疑初叙宗盟，不疑年长，康节先公以兄拜之。盖不疑自河朔迁丹阳，康节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节自卫入洛，不疑为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荐康节先公以遗逸，不疑自作荐章，其词有“厚德足以镇薄俗，清风可以遗来世”，相推重如此。熙宁初，不疑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府，过洛，谓康节先公曰：“某陛辞日，再荐先生矣。”康节先公追送洛北别去。不疑中途寄康节先公诗云：“我乘孤传经崤渑，君拥群书卧洛城。富贵人间亦何有，闲忙趣味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驿暴卒，丧归，康节先公哭之恸。女嫁杨国宝应之。应之亦康节先公门生，康节先公视之犹子也。开禧、元丰中为河南府推官，康节已捐馆，伯温复以兄拜之。宣和己丑，伯温赴果州，道出阆州，有知阆中县邵充美孺者相迎，自称同姓侄云。伯温以宗族源流为问，美孺曰：“充之上世自润州入蜀，龙图公先人叔父行也。”伯温曰：“康节先公以兄事龙图公，伯温不敢忘。”自此与美孺之

中外皆论亲。癸巳，伯温奉使西州，美孺居郫，尝至其家拜刑部公庙。美孺天资和易，与人言如恐伤之。至临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夺，君子人也。丹阳、河南、成都之邵，其次第如此。嗟夫！世不讲宗盟久矣，具载之，以示三家子孙。

伯温之叔父讳睦，后祖母杨氏夫人出也，少康节先公二十余岁，力学孝谨，事康节如父。熙宁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节先公哭之恸，既卒，理其故书，得叔父所作《重九》诗云："衣如当日白，花似昔年黄。拟问东篱事，东篱事杳茫。"及死，殡后圃东篱下。噫！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节先公既捐馆，二程先生于伯温有不孤之意，所以教戒甚厚。宗丞先生谓伯温曰："人之为学忌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庐厅后无门，由旁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凿壁为门，侍讲先生见之曰："前人规画必有理，不可改作。"某亟塞之。侍讲谓周全伯曰："邵君虽小事亦相信，勇于为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讲曰："凡作官，虽所部公吏有罪，立按而后决。或出于私怒，比具怒亦释，不至仓卒伤人。每决人，有未经杖责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温终身行之。

熙宁八年秋，余与士人十余辈讲学于洛阳建春门广爱寺端像院以待试。一夕，梦至殿庭唱第，望殿上，女主也。觉，谓同舍言之，皆不晓。至元祐二年秋，以经行荐，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也。方悟前梦验于十五年之后，是果有数矣。

余为西蜀宪，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将军庙，将军英武，见于杜子美之诗。庙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郑丞相告云："花惊定，将军也。是岁土蕃陷巂州，将军与丞相，岂同功者耶？"告后列金紫光禄大夫、左相、豳国公臣，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博陵县开国男臣，不书姓名。右相阙。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平章事，姓名磨灭。谨按至德元年，肃宗初即位于灵武，右丞相杨国忠诛死，故阙之。是岁六月丙午，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书、平章事韦见素为左相，蜀太守崔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其不书姓名、磨灭者，此三人无疑矣，中书省官臣书姓名，门下省官臣不书姓名，当时节度废阙如此。然花将军之名惊定，唯得于此告也。或云将军丹棱东馆人，今东馆庙貌尤盛云。庙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伪蜀王孟昶、伪蜀太子孟元喆以降入朝，舟过庙下祭文二纸，墨色如新，其窘急悲伤之辞，读之亦令人叹息云。

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 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邵氏闻见后录》三十卷，宋邵博撰。邵博（？—1158），字公济，河南洛阳人，邵伯温次子。宋高宗年间同进士出身，曾任知果州、眉州等官。著有《西山集》，今已佚。

本书为续其父《邵氏闻见录》而作。体例沿袭《前录》，然内容不似《前录》以记朝典政事为主，而是更为广泛，兼及经、史、子、集。对《尚书》、《易经》及孔、孟言行间加评论；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亦多所辨析；对诗、文等文学作品也时有见解。其文字较枯涩难读，然保存了不少今已失传的史料文献，如司马光之《疑孟》，陈瓘之《四明尊尧集》，雷简夫荐苏洵的书启等，自有一定价值。

今见之《邵氏闻见后录》，主要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及民国涵芬楼刊本等。现即以涵芬楼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改动之处，不出校记。

邵氏闻见后录序

先人蚤接昔之君子，著其《闻见》，于篇甚严。博不肖，外继有得，在前例为合，间后出他记，不避也。或以司马迁之书曰“太史公”，犹其父谈云尔，曷绪之篇下，亦不失为迁也。嗟夫！笔十四年获麟已绝矣，续明年，又明年，孔丘卒，非是。但曰《闻见后录》云。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丙寅，河南邵博序。

卷第一

太祖既定天下，尝令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已施行、可利及后世者。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历毕思虑，无以言，因以为请。太祖曰：“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下臣所及。”予谓议者以本朝养兵为大费，欲复寓兵于农之法，书生之见，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太宗以柴禹锡、赵镕皆晋邸故吏，颇亲任之。后禹锡、镕告秦王廷美阴谋，事连宰相卢多逊。赵普与多逊有积怨，上章乞备枢轴以纠奸变。廷美谪房州，多逊谪崖州；擢禹锡枢密副使，镕知枢密院。禹锡、镕益散遣吏卒于国门内外侦事。吏卒有醉酒与鬻书人韩玉斗殴不胜者，又诬玉有指斥语。禹锡、镕以闻，玉伏法。太宗寻知其冤，遂疏禹锡、镕，不复信用，无几，皆罢。廷美以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迁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诏以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焚乾元、文明二殿，罢封泰山。柴禹锡病狂阳，赵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潜祷于终南上清宫。天神降语云：“普坐冤累耳。”廷美至真宗咸平二年，方自房陵归葬汝州梁县新丰乡。前已追复涪王，谥曰悼。仁宗即位，赠太师尚书令。并出《国史》。

国初，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号“黑煞将军”。守真遂为道士。每神欲至，室中风萧然，声如婴儿，守真独能辨之，凡百之人有祷，言其祸福多验。开宝九年，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降神，神有“晋王有仁心”等语。明日，太祖晏驾，晋王即位，是谓太宗。诏筑上清太平宫于终南山下，封神为翊圣将军。出《太宗实录》、《国史·道释志》。

《符瑞志》：仁皇帝诞降，章懿后榻下生灵芝，一本四十二叶，以应享国四十二年之瑞云。仁皇帝四时衣夹，冬不御炉，夏不御扇，禀天地中和之气故也。

燕恭肃王，仁皇帝叔父也。颇自尊大，数取金钱于有司，曰：“预计吾俸可也。”积数百万，有司以闻，诏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惨然曰：“御史误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当以天下为养，数百万钱，不足计也。”

仁皇帝庆历中亲除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风采倾天下。王公言王德用进女口事，帝初诘以宫禁事何从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岂他人比。德用实进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忧，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宫臣，赐王德用所进女口钱各三百千，押出内东门。讫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弃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时，宫官奏宫女已出内东门，帝动容而起。

仁皇帝庆历年，京师夏旱。谏官王公素乞亲行祷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当雨，一日欲出祷。”公曰：“臣非太史，是日不雨。”帝问故，公曰：“陛下幸其当雨以祷，不诚也。不诚不可动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祷雨醴泉观。”公曰：“醴泉之近，犹外朝也，岂惮暑不远出耶？”帝每意动则耳赤，耳已尽赤，厉声曰：“当祷西太乙宫。”公曰：“乞传旨。”帝曰：“车驾出郊不预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国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预告使百姓瞻望清光者众耳，无虞也。”谏官故不扈从，明日，特召王公以从。日色甚炽，埃雾涨天，帝玉色不怡。至琼林苑，回望西太乙宫，上有云气如香烟以起，少时雷电雨甚至，帝却逍遥辇，御平辇，彻盖还宫。又明日，召公对，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龙脑香十

七斤，至中夜，举体尽湿。”公曰：“陛下事天当恭畏，然阴气足以致疾，亦当慎。”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为牺牲，何慎也！”

仁皇帝内宴，十门分各进馔，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尝，枚直几钱？”左右对：“直一千。”帝不悦，曰：“数戒汝辈无侈靡，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处度藏仁皇帝飞白“四民安乐”四字，旁题“化成殿醉书，赐贵妃”。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独以仁谥之也。

谏官韩绛面奏仁皇帝曰：“刘献可遣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不敢不闻。”帝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中，卿持归焚之。”呜呼！与世主故相离间大臣，使各暴其短以为明者，异矣。

韩绛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当间出睿断。”仁皇帝曰：“朕不惮，自有处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呜呼！与世主事无细大当否，类出手敕，用压外庭公议者，异矣。

嘉祐二年秋，北虏求仁皇帝御容。议者虑有厌胜之术，帝曰：“吾待虏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张昪遗之，虏主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

嘉祐中，将修东华门，太史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阁，召两府、两制、台谏等观三朝御书。置酒赋诗于群玉殿。庚子，再幸天章阁，召两府以下观瑞物十三种。一，瑞石，文曰“赵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真君王万岁”。三，瑞木，曰“大运宋”，隐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余斤。六，丹砂山，重十余斤。七，马蹄金。八，软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异色。十一，瑞竹，一节有二弦并生其中。十二，龙卵，有紫斑而小。十三，凤卵，色白而大。观太宗、真宗御集，面书飞白，命翰林学士王珪题姓名遍赐之。又幸群玉殿，置酒作乐，亲谕以前日之燕草创，故再为之，无惜尽醉。独召宰相韩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举而尽。各以金盘贮香药，分赐之。明年三

月，帝升遐。故韩琦《哀册文》云“因惊前会之非常，似与群臣而叙别”也。

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其后北朝葬仁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真宗时，皇嗣未生，以绿车旄节迎濮安懿王，养之禁中。至仁宗生，用萧韶部乐送还邸。后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选近属，得英宗，养禁中，以至嗣位。英宗盖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

文思院奉上之私，无物不集。宣仁后同听政九年，不取一物。呜呼，贤哉！

上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南都，筮日即帝位。昭慈太后遣内侍官邵成章以乘舆服御来，有一道冠，非人间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令奏殿下，祖宗以来，退朝燕闲不裹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非旧制也。愿殿下即位后，退朝燕闲，只戴此冠，庶几如祖宗时气象。”上流涕受之。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东向之时，大率所祀不过六世。初，英宗即位，祔仁宗而迁僖祖，至神宗即位，祔英宗，复还僖祖而迁顺祖。司马文正公、范文忠公皆言：“僖祖当迁，太祖当正东向之位。”最后孙观文固言：“汉高祖得天下，与商、周异，故太上皇不得为始祖。光武之兴，亦不敢尊舂陵。今国家据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之所授也，不当以僖祖晉其祀。请以太祖为始祖，而为僖祖立庙，如周人别祀姜嫄之礼。禘祫之日奉祧主东向，此韩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之意也。”丞相韩魏公读之，叹曰：“此议足以传不朽矣。”王荆公薄礼学，又喜为异，独以为不然。三公之议格不行，今太祖犹未正东向之位云。

元丰三年初行官制，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议谏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

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今岁月浸远，旧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详出之。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诏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有冯澥者，论其不可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礼。"程伊川谓先人曰："元祐后之贤故也，论亦未为无礼。"先人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矣。"

绍兴己未春，金人初许归徽宗梓宫，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铚者言："犯后魏明帝、后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书省参考，如铚言。然前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龑同曰康陵，本朝顺祖亦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后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盖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来不避也。予时为校书郎，为秘监言，具白丞相，不报。再议徽宗陵名，改永祐云。

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实录》皆有二本，其更修各有自云。

国初，诏有司，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衮冕掩闭，亦不免唐末、五代暴发之祸矣。汉、唐以下陵墓，不足道也。

先人在元符年奏书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年不赦。晚著《辩诬》，犹三十年奏书也。国有诬谍，岂可直？先人疾病，抚其书曰："但俱吾藏山中耳。"上圣明元年之二日，诏扬宣仁后之功，削诬谍，下有司索先人《辩诬》。先人已薨，予兄弟追怀迟虑未敢上，有司急以复命，则奏曰："与其藏诸名山，为百世未见之书，曷若上于公朝，补一代不刊之史。"诏以《辩诬》秘著作之庭。谨按，新史亦作

《辩诬》一书，著得于先人《辩诬》者，每曰河南邵某云，初无先人斥一时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拟一书以附国论，又诬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诏、《哲宗实录》、曾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论，不独自先人《辩诬》出云。

卷第二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诏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门下中书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国史》，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确、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

哲庙实录

先是，元丰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王珪率百官贺。及升殿，又谕王与珪等相见，复分班，再拜称谢。是冬，谕辅臣曰："明年建储，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神宗弥留，后敕中人梁惟简曰："令汝妇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密怀以来。"盖为上仓猝践祚之备。神宗太母所以属意于上者，确然先定，无纤介可疑。邢恕，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间。蔡确得师保语，求所以结二公者，而深交恕。确为右仆射，累迁恕起居舍人。一日，确遣恕要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华，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华也。惊曰："白华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冲幼，宜早定议，岐、嘉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吾家。"径去。已而，恕反谓后与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确得无变。确使山陵，韩缜帘前具陈恕等所以

诬太后者，使还，言者暴其奸，再贬知随州，确寻窜新州。刘挚拜右仆射，恕坐党与，谪监永州酒税。绍圣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执政，谋所以释憾于元祐旧臣者，知恕险鸷，果于诞罔，又衔挚等黜己，方思有所逞，为确报投荒之怨，召为御史中丞。于是日夜论刘挚、梁焘、王岩叟等谋废立，又造司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国疑，宣训事可虑"语，以实后属意徐邸之谤。又詠高士京上书，告王珪尝令高士充问其父遵裕侦太后之意欲谁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确之子渭进文及甫廋语书，有"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语，以斥渭、挚等有废上谋。惇、卞起同文馆狱，使蔡京、安惇穷治。于是时中人郝随日夜媒孽称制时事，眩惑左右。惇、卞交关谋议，奉行文书于外，作追废太皇太后诏，请上宣读于灵殿。钦圣献肃皇太后、钦成皇后苦要上，语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烛焚之。禁中相庆，而随等不悦。明日，惇、卞理前请，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于地。同文之狱，追逮后殿御药官张士良，胁以刀锯、鼎镬，无所得。又适有星变，诏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诛戮大臣，释勿治。"恕徒以诎于进取，极口造言，仇执政以逞。适惇、卞用事，凶德参会，舍不利之谋，无以激怒人主。废辱之祸，几上及于君亲，曾不以为忌，而尚何有于臣下之家？推迹谗口，开祸乱原，虽江充、息夫躬尚何以加？上尤善知人，灼见是非邪正，以照临百官中外，罔有遁情。如谓嘉问、居厚辈，诚不可用，留邢恕于朝，置周秩言路，必无安静之理，皆切中搜慝。

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范祖禹，右正言刘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论确怨谤不道，人臣所不忍闻。按确与章惇、黄履、邢恕，在元丰末结为死党，自谓圣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确所以桀骜狠愎，无所畏惮，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岁月寖久，邪说得行，离间两宫，有伤慈孝。于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长子，子承父业，其分当然。昨神宗服药既久，曾因宰执入对，吾以皇子所书佛经宣示，是时众中惟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当为皇太子，余人无语，确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复来，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之害！"遂责确英州别驾，新州安置，仍给递马发遣。惇、履、恕亦皆得罪。

曾丞相布手记

三省用叶祖洽，言追贬王珪昌化军司户参军，追赐第遗表恩例及子孙等，如刘挚等旨挥。再对，未及奏事，上遽宣谕："王珪当先帝不豫时，持两端，又召遵裕子与议事。当时黄履曾有文字论列，及同列敦迫，其后方言上自有子。"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见章惇、邢恕等道其略，不知黄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闻禁中无此章，履曾于绍圣初录奏。比三省又令履录私稿以为质证。

是日，又闻蔡渭上书，言文及甫元祐中以书抵邢恕云："刘挚、傅尧俞、梁焘辈有师、昭之迹。"又云："此辈皆不乐鹰扬。"又言："必欲置眇躬于快意之地而后已。"而恕尝以此书示蔡确。三省召恕问之有实，遂令恕缴奏。有旨令蔡京、安惇根究。书中目傅为粉，焘为昆，盖以其字况之也。鹰扬谓其父。及甫云："此辈不乐其父，不敢妄进，师、昭之说乃诋讦之语。至于眇躬，不知何谓，执政有以为指斥者。"余以问夔，言此辈有此心。余云："有心须有迹。"夔云："无迹即无事。"冲云："此事可大可小。"盖言眇躬若文及甫自谓，即无他矣。然元祐中人自分两党，其相诋讦，乃至于此，可怪。恕、硕交通，尤可骇。

梁焘卒，余谓子中云："早知此，则不复力陈矣。"子中云："不然。其他所陈，有补者不一，亦不为徒发。"子中又云："对留甚久，众皆云，有如中丞之对也。"先是，绍圣初，蔡确母明氏有状言邢恕云："梁焘曾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言，若不诛确，于徐邸岂得稳便？"寻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事，蔡渭曰夔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焘？"夔遂检明氏状进呈。下究问所推治，究问所以问恕，云得之尚朱。遂召朱赴阙，朱所陈恕语，云得之李询。又下询问状，云实闻焘此语，遂欲按焘而徙之也。自去岁因蔡硕言文及甫尝有书抵邢恕云，刘挚有师、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下恕取及甫书，恕以闻，遂差蔡京、安惇置究问公事所，于别试所摄及甫诘之，云得之父彦博，然终无显状。京又令及甫疏挚党人，纳于上前，于龚源、孙谔辈皆是。以及甫言，未可施行。盖谓挚等与陈衍等交通，有废立之意，乃柳州安置。诏宦者张士良与衍同为御药，主宣仁阁中文字，而其言亦无显状。但云衍尝预知来日三省所奏事，作掌记与太母为酬答执政之语，太母每垂帘，但诵之而已。又言太母弥留时，衍可否二府事，昼夜画依画可，及用御宝，皆出于衍而不以禀上也。既而狱终未决，及甫置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

晁待制说之撰《邢尚书之子居实墓表》中语，予尝谓：赵括少谈兵，而父奢不能难者，非不能难也，不欲怒之也。刘歆之异同其父向，非为斯文也，汉庭与新室不可并处也。如惇夫于尚书公，则于斯文而不能难者也，是曾参之事点也，非元之事曾参也。移此其忠，顾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寿者，予得二人焉：王子晋年十有五，识圣贤治乱之原，而极天人死生之符。颜子年二十有九，颓然陋巷中，有为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礼乐，所谓具体而微者，果知颜子哉！其次则又有二：扬雄之子童乌，九岁而存，则《玄》当著明，无待于侯芭。魏武之子仓舒，十三而存，则汉之存亡虽未可知，必不至于杀荀文若辈矣。则惇夫之寿夭，所系者可胜言耶！

黄著作庭坚《荆江亭》诗曰："鲁中狂士邢尚书，自言挟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镌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岖。"敦夫名居实，早死，尚书公子也。

王宗丞巩《闻见录》著王棫事，武臣王棫为邢恕教令，上书诬宣仁于哲宗有异心。恕又教蔡渭等上书论元祐及元丰末等事，其书一箧悉存，皆恕手笔，其间涂窜者非一。棫于哲宗朝论之，得阁门职名。既死，其子直方时出恕之书以示亲密者。自元丰末至宣仁上仙，无不被诬者，于王珪尤甚。直方死，其书归晁载之云。

江赞读端友书：靖康元年月日，诸王府赞读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伏睹宣仁圣烈皇后当元丰末垂帘听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马光为宰相，天下归心焉。九年之间，朝廷清明，海内乂安，人到于今称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爱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力行祖宗故事，抑绝外家私恩，当是时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复见女中尧、舜之语。且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诵如彼。而一邢恕构造无根之语以为谤议，使后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云蔽之，臣不胜痛恨。初，元丰中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充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

不识珪，珪安得与之议及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遵裕、士充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即蔡确所修也，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显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王珪、蔡确同为执政，受顾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肯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倡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失天下心，为后世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来，天变屡作，祸乱繁兴，水旱相仍，夷狄内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灵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衔冤抱恨，无所伸雪，亦足以感伤和气，召致灾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窃惟圣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庙，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即位以来，登用贤俊，退斥奸邪，如追赠司马光等，既已辩人臣之谤而明是非矣。而宣仁圣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母也。负谤三十余年，公卿大臣未尝以一语及之，可不痛乎！范纯仁遗表有云，宣仁之诬谤未明，使纯仁在朝廷，必能辩之也。臣愿陛下敕有司，检求案牍，推究言语之端发之于谁何，其证佐安在，则小人之情见矣。诞发明诏，晓谕中外，庶使远迩臣民疑议消释，涣然如春冰之遇太阳，岂不快乎！然后以策告宣仁及神祖庙，上以慰在天之灵，下以解人神之愤。昔汉灵帝梦威宗，怒其责宋皇后。周成王时，皇天动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庙之灵，祸福之变，甚可惧也。宣仁之谤，臣以为陛下惟不闻耳。闻而不辩，岂所谓教天下以孝乎！臣不胜区区之情，惟陛下裁择。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卷第三

东坡先生传《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见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东至海，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为中江；自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大别以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以入于海，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为二，自夏口以上为三，江、汉合于夏口而与豫章之江皆汇于彭蠡，则三为一，过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复三矣。然《禹贡》犹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别也。盖此三水性不相入，江虽合而水则异，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说。古今称唐陆羽知水味，三泠相杂而不能欺，不可诬也。予又以《禹贡》之言考之，若合符节。《禹贡》之叙汉水也，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夫汉既已入江，且汇为彭蠡矣，安能复出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已与汉合且汇为彭蠡矣，安得自别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汉为北江，岷山之江为中江，则豫章之江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别，信乎？曰：‘济水既入于河，而溢为荥。’《禹》不以味别，则安知荥之为济也？尧水之未治也，东南皆海，岂复有吴越哉？及彭蠡既潴，三江入海，则吴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钟，独震泽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安国以为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于海，疏矣。盖安国未尝南游，按经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泽远甚，决无入理，而震泽之大小，决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从会稽吴县南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东至会稽、阳羡东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会稽、丹阳容有此三江，然皆是东南枝流小水，自相派

别而入海者，非《禹贡》所谓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见《禹贡》有三江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异味也。故杂取枝流小水，以应三江之数。如使此三者为三江，则是与今京口入海之江为四矣。京口之江视此三者犹畎浍，《禹》独遗大而数小，何耶？”世谓先生论三江以味别，自孔子删定《书》以来，学者不知也。然予读《唐史》，高宗问许敬宗：“《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过河而南，出为荥，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东，汶水自南入之，所谓‘泆为荥，东出于陶丘，又东会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复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盖江河以味别，敬宗先言之矣。东坡先生不表见之者，嫌其姓名污简册耳。

王弼注“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为沾濡之形也。盖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剭”音“屋”，故《新唐书》元载赞用“刑剭”，亦《周礼》剭诛云。

《书》首尧、舜，《诗》首文王，《春秋》首鲁隐公，《史记·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让之为德也，大矣哉！

孔子赞周公、赞召公，不赞太公。颜子得位，为尧、舜、文王；孟子得位，为汤、武。韩退之《羑里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知文王之心者也。

昔孟子欲言《周礼》，而患无其籍。今《周礼》最后出，多杂以六国之制，大要渎祀敛财、冗官扰民，可施于文、不可措于事者也。先儒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则过矣。晁伯以更以为新室之书也，曰《诗》、《书》但称四岳，新室称五岳，《周礼》亦称五岳，类此不一，予颇疑之。后得司马文正公《日记》，上主青苗法，曰：“此《周礼》泉府之职，周公之法也。”光对曰：“陛下容臣不识忌讳，臣乃敢昧死言之。昔刘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农商失业，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安足为圣朝法也！且王莽以钱货民，使为本业，计其所得之利，十取其一，比于今日岁取四分之息，犹为轻也。”上曰：“王莽取天下，本不以正。”光对曰：“王莽取之虽不以正，然受汉家完富之业，向使不变法征利，结怨于民，犹或未亡也。”是文正公意，亦以《周礼》多新室之事也。自王荆公藉以文其政事，尽以为周公之书，学者无敢议者矣。

孔子答群弟子问孝，不过一二言，至曾子则特为著经。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告曾子，犹曰“吾道一以贯之”。盖颜渊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没，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貌类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独曾子不可，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其绝识亦非余子可及也，独不在四科之列，世颇疑之。或曰颜渊等十人同在陈、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亲，故不在；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论语》书曾子死，则《论语》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徒出无疑。曾子尝与其徒追记孔子称颜渊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称曾子之言，自不记也，果孔子之言，则名之矣。当曰德行：颜回、闵损、冉耕、冉雍；言语：宰予、端木赐；政事：冉求、仲由；文学：言偃、卜商也。盖《论语》之法，师语弟子则名之，弟子对师，虽朋友亦名之，自相谓则字之，此说为近。如曰陈、蔡之厄，孔子有死生之忧，欲表其人于后世，故用《春秋》之法，字以褒之。则“贤哉回也”，“赐也可与言《诗》”，“偃之言是也”，“雍也可使南面”，独非褒乎？

杨氏为我过于义，墨氏兼爱过于仁，仁义之过，孟子尚以夷狄遇之，诛之不少贷。同时有庄子者，著书自尧、舜以下，无一不毁，毁孔子尤甚，诗书礼乐，刑名度数，举以为可废，其叛道害教，非杨、墨二氏比也。庄子，蒙人，孟子，邹人，其地又相属，各如不闻，如无其人，何哉？惟善学者能辨之。若曰庄子真诋孔子者，则非止不知庄子，亦不知孟子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则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盖孔子不忍言者，孟子尽言之矣。

孟子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元丰末年，诏以孟子配食孔子庙，巍然冠冕，坐于颜子之次，师曾子坐席下，师子思立庑下，岂但行于长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违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老莱子闻穆公欲相子思，问曰：“若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而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清刚而傲不肖，且又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听，则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听，

则亦不能事君，谓无死亡也。”老莱子曰：“不见夫齿乎？虽坚固，卒以相磨；舌柔顺，终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予读子思书，知孟轲氏之刚，固有师也。

司马文正公《太玄说》，其略曰：“扬子云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明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盖天下之道，虽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于浑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当今而玄非不行，穷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于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与《易》角逐也。”予谓文正公以诚以谦为学之本，果于《玄》无所见，肯为此言乎？程伊川以《玄》为赞者，非也。伊川之门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学者，亦非也。

卷第四

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虬。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虬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康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有间，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玙，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叹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而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具饘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与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纳言苏威

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通以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通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矣。”见《辨命论》，曰：“人事废矣。”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通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问止怨，曰：“不争。”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贾琼请绝人事，通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则可。”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又曰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又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通尝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也。”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又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也。”又曰：“我未见得诽而喜、闻誉而惧者。”又曰：“昏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惟学乎？”又曰：“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阶去媒，谗佞远矣。”通谓北山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畤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传。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详矣，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彼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犹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

珪、魏徵、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徵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徵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又对魏徵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释、老者也。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诗》、《书》，故灭，使《诗》、《书》之道盛于秦，安得灭乎？老、庄贵虚无而贼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谈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倡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阙。传成，文正公问予大父康节何如？康节赞之曰："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其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圣，其圣人之徒欤？"文正自兹数言文中子，故又特书于《通鉴》语中。然文正疑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大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陈叔达、

薛收之徒，无一人语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誉之太过，又疑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予得唐闻人刘禹锡言，在隋朝诸儒，惟王通能明王道，隐白牛溪，游其门者，皆天下隽杰。著书于家，既没，谥曰文中子。则苏威等实其朋友门人无疑，非子弟誉之太过无疑，不但司空图、皮日休重其书，亦无疑也。禹锡之言，岂文正偶不见耶？文正之传，康节之赞，俱未行于世，予故具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扬雄也。"

予家旧藏司马文正公隶书《无为赞》，按，公《传家集》无之，曰："为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迂叟以为不然，作《无为赞》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为者败之，不如自然。"

章子厚在丞相府，顾坐客曰："延安帅章质夫，因板筑发地，得大竹根，半已变石。西边自昔无竹，亦一异也。"客皆无语，先人独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几矣，公以今日之延安为自天地以来西边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观物之学也。"盖子厚蚤出康节门下云。

张籍《祭韩退之》诗云："《鲁论》未讫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尝有《论语传》，未成也。今世所传，如"宰予昼寝"，以"昼"作"画"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为浅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又"子畏于匡，颜渊后，曰：'吾以尔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死字自有意义。伊川之门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学者类不服也。

吕汲公当迁秘书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朝廷从之，中外以为美事，独刘敞中父曰："礼，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盖不敢以己贵而加诸亲也。今君之举，孝矣，于礼若戾奈何？又，法未当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闻之叹服，自以为不及，终身重中父之学。

楚州徐积有孝行，东坡诸公特敬礼之。初，积学于胡瑗，瑗门人甚众。一日，独召积，食于中堂，二女子侍立。积问瑗："门人或问见侍女否，将何以对？"瑗曰："莫安排。"积闻此一语，忽大省悟，其学顿进云。

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为异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谓服齐衰，孔子没门人疑其服。洙泗之上，亲从孔子学礼者尚如此，故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诸议之议，纷辨不齐也。盖挚虞之太息者，予表出之，以见末世多讳于丧礼，易失难明为甚。

卷第五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拟作，逸尝以私稿视苏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辩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一世之人不难也。”予谓逸后为仇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编窜抵死，岂亦有阴谴耶？

《说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之人，其母感天而生，故从女。又古姓姚、妫、姬、姜之属皆从女者，其义甚异，典籍难著云。

伊川之学以诚敬为本，其传“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曰：“动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惊百里’，其威远也。人之致其诚敬，莫如祭祀。匕以载鼎实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荐牲而祈飨，尽其诚敬之心，虽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惧而失守也，故云‘不丧匕鬯’。夫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已。”说诚敬最善，予故表出之。

伊川说“纳约自牖”曰：“约，所以进结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内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就其明处而告之，则易也。自古能谏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

张子房之于汉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子房、周昌、叔孙通，然不从彼而从此者，就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予不论于《易》之义当否，于理则善矣，故表出之。

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其次第不相杂也。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者，自费氏始。孔颖达又谓王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卦》。盖古《易》已乱于费氏，又乱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节手写《百源易》，实古《易》也。百源在苏门山下，康节读《易》之地，旧秘阁亦有本。

程伊川说：“黄裳元吉，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变，固也。女娲不见于《书》，果有炼石补天之事，亦非变也。”不言汉吕氏，独非变耶？苏仲虎则曰：“伊川在元祐时以罪逐，故为此说以诋垂箔之政。”予不敢以为然。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王氏解：“视黍而谓之稷者，忧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后稷之苗也。”校先儒平易明白之说，固为穿凿云尔。

《书·伊训》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文义甚严，无简册断缺之迹。孟子独曰：“成汤之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为太甲。”果然，则伊尹自汤以来辅相四代，何在汤在太甲，弛张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绝不书一事也？考于历，若汤之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则羡而不合矣。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独孔安国守其家法不变。盖《诗》、《书》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

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也。

予官中秘时，陈莹中诸子出莹中答杨中立辩伊川不论先天之学书，因以予旧见伊川从弟颖出伊川之书盈轴，必勉以熟读王介甫《易》说云云跋下方。今为伊川之学者曰：“吾师《易》学，何王氏足言！”哗然不服，欲我击也。欲更与之辩，则旧眷颖所出伊川之书亡矣。近守眉山，有程生者出伊川贻其外大父金堂谢君书，在晚谪涪陵时，犹勉以学《易》，当自王介甫也。录之，将示前日以不信遇我者。“颐启：前月末，吴斋郎送到书信，即递中奉报，计半月方达。冬寒，远想雅履安和，侨居旋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也。来春江水稳善，候有所授，能一访甚佳。只云忠、涪间看亲人，必不疑也。颐偕小子甚安，来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却先了《论》、《孟》或《礼记》也。《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年亦长矣，宜汲汲也。未相见间，千百慎爱。十一月初九日，颐启知县推官。”

《春秋》书鲁文公毁泉台，《公羊》曰：“讥之也。先君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尽毁宣和中所作离宫别苑，宰相不学之举，非上意也。

康节手写《易》、《书》、《诗》、《春秋》，字端劲，无一误失，曾孙之贤者，其谨藏之勿替。

范淳甫内翰迩英讲《礼》，至“拟人必于其伦”，曰：“先儒谓拟君于君之伦，拟臣于臣之伦，特其位而已。如桀、纣，人君也，谓人为桀、纣，必不肯受；孔、颜，匹夫也，谓人为孔、颜，必不敢受。”东坡深叹其得劝讲之体。

程伊川《易传》得失未议，示不过辞也。故为鄙近，然亦辞也。在康节时，于先天之《易》，非不问不语之也，后伊川之人数为妄。予旧因陈莹中《报杨中立游定夫书》，辨其略矣，并列之下方，以遗知言之君子。

陈莹中《答杨中立游定夫书》：“康节云：‘先天图，心法也。’图虽

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故其诗曰：‘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余恶足言。’又云：‘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此一节直解图意，如逆知四时之比也。然则先天之学，以心为本，其在经世者，康节之余事耳。世学求《易》于文字，至语《皇极》，则或以为考数之书。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同时者目其人为神仙，后来者名其书为考数，皆康节之所不憾也。乃其心则务三圣而已矣。《观物》云：‘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之八卦也。’盖先天之学，本乎伏羲而备于文王。故其诗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见义。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八卦者，《易》之小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谁乎？康节尝谓孟子未尝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又曰：‘人能用《易》，是为知《易》。’若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夫《易》‘穷则变，变是通，通则久’，故圣人之用《易》，阖辟于未然，变其穷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穷也，变而为寒，寒之穷也，变而为暑，则是自变而自通者也。自变自通，复何赖于圣人乎？子云赞《易》而非与《易》竞，孟子用《易》而语不及焉。此所谓贤者识其大者，其去圣人之用也，不为远矣。然而或非《太玄》为覆瓿之书，或跻孟子于既圣之列，私论害公，意有所在，阖此于未然，岂乏人哉！奈何其无益也。《观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重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而其诵孔子所以尽三才之道者，则曰‘行无辙迹，至妙至妙，在一动一静之间而已矣’。阐先圣之幽，微先天之显，不在康节之书乎？虽在康节之书，而书亦不足以尽其奥也。故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友善，而未尝有一言及先天学，其著《家范》，本于《家人》一卦，而尽取王弼之说。今之说《易》者，方且厌常出奇，离日用而凿太空也。又或谓文正公疑先天之学，此岂足以语二公弛张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见矣。瓘徒见其书而，欲窥其心，然乎否耶？当先觉之任者，愿赐一言，庶几终可以无大过也。”

卷第六

论先天《八卦》之位与《系辞》不同，瓘窃谓康节先生所以辩伏羲、文王之《易》者，为明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自巽而右，兑在东，离为阳。与起震终艮之序，则离上而坎下，震东而兑西，与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与乾履大有大壮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教天下，其辞其义，可玩而习也。乾履大有大壮之序，文王不言其义，后之学者，何所据而习之？虽无可据之义，而悟之在心，心声不足以发其奥，心画不足以形其妙，堕于言语文字，而先天之《易》隐矣。索隐之士，岂乏人哉！背理而求数，文王忧之，固阖其门，而拒其出。孔子继文王之志，微显阐幽，一以仁义，默而成之不言，圣人之教如此，洁净精微，可谓至矣。后之学者，犹有舍经取纬，违大理而黩正经者，京房之流是也。康节云：物理之学，不可强通。强通则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极》之书，不可以强通者也。失理之士，舍仁义而迷小道，背来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极》者，文正阖焉，非与康节异心也。盖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节之学，同而不同，皇王之时异，阖辟之义殊，《易》之所以为异者，未尝二也。所谓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尝异未尝同也。曰一曰二，曰异曰同者，皆求《易》之情尔。瓘窃意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未敢自以为必然，更须面叩，乃可以决耳。蒙谕《系辞》论释诸爻，未有及象数者，岂得意忘象者，真孔子之学耶！此言尽《易》之要矣。至于日星气候之说，未及深考。然以爻当期既出于《系辞》，而历象二语又载于《尧典》。《月令》所纪，皆节候也，鸟火虚昴，可辨分至，辰弗集房，则失日可知，《春秋》日食之数，后世历象，十得七八，已号精密。是故离、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经》者，恐皆可考，不独《易》也。孔子曰：“寒往则暑

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岁不能自成也，当有成岁之法，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者，成岁之法也。治历明时，乃先王莫大之政，以《嗣征》考之，可以见矣。而王省惟岁，而成岁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职，必诛无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圣而不然哉？赖此以授民时也，敢不钦乎！然而圣人之文，经天纬地，经出于上，而纬在有司。上揆下守，民时所赖，皆不可以不钦也。稽览配合之说，一本于纬，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当习也。康节云：“洛下闳但知历法，唯扬子云知历法又知历理。《易》之在先天者，非历理乎？”文正读《玄》之说曰：“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书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赞《易》，非别为书，而与《易》竞也。”又曰：“夫畋者网而得之，与弋而得之，何以异哉？《易》，网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设网，而使弋者为之助乎？”又曰：“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瓘浅陋，初不知《玄》，尝轻议其书而妄评其是非，自闻康节之言，始索子云于历理之内；及观文正之论，然后知《太玄》不可不学。而冥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难识，况欲遽测其秘奥乎？文正自谓：“求之积年，乃得观之，读之数十过，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子云为真大儒矣！”凡文正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得十百而说一二。其于《玄》也，不睹不到，则其言不若是矣。瓘初不闻此，乃轻议子云之书，而妄评其是非，心之愧恨，可胜言哉！弃旧误于垂成，累初习于平地，庶几推往而无恋，积新而可隆，尚赖先觉大君子许其止而与之进也。

瓘所论康节之学，恐不然。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为数学可乎？康节云：“先天之学，心法也。”然则其学在心，或于心外欲观休咎，故以《皇极》为考数之书耳。如闻康节未尝以《皇极》语人，故其说不传。自有伏牺《八卦》，可以窥玩，惠迪则吉，违之则咎，何必更求休咎于《皇极》之书也？故谏大夫陈公莹中论康节先天之学，书为杨中立、游定夫出也。大谏公与康节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请，尝尽以遗书之副归焉。于时国有巨盗据显位，未发，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后人无敢继者，盗之威自此盛，卒至于乱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汉何武、唐郭子仪、本朝吕献可、苏明允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于康节之书，则非也。公既废，始为康节之学，其英伟绝人之资，所见超诣，如此书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门，于先达之序尚未详，固不知

其学也。明道、伊川视康节，赋诗曰："先生相与宴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其恭如此。张横渠于伊川，诸父比也，横渠见康节，尚拜床下。博犹记王母夫人语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盖当康节隐居谢聘日，伊川年尚少，未为世所知也。博蚤见伊川，又与伊川族弟颖善。颖知好《大学》，伊川于其眷中独与之言《易》，尝从颖得书疏一通，伊川迹也。曰："为《易》学者，但取王辅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说读之，无余事矣。"今伊川《易传》行于世，大旨可见，为其学者，遽以大谏公所谓伏羲《八卦》语之，则骇矣。康节平居尚不以语人，博其敢谓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时妄人出杂书数十百条，托为伊川之说，意欲前无古人，足以重吾之师矣。如司马文正、张横渠皆斥以为未至，但以康节为数学，亦安知所谓数者，非伊川之雅言也？岂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欤？大谏公反复论之深矣。先君之戒，则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材智污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毁于后世，故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以议吾家学者，若子孙可勿辨。博为史官，大谏公中子正，同为尚书郎，尚以家世之故，遇博厚，为博道公平生之言为详，又出此书，俾论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学，若其渊源不可诬者，亦尝有闻矣。然博之言有不敢尽者，尚遵先君遗训云。

先友周全伯丧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为服为位。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决，先人问之司马文正公。曰："某承问，有人居嫡母之丧，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为服及位之礼。按《杂记》云：'有三年之练冠，则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及丧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丧之服，卒事反丧服。'是先有丧而重有丧者，皆当别为服也。又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曰：'其葬也，先轻而后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后轻。'此谓遭丧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继慈养与母同例，皆应服齐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虽殊，情无厚薄，固当同服。而《丧服小记》云：'妾祔于妾祖姑。'盖妾与女君尊卑殊绝，设位于他所可也。礼者，大事，先贤不敢轻议，况如某者，讵敢辄以许人？姑据所闻以报，尚裁为幸。"予谓文正公之于礼，可以为后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阳张氏发地得石十数，汉蔡伯喈隶《尚书》、《礼记》、《论语》，各已坏缺。《论语》多可辨，每语必他出，至十数语，则曰凡章若干。如"朝闻道，夕死可也"，如"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如"执车者为谁子？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是知

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语，校今世本为异。《尚书》“肆高宗飨国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为异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经读遭穿凿谬妄，同马日磾等以前闻考正，自书于石，立洛阳太学门下，摹写者日千车乘，填塞广陌。至隋开皇六年，迁其石于长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诏问刘焯、刘炫，能尽屈群起之说，焯因罹飞章之毁。予谓孔子自卫反鲁，一定《诗》、《书》之册，至汉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谬失。自熹平至隋开皇，又四百年有奇，自开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谬失可胜计也耶？伯喈、焯、炫，皆极一时通儒之称。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既迁其石于长安，今尚有出于洛阳者，何哉？

卷第七

唐高祖之起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高祖谓世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将佐亦以为请，世民屡辞。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高祖晚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烝于张婕妤、尹德妃，世民独不然，故妃嫔等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阳，妃嫔等私求宝货，并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不许。淮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欲夺之，神通执秦王之令，不可，俱以为怨。尹德妃父阿鼠强横，殴秦王府属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过我门不下？”德妃反奏家为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积怒，数责世民。世民深自辨，终不信。又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高祖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秦王独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等母子决不为秦王所容。”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高祖为之怆然。由是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元吉劝建成除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不果。高祖幸仁智宫，建成居守，世民、元吉从，建成令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建成又使郎将尒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庆州都督杨文干，使之举兵，欲表里相应。尒朱焕、桥公山告其事，文干遂反。高祖怒甚，囚建成于幕下，饲以麦饭。高祖谓世民曰：“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应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不能

事汝，取之易耳。”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亦为之营解，高祖意遂变，唯责以兄弟不睦，归罪太子中允王珪、右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巂州。高祖校猎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岂不有命！”建成闻之，反令妃嫔谮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邪！”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按验。高祖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建成夜召世民饮酒，因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高祖问世民疾，敕“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建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建成、元吉相与谋：“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近幸之臣，各以利害说高祖，事复中止。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世民，高祖信之，将加罪。陈叔达力谏，乃止。元吉请杀世民，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秦府幕属皆忧惧，不知所出。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社稷之忧也。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已久，未敢言，今当白之。”乃入言于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在天下，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之也，其勿疑。”又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骁将，乃谮尉迟敬德，下诏狱。世民为之分辨，仅免。又谮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惧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逐之。会元吉当北伐，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偕行，又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王晊密告世民曰：“建成语元吉：‘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秦王于幕下，以暴卒闻。敬德等汝悉坑之。’”世民以晊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

谁不爱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王纵自轻，如社稷宗庙何？王如不用敬德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世民曰：“吾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府僚又曰：“元吉凶戾，终不肯事建成。闻薛实言：‘元吉之名，合成唐字，当主唐祀。’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建成谋未成，已有取建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会太白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其状授世民，世民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之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明日，世民遂诛建成、元吉云。予尝论史官赞唐太宗曰：“比迹汤、武，则有焉，于成、康，若过之。”何庶几云：“孙谏议甫则直以为圣，苏东坡则以从谏近于圣也。”如建成之庸愎，元吉之凶戾，得以害太宗，则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遗民于涂炭锋镝之余，传三百年之远乎！故刘昫、欧阳文忠之史，于诛建成、元吉不议也。昫又曰：“当高祖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盖一代之公言也。独范内相纯夫作《唐鉴》，以太宗诛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予以为不然。周公系周之存亡，曷若太宗之系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诛之；建成、元吉已鸩太宗，仅不死，尚衷甲伏兵，懔懔日夜欲发，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独不得而诛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则得罪于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独不得罪于天下乎？隋余之人，恃太宗以为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灵，固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为周之辅弼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恤于间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随以亡矣，不止于间王室也，太宗岂得而私之哉？纯夫又曰：“立子以长不以功，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予亦以为不然。古公舍长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长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非邪？若以贤也，太宗亦贤矣。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虽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当有天下。高祖惑于内不察也，老革荒悖，可胜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之谋害太宗之事，以见太宗之计出于亡聊，实与天下诛之，比周公诛管、蔡之义，甚直不愧也。以反纯夫之说，以遗知言之君子。

汉高祖方拥戚姬，周昌尝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见戚姬也。又汉高祖欲废太子，周昌廷争，吕后侧耳东厢听，见周昌跪谢云云，是吕后得见周昌也。又文帝至霸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顾谓群臣，皆得见慎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说云云，是袁盎亦得见皇后、慎夫人也。汉宫禁之法不严如此。

司马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晋张辅用此论优劣云尔。

蔡邕以“致远恐泥”为孔子之言，李固以“其进锐者其退速”为老子之言，杜甫以东方朔割肉为社日，以褒、妲为夏、商，皆引援之误。

《前汉·叙传》：“外博四荒。”按，《书》“外薄四海”，“博”字为误。《魏·高堂隆传》：“是用大简。”按，《诗》“是用大谏”，“简”字为误。《后汉书·方术传》“怀协道艺”，当作“挟”字。《胡广传》“议者剥异”，当作“驳”字。《朱浮传》“保宥生人”，当作“祐”字。“王允乳药求死”，当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类此者不一。

汉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载名。《后史·章帝纪》“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执嘉。”《高后纪》载高祖母曰昭灵后。

戾太子，非美谥也，宣帝以加其祖。予谓太子之死可哀也，与幽、厉之恶不同，与孟子所谓“虽孝子慈孙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贱庶生子。孙坚五子，《吴史》载其四，仁，庶生也，不录。故《陈武赞》曰：“子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然田婴有子四十人，而贱妾之子文最贤，故以为太子，孟尝君也。

贾谊《疏》云：“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是时文帝尚无恙，非不忌也，更为之前席。如武帝以道恶，曰：“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马瘦，曰：“以我不乘此马邪？”皆杀主者，其有间矣。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会要》，本朝，广汉之后也。

卷第八

宪宗元和十四年，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韩愈以谏逐。十五年，有陈弘志之祸。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谏者以宪宗为戒。懿宗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不数月，崩。送佛骨还法门寺。愈之谏云“奉佛以来，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后汉胡广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衣缞绖者数百人。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死，弃官去。唐杜审言受崔融之知，融死，为服缌麻。裴佶与郑余庆友善，佶死，余庆为行服。此礼久废。近时张乐全薨，东坡用唐人服座主丧，缌麻三月。东坡薨，张文潜坐举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韩退之，邓州南阳人。”《史记》：“白起攻南阳。”徐广注云：“此南阳，河内修武也。”则退之修武人也，以为邓州，误矣。

《西汉·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养姑甚谨，夫死无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妇，自经死。姑女诬妇杀之，官乃曲成其狱。于公争之，太守不听，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辞病去。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而于公白之，乃杀牛祭孝妇，大雨，岁熟。”《东汉·孟尝》：“上虞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老寿终，而夫女弟诬妇鸩之，官竟其罪。尝言其枉，太守不听，哀泣门外，因谢病去。太守杀寡妇，郡连旱二年。后太守至，尝具陈其冤，乃刑讼女而祭妇冢，天雨，谷稼遂登。”二事甚相类，范晔后出，无一言，何也？

唐代宗既诛元载，欲尽诛其党韩会等，吴凑苦谏，止降远州。会，

退之兄也。退之谓兄罹谗口，承命南迁。按，会所坐，非罹谗者。柳子厚亦云：“韩会善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谤。”岂士能清高反污于元载乎？近时王铚作《会补传》，亦不出党元载事，皆非实录。

班固奴尝醉骂洛阳令种竞，至窦宪败，竞收宪宾客，固在其数，死狱中。固著《汉书》未就，诏固女弟曹世叔妻昭续成之，是谓曹大家。华峤论固曰：“固排节义，否正直，不以杀身成仁为美者。”予谓峤为知言。则固附窦宪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汉史》，失于畏司马迁，自武帝而上，于迁之词，不敢辄易，如《项羽传》，但移高祖事于《本纪》中耳。他传皆然。史迁书某人有曰：“其子某，今为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书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为大官。”失于畏迁也。迁作历代史《人物表》、《食货》等志，当著历代之人。固作《汉史》表志，亦著历代之人，失于畏迁也。固知畏迁，按其书，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续成之可也，于其词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经，使后世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其法固不知也。独韩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志，苏子瞻作《司马君实行状》，又作碑。其事同，其词各异，庶几知之矣。

前蜀刘禅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后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诛，四月，庄宗死郭从谦之变。二主失于遽降，殆相类。然衍不足道，禅若稍收用其先人旧臣遗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窥蜀。盖谯周之罪，上通于天矣！

路巖贬新州，死于杨收死之榻，见《通鉴》。刘挚贬新州，死于蔡確死之室，见王巩《杂记》。二事甚类，可骇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以应文王却虞、芮之讼，以媚王莽。蜀之为佞，又有甚于《剧秦美新》者。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讽单于为一名，东汉士大夫以操节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终其世谨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孔子六世孙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体成则自然也。”如子顺之论，乃孟轲氏“尧、舜性之，汤、武身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之论也。善乎涑水先生

曰："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东坡先生曰："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归与不归哉？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予每诵"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二语，三太息也。

曹参召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第五伦领长安市，公平廉介，无有奸枉。程伊川曰："今人治狱不治市，故予为吏，于二政不敢不勉。"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唐赐遗丰腆，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如耶律德光践污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犹不哭，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盖谓之华夷者，天也，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绅族子虞，尽以绅密论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绅为逢吉所陷。吕晦叔族子嘉问，先以晦叔欲论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为介甫所逐。益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陈叔宝不道，杨广亲擒之。叔宝死，谥炀。后杨广不道尤恶，死亦谥炀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下。

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尽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贡在七十子之徒最饶，使孔子之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后先之也。"予谓非是。太史公既被刑，《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岂于子贡之饶有感焉？如孔子之圣，何资于饶乎？

秦孝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室。"汉韩信家贫，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旁可置万家者。颜师古注："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实本夏太后语耳。予谓有地学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盖其法古矣。

王濬伐吴，在益州作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背可以驰马往来。木柹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柹以白吴主云云。予谓古八尺为步，一百二十步为九十六丈。江山无今昔之异，今蜀江曲折，山峡不一，虽盛夏水暴至，亦岂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浅，势若可涉，寻常之船一经滩碛，尚累日不能进，而王濬以咸宁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决不可信。又，建平今曰夔州，距益州道里尚数千，木柹蔽江，近不为蜀人取之，乃远为吴人得之乎？特史臣夸辞云尔。如血流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萧道成既诛苍梧王，王敬则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沈攸之召诸军主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共着耳。"盖晋、宋、齐、梁以来，惟人君得着白纱帽。家有范琼画梁武帝本，亦着白纱帽也。

梁武帝以荧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谶。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当其时，虏尽擅中原之土，安得不应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贱种，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其国，国人喜曰："大国使至，吾国兴矣。"其后凭陵中国，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为太宗所灭。予谓天初无夷夏之辨，其为盛衰阴阳治乱之数，验于今昔，无不然者。

羊祜从甥王衍从祜论事，辞甚辩，祜不答，衍怒拂衣去。祜顾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伤败风俗者，此人也。"又步阐之役，祜欲以军法斩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积怨毁之。时人谓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后衍尚虚诞，鄙薄名教，识者以为忧。戎独深然之，以致夷狄斫丧中原之祸，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则吕献可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则张九龄之于安禄山似之。呜呼，贤哉！

北齐刘炫，字光伯，时求遗书，乃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讼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连山易》，意义浅甚，岂炫之伪书乎？

齐著作郎祖珽，有文学，多技艺，而疏率无行。尝因宴失金叵罗，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为叵罗，若果为洗，其可置之髻上？未识叵罗

果何物也？

汉韩信擒李左车，问以下齐之策。周宇文邕破晋阳，擒高延宗，问以取邺之策。皆辞而后对，悉如其言。二事甚类，岂兵法当尔耶？

唐郑元璹使突厥，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说，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璹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韩公报使，谓虏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太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郑元璹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赞使虏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虏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之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喝愚民，诈欺庸品。"又云："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皆矫云由佛。"又云："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韩退之《论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时，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岁，有过之者。自佛法入中国，帝王事之，寿不能长，梁武事之最谨，而国大乱。"宪宗得奏大怒，将加极法，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言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其乖刺也！"予谓愈之言，盖广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卷第九

唐高宗曰："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无谏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予谓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决于李勣"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又谓高宗"尽善无可谏"，太宗以勣遗高宗，失于知人矣。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筌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筌恸哭而死。初，熙宁、元丰间，西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为边患，数覆官军，神宗悬旌节为赏捕之，不能得。至元祐年，将种谊生致之，吕汲公在相位，谊但转一官，为西上阁门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许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废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一言而定。呜呼！奸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萧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送我独赢钱二"。光武赐冯异以珍宝衣服钱帛，用报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二帝于二臣，可以谓之故人矣。

高祖令项籍旧臣皆名"籍"，独郑君者不奉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刘裕密书招司马休之府录事韩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翘字显宗，乃更字"显宗"，名子曰"翘"，以示不臣刘氏。如郑君、韩延之二人者，可以语事君之义矣。

汉宣帝初立，谒见高庙，霍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册，上问左右：“适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世谓霍氏之祸萌于骖乘，李氏之祸起于奉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类也。

李匡威忌日，王镕就第吊之，匡威素服衷甲见之。唐末，武人忌日，尚素服受吊也。

张芸叟为安信之言，旧见《唐野史》一书，出二事：一、明皇为李辅国所弑，肃宗知其谋，不能制，不数日，雷震杀之。一、甘露祸起，北司方收王涯，卢仝者适在坐，并收之。仝诉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见宰相？”仝语塞，疑其与谋。自涯以下，皆以发反系柱上，钉其手足，方行刑。仝无发，北司令添一钉于脑后，人以为添丁之谶云。

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销五兵，废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贾人吕不韦之子。曹操以奸雄之资，正大汉，有余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子。晋元帝渡江为东晋，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兴，有不可知者。

《晋史》：刘聪时，盗发汉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余，以实府库。自汉至晋，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岂不腐坏？当云金玉可耳。又苏公为韩魏公论薄葬曰：“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后世安于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阙尉试贤良方正，深诋时政之失。宰相李吉甫忌之，泣诉于宪宗，以考官为不公，罢之。考官，白乐天也，故并为吉甫父子所恶。予谓牛、李之党基于此。嘉祐中，苏子由制策，上自禁省，历言其阙不少避，至谓宰相不肖，思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国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呜呼！贤于李吉甫远矣。

司马文正初作《历代论》，至论曹操则曰：“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富文忠疑之，问于康节，以为非是。予家尚藏康节《答文忠书》副本，当时或以告文正，今《通鉴·魏语》下无此论。

太史公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

湖，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而作《河渠书》。吴蜀之水为江，秦之水为河，其书江淮等，不当通曰河，盖太史公秦人也。

《汉史·萧何传》，先言民上书言何强贱买民田宅数千，又后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汉高祖嫚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至张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伪游云梦，缚韩信，载后车，信叹息曰"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者。如子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马迁具书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语，是未达淮阴之叹耳。

汉高祖出成皋，东渡河，独滕公从。张耳、韩信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者，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卧内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高祖来，大惊。高祖既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韩信为相国。文帝以刘礼军霸上，徐厉军棘门，周亚夫军细柳。上自劳军，至霸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出入送迎。至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按辔徐行，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乡者霸上、棘门，如儿戏尔。"予谓韩信善治军，天子来乃不知，至即卧内夺印符以去，是可袭而虏也，其不严于周亚夫也远矣。

两汉之士，前惟张子房，后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气象。子房既辞齐三万户封，又让相国于萧何，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善乎太史公曰："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可谓尽之矣。

刘玄德忍死属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盖玄德已知禅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于涂炭之中，既不幸以死，非孔明不可，乃诚言也，亦尧、舜、禹之事也。孙盛何人，辄以为乱命，又以为权术，岂足与论玄德、孔明哉！东坡先生谓孔

明《出师表》，可与《伊训》、《说命》相为表里。予谓亦周公《鸱鸮》救乱之诗也。故曰：“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使孔明为玄德出师，必不为此言矣。及军中以孔明不起闻，蜀人赴之不许，祠之又不许，至野祭相吊以哭，何耶？使孔明无死，未保禅能相终始也。

崔瑗家无儋石，当世咨其清，故李固望风致敬。何杜乔为八使，乃以赃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谗谤，难矣哉！王阳车马极鲜明，崔瑗宾客盛肴膳，然两公皆清修节士也。故论人者，当察其实何如耳。

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久之不得，后高丽以其本附医官某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祐年，高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尝写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长安时，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传》、《英雄志》，因为外台言之，亟委官以取，民惊惧，遽焚之。世今无此三书矣。

尧、舜禅让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骇言，赖孔子得无完书耳。况其假尧、舜以为禅让者，欲其臣主俱全，难矣。独汉献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即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逊位于魏王曹丕，实在位三十年。丕奉帝为山阳公，邑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黄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青龙二年甲寅，山阳公薨，自逊位后十四年矣。叡变服，率群臣哭尽哀，遣使吊祭，监护丧事，谥孝献皇帝。册曰。曹叡云：“用汉天子礼仪葬禅陵。”后五年，曹叡死，齐王芳立，四年废。高贵乡公髦立，五年死。陈留王奂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阳公夫人节薨，王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谥献穆皇后。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后四年，陈留王禅位于晋。是魏之尊奉汉帝后与其国相终始也。视晋以降曰禅让者，岂不为盛德事乎！史臣不知此义，尚贬曹丕无旷大之度，予故表而出之。

上柱国窦毅尚周武帝姊襄阳公主，其女闻隋杨坚受周静帝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恨我不为男子，救外家之祸。”毅与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赤吾族！”毅由是奇之，以妻唐公李渊，是为太穆皇后，实生太宗，卒能灭隋云。

丹阳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茅

山。梁武帝早与之游，恩礼甚至，每得其书，焚香以受。数手敕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先谘之，月中常有数信，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有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天下之士犹尚西晋之俗，竞谈玄理，故弘景云尔。盖散诞论空，则废礼法，礼法既废，则夷狄矣。古今之变，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卷第十

汉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机陷阱之下，置于安乐之地，帝天下，传之子孙四百年。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

“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班固云尔。固《贾谊传》不书《过秦》，今《史记·陈涉》语下著《过秦》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欧阳公贬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冯道也。

韩信既破赵广武军，李左车，降虏也，乃西乡而师事之，古今称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车如此，曷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问攻燕伐齐之后，则不知左车何在，其姓名亦不复见于史矣。如信故善钟离昧，昧亡归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刭，持其首以见高祖，昧骂曰：“公非长者！”予恐前之李左车，如后之钟离昧也。信之不终，宜哉！

《新唐史·南诏》语中海岛、溪峒间蛮人，马援南征留之不诛者，谓“马留人”。今世猴为马留，与其人形似耳。

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并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

泉，仅以百日行八千余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世有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飡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贵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人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好伊川程氏之学，元镇不识伊川士资以进，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无一言。或就之，则曰：“吾方思诚敬。”其去为奸为伪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污，否则斥为不肖矣。予恐后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远居万里外海岛中，高祖必欲其来，否则发兵诛之，横不敢违。“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长安无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谓“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盖“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群之志，初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节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予谓桓、灵之时，国命自阉寺出，世既愤怨不平，故处士抗正议，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名，太学诸生从之者，至三万余人。阉寺反谓“别相署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皆死狱中。或徒或废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为之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未有也。世谓范滂等备忠孝之节者，误矣。予得申屠蟠事，贤其绝识先物，智防明哲，故表出之。

禹后二世已失邦，启、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濆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高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

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一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盖谥云。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幾，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

李勣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应我子孙，悉以付汝。葬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挞杀，然后以闻。”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勣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遗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为后，褚遂良、郝处俊等死争不可，独用勣“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勣能虑其家，不能虑其国也？勣真鄙夫也哉！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义也。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俊、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盖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将诸生八十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坏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

鲍宣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秽，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皋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镵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镵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卷第十一

大贤如孟子，其可议，有或非或疑或辩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说于下方，学者其折衷之。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繁不录。王充《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

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右《荀子·非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称所愿学者孔子，然则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历聘七十余国，皆以道不合而去，岂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岂非非其友不友乎？阳虎得政于鲁，孔子不肯仕，岂非不立于恶人之朝乎？为定、哀之臣，岂非不羞污君乎？为委吏，为乘田，岂非不卑小官乎？举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岂非遗佚而不怨乎？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岂非厄穷而不悯乎？居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岂非由由与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遁世无闷，非不恭也。苟无失其中，虽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陈仲子避兄离母”。曰：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盖谓不以其

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盖谓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盖尝谏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为吾既知其不义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与粟，身织屦、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义也。岂当更问其筑与种之者谁邪？以所食之鶃鶃，兄所受之馈也，故哇之，岂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邪？君子之责人，当探其情，仲子之避兄离母，岂所愿邪？若仲子者，诚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过之，何其甚欤？

疑“孟子将朝王”。曰：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

疑“孟子谓蚔蛙，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无官守，无言责，进退可以有余裕”。曰：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夫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岂得谓之“无官守、无言责”乎？若谓之为贫而仕邪，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仰食于齐，非抱关击柝之比也。《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贤者所为，百世之法也。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问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齐无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齐之君臣不谋于孟子，孟子勿预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劝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怀而未尽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军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不得其宜，则民残而国危，仁者何忍坐视其缪妄乎？

疑“父子之间不责善”。曰：《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犹湍水”。曰：告子云：“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无分于东西，谓平地也。使其地东高而西下，西高而东下，岂决导所能致乎？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谓中人也。

瞽叟生舜，舜生商均，岂陶染所能变乎？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日所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有不善乎？

疑“生之谓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殊也。”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

疑“齐宣王问卿”。曰：《礼》“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嫌其逼也。为卿者，无贵戚异姓同性，皆人臣也。人臣之义，谏于君而不听，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贵戚之故，敢易位而处也？孟子之言过矣。君有大过，无若纣；纣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亲且贵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纣之过大，而三子之贤，犹且不敢易位也，况过不及纣而贤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后世有贵戚之臣，谏其君而不听，遂废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义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惧齐王也，是又不然。齐王若闻孟子之言而惧，则将愈忌恶其贵戚，闻谏而诛之；贵戚闻孟子之言，又将起而蹈之，则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伊尹去汤就桀，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召，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耳。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谓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矣。夫仁义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疑“瞽叟杀人”。曰：《虞书》称舜之德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所贵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叟不杀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杀人，执于有司，乃弃天下，窃之以逃，狂夫且犹不为，而谓舜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执于皋陶矣，舜恶得而窃之？虽负而逃于海滨，皋陶犹可执也。若曰皋陶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与为伪，以欺天下也，恶得为舜与皋陶哉？又舜既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虽欲遵海滨而处，民岂听之哉？是皋陶之执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右司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其于颜渊，试之也熟而观之也审矣。盖尝默而察之，阅三月之久，而其颠沛造次，无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终身弗叛也。君子之观人也，必于其所虑焉观之，此其所虑者容有伪也，虽终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备虑之所不及者。伪之与真无以异，而君子贱之，何也？有利害临之则败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也？”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其归与不归哉？使孔子观之，不终日而决，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者，无求无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谓心勿忘。据者，可求可作之谓也。依者，未尝须臾离，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于道，则物莫能留；而游于艺，则道德有自生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较礼食之轻重，礼重而食轻，则去食；食重而礼轻，则去礼。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复较其重轻，何也？曰“礼信之于食色，如五谷之不杀人。”今有问者曰：“吾恐五谷杀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宁食五谷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论也。今答曰：择其杀人者禁之，其不杀人者勿禁也，五谷安有杀人者

哉？此孟子礼食轻重之论也。礼所以使人得妻也，废礼而得妻者皆是，缘礼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尝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弃信而得食者皆是，缘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尝有也。今立法不从天下之所同，而从其所未尝有以开去取之门，使人以为礼有时而可去也，则将各以其私意权之，其轻重岂复有定物？由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则以礼则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传，古无是说也。凡舜之事，涂廪浚井，不告而娶，皆齐鲁间野人之语，考之于《书》，舜之事父母，盖烝烝焉，不至于奸，无是说也。使不幸而有之，则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来，如瞽叟者，盖亦有之，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缘礼而不得妻者，天下无有也。"或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而不援，曰礼不亲授，可乎？是礼有时而去取也。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何去取之有？

卷第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盖虽尧、舜在上，不免于杀无道。然君子终不以杀劝其君。尧、舜之民，不幸而自蹈于死则有之，吾未尝杀也。孟子言"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后世暴君污吏皆曰："吾以生道杀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凡物之可求者，求则得，不求则不得也。仁义，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贵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圣人之于利，未尝有意于求也。岂问其可不可哉？然将直告之以不求，则人犹有可得之心，特迫于圣人而止耳。夫迫于圣人而止，则其止也有时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虽吾亦将求之，以为高其闬闳，固其扃鐍，不如开门发箧而示之无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不谓之有？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义为命，则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故仁义之可求，富贵之不可求，理之诚然者也。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虽圣人不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

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立然诺以为信，犯患难以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则非孔子之所谓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诺而言未尝不信，不犯患难而行未尝不果。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信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子产为郑作封洫，立谤政，铸刑书，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为政严，有及人之近利，而无经国之远猷。故浑罕、叔向皆讥之，而孔子以为惠人，不以为仁，盖小之也。孟子曰：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惠而不知为政。盖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产之于政，整齐其民赋，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时修其桥梁，则有余矣。岂以乘舆济人者哉？《礼》曰：“子产，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之害，与佞人等，而孟子曰：“今乐犹古乐。”何也？使孟子为政，岂能存郑声而不去也哉？其曰“今乐犹古乐”，特因王之所悦而入其言耳。非独此也，好色、好货、好勇，是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无害。从吾之说，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医，以药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为药，可乎？使声色与货而可以王，则利亦可以进仁义，何独拯梁王之深乎？此岂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性可乱也，而不可灭，可灭，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纣、盗跖至矣。然其恶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尝为恶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轮囷，抑者穷，未尝不上也；水激之可使瀵涌上达，激者衰，未尝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见也。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继之耳，非性也。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今以其非无即有而命之，则凡有者皆物矣，非阴阳也。故天一为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为火，而火非地二也。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之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夫苟相近，则上智与下愚曷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若夫吾

弟子由之论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也；积而为泥涂者，亦水也；指泥涂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将使其清，而饮之则不可。是之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苏东坡云：予为《论语说》，与《孟子》辩者八。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能传？敢问何谓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帅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救斗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救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树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仁行义，以取桀纣耳。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鼿卼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显王

未闻有恶行，特微弱耳。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恶邪？众皆善而纣独恶，则失纣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邪？纣存则逋逃者存，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问：“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有诸？”曰：“禹不知启贤邪？知而且以传益邪？父不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贤，天下终归之，而让以为名，是伪也，孰谓圣人而不明且伪也？夫益亦不知启贤，不辞于禹，禹崩而后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终不得为舜、禹，其无惭乎？益与稷、皋陶，一体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如何？”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历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尝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叟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诸？’”曰：“《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弗格奸。’又曰：‘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是瞽象未尝欲杀舜也。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虑矣。象犹能虑，则谓二嫂者，帝女也，夺而妻之，可乎？尧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于畎亩之中，而不能卫其女乎？虽其见夺，又无吏士、无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爱，号泣于旻天，父母欲杀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乐也！是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

如？”曰：皆孟子之过也。《大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圭瓒秬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伯，出长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

或曰：“然则仁义无益于人者乎？”曰：“奚其为无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庙，士用之以保其禄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相爱相恭，相正相救，厌然如宫商之应，如画缋之次，祸乱日以消，名誉日以广，奚其为无益也！若夫挟欲趋利，图谋非分，岂仁义之意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恶也。”

或曰：“孟子之言，诸侯奚不听也？谓其迂阔者乎？”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位诸侯，则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者，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称之曰‘仁政’，曰‘圣人’也。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无验也。”

卷第十三

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录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诬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已久，诸侯皆欲自为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救正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齐王欲见孟子，而称有疾。明日，出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则曰孔子当仕有官职。夫孟子为齐卿，无官职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齿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谓讲道之顷耳，匪常常然也。人君尊贤，其臣尚当辞，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骄习矣，宜乎其教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

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之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道哉？”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彼悦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之可以王，彼悦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以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

右李泰伯《常语》。

毁我知之，誉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诸道，非道则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晓然合于孔子者，《常语》不得不进之也。而谓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则难变，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齐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其数，则过，其时考之，则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教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为佐命者也。《常语》不得不绝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经》，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则视孟之书犹寇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学者和之，刘歆以《诗》、《书》助王莽，荀文若说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体耳。使后世之君卒不悦儒者，以此。《常语》之作，其不获已，伤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经》，故曰“天下无孟子则可，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则可，不可以无天子”。是有大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右陈次公《述常语》。

孟轲，诚学孔子者也，其有背而违之者，《常语》讨之甚明。世之

学者，不求其意，漠尔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余岁而有孟轲，由孟轲数百岁而及扬雄，又数百岁而及韩愈。扬与韩，贤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书。今《常语》骤有异于二子，宜乎其学轲者相惊而诧诧也。然诧诧者岂知二子之尊轲处，《常语》亦尊之矣。所缪者，教诸侯以叛天子，以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经》，《常语》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没千数百年矣，初荀卿尝一白其非，而扼于扬子云，及退之“醇乎醇”之说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于《六经》，《常语》不作，孰为究明？或曰：“子言则是矣，如众口何？”曰：“顾与圣人如何尔，尚谁众人之问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之非我害。’”

右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于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其天下。”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孝子之事亲也，既外竭其力，又内致其思，不使其亲有不义之名，不使其人有间非之言。瞽叟使舜涂廪，从而焚之，乃下；使浚井，从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书》曰：‘父顽，母嚚，弟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是观之，舜为天子，瞽叟必不杀人也。仲尼之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故以子则讳父，以臣则讳君，岂独《春秋》然哉？虽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听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贰也，不可以刑，刑其傅与师。’鞅之法刻矣，然而犹有所移。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必不执也。叶公子高问于孔子曰：‘吾党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虽执之，舜必不听也。舜岂以天下有所爱，顾临其亲哉？夫圣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养，莫备焉。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以天下养，然而不能使其亲无一朝之患，是则非舜也。知圣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养之备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贵也，而务搏执之，是则非皋陶也。无其事云尔，有其事，奚至于‘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夫衡之为物也，徒悬则偏而倚，加权焉则运而平。一重一轻之间，圣人权之时也。请问权，

曰：皋陶不难弃士，不过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权之，天下之为君臣者必定，义莫高焉。舜不难弃位，不过隐法而已矣。以父子权之，天下之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为政者，无以小妨大，无以名毁义，无以术害道，无以所贱干所贵，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则为之，贬其名有以安天下则为之，其唯舜、皋陶乎？”

右刘原父《明舜》。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虽百夔卨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孟轲，学圣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复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予言也。

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犹僢僢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孔安国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案《书》称“帝乃殂

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谓尧崩逾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轲不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轲又云尧、舜、禹崩，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子？孔安国仍轲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矣。其于论经义，说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三十，尧举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轲旧说也。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谓历试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岁也。”

右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二者也。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义说既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者，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会官僚讲《孝经》而读《孟子》，盖《孟子》不当先诸《论语》者也。如以《孟子》先诸《论语》，岂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质而视之以一德哉？臣愚窃以谓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讲之《论语》，则其入德亦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示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万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时，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无犯而有隐。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谤不浅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圣度，旁烛万代之微，而不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经》，则宗庙社稷之流光不亦伟乎！臣以狂瞽独见之言，干冒宸扆，不胜惶惧待罪之至。

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卷第十四

陈叔易言："王荆公得东坡《表忠观碑》本，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为不然。司马迁死，其书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三王世家》。至元成间，褚先生者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当时以其言鄙陋，失迁本意。荆公岂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为迁之书邪？如议者多以司马迁訾武帝，故于《本纪》但著绝海求神仙、大宛取马、用兵祠祭等事，以为谤者，亦非也。

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诬矣。

柳子厚云："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予谓文章英发前无古人者，益当兼佩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以妙语起其可游者，读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别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子厚前所记黄溪、西山、钴鉧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

东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

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花实，充满抑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邪？故予为文至多，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时东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发于文章已如此。故黄门论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欧阳公谓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开廓，勿造语及模拟前人。”又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曰：“轼所言乐，乃修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欧阳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诗》、《书》之言。如《田弘正先庙碑》曰：“昔者，鲁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实命其史臣克作为《駉》、《駜》、《泮》、《閟》之诗，使声于其庙，以假鲁灵。”其用诗之法如此。如曰《前进士上宰相书》解释“菁菁者莪”二百余字，盖少作也。

柳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虽不显，所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不少贷，何也？是时，子厚贬永州，又丧母，自伤其葬而不得归也。其穷厄，可谓甚矣，而轻侮好讥议尚如此，则为尚书郎时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贵重”者，盖其资如此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郭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欧阳公谓：广文曾生者，在礼部奏名之前已为门下士矣。公示吴孝宗诗，有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是子固于文，遇欧阳公方知所归也。而子固祭欧阳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祓，言繇公诲，行繇公率”也。子开于欧阳公下世之后，作子固《行述》，乃云：“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齐名。”予以为过矣。张籍《哭韩退之》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退之日，籍、湜辈者，学者曰“韩门弟子”，不曰“韩、张”也。苏东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

登师门。”有以也夫！曾子开论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驰骋，逾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盖天材独至，若非人力所能，学亼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未能远过也。”苏子由论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譔，率皆过人。”又曰：“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子开之言类夸大，子由之言务谦下，后世当以东坡、南丰之文辨之。

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檀弓》曰：“南宫縚之妻之姑之丧。”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牙齿动摇。”近时六一、文安、东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杨诲之用《庄子》太多，反累正气。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

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何属于《律书》也？《伯夷传》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语，殊不类，其所以为闳深高古者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胆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诗似之。

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老苏公云：“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东西南北四方之外，其恶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时大夫尚无恙也。韩退之《罗池词》云：“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时柳仪曹已死，若曰国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远即罗池之人，千万年奉尝不忘也。嗟夫！退

之之悲仪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

《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实录》，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取，作《辩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楚词》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

予客长安，蓝田水坏一墓，得退之自书《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乃"指一矢"，为妙语。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刻《瘗破砚铭》，长安又得退之《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校印本，无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铭》云"已乎元宾，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竟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欧阳公以下，好韩氏学者，皆未之见也。

李汉于韩退之，不曰子婿，曰门人。云："退之诗文，汉所类也。"如《革华传》，类本无之。赵璘《因话录》云："《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其辞至鄙浅，则《革华传》非退之作明甚。"予谓凡李汉所不录，今曰《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书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又刘梦得云：韩愈谓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今其说其书皆不传，则汉之所失亦多矣。

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

名泰，改“郭泰”、“郑泰”为“太”字。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为文皆以“今”为“兹”。独韩退之因李贺作《讳辩》，持言征之说，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讳也。曹志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强”，不讳其父名也。吕岱为吴臣，其书云“功以权成”，不讳其君名也。

樊宗师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袭而已，曰《魁纪公》二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有十九。其评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曰：“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曰“未有”曰“难”曰“极”，特取其不相袭耳，不直以为美也。故其《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盖斥班固而下相袭者，退之于文，吝许可如此。

卷第十五

王勃《滕王阁记》“落霞孤鹜”之句，一时之人共称之，欧阳公以为类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亦记其意义甚远。盖勃，文中子之孙，尚世其学，一时之人不识耳。

东坡《报江季恭书》云：“《非国语》，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论耳。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也。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至于《时令》、《断刑》、《正符》，皆非是。”予谓学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启》言“食味芳莲之巢龟”，张协《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雏鸡”，极盛馔，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东坡笑曰：“装铺席耳。”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如琴聪、蜜殊之流，皆铺席中物也。

东坡于古人，但写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柳子厚之诗，为南华写柳子厚《六祖大鉴禅师碑》，南华又欲写刘梦得碑，则辞之。吕微仲丞相作《法云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东坡书石，不敢自言，委甥王谠言之。东坡先索其稿谛观之，则曰：“轼当书。”盖微仲之文自佳也。

曾子固初为太平州司户，守张伯玉，前辈人也。欧阳公、王荆公诸

名士共称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顾。间语子固：“吾方作六经阁，其为之记。”子固凡誊稿六七，终不当伯玉之意，则为子固曰：“吾自为之。”其书于纸曰“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励于学矣。

长安安信之子允为予言：“旧藏韩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卷，茧纸正书，有退之亲改定字，后为张浮休取去。”

欧阳公谓苏明允曰：“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呜呼！欧阳公之足，孔子之达，杜子美之无恨，韩退之之是也。

李偕季常，苏子容丞相外孙，为予言：东坡归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东坡已病，遣叔党来吊，自作《饭僧文》。所谓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者。明日，季常与子容诸孙往谢之，东坡侧卧泣下，不能起。

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显荣，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与权，敷奏之时，已彰虚伪，伏藏之际，又涉震惊。”云云。当北司愤怒不平，至诬杀宰相，势犹未已，文宗但为涯等流涕，而不敢辩。义山之《表》谓“徒思改作，未可与权”，独明其无反状，亦难矣。

司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苏翰林《行状》作志，系之以铭，翰林当书石，以非《春秋》微婉之义，为公休谏议云：“轼不辞书，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铭。蜀公之铭世不传，予故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独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倾。天意若曰，待时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万亿，海内一统。而熙宁初，奸小淫纵。以朋以比，以闭以壅。乃于黎民，诞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讻讻。险陂憸猾，唱和雷同。谓天不足畏谓，众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而敢为诞谩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窜乃斥，远佞投凶。诛鉏蠹毒，方复任公。奄弃万国，未克厥终。二圣继承，谋谟辅佐。乃曰斯时，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虚心至诚。公至京师，朝访夕谘。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观。日亲万机，勤劳百为。尽瘁忧国，梦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无巨细，悉究本末。利兴害

除，赏信罚必。曰贤不肖，若别白黑。耆哲俊乂，野迄无遗。元恶大憝，去之不疑。无有远迩，风从响应。载考载稽，名实相称。天胡不仁？丧吾良臣。天实不恕，丧吾良辅。呜呼已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气坚不可夺也。江汉可竭也，公之正论浚不可遏也。呜呼公乎，时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寿止于斯。哀哉！”

欧阳公平生尊用韩退之，于其学无少异矣。退之作《处州孔子庙碑》，以谓“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勾龙、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荐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勾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无如孔子之盛。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此其效欤？”永叔作《穀城县夫子庙记》，乃云：“后之人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是欧阳公以退之为谬论矣。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颍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简荐先生书，尝以问先生曾孙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简夫，长安人，以遗才命官，其文亦奇，国史有传。《上韩忠献书》：“简夫启：昨年在长安，累获奏记，及入蜀来，路远颇如疏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审均逸名都，寝食何似。简夫向年自与尹师鲁别，不幸其至死不复相见，故居常恨，以谓天下后生无复可与议论当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呜呼！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简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为时所信重，无以发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异日当求知于韩公，然后决不埋没矣。重念简夫阻远门藩，职有所守，不获搢版约袂疾指快读洵文于几格间，以豁公之亲听也，但邑邑而已。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亦尝举茂才，不中第，今已无意。近张益州安道荐为成都学官，未报。会今春将二子入都，谋就秋试，幸其东去，简夫因约其暇日，令自袖所业，求见节下，愿加奖

进，则斯人斯文不为不遇也。”《上张文定书》：“简夫启：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尔。令人欲麋珠虀芝，躬执匕箸，饫其腹中，恐他馈伤。且不称其爱护如此，但怪其不以所业投于明公，问其然，后云：‘洵已出张公门下矣，又辱张公荐，欲使代黄柬为郡学官。洵思遂出张公之门，亦不辞矣。’简夫喜其说。窃计明公引洵之意，不只一学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只一学官，第各有所待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捡，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涂路间邪？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庶为洵进用之权也。”《上欧阳内翰书》：“简夫启：简夫顷年待诏公车府，因故人苏子美始拜符采，不间不遗，许接议论。未两三岁，而执事被圣上不次之知，遂得以笔舌进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惧，赏之可乐，生之可即，死之可避，而知执事之笔舌可畏。简夫不于此时毕其平生之力，以谨自附于下风，而方从事戎马间，或告疾于旧隐，故足迹不至于门藩，书问不通于左右者，且十余年矣。岂偶然哉？盖有故耳。执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议进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权位，故其一言之出，则九鼎不足为重。简夫见弃于时，使与俗吏齿，碌碌外官，多谤少誉，方世之视其言，不若鸿毛之轻，故姓名不见记于执事矣。夫人重之不为，简肯为轻哉！方俟退于陇亩之中，绝于公卿之间，而后敢以尺书问阍吏，道故旧之情。今未能毕其志，而事已有以夺之矣。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著《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呜呼！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惟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

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祐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故东坡《客次假寐》诗：“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又《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阁》诗：“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其不堪如此。又《东坡诗案》云：任凤翔府签判日，为

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亦公弼案也。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曰："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则汉武长杨五柞，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计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枳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后公弼受他州馈酒，从赃坐，沮辱抑郁抵于死。或云欧阳公憾于公弼有曲折东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慥季常，居黄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归之。元丰初，东坡谪黄州者，执政疑公弼废死自东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东坡、季常相得欢甚，故东坡特为公弼作传，至比之汲黯，曰："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戏语予曰："果如元丰执政之疑，东坡之悔，岂释氏忏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

卷第十六

欧阳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组官庭，还车故里。披裘散发，逍遥垂尽之年；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客有面叹其工致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苏秀才：'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复将何求？'"盖苏明允谢官笺中语，公爱之，尚不忘耳。

予见司马文正手写欧阳公《青州不俵秋料青苗钱放罪谢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过"二语，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过为不然也？如文正力诋青苗等事，《免枢近出帅长安谢表》则云："虽复失位危身，终不病民害国也。"

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类俳语可鄙。欧阳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自及第，遂弃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鸣枭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俳语为之一变。至苏东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

梅圣俞著《碧云霞应昭陵》时，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郑公、韩魏公、欧阳公无贬外，悉讥诋之，无少避。其序曰："碧云霞，厩马也。庄宪太后临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备上闲，为御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号

云。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毛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诋中。以文正微时，常结中书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既贵，略不收恤。王铚性之不服，以为魏泰伪托圣俞著此书。性之跋《范仲尹墓志》云：“近时襄阳魏泰者，场屋不得志，喜伪作他人著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尽假名武人张师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东轩笔录》，皆用私喜怒诬蔑前人。最后作《碧云霞》，假名梅圣俞，毁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骇然不服矣。且文正公与欧阳公、梅公立朝同心，讵有异论，特圣俞子孙不耀，故挟之借重以欺世。今录杨辟所作《范仲尹墓志》，庶几知泰乱是非之实至此也。则其他泰所厚诬者，皆迎刃而解，可尽信哉？仆犹及识泰，知其从来最详，张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谬焉。颍人王铚性之题。”予以为不然，亦书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谬，圣俞亦不失为君子矣。然圣俞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其《闻范公讣》诗：“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夫为郡而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佞，岂所以论范公者！圣俞之意，真有所不足邪？如著文公灯笼锦事，则又与《书窜》诗合矣。故予疑此书实出于圣俞也。

有童子问予东坡《梅花诗》：“玉奴终不负东昏。”按《南史》，齐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薄太后曰：‘牛秀才远来，谁为伴？’潘妃辞曰：‘东昏侯以玉儿身亡国除，不拟负他。’”注云：“玉儿，妃小字。”东坡正用此事，以“玉儿”为“玉奴”，误也。又《过岐亭陈季常》诗：“不见卢怀慎，烝壶似烝鸭。”按《卢氏杂记》，郑余庆约客食，戒中厨烂烝，去毛勿拗项折，客为烝鹅鸭。既就食，各置烝壶芦一枚于前。则“烝壶似烝鸭”者郑余庆，非卢怀慎，亦误也。又《送子由出疆诗》：“忆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蜡凤戏僧虔。”按《南史》，王昙首内集，听子孙为戏，僧达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坠落。僧绰采蜡烛作凤皇。则以蜡凤戏者僧绰，非僧虔，亦误也。又《和徐积》诗：“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应须问子来。”按《庄子》，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疾矣。”裹饭往食之。则裹饭者子舆，非子来，亦误也。又《谢黄师是送酒》诗：“偶逢元放觅拄杖，不觉麴生来坐隅。”检《左慈元放传》，无拄杖酒事。按抱朴子《列仙传》，孔元方每饮酒，以拄杖卓地倚之，倒其身，头在下，足在上。则拄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误也。又《和李邦直》诗：“恨无杨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按陈登字元龙，许汜与刘备

在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宁有事邪？汜曰："昔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无救世之意，而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则百尺楼者刘备，非元龙，亦误也。又《豆粥》诗："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按《汉史》，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至南宫县，遇大风雨，引车入道旁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爇火，光武对灶燎衣，冯异进麦饭，非豆粥，若芜蒌亭豆粥，则无湿薪破灶燎衣等事，亦误也。又《和刘景文听琵琶》诗："犹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按唐刘梦得《嘉话》，晋谢灵运美须，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塑像须，寺之人宝惜，初无亏损。至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尽弃其余。则以灵运须斗百草者，唐安乐公主，非齐东昏侯，亦误也。又《会猎诗》："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获之。杜氏注："为妻御之皋泽"。则如当训之，非地名，亦误也。又《海市》诗："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按韩退之《谒衡岳》诗"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又云"窜逐蛮夷幸不死"，故以为退之迁潮阳归日作。是未详退之先谪阳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观衡岳之语。乃云"潮阳太守南迁归"，亦误也。周《诗》"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义。《司马文正行状》"二圣嗣位"，哲宗于神庙为子，曰"嗣位"则可，宣仁后于神庙为母，曰"嗣位"则不可，亦误也。又《二疏赞》："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三良臣，谓盖宽饶、韩延寿、杨恽也。意以孝宣杀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汉史》，孝宣地节三年，疏广为皇太子太傅，兄子受为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谢病去。后二年，当神雀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下有司自杀。又三年，当五凤元年十二月，左冯翊韩延寿弃市。又一年，当五凤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杨恽要斩，皆在二疏去之后。以二疏因杀三人而去者，亦误也。佛书"日月高悬，盲者不见"，《日喻》"眇者不识日"，眇能视，非盲也，岂不识日？亦误也。又序"谢自然欲过海求师，或谓蓬莱隔弱水三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可还授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按子微以开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误也。东坡信天下后世者，宁有误邪？予应之曰："东坡累

误千百，尚信天下后世也。”童子更曰：“有是言，凡学者之误亦许矣。”予曰：“尔非东坡奈何？”

程文简公父元白，官止县令，以文简贵，赠太师，类无可书。欧阳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余言，世以为难。韩忠献公曾祖惟古无官，以忠献贵，赠太保，益无可书。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余言，其文无一剩语，世尤以为难也。

吕献可以追尊濮园事击欧阳公，如曰“具官某，首开邪议，妄引经证，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载献可奏议中。司马文正作序，乃首载欧阳公《谏臣论》，以为诚言。文正之意，以献可能尽欧阳公所书谏臣之事，使欧阳公无得以怨欤？抑以欧阳公但能言之，献可实能行之也？不然，献可排欧阳公为邪，反以欧阳公之论，序献可之奏，又以为诚言可乎？欧阳公晚著《濮议》一书，专与献可诸公辩，独归过献可，为甚矣。

孔子自谓不及颜回，曹孟德《祭桥玄文》云尔。东坡《醉白堂记》亦云。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苴举网得之。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云云。出《史记·龟策列传》。韩退之《孟东野失子》诗云：“东野夜得梦，有夫玄衣巾。”实用此事。

东坡既迁黄岗，京师盛传白日仙去。神庙闻之，对左丞蒲宗孟叹惜久之。故东坡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也。

曾南丰读欧阳公《昼锦堂记》“来治于相”，《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二语，皆以为病。

卷第十七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后苑，召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赏花钓鱼，中觞，上赋诗："晴旭晖晖花尽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罥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鱼跃纹波时泼剌，莺流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欢游近侍陪。"宰相韩琦、枢密曾公亮、参政张昪、孙抃、副枢欧阳修、陈旭以下皆和，帝独称赏韩琦"轻阴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之句。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明日和诗来上，帝览之已，怅然。不数日祁薨，益加震悼云。

真宗尝问杨大年："见《比红儿》诗否？"大年失对。每语子孙为恨，后诸孙有得于相国寺庭杂卖故书中者。盖唐末罗虬、罗邺、罗隐兄弟俱有文，时号"三罗"。虬登科，从事坊州，有营妓小字红儿，先为郡将所嬖，人不敢近。虬亦悦之，郡将不能容，虬弃官去，然于红儿犹不忘也。拟诸美物，作《比红儿》诗百首，事出《摭言》，亦略见《太平广记》中。大年不知，何也？

嘉祐中，侍从官列荐国子博士梅尧臣宜在馆阁，仁皇帝曰："能赋'一见天颜万人喜，却回宫路乐声长'者也。"盖帝幸景灵宫，尧臣有诗，或传入禁中，帝爱此二语。召试赐等，竟不登馆阁以死。

兖州之东有漏泽，每夏中频雨，则积水弥望；至秋分后，声起水中如雷，一夕尽涸，初不可测。奇石林立，或寻其下得穴，水自此入。李卫公平泉有石，刻字曰漏泽，作亭其前，曰鲁石。有诗云"鲁客持相赠，琼瑰乃不如"者，兖之漏泽石也。

《国史补》载："韩退之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发狂

恸哭，赖华阴令百计取得之。”或云无是事。予读退之《答张彻》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苏𨂂拳跼，梯飙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可信《国史补》不妄。

韩退之使镇州，《题寿阳驿》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并巷柳，马头唯有月团团。”《镇州归》再赋云：“别来杨柳街头树，摆撼春风只欲飞。还喜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孙子阳为予言：“近时寿阳驿发地，得二诗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风柳二妓，归途闻风柳已去，故云。’后张籍《祭退之》诗云‘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者，非此二人邪？”

钱昭度有《食梨》诗云：“西南片月充肠冷，二八飞泉绕齿寒。”予读《乐府解题》，《井谜》云：“二八三八，飞泉仰流。”盖二八三八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为井字。

黄鲁直诗云：“山椒欲雨好云飞，湖面迎风生水纹。”汪彦章用其体云：“野田无雨出龟兆，湖水得风生縠纹。”昔宋景文问晏元献：“刘梦得‘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当作何义？”元献云：“作生于縠纹意，不合当作生熟之生。”景文叹服，以为妙语。今彦章以生对出，则作生长之生矣。岂不闻元献之说邪？

王元之，济州人，年七八岁已能文，毕文简公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诗。元之不思以对：“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皆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至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

唐人知贡举者，有诗云：“梧桐叶落井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尝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初心。”后为下第者裁作五言以诮之。出《岚斋记》。

予尝见南唐李侯撷襟，书宫人庆奴扇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

唐荆州每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至刘蜕舍人以荆州解

及第，号“破天荒”。东坡尝以诗二句，遗琼州进士姜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题其后云：“待子及第，当续后句。”后唐佐自广州随计过许昌，见颍滨时，东坡已下世，相持出涕，颍滨为足成其诗云：“生长茅间有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李士宁，蓬州人，有异术，王荆公所谓“李生坦荡荡，所见实奇哉”者。熙宁中，宗室世居，狱连士宁，吕惠卿初叛荆公，欲深文之，以侵荆公。神宗觉之，亟复相荆公。荆公平生好辞官，至是不复辞，自金陵连日夜以来，惠卿罢去，士宁止从编置。初，士宁赠荆公诗，多全用古人句，荆公问之，则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问：“古有此律否？”士宁笑曰：“《孝经》，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诗，孔子岂不能自作诗者？亦所谓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二诗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用士宁体也。后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类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之语。唐天宝中，长安雨木冰，宁王薨，谣曰：“冬凌树稼达官怕。”熙宁中，京师雨木冰，又华山崩阜头谷数千百丈，压七村之人。时王荆公为相，变乱典常，征敛财利，识者危之。适韩魏公薨，荆公作挽诗云：“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遂以魏公当之。潘邠老云：“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妥音堕，乃韵。邠老不知秦音，以落为妥上声，如曰雨妥花妥之类。少陵，秦人也。

唐诗家有假对律，曰：“床头两瓮地黄酒，架上一封天子书。”又：“三人铛脚坐，一夜掉头吟。”又“须欲沾青女，官犹佐子男”等句是也。或鄙其不韵，如杜子美“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又：“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杜牧之：“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亦用此律也。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唐僧灵澈语，东坡《海会殿上梁文》全取之。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盖校本之误，乃“形天舞干戚”耳。按《山海经》，海中有兽名形天，每出水，必衔干戚而舞云。

王荆公步月中山，蒋颖叔为发运使，过之，传呼甚宠，荆公意不悦。颖叔喜谈禅，荆公有诗云："怪见传呼杀风景，不知禅客夜相投。"按李义山《杂纂·杀风景门》"月下传呼"用此事。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予数至南禅，壁间画僧，巢也。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老人言：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阑干看落晖。"为李易初取也。

庆历中，翰林侍读学士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云："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上命淑作《陈文惠公尧佐墓铭》，淑书"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及有"尪愎弗咸"等语。陈氏子弟请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陈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诗于石，指"倒戈"为谤。上亦以艺祖应天顺人，非逼伐而取之，落淑学士。淑上章辨《尚书》之义，盖纣之前徒自倒戈攻纣，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经术，待之如初。宋内翰祁曰："白公云'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其献臣之谓乎？"献臣，淑字也。为文尤古奥，有樊宗师体。

《王羲之传》："山阴道士好养鹅，羲之往观，意甚悦，欲得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以去。"李太白《送贺监》诗乃云："鉴湖流水春始波，狂子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世人有以右军写《黄庭经》换鹅者，又承太白之误耳。

李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诗同咏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谓不然。太白咏侠不肯受报，如朱家终身不见季布是也。微之咏侠欲有闻于后世，如聂政姊之死，恐终灭吾贤弟之名是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颜之推"至于陶冶性情，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又少陵"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本陈胜于人佣耕之语也。又少陵"上君白玉堂，侍君金华省"，本班固《自叙》"时

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金华殿中”也。又少陵“露井冻银床”，本《晋书·乐志·淮南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练汲寒浆”也。又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本沈云卿“船如天上坐，人在镜中行”，“船如天上去，鱼似镜中悬”也。或以此论少陵之妙。予谓少陵所以独立千载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

卷第十八

欧阳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谓约以子美律诗，“青天外”其可以“白鹭洲”为偶也？

退之《石鼓诗》体，子美八分歌也。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时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去，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予昔与苏仲虎会清溪真觉僧房客，有出东坡书渊明此诗者。仲虎曰：“大父平生爱写此诗，于士友间数见之。”予曰：“伏羲、神农出上古，所谓莫之为而任其自然，下此始有传，然事多伪而不实。孔子特弥缝之，使天下后世曰圣人而不敢议，功德被于尧、舜以降，其贤岂不远哉？如汲郡魏襄王冢中所得竹简文字，渊明固不废也。东坡论武王非圣人，不知言者已骇然不服，其可与论渊明此意也。”仲虎不觉起立曰：“可畏哉渊明，故反曰吾醉中谬言当恕也。”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

欧阳公以退之“读《墨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为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无伤事主也。”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其句云：“左相日兴废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世贤二字，殆不可晓。或云“世”字当作“避”字，写本误也。盖左相者，李适之也，有直声。右相李林甫奸邪，适之议论数不同，自免去。有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试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子美“衔杯乐圣称避贤”者，正用适之诗语也。

韩退之与孟东野《斗鸡联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本云“袖槌”。用《史记》朱亥袖四十斤铁槌杀晋鄙事也。

韩熙载畜妓乐数百人，俸入，为妓争夺以尽，至贫乏无以给。夕则敝衣履，作瞽者，负独弦琴，随房歌鼓以丐饮食。东坡《谢元长老衲裙》诗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用其事也。然予独未达东坡之意。

古乐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藁砧，鈇也，问夫何在。重山，出字，夫出也。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何时还也。破镜飞上天，月半还也。如李义山“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宋子京“曾损归书凭鲤尾，莫令残月误刀头”，俱用此事云。

杜子美《赠韦左丞》诗：“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原宪贫”所自不一，“贡公喜”注引“王阳入仕，贡禹弹冠”，事虽是，而无“贡公喜”三字。予读刘孝标《广绝交论》云：“王阳登则贡公喜。”此其自也。

杜子美“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后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于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张籍《老将》诗云：“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古人传诵以为佳句。按《汉书》，“天幸”二字乃霍去病，非卫青也。《汉书音义》，“数音朔”，则亦不可对“天”矣。

杜子美《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退之《赠张

功曹》诗云："判官卑小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之《寄侄阿宜》诗云："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盖唐参军簿尉，有罪加挞罚，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亲见山谷云尔。予初疑其不然，因读《唐史》，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善恶，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讫奏，参军簿尉不足道也。

杜审言字必简，子美大父也。景龙初，为国子监主簿。和韦承庆《山庄》诗五首："径转危峰碧，桥斜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换粳香。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犹言行乐少，别向后池塘。""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麛衔妓席，鹤子曳童衣。园果尝难遍，池莲摘未稀。卷帘先待月，应在醉中归。""携琴绕碧纱，摇笔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沼花。宴游成野客，形胜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情悬朱绂望，契动赤城游。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雨余清更晚，共坐北岩幽。""赏玩奇他日，高深处此时。地为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诗有自云。

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诗："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曾子山始见之，不出于集中，亦恐少作耳。

《国史》先大父《康节传》云："与常秩同召，某卒不起，褒矣。"故大父之葬，门生挽诗有"地下若逢常处士，揶揄应笑赠官来"之句。

古今诗人，多以记境熟语或相类。鲍明远云"昔如韝上鹰，今似槛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王荆公云"昔如下击三鹘拳，今如倒曳九牛尾"。李太白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杜牧之云"故乡七十五长亭"。《选》诗云"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太白云"水忽恋前浦，云犹归旧山"。嵇叔夜云"委性命兮任去留"，陶渊明云"曷不委心任去留"。方干云"蝉曳残声过别枝"，苏子美云"山蝉带响穿疏户"。韦应物云"野渡无人舟自横"，寇莱公云"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王元之云"谪居思遁世，多病厌浮生"，莱公云"愁多怯秋夜，病久厌人生"。唐人云"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梅圣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过湓城"。元之云"烧残灰烬方分玉，拨尽寒沙始见金"，圣俞云"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杜子美云"坐饮贤人酒，门听长者车"，荆公云"室有贤人酒，门多长者车"。唐人云"万井闾阎皆禁

火，九原松柏自生烟”，圣俞云“千门皆禁火，九野自生烟”。刘梦得云“药性病生谙”，于鹄云“病多谙药性”。唐人云“中流见树影，两岸闻钟声”，张祜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诸名下之士，岂相剽窃者邪？

杜祁公《齿落诗》有“刚须饶舌在，寒不为唇亡”之句。时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李太白诗“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潜语也。杜子美“使君自有妇”，《选》中罗敷诗语也。“泥污后土何尝干”，宋玉《九辩》语也。

杜子美“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王子韶云：无风，谷名；不夜，城名。尝亲至其地。如李义山《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庄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

杜子美以“郑、李”对文章，“严仆射”对“望乡台”，“春苜蓿”对“霍嫖姚”，“正冠”对“吹帽”。又云“轩墀曾宠鹤”，如鹤乘轩。《左氏传》注云：“轩，大夫车也。”非轩墀之轩，或以为病，惟知诗者能辨之。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又“天子呼来不上船”，用两“船”字韵；“汝阳三斗始朝天”，又“举头白眼望青天”，用两“天”字韵；“苏晋长斋绣佛前”，又“皎如玉树临风前”，又“脱帽露顶王公前”，用三“前”字韵；“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长安市上酒家眠”，用两“眠”字韵。《牵牛织女》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又“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用两“中”字韵。李太白《高阳歌》云“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用两“杯”字韵。《庐山谣》云“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三峰长”，又“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江长”，用两“长”字韵。韩退之《李花》诗“冰盘夏荐碧实脆，斥去不御惭其花”，又“谁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用两“花”字韵。《双鸟》诗“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又“百舌旧饶声，从此常低头”，用两“头”字韵。《示爽》诗“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又“此来南北近，里闾故依然”，用两“然”字韵。《猛虎行》“猛虎死不辞，但惭前所为”，又“亲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用两“为”字韵。子美、太白、退之，于诗无遗恨矣，当自有体邪？

杜子美诗“将军只数霍嫖姚”，对“苑马总归春苜蓿”，“嫖姚”字如律当读平声。又云“杖黎妨跃马，不是故离群”，“离”字如律当读平声。

《汉书音义》：“嫖姚字皆读去声，音鳔鹞。”《檀弓》“离群索居”，《释文》“离”字读去声，力智反，音利。退之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有以也。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陈言以为非，用古人陈言乃为是邪？

东坡《与陈传道书》云：“知传道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盖梅圣俞法也。又韩少师云：“梅圣俞学诗日，欲极赋象之工，作《挑灯杖子》诗尚数十首。”李邯郸诸孙亨仲云：“吾家有梅圣俞诗善本，世所传多为欧阳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或压也。”予谓欧阳公在谏路，颇诋邯郸公，亨仲之言，恐不实。然曾仲成云：“欧阳公有‘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等句。圣俞谓苏子美曰：‘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虽戏语，亦似不平也。”

卷第十九

晁以道言：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唐人众诗集以经荆公去取皆废。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者，乃群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罢守成都，故事当为执政，未至，宰相于两地见次，尽以他人充之。子京闻报怅然，有“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之句。言者又论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为郑州，望国门不得入，久之，再为翰林承旨。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其奢侈者”，诬矣。宰相，韩魏公也。言者，包孝肃也。然子京先有“碧云漫有三年信，明月长为两地愁”之句，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世以为谶云。

吕申公帅维扬，东坡自黄岗移汝海，经从见之。申公置酒，终日不交一语。东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觉罗衣薄”，东坡惊觉，小语云“夜来走却罗医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罢，行后圃中，至更坐，东坡即几案间笔墨，书歌者团扇云：“雨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静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申公见之亦无语。

韩魏公与宋尚书同试中书，赋琬圭。宋公太息曰：“老矣，尚从韩家郎君试邪？”盖宋公文称已著，韩公以从官子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尽知也。或闻韩公则愧谢曰：“某其敢望宋公，报罢必矣。”已而，韩公为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后韩公帅中山，作阅古堂，宋公词有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名将相，刻石好文章。”韩公见之

不悦。

王荆公初执政，对客怅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则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则抱佛脚，亦全俗语也。然上去投，下去脚，岂不为的对邪？”公遂大笑。

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以“春醪”为“香醪”也。

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糍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今绝唱。“糗饵粉糍”，糕类也，出《周礼》。“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

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时僧伽已显于淮泗之上矣。豪杰中识郭子仪，隐逸中识司马子微，浮屠中识僧伽，则太白亦异人也哉！

白乐天《长恨歌》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尽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

元和中，处士唐衢善哭，闻白乐天谪，辄大哭。衢后死，乐天有诗云：“何当向坟前，还君一掬泪。”

晁以道问予：“梅二诗何如黄九？”予曰：“鲁直诗到人爱处，圣俞诗到人不爱处。”以道为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书》各为一条。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曰“洞庭春色”。东坡之赋，皆用橘事。岂以“橘条”下云其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乎？夫柑无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公

赏中原父之辩，一笑也。

南人谓象齿为白暗，犀角为黑暗。少陵诗云“黑暗通蛮货”，用方言也。

李太白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陶弘景《仙方注》云：“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李习之、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习之、师鲁之于诗，以为不足作邪？抑不能邪？

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大噪，谓之养去声。乌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家家养乌鬼”，其自也。疏诗者乃以“鸬鹚别名乌鬼”。予往来夔峡间，问其人，如存中之言，鸬鹚亦无别名。

华州齐云楼有唐昭宗词：“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蒲中鹳鹊楼有唐太宗诗：“昔乘匹马至，今驾六龙来。”其英伟凄怨之气，何祖孙不同也！

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语也。“文君婿”犹“虞姬婿”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细知否”，可笑耳。

东坡别李公择长短句：“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退之《与孟东野书》“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时，同院李献臣以次，有六学士。一日，张贵妃词头下，议行告庭之礼，未决，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学士敢轻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长短句咏燕子，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之句。或传入禁中，仁皇帝览之一叹，寻召还玉堂署。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相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太白词也。予尝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汉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词者

一，坐凄然而罢。

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欧阳詹为并州妓赋'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诗，今其家尚为妓，詹诗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刘尚书者，故独能传当时之声也。"

"仙女是，董双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天官去，万户千门空月明。""河汉女，玉炼颜，云軿往往到人间。九霄有路去无迹，袅袅天风吹珮环。"李太尉文饶《迎神》、《送神》二曲，予游秦，尚有能宛转度之者。或并为一曲，谓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三家有连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予尝见东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遗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无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刚经》耳。"字画奇逸，如欲飞动。鲁直作小楷书其下云："此拍板以遗朝云，使歌公所作《满庭芳》，亦不恶也。然朝云今为惠州土矣。"予意韩退之、张籍翰墨间，亦无此一段风流耳。

东坡《赤壁词》"灰飞烟灭"之句，《圆觉经》中佛语也。

卷第二十

仁皇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举笏相贺，或密以闻，帝益喜曰："吾之举贤于梦卜矣。"

神宗问："周世宗何如？"冯公京曰："世宗威胜于德，故享国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殂，远迩哀慕，非无德也。"荆公率以强辩胜同列，不知冯公之对乃艺祖之语，见《三朝宝训》云。

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

宪成李公及为杭州，不游宴。一日遇雪，命促饮具，郡僚不无意于歌舞高会也，乃访林和靖于孤山，清谈同赏。又曰饮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买《白乐天集》一部。

傅献简公云："司马文正公力辞枢近，尝勉以主上眷意异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公正色曰："古今为此名位所诱，亏丧名节者不少矣。"卒辞不就。文潞公曰："司马君实操行，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傅献简与杜祁公取未见石刻文字二本，皆逾千言，各记一本。祁公再读，献简一读，覆诵之，不差一字。祁公时年逾七十矣，光禄丞赵枢

在坐见之。

韩魏公、文潞公先后镇北门。魏公时，朝城令杖一守把兵，方二下，兵辄悖骂不已，令以送府。公问兵："实悖令否？"曰："实。"曰："汝禁兵，既在县有役，则有阶级矣。"即判送状，领赴市曹处斩，从容平和如常时。众见其投判笔，方知有异。潞公时，复有外县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问虚实，兵以实言。亦判送状处斩，掷其笔。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则彼自犯法，吾无怒焉；潞公异禀雄豪，奸恶不容也。刘器之为韩瓘云。

东坡论张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下未尝一日无士。而仁宗之世，独为多士者，以其大也。贾谊叹细德之崄微，知凤鸟之不下，闵沟渎之寻常，知吞舟之不容，伤时无是大者以容己也。盖天下大器也，非力兼万人，其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世以为知言。神宗尝问文定："识王安石否？"曰："安石视臣，大父行也。臣见其大父日，安石发未丱，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扫事，一苍头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与之争辩。《日录》中尽诋前辈诸公，独于文定无讥云。

刘器之曰："吾从司马公五年，得一语曰'诚'。请问其目，则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又问所以致力，公喜曰：'问甚善。自不妄语入。吾初甚易之，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与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后成，自兹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矣。'"

或问刘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曰：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盖元祐大臣类丰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

赵清献公平生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应不可告者，则不敢为也。

张尧封从孙明复先生学于南京，其女子常执事左右。尧封死，入禁中为贵妃，宠遇第一。数遣使致礼于明复，明复闭门拒之终身。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为何如？"曰："得象每见小

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后富、韩二公阅历岁月，经涉忧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气盛，强项莫敌，尽将祖宗典制变乱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叹郇公之言为贤也。

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制书。康定间，中旨刘从德妻王氏还前削遂国夫人。富韩公为知制诰，封还词头。知制诰，今中书舍人也。中书舍人缴词头，自富公始。王氏，犍为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蒙正始因以通奸利云。

吕申公云：“唯人主之眷不可恃。”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坐，私语他客云：“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

王荆公与曾南丰平生以道义相附，神宗问南丰：“卿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丰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轻富贵，不吝也。”南丰曰：“臣谓吝者，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神宗颔之。

王荆公晚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此。如《三经义》颁于学官数年之后，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请易去，视古人悬诸日月不刊之说，岂不误学者乎？

或谮胡宿于上曰：“宿名当为去声，乃以入声称，名尚不识，岂堪作词臣？”上以问宿。宿曰：“臣名归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谮者又曰：“果以归宿取义，何为字拱辰也？”故后易字武平。

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儿子比孔子也。父子相圣，可谓无忌惮者矣。

杨大年为翰林学士，适礼部试天下士。一日，会乡里待试者，或云学士必持文衡，幸预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则曰：“于休

哉！”大年果知贡举。凡程文用“于休哉”者，皆中选。而当时坐中之客，半不以为意，不用也。

东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出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学士前年为何官？”曰：“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关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关官家事。”曰：“岂出大臣论荐？”曰：“亦不关大臣事。”东坡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宣仁后曰：“久欲令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饮食停匕箸，看文字，宫人私相语：必苏轼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学士，上仙耳。”东坡不觉哭失声，后与上亦泣，已而，命坐赐茶。宣仁后又曰：“学士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东坡下拜，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东坡为王巩云。

东坡先谪黄州，熙宁执政妄以陈季常乡人任侠，家黄之岐亭，有世雠；后谪惠州，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从东坡甚欢也。

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把，去声。农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至元符末，东坡、器之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始交欢。器之语人云：“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东坡则云：“器之，铁石人也。”

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专用古礼。将祀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辩也。

晁以道为予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李儆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穴至此。

安世月八日登对，眷问甚渥。太母首语及先公，恻怆久之，曰：“如司马相公尽心朝廷，何可更得？君臣之间如此，可纪，可纪。”予旧收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报司马公休书》一纸如上。曰可纪也，故纪之。

卷第二十一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实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

东坡帅扬州，曾旼罢州学教授，经真州，见吕惠卿。惠卿问：“轼何如人？”旼曰：“聪明人也。”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旼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惠卿曰：“轼学何人？”旼曰：“学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

王彦霖《系年录》：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成。著作郎黄庭坚除起居舍人，苏子由不悦曰：“庭坚除日，某为尚书右丞，不预闻也。”已而后省封还词头，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悦，不平吕丞相之专乎？抑不乐庭坚也？庭坚字鲁直，蚤出东坡门下，或云后自欲名家，类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

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志》，则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欧阳公平章，其书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之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苟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初，宝元、庆历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英宗初临御，韩魏公为相，富郑公为枢密相。一日，韩公进拟数宦者策立有劳，当迁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辈何功可书？”韩公有愧色。后韩公帅长安，为范尧夫言其事，曰：“琦便怕他富相公也。”

登州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

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曰：“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杀伤他人，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唯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斗杀与谋杀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独主遵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祖宗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予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与司马文正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者，岂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遗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乎？

韩魏公自外上章，历数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状，神宗感悟，谕执政亟罢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赵清献公参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罢之。”荆公既出，疏驳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坚，卒至败乱天下。识者于清献公有遗恨焉。

先人尝言：熙宁、元丰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为西都留台，吾皆从之游。至元祐初，文正起为宰相，忠宣起为枢密使，吾见之，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但忠宣颜色甚泽，文正清苦无少异，吾以此窥忠宣，其中岂尚以名位为乐邪？

予见司马文正公亲书一帖：“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后，公以诚学授刘器之曰：“自不谩语入。”东坡书公神道之石亦曰：“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云。”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二公有空疏之谦言。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广问学。”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侮也。”后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献为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孙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高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苟氏。然敬字从苟己力切，音棘。非苟也，从攴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苏东坡既贬黄州，神宗殊念之，尝语宰相王珪、蔡確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又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为检讨官，先进《太祖总论》，已不当神宗之意，未几，罢去。东坡自黄岗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元丰末，司马文正《资治通鉴》成，进御。丞相王珪、蔡確见上，问何如，上曰：“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叹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罢朝，中使以其书至政事，每叶缝合以睿思殿宝章。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从丞相来观，丞相笑曰：“君无近禁脔。”以言上所爱重者。

卷第二十二

熙宁年，边吏报北虏将入寇，亟遣中贵人取两河民车，以为战备，民大惊扰。自宰执以下言不便者墙进，俱不省。时沈括存中为记注，一日，侍笔立御座侧，上顾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曰：“未知。车将何用？”上曰：“北虏以多马取胜，唯车可以当之。”括曰：“胡之来，民父子坟墓田庐皆当弃去，复暇恤车乎？朝廷姑籍其数而未取，何伤？”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论者之纷纷也？”括曰：“车战之利，见于历世。巫臣教吴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箱鹿角车，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五御折旋，利于轻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间不可用耳。”上益喜曰：“无人如此作□者，朕当更思之。”明日，遂罢籍民车。执政问括曰：“君以何术，而立谈罢此事？上甚多‘太平车’之说也。”括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其敢以为非？”括未几迁知制诰。

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颐正叔为布衣，年尚少，其见亦有时。今为伊川学者以《文正斋记》中有曰“正叔”云，以为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议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几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纷纷之论，致疑于程颐者，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尔。”又以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自欲为种放，而亟欲得台谏侍从矣，不可不察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审真伪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腾口间乱，以偿恩仇，

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搢绅之间号‘五鬼’。”又曰：“进言者必曰‘五鬼’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当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等五人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以事验之。今众议指目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历陈其说，若程颐，则先以罪去。”云云。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川所修学制，贬驳讥诋略尽。如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党锢，则同在祸中。悲夫！

予为校书郎时，尝问赵丞相元镇云：“张天觉者，首造元祐部党之人也。靖康初，与范文正、司马文正同追赠，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辩，既未能追改，更谥以文忠，是与蔡公齐、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镇怅然曰：“蜀勾涛在从班游谈，有司不肖，不能执法耳。”予见其有悔色，亦不复言。

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真庙异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狱发，尽以中外士大夫与妖人往来歌诗闻。有云“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真庙面责之，冀公辩数四，终不置，则顿首曰：“臣官工部尚书，安敢擅增至左仆射？此理明甚，而圣意终不解者，无他，盖臣福谢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诵忠宣答德孺论边事书》云：“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夷狄较胜负。不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虽胜，亦非也。”呜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

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赵韩王微时，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吕汲公帅长安，醴泉民析居，争唐明皇脑骨，讼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泰陵下。

卢多逊南迁，度大庾岭，憩一小家。其媪颇能语言，多逊详问之，则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浸显，为宰相卢多逊挟私远窜以死。多逊中怀毒螫，专犯法禁，我留此岭上以俟其过。”多逊之行甚窭，媪固不识，即仓皇避去。

苏子由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谪雷州，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其报复如此。

钱塈德基为予言：“吾家先王历唐末、五季，有兹吴越，顺事中国，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即奉版籍归于职方氏。故自国朝以来，学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无一议者。至欧阳公，始云：‘得封落星石为落星山制书，知吴越亦尝改年宝正，著于史矣。’又《归田录》书思公子弟，一岁四五窃公珊瑚笔格，幸其以钱赎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欧阳公出幕下，特以国士遇之，岂子弟中有不相欢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钱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

周世宗得李氏与契丹求援蜡书以为名，下淮甸；艺祖得孟氏结太原蜡书以为名，下蜀。二事正同。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一刘鋹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鋹，以永鉴其祸，内侍不许过供奉官。又鋹之宫，辄名龙德云。

张侍中耆遗言厚葬，晏丞相殊遗言薄葬，二公俱葬阳翟。元祐中，同为盗所发，侍中圹中金玉犀珠充塞，盗不近其棺，所得已不胜负，皆列拜而去。丞相圹中但瓦器数十，盗怒不酬其劳，斫棺取金带，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祸，薄葬致祸，杨王孙之计疏矣。

蜀靖恭先生杨汇源澈，资介洁，生远方，于朝廷故实、学士大夫谱牒皆能通贯。其于中国之士，范端明景仁、内翰纯夫、尚书苏子瞻、门下侍郎子由外，不论也。杜门委巷之下，著书赋诗，人无知者。独予先君尝荐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杨汇，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于本朝典礼、故家氏族、奇字异书，无所不知，杜门陋巷，若将终身。当崇尚廉耻招徕逸遗之日，如汇者委弃远方，诚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报。竟死于委巷之下。藏书万签，古金石刻本过六一堂中《集古录》所有者。予校中秘书，间为信安郡王孟仁仲言之。王一日侍上燕，语及靖恭先生事，上为之一叹，将诏予许其家以书、以金石刻本来上，会予谢病去。后先生之子知状，乃尽以其书、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为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绐曰："诺。"尽私有之，遗以酒浆数壶耳。

欧阳公在政府，寄颍州处士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公将休致，又寄秩诗云："赖有东邻常处士，披蓑戴笠伴春锄。"盖公先为颍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归，每接宾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从王荆公之招，公独朝章以见，愧之也。秩入朝极其谀佞，遂升次对。蚤日著《春秋学》数十卷，自许甚高，以荆公不喜《春秋》，亦绝口不言，匿其书不出。适两河岁恶，有旨青苗钱权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君之《春秋》，亦权倚阁矣。"后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失节，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于墓，盖其失云。

卷第二十三

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管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磐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

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去。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瓘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礼，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

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诬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诬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诬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

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己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搢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日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䶗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骄僭之名乎？雱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雱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言。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

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捂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辨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窾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踪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溏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傜，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黜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祐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祐

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瞋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鷩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咈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惇行之，惇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扬光，亦以去卞为急务。扫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搢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祐、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卷第二十四

晁说之以道，其姓名蚤列东坡先生荐贤中。崇宁初，又以应诏言事，编部党者，三十暑寒不赦。渊圣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独以上辈旧学遇之，其初见帝之言，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曰："臣窃以谓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不观其迹而观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韩琦论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与两宫震悼，躬制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对臣僚，称琦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时，深欲相富弼，弼辞以疾，退居洛阳。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开纳，赐以手札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则富弼手疏称"老臣无处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弼之薨，神宗躬制祭文，有曰：'言人所难，议定大策，谋施廊庙，泽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预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材，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来，唯见此一人。'在元丰末，灵武失利，神宗当宁恸哭，大臣不敢仰视。已而，叹曰：'谁为朕言有此者！'乃复自发言曰：'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岂咎公著常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元丰之末，将建太子，慎求宫僚，神宗宣谕辅弼，独得司马光、吕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吕惠卿何有哉？至厌薄代言之臣，谓一时文章不足用，思复辞赋，章惇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

也。经筵蔡卞愈为恍惚荡漾之说，上意殊不在，逮赵彦若以经侍，则皆忠实纯朴之言也。上听之喜，因问曰：‘安得此说？’彦若对曰：‘先儒传注，臣得以发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则言害臣之道矣。’元丰末，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王珪等请宣德音，复曰：‘文彦博顷年争国马不胜，乃奏曰：陛下十年后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罢去祖宗马监，是王安石坚请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复叹曰：‘安石相误，岂独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自言曰：‘许大事，安石略不得预闻。’安石渐有畏惧上意，则作前、后《元丰行》，以谄谀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于谄谀，上却之，令别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闻安石之贫，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师颜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安石约吕惠卿，无令上知一帖，惠卿既与安石分党，乃以其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喻王韶‘不必尽数以对’，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飨大臣，尝有形迹如此之类乎？安石不学孔子《春秋》而配飨孔子，晚见薄于神宗而配飨神宗，无乃为国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闻之，罔不手足舞蹈欢喜。神宗尝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呜呼！上天若赐眷祐神宗，更在位数年，则市易法之类，躬自扫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知为谋而不知为圣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为是也。陛下图治之初，近当奉上皇求言之诏，远当成神宗晚岁之志，则天下幸甚！”

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其知言哉！故具书之左方云。

富郑公园

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

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闿爽深密，曲有奥思。

董氏西园

董氏西园，亭台花木，元不为行列区处，疑因景物岁增月葺所成。自南门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间；逾小桥，有高台一；又西一堂，竹环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间涌出。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盖山林之景，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虽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岂前世所谓“迷楼”者？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东园

董氏以财雄洛阳，元丰中，少县官钱，尽籍入田宅。城中二园因芜坏不治，然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乡，入门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时，载歌舞游之，醉不可归，则宿此数十日。南有败屋遗址，独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喷泻池中，而阴出之，故朝夕如飞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辄醒，故俗目为“醒酒”也。

环溪

环溪，王开府宅园。其洁华亭者南临池，池左右翼而北，过凉榭，复汇为大池。周回如环，故云。榭南有多景楼，以南望，则嵩高、少室、龙门、大谷，层峰翠巘，毕效奇于前。榭北有风月台，以北望，则

隋、唐宫阙楼台，千门万户，岧峣璀璨，亘十余里。凡左太冲十年极力而赋者，可一目而尽也。又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品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屿，上可张乐，各时其盛而赏之。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

刘氏园

刘给事园，亭堂高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木经》者见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西有台，尤工致，方十许丈地也。楼横堂列，廊庑回缭，栏楯周接，木映花承，无不妍稳，洛人目为"刘氏小景"。今析为二，不能与他全园争矣。

丛春园

今门下侍郎安公买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丛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盖洛水自西汹涌奔激而东。天津桥者，叠石为之，直力滀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数十里。予尝穷冬月夜登是亭，听洛水声，久之，觉清洌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卷第二十五

天王院花园子

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幄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魏花愈难得，魏花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

归仁园

归仁，其坊名也，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孺园七星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其冠。

苗帅园

节度使苗侯既贵，欲极天下佳处，卜居得河南；河南园宅又号最佳处，得开宝宰相王溥园，遂购之。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凌诸园之意矣。园故有七叶二树，对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创堂其北。竹万余竿，比其大满二三围，疏密琅玕，如碧

玉椽，今创亭其南。东有水，自伊水来，可浮十石舟，今创亭压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浇之。有池宜莲荷，今创水轩，板出水上。对轩有桥亭。制度甚雕侈，然此犹未尽得之。丞相故园水东，为直龙图阁赵氏所得，亦大创第宅园林。其间稍北曰郏鄏陌，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第旁有池亭，尚不可与赵韩王园比。

赵韩王园

赵韩王宅园，开国初，诏将作营治，其经画制作，殆侔禁省。韩王以太师归是第，百日而薨。子孙皆家京师，罕居之，故园池亦以扃钥为常，高亭大树，花木之渊，岁时独厮养拥篲负畚插其间而已。盖天之于宴闲，每自吝惜，疑甚于声名爵位。

李氏仁丰园

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百余种尔。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千种，牡丹、芍药至数百种，而又远方异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甘露院东李氏园，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无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缨、观清、超然四亭。

松岛

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松岛者，数百皆松也。其东南隅双松尤奇。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丞相，今属吴氏，传三世矣。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北道院。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它郡尚无有，洛阳独以其松名。

东田

文潞公东田，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肤、药圃二堂间之，西去其第里余。今潞公官太师，年九十，尚时杖屦游之。

紫金台张氏园

自东田并城而北，张氏园亦饶水而富竹，有亭四。《河图志》云：“黄帝坐玄扈台。”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处也。

水北胡氏二园

水北胡氏二园，相距十许步，在邙山之麓，瀍水径其旁，因岸穿二土窦，深百余尺，坚完如埏埴。开轩窗其前，以临水上，水清浅则鸣漱，湍暴则奔驶，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窦之东，凡登览而惝恍，俯瞰而峭绝，天授地设，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阳独有此园尔。但其亭台之名，皆不足载，载之且乱实。如其台四望尽百余里，而萦伊缭洛乎？其间林木纷概，云烟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见，使画工极思不可图，而名之曰玩月台。有庵在松桧藤葛之中，辟旁牖，则台之所见亦毕陈于前，而名之曰学古庵。其失皆此类。

大字寺园

大字寺园，唐白乐天园也。乐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水竹尚在。洛阳但以其图考之，则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犹在，而曰堂曰亭者，无复仿佛矣。岂因于天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乐天刻尚多。

独乐园

司马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数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见

山台者，高不过寻丈。其曰钓鱼庵、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梢蔓草为之。公自为记，亦有诗行于世，所以为人钦慕者，不在于园尔。

湖园

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环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蘋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吕文穆园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润，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洛阳又有园池中一物特有称者，如大隐庄梅，杨侍郎园流杯，师子园师子是也。梅盖早梅，香甚烈而大，说者云：大庾岭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虽急，不旁触为异。师子卯石也，入地数十丈，或以地考之，盖武后天枢销铄不尽者也。舍此又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皆隋、唐官园，虽已犁为良田，树为桑麻矣，然宫殿池沼，与夫一时会集之盛，遗俗故老，犹有识其所在，而道其废兴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观万物之无常，览时事之倏来而忽逝也。

李格非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余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

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家矣。余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予昔游长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宫，登含元殿故基。盖龙首山之东麓，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向五门，中曰丹凤门，正面南山，气势若相高下，遗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门，南北四百余步，东西五百步，为大庭，殿后弥望尽耕为田。太液池故迹尚数十顷，其中亦耕矣。明日，追随以道入咸阳，至汉未央、建章宫故基，计其繁夥宏廓，过大明远甚，其兼制夷夏，非壮丽无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宫一殿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巅为阙者，视未央、建章，又不足道。县令张琦者言：“如周之镐京、丰宫、灵台、明堂、辟水，地亦相迩。唯灵台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宫殿则无复遗址。”以道太息曰：“《诗》所谓‘经始勿亟’，庶人子来者，其专以简易俭约为德，初不言形胜富强，益知仁义之尊，道德之贵。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汉、唐之迹，更可羞矣。”予追记其言，有可感者，故具书之。

卷第二十六

客有云：昔罢兖州掾曹，与一二友人祠岱岳，因登绝顶，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庐，前有药灶，地多鬼箭、天麻、玄参之类。约五鼓初，各杖策而东，仅一二里，至太平顶。丛木中有真庙东封坛遗址，拥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渐稀，东望如平地，天际已明，其下则暗。又久之，明处有山数峰，如卧牛车盖之状，星斗尽不见，其下尚暗，初意日当自明处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轮涌出，正红色，腾起数十丈，半至明处，却半有光，全至明处，即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渐高，渐辨色，度五鼓三四点也。经真庙帐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经龙口泉，大石有罅，如龙哆其口，水自中出。又经石门十八盘，尤耸秀，北眺青、齐，诸山可指数。信天下之伟观也！

客又言：兖州之东曲阜城，鲁国也，孔子庙宅在焉。庭中二桧，各十数围，东者纹左旋，西者纹右旋，世传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坛，鲁恭王所坏堂基也。城北即孔林，其中有亭，真庙驻跸之地。西北隅孔子墓，东北隅伯鱼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旧说武都紫泥用封玺，故诏有紫泥之名。今阶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当是用为印色耳。又说武都为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虽无经见，其传亦古矣。

赵复言：昔往来丰、沛间甚熟，汉高帝宅与卢绾宅相邻，俱即以祠之。行平衍之地，山原迤逦，求所谓丰西之泽，芒砀之泽，皆无之，亦

无遗迹，与史所著不合。

蜀号“天险”，秦以十月取之，后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过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前向渭水。史载太宗生之日，有二龙戏于门外。此地形势殊逼仄，苏世长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庇风雨者，有唐二帝纻漆像。”不知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画于屋壁，极奇伟，与世所传不同。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杨，今俗误为详略之详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尔，无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庳，獠夷所处，实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为于其国，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庳距舜之都平阳，越在江湖万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见，源源而来，亦劳矣。但出于《孟子》也。韩子曰：象为弟而舜杀之。《通鉴外纪》笔之不削云。

夔州古名朐䏰，朐，音蠢，又音劬；䏰，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时，人苦寒热疾，谓之蚯蚓瘴云。

凤翔府园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树，令朱全忠结袜，四顾无应者，故至今谓“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驻兵之垒，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败屋数椽，杂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为州，按本书更作之，刻石以记，又榜其庑下，记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据本州县士民状，伏见汉大丞相武侯诸葛公，其操节之大，足以师表天下后世，不但有功于蜀之一边也，庙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即其地更作，益严，宜有约束，庶几不致渎慢有神，隳坏前制者。谨按蜀本书，大丞相元子，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讳瞻，本朝一有善政，虽不出其议，民必欢言：‘吾葛侯所为也。’其慕如此。邓艾下蜀，遣使遗以书曰：‘若降，表为琅琊王。’将军斩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战以死。君子曰：‘外不负其国，内不愧其家，忠孝两有焉。’今大丞相庙，以将军配。又按《汉晋春秋》，蜀大丞相诸葛

公南征，夷有孟获者，豪健莫敌，公七擒七纵之，获始叹曰：‘公天威也，夷不复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堂，写丞相府从事将佐，自镇南大将军马公忠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诏赐金鈇钺一，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今并写于庑下，惟唐南康王韦公皋、太尉李公德裕，旧分祠于大丞相庙庭，以其各有功于西边，得不废。外此辄休。他丛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画鬼神等物者，当从州县按举置于理。右版榜庙中，以示方来，无致违戾。”

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玮武穆与羌酋李遵战胜之地，羌人到今畏慑不敢耕，草木弥望。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乐，祭于其庙云。

唐昭宗为朱全忠劫迁洛阳，至陕，以何皇后临蓐，留青莲佛寺行宫，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莲花叶上，有当时宫人书“愿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

先人宰陕之芮城县，一村落皆李氏，盖唐之遗族。高祖微时，尝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诏书十数纸，皆免赋役事，每云“不得欺压百姓”。予旧有录本，近失去。

今归州屈沱，屈原旧居也。世传原有姊，以原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流放，弃之独归，故曰归州，又曰秭归。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与原‘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之语合。”

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灸其面。白州有绿珠村，旧井尚存，或云饮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实之。岂亦以二女子所遭为不祥邪？

浙人谓“富家为起早”，盖言钱多则事多，不能晏眠也。虽俗下之语，亦有理云。

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凌晓雨后，粥菜村落中，立何人门，足陷地，得玉玺一，玉检。玉玺方四寸，篆文如凤鸟鱼龙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玉玺记》，秦始皇得卞氏蓝田玉，刻以为玺，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玺，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玉色黄”，此青苍色耳。盖汉高祖至霸上，子婴素车降轵道所上者，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董卓徙都关中，孙坚入

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后，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玺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则无之。又不云有玉检为异。有司来上，庭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国破，敌取以去矣。和氏玉见蔺相如语中，璧也其可刻以为玺邪？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旧上有懿恪朱书“元圭”二字。或上之，以为真夏后氏之瑞。后复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既行盛礼，不应再有出者，藏之内库不复问。至金人起，后圭磨改副衮冕，奉其主，前圭亦取去。然窦建德以获元圭，故国号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绍圣初，先人官长安府，于西城汉高祖庙前卖汤饼民家，得一白玉奁，高尺余，遍刻云气龙凤，盖为海中神山，足为饕餮，实三代宝器。府上于朝，批其状云：墟墓之物，不可进御，当籍收官库，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长安，问之，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阳旧族元辅者，为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中有半开繁杏一枝，希代之宝也。初，避虏入颍阳，凡先世奇玩悉弃之，独负枕以行，虏势逼，亦弃于山谷中。文序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径尺余，三足，破贝州时，仁皇帝赐也，常用以贮酒，后纳之圹中云。

中隐王正叔云：“王仲至帅长安日，境中坏一古冢，有碧色大瓷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如新汲者。玉婴儿为仲至取去。”

卷第二十七

张浮休云：盗夜发咸阳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剑击之，铿然以坠，视之，白玉帘也。岂至宝久埋藏欲飞去邪？既击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筹，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锺尊爵等数千百种，国破，虏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云。

主父齐贤者自言：少羁贫，客齐鲁村落中，有牧儿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黄磁小褊瓶，样制甚朴。时田中豆荚初熟，儿欲用以贮之，才投数荚，随手辄盈满，儿惊以告，同队儿三四试之皆然。道上行人见之，投数钱，随手亦盈满，遂夺以去。儿啼号告其父，父方筑田，持锄追行人，及之，相争竞，以锄击瓶破。犹持碎片以示齐贤，其中皆五色画，人面相联贯，色如新，亦异矣。齐贤为王性之云。

近岁，犍为、资官二县接境地名龙透，向氏佃民耕田，忽声出地中，耕牛惊走，得铜剑一，长二尺余，民持归，挂牛栏上。入夜，剑有光，栏牛尽惊。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愚亦惊惧，掷于户外，即飞去，盖神物也。士聂椿云，向，其妇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归仁园，乃僧孺故宅，埋石数冢，尚未发，平泉在凿龙之右，其地仅可辨，求德裕所记花木，则易以禾黍矣。

世传李太白草书数轴，乃葛叔忱伪书。叔忱豪放不群，或叹太白无

字画可传，叔忱偶在僧舍，纵笔作字一轴，题之曰“李太白书”，且与其僧约，异日无语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谓得之丹徒僧舍者，乃书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传《法书要录》、《法书苑》、《墨薮》等书，著古今能书人姓名尽矣，皆无太白书之品第也。太白自负王霸之略，饮酒鼓琴，论兵击剑，炼丹烧金，乘云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发之，而草书奇倔如此，宁谦退自悔，无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绝人，故可以戏一世之士也。晁以道为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尝纳子妇三日，子以妇家馈食物书白，一过目即曰：“书错一字，姑报之。”至白报书，即怒曰：“吾薄他人错字，汝亦尔邪？”子皇骇，却立缓扣其错，以笔涂“煖”字，盖妇家书“以食物煖女”云，报亦如之。子益骇，又缓扣当用何煖字？久之，怒声曰：“从食从而从大。”子退检字书《博雅》，中出“餪”字，注云：“女嫁三日，饷食为餪女。”始知欲闻餪女云者，自有本字。

东坡《谢滕达道书》云：“前日得观所藏诸书，使后学稍窥家传之秘，幸甚！恕先所训，尤为近古。某方治此书，得之颇有开益，拜赐之重，若获珠贝，老朽不揆，辄立训传，尚未毕功，异日当为公出之。古学崩坏，言之伤心也。”李方叔云：“东坡每出，必取声韵音训文字复置行箧中。”予谓学者亦不可不知也。

陶隐居《与梁武帝启》云：“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种。《黄庭》、《劝进》、《像赞》、《洛神》不审犹得在否？”褚遂良《逸少正书目》：《乐毅论》、《黄庭经》、《画赞》、《墓田》、《丙舍》以次，共十四帖，合五卷。《劝进》已亡，《洛神》不录，盖遂良误以《洛神》为子敬书，故柳公权亦云。褚、柳于书工矣，其鉴裁尚有失，古语二王以来，评书之妙，惟隐居为第一，不诬也。

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其出于书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乃简书之小者耳。张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云尔。

崔偓佺，淳化中判国子监，有字学。太宗问曰：“李觉尝言‘四皓’中

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点，果何音？”偓佺曰：“臣闻刀下用擢音，两点下用为鹿音，‘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甪里先生也。予谓今书“角里”，“用”上加撇者非是。

俗语借与人书为一痴，还书与人为一痴，予每疑此语近薄，借书、还书，理也，何痴云？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借书一瓻，还书一瓻，欲以酒二尊往，知却例外物不敢。因检《说文》：瓻，抽迟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书，盖俗误以为痴也。

荆浩论曰：“山水之学，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王维、李思训之流不数也。”其所自立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长安关同、营丘李成、华原范宽之绝艺，荆浩者又不数也。故本朝画山水之学，为古今第一。

国初，营丘李成画山水，前无古人。后河阳郭熙得其遗法，成之子觉熙之子思，俱为从官，颇广求两父之画，故见于世者益少，益可贵云。

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画花，赵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画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远近。盖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诗也。独长安中隐王正叔以予为知者。蜀人重孙知微画笔，东坡独曰：“工匠手耳。”其识高矣。宣和中，遣大黄门就西都多出金帛易古画本，求售者如市，独于郭宣猷家取吴生画一剪手指甲内人去，其韵胜出东坡所赋周员外画背面欠伸内人尚数等。予少年时，尝因以作《续丽人行》云。

予旧于滏城孔宁极家，见孔戣《私纪》一编，有云：“退之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近潮阳刘方明摹唐本退之像来，信如戣之记，益知世所传好须髯者，果韩熙载也。

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

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

郭恕先画重楼复阁，间见叠出，善木工料之，无一不合规矩。其人世外仙者，尚于小艺委曲精致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阁中集》第九一卷，画目，上品九十五种。内《蕃王放簇帐》四。今人注云：一在陆农师家，二在潘景家。《江乡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将军。又今人注云：二在马粹老家。《山行摘瓜图》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刘忠谏家。《卢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李伯时家。《明皇游猎图》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马粹老家。《奚人习马图》三。注云：韩幹。又今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种。内《月令风俗图》四。今人注云：在杨康功龙图家。《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一。注云：李翙。又今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今易主矣。《竹》四。今人注云：在王仲仪之子定国处，其着色卧枝一竿尤妙。下品百三十九种。内《回纹图》二。注云：殷嵩。又今人注云：在仲仪家。《诗图》二，叙一，楼台人物分两处，中为远水红桥小山，作窦滔从骑迎若兰，车舆人物甚小而繁，大概学周昉而气制甚远。《猫》一。注云：汀州李交。又今人注云：在刘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后有李伯时《跋》云："江南《阁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简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见之，有朱印曰'建业文房之印'，曰'内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贤院御书记'，表以回鸾墨锦，签以黄经纸。"予意今注出于伯时也，然不知集有几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业文房亦盛矣，每抚之一叹。

卷第二十八

凤翔府开元寺大殿九间，后壁吴道玄画自佛始生、修行、说法至灭度，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万种，极古今天下之妙。如佛灭度，比丘众躃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虽飞鸟走兽之属，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如平时，略无哀戚之容。岂以其能尽死生之致者欤？曰“画圣”，宜矣。其识开元三十年云。今凤翔为敌所擅，前之邑屋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画、塑一法。杨惠之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学画，惠之见道子笔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学塑，亦为古今第一。嗟夫！画一技耳，尚不肯少下，况于远者、大者乎！

曰“研瓦”者，唐人语也，非谓以瓦为研。盖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状，以不留墨为贵。百余年后，方可其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予尝评砚：端石如德人，每过于为厚，或廉于才，不能无底滞；歙石如俊人，于人辄倾倒，类失之轻，而遇事风生，无一不厌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则为绝品。又涤端石，竟日屡易水，其渍卒不尽除；歙石一濯即莹彻无留墨，亦一快耳。唐氏为研说甚广，初不出此。

石晋时，关中有曰李处士者，能补石砚。砚已破碎，留一二日以归，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传，或以为异人。

近世薄书学，在笔墨事类草创，于纸尤不择。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故不用。退之

《与陈京书》云："《送孟郊序》用生纸写。"言急于自解，不暇择耳。今人少有知者。

司马文正平生随用所居之邑纸，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

宣城陈氏家传右军求笔帖，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枝，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以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予从王正夫父子得张义祖所用无心毫，锥锋长二寸许，他人不能用，亦曰右军遗法也。义祖名友正，退傅之子，居昭德坊，不下阁二十年，学书尽窥右军之妙，尚以蔡君谟为浅近，米元章为狂诞，非合作，然世无知者。如其所用笔，可叹也。独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获物付主藏籍收，不以为贵也。后有司更作相国寺门楼，诏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车载以给，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黄鲁直就几阁间，取小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锦囊手之，即置几上，顿首曰："天下之宝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别取小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则叹曰："今老矣，不能为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艺之精如此。

故德阳县男虞祺，字齐年，起陵州诸生中。初不知佛书也，每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其至则一也，吾知此而已。"当毒赋剩敛鞭棰马牛其人之日，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独晏然倚以朝夕也。间属微疾，凭几不言，忽顾坐客曰："古佛俱来，吾亦归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为佛，宁不可哉？"客异其非君平生之言，即之，已逝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解逑者，病死，一昼夜再生，具言：初为黄衣逮去，遇故里中少年曹生曰："乡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当为更生佛，亟见之。"前抵宫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问逑故为善状，逑诉力贫，但一至瓦屋山，见辟支佛瑞色甚胜，得释去。王再敕逑："过语吾家，广置更生道场，诵数更生佛名字勿怠。"语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观阙黄金书榜"大慈大悲，更生如来"，逑洒然而悟，明当虞君练祭云。士陈公璜，年甫九十，直书其事甚备。华严道人祖觉，自《大涅槃经》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诬，虞君不为佛学佛言，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著其为更生佛事无疑。先是，彭

山杨舜钦使君在田间，夜梦故计吏王咨者，多哀言，辞去，衣后穿出牛一尾，使君旧与咨善，惊起。家人之梦亦合，相语未竟，外报一牛生，遽取火视之，牛仰首泪下。呜呼！君子小人之善恶，如天渊然，有报亦如之。予特著其略，以为世戒。

王子飞观文为予言：吾使三韩，泛海每危于风涛，翦佛书以投，异物出没，争夺以去。至投道书，则不顾。

凤翔府祁阳镇法门寺塔，葬佛手指骨一节，唐宪宗盛仪卫迎入禁中，韩吏部《表》谏者。塔下层为大青石芙蕖，工制精妙，每芙蕖一叶，上刻一施金钱人姓名，殆数千人，宫女姓名为多，如曰张好好、李水水之类，与慈恩寺塔砖上所书同。又刻白玉象，所葬佛指骨置金莲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见。予宣和中过之，有老头陀言：旧多宝器，唐诸帝诸王施以供佛者，尽为权势取去，尚余二水晶兽环洗，亦奇物也。

五台山佛光，其传旧矣。《唐穆宗实录》：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若金仙乘狻猊，领其徒千万，自巳至申乃灭。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而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庆历中，齐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辄称正法一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劫。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余四十年，即是末劫，当饥馑疾疫刀兵云云。事下两街，僧录司奏：正法、像法、三灾劫等，悉出《大藏经论》，非妖。皇帝但敕天下《大藏经论》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宁初，神宗谓王安石曰："有比丘尼千姓者，为富弼言：世界渐不好，勿预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予尝以前闻长老言汤保衡遇汉张陵事，刻石于资中崇寿观矣。后得吕大临与叔所作《保衡传》，尤详尽。与叔授横渠先生之道，以诚以正为本，可信其不诬。然汉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时谓之"米贼"。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付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大抵与黄巾相类。朝廷不能

讨，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则所谓张陵者，果异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与叔《汤保衡传》："嘉祐末年，京师麻家巷有聚小学者李道，太学生汤保衡尝与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学舍，有一道士，形貌恢伟，须髯怪异，言语如风狂人，与道相接，保衡见而异之。既去，保衡问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观，朝夕尝过我，我固未尝诣之，乃落魄不检者。子何问之？'保衡曰：'予所居与建隆甚迩，凡观之道士皆与之识，未始见此人。'既而保衡颇欲访之。他日，保衡至道学舍，复见前道士，问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从之，入观门至西廊而没，保衡往追寻之，不复见。因观廊壁绘画，有一道士，正如所见者，其上题云'张天师'。保衡心异之。他日，乃具冠带伺于李道之舍，道问曰：'子何所伺？'保衡佯以它语答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昏醉者，与道相见如常日。保衡既见正如所画者，遂出拜之，称曰'天师'。道士辞避曰：'足下无过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师之称哉？'保衡再三叩请，具述所见。道士乃曰：'请以某日会于某地。'保衡曰：'诺。'如约而往，道士见之曰：'但举目视日十日，必有所见，可复会于某地。'保衡归，依所教视日，视既久，目不复眩。至十日，乃睹日中有人形，细视之，见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复往会道士，道士曰：'何所见？'保衡曰：'见天师在日中。'道士曰：'可复归再视日，百日外复有所见，可再相会于某地，慎勿泄也。'保衡如教视之，家人以为风狂，问之不答。逾百日，乃见己形亦在日中，与道士立。保衡乃会道士具谈之，道士曰：'可教矣。'乃为授以符箓，可以摄制鬼神，其道士复不见。保衡居太学中，尝丧一幼子，每思之，召至其前，同舍生皆见之。一日，保衡语其友人曰：'予适过西车子曲，见一小第，门有车马，有数妇人始下车，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车者，年二十许，颇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京师者，必其妻也。予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饮，当召向所见妇人观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召？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召其人，乃摄其生魂，聊以为戏耳。然必至夜，俟其寝寐乃召之，若梦中至此，止可远观，慎勿近之。近之则魂不得还，其人必死矣。'遂与友人薄暮出门，过其舍，伺少顷，闻门中有妇人声，保衡心知乃适所见妇人，即吸其气，以彩线系其中指，既而至友人学舍，命仆取酒至，与之对饮，令从者就寝。中夜，保衡起开门，有妇人自外至，乃所见者，形质皆如人，但隐隐然若空中物，其语声如婴儿，见保衡拜之。保衡问其谁氏，具道某氏，其夫适自外罢官还京师。复问保衡曰：'此何所也？适记已就寝，不意至此，又疑是梦寐，而比梦寐差分明。又疑死矣，此得非阴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间耳，今便可归，当勿忧也。'命立于前款曲与语，至五更始遣去。人传

保衡甚得召鬼之术，保衡以进士及第，今官为县令云。”

卷第二十九

张君猷为湖南漕，过南岳，自肩舆中见路左一道观甚丽，榜曰“朱陵宫”，遥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从骑半已过。明年再经其地，求朱陵宫，无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见朱陵宫之处，才小屋一二楹，其变异如此。

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艺祖初受禅，仙人自后苑中出，留语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见。今岳阳仙人像，羽服下着赭袍云。

北齐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宣和中，敕沙门着冠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长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间，惫甚，憩一树下。忽若大羽禽飞止其上，熟视之，一黄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怜，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医术。晚迁郑圃，世以“神医”名之。远近之人，赖以活者，四十余年。非病者能尽活之也，盖其术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语之，虽死亦无恨。于脉非独知已病，而能前知未病与死，近者顷刻，远者累年，至其日时皆无失。岁常候测天地六元五运，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无失。皇祐年，翁死。张珣子坚志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医皆为中虚。翁曰：‘风客于胃则泄，殆稿本汤证也。’英公骇曰：‘吾服金石等物无数，泄不止，其敢饮稿本乎？’翁强进之，泄止。太常博士杨日宣病寒，翁曰：‘君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谓鱼游虾戏，不可治。’不旬日死。州监军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当甚悸即愈。’时通守李宋卿御史甚严，监

军内所惮也，翁与其子请于宋卿。一造问，因责其过失，监军惶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俯仰，翁曰：‘谷独气也。当食发怒，四肢受病，传于大小络中，痛而无伤，法不当用药，以药攻之则益痛，须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则愈矣。’后三年而愈。里妇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状，翁曰：‘血脉滞也。不用药，闻鸡声自愈。’一行踸踔辄踣，翁曰：‘脉厥也。当治筋，以药熨之自快。’皆验。士陈尧遵妻病，众医以为劳伤，翁曰：‘亟屏药，是为娠证，且贺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妇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儿胞大经壅，儿生经行，则言矣。不可毒以药。’既免，母子俱全。一极壮健，翁偶诊其脉，曰：‘母气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儿气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异不可胜记。如上所记，特郑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怀质，尽能传其学。怀质尝自诊其脉，语人曰：‘我当暴死。’不数年，果暴死。翁读《黄帝内经》，患王冰之传多失义指，间以朱墨笺其下，世尚未见。怀质死，其书亦亡。独太医赵宗古受六元五运之法于翁，尝图以上朝廷，今行于世云。”

无为军医张济，善用针，得诀于异人。云能解人而视其经络，则无不精。因岁饥疫，人相食，凡视一百七十人，以行针无不立验。如孕妇，因仆地而腹偏左，针右手指而正。久患脱肛，针顶心而愈。伤寒翻胃，呕哕累日，食不下，针眼毗，立能食。皆古今方书不著。陈莹中为作传云。

药王药上为世良医，尝草木金石名数凡十万八千，悉知苦酸咸淡甘辛等味。故从味因悟入，益知今医家别药曰味者古矣。

郑师甫云：“尝患足上伤手疮，水入，肿痛不可行步。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尽出，愈。”

崇宁年，西都修大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则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时老董役，亲见之。

吕公晋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气喷笔端，书“钦深渊默漆”五字，置于床帐之间，即尽除。公资正直，非妄言者。

洛阳楚氏，葬龙门之东尹樊村。凿井每不得泉，有术者云：“夜以水注器，见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然。

今世俗谓卦影者，亦《易》之象学也。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非象而何？未易以义理训也。予见王庆曾言：“蚤日羁穷，尝从一头陀占卦象。其词云：‘须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时半是秋。’头陀云：‘岂君运行庚午，春秋之间少快邪？’久之无验。晚用秦相君荐，至参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异如此。”

殿中丞丘浚颇知数。熙宁十年秋，翰林学士杨元素贬官荆州，过池阳见之。浚曰：“明年当改元，以《易》步之，《丰》卦用事，必以丰字纪年。”如期改元丰云。

汾晋间祈雨，裸袒叫呼，奋臂为反覆手状，又以水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传注，有“闭阴纵阳，以水洒人”之说，盖其自也。

广西人喜食巨蟒，每见之，即诵“红娘子”三字，蟒辄不动。且行且诵，以藤蔓系其首于木，刺杀之。

熊山行数十里，各于岩穴林蒨之间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谓“熊馆”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则迷失故道矣。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鸩能罡步禁蛇，故食蛇。啄木穴树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觜画符，其塞自出。鹊知岁所在，又有隐巢木，故鸷鸟不可见。燕营巢避戊己日，故不倾坏。鹳有长水石，故能巢中畜鱼，水不涸。盖不止于有知也。

有隐者刘易，在王屋山，见一蜘蛛为大蜂所螫，腹胀欲裂，亟就草间啮芋梗磨之，胀即平。因以治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鱼枕骨作器皿，人知爱其色莹彻耳，不知遇蛊毒必爆裂，尤可贵也。

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矢、粪草，皆能出火。

马、骡、驴，阳类，起则先前，治用阳药；羊、牛、驼，阴类，起则先后，治用阴药。故兽医有二种也。

梧桐，百鸟不敢栖止，避凤凰也。古语云尔，验之，果然。

蜀中喜事者，南归多载木犀花以来，种之皆生，或择嫩条接冬青枝间，亦生叶，岂其类耶？谓万年枝者，冬青也。玉树者，槐也。宫苑中多此二木，特易以美名。冬青又名冻青，贵其有岁寒不改之节，故司马长卿谓之女贞，自不为文君地邪？

芸草，古人用以藏书，曰“芸香”是也。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叶类豌豆，作小丛，遇秋则叶上微白，如粉汙，南人谓之“七里香。”大率香草，花过则无香，纵叶有香，亦须采掇嗅之方觉。此草远在数十步外已闻香，自春至秋不歇绝，可玩也。

种柿有七绝：一有寿，二多阴，三无禽巢，四无虫蠹，五有嘉实，六其本甚固，七霜叶红。可玩也。

榆有二种：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无荚。

千叶黄梅，洛人殊贵之，其香异于它种，蜀中未识也。近兴、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识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种遗喜事者，今西州处处有之。

予尝春日经夷陵，山中多红梨花，诵欧阳公之诗，裴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稍见之。又有得千叶杏花于剑州山中者，在洛阳《花木谱》中无之，亦奇产也。

蜀无橄榄。或云：司马相如狗监所诵《上林赋》、《喻蜀父老文》、《封禅书》，王褒《中和乐职宣布诗》、《圣主得贤臣颂》，扬雄《剧秦美新》篇，辞皆烂美，足以取悦当代。张九龄《策安禄山》，姜公辅《论朱泚》，危言可验，辄弃之不采。相如辈蜀人，九龄、公辅岭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榄不生于蜀，生于岭海也。亦犹唐李直方以贡士第果实：一绿李，二樝梨，三樱桃，四柑子，五葡桃，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也。盖始于范晔，以诸香品时辈，侯朱虚著《百官本草》，皆戏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种橄榄辄生，予山园自有数章。

兰有二种：细叶者春花，花少；阔叶者秋花，花多。黄鲁直《兰说》云：“楚人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兰以少故贵，蕙以多故贱。”予以为非是。盖十二亩为畹，则九畹、百亩亦相等矣。又云：“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是以细叶为兰，阔叶为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香是也，又名薰，所谓一薰一莸

者也。唐人但名铃铃香，亦名铃子香，取其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近时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非也。不详《本草》自有薰草条，亦名蕙草甚明，零陵为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有人凌晨仰视其花，花中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钱亦然。

卷第三十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师大雨十日，水暴至，诸壁门皆塞以土，汴流涨溢，宫庙危甚。宰执庐于天汉桥上。一饼师家蚤起，见有蛟螭伏于户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状，万人聚观之。道士林灵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杀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从出，识者已知为兵象矣。林灵素专毁佛，泗州普照王塔庙亦废，当水暴至，遽下诏加普照王六字号，水退，复削去，先当制舍人许翰以词太褒得罪。

卢立之尚书云："宣和末，禁中数有变异，曰'擢'内音。者为甚，每夜久，有巨人呼'擢'云，遇人必撤裂之。中官有胆勇者数辈，相约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走，坠一物，铿然有声，取视之，乃内帑所藏铁幞头也。"赵正之云："禁中旧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宣和末，始遍出宫殿中云。"

宦官卢功裔云："宣和末，鬼车沥血于福宁殿庭，又有狐登御坐，又内殿砖砌上忽有积血，遽拭之，复出，去砖，亦出，发地，亦出，至废其殿云。"

李瑞云："宣和末，为洛阳县尉，有职事在西宫，一夏伏龙起宫中者无虚日，殆数百处，初固异之。未几，金人入洛，宫遂焚。"张浮休云："向谪郴江，夏日，在寓舍伴群儿读书次，忽天际一船，载人物如行水上，久之方没。"

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峡中人谓之"仙人棺椁"云。按《隋唐嘉话》，将军王果于峡口崖侧，见一棺将坠，迁之平处，得铭云："后三百年水漂我，

欲坠不坠逢王果。”今洞穴在悬绝石壁千万仞之上。唯大禹初凿三峡，道岷山之江时，人迹或可至，不在崖侧，不止三百年也。望其棺椁，皆完好如新，不知果何物为之，亦异矣。

长安乾明寺，唐太庙也。庭中有星陨石，状如伏牛，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日陨。”又兴平一道观中，有星陨石，如半柱满，其上皆系痕，岂果系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石，记西晋时陨。

熙宁中，少华山崩，压七村之人，不可胜计。先是，穴居虎豹之属尽避去，人独不知，遂罹祸。山以夜崩，声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闻，其异如此。

元符年，众人宿岐山县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无血。官捕杀者，逾年竟不得。或曰：侠客飞剑中人无血。政和年，河中府早宴罢，营妓群行通衢中，忽暴风起，飞剑满空，或截髻，或翦髩，或创面，俱不死，亦不伤。他人或云：剑侠为戏耳。予亲见之。

殿中丞丘舜元，闽人也。舟溯汴，遇生日，舣津亭。家人酌酒为寿，忽昏睡，梦登岸，过林薄，至一村舍，主人具饮食。既觉，行岸上，皆如梦中所见。至村舍，有老翁方撤席，如宾退者。问之，曰：“吾先以是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默然，知前身为老翁子也，厚遗之以去。

欧阳公尝梦为鸲鹆，初夏清晓，飞鸣绿阴中甚乐。

刘法欲生，其母帏帐忽坠压而下，视之，上有大蛇，蜿蜒若被痛楚状，母怖甚，避之他所。法生，再视之，但蛇蜕耳。后法为将，有贤称。崇宁兴儒学，则刑举子之无赖者；宣和兴道学，则刑道士之无赖者。坐此谪官。久之，以节度使、检校少师帅熙河。童贯尽取本道精兵去，俾用老弱下军，深入策应，遂陷。贯方奏捷，反以不禀节制闻，士大夫冤之。

王荆公在钟山，乘驴薄莫行荒村中。有妇人蒙首执文书一纸遮公曰：“妾有冤诉。”公喻以退居不预公事，当自州县理之。妇人曰：“妾冤诉关相公，乞留文书一观。”公不能却，令执药囊老兵取状。至半山园视之，素纸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犹子防为王性之云尔。

滕章敏公达道帅青社，一夕会其属，酒半，教官顿起，家有急，公先送之去，坐客皆散立前。后公来，共见一无头伟人，着锦袍，坐于主席，公与客俱辟易不敢前，少时作黑雾散去。公亲为王乐道云。

近李西美帅成都，士陈甲者馆于便斋。夜月色中，有危髻古裳衣妇人数辈，语笑前花圃中，甲殊不顾。有甚丽者诵诗：“旧时衣服尽云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楼台浑不识，只余古木记宣华。”又诵：“小雨廉纤梅子黄，晚云收尽月侵廊。树阴把酒不成醉，何处无情枉断肠。”忽不见。今府第故蜀宫，岂当时宫女尚有鬼邪？按《蜀梼杌》，宣华，故苑名。

近种湘守叙州，坏客馆为东园。警夜兵共见大蛇自客馆出，穿西楼以去。楼下临大江，度其地，约长十数丈。明，求之于馆之寝，有穴方广才丈许，发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间屋，土色光腻，如新泥饰者。岂异物亦避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数日，湘死。

兴元府火，飞烬落天庆观殿下古柏上，柏中空尽焚，臭闻远近。明日，得如羊肋骨者数百枚，盖大蛇也。帅杨掌武每出以视客云。

庞孝祖言：昔提举成都茶马，夏日，坐后圃堂上，忽闻其后铁锁锒铛之声，遽窥窗外，一物自小池中出，龙形，面如猫，曳其尾石砌上，鳞甲有声。少顷，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画龙皆非是。予读《华严·合论》，龙类最众，有如猫者，岂孝祖所见乎？

程致仲为予言：近岁《云斋小书》出丹稜李道达遇女妖事，不妄。致仲亲见泥金鸳鸾出入云气中，黄色衣，奇丽夺目，非人间之物，盖妖所服，留以遗道达者。又歌曲多仙语，尚《小书》失载云。

李公择之子夷旷，宣和中为发运司属，薄莫抵江上亭。亭吏云：“先有曰‘水太保’者在焉。”夷旷遣吏谢之。屏内云：“太保当避去。”已而，老少妇人数辈，传呼“太保来”。太保者，一十余岁丱角童子耳。各乘马以去，人马皆异状。夷旷疑之，遣数健步蹑其后，各惊惧而返，云：“约十数里外，望大潭，人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为予言，后与夷旷同官成都，问之，信然。

高骈初展成都外城，后王氏、孟氏相继伪以为都，其更作奢僭之力，发地及泉也。近靖康年，帅卢立之亦增筑，期年，役甚大。至绍兴

年，霖雨，北壁坏，摄帅孙渥才兴工，于数尺土下得高骈《石记》云：刻置筑中，后若干年当出。正与其年合。前累有大役不得者，数未契也。高骈好异术，岂亦有知数者邪？

傅献简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欧阳公云："予作《憎蝇赋》，蝇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远嘤喝来咬人也。"

秦少游在东坡坐中，或调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东坡笑曰："小人樊须也。"

经筵官会食资善堂，东坡盛称河豚之美。吕元明问其味，曰："直那一死。"再会，又称猪肉之美，范淳甫曰："奈发风何？"东坡笑呼曰："淳甫诬告猪肉。"

郭忠恕嘲聂崇义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曰："吾不能诗，姑以二言为谢：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陈亚蔡襄亦云："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王汾刘攽亦曰："早朝殿内须呼汝，寒食原头尽拜君。"攽又嘲王觌云："汝何故见卖？"觌曰："卖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书也。

孙传师名览，人有投诗者曰："伏惟笑览。"传师曰："君无笑览，览合笑君。"

谓"东方虬更三十年，乞汝西门豹作对"，唐人语也。今相州有西门豹祠，神像衣裳之间，微露豹尾。韩魏公见之，笑令断去。

韩玉汝平生喜饰厨传，一饮啖可兼数人。出帅长安，钱穆四行词云："喜廉颇之能饭。"玉汝不悦。又有贵人号"竞渡船"者，以其唯利是竞也。席大光作言官，击之曰："某别名'竞渡船'，中贮无赖之小人，外较必争之微利也。"士大夫欢传之。

王荆公喜说字至于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荆公方解纵绳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以资

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

刘贡父云：“有人不识斗争字，以书问里先生。答曰‘仄更切’。又疑更字，问，曰‘加横切’。又疑横字，问，曰‘户行切’。又疑行字，问，曰‘华争切’。竟不知其为何音也。”予尝举以为笑欢。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难与言也。

士人口吃，刘贡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为非类，虽无雄才，却有艾气。”盖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口吃也。

客问刘贡父曰：“某人有隐过否？中司将鸣鼓而攻之。”贡父曰：“中司自可鸣鼓儿，老夫难为暗箭子。”客笑而去，滑稽之为厚者也。

刘贡父呼蔡确为“倒悬蛤蜊”，盖蛤蜊一名“壳菜”也。确深衔之。

马默击刘贡父，玩侮无度，或告贡父。贡父曰：“既称马默，何用驴鸣？”立占《马默驴鸣赋》，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警策，亦可谓奇才也。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一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与优旃滑稽，漆城难为荫室之语合，故书之。

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彻姜食，何也？”刘贡父曰：“《草木书》：姜多食损知，道非明之，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校点说明

《鹤林玉露》十八卷，一作十六卷，宋罗大经撰。大经字景纶，庐陵（今江西吉水）人。约生于宁宗庆元初年，嘉定十五年（1222）乡试中举，理宗宝庆二年（1226）登进士第，历任容州（今广西容县）法曹掾、抚州（今江西抚州市）军事推官等，后因事被劾罢官。在悠闲的山居生活中度过余生。

据作者书前自序，称其闲居时“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久之令人记下成编，用杜甫诗“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而名之。书中或考证经史，或记述时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体例在诗话、语录、小说之间，宗旨在文士、道学、山人之间，大抵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书中议论多能有感而发，因时而论，所记事实也能补史之未备。前人对此已多有美誉。至明代叶廷秀则专从书中辑出诗话四十条而成《诗谭续集》。另书中若干人物逸事亦颇具小说价值，常为后世小说、戏曲所采用。

本书版本分十八卷和十六卷两种系统。十八卷本分甲、乙、丙三编，十六卷本不分编。据考证，十八卷本较十六卷本多出四十条，较为接近罗书原貌，而十六卷本当是十八卷本散乱之后的重编。此次校点，以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所整理的日本宽文二年翻刻明万历十八卷本为底本，校以《稗海》等书。凡底本有误者，据校本改正。底本原作天、地、人三编，然据书中所记，当为甲、乙、丙三编，故予以改正。

目　录

校点说明
甲编
甲编自序
甲编卷一
解经不为烦辞
手写九经
倒句
如字训面
汴州诗
丑父纪信
因逸赐金
世短意多
兹为年
落帽
四胜
兵粟
守城
三事相类
范石湖使北
常调官
天象
官省钱
民兵
文鉴

辛幼安词
大人
利市
诚斋谒紫岩
前辈勤学
仕宦归故乡
铁拄杖
苏黄遗文
池鸥
甲编卷二
大承气汤
鲁隐公摄
奸富
货色
孙吴
子弟为干官
箕子
农圃渔樵
柳诗
进青鱼
郎当曲
刘锜赠官制
庐州之变
无极太极
薛客
能言鹦鹉
贺雪表

汉宫诗
夜绩
狐裘障泥
心脉
吾翁若翁
吕惠卿表
世事翻覆
二苏
了翁孙女
达贤录
大算数
论菜
晚学
九日诗
好人好事
盗贼脱身
制词失体
甲编卷三
庆元侍讲
生成吹嘘
齐秦客
畏说
劝行乐表
秀州刺客
南轩六诗
族谱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记梦诗
忍事
五教三纲
二罪人
利害
物无小
范雎蔡泽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苏白
于宝
帷帐
字义
前辈志节
诗勉邑宰
常平
简易
大乾梦
甲编卷四
词科
透脱
对垒
李勣
买砚诗
孤雁独鹤

朱文公词
邓友龙使虏
诚斋退休
绍兴内禅
竹夫人制
骂尸虫文
举刘郡守
制置用武臣
男子妇人拜
马谡
唐子西诗
清廉
西湖长
春秋书国灭
陆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黄
戒色
小官对移
试进士见烛
甲编卷五
相字音厮
格天阁
易六卦
放鱼诗
杜惊范文正
诗咏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简碑
秦誓
荆公见濂溪
吕秦生晋
景公颜子
诛罪
学仕
宝臣
饥寒
无垢廷对
浦鸥
苏后湖
偻儸
释豉
读书
松石
取守
鸥雁
石生洞诗
扈载
神形影
李方叔
韩柳欧苏
使虏辞乐
贺和戎表

士卒畏爱
甲编卷六
玉山词章
作文迟速
象郡送行诗
廉贾
容南迁客
宰相罢
紫败素
王梅溪
太子参决
师友制服
斩桧书
简斋诗
伯夷传赤壁赋
留后门
士铭
诗用字
付与天地
读易亭
漂母
猴马
经界
南轩谏虞丞相
朱文公论诗
税沙田
乙编

乙编自序
乙编卷一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士光国
不交近习
王定国赵德麟
妒妇喻
诛曦诏
古人称字
静重
问寝龙楼
自家他家
冬至奏对
诗家喻愁
经总钱
论语
本政书
元子宗子
六和塔诗
湖州生祠
黄陵庙诗
杀人手段
诗互体
陈黄送秦少章
住山僧

奏疏贵简
闲居交游
废心用形
乙编卷二
红友
韩平原客
咏鸥
老瓦盆
去妇词
杨太真
迁谪量移
隐士出山
批答援引
物畏其天
诗用助语
存问逐客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诗
前褒后贬
春风花草
旌忠庄
三将
彤庭分帛
血山
吾心如秤
韩范用兵

天佑忠贤
齐人归女乐
张魏公讨苗刘
赠头陀诗
乙编卷三
陈子衿传
以学为诗
活处观理
祝寿
至人
桃锦柳绵
村庄鸡犬
谢昭雪表
末世风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东坡文
叔世官吏
宰辅久任
安乐直钱多
借助夷狄
东坡书画
糕字
博浪沙
诗人胸次
牒
奸钱

有若劫寨
无字
朱文公帖
毕再遇
诗犯古人
徐孺子
玄真子图
责将帅
乙编卷四
养兵
天棘
家乘
中兴十策
不死
月下传杯诗
题贫乐图
竹
雍公荐士
诗兴
荆公议论
诗祸
功成不受赏
四老安刘
安子文自赞
钓台诗
来苏渡
一钱斩吏

冯三元
西山生祠
庐陵苗盐
文章邪正
云日对
佛本于老庄
猫捕鼠
转丸鸣镝
乙编卷五
启运宫望祭殿
就斋诗
大臣赐家庙
古妇人
碑铭
戒更革
潘默成
诸葛武侯
般核对答
初筮谒郡
柔福帝姬
鬻祠庙
蕲黄二守
俭约
断决
臣谄主愚
针熨道人
檀弓脱句

女戒
二老相访
汉二献
风香
示俭
识字
万卷百车
汤武
景不训仰
始皇袁绍
一联八意
乙编卷六
兄弟偈
乌石题名
临事之智
雨晴诗
善师
子家羁
中兴赋联
晏先
老马
师子骢
无思无为
养鸡养虎
了死生
晚唐诗人
诗叠字

应世守己

韩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虎寻龙

自警诗

虞宾

信美楼记

朱温母兄

诗文反句

丙编

丙编自序

丙编卷一

真正英雄

大悲阁记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窃酒

高宗眷紫岩

病楠诗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溪诗词

槟榔

曲端

识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谷菹禽兽
象山棋
汉文帝葬
临终不乱
笼鸟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陈汤论
飞吟亭诗
西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黄绵袄
堂食
丙编卷二
论事任事
告命
方士传
三足记
不谈风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体
辛卯火
蕲王夫人
少陵可杀

姜白石
玉山知举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罚却倚子
诸侯藩镇
无官御史
邵蔡数学
松竹句
诸葛成何事
忧乐
大字成犬
丙编卷三
圣贤豪杰
婺州鹰巢
茶瓶汤候
吾无隐乎尔
蝗
曹操冢
半两钱
观山水
占雨
建炎登极
江西诗文
以俗为雅
浸假
伊尹墓

乐天对酒诗
拙句
容斋奉使
九为究
静坐
落梅诗
受禅赦文
文繁简有当
古人无忌讳
玉牒
奉使见留
四虫
诸贤气象
心思
谢肉牒
丙编卷四
蔡攸辞酒
酒有和劲
物产不常
以德报怨
中兴讲和
志士死饥寒
释儒罪人
气之先见
山静日长
日本国僧
杜陵论孔明

龙洲诗联
圆觉
淳熙盛事
张子房
东西
诚斋夫人
丙编卷五
读书
芗吕臣
苏黄迁谪
张林语
阿附
猫犬
南中岩洞
傅公谋词
冬狩行
举事轻捷
周文陆诗
范云
置青柜
丈二殳
慈湖诗
杨存中逐吏
渊明咏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元载

陆氏义门
懒妇
梅溪二瑞
多景楼诗
广右丁钱
胡忠简上书
丙编卷六
光尧福德
文章性理
花卿歌
杜陈诗
骑牛诗
得穷鬼力
方寸地
绘事
除目损道心
缕葱丝
士修于家
用兵吉兆
诗不拘韵
尤杨雅谑
韩平原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态
山居上梁文
听逸诗

画马
风水
南轩辨梅溪语
道不远人
返回总目录

甲编

甲编自序

余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久而成编，因曰《鹤林玉露》，盖“清谈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尔。时宋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庐陵罗大经景纶。

甲编卷一

解经不为烦辞

孟子释《公刘》之诗曰：“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释《烝民》之诗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两字，意义粲然。《六经》古注亦皆简洁，不为烦辞。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广，议论太多，曰：“说得虽好，圣人从初却元不曾有此意。虽以吕成公之《书解》，亦但言其热闹而已。”盖不满之辞也。后来文公作《易、诗传》，其辞极简。

手写九经

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机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烂然，终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曰："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圣学之勤如此。

倒句

《史记》张仪论韩地险恶曰：“民之食太抵饭菽藿羹。”此倒句也。昌黎文“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亦此类。

如字训而

《春秋》：“星陨如雨。”释者曰：“如，而也。”欧阳公《集古录》载《后汉郭先生碑》云：“其长也，宽舒如好施，是以宗族归怀。”东坡得古镜，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杨，取为镜，清如明。”皆训“如”为“而”也。

汴州诗

昌黎《汴州诗》云："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为汴州之乱，留后陆长源遭杀作也。方董晋帅汴，昌黎在幕中。晋专行姑息，知军骄难制，变在旦夕。且死，遗戒丧车速发。及长源代之，绳以严急，军果乱，官属多死之。昌黎随晋丧已去汴，获免。夫长源固失矣，晋不能酌宽猛之中，潜消事变，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产后来之祸；又不能先以一语忠告长源，乌得无罪？昌黎在幕中，盖亦与有责矣。此诗末句似有愧于中，而为自解之辞。

丑父纪信

《左氏传》：鞍之战，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齐师败绩，丑父与公易位，为晋韩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而逃。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此与纪信诈乘汉王之车，以免高祖者何异？晋宥丑父，而楚焚纪信，项氏之不长也，宜哉！

因谗赐金

张魏公贬零陵，有书数箧自随，谗者谓其中皆与蜀士往来谋据西蜀之书。高宗命遣人尽录以来，临轩发视，乃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此外，唯葛裘布衾类，多垢敝。上恻然曰："张浚一贫如此哉！"乃遣使驰赐金三百两。秦桧令宣言于外，谓赐浚死。门生、从者闻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当死。若果如所传，朝服拜命，就戮谢国家可也，何以泣为！"问使者为谁，曰："殿帅杨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诚欲诛浚，必不遣其子来。"已而使者拜于马前，乃获赐金之命。公之在秦也，开幕延贤，铸铜为印，形迹似稍专，故有以来谗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赖赐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贤乎？

世短意多

《古诗》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渊明以五字尽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东坡云：“意长日月促。”则倒转陶句尔。

兹为年

《吕氏春秋》云："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注云："兹，年也。"《公羊传》云："诸侯有疾曰负兹。"注云："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兹为年。《古诗》云："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左氏传》"五稔"，杜诗"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落帽

桓温雄猛盖一时，宾僚相从燕赏，岂应有失礼于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祢正平亵服掺挝嫚侮曹瞒之意。陶渊明，嘉之甥也，为嘉作传，称其在朝仗正顺，门无杂宾。则嘉亦一时之望，乃肯从温，何也？温尝从容谓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亦颇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词云：“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解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意谓嘉不当从温，故西风落其帽以贬之，若免冠然。

四胜

周瑜赤壁，谢安淝水，寇莱公澶渊，陈鲁公采石，四胜大略相似。杜牧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亦著矣。谢安围棋别墅，真是矫情镇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渊之役，毕士安有相公交取鹘仑官家之说，高琼有好唤宰相来吟两首诗之说，则当时策略，亦自可见。“天发一矢胡无酋”，荆公句意与杜牧同。采石之师，若非逆亮暴急嗜杀，自激三军之变，亦未驱攘。是时，亮虽遭戕，虏师北归，纪律肃然，无一人叛亡，此岂易胜之师乎？朱文公曰：“谢安之于桓温，陈鲁公之于完颜亮，幸而捱得他死尔。”要之，吴、晋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兵粟

张仪云："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二语用兵者所当知。

守城

守城必劫寨。刘信叔守顺昌，以数千人摧兀术数十万众，是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尔。

三事相类

楚公子微服过宋，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晋王廞之败，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囊自随。津逻疑之，永诃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数十，由是得免。宇文泰与侯景战河上，马逸坠地，李穆见之，以策扶泰背，曰：“笼东军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为贵人，与之马，与俱还。三事相类。若郭子仪杀羊而裴谞劾之，李愬进兵而温造弹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淳熙中，范至能北使，孝宗令口奏金主，谓河南乃宋朝陵寝所在，愿反侵地。至能奏曰：“兹事至重，合与宰相商量，臣乞以圣意谕之，议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为未可，而圣意坚不回。至能遂自为一书，述圣语。至虏庭，纳之袖中。既跪进国书，伏地不起。时金主乃葛王也，性宽慈，传宣问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书，奏曰：“臣来时，大宋皇帝别有圣旨，难载国书，令臣口奏。臣今谨以书述，乞赐圣览。”书既上，殿上观者皆失色。至能犹伏地。再传宣曰：“书词已见，使人可就馆。”至能再拜而退。虏中群臣咸不平，议羁留使人，而虏主不可。至能将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于国书中明报，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堕欺罔之罪。”虏主许之，报书云：“口奏之说，殊骇观听，事须审处，邦乃孚休。”既还，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会同馆，守吏微言有羁留之议，乃赋诗曰：“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

常调官

范文正公云："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余谓人能甘于吃家常饭，然后甘于做常调官。

天象

郑注召对浴堂门，彗长三尺；韩琦赐第集英殿，云见五色。君子、小人之进，天象昭昭如此。

官省钱

《五代史》：汉王章为三司使，征利剥下。缗钱出入，元以八十为陌，章每出钱，陌必减其三。至今七十七为官省钱者，自章始。然今官府于七十七之中，又除头子钱五文有奇，则愈削于章矣。

民兵

唐初，萧铣据荆襄，败于李靖，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犹十万人。李煜据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数万。本朝靖康之祸，勤王之师至者绝少，纵有之，率皆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盖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本朝兵费最多，兵力最弱，皆缘官自养兵。绍熙中，张魏公在川陕，奏以王庶帅兴元，制置利、夔两路军士。于兴、洋、金、蓬、开、达诸州，令县选强壮，两丁取一，五丁取二，户与免物力钱二百五十千。五十人为一队，置队长。以知县为军正，尉为军副。月阅于县，春秋阅于郡。不半月，有兵二十万。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备空虚，陈福公首献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会罢相，遂格。然两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规。开禧用兵，禁旅多败，而两淮山水寨万弩手率有功，特为官军所嫉，无以慰其心、尽其力耳。丙寅，虏大举南牧，围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诸处兵，与湖北义勇俱往救。诸郡兵不待见敌而溃，所过钞略，甚于戎寇；独义勇随其帅进退，不敢有秋毫犯，盖顾其室家门户故也。张宣公帅荆州，与朱文公书云："郭杲尝献缓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刘信叔、刘共父皆尝有此论，真谬计也。纵贼入肝脾里，何以为国？上付公以北门，当尽力报国，要军要粮，此间当应副，事苟不济，守臣仗节而死尔。'郭闻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义勇二万六千人也。"

文鉴

孝宗命吕成公铨择国朝文章，成公尽翻三馆之储，逾年成编，赐名《文鉴》。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际，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词古；熙宁、元祐之词达。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成公为此书，朱文公、张宣公殊不以为然，谓伯恭无意思承当，此事便好截下，因以发明人主之学。昔温公作《资治通鉴》，可谓有补治道，识者尚惜其枉费一生精力，况《文鉴》乎？

辛幼安词

辛幼安《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花长恨花开早，何况乱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其《题江西造口》词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词云：“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灯火，犹记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不？”此词集中不载，尤隽壮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陈同甫，若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

大人

古今称“大人”，其义不一。《左氏传》：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谓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养其大者为大人。”昌黎《王适墓志》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谓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见大人”，则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称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对疏广曰：“从大人议。”则叔父亦可称“大人”。范滂将就诛，与母诀曰：“大人割不忍之爱。”则母亦可称“大人”。

利市

俗语称“利市”，亦有所祖。《左氏传》：郑人盟商人之辞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诚斋谒紫岩

杨诚斋为零陵丞，以弟子礼谒张魏公。时公以迁谪故，杜门谢客。南轩为之介绍，数月乃得见。因跪请教，公曰："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至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诚斋得此语，终身厉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怅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鳞请剑，以忠鲠南迁，幸遇时平主圣。老矣，不获遂所愿矣！"立朝时，论议挺挺，如乞用张浚配享，言朱熹不当与唐仲友同罢，论储君监国，皆天下大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杨万里也有性气。"故其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

前辈勤学

胡澹庵见杨龟山，龟山举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张无垢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其寝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辄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年。洎北归，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前辈为学勤苦如此。然龟山盖少年事，无垢乃晚年，尤难也。

仕宦归故乡

欧阳公居永丰县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谓泷冈阡是也。厥后奉母郑夫人之丧归合葬，载青州石镌阡表。石绿色，高丈余，光可鉴，阡近沙山太守庙。襄事祷于庙，祝板犹存，曰：“大事有日，阴云屡兴，假以三日之晴，则拜神之赐，其敢忘报。”执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讳观，又不可立观，乃立“青阳宫”。然公自葬郑夫人之后，不复归故乡，其作《吉州学记》云：“幸余他日，因得归荣故乡。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而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虽有此言，而迄不践。乐颍昌山水，作《思颍》诗，退休竟卜居焉。前辈议其无回首敝庐、息间乔木之意。近时周益公归休，尹直卿以诗贺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归田去作颍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杀青原白鹭洲。”

铁拄杖

寿皇在宫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宫妾莫能睨视。尝游后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门取之。二人竭力曳以来，盖精铁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阴自习劳苦如此。

苏黄遗文

东坡赞文与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席子择遭丧，山谷怜其贫，纠合同志者助之，其辞云："富者不仁，理难共语；仁者不富，势难独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愿与诸君同力振之。"二帖余皆见其真迹，坡、谷集所不载。

池鸥

太学蕴道斋有小池，忽一鸥飞来，容与甚久。一同舍生题诗云：“朝来池上有斯事，火急报教同舍知：昨夜雨余春水满，白鸥飞下立多时。”读者赏其酝藉。

甲编卷二

大承气汤

周益公参大政，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云：“如今是大承气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尔。”呜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犹恨当国者不用大承气汤，况下于乾、淳者乎？然历考往圣，如孔子相鲁，而下大承气汤，固是对证；大舜继尧，亦不免下大承气汤。信矣，文公之为名言也。益公初在后省，龙大渊、曾觌除阁门，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后入直翰林，觌以使事还，除节钺，人谓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词云：“八统驭民，敬故在尊贤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气汤也。

鲁隐公摄

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果摄，则《春秋》不称公；《春秋》称公，则隐公非摄无疑也。"此论未然。《春秋》虽不书隐公居摄，而于两书仲子之事，自隐然可见。夫母以子贵，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将立，则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为而归其赗？鲁国何为而考其官？今也归赗而不嫌渎乱之讥，考官而加严事之礼，徒以桓之将为君也。桓将为君，则隐之摄著矣。或曰：隐摄则何以称"公"？东坡曰："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此论亦未然。周公之摄也，诰命之际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尝自称"王"乎？窃意鲁史旧文，必著隐公摄位之实，去摄而书公，乃仲尼之特笔，一以著隐之不当逊，一以著桓之不当立，二者皆非也。欧公论隐公、赵盾许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为《春秋》者，正当微显阐幽，若但直书其事，则夫人能之矣，何为游、夏不能措一辞哉！

奸富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务本之农，皆为仆妾于奸富之家矣。呜呼，悲夫！

货色

一顾倾城，再顾倾国，色也；大者倾城，下者倾乡，富也。货色之不祥如此哉。

孙吴

《吴子》之正，《孙子》之奇，兵法尽在是矣。《吴子》似《论语》，《孙子》似《孟子》。

子弟为干官

朱文公《与庆国卓夫人书》云：“五哥岳庙，闻尊意欲为五哥经营干官差遣，某切以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坏却心性，盖其生长富贵，本不知艰难，一旦仕宦，便为此官，逐司只有使长一人可相拘辖，又多宽厚长者，不欲以法度见绳。上无职事了办之责，下无吏民窃伺之忧。而州县守令，势反出己下，可以陵轹。故后生子弟为此官者，无不傲慢纵恣，触事懵然。愚意以为可且为营一稍在人下职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与求干官，乃是置之有过之地，误其终身。”前辈爱人以德，至于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刘公子羽之妃，枢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与刘盖姻娅。初，文公之父韦斋疾革，手自为书，以家事属少傅。韦斋殁，文公年十四，少傅为筑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书与白水刘致中云：“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视卓夫人犹母云。

筭子

《五代史》：汉王章不喜文士，常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筭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筭子，本俗语，欧公据其言书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鉴》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纵横”，不如欧《史》矣。

农圃渔樵

农圃家风，渔樵乐事，唐人绝句模写精矣。余摘十首题壁间，每菜羹豆饭饱后，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间，令儿童吟诵数过，自谓胜如吹竹弹丝。今记于此：韩偓云：“闻说经旬不启关，药窗谁伴醉开颜。夜来雪压前村竹，剩看溪南几尺山。”又云：“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长孙佐辅云：“独访山家歇还涉，茅屋斜连隔松叶。主人闻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庐，谷雨干时偶自锄。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韦庄云：“南邻酒熟爱相招，蘸甲倾来绿满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渔樵。”杜荀鹤云：“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底独斟时。醉来睡著无人唤，流下前滩也不知。”陆龟蒙云：“雨后沙虚古岸崩，渔梁携入乱云层。归时月落汀洲暗，认得山妻结网灯。”郑谷云：“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李商隐云：“城郭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渔樵路，薄暮归来雨湿衣。”张演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秋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柳诗

唐人柳诗云："水边杨柳绿烟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诵之，取其兴也。

进青鱼

宋文帝时，司徒义康颛总朝权，西方馈遗，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尝冬月啖柑，叹其形味并劣，义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寝不能平，义康旋以罪废。唐代宗谓李泌曰："路嗣恭献琉璃盘九寸，乃以径尺者遗元载，须其至议之。"赖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载竟诛。吕许公不肯多进淮白鱼，盖惩此也。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观此，贼桧之奸可见。

郎当曲

魏鹤山《天宝遗事》诗云："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俗所谓"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说载：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也。"明皇愧且笑。

刘锜赠官制

逆亮窥江，刘锜已病，亦同扞御。未几，亮歼，锜亦殂，特赠太尉。周益公行词云：“岑彭殒而公孙亡，诸葛死而仲达走。虽成功有命，皆莫究于生前，而遗烈在人，可徐观于身后。”读者服其的切。益公常举似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字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庐州之变

绍兴中，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张魏公为都督，奏罢之，命参谋吕祉往庐州节制。光世颇得军心，祉，儒者，不知变，绳束顿严，诸军忿怨。统制郦琼率众缚祉，渡淮归刘豫。魏公方宴僚佐，报忽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徐曰：“此有说，第恐虏觉耳。”因乐饮至夜分，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军以归。”虏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南轩言：“符离之役，诸军皆溃，唯存帐下千人。某终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寝，鼻息如雷。先公心法，如何可学？”

无极太极

游诚之，南轩高弟，常言：“《易》有太极，而周子加以无极，何也？试即吾心验之，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闻者服其简明。其诗亦可爱，如“春风未肯催桃李，留得疏篱浅淡香”，“平生意思春风里，信手题诗不用工”，“闲处漫游当世事，静中方识古人心”，皆有味。

薛客

齐封田婴于薛，号靖郭君，专齐之权。常欲城薛，客谓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制焉。今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苟有失齐，虽隆薛之城至于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积金帛于郿坞，曰："事成，雄据天下；事不成，守此坞足矣。"人之智愚相远乃如此。

能言鹦鹉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鹦鹉也。"朱文公曰："今时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此即"能言鹦鹉"也。夫下以言语为学，上以言语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见能言之鹦鹉，乃指为凤凰、鸑鷟，惟恐其不在灵囿间，不亦异乎？

贺雪表

黄伯庸代宰相贺雪表云：“招来众彦，无昼卧洛阳之人；激励三军，有夜入蔡州之志。”词意壮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汉使啮毡，未必得匈奴之要领；楚军挟纩，惟当坚祈父之爪牙。”语虽巧，颇牵强。

汉宫诗

唐李商隐《汉宫》诗云：“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犹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讥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无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犹徘徊台上，庶几见之，且胡不以一物验其真妄乎？金盘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长生，此方士之说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赐之。若服之而愈，则方士之说犹可信也；不然，则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间，委蛇曲折，含不尽之意。

夜绩

《汉·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谓每日又得半夜，为四十五日也。然则农之宵尔索绹，儒之短檠夜诵，岂可少哉？胡澹庵书遗从子维宁曰："古之君子，学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体欲其日强，行欲其日见，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见其所不见，一日不使其穷俯焉。其爱日如是，足矣。犹以为未也，必时习焉，无一时不习也；必时敏焉，无一时不敏也；必时术焉，无一时不术也；必时中焉，无一时不中也。其竞时如是，可以已矣。犹以为未也，则曰：夜者，日之余也，吾必继晷焉，灯必亲，薪必然，膏必焚，烛必秉，蜡必濡，萤必照，月必带，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则记。呜呼！如此，极矣。然而君子人曰：终夜不寝，必如孔子；鸡鸣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则何时而已耶？范宁曰：'君子之为学也，没身而已矣。'"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长孙道生一熊皮障泥数十年，盖贵而能俭。若渊明“十年著一冠”，则言其贫也。

心脉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细、紧、洪。备此三者，大贵大贤也。”赵季仁举以谓余曰：“此非论脉，乃是论学。”余曰：“小心翼翼，细也；务时敏，紧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汉高祖谓项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语理意甚长。《左氏传》：齐败于鞍，晋人欲以萧同叔子为质，齐人曰：“萧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孟子》曰：“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然则非自杀之，一间耳。”高祖之语与此暗合。史谓不修文学而性明达，此类是也。项羽迄不杀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鸷猛之人，胸中未尝无天理，特在于有以发之耳。

吕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图魑魅之形；孤剑埋光，尚负斗牛之气。”此吕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为邪如此，人主于何而辨之？

世事翻覆

卫青少服役平阳公主家，后为大将军，贵显震天下。公主仳离择配，左右以为无如大将军，公主曰：“此我家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择群臣，贵显无逾大将军者，迄归大将军。丁晋公起甲第，钜丽无比。军卒杨杲宗躬负土之役，劳苦万状。后杲宗以外戚起家，晋公得罪贬海上，朝廷以其第赐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杨诚斋诗云：“君不见河阳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见武昌柳，春作金丝秋作帚。人生马耳射东风，柳色桃花却长久。秦时东陵千户侯，华虫被体腰苍璆。汉初沛邑刀笔吏，折腰如磬头抢地。萧相厥初谒邵平，中廷百拜百不应。邵平后来谒萧相，故侯一拜一惆怅。万事反覆何所无，二子岂是大丈夫！穷通流坎皆偶尔，抟扶未必贤抢揄。华胥别是一天地，醉乡何尝有生死。侬欲与君归去来，千愁万恨付一杯。”

二苏

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楚辞后语》，坡公诸赋皆不取，惟收《胡麻赋》，以其文类《橘颂》。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

了翁孙女

陈了翁日与家人会食，男女各为一席。食已，必举一话头，令家人答。一日，问曰：“并坐不横肱，何也？”其孙女方七岁，答曰：“恐妨同坐者。”

达贤录

魏鹤山云："某尝以吕文穆《夹袋册》、韩忠献《甲乙丙丁集》、吕正献《掌记》、曾宣靖《雌黄公议》、司马公《荐士编》、陈密《学章藁》、范文献《手记》、近世虞忠肃《翘材馆录》之类，粹为一编，名《达贤录》，亦使士大夫识得行己用世规模，须是推诚心，布公道，集谋虑，广忠益，不惟资人辅己，济一旦之用。往往居德养才，流风所被，薰习演迤，逮乎数世，乃是先知先觉职分当然。"鹤山此论，可谓任重道远。然荐士非难，识士为难。卞和之识玉，九方皋之识马，此岂有法之可传哉！若识鉴未至，徒以偏驳锢滞之意见，称量摸索，其不为王荆公者几希。荆公尝曰："当今可望者，惟吕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极高，但为流俗所毁耳。"呜呼！《翘材》之所延，《夹袋》之所载，使尽如荆公之选抡，则是蛇虺之渊、虎狼之薮也，其流毒可胜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识足以辨小人，可以为大臣矣。

大算数

有日者谒黄直卿，云善算星数，知人祸福。直卿曰：“吾亦有个大算数，《书》曰：‘惠迪吉，从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个数，亘古今不差，岂不优于子之算数乎？”

论菜

真西山论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谓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则当必知其职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无饭吃。

晚学

高适五十始为诗，为少陵所推。老苏三十始读书，为欧公所许。功深力到，无早晚也。圣贤之学亦然。东坡诗云：“贫家净扫地，贫女巧梳头。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话头，接引穷乡晚学之士。

九日诗

徐渊子《九日》诗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谁怜老孟嘉？牢裹乌纱莫吹却，免教白发见黄花。”时一朝士和云：“呼儿为我整乌纱，不是无心学孟嘉。要摘金英满头插，明朝还是过时花。”二诗兴致皆佳，未易优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善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盗贼脱身

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自免。巢髡发为僧，题诗自赞，有“铁衣著尽著僧衣”之句；智高败后，惟金龙衣在，或谓入海，或谓奔大理国。淳熙间，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从，曰：“天子无失德，天下无他衅，将以何为？”群凶不听，以刃胁之，黾勉而从。文政知事必不集，阴求貌类己者一人，曰刘四，以煎油糍为业，使执役左右。辛幼安为江西宪，亲提死士与之角。困屈请降，文政先与渠魁数人来见，约日束兵。既退，谓其徒曰：“辛提刑瞻视不常，必将杀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则曰：“宁断吾首以降，死先后不过数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斩刘四之首，使伪为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军迄不知其首级之伪也。

制词失体

嘉定间，加史丞相实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谁也，负孟轲济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经句而帖妥，然过谀失体。勋德如韩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过曰："保兹天子，进无浮实之名；正是国人，退有顾言之行。"或谓荆公素不满于魏公，故无甚褒之词，非也，王言之体当然耳。

甲编卷三

庆元侍讲

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他日请问，上曰："宫中常读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说，曰："陛下既知学问之要，愿勉强而力行之。"退谓其徒曰："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然是时韩侂胄自谓有夹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进对面谏，又约吏部侍郎彭子寿请对，面发其奸；且以书白赵丞相，云"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干预朝政"。侂胄于是谋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闵卿耆老，当此隆冬，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内侍王德谦径遣付下，宰相执奏，台谏给舍争留，皆不从。时子寿出护使客，回则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间，向宗良兄弟止缘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陈瓘抗章劾之，谓'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国之本。亦如州县之政，只要权出守令，若子弟亲戚交通关节，则奸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为，不止如宗良，而朝无陈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后用袁佐，谏官尚能论之使惧。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无一人敢出一语，则其声势可知矣。"上甚嘉纳，谓宰相曰："侂胄是朕亲戚，龟年是朕旧学，极是难处。"宰相进两留之说，且谓龟年性刚，乞宣谕留之。上曰："此人质直，兼是随龙旧僚，四人两人罢，一人忧去，只有龟年有事肯来说。如此区处甚好。"其晚忽降省札，直批彭龟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众君子皆逐矣。上始初虽为侂胄所误，然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天文示变，斋心露祷；禁中酒器，以锡代银。上元夜尝荧烛清坐，小黄门奏曰："官家何不开燕？"上愀然曰："尔何知！外间百姓无饭吃，朕饮酒何安？"尝幸聚景园，晚归，都人观者争入门，蹂践有死者。上闻之深悔，自是不复出。文公格心之效，终不可泯。陈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严恭而事帝。虽不明不敏，有惭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始纵一毫从己之欲。"真能写出宁宗心事。天下诵之。

生成吹嘘

杜陵诗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诗云：“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或谓虚实不类。殊不知“生”为“造”，“成”为“化”，“吹”为“阴”，“嘘”为“阳”，气势力量，与“日月”字正相配也。

齐秦客

观李斯《逐客》之书，则秦固以客兴；观齐人《松柏》之歌，则齐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择耳。子思、孟轲、荀卿、子顺，亦当时之客也，如时君之不用何？用之，则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说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庆元诸老之门，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说》一篇，其词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恶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内则畏父母、畏尊长，《诗》云‘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又曰‘岂敢爱之，畏我诸兄’是也。外则畏师友，古语云‘凛乎若严师之在侧’，逸《诗》曰‘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则畏天，俯则畏人，《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礼不敢为，非义不敢动。一念有愧，则心为之震悼；一事有差，则颜为之忸怩。战兢自持，日寡其过，而不自知其入于君子之域矣。苟惟内不畏父母、尊长之严，外不畏朋侪、师友之议，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惧其不日而为小人之归也。由是而之，习以成性，居官则不畏三尺，任职则不畏简书，攫金则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为士矣，仲尼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为彼计也，盖将以防吾心之纵，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书》曰‘成王畏相’，孰谓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圣贤之聪明，且有所畏，《鲁论》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孰谓学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则畏之时义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效切磋于朋友云。”先君此说出，一时流辈潜心理学者咸以为不可易。余同年欧阳景颜跋云：“造道必有门，伊、洛先觉，以持敬为造道之门，至矣，尽矣。盖敬，德之聚也。此心才敬，万理森列；此身才敬，四体端固。繇勉强至成熟，此心此身敛然法度中，可以为人矣。然世之作伪假真者，往往窃持敬之名，盖不肖之实，内虽荏，而色若厉焉；行无防检，而步趋若安徐焉。识者病之，至有效前辈打破敬字以为讪侮者，又有以高视阔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惩绝者。一世杰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叶水心作《敬亭后记》，至不以张思叔之言为然，谓敬为学者之终事，仆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阳，谒竹谷罗先生，以所著《畏说》见教，仆醒然若有所悟。呜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长，畏天命，畏师友，畏公论，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则其敬也，莫非体察在己实事，见面盎背，临渊履冰，以伪自盖者，能之乎？高视阔步，幅巾大袖，假声音笑貌以为敬，求之于父母、兄长、师友之间，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许之乎！盖先生以实而求敬，故其敬不可伪；

世人以虚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说也，羽翼吾道，其功岂浅浅哉！至此，则敬不可伪为，而攻持敬者当自思矣。”

劝行乐表

绍熙甲寅，太学诸生拟《劝行乐表》云：“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通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以劝为讽，字字有来历。

秀州刺客

苗、刘之乱，张魏公在秀州，议举勤王之师。一夕独坐，从者皆寝，忽一人持刃立烛后。公知为刺客，徐问曰：“岂非苗傅、刘正彦遣汝来杀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则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书，宁肯为贼用？况公忠义如此，岂忍加害！恐公防闲不严，有继至者，故来相告尔。”公问：“欲金帛乎？”笑曰：“杀公何患无财！”“然则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问其姓名，俯而不答，摄衣跃而登屋，屋瓦无声。时方月明，去如飞。明日，公命取死囚斩之，曰：“夜来获奸细。”公后尝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贤于鉏麑矣。孰为世间无奇男子乎？殆是唐剑客之流也。

南轩六诗

张宣公《题南城》云：“坡头望西山，秋意已如许。云影度江来，霏霏半空雨。”《东渚》云：“团团凌风桂，宛在水之东。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丽泽》云：“长哦《伐木》诗，伫立以望子。日暮飞鸟归，门前长春水。”《濯清》云：“芙蓉岂不好，濯濯清涟漪。采去不盈把，惆怅暮忘饥。”《西屿》云：“系舟西岸边，幅巾自来去。岛屿花木深，蝉鸣不知处。”《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鱼可数。却上采菱舟，乘风过南浦。”六诗闲淡简远，德人之言也。

族谱引

陶渊明《赠长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老苏《族谱引》云："服始于衰，而至于缌，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涂人也。吾所与相视如涂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渊明诗意。诗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斩秦桧得贬，卢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诗送之曰：“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亦贬辰阳。太府寺丞陈刚中，字彦柔，以启贺之云：“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谁能屈大丈夫之志，宁忍为小朝廷之谋！知无不言，愿请尚方之剑；不遇故去，聊乘下泽之车。”亦贬安远宰。卢溪晚年，孝宗召赴阙，除直秘阁，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寿逾九十。寺丞竟死安远，无子，其妻削发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县江滨有石材庙，隆祐太后避虏，御舟泊庙下。一夕，梦神告曰：“速行，虏至矣。”太后惊寤，即命发舟指章贡。虏果蹑其后，追至造口，不及而还。事定，特封庙神刚应侯。寺丞南行，题诗庙柱云：“疏爵新刚应，论功旧石材。能形文母梦，还讶佞人来。”《图》《左氏传》“佞人来矣”，正谓逐客。事见《六一集》。“海市为谁出，衡云岂自开？乞灵如见告，逐客几时回。”卒不如其愿，悲夫！

德行科

杨诚斋初欲习宏词科，南轩曰：“此何足惜，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曰：“孟献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详，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词科哉！”晚年作诗示儿云：“素王开国道无臣，一榜春风放十人。莫羡榜头年十八，旧春过了有新春。”

记梦诗

昌黎《记梦》诗末句云：“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宁”字作“能”字，谓神仙亦且护短凭愚，则与凡人意态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谄媚，自在世间可也，安用巢神仙以从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渊夐别。

忍事

张耳、陈馀，魏之名士。秦闻此两人名，购求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二人变名姓之陈，为里监门。里吏尝笞馀，馀欲起，耳蹑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见，过馀远矣。馀卒败死泜水上，而耳事汉，富贵寿考，福流子孙，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岂与琐琐者校乎！东坡论子房，颍滨论刘、项，专说一“忍”字。张公艺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儿。”

五教三纲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也。《左氏传》：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去“朋友”而言“妇姑”。又曰：“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妇姑专主于和顺，至于君，虽得以令臣，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父慈其子，必教以义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阙失。夫以和倡妇，尤当制之以义。妻以柔从夫，尤当自守以正。盖三者乃三纲也，所系尤重。故于睦雍敬爱之中，必有检方规正之道，庶几各尽其分，而三纲立矣。

二罪人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

利害

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耆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曰“害”。张曰：“误矣！人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字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辩，一揖而退。

物无小

豺能杀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胜禹，三户可以亡秦。

范雎蔡泽

范雎、蔡泽皆辨士，太史公以之连传。然雎倾危，泽明坦。雎幽险诡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态。泽方入关，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虚之正理，雎必俟泽反覆以祸福晓之，乃肯释位。泽为秦相，数月即告老，为客卿以终。进退雍容，过雎远甚。虽然后之君子固权吝宠，如狡兔之专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祸而不之觉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诗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数尺。"子美视浩然为前辈，岂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浑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皆不载建品。唐末，然后北苑出焉。我朝开宝间，始命造龙团，以别庶品。厥后丁晋公漕闽，乃载之《茶录》。蔡忠惠又造小龙团以进。东坡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之举措，可不谨哉！

救荒

皇祐间，吴中大饥。范文正公领浙西，乃纵民竞渡，与僚佐日出燕湖上，谕诸寺以荒岁价廉，可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鼎新。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转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惟杭饥而不害。近时莆阳一寺，规建大塔，工费巨万。或告侍郎陈正仲曰："当此荒岁，寺僧剥敛民财，兴无益之土木。公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过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为之乎？莫非佣此邦之人为之也。敛之于富厚之家，散之于贫窭之辈，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赢得一塔耳。当此荒岁，惟恐僧之不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苏白

东坡希慕乐天，其诗曰：“应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然乐天酝藉，东坡超迈，正自不同。魏鹤山诗云：“溢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弹泪送人归。谁言苏白能相似，试看风帆赤壁矶。”此论得之矣。

于宝

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用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帷帐

绍兴省试《高祖能用三杰赋》。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韵押“运筹帷帐”，考官以《汉书》乃“帷幄”，非“帐”字，不敢取。出院，以语周益公，公曰：“有司误也。《史记》正是‘帷帐’，《汉书》乃作‘幄’。”

字义

寿皇问王季海曰："'聋'字何以从'龙'、'耳'？"对曰："《山海经》云：'龙听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义。一日行圃，见畦丁莳蔗横瘗之，曰："他时节节皆生。"公悟曰："蔗，草之庶生者也。"字义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谓之"天"，是诚妙矣。然不可强通者甚多。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说》成，以为可亚《六经》，作诗云："鼎湖龙去字书存，开辟神机有圣孙。湖海老臣无四目，漫将糟粕污修门。正名百物自轩辕，野老何知强讨论。但可与人漫酱瓿，岂能令鬼哭黄昏。"盖苍颉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辈志节

胡忠简公为举子时，值建炎之乱，团结丁壮，以保乡井。隆祐太后幸章贡，虏兵追至，庐陵太守杨渊弃城走。公所居曰芗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领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恶少乘间欲攘乱，斩数人乃定。张榜责杨渊弃城之罪，募人收捕。渊惧，自归隆祐。隆祐赦之，降敕书谕胡铨。事定，新太守来，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乡井耳，岂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归芗城。杨忠襄公少处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人徒见忠简以一编修官乞斩秦桧，甘心流窜，忠襄以金陵一倅唾骂兀术，视死如归，岂知其自为布衣时，所立已卓然矣。

诗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会邑宰，勉以诗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隐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邑宰皆感动。真西山帅长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烦散作十分春。”盖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司马温公云：“此三代圣人之法，非李悝、耿寿昌所能为也。”陈止斋曰：“《周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盖年下则出，恐谷贵伤民也；年上则敛，恐谷贱伤农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检”字一本作“敛”，盖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岁也，法当敛之；涂有饿殍，凶岁也，法当发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时，无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废于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耳。

简易

郭仲晦谓刘信叔曰："处事当以简易，何则？简以制繁，易以制难，便不费力。乾坤之大，所以使万物由其宰制者，不过此二字，况于人乎！"仲晦此论，可谓洞见天地万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韩信多多益办，只是一"简"字；狄武襄夜半破昆仑关，只是一"易"字。

大乾梦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时谒梦大乾，梦怀刺候谒庙庑下，谒者索刺，出诸袖，视其题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请迓者及门，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朋交相勉，乃质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门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与器物不同，如笔止能为笔，不能为砚；剑止能为剑，不能为琴；故其成毁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数。惟人则不然，虚灵知觉，万理兼该，固有朝为跖而暮为舜者。故其吉凶祸福亦随之而变，难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当充广德性，力行好事，前梦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后把麾持节，官至正郎。

甲编卷四

词科

嘉定间，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每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虽以徐子仪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误而出之，由是无复习者。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选。殊不知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胡卫、卢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尽扫于胡尘”，太学诸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于。”又曰：“传语胡卢两学士，不如依样画胡卢。”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题明注出何书，仍许上请，中选者堂除教官。然名实既轻，习者亦少。昔孝宗朝，议者欲科举取士，以论策共为一场，制诏表章为一场。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说，遂不果行。余谓若行此法，则举子无不习王言者。习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于其间，他时选拔而用之，何患丝纶之不雅正乎！

透脱

杨诚斋丞零陵日，有《春日》绝句云：“梅子流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张紫岩见之曰：“廷秀胸襟透脱矣。”

对垒

与敌对垒，必分兵以扰之，设诈以疑之。扰之，则其力不给；疑之，则其心不安。力不给则败，心不安则遁。

李勣

李勣临终谓其弟德曰："吾子孙若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必先挝杀之，而后以闻。"其言严厉如此。《酉阳杂俎》载：勣孙敬业，年十许岁，勇悍异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猎兽，纵火焚林。敬业见火至，剞所乘马，入其腹中。火过，浴血而出，迄不能害。临终之戒，为敬业发也。厥后则天之祸，敬业起兵，所谓"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在"者，名义固正，亦狂率矣，卒歼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争之，以勣家事一语而定。唐之子孙，半为血肉，歼宗之祸，非天报耶？

买砚诗

徐渊子诗云：“俸余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在，买山之事定何年？”刘改之贺其直院启云：“以载鹤之船载书，入觐之清标如此；移买山之钱买砚，平生之雅好可知。”渊子词清雅，余尤爱其《夜泊庐山》词云：“风紧浪淘生，蛟吼鼍鸣，家人睡着怕人惊。只有一翁扪虱坐，依约三更。　雪又打残灯，欲暗还明。有谁知我此时情？独对梅花倾一盏，还又诗成。”

孤雁独鹤

杜陵诗云："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断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又云："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似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噂沓喧竞。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词

世传《满江红》词云：“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　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禄。柰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也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以为朱文公所作。余读而疑之，以为此特安分无求者之辞耳，决非文公口中语。后官于容南，节推翁谔为余言：其所居与文公邻，尝举此词问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号“晦庵”云。又《水调歌头》云：“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那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此词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隐括李、杜之诗耳。

邓友龙使虏

嘉泰中，邓友龙使虏，有赂驿吏夜半求见者，具言虏为鞑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友龙大喜，厚赂遣之。归告韩侂胄，且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遂决。其后王师失利，侂胄诛，友龙窜。或疑夜半求见之人，诳诞误我。然观金虏《南迁录》，其言皆不诬。此必中原义士，不忘国家涵濡之泽，幸虏之乱，潜告我使。惜乎，将相非人，无谋浪战，竟孤其望，是可叹也。

诚斋退休

杨诚斋自秘书监将漕江东，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区，仅庇风雨。长须赤脚，才三四尺。徐灵晖赠公诗云："清得门如水，贫唯带有金。"盖纪实也。聪明强健，享清闲之福，十有六年。宁皇初元，与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独不起。文公与公书云："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思，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尝自赞云："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到落花前，天地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

绍兴内禅

绍兴甲寅，寿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过宫，然犹日临内朝。宰相率百官固请，不从。尝降出一草茅书，言建储事，宰相袖进取旨，上变色曰："储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数日，宰执再以请，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废闲"之语。寿皇升遐，上不能丧，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寿皇死也，陛下合上辇一出。"随至福宁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处也。"急还内，袴绒为裂。时中外讹言汹汹，或言某将辄奔赴，或言某辈私聚哭。朝士有潜遁者，近幸富人，竞匿重器，都人皇皇。赵忠定在西府，密谋内禅，念莫可达意于寿圣者。韩侂胄，寿圣甥也，乃令阁门蔡必胜潜告之。侂胄遂因知省关礼白寿圣。议始定，忠定令工部尚书赵彦逾戒殿帅郭杲，敕宿卫起居舍人彭龟年告嘉邸备进发。七月甲寅，禫祭，寿圣引宰执至帘下，谕曰："皇帝疾，至今未能执丧，自欲退闲，此御笔也。嘉王可即皇帝位于重华宫，躬行丧礼。"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胜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宫提举杨舜卿往南内请八宝，初犹靳予，舜卿传奏云："官家儿子做了。"乃得宝出。事定，侂胄意望节钺，忠定不与，知阁刘弼乘间言曰："此事侂胄颇有功，亦合分些官职与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语侂胄，侂胄未信，谒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谈。侂胄退而叹曰："刘知阁不吾欺。"于是邪心始萌，谋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谒真西山，丐词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饮书房，指竹夫人为题曰：“蕲春县君祝氏，可封卫国夫人。”公甫援笔立成，末联云：“於戏！保抱携持，朕不忘两夜之寝；展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西山击节。盖八字用《诗》《书》全语，皆妇人事；而“形四方之风”，又见竹夫人玲珑之意。其中颂德云：“常居大厦之间，多为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陈数条之风刺；自顶至踵，无一节之瑕疵。”

骂尸虫文

柳子厚文章精丽，而心术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驳。余尝书其《骂尸虫文》后云：尸虫伏人骸窍间，伺隐慝，上谒之帝，意求饮食，人以是多罹咎谪，柳子憎而骂之。余谓尸虫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为耳目，未可骂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虫，世之人而知有尸虫，则岂特摩牙奋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于世哉！色厉内荏，声善实狠，若共、兜、少正卯辈，当亦少衰矣。故余谓尸虫之有裨于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祸、淫有藉于尸虫甚切。帝之饮以饮食也，初非赏谗；尸虫之哓哓上诉也，亦非以谗故。仁人君子谓宜彰尸虫之功于天下，俾警焉可矣。骂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虫？谨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动，不违其则，虽有尸虫，将焉攸诉？彼若鼓其谗颊，咀毒衔锋，谓巢由污，龙逄、比干佞，谓周、孔不仁，则帝之聪明，将怒殛之矣，奚听信以降割于我民！设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无面热汗下，徒憎其不为己隐，申之以骂焉，余恐只益其诉帝之说而已。

举刘郡守

张宣公帅江陵，道经澧，澧之士子十数辈执文书郊迎。公喜见须眉，就马上长揖，索其文观之，乃举刘郡守政绩。公掷其文于地，曰：“诸公之来，某意其相与讲切义理之是非，启告闾阎之利病，有以见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只冷馒头使耳！”跃马径去。澧守上谒，亦不容见。

制置用武臣

嘉定间，山东忠义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择人帅山阳，见大夫无可使，遂用许国。国，武人也，特换文资，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国至山阳，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全军忿怒，因而杀之。幕客杜子埜，诗人也，亦死焉。初，国之换文资，乔寿朋以书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将。绍兴间，不独张、韩、刘、岳尝为之，杨沂中、吴玠、吴珙、刘锜、王璬、成闵、李显中诸人亦为之。不特制置使可为，枢密、处置、宣抚等使亦可为也，岂必尽文臣哉！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不可，乃使之处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庙堂不能从，未几，果败。李全自此遂叛。尝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财不赡。”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样式造楮券，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上下共以全为忧。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维扬，忽陷于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妇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两膝齐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礼》"奇拜"，以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谓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亦是头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妇相见皆跪，如男子之仪。不知妇人膝不跪地，而变为而今之拜者，起于何时。程泰之以为始于武后，不知是否。余观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尽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则唐时妇女拜不跪可证矣。

马谡

诸葛孔明征蛮，马谡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其论高矣。街亭之败，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势日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斩谡，过矣。夫法立必诛，而不权以古人八议之仁，此申、韩之所为也。前辈谓子房之学出于黄、老，孔明之学出于申、韩，信矣。近世张魏公之斩曲端、赵哲，乃效孔明所为，尤非也。

唐子西诗

唐子西立朝，赋《梅花》诗云："桃花能红李能白，春深无处无颜色。不应尚有数枝梅，可是东君苦留客？""向来开处是严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与年少争春风。"执政者恶其自尊，一斥不复。后以党祸谪罗浮，作诗云："说与门前白鹭群，也须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鹤归辽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蛊沙今好在，往来休傍水边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军皆化：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化为蛊沙。诗意言君子或死或贬，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爱一文，不直一文。陈简斋诗云：“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杨伯子尝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诚斋冢嗣，号东山先生，清节高文，趾美克肖。其帅番禺，将受代，有俸钱七十缗，尽以代下户输租。有诗云：“两年枉了鬓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别石门》诗云：“石门得得泊归舟，江水依依别故侯。拟把片香投赠汝，这回欲带忘来休。”盖晋吴隐之守五羊，不市南物，归舟有香一片，举而投诸石门江中，用此事也。其帅三山，不请供给钱，以忤豪贵，劾去。作诗贻先君云：“与世长多忤，持身转觉孤。夤缘新齿舌，收拾老头颅。我已诃泷吏，君谁诵《子虚》。同归灯火读，家里石渠书。”时先君与之同入闽故也。陈肤仲作《玉壶冰》、《朱丝弦》二诗送之。林自知《送行》诗云：“公来无琴鹤，公去有芒鞋。”又一幕官诗云：“从渠腰下有金带，何处山中无菜羹？”真西山入对，主上问当今廉吏，西山既以赵政夫为对。翌日，又奏曰：“臣昨所举廉吏未尽，如崔与之之出蜀，唯载归艎之图籍；杨长孺之守闽，靡侵公帑之毫厘，皆当今之廉吏也。”

西湖长

东坡守杭、守颍，皆有西湖，故《颍川谢表》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州，辄为西湖之长。"秦少章诗云："十里薰风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后谪惠州，亦有西湖。杨诚斋诗云："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颍及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春秋书国灭

胡文定《春秋传》作于渡江之初。其论国灭也，曰：“《春秋》灭人之国，其罪则一。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其罪为重，许斯、顿牂之类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兴复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弦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旨严矣，如刘禅、愍、怀，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时鞑虏入蔡，残金之主守绪，乃能聚薪自焚，义不受辱，庶几于江、黄。

陆放翁

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尝从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其《题侠客图》云："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寿皇读之，为之太息。台评劾之，其恃酒颓放，因自号"放翁"。作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晚年为韩平原作《南园记》，除从官。杨诚斋寄诗云："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盖切磋之也。然《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朱文公喜称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则去履袜。《左氏传》：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卫侯怒其无礼。如簠簋笾豆，高不逾尺，便于取食。今世夫子庙塑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陈于地，殊觉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尝过郑国列子庙，见其塑像以石为席，而坐于地，先圣像设亦宜仿此。”

蝶粉蜂黄

杨东山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词云“蝶粉蜂黄浑退了”，正用此也。而说者以为宫妆，且以“退”为“褪”，误矣。余因叹曰：“区区小词，读书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臆见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图诗云："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六龙飞辔长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杨诚斋善谑，尝谓好色者曰："阎罗王未曾相唤，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诗之意。

小官对移

廖子晦为小官，遭长官以非理对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书晓之云：“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脊梁与他厮捱，看如何？自家决定不肯开口告他，若到任满，便作对移，批书离任，则他许多威风都无使处矣，岂不快哉！此间有吴伯起者，不曾讲学，后闻陆子静说话，自谓有所得。及作令，被对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厅前唱喏；若对移作押录，即逐日抱文书，去知县厅前呈覆。便做耆长壮丁，亦不妨与他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盖谓心无愧怍，则无入而不自得；心无贪恋，则无往而不自安。此不在于临事遇变之时，而在于平居讲学之际。讲之素精，见之素定，真知夫进退、得丧、死生、祸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则虽鼎镬刀锯，视之如寝饭之安矣，况于一升黜予夺之间者哉！韩昌黎云：“夫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而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况一不缺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间哉！”此最善形容处。

试进士见烛

唐人诗云：“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明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此唐试进士见烛之验也。白乐天奏状云：“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册，兼得通宵。”盖亦不禁怀挟矣。

甲编卷五

相字音厮

白乐天诗云："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格天阁

秦桧少游太学，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每出游饮，必委之办集。既登第，及中词科，靖康初，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师，议立张邦昌，桧陈议状，大略谓：“赵氏传绪百七十年，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子孙蕃衍，布在四海；德泽深长，百姓归心。只缘奸臣误国，遂至丧师失守，岂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若必欲舍赵氏而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望稽古揆今，复君之位，以安天下。”虏虽不从，心嘉其忠，与之俱归。桧天资狡险，始陈此议，特激于一朝之谅。既至虏廷，情态遂变，谄事挞辣，倾心为之用。兀术用事，侵扰江淮，韩世忠邀之于黄天荡，几为我擒。一夕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为吴玠败之于和尚原，至自髡其须发而遁。知南军日强，惧不能当，乃阴与桧约，纵之南归，使主和议。桧至行都，绐言杀虏之监己者，奔舟得脱。见高宗，首进“南自南，北自北”之说。时上颇厌兵，入其言。会诸将稍恣肆，各以其姓为军号，曰“张家军”、“韩家军”，桧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上为之动，遂决意和戎，而桧专执国命矣。方虏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说，正为桧设。洪忠宣自虏回，戏谓桧曰：“挞辣郎君致意。”桧大恨之。厥后金人徙汴，其臣张师颜者作《南迁录》，载孙大鼎疏，备言遣桧间我，以就和好。于是桧之奸贼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阁，有朝士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桧大喜，超擢之。又有选人投诗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蛾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攻》复古诗。”桧益喜，即与改秩。盖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谀语，以为掩覆之计，真猾夏之贼也。余观唐则天追贬隋臣杨素诏曰：“朕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尝欲从容于万机之暇，褒贬于千载之外。矧年代未远，耳目尚存者乎！”夫杨素异代之奸臣，则天一女主尚知恶而贬之。矧如桧者，密奉虏谋，协君误国，罪大恶极，上通于天，其可赦乎！开禧用兵，虽尝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牵复，是可叹也！

易六卦

洪容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圣人防患备险之意也。”余谓：屯、蒙，未出险者也；讼、师，方履险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乐之象；比者，亲附之象，乃亦有险焉。盖斧斤鸩毒，每在于衽席杯觞之间；而诩诩笑语，未必非关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严焉。

放鱼诗

王荆公新法烦苛，毒流寰宇。晚岁归钟山，作《放鱼》诗云：“物我皆畏苦，舍之宁啖茹。”其与梁武帝穷兵嗜杀而以面代牺牲者何殊？余尝有诗云：“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幅巾投老钟山日，辛苦区区活数鱼。”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等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上尝出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令宣徽使杨公庆持示宰相杜悰曰：“当时宰相无名者，皆以反法处之。”悰谓公庆及两枢密曰：“主上新践阼，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与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公庆色沮而去，帝怒亦释。庆历中，劫盗张海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令百姓敛金帛牛酒劳之。海悦，径去，不为暴。事闻，富郑公欲诛仲约，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欲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公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为然。其后自河北还朝，不许入国门，未测朝廷意，终夜彷徨不能寐。思范公语，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文正之言与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劝胡亥以烦刑，而身具五刑以死，为人臣者，可以监矣。建炎维扬之祸，谏官袁植乞诛黄潜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责己，岂可归罪股肱？”宰相吕颐浩曰：“本朝辅弼大臣，纵有大罪，止从贬窜，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发此言，亏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颐浩之论！当时若从植言，潜善等固死有余罪，然此门既开，厥后秦桧专国，必借此藉口以锄善类，其产祸宁有极乎！

诗咏蟋蟀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诗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绝句云：'昏黑投林晓更惊，背人相唤百般鸣。柴门长闭春风暖，事外还能见鸟情。'盖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斯言固达矣，然必自反无愧，自尽无憾，乃可安之于命。伊川曰："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东坡曰："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谪涪，渡江，风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问曰："公是达后如此？是舍后如此？"伊川登岸，欲与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谓：惟达故舍，惟舍故达；达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使未闻道，必有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顺而无贪怖之心也。"朝闻道"是达，"夕死可矣"是舍；达须是平时做工夫，舍则临事自然如此。

胡忠简碑

周益公作《胡忠简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义士犹或非之，孔子奚取焉，为万世计也。”盖忠简力诋和议，乞斩秦桧，而绍兴终于和戎，故以忠简比夷齐，以高宗比武王，可谓回护得体。

秦誓

康节邵子云："夫子定《书》，以《秦誓》缀《周》、《鲁》之后，知周之必为秦也。"前辈颇不然其说。余尝思之，亦自有理。盖说者皆谓取穆公悔过一念，故特录其书。然作誓之后，彭衙、令狐、汾曲之师，贪忿愈甚，乌在其为真悔过！夫子奚取焉？况二百余年，千八百国之诸侯，岂无一君之贤、一言之几于道，奚独于西戎之君有取哉？盖当是时，周已不可为，而列国又皆不自振，惟秦骎骎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定《书》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见其意。或曰：圣贤言理不言数，若尔，则夫子亦言数乎？曰：此非数也，势也。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乎"者，疑词也，谓吾道若获用，则西周之美可寻，不止乎东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势也。及历聘无逢，自卫反鲁，则道不获行，而势之所趋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悯然寓意于定《书》之末乎！考秦之强，实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毙列国，非特战国时为，然在春秋时已然矣。《左氏传》曰："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马。"此皆薪不尽、火不灭之兆也。周亡而秦兴，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谓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书》为然也，其删《诗》亦然。十五国风，莫非中国之诗也，吴、楚流而入于夷狄，则削而不录。秦与吴、楚等也，独存其诗。今观列国之风，大抵流荡昏淫，有日趋于亡之势，惟秦始有车马礼乐，其诗奋厉猛起，已有招八州、毕六王之气象，夫子存而不删，岂无意乎？

荆公见濂溪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余谓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笃，自处太高，故欲少摧其锐，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辞可矣，三则已甚。使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以消释其偏蔽，则他日得君行道，必无新法之烦苛，必不斥众君子为流俗，而社稷苍生将有赖焉。呜呼，岂非天哉！

吕秦牛晋

秦虎视山东，蚕食六国，不知六国未灭，而秦先灭矣。何也？始皇乃吕不韦之子，则是嬴氏为吕氏所灭也。司马氏欺人孤寡，而夺之位，不知魏灭未几，而晋亦灭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则是司马氏为牛氏所灭也。《春秋》书莒氏灭鄫，义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于《始皇纪》便明书吕氏，《元帝纪》便书明牛氏，以从其实。

景公颜子

景公千驷，不及夷、齐；颜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后世利欲之私，至于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嘻嘻，皆为利来。”吁！可哀也哉。

诛罪

舜诛四，周公诛二，赵广汉诛一原褚而颍川服，尹翁归诛一许仲孙而东海服。赵、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与周公之术也。彼渭水尽赤，血流波道者，独何为哉？

学仕

学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达，要之无愧。学而无用，涂车刍灵也；仕而有愧，鹤轩虎冠也。

宝臣

楚不以白珩为宝，而观射父之作训辞，左氏倚相之道训典，乃楚之至宝也。齐不以径寸之珠为宝，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种首之备盗贼，乃齐之至宝也。故忠贤才识之士，谓之宝臣。若无宝而不知求，得宝而不之识，有宝而不知重，弃荆玉而喜燕石，贱周璞而藏郑鼠，国之不亡者幸也。

饥寒

杨诚斋云：“人皆以饥寒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饥不寒尔。”此语殊有味。乞食于野人，晋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灶而啜豆粥，汉光武之所以兴。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饥寒味哉！

无垢廷对

张子韶对策，至晡未毕，貂珰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谈及公等。”故其策曰：“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

浦鸥

杜陵《咏鸥》云："江浦寒鸥戏，无他亦自饶。却思翻玉羽，随意点春苗。雪暗还须落，风生一任飘。几群沧海上，清影日萧萧。"言浦鸥闲戏，使无他事，亦自饶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闲戏未足，已思翻玉羽而点春苗，为谋食之计，虽风雪凌厉，有所不暇顾。末言海鸥之旷逸，清影翛然，不为泥滓所点染，非浦鸥所能及。以兴士当高举远引，归洁其身如海鸥，不当逐逐于声利之场，以自取贱辱若浦鸥也。

苏后湖

苏养直之父伯固，从东坡游，“我梦扁舟浮震泽”之词，为伯固作也。养直“属玉双飞水满塘”之句，亦见赏于坡，称为吾家养直作此诗，时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苍如此。绍兴间，与徐师川同召，师川赴，养直辞。师川造朝，便道过养直，留饮甚欢。二公平日对弈，徐高于苏。是日，养直拈一子，笑视师川曰：“今日须还老夫下此一着。”师川有愧色。游诚之跋养直墨迹云：“后湖胸中本无轩冕，是以风神笔墨皆自萧散，非慕名隐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无功利及人，区区奔走，老死尘埃，不如学苏养直。”

偻㑩

《五代史》：汉刘铢恶史弘肇、杨邠，于是李业谮二人于帝而杀之。铢喜，谓业曰：“君可谓偻㑩儿矣。”偻㑩，俗言狡猾也。欧史闲书俗语，甚奇。

释豉

韵书释“豉”云：“配盐幽菽。”四字甚工。

读书

北魏主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书。"王荆公诗曰："物变有万殊，心思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言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也。然新法之害，岂不读书之过哉。其过正在于读书也。夫书不可不读，尤贵于善读。方荆公与诸君子争新法也，作色于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读书，贤辈乃能读书耶！"夫着一能读书之心，横于胸中，则锢滞有我，其心已与古人天渊悬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吕东莱解《尚书》云："《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此论最好，真读书之法也。当时赵清献公之折荆公曰："皋、夔、稷、契，有何书可读？"此亦忿激求胜之辞，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来，便有书。皋、夔之前，《三坟》亦书也；伏羲所画之卦，亦书也；太公所称黄帝、颛帝之丹书，亦书也；《孟子》所称放勋曰，亦书也；岂得谓无书哉？特皋、夔、稷、契之所以读书者，当必与荆公不同耳。当时答荆公之辞，只当曰："公若锢于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观理，稽众从人，是乃不能读书也。"呜呼！荆公往矣，后之君子，穷而讲道明理，达而抚世酬物，谨无着一能读书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陈朝石封三品。李诚之《咏松》云：“半依岩岫倚云端，独立亭亭耐岁寒。一事颇为清节累，秦时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没苔侵弃道周，误恩三品竟何酬？国亡今日顽无耻，似为当年不与谋。”夫松石无知之物，一为二朝名宠所点染，犹不免万世之包弹，矧士大夫其于进退辞受之际，可苟乎哉！

取守

吴孙秀曰："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唐李翱曰："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叹，古今一也。

鸥雁

吾郡陈国材诗曰：“红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双鸥。”周益公、杨诚斋盛称之。

石牛洞诗

荆公《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晁无咎编《续楚词》，谓此诗具六艺群书之余味，故与其经学典策之文俱传。朱文公编《楚词后语》，亦收此篇。

扈载

五代时，扈载有文名，尝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壁间。周世宗命小黄门录进，览之称善。王朴尤重之，荐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胜。"朴曰："公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诰，为学士。居岁余，果卒。余谓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时周益公长身瘦面，状若野鹤，在翰苑多年。寿皇一日燕居，叹曰："好一个宰相，但恐福薄耳。"盖疑其相也。一老珰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叹，岂非周必大乎？"上曰："尔何知？"曰："臣见所画司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为之一笑。未几，遂登庸，为太平宰相，与闻揖逊之盛。出镇长沙，退休享清闲之福十有余年。

神形影

陶渊明《神释形影》诗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我，神自谓也。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块然血肉，岂足以并天地哉！末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折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时山谷亦预校文，曰：“可贺内翰得人，此乃仆宰太和时，一学子相从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重可惜哉！

韩柳欧苏

韩、柳文多相似。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进学解》，柳有《起废答》；韩有《送穷文》，柳有《乞巧文》；韩有《与李翊论文书》，柳有《与韦中立论文书》；韩有《张中丞传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韩之《原道》、《佛骨疏》、《毛颖传》，则柳有所不能为；柳之《封建论》、《梓人传》、《晋问》，则韩有所不能作。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似柳。欧公在汉东，于破筐中得韩文数册，读之始悟作文法。东坡虽迁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随。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韩、柳所无也。

使虏辞乐

光尧之丧，金虏来吊祭，京仲远以检正假礼部尚书为报谢使，虏锡燕汴京，仲远与郊劳使康元弼言，请免燕，不许。请撤乐，如告哀遗留使，亦不许。至期，虏促入席，传呼不绝。仲远曰：“若不撤乐，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夺，乃传言曰：“请先拜酒果之赐，徐议撤乐。”仲远方率其属拜受。北典签者连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厉，仲远趋退复位，甲士露刃闭门，仲远命左右叱曰：“南使执礼，何物卒徒，乃敢无礼！”排闼而出。元弼等以闻其主。仲远留馆俟命，赋诗曰：“鼎湖龙驭去无踪，三遣行人意则同。凶礼强更为吉礼，夷风终未变华风。设令耳与笙镛末，只愿身糜鼎镬中。已办淹留期得请，不辞筑馆汴江东。”越七日，竟获免乐之命。既还，孝宗劳之曰：“卿能执礼，为朕增气，何以赏卿？”对曰：“虏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虏，亦常分也，敢觊赏乎！”上喜，谓宰相曰：“京镗，今之毛遂也。”除权侍郎，以至大用。

贺和戎表

嘉定和戎，湖南帅曹彦约贺表云："过也更也，何伤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时传诵。吾郡罗蓬伯之词也。

士卒畏爱

士卒畏将者胜畏敌者败，爱将者胜爱身者败。畏将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将。爱将则不爱身，爱身则不爱将。畏将在将之威，爱将在将之恩。有李光弼斩张用济之威，则三军股栗矣，何患其不畏将？有吴起吮士疽之恩，则赴死如归矣，何患其不爱将？虽然，戮一不用命，诛一不循律，则威振矣，不必数数然也。至若抚循之恩，则终始有所不可废。《东山》之诗，昵昵儿女语，此周之所以长。潼关之败，唐几亡矣，而仆射如父兄，识者以是占中兴焉。谋帅择将者，则何以哉？

甲编卷六

玉山词章

汪圣锡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许之，有《玉山词章》。如《赐四川宣抚虞允文辞召命不允诏》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厘；于今三年，复念周公之久外。”《赐知绍兴府史浩乞宫观养亲不允诏》云：“尹兹东夏，非徒昼锦之荣；循彼南陔，盖便晨羞之养。”《赐陈俊卿辞左相不允诏》云：“应事幾之纠纷，大车以载；阅世俗之变化，直道而行。民具尔瞻，已公论之胥庆；帝赉予弼，岂宠章之敢私。”《赐虞允文辞右相不允诏》云：“以梦营求，孰若验事功之已试；以言寤合，孰若察志节之所安。”《赐大将成闵复节钺诏》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当念功；安得壮士守四方，岂若求旧。”《除郭振节度使制》云：“不显亦世，尚继汾阳之休；无兢维人，孰云充国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迟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琱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昌黎志孟东野云：“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言其得之艰难。赠崔立之云：“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摇毫掷简自不供，顷刻青红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足以传世觉后，岂但夸多斗速于一时哉！山谷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世传无己每有诗兴，拥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则杯觞流行，篇咏错出，略不经意。然少游特流连光景之词，而无己意高词古，直欲追踪《骚》《雅》，正自不可同年语也。

象郡送行诗

吾郡胡季昭，宝庆初元为大理评事，应诏上书言济邸事，窜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诗云：“应诏书闻便远行，庐陵不独诧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态浮云多变换，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愿名！”盱江杜来诗云：“庐陵一小郡，百岁两胡公。论事虽小异，处心应略同。有书莫焚稿，无恨岂伤弓。病愧不远别，写诗霜月中。”太学生胡炎诗云：“一封朝奏大明宫，嘘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荒谁使径旁通。朝中竞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先公竹谷老人诗云：“好读床头《易》一篇，盈虚消息总天然。峥嵘齿颊皆冰雪，肯怕南方有瘴烟。”“频寄书回洗我愁，莫言无雁到南州。长相思外加餐饭，计取承君旧话头。”季昭之兄子建、弟国宾皆博学能文，怀奇负气。兄弟友爱最隆，不蓄私财，有无尽费于朋友，得罪之日，囊无一钱，子建挈家归，卖文以活。国宾奋然徒步，从其兄于贬所。国宾先没，季昭继之。端平更化，诏许归葬，赠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赠官制词云：“朕访落伊始，首下诏求谠直，盖与谏鼓谤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岂朕心哉！尔风裁峭洁，志概激壮，繇尉廷平，上书公车，言人之所难言。方嘉贯日之忠，已坠偃月之计。问涂胥口，访事泷头，曾无几微见于颜面，何气节之烈也！仁祖能全介于远谪之余，孝祖能拔铨于投荒之后。抚今怀往，魂不可招，潦雾坠鸢，悲悔何及。陟阶员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槛之直，且识投杼之过。尔虽死，可不朽矣。”

廉贾

《史·货殖传》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夫贪贾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贾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贾知取予，贪贾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为取，则其获利也大。富商豪贾，若恶贩夫贩妇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则亦无大利之获矣。巨贾吕不韦见秦子异人质于赵，曰："此奇货可居。"遂不吝千金，为之经营于秦，异人卒有秦国，而不韦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为取，则亦商贾之雄也。汉高帝捐四万斤金与陈平，不问其出入；裂数千里地封韩、彭，无爱惜心，遂能灭项氏，有天下。刘晏造船，合费五百缗者，给千缗，使吏胥、工匠皆有赢余，由是舟船坚好，漕运无亏，足以佐唐之中兴。是皆得廉贾之术者也。东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

容南迁客

高登字彦先，漳浦名儒，志节高亮。少游太学，值靖康之乱，与陈东上书，陈六贼之罪，且言金虏不可和状。绍兴间，对策鲠直，有司拟降文学，高宗不可，调静江府古县令。时秦桧当国，桧父尝宰是邑，帅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彦先毅然不从。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系讯掠，迄无罪状可指。校文潮阳，出“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桧闻之大怒，谓其阴附赵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桧没，诸贤遭诬陷者皆昭雪，彦先以远人下士，无为言者。乾道间，梁克家始为之请；傅伯寿、朱文公守漳，又连为之请，皆格不下。余为容法曹掾，容士犹能言其风猷，传其文墨。偶摄校官，遂为立祠于学宫。同时有吴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赋》，讥切秦桧。其家立潜光亭、商隐堂，其怨家摘以告桧曰：“亭号潜光，盖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本无意于事秦。”李，谓泰发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彦先有《修学门庭》传于世，元美有《游勾漏洞天记》，载《容州志》。

宰相罢

陈应求尝告孝宗曰："近时宰相罢去，则所用之人，不问贤否，一切屏弃。此钩党之渐，非国家之福。"赵温叔为相，多引蜀士。及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党祸之胎也，岂圣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论善矣，然此为平时宰相善罢者言也，若权奸之去，则正当洗肠涤胃。若借温太真之事，为小人开一线之路，借范尧夫之言，为君子忧后来之祸，则失之矣。

紫败素

《战国策》：苏代曰："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败素染紫也，与蜡鞭之说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龟龄年四十七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曰：“今日唱名，蒙恩赐进士及第，惜二亲不见，痛不可言，嫂及闻诗、闻礼，可以此示之。”诗、礼，其二子也。于十数字之间，上念二亲，而不以科名为喜，专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为御史，首弹史丞相浩，乞专用张浚。上为出浩帅绍兴，龟龄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闻使之为十二牧。与胡邦衡并为左右史，相得最欢。奏补先弟而后子。尝赋《不欺》诗云：“室明室暗两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问天高鬼神恶，要须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帅夔门也，有临安录事参军祝怀，抗疏银台，谓：“王十朋忠义謇谔，借令不容于朝，亦合置之近藩，缓急呼来，无仓卒乏使之忧，今遣往万里外，非计之得也。”虽不报，时论韪之。

太子参决

孝宗之末，诏皇太子参决庶务。杨诚斋时为宫僚，上书太子曰：“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国贰而不危者，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昔赵武灵王命其子何听朝，而从傍观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监国，而自将于外，间隙一开，四父子皆及于祸。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监国，旋以罪废。国朝天禧亦尝行之，若非寇准、王曾，几生大变。盖君父在上，而太子监国，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当时诸公皆甚其言。至绍熙甲寅，始服其先见。

师友制服

胡澹庵为清节先生制师之服，张魏公为张无垢制友之服。

斩桧书

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简斋诗

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繇简古而发秾纤。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如“南风又落宫南木，老雁孤鸣汉北洲”，“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近得会稽消息不？稍传荆渚路歧宽”，“东南鬼火成何事，终藉胡锋作争臣”，“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皆可味也。

伯夷传赤壁赋

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伯夷传》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语设问，谓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诗犹若未免于怨，何也？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达观古今，操行不轨者多富乐，公正发愤者每遇祸，是以不免于怨也。虽然，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则其轻在彼。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伯夷、颜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则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赋》因客吹箫而有怨慕之声，似此漫问，谓举酒相属，凌万顷之茫然，可谓至乐，而箫声乃若哀怨，何也？盖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终归于安在？况吾与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臾，宜其托遗响而悲怨也。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必羡长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风山月，用之无尽，此天下之至乐。于是洗盏更酌，而向之感慨风休冰释矣。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

留后门

绍兴壬子冬，刘豫入寇，赵元镇当国，请高宗亲征。行次姑苏，喻子才谓元镇曰："相公此举，有万全之策乎？亦赌彩一掷也？"元镇曰："利钝亦安能必？事成则幸，不成则死之尔。"子才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退有据。"元镇曰："诚有之，则甚善，计将安出？"子才曰："张枢密在福唐，若除闽、浙、江、淮宣抚使，则命到之日，便有官府军旅钱谷。彼之来路，即我之后门也。"元镇大以为然，于是魏公复用。余谓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预留后六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项羽救赵，既渡，沉船破甑，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

十铭

光宗即位，谢艮斋为文昌，进《十铭》，云："业成而难，其败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坠。道甚简易，在尊所闻。帝王之学，匪艺匪文。畏天之威，主德为最。水旱雷风，天之仁爱。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厘之私，患及千里。妄赏不劝，妄罚不畏。赏罚大权，以妄为忌。贪吏虐民，戒石莫听。奖廉以激，捷于号令。民之疾苦，幽远难知。日访日问，犹恐或遗。财在天下，理之以义。未闻刻敛，其罪在吏。乱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谀说，尤害于国。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驭轻，轻动为戒。"辞简理明，时人以比李卫公《丹扆箴》。又作《劝农》，诗云："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旧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柘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绢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似此之人，直几千万。"词旨平易，足以谕俗。然其言农夫之乐，想乾淳间有之，今则甚于聂夷中之诗矣，宁复有此气象哉！

诗用字

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入”与“归”字、“贫”与“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何”与“且”字，“岂”与“应”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文亦然。诗以字，文以句。

付与天地

荆公诗云：“岂无他忧能老我，付与天地从今始。”朱文公每喜诵之。

读易亭

魏鹤山诗云："远钟入枕报新晴，衾铁衣棱梦不成。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后贬渠阳，于古梅下立读易亭，作诗云："向来未识梅生时，绕溪问讯巡檐索。绝怜玉雪倚横参，又爱清黄弄烟日。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候虫奋地桃李妍，野火烧原葭菼出。方从阳壮争出门，直待阴穷排闼入。随时作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韩信未遇时，识之者惟萧何及淮阴漂母尔。何之英杰，固足以识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识之，异哉！故尝谓子房狙击祖龙，意气过于轻锐，故圯上老人抑之。韩信俯出市胯，意气邻于消沮，故淮阴漂母扬之。一翁一媪，皆异人也。唐子西作《淮阴贤母墓铭》曰：“项王喑呜，范增谋谟。信来不呼，信去不追。坐视信逋，反噬其躬。匹妇区区，而知信乎？吁！”

猴马

唐明皇时，教坊舞马百匹，天宝之乱，流落人间。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识也，尝燕宾僚，酒行乐作，马忽起舞，承嗣以为妖，杀之。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谓之“猴部头”。朱温既篡，引至坐侧，猴忽号掷，自裂其衣，温叱令杀之。呜呼！明皇之马，有愧于昭宗之猴矣。

经界

朱文公守漳，将行经界，王子合疑其扰。公答书曰：“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但以为不若此，则贫民受害无有了时。故忍而为之，庶几一劳永逸耳。若一一顾恤，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可行矣。绍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中，但讫事后，田税均齐，田里安静，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少时见所在所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十数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而不闻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论可谓明确。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于众之说，卒以灭宗。故后之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当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尔。商之迁亳，周之迁洛，何尝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论定，然后知拂之者乃所以爱之也。司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见得此理。东坡嘉祐间作《思治论》曰：“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也，从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说最好。然厥后荆公行新法，公上书争之，乃曰：“为国者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其说却有病。天下岂有悖理伤道之事，可以众心之所向而姑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为战国纵横之学也。

南轩谏虞丞相

南轩质责虞丞相并甫不当用张说，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隐忍就功名处，何相非之深也。”南轩曰：“先公固有隐忍处，何尝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语录》中载谏并甫事，无此数语，南轩亲与诚斋言之。

朱文公论诗

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杨宋卿以诗集求品题，公答之曰："诗者，志之所之，岂有工拙哉！亦观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来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又曰："古今之诗凡三变。盖自《书传》所载，虞夏以来，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态，则其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又曰："来喻欲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此诚极至之论。然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窃恐秽浊为主，芳润入不得也。近世诗人，只缘不曾透得此关，而规规于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满人意，无足深论。"又曰："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澹之趣，无由到古人佳处。"又曰："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溪底，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什么用！"公之论诗，可谓本末兼该矣。公尝题广成子像云："陈光泽见示此像，偶记李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爱王摩诘诗云：'漆园非傲吏，自缺经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以为不可及，而举

以语人，领解者少。”观此，则公之所取，概可见矣。公尝举似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又尝诵其诗示学者云：“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檐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观此，则公之所作，又可概见矣。

税沙田

孝宗时，近习梁俊彦请税两淮沙田，以助军饷。上大喜，付外施行。叶子昂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滨出没之地，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复涨于东。百姓随沙涨之东西而田焉，是未可以为常也。且辛巳兵兴，两淮之田租并复，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诏罢之。子昂退至中书，令人逮俊彦至，叱责之曰：“汝言利求进，万一淮民怨咨，为国生事，虽斩汝万段，岂足塞责！”俊彦皇汗免冠谢，久乃释之。子昂此举，颇有申屠嘉困辱邓通，韩魏公以头子勾任守忠之遗意。大率近习畏宰相，则为盛世；宰相畏近习，则为衰世。

乙编

乙编自序

或曰：子记事述言，类以己意，惧贾僭妄之讥奈何？余曰："樵夫谈王，童子知国，余乌乎僭？若以为妄，则疑以传疑，《春秋》许之。"时宋淳祐辛亥四月，庐陵罗大经景纶。

乙编卷一

高宗配享

高庙配享，洪容斋在翰苑，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盖文武各用两人，出于孝宗圣意也，遂令侍从议。时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为宜如明诏，而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厌人望，张魏公不应独遗。杨诚斋时为秘书少监，上书争之，以欺、专、私三罪斥容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于是有旨再令详议。越数日，上忽谕大臣曰："吕颐浩等配享正合公论，更不须议。洪迈固是轻率，杨万里亦未免浮薄。"于是二人皆求去，容斋守南徐，诚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诚斋诗云："出却金宫入梵宫，翠微绿雾染衣浓。三年不识西湖月，一夜初闻南涧钟。藏室蓬山真昨戏，园翁溪友得今从。若非朝士追相送，何处冥鸿更有踪。"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过雨迢迢沙路长。两度立朝今结局，一生行客老还乡。犹嫌数骑传书札，剩喜千峰入肺肠。到得前头上船处，莫将白发照沧浪。"此去国时诗也，可谓无几微见于颜面矣。其冢嗣东山先生伯子跋其《论配享书稿》云："覆羹真得皂囊书，锦水元来胜石渠。但宝银钩并铁画，何须玉带与金鱼。"盖苗、刘时乱时，矫隆祐诏贬窜魏公。高宗在昇旸宫方啜羹，左右来告，惊惧，羹覆于手，手为之伤。暨复辟，见魏公，泣数行下，举手示公，痕迹犹存。左次魏和伯子诗云："銮坡蓬监两封书，道院东西各付渠。乾道圣人无固必，是非付与直哉鱼。"词意亦佳，但当涂乃江东道院，容斋守南徐，非当涂也。

紫窄衫

渡江以来，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绍兴九年，诏公卿将吏毋得以戎服临民，复用冠带。论者以为扰，于是士大夫皆服凉衫。乾道中，李献之上言：“会聚之际，颜色可憎。今陛下上承两宫，宜服紫衫为便。”上从之，盖人情乐简便久矣。昔孝节先生徐仲积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襕幞谒贵人，而不以见母，是敬母不如敬贵人也，不可。”乃日具襕幞揖母，人皆笑之。孝节行之终身。近时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阳，日以冠裳莅事。宪使赵民则尝紫衫来见，子澄不脱冠裳见之。民则请免冠裳，子澄端笏肃容曰：“戒石在前，小臣岂敢！”民则皇恐，退具冠裳以见，然由是不相乐。夫襕幞揖母，冠裳临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至于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于兵兴一时权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则古道何时而可复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语》非孟子，后举茂材，论题出“经正则庶民兴”，不知出处，曰：“吾无书不读，此必《孟子》中语也。”掷笔而出。晁说之亦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曰：“《孟子》发挥王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郑叔友著《崇正论》，亦非孟子，曰：“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流也。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者也。”余谓孟子以仪、秦之齿舌，明周、孔之肺肠，的切痛快，苏醒万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谓其不当劝齐、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纣，举世不以为非，而伯夷、叔齐独非之。东莱吕先生曰：“武王忧当世之无君者也，伯夷忧万世之无君者也。”余亦谓孟子忧当世之无君者也，泰伯忧万世之无君者也。此其特见卓论，真可与夷、齐同科，至于说之、叔友，拾其遗说而附和之，则过矣。

匹士光国

平原孟尝君养天下客，而未尝得一客；张汤、公孙弘接天下士，而未尝得一士。鲁仲连固不肯与鸡鸣狗盗者伍也，汲长孺固不肯与奴颜婢息者齿也。若得一鲁仲连，则一客可以敌千客；若得一汲长孺，则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诗曰：“匹士能光国，三孱不满隅。”

不交近习

不主痈疽、瘠环，所以为孔子；不礼臧仓、王驩，所以为孟子。宋璟不与内侍交语，明皇深加奖叹。杜悰不从监军请选娼女入宫，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纯夫为谏官，东邻宦官陈衍园亭在焉，衍每至园中，不敢高声，谓其徒曰：“范谏议一言到上前，吾辈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为范纯夫也，此其所以为元祐也。王黼为宰相，与宦者梁师成邻居，密开后户往来。徽宗幸黼第，徘徊观览，偶见之，大不乐。此其所以为王黼，此其所以为崇、观、政、宣也。

王定国赵德麟

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敬服。然其后乃阶梁师成以进，而德麟亦谄事谭稹。绍兴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环卫官，宰相吕颐浩奏曰：“令畤读书能文，苏轼尝荐之，似不须易。”高宗曰：“令畤昔事谭稹，为清议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节持身之难如此。余观屈平之《骚经》曰：“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释之曰：“世乱俗薄，士无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盖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当世，故中材以下，莫不变化而从俗，则是其所以致此者，反无有如好修之为害也。”呜呼！其崇、观、政、宣之时乎，宜二子之改节易行也。

妒妇喻

张无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请供给钱；在馆中进书，不肯转官，人皆以为好名之过。无垢曰：“既请月俸，又受供给，偶然进书，又便受赏，于我心实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贪者往往不曾寻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当自医。别人既不自知病，反恶人医病，犹妇人妒者，非特妒其夫，又且妒人之夫，其惑甚矣。”无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嗤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嗤笑直者；软熟成风，反相与嗤笑刚者；竞进成风，反相与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风，反相与嗤笑俭约者；傲诞成风，反相与嗤笑谦默者。贾子云：“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东坡云：“变丹青于玉莹兮，乃反谓子为非智。”风俗至于如此，岂不可哀！

诛曦诏

安子文与杨巨源、李好义合谋诛逆曦，矫诏之词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圣贤之戒；虽犬马识其主，尔乃甘夷虏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词旨明白，乃好义姊夫杨君玉之词也。曦年十许岁时，其父挺尝问其志，曦有不臣之语。其父怒，蹴之炉火中，灼其面，号“吴巴子”云。

古人称字

魏鹤山云："古人称字者，最不轻。《仪礼》：子孙于祖祢皆称字。孔门诸子多称夫子为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称仲尼。虽今人亦称之，而人不为怪。游、夏之门人皆字其师。汉初唯子房一人得称字，中世有字其诸父、字其诸祖者，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儿童诵君实之类。"观鹤山此说，古人盖以称字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称字，稍尊稍贵者，便不敢以字称之，与古异矣。鲁哀公诔孔子，亦曰"尼父"，则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谓先君曰："寿皇每称东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钦重如此。"

静重

大凡应大变、处大事，须是静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汉武帝因不移步识霍光，因不转盻识金日磾，亦是窥见他静定凝重处，故逆知其可以托孤寄命。韩魏公之凝立，亦此类也。欧阳公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资。至如司马公，则加以学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傅钦之、苏子瞻劝其防后患，公起立拱手，仰视厉声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为此言。张宣公云：“使某当时应答，不过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说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论一己利害。相其平日所养，故临事发言，能如是中理，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问寝龙楼

绍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过宫，吾郡尹德邻初参太学，帘引诗题出“问寝龙楼晓”。德邻诗云：“父母人皆有，仪刑自冕旒。问安趋燕寝，拂晓过龙楼。鹤驾严晨卫，鸡人彻夜筹。慈闱天语接，飞栋月华收。万姓齐呼舞，三宫款献酬。小儒忧国切，几白九分头。”学官击节，一时传诵。

自家他家

象山与罗春伯书云："宇宙无际，天地开辟，本只一家。来书乃谓自家屋里人，不亦陋乎！谓之自家，不知孰为他家？古人但问是非邪正，不问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尝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适正。其怙终不悛，则当为夬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论，可谓浑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庆历以前，无君子小人之名，所谓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祸。自庆历以后，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则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之受祸，一节深于一节。

冬至奏对

丁常任，毗陵人，淳熙间为郎。冬至日，上殿奏对，玉音曰："晓来云物甚奇，卿曾见否？"常任实不曾见，即对曰："岂惟臣见之，四海万姓皆见之。"孝宗大喜，曰："卿对甚伟。"命除淮漕。

诗家喻愁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

经总钱

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中，王师讨之。命陈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夫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之初，尝诏罢之。军兴，议者再请施行，色目寖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产，怨祸必及子孙。厥后叶正则作外台，谓必尽去经、总制钱，而后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然中兴百年，非无圣君贤相，未闻有议及此者，是独何也？

论语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时读《论语》便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

本政书

林勋，贺州人，绍兴中登进士第。尝进《本政书》，欲渐复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谓：五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万井，实为九万顷。三分去二，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泽，与夫硗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与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实为三万六百顷。一顷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亩，余夫亦如之，总二夫之田，则为百亩。百亩之收，平岁为米五十石；上熟之岁，为米百石。二夫以之养数口之家，盖裕如矣。总八顷之税，为米十有六石，钱三贯二百文，此之谓什一。井复一夫之税，以其人为农正，掌劝督耕耨赋税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税，总计三千四百井之税，为米五万一千石，为钱一万二千贯，以此为一同之率。一顷之居，其地百亩，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亩，总十有六夫之宅，为地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社学场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贫富不等，未易均齐，夺有余以补不足，则民骇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亩以上者为良农，不足五十亩者为次农，其无田而为闲民，与非工商在官而为游惰末作者，皆为驱之使为隶农。良农一夫以五十亩为正田，以其余为羡田。正田毋敢废业，必躬耕之。其有羡田之家，则无得买田，唯得卖田。至于次农，则无得卖田，而与隶农皆得买羡田，以足一夫之数，而升为良农。凡次农、隶农之未能买田者，皆使之分耕良农之羡田，各如其夫之数，而岁入其租于良农。如其俗之故，非自能买田及业主自收其田，皆毋得迁业。若良农之不愿卖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孙之长而分之，官毋苛夺以贾其怨。少须暇之，自合中制矣。其书大略如此。朱文公、张宣公皆喜其说，谓其有志复古。然今时欲行经界，尚以为难，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横渠《西铭》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说本于召公。《召诰》曰：“有王虽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师之辞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谓父母之说，不如元子、宗子之说意味深长。盖谓之元子、宗子，则天父地母临之于上，诸弟之颠连无告者责望于下，非特恻然于同胞之爱，且有所严惮而不敢隳其职分矣。

六和塔诗

李彊父为昭文相，尝出六和塔，题诗云：“往来塔下几经秋，每恨无从到上头。今日登临方觉险，不如归去卧林丘。”彊父为相清正，谨守规矩，自奉如寒士，书卷不释手。薨于位，谥文清。

湖州生祠

嘉定间，杨伯子为湖州守，弹压豪贵，牧养小民，治声赫然，为三辅冠。郡之士相与肖像祠于学宫，与工部尚书戴少望并祠。伯子意不悦，会除浙东庾节，将行，辞先圣先师礼毕，与教官诸生坐于讲堂，命取所祠画像来，题诗其上，云："面有忧民色，天知报国心。三年风月少，两鬓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废古今。不如随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当时士子有戏和其诗者，末句云："可怜戴工部，独树不成林。"

黄陵庙诗

陆士规布衣，工诗，秦桧喜之。尝挟秦书干临川守，馈遗不满意，升堂嫚骂。官惧，以书白秦自解。秦怒陆甚，陆请见，不出，然犹令其子小相者见之，问其近作。陆诵其《黄陵庙》一绝，云：“东风吹草绿离离，路入黄陵古庙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乱山无主鹧鸪啼。”小相入诵之，秦吟赏再四，即命请见，待之如初。

杀人手段

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盖自吾儒言之，若子贡之多闻，弄一车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约，寸铁杀人者也。

诗互体

杜少陵诗云："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谓之互体。杨诚斋诗云："绿光风动麦，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风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风。

陈黄送秦少章

韩文公作《欧阳詹哀词》云：“詹，闽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山谷《送秦少章从苏公学》云：“斑衣儿啼真自乐，从师学道也不恶。但使新年胜故年，即如常在郎罢前。”后山云：“士有从师乐，诸儿却未知。欲行天下独，信有俗间疑。秋入川原秀，风连鼓角悲。目前豚犬类，未必慰亲思。”二诗皆用韩意，而后山之味永。陆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义也。颜子之家，一箪食，一瓢饮，在人不堪忧之之地，而其子乃从其师周游天下，履宋、卫、陈、蔡之厄而不以为悔。此岂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义哉！盖诚使此心无所放失，无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无伤焉，则千万里之远，无异于亲膝。不然，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象山此说，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谋攘之。僧乃挂草鞋一双于方丈前，题诗云："方丈前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枯髅就此埋。"余谓士大夫去就亦当如此。杨诚斋立朝时，计料自京还家之裹费，贮以一箧，钥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许市一物，恐累归担，日日如促装者。余又闻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箧一担。每晨起，则撤帐卷席；食毕，则洗钵收箸，以拄杖撑弊箧于厅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将行者。故击搏豪强，拒绝宦寺，悉无所畏。余曩在太学，尝馆于一贵人之门。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谓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买柴六百贯耶！"余因窃叹：士大夫之见，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贵简

刘平国云："奏疏不必繁多，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尽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论极好，如《伊训》、《说命》、《无逸》、《立政》所未论，只如诸葛孔明《前》、《后出师表》，何尝费词。近时如张宣公自都机入奏三札，陆象山为删定官轮对五札，皆可法。

闲居交游

自古士之闲居野处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与往还，故有以自乐。陶渊明《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云："邻曲时来往，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则南村之邻，岂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锦里，亦与南邻朱山人往还，其诗云："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径，野水细通池。归客村非远，残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所谓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寻鲁城北范居士误落苍耳中》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又云："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废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废心而用形。”渊明诗云：“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说得更好。盖其自彭泽赋归之后，洒然悟心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则静亦静，动亦动，虽过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谓渊明不知道，可乎？

乙编卷二

红友

常州宜兴县黄土村，东坡南迁北归，常与单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来饷曰：“此红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红友，而不知有黄封，可谓快活。”余尝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绶诚不如黄帽青蓑，朱毂绣鞍诚不如芒鞋藤杖，醇醪豢牛诚不如白酒黄鸡，玉户金铺诚不如松窗竹屋。无他，其天者全也。

韩平原客

韩平原客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馆客，甚贤而文。既别，音问杳不通。平原当国，常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谒，盖已改名登第数年矣。一见欢甚，馆遇极厚。尝夜阑酒罢，平原屏左右，促膝问曰："某谬当国秉，外边议论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复何言？"平原愕然问故，对曰："是不难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则皇子怨矣。贤人君子，自朱熹、彭龟年、赵汝愚而下，斥逐贬死，不可胜数，则士大夫怨矣。边衅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之哭声相闻，则三军怨矣。并边之民死于杀掠，内地之民死于科需，则四海万姓皆怨矣。丛是众怨，平章何以当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辞谢再三。固问，乃曰："仅有一策：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开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德寿，虽怨无能为矣。于是辅佐新君，涣然与海内更始，曩时诸贤，死者赠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虏，释怨请和，以安边境。优犒诸军，厚恤死士，除苛解嬷，尽去军兴无名之赋，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后选择名儒，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则易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其庶几乎！"平原犹豫不能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未几祸作。

咏鸥

杜少陵诗云："鸥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节俭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归于周，而从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驴布鞯与金鞍骏马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贫富贵贱可以一视矣。昔有仆嫌其妻之陋者，主翁闻之，召仆至，以银杯、瓦碗各一，酌酒饮之，问曰："酒佳乎？"对曰："佳。""银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对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无分别。汝既知此，则无嫌于汝妻之陋矣。"仆悟，遂安其室。少陵诗意正如此。而一本乃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妇词

李太白《去妇词》云：“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为绝唱。然以余观之，特忿恨决绝之词耳，岂若《谷风》去妇之词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虽遭放弃而犹反顾其家，恋恋不忍乎！乃知《国风》优柔忠厚，信非后世诗人所能仿佛也。古今赋昭君词多矣，唯白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前辈以为高出众作之上，亦谓其有恋恋不忘君之意也。欧阳公《明妃词》自以为胜太白，而实不及乐天。至于荆公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则悖理伤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饿，垂翅青冥，残杯冷炙，酸辛万状，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诗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恋君之意蔼然溢于言外。其为千载诗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鹤山云：“处人伦之变，当以《三百五篇》为正。《考槃》、《小宛》之为臣，《小弁》、《凯风》之为子，《燕燕》、《谷风》之为妇，《终风》之为母，《柏舟》之为宗臣，《何人斯》之为友，皆不遇者也。而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优柔谆切，怨而不怒，忧而不敢疏也。东坡在黄、在惠、在儋，不患不伟，患其伤于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兹游最奇绝，所欠唯一死’之类，词气不甚平。又如《韩文公庙碑》诗云：‘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方作谏书时，亦冀谏行而迹隐，岂是故为诋讦，要为南海之行。盖后世词人多有此意，如‘去国一身，高名千古’之类，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义重，家国忧深。圣贤去鲁、去齐，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为难也。”此论精矣。

杨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帝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韦昭训女。潜纳太真宫中，宠遇如惠妃，册为贵妃，与卫宣公纳伋之妻无以异。白乐天《长恨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为尊者讳也。近时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云：“桂折秋风露折兰，千花无朵可天颜。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隐云：“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显，得风人之体。

迁谪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节，迁谪凄凉，晚岁收用，衰落惩创，刓方为圆者多矣。吕子约谪庐陵量移高安，杨诚斋送行诗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爱身。”盖祖杜少陵送严郑公云：“公若居台辅，临危莫爱身。”然以之送迁谪流徙之士，则意味尤深长也。

隐士出山

晁以道与陈叔易俱隐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诗云：“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到京华。故山岩壑应惆怅，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诗云：“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阁老，刘共父父也。二诗相似，然以道后亦出山，时人反以此诗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难进易退，高节全名，师表百世，乃知终南、少室之流，与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语也。

批答援引

东坡批答吕大防辞免恩命云："卿有盗贼夷狄之虞，仓廪礼乐之叹，阴阳风雨之忧。此三者，诚当今之大计。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夫既以责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盖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时真西山批答参政楼钥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虽著于经，二三大臣，难拘此制。卿昔代言，尝以是却臣邻之请矣，岂今日遂忘斯谊乎？"此又切矣。

物畏其天

颖滨释《庄子》曰：“鱼不畏网罟而畏鹈鹕，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诚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尝见大蛙十数，聚于污池丛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视，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动。又村叟见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渐近，蛇不复动，张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时而出，蛇已毙矣。村叟弃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视之，小蜈蚣无数，食其腐肉。盖蜈蚣产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尝见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篱抢竹中。蜘蛛不复入，但以足跨竹上，摇腹数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视之，蜈蚣已节节烂断如酱酱矣。盖蜘蛛摇腹之时，乃洒溺以杀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为莫己敌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毙蛇育子，自以为莫吾御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躯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观矣。且蛙之不能敌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岂专以小大为强弱哉！

诗用助语

诗用助语，字贵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山谷云：“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韩子苍云：“曲槛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云深。”皆浑然帖妥。吾郡前辈王才臣云：“并舍者谁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亦佳。

存问逐客

李泰发忤秦桧，贬海上，雷州守王彦恭存问周馈甚至。桧闻之，贬彦恭。辰阳陆升之，泰发侄婿也，告讦泰发家事，得删定官。桧死，彦恭复官，升之贬雷州。胡澹庵谪岭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则畏避之。方滋字务德，本亦桧党，待之独有加礼。澹庵深德之。桧死，其党皆逐。务德入京谋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馆。澹庵偶与王梅溪语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馆中诸公访之，且揄扬其美，务德由此遂晋用。由此观之，君子赢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客，榜客位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误恩，许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缘久病，艰于动作，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且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如此之美也。"余尝于赵季仁处见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

而已失官

宝庆初元，洪舜俞为考功郎，应诏言事，词旨剀切。真西山谓陈正甫曰："读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论台谏失职云："月课将临，笔不敢下，称量议论之异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决，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顾者，恭请圣驾款谒景灵宫而已。"台臣摘以为言，谓祗见宗庙，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谒景灵宫而已"，词语嫚易，有轻宗庙之意，遂遭罢黜，仍镌三官。舜俞有诗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诗

庶人之仇，释《礼记》者谓可尽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我国家之于金虏，盖百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晁错既诛终叛汉，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后贬

韩昌黎上大尹李实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散，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后作《顺宗实录》乃云：“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邦法。是时大旱，畿甸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陵轹公卿，勇于杀害，人不聊生。及谪通州长史，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与前书一何反也。岂书乃过情之誉，而史乃纪实之辞耶？然退之古君子，单辞片语必欲传信，宁可妄发！而誉之过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晓也。近时汪彦章投李伯纪启云：“孤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又云：“士讼公冤，咸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其赞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纪谪词，乃云：“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盗名，孔子先诛于正卯。”又云：“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谗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与前启又何反也。伯纪真君子，而丑诋至此。嘻！其甚矣。当时亦有以此问彦章者，彦章云：“我前启自直一翰林学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丑诋之！”是可笑也。退之之于李实，岂亦若是耶？然李实真小人，与伯纪不同。退之失于前之过誉，彦章失于后之过毁。誉犹可过也，毁不可过。

春风花草

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

旌忠庄

韩世忠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世忠，其词云：“卿遇敌必克，克且无扰。闻卿买新淦田为子孙计，今举以赐卿，聊旌卿之忠。”故其庄号“旌忠”。盖当时诸将各以姓为军号，如“张家军”、“岳家军”之类，朝廷颇疑其跋扈。闻其买田，盖以为喜，故特赐之。世忠之买田，亦未必非萧何之意也。“克且无扰”四字，可谓要言，如王全斌辈，非不克，奈扰何？信能行此四字，虽古名将，何以加诸！

三将

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唐人诗云：“泽国山河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读之可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即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诵此，亦可以悚然惧、恻然思矣。余尝见州郡迓新者，设饰甚费，因成诗云：“赤子须摩抚，红尘几送迎。幕张云匼匝，车列鉴鲜明。岂是朘民血，空教适宦情。忍闻分竹者，竭泽自求盈。”

血山

兖王假山成，请宫僚观之，姚坦熟视曰：“此血山耳。”开宝塔成，田锡上疏曰：“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

吾心如秤

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则吾心即造化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己不劳而万物服矣。乃知孔明长啸草庐时，其所讲不在伊、吕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可谓识孔明心事矣。或谓既比之以伊、吕矣，又比之以萧、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盖惜其指挥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挥若定，则虽萧、曹且不能当，况司马仲达乎？指挥盖措置经画也，如兵民杂耕，留屯久驻之类。失犹无也，故末句有志决身歼之叹。

韩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为贵。盖知彼知己，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此百战百胜之术也。昔韩、范二公在五路，韩公力于战，范公则不然，曰："吾唯知练兵、选将、积谷、丰财而已。"余观《东轩笔录》载：韩公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范公不可。韩公遣尹师鲁至庆州，约进兵，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但当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师鲁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公何区区过慎如此！"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于度外乎？"师鲁不能强而还。韩公遂举兵，次好水川。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范公闻之，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富公欲诛晁仲约，其见亦不逮范公。余尝有诗云："奋髯要斩高邮守，攘臂甘驱好水军。到得绕床停辔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贤

刘元城贬梅州，章惇辈必欲杀之。郡有土豪，凶人也，以资得官，往来京师，见章惇，自言能杀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转运判官。其人驱车速还。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处置后事，与客笑谈饮酒以待之。至夜半，忽闻钟声，问之，则其人已呕血死矣。秦桧晚年，尝一夕秉烛独入小阁，治文书至夜半。盖欲尽杀张德远、胡邦衡诸君子凡十一人。区处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数日而卒。桧父尝为静江府古县令，守帅胡舜陟欲为桧父立祠于县，以为逢迎计。县令高登，刚正士也，坚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狱锻炼，备极惨毒，登几不能堪。未数日，舜陟忽殂，登乃获免。近时大理评事胡梦昱以直言贬象郡，过桂林，帅钱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呜呼！谓天不佑忠贤，可乎？

齐人归女乐

朱文公云："齐人归女乐，说者谓受女乐必怠于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记》观之，又似夫子惧其谗毁而去，如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鲁仲连论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处梁之宫，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当时列国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谓齐人但欲蛊鲁君之心，君心既蛊，则所谓怠于政事、听谗嫉贤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杨诚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敌国之欲倾人之国也，必先败其人主之主而已。"齐人惩于夹谷而谋鲁也，不以齐谋鲁也，以鲁谋鲁也。鲁以女乐罢朝而孔子行，则先败其用孔子之主也，执为用孔子之主，非鲁君之心乎？

张魏公讨苗刘

苗傅、刘正彦之乱，张魏公在秀州，谋举勤王之师。苗、刘伪诏至，大赦，厚犒诸军。公潜于府库中寻旧诏书，令人驰往十数里外易其诏。既至，令僚属宣诏，但为抚谕之词，略张于谯楼，旋即敛之。大犒诸军，群情赖以不摇。时张俊亦在秀州，公深结之。会韩世忠舟师亦至，公与世忠对哭。因飨俊、世忠将士，呼诸将校至前，抗声问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顺？"皆对曰："贼逆我顺！"又曰："若浚此举违天悖人，可取浚头归苗傅，不然，一有退缩，悉以军法从事！"众皆感愤。遂勒兵行次临平，逆党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战，大破之。傅、正彦遁入闽，追获斩首。拜公知枢密院事，时年才三十三。

赠头陀诗

杨诚斋《赠抄经头陀》诗云：“刺血抄经奈若何，十年依旧一头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应举觅官。幸而得之，便指为富贵安逸之媒，非特于学问切己事不知尽心，而书册亦几绝交。如韩昌黎所谓“墙角君看短檠弃”、陈后山所谓“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后，画师以冠裳写其真，南金题诗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阔袖裹风烟。如今个样新装束，典却清狂卖却颠。”虽一时戏语，然知绅裳之束缚，非韦布比，而加意检束，亦自有味。

乙编卷三

陈子衿传

先友李衍进之有隽才，于书无所不读，不幸年逾二十而死。吾党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实。进之尝以三百五篇诗名作《陈子衿传》，其辞曰：陈《子衿》，《宛丘》《北门》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当汉时，《缁衣》为县令者甚众。及进士设科，《绿衣》登第，累累而有，于《都人士》中为最盛，雍雍如也。《子衿》母名《静女》，封《硕人》，尝《采蘋》《汝坟》。《风雨》暴至，殷《殷其雷》，有《小星》坠于怀，《载驰》而归。《出车》《思齐》，祷于《清庙》，遂生《子衿》，正《十月之交》也。生时《东方未明》，设《庭燎》以举之，《鼓钟》于宫，以飨贺客。《宾之初筵》，《晨风》和畅，瓶列《白华》，槃有《木瓜》，纫《芄兰》，焚《蓼萧》，《绸缪》沾洽。《有客》《既醉》，《击鼓》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绵》绵。《猗嗟》盛哉，其大君门。惊人瑞世，《驺虞》、《麟趾》。”歌阕，主人谢曰：“今日之集，薄具《无羊》，幸《南有嘉鱼》，荐俎《式微》，诸君亮之。”客皆《假乐》，至《鸡鸣》乃罢。《硕人》教养《子衿》，欲令三才并通，故试之《泮水》，使学《烈文》，置之《灵台》，使观《云汉》；出之《旄丘》，使知《民劳》。行则《君子阳阳》，《狡童》不得伍；居则《衡门》《閟宫》，《巧言》无从入。《日月》既久，问学《大明》。《硕人》卒，《子衿》哀毁甚，《素冠》庐《墓门》，朝夕《瞻卬》。读《劬劳》之诗，三复哀恸，门人为之废《蓼莪》。于是念《烈祖》之绪，覃思文典，而家窭《无衣》，《丰年》乏食，《葛屦》履霜。门人或为之《伐木》，或为之《采葛》，或为之《采菽》、《采苓》，以供衣食薪烝。尝喟然叹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谁《闵予小子》乎？《我将》《时迈》四方，冀昌厥志，必不获遂，则《采薇》首阳，追踪夷、齐耳。”乃《正月》《吉日》，《出其东门》，《载驱》而行，《遵大路》，过《株林》，度《陂泽》。《褰裳》以济《溱洧》，则思子产之乘舆；《狼跋》而登《终南》，则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雾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则慨然有击楫之志；杭彼《河广》，则跃然有焚身之思。过《东山》而想谢、傅之风流，涉《渭阳》

而叹西平之勋烈。《访落》帽于龙山，吊《文王》于毕郢。登高怀远，凄然无归，因著《青蝇》赋以讥切当世。乃济《沔水》，逾《韩奕》，复南入《南山》、《节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刘》之家。《南山有台》，下墩《大田》，彼《黍离》离，延及《南陔》。《楚茨》《棫朴》，《樛木》《蒹葭》，蓊密罗结；《黄鸟》《玄鸟》，《绵蛮》差池；《桑扈》《鸳鸯》，飞鸣自适。《葛生》其中，《载芟》载刘，规为《小宛》，以供游观。《破斧》《伐檀》，《大东》方之地，以筑《新台》，植以《桃夭》，樊以《苑柳》，罗以《甘棠》，环以《泉水》。东则《东门之杨》，《东门之枌》，骈翠交青；北则《山有扶苏》，《野有蔓草》，葱蔚可爱。俯视则《隰有苌楚》，《匏有苦叶》，《青青者莪》，《皇皇者华》，纷红骇绿，错布如锦。其《桑中》则桑叶可拈，《采绿》之女，《行露》沾衣；其《下泉》则《鱼藻》交加，《凫鹥》上下，《振鹭》《鸿雁》，或集或翔。又有《渐渐之石》，可以《考槃》。《扬之水》则清流激湍，多《采蘩》之《氓》，《竹竿》垂纶，《鱼丽》于钓。《东门之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叶》、《杕杜》之属尤多。其《中谷有蓷》，其《丘中有麻》，其《防有鹊巢》，其《墙有茨》，其《园有桃》，其《摽有梅》，其《汾沮洳》，则有《裳裳者华》，与《苕之华》隐映于《行苇》之间。其中野则《鹿鸣》呦呦，《鹤鸣》革革，终日不绝。其《隰桑》之下，则《棠棣》《黍苗》，敷荣秀实，《有杕之杜》，幢幢如盖，《匪风》而凉。《公刘》日与其友《召旻》，旻弟《小旻》、《小弁》及《子衿》，号五公子，酣饮其中。《子衿》虽羁穷，《公刘》心知其非《烝民》比，敬爱无斁，《采芑》杀《羔羊》，射鸠雉，《泂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顷之《子衿》欲有所适，《公刘》赠以《白驹》，送以《候人》。《子衿》乃历《东门之墠》，入《旱麓》，过《北山》。山之神移文招之，《子衿》亦乐其幽邃，往从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柩，为吾之居；《北山》有竹，《萚兮》窣窣。山之《卷阿》，《凯风》何多；山之《崇丘》，《谷风》翛翛。《何草不黄》，阴翕而藏；《何彼秾矣》，青阳韶美。"朝夕歌之，声满天地。山多鸟兽《草虫》，有《关雎》、《鸨羽》、《鸤鸠》、《鸱鸮》、《螽斯》、《蜉蝣》、《硕鼠》之类，杂出其间；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爰，其《鹑之奔奔》，俄而有《鹊巢》其屋，《有狐》出其窦。《子衿》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于是还魏，《陟岵》山适楚。至《江有汜》，得《柏舟》，济《汉广》，与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负不群，谓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工》，又无《车舝》，《羔裘》将

敝，《颏弁》萧条，《般》《桓》《江汉》，只影无俦。泛观《生民》，莫不有《十亩之闲》以耕，一《版》之屋以处。方春之时，《蝃蛛》载见，膏雨将降，《东方之日》《小明》，则《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或《将仲子》，与《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长幼暨暨，或馌或耘。《四月》《六月》，《雨无正》时，引渠灌输，俾苗怒长；《七月》既秋，《华黍》将收，《大车》以载，《月出》方归。及夫《定之方中》，农隙多暇，则呼《卢令》，携《兔罝》，挟《角弓》，张《九罭》，施《敝笱》，以猎以渔。其富者，或驾《驷铁》，乘《四牡》，有车辚辚，《有驳》駉駉，《车攻》原野，网交《淇澳》，酾风《湛露》，角胜校获，何其乐也！至有得时遇主，取相封侯，入赉《彤弓》，出建《干旄》，被《丝衣》，曳纨绔，《武》夫前呵，莫敢《执竞》，《有女同车》，有手其姿，窈窕《由仪》，思与《君子偕老》。如《燕燕》之飞，彼《何人斯》，踵其《常武》，岂子之所难哉！夫盖世勋名，《权舆》一念，傅说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父，《文王有声》，虽《维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时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毖》于心，奋取富贵，而《维清》泉白石以自洁，《终风》苦露以自隐；不与贤登于朝，而顾与《我行于野》，徒叹《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不知所欲之必从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无意斯世，则相鼠有穴，况于人乎！一区未辩，脱有《小戎》寇，子将奚归。唯君《简兮》，毋谓我生流坎，由庚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诺哉！二子行矣，我将思之。”赞曰：异哉！《子衿》之为人也。其孔北海、李太白之流乎？观其抗志青云之上，睥睨宇宙，犹以为小，而不免为旅人。谚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若《子衿》者，岂以用不用异其心哉！

以学为诗

赵昌父云："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掏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尝以学为诗哉！今观《国风》，间出于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学也，而其言优柔谆切，忠厚雅正。后之经生学士，虽穷年毕世，未必能措一辞。正使以后世之学为诗，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虽贪者赋廉诗，仕者赋隐逸诗，亦岂能逃识者之眼哉！如白乐天之诗，旷达闲适，意轻轩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犹谓"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谓能窥见其微矣。嗟夫！乐天之言且不可尽信，况余人乎！杨诚斋云："古人之诗，天也；后世之诗，人焉而已矣。"此论得之。

活处观理

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

祝寿

陆象山在荆门，上元不设醮，但合士民于公厅前，听讲《洪范》“皇极敛时五福”一段，谓此即为民祈福也。今世圣节，令僧升座说法祝圣寿，而郡守以下环坐而听之，殊无义理。程大昌、郑丙在建宁，并不许僧升堂说法。朱文公在临漳，且令随例祝香，不许人问话。余谓若祖象山之法，但请教官升郡庠讲席，讲《诗·天保》一篇，以见归美报上之意，亦自雅驯。

至人

《庄子》谓“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如周公遭变，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陈，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热，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锦柳绵

杜陵诗云："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如绵。"初读只似童子属对之语，及细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盖锦绵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区区之颜色而胜之，亦犹小人以巧言令色而胜君子也。侍御，分别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观"不分"、"生憎"之语，其刚正嫉邪可见矣。

村庄鸡犬

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之上，其中有所谓村庄者，竹篱茅舍，宛然田家气象。平原尝游其间，甚喜，曰：“撰得绝似，但欠鸡鸣犬吠耳。”既出庄游他所，忽闻庄中鸡犬声，令人视之，乃府尹所为也。平原大笑，益亲爱之。太学诸生有诗曰：“堪笑明庭鸳鹭，甘作村庄犬鸡。一日冰山失势，汤燖镬煮刀封。”

谢昭雪表

岳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谱。”甚工。

末世风俗

王荆公论末世风俗云："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其论精矣。嗟夫！荆公生于本朝极盛之时，犹有此叹，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诗云：“卧占宽闲五百弓。”盖佛家以四肘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盖七尺二寸，其说出译梵。

白羊先生

绍兴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丧，中外人情汹汹。襄阳兵官陈应祥，归正人也。欲乘此为变，结约已定。其间一卒，买卜于市所谓白羊先生者。卜者诘之曰：“此卜将何用？观所占，是要杀爷杀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动。时都统冯湛帐前适有一人在傍知见，遂潜迹之。至一茶肆，与之语，绐以己得罪于湛，倘有所谋，愿预一人之数。卒始不肯言，再三问之，乃以实告，但深以卜不吉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当与汝同首，可转祸为福。”卒然之，然恐无验，乃引其人诣陈曰：“此人都统帐前人也，近偶得罪，可为内应。”陈始不信，再三言之，乃与以白巾一，告以期约。其人与卒急诣湛告变。时张定叟作帅，湛携首状告定叟。时定叟方卧，起与湛密议定，复就寝，徐令具酒肴与客饮，遣数人请陈及其他一二兵官同来，面以首状及白巾诘之。陈辞屈，乃集众于教场杀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补官。

东坡文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其论刑赏也，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其论武王也，曰：“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则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论范增也，曰：“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论战国任侠也，曰：“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凡此类，皆以无为有者也。其论厉法禁也，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其论唐太宗征辽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其论从众也，曰：“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成危辱。”凡此类，皆以曲作直者也。叶水心云：“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

叔世官吏

叶水心云："唐时道州西原蛮掠居民，而诸使调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结诗以为贼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之语。盖一经兵乱，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贼犹未足以为病，而官吏相与亡其国矣。"至哉言乎！古今国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盗贼，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乱之后，暴驱虐取吾民而已。方其变之始也，不务为弭变之道，乃以幸变之心，施激变之术，张皇其事，夸大其功，借生灵之性命，为富贵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盗贼以邀胁其君。辗转滋蔓，日甚一日，而国随之矣。

宰辅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龄二十三年，用魏征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载最久。国朝魏野赠王文正诗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二秋。"盖以为最久矣。至蔡京、秦桧，乃皆十八九年。近时史卫王独专国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无。至晚年得末疾，犹专国秉数年，尤古今所无。故洪舜俞诗云："阴阳眠燮理。"

安乐直钱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乐直钱多”五字题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对。一士友请以“富贵非吾愿”为对，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门尚留，杜拾遗以为忧；吐蕃既回，陆宣公以为官。

东坡书画

东坡谪儋耳，道经南安，于一寺壁间作丛竹丑石，甚奇。韩平原当国，札下本军取之。守臣亲监临，以纸糊壁，全堵脱而龛之以献。平原大喜，置之阅古堂中，平原败，籍其家，壁入秘书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无恙，壁至今犹存。坡之北归，经过韶州月华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题梁。坡欣然援笔，右梁题岁月，左梁题云：“天子万年，来作神主。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地狱天宫，同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右梁题字，一夕为盗所窃，左梁字尚存。余尝见之，墨色如新。坡归，至常州报恩寺，僧堂新成，以板为壁，坡暇日题写几遍。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

糕字

刘禹锡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其不经见，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诗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然白乐天诗云：“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则固已用之。刘、白倡和之时，不知曾谈及此否？

博浪沙

张子房欲为韩报仇，乃捐金募死士，于博浪沙中以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其副车。始皇怒，大索三日不获。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陈胜、吴广、田儋、项梁之徒始相寻而起。是褫祖龙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击之力也，其关系岂小哉！余尝有诗云：“不惜黄金募铁椎，祖龙身在魄先飞。齐田楚项纷纷起，输与先生第一机。”

诗人胸次

李太白云：“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传》：王子朝之乱，晋命诸侯输周粟，宋乐大心不可，晋士伯折之，乃受牒而归。今世台府移文属郡曰“牒”，盖春秋时霸主于列国已用之矣。

奸钱

今江湖间，俗语谓钱之薄恶者曰“慳钱”。按：贾谊疏云：“今法钱不立，农民释其耒耜，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俗音讹以“奸”为“慳”尔。

有若劫寨

《左氏传》：吴师在鲁，微虎欲宵攻王舍，择卒三百，有若与焉。叶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况他人？"余谓吴师压鲁，鲁亡无日，有若视父母之邦阽危如此，义气所激，愿与宵攻之列，使诚因是而死，得死所矣，岂不贤于子路之死乎！水心以为劫寨，过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为无。”盖东南为春夏，阳之伸也，故万物敷荣。西北为秋冬，阳之屈也，故万物老死，老死则无矣。此《字说》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庐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简真迹云："便中承书，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读书，比复如何，只是专一勤苦，无不成就。第一更切检束操守，不可放逸。亲近师友，莫与不胜己者往来，熏染习熟，坏了人也。景阳想已赴省，季章当只在家，凡百必能尽心苦口，切须承禀，不可有违。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大学说》漫纳试读之，不晓处可问季章也。未即相见，千万为门户自爱。"此简盖与其亲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载。后生晚进，能写一通，置之座侧，朝夕观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阳姓许，名子春；季章姓刘，名黼，皆庐陵醇儒，从文公学。季章后为特奏第一人。

毕再遇

开禧用兵，诸将皆败，唯毕再遇数有功。虏常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俨立成行。昧爽，鸣鼓，虏人惊视，亟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虏，虏大败。又尝引虏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为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敌人马死者不胜计。又尝与虏对垒，度虏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虑虏来相追，乃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虏不觉其为空营，复相持竟日。及觉，欲追，则已远矣。近时沅州蛮叛，荆湖制司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略著人肉血濡缕，无不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装束藁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也，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一战而平。

诗犯古人

近时赵紫芝诗云：“一瓶茶外无祗待，同上西楼看晚山。”世以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即此意也。杜子野诗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为佳。然唐人诗云：“世间何处无风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难矣。紫芝又有诗云：“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世尤以为佳。然余读《文苑英华》所载唐诗，两句皆有之，但不作一处耳。唐僧诗云：“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有僧嘲其蹈袭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此虽戏言，理实如此。作诗者岂故欲窃古人之语以为己语哉！景意所触，自有偶然而同者。盖自开辟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风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态。

徐孺子

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可谓离世绝俗矣。然不念旧恶，未尝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视“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谓和光同尘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尝流于苟贱也。此其所以为百世师欤？东汉徐孺子矫矫特立，诸公荐辟皆不就。然及荐辟者死，炙鸡渍酒，万里赴吊。于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为东汉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图

山谷题《玄真子图》词所谓"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者，固已妙矣。张仲宗词云："钓笠披云青嶂晓，橛头细雨春江渺。白鸟飞来风满棹，收纶了，渔翁拍手樵童笑。　明月太虚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晓。醉眼久看朝市闹，烟波老，谁能惹得闲烦恼。"语意尤飘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挂冠，后因作词送胡澹庵贬新州，忤秦桧，亦得罪。其标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责将帅

自古夷狄盗贼之祸所以蔓延滋长，日深一日，其终或至于亡国者，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诗，其于王室播迁之祸，每每深责将帅。如云：“将帅蒙恩泽，兵戈有岁年。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又云：“登坛名绝假，报主尔何迟？”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又云：“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公何以答升平。”皆是意也。然将帅之不用命，实由于朝廷驾御操纵之无法。古人云：譬如养鹰，饱则扬去。我太祖之御诸将，有守边一二十年而不迁官者，盖谓捍御免侵轶，特仅不失职耳。非有战胜攻取，官固不可妄迁也。至于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细矣，然使相之除，终至吝惜，止于赐钱百万而已。夫太祖岂食言之君，而曹彬亦岂饱则扬去之人哉！英君谊辟远虑微权，众人固不识也。近世以来，将帅守边，仅免侵轶，及至岁终，则论功行赏，屡迁不一迁，不知使其能扫清关河，哭单于於阴山，又将何以赏之？少陵诗云：“今日翔麟马，先宜驾鼓车。无劳问河北，诸将觉荣华。”言虽翔麟之马，亦必先使之驾鼓车，由贱而后可以致贵。今诸将骤登贵显，如马之未驾鼓车，而遽驾玉辂，安于荣华，志得意满，无复驱攘之志。河北叛乱，决难讨除，无劳问也。又云：“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乙编卷四

养兵

韩魏公曰："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议者但谓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篇，调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后世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此岂小事！"魏公此论可谓至当。余观梅圣俞宝元间为叶县宰，诏书令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以备不虞，田里骚然。圣俞作《田家》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叩我门，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水既害我菽，蝗又养我粟。前月诏书来，生齿复版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州符令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又《汝坟贫女》云："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持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倚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闻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以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观此二诗，与《石壕吏》等篇何以异？当是时，乃太平极盛之时，而一有籍民为兵之令，便觉气象与天宝相似。乃知养兵之制，实万世之仁，而魏公之说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为兵之害矣，而陕西义勇之制，实出于公。虽司马温公极言其不便，竟不为止，又何与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诗云："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下句殊不可晓。说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门冬也。梦，当作"弄"。既无考据，意亦短浅。潭浚明尝为余言：此出佛书。终南长老入定，梦天帝赐以青棘之香。盖言江莲之香，如所梦天棘之香耳。此诗为僧齐己赋，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说，然终未知果出何经。近阅叶石林《过庭录》，亦言此句出佛书，则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谪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从之游，为之经纪后事，收拾遗文。独所谓《家乘》者，仓忙间为人窃去，寻访了不可得。后百余年，史卫王当国，乃有得之以献者，卫王甚珍之。后黄伯庸帅蜀，以其为双井之族，乃以赆其行。

中兴十策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跸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求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诏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实，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西、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涂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时宰相汪、黄辈不能听用，而伯可名声由是益著。余观其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亦何以远过！然厥后秦桧当国，伯可乃附会求进，擢为台郎。值慈宁归养，两宫燕乐，伯可专应制为歌词，谀艳粉饰，于是声名扫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辈矣。桧死，伯可亦贬五羊。

不死

《楞严经》：“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时，见恒河水与今无异，是汝皮肉虽皱，见精不皱，以明身有老少，而见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尝问隐者刘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尝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尔。不与形俱灭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异端说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今在。”横渠曰：“物物故能过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说得多少混融。

月下传杯诗

杨诚斋《月下传杯》诗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余年十许岁时，侍家君竹谷老人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且曰：“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

题贫乐图

徐思叔《题贫乐图》诗首句云：“乃翁画灰教儿书，娇儿赤骭玉雪肤。厥妻曝日补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杨伯子和云：“三间破屋一床书，锦心绣口冰肌肤。自纫枯叶作裤襦，此君便是长须奴。”王才臣和云：“大儿阻饥颇废书，小儿忍寒粟生肤。妇纵有裈无一襦，不敢缘此相庸奴。”三诗皆佳，而后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贯四时，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长于旬日之间，而干霄入云，其挺特坚贞，乃与松柏等，此草木灵异之尤者也。白乐天、东坡、颍滨与近时刘子翚论竹甚详，皆未及此。杜陵诗云：“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梅圣俞云：“买山须买泉，种树须种竹。”信哉。

雍公荐士

虞雍公初除枢密，偶至陈丞相应求阁子内，见杨诚斋《千虑策》，读一篇，叹曰：“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应求导诚斋谒雍公，一见握手如旧。诚斋曰：“相公且仔细，秀才子口头言语，岂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诚斋尝言：士大夫穷达，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然荐之改秩者，张魏公也。荐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翘馆录》，载当世人物甚详。

诗兴

诗莫尚乎兴，圣人言语亦有专是兴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无非兴也，特不曾檃括协韵尔。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今姑以杜陵诗言之，《发潭州》云：“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盖因飞花语燕，伤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与花耳。此赋也，亦兴也。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赋而非兴矣。《堂成》云：“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盖因乌飞燕语，而喜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若“鸿雁影来联塞上，脊令飞急到沙头”，则比而非兴矣。

荆公议论

荆公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夫妲己者，飞廉、恶来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国忠之所寄也。女宠蛊君心，而后憸壬阶之以进，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远声色为第一义。而谓"不愁宫里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后，脱屣富贵，扁舟五湖，可谓一尘不染矣，然犹挟西施以行。蠡非悦其色也，盖惧其复以蛊吴者而蛊越，则越不可保矣，于是挟之以行，以绝越之祸基。是蠡虽去越，未尝忘越也。曾谓荆公之见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齐桓公，以竖刁、易牙、开方为不可用，而谓声色为不害霸，与荆公之论略同。其论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尝不行，奚独有取于鞅哉？东坡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此说犹回护，不如荆公之直截无忌惮。其咏昭君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其视白乐天"黄金何日赎娥眉"之句，真天渊悬绝也。其论冯道曰："屈己利人，有诸佛菩萨之行。"唐质肃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谓之纯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亦可谓之非纯臣乎？"其强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则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则诛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则求贤审官可也。"似此议论，岂特执拗而已，真悖理伤道也！荀卿立"性恶"之论、"法后王"之论，李斯得其说，遂以亡秦。今荆公议论过于荀卿，身试其说，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说而推演之，加以凶险，安得不产靖康之祸乎！荆公论韩信曰："贫贱侵陵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论曹参曰："束发山河百战功，白头富贵亦成空。华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区区一老翁。"二诗意却甚正。然其当国也，偏执已见，凡诸君子之论，一切指为流俗，曾不如韩信之师李左车、曹参之师盖公，又何也？

诗祸

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斫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贾至谪岳州，严武谪巴州，杜少陵寄诗云：“贾笔论《孤愤》，严君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盖深戒之也。刘禹锡种桃之句，不过感叹之词耳，非甚有所讥刺也，然亦不免于迁谪。近世蔡持正，数其罪恶，虽两观之诛，亦不为过，乃以《车盖亭》绝句谓为讥刺，贬新州。夫小人擿抉君子之诗文以为罪，无怪也，君子岂可亦擿抉小人之诗文以为罪乎？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观其《狱中》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亦可哀矣。然才出狱，便赋诗云：“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略无惩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公父寄诗云：“君恩浩荡似阳春，海外移来住海滨。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来，诗祸殆绝，唯宝、绍间，《中兴江湖集》出，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器之诗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曾景建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当国者见而恶之，并行贬斥。景建，布衣也，临川人，竟谪舂陵，死焉。其往舂陵也，作诗曰：“杖策行行访楚囚，也胜流落峤南州。鬓丝半是吴蚕吐，襟血全因蜀鸟流。径窄不妨随茧栗，路长那更听钩辀。家山千里云千叠，十口生离两地愁。”

功成不受赏

自古豪杰之士立业建功，定变弭难，大抵以无所为而为之者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鲁仲连下聊城而辞千金之谢，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张子房颠嬴蹶项，而飘然从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汉人物之上。左太冲诗云：“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李太白诗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变稔祸，欺君误国，杀人害物，以希功赏者，是诚何心哉？是诚何心哉？

四老安刘

汉高帝晚岁，欲易太子，盖以吕后鸷悍，惠帝仁柔，为宗社远虑，初非溺于戚姬之爱，而为是邪谋也。苏老泉谓帝之以太尉属周勃，及病中欲斩樊哙，皆是知有吕氏之祸，可谓识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岂为儿女子而泣耶？厥后赵王以鸩亡，惠帝以忧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欢，则刘氏无噍类，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谓“四老安刘是灭刘”者，诚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长，固万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逊而周以兴，建成立而唐几危，一得一失，盖可监也。夫子善齐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为至德。盖善齐桓者，明万世之常经也；美泰伯者，示万世之通谊也。

安子文自赞

安子文与杨巨源、李好义合谋诛逆曦，旋杀巨源而专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帅长沙。子文尽室出蜀，尝自赞云：“面目皱瘦，行步蹇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场真戏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话靶。”在长沙，计利析秋毫，设厅前豢豕成群，粪秽浪籍，肥腯则烹而卖之。罢镇，梱载归蜀。厥后杨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诸军之怨，军士莫简倡乱，杀九鼎，剖其腹，实以金银，曰：“使其贪腹饱饫。”时子文家居，散财结士，生擒莫简，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难。

钓台诗

余三十年前于钓台壁间尘埃漫漶中得一诗云："生涯千顷水云宽，舒卷乾坤一钓竿。梦里偶然伸只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颇佳。近时戴式之诗云："万事无心一钓竿，三公不换此江山。当时误识刘文叔，惹起虚名满世间。"句虽甚爽，意实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号谨厚，观诸母之言可见矣。子陵意气豪迈，实人中龙，故有"狂奴"之称。方其相友于隐约之中，伤王室之陵夷，叹海宇之横溃，知光武为帝胄之英，名义甚正，所以激发其志气，而导之以除凶剪逆，吹火德于既灰者，当必有成谋矣。异时披图兴叹，岸帻迎笑，雄姿英发，视向时谨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实阴有功于其间。天下既定，从容访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义如此。子陵岂以匹夫自嫌，而帝亦岂以万乘自居哉！当是之时，而欲使之俯首为三公，宜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与周党同称。夫周党特一隐士耳，岂若子陵友真主于潜龙之日，而琢磨讲贯，隐然有功于中兴之业者哉！余尝题钓台云："平生谨敕刘文叔，却与狂奴意气投。激发潜龙云雨志，了知功跨邓元侯。""讲磨潜佐汉中兴，岂是空标处士名。堪笑史臣无卓识，却将周党与同称。"

来苏渡

修水深山间有小溪，其渡曰“来苏”。盖子由贬高安监酒时，东坡来访之，经过此渡，乡人以为荣，故名以“来苏”。呜呼！当时小人媒糵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谓“石压笋斜出”者是也。

一钱斩吏

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余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其事伟矣。

冯三元

冯京字当世，鄂州咸宁人。其父商也，壮岁无子。将如京师，其妻授以白金数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为买妾之资。”及至京师，买一妾，立券偿钱矣。问妾所自来，涕泣不肯言，固问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赔偿之计。遂恻然不忍犯，遣还其父，不索其钱。及归，妻问买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数月，妻有娠，将诞，里中人皆梦鼓吹喧阗迎状元，京乃生。家贫甚，读书于灊山僧舍。僧有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僧诉之县，县令命作《偷狗赋》，援笔立成，警联云：“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绳牵去，惊回顾兔之头。”令击节，释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诗号《灊山集》，皆其未遇时所作，如“琴弹夜月龙魂冷，剑击秋风鬼胆粗”，“吟气老怀长剑古，醉胸横得太行宽”，“尘埃掉臂离长陌，琴酒和云入旧山”，“丰年足酒容身易，世路无媒着脚难”，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帅长沙，郡人为立生祠。一夕，有大书一诗于壁间者，其辞云：“举世知公不爱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极添成两寿星。几百年方钟间气，八千春愿祝修龄。不须更作生祠记，四海苍生口是铭。”

庐陵苗盐

庐陵苗斛，元额三十六万。承平时，民户纳苗一斛，官支与盐二斗五升，盖优之也。龙泉、太和两县，去郡差远，添支一升。渡江以来，非惟官不支盐，反勒民户纳盐。由是输苗一斛者，并盐为一斛二斗五升，而两县亦皆增纳一升。今世和买官，不支钱而白取，已为可怪。若盐者，乃以其予民之数，而为取民之数，抑又甚矣。然前后牧守，不知几人，曾无一人恻然动心，为之敷奏蠲阁者，是可叹也。

文章邪正

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宫，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行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云日对

叶石林云：“杜工部诗对偶至严，而《送杨六判官》云：‘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独不相对切意，‘今日’字当是‘令尹’字传写之讹耳。”余谓不然。此联之工，正为假“云”对“日”。两句一意，乃诗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则索然无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杨姓人，故用子云为切题，岂应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对“儿”，诗家此类甚多。

佛本于老庄

道家之教宗老庄，其后乃有神仙形解飞升之说，方士炼丹葆形之术。然《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吾既无身，而有何患？”《庄子》云：“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耶？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匡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又髑髅谓庄子曰：“子欲闻死之说乎？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瞑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是老庄之意，以身为赘，以生为苦，以死为乐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长生不死，正与老庄之说背而驰矣。佛家所谓“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乃老庄之本意也。故老庄与佛，元不为二。欧阳公云：“道家乃贪生之论，佛家乃畏死之论。”此盖未尝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庄何尝贪生？瞿昙何尝畏死？贪生畏死之说，仅足以排方士而已。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释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说尽出老庄，今道家有老庄书不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作经教之属。如《清净》、《消灾》、《度人》等经，模拟可笑，而《北斗经》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宝悉为人盗去，却去收人家破瓮破釜。”此论窥见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国，文件孅儿幼夫模象庄老以文饰之。”则固已知其出于庄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断王后萧妃之手足，置于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萧妃临死曰："愿武为鼠吾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闻相传谓猫为天子妃者，盖本此也。予自读唐史此段，每见猫得鼠，未尝不为之称快。人心之公愤，有千万年而不可磨灭者。尝有诗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虽小策勋奇。扼喉莫讶无遗力，应记当年骨醉时。"

转丸鸣镝

杨东山云：“凡处事须是心如转丸，手如鸣镝。”

乙编卷五

启运宫望祭殿

福州启运宫在开元寺，有七祖艺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寝之旧，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时金兵儆扰，仓忙之间，载以篮舆七乘，至今犹存。别造朱辇七乘，列于殿庑。专差中官一员主香火，谓之“直殿”。节序，朝廷遣快行家赍送香烛，帅守与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盘列食十数品，酒三献云。临安净慈寺后有望祭殿，每岁寒食，朝廷差官一员，望祭西京诸陵。差升朝官读祝版，其词云：“历正仲春，感载濡于雨露；心驰西洛，怅遐阻于山川。恭惟某祖某宗，灵鉴在天，圣谟传后。后曰徽音。秩上陵之典礼，徒切望思；蕝寓祭之权宜，愈深怆慕。”其礼用盘食，茶汤，三献酒。余观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今以万乘之主，乃不获遂此志，至于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虏既灭，朝廷亦尝遣使修朝陵之礼。荆、襄以兵五千护之，未至西京，谍报敌骑且至，兵不敢进。使者潜偕数骑星驰而往，行礼而还。其诸陵之无恙与否，皆不可究诘也。

就斋诗

吾郡罗椿字永年，诚斋高弟也。清贫入骨，一介不取，颇有李方叔、谢无逸风味。累年举于礼部，竟不第。自号“就斋”。尝访诚斋于毗陵，诚斋作诗送之归曰：“梅花香边蹋雪来，杏花影里带春回。明朝解缆还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谁遣文章太惊俗，何缘场屋不遗才？南溪鸥鹭如相问，为报春吟费麝煤。”庆元初，诚斋与朱文公同召，诚斋力辞。永年寄诗云：“不愁风月只忧时，发为君王寸寸丝。司马要为元祐起，西枢政坐寿皇知。苦辞君命惊凡子，清对梅花更与谁？梦绕师门三稽首，起敲冰砚诉相思。”诚斋击节。又《送永丰汪令》诗云：“锦缆梅花浦，江南作县归。新来荐鹗牍，惊动衮龙衣。岁晚情难别，心亲事却违。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烟霏。”颇有少陵意态。他如“露湿看花脚，莺啼欲晓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赐家庙

本朝大臣赐家庙者：文彦博、蔡京、郑居中、邓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时中、童贯、秦桧、杨存中、吴玠、虞允文、史弥远，凡十四人。

古妇人

《国风》云："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又云："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盖古之妇人，夫不在家则不为容饰也。其远嫌防微，至于如此。杜陵《新昏别》云："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尤可悲矣。《国风》之后，唯杜陵不可及者，此类是也。

碑铭

古人立碑，庙以系牲，墓以下棺。厥后乃刻岁月，或识事始末，盖亦因而文之耳。若《汤盘铭》、《太公丹书》所载诸铭，亦因所用器物著辞以自警，未尝为徒文也。后世特立石以纪事述言，而谓之碑铭，与古异矣。杜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岘山之上，一沉汉水之中。韩退之谓张愉曰：“丐我一片石，载二妃庙事，且令后世知有子名。”后世好名之弊，至于如此。

戒更革

赵韩王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惟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狥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不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常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顾何足以当大官之膳，或庶几者，仅此可以偿万一耳。”凡此皆至论。夫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变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曰：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则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盖可睹矣。或曰：荆公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法度，岂可厚诽乎？余曰：有志于二帝三王，当自格君心始，不当自变法度始。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治；有禹汤之君，则有禹汤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则，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车战，适足以贻千古之诮耳。朱文公云：“浙间学者，推尊《史记》，谓《夏纪赞》用行夏之时事，《商纪赞》用乘殷之辂事，至《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黄屋左纛。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诚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

潘默成

潘良贵字子贱，自少有气节。崇观间为馆职，不肯游蔡京父子间。使淮南，不肯与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对，力论时宰何㮚、唐恪误国。未几，言皆验。建炎初，召为右司谏，首论乱臣逆党，当用重法以正邦典，壮国威，且及当时用事者奸邪之状，大为汪、黄所忌。书奏三日，左迁而去，复召为右史。从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与论笔法，言久不辍。子贱举笏近前，厉声曰：“向子諲以无益之言，久渎圣听！”叱之使下，左右皆胆落，由是又去国。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桧势正炎炎，冷处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说》，深以在得之规，痛自警励。秦虽令人致语，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蔽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尺而已。有《磨镜帖》行于世，言读书者将以治心养性，如用药以磨镜也。若积药镜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为镜累，张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为名言。子贱自号默成居士。

诸葛武侯

伊尹，禄之以天下，不顾也；系马千驷，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汤、事桀，废辟复辟，不惟天下不以为疑，而桀与太甲亦无一毫疑忌之心。东坡论之曰：“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此论甚当。后世唯诸葛武侯有伊尹风味。其草庐三顾而后起，与耕莘聘币，已略相类。观其告后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库有余帛，廪有余粟，以负陛下。”观此言，则其视富贵为何等物！故先主临终谓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见孔明肝胆，其肯发此言！虽然先主、孔明鱼水相得，发此言无难也，此言之发，后主与左右固皆闻之矣。后主非明君也，左右非无谗慝也，孔明所谓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论刑，所以绳束左右者，非不甚严也。而当时曾无一人敢兴单辞之谤，后主倚信亦卒无纤芥之疑，何哉？只缘平时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后，可谓绝无而仅有矣。后之君子，争一阶半级，虽杀人亦为之。自少至老，贪荣嗜利如飞蛾之赴烛，蜗牛之升壁，青蝇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节、办大事”，其谁能信之！

殽核对答

杨东山尝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斋尝侍寿皇宴。因谈肴核，上问容斋：‘卿乡里何所产？’容斋番阳人也，对曰：‘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又问益公。公庐陵人也，对曰：‘金柑玉版笋，银杏水精葱。’上吟赏。又问一侍从，忘其名，浙人也，对曰：‘螺头新妇臂，龟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鲜也。上为之一笑。某尝陋三公之对。昔某帅五羊时，漕仓市舶三使者，皆闽浙人，酒边各盛言其乡里果核鱼虾之美。渠问某乡里何所产，某笑曰：‘他无所产，但产一欧阳子耳。’三公笑且惭。”

初筮谒郡

杨东山言："某初筮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赵谧字安卿，丞相元镇子也。初参之时，客将传言，待众官退却请主簿。客退，赵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请，某不动，三请，某解其意，遂庭趋一揖，上阶禀叙，逐一还他礼数。既毕，立问何日交割，禀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径入，更不与言延坐。某退，而抑郁几成疾。以书白诚斋，欲弃官而归。诚斋报曰：'此乃教诲吾子也，他日得力处当在此。'某意犹未平，后涉历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辈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须是讨吃人打骂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汉昭帝时，夏阳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谓之曰：“子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黄犊车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公卿以下，莫敢发言。隽不疑后至，叱吏收缚，竟得其奸。靖康之乱，柔福帝姬随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诣阙，称为柔福，自虏中潜归。诏遣老宫人视之，其貌良是。问以宫禁旧事，略能言仿佛，但以足长大疑之。女子颦蹙曰：“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上恻然，不疑其诈，即诏入宫，授福国长公主，下降高世荣。汪龙溪行制词云：“彭城方急，鲁元尝困于面驰；江左既兴，益寿宜充于禁脔。”资妆一万八千缗。绍兴十二年，显仁太后回銮，言柔福死于虏中久矣，始知其诈。执付诏狱，乃一女巫也。尝遇一宫婢，谓之曰：“子貌甚类柔福。”因告以宫禁事，教之为诈。遂伏诛。前后请给锡赉计四十七万九千缗。古今事未尝无对，成方遂遇隽不疑，故其诈不行。此女巫若非显仁之归，富贵终身矣。

鬻祠庙

荆公行新法，鬻坊场河渡，司农又请并祠庙鬻之。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秽杂喧践，无所不至。张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德王。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此二祠者，独不可免于鬻乎？”神考览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免鬻。近时豫章尝于孺子亭卖酒，刘潜夫题诗云：“孺子亭前插酒旗，游人那解荐江蓠。白鸥欲下还飞起，曾见当年解榻时。”帅闻之，亟令住卖。嘉定间，临安西湖上三贤堂亦卖酒，太学士人题诗云：“和靖东坡白乐天，几年秋菊荐寒泉。如今往事都休问，且为官司趁酒钱。”府尹闻之，亦愧而止。

蕲黄二守

嘉定辛卯三月，金人围黄州，诏冯榯援蕲、黄。榯迁延不进，黄州守何大节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诸君多有亲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无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为去计。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舆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拥之登车，才出门，虏兵已纷集，大节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蕲州。守李诚之字茂钦，手杀其妻子奴婢，然后自杀，官属多死之。朝廷褒赠诚之，且为立庙。而《宁宗帝纪》书"大节弃城遁"。二人皆出太学。刘潜夫诗云："淮堧便合营双庙，太学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犹疑许远，君王元未识真卿。"盖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钦果决，是以全节；中立迟懦，是以败名。忠臣义士，可以鉴矣。

俭约

李若谷为长社令，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云：“此贾耘老法也。”又与李公择书云：“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张无垢云：“余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阳来，言郑亨仲日以数十钱悬壁间，椒桂葱姜皆约以一二钱，曰：“吾平生贫苦，晚年登第，稍觉快意，便成奇祸。今学张子韶法，要见旧时齑盐风味甚长久也。”仇泰然守四明，与一幕官极相得。一日，问及公家日用多少，对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许多钱？”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惊曰：“某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尔见疏。余尝谓节俭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薄，有久长之理，是可以养寿也。醉醲饱鲜，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可以养神也。奢则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可以养气也。故老氏以为一宝。

断决

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臣谄主愚

桓玄窜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恶之，李超曰："良由逼带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悦。下谄上愚，可发一笑。

针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尝有道人为施针熨之术，旋觉轻安。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以诗云：“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叹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

檀弓脱句

《礼记·檀弓》：子贡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仿？”吾郡刘尚书美中家有古本《礼记》，“梁木其坏”之下有“则吾将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尝病《女戒》鄙浅，欲别集古语成一书。立篇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且言如杜诗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静》，他皆仿此。尝以书属静春先生刘子澄纂辑，迄不能成。公盖欲以配小学书也。

二老相访

庆元间，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杨诚斋以秘书监退休，实为吾邦二大老。益公尝访诚斋于南溪之上，留诗云：“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诚斋二字，光宗御书。回环自辟三三径，诚斋东园有三三径，其诗云：“三径初开自蒋卿，再开三径是渊明。诚斋奄有三三径，一径花开一径行。”顷刻能开七七花。门外有田供伏腊，望中无处不烟霞。却惭下客非摩诘，无画无诗只谩夸。”诚斋和云：“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高轩行李能过李，小队寻花到浣花。留赠新诗光夺月，端令老子气成霞。未论藏去传贻厥，拈向田夫野老夸。”好事者绘以为图，诚斋题云：“平叔曾过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苍松白石青苔径，也不传呼宰相来。”用魏野诗翻案也。厥后诚斋冢嗣东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辞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云巢曾无疑，益公门人也，年尤高，尝携茶袖诗访伯子，其诗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乐哉。泓颍有时供戏剧，轩裳无用任尘埃。眉头犹自怀千恨，兴到何如酒一杯。知道华山方睡觉，打门聊伴茗奴来。”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涂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篱菊苞时披宿雾，木犀香里绝纤埃。锦心绣口垂金薤，月露天浆贮玉杯。八十仙翁能许健，片云得得出巢来。”其风味庶几可亚前二老云。无疑博学工文，尤精考订，有《本朝新旧官制考》行于世。以隐逸召为秘阁校勘，吾党之士多劝其毋出，而无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诗云：“泰华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见何迟。老于尚父投竿日，少似辕生对策时。怨鹤惊猿辞旧隐，鞭鸾笞凤总新知。早陈经国平边策，归领云巢旧住持。”无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开陈，奉祠而归，年九十乃终。

汉二献

周益公云："汉二献皆好书，而其传国皆最远。士大夫家，其可使读书种子衰息乎？"

风香

杜陵诗云："色难臭腐食风香。"色难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独"食风香"三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观佛书云：凡诸所齅风与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俭

宋高祖留葛灯笼、麻蝇拂于阴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寝宫，以此示后，后世犹奢。

识字

西汉诸儒，扬子云独称识字。韩文公云："凡为文者，宜略识字。"则识字岂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课识十五字。杨诚斋云："无事好看韵书。"

万卷百车

唐李渤问归宗禅师曰："须弥纳芥子，仆即不疑。芥子藏须弥，恐无是理。"归宗曰："人言学士读万卷书，是否？"渤曰："然。"归宗曰："是心如椰子大，万卷书从何处着？"荆公诗云："巫医之所知，瞽史之所业，载车必百两，独以方寸摄。"即归宗之意。余谓一心具一太极，前辈谓鹏抟鹍运，不足计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计其广狭。万卷、百车，又何足道！

汤武

汤、武应天顺人之举，实出于伊尹、太公。汤五遣伊尹适夏，意亦可见。伊尹既丑有夏，遂相汤伐桀，《诗》曰：“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不言汤用伊尹也。《书》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汤誓》是也；有以国言者，《秦誓》是也。《泰誓》，《左传》、《孟子》皆谓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辈谓伐商之谋，实本于太公，故以名誓。《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汤、武非富天下之志，于此可见。虽然，夫子则不以是而恕汤、武也。序《书》之词曰汤胜夏，曰武王胜殷杀受，未尝分其罪于伊尹、太公。此与《春秋》书许世子止赵盾同一笔也。东坡《海外论》可谓深识周、孔之心矣。余尝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汤崩而太甲不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尝萌蠢动之心。及武王既丧，商人不靖，观《鸱鸮》、《小毖》之诗，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汤放桀于南巢，盖亦听其自屏于一方而终耳，未至如以黄钺斩纣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怀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愤不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渗洒者哉！当是时，若非以周公之圣，消息弥缝于其间，则周之复为商也决矣。且汤既胜夏，犹有惭德，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至于武王，则全无此等意思矣。由是论之，汤、武亦岂可并言哉！朱文公云：“成汤圣敬日跻，与盘铭数语，犹有细密工夫，至武王，往往并不见其切己事。”

景不训仰

《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谓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语，遂失其义。妄以"景"训"仰"，多取前贤名姓，加"景"字于上以为字，如景周、景颜之类，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尝以景为仰哉？真西山旧字景元，后悟其非，乃改为希元云。

始皇袁绍

始皇为楚所败，尚能谢王翦；袁绍为魏所败，乃至杀田丰。欲不亡，得乎？

一联八意

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

乙编卷六

兄弟偈

法昭禅师偈云：“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词意蔼然，足以启人友于之爱。然余尝谓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会聚，久速固难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岁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继而生，自竹马游戏，以至骀背鹤发，其相与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浃洽，猜间不生，其乐岂有涯哉！近时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将作监丞退休，年皆八十，诗酒相娱者终其身。章泉赵昌甫兄弟亦俱隐玉山之下，苍颜华发，相从于泉石之间，皆年近九十，真人间至乐之事，亦人间希有之事也。

乌石题名

严州乌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飞、张循王俊、刘太尉光世题名。刘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姜尧章题诗云：“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燕支涴绿苔。”

临事之智

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张乖崖守蜀，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方出，军众忽嵩呼，乖崖亦下马，随众东北望三呼，揽辔复行，众不敢欢。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内祈禳。时太子尚幼，八大王元俨者颇有威名，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过，问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王见之大骇，意其为毒也，即上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会客帐下。卒有谇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将以闻。公徐曰："今夜诚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尽拆为薪。"乐饮如常。明日乃究问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辈如此类甚多，皆所谓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马公幼年之击瓮，亦皆于仓卒之中有变通之术。世传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卓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卓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娼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圃建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办，唯瓦难办。"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前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嘉熙间，江西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领兵迎敌。众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即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熟水，厚酬其直，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由此论功，擢守临川，兼庾节。

雨晴诗

杜陵诗云："雨晴山不改，晴罢峡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体本无改变，然既雨初晴，则山之精神焕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诗云："瓮牖前头翠作屏，晚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胡五峰见之，以为有体而无用，乃赓之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云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写物，二公则以喻道。

善师

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琴以不鼓为妙，棋以不着为高。

子家羁

子家羁不欲昭公与季氏立异，子家羁岂党季氏者乎？陈平、周勃不与吕氏立异，平、勃岂党吕氏者乎？狄仁杰不与武氏立异，仁杰岂党武氏者乎？处事变者，须识此意。虽然夫子三都之堕，王陵庭争之语，骆宾王举兵之檄，亦不可少也。声大义者，张胆而明目；定大策者，潜虑而密谋。

中兴赋联

绍兴间，黄公度榜第三人陈名上字系光宗庙讳。修，福州人。解试“四海想中兴之美赋”，第五韵隔对云：“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时诸郡试卷多经御览，高宗亲书此联于幅纸，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陈修？”吟诵此联，凄然出涕。问：“卿年几何？”对曰：“臣年七十三。”问：“卿有几子？”对曰：“臣尚未娶。”乃诏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资奁甚厚。时人戏为之语曰：“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兴化人。解试“中兴日月可冀赋”，一联云：“伫观僚属，复光司隶之仪；忍死须臾，咸泣山东之泪。”亦经御览，亲笔录记。唱名日，特命加一资。上恢复初志，随寓发见，感愤如此，而卒于不遂。秦桧之罪，可胜诛乎！

晏先

淳熙间，庐陵有恶少子曰晏先，以杀人减等流岭南。行有日，逢其党二人于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应而去。行数日，送徒者节其饮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来，为酒馔飨晏及送徒者，尽夕歌呼，至晓偕行。过荒林间，二人以白金一笏掷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释使逃，请以此金为谢；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纵去，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驾巨舰来归，资货巨万。访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贫，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尽哀，厚遗其妻子乃去。郑毅夫《过朱亥墓》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君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报恩。”谅哉！

老马

《韩子》：“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焉。”杜陵诗云：“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用此事也。东坡代滕达道疏云：“自念旧臣，譬之老马，虽筋力已衰，不堪致远，而经涉险阻，粗识道路。”又用杜诗意。

师子骢

唐太宗末年，谶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宫中，乃以疑似杀李君羡，过矣。则天当时特一宫嫔，诚无可疑之迹，然史载太宗有骏马曰“师子骢”，极猛悍，太宗亲控驭之，不能驯。则天时侍侧，曰：“惟妾能制之。”太宗问其术，对曰：“妾有三物：始则捶以铁鞭；不服，则击以铁挝；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尔。”由此观之，其英烈猛厉之气亦自发露，特太宗不之觉耳。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

无思无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无思无为。”杨敬仲深爱其语，故铭其墓曰：“和叔之觉，人所未知。非木非石，无思无为。”盖以为造极之语也。然余观苏颍滨《论语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物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也。如使顽然不动，与木石为偶，而谓之无思无为，则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说即和叔之说也，岂敬仲未之见耶？禅家去昏散病，绝断常坑，盖昏与断，则如木如石矣；散与常，则妄思妄为矣。又云：“贵真空，不贵顽空，盖顽空则顽然无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则犹之天焉，湛然寂然，元无一物。然四时自尔行，百物自尔生，粲为日星，滃为云雾，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自虚空生，而所谓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颍滨深味禅说，故其论亦此意。

养鸡养虎

内缮己性，当如纪渻之养鸡；外顺物性，当如颜阖之养虎。

了死生

渊明诗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谓了死生矣。谢溪堂诗云：“渊明从远公，了此一大事。”余谓渊明性资高迈，岂待从远公而后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载外，上赖古人书。”又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则其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于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诗人

晚唐诗绮靡乏风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维、储光羲辈，而并薄其人。然气节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间。昭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韩偓在翰林，苏检数为经营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为，今朝夕不济，乃欲以此相污耶！”昭宗欲相偓，偓辞，而荐赵崇。崔胤怒，使温谮而逐之。昭宗与之泣别，偓泣曰：“臣得远贬及死乃幸，不忍见篡弑之辱也。”司空图初为礼部员外郎，弃官隐居王官谷，累征不起。柳灿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佯为衰野，坠笏失仪。乃下诏以为傲代钓名，放还山。罗隐乾符中举进士十上不第，黄巢乱，归依钱镠。及朱温篡，诏至，痛哭劝镠举义，镠不能从。温闻其名，以谏议大夫招之，不就，事镠终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诗人薄之乎？

诗叠字

诗有一句叠三字者，如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三联叠字者，如古诗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是也。有七联叠字者，昌黎《南山》诗云“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訚訚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阖阖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是也。近时李易安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

应世守己

无可无不可，应世法也；有为有不为，守己法也。

韩璜廉按

绍兴中，王铁帅番禺，有狼藉声。朝廷除司谏韩璜为广东提刑，令往廉按。宪治在韶阳，韩才建台，即行部诣番禺。王忧甚，寝食俱废。有妾故钱塘倡也，问："主公何忧？"王告之故。妾曰："不足忧也。璜即韩九，字叔夏，旧游妾家，最好欢。须其来，强邀之饮，妾当有以败其守。"已而韩至，王郊迎，不见，入城乃见，岸上不交一谈。次日报谒，王宿治具于别馆。茶罢，邀游郡圃，不许；固请，乃可。至别馆，水陆毕陈，伎乐大作，韩踧踖不安。王麾去伎乐，阴命诸娼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堂剧饮。酒半，妾于帘内歌韩昔日所赠之词，韩闻之心动，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见之。妾隔帘故邀其满引，至再至三，终不肯出，韩心益急。妾曰："司谏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为妾舞一曲，即当出也。"韩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涂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轿，诸娼扶掖而登，归船昏然酣寝。五更酒醒，觉衣衫拘绊，索烛览镜，羞愧无以自容。即解舟还台，不敢复有所问。此声流播，旋遭弹劾，王迄善罢。夫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韩璜之谓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鹰扬，伯夷之叩马，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太公处东海之滨，进而以功业济世；伯夷处北海之滨，退而以名节励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为世间办一大事，可谓无负文王之所养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则太公亦必退而为伯夷之事，所谓易地则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养，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毁，固欲起而救乱，思冠冕之毁裂，又恐因而阶乱，故水火相济，盐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献自靖，或杀身以全节，或归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岂故相矛盾哉！观伯夷之谏，太公扶而去之曰义士，意可见矣。

擒虎寻龙

绍兴乙卯，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自来祈祷，断屠止禁猪羊，今后请并禁鹅鸭。"时胡致堂在西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议矣。闻虏中有龙虎大王，请以鹅鸭谏议当之。"嘉定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人行。"太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自警诗

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文公全集》载此诗，但题曰“自警”云。余观《东坡志林》载张元忠之说曰：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血出背，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与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绮绣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论澹庵，亦犹张元忠之论苏子卿也。近时刘叔友论刘、项曰：项王有吞岳渎意气，咸阳三月火，骸骨乱如麻，哭声惨怛天日，而眉容不敛，是必铁作心肝者。然当垓下诀别之际，宝区血庙，了不经意，惟眷眷一妇人，悲歌怅饮，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欤？能决意于太公、吕后，而不能决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则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则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

虞宾

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世皆谓圣人至公无我，知爱天下而不知爱其子。余谓帝尧此举固所以爱天下也，尤所以爱丹朱也。异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虞宾在位，同其福庆，则安家而厚苍生，两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资，轻居臣民之上，则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诛，尚得为爱之乎？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德。”庞德公曰：“吾遗子孙以安。”尧舜之于子，亦不过爱之以德，遗之以安耳。故爱子者，人之常情也，尧舜岂外人之常情以为异哉？故其书曰“典”。

信美楼记

项平甫作《信美楼记》云：“王仲宣之言曰：‘虽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余年，文士一词，曰‘此思归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论其心者。盖仲宣，汉贵公孙也。少依王室，世受国恩。虽遁身南夏，而系志西周。彼以为抚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浐、泾、渭之速清也；览昭丘、陶牧之胜，不若终、嵕、吴、华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开，忧日月之逾迈，故戛然以是为不可久留。盖士之出处不齐久矣。充仲宣之赋，当与子美《岳阳楼》五言、太白《凤凰台》长句同帙而共编，不当与张翰思吴之叹、班超玉门之书、马援浪泊西里之念杂然为一议状也。”平甫此论，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黄、二袁而依刘表，意亦可见。故仲宣之忠于汉，陶渊明之忠于晋，罗昭谏之忠于唐，皆诗人文士之识大义有气节者。楼乃胡仲方为荆南抚干时所建，杨诚斋题诗云：“大资孙子大参孙，磊隗胸中万卷横。楼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断肠声。”“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楼分贮一秋江。散怀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窗下北窗。”亦平甫之意也。

朱温母兄

朱温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号朱五经。温为节度使，其母王氏犹佣食萧县刘崇家。始迎以归，温举觞为寿，启曰：“朱五经平生读书，不登一第，有子为节度使，无忝于先人矣。”母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谓英特，然行义未必如先人也。”贤哉此媪，深哉此言。其于朱五经之学，必概尝有闻矣。温篡位之日，与宗戚饮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琼击盆中迸散，睨曰：“朱三，尔砀山一百姓，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于汝何负？而灭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见汝赤其族矣，何以博为？”全昱此言，亦甚贤也。然则温之父贤，母又贤，兄又贤，独温凶德耳。荀卿谓人性恶，其然，岂其然乎？

诗文反句

杜诗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鹤如双鬓”，若正言之，当云“双鬓如野鹤”也。又云“黄鹄高于五尺童，化为白凫似老翁”，若正言之，当云“五尺童时似黄鹄，化为老翁似白凫”也。他如“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亦然。《左氏传》曰“室于怒，市于色”，曾南丰曰“室于议，涂于叹”，皆如此类。

丙编

丙编自序

余为临川郡从事逾年，考举粗足，侍御史叶大有忽劾余罢官。临汝书院堂长黄景亮曰：“鹤林纵未通金闺之籍，殆将增《玉露》之编乎？”余谢不敢当也。还山数月，丙编遂成。时宋淳祐壬子，庐陵罗大经景纶。

丙编卷一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陈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气血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此论于同父，可谓顶门上一针矣。余观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妇皆谓一能胜予，而凿龙门，排伊阙，明德美功，被于万世。周公不骄不吝，劳谦下士，而东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谗历变，卒安周室。孔子恂恂于乡党，在宗庙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莱夷，堕三都，诛少正卯，便有一变至道气象。此皆所谓真正大英雄也。后世之士，残忍克核、能聚敛、能杀戮者，则谓之有才；闹邻骂坐、无忌惮、无顾藉者，则谓之有气；计利就便、善捭阖、善倾覆者，则谓之有智。一旦临利害得丧、死生祸福之际，鲜有不颠沛错乱、震惧陨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节，弭大变，撑住乾坤，昭洗日月乎！此无他，任其气禀之偏，安其识见之陋，骄恣傲诞，不知有所谓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阁记

东坡《大悲阁记》云："观世音由闻而觉。始于闻，而能无所闻。始于无所闻，而能无所不闻。能无所闻，虽无身可也。能无所不闻，虽千万亿身可也。而况于手与目乎！虽然，非无身无以举千万亿身之众，非千万亿身无以示无身之至。"又云："吾将使世人左手运斤而右手执削，目数飞鸿而耳节鸣鼓，首肯旁人而足识梯级，虽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异执而千目各视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乎吾前。色声香味，交通乎吾体。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彼佛菩萨亦然。虽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诸国，非有他也，触而不乱，至而能应，理有必至，而何独疑于大悲乎？"东坡之论明畅。大概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庄子》："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尊足，即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于老庄，于此尤信。孝宗皇帝喜球马，偶伤一目。金人遣贺生辰使来，以千手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上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僧说偈云："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幸自太平无一事，何须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惭。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足以解纷，信矣。余尝即吾儒之说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巍之上，以一心运乎茫茫之中，不出户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无见也，而无所不见；高拱穆清，若无为也，而无所不为。自九族睦、百工时，极而至于兆民安，万物育，四夷来，天地两间，裁成参赞，无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词赠之，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因和其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盖靖康之乱，有题诗于旧京宫墙云：“依依烟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

落英

《楚辞》云：“餐秋菊之落英。”释者云：落，始也。如《诗》访落之“落”，谓初英也。古人言语多如此，故以乱为治，以臭为香，以扰为驯，以慊为足，以特为匹，以原为再，以落为萌。

方朔窃酒

岳阳有酒香山，相传古有仙酒，饮者不死。汉武帝得之，东方朔窃饮焉。帝怒，欲诛之，方朔曰：“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遂得免。方朔数语，圆转简明，意其窃饮以发此论，盖风武帝之求长生也。

高宗眷紫岩

高宗尝问张魏公：“卿儿想甚长成？”魏公对曰：“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及隆兴初，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于德寿宫。首问魏公起居饮食状，又问：“卿几岁？”对曰：“臣年三十一。”又问：“卿母安否？”对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记卿父再娶时，以无继嗣，曾来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来见，今次方得见卿。朕与卿父义则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来，有香茶与卿父为信。”乌乎！君臣相与，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谓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满于魏公，至有“宁失天下，不用张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楠诗

杜陵《病楠》诗曰："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伤贤者之老病而不获用也。又曰："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无所涵养，而骤膺拔擢，以当重任，力绵才腐，凛凛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怀》诗云："篙工密逞巧，气若酣杯酒。歌讴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应触类，各藉颖脱手。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盖叹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顿乾坤独未见妙手也。方天宝间，杜陵少壮之时，虽乱离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马行》曰："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又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盖幸其所以支撑世变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岁，《八哀》之诗既作，则一时豪杰或老或死，而后来者未有其人。此病楠、种榆之叹，舟师妙手之叹，意益婉而词益哀。呜呼！此唐室所以终不振乎！本朝元丰间，洛阳诸老为耆英会，图形赋诗，一时夸为盛事。而识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养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长之会，过此甚可畏也。时林行己曰："天将祚其国，必祚其国之君子。观其君子之众多如林，则知其国之盛；观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国之衰；观其君子之康宁福泽、如山如海，则知其为太平之象；观其君子之摧折顿挫如湍舟、如霜木，则知其为衰乱之时。"又曰："天将使建中为崇宁，则不使范忠宣复相于初元；天将使宣和为靖康，则不使刘、陈二忠肃憖遗于数岁。"皆至论也。

遮莫

诗家用“遮莫”字，盖今俗语所谓“尽教”者是也。故杜陵诗云“已拚野鹤如双鬓，遮莫邻鸡下五更”，言鬓如野鹤，已拚老矣。尽教邻鸡下五更，日月逾迈，不复惜也。而乃有用为禁止之辞者，误矣。

花

洛阳人谓牡丹为花，成都人谓海棠为花，尊贵之也。亦如称欧阳公、司马公之类，不复指其名字称号。然必其品格超绝，始可当此；不然，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

蘧伯玉

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视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伯玉可谓真君子矣。细考《论语》，夫子所与友者，仅见伯玉一人。使人于夫子，而夫子问其起居，则金石交情，可以略见。伯玉之躬行纯一如此，宜夫子乐与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观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后世老师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贤，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贤，何其明也。乃知以卫灵之无道，南子之淫泆，奚而不丧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辈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见南子者，盖以见识议论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辅卫灵公以有为。子路不说，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贤者不为冥冥惰行，而卒不能回光内照，改其淫泆。灵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识伯玉之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难，行善为难；知贤非难，用贤为难也。

三溪诗词

有良家女流落可叹者，余同年李南金赠以词曰：“流落今如许。我亦三生杜牧，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飞絮。也有吹来穿绣幌，有因风飘堕随尘土。　人世事，总无据。佳人命薄君休诉。若说与，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尽尊前今日意，休记绿窗眉妩。但春到，儿家庭户。幽恨一帘烟月晓，恐明年，雁亦无寻处。浑欲倩，莺留住。”此词凄婉顿挫，不减古作者。《南史》：齐范缜谓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此词前阕盖祖此说。南金自号三溪冰雪翁，尤工于诗，有《江头吟》云：“儿时盛气高于山，不信壮士有饥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风雨蚀尽征袍单。侧立昆奴面铁色，楚客不言未吹笛。关山有月无人声，自是江头渚花发。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围水天。杜鹃故态不识事，尽情叫入青枫烟。壮士未握边头槊，旄头如月几时落。如今世界不爱贤，看取青峰白云角。乌乎一歌兮歌已怨，壶中无酒可续咽。”盖模拟少陵之作，词旨清婉可爱。

槟榔

岭南人以槲槟代茶，且谓可以御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故尝谓槟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醺然颊赤，若饮酒然。东坡所谓“红潮登颊醉槟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疾，余酲顿解。三曰饥能使之饱。盖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四曰饱能使之饥。盖食后食之，则饮食消化，不至停积。尝举似于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谓‘槟榔举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槟榔赋性疏通而不泄气，禀味严正而有余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陕西，甚有威望。张魏公宣抚，首擢用之。金人万户娄室与撒离曷等寇邠州，端击败之。至白店原，又大败之。撒离曷乘高望师，惧而号哭，金人因目之为“啼哭郎君”。后以端恃功骄恣，废不用。又惧其得士心，竟杀之。自端之死，众心稍离。金再入，战于富平，我师诈张端旂以惧敌。娄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给我也！”于是尽锐力攻，我师败绩，自是陕西非我有矣。淳熙间，议高庙配享，洪景卢举此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斩马谡，已为失计。魏公袭其事，几于自坏万里长城。至于诈张端旂，尤为拙谋，徒足以召敌人之笑，沮我师之气耳。端亦知书，尝作诗云：“破碎山河不足论，几时重到渭南村。”昔人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识真少

市璞宝燕石，煮箦食蟛蜞，识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节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渊悬绝。盖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鸡豚出于埘栅，不求则不得；心放者，如鹰隼翔于云霄，而绦镟固在吾手也。众人之心易放，圣贤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荡，能放者开阔。流荡者，失其本心；开阔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为善最乐。”摘经史语，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谷菹禽兽

《周礼注》：六谷：稌、黍、稷、粱、麦、苽。六清：水、浆、醴、醇、医、酏。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笋。六兽：麋、鹿、熊、麕、野豕、兔。养者为畜，野者为兽。六禽：雁、鹑、鷃、雉、鸠、鸽。五药：草、木、虫、石、谷。

象山棋

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著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著棋，尝与包敏道书云："制子初时与春弟颇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近旬日棋又甚进，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汉文帝葬

汉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才七日耳。与窭人之家敛手足形还葬者何以异？景帝必不忍以天下俭其亲，此殆文帝之顾命也。虽未合中道，见亦卓矣。文帝此等见解，皆自黄老中来。

临终不乱

欧阳公问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来翛然者，何今世之鲜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说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箦结缨之类，皆是平日讲贯得明，操守得定，涵养得熟，视生死如昼夜，故能如此不乱。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虑。"静春开目微视曰："无虑何澄？"言讫而逝。

笼鸟水萍

或问：杜陵诗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叹之词耳。盖拘束以度日月，若鸟在笼中，漂泛于乾坤间，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凄凉之意，乃翻作壮丽之语。东坡《雪》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亦此类。

文章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论后世之文也。文者，贯道之器，此论古人之文也。天以云汉星斗为文，地以山川草木为文，要皆一元之气所发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绣，虽精妙绚烂，才可人目，初无补于实用，后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穑字少稷，博学工文，杜门读书，不汲汲于仕进。诸公荐之，与陆务观同赐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务，时论翕然归重。尝论减年赏典，当与实历对使。孝宗用其说，至今行之。后乃附丽汤思退，力排张魏公，以是除谏议，公论始薄之。厥后贬岭南累年，蒙恩北归。周益公素与之善，便道来访。谓益公曰："某三十年闭户读书，养得少名望，思之不审，所得于彼者几何？而破坏扫地，虽悔何及！"怅然者久之。益公每举以为士大夫之戒。

陈汤论

张文潜作《陈汤论》，末云：“昔有韩患秦之无厌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与之国。’大夫皆谏曰：‘赏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韩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与之国，是赏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忧无国哉？’”一本云：“昔者魏国患河，其边之臣起徙而决之赵。魏王大喜，赏其臣以十县。其相谏曰：‘守边而徙河，犯官也。从而赏之，王之臣无守职者矣。’魏王笑曰：‘子忧过矣，有功于魏者，有比于徙河者乎？魏无二河，则徙河之赏无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胜。盖徙河犯官，有矫制之意。

飞吟亭诗

世传吕洞宾，唐进士也。诣京师应举，遇钟离翁于岳阳，授以仙诀，遂不复之京师。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近时有题绝句于亭上云：“觅官千里赴神京，钟老相传盖便倾。未必无心唐事业，金丹一粒误先生。”余酷爱其旨趣，盖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为尊

四方以西为尊。王者之庙，太祖坐西，所谓正太祖东向之位是也。三昭则坐北面南，故谓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则坐南面北，故谓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东阶而升，不敢升自西阶，非特嫌。若宾主敌体，亦以西为尊也。班孟坚《西都赋》曰："左墄右平。"左，东也，东则为墄。若世所谓涩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阶也。右，西也，西则为平，而不为墄也。凡宾主之席，主东而宾西，亦所以尊宾也；非谓东尊于西，而使宾次主也。故礼客降一等，则就主人之阶。盖客不敢自西阶为宾主礼，欲自东阶随主人而升也。主人辞，客乃复位。盖主人不许，客然后自西阶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杜陵诗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盖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祸，明皇以妃子而致禄山之变，正相似也。今无妃子之孽矣，而銮舆乃再蒙尘，何哉？此必胎变稔祸，必有出于女宠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诗意与狄昌同。而其恻怛规戒，涵蓄不露，则大有径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称禹，不过“勤俭”两字，况下于禹者，可以不勤不俭乎？余于《乙编》尝论俭有四益。勤亦有三益。盖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一夫不耕，必受其饥；一妇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农民昼则力作，夜则颓然甘寝，故非心淫念，无从而生。晋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渊明诗曰：“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而无异患干。”是勤可以远淫辟也。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论三宗文王之寿，必归之《无逸》。吕成公释之曰：“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收敛则精神内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寿考也。

黄绵袄

何斯举云：壬寅正月，雨雪连旬。忽雨开霁，闾里翁媪相呼贺曰：“黄绵袄子出矣！”因作歌以纪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惬人意。乃更为补作一绝句云：“范叔绨袍暖一身，大裘只盖洛阳人。九州四海黄绵袄，谁似天公赐予均。”白乐天诗云：“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人。”

堂食

渡江初，吕元直为相，堂厨每厅日食四千，至秦会之当国，每食折四十余千。执政有差，于是始不会食。胡明仲侍郎曰：“虽欲伴食，不可得矣。”

丙编卷二

论事任事

叶水心曰："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锋起，哗然不安。昔郑子孔为载书，诸司门子弗顺，将杀之，子产止之。人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子产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迄焚而后定。然及子产自为相，却不知此，直云礼义不愆，何恤人言。盖韩、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至如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及濮园议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倾国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损，善人君子，化为仇敌。然则欧阳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论如此。余谓国初相权之重，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赵韩王定混一之谋于风雪凌厉之中，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真社稷臣矣。雷德骧何人，乃敢议之，宜艺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时，则权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过重。东坡所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则台谏侍从之敢言，乃国势之所恃以重也，岂反因此而势轻哉？水心之说，乃张方平之遗论也。方平之论，前辈固已深辟之矣。范公当国不久，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岂有己则能攻人，而人则不欲其攻己哉！谚云："吃拳何似打拳时。"此言虽鄙，实为至论。惟欧阳公为谏官侍从时，最号敢言。及为执政，主濮园称亲之议，诸君子哗然起而攻之，而欧阳公乃不能受人之攻，执之愈坚，辩之愈激，此则欧公之过也。公自著《濮议》两篇，其间有曰："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圣德恭俭，举动无差。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欧公此论却欠反思。若如此，则前此己为谏官侍从时，每事争辩，岂亦是贪美名、求奇货、寻好题目耶！余尝作《濮议》诗

云：“濮园议起沸乌台，传语欧公莫怨猜。须记上坡持橐日，也曾寻探好题来。”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轴二等，以大小别之，此其卑也。染牙以为经，凡五等，升朝历数而上也，而穗草为尊。锦幖其端，凡四等，而细球之锦配穗草。告身皆制绫为之。玳瑁轴素绘二等，而绘为尊。告身五彩，而又有紫丝法锦囊其外。其小异者，锦之红绿耳。犀轴亦二等，藻绘虽同，而大小有别，三品通用也。丝囊如玳瑁，而幖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缕，此人臣一品之极也。宫掖之严，帝姬之亲，大略七等。镌犀为轴，雕玉以为龙，告身五彩丝囊，幖首纯红，而绘如雕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轴丝囊为最高，而绘皆云凤者次之，玳轴者又次之。绘事如玳瑁，而告纸损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丝法锦，虽有差次，始寖卑矣。宰相亲王赠封，视紫丝高者。执政赠封，视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迩也。丝囊之制，以小铃十系之。按式名曰“盼锴”，黄金、涂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系，惟白金耳。侍从庶僚所封，视其官。蕃官祠宇所封，从其秩。合而陈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则物采愈华。此游默斋所记宋朝之制也，甚详明。

方士传

范晔作《东汉史》，为方士立传，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书特书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论》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善辟谷，悉号数百岁。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此人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子建此论，其识过范晔远矣。汉武帝刻意求仙，至以爱女妻方士，可谓颠倒之极。末年乃忽悔悟，曰："世岂有仙者？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耳。"此论却甚确。近时刘潜夫诗云："但闻方士腾空去，不见童男入海回。无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

三足记

卢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则天下不难理矣。”著论曰《三足记》。

不谈风月

范旂叟为广西宪，会僚属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谈风月，亦且不论文章，只说政疵民病。”众皆唯唯。余从容曰：“若谈夫子、孟轲之文章以浇光风霁月之胸次，则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也。痒疴疾痛，举切吾身，施之有政，当有本末先后，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为忤。旂叟号西堂先生，开明练达，遇事如破竹。性刚介，有不可，必达其意而后止。在广西岁余，丐祠归养亲。发奏牍之日，即出台治，寓僧舍，不请俸给钱。将漕湖南，总所专人来索钱，在庭咆哮无礼，命杖而黥之。既毕，上章自劾，乞归田里，总所迄不敢害。朝廷为颁召命，然竟卒于湖南。其将卒也，请僚属入卧内，命吏取案牍来，据榻判结数事。既毕，又曰：“某县有母诉其子者，此关系风教，不可不施行。”命取来，又判讫。略言及身后事，与僚属揖别，须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乱如此。有《对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历任判断之语也。近年门生、故吏合辞请于朝，特谥清敏。余初任为容南法掾，才数月，偶留帅幕。旂叟忽袖中出职状一纸畀余，余辞以未书一考，不当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书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则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见某具一只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诗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来谀风可羞，长官招僚属一杯，其初招也，则有所谓谢请；其既毕也，又有所谓谢会。一杯之酒，两至客位，行之者不以为耻，此何等风俗耶！小官不足责，推其原，皆由长官无见识，妄自尊大，遂成此风。此虽小事，然摧坏小官气节，关系却大。

蟹胥

《周礼》：“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郑康成注云：好羞，谓四时所谓膳食。若荆州之鲝鱼、扬州之蟹胥。陆德明音释云：蟹，酱也。山谷诗云：“蟹胥与竹萌，乃不羡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杀人如刈草，使钱如使水。余曰：军无赏，士不往；军无财，士不来。使钱如使水可也，乃若杀人如刈草，则非至论。夫军事固以严济，然礼乐慈爱，战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诛不用命者，盖一有逗挠乱行，则三军暴骨矣。诛一人，所以全千万人，岂以多杀为能，以嗜杀为贵哉！若如所言，则赵充国、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辈矣。

文章有体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魏华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记，虽雄丽典实，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欧公文非特事事合体，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气。盖读他人好文章如吃饭，八珍虽美而易厌。至于饭，一日不可无，一生吃不厌。盖八珍乃奇味，饭乃正味也。”

辛卯火

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洪舜俞诗云：“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时殿帅乃冯榯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责。

蕲王夫人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往复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蕲王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两国夫人。蕲王尝邀兀朮于黄天荡，几成擒矣。一夕，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其明智英伟如此。

少陵可杀

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少陵妙处，仲举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杀！"有俗子在邻壁，闻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或问：所谋杀者为谁？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绝倒，喧传缙绅间。余谓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于杨德祖，隋炀之于薛道衡，盖真杀之矣。

姜白石

姜尧章学诗于萧千岩，琢句精工。有诗云："夜暗归云绕柁牙，江涵星影雁团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杨诚斋喜诵之。尝以诗《送江东集归诚斋》云："翰墨场中老斫轮，真能一笔扫千军。年年花月无虚日，处处江山怕见君。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东日暮云。"诚斋大称赏，谓其冢嗣伯子曰："吾与汝弗如姜尧章也。"报之以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可怜公等皆痴绝，不见词人到老穷？谢遣管城侬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谓张功父也，尧章自号"白石道人"。潘德久赠诗云："世间官职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号，断无缴驳任称呼。"时黄岩老亦号白石，亦学诗于千岩，诗亦工，时人号"双白石"云。

玉山知举

淳熙中，王季海为相，奏起汪玉山为大宗伯知贡举，且以书速其来。玉山将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极相得，屡黜于礼部，心甚念之，乃以书约其胥会于富阳一萧寺。与之对榻，夜分密语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贡举，当特相牢笼。省试程文《易》义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为验。"其人感喜。玉山既知举，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内用三古字者，遂竞批上，置之前列。及拆号，乃非其友人也，私窃怪之。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曰："此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负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几死，不能就试，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终不释然。未几，以古字得者来谒，玉山因问之曰："老兄头场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对曰："兹事甚怪，先生既问，不敢不以实对：某之来就试也，假宿于富阳某寺中，与寺僧闲步庑下，见室中一棺，尘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员女也，殡于此十年矣，杳无骨肉来问，又不敢自葬之。'因相与默然。是夕，梦一女子行庑下，谓某曰：'官人赴省试，妾有一语相告：此去头场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觉，甚怪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惊叹。此事冯此山可久为余言，虽近于语怪，然亦不可不传，足以袪人二蔽：一则功名富贵信有定分。有则鬼神相之，无则虽典贡举者欲相牢笼，至于场屋亦不能入，此岂人之智巧所能为乎？一则人发一念、出一言，虽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于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觏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隆兴初，张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张震知无不言，言皆当理。”令载之训词。大哉王言！真台谏之金科玉条也。

老卒回易

张循王之兄保，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钱十万缗、卒五千付兄，要使钱与人流转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轻相援引也。"王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惟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具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厚。问能再往乎，对曰："此戏幻也，再往则败矣，愿仍为退卒老园中。"呜呼！观循王之兄与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颓然甘寝苔阶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圆转恢奇乃如此。则等而上之，若伊、吕、管、葛者，世亦岂尽无也哉。特莫能识其人，无繇试其蕴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万缗畀之，不问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从容展布，以尽其能矣。勾践以四封之内外付种、蠡，汉高皇捐黄金四十万斤于陈平，由此其推也，盖不知其人而轻任之，与知其人而不能专任，皆不足以有功。观其一往之后，辞不复再，又几于知进退存亡者，异哉！

罚却倚子

百官殿门侍班幕次，台谏皆设倚，余官则各以交床自随。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戏曰：“罚却倚子矣。”

诸侯藩镇

春秋之时，天王之使交驰于列国，而列国之君如京师者绝少。夫子谨而书之，固以正列国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责于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镇，犹春秋之诸侯也。杜陵诗云：“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盖与《春秋》同一笔。

无官御史

太学古语云："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言其清苦而鲠亮也。嘉定间，余在太学，闻长上同舍言：乾淳间，斋舍质素，饮器止陶瓦，栋宇无设饰。近时诸斋，亭榭帘幕，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非头陀寺比矣。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近世以来，非无直言，或阳为矫激，或阴有附丽，亦未能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谓必甘清苦如老头陀，乃能摅鲠亮如真御史。

邵蔡数学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之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出焉。晦庵、南轩、东莱、象山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数。然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河图》、《洛书》，与“危微精一”之语并传。邵、蔡二子盖将发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与数粲然于天地之间也，其功亦不细。近年以来，八君子之学，固人传其训，家有其书，而邵、蔡之学则几于无传矣。

松竹句

杜陵诗云：“新松恨不长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难驱除也。呜呼！世道至于如此，亦可哀矣。

诸葛成何事

唐薛能诗云："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王荆公晚年喜诵之。然能之论非也。孔明之出，虽不能扫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讨贼之义，尽托孤之责，以教万世之为人臣者，安得谓之成何事哉！荆公诵此，盖以自喻。然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谋虑，广忠益，其存心无愧伊、吕，"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刚愎自任，新法烦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见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为其所挤陷，此岂天也哉！自古隐士出山，第一个是伊尹，第二个是傅说，第三个是太公，第四个是严陵，第五个是孔明，第六个是李泌，皆为世间做得些事。虽以四皓之出，或者犹议其安刘是灭刘，况如樊英辈者乎！

忧乐

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望花随柳之乐。学道而至于乐，方能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终身之忧。又曰：忧以天下。又曰：莫知我忧。又曰：先天下之忧而忧。此义又是如何？曰：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故魏鹤山诗云："须知陋巷忧中乐，又识耕莘乐处忧。"古之诗人有识见者如陶彭泽、杜少陵，亦皆有忧乐，如采菊东篱、挥杯劝影，乐矣，而有平陆成江之忧；步屧春风、泥饮田父，乐矣，而有眉攒万国之忧。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

大字成犬

宝庆初，当国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鹤山，朝士莫有任责，梁成大独欣然愿当之。遂除察院，击搏无遗力。当时太学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点，曰“梁成犬”。余谓犬之狺狺，不过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

丙编卷三

圣贤豪杰

朱文公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陆象山深以其言为确论。如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灭国者五十，孔子却莱人，堕三都，诛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杰乎！其次如诸葛孔明，议论见识，力量规模，亦直豪杰。惟房次律声誉隆洽，一出便败事，然至今儒者之论，皆称其贤。如此，则是天下有不豪杰之圣贤矣。端平间，真西山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鹤山督师，亦未及有设施而罢。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笑而罢。或谓有使其为此以姗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谓优人之姗侮君子，诚可罪也。西山、鹤山之抱负，诚未可厚诬也。然吾儒于此，亦不可以不戒。刘平国尝言："若将真景元与余景瞻并用，必有可观。"余尝疑其说。西山负一世之望，岂必待余景瞻而后可以有为乎？世传洪舜俞在蜀，尝谓崔菊坡曰："先生丰于德而啬于才，他日不宜独当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辞宰辅。此说余尤疑之，若分才德为两事，则是天下果有不豪杰之圣贤矣。

婺州鹰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鹰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梦龙方据案视事，鹰忽飞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衔巾来还，乃径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问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兽之灵识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异矣；于误攫他卒之巾复衔来还，尤为奇异。世之人举动差谬，文过遂非，不肯认错者多矣，夫子所谓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茶瓶汤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瀹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又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故以第二沸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汤就茶瓯瀹之，则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乃为声辨之诗云：“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稛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其论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之，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讲者也。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吾无隐乎尔

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终不然其说。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晦堂此等处诚实脱洒，亦只是曾点见解，却无颜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才飞下即交合，数日，产子如麦门冬之状，日以长大。又数日，其中出如小黑蚁者八十一枚，即钻入地中。《诗》注谓螽斯一产八十一子者，即蝗之类也。其子入地，至来年禾秀时乃出，旋生翅羽。若腊雪凝冻，则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传雪深一尺，则蝗入地一丈。东坡《雪》诗云“遗蝗入地应千尺”是也。蝗灾每见于大兵之后，或云乃战死之士冤魂所化。虽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见捕蝗者虽群呼聚喊，蝗不为动。至鸣击金鼓，则耸然而听，若成行列。则谓为杀伤沴气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北人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四句是两个好议论，意足而理明，绝句之妙也。

半两钱

今世有一样古钱，其文曰“半两”，无轮郭，医方中用以为药。考之《史记》，乃汉文帝时钱也。当时吴濞、邓通皆得自铸钱，独多流传，至今不绝。其轻重适中，与今钱略相似。视五铢货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铢货钱比今钱却稍轻。

观山水

赵季仁谓余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余曰：“尽则安能，但身到处莫放过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又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固自可见；如“子在川上”，与夫“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见。大抵登山临水，足以触发道机，开豁心志，为益不少。季仁曰：“观山水亦如读书，随其见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诗云：“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晓氛散如绮。心疑雨再作，眼转云四起。我岂知天道，吴侬谚云尔。古来占滂沱，说者类恢诡。飞云走群羊，停云浴三豨。月当天毕宿，风自少女起。烂石烧成香，汗础润如洗。逐妇鸠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强知时，蜥蜴与闻计。垤鸣东山鹳，堂审南柯蚁。或加阴石鞭，或议阳门闭。或云逢庚变，或自换甲始。刑鹅与象龙，聚讼非一理。不如老农谚，影响捷于鬼。哦诗敢夸博，聊用醒午睡。”此诗援引占雨事甚详可喜。谚有云：“日出早，雨淋脑；日出晏，晒杀雁。”又云：“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说尚遗，何也？余欲增补二句云：“日占出海时，月验仰瓦体。”

建炎登极

靖康之乱，元祐皇后手诏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独在。”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建炎登极之诏曰：“亹亹万机，难以一日而旷位；皇皇四海，讵可三月而无君。”又曰：“圣人何以加孝，朕每怀问寝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时忠义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当勇于报国；左袒而为刘氏，人咸乐于爱君。期一德而一心，伫立功而立事。同傒两官之复，终图万世之安。”其词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肃宗即位灵武。元次山作颂，谓自古有盛德大业，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去盛德而止言大业，固以肃宗即位为非矣。伊川谓非禄山叛，乃肃宗叛也。山谷云：“抚军监国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为。”此皆至论。今二圣蒙尘远狩无还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于元祐皇后之命，与唐肃宗天渊不同，似亦可以无说。然胡致堂万言书首论此事，谓：“建炎以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复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帅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此举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须一反前失，亟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今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庙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不敢爱身，决意讲武。然后选将训兵，戎衣临军，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影从。凡所欲为，孰不如志？”致堂此论明白正大，惜其说之不行也。然唐肃宗即位，何尝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为盛德事矣。中兴以来，致堂、澹庵二书关系最大。

江西诗文

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老苏所谓执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见于世若此者，如优钵昙华，时一现耳。"杨东山尝谓余云："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岂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欧公之文、山谷之诗，皆所谓"不向如来行处行"者也。

以俗为雅

杨诚斋云："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唐人寒食诗不敢用'饧'字，重九诗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诗。彼固未敢轻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侧也。"余观杜陵诗，亦有全篇用常俗语者，然不害其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傍"，又云"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又云"夜来醉归冲虎过，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庭前把烛嗔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寐谁能那"是也。杨诚斋多效此体，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禅家有观白骨法，谓静坐澄虑，存想自身血肉腐坏，唯存白骨，与吾相离，自一尺以至寻丈，要见形神，元不相属，则自然超脱矣。余观《庄子》：子舆有疾，子祀往问之。曲偃发背，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间而无事，跰𨇤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此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浸，渐也；假，借也。盖积渐假借，化此身为异物，则神与形离，超然无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于拘拘哉！视白骨之法，盖本于此。佛法出于老庄，于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传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过之，有诗云：“三尺黄垆直棘边，此心终古享皇天。《汲书》猥述流传妄，剖击嗟无咎单篇。”盖《汲冢书》妄载伊尹谋篡，为太甲所杀也。事见杜元凯《左氏传后叙》。

乐天对酒诗

古诗多矣，夫子独取《三百篇》，存劝戒也。吾辈所作诗亦须有劝戒之意，庶几不为徒作。彼有绘画雕刻，无益劝戒者，固为枉费精力矣。乃若吟赏物华，流连光景，过于求适，几于诲淫教偷，则又不可之甚者矣。白乐天《对酒》诗曰："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喜，不开口笑是痴人。"又曰："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曰："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收泪吊人回。眼前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诗家言之，可谓流丽旷达，词旨俱美矣。然读之者将必起其颓惰废放之意，而汲汲于取快乐、惜流光，则人之职分与夫古之所谓三不朽者，将何时而可为哉！且如《唐风·蟋蟀》之诗，盖劝晋僖公以自虞乐也，然才曰"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即曰"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吕成公释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于纵；广其俭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复生者多矣。"信矣，《唐风》之忧深思远也！乐天之见，岂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近时叶石林谓："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之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相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而有余也。"此论固已得之，然乐天非是不爱富贵者，特畏祸之心甚于爱富贵耳。其诗中于官职声色事极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恋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刘禹锡辈亦皆逐逐声利之徒，至一闻李文饶之败，便作诗畅快之，岂非冤亲未忘，心有偏党乎？慕乐天者，爱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经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枫落吴江冷”，“澄江静如练”，“空梁落燕泥”，“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楼，流光正徘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等类，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在家长早起，忧国愿年丰”，“若无青嶂月，愁杀白头人”，“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难殚举，可以类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诗文独外是乎？

容斋奉使

绍兴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来修好，洪景卢往报之。入境，与其接伴约用敌国礼，伴许诺。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未几，乃尽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卢不可。于是扃驿门，绝供馈，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馆伴者来言，顷尝从忠宣公学，阳吐情实，令勿固执，恐无好事，须通一线路乃佳。景卢等俱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馈乃如礼。景卢素有风疾，头常微掉，时人为之语曰：“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与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

九为究

数穷于九。九者，究也。至十则又为一矣。此蔡西山之说。

静坐

伊川每见学者能静坐，便叹其善学。余谓静坐亦未可尽信，固有外若静而中未免胶扰者，正所谓坐驰也。尝闻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烛造檀林，众生打坐者数百人，或拈竹篦痛棰之，或袖中出饼果置其前，盖有以窥其中之静不静，而为是惩劝也。彼异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术之隐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职教者有愧矣。

落梅诗

近时胡仲方《落梅》诗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楼头一笛风。”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飘零衰老，乃拳拳叹息之，亦已晚矣。烛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亦寓此意。唐人诗曰：“朝廷欲论封禅事，须及相如未病时。”杜陵《病楠》诗意亦如此。陈后山挽司马公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禅赦文

孝宗受禅赦文云：“凡今者发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天下诵之，洪景严笔也。

文繁简有当

洪容斋曰：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简各有当也。《礼记·檀弓》：“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盖连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当其事、省其词，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至班固作《汉书》，乃省其词曰：“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终不若《史记》朴赡可喜。余谓诗亦有如此者，古《采莲曲》云：“鱼戏荷叶东，鱼戏荷叶西。”杜子美《杜鹃行》：“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南无杜鹃，云安有杜鹃。”若以省文之法论之，似可裁减，然只如此说，亦为朴赡有古意。

古人无忌讳

谥者，死后易名者也。而《左传》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盖生前预赐之也，曾不以为不祥。今人不达，畏死畏祸，百种忌讳。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许之合葬，又许之哭。伯高死于卫，孔子以为由，“赐也，见我”，遂哭诸赐氏，命子贡为之主，来者拜之。子夏丧明，曾子曰“朋友丧明则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趋而出曰：“吾父死，将出哭于巷。”曾子曰：“反哭于尔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寝疾，蟜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善哉！”盖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讳也。

玉牒

《玉牒》修书，始于大中祥符，至于政、宣而极备。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归于本统者，为《仙源积庆图》。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孙而列其名位者，为《宗藩庆系录》。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为《类纪》。同姓之亲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为《属籍》。编年以纪帝系，而载其历数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为《玉牒》。

奉使见留

苏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门在燕二十一年，近时洪忠宣在金亦几二十年。

四虫

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热，蓼虫不知苦，蝍蛆不知臭。

诸贤气象

濂溪、明道似颜子，伊川、横渠似孟子，南轩似颜子，晦庵似孟子。

心思

《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扬子》曰：“神心惚恍，经纬万方。”《孔丛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或曰：《易》言“何思何虑”，何也？曰：始于思，终于无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识不知而顺帝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痀偻之承蜩，岂更待于思乎？

谢肉牒

周益公家藏欧阳公家书一幅，纸斜封，乃冷寿光牒。其词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颁赐，领外无任感激，谨具牒谢。谨牒。年月日。具位某牒。"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于谀矣。且前辈交际，其馈止于如此，未尝过于丰侈也。

丙编卷四

蔡攸辞酒

蔡攸尝赐饮禁中，徽宗频以巨觥宣劝之。攸恳辞不任杯杓，将至颠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由是言之，则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夺，而攸迄被眷宠，是可叹也。

酒有和劲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养生主”，劲者曰“齐物论”。杨诚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盘露”，劲者曰“椒花雨”，尝曰：“余爱椒花雨甚于金盘露。”意盖有为也。余尝谓与其一于和劲，孰若和劲两忘。顷在太学时，同舍以思堂春合润州北府兵厨，以庆远堂合严州潇洒泉，饮之甚佳。余曰：不刚不柔，可以观德矣；非宽非猛，可以观政矣。厥后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红酒之劲者，手自剂量，合而为一，杀以白灰一刀圭，风韵顿奇。索余作诗，余为长句云：“小槽真珠太森严，兵厨王友专甘醇。两家风味欠商略，偏刚偏柔俱可怜。使君袖有转物手，鸬鹚杓中平等分。更凭石髓媒妁之，混融并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张竦何必讥陈遵。时中便是尼父圣，孤竹柳下成一人。平虽有智难独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黄龙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济成开元。试将此酒反观我，胸中问学当日新。更将此酒达观国，宇宙皆可归经纶。书生触处便饶舌，以一贯万如斫轮。使君闻此却绝倒，罚以太白眠金尊。”

物产不常

《书》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诗》曰：“摽有梅，其实七兮。”又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毛氏曰：梅，枬也。陆玑曰：似杏而实酸。盖但取其实与材而已，未尝及其花也。至六朝时，乃略有咏之者，及唐而吟咏滋多。至本朝，则诗与歌词连篇累牍，推为群芳之首，至恨《离骚》集众香草而不应遗梅。余观《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药、棠棣、兰之类，无不歌咏。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岂独取其材与实而遗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后世，亦未可知也。盖天地之气，腾降变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随之。故或昔有而今无，或昔无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异，或昔瑰异而今庸凡，要皆难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焫萧酌郁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萧与郁金何尝有香？盖《离骚》已指萧艾为恶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闻，至武后时，樵夫探山乃得之。国色天香，高掩群花。于是舒元舆为之赋，李太白为之诗，固已奇矣。至本朝，紫黄丹白，标目尤盛。至于近时，则翻腾百种，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是时闽品绝未有闻，至今则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仆视泸戎。蔡君谟作谱，为品已多，而自后奇名异品，又有出于君谟所谱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矾、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兰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语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气埏埴，孰测端倪，乌知古所无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见者，后不变灭哉！人生须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议造物，亦已陋矣。”余闻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巨竹头。由是言之，古固产竹矣。晋葛洪欲问丹砂，求为勾漏令。勾漏县隶容州，余尝为法曹，亲至其地求所谓丹砂者，颗粒不可得，岂非昔有而今无哉！盖非特物然也，巴邛、闽峤夙号荒陋，而汉唐以来渐产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称：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又曰：汝颍多奇士，燕赵多佳人。其说拘矣。

以德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佛经载：释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猎兽，问佛兽何在，佛不忍伤生，不应。歌利王怒，截落佛左手；又问，不应，又截落右手。佛是时即发愿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无令枉害众生。”其后成佛，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陈憍如尊者是也。余谓释迦佛好一个阔大肚肠，好一个慈愍心性，人能将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则省得冤冤相报，沙界众生悉成佛矣，何至干戈斧钺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论之，是乃以德报怨，非以直报怨也。夫以德报怨，可论慈悲广大，孤高卓绝，过人万万矣。然夫子不取者，谓其不可通行于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兴讲和

绍兴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诏亲征。其词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扶于基运；有民有社稷，敢自逸于燕安。"又云："岁星临于吴分，定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洪容斋笔也。车驾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师。次年壬午内禅，孝宗即位。锐意规恢，起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德寿宫，时卢仲贤使金回，高宗问："曾见仲贤否？"对曰："臣已见之。"又问："卿父谓如何，莫便议和否？"对曰："臣尝谓金人必衰败，国家必隆兴。"上曰："何如？"对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传位圣子，虽古唐虞无以过，而金人不道，篡夺相仍，无复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国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极是。今日金人诚衰乎？"对曰："自亮送死之后，士马物故甚众，诸国背叛，人心怨离，金诚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国亦未免力弱。但仲贤等既回，何以应之？"对曰："臣父职在边隅，战守是谨，此事看庙堂如何议。但愿审处而徐应之，无贻后悔。"上曰："只是说与卿父，今日国家须更量度民力国力，早收拾取。闻契丹与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庄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乱，且务恤民治军，待时而动可见。"高宗惩于变故，意不欲战，且闻金人议欲尊我为兄，故颇喜之。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忍违也。厥后蓄积稍羡，又尝有意用兵，祭酒芮国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数文腥钱使作，何不试打算了得几番犒赏。"上曰："朕未知计也，待打算报卿。"后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赏，于是用兵之意又寝。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数，虽英明之主不能强也。

志士死饥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粮不继，遂饿而死。陈后山为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内子与赵挺之之内亲姊妹也，乃为赵假一裘以衣之。后山问所从来，内以实告。后山曰：“汝岂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呜呼！二子可谓“志士不忘在沟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识德望，曳丝乘车，食养贤之鼎，其谁曰不宜？然志节清亮，宁甘于饿死冻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皓皓乎不可尚也。陆龟蒙《杞菊赋》曰：“我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风味。扬子云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杨诚斋曰：“李杜饥寒能几日，却教富贵不论年。”

释儒罪人

《楞严经》曰：“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由是言之，今之释子大半是释迦佛之罪人。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极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气之先见

岁将饿，小民餐必倍多。俗谚谓之作荒，此天地之气先馁也。开禧兵兴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有山矾而生栀子花，桃树而生李实者，村落铁谷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气先乱也。冯此山为余言，谓其家尊厚斋之说。

山静日长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尽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国僧

予少年时，于钟陵邂逅日本国一僧，名安觉，自言离其国已十年，欲尽记一部藏经乃归。念诵甚苦，不舍昼夜，每有遗忘，则叩头佛前，祈佛阴相。是时已记藏经一半矣。夷狄之人，异教之徒，其立志坚苦不退转至于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学者，读书寻行数墨，备礼应数，六经、《语》、《孟》，不曾全记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难矣。”其视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国称其国王曰“天人国王”，安抚曰“牧队”，通判曰“在国司”，秀才曰“殿罗罢”，僧曰“黄榜”，砚曰“松苏利必”，笔曰“分直”，墨曰“苏弥”，头曰“加是罗”，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弭”，面曰“皮部”，心曰“毋儿”，脚曰“又儿”，雨曰“下米”，风曰“客安之”，盐曰“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论孔明

史言蜀诸贤凋丧，孔明身当军国之务，罚二十以上皆亲之，以劳瘁致毙。此真儿童之论也。夫孔明不死，则汉业可复，礼乐可兴。孔明死，则为五胡乱华，为六朝幅裂，其所关系大矣。中营陨星之变，天意盖可知矣，岂因罚二十以上自亲之而致毙乎？且孔明死时，年才五十四，初非癃老不任劳苦之时。况以孔明之明达，岂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劳逸，而顾弊精神于琐琐，以自殒其躯乎？此决无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言孔明之死，乃汉运已移，汉祚已终，大数不可支持耳。志决身歼，岂因军务之劳乎？盖不然史臣之说也。

龙洲诗联

龙洲刘改之诗云："退一步行安乐法，道三个好喜欢缘。"真西山喜诵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于道三个好，乃随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蓦直行将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乌有所谓退一步者？自后世贪荣竞进，争一阶半级，至于杀人，于是始以退一步行为安乐法矣。古人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护？自后世恶直好佞，以直言贾祸者，比比皆是，于是始以道三个好为喜欢缘矣，此处衰世之法也。盖万事称好，不特司马德操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孙之说矣。好尽言以翘人之过，此国武子所以见杀也，可不戒哉！

圆觉

裴休《圆觉经》序云："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欲证圆觉，而未极圆觉者，菩萨也。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如来也。"盖言凡夫日用饮食而不知，菩萨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来备道全美而无亏耳。近时禅家又作一转语曰："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岂凡夫哉！正是如来境界也。"此意又高。盖此有二意：文王不识不知顺帝则，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见，夫子丘未能一，又一意也。盖必如是，然后周万有而不劳，历万变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级次第皆与吾儒同，特其端异耳，故曰异端。

淳熙盛事

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寿，光宗在青宫，宁宗在平阳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杨诚斋时为宫僚，贺光宗诞辰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读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三世总丁年。"盖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书，借用亦佳。

张子房

张子房盖侠士之知义、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颇似荆轲，晚岁颇似鲁仲连。得老氏不敢为天下先之术，不代大匠斫，故不伤手，善于打乖。荆公诗云：“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谋雍齿封。”盖因机乘时，与之斡旋，未尝自我发端，故消弭事变，全不费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为韩报秦，撺掇高祖入关；及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后来定太子事，他亦自处闲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做。后来诛僇功臣时，更讨他不着。邵康节之学，亦与子房相似。康节本是要出来有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处，方试为之，才觉难，便拽身退。如《击壤集》中以道观道等语，是物各付物之意，盖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春花切勿看离披’是也。”

东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莱，言佛者曰天竺。蓬莱，东也；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齐州至日出之所，号曰“太平地”。而佛经亦谓西方为“极乐世界”。太平、极乐，独称于东西，何也？自古战争惟曰南北，而罕曰东西。惟汉高皇与项羽、宇文泰与高欢是东西相距，然不过一二十年耳。

诚斋夫人

杨诚斋夫人罗氏，年七十余，每寒月黎明即起，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后使之服役。其子东山先生启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须使其腹中略有火气，乃堪服役耳。”东山曰：“夫人老，且贱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乐此，不知寒也。汝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东山守吴兴，夫人尝于郡圃种苎，躬纺缉以为衣，时年盖八十余矣。东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积券，曰：“此长物也，自吾积此，意不乐，果致疾。今宜悉以谢医，则吾无事矣。”平居首饰止于银，衣止于绸绢。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饥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诚何心哉？”诚斋父子视金玉如粪土。诚斋将漕江东，有俸给仅万缗，留库中，弃之而归。东山帅五羊，以俸钱七千缗代下户输租。其家采椽土阶，如田舍翁，三世无增饰。东山病且死，无衣衾，适广西帅赵季仁馈缬绢数端。东山曰：“此贤者之赐也，衾材无忧矣。”史良叔守庐陵，官满来访。入其门，升其堂，目之所见，无非可敬可仰、可师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画工图之而去。诚斋、东山清介绝俗，固皆得之天资，而妇道母仪所助亦已多矣。《左传》：文伯之母老而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也。居，吾语汝！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故王后亲织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惧穆伯之绝嗣也。”因是观诚斋夫人，乃知古今未尝无烈女，未尝无贤母。

丙编卷五

读书

自文籍既生，学者固不可不读书。子路有何必读书之说，夫子斥之。至于学《诗》、学《易》、学《礼》，与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拳拳为其子及门人言之，晚而归鲁，删定系作，其功至贤于尧舜。则后之欲学圣人者，舍书则何以哉！然是时词章之名未立，科举之法未行，士之读书者，上则取之以抚世酬物，又次则取之以博识多闻，下至苏秦之刺股读书，专为揣摩游说之计，固已陋矣。然亦视书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后世之甚者也。盖至于今，士非尧、舜、文王、周、孔不谈，非《语》、《孟》、《中庸》、《大学》不观，言必称周、程、张、朱，学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后所未有也，可谓盛矣。然豪杰之士不出，礼义之俗不成，士风日陋于一日，人才岁衰于一岁，而学校之所讲，逢掖之所谈，几有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者，是可叹也。昔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子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对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亲庭，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说，今之学者诚不可以不知也。

艻吕臣

楚艻吕臣奉己而不在民，于是晋文无复忧色。呜呼！自三代衰，民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皆上下之间，怀此一念，有以致之，岂独一艻吕臣哉！此无他，古学不讲，不识一个“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马温公见得此个字分明。

苏黄迁谪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呆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北归，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卒于宜。

张林语

山东义士张林告淮阃曰：“土地归本朝，铜钱将安往？”此说尽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归本朝，土地将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于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温。人人皆王陵，则吕氏不敢动矣；人人皆王章，则王氏不敢动矣。

猫犬

东坡云："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蓄不吠之犬。"余谓不捕犹可也，不捕鼠而捕鸡则甚矣；不吠犹可也，不吠盗而吠主则甚矣。疾视正人，必欲尽击去之，非捕鸡乎？委心权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岩洞

桂林石山怪伟，东南所无。韩退之谓“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谓“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黄鲁直谓“平地苍玉忽嶒峨”，近时刘叔治云“环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虚无海上山”，皆极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于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传与九疑相通。范石湖尝游焉，烛尽而反。余尝随桂林伯赵季仁游其间，列炬数百，随以鼓吹，市人从之者以千计。巳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岩，出于栖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昼，恍如隔宿异世，季仁索余赋诗纪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讨，贝阙青瑶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华堂。玉桥巧横溪，琼户正当窗。仙佛肖仿佛，钟鼓铿击撞。赑赑左顾龟，狺狺欲吠尨。丹灶俨亡恙，芝田蔼生香。搏噬千怪聚，绚烂五色光。更无一尘涴，但觉六月凉。玲珑穿数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剜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恍惚，异境难揣量。”然终不能尽形容也。又尝游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围绕，中平野数里，洞在平地，不烦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乘北流令结小桴，秉烛坐其上，命篙师撑入，诘屈而行。水清无底，两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许，仰见一大星炯然，细视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穷乃返。洞对面高厓上，夏间望见荷叶田田，然峻绝不可到。土人云：或见荷花，则岁必大熟。

傅公谋词

宜春傅公谋词云：“草草三间屋，爱竹旋添栽。碧纱窗户，眼前都是翠云堆。一月山翁高卧，连雪水村清冷，木落远山开。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　家童开门看，有谁来。客来一笑，清话煮茗更传杯。有酒只愁无客，有客又愁无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间事，天自有安排。”此词清甚，末句尤达，可歌也。许及之为分宜宰，公谋作《贺雨》诗云：“狮子关前半篆烟，二龙飞下卓篙泉。银河掣电连霄，雨绿野翻云四月天。便觉春生花一县，会看秋熟米三钱。何时卓鲁登黄阁，都与寰区作有年。”及之击节。公谋尤工作酸文，尝作无遮榜语云：“红旗渡口，凄凉芳草夕阳天；白纸山头，惨淡落花寒食节。”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国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诚，将帅真有愤切之志，然后可以言恢复。杜陵《冬狩行》曰：“草间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规警将帅也。又曰：“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规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兴衰拨乱之志，其谁敢不从？故又曰：“乌乎！得不哀痛尘再蒙。”所以深规警人主也。

举事轻捷

大凡举事轻捷则易成，繁重则难济。春秋时，宋人杀楚使者。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室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轻捷也。澶渊之役，寇准与真宗论亲征。上欲入，准曰：“陛下不可入，入则不出矣。”于是高琼在殿下大呼逍遥子，即拥以行，亦何其捷疾。举事须如此，乃能压难成功。此却非仓卒所致，须平时有备有谋，规模定，号令明，然后临事之时，上下始能相应，盖亦不出易简二字而已。东坡云：“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大抵易简则轻捷，繁难则重滞。

周文陆诗

朱文公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

范云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云初为陈武帝属官，武帝九锡之命在旦夕，云忽感寒疾，恐不获预庆事，召徐文伯诊视，以实恳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后不复起耳。”云曰：“朝闻道夕死犹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烧地，布桃叶设席，置云其上，顷刻汗解，裹以温松，翌日有瘳。云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与名孰亲？”况于荣贵外物，有道之士，盖视为尘垢秕糠。藉曰所见未超，未能忘情，则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荣贵也。今云欲预九锡之庆，乃甘心促寿愈疾以从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岂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辅人以篡夺，而分其富贵，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间香臭至于如此，亦可哀矣。东坡云：“刘聪闻为须遮国王，则不复畏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于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云可笑之甚也。

置青柜

杜成己为相，以为宰相日见宾客，疲神妨务，无益于事，乃不复见客。但设青柜于府门，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柜撤去。有题一联于府门者曰：“杜光范之门，人将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柜，我且卷而怀之。”夫题门者，则已薄矣，而成己此举，亦未之思也。

丈二殳

《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刘潜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编书，中年丈二殳。”摘用亦佳。

慈湖诗

杨慈湖诗云："山禽说我胸中事，烟柳藏他物外机。"又云："万里苍茫融妙意，三杯虚白浴天真。"又六言云："净几横琴晓寒，梅花落在弦间。我欲清吟无句，转烦门外青山。"句意清圆，足觇其所养。

杨存中逐吏

殿帅杨存中有所亲爱吏，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辞去。存中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资俾其子入台中为吏。居无何，御史欲论存中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闻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桩管某处，唯朝廷所用。不数日，果以为言，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余智也。然御史可谓不密矣。

渊明咏雪

渊明《雪》诗云：“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只十字，而雪之轻虚洁白尽在是矣，后来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陶渊明《赴镇军参军》诗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似此胸襟，岂为外荣所点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只为他见趣高，故合则留，不合则拂袖便去，更无拘绊。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亦此意。

不知心

许由不受尧之天下，逃诸逆旅，逆旅人疑其窃皮冠。伯夷、叔齐适周，周使叔旦往见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视而笑。此虽寓言，然人识见相远，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类此。

元载

元载败时，告狱吏乞快死。狱吏曰：“相公今日不奈何吃些臭。”乃解袜塞其口而卒。余尝有诗曰：“臭袜终须来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陆氏义门

陆象山家于抚州金溪，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宾至，则掌宾者先见之，然后白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但随堂饭食，夜则卮酒杯羹，虽久留不厌。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好将孝弟酬身命。更将勤俭答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食后会茶，击磬三声，子弟一人唱云："凡闻声，须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驰骛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顷，昔人五观一时领。"乃梭山之词也。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门闾，其词曰："张公忍字，睦九世于唐朝；陈氏义居，专一门于江左。若稽前美，允谓鲜能。抚州青田陆氏，代有名儒，德在谥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将二百年。异时流别籍之私，存学考齐家之道。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知；登之简书，奚止一乡称善。视昔为盛，于今为难。部使转以上闻，仪曹请为褒别。事关风教，须议指挥。"

懒妇

懒妇蟋蟀，见崔豹《古今注》。张功父诗云：“自笑吟秋如懒妇。”

梅溪二瑞

王梅溪文学行义，著于乡里，执经从之者常百余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烛。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长亘山，烂然如昼。未几，入太学，遂魁天下，盖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卫士亦皆欢舞，谓为得人。翌日有旨，宫中不得以销金为饰，行其对策之言也。

多景楼诗

前贤咏题，如太白《凤凰台》、崔颢《黄鹤楼》，固已佳矣。未若近时刘改之《题京口多景楼》，尤为奇伟，真古今绝唱也。其词云："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盖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古南未有能并北者，是以英雄泪洒长江，抱此遗恨。然推其所由，实当国者偷取富贵，宴安江沱之所致，是可羞也。晋人言：北府酒可饮，兵可用。今上下习安，玩仇忘寇，北府仅有酒可饮耳，而干戈朽，铁钺钝，士卒脆弱，未闻有可用之兵也。则中原腥膻，决无可洗涤之日，忍复登楼以望之乎！末言"西风战舰"，不为进取之图，而送使客之往来，反为奉币事仇之计，则益可悲矣。改之又尝作《塞下曲》十余篇，尤悲壮感慨。尝携以谒陆放翁，放翁击节，赠诗云："君居古荆州，醉胆天宇小。尚不拜庞公，况肯依刘表。""胸中九渊蛟龙蟠，笔底六月冰雪寒。有时大叫脱乌帻，不怕酒杯如海宽。放翁八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

广右丁钱

广右深僻之郡，有所谓丁钱，盖计丁输钱于官，往往数岁之儿即有之。有至死而不与除豁者，甚为民病。故南人之谣曰："三岁孩儿便识丁，更从阴府役幽魂。"读之可为流涕。范西堂为广西宪，尝力请于朝，乞罢去，虽获从请，然诸郡多借此为岁计，往往名除而实未除也。大概近来州郡赋税失陷，用度月增，其无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往往多为补苴支撑之计。朝廷若欲除无名之征以宽民，须是究是一郡盈虚，有以补助之，使岁计不乏，然后实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为空言而已。

胡忠简上书

胡忠简乞斩秦桧之书，既具稿矣，迟疑未上。以示所亲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讵可为此？”以其稿寸裂之。忠简愈疑。有书吏杨其姓者，请间曰：“编修此书，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今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暧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忠简大悟，亟缮写投进，乘夜潜诣逆旅，托其所亲厚以老亲妻子。其后□词，犹以誊稿四传为其罪。且曰：“倘有心于为国，自合输忠；惟诡道以取名，故兹惑众。”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断。此吏真忠简之忠臣，其识见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丙编卷六

光尧福德

绍兴中，孝宗初入宫，宰执赞光尧盛德，真尧、舜用心。上曰："尧舜之事甚不难。"盖脱蹝之意，先定于此时矣。厥后受禅之议定，宰执称贺，且致恋轩之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大哉言乎！何其谦尊而光也。不知尧禅舜时，有此言否？邵康节诗曰："五事历将前代数，帝尧而下固无之。"岂知中兴内禅之盛美，虽尧亦不能及也。谓之光尧，信矣。其有光于尧矣。舜、禹受禅之后，其所以事尧、舜者，当必尽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受武王之养，盖方伯耳。汉高五日一朝太公，太公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肃宗之于明皇，乃父子帝王。然灵武即位，已几于篡，内外牵制，孝道大亏。山谷之诗曰："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诗曰："天下宁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仓忙吾取惜，儿不终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豺虎，君臣宁能责胡虏！南内凄凉谁得知，人家称节作端午。"至今读者为之凄楚。惟我光尧为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资，躬曾、闵之行，彩衣焜煌，参侍游遨于湖山之间，赋诗饮酒，承颜适志，以天下养者二十四年，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也。杨诚斋《庆寿口号》曰："长乐宫前望翠华，玉皇来贺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飞雪，错认东风转柳花。""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双金狮子四金龙，喷出香云绕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个家风。""帝捧瑶觞玉座前，彩衣三世祝尧年。天皇八十一万岁，休说《庄》椿两八千。""大父晨兴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风廊。忽然鸣跸珠帘卷，万岁传声震八荒。""花外班行雾外天，何缘子细望龙颜。小窥玉色真难老，底用臞仙九转丹。""甘露祥风天上来，今回恩数赛前回。都将四海欢声沸，酿作慈皇万寿杯。""尧舜同时已甚都，祖孙四世古今无。谁将写日摹天手，画作《皇王盛事图》。"光尧晚岁尤康强，孝宗尝谓周益公曰"太上极善将摄，终日端坐不倦，全不饮酒。晡时即入寝阁，五更便起。多服疏利药，服牵牛圆至四五十粒。其异禀如此，他人如何及。圣寿登八十一"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柢，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诗，只就诗中探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斗凑；作古文，只就《史》、《汉》、韩、柳中取其奇字硬语，模拟而为之；如此岂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荆公谓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虽芳馨可爱，而根柢蔑如矣。虽然，岂独文哉！近时讲性理者，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鹤山答友人书云："须从诸经字字看过，思所以自得，不可只从前贤言语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穷理格物工夫，须将三代以前模规在胸次，若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又云："向来多看先儒解说，近思之，不如一一自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辨文采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政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鹤山此论学者不可不佩服。余尝辑《心学经传》十卷，序发之辞有曰："学者不求之周、程、张、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张、朱而不本之六经，是舍祢而宗兄也。不求之六经固不可，徒求之六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此诗全篇形容其勇锐有余而忠义不足，故虽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终不敢信用之。语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亚《国风》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词。非也。

杜陈诗

范二员外、吴十侍御访杜少陵于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见，谢以诗云："暂往北邻去，空闻二妙归。幽栖诚简略，衰白已光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陈后山在京师，张文潜、晁无咎为馆职，联骑过之。后山偶出萧寺，二君题壁而去。后山亦谢以诗云："白社双林去，高轩二妙来。排门冲鸟雀，挥壁带尘埃。不惮升堂费，深愁载酒回。功名付公等，归路在蓬莱。"杜、陈一时之事相类，二诗酝藉风流，亦未易可优劣。

骑牛诗

姚镛为吉州判官，以平寇论功，不数年擢守章贡。为人豪隽，喜作诗，自号“雪蓬”。尝令画工肖其像，骑牛于硐谷之间。索郡人赵东野题诗，东野题云：“骑牛无笠又无蓑，断陇横冈到处过。暖日暄风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盖规切之也。居无何，忤帅臣，以贪劾之。时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贬衡阳，人皆服东野之先见。

得穷鬼力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扬子云作《法言》，蜀之富人载钱五十万求书名其间，子云不可。李仲元、郑子真不持钱，子云书之，至今与日月争光。余观韩退之《送穷文》，历述穷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穷鬼力。夷、齐、李、郑，亦所谓得穷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语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指心而言也。三字虽不见于经传，却亦甚雅。余尝作《方寸地说》，其辞云：或问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伟哉问！世之人固有无立锥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无贫富相绝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敛之其细无伦，充之包八荒，备万物，无界限，无方体。甚矣！其地之灵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芜秽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虽治此地，亦犹不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轲，治地之农师圃师也；六经、《语》、《孟》，治地之《齐民要术》也；良知良能、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之端，嘉种之诞降者也；博文约礼，仰观俯察，求辅仁切偲之功，资直谅多闻之益，培粪灌溉法也；时时习，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视听言动察之精，封植长养法也；忿必惩，欲必窒，惰必警，轻必矫，无稽之言必不听，便佞之友必不亲，芟薙耘锄法也。优游而厌饫之，固守而静俟之，不躐等，不陵节，不求闻，不计获，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驼之善种树也。诚如是，则信善而大化，笃实而辉光，通神明，赞化育，乃实颖实栗之时，参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始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说，养生引年者取之；里谚有留方寸地与子孙耕之说，种德食报者取之。其言未为无理，要皆堕于一偏。若从孔、孟治地之法，则仁者必寿，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气如神，厚德之流光寖远。道家、里谚之说，在其中矣。虽然是地也，嘉种固所素有，恶种亦易以生。嘉种每难于封殖，恶种常至于蔓延。其或认棫棘为美槚，认稊稗为良苗，则夭之沃沃，恶种日见其猥大，而嘉种微矣。呜呼噫嘻！可惧也哉！然则如之何？曰：在早辨。

绘事

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泉者不能绘其声，绘人者不能绘其情，然则言语文字，固不足以尽道也。

除目损道心

古诗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余谓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岂看除目所得损哉？彼慕膻鼽饵之念，洗涤未净，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迹履泉石，而意系轩冕，视山林泉石反若笼槛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为之损也。特所损者，人心耳，岂道心哉！伊州曰：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曲肱饮水，乐在其中矣。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动；不获其身，是无与于己；不见其人，是亦不见人。无人无己，但见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谁能动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计害之，或诱以淫声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异物，或胁以刀锯炮烙，僧皆不为之动，久之乃寂然无有。或问其故，僧曰：“山鬼之伎俩有尽，老僧之不闻不见无尽。”此即所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岂除目所能损也。

缕葱丝

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曾无疑乃周益公门下士，有委之作志铭者，无疑援此事以辞曰：“某于公益之门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于家

全州士人滕处厚贻书魏鹤山云："汉人谓士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夫能坏于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尝修之于家者也。"可谓至论。然余观柳子厚《河间传》，非不修于家也。及窃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己更得适意，鼻息咈然，则虽欲不坏于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坏于天子之庭，乃特立独行者也。若夫中人，虽修于家，其不坏于天子之庭者，鲜矣。

用兵吉兆

马燧讨李怀光，夜宿一村。问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怀村。”燧大喜曰：“吾诛怀光必矣！”澶渊之役，亦以宋捷为吉兆。岳飞讨杨么，时么据洞庭，出没不可测。偶获一谍者，问其巢穴，对曰：“险阻安可入？惟飞乃能入耳。”飞大笑曰：“天遣汝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军大喜，迄平之。盖用兵行师但得吉兆，亦足以壮三军之气。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此本相戏，而子犯乃曰：“天赐也！”却说从吉兆上去。盖以坚从亡者之心。如狐鸣鱼书之类，至诈为吉兆以动众。若老妪赤帝之称，芒砀云气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杰之不景从乎！

诗不拘韵

杨诚斋云：“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鹤山亦云：“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况今所较者，特《礼部韵》耳。此只是魏晋以来之韵。隋唐以来之法，若据古音，则今‘麻’、‘马’等韵元无之，‘歌’字韵与‘之’字韵通，‘豪’字韵与‘萧’字韵通。言之及此，方是经雅。”

尤杨雅谑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寮采，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监对。曰：‘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诚斋戏呼延之为“蝤蛑”，延之戏呼诚斋为“羊”。一日，食羊白肠。延之曰：“秘监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恨，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蝤蛑无肠也。一坐大笑。厥后闲居，书问往来，延之则曰：“羔儿无恙？”诚斋则曰：“彭越安在？”诚斋寄诗曰：“文戈却日玉无价，宝气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戏之也。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瓌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

韩平原

宁宗既受禅，韩平原所望不过节钺。知阁刘弼尝从容告赵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无功，亦须分些官职与他。"忠定不答。由是渐有邪谋，迄逐众君子。余友赵从道有诗云："庆元宰相事纷纷，说着令人暗断魂。好听当时刘弼语，分些官职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斋坛一钺底须悭，坐见诸贤散似烟。不使庆元为庆历，也由人事也由天。"

莽大夫

司马温公、王荆公、曾南丰最推尊扬雄，以为不在孟轲下。至朱文公作《通鉴纲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书“莽大夫扬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恶之，雄肯附之乎？《剧秦美新》不过言孙以免祸耳。然既受其爵禄，则是甘为之臣仆矣，独得辞“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笔，与《春秋》争光，麟当再出也。刘潜夫诗云：“执戟浮沉计未疏，无端著论美新都。区区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余谓名义所在，岂当计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恶名为恨，则三公之位，万钟之禄，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恶名而为之乎？此诗颇碍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唐人每以“李杜”并称，韩退之识见高迈，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无所优劣也。至本朝诸公，始至推尊少陵。东坡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朱文公云：“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交情世态

汉翟公为廷尉，既罢，门可设雀罗。乃书门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唐李适之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盖炎而附，寒而弃，从古然矣。灌夫不负窦婴于摈弃之时，任安不负卫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乡而别临贺，后山出境而见东坡，宜其足以响千载之齿颊也！刘元城之事司马公，当其在朝，书问削迹；及其闲居，亟问无虚月，此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万里，访二苏于瘴海之上，死而不悔，节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孙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驾月，上千崖紫翠之间；一鸟呼风，啸万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结之衲，扪虱自如；拄九节之筇，送鸿而去。”奇语也。

听谗诗

世传《听谗诗》云：“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不知何人作，词意明切，类白乐天。

画马

唐明皇令韩幹观御府所藏画马，幹曰：“不必观也，陛下厩马万匹，皆臣之师。”李伯时工画马，曹辅为太仆卿，太仆廨舍国马皆在焉，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大概画马者，必先有全马在胸中，若能积精储神，赏其神俊，久久则胸中有全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所谓用意不分乃凝于神者也。山谷诗云：“李侯画骨亦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盖胸中有全马，故由笔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画也。东坡《文与可竹记》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坡公善于画竹者也，故其论精确如此。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余尝问其有所传乎，无疑笑曰：“是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

风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择地者。如《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所谓升虚望楚，降观于桑，度其隰原，观其流泉。盖自三代时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带溪，气象回合。若风气亏疏，山水飞走，则必无人烟之聚。此诚不可不信，不可不择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古人之所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其他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借曰精择，亦不过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之遗体得安耳，岂藉此以求子孙富贵乎？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荫，此说殊不通。夫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生于山，栗牙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雠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且人之生也，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也，岂冢中枯骨所能转移乎？若如璞之说，上帝之命反制于一坏之土矣。杨诚斋素不信风水之说，尝言郭璞精于风水，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孙卒以衰微，则是其说已不验于其身矣。而后世方且诵其遗书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术者，言坟墓若有席帽山，则子孙必为侍从官，盖以侍从重戴故也。然唐时席帽，乃举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时得离身”之句。至本朝都大梁，地势平旷，每风起，则尘沙扑面，故侍从跨马，许重戴以障尘。夫自有宇宙，则有此山，何贱于唐而贵于今耶？近时京丞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

南轩辨梅溪语

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至东华门。孝宗因论人才，问王十朋如何，对曰：“天下莫不以为正人。”上曰：“当时出去，有少说话待与卿说。十朋向来与史浩书，称古则伊、周，今则阁下是何说话？”对曰：“十朋岂非谓浩当伊、周之任而责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见其有未纯处。”对曰：“十朋天下公论归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张。臣父以为陛下左右岂可无刚明腹心之臣，庶几不至孤立。”上曰：“刚患不中，奈何？”对曰：“人贵夫刚，刚贵夫中。刚或不中，犹胜于柔懦。”上默然。盖史直翁与张魏公议论不同，梅溪则是张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说而有是言。上又尝曰：“难得仗节死义之臣。”南轩对曰：“陛下欲得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远人

子曰："道不远人。"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有尼《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亦脱洒可喜。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目　录

校点说明
癸辛杂识序
前集
后集
续集上
续集下
别集上
别集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癸辛杂识》，宋末元初人周密撰。周密（1232—130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著名的学者和词人。祖籍济南，北宋亡，其祖随宋室南渡居吴兴，晚年居杭州之癸辛街。先后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属、义乌令等职，入元后隐居不仕。一生著述甚富，除本书，尚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绝妙好辞》、《草窗词》等存世。

《癸辛杂识》凡六卷，是一部以记载朝野遗事和社会风俗为主的史料笔记。内容广泛，记叙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中体现了作者坚持民族气节、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精神。

该书原先仅有抄本，后收入《稗海》和《津逮秘书》，到清代，又有《四库全书》和《学津讨原》两种版本。这次整理，以清嘉庆藏书家张海鹏“照旷阁”所刻《学津讨原》本为底本，而以其他诸本参校。凡据校本对底本所作改动，一律不出校记。又，底本中正文间有个别小字夹注，现予保留。

癸辛杂识序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洪景卢志《夷坚》，贪多务得，不免妄诞，此皆好奇之过也。余卧病荒闲，来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谑，醉谈笑语，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惧，或献一时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见给者固不少，然求一二于千百，当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编，其或独夜遐想，旧朋不来，展卷对之，何异平生之友相与抵掌剧谈哉！因窃自叹曰：“是非真诞之辨，岂惟是哉？信史以来，去取不谬、好恶不私者几人，而舛伪欺世者总总也。虽然，一时之闻见，本于无心；千载之予夺，狃于私意。以是而言，岂不犹贤于彼哉？”癸辛盖余所居里云。弁阳老人周密戏书于道迩斋。

癸辛杂识

前集

[redacted]

胎息

东坡云：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此固不刊之语，更无可议。但以气若不闭，任其出入，则渺绵滉漭，无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终无此期。若闭而留之，不过三五十息，奔突而出，虽有微暖养下丹田，此一于迂，决非延世之术。近日沉思，似有所得，盖因看孙真人养生门中《调气》第五篇，反复寻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当得密室闭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闭气于胸膈间，以鸿毛著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则寒暑不能侵，蜂虿不能毒，寿三百六十岁。此邻于真人也。"此一段要诀，且静心细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闭气于胸膈中"，令"鼻端鸿毛不动"，初学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闭鼻中气，只以意坚守此气于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动不动，氤氲缥缈，如香炉盖上烟，汤瓶嘴上气，自在出入，无呼吸之重烦，则鸿毛可以不动。若心不起念，虽过三百息可也。仍须一切依此本诀，卧而为之。仍须真以鸿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气于胸中，遇欲吸时，不免微吸，及其呼时，不免微呼。但任其气氤氲缥缈，微微自出，出尽气平，则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断而鸿毛自不动，动亦极微。觉其极微动，则又加意，则勒之以不动为度。虽云则勒，然终不闭，至数百息。出者多则内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输，而生理备矣。予悟此元意，甚以为奇。

又记张安道《养生诀》云：此法比之服药，其力百倍，非言语所能形容。其诀大略具于左：

每日以子时后，三更三四点至五更以来。披衣坐，床上拥被坐亦可。面东或南，盘足坐，叩齿三十六通，握固，两拇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拇指，两手拄腰腹间可也。闭息，闭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须闭目静虑，扫除灭妄想，使心源湛然，诸念不起，自觉出入调匀、细微，即闭口，并鼻不令出气，方是工夫。内视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当先求《五脏图》或烟萝子之类，常挂于壁上，使日常熟

识六脏六腑之形状也。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彻，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脐下三寸是。待腹满气极，则徐徐出气。不得令耳闻声。候出息匀调，即以舌搅唇齿内外，漱炼津液，若有鼻涕，亦须漱炼，不可嫌其咸。漱炼良久，自然甘美，此即真气也。未得咽下，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下丹田中。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中。以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此涌泉穴，上彻顶门，气诀之妙。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头百余梳，散发而卧，熟寝至明。

右其法至简易，惟在长久不废，即有深功，且试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觉脐下实热，腰脚轻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远。但当存闭息，使渐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为一息。某近来渐闭得渐久，每一闭一百二十至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又不可强闭多时，使气错乱，或奔突而出，则反为害也。慎之！慎之！又须常节晚食，令腹中宽虚，气得回转。昼日无事，亦时时闭目内观，漱炼津液咽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气。但清净专一，即易见功矣。神仙至术，有不可学者三：一忿躁，二阴险，三贪欲。道家胎息之法，以元牝为鼻，鼻者，气之所由出入以为息也。佛藏中有《安盘守意经》，云："其法始于调身简息，以谓凡出入鼻中而有声者，风也；虽无声而结滞不通者，喘也；虽无声，亦不结滞，而犹粗悍不细者，气也。去是三者，乃谓之息。然后自鼻端至脐下，一二数之，至于十，周而复始，则有所系而趋于定。则又数以心随息，听其出入，如是反复，调和一定，而不乱，则生灭道断，一切三昧无不见前。"道士陈彦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纳之脐中，想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废，行之既久，觉脐腹间如火，则旧疾尽去矣。

陈圣观梦

咸淳甲戌秋，余为丰储仓。时陈圣观过予，为言边报日急，余以乡曲通家故，因间扣之。圣观蹙然引入小室，曰："时事将不可为矣。某春首常梦至一大宫殿，若常日朝参处，殿上皆垂帘，寂无人声。既而，稍近帘窥之，见御榻上一异物踞之。或龙或虎之类，陈不详言。其傍则有小儿，服斩衰之衣，余遂惊寤。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丧，此小儿衰服之验，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梦事不足信，然是岁之

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为县

春州瘴毒可畏，凡窜逐黥配者必死。卢多逊贬朱厓，知开封府李符言，朱厓虽在海外，水土无他恶，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元丰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为阳春县，隶南恩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吴兴园圃

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禧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倪文节《经锄堂杂志》常纪当时园圃之盛，余生晚，不及尽见，而所见者，亦有出于文节之后。今摭城之内外常所经游者列于后，亦可想象昨梦也。

南　沈尚书园沈德和尚书园，依南城，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内有聚芝堂藏书室，堂前凿大池几十亩，中有小山，谓之蓬莱。池南竖太湖三大石，各高数丈，秀润崎峭，有名于时。其后贾师宪欲得之，募力夫数百人，以大木构大架，悬巨絙，缒城而出，载以连舫，涉溪绝江，致之越第，凡损数夫。其后贾败，官斥卖其家诸物，独此石卧泥沙中。适王子才好奇，请买于官，募工移植，其费不赀。未几，有指为盗卖者，省府追逮几半岁，所费十倍于石，遂复舁还之，可谓石妖矣。

北沈尚书园沈宾王尚书园，正依城北奉胜门外，号北村，叶水心作记。园中凿五池，三面背水，极有野意。后又名之曰自足。有灵寿书院、怡老堂、溪山亭、对湖台，尽见太湖诸山。水心尝评天下山水之美，而吴兴特为第一，诚非过许也。

章　参政嘉林园外祖文庄公居城南，后依南城，有地数十亩，元有潜溪阁，昔沈晦岩清臣故园也。有嘉林堂、怀苏书院，相传坡翁作守，多游于此。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濠濮横截，车马至

者数返。复有城南书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园，后废，出售于民，与李宝谟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后归牟存斋。

牟端明园本郡志南园，后归李宝谟，其后又归牟存斋。园中有硕果轩、大梨一株。元祐学堂、芳菲二亭、万鹤亭、荼蘼。双杏亭、桴舫斋、岷峨一亩宫，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隐。

赵府北园旧为安禧故物，后归赵德勤观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东蒲书院，桃花流水、薰风池阁、东风第一梅等亭，正依临湖门之内后依城，城上一眺，尽见具区之胜。

丁氏园丁总领园，在奉胜门内，后依城，前临溪，盖万元亨之南园，杨氏之水云乡，合二园而为一。后有假山及砌台，春时纵郡人游乐。郡守每岁劝农还，必于此舣舟宴焉。

莲花庄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亦城中之所无。昔为莫氏产，今为赵氏。

赵　氏菊坡园新安郡王之园也，昔为赵氏莲庄，分其半为之。前面大溪，为修堤、画桥，蓉柳夹岸，数百株照影水中，如铺锦绣。其中亭宇甚多，中岛植菊至百种，为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一。相望水，则其宅在焉。旧为曾氏极目亭，最得观览之胜，人称曰八面曾家，今名天开图画。

程氏园程文简尚书园，在城东宅之后，依东城水濠，有至游堂、鸥鹭堂、芙蓉泾。

丁氏西园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门之内，前临苕水，筑山凿池，号寒岩一。时名士洪庆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国器、刘行简、曾天隐诸名士皆有诗。临苕有茅亭，或称为丁家茅庵。

倪　氏园倪文节尚书所居，月河，即其处，为园池，盖四至傍水，易于成趣也。

赵　　氏南园赵府三园在南城下，与其第相连。处势宽闲，气象宏大，后有射圃、崇楼之类，甚壮。

叶氏园石林右丞相族孙溥号克斋者所创，在城之东，多竹石之胜。

李氏南园李凤山政本蜀人，后居霅，因创此为游翔之地。中有杰阁曰怀岷，穆陵御书也。

王氏园王子寿使君家，于月河之间，规模虽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临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汇，苕清霅浊，水行其间，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晓者。

赵氏园端肃和王之家，后临颜鲁公池，依城曲折，乱植拒霜，号芙蓉城，有善庆堂，最胜。

赵氏清华园新安郡王之家，后依北城，有秫田二顷。有清华堂，前有大池，静深可爱。

俞氏园俞子清侍郎临湖门所居为之。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寿，晚年有园池之乐，盖吾乡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于天下，详见后。已上皆城中园。

赵　氏瑶阜兰坡都承旨之别业，去城既近，景物颇幽，后有石洞，常萃其家法书，刊 石为《瑶阜帖》。

赵氏兰泽园亦近世所葺，颇宏大，其间规为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几，寺为 有力者撤去。

赵氏绣谷园旧为秀邸，今属赵忠惠家一，堂据山椒，曰霅川图画，尽见一城之景 ，亦奇观也。

赵氏小隐园在北山法华寺后，有流杯亭，引涧泉为之，有古意，梅竹殊胜。

赵氏蜃洞 亦赵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测，闻昔有蜃居焉。

赵氏苏湾园菊坡所创，去南关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胜。山椒有雄跨亭，尽见太湖诸山。

毕氏园毕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门城，三面皆溪，其南则邱山在焉。亦归之赵忠惠家。

倪　氏玉湖园倪文节别墅，在岘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为名。中有藏书楼，极有野趣。

章氏水竹坞章农卿北山别业也，有水竹之胜。

韩氏园距南关无二里，昔属平原群从，后归余家，名之曰南郭隐。城南读书堂、万松关，太湖三峰各高数十尺，当韩氏全盛时，役千百壮夫移置于此。

叶　氏石林左丞叶少蕴之故居，在卞山之阳，万石环之，故名，且以自号。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诏、求志、从好等堂，及净乐庵、爱日轩、跻云轩、碧琳池，又有岩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邻有朱氏怡云庵、涵空桥、玉涧，故公复以玉涧名书。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此园在霅最古，今皆没于蔓草，影响不复存矣。

黄龙洞与卞山佑圣宫相邻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宅。居人于云气中，每见头角，但岁旱祷之辄应。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谓之金井洞亦名山之一，也。

玲珑山在卞山之阴，嵌空奇峻，略如钱塘之南屏及灵隐、芗林，皆奇石也。有洞曰归云，有张谦中篆书于石上。有石梁，阔三尺许，横绕两石间，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题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来”，及绍兴癸卯，葛鲁卿、林彦政、刘无言、莫彦平、叶少蕴题名。章文庄公有诗云：“短锸长镵出万峰，凿开混沌作玲珑。市朝可是无巇崄，更向山林巧用工。”

赛玲珑去玲珑山近三里许，近岁沈氏抉剔为之。大率此山十余里，中间皆奇石也。今亦皆芜没于空山矣。

刘氏园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刘思忠所葺，后亦归之赵忠惠。

钱氏园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为之。岩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揽也。钱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园文简公别业也，去城数里，曰河口。藏书数万卷，作楼贮

之。

孟氏园在河口，孟无庵第二子既为赵忠惠婿，居霅，遂创别业于此。有极高明楼，亭宇凡十余所。

假山

前世叠石为山，未见显著者。至宣和，艮岳始兴大役，连舻辇致，不遗余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赐金带，且各图为谱。然工人特出于吴兴，谓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遗风。盖吴兴北连洞庭，多产花石，而卞山所出，类亦奇秀，故四方之为山者，皆于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卫清叔吴中之园，一山连亘二十亩，位置四十余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见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为奇绝。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出心匠之巧。峰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玉树，森列旁午，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大率如昌黎《南山》诗中，特未知视牛奇章为何如耳。乃于众峰之间，萦以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荫巨竹、寿藤，苍寒茂密，不见天日。旁植名药，奇草薜荔、女萝、菟丝花红叶碧。潭旁横石作杠，下为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间也。今皆为有力者负去，荒田野草，凄然动陵谷之感焉。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远必有损折之虑。近闻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胶泥实填众窍，其外复以麻筋、杂泥固济之，令圆混。日晒，极坚实，始用大木为车，致于舟中。直俟抵京，然后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则省人力而无他虑。”此法奇甚，前所未闻也。又云：“万岁山大洞数十，其洞中皆筑以雄黄及卢甘石。雄黄则辟蛇虺，卢甘石则天阴能致云雾，滃郁如深山穷谷。后因经官拆卖，有回回者知之，因请买之，凡得雄黄数千斤，卢甘石数万斤。”

炮祸

赵南仲丞相溧阳私第常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时盛传以为骇异。至元庚辰岁，维扬炮库之变为尤酷。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碾硫之际，光焰倏起，既而延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方玩以为笑。未几，透入炮房，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倾城骇恐，以为急兵至矣，仓皇莫知所为。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号火四举，诸军皆戒严，纷扰凡一昼夜。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此亦非常之变也。

牛 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说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岁时记》云：“黄姑、织女时相见。”太白诗云：“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牵牛为黄姑。然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若此则又以织女为黄姑，何耶？然以《星历》考之，牵牛去织女隔银河七十二度，古诗所谓“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语”，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说？又《岁时记》则又以黄姑即河鼓，《尔雅》则以河鼓为牵牛。又《焦林大斗记》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与参俱出，谓之牵牛。天河之东，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谓之织女。”《晋·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牵牛六星，天之关梁，又谓之星纪。”又云：“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汉·天文志》又谓织女“天之贞女”，其说皆不一。至于渡河之说，则洪景卢辨析最为精当。盖渡河乞巧之事，多出于诗人及世俗不根之论，何可尽据？然亦似有可怪者。杨缵继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数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鹤西来，继而有鹤千百从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画图所绘者。彩霞绚粲，数刻乃没。杨卿时已寝，姬急报，起而视之，尚见云气纷郁之状。然则流俗之说，亦有时而可信耶？

蕈 毒

菌蕈类皆幽隐蒸湿之气，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轻千金之躯以尝试之，殊不可晓。《夷坚志》所载简坊大蕈，及金

溪田仆食蕈，一家呕血，陨命六人，邱岑幸以痛饮而免，盖酒能解毒故耳。又灵隐寺僧得异蕈，甚大而可爱，献之杨郡王。王以其异，遂进之上方，既而复赐灵隐。适贮蕈之器有余沥，一犬过而舐之，跳跃而死，方知其异而弃之。此事关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两事，并著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岁，杨和王坟上感慈庵僧德明，游山得奇菌，归作糜供众。毒发，僧行死者十余人，德明亟尝粪获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宁死不污，至肤理拆裂而死。至今杨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号，僧衔有法势大和尚、威仪、从仪、少属、少录等称。是岁，其国度僧万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国京东路相州行香县上守乡光胜寺僧也。咸淳壬申，临安鲍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邻人闻其家撞突有声，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众排闼而入。则其夫妇一女皆呕血殒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间尚余杯羹，以俟其子，适出未还，幸免于毒。呜呼，殆哉！

呼名怖鬼

刘胡面黝黑，似胡蛮，人畏之，小儿啼，语云："刘胡来！"便止。杨大眼威声甚振，淮、泗、荆、沔之间，童儿啼者，呼云："杨大眼至！"即止。将军麻秋有威名，儿啼，辄呼："麻秋来！"即止。檀道济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儿，且图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其形帖床壁，无不立愈。

闽鄞二庙

嘉熙庚子岁，先子为闽漕干官时，方公大琮为计使，特如礼敬，一台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太尉祠，颇为乡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丐封额。时方久旱，先子遂书牒云："本路正兹闵雨，神能三日内为霖，当与保奏。"方公笑语吏魁曰："汝可以运干所拟，白之于神。"吏敬录其语，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连雨昼夜，境内沾足。遂从其请，竟获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书其事，鬻于市焉。乙卯岁，先子守鄞江，以贡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内旧有土神七姑庙在焉，先子素刚介，并欲撤去，且命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污浊不堪用。监修判官周颉及吏魁赖良者白曰："土神庙貌已久，州人赖之，今既与院中无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谩答云："神若

能令二井清泠，则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语。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试命汲之，清泠佳泉也。于是并为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击。

健啖

赵温叔丞相形体魁梧，进趋甚伟，阜陵素喜之。且闻其饮啖数倍常人，会史忠惠进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对便殿，从容问之曰：“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赵悚然起谢。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至六七，皆饮釂，继以金柈捧笼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尽之。”于是复尽其余，上为之一笑。其后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马监押某人为荐者，遂召之燕饮，自早达暮，宾主各饮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赵公已醉饱摩腹，而监押者屹不为动。公云：“君能尚饮否？”对曰：“领钧旨。”于是再进数勺，复问之，其对如初。凡又饮斗余乃罢。临别，忽闻其人腰腹间砉然有声，公惊曰：“是必过饱，腹肠迸裂无疑。吾本善意，乃以饮食杀人！”终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铃下老兵往问，而典客已持谒白曰：“某监押见留客次谢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来所闻。跼蹐起对曰：“某不幸抱饥疾，小官俸薄，终岁未尝得一饱，未免以革带束之腹间。昨蒙宴赐，不觉果然，革条为之迸绝，故有声耳。”

科举论

淳熙间，赵温叔丞相常力荐郭明复、刘光祖、杨辅之，谓皆省殿试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寿皇宣谕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论科第？科第不过入仕一途耳。”温叔唯唯而退。越日，御制《科举论》，其略谓：“近世取士，莫若科场，及至用人，岂当拘此？诗赋、经义，学者皆能为之，又何足分轻重乎？夫科场之弊，于文格高下，但以分数取之，真幸与不幸耳。至于廷试，未尝有黜落者，尽以官赀命之，才与不才者混矣，是科场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择相之不审，至于怀奸私，坏纲纪，乱法度，及败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胜言矣。宰相不能择人，每差一官，则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圣之门，犹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为难。今则不然，以高科虚名之士，谓处之无不宜者，何尝问才之长短乎？夫监司、郡守，系民

之休戚，今以资格付之，丞相虽择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对，既无过人之善，粗无凡猥之容，则又未能极精其选。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虽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启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废厥职，犹惩之曰：‘以干先王之诛。’况掌邦邑军师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为官择人，不失其所长，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尽忠无隐，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绩，岂不休哉！”初宣示，温叔色变，上曰：“不谓卿等。”赵奏曰：“迅雷风烈，虽不为孔子，而孔子色变者，畏天怒也。”异日，上复宣谕曰：“朕所著《科举论》，或以为过，或以为是。以为过者，史浩也；以为是者，阎苍舒也。浩极长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阎苍舒趋事赴功之人也，故赞朕以为是。刘子宣《迩言》亦云：‘场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与学优则仕异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节公之言曰：“不为俗学所累者，可与言理道焉。”

荐杨诚斋

绍兴庚戌十月，倪文节公思为中书舍人，杨文节万里自大蓬除直龙图阁，将漕江东，朝论惜其去，公留录黄欲缴奏。或以语杨，杨亟作简止之。倪公答云：“贤者去国，公论以为不然，既辱宠喻，不敢复缴，却当别作商量也。”杨公即以所答简余纸复止之，云：“死无良医，幸公哀我，得并别作商量之说免之。尤荷公孙黑辞职，既而又使子为卿，子产恶之。至恳至叩，不胜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见也。然倪公竟入札留之，云：“臣闻孔子曰：‘吾未见刚者。’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刚与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为其挺特之操，可与有为，贤于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远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数辈，可以逆折奸萌，矫厉具臣，为益非浅。窃见秘书监杨万里，学问文采，固已绝人，乃若刚毅狷介之守，尤为难得。夫其遇事辄发，无所顾忌，虽未尽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补于国家，至惓惓也。向来劝讲东宫，已蒙陛下嘉奖，陛下践祚，首赐收召晋登册府，士类咸以为当。今甫逾年，遽尔丐外，朝廷以职名漕节处之，不为不优。然而公论以为如万里者不宜遂使去国。录黄之下，臣始欲缴论，为又念朝廷此命本是优贤，虽已书行，而于臣愚见，犹欲陛下改命留之。盖万里再入修门，未为甚久，傥朝廷以贪贤为意，喻之小留，万里感荷君

恩，岂能复以私计为辞。”云云。盖二公相知极深也。后二十年，杨公已亡，倪公得其当时手简，不忍弃之，遂自录所上之札，及往来之书，装潢成卷，亲叙其事于后。攻媿楼公尝跋之云：“东坡赋屈原庙，云‘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诚斋有焉。昌黎留孔戣，事虽不行，陈义甚高，诚斋有焉。”尤为确论。亦可概想前辈去就之道，交情之谊也。

王小官人

建康缉捕使臣汤某者，于侪辈中著能声，盖群盗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负小笈，扣汤所居。汤遣询谁何？则自通为鄙沙王小官人，趋前致拜。汤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辞云：“观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拟假一力，负至东阳镇问渡。”汤疑有他，遂择其徒驵黠者偕往，俾侦伺之。自离城闉，遇肆辄饮，已而大吐，几不能步。同行者左负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汤观察以其为好手，不过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镇邸，大吐投床，终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骑马扣门者，乃汤也。密扣同行，知夕来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闻汤来，则亦扶头强衣，扣所以至。汤谩以他语答之，客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过否？”因指同行为证，且曰：“虽然，或有他故，愿效区区。”汤嗫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实以夜来总所有大酒楼失银器数百两，总所移文制司，立限构捕严甚，少违则身受重谴矣。束手无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则关系甚大，恐妖异所为，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汤哂其醉中语荒诞，不复诘，力邀同还。抵家，谩用其说，祷之圣堂，则所失器物皆粲然横陈供床下矣。汤始大惊，以为神，方欲出谢之，则其人已去矣。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

化　蝶

杨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连岁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于江氏傍，竟日乃去。及闻讣，聚族而哭，其蝶复来绕江氏，饮食起居不置也。盖明之未能割恋于少妻稚子，故化蝶以归尔。李商尝作诗记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儿，今作栩栩蝴蝶飞。山川阻深网罗密，君从何处化飞归。”李铎谏议知凤翔，既卒，有蝴蝶万数自殡所以至府宇，蔽映无下足处。官府吊奠，接武不相辨，挥之不开，践踏成

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杨大芳娶谢氏，谢亡未殓，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帐中徘徊，飞集窗户间，终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诬。余尝作诗悼之云：“帐中蝶化真成梦，镜里鸾孤枉断肠。吹彻玉箫人不见，世间难觅返魂香。”亦纪实也。

玉　环

杨太真小字玉环，故今古诗人多以阿环称之。按李义山云：“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荆公诗云：“瑶池森漫阿环家。”又云：“且当呼阿环，乘兴弄溟渤。”则是以西王母为阿环也。按西王母降汉庭，遣使女与上元夫人，答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然则上元夫人亦名阿环耳。

𠞰书𧀢书

隆州跨鳌李先生，老儒也，尝著书，名之曰《𠞰书》。张行成跋云：“《方言》曰：‘𠞰，倦也。’丁度谓字或作𠞰，故司马相如云：‘穷极倦𠞰。’释云：‘倦𠞰，疲惫也。’盖乐其倦游，不希时用也。”楼攻媿云：“尝考之《集韵》二十陌，有𠞰字，与剧同音。《方言》：‘倦也。’然则此书之名，音从剧，义则倦耳。然《说文解字》无𠞰。《集韵》：‘谻，胡官反。䙴谻，亭名，在上谷。䙴，谟官切。’《说文解字》：‘谻，其虐切，相踦谻也。’二字若不类，俗书足以相乱。谻从山谷之谷，弹丸之丸。则钦宗兼名三十六号，止是亭名，别无义可取。谻从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郤绤皆从谷，俗书与山谷之谷无别。丮，居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韵》云：‘隶变为丸，执、孰等丸，恐筑之几，皆从丮。俗书与丸、几无别。’相如《上林赋》曰：‘徼𠞰受诎。’曰：‘穷极倦𠞰。’俱音剧，倦惫疲。而《说文》𧮫字，徐锴《通释》亦引《上林赋》‘徼𠞰受屈’，谓以力相踦角，徼𠞰而受屈也。𠞰，渴极切。𧮫，其虐切。声亦相近，疑即𧮫字。跨鳌之书，不应取踦谻之意义，正用《方言》、《上林赋》倦𠞰之意耳。区区虽若辞费，详考及此，因并及之。”又余橦自著书以拟《太元潜虚》，命名《𧀢书》，以八起数，𧀢字之义，亦未易晓。攻媿尝为考云：“《说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锴《释》曰：‘承天之时，因地之利，口谋

之，手执之，时不可失，疾也。会意，气至切。’《集韵》于去声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声二十四职出此字，⿱艹極蒿，⿱艹極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蒿極。橦盖以此字备三才，故用之，亦务奇，故又加艹，第未知⿱艹亟字止用《集韵》为据，惟复别见他书，复其下又加木，则未之见也。当考。去吏乃本音也，要当从去声为正。”余异二公名书之僻，嘉前辈考订之精，故并书之，以俟问奇字者。

乘　槎

乘槎之事，自唐诸诗人以来，皆以为张骞，虽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无处问张骞”之句。按骞本传，止曰“汉使穷河源”而已。张华《博物志》云：旧说天河与海通，有人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月至一处，有织女及丈夫饮牛于渚，因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问严君平则知之。”还，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然亦未尝指为张骞也。及梁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言武帝使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见所谓织女、牵牛，不知懔何所据而云？又王子年《拾遗记》云：尧时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贯月槎、挂星槎，羽仙栖息其上，然则自尧时已有此槎矣。

游月宫

明皇游月宫一事，所出亦数处。《异闻录》云：“开元中，明皇与申天师、洪都客夜游月中，见所谓广寒清虚之府，下视玉城嵯峨，若万顷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余舞于广庭，音乐清丽，遂归制《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则以为罗公远，而有掷杖化银桥之事。《集异记》则以为叶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钱之事。《幽怪录》则以为游广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说，不足问也。

郑仙姑

瑞州高安县旌义乡郑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己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药，疾遂瘥。至次年，女出汲井之次，忽云涌于地，不觉乘空而去。人有见若紫云接引而升者，于是乡保转闻之县，县闻之州，

乞奏于朝，立庙旌表以劝孝焉。久之未报，然乡里为立仙姑祠，祷祈辄应，远近翕然，趍之作会，几数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复申前请。时洪起畏义立为宰，颇疑其有他，因阅故牒，密遣县胥廉其事。适新建县有阙氏者雇一婢，来历不明，且又旌义人，因呼牙侩讯，即所谓郑仙姑也。盖此女初已定姻，而与人有奸而孕，其父丑之，遂宛转售之傍邑，乃设为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为此耳。昌黎《谢自然》、《华山女》诗，盖亦可见，然则世俗所谓仙姑者，岂皆此类也耶？

寡　欲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贤拳拳然以欲为害道，可不慎乎！刘元城南迁日，尝求教于涑水翁，曰："闻南地多瘴，设有疾以贻亲忧，奈何？"翁以绝欲少疾之语告之。元城时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谨。赵清献、张乖崖，至抚剑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设之帐中者。盖其初未始不出于勉强，久乃相忘于自然。甚矣！欲之难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气养生，难在去欲。"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然不免与胡妇生子于穷海之上。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风放妓，犹赋《不能忘情吟》。王处仲凶悖小人，知体弊于色，乃能一旦感悟，开阁放妓。盖天下事勇决为之，乃可进道。余少年多病，间有一二执巾栉供纫浣者，或归咎于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获，亦复不留，然犹未免时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复以前说戏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虽然，戏之者，所以爱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觉四十九年之非，其视秀惠温柔，不啻伐命之斧，鸩毒之杯，一念勇猛，顿绝斯事，以徼晚年清净之福。闭阁焚香，澄怀观道，自此精进不已，亦庶乎其几于道矣。然则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药石乎？

芍　药

韩昌黎诗："两厢铺氍毹，五鼎烹芍药。"注引《上林赋》注云："芍药根主和五脏，辟毒气，故合之于兰桂五味，以助诸食，因呼五味之和为芍药。"《七发》亦曰："芍药之酱。"《子虚赋》曰："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南都赋》曰："归雁鸣鵽，香稻鲜鱼，以为芍药。"服虔、文颖、文俨等解芍药，或亦不过称其美，而《本草》亦止

言辟邪气而已。独韦昭曰："今人食马肝者，合芍药而煮之，马肝至毒，或误食之至死。则制食之毒者，宜莫良于芍药，故独得药之名耳。"此说极有理。《古今注》载牛亨问曰："将离将别，赠以芍药，何耶？"答曰："芍药一名将离，故以此赠之。"此又别一说也。江淹《别赋》云："下有芍药之诗。"正用此义。而注之中仅引"赠之以芍药"之语。张景阳《七命》"和兼芍药"，乃音酌略。《广韵》中亦有二音。

三建汤

三建汤所用附子、川乌、天雄，而莫晓其命名之义。比见一老医云："川乌建上，头目之风虚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肾虚惫者主之。"此说亦似有理，后因观谢灵运《山居赋》曰："三建异形而同出。"盖三物皆一种类，一岁为萷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是知古药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杨凝式僧净端

杨凝式居洛日，将出游，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游广爱寺。"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乃曰："姑游石壁。"闻者为之抚掌。吴山僧净端，道解深妙，所谓"端狮子"，章申公极爱之。乞食四方，登舟，旋问何风，风所向即从之，所至人皆乐施。盖杨出无心，端出委顺，迹不同而意则同也。

迎　曙

李方叔《师友谈》记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载仁宗晚年不豫，渐复康平。忽一日，命宫嫔、妃主游后苑，乘小辇向东，欲登城堞，遥见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时回辇。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极，盖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杂说》载哲宗朝常创一堂，退绎万幾，学士进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无咎《杂说》言仁宗时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为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为未安，复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数说，未知孰是。

白　帽

管宁白帽之说尚矣，虽杜诗亦云："白帽应须似管宁。"然《幼安本传》止云："常著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无白帽之事。独杜佑《通典·帽门》载管宁在家常著帛帽，岂以帛为白乎？然宋、齐之间，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纱，今所画梁武帝像亦然。盖当时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著白接䍦，谢万著白纶巾，南齐桓崇祖白纱帽，南史和帝时，百姓皆著下檐白纱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他如白帢、白帽之类，通为庆吊之服。古乐府《白纻歌》云："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杜诗："光明白㲲巾。""当念著白帽，采薇青云端。"白乐天诗云："青筇竹杖白纱巾。"然则古之所以不忌白者，盖丧服皆用麻，重而斩齐，轻而功缌，皆麻也，惟以升数多寡精粗为异耳。自麻之外，缯缟固不待言，苧葛虽布属，亦皆吉服。缟带、纻衣，昔人犹以为赠，则亦何忌之有？汉高帝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行师权制，固不备礼。后世人多忌讳，丧服往往求杀，今之薄俗，盖有以缟纻为缌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　刺

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子公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故，于是酌之以酒，阴以己刺尽易之。沈仆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吴刺也。异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与一笑，乡曲相传以为笑谈。然《类说》载陶穀易刺之事，正与此相类，恐吴效之为戏耳。又《杂说》载司马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之。"荥阳吕公亦言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作伪，且疏拙露见可笑。则知此事由来久矣。

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

简　椠

简椠古无有也，陆务观谓始于王荆公，其后盛行。淳熙末，始用竹

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简版几废。自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荐，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纸书，用简版缴达。合则缄还，否则别以纸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赖其用，于是旋易之以应课，习以为常。端平之初，犹循故态。陈和仲因对首言之，有云："槁会稽之竹，囊括苍之简。"正谓此也。又其后括苍为轩样纸，小而多，其层数至十余叠者。凡所言要切则用之，贵其卷还，以泯其迹。然既入贵人达官家，则竟留不遣，或别以他椠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从官皆用蠲纸，自理宗朝亦用黄封简版，或以象牙为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谓之御椠，盖亦古所无也。

人　妖

赵忠惠帅维扬日，幕僚赵参议有婢慧黠，尽得同辈之欢。赵昵之，坚拒不从，疑有异，强即之，则男子也。闻于有司，盖身具二形，前后奸状不一，遂置之极刑。近李安民尝于福州得徐氏处子，年十五六，交际一再，渐具男形，盖天真未破，则彼亦不自知。然小说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类。而此外绝未见于古今传记等书，岂以秽污笔墨，不复记载乎？尝考之佛书，所谓博叉半择迦者，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遗像经》有五种不男，曰生、剧、妒、变、半，变、半者二形，人中恶趣也，《晋·五行志》谓之"人痾"。惠帝时，京洛人兼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乱，此乱气所生也。《玉历通政经》云"男女二体主国淫乱"。而《二十八宿真形图》所载心、房二星皆两形，与丈夫妇人更为雌雄，此又何耶？《异物志》云："灵狸一体，自为阴阳，故能媚人。"《褚氏遗书》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胗，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皆天地不正之气也。"

四　韩

或云韩信为吕后所杀，韩通为杜后所杀，韩侂胄为杨后所杀，韩震为谢后所杀，四人皆将相，皆死于妇人之手，亦异矣。

韩彦古

韩彦古字子师，诡谲任数，处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为谏议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恶韩，将奏黜之，语颇泄，韩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门清峻，无间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满贮大北珠，缄封于大合中，厚赂铃下老兵，使因间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爱亦在傍，怪其奁大而轻，曰："此何物也？"试启观之，则见玉合，益怪之。方复取视，玉滑而珠圆，分迸四出，失手堕地。合既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见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气中仆地，竟不起，其无状至此。李仁甫亦恶其为人，弗与交，请谒尝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见之，则实未尝出也。既见，韩延入书屋而请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见临，姑解衣盘礴可也。"仁甫辞再三，不获，遂为强留。室有二厨贮书，牙签黄袱，扃护甚严。仁甫问："此为何书？"答曰："先人在军中日，得于北方。盖本朝野史，编年成书者。"是时仁甫方修《长编》，既成，有诏临安给笔札，就其家缮录以进。而卷帙浩博，未见端绪，彦古常欲略观不可得。仁甫闻其言窘甚，亟欲得见之。则曰："家所秘藏，将即进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祷。乃曰："且为某饮酒，续当以呈。"李于是为尽量，每杯行辄请。至酒罢，笑谓仁甫曰："前言戏之耳。此即公所著《长编》也。已为用佳纸作副本装治，就以奉纳，便可进御矣。"李视之，信然。盖阴戒书吏传录，每一板酬千钱，吏畏其威，利其赏，辄先录送韩所，故李未成帙而韩已得全书矣。仁甫虽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进。其怙富玩世，狡狯每若此。今之官吏亦有过此者。

松五粒

凡松叶皆双股，故世以为松钗。独栝松每穗三须，而高丽所产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谓华山松是也。李贺有《五粒小松歌》，陆龟蒙诗云"松斋一夜怀贞白，霜外空闻五粒风"，李义山诗"松暄翠粒新"，刘梦得诗"翠粒点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阳杂俎》云：五粒者，当言鬣。自有一种名五鬣，皮无鳞甲而结实多，新罗所种云然。则所谓粒者，鬣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见之碑铭，多自称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

《道州文宣庙记》云："《春秋》师晋陵蒋坚，《易》师沙门凝辩。"安有先圣之宫，而可使桑门横经于讲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学博士僧慧苑除临坛大德制》，则知当时此事不以为异也。

葖

今成都面店中呼萝蔔为葖子，虽曰市井语，然亦有谓。按《尔雅》曰："葖，芦菔也。"郭璞以葩为菔，俗呼雹葖，先北反。或作蔔，释曰："紫花松也，一名葖，盖其性能消食、解面毒。"《谈苑》云：江东居民岁课艺，初年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次年种萝菔三十亩，计益米三十斛，可见其能消食。昔有婆罗门僧东来，见人食面，骇云："此有大热，何以食之！"及见萝菔，曰："赖有此耳。"《洞微志》载齐州人有《病狂歌》曰："五灵叶盖晚玲珑，天府由来汝府中。惆怅此情言不尽，一丸萝菔火吾宫。"后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麦毒，按医经芦菔治面毒。"即以药并萝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面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韩熙载相江南，后主即位，颇疑北人，有鸩死者。熙载惧祸，因肆情坦率，不遵礼法，破其家财，售妓乐数百人，荒淫为乐，无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给，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门生舒雅执板挽之，随房乞丐，以足日膳。后人因画《夜宴图》以讥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钵乞食，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乃知熙载之前，已有此例。虽裴公逃禅，熙载避祸，余谓熙载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迹不同也。

袁彦纯客诗

袁彦纯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荐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结上知，遂蹑文昌跻宥府，寖寖乎柄用矣。适诞辰，客有献诗为寿，云："见说黄麻姓字香，且将公论是平章。十年旧学资犹浅，二纪中书老欲僵。刑鼎岂堪金锁印，仙翁已在白云乡。太平宰相今谁是，惟有当

年召伯棠。”刑鼎指薛，盖以金科赐第。仙翁指葛，时已七十。旧学则郑安晚也。此诗既传，史闻恶之，旋即斥去。

长沙茶具

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因记司马公与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以往。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见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闻之，因留合与寺僧而归。向使二公见此，当惊倒矣。

真西山入朝诗

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及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一义，继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所言为不切于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市井小儿，嚣然诵之。士有投公书云：“先生绍道统，辅翼圣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愚民无知，乃欲以琐琐俗吏之事望公，虽然，负天下之名者，必负天下之责。楮币极坏之际，岂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责望者不亦过乎！”公居文昌几一岁，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赵子固梅谱

诸王孙赵孟坚字子固，善墨戏，于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尝作《梅谱》二诗，颇能尽其源委，云：“逃禅祖花光，得其韵度之清丽。闲庵绍逃禅，得其萧散之布置。回视玉面而鼠须，已见工夫较精致。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来端若尔。所传正统谅未绝，舍此的传皆伪耳。僧定花工枝则粗，梦良意到工则未。女中却有鲍夫人，能守师绳不轻坠。可怜闻名不识面，云有江西毕公济。季衡粗丑恶拙祖，弊到雪蓬滥觞矣。所恨二王无臣法，多少东邻拟西子。是中有趣岂不传，要

以眼力求其旨。踢须止七萼则三，点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叠墨浓淡，花有正背多般蕊。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说偈言吾亦赘。谁家屏幛得君画，更以吾诗跋其底。”“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皴老干墨微焦。笔分三踢攒成瓣，珠晕一圆工点椒。糁缀蜂须疑笑靥，稳拖鼠尾施长梢。尽吹心侧风初急，犹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衬时明掩映，水波浮处见飘飖。黄昏时候朦胧月，清浅溪山长短桥。闹里相挨如有意，静中背立见无聊。笔端的皪明非画，轴上纵横不是描。顷觉坐来春盎盎，因思行过雨潇潇。从头总是汤杨法，擀下工夫岂一朝。”

笔　墨

先君子善书，体兼虞、柳。余所书似学柳不成，学欧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归过笔墨。谚所谓“不善操舟而恶河之曲”也。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泛观前辈善书者，亦莫不于此留意焉。王右军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纸，又用张永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韦诞云：“用张芝笔，左伯纸，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后可以建径丈之字，方寸千言。”韦琭善书而妙于笔，故子敬称为奇绝。汉世郡国贡兔，惟赵为胜，欧阳通用狸毛笔。皇象云：“真措毫笔，委曲宛转，不叛散，尝滑密沾污，墨须多胶绀黝者，如此逸豫，余日手调适而欢娱，正可小展试。”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绍彭留意笔札。元章谓笔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箸哺物，此最善喻。然则古人未尝不留意于此，独率更令临书不择笔，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　章

今人呼平章为辨章，见《尚书大传·唐传》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记》则又以为“便章百姓”。韩文公《袁氏先庙碑》亦用“辨章”二字。

来　牟

今人呼小麦面为来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广雅》云：“牟为大麦，来为小麦。”然则来、牟自是两物。《说文》云：“大麦，牟也，

牟，大也。牟一作麰。”周之所受瑞麦来牟，即今之大麦。按小麦生于桃后二百四十日，秀之后六十日成，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之气，兼有寒、温、热、冷。故小麦性微寒，以为曲则温，面则热，麸则冷。

父　客

世称父之友为执，则父之宾客宜何称？按《史记·张耳传》外黄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汉·吴王濞传》“周亚夫问父绛侯客”。东坡赠王定国诗云：“西来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误著祭服

余为国局，尝祠蜡，充奉礼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老谬者，乃加中单于祭服之上，而以蔽膝系于背间。一时见者，掩鼻忍笑不禁，几致失礼，竟为监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载元符间有太学博士论奏云：“自来冠冕前仰后俯，此必是本官行礼之时倒戴差误。”哲宗顾宰臣笑曰：“如此等岂可作学官？可与闲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记室。未几，感会龙飞，遂致揆席云。

向胡命子名

吴兴向氏，钦圣后族也。家富而俭不中节，至于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访名于客，长曰涣，次曰汗，曰𠃓，古水字也。父不以为疑也。他日有连呼其名曰涣汗水，方悟为戏己。又胡卫道三子，孟曰宽，仲曰定，季曰宕，音荡。盖悉从宀。其后悼亡妻，俾友人作志，书曰：“夫人生三子，宽定宕。”读者为之掩鼻。盖当时不悟为语病也。宽后为京佥，宕则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献之贾师宪，得一官，以赃败。

贾母饰终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贾似道母秦、齐两国贤寿夫人胡氏

薨。特辍视朝五日，赐水银、龙脑各五百两，声锺五百杵，特赠秦、齐国贤寿休淑庄穆夫人。择日车驾幸临奠，差内侍邓惟善主管敕葬，特赐谥柔正。遂特起复，仍旧职，任仰执政侍从诣府劝勉，就图葬于湖山。且令帅、漕、州、司相视，展拓集芳园、仁寿寺基，营建治葬，于内藏库支赐赙赠银绢四千匹两，又令户部特赐赙赠银绢二千匹两，皇太后殿又支赐赙银绢四千匹两，又令帅、漕两司应办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请给人从，又赐功德寺额为“贤寿慈庆”，以雍熙寺改赐，永免科役。似道皆辞之。执政侍从两省台，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诏贾似道起复太傅，平章军国重事。似道八疏控辞，皆不允。又令两司建造赐第于城中。初择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于入觐，遂令趱前于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于出殡日，特依一品例给卤簿、鼓吹，仍屡差都司刘黻、李珏、梅应发致祭，并趣赴阙。于出殡日，特辍视朝一日，又差枢密章鉴、察官陈过前往勉谕回朝。又命浙漕及绍兴府守臣办集船只，只备师相回阙。又命有司照礼例候师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将绍兴府公使库径行拨赐。又令内臣梁大原赐银合香药。又令两司踏逐建造赐第，凡九处：杨府清隐园，李府家庙，夏府，中酒库，十官宅，大王宫，旧秀王府，旧景献帝府，御厨营。又命福王谕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过江还湖曲私第，至六月尽百日之制，复以疾作，给朝参等假十日，展转迟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违和，求草泽赦死罪，初九日宣遗诏。十一月除王钥左丞相，章鉴右丞相。太史选用来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攒，二月初三日发引，三月十三日掩攒。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军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攒，二十八日发引，总护使改差章右相。降制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依旧起复太傅，平章军国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贾相持丧、起复、辞免，虚文汩汩，殆无虚日。如此三阅月，内外不安，而国事边事皆置不问。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丧乱相寻，无复可为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丧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自汉文短丧，其后时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无以为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独断，一旦复古，可谓孝矣。《李氏杂记》尝书其事，甚略，今摭当时始末于此，以益国史之未备云：“高宗之丧既易月，孝宗常谕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晋武、魏孝文，实行三年之服，自不妨听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缞绖，呜咽流涕，奏及丧服指挥，上曰：‘司马光《通鉴》所载甚详。’必大奏晋武虽

有此意，后来止是宫中深衣练冠，上曰：‘当时群臣不能将顺其美，光所以讥之，后来武帝竟行。谓王太后之丧。’必大奏记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诏曰：‘大行太上皇帝奄弃至养，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变服，必大奏圣孝过哀，犹御初祥之服，臣等不胜忧惶，乞俯从礼制。上流涕曰：‘大恩难报，情所不忍，俟过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礼官苴麻三年，恐难行于外庭，今祥禫在迩，乞付外施行。枢密施师点奏曰：‘百日之制，其实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见。’上云：‘朕自所见。’必大奏陛下圣孝冠古，知汉文短丧之失，而陋晋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锐意复古，非圣孝高明，岂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余载之弊。’会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谕丧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读甚久，极合上意。知阁张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读如初，久之，嶷又云：‘简径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进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读竟乃已。’上劳之曰：‘卿二十年闲废，今不枉矣。’于是上意益坚。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细否？’必大奏曰：‘陛下独断行三年之丧，均是布衣，何细也？且光尧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将顺，致烦圣虑，所谓其臣莫及，足以垂训万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庙。内批：‘朕昨降指挥，欲缞绖三年，缘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有祔庙，勉从所请之诏，然稽之经典，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于是径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韩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贾平章似道督府出师时，平昔爱将已有叛去者，贾闻之，气大馁。临行，与殿帅韩震、京尹曾渊子约曰：“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且留其二子于震家，使仓卒可以随驾。时省吏翁应龙实知其谋。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溃师于鲁港，翁应龙得罪下狱，翁谓曾尹曰：“平章出师时，分付安抚道甚么来？如今却来罪应龙，何也？”于是渊子语塞，而震亦不自安。会似道以蜡书至韩，趣为迁避，其间有云：“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状，亲携蜡书白堂白台，陈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宫中为之震动。时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摇，目之为贼。宜中本为似道所引，至是与编修官潘希圣谋，一反贾政，专以图守为说。震不察其意，乃坚持

迁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会议于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级顾信等数人以拟之，及震至，门阖，即以铁挝击其首。韩曰：“相公不当如此。”陈答曰：“此奉圣旨。”韩犹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胫而毙之。遂自后门舁出，揭其首于朝天门。省吏刘应韶即以黄榜自窗楹中递出张挂，慰谕一行将士，谓罪止诛其首。亟命彭之才统其军马，其随行亲兵，赐银二万两，十八官会三十万贯，各补两官。殿步马司制领将官等并诸军官兵，共特赐十八官会一百万贯，兵各补两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佥书及曾渊子在焉。渊子固尝预迁避之谋，闻变，面无人色。继而得免而出，自庆再生，行至通衢，复有呼召，仓忙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几不能言。及至，乃处分他事耳。刘应韶以衢倅赏，顾信补承信郎，继而潘希圣入察行，且登用。未几，疽发于足，日见韩在左右，不数日而殂。身后以从官赏之。潘字养蒙，永嘉人。及北军既入，宜中乃挟二王航海而去，然则贾、韩之谋，是非果何如耶？后之秉笔削者，当有以任其责乎？

癸辛杂识

后集

[redacted]

理宗初潜

穆陵之诞圣前一夕，全夫人欲归东浦母家，荣文恭王时待次。闽县尉遣仆平某者，即平幕使之父也，赎黑神散与之同往。时天尚未晓，启门则见甲士盈门，意谓过军，亟惊入报。尉曰：“军行自应由上塘，何缘至此？”遂出观之，了无所睹。方舣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两小角，压船舷而卧，船为之侧，疑其有异，遂不复往。未几诞男，即理宗也，小字乌孙，以蛇异也。其初被选也，史卫王当国，先命赵宗丞希言与权之，并选宗室子“与”号十岁已下者，各与课算五行，于是就其中选到十人。与膺、与爽、与休、与蔽、与应、理宗、福王。时侍郎王宗与权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谓卫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于是理宗改训与莒，福王改训与芮，盖取二国以为名也。始下大宗正司尽召十人，时入和尚师禹领宗司皆伺于王府土地祠，久之皆饿，遂就市肆呼面。方及门而柈覆地，众方馁甚，交责之，独穆陵凝然略不变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闻其事，遂大异之。既而，私引入书院中试，令写字，即大书“朕闻上古”，卫王栗而起曰：“此天命也。”于是立储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谤

魏峻字叔高，号方泉，娶赵氏，乃穆陵亲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岁得男，小字关孙，自幼育于绍兴之甥馆。实慈宪全夫人之爱甥也。慈宪每于禁中言其可喜，且为求官。穆陵以慈宪之故，欲一见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异姓入宫门，必县牌于腰乃可，惟宗子则免，此一时权宜，遂令假名孟关以入见焉。时度宗亦与之同入宫，欲其故，遂倡为魏太子之说。既而外廷传闻浸广，于是王伯大、吴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黄之传。其实则不然也。关孙后溺死于荣邸瑶圃池中，魏洪则自地以继关孙之后焉。当吴毅夫为相日，穆陵将建储，吴不然之，欲别立汗邸，承宣专任方甫以通殷勤。吴以罪去

国。绍陵既为皇子，尝遣人俟于汗邸，欲杀之。方知之，乃自后门逃去，后为谢堂捕之，送兵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亲闻之穆陵云。

徽宗梓宫

徽宗、钦宗初葬五国城，后数遣祈请使，欲归梓宫。六、七年而后许以梓宫还行在。高宗亲至临平奉迎，易缌服，寓于龙德别宫，一时朝野以为大事。诸公论功受赏者几人，费于官帑者大不赀。先是，选人杨炜贻书执政李光，以真伪未辨。左宣义郎王之道亦贻书谏官曾统，乞奏命大臣取神榇之下者斫而视之。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仍纳衮冕翚衣于椁中，不改敛。遂从之。近者杨髡盗诸陵，于二陵梓宫内略无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则木灯檠一事耳。当时已逆料其真伪不可知，不欲逆诈，亦聊以慰一时之人心耳。盖二帝遗骸飘流沙漠，初未尝还也，悲哉！

成均旧规

成均旧规，后来不复可见矣。谩言所知者数则于此，亦可想见当时学校文物之盛，庶异日复古或有取焉。大学私试，以孟、仲、季分为三场，或司成无暇，则并在岁晚。有公试则无私试，试为监中司成命题，就差学官充考校封录之职，不复经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晓，每十人取一，孤经则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谓之放等，魁当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从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厘，余并一分。太学公试，遇省试年则在省试后二月下旬，凡引试二日。经赋一日，论策一日。非省试年分，则随铨试后引试，系朝廷差官，士子则襕幞入试。大约七人取一，第一等缺。第二等约二十人取一，余约七人取一，第四、第五并一分。公试魁纵不该升补，他日登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试中第二等，谓之入等升，又谓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谓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等，本年中第三等，谓之进等升。若先在三而今在四，谓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补法。前一年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试第二等，名为入等。却用本年私试，二场并得。如中魁，亦当一场，谓之追升，可以陈乞追升内舍。或止中两场则无用。又前一年外校八分以止，或优本

年公试，不同得失，得之升榜。若下就试者非内舍校定，以升补做内舍校定者，一年止有两试。一试中则又试两试，若一年两试俱失，谓之折脚，不复试第三试。以三试不中，则当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于内有未升上舍而过省者，或有事故者，许二十一人之后分数少者，依资次来豁校。如正升内外舍人，亦用状射，某人已成事，缺新升内舍。一年无两升，纵当年上舍试入优，止理为内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内舍一年无三色试，已试公试者，不许赴私试；已试私试者，不许赴公试。上舍试每三人取一人，优等十人，赋三，书二，余经各一。通榜魁十分，亚鼎各九分，余七名并八分，平六分。内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为内校。升补上舍有三等。内舍平校试舍试平等，或内舍优校，不中上舍试，或有季无校定，试入上舍试优等，亦与随榜升补下等上舍。谓之赤脚升，其升补名字依上舍试榜资次。盖舍试压公试，内舍新升及无季人虽中舍试，只作内校分数。然舍试一中优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尽可赶优。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试入两中舍试平等，已上谓之俱平，或一优一否，皆为下等上舍。谓如内舍优校人试入上舍试平等，或上舍平校人试入上舍优等，当举免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谓之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谓如内舍优校人又中上舍试优等，以优中优皆是释褐，不拘名数，先赐进士出身，谓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续有此附黄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孙始。当年间有内舍优校，内优三，人当年积八分已上者，可成舍试。次年白分已上者，不可成。偶舍试当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为限，第四名纵积十分，亦不理。若以优中优，则谓之两优状元。其试两年一次，率在季秋，圣旨差官命极难之题，重于省试。优校赴舍试，如不中，守三年后径到殿中，平即免省到殿。平校人赴舍试，中优即赴殿。自甲子年后，上舍人多陈乞解褐出身，不到殿，应当举免解，次举免省赴殿，谓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谓之两免相充，此学法也。或本未免解，当年实请免，谓之请免相衡，并相衡免省赴殿。国子生寄理法，国子生补入者，升补内舍，谓之寄理内舍。升补上舍，谓之寄理上舍。未许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后到殿者，未许到殿，直待元牒主补外方，理为正行食，及许到殿。以此牒官有请一月或半月暇者，盖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待三年后到殿。中等上舍径到殿，或特旨径行解褐。释褐恩数成而优者，谓之状元。择日于崇化堂鸣鼓集众诸生，两廊序坐，学者穿秉立堂上，状元亦襕幞立，同舍班俟揖。揖讫，诣堂下香案前，面东南望阙谢恩，跪受敕黄，再拜。次入幕换公裳，其所换下之衣，尽为斋仆持去，以利市。再至阶上，面西北再拜谢恩。毕，与学官同舍讲拜者，再次诣忠文庙。

次诣直舍，通门状谢学官，亦止称其斋学生，再拜，遂归本斋团拜。次诣诸斋谢，亦称同舍生，不书斋名。礼毕，到堂上换衫帽，与学官相见交贺。监中备酒七杯，次本斋三杯。讫，临安府差到客将，备轿马、从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状元局。凡学夫、斋仆以次，平日趋走之人，皆以大小黄旗，多至数百面，呵喝状元，与唱名一同。遂择日谒先圣。其局钱酒支用，并天府应办。次日，谢宰执台谏，然后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节察推官，视殿试第三人恩例。谢宰相，用启事，见主司，有拜礼。太学解试与舍试无相干。太学十人取三人，若参未满年，七人取一人，系不满年太学生。升补一请求免，已经特恩正免，又一请者亦免。曾于方州请举不改名者，谓之带胎入学，异时于学中请者亦免。在学三十年，公私试曾一中者，永免在学，曾一请后二十日永免。太学解试都魁，虽不升舍，将来在第，亦许升甲，部注教官。

光　斋

太学先达归斋，各有光斋之礼，各刻于斋牌之上。宰执则送真金碗一只，状元则送镀金魁星杯柈一副，帅漕新除，各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诸斋祠先辈

太学诸斋各祠本斋之有德行者：存心斋、果行斋并祠粟斋巩丰，循理斋祠慈湖杨简，果行斋祠李绍，观化斋祠梅溪王十朋、菊坡崔与之。

学　规

学规五等。轻者关暇几月，不许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则前廊关暇，监中所行也。又重则迁斋，或其人果不肖，则所迁之斋亦不受，又迁别斋，必须委曲人情方可，直须本斋同舍力告公堂，方许放还本斋，此则比之徒罪。又重则下自讼斋，则比之黥罪，自宿自处，同舍亦不敢过而问焉。又重则夏楚屏斥，则比之死罪。凡行罚之际，学官穿秉序立堂上，鸣鼓九通，二十斋长渝并襕幞，各随东西廊序立，再拜谢恩，罪人亦谢恩。用一新参集正宣读弹文，又一集正权司罚，以黑竹篦量决数下，大门甲头以手对众，将有罪者就下堂毁裂襕衫押去，自此不与士齿

矣。

太学文变

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李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浇”等语，以至于亡，可谓文妖矣。此则有商量。

两学暇日

太学上巳暇一日，武学则三日；清明太学三日，武学乃一日，殊不可晓。

学舍燕集

学舍燕集必点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弟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燕集”。专有一等野猫儿卜庆等十余人，专充告报，欺骗钱物，以为卖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与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学之横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唯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

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时极力与之为敌，重修丙辰监令，榜之三学，时则方大猷实有力焉。其后诸生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至于大猷，实有题名之石，磨去以为败群之罚。自此之后，恣横益甚。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鲁港溃师之后，始声其罪，无乃晚乎！盖大全之治三学，乃惩嵩之之不敢为。似道之不敢轻治，乃监大全之无能为。至彭成大之为前廊，竟摭为平日之赃，决配南恩州，学舍寂不敢发一语，此其术亦有过人者。

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

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废也。外戚诸谢，惟堂最深崄，其才最颉颃难制。似道乃与之日亲狎而使之不疑，未几不动声色，悉皆换班，堂虽知堕其术中，然亦末如之何矣。北司之最无状者董宋臣、李臣辅，前是当国者，虽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祸。似道谈笑之顷，出之于外，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讼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一得罪，则黥决不少贷，莫敢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敕以丐恩泽，内庭无用事之人，外阃无怙势之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凡此数事，世以为极难，而似道乃优为之，谓之无才，可乎？其所短者，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靡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运而讳言之罪也。呜呼！古人以集众思、广忠益为相业，真万世之名言也欤！

祠　神

太学除夜各斋祀神，用枣子、荔枝、蓼花三果，盖取“早离了”之谶。遇出湖，则多不至三贤堂，盖以乐天、东坡、和靖为“落酥林”故也。可发一笑。

簿录权臣

前后权臣之败，官籍其家，每指有违禁之物为叛逆之罪。若韩侂胄家有翠毛茵褥、虎皮，及有织龙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龙团之类是也。近世籍贾似道，至以藉御书、龙团锦袱之类为违法。此则大不然。盖大臣之家平日必与禁苑通，往往有赐与，帝后之衣谓之御退，衣服皆织造龙凤，他如御书，必藉以龙锦，又何足为异。余妻舍有两朝赐物甚多，亦皆龙凤之物。至于御退罗帕，四角皆有金龙小印，凡数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诸阁分递相馈，无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为违法，恐不足以当其罪，适足以起识者之笑耳。大臣误国，其罪莫大，以此为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则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辞耳。昔侂胄败，捕其党于大理狱，狱吏加以不道，欲以违法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逊明其不然，曰："侂胄首兵权，自有定罪，若欲诬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庙堂无以夺其议。

韩平原之败

韩平原被诛之夕，乃其宠姬四夫人诞辰，张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几不可起。干办府事周筠以片纸入投云："闻外间有警，不佳，乞关阁门免朝。"韩怒曰："谁敢如此！"至再三，皆不从。乃盥栉取瑞香番罗衣一袭衣之，登车而往。旋即殿司军已围绕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乐部伶官皆闭置于内，饥饿三日始放去。时赵元父祖母蕲国夫人徐氏与其母安部头皆在府中，目击其事。其后斥卖其家所有之物，至于败衣破絮，亦各分为小包，包为价若干。时先妣母谩以数券得一包，则皆妇人弊鞋也。方恚恨以为无用，欲弃之，疑其颇重，则内藏大北珠二十粒。盖诸婢一时藏匿为逃去之计，适仓惶遗之云耳。

马相去国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阳马公廷鸾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余疏，始得请，则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于六和塔。余受公知，间日必出问之。时公偃仰小榻，素无姬妾，止一村仆煮药其傍。尝凄然谓余曰："吾家素贫，少年应南宫之试，止草履襆被而已。一日道间馁甚，就村居买螺蛳羹，泡蒲囊中冷饭食之，遂得

此疾。既无力治药，朋友怜之者以二陈汤服之，良愈。是岁窃冒省魁。后为两制日，疾复作，医者复以丁香草果饮，亦三两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盖有后来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庙堂，分量极矣，过矣。今疾复作而众药不效，势无生理必矣。所恨者时事日异，无以报国为不满耳。”因泣下数行。然贾师宪终疑其托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关访问之，其实觇之也。及见其骨立羸然，乃始惊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闻，以大观文知乡郡，以荣其归，且特赐东园秘器，以为沿途缓急之备。公即日舆疾以归，及还番阳，疾乃安，阅月而全愈。未几，以吴坚为相。是冬北军渡江，督府军溃，而国随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则位不可释，位不可释，则奉玺狩北之责，公实居之。今乃以疾而归，归而疾愈，安处山林，著书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后薨。此非天相吉德，曲为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尝自著《番阳遗老传》，及门人所述年谱，备载出处之详，兹不赘云。

荔枝梅花赋

唐舒元舆《牡丹赋序》云：“吾子独不见张荆州之为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观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赋》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与牡丹何异？但问其所赋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赋序》云：“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赋》人皆知之，《荔枝赋》则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赋》今不传，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观，其文猥陋，非惟不类唐人，亦全不成语，不善于作伪者也。

金龟称瑞

真宗东封回，至兖州回銮驿覃庆桥醻，赐辅臣、亲王、百官宴于延寿寺。有金龟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荚。丁谓以献，上命中使赍示群臣。余为儿童时，侍老大夫为建宁漕属官，廨后多草莽，其间多有此物，有甲能飞，其色如金，绝类小龟，小儿多取以为戏，初非难得之物也。鹤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为祥瑞，载之史册，真可发后世一笑也。

许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许占寺宇之命。今时赵忠简居越之能仁，赵忠定居福之报国，曾文清居越之禹迹，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长、吕居仁、魏邦达甚多。曾大父少师亦居湖之铁观音寺，后迁天圣寺焉。

须属肾

医家之论人须、眉、发，皆毛类，而所主五脏各异，故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气，如火气，故上生。须属肾气，如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亦无须，而眉发无异男子，则知不属肾也。此沈存中所记如此。余老来每掀髯，则须或易脱，每疑为肾气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说为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称凡数人，如《史记》之郭解，前汉之严延年，唐之李绅是也。

纲目用武后年号

余向闻林竹溪先生云：“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盖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岂无窒碍？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

游阅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钱菊泉至天庆观访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

隐游宝莲山韩平原故园。山四环皆秀石，绝类香林、冷泉等处，石多穿透崭绝，互相附丽。其石有如玉色者，闻匠者取以为环珥之类。中有石䃢，杳而深，泉涓涓自内流出，疑此即所谓阅古泉也。䃢傍有开成五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开、钱塘县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书，镌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镌佛像及大字《心经》，甚奇古，不知何时为火所毁，佛及残缺。又一洞甚奇，山顶一大石坠下，傍一石承之，如饾饤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凿一门，门上横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间皆细波纹，不知何年水直至此处。然则今之城市，皆当深在水底数十丈矣。深谷为陵，非寓言也。其余磴道、石池、亭馆遗迹，历历皆在，虽草木残毁殆尽，而岩石秀润可爱。大江横陈于前，时正见湖上如疋练然，其下俯视，太庙及执政府在焉。山顶更觉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惫，不果往。且闻近多虎，往往白昼出没不常，遂不能尽讨此山之胜，故书之以谂好事之寻游者。

种竹法

尝闻九曲寺明阇黎者言种竹法云：“每岁当于笋后，竹已成竿后即移，先一岁者为最佳。盖当年八月便可行鞭，来年便可抽笋，纵有夏日，不过早晚以水浇之，无不活者。若至立秋后移，虽无日晒之患，但当行鞭之际，或在行鞭之后，则可仅活，直至来秋方可行鞭，后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正争一年气候。”此说极为有理。

律文去避来

律云“去避来”之文，最为难晓。太宗尝问孔恭承曰：“令文宗贵贱长轻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恭承曰：“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耳。”上不然，曰：“借使去来相避，此义止是憧憧于通衢之大路，人密如交蚁，乌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别有他意耳。”余尝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谓去避来者，盖避自我后来者，以其人自后奔走而来，此必有急事故耳，故当避之也。”此语亦甚有理。

廖莹中仰药

贾师宪还越之后，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翘馆诸客悉已散去，独廖

群玉莹中馆于贾府之别业，仍朝夕从不舍。乙亥七月一夕，与贾公痛饮终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罢。廖归舍不复寝，命爱姬煎茶以进，自于笈中取冰脑一握服之。既而药力不应，而业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热酒一杯饮之。”姬复以金杯进酒，仍于笈中再取片脑数握服之。姬觉其异，急前救之，则脑酒已入喉中矣，仅落数片于衣袂间。姬于是垂泣相持，廖语之曰：“汝勿用哭我，我从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岂能复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无负于主，天地亦能鉴之也。”于是分付身后大概，言未既，九窍流血而毙。

先君出宰

先君子于绍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几，值慈明太后上仙，应办梓宫，百色之冗，先子优为之，略无科扰，民称之为“周佛子”。撙节浮费，百废俱举，修建县学，一新释奠祭器，刻之于石。又重定释奠仪，重建合江驿。驿后为大阁，扁曰“清涵万象”。辟县圃，凿池建堂。适有双莲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古诗“风合雨花香”之句。壬辰岁，余实生于县斋。其时李文清方闲居于邑中，其家强干数十，把握县道，难从之请，盖无虚月。先人惟理自循，不能一一尽奉其命也，以此积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闰，为文清所盼，每欲与之脱籍而未能。一日，酒边曰：“此妓某未尘忝时，已见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系籍已久也。先子因顾蔡曰：“汝入籍几何时？今几岁矣？”蔡不悟，直述所以。考之则李公登科之岁，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觉面发赤，以为先子有意于相窘，其实出于无心也，于是衔之。及入台，先子已满去，乃首章见劾焉。

向氏书画

吴兴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盖当时诸公贵人好尚者绝少，而向氏力事有余，故尤物多归之。其一名士彪者，所畜石刻数千种，后多归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呆而诞，其母积镪数百万，他物称是，母死专资饮博之费。名画千种，各有籍，记所收源流甚详。长城人刘瑄，字囦道，多能而狡狯。初游吴毅夫兄弟间，后遂登贾师宪之门。闻其家多珍玩，因结交，首有重遗。向喜过望，大设席以宴之，所陈莫非奇品。酒酣，刘索观书画，则出画目二大籍示之，

刘喜甚，因假之归，尽录其副。言之贾公，贾大喜，因遣刘诱以利禄，遂按图索骏，凡百余品，皆六朝神品。遂酬以异姓将仕郎一泽公明，稛载之，以为谢焉。后为嘉兴推官，以赃败而死，其家遂荡然无孑遗矣。然余至其家，杰阁五间悉贮书画、奇玩，虽装潢锦绮，亦目所未睹。未论画也，佳研凡数百只，古玉印每纽必缀小事件数枚，凡贮十大合。有雪白灵壁石，高数尺，卧沙水道悉具，而声尤清越，希世之宝也。其他异物，不能尽数。然公明视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侣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为贼所劫，其棺上为一槅，尽贮平日所爱法书、名画甚多。时董正翁楷为公田，分得其《兰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后有名士跋语甚多，其精神煜煜，透出纸外，与寻常本绝异，正翁极珍之。然尸气所侵，其臭殆不可近，虽用沉脑薰焙，亦不能尽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尸气，遂作檀香函贮之。然付之庸工装潢，颇为裁损，所谓金龟八字云。

误书庙讳

胡石壁颖为宪日，尝出巡部。适一尉格目忘书名，胡大怒，遂批银牌云："县尉不究心职事，至于格目亦忘署名，可见无状。"追问，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状，录宪状判于前而空署字，以黄覆之。及就逮投状，胡见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银牌观之，则有署字，盖一时盛怒中所书，忘其庙讳也。于是径不敢问而遣之。

修史法

余尝闻李双溪献可云："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真可为法也。"

过 癞

闽中有所谓过癞者，盖女子多有此疾，凡觉面色如桃花，即此证之发见也。或男子不知，而误与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说，则多方诡作，以误往来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独行，颇有姿色，问所自来，乃言为父母所逐，无所归，因同至邸

中。至夜，甫与交际，而其家声言捕奸，遂急窜而免。及归，遂苦此疾，至于坠耳、塔鼻、断手足而殂。癞，即大风疾也。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为疏诞。中间仅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殊不知十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国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后夹漈郑渔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广，而华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国中耳。牛、女在东南，故释氏以华夏为南赡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国之分野，随其所隶耳。"赵韩王尝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国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　　嫑

"吹嫑"二字，每见刘长卿用之，作伤寒感冷意，问之，则谩云出《汉书》，然莫可考也。继阅方书，于《香芎散证治》云："吹嫑，伤风头痛发热。"此必有所据也。

故都戏事

余垂龆时，随先君子故都，尝见戏事数端，有可喜者，自后则不复有之，姑书于此，以资谈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满贮水，以小铜锣为节，凡龟、鳖、鳅、鱼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戏具而舞。舞罢即沉，别复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兽可以教习，可谓异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视，每设大轮盘，径四、五尺，画器物、花鸟、人物凡千余事，必预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运轮如飞，俾客随意施箭，与预定无少差。或以数箭俾其身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须、柳眼、鱼鬣、燕翅之类，虽极微眇，无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见能传其技者。又太庙前有戴主者，善捕蛇，凡有异蛇，必使捕之，至于赤手拾取如鳅、鳝然。或为毒蝮所啮，一指肿胀如椽，旋于笈中取少药糁之，即化黄水流出，平复如初。然十指所存，亦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寻，则以小苇管吹之，其蛇则随呼而至，此为尤异。其家所蓄异蛇，凡数十种，锯齿毛身，白质赤章，或连钱，或绀

碧，或四足，或两首，或仅如称衡而首大数倍，谓之饭揪头，云此种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长数尺，呼之为蛇王。各随小大以笏篮贮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转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颇赡，无他生产，凡所资命，惟视吾蛇尚存耳，亦可仿佛豢龙之技矣。又尝侍先子观潮，有道人负一簏自随，启而视之，皆枯蟹也。多至百余种，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龟，如蚁，如猬，或赤、或黑，或绀，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锦，其一上有金银丝，皆平日目所未睹。信海涵万类，无所不有。昔闻有好事者居海濒为蟹图，未知视此为何如也。杜门追想往事，戏书。

马裕斋尹京

马裕斋光祖之再尹京也，风采益振，威望凛然。大书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谓僚属自当以职业见知，并从公举。若挟贵挟势，及无益俪语以属者，不许收受，达者则先断客将。于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点检衔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时为帅幕，一日以公事至，见有薛监酒方叔在焉。薛虽进纳，出入福邸贵家甚稔，余因扣其何为，薛笑而不见答，觇袖间则有物焉。余指壁间文曰："奈何犯初条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条，将并犯所戒矣。"既而速客僚属白事毕，薛出袖中函书，马公颦蹙不语。既而又出俪卷，傍观皆悚惧，而典客面无人色，谓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无所闻。又旬日，余复以事至，则薛又在焉。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录矣。余袖中乃谢启也。"扣其所主，则南阳贵人也。以是知人不可无势，以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为流俗所移，况他人哉！

贾廖刊书

贾师宪常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胜众如赤壁、淝水之类，盖自诧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诗话》乃节唐《本事诗》中事耳。又自选《十三朝国史会要》。诸杂说之会者，如曾慥《类说》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板成未及印，其书遂不传。其所援引多奇书。廖群玉诸书，则始《开景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事虽夸而文可采。江子远、李祥父诸公皆有跋。《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

惜其删落诸经注为可惜耳，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又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及建宁所开《文选》诸书，其后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姚氏注《战国策》、注坡诗，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

贾廖碑帖

贾师宪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损肥本禊帖，命婺州王用和翻开，凡三岁而后成，丝发无遗，以北纸古墨摹榻，与世之定武本相乱。贾大喜，赏用和以勇爵，金帛称是。又缩为小字，刻之灵璧石，号“玉板兰亭”，其后传刻者至十余，然皆不逮此也。于是其客廖群玉以《淳化阁帖》、《绛州潘氏帖》二十卷，并以真本书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则皆近世如卢方春所作《秋壑记》，王茂悦所作《家庙记》、《九歌》之类。又以所藏陈简斋、姜白石、任斯庵、卢柳南四家书为小帖，所谓《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济王致祸

济王夫人吴氏，恭圣太后之侄孙也，性极妒忌。王有宠姬数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杨后，具言王之短，无所不至。一日内宴，后以水精双莲花一枝，命王亲为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妇和睦。未几，王与吴复有小竞，王乘怒误碎其花。及吴再入禁中，遂谮言碎花之事，于是后意甚怒，已有废储之意。会王在邸新饰素屏，书“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说，则曰：“‘花儿王’王墉之父，号花儿王。与史丞相通同为奸，待异日当窜之上二州也。”既而语达，王与史密谋之杨后，遂成废立之祸焉。盖当时盛传“花儿王”者秽乱宫闱，市井俚歌所唱“花儿王开者”，盖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试吏部，铨第十三人。外舅杨泳斋遗书贺先君，其间一联云：“第十三传衣钵，已兆前闻；若九万抟扶摇，更期远到。”盖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为知举，取范质即以第十三处之，场屋间谓之“传衣钵”。盖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选故耳，以此用之最为切当。盖张时先

辈笔也。时乃张武子良臣之子，昔为张功父之客云。

舞　谱

予尝得故都德寿宫舞谱二大帙，其中皆新制曲，多妃嫔诸阁分所进者。所谓谱者，其间有所谓：

左右垂手 双拂 抱肘 合蝉 小转 虚影 横影 称里

大小转㩮 盘转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场 搀手 鼓儿

打鸳鸯场 分颈 回头 海眼 收尾 豁头 舒手 布过

鲍老掇 对窠 方胜 齐收 舞头 舞尾 呈手 关卖

掉袖儿 拂 蹪 绰 觑 掇 蹬 焌

五花儿 踢 搕 刺 攧 系 搠 捽

雁翅儿 靠 挨 拽 捺 闪 缠 提

龟背儿 踏 儹 木 折 促 当 前

勤步蹄 摆 磨 捧 抛 奔 抬 㧌

是亦前所未闻者，亦可想见承平和乐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军皆例借紫鱼袋。先子为衢倅时，外舅杨彦瞻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毕，则自便门至倅厅相谢，则已衣绯矣。余时在侍旁，不晓所谓。先子语之曰：“盖知州则许借紫，今既满任交事，法当仍还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宪亦许借紫，若圣节随班上寿，则仍元服也。独帅漕居辇下者，则虽圣节朝谒，亦许服所借耳。若元为知州军而既除本路监司者，仍旧带借，或除别路，则不可就矣。然亦莫晓立法之意也。

记方通律

《石林避暑录》载蔡州道士杨大均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千金方》，其间药名分两，皆不遗一字。因问其“此有何义理而可记乎？”大均曰：“苟通其义，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门，翁妙于琴律，时有画鱼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写谱参订，虽一字之误，翁必随证其非。余尝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义理？而能暗通默记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误耶？”翁叹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间义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不然安能强记之乎？”其说正与前合。盖天下之事，虽承蜩履稀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父廉俭

大父少傅素廉俭，侨居吴兴城西之铁佛寺，既又移寓天圣佛刹者几二十年。杜门萧然，未尝有毛发至官府。时杨伯子长孺守湖，尝投谒造门，至不容五马车。伯子下车顾问曰：“此岂侍郎后门乎？”为之歆叹而去。时寓公皆得自酿，以供宾祭，大父虽食醋，亦取之官库。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常时，因扣从来，盖先姑婆乳母所为斗许，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私家岂可有耶？”其自慎若此。待子弟仆甚严，虽甚暑，未始去背子鞋袜。

断　桥

完颜亮窥江之时，步帅李捧建谋，欲断吴江长桥，以扼奔突。时洪景伯知平江，以为无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策于常熟福山一带多凿坑阱，以陷虏马者。德祐之际，朝臣亦建议断桥于吴江者，又断北关之板桥者。呜呼！疾已入于膏肓，且投肤革之剂，亦只取识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馈送寿物

《朝野杂记》所载韩平原送寿礼物，各列之天庆观廊间，观者为之

骇然。以近世观之，每有馈遗，惟恐外人之窥，何肯张皇以眩众目哉？尝闻有阃帅馈师宪三十皮笼，局镭极严，误留寄他家。其承受人不过赍书函及鱼钥小匣投纳而已，笼中之物，虽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视平原之事，何翅万万！又记吴曦出蜀入朝，多买珍异，孔雀四、华亭鹤数十，金鱼及比目鱼等，及作粟金台盏遗陈自强者。在今观之，皆不足道，岂当时人有廉俭之风，视此已为异事，不若今人视以为常耶？抑秀岩蜀产，耳目之隘故耶？

桐蕈鳆鱼

天台所出桐蕈味极珍，然致远必渍之以麻油，色味未免顿减。诸谢皆台人，尤嗜此品，乃并舁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馔，甚鲜美，非油渍者可比。贾师宪当柄日，尤喜苕溪之鳊鱼，赵与可因造大盘，养鱼至千头，复作机，使灌输不停，鱼游泳拨剌自得，如在江湖中，数舟上下递运不绝焉。余尝于张称深座间，有以活鳆鱼为献，其美盖百倍于槁乾者。盖口腹之嗜，无不极其至，人乳蒸肫，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纵　囚

梁席阐为东阳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后汉虞延为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因期而还。《南史》何胤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呜呼！中孚之信及豚鱼，盖非一日之积也。

赵孟桂

乙亥岁，国事将危，忽传当涂孟之缙妻赵氏孟桂见为伯颜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赍金帛与之，俾赞和议。继得孟桂回奏云：“和议将成。”遂复赐手诏云：“敕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难，嗣君在疚。不谓似道失信北朝，致开边衅，生灵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览来奏，知尔身在边方，心存宗国，且拳拳以讲信为请，自非孝顺一念，发于天性，畴克有此！得书喜幸，莫有云喻。已诏丞相遣使通问，以全两国生灵之命。尚赖尔委曲赞助，速成议和，以慰老怀。”复遣人以金帛慰之，继而寂然无报。及事定，孟桂南归雪

川，盖未尝为伯颜次妻，亦未尝得诏及赐物也。盖奸人乘危造为此说，以骗脱朝廷金帛耳。问探不明，有类儿戏，国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赵忠惠与篙之妹，今为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广福寺云。

紫纱公服

近见近客章服有花纱绫绢或素纱者，或者讥笑之。余尝见《演繁露》载白乐天《闻白行简服绯》诗云“彩动绫袍为趁行”之句，注云：“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则知唐章服以绫织花。又《旧闻证误》云：“今宗室外戚之亲贵者，或赐花罗公服，宣和间又有纱公服。”然则此亦不以异也。

译　者

“译者”之称，见《礼记》，云“东方曰寄”，言传寄内外言语；“南方曰象”，言放象内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北方曰译”，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叉，去声。皆译之名也。

秘　固

精力、精神、精气、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详、精妙，皆以精为主，卫生者当谨之。苦海、爱河，狂澜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问》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又曰：“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注曰：“交会之要者，正在于阳气不妄泄耳。”此语余闻之谢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庵平日之所受持也。”密庵名采伯，亦谢后之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刘克庄云：“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顾不能粗者，何欤？

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语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张氏至孝

宝庆丙戌，莆阳境内小民张氏至孝，家贫养母。尝有所适，归而母亡，张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欲丧之终其身。太守杨叔昉闻而哀之，赐以钱酒，且书其门曰：“何必读书，只此便是读书；何必为学，只此便是为学。”

五行间色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黄。然间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则青黄合为绿；金克木，则青白合为碧；火克金，则赤白合为红；水克火，则黑赤合为紫；土克水，则黄黑合为骝。

杒字义

杒音进，凡织前绶以杒梳，系使不乱也，出《埤仓》，见《唐韵》。近世张定叟所云则杒字，一点，三音标的，若非此杒字也。

连　架

今农家打稻之连架，古之所谓拂也。《王莽传》“东巡载耒南载耨”，注：“锄也，薅去草。”“西载铚，北载拂”，注：“音佛，以击治禾，今谓之连架。”庆历初，知并州杨偕伏所制铞连枷，铞简藏秘府。狄武襄以铞连枷破侬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书》棓亦作桲及棒，又连枷也，见《玉篇》。此棓杖之棓，其字从木，本非止于击禾。又以铁为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　闰

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

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如郑雄飞，亦著为《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又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盖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张也。余尝闻徐谊子宜之言云："立言之人，与作史记之体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圣人以《秦誓》次于帝王之后，亦世衰推移，虽圣人不能强黜之。汉儒虽以秦为闰位，亦何尝以汉继周耶？若如诸公之说，则李昪自称为吴王恪之后，亦可以续唐矣。"余尝见陈过圣观之说甚当，今备录于此，云："《纲目·序例》有云：'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自注其下云：'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或问《纲目》主意于朱子，曰：'主在正统。'又曰：'只是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夫正闰之说，其来久矣，甲可乙否，迄无定论。盖其论无论正统之有无，虽分裂之不一，或兴创而未成，必择其间强大者一国当之，其余不得与焉。此其论所以不定也。自《纲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统所在有绝有续，皆因其所建之真伪，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为之予夺，此昔人所未及，今历考之，自周之亡，秦与列国分注而为首，此正统之一绝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遂得正统，此正统之一续也。二世已亡，义帝虽为众所推，不得正统，特先诸国而已，此正统之再绝也。义帝亡而西楚为首，至汉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统，此正统之再续也。王莽始建国之年，尽有汉天下矣，虽无他国亦从分注，此正统之三绝也。更始之主，虽汉子孙，而为诸将所立，犹不得绍统。光武即位，乃得正统，此正统之三续也。汉献帝之废，昭烈承之，虽在一隅，正统赖以不绝。后主亡而魏、吴分注，此正统之四绝也。晋武平吴亦得正统，此正统之四续也。愍帝亡而元帝中兴，虽在江南，而正统未绝，安帝为桓玄所篡，未几返正，以至恭帝禅宋而与魏分注，此正统之五绝也。自是历齐、梁、陈、魏、齐、周，南北分注，比之隋文平陈，而后得正统，此正统之五续也。隋恭帝侑废，而越王侗与唐高祖分注，此正统之六绝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统，此正统之六续也。昭宣帝为朱全忠所篡，而晋与淮南以其用唐年号，特先梁而分注，此正统之七绝也。自是历后唐、晋、汉、周，皆不得正统，可谓密矣。然正统之兼备，自三代以后，五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汉高以兴，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统之归吾无间。然他如秦以无君无亲，嗜杀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晋武帝袭祖父不义之业，卒以平吴一统而与秦、隋俱得正统，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

也；有统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以秦、晋及隋概之，羿、莽特其成败有不同耳，顾以其终于伪定而以正归之，殆于不可，故尝为之说曰：‘有正者不必有统，非汉、唐不与焉；有统者不必有正，虽秦、隋可滥数。夫有正者不责其统，以正之不可废也。有统者终与之正，是不特统与正等，为重于正矣。无统而存其正，统犹以正而存也；无正而与之统，正无乃以统而泯乎？’若曰纪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与不正，万世自有公论，则昔人正闰之论，犹不能一，而以是断汉、魏之真伪，吾恐犹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则正者为正，不正者为僭。以统言之，则正固正也，统亦正也。今而曰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却使不得。正统如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晋与隋者，其必以正统归之矣。庄周有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盖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窃钩者也；秦、晋及隋，窃国者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凭藉世恶，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论在也。今以朱子正统之法，而使秦、晋及隋乃幸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计得者，将不以曹丕自说，而幸己之不与同传，其以力得者，将又不曰汤、武之事。吾知乎，是后世无复有公论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统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则自今以往气数运会之参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侥幸者，皆可以窃取而安受之，而枭、獍、蛇、豕、豺、狼，且将接迹于后世。为人类者，亦皆俯首稽首厥角以为事之理之当然，而人道或几乎灭矣，天地将何赖以为天地乎！窃谓三代而下，独汉、唐本朝可当正统，秦、晋与隋有统无正者，当分注。薰莸珷玉，居然自明，汉、魏之际，亦有不待辨者矣。”

奉倩象山

荀奉倩以《六籍》为圣人糟粕，据子贡言性与天道也。此与象山与学者言《六经》几个不分不晓底，子曰“贤，信得及否”数语相似，元言与顿悟本相近也。

大　行

大行乃不返之辞，见《昌邑王传》韦注，平声。理宗之丧，湖州教官刘亿读祝，依《文选》注作去声，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此

虽谥法，而实不然也。《前汉书音义》云：“‘《礼》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谥号官也。”韦昭云：“大行，不返之辞，崩未有谥，故称大行。”《穀梁传》曰：“大行受大名。”《风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谥，故且称大行皇帝。”义两通，又见《安帝纪》注。

龙有三名

龙之名有三。龙见而雩，此谓东方七宿为苍龙。蛇乘龙，此谓岁星木精，木为苍龙，故岁星亦以龙名。并见《左传》。又《淮南子》青龙为天之贵神，即太岁异名，王莽《铜权铭》“岁在大梁，龙集戊辰”者，以岁为岁星，龙为太岁也。魏《文昌殿钟簴铭》“岁在丙申，龙次大火”，是则以岁为太岁，龙为岁星，义得两通。若《张纯传》所谓“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按是岁太岁而言驳。右见吴斗南《两汉刊误补遗》。今按龙集者，岁星所集也。魏《铭》所指星也，莽《铭》乃易置为太岁。今世皆以太岁为龙集，盖名用莽《铭》而实用魏《铭》也。若《张纯传》语则叠指太岁，其误甚矣。又苍龙甲寅在东宫，此以岁在寅德与甲相值，甲位在东方故也。《王莽传》亦云：“苍龙癸酉，德在中宫。”注云：“癸德在中宫。”按杜钦云：“戊土，中宫之部，今癸北宫而云中宫者，以癸为戊妃也。”此与《纯传》小异。《莽传》又云：“今年刑在东方，是岁壬申，申刑寅，故也。”欧阳公《集古录》载隋《李康碑》云：“岁在亥，大将军在酉。”公谓出于阴阳家，前史所未见。按此即张晏所谓岁后二辰为太阴者也。《抱朴子》有诸皋太阴将军之称，碑用其说。

押字不书名

余近见先朝太祖、太宗时朝廷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末乃有御书批，殊不能晓。后见前辈所载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者以为相轻致憾，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朵云是也。”岂惟是前辈简帖，亦止是前面书名，其后押字，虽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后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余年事尔。

蕞　䓓

蕞䔢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税反，束茅表位，出《国语》。叔孙通为绵䔢野外，注：“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师古曰：“蕞与䔢同，皆子说反。”然十七薛韵内只有此说，䔢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木待问轮对，误读蕞尔之国作撮音，寿皇厉声曰：“合作在最反读为是。”按毛晃韵十七薛出䔢蕞二字，于十三蔡内，亦有一字，内䔢字下注子芮反，束茅表位，正叔孙通绵䔢之仪。《春秋传》云：“置茅莼也。”蕞字下注：“《史记·礼书》作绵蕞。”徐广曰：“表位标准。”如淳曰：“置设绵索，为习肄处，谓以茅翦植地为纂位。”又于十四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别出一蕞字，祖外反，小貌也。则二音皆可通用无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概论也。姑书数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举，母私举之。文长，以实告之，启父曰：“不举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户损父。”文曰：“受命于天，岂命于户？若受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耶？”父知其贤。后封孟尝君。俗以五月恶月，故忌。《苑史记传》。王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尝君以此日生，卒相齐。此儿必兴吾家，以镇恶名之。”《南史》王凤亦以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举，曰：“俗语，举此子长及户则自害，否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举之。《西京杂记》。胡广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黄，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而无所归，托葫芦而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世说》。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中时生，太史令占曰：“五月为火，火为离，为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长，博文强记，下笔成章，终秦川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近世省吏翁应龙亦以五月五日生，后受极刑。屈原则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时，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续齐谐记》。孝女曹娥，其父以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溯涛迎神溺死，娥年十四，乃号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东汉列女传》。

度宗祔庙无室

太庙自宣、僖、翼、顺四祖为祧，别于太庙西上为祧殿以奉之，与太庙诸室并同列，而各门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为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东，已无所容，乃外辟东庑以处之，亦不祥矣。

徐留登第

留忠斋梦炎、徐畋霖在衢校，俱受知于俞教任礼。俞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属之，徐魁南宫，留亦中选。每同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湎于酒，无所闻知。时穆陵书“后乂”“克艰”二语，以锡丞相史嵩之，谢表及记，皆濮所为。留刺知之，不以语徐，遂以自拟对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肃翁，又号鬳斋，福清人。乙未，吴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试，皆第四。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岭，素相厚善，首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扣题意。王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至引试日，题将揭晓，循例班列拈香，众方对越，闻王微祝云：“某誓举所知，神其鉴之。”是时乡人林彬之元质亦在试中，上请，以乡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预选云。

吴益登对

吴益为院辖官日，因轮对上殿，理宗忽问曰：“白鹿之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问所以不同，奏曰：“淮、淝之功，成于已济。”上首肯之。贾师宪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议论前无古人，独庙议以僖祖东向及社仓祖述青苗二事，与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晓。庙议见《中庸或问》及宋祁《祖宗配侑议》，《文鉴》卷百五。元晦以东向之说出于韩退之《禘祫议》，殊非公论。《南史》臧焘驳郑玄以二祧为文、武之谬，其语甚切，当并考之。

方　珠

横塘人褚生以右科官与贾巨川涉有旧，初为扬州一令，有妻，又赘于一宗姓之家。既而，挟其资以逃，因遭褫剥，夤缘复官，既得廉州，蓄徒二百，专事采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矫朝命，籍而取之。经司风闻，复遭废停，已过满半年，后至者挤之，遂饮鸩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贵圆，贵色，贵大，如珠不圆，更无色，何足贵？

张约斋佣者

张约斋甫初建园宅，佣工甚众。内有一人，貌虽瘠而神采不凡者，张颇异之。因讯其所以，则云本象人，以事至京，留滞无以归，且无以得食，故不免为此。张问其果欲归否？答曰："虽欲归，奈无路途之费。"张曰："然则所用几何？"遂如数赒之。且去，不复可知其如何也。未几，张以罪谪象州，牢落殊甚。一日，忽有来访者，审则其人也。于是为张营居止，且贷以资，使为生计，张遂赖以济。后张殁于家，其人周其葬，事毕亦莫知所在。

禁男娼

书传所载龙阳君、弥子瑕之事甚丑，至汉则有籍孺、闳孺、邓通、韩嫣、董贤之徒，至于傅脂粉以为媚。史臣赞之曰："柔曼之倾国，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闻东都盛时，无赖男子亦用此以图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钱五十贯。吴俗此风尤盛，新门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以之求食。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呼有不男之讼，则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甚于此！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岂以其言之丑故耶？

赵春谷斩蛇

赵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兴建佑圣观，敛民财甚夥。未几，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诣祠如故，特太守不复往。赵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从前守陈蒙所申，命加毁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黄冠遇大蛇于道，谓神所凭，率民以祷，曰："果神也，盍诣郡？"遂以蛇至倅厅，以白郡。赵曰："此妖也。"以黄冠为惑众，械系于狱，继取蛇贮以大缶，加封闭焉。三日狱成，黄冠坐编置，而戮蛇于市，人咸壮之。

三山诏岁举送

三山旧例，诏岁试，每场两日，帅于谯楼揖士，盖贡院在楼之内也。楼头赞揖，士子同应，声如奔雷者，无虑数万。杂以市人群不逞旗号，纷然抢案占廊，奔突可。此下有阙文。

癸辛杂识

续集上

[redacted]

罗　椅

罗椅字子远，号硐谷，庐陵产也。少年以诗名，高自标致，常以诗投后村，有“华裾客子袖文过”之句，知其为巨富家子也。壮年留意功名，借径勇爵，捐金结客，驰名江湖。时方向程朱之学，于是尽弃旧习而学焉。然性理之学必须有所授，然后名家，于是尊饶双峰为师。时四方从之者数百，类多不能文之人。子远天资素高，又济之以性理之学，竟为饶氏高弟，其实欲盖陶猗之名也。未几，以李之格荐登贾师宪之门。久之，贾恶其不情，心薄之。时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贾往维扬，依赵月山日起。遂青鞋破褙，蓬头垢面，俨然一贫儒也。月山得其衔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宾主极相得。未几，师宪移维扬，月山仍参阃幕。一日，话间云：“儿辈近得一师，善教导，盖庐陵罗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贫可念也。”师宪先廉知为子远，绐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极难得，愿见其人。”月山遂拉子远出见之，师宪为之绝倒。月山茫然问所以，师宪曰：“此江西罗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于我辈，执事高明，乃为所欺耶？”月山甚惭。子远知踪迹已露，遂告别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义郎换文林，为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闻其来，先怀轻侮之意，及至首讲《中庸》，亹亹可听，诸生乃无语。及宰赣之信丰，登畿为提辖榷货务，贾师宪既知其平生素诡诈，不然之，久而不迁。至度宗升遐，失于入临，于是台评论罢而去。饶双峰者，番阳人，自诡为黄勉斋门人，于晦庵为嫡孙行。同时又有新淦董敬庵、韩秋岩，皆为双峰门人，子远与之极相得，互相称道。及世变后，道学既扫地，董、韩再及门，则子远不复纳之矣。董、韩亦行怪者，俱不娶。双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缟素背负木主。每夕旅邸辄设位奉木主哭临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抚州，黄东发震时为守，津吏报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异，不知何人？”东发闻之，即往迎之，亦制服于郡厅设位，三人会哭，俱称先师之丧。及自石洞回，东发聘董为临汝堂长，书币极厚，留韩郡斋。盖一时道学之怪，往往至此。时人有言云：“道学先牌人欲行。”董敬庵，淦之浮薄者，乡

人呼为“董荀庵”。韩自诡为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则必称本府。常语朋友云：“先忠献王勋德在国史，先师文公精神在《四书》，诸贤不必对老夫说功名、说学问。”以此往往为后生辈所讥云。

大打围

北客云：“北方大打围，凡用数万骑，各分东西而往，凡行月余而围始合，盖不啻千余里矣。既合，则渐束而小之，围中之兽皆悲鸣相吊。获兽凡数十万，虎、狼、熊、罴、麋鹿、野马、豪猪、狐狸之类皆有之，特无兔耳。猎将竟，则开一门，广半里许，俾余兽得以逸去，不然，则一网打尽，来岁无遗种矣。”又曰：“未猎之前，队长去其头帽，于东南方开放生之门。如队长复帽，则其围复合，众始猎耳，此亦汤王祝网之意也。”

水竹居

薛野鹤曰：“人家住屋，须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此说甚奇。

宋彦举针法

赵子昂云：“北方有宋彦举者，针法通神，又能运气，谓初用针即时觉热，自此流入经络，顷刻至患处，用补泻之法治之，则病愈而气血流行矣。”

刘汉卿郎中患牙槽风，久之颔穿，脓血淋漓，医皆不效。在维扬有邱经历，益都人，妙针法，与针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脓血即止，旬日后颔骨蜕去，别生新者。其后张师道亦患此证，亦用此法针之而愈，殊不可晓也。邱尝治消渴者，遂以酒酵作汤饮之而愈，皆出于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脉中，女膝穴在足后跟，俗言“丈母腹痛，灸女婿脚后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经无此穴，又云女须穴。

华夷图石

汴京天津桥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华夷图》，山青水绿，河黄路白，粲然如画，真异物也。今闻移置汴京文庙中，作拜石。伯幾、月观皆云。

缙云叶医

括之缙云有叶医，挟术颇精。一夕，忽梦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盖有数，若南人恃北势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无赦。赵某者昔在福州日，杀人至多，获罪于天，今使之得喑疾而死。或以谷二石、酒二斗、鸡四只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违也。然于次日必有叶氏亦以此数相偿，且有重获也。”既觉，惴惴然遂往庙中炷香。甫归家，而赵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辞以疾，不往。次日，叶府召医，疾愈，以物酬谢，乃鸡、酒、谷，如梦中之数。收功获谢，而赵则殂矣。蔡莲潜云。

洪　渠

高疏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过人。一日，歌《真珠帘》词，至“病酒情怀犹困懒”，使之演其声若病酒而困懒者，疏寮极称赏之。适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视洪云：“吾亦爱吾渠。”遂与脱籍而去，以此得啧言者。

插花种菊

春花已半开者，用刀剪下，即插之萝卜上，却以花盆用土种之，时时浇溉，异时花过，则根已生矣。既不伤生意，又可得种，亦奇法。沈草庭云。梅雨中，旋摘菊丛嫩枝插地下，作一处，以芦席作一棚，高尺四五，覆之。遇雨则除去以受露，无不活者，且丛矮作花可观，上盆尤佳。

大野猪

北方野猪大者数百斤，最犷悍难猎。每以身揩松树，取脂自润，然后卧沙中，傅沙于膏。久之，其肤革坚厚如重甲，名带甲野猪，虽劲弩不能入也。其牙尤坚利如戟，马至则以牙梢之，马足立伤，虽虎豹所不及也。又云猎犬之良者最畏狐，盖狐善以秽气薰犬，目即瞽，故猎者凡见狐必收犬，盖恐为所损也。胡德斋。

天花异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来，日光中有若柳絮，又如雪片者，飞舞乱下，人皆哄传以为天花。迨至初四日大雷雨，飞雹大者如当三钱，始知连日所谓天花者，即雪也。及飞下，则以为雹耳。盖小片半空已化于烈日，中大者乃乘风而坠耳。继闻沈氏失冰一窖，次日，王子才自越来，则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廊门冰亦失其半。按宁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既，日傍有星见，及有飞片如雪母之状自天飘下，今之天花，殊类此也。

西域玉山

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

灵寿杖

又云：灵寿杖出西域，自黄河随流而出，不知为何木。其轻如竹，而性极坚韧。又有赪柳，色如红玉，亦可为杖，能辟雷，每雷作时，杖头皆有火光，殊不可晓。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为碗，皆自黄河流下，不知何国物也。

改安吉州

或言湖州以潘丙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丙二字，史相之狡狯也。

二王入闽大略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陈丞相宜中与张世杰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苏刘义、杨亮节、张全挟二王及杨、俞二妃行，自渔浦渡江，继而杨驸马亦追及之。至婺，驸马先还，二王遂入括。既而陈丞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于福州治立益王，即吉王，方八岁。改元景炎。立之日，众方立班，忽有声若兵马至者，众惊甚，久乃止。益王锐下，一目几眇。是岁大军至，遂入广州，至香山县海中，大战而胜，夺船数十艘。继而北军再至，遂致败绩，益王坠水死。陈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继又至雷州，驻硐洲，属雷州界。立广王，后封卫王，俞妃所生。貌类理宗。即位之日，有黑龙见，两足一尾，改号祥兴。至己卯岁二月，北军大至，战于厓山。初以乏粮，遣心腹赍银上岸籴米，至是众船出海口迎战，而所遣者未还。张世杰云："若弃之而去，后来何以用人？"遂决计不动。遂决战，自晓至午，南北皆倦，欲罢。平日潮信凡两时即退，适此日潮终夕不退，北军虽欲小退，而潮势不可，遂死战。南军大溃，王及枢密使陆秀夫、字君实。杨亮节皆溺海而死焉。时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谓苏刘义实著忠劳云。姜大成云。

海船头发

澉浦杨师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气陡黑，一青面鬼跃入舟中，继有一美妇人至，顾左右取头发，舟人皆辞以无，妇人顾鬼自取之，即于船板下取一笼，启之，皆头发也。妇人拣数束而去。

海神擎日

扬州有赵都统，号赵马儿，尝提兵船往援李璮于山东。舟至登、莱，殊不可进，滞留凡数月。尝于舟中见日初出海门时，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纯碧，头顶大日轮而上，日渐高，人渐小，凡数月所见皆然。

戊子地震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岁，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正中，地大震。始

如暴风驾海潮之声自西南来，鸡犬皆鸣，窗户磔磔有声。继而屋瓦皆摇，势若掀箕。余初闻是声大惊，以为大寇至，惧甚，噤不敢出息。继而觉卧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为地震也。远近皆喧呼，或以为火，凡两茶顷，甫定。次日，亲朋皆相劳问，互言所闻。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时又震。余向于庚子岁侍先子留富沙，曾经此变，乃晡时，杭、霅则在二鼓后，此理不可晓。

江西术者奇验

咸淳甲戌之春，余为丰储仓，久以病痁不出。忽闻贾师宪丁母忧而出，凡朝绅以至京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干。同官曾昭阳来问疾，因及此事，云："师宪旦夕必再来。"余曰："此公请归之章凡十余，今适有此，必不复来矣。"曾曰："江西一术者，其言极神，前日来，尝扣之，云：'此人不出今岁，必再来，尚可洗日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为然。至秋，度宗升遐，继而有溃师亡国之祸，果如其言。惜当时不曾扣问术者姓名也。

天　裂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日午后，忽见天裂，见其中军马旗帜甚众，始红旗，继而皆黑旗，凡一茶顷乃合，见者甚众。赵德润。

李醉降仙

应山在淮阃日，吕少保荐一术士，能降仙，豪于饮，号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祷祈，令人自书一纸，实卷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祷，且自缄封、书押，并金纸一百焚于香炉中。然后索酒痛饮，多至四五斗，乃浓墨大书，或草，或画卦影，或赋词诗之类，多至数十纸，皆粲然可读。其答所问，往往多验。一日，应山密书以扣襄、樊之事，醉后大书十字云："山下有朋来，土鼠辞天道。"每字径尺余。至甲戌岁，度宗升遐，解者谓度宗庚子生，纳音属土，所谓土鼠者耶？德润。

海　井

华亭县市中有小常卖铺，适有一物，如小桶而无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数年，未有过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见之，骇愕，且有喜色，抚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驵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缗。商嘻笑偿以三百，即取钱付驵。因叩曰："此物我实不识，今已成交得钱，决无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宝也。其名曰海井。寻常航海必须载淡水自随，今但以大器满贮海水，置此井于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闻其名于番贾，而未尝遇，今幸得之，吾事济矣。"

狗畏鼻冷

狗最畏寒，凡卧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则剪其尾，鼻寒无所蔽，则终夕警吠。

凿井法

北方凿井，动辄十余丈深，尚未及泉，为之者至难。或泉不佳，则费已重矣。后见一术者云："凡开井，必用数大盆贮水置数处，俟夜气明朗，于盆内观所照者星光何处最大而明，则地中必有甘泉也。"试之屡验。伯机。

重　窖

自兵火以来，人家凡有窖藏，多为奴仆及盗贼、军兵所发，无一得免者。独闻一贵珰家，独有窖藏之妙法：须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讫，然后掩其土石，石上又覆以土，复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层始加甃砌。异日或被人发掘，止及上层，见物即止，却不知其下复有物也，多者尽藏于下。此说甚奇。

日形如瓠

范元章闻之本心翁，谓曾见钱浩达可云：“戊子十月内，早出郭，日初出，略无精光，其形如瓠。既而变方，乃就圆，殊不可晓也。”

叶李遭黥

叶亦愚上书后，朝廷捕之甚急。遂祷之霍山张王庙，是夕，梦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鸡为蛇所缠，牢不可解。其后有黥而王之，验二物，巳酉合也。

地连震

绍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声自东北来，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谢密庵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者五，今连及三震焉。”其后嘉熙庚子地震，戊子岁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不浴

蜀人未尝浴，虽盛暑，不过以布拭之耳。谚曰：“蜀人生时一浴，死时一浴。”

梅无仰开花

杜南谷云：“梅花却无仰开者，盖亦自能巧避风雪耳。”验之信然。

栅沙武口

北军未渡之时，守把统制官王顺欲栅沙武口及沌口。以此二处江水极深，难于用工，遂用披搭敝舟百余只，载沙石沉之。继以石篰土囊压下，就用樯竿打为桩栅，不两日即办。盖长江之险，此二处最为要害故也。夏贵乃以为不然，遣人尽去桩栅，欲纵北船入口，然后与战。顺极以为忧，请披搭船三百只，左右前后皆置棹。先棹以迎之，俟彼船出口

子，即以铁猫儿罥定，复回棹拽其船以归。盖口子既小，自不容并进，不过尽入吾阱中乃已。夏老复忌其功，不以为然。及北船尽出之后，散漫大江之中，守兵仅能与未去口子者相拒，而余舟皆已飞渡浒、广矣。

李仲宾谈鬼

李仲宾衎父少孤贫，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逾邻寺颓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余步，忽迷失故道。但见广沙莽莽，非平日经行境界，心甚异之。举头见日色昏，犹能认大悲阁为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阁以寻归路。忽见一壮夫，白带方巾，步武甚健，厉声问往何方。方错愕间，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为鬼物，然犹踉跄相向，李复以拳仆之，随仆随起者十余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则无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将甘心焉。然路所必经，势不容避，忽记腰间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颈，铿然有声，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见，而异境亦还元观，乃私识其处而归。家人见其神采委顿，问之，则不能语。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数人往访其处，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启其石，下乃眢井，井中皆枯骸也。询之，盖亡金兵乱中死者。遂函其骨，迁窆他所，后亦无他。

大兴狱鬼

仲宾又云："向在燕为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为大兴狱，闻有物怪，往往能杀人。时年少气壮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仆自随，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独据炕酣寝。至夜半，忽房门轧然有声而开，惊觉，则胸间愦闷，若压气不苏醒。极力微开目，见一人，黑色，乘微月率率有声而前，既进复退。于是恐甚，极力瞠目起坐，则房门未尝启也。顷之，其人复来，思有以御之。适无他物，仅有皮靴一只于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掷之，划然有声如雉鸣，用手斜拉窗眼而去。至晓观之，其手拉窗处，每窗眼皆圆窍数十，破处皆如一纸，虽破而不脱，竟不知为何怪也。"

梨　酒

仲宾又云：向其家有梨园，其树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车。忽一岁盛生，触处皆然，数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用以饲猪，其贱可知。有所谓山梨者，味极佳，意颇惜之，漫用大瓮储数百枚，以缶盖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则忘之。及半岁后，因至园中，忽闻酒气熏人，疑守舍者酿熟，因索之，则无有也。因启观所藏梨，则化而为水，清冷可爱，湛然甘美，真佳酝也，饮之辄醉。回回国葡萄酒止用葡萄酿之，初不杂以他物。始知梨可酿，前所未闻也。

四明延寿寺火

四明延寿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溪者为知客，一夕，梦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后，当使瓦砾化为黄金。"适符吉梦。至明年，已丑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会。次日，戴觉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应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梦其祖宗云："火灾当起于汝家，吾力告免于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于戴氏阍人汪信之家，与信道仅有一字之异。所毁几万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旧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怪云。

合乐谐和

尝闻梨园旧乐工云："凡大燕集乐初作，必先奏引子。谓如大石调，引子则自始至终，凡丝竹歌舞，皆为大石调。直至别奏引子，方随以改为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须众乐皆然，是谓谐和。或有一时煞尾参差不齐，则谓之不和，必有口舌不乐等事。前后验之，无不然者。以此推之，则乐之关乎治乱，为不诬矣。"

盗马踏浅

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阃遣无鼻孔回回潜渡江北盗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后遂为所获，遂扣其渡江踏浅之处，乃自阳罗堡而来。于是大江可涉地，北尽知之，遂由其处而渡焉。

于阗玉佛

伯颜丞相尝至于阗国开省，于其国中开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已即贡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即长八尺五寸也。以重不可致。

狗　站

伯机云："高丽以北地名别十八，华言乃五国城也。其地极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来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车往来，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飞。其狗悉谙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仪，必至啮死其人。"

姨夫眼眶

帍音望。令史，河间人，其妻常为白衣男子所据，来则痛饮，然后共寝。帍不胜其忿，于是仗利刃伺于床下。既而果来，拥妇剧饮，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备，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跷捷如飞，因逆刃抢杀之。堕地化为霜毛白鼠，身长五尺许，双目烂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径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余，北人戏名曰"姨夫眼眶"。盖北人以两男子共狎一妓，则呼为姨夫，故以为戏云。伯机。

偏僻无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术，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盖交感之道，必精与气接，然后可以生育。而偏僻之术必加系缚之法，气不能过，是以不能有子也。爱身者当慎之。"

琴应弦

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三与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紫霞翁。

治物各有法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之，永不复脱。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则见水不去。垒珠相思子磨汁缀之，白芨亦可。则见火不脱。凡事皆有法。

金凤染甲

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至退甲，方渐去之。或云此亦守宫之法，非也。今老妇七八旬者亦染甲。今回回妇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为戏。

杭城食米

余向在京幕，闻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开庆六士

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以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书，倡为期之论。一时朝绅，如卢越、徐霖、元杰、赵无堕皆和之，时人号为"六君子"。既贬旋还，时相好名，牢笼宜中为抡魁，余悉擢巍科，三数年间，皆致通显。然夷考其人平日践履，殊有可议者，然同声合党，孰敢撄其锋？郭方泉阊在台日，尝疏黄镛之罪，因论虚名之弊。时宜中在政府，黻在从班，竞起攻之，阊为之出台。及镛知庐陵，文宋瑞起义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数公，皆相继卖降。或言其前日所为皆伪也。于是有为之语云"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其祸不止于典午之清谈也。

范元章梦

范元章向在魏明己馆中。尝赴省试，梦至大宫殿，手执文书，历阶而上。自顾其身，则挂绿衣，既而有衣皂褙者亦欲进，为左右所却，以为无绿衣而不可进。范遂脱所衣绿袍与之，其袍内乃著粉青战袍，旁有嘲之者，答云：“无笑！此乃银青袍也。”及寤，虽喜衣绿之吉，又有脱袍之疑。既而中第，辞魏氏馆，继之者乃蜀人税某也。次举亦第，于是脱袍之征已验。独不晓银青之说，然自喜以为此必异时所至之官也。临安盐仓批满，则谢堂实尹京，其衔乃银青光禄大夫，时事已异，仅止于此。是以知人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侥幸也。

福王婚启

福王之子娶全竹斋少保之女，婚书一联云：“依光蓟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味也。时福王为平原郡公。

雷　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余送女子嫁吴氏至博陆。早雪作，至未时电光，继以大雷，雪下如倾，而雷不止。天地为之陡黑，余生平所未见，为惊惧者终日。客云：“记得春秋鲁隐公九年三月，三国吴主孙亮太平二年二月，晋安帝元兴三年正月，义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变。”未及考也。

医　术

吾乡医者庞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颇明，最是暗记诸药方，不差分毫，为难能也。永嘉术者陈独步瞽而善记，每有客自外来，闻其声即知其为何人也，诵言一别，今几何岁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时者乎，略无一差。吾乡张神鉴亦瞽而善记，胸中所储无虑数万。每谈一命，则旁引同庚者数十，皆历历可听。又有张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宝玉，此犹是暗中摸索。至于能别妇人妍丑，闻其声咳，扣问数语，即知其人美恶情性。赵信国丞相专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湖　翻

庚寅五月连雨四十日，浙西之田尽没无遗，农家谓尤甚于丁亥岁，虽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没者，则大风驾湖水而来，田庐顷刻而尽。村落名之曰“湖翻”。农人皆相与结队往淮南趁食，于太湖买舟百十余，所载数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风骤至，悉就溺死。又有千余人渡扬子江，济者同日亦沉于江。净慈、灵隐皆停堂，客僧数百皆渡江还浙东。内四僧偶别门徒，至中途忘携雨具，还取之，至江干则渡舟解维矣。方怅然自失，舟至中流，亦为风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岂非所谓劫数者耶？

回回沙碛

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榼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

短　蓬

杨大芳尝为明州高亭盐场，场在海中，或天时晴霁，时见如匹练横天，其色淡白，则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气之类也。

子山隆吉

梁栋，字隆吉，镇江人，登第，尝授尉，与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访子山，留饮，作菜元鱼为馔，偶不及栋，栋憾之，遂告子山尝作诗有讥讪语，官捕子山入狱。久之，始得脱而归，未几，病死。余尝挽之云：“秦邸狱成杯酒里，乌台祸起一诗间。”纪其实也。后十年，栋之弟投茅山许宗师为黄冠，许待之厚。既而，栋又欲挈妻孥而来，许不从，栋遂大骂之。许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诗云“浮云暗不见青天”，指以为罪。于是捕至建康狱，未几，病死。此恢恢之明报也。

蹇材望

蹇材望，蜀人，为湖州倅。北兵之将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窍，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仍见祀，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瘗之费也。”日系牌与银于腰间，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且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丙子正月旦日，北军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乡曲人皆能言之。

船　吼

甲戌岁，越中荣邸两舫舟忽有声如牛吼，移时方止，俗谓之“船吟”，不祥之征也。未几，有透渡之祸。庚寅岁十一月朔，西兴渡以舟子不谨，驱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至，趋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时王篥竹、孙小隐同问渡，目睹其事，以钞一锭命舟，仅救三人。孙遂以事白省，遂断两监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则处典刑，以谢溺者。既而渡口之舟复大吼，岂溺者有知而然邪？

古狱塔灯

武林右司理院昔为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风雨阴晦之夕，或现一灯于上，则府主必移易狱有故。甲戌岁，范元章摄右狱日，亲见之。此灯或多至六灯，两两相并于塔之半，其色淡红、而微青，凡数见之。

成都恶事

魏明己之侄有六直阁者，云少年在成都，时方承平，繁盛与京师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觉卓下有所遗物如钥匙之状，极其光莹，俱各不等，凡数十枚，莫晓其为何物，姑收置之佩囊中。因游狭斜，至深夜方归，忽有三四少年揖于道旁，为礼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于酒肆中，坚辞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钥之物见还，云：“某辈不知先生在此，辄犯不韪，兹谨纳还，然所愿受教于明师。”魏闻其言，略

不知所谓，亦不知此为何物，亦莫知缘何为其所取。辞以偶尔得之，初不知为何用。而众犹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黠者，则知此物探囊胠箧之具，此数辈适得之于魏，疑其为高手盗也，欲师之耳。魏惧贾祸，亟毁弃之，久而不敢出市云。范元章。

冯妇搏虎义

《孟子》冯妇搏虎一章，有以“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为断句，“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与前段相对，亦自有义。

盐养花

凡折花枝，捶碎柄，用盐筑，令实柄下满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开花作叶，不可晓也。

文山像赞

有传邓光荐赞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而璧完，血化碧而心丹。呜呼！谁谓斯人不在世间。”祝静得。

王茂林立子

王克谦号茂林，无子。后知永嘉，命立修竹为子，时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送终

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乾，用纻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敛。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

洗尸秽水，则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饭，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辟踊号泣，振动远近。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拜跪如俗礼成服者，然后咶靴尖以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瘗所，富者多杀牛马以飨其类，并及邻里与贫丐者。或闻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尸面朝西云。辛卯春，于瞰碧目击其事。

接待寺

杭之北关接待寺，寺额乃吴傅朋书"敕赐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殊乏书体。其右庑有古观音殿，亦傅朋书，极佳，观音铜像高丈余，唐物也。其一壁作水波，有汹涌势，若毗陵太平寺之类。外有给库石碑立于侧，其文乃铦朴翁撰，姜尧章书。伽蓝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间喻弥陀开山，常施水饭僧于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丈，泉极清洌。喻有塔幢在法堂之左，题云"斋三百万僧瑜弥陀之塔"云。

天雨尘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黄雾四塞，天雨尘土。入人鼻皆辛酸，几案瓦垅间如筛灰。相去丈余，不可相睹。日轮如未磨镜，翳翳无光采，凡两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桥东牛羊司前居民冯家失火，其势可畏，凡数路分火，沿烧至初七日，势益盛，而尘雾愈甚，昏翳惨淡，虽火光烟气，皆无所睹。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庙墙，北至太平坊南街，东至新门，西至旧秘书省前，东南至小堰门吴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吴山上岳庙、皮场星宿阁、伍相公庙，东北至通和坊，西北至旧十三湾开元宫门楼，所烧逾万家。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汉成帝建始元年，后周宣帝、陈后主中皆有黄雾之变。"未及考也。

宋江三十六赞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

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则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呼保义宋江

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讳忌。

智多星吴学究

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

玉麒麟卢俊义

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大行，皮毛终坏。

大刀关胜

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

活阎罗阮小七

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

尺八腿刘唐

将军下短，贵称侯王。汝岂非夫，腿尺八长。

没羽箭张清

箭以羽行，破敌无颇。七札难穿，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

病尉迟孙立

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

浪里白跳张顺

雪浪如山，汝能白跳。愿随忠魂，来驾怒潮。

船火儿张横

大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曷不监之，清源庙食。

花和尚鲁智深

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

行者武松

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

铁鞭呼延绰

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

混江龙李俊

乖龙混江，射之即济。武皇雄争，自惜神臂。

九文龙史进

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

小李广花荣

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

霹雳火秦明

霹雳有火，摧山破岳。天心无妄，汝孽自作。

黑旋风李逵

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

小旋风柴进

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噫之微，香满太虚。

插翅虎雷横

飞而食肉，有此雄奇。生入玉关，岂伤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太行。

急先锋索超

行军出师，其锋必先。汝勿锐进，天兵在前。

立地太岁阮小五

东家之西，即西家东。汝虽特立，何有吾宫。

青面兽杨志

圣人治世，四灵在郊。汝兽何名，走旷劳劳。

赛关索杨雄

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将军，鸿门直撞。斗酒肉肩，其言甚壮。

两头蛇解珍

左啮右噬，其毒可畏。逢阴德人，杖之亦毙。

美髯公朱仝

长髯郁然，美哉丰姿。忍使尺宅，而见赤眉。

没遮拦穆横

出没大行，茫无畔岸。虽没遮拦，难离火伴。

拼命三郎石秀

石秀拼命，志在金宝。大似河鲀，腹果一饱。

双尾蝎解宝

医师用蝎，其体贵全。反其常性，雷公汝嫌。

铁天王晁盖

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

金枪班徐宁

金不可辱，亦忌在秽。盍铸长殳，羽林是卫。

扑天雕李应

鸷禽雄长，惟雕最狡。毋扑天飞，封狐在草。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华不注山人戏书。

种葡萄法

有传种葡萄法，于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长四五尺者，卷为小圈，令紧，先治地土松而沃之以肥，种之止留二节在外。异时春气发动，众萌竞吐，而土中之节不能条达，则尽萃华于出土之二节。不二年，成大棚，其实大如枣，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插瑞香法

凡插之者带花，则虽易活而落花，叶生复死。但于芒种日折其枝，枝下破开，用大麦一粒置于其中，并用乱发缠之，插于土中，但勿令见日，日加以水浇灌之，无不活矣。试之果验。

杨髡发陵

杨髡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至迎恩门。有省台所委官拦挡不住，亦有台察陈言，不见施行。其宗允、宗恺并杨总统等发掘得志，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其宗恺与总统分赃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见为寺主，多蓄宝货，豪霸一方。”

西征异闻

陈刚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万余里，其地皆荒寂无人之境。忽有大兽，其高数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还！’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晋卿，辽人，博物无所不知，盖张华、郭璞辈。随进云：‘此名角猯，音端。能日驰万里，灵异如神鬼，不可犯也。’帝为之回驭。”又云：“有大鸟，其一羽足以蔽千人，盖鹏类也。”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据要津，其水热如汤，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华夷也。终古未尝通中国，忽一夕，有巨兽浮水至，其骨长数十里，横于两涘，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窍，可容并马，于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国。其国谋往来者，每以膏油涂其骨，令润，惧其枯朽，折则无复可通故耳。”

嘲留忠斋

赵子昂入觐之初，上命作诗嘲留忠斋云：“状元曾受宋朝恩，目击权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说，好将忠孝报皇元。”留以此衔之终身云。

锁　阳

鞑靼野地有野马与蛟龙合，所遗精于地，遇春时则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猫儿头，笋上丰下俭，其形不与，亦有鳞甲筋脉，其名曰“锁阳”，即所谓肉苁蓉之类也。或谓鞑靼妇人之淫者，亦从而好合之，其物得阴气，则怒而长。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洗涤令净，日乾之为药。其力百倍于肉苁蓉，其价亦百倍于常品也。五峰云：“亦尝得其少许。”

纯色骰钱

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于第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

公主添房

周汉国公主下降，诸阃及权贵各献添房之物，如珠领宝花、金银器之类。时马方山天骥为平江发运使，独献罗钿细柳箱笼百只，并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共实以芝楮百万。理宗为之大喜，后知出于承受姚某者，遂赐金带一条。承受者，即姚静斋之父也。

圣门本草

陈参政揆家集名亦受家传，内有《忸怩集》，乃为举子时程文。又以圣门十哲七十子，各有为本草，无乃不可乎？陈即行之之祖也。

海鳅兆火

壬午岁，忽有海鳅长十余丈，阁于江、浙潮沙之上，恶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脔割而食之。未几大火，人以为此鳅之示妖。其说无根。辛卯岁，十二月二十二、三间，又有海鳅复大于前者，死于浙江亭之沙上，于是哄传将有火灾。然越二日，于二十四日之夜，火作于天井巷回回大师家，行省开元宫尽在煨烬中，凡毁数千家，然则滥传有时可信也。此欠考耳。此即出于《五行志》中，云：“海鱼临市，必主火灾。”行省即宋秘书省，畜书并板甚多。故时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

壬辰星陨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徐徐自东而西，红光照地，有声殷殷若雷。越日，乃知坠于宗阳宫，火光满室，副宫陈悦道所目击。又闻是晓亦坠于阳坟之升元观，村中皆见火光，后亦无他。

叶李纪梦诗

叶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梦一老人，曰："汝前为文昌相，坐漏泄天机遭谪，能悔过，当复职。"引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为主殿之职，于是赋诗四章以谢。及觉，仅记其一，云："通明殿逼紫微垣，一朵红云拥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愿将惠泽溥元元。"于是作诗以记其事，云："宋时豪士石曼卿，帝命作主芙蓉城。我才比石万无一，半世虚负狂直名。年来似有丧心疾，荐共引鲧辜苍生。天诛未加公论沸，日夕惟待鼎镬烹。何哉异梦出非想，忽遇仙老谈真情。谓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轻举遭弹抨。帝令谪堕饱忧患，且使两足蹣跚行。追思善步不可得，飞升妙术矧敢轻。当时廷议只如此，汝悔当复惟相迎。稽首老仙谢慈愍，臣罪当死天子明。久之寂灭一大乐，盖棺待尽无他营。老仙笑许汝可教，引领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宫殿，林木蓊萃阶瑶琼。芙蓉烂漫锦欲似，帝皇锡以主殿名。赋诗奏谢九拜起，玉音嘉奖傍观荣。痴人说梦聊一快，我独知命不少惊。只恐才非曼卿敌，相见惭汗应如倾。从今闭目需帝召，玉楼续记时当成。儿孙自有儿孙福，与侬报国须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

海　蛆

李声伯云："常从老张万户入海，自张家浜至盐城，凡十八沙，凡海舟阁浅沙势，须出米令轻。如更不可动，则便缚排求活，否则舟败不及事矣。舵梢之木曰铁棱，或用乌婪木，出钦州，凡一合直银五百两。其铁猫大者重数百斤。尝有舟遇风下钉，而风怒甚，铁猫四爪皆折，舟亦随败，极可异也。凡海舟，必别用大木板护其外，不然，则船身必为海蛆所蚀。凡运粮则自莱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转沙门岛，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车

北方大车可载四五千斤，用牛骡十数驾之。管车者仅一主一仆，叱咤之声，牛骡听命惟谨。凡车必带数铎，铎声闻数里之外，其地乃荒凉空野故耳。盖防其来车相遇，则预先为避，不然恐有突冲之虞耳。终夜劳苦，殊不类人，雪霜泥泞，尤艰苦异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轴，必须修整乃可行，濡滞有旬日。然其人皆无赖之徒，每挟猥娼同处于车箱之下，籍地而寝，其不足恤如此。

全氏孪鬼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卿子用之妻史氏，史盛之女。诞子先出双足，足类鸡鹅。乳医知其异，推上之，须臾别下双足，继而肠亦并下，乃孪子也。皆男子，而头相抵，发相结，其貌如狞鬼，遂扼杀之，母亦随殂。

押不芦

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着其毒气必死。取之法，先于四旁开大坎，可容人，然后以皮条络之，皮条之系则系于犬之足。既而用杖击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气随毙。然后就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出曝干，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白廷玉闻之卢松厓。或云：“今之贪官污吏赃过盈溢，被人所讼，则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

种茯苓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于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

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乃取焉。种者多越人云。”

叶李姓名二士

叶亦愚名李，先为叶山所攻，后为李性学所窘，遂以此饮恨而死。盖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讼学业觜社

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又闻括之松阳有所谓业觜社者，亦专以辨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琤琤者焉。陈石涧、李声伯云。

相马法

马之壮者，眼光照人见全身；中年者，照人见半身；老者，照人仅见面耳。此鞑靼相马之法。张受益。

碑　盖

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者。盖底两间，用铁局局之。后人立碑于墓道，其上篆额止谓之额，后讹为盖，非也。今世岁月志，乃其家子孙为之，非所谓墓碑也，古者初无岁月志之石。”

驼　峰

驼峰之隽，列于八珍。然驼之壮者两峰坚耸，其味甘脆，如熊白奶房而尤胜。若驼之老者，两峰偏亸，其味淡韧，如嚼败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负重者，而壮有力者，未始以为馔也。子昂。

解厄咒

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维卿以言事忤权臣得罪，远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诵《高王观世音经》。一夕，梦有僧问之曰：“汝曾诵《高王观世音经》否？”曰：“然。”僧于是口授一咒与之，此观世音菩萨应现解厄神咒也一，持诵万二千遍，可以免难。梦中熟诵，及觉即书之纸，自是持诵不辍，无何得还燕京。而权臣怒犹未已，复系刑部狱。周在狱持诵益勤，未几，遣使云南以自赎。至彼合蕃僧加瓦八遍阅《大藏经》，得梵本咒，比梦中惟欠三字。未几，权臣诛，遂除刑部郎中，还其妻子财物，人以为诵咒之力云。咒曰：

答侄他侄音只他音。唵呿啰哦哆呿哦音他喑。呿啰哦哆呿呵哦哆啰呿哦哆啰呿哦哆娑呵

霍山显灵

杭之霍山张真君祠宇雄壮，香火极盛，自兵火后，渐致颓圮，此役甚大，人无复问之者。辛卯，朱宣慰运米入京，自登、莱抛大洋三神山转料以往，忽大风怒作，急下钉铁猫，折其三四，舵干铁棱，轧轧有声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于黑云中震霆有声，出大黄旗，上书“霍山”二字，于是舟人亟拜，许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贶。须臾，风涛贴然，遂获安济。是冬入杭，遂捐钞千锭，崇建鼎新云。

黄芦城干

长城之旁居人，以积雨后或有得坚木于城土中，识者谓名“黄芦木”。乃当时用以为城干用者，性极坚劲，不畏水湿而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犹有如楹大者，以之为枪干最佳。盖筑城无以为干不可，所谓不谨而置薪焉者，又何邪？受益。

癸辛杂识

续集下

[redacted]

徐渊子词

竹隐徐渊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笔端轻俊，人品秀爽。初官为户曹，其长方以道学自高，每以轻脱目之。渊子积不能堪，适其长丁母西忧铭去》。官，爷渊娘子死赋后《更一伶剪仃梅，》也云不：看道经学，从也来不不斋则僧。声，《　行　也却《东言铭渊》子，坐大也狂生，行也轻轻，坐也轻轻。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 乡音也。

龙负舟

壬辰水祸已作，往往龙物示现，多至十余。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数仆驾舟，往田所点视塍岸，至漾中，凡水阔之处名曰漾。忽舟若凑浅不能进，极力撑挽，略不为动，意必为暗石所碍。及令仆下水负，乃知舟正阁龙脊上，而篙亦正刺龙鳞间。惊窘无策，遂舍舟，急令仆善水者负之登岸，急逃归。再片时，龙跃而起，凡其处田畴数百亩皆为巨浸。其人归舍皆卧病，一人死焉。

白玉笙箫

理宗朝，张循王府有献白玉箫管长二尺者，中空而莹薄，奇宝也，内府所无。即时有旨补官。未几，韩蕲王府有献白玉笙一攒，其薄如鹅管，其声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军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白玉出香狮

龟溪李大卿之子，娶韩平原君之女，奁具中有白玉出香狮子，高二尺五寸，精妙无比，真奇玩也。后闻归之福邸云。

画本草三辅黄图

先子向寓杭，收拾奇书。大庙前尹氏书肆中，有彩画《三辅黄图》一部，每一宫殿绘画成图，极精妙可喜，酬价不登，竟为衢人柴望号秋堂者得之。至元斥卖内府故书于广济库，有出相彩画《本草》一部，极奇，不知归之何人。此皆书中之奇品也。

水落石出笔格

米氏砚山后归宣和御府，今闻说流落台州戴氏家，不可见之。杭省广济库出售官物，有灵璧石小峰，长仅六寸，高半之，玲珑秀润，卧沙水道，裙折胡桃文皆具，于山峰之顶有白石，正圆莹如玉，徽宗御题八小字于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无雕琢之迹。真奇物也。

吴妓徐兰

淳祐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次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彩缣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縻金钱数百万而归。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豪侠少年，无不趋赴。其家虽不甚大，然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乾红四紧纱为单衾，销金帐幔，侍婢执乐音十余辈，金银宝玉器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遂为三吴之冠。其后死葬于虎丘，太学生边云遇作墓铭云："此亦娼中之贵者。其后如富沙之唐媚、魏华、苏翠，京口邢蕊、韩香，越之杨花、缪翠，皆以色艺称。士大夫之不自检者，往往为其所污，屡见之于白简云。"

冰蛆飞驼

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达鲁花赤乐连木尝为使臣至其处，亲见之。又赛尚书尝宦于云南，亦有。毛曾带得数条来，亦尝见之，其大如指。又有飞骆驼。又有马高一丈余，人皆行于马腹下，往来无碍。

虹见井中

丁未岁，先君为柯山倅。厅后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后，虹见于井中，五色俱备，如一匹彩，轻明绚烂，经一时乃消，后亦无他。

道　学

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朊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嘻其甚矣之叹。其后至淳祐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师宪当国，独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呜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凤间人。年十八，在乡里为义兵首，豪宕不羁。尝随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弹丸出父后，众宾骇愕，莫知其由。顷加物色，乃九韶与一妓狎，时亦抵筵，此弹之所以来也。既出东南，多交豪富，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迩尝从李梅亭学骈俪、诗词、游戏、球马、弓剑，莫不能知。性喜奢好大，嗜进谋身，或以历学荐于朝，得对有奏稿，及所述教学大略。与吴履斋交尤稔。吴有地在湖州西门外，地名曾上，正当苕水所经入城，面势浩荡，乃以术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极其宏敞，堂中一间横亘七丈，求海桭之奇材为前楣，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两翚抟风，皆以砖为之。堂成七间，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将持钵于诸大阃，会其所养兄之子与其所生亲子妾通，事泄，即幽其妾，绝其饮食而死。又使一隶偕此子以行，授以毒药及一剑，曰："导之无人之境，先使仰药；不可，则令自裁；又不可，则挤之于水中。"其隶伪许而送之所生兄之寓鄂渚者，归告事毕。已而，寖闻其实，隶惧而逃，秦并购之。于是罄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隶，将甘心焉。语人曰："我且赍十万钱如扬，惟秋壑所以处我。"既至，遍谒台幕，洪恕斋勋为宪，起而贺曰："比传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访求之，是传者妄也。可不贺乎？"秦不为答。久之，贾为宛转得琼州，行未至，怒迓者之不如期，取驭卒戮之。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己未透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则又曰："生活皆为人揽了也。"时吴履斋在鄞，亟往投之。吴时将入相，使之先行曰："当思所处。"秦复追随之。吴旋得谪，贾当国，徐摭秦事，窜之梅州。在梅治政不辍，竟殂于梅。其始谪梅离家之日，大堂前大楣中断，人谓不祥。秦亡后，其养子复归，与其弟共处焉。余尝闻杨守斋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暑夕与其姬好合于月下。适有仆汲水庭下，意谓其窥己也，翌日遂加以盗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就欲黥之。"杨公颇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从杖罪断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杨知其怨己，每瞰其亡而往谒焉。直至替满而往别之，遂延入曲室，坚欲苛留。杨力辞之，遂荐汤一杯，皆如墨色，杨恐甚，不饮而归。盖秦向在广中多蓄毒药，如所不喜者，必遭其毒手，其险可知也。陈圣观云。

吴生坐亡

故都向有吴生者，专以偏僻之术为业，江湖推为巨擘。居朝天门，开大茶肆，无赖少年竞登其门。其后贾师宪在扬州，补以勇爵，遂有制

属之称。兵火后，忽谢绝妻子，剪发为僧，居吴门东禅寺，众寮素与游者邀之饮酒食肉，皆不拒也。尝于寺邻僦小房，为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尽招平日狎游诸友大会，歌笑竟日。酒将阑，据坐胡床，命笔作偈，跏趺端坐。众皆大笑而呼之，则果逝矣。岂所谓顿觉者耶？

银瓶娘子签

太学忠文庙，相传为岳武穆王并祠。所谓银瓶娘子者，其签文与天竺一，同如门里心肝卦，私试得之必中，盖私试榜卦于中门内故也。如飞鸿落羽毛，解试得之者必中，以鸿中箭则羽毛落。

上庠斋牌

上庠斋牌亦有关系。雷宜中为成均时，立三槐市于学前，市字似弔字，即时学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心斋立斗魁牌，当时十三人遇省，既而徐摭死，以斗字止为十二也。笃信斋立德聚牌，时本斋一十四人赴会试，仅二人。盖德字虽有十四字，而聚字乃取二人之谶也。

入燕士人

丙子岁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文学二人，武学二人。

赵希榛浦城，严教。 林立义福州，秀教。

赵孟镠福州，苏教。徐武子温州，温教。

潘梦桂明州，明教。黄元辉福州，福教。

吴时森上虞，越教。陈寅之福州，泉教。

赵又贵福州，处教。沈唐光漳州，漳教。

许又进许州，建宁教。林桂发杭州，润教。

张观光婺州，婺教。黄子敏杭州，宣教，改南钦教。

金炎杭州，松江教。虞廷桂长兴，湖教。

陈自立福州，福清教。高选福州，杭教。

卖阙沈官人

昔有卖阙沈官人者，本吴兴之族，专以卖阙为生，膳百余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见阙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阙，虽部胥掌阙簿者，亦不过按图索骏。时方员多阙少，动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门外之履常满。彼必先与谐价邀物为质，或立文约，然后言某处为见阙，某处减两政。虽在官累数政，缘上政某人，已于何时事故，有见亲弟若亲故见在某处，某恤可问而知。次政某人，见行通理月日，补填岁月，不俟终更已，常于考功或他所属投放文书，见是吏人某，承行可问而知。次某人则近于此月某日已行丁忧，各详援亲戚乡人可证者。乃各相引指踪迹访问具的，然后能射阙，阙已则以所许酬之。天下诸州属县大小员阙，无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诸掌。亦各有小秩，然时时揭帖，实为觅阙之指南，虽有费不惮也。他人欲效之，皆不能逮，盖人之心计各有所长如此。

爱　水

《楞严经》云："因诸爱受染，发起妄思，情积不能休，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淫习交接，发于相磨。"

避讳去姓

叶亦愚之为右丞相也，李澌泉班通书题衔云："门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盖径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贱不足道如此。澌泉

在前朝为省元，为从官，为督府参谋，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贡狮子

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疑非真。其入贡之使遂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动。狮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动也。以此知为真狮子焉。唐阎立本画文殊所骑者，及世俗所装戏者，为何物？岂所贡者乃狮子之常，而佛所骑者为狮子之异品邪？又云，狮子极多力，十余人挽之始能动。伯机坐中，闻杜郎中云。

倭人居处

倭人所居，悉以其国所产新罗松为之，即今之罗木也，色白而香，仰尘地板皆是也。复涂以香，入其室则芬郁异常。倭妇人体绝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于水，下体无所避，止以草系其势，以为礼。番船至四明，与娼妇合，凡终夕始能竟事。至其畅悦，则大呼如㺄猱，或恶其然，则以木槌扣其胫乃止。然下体虽暑月亦服至数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带。食则共置一器，聚坐团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鞋则无跟，如罗汉所著者，或用木，或以细蒲为之。所衣皆布，有极细者，得中国绫绢则珍之。其地乃绝无香，尤以为贵。其聚扇用倭纸为之，以雕木为骨，作金银花草为饰，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

马赵致怨

马华父光祖知高沙日，戍军叛，华父抚谕不从，遂藏身后圃乱荷中获免。其家人散走藏匿，华父之妻则匿于都吏之家，遂为所污。赵信国自维扬提兵至郡讨叛，令王克仁入城抚谕，遂诛首谋者百余人。赵遂系吏者，缠以麻絙，渍之以油，用大竿称于通衢而燃之。华父惭怒，以赵为彰其家丑，遂构大怨。其后华父开江阃，遂辟王容之子某为溧水令，俾觇赵过，将甘心焉。赵公知之，遂首以外执政一削举之，且为宛转料理改秩。马知其故，遂劾去之。其后建清溪诸贤祠，凡仕于江、淮者皆在祀列，独信国之父忠肃公方不得预焉。

南丹婚嫁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于每岁七月聚于州主之厅，铺大毯于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绢盖头，手执小青盖；男子拥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队长各以男女一人推仆于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谓之'听气'。合者即为正偶，或不合，则别择一人配之。盖必如是而后成婚，否则论以奸罪也。"

相怜草

又云："彼之山中，产相怜草，媚药也。或有所瞩，密以草少许掷之，草心著其身不脱，彼必将从而不舍。尝得试辄验，后为徐有功取去。"

石洞雷火

费洁堂伯恭云："重庆受围之际，城外一山极崄绝，有洞，洞口仅容一人，而其间可受数百人。于是众竞趋之，复以土石窒其穴。时方初夏，一日，忽大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飞走不定。其间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诸人之巾，以竹各悬之洞外。忽睹雷神于内取一巾而去，众遂拥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即有神物挟之而去，至百余步外仆于田中，其人如痴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复往洞中问之，但见山崩坏，洞中之人皆被压死，无一人得免祸者，惟此失巾人获存耳。"

按摩女子

马八二国进贡二人，皆女子，黑如昆仑，其阴中如火，或有元气不足者与之一接，则有大益于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劳药饵。或有心腹之疾，则以药少许涂两掌心，则昏如醉，凡一昼夜始醒，皆异闻也。或谓此数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

老张防御沈垚

杭医老张防御向为谢太后殿医官，革命后，犹出入杨驸马家，言语好异，人目为“张风子”。然其人尚义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阁，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谨，以终其身焉。可谓不忘本者矣。杨府九位有掠屋钱人沈垚者，居长生老人桥，每至杨和王忌辰，必设位书“恩主杨和王”，供事惟谨。人问其故，则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虽凌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义者。今世号为士大夫者，随时上下，自以为巧而得计，视此真可愧矣！

蔡陈市舶

永嘉有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尝令本处部集舟楫，以为防招之用。其处有张曾二者，颇黠健，蔡委以为部辖。既而本州点撞所部船，有违阙，即欲置张于极刑，蔡力为祈祷，事从减。明年，张宣使部舟欲入广，又以张不能应办，欲从军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广以赎罪。未几，厓山之败，张尽有舟中所遗而归觐，骤至贵显。蔡既归温，遂遭北军所掳，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谒亲故，道由张家浜，偶怀张曾二部辖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处止有张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谒之。张见蔡，即下拜，称为“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儿女妻妾罗拜，白曰：“我非此官人，无今日矣。”遂为造宅置田，造酒营运，遂成富人。张即今宣慰也，名瑄。同时继蔡为市舶者，姓陈，名壁，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谨徒也。因事至官，陈遂槌折方手足，弃之于沙岸。后医治复全，革世后，隶张万下为头目。因部粮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风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数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则云：“前上海陈市舶家也。”方生意疑为向所见杀者，即携酒往访之。陈出迎，已忘其为人，扣所从来，方以阻风告。陈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还记某否？某即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陈方愕然，逊谢。三鼓后，方哨百人秉炬挟刃而来，陈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为报恩，一为复怨，皆得之于天。

铁　蛆

鲜于伯机云向闻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铁锅，可作数百人食。一夕，忽有声如牛吼，晓而视之，已破矣。于铁窍中有虫，色皆

红，凡数百枚，犹有蠕动者。铁中生虫，亦前所未闻也。

捕狸法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却于别处开穴，张罝捕，如拾芥。然狸性至灵，每于穴中迭土作台以处，且可障烟，夏月则于台下避暑，可谓巧矣。而捕者又必穷其台之所之而后止，可谓不仁也。

兰亭两王俁

山阴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俁书。壬辰岁，全楚卿舍天章寺旁庵田三十亩为兰亭书院，其扁乃廉访分司王俁书之。二百年间同姓同名，可谓异矣！

洪起畏守京口

洪起畏知京口日，乃北军入境之初，尝大书揭榜四境曰："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其后举郡以降，或为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则走。"卫山斋云。

张世杰忠死

张世杰之战海上也，尝与祥兴之主约曰："万一事不可为，则老臣必死于战，有沉香一株，重千余两，是时当焚此香为验，或香烟及御舟，可即遣援兵。或不然，宜速为之所，无堕其计中也。"及厓山之败，张俨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无以报国，不能翊运辅主，惟天鉴之。"尚有将佐三十余人，亦立其后，如此者凡一昼夜，从者亦耸立不少动。既而，北军拥至，篙师亦皆以小舟逃去，风起浪涌，舟遂沉，溺者甚众。其部曲有张霸都统者，遂收其遗赀，放舟回至永嘉海洋中，与之招魂作佛事。时周文英者一舟正泊对港，远见旗船，遣人觇之，则知为将军也。遂轻舟往见之，甚欢，因谓张曰："二王既死，吾侪无主，若放浪海中，与盗贼何异？"意欲与之投拜也。张素知其人中险，漫尔应之。次日，张欲置酒招周，将乘间图之。适有人往报于

周，周亟杀一马，拂明，亟遣以半体送之，曰：“昨见相公，回马适踠足，今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醉。”张不虞其机已露，乃曰：“今日本欲相招，乃为君所先，当即往就邀以归也。”至则周杀张于坐中，因抚其部曲。张军头目竞献子女玉帛，周尽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广中梁相公处投拜。止留张世杰所爱二内人，皆绝色也，二人常持家事，尽知世杰所有宝玩及供军金帛数。既约日进发，则凡张军诸舟，各差守把，不许一人登岸，凡数十船金宝，悉卷而有之。既约日进，复以世杰节度使印以为根脚，授广州宣慰使。及其还江南也，异时随二王官属、贵珰、幕士，竞往投之，附其舟以归，周皆为料理舟楫。及舟发至海中，乃尽杀之，掩有数家之财焉。时毛文豹为士人，处梁相公之馆，备知其事，故告发焉。

许夫人

周文英之父名彦荣，守节死于毗陵。昔在闽、广时，有许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来，许悦之，因嫁焉。遂辟诸山寨，最后至一寨，遇伏，前值水坎，周跃马过之，许马弱，堕坎，遂为所烹。周遂据其所有云。李声伯云。

孕妇双胎

安吉县村落间有孕妇，日馌其夫于田间，每取道自丛祠之侧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为业，日见其往，因扣之，情寖洽。一日，妇过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馄饨，可来共食。”妇人就之，同入庙中一僻静处，笑曰：“汝腹甚大，必双生子也。”妇曰：“汝何从知之？”曰：“可伸舌出看，可验男女。”妇即吐舌，为其人以物钩之，遂不可作声。遂刳其腹，果有孪子，因分其尸，烹以祀神。且以孪子炙作腊，为鸣童预报之神。至晚，妇家寻觅不见，偶有村翁云：“其每日与卜者有往来之迹。”疑其为奸，遂入庙捕之，悉得其尸，并获其人，解之县中。盖左道者以双子胎为灵丹，乃所不及也。壬辰之冬。

屠节避讳

省吏屠节尝出知道州，太守省札，其本房书吏以避贾相之名，遂书

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贾见之大怒，批出云："二名不偏讳，临文不讳，皆见于《礼经》。今屠节乃敢擅改州名，可见大无忌惮，使不觉察，岂不相陷？"决欲黜之。后以诸省吏罗拜恳告，遂从编置，即存博之□也。

回人送炭

牟献之巘，存斋之子，旧为浙东宪，尝有谢人送炭一联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赵孟巘台评

赵孟巘因诱买王寿妾楚□□，遂为曾渊子所论，一联云："乔妾之归，承嗣忍著主衣；周颙之事，□□殆非人类。"

金钩相士

文时学昔为秘书郎日，有金钩相士，朝省会日挤于厅吏辈入省中，遍阅诸馆职，继而扣之云："左偏坐二人，一月皆当补外。潘墀、王世杰。末坐一少年，最不佳，官虽极穹，然当受极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顶有拳发，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无得免者。"盖文宋瑞时为正字，居末坐也。未几，潘、王果出，而宋瑞之事乃验于两纪之后，可谓神矣。又尝见宋瑞自云："平生凡十余次梦中见髑髅满前后无数，此何祥也。"然则异时之事，岂偶然哉！本心翁癸巳六月。

十干纪节

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矣。故王季夷嵎《上己词》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

文山书为北人所重

平江赵昇卿之侄总管号中山者云：“近有亲朋过河间府，因憩道傍，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帖四诗，乃文宋瑞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传家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咱们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谓公论在野人也。”癸巳九月。

至元甲午节气之巧三十一年

清西小明暑四月七月初初四七日甲日申乙卯立立夏秋五月八月初初五八日甲日寅乙芒酉种白露六　月九月初初六九日乙日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惊蛰 三月初三日癸丑一丙月辰寒十露一系日亥丁正初巳刻大至雪初八　日十，至二有月四刻十日二之日迟。丁亥十小月寒初十日丙戌立冬十

夷考百年以来理宗宝祐四年丙辰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惊蛰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种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馀未见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香炉峰桐柏山

越上有香炉峰，唐德宗时，有告于朝者，言此山有天子气，于是遣使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肃王向祗投于河南，死焉，其子楚王遂挟父母遗骨以归越，葬于香炉峰下。于是前说验焉。又杭之仁和县有桐柏山，宣和中，蔡京尝葬其父于临平，及京败，或谓此为骆驼饮海势，遂行下本路，遣匠者凿破之。有金鸡自石中飞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开凿之径。知地理者谓犹出带血天子，而后济王实生其地。赵节山云。

失诰碎带

丙寅冬，嗣荣王拜福王之命，贾御医将上命部押仪物过越，及至邸第，则遗忘诰命及新铸之印，人皆以为不祥。贾师宪景定庚申自江上凯旋归朝，遂拜少师，赐玉带。及入朝之日，马蹶而坠，碎其带焉，人人皆知为不祥。

吴氏鸟卵

吴子明居杭之横塘，晚年闲步水滨，忽见泥中一物蠕动，疑为蛇类，细视之，乃一鸟卵，大可如拳。心异之，遂取归，置之圣堂净水盂中。旋即涨大，忽发大声，穿屋而出，或以为龙卵云。然吴竟以此惊悸成疾而殂。

鲁港风祸

或谓贾平章鲁港之师，尝与北军议定岁币，讲解约于来日各退师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风大作，北军之退西者旗帜皆东指。南军都拨发孙虎臣意以为北军顺风进师，遂仓忙告急于贾，贾以为北军失信而相绐，遂鸣锣退师。及知其误，则军溃已不可止矣。是南军既退之后，越一宿而北军始进，盖以此也。呜呼，天乎！

慈宪生吉兆

慈宪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节忽门外有大蛇蟠绕一大树间，细而视之，则其蛇有两小角。方以为异，将入呼儿侄辈逐之，则报以得女，而蛇不复见矣。福王妻柔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龙入其室，而夫人生焉。

德祐二子名

福王长子小字祐孙，庚子生，即不育。次日黄氏所生小字德，即绍陵也，盖取并立人二字，后乃应德祐之号，异哉！

绍陵初诞

绍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贱，遂服坠胎之药，既而生子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黄氏德清人，乃李夫人从嫁，名定喜，后封隆国育圣夫人。

宁宗不慧

或谓宁宗不慧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

衢吏徐信

衢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真诞辰，道侣云集，吏魁徐信主此会。有一道人阄得如意袋三，寄留徐家，约以四月八日合会复至以取，且赠以诗云："一方眼目共推尊，祸福无门却有门。夜半或传人一语，明朝推背受皇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至。未几，詹峒作梗，诿其罪于徐，夜半省札下，竟伏极刑。陆大匹时为龙游宰，亲言之。

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大军征日本。船军已至竹岛，与其太宰府甚迩，方号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风暴作，诸船皆击撞而碎，四千余舟所存二百而已。全军十五万人，归者不能五之一，凡弃粮五十万石，衣甲器械称是。是夕之风，木大数围者皆拔，或中折，盖天意也。李顺丈为令史，目击而言。

束手无措

束元嘉知海陵，泰州。禁醋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

蜘蛛珠

蒙古歹之在福建省时，有村落小民家一妇人，以织麻为业，每夜沤麻于大水盎中。忽一日视之，盎中水涸矣。视之，初无罅漏，凡数夕皆然。怪其异，至夜俟之。夜过半，果有一物来，径入盎中饮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满室。妇细视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妇遂急以大鸡笼罩之，割其腹，内得一珠，如弹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军士皆见其家有火光烛天，疑为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妇人，以为无有。军人之黠者以言诱之，终不能隐，遂出示之。其卒胁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户知其事，复杀卒以取之。转转数手，亦杀数人，最后归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并进之，遂得江浙省平章。闻内府一珠向以数千锭得之于海贾，方之此珠，不及其半，盖绝代之宝也。

佛莲家资

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赀，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省中有榜，许人告首隐、寄债负等。

圣　铁

有所谓圣铁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尝以羊试之，良验。又谓此铁佩之，刀兵所至，则铁随应之，终不可入。又云此铁大者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则此铁随以应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闻张眼子有之。

华岳阿房基

王国用佥省云：“五岳惟华岳极峻，直上四十五里，遇无路处，皆挽铁絙以上。有西岳庙在山顶，望黄河，一衣带水耳。所谓龙池者，仅方丈，龙在则水深黑，龙不在则清见底。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岁矣，曾事陈希夷，又常随吕公游于世。”又云：“阿房宫基址尚存，前殿从广各数里，可容万人，其大可知。”

钉官石

又云：“钉官石在长安城中，色青黑，其坚如铁。凡新进士求仕者，以大钉钉之，如钉径入，则速得美官；否则，龃龉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钉皆满。”

张氏银窖

张府主奉位酒库屋，其左则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欲展地丈余，主奉者不获已，与之。彼方毁旧垣再筑，于旧基得乌银数十大笏，皆掩有之，盖张氏之宿藏也。

猪　祸

至元癸巳十二月内，村落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价极廉，不知何祥也？

张　松

世俗命强记者曰“张松”。按《蜀纪·刘禅纪》注，杨修以所撰兵书示张松，饮宴间，一看便暗诵之，即此也。

桃符获罪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龙　蚌

《老学庵笔记》言，寿春县滩上有一蚌，其中有龙蟠之迹，以为绝异。余尝于杨氏勤有堂见其亦类此，疑即寿春之物。既而，邻邸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壳求售，其中俨然一蛇身，累累若贯珠。乃知天壤之间，每有奇事。

透光镜

透光镜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辈传记仅有沈存中《笔谈》及之，然其说亦穿凿。余在昔未始识之，初见鲜于伯机一枚，后见霍清夫家二枚。最后见胡存斋者尤奇，凡对日映之，背上之花尽在影中，纤悉毕具，可谓神矣。麻知几尝赋此诗得名。余尝以他镜视之，或有见半身者，或不分明，难得全体见者。《太平广记》第二百三十卷内载有侯生授王度神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尽入影内，纤悉无失，然则古亦罕见也。

菖蒲子

菖蒲花候结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饮同子嚼碎，喷在大炭上，则自然生苗，极细可爱，然止是虎须耳。昌化有此苗。章爱山云。

死马杀人

凡驴马之自毙者，食之，皆能杀人，不特生丁疮而已。岂特食之，凡剥驴马，亦不可近。其气薰人，亦能致病，不可不谨也。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肉为之，不可不知。

爪哇铜器

徐子方尝得爪哇国一铜器，类箕，径约四寸，从约三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国主、国后二像，一人侍侧，极其丑恶，如优人之类。其侧有两人首。殊不知为何所用也？

黑漆船

赵梅石孟systems，性侈靡而深崄，其家有沉香连三暖阁，窗户皆镂花，其下替板亦镂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于内，香雾芬郁，终日不绝。前后皆施锦帘，他物称之。后闻献之福邸，云后为都大坑冶。又造黑漆大坐船，船中舱板皆用香楠镂花，其下焚沉脑，如前阁子之制。吕师夔亲见之，遂号孟v为“黑漆船”，后饿死于燕京。存斋云。

周弥陀入冥

湖州贵泾坊有周弥陀者，其人手中有弥陀印，故得名。为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敢殓。越二日，复苏，曰：“此番得生，皆陈尚书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众，仰观据案者，即陈本斋尚书也。存，字体仁。见谓曰：“汝，吾赁户也，何缘至此？”检大簿曰：“此人极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发回。”蹶然而苏。好事者虽能言，未之信也。未几，廉访分司薛帖木儿自嘉兴至霅，因扣左右，曰：“前宋有马裕斋、陈本斋否？”众曰：“然。”因言在嘉兴时，一书吏暴死，一夕方苏，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参照，误而遣回。吏语之曰：“此善恶判官也。”恶判官乃马裕斋，善判官乃陈本斋耳。乃与周弥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按裕斋名光祖。

马相漂棺

饶州乐平县中有某人者，元执役于马相府，后以病死，入冥见中坐者乃马相公也，其人举首叩头以求救。既而以误追放还，方出，马即呼语之，曰：“汝回人间，可与吾儿言，我屋已漏损一角，宜亟修之。可怜儿子读书，将来有用处。”既苏，遂往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无损漏之事。越明年，山中发洪水，马相之墓适当其冲，遂为大水漂其棺，随流而去，莫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为枯槎挽定，适渡子见之，讶其棺华大，疑非常人者，即举渡船中，载之以归。既而马府物色得之，给赏取回，改葬焉。此事陈无逸在婺源为山长时，见张伯大家言之甚详。伯大，丞相之妹婿也。

伯宣被盗

刘伯宣为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关外俞碗盏家之别室。一夕，为偷儿盗去银匙箸两副，及毛衫布海青共三件。次日，几无可著之衣。其家即欲经官捕盗，而伯宣不许，因自于门首语其邻曰：“此辈但知为盗，而不知吾乃穷官人也。所有之物，不过如此，万一见获，遂坏此生。银匙箸入其手，亦不愿得，但衣服颇觉相妨，仍见还可也，幸相体此意。”人皆笑其迂。越再宿，忽得一簏于屋后空地，视之，毛衫布衣皆在焉。刘公一言信及穿窬，非一日之积也。白廷玉云。

李性学

李性学之为吾教也，有诗云：“天下今无读书者，世间惟有作诗人。”其后得罪于巨室，故遭完颜御史之怒，杖几及身，阎子静援之而免。于是怒之者有墙壁之文丑诋，有云：“挂腐鼠于书斋之内，谓辟蝇营；避飞蚊于锦被之间，有如龟缩。吃带糠糙米粥，啜无盐淡菜羹。猫儿常宝玩于房中，虱子任珠悬于衣上。”又云：“胗病知心脉之已死；自缢有颈痕之尚存。”先是，性学尝以俪语数范药庄之恶，有云“面带墨香，口尚乳臭”等语，此其报也。

夏驾山

吾乡妙喜谓之杼山，谓夏后杼尝巡历于此，故名。其西曰夏驾山，又有所谓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讹“夏王”为“下黄”，“夏驾”为“下夹”，且名其上曰“上夹”，以成伪焉。

渴字无对

卫山斋云：“凡字皆有对，如饥之对饱，寒之对暖，悲之对欢之类是也。独有渴字，无不渴一字对之。”此虽戏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见乡先生言，《关雎》‘后妃之德’，注家皆指后为太姒，非也。盖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为后，乃自秦始耳。”

观堂二石

徐子方云：“向到故内观堂，有黑漆厨内龛二石，高数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隐起石上，刻金书‘南极呈祥’，其阴有北斗七星，亦隐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及再至杭，则观堂已化为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董仪父论易

董仪父鸿尝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王辅嗣去三而存一，于

道阙焉。晦庵知其为非，所以《本义》、《启蒙》各以卜筮言之。然虽知其为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为卜筮之道，不过复以理言之，则亦何异乎辅嗣哉？”

棺盖悬镜

今世有大殓而用镜悬之棺盖以照尸者，往往谓取光明破暗之义。按《汉书·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然则其来尚矣。

北地赏柳

焦达卿云：“鞑靼地面极寒，并无花木，草长不过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为雪虐矣。仅有一处开混堂，得四时阳气，和暖能种柳一株，土人以为异卉，春时竞至观之。”

光禄寺御醴

达卿尝为光禄寺令史，掌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温石为大釜，温石即菜石。甑以白檀香，若瓮盎之类，皆银为之，极其侈靡，前代之所无也。车驾每亲幸焉，所掌必以大头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奸僧伪梦

安吉县朱实夫，马相碧梧之婿也。有温生者，因朱而登马相之门，近复无聊，遂依白云宗贤僧录者，无以媚之，乃创为一说，云：“曩闻碧梧与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宣谕云：朕尝梦一圣僧来谒，从朕借大内之地为卓锡之所，朕尝许之，是何祥也？’马虽知为不祥，而不敢对。今白云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寝殿也。则知事皆前定。”于是其徒遂以此说载之于寺碑，以神其事。呜呼！使当时果有此梦，方贾平章当国，安得独语马公？使马公果闻此语，安得不使子侄亲友知之，且独语门吏耶？可见小人之无忌惮如此。余恐后人不知而轻信，故不得不为之辩。金一之苏壁云。

沉香圣像

杭西湖延祥观四圣小像并从人，共二十身，皆蜡沉香，凡数百两，即韦太后北巡狩归日所雕，皆饰之以大珠。及杨髡据观为寺，尽取之为笠珠及香饼，可叹也。杜秋泉云。

西湖好处

江西有张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斋携之而来，一日泛湖，问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谓好？”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此语虽粗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势，为可喜也。

石庭苔梅

宜兴县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余里皆古梅，苔藓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有小梅，仅半尺许，丛生苔间，然著花极晚。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树，故得春最早。树老则得春渐迟，亦犹人之气血衰旺，老少之异也。”此说前所未闻。梅间有小溪，流水横贯交午，桥下多小石，圆净可爱。时有产花鸟及人物者，近世以来则有骑而笠者，盖天地之气亦随时而赋形，尤可异也。

陈谔捣油

陈谔字古直，号堑水，尝为越学正，满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归途偶憩山家，有长髯野叟方捣柏子作油，见客至，遂少辍，相问劳曰：“君亦儒者邪？”持杯茶饮之，遂问今将何往？陈对以学正满替，欲倒解由，别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捣柏油。”遂操杵臼，不复再交一谈。陈异而询于邻人，云：“此傅秀才，隐者也。恶君言进取事故耳。”陈心甚愧之，因赋诗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风。老来一出为身计，不满先生一笑中。”

襄鄂百咏

又云：向在鄂渚，正值己未透渡之变。至辛酉闰十一月二十一日解围，尝作《鄂渚百咏》，以记一时之事，多归功于贾老。中间有一首云：“久戍胡儿已念家，将军何不奏胡笳。今朝忽报严围解，白雪纷纷亦散花。”贾见“散花”之语大怒，捕陈甚急，陈窘甚，求救于赵晦岩。晦岩为解释，乃免。

打　聚

阛阓瓦市专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户为事，纵告官治之，其祸益甚。五奴辈苦之，切视其所溺何妓，于是敛金以偿其直，然后许以嫁之，且俾少俟课钱足日娶去。然所逋故尔悠悠，使延引岁月，而不肖子阴堕其计中，反为外护，虽欲少逞故智，不可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之巽三贤诗

家志行尝和《三贤堂诗》云：“孤峰落魄一诗人，白傅何曾号直臣。较似眉山敢同传，并祠浙水恐诬神。人非伦拟终非偶，论贵平和不贵新。争似独尊元祐学，高堂正笏更垂绅。”又：“谁称三老作三山，方回曾以香山、眉山、孤山为三山也。夫子宁居季孟间。骆厩侍人多愧色，鳌头处士若为攀。辞章小技应闲事，节义千年真大闲。何似眉山专一壑，九京贤圣尽欢颜。”虽然，志行尊坡翁是也，贬二贤，无乃过乎？何不反观自己，为德政碑以媚杨髡，受僧赂以作寺记。义方之训可笑，由径之叹不惭，奈何！

四圣水灯

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金一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看二十余年矣。

大辟登科

南康刘以仁尝手杀其叔，里族买静，不经有司，后竟登宝祐癸丑第，及官长沙令。江古心尝云："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虽盗贼大辟，亦可登科改秩云。"

黄王不辨

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以遭天谴，至于独焚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归。制使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则家无患，乃知为误耳。盖黄无辜而受王之祸，而李无望而得二万之获，殊可笑。

押韵语录

刘后村尝为吴恕斋作文集序云："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

演福新碑

家之巽志行为演福寺作观音殿碑，所得几何，乃大骂贾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住赡僧田一万三千亩，乃贾相所舍也。其碑具衔云："前朝奉大夫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殊不知此二兼职，非卿监不可也，意者欲愚庸髡，眩俗眼，以为荣耳。碑成，打造遍送当路。其后官司打勘，没官田土，则贾相所舍寺中万三千亩，正在数中。省官呼释髡问之，云："贾似道既舍许多田与寺中，不知寺中呼之为何称？"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众仰食于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毁骂邪？"髡无以应之。以此知公论在人心，无间于南北也。

喜行古礼

吴中一富家子粗识字而呆然，其性僻，专喜行古礼。辟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以行礼。凡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馔牲酒，莫不精腆。每一行礼，必有重费不靳也。然其人初无识解，不过所存如此，亦可尚也。

龙畏神火

乙未岁五月，宜兴近湖之地，忽有二龙交斗，俱坠于湖，其长无际，顷刻大风驾水，高丈余而至。即有火块大如十间屋者十余，自天而坠，二龙随即而升。盖天恐其为祸，驱神火逐之，使少缓须臾，则百里之内皆为巨壑矣。余向者舟经德清之桃园，其稻田皆焦黑，凡数十亩。遂舣舟，问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龙自天而坠下，随即为地火所烧而飞去。"盖龙之所畏者，火耳。

不葬父妨子

或谓停父母之丧久而不葬者，则其子孙每岁缩小。近见钱达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异也。姚子敬云。

多景红罗缠头

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

韩平原姓王

王宣子尝为太学博士，适一婢有孕而不容于内，出之女侩之家。韩平原之父同乡，与之同朝，无子，闻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纳之。未几得男，即平原也。

乌银江蛛

承平时，贵家以乌银为江䖴壳，外具细纹而色似真。每宴集，则以此贮䖴柱以供客，可谓富贵之极也。胡存斋云。

金紫银青

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麦片，则名麸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张敬堂云。

乌贼得名

世号墨鱼为“乌贼”，何为独得贼名？盖其腹中之墨可写伪契券，宛然如新，过半年则淡然如无字。故狡者专以此为骗诈之谋，故谥曰“贼”云。

天雨米豆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饭可食。陈本斋云。泉州雨红豆，亦可为饭，其色如丹砂，前未见也。徐容斋云。乙未岁，江西歉甚，时天亦雨米，贫者得济，富家所雨则雪也，此又异甚。胡存斋云。

朱宣慰诗

日观僧子温善作墨蒲萄，时书诗文句于上，或有可喜者。尝在朱宣慰家作画，讫，遂写一诗在上云：“昔有朱买臣，今有朱宣慰。两个担柴夫，并皆金紫贵。”朱老欣然曰：“朱清果是卖芦柴出身，和尚说得我著。”遂馈贶资五锭酬之。

杏仁有毒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须煮令极熟中心无白为度，方可食用，生则能杀人。凡煮杏仁汁，若饮犬猫，立死。”

章宗效徽宗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

茯苓益松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红润者，其下必有茯苓，盖得茯苓所养故耳。人能服饵，岂无奇功！

虎引彪渡水

谚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犷恶，能食虎子也。余闻猎人云：“凡虎将三子渡水，虑先往则子为彪所食，则必先负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则复挈彪以还，还则又挈一子往焉，最后始挈彪以去。盖极意关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擦　纸

凡擦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以擦，无则占粘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蒲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冬至前最佳，胜于腊中，盖气未动故也。今造盐菜者，亦必于冬至前，则可以久留矣。此说极有理。李静仙云。

壬日扦种

芒种后壬日入梅。壬日所种花草，虽至难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

白　蜡

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树，桎字未详。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蠛蠓，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如煎黄蜡同。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

癸辛杂识

别集上
[redacted]

汴梁杂事

罗寿可丙申再游汴梁，书所见梗概。汴学曰文学、武庙，即昔时太学、武学旧址。文庙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莲池，尚有璧水遗意。“太学”与“首善阁”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敕书。先圣之右为孟，左为颜，作一字位置，不可晓，北方学校皆然。先圣、先师各有片石，镌宋初名臣所为赞，独先圣，太祖御制也。讲堂曰“明善”，藏书阁曰“稽古”。古碑数种，如宋初翰苑题名，开封教授题名，《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题名，女真进士题名，其字类汉篆而不可识。司天台太岁殿，徽宗草书“九曜之殿”。旧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居润，继而晋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楼阁最高而见存者，相国寺资圣阁、朝元宫阁、登云楼。资圣阁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铜罗汉在焉。国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宫阁即旧日上清储祥宫移至，岧峣半空。登云楼俗呼为八大王楼，又称谭一作潭。楼，盖初为燕王元俨所居，后为巨珰谭积有之，其奇峻雄丽，皆非东南所有也。朝元宫殿前有大石香鼎二，制作高雅。闻熙春阁前元有十余座，徽宗每宴熙春，则用此烧香于阁下，香烟蟠结凡数里，有临春、结绮之意也。朝元宫虚皇台亦上清移来，下有青石础二，刻画龙凤团花，极工巧，旧时是朱温椒兰殿旧物。台上有拜石，方广二丈许，光莹如碧玉，四畔刻龙凤，云雾环绕。内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醮时，徽庙立于中，林灵素、王文则居两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神宗又展拓，其高际天，坚壮雄伟。南关外有太祖讲武池，周美成《汴都赋》形容尽矣。梁王鼓吹台、徽宗龙德宫旧基尚在。开封府衙后有蜡梅一株，以为奇，遂创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怀孟州号“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后，故寒稍杀，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远似江南云。南门外有五岳观、太乙宫、岳帝殿，极雄壮华丽，宫连跨小楼殿，极天下之巧，俗呼为“暖障”。闻汴有大殿九间者五，相国、太乙、景德、五岳，尽雕镂，穷极华侈，塑像皆大金时所作，绝妙。徽宗《定鼎碑》，瘦金书，旧皇城内民家因筑墙掘地取土，忽见碑石穹甚，

其上双龙，龟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闻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专其利。蔡京题额“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尝迁，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资圣阁、登云楼覆压岁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记佛书言，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庙，亦是缘业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东北角，俗呼为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层，铁普贤狮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铜波斯盖之，泉味甘，谓通海潮。旁有五百罗汉殿，又云五百菩萨像，皆是漆胎，庄严金碧，穷极精好。《普贤洞记》石碑甚雅，金皇统四年四月一日，奉议大夫行台吏部郎中飞骑尉施宜生撰并书，所谓方人者也。后为金相，字步骤东坡。寺入门先经藏殿，殿极工巧，四隅不动，其中运转，经卷无伦次，皆唐人书也，极精妙。大庙街近城，有古观音寺，北齐施主姓名碑。佛殿开宝皇后命孙德元画西方净土，极奇古精妙，仅存半壁。僧崇化大师为之赞书，亦有法。相国寺佛殿后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诏画大天王，尤雄伟。殿外有石刻，东坡题名云：“苏子瞻、子由、孙子发、秦少游同来观晋卿墨竹，申先生亦来。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岁。”又片石刻坡翁草书《哨遍》，石色皆如元玉。宝相寺俗呼为大佛寺，有五百罗汉塑像，甚奇古。又噀水石龙，镌刻甚精，皆故宫物也。

蟛蜮馄饨

《轩渠录》载，有人以糟蟹馓子同荐酒者，或笑曰：“则是家中没物事，然此二味作一处怎生吃？”众以为笑。近传溆浦富家杨氏尝宴客作蟛z馄饨，真可作对也。

包宏斋桃符

包宏斋恢致仕后，归作园于南城，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南风损藕

近闻亭皋荡户云：“每岁夏月，南风少则好藕。晒荷叶遇雨，所著处皆成黑点。藏荷叶则须密室，见风则蛀损，不堪用矣。”

灯檠去虫

桃树生小虫，满枝黑如蚁，俗名砑虫。虽用桐油洒之，亦不尽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灯檠挂壁间者，持之树间，则纷纷然坠下，此物理有不可晓者。戴祖禹得之老圃云。

鱼　苗

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丝为之，内糊以漆纸，贮鱼种于中，细若针芒，戢戢莫知其数。著水不多，但陆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换数度。别有小篮，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养鱼之具。又有口圆底尖如罩篱之状，覆之以布，纳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择其稍大而黑鳞者，则去之。不去则伤其众，故去之。终日奔驰，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则专以一人时加动摇。盖水不定则鱼洋洋然，无异江湖；反是则水定鱼死，亦可谓勤矣。至家，用大布兜于广水中，以竹挂其四角，布之四边出水面尺余，尽纵苗鱼于布兜中。其鱼苗时见风波微动则为阵，顺水旋转而游戏焉。养之一月半月，不觉渐大而货之。或曰初养之际，以油炒糠饲之，后并不育子。

同里虎

近岁平江虎丘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凡人兽之骨交藉于地，蛇骨亦有之。闻虎之饥，则兼果实皆啖，不特兽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饱则展转于中。傍居之人熟窥之，凡食男子必自势起，妇人必自乳起，独不食妇人之阴。或有遇之者，当作势与之敌，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盖虎不行曲路故也。

陶裴双缢

丙申岁九月九日，纪家桥河北茶肆陶氏女，与裴叔咏第六子合著衣裳，投双缳于梁间。且先设二神位，乃题自己及此妇姓名，炷香然烛，酒果羹饭，烛然未及寸而殂矣。尝记淳熙间，王氏子与陶女名师儿共溺

西湖，有人作“长桥月，短桥月”，正其事也。至载之《周平园日记》，何前后盛情之事，皆生于陶氏门中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府仪凤桥下有新生死小儿弃于水中者，两手四臂四足，面相向抱持，胸胁相连，一男一女，丐者取以示人而乞钱。疑皆此辈所幻也，怪哉！

因庸堂

谢府有因庸堂，穆陵御书二字，盖出《崧高》之诗云：“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注云：“谢乃周之南国也。”此诗美宣王能建国，褒赏申伯，于此取义，固佳。然于两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凿矣。

德寿买市

隆兴间，德寿宫与六宫并于中瓦相对，令修内司染坊，设著位观，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灯买市。帘前堆垛见钱数万贯，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贯者，犒之二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如李婆婆鱼羹、南瓦张家圆子之类。

天狗坠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声如发火炮，震动可畏，鸡犬皆鸣。次日，金一山自山中来，云：“山中之声尤可畏，野雉皆鸣。”或云天狗坠故也。

丁酉异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张家金银铺遗漏。是夕，天中有如云气赤色，其大如箕而微长，或谓其大星，余目昏视之不见。疑此云气为火气所烁而然，凝然不动，殊为可异，不知何物也！

彗星改元

是岁二月，忽有传夜后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余不之信。数夕起观，皆无所见。一夕，于西边见大星，光芒正在胄、昴间，然考之，则太白耳。益疑小人妄传。继而有自吴来者，云船中见之甚的，类景定彗星，而尾短仅数尺耳。余终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诏书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变，天象儆予”，始信前者为信然也。

和剂药局

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局官，皆为异时朝士之储，悉属之太府寺。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囊橐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独暑药、腊药分赐大臣及边帅者，虽隶御药，其实剂局为之。稍精致若至宝丹、紫雪膏之类，固非人间所可办也。若夫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经几名医之手，至提领以从官内臣参校，可谓精矣。然其间差讹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黄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药二十九味，其间药味寒热讹杂，殊不可晓。尝见一名医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黄而止，自干山药以后凡二十一味，乃补虚门中山芋丸，当时不知缘何误写在此方之后，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说而考之，信然。凡此之类，必多有之，信乎误注《本草》，非细故也。

葛天民赏雪

葛天民字无怀，后为僧，名义铦，字朴翁。其后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时所交皆胜士。有二侍姬，一曰如梦，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拥炉煎茶，忽有皂衣者闯户，将大珰张知省之命即水张太尉也。招之至总宜园。清坐高谈竟日，雪甚寒剧，且觉腹馁甚，亦不设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归，以为无故为阉人所辱。至家，则见庭户间罗列奁篚数十，红布囊亦数十，凡楮币、薪米、酒肴，甚至香茶适用之物，无所不具。盖此珰故令先怒而后喜，戏之耳。

彭晋叟

彭晋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学，文亦奇，肄业京庠，每试多居首选。胡颖为浙西宪政，尚猛厉，物情不安，彭因伪作台章以胁之，有尼僧为之表里，使以稿示之曰：“得之台中，行且止矣。”胡惧，就致祷，约以获免当以数万为谢。已而，月课不及，胡遂作台长，江古心书历述所闻以谢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时政放堂试，赋题出“王言如丝”，彭为首冠。破云：“王妙心纬，言关化机，于未布以先谨，如有丝之至微。”揭晓之际，彭已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狱成，黥隶贵州，久之，宛转自如，得至静江。适当诏岁入贡闱，为编栏，遇都吏一子于场中，日授三卷，得预荐送。吏深德之，未有以报，乃为之谋曰：“经干潘公諟，汝乡人也。盍往归之？”彭以呈面为难。又命之作札，“吾当为通”。潘见其辞藻粲然，亟令来见，深爱其才，而革面无策，为之重叹，曰：“吾当思一策以处。”既数日，乃曰：“得其说矣。”使具戎服，介之经帅府。时姚橘洲希得领桂管，因从容为地，且令修一俪语为贽。彭退思数日，未能措词，乃往见潘求教。潘为之思有顷，拊髀曰：“吾已得一联矣。曰：‘失邯郸之步，为吾党羞；借荆州之阶，以军礼见。’”使绪成之，且为点定，约日道之以前。橘洲庭见之，彭趋进入拜如彝，乃以贽上。橘洲观之喜甚，详询始末，留之书院。授以《文选》，使分类之，以观其能否。未几，书成，橘洲益喜，使诸子师之。资身之计渐裕，旋得勇爵，纳妾有家，继得两子。橘洲入为文昌，兼夕拜，使与俱行，缴驳之章，多出其手。复出入无间，辄登市楼，恣肆无忌，为人指目。闻于当路，于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隶所，橘洲亦以此去国。彭后与黎峒通，为具舟楫，尽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尧封

唐仲友之父侍御尧封，孝庙时以礼部侍郎大司成除侍御，有直声。尝论钱尚书礼，左迁小龙场，及去国，同朝送之，馆学为空。孝宗知之，叹曰：“遂为唐氏百年口实。”初入言路，钱迎问第一人，答以“方思之”。归语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当云此行正为公来也。”

林　乔

林乔，泉州人，颇有记问。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学时芹斋与太学禔身斋争妓魏华，乔挟府学诸仆为助，遂成大哄。押往信州听读，因与时贵游从赓唱，放浪狎邪，题诗于茶肆云：“斗州无顿闲身处，时向梅花走一遭。”士论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门，后元杰死，徐径畋、李斛峰皆以应用之往来。既而元杰家为伐柯一村豪家，为接脚婿。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为菜园，与赵温州崇机邻，守皆有月馈，其门如市，数年得自便。宝祐癸丑，买福州待补，作申如名纳卷，题出“言行枢机动天地”，遂中魁选，欲参学，为人所攻而止。久之，上书，特补保义郎，领钱亿万，往谋北事，时景定初也。继又赴有官漕试，得荐登第，随被论驳，经营复得官戎议之类。还寓信州，朱浚为守，不往见，且语诋之，朱怒，捃摭其罪，押回本贯。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乃往从元杰之子直谅，以清潭和买吏屋，且任和籴。既而直谅得宪节，林随以行。后以词诉，为徐帅择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摧锋军寨，拘锁而殂，时咸淳末年也。或言后改名为天同，字景郑云。

李梦庚

李梦庚者，襄阳人，善文，不偶，归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肖，数盗用父财，父欲杀之。宗党劝止，使其子拜且谢。或告以父已负剑，子甚恐，拜方起而剑欲及，亟走避，闭门，剑入门者几寸。其子后魁浙漕荐，襄帅以书抵漕，潜说友曰：“今岁漕魁，乃梦庚之子也。其论尾之语，曾见之否？其语曰：‘世岂有弃鲧而不用其子者哉？’闻者莫不大噱云。”

陈恡如尊者

王臞轩清举到省，道经建阳，谒梦盖竹庙。梦至王者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虚其四。臞轩未至，有呼者曰：“官人位在此。”王既坐，举首见席端乃一僧，王负气怒甚，左右曰：“此陈恡如尊者。”遂寤，及廷唱，大魁乃吴潜也。

史浩传赞

尤木石蛸修《四朝国史》，高、孝、光、宁。其赞史浩略云：“其在太子家号为智囊，又其当国，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也。”然其意以为知名之士皆天所与，蔽而不扬，则是违天，而不问其道之行与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谴去国，盖专为张魏公地耳。后改，俾别为赞云：“独用兵一事与时贤异，岂非欲先报本而后机会欤？”

唐震黄震

唐震、黄震，抚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为九百之头。唐尝为桐川倅，以本厅縻费，取办于吏，欲从州郡具申省部罢本职。守倅皆谓言曹废置，当出朝廷，不从之，且为于窠名量拨为助，遂止。唐后知饶州，北兵之来，官军与群盗交乱，唐以北兵辄出御之，遂死于难。黄后持使节，幸存于鄞云。

男不授女状

林靖之共甫初筮越之民曹，尝直议舍，同幕东莱吕延年后仲在焉。有妇人来投牒，吏无在者，林欲前受之，吕自后止之曰：“男女授受不亲。”林竦然而止，每称以诲子孙云。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吴兴人，待制之后，常登赵节斋之门。赵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库，课以增羡而人不怨咨。常言比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劝。其法使拍户于本府入钱给由，诣诸库打酒，仍使自择所向。遇比较则萃诸库，而视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赏罚。诫令不烦，激厉自倍，真不易之良法也。

陈预知

陈预知者有术。陈叔方作邑时，扣以事，陈令于心无事时入静室，坐一二日却见问。节斋如其说，而后召之，陈使随意写诗文一两句而缄之，然后疏已所推为验。节斋所书“阳春布德泽”，以“王度日清夷”为

对，陈出视之不差，因语节斋曰："君官职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节斋每用其说以自警也。

牧羊子

湖州卜者牧羊子，识章文庄于未遇时。及仕再筮，皆不许其得禄，果连丁艰。既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两地。又尝语医者李屋父曰："君当饭于省中。"乡人传以为笑。后文庄贵，常招之胗脉，留与共饭于省阁，因举旧话一笑。

何生五行

平阳县八丈村有何生者，虽为佣，而能谈五行，当诏岁设肆城中。有士人以女命来扣，云："有孕方可免灾。"问："弄璋邪？弄瓦邪？"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为何等语而去。后果孪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戴生星术

番禺戴生以术游临安，时陈圣观为常博，戴许以必当言路。未几，安边所主字郑应先语及戴术，云渠谓常博必当言路，且与吾乡象郭阊为代，只候其他，徐即见。既而，张志立自小坡出为右史，守永嘉，而陈文龙冠象论，浙西宪洪畏去职时，台长陈伯大求去甚力，郭与陈坚即皆序升，代之为小坡，而圣观与徐卿孙并命为察，实代郭云。

括苍赵墓

赵节斋之父国公祖墓在括苍青田，以地本一蜀人所定，约三年复来。已而，见者皆言其中有水，当谋改厝。启之未毕，而前人至，见之曰："水自有之，无害也。"既启穴，水绿色，以盏勺饮，极甘。挠之数四，一金鱼跃出，击杀之。又挠之，有二鱼，复击其尾纵之，曰："当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复掩之，后乃生景献太子。

阴阳忌乐

王伋云："阴阳家无他，惟'忌乐'二字而已。乐惟乐其纯阳纯阴，忌惟忌其生旺库墓，此水法也。谓如子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即纯阳；艮震山，庚辛水流即纯阴。"

悬棺葬

孔应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坠，可谓好奇。'"

郭　闾

郭闾，号方泉，广州人，少颉颃场屋。其父与廖莹中之父有交好，两家之子同笔研。得第后，试邑平江，事吕文德，数以事忤之，而亦以受知符，代授以书与其子师夔。师夔时在从班，盖命之荐于时相也。郭还里二年，漫以书达之师夔，旋外补，继而如京干堂间。廖在翘馆，闻之，使人通意，郭不为汲汲，而廖挽之不置。未几，除省门，充辛未省闱考官，旋入言路，廖有所属，往往不能曲意徇之，寖不乐之。又虚名实用一疏为陈宜中、刘黻所不平，达于贾相，大费分解。夙有上气之疾，呕血而死。

王盖伏法

王盖县丞，福州长溪人。嘉定初，宦游京、湖。时方经虏患，杀人至多，积骸如山，数层之下，复加搜索，击以铁槌乃去。有未绝者，夜见炳烛呵殿而来，以为虏也，惧甚，屏息窥之。旋闻按籍呼名，死者辄起应之，应已复仆。次至其人，亦起应之，则又闻有言云："此人未当死。"乃举籍唱曰："二十年后，当于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为行者。适郡倅眉山家坤翁来游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从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爱之。家有女，适史植斋李温之子，使从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随，王猛忆前事，具白辞行。史曰："吾为郡守，岂不能庇汝？"乃勉从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戏后圃，为蛇

绕，王因击蛇，并女毙焉。史怒，竟致之法，距前神言恰二十年。

埋藏会

桐州祠山，新安云岚，皆有埋藏会，或以为异。康植守广德，不以为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发视，无有焉。或以所见异，恐未必然。余按《周礼》“以狸沉祭山林川泽”，注：祭山林曰狸，川泽曰沉。然则尚矣。

东迁道人

丙子，北师自苏入杭，道由东迁。有道人结茅岸傍，备水饮，以施行者，化缘募铸观音铜像，积久乃成。相好端严，晨夕奉事，闻师至，叹曰：“一死无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梦大士告曰：“吾何所虑，恐汝不免。盖汝前生曾杀人，今来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骑过山，其前二人衣红，后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请死，无所逃也。”至期，所见无异，其人诧曰：“人皆避匿，独尔敢耳？”执之至庵，索其撒花，具以梦告。且曰：“我若厚藏，岂不能为性命计？”其人感悟，遽释之，且有所赠，曰：“吾与汝解冤结。”竟以获免。

屠门受祭

戴良斋云：“昔有宦家过屠门，见幼稚而爱之，抱以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长，且承序矣。尝因祀先，恍惚见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语抱者。抱者始告以实。自是当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后祀其所为后者，云：命后者，不可不知也。”

陈公振立子

止安陈公振字震亨，居吴门，无子。有同姓昌世者，为人端悫，每加敬爱，因延之家塾，常从容与言命继之事，且托之访，历久未有所启。问之，以难其人为对，则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当。又久之，问如初，昌世谢未敢轻有所进。乃曰：“如此则无出于子

矣。”昌世固辞不敢，强之再三，乃勉承命。后因语及曩尝梦谒家庙，觉有拜于后者，顾视，则昌世也，此意遂决。昌世以其泽入仕，尝倅三衢，摄郡，于公帑纤毫无所取。穆陵闻之，擢为郎，淳祐间也。

梅津食箩

尹梅津焕无子，螟蛉罗、石二姓名一，越人为之语曰：“梅津一生辛勤，只办得食箩一担。”

郁鬯大毒

明堂所用郁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实未尝用，用之大毒，能杀人，盖文具久矣。”

陈仲潜健啖

永嘉平阳陈仲潜健啖过人，仕至邑宰。偶临安，会北使至，亦健啖，求为敌者使与馆伴，陈闻而自衒，因获充选。食已，复索，乃各以半豚进。使者辞不能容，陈独大嚼，由是得湘阴庾节。使还，不为生计，每饭必肉数斤，未几，所畜一空。其妻告以饥，愁中吐出一虫，如小龟，金色，遂殂。

范吕不合

范文正始与吕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复召用之，文正遗吕书，以郭、李为喻，共济国事，视古廉、蔺、寇、贾，真无慊矣。而忠宣乃谓无之，吕太史所辑《文鉴》特载此书，而《文正集》中无之，盖忠宣所删也。父子之间，可谓两尽。近世倪祖常刻《齐斋集》，内有《昆命元龟说》，专为史弥远，而以集遗宅之，此犹出于不审也。陈石斋力修与陈叔方争军赏于都堂省，拂袖径出，以此去国，终焉。而其子皋谟乃以行实属之，节斋叙此一节，指为中风，且有以微罪行之语。皋谟以呈其从兄应辰、应桃之子也，以为不然，节斋恐其不用也，径取而刻之以出，此岂特不审而已哉！盖敌惠敌怨不在后嗣，然自当视其事之

轻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概论也。

施武子被劾

施宿字武子，湖州长兴人。父元之，绍兴张榜，乾道间为左司谏。宿晚为淮东仓曹，时有故旧在言路，因书遗以番葡萄。归院相会，出以荐酒，有问，知所自，憾其不己致也，劾之，无以蔽罪。宿尝以其父所注坡诗刻之仓司，有所识傅稚字汉孺，湖州人。穷乏相投，善欧书，遂俾书之，锓板以赒其归。因摭此事，坐以赃私。其女适章农卿良朋云。

二章清贫

章文庄参政与其兄宗卿，虽世家五马，而清贫自若。少依乡校，沈丞相该之家学相连，章日过其门。沈氏少年与客坐于厅事，时方严冬，二章衣不掩胫，沈哂之曰："此人会著及时衣。"客儆之曰："二章才学，乡曲所推，不可忽也。"章亦微闻之。既而，兄弟联登第，骎骎通显。沈氏之屋，适有出售者，宗卿首买之以居焉。宗卿滑稽善谑，与同舍聚话，吴棣调之曰："鸟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若不闻，他语自若，良久，忽语众曰："顷与众人会语正洽，俄闻恶臭，罔知所自。时舍弟达之亦在焉，久乃觉其自达之也，退而诮之曰：'吾弟，吾弟，众皆在此说话，吾弟却在此放屁。'"众为一笑。

卿宰小鬼

何小山既贵，里居有卿宰，初上来见，一睹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谢之。后以佃家来诉邻凫之扰，有状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鸭踏苗头自理会。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执状问小鬼。"

刘漫塘

刘宰字平国，号漫塘，润之金坛人。早有经世志，以微疾，不乐出。或言其面黚点，不欲应诏起者再，力辞以免。尝大书其印历，以示终身不起云：怪矣面容，无食肉相；介然褊性，无容物量。智浅而虑不

周，材疏而用则旷。不返初服，辄启荣望。岂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万有丧。故俯以自适，超然自放。衣敝袍可无三褫之辱，饭蔬食何用八珍之饷？隐几觉来，杖藜独往。或从田家瓦盆之饮，或和渔父沧浪之唱。顾盼而花鸟呈伎，言笑而川谷传响。优游岁月，逍遥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语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从子致富，亟去，毋乱吾乐！"遇篮舆而来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见督邮者乎？有要于路者，藉得钱送酒家，固不若高卧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又尝发明靖节意云："士大夫既作县弃官而归，率自托于陶元亮，其说以不见督邮为高，以解印绶不顾五斗米为廉。愚以为此士大夫有血气者之常，元亮非为血气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见。《论语》载子在川上一章，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喻，独程门以为论道体，其说盖本于元亮。元亮谓置彼不舍，安此自富，惜其寄情于酒而为学有作辍也。不然，总角闻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车，策我良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见道明，知世道之难，而时事盖不可为，故欲翻然而归。其发于督邮之来，特不欲为苟去云耳。"世遂以为诚然真痴人之前难说梦也。

陈宜中父

陈宜中之先为吏，每以利物为心，日计所及，以钱投大缶中，一钱为一事，久而不可胜计，人多德之。尝负官钱在圄，属其孙往贷于葛宣义。葛居外沙，资累钜万，宿梦黑龙绕其厅柱，觉而异之，夙兴未颒，径至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顾。果有小儿来，年可十许岁，问为谁，曰："陈某孙。"又问来故，以实对。又问所需几何？曰："百千。"如数付之。陈既出，诣葛谢，葛曰："汝肯以此子见与否？"陈曰："寒贱下吏，势分辽绝，非所敢闻。"葛勉使就学，许以捐助，未几，以长女许之。既而陈游上庠，上书攻丁大全，南迁数年，贾相牢笼，置之伦魁。陈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设水陆供，尽室以往，独长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卷以去，长女亦被获以往。至是寻盟，乃以幼女归之。陈后以文昌出守七闽，遇巧节，诸吏各有所献。陈妻忽识一样，似其家物，审是果也。因语陈，陈乃召吏扣所从来，云"海巡所遗也"。亟发兵围其寨，尽俘诸校，置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吻合，以次伏诛，无漏网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犹隐不言，其妹为言委曲，执手相哭，乃毙其二雏焉。

刘朔斋再娶

魏鹤山之女，初适安子文家，既寡，谋再适人。乡人以其兼二氏之撰，争欲得之，而卒归于朔斋。以故不得者嫉之，朔斋以是多啧言。晚丧偶于建宁。王茂悦棣自台归霅，继而朔斋亦以口语归，王辂之近郊。既而，皆有伉俪之戚，语相泣也。王告别归舟，得疾，竟至不起。王，刘所爱也。刘归吴中，未几，亦逝。二人皆蜀之隽人，识者无不惜之，时戊辰、己巳之间也。衢按，朔斋名震孙。

朔斋小姬

嘉熙丁酉，朔斋守湖，赵毋堕为鼎倅。既得湖守，为朔斋交代，刘颇不乐。会刘得史督之辟，是时其父端友适自蜀来，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刘欲卜居于湖，拟郡教场地为基，乃别相地以迁之，得广化寺后空地。后得宅于苏，不复来，斯场随废。蔡达夫节守湖日，创安定书院，用其地为之云。朔斋在吴日，有小妓善舞扑蝴蝶者，朔斋喜而纳之矣。郑润父霖来守苏，盖旧游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刘处，亟命逮之。隶辈承风，径入堂奥，窜取以去，刘大不能堪。未几，郑殂，刘复取之以归。时淳祐己酉也。衢希按，毋堕名歪，宋宗室。

成均浴堂

贾似道之为相也，学舍纤悉，无不知之。雷宜中长成均也，直舍浴堂久圮，遂一新之。或书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见古罍洗。”雷未之见也。一日，见贾，语次忽云“碌碌盆盎中”，雷恍然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堂见之，乃悟云。

潜说友

潜说友缙云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后因误捕贾公私秝事去，语之同傅者吴元真，逾年起家守吴，闻北师至，计无所出。适时宰欲以金银往舒城犒军，会舒已下，不得进，寄吴门郡库。潜因移为撒花用，偕表同往。北师既退，自以全城为功，未几，朝廷知其事，

遂罢去。文天祥实代之。后从二王入闽，二王入广，留守闽中，更反覆随之向背，未乃复为北守。所共事王积翁因众军支米不得，王以言激之曰："潜意也。"遂罹剖腹之酷，王复作文以祭之。潜与赵裕庵同邑，初甚相好，后浸不相能。潜既南向，裕庵之子巩与其子交恶，至聚众角斗。巩以女妻唆都，因拉裕庵入闽，以其常帅彼也。还至三衢而殂，巩后得南剑同知云。

王积翁

王积翁留耕。参政伯大之侄也。尝宰富阳有声，后觐北，留连甚久，遂自诡宣谕日本，遂命为奉使，以兵送之。至温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尽拘用之，使行，又于途中鞭之。有谇语，王颇闻之，至骸山，即髑髅山。以好语、官职诱之，且付以空头总管文帖，且作大茶饭享之。任亦领略，亦作酒以报，众使醉饱，任纵兵尽杀之，靡有孑遗。王窜匿于舵楼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犹佯笑曰："在此。"出则叩头乞命，任顾其徒，鞭而挤之于水，席卷所有宝物货财而去。取所乘舟断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后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为之立庙赐谥焉。

王厚斋形拘

王厚斋应麟为右史、两制时，刘黻在言路，尝论之云："识局于形，志夺于艺，惟务谀说以钓爵位，遂使文体日就委靡。遍历华要，津津立坳矣。"命下之日，唧唧人识吾皇甫，用人如鉴衡，故为而常。一通谱嫔御之人云云。

安　刘

安刘字景周，一字子阳，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学解试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惮行，使人以身代往，既而其人卒于官，郡以实言，久之乃往。归投贾于维扬，为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谴罚，于是死灰复然。自是寖加朝武，出守括苍，末得入馆，丞秘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几，郡亦不守矣。安素与同郡孙愿质，孙无恙时，常祝其族子中以不合远之，命更一子，殂，出子乃复谋归。安患之，未

有以绝其来。其人仕至信州李曹，会农寺有逋券四千缗，正在秋厅，安以为奇货，嘱承吏使迫之，自投于井而死。时弁滐为卿，张汝诰为丞，以此并免。未几，弁、张皆殂。

俞　浙

俞浙，字季渊，上虞县人。旧多游鄞学，以长上自居，与同舍不相能，至或欧击，为众所攻，誓于礼殿而去。使弟鄞教，职员多故旧，遇之如束湿，众怒而哄，碎其座，俞遂弃官去。素出王丞相爚之门，王为祷时相，治其为首者，太常丞为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乃得往。俞善治财，数吏为所迫死。后入为言官，所疏多至数十人，不久去国。常为章全部端子馆客。

黄　国

黄华父，其先建宁人，父居吴兴。早游京学，本习词赋兼《春秋》。采时事，所抄邸状甚整，其造请不避寒暑，以故多闻，枚举往事，历历如指诸掌，于时日无所差误。甲辰攻史嵩之，以预扣阍，与时宰谢方叔游从。既以乡举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继入史馆为校勘，迁太博。中遭啧言，指其“他无所长，但能多收朝报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籍，造朝未及关，而台评及之，数月分禄。华父熟于典故，又好谈命，知人甲子，或于广座举正班次，往往呼吏从己所见，引却龟列。一日，遇六院序学官之上，责吏使正之，然后止。为六院者，跼蹐而退，以故多不乐者。

方　回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徽人也。其父南游，殂于广中。回，广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己遇为守，爱而异遇之。忽与倡家有讼，遂俱至于庭，魏见之甚骇，而方力求自直，魏为主张而敬则衰矣。后以别头登第，为池阳提领茶盐所干官。居与大家并，其家实寡妇主人，回以博游其家，且道其长，吕师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诗，以放肆为高，有云：“菊花与汝作生日，螃蟹唤吾入醉乡。”又与伯机为寿云：“诸公未许子为政，万事无如髯绝伦。”“糟姜三盏酒，柏烛一瓯

茶。”又自寿诗云：“把酒从来不可期，吾降《离骚》协降字作洪。今日少人知。”有轻薄子联之云：“但看建德安民榜，即是虚翁德政碑。”又《竹杖》云：“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岁，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几人已死一人留。”其处乡专以骗胁为事，乡曲无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齿。遂一向寓杭之三桥旅楼而不敢归。老而益贪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之心。有二婢曰周胜雪、刘玉榴，方酷爱之，而二婢实不乐也。既而方游金陵，寄二婢于其母周姬之家，恣开杜陵之门，胜雪者竟为豪客挟去。方归，惟怅惋而已，遂作二诗云：“鹦鹉笼开彩索宽，一宵飞去为谁欢。早知黠妪心肠别，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辜旧主，便涂脂粉事新官。丈夫能举登科甲，可得妖雏胆不寒。”“一牝犹嫌将两雄，趋新背旧片时中。陡忘前主能为叛，乍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无易马，绛桃犹在未随风。何须苦问沙吒利，自是红颜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无不笑者。既而复得一小婢曰半细，曲意奉之。每出至亲友间，必以荷叶包饮食肴核于袖中，归而遗之。一日，遇客于途，正揖间，荷包坠地，视之，乃半鸭耳，路人无不大笑，而方略不为耻。每夕与小婢好合，不避左右。一夕痛合，床脚摇拽有声，遂撼落壁土，适邻居有北客病卧壁下，遂为土所压。次日诉于官，方为追逮到官，朋友间遂为劝和，始免。未几，此婢满，求归母家，拳拳不忍舍，以善价取之以归。时年登古希之岁，适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成文与乃翁为庆，且征友朋之诗，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方尝有句云：“今生穷似范丹。”于是方大怒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何邪？”方曰：“此子无礼，遂比今上为朱温，即当告官杀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尝云比上于朱温也。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色变，侯遂索其诗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遂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有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所谓十可斩者，盖指贾之幸、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严州。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遂得总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银数十万两，皆入私橐。有老吏见其无耻不才，极恶之。及来杭，复见其跪起于

北妓之前，口称小人，食猥妓残杯余炙，遂疏为方回十一可斩之说，极可笑。大略云：“在严日，虐敛投拜之银数十万两，专资无益之用，及其后则鬻于人，各有定价。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市井之人见其语草草，不乐，遂以序还，索钱，几至挥拳，此贪也。寓杭之三桥旅舍，与婢宣淫，撼落壁土，为邻人讼于官，淫也。一人誉之，则自视天下为无人，大言无当，以前辈自居，骄也。一人毁之，则呼号愤怒，略无涵养，褊也。在严日，事皆独断以招赂，不谋之同寅，专也。有乡人以死亡告急者，数日略不之顾，吝也。凡与人言，率多妄诞，诈也。回有乞斩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来，则外为迎拒之说，而远出投拜，是徼幸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归田野，乃弃其妻子，留连杭邸，买少艾之妾，歌酒自娱。至于拜张、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市中买果肴以悦其婢，每见猥妓，必跪以进酒，略不知人间羞耻事，此非老谬者乎？使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矣。”其说甚详，姑书大略如此。

衡岳借兵

衡岳庙之四门，皆有侍郎神，惟北门主兵，最灵验。朝廷每有军旅之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用盘上食，开北门，然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间，南北之兵未释，朝廷降旨以借阴兵。神许启门三寸，臬使遂全门大启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庙旁数里民居皆罹风灾，坏屋近千家，最后有声若雷震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后使按行民有诉者，乃厚给之。

北客诗

北客有咏前朝诗云：“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又咏汴京青城云：“万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盖大金之亡，亦聚其诸王于青城而杀之。白敬甫。

须溪月诗

刘会孟尝作《月诗》，六言，云：“霓裳声里一擫，如今是第几轮。赤壁黄楼都在，古今多少愁人。”为人所讦，几殆。

菊　子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带花枝，置篱下，至明年收灯后，以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撒之。盖花中自有细子，俟其茁，至社日，乃一一分种。”

回回无闰月

回回俗每岁无闰月，亦无大小尽，相承以每月岁首数三百六十日，则为一年。乙酉岁，以正月十二日为岁首，大庆贺。可与此说非也。回回之历，岁月但以见新月为一月之首，每岁则以把斋满日为庆贺，谓之开斋节。如把正月，则一并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则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复始，凡三十六年，则一周也，皆例退。凡把斋月，但见新月则把起，次月见新月则开斋，此非用古之礼，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亂_敵二字

治亂之亂当作亂，从𤔔从乙。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烦敵之敵当作敵，从𤔔从攴。音同前，烦也。并见《说文》乙部、支部。

两王医师

王医师有二：王继先，高祖朝国医，后以德寿宫进药罔效，安置福州；王泾，亦继先同时，相先后应奉，后以德寿疾进凉药大渐，杖脊黥海上，后得归，所谓御胗王承宣者是也。

髯　阉

《周益公日记》云：“杨存中人号为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

也。”《王梅溪集》载刘共甫云：“范伯达尝目存中为髯阉，谓形则髯，其所为则阉也。”

胡服间色

茶褐、黑绿诸品间色，本皆胡服，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攻媿夫人行状》。

天市垣

伯机云：“扬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两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处之比。”此说甚新。又术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　行

德祐国将亡之际，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出厅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鸣者三。全子用。

世修降表

李世修，蜀人，慥堂熊仲之子，为江阴佥判。北军之来，因斩使而得知军事，后乃自修降表以降，岂世修降表之裔乎？

社公珠

近时社公多为回回所买。或言其胸中有珠，过二十以后则在膝，必凿之。过三十以往，则无之矣。此妄传也。纵有之，回客焉敢杀人而取珠乎？

贺知章倚史势

近者鉴湖天长观有道士为僧，献杨总摄所，云：“照得贺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声势，将寺改为道观，今欲乞复元寺施行。”杨髡遂从其请，真可发笑也！

尼　站

临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升遐玉圭

国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带则取之霍山，玉圭则取之文宣王。向后复送还之，不知起于何时。

椒兰殿赤草

洛阳椒兰殿故基之前，传是朱温弑昭宗处，寻丈间生草皆赤色，谓其冤血所染而然也。

燕　用

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

荐

《尚书》窜四凶，或问云：“鲧有汨陈五行之罪，共工触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罚？”或解曰：“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然则驩兜有所荐非才之罪，故与之同罚耳。师道云

叶亦愚常用，不知出何书？

大仙笔诗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为之。因命题《赋笔》，且令作七言律诗，顷刻辄就，云：“兔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颖缠尖圆。拙夫堪笑堆成冢，豪客曾同扫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间雪茧涌春泉。当时定远成何事，轻掷毛锥恐未然。”纵使人为，其速亦不可及也。辛卯春。

蒙古江西政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学，则命士人坐讲而立听，又出钞、帛、酒、米，命士人群试。刘会孟命题出《周南赋》，韵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闻韶赋》“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蒙之死，会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来何暮，公逝何速。呜呼哀哉，江西无福。”

火　蝎

北方毒螫，有所谓火蝎者，比之常蝎极小，其毒甚酷。常有客人数辈，夏月小憩磐石，忽觉髀间奇痛彻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则石面光莹，初无他物。仅行数步，则通身肿溃而殂。其同行异之，意石之下必有异，遂起视之。见一蝎极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击之，竹皆爆裂，而执竹之手亦肿溃，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咒驱，此害稍息。

倪氏窖藏

倪文节为吾乡一代名流，常与秀邸为邻，颇有侵越地界之争。常为之语云：“住场好，不如肚肠好；坟地好，不如心地好。”盖有为而发也。或议其有窖藏之僻，然余未敢以为信。既而，子孙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讼，颇为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终未敢以为信也。后纳一婢，乃自其孙所来，备言其事，云：“一日骤雨，堂屋舍漏水，壅不泄，遂呼圬者整之。得大篋于檐溜中甃下，视之，皆黄白也。或窖于墙壁间，凡数处。以此兴讼，数年不已，尽为刻木辈所有，正不救子孙之贫也，悲夫！”

燕子城铜印

伯机云：长安中，有耕者得陶器于古墓中，形如卧茧，口与足出茧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匀细若石，光润如玉，呼为茧瓶。大者容数斗，小者仅容数合，养花成实。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汉物，则苟简不足观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郭药师起兵处，在易水北，州东南有故城，土人号曰“燕子城”。有人耕于城中，得小铜印数十枚，一好事者购得赵云之印，一钮不盈寸，篆十字，极精好。伯机得一印于焦达卿处，古文二字莫有识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锸土凡得数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祖　杰

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号斗崖，杨髡之党也。无义之财极丰，遂结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为退居号春雨庵，华丽之甚。有寓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为僧于雁荡。本州总管者与之至密，托其访寻美人。杰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几有孕，众口籍籍，遂令如思之长子在家者娶之为妻，然亦时往寻盟。俞生者不堪邻人嘲诮，遂挈其妻往玉环地名。以避之。杰闻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坟木以寻衅。俞讼于官，反受杖，遂诉之廉司。杰又遣人以弓刀置其家，而首其藏军器，俞又受杖。遂诉之行省，杰复行赂，押下本县，遂得甘心焉，复受杖。意将往北求直，杰知之，遣悍仆数十，擒其一家以来，二子为僧者亦不免。用舟载之僻处，尽溺之，至刳妇人之孕以观男女，于是其家无遗焉。雁荡主首真藏叟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杀之，遂发其事于官，州县皆受其赂，莫敢谁何。有印僧录者，素与杰有隙，详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则以不干己却之。既而遗印钞二十锭，令寝其事，而印遂以赂首于是官，始疑焉。忽平江录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据俞如思一家七人经本司陈告事官司，益疑以为其人未尝死矣。然平江与永嘉无相干，而录事司无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会问于平江，则元无此牒，此杰所为，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检司追捕一行人。巡检乃色目人也，夜梦数十人皆带血诉泣，及晓，而移文已至，为之悚然。即欲出门，而杰之党已至，把盏而赂之。甫开樽，而瓶忽有声如裂帛，巡检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无一人，邻里恐累而皆逃去，独有一犬在焉。诸卒拟烹之，而犬无惊惧之状，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数束，试探之，则三子在焉，皆

恶党也。擒问不待捶楚，皆一招即伏辜，始设计招杰。凡两月余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对，盖其中有僧普通及陈轿番者未出官。普已赍重货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狱。凡数月，印僧日夕号诉不已，方自县中取上州狱。是日，解囚上州之际，陈轿番出觇，于是成擒，问之即承。及引出对，则尚悍拒，及呼陈证之，杰面色如土，陈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于是始伏，自书供招，极其详悉，若有附而书者。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时为路官，其弟若木备言其事。

杨髡发陵

乙酉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衣寺僧福闻号西山者，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号云梦者。初，天衣乃魏宪靖王坟寺，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继又发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遂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详见前集。将带河西僧及凶党如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棰，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气竟天，盖宝气也。帝王之陵，乃天人也，岂无神灵守之。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锦之下则承以竹丝细簟，一小厮攫取，掷地有声，视之，乃金丝所成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故盗去耳。事竟，罗铣买棺制衣收敛，大恸垂绝，乡里皆为之感泣。是夕，闻四山皆有哭声，凡旬日不绝。至十一月，复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徽、钦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钦陵有木灯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发尽化，略无寸骸，止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为泽所得。孝宗陵亦蜕化无余，止有项骨小片，内有玉瓶炉一副及古铜鬲一只。亦为泽取。尝闻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闻并骨而蜕化者，盖天人也。若光、宁诸后，俨然如生，罗陵使亦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可谓忠且义矣！惜未知其名，当与唐张承业同传否？后之作宋史者，当览此以入忠臣之传。金钱以万计，为尸气所蚀，如铜铁，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民所得，间有得猫睛、金刚石异宝者。独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其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髻根有短

金钗，遂取以归，以其为帝后之遗物，庋置圣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渐丰。其后，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龙洞中。闻此翁今为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时，允泽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一点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死。天衣闻僧者既得志，且富不义之财，复倚杨髡之势，豪夺乡人之产，后为乡夫二十余辈俱俟道间，屠而脔之。当时刑法不明，以罪不加众而决之，各受杖而已。

二僧入冥

乙未岁，余还霅省墓，杼山闻宝积僧云："去岁菁山普明寺僧茂都事者，病伤寒，死二日复苏。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数人据坐大殿，有一僧立庑下，窃窥之，则径山高云峰也。欲扣其所以，摇手云：'我为人所累至此。'忽枷至一僧，则其徒也。即具铁床，炽火炙之，叫号秽臭不可闻。主者呼云峰，问其事如何？答曰：'彼受此痛，若某有预，必言矣。'主者曰：'当是时是谁押字？'则无以对。继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则资福寺主守观象先也。方欲问之，忽有黄巾武士直造殿上，问某事何为久不行遣？或云问景僧录事。主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案，案卷盈庭，点检名字，一吏就旁书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于后。甫毕，此纸即化为火飞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陈于庭下，各标姓名于上。顷刻追至二僧，乃灵隐、龄悦二都事，即就枷之。继而又有一人自外巡庑而入，各点姓名，见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拥出，至门一跌而寤。"然其所见四十二人，是时皆无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数人，固已异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泽号云梦者，以双足堕指溃烂，病亟，日夕号呼，瞑目即有所睹。其亲族兄长在左右视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设四十九解礼忏，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谢过，发陵亦一事。泣谓其兄曰："适至阴司，见平日作过诸僧皆在，各带青石大枷，独有二枷尚空，已各书名于上矣。其一则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时瑞故无恙。扣其一枷为何人？则潸然堕泪曰："吾恐不可免也。"是夕泽殂。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见，大率与甲午岁茂僧入冥所睹皆吻合，盖可谓怪。天理果报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书之以警世云。

癸辛杂识

别集下

[redacted]

天　籁

风之吹万物不同，天籁也。禽鸟啁哳，亦天地自然之声，作乐者当于此取则焉。所谓“听风听水作霓裳”，近之矣。以《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盖以我自然之声，感彼自然之应，所谓同声相应者也。

陈绍大改名

陈绍，天台之仙居人，初名诏。宋淳祐丙申，常魁漕闱，后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损偏旁可也，昔先圣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遂易今名登第。及问其语所本，则不能知，所谓异闻也。

银　花

高疏寮，一代名人。或有议其家庭有未能尽善者，其父尝作《兰亭博义叙》，疏寮后易为《兰亭考》，且辄改翁之文，陈直斋尝指其过焉。近得炳如亲书与其妾银花一纸，为之骇然，漫书于此，云：“庆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成得何氏女，为奉侍汤药。又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余曲，又善双韵，弹得五六十套。以初九日来余家，时元宵将近，点灯会客，又连日大雪，余因记刘梦得诗‘银花垂院榜，翠羽撼絛条铃’，王禹玉《和贾直孺内翰》诗‘银花无奈冷，瑶草又还芳’，苏味道《元宵》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群仙录》‘姚君上升之日，天雨银花，缤纷满地’，宋之问《雪中应制》诗‘琼章定少千人和，银树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银花’。余丧偶二十七年，儿女自幼至长大，恐疏远他，照管不到，更不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银花，至今只有一人耳。余既老，不喜声色，家务尽付之子，身旁一文不蓄，虽

三五文，亦就宅库支。余不饮酒，待客致馈之类，一切不管。银花专心供应汤药，收拾缄护，检视早晚点心，二膳亦多自烹饪，妙于调胹。缝补、浆洗、烘焙替换衣服，时其寒暖之节，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痰嗽，或不得睡，即径起在地扇风炉，趣汤瓶，煎点汤药以进。亦颇识字，助余看书检阅，能对书札。时余六十七岁矣，同往新安，供事三年，登城亭，览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适也。既同归越，入新宅次家，亲族以元宵寿予七十。时银花年限已满，其母在前，告某云：‘我且一意奉侍内翰，亦不愿加身钱。’旧约逐月与米一斛，亦不愿时时来请。余甚嘉其廉谨，且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担负大公徒，此世间最难事，其淑静之美，虽士大夫家贤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备极勤劳。我以面前洗漱等银器约百来两，欲悉与你。’对以‘不愿得也’。时其母来，余遂约以每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请也。积至今年，凡八百千，余身旁无分文，用取于宅库，常有推托牵掣，不应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庵庄粜租谷六百石，是岁积两年租米未粜，见管五六十石，庵僧梵头执法云：‘知府与恭人商量，欲以此谷变钱，添置解库一所。’继而知府来面说，且要谷子钱作库本，若要钱用，但来支用，不知要钱几何？余云：‘用得千缗。’答云：‘无不可者。’而宅库常言缺支用，拒而不从。又二年，遂令庄中粜谷五百石，得官会一千八十贯，除还八年逐年身钱之外，余二百八十贯，还房卧钱，系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系丙寅春所许，令填上项钱。余谓服事七十七岁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从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计尽是笔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况十一年间看承谨细，不曾有病伏枕，姑以千缗为奁具之资，亦未为过。但即未办，候日后亲支给，银花素有盼盼燕子楼之志，而势亦不容留。余勉其亲，亦迟迟至今。今因其归，先书此为照。银花自到宅，即不曾与宅库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本房买些衣著及染物，余判单子付宅库正行支破，银花即无分毫干预。他日或有忌嫉之辈，辄妄有兴词，仰即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鉴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悯余叨叨于垂尽之时，岂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辰押。”达识如乐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爱之难割也如此。浮图三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之岁，室中散花之人空也，幸无此项挂碍耳。

褚承亮不就试

金人天会中，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内进士，立试场。褚承亮字茂

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军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国寺对策，大抵以徽宗无道、钦宗失信为问。举人承风旨，极行诋毁，茂先诣主文刘侍中云：“君父之过，岂臣子所宜言邪？”即揖而出，刘为变色。后数日，复召茂先，问：“愿附榜乎？”茂先坚不从。是时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号“七十二贤”。状元许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门，堕马，适与石硇遇，碎首而死，余无显者。茂先后年七十余，谥为“元真先生”。刘侍中名胥产，辽咸雍中状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发此问。此北人元遗山《续夷坚志》所载，其好恶之公如此，叛臣贼子亦可知所惧矣。

凤凰见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县南鼓山北石圣台凤凰见。凤从东南来，众鸟周围之，大者近内，小者在外，以万万计。地在屯区村，村民惧为官司所扰，谋逐去之，驱牛数十头，击柝促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鸷鸟振翼而起，翼长丈余，下击二水牯，肉尽见骨，水牯即死。于是众始报官。凤凰高丈余，尾作鲤鱼状，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凤为日影所照，则有二大鸟更迭盘旋庇荫之，至日入则下。留三日，乃从西北摩空而上，县中三日无鸟雀。凤去后，人视其处，有鲤鱼重五六十斤者，食余尚有数头。台旁，禽鸟粪两沟皆满，小禽不敢飞动，饿死者不可胜计。村民疑台下有异，私掘之三尺余，石罅中直插金剑一，取不能尽，击折得其半，以火锻，欲分之，剑见火，化金蝉散飞而去。

武城隍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来，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仆，其子寻访，但见蝗聚如堆阜，拨视之，见其父卧地上，为蝗所埋。须发皆被啮尽，衣服碎为筛网，一时顷方苏。晋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儿为蝗所食，吮血，惟余空皮裹骨耳。

绵上火禁

绵上火禁，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三日。相传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社长辈至日就人家以鸡翎掠灶灰，鸡羽稍焦卷，则罚香纸钱。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庙卜乞小火，吉则燃木炭，取不烟；

不吉则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其严如此。戊戌岁，贾庄数少年以禁火日饮酒社树下，用柳木取火温酒，至四月，风雹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者在其中，数日乃消。又云：火禁中，虽冷食无致病者。

旱　魃

金贞祐初，洛阳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辈入昏凭高望之，果见火光入农家，以大棓击之，火焰散乱，有声如驼。古人说旱魃长三尺，其行如风，未闻有声也。

买地券

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及观元遗山《续夷坚志》载曲阳燕川青阳坝有人起墓，得铁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时，然则此事由来久矣。已上六事并见《续夷坚志》。

泰山如坐

泰山如坐，嵩山如卧，华山如立。赵德正云。

平分四时

周岁十二月平分四时，余欲以二、三月为春，四、五、六、七月为夏，以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并来年正月为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凉九月与八月同，冬寒正月与十二月同，故也。此说但据寒温而言，非谓气候也，亦自有理。余则欲以二、三、四月为春，五、六、七月为夏，八、九、十月为秋，十一、十二来年正月为冬，如此始得寒温之正耳。

必世后仁

子曰："必世而后仁。"盖言天下大乱，人失其性，凶恶不可告诏，三十年后此辈老死殆尽，后生可教，而渐成美俗也。已上北人杨宏道事言补。

画扇不入内

客语云：紫纱衫、画扇，画花竹者不禁。不得入内。今年宰相皆是紫罗衫褙，不许携扇以入客次。自有画扇，特不许携出耳。

权知举

祖宗朝，知贡举者礼部长贰，乃云知举，馀官虽在礼部贰之上，皆称权知举，盖知举乃礼部职也。今不复然。

一彫

虏中谓一聚马为K，或三百匹，五百匹。

咸阳六冈

咸阳有六冈，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阳。唐时宫殿皆在九冈上，而作太清宫于九五冈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冈上。

卯酉克损目

凡人损目者，命多是卯酉克，盖卯酉者日月之门户，所为光明也。卯为子所刑击。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守口如瓶

富郑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语，见《梁武忏》六卷，不知本出何经？

德寿赏月

德寿宫有桥，乃中秋赏月之所。桥用吴璘所进阶石甃之，莹彻如玉，以金钉校。桥下皆千叶白莲花，御几御榻，至于瓶炉酒器，皆用水精为之。水南岸皆宫女童奏清乐，水北岸皆教坊乐工，吹笛者至二百人。康伯可云。

汴京宫殿

京师有八卦殿，八门各有树木、山石，无一相类。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与石窍相通。上欲有所往，与所幸美人自一门出，宫人仙衣，壮士扶轮，一声水辟历，则仙乐竞奏云霄间，石窍间脑麝烟起如雾。大门省玉虚馆阶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也，炫跃夺目。每上元，上必先于此馆三官殿烧香。禁中锦庄前有射垛，太祖始受禅，即暂坐于此，有“茅茨不剪”之风。虏中一夕失火尽焚，惟锦庄如故。又库前有苇林，初受禅时，用苇为火把，弃掷成林。后大内焚苇，虽烧尽复繁茂云。

宦者服药

凡宦官初阉，名曰服药，则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则看服药日时，全不用始生日时，故常择善良日时乃腐。

空谈实效

周平原云：“学问须观其效，如祖宗时尚诗赋，后来以不如经义，然熙、丰以来用经义取士，何如祖宗时得人？又如元符后尚伊川之学，轻鄙王氏，然元符以后何如熙、丰？今刘子澄辈至云：‘韩魏公、欧阳公及其祖元公之属，惜不遇伊川，使见之，学问功业当不止此，不知诸公乃就实行中做也。’又言：‘圣如孔子，必以言与行相配言之，故虽孔

门高弟，尚有听言观行之说。’今诸公却言自有真知，具此知者，所行自然无失。恐无此理。今之学者，但是议论中理会太深切，不加意于实行，只如人学安定先生，有何差错？若学伊川、喻子才、仲弥性之徒，岂不误事？张南轩亦为人误耳。”

周莫论张说

周必大子充，莫济子齐，坐缴张说枢密之命，皆投闲。张说乃露章荐之，两人皆得郡国，周得建宁，莫得温。莫意欲往，周迁延不进，喻子才有书言激实生患，故东汉有士大夫之祸，盖必以温为是，建为非。汪圣锡报云：“东汉之患生于激，西汉之患生于养，方今患在养，不患在激也。”已上并客语，不知何人作也。

假尸还魂

建康有陈道人，常与仵作行人往来，饮酒甚狎。仵问道人将何为？因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壮男子尸。”一夕，忽有刘太尉鞭死小童，仵舆致之。道人作汤，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趺坐于一榻上。道人亦结趺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定中，宛平县张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复活，云是良乡王建男喜儿，盖是假尸还魂者。部拟付王建为子，世宗曰：“若然，则吾恐奸诈小人竞生诈伪，有乱人伦。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前一段王山有云，后一段《世宗实录》云。

两世王

有两世王者，真定人，前身为吃李八。方八九岁时，一媪至门，呼为己媳妇。媪六十余矣，怪怒问儿，言：“我不识汝。”“我李八也。”斥呼媪小名无差，同至所居，指磨盘下，得银钏与之，至十四五后，始不复记前事。其人常在燕京。又，真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匙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实王陵也。”匙不省，遂以器盛王撼之，令省前身。匙被撼，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闭其中，身与城等。王讶，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证坑赵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赵屯耳，坑出公意。”起无言，以头触城，哭曰：“此证又须千万年。”匙乃苏，言其事。

象　油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伤死数人，官吏欲杀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杀，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瓮。

狗蚤颂

侯峰和尚《狗蚤颂》云：“摸不著时寻不见，十二时中绕身转。若还离得这众生，除是不挂一条线。”亦有旨意。

物外平章

或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土。皋、夔、稷、卨、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语亦可发一笑也。

德祐表诏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无肯任其责者。闽人刘裒然毅然自认，遂以丰储仓所检察除太常丞翰林，权宜使之秉笔焉。其表云：“正月　日，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于大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尝专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伸卑悃，伏计已彻圣听。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臣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勤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避以求苟全，实以百万生灵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臣不敢爱，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去帝号，并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谨谨悉奉上于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明垂慈，念祖母、太皇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余载宗社，遽至坠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实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赐，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臣无任瞻天望圣，

激切屏营之至！”既而，丞相吴坚奏云：“北朝丞相说两浙、福建、四川、二广、湖南北、两淮见在州军，今已归附，合行下各郡等处，取收附状，庶免大军前去，荼毒生灵。”取圣旨批答，云：“艺祖创业，高宗中兴，亦艰难矣。今权臣误国，至于此极，尚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势亦宜然。朝廷所以归附，为宗社计，为百万生灵计，所有州郡，宜各体此，取依准状，及须知册申。仍令学士院降诏书，敕某处守臣等，朕自基丕绪，遭时多艰，权臣似道误国背盟，至勤大元兴师问罪，已入京城。有诏许存留宗社，不害生灵，谨奉太皇命戒，举国内属。今根本已拔，其余州郡，纵欲拒守，民何辜焉。诏书到日，其即归附，庶生灵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绝。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时丙子二月也。裒然既随入北，死于燕京。继此行省奉表称贺，求能为表文者，有士人陆威中，亦闽人，欣然承命。其中一联云：“《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春秋》之大一统，宋亦称臣。”自负得意，时行省在旧秘书省，威中候报于省前茶肆中，假寐案间。既呼之，则死已，可畏哉！

景炎诏

景炎末造，狼狈海上，固无暇文物典章矣。然诏语亦或有可观者，有云：“虽鸟兽之迹，不无交中国之时；然马牛其风，何常及南海之远。”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岂今年不战，来年不征。”不知为何人笔也。

鸡冠血

《北里志》：张住住与庞佛奴有私，乃髡雄鸡冠取丹物，托邻媪以聘陈小凤。然则今世闾巷有为伪者，其来久矣。

药州园馆

廖药州湖边之宅，有世禄堂、在勤堂、惧斋、习说斋、光禄斋、观相庄、花香竹色、红紫庄、芳菲径、心太平、爱君子。门桃符题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直将云影天光里，便作柳边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二小亭。

亭　名

牟存斋桂亭曰“天香第一”，赵春谷梅亭曰“东风第一”，贾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史嵩之始末

淳祐初年，乔行简拜辨章，李宗勉为左相，史嵩之督视荆、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独运化权，癸卯，长至雷，三学生上书攻之。明年，徐霖伏阙上书，疏其罪。是岁仲冬，嵩之父弭中殂于家，不即奔丧，公论沸腾。未几，御笔嵩之复起右丞相，于是三学士复上书，将作监徐元杰、少监史季温、右史韩祥皆有疏，言其不可。于是范钟拜左，杜范拜右，尽逐嵩之之党金渊、濮斗南、刘晋之、郑起潜等。当时又为诗诮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将殂，多少憸人尽献谀。元晋甘心持溺器，郑。良臣无耻扇风炉。施。起潜秉烛封行李，郑。一荐随司出帝都。陈。天下好人皆史党，不知赵鼎有谁扶？”嵩之之从弟宅之，卫王之长子也，与之素不咸。遂入札声其恶，且云：“先臣弥远晚年有爱妾顾氏，为嵩之强取以去。乞令庆元府押顾氏还本宅，以礼遣嫁，仍乞置嵩之于晋朱挺之典。”及丙午冬，终丧，御笔史嵩之候服阕日除职，与宫观，于是台臣章琰、李昂英及学校皆有书疏交攻之。御笔始有史嵩之特除观文殿大学士，许令休致。时刘克庄权中书舍人，当草制，缴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职名，又非阶位，不知合于何官职下，许令休致？”议者乃以克庄欲阴为嵩之之地，章、李二台臣因再攻嵩之，并克庄劾去之。克庄自辨云：“腊月廿二日夜，丞相传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论，竟莫知为何罪也？罢制中有云：‘朕闻在昔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人谓斯何，岂天下有无父之国？’又云：‘宇宙虽广，有粟得而食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犹知之，卿勿废省循之义退，天之道也，朕乐闻止足之言。’然竟别命词焉。”未几，章琰、李昂英与在外差遣赵汝腾，首上封事，学校又上书乞留二臣，并不报。且内批云：“如学校纷纷不已，元降免解旨挥，更不施行。”于是京庠再上书云云，大博李伯玉亦上疏力争，李韶亦言上意终不回。于是陈、韩、与憲皆不能自安，屡丐祠，李韶作批答云：“朕临御以来，未尝罪一言者，今为卿去二台谏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纷纷，非出朕意。”于是韶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京学宾贤斋朱振者独上一

书，以荐嵩之，于是台臣周坦、叶大有、陈求鲁、陈垓备论其无忌惮而罪之。

嵩之起复

嵩之之起复也，匠监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国子祭酒，仍摄行西掖。未几，暴亡，或以为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为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胀，色变青黑，两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与之伸冤。侍御郑寀率台谏共为一疏，少司成陈振孙、察官江万里并有疏。遂将医官、人从、厨子置狱，令郑寀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数辈断遣而已。徐霖上书，力诋寀不能明此狱之冤，不报，竟去。寀奏疏乞留霖，亦不报。先是，侍御史刘汉弼尽扫嵩之之党，至此亦以暴疾亡，或者亦谓嵩之有力，然皆无实迹也。朝廷遂各赐田五顷，楮币五千贯，以旌其直。黄涛之试馆职也，对策历数史嵩之之恶，至是除宗正少卿，于对疏乃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证，非中毒也。于是佥议攻之。而元杰之子直谅投匭扣阍，力辨此说，涛遂被劾云。

徐　霖

徐霖字景说，号径畈，三衢人，为南省第一人。首伏阙诋史嵩之，不报，嵩之谓人曰："朝廷大比，所费不知其几，合天下士，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为世道叹！"于是虚名顿增。未几，有徐元杰之狱，上书攻郑寀不明此冤，径去国。寀上疏留之，于是传旨，俾宰执留之，又令左司尹焕面留，又令姚希得传旨勉谕，毅然不从而去。往往沽激太过，人亦薄之。其居衢也，于所居画诸葛武侯像，终日与之对坐，论天下事。诸阉畏其吻，竞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见尊贤崇道之意。"赵汝腾时为从官，上疏力荐，至比之为范文正公，屡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则翻然而来，举止颠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来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发一语，瞑目坐移时，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跃然而起，亦起从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盖松棚，适一匠者袒服破绽，见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从重挞。"随行一童，厅吏或以果饵与之，霖适见，并厅吏解天府，谓某吏坏其太极，都城无不传以为笑。甚至乘醉而入经筵，自称为宗师，及兼宰士，则妄

有更改。未几，轮对，竟论乞劾罢台谏，于是御笔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论台谏、京尹，要朕必行，事关纪纲，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晦为是，今乃疏蔡杭为奸，言及朝士，亲填姓名，怀情不一，首鼠两端，可与在外差遣。”尚迟回不去，赵汝腾往视，趣其出关。盖霖之无忌惮，皆汝腾成其狂，至目汝腾为太宗师，己为小宗师，递相汲引。霖既去，汝腾亦不自安，遂自补外。未几，察官萧泰来数其十二狂，不可治郡，于是声名扫地矣。

史宅之

史宅之字子仁，号云麓，弥远之子也。穆陵念其拥立之功，思以政地处之，然思不立奇功，无以压人望。会殿步司狱芦荡以为可以开为良田，裨国饷。时宅之为都司，遂创括田之议，一应天下沙田、围田圩、没官田等并行拨隶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诸郡，打量围筑。时淳祐丁未，郑清之当国时也，遂以宅之为提领官，右司赵与膺为参详官，计院汪之野为检阅，赵与訔、谢献子并为主管文字。诸郡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满道，死于非命者甚众。分司安吉州榷辖毛遇顺毅然不就，分司嘉禾奏院王畴刻剥太过，刑罚惨酷，词诉纷然，随即汰去。行之期年，有扰无补。朝廷亦知其不可行。乃以赵与膺为浙西宪司嘉禾提领江浙田事，陈绮为淮西饷置司会陵提领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枢。于是刘垣、赵汝腾、黄自然皆力陈其不可，皆以罪去。后一年，宅之终于位，赵与膺死于嘉禾，王畴、盛如杞次第皆殂。其后应于官田，遂并归安边所，令都司提领焉。

郑清之

郑清之字德源，号青山，又号安晚，为穆陵之旧学。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侄孙太原之手，公论不与。况所汲引如周垣、陈垓、蔡荣辈，皆小人，黄自然尝入疏论之。既而丰储仓门赵崇隽上书，历陈其昏缪贪污之过，亦解绶而去。未几，察官潘凯遂劾之，吴燧亦劾其党，朝廷遂夺二察言职。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盖潘、吴二豸，皆董所荐也。潘疏有云：“马天骥竭浙东盐本百万而得迁。”天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核实，程元凤以为不可以外官钤制台谏，其议遂寝。时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郑而留二察，不报，辛亥

冬，祈雪，得雷电大作，而清之薨于位，恩数极厚。明年，傅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贿赂窃取相权，凡所以误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罢其阁职，勒守故相之墓，上从之。初，清之之重来也，有作诗讥之云：“一札未离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诗云：“光范门前雪尺围，火云烧尽晓风吹。堪嗟淳祐重来日，不似端平初相时。里巷谁为司马哭，番夷肯为孔明悲。青山化作黄金坞，可惜角巾归去迟。”

卫王惜名器

史卫王挟拥立之功，专持国柄，然爱惜名器，不妄与人，亦其所长。嗣秀王师弥既为嗣王，遂赐玉带。其弟师贡亦已建节开府矣，亦w望横玉围腰之宠，屡有营求，皆不许。其后媚灶于史亲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带，于内择其最佳者与之。姬喜，亟报之，殊不知非出君赐，又无阁门许令服系关子，安可自擅服系？其吝惜名器皆此类，亦可尚也。

阎　寺

淳祐庚戌之春，创新寺于西湖之积庆山，改九里松旧路，轮奂极其靡丽。至壬子之夏始毕工，穆陵宸翰赐名显慈集庆教寺，命讲师思诚为开山教主。既而给赐贵妃阎氏为功德院，且赐山园田亩，为数颇多。建造之初，内司分遣吏卒市木于郡县，旁缘为奸，望青采斫，鞭笞追逮，鸡犬为之不宁。虽勋臣旧辅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诗讽之曰：“合抱长材卧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谁知广厦千斤斧，斫尽人间孝子心。”其后恩数加隆，虽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联，云：“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两片皮。”于是行下天府缉捕，岁余，终不得其人。

余　晦

余晦字养明，四明人，小有才，赵与h之罢京尹，晦实继之，此壬子四月也。后一月，上庠士人与市人有竞，以不能奉学舍之意。既而斋生有毙于斋中者，遂命总辖辈入斋看验，遂肆诸生之怒。时祭酒蔡杭入

奏，三学卷堂伏阙上书，直攻晦为仆。及晦轿出，将白堂，则诸生拦截于路，欲行打辱，于是晦即绝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罢职，而杭亦除宗少而去。京庠复上书留蔡，而大博黄邦彦、武博戴艮斋复劾晦而留杭，皆不报。未几，晦知鄂州，杭以贰卿召。或有诗献蔡云："九曲湾头是钓滩，先生何事放渔竿？长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风阵阵寒。好把丹心裨圣主，休将素节换高官。想于献纳论思际，应说今来蜀道难。"后杭径除佥枢，或有讥之云："不因同舍之卷堂，安得先生之过府。"

余　玠

淳祐辛丑，余玠毅夫卒于渝州，权司程逢辰不能任其事，朝廷加意择帅。久之，乃以余晦除司农少卿，为四川宣谕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又兼四川总领。十二月方入夔峡交印，明年正月，始开藩于重庆。既而又兼夔路转运屯田。然晦才望既薄，局面又生，蜀士军民皆不安之。未几，筑紫金城，激叛苦行。隘南永忠以隆庆降，王惟忠失阆州，甘闰以沔州叛，败政日甚。未几，虏兵又入，议者纷然。宗正簿赵崇璠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吴燧、蜀人赵至皆有疏。六月，御笔李曾伯以资政殿学士节制四川边面，召回程逢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泽之除军器监，暂充四川制置，权司护印。黄应凤太常丞成都运判，叶助权司，候蒲泽之自大获山回日，仍旧。公议以为不可使荆、湖、渝制西蜀，于是胡大昌、牟子才、潘凯、郑发、程元凤各有论列，参政董槐则请行以任蜀事，蔡杭亦请以沿边任使。人虽壮其志，而哂其无能为也。三学各有伏阙书攻丞相谢方叔。未几，李曾伯除四川宣抚使兼荆、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又赐曾伯同进士出身。牟子才、吴燧、胡大昌、陈大方、丁大全皆有疏，疏王惟忠罪状，乞正典刑。而庙堂亦欲以此掩误用余晦之失，遂摄惟忠赴大理狱，伏锧东市。并籍余玠家资三千万以犒师，治其子如孙之罪，皆陈大方辈作成之也。八月，除蒲泽之四川制置副使兼宣抚判官，以吕文德权知江陵，总统边事，于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

王惟忠，四明人，其为阆帅也，与余晦为同里，薄其为人，每见之言语间，晦深衔之。及败绩，弃城而遁，晦遂甘心焉。既申乞镌降，又

令其党陈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置之死地。庙堂亦欲掩误用帅之羞，遂兴大狱，日轮台官入寺鞫之。评事郑畤、理丞曾壄则欲引赦贷命，旋即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顶冒补官，任知阆州利西安抚府日，丧师、庇叛、遣援迟缓等罪。准省札，奉圣旨，王惟忠处斩，仍传檄西蜀。”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冤之。后二年，陈大方白昼有睹，恐甚，遂设醮以谢过。青词有云：“阆帅暴尸于都市，幽魂衔怨于冥途。莅职柏台，尽出同寮之议；并居梓里，初无纤隙之疑。”未几暴卒。继即余晦患瘰疬绕项，坠首而死，可畏哉！

李伯玉

李伯玉字纯甫，乙未殿试第三人，议论端悫，出处不苟。当史嵩之柄国时，为太学博士，上疏援章、李二台官，以此大得声誉。未几，为陈劾去。壬子，以小著召兼右司，以萧泰来附谢丞相，伤残善类，继弹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张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台臣之条，历数泰来之过，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笔云：“国家置御史，所以纠正官邪，置宰属，所以俾赞机务。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过一大有司耳，未闻以庶寮而劾纠御史者。近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玉以都司而按泰来，阴怀朋比之私，蔑视纪纲之地，是所以轻台谏，乃所以轻朝廷也。今伯玉且复援张商英事，以文其过，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吴当可翁甫以博士而按刘之杰，以其职事之关系也。若都司可以按台谏，则台谏反将听命于都司矣。朝纲不几紊乱乎？李伯玉可降两官，放罢。”既而台臣程元凤、刘元龙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僭劾御史，以快己私，擅改宪章，以文己过，肆为欺诞，浸紊纪纲，既得罪于祖宗，已难逃于黜罚”云云。明年，萧泰来除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凯除都丞，并有疏辞免，以为耻与哙伍。泰来遂除职，与郡郎孙梦观又缴新命，察官丁大全则奏罢其祠禄，而同援伯玉，不肯与之书降官录黄。其后，牟子才撰词命云：“国家设御史以纠官邪，非使之为营私谋利计也。萧泰来昨居弹劾之任，而黩货背义，丑正党邪，靡所不至。尔以都曹，能白其奸，虽有体统关系之法，然英词劲气，靡拂救正，略不少挫。此可以观汝之所存矣。姑屈两阶，以振台纲，而汝之心，则朕所鉴也。尚少安之，以俟叙复。”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对，直指赵汝腾为君子之宗，萧泰来为小人之宗，诸公多为之言叙复者。八月，伯玉与宫观。又明年，叙复元官。景定间，除礼部尚书、侍读，入政地矣。甫入修门，一疾而卒。伯玉初号畏斋，又号斛峰。

伪　号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获伪号人，乃是玉津园火工包四。勘供系赁到有请人潘宝敕号。继于潘宝家搜出敕入宫门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死，凡黥决者四十八人。于是尽易事敕号，内宫门号八角样，禁卫号银锭样，殿门号四如意样，每岁一易，各立样式，承袭为例。

马光祖

马光祖字华父，号裕斋，吏事强敏，风力甚著，前后麾节，皆有可观。乙卯尹京，内引一札云：“自后宣谕旨挥，容臣覆奏。戚里请托，容臣缴进。”下车之后，披剔弊蠹，风采一新，时号名尹。未几，有仓部郎中师应极之子，夜饮于市，碎其酒家器。诘朝，尹车过门，泣诉其事，光祖即偿所直，追逮一行作闹仆从，仍牒问师仓郎。盖光祖时领版曹，以仓部为所属，故牒问，殊不思京师无牒问朝士之理。师乃时相之私人，乃执缚持牒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诸曹郎官白堂，乞正体统。朝廷遂札漕司，追出被打酒家，反加黥配。应极之子帖然无它，于是光祖威风顿挫，百事退缩。初，颜帅尹京之时，遇三学应有讼牒，必申国子监俟报，方与施行。学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创为一议，应学舍词讼，须先经本监用印保明，方许经有司。学舍尤怒之，作为小诗曰：“几年贪帅毒神京，虎视国家三学生。休道新除京尹好，敢将书铺待司成。”未几，察官朱应元劾李昂英，太学作书讥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语，光祖愈不安。既而辟客参议薛垣以踪迹诡秘罢，于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号为难治者，盖以广大之区，奸宄百弊，上则有应奉之劳，次则有贵戚干政、他司挠权之患，此其所以难也。余则曰：“不然。自淳熙以来，尹京几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学校，可指而数也。”然则学校之横，又有出于数者之外矣。

胥吏识义理

嘉定间，宇文绍节为枢密，楼钥为参政。宇文卧病，王医师泾投药而毙，史直翁帅宰执往祭之，命南宫舍人李师普为文，末句曰：“云谁过欤？医师之罪。”相府书吏张日新写至于此，执白卫王曰：“既是误投

药剂，岂可谓之医师？只当改作庸医之罪。”卫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诏，有曰“国势渐尊，兵威已振”。日新时在学士院为笔吏，仍兼卫王府书司，密白卫王曰：“国势渐尊之语，恐贻笑于夷狄，不当素以为弱也。”卫王是其说，遂道意于当笔者，改曰“国势尊隆，兵威振励”。盖胥吏亦有识义理，文字之不可不检点也如此。《容斋随笔》所载一事，亦然。

沈　夏

沈夏，德清人，寿皇朝为版曹贰卿。一日登对，上问版曹财用几何？合催者几何？所用几何？亏羡几何？夏一一奏对讫，于所佩夹袋中取小册进呈，无毫发差。上大喜，次日问宰臣曰：“侍郎有过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为？”遂特除佥书枢密院事。

史嵩之致仕

丙申之春，御笔史嵩之退安晚节已逾十年，可特授观文殿大学士，依旧金紫光禄大夫、求国公致仕，仍尽与宰执恩数。令学士院降诏，仍免宣锁。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四川屡捷，颇为可喜。”佥枢蔡杭随奏云：“大奸复出，深为可虑。”又云：“近降嵩之旨挥，外间谓宰臣欲为汲引，以报私恩。”上曰：“此乃还其致仕恩数耳。”参政程元凤奏云：“臣曩在经筵，亦尝亲闻圣训及此，圣意虽坚，天下未必尽知，兼致仕二字，岂能絷缚之使不出？”越一日，董槐上疏辨明蔡枢之奏，欲乞于嵩之致仕旨挥之下，明示以不复图任之意，庶可白孤踪，释群疑，所有上项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复职，不过酬以宰臣谢事之恩数耳。且其一闲十三年，中外未常任使，何缘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旨挥甚明，正示天下以决不复用之意。而予之职名，则休致之典备矣，岂有他哉？断自朕衷，非由启拟，卿其安之。”林存当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于雅志；忠爱不忘畎亩，尔毋有于遐心。”公论复以为未然。太学生上书攻董相及邓泳、李仲熊，并攻林存。董相再奏，谓“嵩之予致仕恩数，臣见凡前执政之罢斥者，皆有之，不复执奏。今则皆归罪于用事之人，伏望姑寝前命”。御笔云：“史嵩之复职，非由卿请，惟朕知之。学舍有言，但虑其复出耳，岂校其职名哉？其人决不再用，其职亦不可夺，所请既不悖理，其安之。”正言

邵泽劾姚希得，又于希得董试之时，捕其馆人，以赃黥决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未几，内批史玠卿理卿，并与合入干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陈请任相位日连书赏，时留梦炎为国史，复申省以其邀求经修经进之赏，将来列衔，某决不敢预佥，乞罢免职事。嵩之躁进，始终不静，真是可厌。而朝廷用事，岂学校一一能把持乎？

度宗诞育

景定三年壬戌，度宗在东宫。闰九月二十九日亥时，降生皇孙，赐名焯，封崇国公，一作封崇国政资国公。是年十一月薨。度宗登极，追封广王，谥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在东宫。七月初三日未时，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孙，以彗星出现，避殿免贺。度宗即位，改称皇子，赐名焯s。咸淳四年戊辰闰正月初六日午时，淑妃杨氏降生皇子，辛未赐名显，甲戌七月，进封吉王。是岁十月一日，顺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诞生皇子，五年十二月，赐名宪，封益国公。六年六月十二日薨，追封谥冲定。咸淳五年己巳六月初十日，淑妃杨氏再诞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赐名锽，封岐王，谥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诞生皇子，癸酉十一月，赐名显，封嘉国公。甲戌七月，度宗遗诏即帝位。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修容俞氏诞生皇子，甲戌七月进封信王。凡七子。

钿屏十事

王棣字茂悦，号会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贾大喜，每燕客，必设于堂焉。行将有要除，而茂悦殂矣。

度宗即位南郊庆成鄂渚守城月峡断桥

鹿矶奏捷草坪决战安南献象建献嘉禾

川献嘉禾淮擒孛花

已上十事，制作极精。

襄阳始末

襄阳遭端平甲午叛军之祸，悉煨于火，直至淳祐辛亥，李曾伯为江陵制帅，始行修复。时贾似道开两淮制阃，心忌其功，尝密奏于朝，谓“孤垒绵远，无关屏障”。至开庆透渡之际，穆陵犹忆此语，欲弃襄阳而保鄂，而似道乃谓“在今则不可弃矣”。先是，蜀将刘整号为骁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吕文德为策应大使，武臣俞兴为蜀帅，朱祀孙为蜀帅，既第其功，则以整为第一。整恃才桀傲，两阃皆不喜之，乃降为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诉问祀孙其故，朱云：“自所目击，岂敢高下其手？但扣之制密房，索本司元申一观，则可知矣。”整如其说，始知为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语。俞兴闻之，以制札呼之禀议，将欲杀之。整知不可免，叛谋遂决。遂领麾下亲兵数千人，投北献策，谓“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遂为乡导，并力筑堡，断江为必取之计，此咸淳丙寅、丁卯岁也。俞兴父子致祸之罪莫逃，遂俱遭贬谪。先是，兴既死，丙辰岁俞大忠为荆、湖咨议，领舟师援蜀，陷杀名将杨政，因争财，又杀马忠，遂遭台评追削官爵，勒令自劾。大忠乃捐重贿，得勋臣经营内批，遂作勘会，面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财而陷杨政于死，且尽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诛。然遣杨政而获捷者，俞兴也，姑以其父之功，特从末减，将白沙冒赏官资，并与追夺外，特免自劾。于是刘整闻之尤怨，且薄朝廷之受赂焉。襄阳自丁卯受围，生兵日增，关隘日密，守臣吕文焕虽能坚守，而外绝援兵，又为筑白阿、虎头二城，复置鬼门关以键出入，自是，虽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虽屡督制府出师救援，而不克进，往往失利不一。既而吕文德病笃，中外为之忧惧。既而果薨，上遗表赐谥武忠，遂命其子师夔起复为湖广总领，知鄂州。贾平章似道入奏云：“臣近得师夔报，其父文德病革，不可为。臣尝具奏，以为设如所言，臣当奉命驰驱，以为抢攘之会。非可以经制，宜在廊庙，自诿陛下难言，而臣之志固已决于此矣。昨文德讣至，日为忧皇，几失匕箸。继又再申前请，以为急其所急，岂非藉是以为去本朝计。而陛下决不听许，臣通夕展转，念无以易此。傥非臣等勇于一行，决不能宽，顾且荆、襄绎骚，士不解甲者再岁，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摄。矧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一日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虽目前暂令夏贵管护，然其使人商度远计，寝食不安，终不若疾趋其所，处分诸事，则随机以应，不至差池，是则臣报陛下之职分也。臣非不知囊在兵间，备尝险阻，困瘁成疾。只

谋谢事，宁堪自取颠覆，诚以难平者事，所徇者国，皆不知其他。臣亦岂不知本朝故事，无以平章而巡边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东，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请，恭听矜俞。”御笔云：“朕以凉菲云云，师相岂可一日而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似道再奏云云：“连夕展转不寐，良以驿置一往复，率半月余，曾不若身履其处，机应于速之为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于襄中，寇环吾疆，惟隙是乘，陨星之变非小，故未可死诸葛走生仲达。况今士不解甲，与之尺寸力争，阅新岁则跨历三载，事有适值，必生戎心，讵容以疆场小小交兵视之哉？因念畴昔分阃荆、湖，先帝必欲宠臣以枢管，命臣复襄。臣回奏不敢轻易后继，臣为阃者，徒奉将相，意慕复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以实之，江面单露，卒成己未之祸。先帝每记臣言，必欲弃襄以全鄂。臣则以为不可。非故自相矛盾，盖襄既复，则城池、米粟、甲兵，委难以资虏。臣在军极力留劲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以吕文德运掉备竭志虑，忧恚以至于死。今阃虽暂有所付，而臣与受其责。若使臣制于此，脱有出于意料之外，其可以非己所以自解？无情议论，必指臣为准矢之的矣。”云云。又御笔极力勉留。再上章，欲权带职巡视，以三月为期，上复不允。此后襄围小小捷奏，于是此议遂缓。明年元日，以两淮制帅李庭芝为荆、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千余人，往荆、襄应援，一战而败，文虎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漂溺堡垒，至五、六月间，围稍解。制府乘此机，以布帛、盐、钱、米之类，遣兵防护而入。夏贵亦遣兵担运粟米数千石，呼延德亦运柴薪、布帛以往。未几，夏军大败，丧舟数百，危急如初。御笔遂督荆、湖制阃移屯旧郢州，范文虎以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津。当时从官中有言于朝，谓昔神尧以一旅之师取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于是贾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报尤急，似道复有视师之请。盖李庭芝避事悠缓，而范文虎以殿岩自居，颇有不受节制之意。故台臣虽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无益也。壬申岁，又檄沿江副阃孙虎臣及湖副帅高世杰之师，顺流而下夹攻。适值江水暴涨，乘势冲突堡寨及万人敌，打透鹿门，连船运入衣袄、布帛、米盐粮草。进发生兵，遂自樊城，后取安阳河，转均州江而还郢上。七月，据荆阃申大略云：“襄樊受围，跨越五载，水陆路梗，援兵莫通。遂于去冬札知均州刘懋等，打造战舰，间探贼兵，措置战守。又调总管张顺、路钤张贵，提兵前往均州，地名中水路，创立硬寨，建造楼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余里，节节皆是堡团军船，屯泊将士。从龙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立赏格。张顺候立功回，特授转右武大夫、环卫官、正任御前都统制，犒银五百两，界会

一万贯，纻丝十匹。张贵以下，次第立赏。又准平章钧翰，除制司赏格外，更与不次升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调间探，司部官刘盛聪等于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邓寨，添造船只。大使司委知郡范天顺等与二张部官同进。六月十三日，据张贵等申，昨于五月二十二日探得汉水已生，次日将船只拖拽到团山下稍泊。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赏格抚谕将士，一应船只，并拖拽至高头港口，蒙范殿帅、刘路钤等般运衣袄等物，结成方阵。至一更三点，张贵等举火为号，出江极力鏖战，与贼舟手刃相接。至磨洪滩已上，贼船布满江内，张贵又以红灯为号，抚谕头目混战，与贼乱杀，火炮药箭射死北兵及坠水者，不计其数。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阳，船只等物至府，军民踊跃，皆说‘贼围数年，未尝有许多军需物件进入至此。’本是万全，缘当夜四更以来，南风大作，吹奔北岸，于内总管张顺所带火炮，并已发尽，人马力竭，身中三枪六箭，就阵殁于王事。张贵等既送军需等物入城，次日即欲打出，与夏节使兵船相应，缘江水徙落，又蒙安抚吕察使留贵等人船在城，添加战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月方据申，到九月以来汉水渐涸，北兵得计，不可前矣。夏、孙、高兵船但守地分，范殿帅之军又与制府抵牾，莫能并力，坐视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帅总统之权，陈伯大劾范文虎，罢黜。十一月，荆阃李庭芝奏“襄围不解，客主易位，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旷岁持久，臣实有罪。且谓昔之浒、黄，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变。天每以非常之人拟之，岂区区庸夫所克胜任，云云。师臣徇国，一念上通于天，其恳恳欲以身临之者，亦察愚臣之不可专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时，则以张浚、赵鼎自行都建督府，尽护诸将运掉之势，一时之势合，师臣大勋茂德，威震华夷，少超常度，参用旧弼，以臂使指，一新观瞻”云云。御笔令侍从两省集议，然卒无定论。贾平章回奏曰“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庭芝欲臣建督于荆之谋，要不过姑为是说，督既建矣，设有警动，臣欲安坐于此，得乎？臣今为是行也，则诸阃皆受节度，云云。若推至来年春夏之交，则调一大将统三万兵船真捣颍、亳，又调一大将统二万兵直捣山东，则襄围之贼，皆河南北、山东之人，必将自顾其父母妻子，相率离叛，如是则襄围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离左右，纵有奇谋秘计，一无所施，且当以择相为急”云云。然亦卒不行也。癸酉正月，蜀阃捷报以昝万寿收复成都，继又收复眉州，二月以朱祀孙为四川制置安抚大使，两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数日平章疏奏，力请行边，乃云：“所闻日异，且言始得朱祀孙申言，敌有直捣内地之议，祀孙危之，谓非筑京城重内势不可。又收吕文焕二月三日蜡书，谓樊之力已不

可支，再于襄城临江一面，植木栅立硬寨，誓以死守。但六年被围，一旦前功尽废，实有难言者。浮光废垒筑为家基，去冬逆整与六安叛将恐是焦与。一意窥江，乞检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临边，即赐处分。”御笔又令集议，然皆悠悠之谈，御笔终于不从行边之请。调阮思聪策援边淮，就令相视平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贾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连日书，乃知襄帅吕文焕为虏诱胁，竟以城降。臣一闻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容臣自刎，以报国恩。”御笔则决于不许，旋降御笔批别置机速房，亦建督于京之意。继而学校纷纷上书，皆澜翻不急之语，甚而谓“咸阳之焰未息，而山东盗起；六士之驾未出，而浒、黄透渡”。可谓劫持之语。独郭昌子一书，颇有可采。所言江汉道里，亦颇详尽。且画六策以献：“一曰分游击以屯南岸，二曰重归峡以扼要冲，三曰备昌汉以固上流，四曰调精兵以护汉江，五曰备下流以绝窥伺，六曰饬隘口以备要害。”又有十六策，以为守备之要，其末并及济邸之事。平章召见，扣其颠末，补之以官，且令入机速房，以备咨访。继而宰执奏事上前，平章复陈行边之请，上曰：“断是不可。”上又曰：“诸生之书，只得留中，如下诏求言，亦有未可。”贾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继以诸郡，是时皆不曾降诏，惟开庆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讨论以闻。”上曰：“且镇以静，不须得行。”四月，内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汪立信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应雷两淮制置使知扬州，李应春知岳州，钱直将知江州，翟贵知鄂州，江陵都统程文亮副之，赵孟知郢州，陈起知浮光。既而黄万石召赴行在，赵溍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赵孟奎淮东总领，孟之缙知太平州，趣召叶梦鼎赴阙。荆、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带右领卫将军范天顺，乃同张顺、张贵运送军需衣袄等物前进襄阳，留存在城守御，立功尤多。城降之际，时在所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汉谁肯降贼，死时也做大宋忠义鬼！”于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内自缢身死。右武大夫、湖北总管司马统制朱富，亦系续遣前往襄城战御，转调过樊城，任责东北最紧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贼攻樊城，朱富拒敌死战，至二更，以身中枪刀，不能支持，为贼所得，义不受辱，就战楼内触柱数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殁。欲乞赠恤，奉圣旨，范天顺特赠静江军马承宣使，特与三承信郎，支银五百两，十八界会二万贯，白田三百亩。庚申范文虎差知安庆府，阮思聪知池州，李应雷知鄂州，以为防江计。察官陈文龙上疏云云，且曰：“夫当人言汹汹，所幸众言纷纷，古今所恃以立国于天地间者，独有此一脉。言脉犹活，国脉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谬论也。”既而免言职。未几，又有上书乞师相临边者，御批“并不能从”云。

机速房

咸淳癸酉三月，御笔以师相固请行边不已，照张浚、赵鼎旧例，别置机速房。凡急切边事，先行后奏，赏罚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则密院行移，无建督于京之名，而有其实奚不可，内重其势，外御其侮，庶不失为挽留也，师相其勿辞。贾遂毅然祗承，条具以闻，辟属官二员，右司许自，检详家铉翁，制领十员，使臣九十员。于封椿库作料科拨激赏第一料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关子五万贯，十八界会二十万。行遣提点文字沈因、张梦龙、徐良弼、沈大发，书写文字王景阳、张国珍、张汝楫、吴桂芳，监印陈柯、汪云、郑大渊。又添给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车等下军装钱，置枢密院都副统制一员，补归明人官资。凡有上书献书关涉边事者，并送本房面问，如有可行者，并与施行。忽有蜀人杨安字者，献策奇谲，右司许自扣之，不相投合。许自乃操闽音秽语以为高，欲乞朝廷竟差许自前往边邮，操秽语以骂贼退师云云。于是遂将安宇行遣，而机速房之望顾轻矣。且许自乃一不通世务之闽士，仅能作诗文，之外他无所能，而乃令当此选，用之者固谬，而自亦可谓不揣矣。一筹不画，坐致危亡，非不幸也。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陈伯大建议，以为科场之弊极矣，欲自后举始，行下诸路运司，牒州县先置士籍。编排保伍，取各家户贯，三代年甲，娶谁氏，兄弟男孙若干之数。其有习举业者，则各书姓名，所习赋经。子孙若凭所书年甲，如十五以上实能举业者，自五家至二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许其自召其乡之贡士，结罪保明，批书举历，然后登士籍。一样四本，县、州、漕、部各解其一，仍从县给印历，俾各人亲书家状于历首，以为字迹之验。不许临期陈状改易。或有随侍子弟，合赴曹牒，诸色漕试者，各令赍历先赴县批凿，前去各处状试。每遇唱名后，重行编排保伍取会。如有新进可应举者，续照前式保明付籍。或有事故服制者，并画时申闻批凿。或毁抹，如虚增人名，妄称举子，其犯人与里正保伍，并照贡举条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笔从行遍牒诸路，昭揭通衢。或撰《沁园春》云："国步多艰，民心靡定，诚吾隐相忧。食，叹识浙者民深转为徙社，稷怨羞寒。嗟当暑，今荆亟、出襄陈死大

守谏，，阅箸岁借经留秋侯。。虏 将 未 易迂支阔，为人谋，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尧、舜，臣皆稷、契，世逢汤、武，业比伊、周。政不必新，贯仍宜旧，莫与秀才做尽休。吾元老广四门贤路，一柱中流。”又有诗云：“刘整惊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庙堂束手浑无计，只把科场恼秀才。”察院陈文龙上疏，颇有愤抑之意，遂以理少出台。自是士之有籍，严行天下，或稍有瑕疵，皆不敢有功名之望。士论纷纷，直至贾老溃师之后，台中首劾置士籍之陈伯大，变七司法之游汝，行公田之刘良贵，沮宽恩之董朴，称翁应龙为简斋先生，写万拜申禀之朱浚，欲变类田法之洪起畏焉。

宋二十一帝

《长编》所载宋二十一帝，盖自顺、宣、禧三祖及东都九朝，南渡后高、孝、光、宁、理、度、少帝、德祐。并景炎、祥兴也。

宋十五朝御押

太祖太祖元押太宗太宗元押真宗○

仁宗白 英宗神宗○ 哲宗徽宗

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

理宗度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齐东野语》二十卷，宋周密撰。

周密（1232—130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弁阳老人、四水潜夫等，先世济南人，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理宗时，曾为临安府幕属，监和济药局、丰储仓，又为义乌令。宋亡不仕，居杭州，广交游，工诗词，善画。著述甚丰，有诗集《草窗韵语》，词集《蘋洲渔笛谱》、《草窗词》，笔记《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浩然斋杂谈》、《云烟过眼录》等。又选南宋词人佳作为《绝妙好词》。

《齐东野语》是周密长期留意积累之作。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有关南宋的史料，如记张浚三战本末、绍熙内禅、诛韩侂胄本末、端平入洛本末、岳武穆逸事等，“皆足以补史传之阙”（《四库全书总目》）。因为这些史料的来源，既有周密曾祖随高宗南渡后历代的书面记录，也有周密本人亲历的随军幕府日记或采访当事老卒的记录，故而可信度极高。书名亦寓“身虽居吴，心未尝一饭不在齐”之意。此外，考正古史古义，杂记朝章国典，上探天文历法，下及草木虫鱼、医方药典、诗文品藻、文物鉴赏、轶事琐闻等，都能广征博引，叙述流畅，颇具知识性和可读性。

本书现存版本有明万历《稗海》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清张海鹏《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等；而涵芬楼影印《宋元人说部书》本则为元刻明补本，祖本最早，是现行较为完善的本子，故以兹本为底本，参以他本，加以校点，遇文字歧异，斟酌取舍，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校点说明
齐东野语叙
卷一
孝宗圣政
温泉寒火
段干木
表答用先世语
蜜章密章
三苏不取孔明
诗用史论
汉租最轻
真西山
书史载箕子比干不同
梓人抡材
林复
汪端明
张定叟失出
放翁钟情前室
卷二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淮西之变
符离之师
卷三

绍熙内禅
诛韩侂胄本末
卷四
避讳
方巨山争体统
曝日
经验方
用事切当
杨府水渠
潘庭坚王实之
卷五
四皓名
作文自出机杼难
端平入洛
端平襄州本末
赵氏灵璧石
南园香山
李泌钱若水事相类
用事偶同
方蠹
乔文惠晚景
赵伯美
二苏议礼
卷六
绍兴御府书画式
解颐
山陵使故事

胡明仲本末
诗用事
王魁传
向氏粥田
祥瑞
杭学游士聚散
卷七
鸱夷子见黜
王敦之诈
赠云贡云
出师旗折
朱氏阴德
毕将军马
洪君畴
谢惠国坐亡
洪端明入冥
野婆
王宣子讨贼
卷八
张魏公二事
罗春伯政事
庸峭
许公言
士子诉试
赵德庄诲后进
朱墨史
苏大璋

徐汉玉
韩慥奇卜
以赋罢相
小儿疮痘
曹西士上竿诗
昌化章氏
吴季谦改秩
作邑启事
斋不茹荤必变食
二李省诗
宗子请给
郑安晚前谶
赵佥判花字样
一府三守
六么羽调
香炬锦茵
登闻鼓
义绝合离
熊子复
郑时中得官
诗词祖述
嘲觅荐举
卷九
形影身心诗
父执之礼
李全
王公衮复仇

富春子
王宣子失告命
配盐幽菽
疽阴阳证
陈周士
秀王嗣袭
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史记多误
文意相类
杨太后
脱靴返棹二图赞
轻容方空
范公石湖
多蚊
俞侍郎执法
尹惟晓词
都厕
敬岩注唐书
黄子由夫人
洪景卢自矜
吴郡王冷泉画赞
绢纸
谈重薄命
椰酒菊酒
混成集
明真王真人

牙
字舞
卷十一
黄德润先见
谱牒难考
滕茂实
何宏中
姚孝锡
蜀娼词
桤木
辩章
曹泳
朱汉章本末
陆务观得罪
苏师旦麻
雷变免相
高宗立储
慈懿李后
道学
邓友龙开边
文庄论安丙矫诏
王沈趋张说
协韵牵强
沈君与
吴倜
御宴烟火
朱芮杀龙

卷十二
姜尧章自叙单丙文附
白石禊帖偏旁考
禊序不入选帖
淳绍岁币
书籍之厄
雷书
贾相寿词
事圣茹素
笏异
三教图赞
捕猿戒
火浣布
历差失闰
卷十三
汉改秦历始置闰
纲目误书
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张才彦
韩通立传
老苏族谱记
中谢中贺
復覆伏三字音义
岳武穆逸事
若干如干
祠山应语

傅伯寿以启擢用
林外
甄云卿
西林道人
崔福
张义林叔弓
优语
讥不肖子
卷十四
馆阁观画
针砭
巴陵本末
数奇
谏笋谏果
姚斡父杂文
继母服
食生报
卷十五
曲壮闵本末
浑天仪地动仪
腹笥
龟溪二女贵
算历约法
玉照堂梅品
律历
张氏十咏图
耿听声

周陆小词
卷十六
三高亭记改本
昆命元龟辨证本末
诗道否泰
贾岛佛
菊花新曲破
潘陈同母
省状元同郡
金刚钻
多藏之戒
理度议谥
谢太后
北令邦
降仙
文庄公滑稽
腹腴
睡
性所不喜
黄门
马塍艺花
卷十七
杨凝式僧净端
奇对
笙炭
徐谓礼相术
咸淳三事

龚孟镤策问
景定行公田
景定彗星
琼花
嚼虱
姓名相戏
朱唐交奏本末
卷十八
昼寝
宜兴梅冢
莫子及泛海
薰风联句
汉唐二祖少恩
史记无燕昭筑台事
孟子三宿出昼
方大猷献屋
长生酒
开运靖康之祸
近世名医
前辈知人
赵信国辞相
琴繁声为郑卫
章氏玉杯
二张援襄
卷十九
嘉定宝玺
鬼车鸟

兰亭诗
著书之难
安南国王
贾氏前兆
明堂不乘辂
贾氏园池
子固类元章
陈用宾梦放翁诗
汉以前惊蛰为正月节
后夫人进御
有丧不举茶托
清凉居士词
卷二十
岳武穆御军
莫氏别室子
耆英诸会
纥石烈子仁词
读书声
刘长卿词
庆元开庆六士
文臣带左右
马梁家姬
山獭治箭毒
月忌
张功甫豪侈
台妓严蕊
閒字义

舟人称谓有据
张仲孚
隐语
赵涯
书种文种
温公重望
陈孝女
返回总目录

齐东野语叙

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或居华不注之阳。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种学绩文，代有闻人。曾大父扈跸南来，受高皇帝特知，遍历三院，经跻中司。泰、禧之间，大父从属车，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纪，可信不诬。我先君博极群书，习闻台阁旧事，每对客语，音吐洪畅，缅缅不得休，坐人倾耸敬叹，知为故家文献也。余龆侍膝下，窃剽绪余，已有叙次。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殊，某事与国史之论异。他日，过庭质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泽数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录及诸老杂书示之曰："某事与若祖所记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小子识之。"又曰："定、哀多微词，有所辟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爱憎一衰，论议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小子识之。"洊遭多故，遗编巨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忆为大恨。闲居追念一二于十百，惧复坠逸为先人羞。乃参之史传诸书，博以近闻脞说，务事之实，不计言之野也。异时展余卷者，噱曰："野哉言乎！子真齐人也。"余对曰："客知言哉！余故齐，欲不齐不可。虽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无所言也，无所不言，乌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书。历山周密公谨父书。

卷一

孝宗圣政

阜陵天踪睿圣，英武果断，古今之所鲜俪。圣政彰彰者，备载金匮玉牒之书，尝得以窃窥之矣。其或一时史臣有所避忌，采访遗落，失于纪载者，不一而足。兹以先世见闻，及当时诸公之所记录数事，谨书于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备良史之采录”云。帝尝禁诸司官非时会合，以其族谈不修职业故也。李安国为郎官，一日，有荐术士至部中，同省因会集言命。翼日，御批问故，同省窘甚，咸欲饰词自解。安国独曰：“以实告，其过小；为欺，其罪大。”因援鲁肃简市饮故事，引咎以闻，同省从之。既而事寝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李处全尝论匠监韩玉，玉乃庙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处全请托私书为言。上既重违台论，且以忌器，遂令玉补外，既而与祠。而玉留北阙，作书投匦，诉匠簿张权谮己。检院不敢纳，遂潜入关，伏阙投之。上就书批云：“韩玉曾任卿监，理当靖共，乃敢伏阙，妄有陈诉，鼓惑众听，渐不可长。可送潭州居住。”女真使乌林答天锡到阙，要上降榻问金主起居。赡军酒官丁逢上书乞斩之，即日引对，遂极论前侍御李处全及故谏议大夫单时贪污事。即与改命入官，升擢差遣。旧法：未经任人，不许堂差。时相欲示私恩，则取部阙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进呈。降旨云：“宰执当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违戾差过员数最多，候服阕日落职；曾怀可降观文殿学士。”丁娄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旧学之故，力附曾觌。其后，魏王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与之求贴职。上批答云：“朕于吾子无所爱。第爵禄，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几，台臣论罢之。程泰之以天官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上颇厌之，宣谕宰执云：“六

经断简，阙疑可也，何必强为之说？且地理既非亲历，虽圣贤有所不知。朕殊不晓其说。想其治铨曹亦如此也。”既而补外。庚子九月，上宣谕宰执云：“已指挥阁门，令今后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会则否。”且云：“朕记得老苏议论，赞仪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礼貌之意也。”上一日与宰执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为清白之传？且其下尚有三弟，若皆作郡，则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可也。”赵丞相赞曰：“凡好事，古所难者，尽出陛下之意，臣等略无万一可以补助。”后秀邸诸子弟，悉归班焉。辛丑六月，临安士人以不预补试，群诣台谏宅陈词。台谏畏其势，以好语谕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郑丙之门，诟骂无礼。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郑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郑丙无罪可待。今临安府将为首作闹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颇回护之，上怒云：“设使郑丙容私，自当讼之朝廷，安可无礼如此？若不得为首人，王佐亦当坐罪。”且令宰执宣谕。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闹士人府学生员丁如植为首，其次许斗权、罗鼐。御批并编管邻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断。尝秋旱，上问执政：“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币帛。”上曰：“《云汉》诗云：‘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则是合用牲矣。可更与礼官等考订之。”淳熙九年，明堂大礼，以曾觌为卤簿使，李彦颖顿递使。习仪之际，曾以李为参预，漫尔逊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当者久之。在列悉以顾忌，皆不敢有所决择。太常寺礼直官某人者，忽进曰：“参政，宰执也，观瞻所系；开府之逊良是。”径揖李以前。时曾方有盛眷，翌日入诉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几误矣！”即日批出：“李彦颖改充卤簿使，伯圭充顿递使，礼直官某人，特转一官。”其改过不吝，盖如此云。淳熙中，张说颇用事，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众侍从。上许之，且曰：“当致酒肴为汝助。”说拜谢。退而约客，客至期毕集，独兵部侍郎陈良祐不至，说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说为表谢，因附

奏："臣尝奉旨而后敢集客，陈良祐独不至，是违圣意也。"既奏，上忽顾小黄门言："张说会未散否？"对曰："彼既取旨召客，当必卜夜。"乃命再赐。说大喜，复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来。"夜漏将止，忽报中批陈良祐除谏议大夫。坐客方尽欢，闻之，怃然而罢。其用人也又如此。上圣孝出于天性。居高宗丧，百日后，尚食进素膳，毁瘠特甚。吴夫人者，潜邸旧人也，屡以过损为言，上坚不从。一日，密谕尚食内侍云："官家食素多时，甚觉清瘦，汝辈可自作商量。"于是密令苑中，以鸡汁等杂之素馔中以进。上食之觉异，询所以然。内侍恐甚，以实告。上大怒，即欲见之施行。皇太后闻之，亟过宫力解之。乃出吴夫人于外，内侍等罢职有差。

温泉寒火

邵康节曰：“世有温泉，而无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阴能顺阳，而阳不能顺阴也。水为火爨，则沸而熟物；火为水沃，则灭矣。”晋纪瞻举秀才，陆机策之曰：“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能独成。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诸儒讲论，班固纂为《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温水，无寒火。”然今汤泉，往往有之。如骊山、尉氏、骆谷、汝水、黄山、佛迹、匡庐、闽中等处，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诗云：“自怜耳目隘，未测阴阳故。郁攸火山烈，觱沸汤泉注。安能长鱼鳖，仅可焨狐兔？”朱氏晦庵诗云：“谁然丹黄焰，爨此玉池水？”盖或为温泉之下，必有硫黄、矾石故耳。独未见所谓“寒火”。按《西京杂记》载董仲舒曰：“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又《抱朴子》曰：“水主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又《刘子·从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华阳温泉，犹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热，而有萧丘寒焰，犹曰火热，热者多也。”然则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为无耳。

段干木

《唐书·宗室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阳，一字聃。其后有李宗者，魏封于段，为干木大夫。"按《史记》，聃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阳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于段干。"审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记·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战国策》有段干纶、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为姓；故"木"与"朋"，"纶"与"崇"、"越人"，皆其名，而"子"与"生"，则男子之通称耳。《风俗通·姓氏注》，以为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盖战国时，自有段规。疑"段"与"段干"自别。若如《唐史》之说，则段干木姓李名宗，为魏将有功，封于段干。若如史迁、葛洪之言，则段干木之贤，魏侯所以师而敬之者，恐别一人耳。姑书其说，以俟博识者订之。

表答用先世语

文正范公《岳阳楼记》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后东坡行忠宣公辞免批答，径用此语云：“吾闻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卿将书之绅，铭之盘盂，以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则今兹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艰而已，又何辞乎？”其后忠宣上遗表，亦用之云：“盖尝先天下之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见也。

蜜章密章

“密章”二字，见《晋书》山涛等传，然其义殊不能深晓。自唐以来，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乔行简赠祖母制》亦云：“欲报食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从“虫”。相传谓赠典既不刻印，而以蜡为之。蜜即蜡，所以谓之“蜜章”。然刘禹锡《为杜司徒谢追赠表》云：“紫书忽降于九重，密印加荣于后夜。”《李国长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肃肃终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没代流庆，密章下贲。”宋祁《孙奭谥议》云：“密章加等，昭饰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蹄书密章。”“密”字乃并从“山”，莫知其义为孰是。岂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别有所出也。

三苏不取孔明

老泉《权书·强弱篇》云："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帝所忧在项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后取籍。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论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东坡论曰："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胜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乃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长驱东向，而欲天下向应，盖亦难矣。"颍滨论曰："刘备弃荆州而入蜀，则非其地；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纷之冲，则非其将；不忍忿忿之气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其说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

诗用史论

刘贡父《咏史诗》云：“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其意盖指当时王韶、李宪辈耳，而其说则出于温公论李广利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生死系焉。苟为不择贤愚，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盖全用之。然胡明仲论留侯则云：“善乎，子房之能纳说也！不先事而强聒，不后事而失机。不问则不言，有言则必当其可。故听之易，而用不难也。评者曰：‘汉业存亡在俯仰间，而留侯于此每从容焉。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复道见沙中之聚，始言雍齿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论全用荆公诗：“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此则史论用诗也。近世刘潜夫诗云：“身属嫖姚性命轻，君看一蚁尚贪生。无因唤取谈兵者，来此桥边听哭声。”而东坡《谏用兵之疏》云：“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矣。至于远方之民，肝脑涂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其意亦出此。冯必大诗云：“亭长何曾识帝王？入关便解约三章。只消一勺清冷水，冷却秦锅百沸汤。”亦用黄公度《汉高祖论》曰：“伤弓之鸟惊曲木，挽万石之弓以射之，宁无所惧；奔渴之牛急浊泥，饮以清冷之水，宁无所喜。项惊天下以弓，而帝饮天下以水。”叶绍翁诗云：“殿号长秋花寂寂，台名思子草茫茫。尚无人世团圞乐，枉认蓬莱作帝乡。”亦出于林少颖《武帝论》云：“武帝好长生不死之术，聚方士于京师，由是祷祠之俗兴，以成巫蛊之祸。阳邑、朱昌二

公主俱以此诛，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长生不死之术而不可得，徒使败亡之祸横及骨肉，可笑也。”钱舜选诗云：“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陈傅良之论羽云：“羽之戮子婴、弑义帝、斩彭生，坑秦二十万众，亚父独不当试晓之邪？使楚果亡汉，则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类甚多，不暇枚举，岂所谓脱胎者耶？

汉租最轻

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尽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是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大司农告竭。当时言利者析秋毫，至于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独于田租，不敢增益。虽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灾害，吏趣其租，于定国以是报罢；用度不足，奏请增赋，翟方进以是受责。重之以灾伤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元、元康二，初元元，鸿嘉四。初郡无税，《食货志》。行军劳苦者给复，高二年。陂、湖、园、池假贫民者勿租赋，初元元年。又至于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五年，永始四，天汉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民资不满三万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时贷焉，何与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国所以独久者，盖有以也。

真西山

真文忠公，建宁府浦城县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于山间结庵，炼丹将成。忽一日入定，语童子曰：“我去后，或十日、五日即还，谨勿轻动我屋子。”后数日，忽有扣门者，童子语以师出未还。其人曰：“我知汝师死久矣！今已为冥司所录，不可归。留之无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为魔，遂举而焚之。道者旋归，已无及。绕庵呼号云：“我在何处？”如此月余不绝声，乡落为之不安。适有老僧闻其说，厉声答之曰：“你说寻‘我’，你却是谁？”于是其声乃绝。时真母方娠，忽见道者入室，遂产西山。幼，颖悟绝人。家贫，无从得书，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学里儒，为举子业。未几登第，初任为延平郡掾。时倪文节喜奖借后进，且知其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辄一二日即归，若手未触者。文节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学，然贤者亦何所见，遽不观耶？”西山悚然对曰：“先生善诱后学，何敢自弃？其书皆尝窃观，特不敢久留耳。”文节谩扣一二，皆能成诵，文节始大惊喜。于是与之延誉于朝，而继中词科，遂为世儒宗焉。

书史载箕子比干不同

《书·微子篇》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孔注：“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史记·殷纪》乃云：“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剖比干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因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纪》又云：“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数谏，纣弗听，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箕子披发，佯狂为奴。比干谏，纣剖其心。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注但云时比干已死，而云少师者似误。盖三处皆以太师、少师，非箕子、比干。独《周纪》明言，太师名疵，少师名强。《汉·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师疵，少师强，殊与孔注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时人，何以见异而言不同欤？及苏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国之说，刘道原作《通鉴外纪》，则又从《史记》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见故耳。

梓人抡材

梓人抡材，往往截长为短，斫大为小，略无顾惜之意，心每恶之。因观《建隆遗事》，载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两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见，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于是止。嘉祐中，修三司，敕内一项云："敢以大截小、长截短，并以违制论。"即此敕也。大哉王言，岂区区靳一木哉？是亦用人之术耳！元丰中，赵伯山为将作监。太后出金帛，建上清储祥宫，内侍陈衍主其役，请辍将作镇库模枋，截充殿梁。伯山执不与，且援引建隆诏旨，惟大庆、文德殿换梁方许用，乃已。《邵氏闻见录》乃以为晋邸内臣奏请，且文其辞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失其实矣。

林复

林复，字端阳，括苍人，学问材具，皆有过人者，特险隘忍酷，略不容物。绍兴中，为临安推官。有告监文思院常良孙赃墨事，朝廷下之临安狱，久不得其情。上意谓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复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讫就煅炼成罪，当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盗，无以应其求。盗取常手足钉著两船舷，船开，分其尸为二焉。林竟以劳改官，不数年为郎，出知惠州。时常有姻家当得郡，愤其冤，欲报之，遂力请继其后，林弗知也。既知惠，适有诉林在郡日以鸩杀人，具有其实。御使徐安国亦按其家，有僭拟等物。于是有旨令大理丞陈朴追逮，随所至置狱鞫问。及至潮阳，遇诸道间，搜其行李，得朱椅、黄帷等物，盖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于僧寺中。林知必不免，愿一见家人诀别。既入室，亟探橐中药，投酒中饮之。有顷，流血满地，家人号泣。使者入视，则仰药死矣，因具以复命。然其所服，乃草乌末及他一草药耳。至三日，乃苏，即亡命入广。其家以空柩归葬。始就逮时，僮仆鸟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为收敛归之，了无所失。其家与之音问相闻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绝，竟佚其罚云。此陈造周士所记，得之括医吴嗣英，甚详。《夷坚志》亦为所罔，以为真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圣锡应辰端明，本玉山县弓手子。喻樗子材为尉，尝授诸子学。有兵在侧，言某儿颇知读书，可使侍笔砚。呼视之，状貌伟然，不类常儿。问："能属对否？"曰："能。"曰："马蹄踏破青青草。"应声曰："龙爪拏开白白云。"喻大惊异曰："他日必为伟器。"留授之学，且许妻以子。后从张横浦游，学益进。年十八，魁天下。天资强敏，记问绝人。其帅福州，吏闻其名，欲尝之。始谒庙，有妪持牒立道左，命取视之，累千百言，皆枝赘不根。即好谕曰："事不可行也。"妪呼曰："乞详状。"公笑曰："尔谓吾不详耶？"驻车还其牒，诵之，不差一字。吏民以为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寿皇。自蜀还，为天官兼学士，向柄用矣。近习多不悦之，朝夕伺间。一日，内宿召对，天颜甚喜，曰："欲与卿款语。"方命坐赐茶，汪奏："臣适有白事。"上欣然问："何事？"时德寿宫建房廊于市廛，董役者不识事体，凡门阖辄题德寿宫字，下至委巷厕溷皆然。汪以为非所以示四方，袖出札子极言之，且谓："陛下方以天下养，有司无状，亵慢如此。天下后世，将以陛下为薄于奉亲，而使之规规然营间架之利，为圣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寿谨，汪言颇过激，闻之，变色曰："朕虽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爱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负此名，故及此。"上终不怿。奏毕，请退，上颔之，不复赐坐。自是眷颇衰。会德寿宫市蜀灯笼锦，诏求之，不获。他日，上诣宫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问所从来，曰："汪应辰家物也。"上还，即诏应辰与郡。盖近习揣上意，因事中之。君臣之际，难哉！

张定叟失出

建康溧阳市民同日杀人，皆系狱。狱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时相与语，监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谓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顾事适同日，计亦有可为者。我有老母，贫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称冤，悉以诿我，我当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脱，君家素温，为我养母终其身，则吾死为不徒死矣。”乙欣然许之。时张定叟杓尚书知府事，号称严明。囚既至，皆呼使前问之。及乙，则曰：“某实不杀某人，杀之者亦甲也。”张骇异，使竟其说，曰：“甲已杀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为甲所杀也。平日与某有隙，遂以闻于官。已而甲又杀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暗而吏赇，故冤不得直也。”张以问甲，甲对如乙言，立破械纵之。一县大惊。甲既论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张终不悟。甚哉，狱之难明也！

放翁钟情前室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实绍兴乙亥岁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盖庆元己未岁也。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又至开禧乙丑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

卷二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许便宜黜陟。初，上问大计，浚请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从以张俊、刘光世，以相首尾。浚发行在，王彦统八字军从之。浚以御营司提举事务曲端屡挫虏，欲仗其威声，乃承制拜为威武大将军、本司都统制。浚抵秦州置司，节制五路诸帅。四年春，金虏娄室破陕州，李彦仙死之。既而，与其副撒离歇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两战皆捷。至白店原，虏引众来犯，又为端所败。既而虏势复振，献策者多以击虏为便。浚于是欲谋大举，召端问之。端曰："平原广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师未习战，须教士数年，然后可以大举。"复谋之吴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后可以徐图。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尔。"浚以端沮大议，意已不平，而王庶与端有龙坊之憾，因谮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乃罢端兵柄，迁之秦州狱。其部将张中孚、李彦琪，并诸州羁管。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谮，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

> 《西事记》云："张浚之至陕西，易置诸路帅臣，权势震赫。是时五路未破，士马强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贷其赋五年，金银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浚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夺其兵废之，西人为之失望。"

浚于是决策治兵，移檄河东问罪。兀朮闻变，自京西星驰至陕右，与娄室等会。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万、马十一万，会战于耀州。以熙河经略刘锡为都统制，与泾原经略刘锜、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各帅所部兵以从。吴玠、郭浩极言虏锋方锐，且当各守其地，掎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从。军行至富平县，吴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也。"将战，乃诈立前军都统曲端旗以惧虏。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给我也。"遂拥兵骤至，直击环庆军。会赵哲离所部未至，哲军遂惊遁，而诸军悉从之，大溃。陕西为之大震。浚闻军溃，自邠州退保河池县，又退保兴州。遂归罪赵哲，斩之。责刘锡合州安置，陕西兵皆散归本路：吴玠收秦凤余兵，闭大散关；关师古收泾原余兵，保岷、巩；孙渥收泾原余兵于阶、成、凤三州。未几，大散关复不守。浚时止有亲兵千余人，又退保阆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刘子羽以为不可。遂檄吴玠、郭浩据和尚原，而虏复至，于是下令徙治潼州。军士皆愤，取其榜裂之，乃止。

> 《西事记》云："张浚之战于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锐于进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练军事，欲亟决胜负于一举，故至于败。遂走兴元，又走阆中。陕西诸郡不残于金人者，亦皆为溃兵所破矣。"

既而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降虏，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围庆州，于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复谮端不已。时西人多上书为端诉冤者，浚益忌其得众心，乃杀之于秦州狱。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绍兴元年，浚以关、陕失律，上章待罪，朝野无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还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抚，轻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刘子羽辈小人，而无辜杀曲端、赵哲；以至设秘阁以崇儒，拟上方以铸印；及既败之后，被召不肯出蜀等

罪。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寻又诏落职，福州居住。

> 《秀水闲居录》云："魏公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出人主右。竭蜀之财，悉陕之兵，凡三十万余，与虏角，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谋，归罪其将赵哲、曲端，并诛之。将士由是怒怨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阆中，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还薄谴，俾居福州而已。"

其后，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乃分陕、蜀之地，责守于诸将。自秦、凤至洋州，命吴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达，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龙至威、茂，刘锜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师古战败降贼，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独存阶、成而已。

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三月，浚奏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罢为少师、万寿观使，以其兵隶都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且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琼与靳赛，皆故群盗，与王德素不相能。德威声素著，军中号为"王夜叉"。都承旨张宗元深以为不可，谓浚曰："琼等畏德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为然。复谋之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为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张宣抚何如？"飞曰："暴而寡谋，且琼辈素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耳。"飞曰："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即日乞解兵

柄，持余服。浚讫行之，琼辈惧不敢喘。及德视事教场，诸将执挝用军礼谒拜。琼登而言曰：“寻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德素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语慰抚之，遂索马去。于是琼辈愈惧，相与连衔上章，乞回避之。张宗元知其事，复语浚曰：“业已尔。今独有终任德，或可以镇，不然，变且生矣。”浚不以为然，遂奏召德还。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锜副之，并驻庐州。且命郦琼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将以夺其军而诛之。宗元听制于文德殿下，语人曰：“是速琼等叛耳。”会祉复密奏罢琼兵柄，书吏朱照漏语于琼，于是叛谋始决。及金字牌飞报，吕方坐厅事，闻有大声如髐箭辟历，自戟门随牌而至，及启视之，乃三使除书也。吕拍案叹曰：“庞涓死此树下。”即时乱作，遂缚吕祉，及中军统制张景、钤辖乔仲福、刘永衡友，前知庐州赵康直、摄知庐州赵不群，以其所部七万人悉叛归刘豫。至淮岸，遂杀祉及康直，释不群使还。浚乃亟遣张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台臣交章论列。谓“浚轻而寡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若怒而喜；虽本无疑贰者，皆使之有疑贰之心。予而阴夺，夺而阴予；虽本无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意。郦琼以此怀疑，以数万众叛去。然浚平日视民如草菅，用财如粪土。竭民膏血而用之军中者，曾何补哉？陛下尚欲观其后效，臣谓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时司谏王缙，则以罪在刘光世，参政张守期为力求末减。都官郎官赵令衿则乞留浚，陈公辅则谓不可因将帅而罢宰相，于是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观。其后，言者不已，遂诏落职。既而御批“张浚散官，安置岭表”。赵鼎力救解之，改秘书少监，分司西京，且为出言官于外。

《退朝录》曰：“绍兴二十年，浚复上疏论边事。高宗为汤丞相云：‘张浚用兵，不独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

之师，其效可见矣。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于是复有永州之命。”

《挥麈录》云：“淮西军叛后，冯楫启上曰：‘如张浚者，当再以戎机付之，庶收后效。’高宗正色曰：‘朕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矣。’遂终高宗朝，不复再用。”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见，屡奏欲先取山东。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左仆射史浩独不以为然，曰：“宿师于外，守备先虚。然我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急邪？惟当固守要害，为不可胜之计。必俟两淮无致敌之虑，然后可前。若乃顺诸将之虚勇，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则论赏于朝，寇至则仅保山寨，顾何益乎？”继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奏乞引兵进取。浩曰：“二将辄自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栻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然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锋军都统制陈敏曰：“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浚皆不听。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

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韩信、乐毅不可也。若是，则守且有余。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自亮贼之陨，彼尝先遣使于我矣，又一再遗我书矣，其信其诈，固未可知，而在我亦当以信与诈之间待之。盖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国反欲用兵者。”云云。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亦不从。遂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俟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安用都督哉？”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云：“若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虏兵寇边，何以应之？若巡边犒师，则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亿重费之外，朝廷自用缗钱千四百万，今何以继？若曰移跸，欲奉德寿以行，则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万一金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何以处之？”孝宗大悟，谓浚曰：“都督先往行边，俟有功绪，朕亦不惮一行。”浚怒曰：“陛下当以马上成功，岂可怀安以失事机？”及退朝，浩谓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主上承二百年基业之托，汉高祖起于亭长败亡之余，乌可比哉？”寻复论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浩曰：“胜、广能以锄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则是金犹有法制维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将贻后悔。”又上疏力谏曰：“靖康之祸，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虏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寝膳不忘。然迩安可以服远。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虏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诳惑之说，是以有请耳。德寿岂无报复之心？时张、

韩、刘、岳，各拥大兵，皆西北战士，燕、蓟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之地。今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欲取胜，不亦难哉？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计也。”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万两添给军费。浩复从容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将不可恃。且今二十万人，留屯江淮者几何？曰十万。复为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如此诘难者凡五日。又委曲劝之曰：“平日愿执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数数议论不同，不惟为社稷生灵计，亦为相公计。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之计，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当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密院，径檄诸将出师矣。德寿知之，谓寿皇曰：“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渊等遵禀出军状，始知其故。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与闻，则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请罢归，乃出知绍兴府。临辞，复曰：“愿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浚至扬州，合江淮兵八万人，实可用者六万，分隶诸将，号二十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宏渊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视师。显忠复灵壁县，败萧琦。宏渊至

虹县，金拒之；会显忠亦至，遂复虹县。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并降。二将遂乘胜进，克宿州。捷奏，显忠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进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是时，显忠名出宏渊右。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衣绦、枣、羊、粆各一库，酒三库。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赏三百；得南京，须得四百。"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浚乃移书，令宏渊听显忠节制。宏渊不悦。已而复令显忠、宏渊同节制，于是悉无体统矣。孝宗闻之，手书与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未达间，忽报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大军且至，遇夜，军马未整，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军逃归。继逃归者，宏渊之子世雄、统制左士渊，二将皆不能制。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传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复退维扬。窘惧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错？"于是下诏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师，敢废穆公之誓；尝胆而雪会稽之耻，当怀勾践之图。"张浚降特进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官属各夺二官。邵宏渊降五官，又责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责莱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弃军诸将，递降贬窜有差。既而置宣抚司，便宜行事。未几，复以浚都督江淮军马，既而又复入为右仆射，仍领都督。二年三月，复诏浚淮上视师。浚复谋大举，上不从。四月，召还。罢江淮都督府，浚亦罢相。及和议将成，浚

坚持以为不可。汤思退乃白上以张蕴古求和事，由是浚议遂绌。既而，金纥石烈志宁遣书议和，有云：“乃者，出师诡道，袭我灵壁、虹县，以十余万，窃取二小邑。主将气盈，率众直抵符离，帅府以应兵进讨。凭仗天威，以全制胜，所杀过当，余众溃去。计其得丧，孰多孰少？若以符离之役，尚为兵少致败，则请空国之众，以迎我师。”云云。是岁八月，浚薨。

> 《赵鼎传》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设为言。鼎谓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张德远非不欲有所为，其效可见，亦足以戒矣。时议回临安，鼎奏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 《刘氏日记》云：“孝宗初立，张魏公用事，独付以恢复之任，公当之不辞，朝廷莫敢违。魏公素轻锐，是时皆以必败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冯方为属，此二人尤轻锐，朝廷患之，遂以陈俊卿、唐文若参其军事，盖此二人厚重详审故耳。周益公时为中书舍人，文若来别，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轻举。后魏公知之，极憾益公。然卒以轻举败事。”

>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尽覆，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是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并逐言者于外。及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反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

转官无虚日。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及之，公论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议必不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涧上闲谈》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纪》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不可尽信。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张魏公列传》所书嘉禾刺客，乃是附会杂史张元遣刺韩忠献事。又载遣蜡书疑郦琼之语，亦是《潘远纪闻》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离军溃，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学。虽亦取《莱公纪事》中意，然方当大军悉溃，亦安在其为心学哉？其说皆浅近易见，乃略不审其是非，登之信史，传之千万世，可乎？”

卷三

绍熙内禅

绍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贵妃黄氏有宠，慈懿李后妒之。至是，上宿斋宫，乘间杀之，以暴卒闻，上不胜骇愤。及行礼，值大风雨，黄坛灯烛尽灭，不成礼而罢。上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遂得心疾，归卧青城殿。寿皇知其事，轻舆径至幄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黄门奏寿皇在此，上矍然惊起，下榻叩头请罪。寿皇再三开谕，终不怿。自是喜怒不常，不复视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诣重华宫起居。四年九月重阳节，以疾不过宫。宰执、侍从，两省百僚及诸生，皆有疏乞过宫。甲申，上将朝重华，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百僚、侍卫皆失色。时陈傅良为中书舍人，遂趋上引裾，请毋再入，随上至御屏后。李后叱之曰："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傅良遂大恸于殿下。李后遣人问曰："此是何礼？"傅良对曰："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后益怒，遂传旨："已降过宫指挥，更不施行。"于是臣僚士庶纷纷之议竞起矣。十月，会庆节，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疏重华，乞会庆圣节，先期谕旨，勿免过宫。寿皇御笔："朕自秋凉以来，思与皇帝相见。所有卿等奏札，已令进御前矣。"庚申，诏过宫，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华，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论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还。五年正月，寿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问安尝药。臣僚劾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以离间两宫，请罢逐。及寿皇疾甚，留正请上侍疾，挽裾随至福宁殿，泣而出。既而宰执以所请不从，乞出。光宗传旨，令宰执尽出，于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阁韩侂胄奏请自往宣押入

城，于是宰执入，各还第。国史《赵汝愚传》云：“孝宗令嗣秀王传意，令宰执复入。”非实。复请过宫，许之。至期，过午，有旨放仗。当是时，诸公引裾恸哭，朝士日相聚于道宫佛寺集议，百司皂隶，造谤讹传，学舍草茅，争相伏阙。刘过改之一书，至有“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之语。且有诗云：“从教血染长安市，一枕清风卧钓矶。”扰扰纷纷，无所不至。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度，不能以上疾状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缙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负谤，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戊戌，寿皇崩于重华殿。本宫提举关礼等，诣宰执第，告上大渐。丞相留正、枢密赵汝愚、参政陈骙、同知余端礼，力请过宫，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药，黄裳等尝请过宫，以笏拦光宗云：“寿皇已服药矣，便请陛下升辇。”已而无它。至是，亦以为妄，不复信。十三日，寿皇大殓，车驾不至，无与成服，人情忧惧。留正等遂奏请宪圣代行祭奠之礼，以安人心。往反数四，始得太皇圣旨：“皇帝以疾，听就内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礼，宰相百官就重华宫成服。”正等遂成服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汹汹，以祸在旦夕。近习巨室，竞辇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项安世等，遁去者数人。如李祥等，搬家归乡者甚众。侍从至欲相率出城。于是留正等连疏乞立太子，以重国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执拟立太子指挥进入。御笔批：“依付学士院降诏。”是晚，又御批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见之惧。以为初止请立太子，今乃有“退闲”之语，何邪？会次日朝临，仆于殿庭伤足，正疑为不祥。先是，正尝从善轨革者问命，有兔伏草、鸡自焚之象。及此，谓所知曰：“上卯生，吾酉生，前语验矣。”遂力请罢免，出城俟命。工部尚书赵彦逾，时为山陵按行使，临欲渡江，因别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岂容坐视？当思救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时，持刀去朝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与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闻

上有御笔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宁莫说。今事争矣！与尚书说亦不妨。”彦逾曰：“既有此御笔，何不便立嘉王？”汝愚惊曰：“向尝有立储之请，尚恐上怒。此事谁敢担当？且看慈福、寿成两宫之意如何？”彦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业与知院，岂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举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仓卒，亦须择一好日。”遂取官历检视，适是日甲子吉。彦逾曰：“帝王即位，即是好日。兼官历又吉，何疑？事不容缓，宜亟行之，亦顺事也。”因劝与殿帅郭杲同议。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体仁谕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彦逾曰：“某尝有德于杲。”遂驰告之曰：“近日外议澒洞，太尉知否？”杲曰：“然则奈何？”彦逾遂以内禅事语之，曰：“某与赵枢密，第能谋之耳。太尉为国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犹未语，彦逾曰：“太尉所虑者，百口之家耳。今某尽诚以告，太尉不答，岂太尉别有谋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与区处发军坐甲等事。还报汝愚，议遂定。乃谋可白事于慈福宫者。始拟吴琚。琚，宪圣侄也。琚辞。或云：“已白宪圣，不许。”继用吴环，环亦辞。于是令徐谊、叶适因阁门蔡必胜谕意于知阁门事韩侂胄。侂胄母，宪圣女弟也，其妻又宪圣女侄，最为亲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国恩，托在肺腑，愿得效力。”于是往见慈福宫提举张宗尹曰：“事势如此，我辈死无日矣。”宗尹曰：“今当如何？”遂告以内禅事，且云：“须得太皇主张方可。”宗尹遂许为奏知。次日未报，侂胄惧，遂亲往慈福宫。适值宪圣感风不出，侂胄益窘，立殿庑垂涕。重华宫提举关礼适至，邀问之，侂胃不言，因指天为誓，侂胃遂具述其事。礼曰：“即当奏知，少俟可也。”礼入见，垂涕。宪圣问曰：“汝有何苦？”曰：“小臣无事，天下可忧耳。”宪圣蹙额不言。礼曰：“圣人读万卷书，曾见有如此时节，可保无虞否？”宪圣曰：“此岂汝所知？”礼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赖二三执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将谁赖乎？”言与泪俱。宪圣惊曰：“事将奈何？”礼曰：“今宰执令韩侂胄在外，欲奏内禅事。望圣人三思，早定大

计。”宪圣不语。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见吴琚说来，若事顺，须是做教好。”且许来早于梓宫前垂帘，引执政面对。礼遂传旨侂胄，侂胄乃复命于汝愚。始往报陈骙、余端礼及郭杲，并步帅阎仲。关礼使其姻党阁门舍人傅昌朝，密制黄袍。先是，嘉王数日谒告。执政谕宫僚彭龟年等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执政率百僚诣大行前，奏请太皇。顷之，垂帘。有旨令韩侂胄同执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诣帘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臣等累入札，乞立皇子嘉王为皇太子，以系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继又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取太皇太后旨处分。”宪圣曰：“皇帝既有御笔，相公自当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须降一指挥方可。”宪圣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拟指挥以进，曰：“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宪圣览讫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张。”宪圣首肯，遂乞令都知杨舜卿提举寿康宫，以任其责。遂召之帘前，面付之。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圣旨及诏书讫，关礼、张宗尹扶掖太子入帘。太皇面谕再三，太子固辞，曰：“恐负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胄入帘，授以黄袍，令扶嗣君往即皇帝位。关礼、张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传太皇圣旨，令汝愚等劝进。汝愚等奏曰：“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人人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于何地，尚得为孝乎？”众扶上披黄袍，上犹却立，众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传宣殿帅郭杲、阎仲，同韩侂胄一班起居，内侍扶导上诣太皇帘前行谢礼，次诣梓宫前行禫祭礼。毕，御史台阁门集百官，禁卫立班起居。翌日，侂胄侍上诣光宗问起居，光宗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视曰：“吾儿邪？”先是，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杲入，索于职掌内侍羊骃、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它授，岂不利害？”于是封识空函授杲。二珰取玺，从间

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方自内付玺与之。《四朝闻见录》云："宁宗次日谒光宗，慈懿方自卧内取玺与之。"按御玺重宝，安得即位后方取？兼玺玉各有职掌，安得置之卧内？恐非实。先是，襄阳归正人陈应祥等，诱聚亡命，谋以七月望日为寿皇发丧为乱。前一夕登极赦至，其徒告之而败。汝愚遂奏乞召还留正以辅初政，而御史张叔椿则劾以弃国之罪，遂迁叔椿为吏部侍郎。正乃复入拜左相，汝愚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辞不拜，乃以特进为枢密使。及孝宗将攒，汝愚建议欲卜山陵，与正异议，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许侂胄以事成日授节钺，彦逾执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谓彦逾曰："我辈宗臣，不当言功。"仅除郭杲节度使，彦逾为端明殿学士，出为四川制置、知成都府，侂胄迁观察使、枢密都承旨。元系防御使、知阁门事，至是，仅迁一级。于是二人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过蒙成耳。今既自据相位，以专其功，乃置吾辈度外邪！"于是始有逐汝愚之谋矣。汝愚觉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长沙召入为待制，侍经筵，及收召李祥、杨简、吕祖俭等道学诸君子以自壮。然宫中及一时之议，皆归功于侂胄，自是出入宫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为熹等像，峨冠大袖，讲说性理，为戏于禁中。熹与龟年等，屡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汝愚不纳，曰："彼尝自言不爱官职，何患之有？"既而熹进对，面陈侂胄之奸。继而正言黄度欲论之而谋泄，以内批斥去。熹又因进讲极论之，声色颇厉。上怒，遂批出，除熹宫观。汝愚请见，乃以内批袖还上，继而求去，皆不许。于是彭龟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胄窃弄威权，为中外所附，必贻大患。"宁宗欲两罢之，汝愚欲两留之。既而龟年与郡，侂胄势由是益张。会彦逾帅蜀，陛辞日，尽疏当时道学诸贤姓名，指为汝愚之党，而宁宗亦疑之矣。知阁刘弢谓侂胄曰："赵丞相欲专此大功，日引

虚名之士以植党，君岂但不得节钺，将恐不免岭海之祸。”侂胄恐甚。会汝愚欲除刘光祖为侍御史，侂胄知欲击己。而上方令近臣举御史，于是以御笔除大理簿刘德秀为御史，杨大法为殿院。又罢吴猎，以刘三杰代之，于是言路皆韩党矣。先是，汝愚尝云：“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又沈有开尝在汝愚坐曰：“外间传嘉王出判福州，许国公判明州，三军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谊语人曰：“但得赵家一块肉足矣。”盖指魏王之子，徐国公柄也。楼钥行辞免批答，有“亲为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语。太学上书，乞尊汝愚为伯父。周成子言“郎君不令”。田澹谓“宁宗非光宗子”。其说非一端。于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圣体不康之时，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等事。遂罢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台臣合奏，罢郡与祠。于是祭酒李祥、博士杨简、府丞吕祖俭等有疏，太学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书，诉汝愚有大功，不当去位，皆被黜谪。未几，何澹、胡纮疏：“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且言“与徐谊辈造谋，欲卫送太上过越，为绍熙皇帝”等事。遂责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敖陶孙题诗于阙门，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之句。其后叶翥、汪义端交论伪学，而刘三杰以伪党为逆党，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记姓名，降诏禁伪学。而直省吏蔡琏，告汝愚定策时异谋，宾客所言凡七十纸。欲逮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下大理狱，赖范仲艺等力解之乃已。既而侂胄迁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专政，肇开兵端，身殒国危。在侂胄固不足责，而当时诸君子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诛韩侂胄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监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请用文彦博故事，以侂胄为平章军国重事。侂胄恐，乞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胄为太师，立贵妃杨氏为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虚位，杨贵妃、曹美人皆有宠。侂胄畏杨权数，以曹柔顺，劝上立之。上意向杨，侂胄不能夺也。太学生王梦龙，为后兄次山客，监杂卖场赵汝说，与王梦龙为外兄弟，知其事。于是以侂胄之谋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谋侂胄之意矣。三年，金国盗起，洊饥，惧我乘隙用兵，于是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边衅之开，盖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会邓友龙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苏师旦等又从而从臾之。开禧元年四月，以李义为镇江都统，皇甫斌为江陵都统兼知襄阳。金人以侵掠、增戍、渝盟见责，遂诏内外诸军密为行计。七月，侂胄为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上。苏师旦为安远军节度使，领阁门事。师旦本平江书佐，侂胄顷为钤辖日，尝以为笔吏，后依韩门。会上登极，窜名藩邸，用随龙恩得官，骤至贵显。八月，以殿帅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二年，以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十二月，金虏使赵之杰、完颜良弼来贺正旦，倨慢无礼。于是以北伐告于宗庙，下诏出师。已而，陈孝庆复泗州，又复虹县。许进复新息县。孙成复保信县。田琳复寿春府。未几，王大节攻蔡州，不克军溃。皇甫斌败于唐州。秦世辅军乱于城固县。郭倬、李汝翼攻宿州，败绩，执统制田俊迈以往。李爽攻寿州，败。于是诛窜诸将败事者，更易诸阃。以邱崈为两淮宣抚使。分诸将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万余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之地于金人，遂封为蜀王。至此，侂胄始觉为师旦等所误，遂罢师旦，除名，送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财，赐三宣抚司为犒军费。斩郭倬于

镇江，罢程松四川宣抚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围楚州。十一月，以殿帅郭杲驻真州，以援两淮。邱崈以签书开督府。既而围襄阳，犯庐、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随、濠、阶、成州、信阳、安丰军、大散关。郭倪弃扬州走。三年正月，邱崈罢，以枢密张岩督师。二月，金人始退师。四川宣抚司、随军转运使安丙及李好义、杨巨源等讨吴曦，斩之，四川平。以杨巨源为四川宣抚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复阶、凤、西和州、大散关。四月，遣萧山县丞方信孺奉使，通谢金国。六月，安丙杀杨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两淮，增岁币、犒军金帛，索回陷没及归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问之，乃曰："欲太师首级。"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觌物，擅作大臣馈虏人，降三官，临江军居住。乃以赵淳为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谋复起。再遣监登闻鼓院王柟出使焉。于是杨次山与皇后谋，俾皇子荣王曮入奏，言"侂胄再启兵端，谋危社稷"，上不答。皇后从旁力请再三，欲从罢黜，上亦不答。后惧事泄，于是令次山于朝行中择能任事者。时史弥远为礼部侍郎、资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钱参政象祖，尝以谏用兵贬信州，乃先以礼召之。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皆预其谋。议既定，始以告参政李壁。前一日，弥远夜易服，持文书往来二参第。时外间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谓李参曰："闻有人欲变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发赤，徐答曰："恐无此事。"而王居安在馆中，与同舍大言曰："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弥远闻之大惧，然未有杀之之意，遂谋之张镃。镃曰："势不两立，不如杀之。"弥远抚几曰："君真将种也！吾计决矣。"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姬三夫人号"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饮至五鼓。其夕，周筠闻其事，遂以覆帖告变。时侂胄已被酒，视之曰："这汉又来胡说。"于烛上焚之。初三日，将早朝，筠复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谁敢？谁敢？"遂升车而去。甫至六部桥，忽有声诺于道旁者，问为何人，曰："夏震。"时

震以中军统制权殿司公事，选兵三百俟于此。复问：“何故？”曰：“有旨，太师罢平章事，日下出国门。”曰：“有旨，吾何为不知？必伪也。”语未竟，夏挺、郑发、王斌等，以健卒百余人，拥其轿以出，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杀之。是夕之事，弥远称有密旨。钱参政欲奏审，史不许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候门首，至晓犹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执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侂胄前驱至，传呼太师来。钱、李二公疑事泄，皆战栗无人色。俄而寂不闻声，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钱参政乃探怀中堂帖授陈自强曰：“有旨，太师及丞相皆罢。”陈曰：“何罪？”钱不答，于是揖二公，遂登车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则事必泄矣。二参继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窜殛侂胄闻，上愕然不信。及台谏交章论列，三日后，犹未悟其死。盖此夕之谋，悉出于中宫及次山等，宫省事秘，不能详也。遂下诏暴侂胄首开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张氏、王氏闻变，尽取宝货碎之。其后二人皆坐徒断。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斩苏师旦于韶州。程松宾州，陈自强雷州，郭倪、郭僎皆除名安置，并籍其家。李壁、张岩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夺伦魁恩，以首论用兵故也。乃拜钱象祖为右相，卫泾、雷孝友并参政，史弥远知枢密事，林大中签书院事，杨次山开府仪同三司，赐玉带。遂以窜殛事，牒报对境三省；以咨目遍遗二宣抚、二制置、十都统，告以上意。谏议大夫叶时，请枭首于两淮，以谢天下，上不许。

时王柟以出使，在金虏帐。一日，金人呼柟问韩太师何如人？柟因盛称其忠贤威略。虏徐以边报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诛之？”柟窘惧不能对。于是无厌之求，难塞之请，皆不敢与较，一切许之，以为脱身之计。及归，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为辞，而叶时复有枭首之请，于是诏侍从两省台谏集议。先是诸公间亦有此请，上重于施行。至是，林枢密大中、楼吏书钥、倪兵书思，皆以为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

已毙之首，又何足惜？与其亡国，宁若辱国。而侂公主之尤力，且谓在朝有受其恩，欲为之地者。盖朝堂集议之时，独章文庄良能于众中以事关国体，抗词力争。所谓“欲为之地者”，指章也。叶清逸《闻见录》云：“良能首建议函首，王介以为不可。”此非事实。于是遣临安府副将尹明，斫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谕诸路宣抚制置等以函首事。遂命许奕为通谢使。王柟竟函首以往，且增岁币之数。当时识者，殊不谓然。且当时金虏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吴乞买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复能出师，其弱可知矣。傥能稍自坚忍，不患不和，且礼秩岁币，皆可以杀。而当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听其恐喝，一切从之。且吾自诛权奸耳，而函首以遗之，则是虏之县鄙也，何国之为？惜哉！且柟，侂胄所遣，今欲议和，当别遣使，亦不当复遣柟也。至有题诗于侍从宅曰：“平生只说楼攻媿，此媿终身不可攻。”又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又云：“岁币顿增三百万，和戎又送一於期。无人说与王柟道，莫遣当年寇准知。”此亦可见一时公论也。明年，阁门舍人周登出使过赵州，观所谓石桥者，已具述其事。纪功勒铭，大书深刻桥柱矣。金主尝令引南使观忠缪侯墓，且释云：“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询之，乃韩也。和议既成，乃尽复秦桧官爵，以其尝主和故耳。

余按：绍兴秦桧主和，王伦出使，胡忠简抗疏，请斩桧以谢天下，时皆伟之。开禧侂胄主战，伦之子柟复出使，竟函韩首以请和。是和者当斩，而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尝以意推之，盖高宗间关兵间，察知东南地势、财力与一时人物，未可与争中原，意欲休养生聚，而后为万全之举。在德寿日，寿皇尝陈恢复之计，光尧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后却议之。”盖可见也。秦桧揣知上意厌兵，

力主和议，一时功名之士皆归罪以为主和之失。及孝宗锐意恢复，张魏公主战，异时功名之士靡然从之，独史文惠以为不然。其后符离溃师，虽府库殚竭，士卒物故，而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僇，宜也。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若《杂记》所载，赵师睪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载，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当泰、禧间，大父为棘卿，外大父为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录可信。用直书之，以告后之秉史笔者。

卷四

避讳

古今避讳之事，杂见诸书。今漫集数条于此，以备考览。盖殷以前，尚质不讳名；至周始讳，然犹不尽讳。如穆王名满，定王时有王孙满之类。至秦始皇讳政，乃呼正月为“征月”，《史记·年表》作“端月”。卢生曰：“不敢端言其过。”秦颁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汉高祖讳邦，旧史以“邦”为“国”。惠帝讳盈，《史记》以“万盈数”作“满数”。文帝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景帝讳启，《史记》微子启作“微子开”，《汉书》启母石作“开母石”。武帝讳彻，以彻侯为“通侯”，蒯彻为“蒯通”。宣帝讳询，以荀卿为“孙卿”。元帝讳奭，以奭氏为“盛氏”。光武讳秀，以秀才为“茂才”。明帝讳庄，以老、庄为“老、严”，庄助为“严助”，卞庄为“卞严”。殇帝讳隆，以隆虑为“林虑”。安帝父讳庆，以庆氏为“贺氏”。魏武帝讳操，以杜操为“杜度”。蜀后主讳宗，以孟宗为“孟仁”。晋景帝讳师，以师保为“保傅”，京师为“京都”。文帝讳昭，以昭穆为“韶穆”，昭君为“明君”，《三国志》韦昭为“韦耀”。愍帝讳业，以建业为“建康”。康帝讳岳，以邓岳为“邓岱”，山岳为“山岱”。齐太祖讳道成，师道渊但言“师渊”。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白绢”。隋文帝父讳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为“侍内”，中书为“内史”，殿中侍御为“殿内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书御史代之，中庐为“次庐”。至唐又避太子讳，亦以中郎为“旅贲郎将”，中书舍人为“内舍人”。炀帝讳广，以广乐为“长乐”，广陵为“江都”。唐世祖讳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类是也。唐祖讳虎，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为“武”，如“武贲”、“武林”之类。李延寿作《南北史》，易石虎为“石季龙”，韩擒虎

为“韩擒”。高祖讳渊，赵文渊为“赵文深”，“渊”字尽改为“泉”。刘渊为“元海”，戴渊为“戴若思”。太宗讳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烝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类。民部曰“户部”。高宗讳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怀避当时讳也。陆贽曰：“与理同道罔不兴”，“胁从罔理”。韩文《策问》：“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睿宗讳旦，张仁亶改“仁愿”。玄宗讳隆基，太一君“基”、臣“基”，并改为“其”字。隆州为“阆中”，隆康为“普康”，隆龛为“崇龛”，隆山郡为“仁寿郡”。代宗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苏预改名“源明”，以“薯蓣”为“薯”及“山药”。德宗讳适，改括州为“处州”。宪宗讳纯，淳州改为“栾州”，韦纯改名“贯之”，之纯改名“处厚”，王纯改名“绍”，陆淳改名“质”，柳淳改名“灌”，严纯改名“休复”，李行纯改名“行谌”，崔纯亮改名“行范”，程纯改名“弘”，冯纯敏改名“约”。穆宗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敬宗讳弘，徐弘敏改名“有功”。郑涵避文宗旧讳，改名“澣”。武宗讳炎，贾炎改名“嵩”。宣宗讳忱，韦谌改名“损”，穆谌改名“仁裕”。梁太祖父烈祖名诚，遂改城曰“墙”。晋高祖讳敬塘，析“敬”字为“文”氏、“苟”氏，至汉乃复旧。至本朝避翼祖讳，复析为“文”、为“苟”。本朝高宗讳构。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句涛”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丝”字，“绚纺”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改为“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龙者，“如渊”是也；勾龙去上一字者，“大渊”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讳也。

吴太子讳和，以和兴为“嘉兴”。唐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鸩，追尊为“孝敬帝”，庙曰“义宗”，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为“恒农”，韦弘机但为“机”。李含光本姓弘，易为“李”，曲阿弘氏易为“洪”，温彦弘遂以“大雅”字行。晋以毗陵封东海王世子毗，以毗陵为“晋陵”。唐避章怀太子贤讳，改集贤为“崇文馆”之类，皆避太子之讳也。

吕后讳雉，《封禅书》谓“野鸡夜雊”。武后讳曌，音照。以诏书为“制书”，鲍照为“鲍昭”。改懿德太子重照为“重润”，刘思照为“思昭”。简文郑后讳阿春，以《春秋》为《阳秋》，富春为“富阳”，蕲春为“蕲阳”。此避后讳也。

元后父讳禁，以禁中为“省中”。武后父讳华，以华州为“太州”。韦仁约避武后家讳，改名“元忠”。窦怀贞避韦后家讳，而以字行。刘穆之避王后家讳，以“宪祖”字行，后复避桓温母讳，遂称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讳，改名“预”。本朝章献太后父讳通，尝改通直郎为“同直郎”，通州为“崇州”，通判为“同判”，通进司为“承进司”，通奉为“中奉”，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至明道间，遂复旧。此则避后家讳也。

钱王镠，以石榴为金樱，改刘氏为“金氏”。杨行密据扬州，州人呼“蜜”为“蜂糖”。赵避石勒讳，以罗勒为“兰香”。高祖父名诚，以武成王为“武明王”，武成县为“武义县”。羊祜为荆州，州人呼“户曹”为“辞曹”之类，皆避国主、诸侯讳也。

《诗》、《书》则不讳。若文王讳昌，而箕子陈《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厉王讳胡，而宣王时，《诗》曰“胡不相畏”，“胡为虺蜴”，“胡然厉矣”。《周礼》有“昌本之俎”，《诗》有“鬋发”之咏。《大诰》“弗弃基”，不讳后稷“弃”字。孔子父叔梁纥，而《春秋》书臧孙纥。成王讳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是也。

庙中则不讳。《周颂》祀文、武之乐歌，《雝》曰“克昌厥后”，《噫嘻》曰“骏发尔私”，是也。

临文则不讳。鲁庄公名同，而《春秋》书“同盟”。襄公名午，而书“陈侯午卒”。僖公名申，书“戊申”。定公名宋，书“宋人”、“宋仲

几”。《汉书·纪》，元封诏书有启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国”与“万邦作孚”。韦孟诗：“总齐群邦。”皆不避高祖讳。魏太祖名操，而陈思王有“造白”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议云：“干植不强。”三国吴时，有“言功以权成”，盖斥孙权之名。《南史》有“宁逢五虎”及“虎视”之语，则“虎”字亦不尽避。韩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举张行素》曰：“文学治行众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讳。又《袁州上表》曰：“显荣频烦。”《举韦𫖮》曰：“显映班序。”柳文《乐曲》曰：“羲和显耀乘清芬。”皆不尽避中宗之讳。韩《贺即位表》曰：“以和万民。”亦不讳“民”字，如此类甚多。胡翼之侍讲迩英日，讲《乾卦》“元、亨、利、贞”，上为动色，徐曰：“临文不讳。”伊川讲“南容三复白圭”，内侍告曰：“容字，上旧名也。”不听。讲毕曰：“昔仁宗时，宫嫔谓正月为初月，饼之蒸者为炊，天下以为非。嫌名、旧名，请勿讳。”

邦国有不讳者。襄王名郑，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传。汉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

嫌名则有避有不避者。韩退之《辩讳》：“桓公名白，传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不闻谓布帛为‘布皓’，肾肠为‘肾修’。汉武名彻，不闻讳车辙之‘辙’。”然《史记·天官书》：“谓之车通。”此非讳车辙之“辙”乎？若晋康帝名岳，邓岳改名为“嶽”，此则不讳嫌名也。二名不偏讳。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时，改民部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讳。”

避讳而易字者。按《东观汉记》云：“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文帝

讳恒，之字曰‘常’；光武讳秀，之字曰‘茂’。”云云。盖当时避讳，改为其字。之者，变也。如卦变爻曰之也。本朝真宗讳恒，音“胡登切”。若阙其下画，则为“恒”，又犯徽宗旁讳。后遂并“恒”字不用，而易为“常”，正用前例也。

淮南王安，避父讳长，故《淮南》书，凡言长悉曰“修”。王羲之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余则以“政”字代之。王舒除会稽内史，以祖讳会，以会稽为“郐稽”。司马迁以父讳谈，《史记》中，赵谈为“赵同子”，张孟谈为“孟同”。范晔父名泰，《后汉书》，郭泰为“郭太”。李翱祖父名楚今，故为文皆以“今”为“兹”。杜甫父名闲，故杜诗无“闲”字。苏子瞻祖名序，故以序为“叙”，或改作“引”。曾鲁公父名会，故避之者，以勘会为“勘当”。蔡京父名准，改平准务为“平货务”。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讳也。《史记·李斯传》言“宦者韩谈”，则“谈”字不能尽避。《汉书·爰盎传》有“上益庄”之文，《郑当时传》有“郑庄千里不赍粮”之类。此不能尽避也。

范晔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辞，朝议不许。唐窦曾授中书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议者以音同字别，乃就职。韦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司议郎。柳公绰迁吏部尚书，以祖讳，换左丞。李涵父名少康，为太子少傅，吕渭劾之。本朝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富郑公父名言，而不辞右正言。韩亿绛、缜，家讳保枢，皆为枢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后唐，郭崇韬父名弘，改弘文馆为“崇文馆”。建隆间，慕容彦钊、吴廷祚，皆拜使相，而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为改“同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此则朝廷为臣下避家讳也。

元禛以阳城驿与阳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贤驿”，且作诗以记之，白乐天和之云：“荆人爱羊祜，户曹改为词。一字不忍道，况兼姓呼之。”是也。郑諴过郢州浩然亭，谓贤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歙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游之地故也。虞藩为刺史日，更为“任公寺”、“任公村”。此则后人避前贤名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郑，卫成公与之同时，亦名郑。卫侯讳恶，其臣有石恶。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谢景仁、张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刘子玄名知幾。

又有父子、祖孙同名者。周康王名钊，生子瑕，是为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后废帝亦名昱。魏献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声虽相近，而字犹异也。若周厉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齐。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阳有《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父靖，学优不仕。”此尤为可罪也。若桓玄，呼父温曰“清”，此不足责。若韩愈，不避“仲卿”，又何耶？

朱温之父名诚，以其类“戊”字，司天监上言，请改戊己之“戊”为“武”字，此全无义理。如扬都士人名审，沈氏与书，名而不姓，皆谀之者过耳。未如梁谢举闻家讳必哭，近世如赵南仲亦然，此亦不失为孝。若唐裴德融父讳皋，高锴为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父讳皋，而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一人参右丞卢简。卢先屈前一人，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遽而去。李贺以父名晋肃，终身不赴进士举，抑又甚焉。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梦家讳“龟从”故也。后唐天成中，卢文纪为工部尚书，

郎中于邺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而死。杨行密父名怤，与“夫”同音，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卿”。至有《兴唐寺锺题志》云：“金紫光禄大，兼御史大，及银青光禄大。”皆直去“夫”字，尤为可怪。国朝刘温叟，父名乐，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嵩岱。徐绩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践，遇桥则令人负之而过。此皆避讳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宪宗时，戎昱有诗名，京兆尹李鸾拟以女嫁之，令改其姓，昱辞焉。五代有石昂者，读书好学，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为临淄令。习入朝，监军杨彦朗知留后。昂以公事上谒，赞者以彦朗家讳石，遂更其姓曰“右昂”。昂趋于庭，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昂即解官去。语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乱世，果为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干臣，自讳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状申府，未施行”。徐怒形于色，责之曰：“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声曰：“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语罢，长揖而退。徐虽怒，然无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权贵之讳以自保其姓名。若北齐熊安生者，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之才讳熊，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权势甚盛，内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并改为“畿左”、“畿右”之类。蔡门下昂避之尤谨，并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责。昂尝自误及之，家人以为言，乃举手自击其口。蔡经国闻京闽音，称“京”为“经”，乃奏乞改名“纯臣”。此尤可笑。绍圣间，安惇为从官，章惇为相，安见之，但称“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谤其为南仲丞相幕客，赵父名方，乃改姓为“万”。既而又为邱山甫端明属，邱名岳，于是复改名为“方山”遂止，以为过焉。善乎，胡康侯之论曰：“后世不明《春秋》之义，有以

讳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礼以为孝；谄者献佞以为忠。忌讳繁，名实乱，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争体统

贾师宪，淳祐己酉岁为湖广总领。时方岳巨山知南康军。一日，总所纲运经从星江，押纲军卒，骄悍绎骚，市民横遭其祸者甚众。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数辈断治之。贾公闻之，移文诘问，且追本军都吏。巨山于是就判公牒云：“总领虽大，湖广之尊；南康虽微，江东列郡。当职奉天子命来牧是邦，初非总领之幕客，亦非湖广之属郡。军无纪律，骚动吾民；国有常刑，合从断遣；此守臣职也，于都吏何与焉？牒报。”贾公得牒，不胜其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于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书一诗以送之，曰：“秋厓秋壑两般秋，湖广、江东事不侔。直到南康论体统，江西自隔两三州。”

曝日

袁安卧负暄，令儿搔背，曰：“甚快人意。”赵胜负暄风檐，候樵牧之归。故杜诗云“负暄侯樵牧”，又云“负暄近墙壁”。又《西阁曝日》云：“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又云：“毛发且自和，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欻有托。欹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乐天《负日》诗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此皆深知负暄之味者也。冬日可爱，真若可持献者。晁端仁尝得冷疾，无药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彦尝有诗云：“冬曦如村酿，奇温止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余尝于南荣作小日阁，名之曰献日轩。幕以白油绢，通明虚白，盎然终日，四体融畅，不止须臾而已。适有客戏余曰：“此所谓天下都绵袄者。”相与一笑。后见何斯举《黄绵袄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邻舍相呼负日，曰：‘黄绵袄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语。然王立之亦尝名日窗为大裘轩。谢无逸为赋诗曰：“小人拙生事，三冬卧无帐。忍寒东窗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血气畅。薰然四体和，恍若醉春酿。此法秘勿传，不易车百辆。君胡得此法，开轩亦东向。苏公名大裘，意岂在万丈。但观名轩心，人人如挟纩。”陶隐居《清异录》载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各制一铭。其三曰《冬日初出》，铭曰：“折胶堕指，梦想负背；金锣腾空，映檐白醉。”楼攻媿尝取“白醉”二字以名阁，陈进道为赋诗，攻媿次之云：“处世难独醒，时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马，安知老夫味？天梳与日帽，且复供酒事。谪居幸三适，得此更惭愧。向来六逍遥，特书见清异。君家老希夷，相求谅同气。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记。醉中知其天，不饮乃同意。书生暂寄温，难语纯绵丽。”洪驹父亦有《大裘轩》诗。

经验方

喉闭之疾，极速而烈。前辈传帐带散，惟白矾一味，然或时不尽验。辛丑岁，余侍亲自福建还，沿途多此证，至有阖家十余口，一夕并命者。道路萧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医教以用鸭嘴、胆矾研细，以酽醋调灌，归途恃以无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临汀日，铃下一老兵素愿谨，忽垂泣请告曰："老妻苦喉闭，绝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药笈有少许，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药甫下咽，即大吐，去胶痰凡数升，即瘥。"其后凡治数人，莫不立验。然胆矾难有真者，养生之家，不可不预储以备用也。

熊胆善辟尘。试之之法：净一器，尘幂其上，投胆一粒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以之治目障翳，极验。每以少许净水略调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脑一二片，或泪痒，则加生姜粉些少，时以铜箸点之，绝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效。

辛酉夏，余足疡发于外臁。初甚微，其后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敷糁膏濯之剂，尝试略遍，痛痒杂作，大妨应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见过，怪其蹒跚，举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当先以淡虀水涤疮口，浥干；次用局方驻车丸研极细，加乳香少许，干糁之，无不立效。"遂如其说用之，数日良愈。盖驻车丸本治血痢滞下，而此疮亦由气血凝注所成。医者，意也。古人处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其后莫子山传治痢杜僧丸，亦止是一膏药，用有奇验，亦此意也。

用事切当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寿宫，置酒赋诗为乐，从臣皆和。周益公诗云：“一丁扶火德，三合巩皇基。”盖高宗生于大观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光宗生于绍兴丁卯故也。阴阳家以亥、卯、未为“三合”，一时用事，可谓切当。其后杨诚斋为光宗宫僚，时宁宗已在平阳邸，其《贺寿》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三世总丁年。”盖祖益公语也。嘉熙己亥四月，诞皇子，告庙祀文，学士李、刘功府当笔，内用四柱作一联云：“亥年巳月，无长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时，有归马牧牛之喜。”盖时方有蜀扰。其用事可谓中的，然或者则谓失之俳耳。

杨府水渠

杨和王居殿岩日，建第清湖洪福桥，规制甚广。自居其中，旁列诸子舍四，皆极宏丽。落成之日，纵外人游观。一僧善相宅，云："此龟形也，得水则吉，失水则凶。"时和王方被殊眷，从容闻奏，欲引湖水以环其居。思陵首肯曰："朕无不可，第恐外庭有语，宜密速为之。"退即督濠寨兵数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继昼。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萦绕，凡数百丈，三昼夜即竣事。未几，台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拟宫禁者。上晓之曰："朕南渡之初，虏人退而群盗起。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印尽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数郡耳。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故诸将有余力以给泉池园圃之费。若以平盗之功言之，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况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既而复建杰阁，藏思陵御札，且揭上赐"风云庆会"四大字于上。盖取大龟昂首下视西湖之象，以成僧说。自此百余年间，无复火灾，人皆神之。至辛巳岁，其家舍阁于佑圣观，识者谓龟失其首，疑为不祥。次年五月，竟毁延燎潭，潭数百楹，不数刻而尽，益验毁阁之祸云。

潘庭坚王实之

庚子辛丑岁，先君子佐闽漕幕时，方壶山大琮为漕，臞轩王迈实之与方为年家，气谊相好。用此，实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壶山资给亦良厚，然亦仅资一时饮博之费耳。籍中有吴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乐于公厅。吴方舞遍，实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径去，旁若无人，一座为之愕然。壶山起谢曰：“此吾狂友王实之也。”时以为奇事。实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羁。为正字日，因轮对，及故相擅权。理宗宣谕曰：“姑置卫王之事。”迈即抗声曰：“陛下一则曰卫王，二则曰卫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径转御屏，曰：“此狂生也。”迈后归乡里，自称“敕赐狂生”。尝有诗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赋《沁园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琼厓。同时富沙人紫岩潘牥庭坚，亦以豪侠闻，与实之不相下。庭坚初名公筠，后以诏岁乞灵南台神，梦有持方牛首与之，遂易名为“牥”。殿试第三人，跌宕不羁，傲侮一世。为福建帅司机宜文字日，醉骑黄犊，歌《离骚》于市，人以为仙。尝约同社友剧饮于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既而尽去宽衣，脱帽呼啸。酒酣客散，则衣间各浓墨大书一诗于上矣。众皆不能堪。居无何，同社复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顶而吟不绝口者，众拜之。”庭坚被酒豪甚，竟脱巾髽髻，裸立流泉之冲，且高唱“濯缨”之章。众因谬为惊叹，罗拜以为不可及，且举诗禅问答以困之。潘气略不慑，应对如流，然寒气已深入经络间矣。归即卧病而殂。既不得年，又以戏笑作孽，不自贵重，闻者惜之。庭坚才高气劲，读书五行俱下，终身不忘。作文未尝视草，尤长于古乐府。年六七岁时，尝和人诗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识者已知其不永。其论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诵之，以此终身坎壈焉。刘潜夫志其墓云：“公论如元气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时之荣辱兮，有千载之是

非。昔在有周兮，观孟津之师。于扣马之谏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国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异。呜呼！此所谓世教兮，所谓民彝。”正谓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尝识之，转眼今五十年矣。

卷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见于《法言》。《汉书·乐书》多不同，前辈尝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诗寄毕文简曰："未必颈如樗里子，定应头似夏黄公。"文简谓绮里季、夏，当为一人，黄公则别一人也。杜诗云："黄、绮终辞汉。"王逸少有《尚想黄绮帖》。陶诗云："黄、绮之南山。"又云："且当从黄、绮。"《南史》阮孝绪辞梁武之召云："周德虽兴，夷、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间山林。"盖各以首一字呼之。于是元之遂改此句，后皆以文简为据。然汉刻四皓神坐，一曰园公，二曰绮里季，三曰夏黄公，四曰角里先生。按《三辅旧事》云："汉惠帝为四皓作碑。"当时所镌，必无误书，然则元之所用非误也。盖昔人论四皓，或云园、绮，或云绮、夏，亦未必尽举首一字。或渊明自读作"绮里季、夏"，亦不可知。周燮曰："追绮、季之迹。"《世说》曰："绮季，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谓之'四皓'。"姓书有绮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则为夏黄公，益可信矣。按《风俗通》：楚鬻熊之后为圈。郑穆公之子圈，其后为姓。至秦博士逃难，乃改为园。《陈留风俗记》乃圈称所撰。盖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尝居园中，故谓之园公。《陈留志》谓圈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后也。古字"禄"与"角"通用，故《乐书》作"觮"。郑康成于《礼书》，"角"皆作"禄"。《陈留志》则又作"用"，唐李涪尝辨之矣。然《史记·留侯世家》注云："东园公姓庚，以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吴俗纪》云："先生吴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禄

里村、角头寨，即先生逃秦聘之地。”《韩诗》：“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蔡氏注云：“角、触，协音也。”淳化中，崔偓全判国子监，有《字学》。太宗问曰：“李觉尝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点。果何音？”偓佺曰：“臣闻刀下用乃‘榷’音，两点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然“角里”作“角里”，亦非也。后汉有角善叔，乃读作“觉”音，何邪？

作文自出机杼难

曾子固熙宁间守济州，作北渚亭，盖取杜陵《宴历下亭》诗“东藩驻皂盖，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间，晁无咎补之继来为守，则亭已颓毁久矣。补之因重作亭，且为之记。记成，疑其步骤开阖类子固拟《岘台记》，于是易而为赋，且自序云：“或请为记，答曰：‘赋，可也。’”盖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晋、齐攻战，三周华不注之事，虽极雄瞻，而或者乃谓与坡翁《赤壁》所赋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补之岂蹈袭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机杼者极难，而古赋为尤难。“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虽昌黎亦以为然也。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开荆湖阃；遂与孟珙合鞑兵夹攻蔡城，获亡金完颜守绪残骸以归。乃作露布以夸耀一时，且绘八陵图以献，朝廷遂议遣使修奉八陵。时郑忠定丞相当国，于是有乘时抚定中原之意。会赵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数公，惑于降人谷用安之说，谓非扼险无以为国，于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乃命武仲开阃于光、黄之间，以张声势，而子才合淮西之兵万余人赴汴。六月十二日离合肥，十八日渡寿州，二十一日抵蒙城县。县有二城相连，背涡为固。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县，县中有未烧者十余家，官舍两、三处。城池颇高深，旧号“小东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总领七人出降，城虽土筑，尚坚。单州出戍军六百余人在内，皆出降。市井残毁，有卖饼者云：“戍兵暴横，亳人怨之。前日降鞑，今日降宋，皆此军也。”遂以为导，过魏真县、城邑县、太康县，皆残毁无居人。七月二日，抵东京二十里札寨，犹有居人遗迹及桑枣园。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愿与谷用安、范用吉等结约。至是，乃杀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黄河南旧有寸金淀，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淫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幸前无敌兵，所以能进至此。子才遂驻汴，以俟粮夫之集。而颍川路钤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师下郑州。二十日，赵文仲以淮东之师五万，由泗、宿至汴，与子才之军会焉。因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阳、潼关，何待邪？”子才以“粮饷未集”对，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义士三千，樊辛提武安军四千，李先提雄关军二千，文仲亦以胡显提雄关军四千，共一万三千人。命淮西帅机徐敏子

为监军，先令西上，且命杨义以庐州强弩等军一万五千人继之，各给五日粮。诸军以粮少为辞，则谕之以陆续起发。于是敏子领军，以二十一日启行，且令诸军以五日粮为七日食，盖惧饷馈或稽故也。至中牟县，遂遣其客戴应龙回汴趣粮。且与诸将议，遣勇士谕洛，独胡显议为不合。敏子因命显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阴。二十六日，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潜赴洛阳。至夜，逾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无应者。盖北军之戍洛阳者，皆空其城诱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军食已尽，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是晚，有溃军失道，奔迸而至。云："杨义一军，为北兵大阵冲散。今北军已据北牢矣。"盖杨义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数百步外，山椒有立黄红伞者。众方骇异，而伏兵突起深蒿中。义仓卒无备，遂致大溃，拥入洛水者甚众，义仅以身免。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八月一日，北军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饥甚，遂杀马而食。敏子与诸将议进止，久之无他策，势须回师。遂遣步军两项往劫东西寨，自提大军济洛水而阵。北军冲突，坚勿动。初二日黎明，北军以团牌拥进接战。我军分而为三，并杀四百余人，夺团牌三百余，至午不解，而军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议突围而东。会范用吉下归顺人楚玶者献策曰："若投东面，则正值北军大队，无噍类矣。若转南登封山，由均、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耳。"事势既急，遂从之。北军既知我遁，纵兵尾击，死伤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伤右胯几殆，所乘马死焉。徒步间行，道收溃散，得三百余人。结阵而南，经生界团，结寨栅，转斗而前。凡食桑叶者两日，食梨蕨者七日，乃抵浮光。樊显、张迪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应龙，自汴趣粮赴洛，至半道，逢杨义军溃卒，知洛东丧衄之耗，遂驰而还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谓曰："事势如此，我辈自往可也。"帅参刘子澄，则以为无益。抵暮，下令促装。翌日昧爽起发，众皆以为援洛，而前旌已出东门，始知为班师焉。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俶扰之际，乘几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翕合，未为全

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此事得之当时随军幕府日记，颇为详确。近于忠信尝编《三京本末》，与此互相同异焉。

端平襄州本末

赵忠肃公方，开阃荆、襄日久，军民知其威声。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为荆、湖制置大使，镇襄阳。盖欲其绍世勋，作藩屏也。至郡，则以王旻、樊文彬、李伯渊、黄国弼数人为腹心，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民讼边备，一切废弛。且诸将不能协济，反自相忌嫉。而一时幕府，又袖手坐观成败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杨侁禀议，因言本州统制军马郭胜有异志。盖杨、郭有隙非一日矣。杨之来，郭已疑之。及杨受犒归，赵乃以檄召郭胜，于是郭之反谋始决。六月二日，赵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将以勘郭胜也。先是，赵幕客蒋应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谋于郭。初六日，乘杨侁朝拜天贶节，遂闭城，率众射死侁于凉轿中。凡回易钱物之在司者千余万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义军、大军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杀。"即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报至襄阳，时制阃诸客，方命妓宴赵楷于城西檀溪。赵忽急召两制机议事，时赵括夫瑞州人，以制干权，章清孙以襄倅权，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卫都统江海领兵。初九日，先锋行兵号二万。又命随州守臣全子才节制诸项捕贼军马，摄枣阳军刘子澄策应，赵楷监军。三人者，皆以西师之败镌责。赵欲于此立功，以为复官之地。七月二日，北军至唐州、枣林，全、刘闻之遁去。先又调德安守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闻。全、王至襄，凡痛饮半月而回。既而探报益急，寇已半渡黄河。而王旻归德安，以黄州克敌军叛即李藏器之军留黄陂上者。德安境，遣人招纳四千八百余人，意欲阻挠淮西制帅杨恢，赵欣然从之。九月十日，闻王旻带所纳叛军来，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末如之何。赵忽令诸门不许出一人一担，而所置缉捕司带行人孙山等察探，变是为非，于是襄人愈侧足矣。二十三日，枣阳告急，赵复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军首领侪盏，至襄阳江北对垒，不战而败。遣李

师古持书与赵，赵不启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关，即追逐，斩守关赵宁以徇。十九日，北骑至襄阳城下，约六七千人，下寨于檀溪山。二十日，战于上闸口。余哲军败，丧数千人；再战，胜之。二十一日，北军始退。十二月，北军自峡州回，战于江北樊城。我师少胜，则以大捷闻。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无孑遗。至是，物价踊贵，诸将日饮。亡何，用散乐段得仙者佐欢，绕城跃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带克敌军往均州光化军巡逻，逗遛不进，仅至小樊，乃以收复两郡捷闻。是日，朝廷遣镇江都统李虎，号无敌军，偕光州都统王福所部军，至襄策应，而克敌军不能自安矣，赵遂急遣王旻避之。赵出城迓虎，虎传朝廷宣谕之命，赵涕泣谢恩，乃对虎慷慨，共釂十余大觥以归。无敌军即宣言欲剿除克敌，云："不因你瞒番人在此，如何我瞒四千里路来。"十四日，王旻回，赵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媟狎，不从，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诸制领。于是克敌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赵内机检者，赵之侄。宴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福、杨茂、李伯渊、黄国弼、夏全于府治，大醉极欢，达旦而罢。二十一日，克敌军往南门烧纸，盖合谋也。夜二鼓，纵火于市东竹竿巷口，及于诸处纵火发喊，抢入制府辕门，为门内军射杀二人，复至东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许救援。至二十二日火方熄。赵帅于南门城上，呼王旻诘问，李虎适在旁，云："好斩。"言未脱口，而旻首已断，身皆分裂矣。赵遂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克敌军号也。于是刀刃乱下，死者多无辜，然叛军未尽剿也。未时，火复自南门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罗叔度两家避难东城上，亦为叛军焚杀。二十三日，遣李伯渊往江北剿杀叛军，未回，克敌军遂杀其家，因乘乱劫掠民居尤酷。赵帅于是先焚其父威惠庙，遂同李虎、黄国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潜出西门，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觉，遂皆狼狈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忠卫军亦反。赵至荆州，复遣

都统江海戍荆门。有军校获制司印来献，赵补以统领之职。是时叛乱相仍，赵乃严刑以安反侧。于教场后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窗为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杻械，悬梯而下以准，遣胡翀主之。大抵襄州之祸，萌于赵武仲之来，成于王旻招纳克敌军，激于李虎无敌军之至。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先是，郡厅相对，有雅歌楼，雄丽特甚。一日，赵方坐衙，忽睹楼中妓女人物杂遝宴饮，赵怒，以为僚属置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觇之，则楼门扃鐍甚严，凝尘满室，识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时为倅，一夕，坐中堂阅案牍，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后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乱作。益知祸患有定数，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击云。

赵氏灵璧石

赵邦永，本姓李，李全将也。赵南仲爱其勇，纳之，改姓赵氏。入洛之师，实为统军。尝过灵璧县，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嶞崒秀润。南仲立马旁睨，抚玩久之。后数年家居，偶有以片石为献者，南仲因诧诸客以昔年符离所见者。邦永时适在旁，闻语即退。才食顷，数百兵舁一石而来，植之庭间，俨然马上所见也。南仲骇以为神，扣所从来，则云：“昔年相公注视之际，意谓爱此，随命部下五百卒辇归，而未敢献。适闻所言，始敢以进。”南仲为之一笑。

南园香山

事有一时传讹，而人竞信之者，阅古之败，众恶皆归焉。然其间率多浮诞之语，抑有乘时以丑名恶声，以诋平日所不乐以甘心者，如犬吠村庄等事是也。姑以《四朝闻见录》所载一事言之，谓蜀帅献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园凌风阁下。今庆乐园，即昔之南园也。所谓香山，尚巍然立于阁前，乃枯柟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尽信也如此。余尝戏赋绝句云："旧事凄凉尚可寻，断碑闲卧草深深。凌风阁下槎牙树，当日人疑是水沈。"

李泌钱若水事相类

李泌在衡岳，有僧明瓒号懒残。泌察其非凡，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中芋以啖之，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李泌家传》及《甘泽谣》。钱若水为举子时，见陈希夷于华山。希夷曰：“明日当再来。”若水如期往，见一老僧与希夷拥地炉坐。僧熟视若水久之，不语，以火箸画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辞去。后为枢密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邵氏闻见录》。又若水谒华山陈抟，曰：“目如点漆，黑白分明，当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贵，急流中勇退人也。”《明道杂志》。又若水谒陈希夷，曰：“子神清气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阁道者决之，乃以为不然。《画墁录》。

又法云佛国禅师惟白，传康节《易》学甚精熟，未尝语人。元符辛巳，郑达夫以大宗丞召佛国，即招达夫饮，并约妙应大师伯华同席。顾妙应曰：“如何？”妙应曰：“决作，决作。”佛国乃语达夫曰：“君异日必为相，直待蔡元长、张天觉颠沛之后，即爰立矣。”已而果然。《鉴堂遗事》。

以上数说，皆同而微异，岂即一事演而为数说乎？大抵近世杂说，率多剿入，不可尽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欧阳公《非非堂记》曰："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坡翁为刘壮舆作《是是堂》诗云："闲燕言仁义，是非安可无；非非义之属，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讪，是是近乎谀。"子由《弹吕惠卿章》云："放麑，违命也，推其仁则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则至于弑君。"山谷《怀半山老人》诗云："啜羹不如放麑，乐羊终愧巴西。"其意盖指惠卿也。二公岂相蹈袭者邪？其用事造语，若出一辙，而不以为嫌也。然《韩非子》所载"放麑"，乃是"西巴"，恐一时偶误耳。

方翥

莆田方翥试南宫，第三场欲出纳卷，有物碍其足，视之，则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畅，不解何以不终卷而弃于地也。翥笔端俊甚，以其绪余足成之，并携出中门，投之幕中，一时不暇记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复省问。他年，翥为馆职，偶及试闱异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语。翼日，具冠裳造方，自叙本末。言："试日，疾不能支。吾扶拽而出，所谓试卷者，莫记所在，已绝望矣。一旦榜至，乃在选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尝与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观之，俨然有续成者，竟莫测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笔。君，吾恩人也。"方笑谢而已。按冯京知举，张芸叟赋《公生明》，重叠用韵，已而为第四名，窃怪主司卤莽。及元祐中，使虏过北门，冯为留守，始修门生敬酒边，冯因言："昔忝知举，秘监赋重叠用韵，以论策佳，辄为改之，擢置高第，颇记忆否？"芸叟方饮，不觉酒杯覆怀，再三愧谢。与此略同。

乔文惠晚景

乔文惠行简，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军国重事，年已八帙矣，时皆以富贵长年羡之。而公晚年子孙沦丧，况味尤恶，尝作《上梁文》云：“有园有沼，聊为卒岁之游；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又《乞归田里表》云：“少、壮、老，百年已逾八帙；祖、子、孙，三世仅存一身。”闻者怜之。

赵伯美

赵嘉庆，字伯美，素号忠直，然性颇猜忌褊躁，故所至与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吴蒙明发知建昌军。至则抚劳剿除，渐致安靖，朝廷奖劳之。未几，以病丐祠，有旨转一官，别与差遣。时伯美在后省，遂缴寝转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复缴其祠，且谓："前奏稽迟，是必贼蒙使其兄司农丞革，坐局行赇，遏截御笔之所致。以区区支叠，琐琐下流，辄敢倚同气以置局于辇下，植死党而为阱于国中。乞收回玉局之命，并从尚书省札下吴革，责戒励状。仰今后不得怀奸事上，徇欲欺君。如或不悛，重置典宪。"省札既下，吴农丞辨析状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麾，既被缴驳，圣恩宽大，遂畀祠廪。或予或夺，惟上所命。且革滥缀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廨，何谓置局？何谓行赇？况弟蒙始于请祠，终于得祠，初非干进，何事营求？盖弟蒙之取怒嘉庆者，只缘丁未岁同官京推，以女求婿，屡请不谐，遂成仇隙。求盱江僚属之荐举，则有书；求盱江公库之文籍，则有目。厚貌深情，机阱莫测。况于革，尤为无辜。且所谓'责励状'者，乃州县警吏民之文。仰惟国家待士以礼，三百年间，未闻有此典故。革粗识事体，安敢辨白？但乞将革罢斥，远迹仇怨，实拜公朝之赐。"有旨吴革知南安军。而伯美复上章辨证，且于缴蔡荣疏内，谓荣与革结为死党，滋长其恶，议欲与之报复。后二年，伯美为湖南宪，牟滐叔清知衡阳。行移之间，微有抵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报可稍稽，复疑为叔清乡相谢渎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沈匿之弊。谢相大不能堪，遂于榻前奏陈，将承受苏镛断遣，仍作勘会云："据湖南提刑赵嘉庆，昨于奏状称，已按知衡州牟滐，久而未下，谓是相府遏奏。寻令临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进银台司等人根究，俱称即不曾有奏投进。所有牟滐，既是外台已按，虽是未见按章，先合施

行。”奉旨牟潆与祠。随有御笔云：“赵嘉庆劾牟潆，初无奏牍，辄诬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诋。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诬谤宰臣。且不顾廉耻，行赇赂吏，尚气节者，得如是乎？国朝典故，凌蔑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镌一秩罢任，以为翼虚驾伪，亏国体，坏纲纪者之戒。”明年，谢罢相，董槼堂槐继之。嘉庆为大蓬供职，后复有申省状云：“重念嘉庆重遭诬罔，沮于威势，不容分疏。但诬奏传播万里，而元来按发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苏镛，久已叛去，忽得其状，具述前相之子，使其仆任康祖诱胁，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发以前，牟潆自知在郡酷虐有罪，惧为民诉，先已驰告谢修。修遂令任康祖诱胁苏镛，遇有嘉庆章奏，预先袖呈相府。先奏实被谢修分付以水湿打回。第二奏既到，谢修自知败露，却将苏镛送狱，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来屈抑，稍得暴白于四方。”得旨与改正理选月日。是岁冬，察官朱应元劾伯美：“向者，持节湖南，不理民讼，惟理赃钱。不问虚实之有无，但责郡吏之代纳。兜揽民讼，交通关节，为郡将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罢出。

二苏议礼

《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无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议。自昔诸儒之论，不知其几，今姑摭二苏之议言之。东坡则据《周颂·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为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颍滨乃据《周礼》为说，谓"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泽"。其后朝廷迄从坡说，合祭以至于今焉。

卷六

绍兴御府书画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源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其装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余偶得其书，稍加考正，具列于后，嘉与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上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

并系御题佥，各书“妙”字。
用克丝作楼台锦褾。　青绿簟文锦里。
大姜牙云鸾白绫引首。　高丽纸赙。
上等白玉碾龙簪顶轴。或碾花。
檀香木杆。　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迹。内上、中等，并降付米友仁跋。

用红霞云鸾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高丽纸赙。
白玉轴。上等用簪顶，余用平等。　檀香木杆。

次等晋、唐真迹。并石刻晋、唐名帖。

用紫鸾鹊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黀纸赙。
次等白玉轴。
引首后赙卷缝用御府图书印。
引首上下缝用绍兴印。

钩摹六朝真迹。并系米友仁跋。

用青楼台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高丽纸赙。
白玉轴。

御府临书六朝、羲、献、唐人法帖，并杂诗赋等。内长篇不用边道，依古厚纸，不揭不背。

用球路锦。　　衲锦。
柿红龟背锦。
紫百花龙锦。　　皂鸾绫褾等。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玉轴或玛瑙轴临时取旨。
内赵世元钩摹者亦用衲锦褾。
黀纸赙。　　玛瑙轴。

并降付庄宗古、郑滋，令依真本纸色及印记对样装造。将元拆下旧题跋进呈拣用。

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

用皂鸾绫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夹背黀纸赙。
玉轴或玛瑙轴。

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

用紫鸾鹊锦褾。　　紫駞尼里。
楷光纸赙。　　次等簪顶玉轴。

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内殿书记印。或有题跋，于缝上用御府图籍印。最后用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亲书审定，题于赙卷后。

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

用皂鸾绫褾。　　白鸾绫引首。
夹背蠲纸赙。　　象牙轴。
用睿思东阁印、内府图记。

米芾书杂文、简牍。

用皂鸾绫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蠲纸赙。
象牙轴。
用内府书印、绍兴印。
并降付米友仁定验，令曹彦明同共编类等第，每十帖作一卷。
内杂帖作册子。

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

用皂木锦褾。

或牙轴。

前引首用机暇清赏印，缝用内府书记印，后用绍兴印。仍将原来拆下题跋拣用。

六朝名画横卷。

用克丝作楼台锦褾。青丝簟文绵里。次等用碧鸾绫里。
白大鸾绫引首。高丽纸赙。
上等白玉碾花轴。

六朝名画挂轴。

用皂鸾绫上下褾。碧鸾绫引首。
碧鸾绫托褾。全轴。檀香轴杆。
上等玉轴。

唐、五代画横卷。皇朝名画同。

用曲水紫锦褾。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玉轴。
或玛瑙轴。内下等并誊本用皂褾杂色轴。蠲纸赙。

唐、五代、皇朝等名画挂轴，并同六朝装褫，轴头旋取旨。

苏轼、文与可杂画。姚明装造。

用皂大花绫褾。碧花绫里。
黄白绫双引首。乌犀或玛瑙轴。

米芾杂画横轴。

用皂鸾绫褾。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白玉轴。
或玛瑙轴。

僧梵隆杂画横轴。陈子常承受。

樗蒲锦褾。　　碧鸾绫里。
白鸾绫引首。　　玛瑙轴。

诸画并上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后用绍兴印。

诸画装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经带四分。
上褾除打摂竹外，净一尺六寸五分。
下褾除上轴外，净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经带八分。

双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褾除打摂竹外，净一尺六寸八分。

下褾除上轴杆外，净七寸三分。

两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经带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经带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经带一寸五分。

横卷褾合长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阔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应书画面佥，并用真古经纸，随书画等第取旨。

应六朝、隋、唐上等法书名画，并御临名帖，本朝名臣帖，并御书面佥。

内中、下品，并降付书房，令裴禧书。

应书画横卷、挂轴，并用杂色锦袋复帕，象牙牌子。

应搜访到法书墨迹，降付书房。先令赵世元定验品第进呈讫，次令庄宗古分拣付曹勋、宋贶、张俭、龙大渊、郑藻、平协、黄冕、魏茂实、任源等覆定验讫，装褫。

应搜访到名画，先降付魏茂实定验，打《千字文》号及定验印记进呈讫，降付庄宗古分手装背。

应搜访到古画内，有破碎不堪补背者，令书房依元样对本临摹进呈讫，降付庄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装造。

刘娘子位并马兴祖誊画。

应古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等定验，别行撰名作画目进呈取旨。

碑刻横卷定式。

定武《兰亭》，阑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阔八分，共二十八行。

《乐毅论》，阑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阔六分，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阑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阔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归田赋》，阑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阔八分，共四十四行。

献之《洛神赋》，阑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阔六分，共九行。

《枯木赋》，阑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阔九分，共三十九行。

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损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应古画装褫，不许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秾艳。亦不许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背。

应搜访到法书，多系青阑道，绢衬背。唐名士多于阑道前后题跋。

令庄宗古裁去上下阑道，拣高格者，随法书进呈，取旨拣用。依绍兴格式装褫。

内府装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摺界	染古
集文	定验	图记

按《唐·艺文志·序》，载四库装轴之法，极其瑰致。《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本朝秘府谓之裝界即此事，盖古今所尚云。

解颐

匡衡好学，精力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盖言其善于讲诵，能使人喜而至于解颐也。至今俗谚以人喜过甚者，云“兜不上下颏”，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颐解而卒。又岐山县樊纪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颐脱，有声如破瓮。按《医经》云：“喜则气缓，能令致脱颐。”信非戏语也。

山陵使故事

韩魏公为永昭山陵使，事毕，而英宗不豫，不敢还。至四载，以永厚陵成，复护葬于洛阳。因上疏云：“自唐至于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讫，合行求去。”遂以司徒、两镇节钺，判相州。元符间，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有作词戏之云：“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盖谓故事当然也。淳熙间，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为首相，殊以为忧。尤延之时为礼官，于是授之以说云：“今此乃攒宫耳，不当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说曰：“祖宗全盛，营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权卜会稽，止当差总护使耳。且岁旱，民力何以堪之？”于是止差伯圭充总护使，洪迈充桥道顿递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无解罢之嫌，亦一时不深考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国之庶子也。将生，欲不举。文定夫人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则已溺将死矣，遂抱以为己子。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中，其上有杂木，过数旬，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思所以移其心。"遂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悉能成诵，不遗一卷，遂为名儒。及贵显，不复为本生母持服，为右正言章夏所劾，会秦丞相亦恶之，遂谪新州安置。尝于谪所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极意讥贬秦氏。如论桑维翰，"虽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等语甚多。盖此书有为而作，非徒区区评论也。及《论汉宣帝立皇考庙》曰："既为伯父母、叔父母之后而父母亡，则当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称，昭昭然矣。称谓既如此，则三年之丧，宜降其服期，又昭昭然矣。称谓既如此，服丧又如此，则情之主乎内者，隆所当隆，杀所当杀，不敢交夺于幽隐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论哀帝议立定陶王后》曰："故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犹天性也。当是时而责为人后者，绝私亲之顾，彼反得以旁缘不孝之似而责之。顾私亲者，至以孝自居，不顾者，反陷于罪辟。"云云。其《论晋出帝追封敬儒为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于义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义，则恩轻而义重矣。恩轻而义重，则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为此论者，是皆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论太过，所谓欲盖而益彰，前辈盖尝评之。故今详著始末于此，固非敢轻议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后，敬儒封王，纷纷为是无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为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为皇子诏曰：'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思陵立寿皇为皇子诏曰：'艺祖皇帝七世孙也。'明白洞达，大哉王言，后世安得而拟议之哉？"

诗用事

縻先生，吴之老儒也，[illegible]、弇，皆其子侄行。记问该洽《九经》注疏，悉能成诵；场屋之文，未尝誊藁；为时乡师。然垂老连蹇，未尝预贡士籍。时吴中孚名惟信号菊潭。客吴，能诗，善绝句。縻极称之，以为不可及。一日，遇诸涂，扣以近作，吴因朗诵《伤春》绝句云：“白发伤春又一年，闲将心事卜金钱。梨花瘦尽东风懒，商略平生到杜鹃。”縻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谪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颦，则汉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盖前辈服善若此。陈简斋尝语人以作诗之要云：“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正谓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为博赡，误矣。

王魁传

世俗所谓王魁之事殊不经，且不见于传记杂说，疑无此事。《异闻集》虽有之，然集乃唐末陈翰所编，魁乃宋朝人，是必后人剿入耳。按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杨乐道共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详定。发初考所等以对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为定。时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首。杨乐道以为不可。议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后又见初虞世所集《养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详载其说云："状元王俊民，字康侯，为应天府发解官，得狂疾，于贡院中尝对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应之者，亦若康侯之奋怒也。病甚不省觉，取书册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试院未久，疾势亦已平复。予与康侯有父祖乡曲之旧，又自童稚共笔砚。嘉祐中，同试于省场，传闻可骇，亟自汶挐舟抵彭城。时十月尽矣，康侯亦起居饮食如故，但愔愔不乐。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开慰。岁暮，予北归，康侯有诗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纷纷来朔风。之子动归兴，轻袂飘如蓬。问子何所之？家在济水东。问子何所学？上庠教化宫。行将携老母，寓居学其中。'云云。予既去，徐医以为有痰，以金虎碧霞丹吐之。或谓心藏有热，劝服治心经诸冷药。积久，为夜中洞泄，气脱内消，饮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县，遣一道士与弟觉民自舒来，云道士能奏章达上清，及诉问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书符，传道冥中语云：五十年前打杀谢、吴、刘不

结案事。康侯丙子生，死才二十七岁，五十年前，岂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实欲市利于少年狎邪辈，其事皆不然。康侯，莱州掖县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仪，诵诗登科，为郓州司理。康侯时十五余岁，三兄弟随侍，与予同在郓学。子仪为开封军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学，不三年，号成人。子仪待苏州昆山阙，来居汶，康侯兄弟又与予在汶学。子仪谪潭州税，康侯兄弟自潭来贯鄢陵户。康侯登科为第一。省试前，父雪昆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县。康侯是年归舒州省亲；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于徐；实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刚峭不可犯，有志力学，爱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语。不幸为匪人厚诬，弟辈又不为辨明，惧日久无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于泉下。绍圣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记。”

向氏粥田

杨和王最所钟爱者第六女，极贤淑。初事赵汝敕，继事向子丰，居于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杨氏使秘之，以为己出，且亟报王。王喜甚，即请诰命，轻舟往视之。向氏家知王来，良窘，无策以泥其行。时王以保宁、昭庆两镇节钺领殿岩，于湖为本镇。子丰因使人讽郡官往迓之。自郡将以次，皆属櫜鞬，谨伺于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来，及是闻官吏郊迎，深恐劳动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缯花果以遗其女，且拨吴门良田千亩以为粥米。逮今向氏家有昆山粥米庄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孙。

祥瑞

世所谓祥瑞者，麟凤、龟龙、驺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灵芝、连理之木、合颖之禾皆是也。然夷考所出之时，多在危乱之世。今不暇远引古昔，姑以近代显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据蜀也，天复六年，巨人见青城山，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龟龙并见于诸州。武成元年，驺虞见武定，嘉禾生广昌，麟见壁州，龙五十见于洵阳水中。永平二年，剑州木连理，文州麟见，黄龙见富义江。三年，麟见永泰，白龙见邛江，驺虞见壁山，有三鹿随之。四年，麟见昌州。通正元年，黄龙见太昌池。瑞物之出，殆无虚岁，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宫室，兵败于外，政乱于内，终之以身死衍立而国亡。其为瑞征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盛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贡芝草者，动二、三万本。蕲、黄间，至有一铺二十五里之间，遍野而出。密州山间，至弥满四野，有一本数十叶、众色咸备者。太守李文仲采及三十万本，作一纲进，即进职，除本道运使。海、汝诸郡县，山石变为玛瑙，动以千百。伊阳太和山崩，出水晶几万斤，皆以匣进京师。长沙、益阳山溪，流出生金数百斤，其间大者一块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鸟兽之珍，不可一二数。一时君臣称颂，祥瑞盖无虚月。然越数岁，而遂罹狄难，邦国丧乱，父子播迁。所谓瑞应，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论曰：“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观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学游士聚散

杭学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郑丞相清之当国，朝议以游士多无检束，群居率以私喜怒轩轾人。甚者，以植党挠官府之政，扣阍揽黜陟之权，或受赂丑诋朝绅，或设局骗胁民庶，风俗寖坏。遂行下各州，自试于学，仍照旧比分数，以待类申，将以是岁七月引试为始。会教官林经德对士子上请语微失，于是大哄肆骂。时赵京尹与憲委官调停，一时但欲求静，遂许以三百名内，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于是乃息。越数日，宰执奏事，上面谕曰："近行诸州各试之法，正欲散游学之士。不知临安府凭何指挥复放外方之人？"赵尹闻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计始穷。乃为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将丧斯文，实系兴衰之运。士亦何负于国，遽罹斥逐之辜？静言思之，良可丑也。慨祖宗之立法，广学校以储材，非惟衍丰芑以贻后人，盖亦隆汉都而尊上国。肆惟皇上，克广前猷。炳炳宸奎，厘为四学；戋戋束帛，例及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补报之无地。但思粉骨，何畏触喉。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实为公议，不利小人。始阴讽其三缄，终尽打于一网。不任其咎，移过于君；是诚何心，空人之国？郑侨犹谓毁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为非，今彼不顾行之，使我何颜居此？厄哉吾道，告尔同盟：毋见义以不为，宜行己而有耻。苟为温饱，可胜周粟之羞；相与提携，莫蹈秦坑之祸。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复作文告先圣曰："斯文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遁世无闷，呜呼士乎！敢告。"又作绝句诗云："塞翁何必恨失马，城火可怜殃及鱼。一笑出门天万里，担头犹有斥奸书。"又五言云："郑五不去国，金陵深惧君。校存知必毁，书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祸，非干比党分。归欤虽幸矣，恨未效朱云。"又古诗云："上书如啜卢仝茶，直论国体宁无哗。依然茅苇纵横斜，钟山老柏

林槎牙。呜呼世事如丝麻，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识者将谓秦得邪，淳祐寖不知瑞嘉。邪人刚指正人邪，时有引喙鸣灵鸦。失脚奇祸遭罗罝，尼山草木枯无华。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书归天涯，不惜一去惜国家。”于是京尹待罪，两教官各降一资。而陈显伯、郑雄飞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誉士林，乃相继上疏，欲复其旧。而贾似道居淮阃，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胁上必从。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语怒未解，深不然之。至开庆己未，吴丞相潜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复旧法，会去，不果。戴庆炣以参枢轮笔，竟作指挥，许京庠有籍无分人引试一次，于是渐复云集矣。

卷七

鸱夷子见黜

吴江三高亭，祠鸱夷子皮、张季鹰、陆鲁望。而议者以为子皮为吴大仇，法不当祀。前辈有诗云：“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盖深非之。后有戏作文弹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圣经是诛。今有窃高人之名，处众恶之所，有识之士，莫不共愤；无知之魂，岂当久居？”又云：“范蠡，越则谋臣，吴为敌国。以利诱太宰嚭，而脱彼勾践；鼓兵却公孙雄，而灭我夫差。既遂厥谋，反疑其主。鄙君如乌喙，累大夫种以伏诛；目己曰鸱夷，载西施子而潜遁。”又云：“如蠡者，变姓名为陶朱，诡踪迹于江海。语其高节则未可，谓之智术则有余。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泽三高之首。况当此无边胜境之土，岂应著不共戴天之仇。”云云。鸱夷之见黜于吴，宜也；而史越王判绍兴日，作会稽先贤祠，亦复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说云：“或谓鸱夷子皮之决，贺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呜呼！予于是岂无意哉？夫贵于士者，进退不失礼义。彼子皮去国之遗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时所好，黄冠东归，又使李林甫辈，祖饯赋诗，予见其辱，未见其荣也。使子皮居严子陵之上，季真置张子同之列，则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觊来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贵也。”呜呼！子皮既不容于吴，又不齿于越，千古之下，至无容身之地，公论至后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况君臣之际乎？司马公修《通鉴》，而不取屈原《离骚》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书之，以为异世之戒云。

王敦之诈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阳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食。既还，婢擎金藻盆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饮”。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伦厕。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厕，敦独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一王敦耳，何前蠢而后倨邪？干枣、澡豆，亦何至误食而不悟？至季伦之厕，则倨傲狠愎之状始不可得而掩矣。则知敦前之误，直诈耳。王荆公误食鱼饵，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大慝，吾于敦，重有感焉。

赠云贡云

陶通明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云，固非可持赠之物也。坡翁一日还自山中，见云气如群马奔突自山中来，遂以手掇开笼，收于其中。及归，白云盈笼，开而放之，遂作《攓云篇》云：“道逢南山云，欻吸如电过。竟谁使令之，衮衮从空下？”又云：“或飞入吾车，逼仄人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开缄仍放之，掣去仍变化。”然则云真可以持赠矣。宣和中，艮岳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绢囊，以水湿之，晓张于绝巘危峦之间。既而云尽入，遂括囊以献，名曰“贡云”。每车驾所临，则尽纵之。须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万壑间。然则不特可以持赠，又可以贡矣。并资一笑。

出师旗折

贾师宪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亲总大军，督师江上，祃祭于北关外，而大帅之旗，适为风所折，识者骇之，而一时游幕之宾，反傅会为古谶。夷考往昔：若春秋时，晋侯、楚人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晋安帝元兴二年，桓玄篡位于姑熟，百僚陪列，仪卫整肃，而龙旗竿折。成都王颖以陆机督诸将讨长沙王，临戎而牙旗折。赵王伦即帝位，祠太庙，适遇大风，飘折麾盖。王澄为荆州刺史，率众军将赴国难，而飘风折其节柱。齐文宣至邺受魏禅，孝昭上省，旦发领军府，大风暴起，坏所御车幔。哥舒翰守潼关，天子御勤政楼临送，师始东，先驱牙旗触门堕涯，旄竿折。郑注赴凤翔，出都门，旗竿折。宣和间，童贯出师，而牙旗竿折，时蔡攸为之副，自建少保节度使及宣抚副使二大旗于后，竟为执旗卒盗窜而去。端平入洛之师，全子才帅旗亦为风所折，无非亡身败军之征也。按《真人水镜经》云："凡出军立牙，必令坚完；若折，则将军不利。"盖牙，即旗也。又《玉历通政经》云："军行，牙竿旗干折者，师不可出，出必败绩。"盖旗者，一军之号令也。安有旗折而为祥者乎？独有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及刘裕击卢循，将战，而所执麾竿折，幡沈于水，众咸惧，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胜必矣。"乃大破循军。哥舒曜讨李希烈，帝祖于通化门，是日牙竿折。时以曜父翰昔出师有此而败，甚忧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谓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阴德

朱承逸居霅之城东门，为本州孔目官，乐善好施。尝五鼓趋郡，过骆驼桥，闻桥下哭声甚哀，使仆视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儿在焉。扣所以，云："负势家钱三百千，计息以数倍。督索无以偿，将并命于此。"朱恻然，遣仆护其归，且自往其家，正见债家悍仆，群坐于门。朱因以好言谕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将使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见之耳。汝亟归告若主，彼今既无所偿，逼之何益？当为代还本钱，可亟以元券来。"债家闻之，惭惧听命，即如数取付之。其人感泣，愿终身为奴婢，不听，复以二百千资给之而去。是岁，生孙名服。熙宁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书舍人。次孙肱，亦登第，著名节，即著《南阳活人书》者。服子彧，即著《萍洲可谈》者，遂为吾乡名族焉。天之报善，昭昭也如此。

毕将军马

毕再遇，兖州将家也。开禧用兵，诸将多败事，独再遇累有功。金虏认其旗帜即避之。屡迁至镇江都统制、扬州承宣使、骁卫上将军。后以老病致仕，始居于霅。有战马，号黑大虫，骏驵异常，独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铁絙羁之圉中。适遇岳祠迎神，闻金鼓声，意谓赴敌，于是长嘶奋迅，断絙而出。其家虑伤人，命健卒十余，挽之而归。因好言戒之云："将军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马耸耳以听，汪然出涕，喑哑长鸣数声而毙。呜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异类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畴

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然能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之所难者，绝无而仅有，曰温陵洪公天锡君畴一人而已。方宝祐间，宦寺肆横，簸弄天纲，外阃朝绅，多出门下，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乙卯元正，以公为御史。公来自孤远，时莫知为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为说，且曰：“臣职在宪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固已耸动听闻矣。次月，囊封言：“古今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谨按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干办内东门司董宋臣，宦寺之贪黠者也。并缘造寺，豪夺民田，密召倡优，入亵清禁，先是，正月内呼营妓数辈入内祗应。搂揽番商，大开贿赂。不斥宋臣，必为圣德之累。将作监谢堂，外戚之贪黠者也。狠愎之性，善于凌物，攫拿之状，旁若无人。不曰‘以备中殿宣索’，则曰‘当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备颂，不去一堂，必为宫闱之累。集英殿修撰、知庆元府厉文翁，小人之无忌惮者也。神皋流毒，屡玷抨弹，借衣锦威，行攫金术。今又移其剥越者剥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凭邸第耳。不去文翁，必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忧，不止累陛下、累宫闱、累王邸而已。乞将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罢黜，臣虽九陨不悔。”疏上两日不报，君畴径出江干待罪。于是中书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昂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陈乞祠，除职予郡；宋臣自乞解罢，令首尾了日解职；文翁别与州郡差遣。仍命台臣吴燧勉回供职。会立夏日，天雨尘土，奏乞屏绝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灾。又案少监余作宾、后戚谢奕懋。至五月，复疏都知卢允升、门司董宋臣及内司诸吏，怙势作威，夺民田，伐墓木等事。尽言不讳，直捣其奸。疏留中不下，止令尚书省契勘内司争田伐木等事，及罢内司诸吏职事而已。公论为之抑郁。大宗

丞赵崇嶓上时相谢方叔惠国书，略云：“窃惟今日阉寺骄恣特甚。宰执不闻正救，台谏不敢谁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锐意出身攻之，此岂易得哉！侧耳数日，寂无所闻。公议不责备于他人，而责备于光范。不然，仓卒出御笔某人除少卿，亦必无可遏之理也。大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极。傥言之胜，宗社赖之；言之不胜，则去。去则诸君子必不容不争。是胜亦胜，负亦胜，况未必去邪？”谢君得书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笔洪天锡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国矣。太学生池元坚上书数二珰之罪，乞留君畴。且曰：“天锡左迁，岂非罚其不当言宦官之过耶？李衢、朱应元之分察，岂非谕其不复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凤同日超迁，胡大昌、丁大全之并迁台长，岂非赏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群臣之默默，愤天锡之哓哓，左迁以逐之，于天锡何损？缄默受赏者，独无愧乎？”既而三学亦皆有书。常丞赵崇洁敏可书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强奴悍仆作奸犯罪，为人子者，泣涕而告，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仆。今台臣争之不胜，则诸阉所畏者谁欤？”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视南衙，将至于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暂兼夕郎，遂缴吴燧仪曹之除，谓近者天锡拜疏留中，燧谓天锡曰：“今日之事，留则俱留，去则俱去。”既闻有疏，遂变前言曰：“吾不挈家，不丧女，不惮暑，则可俱去。今当奈何？负天锡，所以负陛下也。”谢集贤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尘相位，一命已上，皆出亲擢。赋性僻介，素不与内侍往还。应干文字，悉由通进司投进。自知洁其身，而袖手旁观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趋之。比者天锡又论二珰。恭闻圣训，以为争田伐木皆王槦旧事。臣费尽心力，上则忠告陛下，量作处分；下则弥缝事体，安恤人言。不谓下石之人，撰造言语，鼓弄宦寺，曰：‘天锡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许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诬臣以教天锡攻内侍之事，又诬臣以启陛下迁天锡之说，必欲丑诋臣于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归老山林，正其时矣。从此为宰相者，必将共宦寺结为一片，天下皆在笼络中矣。惟望陛下早正

右席之拜，使臣亟释重负，退延残生，实出保全之赐。”御笔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数日，除天锡太常少卿，而君畴已在汶上矣。朱应元既为御史，月课乃首劾李俊明，公论大不平。同舍生作书责之，略曰：“温陵洪公出台，以执事继之者，正谓其平时负肮脏之誉。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颈以听，乃及文溪之左螭，时焕之仓节，岂以其近言二珰颇忤上意，而时焕与洪有瓜葛，亦二珰所恶者邪？信然，则执事之志荒矣。二珰之横，三尺童子，恨不啮之。洪公因众怨，出死力以攻之。貂珰逐台谏，岂人主之本心哉？执事昧于所择，不知所得几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时方逢臣君锡在馆阁，亦上庙堂书，劝以去就力争，而谢相不能用。公论既不能胜，二孺乃簧谮于上，谓：“内司争田伐木词讼，皆台吏受贿以强察官之判，所以上罔圣德，况台吏之家资极富，若使簿录其家，尽可上裨国计。”于是竟降宣谕指挥，令谏官丁大全追上御史台，点检杨升、金永隆、杨叔茂，牒送临安府根勘，籍没家财，各行黥配，以快其愤焉。初意欲令台胥妄供以污君畴，赖上察其奸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除副端。未几，谢相罢。而二孺犹未大快其意，复厚赂太学率履斋上舍生林自养，裁书投匭，以攻谢相为名，力诋君畴云：“窃见洪天锡之分察，出自陛下亲擢。不能为触鸦豸、为指佞草，专以能攻上身为急务，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风旨为大耐官职。棘卿左迁，所以正舍豺问狸之罪。内侍纵曰有过，使得贤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锡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岂怒其埽除二孺哉！人但见天锡言事而迁他官，则曰：‘此劾内侍之过也。’吴燧以改除致缴，则曰：‘此天锡之荐主也。’李昂英以月评被论，亦曰：‘此天锡之救兵也。’甚而台省之胥，赃盈恶贯，以置典宪，亦曰：‘为内侍泄冤也。’贪缪之相，误国殄民，逐之已晚，亦曰：‘为内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向者李昂英直前奏札，尝谓天锡为方叔私人矣。游攻内侍，实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挠乱圣心耳。欲乞将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于是学舍鸣鼓攻

之，且上书以声自养之罪。复申前庑，备申公堂，乞行重罚。遂从第一等规屏斥，尽除学籍，毁抹绫纸备榜监学晓谕，而朝旨亦有听读指挥。虽纷纷若此，曾不伤二孺之毫毛。至庚申岁，吴丞相柄国，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畴为广东计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为侍御史兼侍读。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陈公田、关会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公力辞。旋畀职名帅闽焉。公在闽阃日，尝书桃符云："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盖其刚劲之气，未尝一日少沮也。

谢惠国坐亡

谢方叔惠国，自宝祐免相归江西寓第，从容午桥泉石，凡一纪余。咸淳戊辰，朝会庆寿，为子侄亲友所误，萃先帝宸翰为巨帙，曰《宝奎录》，侑以自制丹砂、金器、古琴之类以进。当国者以为有意媒进，嗾言官后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夺其恩数，且劾其侄常簿章、婿江州倅李钲、客匠簿吕圻，至欲谪之远外，祸且不测。荆阃吕武忠文德，平时事公谨，书缄往来，必称“恩府”，而自书为“门下使臣”，至是一力回护，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无他，忽报双鹤相继而毙，公喟然叹曰：“鹤既仙化，余亦从此逝矣。”于是区处家事，凡他人负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阙遥拜，次诣家庙祝白，招亲友从容叙别，具有条理。遂大书偈曰：“罢相归来十七年，烧香礼佛学神仙。今朝双鹤催归去，一念无惭对越天。”瞑目静坐，须臾而逝。遗表来上，特旨尽复元官，恩数赠恤加厚焉。生死之际，亦近世诸公之所无也。

洪端明入冥

洪焘仲鲁，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忧天目山，素有元章爱石之癖，而山中所产亦秀润，不减太湖、洞庭。村仆骆老者，专任搜抉之役。会族叔璞假畚臿锄斧，将为筑室用，骆掌其事，择刓钝数事付之。璞怒其轻己，率其子檦共殴之，至毙，是岁中元日也。洪公力与维持，泯其事。璞素豪犷，持一邑短长。邑令王衎，婺安人，恶其所为，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属于狱。洪公亦以曾任调停，例追逮，良窘。时王实斋遂守吴，契家亟往求援。王为宛转赵宪崇挥，改送余杭县狱，具以"主仆名分，因斗而死"，璞止从夏楚，檦仅编置赎铜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厕，忽睹骆老在厕云："近山雨后出数石，巉秀可爱，主人幸一观之。"洪仓卒忘其死，往从其行。才跬步间，觉此身已在檐楹间。稍至一土神庙，便有四力士自庙中出，挟之空行，其去甚驶。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风涛澎湃声可恐，意非佳境。反顾骆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骆曰："勿恐，略至便可还也。"稍前，一河甚阔，方念无津梁可度，则身已达彼岸。又见数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曛黑中，一山横前，有窍如月，数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异，而身亦度窍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复有一河，污浊特甚，僧尼道俗汩没其间。至此，方悟为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颇有人居，萧疏殊甚。又前，有宫室轩敞巍耸，四垂帘幕，庭下列绯绿人狱卒甚众，俨如人间大官府，初无所谓阿旁牛头也。右庑绝昏黑，隐隐见荷校棰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与庭等，仰视一灯，悲鸣无度。洪所立左庑，则微明若欲曙时。微闻其傍喃喃若诵经声。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惧中，亦慢随其声诵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视，而殿上帘尽卷。有绿衣者出，坐东向，绯衣者坐西向，最后金紫人居中。庭下绿衣吏抱文书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财，罪当死。"洪惧甚。不觉身已立庭下，漫

答云："为叔解纷，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间哗词，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辞。然有三说：璞，叔也。骆，仆也。不忍以仆故置叔于辟，一也。骆无子，妻贫老无以养，使璞资之终其身，二也。且骆妻自谓一经检验，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强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为叔解纷，初非枉法。此说有理，可供状来。"便有纸笔在前，直书其说以呈。金紫人怒方霁曰："可与骆氏立后。"且命绿衣导之以回。转盼间，骆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绿衣所见大蟒为何物？厉声答云："此开边喜杀之人也。"稍前，见数十百人持骡马皮而来，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见狱吏持刀杖，驱百余人自西而来。其中有洪氏族长为僧者曰烨阇黎亦在焉。方疑之，烨忽呼曰："三十哥仲鲁第行。安得在此？"为所驱卒击其首粉碎，回视之，仍复完矣。因扣绿衣云："人间何事最善？"绿衣举手加额曰："善哉问！忠孝为先，继绝次之，戒杀又次之。"又问："何罪最重？"曰："开边好杀罪重，豪夺次之。或谓其说尚多。"因问："金紫者何人？"拱手对曰："商公飞卿。字翚仲，乾淳间从官。"复扣平生食禄，遂于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蚁，不能尽阅。后注云："合参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奸室女某人，某日为某事，降秘阁修撰转运副使。"洪悚然泪下曰："奈何？"绿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间人，任知池州司户，溺死。阴间录其正直，得职于此。"稍前，至大溪，有桥如鱼网，心疑其异，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绿衣推堕之，恍然而寤，则死已三日矣。妻子环立于侧，特以心微暖，口尚动，未就敛耳。后一岁，璞亦入冥，觉身堕铁网中。见邻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诘责曰："汝为僧，乃专以杀生为事，何邪？"昭曰："杀生乃屠者黄四，某不过与之庖馔耳。"亟问黄四，无异辞，乃讯二十而去。方窘惧间，忽传呼都天判官决狱，视之，则忠文公也。璞号泣求救，公曰："汝杀人，何所逃罪，然未应尔也。"恍然身已出网外而苏。后行昭以营桥立积木上败足，呻吟痛楚者

三岁而殂，璞亦未几死。后洪公于庚申岁首，以秘撰两浙漕召。忆向所见，心甚恐。后亦无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学士。晚虽龃龉，然竟享上寿而终，岂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于先子侍旁，亲闻伯鲁尚书言甚详。后会其犹子宪使起畏立，复询颠末，书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已下，有皮累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子女。然性多疑畏骂，已盗，必复至失子家窥伺之。其家知为所窃，则积邻里大骂不绝口。往往不胜骂者之众，则挟以还之。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尝为健夫设计挤之大壑中，展转哮吼，胫绝不可起。徭人集众刺杀之，至死以手护腰间不置。剖之，得印方寸，莹若苍玉，字类符篆不可识，非镌非镂，盖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宝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间使大理，取道于此，亲见其所谓印者。此事前所未闻，是知穷荒绝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见闻所未及，遂以为诞也。《后汉·郡国志》引《博物记》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其状皛且白，裸袒无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记》当是秦汉间古书，张茂先盖取其名而为志也。

王宣子讨贼

王佐宣子帅长沙日，茶贼陈豊啸聚数千人，出没旁郡，朝廷命宣子讨之。时冯太尉湛谪居在焉，宣子乃权宜用之。谍知贼巢所在，乘日晡放饭少休时，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百人继其后，径入山寨。豊方抱孙独坐，其徒皆无在者。卒睹官军，错愕不知所为，亟鸣金啸集，已无及矣。于是成擒，余党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闻于朝，于是湛以劳复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词贺之，有云："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为讽己，意颇衔之。殊不知陈后山亦尝用此语送苏尚书知定州云："枉读平生三万卷，貂蝉当复坐兜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时，尝有书与执政云："佐本书生，历官处自有本末，未尝得罪于清议。今乃蒙置诸士大夫所不可为之地，而与数君子接踵而进，除目一传，天下士人视佐为何等类？终身之累，孰大于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卷八

张魏公二事

高宗视师金陵，张魏公为守，杨和王领殿前司。有卒夜出，与兵马都监喧竞。卒诉之，公判云：“都监夜巡，职也；禁兵酉点后不许出营，法也。牒宿卫司照条行。”杨不得已斩之。又尝诣学，士有投牒者，视之，则争博也。即判云：“士子争财于学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当职先罚俸半月，牒学照规行。”教官大窘，引去。

罗春伯政事

罗点春伯为浙西仓摄平江府。忽有故主讼其逐仆欠钱者，究问虽得实，而仆黠甚，反欲污其主，乃自陈尝与主馈之姬通，既而物色，则无有也。于是遂令仆自供奸状，甚详，因判云：“仆既欠主人之钱，又且污染其婢。事之有无虽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状已明，合从奸罪定断，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词日根究。”闻者无不快之。

庯峭

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人多不知其义。熙宁间，苏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时文潞公为留守，燕款从容，因扣“逋峭”之义。苏公曰：“向闻之宋元宪云：‘事见《木经》。’盖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势之义耳。”乃就用此事作诗为谢云：“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则谓之“庯峭”。《集韵》曰：“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反；庩，同都反。今造屈势有曲折者，谓之‘庯峭’云。”二字与前义亦近似。今京师指人之有风指者，亦谓之“波峭”。虽转“庯”为“波”，岂亦此义耶？

许公言

安定郡王子涛，字仲山，在京师时，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许公言者，能以药为黄金。其人皎然玉树，有小炉，高不盈尺。以少药物就掌中调之，纳火中，须臾精金也。谓仲山曰："如何？"仲山曰："毕竟只是假。"许愕然，拊其背曰："善自爱。"越数日，告子冲别，挽留不可。将出门，邀仲山耳语，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纹，未可量，但早年亦艰困，宜顺受之，寿可至六十九。人寿修短，视其操行。上帝所甚恶者贪，所甚靳者寿，人能不犯其所甚恶，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谨，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问其行何之，曰："中原将乱，吾入蜀耳。"未数月，子冲一夕无疾而亡。逾年，金入寇，仲山负其母以南，昼伏宵行，数阽于危，仅行脱。平生守许之戒不渝。晚而袭爵，年八十七乃终。克家端明，乃其曾孙也。

士子诉试

王希吕仲衡知绍兴郡，举进士。有为二试卷，异其名，皆中选。黜者不厌，哗然诉之。王呼其首问曰："尔生几何年？凡几试矣？"众谓怜其潦倒，则皆以"老于场屋"对。王曰："曾中选否？"曰："正为累试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尔曹累试不一得，彼一试而两得，尚敢诉耶！"叱而出之。

赵德庄诲后进

赵忠定汝愚初登第，谒赵彦端德庄。德庄故余干令，因家焉。故与忠定父兄游，语之曰：“谨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语奖谕，明日于宰相处得一二语褒拂，往往丧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谨受教。”前辈于后进如此。

朱墨史

绍圣中，蔡卞重修《神宗实录》，用朱黄删改。每一卷成，辄纳之禁中。盖将尽泯其迹，而使新录独行。所谓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复见矣。及梁师成用事，自谓苏氏遗体，颇招延元祐诸家子孙若范温、秦湛之徒。师成在禁中见其书，为诸人道之。诸人幸其书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录也。"师成如其言。及败没入，有得其书，携以渡江，遂传于世。

苏大璋

三山苏大璋颙之，治《易》有声。戊午乡举，梦为第十一人，数为人言之，以为必如梦告。既试，将揭榜，同经人诉于郡，谓其自许之确如此，必将与试官有成约，万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号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帅携此状入院，遍示考官，谓：“设如此言，诸公将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补首卷易之。”众皆以为然。既拆号，则自待补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为待补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苏遂冠南宫。此与王俊民事相类。

徐汉玉

永嘉徐宣字汉玉，治周成子狱，无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担俟命。忽梦神人驱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驱逐，但未知当往何所？”神曰：“汝得严州。”觉，与家人言：“梦真妄耳。吾得罪必南迁，安得在畿乎？”已而谪道州，又徙象州。行至来宾县，得《图经》视之，唐严州也。叹曰：“吾其不返乎？”果终焉。

韩慥奇卜

绍兴末，有韩慥者，卖卜于临安之三桥，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吕太史伯恭至其肆，则先一人在焉。问其姓，宗子也。次第谈命：首言赵可至郡守，却多贵子，不达者亦卿郎。次及曾，则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学，有政事，亦有官职。只欠一事，终身无科第。"次至吕，问："何干至此？"吕曰："赴试。"曰："去年不合发解，今安得省试？"曰："赴词科。"曰："却是词科人，但不在今年词科，别有人矣。后三年，两试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复扣其何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满天下，可惜无福。"已而其言皆验。赵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为尚书，适、逵、遇皆卿监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举进士不第，至从官以没。吕太史，隆兴癸未谅阴榜南宫第七人，又中宏词科，为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岁而终。术之神验如此。

以赋罢相

皋陵在位，上庠月书前列试卷，时经御览。辛丑大旱，七月私试《闵雨有志乎民赋》，魁刘大誉，第六韵云：“雨旸固自于天，感召岂有所主？傥燮调得人，则斯可有节；而聚敛无度，则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闵之何补？不见商霖未作，相傅说于高宗；汉旱欲苏，烹弘羊于孝武。”未几，赵温叔罢相。

小儿疮痘

小儿疮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扰之。尝见赵宾旸曰：“或多以酒面等发之，非也；或以消毒饮升麻汤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脏气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陈剑南刚翁云：“痘疮切不可多服升麻汤，只须以四君子汤加黄芪一味为稳耳。”二说皆有理。然或有变证，则不得不资于药。癸酉岁，儿女皆发痘疮。同僚括苍陈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孙方三岁。发热七日，疮出而倒靥色黑，唇口冰冷，危证也。遍试诸药皆不效，因乞灵于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经一士门，士怪其侵晨仓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药可起此疾，奇甚。’因为经营少许，俾服之。移时，即红润如常。后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归，方以见贶。其法用狗蝇七枚狗身上能飞者。擂细，和醅酒少许调服。蝇夏月极多，易得；冬月，则藏于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疮后，余毒上攻，遂成内障，目不辨人，极可忧。遍试诸药，半月不验。后得老医一方，用蛇蜕一具，净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即瓜蒌根。等分细末之，以羊子肝破开，入药在内，麻皮缚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余而愈。其后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剂也。

曹西士上竿诗

赵南仲以诛李全之功见忌于赵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于朝。其后恢复事起，遂分委以边阃。赴镇之日，朝绅置酒以饯。适有呈缘竿伎者，曹西士赋诗云："又被锣声送上竿，这番难似旧时难。劝君着脚须教稳，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几，师果不竞。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几，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与我？"兄告其妻，妻犹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弃之，人其谓我何？且所生那可保也。"弟请不已，嫂曰："不得已，宁以吾新生与之。"弟初不敢当，嫂卒与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长曰翊，字景韩，季曰诩，字景虞。翊之子樵、槱，诩之孙铸、鉴，皆相继登第，遂为名族。孝友睦姻之报如此。妇人有识，尤可尚也。

吴季谦改秩

吴季谦愈，初为鄂州邑尉，常获劫盗。讯之，则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盗，杀之。其妻有色，盗胁之曰：“汝能从我乎？”妻曰：“汝能从我，则我亦从汝，否则杀我。”盗问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无可言者。仅有一儿才数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遗种，吾然后从汝无悔。”盗许之，乃以黑漆团合盛此儿，藉以文褓，且置银二片其旁，使随流去。如是十余年。一日，盗至鄂，舣舟。挟其家至某寺设供。至一僧房，庋间黑合在焉，妻一见识之，惊绝几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于此，毋挠我。”乘间密问僧：“何从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滨，有婴儿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为求乳食。今在此，年长矣。”呼视之，酷肖其父。乃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为我闻之有司密捕之，可以为功受赏，吾冤亦释矣。”僧为报尉，一掩获之，遂取其子以归。季谦用是改秩。

作邑启事

龚圣任言，林德崇父，尝为剧县有声。其与监司启有云：“鸣琴堂上，将贻不治事之讥；投巫水中，必得擅杀人之罪。”时以为名言。刘潜夫宰建阳，亦有一联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张弓；欲竭吏能，恐圣门之鸣鼓。”语意尤胜，信乎治邑之难也。

斋不茹荤必变食

《庄子·人间世》云："仲尼曰：'斋，吾语若。'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若此，则可以为斋乎？'曰：'祭祀之斋，非心斋也。'"成玄英注曰："荤，辛菜也。"按《说文》："荤，臭菜也。"锴曰："通谓芸、苔、椿、韭、蒜、葱、阿魏之属，气不洁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绋而乘辂者，志不在于食荤。'"注云："荤菜，葱、韭之属。"《论语》："斋必变食。"《周礼·膳夫》："王斋，日三举。"郑注云："斋必变食也。"疏曰："斋必变食，故加牲体至三太牢。牛、羊、豕具为一牢。"胡明仲论梁武曰："祭祀之斋，居必迁坐，不必变服；斋必变食，食为盛馔。一其心志，洁其气体，以与神明交，未尝不饮酒、不茹荤也。"晦庵释"斋必变食"亦取《庄子》，而黄氏亦兼取之。朱又谓"荤是五辛"，又曰："今致斋有酒，非也。"然《礼》中乃有"饮不至醉"之说，何邪？

二李省诗

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李壁季章、𡌴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类省试。二公皆以文名一时，而律赋非所长。乡人侯某者以能赋称，因资之以润色。既书卷，不以诗示侯。侯疑其必有谓。将出门，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后。至纳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观，以小金牌与之。吏取以示，则诗之景联皆曰：“日射红鸾扇，风清白兽樽。”侯即于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选。二李谢主司，主司问：“此二句，惟以授于昆仲，何为又以与人？”李恍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闻，终身与侯不协。

宗子请给

王介甫为相，裁减宗室恩数，宗子相率诉马前。公谕之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独于此事，未为不然。熙宁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东坡亦以为然，曰：“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其后无戚疏少长，皆仰食县官。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闾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此自古所无之弊例也。

郑安晚前谶

郑丞相清之，在太学十五年，殊困滞无聊。乙亥岁，甫升舍选，而以无名阙，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试。临期，又避知举袁和叔亲试别头，愈觉不意。及试《青紫明主恩》诗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艰。漫检韵中，有“赪”字可用，遂用为末句云：“他年蒙渥泽，方玉带围赪。”归，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绿衫尚未能得着，乃思量系玉带乎？”已而中选，攀附骤贵，官至极品，竟此赐，遂成吉谶。以此知世之叨窃富贵，皆非偶然也。

赵佥判花字样

赵时杖为平江佥幕，其训名不雅。凡书判决杖，吏辈皆用纸贴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画。陈子爽恺作守，初到见之，书其侧云：“佥判押字大空空，请改之，庶几务实。仍请别押一样来。”闻者无不大笑。正可与李晋仁喏样为对也。

一府三守

放翁《笔记》言："庆历初，夏竦判永兴军，陈执中、范雍，并为知军。"一府三守，不知职守如何分？既非长贰，文移书牒之类必有程式。官属胥吏，何所禀承？国史不载，莫可考也。然谏官御史不以为非，三公亦不辞。岂在当时，亦便于事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经略招讨使，判永兴军。既而执中为同都部署经略使知军，而诏竦判如故。未几，竦屯鄜州，执中屯泾州。盖两人议边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几，又以范雍知军。竦、执中既分出按边，而领府事犹故。于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趋往来，想不胜其扰，自昔未尝有也。然则史未尝不载，而于事安得为便乎？

六么羽调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调《绿腰》。白乐天诗集自注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吕调，又不与羽调相协，不知是唐遗声否？”按今六么中，吕调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吕也。《唐·礼乐志》：俗乐二十八调，中吕、高平、仙吕在七羽之数。盖中吕、夹钟，羽也；高平、林钟，羽也；仙吕、夷则，羽也。安得谓之“不与羽调相协”？盖未之考尔。

香炬锦茵

秦会之当国，四方馈遗日至。方德帅广东，为蜡炬，以众香实其中，遣驶卒持诣相府，厚遗主藏吏，期必达。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烛尽。适广东方经略送烛一掩，未敢启。”乃取而用之。俄而异香满坐，察之，则自烛中出也。亟命藏其余枚，数之，适得四十九。呼驶问故，则曰：“经略专造此烛供献，仅五十条。既成，恐不嘉，试爇其一。不敢以他烛充数。”秦大喜，以为奉己之专也，待方益厚。郑仲为蜀宣抚，格天阁毕工，郑书适至，遗锦地衣一铺。秦命铺阁上，广袤无尺寸差。秦默然不乐。郑竟失志，至于得罪。二公为计同，一以见疑，一以见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无悔吝也。

登闻鼓

《笔谈》言洛京留台有旧案，言国初取索卤簿法仗，报言："本京卤簿，因清泰间末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人传以为笑。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正与此相类，皆可资捧腹也。

义绝合离

莆田有杨氏，讼其子与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翁为人殴死，杨亦预焉。坐狱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然妇仍在杨氏家。有司以大辟既已该宥，不复问其余。小民无知，亦安之不以为怪也。其后，父又讼其子及妇。军判官姚瑑以为“虽有仇隙，既仍为妇，则当尽妇礼”，欲并科罪。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摄郡，独谓：“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矣。在法，休离皆许还合，而独于义绝不许者，盖谓此类。况两下相杀，又义绝之尤大者乎！初问，杨罪既脱，合勒其妇休离，有司既失之矣。若杨妇尽礼于舅姑，则为反亲事仇，稍有不至，则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当离不离，则是违法。在律，违律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并同凡人。今其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时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笔谈》所载，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刑曹驳之曰：“殴妻之父母，即为义绝；况身谋杀，不应复坐。”此与前事正相类。凡泥法而不明于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复

熊克字子复，博学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开宴，命子复撰乐语，季海读之称善。询司谒者曰："谁为之？"答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见前席。别后，子复一向官湖湘间，不相闻者几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满，造朝谒光范。季海时为元枢，询子复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复以两编献。一日，后殿奏事毕，阜陵从容曰："卿见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时学士院阙官，上不访之赵丞相而访之季海，于是以陆务观等数人对。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尔。"季海遂及子复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进来。"季海退，以所献缴入。翌日，上谓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尝观之，可喜。"盖欲置之三馆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骤，不如且除院辖，徐召试。使克文声著于士大夫间，则人无间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辖文思院。他日，赵丞相进拟，上曰："朕自有人。"赵问："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尝见其文字。"又问："陛下何从得其文字？此必有近习为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虽知由己所荐，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赵终疑之。未几召试。故时，学士院发策，率先示大略，试者得为之备。赵乃以喻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屡造，请求问目，子充不答。及对策殊略，克大以为恨。故在玉堂，每当子充制诏，辄无美辞。后竟出知台州。

郑时中得官

郑时中字复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绅间。好大言，尝语同舍曰："前举漕荐，乃术者曹谷先许，今复来矣。"有好事者闻之曰："此必谷又许之。"乃与偕走其肆，则郑实未尝先往。曹沉吟久之，频自摇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许此命来春必高选，今所见乃不然。虽然，来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举，却不必问。"郑乃曰："吾家无延赏，来年不郊，非科举何由得官？"谷曰："某见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与郑同荐，程第而郑不利。时余松茂老为秦会之客，第三人及第。秦与谋代，余因荐郑。秦亦悦其辩，设醴有加。郑无以颂之。尝闻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旧在太学，目击靖康金人欲立张邦昌，秦为中司，特议立赵氏。金酋召赴军前，秦遂遣妻王氏南归。已登舟，王闻变，亟步以往。秦时犹未入北军，因同入肆卖虀面。人已盈坐，主人横一卓沟上使坐，王忧惧不能举筯，秦兼尽之，略无惧色。已，乃同至军前被执。郑因于坐间举此事，谓亲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无知者，闻其言大喜。时行可犹仕州县，即召用之，二年，同为执政。是岁复亨亦得官，其神验如此。

诗词祖述

隆兴间，魏胜战死淮阴，孝宗追惜之。一日，谕近臣曰："人才须用而后见，使魏胜不因边衅，何以见其才？如李广在文帝时，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时，必将大有功矣。"其后放翁赠刘改之曰："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盖用阜陵语也。改之大喜，以为善名我。异时，刘潜夫作《沁园曲》云："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语也。

嘲觅荐举

直斋陈先生云："向为绍兴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问其京削欠几何？答云：'欠一二纸。'数月，闻有举之者。会间，贺其成事，则又曰：'尚欠一二纸。'又越月，复闻有举者，扣之，则所答如前。"余颇怪之。他日，与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见临安丐者之乞房钱乎？暮夜，号呼于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几文耳。'有怜之者，如数与之，曰：'汝可以归卧矣。'感谢而退。去之数十步，则其号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与大笑而罢。

卷九

形影身心诗

靖节作形影相赠、《神释》之诗。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惜生。故极陈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释其惑。《形赠影》曰：“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答形》曰：“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形累养而欲饮，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释之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此神自谓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将非趣龄具。”所以辨养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谁当与汝誉？”所以解名之役，然亦仅在趣龄与无誉而已。设使为善见知，饮酒得寿，则亦将从之耶？于是又极其释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事勿多虑。”此乃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乃得神之自然，释氏所谓“断常见”者也。坡翁从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顺忧伤生，忧死生亦迁。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俟此言。”白乐天因之作《心问身》诗云：“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须爱，何事论恩自说功。”心复答身曰：“因我疏慵休罢早，遣君安乐岁时多。世间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闲奈我何。”此则以心为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从而赋六言曰：“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于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然二公之说虽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论。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历陈彭祖之寿，颜渊之夭，仲尼之困，殷纣之君，季札无爵于君，田恒专有齐国，夷、齐之饿，季氏之

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此盖言寿夭穷达、贫富贵贱，虽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则渊明《神释》所谓“大钧无私力”之论也。其后杨龟山有《读东坡和陶影答形》诗云：“君如烟上火，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盖言影因形而有无，是生灭相。故佛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正言其非实有也，何谓不灭？此则又堕虚无之论矣。

父执之礼

前辈事父执之礼甚严。汉马伏波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公卿莫不惮之，大人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为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遣子昱候于道，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然则答拜乃疏之耳。至国朝东都时，此礼犹在。韩魏公留钥北京日，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与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语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此事或传李稷为许将。熙宁初，吕晦叔诸子谒欧阳公于颍上，疑当拜与否。既见叙，拜。文忠不复辞，受之如受子侄之礼。二子既出，深叹前辈不可及。崇宁间，陆佃农师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嵓起于农师为父执。一日来访，延之堂奥，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简来谢云：“前日登门展庆，蒙公敦笃事契，俾纳贵礼。于公有执谦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过。然大将军有揖客，古人以为美谈。今文昌纲辖有受拜客，顾不美于前人乎。”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始就坐。盖当时风俗尚厚，虽执政之于庶官亦讲此礼，不以为异也。自南渡以后，则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时，犹见亲旧通家初见日，必先拜其家影堂，后请谒。此礼今亦不复见也。

李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贩牛马来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张介引至涟水。时金国多盗，道梗难行，财本寖耗，遂投充涟水尉司弓卒。因结群不逞为义兄弟，任侠狂暴，剽掠民财，党与日盛，莫敢谁何，号为“李三统辖”。后复还淄业屠。尝就河洗刷牛马，于游土中蹴得铁枪杆，长七八尺。于是就上打成枪头，重可四十五斤。日习击刺，技日以精，为众推服，因呼为“李铁枪”。遂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淄、青界内有杨家堡，居民皆杨氏，以穿甲制靴为业。堡主曰杨安儿，有力强勇，一堡所服。亦尝为盗于山东，聚众至数万。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其后称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全军所过，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堡不以为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儿亦出民兵对垒，谓全曰：“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时，我妹与你为妻。”全遂与酣战终日，无胜负。全忿且惭。适其处有丛篆，全令二壮士执钩刀，夜伏篆中。翌日再战，全佯北，杨逐之。伏者出，以刀钩止，大呼，全回马挟之以去。安儿乃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姻，遂还青州，自是名闻南北。时金人方困于敌，张介又从而招之，授以兵马，衣以红袍，号“红袄军”。嘉定十一年间，金人愈穷蹙，全因南附。乃与石珪、沈铎辈结党以来，知楚州应之纯遂纳之，累战功至副总管。明年，金主珣下诏招之，全复书有云：“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遂以轻兵往潍州，迁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复北向。时山东已为鞑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张林出降，遂并献、济、莒、沧、滨、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县，降头目千人，战马千五百匹，中勇军十五万人。闻于朝，遂以全为左武卫大将军、广州观察使、京东忠义军都统制、马步军副总官，特赐银、绢、缗钱等。先是，贾涉知盐城县，以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报。涉廉知信孺阴遣梁昭

祖航海致馈，以结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于朝，方由是罢。涉召入为大理司直。未几，知楚州。时忠义军头目李先拳勇有胆气，且并领石珪、沈铎之军，李全深忌之。至是，极力挤先，涉遂以李先反侧闻于朝。于是召先赴密院审查，甫至都门，殿帅冯树宴之三茅观后小寨，命勇士扑杀之，于是全愈无忌惮矣。先既诛，涟水人情不安，头目裴渊等遂请石珪为帅于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万人以往。全惮珪，不敢动。制司无策，遂分其军为六。乃呼裴渊赴山阳禀议，责以专擅招珪，令密图之，以功赎罪。会鞑兵至涟水，珪亦自疑，遂杀渊以归鞑。先是，权尚书胡榘尝言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获捷于曹家庄，擒金人伪驸马，乃作《濠梁凯歌》以谀之云。春残天气何佳哉，捷书夜自濠梁来。将军生擒伪驸马，虏兵十万冰山摧。何物轻猥挑胡羯？万里烟尘暗边徼。边臣玩寇不却攘，三月淮堧惊蹀血。庙谟密遣山东兵，李将军者推忠精。铁枪匹马首破阵，喑呜叱咤风云生。摧杀众妖天与力，虏丑成擒不容逸。失声走透虏鼓捶，犹截腾骧三百匹。防围健使催赐金，曹家庄畔杀胡林。游魂欲反定悬胆，将军岂知关塞深。君不见、往日蕲王邀兀术，围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罪将军纵狂逸。岂知李侯心胆麄，捕缚猘子才须臾。金牛走敌猛将有，泗州斩贼儒生无。宗社威灵人制胜，养锐图全无轻进。会须入汴缚酆王，笳鼓归来取金印。既而涉以病归，遂以郑损继之。损与涉素不相成，幕中诸客惧损修怨，乃嗾李全申请，乞差真德秀、陈韡、梁丙知楚州。于是朝廷遂改损为四川制置，乃以知阁门事许国用徐本中例换授朝议大夫，再转为太府少卿知楚州。国自是歉然，惧侪辈轻己。开阃之初，命管军以下皆执朝参之礼。时全已为保宁军节度使，前阃皆与抗礼。至是，幕府宋恭、荀梦玉等惧变，遂调停，约全拜于庭下，国答拜于堂上。议已定，及庭参，国乃傲然坐而受之。全大惭愤，竟还青州。至冬，国大阅两淮军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场犒军，实求衅耳。幕府复调停力止。及淮西军回，人仅得交子五贯，乃尽以弓刀售之李军，而淮西军亦

怨矣。未几，全将刘庆福自青来，谋以丁祭之夕作乱，以谋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显为词，指摘北军；庆福亦大书一榜，揭于其右，语殊不逊。次日，庆福开宴于万柳亭，游幕诸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报全至海州，促庆福北还。时国方纳谒，北军径自南门入，直趍制府。强勇军方解甲，望见北军，皆弃去，遂排大门而入。帐前亲兵欲御之，国乃大呼曰："此辈不过欲多得钱绢耳。"方行喝犒，闻北军大喊登城，张旗帜，火已四起，飞矢如雨。国额中一箭，径趋避于楚台。北军劫掠府库，焚毁殆尽。国在楚台久之，使令姚翀求和。翀遂缒城而出，以直系书"青州姚通判"，以长竿揭之马前，往见李姑姑。李逊谢不能统辖诸军，以致生变。姚遂请收军，李云："只请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报，则国已遁矣。次日，北军得国于三茅道堂，以小竹舆舆至李军。国不能发一语，复送还楚台，以兵环守，国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数十人。未几，全乃入吊，行慰奠礼，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问也。遂进全为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稷知楚州。军变之先一日，苟梦玉已知其谋，亟告于国，国不以为然。至是，全得其告变之书，欲杀之，而梦玉已归滁。乃命数十骑邀于路而杀之。制府捐三千缗捕贼，而全亦捐五千缗，无状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骄。既而还青州，或传为金人所擒，或以为已死。刘琸乘时自诡以驱除余党。史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琸为代。琸即以盱眙军马自随，中途所乘马无故而踣，琸怒，遂斩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征也。琸初至，军声颇振。不数日，措置乖方。南、北军已相疑，适忠义军总管夏全自盱眙领五千人来。先是，全欲杀夏，琸为解免之。至是，琸留以自卫，且资其军以制全。然夏军素骄，时有过劫掠居民，琸乃捕为首数人斩之，犹未戢。乃札忠义都统权司张忠政权副都统，忠政辞不就。杨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谋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无负北军。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归家，令妻子自经，次焚告敕宝货于庭，然后自尽。制司闻变，遂戒严。命夏全封闭李全、刘全、张林等府库，且出榜

令北军限三日出城。是日，诸营搬移自东北门出。夏军坐门首搜检，凡金银妇女多攘取之。余皆疑惧不敢出，制司又从而驱逐之。有黑旗一对仅百人，乃北军之精锐者，坚不肯出。潜易衣装，与夏军混杂。南军欲注矢挥刃，则呼曰："我夏太尉军也。"南军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门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纵火，杀害军民。琸遂命守子城，护府库。凡两日夜，军皆无火饭，饥困不复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军。李姑姑遂与夏剧饮，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愿以身事太尉，府库人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为自相戕？若今日剿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贵乎？"夏全惑其说，乃阴与李军合，反戈以攻南军。琸屡遣人招夏议事，竟不至，乃以十万贯犒军求和。夏全乃令开一路，以马军二百卫送琸出大西门。星夜南奔，至宝应，已四鼓矣。从行官属惟余元廙、沈宣子，余悉死焉。夏军回至淮阴，乃为时青、令晖夹击，尽得所掳财物七巨艘。既至盱眙，范成、张惠闭门拒之，且就军中杀其母妻，于是夏全乃轻身北窜。刘琸遂移司于扬之堡寨。朝廷遂改楚为淮安州，命将作少监姚翀知州事。时李全犹未还，王义深、国安用为权司。刘庆福与张甫谋就楚之淮河缚大浮桥。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献金人，姑姑即遣人请姚翀议事。翀不获已而往，则大厅已设四果卓，余二客则庆福及甫也。庆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问则个。"谓李福也。时福卧于密室，凡迂曲数四乃至。庆福至榻前云："哥哥没甚事？"福云："烦恼得恁地。"刘觇福榻有剑出稍，心动亟出，福急挥剑中其脑。既而甫至，于外呼云："总管没甚事否？"福隐身门左，俟其入，即挥剑，又仆之。福遂携二首以出，乃大张乐剧饮。姚遂揭榜，以刘、张欲谋作过，密奉朝旨已行诛戮，乃闻于朝。李福增秩，姑姑赐金，进封楚国夫人。未几，福复以预借粮券求衅，遂召北军入城，官民死者甚众，姚翀赖国安用匿之而免。于是朝廷诸阃各主剿除分屯之说，久之不决。既而盱眙守彭忳乃遣张惠、范成入淮安，说国安令杀李福及李姑姑。未几，李福就戮，而姑姑则易服往海州矣。其后分屯之说已定，而江阃所

遣赵瀶夫剿杀之兵适至。北军怒为张、范所卖，欲杀之，二人遂遁去。国安用追至盱眙，彭忳宴之，方大合乐，忽报军变，始知张、范已献盱眙于北矣。彭忳遂为所擒。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称山东、淮南行省，于是尽据淮安、海州、涟水等处。先是，全遣张国明入朝禀议，熳书至，朝廷未有以处之。会时青亦遣人至，国明遂遣人报全，全遂杀青。国明极言李全无它意，朝廷遂遣赵拱奉两镇节钺印绶以往。而江阃乃遣申生结全帐下谋杀之，事觉，全囚申生，以其事上于朝。盖全时已有叛志矣。会盐城陈遇谋于东海截夺全青州运粮之船，全由是愈怒，遂兴问罪之师。首攻海陵，守臣宋济迎降，遂进围扬州。朝廷始降诏削夺全官爵，住结钱粮，会诸路兵诛讨，然战多不利，内外为之震动。是时全合诸项军马，并驱乡民二十余万，一夕筑长围数十里，围合扬之三城，为必取之计。会元夕，欲示闲暇，于城中张灯大宴，全亦张灯于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马步极力薄城，赵范命其弟葵领兵出城迎战，至三鼓，胜负未决。葵先命李虎、丁胜同持兵塞其瓮门。至是，全欲还而门已塞，进退失据，且战且退，遂陷于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于沮洳乱尸中，得一红袍而无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尝自断一指，以示不复南归。时绍定四年正月。后三日，北军悉遁。制府露布闻于朝，遂乘胜复泰之盐城。后三月，淮南诸州北军皆空城而去矣。其雏松寿者，乃徐希稷之子。贾涉开阃维扬日，尝使与诸子同学。其后全无子，屡托涉祝之。涉以希稷向与之念，遂命与之，后更名坛云。刘子澄尝著《淮东补史》，纪载甚详。然余所闻于当时诸公，或削书所未有者，因摭其概于此，以补刘氏之阙文云。

王公衮复仇

王宣子尚书母，葬山阴狮子坞，为盗所发。时宣子为吏部员外郎，其弟公衮待次乌江尉，居乡物色得之，乃本村无赖嵇泗德者所为。遂闻于官，具服其罪，止从徒断，黥隶他州，公衮不胜悲愤。时犹拘留钤辖司，公衮遂诱守卒饮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断贼首，朝复提之，自归有司。宣子亟以状白堂，纳官以赎弟罪。事下给舍议，时杨椿元老为给事，张孝祥安国兼舍人，书议状曰：“复仇，义也。夫仇可复，则天下之人，将交仇而不止，于是圣人为法以制之。当诛也，吾为尔诛之；当刑也，吾为尔刑之。以尔之仇，丽吾之法。于是凡为人子而仇于父母者不敢复，而惟法之听，何也？法行，则复仇之义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仇，孰大于是？佐、公衮得贼而辄杀之，义也；而莫之敢也，以为有法焉。律曰：‘发冢开棺者绞。’二子之母，遗骸散逸于故藏之外，则贼之死无疑矣。贼诚死，则二子之仇亦报。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杀之于其始获，而必归之吏也。狱成而吏出之，使贼阳阳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杀也，盖不敢以私义故乱法。今狱已成矣，法不当死，二子杀之，罪也；法当死，而吏废法，则地下之辱，沈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于人也哉！佐有官守，则公衮之杀是贼，协于义而宜于法者也。《春秋》之义，复仇。公衮起儒生，尫羸如不胜衣。当杀贼时，奴隶皆惊走，贼以死捍，公衮得不死，适耳。且此贼掘冢至十数，尝败而不死。今又败焉，而又不死，则其为恶，必侈于前。公衮之杀之也，岂特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谓：公衮复仇之义可嘉，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佐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罚宜如律。”诏：“给舍议是。”其后，公衮于乾道间为敕令所删定官。一日，登对。孝宗顾问左右曰：“是非手斩发冢盗者乎？”意颇喜

之。未几，除左司。公衮为人癯甚。王龟龄尝赠诗有云“貌若尫羸中甚武”者，盖纪实也。

富春子

宝庆间，有孙氏子名守荣，善风角鸟占，其术多验，号“富春子”。薄游霅上，闻谯楼鼓角声，惊曰：“旦夕且有变，而土人当有典郡者。”适见富公王元春，因贺之曰：“旦夕乡郡之除，必君也。”王以为诞。越两月，而潘丙作乱，王果以告变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后登史卫王之门，颇为信用。一日，闻鹊噪，史令占之，云：“来日晡时，当有宝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关，必有所碍，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为贡，为阍者迟留，质之于府而后纳。史尝得李全书，置之袖间未启也，因扣云：“吾袖中书，所言何事？”对曰：“假破囊二十万耳。”剥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后以他故，黥至远郡死焉。后未见有得其术者。

王宣子失告命

辇毂之下，政先弹压，然一智不足以胜众奸。王佐宣子虽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极高，寿皇深喜之。尹临安日，禁戢群盗甚严，都城肃然。既而以治办受赏增秩，告命甫下，置卧内，旦起忽失之。宣子知为所侮，略不见之辞色。他日奏事毕，从容以白上曰：“鼠辈恶臣穷其奸，故为是以沮臣尔。”上曰：“何以处之？”对曰：“臣若张皇物色，正堕其计中，惟有置之不问。异时从吏部求一公据足矣，今未敢请也。”上称善。

配盐幽菽

昔传江西一士求见杨诚斋，颇以该洽自负。越数日，诚斋简之云："闻公自江西来配盐幽菽，欲求少许。"士人茫然莫晓，亟往谢曰："某读书不多，实不知为何物？"诚斋徐检《礼部韵略》"豉"字示之，注云："配盐幽菽也。"然其义亦未可深晓。《楚辞》曰："大苦咸酸辛甘行。"说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调以咸酢椒姜饴密，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然古无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芜夷盐豉"。《史记·货殖传》有"蘖曲盐豉千答"。《三辅决录》曰："前对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筩。"盖秦、汉以来始有之。

疽阴阳证

族伯临川推官，平生以体孱气弱，多服乌附、丹砂。晚年疽发背，其大如扇，医者悉归罪于丹石之毒。凡菉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试，殊不少损。或以后市街老祝医为荐者，祝本疡医，然指下极精。诊脉已，即云：“非敢求异于诸公，然此乃极阴证。在我法中，正当多服伏火朱砂及三建汤，否则非吾所知也。”诸子皆有难色，然其势已殆，姑尝试一二小料。而祝复俾作大剂，顿服三日后，始用膏药敷贴，而丹砂、乌附略不辍口，余半月而疮遂平。凡服三建汤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谓奇工矣。洪景卢所载：时康祖病心痔，用圣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药服之而差。又福州郭医用茸、附医漏痔疾，皆此类也。盖痈疽皆有阴阳证，要当决于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于脉，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陈周士

祸福报应之说，多傅会传讹，未可尽信。今有乡曲目击晓然一事，著之于此，以为世戒。陈周士造，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登第为嘉禾倅，摄郡。一日，宴客于月波楼。有周监酒者勇爵，代庖于此，乃赵与𥲅德渊之隶。是日，适以小舟载客薄游，初不知郡将之在楼也。周士适顾见，周急舣棹趋避。周士令询之，知为周也，怒形于色曰：“某不才，望轻，遂为一卒相侮如此。”乃捃摭其数事，作书达之于赵，备言赃滥过恶。时赵守吴，即日遣逮，决脊编置，仍押至嘉禾示众。时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疮血臭腐，数日而死。临危叹曰：“陈通判屈打杀我，当诉之阴府矣。”时宝祐丙辰季夏也。是岁十二月，周士疽发背而殂。吁，可畏哉！

秀王嗣袭

秀安僖王，寿皇本生父也。用濮安懿王故事，以子孙嗣袭。安僖薨，子伯圭嗣，是为崇王，谥宪靖。长孙曰师夔，早卒。师揆嗣，是为澧王。师垂、师禼皆先卒，师禹嗣，是为和王。师皋又卒。师嵓宝庆元年自知庆元府入嗣，未朝谢而薨，是为永王。师弥以宝庆三年嗣，至宝祐六年，历三十一年而后薨，是为润王。次师贡，先薨。曾孙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孙与泽以浙西仓归班袭嗣，至咸淳七年薨，是为临海郡王。其次与訔先卒。是岁冬，与泽以知全州换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间以傍宗入继者，盖十居五六焉。

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问孰为是？因考其说于此，与有识者订之。《檀弓》郑氏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注：“左，生位也；右，阴道也。”《礼·正义》：“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载右畔。”《士虞礼》：“凶事载左畔，吉祭载右畔。从地道尊右，凶事载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河上公注：“卑而居阳，以其不专杀；尊而居左，以其主杀也。”吴世杰《汉书刊误》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丧之事也。”《礼》：“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注谓：“车上贵左，乘车则贵左，兵车则贵右。乘车，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车，君在中，御者在左。”《少仪》论乘兵车云：“军尚左。”疏云：“军将尊，尚左。”按《老子》“上将军处右，偏将军处左”，非指车同言也。《左传》：“韩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帅，御皆在中，将在左。”乃知兵车惟君及元帅然后尚右，其余将军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当阼，以右为尊而逊客，而己居左，则左非尊位也。后世以左为主位，而贵不敢当，则以左为尊也。如魏无忌迎侯生，而虚车左，何也？地道阴道尚右，故后世之祀，以右为上。今宗庙亦然。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考张平子赋亦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左传》载：“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则以右为助之重且大者。汉“右贤左戚”，他如“左官”、“左迁”，又皆以左为轻。或谓左手足不如右强，故论轻重者，必重右而轻左。汉制尚右，详见班史。

史记多误

班孟坚《汉书》，大抵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霍、李广等赞，率因《史记》旧文稍增损之，《张骞赞》，即《史记·大宛传》后。或有全用其语者，前作后述，其体当然。至如《司马相如传赞》，乃固所自为。而《史记》乃全载其语，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迁在武帝时，雄生汉末，亦安得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哉！诸家注释，皆不及之。又《公孙弘传》，载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徐广注谓“后人写此以续卷后”，然则相如之赞，亦后人剿入，而误以为太史公无疑。至若《管仲传》云“后百余年有晏子”，《孙武传》云“后百余岁有孙膑”，《屈原传》云“后百余年有贾生”，皆以其近似，类推之耳。至于《优孟传》云“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而《淳于髡传》亦云“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何邪？殊不思优孟在楚庄王时，淳于髡在齐威王时。楚庄乃春秋之世，齐威乃战国之时，谓“前百余年，楚有优孟”可也，今乃错谬若此。且先传髡而后叙孟，其次序晓然。谓之非误，可乎？

文意相类

李德裕《文章论》云：“文章当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黄梦升《题兄子庠之辞》云：“子之文章，电激雷震，雨雹忽止，阒然泯灭。”欧公喜诵之，遂以此语作《祭苏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龙蛇，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挥斥，霹雳轰车。人有遭之，心惊胆破，震汗如麻。须臾霁止，而四顾山川草木，开发萌芽。子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东坡《跋姜君弼课策》亦云：“云兴天际，歘然车盖，凝矑未瞬，弥漫霮䨴。惊雷出火，乔木糜碎，般地爇空，万夫皆废。霤练四坠，日中见沫，移晷而收，野无完块。”张文潜《雨望赋》云：“飘风击云，奔旷万里，一蔽率然如百万之卒赴敌骤战兮，车旗崩腾而矢石乱至也。已而余飘既定，盛怒已泄；云逐逐而散归，纵横委乎天末。又如战胜之兵，整旗就队，徐驱而回归兮，杳然惟见夫川平而野阔。”皆同此一机括也。

杨太后

慈明杨太后养母张夫人善声伎，随夫出蜀，至仪真长芦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适出见之，知其女当贵。因招其父母饭，语之故；且勉之往行都，当有所遇。以“无资”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导之入慈福宫，为乐部头。后方十岁，以为则剧孩儿。宪圣尤爱之，举动无不当后意。有嫉之者，适太皇入浴，侪辈俾服后衣冠为戏，因谮之后。后笑曰：“汝辈休惊，他将来会到我地位上在。”其后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内宴，因以为赐，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寿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孙。美其冠于后庭，俾之见于内殿。”盖纪实也。既贵，耻其家微，阴有所遗，而绝不与通。密遣内珰求同宗，遂得右庠生严陵杨次山以为侄。既而宣召入见，次山言与泪俱，且指他事为验，或谓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归姓杨氏焉。次山随即补官，循至节钺郡王云。长芦僧事与章献玉泉事绝相类。

脱靴返棹二图赞

牟存叟端明守当涂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谪仙采石得名，存叟绘以为图。又以山谷崇宁初守当涂，方九日而罢，盖坐尝作《荆州承天院塔记》，转运判官陈举承执政赵挺之风旨，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国，除名谪宜州，遂作《返棹》一图以为对。各系以赞，未几流传中都。时相丁大全、内侍董宋臣闻而恶之，遂捃摭其在都日馈遗过客钱酒等物，并指为赃。下所居郡，监逮甚严。自此朝绅结舌，驯至开、庆之祸焉。二赞削稿久矣，余偶得之。《脱靴》云："锦袍兮乌帻，神清兮气逸。凌轹兮万象，麾斥兮八极。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宝之嬖幸欤？疏擿词章，浸润宫掖。吾观脱靴之图，未尝不嫉小人之情状，而伤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蹈兮，霍神龙之不可以羁绁。矧富贵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肃。孤骞兮风雅，唾视兮爵禄。我思古人，伊黄山谷。曷为使之六年僰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绍之朋党欤？组织寺记，指擿实录。吾观返棹之图，未尝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报复。惟公之高风兮，渺惊鸿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犹虚舟兮，其去来又何所荣辱也。"予尝谓山谷初以言语掇祸，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数。然清名照映于二百年间，士之生世，亦何惮而不为君子哉！

轻容方空

纱之至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云：“轻容，无花薄纱也。”王建《宫词》云：“嫌罗不著爱轻容。”元微之有寄白乐天白轻容，乐天制而为衣。而诗中“容”字乃为流俗妄改为“庸”，又作“榕”，盖不知其所出。《元丰九域志》“越州岁贡轻容纱五匹”是也。又有所谓“方空”者。《汉·元帝纪》：“罢齐三服官。”注云：“春献冠帻，纚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师古曰：“纚与纚同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纱也。”又《后汉》：“建初二年，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纨，素也。冰，言色鲜洁如冰。《释名》曰：“縠绶方空者，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纶如絮而细。吹者，言吹嘘可成此纱也。”荆公诗云“春衫犹未著方空”者是也。二纱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晚岁卜筑于吴江盘门外十里。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故城之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盖太湖之一派，范蠡所从入五湖者也。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耳。寿皇尝御书“石湖”二大字以赐之。公作《上梁文》，所谓“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筑湖山之观”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寿乐堂，他亭宇尤多。一时名人胜士，篇章赋咏，莫不极铺张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国，过吴，范公招饮园中。夜分，题名壁间云：“吴台、越垒，距门才十里，而陆沉于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创别墅，登临得要，甲于东南。岂鸱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闷绝景，须苗裔之贤者，然后享其乐邪？”为击节，而前后所题尽废焉。

多蚊

吴兴多蚊，每暑夕浴罢，解衣盘礴，则营营群聚，噆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尝曰：“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且见之诗云：“飞蚊猛捷如花鹰。”又云：“风定轩窗飞豹脚。”盖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旧传崇王入侍寿皇，圣语云：“闻湖州多蚊，果否？”后侍宴，因以小金盒贮豹脚者数十枚进呈。盖不特著名，亦且尘乙览矣。盖蚊乃水虫所化，泽国故应尔。闻京师独马行街无蚊蚋，人以为井市灯火之盛故也。吴兴独江子汇无蚊蚋，旧传马自然尝泊舟于此所致。故钱信《平望蚊》诗云：“安得神仙术，试为施康济。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汇。”然余有小楼在临安军将桥，面临官河，污秽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无一蚊。过此仅数百步，则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晓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邮露筋庙是也。孙公《谈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厅吏醉仆，为蚊所噆而死。”世传范文正诗云：“饱似樱桃重，饥如柳絮轻。但知从此去，不要问前程。”即其地也。闻大河以北，河冰一解，如云如烟。若信、安、沧、景之间，夏月牛马皆涂之以泥，否则必为所毙。按《尔雅》：“鷏，蟁母，一名蚊母，相传此鸟能吐蚊。”陈藏器云：“其声如人呕吐，每吐辄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补》称：“江东有蚊母鸟，亦谓之吐蚊鸟。夏夜则鸣吐蚊于丛苇间，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鸟，类青鹅而嘴大。常于池塘捕鱼，每一鸣，则蚊群出其口，亦谓之吐蚊鸟，又谓之鷏。然以其羽为扇，却可辟蚊。岭南又有蚊子木，实如枇杷，熟则自裂，蚊尽出而实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说亦然。”《淮南子》曰：“水虿为蟂，孑分为蟁，兔啮为螚。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今孑分，污水中无足虫也，好自伸屈于水上，见人辄沉。久则蜕而为蚊，盖水虫之所变明矣。东方朔隐语云：“长喙细身，昼亡夜存，嗜肉恶烟，

为指掌所扪。”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号为豹脚。又其字或从“昏”，志其出时也，又为“闽”，以虫之在门中也。《说文》曰：“秦谓之蜹，楚谓之蚊。”《夏小正》云：“丹鸟，萤也。羞白鸟，谓萤以蚊为粮云。”然则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专归罪于水也。因萃数说，戏为吾乡解嘲。孑，俱折反。分，勿二反。

俞侍郎执法

吾乡前辈俞且轩侍郎，善墨戏竹石，盖源流射泽而自成一家，逮今为人宝重。然人知其能画，而不知其为人，因书其概于此。侍郎名澄，字子清，用伯祖阁学俟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谈简约，乐易无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为福建检法，陈应澄丞相帅三山，治盗过严，一日，驱数十囚欲投诸海。澄白其长曰："朝廷有宪部而郡国无宪台，可乎？"力争之，因命阅实。遂为区别戮者、黥者各若干。陈始怒而后喜其有守，悉从之，且荐以京削。为刑部郎日，有乡豪素以侠称，为时所畏。杀人诿罪其奴。狱上，驳之，请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壮之，即日除大理少卿，然竟为豪挤去。又常德有舟稍程亮，杀巡检宋正国一家十二口，累岁始获，乃在宁庙登极赦前，吏受其赂，欲出之。澄奏援太祖朝戮范义超故事，以为杀人于异代，既更开国大霈，犹所不赦，况亮乎？于是遂正典刑。他可纪者尚多。后权刑部侍郎，以侍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终，年七十八。"且轩"，其自号也。俞氏自退翁起家，七十而纳禄者，至澄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园池、琴书、歌舞之乐，乡曲荣之。后余得竹石二纸于故家，叶如黍米，石亦奇润，自成一家。上题印曰："居易戏作。"盖阁学俟所为也。因知子清戏墨有所自来，此亦人所未知者，因并表而出之。

尹惟晓词

梅津尹涣惟晓未第时，尝薄游苕溪籍中，适有所盼。后十年，自吴来霅，舣舟碧澜，问讯旧游，则久为一宗子所据，已育子，而犹挂名籍中。于是假之郡将，久而始来。颜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对若不胜情。梅津为赋《唐多令》云："蘋末转清商，溪声供夕凉。缓传杯，催唤红妆。焕绾乌云新浴罢，裙拂地，水沉香。　　歌短旧情长，重来惊鬓霜。怅绿阴，青子成双。说着前欢佯不采，扬莲子，打鸳鸯。"数百载而下，真可与杜牧之"寻芳较晚"之为偶也。

都厕

《刘安别传》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应斥。八公为安谢过，乃赦之，谪守都厕三年。"半山诗云："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然则"都厕"者，得非今世俗所谓"都坑"乎？然"厕"字亦有数义。《说文》云："圂、厕也，圊也。"《庄子·庚桑楚篇》："适其偃。"注云："偃，屏厕也。屏厕则以偃溲。"《仪礼·既夕礼》："甸人筑冷坎，隶人涅厕、塞厕。"《万石君传》："建为郎中，每五日归谒亲，切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洗。"孟康注曰："厕，行清。牏，行中受粪函也。"他如：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心动，执豫让。高祖如厕，心动，见柏人。金日磾如厕，心动，擒莽何罗。范雎佯死置厕中。李斯如厕见鼠。贾姬如厕逢彘。陶侃如厕见朱有。刘寔、王敦并误入石崇厕。郭璞被发厕上。刘和季厕上置香炉。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钱义厕神。李赤厕鬼。文类甚多，皆为溷厕之厕无疑。而《汲黯传》："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见之。"音训则谓床边为厕。《张敞传》："孝文皇帝居霸陵，比临厕。"服虔注曰："厕，侧临水。"韦昭则曰："高岸狭水为厕。"《张释之传》："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师古注亦曰："岸之边侧也。"因并考著于此云。

敬岩注唐书

王元敬大卿伀，强直自遂，不轻许可。尝注《唐书》，自以为人莫能及。括苍老士某者，深于史学，亦尝增注《唐书》，因携以求正焉。王读至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储君也，当以‘弑’书，岂得谓‘杀’？此书殊未然。”遂掷还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杀兄之字，盖本《孟子》‘象日以杀舜为事’，今卿弑兄之字，出于何书？”王仓卒无以为答。是知文字未可以轻訾议也。

黄子由夫人

黄子由尚书夫人胡氏，与可元功尚书之女也。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弈写竹等艺尤精，自号惠斋居士，时人比之李易安云。时赵师睪从善知临安府，立放生池碑于湖上，高文虎炳如内翰为之作记，误书“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既以锓石分送朝行，夫人一诵，即知其误。会炳如以藏头策题得罪多士，而从善又以学舍张盖殴人等，尝断其仆。诸士既闻其事，遂作小词讥诋之：“作为夏王道不是商王，这鸟兽鱼鳖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误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窃物以逃，捕得之，送临安府。从善衔之，遂鞫其婢，指言主母平日与弈者郑日新通，郑、越人，世号越童。所失物乃主母与之耳。因逮郑系狱黥之。未几，子由以帷簿不修去国。事之有无固不可知，而从善之用心亦薄矣。后十余年，从善死，其子希苍亦死。其妇钱氏茕处，独任一干主家事。有老仆知其私，颇持之。钱氏与干者欲灭其口，遂以他事系官，竟毙于狱，且擅焚之。未几，仆家声其冤于宪台。时林介持宪节方振风采，遂逮钱氏于庭，经营巨援，仅尔获免，而干者遂从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报复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洪景卢自矜

洪景卢居翰苑日，尝入直，值制诏沓至，自早至晡，凡视二十余草。事竟，小步庭间，见老叟负暄花阴。谁何之？云：“京师人也，累世为院吏，今八十余，幼时及识元祐间诸学士，今予孙复为吏，故养老于此。”因言：“闻今日文书甚多，学士必大劳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余制，皆已毕事矣。”老者复颂云：“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矜之云：“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老者复首肯咨嗟曰：“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不曾检阅书册耳。”洪为赧然，自知失言。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

吴郡王冷泉画赞

庄简吴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寿特亲爱之，入宫，每用家人礼。宪圣常持盈满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练衣，芒鞋筇杖，独携一童，纵行三竺、灵隐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游人望之，俨如神仙，遂为逻者闻奏。次日，德寿以小诗召之曰："趁此一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令小珰持赐，王遂亟往。光尧迎见，笑谓曰："夜来冷泉之游，乐乎？"王恍然顿首谢。光尧曰："朕宫中亦有此景，卿欲见之否？"盖垒石觅泉，像飞来香林之胜，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画，乃图庄简野服濯足于石上，且御制一赞云："富贵不骄，戚畹称贤。扫除膏粱，放旷林泉。沧浪濯足，风度萧然。国之元舅，人中神仙。"于是尽醉而罢，因以赐之，亦可谓戚畹之至荣矣。画今藏其曾孙洁家，余尝见之。

绢纸

坡翁尝醉中为河阳郑倅书，明日视之，纸乃绢也，遂自题于后云：“古者本谓绢纸，近世失之云。”盖古人多以绢为纸，乌丝栏乃织成为卷而书之。所谓茧纸者，亦以茧为纸也。按《蔡伦传》云：“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用木肤麻皮等。”隋《修文殿御览》载晋人藏书数，有“白绢草书”、“白绢行书”、“白锻绢楷书”之目。又魏太和间，博士张楫上《古今字帖》，其《巾部·辨纸字》云：“今世其字从‘巾’。盖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垒，即名幡纸，故字从‘糸’，此形声也。蔡伦以布捣锉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而‘糸’、‘巾’则殊也。”卢仝《茶歌》有“白绢斜封三道印”之句，岂以绢书之邪？

谈重薄命

吴兴人谈重元鼎，少领乡荐不第，晚就南廊，更数试，复不入等。章文庄兄弟皆与之同舍。嘉定戊辰，文庄兄弟在朝，谈入京将更试，请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与作备对数十付。已而文庄入为考官，得谈卷，甚喜。所批稍高，编排当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脱助教足矣。”于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计四等，合放若干，而谈之名适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归。一文学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浆为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酿酒。唐殷尧封《寄岭南张明府》诗云：“椰花好为酒，谁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渊明采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杂记》所载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秫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谱无词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尝闻紫霞翁云，幼日随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内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数声，真有驻云落木之意，要非人间曲也。又言："无太皇最知音，极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补教坊都管。"间忆旧事，因书之以遗好事者。盖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真王真人

王妙坚者，本兴国军九宫山道姬也。居常以符水咒枣等术行乞村落，碌碌无他异。既而至杭，多游西湖两山中。一日，至西陵桥茶肆少憩，适其邻有陈生隶职御酒库，其妻适见之，因扣以妇人头脯音赋。不可疏者，还可禳解否？姬曰：“此特细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烧竹沥投之，且为持咒，俾之沐发。盖是时恭圣杨后方诛韩，心有所疑，而发脯不解，意有物祟，以此遍求禳治之术。会陈妻以油进，用之良验，意颇神之，遂召妙坚入宫，赐予甚厚，日被亲幸。且为创道宇，赐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时有黄冠易如刚者，嗜酒夸诞，薄知其事，欲以奇动。于是以黄绢方丈帚书大符以进。后大喜，赐予亦渥，后住太乙东宫。

牙

《诗》曰："王之爪牙。"故军将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约束，禀进退，悉趋其下。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曰"牙"。缘是从卒为牙中兵，武吏为牙前将。俚语误转为"衙"。《珩璜论》云："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碛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牙饰之，所以自表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遂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儿子为"衙内"。《唐韵》注："衙，府也。"亦讹。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启状。《释文》："牙，旗名也，军中所建。"高保勗病，召衙内指挥使梁延副。"衙内"，盖官称耳。唐谓前殿为"正衙"，岂亦以卫仗建旗而名邪？

字舞

州郡遇圣节锡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而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字，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此事由来久矣。

卷十一

黄德润先见

黄洽德润事阜陵为台谏，执政未尝有大建明，或讥其循默。淳熙末，上将内禅。一日朝退，留二府赐坐，从容谕及倦勤之意。诸公交赞，公独无语。上顾曰：“卿以为何如？”对曰：“皇太子圣德，诚克负荷。顾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圣虑。”上愕然色变。公徐奏：“陛下问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语，自今不得复觐清光，陛下异日思臣之言，欲复见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资政知潭州。后寿皇在重华宫，每抚几叹曰：“悔不用黄洽之言。”或至泪下。

谱牒难考

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其言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当唐末，黄巢陷州县，率州民捍贼，乡里赖以保全。琮以下谱亡。自琮八世生万，为安福令。公为安福九世孙。以是考之，询在唐初，至黄巢时，几三百年，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五年，乃为十六世，恐无是理。后世谱牒散亡，其难考如此。欧阳氏无他族，其源流甚明，尚尔，矧他姓邪？

滕茂实

滕茂实字秀颖，吴人。国史作杭州人。初名裸，登政和第，徽宗改赐今名。靖康初，以太学正兼明堂司令，与路允迪、宋彦通奉使金国，割三镇。太原寻奉密诏，据城不下。金人怒之，囚于云中。渊圣北迁，茂实冠裳迎谒，拜伏号泣，请侍旧主俱行。不从，且诱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者，盖将大用。"遂留之雁门。先是，自分必死，遂嘱友人董诜以奉使黄幡裹尸而葬，且大书九篆字云："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复作诗，自叙云："茂实奉使无状，不复返父母之邦。所当从其主，以全臣节。或怒而与之死，幸以所杖幡裹其尸，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台山寺下，不必封树。盖昔年病中，尝梦游清凉境界，觉而病愈，恐亦前缘。今预作哀辞，几于不达，方之渊明则不可，若苏属国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诗曰："虀盐老书生，缪列王都官。索米了无补，从事敢辞难。殊怜复盟好，仗节来榆关。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俭辈果不惜，一往何当还。牧羊困苏武，假道拘张骞。流离念窘束，坐阅四序迁。同来悉已归，我独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国破家亦残。呼天竟不闻，痛甚伤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叹安得欢？波澜卷大厦，一木难求安。就不违我心，渠不汗我颜。昔燕破齐王，群臣望风奔。王蠋独守节，齐人有甘言。经首自绝脰，感慨今昔闻。未尝食齐禄，徒以老为民。况我禄数世，一死何足论！远或没江海，近或死朝昏。敛我不须衣，裹尸以黄幡。题作宋臣墓，篆字当深刊。我室年尚幼，儿女皆童顽。四海无置锥，飘流倍悲酸。谁当给衣食，使不厄饥寒。岁时一酹我，犹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异乡寄沉冤。他时风雨夜，草木号空山。"后竟以忧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为之起墓雁门山，岁时致祭焉。所记张浮休之弟确，尝为乌延帅幕，独不庭谒。童贯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补史

阙。后董诜自拔归南，上所为诗，赠直龙图阁。国史虽有本传，甚略，且无其诗并叙，与此亦少异。余访之北方记录，得其实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远，先世居雁门。父子奇，守武州宣宁尉，殁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举，廷对第二名，调滑州韦城尉。汴京被围，独韦城不下。后为河东、河北两路统制。接应副使武汉英守银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武汉英战死，宏中坚守，以粮尽被擒。金人怜其忠，授以官。廷远投牒于地曰："我尝以此物诱人出死力，若辈乃欲以此吓我邪？"囚西京狱。久之，免为黄冠，自号"通理先生"。起紫微殿，迁徽宗、东华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殁，临终有诗云："马革盛尸每恨迟，西山饿死亦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国史乃失其传焉。

姚孝锡

姚孝锡字仲纯，丰县人，登宣和六年第，调代州兵曹。金人寇雁门，州将恇怯议降，孝锡竟投床大鼾，不与其议。既得脱去，遂往五台薄移疾不仕，因家焉，时年方三十九。治生积粟至数万石，遇饥岁，尽出以赈贫乏，乡人德之。所居正据五台之胜，亭榭数十，花木百亩。中岁，尽以家事付诸子，日与宾朋放浪山水诗酒间，自号“醉轩”。至八十三乃终，有集号《鸡肋》。有《谒题滕茂实祠》云：“本期苏、郑共扬镳，不意芝兰失后凋。遗老只今犹涕泪，后生无复识风标。西陉雁度霜前塞，滹水樵争日暮桥。追想平生英伟魄，凌云一笑岂能招。”七言如“节物后先南北异，人情冷暖古今同”，“久客交情谙冷暖，衰年病骨识阴晴”，“玄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终日苦思归”，“深林有兽乌先噪，废圃无人泉自流”；“食贫岂复甘秦炙，客病空怀奏楚音”；五言如“岸涨鱼吹沫，山空石转雷”，“谷虚生地籁，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词

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放翁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室，率数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颇疑之。客作词自解，妓即韵答之云：“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　　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或谤翁尝挟蜀尼以归，即此妓也。又传一蜀妓述送行词云：“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将放船楚江口。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休要镇长相守。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桤木

杜诗《乞桤木》诗无音，或读作“岂”，而韵书亦无此字。集中又有“桤林碍日吟风叶”，郑氏注曰：“五来反。”若然，当作“呆”字。余尝见陈体仁端明云：“见前辈读若‘欹’韵。”颇以为疑，后见《剑南诗》有：“著书增木品，搜句觅桤栽。”又荆公诗云：“濯锦江边木有桤，小园封植伫华滋。”益信“欹”音为然。桤，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谓即榕云。

辩章

《毛诗·采菽》：“平平左右。”《毛氏传》曰：“平平，辩治也。”《正义》云：“《尧典》‘平章百姓’，《书传》作‘辩章’，则平、辩义通。”《读诗记》引《荀子》云：“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云：‘平平左右。’”今考书传，不见辩章事。《史记》作“便章”。徐广云：“下云‘便程’，则训‘平’为‘便’也。”骃按：“《尚书》并作平字。”《索隐》云：“古文《尚书》作‘平’字。此文盖读平为浦庚切。平即训‘辩’，遂为‘辩章’。邹诞生本亦同。”汉以伏生书为今文，安国书为古文。《尧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辩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诗疏》所授书传为谁作耳？昌黎《袁氏先庙碑》亦云：“赞辩章。”

曹泳

绍兴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桧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车驾幸桧第视疾，时已不能言，怀中出一札，乞以熺代辅政，上视之无语。既出，呼干办府问何人为此，则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窜名军中，并缘功赏列得班行。尝监黄岩酒税，秩满到部，注某阙钞上省。桧押敕，顾见泳姓名，问："何处人？"省吏对："此吏部拟注，不知也。"命于侍右书铺物色召见之，熟视曰："公，桧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则又曰："忘之邪？"泳曰："昏忘，实不省于何处遭遇太师？"桧入室，有顷，取小册示泳使观之。首尾不记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钱五千，曹泳秀才绢二匹。"盖微时，索游富人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时为馆客，探囊中得二缣曰："此吾束修之余也，今举以遗子。"既别，不相闻。虽知桧贵震天下，不谓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师乃能记忆微贱如此。"桧曰："公真长者。"命其子孙出拜之。俾以上书易文资，骤用之至户部侍郎，知临安府。与谢伋尝有隙，台州之狱，泳有力焉。桧暮年颇有异志，泳实预其密谋。熺本桧妻党王氏子，蠢呆。尝燕亲宾，优者进妓，熺于座中大笑绝倒，桧殊不怿。桧素畏内，妾尝孕，逐之，生子为仙游林氏子，曰一飞，以桧故，仕至侍郎兼给事中。其兄一鸣，弟一鹗，皆位朝列。泳尝劝桧还一飞以补熺处，未果而桧死云。此事闻之谢伋之孙直。《中兴遗史》所载则曹筠也，与此颇有异同，故详载之。

朱汉章本末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内禅，前一日宰相朱倬罢。倬字汉章，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谓张浚明橐荐之，非也；其实因刘贵妃以进。妃，北人，流寓闽中，有殊色。中贵人掌神御者图上其貌，久之不省，始归西外之宗家。它日，上见图悦之，命召入，遂有宠。其父懋，后至节度使。倬居乡里识之，夤缘缔交。后为学官，请外，得舒州。将陛辞，刺知上燕闲所观史传，于奏疏中道之，大称旨，留为郎。不数年，为中司，遂至宰相。最恶王十朋，其在台，尝风陈丞相康伯去之。陈以告汪圣锡，汪曰："彼为中司，胡不自击之？"陈曰："畏公议也。"汪曰："彼则畏公议，相公独不畏公议乎？"既而十朋不自安，请外，将予郡，倬又曰："颠人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论大喧，然上眷殊厚。辛巳，视师回至平江，洪遵景严为守。时倬与康伯并相，遵以求入为祷，倬唯唯，康伯曰："进退近臣，当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将内禅，康伯奏："书诏方冗，翰苑独员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恶其非出己，即曰："不可。其弟迈新为右史，今复召遵，此苏轼与辙所以变乱元祐也。"上卒召遵副端。张震真父为同列言："上方行尧、舜之事，此人岂可辅初政？不去之，必为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听。时竞传覃霈在学生员皆免解，倬子端厚尝肄业，既荫补矣，颇欲并缘在学人例，窜名其间。真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上始怒，遂罢相。景严适当制，有云："为君子邦家之基，曾未闻于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于畴庸。"时真父疏不付出，内外迄莫知所坐，虽倬亦自疑惧，惴惴累年。汪公帅闽，至郡，方欲谒之，一夕暴下卒。国史本传乃谓高宗有内禅意，倬请徐之，及孝宗即位，谏臣以为言，以忧惧卒。或以为服药而殂，皆不然也。

陆务观得罪

陆务观以史师垣荐，赐第。孝宗一日内宴，史与曾觌皆预焉。酒酣，一内人以帕子从曾乞词。时德寿宫有内人与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觌因谢不敢曰："独不闻德寿宫有公事乎？"遂已。它日，史偶为务观道之，务观以告张焘子宫。张时在政府，异日奏："陛下新嗣服，岂宜与臣下燕狎如此？"上愧问曰："卿得之谁？"曰："臣得之陆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恶游，未几去国。

苏师旦麻

苏师旦将建节，学士颜棫、莫子纯皆莫肯当制。易祓彦章为枢密院检详文字，师旦为都承旨，祓与之昵，欣然愿任责。遂以国子司业兼两制，竟为师旦草麻，极其谀佞。至用前人旧对所为有文事、有武备、无智名、无勇功者，盖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论哗然，亟擢祓左司谏。诸生为之语曰：“阳城毁裴延龄之麻，由谏官而下迁于司业；易祓草苏师旦之制，由司业而上擢于谏官。”既而韩诛，苏得罪，祓遂远贬。

雷变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风雷之变，宰相叶颙、魏杞，皆策免。先是，会庆节，金国使在庭时受誓戒矣。议者欲权免上寿，就馆锡宴，庙堂姑息，不能主其议，宴集英如常。天变岂偶然哉！洪迈当制，有曰：“理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策三公，实负在天之愧。”盖有所风也。

高宗立储

孝宗与恩平郡王璩，同养于宫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桧惮之，宪圣后亦主璩。高宗圣意虽有所向，犹未决。尝各赐宫女十人。史丞相浩时为普安府教授，即为王言，上以试王，当谨奉之，王亦以为然。阅数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已而皆竟赐焉。上意遂定。

慈懿李后

慈懿李皇后，安阳人，父道本，戚方诸将，故群盗也。后天姿悍妒，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肃谢后事高宗及宪懿圣甚谨，至后颇偃蹇。或乘肩舆直至内殿，成肃以为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结发夫妻。”盖谓成肃自嫔御册立也。语闻，成肃及寿皇皆大怒，有意废之。史太师已老，尝诏入见北宫，密与之谋，浩以为不可，遂已。宫省事秘，莫得详也。其后益无忌惮。贵妃黄氏有宠，后妒，每欲杀之。绍熙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斋宫，后乘便，遂置之死地。或以闻，上骇且忿怒，于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两宫有间言，天下寒心，皆归过于后。后以庆元庚申上仙，权殡赤山。甫毕，雷震山崩，亟复修治之。

道学

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渊洽精诣。盖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下之妙，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余蕴。必若是，然后可以言道学也已。此外有横浦张氏子韶、象山陆氏子静，亦皆以其学传授。而张尝参宗杲禅，陆又尝参杲之徒德光，故其学往往流于异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谓今之异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诸公，则以词章议论驰骋，固已不可同日语。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韩侂胄用事，遂逐赵忠定。凡不附己者，指为道学，尽逐之。已而自知道学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为伪学。臣僚之荐举，进士之结保，皆有“如是伪学者，甘伏朝典”之辞。一时嗜利无耻之徒，虽尝附于道学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习歌鼓，欲以自别。甚者，邓友龙辈，附会迎合，首启兵衅。而向之得罪于庆元初者，亦皆从而和之，可叹也已。

邓友龙开边

邓友龙，长沙人，尝从张南轩游，自诡道学。既登朝，时论方攻伪学，因讳而晦其事。时外祖章文庄公为学官，喜滑稽。尝以祀事同斋宿，谈谑之际，友龙不能堪，以语及之云云。章戏之曰：“若然，则又是道学矣。”友龙面发赤，大衔之。未几入台，章公由学士院补外。公本谢丞相客也。会友龙为右史，而宇文绍节自右史代之，于是召文庄为宗政少卿，友龙不能平，以嗾绍节。绍节甫供职，未及受告，首论其事，语侵谢，盖亦见厌于韩矣。章命既寝，谢遂去国，而友龙亦出为淮西漕，日久，谋复入。时金人方困于北兵，且其国岁荐饥。于是沿边不逞之徒号为“跳河子”者，时时剽猎事状，陈说利害。友龙得之以为奇货，于是献之于韩。韩用事久，思钓奇立功以自盖，得之大喜。附而和者虽不一，其端实友龙发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庄论安丙矫诏

安丙之诛吴曦也，矫诏自称“宣抚副使”，遂径入衔上奏。时章文庄直学士院，因谓：“矫制假命，一时权宜济事可也。事定奏功，便当退用初衔，而遽称所假，是岂复有朝廷乎？今为朝廷计，宜先赦其矫诏之罪，然后赏其斩曦之功，则恩威并用，折冲万里之外矣。”而时相方自以为功，谓此诏非矫，实朝廷密旨，且诣御楼受俘，于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议虽格，而竟以所矫官职授之。其后丙亦自毙，否则又一曦也。

王沈趋张说

张说之为承旨也，朝士多趋之。王质景文、沈瀛子寿，始俱在学校有声，既而俱立朝，物誉亦归之。相与言：“吾侪当以诣说为戒。”众皆闻其说而壮之。已而，质潜往说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视愕然。明日喧传，清议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

协韵牵强

诗辞固多协韵，晦庵用吴才老《补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随声取协，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约以来，方有四声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牵强也。《离骚》一经，惟“多艰多替”之句，最为不协。孙莘老、苏子容本云：“古亦应协。”未必然也。晦庵以“艰”音“巾”，“替”音“天”，虽用才老之说，然恐无此理。以余观之，若移“长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艰”下，则“涕”与“替”正协，不劳牵强也。

沈君与

吴兴东林沈偕君与，即东老之子也，家饶于财。少游京师入上庠，好狎游。时蔡奴声价甲于都下，沈欲访之，乃呼一卖珠人于其门首茶肆中，议价再三不售，撒其珠于屋上，卖珠者窘甚。君与笑曰："第随我来，依汝所索还钱。"蔡于帘中窥见，令取视之，珠也。大惊，惟恐其不来。后数日乃诣之，其家喜相报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来。一日，携上樊楼，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沈遍语在坐，皆令极量尽欢，至夜，尽为还所直而去，于是豪侈之声满三辅。既而擢第，尽买国子监书以归。时贾收耘老隐居苕城南横塘上，沈尝以诗遗之蟹曰："黄秔稻熟坠西风，肥入江南十月雄。横跪蹒跚钳齿白，圆脐吸胁斗膏红。齑须园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细擘葱。分寄横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乐曰："吾未之识，后进轻我。"且闻其不羁，因和韵诋之云："彭越孙多伏下风，蝤蛑奴视敢称雄。江湖纵养膏腴紫，鼎镬终烹爪眼红。嘲称吴儿牙似镀，劈惭湖女手如葱。独怜盘内秋脐实，不比溪边夏壳空。"君与怒曰："吾闻贾多与郡将往还预政，言人短长，曾为人所讼。吾以长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复用韵报之云："虫腹无端苦动风，团雌还却胜尖雄。水寒且弄双钳利，汤老难逃一背红。液入几家烦海卤，醢成何处污园葱。好收心躁潜蛇穴，毋使雷惊族类空。"贾晚娶真氏，人谓贾秀才娶真县君以为笑，沈所指"团雌"为此。贾寻悔之，而戏语已传播矣。

吴僩

吴僩字公度，吴兴人，试补太学为第一。崇宁五年，群礼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声风采，人莫不求识面而愿交。邃经学，妙语言，为时闻人。其父伯阳，尝梦若游奕使者立东阶，问：“秀才在否？”曰：“不在。”遂出门，见旌幡容物，弥望不绝，曰：“秀才归。”但道天赦曾来，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价，自榜尾行间前列以至首选，自百千渐至千缗，乃出其榜。初自删定敕令所出为宁海推官。时蔡京罢相居城中，意其生计从容，委买霅川土物无虚月。僩意不平，念吾以文学起身，而不以儒者见遇，报以实直。京觉之而怒。重和二年，召为九域图志所编修官。时京以太师鲁公赐第京师，朝朔望。一日，上问京：“卿曩居杭，识推官吴僩乎？今以大臣荐，欲除官。”对曰：“识之，其人傲狠无上。”上惊曰：“何以知之？”曰：“吴知陛下御讳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围之。”盖言“僩”字也。上默然不怿。未几，言者承风旨论罢，自是不复出。及京败，知郓州孙鼛言邑人有草祭之谣，上其事。甚者论其即仓为宅，拆“仓”字为“人君”二字，谓京有不臣之心。虽若附会，然亦平日好以字画中伤善类之报也。

御宴烟火

穆陵初年，尝于上元日清燕殿排当，恭请恭圣太后。既而烧烟火于庭，有所谓“地老鼠”者，径至大母圣座下。大母为之惊惶，拂衣径起，意颇疑怒，为之罢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将排办巨珰陈询尽监系听命。黎明，穆陵至陈朝谢罪，且言内臣排办不谨，取自行遣。恭圣笑曰：“终不成他特地来惊我，想是误耳，可以赦罪。”于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杀龙

吴兴彰南朱教授，失其名。尝江行，舟人急报小龙见，请祷之。朱出视之，小蛇也，以箸夹入沸汤中。蛇跃出，自投于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没。有顷，片云霹雳，烟雾蔽舟。既而视之，舟上一窍如钱，朱已毙于舟中矣。又王村芮祭酒烨，初任仁和尉。长河堰有龙王庙，每祭则有小蛇出，或止香炉，或饮于杯，往来者谨事之。堰岁数坏，人以为龙所为。芮疲于修筑之役，一日，焚香设奠，蛇果出炉上。芮端笏数之曰："有功于民者乃得祀。龙，庙食于此，未尝有功，而岁数坏堰，劳民之力，为罪多矣。无功有罪，于国法当杀。"即举笏击之，应手碎。是夕，宿于近地，疾风甚雨，大木尽拔，土人大恐，而芮处之自若。后卒为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卷十二

姜尧章自叙单丙文附

番易有布衣姜夔尧章，出处备见张辑宗瑞所著《白石小传》矣。近得其一书，自述颇详，可与前传相表里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内翰梁公于某为乡曲，爱其诗似唐人，谓长短句妙天下。枢使郑公爱其文，使坐上为之，因击节称赏。参政范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友。复州萧公，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丞相京公不特称其礼乐之书，又爱其骈俪之文。丞相谢公爱其乐书，使次子来谒焉。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如二卿。孙公从之、胡氏应期、江陵杨公、南州张公、金陵吴公，及吴德夫、项平甫、徐子渊、曾幼度、商翚仲、王晦叔、易彦章之徒，皆当世俊士，不可悉数。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若东州之士则楼公大防、叶公正则，则尤所赏激者。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同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时黄白石景说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贵浼尧章，使之声名焜耀于无穷，此意甚厚。"又杨伯子长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时，薄海英

才，云次鳞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尧章。”呜呼！尧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是时又有单炜丙文者，沅陵人，博学能文，得二王笔法，字画遒劲，合古法度，于考订法书尤精。武举得官，仕至路分，著声江湖间，名士大夫多与之交，自号定斋居士，于尧章投分最稔，亦硕士也。尧章诗词已板行，独杂文未之见。余尝于亲旧间得其手稿数篇，尚思所以广其传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尧章考古极精，有《绛帖评》十卷行于世，审订深妙，人服其赡。又尝于故家见其所书《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识于此，与好古者共之：“永”字无画，发笔处微折转。“和”字口下横笔稍出。“年”字悬笔上凑顶。“在”字左反剔。“歲”字有点，在“山”之下，“戈”画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内“云”字处就回笔，不是点。“殊”字挑脚带横。“是”字下“疋”音疏。凡三转不断。“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之状，不是捺。“抱”字已开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点。“兴感”“感”字，“戈”边亦直作一笔，不是点。“未尝不”“不”字下反挑处有一阙。右法如此甚多，略举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观天下之《兰亭》矣。

禊序不入选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选》。或谓“丝竹管弦，天朗气清”，有以累之。不知“丝竹管弦”，不特见《前汉·张禹传》，而《东都赋》亦有“丝竹管弦，烨煜抗五声”之语。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张衡赋：“仲冬之月，时和气清。”又晋褚爽《禊赋》亦曰：“伊暮春之令月，将解禊于通川；风摇林而自清，气扶岭而自鲜。”况清明为三月节气，朗即明，又何嫌乎？若以笔墨之妙言之，固当居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哉？岂以其表表得名，自应别出，不可与诸任齿耶？亦前辈选诗不入李、杜之意耳，识者试评之。

淳绍岁币

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红绢十二万匹，匹重十两。浙绢八万匹，匹重九两。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同左帑库子、秤子，于先一年腊月下旬，至盱眙军岁币库下卸。续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防护过淮。交割官正使，例差淮南漕属；副使，本军倅或邻州倅充。例用岁前三日，先赍银百铤、绢五百匹，过淮呈样金人。交币正使，例是南京漕属；副使，诸州同知。于所赍银、绢内，拣白绢六匹、银六锭，三分之，令走马使人，以一分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司呈样，一分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例用开岁三日长交，通不过两月结局。初交绢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数月后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自初交至结局，通支金人交币官吏縻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木绵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银六百二十两，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杂物等并在外，俱系淮东漕司出备。又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每岁例增添银二百余两，并淮东漕司管认。凡吾正、副使并官吏饭食之类，并淮东漕司应办。下至安泊棚屋厨厕等，皆自盱眙运竹木往彼盖造，彼皆不与焉。盱眙日差倚郭知县部夫过淮搬运银绢，兼应办事务。其拣退者，遇夜复运过淮，归盱眙库交收，其劳人往复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约二百余步，始至交币所，皆徒步而往，雨泞，则摄衣蹑屐踸踔而行，艰苦不可具道也。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干官权安节为岁币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拣退银绢甚多，逼令携归，安节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节不胜其愤曰："宁死于此。不得交，誓不回，虽野宿不火食亦无害。"声色俱厉。彼度不能夺，竟如数收受，给公文而归。寿皇知之，喜曰："安节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遇事，何自知之？"遂除监六部门。时通判扬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颇著劳绩，亦蒙奖拔焉。

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段一千匹。绵茸背，紧丝拈金线，青丝绫，樗蒲绫，线子罗。又有脑子、香茶等物，及私觌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等，复不与焉。若外遣泛使，则其礼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发副使土物之费。正使五百贯，银绢各一百两匹。副使四百贯，银绢各一百两匹。又有公使各药等钱，上节银各五十两、绢十匹，中节银绢各十两匹，下节各五两匹。又有朝辞回程宣赐等费。正副使各金二十五两，并腰带笏马。回程茶药各二两，银合及泛赐等物在外。若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赐御筵，每处费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若北使之来，赐予尤不赀焉。宣和甲辰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绿矾二十万栲，栲例五百运送交纳。又代输燕京税物丝绵杂物一百万贯，内丝绵并要燕京土产。绍兴壬戌初讲和，岁币银丝绢各二十五万匹两。今每岁各减五万匹两。至兀朮病笃之际，告戒其四行府帅云："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为我者，当何如哉？"时聘使往来，旁午于道。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酌玻璃泉，题诗石壁，以记岁月。遂成故事，镌刻题名几满。绍兴癸丑，国信使郑汝谐一诗云："忍耻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可谓知言矣。噫！开边之用固无穷，而和戎之费亦不易。余因详书之。

书籍之厄

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隋牛弘靖请开献书之路，极论废兴，述“五厄”之说，则书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唐惟贞观、开元最盛，两都各聚书四部至七万卷。宋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总目》四十六类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史馆一万五千余卷，余不能具数。南渡以来，复加集录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续目一万四千九百余卷，是皆藏于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张华载书三十车，杜兼聚书万卷，韦述蓄书二万卷，邺侯插架三万卷，金楼子聚书八万卷，唐吴竞西斋一万三千四百余卷。宋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昜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皆号藏书之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余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余卷，而类书浩博，若《太平御览》之类，复不与焉。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万卷，然后靡不厄于兵火者。至若吾乡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余卷，亦皆散失无遗。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至如秀嵓、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今亦已无余矣。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庋置书种、志雅二堂，日事校雠，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时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为之

流涕。因书以识吾过，且以示子孙云。

雷书

神而不可名、变化而不可测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电。”故先儒为之说曰：“阴气凝聚，阳在内而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声，阳也；光，亦阳也。光发而声随之，阳气奋击欲出之势也。”或问：“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犹星陨而为石也。本乎天者，气而非形，偶陨于地，则成形矣。”或问：“人有不善，为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恶有恶气，霹雳乃天地之怒气，是怒气亦恶气也，怒气与恶气相感故尔。”或问：“雷之破山、坏屋、折树、杀畜，何也？”曰：“此气郁而怒，方尔奋击，偶或值之，则遭震矣。”康节尝问伊川曰：“子以雷起于何处？”伊川曰：“起于起处。”然则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详，而余犹有不可晓者焉。大中祥符间，岳州玉真观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谢仙火”三字，倒书而刻之。庆历中，有以此字问何仙姑者，云：“谢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于世间。”后有于道藏经中得谢仙事，验以为神。又吴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尝因雷震，有大书“绩溪火”三字，余若符篆不可晓。及近岁德清县新市镇觉海寺佛殿柱，亦为雷震，有字径五寸余，若汉隶者云：“收利火谢均思通。”又云：“酉异李汋火。”此乃得之目击者。又宜兴善权广教寺殿柱，亦有雷书“骆审火及谢均火”者。华亭县天王寺亦有雷书“高洞扬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一十一字，皆倒书。内“令章”二字特奇劲，类唐人书法。然则雷之神，真有谢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众安桥南酒肆，卓间有雷书“迨壳永”三字。此类甚多，殊不可测。此所以神而不可知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非不语也，盖有未易语者耳。

贾相寿词

贾师宪当国日，卧治湖山，作堂曰半闲，又治圃曰养乐，然名为就养，其实怙权固位，欲罢不能也。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考，以第甲乙，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谄词呓语耳。偶得首选者数阕，戏书于此。陈合惟善《宝鼎现》词云：“神鳌谁断，几千年再、乾坤初造。算当日、枰棋如许，争一着吾其衽左。谈笑顷，又十年生聚，处处《邠风》葵枣。江如镜，楚氛余几，猛听甘泉捷报。　　天衣细意从头补，烂山龙、华虫黼藻。宫漏永、千门鱼钥，截断红尘飞不到。街九轨，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锁。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　　赤舄绣裳，消得道斑烂衣好。尽庞眉鹤发，天上千秋难老。甲子平头才一过，未说汾阳考。看金盘、露滴瑶池，龙尾放班回早。”廖莹中群玉《木兰花慢》云：“请诸君着眼，来看我，福华编。记江上秋风，鲸嫠涨雪，雁徼迷烟。一时几多人物，只我公，只手护山川。争睹阶符瑞象，又扶红日中天。　　因怀，下走奉櫜鞬，磨盾夜无眠。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凫鹥太平世也，要东还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时钟鼓，不妨平地神仙。”陆景思《甘州》云：“满清平世界，庆秋成，看看斗三钱。论从来活国，论功第一，无过丰年。办得闲民一饱，余事笑谈间。若问平戎策，微妙难传。　　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有茶炉丹灶，更有钓鱼船。觉秋风、未曾吹着，但砌兰、长倚北堂萱。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奚淢倬然《齐天乐》云：“金飚吹净人间暑，连朝弄凉新雨。万宝功成，无人解得，秋入天机深处。闲中自数，几心酌乾坤，手斟霜露。护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银兔。　　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觅个，冲澹襟宇。帝念群生，如何便肯，从我乘风归去。夷游洞府，把月杼云机，教他儿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与。”从稾《陂塘柳》云：“指庭前、翠云金雨，霏霏

香满仙宇。一清透彻浑无底，秋水也无流处。君试数，此样襟怀，顿得乾坤住。闲情半许，听万物氤氲，从来形色，每向静中觑。　　琪花路。相接西池寿母，年年弦月时序。荷衣菊佩寻常事，分付两山容与。天证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语。瑶卮缓举，要见我何心，西湖万顷，来去自鸥鹭。”郭应酉居安《声声慢》云：“捷书连昼，甘洒通宵，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月三时，平生事，想只和天语，不遣人知。　　一片闲心鹤外，被乾坤系定，虹玉腰围。阊阖云边，西风万籁吹齐。归舟更归何处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彩衣。”且侑以俪语云：“彩衣宰辅，古无一品之曾参；衮服湖山，今有半闲之姬旦。”所谓三月三者，盖颂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归舟乃舫斋名也。贾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语客曰：“此词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彩衣周公乎？”

事圣茹素

余家济南历城，曾大父少师遭靖康狄难，一家十六人皆奔窜四出。大父独逃空谷，昼伏宵行。一旦，遇追骑在后，自度不可脱，遂急窜古祠，亟伏佑圣坐下，傍无蔽障，亦不过待尽而已。须臾，北军大索，虽眢井、林莽、栋梁间，极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则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岂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圣甚虔。凡圣降日，斋戒必谨。盖以答神庥诏子孙，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异

汪伯彦初拜相于维扬，正谢上殿，而笏坠中断，上以他笏赐之，非吉征也。未几，有南渡之扰。金渊叔参预日，一日，奏事下殿，与台臣刘应弼邂逅。忽所持笏铿然有声，视之，有纹如线，上下如一，若坠于地者，殊不可测。甫退朝，则刘弹章已出。盖降陛相遇之际，正白简初上之时也，可谓异矣。时淳祐甲辰岁也。

三教图赞

理宗朝，有待诏马远画《三教图》。黄面老子则跏趺中坐，犹龙翁俨立于傍，吾夫子乃作礼于前。此盖内璫故令作此，以侮圣人也。一日传旨，俾古心江子远作赞，亦故以此戏之。公即赞之曰："释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绝倒在地。"遂大称旨。其辞亦可谓微而婉矣。

捕猿戒

邓艾征涪陵，见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为拔箭，取木叶塞创。艾叹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载吉州有捕猿者，杀其母之皮，并其子卖之龙泉萧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踯号呼而毙。萧氏子为作《孝猿传》。先君向守鄞江，属邑武平素产金丝猿，大者难驯，小者则其母抱持不少置。法当先以药矢毙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则以乳汁遍洒林叶间，以饮其子，然后堕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鸣而下，束手就获。盖每夕必寝其皮而后安，否则不可育也。噫！此所谓兽状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严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东方朔《神异经》所载，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火然。其中有鼠重有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时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绢织为布，或垢，浣以火，烧之则净。又《十洲记》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织为火浣布，有垢，烧即除。"其说不一。魏文帝尝著论，谓世言异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时，有以火浣布至者，于是遂刻此论。是知天壤间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断以为必无也。昔温陵有海商漏舶，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匹，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许归以为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许。余尝亲见之，色微黄白，颇类木棉，丝缕蒙茸，若蝶纷蜂黄然。每浣以油腻，投之炽火中，移刻，布与火同色。然后取出，则洁白如雪，了无所损，后为人强取以去。或云，石炭有丝，可织为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历差失闰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既已颁历，而浙西安抚司准差遣臧元震，以书白堂，且作《章岁积日图》，力言置闰之误。其说谓历法以章法为重，章岁为重。盖历数起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而十九年为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闰，必第七闰在冬至之前，必章岁至朔同日，此其纲领也。《前汉·律历志》云："朔旦冬至，是谓章月。"《后汉·志》云："至朔同日，谓之章月。积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此章法之不可废也如此。今颁降庚午岁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为冬至，又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殊所未晓。窃谓庚午之闰，与每岁闰月不同；庚午之冬至，与每岁之冬至又不同。盖自淳祐壬子数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为章岁，其十一月是为章月。以十九年七闰推之，则闰月当在冬至之前，不当在冬至之后。以至朔同日论之，则冬至当在十一月初一日，不当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则是章岁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闰月在冬至后，则是十九年之内，止有六闰，又欠一闰矣。且寻常一章，共计六千八百四十日，于内加七闰月，除小尽，积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来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岁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后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岁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闰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后，则此一章，止有六闰，更加六闰除小尽外，实积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后章数岁之数，实欠二十八日；历法之差，莫甚于此。况天正冬至，乃历之始，必自冬至后积三年余分，而后可以置第一闰。今庚午年章岁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仅有四个时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余分？且未有余分，安得便有闰月？则是后一章发头处，便算不行，其缪可知也。今欲

改正庚午历，即有一说，简而易行。盖历法有平朔，有经朔，有定朔也。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两大两小，此经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说而改正之，则当以前十一月大为闰十月小，以闰十一月小为十一月大，则丙寅日冬至即可为十一月初一日，却以闰十一月初一之丁卯为十一月初二日，庶几递趱下一日，直至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为大尽。如此，则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则至朔同日矣，闰月既在冬至节前，则十九年七闰矣。此昔人所谓“晦节无定，由时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不得归余于终”，正此谓也。盖自古之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汉历五变，而《太初历》最密，《元和历》最差。唐历九变，而《大衍历》最密，《观象历》最缪。本朝开基以后，历凡九改，而莫不善于《纪元历》。中兴以后，历凡七改，而莫善于《统元历》。且后汉元和初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闰。虽历已颁，亦改正之，今何惜于改正哉？于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与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辞穷。朝廷从其说而改正之，因更《会天历》为《承天历》。元震转一官判太史局，邓宗文、谭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余虽不善章蔀元纪之数，然以杜征南《长历》以考《春秋》之月日，虽甚精密，而其置闰之法则异乎此，窃有疑焉。谓如隐公二年闰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闰十二月，然犹是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如庄公二十年置闰，其后则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岁一闰，无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闰，至十七年方闰；二十五年闰，至三十年方闰，率以五岁一闰，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闰，其后则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岁一闰，无乃失之数乎？闵之二年辛酉既闰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闰，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连岁置闰，何其愈数乎？至于襄之二十七年，一岁之间，顿置两闰，盖曰十一月辰在申，司历过也。于是既觉其缪，故前闰建酉，后闰建戌，以应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闰，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闰。历年凡六，置闰者三，何缘至此失闰已再，而

顿置两闰乎？近则十余月，远或二十余年，其疏数殆不可晓。岂别有其术乎？抑不明置闰之法以致此乎？并著于此，以扣识者。

卷十三

汉改秦历始置闰

余尝考《春秋》置闰之异于前矣，后阅程氏《考古编》，谓汉初不独袭秦正朔，亦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不置闰，当闰之岁，率归余于终为后九月。《汉·纪》、《表》及《史记》，自高帝至文帝，其书后九月皆同，是未尝推时定闰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为岁首，然犹历十四载，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后书闰月，岂史失书耶？抑自此始置闰也。余因其说深疑之，精思其故，颇得其说焉。盖闰月之不书者，亦偶以其时无可书之事耳。正如《春秋经》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纪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无可纪之事也。定公之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无可纪之事也。鲁史纪事之法，大率如此，其余闰月亦然。观文公六年，《经》书闰月不告月，《春秋》书闰，方见于此。复以杜预《长历》考之，自隐至哀凡更三十余闰，至此方书，岂曰前乎此者皆史失书，抑岂曰自此始有闰也。今《汉》纪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汉元年、三年皆止于秋，太始元年则止于夏，皆以其后无事可纪，故不书耳。然则闰月不书，亦若是乎？盖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古历法也。若谓自此始置闰，则合自此后三岁、五岁，累累书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后元元年，当置闰而不书，自后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后书。其后当闰岁，又皆不书，是知不书者，偶无事耳。然则非史失书，亦非自此置闰也。虽然，此非余臆说也，复证以《史记·历书》，自太初更历以至征和，如太初二年、天汉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闰，则知余言似可信云。

纲目误书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云："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不应书法倒置如此，亦恐误书耳。又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云：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大理少卿赵绰固谏，上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帝乃释之。按《通鉴》，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此乃绰欲令摩诃从坐，而帝特赦之耳。《纲目》误矣。又《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云："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谏？"曰："臣不居重任，知谏不从。"上曰："知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显，何亦不谏？"曰："臣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按此实责其知炀帝之不可谏，而犹立其朝耳。今《纲目》乃于上言世充拒谏，易其语曰："然则何以立于其朝？"失其实矣。又《纲目》开元九年冬十一月，

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云云；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当依《通鉴》作“是岁”为是。又《纲目》书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谓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后，册讫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

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秦会之既主和，惧诸将不从命，于是诏三大将入觐。一日，至都堂，问以克复之期，曰：“上驱驰霜露十余年，似厌兵矣，今决在何时可了，迟速进退之计当若何？”张、韩对曰：“前者提兵直趋某地，请粮若干，率裁量不尽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视不肯并力，或申请辄不报，常若不能专力。”云云。桧曰：“有是乎？诸公今不过欲带行一职事，足以谁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后至，意大略同，而语加峻曰：“如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桧颔之，于是三枢密拜矣。三人累表辞谢，桧与上约，答诏视常时率迟留一二日，凡诸礼例恩赐，各自倍多。桧别下诏，三大屯皆改隶御前矣。始诸将苦斗，积职已为廉车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鞭挞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可自结和，人人便宽善共命报应。已略定，三人扰扰，未暇问也。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挂兵权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官尔。诸公今为枢庭官，顾不役属耶？”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张才彦

历阳张邵才彦，乃总得居士祁晋彦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奉郎上书赐对，假大宗伯奉使挞览军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议成，绍兴十三年，始与洪皓、朱弁俱还。后为敷文阁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阳，卒。初，总得为小官时，尝为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论荐。其后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绍兴二十四年，总得之子安国由乡荐得对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埙为冠。埙试浙漕、南宫，皆第一。先胪传一夕，进御安国卷，纸既厚，笔墨复精妙，上览之喜甚，擢为首选，实以抑秦。秦不能堪，啃曰："胡寅虽远斥，力犹能使故人子为状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称其诗，安国诣谢。秦问："学何书？"曰："颜书。"又曰："上爱状元诗，常观谁诗？"曰："杜诗。"秦色庄，笑曰："好底尽为君占却。"先是太母归自北方，将发，得与天族别。渊圣偃卧车前，泣曰："幸语丞相归我，处我一郡足矣。"才彦时亦闻之，痛愤。至是，服中遗相书，谓彼虽欲留渊圣以坚和好，然所贪者金帛，实不难于还，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为好词，上疏颂其靖康乞立赵氏，冀赎失言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彦遂自秘撰躐进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彦居四明，杜门绝交不出，惧祸佯狂。初，出使未还，妻李卒于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总得为辞。盖是时，实由已病言，或出于狂易；抑知安国得罪，冀以自免。语转上闻，于是逮总得赴大理狱，鞫杀嫂事，囚系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逼岁，安国叫阍，中批命刑部尚书韩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释去。方被逮时，道无锡，梦大士告以无恐，盖预知秦亡。然因是总得亦病狂惑。安国更八郡，有德爱。以当暑送虞雍公饮芜湖舟中，中暑卒。年才三十余。士论惜之。

韩通立传

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藁”，刘问：“为韩瞠眼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余录》者，直集贤院王皞子融所撰，宝元二年上之。时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欧阳书未出也。此书有纪、志、传，又博采诸家之说，效裴松之《三国志注》，附见下方。表韩通于《忠义传》，且冠之以国初褒赠之典，新、旧《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曾之弟，后以元昊反，乞以字为名。其后吕伯恭编《文鉴》，制、诏一类，亦以褒赠通制为首，盖祖子融之意也。

老苏族谱记

沧洲先生程公许字季与，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与先子从容谈蜀中旧事，历历可听。其言老泉《族谱·亭记》，言乡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盖苏与其妻党程氏大不咸，所谓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诗，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辞甚哀，则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后东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与释憾。程正辅于坡为表弟，坡之南迁，时宰闻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辅为本路宪将，使之甘心焉。而正辅反笃中外之义，相与周旋之者甚至。坡诗往复倡和，中亦可概见矣。正辅上世为县录事，县有杀人者，狱已具，程独疑之，因缓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杀人者，而系者遂得释。他日，任满家居，梦神告之曰："汝有活冤狱之功，当令汝子孙名宦相继，为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后益大，如梦言，然多行不义，德馨弗闻。有名唐者，宣、政间附王、蔡，最贵显。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节之孙溥公济守眉日，子山与之不咸，廉得其罪状，用匹绢大书。椟盛之，遣介持抵成都帅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帅，萧振德起得之，以为奇货，逮公济赴成都狱，严鞫之。狱吏知其冤，遂教公济一切承之，不然，死无以自明。公济悟，如其教、不复辩。狱上，朝论以为匿名书，法不当受，而制司非得旨，不应擅逮守臣，遂皆罢之。公济虽得弗问，而愤愤不能堪，诉之于天，许黄箓十坛，至其子始偿如数。子山之居极壮丽，一夕大火，不遗寸椽。子山本附秦桧，至右史；后忤意，谪安远县令以死焉。

中谢中贺

今臣僚上表，所称“惟诚惶诚恐”，及“诚欢诚喜”、“顿首稽首”者，谓之中谢中贺。自唐以来，其体如此。盖“臣某”以下，亦略叙数语，便入此句，然后敷陈其详。如柳子厚《平淮西贺表》“臣负罪积衅，违尚书笺表，十有四年”云云，“怀印曳绂，有社有人”，语意未竟也，其下即云“诚惶诚恐”，盖以此一句，结上数语云尔。今人不察，或于首联之后，凑用两短句，言震惕之义，而复接以中谢之语，则遂成重复矣。前辈表章如东坡、荆公，多不失此体。近时周益公为相，《谢复封表》云：“华阳黑水，裂地而封。旧物青毡，从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执珪之宠弥加。臣诚惶诚恐。”或以为疑，尝以问公，公答之正如此。

復覆伏三字音义

復、覆、伏三字音义相出入，易于混乱，今各疏于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归”之“復”也，字书训以“往来”，是也。《易卦》之“復”，《毛诗》“復古復竟”，《论语》“言可復也”，“克己復礼”，皆是也。《易注》云：“还。”《语注》“犹‘覆’”，与《诗》“为恢復之復”，其义一也。扶富切者，“又”之义也，字书训以“又”，是也。《书》“復归于亳”，《诗》“復会诸侯”，《语》“復梦周公”，“则不復也”，及“復见復闻”之类，皆是也。芳六切，与“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赞》“反復道也”，《释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书训以“反”，是也。《中庸》“倾者覆之”，注：“败也。”与《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义异。敷救切者，“覆帱”之“覆”也，字书训以“盖”，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传》“君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书训以“伺”也、“匿”也、“隐”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鸟抱卵也。《庄子》“越鸡不能伏鹄卵”，及《后汉》“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汉·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颜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驻建康也，岳飞军立硬寨于宜兴，命亲将守之。飞兵出不利，夫人密谕亲将选精锐、具糇粮，潜为策应之备。未几，飞兵还，即入教场呼问之曰：“汝欲何为？”曰：“闻太尉军小不利，故择敢战之士以备策应，此男女孝顺耳。”飞曰：“吾命汝坚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动。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动摇，是无师律也。”立命责短状，将大惧，祈哀吐实，谓此非某所为，盖夫人亦曾有命耳。飞愈怒，竟斩之。又绍兴和议初成，金以河南归我。判宗正事士㒟，衔命道荆、襄、宛、洛，祇谒巩襄原。道过南邓，岳飞止之曰：“金虏无信，君宜少驻。”㒟以上命有程，辞去。不数舍，烟尘四起，军声嚣然，于是失色南奔。忽遇大军，望之，岳帜也，遂驰就之。飞笑曰：“固谓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带、牛观察在前与之交锋矣。兵胜败无常。君王人，且近属，吾当以自己兵卫送君。”行数里，两将捷书至，盖㒟未行前一日出师也。其后飞得罪下狱，㒟极辩其无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盖亲见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并论㒟身为宗室，不应交结将帅，因指为飞党，遂罢宗司与祠云。又张魏公之出督也，陛辞之日，与高宗约曰：“臣当先驱清道，望陛下六龙夙驾，约至汴京，作上元。”飞闻之曰：“相公得非睡语乎？”于是魏公憾之终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礼乡射。《大射》数射算云：“若干纯、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尝如此求之。又《曲礼》：“问天子之年，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汉·食货志》颜注云：“设数之言也。干如个，谓当如个数也，亦曰如干。”《文选》任彦升《竟陵王状》：“食邑如干户。”注云：“如干户即若干户也。”然又为复姓，后周有若干凤，及右将军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释文》云：“以国为姓。”然则若干又国名也。

祠山应语

余世祀祠山张王，动止必祷，应如蓍龟。姑志奇验数事于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为有力者攘去，再以毗陵等三垒干祀地，逾月不报。先妣时留霅，祷于南关之祠，有“水边消息的非遥”之语，及收杭信，则闻霍山所祈，亦得此签，越日临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铸子甫五岁，病骨蒸，势殆甚，凡药皆弗效。祷签得《蛊》之“上九”云：“蛊有三头，纷纷扰扰，如虫在皿，执一则了。”退谋之医，试投逐虫之剂，凡去蚘蛔二，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签云：“不堪疾病及东床。”云云。是岁外舅捐馆。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桥冯氏火作。次日，势益张，虽相去几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时杨大芳、潘梦得皆同居，相慰劳曰：“巫言神语皆吉，勿庸轻动。”余不能决，因卜去就于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弹劾失官资，火欲相焚盗欲窥。”于是挈家湖滨。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傅伯寿以启擢用

傅伯寿为浙西宪。韩侂胄用事，伯寿首以启贽之曰：“澄清方效于范滂，跋扈遽逢于梁冀。人无耻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则异欤，独仰韩公之斗。首明趋向，愿出镕陶。”由是擢用至佥书枢密院事。韩败，追三官，夺执政恩。

林外

林外字岂尘，泉南人。词翰潇爽，诙谲不羁，饮酒无算。在上庠，暇日独游西湖幽寂处，得小旗亭，饮焉。外美风姿，角巾羽氅，飘飘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钱箧数枚藏腰间，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倾倒，使视其数，酬酒直即藏去。酒且尽，复出一箧，倾倒如初。逮暮，所饮几斗余，不醉，而箧中钱若循环无穷者，肆人皆惊异之。将去，索笔题壁间曰："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明日，都下盛传"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尝为《垂虹亭》词，所谓"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亦传为吕翁作。惟高庙识之曰："是必闽人也。不然，何得以'锁'字协'埽'字韵。"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词已有纪载，兹不复书。南剑黯淡滩，湍险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尝戏题滩傍驿壁曰："千古传名黯淡滩，十船过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虽一时戏语，颇亦有味。

甄云卿

永嘉甄云卿字龙友，少有俊声，词华奇丽。而资性浮躁，于乡人无不狎侮，木待问蕴之为尤甚。木生朝，为词贺之，末云："闻道海坛沙涨也，明年。"盖谚云："海坛沙涨，温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尝损益前人酒令曰："金银铜铁铺，丝绵绸绢纲，鬼魅魍魉魁。"盖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辩给雄一时，谑笑皆有余味。一日登对，上戏问云："卿安得与龙为友？"甄仓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尧舜在上，臣安得不与夔龙为友？"闻者惜之。竞渡日，着彩衣立龙首，自歌所作《思远楼前》之词，旁若无人。然于性理解悟，凡禅衲机锋，皆莫能答。将亡之日，命其子煝汤，且召蕴之，将嘱以后事。甄居城外，昏暮门阖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则勿煝以待旦。"既旦，木闻之亟来，甄喜曰："吾将行，得君主吾丧，则济矣。"木许诺。乃入浴更衣，与木诀，坐而逝。既复开目曰："吾儒无此也。"复卧，乃绝。

西林道人

端平间，周文璞、赵师秀数诗人，春日薄游湖山，极饮西林桥酒垆，皆大醉熟睡。忽有髽髻道人过而睨之，哂曰："诗仙醉邪？"顾酒家："善看客，我当将偿酒钱。"索水小盂，以瓢中药少投之，入口略嗽，噀之地上，则皆精银也。时游人方盛，皆环视骇叹，忽失道人所在。薄暮，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怅然自失。其家持银往市，得钱正可酬所直，了无赢余。明日，喧传都下，酒家图其事于壁，自以为"遇仙酒肆"。好事者竞趋之，遂为湖山旗亭之甲，而诸公亦若有悟云。

崔福

崔福，故群盗也，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寒夜啼，不得睡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儿得衣，身暖啼止，遂得逸去。因隶籍军伍，累从陈子华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后从陈往江西，留南昌。既而子华易阃金陵，兼节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时倅摄郡，一日，倅与郡僚宴滕王阁。崔怒其不见招，憾之。适至府治前，民有立牌诉冤者，崔乃携其人，直至饮所，责以郡官不理民事。嗾诸卒尽碎饮器，官吏皆奔逸窜去，莫敢婴其锋。子华知之，遂檄还建康。会淮西有警，命王鉴出师，鉴请福为援。福不乐为鉴用，托以葬女擅归。鉴怒，遂白其前后过恶，且必正其慢令之罪。会子华亦厌忌之，于是遂从军法，然后声其罪于朝。福勇悍善战有声，其死也，军中惜之。然其跋扈之迹已不可掩，杀身之祸，实有以自取之也。

张义林叔弓

张义，延平人。少负才入太学，有声，为节性斋长，既又为时中斋长。其人眇小而好作为，动以苛礼律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轻浮之士也，于是以其名字作诗、赋各一首嘲之。其警联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长；腹内空虚，乏刘义一点之墨。”诗警句云：“中分爻两段，风使十横斜。文上元无分，人前强出些。”曲尽形容之妙，闻者绝倒。又私试《舜辟四门赋》云：“想帝女下嫔，大展亲家之礼；谅商均不肖，几成太子之游。”《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来朝，莫窥其面；纵使曹交入见，仅露其头。”《颜渊具体而微》赋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望之俨然；道与之貌，天与之形，眇乎小尔。”亦皆叔弓之所为也。

优语

宣和中，童贯用兵燕、蓟，败而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懒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岁，史□之为京尹，其弟以参政督兵于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脱，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冠，则有万回佛自怀中坠地。其旁者云：“他虽做贼，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吴知古用事，人皆侧目。内宴日，参军四筵张乐，胥辈请佥文书，参军怒曰：“我方听鬻栗，可少缓。”请至三四，其答如前。胥击其首曰：“甚事不被鬻栗坏了。”盖是俗呼黄冠为“鬻栗”也。王叔知吴门日，名其酒曰“彻底清”。锡宴日，伶人持一樽夸于众曰：“此酒名彻底清。”既而开樽，则浊醪也。旁诮之云：“汝既为彻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彻底清，被钱打得浑了。”此类甚多。而蜀优尤能涉猎古今，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当史丞相弥远用事，选人改官，多出其门。制阃大宴，有优为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门弟子。相与言，吾侪皆选人，遂各言其姓曰“吾为常从事”，“吾为于从政”，“吾为吾将仕”，“吾为路文学”。别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可谓侥幸。”其一曰：“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为独改？”曰：“吾钻故改，汝何不钻？”回曰：“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而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从官姓袁者，制蜀，颇乏廉声。群优四人，分主酒、色、财、气，各夸张其好尚之

乐，而余者互讥诮之。至袁优，则曰：“吾所好者，财也。”因极言财之美利，众亦讥诮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讥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讥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为贴书勉其子，登第则可免。子方浪游都城，窘无资用，即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试，则宜多给其费，否则至场中定藏行也。”弈者以不露机为“藏行”云。又有士父使从学，月与油烛一千，其子请益，不可。子以书白云：“所谓焚膏继晷者，非为身计，正为门户计。且异日恩封，庶几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费，则大人承事，娘子孺人，辽乎邈哉！”闻者绝倒。

卷十四

馆阁观画

乙亥岁秋，秘书监丞黄怪汝济，以蓬省旬点，邀余偕行，于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后游道山堂。堂故米老书扁，后以理宗御书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书，曰“蓬峦”，曰“群玉堂”。堂屏，坡翁所作竹石，相传淳熙间，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长乐僧寺壁间，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献曾海野；曾殂后，复献韩相平原；韩诛，簿录送官。左为“汗青轩”，轩后多古桂，两旁环石柱二。小亭曰“蓬莱”，曰“濯缨”，曰“方壶”，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绎志”，曰“采良门”。“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浑仪台，观铜浑仪，绍兴间内侍邵谔所为，精致特甚，色泽如银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台，一留此以备测验。最后步石渠，登秘阁，两旁皆列龛藏先朝会要及御书画，别有朱漆巨匣五十余，皆古今法书名画也。是日仅阅秋、收、冬、余四匣。画皆以鸾鹊绫、象轴为饰，有御题者，则加以金花绫。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印，防闲虽甚严，而往往以伪易真，殊不可晓。其佳者有董源画《孔子哭鱼邱子图》，唐模顾恺之《洗经图》，此二图绝高古。李成《重峦寒溜》，孙大古《志公》，展子虔作《伏生》，无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贵纸画山水小卷极精。士雷小景，符道隐山水，关仝山水，胡瓌马，陈晦柏，文与可古木便面，亦奇。余悉常品，亦有甚谬者。通阅一百六十余卷，绝品不满十焉。暇日想像书之，以为平生清赏之冠也。

针砭

古者针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盖脉络之会，汤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书传记，所载不一。若唐长孙后怀高宗，将产，数日不能分娩。诏医博士李洞玄候脉，奏云：“缘子以手执母心，所以不产。”太宗问：“当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业永昌。”遂隔腹针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诞。后至天阴，手中有瘢。庞安常视孕妇难产者，亦曰：“儿虽已出胞，而手执母肠胃，不复脱衣。”即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儿既痛，即缩手而生。及观儿虎口，果有针痕。近世屠光远亦以此法治番阳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盖凡医者，意也。一时从权，有出于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脞说》载李行简外甥女，适葛氏而寡，次嫁朱训，忽得疾如中风状。山人曹居白视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针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许，至一茶久，妇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时，梦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梦如前，而故夫为棘刺刺足胫间不可脱，惶惧宛转，乘间乃得归。曹笑曰：“适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宫，二曰鬼信，三曰鬼垒，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床，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则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针法不传，庸医野老，道听涂说，勇于尝试，非惟无益也。比闻赵信公在维扬制阃日，有老张总管者，北人也，精于用针，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时张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仅有一穴或可疗。”于是刺足外踝二寸余，而针为血气所吸留，竟不可出。某仓惶请罪曰：“穴虽中，而针不出，此非吾师不可，请急召之。”于是命流星马宵征，凡一昼夜而老张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针法耳。”遂别于手腕之交刺之，针甫入，而外踝之针

跃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谓奇矣。然古者，针以石为之。昔金元起欲注《素问》，访王孺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云：“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针代之耳。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因并附见于此焉。

巴陵本末

穆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济王竑出封宛陵，辞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于霅城之西。宝庆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与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数十人，各以红半袖为号，乘夜逾城而入，至邸索王，声言义举推戴。王闻变，易敝衣，匿水窦中，久而得之。拥至州治，旋往东岳行祠，取龙椅置设厅，以黄袍加之。王号泣不从，胁之以兵，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否？"众诺。遂发军资库出金帛楮券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见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于州门，声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称见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时皆耸动，以为山东狡谋。比晓，则执兵者大半皆太湖渔人，巡尉司蛮卒辈多识之，始疑其伪。王乃与郡将谋，帅州兵剿之，其数元不满百也，潘壬竟逸去。后明亮获之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遂以轻舟告变于朝，急调殿司将彭恍赴之。兵至，贼已就诛矣。主兵官苟统领者，坚欲入城，意在乘时劫掠。舟抵南关张王祠下，忽若有方巾白袍人挤之入水，于是亟闻之，朝廷亦以事平，俾班师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扰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旨。时王本无疾，实使之自为之计，遂缢于州治之便室，舁归故第治丧。本州有老徐驻泊云：尝往视疾，至则已死矣。见其已用锦被覆于地，口鼻皆流血，沾渍衣裳。审尔，则非缢死矣。始欲治葬于西山寺，其后遂藁葬西溪焉。初，朝廷得报，谓出山东谋，史揆惧甚。既而事败，李全亦自通于朝，以为初不与闻，疑虑始释。遂下诏贬王为巴陵县公，夫人吴氏赐度牒为女冠，移居绍兴，改湖州为安吉州。王元春以告变功，遂知乡郡。时秀王第十三子师弥，逃难菁山园庙，亦奖其能守园陵，躐等升嗣袭。甚者以潘阆尝从秦王为记室，有同谋之嫌，亦黜其先贤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济中楫为守日，更立诸坊扁，其左题曰："守臣宋济立。"未几变作，或以为先谶

云。其后魏了翁华父、真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坚，皆相继疏其冤。大理评事庐陵胡梦昱季昭，应诏上书，引晋申生为厉，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万余言，讦直无忌，遂窜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诗送之。翁云：“应诏书闻便远行，庐陵不独说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态浮云多变换，公朝初日合清明。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愿名。”杜云：“庐陵一小郡，百岁两胡公。论事虽小异，处心应略同。有书莫焚藁，无恨岂伤弓。病愧不远别，写诗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宫，吹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烟谁使径旁通。朝中竞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竟殁于贬所。端平更化，诏许归葬，官其一子。洪舜俞当制云：“朕访落伊始，首下诏求谠言，盖与谏鼓、谤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岂朕心哉？尔风裁峻洁，志概激壮，繇廷尉平上书公车，言人之所难言。方嘉贯日之忠，已堕偃月之计。问涂胥口，访事泷头，曾无几微见于面，何气节之烈也。仁祖能起介于远谪之余，孝祖能拔铨于投荒之后。抚今怀远，魂不可招；潦雾堕鸢，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槛之直，且识投杼之过，尔虽死不朽矣。”以周成子与谋，鞫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宣力辨其非，皆坐贬死。台谏李知孝莫泽，奉承风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从伪，弹劾无虚日，朝野为之侧足。越再岁，忽颁宽恩，或谓史揆尝有所睹而然。辛卯郁攸之变，太室省部悉为煨烬，下诏求言。籍田令徐清叟应诏，略云：“人伦睦则天道顺，一或悖其常，则天应之以祸。巴陵有过，罔克继绍，大臣协定大计，挈神器归之陛下。不幸狂寇猝发，陷巴陵于不道，衣服僭拟，死有余罪。然在彼纵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夺爵废祀，暂焉犹可；久而不赦，厥罚甚焉。况曩因巴陵诖误，名在丹书者，比以庆赉，生者叙复，死者归葬。然恩及疏逖，而亲者反薄，臣恐宁宗在天之灵，或谓不然也。盖陛下之与巴陵，俱宁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僇辱如彼，讵合人父均爱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

延太室，往往缘此。盖以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有以伤和而召异也。”云云。癸巳六月，御笔命有司改葬，追复王爵，所有命继之事，则“事关家国，非朕敢私”。丙申岁，正言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纲常是也。陛下隐之于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间，侧闻宁宗皇帝嘉定选择之时，追记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来。彼故王退守藩服，变出仓卒，雪川之事，深可痛矣。臣尝记真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后有讨捕之谋。’又记洪咨夔之疏曰：‘雪川之变，非济邸之本心；济邸之殁，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灾之疏，皆可谓得其情矣。胡梦昱一疏，尤为恻怛，贯穿百代之兴亡，指陈天人之感应，读之使人流涕。当是时也，天地祖宗犹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黄壤沉魄，犹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今将十载，天毙老妖，端平改弦，威福自出，此非昭冤雪枉之时乎？臣恭睹六年六月御笔有曰：‘胁狂陷逆。’又曰：‘复爵茔圹。’而立后一事，则以事系家国，难以轻议。又恭睹二年七月御笔，有曰：‘卫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无复攟摭。’一则牢关固拒，如待深仇，何其重于继同气之后；一则丁宁覆护，如抚爱子，何其厚于保奸孽之家。合二笔而观，有人心者，以为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孙，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麦饭无主，霜嫠孤寄，抑堕缁流。”云云。“臣剽闻故王尝从陛下会朝侍班，同榻共食，情爱备至。使无弥远先入之言，宁不怆念畴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爱之义，死乃不蒙继绝之恩乎？臣闻真德秀垂殁，语其家以不能申前言为大恨。又见洪咨夔尝对臣言曰：‘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独梦昱所谓‘冤不散则祸不消’，今虽官其一子，未足偿其一门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梦昱之论亦未明也。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摇手吐舌，指为深讳。陛下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茔高燥，亟谋绍承，幸伉俪之犹存，庶精爽之有托。若敖之鬼不馁，新

城之巫永消，则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间耳。宋文帝何如主，犹能还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于英明之主哉？”云云。丙申明禋，大雷电雨雹，诏求直言。架阁韩祥疏曰：“四海之大，谁无兄弟？尊为元首，宁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请陛下行徐傅之诛则弗忍，乌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恻怆，请命上帝乎？”司农丞郑逢辰封章略曰：“妖由人兴，变不虚发。推原其故，陛下掇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伦未笃，二曰朝纲未振，三曰近习之势寖张，四曰后宫之宠寖盛。何谓天伦未笃？兄弟，人之大伦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邱，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太子申生之死，犹能请命于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霅川之变，窜身水窦，襟裾沾濡，凶徒迫胁，情实可怜。今乃烝尝乏祀，嫠妇无归，岂不掇天怒邪？”云云。丁酉火灾，三学生员上书，谓火起新房廊，乃故王旧邸之所；火至仙林寺而止，乃故王旧宅之材。皆指为伯有为厉之验。太常丞赵琳疏，亦以《春秋》郑伯有良霄为厉之验。一时朝绅韦布，咸谓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独府学生李道子立异一书，援唐立武后事，谓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广南额外摄官事邹云一书，尤为可骇。大略谓：“济邸不能一死，受程军、陈登之徒，班廷拜舞于仓猝之际，天日开明，著身无地，夫复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兴怜，陛下又从而加惠之，复其爵位，给其帑藏，可谓曲尽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义所在，复以立嗣为言，簧鼓天下之听。且济邸虽未得罪于天下，而实得罪于《春秋》。济王不道，法所当除。陛下尚轸在原，犹存爵位，借使勉从群议，俾延于世，不可也。矧当世情多阻之时，人心趋乱者众，万一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怀王孙而激乱者，是时置国家于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真德秀之贤，犹且昧此，况他人乎？”二人并特旨补将仕郎，权夕郎丁伯桂驳之，乃止。殿院蒋岘伯见谓：“火灾止是失备，更无余说。”且云：“济邸之于陛下，本非同气之亲，非兄弟而强为兄

弟。”又云：“《中庸》达道，始于君臣而次于父子，《大易》二篇，基于父子而成于君臣，而况下于父子者乎？此见君臣之道，独立于天地之间。”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当问。”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语，巫而诬焉。”于是太武学生刘实甫等二百余人，相率上书力攻之，岘遂罢言职。至景定甲子岁，度宗践祚之初，监察御史常楙长孺奏：“巴陵之事，岂其本心？真宗能还秦邸之后，以成太宗之心，陛下岂不能为故王续一线之脉哉！”既而御笔云：“济王生前之官，先帝已与追复。尚有未复所赠官，尝曰留以遗后人，即仁皇践祚，赠秦王太师、尚书令之典也。所宜继志，以慰泉壤。可追复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仍令所属讨论坟茔之制，日下增修，余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挥。”又至德祐乙亥，边事俶扰，台臣以此为请。而常长孺入为文昌，一再奏陈，以为：“此亦挽回天意之机。且霅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犹能召飞霜枯草之灾，况尝备储闱之选乎？且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日至，毋乃巴陵得请于帝乎？若子产所谓有以归之，斯可矣。欲乞英断，为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为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请未已也。”遂有旨：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济王，特封镇王，赐谥“昭肃”。所有坟茔，令临安府两浙漕司相视，更加修缮。仍令封椿安边所拨田一万亩给赐，仍差王应麟前往致祭，盖应麟亦尝有请也。又批令于两班中，择昭穆相当二三岁以下者，指定一员，以奉其祀。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数奇

《李广传》：“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注云：“奇，不偶也，言广命只不偶也。数，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为江南本《汉书》，“数”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误耳。然或以为疑。余因考《艺文类聚》、《冯敬通集》“吾数奇命薄”，《唐文粹》徐敬业诗“数奇良可叹”，王维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杜诗“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罗隐诗“数奇当自愧，时薄欲何干”，坡诗“数奇逢恶岁，计拙集枯梧”，观其偶对，则“数”为“命数”，非“疏数”之“数”，音所具切，明矣。

谏笋谏果

世传涪翁喜苦笋，尝从斌老《乞苦笋》诗云：“南园苦笋味胜肉，笼箨称冤莫采录。烦君更致苍玉束，明日风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诗云：“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春衫诚可脱。”坡得诗，戏语坐客云：“吾固不爱做官，鲁直遂欲以苦笋硬差致仕。”闻者绝倒。尝赋苦笋云：“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放翁又从而奖之云：“我见魏徵殊嫵媚，约束儿童勿多取。”于是世以“谏笋”目之。殊不知翁尝自跋云：“余生长江南，里人喜食苦笋，试取而尝之，气苦不堪于鼻，味苦不可于口，故尝屏之，未始为客一设。及来黔，黔人冬掘苦笋萌于土中，才一寸许，味如蜜蔗，初春则不食，惟僰道人食苦笋。四十余日出土尺余，味犹甘苦相半。”以此观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贵乎苦也。南康简寂观有甜苦笋，周益公诗云：“疏食山间荼亦甘，况逢苦笋十分甜。君看齿颊留余味，端为森森正且严。”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果何谓哉？又记涪翁在戎州日，过蔡次律家，小轩外植余甘子，乞名于翁，因名之曰“味谏轩”。其后王子予以橄榄送翁，翁赋云：“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见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则二物亦可名之为“谏果”也。

姚幹父杂文

姚镕字幹父，号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尝师之。记诵甚精，著述不苟，潦倒余六旬，仅以晚科主天台黄岩学，期年而殂。余尝得其杂著数篇，议论皆有思致。今散亡之余，仅存一二，惧复失坠，因录之以著余拳拳之怀。

《喻白蚁文》云："物之不灵，告以话言而弗听，俗所谓对马牛以诵经是已。虽然，群生之类，皆含灵性，皆具天机。百舌能语，白鹭能棋；伯牙弦清而鱼听，海翁机露而鸥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鳄识昌黎。若兹之类，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马牛而待之？况夫蝼蚁至微，微而有知。自国于大槐以来，则有君臣尊卑。南柯一梦，言语与人通，井邑与人同。人但见其往来憧憧，而不知其市声讧讧。固自有大小长幼之序，前呼后唤之响，默传于寂然无哗之中。一种俱白，号曰'地虎'，族类蕃昌，其来自古。赋性至巧，累土为室；有觜至刚，啮木为粮。吾尝窥其窟穴矣，深闺邃阁，千门万户，离宫别馆，复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长亭，缭绕乎其甬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玲珑乎其峰房。嗟尔之巧则巧矣，盛则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钻椽穴柱，不尽嚼而不已。遂使修廊为之空洞，广厦为之颓圮。夫人营创，亦云难只，上栋下宇，欲维安止。尔乃鸠居之而不恤，蚕食之而无耻，天下其宁有是理？余备历险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计尺寸而与之地，较锱铢而赋之财。苟作数椽，不择美材，既杉椤之无有，惟桦松之是裁；正尔辈之所慕，逐馨香而俱来。苟能饱尔之口腹，岂不岌岌乎殆哉？虽然，尔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亲亲，无闺门同气之斗，近于仁；其行济济，有君子逊畔之风，近于礼；有事则同心协力，不约而竞集，号令信也；未雨则含沙负土，先事而绸缪，智识灵也；其徒羽化，则空穴饯

之于外，有同室之义也。既灵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谛创尔所见，余之艰难尔宜知。今与尔画地为界，自东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数倍蓰，请迁族类以他适，毋入范围而肆窥。苟谆谆而莫听，是对马牛而诵经，其去畜类也几希。以酒酹地，尔其知之。”又效柳河东《三戒》作《三说》，其一曰《福之马嘉鱼》，云：“海有鱼曰马嘉，银肤燕尾，大者视睟儿，脔用火熏之可致远，常渊潜不可捕。春夏乳子，则随潮出波上，渔者用此时帘而取之。帘为疏目，广袤数十寻，两舟引张之，缒以铁，下垂水底。鱼过者，必钻触求进，愈触愈束愈怒，则颊张鬣舒，钩着其目，致不可脱。向使触网而能退却，则悠然逝矣。知进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杀人；江南蟹雄，螯堪敌虎。然取蜂儿者不论斗，而捕蟹者未闻血指也。蜂窟于土或木石，人踪迹得其处，则夜持烈炬临之。蜂空群赴焰，尽殪，然后连房刳取。蟹处蒲苇间，一灯水浒，莫不郭索而来，悉可俯拾。惟知趋炎而不能安其所，其陨也固宜。”《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终使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陈野外而联络之，伏伺其旁。猩猩见之，知为饵己，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堕奴辈计中，携俦唾骂而去。去后复顾，因相谓曰：‘盍试尝之。’既而染指知味，则冥然忘夙戒，相与沾濡径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发，往往颠连顿仆，掩群无遗。呜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继母服

何自然，本何佾德显之子，其母姚氏死，即出继何修德扬。后佾再娶周氏。及自然为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毋审合解官申心丧。下礼官议，以为母无亲继之别，朝廷不以为然，复下给舍台谏议。太学生朱九成等各上台谏书，论其当去。集议既上，虽以为礼有可疑，义当从厚，合听解官。然竟以礼律不载，无所折衷。自然去后数日，书库官方庭坚于《隋书·刘子翊传》：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母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时为侍御史，驳之曰："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又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按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又曰："亲继既等，心丧不殊。"又曰："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则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始至，此复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违礼乖令，侮圣贤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污于风俗。"事奏，竟从子翊之议。礼官具白于庙堂，议乃定。乃知读书不多，不足以断疑事也。

食牛报

曾凤朝阳，庐陵人，余尝与之同寮。忽以疾告。数日，余往问之，因云：“昔年疾伤寒，旬余不解。昏睡中，忽觉为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堕牛腹中。于是矍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发誓，自此复见天日，当终身不食太牢。悚然惊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饮乡人家，具牛炙甚美。朋旧交勉之，忍馋不禁，为之破戒，归即得疾。畴昔之夜，梦如往年，恐惧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闻其说异之，且尝见传记小说所载食牛致疾事极众，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禀赋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证，非惟不染，虽奴婢辈亦复无之，益信朝阳之说为不诬。因并著之，以为世戒。

卷十五

曲壮闵本末

曲端字正甫，镇戎军人，知书善属文，作字奇伟，长于兵略，屡战有声。知延安府时，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遂授端吉州团练使、节制司都统制。端雅不欲属庶，及寇犯陕西，庶召端，则以未受命辞。敌知端、庶不协，并兵寇鄜延。庶督端为援，端以为救鄜延，不如全陕西，乃遣吴玠攻华州。既而延安陷，庶无所归，遂以百骑驰至端军。端以戎服见，问庶延安失守状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屡陈军事，不一见听，何也？"乃拘其官属，夺其节制司印。既而以擒史斌功，迁康州防御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营提举召，端疑不行。会张浚宣抚川、陕，以端有威声，承制拜端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司都统制、知渭州，军士欢声如雷。是时端与吴玠皆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娄室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店原，撒离喝乘高望之，惧而号泣，虏人目之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举，未测其意，先使张彬往觇之曰："公常患诸路兵不合，财不足。今宣抚司兵已合，财已足，娄室以孤军深入，我合诸路攻之不难。万一粘罕并兵而来，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较彼己，今敌可胜，止娄室孤军。然将士轻锐，不减前日，我不过止合五路兵耳，然将士无以大异于前。兼敌之入寇，因粮于我，我常为客，彼常为主。今当反之，按兵据险，时出偏师以扰其耕。彼不得耕，必将取粮于河东，是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间，必自困毙，可一举而灭也。万一轻举，后忧方大。"彬以其言复命，浚不悦。金犯环庆，端遣吴玠拒之彭原，战少

却，乃劾玠违节制。其秋，兀术窥江淮。浚议出师，会诸将议所从，端力以为不然，须十年乃可。端既与浚异趣，时王庶为宣抚司参谋，与端有宿怨，因谮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积前疑，复闻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罢其兵柄与祠，再谪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是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谮，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是年，浚大举，军至富平县。将战，乃伪立前军都统制曲端旗以惧之。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给我也。"遂拥军骤至，军遂大溃。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泾原军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后，先自聚集，皆前帅曲端训练有方，遂叙复左武大夫，兴州居住。绍兴初，又叙营州刺史，与祠，徙阆州。浚亦自兴州移司阆州，欲复用端。玠既憾之，且惧端复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王庶又从而谮之，以端尝作诗云："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举此以为指斥。浚入其说，且以张中孚、李彦琪、赵彬降虏，疑端知其谋，于是徙端恭州，置狱，命武臣康随为夔路提刑鞫治。康随者，先知怀德军，盗用库金，为端所劾。时武臣提刑废已久，浚特以命随。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长吁，指其所乘战马铁象云："天不欲复中原乎？惜哉！"泣数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狱官不知何人，日盛服候之，如事上官之礼，端甚讶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将军功臣，朝廷所知，决无他虑。若欲早出，第手书一病状，狱司即以申主，便可凭藉出矣。"端欣然引笔书之，甫就，狱官遽卷怀而去。是晚，即进械，坐之铁笼，炽火逼之，殊极惨恶。端渴甚求饮，与之酒，九窍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时绍兴元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时也。陕西军士，皆流涕怅恨，多叛去者。浚寻得罪，诏追复端宣州观察使。制曰："顷失意于权臣，卒下狱而遣死，恩莫追于三宥，人将赎以百身。"其后金归河南之日，又诏谥端"壮闵。"制曰："属委任之非人，致刑诛之横被，兴言及此，流涕何追。"端为泾原都统日，有叔为偏将，战败诛之。既乃发丧，祭之以文曰："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叔者，侄曲端

也。尚享！”一军畏服。其纪律极严，魏公尝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旁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廷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精明。魏公虽奖，而心实忌之。在蜀日，尝有诗云：“破碎江山不足论，何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人归未断魂。”亦可见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冤。而《四朝国史》端本传之论，乃曰：“曲端之死，时论或以为冤，然观其狠愎自用，轻视其上，纵使得志，终亦难御，况动违节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虽史臣委曲为魏公庇，然失其实矣。信如所言，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或又比之孔明斩马谡，尤无谓也。直笔之难也久矣，惜哉！

浑天仪地动仪

旧京浑天仪凡四座，每座约用铜二万斤。至道仪在测验浑仪所，皇祐仪在翰林天文局，熙宁仪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仪在合台。南渡后，工部员外郎袁正功尝献木样，诏工部折半制造，计用铜八千四百余斤，后不克成。至绍兴七年，尝自制小样。十四年，令内侍邵谔领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台，其一留秘书省测验所，皆精铜为之，工致特甚，然比之旧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浑天仪始于洛下闳，或以为璇玑玉衡之遗法，非也。其后贾逵、张衡、斛兰、李淳风、梁令瓒、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独有候风地震之器曰地动仪者无传焉。按《汉·张衡传》，此仪以精铜为之，其器圆径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每龙作一蟾蜍，仰首张口而承之。机关巧制，皆在樽中。龙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动，则龙衔之丸，即坠蟾蜍口中，乃铿然有声。司候者占之，则知某地分震动矣。《北史》：信都芳明算术，有巧思，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刻漏、候风诸巧事，令算之，皆无遗策。隋临孝恭，尝著《地动仪经》一卷，今皆传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寻，时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浑天测之可也。若地震则出于不测，盖阴阳相薄使然；亦犹人之一身，血气或有顺逆，因而肉瞤目动耳。气之所至则动，气所不至则不动。而此仪置之京都，与地震之所了不相关，气数何由相薄，能使铜龙骧首吐丸也？细寻其理，了不可得，更当访之识者可也。

腹笥

昆山白莲花寺，乃陆鲁望舍宅之所，后有祠堂像设，皆当时物。咸淳中，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于水，则满腹皆鲁望平生诗文亲稿也。寺僧颂于郡，时太守倪普亦怒之，遂从徒坐，而更塑其像。虽可少雪天随之辱，然无复当时之腹稿矣。霅川南景德寺，为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椤木为之，经数百年，略不欹倾；俗传以为神匠所为，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经数百卷，多五代及国初时人手写，皆硾碧纸，金银书。间有舍利、珠玉、金银钱之类，多为宗子所得。尝见一仆得金银书《心经》一囊，凡十卷，长仅二寸，卷首各绘佛像，亦颇极精妙。后经笥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由，岂释氏所谓劫火者乎？

龟溪二女贵

隆国黄夫人，湖州德清县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复归李仁本，媵其女以入荣邸。时嗣王与芮苦无子，一幸而得男，是为度宗。然自处极谦抑，虽骤贵盛，每遇邸第亲戚，至不敢坐。常以奶子自称，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奶子之谤，其实不然也。秦齐国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才数里。贾涉济川以制置，少日，舟过龟溪，见妇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问夫何在，曰："未归。"语稍洽，调之曰："肯相从乎？"欣然惟命。及夫还，扣之，亦无难色，遂携以归。既而生似道，未几去，嫁为民妻。似道少长，始奉以归。性极严毅，似道畏之。当景定、咸淳间，屡入禁中，隆国至同寝处，恩宠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赐秘器及冰脑各五百两，赙银绢四千两匹，命中使护葬，帅漕供费，凡两辍朝，赐谥柔正，又赐功德寺及田六千亩，可谓盛极矣。故一邑产二女贵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历约法

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数至九九，则春已分矣，如至后一百六日为寒食之类也。余尝闻判太史局邓宗文云：“岂特此为然，凡推算皆有约法。”《推闰歌括》云：“欲知来岁闰，先算至之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殊。”谓如来岁合置闰，止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则本月尚余八日，则来年之闰，当在八月。或小尽，则止余七日，则当闰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十二日足，则复起一数焉。《推节气歌括》云：“中气与节气，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细，两时零五刻。”谓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刻立春，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推立春歌括》云：“今岁先知来岁春，但看五日三时辰。”谓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若夫刻数，则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尽等悉有歌括，惜乎不能尽记。然此亦历家之浅事耳，若夫精微，则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为天下神奇，而诗人尤所酷好。淳熙岁乙巳，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滨，有古梅数十，散漫弗治。爰辍地十亩，移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别圃江梅，合三百余本，筑堂数间以临之。又挟以两室，东植千叶缃梅，西植红梅各一二十章，前为轩楹如堂之数。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复开涧环绕，小舟往来，未始半月舍去，自是客有游桂隐者，必求观焉。顷太保周益公秉钧卜，予尝造东阁，坐定，首顾予曰：“一棹径穿花十里，满城无此好风光。”人境可见矣！盖予旧诗尾句，众客相与歆艳，于是游玉照者，又必求观焉。值春凝寒，反能留花，过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题咏层委，亦可谓不负此花矣。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大夫、首阳二子，宁槁山泽，终不肯俯首屏气，受世俗湔拂。间有身亲貌悦，而此心落落不相领会；甚至于污亵附近，略不自揆者。花虽眷客，然我辈胸中空洞，几为花呼叫称冤，不特三叹、屡叹、不一叹而足也。因审其性情，思所以为奖护之策，凡数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称、憎嫉、荣宠、屈辱四事，总五十八条，揭之堂上，使来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贵，而不能爱敬也。使予与之言，传闻流诵，亦将有愧色云。绍熙甲寅人日约斋居士书。

花宜称凡二十六条

澹阴。 晓日。 薄寒。 细雨。 轻烟。 佳月。 夕阳。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鹤。 清溪。 小桥。 竹边。 松下。 明窗。 疏篱。 苍厓。 绿苔。 铜瓶。 纸张。 林间吹笛。 膝下横琴。 石枰下棋。 扫雪煎茶。 美人淡妆篸戴。

花憎嫉凡十四条

狂风。　连雨。　烈日。　苦寒。　丑妇。　俗子。　老鸦。　恶诗。　谈时事。　论差除。　花径喝道。　对花张绯幕。　赏花动鼓板。　作诗用调羹驿使事。

花荣宠凡六条

主人好事。　宾客能诗。　列烛夜赏。　名笔传神。　专作亭馆。　花边歌佳词。

花屈辱凡十二条

俗徒攀折。　主人悭鄙。　种富家园内。　与粗婢命名。　蟠结作屏。　赏花命猥妓。　庸僧窗下种。　酒食店内插瓶。　树下有狗屎。　枝下晒衣裳。　青纸屏粉画。　生猥巷秽沟边。

昔义山《杂纂》内，有“杀风景”等语，今梅品实权舆于此。约斋名镃，字功父，循王诸孙，有吏才，能诗，一时所交皆名辈。予尝得其园中亭榭名，及一岁游适之目，名《赏心乐事》者，已载之《武林旧事》矣。今止书其赏牡丹及此二则云。

律历

沈存中云，近世精于历者，莫若卫朴，虽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古历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旁通，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检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数。自言其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矣。至姚虞孙乃出新意，用艺祖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号《纪元历》。于是立朔既差，定腊亦舛，日食亦皆不验，未几遂更焉。宣和间，妄人方士魏汉津唱为黄帝、夏禹以声为律身为度之说，不以絫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律。又云："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则度量权衡皆自此出焉。"或难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后或不同，奈何？"复为之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太簇、人统，过是，则寸有余，不可用矣。"其敢为欺诞也如此，然终于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于理亦不可诬。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发识者一笑也。

张氏十咏图

先世旧藏吴兴张氏《十咏图》一卷，乃张子野图其父维平生诗，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马太卿会六老于南园》云："贤侯美化行南国，华发欣欣奉宴娱。政绩已闻同水薤，恩辉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荣名好，但恐人间此会无。他日定知传好事，丹青宁羡《洛中图》。"其二，《庭鹤》云："戢翼盘桓傍小庭，不无清夜梦烟汀。静翘月色一团素，闲啄苔钱数点青。终日稻粱聊自足，满前鸡鹜漫相形。已随秋意归诗笔，更与幽栖上画屏。"其三，《玉蝴蝶花》云："雪朵中间蓓蕾齐，骤闻尤觉绣工迟。品高多说琼花似，曲妙谁将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树，团飞无定撼风枝。漆园如有须为梦，若在蓝田种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云破处，遥见去帆孤。浪阔疑升汉，风高若泛湖。依微过远屿，仿佛落荒芜。莫问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损，仅存一句云："菰叶青青绿荇齐。"其六，《归燕》云："社燕秋归何处乡？群雏齐老稻青黄。犹能时暂栖庭树，渐觉稀疏度苑墙。已任风庭下帘幕，却随烟艇过潇湘。前春认得安巢所，应免差池拣杏梁。"其七，《闻砧》云："遥野空林砧杵声，浅沙栖雁自相鸣。西风送响暝色静，久客感秋愁思生。何处征人移塞帐，即时新月落江城。不知今夜捣衣曲，欲写秋闺多少情？"其八，《宿后陈庄》云："腊冻初开苕水清，烟村远郭漫吟行。滩头斜日凫鹥队，枕上西风鼓角声。一棹寒灯随夜钓，满犁膏雨趁春耕。谁言五福仍须富，九十年余乐太平。"其九，《送丁逊秀才赴举》云："鹏去天池凤翼随，风云高处约先飞。青袍赐宴出关近，带取琼林春色归。"其十，《贫女》云："蒿簪掠鬓布裁衣，水鉴虽明亦懒窥。数亩秋禾满家食，一机官帛几梭丝。物为贵宝天应与，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来豪族女，总教时样画蛾眉。"孙觉莘老序之云："富贵而寿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贫贱而夭短

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于此者，必遗于彼。故宁处康强之贫，寿考之贱；不愿多藏而病忧，显荣而夭短也。赠尚书刑部侍郎张公讳维，吴兴人。少年学书，贫不能卒业，去而躬耕以为养。善教其子，至于有成。平居好诗，以吟诗自娱。浮游闾里，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间，遇物发兴，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绘之华，而雅意自得。徜徉闲肆，往往与异时处士能诗者为辈。盖非无忧于中，无求于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谓贵；不治职，而受禄养以终其身，亦可谓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谓寿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违其所哀，无忧无求，而见之吟咏，则其自得而无怨怼之辞，萧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书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爱诗十首，写之缣素，号《十咏图》，传示子孙，而以序见属。余既爱侍郎之寿，都官之孝，为之序而不辞。都官字子野，盖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详于郡志，而张维之名亦不显，故人少知者。会直斋陈振孙贰卿方修《吴兴志》，讨摭旧事，见之大喜。遂传其图，且详考颠末，为之跋云：“庆历六年，吴兴郡守宴六老于南园，酒酣赋诗，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学，为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简年七十九，司封员外郎范说年八十六，卫尉寺丞张维年九十一，俱致仕。刘馀庆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吴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于朝。刘，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颂之父；吴，大理丞知几之父也。诗及序刻石园中。园废，石亦不存。其事见《图经》及《安定言行录》。余尝考之，郎简，杭人也，或尝寓于湖。范说，咸平三年进士，同学究出身。周颂，天圣八年进士。刘、吴盛族，述与知几皆有名迹可见，独张维无所考。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画三幅，号《十咏图》者，乃维所作诗也。首篇即南园宴集所赋，孙觉莘老序之，其略云云，于是始知维为子野之父也。时熙宁五年，岁在壬子，逆数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当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当为守。会六老之年，实庆历丙戌。逆数而上九十一年，则周世宗显德丙辰也。后四年宋兴，自是日趋

太平极盛之世，及于熙宁、元丰，再更甲子矣。子野于其间擢儒科，登朊仕，为时闻人。赠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风雅韵，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谓吾乡衣冠之盛事矣！世固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庆历丙戌后十八年，子野为《十咏图》，当治平甲辰。又后八年，孙莘老为太守为之作序，当熙宁壬子。又后一百七十七年，当淳祐己酉，其图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会余方缉《吴兴人物志》，见之如获珙璧，因细考而详录之，庶几不朽于世。其诗亦清丽闲雅，如'滩头斜日凫鹭队，枕上西风鼓角声'，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宝寺，今其后影响不存矣。此图之获，岂不幸哉！"本朝有两张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圣三年进士，欧阳公为作墓志。其一天圣八年进士，则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适同时，不可不知也。且赋诗云："平生闻说张三影，《十咏》谁知有乃翁。逢世升平百年久，与龄耆艾一家同。名贤叙述文章好，胜事流传绘素工。遐想盛时生恨晚，恍如身在画图中。"南园故址在今南门内，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尚为张氏物，先君为经营得之，存叟大喜，亦常赋五绝句，其一云："买家喜傍水晶宫，正是南园故址中。我欲筑堂名六老，追还庆历太平风。"盖纪实也。余家又偶藏子野诗一帙，名《安六集》，旧京本也。乡守杨嗣翁见之，因取刻之郡斋。适二事皆出余家，似与子野父子有缘耳。

耿听声

耿听声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贵贱。德寿闻其名，取宫人扇百余，杂以上及中宫所御，令小黄门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圣人也，然有阴气。”至上扇，乃呼万岁！上奇之，呼入北宫，又取妃嫔珠冠十数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气。”时张贵妃薨，此其故物也。后居候潮门内。夏震微时，尝为殿岩馈酒于耿。耿闻其声，知其必贵，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复娶其女。时郭棣为殿帅，耿谒之曰：“君部中有三节度使，他日皆为三衙。”扣为何人，则曰：“周虎、彭辂、夏震也。”虎、辂时皆为将官，独震方为帐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尔乎？”耿曰：“吾所见如此，可必也。”耿因为三人结为义兄弟。一日，耿谓虎曰：“吾数夜闻军中金鼓有杀声，兵将动，君三人皆当由此而显矣。”未几，开禧出师，虎守和州，辂为金州统戎，皆以功受赏。震则以诛韩功，相继获殿岩，虎亦为帅，皆立节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陆小词

周平园尝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召饮。籍中有曹聘者，洁白纯静，或病其讷而不颀，公为赋梅以见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软酥凝就。雨肥霜逗，痴呆闺房秀。　　莫待冬深，雪压风欺后。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僝僽。”酒酣，又出家姬小琼舞以侑欢，公又赋一阕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孙渚。眼波微注，将谓牵牛渡。见了还非，重理霓裳舞。虽无误，几年一遇，莫讶周郎顾。”范石湖尝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琼也。禁中亦闻之。异时有以此事中伤公者，阜陵亦为一笑。陆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尝赋诗云：“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飞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后，每怀旧游，多见之赋咏，有云：“金鞭朱弹忆春游，万里桥东罨画楼。梦倩晓风吹不断，书凭春雁寄无由。镜中颜鬓今如此，席上宾朋好在不？箧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又云：“裘马清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幽鸟语随歌处拍，落花铺作舞时茵。悠然自适君知否，身与浮名孰重轻？”又以此诗檃括，作《风入松》云：“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黄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驱使青春。吹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　　自怜华发满纱巾，犹是官身。凤楼常记当年语，问浮名，何似身亲。欲寄吴笺说与，这回真个闲人。”前辈风流雅韵，犹可想见也。

卷十六

三高亭记改本

三高亭，天下绝景也；石湖老仙一记，亦天下奇笔也。余尝见当时手稿，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锦，信前辈作文不惮于改如此。因详书于此，与同志评之。记云：“乾道三年二月，吴江县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将军姓范氏，是为鸱夷子皮；晋大司马东曹掾姓张氏，是为江东步兵；唐赠右补阙姓陆氏，是为甫里先生。三君者不并世，而鸱夷子皮又尝一用人之国，名大功显而去之。季鹰、鲁望，萧然臞儒。使有为于当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见微，脱屣天刑，清风峻节，相望于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吴江之邑人，独私得奉烝尝以夸于四方，若曰吾东家邱云尔。邑大夫赵伯虚勤劳其邑，百废具举，以故祠为陋，将改作。于是归老之士乡老王份，献其地雪滩，左具区，右笠泽，号称胜绝。乃筑堂于其上，告迁于像而奠焉。又属石湖郡人范成大为之辞识。噫！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滨，掉头而弗顾，人又从而以为高，岂盛际之所愿哉！后之人高三君之风，而迹尚论其所以去，为世道计者，可以惧思过半矣。至于豪杰之士，或肆志乎轩冕，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说。宴安流连，卒悔于后者，亦将有感于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独尝怪屈平既渊潜以从彭咸，而桂丛之赋，犹召隐士，淮南小山犹为作《隐士》之赋。疑若幽隐处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蝉蜕溷浊，得全于天者。尝试倚楹而望，水光浮空，云日下上，风帆烟艇，飘忽晦明。意必往来其间，某何足以见之，故效援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从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忼乱五湖兮远游，众芳媚兮高丘，独君兮不可留。长风积兮波浪白，吹泽国。荡摇空明兮南北一色。浪波稽天兮南北一色。镜万里荡空碧兮鞭鱼龙，列星剡剡

兮一下其孤蓬，渺顾怀兮斯路，与凉月兮入沧浦。君之旂兮猎猎，红梁千丈兮可以舣楫。饯东流兮怅云海，悠悠我思兮君无远迈。战争蜗角兮昨梦一笑，水云得意兮垂虹可以舣棹。仙之人兮寿无涯，乐哉垂虹兮去复来。'载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风起兮归故乡。鸿冥飞兮白鸥舞，吴波鳞鳞兮在下。嗟人胡为兮天地四方，乐莫乐兮美无度兮吾之土。脍修鲈兮雪飞，登菰莼兮芼之。水仙滨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驱疾霆兮驷奔云，宛一息兮江之滨。颊倒景兮挥碧，寥娭宴息兮江之皋。荛蘋堂兮庑杜若，一杯之酒兮我为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晞兮颣烟雨。绿蔬兮莎棘，岁婉晚兮何以续君食。偭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终古。鸟乌飞兮择君屋，归来故墟兮苍烟疏木。擢苙泽兮径秋荷，漭洞庭兮一波。访故人兮安在？千秋风露兮归来故墟，月明无人兮苍石与语。牛宫洳兮生蒲荷，潮西东兮下田一波。访南泾兮邻曲，山川良是兮丘垅。多稼石田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兹里。'"不见初草，何以知后作之功？观前辈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过半矣。攻媿有《读三高祠记诗》曰："三高之风天与高，三高之灵或可招。小山之后无此作，具区笠泽空寥寥。几从垂虹荡双桨，寓目沧波独怊怅。笔端不倒三峡流，欲遽招之恐长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吞江湖。瑰词三章妙天下，大书深刻江之隅。我来诵诗凛生气，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独钓脍鲈鱼，茶灶笔床归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迫功与名。谢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薮生风云。他年事业满彝鼎，乞身归来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尘，容我渔蓑理烟艇。"时范公方为吏部郎也。

昆命元龟辨证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献弥远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权直陈晦之笔也。有“昆命元龟，使宅百揆”之语。时倪文节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谓“昆命元龟”，此乃舜、禹揖逊授受之语，见于《大禹谟》，非僻书也。据《汉书》，《董贤为大司马册文》云“允执其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龟”，与“允执其中”之词何以异？若圣上初无是意，不知词臣何从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岂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给舍台谏，又岂得不辨白此事乎？窃见曩之词臣，以“圣之清”、“圣之和”褒誉韩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备”褒誉苏师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当用之语。昔欧阳修论韩琦、富弼、范仲淹立党事，在为河北转运使时，故敢援此为比，乞行贴麻。史相得之甚骇，遂拜表缴奏，且谓当时惟知恭听王言，所有制词，会合取会词臣，合与不合贴麻。时陈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词内云：“兹方艰于论相，顾无异于象贤。‘昆命元龟，使宅百揆’，此盖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为人臣不当用之语。臣观《尚书》所称‘师锡帝曰虞舜’与‘乃言厎可绩’者，其上下文显是揖逊授受之语；而孙近《行赵鼎制》云‘亶由师锡之公’，蒋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师锡之公’。陈诚之《行沈该制》云‘言皆可绩，佥曰汝谐’，从《大禹谟》之文：‘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今以本朝宰相制词考之，《吕夷简制》曰：‘或营求方获，或枚卜乃从。’《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实契具瞻。’《王钦若制》曰：‘庙堂虚位，龟筮协谋。’《曾公亮制》曰：‘拂龟而见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师言之锡，进居台路之元。’《陈执中制》曰：‘考嘉绩而惟茂，质枚卜以佥同。’《赵鼎制》曰：‘龟弗克违，

既验询谋之协。’《陈伯康制》曰：‘询于佥言，蔽自朕志。’无非用《大禹谟》此一段中语，此类甚多，不敢尽举。唐人作《韦见素相制》曰：‘尔惟不矜，朕志先定。’此两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苏轼草《赐范纯仁诏》亦曰：‘蔽自朕志。’《赐文彦博诏》亦曰：‘朕命不再。’至于历试诸艰，盖尧、舜事。轼于吕大防、胡宗愈诏，屡用‘历试’二字，然臣不敢援此为例，恐未是‘命龟’的证。国初，赵普拜相，制曰：‘询于元龟，历选群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尔瞻，天方赉予，昆命元龟，爰立作相。’云云。古人举事无大小，未尝不命龟，如《洪范》、《周礼》、《左传》，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贤册文‘允执其中’为比，以圣上同之汉哀云云。凡臣所陈，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贴改。”继得旨：“陈晦援证明白，无罪可待；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可特降两官。”其后文节作辨析一状甚详，又专作一书曰《昆命元龟说》，备载始末。然一时公论，多以文节出位而言，近于忿激。而陈之论辨虽详，终不若不用之为佳也。此事叶靖逸虽载之《闻见录》，略甚。今因详书本末云。

诗道否泰

诗道否泰，亦各有时。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时李彦章为中丞，承望风旨，遂上章论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闻喜例赐诗，自何文缜后，遂易为诏书训戒。是岁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吴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而陈简斋遂以《墨梅》诗擢置馆阁焉。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初，刘诗云：“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得免焉。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其后史卫王之子宅之，婿赵汝梅，颇喜谈诗，引致黄简、黄中、吴仲孚诸人。洎赵崇龢进《明堂礼成》诗二十韵，于是诗道复昌矣。

贾岛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声。慕贾浪仙之诗，遂铸其像事之，诵贾岛佛不绝口，时以为异。五代孙晟初名凤，又名忌，好学，尤长于诗。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岛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为妖。盖酸咸之嗜，固有异世而同者。长江簿何以得此于人哉！凡人著书立言，正不必求合于一时，后世有扬子云，将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为仙韶院之冠，宫中号为“菊部头”。然颇以不获际幸为恨，即称疾告归。宦者陈源以厚礼聘归，蓄于西湖之适安园。一日，德寿按《梁州曲舞》，屡不称旨。提举官关礼知上意不乐，因从容奏曰：“此事非菊部头不可。”上遂令宣唤，于是再入掖禁，陈遂憾恨成疾。有某士者，颇知其事，演而为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献之。陈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谱则教坊都管王公谨所作也。陈每闻歌，辄泪下不胜情，未几物故。园后归重华宫，改名小隐园。孝宗朝，拨赐张贵妃，为永宁崇福寺云。

潘陈同母

陈了翁之父尚书，与潘良贵义荣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种种相似。独有一事不如公，甚以为恨。"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见还。"即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几生良贵，后其母遂往来两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见罗春伯《闻见录》。

省状元同郡

抡魁、省元同郡，自昔以为盛事。熙宁癸丑，省元邵刚、状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汤琦、状元王容皆长沙人。绍熙癸丑，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皆婺州人。绍熙庚戌，省元钱易直、状元余复皆三山人。宝庆丙戌，省元赵时睹、状元王会龙皆天台人。绍定己丑，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皆三衢人。一时士林歆羡，以为希阔之事。时外舅杨彦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书“状元坊”以表其闾，既以为未足，则又揭“双元坊”以夸大之，乡曲以为至荣。二公不欲其成，各以书为谢且辞焉。彦瞻答之，略云：尝闻前辈之言曰，吾乡昔有及第奉常而归，旗者、鼓者、馈者、迓者、往来而观者，阗路骈陌如堵墙。既而闺门贺焉，宗族贺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贺焉。至于仇者，亦茹耻羞愧而贺且谢焉。独邻居一室，扃鐍远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问之，愀然曰：“所贵乎衣锦之荣者，谓其得时行道也，将有以庇吾乡里也。今也，或窃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贵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缪。武断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奸慝持州县者有之。是一身之荣，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广，邻居日以蹙。吾将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贺为？”吾闻而异其言，因默识而谨书之。凡交游间，必道此语相训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执事于不肖，可谓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独异于寻常者，盖仆之望于执事者亦异焉。人于此时，每以谀献，仆乃独以忠告，非求异于人也，所冀进执事之德，成执事之器也。执事不以仆之言为然则已，若以为然，则是扁之揭，可以无愧矣。前之不贺者，必将先众人而贺矣。今冠南宫者，执事友也，幸亦以是语之。二公得书，为之悚然。其后徐以道学名，留以功业显，或者此书有以启发之乎？

金刚钻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镌镂之具，必用所谓金刚钻者。形如鼠粪，色青黑如铁如石。相传产西域诸国，或谓出回纥国。往往得之河北沙碛间鸷鸟海东青所遗粪中，然竟莫知为何物也。盖天下至坚者莫如玉，古者，惟锟铻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与锟铻均，其坚可知矣。贞观中，有婆罗门言得佛齿，所击无坚物。时傅奕方卧病，谓其子曰："是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不能敌，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击之。"果应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时，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凡满二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童贯既败，籍其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传纪载之，以为谈柄。近者，官籍贾似道第果子库，糖霜凡数百瓮。官吏以为不可久留，难载帐目，遂辇弃湖中。军卒辈或乘时窃出，则他物称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领军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议谥

理宗未祔，议谥，朝堂或拟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后曰“礼”。议既定矣，或谓与亡金伪谥同，且古有妇人号“礼宗”者，遂拟曰“理”。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义，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谓请谥于天矣。度宗初议谥，或拟“纯”字，则谓有屯之象；或拟“实”字，则宗实乃英宗旧名；或拟“正”字，则有一止之嫌，后遂定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周汉国长公主在先朝已谥端孝，今与庙号上下字暗合，岂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谥慈宪，殊不知伪齐刘豫母亦谥慈宪，当时考不及此，何耶？

谢太后

寿和谢太后方选进时，史卫王夜梦谢鲁王深甫衣金紫求见，致祷再三，以孙女为托，及明，则谢后至。是岁，天台郡元夕，有鹊巢灯山间，众颇惊异。识者以为鹊巢乃后妃之祥，是岁谢果正中宫之位。咸淳间，福邸凉堂初成，有鹊巢于前庑，宾客交庆，至有形之歌诗者。殊不知野鸟入室，不祥莫甚，安得与前事为比云？

北令邦

《渑水燕谈》载契丹国产大鼠曰“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尝。常以羊乳饲之。顷北使尝携至京，烹以进御。本朝使其国者，亦皆得食之。盖极珍重之也。浮休《使辽录》亦谓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脔，置之食物之鼎，则立糜烂，是以爱重。陆氏《旧闻》云：“状类大鼠，极肥腯，甚畏日，为隙光所射，辄死。”《续挥犀》载刁约使契丹，戏为诗云：“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味若㹠而脆，契丹以为珍膳。数说皆微有异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𤢺、貛狸之类耳。近世乃不闻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为持箕者狡狯以愚旁观，或宿构诗文托为仙语，其实不然，不过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诸舅，喜为此戏，往往所降多名士，诗亦粗可读，至于书体文势，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嶅舅诸姬，戏以纨扇求诗，遂各题小词于上，仍寓姬之名于内，行草间有可观者。绍兴斜桥客邸有请紫姑者，命櫓为题，诗云："寒岩雪压松枝折，斑斑剥尽青虬血。运斤巧匠斫削成，剑脊半开鱼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驾神舟探仙穴。碧云不动晓山横，数声摇落江天月。"湖学甲子岁科举后，士友有请仙问得失者，赋词云："凄凉天气，凄凉院宇，凄凉时候。孤鸿叫斜月，寒灯伴残漏。　　落尽梧桐秋影瘦，鉴古画眉难就。重阳又近也，对黄花依旧。"此人竟失举。淳祐间，有降仙于杭泮者，或以鬼议之，大书一诗云："眼前青白谁知我？口里雌黄一任君。纵使挟山可超海，也须覆雨更番云。"或以功名为问，答曰："朝经暮史无间日，北履南鞭知几年。践履未能求实地，荣枯何必问青天。"报其相讥也。又董无益尝记女仙三绝句云："柳条金懒不胜鸦，青粉墙边道韫家。燕子未来春寂寞，小窗和雨梦梨花。""松影侵坛琳观静，桃花流水石桥寒。东风吹过双蝴蝶，人倚危楼第几阑？""屈曲阑干月半规，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梦，只有青团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泽亦善此。时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观子弟捧箕。忽大书曰："诗赠周邦君，云：'谢公楼上春光好，五马行春人未老。郁孤台上墨未干，手捧诏书入黄道。'"先子为一笑，然莫知为何等语也。未几，易守临汀，首披郡志，则旧有谢公楼，所谓"谢公楼上好美酒，三百清铜买一斗"者，与前语适符。然郁孤台以后语，竟亦不验。又宋庆之寓永嘉时，遇诏岁，乡士从之结课者颇众。适逢七夕，学徒醵饮，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为说，时人号为"辨八煞"。酒边一士致

仙扣试事，忽箕动，大书“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词如何？”复请韵，宋指辨云：“以八煞为韵。”意欲困之也。忽运箕如飞，大书《鹊桥仙》一阕云：“鸾舆初驾，牛车齐发，隐隐鹊桥咿轧。尤云殢雨正欢浓，但只怕来朝初八。　霞垂彩幔，月明银烛，馥郁香喷金鸭。年年此际一相逢，未审是甚时结煞。”亦警敏可喜。又闻李和父云：“向尝于贵家观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体大书一诗云：‘猩袍玉带落边尘，几见东风作好春。因过江南省宗庙，眼前谁是旧京人？’捧箕者皆悚然惊散，知为渊圣在天之灵。”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读为之凄然。

文庄公滑稽

外大父文庄章公，自少好雅洁，性滑稽；居一室必汛埽巧饰，陈列琴书。亲朋或讥其龌龊无远志。一日，大书素屏云："陈蕃不事一室，而欲埽除天下，吾知其无能为矣！"识者知其不凡。后入太学为集正，尝置酒，揭馔单于炉亭，品目多异。其间有大鸽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饾饤大盘中。众皆骇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穷诘之；其法乃以凫弹数十，黄白各聚一器。先以黄入羊胞蒸熟，次复入大猪胞，以白实之，再蒸而成。尝迎驾于鹳桥，戏以书句为隐语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众皆莫测，公笑云："乃此桥华表柱木鹳尔。"其他善戏多类此。其后居两制，登政第，有《嘉林集》百卷。间作小词，极有思致。先妣能口诵数阕，《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阑红，芍药已抽簪。雨余风软碎鸣禽，迟迟日，犹带一分阴。　把酒莫沉吟，身闲无个事，且登临。旧游何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复存，而外家凋谢殆尽。暇日追忆书之，以寄余《凯风》、"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读杜诗“偏劝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诗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黄诗亦云：“故园渔友脍腹腴。”又云：“飞雪堆盘脍腹腴。”按《礼记·少仪》云：“羞濡鱼者进尾，冬右腴。”注云：“腴，腹下也。”《周礼》疏：“燕人脍鱼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引以证肮，肮亦腹腴。”《前汉》：“九州膏腴。”师古注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然则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说，不过谓举世以为息魂离神不动耳。《遗教经》乃有“烦恼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语。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诀云：“睡侧而屈，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晦庵以为此古今未发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语，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说，晦庵偶未之记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恶，于书亦然。前辈如杜子美不喜陶诗，欧阳公不喜杜诗，苏明允不喜扬子，坡翁不喜《史记》。王充作《刺孟》，冯休著《删孟》，司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诋孟》，黄次伋作《评孟》；若酸、咸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无真识，随时好恶，逐人步趋而然者。且以孟、扬、马迁、陶、杜异世，遇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区区之文，以求识赏于当世不具耳目之人，难矣哉！后世子云之论，真名言也。

黄门

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命之曰黄门。晋海西公尝有此疾，北齐李庶生而天阉。按《黄帝针经》曰：“有具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能用，然其须不去，宦者之独去，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黄帝曰：‘有其天官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元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又《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云：“梵言扇檽音丑背切。半释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释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释迦，此云妒，谓见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檽半释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释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拿半释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然《周礼·奄人》郑氏注云：“奄，真气藏者，谓之宦人。”是皆真气不足之所致耳。

马塍艺花

马塍艺花如艺粟，橐驼之技名天下。非时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灵。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薰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类无不然，独桂花则反是。盖桂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竟日乃开。此虽揠而助长，然必适其寒温之性，而后能臻其妙耳。余向留东西马塍甚久，亲闻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植矫揉，非时敷荣，人方诧赏之不暇，噫！是岂草木之性哉！

卷十七

杨凝式僧净端

杨凝式居洛日，将出游，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曰：“姑游广爱。”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曰：“姑游石壁。”闻者为之抚掌。吴山僧净端，道解深妙，所谓端师子者，章申公极爱之。乞食四方，登舟，旋问何风，风所向即从之，所至人皆乐施。盖杨出无心，而端出委顺，迹不同而意则同也。

奇对

对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辈所载已多，今择所未书而可喜者数联于此，为多闻之一助。　　《羲经》六子，艮、巽、坎、兑、震、离；《周礼》一书，天、地、春、秋、冬、夏。　　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善待问者如撞钟，小应小，大应大；措天下者犹置器，安则安，危则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传；卦爻、系辞、彖象，大《易》一经。　　五刑之属三千，《大过》、《小过》；一门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谁誉谁毁；待以国士，报以国士，为己为人。　　迅雷风烈，烈风雷雨；绝地天通，通天地人。　　纪信、韩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圣大觉。　　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将角听，谓其不足于耳欤。　　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经存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　　九州既别，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一道相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风》、《晨风》、《凯风》“终风且曀”。　　孟轲好学，师孔子之孙子思；文后兴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张良借箸前筹，恨不食食其之肉；陈平刻木为女，果能冒冒顿之围。　　下七十二之齐城，凭三寸舌；退一百万之秦寇，用八千兵。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颜氏其庶几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轮金刚；钱塘寺名。中和、和丰、丰乐楼，银杓银瓮。钱塘酒楼。　　夫子、天尊、大士，头上不同；宫妃、宦寺、官人，腰间各别。　　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

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调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学舞贪眠，柳尽悲欢之态。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东、西；试场三试试三场，经、赋、论、策。　　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　　观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诸相如来，人相、我相、众生相。　　龙飞策士，状元龙，省元龙；度宗龙飞榜，陈文龙为廷魁，胡跃龙为省元。虎帐得人，殿帅虎，步帅虎。时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

笙炭

赵元父祖母齐安郡夫人徐氏，幼随其母入吴郡王家，又及入平原郡王家，尝谈两家侈盛之事，历历可听。其后翠堂七楹，全以石青为饰，故得名。专为诸姬教习声伎之所，一时伶官乐师，皆梨园国工也。吹、弹、舞、拍，各有总之者，号为部头。每遇节序生辰，则旬日外依月律按试，名曰“小排当”，虽中禁教坊所无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余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终，日给焙笙炭五十斤，用锦熏笼藉笙于上，复以四和香熏之。盖笙簧必用高丽铜为之，靘以绿蜡，簧暖则字正而声清越，故必用焙而后可。陆天随诗云：“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乐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语，举此一事，余可想见也。“靘”字，韵书：“千定切，音请。”注：“靘，青果色也。”盖藏果者，必以铜青故耳。

徐谓礼相术

徐谓礼尝涉猎袁、李之书，自夸阅人贵贱多奇中。与贾师宪丞相为姻联，贾时年少，荒于饮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曰："儿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忧，异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记其言。他日，贾居相位，徐以亲故求进，久之不遂。贾母为言之，贾不获已，答曰："徐亲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饶郡与之，以终其身，盖深衔前言也。然师宪少年日常驰马出游湖山，小憩栖霞岭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视曰："官人可自爱重，将来功名不在韩魏公下。"贾意其见侮，不顾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破面。他日复遇道者，顿足惊叹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终矣。"其后悉验。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边遽日闻，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动。荆阃李庭芝祥父乞贾平章用张魏公、赵忠简故事，建督于京，贾则请亲行边。疏凡屡上，朝绅学士上书者无虚日，或欲留行，或赞开督。其后遂置机速房，专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开言路，以集众思，于是言事献策者益纷纷然。汉嘉布衣杨安宇者，狂生也，自谓知兵，献言于朝，遂送机速房看详。都司许自书拟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宇不胜其愤，遂上书痛诋自书短，且谓其操乡音秽谈，一时传以为笑。会奉口有米局之变，京尹吴益区处失当，于是左史李珏自经筵直前论之，吴遂斥出。时好事者为之语曰："左史直前论大尹，草茅上疏诋都司。"时方诏岁，贾公欲优学舍以邀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时黄文昌方自江阃入为京尹，益增赏格，虽末缀犹获数百千，于是群四方之士试者纷然。时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逻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龚孟锳策问

癸酉岁，庆元秋试，两浙运司干官临川龚孟锳为考官。龚道出慈溪，忽梦有人以杯酒饮之，且作“四”字于掌中。晓起，便觉目视𥊞𥊞。及入院发策，第一道中误以一祖十三宗为十四宗。于是士子大哄，径排试官房舍，悉遭棰辱，至有负笈而逃者，龚偶得一兵负去而免。刘制使良贵亲至院外抚谕，遂权宜以策题第二道为首篇，续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联云：“龚运干出题疏脱，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刘制使下院调停，用第二道为第一道。”龚后为计使所劾。明年秋，度宗宾天，于是“十四宗”之语遂验。

景定行公田

景定三年壬戌，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是时刘良贵为都漕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则诸路仿行之。于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御笔批依，而买田之事起矣。时势卿已死，良贵独任提领之职，以太府丞陈訔为简阅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然上意终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则上意盖可见矣。贾相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圣旨云："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贾相内引，入札力言其便。御笔遵依，转札侍从、台谏、给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谨焉。贾相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嗣荣王继之，浙西师机赵孟奎亦申省自陈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独礼书夕郎徐经孙一疏，力陈买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无和之者。先是，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遂檄府丞陈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

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职。六郡则又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补，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奕焘，寓公赵与訔，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穮，运属刘子耕。镇江则知郡章垌，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军杨珏，准遣谢司户黄伸。并俟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既而提领刘佐司劾罢嘉兴宰段浚、宜兴宰叶哲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包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阴、平江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漕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收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安吉；黄震，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以选人为之，任满理为须入。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时中书刘震孙与京尹魏克愚湖边倡和词语，偶犯时忌，则随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见，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叹不平于上，然至此业已成矣。贾相遂力辨人言，丐辞相位。御笔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论颇沮，而刘良贵以人言藉藉，遂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罢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任责拘催。凡承佃之家，复以二分

优之。且以既罢庄官，则分司恐难任责，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员，安吉、嘉兴各一员，常州二员，镇江、江阴共一员，从各分司奏辟。时提领官编修黄梦炎也。既而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总所又可催乎？当是时，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锡以入奏而罢言职，教授谢枋得以发策而遭贬斥，大社令杜渊、太常簿陆逵、国子簿谢章，皆于论对及之，或逐去，或补外。至乙亥春，贾既去国，北军已抵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恶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候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然则业主竟无与矣。只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况大于此者？然边遽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呜呼悲哉！昔隋凿汴渠，以召民怨，乃为宋漕运之利。今宋夺民田以失人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古今害民兴利之事，于此亦可鉴矣，於戏悲哉！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笔作初三日乙亥，彗见东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变。太史占云：“彗出柳度，为兵丧，为旱，为乱，为夷狄，为大臣贬。”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状各异，其殃一也。”彗，木类，除旧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灾。一曰埽星，小者数寸，长或竟天，兵起，大水，除旧布新。按彗本无光，借日为光。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皆随日光芒所及则为灾。丁丑，避殿减膳，下诏责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貔孙，正言朱应元，察官程元岳、饶应龙合台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谈也。己卯，贾丞相似道，杨参政栋，叶同知梦鼎，姚佥书希得奏事。上曰：“彗出于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惧。”宰臣奏：“陛下勤于求治，有年于兹，庸有阙失。今谪见于天，实臣等辅政无状所致，上贻圣忧。臣见具疏乞罢免，庶可以上弭天灾。”上曰：“正当相与讲求阙失，上回天意。”庚辰，贾右相第一疏乞罢免，以塞灾咎，五疏皆不允。班行应诏言事者，秘书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极珪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于公田，东南民力竭矣。公田创行，将以足军储，救楮弊，蠲和籴也。奉行太过，限田之名，一变而为并户，又变而为换田。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此彗妖之所以示变也。”大府丞杨巽，殿讲赵景纬，吏部侍郎留梦炎，礼部侍郎直院马廷鸾，皆应诏上封事。给事礼书牟子才疏，援引汉、唐以至本朝彗变灾异，极其详赡。起居郎太子侍读李伯玉，则援三说云：“咸平，彗出室北，吕端有兵谋不精之言，今日当严边备。熙宁中，彗出东井，富弼、张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当先罢浙西换田局。崇宁彗出西方，则诏除党籍，且复左降人官。今开、庆误国之人，罪恶滔天，有一时风闻劾逐者，则乞斟酌宽贷施行，以昭圣主宽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开，中外大小之臣，必将空臆毕陈。惟陛下明

圣，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为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吕抚有上化地书，秘监高斯得奉祠于霅，有应诏疏，大概以为：“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间，大小之臣，追勒迁放无虚月，忠厚之泽几尽矣。士大夫以仕进为业，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动触新制。公田肆扰，陛下知其非计，有待秋成举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顾也。市舶尽利而蕃夷怨，盐榷太密而商旅怨。群臣附下罔上，虚美溢誉。人怨天怒，不至于彗星不止也。且灾异策免三公，视为常事。丙申雷变，陛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见之与雷发相去，何翅十百千万哉？”王端明爚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嬖幸，遍居畿辅；借应奉之名，肆诛剥之虐；监司不敢谁何，台谏不敢论列。民不胜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籴。和籴数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数多，而人为创见，千弊万蠹，田里骚然。天笔载颁，一则曰业已成，一则曰当任怨。且求言之诏甫颁，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监临，可厚诬哉？”自是三学京庠投匦上书者日至。太学生吴绮、许求之等书有云：“雷霆，天怒也，骤击而旋收。日蚀，天怒也，俄晦而随明。暴风飘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终日。今彗之示变，已渝旬浃月。陛下恐惧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犹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误陛下者，未有所思也。”且并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有陈梦斗、陈绍中等书，沈震孙、范钥、李极等书，宗庠则有胡标与周必禴等书。立礼斋生谢禹则独为一书，大抵皆及公田、市榷等事。又有武学生杜士贤等书，谓：“都司之职，操垄断之权，以专使之遣，夺番商之利。百姓皆与蹙頞庙堂，歌颂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钧轴者，前日之功固伟矣，今日之过未尽掩，阃外之事固优矣，阃内之责未尽塞。以戎虏待庶民不可也，以军政律士类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经国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变乎？”又京庠唐隶、杨坦等一书，谓：“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经纶之大，率意纷更，殊骇观听。七司条例，悉从更变，世胄延赏，巧摘瑕疵。薪茗拓藏，香椒积压，与商贾争微利。

强买民田，贻祸浙右，自今天下无稔岁，浙路无富家矣。夹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储贱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务行非僻之方术。纵不肖之呆弟，以卿月而醉风月于花衢；笼博弈之旧徒，以秋壑而压溪壑之渊薮。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刘良贵，贱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扬鹰犬之威；董宋臣，巨奸宄也，乃优纵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谁秉国钧，盍执其咎？方且抗章诬上，文过饰非，借端拱祸败不应之说以力解，乱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之未已，天火又从而灾之。其尚可扬扬入政事堂耶？”一时诸书，独此与京庠萧规者言之太讦。于是左司刘良贵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谤，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条具救楮、免籴、罢公田之策，且作勘会，免公田逃亡米三万余石。贾相遂入奏云：“近者应诏所言，公论交责，若驾虚辞报私憾等语，是非自不可掩。独类部法买公田，同然一辞，以为犯大不韪，详叙颠末以闻。欲望圣慈于臣所类部法，则下之吏部长式，详加参定。或有出己意削旧典之实，则申明而删除之。于臣所买公田，则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议。必得足军饷、免和籴、住造楮之策，则采录而施行之。臣当委心以听，奉身以退，徐请谴责，以戒为臣之缪于国者。”遂有旨宣谕检院官，星变求言：“照典故只及中外大小臣僚，见之诏书可考。近来诸学士人，不体旧规，以前廊为首，乃有怀私意动摇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间，曾有士人上书而去宰相者乎？今后切宜详审，然后投进。”检院朱浚备坐，宣谕旨挥申国子监司成吴坚翁，合委胄丞徐宗斗，会学前廊转谕诸生；而前廊回申，以为上书以前廊为首，此出于丙辰方大猷之私意，以为钳制之法，非盛时所宜用也。纷纷之议，直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杀，应诏者方稍止。丁未，宰执拜表，恭请皇帝御正殿复常膳，三表而后从。九月，以京学士人萧规、唐隶、叶李、吕宙之、姚必得、陈子美、钱焴、赵从龙、胡友开等，不合谤讪生事，送临安府追捕勘证，议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结舌焉。孟冬，朝飨如常时。十月乙丑，忽闻圣躬不豫，降诏求医。丁

卯，遗诏升遐。而金银关子之令乘时颁行，换易十七界楮券。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彗变首尾凡四月，妖祸之应，如响斯答，孰谓天道高远乎？

琼花

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杭之褚家塘琼花园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间所有者，特当时接本仿佛似之耳。

嚼虱

余负日茅檐，分渔樵半席。时见山翁野媪，扪身得虱则致之口中，若将甘心焉，意甚恶之。然揆之于古，亦有说焉。应侯谓秦王曰：“得宛，临流阳夏，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王莽校尉韩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陈思王著论亦曰：“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三人者，皆当时贵人，其言乃尔，则野老嚼虱，盖亦自有典故，可发一笑。

姓名相戏

前辈有以姓名为戏者，如“陈亚有心”、“蔡襄无口”之类甚多。刘攽尝戏王觌云：“公何故见卖？”王答曰：“卖公直甚分文。”近杨平舟栋以枢掾出守莆田，刘克庄潜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曜轩迈戏之云：“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后村云：“欲属对不难，不可见怒。”王愿闻之，乃云：“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盖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尝调后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壮，二十年后何其不壮。”刘应之曰：“二画，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后何其不遇。”此善谑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著《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

卷十八

昼寝

“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枕边。”丁崖州诗也。“细书妨老读，长簟惬昏眠。取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半山翁诗也。“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放翁诗也。“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吴僧有规诗也。“老读文书兴易阑，须知养病不如闲。竹床瓦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吕荥阳诗也。“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蔡持正诗也。余习懒成癖，每遇暑昼，必须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热，展转数四。后见前辈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问何意，公云：“睡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语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隐号睡仙，其亦知此乎？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尝著《启颜录》，意必戏语也。及观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诛。若然，则吾知免矣。

宜兴梅冢

嘉熙间，近属有宰宜兴者，县斋之前，红梅一树，极美丽华粲，交阴半亩。花时，命客饮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独步花影，忽见红裳女子，轻妙绰约，瞥然过前，蹑之数十步而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痴坐竟日，其家忧之。有老卒颇知其事，乘间白曰：“昔闻某知县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殂。其家远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树梅以识之。畴昔之夜所见者，岂此乎？”遂命发之。其棺正蟠络老梅根下，两檣微蚀，一窍如钱，若蛇鼠出入者。启而视之，颜貌如玉。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赵见，为之惘然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夕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惙然，瘦茶不可治文书。其家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亦云异哉。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旧目击，始知其说不妄。然《通鉴》所载，赤眉发吕后陵，污辱其尸有致死者，盖自昔固有此异矣。

莫子及泛海

吴兴莫汲子及，始受世泽为铨试魁，既而解试、省试、廷对，皆居前列，一时名声籍甚。后为学官，以语言获罪，南迁石龙。地并海，子及素负迈往之气，暇日具大舟，招一时宾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将至北洋，海之尤大处也，舟人畏不敢进。子及大怒，胁之以剑，不得已从之。及至其处，四顾无际。须臾，风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见三鱼，皆长十余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鲇状，其二状类尤异，众皆战栗不能出语。子及命大白连酌，赋诗数绝，略无惧意，兴尽乃返。其一绝云："一帆点破碧落界，八面展尽虚无天。柂楼长啸海波阔，今夕何夕吾其仙。"

薰风联句

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或者惜其不能因诗以讽，虽坡翁亦以为有美而无箴，故为续之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余谓柳句正所以讽也。盖薰风之来，惟殿阁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驰作劳，低垂喘汗于黄尘赤日之中，虽有此风，安知所谓凉哉？此与宋玉对楚王曰“此谓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汉唐二祖少恩

汉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大败，势甚急，蹬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杀婴者十余。借使高祖一时事急，不能存二子而弃之，他人能为收载，岂不幸甚。方当德之，何至怒而欲斩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晋时，建成、元吉、楚哀王智云，皆留河东护家。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间道赴太原，而智云以幼不能逃，为吏所诛。亦岂不能少缓须臾，以须其至，而后起兵哉？二祖皆创业之君，而于父子之义，其薄若此。岂图大事者，不暇顾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堕世民之计，犹可恕也；若汉祖则杯羹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于儿女哉？

史记无燕昭筑台事

王文公诗云：“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使诧燕台。”然《史记》止云：“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初无“台”字。李白诗有“何人为筑黄金台”之语，吴虎臣《漫录》，以此为据。按《新序》、《通鉴》亦皆云“筑宫”，不言“台”也。然李白屡惯用黄金台事，如“谁人更埽黄金台”，“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埽洒黄金台，招邀广平客”，“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杜甫亦有“杨梅结义黄金台”，“黄金台贮贤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谓之黄金台。”此语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台》诗。又梁任昉《述异记》：“燕昭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贤士台，亦为招贤台。”然则必有所谓台矣。后汉孔文举《论盛孝章书》曰：“昭筑台以延郭隗。”然皆无“黄金”字。宋鲍照《放歌行》云：“岂伊白屋赐，将起黄金台。”然则黄金台之名，始见于此。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段匹磾讨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黄金台。”又引《上谷郡图经》曰：“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台上，以延天下士。”且燕台多以为昭王，而王隐以为燕丹，何也？余后见《水经注》云：“固安县有黄金台，耆旧言昭王礼贤，广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馆之南陲。燕昭创于前，子丹踵于后。”云云。以此知王隐以为燕丹者，盖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昼

高邮有老儒黄彦和谓："孟子去齐，三宿而出昼。读如'昼夜'之'昼'，非也。《史记·田单传》载：'燕初入齐，闻昼邑之人王蠋贤。'刘熙注云：'齐西南近邑，音获。'故孟子三宿而出，时人以为濡滞也。"此说甚新而有据。然予观《说苑》，则以为盖邑人王蠋。且齐有盖大夫王驩，《公孙丑》下。而陈仲子兄食采于盖，其入万钟，《滕文公》下。则齐亦自有盖邑，又与昼邑不同矣。《通鉴》"昼"音，司马康释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复不音"获"，何耶？

方大猷献屋

杨驸马赐第清湖，巨珰董宋臣领营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广之。其间最逼近者，莫如太学生方大猷之居。珰意其必雄据，未易与语。一日，具礼物往访之。方延入坐，珰未敢有请，方遽云：“今日内辖相访，得非以小屋近墙，欲得之否？”珰愕不复对，方徐曰：“内辖意谓某太学生，必将梗化，所以先蒙见及，某便当首献作倡。”就案即书契与之。珰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视其直数倍酬之。方作表谢，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诗》，下东坡《谢表》，并全句。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径而梯焉。

长生酒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经筵，宣谕贾师宪曰：“闻卿有长生酒甚好，朕可饮否？”贾退，遂修制具方并进，亦不过用川乌、牛膝等数味耳。内辖李忠辅适在旁，奏曰：“药性凉燥未可知，容臣先尝，然后取旨进御。”嫉之者转闻于贾，贾深衔之，而未有以发也。先是，北关刘都仓，家富无嗣，尝立二子。刘先死，长者欲逐其后立子，于是托其所亲检详所吏刘炳百万缗，介谢堂节使，转求圣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数岁，贾始知之，时咸淳初年也。遂嗾其出子，以为李忠辅伪作圣旨，讼之于官，词虽不及谢，而谢甚窘惧，于是以实诉之于贾，贾笑曰：“节度无虑。”越日，则忠辅追毁迁谪之命下，以实非其罪也，盖师宪借此以报其尝药之忿耳。

开运靖康之祸

靖康之祸，大率与开运之事同。一时纪载杂书极多，而最无忌惮者，莫若所谓《南烬纪闻》。其说谓出帝之事，欧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为出帝所杀，遁入契丹。洎出帝黄龙之迁，淑时为契丹诸司，于是文移郡县，故致其饥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书名《幽懿录》，比之周幽、卫懿。然考之五代新旧史，初无是说，安知非托子虚以欺世哉？其妄可见矣。《南烬》言二帝初迁安肃军，又迁云州，又迁西江州，又迁五国城，去燕凡三千八百余里，去黄龙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战败之所。后又迁西均从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当时他书考之，其地里远近，皆大缪不经，其妄亦可知。且谓此书乃阿计替手录所申金国之文，后得之金国贵人者。又云："阿计替，本河北棣州民，陷虏。自东都失守，金人即使之随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国城，故首尾备知其详。"及考其所载，则无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计替何从知之。且金虏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终始追随乎？且阿计替于二帝初无一日之恩，何苦毅然历险阻、犯嫌疑，极力保护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赋诗为乐，阿计替又何暇笔之书乎？此其缪妄，固不待考而后见也。意者，为此书之人，必宣、政间不得志小人，造为凌辱猥嫚之事而甘心焉。此禽兽之所不忍为，尚忍言之哉？余惧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本而轻信其言，故书以祛后世之惑云。

近世名医

近世江西有善医号严三点者，以三指点间知六脉之受病，世以为奇，以此得名。余按诊脉之法，必均调自己之息，而后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动为一息，或过或不及，皆为病脉。故有二败、三迟、四平、六数、七极、八脱、九死之法。然则察脉固不可以仓卒得之，而况三点指之间哉？此余未敢以为然者也。或谓其别有观形察色之术，姑假此以神其术，初不在脉也。绍兴间，王继先号“王医师”，驰名一时。继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宫教，时赴长沙倅，素识其人，适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劳之，因求察脉。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脉证颇异，所谓脉病人不病者，其应当在十日之内，宜亟反辕，尚可及也。”因泣以别。时宫教康强无疾，疑其为妄，然素信其术，于是即日回辕。仅至家数日而殂，亦可谓异矣。又尝闻陈体仁端明云：“绍熙间，有医邢氏，精艺绝异。时韩平原知阁门事，将出使，俾之诊脉，曰：‘和平无可言。所可忧者，夫人耳。知阁回轺日，恐未必可相见也。’韩妻本无疾，怪其妄诞不伦，然私忧之。洎出疆甫数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胜非子妇偶小疾，命视之，邢曰：‘小疾耳，不药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为狂言。后一岁，朱妇得男，其家方有抱孙之喜，未弥月而妇疾作。急遣召之，坚不肯来，曰：‘去岁已尝言之，势无可疗之理。’越宿而妇果殂。”余谓古今名医多矣，未有察夫脉而知妻死，未孕而知产亡者，呜呼！神矣哉！

前辈知人

前辈名公钜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马尚书亮之于吕许公、陈恭公，曾谏议致尧之于晏元献，吕许公之于文潞公，夏英公之于庞颖公，皆自布衣小官时，即许以元宰之贵，盖不可一二数。初非有袁、李之术，特眼力高、阅人多故尔。史传所载，以为名谈。近世如史忠献弥远、赵忠肃方亦未易及。忠献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犹子嵩之子申，初官枣阳户曹，方需远次，适乡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连逮急甚，欲求援于忠献，而莫能自通，遂夤缘转闻，因得一见。留饭终席，不敢发一语。忽问："何不赴枣阳阙？"以"尚需次"对，忠献曰："可亟行，当作书与退翁矣。"陈赅时为京西阃。子申拜谢，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虑也。"公平昔严毅少言，遂谢而退。少间，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轻此子，异日当据我榻也。"其后信然。又赵葵南仲通判庐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乐之，遂干堂易合入阙。俟呼召于宾庑候见者数十人，皆谢去，独召两都司及赵延入小阁会食。且出两金盒，贮龙涎、冰脑，俾坐客随意爇之。次至赵，即举二合尽投炽炭中，香雾如云，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饮送客，命大程官俾赵听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札知滁州，填见阙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业，实肇于此焉。又赵忠肃开京西阃日，郑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诣台参。郑素癯瘁，若不胜衣，赵一见即异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执师弟子礼，局蹐不自安。旁观怪之。即日免衙参等礼以行，复命诸子饯之前途，且各出《云萍录》书之而去。他日，忠肃问诸郎曰："郑教如何？"长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尔所知。纵寒薄，不失为太平宰相。"后忠肃疾革，诸子侍侧，顾其长嶷曰："汝读书可喜，然不过监司太守。"次语其仲范曰："汝须开阃，终无结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时帐前提举官赵胜，素与都统制扈再兴

之子不协，泣而言曰：“万一相公不讳，赵胜必死于扈再兴之手，告相公保全。”时京西施漕上饶人，名未详偶在旁，公笑谓施曰：“赵胜会做殿帅，扈再兴安能杀之？”其后，所言无一不验。

赵信国辞相

淳祐甲辰，杜清献范薨，游清献似拜右揆，赵葵南仲枢使、陈韡子华参政，皆一时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观文奉内祠侍读。既而赵公出督江淮、荆、襄、湖北军马，陈公以知院帅长沙，遂再相。郑忠定清之，王伯大，吴潜，并为佥枢。乙巳，赵公兼江东帅、知建康、留钥，赵希坙以礼书督府参赞兼江漕，淮帅丘山甫岳仍兼参谋，且颁御笔云："赵葵兼资文武，协辅国家，领使洪枢，视师戒道，权不可不专。申檄处置，贵合时宜，一应军行调度，并听便宜施行。所有恩数，视仪宰路。"公既威名夙著，边陲晏然。中间屡乞结局，不允。明年，遣随军转运舒泽民滋，入白庙堂，许令带职入觐。公力辞召命，且云："更当支吾一冬，来春解严，容归田里。"朝廷许之。明年，北军大入，因复留行府，措置战守焉。中书陆德舆载之转对疏，以为"去岁泗州大捷，彼方丧胆落魄。今春淮水涨溢，欲来不可。涉冬而春，边镇宁谧。近者骇言寇至，张大其说，或云到仪真之境者，止五六十骑耳"。赵公闻之，大不能堪。封章屡上，力辨此谤。且云："今年北军之入，系四大头项：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大纳，三曰黑点，四曰别出古并鞑。号四万，实三万余；马，人各三匹，约九万匹。惟恐有劳圣虑，前后具奏，一则曰宽圣虑，二则曰宽忧顾。臣领舟师往来应敌，未尝有一语张大。今观陆德舆奏疏，实骇所闻。伏乞委德舆亲至维扬，审是虚实。臣当躬率骑士，护送入城，便见真妄。"于是朝廷以载之之言为过，遂为调停，寝其事焉。未几，工部尚书徐清叟进故事，亦讥其辟属之滥。赵公愈不自安。是岁闰二月，郑忠定拜太师，赵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结局。遂差右司陈梦斗宣赴都堂治事，而陈辞以此貂珰之职不行，遂改差御药谢昌祖往焉。夕郎赵以夫复有不肯书牍之意，事虽不行，而公之归兴不可遏矣。屡腾免牍，且引其父忠肃遗言"不许入相"之说以告，

且云："宁得罪以过岭，难违训以入朝。"御笔不允，降宣趣行。时陆载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诏，遂改命卢壮父武子为之。时赵公各通从官书，谓元科降簿内尚余新楮四百余万，银绢度牒并不支动，且言决不可来之意。当时从官作宰相书，例有"先生"之称，至是皆去之。独赵汝腾茂实尚书答书云："大丞相高风立懦，力疏辞荣。昔司马公固逊密府，近崔清献苦却宰席，书之史册，并公而三，甚盛休。"而其微意亦可见也。公归计既决，遂申朝庭，于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将士，取道归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决不敢祗受。既而与告复召，然公终不来矣。至明年三月，御笔："赵葵恳辞相位，终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屡矣。奏陈确论，殆逾一期。朕眷倚虽切，不能强其从也。姑畀内祠，以便咨访。可除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察使兼侍读。"后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进判长沙，凡五辞，得请奉祠，径归溧阳里第焉。盖一时搢绅，方以文学科名相高，其视军旅金谷等，为俗吏粗官。公能知几勇退，不激不污，可谓善保功名者矣。

琴繁声为郑卫

往时，余客紫霞翁之门。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诣。自制曲数百解，皆平淡清越，灏然太古之遗音也。复考正古曲百余，而异时官谱诸曲，多黜削无余，曰：“此皆繁声，所谓郑卫之音也。”余不善此，颇疑其言为太过。后读《东汉书》：“宋弘荐桓谭，光武令鼓琴，爱其繁声，弘曰：‘荐谭者，望能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是盖以繁声为郑声矣。又《唐国史补》，于頔令客弹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全无琴韵。”则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说为信然。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楼，调手制闲素琴第一，作新制《琼林》、《玉树》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酿名。笑语竟夕不休，犹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间，文庄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时宇文绍节挺臣为司谏，指公为谢深甫子肃丞相之党，出知温陵。既而公入为言官，遍历三院，为中执法。时挺臣以京湖宣抚使知江陵府，入觐，除端明学士，径跻宥府。而挺臣怀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庄识其意，乃抗疏言："公论出一时之见，岂敢以报私憾？乞趣绍节就职。"未几，公亦登政地，相得甚欢。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虹，真于阗产也，坐客皆夸赏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异哉！先肃愍公虚中使金日，尝于燕山获玉盘，径七寸余，莹洁无纤瑕，或以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尝示人。今观此，色泽殊近似之。"于是坐客咸愿快睹，趣使取之。既至，则玉色制作无毫发异，真合璧也。盖元为一物，中分为二耳。众客惊诧，以为干、镆之合不足多也。公因举杯以赠挺臣，而挺臣复欲以盘奉公，相与逊让者久之，不决。时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盘足杯者，于事为顺。佥书不得辞也。"公遂谢而藏之，以他物为报。余髫侍二亲，常于元岿舅氏膝下闻此事，惜不一见之。其后闻为有力者负之而去，莫知所终。

二张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围以来，生兵日增。既筑鹿门之后，水陆之防日密。又筑白河、虎头及鬼关于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岁，往往扼关隘不克进，皆束手视为弃物。所幸城中有宿储可坚忍，然所乏盐、薪、布帛为急。时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髻中，藏积草下，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须自荆、郢进援。既至隘口，守者见积草颇多，钩致欲为焚爨用，遂为所获，于是郢、邓之道复绝矣。既而荆阃移屯旧郢州，而诸帅重兵皆驻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赏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求将久之，得民兵部官张顺、张贵军中号张贵为“矮张”，所谓“大张都统”、“小张都统”者，其智勇素为诸军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轻舟百艘，每艘三十人，盐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激思奋。是岁五月，汉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进团山下。越二日，又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为殿，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敌舟布满江面，无罅可入。鼓勇乘锐，凡断铁絚、攒杙数百，屯兵虽众，尽皆披靡避其锋。转战一日二十余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绝援，闻救至，人人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点视，则独失张顺，军中为之短气。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军中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然自此围益密，水道连锁数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桩，虽鱼鳖不得度矣。外势既蹙，贵乃募壮士至夏节使军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书以出。至桩若栅，则腰锯断之。径达夏军，得报而还。许以军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刻日既定，贵提所部

军点视登舟，失帐前亲随一人，乃宿来有过遭挞者。贵惊叹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噪，冲突断絙，破围前进，众皆辟易。既度险要之地，时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敌方觉，遂以兵数万邀击之。贵又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立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钩林滩，将近龙尾洲，远望军船栉栉，旗帜纷纭。贵军皆喜跃，举流星火以示之。军船见火，皆前相迎，逮势近欲合，则来舟北军也。盖夏军前二日，以风雨惊疑，退屯三十里矣。北军盖得逃卒之报，遂据洲上，以逸待劳。至是，既不为备，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支，遂为生得，至死不屈，此是岁十一月七日夜也。北军以四降卒舆尸至襄，以示援绝，且谕之降。吕帅文焕尽斩四卒，以贵附葬顺冢，为立双庙，尸而祝之，以比巡、远。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阳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时有武功大夫范大顺者，与顺、贵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汉谁肯降？便死也做忠义鬼！”就所守地分自缢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马军统制牛富，樊城守御，立功尤多。城降之际，伤重不能步，乃就战楼，触柱数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亲得之襄州、顺化老卒，参之众说，虽有微异，而大意则同。不敢以文害辞没其实，因直书之，以备异时之传忠义者云。

卷十九

嘉定宝玺

贾涉为淮东制阃日，尝遣都统司计议官赵拱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久之，拱归，得其大将扑鹿花所献“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玉玺一座，并元符三年宝样一册，及镇江府诸军副都统制翟朝宗所献宝检一座，并缴进于朝。诏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受宝典礼，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岁十一月诏曰：“乃者，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方效顺，肃奉玉宝来献于京。质理温纯，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暨厥图册，登载灿然，实惟我祖宗之旧。继获玉检，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来年元日，受宝于大庆殿。”遂命奉安玉宝于天章阁，且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宝，大赦天下。应监司帅守，并许上表进贡称贺。推恩文武官，各进一秩，大犒诸军，三学士人并推恩有差。具命礼官裒集受宝本末，藏之秘阁。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钱槱、谢耘等数十人，作为颂诗，以铺张盛美。四方士子，骈肩累足而至，学舍至无所容。盖当国者方粉饰太平，故一时恩赏，实为冒滥。有士子作书贻葛司成云：“窃惟国学，天子储养卿相之地。中兴以来，冠带云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国家无疆之基。自开禧之初，迄更化之后，天下公论，不归于上之人，多归于两学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谒之过，涉于国家盛衰之计，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万里，或闻两学建议，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师告其徒，必得其说，互相歆艳，谓不负所学，岂不重于当世哉？迩来宝玺上进，皇上以先皇旧物，圣子神孙膺此天命之宝，慰答在天之灵，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为今日之荣观也。草茅之士，兴起于山林寂寞之滨，形容于

篇章歌颂之末，其诚可念。若两学之士，荣进素定，固当自信其所学，自勉其所守，安于义命可也。纷纷而来，不恤道路风霜之惨，喁喁相告，昧昧相呼。侥幸恩赏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数百人，饔餮廪粟，枕籍斋舍，廉耻俱丧，了无靦颜。或挺身献颂，或走谒朝贵，小小利害，其趋若市。公论将何以赖？天下将何以望哉？传之三辅，岂不贻笑于识字之程大卿乎？传之远方，岂不贻笑于任子之胡尚书兄弟乎？传之边陲，岂不贻笑于异类之赵拱乎？传之地下，岂不贻笑于旧尹之赵尚书乎？三十年忠谠之论，一日埽地；三十年流传之稿，一焚可尽矣。假使圣朝颁旷荡之恩，一视天下之士，通行免举，诿有可说。苟惟两学之士，独沾免举之渥，则非特柄国者，欲钳天下公论之口，而三学之士，适自钳其口耳，岂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师表，愿以公论所在，诲之以安义命而知进退，勉之以崇名节而黜浮竞。爵禄，天下之公器也，岂顽钝亡耻者可擢也。传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器识卑下，则它日立朝，必无可观者矣。舍其所重，就其所轻；喑其所长，鸣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为之。昔陈东以直言而死，今李诚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学校之士也，足以为万世之名节。以今日一免解之轻，遽失吾万世公论之重，必无有如陈之直言、李之忠节者矣。元气能有几邪？愿大司成续而寿之。”既而宗室犹以推赏太轻，至揭榜朝天门云：“宝玺，国之重器也，兴衰系焉。同姓，国之至亲也，休戚生焉。靖康之际，国步多难。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于兵，则死于虏，不死于虏，则死于盗贼；若子若孙，呼天号地，此恨难磨。苟存喘息于东南，期雪我祖我父万古之痛而后已。仰惟今日，故疆复矣，宝镇归矣，此正釃酒吊魂、慰生劳死之秋，其为踊跃，曷啻三百？圣恩汪涉，周遍寰宇。监司郡守，奉表推恩。文武两学，通籍免举。侍班选人，特与趱放。不惟文武百僚转官，而未铨任子，亦与转官；不惟特科无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异姓，悉逾覃霈。即彼验此，凡同姓一请者，便可援以补官；再请者，亦可援以廷对。今散恩诞布宗

子，已请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举者补下州文学，五举者补迪功郎。由是而观，不惟亲疏无别，而异姓反优于同姓，天子之子孙，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孙。痛念昔者，是玺之亡，宗室与之俱亡，而异姓自若也。今日是玺之得，推恩异姓，种种优渥，而同姓则反薄其恩。忧则与之同忧，喜则不与之同喜。人情岂如是乎？况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优；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国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朘削，王家枝叶，翦伐弗恤，是皆权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于斯？兴言及此，涕泪交垂；识者旁观，宁不感动？中兴以来，推恩同姓，止有一举、两举之分，初无四举、五举之别；止有将仕免省之异，初无文学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为典章。经今百年，未尝辄变。今来五举与迪功郎，四举与文学，其视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试仅以六十五名为额，来岁以免解到省者，其数甚多。是虽当免举，实殿举也；殆与其他免解受实惠者，万万不侔。我辈当念祖父沦亡之痛，协心戮力，仰扣庙堂，体念同姓，举行旧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听高而泯其说；使我辈得以慰祖父九地之灵，而子孙得蒙国家无穷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时不转官赏者，朝中士惟陈贵谦、陈宓；在学不愿推恩者，茅汇征一人而已。按“恭膺天命之宝”，真宗初即位所制，其后每朝效之，易世则藏去。靖康之变，金人取玉宝十有四以去，此宝居其二焉。其一则哲宗元符三年所制，其一钦宗靖康元年所制也。及金人内乱南迁，宝玉多为蒙古所取。当时识者，谓此物不宜铺张。是以参政郑昭先有可吊、不可贺之论。时学士院权直卢祖皋草诏，乃径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进宝，至三年崩，识者忧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宝，至十七年闰八月而宁宗崩。事有适相符者，敢并纪于此云。

鬼车鸟

鬼车，俗称“九头鸟”。陆长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鸟”。世传此鸟昔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泽国风雨之夕，往往闻之。六一翁有诗，曲尽其悲哀之声，然鲜有睹其形者。淳熙间，李寿翁守长沙日，尝募人捕得之。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九有头，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景定间，周汉国公主下降，赐第嘉会门之左，飞楼复道，近接禁籞。贵主尝得疾，一日，正昼，忽有九头鸟踞主第𢭏衣石上，其状大抵类野凫而大如箕。哀鸣啾啾，略不见惮。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为不祥也。此余亲闻之副𬴂云。

兰亭诗

永和兰亭禊饮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赋诗，自右军而下十一人，各成两篇；郄昙、王丰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过四言两韵，或五言两韵耳。诗不成而罚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间如王献之辈，皆一世知名之士，岂终日不能措一辞者？黄彻谓古人持重自惜，不轻率尔，恐贻久远之讥，故不如不赋之为愈耳。余则以为不然。盖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适无兴不作，非若后世喋喋然强聒于杯酒间以为能也。史载献之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优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群从咸集，而献之诗独不成，岂不平日静退之故邪？

著书之难

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缪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程文简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尝假观，称其博赡。虎子似孙续古，时年尚少，因窃窥之。越日，程索回元书，续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诘》，其间多文简所未载，而辨证尤详。文简虽盛赏之，而心实不能堪。或议其该洽有余，而轻薄亦太过也。虽温公著《通鉴》，亦不能免此。若汉景帝四年内，日食皆误书于秋夏之交，甚至重复书杨彪赐之子于一年之间。至朱文公修《纲目》，亦承其误而不自觉，而《纲目》之误尤甚。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后，至天祐之季，甲子并差。盖纪载编摩，条目浩博，势所必至，无足怪者。刘羲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说，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因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千百载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于先后耳。"《挥麈录》云："蜀人吴缜初登第，请于文忠，愿预官属。公不许，因作《纠误》。"岂别一书邪？

安南国王

安南国王陈日煚者，本福州长乐邑人，姓名为谢升卿。少有大志，不屑为举子业。间为歌诗，有云："池鱼便作鹍鹏化，燕雀安知鸿鹄心？"类多不羁语。好与博徒豪侠游，屡窃其家所有，以资妄用，遂失爱于父。其叔乃特异之，每加回护。会是家有姻集，罗列器皿颇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于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须未满，殴之，中其要害。舟遽离岸，谢立津头以俟。闻人言舟子殂，因变姓名逃去。至衡，为人所捕。适主者亦闽人，遂阴纵之。至永州，久而无聊，授受生徒自给。永守林㞐，亦同里，颇善里人。居无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检过永，一见奇之，遂挟以南。寨居邕、宜间，与交趾邻近。境有弃地数百里，每博易，则其国贵人皆出为市。国相乃王之婿，有女亦从而来，见谢美少年，悦之，因请以归。令试举人，谢居首选，因纳为婿。其王无子，以国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属婿，以此得国焉。自后，屡遣人至闽访其家，家以为事不可料，不与之通，竟以岁久难以访问返命焉。其事得之陈合惟善佥枢云。

贾氏前兆

贾师宪柄国日，尝梦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谓之曰：“此人姓郑，是能制公之死命。”时大珰郑师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与梦合，于是竟以他故摈逐之。及鲁港失律，远谪南荒，就绍兴差官押送，则本州推官沈士圭，摄山阴尉郑虎臣也。郑，武弁，尝为贾所恶，适有是役，遂甘心焉。贾临行，置酒招二人，历言前梦，且祈哀徼芘云：“向在维扬日，襄、邓间有人善相。一日来，值其跣卧，因叹惜再三。私谓客曰：‘相公贵极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异时不免有万里行耳。’是知今日窜逐之事，虽满盈招咎，盖亦有数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谓押行官曰：“某夜来梦大不祥，才离此地，必死无疑，幸保全之。”遂连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促之。离城五里许，小泊木绵庵，竟以疾殂，或谓虎臣有力焉。先是，林佥枢存孺父为贾所摈，谪之南州，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价穷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与贾丞相自用。”盖一时愤恨之语耳。至是，郡守与之经营，竟得此物以敛，可谓异矣。死生祸福，皆有定数，不可幸免也如此。事亲闻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辂

度宗咸淳壬子岁，有事于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庙。至晚，将登辂，雨忽骤至。大礼使贾似道欲少俟，而摄行宫使带御器械胡显祖，请用开禧之例，却辂乘辇。上性躁急，遽从之。阁民吏曹垓，竟引摄礼部侍郎陈伯大、张志立奏中严外办，请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逍遥辇入和宁门。似道以为既令百官常服从驾，而上乃盛服，不可。显祖谓泥路水深，决难乘辂。既而雨霁，则上已乘辇而归矣。既肆赦，似道即上疏出关，再疏言："嘉定间，三日皆雨，亦复登辂。用嘉定例尚放淳熙，用开禧之例，则是韩侂胄之所为。深恐万世之下，以臣与侂胄等。"于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显祖竟从追削，送饶州居住；曹垓黥断，其子大中为阁职，亦降谪江阴。显祖本太常寺礼直官，以女为美人，故骤迁至此云。未几，有旨，美人胡氏，追毁内命妇，告送妙净寺削发为尼。然践刍忌器，或以为过。似道凡七疏辞位，竟出居湖曲赐第，用吕公著、乔行简典故焉。按淳熙乙亥，明堂致斋太庙，而大雨终日。夜，有旨："来早更不乘辂，止用逍遥子诣文德殿致斋。应仪仗排立并放免。从驾官常服以从。"大礼使赵雄密令勿放散，上闻之曰："若不霁，何施面目？"雄语人曰："不过罪罢出北关耳。"黄昏后雨止。中夜，内侍思恭传旨御史台、阁门、太常寺，仍旧乘辂，应有合行排办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辂而归。盖自有典故，清切如此。而显祖不知出此，乃妄援开禧韩侂胄当国时故事，故时相怒之尤甚也。

贾氏园池

景定三年正月，诏以魏国公贾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庙，贾固辞，遂以集芳园及缗钱百万赐之。园故思陵旧物，古木寿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积翠回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眇逶迤，极其营度之巧。犹以为未也，则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滨，架百余楹。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前揖孤山，后据葛岭，两桥映带，一水横穿，各随地势以构筑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绣、杂花。挹露、海棠。玉蕊、琼花荼蘼。清胜，假山。已上集芳旧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勋”。理宗御书“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书“初阳精舍”、“熙然台”、“砌台”。山之椒曰“无边风月”、“见天地心”。水之滨曰“琳琅步”、“归舟”、“早船”。通名之曰“后乐园”。四世家庙，则居第之左焉。庙有记，一时名士拟作者数十，独取平舟杨公栋者刊之石。又以为未足，则于第之左数百步瞰湖作别墅，曰光禄阁、春雨观、养乐堂、嘉生堂。千头木奴，生意潇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养乐园”。其旁则廖群玉之香月邻在焉。又于西陵之外，树竹千挺，架楼临之，曰秋水观、第一春、梅思、剡船亭，则通谓之“水竹院落”焉。后复葺南山水乐洞，赐园有声在堂、介堂、爱此、留照、独喜、玉渊、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诸亭，据胜专奇，殆无遗策矣。其后，志之郡乘，从而为之辞曰：“园囿一也，有藏歌贮舞，流连光景者；有旷志怡神，蜉蝣尘外者；有澄想遐观，运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嘻！使园囿常兴而无废，天下常治而无乱，非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其谁能？”呜呼！当时为此语者，亦安知俯仰之间，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中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贾氏当国十有六年，谀之者惟恐不极其至，况敢几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诗吊之者甚众。吴人汤益一诗，颇为人所称云：“檀板歌残陌上

花，过墙荆棘刺檐牙。指挥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败屋春归无主燕，废池雨产在官蛙。木绵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李彭老一绝云：“瑶房锦榭曲相通，能几番春事已空。惆怅旧时吹笛处，隔窗风雨剥青红。”

子固类元章

诸王孙赵孟坚字子固，号彝斋，居嘉禾之广陈。修雅博识，善笔札，工诗文，酷嗜法书。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禅、石室之妙，于水仙为尤奇，时人珍之。襟度潇爽，有六朝诸贤风气，时比之米南宫，而子固亦自以为不歉也。东西薄游，必挟所有以自随。一舟横陈，仅留一席为偃息之地，随意左右取之，抚摩吟讽，至忘寝食。所至，识不识望之，而知为米家书画船也。庚申岁，客辇下，会菖蒲节，余偕一时好事者邀子固，各携所藏，买舟湖上，相与评赏。饮酣，子固脱帽，以酒晞发，箕踞歌《离骚》，旁若无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舣棹茂树间。指林麓最幽处瞪目绝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笔也。"邻舟数十，皆惊骇绝叹，以为真谪仙人。异时，萧千岩之侄滚，得白石旧藏五字不损本《禊叙》，后归之俞寿翁家。子固复从寿翁善价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归。至霅之昇山，风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渰溺无余。子固方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介意也。"因题八言于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盖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如此。后终于提辖左帑，身后有严陵之命。其帖后归之悦生堂，今复出人间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岂可得哉！

陈用宾梦放翁诗

陈观国字用宾，永嘉胜士也。丙戌之夏，寓越，梦访余于杭。壁间有古画数幅，严壑耸峭，竹树茂密，瀑飞绝巘，汇为大池。池中菡萏方盛开，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飞鹤翔舞。烟云空濛中，仿佛有字数行，体杂章草。其词曰：“水声兮激激，云容兮茸茸。千松拱绿，万荷凑红。爰宅兹岩，以逸放翁。屹万仞与世隔，峻一极而天通。予乃控野鹤，追冥鸿，往来乎蓬莱之宫。披海氛而一笑，以观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诗也。”用宾惊悟，亟书以见寄。诗语清古，非思想之所及。异哉！

汉以前惊蛰为正月节

余尝读班史《历》，至周三月二日庚申惊蛰，而有疑焉。盖周建子为岁首，则三月为寅，今之正月也。虽今历法亦有因置闰而惊蛰在寅之时，然多在既望之后，不应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为节，惊蛰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谓之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居之，卫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谓之降娄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鲁之分野。然后知汉以前，皆以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中，雨水为二月节，春分为中也。至后汉，始以立春、雨水、惊蛰、春分为序。《尔雅》，师古于“惊蛰”注云：“今日雨水，于夏为正月，周为三月。”于“雨水”注云：“今日惊蛰，夏为二月，周为四月。”盖可见矣。《史记·历书》亦为“孟春冰泮启蛰。”《左传》桓公五年，“启蛰而郊”。杜氏注以为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故汉初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以至于今。由是观之，自三代以至汉初，皆以惊蛰为正月中矣。又汉以前，谷雨为三月节，清明为三月中，亦与今不同。并见《前·志》。

后夫人进御

梁国子博士清河崔灵恩撰《三礼义宗》，其说博核。其中有后、夫人进御之说甚详，谩摭于此，以助多闻云。凡夫人进御之义，从后而下十五日遍。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渐进至盛，法阴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为始，但法象其义所知。其如此者，凡妇人阴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内。晦者阴灭，望者争明，故人君尤慎之。《春秋传》曰："晦阴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气。"故不从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嫔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九嫔九人为一夕，夫人三人为一夕，凡十四夕。后当一夕，为十五夕。明十五日则后御，十六日则后复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渐就于微也。诸侯之御，则五日一遍。亦从下始，渐至于盛，亦放月之义。其御则从侄娣而迭为之御，凡侄娣六人当三夕，二媵当一夕，凡四夕。夫人专一夕为五夕，故五日而遍，至六日则还从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内子专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专夕而已，妻则专夕。凡九嫔以下，女御以上，未满五十者，悉皆进御，五十则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犹御。故《内则》云："妾年未满五十者，必与五日之御。"则知五十之妾，不得进御矣。卿、大夫、士妻妾进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丧不举茶托

凡居丧者，举茶不用托，虽曰俗礼，然莫晓其义。或谓昔人托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据。宋景文《杂记》云：“夏侍中薨于京师，子安期他日至馆中，同舍谒见，举茶托如平日，众颇讶之。”又平园《思陵记》载阜陵居高宗丧，宣坐、赐茶，亦不用托。始知此事流传已久矣。

清凉居士词

韩忠武王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一日，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欢甚，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以遗之。《临江仙》云："冬日青山潇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　　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　　年事已衰残，髩发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王生长兵间，初不能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诗词皆有见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卷二十

岳武穆御军

岳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质明，为主人汛埽门宇，洗涤盆盎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周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尝上疏请建储云。

莫氏别室子

吴兴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惧其妪妒，且以年迈惭其子妇若孙，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时岁给钱米缯絮不绝。其夫以鬻粉羹为业，子稍长，诊羹于市。且十余岁。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逞遂指为奇货，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则谓之曰："汝富贵至矣，何以哭为？"问其说，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园屋业，汝子皆有分，盍归取之？不听则讼之可也。"其夫妇皆曰："吾固知之，奈贫无资何？"曰："我辈当贷汝。"即为作数百千文约，且曰："我为汝经营，事济则归我。"然实无一钱，止为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灵帏，则大恸且拜，拜讫可亟出。人问汝，谨勿应，我辈当伺汝于屋左某家，即当告官可也。"其子谨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骇然辟易。妪骂，欲殴逐之。莫氏长子亟前曰："不可。是将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楼桥卖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长兄也。汝当拜。"又遍指其家人云："此为汝长嫂，此为次兄若嫂。汝皆当拜。"又指云："此为汝长侄。此为次侄。汝当受拜。"既毕，告去，曰："汝，吾弟，当在此抚丧，安得去？"即命栉濯，尽去故衣，便与诸兄弟同寝处。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廪岁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时毋辄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纳，相视大沮，计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诉其子负贷钱。郡逮莫妪及其子问之，遂备陈首尾。太守唐少刘掾叹服曰："其子可谓有高识矣。"于是尽以群小具狱，杖脊编置焉。诊，力丁切，"炫"声也。

耆英诸会

前辈耆年硕德，闲居里舍，放从诗酒之乐，风流雅韵，一时歆羡。后世想慕，绘而为图，传之好事，盖不可一二数也。今姑摭其表表者于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则集于洛阳，乐天序之。胡杲、怀州司马，年八十九。吉皎、卫尉卿致仕，八十六。刘真、滋州刺史，八十二。郑据、龙武长史，八十四。卢真、侍御史内供奉，八十二。张浑、永州刺史，八十七。白居易，刑部尚书致仕，七十四。所谓“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续会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遗老九十六岁。僧如满九十五。或又云，狄兼谟、秘书监。卢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则集于京师。张好问、太子中允，八十五。李运、太常少卿，八十。宋祺、丞相，七十九。武允成、庐州节度副使，七十九。吴僧赞宁、七十八。魏丕、郢州刺史，七十六。杨徽之、谏议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则杜衍、丞相，祁国公，八十。王涣、礼部侍郎，九十。毕世长、司农卿，九十四。朱贯、兵部郎中，八十八。冯平。驾部郎中，八十八。时钱明逸留钥睢阳，为之图象而序之。元丰洛阳耆英会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韩国公，七十九。文彦博、丞相，潞国公，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王尚恭、朝议大夫，七十六。赵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刘凡、秘书监，七十五。冯行己、卫州防御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三。王谨言、司农少卿，七十二。王拱辰、检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愿寓名会中，七十一。张问、大中大夫，龙图直阁，七十。司马光、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谟故事预焉，温公序之，图形妙觉僧舍，其后又改为真率会云。吴兴六老之会，则庆历六年集于南园。郎简工部侍郎，七十七。范锐、司封员外，六十六。张维、卫尉寺丞，九十

七，都管张先之父。刘馀庆、殿中丞，九十二，述之仲父。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十，颂之父。吴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几之父。时太守马寻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学，为之序焉。吴中则元丰有十老之集，为卢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黄挺、奉议郎，八十二。程师孟、正议大夫，集贤修撰，七十七。郑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闾丘孝终、朝议大夫，七十三。章岵、苏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请大夫，七十三。徐师闵、朝议大夫，七十三。崇大年、承议郎，七十一。张诜。龙图直学，七十。米芾元章为之序焉。

纥石烈子仁词

开禧用兵，金人元帅纥石烈子仁领兵据濠梁，大书一词于濠之倅厅壁间。词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调，云："虿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都护先还。"子仁盖女真之能文者，故敢肆言无惮如此。

读书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此虽一时戏语，然涪翁所谓“南窗读书吾伊声”，盖善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上每试举人，多令沔读试卷。沔素善读，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忘厌。凡经读者，每在高选。举子凡纳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若然，则善于读者，不为无助焉。

刘长卿词

刘震孙长卿号朔斋，知宛陵日，吴毅夫潜丞相方闲居，刘日陪午桥之游，奉之亦甚至。尝携具开宴，自撰乐语一联云：“入则孔明，出则元亮，副平生自许之心；兄为东坡，弟为栾城，无晚岁相违之恨。”毅夫大为击节。刘后以召还，吴饯之郊外，刘赋《摸鱼儿》一词为别，末云：“怕绿野堂边，刘郎去后，谁伴老裴度？”毅夫为之挥泪。继遣一价，追和此词，并以小奁侑之，送数十里外。启之，精金百星也。前辈怜才赏音如此，近世所无。

庆元开庆六士

庆元间，赵忠定去国，太学生周端朝、张衜、徐范、蒋传、林仲麟、杨宏中，以上书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开庆间，丁大全用事，以法绳多士，陈宜中与权、刘黼声伯、黄镛器之、林则祖兴周、曾唯师孔、陈宗正学，亦以上书得谪，号“六君子”。至景定初，时相欲收士誉，悉上春官，并擢高第，时议或有异论。既而林则祖、陈宗先死，曾屡遭黜。三公者，相继召试，居言路，出藩入从。咸淳癸酉间，声伯自海阃召为从官翰苑，与权自闽帅擢秋官居锁闼，器之起家知庐陵兼仓节。是岁六月，正言郭阊劾器之云：“虚名多足以误世，实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黄镛偶侪六士，遂得虚名，昨守吴门，怪状百出。愧士不敢谒学，畏军不敢阅武。暨绾郡符，复兼庾节，怪诞仍不可枚数矣。”越宿，陈与权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实用；臣子事上，岂容徒窃虚名？倘公议有及于斯，虽顷刻难安于位。比观谏坡造膝之抨弹，斥去庐陵治郡之无状，一皆公论，何预孤踪。但首发虚名之误世，上系国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辞色。盖亦谓忝论思之数，将使自知进退之谋，欲乞特畀闲禀，以穆师言。”诏不允云：“虚名误世，辞气若过于抑扬；实德服人，指意则有所归重。援是求去，非朕攸闻。”刘声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罢言职者亦再，云：“直言无忌者，谏之职，何敢容私；哢喉触讳者，语之穷，安能逆料？惟兹吉守，旧有直声，惜其预六士之称，不能终誉如此。今指其两郡之政，谓之非虚名，可乎？二臣何见，相继引嫌。实自实，虚自虚，人品固难于概论；闻所闻，见所见，事理委无以相干。”亦不允其请。而陈疏至四五，且引书牍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请，如国体何？前诏谓虚名实德，各有所指，盖尽之矣。书牍引嫌，勿书可也，何以去为？”于是侍御陈坚节夫、豸官陈过圣观共为一疏，乞申谕

三臣，各安职守。而黄户书万石、陈兵书存、常户侍楙、曹礼侍孝庆、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复之共为一疏调停之，久而方定。知大体者，殊不然之。事久论定，虚名实德于人，亦可概见矣。

文臣带左右

绍兴以来，文散阶皆带左右字，以别有无出身，惟尝犯赃者则去之。刘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赃废。后复官，去其左字，季高署衔，不以为愧也。孙觌仲益亦以赃罪去左字，但自称晋陵孙某而已。至绍兴末，复朝奉郎，乃始署衔。淳熙中，因赵善俊奏，又例去之。吴兴有王孝严行先居城西，俗称为王团练宅，盖将种也。以鹗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带左字为荣。时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赃失官。素负气，殊以不带左字为耻，而有诏尽去之。乡人嘲之曰：“快杀施得求，愁杀王行先。”

马梁家姬

会稽有富人马生，以入粟得官，号“马殿干”。喜宾客，有姬美艳能歌，时出佐酒。客有梁县丞者颇黠，因与之目成。一旦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觞客，陈无损益之在坐。酒酣，举杯属梁曰：“有俪语奉上。”梁谛听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干之家，爰丧其马；今入县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怃然不乐。无几，梁亦死焉。人尤无损之谑戏，然闻者亦可以警也。

山獭治箭毒

世传补助奇僻之品，有所谓山獭者，不知出于何时。谓以少许磨酒饮之，立验，然《本草》、《医方》皆所不载。止见《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獭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悉避去。獭无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贵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两。或得杀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术之士，售伪以愚世人者，类以鼠璞、猴胎为之，虽杀死者，亦未之见也。周子功尝使大理，经南丹州，即此物所产之地，其土人号之曰“插翘”。极为贵重，一枚直黄金数两。私货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时，猺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獭性淫，或闻妇人气，必跃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脱，因扼杀而藏之。土人验之之法；每令妇人摩手极热，取置掌心，以气呵之，即趯然而动，盖为阴气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数岁得其一，则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伪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说不经。后见卫道夫云："闻前辈之说，谓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说颇有理，因图于此。

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三初三，十二，二十一日。八初八日，十七日。九初九日，十八日。五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一初一，初十，十九日。二初二，十一，二十日。七初七日，十六日。六初六日，十五日。

张功甫豪侈

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絙悬之空半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真有挟飞仙、溯紫清之意。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功甫于诛韩有力，赏不满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谪象台而殂。

台妓严蕊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閒字义

“閒隙”之“閒”读若“艰”，谓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閒”读若“谏”，谓入其閒而隔之也。“閒暇”之“閒”读若“闲”，谓其閒有容暇也。“闲”有“防”义，或借作“閒”，非正字也。《季布传》：“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师古曰：“侍，谓侍于天子。閒谓事务之隙也。”《刘贾传》：“使人閒招楚大司马周殷。”颜注：“閒谓私求閒隙而招之。《汉书》无音。”《史记》“閒”作去声。《张良传》：“尝閒从容步游圯上。《汉书》无音。”《索隐》：“閒，闲字也。”《陈平传》：“身閒行杖剑亡，渡河。”《音义》：“閒，纪间反。”

舟人称谓有据

余生长泽国，每闻舟子呼造帆曰“欢”，以牵船之索曰“弹平声。子”，称使风之“帆”为去声，意谓吴谚耳。及观唐乐府有诗云：“蒲帆犹未织，争得一欢成。”而钟会呼捉船索为“百丈”。赵氏注云：“百丈者，牵船蔑，内地谓之笪。音弹。”韩昌黎诗云：“无因帆江水。”而韵书去声内，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语，皆有所据。陆放翁入蜀，闻舟人祠神，方悟杜诗“长年三老摊钱”之语，亦此类也。

张仲孚

完颜亮败盟寇蜀，主将合喜孛董，张仲孚副之。先是，吴氏守蜀时，专用神臂弓保险。孛董曰：“昔我军皆漠北人，故短于弩射。今军士多河南北人，何不习阅以分南人之长？”遂择五千人，昼夜习之。一日，设射，于石岩下张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飞坠。酒酣，问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实秦相阴遣，虽吴氏兄弟，亦不知其谋，每欲剿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谋，于是缪谓孛董曰：“用中国人集长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则恐无以制之耳。且我每佥中原兵，常制以女真，正虑此也。”孛董闻其说甚恐，乃渐散之。自后，和好既成，蜀备久弛，有以吴璘无备告董，请劲骑数千，先事长驱而入者。仲孚为蜀危之，又谓孛董曰：“自四太子时，犹不得蜀，设不如意，出危道也。”董又为之止。其后，璘下秦州，取德胜，所至降附，其力为多。时王瞻叔驻绵州，总饷事，王刚中为制帅，治成都。瞻叔请遣重臣镇蜀，时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书开宣幕。虞知仲孚不忘本朝，欲显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与之，仲孚乃径自屯所归于虞。既而雍公舍险，出兵平地，一战而败，丧将校七十二人。凡吴璘所下州郡，不能抚有。及致金人责免敌钱，故所在皆叛。而仲孚屡为画策，亦不见用。中原之民，以为误己，大怒，因不复信之，以至于败云。

隐语

古之所谓廋词，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玉篇》“谜”字释云：“隐也。”人皆知其始于“黄绢幼妇”，而不知自汉伍举、曼倩时已有之矣。至《鲍照集》，则有“井”字谜。自此杂说所载，间有可喜。今择其佳者著数篇于此，以资酒边雅谈云。用字谜云：“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又云：“重山复重山，重山向下悬。明月复明月，明月两相连。” 木玷云：“我本无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与汝平。” 日谜云：“画时圆，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又云：“东海有一鱼，无头亦无尾。除去脊梁骨，便是这个谜。” 染物霞头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尘。一朝解缠缚，见姓自分明。” 持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是以能入于不死不生。”字点云：“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四个在县，三个在州。村里不见在村里，市头不见在市头。” 印章云：“方圆大小随人，腹里文章儒雅。有时满面红妆，常在风前月下。” 金刚云：“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 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用彼。” 木屐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刚则铿尔有声，遇柔则没齿无怨。” 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 墨斗云：“我有一张琴，丝弦长在腹。时时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打稻耞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夹注书云：“大底不曾说小底，小底常是说大底，若要知道大底事，须须去仔细问小底。” 元宵灯球云：“我有红圆子，治赤白带下，每服三五

丸，临夜茶酒下。”　　日历云：“都来一尺长，上面都是节。两头非常冷，中间非常热。”　　手指云：“大者两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计二十八文。”　　水中石云：“小时大，大时小。渐渐大，不见了。”或以为小儿顖门。　　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两面。所识是人面，不识畜生面。”　　接果云：“斫头便斫头，却不教汝死。抛却亲生男，却爱过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长统。君实新来转一官。司马迁。门状送还王介甫，谢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温彦博。”又有以古诗赋败弓云：“争帝图王势已倾，无靶。八千兵散楚歌声。无弦。乌江不是无船渡，无弰。羞向东吴再起兵。无面。”然此近俗矣。若今书会所谓谜者，尤无谓也。

赵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适天雷电以风，黄坛灯烛皆灭无余，百执事颠沛离次。已而风雨少止，惟子阶一陪祠官，虽朝衣被雨淋漓，而俨然不动，理宗甚异之。亟遣近侍问姓名，则赵涯也。时为京局官，未几，除监察御史。

书种文种

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似祖裴语，特易"文种"为"书种"耳。练兼善尝对书太息曰："吾老矣，非求闻者，姑下后世种子耳。"余家有书种堂，盖兼取二公之说云。

温公重望

坡公《独乐园》诗云：“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京师之贪污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个司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尝遣人入辽侦事。回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戏剧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物仆之，云：“汝司马端明邪？”是虽夷狄亦知之，岂止儿童走卒哉！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个司马丞相。”是知公论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陈孝女

陈孝女，钱塘人也。父业儒，尝受勇爵。漫游江淮间，居胭脂岭下，家粗给。乙亥兵火，絜家永嘉山中，悉为盗所掠，仅留一女十岁，携之丐食以归。故居荡不复存，因寄五里塘旧仆家。闻殊胜寺设粥供，日携女子就寺丐食。凡数月，僧扣所以，颇怜之，俾留众寮供榜疏职。时孙元帅下李知事者，东平人也，颇知书，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从容与僧谈，欲谋一士为友。僧以陈为荐，一见投合如久要，馆谷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欢心。居数月，当丁丑仲春，女子忽谓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侧，数年不至矣。闻主人禁烟将为湖山游，能乘此机，一往拜扫否？"父以告，李欣然与俱。既至墓所，拜奠罢，李偕携酒饮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还，则泣告曰："比闻李氏今将北归，吾父子必将从之。父老子幼，南北万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与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躃踊呼号，声振林木，久而仆地，视之，死矣！李义之，因与墓邻敛而祔于母冢之旁云。呜呼！古有曹、饶二娥，焜耀史册，著为美谈。今陈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冢泣死，视前修为无愧矣。因详著，以俟传忠孝者。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目　录

校点说明
青琐高议序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一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二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三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四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五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六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七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八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九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十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一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二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三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四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五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六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七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八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九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十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一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二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四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五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六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七
青琐高议补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青琐高议》是北宋时期的一部笔记小说集。最早著录此书的《郡斋读书志》不题撰人，《四库全书总目》亦不署作者名，而宋人赵与时《宾退录》和《宋史·艺文志》均谓刘斧撰。今传本书前有孙副枢序，云刘斧出其书求孙为序，则其为作者应可确定。但是书中的作品，并不是全部出自刘斧自撰，其中明著作者姓名的传奇有十三篇；其他未署名的篇章，也有不少录自前人的著述。可见本书系刘斧采辑他人的作品，加上自己的撰述而编成的。除本书外，刘斧另著有《翰府名谈》，今已失传。刘斧的生平事迹，《宋史》无传，志乘亦不见记载，仅据孙序，知其为秀才；又据书中文字推测，他主要生活于宋仁宗至宋哲宗年间。

《青琐高议》的内容比较庞杂，包括神道志怪、传奇小说、诗话异闻、纪传杂事等。对后代影响较大的是传奇作品，多写男女情爱、家庭婚姻故事，善于描写铺叙，诗文相间，语言秀美，颇似唐人传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王士禛云此书是“《剪灯新话》之前茅”，指出了《青琐高议》对明代传奇小说的影响。书中如《希夷先生传》、《隋炀帝海山记》、《陈叔文》、《流红记》等故事，均被后人搬演为话本小说或戏曲剧本。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收宋人传奇九篇，其中五篇录自本书。

《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录本书为十八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作前集十卷，后集十卷。今传本亦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并有别集七卷，计一百四十余篇，较之孙副枢序所言“异事数百篇”相差甚远，显非完帙。1958年原古典文学出版社以董氏诵芬室刻本（据士礼居写本）为底本整理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再版，又增补

了程毅中先生据《类说》、《诗话总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岁时广记》等书辑录的《青琐高议》佚文三十六则作为补遗。今即以此本重印，改正了一些错字和标点，并依照丛书体例，删去了原书中的校语。

青琐高议序

青琐高议序万物何尝不同，亦何尝不异。同焉，人也；异焉，鬼也。兹阴阳大数、万物必然之理。在昔尧洪水，群品昏垫，吾民幸而不为鱼者几希矣。人鬼异物，相杂乎洲渚间。圣人作鼎象其形，使人不逢；又驱其异物于四海之外，俾人不见。凡异物萃乎山泽，气之聚散为鬼。又何足怪哉？故知鬼神之情状者，圣人也；见鬼神而惊惧者，常人也。吾圣人所不言，虑后人惑之甚也。刘斧秀才自京来杭谒予，吐论明白，有足称道。复出异事数百篇，予爱其文，求予为序。子之文，自可以动于高目，何必待予而后为光价？予嘉其志，勉为道百余字，叙其所以。夫虽小道，亦有可观，非圣人不能无异云耳。

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序。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一

李相

李丞相善人君子

大丞相李公昉尝谓子弟曰："建隆元年元夜，艺祖御宣德门。初夜，灯烛荧煌，箫鼓间作，士女和会，填溢禁陌。上临轩引望，目顾问余曰：'人物比之五代如何？'余对以'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数倍'。帝意甚欢，命移余席切近御座，亲分果饵遗余。顾谓两府曰：'李昉事朕十余年，最竭忠孝，未尝见损害一人，此所谓善人君子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也。'吾历官五十年，两在政地，虽无功业可书竹帛，居常进贤，虽一善可称，亦俾进用，而又。金口称为善人君子，此吾不忝尔父也。尔等各勉强学问，思所以起家，为忠孝以立身，则汝无忝吾所生也。"

东巡

真宗幸太岳异物远避

真宗东巡，告功泰岳，驾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见熊虎豺豹，莫知其数，累累入于徂徕山，后有百余人驱之。耕者询其人："兽将安往？"应曰："圣主东巡，异物远避，至于蛇虺，亦皆潜伏。岳灵敕五百里内蜂蝎虿毒之微，亦不得见。"夫圣人行幸，肃清如此。

善政
张公治郓追猛虎

郓州公宇有追虎碑。大风雨，碑断裂在地，不可考。闻诸父老云：昔张侍郎知郓州，入京，道有虎害物，行客莫敢过。公呼吏询之曰："汝能集事乎？"吏对曰："能。"公赐之杯酒，曰："汝执符，为吾追某处虎来。汝不往，且斩汝。"吏别其家曰："吾之肌肤，虎口物矣。"吏痛饮而去。行未二十里，果见巨虎，眈眈由道而来。吏致符于地，远去望之。虎以前二足开其符熟视，乃衔符随吏而来。倾城皆闭户，登屋升木望之。虎至府，公坐堂上，虎望公闭目蹲伏，若待罪者。公怒叱曰："汝本异物，辄敢据道食行旅！"公乃呼吏："为吾治其罪。"虎乃伏吏旁不动。案成，公命如法挞之。既毕，公诫虎曰："约三日出境。不然，尽杀之。"虎乃去，死于地，化为石矣。他虎皆入于远山。今呼为石虎。

评曰：善政之服猛虎也如此，不独古之虎出境。故知文公之鳄去恶溪，非虚言也。神明之政，何代无之 ？

明政
张乖崖明断分财

尚书张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讼兄彦约割家财不平，求公治之。公曰："汝异居三年矣，前政何故不言也？"章曰："尝以告前太守，反受罪。"公曰："若然，汝之过明矣。"复挞而遣之。

后半载，公因行香，四顾左右曰："向讼兄沈章，居于何处？"左右对："只在此巷中，与其兄对门居。"公下马，召章家人并彦家人对立。谓彦曰："汝弟讼汝，言汝治家掌财久矣，伊幼小，不知资之多少，汝又分之不等。果均平乎，不平乎？"彦曰："均平。"询章，曰："不均。"公谓彦曰："终不能灭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室。更不得入室，即时对换。"人莫不服公之明断焉。

御爱桧

御桧因风雨转枝

亳州太清宫方营前殿，匠氏深意老桧南枝碍殿檐，白官吏，欲斤斧去之。一夕大雷雨，明视，巨枝已转而北矣。何至神之灵感如此。真宗幸宫，见而叹异久之。后爱其茂盛甚于他桧，乃名为“御爱”。留题者甚众，惟石曼卿为绝唱。今又得福唐林迥诗焉，真佳句也。诗曰：

古殿当年欲葺时，槎牙老桧碍檐低。
人间刀斧不容手，天上风雷与转枝。
烟色并来春益重，月华饶得夜相宜。
真皇一驻鸾舆赏，从此佳名万世知。

柳子厚补遗

柳子厚柳州立庙

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谪授柳州刺史。子厚不薄彼人，尽仁爱之术治之。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终不忍以法从事。于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讼。后又教之植木、种禾、养鸡、蓄鱼，皆有条法。民益富。民歌曰：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

公预知死，召魏望、谢宁、欧阳翼曰：“吾某月某日当去世。子为吾见韩公，当世能文，为吾求庙碑。后三年，吾当食此。”如期而死。后三年，公之神见于后堂壁下，欧阳翼见而拜之。公曰：“罗池之阳，可以立庙。”庙成，乃割牲置位，酌酒祭公，郡人毕集。时有宾州军将李仪还京，入庙升堂骂詈。仪大叫仆于堂下，脑鼻流血，出庙即死。郡

民愈畏谨。

谢宁入京见韩公，求庙碑。公诘之曰："子厚生爱彼民，死必福之。"宁曰："神威甚肃。"公问其故，宁曰："或过庙不下，致祭不谨，则蛇出庙庭，或有异物现出，民见即死。"公曰："尔将吾文祭而焚之，无使人见。"宁如公言祭之，蛇不复出。其文人或默传得，今亦载之。

韩文公祭文（韩文公祭柳子厚）

公生爱此民，死当福此民。何辄为怪蛇异物，惊惧之至死者？公平生不足，愤懑不能发泄，今欲施于彼民，民何辜焉？谢宁说甚可惊，始终何戾也？无为怪异之迹，败子平生之美名。余与子厚甚厚，其听吾言。

葬骨记
卫公为埋葬沉骨

熙宁四年，皮郎中赴任，道出北都，馆于宪车行府。时公卧疾，侍者方供汤剂，火炉倏尔起去，药鼎堕地。时公卧而见之，颇惊。俄有女奴，叫呼呻吟，仆于廊砌。自言曰："吾，公之妻族中某人也。"少选，公子持剑叱之曰："尔何鬼，而敢凭人也！"女奴自道曰："我非公子之妻族也，托此为先容耳。我即谢红莲者也。向为人侧室，不幸主妇见即杀之，埋骨于此，不得往生。遇公过此，请谋迁此沉骨故耳。"语讫不复闻，女奴乃无恙，良已。

翌日见卫公，具道其事。公曰："伏尸往往能为怪。"乃命官吏往求之。数日，了不见骨。一夕，役夫梦一妇人曰："我骨在厨浴之间。"役夫遂告主者，果得骨，但无脑耳。公念其死时必非命，卒遽埋掩，乃以温絮裹之，彩衣覆之。因思无首骨，亦未为全。会恩州兵官出巡，过府见公，乃命宿于其地，以候其怪。中夜后，月甚明，兵官见一妇人，无首而舞于庭。翌日，兵官以此闻。公复命求之，又获脑骨。公遣择日如法葬于高原。

一夕，公门下吏李生忘其名。梦一妇人，貌甚美，鲜衣丽服，敛躬谓李生曰："我乃向沉骨，蒙卫公迁之爽垲，俾得安宅，则往生亦有日矣。夫迁神之德，何可议报，子为我多谢卫公。"李生曰："汝何不往谢焉，而托人，得无不恭乎？"妇人曰："我非敢懈。盖卫公时之正人，又方贵显，所居有卫吏兵拥护，是以我不敢见。幸烦子致诚恳也。"李生翌日以此事陈于卫公。

丛 冢 记

富公为文祭丛冢

皇祐年，河决于商湖。自山而东，沟浍皆渤溢，地方千里，鞠为污涂。是时山东大歉，民乃重困而流徙。富公方帅青社，公驿驰符，俾州县救济。来者尤拥，仓廪遽竭。由是卧殍枕藉，徐州尤甚，白骨蔽野，莫知其数。公命徐牧葬焉。收得骨数千具，择地而葬，公亲为文以祭之。因曰"丛冢"。

丛冢记续补

鬼感富公立丛冢

书生王企，夜过徐，天晦，迷失道。望灯火煌煌，企乃往而求宿。既至，若市邑，企宿于老叟家。曰："居贫，不能备酒馔展主礼。"企曰："但容一宵，以为干浼。"企因询叟曰："此地何名？"叟曰："丛乡也。兹乃富公所建之乡也。"企思念不闻丛乡，企乃告叟曰："何富公所建？"叟曰："吾之类无归者，乃得富公与刺史聚之于此，使有安居。从是得生者太半矣。富公之德，以系仙籍焉。"明日，企行数里，询耕者云："此北去四五里，有人烟市邑处，何地也？"耕者曰："此惟有丛冢，无市邑。"企乃悟宿于丛冢。

议曰：葬骨迁神，其在阴德无上于此。观丛冢之下，幽魂感德怀

赐，固可知矣。惟大人君子能为此善事。

彭郎中记

彭介见灶神治鬼

彭郎中介，潭州湘阴人也。有才学，由进士登甲科。历官，所至有美声，为吏民所爱服。

公晚年授郴州刺史。到家岁余，中夜如厕，见庖廊下有灯，公谓女使未寝。俄闻呼叱，若呵责人。公乃潜往，自牖窥之。有乌衣朱冠者，箕踞坐前，棰挞一人。公亦不知神鬼，乃推户而入。他皆散去，惟乌衣起而揖公。公视其面，苍然焦黑，不类人。公知其异，乃安定神室而问之："子何人也，而居此？"乌衣者云："我，公之属吏；公，吾之主人。某即灶神。"公曰："适所谴责者何人？"神曰："饥饿无主之鬼，入公厩庖窃食耳。"公曰："饿而盗食，汝何责之深也？"神曰："吾主内外事，酉刻则出巡，遇魑魅魍魉皆逐之，此吾职也。"神又曰："在吾境内，无主之鬼，日受饥冻。公能春秋于临水处，多为酒肉祭之，其为德不细。无主之骨，择土掩之，其赐甚厚。若有灾患，此属亦能展力。"又云："吾职虽微，权实颇著。公之见吾，当有微恙。公归，当急服牛黄，以生犀致鼻中，即无患。"公起入，过门限即仆，侍者引起至卧榻。徐醒，乃如所言而服之，方愈。

后公如其言，祭饿鬼于水滨，葬遗骨于高原。公没，灵柩归长沙，空中闻百人泣声，人曰："无主之鬼，感恩而泣彭公。"移时乃灭。

紫府真人记

杀鼋被诉于阴府

右侍禁孙勉受元城史。城下一埽，多垫陷，颇费工役材料，勉深患

之。乃询埽卒："其故何也？"卒曰："有巨鼋穴于其下，兹埽所以坏也。"勉曰："其鼋可得见乎？"卒答以："平日鼋居埽阴，莫得见也；或天气晴朗，鼋或出水近洲曝背，动经移时。"勉曰："伺其出，报我，我当射杀之，以绝埽害。"他日，卒报曰："出矣。"勉驰往观之。于时雨霁日上，气候温煦，鼋于沙上迎日曝背，目或开或闭，颇甚舒适。勉蔽于柳阴间，伺其便，连引矢射之，正中其颈，鼋匍匐入水。后三日，鼋死于水中，臭闻远近。

勉一日昼卧公宇，有一吏执书召勉，勉曰："我有官守，子召吾何之？"吏曰："子已杀鼋，今被其诉，召子证事。"勉不得已，随之行。若百里，道左右宫阙甚壮，守卫皆金甲吏兵。勉询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乃紫府真人宫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韩魏公也。"勉私念向蒙魏公提拂，乃故吏，见之求助焉。勉乃祝守门吏入报。少选，引入。勉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间尝所见图画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立，魏公亦微劳谢，云："汝离人世，当往阴府证事乎？"勉曰："以杀鼋被召。"乃再拜曰："勉久蒙持拂，今入阴狱，虑不得回，又恐陷罪，望真人大庇。"又恳拜。魏公顾左右，于东庑紫复架中，取青囊中黄诰，公自视之。旁侍立童读诰曰："鼋不与人同。鼋百余岁，更后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贵。"勉曰："鼋穴残埽岸，乃勉职也。"公以黄诰示勉，公乃遣去。勉出门，见追吏云："真人放子，吾安敢摄也。"乃去。一青衣童送勉至家，童呼勉名，勉乃觉。

勉见移监第九埽。

玉源道君
罗浮山道君后身

大丞相刘公，吉州人也。赴举京师，道过独木镇。时天气晴霁，有老叟坐于道左，曰："知公赴举，辄有一联相赠，如何？"公欣然曰："愿闻。"叟曰："今年且跨穷驴去，异日当乘宝马归。"公爱其句。公曰："叟何故知吾得意回也？"叟曰："不惟名利巍峨，又大贵，况公自是罗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谢，叟乃去。

王屋山道君
许吉遇道君追虎

河阳孟州公吏许吉与孙荣讼谍，道过王屋山西峰，忽见丞相庞公，道服领三四童而行。吉谓荣曰：“此丞相也，尝镇河阳，我趋走府庭，见公甚熟。”吉暗询侍童云：“此丞相庞公乎？”童曰：“是矣。”吉曰：“何故游此？”童曰：“公作王屋山道君，治此山。”吉令童通姓名，出拜，公亦微劳问。俄有二武卒絷一虎来，吉惧趋走，虎至公前，闭目伏地，向公若恐惧状。卒报云：“此虎昨日伤樵者某人。”公曰：“死乎？”卒曰：“不至是。”公顾童取囊中笔，命童书曰：“付主者施行。”卒乃引虎去。吉别公，去行百步，回望向所见公处，但碧烟绛雾，绚丽相接，不复见公。吏归河阳，具道其事。

许 真 君
斩蛟龙白日上升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汝南人也。祖、父世慕至道，敬之弱冠师大洞真君吴猛，传三清法。举孝廉，拜蜀旌阳令。以晋乱弃官，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二君乃假符祝谒敦，欲止敦而存晋也。

一日，同郭璞候敦。敦蓄怒而见曰：“孤昨夜梦将一木，上破其天，禅帝位果十全乎？请先生圆之。”许曰：“此梦非吉。”吴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动。”又令璞筮之，曰：“事无成。”问寿，曰：“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怒曰：“尔寿几何？”曰：“予寿尽今日。”敦令武士执璞赴刑。二君同敦饮，席间乃隐形去。

至芦江口，召舟过钟陵，舟师辞以无人力驾船。二君曰：“但载我，我自行船。”仍戒船师曰：“汝宜坚闭目，隐隐若闻舟行声，慎勿潜

窥。”于是入舟。顷刻间舟师闻舟撼摇，木叶声堕，遂潜窥，见二龙驾舟在紫霄峰顶。龙知其窥，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师乃隐此峰顶，教服灵草，授以神仙术。舟之遗迹，今尚存焉。

许后在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与之话，知非人类。既去，谓门人曰：“适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为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举道眼一窥，见蛟精化一黄牛于沙地。许谓弟子施太玉曰：“彼黄牛，我今化黑牛，仍系以白巾与斗，汝见之，当以剑截彼。”俄顷二牛奔逐，太玉以剑中黄牛之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蛟精径走。先是，蛟精在潭州化一聪明少年，又多珍宝，娶刺史贾玉女，常旅游江湖，必多获宝货而归。至是空归，且云被盗所伤。须臾，典客报云：“有道流许敬之见使君。”贾出接坐，许曰：“闻君得佳婿，略请见之。”慎郎托疾不出。许厉声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许叱咤空中神杀之。又令将二儿来，许以水噀之，即成小蛟。妻贾氏几变，父母力恳乃止。令穿屋下丈余，皆是水际，又令急移，俄顷官舍沉没为潭。今踪迹宛然。

许后以东晋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白日上升。

颜鲁公
颜真卿罗浮尸解

颜真卿问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还，皆饯行于长乐坡。公醉，跳踯抚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以罗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缢杀之，瘗于城南。希烈败，家人启柩，见状貌如生，遍身金色，须发长数尺。归葬偃师北山。

后有商人至罗浮山，见二道士树下弈棋。一曰：“何人至此？”对曰：“小客洛阳人。”道士笑曰：“幸寄一封书达吾家。”北山颜家子孙得书大惊，曰：“先太师亲翰也。”发冢，棺已空矣。径往罗浮求觅，竟无踪迹。又曰：“先太师笔法，蚕头马尾之势，是真得仙也。”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二

群玉峰仙籍

牛益梦游群玉宫

进士牛益，莱州人。益少侍亲江湘守官。益志意潇洒，所为俊壮，尤重然诺，平生未尝轻许人，士君子慕之。求学京师，闭户罕接人事。

一日，出都东门，息柳阴下，忽然困息，若暴疾，乃依古柳而坐。俄若寐，神魂若飞，至一处，高门大第，朱楹碧槛，房殿势连霄汉。益询门吏："此何宫观？"吏云："群玉宫也。"益谓吏曰："居此宫者何人也？"吏曰："此宫载神仙名籍。"益平日好清虚，恳求吏入宫。吏曰："常人不可往。"益坐门，少选有乘马而至，吏迎候甚恭。下马，益熟视，乃故人吴内翰臻。益喜，拜言："久睽阔，幸此相遇。公去世，今居此乎？"公曰："吾掌此宫。"益云："闻此宫皆神仙名氏，可一见乎？"公曰："子志意甚清，加之与吾有旧，吾令子一见，以消罪戾。"公令益执其带则可同往，不然不可也。益执公带，步过三门，方见大殿九楹，堂高数丈，殿上皆大碑，壁蒙以绛纱。公命益立砌下，公升殿举纱，益望之，白玉为碑，朱书字其上，上有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其数不啻数千。其中惟识数人，他皆不知也。所识者乃丞相吕公夷简、丞相李公迪、尚书余公靖、龙图何公中立而已。

乃下殿，与益在小室闲话。益曰："天仙之详，可得闻乎？"公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也。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水仙。率皆正功行进补，方递升仙陛。"益曰："所见者皆当世之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异于常，况公相登金门，上玉堂，日与天子谋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其地也。"益曰："今居世卿相，率皆仙乎？"公曰："十中八九焉。"益曰："丞相富公弼，高卧伊洛，国之元老，岂其仙乎？"公曰："富公自

是昆台真人，况有寿，九十三岁方还昆府。”益曰：“公今何职？”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补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者也。”公曰：“子宅今在汴河柳下，若久不归，汝宅舍且坏矣。”遽命一吏送焉。

益至河，吏引益观河，为吏推堕其中。益乃觉，身坐古柳下。夜已一更，昏黑，旁有巡卒守之，曰：“子疾乎？我属守之不敢去。讯之则不应，扶之则不动，若死者，但有微息出入。子何若而又遽醒也？”益不告之。是夜宿都门外邸中，明日题诗壁上而去。其诗今尚存焉。诗曰：

须信出尘事，分明在目前。
几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牵。

议曰：益，淳雅有信义者也。常与人言此事，故皆信之。益今七十岁矣，而色莹然若年少人，多游云水，不时来都下，今尚存焉。

慈云记
梦入巨瓮因悟道

慈云长老姓袁，始名道，益州市人。家甚窘，母织席为业，少供盐米醯醢之给，皆自专之。暇日则就邻学从役，以补束脩。既久，师恤其勤，尽术诲之。道乃益自勉励，厚自染磨。学成，求试于秋官，高捷乡书，得去于上都，待试南宫。俄染沉疴，既久，生意几亡，困卧客馆，装囊素薄。洎愈，已明省榜矣。道极叹惋。

不久春晚，友人强邀游西池。波澄万顷寒碧，桥飞千尺长虹，水殿澄澄，彩舟泛泛，士人和会，箫鼓沸溢，憧憧往来，莫知其数。行于游人中失其友，道乃独步访寻。久忽见一僧立于池岸，若素识，延颈望道，略不回目。道乃揖之。僧曰：“子风骨清羸，久行倦怠。”道告曰：“久客辇毂，卧病缠绵。”僧曰：“弊院非远，暂邀长者可乎？”道即与僧同行。由池面去不百步，道北有小室，入门土阶竹窗，僧邀坐。僧

曰："吾暂息。少时子亦可休于此矣。"僧乃就榻。

道性本恬静，甚爱清洁，见此居惟屋三间，一无所有，似无烟爨气味。中室惟巨瓮一枚，破笠覆之。道私念：此瓮必积谷其中。试举其笠，瓮中明朗若月光。道俯视，则楼台高下，人马往来，有若人世。有人呼道名姓，道应之，则随声已在其中。道都忘前事。有宰相李文国召道为宾，文国爱其才学，又以女妻之。是年秋试，文国以道名上于春官，道中魁选，唱第宸庭，道为天下第一。初授南都通理，不久诏还开府仪同三司。斯时天子方征北狄，道上奏云：

> 臣本书生，幸逢圣世。继叨禄食，久冒官荣，素无敏才，不能图报。猥仕严近，承乏谏垣。敢竭愚衷，上补圣政。近者丑类内侵，疆边幅塞，吏不善抚绥远人，则生猜异。兴师十万，深入虏庭，飞刍挽粟，帑竭廪虚。州军授钺，面奉圣颜。取敦煌之旧地，为大国之提封。臣究前书，深明至理。攻夷狄如以明珠弹雀，虽得亦亡其珠矣；得彼地犹石田，不可耕也。故人谓御戎无上策，臣思之未为至论。臣以忠信结之为上策，择将守边为次策，以兵伏之为中策，以女妻之为下策，玉帛结之为无策。臣虽甚愚，不识忌讳，身有言责，固当上陈。

帝喜其奏，诏授中丞。危言鲠直，倾动朝野，奸邪沮气，中外属望。俄而拜道居政地，曲尽弼谐之理，天下称为贤相。天子立马得女为后，而废王皇后。道极谏曰："陛下无故废一后，天下谓陛下如何也？"庭夺马后策投殿砌下。帝大怒，即日贬琼州司马，即就道。至琼州，与妻子对泣曰："布衣致身卿相，足矣。今得脱死，归见故乡，休官高卧，尽我余年。"妻曰："我有谋，君能从吾，可以生还。"道曰："何谋而可还也？"妻曰："内臣继忠，帝方宠用，公以千金投之，当获其报。"道命童赍金宝献继忠，言于帝，道乃得还都，居私第。会谏臣论其忠，复拜相。帝方大兴军征辽，道复为奏，言甚鲠忤。妻谓道曰："昔在南琼，四望瘴烟，昏相守，常对而泣，愿见还故里，归骨田原，莫可得也。今再用于朝，又欲触圣怒，逆龙鳞，自取其祸败。"道曰："吾志已决，多言何为！"帝怒，罢相，归于私第。时帝叔魏王有忠谊，多与道往还。后王萌逆节，金台上奏，言道已罢相，怨望朝廷，又教王叛。帝震怒，朝服斩东市。道别妻曰："忆昔钓锦水，沿锦岸嬉戏，今日思之，不可复得。"于时刀剑在前，丧车在后，观者如堵，神魂飞扬。道坐裍上，莫敢回顾。刃拂然及颈，道乃觉身在瓮傍。回视僧

拭目方起，恍然而醒，矍然而兴。僧曰："贤者以此营心，意窒吾欲，而诱吾归。"乃再拜，谓僧曰："富贵穷寒，命也，此天之所以生命；心气，此身之所有。吾将听于天，而养乎内。"僧曰："是矣。"乃送道出门。数步，回顾僧与寺俱不见。

翌日，道遂别都门西归，至益州，剃发披缁，居大慈寺。禅腊俱高，修行淳洁，合寺推尊。不久，大众请升堂，道敷演妙门，开导圣意，闻者冰释。衣惟一衲，食即一盂。升堂七十年，学者云集。

尚书张咏镇益州，知师德，乃往见师。师促膝拱手，高座禅榻。公讶其慢，怒见乎色。公曰："师能禅乎？"师曰："然。"师乃引杖击故燕窠曰："击彼无明当，从教透网罗。"公为念甚久乃去，然公知师异人也。

他日，公与锦水道士杨绪同谒师。绪亦辩敏，时过日中，有负束薪过堂下者，绪曰："秃棘子将安用也？"师曰："用以覆君墙，盖防贼盗事。"公大笑，由是益于师往还。异日，师升座，公与郡官往听焉。众散，公与师促膝静坐。公曰："何路去得西天？"师曰："济川须用楫，渡水必从桥。"公曰："若无桥，如何过得？"师曰："渡水无桥过，凭河必湛身。"公曰："无桥有船亦可也。"师曰："乘船虽可渡，不若涉桥安。"公曰："桥亦有坏时。"师云："船覆寻常事，桥摧乃偶然。"公由是与师为忘形友。通判牛注谓师曰："天堂地狱有之乎？"师曰："宁可无而信，不可使有而不信也。"张深以为至言。公病期月愈，召师郊外，以快心目，乃作诗赠师，诗曰：

相见溪山无限好，相迎和笑步云霞。
共知乐道闲方健，且喜新年鬓未华。
不向目前求假景，自于心地种真芽。
须知达摩儿孙盛，祖席重开一叶花。

一日，开元寺僧惠明告师曰："欲新钟阁，别造佛殿，若得师一言，则其缘易化，殿阁不日成矣。"师曰："吾非造恶人，尔何故遣为此事？"惠明曰："为造佛殿阁乃福善之大门，师何故有此言也？"师曰："佛阁，求之乎？汝自欲造之乎？佛无故求于汝，汝自为之也。今之佛宫，凌云之阁，万木之殿，回廊四合，台榭相连，万瓦鳞鳞，轩牖金碧，虽世之王公大人之居，不能敌此也。子之身，一席之地足矣。今

市里蓬蒿之间，民无立锥之地，或税居，或茅屋，亦足以庇身。子欲天下之财尽归汝乎？”惠明曰：“彼自乐施也。”师曰：“安得乐施？汝虚高天堂以喜人，妄起地狱以惧人，施其财则获福，背其义则陷罪，是汝胁而取之也。以教言，与，汝有所福，不与，汝有何罪报之也？”惠明曰：“佛言喜舍何也？”师曰：“吾乃空门也。不耕不桑，无所自养。第以食养性，默行善道，彼见而喜，乃曰吾衣采耳，此所谓喜舍也。施不求报，不祈福，自然之施。”惠明曰：“师言佛之宫坏而不振，岂主张吾道者焉？”师云：“子所言外，吾所言内也。昔吾圣人之教后人也，使去其发，又褐其衣，一食以饱其腹，一榻以去其欲，俾其性不乱，而入于空寂之间。汝以无厌之求，侵渔其民，今子身庇大厦之居，口食酥油之上味，体被绫縠之鲜丽，而又更求自丰，不知彼乏，岂吾佛之本心哉？汝宜入幽狱，永为下鬼。”因叱之。惠明乃礼师，师又杖击之云：“醒未？”惠明曰：“此身将出醉中矣。”作礼而去。

寺僧有炼指者，报师，师答之曰：“汝何故自弃伤父母之遗体？”僧曰：“火指供佛当以无上报，师反拒之，然教中实载之矣。”师云：“佛之立言割截肢体，人有本根六恶之情，肢体尚可截，而岂不能断彼哉？此吾佛之善喻。至于古有燃灯佛，乃燃心灯耳。心自明，可以照无明。吁！吾佛大智慧也，大慈悲也，大聪明也。子当炼指之时，子面若死灰，痛苦万状，佛见子当忧戚焉，又安得而乐乎？子何愚如此！”僧于是曰：“我悟焉。”不复火指。张公闻师之言，曰：“此活佛也。”

师沐浴非时，忽击鼓集众，谓曰：“吾将去世，与子等别。”复开说百千妙门，又作诗别张公。诗曰：

来自无中来，去自无中去。总是恁地去，莫要错却路。爱民民皆慕，慎则增福佑。若能行此路，共君一处住。

乃掷笔于地，收足耸肩端坐，奄然化去。公见其诗，闻其事怆然，亲观师之化形，五体投地，不胜悲叹。乃舍俸作塔，迄今师身存焉。

议曰：今之释子，皆以势力相尚，奔走富贵之门，岁时伏腊，朔望庆吊，惟恐居后。遇贫贱，虽道途曾不回顾。见师之行，议论圣人之根本，得无愧于心乎 ？

书 仙 传
曹文姬本系书仙

曹文姬，本长安娼女也。生四五岁，好文字戏，每读一卷，能通大义，人疑其夙习也。及笄，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自笺素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之处，必书之，日数千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当时工部周郎中越、马观察端，一见称赏不已。家人教以丝竹，曰：“此贱事，吾岂乐为之！惟墨池笔冢，使吾老于此间足矣。”由是藉藉声名，豪贵之士，愿输金委玉求与偶者，不可胜计。女曰：“此非吾偶也。欲偶者，请托投诗，当自裁择。”自是长篇短句，艳词丽语，日驰数百，女悉阿意。

有岷江任生，客于长安，赋才敏捷，闻之喜曰：“吾得偶矣。”或问之，则曰：“凤栖梧而鱼跃渊，物有所归耳。”遂投之诗曰：

玉皇殿前掌书仙，一染尘心谪九天。
莫怪浓香薰骨腻，霞衣曾惹御炉烟。

女得诗，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愿妻之，幸勿他顾。”家人不能阻，遂以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妇相携，微吟小酌，以尽一时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对饮，女题诗曰：

仙家无夏亦无秋，红日清风满翠楼。
况有碧霄归路稳，可能同驾五云游 ？

吟毕，呜咽泣曰：“吾本上天司书仙人，以情爱谪居尘寰二纪。”谓任曰：“吾将归，子可偕行乎？天上之乐胜于人间，幸无疑焉。”俄闻仙乐飘空，异香满室，家人惊异共窥，见朱衣吏持玉版朱书篆文，且曰：“李长吉新撰《玉楼记》就，天帝召汝写碑，可速驾无缓。”家人曰：“李长吉，唐之诗人，迄今三百年，焉有此妖也。”女笑曰：“非尔等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犹顷刻耳。”女与生易衣拜命，举步腾空，云霞烁烁，鸾鹤缭绕，于是观者万计。以其所居地为书仙里。

长安小隐永元之善丹青，因图其状，使余作记，时庆历甲申上元日记。

广谪仙怨词

窦弘余赋作仙怨

台州刺史窦弘余撰

玄宗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没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途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死，然后驾发。行次骆谷，上登高下马，谓力士曰："吾苍皇出离长安，不辞宗庙，此山绝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因下马望东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谓力士曰："吾听九龄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书令张九龄每因奏事对，未尝不谏诛禄山，上怒曰："卿岂有王夷甫识石勒，使杀禄山？"于是不敢谏。因上马，遂索长笛吹一曲，曲成，潸然流涕，伫立久之。时有司旋录成谱，请曲名，上不记之，视左右曰："何得有此？"有司具奏：以骆谷望长安，下马后索长笛吹出。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亦别有意，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旨属马嵬之事。厥后以乱离隔绝，有人自西川传得者，无由知之，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凄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多为此曲。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席上吹之。长卿遂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其本事。其词云：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
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

余在童时，亦闻长老话其事颇熟，而长卿之词甚是才丽，与本曲意兴不同。余既备知，聊因暇日掇撰其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不知者。其词曰：

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
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 ？
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自弯弯。

并以为窦史君序《谪仙怨》云。

刘随州之诗未知本事，及详其意，但以贵妃为怀。明皇登骆谷之时，本有思贤之意，窦之所制，殊不述焉。因更广其词，盖欲两全其事，虽才情浅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观，贻诸识者。词云：

晴山凝日横天，碧映君王马前。
銮舆西幸蜀国，龙颜东望秦川。
曲江魂断芳草，妃子愁凝暮烟。
长笛此时吹罢，何言不为婵娟。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三

高言
杀友人走窜诸国

高言字明道，京师人。好学，倜傥豪杰，不守小节，酒酣气壮，顾命若毛发，是人莫与结交。其或风月佳时，宾朋宴聚浩歌，音调慷慨，泣下云：“使我生高光时，万户侯何足道哉！”好高视大，论言狂讦，直攻人过，不顾名节。家资荡尽，乃游中牟，干友人，作诗曰：

昨夜阴风透胆寒，地炉无火酒瓶干。
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

翌日，友人以双缗赠之。言怒，掷缗殴其价曰：“何遇我之薄！”他日闲游，遇前友人于途，数之曰：“子平日客都下，吾接子以礼。及子归，吾厚饯子。今此来，而子托以他适。吾何负子？今不舍子！”因探囊取匕首杀之，并杀其从者二人。言思身触宪网，无所取逃，驰入京见故人柳敷，以实告：“吾当走南北，以延旦暮。”柳赠帛为别。

后属仁庙崩，新君即位，有罪者咸得自新。归见柳云：“吾得复归，身如更生，向时使气，徒自悔恨。言别后，北走入胡地，数日为候骑所得，絷我两马间以献名王。王问：‘汝长于何术？’对：‘知书数，能诗，善臂鹰放犬。’名王颇喜，由是久之。王如漠北，令吾往焉。二十余日，方至其地，黄沙千里，不生五谷。地气大寒，五月草始生，木皮二寸，冰厚六尺，食草木之实，饮牛羊之乳。名王为吾娶妻，妻年虽少，腥膻垢腻，逆鼻不可近。夜宿于土室，衣兽皮，胡妇不通语言，吾是时思欲为中国之犬，莫可得也。凡在漠北不见生草，时亦得酒饮并面食，皆名王特令人遗吾也。吾自思：此活千百年，不若中国之生一日也。日逐胡妇，刈沙草，掘野鼠，生奚为也！或临野水自见其形，不觉

惊走，为鬼出于水中，枯黑不类可知也。一日，胡妇为盗去，吾愈不足，为书上名王，得还旧地。他日，名王至境上，吾夜盗骑马南走，至吾国，纵其马归。因夺牧儿之衣，易去吾服，南走二万里，至海上广州。会有大舶入大食，吾愿执役从焉。舶离岸，海水滔滔，有紫光色，惟见四远天耳。鲸鲵出没，水怪万状，二年方抵大食。地气大热，稻岁再熟。王金冠，身佩金珠璎珞，有佛脑骨藏于中宫。人亦好斗，驱象而战。百羊生于地中，人知羊将生，乃筑墙环之，羊脐于地，人挞马而奔驰叫呼，羊惊脐断，便逐水草。大食南有林明国，大食具舟欲往，吾又从之，一年方至。国地气热甚于大食，稻一岁数熟。人皆裸，惟用布蔽形。盛暑则以石灰涂屋坚密，引水其上，四檐飞注如瀑布，激气成凉风，其人机巧可知也。王坐金车，有刑罚：杀人者复杀之，折人者复折之；他犯小过者，罚布一尺，归之王。王之宫极富，以金砖甃地，明珠如栀李者莫知其数，沉香如薪，亦用以爨。林明国曾发船，十年不及南岸而回。中间有一国，莫知其名，人长数寸，出必联络。禽高数尺，时食其人，故出必联络耳。闻东南有女子国，皆女子，每春月开自然花，有胎乳石、生池、望孕井，群女皆往焉。咽其石，饮其水，望其井，即有孕，生必女子。舟人取小人数人载回，中道而死。海中有大石山，山有大木数十本，枝上皆生小儿。儿头著木枝，见人亦解动手笑焉。若折枝，儿立死。乃折数枝归，国王藏于宫中。吾往林明国六年，又闻东南日庆国，林明有船往焉，吾又从之。既至，结发如鸟雀，王坐石床上，无礼义乱杂，最为恶秽。争斗好很，妇女动即相杀戮。无刑罚，犯罪，王与人共破其家而夺之。南有山，远望日照之如金，至则皆硫黄也。硫黄山之南，皆大山焉。火燃山昼夜不息，火中有鼠，时出火边，人捕之，织其毛为布造衣。有垢污则火中燃之即洁也。吾得数尺存焉。吾厌彼，复还。会有船归林明，吾登其船，娶妇方生一子逾岁，奔而呼吾。回国舟已解，知吾意不还，执子而裂杀之。自林明回大食，航海二年方抵广。吾不埋黄沙之下，免藏江鱼之腹，奔走二十年，身行至者四国。溪行山宿，水伏蒿潜，寒热饥苦，集于一身。以逃死，幸得余息，复见华风。间心自明，再游都辇，复观先子丘垅。身再衣币帛，口重味甘鲜。有人唾吾面，扼吾喉，拊吾背，吾且俯首受辱，焉敢复贼害人命乎！”

余惊其人奔窜南北，身践数国，言所游地，人物诡异，因具直书之，且喜其人知过自新云耳。

议曰：马伏波云：“为谨愿事，如刻鹄不成犹类鹜者也；学豪侠

士，如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伏波诲子弟，欲其为谨肃瑞雅之士，不愿其为豪侠也。尝佩服前言，恃其才，卒以凶酗而杀人害命。其窜服鬼方苦寒无人境，求草水之一饮，捕鼠而食，安敢比于人哉？得生还以为大幸，偶脱伏尸东市，复齿人伦，亦万之一二也。士君子观之以为戒焉。

寇莱公
誓神插竹表忠烈

寇莱公赴贬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于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负于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负朝廷，此竹当再生。”其竹果生。又云：公贬死于雷州，诏还葬，道过公安，民皆迎祭，斩竹插地，以挂纸钱而焚之，寻复生笋成林。邦人神之，号曰“相公竹”。

娇娘行
孙次翁咏娇娘诗

余友孙次翁，幼负才不羁，贵家多慕其名，所与往还皆当世伟人。一日，出所为《娇娘行》示余，意豪而清，文富而丽，辞旨完赡，有足嘉尚，因载于集。设值其才，成其音律，播诸乐府，岂不宜哉！

娇娘，小字也，姓孙名枢，字于仪。自垂髫时，余见之山阳郡。善歌舞，学诗词，谈论端雅，俨然有君子之风。十六嫁登人解氏，二十为夺其志，遂居江淮间。当时名宦，莫不爱赏。熙宁丙寅岁，余自杭及苏，北渡江过仪真郡，有潇湘之逢，开樽话旧，各尽所怀，遂作《娇娘行》。其词曰：

楚宫女儿身姓孙，十五绿鬓堆浓云。脸花歌笑艳杏发，肌玉才近红琼温。仙源曾引刘郎悟，天教谪下风尘去。策金堤上起青楼，照水花间

开绣户。山阳天下居要冲，春行处处皆香风。花名乐府三千辈，惟君第一娇姿容。画舫骄马日过门，过者知名求见君。侍君颜色肯一顾，方肯延入罗芳樽。遏云数声贯珠善，惊鸿舞态流风转。不是当朝朱紫人，歌舞筵中难得见。朝英国士相欢久，学诗染翰颜兼柳。卫尉卿男号富儿，黄金满载来见之。朝欢夕宴奉歌酒，春去秋来情愈厚。青丝偷剪结郎心，暗发深诚誓婚偶。深更不与家人露，藏头掩面随郎去。千里相从人不知，鸳鸯比翼凌云飞。帝城风物正春色，与郎遍赏游芳菲。郎去高堂负父意，父亲惜子情难制。六礼安排迎入门，且图继嗣延家世。铨行补吏任忠州，整袖长江同泝流。瞿塘滟滪遍经历，二年惟爱居蛮陬。解官入京重调转，空闺独坐居京辇。伤离感疾时召毉，无何楚客皆闻知。急具高堂报阿母，母怒大发如风雨。来见娇娘大嗟怨，怒声肆骂千千遍。扶夺上马去如飞，争奈郎纵相去远。回到娘家三四春，双眸盈疾愁见人。蕙心兰性欲枯死，盘金匣玉都埃尘。阿母养身今已报，从今所得多金宝。誓心不嫁待郎音，烟波万里难寻耗。迩来泛迹渡金陵，住近仪真江外亭。北提征辔过花院，分明认得娇娘面。旧家云鬓慵理妆，泪裹罗襟金缕溅。灯前相顾问行年，一别音容何杳然 ？君今三十未为老，昔时青发今华颠。君容若入襄王梦，我才曾试光明殿。秋江夜醉话平生，坐抱琵琶船上宴。娇娘娇娘真可惜，自小情多好风格。只恐情多误尔身，休把身心乱抛掷。君不见乐天井底引银瓶，瓶沉簪折争奈何 ！

琼 奴 记

宦女王琼奴事迹

琼奴姓王，湖外人王郎中之女。不言其里，隐之也；不广其名，讳之也。父刺琼馆而生，因以名。琼奴年十三，父为淮南宪，所至不避贵势，发谪官吏，按历郡县，推洗刑垢，苟有所闻，毫发不赦。属吏震恐，莫敢自保。琼当是时方居富贵，戏掷金钱，闲调玉管。初学吟诗，后能刺绣。举动敏丽，父母怜爱。是时琼父以严酷闻于中外，罢宪归，死于辇下。琼母亦不久谢世，其囊橐尽归兄嫂分挈以去，所有金珠衣物不及百缗。兄嫂散去，琼旁无强近之亲，孤处都下。

琼先许大理寺丞张实子定问，张知琼孤且贫，遣人绝之。琼泣

曰："虽有媒妁之约，我命孤苦无依，不能自振，彼绝我甚易，我绝彼则难。"遂见弃张氏。琼久益困，或为邻妇里女访之云："向能固守，今不可得，人能择子，子不能择人。我为尔代嫁某人子可乎？"琼曰："彼工商贱伎，安能动余志？"又不谐。岁余，琼大窘，泣曰："蔓短不能攀长松，蝇翼安能附骥尾。家无蔽体之衣，则为僵尸；地无三日之食，则饥且死。此身不得齿人伦矣。"会佣者妪知，乃欺之曰："子虽肌发形骨分甚端丽，奈囊无寸金，谁肯顾子？有赵奉常累世簪裾，家极丰富，俾子为别室，虽非嫁亦嫁也。舍此则子必饿死沟中矣。"琼泣许之。

翌日，妪持金彀，携珠翠之饰，与琼服之，乃登车。是时琼方年十八岁，修目翠眉，樱唇玉齿，绀发莲脸，赵一见倾心慕爱。琼小心下气，尽得内外欢心。同列者见嫉，谗之于主妇。妇大恶之，遂生垢骂。久则浸加鞭扑毁辱，延及良人，赵弗敢顾。琼愈勤，主愈不乐。琼语赵曰："堂堂男子，独不能庇一妇人乎？"赵曰："吾自恐愧无地，子无绝我。"琼知无所告，灰心凌毁鞭挞之苦，每春日秋风，花朝月夜，怀旧念身，泪不可制。

赵赴官荆楚，出淮，馆荒山古驿。琼感旧无所摅发，闷书驿壁，使有情者见之伤感称道。好事者往往传闻。王平甫为之作歌，辞意精当，盛传于世。今以平甫之歌洎琼所题之文，具载于此，使后之人得其详也。 琼 奴 题 记琼奴题淮山驿

其题于壁曰：

昨因侍父过此，时父业显宦，家富贵，凡所动作，悉皆如意。日夕宴乐，或歌或酒，或管弦，或吟咏，每日得之，安顾有贫贱饥寒之厄也！嘉祐初，不幸严霜夏坠，父丧母死，从其家世所有悉归扫地。兄弟散去，各逐妻子，使我流离狼狈，茫然无归。幼年许嫁与清河张氏，迨其困苦，遽弃前好，终身知无所偶矣。偷生苟活，将以全身，岂免编身于人，遂流落于赵奉常家。其始也，合族皆喜，一旦有行谮之祸，遽见弃于主母，日加鞭棰，欲长往自逝，不可得也。每欲殒命，或临其刀绳二物，则又惊叹不敢向。平昔之心皎皎，虽今复过此馆，见物态景色如故，当时之人宛如在左右，痛惜嗟叹，其谁我知也 ？因夜执烛私出，笔墨书此，使壮夫义士见之，哀其困苦若是。太原琼奴谨题。

王平甫咏琼奴歌

其歌曰：

惊风吹云不成雨，落叶辞柯宁择土。飘飘散叶如之何 ？茹苦食酸君听取。淮山苍苍古驿空，壁间题者琼奴语。琼奴家世业显官，过此驿时身是女。银鞍白马青丝缰，红襦织出金鸳鸯。宝队前呵路人避，绣幕后拥春风香。弟兄追随似鸿雁，严亲气概临秋霜。州官邀临县官送，下马传舍罗壶浆。仆夫成行奏弦管，侍姬行酒明新妆。朝歌暮饮不知极，已许结发清河郎。明年父丧母继死，弟兄流离逐妻子。哀哀琼奴无所归，郎已弃奴奴已矣。饥寒渐渐来逼身，富贵回头如梦里。从兹转徙奉常家，于初才见始惊喜。偷生苟活聊托身，谗言或入夫人耳。衾寒转展遮泪眼，残月射窗嗔起晚。执巾持帚先众姬，无奈夫人责慵懒。织罗日日遭鞭棰，经年四体无完肌。每期殒命脱辛苦，刀绳向手还惊疑。今朝侍行复此驿，景物完全人已非。悠悠万事信难料，耿耿一心徒自知。西廊月高众人睡，展转空床独无寐。昔日宁知今日愁，五尺罗巾拭珠泪。潜行启户防人知，把笔亲临素壁题。自陈本末既如此，欲使壮夫观者悲。哀哀琼奴何戚戚，翻作长歌啾唧唧。弟兄可戮郎可诛，奉常家法妻凌夫。傥知琼奴出宦族，忍使无故受鞭扑 ？我愿奉常闻此歌，琼奴之身犹可赎。千金赎去觅良人，为向污泥濯明玉。

李诞女

李诞女以计斩蛇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八丈，围一丈，土人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史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谕巫祝，欲得婴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

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应。寄曰："父母毋相留，今汝有六女无一男，虽多奚为？女无缇萦济父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

可禁止，乃听寄行。寄请好剑一口，及咋蛇犬数头。至八月朝，使诣庙中坐，怀剑萘犬，先作数十米糍蜜面，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就啮咋，寄从后断斫蛇，因拥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怜。"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子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有妖邪焉。

郑路女

郑路女以计脱贼

郑路昆弟有为江外官者，路携妻女随之。一夕，维舟江渚，群盗掩至，郑以所有金帛列于岸上，而恣贼所取。贼一不犯，但求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贼潜知之。骨肉相顾，无以为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具小舟载之而去。女谓贼曰："君虽为偷儿，得无所居与亲族乎？然吾家衣冠族属，既为汝妻，岂可无礼见遇？若达汝家，一会亲族，以托好逑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有。我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见女之貌美而且顺，顾已无不可从，即弃二婢，挟女鼓棹而去。女即赴江死，时人贤之。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四

王寂传

王寂因杀人悟道

大宋王寂，汾州邑人也。不妄然诺，尤重信义。里人云："得千金不如寂之一诺。"其为乡闾信重如此。为文不喜从少年辈趋时，由是落魄，不售于有司。一日，拊骑仰面叹曰："大丈夫当跃马食肉，取富贵易若拾芥。使吾逢高光时，与韩彭并辔，长驱中原，取封侯，臂悬金印大如斗。反从小后生辈为声律句，组绣对偶，低回周旋笔砚间，使人奄然无气。设或得入仕，方折腰升斗之粟，所得几何哉！"乃毁笔砚，裂冠服，向所蕴藉，一无所顾。日就旗亭民舍里儿社父饮醇酒，恣胸臆，陶然得兴，累日忘归。酒酣耳热，醉歌春风，往往踞坐击铜壶为长谣，音调慷慨，流泪交下。

一日，有邑尉证田讼，入邑前道，吏趋门传呼甚肃。时寂酒方盛，气愈壮，垂手瞋目不避。吏责其慢，遂侵辱寂。寂怒，以手批吏，首抵墙上，堕三齿。寂大呼而出，叱尉下马，就夺所佩刀划地数尉曰："子贿赂公行，反覆曲直，民受其弊，其罪一也。冒货践秽，残刑以掩其迹，其罪二也。子数钟之禄，其职甚卑，妄作威势，纵小吏欺辱壮士，其罪三也。"乃就斩尉，并害其胥保十数人，死伤积道，血流染足。比屋民居，阖户莫敢出。寂置剑于地，呼其常与饮博侪类，聚而言曰："尉不法辱人，不杀之，无以立勇。今吾罪在不宥，吾将入溪谷以延朝夕之命。从吾与吾盟，不乐亦各从尔志也。"无赖恶少年皆起应之，相与割牲祭神，结为友。出入数百，椎牛、椎豕，掠墓、劫民、烧市，取富贵屋财，民拱手垂头，莫敢出气。白昼杀人，官吏引避；视州县若无有，观诏条如等闲。

久之属章圣上仙，一切无道得从自新。寂闻阴喜，乃取酒饮其徒，

告之曰："山行水宿，草伏蒿潜，跳跃岩谷中，与豺虎为类，吾志已倦。今幸天子濡大泽，以洗天下罪恶，吾党转祸为福之祥，愿从吾者皆行，不然吾自为计。"党中有鼠辈睥睨，颜色拂厉，悖语嗫然，寂捽斩之坐前。他皆跳跃叫呼曰："吾今得为良民，归见故乡亲戚，死无恨焉。"寂率众皆出，有司系之，请命于朝。朝宿闻其名，得赴阙，许自陈其艺，欲以一官荣之。

寂至阙，宿阊阖门外逆旅。久未见朝命，其心站站若惊风所抑，无所著。一日，扣户声甚急，寂惊起，开户出，见黄冠道士自外入，笑曰："群玉峰前，子悟之乎？"寂方默然，回顾道士袖间出镜，谓寂曰："子能视之，则可悟也。"寂收神定息视之，澄湛莹彻，清光满室。中有山川，远岫平田，飞瀑流泉，山川高下，掩映其间。从北有堂庑壮丽，有坐藤床上若今佛家所为入定者一人，衣缁素衣，前披幡葆，掩护甚密。道士指之曰："此子之前身也。余，子之师也。以子尘俗未断，故令托质人间三十年，以窒其欲耳。"道士取镜后，乃失其往。寂舞剑铗，为之歌曰：

人间冉冉混尘埃，身后身前事莫猜。
早悟劳生皆是梦，当时悔向梦中来。

又歌曰：

当年壮气谩如虹，回首都归含笑中。
群玉峰前好归路，可怜三十二秋风。

寂年三十二也。明年，寂知事莫非前定，笑出都门而去，太行驿舍暴卒。同行者遂葬之西庵下。嘉祐中，雨泛坏其冢，尸出隧外，两颊拊红，脉脉如生人，而眉鬓须发，悉不少败。

熙宁中，余自太原来汴京，道出驿下，适驿下老父详其本末，故余亦得以传之，老父亦其党中人也。

王 实 传

孙立为王氏报冤

国朝王实，字子厚，随州市人也。少尚气，多与无赖少年子连臂出入娼家酒肆，散耗家财，不自检束。久之得罪于父母，见轻于乡党，衣冠视之甚薄，不与之交言。实仰面长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见弃如此！”乃尽窃家之金，北入帝都，折节自克，入太学为生员。苦志不自休息，尊谨师友，同志称美。为文又有新意，庠校往往名占上游，颇为时辈心服。一举进士，至省下。

庆历初，父告疾，实驰去。中道得父遗书云：“家有不可言者事，吾由是得疾。吾计必死，言之丑也，非父子不可闻。能依父所告，子能振之，吾死无恨。吾所不足者，不见子也。”言词深切，实大伤心。实至家，日夜号泣，形躯骨立。既久，家事尤零替，除服，更不以文学为意。多与市西狗屠孙立为酒友，乡人阴笑。实闻，益与立往来不绝。时时以钱帛遗立，立多拒而不受，间或受少许。人或问立曰：“实士人也，与子厚，而以物贶，子多拒之，何也？”立拊髀叹曰：“遇吾薄者答之鲜，待吾厚者报之重。彼酒食相慕，心强语笑，第相取容，此市里之交也。实之待我，意隆而情至。吾乃一屠者，而实如此，彼以国士遇我，吾当以国士报之，则吾亦不知死所也。”

一日实召立，自携醪醼出郭，山溪林木之下，幕天席地对饮。酒半酣，实起白立曰：“实有至恨，填结臆膈间久矣。今日欲对吾弟剖之，可乎？”立曰：“愿闻之也。”实曰：“吾向不检，走都下为太学生，欲学古入官以为亲荣。不意吾父久撄沉疴，家颇乏阙，吾母为一匪人乃同里张本行贿，因循浸渍，卒为家丑。吾之还，匪人尚阴出入吾舍。彼匪人尤凶恶，力若熊虎，吾欲伺便杀之，力非彼敌，则吾虚死无益也。吾欲奉公而行之，则暴亲之恶，其罪尤大。吾欲自死，痛父之遗言不雪。念匪人非子莫敢敌也，吾欲以此浼君，何如也？”立曰：“知兄之怀久矣，余死亦分定焉。兄知吾能敌彼，愿画报之，幸勿泄也。”乃各散去。

他日，立登张本门，呼本出，语之曰：“子恃富而淫良人家妇，岂有为人而蹈禽兽之事乎？吾今便以刀刺汝腹中以杀子，此懦弱者所为，非壮士也。今吾与子角胜，力穷而不能心服者，乃杀之，不则便杀子矣。”立取刀插于地，袒衣攘臂。本知势不可却，亦袒衣，立大言谓观

者曰：“敢助我，我必杀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杀之。”两人角力，手足交斗，运臂愈疾，面血淋漓，仆而复起，自寅至午，本卧而求救。立乃取刃谓之曰：“子服未？”本曰：“服矣。子救吾乎？吾以千金报子。”立曰：“不可。”本曰：“与子非冤也，子杀吾，子亦随手死矣。”立笑曰：“将为子壮勇之士，何多言惜命如此，乃妄人耳。”叱本伸颈受刃。本知不免，乃回顾其门中子弟曰：“非立杀吾也，乃实教之也。”言绝，立断其颈，破胸取其心，以祭实父墓。乃投刃就公府自陈。

太守视其谳，恻然。立曰：“杀人立也，固甘死，愿不旁其枝，即立死何恨焉。”本之子告公府曰：“杀父非立本心，受教于实。”太守曰：“罪已本死，何及他人也。”立曰：“诚如太守言，不可详言之也。立虽縻烂狱吏手，终不尽言也。”太守曰：“真义士也。”召狱吏受之曰：“缓其枷械，可厚具酒馔。”后日旬余，至太守庭下，立曰：“立无子，适妻孕已八九月矣，女与男不可知也。愿延月余之命，得见妻所诞子，使父子一见归泉下，不忘厚意。”太守乃缓其狱。其妻果生子，太守使抱所生子就狱见立，立祝其妻曰：“吾不数日当死东市，令子送吾数步，以尽父子之意。”太守闻，为之泣下。立就诛，太守登楼望之，观者多挥涕。

任愿

青巾救任愿被殴

任愿，字谨叔，京师人也。少常侍亲之官江淮间，亦稍学书艺，淳雅宽厚之士。家粗绍祖业无他图，但闭户而已，不汲汲于名利。

熙宁二年正月上元，愿昼游街，时车骑骈溢，士女和会，愿乘酒足软，仆触良人家妇。良人大怒，殴击交至，愿惟以衣掩面不语。殴既久，观者环绕，莫知其数。有青巾旁观者忽不平，俄殴良人仆地，乃引愿而去，观者莫知其由。愿曰：“与君旧无分，极蒙见救。”青巾者不顾而去。

异日，愿又遇青巾者于途中，召之饮，乃同入市邸。既坐，熟视，目耸神峻，毅然可畏。饮甚久，愿谢曰：“前日见辱于庸人，非豪义之

士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何足称谢。后日复期子于此，无前却也。”乃各归。

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且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余举。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衔之数年，今始少伸。”乃于裤间取乌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为脔，以半授愿。愿惊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无孑遗，让愿，愿辞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盘中者又食之。取脑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弃之于地。复云：“吾有术授子，能学之乎？”愿曰：“何术也？”曰：“吾能用药点铁成金，点铜成银。”愿曰：“旗亭门有先子别业，日得一缗，数口之家，寒衣绵，暑衣葛，丽日食膏鲜，自为逾分，常恐召祸，安敢学此？幸先生爱之！”青巾者叹服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当有寿。”仍出药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后不复见也。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五

名公诗话

本朝诸名公诗话

大丞相李公昉尝言：当时自外镇为粗官，有学士遗外镇官茶，外镇有诗谢云："粗官乞与真虚掷，赖有诗情合得尝。"符彦卿知汴州，有诗云："全军十万拥雄师，正是酬恩报国时。汴水波涛喧鼓角，隋堤杨柳拂旌旗。前驱红旆关西将，环坐青蛾赵国姬。为报长安冠盖道，粗官到底是男儿。"公云："诗意盖有憾尔之词。"其诗牌后人取去，不知落于何地。

邑有白鹤观，向苏子美游于其中，壁有留题一绝。韩魏公诗，尤为人称美，诗曰："二苏遗迹匿山扃，贤相重来为发明。字久半随风雨驳，气豪尤入鬼神惊。直疑鸾凤腾云去，不假江山到骨清。人对甚时须自勉，酒豪颠草尚垂名。"公诗格万古雄豪如此。又应制仁庙御制赏花钓鱼，公之诗大为士君子称赏。公历仕三朝，匡扶二帝，社稷宗臣，国朝元老。乐善好施，晚岁无替。接引寒贱，亭午忘餐。出于天性，近古无有也。

李先生清臣者，北人也。方束发即才俊，警句惊人，老儒辈莫不心服。一日，薄游定州，时韩魏公知定州，先生携刺往谒见其太祝。吏曰："太祝方寝。"先生求笔为诗一绝，书于刺，仍授其吏曰："太祝觉而投之。"诗曰："公子乘闲卧绛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梦见周公否，曾说当时吐哺无？"后魏公见诗云："吾知此人久矣。"竟有东床之选。先生后应进士，中甲科，试贤良为优等。方其射策天庭，天子临轩虚己，侍臣耸观。摇笔不逾数刻，落笔万言，皆出入九经，照厉风俗，极孔孟之渊源，尽时政之要道。天下莫不倾其风采，实当世之伟儒也。盛哉！

张丞相士逊，庆历年恳上封章，乞还政柄，方许还第。一日，暂出游近邑，惟一仆驭马，一仆持伞。复归，门吏讶其青盖，询问。丞相取门历书一绝云：“因思山去看山回，软帽轻纱入御台。门吏何须问张盖，两曾身到凤池来。”门吏以诗奏御。仁庙喜爱其诗意，特赐银绢各百，中使传旨云：“助卿游山之费。”朝野荣之。

蒋侍郎棠，还镇告老，高比苏公，吟咏格调清越，士君子颇称赏之。一日，有僧谒公回，将归钱塘，时吕济叔住巨川。愿得一书，以光其行。公曰：“吾无书，有诗饯子之行。”诗曰：“告老于君意洒然，年来无事老江边。吾师莫讶无书去，闲慢缄题必不看。”僧得诗遂行。僧将公诗陈济叔，济叔为之恻然，厚遇其僧，且以诗愧谢公焉。公之诗清而有格，意旨远到，盖皆此类也。

大丞相吕夷简，一日，有儒者张球献诗曰：“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爹有新诗上相公。”公见诗甚悦，因以俸钱百缗遗之。又为引道贵官门馆，得依栖之。公三十年居政地，引援寒贱，拯济士类，外牧守得其人，内卿大夫各举其职，太平之贤宰相也。呜呼盛哉！

范文正公镇越，民曹孙居中死于官，其家大窘，遗二子幼妻，长子方三岁。公乃以俸钱百缗赗之，其他郡官从而遗之，若有倍公数。公为具舟，择一老吏将辖其舟，且诫其吏曰：“过关防，汝以吾诗示之。”其诗曰：“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儿寡妇船。”公之拯济孤贫可见也。

韩魏公镇真定时，有门客彭知方为酒使，逾垣宿于娼室。门吏报公，公不究。久之，为《种竹》诗曰：“殷勤洗濯加培拥，莫遣狂枝乱出墙。”客见其诗愧甚，乃和公诗曰：“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公特以百缗遣一指使投都下，市一女奴赠之。公之爱士待客，皆类此。

唐僖宗时，于化茂颇有学问，依栖中丞蔡授门馆。一日告去，作《燕离巢》诗云：“旧垒危巢泥已堕，今年因傍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向谁家门户飞？”主人见诗怆然，复留。

邵州魏处士，高尚之士。张丞相士逊召之入都，不久告还，丞相有诗送之曰：“一片闲云来帝里，归飞不肯待秋风。”人皆荣之。

远 烟 记
戴敷窃归王氏骨

戴敷，筠州邑人也。父为游商，出入多从焉。后敷纳粟为太学生，娶都下酒肆王生女为妇。

岁久，父没于道途。敷多与浮薄子出处，耗其家资，则装囊尽虚，屋无担石，妻为其父夺之以归。敷日夜号泣，妻王氏亦然，誓于父曰："若不从吾志，我身不践他人之庭，愿死以报敷。"及王氏卧病，久则沉绵，家人多勉父使王氏复归于敷。父刚毅很人也，曰："吾头可断，女不可归敷！"因大诟女："汝寡识无知，如敷者，冻饿死道路矣。"王氏自念病且不愈，私谓侍儿曰："汝为我报郎，取吾骨归筠，久当与郎共义也。"后数日，王氏死。

侍儿一日遇敷于道，具述王氏意。敷大伤感，方夜乃潜往都外，脱衣遗园人，取其骨自负而归筠。

敷后愈贫，无衣食，乃佣于人为篙工，下汴迤逦至江外，萍寄岳阳，学钓鱼自给。敷怀妻，居常伤感，多独咏齐己诗曰：

谁知远烟浪，多有好思量。

于时穷秋木脱，水落湖平，溶溶若万顷寒玉。敷行数里外，隐约烟波中亭亭有人望焉。数日，钓无鱼，只见烟波人。岁余则似近，又半岁愈近焉。经月则相去不逾五十步，熟视乃其妻王氏也。敷号泣，妻亦然，道离索之恨。更旬日，不过数步，敷乃题诗于壁。诗曰：

湖中烟水平天远，波上佳人恨未休。
收拾鸳鸯好归去，满船明月洞庭秋。

一日，敷乃别主人，具道其事。主人不甚信，乃遣子与敷翌日往

焉。敷移舟入湖，俄有妇人相近，与敷执手曰："自子持吾骨归筠，我即随子于道途间，子阳旺，不敢见子。子钓湖上相望者二载，以岁月未合，莫可相近，今其时矣。"乃引敷入水中，主人子大惊而回。

后数日尸出水上，岳阳尉侯谊验覆其尸，容色如生。闻其事于人。

流 红 记
红叶题诗娶韩氏

魏陵张实子京撰

唐僖宗时，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衢间。于时万物摇落，悲风素秋，颓阳西倾，羁怀增感。视御沟浮叶，续续而下。祐临流浣手，久之，有一脱叶差大于他叶，远视之若有墨迹载于其上，浮红泛泛，远意绵绵。祐取而视之，果有四句题于其上。其诗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祐得之，蓄于书笥，终日咏味，喜其句意新美，然莫知何人作而书于叶也。因念御沟水出禁掖，此必宫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宝之，以为念耳，亦时时对好事者说之。祐自此思念，精神俱耗。

一日，友人见之曰："子何清削如此？必有故，为吾言之。"祐曰："吾数月来眠食俱废。"因以红叶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彼书之者无意于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虽思爱之勤，帝禁深宫，子虽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祐曰："天虽高而听卑，人苟有志，天必从人愿耳。吾闻牛仙客遇无双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计，但患无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终不废思虑，复题二句，书于红叶上云：

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 ？

置御沟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宫中，人为笑之，亦为好事者称道。有赠之诗者曰：

君思不禁东流水，流出宫情是此沟。

祐后累举不捷，迹颇羁倦，乃依河中贵人韩泳门馆，得钱帛稍稍自给，亦无意进取。久之，韩泳召祐，谓之曰："帝禁宫人三千余得罪，使各适人，有韩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宫，今出禁庭来居吾舍。子今未娶，年又逾壮，困苦一身，无所成就，孤生独处，吾甚怜汝。今韩夫人箧中不下千缗，本良家女，年才三十，姿色甚丽，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穷困书生，寄食门下，昼饱夜温，受赐甚久。恨无一长，不能图报，早暮愧惧，莫知所为，安敢复望如此！"泳乃令人通媒妁，助祐进羔雁，尽六礼之数，交二姓之欢。祐就吉之夕，乐甚。明日，见韩氏装橐甚厚，姿色绝艳，祐本不敢有此望，自以为误入仙源，神魂飞越矣。

既而韩氏于祐书笥中见红叶，大惊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实告。韩氏复曰："吾于水中亦得红叶，不知何人作也。"乃开笥取之，乃祐所题之诗，相对惊叹，感泣久之，曰："事岂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韩氏曰："吾得叶之初，尝有诗，今尚藏箧中。"取以示祐。诗云：

独步天沟岸，临流得叶时。
此情谁会得 ？肠断一联诗。

闻者莫不叹异惊骇。

一日，韩泳开宴，召祐洎韩氏。泳曰："子二人今日可谢媒人也。"韩氏笑答曰："吾为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韩氏索笔为诗曰：

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
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无偶然者也。"

僖宗之幸蜀，韩泳令祐将家僮百人前导，韩以宫人得见帝，具言适祐事。帝曰：“吾亦微闻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门下旧客也。”祐伏地拜谢罪。帝还西都，以从驾得官，为神策军虞候。

韩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学俱有官，女配名家。韩氏治家有法度，终身为命妇。宰相张濬作诗曰：

长安百万户，御水日东注。水上有红叶，子独得佳句。子复题脱叶，流入宫中去。深宫千万人，叶归韩氏处。出宫三千人，韩氏籍中数。回首谢君恩，泪洒胭脂雨。寓居贵人家，方与子相遇。通媒六礼具，百岁为夫妇。儿女满眼前，青紫盈门户。兹事自古无，可以传千古。

议曰：流水，无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夫在天理可合，虽胡越之远，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则虽比屋邻居，不可得也。悦于得，好于求者，观此可以为诫也。

长桥怨
钱忠长桥遇水仙

治平年，钱忠，字惟思。少好学多闻，随侍父湖湘。后以家祸零替，惟忠一身流客，因如二浙。道过吴江，爱水乡风物清佳，私心恋恋，不能去。每江上春和，湖天风软，翠浪无声，画桥烟白，忠尽日讽咏游赏，多与采莲客、拾翠女相逐，周旋洲渚间。忠尤悦一女，方及笄，垂螺浅黛，修眉丽目，宛然天质。忠虽与游，卒不敢以异语犯焉。凡数月，浸于女熟，女亦若眷眷有意。一日，忠为酒所使，谓其女曰：“吾与子相从江渚舟楫间数月矣，吾甚动子之色，独不知乎？”女曰：“吾之志亦然也。家有严尊，乃隐纶客也，常独钓湖上，尤好吟咏。子能为诗，以动其心，妾可终身奉君箕帚，不然，未可知也。”至暮举楫，扁舟入云水中。

忠归，惕意为诗曰：

八十清翁今钓客，一纶一艇一鱼蓑。
碧潭波底系船卧，红蓼香中对月歌。
玉脍盈盘同美酒，锦鳞随手出清波。
风烟幽隐无人到，俗客如何愿一过。

忠以诗付女，女持而去。明日，女复持诗至曰：“翁和子诗，亦有不许君之句，子更为之。”翁和诗曰：

向晚云情无限好，船头又见乱堆蓑。
却无尘世利名厌，尽是市朝兴废歌。
全宅合来居水泽，此身常得弄烟波。
肥鱼美酒尤丰足，自是幽人不愿过。

忠复依前韵为诗云：

小舟泛泛游春水，竹笠团团覆败簑。
盈棹长风三尺浪，满船明月一声歌。
非干奔走厌浮世，自是情怀慕素波。
惟有仙翁为密友，就鱼携酒每相过。

付女上翁。他日，又遇女于湖上，女曰：“翁亦不甚爱子之诗。”

又数日，忠又构成诗云：

吴江高隐仙乡客，衰鬓长髯白发干。
满目生涯千顷浪，全家衣食一纶竿。
长桥水隐秋风软，权浦烟浮夜钓寒。
因笑区区名利者，是非荣辱苦相干。

翌日，忠见女，女喜曰：“翁方爱子之诗，我与君事谐矣。”又去，忠终不知所止。

一日，忠与数友晚步江岸，过小桥，遇女于其上，不语，相顾喜笑

而去，同行者颇疑焉。明日早，忠尚伏卧，有人持书于窗牖，忠视之，乃女所作之诗也。诗云：

昨日相逢小木桥，风牵裙带缠郎腰。
此情不语无人觉，只恐猜疑眼动摇。

他日，忠又与邻渔泛舟，钓于湖上。渔唱四发，忠亦递相应和其间。女又遣人遗忠诗曰：

轻桡直入湖心里，渡入荷花窣窣鸣。
何处渔谣相调戏 ？住船侧耳认郎声。

月余，忠别里巷邻友，泛舟深入烟波，不知所往。忠有姑之子曰王师孟，登第后失官。有故人居钱塘，道经吴江，泊舟水际，登长桥，有彩船来甚速，中有人呼曰：“王兄固无恙乎？”师孟审其声，乃忠也。俄见舟舣桥下，果忠也。邀师孟登舟，音乐酒肉，器皿服用如王公，皆非人世所有。忠复命其妻以大兄之礼拜师孟，师孟但觉瑶枝玉干，辉映左右。因三人共饮。至明，忠谓师孟曰：“吾之居处在烟波之外，不欲奉召兄。兄方贵游，弟能无情！”乃以黄金十斤赠之。师孟谢之。忠曰：“相别二纪，而兄之发白，伤怆尘世间烟波使人易老。”师孟曰：“子为神仙，吾今游客，命也如何！”因而唏嘘泣下。忠为诗曰：

水国神仙宅，吾今过此中。
长桥千古月，不复怨春风。

已而别去，后不复有人见之云。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六

骊 山 记

张俞游骊山作记

大宋张俞，字才叔，又字少愚，西蜀人。幼锐于学，久而愈勤，心慕至道。应制科，辞理优赡赅博，意为必擢高等。有司罪其文讦鲠太直，不可进。俞由是不得意，尤为议者所惜，愈不乐，日与朋侪登高大醉。久乃还蜀，更不以进取为事。亦多往来京索间，所过有山水之奇，虚名之玩，未尝不往观焉。既观，未尝不吟咏，反覆烂熳，终日啸傲，至有历时不能去。

俞尝命一仆荷酒肉，一仆携纸笔，一日，与三四友人游骊山。俞谓其友人曰："吾走天下有日矣，足迹几遍于四海，而山水宜乎厌饫。道也终不能使人忘情，吾之志如是也。骊山吾已数游，不须再登也，不若山下见老叟，求古遗事。"乃同友人遍历民家，皆曰："惟田翁好蓄古书文籍，博览古今。"俞乃倩一耕者导至田翁家。翁久乃出，发鬓如雪，进趋甚有礼，视听不少衰。既坐，翁谓俞曰："山野闲居，门无长者车骑久矣。君子惠然见过，何也？"俞曰："余好古者也。闻翁有寿且知古，此来诚有意也。"翁始则悚而拒，终则愧而谢，且曰："吾今年九十三矣，亦尝见大父洎吾祖言往事。晋、汉时吾不知也，唐自明皇而下，吾素所记。"就衣带间取铁匙，命其子："开钥，取吾柜中某书来。"

及启，乃一幅图也，即骊山宫殿图。凡二门，大小九殿，台亭六十二处。回廊屈曲，莫知其数。东曰日华门，西曰月华门。东大殿曰万寿殿，一殿曰迎阳，又一曰晨晖，又一曰紫极，又一曰宝林，又一曰宝基，又一曰明和，又一曰文庆。自日华门入，即大安殿。月华门入，即万寿殿。大安殿后三殿：一曰迎阳，一曰紫极，一曰晨晖。万寿殿后三殿：一曰宝基，一曰宝林，一曰明和。六殿后又一殿，曰文庆也。后即

翠华门，乃入后宫。东即紫云阁，阁东即先春馆，西即桂香堂。西又有明华阁，阁东即惜花馆，西即载月堂。紫云阁东即碧瑶池，环池榭东即赏春台，西即御钓台、明霞阁，西乃宝积池，池北乃圣智堂，前曰清风轩也。宫中流水灌注，环绕台榭。宫外又有台殿，或架岩腹，或横危巅，皆有佳名，不知尽纪。翁按图指示，豁然在目前。俞喜曰："骊宫吾已知之矣。"

既久，翁复言曰："吾之远祖尝为守宫使，常出入禁中，故宫中事亦可得而言也。祖常言：明皇时天下无事，太平日久，常多幸骊山宫，从驾侍卫只五六千人，百官供给亦有三四千人，常不满万，皆给于宫，而不少乏。如当时府库之积丘山，茶布之货堆露不恒，民间玉帛不知纪极，斗米不满三十钱。帝又好花木，诏近郡送花赴骊宫。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于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于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帝赏花惊叹，神异其事，开宴召贵妃，乃名其花为一捻红。后乐府中有《一捻红》曲，迄今开元钱背有甲痕焉。宫中牡丹最上品者为御衣黄，色若御服。次曰甘草黄，其色重于御衣。次曰建安黄，次皆红紫，各有佳名，终不出三花之上。他日，近侍又贡一尺黄，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几一尺，高数寸，只开一朵，鲜艳清香，绛帏笼日，最爱护之。一日，宫妃奏帝云：'花已为鹿衔去，逐出宫墙不见。'帝甚惊讶，谓：'宫墙甚高，鹿何由入？'为墙下水窦，因雨窦寖，野鹿是以得入也。宫中亦颇疑异，帝深为不祥。当时有佞人奏云：'释氏有鹿衔花，以献金仙。帝园有此花，佛土未有耳。'帝亦私谓侍臣曰：'野鹿游宫中非佳兆。'"翁笑曰："殊不知禄山游深宫，此其应也。"俞曰："吾尝观《唐纪》，见妃与禄山事，则未之信。夫帝禁深沉，守卫严密，宫女数千，各有掌执，门庭禁肃，示有分限，虽蜉蝣蚁蠛莫能得入，果如是乎？"翁曰："史氏书此作戒后世，当时事亦可言陈。《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正为此也。妇人女子性犹水也，置于方器则方，置于圆器则圆。且宫人数千，幽之深院，绮罗珠翠，甘鲜肥脆，皆足于体，所不足者，大欲耳。圣人深思此，故主宫殿用中贵人也。贵妃自处子入宫，上幸倾后宫，常与游者禄山也。禄山日与贵妃嬉游，帝从观以为笑，此得不谓之上慢乎？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怒骂曰：'小鬼方一奴耳，圣上偶爱尔，今得官出入禁掖，获私于吾，尚敢尔也！'禄山曰：'臣则出微贱，惟帝王能兴废也，他皆无畏焉。臣万里无家，四海

一身，死归地下，臣且不顾。'叱贵妃，复引手抓贵妃胸乳间。贵妃泣曰：'吾私汝之故也，罪在我而不在尔。尔今不思报我，尚以死胁我！'时宫女王仙音旁立，乃大言：'安禄山夷狄贱物，受恩主上，蒙爱贵妃，乃敢悖慢如此，我必奏帝。'禄山犹不止，云：'奏帝我不过流徒，极即刑诛。贵妃未必无罪，得与贵妃同受祸，我所愿也。此所谓鱼目得伴明珠入水，碔砆同白玉入火，又何害焉？'会高力士赍福建绿荔枝上贵妃，禄山乃忸怩引去。力士久在屏外躬听，且知所争。力士上传帝旨，跪进荔枝乃去。贵妃使人从力士谢曰：'慎无言适来之事。'高曰：'帝非贵妃，当受黜废，出居于外，则主人不乐可知。为我谢贵妃，臣知此久矣，非今日也。臣宫中老物也，岂不知爱君父乎？愿贵妃勿忧。'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

俞复谓翁曰："玄宗据崇高之势，有天日之表，龙凤之姿，兼文武全美，禄山丑类，安能动贵妃心？"翁云："据祖言，禄山虽是胡儿，眉目疏秀，肌若凝脂。加之性灵敏慧，言语巧辩，音乐技艺往往通晓，亦涉猎书数，尤能迎合上意，上所以爱宠。禄山亦多异处。"俞曰："何异也？"翁曰："禄山手足心俱有黑子，尝自语人曰：'此王公之相也。'禄山素丰肥，盛暑酣寝，鼻声如雷，宫人多以清泉洒其身，久而方醒，率以为常。一日，禄山醉卧明霞阁下，误为宫人覆水于面。禄山俄瞑目嗔气，头上生角，体亦生鳞，骧首踠足，势欲飞跃。宫人四走，莫知所避。有报帝曰：'禄山化作龙。'时帝与妃子弈棋，帝急往视，乃曰：'不足畏也。此乃真猪龙。'少顷，禄山睡觉，帝因问禄山。禄山曰：'臣适梦中为人以水沃臣，臣梦化为龙。'异日，贵妃问帝曰：'禄山化龙之事甚可畏。'帝云：'不足畏。''何也？'帝曰：'天地之神物，莫若龙之能变化也。真龙则角长而鬃密，腹紧而尾倍，目深而鼻高，鳞厚而爪长，朱目血舌，赤须火鬐，息则人莫见其踪，动则雷雨满天下。禄山乃猪龙者，吾见精出鼻肆，腹大尾赤，鳞薄爪秃，鬃疏角短，目青不光，鬐黑无焰，但能乘水势败坏堤岸，汩没泥水中为害，非云雷之主也，故不足畏。但恐禄山异日不能善终，须死兵刃。'贵妃复曰：'莫为患乎？'帝曰：'此外非汝可知。'"

俞曰："贵妃色冠后宫，为天下第一，迄今传为绝代色，其美可得闻乎？"翁曰："观史氏所言，中人贵妃发委地，光若傅漆，目长而媚，回顾射人。眉若远山翠，脸若秋莲红。肌丰而有余，体妖而婉淑。唇非膏而自丹，鬓非烟而自黑。真香娇态，非由梳掠。乃物比之仙姬，非人

间之常体。笑言巧丽，动移上意。帝对妃子论杜甫宫词，他日帝因思其诗，命宫人取其诗，为宫人远去，妃子曰：‘不须取，妾虽听之，尚能记忆。’乃取纸录出，不差一字，其敏慧又可知也。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扪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润滑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翁又曰：“当时西蜀有女髡，解造补鬓油膏面。用白胭脂、白杏仁心、梨自然汁、白龙脑相熬合和，用以调粉匀面，白而光润。用紫芝麻、胡桃油、黑松子、乌沉香合而润鬓，黑而复香。蜀中以二油进，后中贵窃鬻民间，富者亦用之。宫中呼为锦里油，民间呼西蜀油。后明皇入蜀，此亦先兆之应也。”

翁曰：“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禄山辞贵妃，贵妃开宴饯之。酒半酣，禄山曰：‘臣久出入宫掖，蒙私贵妃，而中道弃之，吾之此行，深非所乐。此别复有相见之期乎？’贵妃但笑而不答。禄山复曰：‘人但恨无心耳。苟有心，虽抽肠溅血，万死万生犹不顾。臣须来见娘娘。’禄山呼贵妃为娘。因涕泣交下，起抱贵妃，良久不止，左右勉之，久方辞去。明日，禄山尚未行，欲再入宫见贵妃，诏不得入内。禄山既行，甚怏怏，令前骑作乐。禄山曰：‘乐有离声，人多别恨，自古迄今无有也。’后杨国忠专政，深恨禄山。禄山至渔阳，多求珍异物，并私书上贵妃，尽为国忠抑而不达。顷之，禄山怨国忠，益有反意，乃兴兵向阙，言于左右曰：‘吾之此行，非敢觊觎大宝，但欲杀国忠及大臣数人，并见贵妃叙吾别后数年之离索，得回住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此言流落民间，故马嵬六军不进，指妃子而为言也。开元末童谣云：

山上一群鹿，大鹿来相逐。
啼杀涧下羊，却被猪儿触。

后果为帐下李猪儿所杀。禄山反书至，帝方食，贵妃不觉失匕箸。帝惊顾左右甚久，诏杨国忠为御营都元帅。都人惊骇，尘土四散，咫尺莫辨牛马。帝登丹凤楼置酒，楼下有人唱歌云：

不见只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雁飞。

其音甚悲，帝泣下，不终饮而止。左右奏曰：‘陛下素大度，禄山虽兵变，安能遽至此也？’帝上马由承天西去，长安父老遮乘舆言曰：‘陛下以重禄养禄山，禄山不以臣报陛下，天理不远，人情莫顺。禄山非久，血污锋刃，身膏草野，不日臣等复出长安，西迎銮舆之来。’帝曰：‘朕已诏天下兵百道并进，必破此贼。深虑贼锋未可当，终恐为父老忧，各宜相率避之。’帝令一中贵人厉声曰：‘关东皆贼也，不可往。西可以避。’竟去。由是都人多入蜀避贼。”

温泉记

西蜀张俞遇太真

亳州秦醇子履撰

西蜀张俞再过骊山，留题二绝云：

金玉楼台插碧空，笙歌递响入天风。
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

其二云：

玉帝楼前锁碧霞，终年培养牡丹芽。
不防野鹿逾垣入，衔出宫中第一花。

俞异日宿温汤市邸，于是衙鼓声沉，万动岑寂，客馆后夜，悲风素秋。俞少负英气，羁怀多感，高烛危坐，远意千里，强调脆管，又抚朱弦，怨流丝竹，竟不成乐，乃就枕。才合眼，见二短黄衣吏立于床下。一吏曰：“召其魂也，召其梦也？”一吏曰：“奉命召其魂。”吏曰：“魂俱去，留一魄以守其宅。”吏于袖间出一物若银钩，以刺入胸中，亦不甚苦痛，以手执钩尾，大呼俞名姓，又小呼数声。俞或立于阶下，回顾尸于床上，俞惊叹，恨不得作书寄家人嘱后事。吏引其衣出门，又见二

碧衣童，若常所见画图中神仙侍立之童也。俞久不敢问。约行十余里之远，俞乃足痛，愿得一代步者。吏曰："请君问碧衣者。"俞乃告之。一童呼吏曰："敕界吏速取马来。"有顷，驺从至，俞乃上马，因询黄衣吏曰："吾死乎？吾此行何所之也？"黄衣吏曰："吾地界之吏，奉命奔走，他皆不知也。君告碧衣童，必有所明。"俞私约下马，折腰与碧衣童曰："俞蜀中书生，未尝造恶，今有此行，不识入于狱乎？能复回于世乎？愿闻其休咎。"碧衣童曰："吾乃海仙之侍者，被命召子，他皆不知。"俞曰："仙何人也？"童曰："蓬莱第一宫太真妃也。"俞曰："召仆安用？"童子曰："子骊山曾作诗否？"俞方忆其所作二绝。

又行百里，道左有大第，朱扉屼立，金兽衔环，万户生烟，千兵守御。入门则台殿相向，金碧射人，帘挂琼钩，砌磨明玉，金门瑶池，彩楹琐窗，幕卷轻红，毵浮寒碧。童止俞曰："可伺于此，吾入报矣。"童复出，呼左右备驺从，童谓俞曰："上仙召子温泉浴。"迤逦见绛旌见驱，翠幢双引，赭伞玲珑，仙车咿轧，彩仗鳞鳞，纹竿袅袅，霞光明灭五色云中。行少顷，又至一宫，仙妃降车，俞亦下马。

童引俞升殿，左右赞拜，仙赐坐。俞偷视仙，高髻堆云，凤钗横玉，艳服霞衣，琼环瑶珮，鸾姿凤骨，仙格清莹。俞精神眩惑，情意恐惧，虚己危坐，莫敢出言。仙笑为俞曰："君无惧。吾召子无他意，欲少询子人间一两事耳。"仙子曰："骊山所题之诗甚佳。"俞避席俯谢。仙子乃命其浴。仙乃入御浴，汤影沉沉，毵摇龙凤。仙去衣先入浴，俞视若莲浮碧沼，玉泛甘泉，俞思意荡。俞因以手拂水，沸热不可近。仙笑命左右别具汤沐，侍者进金盆，为俞解衣入浴。仙与俞相去数步耳，一童以水沃仙，一童以水沃俞。俞白仙曰："俞尘骨凡体，幸遇上仙，似有宿契，然何故不得共沐？"仙曰："尔未有今日之分。"浴已，次第取服。

仙与俞携手入后院，坐曲室。俞审视则白璧为楹，碧瑶毵地，绣帛蒙窗，珠丝翳户，饰琼玉于虚轩，安铜龙于画栋。仙命进酒，宝器瑶杯，珍羞仙果。但俞平生不酌酒，金壶至俞，则酒辄不出。仙笑顾左右取他酒代之。童曰："已为取之。"顷间酒已至，乃人间之味。俞又自恨。仙谓俞曰："今之妇人首饰衣服如何？"俞对曰："多用白角为冠，金珠为饰。民间多用两川红紫。"仙乃顾左右："取吾旧服来。"长裙大袖，凤冠口衔珠翠玉翘，但金钗若今之常所用者也，他皆不同。

俞曰："俞少好学，虽望道未见，然于唐史见仙事迹甚熟，今见仙之姿艳，一禄山安能动仙之志，而仙自弃如此也？"仙复曰："事系天理，非子可知，幸无见诘。"俞曰："明皇蕴神圣之姿，天日之表，没当不化，今在何地？"仙曰："人主皆天之高真也，明皇乃真人下降，今住玉羽川。"俞曰："玉羽川何地也？"仙曰："在潭、衡之间。"

不久玉漏递响，宝灯阑珊，侍者报仙曰："鼓已三敲。"仙乃命撤去杯皿，与俞对榻寝。俞情思荡摇，不能禁。俞曰："召之来，不与之合，此系乎俞命之寡眇也。他物弗望，愿得共榻，以接佳话，虽死为幸。"仙笑曰："吾有爱子心，子有私吾意，宿契未合，终不可得。"俞乃欲升仙榻，足不可引，若有万斤系之。仙曰："子固无今日分。"俞乃就南榻，与仙对卧而语。不久鸡唱，烟中月沉，户外侍者促俞起。俞泣下别。仙曰："后二纪待子于渭水之阳。"仙取百合香一小器遗俞曰："留以为忆。"系俞臂，复见前童吏引还，入门，吏推仆乃觉。

俞惊起坐，默念岂非梦邪？臂上香犹存，发器，异香袭人，非世所有。他日，俞题诗于温汤驿曰：

梦魂飞入瑶台路，九霞宫里曾相遇。
壶天好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处去。

又戏为诗曰：

昨夜过温汤，梦与杨妃浴。敢将豫让炭，却对卞和玉。同欢一宵间，平生万事足。想得唐明皇，畅哉畅哉福。

诗尚留温汤驿壁。

俞后闲步野外，有牧童持书一纸，俞开封，乃仙所为诗一首也。诗云：

虚堂壁上见清辞，似共幽人说所思。
海上风烟虽可乐，人间聚散更堪悲。
重帘透日温温暖，玉漏穿花滴滴迟。
此景此情传不尽，殷勤嘱付陇头儿。

俞询牧童曰：“从何得此书？”牧儿曰：“前日有妇人过此，遗我百钱，授我此书，云：‘明日有衣冠独步野外，子可与之。’”俞闻之愈伤感。俞多与士君子说此事，乃笔成传。

贵妃袜事
老僧赎得贵妃袜

天宝十三年秋苦雨，上自兴庆宫登楼远望，见其淫潦尤甚，时惟贵妃、力士从上。上谓曰：“今水潦如此，疾于朕心，当传位于太子，使吾未没而付之，吾无忧也。”妃子不对。力士曰：“且待丰年。”上视太真曰：“若何？”妃对曰：“今秋霖雨水灾，烦劳圣虑，妾愿与圣躬共舍衣物于两街，建道场法事，庶拯生灵。”上从之。乃敕司衣阁出衣十袭，施左右街佛寺，货之以充供养。

时沙弥常秀自庐岳来京师求戒法，见舍衣物，遂罄囊钵，赎得妃子袜一緉，持归江南，以与亲族。后隐香炉峰，乱而获存。其后中丞李远牧于温城，多征故事，求诸遗物。或有言妃子袜事于远，遂求焉。僧不获已而献之，远以钱十万为直。仍藏诸箧笥，示诸好事者。

会李群玉校书自湖湘来，过九江，远厚遇之，因诘其题黄陵庙事。群玉曰：“予尝梦之。”远曰：“仆自获妃子袜，亦常盼慕焉。”遂更相戏笑，因各赋诗一首。远曰：

坠仙遗袜老僧收，一锁金函八十秋。
霞色尚鲜宫锦靿，彩光依旧夹罗头。
轻香为著红酥践，微绚曾经玉指构。
三十六宫歌舞地，唯君独步占风流。

群玉诗曰：

故物犹存事渺茫，把来忍见旧时香。
拗连绮锦分奇样，终合飞蝉饮瑞光。

常束凝酥迷圣主，应随玉步浴温汤。
如今落在吾兄手，无限幽情付李郎。

是岁校书过豫章，端午浴兰之会，宴滕王饮筵，片时卒座上。客云："得非黄陵嘉？"至今伤感悯之。

马嵬行

刘禹锡作 《 马嵬行 》

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妃，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幸佞，天子舍妖姬。兵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头转美目，风日无光晖。贵人饮金屑，倏忽即英暮。平生服香丹，颜色宛如故。属车尘已远，里巷来窥觎。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儿童爱纹迹，私手解盘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七

孙氏记

周生切脉娶孙氏

寺丞丘濬撰

周默，字明道，都下人也。以延赏为太庙郎，岁久改授常州宜兴簿。默幼小知书，尤好方药之书，亦稍稍通其术，里巷称其能医。

比邻有张复秀才，聚闾巷小童为学。一日，复谒默曰："有恳，敢浼长者。"默询其故，曰："复之妻得病甚危，居贫不能得医，敢烦君子诊其脉，视其证，倘获愈，必为报。"默许之。往见其妻孙氏卧小榻，容虽不修饰，然而幽艳雅淡，眉宇妍秀，回顾精彩射人。默见之愕然，乃诊臂视脉，久之曰："娘子心脉盛，痰积其中，气出入则昏眩。"乃留犀角汤下之。默日日往候之。复妻病愈，复将召默饮于市，以谢默。默曰："邻里缓急固当救，何烦致谢？"

是时默丧妻才经岁，既见孙氏，心发狂悖，念无计得之。乃白其母曰："孙氏，默治之愈矣，可召之饮，以接邻里之好。"母不识默意，乃召孙，孙托事不来。默赞其母，复召之。久乃至，与默母叙拜礼，又以言谢默。是时孙薄妆，虽有首饰，衣服无金翠，艳丽绝天下，语言飘飘然宛神仙之类也。默精神荡散，因以目挑之，语言试之，终不蒙对。召入内，复饮于轩前。默时时入室，启母劝之酒，孙以礼谢，终不饮。逼晚方散。

默日夜思所以得孙氏之计。默阴念：有功于孙，吾且年少，孙之夫极老，复年五十三，孙方二十一。吾固胜他远矣，吾必得之。默乃暗遣学童以柬投孙，竟不蒙答。又投之，亦然。默询童曰："彼何言也？"童

曰："孙略观，但默默而已。"默私计：我有功于孙，事虽不谐，亦无后虑。乃至意投书与孙氏云：

世之乐事，男女配合；人之常情，少年雅致。今慕子之美色妙年，甘心于一老翁，自以为得意，吾为子羞之。兼有鄙诗，略为举陈，幸留意也。诗曰：

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发白已头低。绛帏深处休论议，天外青鸾伴木鸡。

孙氏亦为书上默曰：

数辱书问，荷意甚勤。上有良人，安敢私答。妾之本末，略为君言：妾本富贵家女，幼岁常近笔砚，及长继遭凶灾，兄又死边州，弟妹散去，家贫不能自振。信媒氏之说，归身此翁。至于今日皆不可言，亦不复恨。妇人无他能，惟端节自持为令节。欲不白君子，则子之意未绝，千万自保，无贻深念为异时恨。妾心匪石，兼有诗道其意。诗曰：

雨集枯池时渐满，藤笼老木一翻新。如今且悦目前景，妆点亭台随分春。

默得书诗，又见其有才，愈思念之。乃再为书丁宁恳切，此不具载。孙复有书曰：

前诗书已少道区区之意，君尚不已。今为君少言天下物理之大分，以解君惑。夫鹪鹩栖木，不过一枝；鼯鼠饮河，不过满腹。上苑之花，色夺西锦，遇大风怒号，飘荡四起，或落银瓶绣幕之间，或委空闲坑溷之所，此各系乎分也。我之夫固老矣，求为非礼以累之，则吾所不忍。君虽百计，其如我何 ！可绝来意，无劳后悔。

默意欲速得，又以柬诗侵逼之。孙又为书与默曰：

近者妾病，知子有术可以起我之疾。居贫，我乃谋于夫曰："邻居周君善医，彼士君子，且以邻里之故，必不予拒。"今因妾病，而召污秽之事入其家。使子为翁，子能忍而舍之乎 ？翁虽老，闻此安肯为子

下而不发耶？向得子柬，欲闻于翁，且发人之私，不仁也；忘人之恩，不义也。是以不为。每得子柬急看，或火或毁，恐露而彰子之恶。今子之言侵逼尤甚，子意欲因医之功，邀而娶之也。若然，虽商贾市里庸人有不为者，况士人乎？古之烈女，吾之俦也，子无多言。青松固不凋于雪中，千万无惑焉。

默知不可乱，乃止。

默不久赴官，意犹未已，乃为柬别孙曰：

我闻古人之诗曰："长江后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是老当先寝也，我愿终身不娶，以待之耳。

孙得柬，感默之意，为缄谢绝曰：

愧感深诚，早晚疾听。君子启行，无缘叙别，破囊久空，不能为赆，空自悚愧。承谕雅意，安可预道？无妄之言，未敢奉许。人之修短，固自有期，设或不幸，即俟他日，况君庆门当高援，无以鄙陋独贻伊戚。彩舫长浮，知有日矣。气象尚和，惟以自爱。千万珍重！

默得书，但恨惋而已。

后三年，默替归，泊家于湘蓝之南。默思孙，因往旧巷访之。询其邻，则曰："复死已经岁矣，孙今独居。"默大喜，归告其母，遣媒通好。久之，孙乃许。既成，相得甚欢，彼此方浓，复授郓州东阿尉。

默本好贿，居官尤甚。据案决事则冒货，出证田讼则赇民。笥中多私蓄币帛以归。孙因询其故，默以实告。孙大恸曰："吾及今三适人矣。始者良人，年少狂荡不返；中间适老翁，不幸其先逝；今归身于子，自为得矣，而彼此方相爱。不意子不能奉法爱民，治狱则曲直高下，惟利是嗜，去就予夺，贿赂公行，民受其枉多矣。子不害其官，则祸延子孙矣。吾不忍周氏之门无遗类，子不若复归其财于民，慎守清素。况子俸钱所入，用之有余矣。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益其过。夫妇大义，死生共处。君既自败坏，不若我先赴死地，不忍见子之死也。今与子诀矣！"乃遽趋井。默急持其衣曰："子入井，吾亦相从矣。愿改过以谢子。"默以其财复归于民，而自守清慎，终身无过。

孙生二子，亲教之，皆举进士成名。

议曰：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终为命妇也，宜矣。

赵飞燕别传
别传叙飞燕本末

谯川秦醇子复撰

余里有李生，世业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见之，墙角破筐中有古文数册，其间有《赵后别传》，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乞其文以归，补正编次，以成传，传诸好事者。

赵后腰骨纤细，善踽步行，若人手持荏枝，颤颤然，他人莫可学也。在王家时，号为飞燕，入宫复引援其妹，得宠为昭仪。昭仪尤善笑语，肌骨清滑。二人皆称天下第一，色倾后宫。

自昭仪入宫，帝亦稀幸东宫。昭仪居西宫，太后居中宫。后日夜欲求子，为自固久远计，多以小犊车载年少子与通。帝一日惟从三四人往后宫，后方与一人乱，左右急报，后惊遽出迎。帝见后冠发散乱，言语失度，帝亦疑焉。帝坐未久，复闻壁衣中有人嗽声，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仪隐忍未发。

一日，帝与昭仪方饮，帝或攘袖瞋目直视昭仪，怒气怫然不可犯。昭仪遽起避席，伏地谢曰："臣妾族孤寒，下无强近之亲。一旦得备后庭驱使之列，不意独承幸遇，渥被圣私，立于众人之上。恃宠邀爱，众谤来集，加以不识忌讳，冒触威怒。臣妾愿赐速死，以宽圣抱。"因涕泣交下。帝自引昭仪臂曰："汝复坐，吾语汝。"帝曰："汝无罪，汝之姊吾欲枭其首，断其手足，置于溷中，乃快吾意。"昭仪曰："何缘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仪曰："臣妾缘后得填后宫，后死则妾安能独生？况陛下无故而杀一后，天下有以窥陛下也，愿得入身鼎镬，体膏斧

钺。”因大恸，以身投地。帝惊，遽起持昭仪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仪方就坐，问壁衣中人。帝阴穷其迹，乃宿卫陈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杀之，而废陈崇。

昭仪见后，具述帝所言，且曰：“姊曾忆家贫，寒馁无聊赖，使我共邻家女为草履市米。一日得米归，遇风雨，无火可炊，饥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拥姊背同泣，此事姊岂不忆也？今日幸富贵，无他人次我，而自毁如此。脱或再有过，帝复怒，事不可救，身首异地，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殁无定，或尔妾死，姊尚谁援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

自是帝不复往后宫承幸，御昭仪一人而已。昭仪方浴，帝私觇，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金钱，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荡，若无所主。帝常语近侍曰：“自古人主无二后，若有，则吾立昭仪为后矣。”

赵后知之，见昭仪益加宠幸，乃具汤浴请帝。既往后宫入浴，后裸体以水沃帝，愈亲而帝愈不乐，不终浴而去。后泣曰：“爱在一身，无可奈何。”后生日，昭仪为贺，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动帝意，乃泣数行下。帝曰：“他人对酒而乐，子独悲，岂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后宫时，帝幸其第，妾立在后，帝时视妾不移目甚久。固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体尝污御衣，欲为浣去，帝曰：‘留以为忆。’不数日，备后宫，时帝啮痕犹在妾颈，今日思之，不觉感泣。”帝勃然怀旧，有爱后意，顾视嗟叹。昭仪知帝欲留，先辞去，帝逼暮方离后宫。

后因帝幸，心为奸利，三月后乃诈托有孕，上笺奏云：

臣妾久备掖庭，先承幸御，遣赐大号，积有岁时。近因始生之日，优加喜祝之私，特屈乘舆，俯赐东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数月来，内宫盈实，血脉不流，饮食美甘，不异常日。知圣躬之在体，辨六甲之入怀。虹初贯日，听是珍祥，龙据妾胸，兹为佳瑞。更期诞育神嗣，抱日趋庭，瞻望圣明，踊跃临贺。谨此以闻。

帝时在西宫，得奏喜动颜色，答云：

因阅来奏，喜气交集。夫妻之私，义均一体；社稷之重，嗣续为先。妊体方初，保绥宜厚。药有性者勿举，食无毒者可亲。有恳来上，无烦笺奏，口授宫使可矣。

两宫候问，宫使交至。

后虑帝幸，见其诈，乃与宫使王盛谋自为之计。盛谓后曰：“莫若辞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则有所触，触则孕或败。”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复见后，第遣使问安否。而甫及诞月，帝具浴子之仪。后召王盛及宫中人曰：“汝自黄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复富贵。吾欲为自利长久计，托孕乃吾之私言。今已及期，子能为吾谋焉，若事成，子万世有厚利。”盛曰：“臣与后取民间才生子，携入宫为后子，但事密不可泄。”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以百金售之，以物囊之，入宫见后。既发器，则子死矣。后惊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载子之器不泄气，子所以死也。臣今再求子，盛之器中，穴其器，使气可出入，则子不死。”盛得子，趋宫门欲入，则子惊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选，复携之趋门，子复如是，盛终不敢携入宫。后宫守门吏严密，因向有壁衣中事，故帝令加严之甚。盛来见后，具言子惊啼事。后泣曰：“为之奈何？”时已逾十二月矣。帝颇疑讶。或奏曰：“尧之母十四月而生尧，后所妊当是圣人。”后终无计，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梦龙卧，不幸圣嗣不育。”帝但叹惋而已。昭仪知其诈，乃遣人谢后曰：“圣嗣不育，岂日月未满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见，妾不知姊之死所也。”

时后宫掌茶宫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与昭仪共食，昭仪怒言于帝曰：“前者帝言自中宫来，今朱氏生子，从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恸。帝自持昭仪起坐。昭仪呼宫吏祭规曰：“急为吾取此子来。”规取子上，昭仪谓规曰：“为吾杀之。”规疑虑，昭仪怒骂曰：“吾重禄养汝，将安用也？不然并戮汝。”规以子击殿础死，投之后宫。后宫人凡孕子者，皆杀之。

后帝行步迟涩，气颇惫，不能幸。有方士献大丹，养于火百日乃成。先以瓮贮水，满即置丹于水中，即沸又易去，复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颇能幸昭仪。帝一夕在太庆殿，昭仪醉进十粒。初夜绛帐中拥昭仪，帝笑声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起，或仆或卧。昭仪急起秉烛，视帝精出如涌泉，有顷帝崩。太后遣

人理昭仪，且急穷帝得疾之端，昭仪乃自缢。

后居东宫，久失御。一夕后寝，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适吾梦中见帝，帝自云中赐吾坐。帝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问帝：‘昭仪安在？’帝曰：‘以数杀吾子，今罚为巨鼋，居北海之阴水穴间，受千岁水寒之苦。’故尔大恸。”

后北鄙大月氏王猎于海上，见巨鼋出于穴上，首犹贯玉钗，望波上眷眷有恋人意。大月氏王遣使问梁武帝，武帝以昭仪事答之。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八

希夷先生传
谢真宗召赴阙表

南燕庞觉从道撰

先生姓陈名抟，字图南，西洛人，生于唐德宗时。自束发不为儿戏事，年十五，《诗》、《礼》、《书》、数之书，莫不通究，考校方药之书，特余事耳。亲蚤丧，先生曰：“吾向所学，足以记姓名耳。吾将弃此，游泰山之巅，长松之下，与安期、黄石论出世法，合不死药，安能与世俗辈汩没出入生死轮回间。”乃尽以家资遗人，惟携一石铛而去。

唐士大夫揖其清风，欲识先生面，如景星庆云之出，争先睹之为快。先生皆不与之友。由是谢绝人事，野冠草服，行歇坐卧，日游市肆，若入无人之境。或上酒楼，或宿野店，多游京索间。僖宗待之愈谨，封先生为清虚处士，仍以宫女三人赐先生。先生为奏谢书云：

赵国名姬，后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宫，各安富贵。昔居天上，今落人间，臣不敢纳于私家，谨用贮之别馆。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飘然从风之云，泛若无缆之舸。臣遣女复归清禁，及有诗上浼听览。诗曰：

雪为肌体玉为腮，深谢君王送到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

以奏赴宫使，即时遁去。

五代时先生游华山，多不出，或游民家，或游寺观，一睡动经岁月。本朝真宗皇帝闻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极荷圣恩，臣且乞居华山。"先生意甚坚，使回，具奏其事。真宗再遣使赍手诏茶药等，仍仰所属太守、县令以礼迎之，安车蒲轮之异数迎先生。先生乃回奏上曰：

丁宁温诏，尽一扎之细书；曲轸天资，赐万金之良药。仰佩圣慈，俯躬增感。臣明时闲客，唐室书生。尧道昌而优容许由，汉世盛而任从四皓。嘉遁之士，何代无之 ？再念臣性同猿鹤，心若土灰，不晓仁义之浅深，安识礼仪之去就 ？败荷作服，脱箨为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履，苟临轩陛，贻笑圣明。愿违天听，得隐此山。圣世优贤，不让前古。数行紫诏，徒烦彩凤衔来；一片闲心，却被白云留住。渴饮溪头之水，饱吟松下之风。咏嘲风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 ？精神高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虽潜至道之根，第尽陶成之域。臣敢期睿眷，俯顺愚衷，谨此以闻。

当时有一学士，忘其姓名。以先生累诏不起，为诗讥先生云：

底事先生诏不出 ？若还出世没般人。

先生复答云：

万顷白云独自有，一枝丹桂阿谁无 ？

后先生亦稀到人间。

先生一日偶游华阴，华阴尉王睦知先生来，倒履迎之。既坐，先生曰："久不饮酒，思得少酒。"睦曰："适有美酒，已知先生之来。"命涤器具馔。既欢，睦谓先生曰："先生居处岩穴，寝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笑，乃索笔为诗曰：

华阴高处是吾宫，出即凌空跨晓风。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

睦得诗愧谢。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灾，吾之来有意救子。守官

当如是，虽有灾患，神亦助焉。”睦为官廉洁清慎，视民如子，不忍鞭扑，心性又明敏。先生乃出药一粒曰：“服之可以御来岁之祸。”睦起再拜，受药服之。饮至中夜，先生如厕久不回，遂不见。睦归汴，忽马惊，堕汴水，善没者急救之，得不死。

先生亦时来山下民家，至今尚有见之者。今西岳华山有先生宫观，至今存焉。

吕先生记
回处士磨镜题诗

贾师容郎中，治平年任邵州通判，尝蓄古铁镜，规模甚大，非常物也。公甚宝之，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曰：“近有回处士，自言善磨镜。”公令召之。

处士至，进见，其简踞，风骨轩昂，公颇疑焉。稍乃异之，因出镜示之。处士曰：“此亦可以磨。”公乃命左右以银瓶酌酒，遣之坐于砌上，处士一饮而尽。乃以所携笥中取药堆镜上。处士曰：“药少，须归取之。”乃去，久不回。公遣人询其宿止，乃在太平寺。门上有诗曰：

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

公见诗，吟赏惊叹。其镜上药已化去矣，惟所堆药处一点，表里通明，如寒玉春冰，他处仍旧。公益为珍藏宝爱也。公惋恨不得遇其人。

先生之所以姓回者，盖浑其迹，不使人识耳。回字乃二口，二口即吕字也。

续记

吕仙翁作《沁园春》

崔中举进士，有学问，春间泛汴水东下，迤逦至湖北，游岳阳，谒故人李郎中。时李知彼州。方至，未见太守，寓宿市邸，闻前客肆中唱曲子《沁园春》。肆内有补鞋人倾听甚久，顾中曰：“此何曲也？其声甚清美。”“乃都下新声也。”其人曰：“吾不解书，子能为吾书，吾于此调间作一词，可乎？”中愕然，因见其眉目疏秀，乃勉取纸笔为写。其人略不思虑，若宿构者，及唱又谐和声调。中观其意，皆深入至道。中疑叹，欲召之饮。其人曰：“吾今日少倦，不欲饮酒。”欲辞去，曰：“与子同邸，明日复相会。”中遽引其衣曰：“愿闻处士之姓可乎？名则不敢问。”其人曰：“吾生于江口，长于山口，即今为守谷之客，姓名不知也。”乃白中曰：“吾且寝矣，其余来日言之。”则闭户。

傍晚见太守，具言其事，因以词示太守。太守曰：“此乃隐逸高士也。”令一急脚召之。卒击户，具道太守意。其人曰：“子且待之，吾将著衣而出。”久不见出，卒又击门，其人又应，已渐远。又呼，则应又愈远。再呼，则不应。排户而入，则不见人，但见壁间有字，乃录以呈太守，诗一首也。

腹内婴孩养已成，且居廛市暂娱情。无端措大多饶舌，即入白云深处行。

太守与中但叹恨尘缘相隔，不得遇真仙。中谓太守曰：“问其姓名，彼答以生于江口，长于山口，即今为守谷之客，何也？”太守沉吟思虑，少选曰：“吾得之矣。生于江口，长于山口，二口乃吕字也。为守谷之客，谷者洞也，客者宾也。仙之姓名晓然。”二人又嗟叹。仙翁所作之词，此乃今之所传道《沁园春》也。

欧阳参政
游嵩山见神清洞

欧阳永叔登第，授西洛留守推官，是时梅圣俞为洛阳簿，二人相得

之友也。

一日，相约游嵩山，永叔遇佳处即吟咏。遇晚，永叔望西峰巨崖之巅，有丹书四字云：神清之洞。永叔乃引手指示圣俞曰：“公见此四字乎？”圣俞从公所指而视之，无所见，永叔乃不言。洎乞身告老，高卧颍水，因思向四字，乃为诗曰：

四字丹书万仞崖，神清之洞锁楼台。烟霞极目无人到，猿鹤今应待我来。

吟诗后数日，公薨。以公之才学，乃神仙中人也。公平生不言神仙事，公岂不知也？盖公吾儒宗主，张吾道当如是也。

何仙姑续补

李正臣妻杀婢冤

道州知州周廉夫潜回阙，道由零陵，见仙姑坐中有客，风骨甚峻，顾望尤踞傲，且不揖。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简傲若此？”仙姑曰：“乃吕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见矣。仙姑曰：“仙翁意有所往，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去千里。”廉夫固问仙姑：“吕仙翁今往何处？”仙姑乃四望，见仙翁在燕南府，廉夫自恨而已。

潭州李正臣多为游商，往来江湖间。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块，时动于腹中，即痛不可忍，百术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见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尝杀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术治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对，不可救也。”其腹中块后浸大，或极痛苦楚，腹裂而死。正臣视妻腹中，乃一死女子，身体间尚有四挞痕焉。异哉！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九

韩 湘 子

湘子作诗谶文公

韩湘，字清夫，唐韩文公之侄也，幼养于文公门下。文公诸子皆力学，惟湘落魄不羁，见书则掷，对酒则醉，醉则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岂不知吾生孤苦，无田园可归。自从发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闼书殿，家粗丰足。今且观书，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躯，未尝读一行书，久远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湘笑曰：“湘之所学，非公所知。”公曰：“是有异闻乎？可陈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诗。”公曰：“汝作言志诗来。”湘执笔，略不构思而就曰：

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散绛霞。琴弹碧玉调，炉养白朱砂。宝鼎存金虎，丹田养白鸦。一壶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

公见诗诘之曰：“汝虚言也，安为用哉？”湘曰：“此皆尘外事，非虚言也。公必欲验，指诗中一句，试为成之。”公曰：“子安能夺造化开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适开宴，湘预末坐，取土聚于盆，用笼覆之。巡酌间，湘曰：“花已开矣。”举笼见岩花二朵，类世之牡丹，差大而艳美，叶干翠软，合座惊异。公细视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诗曰：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公亦莫晓其意。饮罢，公曰：“此亦幻化之一术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验。”不久，湘告去，不可留。

公以言佛骨事，贬潮州。一日途中，分方凄倦，俄有一人冒雪而来。既见，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舍吾乎？"因泣下。湘曰："公忆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验也。"公思少顷曰："亦记忆。"因询地名，即蓝关也。公叹曰："今知汝异人，乃为汝足成此诗。"诗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乃与湘同宿传舍，通夕议论。

湘曰："公排二家之学，何也？道与释，遗教久矣，公不信则已，何锐然横身独排也？焉能俾之不炽乎？故有今日之祸。湘亦其人也。"公曰："岂不知二家之教，然与吾儒背驰。儒教则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义之道。昔太宗以此笼络天下之士，思与之同治。今上惟主张二教，虚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之流入于昏乱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诬也。"公与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坚留之不可，公为诗别湘曰：

未为世用古来多，如子雄文世孰过 ？
好待功成身退后，却抽身去卧烟萝。

湘别公诗曰：

举世都为名利役，吾今独向道中醒。
他时定见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

湘谓公曰："在瘴毒之乡，难为保育。"乃出药曰："服一粒可御瘴毒。"公谓湘曰："我实虑不脱死魂游海外，但得生入玉门关足矣，不敢复希富贵。"湘曰："公不久即归，全家无恙，当复用于朝矣。"公曰："此别复有相见之期乎？"湘曰："前约未可知也。"后皆如其说焉。

诗渊清格

本朝名公品题诗

吴江长桥千尺，跨太湖，危亭构爽塏，登临者毛骨寒凛，乃二浙之绝境也。能诗者过亭下，俱有吟咏。苏子美有《长桥赏月》之诗。诗曰：“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挂彩虹。”欧阳永叔称道为此桥雄壮，非此句不足称也。余向过吴江，常观诸公诗，择其佳者载于此，固足与子美并驰也。杨蟠有诗曰：“水云清骨思何赊，疑在仙源泛去槎。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玉碧无瑕。几多风月输诗客，无限莼鲈属酒家。只待功成身退日，烟波深处是生涯。”郑内翰毅亦有题长桥之句云：“排天■■玉围腰，驾海鲸鲵金背高。”因诸公诗，江山益增光价。

润州金山寺，张祜以江防留题二篇，虽名贤经过，缩手袖间，不敢落笔。盖兹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诗意难见其寺与山，出于水中之意也。祜诗久为绝唱云：“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罗隐有《题金山》之句。诗云：“老僧参罢关门后，不管波涛四面生。”孙山亦有诗二句云：“结寺孤峰上，安禅巨浪间。”亦可亚前二人之诗也。

南岳祝融峰上寺，留题甚众。谢安有诗曰：“云湿幽谷滑，风流古木香。”僧栖岩亦有诗云：“闲云四边尽，浮世一齐低。”惟先生周载之什题绝其意云：“五千里地望皆见，七十二峰中最高。”全楚之地五千里，南岳七十二峰，祝融最高也 。

润州甘露寺有三贤亭，乃刘备、曹操、孙权曾会于此，故罗隐有诗曰：“汉鼎未分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过亭者心服焉。

衡州耒阳县有杜甫祠堂，寒江古源，设像存焉。留咏莫知其数，欧阳永叔尤称赏徐介之休，诗曰：“天接汨罗水，江心无所存。固交工部死，来往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消疑伤往事，斜月隐颓垣。”

陆子履经为山阳令，有《言怀》诗云：“薄有田园归去好，苦无宦况早来休。”士君子莫不赏味其意。

古人有《早行》诗云：“主人灯下别，骑马月中行。”前人亦有《早行》诗云：“旅人心自急，公子梦尤迷。”惟江东逸人王衮之句云：“高

空有月千门闭，大道无人独自行。”兹乃出类之格。又有《拄杖》句云：“探水卓破金鳌头，拨云敲断老虎脚。”其逸俊豪迈可见矣。

永叔尝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来。”兹所谓苦吟破的之句也。永叔有《月砚》诗云：“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散星星入角。彤云砾石变灵砂，白虹贯日生美璞。”物理相感，则如是焉。子美深穷其趣也，为永叔之所称道。永叔尝言：“子美才思潇洒，无毫发尘土气。”

湘南诗僧文喜为《失鹤》诗云：“一向乱云寻不得，几番临水待归来。”僧曾以此诗上潭州刘相，大见称赏。河北僧清晤《春月即事》诗云：“鸟归花影动，鱼触浪痕圆。”又有《郊外野步》诗云：“叠波漾层汉，残阳补断霞。”僧以诗上贾侍中褒，称为佳句。

范文正《采茶歌》为天下传诵。蔡君谟暇日与希文聚话，君谟谓公曰：“公《采茶歌》脍炙士人之口久矣，有少意未完，盖公方气豪俊，失于少思虑耳。”希文曰：“何以言之？”君谟曰：“公之句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今茶之绝品，其色甚白，翠绿乃茶之下者耳。”希文笑谢曰：“君善知茶者也，此中吾诗病也，君意何如？”君谟曰：“欲革公诗之二字，非敢有加焉。”公曰：“革何字？”君谟曰：“绿翠二字也。”公曰：“可去。”曰：“黄金碾畔玉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希文喜曰：“善哉！”又见君谟精于茶，希文服于义。议者曰：希文之诗为天下之所共爱，公立意未尝徒然，必存教化之理，他人不可及也。

濮州杜默当年自为三豪，言默豪于歌。石守道赴诏作太学直讲，作六字歌送之。举其警句云：“仁义途中驰骋，诗书府里从容。头角惊杀虾蟹，学海波中老龙。爪距逐出狐兔，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孔子周公。一条路出瓮口，几程身寄云中。水浸山影倒碧，春著花梢半红。”因此歌得在三豪之列。又有上欧阳永叔诗云：“一片灵台挂明月，万丈词艳飞长虹。乞取一杓凤池水，活得久旱湍泥龙。”其豪壮皆此类也。

诗谶

本朝名公诗成谶

王禹偁曾作《病鹤》诗云："埋瘗肯为鸿雁侣？飞鸣不到凤凰池。"以文学才藻历显官、登金门、上玉堂，不为难也。竟不与，其兆即见于诗矣。余友张行退翁，都下人也。幼好学，与当世豪杰曳长裾、游场屋，籍籍有声，自为□□□□。禹偁心有屠龙夺明珠志，不售于有司，终莫能成就，已见于诗乎！公有《言怀》诗云"名教随分乐，天赐一生闲"之句。

时衡州天庆观主石道士有《春月泛舟》诗云："石压笋斜出，崖悬花倒生。"后刺史入观，怒其不扫庭宇，挞之。此辱亦先见其前诗意也。刺史知其能诗，乃召之，以言抚之。又为诗上刺史，诗云："春来不是人慵扫，为惜苍苔衬落花。"刺史悔焉。欲召之饮，石复有诗上刺史云："敲开败箨露新竹，拾上落花妆旧枝。"其诗尤为湘人所慕爱。吁！守令之权，固足以辱人；怒忿之气，弗明善恶，则致之于有过之地，既往从而悔焉，亦其谬也。

荔 枝 诗

鬼窃荔枝题绝句

治平二年，长沙赵琪作广东提刑。提刑公宇在韶州，其公宇西轩有荔枝数本，非常繁盛，实熟时，色夺晴霞。中夏，荔枝方熟，琪将召刺史醉赏。一夕，荔枝皆空，皮核满地，琪深讶之。乃开西轩，见西壁有诗一绝云："吾侪今日会佳宾，满酌洪钟酒数巡。狼藉薰风不知晓，荔枝又是一翻新。"后寂无所见。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十

王幼玉记
幼玉思柳富而死

淇上柳师尹撰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本京师人，随父流落于湖外。与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为名娼，而其颜色歌舞，角于伦辈之上，群妓亦不敢与之争高下。幼玉更出于二人之上，所与往还皆衣冠士大夫，舍此虽巨商富贾，不能动其意。

夏公酉夏贤良名噩，字公酉。游衡阳，郡侯开宴召之。公酉曰：“闻衡阳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颜色，孰是也？”郡侯张郎中公起，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见之，嗟吁曰：“使汝居东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今居于此，其名不得闻于天下。”顾左右取笺，为诗赠幼玉。其诗曰：

真宰无私心，万物逞殊形。嗟尔兰蕙质，远离幽谷青。清风暗助秀，雨露濡其泠。一朝居上苑，桃李让芳馨。

由是益有光。

但幼玉暇日常幽艳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询之，则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以自养。惟我侪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逼于父母姊弟，莫得脱此。倘从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妇也。’死有埋骨之地。”

会东都人柳富，字润卿，豪俊之士，幼玉一见曰：“兹吾夫也。”富亦有意室之。富方倦游，凡于风前月下，执手恋恋，两不相舍。既久，其妹窃知之。一日，诟富以语曰：“子若复为向时事，吾不舍子，即讼子于官府。”富从是不复往。

一日，遇幼玉于江上，幼玉泣曰：“过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异时幸有终身之约，无为今日之恨。”相与饮于江上。幼玉云：“吾之骨，异日当附子之先陇。”又谓富曰：“我平生所知，离而复合者甚众，虽言爱勤勤，不过取其财帛，未尝以身许之也。我发委地，宝之若金玉，他人无敢窥觇，于子无所惜。”乃自解鬟，剪一缕以遗富。富感悦深至，去，又羁思不得会为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怀思，遣人侍病。既愈，富为长歌赠之云：

紫府楼阁高相倚，金碧户牖红晖起。其间燕息皆仙子，绝世妖姿妙难比。偶然思念起尘心，几年谪向衡阳市。阿娇飞下九天来，长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拟绝伦，压倒花衢众罗绮。绀发浓堆巫峡云，翠眸横剪秋江水。素手纤长细细圆，春笋脱向青云里。纹履鲜花窄窄弓，凤头翘起红裙底。有时笑倚小栏杆，桃花无言乱红委。王孙逆目似劳魂，东邻一见还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儿，呼僮控马相追随。千金买得歌一曲，暮雨朝云镇相续。皇都年少是柳君，体段风流万事足。幼玉一见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飞来洞户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犹恐恩情未甚坚，解开鬟髻对郎前。一缕云随金剪断，两心浓更密如绵。自古美事多磨隔，无时两意空悬悬。清宵长叹明月下，花时洒泪东风前。怨入朱弦危更断，泪如珠颗自相连。危楼独倚无人会，新书写恨托谁传 ？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买醉嘱佣人，密约幽欢镇相误。将刃欲加连理枝，引弓欲弹鹣鹣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风逆波紧无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尘埃无觅处。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愿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时自相遇。他日得郎归来时，携手同上烟霞路。

富因久游，亲促其归。幼玉潜往别，共饮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丽质，才色相得，誓不相舍，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质诸神明，结之松筠久矣。子必异日有潇湘之游，我亦待君之来。”于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于酒中，共饮之。是夕同宿之江上。翌日，富作词别幼玉，名《醉高楼》。词曰：

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青草岸头人独立，画船东去橹声迟。楚天低，回望处，两依依。后会也知俱有愿，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乱如丝。好天良夜还虚过，辜负我，两心知。愿伊家，衷肠在，一双飞。

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调辞意悲惋，不能终曲，乃饮酒相与大恸。富乃登舟。

富至辇下，以亲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其约，但对镜洒涕。会有客自衡阳来，出幼玉书，但言幼玉近多病卧。富遽开其书疾读，尾有二句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富大伤感，遗书以见其意云：

忆昔潇湘之逢，令人怆然。尝欲拏舟泛江一往，复其前盟，叙其旧契，以副子念切之心，适我生平之乐。奈因亲老族重，心为事夺，倾风结想，徒自潇然。风月佳时，文酒胜处，他人怡怡，我独惚惚，如有所失。或凭酒自释，酒醒情思愈彷徨，几无生理。古之两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则求合也易。今子与吾两不如意，则求偶也难。君更待焉，事不易知，当如所愿。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谐，则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犹能相遇，吾二人独不得遂，岂非命也 ！子宜勉强饮食，无使真元耗散，自残其体，则子不吾见，吾何望焉 ！接子书，尾有二句，吾为子终其篇云：

临流对月暗悲酸，瘦立东风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万里云山无路去，虚劳魂梦过湘滩。

一日，残阳沉西，疏帘不卷，富独立庭帏，见有半面出于屏间，富视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见，故有是行。我以平生无恶，不陷幽狱，后日当生兖州西门张遂家，复为女子。彼家卖饼，君子不忘昔日之旧，可过见我焉。我虽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当如是。我有遗物在侍儿处，君求之以为验。千万珍重！”忽不见。富惊愕，但终叹惋。异日有过客自衡阳来，言幼玉已死，闻未死前嘱侍儿曰：“我不得见郎，死为恨。郎平日爱我手、发、眉、眼，他皆

不可寄附，吾今剪发一缕，手指甲数个，郎来访我，子与之。”后数日，幼玉果死。

议曰：今之娼，去就徇利，其他不能动其心，求潇女、霍生事，未尝闻也。今幼玉爱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观之，莫不怆然。善谐音律者，广以为曲，俾行于世，使系于牙齿之间，则幼玉虽死不死也。吾故叙述之。

王彦章画像记
记王公忠勇节义

欧阳参政撰

太师王公讳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仕梁为宣武军节度使，以身死国，葬于郓州之莞城。唐天福二年时，赠太师。王公素以忠勇闻，梁、唐之争百战，其为勇将多矣，而唐人独畏彦章。自乾化后常与晋战，屡困庄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赵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间见逐而不用，梁亦尽失河北。事势已去，诸将多怀顾望。独公奋然，自不少屈，志虽不就，卒死忠节。公既死，而梁亦亡，悲夫！

五代始终才五十年，而更十二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公本武人，而不知书，其语质直，常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心，及观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集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求于滑，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其记战胜攻取皆详。又言：敬拜末帝，不肯用公，公欲自经于帝前。公因用笏画山川形胜，历历可据。又言：公有五子，其二同公死节。此皆旧史无之。又闻：公在滑州，以谗自归于京师。史云召之。是时梁兵尽属段凝，京师羸兵不满数千，公选五百人保銮舆往郓州，以力寡败于中都。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非也。公之决胜，期三日破敌。

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时唐庄宗在魏，闻公复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驰马来救，已不及矣，庄宗之料敌，公之善出奇兵，何其神哉！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日王元昊反，败军没将，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予尝独持攻守之说，而叹边将屡失其机，时人闻予说者，或笑以为狂惑，忽而不听。虽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读公传，知战胜攻取一出于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之伟才男子之所为，非拘牵常策之士所到也。

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二年，予复来通判州事。岁之正月，予过此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其像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他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善用铁枪，时人号为王铁枪。公死已百年，至今人犹以名其寺，儿童牧竖皆知王铁枪蜀良将也。一枪之勇，同时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像百余年矣，葺之复可百余年，然名之不泯者，不系乎画之存否也。而尤区区如此者，盖感仰希慕之至焉耳。读其书尚想其人，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

画甫完，予题数言于后而归其人，使之藏焉。嘉祐五年十一月一日立石。

议曰：取彼谗者，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疾之也。梁攻庄宗，保銮舆，兵争得，有严敌，旦暮见破其城，屠其民，杀其身，毁其宗庙，而信谗者之言，夺勇将之兵，付庸愚之手，卒败大事。甚哉谗邪之能覆人之国也。悲夫 ！

曹太守传

曹公守节不降贼

曹觐，字觌道，东鲁人也。以诗礼名家，中高第，行义恢伟，所至有美声。皇祐年，为康州刺史。会蛮獠侬智高乘天下久太平，二广无武备，泉邑泛舟，旌旗铙鼓，震川而下。守令仓卒不暇支吾，皆弃城窜伏山谷。獠贼若入无人之境，所至烧屠，居民流散，被其害者甚众。惟公

谓左右曰："刺史吾职也，义不可去。使吾得数百人，抽肠溅血，必破此贼。"乃募城中兵民愿行者，诱以重赏，无一人应者。

贼压境，举州官吏溃散，惟一主簿泣在公旁，公曰："汝有家，宜去。汝死于贼，亲孰依倚？可急去避祸，无留也。"主簿又泣曰："公以一身，又安能御贼？愿公避之。今避者非公一人也，公何苦若是？公以一身死贼，无益于事。"又泣告。公曰："吾受命守此州，安可临难而自免？岂有天子吏避贼者乎？子有亲，急去，无空守吾也。"比至，主簿泣而去。洎贼入府，公乃厉声谓贼曰："天子封汝等官，岁以缯絮币帛加赐与汝，汝等以岁入朝贡，朝廷亦甚嘉美汝等，何敢无故辄离巢穴，剽掠郡县，杀害民吏，惊恐边幅。一旦天子怒，命一将将兵数千，断汝归路，汝等俱死锐兵之下，虽欲归诚，安可得也！尔等可相率丑类，亟还巢穴。"公乃瞋目振怒叱之。兵少却，公怒骂不止，竟为乱兵所杀。至死大骂不息。

公之生子方数月，贼入府，妻乃遁，弃其子于府后竹园中。后三日贼过，其妻还视其子，尚呱呱然泣于草中，乃复乳育之。天子加美嗟叹，以重爵加其子，欲延纳之，旌其忠以大其门。后赠公之诗者甚众，惟鲁公参政之诗，格老气劲，杰出众诗之上。诗曰：

款军樵门日再晡，空拳犹自把戈铁。
身垂虎口方安坐，命若鸿毛竟败呼。
柱下杲卿曾断骨，袴中杵臼得遗孤。
可怜三尺英雄气，不怕山西士大夫。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一

大 姆 记
因食龙肉陷巢湖

究地理，今巢湖，古巢州也。或改为巢邑。一日江水暴泛，城几没。水复故道，城沟有巨鱼，长数十丈，血鬣金鳞，电目赭尾，困卧浅水，倾郡人观焉。后三日，鱼乃死。郡人脔其肉以归，货于市，人皆食之。

有渔者与姆同里巷，以肉数斤遗姆，姆不食，悬之于门。一日，有老叟霜鬓雪须，行步语言甚异，询姆曰：“人皆食鱼之肉，尔独不食悬之，何也？”姆曰：“我闻鱼之数百斤者，皆异物也。今此鱼万斤，我恐是龙焉，固不可食。”叟曰：“此乃吾子之肉也，不幸罹此大祸，反膏人口腹，痛沦骨髓，吾誓不舍食吾子之肉者也。尔独不食，吾将厚报尔。吾又知尔善能拯救贫苦，若东寺门石龟目赤，此城当陷。尔时候之，若然，尔当急去无留也。”叟乃去。

姆日日往视，有稚子讶母，问之，姆以实告。稚子欺人，乃以朱傅龟目，姆见，急去出城。俄有小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幼子。”引姆升山，回视全城陷于惊波巨浪，鱼龙交现。

大姆庙今存于湖边，迄今渔者不敢钓于湖，箫鼓不敢作于船。天气晴明，尚闻水下歌呼人物之声。秋高水落，潦静湖清，则屋宇阶砌，尚隐见焉。居人则皆龙氏之族，他不可居，一何异哉！

大姆续记

盗贼不敢过巢湖

治平年间，有辖舟王潜济湖。潜方半醉，调小管自娱。时湖风清细，调闻数里。他舟皆至于岸，惟潜舟泛泛湖中，不能及焉。潜惧，舍管，与舟人望庙拜祷谢过，他舟亦为之祷焉，舟方抵岸。不月，妻死，潜被罪流远方。

谚曰：“过湖三升米，不然五石粟。”意谓美人君子忠信仁义，则神佑以清风，一日可济。苟行有欺于人，心或负于神，则顺风莫可得，舟舣岸数日亦不可知，此五石粟之意也。古人之言云：“子若作盗去，无往巢湖住。”兹盖神之明正，不容盗贼践其境也。迄今虽鼠窃狗偷，不敢游过湖焉。

陷池
曹恩杀龙获天谴

《郴州图经》：去州二千里有陷池，向有民家杀龙子，一夕，大风雷，全家乃陷。

《风俗记》：郴人曹恩家有男，捕于水，得鱼长三四尺，烹之。置鱼于釜，釜辄铿然，复沃地，置釜，釜又破。恩弗为异，鲙而烹食之。俄有怪云若积墨，起于岭上，雷声隐隐，随之烈火发于屋，恩驰走去，屋乃陷。比邻之民见一吏擒恩回，一吏读案云：“曹恩性原残狠，心类狼虎，破釜不疑，顾神灵如土块，持刀自若，戾极凶狠，不可矜恕。”乃掷恩于陷池，比邻皆见焉。陷池阔不逾一亩，澄泓黑色，其源无穷。渔者常以千丈丝垂之，不极其底。迄今风晦，尚闻人言语，鸡犬鸣吠。岁旱，民驱牛入于池，有顷，雷雨大作，俗呼为洗池雨。

议医

论医道之难精

夫医之为道，尤难于他术，从来久矣。方其疾也，虽金玉满堂，子弟骨肉环围，莫能为计，必得良医以起之。即医之为功非小焉，主执人之性命者也。此所以良医患少，而庸医患多也。不意人疾为庸医所持，反覆寒热，弗辨形脉，是亟其疾使加焉，则从而失者有之。余尝患其若是，前集尝言之矣，意不为诸君得也，诚欲士君子治病得其人云耳。

孙兆殿丞

孙生善医府尹疾

治平年间，有显官权府尹事，忘其名。一日坐堂决事，人吏环立，尹耳忽闻风雨鼓角声。顾左右曰："此何州郡也？"吏对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孙公往焉。公诊之，乃留药治之。翌日，尹遂如故。尹召问曰："吾所服药切类四味饮？"公曰："是矣。"尹云："始虑为大患，服此药立愈，其故何也？"公曰："心脉大盛，肾脉不能归经耳。以兹凉心，则肾脉复归经络，乃无恙。"公之医高出于众人，寻常皆如是。众人难之，公以为易；众人易之，公以为难：真世之良医也。

杜任郎中

杜郎中世之良医

余常闻里人王奉职云：仁庙时仕于汶阳，时有郡人孟生者温厚，惟一子方数岁，得疾，他医数人治之无效。召杜任治之，数日而良已，逾月而平复。孟亦知医，询公曰："君以何药主之？"公曰何药也。孟惊曰："公所言皆剂之至温者，他人不取，君独用之，而能起疾，其义可闻乎？"公曰："君富家也，众医皆用犀珠金箔主之，其性至凉，凉则寒

其胃，由是多不喜食，日益羸瘠，元气既损，则至于死矣。吾之剂则先温其胃，使其饮食如故，然后攻其他疾，是先壮其本，而后攻其疾者焉。”固知杜君之善医也如此。今翰苑互相淬磨，究明经书，医者甚众，如曹应之、胡院谏皆良医也。

本朝善卜

苗达善卜赐束帛

仁庙时，后苑有水亭将坏，方议修整，帝以记年月日，诏苗达而问焉。达乃筹于帝前，奏云：“若人，则其人见病，必恐不起。如物，则将坏之兆。”帝甚喜，以束帛赐之，以旌其术。

胡僧善相

执中遇胡僧说相

丞相陈公执中，改官授端州刺史，溯江而上，至于洪、吉之间，阻风数日。晚岸幽寂，公徐徐闲步。遇胡僧，卷鼻目耸，金环贯耳，揖公，公坐，命之坐于岸。僧谓公曰：“公虎目凤鼻，骨方气清，身当极贵。”公知其异，前席询之。僧云：“气欲伏，不欲发；骨欲细，不欲露。肉贵厚而莹，发宜黑而光。目欲相去远，黑白分明；眉欲秀而浓，相对而起。口红润而方，鼻隆高而贯，面方而莹泽，耳厚而隐伏，身肌重厚，举动详审，皆相之美者也。夫相美于外，不若美于内。美于外，人所共有；美于内，人所难全。内外全美，是为大人。公相甚奇，但公虎目猿身，平地非能为也。当有攀附，然后有所食，公不日位极卿相。”公曰：“如师言，不敢相忘。”僧求纸为诗赠公，诗曰：“虎目猿身形最贵，只因攀附即升高。知君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风泛怒涛。”僧乃指公曰：“请入舟中，顺风将至。”僧遂与公相揖而别，乃登舟，张帆去。公回顾，僧犹岸上祝公曰：“保重。”

公后显用，皆仁庙拔擢，至于相，果如僧言，一何异也。

画品
欧阳泠 善画赠诗

欧阳泠与予有二纪之旧，从游固非一日也。泠初甚好学，屡求荐于有司，久而未售。回顾亲老族重，囊无百金之直，乃拊髀叹曰："大丈夫生当重裀卧，列鼎食，设使为白首博士，有何足道哉！吾且事父母，畜妻子，然后言昔日之志。"因写丹青，尤工传神，落笔神奇，想入心匠，移之缣素，迥夺天真，既得乎生平之容，又全乎言笑之和，一时妙手，皆出其下。士君子推重焉。名公多以诗赠之，但载二篇。杨著作杰诗曰："国手曾烦写几回？无人仿佛醉颜开。青铜镜里寻常见，不谓君从笔下来。"刘文毅又有诗曰："妙笔君今第一人，心欺造化夺天真。精明形骨从来一，移入青缣作两身。"

议画
论画山石竹木花卉

画山水则贵乎石老而润，水淡而明，泉石分乎高下，山川辨乎远近，野径萦纡，云烟出没，千里江山，尽归目下，乃其妙也。

画松竹则贵乎势傲烟霞，气凌霜雪，怪节枯藤，直干森空，虬枝蟠曲，倒缠龙蛇，偃盖低欺，如藏风雨，即其妙也。

画龙则贵目生威武，朱须激水，鳞甲藏烟，爪牙快利，点其睛则当飞去，于水则起云雷，尽其妙也。

画楼阁贵乎万木拱合，群屋鳞鳞，槛植周环，基扃高下，良工望之，不敢伸手，尽其妙也。

画花草贵乎妙破天工，偷回真造，幽轩四序有春，东君不能施巧，尽其妙也。

凡画鬼无常形，人所未见，故易为工矣。于人鸟花木翎毛，皆所常见，即难得其真。古今名笔，士君子皆好焉，余少道其大概而已。

狄方
李主遣鬼取名画

狄方，西洛人，好蓄古物，有画牛一轴，不知几年也。一童牧一牛，旁有草庵，方不以为奇异。一日，悬之于壁，夜偶执烛照之，则牧童卧于庵中，方因以惊。明日视之，则童立牛旁。夜复视之，仍入屋。方自此宝之。有善画者过门，方出而示之，云：“此画入神，绝世之物也。”

一日，有客谒方曰：“知子有奇画，可得见乎？”方示之。客曰：“愿以百金购之。”方云：“虽万金不愿易也。此吾家神物也。”客曰：“此江南李主库中物也，国破不知所之，主遣吾求之数年未获。子不诺，后必失之。”由是方锁于箧，出入自随，非亲友莫得见焉。

一日，方之友人钱淳与方不相见数年，惠然来谒。坐久，叩方曰：“知子得绝笔，淳颇识之高下。”方取以示淳，淳看毕乃怀之，掷金十星于地曰：“吾为李主取画，金特偿之。”出门不见。方大悔恨，卧病久方愈。后有人言淳死已久矣。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二

太祖皇帝
不拜佛永为定制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赞宁曰："不当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遂微笑颔之，因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议者以为得礼。

唐明皇
出猎以官为酒令

唐明皇居东宫日，出猎逐兔，马决入他人苑，左右皆不能制。隐隐望山洞轩中有人语笑，乃下马系古槐，独步而行。见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辈，聚饮其中。众不知是明皇，俱起揖。帝辄居主位。中有愠帝居上坐，颇不乐，一人乃起白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举杯。"帝曰："何令也？"曰："以祖上官甚崇者先饮。"帝方渴，乃索酒，其人曰："愿闻祖先官爵。"帝曰："吾饮而后言。"乃饮一大卮云："曾祖天子，祖天子，父天子，见今是太子。"乃上马。众随而视，见联钱金勒，双龙绣鞯，马走如飞，众方惊也。

王荆公
士子对荆公论文

王荆公介甫退处金陵，一日，幅巾杖屦，独游山寺，遇数客盛谈文史，词辩纷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顾。有一客徐问公曰：“亦知书否？”公唯唯而已。复问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众人惶恐，惭俯而去。

李太白
跨驴入华阴县内

唐李白，字太白。离翰苑，适远游华山，过华阴，县宰方开门判案决事。太白乘醉跨驴入县内，宰不知，遂怒命吏引来。太白至厅亦不言。宰曰：“尔是何人，安敢无礼？”太白曰：“乞供状。”宰命供，太白不书姓名，只云：“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宰见大惊，起愧谢揖曰：“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谒。”欲留，太白不顾，复跨驴而去。

李侍读
善饮号为李方回

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两京号为李方回。真宗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公常寡谈，颇无记诵，酒酣则应答如流。

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观其量。因饮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荐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真所谓君臣千载遇。”李亟曰：“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亦不及此。

范 文 正
不学方士干汞术

范文正公仲淹监西汉盐仓日，遇一方士甚厚，每使占卜多验，然衣食自足，无所求于公。

方士寄僧舍，一日病，遣人谓公曰：“自料病不起，愿公一顾，当以后事奉托。”公亟往视之。方士曰：“感公厚待，今垂死，止有子八岁，不免奉累。某有干汞术，未尝语人，仍有药银二百两在箧中，愿公为殡，余者并术献公。”公曰：“一一如教，但术则不愿见，银亦不愿取。”坚请方士自封识，仍书年月其上。

明日，方士卒，公以所留银备后事毕，育其孤如己子，人莫知其为方士之子也。至十八岁，教诲备至，颇能属文。公一日语之曰：“汝非吾子，乃方士某人之子也。”其子泣不愿去，公曰：“汝父有手书在。”即取所藏葬银及干汞术授之，封识如故，公亦未尝省也。

直笔
不以异梦改碑铭

文正公知庆州日，有人以碑铭托公者，公为撰述，夤缘及一贵人阴事。一夕梦贵人告曰：“某此事实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愿公改之。”公梦中谢曰：“隐公此事，则某人当受恶名；公实有此，我非谀人者，不可改也。”贵人即以语恐公曰：“公若不改，当夺公长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几，长子纯佑果疾卒。又梦贵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当更夺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俄而次子纯仁亦病。此两梦贵人甚有倨色。

既而又梦，贵人乃以情告曰：“公长子数当尽，我岂能夺，今告公为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纯仁数日遂安。后至丞相。公之刚直足可见也。

王 荆 公
不以军将妻为妾

王荆公介甫知制诰日，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对曰："夫人令执事左右。"曰："汝谁氏？"曰："妾夫为军大将，部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司马温公
不顾夫人所买妾

司马温公从襄颍公辟为太原府通判日，尚未有子，颍公夫人言之，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曰："俟我出，汝自妆饰往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归内。

评曰：古之仁人君子不迩声色如此，皆是学力充足。吁 ！不欺暗室，不愧屋漏，温公之谓欤 ！

张 乖 崖
出嫁侍姬皆处女

王筠、李顺乱蜀之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知府犹有此禁。张詠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媵。张不欲绝人情，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置侍姬矣。张

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之，皆处女也。

汤　阴　县
未第时胆勇杀贼

张乖崖未第时，尝过汤阴县，县令赐束帛万钱，张即时负之于驴，与小童驱而归。或谓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泽深奥，人烟疏远，可俟伴偕行。”张曰：“秋冷矣，亲老未授衣，安能少留耶？”但淬一短剑而去。

行三十余里，日已暮，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见张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张窃闻之，亦心动，因断柳枝若合拱者为一棓，置室中。店翁问曰：“待此何用？”张曰：“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行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张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应，即再三排门。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跄而入，张摘其首，毙之，曳入阒。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张持剑往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呼童牵驴出门，乃纵火焚店，行二十里始晓。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

张　齐　贤
从群盗饮酒食肉

张齐贤布衣时，性倜傥，有大度，孤贫落魄，尝舍道上。一日，偶见群盗十余人饮食于逆旅之间，居人皆恐惧窜匿。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公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我辈麄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碌碌辈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慷慨士，诸君何间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手擘为数段而

啖之，势若狼虎。群盗视之骇愕，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安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当念吾曹不得已而为耳。愿早自结纳。"以金帛赠之，齐贤不让，遂重负而返。

韩魏公
不罪碎盏烧须人

韩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盏二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世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每开宴召客，特设一桌，以锦衣置玉盏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将用之酌劝。俄为一吏误触倒，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谓坐客曰："凡物之成毁，有时数存焉。"顾吏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叹服公之宽厚。

公帅定武时，尝夜作书，令一兵持烛于旁。兵他顾，烛燃公须，公遽以袖拂之，而作书如故。少顷闲视，则已易其人矣。公恐吏笞之，亟呼视之曰："勿较，渠已解持烛矣。"军中咸服其度量。

张文定
用大桶载公食物

张仆射齐贤，体质魁伟，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立尽。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服之，不过一弹丸耳，公常以十余丸为大剂，夹以胡饼食之。

淳化中，罢相知安州陆山郡，达官见公饮啖不类常人，举郡骇讶。一日，达官宴公，厨吏置一金漆大桶，窥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

时 邦 美
乃父生子阴德报

时邦美，阳武人也。父为郑州衙校，补军将，吏部差押纲至成都，时父年已六十四岁，母亦四十余，而未有子。母谓父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携至蜀，求一妾以归，庶有子以续后。”父如其言。

既到蜀输纳讫，召一侩，谕以所求。侩俄携一女至，甚端丽，询其家世，漠然不对。侩去，女子栉头，父见以布总发，怪问之。女悲泣不已，曰：“妾乃京都人，父为雅州掾，卒于官。母子扶丧柩至此，无资，故鬻妾以办装。”父恻然怜之，遂以金并女子见其母曰：“某不愿得此女，请以百星金助行。”掾妻号泣拜谢。父又为干行计，明日遂发道中，亲护其丧，事掾妻如部曲。到都城，为僦居殨 殡毕，然后归阳武。

妻问置妾之状，具以实告。未几有娠。一夕，梦有一人被金紫者，又数人被褐，径入堂后，衣金紫者留中堂。及旦，邦美生，堂后一犬生九子，故邦美小名十狗。后举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尚书，乃父之阴德明验也。

崔 先 生
葬地遗识天子至

玄宗猎于温泉之野，鹘飞兔走，御骑骏决，疾驰约二十里，左右多不能从，独白云先生张约趋行。帝缓辔过小山，见新坟在其上，先生顾视久之。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安龙头，枕龙角，不三年，自消铄。”俄有樵者至，帝因问：“何人葬此？”樵曰：“山下崔巽葬地。”乃令引至巽家。巽子尚衣斩衰，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坟何人也？”尚曰：“父亡，遗言葬

此。”帝曰：“汝父误葬，此非吉地。汝父遗言何说？”尚曰：“父存日有言曰‘安龙头，枕龙耳，不三年，万乘至。’”帝惊顾嗟叹称美。先生曰：“臣学术未精，且还旧山。”帝复召崔巽子，免终身差役。

议曰：地理古无有也，及后世用之，山水向背，其吉凶亦从而生矣。如龙耳龙角，相去非远，由所见之说，祸福千里矣。今人若用庸人迁葬，得不误之乎 ？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三

小 莲 记

小莲狐精迷郎中

李郎中，忘其姓名，京师人。家豪，屡典郡。公为人瑰伟，厚自奉养。嘉祐中售一女奴，名曰小莲，年方十三，教以丝竹则不能，授女工则不敏。数日，公欲复归之老妪，女奴泣告曰："傥蒙庇育，后必图报。"公亦异其言，久而稍稍能歌舞，颜色日益美艳。公欲室之，则趋避。异时诱以私语，则敛容正色，毅然不可犯。公意欲亟得，乃醉以酒，一夕乱之。明日谢曰："妾菲薄，安敢自惜，顾不足接君之盛。"乃再拜，自兹公大惑之。公妻孙氏贤，亦不禁公。

一夕月晦，侍公寝，中夜不见。公惊，秉烛求之，庖厨井厕俱不见。公意其与人私，颇愤。至晓方至，怒甚，欲加棰，且询所往。小莲曰："愿少选，当露底隐于公。"公引于静室，诘之，曰："今日不幸见拙于长者，不敢隐讳，则手足俱见。妾非人也，非鬼也，容尽陈委曲。妾自愧，固当引去，公若怜照，不加深究，则永得依附，以报厚意。"公曰："他皆可恕，汝何往而不我报也？"泣曰："妾非敢远去，惟每至晦夕，例参界吏，设或不至，坐贻伊戚，亦若民间之农籍，自有定分也。"公终疑焉。

又至月晦，公开宴，以醇酒醉之，小莲熟寐，高烛四列，公自守之。将晓，攫然而兴曰："公私我厚，使我不得去，我因公被罪矣。"而次夕中夜复失之，及晓乃归。公询之，小莲袒衣视公，青痕满背，公谢焉。自兹月晦则失之，公无怪焉。

公一日病，小莲曰："公无求医，公好食辛辣，膈有痰，但煎犀角、人参、腻粉、白矾服之，自愈。"果然。家人有疾，从其说皆验。

亦时言人休咎，无不验，公尤爱信之。或言公之亲族，其人某日死矣，若合符契。一日，语公云：“某日授命当守某州。”皆合其言。

公将行，小莲泣告：“某有所属，不能侍从，怀德恋爱，但自感恨。君不遗旧，时复念之。”公坚欲同行，小莲曰：“某向一夕不往，已遭重责。去经岁月，罪不容诛。”公知不可强。公行有日，小莲送公，执手言曰：“公妻到官一岁当化去，公与都漕交竞，公亦失意归，妾当复见公，宜谨秘之勿泄。”

公到官，经岁妻死，会都运到，都运责公留住钱谷，艰阻公事，公力辩不听，乃去公焉。公中道罢郡，妻丧，意尤怏怏，乃入都，不以仕宦为意。闲居阖户，终日兀坐，适闻叩户声，及出，乃小莲也。公喜，延之坐。公感泣云：“别后一如汝言。”置酒命小莲舞，终日极欢。是夜小莲宿公处，逾月乃去。小莲且泣且拜：“妾有私恳浼长者，愿以此身托死。”公曰：“何遽出此言？”小莲曰：“妾实非人，乃城上之狐也。前世尝为人次室，构语百端，谗其冢妇，浸润既久，良人听焉。自兹妾独蒙宠爱，冢妇忧愤乃死，诉于阴官，妾受此罚。岁月满，得复故形，业报所招，例当死鹰犬。苟或身落鼎俎，膏人口腹，又成留滞，未得往生。公可某日出都门，遇猎狐者，公多以钱与之，云：‘欲得猎狐造药。’死狐耳间有花毫而紫，长数寸者，乃妾也。公能以北纸为衣，木皮为棺，葬我高壤，始终之赐多矣。”再拜又泣。因出黄金一两：“聊备一葬，无以异类而无情。”公皆许诺。公留之宿，小莲云：“丑迹已彰，公当恶之。”公坚留乃宿。翌日拜辞曰：“阴限有期，往生有日，无容款曲，幸公不忘平日之意。”大恸而去。

公如期出镇，北行数里，果有荷数狐者，择耳中有紫毫者售之以归，择日葬之。公亲为祭文，如法葬于都城坊店之南，迄今人呼为狐墓焉。

神 助 记

刘杨讨贼得神助

庆历年，湖南郴、衡、桂阳间，蛮獠为恶，侵掠吾民，时杀官军。

朝廷敕刘相忱镇长沙，又召提刑杨畋，二公合谋，经制一方。二公乃躬祷南岳，愿赐阴助。一日，湘潭县民吏见大军旌旗、金革蔽满山谷，民疑为官军焉。而兵渡江，步于水上，俱不濡足，民方知神鬼。中有人呼曰："吾皆岳兵，效用山前，不日破贼，尔等各宜犒军。"于是民大以冥钱酹酒祭焉，久乃不见。后连破数洞，覆其巢穴，系其丑类，请于朝廷。迄今余獠畏服，乃二公经制之力，亦有神助者焉。

广利王记

广利王助国杀贼

熙宁八年，广西五溪蛮獠相结交趾，大侵边幅，擅杀守令，连陷数州，被害者众。朝廷选命将帅，数道而进，意在破五溪之巢穴于交州之种落，系其主以归献祖庙。一日，海边有战舰数十艘舣岸下，旌旗晖映，铙歌震川。海民曰："不闻官兵之来，何遽有此？"乃相与问云："君等官军乎？"对曰："非也。吾乃广利王之兵，为朝廷先驱三日，当杀彼贼。"少顷，艘离岸，入于烟波，乃无所见。洎大军临海，尽歼丑类之先锋，压当梁之仆木，交趾匍匐请命焉。

岳灵记

真宗东封祀泰岳

真庙大驾东封，万官随仗，仰登封告成之美功，陈金泥玉检之盛事；发明万古之光华，敷绎无前之伟绩。驾将至泰岳，去岳四十里，有冠剑人约长丈余，伏于道左，趋谒甚恭。帝知岳灵，顾左右莫有见者。帝功成礼毕，又赐岳之徽号焉。加封天齐仁圣帝夫至诚之动天地、感鬼神也如此。

姚 娘 记

陈公遣人祭姚娘

大丞相文惠陈公，向授湖州道通判税漕。权惠州刺史，率湖州之秀民许申偕行。中道舣舟古岸，江风颇净，新月初出水面，舟人方去未久。俄有介胄百辈，乘骑数人，指呼甚明云：“今丞相、漕使宿此，其或疏虞，毫厘不赦。”公与申指对惊喜，固不知孰相也，孰漕也。明日行，询其地只有姚娘庙存焉。公自东复还朝，亲为文祭之。后公果居钧轴，申亦作本路漕，皆如向所言。公尝自京遣人就其地祭享，以神其事。

巨 鱼 记

杀死巨鱼非佳瑞

嘉祐年，余侍亲通州狱吏，秋八月十七日，天气忽昏晦，海风泯泯至，而雨随之。是夜潮声如万鼓，势若雷动，潮逾中堰，卒闻阴风海水中，若有数千人哭泣声。及晓，有巨鱼卧堰下，长百余丈，望之隆隆然如横堤。困卧沙中，喘喘待死，时复横转，遂成泥沼，然或有气，沙雨交飞。后三日乃死，额有朱书尚存焉。此地人莫有识此鱼者，身肉数万斤，皆不可食，但作油可照夜。次年通人大疫，十没四五。巨鱼死，亦非佳瑞也。

异 鱼 记

龙女以珠报蒋庆

嘉祐岁中，广州渔者夜网得一鱼，重百斤，舟载以归。洎晓视之，人面龟身，腹有数十足，颈下有两手如人手。其背似鳖，细视项有短发甚密，脑后又有一目，胸腹五色，皆绀碧可爱。众渔环视，莫能知其

名。询诸渔人，亦无识者。众谓杀之不祥，渔人以複荷而归，求人辨之。置于庭下，以败席覆之。夜切切有声，渔者起，寻其声而听之。其声出于败席之下，其音虽细，而分明可辨，乃鱼也。渔者蹑足附耳听之，云：“因争闲事离天界，却被渔人网取归。”渔者不觉失声，则鱼不复言。渔者以为怪，欲弃之，且倡言于人。

有市将蒋庆知而求之于渔者，得之，以巨竹器荷归，复致于轩楹间，以物覆之。中夜则潜足往听之，鱼言云：“不合漏泄闲言语，今又移来别一家。”至晓不复言。明日，庆他出，妻子环而观之，鱼或言曰：“渴杀我也。”观者回走，急求庆而语之，庆曰：“我载之以巨盆，汲井水以沃之。”及暮，鱼又言曰：“此非吾所食。”庆询渔者，鱼出于海，海水至咸，庆遣仆取海水养之。是夜庆与妻又听之，鱼曰：“放我者生，留我者死。”妻谓庆曰：“亟放出，无招祸也。”庆曰：“我不比人，安惧？”竟不放。

更后两日，庆乘醉执刀临鱼而祝曰：“汝能言，乃鱼之灵者。汝今明言告我，我当放汝归海。汝若默默，则吾以刀屠汝矣。”鱼即言曰：“我龙之幼妻也，因与龙竞闲事，我忿然离所居至近岸，不意入于渔网中。汝若杀我，无益。放我，当有厚报。”庆即以小舟载入海，深水而放之。

后半年，庆游于市，有执美珠货者，庆爱之，问其价，货者曰：“五百缗。”庆以为廉，乃酧之半。货者许诺曰：“我识君，君且持珠归，吾明日就君之第取其直。”乃去，后竟不来。庆归，私念：“此珠可直数千金，吾既得甚廉，又不来取直，何也？”异日复见货珠人，庆谓来取价，其人曰：“龙之幼妻使我以珠报君不杀之恩也。”其人乃远去。

此事人多传闻者，余见庆子，得其实而书之也。

化 猿 记

曹尚父杀猿获报

天圣年间，桂阳蓝山县民曹尚，父年七十八岁，一日出不归。尚门外皆高山深林，溪洞岩壑，莫知其数。尚扪石跻山，攀烟萝，数日寻访不见。

尚子一日入山樵采，一老猿饮于涧，子以石击之。猿遽升高作人言曰："尔乃吾孙也，而敢击吾！"子识其声，乃祖也。孙拜曰："父寻访祖父久矣，何故至此也？"祖泣曰："吾心甚丑，但为异物，不欲见家人辈耳。为吾语尚，他日复相见于此。"尚如期而往见父，尚不胜其悲。猿曰："吾今生无负于世，前生尝杀一猿，今乃其报。汝复时来，吾欲知家人安否也。"

后三年，猿不复见。蓝山尉李执柔亲就尚家询得其实。

杀 鸡 报

马吉杀鸡风疾报

庆历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前后所杀，莫知纪极。凡杀鸡，以拳殴之，则反首向背，摇动移时乃死。吉或患风疾，其头亦反向于背，动摇如鸡之将死。吉乃用绳结口衔之，以两手尽力制之，或绳误脱，则首反于背，人为之拯乃可。

后乞食道途，岁余方死。

猫 报 记

杀猫生子无手足

治平三年，咸平朱沛家粗丰足，好养鹁鸽，编竹为室，数动逾百。一日，为猫捕食其鸽，沛乃断猫之四足，猫转堂室之间，数日乃死。他日，猫又食鸽，又断其足，前后所杀十数猫。后沛妻连产二子，俱无手

足，皆弃之。沛终不悟，惜哉！

程说
梦入阴府证公事

程说，字潜道，潭州长邑人。家甚贫，说为工以日给其家，暇则就学舍授业。士君子闻之，颇哀其志。好义者与之米帛，以助其困，说益得以为学。庆历间魁荐于潭，次举及登第，授郴州狱官。替日赴调中铨，泊家于隋河之南小巷中。

一夕卧病，冥冥然都不省悟，但心头微热，气出入绵绵若毫发之细。凡三日，起而长吁，家人环之，泣而问曰："子何若而如此也？"说遽询家人曰："视吾箧中，前知州王虞部柬曾在乎？"求于笥中，已失之矣。说曰："甚哉阴吏之门，而使人可畏也。吾病，见一青衣吏，手执书曰：'府君召子。'出木门，行至五七十里，天色凝阴，昏风飒飒，四顾不闻鸡犬。又百里，至一河，说极困，息于古木下，仰视其木，但枯枝而已。二吏亦环坐，说曰：'此木高百尺，约大六十围，其势甚壮，绝无枝干翠叶，其故何也？'一吏曰：'罪人多休于其下，为业火熏灼，故其叶殒堕。'说方悟身死，泣涕谓吏曰：'说守官以清素，决狱畏慎，无欺于心，自知甚明，何罪而死也？吾家世甚贫，薄寄都下，此身客死，家无所依。'乃恸哭。一吏曰：'吾亦长沙人，今为走吏，甚不乐。子与吾同里，有胡押院亦吾乡人，引子见之，求之，当得休庇也。'乃行，引过一水，有府庭，入门两廊皆高屋。一吏引说立于庑下，曰：'子且于此少待，吾为子召胡君。'久方至，乃衡州蔡陵胡茂也，与说有旧，相见极喜。胡曰：'子必有重罪，此二吏乃地狱鞫事司吏也。'说恐惧。胡曰：'子行矣，吾为子见本行吏。'复为说曰：'地狱罪恶不容私饰，见王便直陈其事，慎勿隐讳。'"

"俄入大门，一人坐大殿上，吏曰：'此王也。'说俯砌下。王曰：'汝权知郴县日，杀牛五十只，牛本施力养人者，无罪杀之，汝当复其命，仍生异道。'说曰：'非说杀也，乃知州王真征蛮，要犒军也。'王曰：'有何证也？'说曰：'真有亲书手柬在说处。'王曰：'其柬曾

将来乎？'说曰：'在说书筒中。'王命一吏取来，少选即至。王执其吏，急令召王真来。俄王虞部至庭，王以柬掷砌下，谓真曰：'此岂君手迹也？'真曰：'此诚某所书柬，但真受命山下战蛮日，兵官胡礼宾令真取牛，两人共议，然后犒军。'王命引去，谓说曰：'召子证事，子寿未终，可速回。'"

"说出门外，见茂且叙久别之意。茂曰：'吾在此亦薄有权。'说祷茂曰：'我今幸得更生，常闻地狱，遣我一观之乎？'茂曰：'不惜令子见，但恐无益于子。'说坚欲往，茂乃呼一吏，作符付吏曰：'当速回。'嘱说曰：'无舍吏，若一失，子陷大狱不可出。'"

"说与吏至一处高垣，垣上荆棘自生，若锋刃犴密，虽蛇虺不可过。有一门不甚高，极壮厚，吏乃扣门，自内应曰：'有罪人乎？'吏曰：'吾有押院符。'门乃开，有一赤发短臂鬼，胸前后铁甲。吏急叱曰：'胡押院亲戚，欲暂见地狱，可急去，恐见汝惊惧也。'鬼隐去。吏与说乃入狱。左右皆大屋，下有数千百床，床下有微火，或灭或燃，床上或卧或坐，呻吟号呼，形色焦黑，苍然不可辨男子妇人。说迤逦行看，吏促其出。又至一处，吏曰：'乃锯狱。'大屋之前，人莫知其数，皆体贯刃，有蛇千百条周旋于罪人间。或以尾或以口衔其刃，刃动则人号呼，所不忍闻。吏人又促之出，吏曰：'此乃汤火狱，人不可近。'说望之，烈焰时时出于上，俯听若数万人求救声。说觉心臆微痛，吏引说出狱，俄口鼻出血。又行过一瓦砾堆积之所，有一人手出于上。说曰：'何人也？'吏曰：'此秦将白起也，受罪于此。'说谓吏曰：'白起死已千余年矣，尚在此乎？'吏曰：'昔起杀降人四十万，祸莫大焉。此瓦砾乃人骨也，为风雨劫火消磨至此。更千年，瓦砾复归于本，起方出平地上。又千年，起方入异类中。'"

"吏曰：'子急归，无累我。'吏乃同说归。不久，路上见殿阁，说曰：'此是何宫宅？'吏曰：'相国寺也。'说方悟，吏或敛容鞠躬俯首而行，说曰：'何故如此？'吏回指寺曰：'此中有圣像故也。'同吏升寺桥，沿汴水南岸东去，行方数步，以手推说堕汴水，说乃觉。"

说终于蕲州黄冈令，今其子存焉。

议曰：程说与余先子尝同官守，都下寓居，又与比邻，故得其详也。观阴司决遣，甚实甚明，起之杀赵降人，诚可寒心，阴报果如此，

安可为不善耶 ？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四

李 云 娘

解普杀妓获恶报

庆历元年，李云娘，都下之娼姬也，家住隋河大堤曲，粗有金帛，与解普有故旧。是时普待阙中铨，寓京经岁，囊无寸金，多就云娘假贷以供用。普绐云娘曰："吾赴官，娶汝归。"由是云娘罄箧所有，以助普焉。

普阴念家自有妻，与云娘非久远计也。一日，召云娘并其母极饮市肆中。夜沿汴岸归，云娘大醉，普乃推云娘堕汴水中，诈惊呼，号泣不已。明以善言诱其母，适会普家书至，附五十缗，又以钱十缗遗云娘母。不日，普授秀州青龙尉，乃挈家之官。

一日，普同家人闲坐，有人揭帘而入者，普熟视，乃云娘也。责普曰："我罄囊助子，子不为恩，复以私计害我性命，子之不仁可知也。我已得报生矣。"普叱曰："是何妖鬼，敢至此嗫嚅也！"引剑击之，俄而不见，冷风触人面甚急，举家大惊。

后数日，报有劫盗，普乘舟警捕。行半日，普或唾水曰："汝又来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举舟皆见。公吏沉水拯之，不获。翌日方得尸，普面与身皆有伤处。

议曰：逋人之财，犹曰不可，况阴贼其命乎？观云娘之报解普，明白如此，有情者所宜深戒焉。

羊 童 记

家童见身报冤贼

封丘县东富村吴德家小儿牧羊于野，一日为人杀，夺其衣，莫得其人。

家为童作斋七，忽有小童坐于灵席上，食其所享祭物。家人惊问其故，儿曰：“汝家之童，常时与我戏于野。童曰：‘我家人今日有聚会，共汝同去。’我与之同来，方食，外有哭声而入者，童指曰：‘彼杀我也，吾怕之，不欲见。’乃去。”询其所指者，乃童之姨婿也。由是吴德讼于官，求其人杀之赃验明白，遂伏罪焉。

陈 叔 文

叔文推兰英堕水

陈叔文，京师人也。专经登第，调选铨衡，授常州宜兴簿。家至窘窭，无数日之用，不能之官。然叔文丰骨秀美，但多郁结，时在娼妓崔兰英家闲坐。叔文言及已有所授，家贫未能之官。兰英谓叔文曰：“我虽与子无故，我于囊中可余千缗，久欲适人，子若无妻，即我将嫁子也。”叔文曰：“吾未娶，若然，则美事。”一约即定。叔文归欺其妻曰：“贫无道途费，势不可共往，吾且一身赴官，时以俸钱赒尔。”妻诺其说。叔文与兰英泛汴东下，叔文与英颇相得，叔文时以物遗妻。

后三年替回，舟溯汴而进。叔文私念：英囊箧不下千缗，而有德于我，然不知我有妻，妻不知有彼，两不相知，归而相见，不惟不可，当起狱讼。叔文日夜思计，以图其便，思惟无方，若不杀之，乃为后患。遂与英痛饮大醉，一更后，推英于水，便并女奴推堕焉。叔文号泣曰：“吾妻误堕汴水，女奴救之并堕水。”以时昏黑，汴水如箭，舟人沿岸救捞，莫之见也。

叔文至京与妻相聚，共同商议。叔文曰：“家本甚贫，箧笥间幸有二三千缗，不往之仕路矣。”乃为库以解物，经岁，家事尤丰足。遇冬

至，叔文与妻往宫观，至相国寺，稠人中有两女人随其后。叔文回头看，切似英与女奴焉。俄而女上前招叔文，叔文托他故，遣其妻子先行。叔文与英并坐廊砌下，叔文曰：“汝无恙乎？”英曰：“向时中子计，我二人堕水，相抱浮沉一二里，得木碍不得下，号呼捞救得活。”叔文愧赧泣下曰：“汝甚醉，立于船上，自失脚入于水，此婢救汝，从而堕焉。”英曰：“昔日之事，不必再言，令人至恨。但我活即不怨君。我居此已久，在鱼巷城下住，君明日当急来访我。不来，我将讼子于官，必有大狱，令子为齑粉。”叔文诈诺，各散去。

叔文归，忧惧，巷口有王震臣聚小童为学，叔文具道其事，求计于震臣。震臣曰：“子若不往，且有争讼，于子身非利也。”叔文乃市羊果壶酒，又恐家人辈知其详，乃僦别巷小童携往焉。至城下，则女奴已立门迎之。叔文入，至暮不出。荷担者立门外，不闻耗，人询之云：“子何久在此，昏晚不去也？”荷担人云：“吾为人所使，其人在此宅，尚未出门，故候之。”居之曰：“此乃空屋耳。”因执烛共入，有杯盘在地，叔文仰面，两手自束于背上，形若今之伏法死者。申之官司，呼其妻识其尸，然无他损，乃命归葬焉。

议曰：兹事都人共闻，冤施于人，不为法诛，则为鬼诛，其理彰彰然异矣。

卜起传
从弟害起谋其妻

卜起，东都人也。庇身于百司，以年劳补计仕路，中铨，注授瑞州高安尉。起哀其从弟德成无所归，邀以同行，游吉与虔，出大庾岭，经韶，下溯江。

德成慕起妻白氏既美艾，日夕思念，无计得之。德成私意谓：舟浮江中，可以害起。一夕晚，德成与起共立舟上闲话，德成伺其不意，推起堕江，德成诈惊呼救之。至明日，方得起尸。德成谓白氏曰：“无举哀。今身落万里之外，兄又溺死，方乏用度，别无人知，我承兄之名到

官，且利其俸禄，终此一任，可以归耳。”白氏大哭，德成引剑示之曰：“子若不从，当为刃下鬼。”白氏默默自恨，但暗中挥涕。德成乃室白氏，白氏不敢拒，思欲报德成，无以为计。

是时起之子方七岁，德成爱之如己子。不久官满，欲挈白氏入京，乃泊家于岭上。德成又授楚州山阳簿，方往岭外挈白氏，德成谓白氏不念旧事，乃教其子为庠学生，任秩复寓家于楚。

德成入京，去甚久，一日，其子忽问其父，白氏泣下曰：“且非汝父也。”子惊曰：“何以言之？”白氏云：“今德成乃汝之仇焉，杀汝父者也。汝父起官岭外，下湍江，为德成推堕溺死矣，诈代汝父之官，今七八年矣，我痛贯肝膈。我常欲报之，私念妇人之谋，易为泄露，无所成就，即汝父之仇，终身无报焉。今子已十五岁，可成大事，汝能报之，吾死无怨。”子乃同母诣府，具陈其冤。公吏入都追德成，押而归，具伏。事成，上其事奏太宗，降旨法德成于楚州，仍与其子一官。母不先告，连坐，其子诉讼，乃获免焉。

龚球记
龚球夺金疾病死

龚球，京师人也。父任岭外，染瘴死，球由是久流落，漂泊南中。治平年，方归都下。球素家寒，无所依倚，乞丐以度日。一日将暮，有与球中外亲者，遇球于道，哀之，赠之十千，仍副以衣物，球乃始自给。

时元夜灯火，车骑腾沸，球闲随一青毡车走。车中有一女人，自车后下，手把青囊，其去甚速，球逐之暗所。女人告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也，售身之年，已过其期，彼不舍吾，又加苦焉。今夕吾伺其便走耳。若能容吾于室，愿为侍妾。”球喜，许之。与妇人携手，妇人以青囊付球，即与同行。球心思计以欺之，球乃妄指一巷：“此乃市者，其中吾所居也，汝且坐巷口，吾先报家人，然后呼汝入家。”女人不知其诈。球携青囊入巷尾，出于他市，暗视青囊中物，皆金珠。球不敢货于京师，乃去于江淮间，以其物售获千缗。遂游商往来，益增羡，球乃娶

妻赁奴。

一夕，泊舟楚州北神堰下，月色又明，球与家人饮于舟上。俄有小舟，附球舟而泊焉。球谓是渔者，熟视舟中乃一女人，面似曾见而不忆。妇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见子，子只在此也。”球思惟：于吾何求，而求吾若是？女人云：“我向车上奔婢也，子挈我青囊中物去，我坐待君至晚，为市吏所收。家知，讼官府狱，公吏穷治青囊中物，我无所诉，荷械鞭棰，自朝至夕，肌肉溃坏，手足堕落，不胜其苦，竟死狱中。诉于阴府，今得与子对。”球曰：“汝能舍我乎？”妇人云：“吾思向狱中之苦，恨不斩子万段。”球自以言和浼，女乃忿然升舟殴球，家人惊呼，无所见。

球如醉扶卧，中夜少醒，起坐谓妻曰：“人安可为不善，阴报甚明。我为一吏摄去阴府，见王坐大殿，服紫衣临案。王云：‘汝何故窃妇人王氏金珠？今当伏罪。’王召吏云：‘球命禄已尽，但王氏受重苦，合偿之。’王曰：‘令人世偿之。’王命吏送还。”球体生恶疮，稍延及四肢，疮血污于裀褥，盛夏臭恶不可近，妻奴皆恶之。苦痛异常，日夜呼号，手足堕落乃死。

议曰：冤不可施于人，阴报如此，观者宜以为戒焉。 陈贵杀牛陈贵杀牛罚牛身

封丘谭店有陈贵，屠牛为业，前后杀牛千百万头。一日病瘦，数日后发狂，走于田野间，食苗禾，其家执之而归。自此惟食刍草，经月乃死。死前为牛吼数日，死亦有尾生焉。

后经岁，比邻张生家牛产一犊，腹下白毛隐隐，有“陈贵”二字，众人皆叹异。其妻欲以财赎归，是夜梦吏谓其妻：“取此犊当鞭笞施刀之苦，汝何敢违神明而赎之也？当杀汝。”妻乃止矣。

俞元

俞元杀兔作鹰鸣

长记俞元，惟好臂鹰逐兔。凡得一兔，只取其腹，以饲鹰，前后三十年，所杀兔不知其数。一日，元头下有疮血污痛，已经岁，头下地，出气吻吻若鹰隼鸣，日用粥以匙深置于喉，数月方死。其果报如此，得不信乎？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五

隋炀帝海山记上
记炀帝宫中花木

余家世好蓄古书器，故炀帝事亦详备，皆他书不载之文。乃编以成记，传诸好事者，使闻其所未闻故也。

炀帝生于仁寿二年，有红光竟天，宫中甚惊，是时牛马皆鸣。帝母先是梦龙出身中，飞高十余里，龙堕地，尾辄断，以其事奏于帝，帝沉吟不答。帝三岁，戏于文帝前，文帝抱之临轩，爱玩甚久，曰："是儿极贵，恐破吾家。"文帝自兹虽爱帝，绝无易储之意。

帝十岁，好观书，古今书传，至于药方、天文、地理、技艺、术数，无不通晓。然而性偏忍，阴默疑忌，好用钩赜人情深浅焉。时杨素有战功，方贵用，帝倾意结之。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时后亦不安，旬余不通两宫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谋曰："君国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执素手曰："使吾得志，吾亦终身报公。"素曰："待之，当自有计。"

素入问疾，文帝见素，起坐，谓素曰："吾常亲锋刃，冒矢石，出入生死，与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贵。吾自维不免此疾，不能临天下，汝无立他人。吾若不讳，汝立吾儿勇为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杀汝。此事吾不语之，死目不合。"帝因忿懑，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儿勇来！"力气哽塞，回面向内不言。素乃出语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顷，左右出报素曰："帝呼不应，喉中呦呦有声。"帝拜素："愿以终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发。

明日，素袖遗诏立帝。时百官犹未知，素执圭谓百官曰："文帝遗诏立帝，有不从者，戮于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数次，不

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执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叹。素归，谓家人辈曰：“小儿子吾已提起，交作大家，即不知了当得否。”

素恃有功，见帝多呼为郎君。侍宴内殿，宫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挞焉。帝恶之，隐忍不发。一日，帝与素钓鱼于池，帝与素并坐，左右张伞以遮日色。帝起如厕，回见素坐赭伞下，风骨秀异，堂堂威仪，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谐，辄为素抑，由是愈有害素意。会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当夷其九族。”素未病前，入朝，出见文帝坐车中，执金钺逐之曰：“此贼，吾欲立勇，汝竟不从吾言，今必杀汝！”素惊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语之，曰：“吾必死，见文帝如何语之？”不移时，素死。

帝自素死，益无惮。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百万。内为十六院，聚土石为山，凿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

铜台进梨十六种：

黄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脸色梨　甘棠梨　轻消梨　蜜味梨　堕水梨　圆梨　木唐梨　坐国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陈留进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银桃　乌蜜桃　饼桃　粉红桃　胭脂桃　迎冬桃　昆仑桃　脱核锦纹桃

青州进十色枣：

三心枣　紫纹枣　圆爱枣　三寸枣　金槌枣　牙美枣　凤眼枣　酸味枣　蜜波枣　（缺）

南留进五色樱桃：

粉樱桃　蜡樱桃　紫樱桃　朱樱桃　大小木樱桃

蔡州进三种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枣进十色李：

玉李　横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绿纹李　半斤李　红垂李　麦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扬州进：

杨梅　枇杷

江南进：

银杏　榧子

湖南进三色梅：

红纹梅　弄黄梅　二圆成梅

闽中进五色荔枝：

绿荔枝　紫纹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浅黄荔枝

广南进八般木：

龙眼木　梭木　榕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枨木　柑木

易州进二十相牡丹：

赭红　赭木　鞓红　坯红　浅红　飞来红　袁家红　起州红　醉妃红　起台红　云红　天外黄　一拂黄　软条黄　冠子黄　延安黄　先春红　颤风娇

天下共进花卉、草木、鸟兽、鱼虫，莫知其数，此不具载。

诏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晖二　栖鸾三　晨光四　明霞五　翠叶六　文安七　积

珍八　影纹九　仪凤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宝林十三　和明十四　绮阴十五　绛阳十六

帝自制名，每院有二十人，皆择宫中嫔丽谨厚有容色美人实之。每一院选帝常幸御者为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

又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南曰迎阳湖，东曰翠光湖，西曰金明湖，北曰洁水湖，中曰广明湖。湖中积土为山，构亭殿，曲屈盘旋，广袤数千间，华丽。

又凿北海，周环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莱、方丈、瀛洲，上皆台榭回廊。水深数丈，开狭湖通五湖北海，俱通行龙凤舸，帝多泛东湖，帝因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阕：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铺象簟，浪摇晴影走金蛇，　偏称泛灵槎。　　光景好，轻彩望中斜。青露冷侵银兔影，西风 吹落桂枝花，开宴思无涯。

湖上柳，烟里不胜垂。宿露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弄好腰肢，　烟雨更相宜。　　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风急堕还多。轻片有时敲竹户，素华无韵入澄波，　烟外玉相磨。　　湖水远，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赋，朝尊 且听玉人歌，不醉拟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带不为歌舞绶，浓铺堪作醉人茵，　无意衬香衾。　　晴霁后，颜色一般新。游子不归生满地，佳人 远意寄青春，留咏卒难伸。

湖上花，天水浸灵葩。浸蓓水边匀玉粉，浓苞天外剪明霞，　只在列仙家。　　开烂熳，插鬓若相遮。水殿春寒澄冷艳，玉轩 清照暖添华，清赏思何赊。

湖上女，精选正宜身。轻恨昨离金殿侣，相将今是采莲人，　清唱满频频。　　轩内好，嬉戏下龙津。玉琯朱弦闻昼夜，踏青 斗草事青春，玉辇从群真。

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檀板轻声银线缓，醅浮香米玉蛆寒， 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艳奉杯盘。湖上风烟光可爱，醉乡 天地就中宽，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绕禁园中。斜日暖摇清翠动，落花香缓众纹红，蘋 末起清风。　　闲纵目，鱼跃小莲东。泛泛轻遥兰棹稳，沉沉 寒影上仙宫，远意更重重。

帝常游湖上，多令宫中美人歌唱此曲。

隋炀帝海山记下
记登极后事迹

大业六年，后苑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蹊李径，翠荫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自大内厨开为御路，通西苑，夹道植长松高柳。帝多幸苑中，无时，宿御多夹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

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宫人数十辈相随。帝升海山殿，是时月初朦胧，晚风轻软，浮浪无声，万籁俱息。帝恍惚，俄见水上一小舟，只容两人，帝谓十六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赞道唱：“陈后主谒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于后主甚喜。乃起迎之。后主再拜，帝亦躬劳谢。既坐，后主曰：“忆昔与帝同队戏时，情爱甚于同气，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钦服不已。始者谓帝将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取当时乐以快平生，亦甚美事。闻陛下已开隋渠，引洪河之水，东至维扬，因作诗来奏。”乃探怀出诗上帝。诗曰：

隋室开兹水，初心谋太奢。一千里力役，百里民吁嗟。水殿不复反，龙舟兴已遐。鹢流催陡岸，触浪喷黄沙。两人迎客溯，三月柳飞花。日脚沉云外，榆梢噪暝鸦。如今投子俗，异日便无家。且乐人间景，休寻汉上槎。东喧舟舣岸，风细锦帆斜。莫言无后利，千古壮京华。

帝观书，怫然愠曰：“死生，命也；兴亡，数也。尔安知吾开渠为后人之利？”帝怒叱之。后主曰：“子之壮气能得几日？其始终更不若我。”帝乃起而逐之。后主走曰：“且去且去，后一年吴公台下相见。”乃没于水际，帝方悟其已死。帝兀坐不自知，惊悸移时。

一日，明霞院美人杨夫人喜报帝曰：“酸枣邑所进玉李，一夕忽长，阴横数亩。”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闻空中若有千百人，语言切切云：‘李木当茂。’洎晓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来助之应也。”又一日，晨光院周夫人来奏云：“杨梅一夕忽尔繁盛。”帝喜问曰：“杨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杨梅虽茂，终不敌玉李之盛。”帝自于两院观之，亦自见玉李至繁茂。后梅李同时结实，院妃来献，帝问：“二果孰胜？”院妃曰：“杨梅虽好，味清酸，终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叹曰：“恶梅好李，岂人情哉，天意乎？”后帝将崩扬州，一日院妃来报：“杨梅已枯死。”帝果崩于扬州，异乎！

一日，洛水渔者获生鲤一尾，金鳞赤尾，鲜明可爱。帝问渔者之姓，曰：“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笔于鱼额书“解生”字以记之，乃放之北海中。后帝幸北海，其鲤已长丈余，浮水见帝，其鱼不没。帝时与萧后同见，此鱼之额上朱字犹存，惟“解”字无半，尚隐隐有角字焉。萧后曰：“鲤有角，乃龙也。”帝曰：“朕为人主，岂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鱼乃入沉水中。

大业四年，道州贡矮民王义，眉目浓秀，应对敏给，帝尤爱之。常从帝游，终不得入宫，帝曰：“尔非宫中物。”义乃自宫。帝由是愈加怜爱，得出入帝内寝。义多卧榻下，帝游湖海回，义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潜入栖鸾院，时夏气暄烦，院妃牛庆儿卧于帘下，初月照轩颇明朗，庆儿睡中惊魇，若不救者。帝使义呼庆儿，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梦中何苦乃如此？”庆儿曰：“妾梦中如常时，帝捏妾臂游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发，妾乃奔走。回视帝坐烈焰中，妾惊呼人救帝，久方觉。”帝性自强，解曰：“梦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势，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业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应也。

龙舟为杨玄感所烧，后敕扬州刺史再造，置度又华丽，仍长广于前舟。舟初来进，帝东幸维扬，后宫十六院皆随行。西苑令马守忠掌理，

守忠别帝曰："愿陛下早还都辇，臣整顿西苑以待乘舆之来。西苑风景台殿如此，陛下岂不思恋，舍之而远游也？"又泣下。帝亦怆然，谓守忠曰："为我好看西苑，无令使后人笑吾不解装点景趣也。"左右闻此语亦疑讶。

帝御龙舟，中道，夜半闻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闺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悯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帝闻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徊徨，通夕不寐。扬州朝百官，天下朝贡使无一人至。有来者在路，兵夺其贡物。帝犹与群臣议，诏十三道起兵，诛不朝贡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愿从。

帝未遇害前数日，帝亦微识玄象，多夜起观天。乃召太史令袁充问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涕泣曰："星文大恶，贼星逼帝坐甚急，恐祸起旦夕，愿陛下遽修德灭之。"帝不乐，乃起。便殿抱膝，俯首不语。乃顾王义曰："汝知天下将乱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吾也？"义泣对曰："臣远方废民，得蒙上贵幸，自入深宫，久膺圣泽，又常自宫，以近陛下。天下大乱，固非今日，履霜坚冰，其来久矣。臣料大祸，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义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矣。"帝乃泣下曰："卿为我陈成败之理，朕贵知也。"翌日，义上书云：

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圣明为治之时，不爱此身，愿从入贡。臣本侏儒，性无蒙滞。出入金马，积有岁华，浓被圣私，皆逾素望。侍从乘舆，周旋台阁。臣虽至鄙，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自。还往民间，颇知利害，深蒙顾问，方敢敷陈。自陛下嗣守元符，体临大器，圣神独断，谏诤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没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踊贵。乘舆还往，行幸无时。兵士时从常逾数万，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郊。狗

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臭闻千里，骨积如山。膏涂野草，狐鼠特肥。阴风无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断平野，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乱离方始，生死孰知 ？人主爱人，一何如此 ？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谏 ？或有鲠言，随令赐死。臣下相顾，缄口自全。龙逢复生，安敢议奏 ？高位近臣，阿谀顺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逢富贵。陛下过恶，从何得闻 ？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方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为计 ？陛下欲幸永嘉，坐延岁月，神武威严，一何消烁 ？陛下欲兴师，则兵吏不顺；欲行幸，则侍卫莫从。帝当此时，如何自处 ？陛下虽欲发愤修德，特加爱民，圣慈虽切救时，天下不可复得。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将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

帝方省义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乎？”义曰：“陛下尚犹蔽饰己过。陛下平日常言：吾当跨三皇，超五帝，下视商周，使万世不可及。今日其势如何？能自复回都辇乎？”帝乃泣下，再三加叹。义曰：“臣昔不言，诚爱生也。今既具奏，愿以死谢之。天下方乱，陛下自爱。”少选报云：“义自刎矣。”帝不胜悲伤，特命厚葬焉。

不数日，帝遇害。时中夜，闻外切切有声，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马戡携刃伺帝，帝叱之曰：“吾终年重禄养汝，吾无负汝，汝何负我？”帝常所幸朱贵儿在帝旁，谓戡曰：“三日前，帝虑侍卫薄衣小寒，有诏：宫人悉絮袍袴。帝自临视之，数千袍两日毕工。前日赐公第，岂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胁乘舆！”乃大骂戡。戡曰：“臣实负陛下，但见今两京已为贼据，陛下归亦无路，臣死亦无门，臣已萌逆节，虽欲复已，不可得也。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乃携剑上殿。帝复叱曰：“汝岂不知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人主乎？”戡进帛，帝入内阁自绝。贵儿犹大骂不息，为乱兵所杀。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六

刘烨
默祷白氏乞聪明

刘烨，信州人。祖父世力稼穑，家贫。烨好游学，寓于江州之东林佛舍中，有白公乐天影堂存焉。烨常以薰果荐于堂，默祷之：傥得才性类公十之一二，即荷神赐。

一日，烨出寺院，行于溪旁，俄有叟坐石上，颜貌温粹，宛若士人。烨知非田翁，就与之语，议论精通，无所不至。烨但唯诺柔顺而已。既久，烨曰："叟真有道者也，何故寓此？"叟笑曰："吾即白居易，蒙子厚意，愧无以报子之所请，将有说焉。夫才者系乎性之所赋厚薄，兹所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者也。若记问，可以积累而至焉。如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之类是也。人之才乃天相禀，不能勉强。若其闻见之博，落笔无凝滞若宿构，系乎人出入生死间，得为人世数多也。吾生唐德、顺朝，已二十一世为人矣。其所闻所见，莫非稔熟乎耳目，故命思为文，蹈厉风发，莫不出入九经百氏。蕴其远者为事业，发其清者为歌诗，刓割风月，搜穷造化，耳目若素得之也。今子为人方六世，固未甚出乎人也。然子亦有禄，科名极巍峨。"烨乃再拜曰："禄已知矣，寿数修短，可得闻乎？"叟曰："此阴吏自有籍主之，吾不知也。"叟乃去，入于竹圃不见。后烨果为殿元。

范敏
夜行遇鬼李氏女 、 田将军

范敏，齐人也。博通经史，尝预州荐至省，失意还旧居，久不以进取为意。

一日，有故入郓，时大暑，敏但见星月而行，未数里，浮云蔽月，不甚明朗。忽一禽触马首，敏急下马，捕而获之。其大若鹁雀，且不识其名，乃置于仆怀中。敏跨马而行，则昏然失道路，乃信马行。望数里有烟火若居人，鞭马速行约三十里，望之其火愈远。敏倦，仆人亦不能行，乃纵马啮草，仆亦倚木而休，敏抗鞍而卧。不久，天将晓，四顾无人，荆刺纵横。见樵者，敏求路焉。樵者云："吾居处不远，子暂休止馆宇，早膳却去。"敏忻然从之。不数里即至，虽田舍家，亦颇清洁。

敏至，樵者曰："吾樵于野，子且盘桓。"俄有青衣设席，布馔数种。时有一妇人望于户罅间，貌极妖冶。食已，又啜茶。茶已，又陈酒斝。数杯后，敏云："失道之人，偶至于此，主礼优厚，何以报答？"妇人自内言曰："上客至，田野疏澹，不能尽主人意。知君好笛，我为子横笛，劝君一杯。"敏极喜。闻笛音清脆雄壮，敏甚爱，但不晓是何曲。敏曰："终日烦浼足矣，又以笛侑酒，鄙薄何敢克当？如何略一拜见，致谢而后去，即某心无不足也。"妇人云："敢不从命？但居田野，蓬首垢面，久不修饰，候匀面易衣而出。"敏闻，即冠带修谨待之。妇人出，敏拜，少叙间，颇有去就。妇人高髻浓鬓，杏脸柳眉，目剪秋水，唇夺夏樱。敏三十岁未尝见如是美色，复命进酒。

敏曰："夫人必仕宦家也，愿闻其详。"妇人曰："妾欲遽言，虑惊贵客；知子有志义，言固无害。昨夜特遣锦衣儿奉迎，误触君马，有辱见捕。妾乃唐庄宗之内乐笛部首也。"敏方知此必鬼也，敏安定神识，端雅待之。敏云："夫人适吹者何曲也？"妇人云："此庄宗自制曲也，名《清秋月》。帝多爱，遇夜有月，必自横笛数曲。秋气清，月更明，方动笛，其韵倍高，与秋月相感也，故为曲名。今夜乃六月十四日，有月，留君宿此，妾当吹数曲以娱雅意。"敏曰："庄宗英武善用兵，隔河对垒，二十年马不解鞍，人不脱甲，介胄生虮虱，大小数十百战，方有天下。得之艰难，可知之也。一旦纵心歌舞，箫鼓间作，不忆前，忘后患，何也？"妇人曰："妾在宫中六年，备见始末。帝长八尺，面色类紫玉，声如巨钟，行步若龙虎。自言：'一日不闻乐，则饮食不美，忽忽若堕诸渊者。'或辄暴怒，鞭棰左右。惟闻乐声，怡然自适，万事都忘焉。昼夜赏赐乐人，不知纪极。妾民间有寡嫂，时进宫来见妾，具言官库皆空，人民饥冻，妻子分散。妾乘暇常具言如此，帝默然都不答。后

河北背反，帝大惧，令开府库赏军，库吏奏：帛不及三千匹，他物及宝亦不及万。乃敛取富民后宫所有，以至宫中装囊物，皆用赏赐兵马。其得匹帛，或弃之道路曰：‘今天下徨徨，妻子离散，安用此也？’帝知士卒离心，勉强置酒，令妾吹笛。笛音呜咽不快，帝掷杯掩面泣下。翌日，帝出，兵乱。帝引弓抗贼，郭从谦蔽后，射中帝腰腹。帝拔矢入后宫，殿门随关。帝急求水饮，嫔谓上腹有箭血，不可饮水。乃取酒进。帝饮酒，复呕出。帝怒曰：‘吾悔不与李源同行。’大恸。有顷，帝崩。兵大乱，入后宫，妾为一武人挈至此。今思旧事，令人感恸。”泣数行下。是夕，敏宿于帐，闺帷之间，极尽人间之乐。

明日敏告行，妇人曰：“妾不幸为凶人以兵刃所胁，今为之侧室。”敏曰：“良人何人也？”曰：“齐王之犹子田权也，尝弑其叔，后为韩信兵杀之。伊今往阴府受罪，弑叔之故也。”敏曰：“田王迄今千余年，权尚未得受生，何也？”曰：“阴府之罪重莫过于杀人，权又杀其叔。其叔已往生人间二十余世矣，其案尚在。田叔死，又摄去受苦。始则一年，今受苦之日差少，日月有减焉。”敏连绵住十余日。

一日，有青衣走报曰：“将军至矣。”妇人忽趋入室。有介胄者貌峻神耸，执戈而来，言曰：“安得有世间人气乎？”猛见敏，以戈刺敏。敏执其戈，两相角力。妇人自内呼曰：“房国公如何不来救，万一不虞，亦累及邻舍也。”俄有一人衣冠甚伟，趋来夺介胄者戟折之，推其人仆地，骂曰：“魍魉幽囚于此千余年，犹不知过，尚敢辱人乎？你自家里人引诱他方人至此，不然，彼何缘而来也？此尔不教诲家人之罪也。”将军曰：“我今夜势不两立，须杀李氏。”妇人大呼曰：“好待共你入地狱对会，你杀叔案底尚在，今又胁我为妇。我乃帝王家宫人，得甚罪？”将军乃止。敏欲去，臣翁呼敏曰：“且坐，且坐，必不至害君。”翁谓将军曰：“客乃衣冠之士，今又晚，教他何处去？”将军曰：“总是壮夫，且休争，可相揖。”敏曰：“非礼冲突，实为鄙俗，幸仁人恕之。当尽今夜之欢。”复高烛置酒。敏曰：“不知将军之家，误宿于此，幸将军恕之。”将军曰：“权尝将兵三千，夜劫韩信营，血战至中夜，兵尽陷，惟权独得归。吾手杀百余人，身中箭如猬毛。今居此悒悒，复何言也！”于是不争闲气。敏是夜又宿焉，妇人则不至。

明日，将军又召敏饮，巨翁亦至焉。三人环坐饮甚久，将军顾敏曰：“君子不乐，当令李氏侑坐。”将军呼李氏，李氏俄至。李氏坐将军及敏之间，敏乘醉请李夫人吹笛。将军曰：“瓮酒脔肉，真勇夫之事

也。”又命取酒。大肉盈盘，巨觥饮酒。李氏横笛，音愈愤怨，将军曰：“不知怨何人也？”巨翁曰：“且休发狂狷，当歌对酒，不要忿怒。”巨翁索笺管赠李氏《吹笛》诗曰：

一声吹起管欲裂，窍中迸出火不灭。半夜苍龙伸颈吟，五湖四海波涛竭。自从埋没尘土中，玉管无声宝箧空。今日重吹旧时曲，几多怨思悲秋风 ？此意无心伴寒骨，梦魂飞入李王宫。

将军见而不悦曰：“巨翁安知李氏忆旧事而无新意乎？”李氏忿然曰：“唐帝有甚不如你这小鬼。”乃回面视敏。

既久，将军曰：“子之旧情未当全替。”乃劝李氏饮，氏不之饮。将军执杯令李氏歌，李氏默然不发声。敏举杯，李氏不求而自歌。将军怒，面若死灰曰：“歌即不望，酒则须劝一杯。”李氏取其酒覆之。敏乃执杯与李氏，则忻然而饮。将军大叫云：“今夜一处做血！”李氏云：“小魍魉，你今日其如何我？有两个人管辖得你！”李氏引手执敏衣曰：“我今夜再侍君子枕席，看待如何？”将军以手批李氏颊，复唾其面。将军走入室，持剑而出，李氏云：“范郎不要惊，引颈受刃，这鬼不敢杀我。”巨翁起夺将军剑，掷屋上云：“你当荷铁枷，食铁丸，方肯止也。”李氏谓巨翁曰：“好人相劝尚不自止，此不足勉也。我自共伊有证于阴府，这鬼曾对巨翁骂五道将军来。”方纷挐，有人空中叫云：“一千年死骨头，相次化作土也，犹不息心乎？李氏贵家，因甚共这至愚贱下鬼同室？我待如今报四世界探子，交报阴冥。这鬼卒令入无间地狱，三五千年不得出。如今杀他马，又把他衣服贯酒，似如此怎得稳便！”或有人自空中下一棒，击破酒瓮，铿然作声，人屋俱不见。日色暮，四顾无人，荆棘间冢累累然。视其马，惟皮骨存焉。开箧，则衣服无有也。

有小童投敏曰：“将军致意子：人间之娼室，亦须财赂。今十余日在此费耗兼不多。”忽不见。敏急去十余里，酒肆间主人曰：“数日前，有人称范五经，累将衣服换酒。”敏取其衣，乃己者也。询其仆，云：“数日他家以酒肉醉我，他皆不知也。”敏身犹在焉，至今为东人所笑。

桑 维 翰
枉杀羌岵诉上帝

钱希白内翰作

桑维翰大拜，方居政地，有布衣故人韩鱼谒公。左右通名谒甚久，公方出，鱼趋阶甚恭，公但少离席。既坐，公默然不语，有不可犯之色。遽引退归，谓其仆曰："桑公吾故人也，有畴昔之旧，今余见之，有不可犯之色，何也？"仆夫亦通敏人，云："上相气焰如此，事防不可知。"

鱼翌日告别，将归故乡。既坐，公笑曰："近者书殿缺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学士。"俄有二吏自东廊持箱，中有黄诰及蓝袍靴笏之类。鱼遽降阶再拜受命，公乃置酒。公方开怀言笑，询及里闾，语笑如旧。复谓鱼曰："朱炳秀才安乎？"鱼对曰："无恙。但家贫亲老，尚走场屋。"公曰："吾向与之同乡荐，最蒙他相爱，吾文字数卷，伊常对人称赏。子作一书为吾意，召之来，与一官。"鱼素长者，忻然答曰："诺。"鱼乃作书，特遣一人召。不久炳至，一如鱼礼，箱出诰洎公裳，兼授军巡判官。

公他日又召鱼中堂会酒，公又询鱼曰："羌岵秀才今在何地？"鱼曰："闻见客东鲁，颜甚凄凄。"公曰："吾与之同场屋，最相鄙薄，见侮颇甚。今吾在政地，伊尚区区日困于尘土间，君子固不念旧事，子为吾复作一书召之，当与一官。"鱼应曰："诺。"鱼又特令一仆求之，月余日，方策蹇而至。鱼遣人道意，同鱼入见。

坐客次，公召一吏附耳而言，吏至言："公致意，今日有公议未得相见，且令去巡判官处待，少时即有美命。"岵乃从吏至巡判衙署。岵坐客次，见其吏直升厅附耳言于巡判，判云："领旨。"吏乃去。巡判又呼吏升厅附耳言，吏下陛，巡判曰："速行。"吏出门。少顷巡判别呼一吏云："你传语秀才，请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出。有白衣吏数人随岵行百步，两人执岵手，岵亦不知。及通衢稠人间，数人执岵，一吏云："羌岵谋反，罪当处斩。"岵大呼曰："我家有少妻幼子，韩鱼召我来授官，我何罪而死也？我死须告上帝，诉于天！"言未绝，斩之。韩鱼闻之恸曰："岵之死，吾召之也。丞相如此，安可自保？"乃告疾还

乡。

一日，公坐小轩中，见岵自门外来，不觉起揖。既坐，叙间阔数十句。岵曰："相公贵人也，生杀在己。岵昔日与公同闾里场屋，当时聚念，闲相谐谑，乃戏笑耳。相公何相报之深也？使吾颈受利刃，尸弃郊野之中，狗彘共食之，妻子冻馁，子售他人，相公心安乎？吾近上诉于天帝，帝悯无辜，授司命判官，得与公对。"公又见阶下半醉而跛者与岵同立阶下，公曰："此又何怪也？"岵笑曰："相公眼高，岂不识此是唐赞？"唐赞向为卫吏，曾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极法。府尹不欲晓然杀之，乃三次鞭之方死，不胜其苦。公曰："如唐赞辈有何足报？"又曰："子能贷我乎？吾为饭僧千人，诵佛书千卷报子可乎？"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无所用焉。"岵乃起曰："且相携。"入庭下竹丛中乃没。公不久死，时手足皆有伤处，不知从何有也。

议曰：桑公居丞相之贵，不能大其量，以畴昔言语之怨，致人于必死之地，竟召其冤报，不亦宜乎 ！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七

温琬
陈留清虚子作传

都下名娼以色称者多矣，以德称者甚鲜焉。余闻琬为士君子称道久矣。又曰：“彼娼也，不过自矫饰以钓虚誉，诈于为善，何益？”思识其面，一见之，其举动则有礼度，其语言则合诗书，余颇叹息之。会有人持数君之文，托余传于世，其请甚坚。余佳其文意深密，士君子固能通晓，第恐不快世俗之耳目焉。予实京师人，少跌宕不检，不治生事，落魄寄傲于酒色间，未始有分毫顾惜，籍心于功名事业也。故天下不闻予名，而予亦忌名之闻于人。丁巳冬，返河内，休父惠然见访，属予为温琬传。温生，予亦尝识其面目，接其谈论久矣，义不可辞。然予窃尝以为：大凡为传记称道人之善者，苟文胜于事实，则不惟似近乡愿，后之读者亦不信，反所以为其人累也。乃今直取温生数事，次第列之，非敢加焉。且以予之性荒唐幻没如此，是传也，亦喜作，非勉强也，因目之曰《甘棠遗事》。熙宁乙巳仲冬浣日陈留清虚子序。

甘棠娼姓温者，名琬，字仲圭，本姓郝氏，小名室奴。本良家子，父逵，游商。至和中得风痹疾，期年而殒。无子嗣，甚贫，徒四壁立。母氏才举琬，辄委琬养于凤翔其妹之夫郭祥家，而只身也寓邸中，流为娼妇。

琬情柔意闲雅，少不好嬉戏。六岁则明敏，训以诗书，则达旦不寐。从母授以丝竹，训笃甚严，琬欣然承。暇日诵千言，又能约通其大义。喜字学，落笔无妇人体，遒浑且有格。尝衣以男袍，同学与之居，积年，不知其女子也。邻里或谓之曰：“郝氏有子矣。”久之，郭祥因与从母议曰：“此女识量聪明，苟教不辍，数年间迤逦能通晓时事，第恐有异志，累我教矣。”遂藏取所读诗文，止使专于女事。琬既心醉诗

书，深知其趣，至于日夜默诵未尝已。和睦敦重，九族说之。从母尤钟爱，不异己之子。

十四岁乃与议婚，媒妁来求，足迹相蹑。遂择张氏之子某者。问名、纳采，即在朝夕，而母氏来召。初不归之，复讼官，乃寝其婚。琬是时阴识母氏之谋，因默自言曰：“琬少学读书，今日粗识道理，尽姨夫之赐也。将谓得托身于良家，以终此生也，薄命不偶，一至于此！”因泣下，悲不自胜。遂东还陕侍母，因寓府中。

琬见群妓丽服靓妆，以市廛内为荒秽之态，旦暮出则倚门，皆有所待。邂逅而入，则交臂促膝，淫言媟语以相夸尚。窃自为计曰：“吁！吾苟不能自持，入此流不顷刻耳。”嗟念恨不能自翼以避之。又常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识礼义，知其所自先也。传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则恩之重无过父母，章章明矣。琬之生，凡十有二月而诞，既诞逾年，不幸父以天年终。既无长兄，致母氏失所依倚，食不足饱腹，衣不足暖体。又所逋于人者几三十万，苟不图以养，转死沟壑有日矣。琬妇人直自谋之善耳，亲将谁托哉？岂独悖逆于人情，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琬又安自存乎？当图以偿之。”又思曰：“琬一女子，上既不能成功业，下又不能奉箕帚于良家，以活其亲。而复眷顾名之荣辱，使老母竟至于饥饿无死所，则琬虽感慨自杀，亦非能勇者也。复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耶？”屡至洒涕，犹豫不能决。

未几，会有赂贿母氏求于琬合者。琬知情必不可免也，自是流为娼。性不乐笙竽，终日沉坐，惟喜读书。杨、孟、《文选》、诸史典、名贤文章，率能诵之，尤长于孟轲书。尝自言：琬少时最忌蚊蚋，每读书辄相忘。暑之酷，汗交流至踵，亦弗复之顾也。夜则单衣讽诵，必过更，家人固请，乃略就寝。及旦复然。有来解之者，琬则对以：“琬之性愚，素不喜他技。”厚谢之，揖使退。又尝学写书字，每日有求书写者，琬熟视其纸，一挥而成，于是染指间。郡将知之，欲呼琬入官籍，而辞以不笙歌，不足以备尊俎欢。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乃辍之。累次如此。然郡邑关蜀秦晋之地，舟车商贾之辐辏，金玉锦绣之所积，肩摩车击，人物最盛于他州。而督师官属往来不断，府中无事，游宴之乐日多相继。太守熟琬名，会有名公贤士则召之。琬凡侍燕，从行止一仆，携书箧笔砚以随。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人人爱之。

始琬不学吟诗，太守张公靖尝谓之曰：“歌诗，人之所难，古君子莫不有作。尔既读书，不学诗何以留名？”琬退而编诗，独喜李杜。初学绝句，已有文彩可观，亦未尝师人也。他日见太守曰：“琬已学之矣。”太守命题，执笔而成，深慕其敏且赡。由是间或席上有所赠答，多警句，关中以至淮甸人人争传诵，于是又以诗名愈盛。同列者疾之，每太守与客会，出题赋诗，或问以《孟子》，则众环指之，日伺隙以非语毁之。琬处之晏然，曾不瞩顾。琬于《孟子》，不独能造其义理，至于暗诵不失一字。太字尝背其书以举，则应声曰：“是篇也，在某板之某行上。”故太守张公赠之诗，其尾有“桂枝若许佳人折，应作甘棠女状元”之句。

时宰相司马光君实请告焚黄，自外邑而来。肃至府下，郡将以宴，命琬侍。君实陕人也，久知琬，而未之识，因顾问曰：“甘棠乃光之乡里也，闻娼籍有善谈《孟子》者，为谁？”主人指琬以对。乃询其义，谦避不肯应。固问，则曰：“孟子几圣者也，琬何人，讵敢谈其书。”久促之，复曰：“琬妇人也，对大儒而言《孟子》，挟泰山以超北海，不量其力，不知其分者也。”君实喜，顾谓主人曰：“君子识之，妇人其谦能如此。”太守尤悦，待之益厚，竟使系官籍。

琬自流为娼，所与合者皆当世豪迈之士。而厥母始为一商所据，日夜沉寝，五月一出，醉未尝醒。致琬所接士恶之，足疏踵门。琬已而自谋曰：“琬既沉为此辈，苟不择人而与之游，徒以轻才薄义，而重富商巨贾之伧，志乎利而已，则与俗奴奚别？虽杀身不足以灭耻矣。今为娼而唯母氏之制，则不得自由。又所接者，必利而后可也。当自图之。”

居数日，乃潜匿于郊外庄家，为易衣服，权使人为兄弟，乘一蹇驴类流民，西如凤翔。既而太守求之，令下甚急。行次潼关，守吏因止之曰：“郡失一妓，太守传檄捕之方急，尔非耶？”琬以言诈之，遂得脱去。至凤翔，才定居，而遣仆至陕，泄其事。太守访得之，掠讯诸苦，备极不堪，乃具言之。遂移文凤翔摄。摄下，琬不免，随牒而至。始至，众以为太守怒，必被刑，群妓往往私相贺。及至庭下，太守问曰：“何故而去？”琬对曰：“以非公，私故而去。”言甚凄怆。有顷，太守顾左右审之，左右有知其故者以实对。太守愈喜，然以妓之有故不得脱籍辄他去者例不许，乃出金赎之免。琬既归，从容言母氏：“过荷太守殷勤，今乃复来，非欲还也。今日母氏格前日之非可矣，不然，琬五日内复去。此去，虽太守召不还也，加之刀锯弗顾也。有以亮之。”母

氏泣，且曰：“自今后果绝商者，恩爱如往时。”

琬居手不释卷，非太守召，未尝出门阈。后既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频数，日不得在家，颇废书。愿欲脱籍，初未有路。其家自是亦稍富足，乃欲适人以遂初心，屡白太守，太守艰之，坐间，因命赋《香篆》诗曰：

一缕祥烟绮席浮，瑞香浓腻绕贤侯。
还同薄命增惆怅，万转千回不自由。

太守识而喜之，然终不听其去。

后太守交代，乘其时谒告，挈母氏骨肉徙京师。既至，为右军访得之而系其名，不得已而居京师。其门常闭，罕得见之。是以角胜图中无其名，而誉不播皇都也。时人欲得一见，往往推故，故人亦不足而谤之。其所接者，惟一两故人而已。居数年后，求去籍，遂所请。

始与太原王生有旧，乙卯中，生战交趾，没于兵间，琬闻之至深恸哭。又召举浮屠者诵经累日，以荐生生天。人钦其能全恩义。

其故人甘棠清虚子尝赴调抵京师，访其友西河陈希言，语及琬始末之操，希言惊叹且喜，翌日为长书遗清虚子。今姑录其略曰：

某闻天下谈说之士相聚而言曰：“从游蓬岛宴桃溪，不如一见温仲圭。”仲圭，娼家女也。处幽邃之地，其言语动作，不过闺门之内，目顾手挽，不出于衽席之上而已矣。夫何以得此誉于天壤间哉 ？其以色而后文耶 ？抑复有异乎 ？或谓其善翰墨，颇通孟轲书，尤长于诗笔，有节操廉耻，而不以娼自待。而交游宴会，名硕多礼貌之。然虽士君子不能远过。平居所为崇重，经时足未尝践外庭，邻居亦不识其面。又所与契者，尽当世豪俊之士，至于轻浮儇浪之狂子弟，皆望风披靡而不敢侧目以瞩视。其然耶，其不然耶 ？仆窃倾慕之。

家世居京师，京师之娼最繁盛于天下，仆无不登其门而观之者。又尝侍亲游四方，四方之妓，一一皆审较其优劣。视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圭者，实未之有焉。是以日夜孜孜，思慕一见，而邈无缘可往，不胜饮渴瞻向之至。兹者窃闻足下与之游有日矣，又且乡里人也，其于为

人表里，不可以尽知之，谈说者果其虚言也，其果如仆之所闻耶 ？果如仆之所闻，则足下为绍介，仆将谒之。

仆尝谓天赋阴阳之粹，以流形于区域间，角而分、手而爪、蹄而走、翼而飞者，皆不可谓之人流。人之生，有性斯有情，虽愚者与同焉。谁不欲开口而笑，以傲区区之名利，潜心而静，心静而安，以恝夫死生哉 ！若郑子产知公孙丑为乱，而不识其为真人。禽滑厘闻端木赐狂，而不知其为达士。夫仲圭之贤，世固知之矣，不待仆言而后知也。仆何人哉，乃敢接近于真人达士耶 ！虽然，孟子之书，取一贤之言可效可师，又焉得自异而不法之哉 ？且夫蓬岛桃溪之路，与俗世之事其不可相比侔，不犹天地之悬绝哉 ？今议者乃愿彼之乐，而求一见仲圭之面，一接仲圭之谈，则仲圭之所以负荷膺得是誉者，宜如何也 ？仆固拳拳焉。

丁巳孟冬晦日，与君实同造其馆。希言世居京师，号能识人，一见如梦觉，知所闻且非妄誉。琬有诗仅五百篇，自编为一集，为好事者窃去。后继吟百首，乃不肖类成者。《孟子解义》八卷，辞理优当，秘未尝示人，非笃友不得闻其说。有求观其帙者，则尽己见，从而释之，于道固无谦让云。然名藩大府，多士如林，闻之曰：“是自眩其不知分也。况琬妇人也，而释圣贤之书，义固不足观也。”予始正为一帙，自题其上曰《南轩杂录》。其间九经、十二史、诸子百家，自两汉以来文章议论、天文、兵法、阴阳、释道之要，莫不赅备。以至于往古当世成败，皆次列之。常日披阅，赅博远过宿学之士。其字学颇为人推许，有得之者，宝藏珍重，不啻金玉。就染指书，尤极其妙。性虽不喜讴歌，或自为辞，清雅有意到笔不到之妙，信其才也。或人求其所书，则拒应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琬于此，不愿得名也。”其谦逊娴惠形而不言，率皆类此云。至于微言片善，著在人耳目，铭在人心腹者，固非笔舌能尽述，知者其默而识之。琬今日尚寓京师。

清虚子曰：韩退之尝有言曰：“欲观圣人之道，自《孟子》始。”温琬区区一娼妇人耳，少嗜读书，长而能解究其义，亦可爱也。且观其施设措置，是非明白，诚鲜俪于天下。惜其生不适时，丁家之多难而失身，亦不幸矣。惜哉！使其身归于人，得或全其节操，天下称道在史策也，岂特言传之所能尽耶！姑且叙其略，云《甘棠遗事新录》。

张宿
胡宾枉杀张宿报

庆历年间，殿直张宿受命湖南军前讨蛮，宿属胡宾麾下。胡为将也，尝谓军吏曰：“使吾平地破此贼，如摧枯拉朽耳。”命宿将兵数百人入贼洞，觇贼虚实。宿引兵深入，为盗断后路，危岭在前，进退皆不可得。宿激励士卒曰：“今日之事，非只图功名富贵也。陷此绝地，若不溅血争战，无一人可还者也。既所争在命，各宜奋励死战。”士卒于是争死赴敌。蛮贼据高处，木石交下，士卒所伤甚众。宿乃引其兵回争归路，贼扼隘，势不得过。宿挥戈当前力战，自寅至午，宿手杀百人，宿之兵亡七八矣。宿大呼曰：“使吾更得百人，可以脱身。”又战，身被十余创堕涧下，宿兵尽亡。

宿三日方归营，胡责之曰：“兵尽亡而独归何也？”宿为人气劲语直，言曰：“宿将兵才二百人耳，深入溪洞，彼断吾归路，宿励兵力战争死，杀伤千人，吾手杀者百人，吾兵虽没，亦足以报国也。吾今自身被重创者十余，堕涧下三日方脱，将军何酷之深也？”语言刚毅，曾不少屈。胡大怒，命左右斩之。宿引手攀帐哭曰：“将军贷贱命，我必立功报将军。死于此，不若死于贼，则吾之子孙当蒙恩泽，可以养老母及妻。”胡愈怒，叱兵擒去，宿攀帐木折乃行。宿出门叫屈，言云：“若有神明，吾必诉焉！”

后日，胡如厕，见宿立于旁，胡叱之曰：“尔安得来此？”宿曰：“吾已诉于有司，得报子矣！”胡但阴默自叹。不久，胡引兵入洞征蛮，大战得退。胡又深入过溪，见宿行于前，胡自知不免，又力战，乃陷，军尽死之。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八

甘棠遗事后序
子醇述甘棠诗曲

丹邱蔡子醇述

熙宁丁巳季冬之吉，友人河南张洞端诚相访，出清虚子为《琬传》示予曰："清虚子，雅厚君子人也，居常不妄毁誉。今为此传，事节首尾颇得其实。惜夫尚有缺漏者，我为子言之，为我补述之。"

"琬最善谈语，每与宾友对席，礼貌雍容，绰约姮娥之思，实天赋与而非强使。然非道义之言，非悠久之语，曾不出诸其口。其言语若置齿间，优游闲雅，其音清响，且和而圆，倾耳而听，历历如闻钧天之乐，灿然有若锦绣之美，以辉辉乎人耳目。默而探其意，周旋骫骳，终不出于礼义之场。多学孟子之书，知友间或持身制行有非僻者，常亲写《孟子》文足以为戒者予之。与士大夫预坐，或人素推其能辩者，听琬言往往倾耳瞪目，低首钳舌，缩手袖间而不敢酬答。何则？彼听之惟恐不暇，讵敢恃己所至，聒聒然强与之角哉？清虚子谓琬能诗，多警句，信矣 予尝访得琬诗，仅得三十篇，所言皆有意思，不徒发耳。

寄　远

小花静院东风起，燕燕莺莺拂桃李。
斜倚红墙卜远人，楼外春山几千里。

寄　情

郎在溪西妾岸东，双眸寄恨托溪风。
待郎行尽溪边路，笑入垂杨避钓翁。

咏　莲

深红出水莲，一把藕丝牵。
结作青莲子，心中苦更坚。

咏　荷

鱼戏银塘阔，龟巢翠盖圆。
鸳鸯偏受赐，深处作双眠。

咏　菊二首

碧玉枝能辉砌栏，黄金蕊可荐杯盘。
陶潜素有东篱兴，莫与群芳一样看。

又

簇金雕玉斗玲珑，心有清香分外浓。
蜂蝶尽成嫌冷淡，陶潜不肯爱芙蓉。

述　怀

多情天赋反伤情，深闭幽窗倦送迎。
莫笑区区事章句，不甘道韫擅诗名。

免舞砑鼓曲

不辞粉黛涂青黑，不惜罗衣换戏衫。
节拍未明身不惯，忍交庭下露卑凡。

和雪景值初冬喜雪

六出飞花景最奇，尽从数片入罗帏。
拥炉公子温浓酒，寄垒将军卷战旗。
笑指旋消携手处，仰看无际并头时。
尽知感召归贤牧，阖境人心物态熙。

泛　　舟

醉拥笙歌彩舰摇，落花飞絮扑兰桡。
碧波行处新荷小，惊起鸳鸯拂画桥。

寻　　扇

架头轻拂隔年尘，随手清风快大宾。
愿得不遭秋弃掷，团圆常作掌中珍。

探春有忆

纵步来芳圃，寻春亦有功。
雪消梅蕊白，烟淡杏梢红。
笺管吟情广，池亭物态融。
去年人不见，无绪绕幽丛。

偶　　题

暗喜亭花上，喳喳喜鹊来。
良人在何处？云雨满阳台。

大寒偶成

翠阁呵纤手，濡毫结冻丝。
发妆惟有酒，谁为暖轻肌？

雁　字

飞来绝漠三千里，写破晴空三四行。
点画不精难入画，应难染指献公堂。

对月献书

素月流天爱者多，月光照处匪偏颇。
姮娥若没怀春意，因甚随人不奈何？

书　怀

鹤未远鸡群，松梢待拂云。
凭君观野草，内自有兰薰。

述怀寄人

分手长亭后，音书更杳闻。
离愁应似我，况味不如君。
玉管宁无恨？兰莸别有薰。
攀思共明月，心绪正纷纭。

雪　竹

一簇修篁小槛中，可堪和雪更玲珑。
数枝压亚尤增秀，莫惜轻绡命画工。

雪夜观月

天寒雪月相辉映，此夕家家尽玉堂。
梅老不收千里艳，桂新推出一轮香。
诗心挨晓吟晴景，木冻摇风拂冷光。
天上人间都作白，余辉思借读书房。

初冬有寄

万木凋零苦，楼高独凭栏。
绣帏良夜永，谁念怯轻寒？

和刘景初园亭

养恬高士厌尘笼，一簇林亭气郁丛。
继日管弦皆雅丽，满城车马尽交通。
小舟轻泛泉飞碧，秀木横空叶堕红。
闻说留题诗版处，愧将狂斐厕名公。

饯王彦辅

右曹固久称奇政，莫厌全将校秘文。
他日玉堂莲烛引，康衢霄壤颂清芬。

送监酒吕廷评

趋承阶所蒙存顾，再拜轩中怅别离。
驿舍酒醒霜月晓，泪痕无路到门楣。

咏　落　花

费尽东君力，无情一夜风。
莺声莫相薄，秀实枉春工。

题　华　山

终日华山前，为爱华山好。
多少爱山人，不见山空老。

席上赋太守流杯

绕坐水分山下涧，盈瓶酒泛桂中浆。

棠郊不是淹留地，紫诏行飞且引觞。

芍　　药二首

桃李开时英未吐，轮蹄方乏始花攒。
嘉名一种清香在，未肯将心愧牡丹。

又

首夏群芳色正残，玲珑千叶照杯盘。
主公好事偏相惜，怕损纤枝创曲栏。

琬诗甚多，予得之者才此数篇耳。”

“琬闻己过不惮改，轻财好施，士有逆旅窘困者，辄召赠予。或辞不受，必宛转致，使有所济，则喜形于色。事母极纯孝，而临事能处，不牵拘于世俗。乐称道人之善。予每以言试之，未尝有伤妒之心。

尝谓：娼者固冗艺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为此辈，所以藉赖金钱，活其生养其亲而已矣。既有所藉，则不可以无取，取之有道，得之有义，是故君子之所贵焉。今天下之娼则不然，举性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但求能少识夫义理者实鲜。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追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乐，握手出肺肠相示，指天日泣涕，誓死生不相负背，真若可信。一旦计锥刀之利，稍不如意，则弃旧从新，曾不之顾。间有莅官君子，承学之士，深惜名节者，亦甘心焉，折身下首，割财损家，极其所欲而后已。此虽夷狄禽兽之所不忍为，其人乃自视以为得意。噫！幸而不遇豪侠之客也，拂其颈，冲其胸，刃其躯壳，切其肌肤，悬头竿杪，涂血于地上之祸亦姑免矣。闻温琬之风者，可无愧死焉！而清虚子传意存讽讥，殆非苟作，欲人人致身于善地耳。”

予喜而听之曰：“子之所言，其不妄也。予文鄙，又不能增饰，奈何？”端诚笑而对曰：“增饰则未免乎伪也。”姑述张君所道而叙其实为《甘棠遗事后序》云。

汾阳王郭子仪
床下二鬼守公马

汾阳王未贵显时，一日，有故宿郊外田舍家。月色朦胧，田翁家垣篱疏缺，公絷马于茅轩前。公独卧不成寝，闻烛下有人嗽声，不见其形。又榻下有人呼烛下人曰：“吾二人各直一更。”至夜后，有人盗马出坏垣外，公欲呼田翁。俄床下人与烛下人匍匐而出，击其盗曰：“尔何人斯？敢盗汾阳王马！”夺其马以归。公连夕不寐，达晓乃去。公后有大功，累加尚父，女适公侯，男尚公主，门下吏俱为卿相，仆使建节者数人。居家三百口，二十年无缌麻服，唐室第一人也。

一门二相
吕贾一门二丞相

本朝大丞相吕公蒙正、大丞相夷简，一门二丞相，二十年居政地，钧陶群品，运斡元化，四夷畏服，天下一和，终始一节，玉立无玷，曳青紫者盈门。呜呼盛哉！

本朝丞相贾黄中、丞相昌朝，一门二相公，在钧轴百废条举，卿士大夫各安其职，天下称为贤相。美哉！

钱　贤　良
本朝钱氏应贤良

太宗钱易内翰贤良登第，子彦明逸连捷大用。明逸有奏云：“两朝之间相继者父子，十年之内并进者弟兄。”时人荣之。钱氏自纳土内附，艺祖遇以殊礼，延其世，系诸里。今得食者环郡县，加之以文学取显仕，世不乏人。盛哉！

一门六内翰
吕文穆父子相继

本朝丞相吕蒙正文穆公，子公弱、公著、公蕴、公需，为修历起居，后为翰长有名，继盛者未之有也。

一门枢相
陈尧咨兄弟之盛

本朝丞相陈尧咨，状元登第，自翰长作相。弟尧佐，复状元及第，作相。三弟尧叟，第二人及第，作枢密使。一门二状元、二宰相、一右相，圣朝之盛，一家而已。

三元一家
王冯杨三家之盛

大丞相王曾，青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状元；枢密冯京，鄂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状元；杨学士赏，开封府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状元。本朝太平百余年，文物最为隆盛，数路得人，推进士为上第。天圣三元三人耳。继之者必洪学大手笔之士，今继者一何甚稀也？

二元两家

黄庠范镇作二元

黄庠，州解元、南省省元；范内翰镇，国学解元、南省省元。范公文学有重望；黄公省试后卧病月余，唱第后方愈。二公才学优粹，凡为时所重，百余年始得二人，不亦少乎？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九

梦 龙 传

曹钧梦池龙求救

大宋天圣中，曹钧，彬县人也。其先远挺秀公，以丰功伟绩，守白州刺史，除南安节度使。高曾以来皆守藩，寓南海焉。洎乎子孙分裔，文武立身，世禄于晋，受永业之西湖堂，建书院，藏书万卷，组绣儒风。友朋自远方来者，悉赡以朝昏之费，推以寒暑之服，前后相继数世。书堂即基于西湖塘之阳，幽奇渊深之所也。曹氏以家世富贵，日延庆于远方，担簦是邑横经者尽求学焉。功业成就辞门应选登科第者十有八九。自以温习所暇，则同二三友人泛湖涟漪，短楫轻舟，吟烟啸月。

一夕，因风清波息，景寂人断，恍然梦一老人白衣来见曰："我即非世人，乃即郡塘中龙也。居此塘，爱其澄澈，恋以门户，凡兴致云雨之期，皆从天命，庶免鳞甲枯干之虑。实藉水源，未报厚恩，辄露底蕴。知君勇义，必救难危。明日午时，西北有陷池龙来兹小戏，虑失大机，夙知郎君善于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君为审其彼此焉。彼龙为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缠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愿细别形仪，幸无误失。"曰："余射虽无功，敢不从命！"叟乃辞去。及觉，睹光明灿烂，舟中明月皓然，欲睹斯兆，展转不寐。不久鸡唱，细思老叟形影，尚仿佛目中。

至其时，不违所托，挽弓于塘侧伺之。未移时，见二青牛于平川中酣斗，钧挽弓流矢，中其俱青者膊。于是白腰者胜。既有强弩，鼓其余勇，逐龙过冈原，而无所睹矣。是夜三更，叟谢曰："君善射，真号猿手也。而欲相报，拟须何宝？"曰："仆自处人世，酷爱诗书，不重寸璧。若云珍宝，幸不介怀。惟愿子孙不离乡邑而荣也。"叟曰："不离乡邑而荣者何？"曰："都押衙则军州之最也。"叟曰："君之所为一何劣

哉？”对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叟曰：“善哉言乎！吾尝闻以约失之者鲜矣，即郎君之谓。天不夺人愿，必能副其志，保从郎君世世相继矣。”

及后果如其言，是知报恩龙神可记。

仁 鹿 记

楚元王不杀仁鹿

殿直蒋彦明诚之《地理志》云：楚有云梦之泽，方一千五百里。东有仁鹿山、仁鹿谷、仁鹿庙，世数延远，莫知其端。余尝游湘共衡，下洞庭，入云梦，询诸故老，莫有知者。因游岳阳，见休退崔公长官，且叩仁鹿事。公曰：“吾得古书于禹穴所藏，探而得之，子为我编集成传。”余既起，获其书乃许之。

楚元王在郁林凯旋，大猎于云梦之泽，有群鹿万余趋于山背，王引兵逐之。值晚，鹿陷大谷，四面壁立，中惟一鸟道，尽入曲阿。王曰：“晚矣，以兵塞其归路，明日尽取此鹿，天赐吾犒军也。”既晓，王令重兵环谷口，王自执弓矢。有一巨鹿突围而入，至于王前，跪前膝若拜焉。口作人言曰：“我鹿之首也，为王见逐奔走，逃死无地，今又陷绝谷。王欲尽取犒军，乞王赦之，愿有臆说，惟王裁之。”王曰：“何言也？”鹿曰：“我闻古者不竭泽，不焚山，不取巢卵，不杀乳兽，由是仁及飞走，鸟兽得以繁息。舜积仁而凤巢阁，汤去罗而德最高。人与鹿虽若异也，其于爱性命之理则一焉。吾欲日输一鹿与王，则王庖之不虚，吾类得以繁息，王得食肥鲜矣。若王尽取之，吾无噍类矣，王将何而食焉？于王孰利也？王宜察之！”王乃掷弓矢于地，言曰：“汝亦王也，吾亦王也，汝爱其类，何异吾爱其民。伤尔之类，乃伤吾之民也。”王乃下令云：“有敢杀鹿者，与杀人之罪同！”王谓鹿曰：“归告尔类，吾将观尔类之出谷。”乃先令鹿行，王登峰而望焉。巨鹿入群鹿中，如告如诉。巨鹿前引，群鹿相从，呦呦和鸣而出谷。王叹惋还国。

后王军伐吴不胜而还，吴王复侵楚，楚王与吴战，又失利。楚王乃深沟高垒，坚壁以老吴师。楚多为疑兵，然吴兵尚锐，楚王深虑焉。吴

军一夕还营，若万马奔驰，吴军为邻国救至，乃遁去。楚王明日绕吴营，见鹿迹无数环其营。王坐郊外，见向巨鹿突至曰：“今日乃是报恩焉。吾乘月黑引万鹿驰绕其营，彼必为救至，乃遁去。”王劳谢曰：

“今欲酬子，将欲何物？”鹿曰：“我鹿也，食野草而饮溪水，又安用报也？愿有说上陈：楚含九泽，包四湖，回环万里，负山背水，天下莫强焉。加有山林鱼盐之利，虾蟹果栗之饶，苟能善修仁德，勤抚吾民，可坐取五伯。彼不修仁义，毒其人民，王从而征之，彼将开门而内吾军，此不战而胜者也。王不修仁德，而事征伐，向吴之侵楚，乃王先伐之也，何不爱民行仁义，坐而朝天下，岂不美也？”王曰：“善哉！”王曰：“吾为子立庙，以旌尔德。”乃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庙曰仁鹿庙。

鳄鱼新说
韩公为文祭鳄鱼

余尝读《唐书·韩文公传》云：公元和十四年，谪官潮州刺史。公至，患鳄鱼为害，公作文以牲投恶溪之潭。翌日，群鳄相随而徙于海，才三十里而止。余甚疑焉。夫古之善政所感，虎去他州，蝗不入境者有之矣。以公之文学政事，宜乎驱鳄鱼而去；其言三十里而止，卒不能入三十里内，余惑焉。

熙宁二年，余有故至海上，首询其事，又欲识鳄之状。会有老渔详言其实云：“鳄之大者数千斤，小者亦不下数百斤。水而伏，山而孕，卵而化。其形蟹目蜃角，龙身鳖足，用尾取物，如象之用鼻焉。苍黄玄紫，其色不一。方其幼者，居山腰岩腹之下。其卵百余，大小不一，能为鳄者率二三，他皆或鼋或鳖。鳄之游于水，他鱼不可及。溯流顺水，俱无他鱼。羊豕猪犬之游于岸者，鳄潜其下，引尾取而食之。民被其害。”余又问老渔：“韩公遣鳄而鳄去，止于三十里乎？”渔曰：“熟闻大父言云：韩公亲为文，遣衙吏史济临恶溪之岸，陈牲读文。不久，一巨鳄出岸下，济惧，尽以牲文投水中，遽往。回视鳄，衔其文而去。是夜大雷，苍云蔽溪，水穷于溪者无患焉。史云三十里者，举其迹而言

也。”

一日，渔者得一乳鳄于海上，长不满三尺，其状皆如老渔之说。鳞角间有芒刺，手不可触，其状固可惧，况其大者乎？

朱蛇记
李百善救蛇登第

大宋李元，字百善，郑州管城人。庆历年，随亲之官钱塘县。下元赴举，泛舟道出吴江，元独步于岸，见一小朱蛇，长不满尺，赭鳞锦腹，铜鬣绀尾，迎日望之，光彩可爱。为牧童所困，元悯之，以百钱售之。元以衣裹归，沐以兰汤，浣去伤血，夜分，放于茂草中，明日乃去。

元明年复之隋渠东归，再经吴江。元纵步长桥，有一青衣童展谒曰：“朱秀才拜谒。”元睹其刺，称“进士朱浚”。元以其声类，乃冠带出，既揖，乃一少年子弟，风骨清耸，趋进闲雅，曰：“浚受大人旨，召君子闲话。浚之居长桥尾数百步耳。”元谓浚曰：“素不识君子之父，何相召也？”浚曰：“大人言：‘与君子之大父有世契。’固遣奉召也。大人已年老，久不出入，幸恕坐。”邀意甚勤厚。元拒不获已，乃相从过长桥，已有彩舫舣岸。浚与元同泛舟，桂楫双举，舟去如飞。

俄至一山，已有如公吏者数十立俟于岸。元乘肩舆既至，则朱扉高阙，侍卫甚严。修廊绳直，大殿云齐，紫阁临空，危亭枕水，宝饰虚檐，砌甃寒玉，穿珠落帘，磨璧成牖，虽世之王侯之居莫及也。俄一老人高冠道服立于殿上，左右侍立皆美妇人。吏曰：“此吾王也。”浚乃引元升殿，元再拜，王亦答拜。既坐，曰：“久绝人事，不得奉谒，坐邀车驾，幸无见疑。因有少悬，即当面闻。前日小儿闲游江岸，不幸为顽童所辱，几死群小之手，赖君子仁义存心，特用百钱救此微命，不然，遂为江壖之土也。”元方记救朱蛇之意。王顾浚曰：“此君乃使子更生者也，汝当百拜。”元起欲答拜，王自起持元手曰：“君当坐受其礼，此不足报君之厚赐。”王乃命置酒高会，器皿金玉，水陆交错。后出清歌妙舞之姬，又奏仙韶钧天之乐，俱非世所有。

酒数巡，元起曰："元一介贱士，诚无他能，过荷恩私，不胜厚幸，深恐留滞行舟，切欲速归侍下。"王曰："君与吾家有厚恩，幸无遽去，以尽款曲。"元曰："王之居此，愿闻其详。"王曰："吾乃南海之鳞长，有薄功于世，天帝诏使居此，仍封为安流王。幸而江阔湖深，可以栖居。水甘泉洁，足以养吾老也。"王曰："知君方急利禄，以为亲荣。吾为君得少报厚恩可乎？"元曰："两就礼闱，未沾圣泽，如蒙荫庇，生死为荣。"王曰："吾有女年未及笄，欲赠君子为箕帚，纳之当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遗之。王曰："珠玑之类，非敢惜也。但白金易售耳。"乃别去，既出宫，复乘前舟，女奴亦登舟同济。少选至岸，吏赍金至元舟乃去。

元细视女奴，精神雅淡，颜色清美，询其年，曰："十三岁矣。"自言小字云姐，言笑慧敏，元心宠爱。后三年，诏下当试。云姐曰："吾为君偷入礼闱，窃所试题目。"元喜。云姐出门，不久复还，探知题目。元乃检阅宿构，来日入试，果所盗之题，元大得意，乃捷。荐名后，省御试，云姐皆然。元乃荣登科第，授润州丹徒簿。

云姐或告辞，元泣留之，不可。云姐曰："某奉王命，安可久留？"元开宴饯之，云姐作诗曰：

六年于此报深恩，水国鱼乡是去程。莫谓初婚又相别，都将旧爱与新人。

时元新娶。元观诗，不胜其悲。云姐泣下，再拜离席，求之不见。元多对所亲言之，今元见存焉。

议曰：鱼蛇，灵物也，见不可杀，况救之乎 ？宜其报人也。古之龟蛇报义之说，彰彰甚明，此不复道。未若元之事，近而详，因笔为传。

青琐高议后集卷之十

袁元
仙翁出神救李生

先生袁元，不知何地人也。葛裘草履，遍游天下，所至终日沉醉。一日，游齐州长清县，市有李生，以财豪于邑下。先生日过其门，则引手谓李生曰："赠吾百金为酒费。"生不违其请，即时遗之。比日而来，凡经岁，生无倦色。

一日，先生别生曰："久此扰子，吾将远游。子能觞我，则主人之意尽矣。亦将有以教子。"生曰："诺。"乃与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厄，子能慎之，乃免。不然，祸在不测。"生曰："先生赐教，敢不从命？"先生取笔于生手掌中书一"慎"字，曰："子慎勿殴人，殴人则人死。子守出一月乃无患。"生归，日夕思虑，不敢出户。

经浃旬，一日，忽闻门外喧竞，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视焉。有跛而丐者，在生开典库前，出言秽恶，生忿然殴之。跛者仆地，首触户限，奄然无气，既久不复生。生大悔泣，谓其母曰："不听先生之教，果有大祸。逃则不忍去膝下，住则当受极法。"因大恸。生性至孝，母曰："甯可偷生，无坐而待缚。"乃由居之后户而去。方出，见先生，泣拜曰："别后逾月，灭裂教诲，今果如先生之言，为之奈何？"先生曰："子复归，吾为画之。"先生坐一静室，谓生曰："子出受絷，吾自有计。"先生乃阖户闭目。生出户，观者如堵，吏乃执生。俄而跛者起坐，少选乃行，去甚速。吏乃舍生令归。生入室，视先生尚闭目端坐，若入定者。

翌日，乃开眼谓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尸，使走焉。吾驱其尸在灵岩山涧涧旁，人迹所不至处矣。"先生曰："子至孝，当有

善报。子寿期合至七十四，今以殴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将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赐，罄家所有不足报德，不识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与星辰出没，天地久长，安用世货焉？”竟去。

养素先生
诏上殿宣赐茶药

先生姓蓝，名方，字元道，亳州人。父老言：“自儿童时见先生，初见迄今如一。”先生发委地，黑光可鉴，肌若截膏，眉目疏远，面若堆琼，齿如排玉。举动温厚，接物以和，大小皆得其欢心。或游旗亭，遇废民丐于道路，探怀出钱盈掬遗之。颇好施药，诊救疾苦。

仁庙闻先生之名，特诏上殿赐坐。及赐茶药，馆先生于芳林园。先生告去，帝赐先生号南岳嵩山养素先生，乃往南岳道观。是日学士丽公昌赠先生诗曰：

圣泽浓云隐逸身，道装宜用葛为巾。
祝融峰下醉明月，绿水源头钓紫鳞。
曾见海桃三结子，不知仙豆几回春 ？
他年我若功成去，愿作云桥跪履人。

先生和云：

仰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纱巾。
满斟村酒浮琼蚁，旋钓溪鱼鲙锦鳞。
元府乌鸦飞后夜，洞中花木镇长春。
吾官傥若为同志 ？个里才由两个人。

先生独立阁上，一夕，与人语言，侍者穴牖窥之，则见红光满室。明日，客问之，先生曰：“吾师刘道君行过此，叙话少刻耳。”先生一日沐浴，坐而召侍者曰：“吾今二百七十二岁，安可复受先生位号？但不欲拒圣君之意，今当舍去。”乃奄然逝。

先生多游西川，亦往来湖湘间，人时复见之。

蓝先生续补
论功行可至神仙

先生居南岳时，有弟子陈通叟曰："闻诸师曰：'无功行，则不至神仙位地。'愿先生提耳，告其枢要。"先生曰："古之为功行者恐人知，今之为功行者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肤浅，卒无所成就也。今之世有跛一足、眇一目不能自有者，皆天地之废民，能赈恤之，亦有功行。有其地、无其地有二说焉。有其地，富者也；无其地，贫者也。有其地，则易为功；无其地，则难为效。居难为效之地，而能为功，又愈于有地者也。然此皆外也。外者，人能勉为之矣。不若积于内，孝于亲，谨于兄，睦于族，信于朋友，无欺于人，无负于神，仰天俯地无所自愧，此云内也。然后从而求其所可为，以济万物之不足。内外一体，表里为用，此神仙之用心也。久而不已，即将有补焉。"通叟乃再拜。

中　明　子
刘昉尸解游京师

刘昉先生尸解后，游于京师，里人简有从遇之于途，邀先生于茶肆。有从询云："公非刘先生乎？"公曰："然。""闻先生尸解久矣，何故至此？"先生云："无则入有，假乃归真。此吾家常事，子何讶哉！"有从言曰："尝幸枢衣，又同里闬，先生面若红妆，而吾将为枯骨，先生忍不教之乎？"先生曰："人之亡于道，五十岁前则可以出也。逾年虽学之勤死，如坏屋，益以完补，但可延岁月。则子今年七十岁矣，学之何益？且子好言法律，教人争讼，甚为阴德之累。"言讫，乃闭目不语，久方去。有从蹑其踪，先生回顾，天上一鹤冲天而飞翔，其人亦回顾鹤，即失先生矣。

施 先 生
不教马存炉火法

先生姓施，名无疾，不知何地人也。时往来京索间，多不食，动经岁月，惟日饮酒。人强使之食，一饭亦尽斗米。体有青毛，未尝令人见。或运气则须发直立，溺能过屋。治病以水不以药。教人行孝悌仁义。

有狂生马存，随之数日。先生云："汝于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炉火有日矣，终未有所成就，愿先生略言大概。"先生始则仰面长叹，终则俯首责存曰："子家货不啻千万，金玉堆积，贯朽于库，粟陈于仓。汝日食不过数盂，身衣不过盈匹，尚不知足，子无厌之心可知也。有奸者给汝曰：'得大药，烧异物为黄金，用以为饮器，则神仙可学也。'乃诳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论。昔钟离、吕洞宾初学道，有人谓之云：'当得助道之术，我有术，用药煮铜为银。'仙翁曰：'有变乎？'其人曰：'后五百年乃变，归其元。'仙翁曰：'吾不学，恐误五百年后人。'自是名藏真府，迄今为地仙。"存再拜乃去。

先生今多在华山。

马大夫传
记大夫忠义骂贼

向时军寇王则以异术惑众，一旦蚁聚，盗据彼州。时贾侍中镇北门，日夜忧虑。自度边城矻立，固若石壁，卒不可破，攻之则劳日月。急引兵环之，未有破取之计。有从行指呼吏马君璧曰："城坚池深，虽万卒不可力取。愿得侍中一言，当入其城，伺其便，手杀元凶，他皆可说而降也。"侍中大喜，临砌遣之，丁宁告戒曰："壮士立功，在此一举。"

马君至城，浮渡河水，呼守城者，俱睡。乃束身上城，见军贼，与之对坐，首道朝廷恩信：“吾奉侍中旨，君今束手出城，侍中为请于朝，君亦不失五品官，一生富贵。若更托迷，天子诏一将提兵数万，昼夜兼攻，子之身膏剑戟，肉喂狗彘。”言甚悄直，贼颇迟疑，不应。君知贼终不听，乃复曰：“吾受侍中密旨，他人不可闻，愿辟左右。”领兵救至，乃引马君去而杀之。

议曰：马君真壮士也，惜乎不持寸铁，入危贼若入其家，而无取惮。志虽不就，子孙嗣蒙显赏，功书竹帛，亦足垂名万世。勇哉！

僧卜记
张圭与马存问卜

庆历年，钱塘张圭调官都下，多与里人马存往还。存亦待缺。中铨之日，两人同游都门外古寺。时有一僧坐户门，衰朽特异，闭目拱手，默然而坐。

圭与存亦在其旁。不久僧开目揖存、圭，复坐。圭与存议曰：“久客都下，未有所及。”各嗟叹。僧曰：“子二人欲知食禄之地乎？”圭、存曰：“然。”僧曰：“吾为子作卦兆之。”圭、存极喜。三人环坐，僧乃探怀出皂囊，中有算竹及大钱十六文。僧以钱叠作浮屠，命圭以手触之，钱散于地。僧乃俯而观焉。又取钱如前叠之，命存以手触之，僧复观焉。曰：“张君乃溃卦，东至泰山则可，西至华山路塞。马君乃散卦也，南至大庾有路，北至嵩岳无缘。张则一幕盖天，马则一尾扫地。”圭曰：“《易》中无溃、散二卦。”僧曰：“此乃焦贡《易林》言也。”俄雨作，僧曰：“老僧笠子在殿后，去取之。”乃入殿后不出。圭、存乃入殿后寻之，但见凝尘满地，又无人迹。出询寺僧，云：“此寺只一僧，无衰老者。”两人愕然，共记其言。然圭授筠州推官，存授瑞州高安县尉。圭至筠州，以受贿败归去。存到瑞州，为侬贼荡杀。所云“张一幕盖天，存一尾扫地”之应也。彼僧之卦兆也，何先知之审欤！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一

西池春游

侯生春游遇狐怪

侯诚叔，潭州人，久寓都下，惟以笔耕自给。□古年有都官与生有世契，诚叔得庇身百司，复从巨位出镇，获补□武，乃授临江军市□。是时年二十八岁，尚未婚，虽媒妁通好，犹未谐。

一日，友人约游西池。于时小雨初霁，清无纤尘，水面翠光，花梢红粉，望外楼台，疑中箫管，春意和煦，思生其间。诚叔与友肩摩迤逦 步长桥，远□一妇人从小青衣独游池西，举蒙首望焉。其容甚冶，诚叔亦不致念。翌日，又同友人游焉。步至桥中，前妇人复于故处。诚叔默念：池西游人多不往，彼妇人独步而望，固可疑。将往从之，逼友人弗克如意。日西倾，将出池门，小青衣呼诚叔云："主妇遗子书。"诚叔急怀之以归。视之，乃诗一首也。诗云：

人间春色多三月，池上风光直万金。
幸有桃源归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寻 ？

复云："后日相见于旧地。"诚叔爱其诗，但字体柔弱，若五七岁小童所书。

又如期而往，遇于池畔。诚叔偷视，乃西子之艳丽，飞燕之腰肢，笑语轻巧，顾视□诚叔□□□□池上复游西岸，诚叔问其姓，则云："妾姓独孤，家居都北，异日欲邀君子相过。"迤逦 又还池西□步，复以书一封投诚。书云："今日有中表亲姻约于池上，不得款邀，其余更俟他日。"诚叔归视其书，亦诗也。诗曰：

几回独步碧波西，自是寻君去路迷。
妾已有情君有意，相携同步入桃溪。

后日复□相遇，乃去。

翌日大风雨稍霁，诚叔□骑去，去泥泞尤甚，池门阖关无人。诚叔意思索寞，将回，有人呼生，回顾，乃向青衣。女曰："今日泥雨，道远不通车骑，有诗与君。"观之，即诗也：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随人是处同。
不得殷勤频问妾，吾家只住杏园东。

青衣寻去，不复有异日之约。生恋恋。

他日复游，杳不可见，云平天晚，生意愈不足，乃回。将出池门，向青衣复遗诚叔书云："妾住桃溪杏圃之间，花时烂漫，无足可爱。或风月佳夕，弟妹燕集，未始不倾夙结相思。与郎遇，逼父母兄弟邻里，莫得如意，异日君出都门，当遂披对。弛皆一侍者通道委曲。"青衣曰："君某日出酸枣门，西北去，有名园景物异处，乃我家也。我至日以俟君于柳阴之下。"

生如期往焉。出都门数里，果见青衣。同行十余里，青衣指一处，花木茂甚。青衣邀生入于其中，乃酒肆，青衣与生共饮。青衣曰："君且待之。娘子以父母兄弟，又与朱官家比邻，昼不可至，君宜待夜。"生与青衣徐徐饮以俟夜。

已而颓阳西下，居人合户，青衣乃引诚叔往焉。高门大第，回廊四合，若王公家。生入一曲室，杯皿交辉，宝蜡并燃，帘垂珠线，幕卷轻红。生情意恍惚，与姬对饮。姬云："郊野幽窟，不意君子惠然见临。妾居侍下，兄弟众多，□西善邻，未谐良聚。今日父母远游，经月方回；兄弟赴亲吉席。今日之会，乃天赐之也。"命小僮舞以侑酒。

少选，青衣报云："王夫人来矣。"笑迎夫人曰："虽处邻里，不相见久矣。"夫人曰："知子今日花烛，我乃助喜耳。"生起揖之，夫人亦躬敛谢生。三人共集，水陆并集。夜将半，王夫人云："日月易得，会聚尤难，玉漏催晓，金鸡司晨，笑语从容，更俟他日。"王夫人乃辞

去。

生乃与姬就枕，灯火如昼，锦屏双接，玉枕相挨，文絪 并寝，帐纱透烛，光彩动人。姬肌滑，骨秀目丽，异香锦衾，下覆明玉，生不意今日得此，虽巫山华胥不足道也。生因询：“王夫人何人？ □□□色秀美如此。”姬曰：“彼帝王家也。”生惊曰：“安得居此？”姬曰：“今未可道，他日子自知之耳。”是夜各尽所怀。

不久钟敲残月，鸡唱寒村，姬起谓生曰：“郎且回，恐兄弟归，邻里起，郎且不得归矣。不惟辱于郎，且不利于妾。君不忘菲薄，异日再得侍几席。”生曰：“后会可期也。”姬曰：“当令青衣往告。”姬送生出门，生回顾，见姬倚门，风袂泛泛，宛若神仙中人。生愈惑，百步十顾，生犹望焉。

生归数日，心益惑乱。自疑：“岂其妖也？”所可验，臂粉仍存，香在怀抱。后逾月无耗，生乃复至相遇之地，都迷旧路，但□园圃相接，翠阴环合。乃询人曰：“此有独孤氏居？”卒皆莫有知者。有老叟坐柳阴下抱蓑笠，生往叩之，且道向所遇之实。叟曰：“此妖怪尔。”生惊。叟曰：“事虽惊异，亦不至害人，可席地，吾将告子。”叟云：“此有隋将独孤将军之墓，即不知果是否？下有群狐所聚。西去百步有王夫人墓，乃梁高祖子之妻耳。”生覆叟曰：“彼何知其为怪也？”叟云：“向三十年前，吾闻此怪，多为人妻，夫主至有三十载，情意深密。人或负之，亦能报人。”生曰：“此怪独孤之鬼乎？”叟曰：“非也，独孤死已数百年，安得鬼？此乃群狐耳。吾今九十岁矣，所见狐之为怪多矣。今若此狐能幻惑年少。向一田家子年少，身姿雅美，彼狐与之偶，逾岁，生一子，归田家，夜则乳其子，昼则隐去。后家人恶之，伺其便，以刃伤其足，乃不复来。”叟以手抚生背曰：“子听之。子若不能忘情，与之久相遇则已；子若中变，□不测，虽不能贼子之命，亦有后患耳。”生曰：“彼狐也，以情而爱人，安能为患？”叟曰：“此狐吾见之，莫知其几百岁也。智意过人，逆知先事。有耕者耕坏冢，见老狐凭腐棺而观书，耕者击之而夺其书，字皆不可识，经日复失之，不知其何书。此狐善吟诗，能歌唱伎艺□不能者。子过厚，彼亦依于人也，但恐子□□即报子矣。吾见兹怪已七八十年矣，不知吾未生之前为怪又不可知也。”叟亦扶杖而归，生亦归所居。

生日夜思慕其颜色，欲再见之，有如饥渴。时方盛热，生出，息于

厅廊下，猛见青衣复携书至，生遽起启封而观焉，乃一诗也，其词云：

睽违经月音书断，君问田翁尽得因。沽酒暗思前古事，郑生的是赋情人。

生见青衣慧丽，颜色亦甚佳，乃云："随我至室。"意将为诗谢姬。青衣既入室，生则强之，青衣拒曰："非敢僭也，但娘子性不可犯，□□妾当死矣。岂可顺君子之意，因一欢而巧言百端？"生固不听。青衣弱力不能拒生，久之乃去。出门谢生曰："辱君子爱慕，非敢惜也，第恐此后不见郎也。"挥泪而去。复回，谓生曰："郎某日至某园中，北有高陵丛墓处，子必见姬也。"

生至日，至其所约之处，阒不见人。时盛暑，生乃卧木阴下熟寐。既起，则日沉天暗，宿鸟投林，轻风微发，暮色四起。惊喧欲回，念都门已闭。俄有人出于林后，生视之，乃姬也。且喜且问："君何舍我久乎？"姬至一处，云："此妾之别第也。"携生同往。姬谢云："妾之丑恶，君已尽知，不敢自匿，故图再见。"姬俯首愧谢，玉软花羞，鸾柔凤倦，生为之怆然，曰："大丈夫生当眠烟卧月，占柳怜花，眼前长有奇花，手内且将醇酎，则吾无忧矣。"于是高烛促席，酌玉醴献酬，吐盟辞固远挽松筠，近祝神鬼。是后与姬昼燕夜寐，凡十日。

姬云："君且归数日，妾亦从君游。君为择一深院清洁，比屋无异类，盖君子居必择邻。"是夜又置酒，不久侍者报云："夫人至。"生益喜。三人共坐。生询云："夫人何故居此？"夫人愁惨吁嗟，久方曰："妾非今世人。妾朱高祖中子之妇也。妾妇人，高祖掠地见妾，得为妇。"生曰："某长观《五代史》，高祖事丑，史之疑也，实有之。"夫人容貌愈愧，若无所容。久方曰："高祖之丑声传千古，至于今日，妾一人安能独讳之？妾自入宫，最承顾遇，妾深抗拒，以全端洁。高祖性若狼虎，顺则偷生，逆则速死。高祖自言：'我一日不杀数人，则吾目昏思睡，体倦若病。'高祖病，妾侍帝，高祖指妾云：'其玉玺，吾气才绝，汝急取之，与夫作取家，□勿与之。友生逆物，吾誓勿与。'时友生妇屏外窃听，归报友生云：'大家已将传国玺与五新妇，我等受祸非晚也。'翌日，友生携白刃上殿。时帝合目偃卧，妾急呼帝云：'友生将不利于陛下。'帝遽起。帝亦常致刀于床首，时求之不获，不知何人窃之也。帝甚急，以银瓶掷友生，不中。帝骂曰：'尔与吾父子，辄敢为大逆也！吾死，子亦亡矣。'帝云：'吾杀此贼不早，故有今

日之祸。’友生母曰：‘我子乃以缓步迟尔！’急逐帝，帝大呼求救，绕柱而走。时帝被单，友生逆斩帝腹，肠胃俱堕地。帝口含血喷友生盈面，友生乃退。帝自以肠胃内腹中，久方仆地。友生为血所噀，神色都丧，乃下殿呼其兵。宫中大乱，高祖惟用紫褥裹之。友生杀君父死如此，友生非天地之所容也。吁！高祖本巢贼之余党，不识□□度宫□□浊乱□自贻大祸，今日思之，亦阴报也。妾亲见逼唐昭宗迁都，皇后乳房方数日，昭宗亲为诏请高祖，高祖不从，昭宗竟行。帝所为他皆类此。”侍儿进曰：“异代事言之令人忿恨。”乃作乐纵酒。夜半，王夫人去。及晓，生乃归。

姬复曰：“子急试第，我将往焉。”生幽居数日，姬先来。姬装囊最厚，生暖愈温。生久寓都辇，至起官费用，皆姬囊中物。姬随生之官，治家严肃，不喜揉杂，遇奴婢亦有礼法，接亲族俱有恩爱。暇日论议，生有不直，姬必折之。生所谓为，必出姬口，虽毫发必询于姬。所为无异于人，但不见姬理发组缝裳。姬天未明则整发结髻，人未尝见。三牲五味茶果，姬皆食，惟不味野物。饮亦不过数盂，辞以小□，他皆无所异。姬凡适生子，不数日辄失之。

前后七年，生甫补官都下，有故游相国，遇建龙孙道士，惊曰：“生面异乎常人。”生曰：“君何以言也？”孙曰：“凡人之相，皆本二仪之正气，高厚之覆载。今子之形，正为邪夺，阳为阴侵，体之微弱，唇根浮黑，面青而不荣，形衰而靡壮，君必为妖孽所惑。子若隐默不觉乎非，必至于死也。人之所以异于人者，善知性命之重，礼义之尊。今子纫惑异物，非知性命者也；惑此邪妖，非尊礼义者也。吾将见之尸卧于空郊矣。”生闻其论甚惧，但诺以他事，不言其实。

生归，意思不足，姬诘之，生对以道士之言。姬笑曰：“妖道士之言，乌足信也。我以君思我甚厚，不能拒君，故子情削。”姬出囊中药令生服。后月余，复见孙道士。孙惊曰：“子今日之容，气清形峻，又可怪也。”生答以服姬之剂若此。孙云：“妖惑人也，吾子不知也。”

生一日告姬云：“吾欲售一嬖妾，足以代子之劳。”姬不唯。生请甚坚。姬曰：“先青衣，子尝犯之，吾已逐之海外。子若售妾，吾亦害之。”由是生乃止。

生有舅家南阳，甚富，不与会十余年，生欲往谒之。乃别姬

云："吾往不过逾月，子但端居掩户。"姬泪别生曰："子慎无见新而忘故，重利而遗义。"生至邓，舅极喜。南阳太守乃生之主人，生见之。太守云："子久待阙都下，吾此正乏一官，令子补填之。"太守乃飞章申请。

舅暇日询曰："汝娶未？"生答云："已娶矣。""何氏族姓？"生则顾舅而言他。舅亦疑矣。他日会其妻诘生，生乘醉道其实。舅责生曰："汝，人也，其必于异类乎？"乃为生娶郝氏。郝大族，成婚之期，生尤慰意。

不久，生受邓之官，生乃默遣人持书谢姬。后为书与生云："士之去就，不可忘义；人之反覆，无甚于君。恩虽可负，心安可欺？视盟誓若无有，顾神明如等闲。子本穷愁，我令温暖。子口厌甘肥，身披衣帛。我无负子，子何负我？吾将见子堕死沟中，亦不引手援子。我虽妇人，义须报子。"

生后官满，挈其妻治家于汝海，独出京师。蒙远出，生被命广州抽兵。生数日后，忽有仆持书授郝氏，开书乃夫之亲笔，云："吾已蒙广州刺史举授此州兵官，汝可火急治行。"妻询其仆，云："生令郝氏自东路洪州来。"郝氏乃货物市马而去。生在广，复得郝氏书，乃郝之亲笔，云："我久卧病，必死不起，君此来即可相见，不然，乃终天之别。我已遣兄荆州待子，君当由此途来。"生自广急归，至京，不见郝氏；郝氏至广，不见生。后年□，方复聚于京师。生与郝氏大恸，家资荡尽。

一日，生与郝氏对坐，有人投书于门，生取观之，云："暂施小智，以困二人。今子之情深，乃可惜之寥落也。"书尾无名氏，生知姬所为也。

后一年，郝氏死，生亦失官，风埃满面，衣冠褴褛。有故出宋门，见轻车驾花牛行于道中，有揭帘呼生曰："子非侯郎乎？"生曰："然。"姬曰："吾已委身从人矣。子病贫如此，以子昔时之事，我得子，顾尽人不能无情。"乃以东□钱五缗遗生，曰："我不敢多言，同车乃良人之族也，千万珍重。"

议曰：鬼与异类，相半于世，但人不知耳。观姬之事一何怪 ？余

幼年时，见田家妇为物所惑，□□妆饰言笑自若，夜则不与夫共榻，独卧，若切切与人语。禁其梳饰，则欲自尽，悲泣不止。其家召老巫治之。巫至，则曰："此为狐所惑，□邻家犬作媒。"乃以柳条□却犬，犬伏禁所。又为坛以治妇。少选，一狐嗥于屋后，巫乃为一火轮坐其上，而旋其轮，妇及犬恐而走，百步乃止。虽有之，惟姬与生之事为如此之极也。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二

谭意歌
记英奴才华秀色

谯郡秦醇子复

谭意歌，小字英奴，随亲生于英州。丧亲，流落长沙，今潭州也。年八岁，母又死，寄养小工张文家。文造竹器自给。

一日，官妓丁婉卿过之，私念：苟得之，必丰吾屋。乃召文饮，不言而去。异日复以财帛贶文，遗颇稠叠。文告婉卿曰："文廛市贱工，深荷厚意，家贫，无以为报。不识子欲何图也？子必有告，幸请言之，愿尽愚图报，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诚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恳言，吾方敢发。窃知意哥非君之子，我爱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异日亦获厚利。无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饥。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从命？"是时方十岁，知文与婉卿之意，怒诘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弃于娼家乎？子能嫁我，虽贫穷家所愿也。"文竟以意归婉卿。

过门，意哥大号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万里，势力微弱，年龄幼小。无人怜救，不得从良人。"闻者莫不嗟恸。婉卿日以百计诱之，以珠翠饰其首，轻暖披其体，甘鲜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婴儿。辰夕浸没，则心自爱夺，情由利迁，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为择佳配。肌清骨秀，发绀眸长，荑手纤纤，宫腰搦搦，独步于一时。车马骈溢，门馆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诗笔，年少千金买笑，春风惟恐居后。郡官宴聚，控骑迎之。

时运使周公权府会客，意先至府，医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厅拜公。

及美髯可爱，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对乎？”及曰：“愿闻之。”公曰：“医士拜时须拂地。”及未暇对答，意从旁曰：“愿代博士对。”公曰：“可。”意曰：“郡侯宴处幕侵天。”公大喜。意疾既愈，庭见府官，多自称诗酒于刺。蒋田见其言，颇笑之，因令其对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后频添粉。”意乃执其公裳袂，对曰：“木枣秋来也著绯。”公且愧且喜，众口嗡然称赏。魏谏议之镇长沙，游岳麓时，意随轩。公知意能诗，呼意曰：“子可对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对曰：“红袖人扶下白云。”公喜，因为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为之名字，荣逾万金之赐。”刘相之镇长沙，云一日登碧湘门纳凉，幕官从焉。公呼意对，意曰：“某贱品也，安敢敌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尔时迤逦望江外湘渚间，竹屋茅舍，有渔者携双鱼入修巷。公相曰：“双鱼入深巷。”意对曰：“尺素寄谁家。”公喜，赞美久之。他日，又从公轩游岳麓，历抱黄洞望山亭吟诗，坐客毕和。意为诗以献曰：

真仙去后已千载，此构危亭四望赊。
灵迹几迷三岛路，凭高空想五云车。
清猿啸月千岩晓，古木吟风一径斜。
鹤驾何时还古里 ？江城应少旧人家。

公见诗愈惊叹，坐客传观，莫不心服。公曰：“此诗之妖也。”公问所从来，意哥以实对，公怆然悯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驱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劳。今幸遇公，倘得脱籍，为良人箕帚之役，虽必谢。”公许其脱。异日，诣投牒，公诺其请。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

会汝州民张正宇为潭茶官，意一见，谓人曰：“吾得婿矣。”人询之，意曰：“彼风调才学，皆中吾意。”张闻之，亦有意。一日，张约意会于江亭。于时亭高风怪，江空月明；陡帐垂丝，清风射牖，疏帘透月，银鸭喷香；玉枕相连，绣衾低覆，密语调簧，春心飞絮；如仙葩之并蒂，若双鱼之同泉；相得之欢，虽死未已。翌日，意尽挈其装囊归张。有情者赠之以诗曰：

才色相逢方得意，风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从此湘东无好花。

后二年，张调官，复来见，□乃治行，饯之郊外。张登途，意把臂嘱曰："子本名家，我乃娼类，以贱偶贵，诚非佳婚。况室无主祭之妇，堂有垂白之亲，今之分袂，决无后期。"张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数月矣，此君之体也，君宜念之。"相与极恸，乃舍去。意闭户不出，虽比屋莫见意面。

既久，意为书与张云：

阴老春回，坐移岁月。羽伏鳞潜，音问两绝。首春气候寒热，切宜保爱。逆旅都辇，所见甚多。但幽远之人，摇心左右；企望回辕，度日如岁。因成小诗，裁寄所思。兹外千万珍重。

其诗曰：

潇湘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
愿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

逾岁，张尚未回，亦不闻张娶妻。意复有书曰：

相别入此新岁，湘东地暖，得春尤多。溪梅堕玉，槛杏吐红；旧燕初归，暖莺已啭。对物如旧，感事自伤。或勉为笑语，不觉泪泠。数月来颇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无恙， 意子年二岁 。无烦流念。向尝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违亲之言，又不能废己之好，仰结高援，其无□焉。或俯就微下，曲为始终，百岁之恩，没齿何报 ？虽亡若存，摩顶至足，犹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虽秃十兔毫，磬三江楮，亦不能□兹稠叠，上浼君听。执笔不觉堕泪几砚中，郁郁之意，不能自已。千万对时善育，无或以此为至念也。短唱二阕，固非君子齿牙间可吟，盖欲摅情耳。

曲名《极相思令》一首：

千。湘东　　最是对景得感春先时，情和绪气乱暖，这如绵密。意、清翠明羽过空了传，。残花风巷前月陌，下犹，花见 秋时永昼，洒泪何言 ？

又作《长相思令》一首：

旧燕初归，梨花满院，迤逦天气融和。新晴巷陌，是处轻车轿马闺，独禊自饮鞶笙蛾歌。。幽　旧　赏正人消非黯，对无佳言，时自，感一凭向乐高少远愁意，多空。寄远烟意波沉。沉从，来美事，因甚天教两处多磨 ？开怀强笑，向新来宽却衣罗。似凭他人怀憔悴，甘心总为伊呵 ！

张得意书辞，情悰久不快，亦私以意书示其所亲，有情者莫不嗟叹。张内逼慈亲之教，外为物议之非，更期月，亲已约孙贳殿丞女为姻。定问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张回肠危结，感泪自零；好天美景，对乐成悲；凭高怅望，默然自已。终不敢为记报意。逾岁，意方知，为书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 ？一入闺帏，克勤妇道，晨昏恭顺，岂敢告劳 ？自执箕帚，三改岁□ ，苟有未至，固当垂诲。遽此见弃，致我失图；求之人情，似伤薄恶；揆之天理，亦所不容。业已许君，不可贻咎。有义则企，常风服于前书；无故见离，深自伤于微弱。盟顾可欺，则不复道。稚子今已三岁，方能移步，期于成人，此犹可待。妾囊中尚有数百缗，当售附郭之田亩，日与老农耕耨别穰，卧漏复毳，凿井灌园。教其子知诗书之训，礼义之重，愿其有成，终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风馆宇，明月亭轩，赏心乐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怀。燕尔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兹弃废，莫敢凭高。思入白云，魂游天末。幽怀蕴积，不能穷极。得官何地 ？因风寄声。固无他意，贵知动止。饮泣为书，意绪无极。千万自爱。

张得意书，日夕叹怅。

后三年，张之妻孙氏谢世，湖外莫通信耗。会有客自长沙替归，遇于南省书理间，张询客意哥行没，客抚掌大骂曰：“张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见之，罪不容诛。”张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张之去，则掩户不出，虽比屋莫见其面。闻张已别娶，意之心愈坚。方买郭外田百亩以自给，治家清肃，异议纤毫不可入。亲教其子，吾谓古之李住满女，不能远过此。吾或见张，当唾其面而非之。”张惭忸久之，召

客饮于肆，云：“吾乃张生。子责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亲，势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张君也。”久乃散。张生乃如长沙。

数日既至，则微服游于市，询意之所为。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询其邻，莫有见者。门户潇洒，庭宇清肃。张固已恻然。意见张，急闭户不出。张曰：“吾无故涉重河，跨大岭，行数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见拒之深也？岂昔相待之薄欤？”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洁以全其素志。君宜去，无浼我。”张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复为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于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门，则弃之也容易。君若不弃焉，君当通媒妁，为行吉礼，然后□敢闻命。不然，无相见之期。”竟不出。张乃如其请，纳彩问名，一如秦晋之礼焉。事已，乃挈意归京师。

意治闺门，深有礼法，处亲族皆有恩意。内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后又生一子，以进士登科，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茂。呜呼！贤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三

越 娘 记

梦托杨舜俞改葬

钱希白内翰

杨舜俞，字才叔，西洛人也。少苦学，颇有才。家贫，久客都下，多依倚显宦门。念乡人有客蔡其姓者，将往省焉。舜俞性尤嗜酒，中道于野店，乃行。居人曰："前去乃凤楼坡也，其间六十里，今日已西矣，其中亦多怪，不若宿于此。"舜俞方乘醉曰："何怪之有？"鞭驭而去。

行未二十里，则日已西沉，四顾昏黑，阴风或作，愈行愈昏暗，不辨道路。舜俞酒初醒，意甚悔恨，亦不知所在焉，但信马而已。忽远远有火光，舜俞与其仆望火而去。又若行十数里，皆荆棘间，狐兔呼鸣，阴风愈恶。方至一家，惟茅屋一间，四壁阒无邻里。叩户久，方有一妇人出，曰："某独此居，又屋室隘小，无待客之所。"舜俞曰："暮夜昏暗，迷失道路，别无干冼。但憩马休仆，坐而待旦。"妇人曰："居至贫，但恐君子见，亦不堪其忧也。"乃邀舜俞入。室了无他物，惟土榻而已，无烟爨迹。视妇人衣裾褴褛，灯青而不光，若无一意。妇人又面壁坐不语。

舜俞意徘徊不乐，乃遣仆在外求薪，构火环而坐。乃召妇人共火，推托久，方就坐。熟视，乃出世色也。脸无铅华，首无珠翠，色泽淡薄，宛然天真。舜俞惊喜，问曰："子何故居此？"妇人云："妾之始末，皆可具道。长者留问，不敢自匿。妾本越州人，于氏。家初丰足，良人作使越地，妾见而私慕之，从伊归中国，妾乃流落此地。"舜俞曰："子之夫何人也，而使子流落如此？"妇人容色凄怆，若不自胜，

曰："妾非今世人，乃后唐少主时人也。妾之夫奉命入越取弓矢，将妾回。良人为偏将，死于兵。时天下丧乱，妾为武人夺而有之。武人又兵死，妾乃髡发，以泥涂面，自坏其形，欲窜回故乡。昼伏夜行，至此又为群盗胁入古林中，执爨补衣。数日，妾不忍群盗见欺，乃自缢于古木，群盗乃哀而埋之于此。不知今日何代也。烟水茫茫，信耗莫问，引领乡原，目断平野，幽沉久埋之骨，何日可回故原？"舜俞曰："当时子试言之。"曰："所言之事，皆妾耳目闻见；他不知者，亦可概见。当时自郎官以下，廪米皆自负，虽公卿亦有菜色。闻宫中悉衣补完之服，所赐士卒之袍裤，皆宫人为之。民间之有妻者，十之二三耳。兵火饥馑，不能自救，故不暇畜妻子也。谷米未熟则刈，且虑为兵掠焉。金革之声，日暮盈耳。当是时，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兄不保弟，朝不保暮。市里索寞，郊垌寂然，目断平野，千里无烟。加之疾疫相仍，水旱继至，易子而屠有之矣，兄弟夫妇又可知也。当时人诗云：

火内烧成罗绮灰，九衢踏尽公卿骨。

古语云：'宁作治世犬，莫作乱离人。'"复流涕曰："今不知是何代也？"舜俞曰："今乃大宋也。数圣相承，治平日久，封疆万里，天下一家。四民各有业，百官各有职，声教所同，莫知纪极。南逾交趾，北过黑水，西越洮川，东止海外，烟火万里，太平百余年。外户不闭，道不拾遗，游商坐贾，草行露宿，悉无所虑。百姓但饥而食，渴而饮，倦而寝，饮酒食肉，歌咏圣时耳。"妇人曰："今之穷民，胜当时之卿相也。子知幸乎？"

舜俞爱其敏慧，固有意焉。命仆囊中取笺管，作诗为赠，意挑之也。诗云：

子是西施国里人，精神婉丽好腰身。
拨开幽壤牲丹种，交见阳和一点春。

妇人曰："知雅意不可克当，其余款曲，即俟他日。今夕之言，愿不及乱。"复曰："妾本儒家，稍知书艺，至今吟咏，亦尝究怀。君子此过，室若悬磬，既无酒醴，又无肴馔，主礼空疏，令人愧腆。君子有义，不责小礼，敢作诗摅幽怀忿恨，君子无诮焉。"口占诗曰：

欲说当时事，君应不喜闻。军兵交战地，骨血践成尘。兵革常盈耳，高低孰保身 ？变形归越国，中道值凶人。执役无辞苦，遭欺愿丧身。沉魂惊晓月，寒骨怯新春。狐兔为朋友，荆榛即四邻。君能挈我去，异日得相亲。

舜俞见诗，尤爱其才。复曰："妾之骨，幽埋莫知岁月，君他日复回，如法安葬，羁魂永当依附。"相对终夕，不可以非语犯。将晓，乃送舜俞出门。微笑曰："杨郎勿负恳托。"舜俞行数步，回顾人与屋俱不见。舜俞神昏恍惚，乃复下马，结草聚土，记其地而去。游蔡复回，乃掘其地，深三尺，乃得骨一具。舜俞以衣裹之，致于箧中，于都西买高地葬焉。其死甚草草，作棺、衣衾、器物、车舆之类如法葬。

后三日，舜俞宿于邸中，一更后有人款扉而入，舜俞起而视，乃越娘也。再拜曰："妾之朽骨，久埋尘土，无有告诉，积有岁时。不意君子迁之爽垲，孤魂有依，莫知为报。"视衣服鲜明，梳掠艳丽，愈于畴昔。舜俞尤喜动于颜色，乃自取酒市果肴对饮。是夕宿舜俞处，相得欢意，终身未已。将晓，别舜俞曰："后夜再约焉。"

舜俞备酒果待之，如期而来。酒数行，越娘敛躬曰："郎之大恩，踵顶何报？妾有至恳，□渎于郎。妾既有安宅，住身亦非晚也。苦再有罪戾，又延岁月。妾此来，欲别郎也。"舜俞惊云："方与子意如胶漆，情若夫妻，何遽言别？"越娘曰："妾之初遇郎，不敢以朽败尘土迹交君子下体之欢者，无他，诚恐君子思而恶之也。以君之私我，我之爱君，何时而竭焉？妾乃幽阴之极，君子至盛之阳，在妾无损，于君有伤，此非厚报之德意也。愿止浓欢，请从此别。"舜俞作色云："吾方眷此，安可议别？人之赋情，不宜若此。"越娘见舜俞不诺，又宿邸中，舜俞申约，自是每夕至矣。数月日，舜俞卧病，越娘昼隐去，夜则来侍汤剂。且曰："君不相悉，至有此苦。"越娘多泣涕。后舜俞稍安。

一夕，越娘曰："我本阴物，固有管辖，事苟发露，永堕幽狱，君反欲累之也，向之德不为德矣。妾不再至，君复取其骨掷之，亦无所避。"乃去。自此杳不再来。舜俞日夕望之，既久，一日至越娘墓下大恸曰："吾不敢他望，但得一见，即亡恨矣。"又火冥财酹酒拜祝。是夕，舜俞宿于墓侧，欲遇之，终不可得。舜俞留园中三夕，复作诗祷于墓前。其诗曰：

香魂妖魄日相从，倚玉怜花意正浓。
梦觉曲帏天又晓，雨消云歇陡无踪。

舜俞神思都丧，寝食不举，惟日饮少酒。形体骨立，容颜憔悴。虽舜俞思念至深，而越娘不复再见。舜俞恃有德于彼，忿恨至切，乃顾彼伐其墓。适会有道士过而见之，揖舜俞而询其故。舜俞不获已，且道焉。道士止其事，俾不伐。且谓舜俞曰："子憾此鬼乎？吾为君辱之。"乃削木为符，丹书其上，长数尺，钉墓铮铿有声。道士复长啸，甚清远，闻者肃然。又命舜俞以碧纱覆面向墓。顷之，俄见越娘五木披身，数卒守而棰挞之，越娘号叫。少选，道士会卒吏少止。越娘诟舜俞曰："古之义士葬骨迁神者多矣，不闻乱之使反受殃祸者焉。今子因其事反图淫欲，我惧罪藏匿不出，子则伐吾墓，今又困于道者，使我荷枷，痛被鞭挞，血流至足。子安忍乎？我如知子小人，我骨虽在污泥下，不愿至此地，自贻今日之困。"涕泣之下，舜俞乃再拜道士，求改其过，而方令去。乃不见。

道士曰："幽冥异道，人鬼殊途，相遇两不利，尤损于子。凡人之生，初岁则阳多而阴少，壮年则阴阳相半，及老也，阳少而阴多。阳尽而阴存则死。子自壮，气血方刚，自甘逐阴纯异物，耗其气，子之死可立而待。儒者不适于理，徒读其书，将安用也？"舜俞再拜曰："兹仆之过也。越娘乃仆迁骨于此地，今受重祸，敢祈赦之。"道士笑曰："子尚有□情，亦须薄谴。"舜俞又拜哀求。道士曰："与子悯之，罪非彼造。"随即乃引手出墓上符□去。舜俞欲邀留，不顾而行。

后舜俞反复至念，一夕，梦中见越娘云："子几陷我，蒙君曲换，重有故情，幽冥之间，宁不感恋？千万珍重！"舜俞亦昌言于人，故人多知之。迄今人呼为越娘墓。有情者多作诗嘲之曰：

越娘墓下秋风起，脱叶纷纷逐流水。只如明月葬高原，不奈霜威损桃李。妖魂受赐欲报郎，夜夜飞入重城里。幽诉千端郎不听，倾心吐肝犹不止。仙都道士不知名，能用丹书镇幽鬼。杨郎自此方醒然，孤鸾独宿重泉底。

议曰：愚哉舜俞也 ！始以迁骨为德，不及于乱，岂不美乎 ？既乱之，又从而累彼，舜俞虽死，亦甘惑之甚也。夫惑死者犹且若是，生者从可知也。后此为戒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四

张浩
花下与李氏结婚

张浩，字巨源，西洛人也。荫补为刊正。家财巨万，豪于里中；甲第壮丽，与王公大人侔。浩好学，年及冠，洛中士人多慕其名，贵族多与结姻好。每拒之曰："声迹晦陋，未愿婚也。"第北构圃，为宴私之所。风轩月榭，水馆云楼，危桥曲槛，奇花异草，靡所不有，日与俊杰士游宴其间。

一日，与廖山甫闲坐。时桃李已芳，牡丹未坼，春意浩荡。步至轩东，有方束发小鬟引一青衣倚立。细视乃出世色：新月笼眉，秋莲著脸，垂螺压鬓，皓齿排琼，嫩玉生光，幽花未艳。见浩亦不避。浩乃告廖曰："仆非好色者，今日深不自持，魂魄几丧，为之奈何？"廖曰："以君才学门第，结婚于此，易若反掌。"浩曰："待媒成好，当逾岁月，则我在枯鱼肆矣。"廖曰："但患不得之，苟得之，何晚早为恨。君试以言谑之。"浩乃进揖之，女亦敛容致恭。浩曰："愿闻子族望姓氏。"女曰："某乃君之东邻也。家有严君，无故不得出，无缘见君也。"浩乃知李氏耳。曰："敝苑幸有隙馆，欲少备酒肴，以接邻里之欢，如何？"女曰："某之此来，诚欲见君，今日幸遇，愿无及乱即幸也。异日倘执箕帚，预祭祀之末，乃某之志。"浩曰："若不与俪不偕老即平生之乐，不知命分如何耳。"女曰："愿得一物为信，即某之志有所定，亦用以取信于父母。"浩乃解罗带与之。女曰："无用也，愿得一篇亲笔即可矣。"浩喜询其年月，曰："十三岁。"乃指未开牲丹为题，作诗曰：

迎日香苞四五枝，我来恰见未开时。
包藏春色独无语，分付芳心更待谁 ？

碧玉蔀中藏蜀锦，东吴宫里锁西施。
神功造化有先后，倚槛王孙休怨迟。

女阅之，益喜曰："君真有才者，生平在君，愿君留意。"乃去。浩自兹忽忽如有所失，寝食俱废。月余，有尼至，盖常出入浩门者，曰："李氏致意，近以前事托乳母白父母，不幸坚不诺。业已许君，幸无疑焉。"

至明年，牡丹正芳，浩开轩赏之，独叹。乃剪花数枝，使人窃遗李，曰："去岁花未坼，遇君于阑畔。今岁花已开，而人未合。既为夫妻，窃□见，亦非乱也，如何？"李复遣尼曰："初夏二十日，亲族中有适人者，父母俱去，必挈同行，我托病不往，可于前苑轩中相会也。"浩大喜，严洁馆宇，预备酒醴以俟。至望后一日，前尼复至，曰："李氏遗君书。"浩开读，乃词一首，云："昨夜赏月堂前，颇有所感，因成小阕，以寄情郎。"曲名《极相思》，曰：

红疏翠密晴暄，初夏困人天。风流滋味，伤怀尽在，花下风前。　　后约已知君定，这心绪尽日悬悬。鸳鸯两处，清宵最 苦，月甚先圆？

至期，浩入苑待至。不久，有红细 覆墙，乃李逾而来也。生迎归馆。时街鼓声沉，万动俱息，轻幕摇风，疏帘透月。秋水盈盈，纤腰袅袅，解衣就枕，羞泪成交。浩以为巫山华胥之遇，不过此也。天将晓，青衣复拥李去。浩诗戏曰：

华胥佳梦惟闻说，解佩江皋浪得声。
一夕东轩多少事 ？韩郎虚负窃香名。

不数月，李随父之官，李遣尼谓浩曰："俟父替回，当成秦晋之约。"李去二载，杳然无耗。及浩叔典郡替回，谓浩曰："汝年及冠未有室，吾为掌婚。"浩不敢拒。叔乃与约孙氏，亦大族也。方纳采问名，会李父替回，李知浩已约婚孙。李告父母曰："儿先已许归浩，父母若更不诺，儿有死而已。"一夕，李不见，父母急寻之，已在井中矣。使人救之，则喘然尚有余息。既苏，父曰："吾不复拒汝矣。"遣人通好。浩□□孙自。李曰："自有计。"

一日，诣府陈词曰：“某已与浩结姻素定，会父赴官，洎归，则浩复约孙氏。”因泣下，陈浩诗及笺记之类。府尹乃下符召浩，曰：“汝先约李而复约孙乎？”浩曰：“非某本心，叔父之命，不敢拒耳。”尹曰：“孙未成娶，吾为汝作伐，复娶李氏。”遂判曰：

花下相逢，已有终身之约；道中而止，欲乖偕老之心。在人情深有所伤，于律文亦有所禁。宜从先约，可绝后婚。

由是浩复娶李氏，二人再拜谢府尹，归而成亲。夫妇恩爱，偕老百年。生二子，皆登科矣。

王榭
风涛飘入乌衣国

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为业。一日，榭具大舶，欲之大食国。行逾月，海风大作，惊涛际天，阴云如墨，巨浪走山，鲸鳌出没，鱼龙隐现，吹波鼓浪，莫知其数。然风势益壮，巨浪一来，身若上于九天；大浪既回，舟如堕于海底。举舟之人，兴而复颠，颠而又仆。不久舟破，独榭一板之附又为风涛飘荡。开目则鱼怪出其左，海兽浮其右，张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闭目待死而已。

三日，抵一洲，舍板登岸。行及百步，见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余。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榭以实对。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远来，必甚馁。”进食，□肴皆水族。月余，榭方平复，饮食如故。翁曰：“□吾国者必先见君。向以郎□倦，未可往，今可矣。”榭诺。

翁乃引行三里，过阛阓民居，亦甚烦会。又过一长桥，方见宫室台榭，连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门，阍者入报。不久，一妇人出，服颇美丽。传言曰：“王召君入见。”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乌冠。榭即殿阶。王曰：“君北渡人也，礼无统制，无拜也。”榭曰：“既至其国，岂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劳谢。王喜，召榭上

殿，赐坐，曰：“卑远之国，贤者何由及此？”榭以：“风涛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见矜。”曰：“君舍何处？”榭曰：“见居翁家。”王令急召来。翁至，□曰：“此本乡主人也，凡百无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须但论。”乃引去，复寓翁家。

翁有一女，甚美色，或进茶饵，帘牖间偷视私顾，亦无避忌。翁一日召榭饮，半酣，白翁曰：“某身居异地，赖翁母存活，旅况如不失家，为德甚厚。然万里一身，怜悯孤苦，寝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郁郁，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发言，又恐轻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结好，少适旅怀，如何？”榭答：“甚善。”翁乃择日备礼，王亦遗酒肴采礼，助结姻好。成亲，榭细视女，俊目狭腰，杏脸绀鬓，体轻欲飞，妖姿多态。榭询其国名，曰：“乌衣国也。”榭曰：“翁常目我为主人郎，我亦不识者，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即自知也。”后常饮燕，帏 席之间，女多泪眼畏人，愁眉蹙黛。榭曰：“何故？”女曰：“恐不久暌别。”榭曰：“吾虽萍寄，得子亦忘归，子何言离意？”女曰：“事由阴数，不由人也。”

王召榭，宴于宝墨殿，器皿陈设俱黑，亭下之乐亦然。杯行乐作，亦甚清婉，但不晓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劝酒，曰：“至吾国者，古今止两人，汉有梅成，今有足下。愿得一篇，为异日佳话。”给笺，榭为诗曰：

基业祖来兴大舶，万里梯航惯为客。今年岁运顿衰零，中道偶然罹此厄。巨风迅急若追兵，千叠云阴如墨色。鱼龙吹浪洒面腥，全舟灵葬鱼龙宅。阴火连空紫焰飞，直疑浪与天相拍。鲸目光连半海红，鳌头波涌掀天白。桅樯倒折海底开，声若雷霆以分别。随我神助不沉沦，一板漂来此岸侧。君思虽重赐宴频，无奈旅人自凄恻。引领乡原涕泪零，恨不此身生羽翼 ！

王览诗欣然，曰：“君诗甚好，无苦怀家，不久令归。虽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雾。”宴回，各人作□诗。女曰：“末句何相讥也？”榭亦不晓。

不久，海上风和日暖，女泣曰：“君归有日矣。”王遣人谓曰：“君某日当回，宜与家人叙别。”女置酒，但悲泣不能发言。雨洗娇花，露

沾弱柳，绿惨红愁，香消腻瘦。榭亦悲感。女作别诗曰：

从来欢会惟忧少，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帏千载恨，梦魂应逐北风飞。

又曰："我自此不复北渡矣。使君见我非今形容，且将憎恶之，何暇怜爱？我见君亦有疾妒之情。今不复北渡，愿老死于故乡。此中所有之物，郎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丸灵丹来，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镜致死者胸上，以丹安于项，以东南艾枝作柱，灸之立活。此丹海神秘惜，若不以昆仑玉盒盛之，即不可逾海。"适有玉盒，并付以系榭左臂，大恸而别。

王曰："吾国无以为赠。"取笺，诗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漂流偶作吾乡客。
从兹相见不复期，万里风烟云水隔。

榭辞拜，王命取飞云轩来。既至，乃一乌毡兜子耳。命榭入其中，复命取化羽池水，洒之其毡乘。又召翁妪扶持。榭回，王戒榭曰："当闭目，少息即至君家。不尔即堕大海矣。"榭合目，但闻风声怒涛，既久，开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顾无人，惟梁上有双燕呢喃。榭仰视，乃知所止之国，燕子国也。

须臾，家人出相劳问。俱曰："闻为风涛破舟死矣，何故遽归？"榭曰："独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国。榭惟一子，去时方三岁，不见，乃问家人，曰："死已半月矣。"榭感泣。因思灵丹之言，命开棺取尸，如法灸之，果生。

至秋，二燕将去，悲鸣庭户之间。榭招之，飞集于臂，乃取纸细书一绝，系于尾，云：

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重怜才。
云轩飘去无消息，泪洒临风几百回。

来春燕来，径泊榭臂，尾有小柬，取视，乃诗也。□有一绝云：

昔日相逢真数合，而今睽隔是生离。
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

榭深自恨。明年，亦不来。其事流传众人口，因目榭所居处为乌衣巷。刘禹锡《金陵五咏》有《乌衣巷》诗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即知王榭之事非虚矣。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五

蒋 道 传

蒋道不掘吴忠骨

蒋道，字勉之，晋州人也。幼好学，多游东蔡间。尝宿陈寨传舍，中夜有人扣户云：“前将军吴忠上谒。”道默念：中夜又非相谒时也。疑虑不应，则户忽然自开，有戎衣人年四十余，将见甚纠纠。道急取衣起揖。既坐，道曰：“不识将军自何地来守官于此也？”将军忽颜色惨沮，久之，曰：“某非今时人焉。欲言之，窃恐惊动长者。知足下儒人，必有全义，有恳烦浼侍者，非敢遽言。”一卒自外携杯皿，陈设酒肴。道起谢曰：“行路之人，遽蒙见宴，深为愧悚。”将军曰：“且欲延话。”□□□饮。

道曰：“将军非今之人，何代也？”将军曰：“某即唐之吴少诚之□□□□，姓吴名忠。少诚以同姓之故，忠亦常有战功，尤加恩遇甚□。”□□：“尝观《唐书》，自德、顺之朝，强臣据国，擅修守备，务深沟垒，不遵□□□人死子副，兄终弟复，天下四分五裂矣。少诚据有陈蔡之地，□□□强盛，少不如意，则纵兵四劫，邻州极被其害。道观察平原广□□□被山带河，以天下之兵，不能破其国，窃据蔡五十年，兵强□□□谋也。今卒遇将军，愿闻其详。”忠曰：“当时不从王命者非少诚□□也。少诚善抚士卒，饮食与士卒最下者同。卒之有疾者，少诚□□命医治之，又亲临存问。有死于兵者，给其葬财，又周其遗□。□□人之长亡没于战，少诚亲哭之。由是士卒咸悦，争先为死。□□□敌，少诚亲执旗鼓，以令军中，故胜多而负少也。后陈有刘□□□有人少诚为二师，据要地，由是不得志。少诚临死，谓其子元济曰：‘□死，蔡人以吾之故，必帅子矣。子守吾平日之志，慎勿贪利□□□于朝廷，方今主上明圣，毅然敢为，将相和，汝若有所为，必□□破败吾成业。’少诚乃噬指出血洒地，大言呼元济云：‘记取此言。’及少诚死，元济勇而无谋。其后邻郡

又请命于朝廷内贼公卿，天子赫怒，选将出师，四面而进。当时有劝，元济怒，力斩言者。官兵压境，元济遣兵分头霸据。忠是时为前锋御陈师，战没于此。忠之骨正于此堂之西间，沉伏数百年，不胜幽滞。子能救吾骨而出，葬之于高原，使我有往生之日，则我当厚报之。”道曰：“如力可成，敢不从教。”又饮。

将至晓，忠曰：“我今与公不得久，幸子□□。”乃以白银数锭、金瓶一只赠道，不久乃去。道欢。谙视瓶，真金也，重数斤。道乃迁入正堂屏西，中夜掘地，寻深数尺，不见其骨。翌日，又求之，不获。道虑其骨在楹壁之下，乃官之传舍，不敢坏其楹壁，乃去。道私心为不足。

一日，客京师，沿汴岸东出宋门，忽有人揖，若旧相识者。并行数步，其人曰：“子忆我乎？”道曰：“君面甚熟，但不记耳。”其人曰：“我陈寨中沉骨之灵也。向以托子，子何负焉？”道曰：“求之两夕，不获乃已。恐在楹壁之下，以官舍不敢以毁坏，乃止。”其人曰：“正在西南楹下，君何不旁穴而求之？ □□□不可托，然子无德而受吾白金，吾必取之。”后道卧病，凡百不足，其所得白金，皆非礼用尽。

后道不复敢过陈寨。

骨偶记
胜金死后嫁宋郎

胡辅，京师人。父祖兄弟皆补名在相府递，其年登仕途甚众。辅妻生一女，曰胜金，方十四岁，精神婉丽，举动端雅。父母爱胜，逾于他女。

一日，方与母对食，瞥然走入房中，切切若与人语言。母呼而询之，但笑而不答，母固疑焉。是夜胜金病，中夜又若与人交语，母蹑足俯而听之，但莫辨其所言。明日即小愈。母诘之，胜金惭赧曰：“五奶昨夜来与我作伐，教我嫁宋二郎。”五奶，乳胜金者也，死已数年。宋二亦与金同年，年少时亦死矣。母但惊忧。

他日，胜金方刺绣，急起入房，母连呼之，即曰："五奶已将宋二郎来矣。"由是胜金卧疾。召巫禁治之，百术不愈。既久，胜金伏枕，昼夜昏昏似睡，若闻私语。金不食，但饮汤剂耳，形体但皮骨而已，转侧待人。或尔起坐。召其母曰："我近晓宋郎迎我，登车有期，郎爱我艳妆。"家人为梳掠。既妆成，又求新衣，偃卧乃死。合家悲泣，父母尤甚焉。父乃攒其尸于郭外。众攒高下垒垒，莫知其数，金攒一攒相近，就视，乃宋氏攒也。人皆异之。

议曰：幽鬼之能为能，诚有之矣。夫于白昼凭人也，卒能致人于此，一何怪也 ？观蒋道、越娘骨体、胜金之事，而君子莫不叹异焉。故其存之也。

董遘
夜行山寺闻狐精

董遘，字济道，西洛人。好学，有俊才。因故适沂州，夜宿沂境之山寺，寺惟一僧。是夕阴晦，遘明烛而坐。俄闻笑于窗外，步于廊砌，或相呼而语者，或相殴而泣者，复伸手入吾牖，又引石击其门，鬼争物于庖中，枭恶鸣于林外，而鸡唱而息。遘通夜不寐。明日询其僧，僧云："妖鬼物怪极多，他僧来此，恐惧不能住，至有死者。惟老僧住此数年，始亦甚惧，浸久亦无害。近有客宿此，开户出溺，则为异物夺去。"遘云："独师能住此，僧有异术乎？"僧云："无有也，但日诵《金刚经》数卷而已。心不惧亦不能为。"遘乃题诗于壁。诗云：

寺中荆棘老侵云，恶木狰狞野外村。
原上狐狸走白日，水边魑魅立黄昏。
山鬼相呼夜月黑，怪禽恶语向风喧。
挑灯待晓安能寐 ？一夜惊忧紧闭门。

评曰：深山穷谷，乔林茂草，则异物隐伏其间。遘之宿山寺，为其惊恐，通夕不寐，又可怪也。

张华相公
用华表柱验狐精

晋时，有客舣御沟岸下。夜将半，有人切切语言。客望之，乃一狐坐于华表柱下。狐云："吾今已百岁矣，所闻所见亦已多矣。"曰："将谒丞相张公。"华表柱忽发声云："张华相公博物，汝慎勿去。"狐云："吾意已决。"柱曰："汝去，他日无累老兄。"狐乃去。客为丞相公乃是表亲，不知相公。

一日，见有若士人者谒张公。既坐，辩论锋起，往往异语出于义外。公叹服。私念："此乃秀民，若居于中，岂不闻其名乎？此必怪也。"乃呼吏视之，云："汝为吾平人津岸东南角华表枯木。"其人已变色，少选将至，公命视之，其人惶愧下阶，化为老狐窜去。

客乃出谓公曰："向宿于桥旁，已闻呱呱不□，□□□□入火焚烧柱，而狐何故化去？"公曰："惟怪知怪，惟精知精，兹已百余岁矣。焚其柱，狐□柱之言，其怪乃化去也。"即知狐之为怪，并今日也。

议曰：妖魅之变化，其详论足以感人。自非博物君子，孰能知之？

薛尚书记
灶中猴狲为妖记

薛放尚书为河南刺史，罢郡居京，善治家，旦暮必策杖点检家中。一日晨起，因至厨中，见灶中有妖气惊然。薛怒其爨者不灭灯，置于灶中何也？进前视之，乃则一猴狲子，长六七寸。前有一小台盘子，方圆尺余，盘食品物皆极小而准备。及致灯一盏，有一小猴狲对食。薛大骇异，乃以柱杖刺之，灶虽浅，而尽其杖终不能及。乃命妻子童仆观之，

皆莫测其故。猴狲忽使灯置于盘子内，以头顶盘而出灶，如人行。至堂前阶上，复设灯置盘而食，旁若无人。薛怯惧，乃令子孙出外访求术士以禳之。

及出门，忽逢一道士乘马，谓薛子曰：“郎君精神仓卒，必有事。某适见此宅有妖气甚盛。某平生所学道术，以济急难，如有事，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请至宅，使君端简出迎，妻女等参拜，迎坐于堂中。猴狲见道士亦无惧色。道士□：“□□□积世深冤，今之此来，为祸不浅。”使君与妻子悲泣求请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邀，今当为君除之。然此物终当屈死使君子可解释。”薛曰：“幸得无他，□受屈辱。”道士曰：“此猴狲须将台盘送□上使君头上食方去，可乎？”薛不敢为。妻子皆曰：“此是精怪，安可上头？愿法师别为一计。”道士曰：“不然，先安盘子放头上，然后令放盘中食可乎？”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尔，无计矣。”薛又哀恳祈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柜子，令使君入于其中，猴狲食其上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柜，中施细 经，薛入柜中，闭之。猴狲即带台盘及灯而上，又置之而入。妻子环绕其旁，□忧涕泣。忽失其道士所在，□惊□□求觅之，须臾，猴狲及台盘灯皆不见。□开柜，使君亦不见。举意端立求之，无踪迹，遂具丧服，至日而葬焉。

潭 怪 录

道士符召溺死人

潭河韩百录欲开寸金治□年□决水所注而成池。潭水黑而不流，中深数十丈，每阴风大雨之夜，若有人泣声，白昼人亦不敢捕鱼。一日，有道士过，谓人曰：“其下有屈死女子鬼。”村夫以言诋道士曰：“子之虚言也。”道士曰：“为子见其鬼。”乃探怀出符投水中，俄有披发妇人出焉。见道士，且哀求云：“妾居此四十年，幽沉饥苦，尚未得往生。”道士曰：“汝更有几年？”妇人曰：“十年。”道士又取符书五年字投水，鬼乃再拜。

其潭数年后无怪，迄今钓鱼者往焉。

鬼籍记

竹符图记鬼姓名

张副枢沔，天圣年有野人探禹穴新书，得《尚书》竹符云：“三年，禹至大陆，水恶上溺，泛艳弥漫，莫得涯涘。波走沙泥，炭谷迁洗，蜿穴上下，推叶林麓，远近昏垫，安民失安。禹命除伯驱蛟于海，窟鬼于山，皆丹书篆字籍鬼物名，石覆之。”

庆历二年，祖莱山东峰石工凿石火灰以给衣食。他日至一异处，气象凄冷，嵓谷昏晦。一方凿石，陷为穴，鬼啸穴中，枭鸣木梢。俄而群鬼出焉，共击石工，工走十里方脱焉。工竟死于家。兹后鬼之怪蔓衍数十里，为后渐少，渔弗敢钓于溪，民不得樵于山。

他日，道者谓人曰：“兹养命乃向鬼怪之所也。”民异道者之言，共谓祷。道士曰：“吾为汝等去之。”道者□升山，逐穴视其篆石焉。倏然群怪□□于穴。既久，复以石覆穴，其后乃绝。

议曰：尧九年水，五行无序，万灵失二，远迩没著，至于昏垫，怪异物杂居民国。禹□命治水，窟鬼于阴山之下，驱异物于四海之外，水复故而民治。工□发其穴，而竟能害工□□而传之后，有好事者能为我广其志。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六

顿 悟 师

遇异僧顿悟生死

法师名顿悟，姓蔡，赵州人也。师二十丧妻，日号泣。有老僧诣门求斋，师曰："吾方有丧，日夜号泣，几不可活，子何故求斋也？"僧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生死存亡，徒先后耳。余知之矣，不复悲矣。"师曰："夫妇之私，死生共处，义均一体，乌不得悲？"僧曰："平生有耳目手足相为用而成一体，汝一旦寸息不续，则分散在地，不相为用，况他人乎？"师乃豁然顿悟，曰："名利得丧，足以伐吾之真宰；爱恶嗜欲，足以乱吾之真性。其生如寄，其死如归。"乃作礼愿役左右。僧乃为师立法名曰顿悟，为师剃度。后因南去往江州东林。

一日，知郡王郎中谓师曰："修行子要往天去如何？"师云："会得东来意，即是西归意。"太守云："何人会得？"师云："好日法会得。"太守曰："云之门坦然明白，师之门不密主人。"师云："吾家门户无关闭，入得门时恰似至。"太守知师异人，待以殊礼。师遂辞寺众，入广山结庵而坐。不久，师坐而化，乃留诗于壁。诗云：

精神若还天，肉骨又还土。上下都还了，此身元是主。惟有一点云，不散还不聚。纵然却还来，未脱寻常母。若更善修日，西方是吾祖。

评曰：释氏之学，其来尚矣。或者性根迟钝，终身无所得。今观顿悟师因一言半句，即悟至理，固不伟欤 ！

成 明 师
因渡船悟道坐化

师名成明，姓马，洪州人也。以通经得度。年七十，与师登舟，谓师曰："请师之行舟。"师笑曰："此有人。"成明曰："我闻六祖言：师度得弟子，弟子度师不得。"师喜，知成明异于众。成明一日别师，诗云：

劫火烧成烈焰城，煎熬无计拯众生。
请师少念清凉境，此是西天第一程。

大 眼 师
用秘法师悟异类

大眼师，赵州萧山邑人。幼而不为童子士，多忽坐而言。既落发，则云游天下。自言昼夜不寐，不知师之异。熙宁二年，游京师，寓报慈寺。士君子言有知师者，惟与进士石坚为往还友。

师一日与坚游西池，时士女和会，箫鼓间作，民物憧憧往来。坚与师并坐池上，坚久而自顾，衣冠破弊，仰面吐气。师云："春时佳景，池上风烟，众人皆乐，子独叹，何也？"坚曰："我十岁亲友，二十与英俊并游，中间不意家祸继至，资产殆尽，求试有司，无所成就。孑然一身，孤苦无以自立。某人所举，不能加吾之上，而高显仕途。某久俟，不能先众食肥衣轻。"师反顾笑云："不意子之愚至于此也。孔子，孟子之师也。圣智参乎天地，位不逾陪臣，卒为旅人，身后之名，则与三皇五帝均矣。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修其常以待其终，此士之分也。士之耻衣食之薄，未足与义。此在子术内而子弗悟，况他人。"师乃邀饮于市。既暮，谓曰："子他日复过吾，将令子知终身举世休咎。"乃散去。

坚择日沐浴见师，乃留坚宿。且曰："人之出入死生，亦如天之五

行，四时循环不绝，故释氏以生死为轮回焉。人之为人，兽之为畜，为虫，为鱼，为鸟，为禽，各有因以至于若是也。人之为人，以数世则皆富贵由命或大贵者是也。或才□人或一两世者，首则人焉，其足或手也异类矣，但世人不知也，非正慧眼莫之见。吾常极九天秘法，用五明水洗目，即皆见世人之异同。子能从吾，吾当令子见也。”师告行，坚送至随州，师云：“吾将入深山茂林之域，无人，与虎、豹、罴、鹿为友，子不可从焉。吾许子知轮回生死道，当令子一见也。”乃以九天秘法视之，又令以五明水洗目。

翌日，命坚出游于市，见刺史而下皆无异焉。惟一主簿，人身而虎足。环视市人，人首而异物足者十之八九。复见一女人抱一子，鸡手足而衣小儿之衣，过东市小巷，二鬼跃跳，随一人入于宅，一鬼相随而入，一鬼坐于门。坚迤逦 而还，见师云：“果如师言。”坚云：“彼主簿人身而一虎足何也？”师云：“彼三世为人矣，来岁方脱虎足。”坚云：“人之首，异物足，或牛，或马，或獐，或猿，或鹿，或熊，何也？”师云：“皆宿根之造作，乃前世事，不可卒道。亦若农之植谷则生谷，植麦则生麦焉。苗之秀，有不幸而枯病而死，非天地之不均，乃其根有恶害之也。人亦由是也。”坚云：“女人抱子而鸡身，何也？”师云：“今人生子，不数年辄失之，彼固未有过恶。凡异类之有一善，亦皆有报焉。教中言：‘暂主托化。’乃暂得生于善，死又归之类也。”坚曰：“二鬼逐人，何也？”师云：“彼人将死之，一鬼入其室，召其魂；一鬼守其门，防家鬼之入救也。”坚云：“我恐入轮回中，迷其性，守其路，则转为异物，幸师一决，少救尘骸。”师云：“道由道也，坦然可履。由是之焉，可以至都辇，见衣冠之盛，宫阙之美，仁义之善。不入于是，自入于荆榛，蹶而且跷。为行道有义也，非道之罪也。”师云：“此外人，非子可知也。劫火方高，业根益著，宜求念清凉，摆撼烦恼，亦至善也。”为诗别坚。诗云：

心如一片苗，是苗皆可植。
莫种亦堆培，莫容荆与棘。

乃入随山，今不复见矣。

自在师
与邑尉敷陈妙法

师名自在，姓王，京师人。皇祐年落发，住封丘村寺。性慵，不修寺宇，粪秽堆积。人笑，则云：“吾能修心，不能修身；吾能修心，不能扫地。”不修斋供佛持斋腊，由是不为乡人语言。

一日，邑尉证下讼，宿于寺。责师不恭，立师庭下，将罪师。师云：“吾家教常如是。”尉曰：“何以言之？”师云：“□其高下，均其贫富，等其贵贱，夷其去就，平其内外，直其趋向，故师常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尉知师异焉，乃证之上座。尉曰：“师言似有道者，何不修治廊宇，完补佛室，使俗子弟向乎？”师云：“吾能治内性而不能治内宇，能修天堂不能修佛堂。今有人，性原积秽，灵台凶狡，虽构天大之阁，纵如云之殿，且将无益焉。”尉乃起再拜。师复为尉敷演百种妙法。翌日，尉去，师题诗于壁，奄然坐亡焉。其诗曰：

邑尉非常气势豪，因谈真教反称褒。
吾家微密皆彰露，又往西天去一遭。

用城记
记像圆清坐化诗

汉川杜默

法师名圆清，姓高，住提韦州用城村院。师为人寡言语，尤不晓禅腊，默坐草堂间。请斋则辞不能，纵往，但饮食而已。亦不诵经，又无歌赞，亦不觉铙钹之类。村民多鄙之，亦为邻僧之所嘲，诸师亦顾。自是民不召师。师惟布衣，亦求化民间。

一日，师别邻僧洎里人曰：“我明日舍去，又扰子等，故来一相别。”人亦不深信。明日，师奄然端立而化去。远近皆往观焉。有祝师

者云："人皆坐而化，师独立，将以此异于众乎？"师乃复坐而化焉。三日后，□出息曰："吾兄来省吾，欲见之，留少语与之，则终天之别也。"兄果入门。

邻僧有常所恶师者，谓师曰："师平生未尝斋，经亦不能诵，何缘有此善事？师有法言，今对大众可少留千百之妙，一言以清俗耳，以消尘累。"师云："子所诵结秽之言何也？子试学之。"僧云："莲花不著水，心清净。"又云："无漏果园成佛道，此皆结斋数人也。"师谓僧曰："如莲花不著水，其义如何？"僧云："莲花颜殊异，花中之贵者也。故佛行步则莲花自生，坐则莲花中者也。"师曰："非也。夫莲生于水中，而不著乎水；人生于尘，不染于尘。此其喻世。"师又云："泄漏果园如何？"僧云："人之修行，贵有终始，则中道废堕，即其果未成也。"师云：

"亦非也。夫无漏然后有果焉。漏如器之漏，则不能载物；屋之漏，则不可居；天之漏，则淫雨晦泄，害及粢盛；地之漏，则水脉泛溢，不循故道。人漏若目之漏视，鼻之漏嗅，耳之漏听，口之漏味，心之漏想，性之漏欲，目之漏于五色，心之漏于妄想，鼻之漏于美香，耳之漏于好音，口之漏于佳味，性之漏于爱欲。收其目则内视，回其耳则反听，塞其鼻则无香，平其口则无味，焚其心则无想，茅其性则不流。天地之漏有时焉，其功自成。人之漏无时焉，其身乃坏。无漏之义，如此而已。"僧复云："师平生未常斋戒，则常住所收，他日有余粮。"师曰："佛之所以立教之本，禅修行。子既云变易其衣，一褐、一钵、一食、一粥皆吾佛清俭之意，欲学者修心善皆入于寂灭虚淡中也。子之所言，非佛之心，后世传教之误也。子少一食无益于要，多一食无害于善。夫斋为治心之一法耳，清源本正，释子之先行也。"师大开说百千至妙之道，无上至理之门，僧乃作礼焉。

师乃收足敷坐，奄然化去，其真身仍存院中。向惟茅堂数间而已，因师，民竞舍财，今回廊大殿，周环百楹，壮哉！

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七

马辅

登第应梦乘龙蛇

天圣年中，马辅将御试，梦乘龙飞去，自惟以为吉兆。是年殿下，次举又过省。中夕再梦乘一巨蛇而飞去于空，其去甚疾。辅忧虑，谓人曰：“吾向梦跨龙，跨龙犹不利，今乘蛇固可知也。”洎宸廷唱第，先呼龙起，次呼蛇起，又呼马辅，三人相连而不相间。异哉！人之贵也，梦先见于数年之前。

楚王门客

刘大方梦为门客

刘大方，维州昌都邑人也。少有豪气，落笔句意遒健，人所叹服。尤嗜酒，凶酗不顾廉耻，人所不为者亦为之，由是士君子不与为交。待罪窜身海上，嗜饮亦盛。

一日晚，醉野店。既醉，临流浣足。一轻舟自水外来，疾若过焉。舟中有人厉声呼大方姓名曰：“来日大楚王召子。”大方亦愕然。洎归，中夜后，大方心痛，息吐纳且绵绵，若不可救者。后两日方醒。自言：“中夜见介胄吏甚伟，曰：‘王召子。’我欲拒，则已为引去。”至一小山，即有宫殿台阁。遂令大方坐室，入报，久不出。大方顾守室兵曰：“王何所之，遗客于此久也？”兵云：“王与要离方击剑。”大方谓兵曰：“王何姓也？”兵曰：“子儒者也，还不知有西楚霸王乎？”大方悟楚王项羽也。

少选，中门开，侍从云集。中有一人，长几盈丈。兵曰：“此吾主也。”有朱衣吏引大方拜阶上，王亦答之半。既坐，大方偷视王，面色黝赤如紫，长眉方口，目若明水而加圆，顾视若熊虎。王曰：“居处荒僻，不合奉邀，辄有少意，当浼视听，未欲便烦侍者，更俟少选。”王命进酒。俄杯盘交错，皿品毕集，声乐作于堂下。王与大方，巨觥献酬，终日不醉。王喜曰：“君真吾俦也。”

是夜，王又宴大方于他室。王谓大方曰：“余之失意，居此几年，近娶邻国李王故姬为妃，吾乘醉歌之，为其所诉，王者见罪，以文掬吾受过。近令门下一儒者吴轩作书，文字懦弱，颇有脂粉气，令人无意焉。子为作书，如令文意庶几，彼见而且喜，吾苟免微过，奉报匪轻。”大方曰：“王者何人也？”王曰：“蒋山道君程助也。但少用数十句，明白即佳矣。”大方乃濡毫谓曰：

籍，东吴编户，将门遗□；□□□之鹿走，则万国以议争。不意籍不先临官内，倏然见磨缨□，□□□膏，大孽既去，余奸悉□ ，自谓四海尽归掌握，天下可以指挥。大势难留，已失门中之望；天心不佑，卒□垓下之师。宁战死于乌江，耻独回于吴土。斯民爱惜，庙食存焉。近因娶妃，反招罪戾。非心之故造，实乃狂药之酗人。如蒙贷赦，全赖仙慈。起仰霓旌，不胜恐竦。王见，喜云：“正合吾意。”命书吏速写奏进王。于是大方促席间坐，玉斝交飞。有绛衣姬，色甚艳冶，大方数目之，阴以手引其衣，复以余觞赠姬。王大怒，命武士引大方坐砌下，曰：“是何狂生，辄敢无礼吾之侍者，意欲窥图，我今杀汝矣。”绛衣姬曰：“事方未已，又欲故为罪，安可解也 ？ ”王叱姬曰：“汝爱此狂奴乎 ？何庇救也 ？ ”王愈怒，声如□虎。

大方方乘酒，气亦壮，可知以理夺。大言曰：“昔楚襄王好夜饮，风灭烛，客有引姬衣者，美人断其缨而请于王曰：‘有人引妾衣，妾已断其缨。明烛见断缨，乃得引妾衣者。’王曰：‘饮人以狂药，责人以正礼，是不可。奈何尊酒之间，而责人乎？’王命坐客俱断缨，然后明烛。史氏书此，为千古之美话。何襄王之大度量容也如此！王召我来作奏上道来免罪咎，□□以酒，我为酒所醉，既醉误焉，非故也。而凌辱壮士，王乃妄人也。”楚王愧赧，自下砌引大方上堂，曰：“吾生长于兵，无闻正义。”复置酒高会。

王曰：“子言汉所以得，吾所以失，吾将知过焉。”大方曰：“王之

失有十焉。王之不主关中，其失一也；王之鸿门不杀沛公，其失二也；王之信谗逐去范增，其失三也；王之不攻荥阳，其失四也；王之不仗仁义，其失五也；王之专任暴虐，其失六也；王之得地不封其功，其失七也；王之杀义帝，其失八也；王之听汉计而割鸿沟，其失九也；王之不养锐以待时，回兵力争，其失十也。”王喜曰：“子之所言，皆谋之不敏。”王曰：“异日烦子居门下，可乎？”大方对以：“亲老家远，身居异地，未敢奉许。”王曰：“兼子阳寿未终，候子还乡，方去奉召。”大方曰：“敢不从命。”王命速送大方回。仍遣绛衣姬送大方。临水登舟，姬笑曰：“后期非远，千万自爱。”吏送大方回，呼大方名姓，乃觉。

后大方遇恩回故里。数年，一日见介胄吏控所马云：“王令召子。”大方别家人，乃奄然。一何异哉！

大方有诗数篇，吾虽鄙其人，而爱其才，亦爱而知恶、憎而知善之意也，故存之。其诗《咏海》云：

沌元初一判，天地此居洼。
今古乾坤腹，朝昏日月家。
阔疑包地尽，势欲极天涯。
誓斩鲸鲵辈，临风按镆铘。

《咏泰山》诗：

万古春之主，群山孰可曹？都因敦厚大，不是崄巇高。顶衬天池稳，根盘野□牢。坎离分背面，日月转周遭。仙馆鸾朝舞，神亭鬼夜号。云来诸夏雨，风去百川涛。东渭藏阴重，西秦抱势豪。龙蛇藏隙穴，草木立毫毛。陕谷三升土，黄河五尺壕。誓登临日观，直下钓灵鳌。

《病虎行》歌：

海北愁云无从裂，风如追兵雪如撒。哀者老虎病无力，百尺泉源都冻绝。山中牛羊竟不来，牙爪寂寂伤饥渴。万里兵刃色惨凄，獐娇鹿倨豺狼悦。安得肉食复如初？平地纷纷羽毛血。一吼千年白日寒，群兽幽忧心骨折。如今缠病未能兴，长戈硬弩无相杀。世上青山不敢生，青

山尽是狐狸穴。

议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大方之才，亦可爱赏，不克负荷，竟残其躯，破其美名，不得齿士君子列。非他人之所诖误，乃自取之也。悲夫！

卢载
登第梦削发为僧

卢载始就御试，梦至一处，若公府，载游其中。堂上有紫衣人凭案而坐，询公曰："子非卢某乎？"公曰："然。"揖公升阶闲坐。其人曰："公今削发为僧。"公曰："某已过省，次第失谒，节登仕路，不愿为僧。"众吏已引公下，吏执刃尽公之发，公大叫不服。紫衣止之曰："公既不欲，留其髯。"既觉，公惊疑，乃求有识者解其梦。有友人王生谓公曰："其应主吉。"公诘其故，曰："去发，其头衔已异矣；不去髯须，亦不落之义也。"公果然登第。

白龙翁
郑内翰化为龙

郑内翰獬未贵时，常病瘟疫，数日未愈，甚困。俄梦至一处若宫阙，有吏迎谒甚恭。公谓吏曰："吾病甚倦，烦热，思得凉冷，以清其肌。"吏云："以为公澡浴久矣。"吏导公至一室，中有小方池，阔数尺，甃以明玉，水光滟滟，以水测之，清冷可爱。公乃坐甃上，引水渥身，俄视两臂已生白鳞，视其影则头角已出。公惊遁去。吏云："玉龙池也。惜乎公不入水，入其水，公当大贵。但露洒而已，不知贵也。幸而公自是白龙翁，虽贵，终不至一品也。"公乃觉，少选，即汗出。后登第为天下第一。公为诗戏友人，诗曰：

文闹数载作元锋，变化须知自古同。
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须是白龙翁。

郑公平日以文章擅名天下，终□望登庸，议者颇惜。

异 梦 记
敬翔与朱温解梦

朱高祖幼名温，后改名全忠。以功加封节度使兼四镇令公。如汴，□□高烛。既寝，惊中鬼声甚恶，若不救者，左右□共扶□□方清醒，□左右叹嗟。

侍者谓曰："何故而惊魇也？"高祖曰："吾适梦中所见甚怪，不可卒语。"乃起坐，后且召敬翔而问焉。曰："吾既寐，一若常时，升厅据案决事。有一锦衣金带吏自外入，白吾曰：'有界吏来参见。'未久，有一人金冠而翠缨，朱衣绿履，立于庭下。锦衣吏抗声曰：'天下城隍土地主周厚德参拜真人。'再拜乃去。少顷，有一僧牵一驴来，曰：'贫僧专来请令公斋。'其僧升厅，与吾对坐。吾梦中私念：'吾已建节作贵矣，又居重地，掌握精兵十五万，而一僧敢召吾也？'吾乃谓僧曰：'尔何敢率易而请吾也？'其僧曰：'今日事又安得由令公哉？'乃起而引吾衣曰：'便请行。'吾意大怒，欲呼左右擒僧，则为僧引下阶。吾意曰：'若然，当召驺而去。'僧曰：'不用，自有乘骑。'乃抱吾上一驴。驴甚劣，意似南而去。驴行甚速，不久至一上台，隆隆然，吾在台，乘驴坐于台上。而僧曰：'令公请坐，贫道去取斋食。'吾竟尤不乐，去而其僧不至。俄有猿猴百余人，四面而来，升台引吾衣而与吾体。吾大怒，连臂击之。方斗酣，吾怒益张，而挥臂犹击，吾或一臂堕地，吾大呼，不觉睡觉。吾犹引手拦臂，方知臂存焉，而顾左右。待晓，召子而告，以吾察之，必非吉兆。每出兵尚忌见乎妇人僧人辈，乘驴堕臂之理，实非美事。子意如何？"

翔俯首少倾，起而再拜曰："此乃大吉，神明先告，是以翔拜贺也。"高祖曰："何以言之？请子急解而明我。"翔曰："锦衣吏衣锦还

乡，荣之极也；厅下吏尚锦衣，即公之贵不言可知也；天下城隍土地来参，令公合为天下城隍土地也；僧乃是喜门中人，抱令公升驴者，登位也；南去上台上者，高处面南称尊像；猿猴之来，天下诸侯必与公争战；方斗而堕臂者，独权天下也。”高祖起顾敬翔曰：“若如君言，不敢相忘，交你措大作宰相。”由是高祖益有觊觎大器之意。

翌日，逼昭宗迁都，竟有望夷之祸焉。悲矣！

青琐高议补遗

泥子记

卫士钱千沿河岸行，见一泥儿卧水上，彩色鲜明，千取归遗其妻。妻曰："君以我无子遗我也。"乃造彩衣，昼致怀抱，夜卧寝所。

一夕，泥子遗溺茵席，千乃弃于沟中。中夜，泥子自门而入，悲啼求母乳，升床入衾。千惧，求康生占焉。康布卦云："事系三人之命。"愈恐，求术。康曰："子归，以利刃击之，当绝其怪。"千淬剑伺怪至，击之，铿然有声。执烛视之，怪无有也，其妻毙于血中。明日，卫士絷千有司，千以康生教之。吏追康生为证，康惧，自缢。千竟不能自明，伏法东市。《类说》四十六

龟息气

王昭素能运龟息气，年九十余方卒，其首缩入腹中。同上

周婆必不作是诗

曹圭妻朱氏刚狠，或劝其子诵《关雎》之篇以规讽之。母曰："《毛诗》何人作也？"子曰："周公所为。"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诗也。"

后圭为县令，凡有男女讼于庭者，妇人虽曲，朱则使直焉。圭夫妇忽病，梦二吏摄至阴府，府君命纸书断曰："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制御，百姓何由整齐？鞭背若干。"朱氏词云："身为妇女，合治闺门，夺夫权而在手，反曲直以从私。鞭背若干。"既觉，夫妇背各有

鞭迹存焉。《绿窗新话》上“曹县令朱氏夺权”。亦见《类说》四十六 。

吴大换名

吴大者，卖鞋于虹飞桥。邻人王二叔以掌鞋为业，二人甚相得。王谓吴曰：“我有女，愿作亲家。”吴曰：“诺。”既成亲而王死。

越明年，吴晚归，百余步，见王自东而来，相见，屈吴店饮。吴曰：“亲家翁已死，何故相见？”王曰：“然。某之女蒙君好看，某在阴府，颇甚感激，今特来相见。某今职此桥，来日桥下死五十三人，亲家翁是一人之数，特为换其姓名矣。来日慎勿上此桥，记之。”出门不见。吴来日于桥侧俟至午后，桥坏，打杀者果五十三人，岂不异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三

李生白银

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贫，置小学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给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苏，谓其妻曰：“我死地下见姚状元，主判人间衣食簿，与我昔日有同场之好，谓我曰：‘甚贫矣，宜早归。衣食某之本职，不敢私，特为君添学生一十人，赠银一笏，是某之私羡也。’”其后人忽送儿童上学，比旧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获白银一挺。

嗟夫！学徒之多寡亦复阴司注定，况官职之崇卑，年寿之修短，禄廪之厚薄，孰谓无其数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四

寇相毁庙

寇相准，年十九，苏易简状元下及第，知巴东县。县旧有一庙，不知其名。旧令尹尝梦其神泣告之曰：“宰相将来，吾不敢居此，虽强留，必不容也。”令曰：“宰相何人？”神曰：“他日当自知，不敢预告。”及寤，与同僚言之。不数日，邸吏赍状来，乃寇为之代。果以庙无名，图牒所不载而毁之。

噫！庙之毁去，神固知之，而寇之为相，已兆于此矣！神谓留必不容，盖亦知寇公之正直也。《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五

张谊赤光

进士张谊，自鄂州来，赴举南省。试罢，榜未出间，尝与侪辈游饮于市。偶一人前揖张曰：“先辈便当及第，然宜保头上二赤光。光在，公无事；光失，则公亦不免。慎之。”忽不见。后张果及第。既受官到任，官长有赫连立，乃二赤光也。不久赫连立卒，张亦以事去官。乃知事皆前定，不可以智力免。同上

陈公荆南

乾兴中，张君房作倅江陵时，知府李坦之得风病，府事不举。即漕使王湛发遣，未知新知府之耗。时礼部陈从易主漕运于荆湖南路，由衡至邵，谳狱之疑者。去邵两驿间，舣舟水滨，夜宿佛寺中。时女使一名，中宵忽魇，遽起呼之。既悟曰：“适见一白衣人，戴帽，仪容颇肃，以手抑胸，曰：‘学士得荆南也。我是荆南五郎，来告之。到日望照管。’”陈甚异之。比到郡后，果马递敕到，如梦之告。陈后到府，礼上遂谒庙，乃与君房语之。盖五通庙先为坦之毁拆，至是乃再葺之如旧，可不异哉！《分门古今类事》七

颐素及第

都官员外郎谢颐素常言：既过南省，就殿试讫，独诣相国寺艾评事卜肆求筮命。艾布卦言曰：“君必及第。”谢密告曰：“昨天殿试，赋只作七韵，忘作第八韵，必不得也。”艾曰：“据卦足下年命俱合及第，余不知其他。”后果于蔡齐状元下及第，竟不知何以得之，岂非命乎！《分门古今类事》十一

吕宪改名

吕防常应举京师，与市易刘神善相遇甚善，同上之市饮。吕曰：“某今岁如何？”刘曰：“且饮，奉为言之。”久而曰：“将来春榜，只有吕宪而无吕防，君其改之。”盖南省未试之前也。吕遂改名宪，果于李迪状元下及第。同上

遐周阿环

李遐周有道术，天宝中作题句以兆禄山之乱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记罗衣。”又曰：“木易若逢山下鬼，定知此处丧金环。”盖玉妃小名阿环，山下鬼乃马嵬之兆。

时蜀有尼造补鬓香油，本川进之宫中，谓之锦里油，亦幸蜀之谶也。《分门古今类事》十四

史二致富

村民史二居京师朝阳门外，薄有庄土，籍属开封。京师人俗语有

曰："济杀史二。"盖人图事有不称意者，悉此语以戏之，良为无补益之义也，且非先知有史二之名者。国朝行东郊藉田之礼，青坛之外皆史二之地。事毕，赐之甚厚，史二之家遂致富赡。然非久而史二卒。济杀之验，俗谣为之谶焉。同上

从政延寿

治平之初，渝州巴县主簿黄靖国权怀化军使，有戍卒詈本辖将官。黄语军校曰："詈本辖官，罪当死。若械禁推鞫，烦紊多矣，宜自处之。"故军中以次棰击至死。

熙宁五年，黄官仪州，沿台檄出，抵良原，病疫而死，凡二十二日乃苏。因谓所亲曰：始见二黄衣来追，出西门十数里，见宫城仪卫甚盛，乃入见王。黄再拜，王曰："何敢枉杀人！"俄引一人至，厉声曰："可速还我命！"黄视之，乃怀化戍卒也。黄乃陈本末，王曰："若是岂枉杀耶！"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黄出门，见门户鳞次，各有防卫。黄问之，吏指一门曰："此唐武后狱也。"又指一门曰："此唐酷吏狱也。"又指一门曰："此唐奸臣狱也。"黄曰："何此辈锢之之久耶？"吏曰："此辈死受无穷之苦，历劫无有出期。"

既而复见王，王曰："卿官仪州，医工聂从政，识之乎？"曰："识。"王曰："有一事可以警于世。"徐驱一妇人年二十余，卒以利刀割其腹，刮其肠，流血满地，叫号之声，所不忍闻。王曰："此华亭主簿王某妻李氏也，思与聂乱，聂不肯从，故受此苦。聂延寿一纪，阴司最以此为重也。阳间网疏而多漏，阴司法密而难逃。避罪图福，君其勉焉。"乃遣还家。

乃询聂从政，事盖十五年矣，人无知者。幽冥之报，可不惧乎！《分门古今类事》十九。注："又见《名谈》。"

张女二事
附查道侍从

赵州赞皇县张銮女，治平四年二月七日死，三日而苏，语音忽变为河东人，曰："我乐平县王琏侄也，十七归阎氏。夫性酷暴，自经而死。见二鬼导至大城，有王当殿，曰'秦广王也'。王问所以死，左右取大鉴如车轮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妇尝剔股肉救母病，又尝燃香于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十二年寿，宜令亟还。'吏送至家，喉已断，乃复告王。王许借尸，因得至此。"又说冥间地狱无异人间画者。作善作恶，报如影响，可不畏哉！《分门古今类事》十九

按：以上二条之间，有"查道侍从"一条，无出处，疑亦出《青琐高议》，录附于后：

查道，淳化中赴举，乏资用，干诸亲旧，得数万缗。偶于逆旅次见一女子，甚端丽，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倾囊择谨厚婿嫁之。其年道罢举，次年登科，其后位至侍从焉。

崇德遇僧

阁门祗候程崇德，真宗在藩邸日为殿侍。上元之夜，将家属入崇庆寺看。时金吾街司招新人，皆亡赖之徒，多窥人家士女。程见一人褐衣出入士女丛中，略无畏惮。程甚不平，于暗密处拳击杀，遂褶紫袍，襞玉带，领家属出，了无人知。到晓捉贼，卒不得。真宗即位，程以随龙得殿值，二十年终不改转一资。每见，但云"且去"。晏驾后，程自江南告哀，至采石渡，遇一僧，视之甚久，乃揖程曰："何谓二十年不改转，良由曾杀人。见一衣褐者，称为君所杀。以此阴谴，故艰得转也。"程以实告，僧曰："前过金山寺，为设水陆斋，此人必去，君必转官。"程依其言。还京师，转阁门祗候。由此观之，官禄固有前定，人宜积善以招来，无为恶而朘削也。《分门古今类事》二十

青琐集

范摅有子，七岁能诗。《夏景》云：“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方干曰：“必不享寿。”未十岁而终。《诗话总龟》前集十三

刘昭禹，字休明，婺州人。为诗刻苦，不惧风雨。有云：“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言不虚耳。同上

林迥与黄秘教同游连江玉泉，有诗曰：“泉山好翠微，权尹讼庭希。晓马破云去，夜船乘月归。妓歌珠不断，人醉玉相依。薄宦自拘者，咄哉多少非。”《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二

谢郎中有女，数岁能吟咏，长嫁王元甫。元甫调官京师，送别云：“此去惟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岂是男儿泪染斑。”《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三

陈文惠赴端州，舣舟庐陵，有胡僧叩舷谓公曰：“虎目凤鼻猿身，平地不能为也，当有攀附，然后有所食，位极卿相。”僧为诗一绝曰：“虎目猨声形最贵，须因攀附即升高。知公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风泛怒涛。”公后登庸。《诗话总龟》前集三十

按：此下另一条，不注出处，疑亦出《青琐集》，录附于后：

庐山佛乎岩在绝顶，李氏有国日，行因禅师居焉。李氏诏居栖贤寺，未几，一夕大雪，逃居旧隐。尝煮茶延僧起，托岩扉立化。余作偈曰：“前朝诏住栖贤寺，雪夜逃居岩石间。想见煮茶延客处，直缘生死不相关。”

王仲举，营道人。母尝梦挟仲举入月。仲举修进业，长兴化〇化字疑衍二年赴举，谒秦王，登第后有诗谢秦王曰：“三千里外抛渔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兴国中，仲举有子曰嗣全，亦中进士第，乃扶两子入月之祥。《诗话总龟》前集三十四

青琐后集

李建勋年八十，谒宋齐丘于洪州，题一绝于信果观壁云：“春来涨水流如活，晓□西山势似行。玉洞主人经劫在，携竿步步就长生。”归高安，无病而卒。《诗话总龟》前集二

王贞白唐末大播诗名，尝作《御沟》诗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青。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本心切，愿向急流倾。”示贯休，休曰：“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中”字于掌。逡巡，贞白回曰：“此中涵帝泽。”休以掌中示之，不异所改。《诗话总龟》前集十一

郭希声《纸窗》诗曰：“偏宜酥壁称闲情，白似溪云薄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风弄读书声。”《闻蛩》诗曰：“愁杀离家未达人，一声声到枕前闻。苦吟莫入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一

廖齐父爽直，尝为永州刺史。齐后游零陵，于民间见父题壁，感而成诗曰：“下马连声叩竹门，主人何事感遗恩。回头泣向儿童道，重见甘棠旧子孙。”《诗话总龟》前集二十五

伊梦，不知何许人，因梦两日，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游山水，题攸县司空观仙坛云：“唯有松杉空弄日，更无云鹤暗迷人。”题黄蜀葵云：“露凝金盏滴残酒，檀点佳人喷异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别去。作诗附铁匠回，言在彼打剑。何氏发其冢，棺空惟剑耳。《诗话总龟》前集四十五

续青琐高议

贤鸡君传

贤鸡君鲁敢，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东斋客伺久矣。”归步庭际，见女子揉英弄蕊，映身花阴。君疑狐妖，正色远之。女亦徐去。月余，飞空而来曰：“奴西王母之裔，家于瑶池西真阁。”恍如梦中，引君同跨彩麟，在寒光碧虚中，临万丈绝壑，陟蟠桃岭，西顾琼林，烂若金银世界。曰：“此瑶池也。”蓝波烟浪，潋滟万顷；珠楼玉阁，玲珑千叠。红光翠霭间，若虹光挂天，两脚贯地。命君升西真阁，曰：“尝见紫云娘诵君佳句。”语未毕，见千万红妆，珠佩玎珰，星眸丹脸，霞裳人面特秀丽，艳发其旁。西真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云娘亦至。西真

曰：“此贤鸡君也。”须臾，觥筹递举，霞衣更请奏《鸾凤和鸣曲》，又奏《云雨庆先期曲》。酒酣，复入一洞，碧桃艳杏，香凝如雾。西真曰：“他日与君人间还，双栖于此。”君乃辞归。《类说》四十六

张世宁神降

太原府助教张世宁，暴疾将终，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室，紫云楼殿玉皇家。人间风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姝曰：“我籍系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会瑶池，考视尘中地仙功行簿，闻人间曲蘖香，徘徊不进，遂犯后至之罚。西王母启其事，为我有人世酒分，宜谪偿之。寓迹浮生，今还本籍。”因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时便好休，欢喜冤家无彻头。”同上。《诗话总龟》前集四五无出处 。

隆和曲丐者

李无竞入都调官，至朱廷镇，有二丐者喧争于道，老妪曰：“我终身丐乞，聚金数百，此子贷去，半载不偿。”无竞取緡如所逋数与之，丐者谢曰：“吾实逋其钱，君行路人，能偿之以解其斗。吾家在隆和曲，�栅青帘，乃所居也。子能访我，当有厚谢。”无竞异其言。

后入隆和，果有帘栅。入门，见数丐者地炉共火。入室，有冠带者立于堂，乃向丐者。丐既坐，曰：“可小酌御寒。”无竞恍惚甚疑。其人勤劝，逊辞终不饮，但濡唇而已。时方大寒，盘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怀归。丐者作诗曰：“君子多疑既多误，世人无信即无成。吾家路径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无竞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块，因大悔恨。翌日再访之，已不见，询问皆无知者。无竞琢其金为饮器，年七十余，面色红润，岂酒濡唇之力乎？ 同上

茹 魁 传

茹魁，河东人，不载其名字，讳之也。在都下与名妓胡文媛往来，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则阖户，虽万金之子莫得见。媛尝为《蜀葵花》诗曰：“却有一端宜恨处，开花向背不倾阳。”同上

妓赠陈希夷诗

成都妓单氏赠陈抟先生诗云：“帝王师不得，日月老应难。”同上

有酒如线

杨亿于丁晋公席上举令云：“有酒如线，遇斟则见。”答曰：“有饼如月，因食则缺。”同上

火箸熨斗

丁晋公在秘阁日，爱近火，常以铁箸于灰烬间书画。同舍伺公暂起，火箸使热。公至，为箸所熨，曰：“昨宵闻鼓声，通晓不得寐。”问其故，曰：“乐其祖先耳。”乐，烙也。　同上

桃源三夫人

陈纯，字元朴，莆田人。因游桃源，爱其山水秀绝，乃裹粮沿蹊而行。凡九日，至万仞绝壁下，夜闻石壁间人语。纯粮尽，困卧，闻有美香，流巨花十余片，其去甚急。纯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乃食之。渴甚，饮溪水数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

有青衣采苹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灵源，下府桃源。后夜中秋，三仙将会于此。"其夕，水际台阁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纯往见，三夫人坐绛殿中，众乐并作。玉源谓纯曰："近世中秋月诗，可举一二句。"纯曰："莫辞终夕看，动是隔年期。"桃源曰："意虽佳，但不见中秋月，作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诗曰："金风时拂袂，气象更分明。不是月华别，都缘秋气清。一轮方极满，群籁正无声。晓魄沉烟外，人间万事惊。"灵源诗曰："高秋浑似水，万里正圆明。玉兔步虚碧，冰轮辗太清。广寒低有露，桂子落无声。吾馆无弦弹，栖乌莫要惊。"桃源诗曰："金吹扫天幕，无云方莹然。九秋今夕半，万里一轮圆。皓彩盈虚碧，清光射玉川。瑶樽何惜醉，幽意正绵绵。"玉源谓纯曰："子能继桃源之什乎？"纯乃赓曰："仙源尝误到，羁思正萧然。秋静夜方静，月圆人更圆。清樽歌越调，仙棹泛晴川。幽意知多少，重重类楚绵。"玉源笑曰："此书生好！莫与仙葩食，教异日作枯骨。如何敢乱生意思！"纯曰："和韵偶然耳。"将晓，以舟送纯归。《岁时广记》卷三十二《入桃源》，亦见《类说》四十六、《诗话总龟》前集四十五 。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 刘歆 等撰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 张华 等撰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 王嘉 等撰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 干宝 陶潜 撰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 张鷟 范摅 撰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 崔令钦 等撰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 刘肃 等撰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 李德裕 等撰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 张读 裴铏 撰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 王定保 撰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 王仁裕 等撰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 孙光宪 撰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 陶穀 吴淑 撰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 徐铉 郭彖 撰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 张洎 司马光 撰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 钱易 黄休复 撰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 欧阳修 等撰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 刘斧 撰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 王辟之 陈鹄 撰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宋］ 文莹 撰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 吴处厚 何薳 撰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 邵伯温 邵博 撰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 惠洪　费衮 撰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 朱彧 陆游 撰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宋］ 叶梦得 撰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 魏泰 马永卿 撰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 龚明之 朱弁 撰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宋］ 蔡絛 曾敏行 撰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宋］ 王明清 撰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宋］ 王明清 撰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宋］ 庄绰 张端义 撰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宋］ 赵与时 徐度 撰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宋］ 岳珂 王铚 撰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宋］ 袁褧 周煇 撰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宋］ 周密 撰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宋］ 周密 撰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元］ 杨瑀 孔齐 撰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明］ 黄瑜 撰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明］ 陆容 撰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明］ 陆粲 郑晓 撰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明］ 何良俊 撰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孔一 校点

五杂组［明］ 谢肇淛 撰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明］ 沈德符 撰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明］ 朱国祯 撰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清］ 宋荦 刘廷玑 撰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清］ 张潮 辑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清］ 褚人获 辑撰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清］ 阮葵生 撰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清］ 赵翼 捧花生 撰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清］ 钱泳 撰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清］ 梁章钜 撰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梿 撰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清］ 姚元之 王晫 撰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清］ 陆以湉 撰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清］ 梁绍壬 撰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归田录（外五种）

江邻幾杂志　南唐近事

画墁录　泊宅编

孔氏谈苑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目　录

归田录
校点说明
自序
卷一
卷二
补遗
南唐近事
校点说明
南唐近事序
南唐近事
南唐近事补遗
画墁录
校点说明
画墁录
泊宅编
校点说明
方氏泊宅编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孔氏谈苑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江邻幾杂志
校点说明
江邻幾杂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归田录

【宋】欧阳修　撰

韩谷　校点

校点说明

《归田录》二卷，宋欧阳修（1007—1072）撰。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为馆阁校勘。景祐三年（1036）以范仲淹被贬，贻书责司谏高若讷，贬夷陵令。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知制诰，支持范仲淹新政，后贬知滁州。至和元年（1054）入为翰林学士，编修《新唐书》，后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四年（1071）致仕。有《欧阳文忠公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此书自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书中记载了朝廷轶事、职官制度和人物事迹，多为欧阳修耳闻目睹，随手记叙，有重要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大致可资考据”。

《归田录》的成书，据其自序，作于治平四年（1067）。向有原本和上进本之说。宋朱弁《曲洧旧闻》云，其书“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记事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周煇《清波杂志》云：“元本亦尝出，《庐陵集》所载上下才二卷，乃进本也。”今二卷本当为呈上之进本，而所言原本，除以上两家外，宋人笔记中多有述之，说法各异，但均未实见其流传。《宋史·艺文志》著为八卷，是否为原本或为误记；《名臣言行录》、《皇宋事实类苑》、《事文类聚》等宋人著作引文中亦多有今本所无者，这些佚文是否就是出自《归田录》原本，凡此种种，尚待进一步证实。

《归田录》通行版本有《稗海》本、《学津讨原》本、《知不足斋

丛书》本等。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宋周必大所编《欧阳文忠公集》的元刊本为底本，“校以宋椠《文集》本，其祠堂刻本《文集》本及《稗海》刻本略有同异，皆附注之”。并从朱熹《名臣言行录》中辑录两条作为补遗，刊入涵芬楼小说丛书。今即以此本为底本，并参校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及《说郛》诸本。文字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底本原有夏敬观所作校语。今依丛书体例，予以删除。

自 序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闯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余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退避荣宠，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庐陵欧阳修序。

归田录

卷一

[redacted]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行于世。世传浩惟一女，年十余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逾年，撰成《木经》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陈尧佐、杨亿，及修忝与其一尔。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后章献皆用之。

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皆有时名，庶几文思敏速，何尤苦思迟。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几与举子

于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为第一。

故参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悫往时同在馆中，喜相谐谑。晁因迁职以启谢丁，时丁方为群牧判官，乃戏晁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墼一车为报。”晁答曰：“得墼胜于得启。”闻者以为善对。

石资政中立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鹏赋》以戏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钱副枢若水尝遇异人传相法，其事甚怪，钱公后传杨大年，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仲简，扬州人也，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一见奇之，曰：“子当进士及第，官至清显。”乃教以诗赋。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以卒。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郑天休在公门下，见其如此，怪而问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寿尔。”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以启事谒见大年，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大年自书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时，郭进为西山巡检，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将有异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诬害忠臣，命缚其人予进，使自处置。进得而不杀，谓曰：“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不止赎尔死，当请赏尔一官。”岁余，其人诱其一城来降。进具其事送之于朝，请赏以官。太祖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命以其人还进。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赏以一官。君臣之间盖如此。

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小人恶之，私目为“鱼头”。当章献垂帘时，屡有补益，谠言正论，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谥曰“刚简”，议者不知为美谥，以为因谥讥之，竟改曰“肃简”。公与张文节公知白当垂帘之际，同在中书，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而鲁尤简易，若曰“刚简”，尤得其实也。

宋尚书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奭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后宋举进士，骤有时名，故世称宣公知人。公尝语其门下客曰：“近世谥用两字，而文臣必谥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谥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为礼官，遂谥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枢密使当降麻，而止以制除。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为故事。真宗时，丁晋公谓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乃降麻，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制也。

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坐，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旧制：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止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以来，侍卫一司自分为二，故与殿前司列为三衙也。五代军制已无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

建隆末，将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于是改元乾德。其后因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以问学士陶穀，穀曰：“此伪蜀时年号也。”因问内人，乃是故蜀王时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寡

闻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无何，以犯契丹讳，明年遽改曰景祐，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遂请加景祐于尊号之上，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明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于是又改元曰皇祐，犹景祐也。六年，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嘉祐。自天圣至此，凡年号九，皆有谓也。

寇忠愍公准之贬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贬衡州副使，又贬道州别驾，遂贬雷州司户。时丁晋公与冯相拯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复移道州，寇闻丁当来，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仆，杜门不放出，闻者多以为得体。

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篋，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

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有大臣体，尝曰：“吾为相无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报国。”士大夫初闻此言，以谓不切于事，及其后当国者或不思事体，或收恩取誉，屡更祖宗旧制，遂至官兵冗滥，不

可胜纪，而用度无节，财用匮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执政不能遵守旧规，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简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识虑之精。

陶尚书穀为学士，尝晚召对，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见上，将前而复却者数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终彷徨不进。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顾左右取袍带来。上已束带，穀遽趋入。

薛简肃公奎知开封府，时明参政镐为府曹官，简肃待之甚厚，直以公辅期之。其后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随，优礼特异。有问于公何以知其必贵者，公曰："其为人端肃，其言简而理尽，凡人简重则尊严，此贵臣相也。"其后果至参知政事以卒。时皆服公知人。

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讲读于迩英阁。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讲《春秋左氏传》，每至诸侯淫乱事，则略而不说。上问其故，贾以实对。上曰："六经载此，所以为后王鉴戒，何必讳。"

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贬，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肃度以下皆坐斥逐，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丁晋公怜其才，曲保全之。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独于大年能全之，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

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凡飞白以点画象物形，而点最难工。至和中，有书待诏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自谓穷尽物象。上亦颇佳之，乃特为“清淨”二字以赐之，其六点尤为奇绝，又出三百点外。

仁宗圣性恭俭。至和二年春，不豫，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绝，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绝也。然外人无知者，惟两府侍疾，因见之尔。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

至和初，陈恭公罢相，而并用文、富二公彦博、弼。正衙宣麻之际，上遣小黄门密于百官班中听其论议，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复用，朝士往往相贺。黄门具奏，上大悦。余时为学士，后数日，奏事垂拱殿，上问：“新除彦博等，外议如何？”余以朝士相贺为对。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梦卜，苟不知人，当从人望，梦卜岂足凭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记，至以梦卜而求贤，孰若用搢绅之公言，从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语也。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内中旧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大内火，遂迁于玉清昭

应宫。已而玉清又大火，又迁于洞真。洞真又火，又迁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荡无孑遗，遂迁于景灵。而宫司道官相与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辄火，景灵必不免，愿迁他所。”遂迁于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谓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简公度罢参知政事，为紫宸殿学士，即文明殿学士也。文明本有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又有学士，为诸学士之首。后以“文明”者，真宗谥号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学士皆以殿名为官称，如端明、资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称曰丁紫宸。议者又谓紫宸之号非人臣之所宜称，遽更曰观文。观文是隋炀帝殿名，理宜避之，盖当时不知。然则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学也。

王冀公钦若罢参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时寇莱公在中书，定其班位依杂学士，在翰林学士下。冀公因诉于上曰：“臣自学士拜参知政事，今无罪而罢，班反在下，是贬也。”真宗为特加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上，其宠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为一轻浮子所戏，遽前贺云：“闻君有台宪之命。”仲容立马愧谢久之，徐问其何以知之。对曰：“今新制台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尔。”盖是时三院御史乃仲简、论程、掌禹锡也。闻者传以为笑。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

御史台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仪为中丞，始榜台中：“今后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杂端。”至今如此。

丁晋公之南迁也，行过潭州，自作《斋僧疏》云：“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巧心；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其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篇咏尤多，如“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为人所传诵。

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以胡饼

而顿食之。淳化中，罢相知安州，安陆山郡，未尝识达官，见公饮啖不类常人，举郡惊骇。尝与宾客会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窥视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郡人嗟愕，以谓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如削，其饮食甚微，每析半饼，以箸卷之，抽去其箸，内捻头一茎而食。此亦异于常人也。

宋宣献公绶、夏英公竦同试童行诵经。有一行者，诵《法华经》不过，问其"习业几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闵之，因各取《法华经》一部诵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复遗一字。人性之相远如此。

枢密曹侍中利用，澶渊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议定盟好，由是进用。当庄献明肃太后时，以勋旧自处，权倾中外，虽太后亦严惮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内降恩泽，皆执不行。然以其所执既多，故有三执而又降出者，则不得已而行之。久之为小人所测，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请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请者徐启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或其亲信，为言之，许矣。"于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执不能已，僶 俛行之。于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齿，遂及曹芮之祸。乃知大臣功高而权盛，祸患之来，非智虑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枢府，务革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罗崇勋时为供奉官，监后苑作岁满叙劳，过求恩赏，内中唐突不已。庄献太后怒之，帘前谕曹，使召而戒励。曹归院坐厅事，召崇勋立庭中，去其巾带，困辱久之，乃取状以闻。崇勋不胜其耻。其后曹芮事作，镇州急奏，言芮反状，仁宗、太后大惊，崇勋适在侧，因自请行。既受命，喜见颜色，昼夜疾驰，锻成其狱。芮既被诛，曹初贬随州，再贬房州。行至襄阳渡北津，监送内臣杨怀敏指江水谓曹曰："侍中，好一江水。"盖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谕。至襄阳驿，遂逼其自缢。

宋郑公庠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时名动天下，号为"二宋"。其为知制诰，仁宗骤加奖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进者谮之，谓其"姓符国号，名应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获已，乃改为庠，字公序。公后更践二府二十余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寿而终。而谮者竟不见用以卒，可以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尝曰："自吾为

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坏，子弟请加修葺，公曰：“时方大冬，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不可伤其生。”其仁心爱物盖如此。既平江南回，诣阁门入见，榜子称“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其谦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㑊 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

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闺门用度，为法甚谨。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赐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中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

国朝雅乐，即用王朴所制周乐。太祖时，和岘以为声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乐者犹以为高，云今黄钟乃古夹钟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审音作乐之难也。照每谓人曰：“声高则急促，下则舒缓，吾乐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当丰大。”王侍读洙身尤短小，常戏之曰：“君乐之成，能使我长乎？”闻者以为笑，而乐成竟不用。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祖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为学

士，遂著姓以别之，其后遂皆著姓。

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少年居富贵，性豪俊，所至延宾客，一时名士多出其门。罢枢密副使，为南京留守，时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张亢最为上客。亢体肥大，琪目为牛；琪瘦骨立，亢目为猴。二人以此自相讥诮。琪尝嘲亢曰："张亢触墙成八字。"亢应声曰："王琪望月叫三声。"一坐为之大笑。

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迈九皇。"门人郑戬遽请于公曰："未审何时得卖生菜？"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于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殁于阵。后公为舍人，丁母忧起复，奉使契丹，公辞不行，其表云："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当时以为四六偶对，最为精绝。

孙何、孙僅俱以能文驰名一时。僅为陕西转运使，作《骊山诗》二篇，其后篇有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时方建玉清昭应宫，有恶僅者欲中伤之，因录其诗以进。真宗读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骊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夸！"遂弃不读，而陈胜、禄山之语卒得不闻，人以为幸也。

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太常所用王朴乐，编钟皆不圆而侧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为非及。照作新乐，将铸编钟，给铜铸泻务，得古编钟一枚，工人不敢销毁，遂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曰："粤朕皇祖宝龢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王朴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不圆侧垂，正与朴钟同，然后知朴博古好学，不为无据也。其后胡瑗改铸编

钟，遂圆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其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窃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必有眩惑之疾。”未几，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验矣。其乐亦寻废。

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并登两府，惟天圣五年一榜而已。是岁王文安公尧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韩仆射琦、西厅参政赵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与二公同府，每见语此，以为科场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后至今治平三年，三十余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两府者，亦可怪也。

归田录

卷二

[redacted]

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

赵元昊二子：长曰佞令受，次曰谅祚。谅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宠，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谅祚母之兄曰没藏讹哤者，亦黠虏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谋。元昊已见杀，讹哤遂以弑逆之罪诛佞令受子母，而谅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讹哤遂专夏国之政。其后谅祚稍长，卒杀讹哤，灭其族。元昊为西鄙患者十余年，国家困天下之力，有事于一方，而败军杀将不可胜数，然未尝少挫其锋。及其困于女色，祸生父子之间，以亡其身，此自古贤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讹哤教人之子杀其父，以为己利，而卒亦灭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契丹阿保机，当唐末五代时最盛。开平中，屡遣使聘梁，梁亦遣人报聘。今世传李琪《金门集》有《赐契丹诏》，乃为阿布机，当时书诏不应有误；而自五代以来，见于他书者皆为阿保机，虽今契丹之人，自谓之阿保机，亦不应有失。又有赵志忠者，本华人也，自幼陷虏，为人明敏，在虏中举进士，至显官。既而脱身归国，能述虏中君臣世次、山川风物甚详，又云：“阿保机，虏人实谓之阿保谨。”未知孰是。此圣人所以慎于传疑也。

真宗尤重儒学，今科场条制，皆当时所定。至今每亲试进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试卷子并录本于真宗影殿前焚烧，制举登科者亦然。

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成官至尚书郎，

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笔，惟学士院玉堂北壁独存，人间不复见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画虎名家，而鼎最为妙，今子孙犹以画虎为业，而曾不得其仿佛也。昌花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然时亦未有其比。

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而会杨大年适来白事，因请其对，大年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为的对。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时而遂为故事者。契丹人使见辞赐宴，杂学士员虽多皆赴坐，惟翰林学士只召当直一员，余皆不赴。诸王宫教授入谢，祖宗时偶因便殿不御袍带见之，至今教授入谢，必俟上入内解袍带复出见之，有司皆以为定制也。

处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如“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又《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评诗者谓：“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临终为句云：“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尤为人称诵。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继者。

俚谚云：“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不知是何等语，虽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圣中有尚书郎赵世长者，常以滑稽自负，其老也求为西京留台御史，有轻薄子送以诗云：“此回真是送灯台。”世长深恶之，亦以不能酬酢为恨，其后竟卒于留台也。

官制废久矣，今其名称讹谬者多，虽士大夫皆从俗，不以为怪。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故谓之驸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唐制：三卫官有司阶、司戈、执干、执戟，谓之四色官。今三卫废，无官属，惟金吾有一人，每日于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谓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师诸司库务，皆由三司举官监掌。而权贵之家子弟亲戚，因缘请托，不可胜数，为三司使者常以为患。田元均，为人宽厚长者，其在三司深厌干请者，虽不能从，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颜强笑以遣之，尝谓人曰：“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闻者传以为

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太宗时有待诏贾玄，以棋供奉，号为国手，迩来数十年，未有继者。近时有李憨子者，颇为人所称，云举世无敌手。然其人状貌昏浊，垢秽不可近，盖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间。故胡旦尝语人曰："以棋为易解，则如旦聪明尚或不能；以为难解，则愚下小人往往造于精绝。"信如其言也。

王副枢畴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枢密副使，梅夫人入谢慈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圣俞在时，家甚贫，余或至其家，饮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问其所得，云："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其名重于时如此。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国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罢相时父母皆在，人以为荣。今富丞相弼入中书时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后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议赠恤之典，云："无见任宰相丁忧例。"是岁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丧在殡，特罢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庆殿为明堂，盖明堂者，路寝也，方于寓祭圜丘，斯为近礼。明堂额御篆，以金填字，门牌亦御飞白，皆皇祐中所书，神翰雄伟，势若飞动。余诗云"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者，谓二牌也。

钱思公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

于黄纸书名。”每以为恨也。

三班院所领使臣八千余人，莅事于外，其罢而在院者，常数百人。每岁乾元节醵钱饭僧进香，合以祝圣寿，谓之“香钱”，判院官常利其余以为餐钱。群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优，又岁收粪墼钱颇多，以充公用。故京师谓之语曰“三班吃香，群牧吃粪”也。

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谓言虽鄙俚，亦着题也。

国朝之制，自学士已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惟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初，太宗尝曰：“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惟金也。”乃创为金銙 之制以赐群臣，方团球路以赐两府，御仙花以赐学士以上。今俗谓球路为“笏头”，御仙花为“荔枝”，皆失其本号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负重名于时，晚年尤精字学，尝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宝玩之。其在中书，堂吏书牒尾以俗体书宋为宋 ，公见之不肯下笔，责堂吏曰：“吾虽不才，尚能见姓书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惧改之，乃肯书名。

京师食店卖酸馅 者，皆大出牌榜于通衢，而俚俗昧于字法，转酸从食，馅 从舀。有滑稽子谓人曰：“彼家所卖馂馅 ，音俊叨。不知为何物也。”饮食四方异宜，而名号亦随时俗言语不同，至或传者转失其本。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饦矣。晋束皙《饼赋》有馒头、薄持、起溲、牢九之号，惟馒头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晓为何物。薄持，荀氏又谓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赐中书、枢密院御筵于相国寺罗汉院。国朝之制，岁时赐宴多矣，自两制已上皆与。惟上元一夕，只赐中书、枢密院，虽前两府见任使相，皆不得与也。是岁昭文韩相、集贤曾公、枢密张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与西厅赵侍郎槩、副枢胡谏议宿、吴谏议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顾，四人者皆同时翰林学士，相继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与道玉堂旧事为笑乐，遂皆引满剧饮，亦一时之盛事也。

国朝之制，大宴，枢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赐食，与阁门、引进、四方馆使列坐庑下，亲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赐衣门谢，则与内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书则别班谢于门上。故朝中为之语曰："厨中赐食，阶下谢衣。"盖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之，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盛。至今朝遂号为两府，事权进用，禄赐礼遇，与宰相均，惟日趋内朝、侍宴、赐衣等事尚循唐旧。其任隆辅弼之崇，而杂用内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轻重失序，盖沿革异时，因循不能厘正也。

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余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后月余，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兹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

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惜。其初受敕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

仁宗初立今上为皇子，令中书召学士草诏，学士王珪当直，诏至中书谕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须面奉圣旨。"于是求对。明日面禀得旨，乃草诏。群公皆以王为真得学士体也。

盛文肃公丰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晋公疏瘦如削。二公皆两浙人也，并以文辞知名于时。梅学士询在真宗时已为名臣，至庆历中为翰林侍读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有窦元宾者，五代汉宰相正固之孙也，以名家子有文行为馆职，而不喜修饰，经时未尝沐浴。故时人为之语曰"盛肥丁瘦，梅香窦臭"也。

宝元中，赵元昊叛命，朝廷命将讨伐，以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使。余以为四路皆内地也，当如故事置灵夏四面行营招讨使。今自于境内，何所招讨？余因窃料王师必不能出境。其后用兵五六年，刘平、任福、葛怀敏三大将皆自战其地而大败，由是至于

罢兵，竟不能出师。

吕文穆公蒙正以宽厚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鉴，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献以求知。其弟伺间从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复敢言。闻者叹服，以谓贤于李卫公远矣。盖寡好而不为物累者，昔贤之所难也。

国朝百有余年，年号无过九年者。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九年改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为天禧，庆历九年改为皇祐，嘉祐九年改为治平。惟天圣尽九年，而十年改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谓之录子，今谓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札子，中书、枢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札子，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若百司申中书，皆用状，惟学士院用咨报，其实如札子，亦不书名，但当直学士一人押字而已，谓之咨报。今俗谓草书名为押字也。此唐学士旧规也。唐世学士院故事，近时隳废殆尽，惟此一事在尔。

燕王元俨，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已亡殁，至仁宗即位，独燕王在，以皇叔之亲，特见尊礼。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时，仁宗幸其宫，亲为调药。平生未尝语朝政，遗言一二事皆切于理。余时知制诰，所作赠官制，所载皆其实事也。

华原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昼睡。每自旦酣寝，至暮始兴，盥濯栉漱，衣冠而出，燃灯烛治家事，饮食宴乐，达旦而罢，则复寝以终日，无日不如此。由是一宫之人皆昼睡夕兴。允良不甚喜声色，亦不为佗骄恣，惟以夜为昼，亦其性之异，前世所未有也。故观察使刘从广，燕王婿也，尝语余：“燕王好坐木马子，坐则不下，或饥则便就其上饮食，往往乘兴奏乐于前，酣饮终日。”亦其性之异也。

皇子颢封东阳郡王，除婺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翰林贾学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师臣也，子为父师，于体不顺。中书检勘自唐以来亲王无兼师傅官者。盖自国朝命官，只以差遣为职事，自三师三公以降，皆是虚名，故失于因循尔。”议者皆以贾言为当也。

端明殿学士，五代后唐时置，国朝尤以为贵，多以翰林学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职及换职者，百年间才两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庆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卫士作乱于殿前，杀伤四人。取准备救火长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宫人，问：“寝阁在何处？”宫人不对，杀之。既而宿直都知闻变，领宿卫士入搜索，已复逃窜。后三日，于内城西北角楼中获一人，杀之。时内臣杨怀敏受旨“获贼勿杀”，而仓卒杀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之。说者云，因人有姓叶号叶子青者撰此格，因以为名。此说非也。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骰子格，本备检用，故亦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今其格世或有之，而无人知者，惟昔杨大年好之，仲待制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叶子彩名红鹤、皂鹤者，别演为鹤格。郑宣徽戬、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门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今绝无知者。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吏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尊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也。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澹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而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

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时学士，循唐故事，见宰相不具靴笏，系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计会堂头直省官，学士将至，宰相出迎。近时学士，始具靴笏，至中书与常参官杂坐于客位，有移时不得见者。学士日益自卑，丞相礼亦渐薄，盖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也。

张尧封者，南京进士也，累举不第，家甚贫。有善相者谓曰："视子之相，不过一幕职，然君骨贵，必享王封。"人初莫晓其旨。其后尧封举进士及第，终于幕职。尧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贵，尧封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数尺。上降诏责躬求直言，学士草诏，有"大臣惕思天变"之语。上夜批出云："淫雨为灾，专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变"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励如此。

章郇公得象与石资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谈谐，尝戏章云："昔时名画，有戴松牛、韩幹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闽人多短小，而长大者必为贵人。郇公身既长大，而语声如钟，岂出其类者是为异人乎！其为相务以厚重，镇止浮竞，时人称其德量。

金橘产于江西，以远难致，都人初不识。明道、景祐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师。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尊俎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诚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贵，其后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余世家江西，见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则于菉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热而豆性凉，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皆因其旧俗而习知之。今唐、邓间多大柿，其初生涩，坚实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樝 置其中，榅桲亦可。则红熟烂如泥而可食。土人谓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尔。淮南人藏监酒蟹，凡一器数十蟹，以皂荚半挺置其中，则可藏经岁不沙。至于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气粉犀，此二物则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其后予偶以金环于罂腹

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诸药中犀最难捣，必先镑屑，乃入众药中捣之，众药筛罗已尽，而犀屑独存。余偶见一医僧元达者，解犀为小块子，方一寸半许，以极薄纸裹置于怀中，近肉，以人气蒸之。候气薰蒸浃洽，乘热投臼中急捣，应手如粉，因知人气之能粉犀也。然今医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有刘潜者，亦志义之士也，常与曼卿为酒敌。闻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饮过多，非常人之量，以为异人，稍献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谨。二人饮啖自若，傲然不顾，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久之乃知刘、石也。

燕龙图肃有巧思，初为永兴推官，知府寇莱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镮忽脱，公怅然，以问诸匠，皆莫知所为。燕请以镮脚为锁簧内之，则不脱矣。莱公大喜。燕为人宽厚长者，博学多闻，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刘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经义。据岳自叙云：“以时之所尚者益之。”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尔。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乐废坏之时，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后世法矣。然而后世犹不能行之，今岳《书仪》十已废其七八，其一二仅行于世者，皆苟简粗略，不如本书。就中转失乖缪，可为大笑者，坐鞍一事尔。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惟“婿上高坐”为盛礼尔。或有偶不及设者，则相与怅然咨嗟，以为阙礼。其转失乖缪，至于如此。

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呜呼！士大夫不知礼义，而与闾阎鄙俚同其习，见而不知为非者多矣。前日濮园皇伯之议是已，岂止坐鞍之缪哉？

世俗传讹，惟祠庙之名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显圣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显德中增广之，更名显圣，而俚俗多道其旧名，今转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独立，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

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尝过小孤山，庙像乃一妇人，而敕额为圣母庙，岂止俚俗之缪哉？西京龙门山，夹伊水上，自端门望之如双阙，故谓之阙塞。而山口有庙，曰阙口庙。余尝见其庙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锐，按膝而坐，问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尔。

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缪者，惟“打”字尔。打丁雅反。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字书，了无此字。丁雅反者。其义主“考击”之打自音“谪耿”，以字学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声，故音“谪耿”为是。不知因何转为“丁雅”也。

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克其五，谓之“依除”。咸平五年，陈恕知贡举，选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为第一，御试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为第一。故京师为语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岁取人虽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与王公随、章公得象；参知政事一人，韩公亿；侍读学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诰一人，陈知微。而汪白青、杨楷二人虽不达，而皆以文学知名当世。

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

归田录

补遗

太宗飞白书张咏、向敏中二人名付中书曰："二人者名臣，为朕记之。"向公自员外郎为谏议，知枢密院，止百余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后坐事出知永兴。驾幸澶渊，手赐密诏："尽付西鄙，得便宜从事。"公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邦人大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庑下幕中。明旦，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无一人预知者。命傩入，先令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公振袂一挥，伏卒齐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诛之。剿讫屏尸，亟命灰沙扫庭，张乐宴饮，宾从股慄。

李文靖公沆为相，王魏公旦方参预政事。时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文靖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其后北狄讲和，西戎纳款，而封岱祠汾，搜讲坠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叹文靖之先识过人远矣。以上二条从宋本朱子《名臣言行录》补 。

南唐近事

【宋】郑文宝　撰

徐时仪　校点

校点说明

《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953—1013）撰。文宝字仲贤，太平兴国进士。初仕南唐为校书郎。入宋，受知于李昉。太宗和真宗时，数任陕西转运使，熟悉西边山川形势和人情风俗，曾献《河西陇右图》，建议营田，积粟实边，多次参与抵御西夏及辽的战役。官终兵部员外郎。《宋史》本传称其“好谈方略，以功名为己任”，“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著有《谈苑》、《江表志》和《南唐近事》等。

据其书前自序称南唐烈祖、元宗和后主三世“史籍荡尽，惜夫前事十不存一”，遂以“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世仕江南，得诸闻见。虽浮词不免，而实录终存”。书中所记皆为南唐李氏三主四十年间杂事，半为史实故迹实录，半为小说异闻。由于南唐史籍多毁于兵燹，故此书所记旧闻琐事亦颇为史家所重，可据以补正史之阙。陆游撰《南唐书》，采用此书资料约占十分之五六，足见其价值之一斑。

据郑文宝自序，此书成于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宋史·艺文志》作《南唐近事集》。《唐宋丛书》、《续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续集、《说郛》、《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皆收录此书，然内容不尽一致。现据《宝颜堂秘笈》所录55则为底本，又据《说郛》补入《宝颜堂秘笈》本未收录的6则，加以标点，并校以《唐宋丛书》和《四库全书》本。诸本所载字词不同之处则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南唐近事序

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终开宝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鸿儒，颇常嗜学，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敢望获麟之誉，好事君子无或陋焉。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郑文宝序。

归田录

南唐近事

烈祖辅吴之初，未逾强仕，元勋硕望，足以镇时靖乱。然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再同、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绾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遂服药变其髭鬓，一夕成霜。洎历数有归，让皇内禅，诸藩入觐，竟无异图。

烈祖尝昼寝，梦一黄龙缭绕殿槛，鳞甲炳焕，照耀庭宇，殆非常状。逼而视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视前殿，即齐王凭槛而立，侦上之安否。问其至止时刻，及视向背，皆符所梦。上曰："天意谆谆，信非偶尔。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间，遂正储位。齐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县大厅相传云阴有鬼物所据，前政令长升之者必为瓦砾所掷。或中夜之后毁去按砚，或家人暴疾，遗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厅莅事，始获小康。江梦孙闻之，尝愤其说。然梦孙儒行正直，众所推服。无何自秘书郎出宰是邑，下车之日，升正厅受贺讫，向夜具香案端笏当中而坐，诵《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箴尔无闻。自始来至终考，莫睹怪异。后之为政者皆饮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回十数里。幕府、鸡笼二山环其西，钟阜、蒋山诸峰耸其左。名园胜境，掩映如画。六朝旧迹，多出其间。每岁菱藕罟网之利不下数十千。《建康实录》所谓玄武湖是也。一日，诸阁老待漏朝堂，语及林泉之事。坐间冯谧因举玄宗赐贺监三百里镜湖，信为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赐后湖，亦畅予平生也。"吏部徐铉怡声而对曰："主上尊贤待士，常若不及，岂惜一后湖？所乏者知章尔。"冯有大惭色。

朱巩侍郎童蒙日，在广陵入学。其师甚严，每朝午归餐，指景为约。其时不至，当行槚楚。朱虽禀师之命，然常为里巷中一恶犬当道，

过辄嘷吠。巩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无啮我，早入学中，免为夫子笞责。”精诚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顾。是夕，犬暴卒于家。

处士史虚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遂有终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尝对客弈棋，旁令学徒四五辈，各秉纸笔，先定题目。或为书启表章，或诗赋碑颂，随口而书，握管者略不停缀。数食之间，众制皆就。虽不精绝，然词彩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晚节放达，好乘双犊板辕，挂酒壶于车上，山童总角负瓢以随，往来庐阜之间，任意所适。当时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宁，割江之际，虚白乃为《割江赋》以讽曰：“舟车有限，沿汀岛以俱闲；鱼鳖无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赋《隐士》诗云：“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其讥刺时政，率皆类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泽。虚白鹤氅杖藜，谒銮辂于江左。元宗驻跸存问，颁之谷帛。又知其嗜酒，别赐御酝数壶，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将终，谓其子曰：“皇上赐吾上樽，饮之略尽，固留一榼，藏之于家。待吾死日，殓以时服，置拄杖一条及此酒于棺中，葬之足矣。四时慎勿享奠，无益劳费，何利死者？吾当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遗命，而其子顿绝时祀。每因节序，必修奠讫爇纸缗于灵座，纸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则自灭，遂不复更祭奠矣。

严续相公歌姬，唐镐给事通犀带，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严有欲带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卢之会，唐适预焉。严命出妓解带较胜于一掷，举座屏气观其得失。六骰数巡，唐彩大胜。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君。宴罢拉而偕去，相君怅然遣之。

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惟蒋廷翊独持一缣还家，余无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终尚书郎。

钟谟性聪敏，多记问，奏疏理论，颖脱时辈。自礼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见道旁古碑，必驻马历览，皆默识。或止邮亭，命笔缮写。一日之行，不过数里而已。又见一圭首丰碑，制度甚广，约其词旨不下数千余字，卧诸荒堑之中，半为水潦所淹，无由披读。谟欣然解衣游泳堑中，以手扪揣，默记其文，志诸纸墨。他日征还，重经是路，天久不雨，无复沉碑之泉，乃发笥得旧录本，就壍较之，无一字差误。

冯谧总戎广陵，为周师所陷，乃削发披缁以绐周人，将图间道南归，为识者所擒，送至行在。时钟谟亦使周。人或讥之，曰：“昔日旌旗拥出坐筹之将，今朝毛发化为行脚之僧。”世宗甚悦，因释罪归之，终中书侍郎。

贾崇自统军拜使相，镇江都。周师未及境，尽焚其井邑，弃垒而渡。元宗引见于便殿，责其奔溃之由，且曰：“朝野谓卿为贾尉迟，朕甚赖卿。一旦敌兵未至，弃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陈“舒元既叛，大军失律，城孤气寡，无数旅之兵以御要害，虽真尉迟亦无所施其勇。臣当孥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释罪，长流抚州。

元宗少跻大位，天性谦谨。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虽布素僚友无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见诸学士，必先遣中使数使宣谕。或诉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齐丘为子嵩，李建勋为史馆，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间，待遇之礼率类于此。

沈彬长者，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闲居于江西之高安，三吴侯伯多饷粟帛。尝荷杖郊原，手植一树于平野之间，召诸子戒曰：“异日葬吾此地，违之者非人子也。”居数年，彬终。诸子将起坟于植树之所。寻有术士语以吉凶事，近树北数尺之地卜葬，家人诺之。是夕，诸子咸梦家君诃责擅移葬地，“复违吾言，祸其至矣”。诘朝乃依遗命，伐树掘土深丈余，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洁可鉴，盖上刊八篆字云：“开成二年寿椁一所。”乃举棺就椁而葬之，广狭之间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为诗，以色丝系铜佛像长寸余悬于襟上，衣道士服，辟谷。隆冬盛夏惟单褐布裙，跣足日驰数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来玉笥、浮云二山，林栖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识之。

位崇文以旧德殊勋，位崇台衮，巨镇名藩节制逮之。坐镇浮竞，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将。临武昌日，阅兵于蹴踘场。武昌厅有古屋百余间，久经霖雨，一旦而颓，出乎不意，声闻数里，左右色动心恐。惟崇文指纵点阅，安详如故，亦无所顾问。

何敬洙善弹射，性勇决。微时为鄂帅李简家僮。李性严毅，果于杀戮，左右给使之人小有过僽，鲜获全宥。何尝因薄暮与同辈戏于小厅下，有苍头取李公所爱砚擎于手中，谓诸僮曰：“谁敢破此？”何时余

酣，乘兴厉色而应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掷砚于石阶之上，铿然毁裂。群竖迸散，无敢观者。翌日，李衙退视事，责碎砚之由。主者具以实对。李极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贤明，知何有奇相，每曰：“异日当极贵。”至是，匿何后堂中。旬浃之间，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独坐小厅，有一鸟申喙向李而噪，其声甚厉。李恶之，遂拂衣往后园池亭中，鸟亦随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驱逐，略无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顾左右曰：“何敬洙善弹，亟召来，能毙此畜，当释尔罪。”何应召而至，注丸挟弹，精诚中激，应弦毙之。李佳赏至再，遂舍其罪。洎成立，擢为小校，以军功累建旌钺。建隆初，自江西移镇鄂渚。下车之日，小亭中复见一鸟，顾何而鸣。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尔乎？”乃取食物，自置诸掌，鸟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后何位至中书令，守太师致仕，功算崇极，时莫与比。灵禽之应，岂徒然哉？

冯僎即刑部尚书谧之子也。举进士。初年少众誉籍籍，以为平折丹桂。秋赋之间，僎一夕梦登崇孝寺幡刹极高处打方响。先是徐幼文能圆梦，遂诣徐请圆之。徐曰：“虽有声价至下地。”洎来春，僎俄成名于侍郎韩熙载榜下。或有责徐之言谬者。徐曰：“诚如吾语，后当知之。”放榜数日，中书奏主司取士不当，遂追榜御试，冯果覆落。

邓匡图为海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谒之。邓不甚礼遇，馆于外厩。忽一日，邓命潘观猎近郊。邓妻因诣厩中觇扆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笼而已。笼中有锡弹丸二枚，其他一无所有。艾夜扆从禽归，启笼之际忽为叹骇之声，且曰：“定为妇人所触。幸吾朝来摄其光铓，不尔，断妇人颈久矣。”圉人异之，乃闻于邓。邓诘其由，室家具以实告。邓颇惊异，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剑术乎？”潘曰：“素所习之。”邓曰：“愿先生陈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观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当斋戒三日，择近郊平广之地，可试吾术。”邓如其约，至期，命潘联镳而出至城东。其始潘自怀袖中出二弹丸置掌中，俄有气两条如白虹之状微微出指端，须臾上接于天，若风雨之声，当空而转。又绕邓之颈，左盘右旋千余匝。其势奔掣，其声铮摐，虽震电迅雷无以加也。邓据案危坐，丧精褫魄，雨汗浃体，莫知己身之所从。乃稽首祈谢曰：“先生神术，固已知矣。幸摄其威灵，无相见怖。”潘笑举一手，二白气复贯掌中，若云雾之乍收。数食间复为二锡弹丸矣。邓自此礼遇弥厚，表荐于烈祖纳焉。其后欲传之于人。一夕，梦其师怒扆擅泄灵术，传非其人，阴夺其法。既寤，不复能剑矣。寻病终于紫极宫。临终

上言，乞桐棺葬于近地，后当尸解。上从之，使中贵人护葬于金波园。至保大中，元宗命亲信发冢观之，骸骨尚在，迄无异焉。

进士黄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于雅道。诗句中多用驴字，如《献高侍郎》诗云“天下传将舞马赋，门前迎得跨驴宾”之类。又尝谒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丰肌却老。”明旦潘公趋朝，天阶未曙，见槐树烟雾中有人若猿狙之状，迫而视之，即可也。怪问其故，乃拥条而谢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

孙晟为尚书郎，上赐一宅在凤台山西冈垅之间。徙居之日，群公萃止。韩熙载见其门卑巷陋，谓孙曰：“湫隘若此，岂称为相第耶？”举座莫喻其旨。明年孙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间果正台席。

昇元格，盗物直三缗者，处极法。庐陵村落间有豪民，暑雨初霁，曝衣箧于庭中，失新洁衾服不少许，计其资直不下数十千。居远僻远，人罕经行，唯一贫人邻垣而已。周访踪状，必为邻人盗之，乃诉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验，归罪于贫人，诈服为盗。诘其赃，即言散鬻于市，盖不胜捶掠也。赴法之日，冤声动人。长吏察其词色似非盗者，未即刑戮，遂具案闻于朝廷。烈祖命员外郎萧俨覆之。俨持法明辩，甚有理声。受命之日，乃绝荤茹，斋戒理棹，冥祷神祇。昼夜兼行，伫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详约始末，迄无他状。俨是夕复焚香于庭，稽首冥祷，愿降儆戒，将行大辟。翌日，天气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尽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为牛所啖，犹未消溃。遂赦贫民，而俨骤获大用。

谏议大夫张义方命道士陈友合还丹于牛头山，频年未就。会义方遘疾将卒，恨不成九转之功。一旦，命子弟发丹灶，灶下有巨虺，火吻锦鳞，蜿蜒其间，若为神物护持。乃取丹自饵一粒，喑痖而终。当时识者以为气未尽，服之阴者不寿也。

刘仁赡镇寿春，周师坚垒三载，蹙而不降。一夕，爱子泛舟于敌境，艾夜为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请于赡。赡将行军法，监军使恳救不回，复使驰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爱育，情若不及。奈军法至重，不可私也；名义至大，不可亏也。苟屈公议，使刘氏之门有不忠之名，妾与令公何颜以见三军？”遂促令斩之，然后成其丧礼。战士无不堕泪。

高越，燕人也。将举进士，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以爱女。越窃谕其意，因题《鹰》一绝，书于屋壁云："雪爪星眸众鸟归，摩天专待振毛衣。虞人莫谩张罗网，未肯平原浅草飞。"遂不告而去。后为范阳王卢文纳之为婿，与王南归烈祖。累居清显，终礼部侍郎。江文蔚俱以词赋著名，故江南士人言体物者，以江、高为称首焉。

朱匡业、刘存忠虽无勋略，然以宿旧严整，皆处环卫之长。刘彦贞寿阳既败，我师屡北，京师危之。元宗临轩旰食，问其守御之方。匡业对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抚州。存忠在侧，赞美匡业之言不已，流饶州。

韩寅亮，渥之子也。尝为予言渥捐馆之日，温陵帅闻其家藏箱笥颇多，而缄鐍 甚密，人罕见者，意其必有珍玩，使亲信发观，惟得烧残龙凤烛金缕红巾百余条，蜡泪尚新，巾香犹郁。有老仆泫然而言曰："公为学士日，常视草金銮内殿，深夜方还翰苑。当时皆宫妓秉烛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乱，得罪南迁，十不存一二矣。"余丱岁延平家有老尼，尝说斯事，与寅亮之言颇同。尼即渥之妾云耳。

张易为太弟宾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时论惮之。尝侍宴昭爱宫，储后持所爱玉杯亲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顾之色。易张目排座抗音而让曰："殿下轻人重器，不止亏损至德，恐乖圣人慈俭之旨。"言讫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储后避席而谢之。

庐山九天使者庙有道士，忘其姓名，体貌魁伟，饮啖酒肉，有兼人之量。晚节服饵丹砂，躁于冲举。魏王之镇浔阳也，郡斋有双鹤，因风所飘，憩于道馆，回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惊且喜，焚香端简，前瞻云霓，自谓当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仪清弱，莫胜其载。毛伤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毙。翌日驯养者诘知其状，诉于公府，王不之罪。处士陈沆闻之，为绝句以讽云："啖肉先生欲上升，黄云踏破紫云崩。龙腰鹤背无多力，传语麻姑借大鹏。"

庆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伦，未冠而薨，上深轸悼。每顾侍臣曰："子夏丧明，不为异也。"或对曰："臣闻仁而不寿，仙经所谓炼形于太阴之中。然庆王必将侍三后于三清，友王乔于玉除。伏望少寝矜念。"上泫然焉。

烈祖辅吴，将有禅让之事，人情尚怀彼此一二不乐。周宗请之，上曰：“吾夜梦为人引剑断吾之颈，意所恶之。”宗遽下阶拜贺，曰：“当策立耳。”居数日而内禅。

王鲁为当涂宰，颇以资产为务。会部民连状诉主簿贪贿于县尹，鲁乃判曰：“汝虽打草，吾已蛇惊，为好事者口实焉。”

邓亚文，高安乡野之人也。烈祖时自尚书郎拜青阳令，升厅就案而食。自谓尊显弥极，还语儿子辈云：“当思为学自致烟霄。吾为百里之长，声鼓吃饭，脑后接笔，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齐丘微时，日者相之曰：“君贵不可说，然亚夫下狱之相，君实有之。位极之日，当早引退，庶几保全。”齐丘登相位数载致仕，复以大司徒就征。保大末，坐陈觉谋干记事，乃饿死于青阳。

元宗幼学之年，冯权常给使左右，上深所亲幸。每曰：“我富贵之日，为尔置银靴焉。”保大初，听政之暇，命亲王及东宫旧僚击鞠欢极，颁赉有等。语及前事，即日赐银三十斤以代银靴。权遂命工锻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常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上既悟，覆杯大怿，厚赐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翌日罢诸欢宴，留心庶事，图闽吊楚，几致治平。

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刚直不附，贵近侧目。或谓曰：“公罢直私门，何以为乐？”常曰：“垂帏痛饮，面壁而已。”盖冯魏擅权之际也。

周业为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刘郎素有隙。刘即长公主婿，时为禁帅。无何，昇元中金陵告灾，业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上者，上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业家语之。业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复命，至使殿门，会刘郎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业，又惧与之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上曰：“火不为灾。业诚如圣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业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上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

获奖用。业乃全恕。

陈诲嗜鸽，驯养千余只。诲自南剑牧拜建州观察使，去郡前一月，群鸽先之富沙，旧所无孑遗矣。又尝因早衙，有一鸽投诲之怀袖中，为鹰鹯所击故也。诲感之，自是不复食鸽矣。

章齐一为道士，滑稽无度，善于嘲毁，倡里乐籍多称其词，曰齐二，次曰齐三。保大中，任乐坊判官。一旦暴疾，齐一齚舌而终。

女冠耿先生，长爪玉貌，甚有道术，获宠于元宗。将诞前三日，谓左右曰："我子非常，产之夕当有异。"及他夕，果震雷绕室，大雨河倾，半夜雷止。耿身不复孕，左右莫知所产，将子亦随失矣。

陈继善自江宁尹拜少傅致仕，富于资产。性鄙屑，别墅林池，未尝暂适。既不嗜学，又杜绝宾客。惟自荷一锄，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余颗若种蔬状布土壤之间，记颗俯拾，周而复始，以此为乐焉。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已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靦颜而已。

兵部尚书杜业，任枢密，有权变，足几会，兵赋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张氏妒悍尤甚，室绝婢妾。业惮之如事严亲。烈祖尝命元皇后召张至内庭，诫之曰："业位望通显，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岂妇道所宜耶？"张垂涕而言曰："业本狂生，遭逢始运。多垒之初，陛下所藉者驽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纵之必贻其患，将误于任使耳。"烈祖闻之大加奖叹，以银盆彩段赏之。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搔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求，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鹯，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

严求微时为阳邑吏，阳宰器之，待以宾礼。每曰：“卿当自爱。他日极人臣之位，吾不复见卿之贵，幸以遗孤留意。”期年，严亟登公辅。宰歿既久，其子理遗命候谒严门。严赠担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怀而退。严不甚顾，密遣家人赍黄金数十斤，伺于逆旅间，谢之曰：“非阳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备行李。”又荐一官，地宅仆马毕为之置。其子他日及门致谢，严曰：“聊以报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见后，终身谢绝焉。

烈祖辅吴，日与诸侯会射延宾亭。刘信擎牙注矢揖拟四座，小校孙汉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己当之。上自此益加宠遇，位至侍中九江帅。

刘信攻南康，终月不下。义祖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语刘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闻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凯旋之日，师至新林浦，犒锡不至，亦无所存劳。他日谒见，义祖命诸元勋为六博之戏，以纾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倾西江之水终难自涤。不负公，当一掷遍赤。诚如前旨，则众彩而已。信当自拘，不烦刑吏耳。”义祖免释不暇，投之于盆，六子皆赤。义祖赏其精诚昭感，复待以忠贞焉。

李建勋镇临川，方与僚属会饮郡斋，有送九江帅周宗书至者，诉以赴镇日近，器用仪注或阙，求辍于临川。李无复报简，但乘醉大批其书一绝云：“偶罢阿衡来此郡，固无闲物可应官。凭君为报群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赵王李德诚镇江西，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王使女妓数人与其妻滕国君同妆梳服饰，偕立庭中，请辨良贱。客俯躬而进曰：“国君头上有黄云。”群妓不觉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国君也。”王悦而遣之。

陈觉微时为宋齐丘之客。及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亲执庖爨，不置妾媵。齐丘选姿首之婢三人与之，李亦无难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礼。问其故，李曰：“此令公宠幸之人，见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还宋第，宋笑而许之。

冯延巳镇临川，闻朝议已有除替。一夕，梦通舌生毛。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间，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间，果已寝

命。

张洎计偕之岁，为润帅燕王冀所荐，首谒韩熙载。韩一见待之如故，谓曰："子好一中书舍人。"顷之，韩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纶闱之任。

进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绝当代。上饶郡公尝闻于元宗，上甚欲召对，属淮甸多故，盘桓期月，戎务日繁，竟不获见。出关日，李建勋赠一绝云："韵如古涧长流水，怨似秋枝欲断蝉。可惜人间容易听，新声不到御楼前。"

钟传镇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谒。传以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岁当头立，诸神莫敢当。其中有一物，常带洞庭香。"

程员举进士，将逼试，夜梦乌衣吏及门告员曰："君与王伦、廖衢、陈度、魏清并已及第。"员梦中惊喜，理服驰马诣省门。见杨遂、张观、曾顗 立街中谓曰："榜在鸡行，何忽至此？"员怅然而觉，秘不敢言。其年考功员外郎张佖权知贡举，果放杨遂等三人，员辈卒无征应。既夏，内降御札，尚虑遗贤，命张洎舍人取所试诗赋就中书重定，务在精选。洎果取员等五人附来春别榜及第。明年岁在癸酉也。

李德来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时号"李猫儿"。本无学术，诈称博闻。每呼马为韩卢，乐工为伶伦，谄佞为謇谔，以此贻讥于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许人也。保大初征知阙下，倾都瞻礼，阗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积数万。常出入宫禁中。他日，从上登百尺楼。上曰："新建此楼，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数岁，木平卒，淮甸大扰，自寿阳置烽堠以应龙安山，旦夕上多登览，以瞻动静。又上最钟爱庆王，王初幼学，上问："寿命几何？"木平曰："郎君聪明哲智，预知六十年事。寿当七十。"是岁疾终，年十七，盖反语以对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时贱游，尝宿同郡潘长史家。是夜潘妻梦门前有仪注鞍马，拥剑镈 铩 ，衙队约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见乃寓宿秀才。觉后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来晨略

见。”饯酒一钟，赠之金梔腕，曰：“郎君他日富贵，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来年至京，一举成名。不二十年，自枢密副使除本州刺史。离阙日，元宗赐内库酒二百瓶。

韩熙载放旷不稽，所得俸钱，即为诸姬分去。乃著衲衣负匡，令门生舒雅报手板，于诸姬院乞食，以为笑乐。使中国，作诗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北来，举目无相识。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陶穀学士奉使，恃上国势，下视江左，辞色毅然不可犯。韩熙载命《妓风秦光弱好兰》云诈：为“好驿因卒缘女，，恶每因日缘敝，衣只持得帚邮埽亭地一。夜陶眠悦。之别与神狎仙，。因　赠琵一词 名 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明日，后主设宴，陶辞色如前，乃命弱兰歌此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

韩熙载，北人，仕江南，致位通显，不防闲婢妾，有北齐徐之才风。侍儿往往私客。客赋诗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

归田录

南唐近事补遗

讥嘲

李尧，广陵布衣，常以喉舌捭阖为己任。宋齐丘罢镇江西，尧裹足来谒。齐丘问："客素习何业？"尧曰："修相业于今十年矣。"宋曰："君修相福乎？"尧不能答。他日复求见，宋属子卒，左右不复通知，乃题一绝而去。词曰："中兴唐祚灭强胡，总是先生设远谟。今日丧雏犹解哭，让皇宫眷合何如？"

使酒

朱业为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复威厉，饮后恣意斩决，无复见者，惟其妻钟氏能制之，搴帏一呼，慑栗而止。张易令通倅之职，至府数日，业为启宴。酒举未及三爵，易乘宿酲，掷觥排席，诟让蜂起。业怡声屏幛之间，谓左右曰："张公使酒未可当也。"命扶易而出。此后府公无复使酒焉。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从官赋诗。学士朱巩诗成独晚，洎众制皆就，巩已醉矣，唯进一联。上疑其构思大，久复不终篇。巩再拜致谢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遗饷不丰好者，皆以朱公为口实。

掠 地 皮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觐侍宴，伶人戏作

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旁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捋 须 钱

张崇帅庐州，好为不法，士庶苦之。尝入觐，江都庐人幸其改任，皆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来，计口征渠伊钱。明年再入觐，盛有罢府之议，不敢指实，道路相见皆捋须为庆。崇归，又征捋须钱。尝为伶人所戏，一伶假为人死有谴当作水族者，阴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崇大惭。

梦谶

后主篡位之初，尝梦一羊升武德殿御床，意甚恶之。及金陵之陷，补阙杨克让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征欤。

画墁录

【宋】张舜民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画墁录》著者张舜民，字芸叟，号浮休居士、矴斋。宋邠州（今陕西彬县）人。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秘书少监，知陕、潭、青三州。宋徽宗时，坐元祐党籍，贬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后复集贤殿修撰。《宋史》有传。工诗，有《画墁集》。

书中多记朝野杂事，间亦阑入私人意气，有诬妄失实之处。然文字简洁传神，颇可照见当时世态风情。如叙乌台诗案的情形云，有甲乙两人同里，相得甚欢。一日，甲不见乙，问之乙家，云外出。后遇之，询其外出之由，乙答说是因为避查贼赃的嫌疑。后乙不见甲，询之，乃云是为了和贼诗（指苏轼诗）的缘故。虽是戏谈，然文字狱的恐怖、士人的惊惶、士大夫的谑浪，都跃然纸上。书中尚有一些关于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作《画墁集》。今传有《百川学海》本、《稗海》本、《四库全书》本等，均一卷，题《画墁录》。今以《稗海》本作底本，字多脱误，径以《四库全书》本改补，概不出校。

归田录

画墁录

《吴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书，为黄巢所焚，摧剥仅可辨。当时日书三字，发三驿，刻工亦然。徐常侍谪三山，过庙下，徘徊旬日，察碑之兴功不可得。一田父进曰：“当时积土而立。”唯而去。

相国寺烧朱院旧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顿五斤。杨大年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尔为僧，远近皆呼‘烧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烧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尝登大伾，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据敖仓，便谓得计，亦井蛙耳。

郭祖微时，与冯晖同里闬，相善也。椎埋无赖，靡所不至。既而各窜赤籍。一日，有道士见之，问其能，曰：“吾业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项右作雀，左作谷粟；冯以脐作瓮，中作雁数只。戒曰：“尔曹各于项脐自爱。尔之雀衔谷，尔之雁出瓮，乃亨显之时也。”寒食，冯之妇得麻鞋数双，密藏之，将以作节。冯搜得之，蒲博醉归，卧门外，其妇勃然曰：“节到也，如何办得？”冯徐扪腹曰：“休说办不办，且看瓮里飞出雁。”郭祖秉旄之后，雀谷稍近，登位之后，雀遂衔谷。冯秉旄，雁自瓮中累累而出。世号郭威为郭雀儿。冯，继业之父，朔方节度使、卫王。

刘伯寿少年不羁，其父晔尹京，每旦，父趋郡，随马而出，簿佐侦伺父还，先入，其自课书史，从容无阙。一旦早至白矾楼下，天未明，独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继入就坐，因相问劳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饮酒乎？”伯寿曰：“性不能饮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饮，老夫自饮。可登此楼乎？”伯寿欣然从之。既上，阒无一人，老人一举已斗余矣。熟视伯寿曰：“少年人清气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犹位跻三品。至耄年，文武双全，子孙蕃衍。”乃授以丹术。元丰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师，访伯寿于嵩阳，是时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极，行步如

飞，予与登封令庞元常、杜子春明经奔喘不及。伯寿顾而笑曰：“三年少乃尔耶？”袒露髀股示人，皆无肉，皮裹骨，毛长数寸，扣之有声，光彩烂然。足未歇，歌所为大曲，略数千言，响振山谷。累夕对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无疾也。

国初侯涉，木强人也，主铨事。雷德骧诣部求官，拟宁州司理参军，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狱。”以笔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胶，傅破布单，施虎径中，木叶蔽之。虎践履，着足不脱，则恐，微若奋厉，便能固半身。虎怒，顿铿不能去，就擒，既封剥，肠皆断。虎身臭，蚊蚋或集耳鼻中，虽尽力，无能去之，以至顷扑而死。开腹，肠亦断，俗云“蚊子咬杀大虫”。《本草》著八月后蟹与虎斗，而虎败，骨入虎耳，以此而死。非力不赡，知有所穷也。

临潼县驿前有俚妇，三子皆售诸过客，二为正使，一为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刘，郎官者，县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陈，升卿大怒，闻公决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钱不明，配流广南。人谓无亲之报也。

凤翔妇与黄冠通奸，即妊，不能决，在禁中四年。至英庙登极赦到，宣竟而妇生子，发被面，齿满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阅之，不谬。

许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广，自宋公序开拓，遂弥漫，菰蒲鱼稻，采取不资。于是以诗落成，人多称美。西南水心有观音堂，昔乃四门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后改置此像，蛇不复出，像乃慈圣光献法容云。

宁州之南二十里枣社镇，以狄梁公两为宁州刺史，民立祠植枣，取两束之义。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谬为早云。

《本草》著糯米为稻米，累朝释略数千言，无一字言堪为酒，正如《白氏六帖》录禽遗大鹏也。

北虏待南人，礼数皆约，毫末工伎，皆自幽、涿遣发之帐前，人以为劳。乐列三百余人，节奏讹舛，舞者更无回旋，止于顿挫伸缩手足而

已。角抵以倒地为负，不倒为胜。两人相持，终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深以为耻也。待客则先汤后茶，揖则礼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丧马七千匹，城下沙烬中大小团茶可拾也，乃是将以买人头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举以笔摘略数千百字，以烛蜡固之，付有司上之，实遗奏也。神宗得之，不胜悲涕累日。是时，胡人虽入月城而未逼，左右以马御之，舜举以鞭挥击，不肯上马。少顷僵蹦，人犹见之。李复上马，将出门，失辔。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内，然夜黑沸涛中，面上中箭，恐非敌人也。独徐禧不知所归，人无道者。或云有还人见之夏国者三五，颇符合，疑亦有之。

熙宁中，郎中赵诚自富顺监代还，过凤翔，自言一任二年，裁两次杖罪。元丰中，河中人刘勃自南京军巡官代还，自言一任断绞刑二百六十有奇，斩刑六十余，钉呙二十七，此一院数也。绍圣二年冬，予至陕府，三年七月，裁断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伤，生所未见也。子杀父、父杀子各一，兄弟相杀、妻杀夫者数人。

士人举止，不可不慎也。近见陕西一漕使，为当涂荐终南太平宫道士张景先，既前席，与之并轿同涂，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轿中举手揖，景先亦举手。至咸阳，为一监官大诟，使人捽褫，波及漕使，竟无如之何，观者快之。景先后主亳州太清宫，黄履守亳，每走见，执弟子礼，内寝馈食，再拜问遗，必百缣。凭陵郡官，狎饮无所不至。范彝叟来，客将赞名，仪石南一喏而退，观者又快之。

王铣为侍禁三班院，差监修主第，语同事曰："吾辈受寒热修成，不知谁家厮居此？"既而铣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正与刘美打银、杨景崇担土事同。

黄巢入长安，苦王李之难，僖宗再狩，近毂之民，争入攘宝货，唯幽民取佛，至今虽民家充满，或铜或漆，其工致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环州有肃宗引驾佛坐像，崇丈余，精彩照人，旁视可畏。土人云：国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举。每有军事，则守臣致告。

唐宫城两横街，今西京内是也。大明宫太极殿与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后是第一横街，直紫宸后，延英后第二横街，才是后殿。每朔望宣政

排仗。是日诸陵上食，故不御前殿，即是东西上阁门，鸣仗而入，谓之入阁。今东京内城一重横街。文德殿正衙与大庆殿排行，殿后即是横街。仗入而无所属，故未即鸣仗。皇祐中考求入门故事，谓之入门仪，以至问策贡士，久之不决。一日，仁宗因阅长安图，指内次第。翌日喻执政，始判然。初以谓入门自是一仪也。

仁宗庆历初，改锡庆院为太学，都下举子稍稍居之，不过数十人，至暮出归，不许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孙复、胡瑗领教事，乞弛太学火禁，准小三馆秘阁令，脱有不戒，愿以身任之。自尔诸生方敢宿留，四方学者稍稍臻集。然熙宁之初，犹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数人矣。

大礼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赐，元符星变，自三省、枢密院皆乞罢。

唐制五品阶不着绯，三品不着紫，今参知政事、宰臣皆着绯也。

司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干而恶湿，袭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则同也。

韩玉汝自言为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识，聆其语，似齐人。坐间序揖后，酒到辄尽。时酒行无筭，盏空则酒来，不食顷，略已数杯，意似醺酣。玉汝独念邻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节片时，再坐将起，满引任醉无害，今万一为台司所纠。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贤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吃！”反不能堪，因复曰：“殿上主人只为你一个。”

祖宗朝内臣出使，不得预职事外事，责军令状。

东水门外觉照院，元祐末，予缘干适彼，与寺僧纵步道旁，指一圹云：“此陶穀坟也。”墓门洞开，其间无一物，因讽寺僧为掩覆。僧曰：“屡掩屡开，不可晓。十余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尔后不复来。”陶为人轻检，尝指其头曰：“必戴貂蝉。”今则髑髅亦不复见矣。

钱若水暇日在家延一术士，戒阍者不得进客。既而门外喧争久之，呼问阍者，曰：“有一秀才欲请谒，辞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进，则刺字书云“临江军进士王钦若”。既入，无冠、头巾，皂衫黄带，雀跃嘶

声而结喉，鄙状可掬。钱意甚轻之。术士一见，不复顾钱，侧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顷，王辞，术士不揖钱，褰衣从之。钱大骇，使人呼术者，诘之，乃曰："斯人大富贵人也，名位寿考无不极，但无嗣，当以外姓为嗣。"既卒，真庙俾其婿张环主祀。

李舜举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尝雔之。一日，谓曰："尔养取一子服事。"舜举敬唯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举谢曰："臣唯有一子，待与陛下监税。"

张璞者，幽人，少屡盗，贝丘之役应募坎窟得官。后为正使带亲御器械、泾原钤辖，知镇戎军，被重疾，忽叩头乞三年葬毕死，未几疾已。一日，蜕壳如蝉，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岁余，其子令发其墓，取金带抵罪。世谓不葬之罪，最有征验。

王钦若罢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诗送行，独杨大年不作诗于上前。真宗遣近侍谕旨作诗，大年竟不作。

钱明逸每宿戒，必诘其谒者曰："是吃酒，是筵席？"筵席客无数，一巡酒一味食也。吃酒客不过三五人，酒数斗，瓷盏一只，青盐数粒，席地而坐，终日不交一谈，恐多酒气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问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终日倾注，无涓滴挥洒，始可谓之酒徒，其视揖让饮酒如牢狱中。

苏舜钦、石延年辈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鬼饮者，夜不以烧烛；了饮者，饮次挽歌哭泣而饮；囚饮者，露头围坐；鳖饮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头出饮，毕复缩之；鹤饮者，一杯复登树，下再饮耳。

慈恩与含元殿正相直，其来以高宗每天阴则两手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针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层，后减为七层，所以卢照邻诗云："十层碧瓦摇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夫高宗知母之诚笃哉，而报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辅镇，即唐魏郑公庄也。田邑极雕弊，不蔽风雨。嘉祐中，求唐贤之后有道严者，中人欢然相率出城看夜叉。既至野次，见之如人形状，正如图画，发朱，皮如螺蚌 ，腰著豹皮裈。观者略数千人。常以大树庇身，累日乃不复见。又泷州吴山县汉高村，关中李氏所

居，一日大雨，有物堕庭中，如马台状，乃一皮幞头也。垢腻寸余，蛇蝪出入，臭闻十余步。李氏子欲焚之，长老曰："不可。"然雷鸣不去，在屋上丈余，观者不少。众观之少间，黑云如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丰中诗狱兴，凡馆舍诸人与子瞻和诗，罔不及。其后刘贡父于僧寺闲话子瞻，乃造语有一举子与同里子弟相得甚欢，一日同里不出，询其家，云近出外县。久之复归，诘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贼赃，暂出回避。"一日，举子不出，同里者询其家，乃曰："昨日为府中追去。"未几复出，诘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贼诗。"子瞻亦不能喜愠。

古盀凤翔府麟游县，每令长上事，必作招袯舞，其节奏与诸处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宫本，山县无妓子，但止以手分书耳。"

尧之治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欧阳文忠公序唐历志，以无补于人伦。

翁肃，闽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犹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罢起，转身复将入州宅，代者揽衣止之，曰："这个使不得。"

张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资，南京库帑不逭也。常闭目使人运筹，一算差，必能擿之。库物精粗，分毫不谬。

尝见吕相简与一邻县官托买酒，云："今为亲将至，专致钱一千托沽酒。"又于后批："切不得令厅下人送来。纳钱二百，烦雇一人担来。"

吾家旧畜镜，传为杨妃故物，径尺许，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铭，其略曰："粉壁交映，珠帘对看。潜窥圣淑，丽则常端。"圣淑字名少空，有并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诞节名千秋，藩镇进镜若紫丝承露囊，此几是耶？

郭讵性善谑，攻词曲，以选人入市易务，不数年至中行。元祐初，厘校市易，复以为承议郎。亲知每见之，必诘问所因，郭词吃，不能答，为作捷《河便传敷》陈咏，甘且草只将以，见甘意草，云论：。"大　官朴无消闷，大刚戟被并旁银人粉，，竞疏来风相紧问，。甘草又难间相混。及至下来，转杀他人，尔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无著令。熙宁中，审官变行之，至今以为常格。

狄武襄，西河书佐也，逋罪入京，窜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为清涧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帅鄜延，科阅军书至夜分，从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每供事，两手如玉，种以此异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于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两界非时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则知雄州，欲展城无由，因作银香炉，置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窃取之，遂大喧勃，踪迹去来，辞连北疆，纷纭久之。因兴工起筑，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层，躬率十縚，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级，如指诸掌。

熙宁中，余知宁州襄乐县，排架阁，以周祖广顺中平兖州慕容彦超露布为祖。潭州架阁，以建隆四年求遗书诏为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门，使太祖走马，以马力尽处为城也。

郭祖受命讨守真，驻师河中城下逾年。望气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气，谓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犹豫不决，使术者视家人，至子妇符氏，术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妇乃尔，吾可知矣。"遂决。既婴城，无炮材，颇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炮材也。守真大喜，以为受命之符。其后既破，郭祖以符氏纳世宗，是为符后。

郭祖宿师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为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开之日，尽诛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余皆免。'"一日城开，乃即其地为普救寺。

太祖微时，多游关中，虽甚窘乏，未尝干投。人或周之，必择而后纳；有伯钱之余，必有与人。人颇异之。长武城寺僧严者常周之，往来无倦，阴异其骨气，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过者朝谒。其绘事本褐衫青巾，据地六博，后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乐舞失容。上色愠，范质乃言曰："今岁二麦必倍收。"上喜动色，命满泛，入夜方罢，莫不沽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传禅，部下分扰剽劫，莫能禁止，谓之靖市，虽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陈桥之变，即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灵长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于芳林园。既授绥，承旨陶穀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

太祖少亲戎事，性乐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衔谓之崇政殿说书云。

太祖朝，进讲为难，每遇疑义，必面加诘难，往反久之。尔后累朝，但端默谛听，得有商榷。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彝训及二典政实，必拱手上加肃敬。

神庙博涉多识，闻一该十，每发疑难，迥出众人意表，故讲官每以进讲为难，退而相语曰：“今日又言行过也。”黄履见苏子由，以手扪其腹曰：“予腹每趋讲，未尝不汗出也。”

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唐募军有翘关负石之格，取其关，持其末，五举为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靶，绝力断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王德用射诀：“铺前脚，坐后脚，两手要停不须高，靶里弦外觑帖子，急拽后手托弓梢。”刘昌祚云：“某把弓，万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东，皆自土门还师，驻驿真定潭园。有两朝行宫，岁谨缮完。器甲所储，至二十四库。累有旨批排，二年裁毕四库而已。潭园方广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辑。宫后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羓之所也。

神宗于崇政殿设二十四库，以储金帛，亲制库铭，其略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炽，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诸分置作院。

河北设五都仓，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绝而上宾，是天未欲燕蓟之民归中国乎？

阶级条，太祖制也，若曰一阶一级全归状事之仪，至今枢司以匣藏之也。

庆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凉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则无问寒暑，虽六军卫士，重戴披衫，与士大夫错杂路冲无别。虽曰凉衫，实热衫也。

杜常，昭宪太后之族子也。神宗闻宪之门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翌日，喻执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却一双鬼眼，可提举农田水利。"太祖常谓陶縠一双鬼眼。

太祖深鉴唐末五代藩镇跋扈，即位，尽收诸镇之兵，列之畿甸，节镇惟置州事，以时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无吠犬之警，可谓不世之功矣。或云陈希夷之策。

《唐书》太宗在洛登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缀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盗之事，是时裴晋公同行，并辔趋朝。史载毡帽虽伤不害，以马逸得脱。考其时，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读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诏重修，唯《唐书》卒业，所费缗钱十万有奇。既进御，翌日，有《旧唐书》不得毁，久之谕执政等云："当时何不令欧阳修为之？"魏公对曰："修分作帝纪、表、志。"既退，语曰："尔应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学，有佣书陈逵者，携一子方孩，饥冻不可支，书亦不佳。或曰："此陈彭年嫡孙也。其父彦博守汀州，以赃败，杖脊流海岛，遂至无赖。"时余方冠，未知彭年之为人，独念祖为执政而孙已若是耶？既而见刘贡父，尽得彭行事，所谓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报也不差。后逵困甚，与其弟归，发彭年冢，取金带分货抵罪云。

王君贶拜三司，二十有七岁矣。自尔居洛起第，至八十岁，位至宣、徽二府，尽其财力，终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孙与其侄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亟坏。富郑公亦起大第，无子，族子绍定居之。绍定本始姑苏人，富家，又无子。

范祥领制置解盐，始抄法，初年课一百二十万，末年一百六十五万，以谓抄盐，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则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专为以抄请盐，兼为飞钱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为重载，易之为抄，则数幅纸耳。于是禁绝盐法，边置折博务，张官置吏，买到钱充折斛斗。粜客得钱，不能置远，必来买抄，是用边籴不匮，抄法通行。逮至熙宁，边事稍勤，用抄日增。元丰初年，赈饥亦用，自尔军须国计，无所不资。商贾入京，价折于金部，岁出见钱三千万贯，买抄以擢。见钱不继，抄法朘削，冶盐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时人事，符会如此，良可叹息。

有唐茶品，以阳羡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其中，故谓之一串。

陆羽所烹，惟是草茗尔。迨至本朝，建溪独盛，采焙制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鉴别，亦过古先。丁晋公为福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后又为龙团。贡不过四十饼，专拟上供，虽近臣之家，徒闻之而未尝见也。天圣中，又为小团，其品迥加于大团，赐两府，然止于一斤。唯上大齐宿八人两府，共赐小团一饼，缕之以金。八人折归，以侈非常之赐，亲知瞻玩，赓唱以诗，故欧阳永叔有《龙茶小录》。或以大团问者，辄方刲寸以供佛、供仙、家庙，已而奉亲，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宁末，神宗有旨：建州制密云龙，其品又加于小团矣。然密云之出，则二团少粗，以不能两好也。予元祐中详定殿试，是年秋，为制举考第官，各蒙赐三饼，然亲知诛责，殆将不胜。宣仁一日叹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宁中，苏子容使虏，姚麟为副，曰："盍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俦敢与虏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虏，广贮团茶，自尔虏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此以一罗酬四团，少不满则形言语。近有贵貂处边，以大团为常供，密云为好茶。

嘉祐末，得石经二段于洛阳城，乃蔡邕隶书《论语》，文无甚异，唯"求之欤，抑与之欤"。

古今事有符合者：韩信破齐历下，田横烹郦生，耿弇破张步杀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诸葛走生仲达，死姚崇算生张说；张德舆捃裴晋公，与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杀杨挺，与孙膑斩庞涓，皆

同。

魏严，唐魏郑公裔孙也，曾拜国子四门助教。熙宁末，予过其门，见严年可六十许，语言成理，出郑公画像，乃近年笔，多为俗人书题。唐之谱牒诏诰，无一存者。乃曰："为官员持去尽矣，唯有周特登城县帖判状辈数种。"有免车牛状，县判云："魏公唐室勋贤，名传青史，既是簪缨之后，难与百姓雷同，其车牛特免。"今之县令敢尔乎！

凡自岷州趋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栈路，或百十步复出，略崖崄崟，不可乘骑。必步至临江寨，得白江，至阶州须七八日，其所经皆使传所不可行。宕之山水秀绝，天下无有也。临江之上一处当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银，其高无际，出众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狮子，人常见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记无忧城，东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寝疾，药未验，间召草泽，始用针，自脑后刺入。针方出，开眼曰："好惺惺。"翌日，圣体良已。自尔以其穴目为惺惺穴，《针经》初无此名。或曰即风府也。

熙宁以前，凡郊祀大驾还内，至朱雀门外，忽有绿衣人出道，蹯蹡潦倒，如醉状，乘舆为之少扼，谓之天子避酒客。及门，两扇遽阖，门内抗声曰："从南来者是何人？"门外应曰："是赵家第几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应曰："是。"开门，乘舆乃进，谓之勘箭。此近司门符节之制，然踏袭鄙俗，至是果命罢之。

泾州东长武城在城泺，最为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亲征薛举尝驻跸，门楼十二间，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题字尚在也。北阻泾水，即高塘二城，楼堞坚完。

历日后宫宿相属相联，本是一甲子，以真庙后年五十九，嫌于数穷，遂演之为一百二十岁。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汉京师有大庙曰原庙，颜师古以原为重，谓京城已有庙而又立为重，至引原蚕之原。大抵汉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谓之原庙。

陶隐居不详北药，时有诋谬，多为唐人所质。人固有不知，无足怪也。

《新唐书》以浅水原怀中冢为浑瑊平凉会明所杀战士敛死者。平凉离浅水原三百里，无容以数千人迁至三百里，谬甚矣。怀中冢乃太宗征薛举战士也，亦有马处。是时天下创建十昭仁寺，宜禄县乃其一处，为其中当战地也。蜀人吴缜有《新书纠谬》，至十二卷。

《考工记》之文，可谓文矣。或以为周公之文，然乎？亦必三代之文，汉诸儒不及矣。

《禹贡》曰："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峡府三门是也。绝河流若岩墙然，凿为三门，河经其中，东洋如小城状，即析城也。禹庙在西淖，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中流，高数百丈，尺铭勒其上，但取稍平处或险处，互布昌一峰之间。其字方可尺余，魏公撰文，正字薛纯，稷之子也。每欲印拓，伺天气晴明，先维舟砥下，下梯而升上，数日不可竟。俯视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难得真本。元符中，大水环三门，一夕寺庙皆失，略无孑遗，铭亦失数十字。

虏岁使正旦、生辰，驰至京，见毕，密赐大使一千五百两，副使一千三百两，中金也。南使至北虏帐前，见毕，亦密赐羊羓十枚、毗黎邦十头。毗黎邦，大鼠也，虏中上供佛，善麋物，如猪貒，若以一脔置十斤肉鼎，即时麋烂，臣下不敢畜，唯以赐南使。绍圣初，备员北使，亦蒙此赐。余得之，即纵诸田，虏传大骇，亟求不见，乃曰："奈何以此纵之？唯上意礼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国岁课其方更无租徭，唯此采捕十数以拟上供，一则以待南使也。如帐前问之，某等皆被责，今已四散收捕。"因辞以不杀无用。自尔直至还界，无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贵重如此。

刘综知开封府，一日奏事毕，真庙延之，从容曰："卿与中宫近属，已拟卿差遣，当知否？"综变色作秦音："启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中。"未几，出知庐州。

颜师古注《前汉》"蹴踘"：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踏为戏乐。若于气球中用物，如何胜踢？古人亦有谬作。

唐家二百八十余年，河决二穀、洛城，岁为患，攘天津，浸宫阙，垫城郭不已。本朝无五年不河决而穀、洛之患殊稀。洛中耆旧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滥为祥害。自祥符至熙宁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垫，公私荡没。富公晏夫人尚无恙也，仓卒以浴桶济之而沉。水退，死

者众多，妇人簪珥皆失，多有脱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长夏门不及。洛中故有语云："长夏门外有庄，福善坡头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势耳，至此乃知水谶不苟云。

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箸，开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简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诸司唯司农寺山池为最，船惟户部为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户部船也。

建中、贞元间，藩镇至京师，多于旗亭合乐。郭汾阳缠头彩率千匹，教坊、梨园小儿所劳各以千计。元丰中，刘伯寿谢事后，以议乐召至京城，已事得请，薄有沾赉，与唐、沈、丁竦，皆期望日阅于樊楼。凡京籍者率造焉。未几，种谔自鄜延陈边事到阙，一日期集于樊，服紫花织成袍，令束带，刘、沈皆葛巾鹤氅，都人观者颇塞。是日谔挥散亦数千人。神宗密令黄门窥之。既而谔辞，上举贞元故事，勉以浑、郭功名。

希夷先生陈抟，后唐长兴中进士也。既而弃科举，之武当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炼气，年已七十余，华阴葺云台废观居之。祖宗三庙皆召见，问以河东征伐，抟不答，师出果无功。居数年，见太宗曰："今可以。"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今之本镇，所补治道甚多。知人贵贱休咎，今有《人伦风鉴》行于世，后人集先生之言，以为书也。

熙宁中，有一朝士，齐人，知定平县。韩子华宣抚经由，怪其县印漫汗，因取观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锥，故非是本县铸造。"子华曰："何为？"宰因阴指其题刻曰："太平兴国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华顾幕府曰："县故正无有是也。"

本朝草圣，少得人知名者苏舜元。舜元之书不迨舜钦，笔简而意足。其子澥，元丰中为江东提举，上殿，神宗问："颇收卿父书否？"对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进来。"澥退，迫走亲知，裒得数帖。上一阅，命内侍辈取之，乃舜元书也。上鉴之精妙类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孙也，有才辩高识，能道南朝故事。予之尊外祖母温，杨涉之外孙也。予兄初游学，温夫人无恙，年八十余，耳目聪明，日视针指，每道唐室故事，历历可听。或见予兄服皂衫纱帽，谓曰："汝为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纻襕系里织带也。"或命饮宴燕，则以琴自随："此汝外祖出入体也，必有仓头负荷，今胡不然？脱或侵夜，厢巡防卫至所居，颇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镇了，已是幸事。"

李元则再守长沙，裁供备库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财用、农田、学校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元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湘之农夫以为患，且未知粟米、秆草为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构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誓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秆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马秣茭也。

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唯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筵，于便寝别设留倡，徒用小乐，号呼达旦。或咏东野三月晦诗云："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又咏中秋诗云："莫辞终夕有，动是隔年期。"

赵韩王两京起第，外门皆柴荆，不设正寝。（阙）三间小厅事堂中位七间，左右分子舍三间，南北各七位，与堂相差。每位东西庑凿二井，后园亭榭制作雄丽，见之使人竦然。厅事有椅子十只，样制古朴，保坐分列，自韩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见柴荆，既而观堂筵以及后圃，哂之曰："此老子终是不纯。"堂中犹有当时酒，如胶漆，以水参之，芳烈倍常，饮之皆醉。初河南府岁课修内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为赵普修宅买木所分。"既而有旨：修赵普宅了上供。

长安启夏门里道东南亭子，今杨六郎园子，即退之所谓符读书城南处也。樊川花□所居，焦咏府竹园，皆韩公别业也。少东，白序都官榫金台军别业，老杜所咏处也。

王世则，长沙人，冠岁辞亲，入南岳读书，其父遗之一千。居数年，还家宁亲，既而出二千，封识如故。明年状元及第。

西京留台李建中，博雅多艺。其子宗鲁，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师，命择婿。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从驱驴，亦就食于

逆旅。宗鲁一见，前揖寒温，延之共案。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将还洛也。"宗鲁不复之京师，与之同归洛中。其父诘之，曰："今既得贵婿，可复回矣。此人生不出选调，死封真王。"于是婿之，乃张尧封也，实生温成皇后。天圣中登进士第，终亳州军事推官，后封清河郡王。

司马温公与庞元鲁俱为张存龙图婿。张夫人贤惠。庞颍公帅太原，温公从辟。是年三十余，未有子。庞公与刘夫人欲有所置，刘发之，张欣然莫逆。未几得之，凡岁几朝，温公未尝盼睐。庞、刘知之，必以主毋在嫌。一日，召张夫人赏花，温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靓妆就书院供茶。温公怫然曰："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尔出来此作甚么？"明日，颍公幕府白："司马院丞却有祖风。"谓相如、卓氏也。县君孙兆曰："司马院丞可惜不会弹琴，却会鳖厮趯。"闻者大笑。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见之，王钦臣所执是也。西京任谔所守，任圜笏也。贾种民所守，贾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击人。今人之笏，虽有段秀实，亦无能为也。

房陵有猎人，射雉冠一境，矢无虚发。尝遇猿，凡七十有余发，皆不中。猿乃举手长揖而去。因弃弓矢，不复猎。

神宗自隶明川郡王即位，熙宁初，升颍川为顺昌，久知其军谬，遂升许州为颍昌府。

季布为河东太守，帝曰："河东，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邻王室，股肱相须。今人守太原，谢上表皆引股肱，疏矣。嘉祐、治平间，有中官杜浙者，好与举子同游，学文谈不悉是非，然居扬州，凡答亲旧书，若此事甚大，必曰"兹务孔洪"，如此甚多。苏子瞻过维扬，苏子容为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后子瞻与同会，问典客曰："为谁？"对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贝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为河北提刑，廨舍在贝州，方出

城而难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区民家，遗其乳子而去。事定，还旧居，凝尘满室，地上犹有被蓐。觉有物动，视之，乳子在焉。目精炯如，以口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籲妻是也。有子登高科，至今无恙。

《新唐书》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奸臣亦多矣，所载者才九人，可尽信乎？

汾阳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浑咸宁洗足，咸宁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对曰："瑊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视之，哂曰："不迨吾。"谓浑中寿也。

或荐王迥于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喻。或哂曰：此介甫谐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么云奇倚俊，王家郎也。

予尝于浑氏见德宗所赐诏书，金钺。杂诏数命，其二奉天诏也。一曰："今赐卿剑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将军裁之。"一曰："今赐卿笔一管，空名补牒一千纸，有立功将士，可随大小书给，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马希倩奏来，朕今与卿诀矣。"钺乐铎无柏，金彩尚存。画像少年，袁生也。与蒲中□水异，侍立，彩抱胡须人袁日善射，郝将军。浑咸宁少给事汾阳，未尝惮劳。汾阳在军中，咸宁席未下，夜中酒溺器必温，汾阳问之，对曰："向峡以请寝。"汾阳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铸开通钱，仰篆隶八分体，十文重一两，为开通元宝，亦曰开元通宝。背有眉，乃大复窦后指甲痕也，进样时，误以甲承之。其铜剂，后人皆不能法。今独隶体钱行于世，八分与篆体钱皆不复见矣。开元之谶，已见武德年宝。

承相领京兆，辟张先都官通判。一日，张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浓'，今日却来此事公事。"

陶隐居注《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谅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面也。

张耆四十二男子，冯行已儿息二十二人。或传耆开窗直厩舍，先以

马合，纵婢隔观之，从而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汤沃其下部，日出方罢，无他术。

仁宗庙有侯杰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谓侯之六石。元丰团教太保长却为陈留弩，踏六石者，不数也；七石以上，方着籍。弓平射一石七斗为应格。建中靖国，予为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从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尝行泷外百家镇温汤，即哥舒别业也。寺有小碣石色蓝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孙梁记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贞牒，天祐十年，河东不禀朱梁正朔，所不得行，不为正统。朱梁系唐，史氏之识浅矣。

元祐末，宣仁圣烈太后上宾，辽人遣使吊祭。虏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头内孔中，植其足，又取叶数百，披掐遍体。以疏别造毂车，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报谢入蕃，见其辙路深尺余，此蕃国贵人礼也。贱者则燔之以归。耶律之羓尚矣。

李译谏议知凤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殡所以至府宇，蔽映无下足处。府宫尊卑，接武不相辨。挥拂不开，践踏成泥。其大者如扇。丧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晋公南迁，过潭州云山海会寺，供僧，致猕猴无数，满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诘也。

西域之蕃处中国，以至夏契丹交驰，罔不在邻郭，今青唐是也。货到，每十槖驼税一，如是积六十年，宝货不资，唯真珠、翡翠以柜，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丰末年，官军下青唐，皆为兵将所有，县官十不一二。王瞻以马驼真珠，每线长六尺，象犀辈为粗重，弃之不取也。中途有旨搜检，凡战兵所挟，投之黄河，唯环庆一官露两袒，大语曰："我杀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问。王瞻在房陵卖金，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断之，纳诸煎器，鼓槖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骇，而至今呼瞻为歌利王。

彭汝砺，饶州人，治平状元，熙宁中为江西运判，妻宁氏。适有曾氏子监洪州盐米仓，卒于官。其妻养明宋氏有色，彭意欲纳之，而方服

未暇也。后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顺不暇。或曰：宋氏中间曾归一朝官，而彭不知。绍圣中，彭典九江，病革将逝，命索笔，人以为必有偈颂，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妇，从今而往，不打这鼓。"投笔而逝。

长安今府宇，即唐尚书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录厅前石幢，即郎官题名石也。张长史书序，笔画整楷。如张君作字，诡怪颠倒，不可名状；至为楷法，整若军阵。乃为能事之极，无所不可。

波唐善词曲，始为楚州职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虫，唐方少年，负气不堪，其后作"蝗虫三叠"，且曰："不是这下辈无礼，都缘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带禁军随行，坐赃三十年。至熙宁，魏公札子特旨改官，辟充大名府签判，作《霜飞叶》云"愿早作归来计"之语，介甫大怒，矢言曰："谁教你！"及河大决曹村，凡豫事者皆获免，其惟唐冲替久之。王广渊以乡闾之素，辟渭州签判，作《雨中花》云："有谁念我，如今霜鬓，远赴边堠。"广渊闻之亦怒，责歌者，唐郁不自安，竟卒于官。先自曲初成，识者曰："唐不归矣。"以其有"身在碧云西畔，情随陇水东流"之语，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龄命称聘契丹皇城使，张璪价焉。张颓龄，枢府难其行，璪哀请。故事：死于虏，朝廷恩数甚渥，北虏棺银装校三百两。既行，璪饮冷食生无忌，昌龄戒之，不纳。既至虏境，益甚，昌龄颇患之，禁从者无供。璪怒骂不足，果病噤，不纳粥药，至十许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复命。登对进前，上面哂之，退语近臣曰："张璪生还，奈何诣政堂？"诸公大笑。昌龄直被他害杀，每夜使人防视，若有些好恶，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妇孙睥睨，阿翁刬地又却来也。

文德殿祖庙，仪鸾司于萧屏上以皮条系一牌，上刻"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谓之行室，社弦大卿回，此有司之失也，命作衙在所。"同行曰："本事见他社出自法云：凡自外诏京者，官既降，告付阁门札万本，官必曰：可依条交割本职公事，乘递马发来赴阙。予在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县监司行遣文字，当著依条令札坐。圣旨是□□□，犹曰依条，恐非也。"宰执唯唯，即持指挥去二字，不期岁久复着，所谓官抑不如曹抑也。

韩魏公庆历初自副枢出知扬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开元礼》不著凶礼，以为预凶事。凡朝廷大故，仓卒裁处，绝无所考据。柳子言之详矣。唐定边事三十年，国史无一字言之，以讳国恶。《传灯录》不着二祖偿偿宿债，此皆切要因缘，俗学所讳。

熙宁中，萧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贵？"注曰："文彦博。"又问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谓？"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上面之，既退，语近侍曰："兼注衍。"

许相文节张公，嘉祐中长宪台，言事无所避。一日，神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对曰："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友，陛下惟中宫二人而已，岂非孤寒？"上罢入内，光宪觉上色不怡，进早膳踌躇。光宪启问，上以公语道之。光宪挥洒，上亦随睫，自尔立贤之意遂决。

州东王文公寝疾，真庙屡访，医者视之，仍不得辄归，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讣闻，而医者语人曰："半年厮系绊，与一服药，且大家厮离。"

前辈虽介胄士，有执一不移之节。有裴镇崇班者，晋公之后，监华州赤水镇酒。段少连领漕事，巡过督其职事，命去幞头。既而曰："且与幞头，以待再来点检。"裴曰："此幞头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运判既命去之，不敢擅裹，须候朝廷指挥。"自尔露头治事，凡出入见宾客，以至迎送，露头穿执者三年。朝廷亦闻之，有旨：段少连不合去命官巾幞，罚食。裴即日复冠。人方之贡禹。

泊宅编

【宋】方勺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泊宅编》，宋方勺（1066—？）著。勺字仁声，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一说严濑（在今浙江桐庐）人。后寓居乌程（今浙江吴兴）泊宅村，因号泊宅翁。元丰六年（1083）入太学，后任虔州（今江西赣州）管勾常平。元祐五年（1090）自江西赴杭州应试不举，遂无仕进之意，直至晚年才又得一官。为人神情散朗，淡泊名利。事迹见《宋史翼》卷三六等。

书中所记，多为宋仁宗至徽宗政和年间的朝野杂事。方勺因常与当时名士如苏东坡、苏子容、叶梦得、朱服、王汉之、洪兴祖、王昇等人交游，故于当代时事、名人逸事、掌故稗闻多有所见闻，因予记录，汇编成书。书中有些内容，如方腊起义始末，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财政状况，《黄鹤引》词牌以及某些医药的记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宋代的历史资料，颇足珍贵。

本书有十卷和三卷两种版本体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卷，明陶宗仪《说郛》所收《泊宅编》21条，亦据十卷本，成书于明嘉靖六年（1527）的《吴兴掌故》也著录为十卷。直到《稗海》本出，方见三卷本原貌。据考证，十卷本是在三卷本稿本基础上，由作者增订厘定后付梓的原本，故记事比三卷本有所增删，遣词用语亦有更动。

此次校点，即以十卷本《金华丛书》本为底本，校以《读画斋丛书》本等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方氏泊宅编序

泊宅翁学博而志刚，少时谓功名可力取，不肯与世俯仰。晚得一官，益龃龉不合，慨然叹曰："大丈夫不为人则为己。先圣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乃取浮图、老子性命之说，参合其要，以治心养气，反约而致柔，年老而志不衰。酒后耳热，抵掌剧谈，道古今理乱、人物成败，使人听之竦然忘倦。时出句律，意匠至到。扁舟苕、霅之上，侣婵娟，弄明月；兴之所至，辄悠然忘归。使翁少而遇合，未必如岁晚所得之多也。一日，过予于桐汭，出所著《泊宅编》示予。予曰："此翁笔端游戏三昧耳，胸中不传之妙，盍为我道其崖略？"翁默然无言。予因书以序之。丹阳洪兴祖庆善。

归田录

卷一

[redacted]

阳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学博行高。东坡谪惠州，过而爱之，号曰“玉岩居士”，仍为作真赞。居士不娶，坡每来，直造其室，尝戏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阳城之裔。”故坡诗曰：“众谓元德秀，自称阳道州。”皆谓无妻也。居士后以遗逸得官。

吴师仁字坦求，钱塘人。笃学励志，不事科举。守臣陈襄、邓温伯、蒲宗孟皆以遗逸荐于朝。元祐初，被召命以学官。初，坦求丧亲，庐其墓，日托栖真寺随僧造饭一钵以充饥，不复置庖爨、蓄奴僮，闭户翛然读书，倦则默坐而已。尝一夕，已灭烛，室中忽自明，有僧长揖而入，与坐谈玄久之，谓坦求曰：“教授行且仕宦，寿不过六十。”僧去而复暗如初。坦求为太学博士，十年无他除改，其后以选除颍川、吴王宫教授，卒年五十七。

王昇字君仪，居严州乌龙山。布衣蔬食，无书不读，道、释二典，亦皆遍阅。为湖、婺二州学官，罢归山中，杜门二年不赴调。一日，自以箕子《易》筮之，始治装西去，时年将六十矣。旅京师数月，良倦，将谋还乡，左丞薛昂以其所撰《冕服书》献之，稍历要官。君仪之学，尤深于《礼》、《易》，久为明堂司常。宣和乙巳，以待制领宫祠，复居乌龙故庐。每正旦，筮卦以卜一岁事，豫言灾祥，其验甚多。金人据临安，诸郡惊扰，严人皆引避山谷间，公独燕处如平时，且增葺舍宇，以示无虞。壬子正月，微感疾，谓贰车黄策曰：“陆农师待我为属官，不久当往，但《太元书》未毕，且不及见上元甲子太平之会，此为恨尔。”数日卒，年七十九。

东坡既就逮下御史狱，一日，曹太皇诏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自闻之？”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将留以遗后人。’二文士盖轼、辙也。”上因是感动，有贷轼意。

朱行中自右史带假龙出典数郡，年才逾壮。守东阳日，尝作春词云：春“小付雨与廉西纤流水风。细细 和 ， 万九家十杨光柳阴青能烟有里几。，恋金树龟湿解花尽飞留不无起计。。愁寄无语比东，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自以为得意。后历中书舍人，帅番禺，得罪，安置兴国军以死。流落之兆，已见于此词。

王钦臣自西京一县令召入，议法与介甫不合，令学士院试赋一篇，但赐出身，却归本任。以二诗献公，其一云：“蜀国相如最有词，武皇深恨不同时。凌云赋罢还无用，寂寞文园意可知。”其二云：“古木阴森白玉堂，老年来此试文章。宫檐日永挥毫罢，闲拂尘埃看画墙。”

东坡帅杭，一日，与徐琇 坐双桧堂，吟曰“二疏辞汉去”，琇 应声曰：“大老入周来。”琇 字全夫，少年登科，疏纵不事事，晚益流落，终于武义县主簿。尝寓婺州清涟寺，醉中题壁云：“惊雷殷殷南山曲，一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轻寒，衣褪香绡红减玉。朝云霭霭弄晴态，野柳狂花无管束。东风也自足春情，吹皱两溪烟水绿。”

元祐中，东坡帅杭。予自江西来应举，引试有日矣，忽同保进士讼予户贯不明，赖公照怜，得就试；因预荐送，遂获游公门。公尝云：“王介甫初行新法，异论者譊 譊 不已。尝有诗云：‘山鸟不应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啾啾。’又更古诗‘鸟鸣山更幽’作‘一鸟不鸣山更幽’。”

欧公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九年，东坡大书重刻于滁州，改“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水落而石出”作“水清而石出”。

冯当世未第时，客余杭县，为官逋拘窘，计无所出，题小诗于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见之，为白令，丐宽假。令疑胥受赇游说，胥云：“冯秀才甚贫，某但见其所留诗，知他日必显。”出其诗，令笑释之：“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秋风。吁嗟天下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

介甫尝戏作《走卒集句》云：“年去年来来去忙，倚他门户傍他墙。一封朝奏缘何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先子晚官邓州，一日，秋风起，忽思吴中山水，尝信笔作长短句《黄鹤引》，遂致仕。其叙曰：予生浙东，世业农。总角失所天，稍从

里闬儒者游。年十八，婺以充贡。凡七至礼部，始得一青衫。间关二十年，仕不过县令，擢才南阳教授。绍圣改元，实六十有五岁矣。秋风忽起，亟告老于有司，适所愿也。谓同志曰：“仕无补于上下，而退号朝士。婚嫁既毕，公私无虞。将买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阅阮田曹所制《黄鹤引》，爱其词调清高，寄为一阕，命稚子歌之，以侑尊焉。“生逢垂拱。不识干戈免田陇。士林书圃终年，庸非天宠。才初阘茸。老去支离何用？浩然归弄。似黄鹤、秋风相送。尘事才塞初翁阘心茸，。浮老世去庄支周离梦。何用漾？舟浩遥然指归烟波，群山森动。神闲意耸。回首名鞿 利鞚。此情谁共？问几斛、淋浪春瓮。”

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

徽宗兴画学，尝自试诸生，以“万年枝上太平雀”为题，无中程者。或密扣中贵，答曰：“万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频伽鸟也。”是时，殿试策题，亦隐其事以探学者。如大法断案，一案凡若干刑名，但取其合者，不问词理优劣。或曰：“王言而匿，其指奈何？”曰：“此正古之射策，在兵法所谓多方以误之也。”

自古继世宰相，前汉所称韦、平而已，汉袁、杨二族最盛，亦不过三四人。唯李唐一门十相者良多。至闻喜裴氏、赵郡李氏，一家皆十七人秉钧轴，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继相，韩、吕之后未闻。

自古相国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后六十八人。

韩忠献公之子粹彦帅定武，或劝取幽燕者，粹彦折之曰：“国家奄有四海，宁少此一弹之土耶？”唐庚作传赞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始之者寇莱公，成之者公也。”

王黼自入仕登庸，无他异，唯合眼时觉有物隐隐如玉箸，头长不盈寸，开眼则无之，他人不知也。每有庆事，则微痒而动摇，率以为常。靖康初，金人犯阙，黼正忧遽，忽痒甚，喜不自胜；微以手按之，其物忽落掌中，状如箸。不久及祸。

介甫尝昼寝，谓叶涛曰：“适梦三十年前所喜一妇人，作长短句赠

之，但记其后段：‘隔岸桃花红未半，枝头已有蜂儿乱。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亭亭伫立春宵短。’”

姚祐自殿监迁八座，不数进见。母夫人久病痢，诸药不效，忧闷不知所出，令李昂筮轨革，有“真人指灵草”之语。一日，登对，上讶其悴，具以实奏。诏赐一散子，数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之饮下。

王直方云：王介甫在翰苑，见榴花止开一朵，有“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句。陈正敏谓此乃唐人诗，介甫尝题扇上，非其所作。

归田录

卷二

[redacted]

予弟訇字仁宅，博学好古，未壮而卒。平生不喜作科举文，既卒，于其箧中得二跋尾遗稿，今载于此：

《秦诅楚文跋尾》曰：

右秦《告巫咸神碑》，在凤翔府学；又一本《告亚驼神》者，在洛阳刘忱家。书辞皆同，唯偏旁数处小异。案：《史记·世家》，楚子连“熊”为名者二十二，独无所谓熊相者。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后，未尝与秦作难。及怀王熊槐十一年，苏秦为合从之计，六国始连兵攻秦，而楚为之长，秦出师败之，六国皆引而归。今碑云“熊相率诸侯之兵以加临我”者，真谓此举，盖《史记》误以熊相为熊槐耳。其后五年，怀王忿张仪之诈，复发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兴其众，以逼我边境”也。是岁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长章拒楚师，明年春，大败之丹阳，遂取汉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齐，楚师复略我边城”是也。然则碑之作正在此时，盖秦人既胜楚而告于诸庙之文也。秦人尝与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于一胜，遍告神明，著诸金石，以垂示后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欤！余昔固尝怪秦、楚虎狼之国，其势若不能并立于天下，然以邻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闻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后知二国不相为害，乃在于盟诅之美、婚姻之好而已。战国之际，忠信道丧，口血未干而兵难已寻者比比皆是，而二国独能守其区区之信，历三百有余岁而不变，不亦甚难得而可贵乎！然而《史记》及诸传记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诅盟。”今《世家》所载，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尔。又云：“楚取我边城新郢及郴长。”而《史记》止言六国败退而已。由是知简策之不足尽信，而碑刻之尤可贵也。秦惠公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绍圣改元，实一千四百六年。廷博案：绍圣，原误“绍兴”。一千四百六年，原误“一千四百四十九年”。今订正之。

《石经跋尾》云：

> 右石经残碑在洛阳张景元家，世传蔡中郎书，未知何所据。汉灵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隶三体书五经，刻石于太学。至魏正始中，又为一字石经相承，谓之《七经正字》。今此所传，皆一体隶书，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经籍志》又有邕《今字论语》二卷，岂邕五经之外复为此乎？据《隋·经籍志》，凡言一字石经，皆魏世所为。有一字《论语》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蔡邕所作，则又疑《唐史》传之之误也。盖自北齐迁邕石经于邺都，至河滨岸崩，石没于水者几半。隋开皇中，又自邺运入长安，未及缉理，寻以兵乱废弃。唐初，魏郑公鸠集所余，十不获一，而传拓之本犹存秘府。前史所谓三字石经者，即邕所书，然当时一字石经存者犹数十卷，而三字石经止数卷而已。由是知汉石经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经近世犹存，五代湮灭殆尽。往年洛阳守困阅营造司所弃碎石，识而收之，遂加意搜访，凡得《尚书》、《论语》、《仪礼》合数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长安，其上有马日磾等名号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阳记》，日磾等题名本在《礼记》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为也。《尚书》、《论语》之文，与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国、郑康成传之本也。独《公羊》当时无他本，故其文与今文无异，皆残阙已甚，句读断绝，一篇之中，或不存数字，可胜叹惜哉！吾友邓人董尧卿自洛阳持石经纸本归，靳然宝之如金玉，而予又从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谓有志于斯文矣！

崇宁五年，长星见。蔡京斥居浙西，时事小变，士大夫观望，或于秉笔之际有向背语。蔡既再相，门人苏棫者自漳州教授召赴都堂，审察献议，乞索天下学官五年所撰策题，下三省委官考校，以定优劣。坐是停替者三十余人。棫为太学博士，迁司业卒。

今之巧宦者，皆谓之“钻”。班固云：“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仕有不称职者，许郡将或部使者两易其任，谓之“对移”。汉薛宣为左冯翊，以频阳令薛恭本县孝者，未尝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赏久用事，宣即奏赏换县，乃对移之所起也。

狄武襄公青，本拱圣兵士，累战功致位枢府。既贵，时相或讽其去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庙亦宣喻之，对曰：“臣非不能，姑欲留以为天

下士卒之劝。”上由此益爱之。

宗泽，婺州农家子，登进士科，调馆陶尉，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之曰：“此虽除盗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妄杀，况国有常刑乎！”泽靖康中为副元帅，后尹开封卒。

河阳三城，其中城曰中潬 ，音诞。黄河两派贯于三城之间，秋水泛溢时，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中潬 屹然如故。相传此潬 随水高下，若所谓地肺浮玉者。《楞严经》云：“干为洲潬 ，湿为巨海。”

乌程之东数十里，有泊宅村。予买田村下。因阅金石遗文，昔颜鲁公守湖州，张志和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续仙传》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为婺人。予喜卜筑之初，闻同里之高风，遂得友其人于千载，因作诗识之。王侍郎汉之一见，号予“泊宅少翁”，仍为作真赞曰：“形色保神，环无初终，粉饰大钧，而为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贵极当时，尝为滁州刺史，作怀嵩楼西城上，刻文于石，以怀嵩、洛，有“白鸡黄犬”之叹，后竟以谪死。楼有公画像，颀然七尺，真伟人也，但鼻端微曲耳。

秦之长城，西起临洮，尽辽海。今但穴其下以来往，望之若紫云横亘沙漠上。

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即至岛。岛有五所，即《禹贡》之羽山。

西汉梅福自九江尉去，隐为吴门卒。今山阴有梅市乡，山曰梅山，即其地也。

会稽山为东南巨镇，周回六十里，北出数垅，葬者纷纷，得正垅者，赵、陆二祖坟而已。二坟同一山，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外尖峰名梅李尖，地里家谓之“笔案”。陆氏葬后六十年，生孙佃，为尚书左丞。赵氏葬八十年生曾孙抃，为太子太师。自是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

泉州万安渡水阔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风潮交作，数日

不可渡。刘铱 据岭表，留从效等据漳、泉，恃此以负固。蔡襄守泉州，因故基修石桥，两涯依山，中托巨石。桥岸造屋数百楹，为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三岁度一僧掌桥事。春夏大潮，水及栏际，往来者不绝，如行水上。十八年，桥乃成，即多取蛎房，散置石基，益胶固焉。元丰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辄取蛎房者徒三年。

古法：凿井者先贮盆水数十，置所欲凿之地，夜视盆中有大星异众者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纳青朮数斤于其中，以辟温气。

湖州豪右吴伯阳有子倜，寓太学，方预荐，伯阳梦若游奕使者立厅事东阶，欲延之坐，不可；问："秀才在否？"对曰："不在。"遂去。伯阳送出门，见道中旌幢仪物弥望不绝，语伯阳曰："秀才归，但道天赦曾来。"倜是举礼部奏名第一。

崇宁更钱法，以一当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纷纷。或捕得数大缶，诬以枢密张粢之子綎 之所铸也。初，遣监察御史张茂直就平江鞫之，案上，綎 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畸，既至，系者已数百人，尽释之，阅实以闻。时宰大怒，别选锻炼，綎 竟坐刺配，籍没其家。沈既得罪，归乡以死，张再迁亦不显。今三十年间，沈氏有子登科，张氏不复振矣。二子皆东吴贤者，不幸而当此，大抵张之失，在于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为世之戒矣。

诗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甫。记其十联："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纳纳乾坤大，行行郡国遥。""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胡虏三年入，乾坤一战收。""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

玉山郑泰者，粗有家资。一夕，梦若使者来谒，延之坐，忽曰："从尔贷万缗。"泰方自叙力薄，其人曰："天符已下。"径去不顾。后数日，火，邑人见一四目道士，郊外舞笏而入；凡笏之所指，则火随而起。它日验之，所指皆郑之僦舍，其直恰万缗。

一士人沿汴东归，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问何事，不答。又撼之，妻惊起，视之，舌肿已满口，不能出声。急访医，得一叟负囊而

至，用药糁，比晓复旧。问之，乃蒲黄一味，须真者佳。

邓菊甲于天下，父老云其品无虑六七十。绍圣初，先子为教官，主善堂后所有仅五十种，乃前任刘正夫求于诸邑得之，闻颇恨不尽其佳品而去。

归田录

卷三

元丰初，卢秉提点两浙刑狱，会朝廷议盐法，秉请自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场等水势稍淡，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县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樾、南天富、北天富场十分；著为定数。盖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炼盐，所谓"熬波"者也。自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以淋卤；以分计之，十得六七而已。盐官、汤村用铁盘，故盐色青白，而盐官盐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杨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故色少黄，竹势不及铁，则黄色为嫩，青白为上，色黑即多卤，或有泥石，不宜久停。石堰以东，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以近海水咸故尔。后来法虽少变，公私所便，大抵不易卢法。且水性以润下为咸，其势不少折，则终不可成盐。安邑池盐，以浊河曲折，故因终南山南风以成。若明、越、温、杭、秀、泰、沧等州，为海水隈奥曲折，故可成盐。其数亦不等，唯隈奥多处则盐多，故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胜五钱，比浙贱数倍。盖以东南最逼海，润下之势既如此，故可以为咸，不必曲折也。

西安州即唐盐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细，没马胫，无水源，但干沙尔。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咸，中有颗盐。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红莹，军行以和食饮。

西安有池，产颗盐，周回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劲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余，悉亡命卒也。日支铁钱四百，亦多窃盐私贸。盖绝塞难得盐，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初得此池，戎人岁入寇。其后拓地六十里，斥堠尤谨，边患遂绝。

汉法：聘后用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而宝货法，凡黄金一斤直钱万，朱提银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余银一流直钱千。朱提县出银，音殊时。当是时，万金一两才六百，银一两才二百。东坡常怪今之黄金不若昔时之多，盖今糜之者众，宜其少而价贵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量酒之升斗小，量谷之升斗大。昔人饮酒，有数硕不乱者。班固论一夫百亩，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硕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岂有一人能饮数硕，而日食五升米乎？无是理也。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硙，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播精谓去其糠秕，以水运之。正如人为，其机巧如此。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

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杆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绵，特其细紧者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李琮诗有"腥味鱼中墨，乌贼也。衣成木上绵"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国，物像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

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锡赉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是日，役夫各赐银碗，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槃固侯。

盐官县安国寺双桧，唐宣宗时悟空大师手植，今三百余年矣。其大者蜿蜒盘礴，如龙凤飞舞之状；小者与常桧不甚异。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䦆取以供进。大者载由海道，遇风涛，舟、桧皆碎；小者只自漕路入。既献，上䦆转二官，知县鲍慎好赐绯。

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增俸，而邑官常阙不补。它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大抵此地唯水最毒，尝以铜盆贮水，须臾铜色微黑，或大锡瓶挈佳泉以自随。处瘴乡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

越州禹庙有元圭，匮藏之，色黑如翳；径五寸，厚寸余，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将掌封钥。

赣石数百里之险，天下所共闻。若雨少溪浅，则舟舫皆杈 以待，有留数月者。虔州水东有显庆庙，甚灵。或至诚祷之，则一夕长水数尺，送舟出石。故无雨而涨，士人谓之“清涨”。前此，士大夫有祷辄应，刻石以识于庙庭甚多。东坡北归，行次清都观，有“自笑劳生消底物，半篙清涨百滩空”之句。

山阴兰亭有逸少砚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书故也。当时朝廷每有颁降诏札，则池水尽黑，可以染缁。太常少卿沈绅尝记其事。

明州有僧佯狂，颇言人灾福，时号“癫僧”。王君仪年弱冠，寓陆农师佃门下，力学工文，至忘寝食。一日，癫僧来托宿，陆公曰：“王秀才虽设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兴，见君仪犹挟策窗下，一灯荧然，睥而言曰：“若要官，须四十九岁。”君仪闻之，颇不怿。其后累应书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梦癫僧笑而谓曰：“明年做官矣。”是时癫僧迁化已久，而来年又非唱第之年，君仪叵测。明年，陆公入预大政，首荐君仪，遂除湖州教授。君仪尝谓予云：“欲游四明求师遗事，为作传以报之，而未能也。”

大通禅师善本退居龙山，时节使吕吉甫帅杭，暇日常入山见师，舂容道论，颇似契合。有问：“吕太尉如何？”师摆头曰：“无力，腊月三十日要你有力。”

圆照禅师宗本常语人曰：“我不劝尔出家学佛，只劝尔惜福修行。”大通常语人曰：“我只劝尔生处放教熟，熟处放教生。”大通乃圆照弟子，时称“吴中二本 ”。

婺州有僧，嗜猪头，俗号“猪头和尚”，而莫测其人。祥符寺转轮藏成，僧俗设斋以落之。一僧丐斋，众见蓝缕，不为礼，僧拂袖而去。或曰：此猪头和尚也。使人邀请，僧怒，指大藏曰：“我不转，此藏亦不转。”众闻其语异，相与追之，僧曰：“要我转，更三十年。”竟不顾而去三衢。衢守馔猪头召师食，守自牖窥之，见一鬼食其旁。已而师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谨，有祷辄应。一日，见梦于人曰：“吾将还乡矣。”盖自师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无施金转藏者。故老忆师言，备礼迎其真身，归置藏院。郡人辐辏，轮不暂停。此寺因建长堂。予因阅师《辞世颂》，知是定光佛也。

王沩之字彦祖，为京西佐漕，摄河南府事，因丁外艰，有群雀集几

筵，啄践祭食，挥去复来。彦祖偶扑得一雀，自以刀断其首，掷弃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飞去。其后彦祖还南徐，为人讼田，安置广德军。未几，妖人张怀素辞连就逮，竟谪死南方。

范迪简，南剑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监。年八十余，诸子自峋以下，皆登科显宦，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滩，初欲买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试使数仆宿其堂庑伺之，每夕但见一物，人首而蛇身，往来其间，不甚畏人。诸仆相与谋，以卧具裹之，束缚就烹，其怪遂绝。或云：此丧门也。

归田录

卷四

枢密蔡公卞帅五羊，道无锡，挈家游惠山。是日，邑人杨生与数僧闲步殿上，闻公来，戏言曰：“蔡侍郎无子，吾与之为子矣。”公至广之明年，生仍。后三岁还朝，次无锡，仍忽悟前身为杨生，能言其居舍亲戚，与平时所嗜玩毫厘不差。因召杨生二子曰陟、曰昇者，问其父死之日，仍生之时也。然三日后复问，则懵不能言矣。二家至今往来如姻眷，后奏补陟将仕郎。

前世法书名画，有藏之秘阁者，谓之“阁本”。流俗看画，但云“阁本”，则翕然称善。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处士方干配食严光。谓干为御史方蒙远祖，下鸬鹚源御史所居。取画像，本家无以塞命，乡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间，有旨下诸郡，取前贤画像，睦守以严、方应诏。后人见玄英之像，岂不谓之阁本乎？

联句或云起于《柏梁》，非也。《式微》诗曰：“胡为乎泥中？胡为乎中露？”泥中、中露，卫之二邑。刘向以谓此诗二人所作，则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则联句之所起也。

世言“行李”，据《左氏》，杜预云：“使人也。”唐李济翁云：“当作行使。”予案：《史记》皋陶为“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书》曰：“荧惑为李。”徐广注云：“外则理兵，内则理政。”又黄帝有《李法》一篇。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总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传》：李氏先为尧之理官，因为氏，后改曰李。则“李”与“理”其义自通，盖人将有行，必先治装，如孟子之言治任，郑当时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传》曰“一介行李”，又曰“行理之命”。

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盖自汉已然。范滂系狱，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贤者，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无知，祭之何益！”

政和丙申岁，杭州汤村海溢，坏居民田庐凡数十里，朝廷降铁符十

道以镇之。壬寅岁，盐官县亦溢，县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啮去邑聚才数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铁符又至，其数如汤村，每一片重百斤，正面铸神符及御书咒，贮以杀青木匣，遣曹官同道正下县建道场设醮，投之海中。海溢又谓之海啸，吏文只云海毁 。

通州治近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盐官县蜀山、雷山一带沙涨，而静海并海十里内沙再毁。初，盐官自投符后，稍稍沙涨，前此经制司差武经郎路升等措置水利，乃欲筑长堤以捍潮势，其论尤迂诞不可行。

番阳吴令昇知灵壁县，会朝廷定乐，下县造石磬；磬成，每溯汴进入县境。别有一河号青河，取都城稍径，或由此河载磬以入，则磬声率不协律。此理殆不可晓。

宣和己亥夏，吴中雨下如墨色，明年乃有青溪之变。

状头时彦，母怀之弥月，梦数人皂衣，肩舆一金紫人，径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彦，故小名“十狗”。《同年录》见之。

从事郎林毅，尝梦黄衣吏持文书，列十人姓名在其中，谓林曰：“召公等作酆都使者，请书名。”林视余人，往往皆相识，而俱未书名，乃语吏：“候九人皆签字，然后及我。”吏曰：“诺。”月余，又梦如前，而九人者皆已书押，林遂书之，相次所谓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从政郎任楫初闻林说，戏曰：“公果作使者，幸一援我。”林卒未久，任殂谢。

鼓汝砺元祐末自八座出江州，与妇翁宋朝散俱之官。朝散忽梦上天召作文记，遽答曰：“某不能，请召尚书为之。”未几，尚书卒。其夫人宋尚少艾，临终于领巾留颂为别，云：“百世因缘，六年夫妇。从今以去，不打这鼓。”

福州幽岩寺千人面床，君谟作帅，因圣节遣人舁置使厨。久之，院僧祷护伽蓝神：“春会动，无面床何以聚众？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独坐便斋，神声诺而不见形，问：“何人？”神对：“幽岩每岁恃春会以赡众，愿请面床以归。”公颔之。明日，公库中夜失面床，令问幽岩，果已还院，莫不异之。

朱晓容者，尝为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间。后因事返初，惟工相贵人。初，朱临、姚辟久同学校，每试，姚多在朱上。冯京榜中，二人俱赴廷对。未唱名前数日，京师忽传一小赋，乃朱殿试之作也。姚谓人曰："果尔，纵不作魁，亦须在甲科。"自叹平时滥居其先，及至鱼龙变化之地，便尔悬绝，因遍诣术士质之，亦访容师，未见。殿唱日，禁门未开，或云晓容在茶肆中。姚走见之，容方与一白袍偶坐，指示姚曰："状元已在此。"偶坐者，冯当世也。姚力挽，就邻邸灯下视之，曰："公第几甲，朱第几甲。"相次辨色入听胪传，皆如师言。

朱临年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吴兴城西；取《训词》中"仰而高风"之语，作仰高亭于城上，杜门谢客。一日，晓容来谒，公欣然接之。是时，二子行中、久中秋赋不利，皆在侍下，公强冠带而出。容一见行中，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老僧自此不复更阅人，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寄迹，待科诏下，乃西游耳。"公初未之信。后三年春，久中偶至六和，容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师曰："某是日亦当离杭矣。"是秋，二朱至京，舍开宝寺，容寓智海。相次行中预荐，明年省闱优等，唯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以答所问，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神宗爱之。行中日与同舍围棋，每拈子欲下，必骂曰："贼秃！"盖恨容许之误也。未唱名前数日，有士人通谒，行中方棋，遽使人却之。须臾，谒又至，且曰："愿见朱先辈。"行中叱其仆曰："此必省下欲出关者耳！"同舍曰："事不可知，何惜一见。"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而语曰："某乃梁御药门客，御药令奉报足下，卷子上已置在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手颤不能自持。同舍觉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行中念容，独往智海，容闻其来，迎门握手曰："非晚唱名，何为来见老僧？必是得甚消息来。"行中曰："久不相见，略来问讯尔。"师曰："胡不实告我？冯当世未唱第时，气象亦如此。"行中因道梁氏之事。师喜甚，为命酒留款，且曰："吾奉许固有素，只一人未见尔，当邀来同饮。"仍戒曰："此人蓝缕，不可倨见，亦不得发问，问即彼行矣。"烛至，师引寺廊一丐者入，见行中不甚为礼，便据上坐，相与饮酒斗余，不交一谈。师徐曰："此子当唱第，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尔云何？"师曰："可冠多士否？"丐者摆头曰："第二人。"师蹑行中足，使先起，密征其说，但曰："偶数多。"更无他语而散。明日，饭罢，率行中寺庭闲步，出门遥见余行老亦入寺，师不觉拊髀惊叹，谓行中曰："始吾见子，以谓天下之美尽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

某识之。”师曰：“子正怕此人。昨夕闻偶多之说，今又睹此人，兹事可知也。”行中发解过省，皆占二数。及听胪传，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释褐了，往谢师，师劳之曰：“子诚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官不至侍从。”其后，行老止带贴职领郡而已。行中名服，行老名中。

尚书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员外郎宗臣之女。自幼颖惠，无所不能；其善相人，盖出天性。在西府时，尝于窗隙遥见蔡丞相確，谓右丞曰：“蔡相全似卢多逊。”或以卢、蔡肥瘠色貌不同难之，丁氏曰：“吾尝一睹卢像，与今丞相神彩相似。”其后蔡果南窜。又户部尚书李常除老龙，尹成都，途中贻右丞书。夫人一见其字画，惊曰：“此人身笔已倒，不久数尽，仍须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凤翔，中毒而卒。

归田录

卷五

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陈承余杭人，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古之良医，必量人之虚实，察病之阴阳，而后投以汤剂，或补或泻，各随其证。二子乃执偏见于冷暖，俗语曰：“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

道士王裕，福唐人，术数颇工，常云：“天运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备，谓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后十八年复行天元，当有太平之应。”又云：“唐明皇时，正行天元故也。”乙巳年说 。

服金石药者，潜假药力，以济其欲，然多讳而不肯言；一旦疾作，虽欲讳不可得也。吴兴吴景渊刑部服硫黄，人罕有知者。其后二十年，长子橐为华亭市易官，发背而卒，乃知流毒传气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贤人，或在医卜之中。今之医者，急于声利，率用诡道以劫流俗，殆与穴坯挟刃之徒无异。予目击二事，今书之，以为世警。王居安秀才久苦痔，闻萧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乌墩走钱塘，舍于静邸中，使人迎医。医绝江至杭，既见，欣然为治药饵，且云：“请以五日为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药放下大肠数寸，又以一药洗之，徐用药线结痔。信宿痔脱，其大如桃；复以药饵调养，数日遂安。此工初无难色，但放下大肠了，方议报谢之物，病者知命悬其手，尽许行橐所有为酬，方肯治疗。又玉山周仅调官京师，旧患膀胱气，外肾偏坠。有货药人云，只立谈间可使之正。约以万钱及三缣报之。相次入室中，施一针，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数负金帛而去。后半月，其疾如旧，使人访医者，已不见矣。

故老云王捷烧金，先用毒蛇，不计多少，杀埋庭中，浇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药。后造室筑基，掘得一蛇，头如人形，捷不久而终。

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真宗登封，曾此驻跸，因赐寺额。寺僧

有负主僧金久而不偿，病且革，自誓为畜产以报。既卒，主僧昼寝，梦病僧披衣入床下，觉而异之。须臾，猫生一子。稍长，极驯扰，每客至，则欢迎走报；见非其人者，辄谨随之。人有知者，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则昂首号叫，若求隐其事者。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县堨村居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县官不即锄治。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甲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訹。数日，聚恶少千余，焚民居，掠金帛、子女，胁虏良民为兵，旬日有众数万。十一月二十九日，将领蔡遵等与贼战于息坑，死之，遂陷青溪县。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歙守天章阁待制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无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势取桐庐、新城、富阳等县。二十九日，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节制直龙图阁陈建、廉访使者赵约被害，贼纵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朝廷遣领枢密院事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贼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聚兵与州民登城固守，属大兵至，开门表里合击，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退据杭州。二月七日，前锋至青河堰，贼列阵以待，王师水陆并进，战六日，斩馘二万。十八日，再火官舍、学宫、府库与僧民之居，经夕不绝。翌日，宵遁，大兵入城。当是时，少保刘延庆等由江东入至宣州泾县，遇贼伪八大王，斩五千级，复歙州，出贼背。统制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自杭趋睦，取睦州，与江东兵合，斩获百七十里，生擒方腊及伪将相方肥等、妻邵、子亳二太子凡五十二人。亳二太子，其子之号。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招徕老幼四十余万，复使归业，四月二十六日也。余党走衢、婺，而兰溪县灵山贼朱言、吴邦起应之，据处州。越州剡县魔贼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吕师囊、方岩山贼陈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温、台诸县。四年三月讨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贼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刺史崔义玄平之。故梓桐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方腊因得凭藉以起。又以《沙门宝志谶记》诱惑愚民，而贫乏游手之徒相承为乱。青溪为睦大邑，梓桐、帮源等号山谷幽僻处，东南趋睦而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材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地势迂险，贼一旦发，焚荡无一存者，群党据险以守，因谓之洞。而浙人安习太平，不识兵革，一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逞小民，往往反为贼乡导，劫富

室，杀官吏士人，以徼货利。渠魁未授首间，所掠妇人自洞中逃出，倮而雉经于林中者，由汤岩椔树岭一带，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几人。会稽进士沈杰尝部民兵深入贼境，亲睹其事，为予言贼之始末。因稽合众论，摭其实著于篇。

自青溪界至歙州界，有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方腊之乱，曾待制出守，但于两崖上驻兵防遏，下瞰来路，虽蚍蜉之微皆可数，贼亦不敢犯境。会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雾毒为解，移屯山谷间，州遂陷。

后汉张角、张燕辈托天师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随愈，谓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则剽劫州县，无所不为，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聚晓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观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时不饮酒食肉，甘枯槁，趋静默，若有志于为善者。然男女无别，不事耕织，衣食无所得，则务攘敚以挺乱，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难识，欲痛绳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问，驯致祸变者有之。有舍法令一切弗问，但魔迹稍露，则使属邑尽驱之死地，务绝其本根，肃清境内，而此曹急则据邑聚而反者有之。此风日煽，殆未易察治，如能上体国禁之严，下念愚民之无辜，迷而入于此道，不急不怠，销患于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庐州慎县黄山连接无为军寿州六安界，盖贼巢穴也。山下居民千余户，而藏贼以活者十七八。贼间发，官兵粘踪逐捕，有数年不获者。

归田录

卷六

[redacted]

李伯纪初赴举辇下，一夕，酒渴，梦雪下，以双袖承接，欲快啖之，细视雪片上各有女真字，殊不晓。试罢，往二相祠下求梦，梦立殿陛；少顷，帘中出三纸示之：一曰上舍登第，二曰监察御史孙宗鉴，三曰宋十相公。虽喜有成名之兆，而后二幅语叵测。宣和己亥夏，京师水溢，朝廷方以有司失堤防，劾官吏。公时为右史在侍下，抗疏指明灾异，而未敢以告。忽庭闱昼寝惊寤，呼诸子语曰："适梦一快行家来报云：舍人被大水飘出，修撰已授崇德使。此何祥也？"公因皇恐，自叙所奏。慈颜闻之喜，但趣家人治任待命而已。明日，谪沙县监当，逾年得自便，而修撰感疾卒，葬惠山。服阕，为太常少卿，岁在丙午。金人犯阙，渊圣欲亲征，公建议力驻乘舆，遂预大政。初，公尝除察官，乃与宗鉴同制，今上登极，进拜上宰，以御营使抚军，实宋十叶后。即惠山寺赐额曰崇亲报德禅院云。

东坡谪黄州，元丰五年，因诞日置酒赤壁高峰，与客饮，有进士李委怀笛以进，因献新曲曰《鹤南飞》，仍求诗。坡醉，信笔赠诗，有"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疑"之句。盖南迁之兆，已见于此，七年远谪，岂偶然哉？

渊圣尝问聂山："古之名者不以山川，今名山可乎？"山因乞更名。渊圣许自择以进，于是以何、参、崇、璟等条上，自比萧、曹、姚、宋，最后及周昌，御批："周昌强直可慕，可赐名昌。"有石刻记之。

京师不榷酤，官置院造曲，增其直出贸，凡酒户定年额斤数占买，虽不榷亦榷也。院之井滓秽，不堪汲用，唯以造曲特善，它井皆不如。

许昌士人张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尽以家财付孝基，与治后事如礼。久之，其子丐于途，孝基见之，恻然谓曰："汝能灌园乎？"答曰："如得灌园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园，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复谓曰："汝能管库乎？"答曰："得灌园已出望外，况管库，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库，其子颇驯谨，无他

过。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复有故态，遂以其父所委财产归之。此似《法华》穷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励操，为乡闾善士。不数年，孝基卒，其友数辈游嵩山，忽见旌幢驺御满野，如守土大臣，窃视专车者，乃孝基也。惊喜前揖，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还财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讫不见。

乌青墩镇在湖、秀二郡之间，有乌将军庙，前一池，鼋居其中，孳息日繁，窟穴渐深。其大者如瓮盎，每春夜遗卵岸草，镇人竟取盐之，以为包苴之物。靖康初，右史周离亨谪监镇税，虑其为患，效韩退之为文投之，徙吴松江中，众渔争取，鬻以充庖，数日而尽。

许幾信州人，自户部尚书除帅太原。既陛辞，故人韩昭大卿遗之一马，遂乘以行。到府数日，因行香，未明跨鞍，众军声诺，马忽惊逸，独由衙门疾驰，众莫能及，逮晓方就鞚。八座两手流血，急归，移疾；顷之，谪宜春，流落以死。公生于甲午，而有马祸，亦异矣。近时，陈与义赴湖州，乘马朝拜，辄惊逸退走出门；未几，得宫祠以薨。陈亦午生。

吏部尚书曾楙初取吴氏，生子辄不育。异人劝勿食子物，如鸡鸭子、鱎 子、膭 子之类，公信之，既久不食。后取李氏。李氏尝梦上帝诏与语，指殿前莲花三叶赐之，曰："与汝三子。"已而果然。

欧阳公知应天府三日，谒庙史白有五郎庙甚灵，请致礼，不然且为祟，公颔之。一日，食，夹子辄失之；明日，夹子在土偶手中。遂命扃其庙，以留守印封之，戒曰："予去此，则可开。"然亦无他异。

曾幾学士儿皆早慧，中子才十岁，一日，谓父曰："孔子死时，宰予必不行心丧三年。"问："何以验之？"答曰："予亲丧以期为久，况师乎！"其姊曰："只恐闻'于汝安乎'之语，不敢违也。"乃兄从旁对曰："记得夫子没时，宰予已先亡矣。"

宜兴邵颖达赴澶州学官，过黎驿，挈家谒庙，因观庑下画壁，忽指壁谓妻曰："我亦有姓名在此，所掌功德司。"妻视之，独不见。明日，颖达无疾而卒。

黄银出蜀中，南人罕识。朝散郎颜经监在京抵当库，有以十钗质钱者，其色重与上金无异，上石则正白。昔唐太宗以黄银带赐房玄龄，时

杜如晦已死，又欲赐之，乃曰：鬼神畏黄银，易以金带。又隋文帝时，并州出黄银，刺史辛公义尝以献上。前史唯载此二事。

宣和七年，驾幸龙德宫。太宰王黼献诗，有“巧将千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帷”之句。识者曰：“黼将不复见君矣。”

“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欧公《平山堂词》用此一句，东坡爱之，作《水调歌头》，乃云：“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湖州城南居人姚许，元祐初，为军资库吏，盗官钱储其家。一日，钱飞空中，散而之他。事浸闻，府廷追究，决配广西。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门里竹园山平地涌血，须臾成池，腥闻数里。明年，金人杀戮万人，即暗竹园也。

米黻字元章，为文时出险怪，而书特奇逸，世以米颠名之。仕宦久，不偶晚节。大臣荐对，尝有诗曰：“笏引上天梯，鞘鸣奋地雷。谁云天尺五？亲见玉皇来。”或问其意，答曰：“初叩轩陛，阁门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铅山朱光将治装赴调汴都，一日，出门闲步，忽见二介声诺云：“府君有牒召君。”光览之，惊忙而归，二人随之，因恳以母老，愿自陈，觊少宽假，二人许之。既至家，写状授之，二人收状并牒，忽不见。光走龙虎山，求道士作醮，青词具道所睹，醮罢还家，一日卒。

政和中，忽有旨：自王府记室至四京、列郡诸曹，及特奏名进士、流外人应带参军者，悉去之。记室止称某府某宫记室，诸曹称司某曹事，特奏名、流外人改为助教。意以承平之久，不当复以军旅名其官也。然自睦寇一作，兵革不息，古人以偃兵为造兵之本，岂无意乎？

蔡京当国，每缘制作置局，辟官不可胜数。其间如欲变衣冠之制，令稍近古，讲求累年，糜费不赀，止易靴为履而已。

术者云：“久晴欲得雨，须遇木克土。”谓如乙未日之类。又云：“久雨而暮忽云绽日出，但西望黑云在日上，当晴；若在日下，则未霁。”验之信然。世有法，以每月节朔日辰所遇风、雷、雨、雾、月食、虹见之类，占五谷贵贱，中者十七八。

刘原父帅长安，得汉宣帝时铜甬一，上有识云：“容十斗，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权量校之，止容三斗，重十五斤。

归田录

卷七

东坡《岐亭》诗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韵，或云无此格。退之有《杂诗》一篇，亦二十六句，押六韵。

《越绝书》曰：“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以世事观之，殆未然也。《齐民要术》曰：“凡种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段氏曰：“鹘生三子，一为鸱。”《禽经》曰：“鹳生三子，一为鹤。”《造化权舆》曰：“夏雀生鹑，楚鸠生鸮。”《南海记》曰：“鳄生子百数，为鳄者才十二，余或为鼍，或为鳖。”然则尧之有丹朱，瞽叟之有舜，鲧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国家治赃吏至有决杖者，或以为太峻。予曰：今人但见唐韩、杜诸诗谓判司簿尉不离箠楚，独不知自后汉时，郎官犹不免杖责。侯汶为侍御史，赋贫民廪糜不实，献帝令杖之五十。唐礼部侍郎令狐峘忤宰相杨炎，德宗欲杖而流之。然献帝、德宗不足法也，至若赃吏贪黩，何足恤哉！

《唐律》禁食鲤，违者杖六十。岂非“鲤”、“李”同音，彼自以为裔出老君，不敢斥言之，至号鲤为“赤鲆 公”，不足怪也。旧说鲤过禹门则为龙，仙人琴高、子英皆乘以飞腾，古人亦戒食之，非以其变化故耶。

闽人陈舜邻为信州教授，其父湜尝传法于风僧哥，时时语人灾祥，十得七八。一日，复遇僧哥于京之城西，责饶舌，且戒自此勿受教授拜，它日当死于水。湜归靳其子，曰：“世岂有子不拜父者！”无何，日长至，舜邻率子弟罗拜，湜急止之，已再跪矣。是日，湜一手中风，不能举。明年春，约客为泛溪之游，未举爵，湜起更衣，久之不至；视之，已仆于舟尾，不复能言。舆归，信宿而卒。是时，玉山郑同以八行延入郡学，亦预此会。湜未尝识郑氏故庐，忽谓同曰：“君宅前水，旧是数上声。钱声，今变为呵喝声矣。”郑素高资，至是散尽，而长子谬

宣和辛丑上舍登第。

政和六年，江、浙大水，秋籴贵，饿莩盈路。张大忠知宣城县，出郊验灾伤，见岸傍群乌衔土，状若累冢。大忠异之，令发视，果有僵尸在其下，衣带间有《金刚经》一卷。

王易简，江州人。道君朝起寒族，与子寓遭遇，皆致位通显。建炎间还乡，属李承乱，全家被害。初，王氏奉事九天采访使者甚谨，寇压境，城中士大夫皆迁避，王氏亦逃于使者祠下，夜梦神告曰："依城自佳，何必外求。"明日复还旧居，城陷，遂及祸。使祠在城外二十里 。

山间小青蛙一名青凫，飞走竹树上如履平地；与叶色无别，每鸣，则雨作。又一种褐色而泽居，名旱渴，晴则鸣，乡人以此卜之。

宣和辛丑，罢郊学及贡法，并依熙、丰故事。翁养源为国子祭酒，颇患文敝，欲革之而未能。蒋存诚代之白堂，具学官异论者众，请从罢黜。太宰王黼问："异论者谁？"对曰："固非一辈，而宋齐愈为之首。"黼曰："百家诸子，自前古不废。"忽悟言失，遽曰："但元祐学术，不可不痛惩耳！"蔡太师闻之，因对，力诋黼"崇奖异学，将害陛下绍述之政"，又称黼"引用非人"。黼曰："洪炎，京所用，黄庭坚甥也。"因取蔡絛所撰《西清诗话》奏之，上令御史台弹劾，即逐炎。而蔡、王之党，自此始矣。

《方言》曰："齐、宋之间，凡物盛多谓之寇。"注云："今江东有小凫，其多无数，俗谓寇凫。"《陆龟蒙集》有《禽暴》一篇，正为野凫害稼而作。

人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凡物亦然。《裴氏新书》曰："虎豹无事，行步若不胜其躯；鹰在众鸟之间，若睡寐然。盖积怒而后全刚生焉。此越人以灭吴之道也。"

"鹑"之字有三义：师旷曰："赤凤曰鹑，故南方朱鸟七宿取名焉。"《诗》曰："匪鹑匪鸢。"鹑，鸮 鷒也，音团。又曰："鹑之奔奔。"则今之鹑鷃 也。《白虎通》曰："一谷不升撤鹑鷃 。"

鹘、隼，皆鸷鸟也，而有义焉。鹘冬取小禽燠爪掌，旦则纵之，视其所适之方，则是日不于其方击搏。杜甫作《义鹘行》是也。隼击物，

遇怀胎者释之。《化书》曰隼悯胎是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天地之间，有吐而生子者，鸬、鹓 、兔，凡三物。

予外舅莫强中喜为诗，颇有思致。掌丰城，得蜀漕蔡冲允书，岁余始达。小诗寄谢云："故人音信动经年，蜀道间关不易传。将谓天涯消息断，西风一叶落阶前。"

王荆公当国，欲逐张方平，白上曰："陛下留张方平于朝，是留寒气于内也。留寒气于内，至春必发为大疾疠，恐非药石所能攻也。"东坡著《乐全先生集序》，乃以安道比孔文举、诸葛孔明。二公议论，不侔如此。安道元丰间以宣徽南院使退居睢阳，是时东坡就逮下御史狱，安道独上书，力陈其可贷之状。刘莘老、苏子容同辅政，子容曰："昨得张安道书，不称名，但著押字而已。"莘老曰："某亦得书，尚未启封。"令取视之，亦押字也。二事人罕知，故记之。

朱肱，吴兴人，进士登科，喜论医，尤深于伤寒。在南阳时，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视之，曰："小柴胡汤证也。"请并进三服，至晚乃觉满。又视之，问所服药安在，取以视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制㕮 咀，谓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曰汤，所以入经络，攻病取快。今乃为散，滞在膈上，所以胃满而疾自如也。"因依法旋制，自煮以进二服，是夕遂安。因论经络之要，盛君力赞成书，盖潜心二十年而《活人书》成。道君朝，诣阙投进，得医学博士。肱之为此书，固精赡矣。尝过洪州，闻名医宋道方在焉，因携以就见。宋留肱款语，坐中指驳数十条，皆有考据，肱惘然自失，即日解舟去。由是观之，人之所学固异邪？将朱氏之书亦有所未尽邪？后之用此书者，能审而慎择之，则善矣。

朝散郎路时中行天心正法，于驱邪尤有功，俗呼"路真官"。尝治一老狐，亦立案，具载情款，如世之狱吏所为。云狐能变美妇以媚人，然必假冢间多年髑髅，以戴于首而拜北斗，但髑髅不落，则化为冠，而用事已，则埋之；欲用，则复以为常。盖不假此，则不能变也。人死骨朽，为髑髅尚有灵。古方治劳疾用天灵盖，既能治疾，岂不能为妖邪？世有术者，事髑髅能知人已往事。

杨蟠宅在钱塘湖上，晚罢永嘉郡而归，浩然有挂冠之兴。每从亲宾，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返。沈注赠一阕，有曰："竹阁

云深，巢虚人阒，几年湖上音尘寂。风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闻双笛。”人咨其清逸。

归田录

卷八

祥符中，颍州饥，当路者奏出省钱十万缗，以纾艰食之民，令明年蚕事已缗纳缣，谓之和买。当是时，一缣之直不满千，民得本钱，经营数月，收什一之息，至期输公，颇优为也。近时，有司往往不复支钱，视物力以输缣，物价翔贵，一缣非六七千不可；官吏督责，急于水火，民不堪命久矣。比年二浙薄旱，已轸宸虑，至以亲诏下求民瘼，谓州县不给和买本钱，以致怨咨感天变。上之恤隐，可谓至矣，岂知州县奉行之不谨邪？

唐杜牧欲来吴兴寻旧约，三上时相书，以弟顗病求医为辞，乞知湖州。既至，而私愿复不谐，后世果可欺邪？

周离亨尝言作馆职时，一同舍得疾，遍体疼，每作殆不可忍，都下医或云中风，或云中湿，或云脚气，用药悉不效。疑气血凝滞所致，为制一散，饮之甚验。予未及问所用药，沉思久之，因曰：“据此证，非延胡索不可。”周君大骇，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意料之，恐当然耳。”延胡索、桂、当归等分，依常法治之为末，疾作时，温酒调三四钱，随人酒量频进之，以知为度。盖延胡索活血化气第一品也。其后赵待制霆道引失节，支体拘挛，数服而愈。

橘皮宽膈降气，消痰逐冷，有殊功。他药多贵新，唯此种贵陈，须洞庭者最佳。外舅莫强中知丰城县，得疾，凡食已，辄胸满不下，百方治之不效。偶家人辈合橘红汤，取尝之，似有味，因连日饮之。一日，坐厅事，正操笔，觉胸中有物坠于腹，大惊，目瞪，汗如雨，急扶归。须臾，腹疼利下数块，如铁弹子，臭不可闻，自此胸次廓然。盖脾之冷积也。抱病半年，所服药饵凡几种，不知功乃在一橘皮，世人之所忽，岂可不察哉！其方：橘皮去穰取红一斤，甘草、盐各四两，水五碗，慢火煮干，焙捣为末点服。又古方：以橘红四两、炙甘草一两，为末汤点，名曰二贤散，以治痰特有验。盖痰久为害，有不可胜言者。世医惟知用半夏、南星、积实、茯苓之属，何足以语此。

四物汤，妇人之宝也。洛阳李敏求赴官东吴，其妻病牙疼，每发呻吟宛转，至不能堪忍。令婢辈钗股按置牙间，少顷，银色辄变黑，毒气所攻，痛楚可知也。沿路累易医，殊无效。嘉禾僧慧海为制一汤，服之半月，所苦良已。后因食热面又作，坐间煮汤以进，一服而愈，其神速若此。视药之标题，初不著名，但云凉血、活血而已。敏求报之重，徐以情叩之，始知是四物汤。盖血活而凉，何由致壅滞以生疾？莫强中一侍人久病经阻，发热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医工往往作瘵疾治之，其势甚危惙。强中曰："妇人以血气为本，血荣自然有生理。"因谢遣众工，令专服此汤。其法㕮 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带热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未及月，经候忽通，余疾如失。

一妇人暴渴，唯饮五味汁。名医耿隅诊其脉，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饮味之证，不可不知也。又，一士人无故舌出血，仍有小穴，医者不晓何疾，隅曰："此名舌衄。"炒槐花为末，糁之而愈。

道士王裕曰："有忽患脚心如中箭，发歇不时，此肾之风毒也，泻肾愈。又有人因惊而心不荫脾，忽仆，不知人，面色黄，是脾绝不治。又有人六脉皆细，面拂拂红色，是心绝不治。"

痔肠风、脏毒一体病也，极难得药，亦缘所以致疾不同。虽良药若非对病，固难一概取效。常人酒色饮食不节，脏腑下血，是谓风毒。若释子辈患此，多因饱食久坐，体气不舒而得之，乃脾毒也。王涣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朝议大夫陈宜父令随四时取其方，柏叶如春取东枝之类，烧灰调二服而愈。予得方后，官赣上，以治贰车吴令昇，亦即效。提点司属官陈逸大夫偶来问疾，吴倅告以用陈公之方而获安。陈君蹙頞 曰："先人也，仍须用侧柏尤佳。"道场慧禅师曰："若释子恐难用此，不若灼艾最妙。平立，量脊骨与脐平，处椎上，灸七壮。或年深，更于椎骨两旁各一寸，灸如上数，无不除根者。"又予外兄刘向为严掾，予过之，留饮，讶其瘦瘠，问之，答曰："去岁脏毒作，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药服之，至今无苦。"问何药，不肯言；再三叩，始云："只这桌子上有之。"乃是干柿烧灰，饮下二服。《本草》云："日柿治肠僻，解热毒，消宿血。"后有病者，宜以求之。《素问》：肠僻为痔。

提点铸钱、朝奉郎黄沔久病渴，极疲悴。予每见，必劝服八味丸。

初不甚信，后累医不痊，谩服数两遂安。或问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对曰："汉武帝渴，张仲景为处此方。盖渴多是肾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势未至于痟，但进此剂殊佳，且药性温平无害也。"

风淫末疾谓四肢，凡人中风，悉归手足故也。而疾势有轻重，故病轻者俗名"小中"。一老医常论小中不须深治，但服温平汤剂，正气逐湿痹，使毒流一边，余苦不作，随性将养，虽未能为全人，然尚可苟延岁月。若力攻之，纵有平复者，往往恬不知戒；病一再来，则难以支梧矣。譬如捕寇，拘于一室，则不使之逸越，自亡他虑；或逐之，再至则其祸当剧于前矣。此语甚有理。而予见世之病者，大体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幻质为已有，岂有得疾为废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笔舌喻也。

小麦种来自西国寒温之地，中华人食之，率致风壅。小说载天麦毒，乃此也。昔达磨游震旦，见食面者，惊曰："安得此杀人之物？"后见莱菔，曰："赖有此耳。"盖莱菔解面毒也。世人食面已，往往继进面汤，云能解面毒，此大误。东平董汲尝著论，戒人煮面须设二锅，汤煮及半，则易锅煮，令过熟，乃能去毒，则毒在汤明矣。

治痢以樱粟，古方未闻。今人所用，虽其法小异，而皆有奇功。或用数颗，慢火炙黄，为末饮下；或去粟用壳如上法；或以壳七五枚、甘草一寸，半生半炙，大碗水煎，取半碗温温呷。蜀人山叟曰："用壳并去核鼠查子各数枚，焙干，末之饮下，尤治噤口痢。"

凡病唯发背、脚气无补法。发背非药毒，即饮食毒；脚气乃风毒，毒在内，不可不攻，故先当泻之。发背灼艾最要，然亦须治之早。谚云："背无好疮。"但生于正中者，为真发背。虞奕侍郎背中生小疮，医者不悟，只以药调补；数日，不疼不痒，又不滋蔓。疑之，呼外医灸二百壮，已无及。此公平生不服药，一年来唯觉时时手脚心热，疾作，既不早治，又服补药，何可久也？

天禧二年，开封解榜出，有廖复者被黜，率众诣鼓院诉有司不公。朝廷差钱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余人，复亦预荐，时号"还魂秀才"。前发解官皆谪外郡监当。明年，殿前放王整以下及第。是日，睦、衢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唤王言赐进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唤一王言，上问其乡贯，方知前赐第者乃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同进

士出身。及再唤二人审问，衢人奏："恳念臣已谢圣恩。"遂只赐睦州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赐睦人王言进士及第。自后殿前唱名，必传呼"某州某人"，以防差互。

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后，京师黑风自北起，晦冥，市人咫尺不相见。久之，大雨作，天复明。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风而民安。

天圣中，陆轸同判衢州。一日早起，觉印堂痒，以手揣摸，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许大；两日渐坚实。又两月，天庭上亦然。又一月，天中、辅角二部亦然。又两月，左右龙角骨起，映印堂甚低。是月，印堂连山根与二龙角相应，相次左右眉棱连额角起。每以相书考验，此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贵，然轸止吏部郎中、直昭文馆，典郡而已。其后孙佃入政府，赠公官至司空，乃知赠官亦非虚名也。

天禧初，滑州河决已塞，唯龙门未合。忽有大风鼓沙起，如连冈势，于未合处淤定，于是人得致力而毕功。已上四事，出陆轸《日记》也 。

归田录

卷九

[redacted]

有称中兴野人和东坡《念奴娇》词，题吴江桥上。车驾巡师江表，过而睹之，诏物色其人，不复见矣。“炎精中否，叹人才委靡，都无英物时。！胡虏草庐长驱三顾三，犯岂阙无，高谁作卧贤长杰城？坚 雪壁？　　万天意国眷奔腾我，中两兴宫，吾幽皇陷，神此武恨，何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翠羽南巡，扣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铓冷浸秋月。”

徐积仲车居山阳，以疾不仕，而士大夫称其高风籍甚。其家节序享祀，动遵礼法，然唯祀母，而不祀父。此人所未喻。

传曰：“地反物为妖。”以所睹验之，有未然者。绍兴中，迎侍居杭之西湖。明年春，圃中桃实皆双。又明年，先子捐馆。李友闻来吊，因语及之，蹙頞 曰：“某为婺州录参，廨舍樱桃一株尽双实，亦丁外艰。”勺近游建康，见太府少卿吴德素云：“先舍人顷寓太学，斋后千叶桃忽结子十八枚，其中一颗甚大。诏下，会同舍拈阄以卜升沉，唯徐铎得其大者。是举本斋预奏名者十八人，而铎遂冠多士。”

命堂阁轩亭名，不可不慎。黄葆光知处州，作宾馆，号“如归”。或曰：“视死如归，不祥。”黄寻即死于职。龚澈为瑞安令，亦作如归亭，后得罪，编置雷州。蔡京尝游吴兴慈感院，院有新堂未名，京为书榜曰“超览”。有坐客贺曰：“行即走召，而人臣四见矣。”明年，京遂入相。若是者，其偶然邪？亦事有符合邪？然语忌不可不避尔。

旧传：赣川清涨，有神司之。据《梁史·武陵王纪》：伐蜀前，此江水可揭，及登舟而水长数尺，皆喜曰：“天赞我也。”又陈武帝自南康赴江州，水暴长，三百里赣石皆没，此非清涨乎？

后汉郎官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中二十五人，令史止二十人。是时，郎官不免杖责，士人多耻为之。至齐明帝时，始用赎刑。魏晋以下，参用高华矣。

古者，尚书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命，亦不许。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韩愈为吏部侍郎，乃曰：

“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见；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任其出入，则势轻。”始不禁其出入，自文公始。

令史有久任，淹练故实，尚书郎往往咨所未喻。陆慧晓曰：“吾年六十，不复能咨都史为吏部郎也。”苻坚问尹纬何官，对曰：“吏部令史。”坚叹曰：“宰相才也，王景略之俦，然则萧、曹岂欺我哉？”

大梁二相祠，世传游、夏也。士有未遇，上书乞灵，往往见梦，虽远必应。越人石公辙妙年乡举，抵京，梦帘中出一纸，只“邻州”二字。石后累举，年逾五十，不得已，就特奏名，遂为第一，例赐出身。是时，上驻跸临安府也。

维扬僧了因尝寓长芦寺，暇日与其侣闲步江上，见潮泛小虾登岸，有化而为蜻蜓翾然飞去者。一虾再至岸，未及化，又为潮所荡；及三登，忽化蜈蚣入水。盖忿心所激，有如此者。

仪真许叔微累举不第，寄迹浙右村落中，合药施人。久之，梦人赠四句曰：“药市收功，陈、楼间阻。堂上呼卢，喝六得五。”叔微张九成榜过省唱名第六，以系合推恩人升第五，乃在陈祖言之下、楼材之上。所谓“呼卢”者，胪传也。

陈安节学士云：福州一农家子张生，幼时父使持钱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为逋负所迫欲自经者，恻然尽以所赍赠之，而亲释其缚。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识，问：“饥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坚不可咀。徐倾小瓢水于掌，以饮之。生饮水，顿觉精爽非常，自此绝粒。忽识字，能为诗，颇言人未来事。后祝发为浮屠，住一小院，有不逞系马于堂上者，辄病心疼，或教使谢过，病良已，因丐师言以自惊，信笔示之曰：“众生骑畜生，两个不相争。坐底只管坐，行者只管行。”闽人敬仰之。独一贵人不信，贵人者无孙，师曰：“今日得孙矣。然无大小便利。”诘其故，答曰：“皆心法所招也。”果得孙而不育。参议何大圭自闽来，云与师熟，所遇乃钟离先生，至今往来不绝。师《观棋》诗曰：“路从平处险，人向静中忙。”或云：贵人者，余丞相也。

前辈敦事，契情亲而礼极严，其后礼渐烦，情渐薄，今则情礼俱衰矣。吴德素云：“苏丞相父绅，与章郇公、吕申公同年进士也。二公当轴，丞相登科，称年家侄，诣门谢谒，入独不召。见众宾了，入宅换道服，坐听事，令将命者引趋庭下，赞拜而退，亦不延坐，但传语勉之而已。然二公力推挽丞相入翰林为学士，登庸之命盖基于此。”

哲宗山陵，开封府推官白同提点顿地云：“初开圹，得小碑志，乃有唐一妇人旧所藏穴，实贞元二年岁庚辰正月十二日葬，与哲宗上仙年月日皆同。”

宣和中，取燕山，群臣称贺。蔡太师京令一馆职代作表，仍语以“燕人悦则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归搜经句，欲对未得。王安中曰：“何不曰‘昆夷维其喙矣？’”遂用之。

萧振侍郎永嘉人，知湖州日，二亲皆八十余，极康宁。予尝因语赞叹，公曰：“先祖一百四岁，祖母百二岁。”世未闻也。

侍其傅服水银，久之，发痒爬搔，成赤疹，水银随指爪出，细如粟颗。建炎中，帅杭，已昏不任事。既罢，疾革，未属纩，诸姬皆散不禁，可为世戒。

陈去非谓予曰：“秦少游诗如刻就楮叶，陈无己诗如养成内丹。”又曰：“凡诗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陈无己而已。”又曰：“崔鶠 能诗。或问作诗之要，答曰：‘但多读，而勿使斯为善。’”

王通隋末隐白牛溪教授，学者常数百人。唐将相如王、魏辈皆其门人也，既显，绝口不道其师，此何理哉！

崇宁初，茅山刘混康先生赴阙，一夕，拜章罢，诏问：“何久？”答曰：“值天门放春榜。”欲叩其所睹，乞书而密缄之，它日验其事。明年，殿唱毕，发视，止书二草二木，乃蔡薿、柯棐也。

韩魏公判大名府，被旨修大内，于一堂中得壁记，乃太宗诗一首，意属燕云。或劝进之，不答。后韩绛以献，公闻之，叹曰：“吾非不能，但人主未忘开边之志，老臣不当更启之耳！”

左朝议大夫白同尝云：“佛经：凡人三世不妄语者，舌长舒之可及

肱。予平生不妄语，虽未及肱，比常人已为长矣。”

旧说眼疾不可浴，浴则病，甚至有失明者。右承直郎白彦良云，未壮之前，岁岁患赤眼，一道人劝，但能断沐头，则不复病此。彦良自此不沐，今七十余，更无眼病。

思慧住道场山，予常往见之。一夕，梦谒师不见，但于禅床上大书“一龙绝地”四字。明日入山，知师已授帖，移径山，而不省所梦。绍兴壬戌，始游径山，首见长老觉明云：“此山本龙所居，因一禅师行脚过山下，龙化老人，与语契合，因劝师营居演化，云：‘此山东天目也，吾当迁西天目，但留一穴出入，它日勿以僧供为虑。’至今寺无寸土，而常聚千众。”予《赠明老诗》断章云：“三十年前曾见梦，兹游端可冠平生。”盖谓此也。

成都府园西楼有大蟒居，人不敢登，率尝扃钥。虞经臣作帅，宴客楼下，蟒忽遗溺，正中一武臣之肩；须臾，皮肉溃烂成疮，得妙药治之方愈。经臣为遣吏祭之，即日毁楼，蟒亦不见。

归田录

卷十

[redacted]

王球为龙德宫提举官，眷遇特厚。丁未春，渊圣已幸青城，上皇密遣球裒宫中器用，得金万两，熔为二百挺，藏废井中，甃之以石；谓球异时国有艰窘，白发之。上狩淮南，球奏之，有旨输行在。方具舟，会宫中旧卒有知其端者，恐球潜载以遁，诣开封府陈告，尹欣然召球，喻以兵须正急，此机不可失。球度力不能夺，因尽辇致，持符归报。朝廷初不加谴。其后范丞相当国，疑球与尹乾没其金，下大理鞫治，球竟废死。

富韩公曰："契丹正强盛，奚、霫、渤海、党项、高丽、女真、新罗、黑水达靼、回鹘、元昊凡十国皆役服之，贡奉不绝，唯与中原为敌国。兵马略集，便有百万，多作大舟，安四轮陆行，以载辎重；遇塘水、黄河，则脱轮以度人马，亦欲自沧州东泛海而来，为牵制掎角之势。"

神宗兴太学，初议堂试式，时唯经义、论、策凡三场，有司拟进，上批"季一周之"四字，遂著之令，遵行已久。勺元丰六年秋七月入学，年尚幼，见司业朱行中服奉行新规甚峻，生员犯不检，许人告，赏钱三百贯，同保皆连坐，屏斥出学，甚者殿举，人皆惕息。既以经术造士，恐其忘武备及不知法律，因令每旬休斋，轮五人过武学习射。又许生员附律，学生试律义，以合格者理为本学考察。又于论场添试律义一道。然学者于肄业苟简，至观者，有"射天地四方"之语，答律义，或约法至徒八年，往往传以为笑。元祐初，皆罢。

东坡记管仲之无后，与桑羊、韦坚、王铁 、杨慎矜、王涯皆及祸，谓兴利之人如此。又子由论李沆为相，自言无善可称，唯力阻言利者，可以报国，厥有旨哉！

东坡为郡，尤急于荒政。元祐中守杭，米斗八十，已预行措置。常云：熙宁八年，只缘张、沈二守不知此策，致二浙灾荒疾疫，只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是年本路放秋苗一百三十万硕，酒税亏六十七万贯。

司马氏南渡，据《地理志》云：“九分天下，有其二而已。”李暠亦云：“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当是时，虽自洛徙建康，而未尝弃洛，则嵩尚为晋有，与衡为二矣，故曰“狄污其三”。晋能保洛而不能有蜀，今能有蜀，而不能存洛，绝长挈大，则今之土宇亦若晋耳。

元丰初，文武见任官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九员，文一万一百九十三，武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六，宗室九百四十四，内臣五百八十六。

元丰初，在京吏人自中密下至诸司共二百九十一处，共五千一百四十人，岁支六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六贯硕匹斤两。

熙宁十年，夏税两浙最多，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硕匹斤两，成都、夔州二路各只七万有零。秋税河北最多，七百七十五万八千一十七贯硕匹斤两，夔州六万有零。

熙宁十年，在京商税，诸门镇四十九万八千五百十一贯有零，左右厢店宅务管赁屋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间，空地六百五十四段，宅子一百六十四所，岁收二十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一贯六十六文省。

诸路酒税，唯两浙所入最多。熙宁末年，本路税收六十万五千九百八十四贯七百十五文，酒收一百六十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贯一百九十八文。

当年在京岁支宰臣已下百官料钱五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七贯四百二十六文，诸路官员料钱二百二十五万六千八百六十七贯，而陕西一路支数最多。

熙宁末，天下寺观宫院四万六百十三所，内在京九百十三所；僧尼、道士、女冠二十五万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内在京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三年中死亡还俗共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九人。

南郊赏给：景德六百一万一百贯匹两硕领条，皇祐一千二百万有零，治平一千三十二万有零，熙宁末八百万二千六百八十九贯匹斤两条段。

岁赐大辽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正旦衣著四千匹，银器二千

两，生辰衣著五千匹，银器五千两。

熙宁八至十凡三年，天下大辟五千一百八十二人，三年内，官过犯自刺配至赎铜二千五百九十二人。

元丰中，详定礼文，神宗尤笃于大裘衮冕之制。时检讨何洵直欲以黑缯创为大裘如衮，唯领袖用羔。帝颇疑其非，乃问陆佃。佃对曰："《礼记》曰：'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则大裘袭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衮象天，则大裘袭裘可知。大裘袭裘，则戴冕藻十二旒可知，故曰冕服有六。而《弁师》云掌王之五冕也。"帝称善，遂下诏有司，制黑羔以为裘，而被以衮。议者又谓纯用羔，恐裘重难服。及裘成，轻重才与袍等，帝甚喜。唯衮之制未明。帝尝曰："北虏曾贡衮冕一袭，其绘星辰在背，疑有所传。"宣和中，王昴上疏云："衮服由汉至今画山皆用青，有戾于《周礼》山以章之义。画虎与蜼，而不画虎、蜼之彝，有戾于《书》宗彝之义。至于画藻，则丛以碎叶，亦不知古人观象与藻棁同意。臣谓画山尚以赤白，故《考工记》曰：'绘画之事，赤与白谓之章。'而下文曰：'山以章也。'画山以赤白之章，亦犹画黼以白与黑，画黻以黑与青也。《诗》曰：'象服是宜。'郑氏云：'揄翟阙翟之类，不独后夫人之服如此，人君之服亦然。'《书》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然则衮服岂无所取象乎？'谨案天垂象，见吉凶，是天言象也。《易》有四象，所以示，是《易》言象也。衮之制，绘日月星辰，岂非法天之象欤？画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岂非法《易》之象欤？《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是衣以阳而在上，取《乾》之象；裳以阴而在下，取《坤》之象。而衮服山取《艮》之象，黼取《巽》之象，黻取《坎》之象，宗彝取重《震》之象，触类而长之，无有无所象者，亦患不细考之耳！"

往年车驾巡师建康，诏以防秋在近，令侍从职事官各条其利害，实可施行者闻奏。郎官张虞卿所陈最善，其略曰："臣尝历考前世南北战争之际，魏军尝至瓜步矣，石季龙掠骑尝至历阳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还，此皆限于江而不得骋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数，备之不至，一处得渡，皆为我忧。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谨，士气振而人心固矣，恃长江为阻可也，虽无长江之阻亦可也。苻坚百万之众，马未及一饮江水，谢玄以八千锐卒破之于肥水，岂非其效也欤？不然，如黄巢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吴人有'北来诸军乃飞过江'之语。韩擒虎以五百人宵济采

石，守者皆醉，遂袭取之。由是观之，徒恃江而人不足与守，鲜克有济矣。曹操初得荆州，议者谓：‘东南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操得荆州，蒙冲战舰，浮江而下，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独周瑜谓：‘舍鞍马，仗舟楫，非彼所长。’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于羊祜之言，则以南人所长，唯在水战，一入其境，长江非复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谓有如瑜者为用，则祜之言谓之不然可也；无如瑜者为用，则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为说者，谓虏人以马为强，而江流迅急，渡马为难；虏人便于作筏，而江流迅急，非筏能济。是未知侯景以马数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来，尝用大筏也。州县一也，有最为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备豫者。苻坚自项城来寿阳，侯景自寿阳移历阳，孙恩自广陵趋石头；王敦渡河格，苏峻济横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盗贼与夫南北用兵，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于据上流之势以窥江左者，尚未论也。”文多不载。

吴伯举舍人知苏州日，谒告归龙泉，迁葬母夫人。已营坟矣，及启堂殡，见白气氤氲，紫藤绕棺，急复掩之。术人视殡处，知自是吉地，因即以为坟。然颇悔之，舍人竟卒于姑苏。

虞经臣策，元祐中历察官知杂。绍圣初，自修注擢给事中入台。值都城开渠，忽有异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驯伏若素蓄养者；家人辈爱之，名曰“渠来”。常曰唯喜睡，至或乱啮帘帷窗牖之类，则经臣必有迁改锡赉恩数。自尔每有庆事，则啖以肉一斤，渠来必欢喜跳跃，然后食之以为常。凡数年，拜郎前一夕，渠来死。

李济翁曰：“案《王府新书》：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人云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嗤，笑也。后讹为‘痴’字，而增至四，谓借一痴，借之二痴，索三痴，还四痴。”皆济翁云。前辈又以“痴”为“瓻”。瓻，酒器也。盖云借书以一瓻酒，还之亦以一瓻酒。“瓻”通作“鸱”。吴王取马革受子胥尸，沉之江。颜师古曰：“即今之盛酒鸱夷幐。”

孔氏谈苑

【宋】孔平仲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孔氏谈苑》四卷，又名《谈苑》，旧题宋孔平仲撰。孔平仲，字义甫，清江（今属江西）人。治平二年进士，为集贤校理，又曾官提点京西刑狱，帅鄜、延、环庆路。长史学，工文辞。著有《续世说》、《良史事证》等。据《宋史·艺文志》，平仲有《稗说》、《杂说》各一卷，而无此书。故学者多疑此书为后人取《稗说》、《杂说》再撷取他书增补而成。

本书是一部以记载北宋及前朝政事典章、人物轶闻为主的史料笔记，同时间涉社会风俗和动植物知识，为宋代笔记小说中较有名的一种。

《孔氏谈苑》现见主要版本，有《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艺海珠尘》本（该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几种。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以他本进行校点，凡改动处皆不出校记。

归田录

卷一

[redacted]

张邓公、吕许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独留吕公，问曰：“张士逊久在政府，欲与一差遣出去。”吕公曰：“士逊出入两朝，亦颇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吕公曰：“与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仁宗曰：“不亏它否？”吕公曰：“圣恩优厚。”吕公既退，张、吕，亲姻也，私焉。曰：“主上独留公，必是士逊别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吕沉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张亦欣然慰望。是日，张公打屏阁子内物色过半矣，既夕，锁院。明日早，张公令院子尽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只就审官东院待漏。既入朝，张公唯祗候宣麻，吕公唯准拟押麻耳。忽有堂吏报吕公云：“相公知许州。”吕公大惊，于是张公押麻，乃吕公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也。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为之，内中祗应裹头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后，乞缀本品班赴宴阁门，从之，自知未允，辞而不赴。

禁中近清明节，神宗侍曹太皇。因语自来却无人做珠子鞍辔，虽云太华，然亦好也。太皇闻此语，已密令人描样矣。不数日，实促就珠子鞍辔，传宣索玉鞍辔一副，神宗莫测所欲用，亦莫敢问。依旨进入，太后令送后苑拆修，遂施珠鞯焉。其上作小红罗销金坐子，劣可容体。甫近上巳，以鞍架载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悦，取小乌马于福宁殿亲试之，驾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鞯。士论皆谓：虽神宗绝孝，亦光献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献太皇太后疾病稍间，神宗亲制一小辇，极为轻巧，以珠玉黄金饰之，进于太皇，曰：“娘娘试乘此辇，往凉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无事，天气亦好。”遂载而之凉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辇曰：“官家、太后亲自扶辇，当时在曹家作女时，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见颜色。王正仲进光献挽词云：“珠鞯锡御恩犹在，玉辇亲扶事已空。”盖用此两事也。鞯音笺 。

有一朝士，因宰相生日献诗。卒章云：“长居廊庙福苍生。”朱巽草制云“某官夙负官材”，真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虽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尝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谓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辄问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则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杨大年与王文穆不相得，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大年必径出，它处亦然，如袁盎、晁错也。文穆去朝，士皆有诗，独文公不作，文穆辞日，奏真庙传宣令作诗，竟不肯送。

真宗将立明肃作后，令丁谓谕旨于杨大年，令作册文。丁云："不忧不富贵。"大年答曰："如此富贵，亦不愿。"王旦相，罕接见宾客，惟大年来则对榻卧谈。卒时，属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晋公来求昏，大年令绝之。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陈设鲜华，旦顾视，意色不悦，上已觉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旧陈设易之矣。

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是时，李定为中书丞，对人太息，以为人才难得，求一可使逮轼者，少有如意。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台卒倍道疾驰。驸马都尉王诜与子瞻游厚，密遣人报苏辙。辙时为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州报轼，而僎行如飞不可及。至润州，适以子病求医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轼在告，祖无颇权州事。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伫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服，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无颇与职官，皆小帻列轼后。二卒怀台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语，人心益疑惧。轼曰："轼自来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无颇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僎问："谁何？"无颇曰："无颇是权州。"僎乃以台牒授之。及开视之，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僎促轼行，二狱卒就执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之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此事无颇目击也。

吕申公作相，宋郑公参知政事。吕素不悦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书录本奏呈，吕在中书自语曰："岂有边将与叛臣通书？"又云：

“奏本如此，又不知真所与书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札子，论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书将上，吕公读讫，仁宗沉吟久之，遍顾大臣，无有对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吕公徐应曰：“擅答书不得无罪，然谓之有它心，则非也。”宋公色沮无辞。明日，宋公出知扬州。又二年，希文作参知政事，宋尚在扬，极怀忧挠，以长书谢过云：“为检 人所使。”其后，宋公作相，荐范纯仁试馆职，纯仁尚以父前故，辞不愿举。

苏子瞻随皇甫僎追摄至太湖鲈香亭下，以柁损修牢。是夕，风涛倾倒，月色如昼，子瞻自惟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窣身入水，顷刻间耳。既为此计，又复思曰：不欲辜负老弟。弟谓子由也，言己有不幸，则子由必不独生也。由是至京师，下御史狱，李定、舒亶、何正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忧在必死，尝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子瞻以诚谒之曰：“轼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托以二诗为诀。”狱卒曰：“学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轼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达，则目不瞑矣。”狱卒受其诗，藏之枕中，其一诗曰：“圣主宽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偿债，十口无依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其后子瞻谪黄州，狱卒曰：“还学士此诗。”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读也。子瞻好与子由夜话，对榻卧听雨声，故诗载其事。子瞻既出，又戏自和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子瞻以诗句被劾，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

皇甫僎追取苏轼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案禁，上不许，以为只是根究吟诗事，不消如此，其始弹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为轼忧之。至是，乃知轼必不死也。其后果然。天子聪明宽厚，待臣下有礼，而小人迎望要为深刻，如僎类者，可胜计哉！

有人问秀州崇德县民：“长官清否？”答曰：“浆水色。”言不清不浊也。

秀州华亭鹤，胎生者真鹤也，形体紧小，不食鱼虾，惟食稻粱，人喂以饭则食之。其体大好食鱼虾、啄蛇鼠者，鹳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虽甚驯熟，久须飞去，惟食鱼虾者不能去耳。

河豚瞑目切齿，其状可恶，治不中度多死。弃其肠与子，飞鸟不食，误食必死。登州濒海，人取其白肉为脯，先以海水净洗，换海水浸之，暴于日中，以重物压其上，须候四日乃去所压之物，傅之以盐，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则肉犹活也。太守李大夫尝以三日去所压之物，俄顷，肉自盆中跃出，乃知瀹之不熟，真能杀人也。

松江鲈鱼，长桥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脍材也。味美肉紧，切至终日色不变。桥北近昆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带咸，肉稍慢，迥不及松江所出。

虢石重重紫白相间，以笔描紫上，缓手剖之，紫去白见，随意所欲，作何物象。至于林木，亦可以药笔为之，以手试之，有参差龃龉者，皆伪物也。

枇杷须接，乃为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无核也。

京师有畜铁镜者，谓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则指端见有白气，以气之长短，验人之寿夭。好事者乃以厚价取之，既而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盖磨镜时只以往手，无以来手，则照指自见其端有如气者耳。”相船之法，头高于身者，谓之望路，如是者凶。双板者凶，只板者吉。只板谓五板、七板，双板谓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数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则匠者以法魇主人，木上锐下壮，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以皂角木作门关，如是者凶。

许敏，明州人，张唐卿榜第一甲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县。尝因用刑棰杀人，其后冤屡见，但相去尚远。经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苏州，其冤渐近，稍如榻，与敏夫妇同寝。其始敏夫妇在外，冤卧于内，既而，间隔卧于夫妇之间，知其为鬼，无如之何也。是时，诏索天下御容，令转运司差官护送入京，敏与太守林大卿不协，于上司求行，自京师归，至汴上青阳驿，其冤逼之，敏死驿中。

钟著作生二女，长嫁宋氏，生庠、祁；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为尼，与僧居和大师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与稽，今为朝奉大夫，与稽之视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黄丸疗风疾者也，饮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乡里疾疫，以药历诣诸家，救其所苦，或以钱赒之。薛尼于宋氏以姊妹亲常至京师，是时庠为翰林学士，尼还常州，和病，问尼曰：“京师谁为名族善人者？”尼曰：“吾

所出入多矣，无如宋内翰家也。”和曰：“我死则往托生焉。”尼诮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托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死，人画一草虫于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将娩，祁之妻往视产，见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既而，闻见啼，曰：“急令僧去！吾将视吾姒。”人曰：“未尝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长，形相酷似和，亦好饮酒食肉，隐然有草虫在其臂，名均国，为绛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纹如虎斑亦难禁。

高若讷能医，以钟乳饲牛，饮其乳，后患血痢卒。或云，冷暖相薄使然。

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数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过乃免。有臭气至腥恶，人间所无者也。忽有异香芬馥，亦人间所无者也。地中所出沙土，运置之穴外，为风所吹，即火起焰焰然。

虱不南行，阴类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随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即避之，若有知也。种竹就西北，其根无不向东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江东芦贱而荻贵，退滩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芦也，明年所生者，荻也。

张安道言：尝使北辽，方燕，辽主在廷下打球，安道见其缨绂诸物，鲜明有异，知其为辽主也，不敢显言，但再三咨其艺之精尔。接伴刘六符意觉，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与一日做六论不同矣。”

契丹鸭渌水牛鱼鳔，制为鱼形，妇人以缀面花。

辽人尤畏女真国，范纯礼尝闻彼使云：女真国人长马大，其境土之广，南北不知几千里也。徐禧覆于永洛，是时辽人方苦女真侵边，故帖然自守，不敢为中国患。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坚而耐久，冬至后所收者，多不坚也。黄河亦必以冬至前冻合，冬至后虽冻不复合矣。川中乳糖师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坏，冬至后者，易败多蛀。阳气入物，其理如此。

华山下有西岳行宫，祈祷甚盛，云台观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食畜妇人，巡检姓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梦为官司所录，送五道将军殿中，并追马勘鞫，狱具，各决杖七十。既寤，觉脊间微疼，溃而为疮。自知不祥，亟往诣马，马亦在告矣。问其梦中所见皆同，马亦疽发于背，二人俱卒。

虢州朱阳镇，一夕凫雁之声满空，其鸣甚悲。逮旦，凫雁死于野中无数，或断头，或折翅，或全无所伤而血污其喙。村民载之入市，市人不敢买。盖此镇未尝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阳之民歼焉。

象耳中有油出，谓之山性发，往往奔逸伤人。牧者视象耳有油出，则多以索縻之矣。

京师语曰：宣医丧命，敕葬破家。盖所遣医官云，某奉敕来，须奏服药加减次第，往往必令饵其药，至死而后已。敕葬之家，使副洗手帨巾，每人白罗三匹，它物可知也。元祐中，韩康公病革，宣医视之，进金液丹，虽暂能饮食，然公老年真气衰，不能制客阳，竟以薨背。朝廷遣使问后事，病乱中误诺敕葬，其后子侄辞焉。

王彦祖学士自言，初到南省，试《天子全玉赋》，梦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顺，天字在下则顺矣。须三次如此。是岁省下第，后过省，乃《严父莫大于配天赋》。及第乃《圆丘象天赋》。又二十七年，自岭南知雷州，召为馆职，试《明王谨于尊天赋》。凡三次题目，皆天字在下。彦祖名汾，今为朝议大夫集贤校理。

宗室至一品殡葬，朝廷遣礼官皱 祭。旧制，知太常礼院官以次行事，得绢五十匹。陈侗、陈汝羲俱在礼院，因朝会，见一皇亲年老行迟。侗私语曰：“可皱 矣。”汝羲自后排之曰：“次未当公，此吾物也。”传者以为笑。自元丰官制行，太常博士专领皱 祭，所得绢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匹，余十二匹。有数皇亲联骑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戏谓同列曰：“此皆皱 材也。”

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惠，有妻未尝接，其舅姑怜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献再娶而悍，一旦叔献卒，朝廷虑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为侯氏妻。时京师有语云：“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兵部死后休妻。”

羌人以自计构相君臣，谓之立文法。以心顺为心白人，以心逆为心黑人，自称曰倘，谓僧曰尊，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处佛。人好诵经，不甚斗争。王子醇之取熙河，杀戮甚众，其实易与耳。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汉军执之，此僧曰：“吾有银与汝，勿杀我也。”汉军受其银，斩其首，白乳涌出。

夏竦尝统师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赵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卖箔，陕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门外，佯为食讫遗去。至晚，食肆窃喜，以为有所获也。徐展之，乃元昊购竦之榜，悬箔之端云：“有得夏竦之头者，赏钱两贯文。”比竦闻之，急令藏掩，而已喧播远近矣。竦大惭沮。

竦集幕职兵官，议五路进讨，凡五昼夜，屏人绝吏，所谋秘密，处置军马，分擘粮草，皆有文字，已成书。两人之力不能举，封钥于一大柜中，一夕，失之，竦进兵之议遂格，由此恳乞解罢，得知蔡州。其后韩绛西讨，河东起兵八万人。时太原遣卒三千，皆丁壮强硬，令至军前交割。晓夕奔走，饥不得食，困不得息。既而班师，不用遣还，形已如鬼，风吹即仆，假使见敌，则不战成擒矣。元丰四年西伐，西人远引，清野以老我师。高遵裕领众深入，不见一人一骑，直扣灵武。灵武壁甚坚，若有守者。我师营汉中治攻具，西人约降，遵裕信之，驻军五日不进，故彼得为计。中夕决河水至，我师溃焉。故责遵裕知坊州词云：“比以两路锐兵，进攻灵武，而亡士溃卒，职汝寡谋，遵裕再责郢州安置。”

夏竦薨，子安期奔丧至京师，馆中同舍谒见，不哭，坐榻茶橐如平时。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讶之。戊戌年，安期死，数日，子伯孙犹著衫帽接客，无毁容，愈肥泽焉。

邢昺疾亟，车驾幸其第，其子干恩泽，并乞不敕葬。王居白待制病，犹子侍疾，祈遗表奏荐焉。

张咏自益州寄书与杨大年，进奏院监官窃计之云："益州近经寇乱，大臣密书相遗，恐累我。"发视之，无它语，纸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缴奏之。真宗初亦讶之，以示寇准，准微笑曰："臣知开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翘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饮席浮大觥，遂以为况。"真宗方悟而笑。

熊伯通有平蛮之功，太常卿范纯礼言，至蜀中亲闻其事。涓井蛮本诱之降，降者百余人。本授计主簿程之元、兵官王宣令毒之。本犹虑其变也，舣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约云："若事谐，走马相报。"之元等以曼陀罗花醉降者，稍稍就擒，令走马报本，本急拏舟顺嘉陵江而下，顷刻至禽所，斩尚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赏擢以制两广。

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官员亦乘之。

艺祖载诞，营中三日香，人莫不惊异。至今洛中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

熙宁中，张唐民登对，其归美上德之辞云："臣寻常只见纸上尧舜，今日乃见活尧舜也。"

归田录

卷二

熙河之师，上意甚欲得木征，以内殿崇班钱五千贯购之。熙宁六年，木征降于常河诺城，王韶奏以为令王君万、韩存宝招呼，李宪奏以为与燕达纳其款，韶、宪争功，隙由此启。上尝对吕惠卿称宪禽木征之功，盖宪之面奏详于韶之条奏故也。安南之师，上欲遣宪与赵卨往，韶时在枢府，与王安石共争之，由是罢宪而遣郭逵。上不平二公之争，使宪举河西，既而逵败绩而宪有功，故上益以宪为可用焉。高若讷作中丞，与小黄门同监修祭器，遂同书奏状，议者非之。

宝元中，夏英公以陈恭公不由儒科骤跻大用，心不平之。恭公亦倾英公，英公除集贤，有台章，恭公启换为枢密使，英公知之，意愈怏怏。是时西北有警，英公能结内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题，如策试制科者，教仁宗以试两府大臣，欲以穷恭公之不学也。一日，仁宗御资政殿见两府，出此题，署云付陈执中等。两府跽受开读次，已见小黄门设矮卓子具笔砚矣。英公色欲挥翰，其余皆愕然相视，未知所为。宋郑公徐奏曰：“陛下所问，皆臣等夙夜谋谟之事。臣等不职，陛下责之可也；若策试，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臣备位执政，不可下同诸生。乞归中书，令中书、密院各具所见以对。”仁宗俯首面赤云：“极是，极是。”既退，恭公谓郑公曰：“适来非公之言，几至狼狈。”郑公曰：“某为国惜体，非为诸君地也。”中书所对，皆出郑公之笔，极攻密院之失。是时显立仇雠矣。人言纷纷，英公不自安，欲晦其迹，又撰一策题，故为语言参差，或失粘，或不对，欲如禁中亲制者，教仁宗以策试两府、两制。然间有三两句绝好处，人亦识其为英公词也。仁宗宽容，亦听之。一日，召两府、两制对于迎阳门，又出此题付之。然英公之迹，终不能晦焉。

孙奭尚书侍读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视，或足敲踏床，则拱立不读，以此奭每读书，则上体貌益庄。王随佞佛，在杭州常对聋长老诵所作偈，此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则不闻也，随叹赏之，以为禅机之妙。

仁宗祫享之际，雪寒特甚。上奉玉露腕，侍祠诸臣袖手执笏，见上恭虔，皆恐惕揎袖。

神宗以星变祗惧，许人上封事言得失。于是王安礼上书，语颇讦直，上微不悦，以示王珪。珪曰："观安礼所言，皆是臣等执政后来事，无一字及安石所为者，其意盖怨望安石在外，专欲讥切臣等耳。安礼每对臣言云，似尔名位，我亦须做。"上笑曰："大用岂不在朕，而安礼狂妄自许如此！"后一年，安礼自翰林学士迁尚书右丞。

修内前涉子木，计用方团三千三百条，再差职方员外郎陈昭素计之，只用三百条，京城侵窃之弊如此。昭素勾当三司修造案，半年减十五万，议者云：可罢陕西买木一年。雷太简判设案御厨，每日支面一万斤，后点检，每日剩支六千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后只宰四十头。江邻幾云："南郊赏给，旧七百万，今一千二百万；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贯，今一万二千贯。合同司岁会支左藏库钱八九万贯，近岁至三十五六万贯。禄令皇太子料钱千贯，无公主料钱例。"宋次道云："李长主在宫中请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后，月给千贯。"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陈述古判祠部云：章伯镇勘会省案，岁给椽烛十三万条。内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真庙三千石，仁宗八万石。

江南民言："正旦晴，万物皆不成。"元丰四年正旦，九江郡天无片云，风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种雨，百姓苦。"盖芒种须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又于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岁之丰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骑木驴。言踏车取水，亦旱也。四日雨，余有余。言大熟也。禅师惠南尝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两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阴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绝有效验。京东一讲僧云："云向南，雨潭潭；云向北，老鹳寻河哭；云向西，雨没犁；云向东，尘埃没。"老翁言云向南与西行则有雨，向北与东行则无雨，云亦有效验。大理少卿杜纯云，京东人言"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言雨后朝晴尚有雨也，须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刘师颜视月占旱云："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谓雨沾足为烂雨。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属文，其书画似唐人，应对机捷。蒋山法泉长老曰：“问仙姑求一偈子。”神云：“神拜来，不惜口中口你为说破。”泉曰：“试说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学之流。”神曰：“去！”法泉曰：“公案未了。”神曰：“将拄杖来。”良久书颂曰：“钟山钟山，今古长闲。天边云漠漠，涧下水潺潺。”或写此一段语寄示李之仪，曰：“冤哉法泉！被三姑摧折。”之仪答曰：“法泉所谓雪上加霜也。”

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又以燕简公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作宠姬。

紫姑者，厕神也，金陵有致其神者。沈遘尝就问之，即画粉为字曰：“文通万福。”遘问仙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诗赠遘。近黄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颇黠捷，每岁率以正月一日来，二月二日去。苏轼与之甚狎，常问轼乞诗，轼曰：“轼不善作诗。”姑书灰云：“犹里犹里。”轼云：“轼非不善，但不欲作尔。”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人畜鹭鸶虽驯熟，然至饮秋水则飞去。京师夏间竞养铜觜，至九月多死。鸱生三子，内一子则鹰也。然鸱多生两子也。

小池中鱼至九月十月间，宜取投大水中，不尔，冬间俱冻死。鲩鱼惟食草，人刈草以饲之，至八月则不食，至三月复食如初。

马子烝其母则生驳马，此逆乱之气所为也。

鸡舌香即丁香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故郎官含鸡舌香，取其便于奏对。”正是今之丁香。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最为明验。俗医取乳香中如柿核无气味者，谓之鸡舌香，殊无干涉。新补《本草》重出二物，盖考之未精也。海东麻子大如莲实，陕西极边枸杞大可柱，叶长数寸。人有在韶州见自然铜，黄如金粉，价贵于金。邵化及为高丽国王治药，云人参极坚，用斧断之，香馥一殿。今之医者治病少效，殆亦药材非良也。

仁宗朝，王珪上言，请以正月为端月，为与上名音相近也。

欧阳永叔作校勘时，梦入一庙，于庭下谒神，与丁元珍同列，而元

珍在上，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后责夷陵，元珍为判官，同谒黄牛庙，元珍职官在县令上，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宛如昔梦所见焉。

陈州有颛顼庙，狄青知州日，梦庙中有榜，题曰宰相蔡確。確是时方为举人。青访知姓字，召见之，语以所梦，云："善自爱。"確后果相神宗皇帝。

王汾作馆职，忤王荆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贫俸薄，累乞外任，不许。一夕，梦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须求元公。"是时，元厚之为参知政事，汾亟往祷之。厚之云："荆公意思不婉顺，未可议也。然荆公屡争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几，荆公果出金陵。吴冲卿当国，汾又祷，即日得兖州，到官数月，寻绎此梦，所谓元公，乃兖州也。

林希于章衡榜下及第，在期集处，刘庠相揖云："久欲相见，有小事言之。"希问其故，曰："庠尝梦登第在公后三名，故识公也。"希自计，唱第时，刘庠始在第三甲，以前举不曾赴殿试，今举直赴殿试，例降一等作第四甲头，又隔数十名，方唤到希，以希尝为南庙解元，仁宗令升缀第三甲末。至第五甲唤到李寔，寔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升缀第三甲，既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经第，张巨已于第四甲进士登科，又中明经。是时，中两科者，例升一等。于是升缀第三甲末。自希数至刘庠，正是第三名，凡两日之间更四人者，方符一梦焉。

元丰间，内臣李宪专领西方之事，叶康直为转运使，以粮草不办，一日，有御宝札子付宪，叶康直遽斩讫奏。宪近习也，秘而不宣，自料云："不过中夕，必别有指挥。"中夕，扣门甚急，果有札子至。叶康直至，以上札示之，云："须至奉押矣。"遂枷项送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无事，任使如故，今以龙阁作帅秦州。

王荆公初拜仆射，握婿蔡卞手曰："吾止于此乎？昔年作举人时，梦升一厅事，人指其榜，有仆射厅字，曰：他日君当为此官。今梦验矣。"官制行，换为特进。元祐初，加司空。卞幸其梦之不应也，公让不拜，半年方报。再让，又数月方报。比告下，公薨八日矣，竟终于特进焉。卞为予言如此。

王曾在青州为举人时，或令赋梅花诗，曾诗云："而今未说和羹用，且向百花头上开。"识者已许曾必状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王琪知歙州，吴感作《折红梅》小词寄之，云：“山花冷落何曾折，一曲红梅字字香。”

王介甫有《江宁夹口》诗云：“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芦花转，恰似春风柳絮时。”人或题之于壁，续其后云：“江南村里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贵诗。”荆公闻之，但笑而已。

刘攽贡甫，性滑稽，喜嘲谑，与王汾同在馆中。汾病口吃，攽为之赞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未闻雄鸣，只有艾气。”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古之吃者也。熙宁中，为考官，出《临民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马默为台官，弹奏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曾布劾其违法，反得罪，嘉问治事如故。攽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嘉问，字望之。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讼科场覆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职，曼卿为诗曰：“无才且作三班士，请士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后试馆职，为直学士，性滑稽，善戏谑。尝出，驭者又失鞍，马惊，曼卿坠地，从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石学士，若瓦学士，岂不破！”次迁郎官，有上官弼郎中劝以谨口，对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又改授礼部郎中，时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详练，故授此职，宜减削诙谐。”对曰：“某授诰云，特授礼部郎中，馀如故，以此不敢减削。”天禧为员外郎，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观。或曰：“吾辈忝预郎曹，反不及一兽。”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园外狼耳，安可并耶？”续除参政，在中书堂，一相曰：“取宣水来。”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农寺水，当呼为农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嘲刘攽云：“常朝多唤子。”盖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谓之唤班。攽应声曰：“寒食每寻君。”盖呼汾为坟耳。

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禄寺丞移太常博士，顾子敦自给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师语曰：“治礼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顾将军。”子敦好谈兵，人谓之顾将军也。

苏子瞻与姜潜同坐，潜，字至之，先举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药名。”乃指子瞻曰：“君，药名也。”问其故，对曰：“子苏。”子瞻应声曰：“君亦药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问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谓之姜制之？”

李公择于秘书省种竹，云：“使后人见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盖自许他日谥文正也。刘贡父适闻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系笔，又善种竹邪？”是时京师有李文政善系笔，士大夫多用之。

邢恕有文学辩论，然多不请而教人，士大夫谓之邢训。竟坐教朝士上书，夺中书舍人，出知随州。后自襄州移领河阳，彭器资作告词云：“勉蹈所闻，无烦多训。”盖讥之也。

孙莘老为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辞位得宫观。刘贡父作告词云：“未得闻生之奇论，今乃以疾而固辞。”亦讥之也。

朝士赵昶有两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遗子瞻，子瞻以蕲笛报之，并有一曲，其词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日斜风袅。”又云：“自桓伊不见，中郎去后，孤负秋多少。”断章云：“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清霜晓。”昶曰：“子瞻骂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谓子瞻以蛮风讥之。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意望两府，颇不怿，移疾不出，朝士问候者，但云虚热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凉散，便安矣。盖谓两府始得青凉伞也。张唐公谥钱思公作文墨公，诸子服绖邀执政诉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东山一寸金也。”

林瑀、王洙同作直讲，林谓王曰：“何相见之阔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后转更疏阔也。”王曰：“何故？”答云：“逢这短晷。”盖讥王之侏儒。

馆中铁火罩，郑天体戏王原叔云：“此王将军兜鍪。”亦谓其侏儒也。

狄青、王伯庸同在枢密府，王常戏狄之涅文云：“愈更鲜明。”狄云：“莫爱否？奉赠一行。”伯庸为之大惭。

真宗东封，访天下隐士，得杞人杨朴。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臣妻一首云：'更无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使之复还山。

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固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数陈，以为失德所招，上意不悦。旦退谓沆曰："相公何苦违戾如此？似非将顺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气侈盛，非事奢侈，则耽酒色，或崇释老，不过以此数事自败。今上富于春秋，须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骄，则可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它日当见之。"旦犹不以为然。至晚年，东封西祀，礼无不讲，时沆已薨，旦绘像事之。每胸中郁郁，则摩腹环行曰："文靖，文靖。"盖服其先识也。文靖，沆谥也。

驾头者，祖宗即位时所坐也，相传宝之。中使出外勾当，皆责知委状，敢妄奏它事，皆伏军令，祖宗旧制也。

真宗禁销金，自东封归，杜健仔者，昭宪太后之侄女也，迎驾服之，上怒，送太和宫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陆经多与人写碑铭，颇得濡润。人有问子履近日所写几何？对曰："近日写甚少，总在街上喝道行里。"

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县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伤则虎杀之也。州连蛮獠，三月草长蛇盛，则当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蛰，则又防秋矣。居民造毒药，取蛇倒悬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不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第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面和作四丸，中此毒者，先吐血，须臾五脏壅满溃烂。李纯之少监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纯之以药救人无数，仍刻其方以示土民。

吴长文使辽，辽人打围无所获，忽得一鹿，请南使观之。须臾，剥剔了，已昏夜矣。数兵煮其骨食之，皆呕血。吴左丞留双肾于银器中，云："此最补暖。"旦欲荐之。翌日，银器内皆黑色，乃毒矢所毙尔。不敢泄，埋之而去。辽地大寒，匕箸必于汤中蘸之，方得入口，不尔，与热肉相沾不肯脱。石鉴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榛子，沾唇如烙，皮脱血

流，淋漓衣服上。

丁讽病废，常令两女奴掖侍见客于堂中。讽之病以好色，既废亡赖，益求妙年殊质，以厌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门曰："谢访。"以故宾客之至者加多，乃愈于未病时，盖其来不专为讽也。

宰臣食邑满万，始封国公。

郊礼：前省内官衣锦，后省衣绣。

后苑银作镀金，为水银所薰，头手俱颤。卖饼家窥炉，目皆早昏。贾谷山采石人，石末伤肺，肺焦多死。铸钱监卒无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讽以馆职病风废于家，一旦，有妄传讽死者，京师诸公竞致奠仪，纸酒塞门。讽曰："酒且留之，纸钱一任别作使用。"讽方乏资，由是获美酝盈室焉。

石曼卿，王氏婿也，以馆职通判海州，官满，载私盐两船至寿春，托知州王子野货之。时禁网宽赊，曼卿亦不为人所忌，于是市中公然卖石学士盐。

真皇上仙，执政因对奏寇准与南行一郡，丁谓至中书云："雷州司户。"王曾参政云："适来不闻有此指挥。"丁云："居停主人宜省言语。"王悚息而已。盖王是时僦寇宅而居。

晏殊言，作知制诰日，误宣入禁中，时真宗已不豫，出一纸文书，视之，乃除拜数大臣。殊奏云："臣是外制，不敢越职。"上颔之，召到学士钱惟演，殊奏臣恐泄漏，乞只宿学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见者，深骇之而不敢言也。

归田录

卷三

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入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听处分。"议毕，王曾作参政，当秉笔，至云："淑妃为皇太妃。"曾卓笔云："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诏可改邪？"众皆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曾之直也。

澶渊之幸，陈尧叟有西蜀之议，王钦若赞金陵之行，持迟未决。遣访寇准，准云："惟有热血相泼尔。"浸润者云："殊无爱君之心。"讲和之后，兵息民安，天意悦豫，而钦若激以城下之盟，欲报东门之役。既弗之许，则说以神道设教，镇服人心。祥符中所讲礼文，悉起于此也。

丁谓在崖州，方弈棋，其子哭而入云："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谓笑曰："此王钦若使人来吓我尔。"使至，谢恩毕，乃传宣抚问。

夏守恩作殿帅，旧例诸营马粪钱分纳诸帅，守恩受之，夫人别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独不受。又章献上仙，内官请坐甲，王独以为不须。兴国寺东火，张耆枢相宅近，须兵防卫，王不与。以此数事作枢密副使。

省试《王射虎侯赋》云："讲君子必争之艺，饰大人所变之皮。"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

永叔云：开封多为皇亲所扰，送一卒云，为鹁鸽飞而不下。

韩魏公尝梦崔侍郎在客位，及觉，问客"将有何官？"客云："崔县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显，官制行，合作尚书，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禄至光禄大夫，后夺一官，终于正议大夫。正议大夫，亦侍郎也。

魏氏有李后主画竹，题跋甚多，其一云：宗孟噪清臣诚一同观。又有李书云：元丰辛酉清明后三日，中书昭文位观。传正邃明邦直志题。三公执政，张诚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侍郎自言为御史时，接伴辽使，张观中丞教之曰："待之以礼，答之以简。"戡佩服其言。或云不然，使人见人语简，便生疑心，激恼人，不若旷然以诚接之。

吕文靖教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谕，其后语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尽。"李若谷教一门生云："清勤和缓。"门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则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是忙后坏了？"韩稚圭教一门生云："稳审著，大事将做小事做，小事将做大事看。"胡瑗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观人题壁，便可知其文章。"

熙宁中，福建贼廖恩攻剽数郡，杀害捕盗官，东南为之骚然。凡恩所经涉，监司守将，皆坐贬绌，其余相连得罪者，不可胜计。既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颇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状云："自出身历任以来，并无公私过犯。"有一班行李师益亦同供状，乃云："前任信州巡检，为廖恩事勒停。"都下相传以为笑焉。

杜祁公为枢密使，内降某人与近上班行，停之数日，同列促之，不听，中使宣催。公翌日奏："某人是谁奏请？容商量。"初不宣谕，再三论之，方云："是贵妃诞育时产媪之子。"又再三论之，只除三班借职。又求监都商税院。公奏云："此系三司举官，一岁四十万贯税额。"坚持不可，犹得南排岸。

大内都知张惟吉请谥，礼官以吉前持温成丧不当居皇仪殿，一夕争之至明，时宰阿谀顺旨，惟吉顿足泣下，缘此得谥忠惠。陈执中以不正谏前事，至死，礼官谥曰荣灵。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张亢为幕客，泛舟湖中，只以诸妓自随。晏公把舵，王、张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桥下，故使船触柱而横，厉声呼曰："晏梢使舵不正也。"

范希文知邓州，是时法网疏阔，监司尚预游宴。张去惑为提点刑狱，醉中起舞，既而曰："启谏议，坏了提刑也。"

朱柬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时，欧阳永叔为太守，杜彬作倅，晓音律。永叔自琅琊山幽谷亭醉归，妓扶步行，前引以乐，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余。永叔诗云："杜彬琵琶皮作弦。"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问"皮何以作弦？"焯云："永叔诗词之过也。琵琶诚好，乃国初老聂工造，世间只有四面，今尚收藏在家，但无皮弦事尔。"

朱柬之云：昔年为宿州符离令，孙元规以节副安置，每来县中打球射弓，后以礼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起知庆州。元规私语朱云：当时作枢副，以不读温成册出，于水关外，濮王送书相别，称美其节概，亦有书答之。后来验书，乃英宗询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知也。

唐子正，桂州人。为举人时，入京，道中遇一道人，衣服破敝，人皆疑其盗也，疏之。道人者辞去，留一诗与蔡州门卒，候唐过予之，验其日，乃辞去之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诗曰："知汝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又云："直待角龙危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后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州，交阯入城，子正自缢于官舍壁下，乃熙宁九年正月二日也。岁在丙辰，故曰角龙。正月二日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予儿童时，已闻此诗，验于三十年后，乃知交阯一覆三州，杀人无数，亦非偶然尔。

贾易以谏官责知怀州，替郑佾赴阙。李之仪梦郑佾依旧知怀州，数数对亲朋言此梦。既而易以到官上表再贬知广德军，佾已知单州，待阙尚远，自言于朝廷，复以怀州还佾，之仪之梦遂验。

吴充病赘，仁宗见之掩鼻，既而谕执政者曰："充病甚矣。"其后执政进拟差除，不敢公去充，但于姓名下小书"病"字，以是终仁宗世充罕至京师。一旦神宗即位，充历践二府，日在上左右，其赘比旧加大，穴且腥甚，而上不恶焉。则夫命之至也，虽病也，有物盖之矣。

滕元发云：一善医者云，取《本草》白字药服之多验。苏子容云，黑字是后人益之。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苹为滑帅，田弘正为魏帅，兴河役，力省工倍它时，未尝略为患也。

馆中同列疾王文穆，使陈越寝如文穆之尸，石中立作文穆之妻哭其旁，余人歌《虞殡》于前后。钦若闻之，密奏，将尽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不下。

苏涣郎中押伴夏人云，卖银五千两，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

陈执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许，止除少师，物论喧然。富彦国在郓，叶道卿在青，皆不平之。执中守亳，病甚，累表乞致仕，不允，移曹南，卧京第者逾年。又五年，方许致仕。是时富公作相，欲矫前事耳。

猴部头，猿父也，衣以俳优服，常在昭宗侧。梁祖受禅，张御筵，引至坐侧，熟视梁祖。忽奔走号踯，褫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杀之。唐之旧臣，无不愧怍。

陈靖为吏部员外郎，晓三命，自言官高寿长。一旦卒，附婢子语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见之，婢子冠带而出，语言动作，真靖也。向问："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寿，皆如术数，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克折。"既而泣下。向欲质以一事，乃问以阴中善恶之报。靖言："世间所传，皆不诬也。只如张退传，官职寿康，人所仰望。然鄜都造狱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记其说。明年，车驾游池，宣召张士逊。士逊至，向适于稠人中望见之，以为士逊精健如此，鬼语乃妄言耳。明日，闻士逊薨矣。

郭逵伐交州，行师无纪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进兵有日矣，乃付诸将文字各一大轴，谓之将军下令，字画甚细，节目甚繁，又戒诸将不得漏泄。诸将近灯火窃观之。徐禧尝见之，云如一部尚书多，禧三日夜读之方竟。则诸将仓猝之际，何暇一一观也。内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声，仰诸将多养猪，如象到以锥刺猪，猪既作声，象自退走。

余靖不修饰，作谏官，乞不修开宝塔。时盛暑，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

永叔梦为鹳 鹆，飞在树上，意甚快悦，闻榆荚香特异。永叔尝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恸，梦神人别以一子授之，白毫满

身，母既娠，白毫无数，永叔生，毛渐退落。

宋庠罢参，郑戬罢枢，叶清臣罢计，吴安道罢尹，盖吕文靖恶其党盛也。时数公多以短封廋词相往来，如青骨不识字，米席子作版之类。青骨谓蒋堂，时谚谓知制诰为识字，待制为不识字。杨吉作发运，以饷权要，得户部副使。

李昭遘修撰自河中移知晋州，云母夫人年八十矣，事姑二十年，唯梳发髻，姑亡始戴冠。今士大夫家子妇三日已冠，而与姑宴饮矣。

吕文穆薄游一县，胡旦随父宰邑。客有誉吕，举其诗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明年中甲，寄声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次榜果中首选。

举子以巨轴献胡旦，旦览之曰："旨哉，旨哉！"

王介得知常州，刘贡甫以语谑之，介曰："贡甫非岂弟君子乎！"贡甫曰："虽非岂弟君子，却是打爷知州。"常州风俗殴父，有桥名曰打爷桥。

白黑简心，此东汉书语也。或以命谢师直之告，讥其好弈也。

蔡立知江州，后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娶袁毂之女，病瘵而死。凭于崔氏之女，凡语言皆怨其后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虫转以付人，以与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劝之，令勿自残贼亲戚，今不与矣。其始已议櫕 殡，袁氏云："吾无儿女，它日谁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时，袁氏所凭之语，忍痛之声闻于外焉。

沈文通说，故三司副使陈洎卒后，婢子附语云：坐不葬父母，当得为贵神，今为贱鬼，足胫皆生长毛。

福州奏贩盐贼，谋者四五人，从者四十人，大理断官赵衍、审刑详议祝谏尽断死罪。衍寻卒，临命自语曰："冤枉杀人。"祝谏通判扬州，未几亦卒。

知江州瑞昌县毕从范素健无所苦，一夕，会客，客前烛皆明，惟从

范前烛数易屡灭。是夕，暴病卒。盖阴气先有所薄尔。

知虔州朝议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一子也。其母以屡失子，于病风作时啮臂志之，比再生子，齿痕隐然在其臂，乃知轮回再生之说为不诬尔。

太祖建隆六年，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代旧号，改元乾德。后于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学士陶穀曰："此伪蜀年号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国家开宝中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故也。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皆为名臣。

御史台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仪为中丞，始榜台中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真宗虽以文词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赐进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词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餗 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祖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某。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后皆著姓。

吕文穆公蒙正为相，有朝士藏古鉴，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献以求知。公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能照二百里？"闻者叹服，以为贤于李卫公远矣。

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曰录子，今谓之札子。

真宗临轩策士，夜梦下有菜，一苗甚盛，与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是乃蔡齐。上见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诏执金吾七人清道，自

齐始。

范仲淹字希文，知开封府事，决事如神，京师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陈治乱，历诋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离间君臣，落职知饶州。宝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帅延安，日夕训练精兵。贼闻之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也。后知庆州，时王师定川之败，议点乡军，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罢还庆路，皆复得为农。上以四路诸招讨委之，仲淹与韩琦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

陈尧佐字希元，修《真宗实录》，特除知制诰。旧制须召试，唯杨亿与尧佐不试而授。兄尧叟，弟尧咨，皆举进士第一。时兄弟贵盛，当世少比。尧佐退居郑圃，尤好诗赋，张士逊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遗之，尧佐答曰："有花无酒头慵举，有酒无花眼懒开。正向西园念萧索，洛阳花酒一时来。"

狄青字汉臣，元昊叛，屡将兵出战，四年间大小二十五阵，八中流矢，人呼为狄天使。上观其仪表，曰："朕之关、张也。"于是有敌万之称，谓以一足以敌万也。初，青在军伍间，韩魏公、范文正公一见之，皆称其有将相之器，果能为国立功，为时名将。

王旦字子明，为翰林学士。尝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与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后拜平章事，外抚诸边，内安百姓，官吏得职，天下富庶，颂声洋溢，旦之力也。

石介字守道，徂徕山人也。文章学术，天下宗师，皆呼为徂徕先生。著《宋颂》十篇，猗那、清庙，无以加也。庆历三年，天下所谓贤士大夫，必用于两府侍从台谏之官，宋之用人，于兹为盛，介作《庆历圣德》诗。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后复本姓。谢启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睢、范蠡尝改姓故也。伪蜀范禹偁亦尝冒张姓，谢启云："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谢启之精切也。

景德中，夏文庄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在拱辰殿按舞，命中使汉索新截词天，流公。立宫进阙《锁喜新迁秋莺。》曰 ：“河 霞瑶散阶绮曙，，月金沉茎钩露，，帘风卷髓未香央和楼云。雾。夜三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梁州。”上大悦。

王文康公诗云：“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厚者之辞也。

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镕赋》云：“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材，亦见于此赋矣。公为《水车赋》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唯施于旱，不旱则无所施。公在宝元、康定间，边鄙有事，骤加进擢，晏静则置而不用，亦与水车何异？

王沂公《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之意可见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择任抡材，使大小各得其所，又可见矣。

寇准以员外郎奏事，直言触犯，太宗怒而起，准遽以手引赭袍，请上复御坐亲决其事乃退。上嘉纳之。太宗曰：“朕得寇准，如唐太宗得魏郑公。”

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上赐学士诗曰：“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

钱俶进宝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

夏英公言：“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议者谓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荡汪洋，不如文公也。

田元均治成都有声，有诉讼，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问之，蜀

人谓之照天蜡烛。

刘随待制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谓之水晶灯笼。

仁宗暑月不挥扇，以拂子殴蚊蝇而已。冬月不须炉。医者云，体备中和之气则然。

姚跂回云：“自来奉使北朝，礼遇之厚，无如王拱辰。预钓鱼放鹘之会，皇帝亲御琵琶以侑酒。”是时先父馆伴，相得甚欢。拱辰谓先父曰：“南朝峭汉推吾。”异日先父为上道此语，上曰：“拱辰答问似此语言极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识量不足，难于远到。吾见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问：“南朝如卿人才有几？”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也。本朝人才胜如臣者，车载斗量，不可数计。”察斯人大未可量也。

归田录

卷四

[redacted]

太祖大燕，雨暴作，上不悦。赵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燕何妨？只是损得些陈设，湿得些乐官衣裳。但令雨中作杂剧，更可笑。此时雨难得，百姓快活时，正好饮酒燕乐。”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乐，宣劝满饮，尽欢而罢。

《阁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吊丧问疾。唐国子祭酒李浩所撰《刊误》云：“短启出于晋、宋兵革之余，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也。”

前世钱文未有草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王元之有诗云：“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元祐中，元夕，上御楼观灯，有御制诗。时王禹玉、蔡持正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应制上元诗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鳌山、凤辇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谁不知？”后两日登对，上独赏禹玉诗，云：“妙于使事。”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是夕，以高丽进乐，又添一杯。

山谷作《茶磨铭》云：“楚云散尽，燕山雪飞，江湖归梦，从此祛机。”

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党因对言穀宣力实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真宗次澶渊，曰：“敌骑未退，天雄军横截其后，万一陷没，则河朔皆敌土也。何人为朕守？”魏公曰：“智将不如福将，王钦若福禄未艾，宜以为守。”王公闻命，茫然自失。魏公酌大白饮之，曰上马杯，且曰：“参政勉之，不日即为同列。”王入魏，敌骑满野，屯塞四门，终日兀坐，越七日敌退，召为平章事。

陈恭公判亳州，遇生日，亲族多献《老人星图》，侄世修独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纳节，明日致仕。

太祖尝与赵普议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也。”上曰：“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慈圣光献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识自言神术可使死者复生，上试其术，数旬不效，乃曰：“臣见太皇太后方与仁宗宴，临白玉栏干，赏牡丹，无意复来人间也。”上知诞妄，但斥于郴州。蔡承禧进挽词曰：“天上玉栏花已折，人间方士术何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为枢密使。会大雪，置酒西园，欧阳永叔赋诗云：“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曰：“昔韩愈亦能作言语，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合闹。”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执状进入，止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制不改，古所谓坐而论道者也。国初，范质、王溥等自以前朝旧相，居不自安，共奏请中书庶务大者，且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赐坐啜茶之礼遂废，固不暇于论道矣，遂为定制。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未甚进用，及卜郊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执绥备顾问，占对详敏，他日上曰：“作宰相当用儒者。”卢果大用。

真宗诏种放至阙，韦布长揖，宰执杨大年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上召杨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皂囊十轴书，乃放所奏也。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

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亿曰："臣当负荆谢之。"

杨大年年十一，举神童至阙下，参政李至喜令赋朝京阙诗，有云："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断句云："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

元祐中，秘阁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诗，张文潜和最工，云："翠浪有声黄伞动，春风无力彩衫垂。"秦少游云："帘幕千家锦绣垂。"王笑曰："又待入小石调也。"

太宗善弈棋，谏臣乞窜待诏贾玄于南州者，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恐壅遏万几。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

太宗八子，真宗第三，封寿王。诏一异僧遍相诸公，僧已见七王，惟寿王未起。僧奏曰："遍觑诸公，皆不及寿王。"上曰："卿未见，安知之？"僧曰："适见三仆立于门，皆将相材器，其仆即尔，主可知矣。"三仆乃张相耆、杨相崇勋、郭太尉承祐也。

李侍读仲容善饮，号李万回。真宗饮量无敌，欲对饮，则召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问："何故谓天子为官家？"仲容述蒋济《万几论》，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皇帝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真所谓君臣千载一遇也。"

陈文惠公尧佐与弟尧叟俱位至宰相，弟尧咨尤精弧矢，自号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冯氏曰："汝典名藩，有何异政？"尧咨曰："路当冲要，将迎殆无虚日。然弓矢众无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补国家，不务仁政善化，而专卒伍一夫之役。"以杖杖之，金鱼坠地。

太祖问王官侍讲曰："秦王学业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词甚好。"上曰："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他日免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

古者三公开阁，而郡守比古诸侯，亦有阁，故有阁下之称。前辈与大官书，多呼"执事"与"足下"，刘子元与宰相书曰"足下"，韩退之与张仆射书曰"执事"，即其例也。记室本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不可通用，惟执事则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及又自卑达尊，如云座前，尤非

也。阁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岂可僭用哉！

韩魏公知泰州，卧疾数日，忽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庙于春宫。

国朝翰林学士佩金带，朱衣吏一人前道，两府则两人，笏头带佩鱼曰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黄甚日重。

李藩未第时，有僧告曰："公是纱笼中人。"藩问其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纱笼护之。"后果至台辅。

昆吾山有兽如兔，食铜铁，胆肾皆如铁。吴国武库中兵刃俱尽，而封署如故，得双兔杀之，有铁胆肾，方知兵刃为食。乃铸肾为二剑，雄为干将，雌为莫邪。

王严光有才不达，自号钓鳌客，巡游都邑，求麻铁之资，以造钓具。有不应者，辄录姓名置箧中，曰："下钓时取此等蒙汉为饵。"其狂诞类此。张祜谒李绅，亦称钓鳌客，李怒曰："既解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为竿。""以何为钩？"曰："以日月为钩。""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为饵。"绅默然厚赠之。

士人初登第，必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云，虎化为人，惟尾不化，须为烧去，乃得成人。又说新羊入群，诸羊抵触，不相亲附，烧其尾乃定。又说鱼跃龙门，化龙时，必须雷电为烧其尾乃化。

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州乡大以为耻，竟不捶一人。

叶法善有道术，居玄真观，一日，会数朝士，满座思酒。忽有一人敲门，称麴秀才，突入坐，少年秀美，谈论不凡，法善潜以小剑击之，应手堕地，化为瓶榼。中有美酒，遂共饮之。皆曰：麴生风味，不可忘也。

韩退之诗云："且宜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诗云："闻道云南曲米春。"裴铏《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

多以春。

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为何物。因阅《方言》，宋、魏之间簟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

欧公尝曰：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闻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耳白于面，则众所共见；唇不著齿，余不敢问公，不知何也。

眉州有人家畜数百鱼深池中，以砖甃，四围皆屋，凡三十余年。一日，天晴无雷，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皆跃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

旧说不以龟守，则为蛟龙所取。余以谓蛟龙必因风雨，疑此鱼圈局三十余年，日有腾拔之志，精神不衰，久而自然达理。

上元燃灯，或云沿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山灯》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灯，文宗开成中以灯迎太后，则是唐以前，岁不常设。

唐日历上元三年三月敕云，制敕施行，既为永式，皆用白纸，多有蠹食。自今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并用黄纸书之。

唐徐坚撰《初学记》，中山刘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真可为终身记耳。"

吕蒙正方应举，就舍建隆观，沿干入洛，锁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启户视之，床前槐枝丛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唐内库有青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之曰"自暖杯"。

龟兹国进一枕，色如马脑，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明皇因名为游仙枕。

李太白少时，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新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子报其家，谓之喜信。至文宗时，遂寝此

仪。

宫中寒食时，竞立秋千为乐，明皇呼为半仙之戏。

宋璟爱民恤物，时人谓之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及物也。

李白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灿于齿牙，时人号为粲花之论。

都人士女正月十五后，乘车跨马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唐明皇命相，先以八分书书姓名，金瓯覆之。

有书生谒李林甫云管子文，后化为笔。

郭子仪自同州归，诏大臣就宅作软脚局。

院中有双鹊栖于玉堂之后海棠树，每学士会食，必徘徊翔集，或鸣噪，必有大诏令或宣召之事，因谓之灵鹊。故晁翰林诗云："却闻灵鹊心应喜。"并予诗云："灵鹊先依玉树栖。"盖为此也。

赏花钓鱼，三馆惟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太宗时，李宗谔为校理，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

祥符八年，蔡文忠状元及第，上视其秀伟，顾宰相曰："得人矣。"因诏金吾给驺从，传呼状元始于此也。

吕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国妊娠而疾，将去之，医工陈逊煮药将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方就榻，梦神人被金甲持剑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逊惧而悟，以白相国。后生公弼，熙宁中位枢密使。

前辈作花诗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黄鲁直《酴蘼 》诗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比美丈夫。渊材作《海棠》诗云："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

元厚之少时梦人告曰：“异日须兄弟数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梦不然。熙宁中学士者五人，先后同在翰林。韩持国维、陈和叔绎、邓文约绾、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皆从系，始悟兄弟之说。

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唐李德裕为相，极其贵盛，人之加礼，改具衔候起居之状，谓之门状。

后赵石季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之口而颁行之，故罗隐曰：“锁闼千里，更无人到，丝纶五色，惟其凤衔。”

古者朝宴，衮服中有白纱中单，百官郊享服中有明衣，皆汗逐之状。汉高祖与项羽战争之际，汗透中单，改名汗衫。

三代以韦为筭袋，盛筭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为龟袋。唐永徽中，四品官并给随身鱼，天后改鱼为龟。唐初，卿大夫没，追取鱼袋，永徽中，敕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没则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上薨，鱼更不追取。

古有革带，反插垂头，秦二世始名腰带。唐高祖诏令向下插垂头，取顺下之义。

官衔之名，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开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如马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进，后马续来，相次不绝。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点迹。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

梁职仪，八座尚书以紫纱裹手版，垂白丝于首如笔。《通志》曰：仆射尚书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来，唯八座执笏者，白笔缀头，以紫囊之，其余公卿但执手版。陈希烈不便执笏骑马，以帛裹，令左右执之，于右座云，便为将来故事。

蔡州丁氏精于女工，每七夕祷以酒果，忽见流星坠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进。

寇莱公守北门，辽使经由，问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书？"答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

齐李崇为兖州刺史，州多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槌鼓乱击。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村置鼓楼，自此始也。

宋孝王问司天膺之后魏、北齐赦日树金鸡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北齐赦日，令武库设金鸡于阙门右，挝鼓千声。宣赦建金鸡，或云起于西京吕光。究其旨，盖西方主兑，为泽，鸡者巽之神，巽为号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长竿使众人睹之。"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时号步行学士。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书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屈折处，亦当中无偏侧。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蔡君谟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意也。

老杜诗曰："笋根稚子无人见。"唐人《食笋》诗云："稚子脱锦棚，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故一名曰稚子。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改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御制诗，遂为故事。仁宗诗尤多，有云："寒儒逢景运，报国合何如。"

今人谓驵侩为牙，本谓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㸦，㸦似牙字，因转为牙。今人谓万为方，千为撇，但数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㸦牙耳。

山谷云：作诗正如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盖是读秦少章诗，恶其终篇无所归也。

谢朓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云“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盖诗贵圆也。然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干枯，能不失二者之间，则可与古诗者并驱矣。

王元长曰，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游。

江邻幾杂志

【宋】江休复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江邻幾杂志》一卷，宋江休复（1005 ？—1060）撰。休复字邻幾，开封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举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博览群书，为文淳雅，尤工于诗。淡泊名利，与苏舜钦、欧阳修等交游。另有《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及文集二十卷，均佚，惟此书传世。

本书有多种丛书收录，书名卷数不尽相同：《江邻幾杂志》一卷（《宝颜堂秘笈》、《稗海》等）、《邻幾杂志》一卷（《续百川学海》等）、《嘉祐杂志》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二卷，误）、《醴泉笔录》二卷（《学海类编》）、《杂志》不分卷（商务印书馆《说郛》）。

本书所载，多为唐、五代至作者晚年嘉祐间杂事，有《嘉祐杂志》之名，或以其创作于嘉祐年间。所载涉及典章礼仪、选举职官、文坛掌故、市井轶闻等项内容。作者交游多一时胜流，耳濡目染，颇有可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所记精博，绝人远甚”。

这次校点，以收录较多的《稗海》本（约二百五十余条）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嘉祐杂志》及有关史料参校。《稗海》本所据似亦经辑录之本而非祖本，如称“洁白而陋”的乐伎为“雪兽头”即前后两见，惟繁简略异，故两存之。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归田录

江邻幾杂志

[redacted]

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缘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枢府西府，迓者累日不至，问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谩骂曰：“迎一赤老，累日不来。”士人因呼为赤枢。伯庸常戏其涅文云：“愈更鲜明。”狄答云：“莫爱否？奉赠一行。”王大惭恧。

李后主于清微歌“楼上春寒水四面”，学士刁衎起奏：“陛下未睹其大者远者尔。”人疑其有规讽，讯之，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又作红罗亭子，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和云：“桃李不须夸烂熳，已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

大历十才子：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耿湋 、苗发、皇甫曾、吉中孚，共十一人。或无吉中孚，有夏侯审。

省试《王射虎侯赋》云：“讲君子必争之艺，饰大人所变之皮。”《贵老为近亲赋》：“见龙钟之黄耉，思仿佛于吾亲。”试官掩卷大噱，传为口实。

章伯镇珉学士云：“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

歙州黄山俞侍郎献卿，尝与友人肄业山中。一日，深入山中，见松树有大黄实，抛石击落一枚，甚坚而香，俄落深涧中。翌日再寻，则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谓招葳，食之可仙。

晏相有“春风任花落，流水放杯行”之句。

惠崇《游长安》诗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

贩鳝者器中置鳅，云：“鳝喜睡，鳅好游。不尔，睡死。”

长安姚嗣宗诗：“蹋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韩稚圭安抚关中，荐试为大理评事。

供奉官罗承嗣住州西，邻人每夜闻击物声，穴隙视之，乃知寒冻齿相击耳。赠之毡，坚不受。妻母来见，其女方食枕中豆，赠之米面，亦不敢纳。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赡穷亲四十口。尝辞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载私物，不得过若干斤重。恐其罹此罪，乞与陆路差遣。”

祖择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问之，云：“口无择言。”

江南一节使召相者，命内子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额上自有黄气。”群婢皆窃视之，然后告云：“某是。”舵工火儿杂立，使辨何者是舵人，云：“面上有波纹是。”亦用前术。

长安北禅寺廊右，郑天休资政题十字：“春至不择地，路旁花自开。”

向相延州诗：“四时常有烟棚合，三月犹无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诗云：“三春花发惟樗树，二月莺啼是老鸦。”

真庙将立明肃为后，令丁晋公谕旨杨大年。丁云：“不忧不富贵。”大年答：“如此富贵亦不愿。”

梅圣俞过扬州，宋相公庠送鹅，作诗谢之云：“常游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去，从教养素翎。”得之不怪。

康定中，侍禁李贵为西边寨主，妻为昊贼所虏去。家中白犬颇驯扰，妻祝曰：“我闻犬之白，乃前世为人也。尔能送我归乎？”犬俯仰如听命。即裹粮随之。有警则引伏草间，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贼境。其夫无恙。朝廷封崇信县君。

占城进狮子。杨文公馆阁读书，进诗贺云：“渡海鲸波息，登山豹雾清。”当时激赏。

好事者记：一春好天气，不过二十日。

朱巽草制云：“某官夙负材。”真庙令出典藩。

同州民谓沾足为烂雨。

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李卿孙惟留一篇夏英公诗：“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拉泪湿青衫？”

某人眷一乐妓，洁白而陋，人目曰雪兽头。

刘师颜视月占旱，问之，云：“谚有之：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田元钧狭而长，鱼轩富彦国女弟，阔而短，在馆中，石曼卿目之为龟鹤夫妻。

曾会，泉南人，不改乡音。尝闻叩户声，呼童视之，云：“无读作模　　。客，是狗抓痒。”遽起云：“请门客自朝汤。”胡巽嫁女与侯询，云：“嫁女与侯孙。”

凌景阳都官与京师豪族孙氏成姻，嫌年齿，自匿五岁。既交礼，乃知其妻匿十岁。王素作谏官，景阳方馆职，坐娶富民女论罢。上知景阳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孙氏所匿，上大笑之。

王贻永久冠枢府，持慎少所发明。杨怀敏自河朔入奏堤塘事，所欲升黜者数十人，两府聚听敏来白事，相府为具呼为太傅称说云云，莫敢发言。独贻永颓 怒云：“押班如此，莫誉倒人甚多，未为稳便。”敏缩头而退。时庞相、吴左丞为枢副，退而言曰：“尝得此老子恶发，大好事！”政府呼太傅者有惭色矣。

杨大年行酒令：“李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黄宗旦应云：“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夏英公少年作诗，语意惊人，有“野花无主傍人行”之句。

狄青讨邕州侬贼，发西边蕃落马，用毡裹蹄。

唐相李程子廓，从父过三亭渡，为小石隐足，痛以呼父。程云：“太华峰头，□□□仙人手迹；黄河滩里，争知有隐人脚跟。”

晏相改王建诗“黄帔覆鞍呈马过，红罗缠项斗鸡回”为“呈过

马”、“斗回鸡”，为其语不快也。

吕文靖诗：“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陕府昭宗御诗云：“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与河中逍遥楼太宗诗：“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气象不侔矣。

王文穆罢相知杭州，朝士送诗，唯陈从易学士云：“千重浪里平安过，百尺竿头稳下来。”冀公称重之。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两府，颇不怿。诗云：“蟠桃三窃成何事？上尽鳌头迹转孤。”称疾不出。朝士问候者继至，询之，云：“虚热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凉散。”意谓两府始得用青凉伞也。

石中立、丁度在翰林，丁前行，石从后呼之，捉瓦栏筒云：“忘却帽子头了去也。”

契丹谓主为曜辣。

王随相讳德，幕宾谓德为可已，优人赞祝云：“此相公之可已。”梁相讳颢，优人□口号为芫辞。宋相讳巳，一班行参见，爱其敏俊，问谁荐举，云：“杜与待制。”久之方悟。

真宗宴近臣禁中，语及《庄子》，忽命呼秋水，至则翠环绿衣小女童也，诵《秋水》之篇。闻者莫不悚异。

举子有以巨轴而贽胡旦者，览之云：“旨哉，旨哉！”

林逋傲许洞，洞作诗嘲逋，余杭人以为中的：“寺里掇斋饥老鼠，林间咳嗽病猕猴。豪民遗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

南唐一诗僧赋中秋月诗云“此夜一轮满”，至来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处无。”喜跃，半夜起撞寺钟，城人尽惊。李后主擒而讯之，具道其事，得释。

长安张诗以能医称，孙之翰重之。予至关中，屡见人说医杀者甚

众，尤好用转药。关中谚云：“既服黄龙丹，便乘白虎车。”

章相性简静，差试举人，出《人为天地心赋》。举子白云：“先朝尝开封府发解出此题，郭稹为解元，学士岂不闻乎？”曰：“不知，不知！”匆遽别出一题目《教由寒暑》，既非己豫先杼轴，举人上请：“题出《乐记》，此教乃乐教也，当用乐否？”应曰：“诺。”又一举人云：“上在谅阴，而用乐事，恐或非便。”纷纭不定，为无名嘲曰：“武成庙里沽良玉，开封府举人就武成王庙试《良玉不琢赋》。夫子门墙弄簸箕。国学试《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赋》。惟有太常章得象，往来寒暑不曾知。”

黄通，闽人，累举不第。作官数任，年将耳顺，锁厅应举。或嘲云：“老妓舞柘枝，剩员呈武艺。”

都下一小儿，才三岁，无有难曲，按皆中节，都市观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称其妙。在母怀食乳，捻手指应节，盖宿习也。

高琼作旧城县巡检，忽逢涪陵被谴出城，街次唱喏，责受许州马步军指挥使。剧贼青脚狼将袭知州牛冕给事，琼擒之，遂复入。

司马十二说，党太尉画真，观之大怒，诘画师云：“我前画大虫，犹用金箔贴眼。我便不消得一对金眼精！”

天台竹沥水，被人断竹梢屈而取之，盛以银瓮。若以他水杂之，则亟败。

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

张乖崖知江宁府。僧陈牒出，公据判送司理院勘杀人贼。翌日，群官聚厅，不晓其故。乖崖召僧至，讯云：“作僧几年？”对：“七年。”复讯之云：“何故额有系头巾痕？”僧惶怖服罪。至今案牍尚在。初知益州，斩一猾吏，前后郡吏所倚任者，吏称无罪诛，封判令至曹方读示之。既闻断辞，告市人曰：“尔辈得好知府矣。”李顺尝有死罪系狱，此吏故纵之也。

苏仪甫侍读知孟州，为医误投以转药，垂死，命杖医背四十余。医

出城，苏下厅阶，死焉。

陈执中馆伴虏使，问随行仪鸾司：“缘何有此名？”不能对。或云隋大业中鸾集于供帐库，遂名此。

陆参宰邑，判讼田状云：“汝不闻虞芮之事乎？”耆司不受，再执诣县云：“不晓会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李戡宰邑，问民间十否，莫有疾否、莫有孝悌否之类。

有一患大风者，药云：“吾不能疗尔。”

都下有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剥马务蝎食马血尤毒。己亥岁，京中屡有螫死者。

毒虺断首，犹能飞以噬人。

御史台阁门移文用捺头牒。章郇公判审官院，张观为中丞，常用此例。移审官时，章为翰林学士辨之，张以故事而止。

客有投缙云山寺中宿者，僧为具馔馐，鳖甚美，但讶其无裙耳。入后屋，见黄泥数十团，大如缶。问行者，即向所食在其中，取龟以黄泥裹之，三日，龟服气，肥息特异。

章仲镇云，章伯镇勘会案，岁给禁中椽烛十三万条，内酒坊祖宗庙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万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讲僧，夜中为鬼物来请讲，欣然从命。舁行数十里，置在猪圈中。比晓，方悟为鬼所侮。

张枢言说杨大年临卒，戒家人：“吾顶赤趺坐，汝辈勿哭惊吾。”既而果然。家人惊号，则复寤而寝，遂卒。释教顶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滞。

梅圣俞云，叔父为陕西漕知，客卒。浴敛毕，他婢欲窃其衣，其尸热如火。惊告家人，遂传于外。或云：“不祥。此当有重丧。”俄而婶氏卒。

持国按乐，见弦断结续者，笙竽之类吹不成声，诘之，云：“自有私乐器。国家议黍尺，数年乃定；造乐器，费以万计。乃用乐工私器以享宗庙。”又七庙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温成庙用羊豕各二。疑郊本用特，后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可虚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庙：神德贺、宋；二宗尹、潘；奉慈刘、李、杨，刘、李升祔，今独章惠。

永叔书法最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戍边。行水边，甚乐之。从者前云：“此水不好，里面有虫。”声如陈，秦声。谓之虫，乃是鱼也。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虫也。”

原父《五十谥法》一篇，神化无方曰尼，耄期称道曰聃，卮言日出曰周，洁白不污曰皓。

楠树直竦，枝叶不相妨，蜀人谓之让木。

胡瑗翼之卒，凶讣至京，钱公辅学士与太学生徒百余人，诣兴国戒坛院举哀。又自陈师丧，给假二日。近时无此事。

王景芬职方，邵氏婿，常州人。小儿四五岁，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长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骇，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说，故三司副使陈洎卒后，婢子附语亦云“坐不葬父母，当得为贵神，今谪作贱鬼，足胫皆生长毛”云。

司马君实充史讨，白执政，时政记、起居注皆并不载元昊叛命北戎请地事，欲就枢密府检寻事迹，以备载录。庞相自至史院商量，孙朴兼修国史之任，云：“国恶不可书。”会庞去相，遂寝。

吴充卿说，其先君为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啖巴豆如松子，问其由，始用饭一碗，巴豆两粒，研和食，稍加如药丸，尽则加巴豆减饭，积以岁月，至于纯食巴豆。此亦习啖葛之类。曹操尝啖葛 。

掌老太卿判太仆供祫享太牢，只供特牛，无羊豕，去问直礼官。如

此，不知羊豕牛俱为太牢。

太学生郑叔雄用善医，王尚书举正、知杂吴阙名。荐为秘书省校书郎、起居舍人。范师道论列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荐之不报，而方技援例辄行。"于是汝州孔旼除直隶扬州，孙侔除试校书、州学教授。

入内都知张惟吉请谥，礼官以惟吉前持温成丧，不当居皇仪，争之至力。时宰不知典则，阿谀顺旨，惟吉顿足泣下，缘此得谥忠惠。

陈执中死，礼官以前事不正，谏请谥荣灵。宠禄光大曰荣，勤不成名曰灵 。

大名府学进士刘建侯，盗官书卖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与妻同杀人，取其金。前杀士人事明白，犹且称冤，府中谓之始皇，以其焚书坑儒也。程琳尚书知府日杀之，其容貌堂堂，言词辨博，庄生大儒之盗也。

药方中一大两，即今之三两，隋合三两为一两。

宋相云，中朝书人，唯郭忠恕可对二徐，书《佩觿集》三卷。

杨弦望之当官，凡私家上历，亦自买纸。为江南转运使，先移文江宁府，要府官月俸米麦，何人担负磨面，曾支脚钱。

司马君实侍先君知凤翔府。竹园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鸥，莫有识者。有自南山来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飞生。飞而生子，每欲飞，则缘树至颠，能下不能高也。"

判尚书礼部，则尚书之职；判礼部贡院，则侍郎之职也；其名表，则员外之任也。王禹玉带馆职，判礼部，作三字，犹不解百官谢衣表御史中丞署状，而舍人作表，是兼尚书员外之职也。

陈执中在枢府建排墙，殒夏馔 使人。上叹枢府不得人，于是王醲、张观与执中皆罢。

孙承旨自称韩持国作维国，齐大卿呼邵兴宗作亢宗。

祫享昭穆各有幄次，谓之神帐，云陈彭年所建。

礼，牲体贵贱以为俎实。肩臂臑肫胳觳，左右前后，宾主有仪，今不复用。司马公说，曾在并州见蕃俗颇存此礼，其最尊者得羊臆骨，其次项琐骨。又说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

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辱如此。又凉衫以褐绸为之，以代毳袍。韩持国云，始于内臣班行，渐及士人，今两府亦然，独不肯服。予读《仪礼》，妇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谓之景。景，明也，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则凉衫亦所以护朝衣，虽出近俗，不可谓之无稽。

君实又说，夹拜，今陕府村野妇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妇人两拜。城外则不然。

子容判礼院，谓君实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今乐悬，但闻金声，余乐掩而不闻，宜罢连击，次第见其声。

欧阳永叔修《唐书》，求罢三班院，乞一闲慢差遣。俄除太常礼院，因巡厅言朝廷将太常礼院作闲慢差遣耶？

子容说，周庙制：户在东，牖在西，当中之分则扆也。近代宗室南向，祫室犹在西壁，祫享犹设昭穆位于户外，南北相对。

武功常景主簿说，庆善宫有唐碣，为民藏窖。盖民恐他人见之，理认远祖土田。傍有慈德寺，太宗所建，会昌废寺犹遭毁折，武宗可谓能行令矣。至大中复建，碑记尚存。

肆赦宣德门登降用乐悬又排仗，盖如外朝之仪。

《六典》：礼部吉仪五十有五日，其有二十九日祭五龙坛。予奉敕于五龙庙请晴，庙廊并颓毁，寓宿殿东道士之室，亦无坛也。

仪仗内五牛旗刻画五色木牛，竖旗于背，载以舆床，四人舁之。按《六典》，卫尉三十二旗，十八曰五牛旗，皆是绣绘旗幅若五牛，以牛载。则其他麟凤之类，亦当如此矣。

祫享行礼之际，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诸臣见上恭虔，裹手

执笏者惕然皆揎袖。

庙主，帝用白帊，后用青帊覆，行礼则废之。方木为趺，荐以重褥，置主于其上。

壥俗呼野人为沙块，未详其义，士大夫亦颇道之。永叔戏长文：“贤良之选，既披沙而拣金。”吴颇憾之，迁怒于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于心。”愈怒焉。

又尝戏马遵：“旧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书，数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献李夷庚，庚问何人作序，讯知其人，使送银二笏。

庞相令制后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诰身后惟吏部判官，诰院者当押字尔。”

林瑀、王洙同作直讲。林谓王：“何相见之阔也？”答云：“遭此霖雨，今后转更疏阔也。”王曰：“何故？”答云：“值这短晷。”盖诋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马不入寺，宗王许相乘马入至佛殿东，素无定制也，驾往寺观烧香，中丞不从由入台。翌日，幸慈孝集禧，宣召乃赴。

秘书丞沈士龙者，尝建言害民事数十条，漕司不行，遂弃官归，关门不放过，诉云：“母老病，拘滞于此，母必不全，亦关吏之罪也。”士龙竟坐擅去官守，追官勒停举，主关吏一例见劾。

李照讥王朴编钟不圆。后得周编钟，正与朴同，议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见郑毅夫除省判诰词中间具官某，又云云，当诰词前具衔云云，中当云以尔云云。

程侍郎言，某为御史接伴虏使，中丞张观云：“待之以礼，答之以简。”戡佩服其言。又说高敏之奉使接伴虏使，走马坠地，前行不顾。翌日，高马蹶坠地，戎使亦不下马。张唐公将奉使，王景彝云：“某接伴时，旧例：使副每日早先立驿厅，戎使方出相揖。某则不然。先请戎

使立阶下，然后前揖登阶。”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何？”遂如旧例。

王景彝判三班院云：“某总记，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差殿中丞苏兖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余搜括并未见。”

苏仪甫使虏，至虏庭，传宣求紫鱼，答云：“虽是某乡中物，偶不赍来。”又云：“某箧中恐有。”试搜之，得获。乃家中纳楮中，忘告之也。

韩忠宪使虏，其介刘太后之姻，庸而自专，私于虏使云：“太后言两朝欢好，传示子孙。”韩了不知。忽置一筵，遣臣来伴，因问：“太后有此语，何故不传？”忠宪答云：“皇太后每遣使，使人帘前受此语，戒使人，令慎重尔。”于是以手顶礼云：“两朝生灵之福也。”

文思院使，不知缘何得此名。或云量名“时文思索”，或说殿名聚工巧于其侧，因名之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后，陪位南郊，病伤寒卒。子宗谔内翰，为玉清昭应宫副使，自斋所得疾卒。宗谔子昭述右丞，祫享奏告景灵，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渊之幸，军费二十余万。郊赉用度，时一郊费六百万。今千万余贯矣。

宋次道集颜鲁公文为十五卷，诗才十八首，多是湖州宴会联句诗，公必在其间。又有《大言》、《小言》、《乐语》、《滑语》、《谗语》、《醉语》。又《和政公主碑》肃宗女，代宗母妹。潼关失守，辍夫柳潭乘以济孀妹。首云：“平阳兴娘子之军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礼于宋公，常纠匡复之师于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鲁公颜元孙墓志：“省试《九河铭》、《高松赋》。考刘奇榜曰：‘铭赋音律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辞高理赡，惜其贴经通六，所以屈从常第。’葬东京鹞店。”今作曜字。

予奉使逜贺正使于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职，割俸钱与弟请，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文州云："羌人㸱牛酥绝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汤鲙，以荐酸浆粟饭。"

冀州城南张耳墓，在送客亭边。戎使林迓者，由翰林学士问知州王仲平，告之不知张耳何代人也。大使耶律防谢曰："契丹家翰林学士，名目而已。"

峨眉雪蛆大，治内热。

己亥历日十一月大尽，契丹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日夜才昏，月蚀，戎使言窃谓为已望。时修《唐书》，问刘希叟，云："见用楚衍历，差一日。宣明历十一月当小尽。"

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官员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谓枢密程侍郎："近日与蒲豸刺权门事，谓之小火下。"程答云："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教头。"

谢师直说，北都李昭亮相，为宠嬖三夫人作水陆道场，嬴州店叟张三郎处主位，李之祖父在宾位，焚香拜跪，不胜其劳。

北虏冰实羊肠，文州羌取蛇韬首绕头上治上热。

虏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黄色乃其老者。银貂最贵，契丹主服之。"又云："驼鹿重三百斤，效其声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中汤火，着人皮肤成紫疱。"又云："鞑靼界上，猎围中获一野人，披鹿皮，走及奔鹿。"又云："女真国即挹楼之地，高丽、新罗今是一国，其主王辉，用契丹正朔。"

太子中舍柴余庆说，其从叔内殿承制肃蔡州日，掠房缗五千，其忧愁焦煎之貌尝如负人百千万债者。尝在病，几死，才开目，问其子曰："今日费几钱？"

胡武平内翰丁母忧。前一岁，常州宅中海棠开白花。平妹夫王伯先为金坛县令尉胡宾说。

己亥秋，颍、寿民小不稔，群盗劫禾。颍上令捕得，因遣之，缘是

益炽，不可禁。漕司劾令且严其禁。

橄榄木并木花如樗。将采其实，剥其皮，以姜汁涂之，则尽落。

余奉敕五龙庙谢晴。司天监择日供神位板，太仆供羊，司农供猪、粟、黄白盐、馔油、豘脂、韭、菁葱、明油，太府供币帛温香，少府供蜡烛，将作供神位水火，光禄供礼料、莲子、鸡头、胡桃、干枣、馔盐、笋俎、干鱼、玉鲅、鹿脯、姜椒、橘豉、鱼、兔、鹿、羊、醯饧、醋、酒、柴、炭，将作所供罍沉水香饼尔。

梅圣俞转都官员外郎，原甫戏之："诗人有何水部，其后有张水部，郑都官，复有梅都官。郑有鹧鸪诗，时呼郑鹧鸪；梅有河豚诗，可呼梅河豚耶？"

张唐公瓌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礼仪事，再疏乞毁温成后庙，皆不降出。

齐廊公辟大卿，曾为三司检法。时李士衡充使，章得象洎黄宗旦为判官。公暇，省中棋饮谈谑。每值雪天，毕命僚属酒炙相乐，李谘为使置酒设殽乐梅而已。今都无此例。

潍守解宾王，怨登州交代胡俛，讦其伐官树。法官引盗傍人得捕，或以潍之于登不得为傍，又条有误伤傍人，谓在傍则判审刑。钱象先待制云："旁求儒雅，胡竟坐自盗？"特勒停宾王落馆职，知建昌军。

吴春卿葬新郑，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坑子，才足容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柏团以遮之，即下土筑，不用砖甓。吴氏葬其先亦如此。钱君倚学士说，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为村人所发，取其砖以卖之。是砖为累也。近日，江南有识之家不用砖葬，唯以石灰和筛土筑实，其坚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学士与高继方同事，贺北虏正旦于幽州，亦效中国排仗法服宫驾。

《史记·历书》云："秭鳺 先滜 。"庞相云：见夏英公文字中用滜作坡泽之泽。余见宋子京《谢历表》滜 作号叫之号。

二月三日疏决罪人，开封府罪人宿车院。中夜，车上有人伏其中，执而殴之至死。有司以为大辟论。上云：“决臀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为大辟当为流耳，再奏云。上又云：“决臀杖二十。”诸公下殿，方悟圣断之精审。盖此狱情可矜，则当上请固降为流，今经疏决，则流下降为杖矣。

秘书监马怀素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

韦述勒成国史，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

钱君倚云：《汉书·律历志》：“钧著一月之象。”又云：“辅弼执玉以翼天子。”科场举人以为赋题。著疑是者，玉疑是之字，监本之误也。

杨畋待制云：经筵读《后汉书》，宦官乱政事多为前侍读削去，如《何进传》都无诛内官事，如《孔融》、《符融传》但记孔老通家之旧、谈辞如云等。谄乐道辈将旧稿削去之，复采关治道者以备进读。

王随作相，病已甚，好释氏。时有献嘲者云：“谁谓调元地，番成养病坊。但见僧盈室，宁忧火掩房。”在杭州，常对一聋长老诵己所作偈。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无所闻。番叹赏之，以为知音之妙。施正吕说此。

王逵知越州，修城卒，暴民至发墓砖。钱公辅作倅，视砖文有永和年号，亦有孝子姓名者。先葬无主枯骨，寻亦见掘矣。

京师神巫张氏，灯焰烧指针疗诸疾，多效于用针者。范景仁说，其兄忽被神祟，饮水并食瓷碗。召巫者视之，既退，欲邀厚货，偃蹇不应命。巫之神辄附兄之婢子云：“使汝救人苦，却贪财利不来。”索香火如巫所禁祝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县日，奉行赦书节文，访义夫节妇，得三人，其间一人可采。姓童，为人主典库，谓之判子。家中养疏属数口；奉寡姊，承顺不违；甥不事家业，屡负人债，辄为偿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闻。以诖误之过，为后宰所笞。部中有两道者，常善遇之。每有堤塘桥道之役，令化募闾里修筑，不劳而成。

故事：状元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试充馆职。自蔡文忠始进文字得试。

孙奭尚书侍经筵，上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拱立不讲。以此，奭每读书，则体貌益庄。

宋、贾二相，布衣时同诣宋三命，云："二公俱当作相，更相陶熔。宋发却不同，贾虽差迟向后，宋却相趁尔。"宋状元及第知制诰，贾在经筵舍人院试出身。宋入参大政，贾试舍人。道命隔幕闻宋语，二相道及前事。自后宋罢为散坡，自杨徙郓。贾既入参，一旦有内降札子，启封，则宋庠、吴育可参知政事。贾手写奏状，且喜前言之验。贾今为仆射侍中，宋吏部尚书枢密事使同平章事。韩钦圣好阴阳，见二公说。

圣节道场起建十三日，枢府学士以下皆赴。十四日，中书会，独舍人与大卿监上，不过七八人。

审刑奏案，贴黄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复有贴黄。

国朝诸祠牲牢之类数不等，七室共一羊豕，后庙温成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诮其分张之微，谓之迎猫也。

张瓌为礼官，议钱惟演谥文墨，钱氏诸子缞绖迎执政诉其事。石中立指其幼者以告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诸钱数张有"二亲在堂，十年入舍"之语。

介甫云："辅嗣忘象。"谓马者必显之物。钦圣云："咸感之义，自脢而上至心。"则谓正吉悔亡。

纣作炮烙之刑，陈和叔云："《韩诗》作烙，《汉书》作格。"

吴冲卿云："《庄子》姑射，今人尽读作怿，《音义》惟有夜社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华》六篇，有声无诗，故云笙，不云歌也。有其义，亡其辞，非亡失之亡，乃无也。"

司马君实说，据《禹贡》，河自大伾大陆又北为九河，则是河循太行北流，乃东入海。兖州境包今之河朔，处势高，地又坚，故少水患。又汉兖州界在今之河南，非《禹贡》旧境也。

王禹玉上言，请以正月为端月，正音与上名相近也。

冯章靖云："昏字本从民，避唐文皇讳，乃作氏尔。"孙文公云："从高低之低。"冯阅《说文》，始知己说未博。

宋子京判国子监，进《礼记》石经本，并请邵必不疑同上殿，以备顾问。无何，上问："古文如何？"必对："古文大篆，于六体义训不通。今人之浅学，遂一字之中，偏傍上下，杂用古文，遂致乖乱。"又问林氏小说，必云："亦有长义。然亦有好怪处。"上一一问之，对云："许慎《说文》歸字从堆、从止、从帚，从堆为声；林氏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矣。许氏哭从吅 、从狱省文；林乃云象犬嗥，此怪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原甫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耶？"

李白诗："君不见裴尚书，古坟三尺蒿棘居。"问修《唐书》官。吕缙叔云是漼，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检校官与李北海作对，非龊龊人也。"

敬字左纪力反，右普木反。避庙讳改姓者，为苟且之苟、文章之文，误矣。今雍相是也。

邯郸公周陵诗："才及春羔鼎祚移。"王介甫云："春羔鼎祚，不成诗语。"

王右丞济州诗云"汶阳归客"，司马君实云："其地则唐济郸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诗，初谓是僧名，乃寺名，近东阿覆釜村。

司马君实谓《礼》"奏假无言"为是，"汤孙奏假"为证。予以"鬷 假无言"为是，据《传》，晏子和与同异引此，《诗》"鬷 假无言"为证矣。

齐桓公以燕公送出境，乃割地予燕。然专割地之罪重于出境矣。欲称桓公之善，反毁之也。

张枢言太博云：“四明海物，江瑶柱第一，青虾次之。”介甫云：“瑶字当作珧，如蛤蜊之类，即韩文公所谓马甲柱也。二物无海腥气。鳆鱼，今之牡蛎是。王莽食鳆鱼，当干者尔。《褚彦回传》：自淮属北海，江南无鳆鱼，有饷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钱，不以头数之。又读如鲍，非乱臭者也。”

胡公谨云：“登州城山出鳆鱼，俗云决明，可干食。”

君实云：“《论语》‘博我以文’、‘博学于文’，此二‘文’，谓六艺之文。”

《棫朴》诗云“遐不作人”，毛“远不为人”，郑“初作人”，于义未安。《左氏》栾武子能善用人，引此诗，杜预云：“作，用也。言文王能用善人。”合于能官人矣。

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又以燕简公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作宠姬。

白马寺后有李觳、苏禹珪、李沆等十宰相墓。

退传相公，光化军人。少时薄游武当村舍，主人将杀以祀鬼。安卧室中，诵六天北地咒。巫者见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退传孙婿吕诲太博云。

白水县尧山民掘得志石，是员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刘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员，遂赐姓员。

左冯龙兴寺殿，隋氏所构，至和二年重建，柏椽大径尺。相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出于许原，今郡百十余里，世称同州枋，亦云许枋。”今为民田，无寸枋矣。

洛阳北有山泉，即汤所祷桑林之地。有庙，即天乙之祠，俗号为圣王。近因旱，中使请祷得雨，乃奏请封为清渊侯，失于检详地志，致此缪。

丁晋公谓曹马为圣人。夏英公尝美李林甫之作相。

《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厅事施高坐，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今私家无畜此者。

李宗咏谏议，松相孙。其父匿于李昉家，免难。于李愚俱赵州三房。苏为郎中，逢吉相孙，其父藏李沆相家，免祸。

上坡任长安倅，眷一乐籍，为内所制，则自求死。家人惧而从之。后为陕漕，竟留于家，洁白而陋，目曰雪兽头。

长安有宝贝行，搜奇物者必萃焉。唐诸陵，经五代发掘皆空，太平兴国中具衣冠掩塞，长老犹见之。

苏倅言，绵州二岁，断大辟一人；凤翔半年，断二十余人。

权文公不避公讳，论子举谟事。

蒲城县胡珦神道碑，韩文公撰，胡证书。在尉厩支槽，近置夫子庙。访坟不获矣。

赵龙图师民，自耀过同，说祋祤城有祋祤庙。疑祋祤亦是一兵械，其秦祷兵之所乎？

赵师民罢华原，过左冯，同登排云楼，指中条山：“此所谓襄山，扬雄赋‘爪华蹈襄’。”检余靖初校《汉书》监本作“衺”，驰介问之，云：“据《郊祀志》，襄字误之矣。”

薛俅比部待阙蒲中，出协律郎萧悦画竹两轴，乃乐天作诗者。薛畜画颇多，此两画尤佳也。

昭应温泉，郑文宝诗云：“只见开元无事久，不知贞观用功深。”

安道侍郎云：“赵韩王客长安，购唐太宗骨葬昭陵下。一豪姓畜脑骨，比求得甚艰。”

吴宣徽自延州以宿疾求蒲中，乞免院职，改大资政尚书左丞。左右呼大资，不呼左丞。府寮识体者，门状添政字。

韩稚圭善饮。后以疾，饮量殊减。吴资政云：“道书云：人多困于所长。有旨哉！”

温仲舒判开封府。一进士早出探榜，其妻续有人报其父母船至水门，亟僦驴往省之。至宋门，为醉人殴击。僦驴者又惧证佐留滞，潜遁去。府中人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归家号泣，夫自外亦落第而泣，两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诣所司诉冤，不听。于州桥夫妻投河溺死。天汉桥俗呼为州桥。真宗闻之，怒，知府以下悉罢去。吴冲卿云：“小刑责亦不可不慎也。”

京师四门外赤尉专决斗竞事，城里悉府尹主之。每三大节，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节日清明，尤甚斗竞，日至数百件。

长安有宝货行，有购得名玉鱼者，亦名玉梁，似今所佩鱼袋，有玉者、铜者。文丞相五千市一马瑙者，府中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俅比部庆成军观太宁宫醮，见礼服剑室贯綇 者，形正相似。

梅挚、陈洎、刘湜，假少常使虏。后俱作省篮。北使宴阁门从之，篮坐朵殿。梅等以假官有升无降故事，副缀两制坐殿上，逡巡不赴。阁门副使张得一奏嫌坐位低，不赴坐，遂贬。苏卢衮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诬矣。

张得一自阁门副求正，副使引曹佾、李璋例，王貂作枢，吴庞为副，以曹、李中宫外舍之亲，张未服，云：“公朝岂私亲耶？”吴云：“阁副，侍中子若孙，恩泽差别，疏亲又差降，岂非用亲耶？”意小绌，又引非亲例。王云：“此边任。”张云：“请边任。”遂正使名，除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改贝州，宣旨候代。至赴清河，又请不候代。至贝五日，王则据城叛，张伏法京师。

夏守恩太尉作殿帅。旧例，诸营马粪钱分纳诸帅。夏既纳一分，鱼轩要一分。时王相德用作都虞候，独不受。又章献上仙，内臣请坐甲，王独以谓不当尔。兴国寺东火，枢貂张耆 相宅近，须兵防卫，不与。以此数事，擢为枢密副使。

吕文靖说，作正字日，值旬休，丁晋公宅会客，忽来招，遂趋往。至则怀中出词头，帘外草寇莱公判雷州制。既毕，览之不怿，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吕逊谢再三，乞加增损，遂注两联云：“当孽竖乱

常之日，乃先皇违豫之初。”缘此震惊，遂至沉极。

曹貂利用将赴汉东，入内供奉官杨怀敏尽逐其左右。旦将上马，坐驿厅，无人至，使数辈立屏后，时引首来窥，杨则挥手令去。曹夙怀忧惧，睹此，疑将就刑。杨又徐进云：“侍中且宜歇息。”遂闭堂自经。

丁晋公在崖州，方弈棋，其子哭而入。询之，云：“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笑曰：“此王钦若使人来骇我耳。”使至，谢恩毕，乃传宣抚问也。

开封府尹大厅，自周起侍郎奏真皇云：“陛下昔日居此，臣不敢坐。”自尔遂空不复居。

李□兵部使陕西转运使，尝至一州，军伶白语但某叨居兵部，缪忝前行。李大怒。李文靖相判许田，柳灏作漕，府宴，优人云：“尔是防城举人，有何文学？”柳即泣诉相坐：“此必官员有怨嫌者，故令辱某。”不得已，送狱鞫问，遂至配。

章相在翰林日，尝差知权开封府二十七日，请僧在家设七昼夜道场，惧冤滥也。

近岁都下裁翠纱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纱帽。御帽例用京纱，未尝改易也。

宋子京说，许相公序开西湖诗：“凿开鱼鸟忘机地，展尽江湖极目天。”

李丕绪少卿说，师颉作永兴重进幕客时，府前有十余堵大墙，蔽荒隙，军府萧条，寂无民事。因搜访碑碣，凡打三千余本。姜遵知府日，内臣曾继华来造塔，遵希明肃旨，近城碑碣尽辇充塔基。继华死于塔所，人谓之鬼诛也。

紫阁山老僧文聪说，晏相来游山，猕猴万数，遍满山川。僧言未尝如此多也，晏诗寻添猕猿之句。

凤翔李茂贞，幽昭宗于红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据使宅，令其家供养真衫衣赭袍龙凤扇。民献善田，令簿出租以佃之，称秦王户，后子孙

以券收田。有二孙，府西上腴各百余顷，不十年荡费尽，今丐于市。

岐府便斋前百叶桃，谷雨十日后，实大如拳。

猴部头，猥 父也。衣以绯优服，常在昭宗侧。梁祖受禅，张御筵，引至坐侧，视梁祖，忽奔走号掷，褫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杀之。唐之旧臣，无不愧怍。

安辔初，唐教坊优人，事李茂贞，一日忤意，将戮之，遂逃遁。经年复来，茂贞云："无容身处，还却来耶？"时茂贞燔长安，绝还都之望，答云："暂来看大王耳。归长安，卖麸炭，足过一生，岂无容身地耶？ "

仪州唐神策义宁军，置使统之。

大和年，姚说充使，李茂贞墨制义州王公寺碑，魏晋秦年督护汉炽太守王宝贵，此即汉炽城矣。又有白马令，其碑所在亦名白马寺。按《图经》并不载，恐后湮灭，聊书记之。

制胜关，旧日山林深，饶雪霜，今垦辟为穑土，气候与旧不同。

李程画像在开元寺，因雨摧坏。吴冲卿云："寺僧不好事，可惜！"或云此有拓本，可令重画。如此李程。有缺 。

高敏之以钟乳饲牛，饮其乳。后患血痢，卒。或以为冷热相激所致。

川峡呼梢工篙手为长年三老。杜诗："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得名旧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两号。都下吏人连名府史，妇女表状皆称臣妾，皆非也。

韩文公郑儋碑文自号白云翁，令狐楚白云表奏取使府为名耳。

杨文公《谈苑》说《樊南集》故事灰钉云："扬雄赋殊非。《南史·徐勉传》'属纩才毕，灰钉已具'。"

《司马法》有虞城械于中国。《唐韵》：“饬也 。”

《司马法》：“夏执玄戈，殷执白戚，周左杖黄钺。”

教坊伶人嘲钧容直乐云：“钧容击杖鼓，百面如一。教坊不如他齐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谓婉而绞矣。

汉三辅县谷口、今醴泉。重泉、奉先。池阳、三原。秦骊邑、汉新丰、武后庆山，天宝改为会昌。又昭应，今临潼。新丰、渭南。平陵、槐里、茂陵、兴平。频阳、美阳、祋祤、华原同官。莲勺。在下邽东。

峡江船须土人晓水势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建言不得差扰，俄自沉一舟。众颇怪之。

长安王渎任度支员外郎，卒。妻高氏，节度使琼第九女。前妻子经，不孝，供养殊阙。渎卒后十余年，经二子皆成立，相继卒，亦丧明，始自悔前咎，克己反善，云：“皆水丘妇并兄弟教经如此。”早夜策杖，不废定省，止之不辍。卒后，水丘妇病瘫，其弟兄俱卒。水丘氏遂绝。水丘无逸作屯田员外郎。人谓神理不可诬矣。

解池盐岁课愈多而不精，耆老云：“每南风起，盐结，须以杷翻转令风吹，则坚实。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率虚软。”吴左丞冲卿云：初任临安日，捕到盐，令铺户验之，外界官盐则刑轻，私盐则刑重。患为铺户所欺，列于庭下，各取数纸裹之，外用帖子题记，置案上。分铺户作两番，去帖隔验之，然后绝欺弊。始靳其验法，细诘之，乃肯道云：“煮盐用莲子为候。十莲者，官盐也；五莲以下卤水漓，为私盐也。私盐色红白，烧稻灰染其色以效官盐。”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铺户，自能辨矣。

曹佾太尉，长秋母弟张貂耆之坦床。始成婚，资妆甚盛，请衣帐者增二十缣，三日后尽敛持去。讯之，云：“本房卧制未办，此皆假借来。”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吴大资与曹宣献同馆伴话及此。

钱明逸知开封府时，都下妇人白角冠阔四尺，梳一尺余。谏官上疏禁之，重其罚，告者有赏。

京师风俗，将为婚姻者，先相妇，相退者为女氏所告。依条决此妇人，物议云云，以为太甚。

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两夜灯，因钱氏而添之。

诗僧惠崇，多剽前制，缁弟作诗嘲之："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言语似师兄。"

王重盈陕府构寺，募巧工图壁毕，悉沉于河。今建初院六祖等，人多模写。

杨文公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必径出，他所亦然，几类爰晁故事。文穆去，举朝皆有诗，独文公不作。文穆辞日奏真庙，传宣令作诗，竟迁延不送。

吴春卿云："往年学中置一桑螵蛸于笔格上，旦扑缘者无数。检月令视之，乃螳螂生月日也。"

丁崖州虽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语之，丁辄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问辄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则齑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天圣中，后殿中欲放榜，王沂公作相，端笏立。时有论奏近岁陈宠作相，案前搢笏读姓名，与百执无别。

吴春卿殿试《圣有谟训赋》，用"答扬"二字，自谓颇工。考官张希颜不晓，云："只有对扬休命，岂有答扬者耶？"旁一人云："答即对也，乃及时文耳。"遂加一抹。宋宣献公绶编排卷子，知其误，不敢移易也。

晏相言："昨知制诰误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纸文字，视之，乃除拜数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职领之。"须臾，召到学士钱惟演。晏奏："臣恐泄漏，乞宿学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见者，深骇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

听处分。”议毕，王文正曾作参政，秉笔至淑妃为皇太妃，卓笔曰：“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诏可改邪？”众亦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之直。

宋相与高悚 同发天府解。《日月为常赋》象字韵之押状者，以落韵先剥放近百人。无何，一人投牒云：“某不落韵。”取卷视之，状下有可想二字，然赋亦纰缪，其如落韵剥放。举人不伏。高与甲不记姓名。忧闷，或醉或睡。洎庠更点检，诗只五韵，急呼二人起视之。二君欢忻，举子惭怍而已。

嘉祐二年，欧阳永叔主文，省试《丰年有高廪》诗，云出《大雅》。举子喧哗，为御史吴中复所弹，各罚金四斤。

文相作吏部员外郎，四年始迁官。首尾五年，作本曹尚书。

陈彭年奸谄，时有九尾野狐之号。晚节役用心神太过，遂成健忘。晁迥忽如奏，对状云：“晁迥独不信天书。”

澶渊之幸，陈尧叟有西蜀之议，王钦若劝金陵之行。特疑未决，遣访上谷，云：“直有热血相泼尔。”后浸润者以为殊无爱君之心。讲和之后，民安兵弭，天意悦豫，而妄相激，以城下之盟为耻，须训兵积财以报东门。既弗之许，则说以神道设教填服戎心。祥符中所讲礼文，悉起于此。蒲卿云。

莱公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莱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时为枢密使。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逾耳顺。有一郎监当亦年老，以吏事被责。大同忘己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休官作甚！”徐悟，顾洛阳知县燕肃秘丞云：“我只要料钱养家。”

上在东宫，苦腮肿，用赤小豆为末傅之，立愈。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象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石林燕语
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目　录

石林燕语
校点说明
原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避暑录话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石林燕语

【宋】叶梦得　撰
【宋】宇文绍奕　考异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石林燕语》十卷，宋叶梦得撰。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原籍吴县（今属江苏），居乌程（今浙江吴兴）。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徽宗朝累迁翰林学士，高宗朝官至户部尚书，绍兴初为江东安抚大使，拜崇信军节度使。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富，有《春秋传》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三卷、《石林奏议》十五卷、《石林燕语》十卷、《避暑录话》二卷等。

据书前自序，本书始撰于徽宗宣和五年（1123），作者隐退湖州时，高宗建炎二年（1128）令其子栋裒集为十卷，名为《石林燕语》。因作者历官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谙熟朝廷典章制度，琐闻轶事，故书中所记北宋以来有关典章制度，颇足援据；所录人物逸事如“米芾拜石”之类，也十分广博，向为史家所重。因本书为作者晚年回忆之作，所记不免失实，故成书后有南宋人汪应辰《石林燕语辨》和宇文绍奕《石林燕语考异》二书为之纠谬补益。

本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卷，今有明刻本、商濬《稗海》本、《四库全书》本、《说郛》本、《儒学警悟》本等。此次校点，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他书，凡底本有误，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四库》本将宇文绍奕的《考异》分列于各条之下，考辨甚精，现亦一并收入。

原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馆于卞山之石林谷，稍远城市，不复更交世事，故人亲戚时时相过周旋。嵁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随辄书之。建炎二年，避乱缙云归。兵火荡析之余，井间湮废，前日之客死亡转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洊罹变故，志意销驝，平日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更裒集为十卷，以《石林燕语》名之。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孔子语虞仲、夷逸曰：“隐居放言。”而公明贾论公叔文子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议？抑谓初无意于言而言，则虽未免有言，以余为未尝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卷一

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筊。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筊。天命岂不素定矣哉！晏元献为留守，题庙中诗，所谓"庚庚大横兆，謦咳如有闻"，盖记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曰："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赐之。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尝亲幸视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会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是时，诸国皆如在掌握间矣。昶居后为尚书都省，俶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

《考异》：礼贤宅在京城南，钱俶入觐太祖，以此馆之。至太宗初，俶纳土始赐焉，非俶先请觐即赐也。钱思公与诸弟乞归之有司，非思公独请也。

汉凡王宫，皆曰"禁中"；后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称"诏"，武后名"照"，遂改"诏"为"制"。肃、代后，集贤院有待制之名，即汉东方朔之徒所谓"待诏金马门"者也。京师大内，梁氏建国，止以为建昌宫，本唐宣武节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后唐庄宗迁洛，复废以为宣武军。晋天福中，因高祖临幸，更号大宁宫，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

《考异》：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四曰戒敕。此云天子之命通称"诏书"，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则待制名非始于肃、代以后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术数之士皆处之，谓之"待诏"。即待诏之

名，初不改也。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初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群臣皆再拜。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宝皇后，移居东宫，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庆"。后中书门下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于是诏筑宫曰"万安"。明肃太后既临朝，不筑宫，止名所居殿曰"会庆"。明肃上仙，遗诏进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乃名所居为"保庆"，号保庆太后。讫治平，慈圣宫曰"慈寿"，元祐宣仁宫曰"崇庆"，建中钦圣宫曰"慈德"，皆遵用万安故事也。崇宁初，元符太后宫称"崇恩"，盖进太后故礼加于开宝云。

崇政殿即旧讲武殿，惟国忌前一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顷，以衫帽再坐。忌前则服澹黄衫皂带，自延和殿出，降阶由庭中步至，不乘辇；遇雨，然后行西廊。皆祖宗之旧也。从官独二史得入侍。旧制不甚大。崇宁初，始徙向后数十步，因增旧制，发旧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两旁碾波涛戏龙，文如屈发，制作极工妙。余为左史时每见之。盖古殿其下必有宝器为之镇。今乘舆行幸，最近驾前所持玉斧是也。

东华门直北有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俗谓之謻门，而无榜。张平子《东京赋》所谓"謻门曲榭"者也。薛综注："謻，曲屈斜行，依城池为道。"《集韵》："謻字或作簃。"以为宫室相连之称。今循东华门墙而北转，东面为北门，亦可谓斜行依墙矣。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启圣禅院，太宗降诞之地，太平兴国中既建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诞于西京山子营，久失其处。真宗朝尝遣人访之。或以骁胜营旁马厩隙地有二冈隐起为是。复即其地建应天禅院，以奉太祖。天圣中，明肃欲置真宗神御其间，而难于遗太宗，因以殿后斋宫并置二殿，

曰“三圣殿”。庆历中，始名太祖殿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考”。

《考异》：昭考，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琼林苑，乾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询遍礼官，皆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则天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赵大赏。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简肃之抗论也。

母后加谥自东汉始。本朝后谥，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献明肃尝临朝，特加四字。至元丰中，庆寿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为谥议请于朝，诏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犹惧未尽，始仍故事，遂谥“慈圣光献”。自是“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皆四字云。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诏云：今以四字为谥，大惧未足形容万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谥。

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丰。

范鲁公质、王祁公溥皆周朝旧相。太祖受禅时，质年四十四，溥四

十二，在位俱二年。质罢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禅代之际，疑间不生，虽二人各有贤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质性本卞急，好面折人过，然以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为称。溥宽厚，喜荐导后进。罢相时，其父尚无恙，犹常执子弟之礼不废。贻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张伯玉皇祐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黄门谕旨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翌日，中旨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上曰：“吾业已许之矣。”卒赐之。祖宗爱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

明肃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王沂公争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德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德为非是。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闻者无不畏服。是岁，册礼止御崇政殿。

《考异》：按子瞻草诏云：“矧予凉薄，常慕谦虚，岂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爱君之深。”内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议，可叙述太皇太后硕德，实不及章献，不敢必依章献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进入。

韩魏公为英宗山陵使。是时，两宫尝为近侍奸人所间。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发，忽自起赴烛焚之。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辄焚御笔？”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顷，外传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问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

不过八句。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祐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史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祐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自唐以后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祐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祊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祔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

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王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王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嫌，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三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之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辨贰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祐、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祐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

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昺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卷二

《周官》“坐而论道谓之王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皆立而不奏事，开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盖以其论事难于久立。本朝范鲁公为相，当禅代之际，务从谦畏，始请皆立；则今经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师尊之，亦以讲读难久立故也。太祖开宝中，召王昭素讲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皆赐坐。此出一时特恩，非讲官例也。

《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论道经邦，则坐而论道，非谓五等诸侯也。五等诸侯岂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与三公皆不同，岂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不必备，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谓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开宝中，乃开宝元年；端拱中，亦端拱元年。

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当时虽降图营建，而实未尝行。天禧中，王沂公为守，始请减省旧制，别为图以进，亦但报闻。其后夏文庄、韩忠献、张文定相继为守，有请仅能修祥辉、崇礼二门而已。元丰间，苏子容自南京被召还朝，复以为言，但请以沂公奏先修归德一殿，约为屋百间，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门以真宗东封回，尝驻跸、赐赦、观酺，赐名重熙颁庆楼。犹是双门，未尝改作，内中唯有御制诗碑亭二，余为守时已将倾颓，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丰官制行，王禹玉为左仆射，蔡持正为右仆射，新省成，即都堂礼上，郎中、员外郎迎于门外。仆射拜厅讫，升厅，各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贺于厅上，中丞、尚书以下百官班于庭下，东西向。仆射降阶就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贺，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即尚书省燕，侍郎、给舍以上，及中丞、学士皆

与。时有司定仪制以闻，禹玉等拜辞，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后为相者，初正谢即辞，例从之，故惟此一举而已。

元丰官制行，吴雍以左司郎中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是时，神宗方经营北虏，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龙图阁。都司除职自此始。其后，文及甫自吏部员外郎出知陕府，潞公在洛便养为请，欲以示优礼，亦除直龙图阁。郎官除职，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职者。至元祐间，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转运使，范纯粹自右司郎中除京东转运，皆除直龙图阁，用吴雍例也。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祐、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祐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使言于是，都官员外郎家安国自言得唐都省图，六曹在前，持献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敕修《假宁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密，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岁，疑而

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说，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从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阁，宰相押之，由阁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琪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群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迄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

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虽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从其官。故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岁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吴正肃也。吕祐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迥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阁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瓘、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龙图阁待制，言者以为超越，乃改集贤院学士。七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岁余会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著，蜀人，善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祇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著后，不复除人。著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

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从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密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弘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藏图书。弘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德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正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

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抄录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关送。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德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密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录，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厅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厅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使厅。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说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谓

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陕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陕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祐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幸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傅，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高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欲中朝，略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謻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对，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微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

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大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对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大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录》所载云尔。

卷三

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祇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祇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祇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祇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盖沿习之久，后虽去，而祇候、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知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

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岁，入黄室巽宫，当吴分，请即苏州建宫祠之。已而复有言今京城东南有苏村，可应姑苏之名，乃改筑于苏村，京师建太一宫自此始。

枢密使拜罢，旧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岭南成功回，高文庄若讷为使，罢为群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补其阙，止令舍人院草辞，自是遂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坳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曰“螭坳”。自高宗后，前殿不奏事，则二史固无所书矣。本朝记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后殿为次，使候上殿臣寮退，面问所尝言书之，然未尝有敢告之也。后始诏后殿轮日入侍。崇宁初，郑丞相达夫为史官，复建言：并前殿皆入，并立于垛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略不相闻，亦不敢自书。惟经筵

与讲读官并列，嘉祐间，贾直孺所请也。

太祖初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故不隶于三司，今内藏库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太平兴国中，诏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则当时盖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遂为定制。今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而宗室将军之制，亦不行矣。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商贾庶人有僭乘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禁断。从之。当时以为僭，则非通上下用之矣。今著令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许乘狨坐。此云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非也。

参知政事班，旧不与宰相同行。至道中，吕正惠公与寇莱公同为参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莱公意不平，乃请进与宰相同行。莱公罢，复如旧。

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故职事官服紫，虽侍从以上官，未当其品，亦皆言赐；若官当其品，虽非侍从，如磨勘告便不带赐矣。告不带赐，则亦不当入衔。近见士大夫有误以赐为正服之名，虽官及品，而衔犹沿习言赐，此不惟不知所应服，亦自读其告不审也。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瓪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

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

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渊嘿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帖多出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炤家所得者，实为奇迹。而当时摹勒出待诏手，笔多凝滞。间亦有伪本，如李斯书，乃李阳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后禁中，被火焚，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绛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微出锋。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元祐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无甚精彩。建中、靖国初，曾丞相布当国，命刘焘为馆职，取淳化所遗与近出者，别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焘体，又每下矣。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皆云“板刻”，此乃云“刻石”，非也。鲁直云：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宫僚。此云：“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岂各自一事耶？《续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刊于石，有旨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当国，命刘焘别为《续法帖》十卷，非也。

杨文公以工部侍郎卒。旧制：四品不应得谥。王文康公为枢密使，明其尝与寇莱公共议请皇太子决事，以其家奏草上闻，遂特赐谥。李献臣当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渐宫闱，能叶元臣，议尊储极。”文康，莱公婿也。

张仆射齐贤为相，时其母晋国夫人，年八十余，尚康强。太宗方眷张，时召其母入内，亲款如家人。余尝于张氏家见赐其母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盖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旧官也。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国初，与枢密先后入叙班，盖视二府一等也。每除枢密先为使者，必辞请居其下，而后从之。熙宁间，始诏定班枢密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祐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参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旨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厅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宰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盖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祐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曾致尧皆试而不除。嘉祐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曾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后遂为定制。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盖沿习此例。

《考异》：赵凤乃端明殿学士，此云翰林学士，非。此书第四卷亦

云赵凤为端明殿学士，云兼学士，非兼也。此云“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云云，前后未免抵牾。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已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封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祐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请，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穀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置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惟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幞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

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祐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

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体也。

《考异》：此云“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抵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或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卷四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正议、中散、朝议，皆分左右。朝议、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余并以序迁。大观中，余为中书舍人，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下拟定厘正，乃参取旧名，以奉直易右朝议，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议，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遂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书止用定辞。熙宁中，孙巨源为知制诰，建言：君恩无高下，何独于磨勘简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诏各为辞。元丰官制行，惟侍从官而上，吏部检举，奏抄命辞；他官自陈于吏部，奏抄拟迁，而不命辞。

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曾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婿也。当召试，乃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刘原甫，王文安之甥，文安之为参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元祐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从。近岁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隶。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也。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或又以“卤”为“鼓”，“簿”为“部”，谓鼓驾成于部伍，不知“卤”何以谓之“鼓”？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卤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晓。今有《卤簿记》，宋宣献公所修，审以“部”为簿籍之“簿”，则既云“簿”，不应更言“记”。

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国朝因之。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

《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瓌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燕之，为“烧尾”。举韦嗣立入三品，赵彦昭假金紫，崔湜复旧官，中宗皆令于兴庆池烧尾。则非献食天子也。其解烧尾之义，以为虎豹化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犹人之新除，必乐饮燕客，乃能成其荣。其言迂诞无据，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则其来盖已久矣。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而朋僚以音乐燕集，亦未之讲也。

庆历五年，贾文元为相，始建议重修《唐书》。诏以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概，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刊修未几，诸人皆以故去，独景文下笔。已而景文亦补外，乃许以史稿自随。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遇有疑议取证，则移文于局中，往来迂远，书久不及成。是时，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贬出，独不得预。嘉祐初，文忠还，范蜀公为谏官，乃请以《纪》、《志》属文忠。至五年，书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领提举官。及罢去，陈恭公相，辞不领，乃命参知政事王文安。讫奏书，亦曾鲁公以参知政事领也。

从驾谓之“扈从”，始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以扈为大，张揖谓“跋扈纵横，不案卤簿”。故颜师古因之，亦以为“跋扈恣纵而行”。果尔，从盖作平声。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为“扈养以从”，犹之“仆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语自何时也。

唐自明皇以诞日为千秋节，其后肃宗为地平天成节，至代宗，群臣请建天兴节，不报。自是历德、顺、宪、穆、敬五帝，皆不为节。文宗大和中，复置庆成节，故武宗为庆阳节。终唐世，宣宗为寿昌节，僖宗为嘉会节，昭宗为乾和节，中间惟懿宗不置。则唐世此礼亦不常，各系其时君耳。千秋节诏天下咸燕乐，有司休务三日。其余凡建节，皆以为例。穆宗虽不建节，而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文宗时，又尝禁屠宰，燕会惟

蔬食脯醢，后旋仍旧。

熙宁初，改经义取士，兴建太学，讫崇宁罢科，赋每榜魁，南省皆迭为得失。始余中榜，邵刚魁得；次徐铎榜，余斡落；时彦榜，黄中魁得；次黄裳榜，侯绶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宁、毕渐、李釜、蔡薿榜，章綡、李朴、蔡靖、陈国林皆得；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费元量、王瞻、陈宾皆落，不差一人，亦可怪也。时谓之“雌雄解元”。

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皇祐间，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即为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其后司马温公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

国朝侍从官间有换武职者，盖唐袁滋故事，例皆换观察使。如李尚书维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圣间，陈康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亦换宿州观察使，加检校司徒，知天雄军。陈不乐行，力辞。明肃后以只日御朝，而喻之曰：“天雄，朔方会府，敌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陈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后，遂建节。庆历中，陕西用兵，韩魏公、范文正公、庞庄敏公为帅，皆以龙图阁直学士换观察使，文正恳辞不拜。盖当权者实欲排之，而以俸优为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韩、庞亦辞，遂罢。

臣僚上殿札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自三省大臣论事皆同一体，著为定式。若尔自当为取圣旨，盖沿习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为西讨元帅，自是非亲王不为。安禄山叛，以哥舒翰守潼关，除诸道兵马元帅，始以臣庶为之。至德初，代宗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其后又以舒王谟为荆南等道节度，诸军行营都元帅，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实领兵柄。唐末以授钱镠，则姑

以名宠之尔。

唐乾元中，以户部尚书李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始立“都统”之号。其后以节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节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铎以司徒、中书令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是也。

高丽自三国以来见于史者，“句骊”，其国号，“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来止称“高丽”。《五代史》记后唐同光元年韩申来，其王尚姓高，则自三国至五代，止传一姓。长兴中，始称“权知国事王建”。王氏代高，当在同光、长兴之间，而史失其传。元丰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贡，建之七世孙也。其表章称“知国王事”，盖习用其旧；而年称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而他学士则皆冠于官上，此自五代赵凤为之也。始后唐置端明殿学士，以命凤及冯道；后凤迁礼部侍郎，因恳宰相任圜升学士于官上，盖自示其贵重。故本朝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皆以为例，亦世以职为重故尔。若宰相则所贵不待职也。

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记，本不系职官重轻，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上，或在官下，无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则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之类，则在官上。瑑仍不称知制诰，殊不可晓。不应当时官名而升降，庞杂乃尔也。

尚书省文字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会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

唐旧制：集贤书藏于门下省。永泰后，以勋臣罢节制归京师者无职

事，欲以慰其意，乃诏与儒臣日并于集贤院待制，仍赐钱三千缗为食本，以给其费。于是郭英乂、孙志直、臧希让、高昇、王延昌与裴遵庆、畅璀、崔涣、贾至、李季卿、吴令珪等十一人皆在选。待制之名，于此盖无别于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孙志直碑》。待制给食入衔，此出一时权宜，后不以为常，故《唐书》载之不详。

向传范，钦圣太后之叔也。在神宗时已为观察使，历知陕州、沧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郓州。杨绘知谏院，言"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文潞公在枢府，因称传范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无私，虽以材选，而每不忘后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记·索隐》训婕为承，妤为佐。字本皆从人。大抵古人取训，各以其意适然者，而字多从省。盖倢，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从省去才。伃为相予，则训佐理亦宜，然后以为妇职，因易人为女耳。

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于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纸糊。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后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自汉以来失之。政和间，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习熟惯而不悟。国姓自当为嬴，余尝以白蔡鲁公，惮于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举修《英宗实录》成，将上，故事当迁一官。曾官已左仆射，乃预辞于上曰："臣官进一等则为司空，此三公之职也。坐而论道，不可以赏劳。"神宗以为诚，遂从其请。书上，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

《考异》：时韩忠献进《仁宗实录》，曾宣靖进《英宗实录》。韩

奏“窃见宰臣李沆、吕夷简提举编修《太宗实录》及《三朝国史》，并乞书成更不推恩，皆蒙上俞允”云云。曾言“若迁官，臣须改司空，韩琦须改太保，三公亦非赏劳之官”，遂皆许之。然则其同时有韩其，异时有李吕，今止记曾豫辞于上，而云“独曾不迁官，人以为得体”，非也。

治平初，议濮庙者六人：吕献可为中丞，吕微仲、范尧夫、赵大观、傅钦之与龚鼎臣为御史。既同时相继被贬，天下号“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故号“花书”，韦陟“五云体”是也。余见唐诰书名，未见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犹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

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轻举。改官每岁殆无几。自庆历后，始以属邑多寡制数，于是各务充元额，不复更考材实，改官人岁遂增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贾直孺为中司，尝以为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祖宗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者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是遂皆赐第。

《考异》：太平兴国五年，见任官赴殿试者六人，惟单俅、周缮赐及第，余皆诸州节度掌书。此云迁官而不赐科第，非皆如此也。

天圣末，诏即河南永安县訾王山建宫，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寝也。宫成，赐名会圣，改訾王山为凤台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宫中。苏子瞻《神宗山陵曲赦文》云：“敞凤台之仙宇，粲龟洛之仁祠。”凤台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迁陵寝，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为别殿，岁时奉祠宣祖昭宪太后。其后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师寺宇为殿，如奉先故事。兴国开先殿以奉太祖，启圣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丰

间，建景灵宫，于是皆奉迎以置原庙。自奉先而下皆废，普安亦元德皇后殯宫旧地也。

咸平中，以侍读、侍讲班秩未崇，乃命杨徽之为翰林侍读学士，邢昺为侍讲学士，班翰林学士下。讲读置学士自此始。其后昺以老请补外，真宗以其久在讲席，使以本职知曹州；而张文节公罢参知政事知天雄军，改翰林侍读学士。于是讲读学士始为兼职，得外任。庆历后，凡自翰林学士出者，例皆换侍读学士，遂为故事。

《考异》：咸平二年，命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此止载杨徽之，未尽也。云讲读学士始为兼职，非兼也。

赵中令为相，李处耘为枢密使，处耘之女为中令子妇，并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为相，程康肃为枢密副使；熙宁中，王荆公为相，吴正宪为枢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举，数日即院中拜同知枢密院事，当时以为科举盛事。余绍圣试礼部时，邓安惠公温伯以翰林学士承旨知举，亦就拜尚书右丞。时试已第二场，邓公自厅事上马扬鞭，左右揖诸生而去。自魏公后，继之者惟邓公也。

吴越钱俶初来朝，将归，朝臣上疏请留勿遣者数十人。太祖皆不纳，曰：“无虑。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结其心。”及俶辞，力陈愿奉藩之意，太祖曰：“尽我一世，尽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国开视，道中勿发也。”俶载之而归，日焚香拜之。既至钱塘，发视，乃群臣请留章疏。俶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始罢枢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数问左右：“寇准在青州乐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复用者，即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

未知亦思陛下否？”上虽少解，然明年卒召为参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细故谗人得乘间如此。

林文节连为开封府南省第一，廷试皆属以魁选。仁宗亦遣近珰伺其程文毕，先进呈。时试《民监赋》，破题云：“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傍观，忽吐舌，盖恶其语忌也。仁宗由是不乐，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敢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题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上幸详定幕次，即以进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遂擢为第一。

卷五

祥符中，杨文公为翰林学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权免十日起居。诏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云：“承明近侍究儒玄，苦学劳心疾已痊。善保兴居调饮食，副予前席待多贤。”祖宗眷礼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考异》：文公疾，在假。诏遣使挟医视之。文公上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其权免起居，又别是一节也。见《会要》。而《金坡遗事》云：“文公被疾既赴朝参，具状称谢，御笔于状尾批七言二韵诗赐之。”两说不同，然要非因权免起居赐诗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讨江南，潘美副之。将行，赐燕于讲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受处分。上怀中出一实封文字，付彬曰：“处分在其间。自潘美以下有罪，但开此，径斩之，不须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燕讲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无败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上神武机权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发封，见为白纸，则必入禀；及归而示之，又将以见初无轻斩之意。恩威两得，故虽彬等无不折服。

仁宗初复制科，立等甚严，首得富公，次得吴春卿、张安道、苏仪甫，惟吴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讫苏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设科以来，两人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杲，鲁公之兄子，见知陶穀、窦仪，皆待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已过省，以文正为相，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僖后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或云：王冀公所请也。庆历以来，条令

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

《考异》：天禧二年，王钦若请锁厅人不及格坐私罪。天圣四年，诏免责罚，听再举。以旧制试礼部不及格赎铜，永不得应举也。七年诏：文臣许应两次，武臣一次。盖科罪者，王冀公所请；而免责罚许两次者，乃后来从宽，今并云"冀公所请"，非也。天僖当作天禧。

欧阳文忠公初荐苏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因革礼》。前辈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间，富绍庭欲从子瞻求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为太师，吕申公为左仆射，皆以高年特赐免拜。二公力辞。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因论"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传命非朝见，犹且不免。周天子赐齐小白无下拜，非不拜，谓无降阶，然终下拜。今二臣既辞，宜当从其请。遇见间或传宣免，则可为非常之恩。"仍降允诏，当时以为得体。

故事：臣寮告老，一章即从。仁宗时，始命一章不允，两章而后从，所以示优礼也。熙宁末，范景仁以荐苏子瞻、孔经甫不从，曰"臣无颜可见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报。最后第五章并论《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尝怒也。景仁既得谢，犹居京师者三年。时王禹玉为执政，与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从容过之道旧，乐饮终日，自不以为嫌，当权者亦不之责。

元祐初，熙宁、元丰所废旧臣，自司马温公以下，皆毕集于朝，独景仁屡召不至，世尤以为高云。

唐人记张延赏妻，苗晋卿女。父为宰相；舅嘉贞，子宏靖，皆宰相；婿韦皋虽不为真相，而食王爵。以为有唐衣冠之盛，一门而已。本朝韩忠献亿夫人，王魏公女。忠献参知政事，虽不为相，而康公、玉汝皆洊登相位，持国又为门下侍郎；长子综虽早死，亦为知制诰，皆王氏出。婿李内翰淑与苗氏殆不相远，他士族未有比者。

宰执每岁有内侍省例赐新火冰之类，将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钱一千赠之。元丰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

二府。吴冲卿时为相，欲赠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赐，此出异恩，当稍增之。”乃赠五千。其后御药院遂为故事。明年除日，复赐冲卿，例复授五千，冲卿因戏同列曰：“一馗足矣。”众皆大笑。宣和间，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将命之人有饮食果实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赐也。

司空图，朱全忠篡立，召为礼部尚书。不起，遂卒。宋次道为河南通判时，尝于御史台案牍中，得开平中为图薨辍朝敕，乃知虽乱亡之极，礼文尚不尽废，至如表圣，盖义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简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礼厚者多宣医。及薨，例遣内侍监护葬事，谓之“敕葬”。国医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须求面投药为功，病者不敢辞，偶病药不相当，往往又为害。敕葬，丧家无所预，一听于监护官，不复更计费，惟其所欲，至罄家资有不能办者。故谚云：“宣医纳命，敕葬破家。”近年敕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无不从者。

试院官旧不为小录。崇宁初，霍端友榜，安枢密惇知举，始创为之。余时为点检试卷官，自后遂为故事。进士小录，具生月日时者，叙齿也。安喜考命，时考官有善谈命者数人，安日使论之，故亦具生月日时，则过矣。

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嗺酒”，然后乐作，此唐人送酒之辞。本作“碎”音，今多为平声，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诗：“淑景易从风雨去，芳樽须用管弦嗺。”

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门里，皆于中间用小木龛供佛，曰“不动尊佛”，虽禁中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罢斥，以为祸福甚验，事之极恭。此不惟流俗之谬可笑，虽神佛亦可笑也。

旧制：学士以上赐御仙花带而不佩鱼，虽翰林学士亦然，惟二府服笏头带佩鱼，谓之“重金”。元丰官制行，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杂学士皆得佩鱼。故苏子瞻《谢翰林学士表》云：“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飞白书，淳化中以赐苏易简。

枢密院既专总兵柄，宰相非兼领殆不复预闻。庆历初，元昊用兵，富公为谏官，乃请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时吕文靖为相，不欲兼，富公争之力，遂兼枢密使。自是相继为相者，初授除皆带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参知政事相，始不带兼使。于是皇祐初，宋莒公、庞颍公相，皆不兼，盖元昊已纳款故也。神宗初更官制，王荆公诸人皆欲罢枢密院，神宗难之。其后遂定官制，论者终以宰相不预兵政为嫌，使如故事复兼，则非正名之意，乃诏厘其事大小：大事，三省与枢密同议进呈，画旨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官皆签书，付枢密院行之；小事，枢密院独取旨，行讫关三省，每朝三省、枢密院先同对，枢密院退待于殿庐，三省始留进呈，三省事退，枢密院再上进呈，独取旨，遂为定制。

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惟翰林学士与知开封府同幕。盖旧制，知府常以翰林学士兼故也。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恶其专，而枢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妇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馆、集贤院置学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如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书学士，乃是职事之名尔。自后唐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义，始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赵凤为之，班枢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为文明，以命程羽。自后文明避真宗谥号，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称，改观文。则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观文虽异，而创职之意则同，四名均一等职也。明道中，既别改承明殿为端明，仍置学士，中间又设资政殿大学士、学士，则职名增多，不得尽循旧制。始真宗为王冀公置资政殿学士，班枢密下，此即文明之职也。盖是时真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别创此名。及丁文简之罢参政，不除资政殿大学士，复置观文，观文班在资政殿大学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孙威敏，盖用丁文简故事尔，轻重疑亦不伦。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也。

《考异》：唐弘文馆、集贤殿学士有非宰相而为之者，宰相亦非兼也。明皇以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殿与院不同，此云集贤院，非也。有大学士，有直学士，此云“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非也。端明即西京正衙殿，当有“西京”二字。资政殿大学士，班文明学士下，翰林学士承旨上，此云“班枢密下”，又云即“文

明之职”，不知何据。第六卷云“班翰林承旨上”，第十卷云“班枢密副使下”，前后不同。近岁有非二府而除资政者，亦有二府罢止除端明者，端明往往特拜。此云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是本朝新制，而端明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皆非也。

古者丧服有负版，缀于领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传》所谓“负广出于适寸”者也。郑氏言：负在背上，适，辟领也。盖丧服之制，前有衰，后有负版，左右有辟领，此礼不见于世久矣。自秦汉以来，未之闻。翟内翰公巽尝言：《论语》式负版，非板籍之版，乃丧服之版，以“子见齐衰者必式”为证。

尧称陶唐氏，舜称有虞氏，禹称有夏氏，唐、虞、夏或其封国，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为氏，后因以为国，则尧、舜、禹者，疑其为谥号也。然《易》称“尧、舜氏作”，则尧、舜亦氏，岂复追称之或以谥耶？其通称则皆谓之帝。秦本欲称泰皇，既去泰号称皇帝，固已过矣，汉以后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号曰“圣神皇帝”，中宗神龙加尊号曰“应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称“开元皇帝”。其后更相衍，多至十余字，此乃生而为谥，果何礼哉？本朝初废不讲。仁宗景祐初，群臣用开元故事，请以景祐为号。自是每遇南郊大礼毕，则百官拜表，加上尊号，以示归美之意。神宗即位，诸臣累上尊号，皆辞不受，元丰三年遂下诏罢之。帝王之盛举也。

俗称翰林学士为“坡”，盖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故亦称“銮坡”。唐制：学士院无常处，驾在大内，则置于明福门；在兴庆宫，则置于金明门，不专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为称，不常居之尔。谏议大夫亦称“坡”，此乃出唐人之语。谏议大夫班本在给舍上，其迁转则谏议岁满方迁给事中，自给事中迁舍人。故当时语云：“饶道斗上坡去，亦须却下坡来。”以谏议为上坡，故因以为称，见李文正所记。

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吾欲于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岁御试题，以“训练将士”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以示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间。自是连放

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时名臣，悉自此出矣。

《考异》：国初取进士，每岁有不止三十人者，此云多不过三十人，非也。

唐末、五代武选，有东西头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又增内殿承制崇班，皆禁廷奉至尊之名。然宰执及戚里，当时得奏乞给使恩泽，皆例受此官，沿习既久，不以为过。政和中，改武官名，有拱卫、亲卫、大夫等职，宰相给使有至此官者，会其将罢，或欲阴中之，因言人臣而用拱卫、亲卫，意不可测，不知亦前日承制、侍禁之类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国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诏致仕官特给一半料钱，盖以示优贤养老之意。当时诏云：始呈材而尽力，终告老以乞骸。贤哉，虽叹于东门；邈矣，遂辞于北阙。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请者颇艰。庆历中，马季良在谪籍得致仕，言者论而夺之，盖以此。其后有司既为定制，有请无不获，人寖不以为贵。乃有过期而不请者，于是御史台每岁一检举；有年将及格者，则移牒讽之，今亦不复举矣。

《考异》：唐贞元五年，萧昕等致仕，给半俸，遂为例。太和元年，杨於陵致仕，特全给俸料，辞云："半给之俸，近古所行。伏自思惟，已为过幸。"此云"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非也。太宗淳化元年，诏致仕官给半俸，此云真宗，非也。咸平五年，谢泌言：致仕官近皆迁秩，今录授朝官给半俸，须有清名及劳效乃可听。乃诏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历任有赃犯者听从便；若谪籍不得致仕，后来亦然。范忠宣公是也。苏子由诗云"余年迫悬车，奏草屡濡笔。籍中顾未敢，尔后当容乞"是也。明道二年，大赦，丁谓特许致仕，真宗朝御史卢琰言："朝士有衰老不退者，请举休致之典。"时二三名卿犹有不退之讥，则过期不请，非独后来也。

唐三院御史，谓侍御史与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台院"，殿中曰"殿院"，监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号，非官称也。侍御史自称"端公"，知杂事则称"杂端"，而殿中、监察称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盖失之矣。而侍御史复不称台院，止曰"侍御"，端公、杂端但私以相号，而不见于通称，各从其所沿袭而已。

《考异》：《因话录》侍御史众呼为“端公”，非自称也。

唐御史台北向，盖沿隋之旧。公堂会食，侍御史设榻于南，而主簿在北，两院分为东西，故俗号侍御史为“南榻”。

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之资浅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马周令于监察御史里行，遂以名官。《马周传》不载，《六典》言之。或曰：始龙朔中王本立，亦见唐人杂记，然不若《六典》为可据也。

《考异》：马周、王本立为监察御史里行，皆见《唐书·职官志》。此云见《六典》及唐人杂记，不若以《唐书》为据也。唐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皆有里行，非独监察御史也。

唐诏令虽一出于翰林学士，然遇有边防机要大事，学士所不能尽知者，则多宰相以其处分之要者自为之辞，而付学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谓之“诏意”。故无所更易增损，今犹见于李德裕、郑畋集中。近岁或尽出于宰相。进呈讫，但召待诏，即私第书写；或诏学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无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荐士试官职，多一时名士，在馆率论资考次迁，未有越次进用者，皆有滞留之叹。张文潜、晁无咎俱在其间。一日，二人阅朝报，见苏子由自中书舍人除户部侍郎。无咎意以为平，缓曰：“子由此除不离核。”谓如果之粘核者。文潜遽曰：“岂不胜汝枝头干乎？”闻者皆大笑。东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辄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谓之“枝头干”，故云。

陈恭公自为参政时，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尝请建储德之也。皇祐初，赵清献诸人攻恭公二十余章，意终不解。一日，喟然顾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乐乎？”中官曰：“岂非以陈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尔。既台谏官有言，何不从之使去？”上曰：“我岂不知此？但难得如此老子不谩我尔。”后不得已欲罢之，犹令自举代。恭公荐吴正肃公。即召至阙下，会赐宴，正肃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陈恭公初相，张安道为学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谕曰：“善为草麻辞，无使外人得有言。”盖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载其请建储之事云：“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上览称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时论者

犹未一，上赐额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为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笔，表扬故相岐国公执中之遗烈也。”于是遂无议之者。

《考异》：“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乃陈恭公除参政制词，此云麻词非也。

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而当时皆以为意在国事，无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人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将纳后，得狄谘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过房，以问宰执。或曰：“勋臣门阀可成。”王彦霖为签书枢密院，曰：“在礼问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妇所生’，及列外氏官讳，今以狄氏为可，将使何辞以对？”宣仁默然，遂罢议。

《考异》：元祐初当作元祐六年。

帝女谓之“公主”，盖婚礼必称“主人”，天子不可与群臣敌，故以同姓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尔。而汉又有称“翁主”者，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称，古人大抵谓父为翁。诸侯自相主婚无嫌，故称翁者谓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后，诸王之女皆封“县主”，隋以后又有称“郡主”者，自是遂循以为故事。则主非主婚之名，盖尊之，犹言县君、郡君云尔。国初，赵韩王以开国元臣，诏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赵氏一家而已。而名实之差，流俗相习而不悟，主、君皆尊称，则县主、县君、郡主、郡君，初何所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从以为异也。

大驾玉辂，世传为唐高宗时物，坚壮稳利，至今不少损。元丰间，礼文既一新，有司请别造新辂，诏宋用臣董之，备极工巧珠宝之饰。既成，以正旦大朝会，宿陈于大庆殿廷，车人先以幕屋覆之。将旦彻屋，忽其上一木坠，尽压而碎。一木之势，盖不能至此，人以为异。自后竟乘旧辂。

金明池龙舟，太宗时造，每岁春驾上池必登之。绍圣初，亦尝命别造形制，有加于前，亦号工丽。余时正登第在京师。初成，琼林赐燕，

蔡鲁公为承旨，中休往登以观，至半辄坠水，几不免相继。哲宗临幸，是日，大风昼冥，池水尽波，仪卫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后遂废不用。二事适相似，亦可怪也。

卷六

节度使旌节：门旗二，龙虎旌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红缯为之九幅，上为涂金铜龙头以揭旌，加木盘。节以金铜叶为之。盘三层，加红丝为旄。麾枪亦施木盘。豹尾以赤黄布画豹文。皆以髹漆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则绸以红缯，节及麾枪则绸以碧油，故谓之“碧油红旆”。受赐者藏于公宇私室，皆别为堂，号“节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号“衙日”。唐制有六纛，今无有也。

殿前司与侍卫司、马军步军为三衙，其实两司。而侍卫司都指挥使外，又分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尔。殿前司亦参马步军，而总于都指挥使，故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后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总之，如崔允判六军、十二卫是也。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宫，义诚顾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宏宝击败之，其后遂不废。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太祖为殿前司都虞候。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点检，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见于《国史》。欧阳文忠公为《五代史》，号精详，乃云“不知其所始”，盖考之未详也。自有两司，六军诸卫渐废，今但有其名。则两司不独为亲军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马。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与汉周之间史宏肇之徒为之者，异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马数岁者以齿。唐人多谓陇右人为张万岁讳。万岁为太仆卿，掌马政三十余年，恩信行于陇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计年，惟马之壮

老，人所欲知，而无以验其实，必自其齿观之。则以岁为齿，理固宜尔也。

《考异》：《曲礼》齿路马，《周礼》马质书其齿毛，《春秋传》马之齿长矣。则马数岁者以齿，非自唐始也。

唐制：户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盖户部掌纳，度支掌出，谓常赋常用也。又别置盐铁转运使，以掌山泽之入，与督漕挽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领其职；乾符后，改置租庸使以总之。至后唐，孔谦暴敛，明宗诛谦，遂罢使额，以盐铁、户部、度支分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总判，号曰“判三司”。未几，张延朗复请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权常亚宰相。

《考异》：肃宗始以第五琦为盐铁使，后刘晏始兼盐铁转运使，晏为相，充使如故。非其初户部、度支之外，便别有此等使名也。租庸使自开元十一年有之，永泰元年并停，然盐铁转运使则如故，非乾符后始改置租庸使，而租庸使亦非总户部度支之职也。盖自《五代史·张延朗传》失之，此既承误又甚尔。梁始复置租庸使，则三司之职皆总之矣。

国朝既以绯紫为章服，故官品未应得服者，虽燕服亦不得用紫，盖自唐以来旧矣。太平兴国中，李文正公昉尝举故事，请禁品官绿袍，举子白纻，下不得服紫色衣；举人听服皂，公吏、工商、伎术，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宽衫，与军伍窄衣，皆服紫，沿习之久，不知其非也。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诏详定车服之制。李昉等奏，中外官及举人不得绯绿白袍内服紫，仍许通服皂衣白袍，非李公自为此请也。

祥符中，始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寿昌两阁于后，而以天章藏御集，虚寿昌阁未用。庆历初，改寿昌为宝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阁皆二帝时所自命也。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皆后追建之，惟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

太庆殿初名乾元，太平兴国、祥符中，皆因火改为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龙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会，策尊号，则御焉。郊祀大礼，则驾宿于殿之后阁，百官为次，宿于前之两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礼。又以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礼，则旋揭之，事

已复去。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旧曰端明，后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殿，自大庆殿后，紫宸、垂拱之两间有柱廊相通。每月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月朔不过殿，则御紫宸，所谓“入阁”也。月朔与诞节郊庙礼成受贺，契丹辞见，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册发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听之，紫宸不受贺，而拜表称贺，则于东上阁门；国忌未赴景灵宫，先进名奉慰，则于西上阁门；亦就庭下拜而授阁门使，盖以阁不以殿也。惟垂拱为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旧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尝御策制科举人，故后为进士殿试之所。其东廊后有楼曰“升平”，旧紫云楼也。每大燕，则宫中登而观焉。皇仪殿旧名滋福，咸平初，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为万安宫。后崩复旧。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废而不用，以为治后丧之所。

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请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事污多士乎？”乃诏免杖黥，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

《考异》：当云官五品，时法官援李希辅例，请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言希辅、仲宣均为枉法，仲宣止系违命，视希辅有间。上令免决黥之。苏又奏不可，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岭外。非故事皆贷命杖黥，配海岛也。又，先已免杖，次乃免黥。

皇祐初，丁文简公罢参知政事，初除观文殿学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后加大学士以命贾文元。始诏非尝任宰相，不除观文殿大学士，遂为宰相职名。熙宁间，韩康公自陕西宣抚使失律，以本官罢相。是岁，明堂恩复观文殿学士，而不加大学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罢，率止除观文殿学士。而王子纯以熙河功，王乐道以宫僚，虽非宰相亦除，盖异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龙图阁学士。

国朝状元为相者四人：吕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宪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宪二十七

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为尤盛。文正初携行卷见薛简肃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尧臣榜，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熙宁末，王荆公相，韩康公、王禹玉为参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连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与康公并相，尤为难得。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台属皆东西立于厅下，上事官拜厅已，即与其属揖而不声喏，谓之“哑揖”。以次升阶，上事官据中坐，其属后列，坐于两旁。上事官判案三道后，皆书曰“记谘”，而后引百司人吏立于庭台。吏自厅上厉呼曰：“咄！”则百司人吏声喏，急趋而出，谓之“咄散”。然后，属官始再展状如寻常参谒之仪，始相与交谈，前此盖未尝语也。案后判“记谘”，恐犹是方镇宪衔时沿袭故事。记谓“记室”，谘谓“谘议”，不知哑揖、咄散为何义，然至今行之不改。

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放榜，状元往往遂见峻用。吕文穆公太平兴国七年登科，八年已为参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时为相，与文穆同在二府。后五年，文正罢，文穆遂代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为参知政事，后三年为相，距登第亦才十六年。登第时寇莱公已为相，冯魏公已为参知政事。后亦代莱公为相，而魏公尚枢密使。其后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为参知政事，乾兴元年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时，冯魏公为同知枢密院事，王冀公为参知政事，亦代魏公为相，而冀公方自江宁再入为首相，自是无复继者。

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职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专遣人持钱及酒殽珍馔，即馆设盛会，燕同僚，请官长为之主，以代礼上之会。各随其力之厚薄，甚有费数百千者。就京师除者，则即馆上事，会亦如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职者既多，此礼寖废。宣和后，虽书局官亦预馆职，至百余员，故遂废不讲。崇宁初，许天启自陕西漕对除直秘阁，用故事入馆上事，以漕司驺从传导至道山堂，坐吏无一出见者。馆职亦各居直舍，不相谁何。天启久之索马

而去，人传以为笑。

国朝知制诰，必召试而后除，唐故事也。欧阳文忠记不试而除者惟三人：陈文惠、杨文公与文忠，此乃异礼。自是继之者，惟元祐间苏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者，皆不试。盖起居舍人遇中书舍人阙，或在告，则多权行辞，为已试之矣，故不再试，遂为故事。

尚书省、枢密院札子，体制各不同。尚书年月日，宰相自上先书，有次相则重书，共一行，而左右丞于下分书，别为两行，盖以上为重。枢密知院自下先书，同知以次，重书于上。签书亦然，盖以下为重，而不别行。

唐诰敕，宰相复名者皆不出姓，惟单名则出姓，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书姓而见。余多见人告身类如此。国朝宰相虽单名亦不出姓，他执政则书，异宰相之礼也。

宰相监修国史，止用敕，不降麻，世皆言自赵韩王以来失之。然韩王初相时，范鲁公三相俱罢，中书无人，乃以太宗押敕，则虽相亦是敕除，未尝降麻，盖国初典礼犹未备也。

《考异》：旧有诰文，又有敕。仁宗封寿春郡王，礼仪院言：皇子诰敕，请令阁门进纳宫中给赐。王元之《代王侍郎辞官表》云：伏蒙圣慈，赐臣官诰一道，敕牒一道，特授参知政事。陈尧叟自枢密使罢为右仆射，命其子赍诰牒赐之。司马温公辞副密云：乞收还敕诰。其他证据甚多，此特举其显然者。近世诰敕不并行，岂得谓国初宰相亦敕除未尝降麻乎？赵韩王拜相麻制，见《实录》。

故事：杂学士得服金带。熙宁初，薛师正以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上以为能，诏赐金带。非学士而赐带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给事中、中书舍人为两省属官，皆得预闻两省之事。初，舍人既沿旧制，差除有未审当，皆得直封还词头；而给事中有所驳正，则先使诣执政，禀议有异同，然后缴奏以闻。韩仪公为给事中，建言两省事体均一，不应一得直行，一须禀议，遂诏如舍人。然舍人于中书事，皆得于检后通书押，而给事中则但书录黄而已。舒信道为给事中，复以为言。王文恭为相，时以白上。神宗曰：“造令与行令不同，

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遂著为令，迄今以为定制也。

祖宗时，选人初任荐举，本不限以成考。景祐中，柳三变为睦州推官，以歌辞为人所称，到官才月余，吕蔚知州事即荐之。郭劝为侍御史，因言三变释褐到官始逾月，善状安在，而遽荐论？因诏州县官，初任未成考不得举，后遂为法。

故事：生日赐礼物，惟亲王、见任执政官、使相，然亦无外赐者。元丰中，王荆公罢相，居金陵，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神宗特遣内侍赐之，盖异恩也。

《考异》：使相虽在外，亦赐。范蜀公内制，有赐使相判河阳富弼生日礼物，口宣云：“爰兹震夙之旦，故有匪颁之常。”王荆公熙宁七年，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诏生日依在外使相例取赐。此云使相无外赐者，又云元丰中，又云居金陵，又云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皆非。荆公熙宁九年再罢相，除使相判江宁，寻改集禧观使。元丰元年正月，除大观文。三年九月官制行，改特进。

天圣前，诸路使者举荐未有定限，选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时吏部选人磨勘，岁才数十人而已。庆历以后，增为六考。知州等荐，吏部皆视属邑多寡，裁为定数。于是当荐举者，常以应格充数为意，遂数倍于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见人至二百五十余人。贾直儒为中司，尝言其冗。时但下诏，申戒中外，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罢范鲁公三相，而独拜赵韩王，乃置参知政事二员为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吕文穆公余庆为之。执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预奏事，但奉行制书而已。韩王独相十年，后以权太盛，恩遇稍替，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遂为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堂，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故参用之。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

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拗”。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优则进官一等，或易东宫三少。惟赵韩王以开国旧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罢，盖异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旧制。天圣初，冯魏公以疾辞位，始除武胜军节度使。宰相建节，自魏公始。明道末，吕申公罢，仁宗眷之厚，始复加使相。盖自韩公以来，申公方继之。其后王文惠、陈文惠罢日，相继除，遂以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罢相，除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宰相除职，自沂公始。至皇祐，贾文元罢，除观文殿大学士，自是遂以为例。盖自非降黜皆建节，或使相为优恩加职名为常例，迄今不改也。

真宗景德中，既置资政殿大学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祥符初，向文简公以前宰相再入为东京留守，复加此职。自是迄天圣末二十余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阳召还，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罢相复除，三十年间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献公罢参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职。自冀公后，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献一人而已。时谢希深当制，云：“有国极资望之选，今才五人。儒者兼翰墨之华，尔更九职。”当时颇称之。宣献尝历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再为翰林学士，三为侍读学士，而后除资政殿大学士，至是并为九也。

学士院旧制：自侍郎以上，辞免、除授、赐诏皆留其章中书，而尚书省略具事因，降札子下院，使为诏而已。自执政而上至于节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书，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今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纸连其章后书辞，并其章赐之。此其异也。辞既与章相连，后书省表具之字必长。作表字，旁一瞥，通其章阶位上过，谓之“抹阶”。若使不复用旧衔之意，相习已久，莫知始何时。

龙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谓六军也。每军有统军，而无上将军。盖唐贞元之制，以比六尚书用待藩镇罢还无职事而奉朝请者，国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误以为左羽林上将军，后遂为例。治平三年，始诏今后六军加官不除上将军，所以厘正其失也。

天策上将，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窦建德，高祖以其功大，

其官号不足称，乃加是名，位三公上，开府，终唐世未尝更命人。梁更为天策上将军，以命马殷，亦开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宠，故采唐旧典授之，结衔在功臣上，而不开府。其后荆王元俨薨，因以为赠官。

《考异》：唐太宗为皇太子，即罢天策府，自不应更有府官也。

唐宗正卿，皆以皇族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庆历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为知大宗正事。其后相承，皆以宗室领。治平元年，英宗以宗子数倍多于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亦以怀州团练使宗惠为之，迄今以为故事。熙宁三年，复置丞二员，而命以外官。

继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临幸，赐名资善堂，仁宗肄学之所也。祥符八年置，旧在元符观南，天禧初，徙今御厨北。

国朝宰相执政，未有兼东宫职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谓、冯拯兼少师、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为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皆兼宾客，前此所无也。谓等因请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宾客以下，只日互陪侍讲，从之。

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别无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少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而书库仍在，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

卷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成，王魏公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然每为见任宰相兼职。天圣七年，吕申公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上表请罢使名，自是宰相不复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罢参知政事留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此始。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闲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

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达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祎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此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

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垍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

紫宸、垂拱常朝，从官于第一重隔门下马，宰相即于第二重隔门下马，自主廊步入殿门，人从皆不许随，虽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门内两庑，惟中丞以交椅子一只从于殿门后，稍西北向，盖独坐之意。驾坐，阁门吏自下，以次于幕次帘前报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继进东西分立于内殿门之外，南向阁门内。诸司起居毕，阁门吏复从上自尚书侍郎以次揖入，东西相向对立于殿庭之下。然后宰执自幕次径入就位，立定，阁门吏复引而北向。起居毕，宰执升殿，尚书以次各随其班，次第相踵，从上卷转而出，谓之“卷班”。遇雨，则旋传旨拜于殿下，谓之“笼门”。崇政殿则拜于东廊下。

太宗时，张宏自枢密副使；真宗时，李惟清自同知枢密院，为御史中丞，盖重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命前执政，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皆是。自嘉祐后迄今，无为之者。

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材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无害也。

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兼修国史，有司失于讨论，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考异》：《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虽兼职亦用麻，泛言兼职，非也。又若拜相带监修国史，则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

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然每车驾行幸，扈从皆撤去。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余从官遇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皆张伞，然须却帽。

寇莱公、王武恭公皆宋偓婿，其夫人明德皇后亲妹也。当国主兵，皆不以为嫌。

故事：太皇太后伞皆用黄，太妃用红。国朝久虚太妃宫。元祐间，仁宗临御，上元出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始皆从行，都人谓之“三殿”。苏子容《太妃阁春帖》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红伞雕舆从两宫。”

慈圣太后在女家时，尝因寒食与家人戏掷钱，一钱盘旋久之，遂侧立不仆，未几被选。

故事：南郊，车驾服通天冠、绛纱袍；赴青城祀日，服靴袍；至大次临祭，始更服衮冕。元丰中，诏定奉祀仪，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礼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肃援《家语》，临燔祭，脱衮冕，盖先衮而后裘。因请更制大裘，以衮用于祀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者颇疑《家语》不可据，黜之。则《周官》、《礼记》所载相牴牾。时陆右丞佃知礼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所谓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应有袭。袭者，里也。盖中裘而表衮，乃请服大裘、被以衮，遂为定制。大裘黑羔皮为之，而缘以黑缯，乃唐制也。

邵兴宗初自布衣，试茂材异等中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会言者论与宰相张邓公妻党连姻，报罢。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略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邠州观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盖如是也。

《考异》：时有密言邵与张邓公连姻者，实非也。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颍州团练推官。此云权邠州观察推官，非也。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遽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女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

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于祸，多逊《朱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

京师省、寺皆南向，惟御史台北向，盖自唐以来如此。说者以为隋建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弹治不法，北向取肃杀之义。莫知孰是。然今台门上独设鸱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复得与家俱行，无复曩时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为帅者，故近岁自侍郎出守，或他帅自待制移帅，皆加直学士，尤为优除也。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亲行，竟不敢。嘉祐五年，吴长文除知成都，以亲辞，改知郓州。云庆历以来复得与家偕行，非也。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盖前执政也。政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为帅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寇莱公初入相，王沂公时登第，后为济州通判。满岁当召试馆职，莱公犹未识之，以问杨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与之亦无素，但见其两赋，志业实宏远。”因为莱公诵之，不遗一字。莱公大惊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馆职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是岁，沂公特试于中书。

《考异》：钱易制科中书试六论，谢泌、李仲容皆召试中书，除直

史馆；李宗谔试相府，除校理；王禹偁、罗处约召试相府，除直史馆；王钦若试学士院，除知制诰。此云故事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非也。

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凤翔，而以王晋公祐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曰："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径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祐知襄州，彦卿竟亦无他。祐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纯粹，元丰末为陕西转运判官。当五路大举后，财用匮乏，屡请于朝。吴枢密居厚时为京东都转运使，方以冶铁鼓铸有宠，即上羡余三百万缗，以佐关辅。神宗遂以赐范。范得报，愀然谓其属曰："吾部虽窘，岂忍取此膏血之余耶！"力辞讫弗纳。

太平兴国五年，契丹戎主亲领兵数万犯雄州，乘虚遂至高阳关，太宗下诏亲征。行次大名，戎主闻上至，亟遁归，未尝交锋，车驾即凯旋。上作诗示行在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

赵清献为御史，力攻陈恭公，范蜀公知谏院，独救之。清献遂并劾蜀公党宰相，怀其私恩；蜀公复论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请下诏斩之，以示天下。熙宁初，蜀公以时论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谪之，清献不从。或曰：彼不尝欲斩公者耶？清献曰："吾方论国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辩恭公时，世固不以为过，至清献之言，闻者尤叹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抚士卒，得军情，以其貌异，所过闾里皆聚观。苏仪甫为翰林学士，尝密疏之，有"宅枕乾岗，貌类艺祖"之语，仁宗为留中不出。孔道辅为中丞，继以为言，遂罢枢密使，知随州。谢宾客，虽郡官不与之接；在家亦不与家人语。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复语人，以为善处谤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出其黥文，时特以酒濯面，使其文显，士卒亦多誉之。或云：其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欧阳文忠、刘

原甫皆屡为之言。独范景仁为谏官，人有讽之者，景仁谢曰：“此唐太宗所以杀李君羡，上安忍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陈州。

天圣、宝元间，范讽与石曼卿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谓之“山东逸党”，一时多慕效之。庞颍公为开封府判官，独奏讽，以为苟不惩治，则败乱风俗，将如西晋之季。时讽尝历御史中丞，为龙图阁学士。颍公言之不已，遂诏置狱劾之，讽坐贬鄂州行军司马。曼卿时为馆阁校勘，亦落职，通判海州。仍下诏戒励士大夫，于是其风遂革。

丁文简公度为学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问：“用人守资格与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盖自视久次，且时方用兵，故不以为嫌。孙甫知谏院，遽论以为自媒。杜祁公时为相，孙其客也。丁意杜公为辩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罢，丁适当制，辞云“颇彰朋比之风”，有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继擢枢密副使。

吕侍读溱，性豪侈简倨，所临镇虽监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参为都转运使，不相能。摭其回易库事，会有不乐吕者，因论以赃。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因率同列上疏论救。韩康公时为中丞，因言从官有罪，从官救之，则法无复行矣。文忠之言虽不行，然士论终以为近厚也。

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宁中，收复熙河，百官班贺，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进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又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诗，有“玉带悬金鱼”之语，告公，请因加佩金鱼。自是何伯通、郑达夫、王将明、蔡居安、童贯，非三师而以恩特赐者，又五人云。

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

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鐍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间，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庄肃公，景祐中监在京仓。南郊赦，录朱全忠之后，庄肃上疏罢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为劝？”仁宗善之，擢审刑院详议官，记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见进用。

《考异》：梁庄肃公以太子中舍监在京广衍仓，景祐中进士及第，换中允知淮阳军，论朱全忠事。此云监在京仓时疏罢之，非也。

天圣三年，钱思公除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希白为学士当制。希白于思公，从父兄也。兄草弟麻，当时以为盛事。建中靖国元年，曾子宣自枢府入相，子开适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考异》：子宣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韩绛相，弟维草制。此云“本朝惟此二人”，非也。

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为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尝六七。杜正献公以清节名天下，然一生多历外职，五为使者，遍典诸名藩；在内惟为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遂至为枢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谏官被谪，召还，以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知开封府，复谪，晚乃自庆州亦入为枢密副使。二公皆未尝历两省，而文正之文学不更文字之职，世尤以为歉也。

吴龙图中复性谨约，详于吏治，自潭州通判代还。孙文懿公为中丞，闻其名，初不之识，即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或问文懿：“何以不相识而荐之？”文懿笑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吾岂荐识面台官耶？”当时服其公。

苏相子容为南京察推，时杜祁公尚无恙，极器重之，每曰：“子他日名位，当与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岁入相，八十薨；苏公以七十二岁入相，八十二岁薨。不惟爵齿略相似，杜公在位百余日后，以太子少师致仕，末乃为太子太师；而苏公在位甫一年后，亦以太子少师致仕，太上皇即位，方进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执政有不悦者，故特以东宫三少抑之，当时以为非故事。而苏公告老在绍圣

初，亦坐章申公不悦，令具杜公例进呈，苏公闻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满。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天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饮，辄连数大杯，无苦。自是每侍燕，辄能与众同饮，退还私第则如初。

杨文公既佯狂逃归阳翟时，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书问常不辍，皆自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牍则托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书末云："介推母子绝希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饿。"当时服其微而婉云。

《考异》：倚往见魏公既归，以书叙感，非答其书也。

王元之初自掖垣谪商州团练副使，未几，入为学士。至道中，复自学士谪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为知制诰。凡再贬还朝，不能无怏怏，时张丞相齐贤、李文靖沆当国，乃以诗投之曰："早有虚名达九重，宦途流落渐龙钟。散为郎吏同元稹，羞见都人看李邕。旧日谬吟红药树，新朝曾献皂囊封；犹祈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林作老农。"然亦竟坐张齐贤不悦，继有黄州之迁，盖虽困而不屈也。

卷八

仁宗留意科举，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当国，欲差知举官，从臣中无可意者，因以刘中山筠为言。时刘知颍州，仁宗即命驿召之。是岁廷试，王文安公尧臣第一，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概第三。

庆历中，刘原父廷试考第一。会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为编排官，原父内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试官，编排第受成而甲乙之，无预与夺，伯庸犹力辞。仁宗不得已，以为第二，而以贾直儒为魁。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后法制既备，有司无得容心，故人亦不复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庙斋郎廷试考第一，大臣犹疑有官不应为，遂亦降为第二，以冯当世为魁。

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皆废。

李文定公在场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预省试，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竟不在选，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试卷覆视之，则以赋落韵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时为相，从其请。既廷试，遂为第一。

《考异》：此说据范蜀公《东斋记事》。然景德二年，乃毕文简、寇莱公为相，王魏公参政。此云“王魏公时为相”，非也。

端拱初，宋白知举，取二十八人。物论喧然，以为多遗材。诏复取落下人试于崇政殿，于是再取九十九人。而叶齐犹击登闻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为复试，颇恶齐嚣讼，考官赋题，特出“一叶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齐仍在第一。

国朝取士，犹用唐故事，礼部放榜。柳开少学古文，有盛名，而不工为词赋，累举不第。开宝六年，李文正昉知举，被黜下第。徐士廉击鼓自列，诏卢多逊即讲武殿复试，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为故事。再试自此始。然时开复不预，多逊为言开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较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祐中，稍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元丰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卿何以知为入音？”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时暨自阙下一画，苏复言字下当从旦。此唐避睿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林彦振为中书侍郎，有甄好古者，彦振初以“真”呼。郑达夫时为同知枢密，在旁曰：“此乃坚音。”欲以沮林。即以“坚”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彦振意不平，有忿语。达夫摘以为不恭，林坐贬。

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会夏英公谪知安州，二人以文贽见，大称赏之，遂闻于时。初试礼部，刘子仪知举，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时谅闇不廷试，暨奏名，明肃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与曾鲁公既为相，高文庄、郑文肃与曾叔祖皆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瓌、郭龙图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称刘子仪知人。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

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釜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监本《礼记·月令》，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国子监，尝请复古本，下两制馆职议。胡旦等皆以为然，独王元之不同，遂寝。后复数有言者，终以朝廷祭祀、仪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

不能改，而私本即用郑注。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

苏子瞻尝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妒。”

白乐天诗：“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云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行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燷，如铁入火，贵出其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也。

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白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

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台省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胪。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摩腾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锁甚固，藏其钥于府廨。有欲观者，旋请钥秉烛，乃可详视。然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当时经函放光事，而不及摩腾，不可解。衒之，元魏时人也。

汉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不为定制，皇后定居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当推尊，则改筑宫，易以嘉名，始迁入。百官皆上表称贺，及贺两宫。

国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后，分供奉官为东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职，皆领于三班院，而仍称“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

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

元昊叛，王师数出不利。仁宗颇厌兵，吕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怀之意，而范文正公、韩魏公持不可，欲经营服之。庞颍公知延州，乃密谕颖公，令致意于昊。时昊用事大臣野利旺荣，适遣牙校李文贵来，颖公留之未遣。因言敌方骤胜，若中国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顺祸福归告，乃遣文贵还。已而旺荣及其类曹偶四人，果皆以书来，然犹用虏国礼。公以为不逊，未敢答以闻。朝廷幸其至，趣使为答书，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颖公复论僭名岂可许？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称，则元昊安得不僭？旺荣等书自称"宁令谟"，此其国中官号，姑以此复之，则无嫌。乃径为答书。如是往返逾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勖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颖公览之，谓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犹奉表称臣，若主可独言父子乎？"从勖请复归议。朝廷从其策，元昊遂卒称臣。

宝元、康定间，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压境。时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诏各籍其民不问贫富，三丁取一，为乡弓手。已而元昊寇陕西，刘平、石元孙等败没，死者以万计。正兵益少，乃尽以乡弓手刺面，为保捷指挥正军。河东、河北事宜稍缓，但刺其手背，号"义勇"。治平间，谅祚复谋入寇，议者数请为边备。韩魏公当国，遂委陕西提刑陈述古，准宝元、康定故事，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盖以陕西视两河，初无义勇故也。司马君实知谏院，力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谓陕西保捷即两河义勇，不应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讫不从，盖魏公主之也。

黄河庆历后，初自横陇，稍徙趋德博，后又自商胡趋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复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议，开六塔河，引注横陇，复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为河北都转运使，诏遣中官与沆同按视。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广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则齐与博、德、滨、棣五州之民，皆为鱼矣。时贾文元知北京，韩康公为中丞，皆不主仲昌议，而富韩公为相，独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击韩公。然北流既塞，果决，齐、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窜仲昌岭南，议者以为韩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

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馈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虏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徙二十万人。后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请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万人。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出，再召为三司使。

贾文元为崇政殿说书。久之，仁宗欲以为侍讲，而难于骤用，乃特置天章阁侍讲。天章有侍讲，自此始然，后亦未尝复除人。

《考异》：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非专为贾设也。后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瑀、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等，皆为天章阁侍讲，云"后亦未尝复除人"，非也。

元丰初，诏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仆射为监修官。始成二帝纪，具草进呈。神宗内出手诏，赐禹玉等曰："两朝大典，虽为重事，以卿等才学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马矣。朕之浅陋，何所加损乎！其如拟进草绪成之。"盖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后史成，特诏给舍侍郎以上，学士中丞及观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国朝宰相，自崇宁以前，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赵普相，开宝六年罢，独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罢，独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吕蒙正在位，独相者逾年；景德三年，寇准罢，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独相者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复相，夷简独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庠、文彦博罢，庞籍相，独相者三年；元祐九年，吕大防罢，章惇相，七年罢，独相者七年。七朝独相者七人，惟赵韩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为最久云。

元丰中，蹇周辅自户部侍郎知开封府，止除宝文阁待制；而李定自户部侍郎知青州，除龙图阁直学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

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真侍郎，皆止当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龙图阁知庆州，进天章阁待制，即召为给事中；未几，迁吏部尚书。辞免未报，拜同知枢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公力辞，台谏亦有以为言，不听，遂自同知拜相。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此。

《考异》：范知庆州，除待制，召为给事中，皆元丰八年，云“元祐初”，非也。时以安焘知枢范同知，而给事中封驳焘敕不下，诏不送给事中书读，焘辞免，从之，除命复送给事中书读。云“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非也。范元祐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岁四迁，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同知枢，才百余日。云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诏军国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为平章军国重事，吕申公为平章军国事，遂入衔。或以为用怀贞故事。

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

唐都雍，洛阳在关东，故以为东都；本朝都汴，洛阳在西，故以为西都，皆谓之“两京”。祥符七年，真宗谒太清宫于亳州，还，始建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会兵幽州，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北地，始建大名府，为北京。

从官狨座，唐制初不见，本朝太平兴国中始禁。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座。天禧中，始诏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则太平兴国以前，虽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

故事：建州岁贡大龙凤团茶各二斤，以八饼为斤。仁宗时，蔡君谟知建州，始别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十斤以献，斤为十饼。仁宗以非

故事，命劾之。大臣为请，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为岁额。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大小团袋皆用绯，通以为赐也。密云独用黄，盖专以奉玉食。其后又有为“瑞云翔龙”者。宣和后，团茶不复贵，皆以为赐，亦不复如向日之精。后取其精者为“茶”，岁赐者不同，不可胜纪矣。

《考异》：君谟为福建转运使，非知建州也。始进小龙团，凡二十饼重一斤。此云“斤为十饼”，非也。

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坐椅子舆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见，信然，乃许之。前无是礼也。

《考异》：《吕传》云：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

卷九

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简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后文元再镇，固求兼领，乃复命之。且诏昌朝罢，则不置。及熙宁初，陈旸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领。

熙宁初，中书议定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辞曰：“学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诏付中书施行，则当草之。今中书已议定宗室事，则当使舍人院草敕尔。学士非所预，不敢失职也。”乃命知制诰苏子容草敕。近世凡朝廷诏命，皆学士为之，重王命也。

熙宁三年九月，诏中书五房各置检正官二员，在堂后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点之上，皆以士人为之。于是以吕微仲为都检正，孙巨源吏房，李邦直礼房，曾子宣户房，李奉世刑房。

澶渊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许岁币三十万；其后刘六符来，始增二十万为五十万。元昊初，遣如定来求和，朝廷许以岁币十万，未称臣；乃使张子奭奉使而肯称臣，子奭遂许以二十万。

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后，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评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制不为之礼，评诉于神宗，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阁门使见枢密之礼。

仁宗时，台官有弹击教坊倭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欧公以为今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者，所以难于充选。因请略去资格，添置御史里行。但选材堪此选，资深者入三院，资浅者为里行。熙宁初，实用此议也。

元祐二年，诏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论者纷然，以为不当。王彦林为十不可之说以献。谓尚书二年加直学士，若一年而罢，与之直学士则过，与之待制则与尚书、侍郎何异？其以罪被谪者，常例当落职，若落职名，则不问过之轻重，与职事官为落两重职；若止落职事官，则与平迁、善罢何异！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方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方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概以一年为待制，则等差莫辩。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之后，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大要如是。刘莘老为中丞，刘器之为司谏，皆以为言，朝廷不以为然。其后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钱公辅为知制诰，缴词头。时英宗初即位，韩魏公当国，以为始除大臣而不奉诏，恐主威不立，乃特责滁州团练副使。议者以为太过，司马君实知谏院，意亦以为是而不救。及后论陕西义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罢章中始云：钱公辅一上章，止枢密副使恩命于诏令未行之前，而谪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议于诏令已行之后，而不以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请比公辅更谪远小处。疏入，不报，盖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状貌奇伟。初隶拱圣籍中，为延州指使。范文正一见，知其后必为名将，授以《左氏春秋》。遂折节读书，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用兵成败，贯通如出掌中。与尹师鲁尤善。师鲁与论兵法，终不能屈。连立战功，骤至泾原经略招讨副使。仁宗闻其名，欲召见，会寇入平凉，诏图形以进，于是天下始耸然畏慕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边。一日，忽内出御制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励将士。或云：滕元发之辞也。

狄武襄以枢密副使出讨侬智高，换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师还，复旧任，盖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祐末，韩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带签书枢密院知延州。故熙宁初，王乐道论魏公，为用周太祖故事命逵，盖郭威实由是变也。魏公亦无以解。

《考异》：治平三年，郭逵以签书枢密院事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后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祐末”，又云逵“带签书枢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乐道论韩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宁初”，亦非也。

贾文元初以晋陵县主簿为国子监说书，孙宣公为判监。始见，因会学官，各讲一经。既退，谒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书·路隋韦处厚传》使读，文元了不喻。已乃见之，曰："知所以示二《传》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讲书有师法，他日当以经术进，如二公，勉自爱。"其后，宣公辞讲筵请老，即荐文元自代，时官犹未甚显。未几，仁宗卒为创崇政殿说书命之。崇政殿说书，自文元始云。

庆历中，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求取关南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帅定州，虏密遣人来觇候。吏得之，偏裨皆请斩之，以徇众武，恭特不问。明日，出猎近郊，号三十万，亲执桴鼓示众，下令曰："具粮糗，视大将军旗所向即驰，敢后者斩。"觇者归，密以告，虏疑汉兵将深入，无不惧。仁宗亟遣使问计，对曰："咸平、景德，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虏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仁宗以为然。

晏元献公喜推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为枢府时，范文正公始自常调荐为秘阁校勘。后为相，范公入拜参知政事，遂与同列。孔道辅微时，亦尝被荐。后元献再为御史中丞，复入为枢府，道辅实代其任。富韩公，其婿也。吕申公荐报聘虏，时在枢府，亦从而荐之，不以为嫌。苏子容为谥议，以比胡广与陈蕃并为三司，谢安引从子元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枢密使谪知随州，孔道辅所论也。道辅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叹曰："可惜！朝廷又丧一直臣。"文潞公为唐质肃所击，罢宰相，质肃亦坐贬岭外。至和间，稍牵复为江东转运使。会潞公复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贬已重，而久未得显擢，愿得复召还。仁宗不欲，止命迁官，除河东。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为三司使。

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盖自后周加试策论三道于礼部，每道

以三千字为率；本朝加试六论，或试于秘阁，合格而后御试，故得人颇艰。然所选既精，士之滥进者无几矣。

《考异》：文帝十五年策晁错等，非“二年”也。贤良策见于《汉书》者，惟董仲舒三道，余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不知何所据耶？“百人”皆当云百余人。又《仲舒》及《严助传》亦皆云百余人。

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虏适会冬至，虏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其实契丹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虏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虏不能遽折。遂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至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幾，而创为规模者，吏部史张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时为侍郎，以意语之，士廉辄能为，故特为精密。虏陷京师、毁合台，取浑仪去。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

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州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中间唯任福袭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尔。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圣光献太后尤谨。升遐之夕，王禹玉为相入慰，执手号恸，因引至敛所，发视御容，左右皆感绝。将敛，复召侍臣观入梓宫物，亲举一玉碗及玉弦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恸几欲仆。禹玉为挽辞云：“谁知老臣泪，曾及见珠襦。”又云：“朱弦湘水急，玉碗汉陵深。”皆纪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其后为执政，自枢密副使、参

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迁皆在熙宁中，此前辈所未有也。苏子容挽辞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以诗叙殷勤，投元献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无不叹伏。

王禹玉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翰林学士，其家自太平兴国至元丰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宁初，叶尚书祖洽榜，闻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无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师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

太宗时，陈文忠公廷试第一，曾会第二，皆除光禄寺丞，直史馆；会继迁殿中丞，知宣州，赐绯衣银鱼，前无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资谅闇榜，亦为进士第一，乃连三任职官，十年而后始改太子中允。盖器资未尝求于当路，代还多自赴吏部铨，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许，屡以贽欧阳文忠，卒不见录。故在嘉祐初、治平间，虽为从官，但多历监司帅守。熙宁初，荆公当国，独知之，始荐以为知制诰，神宗犹未以为然。会广西侬智高后，复传溪峒有警，选可以经略者，乃自南京迁知广州。既至，边事乃误传，其《谢上表》云：“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传；云中赤白之囊，唱为危事。”盖用泽潞《李文饶》及《丙吉传》中事。神宗览之，大称善，后遂自荆南召为翰林学士。

元祐初，魏王丧在殡。秋燕，太常议天子绝期，不妨燕。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当撰致语。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以为

非；周穆后既葬除丧，景王以宾燕，叔向议之，以为若绝期，可以燕乐，则平公、景王何以见非？余谓天子绝期，谓不为服也。不为服，则不废乐，太常之议是矣。以为情有所不忍，则特辍乐，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当更论绝期为言。如富郑公母在殡，而仁宗特罢春燕，叔父岂不重于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考异》：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仁宗以宰臣张知白之丧特罢社燕，比例尤的。子瞻所奏，正引仁宗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事，且云魏王之亲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此乃云"子瞻不知出此"，何耶？

治平间，欧阳永叔罢参知政事，知亳州，除观文殿学士；相继赵叔平罢知徐州，亦除。其后非执政而除者，王韶以边功，王乐道以宫僚，皆特恩也。

《考异》：欧阳永叔罢政在治平四年，前此如丁度、韩琦、高若讷、富弼、孙沔、田况、张观、程戡、孙抃、胡宿，皆以前执政，或初罢政除观文殿学士，此止举欧、赵二人，何耶？

故事：馆职皆试诗赋各一篇。熙宁元年，召试王介、安焘、陈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试策论各一道。于是始试"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论，问"古用民，岁不过三日"策。

吕宝臣为枢密使，神宗欲用晦叔为中丞，不以为嫌，乃召苏子容就曾鲁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门公卿，三朝侍从，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于当途。况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岂以弟兄之任事而废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时，已革亲嫌之制。台端之拜，无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辞，上命中使押赴台。礼上，公弼亦辞位，不从。

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陈旸叔，乃诏旸叔班潞公下。潞公辞曰："国朝未有枢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尝先王曾、张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乱官制。"力辞久之，不听，乃班旸叔上。已而阁门言：旧

制：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今彦博先升之，则遇大朝会，亲王并入，亦当带压亲王。潞公复辞，始许班旸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论事，皆先申中书，得札子而后始登对。谏官则不然。熙宁初，始诏依谏官例，听直牒阁门请对。

熙宁三年，制科过阁，孔文仲第一，吕陶亦在选中。既殿试，文仲陈时病，语最切直，吕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书第三等；王禹玉、陈睦复考，书第四等。王荆公见之，怒不乐中，批出："黜文仲，令速发赴本任；吕陶升一任，与堂除差遣。"自是遂罢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必越众抗声自陈，虽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欧阳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独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辈屡趣之，皆不应，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时已服其静退。自是廷试当自陈者，多慕效之。近岁科举当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预编次，唱名即举行，其风遂绝。

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婿，语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举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从李氏，唱名果为第一。晏元献公尝属范文正公择婿。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张为善。公曰："二人孰优？"曰："富君器业尤远大。"遂纳富，即富公也，时犹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为盛事。为善亦安道旧名。

张文节公初为龙图阁待制，求判国子监。真宗问王魏公："国子清闲无职事，知白岂不长于治剧，欲自便耶？"魏公对："知白博学，通晓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于进取故尔。"上曰："若此，正好为中执法。"乃命以右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间，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尝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何义？"黄右丞履时为侍讲，以王氏新说对。言：朝，阳事，故在前；市，阴事，故在后。上曰："亦不独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诸臣闻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见。蔡持正以契丹大使衣服与在廷异，

上春秋少，恐升殿骤见或惧。前一日奏事罢，从容言其仪状，请上勿以为异，重复数十语皆不答。徐俟语毕，上曰："彼亦人耳，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马温公与吕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温公自修起居注，召试知制诰，申公亦自外同召。温公既就试，而申公力辞不至，改除天章阁待制。温公大悔，自以为不及。命下凡九章，辞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与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辞得请，而臣独就职，是公著廉逊，而臣无愧耻也。"朝廷察其诚，因亦除天章阁待制。

《考异》：温公与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非也。温公辞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闻命之日受而不辞。今臣自循省一无可取，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并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辞知制诰云："窃闻天章阁侍讲吕公著与臣同时被召，公著辞让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阁待制，臣始自悔恨"云云。辞修注则引荆公，辞知制诰则引申公，各一时之事，非有所取则也。

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莫俦榜，上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自是上圣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或问何立法之意，何无以对，乃曰："非为今诗，乃旧科场诗耳。"

卷十

苏魏公为宰相，因争贾易复官事，持之未决。御史杨畏论苏故稽诏令，苏即上马乞退，请致仕。吕微仲语苏：“可见上辩之，何遽去？”苏曰：“宰相一有人言，便为不当物望，岂可更辩曲直？”宣仁力留之，不从，乃罢以为集禧观使。自熙宁以来，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师者，盖异恩也。绍圣初，治元祐党人，凡尝为宰执者无不坐贬，惟子容一人独免。

熙宁以前，台官例少贬，间有责补外者，多是平出，未几复召还。故台吏事去官，每加谨为，其治行及区处家事无不尽力。近岁台官进退既速，贬谪复还者无几，然吏习成风，犹不敢懈。开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举必绳以法，往往加以笞责，故府官罢，吏率掉臂不顾，至或斩侮之。时称“孝顺御史台，忤逆开封府”。

范鲁公与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为一制。其辞曰：“或病告未宁，或勤劳可眷。”时南郊毕，质、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罢参知政事，真宗眷意犹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命之。时寇莱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学士之下。冀公诉以为无罪而反降，故复命为大学士，班枢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尝任宰执者不除。元丰间，韩持国、陈荐非执政而除，盖宫僚之异恩也。

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尝遣内侍凌文炳传宣抚问，因赐金二百。荆公望阙拜受跪已，语文炳曰：“安石闲居无所用。”即庭下发封，顾使臣曰：“送蒋山常住置田，祝延圣寿。”

王元之素不喜释氏，始为知制诰，名振一时。丁晋公、孙何皆游门下，元之亦极力延誉，由是众多侧目。有伪为元之《请汰释氏疏》，及

《何无佛论》者，未几有商、洛之贬。欧阳文忠公丁母忧，服除召还。公尝疾士大夫交通权近，至是亦有伪公《乞罢斥宦官章》传播者，遂出知同州。会有辩其诬，遂复留。

绍圣间，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从初不记省，见丞相进即止。蔡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独徐足一拜而退，当时以为得体。大观间，蔡鲁公在告，张宾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时为学士，刘德初、薛肇明皆为尚书，班相近，予觉其误，即语二人。二人曰："非误，当拜。"余不免亦从之。阁门弹失仪，皆放罪。子厚语人：是日边奏，有蕃官威明阿密者当进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数。而予虽觉其误，然初亦不甚着意记拜数，既闻二人之言，从而亦疑。乃知朝谒当一意尽恭，不可杂以他念也。

李孝寿知开封府，有举子为仆所陵，忿甚，亟缚之，作状欲送府。会为同舍劝解，久之，气亦平，因释去；自取其状，戏学孝寿押字，判曰："不勘案，决臀杖二十。"其仆怨之。翌日，即窃状走府，曰："秀才日学知府判状，私决人。"孝寿怒，即令追之。既至，具陈所以，孝寿翻然谓仆曰："如此，秀才所判，正与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读其状，如数决之。是岁，举子会省试于都下数千人，凡仆闻之，皆畏戢无敢肆者，当时亦称其敏。

真宗幸澶渊，丁晋公以郓、齐、濮安抚使知郓州。虏既入塞，河北居民惊奔渡河，欲避于京东者，日数千人，舟人邀阻不时济。丁闻之，亟取狱中死囚数人以为舟人，悉斩于河上，于是晓夕并渡，不三日皆尽。既渡，复择民之少壮者，分画地分，各使执旗帜、鸣金鼓于河上，夜则传更点、申号令，连数百里。虏人莫测，讫师退，境内晏然。

张乖崖再治蜀。一日，问其客李畋："外间百姓颇相信服否？"畋言："相公初镇，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难服，前未，今次或恐，然只这'信'字，五年方做得成。"

刘秘监几，字伯寿，磊落有气节，善饮酒，洞晓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宾客，饮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谋为变者。几不问，益令折花，劝坐客尽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顷，皆擒至。几遂极饮达旦，人皆服之，号"戴花刘使"。几本进士，元丰间换文资，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平时，挟女奴五七辈，载酒持被囊，往来嵩、少间。初不为定

所，遇得意处，即解囊藉地，倾壶引满，旋度新声自为辞，使女奴共歌之；醉则就卧不去，虽暴露不顾也。尝召至京师议大乐，旦以朝服趋局，暮则易布裘，徒步市廛间，或娼优所集处，率以为常，神宗亦不之责。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于世，人少有得其声者。

宋守约为殿帅，自入夏日，轮军校十数辈捕蝉，不使得闻声。有鸣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颇不堪，故言守约恶闻蝉声。神宗一日以问守约，曰："然。"上以为过，守约曰："臣岂不知此非理？但军中以号令为先。臣承平总兵殿陛，无所信其号令，故寓以捕蝉耳。蝉鸣固难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误令守一障，臣庶几或可使人。"上以为然。

包孝肃为中丞，张安道为三司使，攻罢之。既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肃复言其在蜀燕饮过度事，改知郑州。已而乃除孝肃，遂就命。欧阳文忠时为翰林学士，因疏孝肃攻二人，以为不可，而已取之，不无蹊田夺牛之意。孝肃虽尝引避，而终不辞。元祐间，苏子由为中丞，攻罢许冲元，继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欧阳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风也。

王继忠，真宗藩邸旧臣，后为高阳关部辖。咸平中，与契丹战没，契丹得之不杀，喜其辩慧，稍见亲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继忠是时于两间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录其妻子，岁时待之甚厚。后改姓耶律，封王，卒于契丹；而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

《考异》：王继忠为定州路副都署，咸平六年战殁。此云"为高阳关部辖"，非也。

陈密学襄、郑祭酒穆，与陈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乡行称，闽人谓之"四先生"。烈尤为蔡君谟所知，尝与欧阳文忠公共荐于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伪，蔡君谟母死，烈往吊，自其家匍匐而进，人问之，曰："此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者也。"其所为类如此。后为妻讼其不睦事，为监司所按，诏置狱劾治。司马温公为谏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尝为近臣所推，必无甚过，若遽摧辱，恐沮伤山林处士之气。"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请俸，必过初五。家人有前期误请者，公怒，

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师鲁公所知也。余在颍川士人家，尝见师鲁得罪后谢公书，亲引此事云：以某自视，虽若无愧，以公观之，则安得为无罪？师鲁盖坐擅贷官钱，为部吏偿债。当时有恶之者，遂论以赃云。

吕丞相微仲，性沉厚刚果，遇事无所回屈，身干长大，而方望之伟然。初相，苏子瞻草麻云："果毅而达，兼孔门三子之风；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动。"盖以戏之。微仲终身以为恨，言固不可不慎。

《考异》：直方，大美之至矣，何必终身为恨乎？果毅当作"果艺"。

仁宗山陵，韩魏公为使。时国用窘匮，而一用乾兴故事。或以为过。苏明允为编礼官，以书责公，至引宋华元厚葬事，以为不臣。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敛容起谢曰："某无状，敢不奉教！然华元事，莫未至是否？"闻者无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

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余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头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

刘丞相挚家法俭素，闺门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来，常守一法，不随时增损。故承平时，其子弟杂处士大夫间，望而知其为刘氏也。数十年来，衣冠诡异，虽故老达官，亦不免从俗，与市井喧浮略同，而不以为非。

旧凤翔郿县出绦，以紧细如箸者为贵。近岁衣道服者，绦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一绦有直十余千者，此何理也？

赵清献公每夜常烧天香，必擎炉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数。客有疑而问公，公曰："无他，吾自少昼日所为，夜必裒敛，奏知上帝。"已而复曰："苍苍眇冥，吾一矢区区之诚，安知必能尽达？姑亦自防检，使不

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为耳。”有周竦者，尝为公门客，为余言之。

杜祁公罢相，居南京，无宅，假驿舍居之数年。讫公薨，卒不迁，亦不营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闾里吉凶庆吊，与亲识之道南京者，相与燕劳，问遗之礼未尝废。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绝俸不能自给，始尽出其箧中所有，易房服钱二千。公本遗腹子，其母后改适河阳人。公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阳，依其母佣书于济源。富人相里氏一见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长曰纯佑，有奇才。方公始为西帅时，已能佐公治军，早死。其次即忠宣、夷叟、德孺也。尝为人言：“纯仁得吾之忠，纯礼得吾之正，纯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国，世固知之；夷叟简默寡言笑，虽家居独坐一室，或终日不出；德孺继公帅西方为名将，卒如其言云。

前辈多知人，或云亦各有术，但不言尔。夏文庄公知蕲州，庞庄敏公为司法，尝得时疾在告。方数日，忽吏报庄敏死矣。文庄大骇，曰：“此人当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发哀，文庄曰：“不然。”即自往见，取烛视其面，曰：“未合死。”召医语之曰：“此阳证伤寒，汝等不善治，误尔！”亟取承气汤灌之。有顷，庄敏果苏，自此遂无恙，世多传以为异。张康节公升、田枢密况，出处虽不同，其微时皆文庄所荐也。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气节，阔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之徒，皆深所厚者。为帅府辟置，多谪籍未牵叙人。或以问公，公曰：“人之有才能无瑕颣者，自应用于宰相。惟实有可用，不幸陷于过失者，不因事起之，则遂为废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军伍以杂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龙骑指挥。故时当权者，每惮公废法建请，难于尽从，因戏之为“龙骑指挥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对则如流。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在政府数年，每进文字，亦如常人，不少异。贵人真自有相也。余为郎官时，尝遇视朔过殿，有御史为巡使者，法当独立于殿廷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仪。其人久在学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辄无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为疾作，亟命卫士数人扶出。逮至殿门，步行如常，问之，曰：“自不能晓，但觉足弱

耳。”其人官后亦不显，亦其相然也。

崇宁中，蔡鲁公当国。士人有陈献利害者，末云：“伏望闲燕，特赐省览。”有得之欲谗公者，密摘以白上，曰：“清闲之燕，非人臣所得称，而鲁公受之不以闻。”鲁公引《礼》“孔子闲居”、“仲尼燕居”自辩，乃得释。

司马温公自少称“迂叟”，著《迂书》四十一篇。韩魏公晚号“安阳戆叟”，文潞公号“伊叟”，欧阳文忠公号“六一居士”，以琴、棋、书、酒、集古碑为五，而自当其一，尝著《六一居士传》。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岭外归许下，号“颍滨遗老”，亦自为传，家有遗老斋，盖元祐人至子由，存者无几矣。

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其家送润笔金帛外，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亦是一种。

章郇公高祖母练氏，其夫均，为王审知偏将，领军守西岩。一日，盗至，不能敌，遣二亲校请兵于审知，后期不至，将斩之。练氏为请不得，即密取奁中金遗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奔南唐。会王氏国乱，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时均已卒矣。二校闻练氏在，亟遣人赍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并及矣。”练氏返金帛不纳，曰：“为我谢将军，诚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与此城人可俱全；不然，愿与皆屠，不忍独生也。”再三请不已。二将感其言，遂许城降。均十五子，五为练氏出，郇公与申公皆其后也。

丁晋公初治第于车营务街，杨景宗时为役兵，为之运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后以太后得官。晋公谪，即以其第赐之。性凶悍，使酒挟太后。晚尤骄肆，好以滑槌殴人，时号“杨滑槌”，故今犹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尝云：“陆象先言：‘天下本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烦耳。’吾亦曰：‘心间本无事，率由妄念扰之，始为烦耳。’”

晁文元公天资纯至，年过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尝知世事也。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常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于前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萧然，虽子弟见有时。晚年耳中闻声，自言如乐中簧，始隐隐如雷，渐

浩浩如潮，或如行轩百子铃，或如风蝉曳绪。每五鼓后起坐，闻之尤清澈，以为学道灵感之验。今人静极，类亦有闻此声者，岂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尝自见其形在前，既久渐小，八十后每在眉睫之间，此尤异也。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曾子先持母丧过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顾所服红带。适一虞候挟笏在旁，公顾之，即解易其皂带入吊。既出，复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为白波辇运，潞公时尚少。一日，尝以事忤其父，欲挞之，潞公密逃去。张靖父为辇运司军曹，司知其所在，迎归使与靖同处。其父求潞公月余不得，极悲思之，乃徐出见，因使与靖同学，后因登第。潞公相时，擢靖为直龙图阁。靖有吏干。翰林学士张阁，其子也。

蔡鲁公喜接宾客，终日酬酢不倦。家居遇宾客少间，则必至子弟学舍，与其门客从容燕笑。蔡元度禀气弱，畏见宾客。每不得已一再见，则以啜茶多，退必呕吐。尝云：“家兄一日无客则病，某一日接客则病。”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知无为军，初入州廨，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亦传以为笑。

《考异》：据米芾所记，《王略帖》八十二字，乃是以钱十五万得之；而《谢安帖》六十五字，则得于蔡太保也。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谦，世居今京昭德坊。后唐庄宗入汴，仁谦出避，其第为唐六宅使李宾所据。宾家多赀，尝藏金珠价数十万第中，会以罪谪，不及取。仁谦后复归，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谦曰：“吾敢盗人之所有乎！”尽召宾近属，使发取，然后入。文惠为相时，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谦仕周，亦为太子宾客致仕云。

宋元宪公尝问苏魏公：“徐锴与铉，学问该洽略相同，而世独称铉，何也？”魏公言：“锴仕江南，早死；铉得归本朝，士大夫从其学者众，故得大其名尔。”元宪兄弟好论小学，得锴所作《说文系传》而爱之。每欲为发明，得苏论，喜曰：“二徐未易分优劣，要以是别之，异时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顷从苏借《系传》，苏语及此，亦自志于《系传》之末。

曹玮帅秦州，当赵德明叛，边庭骇动，玮尝与客对棋。军吏报有叛卒投德明者，玮弈如常，至于再三，徐顾吏曰：“此吾遣使行，后勿复言。”德明闻，杀投者，卒遂不复叛。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寇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亦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虏牒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寸，并盗还之。虏大惭，沮盗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徐时仪　校点

校点说明

《避暑录话》四卷，宋叶梦得撰。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苏州）人。绍圣进士。初任丹徒尉。徽宗时官翰林学士，出帅颍昌府，因摧抑贪吏而遭罢黜。高宗即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迁尚书左丞，曾致力于抗金防务。官终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宋史·文苑传》称其“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亹不穷”。他见多识广，著有《建康集》、《石林词》、《石林诗话》、《石林燕语》和《避暑录话》等。

据此书作者书前自序称，绍兴五年（1135）因酷暑难熬，不能安其室，于是每日早起，即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避暑，与其二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后由其子栋据以择记之，因名《避暑录话》。《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综观书中所记，如记宜兴善权洞中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蠙赎寺碑、记滕达道微时任气使酒等，均可补史乘之阙。

由序知此书成于绍兴五年六月。晁公武《读书志》载为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已指出为传写之谬。《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作二卷，《稗海》、《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和《丛书集成初编》亦皆为二卷。涵芬楼据项氏宛委山堂本所刊《宋人小说》则分为四卷，且书前有叶梦得自序。此本遇宋帝讳庙号悉缺避空格，犹是沿宋椠之旧。另有《说郛》和《五朝小说》选摘部分而录为一卷。各本所录内容的排列次第亦偶有先后不同。现以夏敬观校涵芬楼藏版《宋人小说》所收四卷本为底本，校以《稗海》、《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及叶德辉观古堂重刻郴花盦本，并参检《宋史》加以标点。诸本所载字词不同之处则择善而从，按标校原则径改，不出校注。

序

绍兴五年五月，梅雨始过，暑气顿盛，父老言数十年所无有。余居既远城市，岩居又在山半，异时盖未尝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从一仆夫负榻，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偃仰终日。宾客无与往来，惟栋、模二子、门生徐惇立挟书相从，间质疑请益。时为酬酢，亦或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三子云："幸有闻，不敢不识，以备遗忘。"屡请不已。乃使栋执笔，取所欲记则书之，名曰《避暑录话》云。六月十一日，石林老人序。

卷一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贺知章、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长史旭、焦遂、李适之也。适之坐李林甫谮，求为散职，乃以太子少保罢政事。命下，与亲戚故人欢饮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可以见其超然无所芥蒂之意，则子美诗所谓“衔杯乐圣称避贤”者是也。适之以天宝五载罢相，即贬死袁州，而子美十载方以献赋得官，疑非相与周旋者，盖但记能饮者耳。惟焦遂名迹不见他书。适之之去，自为得计，而终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诗意，林甫之怨岂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论怨有浅深也。乃知弃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乐，有不能自谋者。欲碌碌求为焦遂，其可得乎？今岘山有适之洼樽，颜鲁公诸人尝为联句而传不载，其尝至湖州，疑为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与丁晋公不相能，中常郁郁不乐。旧中书省壁间有其手题诗一联，云：“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凡数十处，此裴晋公诗也。初不见全篇，在许昌偶得其集，云：“有意效承平，无功答圣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白日长悬照，苍蝇谩发声。嵩阳旧田里，终使谢归耕。”裴公之言犹及此，岂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题厅壁一绝句，云：“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则此公胸中亦未得全为无事人，绿野之游岂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诗辞皆整齐闲雅，忠义端亮之气凛然时见，览之每可喜也。

裴晋公诗云：“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公为此诗必自以为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岁新茶适佳。夏初作小池，导安乐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台白莲，植其间，叶已覆水。虽无淙潺之声，然亦澄澈可喜。此晋公之所诵咏，而吾得之，可不为幸乎？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余绍圣初始登第，尝以六七月之间馆于此堂者几月。是岁大暑，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后有竹千余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苏子瞻诗所谓“稚节可专车”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余，及见公，犹能道公时事甚详。迩来几四十年，念之犹在目。今余小池植莲虽不多，来岁花开，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隘，余地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览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旧得酿法，极简易，盛夏三日辄成。色如湩醴，不减玉友。仆夫为作之。每晚凉即相与饮三杯而散，亦复盎然。读书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酿。忽看欧文忠诗，有“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当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邹湛有言，如湛辈乃当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时，寄北门韩魏公诗也。

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在惠州作桂酒，尝问其二子迈、过，云亦一试之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二子语及，亦自抚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尽如其节度，姑为好事借以为诗，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曲蘖，何可以他物为之？若不类酒，孰若以蜜渍木瓜樝橙等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刘禹锡传南方有桂浆法善造者，暑月极快美。凡酒用药，未有不夺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谓桂酒椒浆者，安知其为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过矣。

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率以为常。有不及终往，亦必跨驴中道而还，未尝已也。余见蔡天启、薛肇明备能言之。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吾独异此，固无二公经营四海之

志，但畏客欲杜门。每坐辄终日，至足痺乃起。两岩相去无三百步，阅数日才能一往。一榻所据，如荆公之睡，则有之矣。陶渊明云“园日涉而成趣”，岂仁人志士所存各异，非余颓惰者所及乎？万法皆从心生，心苟不动，外境何自而入？虽寒暑可敌也。婴儿未尝求附火摇扇，此岂无寒暑乎？盖不知尔。近见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终日迁徙，百计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昼烈日，衣以厚衲，挽车负担，驰骋不停，竟亦无他，但心所安尔。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风痺疾，归寓许昌天宁寺。足不能行，虽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尝欹偃。每食时，弟子扶掖，稍伸缩，即复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对大宾客，而神观澄穆，肤理融畅。疾虽不差，亦不复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语绝即化。余尝盛暑屡过之，问：“重衣而不扇，亦觉热乎？”但笑而不答。夫心无避就，虽婴儿、役夫，犹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卢鸿《草堂图》旧藏中贵人刘有方家。余往有庆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犹记后载唐人题跋云：“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并用所历方镇印记。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洊罹多难，编轴尚存。物在时迁，所宜兴叹。丁未年驾在岐山，涿郡子謩记。”又书：“己酉岁重九日专谒大仪，遂载览阅，累经多难，顿释愁襟。子謩再题。”邹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謩，不知何人。涿郡，盖亦卢氏望。兰陵公或云萧邺。其罢相，出为荆州节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终太常少卿，则所谓大仪也。丁未，僖宗光启二年。己酉，昭宗龙纪元年。此画宣和庚子余在楚州为贺方回取去不归。当时余方自许昌得请洞霄，思卜筑于此山之下。视图中草堂、樾馆、桃烟磴、羃翠亭等，渺然若不可及。今余东西两岩略有亭堂十余所，比年松竹稍环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耸左右，诘曲行云霞中，不知视鸿居为如何，但恨水泉不壮，无云锦池、金碧潭耳。

谢康乐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天下咏之，以为口实。韩魏公在北门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贵，无一不满所欲，故无时不可乐，亦以是为贵乎？余游行四方，当其少时，盖未知光景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为难得也。在许昌见故老言韩持国为守，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满九客而止。辄与乐饮终日，不问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问公曰：“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余

时年四十三，犹未尽以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为有味也。

近世学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废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尧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人心者，喜怒哀乐之已发者也；道心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发之前，不为已发之所乱，则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谓中乎？通此说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养生尽年。《素问》以喜怒悲忧恐配肝心脾肺肾，而更言其所胜所伤。每使节其过而养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与形固优为之。特论养生者分于五脏，而吾儒一于心。五脏非心，孰为之制？是亦一道也。往岁有方士刘淳珏，年百岁余，乃以给使事夏英公。余尝见其为蔡鲁公言惩忿窒欲为损之义，甚有理。盖深于《素问》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余岁，不知其姓名，时人以郝老呼之，善医。自言受法于至人，往来许、洛间。程文简公尤厚礼之。为文简诊脉，预告其死期于期岁之前，不差旬日。常语人年六十始知医，七十而见《素问》，每抚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书，与医俱，吾不死矣。"惜其见之晚，而已伤者不可复也。孔子曰："仁者寿。"此固尽性之言，何疑于医乎？

林下衲子谈禅，类以吾儒为未尽。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过。《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此何等语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则因果报应之说亦未尝废也。晋宋间佛学始入中国而未知禅，一时名流乃有为神不灭之论。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禅者寖广，而其术亦少异。大抵儒以言传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传，谓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坚，信之必不笃，且堕于言，以为对执而不能变通旁达尔。此不几吾儒所谓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者乎？两者未尝不通。自言而达其意者，吾儒世间法也；以意而该其言者，佛氏出世间法也。若朝闻道，夕可以死，则意与言两莫为之碍，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尝为其徒高胜者言之，彼亦心以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复事事，每以闲适饮酒为乐。时陆子履知颍州。公，客也，颍且其所卜居。尝以诗寄之，颇道其意。末云："寄语瀛洲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虽戏言，然神仙非老氏说乎？世多言公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尝

与尹师鲁诸人游嵩山，见藓书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见。然苟无神仙则已，果有，非公等为之而谁？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当得坟寺，极难之，久不敢请。已乃乞为道宫。凡执政以道宫守坟墓，惟公一人。韩魏公初见奏牍，戏公曰：“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公乃使在丘垅之侧，老君无乃却辞行乎？”公不觉失声大笑。

欧阳氏子孙奉释氏甚众，往往尤严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阴，尝访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门，闻歌呗钟磬声自堂而发。棐移时出，手犹持数珠，讽佛名，具谢今日适斋日，与家人共为佛事方毕。问之云：“公无恙？”时薛夫人已自尔，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无良贱悉行之。汝阴有老书生犹及从公游，为予言公晚闻富韩公得道于净慈本老，执礼甚恭。以为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动。时法颙师住荐福寺，所谓颙华严者，本之高弟。公稍从问其说。颙使观《华严》，读未终而薨，则知韩退之与大颠事真不诬。公虽为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夺处不唯少贬于老氏，虽佛亦不得不心与也。

《白乐天集》自载李浙东言海上有仙馆待其来之说，作诗云：“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须归兜率天。”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差详。李浙东，李君稷也。会昌初为浙东观察使，言有海贾遭风飘海中，至一大山，视其殿榜曰“蓬莱”。旁有一院，扃鐍甚严。花木盈庭，中设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乐天院，在中国未来耳。”唐小说事多诞，此既自见于乐天诗，当不谬。近世多传王平甫馆宿，梦至灵芝宫，亦自为诗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与白乐天事绝相类，乃知天地间英灵之气亦无几，为人为仙，不在此则在彼，更去迭来无足怪者。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东人乔仝，自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闻。子瞻大喜。仝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中得四十缣，即以赠之，作五诗，使仝寄贺，子由亦同作。仝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晚因王巩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为李太白所化，赠诗数十篇，待之甚恭。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有口才，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淮南，屡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后复其姓名王绎。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余犹及见。

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术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宣和末，复为道士，名元诚。力诋林灵素，为所毒，呕血死。

张平子作《归田赋》，兴致虽萧散，然序所怀，乃在“仰飞纤缴，俯钓清流，落云间之逸禽，悬清渊之鲂鳛”。吾谓钓弋亦何足为乐？人生天地之间，要当与万物各得其欲，不但适一己也，必残暴禽鱼以自快，此与驰骋弋猎者何异？如陶渊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此真得事外之趣。读之，能使人盎然，觉其左右草木无情物，亦皆舒畅和豫。平子本见汉室多事，欲去以远祸，未必志在田园，姑有激而言耳。宜其发于胸中者，与渊明不类也。

扬子云言谷口郑子真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世以为贤。吾谓子真非真隐遁者也，使真隐遁者，方且遁名未暇，尚何京师之闻乎？若司马季主、李仲元，乃当近之，然犹使世间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龚胜老人，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尝乏，亦不必在山林岩穴也。自晨门、荷蓧、长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虽其道不可以训天下，非孔子所乐与，然每相与闻而载其言，亦微以示后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为此不可得，能为黄叔度，其犹庶几乎？盖虽未尝绝世，而世终不能为之累，所谓汪汪若万顷之陂者，非郭林宗无以知之也，似优于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时，必皆有以处之。自唐而后，不复有此类，往往皆流入为浮屠氏，故其间杰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党，难与并论。吾谓云门、临济、赵州数十人，虽以为晨门、荷蓧之徒可也。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至甘露十家之祸，乃

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得非为王涯发乎？览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亲相寻，缴绕何已？乐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犹不能旷然一洗，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习气难除，有至是乎？要之，若飘瓦之击，虚舟之触，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他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寖不见贵，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砚久无良材，所谓罗纹眉子者不复见，惟龙尾石捍坚拒墨，与凡石无异。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纸则近岁取之者多，无复佳品，余素自不喜用。盖不受墨，正与麻纸相反。虽用极浓墨，终不能作黑字。墨惟黄山松丰腴坚缜，与他州松不类，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三十年来人始为之，以松渍漆并烧。余大观间令墨工高庆和取煤于山，不复计其直。又尝被命馆三韩使人，得其贡墨，碎之，参以三之一。既成，潘张二谷、陈瞻之徒皆不及。丧乱以来，虽素好事者，类不尽留意于诸物。余顷有端砚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乱亡之。庆和所作墨亦无遗。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

今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较？此正不然。黑者正难得，但未尝细别之耳。不论古墨，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他如张谷、陈瞻与潘使其徒造以应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写字不黑，视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尽，惟此物未能忘。数年来乞墨于人，无复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极简易。胶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参之，试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则黑，桐油则不黑。世多以桐油贱，不复用麻油，故油烟无佳者。黄山松煤虽密迩，度余力恐未易致。秋冬间中外或无事，当求净人中一了了者，试使为之。余自与之为胶剂，必有可喜者。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辩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

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集，曰：“后百余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贡父平生亦好谐谑，慢侮公卿，与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谥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贡父五十卷。

宜兴善权、张公两洞，天下绝境也。壬子夏，余罢建康归，大雨中枉道过之。张公洞有观，访其旧事，惟南唐李氏时碑，言张道陵尝居尔。善权洞有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蠙赎寺碑。盖尝废于会昌中，蠙以己俸赎之。蠙自言太和中尝于此亲见白龙自洞中出。洞之胜处，不可尽名。但恨通明处少，略行三十步，即须秉火而后可见，大抵与张公洞相似。蠙，当时藩镇，名迹合见于史而略无有。惟碑先载蠙奏状，后具敕书云：“中书门下牒，牒奉敕云云。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敕，故牒。”与今尚书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请，事出有司者，画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请者，以札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书省，皆不自行也。敕后列平章事十人，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著姓，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徒夏侯者一，皆带检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绹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徒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系衔。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此皆见宰相也。七人与史皆合，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又有工部尚书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三人纪，其表皆不载，不应有遗脱。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余帙，多得前世故事，与史违误，尝为《金石类考》五十卷，此后所得不及录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聪明自信，无不可为，惟医不可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从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流，始闻其绪余，犹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人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余崇宁、大观间在京师见董汲、刘寅辈，皆精晓张仲景方术，试之数验，非江淮以来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黄州，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初不见于前世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伤寒论》中，天下信以为然。疾之毫厘不可差，无甚于伤寒。用药一失其度，则立死者皆是。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后此药盛行于

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巢谷本任侠好奇，从陕西将韩存宝出入兵间，不得志，客黄州，子瞻以故与之游。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事本不相因，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

天下之祸，莫甚于杀人；为阴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传元丰间有监黄河埽武臣射杀埽下一鼋，未几死而还魂，云为鼋诉于阴府，力自辩鼋数败埽，以其职杀之，故得免，而阴官韩魏公也，冥间呼为真人。余始不信，后得韩氏家传，载其事云裕陵所宣谕，乃不疑。且杀一鼋犹能诉，而况人乎？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余在江东，兼领淮西事。淮西收复，郡前率用招降盗贼就付之，安于凶残，至缚人更相馈，以为犒设。此前世乱亡之极未有也。余力察而禁之，且言于秦丞相，幸朝廷大为约束。会余罢帅不能终，此曹如犬豕菹醢，相继未有能久，杀人殆自杀，固不足论。吾士大夫何至渐渍此习乎？兵事虽以严终，而孙武著书列智、仁、信、勇、严五物，而不以“严”先四者。盖孙武犹知之，《书》所谓“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者，临敌誓师之言，非平居御众之辞，世每托此以为说，亦未之思也。

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伤，西京尤甚。流殍自唐、邓入吾境不可胜计。余尽发常平所储，奏乞越常例赈之，几十余万人稍能全活，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一日询左右曰：“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愿得之，但患既长成，或来岁稔，父母来识认尔。”余为阅法则，“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认”，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分常平余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此虽细事不足道，然每以告临民者，恐缓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术也。

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两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庄子》以内外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次《齐物》，又其次《养生主》，然后曰《人间世》，继之以《德充符》、《应帝王》而内篇尽

矣。《列子》不别内外而名其篇曰《天瑞》，瑞与符比，言非相谋而相同。自《养生主》而上，释氏言出世间法也；自《人间世》而下，人与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庄子谓之符，列子谓之瑞，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许谓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与吾儒更相附会，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学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齐物》？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是犹有物也。若本未尝有物，则不待齐而与道适，无往而不逍遥矣。《养生主》何以次《齐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充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然则是亦世间法耳，何足为出世间法乎？曰：非也。气之为云也，云之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云雨之在上，谓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则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庄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庄子列其序而后见其符，合是三者而更为用，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吾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舜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覆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以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焉。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苟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盖疾虽未必死，无药不能速愈，呻吟无聊者固可悯，其不幸迟久，变而生他证，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时，有以济之，虽谓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为郡者类不经意，多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余在许昌，岁适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岁皆忘不及

举，可以知其怠也。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余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盖不以为职而责之，人人皆喜从事，此何惮而不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患无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为，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奴婢多疾，视药囊常试有验者，审其证用之，十人而十愈，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

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避谤不著书可也，何用集方书哉？或曰：忠州边夷多瘴疠，宣公多疾，盖将以自治，尤非也。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犹欲以是见之。在他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才术皆医之六经。其传有至于今，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能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思邈之为神仙固无可疑，然唐人犹记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诸生物命不得升举，天之恶杀物者如是，则欲活人者岂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贵人多验，贫下人多不验。俗方施之贫下人多验，富贵人多不验。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贵人平日自护持甚谨，其疾致之必有渐发于中而见于外，非以古方术求之，不能尽得。贫下人骤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对皆可为也，而古方节度或与之不相契。今小人无知，疾苟无大故，但意所习熟，知某疾服某药，得百钱鬻之市人，无不愈者。设与之以非其所知，盖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剂、汤液，与今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之禀赋亦异，《素问》有为异法方法立论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尽废也。

今岁热甚，闻道路城市间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疾，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则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产妇、婴儿尤甚。古方治暑无他法，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复能为害矣。因记崇宁乙酉岁余为书局时，一养马仆驰马至局中，忽仆地，气即绝。急以五苓大顺散等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

摅去滓，刔其齿灌之，有顷即苏。至暮，此仆复为余御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县城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余亲验之。乃使书百许本，散给远近，庶几有救其急者也。

滕达道为范文正公门客，文正奇其才，谓他日必能为帅，乃以将略授之。达道亦不辞，然任气使酒，颉颃公前，无所顾避。久之，犹遨游无度。侵夜归，必被酒。文正虽意不甚乐，终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书室中，荧然一灯，取《汉书》默读，意将以愧之。有顷，达道自外至，已大醉，见公长揖曰："读何书？"公曰："《汉书》。"即举首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爱之如故。章子厚尝延一太学生在门下，元丰末学者正崇虚诞，子厚极恶之。适至书室，见其讲《易》，略问其说，其人纵以性命荒忽之言为对。子厚大怒曰："何敢对吾乱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击之。其人哀鸣，乃得释。达道后卒为名臣，多得文正规模，故子瞻挽词云："高平风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绍圣间为相，亦使为馆职，然终无闻焉。文正之待士与子厚之暴虽有间，然要之亦各因其人尔。

宣和间道术既行，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资息者，淮甸间人，最狂妄，言师许旌阳。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吏，言师钟离先生。刘栋者，棣州人，尝为举子，言师韩君文。三人皆小有术动人。资息后有罪诛死，栋为直龙图阁，宣和末林灵素败，乞归。唯老志狡狯有智数，不肯为已甚，馆于蔡鲁公家，自言钟离先生日相与往来。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鲁公速避位，若将祸及者。鲁公颇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为鲁公言其故。翌日，鲁公见之，辄喑不能言，索纸书云其师怒泄天机，故喑之。鲁公为是力请，乃能于盛时遽自引退。鲁公有妾为尼，尝语余亲见老志事。鲁公每闻其言亦惧，尝密语所亲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听之不果也。

刘贡父言：杜子美诗所谓"功曹非复汉萧何"，以为误用邓禹事。虽近似，然邓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语，非邓禹实为功曹，则子美亦未必诚用此事。今日见王洋舍人云："《汉书·高祖纪》言萧何为主史。孟康注：主史，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阅之，信然，则知子美用事精审，未易轻议，读史者亦不可不详也。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兵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喜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累年始得召，辞不至，而为书上之，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时魏公已为相，复移书魏公，诉贫且老，不能从州县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且言天下官岂以某故冗耶？欧文忠亦为言，遂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辟编修太常因革礼云。

杨文公《谈苑》载周世宗尝为小诗示窦俨，俨言："今四方僭伪主各能为之，若求工则废务，不工则为所窥。"世宗遂不复作。度当时所作诗必不甚佳，故俨云尔。非世宗英伟，识帝王大略，岂得不以俨言为忤？又安能即弃去？信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禄山亦好作诗，作《樱桃》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或请以"一半寄周贽"句在上则协韵，禄山怒曰："岂肯使周贽压我儿耶？"使世宗不能用俨言，其诗未必如是之陋，亦不过如禄山尔。因读《禄山事迹》及之，聊发千载一笑。

《唐书》载陆余庆与赵正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子微、释怀一为方外十友，正固、袭微名迹不甚显，审言、之问辈皆一时文士杰出，子微超然物外，怀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则多事，然亦何可尽绝。诚使有审言、之问之徒赋诗论文，子微谈方外之事，怀一论释氏之说，朝夕相与从容于无事之境，其乐岂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时，士多暴贵骤显，其祸败诛死亦不旋踵，独余庆官太子詹事，虽不甚显，讫无咎悔。观其所处若此，世间忧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窜迹深山穷谷之间，不复与当世士相接，士亦莫肯从吾游，独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几余庆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辈与门生时时相过，文采议论，灿然可观，求子微、怀一，盖沅江九肋也。余庆有子璪，为中书令萧嵩所知。嵩罢宰相，后来者使阴求其短，

璪乃曰："与人交，过且不可言，而况无有乎！"盖璪犹有余庆风烈，吾诸儿虽若碌碌，亦若修谨重厚者，尚能推吾志为陆璪否耶？

道士杨大均，蔡州人，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及两部《千金方》四书，不遗一字，与人治病，诊脉不出药，但云此病若何，当服何药，是在《千金》某部第几卷。即取纸书授之，分两不少差。余在蔡州亲见，其事类若此。余尝问："《素问》有记性者或能诵，《本草》则固难矣。若《千金》，但药名与分两剂料，此有何义而可记乎？"大均言："古之处方，皆因病用药，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医不受赇谢，积其斋施之余，葬内外亲三十八丧。方宣和间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鲁公闻之，亲以手书延致，使者数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数日即归，不受一钱。余在南京，尝许余避难来山中，未及行而虏陷蔡州。后闻虏知其名，厚礼之，与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来，虽未可遽为司马子微，此亦一胜士也。因论余庆事，怅然怀之。

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自东汉末，世人以名节为重，而三君八顾之论起及党锢兴，天下豪杰无一人免者。孔北海虽不在其间，而不容于曹操，亦坐名高故也。当时雍容隐显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尔。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而颜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为人而设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如管幼安，则庶几矣。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颜延之不论此而论涛、戎，可见其陋也。

《高僧传略》载孙绰《道贤论》，以当时七僧比七贤，竺法护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冲，竺法深比刘伯伦，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兰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惜不见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余亦班班见《世说》。晋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胜不凡，但恨当时未有禅经文，传者亦未广，犹以老庄为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贤于王氏诸人远矣。即支遁求买沃州报之，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盖遁犹输此一著，想见其人物也。

陆机以齐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赋》刺之，乃托身于成都王颖，谓可康隆晋室，此在恩怨爱憎之间尔。处危乱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济之以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机初入朝，卢志问："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既起，陆云曰："殊邦遐远，客主未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岂不知耶？"《晋史》以为议者以此定二陆优劣，毕竟机优乎？云优乎？度《晋史》意，不书于云传而书于机传，盖谓机优也。以吾观之，机不逮云远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为不孝，而亦从而斥之，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自忘其过，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桥之败，使机所怨者当之，亦必杀矣。云爱士不竞，真有过机者，不但此一事。方颖欲杀云，迟之三日不决。以赵王伦杀赵浚、赦其子骧而复击伦事劝颖杀云者，乃卢志也。兄弟之祸，志应有力，哀哉！人惟不争于胜负强弱，而后不役于恩怨爱憎，云累于机为可痛也！

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杀身，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裈中，吾谓籍附昭，乃裈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毌邱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

《洛阳伽蓝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虽盛暑，暴之日中，经旬不坏。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岁夏以其法造寄京师亲旧，陆走七程，不少变。又尝以饷范德孺于许昌，德孺爱之，藏其一壶忘饮，明年夏复见，发视如新者。白堕酒当时谓之鹤觞，谓其可千里遗人，如鹤一飞千里。或曰骑驴酒，当是以驴载之而行也。白堕乃人名，子瞻诗云"独看红蕖倾白堕"，恐难便作酒用。吴下有馔鹅设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请过共食右军，相传以为戏。"倾白堕"得无与"食右军"为偶耶？

《续汉·礼仪志》记岁八月，民年八十赐玉杖，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而《风俗记》又言汉高帝与项籍战京索间，兵败，伏丛薄中，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鸠杖赐老人，此绝无稽考。高祖虽败，其肯伏丛薄耶？余亲戚有为光州守，得古

铜鸠一，大半掌许，俯首敛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虚，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遗余，疑即汉鸠杖之饰。因以为杖，良是。首轻而尾重，举之则探前偃后，盖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陆希声所隐君阳山，或曰颐山，在宜兴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敌犯维扬。余从大驾渡江，夜相失，从吏皆亡去，与刘希范徒步间道至常州南，遇溃兵欲为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适有小校驰马自旁过，则余钱塘旧麾下也。亟下拜，余卒乃其所隶，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长兴。是日微小校几不免。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记希声旧庐。时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与汝曹从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声自著《君阳山记》一卷，叙其景物亭馆略有二十余处，如辋川，即为兵火所焚毁矣。后为相，既罢，迫凤翔李茂贞兵，避难死道上，盖不能终有其居也。希声材本无他长，隐操亦无可录，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丧其身。与朱朴、陆鲁望同召，其志趣略与朱朴相类，尚不如鲁望，能辞行，卒老甫里也。方闲居时，内供奉僧䛒光以善书得幸，尝从希声授笔法，祈使援己，乃以诗寄之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䛒光即以名达贵幸，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观其倾倒于朱朴，则待希声宜亦然矣。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卢携、崔缁郎辈，不能致天下贤者故尔。然所获乃如希声，能无愧其君乎？䛒事亦见杨文公《谈苑》。国初去唐未远，犹有所传闻，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书》无取以献者，故传辞甚略，后世犹得借其山以为重也。

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诏朝臣各举所知。萧昕为起居舍人，荐镐。以褐衣召见，拜左拾遗。来瑱为赞善大夫，镐荐材堪将帅。《唐书》镐、瑱传皆不载，而镐传云，天宝末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镐材，荐之。释褐，拜左拾遗。二书言镐得官略同。若天宝末果已用于国忠，则至德初安得更为昕荐耶？国忠为相在天宝十二载，去乱先一年，正淫湎极恶之际，岂知以天下士为重？亦非子美所谓“征起适值风云会”者也。至瑱传乃云：始用张镐，荐为颍川太守，以母忧去。禄山反，再用张垍荐，夺丧，复为颍川。今纪书瑱自赞善大夫为颍川太守在天宝十四载，即至德

元年禄山反后，与《人物志》合，是时镐方起家，何能及瑱？而张垍兄弟自京师陷即从禄山，未尝见明皇，遽亦何为复荐瑱？史于瑱事缪误如此，则镐之失无足怪，昕亦可谓知人矣。昕本笃厚长者，造次不失臣节，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为国得将相如昕，乱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为舂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薪，以为有生之役。过此吾不思也。"余少观此，未尝不三复其言。今叨冒已过多，乃得复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禄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则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问义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皆有以表见，岂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语是耶？余老矣，自度无补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为延祖之言。今从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虽州县簿书米盐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废汝曹仕也。若非其义，虽一日九迁，不特为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苏州白乐天手植桧在州宅后池□光亭前。余政和初尝见之，已槁瘁，高不满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伪未知也。后为朱冲取献，闻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桧易之。禁中初不知。又有言华亭悟空禅师塔前桧亦唐物，诏冲取之。桧大，不可越桥梁，乃以大舟即华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既行，一日，张帆，风猛，桧枝与帆低昂，不可制，舟与人皆没。长兴大雄寺陈霸先宅庭亦有大桧，中空裂为四，枝荫半庭，质如金石，相传以为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献，会闻悟空桧沉海，乃已。贤者因物幸托以不朽，然此三桧，一槁死于道，一沉于海，一仅以免，盖欲为道旁樜株，不可得也。

前辈尝记太宗命待诏蔡裔增琴、阮弦各二，皆以为然，独朱文济执不可。帝怒，屡折辱之。乐成以示文济，终不肯弹。二乐后竟以废不行。崇宁初，大乐阙，征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大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蔡鲁公亦不喜。蹇授之尝语予，云见元长屡使度曲，皆辞不能，遂使以次乐工为之。逾旬，献数曲，即今黄河清之类，而终声不谐，末音寄杀他调。鲁公本不通声律，但果于必为，大喜，亟召众工按试尚书少庭，使仙现在旁听之。乐阕，有得色，问仙现："何如？"仙现徐前，

环顾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韵。”坐客不觉失笑。

卷二

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因问其季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无聊，衡适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中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法。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块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谢去。盖后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天下事名实相蒙类如此，子瞻乃以善墨闻耶。衡今在钱塘竟以子瞻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其用功可与九华朱觐上下也。

郑处诲《明皇杂录》记张曲江与李林甫争牛仙客实封，时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之。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载之本传。据《曲江集》赋序云，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赐，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非独为曲江而设也。所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惧林甫之谗，故因致意尔。不然，帝果将废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犹献赋云云，乃是顾恋不忍去，托祈哀以幸苟容，尚何足为曲江哉？此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轻书也。

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用人荐，且试而后除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唯富郑公以茂材异等起布衣，未尝历进士。既召试，乃以不能为诗赋恳辞，诏试策论各一。自是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子瞻复不试策，而试论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适，莫若使胸中秋毫无所歉。孟子言“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一乐，此非身履之，无以知圣贤之言为不妄也。吾少从

峡州一老先生乐君嘉问学。乐君好举东海延笃书语人曰“笃”云：“吾昧爽梳栉，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间而作，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躯。”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修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因自谓有得于笃者。今士大夫出入忧患之域，艰险百罹，未尝获伸眉一笑，其间虽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亲，则必不能无愧于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闻，久而后知也。

《归去来辞》云“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前辈论贾岛《送炭》诗云“暖得曲身成直身”，盖虽微事，苟出其情，终与摹写仿效牵率而成者异也。今或内实躁忿而故为闲肆之言，内实柔懦而强作雄健之语，虽用尽力，使人读之终无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吾尝三复爱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历之间，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祸者，然乘间蹈利窃名取宠亦不少矣。子美闻难间关，尽室远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饥寒，转徙巴峡之间而不悔，终不肯一引颈而眄顾，非有不竞迟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与心会。此固与渊明，同一出处之趣也。

杜佑为司徒，年过七十未请老。裴晋公为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盖讥之也。元祐初，诏起范蜀公为提举万寿观，力辞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闻。七十四而复来，岂云得体。”蜀公性真纯，暮年文字尤简直，不甚经意。时文潞公方以太师入为平章军国重事，览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马温公作独乐园，朝夕燕息其间。已而游嵩山叠石溪而乐之，复买地于旁，以为别馆。然每至不过数日复归，不能常有，故其诗有“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于此，客至留连，未尝不爱赏，顾恋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为主，有公之适而无公之恨，岂不快耶！

旧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其南庑与枢密后廊中分，门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舆行幸，非学士所得常居，惟礼上之日，得略坐其东，受院吏

参谒而已。其后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则所谓北门也。学士仅有直舍，分于门之两旁。每锁院受诏，乃与中使坐主廊。余为学士时，始请辟两直舍，各分其一间，与北门通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间命待诏鲍询画花竹于上，与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当时以为美谈。后闻王丞相将明为承旨，太上皇眷爱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厅以广之，中为殿，曰右文，则非复余前日所见矣。同时流辈殆尽，为之慨然也。

欧文忠《内制集序》历记其为学士时事，幸藏其稿以为退居谈笑之资。略云："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余支枕顾瞻，玉堂如在天上。时览所载，以夸田夫野老。"士大夫争诵之，盖愿欲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屡请得谢归，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偿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后，亦获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风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实饱之矣。但比岁戎马之余，触事兴念，不能尽终前日之志为可恨。每念为学士者不为不多，未必皆知此适。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则天下如意事，岂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来，以石桥藤杖二为赠。自言亲取于悬崖间，柔韧而轻，坚如束筋。余往自许昌归，得天坛藤杖数十。外圆，实与此不类，而中相若。时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强，聊以为好而非所须。置之室中，不及用，悉为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许步辄一歇，每念之不可复致，而得任道之惠，盖喜不自胜也。门生邵大受复遗淳安木竹杖六，节密而内实，略如天坛藤，间有突起如鹤膝者，非峭劲敌风霜不能尔也。此即赞宁《笋谱》本出钱塘灵隐山，今不知有否，当求其种，植之以为后计。晋人谓许远游健于登陟，不特有胜情，亦有济胜之具。今吾所以济胜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远游，当不免一笑，使孔光见之，可免为灵寿之辱也。

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盖是时吕申公客尚众也。余尝于范氏家见此帖，其后碑载初为西帅时与申公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丞相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载章献太后朝正事，谓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争而止。苏明允修因革礼，见此礼实尝行。公亦自知其误，则铭志书事固不容无误，前辈所以不轻许人也。范公忠义，欲以身任社稷，当西

方谋帅时，不受命则已，苟任其责，将相岂可不同心？欢然释憾乃是美事，亦何伤乎？然余观文正奏议，每诉有言，多为中沮不得行。未几，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皆受，而公独辞甚力，至欲自械系以听命，盖疑以俸厚啖之。其后卒以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则申公不为无意也。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损益之，解后世之疑，岂碑作于仁宗之末，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是以难之耶？

子瞻《山光寺》诗“野花啼鸟亦欣然”之句，其辨说甚明。盖为哲宗初即位，闻父老颂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讳在南京，而诗作于扬州。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见子由作子瞻墓志载此事，乃云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而作诗，有“闻好语”之句，乃与辨辞异，且闻买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鸟何与而亦欣然，尤与本意不类，岂为志时未尝深考而误耶？然此言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启后世之疑。余在许昌，时志犹未出，不及见。不然，当以告迨与过也。

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于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赙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审，当先书以问其安否，得实吊恤之未晚。乃走仆以往，子瞻发书大笑，故后量移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连夕会客达旦，帐下卒倦于应待，有违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烧以御寒。守衙军将以闻。公曰：“今夜诚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余卒。”复饮至常时而罢。翌日，徐问先拆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觉有疾，药饵未验，亟取难决词状，连判数百纸，落笔如风雨，意便欣然。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辄求避，屡徙不

如意，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或颔首抚掌，与之相应，往往不复挥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筝二婢，每就枕，即使杂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无喜好，亦是不能处闲，故必待一物而后遣。余少时苦上气，每作辄不能卧，药饵起居须人乃能办。侍先君官上饶，一日秋晚，游鹅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箧中适不以药行，喘懑，顷刻不可度。起吹灯据案，偶见一《易》册，取读数十板，不觉遂平。自是每疾作辄用此术，多愈于服药，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辈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经语，恶其近赋也。然意有适会，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尔。子瞻作吕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乃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气象雄杰，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刘丞相莘老旧以诗赋知名，晚为表章尤温润闲雅。《青州谢上表》云："虽进退必由其道，每愿学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终难收于士论。"何伤其用经语也。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于是相与裒次排比，预蓄以待问，不问其如何。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

孙龙图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汉》、《左氏》等数书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终一策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难。今吾虽力屏俗事，然至书帙则习气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无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顾一二村童，殆是良药也。

仙都观在缙云县东四十里，旧传黄帝炼丹其上，今为道观。唐李阳冰为令时，书"黄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见之图画，殆不可名状。己酉冬，避地将之处州，道缙云，暂舍于县南之灵峰院。束装欲往游，闻溃兵入境，遽止。其东十里有崇道院，谓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间冒微雪过之，时腊已穷矣。迂折行山峡中，两旁壁立，溪水贯其下，多滩濑。遵溪而行，峻厉悍激，与雪相乱，山木搀天。每闻谷中号声，风辄自上下，雪横至击面。仆夫却立，几不得前。既至，山愈险，雪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数石，拔起数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后，俗名新妇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拥鼻仰视，神观耸然，欲与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还。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荡尽白，不能辨道。索酒饮，无有。燃松明半车，仅得温。今日热甚，聊为一谈。望梅尚可止渴，闻此当洒然也。

唐制取士用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唯用进士，其罢明经不知自何时。仁宗庆历后稍修取士法，患进士诗赋浮浅，不本经术。嘉祐三年始复明经科，而限以间岁取士。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王沂公、郑毅夫数人取解，省试殿试皆为第一，谓之“三元”。王签书岩叟记问绝人，首应明经，乡贡及南省殿试，亦皆第一，复科以来一人而已，谓之“明经三元”。

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騢》一卷，为梅圣俞作，皆历诋庆历以来公卿隐过，虽范文正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之乃襄阳魏泰所为，嫁之圣俞也。此岂特累诸公，又将以诬圣俞。欧文忠《归田录》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也。

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自后太宗始欲广致天下之士，以兴文治。是岁一百九人，遂得吕文穆公为举首，与张仆射齐贤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广，得士益多。百余年间，得六人者，一榜。杨寘榜王岐公、韩康公、王荆公、苏子容、吕晦叔、韩师朴。得四人者，一榜。苏参政易简榜李文正、向文简、寇莱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荆公皆连名。得三人者，四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后焦蹈榜徐择之、白蒙亨、郑达夫；毕渐榜杜钦美、唐钦叟、吕元直。中间或一人两人，而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连名。盖莫多于苏、杨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连名，尤为盛也。

国朝状元为宰相，自吕文穆公蒙正后五十年间，相继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宪。元宪后，百余年间未有继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缜始为之。梓州临潼当西蜀之冲，有庙极灵。凡蜀之举子入贡京师者，必祷于祠下，以问得失，无一不验。文缜尝语余，顷欲谒而忘之。翌旦，行十余里，始悟。亟下马，还望默祷而拜。是夕，梦入庙庭，神在帘中以诰投帘外授文缜。发视之，略如今之诰，亦有词。文缜犹能成诵，略记有云“朕临轩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褎然为举首云云”，后结衔具所授官。文缜觉而思曰：“今廷试无虑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戏我耶？”既唱名，果为魁，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

前甲末，始悟“十人”谓第一甲也，其所授官与诰略同。文缜又言尝询他日，历历具告而不肯言。然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尝预知之否耶？

本朝官称初无所依据，但一时造端者自为，后遂因之不改。观文资政殿皆有大学士，观文称大观文，而资政称大资，此何理耶？宣和间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学士，从资政故事称大宣。是时方重道术，驺唱声于路，听者讹为大仙，人以为笑，遂改为大学士。学士有三，而此独以大名，又何以别耶？龙图阁学士旧谓之老龙，但称龙阁，宣和以前直学士直阁，同为称一，未之有别也。末年陈亨伯为发运使，以捕方贼功进直学士。佞之者恶其下同直阁，遂称龙学，于是例以为称，而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为阁学。阁学士有三，亦何以别耶？然阶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独一字，举世称中大不以为非，则大学、阁学，亦何足怪也。

古者举大事皆避月晦，说者以阴之穷为讳。《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特书“甲午晦”以见讥，鲁震夷伯之庙，书“乙卯晦”以见异，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礼也。皇祐四年，当郊而日至适在晦，宋元宪公为相，预以为言，遂改为明堂。议者以为得体。有国信不可无儒臣。艺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无知之者，至期窦俨始上闻，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举，讲之不素也。

晏元宪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也。

晏元宪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旁，炙香匙亲熨之，以铁界尺镇案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以一封皮，后批门类，授书吏传录，盖今类要也。王莘乐道尚有数十纸，余及见之。

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钱塘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旧据城闉横为屋五间，下瞰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园圃之中，故为州者多居之，谓之高斋。既治第衢州，临大溪，其旁不远数步，亦有山麓屹

然而起，即作别馆其上，亦名高斋。既归，唯居此馆，不复与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时至，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早不茹荤，以一净人治膳于外功德院，号余庆，时以佛慧师法泉主之。泉聪明高胜，禅林言“泉万卷”者是也。日轮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过之。晚乃略取肉及鲊脯于家，盖不能终日食素。老兵供扫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净人执事其旁，暮以一风炉置大铁汤瓶，可贮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寝。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三击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颒面，趋佛室。暮年尚能日礼百拜，诵经至辰时。余年二十一，尝登高斋，尚仿佛其处。后见公客周竦道其详，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进佛事，愧之尔。

赵清献公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衣未尝置于笼，为一大焙，方五六尺，设熏炉其下，常不绝烟，每解衣投其间。夫人神气四体诚不可不使洁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故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独为喻者设也。佛氏言众香国，而养生炼形，亦必以香为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萧以供祭祀，达神明而通幽隐，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岭表还，为余言神仙升举事。云形滞难脱，临行亦须假名香百余斤，焚之佐以此行，幸能办。意自言必升举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举近岁庐山有崔道人者，积香数斛，一日尽发，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烟盛不相辨，忽跃起，已在峰顶上。语虽近奇，然理或有是。

传禅者以云门、临济、沩仰、洞山、法眼为五家宗派。自沩仰而下，其取人甚严，得之者亦甚少，故沩仰、法眼先绝，洞山至大阳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仅得法远一人。其徒号远录公者，将终以其教付之，而远言吾自有师，盖叶县省也。延闻拊膺大恸。远止之，曰：“公无忧。凡公之道，吾尽得之。顾吾初所从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尔，将求一可与传公道者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许之。果得清华严清传道楷，楷行解超绝。近岁四方谈禅唯云门、临济二氏，及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斯道固无彼此，但末流不能无弊。要之，与之严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传之必远。此洞山所以虽微而终不可泯也。

人之学问皆可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譬之著棋，极力不过能进其所能，至于不可进，虽一著，终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论以记问为主，然前辈独张安道、吴参政长文题目终身不忘，其余中选后往往

即忘之，盖初但热记耳。吴正肃公登科为苏州签判，至失心几年，医饵以一醉膏乃差。暮年复作，遂不可治。晏元献、杨文公皆神童。元献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皆亲试以九经，不遗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试文字，二公既警绝，乃复命试以诗赋。元献题目适其素尝习者，自陈请易之。文公初试，一赋立成，继又请，至五赋乃已，皆古所未闻也。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

镇江招隐寺，戴颙宅。平江虎丘灵岩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为寺，犹可仿佛其故处。何山无甚可爱，浅狭近在路旁。无岩洞，有泉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壮。招隐虽狭而山稍曲复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为流，唯虎丘最奇。盖何山不如招隐，招隐不如虎丘。平江比数经乱兵残破，独虎丘幸在。严陵七里濑在洞下二十余里，两山耸起壁立，连亘七里，土人谓之泷，讹为笼，言若笼中。因为初至为入泷，既尽为出泷。泷本音闾江反，犇湍貌，以为若笼，谬也。七里之间皆滩濑，今因沈约诗误为一名，非是。严陵滩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为守时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无平地，不能为重屋。东西二钓台乃各在山巅，与滩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台。上平，可坐数十人，因以名尔。郭文居天柱峰，在余杭县界，今为洞霄宫。有大涤洞天，见《晋书·隐逸传》。此五者，天下所共闻，仅在浙江数州之间。其四吾皆熟游，而洞霄宫距吾山无三百里，吾领宫事二十年，独未暇一至，孰谓吾为爱山者也。

张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笃厚君子。少以赋知名，而喜为诗，好用俗语。尝有《谢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风箨，且免淋漓似水鸡。"久在选调，家素贫，晚始改官。既叙年，得五品服，作诗寄所厚云："白快近来逢素发，赤穷今日得朱衣。"人或以为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诗多佳语，不皆如是也。

司马文正公在洛下，与诸故老时游集。相约酒行，果实食品皆不得过五，谓之真率会，尝见于诗。子瞻在黄州，与邻里往还。子瞻既绝俸

而往还者亦多贫，复杀而为三，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今予所居，常过我者许幹誉。此外，即邻之三朱。城中亲旧与过客之道境上特有远至者，累月无一二。然山居馔具不时得，吾又不能多饮，乃兼取二者而参行之，戏以语客曰："古者待宾客之礼，有燕有享，而享其杀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当享；非时而特会者，用温公以当燕。"遇所当用，必先举以告客。虽无不笑，然亦莫吾夺也。

石长卿，眉州人。尝从黄鲁直黔中数年，数为予诵鲁直晚年诗句得意未及成者数联，犹记其一云："人得遨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尤所珍爱者，不肯轻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盖五方风俗沿习与其家法所从来各异，不能尽出于礼。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礼与俗二者不偏废，要不远人情而已。韩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书，参合损益，为《祭仪》一卷，最为得中，识者多用之。近见翟公巽云作《祭仪》十卷而未之见也，问其大约，谓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类此，援证皆有据。公巽博学多闻，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每过人也。

俞澹字清老，扬州人，少与鲁直同从孙莘老学于涟水军。鲁直时年十七八，自称清风客。清老云："奇逸通脱，真骥子堕地也。"尝见其赠清老长歌一篇，与今诗格绝不类，似学李太白，而书乃学周钺。元祐间清老携以见鲁直，欲毁去，清老不肯，乃跋而归之。黄元明云鲁直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

诸葛孔明材似张子房，而学不同。子房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方秦之末，可与图天下者非汉高祖而谁？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故其初即归高祖，不复更问项羽，与范增之徒异矣。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谋而不主事，图终而不图始，阴行其志而不尽用其材，虽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与也。孔明有志于汉者，而度曹操、孙权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观其人，唯施之刘备为可。其过荀文若远矣。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宁远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矫汉末颓弱之失，一济之以刑名，错综万务，参核名实，用法甚公，而有罪不贷，则以申韩为

之也。惟所见各得于心，非因人从俗以苟作，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为申、韩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张子房不尽用其才，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韩、彭以为用而终覆灭之，子房盖与谋矣。其可复以身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间则不肯深与，乃托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办。其间曲折，子房实教之也。然而与人谋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后以开万世之业，皆谢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为之？若孔明则不然。刘备初未必有意复汉，盖自孔明发之，方委己以听，而内则费祎、蒋琬，外则张飞，关侯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争，则何惮而不为？适操与权在前，是以姑屈于一隅，顾二人皆已老，苟逡巡经营，以及丕登之世，犹反掌尔。不幸备先死，继之者禅则无可言矣。使初视二人如高帝之于项籍，则据中原而令四方，何刘璋之足窥乎？暮年数出关陕，岂其本意？知无可奈何，不得不为此以保朝夕。盖为黄老则近道，为申、韩则近术。黄老有不必为，而申、韩必求胜，此子房、孔明所以异欤？

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郡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傥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歉。及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荆公也。吕申公本嫉公为范文正党，滁州之谪实有力。温公议濮庙不同，力排公而佐吕献可。荆公又以经术自任而不从公。然公于晦叔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则忘其议论，于荆公则忘其学术，不如是，安能真见三公之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

东方朔始作《答客难》，虽扬子云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云所见也，故班固从而作《答宾戏》。东京以后，诸以释讥、应问纷然迭起。枚乘始作《七发》，其后遂有《七启》、《七摅》等，后世始集之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韩退之、柳子厚始复杰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辞变态已极，虽源流不免有所从来，终不肯屋下架屋。《进学解》即《答客难》也，《送穷文》即《逐贫赋》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问》、《晋问》、《乞巧文》之类，高出魏晋，无后世因缘卑陋之气。至于诸赋，更不蹈袭屈、宋一句，则二人皆在严忌、王褒上数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而不至为崇之权谲任数。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则开元不难致。其卒不能免祸，而唐亦不竞者，特怨恩太深，善恶太明，及堕朋党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垍尚以恩为怨，况牛僧孺、李宗闵辈，实相与为胜负者哉？故知房、杜诚不易得。天下唯不争长、不争功，则无事不可为，而房、杜实履之。世但言房乔能以己谋资杜如晦之断为难，不知彼既无所争，何但如晦视天下无不可容者。英卫王魏固优为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岂特不能容天下，虽如晦且将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晋、汉四世，人才无一可道者。自古乱亡之极，未有乏绝如是。盖唐之得士不过明经、进士两途，自郑畋死，大臣无复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盗贼攘夺，故相与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贤士何从而进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业，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类至，便郁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关，南定淮畿，无不如意而中国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业者，君臣皆早死尔。天故以是开真主之运欤。自是及本朝硕大俊杰之人继起相望，岂相距五六十年间前四世独无有，而今有之，其所以为天下者异也。禅代之际，尤人臣所难处，非其有圣智未必能善后，而范鲁公质从容复相艺祖者三年，晏然无纤毫之隙，前辈名公皆心服其人，则虽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谦慎隐晦，行事不尽见于后世。只如群臣除拟一事，自唐以来皆宰相自除而进书旨，常朝进见非军国大事不议，至鲁公始正之，皆请面受旨而后行，至今以为故事。此非特自谨嫌疑，严君臣之分，将以革千载之失也。

天地英灵之气钟为山川，山川之气降而为人，皆有常限，不敢加损。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则在彼。譬人之元气皆有所禀，养之善则为寿考康宁，不善则为疾病，未有无元气而能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贤材，乱世多奸雄，均一气尔。秦乱而后有陈胜、吴广、项籍，汉乱而后有曹操、袁绍兄弟、孙权父子，晋乱而后有苻坚、石勒、刘渊之徒，唐乱而后有黄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岂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寻常龌龊庸流泯然以为死生者也。晋以前不可详考，唐自懿、僖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虽其变乱在黄巢等，然吾观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人卓然超世，是可与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大事，然后知其散而横溃，又有在此者也。贤能之无有，尚何足怪哉。

欧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弹琵琶。公每饮酒，必使彬为之，往往酒行遂无算，故其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政和间，郎官有朱维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虽教坊亦推之，流传入禁中。蔡鲁公尝同执政奏事及燕乐，将退，上皇曰：“亦闻朱维吹笛乎？”皆曰：“不闻。”乃喻旨召维试之，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声。鲁公与执政会尚书省大厅，遣人呼维甚急，维不知所以。既至，命坐于执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语，维再三辞不能。郑枢密达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当违制。”维不得已，以朝服勉为一曲。教坊乐工皆称善，遂除维为典乐。维为京西提刑，为予言之。琵琶以下，拨重为难，犹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轹弦护索之称。文忠尝问琵琶之妙于彬，亦以此对。乃取使教他乐工试为之，下拨弦皆断。因笑曰：“如公之弦，无乃皮为之耶？”故有“皮作弦”之句，而好事者遂传彬真以皮为弦，其实非也。唐人记贺怀智以鹍鸡筋作弦，人因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弦之理，然亦不应得许长，且所贵者声尔，安在以弦为奇耶？

熙宁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谈禅者，偶富韩公问法于颙华严，知其得于圆照大本。时本方住苏州瑞光寺，声振东南。公乃遣使作颂寄之，执礼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马温公、范蜀公以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说，而温公尤多，蜀公遂以为讥。温公曰：“吾岂为天下无禅乎？但吾儒所闻有不必舍我而从其书尔。”此亦几所谓实与而文不与者，观其与韩持国往来论中庸数书可见矣。末因蜀公论空相，遂以诗戏之曰：“不须天女散，已解动禅心。”蜀公不纳。后复以诗戏之曰：“贱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须筏，挥锄不用金。浮云任来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极致，岂大聪明而有差别，观此谓温公不知禅，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语，故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是鲁公”之言，人以为戏谈，今蜀人多称之。崇宁末，安国同为郎成都人詹某，为谏官，故以安国尝建言移寺省，上章击之。其辞略云：“谨按：某官人材阘冗，临事冬烘。”盖以其蜀人，闻者无不笑之。安国性隐而口吃，每戟手趺于众曰：“吾不辞谴逐，但冬烘为何等语。”于是传之益广，遂目为“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为相，专以方严厚重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胡秘监旦谪商州，久未召。尝与文靖同为知制诰，闻其拜参政，以

启贺之，历诋前居职罢去者，云：“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郭参政以失酒为少监；辛参政非材谢病，优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而誉文靖甚力，意将以附之。文靖愀然不乐，命小史封置别箧，曰：“吾岂真有优于是者，亦适遭遇耳。乘人之后而讥其非，吾所不为，况欲扬一己而短四人乎？”终为相，且不复用。

妇人疾莫大于产蓐，仓卒为庸医所杀者多矣，亦不素讲故也。旧尝见杜壬作《医准》一卷，记其平生治人用药之验。其一记郝质子妇产四日，瘈疭戴眼，弓背反张，壬以为痉病，与大豆紫汤、独活汤而愈。政和间余妻才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证，头足反接，相去几二尺，家人惊骇，以数婢强拗之，不直。适记所云而药囊有独活，乃急为之。召医未至，连进三剂，遂能直。医至，则愈矣，更不复用大豆紫汤。古人处方神验类尔，但世用之不当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临乳者，应所须药物必备，不可不广告人。二方皆在《千金方》第三卷。

赵康靖公概厚德长者，口未尝言人短。与欧文忠公同为知制诰，后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谤，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纳平生诰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岁常置黄、黑二豆于几案间。自旦数之，每兴一善念、为一善事，则投一黄豆于别器。暮发视之。初黑豆多于黄豆，渐久反之。既谢事归南京，二念不兴，遂彻豆无可数。人强于为善，亦要在造次之间每日防检。此与赵清献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于上帝同也。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连湖外皆告旱。常岁五六月之间梅雨时，必有大风连昼夕，逾旬乃止。吴人谓之“舶趠风”，以为风自海外来，祷于海神而得之，率以为常。今岁特无有，故暑气尤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半。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汉当空，梧竹飒然，遂有秋意。盖前一日立秋，气候不应如是速也。余比岁不作诗，旧喜诵前辈佳句亦忘之，忽记刘原甫诗云：“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复夏夜短，已觉秋气多。”若为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环绕数十匝，吟咏不能自已。僮仆皆已睡。前此适有以酴醾新酒相饷者，乃蹙起，连取三杯饮之，意甚适。不知原甫当时能如此否？然诗末云：“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则与吾异。此诗当是在长安时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名相连，皆第一甲。国初诸儒以经术行义闻者但守传注，以笃厚谨修表乡里。自孙明复为《春秋发微》，稍

自出己意。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及为庆历圣德诗，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贷。议者谓元和圣德诗但奖用兵之善，以救贞元姑息之弊，且时己异，用推宪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为献纳，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孙明复闻之曰："为天下不当如是，祸必自此始。"文忠犹未以为然，及朋党论起，始悟其过。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更历而后尽其变也。

卢怀慎好俭，家无金玉锦绣之饰。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饿。宋璟等过之，门不施箔。风雨至，引席自障。则恐无是理。人孰无妻子之爱，固将与之共饱暖。其穷无以瞻，义不苟取于人，则不得已宁使至于不足，此所以为贤。今身为宰相，俸廪非不足，不以富贵宠禄为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饿乎？门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至陋终与编户比屋异。纵无箔，客至亦当少引于内，必不至风雨侵坐。怀慎虽无甚过人，然亦不全为奸伪。此事盖出郑处晦《明皇杂录》，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远人情。君子行之，非专区区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过为矫饰，自谓怀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为然，因制科论题出《魏志·和洽传》大教在通人情，盖有所讽。

四明温台间山谷多产菌，然种类不一。食之，间有中毒，往往至杀人者。盖蛇虺，毒气所熏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搅之，令浊。少顷，取饮，皆得全活。此方自见《本草》，陶隐居注谓之"地浆"。亦治枫树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间，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击：林彦振平日充实，饮啖兼人。居吴下，每以强壮自夸。有医周公辅，言得宋道方炼丹砂秘术，可延年而无后害。道方，拱州良医也，彦振信之。服三年，疽发于脑。始见发际如粟，越两日，项颔与胸、背略平。十日死。方疾亟时，医使人以帛渍所溃浓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盖积于中与毒俱出也。谢任伯平日闻人畜伏火丹砂，不问其方，必求之服，唯恐尽。去岁亦发胸疽。有人与之语，见其疾将作。俄顷，觉形神顿异，而任伯犹未之觉。既觉，如风雨径以死。十年间亲见此两人，可以为戒矣。

杜子美诗"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何颙，后汉人，见《党锢传》。盖义侠者，与诗不类，意当作周颙。周、何字相近而讹。

周颙奉佛，有隐操。其诗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则此意当在颙也。

张丞相天觉喜谈禅，自言得其至。初为江西运判，至抚州，见兜率从悦，与其意合，遂授法。悦，黄龙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为南所深许道行一时者数十人。天觉皆历试之。其后天觉浸显，诸老宿略已尽。后来庸流传南学者，乃复奔走推天觉，称相公禅。天觉亦当之不辞。近岁遂有为长老开堂承嗣天觉者，前此盖未有。势利之移人，虽此曹，亦然也。初与老南同得道于慈明者，有文悦，住云峰。其行解坚高，略与南等。从悦既因天觉而重，故其徒谓云峰悦为文悦以别之。

世传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无有，盖托为之者。迥字子高。苏子瞻与迥姻家，为作歌，人遂以为信。俞澹清老云，王荆公尝和子瞻歌，为其兄紫芝诵之。紫芝请书于纸荆公曰："此戏耳，不可以训。"故不传。犹记其首语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万鬼驱六丁。"余在许昌与韩宗武会，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余时有所遇如子高。是时年八十余。余质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诵其人往来诗数十篇，皆五字古风，清婉可爱，如《玉台新咏》。宗武见余爱，乃笑曰："荆公亦尝甚称，云非近人。当是齐梁间鬼。"遂略道本末，云见之几二年，无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后国医陈易简教服苏合香丸半年余。一日，忽不见，未知为药之验否也。

卷三

程光禄师孟，吴下人，乐《易》纯质，喜为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吴语。与王荆公有场屋之旧，荆公颇喜之。晚相遇，犹如布衣时。自洪州致仕归吴，过荆公蒋山，留数日。时已年七十余。荆公戏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犹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无隐情也。

元丰间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游。身短小而伛。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末云："收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操吴音吟讽之，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在坐，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初举进士登科，为睦州掾。旧初任官荐举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将知其名与监司连荐之，物议喧然。及代还，至铨，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调。自是诏初任官须满考乃得荐举，自永始。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已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辞，而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

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

富郑公为枢密副使，坐石守道诗，自河北宣谕使还，道除知郓州，徙青州，谗者不已，人皆为公危惧。会河北大饥，流民转徙东下者六七十万人，公皆招纳之。劝民出粟，自为区画，散处境内。屋庐、饮食、医药，纤悉无不备，从者如归市。有劝公非所以处疑弭谤，祸且不测。公傲然弗顾，曰："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麦大熟，始皆襁负而归，则公所全活也。于是虽谗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挠，而疑亦因是浸释。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适当此变。尝见其与一所厚书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张侍郎舜民尝刻之石，余旧有模本，今亡之，不复见。

裴休得道于黄蘗，《圆觉经》等诸序文，皆深入佛理。虽为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为言者佛也。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说文之。晚见药山，疑有与契而为佛者不道，以其为言者儒也。此道岂有二？以儒言之则为儒，以佛言之则为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闻，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纷然交相诋，卒莫了其实也。韩退之《答孟简书》论大颠，以为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隔碍。果尔，安得更别有佛法？是自在其说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复性书》远甚，盖别而为二，必有知者，然后信之。李翱作《复性书》，时年二十九，犹未见药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与当时佛者之言无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则其学之久矣。然无一言近佛而犹微外之，与老庄并列，盖以世方力诋其说，不可与之争，亦不必争故尔。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李翱。若王缙、杜鸿渐以宰相倾心为佛事，盖本于因果报应之说，犹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诘、白乐天为佛则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斗，虽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简反欲乘其间而屈之，亦陋矣。《复性书》上篇，儒与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斋戒其心为未离乎静，知本无有思，则动静皆离，视听昭昭，不起于闻见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尝言，非自佛发之乎？末篇论鸟兽虫鱼之类，谓受形一气，一为物，一为人，得之甚难。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长而身为难得，则今释氏所谓"人身难得无常迅速"之二言也，翱言之何伤？而必欲操释语以诲人，宜其从之者既不自觉，而诋之者亦不悟其学之所同也。

宋武帝与殷仲文论音乐云，正恐解则好之。此言极有味也。世之好饮者必能饮，好弈者必能弈，未有不知酒味而强饮，未尝学弈而自喜为弈。凡事皆然。欲求简静安闲，莫若初无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绝也。吾少不幸溺于多闻，而喜穷理。每一事未晓，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极其至而后止。于是世间事多得曲折。中岁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扫除，愿为土木偶人。苟一念暂起，似有分别起灭，即力止之。若触芒刃，若陷机阱。数十年来，此境稍熟，觉心内心外真若无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数百卷书尔。更期以年岁，当尽弃之。以无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无知难。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虽欲求此须臾之适，其可得哉！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张友正，邓公之季子。少喜学书，不出仕。有别业，价三百万，尽鬻以买纸。笔迹高简，有晋宋人风味。尤工于草书。故庐在甜水巷，一日弃去，从水柜街僦小屋，与染工为邻。或问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缣素学书耳。"于是与约，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书数端。米元章书自得于天资，然自少至老，笔未尝停。有以纸饷之者，不问多寡，入手即书，至尽乃已。元祐末，知雍丘县。苏子瞻自扬州召还，乃具饭邀之。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友正既未尝仕，其性介，不多与人通，故其书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国初，有前与绍圣共政者欲反其类，首建议尽召元祐诸流人还朝，以为身谋。未几，元祐诸人并集，不肯为之用，则复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恶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张芸

叟时以元祐人先罢，居长安里中，闻之。壁间适有扇架，戏题其下曰：“扇子解招风，本要热时用。秋来挂壁间，却被风吹动。”时余季父仕关中，偶至长安，见芸叟道其事，指壁间诗以为笑乐。

李翱习之论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视远七者为胜。今吾山所乏者，独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得，松亦不多得。范文正公尝谓吾木会有时而老，但吾不及见也。然习之记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桥下无水，麓山力不副天奇，灵鹫拥前山不可远视，峡山少平地，泉出山无深潭，此五所者极天下之奇观，犹不能备，况吾居独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终不能无累，余虽忘此，而每见潭水澄澈、高木郁然，未尝不有慕。圆证寺大松合抱三十余株，夹道蔽日，犹国初时故物。石桥合诸涧水道朱氏怡云阁之前。其深处水面阔四五丈，张文规所谓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喷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庐不满三里，自可为吾之别馆。但寺僧不好事，比岁松有伐而为薪者，当祝使善护持之。朱氏子约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间泉上，暇日时往来，则习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五方地土风气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虽日培之不植。许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许更无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百余本种栽之，仅能活一株，才三尺余，视之如婴儿也。乃独宜柏，有伐以为椽者。睢阳近亳，有桧无松，亦不多得。亳州宅堂前有两株樛枝者，约高二丈余，百年物也。至杉，则三州皆无之。木之佳者，无如是四种；而余仕四方，未尝兼得。余此山乃无不宜，种之得法，十年间便可合半抱。惟柏长差比迟尔。今环余左右者略有数千株。居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桧深密纡盘，似管幼安；杉丰腴秀泽，似谢安石；柏奇峻坚瘦，似李元礼。吾闲居久，宾客益少，何幸日得与四君子游耶？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顾各有偏胜，亦视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养，气节不可不激，学术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随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玄龄、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汝曹方读《唐书》，当以是类求则有益。其他琐细与无用之空文不足多讲，徒乱人意尔。

曾从叔祖司空道卿庆历中受知仁祖，为翰林学士，遂欲大用。会宋元宪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为言，乃与元宪俱罢。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为三司使，而陈恭公尤不喜。适以忧去。免丧，不召，就除知澶州。风节凛然，范文正公见推重。吾大观中亦忝入翰林，因面谢略叙陈。太上皇闻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时迭为学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继于数世之后。不唯朝廷得人，亦可为卿一门盛事。"吾顿首谢。今之叨冒，仁宗不得尽施于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无前人报国之一二，每怀眷遇，未尝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讳温叟者，与苏子瞻同年，议论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为转运使浙西。适大水灾伤。子瞻锐于赈济，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无滥，且以杭人乐其政，阴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亲行部，一皆阅实，更为条画，上闻朝廷主公议。会出度牒数百付转运司，易米给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与郡守职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职？"卒视它州灾伤重轻，分与之。子瞻怒甚，上章诋公甚力，廷议不以为直，乃召公还，为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虽伤于滥，不害为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难，可见前辈居官，无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庙初即位，秋宴。百戏有缘撞竿者，忽坠地，碎其首死。上恻然怜之，命以金帛厚赐其家，且诏自是撞竿减去三之一。晏元献作诗纪之曰："君王特轸推沟念，诏截危竿横赐钱。"余往在从班侍燕，时见百戏撞竿才二丈余，与外间绝不同。一老中贵人为余言，后阅元献诗，果见之。庙号称仁，信哉！

祖宗澶渊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尝不经营。故流俗言其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获燕王头。宣和末，北方用师，其大帅夔离不尝王燕，为边患，朝论必欲取之。未几，大将乃捕斩夔离不，函其首以献。诏藏之太社头库。天下皆上表贺，而其实非也。士大夫为庆者每相视笑曰："遂获燕王头耶。"

和尚置梳篦，亦俚语言必无所用也。崇宁中间改僧为德士，皆加冠巾。蔡鲁公不以为然，尝争之，不胜。翌日，有冠者数十人诣公谢，发既未有，皆为赝髻，以簪其冠。公戏之曰："今当遂置梳篦乎？"不觉烘堂大笑，冠有坠地者。

崇宁二年，霍侍郎端友榜，吾为省试点检官，安枢密处厚为主文，与先君善，一见以子弟待吾。处厚前坐绍圣间从官放归田里，至是以兵部尚书召还朝。尝中夜召吾语，因曰：“吾更祸重矣，将何以善后？”吾曰：“公不闻蔺相如、廉颇、郭汾阳、李临淮、张保皋、郑年事乎？缙绅之祸连结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国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旧怨，以李文饶为戒，祸何从及？”处厚意动，矍然起，执吾手步庭下。时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视星斗灿然，以手指天曰：“此实吾心。”因问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独不记保皋与年为何事？”吾言杜牧之所书新史略载之矣。还坐室中，取《唐书》检视。久之，曰：“吾未有策题，便当著此，以信吾志。”遂论六人以策进士。

佛氏论持律以隔墙闻钗钏声为破戒，人疑之久矣。苏子由为之说曰：“闻而心不动，非破戒。心动为破戒。”子由盖自谓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场，内外墙壁初谁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见有墙为隔是一重公案，知声为钗钏是一重公案，尚问心动不动乎？吴僧净端者行解通脱，人以为散圣。章丞相子厚尝召之饭，而子厚自食荤，执事者误以馒头为馂馅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馂馅，知其误，斥执事者而顾端曰：“公何为食馒头？”端徐取视曰：“乃馒头耶？怪馂馅乃许甜。”吾谓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时尝从信州道士吴自然授指法，亦能为一两弄。怠而弃去，然自是每闻善琴者弹，虽不尽解，未尝不喜也。大观末，道泗州，遇庐山崔闲，相与游南山十余日。闲盖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弹，终日不倦。泉声不甚悍激，涓涓淙潺，与琴声相乱。吾意此即天籁也。闲所弹更三十余曲，曰：“公能各为我为辞，使我它日持归庐山时倚琴而歌，亦足为千载盛事。”意欣然许之。闲乃略用平侧四声，分均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无其谱，闲盖强为之。吾时了了略解，既懒不复作，今盖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隐》一曲，以王琚旧辞增损而足成之，虽无弹者，可歌成声，适吾意时当稍依此自为一篇，以终闲志也。

《真诰》载萼绿华事，细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晋人好奇，稍缘饰之尔。紫姑神始为诗文，自托于仙，不与人相接，而萼绿华事乃近亵，岂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释氏至四禅天乃无欲，自三禅而下，皆未免于欲。萼绿华盖未离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谓仙者，岂真与世人同，仅有偶而已。后世缘是，遂肆为渎慢高真之言，无所不至，流俗争信之。

唐人至有为后土夫人传者。今所在多有为后土夫人祠，而扬州尤盛。皆塑为妇人像，流俗之谬妄如此，亦起于西汉所谓神媪者。谓小孤为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盖以讥武后，然托论亦不当如此也。

毒热连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目为胜处，亦觉相熏灼。忽自诃曰：“冰蚕火鼠，此本何物？习其所安，犹不知异。今此热相初从何来，乃复浪为苦乐耶。”一念才萌，顾堂室内外，或阴或日，皆成清凉国土，戏以语群儿，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电暴风，骤至坐间。草木掀舞，池水震荡，群儿欣然，皆以为快。因问：“遂若是凉耶？抑来日复有热耶？来日复热，则汝之快者，将又戚然矣！”自吾之视群儿，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几何不为群儿？得无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释氏论佛，菩萨号皆以南谟冠之，自不能言其义。夷狄谓拜为膜，音谟。《穆天子传》膜拜而后受，盖三代已有此称，若云居南方而拜。膜既讹为谟，又因之为南无、南摩。《后汉·楚王英传》“伊蒲塞”之馔，伊蒲塞，即梵语优婆塞。时佛语犹未至中国，盖西域之译云。然如身毒与天竺，其国名尚讹，况于语乎。

《唐书·李绛传》载论罢吐突承璀，请撰安南寺圣德碑事，云：“宪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旧史》。欧文忠遂谓石碑先立而后书。余家有李绛论事，载此甚详。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华岳碑，不言已立碑也。绛既论，帝报可已。不令建立碑楼，便遣拽倒，乃记承璀奏楼功迹大，请缓拆。帝遣百牛倒之，则所倒乃碑楼，非碑石也。新史乃承旧史之误尔。凡书要以便事，何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绛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从中报可，无怒事，尤见其妄。

《列子》书称子列子，此是弟子记其师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不可解，意是误读《列子》。

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尔，惟静者乃能得之。余少常与方士论养生，因及子午气升降，累数百言，犹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有道人守荣在旁笑曰：“此何难？吾常坐禅，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如饥饱有常节。吾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余因而验之，知其不诬

也。在山居久，见老农候雨旸，十中七八，问之，无他，曰：“所更多尔。”问市人，则不知也。余无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外，往往僮仆皆未兴。其中既洞然无事，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为阴、为晴、为风、为霜、为寒、为温，亦未尝不十中七八。老农以所更，吾以所见，其理一也。乃知惟静一法，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珏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余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访察，有绐言泽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见于外，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陂泽悉干之，掘数十丈，讫无有。之才寻见谪。

庆历中，西方用师一委韩公、范文正公，皆为招讨副使。未几，韩公以任福败好水，左迁秦州；文正擅报元昊书，迁耀州，皆夺使事。盖居中有不乐之者。仁宗忧边事无所付，且未决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尧臣时为翰林学士，乃以充陕西体量安抚使。当权者意欲使其附己，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为夷狄所畏，忠勇无比。将御外敌，非二人不可。且辨任福败不缘帅，皆请还之。并荐其麾下狄青、种世衡等二十余人可为大将。议与当权者忤，尽格不行。会公言泾原贼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窥关中，请益兵预备，亦不行，而明年葛怀敏之败，正自泾原起。仁宗始悟，复行公策而还二公，讫降元昊。议者谓保全关辅虽韩、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尽以石为研，端溪石虽后出，亦未甚贵于世者。盖晋宋间善书者，初未留意于研，往往但于器贮墨汁，故有以铜铁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甫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亟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研遂不敢复出。非原甫精博，固无与辨。然李氏亦非善为研

计者，研但论美恶，诚可为宝，何必问久近耶？近世有言许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弃之。若论李氏研，则许敬宗研真赝亦未可知。然好恶之或如此，彼为研者美恶自若，初何预知，而或以有年而贵，或以人而废，重可笑也。

刘原甫博物多闻，前世实无及者。在长安有得古铁刀以献，制作极巧。下为大环，以缠龙为之，而其首类鸟，人莫有识者。原甫曰："此赫连勃勃所铸龙雀刀，所谓'大夏龙雀'者也。鸟首盖雀云。"问之，乃种世衡筑青涧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获玉印遗之者，其文曰"周恶夫印"。公曰："此汉条侯印尚存于今耶。"或疑而问之，曰："古亚、恶二字通用。《史记》卢绾之孙他人封亚谷侯，而《汉书》作'恶谷'是矣。"闻者始大服。因疑史条侯名正是恶夫亦未可知。春秋魏有丑夫，卫有良夫，盖古人命名，皆不择其美称，亦多有以恶名者，安知"亚夫"不为"恶夫"也？

韩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时铜料一，状如勺。以今尺度之，长一尺三寸。其柄有铭，云"大官乘舆十湅铜料，重三斤九两。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闳、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料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记·赵世家》赵襄子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料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以料击杀之是已。湅，《周官》音炼。据《汉书》莽改始建国六年为天凤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凤上犹冒始建国，盖通为一称，未尝去旧号。上戊，莽所作历名。莽自以为土德王，故云。宣和间公卿家所藏汉器杂出，余多见之，唯此器独见于韩氏。

国朝监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尝再任通判。人有阙，则中丞与翰林学士知杂迭举二人，从中点一人除，宰相不与也。韩公为中丞，以难于中选，乃请举京官以为里行，遂荐王观文陶。治平初，御史缺，台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内批自除二人。范尧夫以江东转运判官为殿中侍御史，吕微仲以三司盐铁判官为监察御史。里行得人之效，乃见于再世二十年之后，古未有也。

唐制，诏敕号令皆中书舍人之职，定员六人，以其一人为知制诰，以掌进画。翰林学士初但为文辞，不专诏命。自校书郎以上，皆得为之。班次各视其官，亦无定员，故学士入，皆试五题，麻诏敕诗赋，而舍人不试。盖舍人乃其本职，且多自学士迁也。学士未满一年，犹未得为知制诰，不与为文。岁满，迁知制诰，然后始并直。本朝既重学士之

选，率自知制诰迁，故不试，而知制诰始亦循唐制不试。雍熙初年，太宗以李文靖公沆及宋湜王化基为之。化基上章辞不能，乃使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遂为故事。其后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试而用，欧阳文忠公记唯公与杨文公、陈文惠公三人者，误也。

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饼餤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王衍闻之，遂命供膳，亦以饼餤为上品，以红罗裹之。至今蜀人工为饼餤，而红罗裹其外，公厨大燕，设为第一。

吴正肃公育罢政事，守蔡州。尝即州宅为容斋，自序其意，以为上为天子所容，中为士大夫所容，下为吏民所容。又谓知足而心虚旷，然后能容。达生以为寓，则无往而不容，且作诗著之。余为蔡守时已不复存，物色其处，西北隅仅有屋四楹，深不满三丈，手可及檐，意以为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旧，以见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诗，因刻之壁间。高贤遗迹，世不多有，况公之名德风节，相去未百年，而来者曾不经意，况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动，昼夜不止。未几，交趾入寇，城几陷。其后又动，而侬智高反，围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宁元年又动，郡守钱师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无他。物理不可解，佛岂为是也哉！以五行传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东宣州，大火几焚其半。前此亦有铁佛坐高丈余，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数日。土人方骇，既而火作，盖几邕州之异也。

本朝大乐循用王朴旧律，大抵失于太高，其声噍杀而哀。太祖时，和岘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制，以为高五格，又请下其三。乐成，反低，人不以为然，废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岘止下一律，议者亦不以为善也。燕乐律亦高，歌者每苦其难继，而未有知之者。熙宁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献言，谓方响尤甚，与丝竹不协，乃使更造方响，以准诸音，于是第降一律。讫，后用之至崇宁云。

大乐旧无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埙亦木为之。是八音而为木者三也。元丰末，范蜀公献《乐书》以

为言而未及行，至崇宁更定大乐，始具之。旧又无篪，至是亦备。虽燕乐，皆行用。

国朝馆职、制科及进士第一人试用既有常法，余皆以大臣荐其所知而无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论，而进士第一人与大臣所荐犹循用诗赋。治平之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诏宰相参知政事各举五人。时韩魏公、曾鲁公为宰相，欧文忠公、赵康靖公为参政，共荐二十人。未及召试，而当神宗即位，乃先择其半，与府界提点陈子东奏事称旨，特命附试者十一人皆入馆。吴申为御史，言诗赋不足得士，请自是杂以经史、时务，试论策。乃命罢诗赋，试以策论二道。然而终神宗之世未尝行。盖自更官制，在内者与职事官杂除，在外赏劳以为贴职者，但以为宠也。元祐初，举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枢密院与同知亦荐，遂用熙宁之令，试策一道。绍圣后不复行。四十年间，唯治平、元祐两见而已。盖必欲得材而慎其选，自不能数也。

世言不服药胜中医，此语虽不可通行，然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反败之，不但为无益也。吾阅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见他人得效，从而试之，亦或无益而反有害。魏晋间尚服寒食散，通谓之服散。此有数方，孙真人并载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谧服之，遂为废人。自言性与之忤，违错节度。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甚至悲恚欲自杀，此岂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发者，亦是数见”。言服者而不闻有甚利，其为害之甚，乃有如谧。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药，中岁以后，或有劝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烦，过江后亦复难得药材。每记《素问》“劳佚有常，饮食有节”八言，似胜服药也。

韩退之《孔戣墓志》言，古之老于乡者将自佚，非自苦。闾井田宅具在，亲戚之不仕，与倦而归者不在东阡，则在北陌，可杖屦来往也。谓戣为无是欲留之，此姑为说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后可去，岂善为戣计者耶！戣时年七十三，归不及岁而卒。如退之所云“闾井田宅”、“亲戚”，谁且无之？顾不必尽求备。能如戣毅然刚决，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终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叙其曾祖昶与魏文帝笺曰：“南阳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述时年六十三，辞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践之，不但为美谈也。

阮裕为临海太守，召为秘书监，不就。复为东阳太守，再拜为侍

中，又不就，遂还剡中以老。或问裕屡辞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为高。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尔？”人情千载不远，吾自大观后，叨冒已多，未尝不怀归，而家旧无百亩田。不得已，犹为汝南、许昌二郡，正以不能无资，如裕所云。既罢许昌，俸廪之余，粗可经营了伏腊，即不敢更怀轩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绝，则二郡之赐也。但吾归而复出，所得又愈于前，则不能无愧于裕。

楚州紫极宫有小轩，人未尝至。一日，忽壁间题诗一绝，云：“宫门闲一入，独凭阑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以为吕洞宾也。余尝见之，字无异处，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刔其黑服，如黍粟，服之皆愈。近世有孙卖鱼者，初以捕鱼为业，忽弃之而发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无不验者，遂争信之。昼往来人家，终日不停足，夜则宿于紫极宫。灾福无不可问，或谬发于语言，或书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测。久而推其故，皆有为也。宣和末，尝召至京师，狂言自若。或传其语有讥切者，罢归，固与当时流辈异矣。兵兴，不知所终。

常闻范尧夫每仕京师，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镌削，过为简俭，有不饱者。虽晚登政府，亦然。补外则付之外厨，加料几倍，无不厌饫。或问其故。曰：“人进退虽在己，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则劳，且不足，在外则逸而有余，故处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为乐，而无顾恋京师之意，于吾亦一佐也。”前辈严于出处，每致其意如此。

张湛授范宁目痛方云：“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视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簁，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棰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亦可延年。”此虽戏言，然治目实无逾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复加之赤眚。此六物讫不能兼用，故虽杂服他药，几月犹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当数十倍他人，安得不敝？岂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复补湛？历数自阳里子、东门伯、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堂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阳里子、东门伯不可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读书者，安可不惧？要须尽用其方，不复加减，乃有验也。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语，所谓非庄人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肤者，元稹所不论，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概谓“淫言媟语”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观牧诗纤艳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书》取为牧语，论《乐天传》，以为救失不得不然，益过矣。牧记戡母梦有伟男子持婴儿授之，云：“予孔丘以是与尔。”及生戡，因字之夫授。晁无咎每举以为戏，曰：“孔夫子乃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诡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时初喜画马，曹、韩以来未有比也。曹辅为太仆少卿。太仆视他卿寺有廨舍，国马皆在其中。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有不暇与客语者。法云圜通秀禅师为言：“众生流浪转徙，皆自积劫习气中来。今君胸中无非马者，得无与之俱化乎？”伯时惧，乃教之，使为佛像，以变其意。于是深得吴道子用笔意。晚作《华严经》八十卷变相，李冲元书其文，备极工妙。不及终而以末疾废，重自太息。既不复能画，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画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贵。宣和间，其画几与吴生等，有持其一二纸取美官者踵相继，而伯时无恙时，但诸名士鉴赏，得好诗数十篇尔。

杜牧记刘昌守宁陵，斩孤甥张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尝以《李希烈传》考之也。希烈围宁陵时，守将高彦昭，昌乃其副，贼坎城登之。昌盖欲引去，从刘元佐请兵，出不意以捣贼。彦昭誓于众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诚善。然我为守将，得失在生人。今士创重者须供养，有如弃城去，则伤者死内，逃者死外，吾众尽矣。”于是士皆感泣，请留。昌大惭。则全宁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计刘元佐间能拒守当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奇意，欲造作语言为文字，故不复审虚实。希烈围宁陵四十日，而谓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败希烈，而云韩晋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围，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彦昭不得立传，计是官不至甚显而死，故昌得以为名。赵充国云：“兵者，国之大事，当为后法。”昌为将固多杀，正使有之犹不足为法，况未必有。聊为辨正，以信史氏之说。

张文孝公观一生未尝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尝作真字。文孝尝自作诗云：“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可见其志也。祁公多为监司，及帅在外，公家文移书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书者问焉。久之，乃稍尽解。世言书札多如其为人，二公皆号重德，而不同如

此，或者疑之。余谓文孝谨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绳墨，自应不解作草字。祁公虽刚方清简，而洞晓世故，所至政事号神明，迎刃而解，则疏通变化，意之所乡，发于书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书者三人：智永、怀素、高闲也。智永书全守逸少家法，一画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见于世者亦无他书。相传有八百本。余所闻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亲见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择处。逸少书至献之而小变，父子自不相袭。唐太宗贬之太过，所以惟藏逸少书，不及献之。智永真迹深稳精远，不如世间石本用笔太碍也。怀素但传草书，虽自谓恨不识张长史，而未尝秋毫规模长史，乃知万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则不能并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怀素千文，在其子授处。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为全物也。高闲书绝不多见，惟钱彦远家有其“为史书当慎其遗脱”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名益重尔。

叶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宁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试，时前取上舍优等久矣。省中策问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见马援传者，亟录其语用之，而不及详，乃误以援为愿，遂被黜。方新学初，何尝禁人读史，而学者自尔。源言之，亦自以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宁立三舍法，虽崇经术，亦未尝废史，而学校为之师长者本自其间出，自知非所学，亦幸时好以倡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诋之。尹天民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记》而下，至《欧阳文忠集》焚讲堂下，物论喧然。未几，天民以言事罢。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故事，进士闻喜燕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至于宣和之末，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也。

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

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外檐次。一日，忽大雨瓢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梁中书子美亦喜言杜诗，余为中书舍人时，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与白事，坐未定，即首诵杜诗，评议锋出，语不得间。往往迫上马，不及白而退。每令书史取其诗稿示客，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将我真本来！"故近岁谓杜诗人所共爱，而二公知之尤深。

欧阳文忠公为举子时，客随州，秋试作《左氏失之诬论》，云："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为一场警策，遂擢为冠。盖当时文体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变，孰能遽革？词赋以对的而用事切当为难。张正素云：庆历末有试《天子之堂九尺赋》者，或云："成汤当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历阶而升，止余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汤九尺，《史记》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为善，一以为不善。争，久之不决，至上章交讼。传者以为笑。若论文体，固可笑；若必言用赋取人，则与欧公之论何异，亦不可谓对偶不的而用事不切当也。唐初以明经、进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远，皆帖经文而试时务策，但明经帖文通而后口问大义，进士所主在策，道数加于明经，以帖经副之尔。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初无定名，《唐书》已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参政厚之居名衮绣坊；富秘监严居名德寿坊；蒋密学堂居尝产芝草，名灵芝坊；范侍御师道居名豸冠坊；卢龙图秉居奉其亲八十余，名德庆坊；朱光禄□居有园池，号乐圃坊。临流亭馆以待宾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为名。褒德亭以德寿富氏也，旌隐亭以灵芝蒋氏也，蒋公盖自名其宅前河为招隐溪，来者亦不复敢辄据。此风惟吾邦见之，他处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献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赐上字遵。好学，从杨大年作诗，以师礼事之，死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为闲燕、会贤二堂，一时名公卿皆从之游。卒谥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谥者，人不以为过。其后李用和之子玮复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为老李驸马，所居为诸主第一。其东得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力求异石名木，参列左右，号静渊庄，俗言李家东庄者也。宣和间，木皆合抱，都城所

无有。其家以归有司，改为撷芳园。后宁德皇后徙居，号宁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词见称诸公间，杨大年尝为序其诗，为《闲燕集》二十卷。柴宗庆亦尚太宗鲁国公主，贪鄙粗暴，闻公武有集，亦自为诗，招致举子无成者相与酬唱。举子利其余食，争言可与公武并驰。真宗东封亦尝献诗，强大年使为之序。大年不得已为之，遂亦自名其诗为《平阳登庸》一集，镂板以遗人，传者皆以为笑。

庄子言蹈水有道，曰："与济俱入，与汩偕出。"郭象以为磨翁而旋入者，济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今人言汩没，当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谕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戏，不知何意？国初久废不讲，至是乃使敕设日举行而易以教坊杂手伎，后遂以为例，而余为学士时但移开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复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数尔。大观末，余奉诏重修《翰林志》，尝备录本末。会余罢，书不克成。

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文穆处其间九年乃出，从秋试，一举为廷试第一。是时会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而志在幽燕，试《训练将士赋》。文穆辞既雄丽，唱名复见容貌伟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为参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后诸子即石龛为祠堂，名曰肄业，富韩公为作记云。

吕文穆公既登第，携其母以见龟图，虽许纳之，终不与相见，乃同堂异室而居。贾直孺母少亦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请奉其出母而归，与其后母并处。既贵，二母犹无恙，并封。二人皆廷试第一，虽为出母之荣，而父子之间礼经所无有者，处之各尽人情，为难能也。

《唐书·李藩传》记笔灭密诏王锷兼宰相事，《会要》崔氏论史官之失，其说甚明。而《新史》犹载之，岂未尝见崔所论耶？然即本传考之，藩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还可也，何用更灭其字？自可见其误矣。给事中批敕事亦非是。唐制，给事中诏敕，有不便，得涂窜奏还，谓之涂归。此乃其职事，何为吏惊请联他纸？藩，名臣，二事尤伟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当核实尔。吾谓此本出批敕一

事，盖虽有故事，前未有能举其职者，至藩行之，吏所以惊。后之美藩者，因加以联纸之言，又益而为王锷事，不知适为藩累也。据《王锷传》，锷自河东节度使加平章事，《会要》以为元和五年，正藩为相时。大抵《新史》自相抵牾，类如此。

唐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皆为阶官，此沿袭汉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之称也。汉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此三府官之极崇者。夏侯胜云："经术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盖谓此也。颜师古误以青紫为卿大夫之服，汉卿大夫盖未服青紫，此但据师古当时所见尔。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则有绶。魏晋后既无佩印之法，唐为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禄大夫之下。汉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宫门为职，初非所贵重，何以是为升降乎？古今名号沿革颠倒错忤，盖不胜言，独怪元丰官制诸儒考核古今甚详，亦循而弗悟，故遂为阶官之冠。

《汉书·李陵传》言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酵为媒，曲为蘖。师古引齐人名曲饼为媒，谓若酿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语。唐《新史》记程元振恶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别有据耶？抑以意自为也。《春秋外传》有云蝎谮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谮由中出如蠹然。或谓取诸此，然亦奇矣。

旧说崔慎为瓦棺寺僧后身，崔慎父为浙西观察使时生慎，至七岁，犹未食肉。忽有僧见之，掴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荤。凡世间富贵人多自修行失念中来，或世缘未绝，有必偿之不可逃者。房次律为永禅师后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为略无修行之证，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记与叶致远会甘露寺，坐间有举此事者。致远时有所怀，忽忿然作色曰："吾谓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执之十字路口，痛与百掴，方为快意？"闻者绝倒。

国初州郡贡士犹未限数目，自太宗始有意广收文士。于是为守者率以得士多为贵。淳化三年，试礼部遂几二万人。自后未有如是盛者。时钱枢密若水知举，廷试取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为第一，而丁晋公、王冀公、张邓公三宰相在其间。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

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世以释举佛者，犹言杨、墨、申、韩。今以为称者，自不知其为姓也。贫道亦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之辞不得不称者，疑示尊礼，许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讳，盖自唐已然，而贫道之言废矣。

吕许公初荐富韩公出使，晏元献为枢密使，富公不以嫌辞，晏公不以亲避，爱憎议论之际，卒无秋毫窥其间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诚难能也。及使还，连除资政殿学士。富公始以死辞，不拜。虽义固当，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几，晏公为相，富公同除枢密副使。晏公方力陈求去，不肯并立。仁宗不可，遂同处二府，前盖未有此比也。

张司空齐贤初被遇太宗，骤至签书枢密院。会北伐契丹，代州正当虏冲而杨继业战殁，帝忧甚，求守之者。齐贤自请，行。既至，果大败虏众。时母晋国大夫人孙氏年八十余，尚无恙。帝数召至宫中，眷礼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孙也。尝出帝亲札回赐孙氏一诗示余，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齐贤还自代州，遂入相。圣言简质，不为文饰，群臣安得不尽心乎？诗、诏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见之者。

国朝宰相致仕，从容进退，享有高寿。其最著者六人。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韩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庞颖公七十六，文潞公虽九十二，而晚节不终，士论惜之。张邓公仍自相位得谢，尤为可贵。

韩建粗暴好杀而重佛法。治华州，患僧众庞杂，犯者众。欲贷之，则不可尽；治之，则恐伤善类。乃择其徒有道行者使为僧正，以训治之，而择非其人，反私好恶予夺，修谨者不得伸，犯法者愈无所惮。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使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传者虽笑，然以为适中理。

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而议者疑。元稹

《望云骓歌》有“骑骡幸蜀”之语，谓仓卒不应仪物犹若是盛，遂欲以为非幸蜀时事者，终不能改也。山谷间民皆冠白巾，以为蜀人为诸葛孔明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然不见他书。

欧文忠公初以张氏事，当权者幸，以诬公，亟命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为诏狱，与中贵人杂治，冀以承望风旨。中外谓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无所挠，卒白公无他。当权者大怒，坐责泰州监税，五年不得调。后治狱者，亦不过文致公贷用张氏奁具物坐贬尔。安世寻卒于至和间，终广西转运使。官既不甚显，世无知之者。其为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为墓志，仅载其事。

吕许公在相位，以郊礼特加司空，力辞，不拜。既病，归政事，仁宗眷之犹厚，乃复除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边机，许宰执就第咨访，前无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辞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践世官，尤为盛事。

卷四

《禹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沧浪，地名作水名也。孔氏谓汉水别流在荆州者。《孟子》记《孺子之歌》所谓“沧浪之水可以濯缨”者，屈原《楚辞》亦载之。此正楚人之辞。苏子美卜居吴下，前有积水即吴王僚开以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沧浪。虽意取濯缨，然似以沧浪为水渺弥之状，不以为地名，则失之矣。沧浪犹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贡》水之正名而不可单举者，则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沣水之类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为名，则以水别之，沧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济而始见，沇亦地名，可名以济，不可名以沇，故亦谓之沇水，乃知圣贤一字，未尝无法也。

桑钦为《水经》，载天下水甚详，而两浙独略。浙江谓之浙江，出三天子都。钦，北人，未尝至东南，但取《山海经》为证尔。《山海经》三天子都在彭泽，安得至此？今钱塘江乃北江之下流，虽自彭泽来，盖众江所会，不应独取此一水为名。余意“渐”字即“浙”字，钦误分为二名。郦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阳黟县，南蛮中者是矣。即今自分水县出桐庐号歙港者，与衢婺之溪合而过富阳以入大江。大江自西来，此江自东来，皆会于钱塘，然后南趋于海。然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霅两溪等不见于《水经》者甚多，岂以小遗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钱塘，尝取两路山水证其名实，质诸耆老，颇得其详，欲使好事者类为一书，以补桑、郦之阙。会兵乱，不及成也。

颜鲁公《吴兴地》记乌程县境有颛顼冢。《图经》云，晋初衡山见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之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者也，今谓之横山。或疑颛顼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古今流传虽不可尽信，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隶乌程。其旁有夏驾山夏王村，相传以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会稽则杼之至此，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

可为全无据也。越王勾践本禹之后，盖吴越在夏，皆中国地。其后习于用夷，故商周之间变而为夷，岂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开辟以来，迭为华夷，不知其几变。如幽燕故壤沦陷不满二百年，已不复名为中国矣，而闽、广、陇、蜀列为郡县者，亦安知秦汉之前，非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氏以太湖为震泽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与南江为三江，在荆州之分，汉沱参流则别为三；在扬州之分，因入于海则合于一。所谓北江者，今丹阳而下，钱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尝至吴，故其解北江以为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不与震泽相通，以太湖为震泽，亦非。《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之总名耳。凡言薮者，皆人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名，而浸则但水之所钟也。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弥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而已，而具区与三江通塞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禹贡》方以既定为义，是以言震泽而不言具区，此非吴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据文为说，宜其显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与震泽相通者，或泄震泽而入海，或合震泽而入海。其一为吴淞江固无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龙、华亭、昆山、常熟，皆有江通海，与震泽连，意必在其间。韦昭言浙江、浦阳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为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终也。三江既自为别，水非有所从来。前既未尝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乌知入之为入海？但文适同耳。当如既陂、既泽、既导、既潴之类，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狭，非大江比。海水两潮相往来，始至而悍激，则与沙俱至。既退而缓，则留其沙而水独返，故不过三五岁，即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则不能通于海，震泽受之而为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泽安得有决溢耶？

侯公说项羽事，《汉书》载本末不甚详。高祖以口舌远之，诚难能也，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汉金乡侯长君碑云：“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安国君。曾孙辅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大司徒，封於陵侯，枝叶繁盛。或家

河随，或邑山泽。”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时有功，皆旋赐之美名，号曰君，有食邑。娄敬封奉春君，富贵衣食之。盖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传至曾孙而得侯，尚高祖之遗意耶。《后汉·侯霸传》，河南密人，不言为侯公后，但云族父渊。元帝时宦者佐石显等领中书，号太常侍，霸以其仕为太子舍人，盖史之阙也。汉之遗事，古书无复可见，而偶得于此，知藏碑不为无补也。

高祖终身不见侯公固善，然史不当遂没其事。刘原甫尝代侯公说项羽辞，其文甚美。原甫盖精于西汉者也，然吾尝谓太公、吕后在羽军中二年，以兵相攻，遂一胜一负，略相当，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于太公者。广武之役方数之十罪，虽欲烹太公而不顾，此岂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胜我之策，而我有灭羽之计，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杀龙且，枭塞王欣，分韩信、彭越、黥布以王关东，厚抚军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势已成，羽援寡食尽，故以中分天下啖之，盖察其为人仁柔而贪。仁柔则难于轻绝我，贪则利于分天下。其谋一定，然后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会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陆贾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汉初从高祖者又有肃公、薛公、枞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养士以待缓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东汉郑均致仕，章帝赐尚书，禄终其身，时号白衣尚书，则汉致仕无禄也。唐制亦然，而时有特给者。

本朝宰相以三师致仕者，元丰以前惟三人：赵韩王太师、张邓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丰末，文潞公始以太师继之。

范蜀公素不饮酒，又诋佛教。在许下与韩持国兄弟往还，而诸韩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尝不与极饮尽欢，少间则必以谈禅相勉。蜀公颇病之。苏子瞻时在黄州，乃以书问救之当以何术，曰：“曲蘖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子瞻报之曰：“请公试观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犹不立，彼复何依？正恐黄面瞿昙亦须敛衽，况学之者耶？”意亦将有以晓公，而公终不领，亦可见其笃信自守，不肯夺于外物也。子瞻此书不载于集。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彻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

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盖意狱吏不敢隐，则必以闻。已而果然，神宗初固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欲从宽释，凡为深文者，皆拒之。二诗不载集中，今附于此："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应在浙江西。""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北苑茶土所产为曾坑，谓之正焙。非曾坑为沙溪，谓之外焙。二地相去不远，而茶种悬绝。沙溪色白过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涩，识茶者一啜即知，如别泾渭也。余始疑地气土宜不应顿异如此，及来山中，每开辟径路，刳治岩窦，有寻丈之间土色各殊，肥瘠、紧缓、燥润，亦从而不同。并植两木于数步之间，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丰瘁如二物者。然后知事不经见，不可必信也。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亦不过各有数亩。双井在分宁县，其地属黄氏鲁直家也。元祐间，鲁直力推赏于京师，旅人交致之，然岁仅得一二斤尔。顾渚在长兴县，所谓吉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之采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余岁求于刘氏，过半斤则不复佳。盖茶味虽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为难得也。

柳公权记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冷字或为泠。凡顽石捍坚，磨墨者用力太过而疾，则两刚相拒，必热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儿，把笔如壮夫。又云磨墨如病风手，皆贵其轻也。冷与泠二义不相远。石末本瓦研，极不佳，止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当是以瓦质不坚，磨墨无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缠笔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许投之，不过一蕞，磨即不复见。顷墨工王湍言此，试之，果然。书几间，亦不可不知此。

赐告予告，孟康解《汉书》以为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上从之而或赐或予，故因谓之告。左氏言韩献子告老，岂亦假耶？颜师古以为请谒之言，是也。然谓谢病谢事亦为告，则非是。谢者，置其事与言病而去尔。古文皆相因为义，自可以为意通，而说者每凿而附

会，是以愈传而愈失也。

妇人以姓为称，故周之诸女皆言姬，犹宋言子，齐言姜也。自汉以来不复辨，类以为妇人之名，故《史记》言高祖居山东好美姬，《汉书·外戚传》云所幸姬戚夫人之类，固已失矣。注《汉书》者见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则又以为众妾之称。近世言妾者遂皆言姬，事之流传失实，每如是。今谓宗女为姬，亦因《诗》言王姬之误也。

俗言“忍事敌灾星”，此司空表圣诗也。表圣《休休亭记》自言尝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号耐辱居士，盖指柳璨，岂白马之祸。璨将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为是言耶。《表圣传》见《五代旧史·梁书》，盖其卒在唐亡后也。然绝不能明其大节，至谓躁进矜伐，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为兵部侍郎，谓已当为宰辅，为时要所抑，愤而谢病去。世之毁誉，相反如此。如表圣出处用心，而不见知于当世，犹至是乎。王元之为五代阙文，始力为之辨。方元之时，去五代尚未远，盖犹有所传闻。今《新唐书》所载，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强于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终乱者，其久而必定也。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士人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特爱重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略能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乐易坦率多嬉笑，未尝见其怒。一日过午未饭，妻使跛婢告米竭。乐君曰：“少忍，会当有饷者。”妻不胜忿，忽自屏间跃出，取按上简击其首。乐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群儿环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适送米三斗。乐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饥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几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少间，必曳履慢声抑扬，吟讽不绝。蹑其后听之，则延笃之书也。群儿或窃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诗，有数百篇。先君时为司理，犹记其相赠一联云：“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梦回孤月满，雨余目断太虚宽。”先君数称赏之，今老书生未有其比也。

往时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鲙者，以为珍味。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欧阳文忠公、刘原甫诸人每思食鲙，必提鱼往过圣俞。圣俞得鲙材，必储以速诸人，故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

以给膳》、又《蔡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数篇。一日，蔡州会客，食鸡头，因论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等事。忽有言欧阳文忠嗜鲫鱼者，问其故，举前数题曰：“见《梅圣俞集》。”坐客皆绝倒。

元丰间，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义闻乡里者二人，楚州徐积仲车，苏州朱长文伯原。仲车以聋，伯原以跛。其初皆举进士，既病，乃不复出。近臣多荐之，因得为州教授，食其禄，不限以任。伯原，吾乡里。其居在吾黄牛坊第之前，有园宅，幽胜，号乐圃。与林枢密子中尤厚善。绍圣间，力起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卒。仲车贫甚，事母至孝。父早弃家，不知所终。乃尽力于母。既死，图其像，日祭之，饮食皆持匕箸举进于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沾污。父名石，每行山间或庭宇，遇有石，辄跃以过，偶误践必呜咽流涕。好作诗，颇豪怪。日未尝辍，有六千余篇。每客至，不暇见，必辞以作诗忙，终于家。苏子瞻往来淮甸，亦致礼，以为独行君子也。

钱塘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二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称顺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无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过数㪷，以瓶贮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后有道潜。初无能，但从文士往来，窃其绪余，并缘以见当世名士，遂以口舌论说时事，讥评人物，因见推称。同时有思聪者，亦似之而诗差优。近岁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诗学韦苏州，优此数人。惠洪传黄鲁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无道潜之过。祖可病癞死。思聪，宣和中弃其学为黄冠，又从而得官。道潜、惠洪皆坐累编置。风俗之变，虽此曹亦然。如顺、久，未易得也。

孙枢密固人物方重，气貌淳古，亦以至诚厚德名天下。熙宁间，神宗以东宫旧僚托腹心，每事必密询之。虽数有鲠论，而终不自暴于外。言一定，不复易。虽一日数返，守一辞不为多言。其子朴尝为人道其家庭之言曰：“为人当以圣贤为师，则从容出于道德。若急于名誉，兀兀老死，不足学也。”故其秉政于元丰、元祐两朝间，皆未尝不为士大夫所推尊，而讫不为惊世骇俗之事。其名四子，长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戆，可见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无水。京口甘露、吴下灵岩，皆聚徒数百人而汲水于

下，有不胜其劳者。今道场山亦无水，以污池积雨水供濯溉，不得已则饮之。人无食犹可，水不可一日阙，但有水者，不知其为重尔。吾居东西两泉。西泉发于山足，蓊然澹而不流。其来若不甚壮，汇而为沼，才盈丈，溢其余流于外。吾家内外几百口，汲者继踵，终日不能耗一寸。东泉亦在山足，而伏流决为涧，经碧淋池，然后会大涧而出。傍涧之人取以灌园者，皆此水也。其发于上以供吾饮，亦才五尺。两泉皆极甘，不减惠山。而东泉尤冽，盛夏可冰齿，非烹茶、酿酒，不常取。今岁夏不雨几四十日，热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熏灼人。凡山前诸涧悉断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独吾两泉略不加损。平居无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时，又以为常而不贵。今吾泉乃特见重艰于得水之时，故居者始知其利，盖近于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兖州人。举进士，少好学，通晓世事。吾识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许昌，一旦冒大雪，自兖来见，留十日而去，未尝及世事，惟取古人出处所难明者，质疑于余。后为南京宁陵丞，徐丞相择之作尹，特爱之。及择之当国，寖用为郎官。建炎末，虏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闻。有言亘已屈节于刘豫者，余深以为不然。既而闻为豫守南京，且迁大名留守，余虽怅然，然念亘终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临安来，云见其乡人云，亘谋归本朝，已为豫族诛矣，不觉为流涕，乃知余信之为不谬。亘有知虑，见事速。此其间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详也。

赵俊，字德进，南京人，与余为同年生。余自榜下不相闻，守南京始再见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庐，在城北。杜门，虽乡里不妄交。刘器之无恙时居河南，暇时独一过之。徐择之于乡人最厚，亦善俊。乃为丞相，乡人多随其材见用，俊未尝往求，择之亦忘之，独不得官。建炎末，金将南牧，或劝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何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动。刘豫僭号，起为虞部员外郎，辞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复强。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后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兴以来，常恨未见以大节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杨邦乂，尝表诸朝，得谥而立庙祀。今又闻亘与俊皆故人，益可尚，世犹未有能少发明之者，他日当求其事，各为之作传。

蒋侍郎堂家藏杨文公与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纸，有折痕。记其略

云："昨夜有进士蒋堂，携所作文来，极可喜，不敢不布闻。谨封拜呈。"后有苏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蒋氏不知何从得之，在其孙彝处也。世言文公为魏公客，公经国大谋，人所不知者，独文公得与观。此帖不特见文公好贤乐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补于公者固亦多矣。片纸折封尤见前人至诚，相与简易平实，不为虚文，安得复有隐情不尽，不得已而苟从者，皆可为后法也。

房次律为宰相当中原始乱时，虽无大功亦无甚显过。罢黜，盖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谓陈陶之败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陈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尘，四万义军同日死。"哀哉！此岂细事乎？用兵成败，固不可全责主将，要之，非所长而强为之，胜乃其幸，败者必至之理，与故杀之无异也。次律之志岂不欲胜而强非其长，则此四万人之死，其谁当之乎？顾一跌犹未足偿。陆机河桥之役不战而溃者二十余万人，固未必皆死，然死者亦多矣。讼其冤者，孰不切齿孟玖，然不知是时机何所自信而敢遽当此任。师败七里涧，死者如积，涧水为不流。微孟玖，机将何以处乎？吾老出入兵间，未尝秋毫敢言尝试之意，盖尝谓陆机河桥之役、房琯陈陶之战，皆可为书生轻言兵者之戒，不论当时是非当否也。

兵兴以来，盗贼边骑所及无噍类。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间者，或幸以免。忽襁负婴儿啼声闻于外，亦因得其处。于是避贼之人，凡婴儿未解事、不可戒语者，卒弃之道旁以去，累累相望。哀哉！此虎狼所不忍，盖事不得已也。有教之为绵球，随儿大小为之，缚置口中，略使满口而不闭气。或有力更预畜甘草末，临急时量以水渍，使咀味。儿口中有物实之，自不能作声，而棉软不伤儿口。或镂板以揭饶州道上。己酉冬，敌自江西犯饶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颠仆流离道上，而婴儿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虽小术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务其大乎！此亦不可不知。许幹誉为余道，愿广此言，使人无不闻也。

三十年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此虽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器械刓朽，教场鞠为蔬圃。吾在许昌亲见之，意颇不以为然。兵但不可轻用，岂当并其备废之哉！乃为新作甲仗库，督掌兵官复教场，以日阅习。一日，王幼安见过，曰："公不闻邢和叔乎？非时入甲仗库检察，有密启之者，遂坐谪。"吾

时中朝不相喜者甚众，因惧而止。后闻有欲以危言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东南州郡类以兵不足用，且无器械，望风而溃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终，然是时吾虽欲忘身为之，不过得罪，终亦必无补也。

孔孟皆力诋愿人，余少不能了，以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终愈于不为忠信廉洁之人，何伤乎而疾之深也。既纵观古今君子小人情伪之际，然后知圣贤之言不徒发也。彼不为忠信廉洁者，其恶不过其身。人既晓然知之，则是非亦不足为之惑。乃非其情而矫为之，则名实颠倒、内外相反，苟用以济其奸何所不可为。方孔孟时，先王遗风余泽未远，犹有能察而知之者，所忧特贼德而已。后世先王之道知者无几，不幸染其习而勿悟，则将举世从之，《庄子》所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为患岂胜言乎！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一乡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无别于善恶而一皆好之，非乡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恶之，则孟子所谓“自反而仁与礼者，虽以为禽兽可也”。若善者亦恶之则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恶，而贵善人之所好，两者各当其分，则何择于好恶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则好恶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审，然后不为外之好恶所夺也。

阅所曝碑册，见李邕所作《张柬之碑》，读之终篇。五王与刘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辈险谲贪权、偶能济事者比。其间桓彦范与柬之尤奇材，可与姚崇相后先，盖皆本于学术，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晖，不能自免于祸，亦坐书生习气，仁而不能断也。幽求能劝彦范诛三思，非有以过二人，正以其一于前，无所顾避尔。柬之、彦范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岂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势必不能两立。若以柬之、彦范之材，而辅之幽求之决，岂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龙事乎？世言废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儿诵诗，多有“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一篇，初不知谁作。大观间三馆曝书，昭文库壁间有敝箧，置书数十册，蠹烂几不可读。发其一，曰《玉堂新集》，载此篇，乃幽求《咏怀》作也。岂非迁杭、郴州刺史时耶？然幽求岂是安田园者，姑怼而云尔。

故事，制科必先用从官二人举上其所为文五十篇，考于学士院，中选而后召试。得召者不过三之一，惟欧阳文忠公为学士时，所荐皆天下名士，无有不在高选者，苏子瞻兄弟、李中书邦直、孙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称欧阳善举贤良。程试既不过策论，故所上文亦以策论中半，然多未免犹为场屋文辞，惟孙巨源直指当世弊事，列其条目，援据祖宗源流本末，质以故事，反覆论说，皆可施行，无一辞虚设。韩魏公一见，曰："恸哭涕泣论天下事，其今之贾谊乎？"时方为於潜县令，会以期丧，不及试。免丧，魏公犹当国，即用为崇文馆编校书籍，遂见进用，不复更外任，盖犹愈于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吴人。冯当世榜第四人登科，能为诗，性高简，故官不甚显，亦少知之者。与外大父晁公善，尤爱其诗。先君尝得其亲书《飞骑桥》一篇于晁公，字画亦清丽，以为珍玩。《吴志》孙权征合肥，为魏将张辽所袭，乘骏马上津桥。桥板撤丈余，超度得免，故以名桥。今在庐州境中。诗本后亡去，略追记之，附于此："魏人野战如鹰扬，吴人水战如龙骧。气吞魏王惟吴王，建旗敢到新城旁。霸主心当万夫敌，麾下仓皇无羽翼。途穷事变接短兵，生死之间不容息。马奔津桥桥半撤，汹汹有声如地裂。蛟怒横飞秋水空，鹗惊径度秋云缺。奋迅金羁汗沾臆，济主艰难天借力。艰难始是报主时，平日主君须爱惜。"此诗五七岁时先君口授，小儿识之。

钱塘西湖、建康钟山，皆士大夫愿游而不获者。仕宦适之，未有不厌足所欲。两郡余皆辱居之。在钱塘十月，适敌犯京师，信息未通。日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顾其他，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岁，正当冬春之间，出师待敌，寝食且废。钟山虽兵火残破之余，形势故在。六朝遗迹故事，班班犹可数。城中但见屹然在侧尔。而少从先君入峡，瞿塘、滟滪、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绝险异奇，乃一一纵观，至今犹历历在目。晚往来浙东七里濑、金华三洞诸胜处，每至，辄留数日，非兴尽不归。乃知山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轩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恶固不可不慎，况于取士？神童本不专在诵书，初亦不以为常科，适有则举之尔，故可因之以得异材。观元献不以素所习题自隐，文公不以一赋适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岂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观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规时好者谬言学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诵书者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执事者乐闻之。凡有以闻，悉命

之官，以成其说。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为市。此岂复更有人材哉！宣和末，余在蔡与许，见江外以童子入贡者数辈，率一老书生挟二三人持状立庭下求试，与倡优经过而献艺者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问之，乃志在得公厨数十千为路费尔，为之怅然。后或因之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与吾同为郎，夜宿尚书新省之祠曹厅，步月庭下，为吾言：往尝以九月望夜道钱塘，与诗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岁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熔银，傍山松桧参天，露下叶间薿薿皆有光。微风动，湖水晃漾，与林叶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凄然不胜寒，索衣无所有，空米囊覆其背，谓平生得此无几。吾为作诗记之，云：“霜风猎猎将寒威，林下山僧见亦稀。怪得吟诗无俗语，十年肝鬲湛寒辉。”此景暑中想象，亦可以洒然也。

读书而不应举，则已矣。读书而应举，应举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进，苟不违道与义，皆无不可也。而世有一种人，既仕而得禄，反嘐嘐然以不仕为高，若欲弃之者，此岂其情也哉！故其经营有甚于欲仕，或不得间而入，或故为小异以去，因以迟留，往往遂窃名以得美官而不辞，世终不寤也。有言穷书生不识馒头，计无从得。一日，见市肆有列而鬻者，辄大呼仆地。主人惊问，曰：“吾畏馒头。”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设馒头百许枚，空室闭之，徐伺于外，寂不闻声，穴壁窥之，则以手搏撮，食者过半矣。亟开门诘其然，曰：“吾见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绐，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犹畏腊茶两碗尔。”此岂求不仕者耶？

东林去吾山东南五十余里，沈氏世为著姓。元丰间有名思者，字东老，家颇藏书，喜宾客。东林当钱塘往来之冲，故士大夫与游客胜士闻其好事，必过之，东老亦应接不倦。尝有布袍青巾称回山人，风神亦高迈，与之饮，终日不醉。薄暮，取食余石榴皮，书诗一绝壁间曰：“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即长揖出门，越石桥而去，追蹑之，已不见，意其为吕洞宾也。当时名士多和其诗传于世。苏子瞻为杭州通判，亦和，用韩退之《毛颖传》事，云：“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虽以纪实，意亦有在也。

橘极难种，吾居山十年，凡三种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

余一岁，便结实，累然可爱。未几，偶岁大寒，多雪，即立槁。虽厚以苫覆草拥，不能救也。盖性极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风，与平地气候绝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开半月，盖五七里之间如此。今吴中橘亦惟洞庭东、西两山最盛，他处好事者园圃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为业也。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而培治之功亦数倍于田。橘下之土几于用筛，未尝少以瓦甓杂之。田自种至刈，不过一二耘，而橘终岁耘无时，不使见纤草。地必面南，为属级次第使受日，每岁大寒，则于上风焚粪壤以温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虽略备，然材植不甚坚壮，度不过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人生不能无役，闲中种木亦是一适。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皆辟，当岁益种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见隙地皆植之。尽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后，使居者视吾室敝，则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风霜毁折与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岁积益，与此山竹无虑增数千竿，松杉生不满三尺者处处有之。桐子已实，伺其坠，多畜之。冬春之间当与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课，择仆之健而愿者两人供役，吾不为无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犹思预植良材为后计。柳子厚诗云：“晚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使子厚在，宁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于无伪，能不为伪，虽小善亦有可观。其积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于伪，虽有甚善，不特久之终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阅此类多矣。彼方作为大言以掠美，牵率矫厉之行以夸众，孰不能窃取须臾之誉？或因以得利，然外虽未知，未有不先为奴婢，窥其后而窃笑者。虽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处，固自闺门之内，而宾客之从吾游者，未尝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并吾席也，吾固无善可称，然终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独有愧乡党邻里，尚能压服汝曹之心哉！尝记欧阳文忠与其弟侄书有云：“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此非其家人无与知者，可书诸绅也。

《晋史》言王逸少性爱鹅，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概论。如崔铉喜看水牛斗之类，此有何好，然而亦必与性相近类者。逸少风度超然，何取于鹅？张正素尝云：“善书者贵指实掌虚，腕运而手不知。鹅颈有腕法，傥在是耶？今鹅千百为群，其间必自有特异者。畜牧人皆能辨，即贵售之以为种。盖物各有出其类者，逸少既意有所寓，因又赏其善者也。”正素能书，识古人行笔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国史有传，其大节略已备矣，而平生出处与章奏论事，见于谋国者遗落甚多。先大父太师兄弟三人皆以司空荫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时犹记太师有亲书其遗事一卷三十四条，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孙既微，大观末吾尝从求家集及手书稿草，犹得五六十卷，意欲为论次及作家传。久之，不能成。丧乱以来，图籍零落。今岁曝书追寻，尚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凉，笔研可亲，终当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门内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乃翁猥退无能也。

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袭，此体但可一试之耳。下《邳侯传》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后世乃因缘规仿不已。司空图作《容成侯传》，其后又有《松滋侯传》。近岁温陶君黄甘绿吉江瑶柱万石君传纷然不胜其多，至有托之苏子瞻者，妄庸之徒遂争信之。子瞻岂若是陋耶？中间惟《杜仲一传》杂药名为之，其制差异，或以为子瞻在黄州时出奇以戏客，而不以自名。余尝问苏氏诸子，亦以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余于文者，不能为也。

神仙出没人间，不得为无有；但区区求遇其人而学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为仙，理岂有是乎！今乡里之善人见不善人且耻与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轻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尝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顾未必皆授之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祸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药饵，使寿考康强。非见之也，彼自以类求耳。唐人多言颜鲁公为神仙，近世传以欧阳文忠公、韩魏公皆为仙，此复何疑哉！

自古夷狄乱华无甚于刘元海，其得志无几而子和卒见弑，至聪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禄山，不二年亦弑于庆绪。阿保机虽仅免于弑，不及反国，以帝羓归元昊，称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弑于佞令哥。天之于善恶顺逆不可欺如此。桀纣为虐，所杀中国之人犹可数计，而皆以亡天下，纣不免诛死。岂有裔夷长驱涂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为量数而得令终耶？今金贼犯顺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数之一周也。其将有禄山、元昊之变乎？

孟子言“乌是何言”也，乌盖齐鲁发语不然之辞，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于汝颍。《汉书》记故人见陈涉言“夥，涉之为王耽耽

者！”夥，吴楚发语惊大之辞，亦见于今。应劭作祸音，非是。此唇音与“坏”相近。《公羊》记州公如曹，以齐人语过我为化我。今齐人皆以过为夬音。欧阳文忠记打音本谪耿切，而举世讹为丁雅切。不知今吴越俚人，正以相殴击为谪耿音也。

吴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不知其何据。前此夏雨时行，雨之所及必广，自分龙后，则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间，每雷起云簇，忽然而作，类不过移时，谓之过云雨。虽三二里间亦不同。或浓云中见，若尾坠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谓之龙挂。深山大泽，龙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职者，固无足怪。屋庐林木之间，时有震击而出，往往有隙穴，见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龙之懒而匿藏者也。佛老书多言龙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龙之类盖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长贰佐属，其勤惰材不材，为之长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闽人也，与苏子容、吕晋叔同学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罢举，久不相闻。嘉祐中，二公在馆下。一日，忽见舣舟汴岸，坐于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见之，邀与归，不可。问其别后事，曰：“初倒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往来江湖间，意所欲往则从之。初不为定止。以其半居货，间取其赢以自给，粗足即已，不求有余，差愈于应举觅官时也。”二公相顾，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还，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谒之，则舟已不知所在矣。归视其刺之末，有细字小诗一绝，云：“集仙仙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讫不复再见，顷见王仲弓说此。

山林园圃但多种竹，不问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潇然。竹之类多，尤可喜者筀竹，盖色深而叶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杂众色有之，意数年后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间，二浙竹皆结花而死，俗谓之米竹。于是吾所植亦槁尽，今所存，惟介竹数百竿尔。方其初花时，老圃辄能识之，告吾亟尽伐去，存其根，则来岁尚可复生，而余终不忍。至已槁而后伐，则与其根俱朽矣。比虽复补种，而竹种已难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犹更须三五年，始可望其干云蔽日。今日有告余种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无使残折，从根断取其三节，就竹林烧其断处，使无泄气。种之一年即发细笋，掘出勿存。次年出笋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烧其上一头，则抽条倍长。鬻牡丹者烧其柄，或蜡封，即不蔫。盖一术也。当即试之。然种竹须当五六月。

虽烈日，无害。小瘁，久之复苏。世言五月十三日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种也。杜子美诗云："西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余旧用其言，每以腊月移种，无一竿活者，此余亦信书之弊而见事迟耶。

刘惔盛暑见王导，导以腹熨弹棋局，云："何乃渹。"惔出，人问："王公何如？"惔曰："未见他异，唯闻吴语耳。"当谓渹为冷，吴人语也。今二浙乃无此语。

世以登科为折桂，此谓郤诜对策东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来用之。温庭筠诗云："犹喜故人新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其后以月中有桂，故又谓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为蟾，以登科为登蟾宫。用郤诜事固已可笑，而展转相讹复尔，然文士亦或沿袭，因之弗悟也。

丁仙现自言及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非为优戏，则容貌俨然如士大夫。绍圣初，修天津桥，以右司员外郎贾种民董役。种民时以朝服坐道旁，持梃亲指麾工役，见者多非笑。一日，桥成，尚未通行，仙现适至，素识种民，即诃止之，曰："吾桥成，未有敢过者，能打一善诨，当使先众人。"仙现应声云："好桥，好桥。"即上马急趋过。种民以为非诨，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讥己也。

韩忠献公罢政事，尝语康公兄弟以马伏波论少游事云："吾已无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为乡里善人守坟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献许昌，仕寖显。一日，归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即挂冠归，以终公志，为文自誓。元丰末，谪守邓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语，求致仕。章十上。时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见卿宣力国事，当亦必以为然。"康公犹请不已，乃就易许昌，曰："可以守坟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几，再入为相。韩宗武云。

杜子美诗："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代宗纪》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逐其节度张休。或疑"宫中"二字恐误，读《韦伦传》，言"宦者吕太一"是，盖中人为宫市于岭南者尔，故称市舶使。此诗似为哥舒晃作。太一以广德二年反，晃大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相去盖十年。

自此诗而上至《青丝》五篇，疑皆失其题，故但以句首语名之，所以读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传》复有荐洹水令吕太一，在开元间，与大历亦相远。此别一人，姓名适同尔。

浙东溪水峻急，多滩石，鱼随水触石皆死，故有溪无鱼。土人率以陂塘养鱼，乘春鱼初生时，取种于江外，长不过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细切草为食，如食蚕，谓之鱼苗。一夫可致数千枚，投于陂塘，不三年，长可盈尺，但水不广，鱼劳而瘠，不能如江湖间美也。《大业杂记》载，吴郡送太湖白鱼种子，置苑内海中水边，十余日即生。其法取鱼产子著菰藻上者，刈之，曝干，亦此之类，但不知既曝干，安得复生？必别有术。今吴中此法不传，而太湖白鱼实冠天下也。

虎丘山，晋王珣故居。珣尝为吴国内史，故与其弟珉皆卜居吴下。旧传宅在城内日华里，今景德寺即是。虎丘乃其外第尔。珣与珉分东西二宅，本在山前，后舍为寺，乃号东西寺。今寺乃在山巅，下瞰剑池。父老以为会昌末，废其地归于民今为田者，犹能指其故处。大中初，寺复，乃迁于上，则非复珣、珉之旧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谓之西庵，盖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庐与景德寺为邻，自虏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丘偶独存。其胜概犹为吴下第一也。

徐复，所谓冲晦处士者，建州人。初举进士，京房易，世久无通其术者，复尝遇隐士得之，而杂以六壬遁甲。自筮终身无禄，遂罢举。范文正公知苏州，尝疑夷狄当有变，使复占之。复为言西方用师，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当骚然，故文正益论边事及元昊叛，无一不验者。仁宗闻而召见，问以兵事，曰："今岁值小过刚失位而不中，惟强君德乃可济事。"命为大理评事，不就，赐号而归。杭州万松岭，其故庐也。时林和靖尚无恙，杭州称二处士。和靖卒，乃得谥。与复同时者又有郭京，亦通术数，好言兵而任侠不伦，故不显。

道家有言三尸，或谓之三彭，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记人过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之上帝，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谓之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三虫。小人之妄诞，有至此者。学道以其教言，则将以积累功行以求升举也，不求无过而反恶物之记其过，又且不睡以守，为药物以杀之，岂有意于为过而幸蔽覆藏匿，欺妄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上帝照临四方，纳三尸阴告而谓之谗，其悖谬尤可见。然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尸虫文》。唐末有道士

程紫霄者，一日朝士会终南太极观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据床求枕，作诗以示众，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长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投笔，鼻息如雷。诗语虽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为是言者，孰谓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后，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敕书求官。缣素虽弊，字画犹如新。其最上广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书旧衔赵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后书告词。先言门下，末言主者施行，犹今之麻词也。“开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后，低项列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殿学士云云，萧嵩宣。中书侍郎阙，知制诰王丘奉行。此中书省官也。再起项列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臣光庭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年月日。画制可者，门下省官也。再列尚书左丞相阙，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盖光庭前衔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彤，告某官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尚书省官也。璟与林甫、彤三名皆亲书，大如半掌，极奇伟，盖裴光庭、宋璟、李林甫。彤，当为韦彤。中书省官书姓，而门下尚书省则不书。光庭以兼吏部尚书，故再见于尚书省官而不名。萧嵩、裴光庭学士结衔皆在官下。余见唐敕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书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辞，但前不言敕而言门下为异尔。兵兴以来，先代遗迹存者无几，可以示后生之乐多闻者也。

晏元献为参知政事，后仁宗亲政，与同列皆罢，知亳州。亳有摘其为章懿太后墓志不言帝所生以自结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涡水，见蛙有跃而登木捕蝉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与坠地，遂作《蜩蛙赋》。略云“匿蓦质以潜进，跳轻躯而猛噬。虽多口以连获，终扼吭而弗制”。欧阳文忠滁州之贬作《憎蝇赋》，晚以濮庙事亦厌言者屡困不已，又作《憎蚊赋》。苏子瞻扬州题诗之谤，作《黠鼠赋》。皆不能无芥蒂于中，而发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为能忘心。

赵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馆黄宗旦名知人，一见公，曰：“君他日当以笃厚君子称于世。”因使改名约。已而，忽梦有持文书示之若公牒者，大书“赵槩”二字。初弗悟，既又梦有遗之书者，题云“秘书丞通判汝州赵槩”，始疑其或谕己，乃改后名。后六年登科，果以秘书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尔。议者谓“汝”字篆文与“海”字相近，公梦中或不

能详也。既稍显，又梦与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题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诰赵槩”。后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为学士。礼部王文安公为三司使，同会，偶为书题名记，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诰召入”，两人相顾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梦。晚作“见闻记”，其一篇书当时诸公间梦事甚详。

刘原甫廷试本为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为编排试卷官，既拆号，见其姓名，遂自陈请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编排官无与，但以号次第之耳。文安犹力辞不已，遂升贾直孺为魁，以原甫为第二。

陆龟蒙作《怪松图赞》，谓草木之性本无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阳气作于内，则愤而为怪。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文正知之。及后复用为西帅，上疏请城京师以备敌，曰：“吾又将怪矣。”乃书龟蒙赞以遗当权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于搢绅中独为妖言，既龃龉不得伸辞，因乖戾得无如龟蒙之松乎？”时虽知其讽己，讫不能尽用其言。

世言迟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汉即有此语。二十八星谓之舍，亦谓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义者多以音别之。如自食为食，食人则音伺。自饮为饮，饮人则音荫之类是矣。盖应留而留则为平音，应去而留则为去音。逗留亦同此义。

颜鲁公真迹宣和间存者犹可数十本。其最著者《与郭英义议论坐位书》，在永兴安师文家，《祭侄李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观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阁待制王质家，《寒食帖》在钱穆甫家。其余《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真序》等不知在谁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为二，人多见其前段，师文后乃并得之。相继皆入内府，世间无复遗矣。

钱穆甫为如皋令，会岁旱蝗发，而泰兴令独绐郡将云：“县界无蝗。”已而，蝗大起，郡将诘之，令辞穷，乃言县本无蝗，盖自如皋飞来，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穆甫得檄，辄书其纸尾，报之曰：“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未几，传至郡下，无不绝倒。

《左氏》记晋平公梦黄熊事，亦见《国语》，二本皆作“熊”字，韦

氏《国语》注遂以为熊罴之熊。杜预于《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当如《尔雅》鳖三足为能之能，谓传写有衍文。据陆德明《左氏释文》直以为能字，音奴来反，则固已云尔，不知以意删其文耶，或别有据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贤能之能，字书以为兽名，坚而强力则熊也。是熊字或为能，能字或为熊，初未尝有别。熊罴之熊，能鳖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随其所称，则何必更论衍文，正当读为能尔。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学，虽补注《国语》，略能辨之，以正韦氏之误，然意不尽彻，终不免改熊为能也。

吾明年六十岁，今春治西坞隙地，作堂其间，取蘧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赵清献年五十九，闻雷而得道，自号知非子，此真为伯玉者也。今吾无清献之闻，而遽以名其堂，姑志其年耶？抑将求为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为？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隐几之间犹有所辨，尚何论六十年，岂不知其有与物俱迁而独存者乎？苟知存者之为是，则迁者无物而不非也。自是观之，则吾亦可以少税驾于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庑，名之曰“不惑”。吾以为僭，然吾有志学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愿学者未尝废，亦粗以为不至于颠迷流荡而丧其本心者，虽求为伯玉，可也。

汉末五斗米道出于张陵，今世所谓张天师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谓之米贼，与张角略相同。张鲁，盖陵之孙，然其法本以诚信不欺诈为本，而鲁为刘焉督义司马，因与别部司马张修共击汉中太守苏固，遂袭杀修而夺其军，恶在其不欺诈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胜，必非惑于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孙恩入会稽，其子凝之为内史，以入静室求鬼兵不设备，遂为恩屠其家，亦可见矣。近世浙江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然犹以角字为讳，而不敢道也。

扬子云谓严君平本蜀庄姓，避明帝之讳也。其称李仲元，盖与君平为一等人。班固作《王吉传》，序载君平与郑子真事甚详，而不及仲元。颜师古以《三辅决录》君平名遵，子真名朴。余读《蜀志》，秦宓与王商书论严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又以知仲元盖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贾氏谭录

涑水记闻

[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目　录

贾氏谭录
校点说明
原序
贾氏谭录
涑水记闻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逸文
返回总目录

贾氏谭录

校点说明

《贾氏谭录》一卷，宋张洎（933—996）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今属安徽）人。初仕南唐，为刑部郎中、中书舍人；入宋为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淳化中官至参知政事。

此书系张洎于庚午岁（开宝三年，970）为南唐出使宋时，对宋左补阙贾黄中言谈所作的记录，故名《贾氏谭录》。其原序谓“公馆多暇，偶成编缀，凡六条”，然所记不止六条，疑有误。而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此书“录其家贾黄中所谈三十余事”，今各本收录均远不足此数。惟《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搜辑，参以《说郛》、《类说》，共得二十六条，录存较多，并据《说郛》所录补入原序；钱熙祚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刻入《守山阁丛书》，条目全同而稍加校订。贾黄中出身官宦世家，熟知台阁故事，以张洎实录，得存唐代轶闻，间有足补史书之阙者，如牛李党争启衅于口角之类。

现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有关史料参校。失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原序

庚午岁，予衔命宋都，舍于怀信驿。左补阙贾黄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学，善于谈论，每款接，常益所闻。公馆多暇，偶成编缀，凡六条，号曰《贾氏谭录》，贻诸好事者云尔。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贾氏谭录

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故台之南，西对瀛洲门。周环数顷，水深广，南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环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革已来，多被百姓斫伐，今所存者，犹有列行焉。

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而已。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经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阁在北山岭之上，基址最为崭绝。前次南即长生殿故基，东南汤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所是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澈如玉，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千形万品，不可殚记。四面石座，阶级而下，中有双白石莲，泉眼自瓮口中涌出，喷注白莲之上。御汤西南角即妃子汤，汤面稍狭，汤侧有红石盆四所，作菡萏于白石之面。余汤迤逦相属，下凿石作暗窦透水。出东南数十步，复立石表，水自石表出，灌注石盆中。贾君云：“此是后人置也。”

滑台城，北枕河堤，里民常有昏垫之患。贞元中，丞相贾公始凿八角井于城隅道旁，以镇河水。自是郡邑无复漂溺之祸。咸通中，刺史李橦具以事闻奏，仍立魏公祠堂于河堤之上，命从事韦岫纪事迹于碑石。

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真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白傅，大中末曾有谏官献疏请赐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耶？”卒不赐谥。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即李义山之词也。案《说郛》亦载此条，与此略异，云敏中曾任谏官，献疏请叔谥。《新唐书》但云敏中为相，始请谥曰文。《北梦琐言》亦同。存之以备参考。

李郱侯为相日，吴人顾况西游长安，郱侯一见如故，待以殊礼。郱

侯卒，况作《白鸟诗》以寄怀曰：“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鸢奈尔何。”大为权贵所嫉，贬饶州司户。

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纨子何预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覈。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

李赞皇初掌北门奏记，有相者谓公他日位极人臣，但厄在白马耳。及登相位，虽亲族亦未尝有畜白马者。会昌初，再入庙堂，专持国柄，平上党，破回鹘，立功殊异，策拜太尉，封卫国公。然性多忌刻，当途之士有不协者，必遭谴逐。翰林学士白敏中大惧，遂调。给事中韦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领三司钱谷，专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出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旋属淮海。李绅有吴汝纳之狱，上命刑部侍郎马植专鞫其事，尽得德裕党庇之恶，由是坐罪，窜南海，殁而不返。厄在白马，其信乎！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王铎既解诸道都统，乞归河北养疾，肩舆就路，妓女数百人拥从前后，观者骇目。道出镇州，主帅迎接甚谨。初，铎之入朝也，李山甫方为镇州从事，劝主帅劫取之，王氏遂亡其族。

刘蕡精于儒术。读《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拟上圣述作，不亦过乎？”客或问曰：“《文中子》于六籍何如？”蕡曰：“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尔！”后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

贡院所司呼延氏，自举场已来，世掌其职，迄今不绝。此亦异事。贾君常问：“放举人榜右语及贡院字用淡墨毡书，何也？”对曰：“闻诸祖公说，李纾侍郎将放举人，命笔吏勒纸书，未及填右语贡院字，吏得疾暴卒。礼部令史王昶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王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笔，不能加墨。迨明悬榜，方始觉悟，则修改无及矣。然一榜之内，字有二体，浓淡相间，反致其妍。自后，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毡书，益增奇丽耳。”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为院体。院体者，贞元中，翰林学士吴通微

尝工行草，然体近隶，故院中胥徒尤所仿，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则又甚矣。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京兆户民尚斗鸡走犬之戏，习以为业，罕有勤稼者。盖豪荡之俗，犹存余态尔。

贾君云，僖、昭之时，长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虽拵经离乱，而兵难不及，故今衣冠子孙居鄠杜间，室庐相比。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予问贾君：“中土人每日火面而食，然不致壅热之患，何也？”贾君曰：“夹河风性寒，故民多伤风，河洛东地咸水性冷，故民虽哺粟食麦而无热疾。”又曰：“滑台风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共啖附子如啖芋栗。”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华岳金天王庙玄宗御制碑，广明中，其石忽自鸣。明年，巢寇犯阙，其庙亦为贼火所爇。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其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此山。北岩之上，有瀑水流注谷中，溉良田数顷。至今为司空氏之庄宅，子孙犹存。

李德裕平泉庄，怪石名品甚众，各为洛阳城有力者取去。唯礼星石、其石纵广一丈，长丈余，有文理成斗极象。狮子石，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通贯，其状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具。为陶学士徙置梁园别墅。

李德裕平泉庄，台榭百余所，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具。自制《平泉花木记》。今悉以绝矣，唯雁翅桧、叶婆娑如鸿雁之翅。珠子柏、柏实皆如珠子联生叶上。莲房、玉蕊等犹有存者。怪石为洛阳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案怪石以下十八字，原本误脱。谨据曾慥《类说》增入。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大而无花，叶相对。行路人见者，或唱《虞美人》，则两叶渐摇动如人抚掌之状，颇应节也。或唱他辞，即寂然不动也。贾君亲见之。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致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

含元殿前龙尾道，诘屈七转，由丹凤北望，宛如龙尾下垂。案以下五条，宋曾慥《类说》所载，谨增入。

李赞皇平上党，破回鹘，自矜其功，平泉庄置构思亭、伐叛亭。

文中子，隋末隐白牛溪。北面学者，国初多居佐命之列。刘禹锡盛称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士夫拟议及诸史笔，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李汧公勉百纳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无比。

华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阳对照则见之，日暮则渐隐不见。

涑水记闻

校点说明

《涑水记闻》十六卷，宋司马光撰。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宋代重要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宝元元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谥文正，追封温国公。所编《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我国重要的编年体通史。另有《传家集》、《稽古录》、《切韵指掌图》等作。

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史料笔记，主要记宋太祖至神宗几朝的军政大事、朝典政章。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止于北宋建国前，于是作者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后纪》，以记载自北宋开国至作者当代这一段历史。《涑水记闻》就是为撰写《后纪》作资料准备的史料汇集。作者治学严谨，因而本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向为研治宋史的学者所重视。

《涑水记闻》的版本，以卷数分，有两卷本、十六卷本和八卷本三个系统。20世纪前半世纪，著名学者缪荃孙、傅增湘、夏敬观等曾对该书作了许多校勘整理工作；1989年，邓广铭、张希清二先生又出版了经过精心整理的新式标点本。本书以商务印书馆夏敬观所校十六卷本为底本进行标点，而校以其他诸本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有关类书，凡底本有误，则据他本、他书径改，不出校记。

卷一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军御之。癸卯，发师宿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甲辰，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欢噪突入驿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系辔驻马，谓将士曰："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皆曰："诺。"乃整饬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而帝业成焉。明道二年，先公为利州路转运使，光侍食于蜀道驿中。先公为光言太祖不夯市事，且曰："国家所以能混一海内，福祚延长，内外无患，由太祖以仁义得之故也。"

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为京城巡检，刚愎无谋，时人谓之"韩瞠眼"。其子少，病伛，号"韩橐驼"，颇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尝劝通为不利，通不以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内阁，闻变，遑遽奔归。军士王彦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及于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彦昇专杀，甚怒，欲斩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终身废之不用。太祖即位，赠通中书令，以礼葬之。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遗、直史馆郑起上宰相范质书，言太祖得众心，不宜使典禁兵，质不听。及太祖入城，诸将奉登明德门，太祖命将士皆释甲还营，太祖亦归公署，释黄袍。俄而将士拥质及宰相王溥、魏

仁浦等皆至。太祖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逼，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军校罗彦瓌按剑厉声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质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质不得已从之，且称“万岁”，请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内出制书，禅位，太祖就龙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东序，还即帝位，群臣朝贺。及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盖薄其为人也。尝称质之贤，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郑毅夫云。

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

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屡立战功，由是将士皆爱服归心焉。及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当极贵，何忧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汉皆自还。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谏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免乎？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终日侍侧，不能害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数，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于是众心俱服，中外大安。《诗》称武王之德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又曰：“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汉高祖骂医曰：“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乃知聪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尝见小黄门有损画壁者，怒曰：“竖子可斩也！此乃天子廨舍，汝岂得败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将亲征，军校有献手柎者，上曰：“此何以异于常柎而献之？”军校密言曰：“陛下试引柎首视之，柎首即剑柄也。有刃韬于中，

平居可以为杖，缓急以备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亲用此物，事将何如？当是时，此物固足恃乎？”魏舜卿云。

太祖尝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内侍行首王继恩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耶？早来吾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孔子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见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太祖初即位，颇好畋猎，坠马，怒，自拔佩刀刺马杀之。既而叹曰：“我耽逸乐，乘危走险，自取颠困，马何罪焉？”自是遂不复猎。

开宝元年，群臣请上太祖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谓一统？”遂却其奏。

太祖尝谓左右曰：“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

太祖亲征泽、潞，中书舍人赵逢惮涉山险，称坠马伤足，止于怀州。及师还，当草制，复称疾，上怒，谓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贬房州司户。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谓之曰：“克之还，必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而还，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力战耶？且徐之，更为我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与人如此。孔子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太祖幸西京，将徙都，群臣不欲留。时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军府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右皆

出石介《三朝圣政录》。

潞州节度使李筠谋反，其长子涕泣切谏，不听，使其长子入朝，且诇朝廷动静。太祖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其子以头击地，曰："此何言？必有谗人构臣父耳。"上曰："吾亦闻汝数谏诤，老贼不汝听耳。汝父使汝来者，不复顾惜，使吾杀之耳。吾今杀汝何为？汝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少让之耶？"其子归，具以白筠。筠欲谋反，有僧素为人所信向，筠乃召见，密谓之曰："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之名以足之。吾为师作维那，教化钱粮各三十万，且寄我仓库，事毕之日中分之。"僧许诺，乃令僧积薪坐其上，克日自焚。筠为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归府中耳。"筠乃与夫人先往，倾家财尽施之。于是远近争以钱粮馈之，四方辐辏，仓库不能容。旬日六十万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杀之，尽取其钱粮，遂反。引军出泽州。车驾自往征之，山路险狭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马上抱数石，群臣、六军皆负石，即日开成大道。筠战败于境上，走入泽州。围而克之，斩筠，屠泽州。进至潞州，其子开城降，遂赦之。阎士良云。

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尝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赵普擅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数匝，徐使复冠，召升殿，曰："今后不宜尔，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矣。"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诏赵普于榻前，约为誓书，普于纸尾自署名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为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日发金匮，得书，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

赵普尝欲除某人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坏裂投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之。上乃悟，用之。其后果称职，得其力。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与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宫门，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赵兴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等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者甚厚，与结婚姻，更度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主诸道钱谷，收选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向非赵韩王谋虑深长，太祖果断，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睹干戈，圣贤之见何其远哉！普为人阴刻，当时以睚眦中伤人甚多，然其子孙至今享福禄，国初大臣鲜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谋，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纳韩王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技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赐粮，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致治于未乱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东，围太原，久之不拔，宿卫之士皆奋自告曰：“蕞尔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请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简训练汝曹，比至于成，心力尽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实吾之股肱牙爪，吾宁不得太原，岂可糜灭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还。军士闻之，无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为建昌宫，晋改命曰大宁宫，周世宗复加营缮，犹未尽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营之，一如洛阳宫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开诸门直望之，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

太祖征李筠，河东遣其宰相卫融将兵助筠，融兵败，生获之。上面责其助乱，因谓：“朕今赦汝，汝能为我用乎？”对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刘氏温衣饱食，何忍负之！陛下虽不杀臣，臣终不为陛下用。得间则走河东耳。”上怒，命以铁柎柎其首，曳出。融曰：“人谁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良药，赐袭衣、金带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师平江南，徐铉从李煜入，太祖责之，以其不早劝李煜降也。铉曰：“臣在江南，备位大臣，国亡不能止，罪当死，尚何所言！”上悦，抚之曰：“卿诚忠臣，事我当如事李氏也。”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甚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问资级。察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为籍记之。每一官缺，则披籍选用焉。是以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朝训鉴图》。

太祖微时，与董遵诲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远军。通远军，今环州是也。其母因乱没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赎而与之，遵诲涕泣，憾无死所。党项羌掠回鹘贡物，遵诲寄声诮让之，羌惧，即遣使谢，归其所掠。

太祖使郭进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辄戒曰：“有罪，我尚能赦汝，郭进杀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军校告其谋反者，上诘问其故，军校辞穷，服曰：“进御下严，臣不胜忿怨，故诬之耳。”上命执以与进，令

自诛之。进释不问，使御河东寇，曰：“汝有功则我奏迁汝官，败则降河东，勿复来也。”军校往死战，果立功而还。

张永德，周祖之婿也。为邓州节度使，有军士告其谋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右皆始平公云。

张美为沧州节度使，民有上书告美强取其女为妾，及受取民财四千缗。太祖召上书者，谕之曰：“汝沧州，昔张美未来时，民间安否？”对曰：“不安。”曰：“既来，则何如？”对曰：“既来，则无复兵寇。”帝曰：“然则张美全活沧州百姓之命，其赐大矣。虽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贬此人，杀此人，吾何爱焉，但爱汝沧州之人耳。吾今戒敕美，美宜不复敢。汝女值钱几何？”对曰：“值钱五百缗。”帝即命官给美所取民钱，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为。母叩头谢罪曰：“妾在阙下，不知也。”乃赐其母钱万缗，令遗美曰：“语汝儿，汝欲钱，当从我求，无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岁时赠遗其家，数慰抚之。”美惶恐，折节为廉谨。顷之，以政绩闻。美在沧州十年，故世谓之沧州张氏。庞安道云。

周渭，连州人。湖南与广南战，渭为广南所虏，其妻莫氏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广南有官禄矣。太祖平广南，得渭，喜，以为平广南得一人耳。后以为侍御史、广南转运使。渭久已改娶，使人访其故妻，先与之别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长。渭欲复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复往。且吾有妇孙，居此久，不可去。”渭为具奏，诏特爵为县君，并其二子，渭皆为奏官。张公锡云。

周渭为白马县主簿，大吏有罪，渭辄治之。太祖奇其材，擢为赞善大夫。后通判兴州事，有外寨军校纵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责而斩之，众莫敢动。上闻，益壮之，诏褒称焉。出《圣政录》。

王明为鄠陵县令，公廉爱民。是时天下新定，法禁尚宽，吏多受民赂遗，岁时皆有常数，民亦习之，不知其非。明为鄠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献馈。明曰：“令不用钱，可人致数束薪刍水际，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数日，积薪刍至数十万，明取以筑堤道，明年无水患。太祖闻之，即擢明知广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

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

太祖时，宫人不满三百人，犹以为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数十人。

太祖尝曰："贵家子弟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由是诏："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

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做文章，无所用也。"

太祖性节俭，寝殿设布缘帏帘，常出麻屦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时所服也。"右出《圣政录》。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敕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迎谓之曰："岂非以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别奏事，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患。"上曰："卿苦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也？"韩王曰："陛下何以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蓝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与。"自沽酒以饮太祖。太祖即位，常话及世宗旧吏，曰："不敢负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监征蜀之军。尧夫云。

太祖时，宋白知举，疑为陶穀。多受金银，取舍不公，恐榜出群议沸

腾，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托上旨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举，取舍汝当自决，何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别致人言，当斫汝头以谢众！"白大惧，而悉改其榜，使协公议而出之。

卷二

吕蒙正相公不喜记人过。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之，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无知也。且不问之何损？"时皆服其量。

太宗末，关中群盗有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驱略农人，使荷畚锸随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诣荆姚见同州巡检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众伏于邑北，群盗闻之，舍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傅弩，戒勿妄发，曰："贼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马，马无具装，又劫掠所得，非素习战也，射之必将惊溃。"既而合战，众弩俱发，贼马果惊跃散走，纵兵击之，俘斩殆尽。余党散入他州，巡检获之，自以为功，送诣州邑。盗固称："我非此巡检所获，乃侯舍人所获也。"巡检怒，自诣狱责之曰："尔非我所获而何？"盗曰："我昔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何不擒我耶？我又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弃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为舍人所破，狼狈失据，为君所得，此所谓败军之卒，举帚可扑，岂君智力所能独办耶？"巡检惭而退。

至道中，国家征夏虏，调发陕西刍粟随军至灵武，陕西骚动，民皆逃匿，赋役不肯供给。有诏："督运者皆得便宜从事，不牵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员外郎杨谭、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长安人歌之曰："杨谭见手先教锁，林特逢头便索枷。"长安多大豪及有荫户，尤不可号令。有见任知某州妻清河县君者，不肯运粮，谭锁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趋令。谭、特令民每驴负若干，每人担若干，仍赍粮若干，官为封之，须出塞乃听食，怨嗟之声满道。既而京兆最为先办，民无逃弃者。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毕，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复称之。二人以是得显官，谭终谏议大夫，特至尚书、三司使。

李顺作乱于蜀，诏以参知政事赵昌言监护诸将讨之。至凤州，是时寇准知州事，密上言：“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惊，曰：“朝廷皆无忠臣，言莫及此。赖有寇准忧国家耳。”乃诏昌言行所至即止，专以军事付王绍宣，罢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凤翔府，召寇准参知政事。昌言自凤翔历秦、陕、永兴三州，入为御史中丞。真宗咸平五年，翰林学士王钦若、直馆洪湛知贡举。京师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争财，出其钱簿，有若干贯遗知举洪学士。上怒，下御史台穷治，连及王钦若，亦有所受。是时钦若被眷遇，上大怒，以为昌言操意巇险，诬陷大臣，昌言自户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贬安州司马。自是不获省录十余年，更屡赦，量移放还。至祥符中，乃复叙为户部侍郎。西祀恩，迁吏部侍郎卒。

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昌言为人辩智，于上前指画破贼之策，上悦之，恩遇甚厚。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頞，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诸将，留少兵，令昌言驻凤州为后援。事平，罢参知政事，知凤翔府。王原叔云。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陪奉赎铜耳。”既而果为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以赎论。知州愧谢，已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或从而加功，罪皆应死。富民不胜棰楚，自诬服。具上，州官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矣。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录事诣若水厅，诟之曰：“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谢曰：“今数人当死，岂可不少留熟观其狱词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知州乃垂帘引女奴父母问曰：“汝今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灭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赐也，非我也。”其人趋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垣而哭，倾家资以饭僧，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数人，欲为之奏论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耳。论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

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于何地耶？”知州叹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录事诣若水厅叩头愧谢，若水曰：“狱情难知，偶有过误，何谢也？”于是远近翕然称之。未几，太宗闻之，骤加晋擢，自幕职半岁中为知制诰，二年中为枢密副使。

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转运司，期八月出塞，令办刍粟。转运司调发方集，继隆复为檄言：“据阴阳人状，国家不利八月出师，当更取十月。”转运司遂散刍粟。既而复为檄云：“得保塞胡侦候状，言贼且入塞，当以时进兵，刍粟即日取办。”是时民输挽者适散，仓卒不可复集，继隆遂奏转运司乏军兴。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驿骑取转运使卢之翰、窦玭及某人首。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惟枢密副使钱若水争之，请先推验，有状然后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罢，若水独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侦视廷中有何人，报云：“有细瘦而长者，尚立焉。”上出诘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期为枢密副使，朕所以擢任尔者，以尔为贤，尔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对曰：“陛下不知臣无能，使得待罪二府，固当竭其愚虑，不避死亡，补益陛下，以报厚恩。李继隆外戚，贵重莫比，今陛下据其一幅奏书，诛三转运使，虽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验事状明白，乃加诛，亦何晚焉？献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获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吕端等，奏请如若水议，先令责状，许之，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既而虏欲入塞事皆虚，继隆坐罢招讨，知秦州。王居日云。

曹侍中将薨，真宗亲临视之，问以后事，对曰：“臣无事可言。”固问之，对曰：“臣二子璨与玮，才器可取，皆堪为将。”上问其优劣，对曰：“璨不如玮。”已而果然。玮知秦州，尝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对曰：“旧如此者久矣。”玮怒曰：“旧固不可改也？”命牵出斩之。僚佐以主者老将，谙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谏玮，玮不听，卒诛之。军中慑伏。西蕃犯塞，候骑报虏将至，玮方饮啖自若。顷之，报虏去城数里，乃起贯戴，以帛缠身，令数人引之，身停不动。上马出城，望见虏阵有僧奔马径往来于阵前检校，玮问左右曰：“彼布阵乃用僧耶？”对曰：“不然。此虏之贵人也。”玮问军中谁善射者，众言李超。玮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对曰：“凭太保威灵，愿得五十骑裹送至虏阵前，可以取之。”玮以百骑与之，敕曰：“不获而返，当死。”遂进至虏阵前，骑左右开，超射之，一发而毙。于是虏鸣笳而遁。玮以大军征之，虏众大败，出塞穷追，俘斩万

计，改边凿濠。西边由是慑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玮，则加手于额，呼之为父云。全昭云。

玮在秦州，有士卒十余人，叛赴虏中。军吏来告，玮方与客弈棋，不应。军吏亟言之，玮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显言耶？"虏闻之，亟归告其将，尽杀之。伯康云。

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未尝妄斩人。尝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后杖之，人皆不晓其意。彬曰："吾闻此人新取妇，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恶之，朝夕笞骂，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张锡云。

杨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学，善属文，有志节。是时福建属江南，亦置进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间道诣中朝应举，夜浮江津。周世宗时及第，为拾遗。是时太祖已为时望所归，徽之上书言之。及太祖即位，将杀徽之，太宗时为晋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杀。"其后左迁为峨眉令，十余年不得调。太宗即位，始召之，用为太子谕德、侍讲，官至兵部侍郎，赠仆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虽亲子弟，不肯奏以为官，平生独奏外孙宋绶、族人自诚及某三人而已。绶后历清显，至参知政事。自诚，徽之疏族也，徙居建昌。自诚子伟，仕至翰林学士；从父弟仪，今为秘阁校理。黄希云。

光禄寺卿王济，刑部详覆官，屡上封事。是时诸道置提举茶盐酒税官，朝廷因令访察民间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选。会京西道缺官，太宗问左右："刑部有好言者，为谁？"左右以济对，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为益州路转运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诣中书，廷式曰："臣乘传来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断决之，非为宰相来也。奈何诣中书？"上悦，即非时出见之，赐钱五十万，遣还官。

兖王宫翊善姚坦好直谏。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官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坦独俯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坦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闻是言时，亦为假山，亟命毁之。王每有过失，坦未尝不尽言规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诈称疾不朝。太宗日使医视之，逾月不瘳，上甚忧之。召王乳母入

宫，问王疾增损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翊善姚坦检束，起居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欲辅佐王为善耳。今王不能用规谏，而又诈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尔辈为之谋耳。"因命捽之后园，杖之数十。召坦慰谕曰："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谗言，朕必不听。"

田锡好直谏，太祖或时不能堪，锡从容奏曰："陛下日往月来，养成圣性。"上悦，亦重之。右出《圣政录》。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人。少善属文，举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长洲县。太宗闻其名，召为右正言、直史馆，才周岁，遂知制诰。禹偁性刚狷，数忤权贵，宦官尤恶之。上累命执政召至中书戒谕之，禹偁终不能戒。禹偁为翰林学士，上优待之，同列莫与比。上尝曰："当今文章，惟王禹偁独步耳。"

王元之之子嘉祐为馆职，平时若愚呆，独寇莱公知之，喜与之语。莱公知开封府，一旦问嘉祐曰："外人谓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莱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莱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有太平之责焉。而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誉望之损也。"莱公喜，起执其手曰："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则不能胜吾子也。"始平公云。

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太宗甚喜。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吕端为宰相，上独召准与之谋。准退，自宰相幕次前过不入，端使人邀之至幕中，曰："向者主上召君何为？"准曰："议边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不然。"端曰："若边鄙常事，枢密院之职，端不必预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准以获继迁母告。端曰："君何以处之？"准曰："准欲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为何如？"准曰："陛下以为然，令准之密院行文书耳。"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者也。愿君少缓其事，文书勿亟下，端将入，覆奏之。"即召阁门吏，使奏"宰相臣吕端请对"。上召入之，端见，具道准言，且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汉高祖曰：'愿遗我一

杯羹。’夫举大事者，固不顾其亲，况继迁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杀继迁之母，继迁可擒乎？若不然，徒树怨雠而坚其叛心也。”上曰：“然则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请直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徕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后病死于延州，继迁寻亦死，其子德明竟纳降请命。张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长子，从太宗征幽州，军中夜惊，不知上所在，众议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衔之不言。时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东之赏，议者皆以为不可，王乘间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王惶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禁中不敢带。王因入茶果阁门，推户取割果刀自刎。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耶！”王宣父云。

苏王元偓，太祖遗腹子，太宗子养之。杨乐道云。

太宗时，寇准为员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准手引上衣，令上复坐，决其事然后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准，尝曰：“朕得寇准，犹唐文皇之得魏郑公也。”准以虞部员外郎言事，召对称旨。太宗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寇准，当授以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推官。上怒曰：“此官岂所以待准者？”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则可也。”陆子云。

李穆字孟雍，阳武人。幼沉谨，温厚好学，闻酸枣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师之。昭素喜其开敏，谓人曰：“观李生才能气度，他日必为卿相。”昭素先时著《易论》三十三篇，秘不传人，至是尽以授穆，穆由是知名。举进士，翰林学士徐台符知贡举，擢之上第，除郢州军事判官，迁汝州防御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学之士，或荐穆，擢拜右拾遗。太祖登极，迁殿中侍御史，屡奉使伪国。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陕州，坐有罪，复免一官。久之，召为中允，寻以左拾遗知制诰。太宗即位，屡迁至中书舍人。宰相卢多逊得罪，穆坐与之同年登进士第，降授司封员外郎。上惜其才，寻命之考校贡院。及御试进士，上见其颜色憔悴，怜之，复以为中书舍人，职任皆如故。寻命知开封事，有能名，遂擢参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恶暑而畏风，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适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尝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毁过人。朝

命起复，固辞，不得已，视事，然终不饮酒食肉，未终丧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谓宰相曰："李穆，国之良臣，奄尔沦没，非穆之不幸，乃国之不幸也。"穆赠工部尚书。出穆《行状》。

钱氏在两浙，置知机务如知枢密院，通儒院学士如翰林学士。唐子方云。

周仁冀事钱俶，首建归朝之策。吴越丞相沈虎子者，钱氏骨鲠臣也。俶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谏曰："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俶出虎子为刺史，以仁冀代为丞相。仁冀说俶曰："主上英武，所向无敌，今天下事势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时，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礼而遣之。太平兴国三年，仁冀复从俶入朝，卢多逊说上留之勿遣。俶朝礼毕，数日，欲去，不获命，又不敢辞，君臣恐惧，莫知所为。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纳土，祸将至矣。"俶左右固争，以为不可，仁冀厉声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虽有羽翼不能飞出耳。"遂定速纳两浙地图，请效土为内臣。上一再辞让，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国王，俶子惟濬淮南军节度使兼侍中，以仁冀为副。俶辞，又更除邓州。以仁冀为鸿胪卿，久之卒不迁官，盖太宗心亦薄之也。子方云。

孙何、丁谓举进士第，未有名，翰林学士王禹偁见其文，大赏之，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二人由此诗名大振。

卢多逊父有高识，深恶多逊所为，闻其与赵中令为仇，曰："彼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见其败，幸也。"竟以忧卒。未几，多逊败。富公云。

韩王将营西宅，遣人于秦、陇市良材以万数，卢多逊阴以白上，曰："普身为元宰，乃与商贾竞利。"及宅成，韩王时为西京留守，已病矣。诏诣阙，将行，乘小车一游第中，遂如京师，捐于馆，不复再来矣。

张藏英，燕人。父为人所杀，藏英尚幼，稍长，擒仇人，生脔割以祭其父，然后食其心肝。乡人谓之"报仇张孝子"。契丹用为芦台军使。逃归中国，从世宗征契丹。藏英请不用兵，先往说下瓦桥关。乃单骑往城下，呼曰："汝识我乎？我张芦台也。"因陈世宗威德，曰："汝非敌

也。不下，且见屠！”藏英素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门遁去，城人开门请降。张文裕云。

卷三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曰："未发书，实不知。"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韩王东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病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共发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称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无遗。彬之子孙贵盛，至今不绝，翰卒未至十年，子孙有乞匄于海上者矣。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来见，彬给五百人，使为之运宫中珍宝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为官物，不可复得矣。"时煜方以亡国忧愤，无意于蓄财，所取不多，故比诸降王独贫。彬克江南，入见，诣阁门进榜子云："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时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济州人。生十余岁，能属文。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及第，补成武主簿，改大理评事、知长洲县。太宗方奖拔文士，闻其名，召拜右拾遗、直史馆，赐绯。故事，赐绯者给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赐之。禹偁献《端拱箴》，以为诫。寻以左司谏知制诰。上尝称之曰："王禹偁文章，当今天下独步。"判大理寺，散骑常侍徐铉为奴巫道安所诬，谪官，禹偁上疏讼之，请反坐奴罪，由是贬商州团练副使，无禄，种蔬自给。徙解州团练副使。上思其才，复召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刚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馆，以父老，求外补，出知单州，遭父丧，起复。至道初，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司，多所封驳。孝章皇后崩，丧礼颇不备，禹偁上书论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扬州。出宋次道所为《神道碑》。

王禹偁为谏官，上《御戎十策》，大旨以为外任人、内修德，则可以弭之。外则合兵势以重将权，罢小臣诇逻边事，行间谍以离其党，遣赵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张掎角，下诏感励边人，取燕、蓟旧疆，盖吊晋遗民，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请节用、省役、薄赋、缓刑。出《神道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于扬州，复知制诰，修《太宗实录》。执政疑禹偁轻重其间，落职出知黄州。州境有二虎斗，食其一，冬雷，群鸡夜鸣。禹偁上疏引《洪范传》陈戒，且自劾。上以问司天官，对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蕲州。寻诏还朝，禹偁已卒。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请明数继迁罪状，募故胡杀之。真宗即位，诏群臣论事，禹偁上疏陈五事。一曰：谨边防，通盟好。因嗣统之庆，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为人也。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开宝前，诸国未平，而财赋足，兵威强，由所养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设官至简而事皆举。兴国后，增员太冗，宜皆经制之。三曰：艰选举，使入官不滥。先朝登第近仅万人，宜纠以旧制，还举场于有司。至吏部铨择官，亦非帝王躬亲之事，宜依格敕注拟。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无耗。恐其惊骇，且罢度人、修寺一二十载，容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其后，潘罗支射死继迁，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岁限度僧尼之数，及病囚轻系，得养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时，禹偁为翰林学士，尝草继迁制，遗马五十匹以备濡润，禹偁以状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闽人郑褒徒步来谒，禹偁爱其儒雅，及别去，为买一马。或言买马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马，顾肯亏此价哉！”禹偁之卒，谏议大夫戚纶诔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己有，疾恶过仇雠。”世以为知言。

祥符中，真宗观书龙图阁，得禹偁章奏，叹美切直，因访其后，宰相称其子嘉言以进士第为江都尉，即召对，擢大理评事。皇祐中，其曾孙汾第进士甲科，以免解例当降，仁宗阅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孙也。”令无降等。面问其子孙仕者几人，汾具以对。及汾改京官，又命

优进其秩。出次道所撰《碑》。

张洎为举人时，张佖在江南已通贵，洎每奉谒求见，称从表侄孙，既及第，称弟，及秉政，不复论中表矣，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髓。国亡，俱仕中国。洎作《钱俶谥议》云：“亢而无悔。”佖奏驳之，洎广引经传自辨，乃得解。事见《国史》。

张洎与陈乔皆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约效死于李煜之前。乔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国责陛下久不归命之罪，谁为陛下辨之？臣请从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时，洎为员外郎判考功，寇莱公判流内铨，年少倨贵，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门，磬折候之。莱公悦，引与语，爱其辨博，遂荐于太宗。欲用之，而闻潘佑因洎而死，薄其为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诏多江南人，洎皆厚抚之。太宗尝从容问佑之死于待诏，曰：“人言皆张洎谮之，何如？”待诏对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杀之，非执政之罪也。”莱公又数为上言洎学术该富，智识宏敏，上亦自爱其才，久之，遂与莱公皆参知政事。洎女嫁杨文侪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语以为笑，后终出之。由是两家不相能，故文侪公修《国史》，为《洎传》，极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趣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初为泰州司理参军，路冲知州事，尝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系之。会有献新果一盒者，冲召嗣宗谓曰：“汝为我对一句诗，当脱汝械。”嗣宗请诗，冲曰：“佳果更将新合合。”嗣宗应声曰：“恶人须用大枷枷。”冲悦，即舍之。太宗时，嗣宗以秘书丞知横州，上遣武德卒之岭南，诇察民间事。嗣宗执而杖之，械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以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诣京师。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节，迁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后知汾州事。州有狐王庙，巫祝假之以惑百姓，历年甚久，举州信重。前后长吏皆先谒奠，乃敢视事。嗣宗毁其庙，熏其穴，得狐数十头，尽皆杀之。韩钦圣云。

张开封云：梅侍读询，晚年尤躁于禄位。尝朝退，过阁门，见箱中有锦轴云：“胡则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视之，询远避之而过，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何以视？”时人多笑之。

孙器之云：询年七十余，又病足，常抚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两府者，汝也。"有所爱马，每夜令五人相代牵之，将马不系于柱，恐其系绊或伤之也。又夜中数自出视之。尝牵马将乘，抚其鞍曰："贱畜，吾已薄命矣，汝岂无分被绣鞯耶？"

龚伯建云：询与孙何、盛度、丁谓，真宗时俱在清贯。询好洁衣服，裛以龙麝，其香数步袭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污；度体充壮，居马上，前如仰，后如俯；谓，吴人，面如刻削。时人为之语曰："梅香，孙臭，盛肥，丁瘦。"

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为转运使，颇尚苛峻，州县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灭者纸本数联，钉于馆中。何至，则读其碑，辨识文字，以爪搔发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复省录文案云。

器之曰：何为转运使，令人负礓砾自随，所至散之地，吏应对小误，则于地倒曳之。故从者凭依其威，妄为寒暑，所至骚扰，人不称贤。度虽肥，拜起轻捷。为翰林学士时，尝自前殿出，宰相在后，度初不知，忽见，趋而避之，行百余步，乃得直舍，隐于其中。翰林学士石中立见其喘甚，问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问否？"度曰："不问。"别去十余步，乃悟，骂曰："奴乃以我为牛也。"谓貌睢盱，若常寒饿者，而贵震天下，相者以为真猴形云。

中立性滑稽，尝与同列观南御园所畜狮子，主者云："县官日破肉五斤以饲之。"同列戏曰："吾侪反不及此狮子耶？"中立曰："然。吾辈官皆员外郎，借声为"园外狼"也。敢望园中狮子乎？"众大笑。朝士上官辟尝谏之，曰："公名位非轻，奈何谈笑如此？"中立曰："君自为上官辟，借声为鼻。何能知下官口？"及为参知政事日，或谓曰："公为两府，谈谐度可止矣。"中立取除书示曰："敕命我'可本官参知政事，余如故'，奈何止也？"尝坠马，左右惊扶之，中立起曰："赖尔'石'参政也，向若'瓦'参政，虀粉久矣。"中立为参知政事，无他材能，时人或以郑綮方之，未几，罢为资政殿学士，不复用，老于家。

先朝时，锁厅举进士者，时有一人，以为奇异。试不中皆以责罚，为私罪。其后，诏文官听应两举，武官一举，不中者不获罚。景祐四年，锁厅人最盛，开封府投牒者，至数百人，国子监及诸州者不在焉。是时，陈尧佐为宰相，韩亿为枢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尧佐子博古为

解元，亿子孙四人皆无落者。众议喧然，作《河满子》以嘲之，流闻达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萧定基时掌誊录，因奏事，上问《河满子》之词，定基因诵之。先是，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迁饶州；王宫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陈为王府官二十年不迁，诏改除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复得望两府之门。"因涕下，上怜之，数日，遂为枢密副使。当时轻薄者取张祜诗，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国三千里，学士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于是，诏今后锁厅应举人与白衣别试，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众试于转运司，恐其妨白衣解额故也。庆历中，又诏文武锁厅试者不复限以举数。故事，锁厅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复升之。

宋静曰：景祐五年御试进士，上以时议之故，密诏陈博古、韩氏四子及两家门下士范镇、宋静试卷皆不得预。考官奏："镇、静实有文，久在场屋，有名声，非附两家之势得之。"乃听考而降其等级。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者，虽近下犹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镇始。镇字景仁，成都人，与兄镃皆以词赋著名。自吴育、欧阳修为省元，殿前唱第过三人，则疾声自言。镇独默然，时人以是贤之。静字子镇，眉州人。

庐州曾绍齐言，其乡里数十年之间，吏治简易，民俗富乐。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县，难相见也"。嫁娶者，宗族竞为饮宴以相贺，四十日而止，伤今不然。

庆历五年正月一日，见任两制以上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贾昌朝，陈执中。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贻永。参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给事中宋庠。枢密副使谏议大夫庞籍，吴育。节度使、中书门下平章事：军知陈州章得象，军知澶州王德用，军北京留守夏竦，王贻永见上。尚书：刑部晏殊。节度使：军知永兴军程琳。资政殿大学士：知并州郑戬。端明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王尧臣，李淑。翰林学士：王尧臣见上，判官院孙抃，同判杨察，三司使张方平。资政殿学士：侍郎、西京留守张观，给事中、知扬州韩琦，谏议大夫知邓州范仲淹，知曹州任中师，南京留守王举正，知郓州富弼。翰林侍读学士：判农寺杨偕，知青州叶清臣，判三班院柳植，知秦州梁适，知郑州王拱辰，提举诸司宋祁。龙图阁学士：王尧臣、宋祁并见上。枢密直学士：知镇州明镐，知杭州蒋堂，知益州文彦博，知许州李昭直。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孙祖德，知徐州张奎，给事中、知开封府张存、刘沆，知滑

州张锡，田况居忧。御史中丞：高若讷。尚书左丞：知杭州徐衍。给事中：知亳州高觌。谏议大夫：知广州魏瓘，知江宁李宥。知制诰：知滁州欧阳修，国信使王祺，同判杨伟、彭乘、赵槩，判流内铨钱明逸。天章阁待制：知处州张昷之，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孙沔，知庆州沈邈，知河中府王子融，知苏州滕宗谅、杨安国，陕西都转运使夏安期，河北都转运使鱼周询。前两府致仕：太傅张士逊，太子太师张耆，太子太傅李迪，太子少傅李若谷，太子少保任布。前两制致仕：侍郎郎简。

张安寿曰：吕申公夷简平生朝会出入进止皆有常处，不差尺寸。庆历中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误忘一拜而起，外间讙言吕相失仪。余时举制科在京师，闻之，曰："吕公为相久，非不详审者，今大朝会而失仪，是天夺之魄，殆将亡矣。"后十四日，忽感风疾，遂致仕，以至不起。

又曰：彭内翰乘往在三馆时，尝预钓鱼宴。故事，天子未得鱼，臣虽先得鱼，不敢举竿。是时上已得鱼，左右以红丝网承之，侍座者毕贺。已而乘同列有得鱼者，欲举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鱼，学士未可举也。"侍中，曹郓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顷之，宰辅有得鱼者，左右以白网承之，及利用得鱼，复用红网，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谓人曰："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未几而败。

景休曰：夏竦字子乔，父故钱氏臣，归朝为侍禁。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属文，为时人所称。举进士，开封府解者以百数，竦为第五，贡院奏名第四。会其父死于边，竦以死事者子补奉职。贡院奏："竦所试诗赋优于省元陈尧佐，以其幼，故抑之。来举请免省试。"诏许之。竦以奉职行父丧，服终，换丹阳主簿，举贤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评事、通判台州，秩满，迁光禄寺丞、直史馆。顷之，奉诏修史，俄知制诰，时年二十七。

又曰：宋兴以来，御试制科人无登第三等者，惟吴育第三等下，自余皆四等上，并为及第，降此则落之。

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及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庆历六年，贾昌朝为政，议欲废之，吴育参知政事，与昌朝争论于上前，由是贾、吴有隙。乃诏自今后举制科者，不听自投牒，皆两制举乃得考校。

原叔曰：赵槩与欧阳修同直史馆，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轻之。及修除知制诰，是时韩、范在中书，以槩为不文，乃除天章阁待制，槩淡然不以屑意。及韩、范出，乃复除知制诰。会修甥嫁为修从子晟妻，与人淫乱，事觉，语连及修，时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疾韩、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与甥乱。上怒，狱急，群臣无敢言者，槩独上书言："修以文章为近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轻加污蔑。臣与修踪迹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书奏，上不悦。人皆为之惧，槩亦淡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为知制诰、知滁州，执政私晓譬令槩求去，乃知苏州。遭丧去官，服阕，除翰林学士，槩复表让，以欧阳修先进，不可超越为学士。奏虽不报，时论美之。

庞公曰：先帝时，龙图阁待制皆更直秘阁下，夜召入禁中，访以外事，近岁直者，惟申牒托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初皆以两制重臣领之，其审刑详议官，皆自台谏馆阁为之。近岁用人颇轻，清流皆耻为之。凡天下狱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具狱上请，先下审刑院，令详议官投均分之略观大情，即日下大理寺详断，官复投均分之，抄其节目，以法处之，皆手自书概定。覆上审刑院，详议官再观之，重抄节目贴黄，六人通观署定乃奏。其有不当，则驳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审刑院如小属吏。凡有事，审刑院用头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用申状。

原叔、不疑曰：陆参少好学，淳谨，独与母居。邻家失火，母急呼，参不应，蹴之堕床下。良久，束带，火将至，曰："大人向者呼参，未束带，故不敢应。"及长，举进士及第。尝为县令，有劫盗系甚

急，参愍之，呼谓曰："汝迫于饥寒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缓其缚。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参，参命捕之，叹曰："我仁恻缓汝，汝乃忍负参如此，脱复捕得，胡颜见参？"又有讼田者，判其状尾而授之，曰："汝不见虞、芮之事乎？"讼者赍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复以见参，参又判其后曰："嗟乎，一县之人，曾无深于《诗》者！"人皆传以为笑。蔡文忠公以为有淳古之风，荐之朝廷，官员外郎，迁史馆检讨。著《蒙书》十卷。

师道曰：张昪音便。自知杂左迁知润州，司谏陈旭数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昪贤，然言词不择轻重。"旭请其事，上曰："顷论张尧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妇人坏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难也。"上曰："又论杨怀敏'苟得志，所为不减刘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昪志在去恶，言之不激，则圣听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昪以天章阁待制代杜杞知庆州。

又曰：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十人。因立《大宋平蛮碑》，自拟马伏波，上疏论功。朝廷劾其弃信专杀之状，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阁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国昌，始以医进。景祐初，累迁药局奉御，职上药。是时尚、杨二美人方有宠，每夕并侍上寝，上体为之敝，或累日不进食。中外忧惧，皆归罪二美人。保庆杨太后亟以为言，上未能去。入内，内侍省都知阎文应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胜烦，乃许。文应即召毡车载之出。二美人涕泣辞说，不肯行。文应批其颊，骂曰："宫婢尚复何云！"即载送别宫。明日，下诏以尚氏为女冠，杨氏为尼，立曹后。

道粹曰：景祐初，内宠颇盛，上体多疾。司谏滕宗谅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倦色，政事如不挂圣怀。"坐是出知信州。

又曰：吕申公见上体不安，故擢允让管勾宗正司，宗室听换西班官，皆公之策也。故时，自借职十迁至诸司副使，及换西班官，自率府副使四迁即为遥郡刺史，俸禄十倍于旧，国用益广，于今为烈。

又曰：范讽性倜傥，好直节，不拘细行。自在场屋，与鞠詠、滕宗

谅游，已有轩轾之名。及为中丞，力挤张士逊，援吕夷简，意夷简引己至二府。夷简忌其刚伉，久之不敢荐引，讽愤激求出，知兖州。将行，谓上曰：“陛下朝中无忠臣，一旦纪纲大坏，然始召臣，将无益。”夷简愈恶之，故寻被谴谪。

吕相在中书，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次《中书总例》，谓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相矣。”

卷四

叔礼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时，契丹主在燕京，朝廷发兵屯定州者，几六万人，居逆旅及民家，阗塞城市，未尝有一人敢喧哗暴横者。将校相戒曰：“吾辈各当务敛士卒，勿令扰我菩萨。”一旦，仓中给军粮，军士以所给米黑，喧哗纷扰，监官惧，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见德用，德用曰：“汝从我，当自入仓视之。”乃往召专副问曰：“昨日我不令汝给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则汝何不先给白米后给黑米？此辈见所给米腐黑，以为所给尽如是，故喧哗耳。”专副对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从者杖专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谓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给与汝曹，当弃之乎？汝何敢乃尔喧哗！”四卒相顾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从者，亦人杖之二十。召指挥使骂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决配乎？”指挥使百拜流汗，乃舍之。仓中肃然，僚佐皆服其能处事。

翰林学士曾公曰：景祐末，河东地震，京师正月雷。上忧灾异，深自贬损。秘书丞国子监直讲林瑀上言：“灾异有常数，不足忧。”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阴阳之言上之。上素好术数，观瑀书，异之，欲为迁官，参知政事程琳以为不可，乃赐绯章服。瑀时兼诸王宫教授，琳因言：“瑀所挟多图纬之言，不宜与宗室游。”乃罢宫职。上每读瑀书有不解者，辄令御药院批问，瑀因是得由御药院关说于上，大抵皆谄谀之辞，缘饰以阴阳。上大好之。会天章阁侍讲阙，讲官李淑等荐史馆检讨王洙，事在中书，未行。一旦，内以瑀充侍讲。是时，吕夷简虽恶瑀，欲探观上意用瑀坚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荐耳。不若并进二名，更请上择之。”众以为然。明日，以洙、瑀名进，上曰：“王洙何如？”夷简对曰：“博学，明于经术。”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简曰请并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阁侍讲。瑀侍上数年，专以术数悦上意。又言布衣徐复善《易》，召至阙下，拜官不受。瑀与撰《天文会元图》上之，言自古圣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汉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书问御史中丞贾昌朝，对曰：“臣所不习。”瑀与昌朝辨于上

前，由是与昌朝不协。上问瑀："太祖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对乾卦。又问真宗，亦然。上由是不乐，益厌瑀之迂谈。昌朝因劾奏："瑀为儒士，不师圣人之言，专挟邪说，罔惑上听，不可在近侍。"有诏落侍讲、通判歙州。后知戎州，坐事失官，遂废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诏陕西拣阅诸军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为民。议者纷然，以为边事未可知，不宜减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粮，归乡闾间，必相聚为盗贼。缘边诸将，争之尤甚。是时，文公执政，庞公为枢密使，固执行之不疑。是岁，陕西所免新保捷凡三万五千余人，皆欢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万余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求曰：陕西缘边计一岁费七十贯钱养一保捷，是岁，边费凡减二百四十五万贯，陕西之民，由是稍苏。

又曰：庆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谏官，君谟以诗贺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力，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三人以其诗荐于上，寻亦除谏官。

张侍郎曰：陈执中以前两府知青州，兼青、齐一路安抚使。转运使沈邈、陈述古之徒轻之，数以事侵执中，言以卒数万余修青州城，民间苦之。集贤校理李昭遘上言执中之短，诏以昭遘疏示之，执中惭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诏不许。会贼王伦起沂州，入青州境，执中谓青、齐捉贼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贼发部中，又不能获，君罪大矣！"永吉惧，请以所部兵追之，自谓必得。贼自青、齐历楚、泗、真、扬，入蕲、黄，永吉自后缓兵驱之。贼闻后有兵，不敢顿舍，比至蕲、黄，疲敝不能进，党与稍散，永吉追击尽杀之。上闻之，嘉永吉以为能，超迁阁门通事舍人，又迁阁门使。入见，许升殿，上称美永吉获伦之功，永吉对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极言陈执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让，而贤执中。因问永吉曰："执中在青州凡几时？"对曰："数岁矣。"未几，上谓宰相曰："陈执中可为参知政事。"于是谏官蔡襄、孙甫等争上言："执中刚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不听。谏官争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诰即青州授之，且谕意曰："朕欲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谏官复上殿，上作色逆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耶？朕已召久矣。"谏官乃不敢复言。中使至青州，谕上旨，执中涕泣谢恩。既至中书，是时杜衍、章得象为相，贾昌朝与执中参知政事，

凡议论，执中多与之立异。蔡襄、孙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云："今谏院阙人，乞且留二人供职。"既奏，上颔之。退归，即诏吏出札子，令襄、甫且如旧供职。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令如此？"吏还白衍，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遂上奏云："衍党顾二人，苟欲令其在谏署，欺罔擅权。及臣觉其情，遂取札子焚之以灭迹，怀奸不忠。"明日，衍左迁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仍即日发遣，贾昌朝为相，蔡襄知福州，孙甫知邓州。顷之，得象亦出知陈州，执中遂为相。

又曰：执中之为相也，叶清臣为翰林学士，草其制诰，少所褒美。庆历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读学士自扬州移知汾州，过京师，袖麻词草于上前自陈，曰："臣代王言，不敢虚美，当执中为相，才德实无可言，执中以是怨臣，故盛夏自扬州移臣汾州，水陆数千里。臣诚无罪，惟陛下哀之。"因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资政殿学士程琳自知永兴军府移青州，执中复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兴军。清臣官时为户部郎中，上命迁谏议大夫，执中曰："故事，两制自中书郎中迁左右郎，今迁谏议大夫太优，乞且令兼龙图阁学士。"上许之。故事，新除知永兴军府者，当有锡赉，执中复曰："清臣近已得赐。"遂不与。清臣愈憾，过京师，复于上前力言执中之短，上疏及口陈者不可胜数，辞龙图阁学士不受。上命与之锡赉，亦不受。既而终赴长安，上遇执中亦如故。或曰："往者执中自谏官左迁，乘舟东下，清臣自两浙罢官归，道中相遇而争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从来远矣。"

又曰：天章阁待制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州抗衡，多龃龉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骄悍，粮赐优厚，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申转运使罢之，士卒怨怒，遂作乱，杀知州、通判等，枭待举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则拔去更射。推都监为主，不从，即以枪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监押韦贵，贵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众许之，遂立贵为主。贵以言谕之，令勿动仓库及妄杀人，且说之以归顺朝廷，众颇听之。会朝廷遣知制诰田况赍诏谕之，况遣人于城下遥与贼语，出诏示之，贼终狐疑不听，稍近城则射之，不能得其要领。有殿直郭逵者，径逾濠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

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诞妄耶？”辞气雄辩，贼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于是信之，争投兵下城降，即日开门。大军入，收后服者一指挥而坑之，余皆勿问。殿直加阁门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时，有中贵人杨怀敏与张昷之不协，在军中密奏云：“贼于城上呼云：‘斩张昷之首，我当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得。”上从之，遣中使奉剑往，即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是时参知政事富弼宣抚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复还，且奏：“贼初无此言，是必怨仇者为之。藉令有之，若以叛卒之故断都转运使头，此后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昷之落职知虢州。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昙仆夫也。事昙久，亲信之。既而去昙应募兵，以选入捧日军，凡十余年。会昙以子学妖术妄言事，父子械系御史台狱。上怒甚，治狱方急，昙平生亲友，无一人敢饷问之者，逵日夕守台门不离，给饮食、候信问者四十余日。昙坐贬南恩州别驾，仍即时监防出城，诸子皆流岭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逵曰：“我主人也，岂得不送之乎？”昙河朔人，不习岭南水土，其从者皆辞去，曰：“某不能从君之死乡也。”数日，昙感恚自死，旁无家人，逵使母守其尸，出为之治丧事，朝夕哭如亲父子，见者皆为流涕。殡于城南佛舍然后去。呜呼！逵，贱隶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矫迹求名以取禄仕也，独能出于天性至诚，不顾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终无倦如此，岂不贤哉！嗟乎！彼所得于昙，不过一饭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临不测之患，屏手侧足，戾目窥之，犹惧其祸之将及己也，若畏猛犬，远避去之，或从而挤之以自脱，敢望其优恤振救耶？彼虽巍然衣冠类君子哉，稽其行事，则此仆夫必羞之。

王景曰：晋盐之利，唐氏以来可以半天下之赋。神功以此法令严峻，民不敢乱煮炼，官盐大售。真庙以降，缓刑罚，宽聚敛，私盐多，官利日耗。章献时，景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陈尧咨等多谓不便。章献力欲行之，廷谓大臣曰：“闻外多苦恶盐，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耳，外间皆是土盐。”章献曰：“不然。御膳亦多土盐，不可食。欲为通商，则何如？”大臣皆以为：“必如是，县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献曰：“虽弃数千万之耗，何害？”大臣乃不敢复言。于是命盛度与三司详定，卒行其法。诏下，各郡之民皆作感圣恩斋。庆历初，

范杰复建议："官自运盐，于诸州卖之。"八年，范祥又请："令民入钱于边，给钞请盐。"朝廷从之，擢祥为陕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筑塘泊，非以限幽蓟之民，盖欲断虏入寇之路，使出一涂，见易制耳。及杨怀敏为水则，乃言可以限绝北胡，堤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无有限极。其间不合处又三十四里，而图画密相。比以朝廷有澶渊之役，胡自梁门、遂城之间，积薪土为甬道而来，曾不留行。又况冰冻，汲自西山或不合处过，足以明其无益矣。去岁河决商胡，河朔水灾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处，怀敏补之，水不能北流则愈南侵也。

梁寔曰：杜杞在广南，诱宜州蛮数十人，饮以曼陀罗酒，醉而杀之。以书诧于寔父，自比马援，曰："此不足以为吾功，力能办西北，顾未得施耳。"时言事者争言杞为国家行不信于蛮夷，获小忘大。朝廷诘杞之所杀蛮数，为即洞中诛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对。亦有阴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员外郎数年位至两制。

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学，博通书传，善讲说。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再调大理评事，充国子监直讲。太宗幸国子监，诏奭说《尚书·说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读详明，帝称善，因叹曰："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耶？"因以切励辅臣，赐奭绯章服。累迁都官员外郎，侍诸王讲，赐紫章服。真宗即位，令中书门下谕奭欲任以他官，奭对不敢辞，乃罢诸王侍讲。顷之，自职方员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龙图待制。会真宗幸亳州，谒太清宫，奭上言切谏，真宗不纳，遂为《解疑论》以示群臣。俄知密州，转左谏议大夫、知河阳，还为给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养，诏知兖州。上即位，召还，以工部侍郎为翰林侍讲学士，预修先朝实录，丁父忧，起复旧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龙图阁学士。奭每上前说经，及乱君亡国之事，反覆申绎，未尝避讳，因以规讽。又掇五经切治道者，为五十篇，号《经典徽言》，上之。画《无逸》为图，乞施便坐，为观鉴之助。时章献明肃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与上同听政，奭因言："古帝王早暮见，未有旷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览万几。"奏留中不报。上与太后雅爱重之，每进见，常加礼。久之，上表致仕，上与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谕，不听所请。因诏与龙图阁学士冯元讲《老子》三章，礼部尚书晏殊进读唐史，各赐帛二百匹。改工部尚书、知兖州，侍宴太清楼，近臣皆预。俄出御飞白书赐群臣，中书门下、枢密院大字一轴，诸学士以下小字各二轴，惟奭与太子少傅

致仕晁迥大小兼赐焉，并诏群臣赋诗。翌日，奭入谢承明殿，上令讲《老子》三章，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及行，赐宴于瑞圣园，上赋诗饯行，并召近臣赋诗，士大夫以为荣。初耤恩，改礼部侍郎。是岁，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纳婢妾，曰："无令我死妇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谥曰宣。奭举动方重，议论有根柢，不肯诡随雷同。真宗已封禅，符瑞屡降，群臣皆歌诵盛德，独奭正言谏诤，毅然有古人风采。又定著《论语》、《尔雅》、《孝经》正义，请以孟轲书镂板，复郑氏所注《月令》。初，五郊，从祀不设席，尊不施幂，七祠时飨，饮福用一尊，不设三登，登歌不《雍》彻，冬至摄祀昊天上帝，外级止十七位。享先农，在祈谷之前。上丁释奠无三献，宗庙不备二舞。奭皆言其谬阙，并从增改云。又建言礼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实则一帝。今位号重复，不合典礼。冬至宜罢五帝，雩祀设五帝，不设昊天帝位。乞与群臣议，不行。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年月》，传于时。三子：瑶，虞部员外郎；琪，卫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冯元、孙奭俱以儒素称。冯进士，奭诸科及第。奭数上疏直谏。真宗末，侍东宫。天圣初，皆为侍读学士。十年，奭因请老，诏不许，奭请不已，乃迁礼部尚书、知兖州，上宴太清楼下以饯之。又诏两制、三馆饯于秘阁。奭已辞，亟行，诏追饯席于瑞圣园。先是，言两制者，中丞不预，王时为中丞，耻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预。"上疏请行，诏许之。上又赐御书以宠之。卒于兖州。元性微吝，判国子监，公宴日，以其家所赐酒充事，而取直以归，人以此少之。无子，死之日，家资巨万。

子高曰：故事，直学士以上皆服金带。孙奭羸老，不胜其重，诏特听服犀带而赐金带。

张景晦之曰：十一月，夏虏寇承平砦，都辖许怀德却之，寇曰："来月见延州城下。"范雍惧，请济师。十二月，以甲五千来，留半月，寇无闻。正月初，还屯华沼，寇又声言由保安来。怀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孙、钤辖黄德和屯保安以御之。李蕒骄贪，士愤之。十七日，寇声言取金明砦，蕒甲以俟，逮亥不至，释而寝。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蕒骋入延。十九日，寇及城下。先是，雍闻寇且至，亟呼刘平，平至自华沼赴难。会大雪，平兼行过保安，元孙、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议进师，裨将郭遵

曰："吾未识寇深浅而瞽进，必败。请先止此，侦而进。"平叱曰："竖子骁决，乃尔怯沮吾军！"遂呼马乘去。士未遍食，践雪行数十里。寇伪为雍使，督进，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单骑引众。"平信之，遂进屯五龙川，据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阵搏战，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军少利。比晚复至，为两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数千人南遁，平军遂败，寇围而薙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孙以残甲数千自固。夜四鼓，贼环营呼曰："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平旦，贼骑自山四出，绝官军为二，平与元孙俱被执。平不复食，没于兴州。雍以实状闻，乃斫德和腰，赏平、元孙家。初，雍辟计用章自副，延州被贼围，雍召用章，问计，对曰："惟有死尔，尚何言！"会其夜雪大作，贼撤城下兵去，用章以曾劝雍弃延州，诏杖流，雍迁知安州。

又曰：十月一日，沿边部署葛怀敏、钤辖李知和以甲七万出屯瓦亭，裨将刘贺以胡三万从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镇戎守曹英皆来请援。十三日，进屯镇戎，李知和善郭固，请救之，怀敏未应。知和请暨英先进，曰："君禄盈库，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进。寇以羸胔饵，知和告胜相继，军中心跃。十七日，知和过平定十里，为寇所窘，来告，怀敏遂以大军赴之。适至平定，知和已败还。军中扰寇继至，赵珣以数千骑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军后呼噪，军中闭声灭火，旦辄敛去。粮道绝，军馁十日。怀敏诸将皆欲还走，珣曰："来涂寇必有伏，若由笼竿往彼无险，且非所意。"自昏议至四鼓，不决，珣愤，欲斫指，众解之，因罢。比明，中军已行，众从之。寇蹑其后，为方阵而行。及定川，寇分为二道，自两旁截之，军绝为三。中军歼，前军脱者十二三，后军自笼竿，尽免。

西鄙用兵，许公当国，增兵四十万。及文公为相，庞公为枢密使，减陕西保捷八万。

依智高破岭南十四州，狄青平之。

文公罢三蕃接伴，不使侵扰河北，虏使大悦。

赵抃上言，陈相不学无术，温成葬多过制度，翰林学士顿置七员。措置颠倒，刘湜自江宁移广州不改待制，向传式自南京移江南迁龙直；吴充、鞠真卿按举礼生代置事，礼生赎铜，充、真卿出知军。引用邪佞，崔峄非次除给事中，峄治执中狱依违，以酬私恩。寄孽人于周豫之家，举豫为馆职。私仇嫌隙，邵必知常州议决徒刑，既自举觉，又更赦宥，去官迁官，执中以宿嫌，自开封府推官降充邵武军监当。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赃罪，

决配广南牢城，本家诉雪，悉是虚枉，只降民英差遣。排斥良善，吕景初、马遵、吴中复弹奏梁适，既得罪，冯京言吴充、鞠真卿无罪，充等寻押出门，京亦然。很愎任情，迎儿方年十三，用嬖人张氏之言，累行笞挞，穷冬躶缚，绝其饭食，幽囚至死。海棠为张氏所捶，遍身疮痕，自缢而死。又一女仆，髡发，自缢而死。一月之内，三事继发。前后所发，亦闻不少。家声狼籍，帷簿浑淆，信任胥吏，贵族宗姻，不免饥寒。招延卜祝执中之门未尝礼一贤才，所与语者，苗达、刘抃、刘希叟之徒，所预坐者，普元、李贤宁、程惟象之辈。处台鼎之重，测候灾变，意将奚为？等八事。

卷五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吕夷简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上与吕夷简谋，以夏竦等皆庄献太后之党，悉罢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夷简罢之。是日，夷简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夷简素与内侍副都知阎文应相结，使为中诇，久之，乃知事由郭后。

十月戊午，张士逊罢，吕夷简复入相。上以张士逊等在相位多不称职，复思吕夷简。会上庄献太后谥，还，过枢密使杨崇勋饮酒，致班慰失时。罢士逊为左仆射，崇勋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复以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批上颊，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上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乘舆乎！废之，未损圣德。"上未许，外人籍籍，颇有闻之者。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登对极陈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使有闻于外也。"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十二月乙卯，称皇后请入道，赐号"净妃"，居别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孔道辅怪阁门不受章奏，遣吏诇之，始知其事未降诏书。丙辰，与范仲淹帅诸台谏诣阁门请对，阁门不为奏。道辅欲自宣祐门入趋内东门，宣祐监宦者阖扉拒之。道辅拊门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我曹入谏？"宦者奏之，须臾，有旨"令台谏欲有所言，宜诣中书附奏"。道辅等悉诣中书，论辩喧哗。夷简曰："废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此汉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余废后，皆昏君所为。主上躬尧、舜之资，而相公更劝之效昏君

所为乎？”夷简拱立，曰：“兹事明日请君更自登对力陈之。”道辅等退，夷简即为敕状，贬出道辅等。故事，中丞罢，须有告词。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辅等始还家，敕寻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获罪也，上直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故废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瑶华宫，章惠太后亦逐杨、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游后园，见郭后故肩舆，凄然伤之，作《庆金枝》词，遣小黄门赐之，且曰：“当复召汝。”夷简、文应闻之，大惧。会后有小疾，文应使医官故以药发其疾。疾甚，未绝，文应以不救闻，遽以棺敛之。王伯庸时为谏官，上言：“郭后未卒，数日先具棺器，请推按其起居状。”上不从，但以后礼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郓徙并，过京师，谒上。时上特用文、富为相，以为得人，谓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选，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诚如卿言。文彦博犹多私，至于富弼，万口同词，皆曰贤相也。”始平公曰：“文彦博，臣顷与之同在中书，详知其所为，实无所私，但恶之者毁之耳。况前者被谤而出，今当愈畏慎矣。富弼顷为枢密院副使，未执大政，朝士大夫有与之为恩者，故交口誉之，冀其进用，而己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树私恩，则非忠臣，何足贤也！若一以公议概之，则向之誉者将转为谤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之言进之，未几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庆历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杨安国、赵师民皆醇儒，乃昔时遵度之比，久侍经筵，各宜进职。”于是安国加直龙图阁，仍赐紫，又以安国新除母服，家贫，赐金百两。师民充天章阁侍读，仍赐绯。

吕许公疾病，仁宗剪髭为药以赐之，又手诏以问群臣可任两府者，其亲遇如此。

文公为相，庞公为枢密使，以国用不足，同议省兵。于是拣放为民者六万余人，减其衣粮之半者二万余人。众议纷然，以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愿为农，又皆习弓刀，一旦散之闾阎，必皆为盗贼。”上亦疑之，以问二公，二公曰：“今公私困

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蓄养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无由苏息。万一果有聚为盗贼者，二臣请以死当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拣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缩颈曲腘，诈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乐归农，何为诈欺如此？”上意乃决。边储由是稍苏。后数年，王德用为枢密使，许怀德为殿前都指挥使，复奏选厢军以补禁军，增数万人。

狄青既破侬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庞籍曰：“昔太祖时，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数千里，兵不血刃，不过迁官、加爵邑赐金帛，不用为枢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与，曰：‘今西有河东，北有幽州，汝为使相，那肯复为朕死战耶？’赐钱二十万贯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轻金帛如粪壤，此陛下所当法。今青奉陛下威灵，殄戮凶丑，克称圣心，诚可褒赏，然方于延钊与彬之功，则不逮远矣。若遂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则青名位极矣。寇盗之警，不可前知，万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赏之哉？且枢密使高若讷无过，若之何罢之？不若且为之移镇，加检校官，赐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谏官御史言，若讷举胡恢书石经，恢狂险无行；又若讷前导者殴人致死，可谓无过乎？”庞公曰：“今之庶僚举选人充京官，未迁官者犹不坐，况若讷大臣，举恢以本官书石经，未尝有所迁也，奈何以此解其枢务哉？若讷居马上，前导去之里余，不幸殴人至死，若讷寻执之以付开封正其法，若讷何罪哉？且里官御史上言之时，陛下既已赦若讷不问矣，今乃追举以为罪，无乃不可乎？”参知政事梁适曰：“王则止据贝州一城，文彦博攻而拔之，还为宰相；侬智高扰乱广南两路，青讨平之，为枢密使何足为过哉？”籍曰：“贝州之赏，当时论者已嫌其太重，然彦博为参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补亦当为之，况有功乎？又国朝文臣为宰相，出入无常，武臣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也。且臣不欲使青为枢密使者，非徒为国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骤擢为枢密副使，中外汹汹，以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召众言也。”争之累日，上乃从之，曰：“然则更与其诸子官，何如？”籍曰：“昔卫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无伤也。”于是以青为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加检校太傅，诸子皆超迁数官，赏赐金帛甚厚。后数月，两府奏事，上顾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谓深远之虑矣。”是时，适意以若讷为枢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讷当次补。青武臣，虽为枢密使，不妨己涂辙，故于上前争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怿，乃密为奏，言狄青功大，赏

之太薄，无以劝后；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语告青，又使人语内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讼其功，及言与孙沔褒赏太薄，许为外助。上既日日闻之，不能无信。顷之，上忽对两府谓籍曰：“平南之功，前日赏之太薄，今以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枢密副使，石全斌先给观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观察使，高若讷优迁一官，加迁上学士，置之经筵。”又言张尧佐亦除宣徽使，声色俱厉。籍错愕，对曰：“容臣等退至中书商议，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阁内议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讷时为户部侍郎，籍乃与同列议于阁内，以若讷为尚书左丞，加观文殿学士兼侍读，其余皆如圣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诏行之。

始平公自定州归朝，既入见，退诣中书，白执政以求致仕。执政曰：“康宁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坚，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厌弃然后去，乃不得已也，岂得为止足哉？”因退归私第，坚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札子不可胜数，朝廷乃许之，以太保致仕。是时论者皆谓公精力充壮，未必肯决去，至是乃服。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立仗朝会。前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庭，跣祷于天。及旦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彦博奉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耶？”彦博知上有疾，猝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彦博遣人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过多，今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彦博与两府俟于殿阁，久之，召内侍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问上至禁中起居状，志聪对以禁中事严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系社稷之安危，尔曹出入禁闼，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耶？自今疾势增损，必一一见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书，取军令状。志聪等素谨愿，及夕，诸宫门白下锁，志聪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军令。”庚申，两府诣东阁小殿门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谓宰相曰：“相公且为天子肆赦消灾。”两府退，始议下赦。茂则，内侍也，上素不喜，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

中宫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辄离。曹后以是亦不敢辄近上左右。诸女皆幼，福康公主最长，时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无至亲在上侧者，惟十阁宫人侍奉而已。上既不能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两府谋以上躬不宁，欲留宿宫中而无名。辛酉，文彦博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两府昼夜焚香，设幄宿于殿之西庑。史志聪等曰：“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彦博曰：“今何论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间，暂出御崇政殿以安众心。癸亥，赐在京诸军特支钱。两府求请诣寝殿见上，史志聪等难之，平章事富弼责之，志聪等不敢违。是日，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求见执政白事。文彦博曰：“此际宫门何可夜开？”诘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变者，执政欲收捕按治，彦博曰：“如此，则张皇惊众。”乃召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怀德曰：“在军职中最为谨良。”彦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彦博曰：“然则此卒有怨于彼，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众以为然。彦博乃请平章事刘沆判状尾，斩于军门。及上疾愈，沆谮彦博于上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结内侍右班副都知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候两府聚处，于大庆殿庭执状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安。”文彦博知其意有所在，顾未有以制也。后数日，二人又上言请皇后同听政，亦继隆所教也。史志聪等以其状白宰执，彦博视而怀之，不以示同列，同列问，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而语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对曰：“然。”彦博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二人惧，色变，彦博曰：“观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无得复尔！”二人退，彦博乃以状示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敢尔妄言，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众皆曰：“善。”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漯于京师方位，彦博复遣二人往，武继隆白请留之，彦博曰：“彼不敢辄妄言，有人教之耳。”继隆默不敢对。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东北，非正北，无害也。戊辰以后，上神思寖清宁，然终不语，群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罢醮，两府始分番归第，不归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诏惟两府近臣候问于内东门，余悉罢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参。丙午，百官奏贺康复。

贡父曰：章献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宫美携之入京。美以锻银

为业，时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美因锻得见。太子语之曰："蜀妇人多才慧，汝为我求一蜀姬。"美因纳后于太子，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乳母恶之。太宗尝问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对，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几，太宗宴驾，太子即帝位，复召入宫。

刘贡父曰：真宗将立刘后，参知政事赵安仁以为刘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门。上虽不乐，而以其守正，无以罪也。他日，上从容与王冀公论方今大臣谁最为长者，冀公欲挤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报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致政事。

王旦太尉荐寇莱公为相，莱公数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专称其长。上一日谓太尉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太尉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益贤太尉。初，莱公在藩镇，尝因生日构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为人所奏。上怒甚，谓太尉曰："寇准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对曰："准诚贤能，无如骙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骙耳。"遂不问。及太尉疾亟，上问以后事，惟对以早宜召寇准为相。袁默云。

钱资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怀数奏，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称圣旨行之。尝与马知节俱奏事上前，冀公将退，知节目之曰："怀中奏何不尽出之？"

张乖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渊一掷，詠不敢为也。"深叹服之。富公云。

邢惇，雍丘人，以学术称乡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对，问以治道，惇不对。上问其故，惇曰："陛下东封西祀，皆已毕矣，臣复何言？"上因除试四门助教，遣归。惇衣服居处，一如平日，乡人不觉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见其敕与废纸同束屋梁间。滕元发云。

卷六

冯拯，河南人，其父为赵韩王守第舍。拯年少时，韩王见之，问此为谁，其父对曰："某男也。"韩王奇其状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读书？"其父遂使之就学。数年，举进士，韩王为之延誉，遂及第。太宗时，拯上言请立太子，太宗怒，谪之岭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广州事。其同官为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莱公素恶拯，会覃恩，拯迁虞部员外郎，其同官迁屯田员外郎。以拯素刚，让居其下，莱公见奏状，怒，下书诘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据？趣以状对。"于是拯密奏言："寇准以私憾专抑挫臣，吕端畏怯，不敢与争，张洎又准所引用，朝廷之事，一决于准，威福自任，纵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章奏，大怒，莱公由是出知褒州。上又责让吕端、张洎，二人皆顿首曰："准在中书，臣等备员而已。"真宗即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即位，发丁朱崖罪，窜之南荒，拯之力也。拯无文学，而性伉直，自奉养奢靡，官至侍郎。聂之美云。

种放以处士召见，拜谏官，真宗待以殊礼，名动海内。后谒归终南山，恃恩骄倨甚。王嗣宗时知长安，见通判以下群拜谒，放小俯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其诸侄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状元及第，名位不轻，胡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实空疏，才识无以逾人，专饰诈巧，盗虚名。陛下尊礼放，擢为显官，臣恐天下窃笑，益长浇伪之风。且陛下召魏野，野闭门避匿，而放阴结权贵以自荐达。"因抉摘言放阴事数条。上虽两不之问，而待放之意寖衰。齐州进士李冠尝献嗣宗诗曰："终南处士声名灭，邠土妖狐窟穴空。"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为之焚纸钱祈祷，嗣宗闻之，笑曰："何等鬼神，敢问王嗣宗取枉法赃耶？"魏舜卿云。

嗣宗性忌刻，多与人相迕。世传嗣宗有恩仇簿，已报者则勾之。晚年交游，皆入仇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广南摄官，以勤为吏职，又善以辞色承上接下，官至尚书三司使、修昭应宫副使。是时，丁朱崖为修宫使，特一日三见，亦三拜之。与吏卒语，皆煦煦抚慰之，由是人皆乐为尽力，事无不齐集。精力过人，常通夕坐而假寝，未尝解衣就枕。郝元规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时生。景德中，从幸永安，还，得疾，薨，时年十岁许。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宋次道云。

李允则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与契丹和亲，约不修河北城隍，允则欲展州城，乃置银器五百两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请多以人守之。"允则不许。数月，契丹数十骑盗取之，允则大怒，移牒涿州捕贼，因且急筑其城。契丹内惭，不敢止也。允则为长吏，于市中下马往富民家，军营与妇女笑语无所间，然富民犯罪未尝稍宽假。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当时边臣无有及者。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莱公与内侍省都知周怀政密言于上，请传位皇太子，上自称太上皇，上许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豫知，既而月余无所闻。二月二日，上幸后苑，命后宫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怀政伺上独处，密怀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计，陛下已许臣等，而月余不决，何也？臣请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划其胸，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惊，因是疾复作，左右扶舆入禁中。皇后命收怀政下狱，按问其状。又于宫中索得莱公奏言传位事，乃命亲军校杨崇勋密告云："寇准、周怀政等谋废上、立太子。"遂馆诛怀政而贬莱公。

寇莱公之贬雷州也，丁晋公遣中使赍敕往授之，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既至，莱公方与郡官宴饮，驿吏言状，莱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见，入传舍中，久不出。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为。莱公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以敕示之。莱公乃从录事参军借绿衫著之，短才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阶复宴饮，至暮而罢。

真宗晚年不豫，尝对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刘氏独置朕于宫中。"众知上眊乱误言，皆不应。李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无是事也。"章献在幄下闻之，由是恶迪。

初，自给事中、参知政事除工部尚书、平章事，既而贬官，十余年，历诸侍郎，景祐初，复以工部侍郎即入相。陆子履云。

胡顺之为浮梁县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前县令不肯禁。顺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顺之怒曰："汝辈嫉其富，欲使之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输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顺之乃使快手继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录事继之，又白不能。顺之怅然曰："然则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稿，自抵其居，以稿塞门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顺之悉令掩捕，驱至县，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尽痛杖之。乃召谓曰："胡顺之无道，既焚尔宅，又杖尔父子兄弟，尔可速诣府自诉矣。"臧氏皆慑服，无敢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为一县先。府常遣教练使诣县，顺之闻之，曰："是固欲来烦扰我也。"乃微使人随之，阴记其入驿舍及受驿吏供给之物。既至，入谒，色甚倨，顺之延与坐，徐谓曰："教练何官耶？"曰："本州职员耳。"曰："应入驿乎？"教练使踧踖曰："道中无邸店，暂止驿中耳。"又曰："应受驿吏供给乎？"曰："道中无刍粮，故受之。"又曰："应与命官坐乎？"教练使乃趋下谢罪。顺之乃收械系狱，置暗室中，以粪环其侧。教练使不胜其苦，因顺之过狱，呼曰："令何不问我罪？"顺之笑谢曰："教练幸勿讶也，今方多事，未暇论也。"系十日，然后杖之二十，教练使不服，曰："我，职员也，有罪当受杖于州。"顺之笑曰："教练使久为职员，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无敢扰县者。州虽恶之，然亦不能罪也。后为青州幕僚，发麻氏罪，破其家，皆顺之之力也。真宗闻其名，召至京师，除著作佐郎、洪州佥判。顺之为人深刻无恩，至洪州，未几，病目，恶明，常以物帛苞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烁，则惨痛彻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专以无赖把持长短，凭陵细民，殖产至富。后以覃恩迁秘书丞，又上言得失。章献太后临朝，特迁太常博士，又以覃恩迁屯田员外，卒于洪州。顺之进士及第，颇善属文。冯广渊云。

青州临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尝为本州录事参军。节度使广纳货赂，皆令麻氏主之，积至巨万。既而节度使被召赴阙，不及取而卒，麻氏尽有其财，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渊，其游兵至临淄，麻氏率壮夫千余人据堡自守，乡里赖之全济者甚众。至今基址尚存，谓之麻氏寨。兵退，麻氏敛器械尽输官，留十二三以卫其家。麻温舒兄弟皆举进士，馆阁美官。家既富饶，宗族横于齐。有孤侄懦弱，麻氏家长恐

分其财，幽饿杀之。事觉，姜遵为转运使，欲树名声，因索其家，获兵器及玉图书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纵横临淄，齐人慑服，私畜兵，刻玉宝，将图不轨。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孙有官者皆贬夺，籍没家财，不可胜纪。麻氏由是遂衰。孟翱云。

真宗时，京师民家子有与人斗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颠踬而死。会疏决，法官处其罪当笞。上曰："母呼不止，违犯教令，当徒二年，何谓笞也？"群臣无不惊服。张锡云。

永兴军上言朱能得天书，真宗自拜迎入宫。孙奭知河阳，上疏切谏，以为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其辞有云："得来惟自于朱能，崇信只闻于陛下。"其质直如此，上亦不责。顷之，朱能果败。

真宗将西祀，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切谏，以为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过欲效秦皇、汉武刻石诵德，夸耀后世耳。其辞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因于饥岁。今陛下好行幸，数赋敛，安知天下无刘、项、黄巢乎？"上乃自制《辨疑论》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谕焉。奭子瑜，字叔礼，云："其表千余言，叔礼能口诵之。"予从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时，寇准、毕士安为相，士安以疾留京师，准从车驾幸澶渊。王钦若阴言于上，请幸金陵，以避其锐，陈尧叟请幸蜀。上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二人所为，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虏势凭陵，陛下当率励众心，进前御敌，以卫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庙，远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势，銮舆回轸一步，则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虏乘其势，楚、蜀可得至耶？"上悟，乃止。二人由是怨准。

上在澶渊南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固请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曰："高琼何得无礼！"琼怒曰："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虏将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以退虏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辇不进，琼以所执檛棰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城下将士皆呼万岁，气势百倍。会虏大将挞览中弩死，虏众遂退。他日，上命寇准召琼诣中书，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经书语也。"

寇准从车驾在澶渊，每夕与杨亿痛饮讴歌，谐谑喧哗，常达旦。上使人觇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忧矣。"虏兵既退，来求和亲，诏刘仁范往议之，仁范以疾辞，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与之约，岁给金缯二十万，虏嫌其少。利用复还奏之，上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利用辞去，准召利用至幄次，与语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则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至虏帐，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车驾还自澶渊，毕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师，士安罢相，寇准代为首相。

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久之，数乘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逼畿甸，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称乎？"上由是寖疏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舆入禁中，使其子雍与直省吏扶之，见于延和殿。劳勉数四，因命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谁乎？"旦谢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对。上曰："张詠如何？"不对。又曰："马亮如何？"不对。上曰："试以卿意言之。"旦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怃然有间，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辞退。旦薨岁余，上卒用准为相。直省吏今尚存，亲为元震言之。前数事皆元震闻其先所言也，震先人为内侍省都知。右皆蓝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准得罪，丁谓、李迪同为相，以其事进呈，上命除准小处知州。谓退，遂署其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与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由是二人斗阋，更相论奏。上命翰林学士钱惟演草制，罢谓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谓。外人先闻其事，制出，无不愕然，上亦不复省也。元震及李子仪云。

真宗时，王文正旦为相，宾客虽满座，无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问其居处。数月之后，召与语，从容久之，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密籍记其名。他日，其人复来，则谢绝不复见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请于上，上所用者，辄以笔点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议

其事，同列争欲有所引用，旦曰："当用某人。"同列争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尝不获可。同列虽嫉之，莫能间也。丁谓数毁旦于上，上益亲厚之。

曹玮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问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枢密直学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众议皆谓及虽谨厚有行，非守边之臣，不足以继玮。杨亿以众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心亦轻之。会有屯驻禁兵白昼夺妇人银钗于市中，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观书如故。将吏皆惊。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谓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议谓及不胜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议，何其易得也。夫以禁军戍边，白昼为盗于市，主将斩之，事之常也，乌足以为异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慑服，边境之事，玮处之已尽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坏玮之成绩。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矣。"亿由是益服旦之识度。张宗益云。

真宗既与契丹议和，王文正旦问于李文靖沆曰："和议何如？"文靖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游，大修宫观，文正乃潜叹曰："李公可谓有先知之明矣。"傅钦文云。

苏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莱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上疑未决，因幸秘阁，见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镐曰："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上遂决冀公之策，作天书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镐云。晚年，王烧金以幻术宠贵，京师妖妄繁炽，遂有席帽精事，闾里惊扰，严刑禁之乃止。

陈恕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粮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上闻而善之。元忠云。

太宗疾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

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继恩召宰相吕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谓曰："宫车已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乃迎太子立之。寻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本镇，昌龄为忠武行军司马，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浔州。杨乐道云。

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即位，垂帘引见群臣，宰相吕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祖择之、郑毅夫云。

真宗尝谓李宗谔曰："闻卿能敦睦宗族，不损家声，朕今保守祖宗基业，亦犹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贽知天雄军，贽辞诉不肯赴职，上不许。贽退，上以问宰相，对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复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贽为大藩而不行，后何以使群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宁州，上言："昨清远军失守，盖朝廷素不留意。"因请兵三五万。真宗曰："西边事，吾未尝敢忘之，盖熙政远不知耳。"周莹等曰："清远失守，将帅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逊，必罪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难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后谁敢言者？"因赐诏书褒嘉焉。

真宗东封还，群臣献歌颂称赞功德者相继，惟进士孙籍献言："封禅，帝王之盛事，然愿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上善其言，即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

秦国长公主尝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尚良使兼医官院事，上谓王继英曰："雍王元份亦尝为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医官所领，此固不可也。"驸马都尉石保吉自求见上，言："仆夫盗财，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岂肯以卿故乱天下法也。"又请于私第决罚，亦不许。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上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诏侍读、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率以为常。

真宗尝读《易》，召大理评事冯元讲《泰卦》。元曰：“泰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天地交泰。亦犹君意接于下，下情达于上，无有壅蔽，则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则万物失宜，上下不通，则国家不治。”上大悦，赐元绯衣。

真宗重礼杜镐。镐直龙图阁，上尝因沐浴罢，饮上尊酒，封其余，遣使赐镐于阁下。镐素不饮，得赐喜，饮之至尽，因动旧疾，忽僵不知人。上闻之惊，步行至阁下，自调药饮之。仍召其子津入侍疾。少顷，镐稍苏，见至尊在，欲起，上抚令卧。镐疾平，然后入宫。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以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

种放隐于终南山豹林谷，讲诵经籍，门人甚众。太宗闻其名，召之，放辞以母老不至，诏每节给钱物供养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赐钱二十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复赐钱五万，诏本府礼遣，亦辞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周珪，赍诏至山召之，仍赐钱十万、绢百匹，放应命至阙。上喜，见放便殿，赐坐与语，即坐拜司谏、直昭文馆，赐居第、什器，御厨给膳。明年，放上表请归山，上令暂归，三两月复来赴阙。因拜起居舍人，宴饯于龙图阁，上赋诗送之，命群臣皆送。景德三年，迁右谏议大夫。祥符元年，迁给事中。从祀汾阴，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阴，召河中府处士李渎、刘巽，巽拜大理评事，致仕，乃赐绯，渎以疾辞。又召华山郑隐、敷永李宁，对于行宫，隐赐号正晦先生。又召陕州魏野，亦辞疾，不应命。右皆出《圣政录》。

先朝命郭后观奉宸库，后辞曰：“奉宸国之宝库，非妇人所当入。陛下欲惠赐六宫，愿量颁之，不敢奉诏。”上为之止。李贵云。

卷七

枢密直学士张詠知益州，有巡检所领龙猛军人溃为群盗。龙猛军者，本皆募群盗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斗，连入数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钤辖以州事委之，愕然，请其故，詠曰："今盗势如此，而钤辖晏然安坐，无讨贼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钤辖宜摄州事，詠将出讨之。"钤辖惊曰："某行矣。"詠曰："何时？"曰："即今。"詠领左右张酒具于城西门上，曰："钤辖将出，吾今饯之。"钤辖不得已，勒兵出城，与饮于楼上。酒数行，钤辖曰："某愿有谒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粮，愿皆应付。"詠曰："诺。老夫亦有谒于钤辖。"曰："何也？"詠曰："钤辖今往，必灭贼，若无功而退，必断头于此楼之下矣。"钤辖震栗而去。既而与贼战，果败，士众皆还走几十里。钤辖召其将校告之曰："观此翁所为，真斩我，不为异也。"遂复进，力战，大破之，贼遂平。

张詠时，有僧行止不明，有司执之以白詠，詠熟视，判其牒曰："勘杀人贼。"既而案问，果一民也，与僧同行于道中，杀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为僧。僚属问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见其额上犹有系巾痕也。"王胜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应宫，张詠上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丁谓头置于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詠头置于丁谓之门，以谢丁谓。"上亦不罪焉。不记所传。

真宗判开封府，杨砺为府僚，及登储贰，因为东宫官，即位，为枢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问疾，所居在隘巷中，辇不能进。左右请还，上不许，因降辇，步至其第，存劳甚至。原叔云。

杨砺，太祖建隆初状元及第。在开封府，真宗问砺何年及第，砺唯唯不对。真宗退问左右，然后知之，自悔失问，谓砺不以科名自伐，由

是重之。

真宗知开封府，李应机知咸平县。府遣散从以帖下县，有所追捕，散从恃王势，欢呼于县廷。应机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从走归，具道其语，泣诉于王，王不答，而默记其名，嘉其谅直。及即帝位，擢应机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谓之曰：“朕方以西蜀为忧，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为大任，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闻。”应机至州，未几，有走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饯之，应机故称疾不会，走马心已不平。及暮，应机又使人谓走马曰：“应机有密疏，欲附走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强应之曰：“诺。”明日，走马使人诣应机曰：“某治装已毕，且行矣，愿得所赍文疏。”应机曰：“某之疏不可使人传也，当自来受之。”走马虽怒，其意欲积其骄横之状具奏于上，乃诣应机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问曰：“李应机无恙乎？有疏来否？”走马愕然失据，即对曰：“有。”因探其怀出之。上周览，称善数四，因问应机在蜀治行何如，走马踧踖，转辞更称誉之。上曰：“汝还语应机，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见，尽当以闻。蜀中无事，行召卿矣。”顷之，召入，迁擢，数岁中至显官。应机为吏强敏，而贪财多权诈，其后上亦察其为人，寖疏之。李公达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枢密使陈尧叟奏请沿河皆撤去浮桥，舟船皆收泊南岸。敕下河阳、陕州、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惊扰。监察御史王济知河中府，独不肯撤，封还敕书，且奏以为不可。陕州通判张稷时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桥，稷还，闻河中府不撤，乃复修之。寇相时在中书，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济为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方且进用。济性鲠直，众多嫌之，及寇相出，济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为三司判官、转运使。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钦若镇魏府，有兵十万余。契丹将至，城中惶遽。钦若与诸将探符分守诸门，阁门使孙全照曰：“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官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某请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全照付之。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全照曰：“不可。参政主帅，号令所出，谋画所决，北门至南门二十里，请复待报，必失机会，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则大善。”钦若从之。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挥，用无不

胜。于是大开北门，下钓桥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环过攻东门。良久，舍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潜师复过魏府，伏兵断其后，魏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无魏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钦若许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契丹伏兵略尽，魏乃复存。董照云。

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每扪其痕辄哭。楚楷云。

景德中，契丹犯澶渊，天子亲征，枢密使陈尧叟、王钦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锋。是时，乘舆在河上行宫，召寇准入谋事。准将入，闻内中人谓上曰："群臣欲将官家何之耶？何不速还京师？"准入见，上以金陵谋问之，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向者妇人之言。今胡虏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将士旦夕望陛下至，气势百倍。今若陛下回銮数步，则四方瓦解，虏乘其势，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计，乃北渡河。

丁、寇异趋，不协久矣。寇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郓公由是衔之。真宗将立刘后，莱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刘氏宗人横于蜀中，夺民盐井，上以后故，欲舍其罪，莱公固请必行其罪。是时上已不能记览，政事多宫中所决。丁相知曹、寇不平，遂与郓公合谋，罢莱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岁余，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称制，莱公再贬雷州。是岁，丁相亦获罪。

张齐贤为布衣时，倜傥有大度，孤贫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盗十余人，会食于逆旅之间，居人皆惶恐窜匿，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大夫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吾辈粗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龌龊儿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慨慷士，诸君又何间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为数段而啖之，势若狼虎，群盗视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执天下，当念吾曹皆不得已而为盗耳，愿早自结纳。"竞以金帛遗之。齐贤皆受不让，重负而还。

张齐贤真宗时为相，戚里有争分财不均者，更相诉讼。又因入宫，自理于上前，更十余日，不能断。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也，臣请自治之。”上许之。齐贤坐相府，召诸讼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财多，汝所分财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状结实，乃召两吏趣从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皆按堵如故，分书则交易之，讼者乃止。明日奏，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张昭孙云。

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二千石鲜能治之者。陈尧咨知府，有李太监者，尧咨旧交，其子尤为强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尧咨问其父兄宦游何方，得安信否，语言勤至。既而让曰：“汝不肖，无赖如是，我不能与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赎刑，无复耻耳。我与尔父兄善，义犹骨肉，当代汝父兄训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数十下。由是子弟亡赖者皆惕息。然其用刑过酷。有博戏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马于其傍，腐臭气中疮皆死，后来者系于先死者之足。其残忍如此。董昭云。

真宗时，王钦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见辄悦之。每拜一官，中谢日，辄问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宠遇如此。钦若为人阴险多诈，善以巧谲中人，人莫之悟。与王旦同为相，翰林学士李宗谔有时名，旦善视之。旦欲引宗谔参政事，以告钦若，钦若曰：“善。”旦曰：“当以白上。”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凡千余缗，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中谢日，所赐物近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荐于上，上作色不许。其权谲皆此类。后罢相，为资政殿学士。故事，杂学士并在翰林学士下。及钦若入朝，上见其位在李宗谔下，怪之，以问左右，左右以故事对。上即除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位在翰林学士上。资政殿大学士自此始。初，钦若与丁谓善，援引至两府。及谓得志，稍叛钦若，钦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当时两府领少师、少傅、少保，召钦若于外，为太子太保。真宗不豫，事多遗忘。丁谓方用事，寻有诏，钦若以太子太保归班。钦若袖诏书曰：“上命臣以归班，不识诏旨所谓。”上留其诏，改除司空、资政殿大学士。顷之，钦若宴见，上问：“卿何故不如中书？”对曰：“臣不为宰相，安敢之中书？”上顾都知，送钦若诣中书视事。钦若既出，使都知奏：“以无白麻，不敢奉诏。”因归私第。上命中书降麻。丁谓因除钦若节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钦若上表请觐，未报，亟留府事委僚属而入朝。谓因责以擅委符印诣阙，无人臣礼，下诏贬司农卿、南京分

司。会今上即位，丁谓败，章献太后以钦若先朝宠臣，复起知升州。自升州召还，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复为相。然钦若不复大用事如真宗时矣。未几，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遗钦若，为人所知，钦若因自发其事，太后由是解体。顷之，薨于位，谥曰文穆。无子，养族人为后。钦若方用事时，四方馈遗，不可胜纪。其家金帛、图书、奇玩富于丁谓，为天火所焚，一朝殆尽。辛若渝云。

王文穆为人虽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渊之役，文穆镇天雄。契丹既退，王亲军率大兵向魏府，魏府钤辖惧，欲闭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则积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结彩棚以待之。至则迎劳，欢宴饮酒连日。既罢，其所统兵皆已分散诸道矣，亲军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缞服者言之。

王钦若为翰林学士，与比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贡举，湛后差入贡院，时诸科已试第六场。是时，法禁尚疏，钦若奴祁睿得出入贡院。钦若妻受一举人赂，书睿掌以姓名语钦若，皆奏名。有济源经科，因一僧许赂钦若银十铤，既入六铤，余负而不归，僧往索之，因喧斗。事发，下御史台鞫案。事方纷纭，真宗擢钦若参知政事。中丞赵昌言以狱辞闻，收钦若下台对辨，上虽知其事，终不许，曰："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耶？且钦若才登两府，岂可遽令下吏乎？"昌言争不能得。湛乃独承其罪，诏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岭南牢城。湛家贫，每会客从同僚梁颢借银器，是时适在其家，没以为赃。钦若内亦自愧，其后擢湛子鼎为官以报之。真宗晚年，钦若恩遇寖衰，人有言其受金者，钦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台核实。上不悦，曰："国家置御史台，固欲为人辨虚实耳。"钦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苏子容云。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谷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食谷且尽，不能得输。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谷，不至朽败。奏至，太宗大喜，手诏答许之，因识其名。秩满入见，擢为朝官。真宗即位，钦若首乞免放欠负，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天圣初，契丹遣使请借塞内地牧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钦若方病在家，章献太后命肩舆入殿中问之，钦若曰："不与则示怯，不如与之。虏以虚言相恐喝耳，未必敢来。宜密诏曹玮，使奏乞整顿士马以备非常。"太后从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玮时知定州。董沔云。

太宗时，大臣得罪者，贬谪无所假贷，制辞极言诋之。未几，思其才，辄复进用。真宗重于进退大臣，制辞亦加审慎。向敏中为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妇柴氏上书，讼敏中典宅亏价，且言敏中欲娶己，已不许。上面问敏中，对曰："臣自丧妻以来，未尝谋及再娶。"既而上闻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责其不实，罢相归班。其麻辞曰："翊赞之功未著，廉洁之操蔑闻。"又曰："朕选用不明，搢绅兴诮。"议者以敏中为终身摈弃不复用矣。是时，凡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莱公虽有重名，所至之处，终日游宴，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有所得，然人皆乐与之处，不以为非也。张齐贤倜傥任情，获劫盗或时纵遣之，尤不治。上闻之，皆不以为善。唯敏中勤于政事，所至著称。上曰："大臣出临方面，惟向敏中尽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复用之意。会夏州李继迁末年，兵败被伤，自度孤危且死，属其子德明小字阿妻。必归朝廷，曰："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死，德明纳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兴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毕，徙知汝南府。东封西祀，皆以敏中为东京留守。西祀还，遂复为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过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许，僧求寝于门外车箱中，许之。夜半，有盗入其家，自墙上挟一妇人并囊衣而出。僧适不寐，见之，自念不为主人所纳而强求宿，而主人亡其妇及财，明日必执我诣县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堕眢井，则妇人已为人所杀，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访亡僧并子妇尸，得之井中，执以诣县，掠治，僧自诬云："与子妇奸，诱与俱亡，恐为人所得，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其中。赃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狱成，诣府，府皆不以为疑，独敏中以赃不获为疑。引僧诘问数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当负此人死，无可辨者"。敏中固问之，僧乃以实对。敏中因密使吏访其贼。吏食于村店，店妪闻其自府中来，不知其吏也，问之曰："某僧者其狱如何？"吏绐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妪叹息曰："今若获贼，则何如？"吏曰："府已误决此狱矣，虽获贼，亦不敢问也。"妪曰："然则言之无伤矣。妇人者，乃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杀也。"吏曰："某人安在？"妪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一府咸以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彻，进士及第，官至左拾遗。父祐，以文学介直知名，知制诰二十余年，官至兵部侍郎，风鉴精审。旦少时，祐尝明以语人，谓旦必至公辅，手植三槐于庭以识之。旦自幼聪悟，宽裕清粹。太平兴国中，一举登进士第，除大理评事、知岳州平江县事，徙

监潭州酒税。知州事何承矩荐其才行，太宗诏除著作郎。时方兴文学，修三馆，建秘阁，购文籍，旦以选预校正。遭父丧，趣出供职。端拱中，通判郑州事，月余，徙濠州。遭母丧去，诏复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馆。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诰。四年，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会妻父赵昌言参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诰中书属官，引唐独孤郁避权德舆事，固求解职，上嘉而许之，以礼部郎中充集贤院修撰，掌铨课如故。逾年，昌言罢政事，旦即日复知制诰，依前修撰，仍赐金紫。逮真宗即位，除中书舍人。数月，召入翰林为学士，寻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司。咸平三年，权知贡举。锁宿旬日，就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明年，迁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从车驾幸澶渊。时郓王留守京师，暴得心疾，诏旦权东京留守事，乘传而归，听以便宜从事。三年，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明年，车驾幸永安，以旦为朝拜诸陵大礼使。及还，监修《国史》。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以旦为封禅大礼使，又为天书仪卫使。从登封泰山，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受诏作《封禅坛颂》，迁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及祀汾阴，以旦为汾阴大礼使，还，迁左仆射、同平章事。受诏作《汾阴祠坛颂》，上更欲迁旦官，旦沥恳固辞，乃止加昭文馆大学士及增加功臣而已。及圣祖降临，又加门下侍郎。玉清昭应宫成，以旦为玉清昭应宫使。铸铜像成，以旦为迎奉圣像大礼使。宝符阁成，又为天书刻玉使。车驾幸亳，以旦为奉祀大礼使。上以兖州寿丘为圣母降生之地，于是处建景灵宫，以旦为朝修使。宫成，拜司空。《国史》成，进拜司徒。天禧元年，进拜太保、同平章事。圣祖上尊号，以旦为太极观奉上宝册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辞，累章不许。及自兖州还，恳请备至，乃诏册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书，遇军国有重事，不以时日，并入参决。旦闻之，惶恐，拜章乞寝，恩至阁门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优假之数卒如前诏，既而疾甚，求对便座，扶以升殿。上见其癯瘠，恻然许之。旦退，复上奏。明日，册拜太尉，依前玉清昭应宫使，罢知政事，特给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礼官草具尚书省都堂署事之仪。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赠太师、尚书令，谥文正。上出次发哀，群臣奉慰。擢其弟旭度支员外郎，兄子大理评事睦为大理寺丞，弟子卫尉寺丞质为大理寺丞。外孙韩纲、苏舜元、范禧并同学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补太常寺太祝，徽秘书省校书郎。初，旦与钱若水同直史馆、知制诰，有僧善相，谓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极人臣，富贵无与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贵也？"僧曰："作相之后，面当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养薄耳。"后果如其言。旦以宽厚清约为相几二十年，遭时承平，人主宠遇

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称之。事寡嫂谨，抚弟妹恩，禄赐所得，与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无所问。遇恩，荫补遍于群从，身没之日，诸子犹有褐衣者。性好释氏，临终遗命剃发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为坟。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真宗时，马知节、林崇训皆以检校官签书枢密院事。知节为人质直，真宗东封泰山，车驾发京师，上及从官皆蔬食。封禅礼毕，上问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节独进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与臣同次舍，无不私食肉者。"又顾旦等曰："知节言是否？"旦再拜曰："诚如知节之言。"邓言吉云。

卷八

王化基为人宽厚，尝知某州，与僚佐同坐，有卒过庭下，为化基喏，而不及幕职，僚佐退召其卒，笞之。化基闻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喏如此之重也。向或知之，化基无用此喏，当以与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谥曰惠献。子举正，有父风，官亦至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谥曰安简。冯广渊云。

李文定公迪罢陕西都转运使，还朝。是时，真宗方议东封西祀，修太平事业。知秦州曹玮奏："羌人潜谋入寇，请大益兵为备。"上怒，以玮虚张虏势，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陕西还，召见，示以玮奏，问其虚实，欲斩玮以戒妄言者。文定从容奏曰："玮，武人，远在边鄙，不知朝廷事体，辄有奏陈，不足深罪。臣前任陕西，观边将才略，无能出玮之右者，他日必能为国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玮，良将，必不妄言。所请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请。臣观陛下意，但不欲从都门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发以戍秦。臣在陕西，籍诸州兵数为小册，尝置鞶囊中以自随，今未敢以进。"上趣取阅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传诏枢密遣之。"既而，虏众果入寇，玮迎击，大破之，遂开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谓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将立章献后，迪为翰林学士，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献深衔之。周怀政之诛，上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为参知政事，候上怒稍解，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悟，由是独诛怀政等，而东宫不动摇，迪之力也。及为相，真宗已不豫，丁谓与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谓矫书圣语，欲为林特迁官，迪不胜忿，与谓争辨，引手板欲击谓，谓走，获免。因更相论奏。诏二人俱罢相，迪知郓州。明日，谓复留为相。迪至郓且半岁，真宗晏驾，迪贬衡州团练副使。谓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至郓州，见通判以下而不见迪，迪惶恐，以刃自刭，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胁，无所不至。人往见迪，辄籍其名，或馈之食，留至溃腐，弃捐不与。迪客邓馀怒曰："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

谓耶？邓馀不畏死，汝杀我公，我必杀汝！”从迪至衡州，不离左右。仲宣颇惮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岁余，除秘书监、知舒州。章献太后崩，迪时以尚书左丞知河阳。今上即位，召诣京师，加资政殿大学士，数日复为相。迪自以为受不世之遇，尽心辅佐，知无不为。吕夷简忌之，潜短之于上，岁余罢相，出知某州。迪谓人曰：“迪不自量，恃圣主之知，自以为宋璟，而以吕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刘氏号秦国延寿保圣夫人言，仁宗圣性宽仁，宗族近有幸求内批者，上咸不违。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谓宰相曰：“自今内批与官及差遣者，并具旧条，复奏取旨。”

庆历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贺，上曰：“昨夜朕忽闻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祷。须臾雨至，朕及嫔御衣皆沾湿，不敢避去，移时雨霁，再拜而谢，方敢升阶。”得象对曰：“非陛下至诚，何以感动天地！”上曰：“比欲下诏罪己，避寝撤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耳。”

庆历三年九月，知谏院王素、余靖、欧阳修、蔡襄以言事不避，并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转运使，将之官，入辞，上谓曰：“卿今便去，谏院事有未言者，可尽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辞，书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为目。上顾见之，问其所书者何？靖以实对。上指其字一一问之，尽而后已。上之听纳不倦如此。

温成皇后张氏，其先吴人，从钱氏归国，为供奉官。祖颖，进士及第，终于县令。子尧封，尚幼，二女入宫事真宗，名位甚微。尧封亦进士及第，早终，妻惟有一女，即后也。庶子化基幼。尧封从父弟尧佐亦进士及第，时已为员外郎，不收恤诸孤。后母卖后于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者，而适蹇氏，生男守和。大长公主纳后于禁中仙韶部，宫人贾氏母养之。上尝宫中宴饮，后为俳优，上见而悦，遂有宠。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为修媛，后册为贵妃，饮膳供给，皆逾于曹后，几夺其位数矣，以曹后素谨，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进用尧佐，数年间为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三司使、淮海军节度使、宣徽使，追封尧封为清河郡王，后母为齐国夫人，后兄化基子守诚、蹇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贵。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册为温成皇后，礼数资送甚极丰厚。后方宠幸，贾氏尤用

事，谓之贾夫人，受纳货贿，为人属请，无不行者。贾安公以姑礼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获讥于世。齐国夫人柔弱，故官爵赏赐多入尧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终于阁门祗候，后薨，齐国夫人相继物故。后数年，尧佐亦卒，张氏遂衰。

子渊曰：温成立忌日，礼官列言不可，执政患之。有礼官谓执政曰："礼官张刍独主此议，他人皆不得已从之耳。"执政乃追引前岁刍乞落职，代父牧入蜀及乞广安军，进退失据。奏落检校职监潭州酒。礼官议者稍稍息。

庆历元年十二月，才人张氏进封修媛。庆历四年三月，以修媛张氏之世父职方员外郎尧佐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尧佐不当得此差遣。一尧佐不足为轻重，但鉴郭后之祸兴于杨、尚。"上曰："朕不以女谒用人，自有臣僚奏举。物议不允，当与一郡。"

至和元年，张氏妃薨，初谥广明皇后，又谥元明，又谥温成，京师禁乐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仪殿殡于奉先寺，仪卫甚盛。又诏与孝惠、淑德、章怀、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殡成，上前五日不视朝，两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仪殿，设警场于右掖门之外。是日旦发引，陈卤簿、鼓吹、太常乐、僧道，威仪甚盛。皇亲、两府、诸司缘道设祭，自右掖门至奉先院，络绎不绝。百官班辞于御史台前陈祭，又赴奉先院。已殡，百官复诣西上阁门奉慰。

宝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决御史台所奏冯士元狱，谓宰相曰："此狱事连大臣，近者台司进奏禁止郑戬、庞籍起居，自余盛度、程琳殊无论奏。度、琳乃儒臣耳，脱有权势更重者，当如之何？"于是开封府判官李宗简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阁待制庞籍赎铜四斤、知汝州，自余与士元交关者，皆以罪轻重责降有差。其知开封府郑戬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枢密院事盛度除尚书右丞、知扬州，参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禄卿、知颍州，皆以交关士元使干治私务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辅降授给事中、知郓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赐京西、鄜延马递步特支钱。诏审刑院、刑部、大理寺不得通宾客，有受情曲法者，开相告之科。鄜延路奏："边事警急，差强壮丁防守诸寨，换禁兵斗敌。"从之。辛酉，赐鄜延特支钱。

上问宰相唐世入阁之仪，参知政事宋庠退而讲求以进，曰："唐有

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曰丹凤，丹凤之内曰含元殿，每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曰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仗自东西阁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阁。”

李端愿曰：章献之志非也，暴得疾耳。凿垣而出，瘞于洪福寺，章献之过也。

又曰：上幼冲即位，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章惠以恩抚之。上多苦风痰，章献禁虾蟹海物不得进御，章惠尝藏弆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儿如此。"上由是怨章献而亲章惠，谓章献为大娘，章惠为小娘。及章献崩，尊章惠为太后，所以奉事曲尽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庙。弟景宗，少为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凶悍，使酒，好以滑槌殴人，世谓之"杨滑槌"。数犯法，上以章惠故，优容之，官至观察使。初，丁谓治第于城南，景宗为兵，负土焉。及谓败，第没，上以赐景宗居之。

十一日，赐两府、两制宴于中书，喜雪也。

十九日，赐两府、两制宴于都庭驿，曾相主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近百种，凡酒一献，从以四骰，堂厨也，曾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至和元年春，张贵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极礼数以宠秩之，乃追谥温成皇后，殡于皇仪殿，命参知政事刘沆监议丧事。是时，陈执中、梁适为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皆惶恐，不爱名器，以承顺上意。又诏为温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礼院冯浩、张刍、吴充、鞠真卿皆争之，执政患之。因刍向时奏以父牧尝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书，自愿入蜀，更不代行。无何，牧至京师，复上奏乞免蜀官。以是执政以刍奏事更不代行前后异同，落史馆检校，监潭州酒，欲以警策其余。礼院故事，常豫为印署众衔，或非时中旨有所访问，不暇遍白礼官，则白判寺一人，书填印状，通进施行。是时，温成丧事，日有中旨访问礼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监，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状进内。事既施行，而论者皆责礼官。礼官无以自明，乃召礼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访问礼典稍重应商议

者，皆须遍白众官，议定奏闻。自非常行熟事，不得辄以印状申发，仍责状申委。”后数日，有诏问温成皇后庙应如他庙用乐舞否？礼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状奏云：“当有乐舞。”事下礼院，充、真卿怒，即牒送礼直官李亶于开封府，使按其罪。是时，蔡襄权知开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状行之久矣，礼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复牒送亶于礼院，云：“请任自施行。”充、真卿复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真卿好游台谏之门，会温成后神主祔新庙，皆以两制摄献官，端明殿学士杨察摄太尉，殿中侍御史赵抃监祭，吴充监礼。上又遣内臣临视。察临事，内出圭瓒以盥鬯。充言于察曰：“礼，上亲享太庙则用圭瓒，若有司摄事，则用璋瓒。今使有司祭温成庙而用圭瓒，是薄于太庙而厚于姬妾也。其于圣德，亏损不细，请奏易之。”察有难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内臣侍祭者已闻之，密以上闻，诏即改用璋瓒祭之。明日，赵抃上言，劾蔡襄知开封府不崇治礼直官罪，畏懦观望。于是执政以为充因祠祭教抃上言。又，礼直官日在温成坟所，诉于内臣云：“欲送礼直官于开封府者，充与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与真卿。明日，诏礼直官及系检礼生各赎铜八斤，充及真卿皆补外官，充知高邮军，真卿知淮扬军。于是台谏争言充等不当补外，最后，右正言修起居注冯京言最切直，以为“今百职隳废，独充能举其职，而陛下责胥吏太轻，责充等太重，将何以振饬纪纲？”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开封府推官、集贤校理刁约掌修坟顿递，亦尝对中贵人言温成礼数太重，诏以约为京西路提点刑狱，亦即日行。元规受诏读册，辞曰：“故事，正后翰林学士读册。今召臣承之，臣实耻之。”奏报闻。至日，集贤官僚谓之曰：“公今日何为复来？”元规曰：“共传误本耳。”又谏追册曰：“皆由佞臣赞成兹事。”二相甚衔之。将行追册，言官力谏，上意稍解。明日，以问执政，执政顺成之。梦得及毋湜、俞希孟皆求外补，郭申锡请长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杨乐道曰：初，章献为上娶郭后，后恃章献骄妒，章献崩，后与尚美人争宠，批伤今上颈，上召都知阎文应示之，文应劝上废后。上问吕夷简，亦曰：“古有之。”遂降敕废为金庭教主。文应怀敕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悖语，文应即驱出，以车送瑶华宫。既而上悔之，作《庆金枝曲》，遣使赐后，后和而献之。又使诏入宫，文应惧，以疾闻。上命赐之酒及药，文应遂鸩之。丁正臣曰：范讽问上伤，上以后语之。及疾，文应使医寘毒，上终不知。

庆历三年九月，谏官蔡襄上言：“自今两府私第毋得见宾客。欲询

访天下之事，采拔奇异之材，许临时延召。”诏：“旬休，许见宾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学士欧阳修又上言：“两制以上，毋得诣两府之第。”诏从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诏赐两府曰：“朕观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务，享无疆之休。倘设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纳言屡述御臣之规，颇立科条，用制邪慝。方今图任贤哲，倚为股肱，论道是咨，推诚无间，而有禁未解，斯岂称朕意耶？先是，两制臣寮不许至执政私第，两府大臣奏荐人不得充台谏官，凡此条约，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际，了无疑间之迹。卿等谋谟举措，义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事，兖国公主入居禁中，玮所生母杨氏归玮兄璋之宅，公主乳母韩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前省，公主宅诸色祗应人始皆随散遣之。玮貌陋性朴，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视之。乳母韩氏等复离间。梁怀吉等给事公主阁内，公主爱之。公主尝与怀吉等闲饮，杨氏窥之，公主怒，殴伤杨氏。由是外人喧哗，咸有异议。朝廷贬逐怀吉等于外州，公主恚怼，或欲自经，或欲赴井，或纵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然公主意终恶玮。至是不复肯入中门，居于厅事，昼夜不眠，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颠狂。左右以闻，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陈车服之等，所以见王姬之尊；启脂泽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宠。兹虽亲爱之攸属，时乃风化之所关。苟不能安谐于厥家，则何以观示于流俗？兖国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钟怜，故于外家之近亲，以求副车之善配。而保傅无状，闺门失欢，历年于兹，生事不顺，达于听闻，深所惊骇！虽然恩义之常，人所难断，至于赏罚之际，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从下国。於戏！惟肃雍以成美德，惟柔顺以辑令名，及兹恪恭，庶几永福。可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改建州观察使，依旧知卫州。”公主既还禁中，上数使人慰劳李氏，赐玮金二百两，且谓曰：“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于是玮兄璋上言：“家门薄祚，弟玮愚呆，不足以承天姻，乞赐指挥。”上许之离绝。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责降焉。

嘉祐元年夏，诏自今举选人充京官者，已举不得复首，又被举者亦不得纳举主人。诏文武官、宗室、嫔御、内官应奏荐亲戚补官，旧制过乾元节奏一人者，今过三年亲郊乃得之。其余减损各有差。

京师雨两月余不止，水坏城西南隅，漂没军营民居甚众。宰相以下亲护役救水，河北、京东西、江、淮、夔、陕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谢天地于大庆殿。礼毕，御宣德门，大赦，改元，恩赐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郭恩遇夏贼于屈野河西，与战，败绩，恩及走马承受公事黄道元皆为虏所擒。秋，虏复遣道元归。

诏文武官应磨勘转官者，皆令审官院以时举行，毋得自投牒。又诏自今间岁一设科场，复置明经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盐铁副使郭申锡属与李参讼失实，黜知濠州。"

李参，郓州人，为定州通判。夏守恩为真定路都部署，贪滥不法，转运使杨偕、张存欲发其事，使参按之，得其敛戍军家口钱十万为之遣放者。权知定州，取富民金钗四十二枚，为之移卒于外县。守恩坐除名、连州编管，弟殿前指挥使守赟亦解兵权，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吕相之短，坐落职，知饶州。康定元年，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寻改陕西都转运使。会许公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即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书谕赵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语极悖慢，文正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闻。时宋相庠为参知政事。先是，许公执政，诸公唯诺书纸尾而已，不敢有所预，宋公多与之论辨，许公不悦。一日，二人独在中书，许公从容言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乃擅与元昊书，得其书又焚去不奏，他人敢尔耶？"宋公以为许公诚深罪范也。时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闻虏有悔过之意，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虏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乃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则辱在臣矣。故不敢以闻也。"奏上，两府共进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斩！"杜祁公时为枢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争之甚切。宋公谓许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许公默然，终无一语。上顾问许公："如何？"许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责而

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论者喧然，而宋公不知为许公所卖也。宋公亦寻出知扬州。

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言：“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柔而易制者，升为心腹，奸而可使者，保为羽翼。是张禹不独生于汉，而李林甫复见于今也。”夷简见书，谓人曰：“元规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耳。”

丁正臣曰：皇侄宗实既坚辞宗正之命，诸中贵人乃荐燕王元俨之子允初。上召入宫，命坐，赐茶。允初顾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罢，上曰：“允初痴呆，岂足任大事乎？”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宁护葬事，凌蔑诸子，所馈遗近万缗，而心犹未厌。故奏宗懿不孝，坐夺俸黜官。

癸未，皇子犹坚卧不肯入肩舆，宗谔责之曰：“汝为人臣子，岂得坚拒君父之命而终不受耶？我非不能与众执汝强置于肩舆，恐使汝遂失臣子之义，陷于恶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恸哭而就肩舆。杨乐道云。

令教授周孟阳作《让知宗正表》，每一表饷之金十两，孟阳辞皇子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方当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亦乐道云。

丁正臣曰：皇子坚辞新命，孟阳使人谓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别有所奏，君独能无恙乎？”

卷九

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挟瓦砾。诏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因罢沙汰。

壬申，以翰林学士、户部郎中吴奎为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翰林侍读学士、权知开封府王素充群牧使。初，素与欧阳修数称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颇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开封府，冀弼引己，以登两府。既不如志，因诋毁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复还，知开封府，愈郁郁不得志，厌倦烦剧，府事多卤莽不治，数出游宴。素性骄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贿闻。为人无志操，士大夫多鄙之。开封府先有散从官马千、马清，善督察盗贼，累功至班行，府中赖之。或谓素："二马在外，威福自恣，大为奸利。"素悉奏逐之远方。于是京师盗贼累发，求捕不获。台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补，朝廷因而罢之。

大理寺丞杨忱监蕲州酒税，仍令御史台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读学士偕之子，少与弟慥俱有俊声。忱治《春秋》，慥治《易》，弃先儒旧说，务为高奇，以欺骇流俗。其父甚奇之，与人书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为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读其句者。忱常言《春秋》无褒贬。与人谈，流荡无涯岸，要取不可胜而已。性轻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检。商贩江、淮间，以口舌动摇监司及州县，得其权力，以侵刻细民，江、淮间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阙京师。弟慥掌永兴安抚司机宜，卒于长安。忱不往视，日游处于娼家。会有告其贩纱漏税者，忱自言与权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台推鞫，朝廷许之。狱成，以赎论，仍冲替。忱尚留京师，御史中丞王畴劾奏忱曰："忱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气凌公卿。"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

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辅，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县，诸孔犯法，无所容贷。

章献太后临朝，内侍省都知江德元权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过杭州，时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时中人奉使者，无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当今无比，荣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锐，复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礼无加者。明公虽不求福，独不畏其祸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过，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谓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处？而久居余杭繁剧之地，岂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惧也。"及笑曰："及老矣，诚得小郡以自逸，庸何伤？"待之如前，亦无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伤也，时人服其操守。

郭后既废，京师富民陈子诚者，因保庆杨太后纳女入宫，太后许以为后也。已至掖庭，将进御，勾当御药院阎士良闻之，遽见上。上方披《百叶图》择日。士良曰："陛下读此何为？"上曰："汝何问焉？"士良曰："臣闻陛下欲纳陈氏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诚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诚是大臣家奴仆之官也。陛下若纳奴仆之女为后，岂不愧见公卿大夫也？"上遽命出之。孙器之云士良自言。

先是，赵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贡，不过称教练使，衣服礼容皆如牙吏。宝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绯，佩蹀躞，奉表纳旌节告敕，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又曰："称王则不喜，朝帝乃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以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情又迫，事不得已，顺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谥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西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

宝元二年六月壬午，诏元昊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除属籍。华戎之人，有能捕斩元昊者，即除静难军节度使，仍赐钱谷银绢。元昊所部之人能归顺者，并等第推赏。丙戌，诏河东安抚司牒北朝安抚司，以赵元昊背叛，河东缘边点集兵马，虑北朝惊疑。

宝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国军节度使、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充武宁军节度使，发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献所居第，以益芳林园，诏给其直。八月庚辰朔，武宁节度使王德用自陈：所置马得于马商陈贵，契约具在，非折继宣所卖。诏德用除右千牛卫将军，徙知随州，仍增置随州通判一员。九月丁未，折继宣授诸卫将军，徙知内地，以其弟代之。

宝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环庆路都部署司奏：夏虏寇掠保安军及延州，驻泊钤辖。六宅使卢守懃等将兵击却之，各以功大小受赏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四资，除殿直。

癸酉，雨水冰。己卯，昭远受诏宰猗氏。孔道辅卒于澶州。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国疲敝，阴谋入寇。朝廷闻之，十月始修河北诸州城。又籍民为壮强以备之。又籍陕西、河东民为乡兵弓手。时天下久承平，忽闻点兵，民情惊扰。敕谕以“今籍民兵，止令守卫，虑有不逞之徒，妄相惊煽云。官欲文面为兵，发之戍边，有为此言者，听人告捕，当以其家财充赏”。

二年正月，契丹大发兵，屯幽、蓟间。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奉书入见。己巳，边吏以闻，朝廷为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假中书舍人充接伴。

康定初，夏虏寇延州，永平寨主、监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虏去复归。指挥使史吉帅所部数百人遮城门，立于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谋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此往还之迹何可掩？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指挥使，不免于斩头，愿先斩吉于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行也。”寨主、监押惭惧，引辔而返。虏至，围城，吉率众拒守，数日而虏去。朝廷以寨主、监押完城功，各迁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岂论功乎？”后官至团练使。女为郭逵夫人，亦有明识。逵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规之曰：“我与公俱老，所衣食几何？子孙皆有官，公位望不轻，胡为多藏以败名也？”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练氏智识过人。太傅尝出兵，有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置酒，饰美姬进之，太傅欢甚，迨夜分，练夫人密摘二将使去。二将奔南唐，将兵攻建州，破之。时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将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门，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旧德，愿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二将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兴，子孙及第至达官者甚众，余五房子孙无及第者，惟章卫状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孙继五房耳。黄好谦云。

初，周王将生，诏选孕妇朱氏以备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视之，曰："此儿丰盈，亦有福相，留宫中娱皇子。"皇子七岁薨，真宗以其儿赐内侍省都知张景宗为养子，名曰茂实。及长，累历军职，至马军副都指挥使。有军人繁用，其父尝为张氏仆。用幼闻父言茂实生于宫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属为兄。用冀幸恩赏，即为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实，以表呈之。茂实衔之，以用属开封府。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军。然事遂流布，众庶讙然。于是言事者请召用还察实，诏以嘉庆院为制狱案之。至和元年八月，嘉庆院制狱奏：军人繁用素病心，妄对张茂实陈牒，称茂实为皇亲。案署茂实得状当奏，擅送本衙取勘。台谏官劾茂实当上言而不以闻，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马。狱成，知谏院张择行录问，驳繁用非心病，诏更验定。繁用配广南牢城，所连及者皆释之。茂实先已内不自安，求出，除宁远军节度使、知滁州。

枢密直学士明镐讨贝州，久未下，上深以为忧，问于两府。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自往督战。八年正月丁丑，以彦博为河北宣抚使，监诸将讨贝州。时枢密使夏竦恶镐，所奏请，多从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彦博奏："今在军中，请得便宜从事，不从中覆。"上许之。闰月庚子朔，克贝州，擒王则。初，彦博至贝州，与明镐督将筑距闉以攻城，旬余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请穴地以攻城，彦博许之。贝州城南临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匿穴中，城上不之见也。久之，穴成，自教场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彦博，选敢死士二百，命指挥使将之，衔枚自穴中入。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许之。遂曰："军中有病咳者数人，此不可去，请易之。"从之。既出穴，登城杀守者，垂縆以引城下之人，城中惊扰。贼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颇引却。杨遂力战，身被十余创，援枪刺牛，牛却走践贼，贼遂溃。王则、张峦、卜吉与其党突围走，至村舍，官军追围之。则犹著花幞头，军士

争趣之，部署王信恐贼死无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峦、吉死于乱兵，不知所在。彦博请斩则于北京，夏竦奏言所获贼魁恐非真，遂槛车送京师，剐于马市。董秀、刘炳并除内殿崇班。

初，赵元昊既陷安远、塞门，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力，其远不足守者悉弃之，而虏益内侵为边患。大理寺丞、佥署保大军节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城，修之，东可通河东运路，北可扼虏要冲。"诏从之，命世衡帅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无井，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人告不可凿，众以为城无井则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无水者？"即命工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钱，凡过石数重，水乃大发，既清且甘，城中牛马皆足。自是边城之无井者效之，皆得水。诏名其城曰青涧，以世衡为内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所作《墓志》，众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尚气节，以荫将作监主簿，累迁太子中舍。尝知武功县，用刑严峻，杖人使自凭阑立砖上受棰，足或落砖则更从一数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执帖下乡村，但以片纸榜县门，云："追某人，期某日诣县庭。"其亲识见之，惊惧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志宁云。后通判凤州，知州王蒙正，章献太后姻家也，尝以私干世衡，不从，乃诱王知谦使诣阙讼冤，而阴为之内助，世衡坐流窦州。章献崩，龙图阁直学士李纮奏雪其罪，补卫尉寺丞。《墓志》云。后知渑池县，葺馆舍，设什器，乃至砧臼匙箸，无不毕备，客至如归，由是声誉大振。县旁山上有庙，世衡葺之，其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下令校手搏，倾城人随往观之。世衡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其权数皆如此类。初至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廪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射的，中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优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优处。或有过失，亦使之射，射中则释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视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抚养羌属，亲入其帐，得其欢心，争为之用。寇至屡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带，或撤席上银器遗之。比数年，青涧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诸寨中，独不求益兵、运刍粮。众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涧城种世衡，为属吏李戎以擅用官物诸不法事讦讼，按验有状。鄜延路经略使庞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涧城，若一

一拘以文法，则边将无所措手足。”诏勿问。顷之，世衡徙知环州，将行，别庞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肠铁石，今日为公下泪也。”颍公云。

庆历二年春，范文正公巡边，至为环庆经略使。环州属羌，多怀贰心，密与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属羌心，而青涧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有牛奴讹，素崛强，未尝出见州官，闻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慰劳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讹凶诈难信，且道险，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结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讹尚寝，世衡蹴起之，奴讹大惊，曰：“吾世居此山，汉官无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率部落罗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抚而用之。尝夜与慕恩饮，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壁隙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心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生羌归附者百余帐，纳所得元昊文券、袍带，无复贰心。世衡令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败去，遂不敢犯。郭固云。

世衡尝以罪怒一番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赵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询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以为间也。众云。

环、原之间，属羌明珠、密臧、康奴三种最大，素号横猾，抚之则骄不可制，攻之则险不可入，常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于夏虏。二川之间，有古细腰城。庆历四年，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抚陕西，命世衡与知原州蒋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说诱夏虏，以故未出兵争之。世衡以钱募战士，昼夜版筑，旬月而成。乃召三种酋长，谕以官筑此城，为汝御寇。三种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绝，因而服从。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属羌朝夕聚哭柩前者数日。青涧、环州吏民及属羌皆画像事之。八子：古、诊、詠、谘、谔、䜣、记、谊。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涧城，欲遣僧王嵩入赵元昊境为间，与之饮，谓曰：“虏若得汝，拷掠求实，汝不胜痛，当以实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试之。”乃缚嵩于庭，而掠之数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时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宁令之舅野利旺荣及刚浪唆，分将左右厢兵，最用事。世衡使嵩为民服，赍书与旺荣，

曰："向者得书，知有善意，欲背僭伪归款朝廷，甚善。事宜早发，狐疑变生。"且遗之枣及画龟。旺荣以闻于元昊。锁嵩囚地牢中，且半岁。会元昊欲复归中国，而耻先自言，乃释嵩囚，使旺荣遗边将书，遣教练使李文贵送嵩还，曰："向者种洛苑书意，欲求通和耶？"边将送文贵及嵩诣延州，时庞公为经略使，已奉朝旨招纳元昊，始遣文贵往来议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职。众云及自见。

东染院使种世衡长子古，初抗志不仕，慕叔祖放之为人，既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诣阙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虏，离间其用事臣，旺荣兄弟皆被诛，元昊由是势衰，称臣请服。经略使庞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两府。"庞公时为枢密使，奏称："嵩入虏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荣如故。及元昊请服之时，先令旺荣为书遗边将。元昊妻即旺荣妹，元昊黜其妻，旺荣兄弟怨望。元昊既称臣，后二年，旺荣谋因元昊子娶妇之夕作乱，杀元昊事觉，族诛，非因嵩离间而死。臣与范仲淹、韩琦皆豫受中书札子：'候西事平，除两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专以招怀之功得两府。文书具在，皆可验。"朝廷知古妄言，犹以父功，特除古天兴主簿，令御史台押出城，趣使之官。

嘉祐七年，拓跋谅祚始请称汉官，以伶人薛老峰为副使，称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又请尚主，及乞国子监所印书、释氏经一藏并译经僧及幞头、工人、伶官等。诏给国子监书及释氏经并幞头，尚主，辞以昔尝赐姓，其余皆托辞以拒之。夏，当遣使者赐谅祚生辰礼物。初命内殿承制余允，台官上言："允本庖人，更乞择使者。"乃命供备库副使张宗道。初入境，虏馆宗道于西室，逆者曰："主人居先，礼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仆与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来，当相为宾主。尔陪臣也，安得为主人？当循故事，仆居上位。"事久不决，虏曰："君有几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来日已别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则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国必不敢尔。"逆者曰："译者失辞，某自谓有两首耳。"宗道曰："译者失辞，何不斩译者，乃先宗道？"自云："两国之欢如鱼水。"宗道曰："然则天朝，水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

于内帑借钱一百二十万，绸绢七十万，银四十万，锦绮二十万，助十分之七。

汴张巩大兴狭河之役，使河面俱阔百五十尺，所修自京东抵南京，

以东已狭，不更修也。今岁所修，止于开封境。王临云。

夏英公为南京留守，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轻。罪有难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潜加杖数乎？"诏取戒励，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

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君贶云。

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君贶云。

谏议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孙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祸，粲犹在襁褓，其母投之墙外，由是独得免。崧于故相昉为从叔，世居深州饶阳，坟墓夹道，崧在道东，谓之"东李"，昉在道西，谓之"西李"，故宗詠犹与宗谔联名。治臣云。

黄庠，洪州人，文学精赡，取国子监进士解、贡院奏名皆第一，声誉赫然，天下之士皆服为之下。及就殿试，病不能执笔，有诏复举就殿试，未及期而卒。

杨寘字审贤，两为国子解元，贡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冯京字当世，鄂州人，府解、贡院殿廷皆第一。自见。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人。举进士，国子补监生，发解礼部，奏名皆第一人。天圣八年及第。

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参知政事孙抃为观文殿学士、同群牧制置使，枢密副使赵槩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抃以进士高第，累官至两制。性淳厚，无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为枢密副使。多病，昏忘，医官自陈劳绩求迁，吏以文书白抃。抃见吏衣紫，误以为医官，因引手案上，谓曰："抃数日来体中不

佳，君试为诊之。”闻者传以为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对之拱默，未尝开一言。是时，枢密使张昪屡以老乞致仕，朝论以抃次应为枢密使，恐必不胜任。殿中侍御史韩缜因进见，极言其不才，当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后数日，中书奏事退，宰相韩琦、曾公亮独留身在后，抃下殿，谓参知政事欧阳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岂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韩缜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顿足摘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请退，朝廷许之。

卷十

文潞公知益州，喜游宴。尝宴钤辖廨舍，夜久不罢，从卒辄拆马厩为薪，不可禁遏。军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实寒，可拆与之。"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杨希元云。

故相刘沆薨，赠侍中，知制诰张瓌草诰词，颇薄其为人。其子瑾诣阙，累章讼冤，称瓌挟私怨，至诋瓌云"祖奸，父赃，母秽，妻滥"。瓌，洎之孙，父方洄，尝以赃抵罪，母、妻之谤，出于钱晦所讼"一门萃众丑，一身备百恶"。又帅兄弟妇女，衰绖诣待漏院哭诉。执政褒赠乃朝廷恩典，瓌不当加贬黜之词。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迁知黄州，然瑾竟亦不敢请谥。

张密学奎、张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黄白术，宋氏伺其夫出，取其书并烧炼之具悉焚之。夫归，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学，日见君烧炼而效之，他日何以兴君之门？"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爱金帛，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客至，辄于窗间听之。客与其子论文学、政事，则为之设酒肴。或闲谈、谐谑，则不设也。侨居常州，胡枢密宿为举人，有文行，宋氏以为必贵。亢少跅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听出。惟胡秀才召，乃给衣冠使诣之。既而二子皆登进士第，仕至显官。景公云。

张密学奎少嗜酒，尝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复饮，至终身。

崔公孺，谏议大夫立之子，韩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执政，用监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镕之地，宜法造化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薮泽，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为民害，可乎？"魏公甚严惮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从其母适朱氏，因冒其姓，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少尪瘠，尝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

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余，始改科举进士。尧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忧，寓居城下。晏公请掌府学，仲淹尝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仲淹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亦妄对。仲淹即取书问之，其人不能对，乃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师，上宰相书，言朝政得失民间利病，凡万余言，王曾见而伟之。时晏殊亦在京师，荐一人为馆职，曾谓殊曰：“公知范仲淹，舍不荐，而荐斯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更荐仲淹也。”殊从之，遂除馆职。顷之，冬至立仗，礼官定议欲媚章献太后，请天子帅百官献寿于庭，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也。”殊惭无以应。

黄晞，闽人，好读书，客游京师，数十年不归。家贫，谒索以为生，衣不蔽体，得钱辄买书，所费殆数百缗，自号“聱隅子”。石守道为直讲，闻其名，使诸生如古礼，执羔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补学职，晞固辞不就。故欧阳永叔《哭徂徕先生》诗云“羔雁聘黄晞，晞惊走邻家”是也。著书甚多。至和中，或荐于朝，除试太学助教，月余，未及具绿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鲁，所聚及自著书，皆散无存者。好谦云。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遗腹生公，其祖爱之。幼时，祖父脱帽，使公执之，会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与之，使挟以自泛。公一手挟竿，一手执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为母私财以适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剑斫之，伤脑。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数升，仅而得免。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尝至济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资用稍给。举进士，殿试第四。及贵，其长兄犹存，待遇甚有恩礼。二兄及钱氏、姑氏子孙，受公荫补官者数人，仍皆为之婚嫁。崔甥云。

庆历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阁，召中书、枢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观内库瑞物，因问安边大略，移刻而罢。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庆历四年五月己巳，诏特徙右司谏、直集贤院、知渭州兼泾原路部署尹洙知庆州。先是，资政殿学士郑戬兼陕西四路招讨经略都部署，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检刘沪建策，以为秦、渭两路有急，发兵相援，路出陇坻之内，回远，恐不及事，请募熟户，于山外筑永洛、结公二城，以兵戍之，缓急以通援兵之路。戬以状闻，命沪及著作佐郎董士濂董其役。会枢密院使韩琦陕西宣抚还，奏罢四路招讨，以戬知永兴军。又言："山外多熟户，恐城未毕而寇至，请罢之。"戬因极言筑二城之利，不可辄罢。诏三司副使鱼周询往视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沪、士濂令还，沪、士濂以熟户既集，官物无所付，请遂城之。洙怒，以沪、士濂违部署司节制，命泾原路部署狄青往斩之，青械系沪、士濂于德顺军。及周询还，言二城利害与戬议同，乃徙洙于庆州，沪降二官，士濂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军、弓箭手等钱有差。

庆历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抚陕西、河东，自知权要恶之者多，上益厌之，乃上章乞罢政事，除一郡。上欲听其请，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请而罢之，恐天下皆谓陛下黜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表谢，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上从之。希文果奉表谢，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罢知邠州。既而杜丞相、富彦国、韩稚圭、欧阳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始平公云。

庆历六年八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为参知政事。是时，宰相贾昌朝、陈执中议罢制科，育以为不可，争论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务，故有是命。庞籍为枢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参知政事宋庠之子，庠因言于上，以亲戚共事为嫌，故度得先之。

通、泰、海州皆滨海，旧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卤，不可稼穑。范文正公监西溪仓，建白于朝，请筑捍海堤于三州之境，长数百里，以卫民田，朝廷从之。以文正为兴化令，专掌役事。又以发运使张伦兼知泰州，发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兴化

之民往往以范为姓。

野利王旺荣、天都王刚浪唆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与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为谟宁令，共掌军国之政，而刚浪唆勇健有智谋，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涧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遗刚浪唆书。元昊囚嵩，而使刚浪唆麾下教练使李文贵诣世衡所，阳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书来，何意也？岂欲和亲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贵于青涧城。后数月，元昊寇泾原，葛怀敏战没。会梁适使契丹，契丹主谓适曰："元昊欲归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优礼怀来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诏公招怀元昊：元昊苟肯称臣，虽仍其僭称亦不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公以为若此间使人往说之，则元昊益骄，不可与言。乃自青涧城召李文贵，谓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节。汝曹忽无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为朝廷臣，纷纷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过也。汝犯边之初，以国家承平日久，民不习战，故屡与汝胜。今边民亦习战，汝之屡胜，岂可常耶？我国家富有天下，虽偏师小衄，未至大损。汝兵一败，社稷可忧矣。天之立天子者，将使溥爱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残彼而取快也。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降号称臣，归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礼数赏锡必优于前矣。"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龙图能为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谁不受赐！"公乃厚待而遣之。顷之，文贵复以刚浪唆等遗公书来言和亲之意，用邻国抗敌之礼，公上之。朝廷为还书草，称刚浪唆等为太尉，使公报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称其臣已为三公，则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称其胡中官谟宁令，非中国之所谕，无伤也。"朝廷善而从之。刚浪唆又以书来，欲仍其僭称，公不复奏，即日答之，曰："此非边臣之所敢知也。若名号稍正，则议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上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从勖至京师，朝廷遣邵良佐、张子奭等复往议定名号，及每岁所赐之物，及他盟约，使称臣誓表上之。

至和三年春，仁宗寝疾，不能言，两府以设道场为名，皆宿禁中，专决庶政。有禁卒诣开封府告大校谋为变者，府中夜封上之。时富公以疾谒告，惟潞公、刘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帅问："大校平日所为如何？"三帅言其谨愿，潞公秉笔欲判其状，斩告变者。伯庸捏其膝，乃请刘相判之。

仁宗寝疾，两府虽宿禁中，数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内侍都知等诘

之曰："主上疾有增损，皆不令两府知，何也？"对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违豫，海内寒心。彦博等备位两府，与国同安危，岂得不预知也？何谓漏泄？"顾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书，令供状：今后禁中事如不令两府知，甘伏军令。"诸内侍大惧。日暮，皇城诸门白下锁，都知曰："汝自白两府，我当他剑不得。"由是禁中事两府无不知者。枢密使王德用开便门入中书，潞公执守门亲事官付府挞之。明日，谓同列曰："昨日悔不斩守门者。天子违豫，禁中门户岂得妄开也。"

先是，诏周后柴氏，每遇亲郊，听奏补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盖以国家未如古礼封二王后。"嘉祐四年四月癸酉，诏："择柴氏族人最长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则换文资，仍封崇义公，于河南、郑州境内与应入差遣，更给公田十顷。其周室陵庙，委之管勾，岁时祭享。如至知州资序，即与他处差遣，更取以次近亲袭爵受官承替。"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学士院奏：定郊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佑。温成皇后庙请去扁榜，自今不复命两制祠，止令本庙使臣行礼。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枢密副使包拯薨，车驾临幸其第。拯字希仁，庐州人，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后历监察御史，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迁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又迁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历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薨。拯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从之。刚而不愎，亦人所难也。

尹师鲁谪官监均州酒，时范希文知邓州，师鲁得疾，即擅去官，诣邓州，以后事属希文。希文日往视其疾，师鲁曰："今日疾势复增几分，可得几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师鲁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将死者必见鬼神，此不可信，洙并无所见，但觉气息奄奄渐欲尽耳。"隐几坐，与希文语久之，谓希文曰："公可出，洙将逝矣。"希文出至厅事，已闻其内号哭。希文竭力送其丧及妻孥归洛阳。黄好谦云。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举进士，未预解荐，曲江主簿王仝善遇之，为干知韶州者举制科。知州怒，以为玩己，按其罪，无所得，惟得

与仝、希古接坐，仝坐违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仝遂闲居虔州，不复仕进。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为馆职，为范文正讼冤获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参大政，引为谏官。秘书丞茹孝标丧服未除，入京师私营身计，靖上言："孝标冒哀求仕，不孝。"孝标由是获罪，深憾靖。靖迁龙图阁直学士，王仝数以书干靖求贷，靖不能应其求。孝标闻靖尝犯刑，诈匿应举，乃自诣韶州购求其案，得之。时钱子飞为谏官，方攻范党，孝标以其事语之，子飞即以闻。诏下虔州问王仝。靖阴使人讽仝令避去，仝辞以贫不能出，靖置银百两于茶篚中，托人饷之。所托者怪其重，开视窃银而致茶于仝，仝大怒。及诏至，州官劝仝对"当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从，对称"希古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卫将军分司。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归韶州，州吏尝鞫其狱者往见之，靖不为礼，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缇油，置于梁上。吏病且死，嘱其子曰："此方今达官之案，他日朝廷必来求之。汝谨掌视，慎勿失去。"及茹孝标求其案，人以为事在十年前，必不在，孝标访于吏子，竟得之。伯达云。

丁度字公雅，开封祥符人。祖颛，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为大室以贮之，曰："吾聚书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父逢吉，以医事真宗于藩邸，官至将作监丞致仕。度以祀汾阴岁举服勤词学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评事、通判通州事，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今上即位，度上书请博延儒臣、劝讲道谊，增置谏官、切劘治体，垦辟荒芜、安集流窜，以为州县殿最。章献皇后善之，迁太常博士，赐绯。俄出知湖州事，徙京西转运使，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迁翰林学士。久之，兼侍读学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学士。国朝故事，中书制民政，枢密专兵谋。及赵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号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异同，则下无适从，非为国体。"于是始诏军旅重务，二府通议。度在两禁十五年，性宽厚，若不修威仪，流辈多易之。上尝从容问度："用人资序与才器孰先度？"对曰："天下无事则循守资序，有事则简拔才器。"上甚善之。会谏官有言度乘间求进者，上以度言谕执政，且曰："度侍从十五年，而应对如是，不自为地，真淳厚长者也。"寻以为工部侍郎、枢密副使。逾年，参知政事。顷之，卫士为变，事连宦官杨怀敏，枢密使夏竦言于上："请使御史与宦官同于禁中鞫其狱，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自安。"度曰："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请付外台穷治党与。自旦争至食时，上卒从竦议。未几，度求解政事。时初置紫宸殿学士，以度为

之，兼侍读学士，寻以“紫宸”称呼非宜，改为观文殿学士。后数年薨，赠吏部尚书，谥文简。度早丧妻，晚年学修养之术，尝独居静室，左右给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彦博知永兴军，起居舍人母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陕西铁钱不便于民，乞一切废之。”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扰也。”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晓然，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拓跋谅祚之母密臧氏，本野利旺荣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曩霄初娶野利氏，生子宁令，将纳刚朗凌女为妇，旺荣与刚朗凌谋，因成婚之夕，邀曩霄至其帐，伏兵杀之。事泄，族诛。密臧氏削发为尼，而生谅祚。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宁令弑曩霄，国人讨诛之，立谅祚。邢佐臣云。

卷十一

王罕云：侬智高犯广州，罕为转运使，出巡至梅州，闻之而还。仲简使人间道以蜡丸告急，且召罕，罕从者才数十人，问曰："围城何由得入？"曰："城东有贼所不到者可以夜缒而入。"罕曰："不可。"进至惠州，广民拥马求救，曰："贼围城，十县民皆反，相杀掠，死伤散野。"罕曰："吾闻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询识者，而后行之。无人，则询老者也。'"乃召耆老问之，对曰："某家客户十余人，今复亡为贼矣。请各集兵卫其家。"罕曰："贼者多以庄客，何以御之？"仍召每村三大户，与之帖，使人募壮丁二百，又帖每县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卫。捕得暴掠者十余人，皆腰斩之。又牒知州、知县、县令皆得擅斩人。一夕，乡村肃然。罕为募民骁勇者以自随，得二千人，船百艘，制旌旗钲鼓，长驱而下，趣广州。蛮兵数千人来逆战，击却之。蛮皆敛兵聚于城西，乃开南门，作乐而入。罕不视家，登城，子死于贼人之手而不哭。树鹿角于南门之西以拒蛮，自是南门不复闭矣，凡粮用，皆自南门而入。东关主簿黄固取抛村，知新州侍其渊在广州，罕以其忠勇与之共守。蛮众数万，皆所掠二广之民也，使之昼夜攻城，为火车，顺风已焚西门。时六月，城上不能立，军校请罕下城少休，罕欲从之，渊奋剑责军校曰："汝曹竭力拒敌，则犹可以生，若欲溃去，纵不为贼所灭，朝廷亦当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气亦百倍，蛮车不能克而退。提刑鲍轲率其孥欲过岭北，至雄州，萧勃留之，乃日递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计事，罕不来，又奏之。谏官李兑奏罕只在广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围解，罕降一官，信州监税，轲受赏，罕不自言。黄固当解城时最输力，已而磨勘若有不足者，渊亦得罪，渊功亦不录。罕云王纮云。

庆历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陈曙等迁官，赏讨光化贼之功也。先是，知光化军、水部员外郎韩纲性苛急，失众士心。去年九月，群盗张海等入光化军境，剽劫闾里，纲部分宣毅军士三百余人，被甲乘城，凡十余日。城中民高赀者献蒸饼酒肉以享甲士，纲以饼肉之半犒士，及赐酒人一卮，而斥卖其余，欲以其钱市兵器为守御备。军士营远者或不时得饮

食，而纲所给饼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时有监押使在军中，所部军士不以请给历自随，民又请献钱以资监押之军士。纲曰："本军之士尚无钱给之，何有于监押？"悉辞不受。军士遂讹传民献以资乘城之士，而知军却之，益加怨愤。纲又使员僚王德作城内布兵图，久之不成，纲怒，骂曰："我不敢斩汝耶！"因召刽子，令每日执剑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得官者骆子中通刺谒纲，纲迎语子中不用拜。军士误听，以为子中献钱而纲辞不取。时方给饼肉，员僚邵兴叱军士起，曰："汝辈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饼入纲庭中。纲怒，命执投饼者，得数人，械系于狱。明日，狱司以节状追捕其党，邵兴惧，因纠率其众，盗取库中兵器作乱，欲杀纲，纲自宅后逾城逃出，乘小舟沿汉下数里，再宿而后返，与官吏皆逃。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行趋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经死。兴独率其众与商州巡检战，杀之。员僚赵干及军百余人，自贼所走还光化军。兴所过劫掠民居行旅，及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杀其将，兴元府员僚赵明以众降兴。兴闻洋州有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贼使臣李方将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击破兴等于滑水，斩兴及其党五十余人，生擒赵明，余党皆溃，州县逐捕，尽诛之。陈曙等皆以功迁，纲坐弃城除名，英州编管。监押许士从追三官，舒州编管。

庆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观诸路提转所按举官吏，务为苛刻，不存远大，可降诏约束。"

保州云翼兵士旧有特支口粮，通判石待举以为安坐冗食，白转运司减之。军士怨怒，作乱，杀知州、通判、都监，以监押韦贵为主，闭城拒命。诏真定府副都部署李昭亮、沿边都巡检入内押班杨怀敏、知定州皇城使贺州刺史王果等讨之。丙辰，枢密奏，保州城下诸将未有统一，诏富弼乘驿诣城下，授之节制，以便宜从事。九月，李昭亮、杨怀敏命侍禁郭逵以诏书入城招谕乱兵，乱兵开城出降，有数百后出，悉诛。庚申，河北都转运使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昷中落职知虢州；副使、刑部郎中、直史馆张沔降充工部郎中、知汝州，皆坐减云翼食及不觉察乱兵也。郭逵加阁门祗候。逵兄遵以勇力闻，从刘平与夏虏战死五龙水。

周革曰：景德中，中国作誓书以授虏，虏继之以四言曰："孤虽不才，敢遵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庆历中，岁增给二十万，更作誓书亦如之。嘉祐初，枢密院求誓书不获，又求宁化军疆境文字，亦不

获。于是韩稚圭曰："枢密院，国家戎事之要，今文书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编辑之，数年而毕，成千余卷。得杜衍祁公手录誓书一本于废书，其正本不复见。

庆历中，契丹以兵压境，欲复周世宗所取关南之地，腾书中国，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兴无名之师，直抵幽、蓟。"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书与之：其一增物二十万，其一增十万，其一以公主妻梁王。约曰："能为我令元昊称臣纳款，我岁增二十万物；不能者，岁增十万物。"契丹曰："元昊称臣纳款，我颐指之劳耳。汝当以二十万与我，然当谓之'献'，或谓之'纳'，然后可。至于公主，则不必尔也。"富公固争献纳之名，归白朝廷。

庆历三年十二月八日，韩琦奏："窃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诛讨，欲为守御之计，则莫若修完城寨，贼来则坚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战而困，此经久之策也。臣前至泾原，见缘边堡寨隳损，应增置者甚众，合计度修筑。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来，役作甚苦。又闻来春欲令兴修水洛、结公二城，以通秦州、泾原救应之路。其间自泾原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一百三十里，并是生户所居，只于其中通达一径，须作二大寨、十余小堡乃可通。计其土功，何啻百万。更须采伐林木，作楼橹营廨，又须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积蓄刍粮。所费如此，只求一日通进援兵。又救应山外，比积石、仪州、黄石河路只省得两程，况刘沪昨已杀永平路城一带生户，李中和降陇州城一带蕃部，各补署职各充熟户，将来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为梗？则知不须城寨已可往来。况今近里要害城堡尚多阙漏，岂暇于孤僻无益之处枉劳军民？事之缓急，当有先后。伏乞只作朝廷指挥，下陕西缘边四路部署司、泾原经略司，将泾原路弓箭手等，来春且令修筑逐地未了堡寨，其水洛、结公二城权住修筑，候向来城寨修完了毕，别奏取旨。如朝廷未以为然，乞选差亲信中使，至泾原秦凤路询问文彦博、狄青、尹洙，即知修水洛城便与未便。"诏如议罢修。先是，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检刘沪建策修二城，陕西四路招讨部署郑戬主其事，知秦州文彦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会琦自陕西宣抚还，奏请罢之。又罢四路招讨，以戬知永兴军。因极言筑二城之利，不可罢，遣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议者纷纭不决。诏三司副使鱼周询往视其利害。未至，洙召沪、士廉令罢役，蕃部皆遮止沪等，请自备财力，卒修二城，沪、士廉亦以熟户既集，官物无所以付，恐违蕃部之意，别致生变，遂城之。洙以沪、士廉

违节度，命狄青往斩之，青囚之以闻。于是城中蕃汉之民皆逃溃，生户及亡命等争据其地。韩琦又言："郑戬奏乞令臣不预商量。臣常患臣僚临事多避形逃迹，或致赏罚间有差误。因退思之，臣在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详。今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误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责，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诏札与鱼周询等及陕西都转运使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二城修之，于边计甚便，况水洛城今已修毕，惟女墙少许未完，弃之可惜，诚宜遂令讫役。"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之。

琦所论十三条，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所益，一也。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思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敝，二也。将来修成上件城堡，计思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一带城寨。自近岁修成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并从腹内经过，逐程有驿舍粮草。若救静边寨，比水洛只远一程；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来水洛劳费如此，又多疏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二万人。今泾原、秦凤两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转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川堡以来出没，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费功力，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多不过五六千人至一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马扼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贼隔陇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阪险隘，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为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是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隔限水洛城一带生户，道路不通，秦州视之以为篱帐，只备西路三都口一带贼马来路。今若开水洛城一带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烟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人闻言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泾原路缘边地土最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地土，强人为之标占，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只落夺得蕃部土地耕

种，又无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来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嘱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唱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于官中未见有益，七也。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贼以兵围胁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前进，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见添置城塞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议者修水洛城，不惟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缘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有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膈家城、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岩州，连宗哥、青塘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雠，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川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不合动移，十也。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特在于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惟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戬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是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至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复修水洛城，则陇城川等又须相继兴筑，其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后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向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刘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久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帅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陕西四路，惟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原平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余，寂无消耗，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贼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励逐路帅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见事体未顺，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论列边事，时与究其利害，略去嫌疑，处置不差，事乃经久。

静江军留后刘平为鄜延、邠宁、环庆路副都部署，屯庆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闻夏虏将自保安军土门路入寇，移正牒使平将兵趋土门救应。十五日，平将所部三千人发庆州。十八日，至保安

军，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十九日，与元孙合军趋土门。有番官言："贼兵数万已入寨，直指金明。"会得范雍牒，令平、元孙还兵救延州，平、元孙引兵还。明日，复至保安军，因昼夜兼行。二十二日，至万安镇。平、元孙将骑兵先发，令兵饭讫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许，止，令骑兵先趋延州夺门。是时，东染院副使、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将兵二千余人屯保安军北碎金路，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至二十里马铺乃遇兵。及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会，凡五将，合步骑近万人。乃引兵东行，且五里，平下令诸军唱杀齐进。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贼。是时平地有雪五寸许，贼于水东为偃月阵，官军亦于水西作偃月阵相向。贼稍遣兵涉水为横阵，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军并进，击却之，夺其傍牌，杀获及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后及右胫皆中箭。会日暮，军士争挈人头及斫马，诣平论功，平曰："战方急，且自记之，悉当赏汝也。"言未究，贼引生兵大至，直前荡官军，官军却二三十步。是时黄德和在阵后，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众军顾之皆溃。平子侍禁宜孙追及德和，执其马鞚，拜之数十，曰："太保且当勒兵还，与大人并力却贼，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从。宜孙又请遣兵一二人还访其父，德和不与，宜孙与德和俱走。平使军校以剑截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余人，力战拒贼，贼退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贼一里许。贼夜使人至寨傍问曰："寨内有主将否乎？"平戒军士勿应。贼又使人诈为汉卒，传言送文牒，军士知其诈，斫杀之。至四更，贼使人绕寨诟曰："几许残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挥使李康应之曰："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贼庸足破乎！"及明，平命军士整促甲马，再与贼战。贼又使人临阵叫曰："汝肯降乎？我当舍尔。不则尽杀之。"平又使李康应曰："我来巡边，何者为降？汝欲和者，当为汝奏朝廷耳。"贼乃举鞭麾骑自四山下，不可胜计，合击官军，死者甚众。至巳时，平与元孙巡阵东偏，贼骑直前冲阵中央，阵分为二，平与元孙皆为贼所虏。平仆夫王信以颔敦负留后印及宣敕从平在阵，与平相失，贼尽夺其衣并颔敦等，信逃窜得免。是时，黄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县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缘道纵兵士剽窃民家被寇者货财，及饮酒，杀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张政自战所脱归，德和问曰："汝见刘太尉、石太尉乎？后来如何？"政当时实与刘、石相失，不能知其处，道中闻散言"刘太尉以亡失多，不敢归，已降贼矣"，因言于德和曰："刘太尉二十四日再与贼战，士卒死伤至尽，太尉令军士曰：'汝曹勿复发箭，今日败矣，吾不能庇汝曹，当

解甲降之耳。’贼遂执其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与汝曹当诡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贼，力战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赏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贼。散卒继至者，皆言平降贼，以顺德和意。有蕃落将吕密，实见平与元孙为贼所虏，并所得官军旗帜，收卷以去，德和间问之，亦顺指意，言：“平与元孙降贼，贼以红旗前导而去。”德和喜，命所亲吏辛睿作吕密等状，仍增损其语，使与己意相傅会。睿意谓状中有名者皆应得赏，乃更私益兵士曲荣等数人名于其中。德和即以密等状为状云：“二十三日，贼生兵冲破大阵，臣与刘平等阻西山为寨。二十四日，再与贼战，平以其卒降贼，臣等义不受屈，与数百人力战得出。”会平仆夫王信自延州来，德和与知鄜州张馆使杂问之，信私念其主为大将，而为贼所擒，可丑，因绐言：“贼使李金明来约和亲，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还，言元昊欲与太尉面相约结，平乘马即入贼军中，从者不得入，皆见剽剥，信独脱归。”德和起诣东厢，召信诘曰：“军士来者皆言平降，而汝独言平往约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数日，德和召信诣其馆，谓曰：“汝太尉降贼，人人皆知之，我已取军士等状奏之矣。汝今言乃异同，朝廷将有制狱，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与汝银钗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时鄜州使人监守信，信欲亡不得，身无衣，寒甚，乃为书遗平子曰：“信从太尉与贼战不利，太尉入贼中约和亲。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贼，朝廷将有制狱，信当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装为贼所掠，饥寒不可忍，愿衣裳及钱粮，速寄以来。”有庖人将如庆州，信与书寄之。鄜延走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书，以闻。二月一日，德和将其众归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领其众，遣德和归鄜州听朝廷旨，寻又徙之同州。德和始惧，奏言：“臣尽忠于国，范雍诬言臣弃军走。”又以书抵钤辖卢守懃及薛文仲求救云：“有中贵人至者，当力为营护之，死生不敢忘。”守懃等悉上其书。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入内供奉官梁知诚即河中府置狱按之。先是，有诏：“平仆人王信乘传诣阙。”既而复械送河中府彦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隐，皆服其实。时河东都转运使王沿又奏言：“访知延州有金明败卒二人自虏中逃还，云刘平、石元孙、李士郴皆为贼系缚而去，平在道不食，数骂贼云：‘狗贼，我颈长三尺余，何不速杀我，缚我去何也！’”彦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处。四月十五日，具狱以闻。中书、枢密院共召大理寺约法，准律：主将以下先退者斩之。又，部曲告主者绞。二十二日，两府进呈，奉圣旨：黄德和于河中府腰斩，枭其首于延州城下，王信杖杀。

赵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为后，生子宁令，当为嗣。以野利氏兄弟旺荣为谟宁令，旺荣号野利王，刚浪唆号天都王，分典左右厢兵，贵宠用事。知青涧城事种世衡欲离间其君臣，遣僧王嵩赍银龟及书遗旺荣曰："汝向欲归附，何不速决！"旺荣见之，笑曰："种使君年亦长矣，乃为此儿戏乎？"囚嵩于窖中，凡岁余。元昊虽屡入寇，常以胜归，然人畜死伤亦众，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缘边交市，颇贫乏，思归朝廷，而耻先发。庆历三年，使旺荣出嵩而问之曰："我不晓种使君之意，欲与我通和耶？"即赠之衣服，遣教练使李文贵与之偕诣世衡。时龙图阁直学士庞籍为鄜延经略招讨使，以元昊新寇泾原，止之于边，不使前。朝廷以厌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诏籍怀之。籍上言："虏骤胜方骄，若中国自遣人说之，彼亦偃蹇，不可与言。"乃召文贵诣延州问状，文贵言求请和，籍谓之曰："汝先王及今王向事朝廷甚谨，由汝辈群下妄加之名号，遂使得罪于朝廷，致彼此之民血涂原野。汝民习于战斗，吾民习于太平，故王师数不利，然汝岂能保其常胜耶？吾败不害，汝败社稷可忧。今若能悔过从善，出于款诚，名体俱正，当相为奏之，庶几朝廷或开允耳。"因赠遗遣归。文贵寻以旺荣、曹偶四人书来，用敌国修好之礼。籍以其不逊，未敢复书，请于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籍复书，纳而勿拒，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诏。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称。今方抑止其僭，而称其臣为上公，恐虏滋骄，不可得臣。旺荣等书自称宁令、谟宁令，此虏中之官，中国不能知其义，可以无嫌，臣辄从而称之。"旺荣等又请欲用小国事大之礼，籍曰："此非边帅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来，当为导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贺从勖上书，称"男南面邦国令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籍使谓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犹上表称臣，今名体未正，不敢以闻。"从勖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师，而天子不许，请更归议之。"籍上言："请听从勖诣阙，更选使者往至其国，以诏旨抑之，彼必称臣。凡名称、礼数及求自得之物，当力加裁损，必不得已，乃少许之。若所求不违，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厌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与从勖俱至其国更议之。四年五月，元昊自号夏国主，始遣使称臣。八月，朝廷听元昊称夏国主，岁赐绢茶银彩合二十五万五千，元昊乃献誓表。十月，赐诏答之。十二月，册命元昊为国主，更名曩霄。

种世衡卒，庞籍为枢密副使，世衡子古上谏官钱彦远书称："吾父离间刚浪唆，使元昊诛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称臣请服。今庞以吾父

功为两府，而吾父无所褒赏。”彦远为上言之。籍取前后边奏辩于上前，曰：“元昊称臣请服之时，刚浪唆等方用事，文书皆其兄弟所行。称臣后数年，自以作乱被诛，非因世衡之离间也。臣向与韩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两府。’琦与仲淹先为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犹以世衡有功之故，除古天兴尉丞，即日勒之官。

夏国酋长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有众万余人，其弟夷山先降，为熟户。青涧城使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名山，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赂，许以来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谔大发兵奄至，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之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其姊识其声，曰：“汝为谁？”曰：“夷山也。”姊曰：“何以为验？”夷山示之手，无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尝约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君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枪而哭，谔遂以兵驱其部落牛羊南还。众多遁亡，比至入塞，才四千余人。朝廷即除名山诸司使。郭帅云。

种谔之谋取绥州，两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绥州，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赵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时韩魏公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韩公判永兴军兼陕西四路经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闻。韩公至陕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诘之曰：“若受之，则当馈之以粮，戍之以兵，有急当救之，此三者，皆有备乎？”韩公对：“不及馈、戍及救，彼自有以当谅祚。”因遗书，令勿给粮，追还戍兵，若谅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时宣徽使郭逵为鄜延经略使，以为不可。韩公使司封郎中刘航往督责之，逵固执不从，曰：“如此，则降户无以自存，皆溃去矣。”乃奏请筑绥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绥德城，择降人壮健，刺手给粮，以为战兵，得二千余人。郭帅云。

文公以取绥州为无名，请以易安远、塞门于夏国，遣祠部郎中韩缜与夏国之臣薛老峰议于境。老峰曰：“苟得绥州，请献安远、塞门寨基。”缜曰：“其土田如何？”老峰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入奏。枢密院札子下鄜延，令追绥德戍人，迁其刍粮，不尽者焚之。经略使郭逵以为夏虏心欺绐，俟得安远、塞门，然后弃绥德未晚，匿其札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虏曰：“所献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闻，上怒甚，以让文公，文公亟奏前札鄜延：更不施行。时赵卨掌机宜于经略司，求前札不获，甚忧恐。逵乃出示之，卨惊曰：“此他人所不敢为也。”郭帅云。

卷十二

范帅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虏得入寨。其子谏曰：“虏大举，将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则势弱，不能拒也。”士彬不从。康定元年，虏兵大至，士彬所部皆溃，其子力战而死，彬遂为所擒。郭帅云。

金明既陷，安远、塞门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赵振不能救，遂弃安远，拔城中兵民以归。又移书塞门寨主高延德曰：“可守则守，不可守亦拔兵民以归。”延德守半岁，救兵不至，遂率众弃城归，虏据险邀之，举众皆没。及元昊请降，遂割其地以赐之。郭帅云。

宝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钤辖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县都监、新寨解家河卢关路巡检李士彬申：四日戌时，男殿直怀宝及七罗寨指挥使，引到宥州团练侍者密臧福罗，以赵元昊所给告身三道来云：山禺令公先在元昊处为枢密，元昊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又欲诛山禺。八月二十五日，山禺自河外与侍者二人逃归，既济河，集缘河兵断河津三处。二十八日，山禺使其弟三太尉者将宥州兵监河津诸屯。九月一日，告密臧福罗以事状，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谋反，欲杀大王，赖我闻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杀我，汝为我赍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导引告延州大人，我当悉以黄河以南户口归命朝廷。朝廷欲得质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来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语，当亟来，我别以马七八百匹献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军驿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监州兵至河上，悉发户口归朝廷也。”密臧福罗至金明，以状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为元昊所诛，已具奏闻。今山禺云欲归朝廷，本司商量令李士彬还其告身，谕以元昊职贡无亏，难议受其降款，遣之还。臣等仍恐虏为奸诈，已戒缘边刺候严备去讫。又奏：六日，保安军北番官巡检、殿直刘怀中状申：“诇知山禺等于二日起兵，有众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帐，只在宥州境内。”寻得保安军状云：“五日寅时，山禺及弟二防御、三防

御等，将麾下一十五骑至，皆被甲执兵，告指挥使云欲归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军诘问山禺等所以来事故，勒令北归。仍令缘边部族首领严兵巡逻，或更有北来户口，皆约遣令还，毋得承受，别致引惹者。诏鄜延路都钤辖司，严饬缘边诸寨及番官等，晨夜设备，遣人诇候。如虏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战，即于界首密行托落，毋得张皇。或更有山禺所部来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为彼意婉顺约回，务令安静。所诇知事宜，节次驿置以闻。仍下环庆泾原路部署司、麟府路军马司准此。”是时，知延州、管勾鄜延路军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郭劝，都钤辖、四方馆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军、供备库副使朱吉、高继隆等破后桥寨。康定元年正月十八日，鄜延环庆路经略使范雍奏：“洛苑使、环庆路钤辖高继隆，礼宾使、环庆路驻泊钤辖、知庆州张崇俊部领兵马，入西贼界，打破贼后桥寨。先令番官奉职、巡检李明领番部围寨，继隆、崇俊领大军继进，与贼斗敌相杀，又分擘兵甲，令柔远寨主、左侍禁阁门祇候武英，监押左侍禁王庆，东谷寨监押、奉职张立，左侍禁、阁门祇候、北路都巡检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门，入城。又令淮安镇都监、西头供奉官、阁门祇候刘政，东谷寨主、左侍禁贾庆，各部领兵马入贼界驻泊，牵拽策应，破荡诸族帐，又令入内西头侍奉官、走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盘路口。其殿侍、军员、兵士及番官使唤得力，或斫倒人头，或伤中重身，系第一等功劳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体验今来北贼往来沿边作祸，正当用人之际，特与各转补名目，所贵激赏边臣及各军吏效命。”奉圣旨：高继隆、张崇俊于见今使额上各转七资，刘政、郝仁禹以下各转官有差。

宝元二年三月甲寅，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唃厮罗遣使入贡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枢密院奏：“唃厮罗前妻为尼，已有二子，今再娶乔氏女为妻。”诏唃厮罗前妻赐紫衣、师号及法名，今妻赐邑号，二子并除团练使。

宝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监李士彬捕得元昊伪署环州刺史刘乞斆，送京师，斩于都市。以元昊令入延州界诱保塞番官故也。

康定元年二月癸酉，韩琦奏：“昨者夏虏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检使、侍禁、阁门祇候郭遵从刘平与贼战。有跨马舞二剑以出，大呼云欲斗将者，平问诸将，无敢敌者，遵独请行，因上马舞二铁简与贼格斗，贼应手脑碎，余众遂却。顷之，遵又横大钢刀，率百余人，进陷虏阵，至其帐而还。凡三出三入，所杀者几百人。遵马倒，为贼所害，闻贼中

皆叹服其勇也。乞优赐褒赠及录其子孙。”诏赠遵果州团练使，母、妻皆封郡君，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风自西北起，京师昼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随问刘平、石元孙家属，加赐赠。

四月戊子，都转运司奏：“请令准江南造纸甲三二万副，本路给防城手力。”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帐籍制造。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发兵戍守西边，恐诸处无备，乞于京东西州军增置弓手。辛丑，诏天章阁待制高若讷为京西体量安抚使，就委点集。甲辰，中书门下奏：“诸路并宜增置弓手，以备盗贼。”诏除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已从差，及川、陕、广南、福建更不点外，其余路分，量户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开封府并河北买驴三千头，载军器输陕西。”诏减二千头，仍增京东西两路。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凤路部署司奏：邈州首领唃厮罗之子磨毡自请奋击夏虏，乞朝廷遣使监护。乃降诏命从之。八月辛丑，诏屯田员外郎刘涣往秦州至邈川以东勾当公事。涣知晋州，自请使外国故也。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诏河北、河东强壮，陕西、京东、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为团，团置押官一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一人，五都为一营，指挥使一人教习。

康定元年秋，夏虏寇保安军、镇戎军。九月二十日，环庆路部署、知庆州任福谋袭夏虏白豹城，以牵制虏势，使东路都巡检任政、华池寨主胡永锡击之，使凤川寨监押、殿直刘世卿将广勇、神虎二指挥会华池，又使淮安镇都监刘政、监押张立将兵趋西谷寨，与寨主等共击近寨诸族，期以二十日丑时俱发。福以十六日夜闭门后，授诸军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门非从兵行无得辄出一人，声言巡边。是夜，宿业乐镇。十八日晚，入柔远寨。十九日，犒谕柔远诸番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诸将，使驻泊都监王怀正攻白豹城西，断神树嵡来路；北都巡检范全攻其东，断金汤之路；柔远寨主谭嘉震攻其北，断叶市之路；供奉官王庆、走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族；帐驻泊都监武英主入城门斗敌，福以大军驻于城南，照管策应。是日，引兵柔远寨，置番官等于福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时，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即时攻城。卯时克之，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

禾稼聚积。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擒伪署张团练，杀首领七人，斩获二百五十有余级，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番书五十通。军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番官巡检赵明为殿而还。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贼不知万数，围逼州城，攻击四日夜乃退。寻令乡兵赵素等探候，西贼尚在后河州、赤土岭、毛家坞一带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窃虑西贼虚作退势，诱引大兵追逐，别设伏兵，奔冲州城，见不辍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应次。"麟府路走马承受公事樊玉奏："窃见本路军马司准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贼攻围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时，其贼拔寨过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带下寨，去州约十五里。其夜，当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路往州东探候，建宁寨已为西贼所破，贼于周回下七寨，杀虏寨主、监押及寨内军民，焚荡仓场、库务、军营、民居、敌楼、战棚皆尽。其贼亦不辍，下屈野河来奔冲州城。当州日夜拒守，军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飞骑长夜偷路去急，乞军马司星夜进城，发兵救应。"河东路转运使文彦博奏："昨西贼围丰州及宁远寨，其并、代州副部署、通判团练使王元，麟府州钤辖、东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舆，只在府州闭垒自守，并无出兵救援之意，以致八月七日宁远寨破，十九日丰州破。二十一日，西贼引退已远，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随军十日粮草，计人粮马料九千石，草五万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军。臣寻急令保德、火山、岢岚军人户各备脚乘，于府州请搬上件随军。其王元、康德舆只于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粮草，经三日，复将所部兵马入城，亦不先告人户令知，其人户等见军马入城，谓是西贼将至，皆仓皇奔窜入城，弃所搬粮草脚乘并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户搬所余粮草于仓场回纳。窃缘人户请搬粮草、雇脚乘，所费至重，臣取得人户雇脚契帖，每搬随军草一束、粮一斗，不以远近日数，计钱一贯文。如此费耗，若一两次，何以任之？若或出军击贼，远救城寨，须要粮草先行，虽有重费，不可辞劳。其如贼退已远，麟州道路已通，方领军马出城，又不前去追袭，却只在府州城外五七里扎寨，令人户运粮，元辈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边全藉良将，若王元、康德舆驽下之材，如此举动，必致败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别择武臣，付以边事。"诏："昨以西贼围闭麟州府，专差王元及并、代州钤辖、供备库使杨怀志往彼策应，自部领军马到府州，并不出兵广作声援救应，致陷没丰州及宁远寨。其康德舆系专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应。已降敕命，王元降右卫将军、陵州团练使，

杨怀志降供备库副使，康德舆落遥郡军，令逐路都部署司遍行戒饬。仍令王元、康德舆分析上件因依闻奏。”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赵元昊悉众入寇，陷金明寨，执都监李士彬父子，遂攻安远、塞门、永平三寨。安远最居极边，贼斫坏两重门，监押、侍禁邵元吉遣下军士，斫退贼兵，复夺得城门。拒守数日，贼乃去。贼遂合众屯于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余寨。二十三日，贼分兵出东西城之后，乃两城之间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诸军发矢攻贼，死者颇众，遂不敢攻。明日，贼引兵退。其守城将佐钤辖卢守懃等，谨条次其功状，乞超资酬赏，以励后来。”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监押殿直韩遂，安远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职曹度、借职王懿，皆死于贼。邵元吉及塞门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权监押右侍禁王继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权监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诏死事者优与赠官，仍赙钱绢，录其子孙。元吉迁西头供奉官、阁门祇候，充安远寨主。

李士彬世为属国胡酋，领金明都巡检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万人，延州人谓之“铁壁相公”，夏虏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诱士彬，士彬杀之。元昊乃使其民诈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请徙置南方，雍曰：“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赏以金帛，使隶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隶十八寨，甚众。元昊使其诸将每与士彬遇，辄不战而走，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胆于地，狼狈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骄，又以严酷御下，或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愤者。元昊乃阴以金爵诱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岁，元昊遣衙校贺真来见范雍，自言欲改过自新，归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获俘枭首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真既出境，虏骑大入，诸降虏皆为内应。士彬时在黄帷寨，闻虏至，索马，左右以弱马进，虏遂鞚马以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军主以珠带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马奔延州，范雍犹疑，使人诇虏，皆为所擒。明日，骑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杀，后十余年，卒于虏中。

康定初，夏虏入寇，参知政事宋庠荐供奉官、阁门祇候桑怿有勇略，今在岭南，请召于西边任使。诏迁内殿崇班，充鄜延路驻泊都监。顷之，徙泾原路驻泊都监，屯镇戎军。至是战死。

庆历元年二月十二日，赵元昊寇渭州，先遣游兵数千骑入塞，侵掠怀远寨、静边寨、笼竿城。西路都同巡检常鼎、刘肃及诸寨与战，斩获

颇众。于是环庆路部署任福及钤辖朱观，泾原路都监王珪、桑怿，渭州都监赵律，镇戎军都监李简、监押李禹亨等合兵三万余人追击之。将作监丞耿傅掌督刍粮，亦在军中。贼阴引兵数万自武延川入据姚家、温家、好水三川口。诸将及士卒贪虏获，分道争进。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时，官军追贼已三日，士卒饥疲，猝与贼遇，怿力战先死，福等兵大败，福与武英、王珪、赵律、李简、李禹亨、刘肃、耿傅等皆死于贼。指挥使、忠佐死者十五人，军员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余人，亡马一千三百匹。杀虏民五千九百余口，熟户一千四百余口，焚二千二百六帐。斩贼首五百一十级，获马一百五十四匹。

任福字祐之，开封人，少时颇涉书史。咸平中，应募补殿前诸班，以材力选为列校，凡六迁，至遥领刺史。宝元初，夏州赵元昊始绝朝贡，朝廷选班直诸校有勇干者除前班官，任以边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岚、石、隰州都巡检使，寻改凤翔、秦凤、阶成等路驻泊马部军副都部署兼知陇州。康定元年，迁忻州团练使，充鄜延路驻泊兵马部署，寻徙知庆州兼邠宁环庆路兵马部署、安抚使。是岁九月，福与诸将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余帐，获其防御、团练使等七人，朝廷赏其功，迁贺州防御使兼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月余，又迁侍卫亲军都虞候。明年春，受诏乘传至泾原，与陕西都部署经制边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与诸将出兵合数万人御之。先战小利，乘胜直进，至三川口，忽遇虏兵且二十万，官军大败。矢中福子怀亮之嗌，怀亮坠马，援福马鞅告之，福犹趣以疾战，虏击怀亮坠崖死。福乘马运四刃铁简与虏斗，身被十矢，颊中二刃，乃为虏所杀，年六十一。上闻而惜之，赠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进封其母董氏为陇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子怀德除供备库副使，怀亮赠率府副率，怀誉除供奉官，怀谨侍禁，孙惟恭、惟让皆除殿直，侄怀玉除借职，赐田宅赙赠甚多。

王立字诚之，维州北海人。咸平三年，进士及第，补宁化军判官。天圣四年，为夔州路转运使。施州徼外蛮夷，利得赐物，每岁求入贡者甚多，所过烦扰，为公私患。立奏令以贡物输施州，遣还溪洞；又城施州，通云安军道以运盐，朝廷嘉之。历江南东、陕西、河北、河东路转运使。并州有群盗，攻劫行旅，州县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选巡检兵士十五人自随，阳云以护行装，微诇知盗处，掩捕尽获之，五日中获十八人，盗贼遂息。自河东徙知扬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为户部副使，寻以足疾，出知庐州。迁右谏议大夫，徙知密州，秩满归卒。

庆历初，赵元昊围麟州二十七日。城中无井，掘地以贮雨水。是时水竭，知州苗继宣拍泥以涂藁积，备火箭射。贼有谍者潜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过二日，当破。”元昊望见涂积，曰：“城中无水，何暇涂积？”斩谍者，解围去。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曰：“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秃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粮饷，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两昼夜，然后出虏寨之外，走诣府州告急。府州遣将兵救之，吉复间道入城，城中皆呼万岁。及围解，诏除吉奉职、本州指使。

吉尝从都监王凯及中贵人将兵数千人，猝遇虏数万骑。中贵人惶恐，以手帛自经，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与虏战？若吉不胜，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数人守中贵人，曰：“贵人有不虞，当尽斩若属。”因将所部先登，射杀虏大将，虏众大奔，众军乘之，虏坠崖死者万余人。奏上，凯自侍禁除礼宾使、本路钤辖，吉自奉职除礼宾副使。吉尝与夏虏战，其子文宣年十八，从行。战罢，不见文宣，其麾下请入虏中求之，吉止曰：“此王吉子，而为虏所获，尚何以求为？”顷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与虏战，所发不过一矢，即舍弓肉袒而入，手杀数人，然后反，曰：“及其张弓挟矢之时，直往抱之，使彼仓猝无以拒吾，则成擒矣。吾前后数入其阵，未尝发两矢也。”时又有张节，与吉齐名，皆不至显官而卒。

庆历三年正月，广南东路转运司奏：“前此温台府巡检军士鄂陵，杀巡检使，寇掠数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归，枭首广市，乞旌赏。”诏补殿侍监、南剑州酒税。初，内臣温台巡检张怀信性苛虐，号“张列挈”，康定元年，鄂陵等不胜怨忿，杀之，至是始平焉。

庆历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蛮邓和尚等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阳监。”先是，宜州奏：“本管环州蛮贼欧希范僭称桂王，欧正辞僭称桂州牧，攻环州，杀官吏。”诏以虞部员外郎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充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使，委以便宜经略。

庆历四年七月，梓州路转运司奏：“知泸州、左侍禁、阁门祗候李康伯，令教练使史受招谕淯井叛蛮，酋长出降。乞旌赏及补授殿侍，充

淯州监一路巡检，李康伯与提点刑狱。”

邈州首领唃厮罗有三子，曰磨毡、瞎毡、董毡。董毡尤桀黠，杀二兄而并其众。唃厮罗老，国事皆委之董毡。秦凤经略使张方平使人诱董毡入贡，许奏为防御使。董毡遣使入贡。会知杂御史吴中复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许戎，启其贪心。”方平议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毡，与之共图夏国。夏主谅祚与之战，屡为所败。嘉祐六年秋，谅祚遣使请尚公主，鄜延经略司奏之，朝廷令鄜延勿纳其使。会谅祚举兵击董毡，屯于古渭州之侧。古渭州熟户、诸酋长皆惧，以为谅祚且来，并吞诸族，皆诣方平诉求救。方平惧，饰楼橹为守城之备，尽籍诸县马，悉发下番兵以自救。枢密张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于永兴、泾原、环庆三路，期以有警急则召之，以省刍粮，谓之下番兵，关西震耸。方平仍驿书言状，乞发京畿禁军十指挥赴本路。枢密使张昪言于上曰：“臣昔在秦凤，边人言虏入寇前后甚众，皆无事实。今事未可知，而发京畿以赴之，惊动远近，非计也。请少须之。”上从之，数日方平复奏：“谅祚已引兵西去击董毡矣。”谅祚寻复为董毡所败，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薛向云。

卷十三

皇祐中，侬智高自邕州乘流东下，时承平岁久，缘江诸州城栅隳敝，又无兵甲，长吏以下皆望风逃溃。赞善大夫、知康州赵师道谓僚属曰："贼锋甚盛，吾州众寡不敌，必不能拒贼。然吾与兵马监押为国家守城，贼至死之，职也。若君等先贼未至，宜与家属避山中。"师道亦置其家属山中，师道妻方产，弃子于草间而去。师道在城上，妻遣奴与师道相闻，师道怒曰："吾已与汝为死诀，尚寄声何为！"引弓射奴，杀之。时贼已在近，师道与监理闭门守城，贼攻陷之，师道坐正厅事，射杀贼数人，然后死。贼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残灭之。进至于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觐微服怀州印匿于民间，贼搜得之，延坐与食，谓曰："尔能事我，我以尔为龙图阁学士。"觐骂曰："死蛮！汝安知龙图阁学士为何物，乃欲污我？"贼怒，斩之。及事平，朝廷赠觐谏议大夫，师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赐赉甚厚。弃城者皆除名编管。康卫云。

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后属交趾，称广源州节度使。有金坑，交趾赋敛无厌，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难制，交趾恶之，以兵掩获其父，留交趾以为质，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终为所灭，乃叛交趾，过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诣邕州求朝命为补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来，恐疆埸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数入为盗。先是，礼宾使亓赟坐事出为洪州都指挥使，会赦，有荐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诏除御前忠佐，将兵戍邕州。赟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败，为智高所擒，恐智高杀之，乃绐言："我来非战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误相与斗，遂至于此。"因谕以祸福。智高喜，以为然，遣其党数十人随赟至邕州，不敢复求刺史，但乞通贡朝廷。邕州言状，朝廷以赟妄入其境，取败，为贼所擒，又欲脱死，妄许其朝贡，为国生事，罢之，黜为全州都指挥使，智高之人皆却还。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纳，穷无所归，遂谋作乱。有黄师宓者，广州人，以贩金常往来智高所，因为之画取广州之计，智高悦

之，以为谋主。是时，武臣陈珙知邕州，智高阴结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发所部之人及老弱尽空，沿江而下，凡战兵七千余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闭城拒之，城中之人为内应，贼遂陷邕州，执珙等官吏，皆杀之。司户参军孔宗旦骂贼而死。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沿江东下。横、贵、浔、龚、藤、梧、康、封、端诸州无城栅，皆望风奔溃，不二旬，至广州。知广州仲简性愚且狠，贼未至时，僚佐请为之备，皆不听。至遣兵出战，贼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先是，广州地皆蚬壳，不可筑城，前知州魏瓘以甓为之，其中甚隘小，仅可容府署、仓库而已。百姓惊走，辇金宝入城，简闭门拒之，曰："我城中无物，犹恐贼来，况聚金宝于城中耶？"城外人皆号哭，金宝悉为贼所掠，简遂闭门拒守。转运使王罕时巡按至梅州，闻之，亟还番禺。乡村无赖少年，乘贼势互相剽掠，州县不能制，民遮马自诉者甚众。罕乃下马，召诸老人坐而问之，曰："汝曹尝经此变乎？"对曰："昔陈进之乱，民间亦如是。时有县令，籍民间强壮者，悉令自卫乡里，无得他适。于是乡村下不能侵暴，亦不能侵暴邻村，一境独安。"罕即遍移牒州县，用其策，且斩为暴者数人，民间始安。罕既入城，钤辖侍其渊等共修守备。贼掠得海船昆仑奴，使登楼车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圆以为炮，每发辄杀数人。昼夜攻城，五十余日，不克而去。时提点刑狱鲍轲欲迁其家置岭北，至南雄州，知州责而留之。轲乃诇广州间，日有所奏。罕在围城中，无奏章。贼退，朝廷赏轲而责罕，罕坐左迁。

五月乙巳朔，丙寅，侬智高攻广州。壬辰，诏知桂州陈曙将兵救之。直史馆杨畋，继业之族人也，尝为湖南提点刑狱，讨叛蛮，与士卒同甘苦，士卒爱之，时居父丧。六月乙亥，诏起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畋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寻罢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壬戌，智高解广州围，西还攻贺州，不克。广南东路钤辖张忠初到官，所将皆乌合之兵，智高遇战于白田，忠败死。西路钤辖蒋偕性轻率，举措如狂人，军于太平场，初不设备。九月戊申，智高悉击杀之。丙辰，又败官军于龙岫洞。丁巳，以余靖提举广南东西路兵甲，寻为经略使，又命枢密直学士孙沔、入内押班石全彬与靖同讨智高。西路钤辖王正伦败于馆门驿，遂陷昭州。枢密副使狄青请自出战击贼，庚午，以青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抚、都大提举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事。谏官韩绛上言，狄青武人，不足专任，固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上以访执政，时庞籍独为相，对云："属者王师所以屡败，皆由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遇贼或进或退，力不制胜故也。今青起于行

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如无，青之号令不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青素名善将，今以二府将大兵讨贼，若又不胜，不惟岭南非陛下之有，则荆湖、江南皆可忧矣。祸难之兴，未见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齐众，然后用之，必能办贼，幸陛下勿以为忧也。”上曰：“善。”以是岭南用兵皆受青节度，处置民事，则与孙沔等议之。时余靖军于宾州，闻智高将至，弃城及刍粮，走保邕。丁丑，智高陷宾州，靖引兵扬言邀贼，留监押守邕州，监押亦走。甲申，智高复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诸道兵皆会，诸将闻宣抚使将至，争先立功。余靖遣广南西路钤辖陈曙将万人击智高，为七寨，逗遛不进。十二月壬申朔，智高与曙战于金城驿，曙败，遁归，死者二千余人，弃捐器械辎重甚众。交趾王德政请出兵二万助收智高，狄青奏：“官军自足办贼，无用交趾兵。”丁未，诏交趾毋出兵。青又请西边番落广锐近二千骑与俱。五年正月，青至宾州，余靖、陈曙皆来迎谒。时馈运未至，青初令备五日粮，既又备十日粮。智高闻之，由是懈惰不为备，上元张灯高会。先是，诸将视其帅如寮采，无所严惮，每议事，各执所见，喧争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将佐于幕府，立陈曙于庭下，数其败军之罪，并军校数十人皆斩之。诸将股栗，莫敢仰视。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节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进，步骑二万人。或说侬智高曰：“骑兵利平地，宜遣人守昆仑关，勿使度险，使其兵疲食尽，击之无不胜者。”智高骤胜，轻官军，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昆仑关，直趋其城。智高闻之，狼狈遽发兵出战。戊午，相遇于归仁铺。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执长枪居前，羸弱悉在其后。其前锋孙节战不利而死，将卒畏青令严，力战莫敢退者。青登高丘，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长枪之后，断蛮兵为二，旋而击之，枪立为束，蛮军败，杀获三千余人，获其侍郎黄师宓等。智高走还城，官军追之，营城下。营中夜惊呼，蛮闻之，以为官军且进攻，弃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将于振追之，过田州不及而还，智高奔大理。捷书至，上喜，谓庞籍曰：“岭南非卿执议之坚，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还，上欲以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谓之曰：‘朕欲用卿为使相，然今外敌尚多，卿为使相，安肯复为朕尽死力耶？’赐钱二十万缗而已。今青虽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赏以此官，则富贵极矣。异日复有寇盗，青更立功，将以何官赏之？且青起军中，致位二府，众论纷然，谓国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论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使青得罪于众人也。臣所言非徒便国体，亦为青谋也。昔卫青已为大将军，封侯立功，汉武帝更封其子为侯。陛下

若谓赏功未尽，宜更官其诸子。”争之累日，上乃许之。二月癸未，加青护国军节度使，枢密副使如故，仍迁诸子官。既而议者多谓青赏薄，石全彬复为青讼功于中书。五月乙巳，竟以青为枢密使。先时，所司奏：余安道募人能获智高者，有孔目官杨元卿、进士石鉴等十人皆献策请行，安道一一问之，以元卿策为善。元卿曰：“西山诸蛮，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请往以逆顺谕之顺从，使之转谕他族，无不听矣。若皆听命，则智高将谁与处此？必成擒矣。”安道悦，使赍黄牛、盐等物往说之。二族随元卿出见安道，安道皆铺纹彩装饰谱牒如告身状，慰劳燕犒，厚赐遣之。于是转相说与，稍稍请降。先是，智高筑宫于特磨寨，及败，携其母、弟、妻、子往居之，闻诸族俱叛，惶惧，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继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将兵卫之，智高自将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国，欲借兵以攻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发诸族陈充等六州兵袭特磨寨，杀押衙，获其母、弟、子以归。安道欲烹之，广南西路转运司奏：“所获非智高母、子，蛮人妄执之以干赏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师，请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虚实，诏许之。缘道皆不执縻，供待甚严。至京师，馆于故府司，朝夕给饮膳，惟所欲，如养骄子，月费钱三百余贯，病则国医临视。后数月，智光发狂，殴防卫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智高母致病，不诛无以惩蛮夷。又徒费国财，养之无用，请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专欲杀之耶？”自是群臣不敢言。智高母年六十余，隆准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识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夺之。继封年十四，智高长子，智高僭立为太子。继明八岁。安道以获智高母，召其所亲黄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师。汾自幕职迁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职，鉴除斋郎，其余皆除斋郎、殿侍。以元卿、鉴晓蛮语，皆留侍侬母。元卿等愤叹曰：“昔我初获智高母，余侍郎谓我等勿入京师，留此待官赏耳。我等皆曰：‘智高杀我等亲戚近数十口，我愿至京师，分此妪一脔食之。’岂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养亲。执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愤逼杀此妪。’设有不幸，我等当偿其死耶？”数见执政，涕泣求归，不许。

侬智高将至广州，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仲简尚未之信，殊不设备，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动欲逃窜者斩。及贼至，简闭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闭门不纳，悉为贼所杀掠。简阴具舟，欲与家属逃去，僚属以为不可。会转运使王罕巡行他州，闻贼至，亟还入广州城，悉力拒守，几陷者数四，仅而得免。提点刑狱鲍轲止于南雄城，诇贼动静，相继以闻。及贼退，朝廷责罕奏章稀少，黜监信州税，仲简落职知筠

州，以鲍轲为勤职，欲以为本路转运使，台谏有言而止。

蒋偕将千余人，昼夜兼行，追侬智高至黄富场。蛮人诇知官军饥疲，夜以酒设寨饮之，即帐中斩偕首，因纵击其众，大破之，枭偕及偏裨首于战场而去。李章云。

侬智高围广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贼亦疲乏，又不习水战，常惧海贼来抄其宝货。东莞县主簿兼令黄固素为吏民所爱信，侦知贼情，乃募海上无赖少年，得数千人，船百余艘，沿流而下，夜趋广州城，鼓噪而进，贼大惊，即时遁去。广州命固率所募之众溯流追之，而贼弃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会通判孟造素不悦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载盐鲞于上流贩卖，及县中官钱有出入不明者，摄固下狱治之，诬以赃罪，固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数为辩雪，治平中乃得广州幕职。蔡子直云。

石鉴，邕州人，尝举进士，不中第。侬智高陷邕州，鉴亲属多为贼所杀，鉴逃奔桂州。智高攻广州不下，还据邕州。秘书监余靖受朝命讨贼，鉴以书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蛮，素受朝廷官爵恩赐，必不附智高。向者从智高东下，皆广源州蛮及中国亡命者，不过数千人，其余皆驱掠二广之民也。今智高据邕州，财力富强，必诱胁诸蛮，再图进取。若使智高尽得三十六洞之兵，其为中国患，未可量也。鉴素知诸洞山川人情，请以朝廷威德说谕诸蛮酋长，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鉴昭州军事推官，间道说诸洞酋长，皆听命。惟结洞酋长黄守陵最强，智高深与相结。洞中有良田甚广，饶粳糯及鱼，四面阻绝，惟一道可入。智高遗守陵书曰："吾向者长驱至广州，所向皆捷，所以复还邕州者，欲抚存汝诸洞耳。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皆望风授首，步兵易与，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则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候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并厚以金珠遗守陵。守陵喜，运糯米以饷智高。鉴使人说守陵曰："智高乘州县无备，横行岭南，今力尽势穷，复还邕州，朝廷兴大兵以讨之，败在朝夕。汝世受国恩，何为无事随之以取族灭？且智高父存勖，本居广源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勖袭杀存禄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智高父子，贪诈无恩，譬如虎狼，不可亲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见汝且为虏矣，不可不为之备。"守陵由是狐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袭之，守陵先为之备，逆战，大破之。会智高亦为狄青所败，遂不敢入结洞而逃奔特磨。特磨

西接大理，地多善马，智高悉以所得二广金帛子女遗特磨蛮酋侬夏诚，又以其母妻夏诚弟夏卿相结纳，夏诚许以兵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将居于夏诚所居之东十五里丝苇寨，而身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广南。鉴请诣特磨寨说夏诚，使图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鉴几为所获，不得进而还。鉴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险远，必不设备。鉴请不用中国尺兵斗粮，募诸洞壮丁往袭之，仍以重赂说特磨，使为内应，取之必矣。"靖许之，仍许萧继将大兵为鉴后，继常与鉴相距十程。鉴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进。

前知邕州萧注曰：广源州本属田州，侬智高父本山獠，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田州酋长请往袭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许。广源州地产金，一两直一缣，智高父由是富强，招诱中国及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恶之，遣兵袭虏之。智高时年十四，与其母逃窜得免，收其余众，臣事交趾。既长，因朝于交趾，阴结李德正左右，欲夺其国，事觉逃归，因求内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纳。智高谓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转掠诸洞，徙居右江文村，阴察官军形势，与邕州奸人相结，使为内应。在文村五年，遂袭邕州，陷之。

侬智高围广州，转运使王罕婴城拒守，都监侍其渊昼夜未尝眠。久之，将士疲极。有裨将诱士卒下城，欲与之开门降贼，渊遇之，谕士卒曰："汝曹降贼，必驱汝为奴隶，负担归其巢穴，朝廷欲诛汝曹父母妻子。不若并力完城，岂惟保汝家，亦将有功受赏矣。"士卒乃复还，登城。罕乃寝于城上，渊忽来，徐撼而觉之，曰："公勿惊，公随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与罕率弩手二十余人，衔枚至一处，俯见贼已逾壕，蚁附登城，将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觉，渊指示弩手使射之，贼急走出壕外。及贼退，渊终不言裨将谋反之事。熙宁中致仕，介甫知其为人，特除一子官，给全俸。渊年八十余，气志安壮。范尧夫以为阴德之报。尧夫云。

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洞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洞骚然。使人执《交趾图》以言攻取之策，不可胜数。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遗交趾书曰："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兵

法有‘先声夺人之心’，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大发兵入寇，陷钦、廉、邕三州，百祥未得间往归之。会石鉴与百祥有亲，奏称百祥有战功，除侍禁，充钦廉巡检。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讨交趾，交趾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因以百祥书与逵，逵檄广西转运使按鞫，百祥逃去，自缢而死。郭帅云。

交趾贼熙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连破钦、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围邕州。知州、皇城使苏缄昼夜筑城力战，所杀伤蛮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广西钤辖张守节等过昆仑关赴援，兵少轻进，三千余人悉为蛮众所掩，杀伤殆尽。刘执中与广西提刑遁回，后更无援兵。王师自京师数千里赴援，孤城抗贼，昼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尽，城遂溃破，苏缄犹誓士卒殊死战，兵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二十二日，贼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师前军三将已达桂林，一将暂戍长沙，中军旦夕过府，亦长沙置局，后军三将分屯荆、鼎、澧三郡，一将襄州。湖北饥，米斗计百五十钞，馁死者无数。任公格云。

初，榜下交趾管内州峒官吏军民等云：“已差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赵卨充安南道行营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广西南路安抚使，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内侍押班李宪充副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忠州刺史燕达充副都总领。顺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怀敌忾之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执虏献功，拔身助顺，爵赏赐予，当倍常科，旧恶宿负，一皆原涤。乾德幼稚，罪非己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无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赋，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时交趾为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服。故我率兵追捕亡叛者。而钤辖张守节等辄相邀遮，士众奋击，应时授首。”又言：“桂管点阅峒兵，明言又见讨伐。”又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师，欲相拯济。”故介甫自作此榜以报覆之。王正甫云。

提点刑狱杨畋自将击破叛蛮。癸酉，诏特支荆湖击蛮诸军钱有差，仍命中使赍诏察视，具功状以闻。

王罕知潭州，州素号多事，知州多以威严取办，罕独以仁恕为之，

州事亦治。有老妪病狂，数邀知州诉事，言无伦理，知州却之，则悖骂。先后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妪复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归厅事，召使前，徐问，妪虽言杂乱无次，亦有可晓者。乃本为人嫡妻，无子，其妾有子，夫死为妾所逐，家资为妾尽据之。妪屡诉于官，不得直，因愤恚发狂。罕为直其事，以家资还之。吏民服其能察冤。李南公云。

旧制，试院门禁严密，家人日遣报报平安，传数人口，讹谬皆不可晓，常苦之。皇祐中，王罕为监门，始置平安历，使吏隔门问来者，详录其语于历，传入院中，试官复批所欲告家人之语，及所取之物于历，罕遣吏呼其人，读示之，往来无一差失。自知举至弥封、誊录、巡捕共一历，人皆见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后遵以为法。自见。

熙宁中，王绍开熙河，诸将皆以功迁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独辞不受，曰："羌虏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无功，故不受。"竟辞之。时人重其知耻。

元丰五年，韩持国知颍昌府，官满，有旨许令持国再仕。中书舍人曾巩草诰词，称其"纯明直亮"。既进呈，上览，批其后曰："按维天资忿戾，素无事国之意，朋奸罔上，老不革心。朕以东宫之旧，姑委使郡，非所望于承流宣化者也。而草词乖僻，可令曾巩赎铜十斤，别草词以进。"

元丰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对，上问以至和继嗣事。潞公对曰："臣等备位两府，当此之际议继嗣，乃职分耳。然亦幸直时无李辅国、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勤耳。"上怃然有间而美之。仁宗宦官，虽有蒙宠信任者，台谏言其罪，辄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弄权。

卷十四

茂州旧领羁縻九州，皆蛮族也。蛮自推一人为州将，治其众。州将常在茂州受处分。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旧无城，惟植鹿角。蛮人屡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辄取货于民家，遣州将往赎之，与之讲和而誓，习以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宁八年，屯田员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请筑城，琪为奏之，乞如民所请，筑城绕民居，凡八百余步。朝廷下成都路钤辖司，度其利害。时龙图阁直学士蔡延庆领都钤辖，李琪已罢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庆下百常检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筑之。既而，蛮酋群诉于百常，称城基侵我地，乞罢筑，百常不许，诉者不已，百常以梃驱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兴筑城，才丈余，静州等群蛮数百奄至其处。茂州兵才二百人，百常帅之拒击，杀数人，蛮乃退，百常率迁民入牙城。明日，蛮数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庐舍，引梯冲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众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长二人为檑木所杀，蛮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屡来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众犹游绕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关路通永康军，北有陇东路通绵州，皆为蛮所据。百常募人间道诣成都，及书木牌数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驻泊都监孙清，将数千人自箕宗关入，蛮伏兵击之，清死而士卒死杀不多。又有王供备等将数千人自陇东道入，时州蛮请降，从者杀其二子。蛮怒，密告静州等蛮，使遮其前，而自后驱之，壅溪上流，官军既涉而决之，杀溺殆尽。既而钤辖司命百常与之和誓，蛮人稍定。蔡延庆奏乞朝廷遣近上内臣共经制蛮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专制蛮事。中书、院枢密札子皆云“奉圣旨：讲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札子，掩袭叛蛮”。其年五月，中正将兵数千自箕宗关入，经恭州、荡州境，乘其无备掩击之，斩首数百级，掳掠畜产，焚其庐舍皆尽。既而，复与之和誓。至七月，又袭击之。又随而与之和誓，乃还，奏云“事毕”。始，蔡帅兵恐监司不肯应给军需，故奏乞近上内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军事皆与都钤辖司商议，中正将行，奏云：“茂州去成都远，若事大小一与钤辖司商议，恐失事机，乞委臣专决，关钤辖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军事进止，皆

由己出，蔡不复得预闻。事既施行，但关知而已。监司皆附之。遂奏："蔡延庆区处失宜，致生边患。又延庆既与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关，蛮渝约出兵拒战。"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资政殿学士冯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筑城侵蛮地，生边患。"坐夺一官、勒停。陇西土田肥美，静州等蛮时引生羌据其地，中正不能讨，北路遂绝。故事，与蛮为和誓者，蛮先输货，谓之"抵兵"，又输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财物使归之，不在者增其价。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缚剑门于誓场，酋家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瘗之。掘地为坎，乃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人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曰："有违誓者，当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输"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备誓具，买羌婢，以毡蒙之，经宿而失。中正先自剑门过，蛮皆怨而轻之。自是剽掠不绝。狄谘、范百常云。

王中正在河东，令转运司勾押吏与陈安石同坐计度军粮，吏曰："都运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论都运？若事办，奏汝班行；不办，有剑加汝。"

先是，种谔上言，乞不受王中正节制，会谔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许之。明日，诏书至，谔不复见中正，引兵先趋夏州。时河东夫闻鄜延夫言，此去绥德城甚近，两日中亡归者二千余人，河东转运判官庄公岳等斩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东，奴视转运使，又奏提举常平仓赵成管勾随军运钱粮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书，但遣人口传指挥，转运使杨思不敢违。公岳等以口语无所凭，从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挥事多，恐将命者有所忘误，乞记之于纸笔。"自后，始以片纸书之。公岳等白中正军出境应备几日粮，中正以为鄜延受我节制，前与鄜延军遇，彼粮皆我有也，乃书片纸云："止可备半月粮。"公岳等恐中道乏绝，阴更备八日糗粮。及种谔既得诏不受中正节制，委中正去，鄜延粮不可复得，人马渐乏食，乃遣官属引民夫千余人索胡人所窖谷糜，发之，得千余石。庚午，至夏州，时夏州，已降种谔。中正军于城东，城中居民数十家。时朝旨禁入贼禁抄掠，贼亦弃城邑皆走河北，士卒无所得，皆愤悒思战。诸将皆言于中正曰："鄜延军先行，所获功甚多，我军出境近二旬，所获才三十余级，何以复命于天子？且食尽矣，请袭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从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余家，遂屠之，斩首百余级，降者十余人，获牛马百六十，羊千九百。军于城东二日，杀得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内将官张真、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千余人发糜窖，遇虏千余人，与战，败之，斩首九百余。丙子，至牛心亭，食尽。

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机宜景思义，得其粮，遂引兵趋保安军顺宁寨。己卯，王中正军于归娘岭下，不敢入寨，遣官属请粮于顺宁。军夫冻馁，僵仆于道路，未死，众已剐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师，乃归延州。计士卒死亡者近三万人，民夫逃归者大半，死者近三千余人，随军入寨者万千余人。马二千余匹，死者几半，驴三千余头，无还者。

初，上令王中正、种谔皆趋灵州、兴州。中正不习军事，自入虏境，望空而行，无向导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虏知其营栅之处，每夜二更辄令军士灭私火，后军饭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军中驴鸣。及食尽，士卒怨愤，流言当先杀王昭宣及庄、赵二漕乃溃归。中正颇闻之，乃于众中扬言："必竭力前进，死而后已。"阴令走马承受金安石奏："转运司粮运不继，故不能进军。今且于顺宁寨境上就食。"庄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粮，因朝廷罢中正节制，故粮乏。"上怒，命械系公岳等于隰州狱，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粮，王中正令臣等只备半月粮，片纸为验。臣等阴备八日糗粮。今出寨二十余日始至宥州，粮不得不乏。"上乃命脱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复有所言，甚惧。及还朝，过隰州，谓曰："二君勿忧，保无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职事皆如故。

初，河东发民夫十一万，中正减粮数，止用六万余人，余皆令待命于保德军。既而朝旨令余夫运粮自鄜州出，踵中正军，凡四万余人，遣晋州将官訾虎将兵八千护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护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从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诏召夫还，更令自隰州趋延州饷中正军。会天章阁待制赵卨领河东转运使，奏："冬气已深，水凛草枯，馈运难通。"乃罢之。王中正既还延州，分所部兵屯河东诸州。山东兵往往百千为群，擅自溃归，朝廷命所在招抚，给券遣归本营。士兵亦有擅去者。会高遵裕灵州失利，诏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书召河东分兵屯。知石州赵宗本将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哗呼万岁，宗本父子闭门相保。又有山东将官王从丕部兵亦不肯发，从丕晓谕数日乃行。会遵裕已至庆州，诏中正引还，宗本、从丕各降二官，士卒不问。

元丰三年，泸州蛮乞第犯边，诏四方馆使韩存宝将兵讨之。乞第所居曰归来州，距泸州东南七百里。十月，存宝出兵，久雨，十余日，出寨才六十余里，留屯不进，遣人招谕。乞第有文书服罪请降，军中食

尽，存宝引还。自发泸州至此，凡六十余日。朝廷责其不待诏擅引兵还，命知杂御史何正臣就按斩之。更命林广将存宝部兵及环庆兵、黔南兵合四万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击之。离泸州四百余里即是深箐，七荐切，竹茂也。皆高阪险绝，竹木茂密，华人不能入，蛮所恃以自存者也。蛮逆战于箐外，广击败之，蛮走，广伐木开道，引兵踵之。又二百余里，至归来州，乞第逆战，又败，乃率其众窜匿。五年正月己丑，广入归来州，惟茅屋数十间，分兵搜捕山箐，皆无所获。所赍食尽，得蛮所储粟千余斛，数日亦尽，馈运不继。先是，有实封诏书在走马承受所，题云："至归来州乃开。"至是开之，诏云："若至归来，讨捕乞第，必不可获，听引兵还。"是役也，颇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给米二升，余无廪给。诸州民夫负粮者，既输粮，官不复给食，以是多馁死不还，有名籍可知者四万人。其家人辅行及送资装者不预焉。军士屯泸州岁余，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费约缗钱百余万。

元丰四年冬，朝廷大举讨夏国。十一月，环庆都总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泾原副使总管刘昌祚出葫芦河，共趋灵州，诏昌祚受遵裕节制。昌祚上言军事不称旨，上赐遵裕书云："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任事者，宜择人代之。"遵裕由是轻昌祚。既而，昌祚先至灵武城下，或传昌祚已克灵武城，遵裕在道闻之，即上贺表曰："臣遣昌祚进攻，已克其城。"既而所传皆虚。遵裕至灵武城，以为城朝夕可下，使昌祚军于闲地，自以环庆兵攻之。时军中皆无攻具，亦无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造之，皆细小朴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堑。又欲以军法斩昌祚，众共救解之。昌祚忧恚成疾，泾原军士皆愤怒。转运判官范纯粹谓遵裕曰："两军不协，恐生他变。"力劝遵裕诣昌祚营问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尝败，何谓降也？"

徐禧在鄜延，乘势使气，常言："用此精兵破羸虏，左萦右拂，直前斩之，一步可取三级。"诸将有献策者，禧辄大笑曰："妄语，可斩！"虏阵未出，高永能请击之，禧曰："王者之师，岂可以狙诈取胜耶？"由是取败。

高遵裕既败归，元丰五年，李宪请发兵自泾原筑寨稍前，直抵灵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陕西困于夫役，下诏谕民，更不调夫。至是，李宪牒都转运司，复调夫馈粮，以和雇为名，官日给钱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诏：若军乏粮，斩都运使以下。"民间骚然，出钱百缗不能雇

一夫，相聚立栅于山泽，不受调，吏往辄殴之。解州加知县以督之，不能进。命巡检、县尉逼之，则执梃欲斗，州县无如之何。士卒前出寨，冻馁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惮行，无斗志。仓库蓄积皆竭。群臣莫敢言，独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师不可再举。”天子巽辞谢之。枢密副使吕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怿，晦叔因请解机务，即除知定州。会内侍押班李舜举自泾原来，为上泣言：“必若出师，关中必乱。”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劳之。舜举退，诣执政王禹玉，禹玉迎见，以好言悦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禹玉发惭。六月，诏罢泾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横山之地，遣舜举与承议郎、直龙图阁徐禧往视之，乃命禧节制军事。八月，禧、舜举与鄜延经略使沈括、转运使李稷将步骑四万及诸路役兵，始修永乐，与米脂、绥德皆在无定川中。永乐北倚山，南临无定河，三面皆绝崖，地险要，虏骑数来争之，皆败去。先是，夏虏发国人，十丁取九以为兵，近二十万人，赍百日粮屯于泾原之北，候官军出塞而击之。既闻城永乐，即引兵趋鄜延。边人来告者前后数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虏若大来，是吾立功迁官之秋也。”上赐禧等黄旗，曰：“将士立功，受赏当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当与存中归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万余人于永乐，括、偕、禧、舜举以八千人还米脂。是日，永乐遣人走告虏骑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举复如永乐。丁亥，虏骑至城下，禧命鄜延总管曲珍领城中兵陈于崖下水际，禧、舜举、稷植黄旗坐于城上临视之。虏自未明引骑过阵前，至食时未绝。裨将高永能曰：“吾众寡不敌，宜及其未成阵冲击之，庶几可破。”不从。虏与官军夹水而阵，前后无际，将士皆有惧色。曲珍曰：“今众心已摇，不可复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耶？”俄而，虏鸣笳于阵，虏骑争渡水犯官军。先是，选军中勇士良马，谓之“选锋”，使居阵前。战未几，选锋先败，退走，蹂践后阵。虏骑乘之，官军大溃，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残兵万余人入城，崖峻道狭，骑兵弃马缘崖而上，丧马八千余匹，虏遂围之。时楼堞皆未备，水寨为虏所据，城中乏水，至绞马粪、食死人脑。被围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请帅众突围南走，犹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败军，又欲弃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帅众数百人逾城走免，禧、舜举、稷皆没，命官死者三百余人，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沈括闻曲珍败，永乐被围，退保绥德，遂归延州。时有诏令李宪将环庆兵数万救永乐，比至延州，永乐已陷矣。

永乐既失守，夏国以书系矢，射于环庆境上，经略使卢秉弃之。虏乃更遣所得俘囚，赍书移牒以遗秉，秉不敢不以闻。其词曰："十一月八日，夏国西南都统昂星嵬名济乃谨裁书致于安抚经略麾下：伏审统戎方面，久向英风，应慎抚绥，以副倾注。昨于兵役之际，提戈相轧，今以书问赞信，非变化曲折之不同，盖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国者，礼义之所从出，必动止猷为，不失其正。苟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岂不为夷狄之羞哉！昨朝廷暴驱甲兵，大行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谓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遂有去年灵州之役、今秋永乐之战。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何如哉？且中国祖宗之世，于夏国非不经营之。五路穷讨之策既尝施之矣，诸边肆桡之谋亦尝用之矣，知侥幸之无成，故终归乐天事小之道。兼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西边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今与中国乘隙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息哉！即念天民无辜，被兹涂炭之苦，孟子所谓未有好杀能有志于天下也。况夏国主上自朝廷见伐之后，夙宵兴念，谓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岂不惜哉！至于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玄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孔嶲，于鬼切。鲁山处士旼之弟也。为顺阳令，有虎来至城南，嶲令吏卒往逐之，嶲最居其前。虎据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枪偃仆，虎来搏嶲，有小吏执砚，趋当其前，虎衔以去。嶲取猎户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谏不可，嶲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余里，竟射中虎，夺小吏而还，小吏亦不死。

汪辅之为河北监司，以轻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处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时有味，白首无成。"又曰："插笔有风，空图无日。"或解之曰："杜牧诗云：'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属意怨望。"有旨，复令分司。

赵阅道抃熙宁中以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立赏禁人增米价。阅道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阅道治

民，所至有声，在成都、杭、越尤著。张济云。

赵阅道为人清素，好养生，知成都，独与一道人及大龟偕行。后知成都，并二侍者无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为谏官，赵阅道为御史，以论陈恭公事有隙。熙宁中，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且曰："陛下问赵抃，即知其为人。"他日，上以问阅道，对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称其忠？"对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镇首请立皇嗣以安社稷，岂非忠乎？"既退，介甫谓阅道曰："公不与景仁有隙乎？"阅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范景仁云。

曾布为三司使，与吕嘉问争市易事，介甫主嘉问，布坐左迁。诏命始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问字望之。或问刘贡甫，曰："曾子避席。"又问："望之何如？"曰："望之俨然。"介甫闻之不喜，由是出贡父知曹州。公佐云。

冯当世、孙和叔、吕晦叔、薛师正同知枢密府，三人屡于上前争论，晦叔独默不言。既而上顾问之，晦叔方为之开析可否，语简而当，上尝纳之，三人亦不能违已。出则未尝语人。皆讥晦叔循默，不副众望，晦叔亦不辨也，同僚或为辨之。伯淳云。

上好与两府议论天下事，尝谓晦叔曰："民间不知有役矣。"对曰："然。上户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则饱食安居，诚幸矣。下户昔无役，今索钱，则苦矣。"上曰："然则法亦当更矣。"伯淳云。

晦叔与师正并命入枢府，师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亲之，议事颇相左。阁门副使韩存宝将陕西兵讨泸戎蛮，拔数栅，斩首数百级。上欲优进官秩，以劝立功者，师正曰："泸戎本无事，今优赏存宝，后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书言是也。"乃除四方馆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二。贫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贷，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因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举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

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杨作云。

李南公知长沙县，有斗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以指捏之，曰：“乙真甲伪也。”诘之，果服。盖方有榉柳，以叶涂肤，则青赤如殴伤者。剥其皮，横置肤上，以火熨之，则如棓伤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殴伤者血聚而硬凶，伪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长辄逃去。南公曰：“此村无用户长，知县自督之。”书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惧，是岁，初限未满，此村税最先集。又诸村多诡名，税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谓之曰：“此田不过汝曹所典买耳，与汝期一月，为我推究，不则汝曹均输之。”及期，尽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河北提点刑狱有班行犯罪，下狱按之，不服，闭口不食百余日，狱吏不敢拷讯，甚患之。南公曰：“吾力能使之食。”引出，问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且服罪。人问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气者，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

元丰元年正月十五日夜，张灯，太皇太后以齿疾不能食，不出观。故上于闰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张灯，露台妓乐俱入，太皇太后疾尚未平，酒数行而起。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医不能愈。会新知邠州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疗之，数日而愈。上闻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疗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医官，赐金紫，仍赐金帛，直数千缗。

岐王夫人，冯侍中拯之曾孙也，失爱于王，屏居后阁者数年。元丰二年春，岐王宫遗火，寻扑灭。夫人闻有火，遣二婢往视之。王见之，诘其所以来，二婢曰：“夫人令视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王二嬖人共谮之，曰：“火殆夫人所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胜拷掠，自诬云：“夫人使之纵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太后曰：“新妇所为如是，臣不可与同处。”太后怒，谓上：“必斩之。”上素知其不睦，必为左右所陷，徐对曰：“彼公卿家子，岂可遽尔？俟按验得实，然后议之。”乃召二婢，使宫官郑穆问鞫于皇城司。数日，狱具，无实，又命宫官冯诰录问。上乃以其狱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惧，欲自杀，上遣中使慰谕曰：“汝无罪，勿恐。”且命径诣太皇太后

宫，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与上继至，诘以火事，夫人泣拜谢罪，乃曰："纵火则无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诚不足以当岐王伉俪，幸赦其死，乞削发出外为尼。"太后曰："闻汝沮骂岐王，有诸？"对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瑶华宫，不披戴，旧俸月钱五十缗，更增倍之，厚加资给，曰："候王意解，当复迎之。"君贶云。

卷十五

元丰三年，开封府界提点陈向建议，令民资及三千缗者养战马一匹，民甚苦之。薛师正时为枢密副使，初无异议，及事已施行，向诣枢密院白事，师正欲压众议，折难甚苦。向怒，以告谏官舒亶，劾奏师正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陈而背诽以盗名。由是罢正议大夫、知颍州。谏官又言其罢黜之后，不杜门省咎，而宾客集其门日以百数，对客有怨愤语，改知随州。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纠弹，落职知河阳。

富公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覆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客坐稍久，则吏从旁唱"宰相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归西都，十余年，常深居不出。晚年，宾客请见者，亦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公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无怨也。尝欲往老子祠，乘小轿过天津桥，会府中徙市于桥侧，市人喜公之出，随观之，于是安上门市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违世，士大夫无远近、识与不识，相见则以言，不相见则以书，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呜乎！苟非事君尽忠，爱民尽仁，推恻怛至诚之心充于内而见于外，能如是乎？

初，选人李公义陈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龙爪形，沈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宫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只列干木下如耙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两端钉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事下大名安抚司，安抚司命金提司管勾官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官

满入京师，王介甫问子渊："浚川铁耙、龙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渊因变言："此诚善法，但当时同官议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渊都水外监丞，置浚川司，使行其法，听其指使二十人，给公使库钱。子渊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浚，各置历，书其课曰："某日以扫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实水深则耙不能及底，虚曳去来。水浅则齿碍泥沙，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所书之课，皆妄撰，不可考验也。会都水监丞程昉建议于大名河曲开直河，既成，子渊属昉称直河浅，牒浚川司使用耙浚之，庶几附以为功，昉从之。既而奏上状，昉、子渊及督役指使各迁一官。先是，大名府河每岁夏水涨，则自许家港溢出，及秋水落，还复故道，皆在大提之内。熙宁八年，子渊复欲求功，乃令指使讽诸扫中大名府云："今岁七分入许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势遂移，乞牒浚川司用耙疏浚故道。"府司从之。是岁旱，港水所浸田不适万顷，子渊用耙不及一月而罢。九年，子渊上言："去岁大河几移，赖浚川耙得复故道，出民田数万顷。其督役官吏，更乞酬奖。"事下都水监，司保奏称子渊等有奇功，乞加优赏。是时，天下皆言浚川铁耙、龙爪如儿戏，适足以资谈笑，王介甫亦颇闻之，故不信都水监之言，更下河北转运、安抚司，令保奏。会介甫罢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浚，秋涸故其常理，虽河滨甚愚之人，皆知浚川耙无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为欺罔。"奏上，上不悦，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转运司共按视浚川利害。本乃与都水监主簿陈祐甫、河北转运使陈知俭共按问，诸扫人言："八年，故河道水减三尺，耙未至间已增二尺，耙至又增二尺。又从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复，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实非耙所致。"子渊在京师，先闻之，遽上殿言："熊本、陈知俭、陈祐甫意谓王安石出，文彦博必将入相，附会其意，以浚川耙为不便。臣闻本奉使按事，及诣彦博纳拜，从彦博饮食，祐甫、知俭皆预焉，及屏人私语，今所奏必不公。且观彦博之意，非止言浚川耙而已。陛下一听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坏矣。"上以为然。于是知杂御史蔡确上言："熊本奉使不谨，议论不公，乞更委官详定浚川是非。"十年，诏命确与知检院黄履详定，有是非者取勘闻奏。确于是置狱，逮系证佐二百余人，狱逾半年不决。上又命内供奉官冯宗道试浚川耙于汴水，宗道辞以疾，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试之，宗道乃请与子渊偕往。每料测量，有深于旧者，有不增不减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据实奏闻，上意稍悟，治狱微缓。会荥泽河堤涨急，诏判都水监俞充往治之，河危将决，赖用浚川耙疏导得免，具图以闻。上嘉之，于是治狱益急。时郊赦将近，诏浚川事不以赦原。狱具，子渊坐上言诈不实，熊本、陈祐甫坐附会违制，陈知俭坐报制院不

实。元丰元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诰，夺一官，以屯田员外郎分司；范子渊、陈祐甫夺一官，职任如故；陈知俭夺一官，充替。知俭云。

前判都水监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尝召立之问曰："有建议欲决白马河堤以淤东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对曰："此策虽善，但恐河决，所伤至多。昔天圣初，河决白马东南，泛滥十余州，与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贯韦城，断北使往还之路，无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介甫倾首沈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凤翔民献策："陕州南有涧水，西流入河，若疏导使深，又凿陕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东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巩复会于河，以通漕运，可以免砥柱之险。"介甫以为然，敕下京西、陕西转运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户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则恐忤朝廷获罪；欲言便，则恐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渑县境，入穀水，委实便利可行。"盖出渑县境则陕石大山，属陕西路故也。陕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置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后数岁，介甫出知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白政府，请塞訾家口，独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琉等二口水势，琉等报："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

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琉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叔献也。立之云。

元丰元年春，塞汴河，诏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云："欲凿故道以导河北行，不行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琀、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邦彦云。

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其余皆食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运解盐卖之，其益、利井盐俟官无解盐，即听自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榷河中等五州，官自卖盐，增重其价，民不肯买，乃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听人告讦，重给赏钱，以犯人家财充。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折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才直二缗有余，商人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议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尽言其非。而更为别札称，据景温申，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今通商，则失此利。再取旨，上复令与公弼议之。公弼条陈实无此利。于是罢开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卖盐，独曹、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公弼云。

吴冲卿、蔡中正等为枢密副使，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不可。元厚之为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诏尽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令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有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马既给诸军，则常给刍粟及缣帛粮饷，所省费甚广。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国马尽于此矣。时熙宁八年冬也。马士宣云。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下。"其词孟浪，高自称

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为：“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分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倘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贵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贩夫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耶？”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献之。”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惟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时韩子华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及介甫为相，同置制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然，雇役之议自此起。时李戒已得心疾，罢举归成都矣。自见。

介甫之再入相也，张谔建言：“往者衙前经历重难，皆得场务酬奖，享利过厚。其人见存者，请依新法据分数应给钱缗外，余利追理入官，谓之‘打抹’。专委诸州长吏检括，如有不尽，以违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诸州竞为刻剥，或数十年前尝经酬奖，今已解役，家资贫破，所应输钱有及二三千缗者，往往不能偿而自杀。

介甫申明按问欲举之法，曰：“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由是劫贼盗无死者。刘鸣玉云。

先朝以来，夔州路减省赋，上供无额，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

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晚集更议之。”因私语介甫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君贶云。

三司使章惇尝登对，上誉张安道之美，问识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与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语，且曰：“行当大用矣。”安道缩鼻而已。其暮，安道方与客坐，惇通刺入门谒见，安道使谢曰：“素

不相识，不敢相见。”惇惭怍而退。故蔡承禧弹惇曰：“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为此也。由是上恶惇，介甫恶安道，未几皆出。王承偓云。

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窜辟光于岭南，介甫力营救，止降监当而已。吕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苏子容当草制，曾鲁公召谕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当是时介甫犹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词云：“当小人交构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士大夫颇以子容制词为非，子容以鲁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尝谓人曰：“介甫虽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鲁公之深也。”王兖云。

韩魏公判相州，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妪，搒捶求货，邻人不忍，共传呼来，语贼曰：“此妪更无他货，可惜搒死。”其徒即刺杀之。州司皆处三人死。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江宁法司，后为兵司大将，王介甫引置中书，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驳正大理寺及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行堂后官事。清驳之曰：“新法，凡杀之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苟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四等。今盗魁令其从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从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杖来斗者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详断官窦平、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奉世曰：“若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则不可为失入。”奉世曰：“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方争论未决，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初，殿中丞陈安民佥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周清驳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评事文及甫，乃陈安民之姊子、吴冲卿之婿也。冲卿时为首相，安民以书召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资入京师，欲货大理吏求问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

师为司农吏，利其货，诡托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行求大理。事下开封府，按鞫无行赂状，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冲卿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乃移其狱下御史台司，旬有数日，所按与开封无异。会冲卿在告，王珪奏令确共按之，与寺丞刘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详断官窦平、周孝恭等，枷缚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贿事，皆无状。中丞邓润甫夜闻掠囚声，以为平、孝恭等，其实他囚也。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而力不能制。确引陈安民，置枷于前而问之，安民惧，具道尝请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确得其辞，甚喜，遽欲与润甫登对奏之，言丞相受请枉法，润甫止之。明日，润甫在经筵，独奏："相州狱事甚微，大理实无受赂事，而蔡确深探其狱，滋蔓不已，窦平等皆朝士，搒掠身无完肤，皆衔冤自诬。乞早结正。"上甚骇异。明日，确欲登对，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谏官黄履、监察御史黄廉、御药李舜举同诣台按验。三人与润甫、确坐庑下，约都不得语，引囚于前，读示以所承之词，令实则书实，虚则自陈冤。囚畏狱吏之酷，皆书款引实，验拷掠之痕，则无之，履等还奏。确又上书："陈安民请求文及甫，事连宰相，邓润甫党附执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结正。"上遂大怒，以润甫为面谩，确为忠直。元丰元年四月丙辰，润甫落翰林学士、中丞，以右谏议大夫知抚州，告词曰："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中允、监察里行上官均亦尝上言确按狱深刻，降授光禄寺丞、知邵武军光泽县，告词曰："不务审克，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如所言。"确自右正言除右谏议、权中丞。确遂收文及甫系狱。及甫惧，亦云尝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尝属冲卿子群牧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确又收刑房检正刘奉世。奉世先为枢府检详，冲卿自枢府入相，奏为检正，雅信重之。确令大理称受奉世风旨出相州狱，奉世惧，亦云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请。又欲收安持，上不许，令即讯，安持恐被收，亦言尝以属奉世。时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韩忠彦皆上所厚，承之尝为都检正，忠彦，韩公之子也，确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数为上言确险诐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结正。六月己丑，刘奉世落直史馆，监当。吴安持夺一官，降监当。文及甫冲替。陈安民追停。韩忠彦赎铜十斤。自余连坐者十余人。周清迁一官。冲卿上表请退，及阁门待罪者三四日，上辄遣中使召出令视事。确屡帅台谏官登对，言罪吴安持太轻，上曰："子弟为亲戚所属请，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确所弹奏札还之，言者乃止。公廉、李举之、王得臣、伯淳、冯如晦云。

卷十六

向来执政弄权者，虽潜因喜怒作威福，犹不敢乱资序、废赦令。王介甫引用新进资浅者，多借以官，苟为己尽力，则因而进擢；或小有忤意，则夺借官而斥之；或无功，或无过，则暗计资考及常格，然后迁官。如吕吉甫弟升卿新及第，为真定府观察推官，初无资考，使之察访京东，还，除淮南转运判官。转运判官皆须朝官为之，借以太子中允，寻召为崇正殿说书。及介甫与吉甫有隙，升卿复于上前诋讦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迁太祝，监无为军税。练亨甫以泗州军事推官为崇文院校书兼检正官，及坐邓绾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资为潭州军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违忤斥逐者，虽累经赦令，不复旧职。如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封还李定词头，夺职外补，几十年，经三赦，大临才得待制，颂不得秘书监。及熙宁十年圜丘赦，颂除谏议大夫。宗回云。

熙宁七年圜丘赦，中书奏谪官应复者四十余人，中旨悉复旧原。吕吉甫参知政事，意所恶者皆废格不可。如胡宗愈、刘挚皆坐为台谏官言事落职外补，至是惟挚复馆职，宗愈为苏州通判，一不沾恩。挚尝言曾布，布为吉甫所恶故也。十年圜丘赦，宗愈始复馆职。宗回云。

介甫用新进为提转，其资在通判以下则称“权发遣”，知州称“权”，又迁则落“权”字。李舜卿云。

何浃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浃所至暴横，棰挞吏民以立威，皆窜匿无地。气陵提转，直出其上，公牒州县云：“未得当司指挥，其提转牒皆不得施行。”转运司李竦、判官陈充与之议事不合，辄叱骂之。知州诣之白事，下马于门外，循廊而进，至其坐榻之侧，亦不为起。浃欲废广安军，众议以为旁出他州远，不可废。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贤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楼记》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军要害

之意。”浃曰：“凡事当从公论，此妄语，何足凭也？”李竦等具奏其状，诏罢归。浃沿道上奏，讼竦等，无所不道。至京师，下开封府鞫问。浃索纸万幅以答款，府司以数百幅给之，乃一纸书一宗。坐上书诈不实，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时所遣提举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浃最为甚。刘峤云。

初，韩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佥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以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会遭母丧，服除，时韩公犹当国，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参。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苏兖云。

上将召用介甫，访于大臣，争称誉之。张安道时为承旨，独言：“安石言伪而辩，行伪而坚，用之必乱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苏兖云。

曾布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憾之。苏兖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狱，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辅按之，亦无状迹。王雱危之，以让练亨甫、吕嘉问，亨甫等请以邓绾所言惠卿事杂他书下秀狱，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结堂吏，吏遽报惠卿于陈州。惠卿列言其状，上以示介甫，介甫对“无之”，归以问雱，乃知其状。介甫以咎雱，雱时已寝疾，愤怒，遂绝。介甫以是惭于上，遂坚求退。苏兖云。

介甫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既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上闻之，以问介甫，欲罢之。介甫怒曰：“朝廷每举一事，定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乃起。苏兖云。

谏议大夫程师孟尝请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生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志，俟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许，而心怜之。及王雱死，有习学检正张安国者，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闻方有娠，安国愿死，托

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苏兖云。

上以外事问介甫，介甫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以问所从来？”介甫曰：“陛下以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介甫由是恶评，竟挤而逐之。他日，介甫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从谁得之，介甫不肯对，上曰：“朕无隐于卿，卿独有隐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朱明。朱明，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镇金陵，吉甫欲引介甫亲昵置之左右，荐朱明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吉甫以直讲沈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为侍讲。吉甫又引弟升卿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钱谷利害、营缮等事。上特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词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吉甫所为，以谓必累介甫。雱等深恶之，故亦不甚得进用也。伯淳云。

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耶？”介甫不悦，退而属疾家居。数日，上遣使慰劳之，乃出。其党为之谋曰：“今取门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重，否则，将有人窥间隙矣。”介甫从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赵子幾等，上正喜其出，勉强从之，由是权益重。鞠丞之云。

熙宁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问疾，自朝至暮十往返，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治，又给三日，又命两府就第议事。伯淳云。

兴化县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梦人衣金紫，自称王待制来为夫人儿，妻将产子。介甫闻之，自京师至金陵，与夫人常坐于船门帘下，见船过辄问：“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举家悲喜，亟往抚视，涕泣，遗之金帛不可胜数，邀与俱还金陵。滋言有捕盗功，应诣铨曹求赏。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丐其儿，其母不可，乃遣之。苏兖云。

内侍李宪既怨介甫罢其南征，乃言青苗钱为民害，上以内批罢之，

介甫固执不可而止。先是，州县所敛青苗钱，使者督之，须散尽乃已，官无余蓄。至是，剩留五分，皆宪发之也。苏兖云。

介甫既罢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颇更张，禹玉始无异同。御史彭汝砺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从而和之。今吴充变行新法，王珪亦从而和之。若昨是则今非，今是则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变。汝砺又言："俞充为成都转运使，与宦官王中正共讨茂州蛮，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宪拥兵骄恣。"由是不得居台中，加馆职充江南东路提刑。汝砺因辞馆职。苏兖云。

吕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有老母，敢以为誓。"于是台谏言："王安国非议其兄，吕惠卿谓之不弟，放归田里。今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比安国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罢江西转运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贤院，以太祝监无为军酒税。时熙宁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礼任馆职，狎游无度，安礼由是乞出，一章即许之，除知润州。介甫犹以吉甫先居忧在润州，欲使安礼采其过失故也。得臣云。

王安国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为。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介甫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宜远佞人也。"官满，至京师，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时人以为必除侍讲。上问以其兄秉政物论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尝力谏其兄，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公，恐为家祸。介甫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谁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即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僇及先人，发掘丘垄，岂得不预我事也！"仲道、思正、苏兖云。

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片语所从来，皆无以对。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谪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列，中外骇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须阅实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辩章之屡闻，皆狂澜而无考。"又曰："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

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攻修。修寻亦外迁，其上谢表曰：“未干荐祢之墨，已关射羿之弓。”

熙宁十年七月，王韶献所著，名曰《发明自身之学》，皆荒浪狂谲之语。其一篇曰《法身三门》，其略曰：“敷阳子既罢枢密副使、知洪州，于庐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号曰太虚无极真人。遂立三门：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太虚无极真人独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赖幽明显晦，有识无识皆会而朝之。太虚无极真人出独化之明，建大法旗，击大法鼓，手提玉印，临大庭而躬接之。”其书凡十万余言，皆仿此。既而进御，又摹印以遗朝中诸公及天下藩镇学校，其妖妄无所忌惮如此。王公仪得其书以示余。

观文殿学士、知洪州王韶上谢表曰：“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曰：“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忿；指谪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论虽时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尝曲徇。”又曰：“晓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异。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以赞一朝之盛美。”知杂御史蔡确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请便亲，敢因谢表，辞旨怨愤？指斥圣躬，公为罔慢。”于是落韶观文殿学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围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两府会议于天章阁，介甫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只就东府。”上从之。介甫忧沮，形于颜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办之乎？”韶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介甫由是始与韶有隙。苏兖云。

李士宁者，蓬州人，自言学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诞，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周游四方及京师，公卿贵人多重之。人未尝见其经营及有囊橐，而资用常饶，猝有宾客十数，珍馔立具，皆以为有归钱术。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子弟游。及介甫将出金陵，乃归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孙，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士宁先亦私入睦亲宅，与之游。士宁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会仁宗有赐英宗母仙游县君《挽歌》，微有传后之意，士宁窃其

中间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当受天命以赠之。世居喜，赂遗甚厚。袁默云。

进士叶適，试补监生第一，介甫爱其新对策。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介甫亦赏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荐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见，適奏对不称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禄寺丞、馆阁校勘检正官，月余而卒。禧称旨。禧无学术而口辩，扬眉奋髯，足以移人意。上或问以故事，禧对"此非臣所学"云云，其说皆雍语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与其妻先奸后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丧而博，为吏所捕，因亡命诣阙上书。"

郑侠，闽人，进士及第。熙宁七年春，上以旱灾，下诏听吏民直言得失，侠以选人监安上门，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愁怨。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之。"朝廷以为狂，笑而不问。会王介甫请罢相，上未之许，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侠自以为所言中，于是屡上疏论事，皆不省。是岁冬，侠上书几五千言，极陈时政得失、民间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时立异与校计。请黜惠卿，进用冯京。"吕吉甫大怒，白上夺侠官，汀州编管。侠贫甚，士大夫及小民多怜之，或有遗之钱米者。上问冯当世："卿识郑侠乎？"对曰："臣素不之识。"御史知杂张琥闻之，阴访求当世与侠通交状。或语以当世尝从侠借书画，遗之钱米，琥即劾奏："京，大臣，与侠交通有迹，而敢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侠，选人，何从知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示当世，实："对不识，乞下所司辨正。"惠卿乃使其党知制诰邓润甫与御史台同按问，遣选人舒亶乘驿追侠诣台，索其箧笥中文书，悉封上之。舒亶还，特除京官以赏之。台中掠治侠，具疏所与交通者，皆逮系之。僧晓容善相，多出入当世家，亦收系按验。取当世门历，阅视宾客无侠名。侠素师事王雱，而议论尝与雱异，与王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侠既上疏，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家兄为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后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疏，集贤校理丁讽判检院，延坐与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当世，语及侠，当世称："侠疏文词甚佳，

小臣不易敢尔。”侠既窜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与之旧，命其子驸马都尉师约资送之，师约曰：“师约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银百两，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于是台司收安国、讽等鞫之。安国自陈无此语，台司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诋谰耶？”安国惭惧，即服罪。润甫等亦深探侠狱，多所连引，久系不决。上以其枝蔓，令岁前必令狱具，台官皆不得归家。狱成，惠卿奏侠谤国，欲置之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编管而已。当世罢政事，以谏议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夺一官，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税，王安国追出身以来敕诰，放归田里，晓容勒归本贯，其余吏民有与侠交游及馈送者，皆杖臀二十，远州编管。乃赐诏介甫慰谕，又以安礼权都检正，以慰其心。范尧夫、张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婿，自南方罢官，押钱纲数千缗诣京师，私用千余缗，求妻家偿之，其妻父叔皮不为偿。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尝于上元夜微步游闾里，乃夜叩东府门告变：“叔皮及弟叔敖私诣某者，云已有天命，谋作乱，密造乘舆服御已具。”敕开封府判官吴幾复按验，皆无状，永年引诬，病死狱中，方免叔皮。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婿也，监金耀门文书库。翰林学士杨绘、待制窦卞皆尝举之。永年盗卖官文书，得钱，费于娼家，畏其妻知之，伪立簿云：“买金银若干遗杨内翰，若干遗窦待制。”亦尝买缯帛及酒遗绘、卞及提举司、集贤修撰张刍。绘受之，卞止受其酒，刍俱不受。又尝召绘、卞饮于其家，令县主手掬酒以饮卞、绘。县主以永年盗官文书事白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门告变，诏吴幾复按之。永年告变事今已明白，其盗官文书等事请付三司结绝。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两制，请付御史台穷治。”皆奉旨依。知杂御史蔡确奏：“幾复不抉摘卞、绘等脏污，避事惜情。”熙宁十年五月，绘责授荆南节度副使，卞落职管勾灵仙观，吴幾复知唐州。上以刍独不受其馈遗，未几，迁谏议大夫、知邓州。李南公、吴辨叔云。

知制诰邓润甫上言：“近日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变风俗。”上嘉纳之。寻有中旨，以陈述古为枢密直学士，宋次道为龙图阁直学士。时熙宁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逸文据宋刻朱子《五朝三朝名臣言行录》补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乃落天章阁待制，出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上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修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奏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云："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时蔡襄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以歌之。

王仁瞻自剑南独先归阙乞见，历数王全斌等贪纵之状。太祖笑谓仁瞻曰："纳李廷珪妓，擅开丰德库金宝，此又谁邪？"仁瞻惶怖，叩仗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谨，但止有曹彬一人尔。"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帅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衰绖数人营理丧具者，公亟令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赗敛棺椁皆所未具。公怃然，即彻宴席，厚赒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

王魏公与杨文公大年友善。疾笃，延大年于卧内，托草遗奏，言忝为宰相，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生平遭遇之意。表上，真宗叹惜之。遽遣就第取子弟名数录进。

景德中，朝廷始与北虏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为太重，请止称契丹本号可也。真宗激赏再三，朝论韪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邢祥颇肆谈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失。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

以问宰臣吕文靖公。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称职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翊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谋。

庆历初，仁宗服药，久不视朝，一日圣体康复，思见执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数辈促公，同列亦赞公速行，公愈缓辔。既见，上曰：“久疾方平，喜与卿等相见，而迟迟其来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急召近臣，臣若奔驰以进，虑人心惊动耳。”上以为深得辅臣之体。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铁围山丛谈
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目　录

铁围山丛谈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独醒杂志
校点说明
独醒杂志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铁围山丛谈

【宋】蔡絛　撰

李梦生　校点

校点说明

《铁围山丛谈》六卷，蔡絛撰。蔡絛，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兴化仙居（今属福建）人。著名权相蔡京季子，叔父蔡卞、兄蔡攸等均仕显宦。絛多年侍从其父左右，曾官徽猷阁待制，宣和六年（1124）官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靖康元年（1126）蔡京贬死，絛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后死于贬所。白州有铁围山，本书为絛流放后追忆往事及记眼前所见而作，因以“铁围山”为名。此外，尚作有《北征记实》、《西清诗话》等。

蔡絛出入九重，于朝廷掌故知之甚详，原书宽山识语言是书“上自乾德，下及建炎，中间二百年轶事，无不详志备载，亹亹动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尤推重本书有助考证，如述九玺源流、元圭形制、三馆建置、大晟乐等，“记所目睹，皆较他书为详核”。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也多推许之言。因蔡絛助纣为虐，历来史传笔记多不值其为人，对本书美化蔡京之处，颇多指责。但平心而论，蔡絛所述虽多溢美蔡京，为其开脱罪责，但亦存不少仅见的事实，于全面了解蔡京与北宋末史事，亦多裨益。

前人多有攻诘蔡絛不通文，所著多他人捉刀，然本书为贬官后作，出自亲笔无疑。书虽嫌杂，但多诙奇可喜之处，如记王安石择后继为相者一事，秦观女婿范温自称“山抹微云女婿”事，均有《世说》韵致；于奇闻异事，传写亦往往曲折委婉，可怖可骇。

本书存世版本较多，清乾隆间鲍廷博据雁里草堂本（即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明嘉靖庚戌雁里草堂旧写本）付梓，并据璜川吴氏、涉园张氏二抄本等参校，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为迄今最为完善的刻本。

这次标点，即以鲍氏刻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并参考中华书局冯惠民、沈锡麟点校本，凡明显错讹，径行改正；原书校记，仅保存部分案语，其余依丛书体例一概删去，谨此说明。

卷第一

太祖皇帝应天顺人，肇有四海，受禅行八年矣。当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于奎，明大异常。奎下当曲阜之墟也，时太宗适为兖海节度使，则是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国家传祚圣系，皆自太宗。应符既同乎汉祖，而卜年宜过于周历矣。

仁庙晚未得嗣，天意颇无聊，稍事燕游。一日，于后苑龙翔池南作两小亭，东一亭曰迎曙，未几，立皇侄为皇子，而赐名适与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为英宗。

神宗当宁，已负疾。一日，后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为睥睨而不乐。有抱延安郡王从旁过者，池沸辄止，莫不骇异。未几，延安郡王即位，是为哲宗。

哲庙元符时，邓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守真，世号“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询其故，即大书“吉人”二字上之，一时莫晓。后端王继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宣和庚子，有孙宗鉴者，时为紫微舍人，密语鲁公曰：“公毋虑。昔哲庙恶百官班联不肃，而后台吏号知班者必赞言端笏立定。又顷有八宝矣，今复增而九之，且名之曰定命宝。春宫盖始封定王，世次则九，则立定之语，九宝之兆，天其命之矣。”鲁公颔之。后宗鉴之言果应。

政和间，太上诸皇子日长大，宜就外第，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时郓王有盛爱，故宦者童贯主之，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乃中为通衢，东西列诸位，则又共为一大门，锡名曰蕃衍宅，悉出贯意。时愚甚惧，盖取《诗》之叙“蕃衍盛大”而下句，则识者深疑之，亦知其旨

意之属在郓邸而已。后及都城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兴。

宣和岁乙巳冬十二月，报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内禅。时去岁尽不数日，故事，天子即位逾年即改元，于是中书拟进，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请号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讲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识者多疑，以为靖康于字为“十二月立康”也，是后一年而中兴。

太上皇既北狩，久不得中原音问，以宗社为念。久之，一旦命皇族之从行者食，御手亲将调羹，呼左右俾出市茴香。左右偶持一黄纸以包茴香来，太上就视之，乃中兴赦书也，始知其事，于是天意大喜。又谓：“夫茴香者，回乡也。岂非天乎？”于是从行者咸拜舞称庆。其后虽八骏忘返，然鸾舆竟还矣。中兴岁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于韦侯许者，慈宁皇太后之犹子也。顷得罪高凉，召还，道过于此。案：《宋史》韦太后弟渊。渊子三人，讯、谦、说，无名许者。考讯，绍兴中官至达州刺史，坐过，用太后旨降武德郎，与岭外监当，则“许”盖“讯”字之误。诸本俱同，姑仍之。副车弟案：《愧郯录》云：“副车，盖谓其弟偆，尚徽宗女茂德帝姬云。”尝得太祖赐后诏一以藏之。诏曰“朕亲提六师，问罪上党”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案：《愧郯录》引此书作“则剧钱”。千五与皇后、七百与妗子案：“妗子”二字，据《愧郯录》增。充节料”。问罪上党者，国初征李筠时也。娘娘即昭宪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呜呼，有以知圣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不兴。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间，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必携从二物，以备不虞，其一玉拳，一则铁棒也。玉拳真于阗玉，大倍常人手拳，红锦为组以系之。铁棒者，乃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所持铁杆棒也。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恭惟神武，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辇下诸肆有为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为无赖者。主人逊谢，久不得解。即有数十百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丐者死，且遗其刀而去。会日已暮，追捕莫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是犹习五季乱，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之耳。狱将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毋枉

焉，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是太宗顾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唯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宁不妄杀人。”

仁宗圣度深远，临事不惧。当宝元、康定之时，西夏元昊始叛，而刘平败死，京师为雨血。及报败闻，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将不知战。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须之，当有人出矣。”后果胜，而元昊请服。上又曰：“国家竭力事西陲，累数年，海内不无劳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盗发，可诏天下为预防也。”会山东有王伦者猋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自秦汉以还，时主能享国多历年所者，独汉武帝在位五十四载，案：别本并作“五十五载”。考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至后元二年甲午，正五十四载。吴本作“五十五载”，则是庚子即位始也。今并存之。然末年巫蛊事起，成卫太子之祸。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载，唐明皇在位四十四载，案：别本并作“四十五载”。考玄宗以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即位，是年即改元先天，至天宝十五载丙申幸蜀，正四十五年。似当以别本为正。是二君者，亦终有侯景、禄山之乱。而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始终若一。乌乎，休哉！

哲宗即位甫十岁，于是宣仁高后垂帘而听断焉。及寖长，未尝有一言。宣仁在宫中，每语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上但曰：“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时又久已纳后，至是上年十有九矣，犹未复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尚时时出御小殿，及将大渐，谓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惧不能自还，为之奈何？”大臣同辞而奏：“愿供张大庆殿。”宣仁未及答，上于帘内忽出圣语曰：“自有故事。”大臣语塞，既趋下，退相视曰：“我辈其获罪乎？”翌日，自上命轴帘，出御前殿，召宰辅，谕太皇太后服药，宜赦天下。不数日，宣仁登仙，上始亲政焉。上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鲁公顷为愚道之，亦深叹哲庙之英睿也。

顷有老内侍为愚道，昭陵游幸后苑，每独置一茶床，列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汤赐饮者，时以为宠幸非常，乃张贵妃而已后追谥温成皇后者也。又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行，曰：“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教坊使丁仙现祗应有

劳，特赐银钱一文。”乌乎，累圣俭德，类乃如此。

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灼为天人，盖多有祥兆，由是善道家者流事。晚建上清宝箓宫，延接方士。一日，帘前有刘栋者，上其所遇韩真人丹，以献天子，其状如蜡，以手指揭取而服之，翌日则又生无穷也。上曰：“汝师赐汝长年丹，而朕夺之，非朕志也。”当帘前还之。此与秦皇、汉武异矣，可谓盛德也哉。

慈圣光献曹后佐佑仁庙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间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时，与群女共为拈钱之戏，而后一钱独旋转盘中，凡三日乃止。及晚岁疾，病急，顾左右问此为何日，左右对以十月二十日，实太祖大忌日也。后颔之，乃自语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盖谓不欲别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劳，就是日则免，于是以二十日崩。今人学道，号超脱非常，一旦于死生之际，未必能达变，后之始终若此，岂非天人乎哉！

神庙当宁，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一日，被金甲诣慈寿宫，见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则国家何堪矣。”神庙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慈圣光献曹后以盛德著，而宣仁圣烈高后以严肃称。在治平时，英宗疾既愈，犹不得近嫔御。慈圣一日使亲近密以情镌谕之：“官家即位已久，今圣躬又痊平，岂得左右无一侍御者耶？”宣仁不乐，曰：“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尔，即不曾嫁他官家。”时多传于外朝。

鲁公在北门为承旨，既草哲庙元符末命，于是太上从端邸始即大位，遂有垂帘之举。时钦圣宪肃向后命御药院内侍黄经臣传旨曰：“嗣君已长，本不应垂帘，以皇帝圣孝，宫中累日拜请，泣涕不已，今姑循

圣意，才俟国事稍定，即当还政，必不敢上同章宪明肃与宣仁圣烈二后，终身称制。卿可依此草诏，明示天下。”当是时，鲁公既唯命，即书所被旨，载诸学士院及家集。是后虽同听断，曾不半岁，永泰灵驾犹未发引，即还就东朝之养矣。外廷或诪张，且不知钦圣盛德之本旨如此。

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书命者曰“内侍省次直笔”。内官之贵者，则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亲近供奉者也。御侍顶龙儿特髻衣襜，小殿直皂软巾裹头，紫义襴窄衫，金束带，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长行之号，唐陆宣公《榜子集》“谏令浑瑊访裹头内人”者是也，知其来旧矣。

天子之制六玺。元丰间得玉矣，行制而未就，至大观时始成之，然但缪篆也。又元符初得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是二者，祐陵又自仿为之，悉鱼虫篆也。号传国玺曰“受命宝”，九字玺曰“镇国宝”，合天子之制六玺，是为八宝。乃于大观戊子正月元会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礼乐，于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备。及后，政和末，又新作一玺，上曰：“八宝者，国家之神器。今再创玺，乃我受命者也。”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而鱼虫篆，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诏号“定命宝”。是岁戊戌元会，于大庆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絛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絛贯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咍。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其后，遂以玉来上，长径二尺，色逾截肪，诚昔未有也，遂制定命宝。岁余，玉人始告成，精巧视古无别矣。宝与检皆大九寸，盘螭为纽，鱼虫篆文，凡十有六字。于是定命宝合八宝，通号九宝，下诏以为乾元用九之义云。

元圭者，古镇圭也。温润异常，又其色内赤外黑，非世所有，固无足疑。圭上锐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后世礼图为圭之太锐也。两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绘镇圭，乃于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汉器玉所能及。上则皆云雷之文，下平无文，而中一窍，大足容指。其长尺有二寸，正合周尺，仿同晋尺。盖晋得舜庙玉尺，是以知同古尺也，有《制古元圭议》行于世，诚不诬已。元圭传乃丁晋公家物，流落出常卖檐上，士人王提举敏文者，以千七百金售得之，与宦者谭稹。稹得而上之，时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鲁公曰："或谓此物古元圭，试为朕验之。"鲁公机务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谓吾曰："元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诚异常矣。"因置诸椟中，略不省。一日，吾与若谷读《礼记》，见《王制》言"王执镇圭"，释谓旁刻十二山。吾即谓若谷："元圭者，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谓山尊同，盍验之乎？"若谷笑去，就椟取圭出，如吾语，共数之，果十有二刻，始相与骇，因试以义推之，则罔不合。若谷又白伯氏，丐取太常历代尺度石刻来，则又合矣。吾与若谷大喜，以白鲁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议》中鲁公第一札子是也。但有一窍，初忽之，且谓岂非后人不知而穿之作响板耶？及付外庭议，礼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绎，谓以组约其中央备失坠者。若谷与吾甚愧弗思，独是不满也。上得此喜，乃命宣示百官，则礼臣锦荐、色组、缫藉十袭，备极于崇奉，遂以是岁冬至御大庆殿受圭。因又降诏，归美神考哲宗，用告成功。上亲加上两朝徽号，令庙焉。时诏议元圭官并加秩，而若谷每笑谓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

元圭既出，时晋阳上一石，有字曰"尧天正"。石绿色，方可三尺余，字当中，咸大如掌。其画端楷，政若人以手指画之者。"尧"字独居右，而"天正"两字缀行于左。朝廷验之于都堂，差官监视，命工磨砻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于"尧"字下又出一"瑞"字，盖曰"天正尧瑞"。若是，则四字相对，布置始匀正矣。"瑞"字其画独浅，未与三者配，则不敢更加砻。于是内外咸喜，谓晋阳，尧都，方元圭出，适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内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器一，俾鲁公考验。白璧大盈尺，镂文甚美，而璧羡外复起飞云行龙焉。赤玉器则长几二尺，两首如棹刀头，中间为古文，殊极精巧，玉色则异甚，诚鸡冠之不足拟也。当时，诸儒谓璧羡云龙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则《顾命》所谓陈宝赤刀之宝也。吾窃笑诸儒之傅会，且龙云在上，若植之，宁不倒置

矣，岂非秦汉璧珰之属乎？至于赤刀宝，制作非常，三代之器无疑，玉色又如此，为希世之珍，谓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后于延福宫又得见一赤刀，同禹所锡元圭、汉轵道所得传国玺、唐太宗之受命玺暨诸器列于殿中，为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玺乃虞世南真书字，玉色不大佳，玺不方而长，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宁甲申议作九鼎，有司即南郊为冶，用中夜时上为致肃不寐，至是于寝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寝，已傍四鼓矣。忽有神光达禁中，正烛福宁殿，红赤异常，宫殿于是尽明如昼，殆晓始熄。鼎一铸而成，乃取佑神观旁地立九成宫，随其方为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鲁公为奉安礼仪使。又方其讲事也，辄有群鹤几数千万飞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群鹤以千余又来，云为变色，五彩光艳。上亦随方入其室，焚香为再拜，从臣皆陪祀于下。先是，方士魏汉津议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内鼎中。及上行礼至北方之宝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数寸，水又素贮鼎中，未始有罅隙，不当及上焚香时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讶焉，鲁公为不乐。于是刘炳进曰："鼎之水土，皆取于九州之地中，独宝鼎者取其水土于雄州白沟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岂此乎？"故当时尤以为神。然厥后终以北方而致乱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于大内，作一阁而藏之。时鲁公为定鼎使，及帝鼐者行，亦有飞鹤之祥，云气如画卦之象。帝鼐后改曰"隆鼎"。既甚大，以万众曳之，然行觉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时人皆异之。

政和初中间，势隆治极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芝草者动三二万本，蕲、黄间至有论一铺在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诸近县，山石皆变玛瑙，动千百块，而致诸辇下。伊阳太和山崩，奏至，上与鲁公皆有惭色。及复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贮之进，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数十百匣来上。又长沙益阳县山溪流出生金，重十余斤，后又出一块，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称是。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

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尔。

国朝故事，诸王仪物视宰相，张青绢伞，画绣鞍鞯，以亲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怀刘太后，百官陪位。上谥册罢，还惕于琼琳苑，御宝津楼。上垂帘，百官归，或不知，皆骑从大道繇楼下过，燕、越二王亦同途，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讶之，因申严其分，乃赐二王三接青罗伞、七紫罗大掌扇、二金钑花鞍，若茶燎水罐，凡仪物皆用涂金，加异锦为鞍焉，以壮维城之固。是后遂为故事，盖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诸王不施狨坐，宣和末亦赐之。

国朝帝女封号，皆沿习汉、唐。初封则有美号称“公主”，出降则封“某国公主”，兄弟又封“某国长公主”，姑又封“某国大长公主”，祖姑则封“两国大长公主”;而皇族则称“某郡主”、“某县主”。熙、丰间，尝议以乖义理，然终不克改作。政和三年，上又恶其不典。或欲追述，号公主为“帝嬴”、郡县主宜为“宗嬴”，乃合于前代矣。上曰：“此议虽近古，特不合时宜。”因谕大臣曰：“姬虽周姓，后世亦以为妇人之美称，盖不独为姓也，在我而已。”鲁公于榻前忽力争，上愕然，询其所以。鲁公谓：“臣乃姬姓也，惧有嫌，使小人得以议尔。”上笑而不从，乃降手诏，引熙宁欲厘革，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称王姬见于《诗·雅》。姬虽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其称大长者，可并依旧为“大长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国号，内两国者以四字。于是鲁公退而具书于《时政记》。当是时，执政者皆叹息鲁公伤弓，故虑患之深

也。是后因又改郡县君号为七等：郡君者，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县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犹存。

唐有宏文、集贤、史馆，皆图册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宁始大备，乃直左升龙门建秘书省，聚书养贤。其间并三者皆在，故号三馆秘阁，以盛大一时，目之为木天也。中更天圣火，后再立，视旧亦甚伟。而秘书省之西，切近大庆殿，故于殿廊辟角门子以相通，遇乘舆出，必由正寝而前，则秘书省官自角门子入而班于大庆殿下，迓车驾起居，及还内亦如之，可谓清切矣。以是诸学士多得由角门子至大庆殿，纳凉于殿东偏。世传仁祖一日行从大庆殿，望见有醉人卧于殿陛间者，左右亟将呵遣，询之，曰："石学士也。"乃石曼卿。仁庙遽止之，避从旁过。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秘书省出于外，在宣德门之东，亦古东观类云。

秘书省自政和末既徙于东观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为幸之，御手亲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轴，以赐三馆，语群臣曰："世但谓艺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纵圣学笔札之如是也。今付秘阁，永以为宝。"于是大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往往跋云"铁衣士书"，似仄微时游戏翰墨也。时因又赐阁下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窃谓：御府名丹青，若顾、陆、曹、展而下不翅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于朝觐会同，得观其容仪而知其休咎，则是举也厥有兆矣。邈在炎陬而北望黄云，书此疾首。

天下曹务罔不张设条，如秘书省号三馆秘阁，实育才也，独不以吏事责，故许置棋局。然大内前后殿诸班卫士、宿直、寓舍，乃亦得之。盖秘书省本优贤俊，宿卫士则虑其终日端闲，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祖宗时，朝班燕会多袭用唐制，枢密使乃宦官为之也，其位叙甚卑，故遇大燕则亲王一人伴食于客省。又燕设则亲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国朝枢密使乃儒士为之，实股肱大臣。至神庙时，谓用倡则君臣亦不合礼，始改为女童队、小儿队。于是枢密使、亲王、宗室皆得列坐而与燕会矣。

阁门官者有东上、西上阁门使，号横行班，后改左右武大夫。然任上阁之职者则自称知东上阁门、知西上阁门事。又旧有通事舍人主赞唱，后改宣赞舍人。而阁门宣赦书白麻，旧制则皆为吟哦之声，政和间诏除去，但直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汉、魏以来，警夜之制不过五鼓，盖冬夏自酉戌至寅卯，斗杓之建盈缩终不过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更而已。然日入之后，未至甲夜，则又谓之昏刻；至五更已满，将晓之时，则又有谓之旦至，夜漏不尽刻。国朝文德殿钟鼓院于夜漏不尽刻，既天未晓，则但挝鼓六通而无更点也，故不知者乃谓禁中有六更。吾顷政和戊戌未得罪时，曾侍伺于宣和殿，深严之禁，尝备闻之。

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都邑旧亦然。后都邑独五夜，相传谓吴越钱王来朝，进钱若干买此两夜，因为故事，非也。盖乾德间，蜀孟氏初降，正当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士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自是始。开宝末，吴越国王始来朝。

国朝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彩山，故隶开封府仪曹及仪鸾司共主之，崇宁后有殿中省，因又移隶殿中，与天府同治焉。大观元年，宋乔年尹开封，乃于彩山中间高揭大榜，金字书曰：“大观与民，同乐万寿。”彩山自是为故事，随年号而揭之，盖自宋尹始。

国朝之制，立后、建储、命相，于是天子亲御内东门小殿，召见翰林学士面谕旨意，乃锁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庙堂佥议进呈，事得允，然后中书入熟第，使御药院内侍一员，持中书熟状内降，封出宣押，当直学士院锁院竟，乃以内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阙，则中外侧耳耸听，一报供张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内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来，尤深考慎，虽九重至密，亦不得预知，独自语学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岁，虽倦万几，然命相每犹自择日，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珰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见学士始启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与唐人金瓯覆之何异。

掖庭宫嫱，岁给帛多色彩尔。遇支赐俸稍绢应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间有一端为红生绢，盖忌其纯白故也。此亦国朝太平一故事。

国朝燕集，赐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辽人使在庭，则内用绢帛花，盖示之以礼俭，且祖宗旧程也。春秋二燕，则用罗帛花，为甚美丽。至凡大礼后恭谢，上元节游春，或幸金明池琼花，从臣皆扈跸而随车驾，有小燕，谓之对御。凡对御则用滴粉缕金花，极其珍藿矣。又赐臣僚燕花，率从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数，至滴粉缕金花为最，则倍于常所颁。此盛朝之故事云。

政和初，上始躬揽权纲，不欲付诸大臣，因述艺祖故事，御马亲巡大内诸司务，在奉宸库古亲涎事中。句似有脱误。又大内后拱宸门之左，对后苑东门，有一库无名号，但谓之苑东门库，乃贮毒药之所也。外官一员共监之，皆二广、川、蜀每三岁一贡。药有七等，野葛、胡蔓皆与，鸩乃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于是亲笔为诏，谓“取会到本库称，自建隆以来不曾有支遣。此皆前代杀不庭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当明正典刑，岂宜用此。可罢其贡，废其库，将见在毒药焚弃，瘗于远郊，仍表识之，毋令牛畜犯焉”。乌乎，上圣至仁，大哉尧舜之用心也。

国朝肆眚故事，三省枢管诸房吏，分陈其应行事，计诸官长，粗以为当，则宰辅于是共议于都堂而可否之，事目已定，始将上进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学士院命词，而宣付于外焉。其约束之辞，大致悉吏文也。独大观戊子元日受八宝，大赦，如罢重法、分宗室、升班行、省刑名、宽党锢，凡数十事，以事体既重，方赖朝廷彰明其制，不如吏文，时多出鲁公之手，故独为国朝之盛举。

唐制，北门学士在内朝枢密使班，遇天子寿节，学士、待制自从枢密院先启建道场，罢散花宴。及寿节日，则宰臣预命直省官具帖子，请学士、待制赴尚书省锡宴斋筵。故中外文武百僚罔有不隶尚书省班属御史台者，独学士、待制不隶外省班，自属阁门，号称内朝官，又曰西班官。则儒者清贵，其为世之荣如此。始熙陵时，亲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承旨苏易简。及泰陵时，鲁公亦为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讳，因奏请第摹“玉堂”二字，榜于翰苑之正厅，且为儒林之荣，制曰“可”。于是锡上牌，燕近臣，馆阁毕集，天子宠赉非常，有逾故事，为一时之光华云。

鲁公为北门承旨，时翰苑偶独员，当元符末，命召入内东门草哲庙遗制，既未发丧，事在秘密，独学士与宰执而已。于是知枢密使曾布捧

研以度鲁公，左丞叔父文正公为磨墨，宰臣章惇手自供笔而授公焉。鲁公后每曰：“始觉儒臣之贵也。”

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

国朝仪制：天子御前殿，则群臣皆立奏事，虽丞相亦然。后殿曰延和，曰迩英，二小殿乃有赐坐仪。既坐，则宣茶，又赐汤，此客礼也。延和之赐坐而茶汤者，遇拜相，正衙会百官，宣制才罢，则其人亲抱白麻见天子于延和，告免礼毕，召丞相升殿是也。迩英之赐坐而茶汤者，讲筵官春秋入侍，见天子坐而赐茶乃读，读而后讲，讲罢又赞赐汤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天鉞方尺二于领事案上。句似有误。别本并云“仍置大铁方尺一寸于领事案上”。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之防微。

宣和四年既开北边，度支异常，于是内外大匮，上心不乐。时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谋，始为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御笔一行，鲁公为之垂涕。一日，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圣仁，惠养元元，泽及四海。况前日之政，但取地宝，走商贾，未尝及农亩。今大臣于穷百姓口中敛饭碗，以取州钱，地弗取。”上心亦悔，亟令改作，圣旨行下，然无益矣。自是作俑，故动敷田亩，因习以为常，不但祖宗朝，盖崇观、政和之所无者。是时，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余万缗，朝廷桩以备缓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余六百万缗尔，外二千二百余万缗，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盖自启北征，则省中创立一房，号经抚房。及告功，黼遽奏请，凡经抚房文籍尽取焚之，故不得而稽考也。

国朝之制沿袭五季，始时武臣皆不丧其父母，至仁庙乃诏崇班以上持丧，供奉官以下不持丧。政和初方讲太平故事，且亦顺人情，乃诏供奉官以下，愿持丧者听。当是时，雅惬众心，小使臣往往丧其父母者多

矣。不二十年，世变风移，今罔睹不愿持丧者。

卷第二

冠礼肇于古，国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讲之焉。是时，渊圣皇帝犹未入储宫也，初以皇长子而行冠，于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礼毕，当命字，仪典甚盛。是日，方乐作行事，而日为之重轮也。先是，诸王冠止于宫中行世俗之礼，谓之“上头”而已，由是而后，天子诸子咸冠于外庭，盖自渊圣始。

乐曲凡有谓之均，谓之韵。均也者，宫、徵、商、羽、角、合、变徵为之，此七均也。变徵，或云殆始于周。如战国时，燕太子丹遣庆轲于易水之上，作变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韵也者，凡调各有韵，犹诗律有平仄之属，此韵也，律吕、阴阳，旋相为宫，则凡八十有四，是为八十四调。然自魏、晋后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调之均韵矣。孟轲氏亦言“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时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创作之哉？唐开元时，有《若望瀛法曲》者传于今，实黄钟之宫。夫黄钟之宫调，是为黄钟宫之均韵。可尔奏之，乃幺用中吕，视黄钟则为徵。既无徵调之正，乃独于黄钟宫调间用中吕管，方得见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间作燕乐，求徵、角调二均韵亦不可得，有独以黄钟宫调均韵中为曲，而但以林钟律卒之。是黄钟视林钟为徵，虽号徵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徵之均韵也。此犹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余凡谓之徵、角调，是又在二者外，甚谬悠矣。然二调之均韵，几千载竟不能得，徵角其终云。句似有脱误。古之乐，备八音。八音谓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土则陶也。后世率不能全其克谐，至政和诏加讨论焉，乃作徵招、角招而补八音所阙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则加匏而为笙，陶乃埙也。遂埙篪皆入用，而石则以玉或石为响，配故铁方响。普奏之亦甚韶美，谓之燕乐部八音，盖自政和始。案此条“荆轲”作“庆轲”，与他卷“荆公”作“舒公”一例，條盖避京嫌名也。别本并改“荆轲”，非是。

玉辂始作自唐高宗，由高宗、武后、明皇及圣朝真宗皇帝，凡三至岱宗，一至崧高，然行道摇顿，仁庙晚患之，诏创为一辂。及告成，因幸开宝寺，垂帘于寺门，命有司按行于通衢，亲视之焉。新辂既先，次引旧辂，而旧辂辄有声如牛鸣，不肯前，众力挽之，坚不动而止。仁庙未几登遐，终不克御前新辂也。其后，神祖苦风眩，每郊祀，益恶旧辂之不安，又诏别创之，乃更考古制，加以严饬甚美。新辂既就，天子未及御。元丰八年之元日，适大朝会，有司宿供张，设舆辂、仪物于大庆殿下，新辂在焉。迟明撤去幕，屋坏，遂毁，玉辂为之碎，因杀伤仪鸾司士数十人。未几，神祖复登遐。是后有司乃不敢易，但进旧辂，以奉至尊。靖康中，议者将持玉辂以遗金人，然地远不得闻厥详旧辂之能神否也，独书其所闻者。

玉辂者，乃商人之大辂，古所谓“黄屋左纛”是也。色本尚黄，盖自隋暨唐讹而为青，疑以谓玉色为青苍，此因循谬尔。政和间，礼制局议改尚黄，而上曰：“朕乘此辂郊，而天真为之见时青色也，不可易以黄。”乃仍旧贯，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辂尚青，至今讹也。

国朝故事，天子诞节，则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称庆。宰相独登殿捧觞，上天子万寿，礼毕，赐百官茶汤罢，于是天子还内。则宰臣夫人在内亦率执政夫人以班福宁殿下，拜而称贺。宰臣夫人独登殿捧觞，上天子万寿，仍以红罗绡金须帕系天子臂，退复再拜，遂燕坐于殿廊之左。此儒臣之至荣。

国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日日引班，则各有行缀，首尾而趋就石位。既谒罢，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迤逦而去，谓之卷班。常朝官者，皆将相近臣与执事者而已，故仪矩便习。脱在外侍从，尝为守帅，因事过阙还朝，若带学士、待制职名，则便当入缀本班。然帅守在外，以尊大自惯，乍入行缀，又况清禁严肃，率多周章失次。故在内从臣共指目之，每曰：“此下土官人又来也。”

大观初鲁公进师臣，及后又第边功赏，无官可迁。时当宁意向有鱼水之欢，遂以玉带锡之，其锡乃排方玉带也。排方玉带，近乘舆所御，于是鲁公惶惧，力辞不能得，因诵韩退之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谓唐人有此，遂奏请改制，为方围带而佩金鱼焉，不惟不敢近乘舆，且诸亲王佩玉鱼亦有间。上始可之，由是悉为故事。诸王佩玉鱼乃裕陵朝所创。

政和间，鲁公以师臣为建明堂使，既考成，因进呈面奏曰：“臣已位极人臣矣，矧罔功，讵宜赏也。第群下之劳，日觊覦，不可用臣故绝其望。愿降旨，除臣外并次第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由祖宗来暨神考，究论弗及成。今赖卿力，俾朕获继先志，况为之使而泽不浃，岂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毋辞。”而鲁公恳请不已。上不得已于公始可之。乃自召公辅，共议所以赏鲁公者，即加陈、鲁两国。公苦辞，且谓：“若祖宗以来有是故事，臣亦拜受。今既创作，苟受之，即他日赏臣，将何以为礼？第独有王爵尔，此决不可。是圣恩之隆异，适所以祸臣，且臣行年七十，愿留以为赠也。”上察公之诚，嘉叹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做礼数尽。”于是三辞恩，数批答，乃亲笔褒谕，天语甚美而始俞焉。两国既许罢封，上因赐鲁公以三接青罗伞、涂金从物、涂金鞍、异锦鞯、马前围子二百人，大略皆亲王礼仪，独无行扇尔，鲁公乃拜。赐围子者，凡朝请使但止于皇城门外，盖惧小人之疑谤，时多公之得体也。至于两国之封，鲁公谓所以荣先，则不敢辞，于是，三代暨小君皆蒙两国之赠，今遂为故事。

崇政殿说书，祖宗时有之。崇宁中初除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宝者，以嫡子能让其官与庶兄而不出，用其学行修饬召。吕瓘者，亦以高节文学有盛名，隐居弗仕，数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乃诏以方士服随班朝谒，入侍经筵焉。亦熙朝之盛举也。

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番学，高丽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上因策之以《洪范》之义，用武王访箕子故事。高丽，盖箕子国也。一时稽古之盛，蹈越汉、唐矣。昔我先人鲁公遭逢圣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区区其间。有毛滂泽民者有时名，上一词甚伟丽，而骤得进用。大观中有赵企企道者，以长短句显，如曰：“满怀离恨，付与落花啼鸟。”人多称道之，遂用为显官，俾以应制。会南丹纳土，企道之词曰：“闻道南丹风土美，流出溅溅五溪水。威仪尽识汉君臣，衣冠已变□番子。凯歌还，欢声载路，一曲春风里。不日万年觞，瑶人北面朝天子。”而鲁公深嘉之。然赵雅不乐以词曲进，公后不取焉。句不解。或是“公复不取焉”。别本“取”作“敢”，尤误。政和初，有江汉朝宗者，亦有声，献鲁公词曰：“升平无际，庆八载相业，君臣鱼水。镇抚风棱，调燮精神，合是圣朝房魏。凤山政好，还被画轂朱轮催起。按锦辔，映玉带金鱼，都人争指。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无几。绣衮香浓，鼎槐风细，荣耀满门朱紫。四方具瞻师表，尽道一夔足矣。运化笔，又管领年年，

烘春桃李。”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鲁公喜，为将上进呈，命之以官，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韩师朴丞相中秋坐上作《听琵琶》词，为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锁春风，悄无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为制撰。时燕乐初成，八音告备，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黄河清》、《寿香明》，二者音调极韶美。次膺作一词曰：“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槛外凤凰双阙，匆匆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　　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别敕，重开宴，未央宫里。”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其后上心弗戒，群珰用事，自建储后，君臣多间，伯氏因背驰而大生异，吾遂得罪几死，于是鲁公束手有明哲之叹矣。盖自七十岁至八十，徒旦夜流涕不已。相继开边，小人为政，以致颠覆，惜哉，可为痛心！吾犹记歌次膺之词时政太平，追叹为好时节也。故书其始末以示后世云。案：蔡攸尝白徽宗，请杀絛，不许，仅削其官。此云“得罪几死”，即此时也。

大科始进文字，有合则召试秘书省，出六论题于九经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传释中为目。而六论者，以五通为过焉。以是学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笔阵豪异，则不能为之也。顷闻夏英公就试过，适天大风吹试卷去，不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过。是乃造物者故显其记识华迈之敏妙尔。盖六论犹足，世独以不记出处为苦。昔东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试，而坡不得一，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将就御试，共白厥父明允，虑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由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获见先达如此人物也。

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亦时得遗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远而罕砥砺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学助教之目而已，或应出仕，盖止许一任。异时有援例力诉诸鲁公，丐更一任，鲁公笑而谓之曰：“汝一任矣。”似有脱文。世至今遂以为口实也。

国家初沿革五季，故纲纽未大备，而人患因循，至熙宁制度始张，于是凡百以法令从事矣。元丰时，又置一司敕令所，盖欲凡一司局务咸

称一司局务之条式也。吾尝白鲁公，切谓为治恐勿在是。然自熙、丰迄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敕令终未成。

政和甲午，有告人杀其父，天府狱具矣。祐陵与鲁公深耻之，不欲泄，第命于狱赐尽焉。当是时号治平，万国和洽，君相日忧勤，以政化为念如此。及后七八岁，忽有老父来府言："我出外久，闻有人妄诉我子之杀其父者。今不见我子何往，惧有司之枉杀我子也。果若何？"于是天府大窘。时鲁公顿以退闲，而尹属皆屡易，而乾坤时寖入醉乡矣，遂厘得不治。信乎，狱讼之不可不慎者，故著之。

古号百子帐者，北之穹庐也，今俗谓之毡帐。神庙时慨然有志于四方，思欲平二国，乃诏新作百子帐，将颁诸辅臣。未就，而泰陵继之，又弗及赐。至太上崇宁间，工人告落成。于是鲁公洎执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华盛焉，为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晋之俗悍而悖，当五代、国初时，号难攻取。昔太祖皇帝亲征，道过紫岩寺，乃焚香自誓，不杀一人。晋人闻之，于是坚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诸军多泄疾，遂班师。后人或罪誓言之露机，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晋所恃而为吾患者，北援也。当是时，骤得继筠之捷，因逐北。班师之际，遂尽徙忻、代之民于内地，六百里一无人烟。盖使北大军来则无饷，单师至必败。是太祖又已得太原，乌在举梃与刃而后言击灭之哉？其后太宗继伐，因一举围破，而天下始大一统矣。

开宝初，车驾亲征伪汉，引汾水灌太原城。时属盛夏，艺祖露臂跣足，亦不裹头，手自持刀坐黄盖下，督兵吏运土筑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见，矢石雨坌，不避也。水浸城者，余数版而已。又命水军乘舟，且焚其谯门，几陷，会班师焉。其后北人有使于伪汉者，见水退而城始大圮，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决之则无太原矣。"人多服其言。

真庙时，澶渊之役与敌讲解，后命辅弼各具上其备御策。上曰："朕求大臣计议，因自为之画，付卿等可面授诸将也。大致以真定为本，敌若犯河间，则中山策应，保塞、安肃捣虚而深入；若犯中山，则河间策应，保塞、安肃亦捣虚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应，河间、保塞、安肃悉捣其虚，分道而深入，真定大军勿轻动。敌果送死南来，

直犯大名，则河间、中山皆捣其虚，而真定大军始徐蹑其后，大名挫其锐，然后真定大军悉力要击之。”此真庙之亲为图者甚悉。又神庙朝益修武备，边防虽糗糒毕具，岁必命中使就三帅，监出干糒，新旧以相易，且曝之焉，顾他器仗又可知矣。呜呼，累朝规模宏远，皆若是也。又后金人寒盟，所谓大臣者皆阿谀后进，而握兵柄主国论议者，又多宦人，略不知前朝区处用心，贻厥之谋，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毙，遂终误国家大计，可伤也。

西羌唃氏久盗有古凉州地，号青唐，传子董毡死。其子弱，群下争强，遂大患边。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结鬼章。案：《东都事略·吕公著传》作“鬼章青宜结”。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亚也。元丰末，神庙诏诸将：“人多零丁傲扰王土，既擅其国，则彼用兵之际，若旌弢之属，岂无独异其状者？宜募猛士，如能杀之，或生捕得，若有官生白衣，并拜观察使。”不半载，有裨将彭孙者，果临阵跃入，斩人多零丁，以其首献，诏拜彭孙观察使。于是鬼章之势孤，未几亦生得之。熙河将种谔生擒鬼章，见《吕公著传》。属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裕陵焉。擒鬼章之功，盖多得一时名臣文士歌咏，因大流播，然世独不知斩人多零丁，此青唐所以亡也。

李丞相士美在北门，与吾同班缀。尝言将聘大辽，赴其花燕。时戎主坐御床上，后有乌熊皮蒙一物，颇高大。久而似疲，则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设扆状尔。俄于乌皮间时露一二人手足，则罔测其故也。及日晏时熟视，乃见数番小儿在其中。李为吾言而每哂之，吾即答曰：“此乃鲜卑之旧俗，如高欢立孝武皇，以黑毡覆七人以拜其上，而欢居其一，殆亦是类乎？”罔然未识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时，遣童贯以节度使副尚书郑居中使辽人。鲁公时责居在钱塘，闻而密止，上则无及。当是时，上密报鲁公，则已有觇国之意矣。北伐盖自是而始。俄其国乱，有董龙儿者乘乱举兵，击斩牛栏寨之裨将，且函其首来。于是天意盛欲兴师，赖鲁公力请而格，时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沉逮宣和初，事益迫，鲁公语泄，为伯氏得而诉诸上，遂罢鲁公相，乃大鸠兵，又将命元帅，内外为大惧。师垂起，而狂寇方腊者作，连陷二浙数郡，适得倾兵旅，厪克殄平。上心亦深悔此举，因而罢海上结约。会童贯平方寇既归，与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惧，既患失，遂媚贯，奋当北伐事。宣和四年夏，不谋于众，兵乃遽起，鲁公时已退休，亟请对，具为上言，丐止，不可。未几，伯氏亦有宣抚命，于

是鲁公垂涕顿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宁自甘闲退。今臣子行诚无以晓天下，愿陛下保全老臣。”上不听，则曰：“臣请则以效括母及语伯氏，吾将哭师也。”及后燕山告功，鲁公以表贺上，其末云：“臣虑终而不虑始，知守而不知通，有靦初心，徒欣盛烈。”上览表时，喜见颜色，曰：“太师能自直守如此。”因以肴核酒醴颁赉甚宠，俾公庆伯氏之归也。及后北方寒盟，上为大惧。宦者梁师成自抱前后结约文牍于上前，上顾师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师成迫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呜呼，使群小人不阿罔，则宗国岂至是，故世但知鲁公之不主北伐，人或传公之诗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书其略，他尽见吾顷著《北征纪实》二卷。案：《北征纪实》具载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

宣和岁壬寅，北伐事兴，夏五月出师，是日白虹贯日，童贯行而牙旗折。五月，“五月”二字似衍。伯氏继之，兵引去才次夕，所谓宣抚使招旗二为执旗者怀而逃去，皆不获。又二帅既在雄州，地大震，已，天关地轴出见于厅事上，龟大如钱，蛇犹朱漆，相逐而行，二帅再拜，纳诸大银奁，而置城北楼真武祠中。翌日视之，天关地轴俱亡矣。识者咸知其不祥。

靖康末，敌骑再犯阙下，粘罕一军始至河阳。河阳守臣遁去，而河阳溃，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敌逐北而追之，皆若导之而过河焉。吾得于避敌之亲尝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独后魏尔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袭淮。大抵患在计臣之左谋，而俾小人因得归之于数，宁不痛哉！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武襄遽为驻节而祷之焉，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或谏止，一傥不如意，恐沮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赎取钱，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面钱也。诏封庙曰灵顺。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是事于其父老云。

熙宁十年，交趾无故犯鄙，案：《东都事略》事在熙宁八年，时沈起知

桂州，不能怀辑，又禁交趾与州县贸易，乃谋入寇。遂并陷钦、廉、邕三郡，多杀人民，系虏其子女。朝廷为赫怒，出大师行讨之。时将遣内侍李宪行，王舒公介甫力争其不可乃止，而介甫亦罢矣。于是吴丞相充、王岐公珪，皆以次当国，命帅郭宣徽逵而副以文臣赵卨征焉，合西北锐旅暨江淮将士，多至十余万，辎重转输不在数也。及入蛮境，先锋将苗履燕逵案：《东都事略》作“燕达”。径度富良江，一击散走其贼众，擒伪太子佛牙将，进破其国矣。逵闻而怒，亟追还之，欲斩二骁将于纛下，赖卨救免。因屯师于蛮地，不战者六十余日，大为交人慢侮。逵第逊辞，仅取其要领，且纳赂得还，报中原人不习水土，加时热疫大起，于是十万大师瘴疠腹疾，死者八九。既上闻，神庙大不乐，命穷治厥由。久之，乃得吴丞相与逵书札曰：“安南事宜以经久省便为佳。”盖逵承望丞相风指，因致坐跣。事未竟，会吴丞相以疾薨于位，得不治。其后几三十年，当大观之初，吴丞相之二孙曰储、曰侔者，以同妖人张怀素有异谋，皆赐死，一时识者咸谓安南之役，天之所报云。呜呼，执事之人、主国家谋议者，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而下，多不平之，然独见鲁公则否。而鲁公时在翰院为承旨，亦自负章之不能以气凌公也。一日，诣丞相府。故事，宰执出政事堂归第，有宾吏白侍从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舍辔即不还家，径从断事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褫其公裳，特易以道服而后出。鲁公方趋上，适见之，则亟索去。于是章丞相作惭灼然而语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矣，然愿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实天子私人，非公僚佐，藉人微，顾不辱公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掠公，目使留，致恳到。会荐汤而从者以骑至，故公得而拂褎，因卧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而待罪焉。哲庙览公奏，深多公之得体，亟诏释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赎铜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后来。自是，鲁公终章丞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见也。噫，前朝侍从臣卓尔风立乃如此，后来罕见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岁即改元绍圣。哲庙既亲政，首拜章丞相惇右仆射。故事，拜相遣御药院内侍一员，赍诏宣押赴阙。章丞相后见鲁公论宣召事，因曰：“大有破除也。”盖前朝召大臣，如赍诏内侍遇所历郡县，凡土产名物，大臣必以书遗之，号“书送”者，次第至阙乃止。独章丞相能知此故事故也。其后，鲁公自钱塘复太师而召，上曰：“御药院皆老班，惧溷扰卿，特选命四方馆使童敏。此朕亲信，俾赍

诏。”仍以御笔手书十幅，示意鲁公不得力辞。时公遂遵书送故事，亦稍厌劳费，笑谓吾曰：“赖吾得章丞相语尚有此，后人疑不复知前辈故事矣。”

上清储祥宫者，乃太宗出藩邸时艺祖所锡予而建也。中遭焚毁，神庙时召方士募人将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帘，乃损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诏东坡公为之记，而哲庙自为书其额。后泰陵亲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毁其碑，又改命鲁公改更其辞，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也。于是天子俾置局于宫中，上珰数人共主其事，号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则供张甚盛，肴核备水陆，陈列诸香药珍物。公食罢，辄书丹于石者数十字则止，必有御香、龙涎、上尊、椽烛、珍瑰随锡以归。凡百余日，碑成。既出，而金填其字，人因争取之，一本售五千焉，得数百本分赐群臣，余诏藏之禁中。吾尝读《欧阳文忠公集》，见其为学士时抄国史，仁庙命赐黄封酒、凤团茶等，后入二府犹赐不绝。国家待遇儒臣类如此。

大观之前，吾竹马岁，与群儿戏。适道文太师、韩侍中，语才一吐，则翁姥长者辈必变色以戒曰：“小后生不得乱道。”当是时，去二公薨已数十年，犹凛凛然尊严，使人尚敬之若神。岂非朝廷崇养其望至是，盖不若是无以表天下，一其信从者，其祖宗之深虑也。及后，所谓大臣国事既不克自重，时吾已识事矣，则但睹朝野日骛，党仇更相反覆。于是士大夫进退之间犹驱马牛，不翅若使优儿街子动得以指讪之，曾不足以备缓急。私窃谓体貌重轻而然。

宰相堂食，必一吏呠呠呼其名，听索而后供，此礼旧矣。独“菜羹”以其音颇类鲁公姓讳，故回避而曰“羹菜”，至今为故事。

国朝礼大臣故事，亦与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诞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赐礼物。其中有涂金镌花银盆四，此盛礼也。独文潞公自庆历八年入拜，厥后至绍圣岁丁丑，凡五十年，所谓间镀钑花银盆固在。遇其庆诞，必罗列百数于座右，以侈君赐，当时衣冠传以为盛事。

国朝之制，待制、中书舍人以上皆坐狨，杂学士以上，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往往谓之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才未及寸，殊有欢也。吾家隆盛时，出则联骑，列十三狨座，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枝，门户被天遇殊绝。政和初，

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后，兄弟尽蒙用家人礼，而以行次呼之。至于嫔嫱宦寺，亦从天子称之，以为常也。目仲兄则曰“十哥”，季兄则曰“十一”，吾亦荷上圣呼之为“十三”。而内人又皆见谓“蔡家读书底”。呜呼，无以报称，且奈何？

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由来。向非城西索水之北有新筑堤，初架水之通宫苑者，偶横阻得且止，微此，一夕灌城，悉为鱼鳖矣。时给事中许翰崧老语鲁公：“顷荧惑入天江，有谢中美者，谓后三年都邑必大水，今验矣。”案：《文献通考》云：“政和六年七月乙未，荧惑犯天江，主旱。”今谢云“主大水”，占验不同如此。鲁公因语吾，使访其人，且久，一日原庙属行香，吾适待罪从班，而待制缀行，政在百寮前略相近。有左司郎官李璆西美儳进吾后，谓吾曰：“曩求谢中美不得，此其人也。”吾颔之。班退，亟邀谢中美归舍焉。当是时，世事亦可虑，狂妄每私忧过计，得见中美喜，因共商榷天官事。中美自谓，由唐以来治天官六世矣，六世外不可得而推。其家学大抵本太史公《天官书》，而占以《洪范》。太史公《天官书》者，譬世六经，视他天文犹百家耳。款叩中美，中美曰：“他占类不足道，独大观四年彗星逆行，从阁道入紫宫，再归帝座，此可畏者。”吾问：“占验果若何？”则曰：“仿佛汉中平末也。”即呼书吏开柜，取《东汉志》来，因共视之，见杀宦者、易弘农及献帝流离事，吾大骇惧。中美则以手摩拂书册，而言不必尽然，要概似之。又问其期，曰：“壬寅。”时辛丑春也。吾更汗慑。及壬寅不验，则曰：“当在乙巳。”后乙巳遂验云。又当癸卯岁，中美监染院罢，诣部授资州。一旦之任，执手言别曰：“愿公自爱，天下将乱矣。独蜀中良，后甚足终我之残龄焉。”未几，金人果寒盟，有诏内禅。靖康初，兵民杀内侍，其后两宫北狩，僭伪出，天下乱。于是新天子中兴江左，四川独帖泰。当中兴睢阳时，许翰崧老者适拜副枢，而吾贬万里外，闻之，谓翰必能荐召中美，为中兴用矣，吾尝有所闻。“尝”似宜作“当”。中兴之八载，有刘公宝学子羽来，自川陕佐宣抚使得罪，吾与同处博白，始能道中美既罢资州，厥后死矣。亟问其子弟，刘公曰：“无儿，其书亦不传焉。今世略得其绪余者，独襄陵许翰崧老，次其粗则吾也。”惜哉！

崇宁间，九重一夕有偷儿入内中，由寝殿北，过后殿而西南，历诸嫔御阁又南，直崇恩太后宫而出。殆晓觉之，有司罔测。时鲁公当国，曰：“可捕治搭材士。仪鸾司有逃逸者乎？”有司曰：“是夕，仪鸾司独单和者逃。”鲁公：“亟捕单和来。”凡三日得于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

也。鞠得其由，盖和善飞梯，为仪鸾司第一手，常经入禁闼供奉，颇知曲折。是夕，用绳系横木，号软梯。案此条疑未完。璜川吴氏本与此同。涉园张氏本有“而入”二字，亦后人所增也。

卷第三

孟翊有古学而精于《易》，鲁公重之，用为学官。尝谓公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鲁公闻而不乐，屡止俾勿狂。大观三年夏五月，天子视朔于文德殿，百僚班欲退，翊于群班中出一轴，所画卦象赤白，解释如平时言，以笏张图内，唐突以献。上亦不乐，编管远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时事稍稍更易。当是时，人疑为翊之言颇验。其后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兴事。

太上皇帝端邸时多征兆，心独自负。一日呼直省官者谓之曰：“汝于大相国寺迟其开寺时，持我命八字往，即诣卦肆，遍问以吉凶来。第言汝命，勿谓我也。”直省官如言，至历就诸肆问祸福，大抵常谈，尽不合。末见一人，穷悴蓝缕，坐诸肆后。试访，曰：“浙人陈彦也。”直省官笑之黾勉，又出年命以示彦。彦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官大骇，狼狈走归，不敢泄。翌日，还白端王。王默然，因又致饬：“汝迟开寺，宜再一往见。第言我命，不必更隐。”于是直省官乃复见彦，具为彦言。彦复咨嗟久之，即藉语顾直省官曰：“汝归可白王：王，天子命也，愿自爱。”逾年，太上皇帝即位，彦亦遭遇，后官至节度使。

阴阳家流穷五行术数，不得为亡，至一切听之，反弃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亿中以为信也。先鲁公生庆历之丁亥，月当壬寅，日当壬辰，时为辛亥，在昔幼时，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极人臣则不过三数。及逢时遇主，君臣相鱼水，而后操术者人人争谈格局之高，推富贵之由，徒足发贤者之一笑耳。大观初改元，岁复丁亥，东都顺天门内有郑氏者，货粉于市，家颇赡给，俗号“郑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时生一子焉，岁月日时，适与鲁公合，于是其家大喜，极意抚爱，谓且必贵。时人亦为之倾耸。长则恣听其所欲为，斗鸡走

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七八，当春末，携妓多从浮浪人，跃大马游金明，自苑中归，上下悉大醉矣，马忽骇，入波水中，浸而死。

蜀人谢石，宣和岁壬寅到辇下，以术得名。善相字，使人书一字，即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应如响，遂得荣显。时宣和七年，亟求归，临别语吾曰：“石受恩者至今，以武弁获美官，犹衣锦，念无以报公德，惟有相字之术，诚无人，独可以传公，公其受之。”时吾得罪偃蹇，自揣决不能慎口诲果，更资以吉凶他术，是益取祸，故谢之，不肯听石。石又语吾曰：“自是天下其乱矣，独蜀犹尚在，二十年外则不知也。是时语公，期蜀中相见。”吾更默不敢答。未几流贬，俄中原倾覆。后二十有一年，吾在铁城，因故人有帅成都者得寓书，遂与石通寒温，则二十年外期相见者如是乎？然巧发奇中，殊有欢，故特疏其二三事于后。始石居市邸，人有失金带者，书一“庚”字以问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带也。然我知其人三日内始出。”果如期出。鲁公知而召之焉，书一“公”字。石曰：“公师位极人臣，福寿若此，不必问所问吉凶。但表某微术者，公师当少年时尝更名尔。”鲁公笑而颔之。吾最晚生，盖不知此，然虽伯氏枢府为长，且亦不知也。太上皇闻而密俾之，尝为书一“朝”字，命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我见其人则言事。”询何自知，石曰：“大家天宁节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岂非至尊乎？”上喜，乃召见。石有问辄中，且令中官索东宫书一字来，乃以“太”字进。又问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为大惧。上询谓何，石曰：“‘太’字点微横，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诸上，岂非‘天’字耶？”上以金带赐之。后闻石贬官在成都，时国步艰难，诏天下科举分路类试，而四川士子萃于锦官。石曰：“我能知蜀中魁也，且亦知试题。”于是儒生之好事者，众醵金钱若干，俾石书所试题，又书上七人科第名氏，共缄识之。及榜出，取所书开视，无一不验。大凡石能道人胸腹间意所求望，与人决祸福吉凶，加劝戒以道理，纵横罔测。今岁益久矣，不知其存亡。

元丰末，叔父文正知贡举。时以开宝寺为试场。方考，一夕寺火大发。鲁公以待制为天府尹，夜率有司趋拯焉。寺屋皆雄壮，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庑大墙，而后文正公始得出，试官与执事者多焚而死。案：《文献通考》云“点检试卷官翟曼、陈方、马希孟焚死，吏卒死者十四人”。于是都人上下唱言：“烧得状元焦。”及再命试，其殿魁果焦蹈也。

政和末，王安中骤迁中书舍人，往谢郑丞相居中。谓曰：“君作紫

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词耶？”安中答：“适一番官诰命尔。”郑丞相曰：“若尔，君必入政府。居中闻前辈言，入紫微为舍人，首草番官诰词者号利市，必预政柄。居中当时亦是。盖数已验，君其入二府乎？”后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为天水碧。天水，国姓也。当是时，艺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谓逼迫之兆，未几，王师果下建邺。及政和之末复为天水碧，时争袭慕江南风流，然吾心独甚恶之，未几，金人寒盟，岂亦逼迫之兆乎？

政和以后，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灵素等多赐号“金门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锡以涂金银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为外饰，或被异宠，又得金牌焉。及后金人之变，群酋长皆佩金银牌为兵号，始悟前兆何不祥也。

洛阳古都，素号多怪。宣和间，忽有异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辄出犯人。相传谓掠食人家小儿，且喜啮人也。于是家家持杖待之，虽盛暑不敢启户出寝，号曰“黑汉”。由是亦多有偷盗奸诈而为非者，逾岁乃止。此《五行志》所谓“黑眚”者是也。不数年，金国寒盟，遂有中土，两都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敌骑始犯阙，王黼乃得罪，取道由咸平县。此句上下有脱文。案《东都事略》云“贬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时不欲杀大臣，而使若贼残之者。及中兴之后，伪楚张邦昌先黜居长沙，后以罪赐自尽焉。黼死于辅故村，《东都事略》作“辅固村”。邦昌死于平楚门下官舍。

伪楚张邦昌始为中书舍人，梦乘太上辇，拥仪从出两山间，居辇上回视，见二马逐其后，能记其毛色也。后自燕山来，受伪封册，乃籍乘舆服御，回顾二马则如梦。伪齐刘豫者为小官时，梦至阙里拜仲尼，仲尼辄答其拜。又尝梦拜释氏，为之起。因独自负，遂果于僭。然二者皆不克终也。知梦兆肸蚃，世或有之，至吉凶则由乎人，是以君子独能守其正而获其休矣，此昔人所以不贵乎征梦。吾得之邦昌之二侄、豫之乡人王寺丞忠臣云。

赵安定王普，佐艺祖以揖让得天下，平僭乱，大一统。当其为相时，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议，才归第则亟闭户，自启一箧，取一书而

读之，有终日者，虽其家人莫测也。及翌旦出，则是事必决矣。用是为常。故世议疑有若子房解后黄石公事，必得异书焉。及后王薨，家人始得开其箧而视之，则《论语》二十卷。

江南徐铉归朝，后坐事出陕右，柳开时为州刺史。开性豪横，稍不礼铉。一日，太宗闻开喜生脍人肝，且多不法，谓尚仍五季乱习，怒甚，命郑文宝将漕陕部，因以治开罪。开得此报大惧，知文宝素师事铉也，迟文宝垂至，始求于铉焉。铉曰："彼昔为铉门弟子，然时异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辞也。"于是开再拜，曰："先生但赐之一言足矣，毋恤其听不。"铉始诺之。顷文宝以其徒持狱具来，首不见开，即屏从者，步趋入巷，诣铉居以觐铉，立于庭下。铉徐出座上，文宝拜竟，升自西阶，通温清，复降拜。铉乃邀文宝上，立谈道旧者久之，且戒文宝以持节之重，而铉闲慢废，“慢”字疑衍。后勿复来也。文宝方力询其所欲，铉但曰："柳开甚相畏尔。"文宝默然出，则其事立散。始吾待罪辇下时，于士大夫间得此而为㥤，后又见陕右二三贤者，犹能道其事。噫，将历二百年矣，前辈敦尚风义凛凛如许，是宜不泯矣。

张端公伯玉，仁庙朝人也。名重当时，号张百杯，又曰张百篇，言一饮酒百杯，一扫诗百篇故也。有士人颇强记自负，饮酒世鲜双。乃求朝士之有声价者，藉其书牍与先容。一旦持谒张，张得函启缄，喜曰："君果多闻耶，又能敌吾饮。吾老矣，久无对，不意君之肯辱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余杯。士人者雄辨益风生，而张略不为动。俄辞以醉，张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当为君独引矣。"遂自数十举，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柜书曰："吾衰病，不如昔，今所能记忆者独在是。君试自探一卷帙，吾为子诵焉。"士人曰："诺。"即柜中取视之，偶《仪礼》也，以白张。张又使士人"君宜自举其首"。士人如其言，张乃琅然诵之如流。士人于是始骇服，再拜："端公真奇人也。"

庞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时司马温公适倅并州，一日被檄巡边，温公因便宜命诸将筑堡于穷鄙，而不以闻，遂为西羌败我师，破其堡，杀一副将焉。朝廷深讶庞擅兴，而诘责不已。庞既素重温公之贤，终略勿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观文殿学士罢归。然庞公益默不一语，温公用是免。呜呼，庞公其真宰相，上接古人千载之风矣。

郑尚明昂，别本“昂”并作“昴”。老先生也，鲁公甚听爱，坐漏吾狂妄语获戾，竟老死乡井。顷为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余载，时未

有继嗣，而司马温公为并州通判，乃上书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温成张后当盛宠，其叔父尧佐一日除节度、宣徽、景灵三使，而包孝肃公为中司，击焉。其白简苦剧骇人，不忍闻，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庙实录》史臣独载温公书暨孝肃三章甚备。故都邑谚谓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人臣立节，要使后世著闻若此，始近谏诤之风。”吾志吾老先生语，而后每书诸绅也。

仁庙至和初暴得疾，时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复，小大交章，而仁庙慨然寤。大臣于是共白天子，以韩魏公厚重，可属大事，请召之，除枢密使。未几，富丞相丁内艰，魏公乃进，独当国，因力请建立。于是制诏以英宗自团练使为皇子，封钜鹿郡公。几年，仁庙登遐，英宗即位，日以悲伤得疾，国步方艰，万机惧旷，而慈圣光献曹后因垂帘视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时旱甚，乃援故事，请天子以素仗出祷雨。当是时，都人争瞩目欢呼，大慰中外望。魏公遂得藉是执奏，丐归政天子。后许矣，未坚也。一旦，魏公袖诏书帘前曰：“皇太后圣德光大，顷许复辟。今书诏在是，请付外施行。”后未及答，即顾左右曰：“撤帘。”后乃还宫。时郑公方为枢密，班继执政而上。将奏事，则见帘已卷，天子独当宁殿上矣，既下而怒。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惧不合则归政未有期。”其后，熙宁中魏公薨于乡郡，而郑公不吊祭，识者以为盛德之歉。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庙，方眷仗至深，忽一旦为人发其私书者，介甫惭，于是丐罢累表，不待报，径出东水门，中使宣押不复还矣。神庙大不乐，遂复听其去，然重其操节，且约再召期。当是时，既出，挈其家且登舟，而元泽为从者，误破其颒面瓦盆，因复命市之，则亦一瓦盆也。其父子无嗜欲，自奉质素如此，与段文昌金莲华濯足大异矣。吾得之于鲁公。

王舒公介甫，熙宁末复坐政事堂，每语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继吾执国柄者乎？”乃举手作屈指状，数之曰：“独儿子也。”盖谓元泽。因下一指，又曰：“次贤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贤兄如何？”谓鲁公。则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则曰：“无矣。”当是时，元泽未病，吉甫则已隙云。及鲁公久位公台，厌机务劳，自政和后盖数悔叹，亦患才难，网罗者未尽善，常曰：“相门出将，将门出相。案：似当云“相门出相，将门

出将”。别本并同，姑仍其旧。我阅人多矣，罔敢不力，且略无可继我者，天下事将奈何！”既莫用为之计，至叩方士王老志，苦求人物。老志因举二人，皆宰相也，李森、李弥逊。公大喜，于是亟召用之，又不慰公意，是后日掣其肘，竟付仗失当。俄群小大用事，公志益弗伸，而沦胥矣。此吾备聆公语，目其事，亦伤哉。

鲁公号知人，每语其人修短，大略多验。大观初，有诣都省投牒诉改官者，鲁公召上听事所，曰：“改官匪难，当别有骤进用，径入侍从行缀矣。然反覆不常，惟畏慎作摸棱态过当，卒致身辅相。”吾笑之，而鲁公不以为憾，乃伪楚也。

鲁公以崇宁五年罢相印归，时国柄独刘公路逵主之，逵为中书侍郎故也。未几，鲁公复相，而逵被黜。时堂中诸吏咸祖于门，逵曰：“诸君何患。逵年未五十，太师六十岁人矣。”俄而逵物故，鲁公复相，每叹息，常训吾曰：“逵白骨已久，而我犹享荣禄。人之用心，宜不当尔，可不戒哉！”案：徽宗即位，建言者以元符末复元祐党人太优，朝廷再籍之而颇有阔略者，御史中丞钱遹论党人疑有奸，下两省议。时刘逵为给事中，独以遹言为非。及蔡京罢相，逵主国柄，于是言者论逵，谓其乘间抵巇，尽取崇宁以来继述缉熙、美意良法而尽废之，遂罢知亳州。见于史册者如是，是逵固贤者也。太师六十岁之言，容或有之，盖恶欲其死，亦常人之情耳。且奸凶如京，幸而早世，即为国家之福。逵之言，又宁知不出于爱国之忱乎？

吕司空公著生重牙，亦异常人也。当元祐平章军国重事时，鲁公以待制从外镇罢，召过阙。吕司空邀鲁公诣东府，列诸子侍其右，而谓鲁公曰：“蔡君，公著阅人多矣，无如蔡君者。”则以手自抚其座曰：“君他日必据此座，愿以子孙托也。”鲁公后每谓吾言，惜以党锢事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谓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一日，吕公之孙切问来，因为道是，而切问曰：“顷鲁公居从班时，《祭司空公文》盖备之矣。”于是相与得申其契好。噫，前辈识鉴，类多如此。案：吕氏两世相业，门阀昌大，何至预以子孙托人？且重以公著之贤，而其子希哲、希绩、希纯，异时历官，皆有贤声。知子莫若父，公著宁不知之而必京之托乎？且自章惇为相，公著既削谥贬官矣，迨京擅国，复指为奸党首恶，置元祐党籍刻石殿庭，若惟恐其罪之不著于天下者。受人之托，报之固当如是乎？欲盖其父之恶，而不恤诬蔑贤者，以欺后世，絛真小人之尤哉！

鲁公宇量迈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巳，锡辅臣侍从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竟，时有旨宣侍臣以新龙舟，而龙舟既就岸，于

是侍臣以次登舟。至鲁公适前，而龙舟忽远开去，势大且不可回，鲁公遂堕于金明池，万众喧骇，仓卒。召善泅水者。未及用，而鲁公自出水，得浮木而凭之矣，宛若神助。既得济岸，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蒋公颖叔之奇唁公曰："元长幸免潇湘之役。"鲁公颜色不变，犹拍手大笑，答曰："几同洛浦之游。"一时服公之伟度也。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蒋时为翰林学士云。

鲁公拜维垣，亲客来贺，公略无德色，且笑语犹常时。因语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极人臣，则亦可人，所谓骰子选尔。人间荣辱，顾何足算。"骰子选者，盖自公始为太庙斋郎，登上第，调钱塘县尉，绵历内外，而后至太师也。足见公之度。

顷客为吾言，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神甚远。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之，曰："诸君何事挈拏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乎？"众争为言，于是主人者嗟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既卜是居，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号，他则不审校今为几何年矣。"客又告以本朝传叙纪年次第，主人但颔。而留数日，伺知贼退，乃出山散去。吾闻客言，胸次为豁如者经夕，且此山中主人定不知世间有熙、丰、元祐是非矣。尝谓吾之罪咎，深有愧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中主人。因作顺昌山中主人说。

大观末，鲁公责宫祠，归浙右。吾侍公舟行，一日过新开湖，睹渔艇往还上下。鲁公命吾呼得一艇来，戏售鱼可二十鬣，小大又勿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吾使左右如数以钱畀之焉。去来未几，忽遥见桨艇甚急，飞趁大舟矣。吾与公咸愕然，谓："此必得大鱼乎？将喜而复来耶？"顷已及，则曰："始货其鱼，约三十钱也。今乃多其一，用是来归尔。"鲁公笑而却之，再三不可，竟还一钱而后去。吾时年十四矣，白鲁公："此岂非隐者耶？"公曰："江湖间人不近市廛者，类如此。"吾每以思之，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言号士君子，又从驺哄坐堂上曰"贵人"，及一触利害，校秋毫，则其所守未必能尽附新开湖渔人也，故书。

刘尚书赓，法家也，崇宁间为大司寇。一日，来诣东府见鲁公。公时在便坐，与魏先生汉津对，因延刘尚书弛公裳，即燕坐焉。刘公立，不肯就位，责鲁公曰："司空仆射，实百僚之仪表也，奈何与黥卒坐

对？赓窃不取，愿退。”鲁公大笑，亟揖汉津曰：“先生可归矣。”自是，刘公不敢与汉津并见。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上甚礼听之，当是时，侍从之臣犹强正，而宰辅之臣能涵容，风俗如此乎，此吾亲见也。

林中书彦振摅，气宇轩昂，有王陵之少戆。罢政事去，不得意，寓扬州，丧其偶，久之，忽于几筵坐上，时时见形，饮食言语如平生状，仍决责奴婢甚苦。彦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踪，则掘地得大穴，破之，罗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毶而白，且解人语言，向彦振求哀曰：“幸毋见杀，必厚报。”彦振勿顾，悉命杀之，迄无他。及宣和岁庚子，鲁公以弗合罢，而北征将兴，上积闻摅杀狐并使北二事，乃召之守北门，将付以北伐事，为黼沮罢，遂落节钺而归。使北者，始圣旨与辽人聘问往来，北使至我，则阁门吏必诣都亭驿，俾使习其仪，翌日乃引见，惧使鄙不能乎朝故也。及我使至彼，则亦有阁门吏来，但说仪而已，不必习而见。摅时奉使至北，而北主已骄纵，则必欲令我亦习其仪也，摅不从。因力强，不可，案：《东都事略》，北主欲为夏人求复进筑城砦，摅力折之。主不胜其忿，既还馆，给以宣旨，使降阶跪受，实以国书授之。摅引故事不从云云。与此小异。于是大怒，绝不与饮食。我虽汲，亦为北以不洁污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拥摅出，从者泣，摅亦不为动。既出即郊野，乃视摅以虎圈，命观虎而已，且谓：“何如？”摅瞋目视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尔，何足畏？”北素讳狗呼，闻之气阻。摅竟不屈还。

蒋八座猷，贤者也。尝为中司，有端直声。政和初，上赉鲁公以女乐二八。蒋公曰：“唐李晟、马燧用武夫要宠私，晋魏绛实陪卿，以和戎得金石。公今出大儒，盖自周公，制礼作乐，方致太平，不应下同此辈，宜塞其渐，愿公力辞焉。”鲁公大喜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联姻戚里，后大辟第，开河路，作复道，以通宫禁。蒋时与吾俱在书局，数大蹙额而啥吾曰：“约之，奈何公家而吾言不克用？徒以狂妄几死而已。”祸乱后痛始定，每怀蒋八座语，君子哉。

范元实温，吾所畏友，然不护细行。吾以时士议勉之，元实怒曰：“我不解今时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张胆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诡行，似王莽日事沽吊。是谁倡此，岂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尝与吾论时势及开元、天宝之末流。元实曰：“不然。天宝之势，土崩瓦解，异乎今日鱼烂也。”时鲁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叹，数谓吾曰：“今复得陈瓘、刘器之来，意若可救药乎？”吾语元实，元实大喜，语吾

曰："公之大人有此心，岂独海内，乃公之福。第恐难得好汤，使多咽不下尔。"元实亟持其书报二公，而二公是岁皆下世，元实亦为其宠妾红鸾所困，俄得伤寒，不数日殂，可伤哉。书此，俾世知时不乏人。

伯父君谟，号"美髯须"。仁宗一日属清闲之燕，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寝。盖无心与有意，相去适有间，凡事如此。

童贯彪形燕颔，亦略有髭，瞻视炯炯，不类宦人，项下一片皮，骨如铁。王黼美风姿，极便辟，面如傅粉，然须发与目中精色尽金黄，张口能自纳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识黼于未得志时，鲁公独忽之，后常有愧色于吾。黼始因何丞相执中进，后改事郑丞相居中，然黼首恃奥援，父事宦者梁师成，盖已不能遏。

翟参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对人辞语华畅，虽谈笑，历历皆可听，然不妄吐也。政和间为给事中，每见殿庭宣赞称"不要拜，上殿祗候"，必咄咄曰："不要拜，此何等语？"旁问之："君俾为何言乎？"公巽曰："宣赞有旨勿拜。"时蔡安世靖、陈应贤邦光同在门下外省，安世位公巽之上，而应贤坐其下，每相与谈论，二人必交辟之。一日辞屈，于是叹曰："嗟乎，遂厄于陈、蔡之间。"

范温元实，议论卓尔过人。当宣和初，尝为吾言："孙皓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劝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武帝悔之。及陈后主上隋文帝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且一种降王，就中后主真驽才。"

外兄徐若谷，字应叟，贤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浊太分、是非太明为戒。尝论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号为长者，至于对人作青白眼，则更甚于臧否。吾服其语。

鹿豁生黄沇，钦人也。从学陈莹中、黄鲁直，文字固不凡。与吾谈经，每叹今时为《春秋》者，不探圣人之志，但计数其后，逐传则论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书侵、书战者为几，皆由汉二刘、唐武平一启其端。是犹世愚者皆学佛，而诵《金刚经纂》。吾未晓，迫问之，则曰："有一十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若至贵者以不善终，则多曰“无疾而崩”，大臣亲王则曰“暴卒”，或云“暴疾卒”。无疾者，如李縠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大凡前书不若后书，前书犹庶几，至后书生纷兢更易，则益阔疏，难取信矣。

江汉，字朝宗，有宋史学，惜乎猥以长短句辱其名也。尝与吾论史家流学，当取古人用意处，便见调度。太史公曰：“投机之会，间不容鲜忽。”班孟坚曰：“投机之会，间不容发。”至宋景文又曰：“投机之会，间不容穟。”

王性之铚，博洽士也。尝语吾：“宋景文公作《唐书》尚才语，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张汉阳传》，前史载武后问狄仁杰：‘朕欲得一好汉。’顾是语虽勿文，宁不见当时吐辞有英气耶？景文则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雅驯矣，然失其所谓英气者。”吾不能答。

王元泽奉诏修《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盖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于其子也。吾后见鲁公与文正公二父，相与谈往事，则每云：“《诗》、《书》盖多出元泽暨诸门弟子手，至若《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及政和时，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居检校库，而吴氏者王丞相之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书，于是朝廷悉命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犹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而后知二父之谈信。

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倾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谓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然当时诸僭伪，其国颇亦有人。吾顷游博白之宴石山号普光禅寺者，为屋数椽而已，其山迥绝，洞穴奇怪，得一碑，乃伪汉时人为寺记，特喜其两语，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宁初，王丞相介甫既当轴处中，而神庙方赫然，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但于人情适有所离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

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丁仙现，时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介甫不堪，然无如之何也，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神庙乃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邸。二王者，神庙之两爱弟也。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熙宁间，东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后反为人号作“猪觜关”。世谓郓有猪觜关，由此始。继有不肖者，乃更从而和之，日久为人号“猪觜关大使”，亦各有僚吏之目。吕升卿者，形貌短劣，谈论好举臂指画，奉使过东平，遂被目为“说法马留”。厥后，相去将三十余年，王大粹靓以给事中出守东平，乃被目为“香枨圆”者，盖谓不能害人，且不治病也。凡轻薄类此。昔鲁公以元祐时亦帅郓，到郡大会宾客，把酒当广坐谓之曰：“闻公号猪觜关，凡人物皆有所雌黄，某下车来未几，然敢问其目。”其人曰：“已得之矣。”众皆为慺。公喜，且笑而逼之，则曰：“相公璞也。”

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崇宁初建三卫府，多大臣与勋戚子弟。一日，众坐共谈西汉事有隽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来见大臣？”于是一时大传为口实。然不至是，此特王辅道寀轻薄造以为笑。寀有逸才，时为三卫中郎，后遭极刑。案寀，韶之子，以左道诛。

崇宁中有一名士，过浙右姑苏，有州将夙戒尝河豘者，士人甚惧，预语其家人：“我闻河豘有大毒，中之必杀人。今州将鼎贵，且厚遇，逆之必不可，为之奈何？傥一中毒，是独有人屎可救解。汝辈当志吾言也。”及就之，主人愧艴而谢客曰：“且力求河豘，反不得，幸贳其责。愿张饮以尽欢。”坐客于是咸为之竟醉。士人者归，沉顿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环之争号，谓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秽，亟投以水，绞取而灌之焉。辄复吐，则又灌不已。举室伺守，天殆晓酒醒，能语言，始语不得河豘，则已弗及。

卷第四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羁，士大夫目之曰“米颠”，鲁公深喜之。尝为书学博士，后迁礼部员外郎，数遭白简逐去。一日以书抵公，诉其流落。且言举室百指，行至陈留，独得一舟如许大，遂画一艇子行间。鲁公笑焉。吾得是帖而藏之。时弹文正谓其颠，而芾又历告鲁公洎诸执政，自谓久任中外，并被大臣知遇，举主累数十百，皆用吏能为称首，一无有以颠荐者。世遂传米老《辨颠帖》。

顷一天府尹，用吏能称，颇不大博。约五鼓与侍从同坐待漏院舍，忽语众曰：“夜来不能寐，偶读《孟子》一卷，好甜。”张台卿内相闻，随答曰：“必非《孟子》，此定《唐书》尔。”一座为哄。

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如诞皇子，则赐包子罢，又逐后命中使人赍密赐来，约颁诸宰相，余臣不可得也。密赐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两，中贮犀玉带或珍珠瑰宝。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时何执中为相，因力丐罢去密赐故事，上可之。后鲁公召自钱塘而再相也，与何傅适有皆召之美，而何傅每叹近时锡赉薄少者，鲁公顿报之曰：“公所谓自作自受故也。”当是时，方粉饰太平，务复古礼制。一日殿庭讲事罢，共归都堂，鲁公复向何傅叹行礼久，颇厌疲劳，何傅于是忽起而报曰：“此亦吾公师所谓自作自受矣。”公为之笑。

豫章郡王孝参，曹王之次子。案史，孝参实王第三子，故下文有“三大王”之号。此云次子，似误。曹王甚贤，神庙之季弟也，案此句下宜增“孝参”二字，文义始明。于太上皇为从兄弟，且俊爽一时，甚尊宠也，号“三大王”者。“者”字疑衍文，否则“号”字上有脱文。政和间始建春宫，既事大体重，乃命近戚奏告诸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为妙选行

事官与之偕，尽馆阁上才，一时之盛举也。诸名士既与王同涂，而王亦自矜持，朝夕谭对，简札间独喜用“其”字。诸公为怏怏不乐，且以其崇贵，故不敢显讥焉。往返者多，将及国门，于是争前叙别，始佥约得共报之，曰：“某等其有天幸，获侍大王其将半月，不胜其荣幸。今违履舄，愿大王保其玉体，益其令闻。某等不胜其依恋。”数十“其”而后归，莫不抚掌。吾后数见宇文叔通虚中延康，犹尚称快不已。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曰：“此《唐鉴》儿也。”又，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案“山抹微云”，少游词也。为时传诵故云。

蔡内相文饶薿，以殿魁骤进，晚知杭州，稍失志。时宣和间，钱塘经方寇破残后，其用意将效张乖崖公领成都故事。花判府有寡妇诣讼庭投牒，而衣绯裤。即大书曰：“红裤白裆，礼法相妨。臀杖十七，且守孤孀。”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贤者也，绵历中外。一日，为留守南都，时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为“火”。忽遇上元，于是榜于通衢：“奉台旨，民间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简。至今遗士大夫谈柄，不可不知。

吴考功岩夫，劲正有风概，吾畏友也。吾取友必求诸岩夫，而岩夫亦自喜知人。宣和间出守洋州，尝以书付其甥周离亨者，使转致诸吾，而吾不知也。离亨即阴发其舅书，见有群贤名字，其一乃许景行，遂密畀诸王丞相黼。时王当国，正与鲁公争北伐事，不相合。既得岩夫书，为奇货，藏之且几年。时岩夫已代还，而景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鲁公者，黼伺得之，惧，始发岩夫之书，谓妄荐台臣于大臣子弟也。上偶震怒，而岩夫与景行遂皆免所居官，离亨乃得拜符宝郎，于是朝班无小大，咸揶揄，目之曰“青鸟”。其后，周青鸟之名竟载白简。则士大夫枢机，吁，安得不慎。

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橦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有王提刑者

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矣，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鲁公帅成都，一日召还，遇大风雨，平地水几二十寸，遂位极人臣。何文缜丞相㮚，政和初与计偕，亦得风雨送，仍见梦曰：“汝实殿魁，圣策所问道也。”文缜抵阙下，适得太上注《道德经》，因日夜穷治，及试策目，果问道，而何为殿魁。

李郁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时因公事过河镇，偶监镇夜同会坐数人，相与共征鬼神事。镇官为言：乃者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号“义门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尽，独兄弟在。方居忧，而弟妇又卒。弟且独与小儿者同室处焉。度百许日，其家人忽闻弟室中夜若与妇人语笑者，兄知是弗信也，因自往听之，审。一日励其弟曰：“吾家虽骤衰，且世号义门。吾弟纵丧偶，宁不少待，方衰绖未除，而召外妇人入舍中耶？惧辱吾门，将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与言者，乃亡妇尔。”兄瞠愕询其故，则曰：“妇丧期月，即夜叩门曰：‘我念吾儿之无乳，而复至此。’因开门纳之，果亡妇。随遂径登榻，接取儿乳之。弟甚惧。自是数来，相与语言，大抵不异平时人。且惧且怪，而不敢以骇兄也。”兄念家道死丧殆尽，今手足独有二人，此是又欲亡吾弟尔，且弟既不忍绝，然吾必杀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门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门而入者，兄尽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拂旦视之，则流血涂地。兄弟因共寻血污踪，迄至于墓所，则弟妇之尸横墓外，伤而死矣。会其妇家适至，睹此而讼于官。开墓则启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狱中，姚氏遂绝。李郁林者闻是，始大不然，镇官即于坐命左右索其狱牍来，视之乃信。呜呼，亦异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诘者。《汉·五行志》言，元始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敛棺积六日而出棺外。类如此乎？后三十一年，时当癸亥，案：是为高宗绍兴十三年。夏四月，会于郡斋，李郁林为吾道之。即书以补后世听讼者之末也。

鲁公在从班时，以赵安定王甲第傍近宫阙，便谒见，因僦止焉。其地甚古，号多凶怪。既入居之，是夕，有异人刘快活者，谓鲁公未宜寝也，公曰：“诺。”乃命酒，与痛饮。厘三鼓矣，中堂黑暗处辄格格有声甚厉，忽睹一猴，猴类人长大，缓缓而出于外，因忽不见。时夜中仓卒，故不大惊，然刘但顾曰：“汝又胜他不过。”公亦大笑，谓刘：“此岂非所谓‘山魈’者耶？”遂偕就枕而睡。

任宗尧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乐，后改服武弁，终赠观察

使。宗尧多艺能，洞晓天官、律吕，盖其传授于魏汉津先生。宗尧始仕宦时，即喜功名。大观末，从尚书王宁、中书舍人张邦昌使高丽，为上节人至四明则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传副使舶坏，众为痛之。始时宗尧将登舟，则寄所赍玩好琴书于相识故人家而迈，及是传也，其故人者嗟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为宗尧音诉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鲸波万里，本希尺寸赏，不谓遽持千金之躯，而葬于鱼鳖之腹。故人念我乎？某所寓三琴，实平生所爱赏。甲可归之我家，乙亦奇古，当奉故人，下者可与某。"凡所寓书画箧笥中百物，历历分区，不遗一毫毛。其故人大骇，为奠哭。久之，女奴始苏。翌日，则四明一郡皆传，谓使者舟坏信矣。其后戒归使人自高丽，上下一无恙。故人者得见宗尧，欢喜窃笑，独异于常。宗尧始疑而询焉，方道其事，始知为黠鬼所侮。吾亲见宗尧言之。雒阳大内兴立自隋唐五代，至圣朝艺祖尝欲都之，开宝末幸焉。而宫中多见怪，且适霖雨，徒雩祀谢，见上帝而归矣。是后至宣和，又为年百五十，久虚旷。盖自金銮殿后，虽白昼，人罕敢入，入亦多有异，虿或大于斗，蛇率为巨蟒，日夜丝竹歌笑之声不绝也。宣和末，有监官吴本者武人，持气不畏事。夏月因纳凉于殿庑间，至晡时后，天尚未昏黑，而从者坚请归舍，不听。俄忽闻跸声自内而出，即有卫从缤纷，执红销金笼烛者数十对，成行罗列。中一衣黄人，如帝王状，胸间尚带鲜血，拥从甚盛，徐徐行由殿庑，从本寓舍前过。本与其从者，急趋入户避之，得详瞰焉。最后有一卫士似怒，以纳凉故妨其行从也。乃以手两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砖而陷于地，顷刻转他殿而去，遂忽不见。本大骇，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图画所见，遍以示人。雒阳士大夫多能传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顷尝闻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赵令子与来，犹能道其略，因著于编。

刘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阳，以镪二十万鬻一旧宅。或谓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间，呼仆厮屏去，则率拱立，谓有鬼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辈，自纳诸筐篚，而弃诸汴流。翌日则蛇出益多，再弃辄复又倍。曾不浃旬日，乃至日得五七篚不已也。器之不乐，因自焚香于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钱易之者，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据以为怪乎？始犹觊鬼神之有职，而后悛革。今不数日则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职尔，且当受罚，虽愿仍其旧贯不可得矣。"回顾从者，尽掊土偶五六掷之河中，召匠手为之改塑其神，由是怪不复作。

㪷秤诈欺，阴理至重。郁林有谢秀才者，衣冠后也，善以术笼人，上下颇爱之。于田井间为驵侩事，每以小量轻权贷与人，必用大器巨秤责偿，自喜其得计，刻深匪一日矣，人往往不觉。一旦从以仆，其手自捉升㪷诸诳具，将入林野，才出城东门未数里，即雷雨骤兴，有黑云追逐，及霹雳一声，而谢秀才震死矣。屡葬则屡为雷所发，伺其肉溃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锥刀间，一不顾义理，至为鬼神所仇，犹多不戒，且甘以此死，何哉？

建炎当三祀，北马将饮江。于是天子幸明而越隆祐太后龙舆驻豫章，行台从焉。时警报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至城东南隅，得园林僻寂，私相谓曰："使敌一不可避，得相与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几，行宫南迈，仓卒之际果不克奔，而敌骑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约，共窜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则潜下取食而还伏焉，累十数日矣，幸略无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且沓至，三人但伏梁之上计："此岂皆避敌者耶？胡为而至哉？"语未已，即有黑衣数十百人继来，共坐于堂，命左右逻捕男女，无少长悉以梃敲杀之，积尸傍午，向暮尽死始去。当是时，三人者伏据于梁，慑慑然，向脱一仰其首见，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谓得免，况已昏夜，俄复望红纱烛笼数十对引导，有主者数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据呼阅人姓名者，三人益惧，于此殆不得脱矣。又细下视之，则但见人物可半，□头面俱勿辨，乃知非人也。凡点阅死籍至多，辄悉呼其姓名。中间偶呼至一名，群吏乃争报曰："不是，不是。"类如是者凡有四，三人者咸能记忆也。夜过半矣，事竟皆去。殆晓则四顾，鸟雀不闻声，知敌已洗城而引遁矣。即于乱尸中偶有呻吟声，三人共询其名，乃夜来群吏所谓不是者四人，今悉复活矣，异哉！吾得于宋高州，高州得于侯懋。懋等皆显官，宜不妄云。

柳州柳侯祠，据罗池者不十许丈尔。庙设甚严，其神灵则退之固载诸文辞矣。自吾放岭外，举访诸柳人，云："父老递传，柳侯祠中，夕辄闻鸣锣伐鼓之声，亦时举丝竹之音，庙门夜闭，殆晓则或已开，每以为常。近百许年稍即无此异矣。"又绍兴乙丑岁，有杨经幹者过柳州，因愒于祠，则据其庑间以接宾客，且笑语自若。及还馆舍，才入屏后，辄仆而卒。由是终畏之。

铁城之小南街，有庞摄官舍。庞已死久矣，一曰，其家木偶土地者，忽自相殴击不止。家怪异之，焚香拜祷，又不止，乃投于井中。一夕于井中又出，遂令仆远送之。然仆人者亦惧，夜以楮钱缠木偶，但潜

置于税务门小石桥下，不敢远，人皆不知也。石桥去行街止数十百步，翌日则街市人皆见木偶土地夫妇行于街，众大骇，争相传报，聚十百人，而木偶土地自行街前，以手相接抱而双俱行转街，复抵税务，入其中拦头，因以绳系于柱。叶戎宰因下务，见众喧噪，询之，争白曰："木土地自行也。"叶戎曰："岂有此理！"呼伍伯辈，令二人持此木偶，掷之江中，后乃寂然。此非所动而动，在五行有兆。当是时，赵守不易凶险生事，人不奠居，吾意谓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绍兴乙亥夏六月二十有六日也，吾亲见之。至九月末，许签判逊死。十月，赵守殂，而杨司户又死，南流黄知县丁忧而去，欧阳巡铺、米推官皆卒。次年六月，叶戎又死。此其验矣。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

近世儿女戏，有《消夜图》者，多为博路以竞胜负。而作"消"字，或谓可消长夜，非也，乃《元宵夜图》耳。吾待罪西清时，于原庙祖宗神御诸殿阁，遇时节，则皆陈设玩好之具，如平生时。尝得见《宵夜图》者，皆象牙局，为元宵夜起，自端门及诸寺观，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图》本此。

百戏诸伎甚精者，皆挟法术。元丰中有艺人，善藏舟，用数十人举而置之，当场万众不见也。尝经御楼前，上下莫不骇异，裕陵见之，曰："其人但行往来舟上耳。"故知假诳不能诳真人。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备，且为国朝一盛观也。其龙舟甚大，上级一殿曰"时乘"。既岁久，绍圣末诏名匠杨谈者新作焉。久之落成，华大于旧矣。独铁费十八万斤，他物略称是。盖楼阁殿既高巨，舰得重物乃始可运。先是，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奥"者。既纳新舟，而旧舟第弃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风，异常不止，众惧为灾，虽哲庙颇亦懮。顷风息，方知新旧二舟即池中战，且三日矣。新龙毁一目，旧龙所伤尤甚。后得上达，哲庙怒，降敕悉杖之，始得宁帖。

鲁公崇宁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时赐第于阊阖门外，俗号梁门者。修筑之际，往往得唐人旧冢，或有志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

梁实唐宣武节度，梁门外知已为墓田矣。盖多得妇人胫骨，率长于今时长大男子几寸焉。或谓吾曰：“尝亲见陕晋间古长平为秦白起坑赵卒处，白骨尚存，其胫长大，异隋唐时也。”知今人寖鲜小，释氏之语或不妄。

李密之死，《唐书》谓徐世勣表请收藏其尸，乃具威仪，以君礼葬于黎阳山西南五里，坟高七仞。及政和导河，由大坯，将复禹迹，因即三山而系浮梁焉。大坯者，乃黎阳山也。密坟高，适当所导河之冲，有司以闻，诏以礼改葬之。时为部役者先发其圹，则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将改卜，然不见其骸，独得头颅，且甚大。传又谓密頟锐而角方，不知其故。

昔与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无后？”小王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后？”吾默然不平，归白诸鲁公。鲁公曰：“有是哉！”吾益骇。鲁公始乃为吾言，曰：“顷有李士宁者，异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观，独倚殿所之楯柱，视卿大夫络绎登阶拜北神者。适睹一衣冠，亟问之曰：‘汝非獾儿乎？’衣冠者为之拜，乃介甫也。士宁谓介甫：‘汝从此去，逾二纪为宰相矣，其勉旃。’盖士宁出入介甫家，识介甫之初诞生，故竟呼小字曰‘獾儿’也。介甫见士宁后，果相神庙。而士宁又出入介甫家，适坐宗室世居事几死，赖介甫得免，即尸解去矣。”吾得此更疑惑久之，又白鲁公：“造化块圠，天道濛鸿。彼实灵物也，兽其形，中则圣贤尔。今峨冠佩玉，彼□人也，中或畜产多有焉，要论其心斯可乎？”鲁公为颔之，而吾始得以自决。

政和末，或于洛水得石，大如拳也。青黳，有草字两行，作黄白文，上之。俄一士人又得洛石，正相同，亦上。皆曰鲁公天与之道，急急欲公之奉行，此必有兆。

绍兴岁丙辰，广右大歉，濒海尤告病。迄丁巳之春，斗米千钱，人多莩亡。而峤南风候素乖讹，至是殊正。则李花退谢悉成桃，桃实复成李，梨亦变桃，熟皆可食。凡物多类是。有茄累累然，枝间或结瓜，大如拳。此吾亲睹，亦中原所罕。

始时士大夫起复，则裹糙光幞、惨紫袍、黑角带而已。上意每恶之。政和末，议者谓入公门不应变服，遂建议赴治所，皆吉服，与常时无别矣。大凡有识之士，不肯起复丧次。起丧次者时多权要，或无志之

人尔。郑丞相居中，政和七年遭母丧去，卒哭尚二日则已拜。士大夫深惜之，然居家犹服丧也。宣和后起复者，虽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宾客、燕亲旧，盖与常人无异，礼义于是扫地。李丞相士美邦彦由起复中拜相。鲁公时复入政府，吾得出入禁闼。一日遣邀吾，吾已诺之矣。适访其亲密李公弼孺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作优戏以见待。吾得此大惧，力辞不去，由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获戾之一端焉。然实贤者，但不谅吾之狂也。遂以著当时之习俗。

赵吉阳元镇鼎者，中兴名宰相也。一日于行在所，因过三馆，食竟，语坐上："顷一夕忽梦以罪贬海上，何耶？将无是乎？"于是诸馆职学士争道其德而谈休美，曰："公为国柱石，安得有此？"其间一二，辄又毅然更起，白吉阳："某门下士也。藉第使如梦，则某等誓将乘桴而从公行决矣。"一时以为金石美谈，人故多之，而传达于四方焉。未几，吉阳去相位，俄废黜于潮阳，后果徙海上。四年而赵吉阳死。是时独有一王海康趯者，颇能为流人调护，海上所无薪粲百物，海康辄津致之。又致诸家问，勤恳不少置。厥后果为人告讦，坐是免所居官，而海康勿怨也。当赵吉阳已死，王海康始受代罢归。时过吾，吾亟访海康："曩闻三馆之语甚美，今日有践言者乎？君居雷州，雷州独一路通海上，旁无他道，君又喜与流人道地，宜悉知之，愿有所闻也。"王海康即笑谓吾曰："宁有践言者耶？虽吉阳亲旧，曾弗睹一字之往来矣。"吾得此中心惄焉，为之短气，且士大夫此风旧矣。然岂无人乎？惧世或未知，便强谓曰："必果若何？"语意未完，疑有脱文。

峤南苦热，虽盛冬数数有挥扇时。吾仆入十月矣，偶感热病，呼医诊之，曰："伏暑。"又有博白守尝题其便坐曰："十有二月望，刘子友纳凉。"

古者祀天必养牲，必在涤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祀之礼，降神迎尸矣，而后始呈牲。牲入，于是国君帅执事亲射之焉。至汉魏而下有国有家者，此礼寖日阙，独五岭以南俚俗犹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案陈时人陈鈇者，捕猎得巨卵于丛棘中，携归，雷雨暴至，卵开得一男子，其手有文，左"雷"右"州"。大业三年，为雷州刺史，名文玉。既没，屡著神异。民因祀为"雷神"。祀天神必养大豕，目曰神牲。人见神牲则莫敢犯伤，养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见而祀之。独天牲如此，他牲则但取具而已。大凡祭祀之礼，既降神，而后始呈牲。于是主人者同巫觋而共杀之，乃畀诸庖烹而荐之焉。又，遇逐恶气、禳疾病，必磔

犬，与古同，殊有可喜者。则传谓“礼失求诸野”，信然。

《汉·郊祀志》言，粤人信鬼，而以鸡卜。李奇《注》谓持鸡骨卜也，唐子厚亦言鸡骨占年。考之今粤俗且不然，实用鸡卵尔。其法先祭鬼，乃取鸡卵，墨画其表，以为外象。画皆有重轻，类分我别彼，犹《易》卦所谓世与应者。于是北面诏鬼神而道厥事，然后誓之，投卵铛中，烹之熟，则以刀横断鸡卵。既中破焉，其黄白厚薄处为内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与否。凡卜病卜行人，雅殊有验。

岭右僻且陋，而博白在岭右又甚焉。惟其僻陋而甚，故俗淳古则多长年，动八九十岁不为异也。大凡人本寿，顾嗜欲思虑损之尔。博白城下不百步，则已号新村，吾朝夕曳杖其间。一日至村舍，见大小拱而环立者有十余人，有两老人坐饮，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四，指其小者谓客曰：“此我幼弟。”亟问其年，则曰：“才七十八矣。”从旁环拱而侍之，皆两老人之曾孙，是殆可入画图也。又曾见有数村媪聚首，有不平色，相与叹息。颇云。二字似误。吾语诸媪：“胡为者？”诸媪对曰：“我巷南并舍翁昨暮死矣，第令我辈有所不满尔。”问其年，曰“九十九”。吾失笑报诸媪：“九十九人，安所谓不满耶？”诸媪共辨析，谓吾曰：“惜更一年，且百岁，使满百岁宁不可，而天遽夭之耶？”

长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传师有《道林诗》，大字犹掌，书于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阁贮之。米老元章为微官时，游宦过其下，舣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观，一夕张帆携之遁。寺僧亟讼于官，官为遣健步追取还，世以为口实也。政和中，上命取诗牌而内诸禁中，亦效道林而刻之石，遍赐群臣，然终不若道林旧牌，要不失真。

鲁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未几弃去，学沈传师。时邵仲恭遵其父命，素从学于鲁公，故得教仲恭亦学传师，而仲恭遂自名家。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著。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其后又舍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又公在北门，有执役亲事官二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围扇为公扇凉者。公心喜之，皆为书少陵诗一联，而二卒大愠。见不数日，忽衣戴新楚，喜气充宅，以亲王持二万

钱取之矣，愿益书此。公笑而不答。亲王，时乃太上皇也。后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语及是，顾谓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诸御府也。”

元符末，鲁公自翰苑谪香火祠，因东下无所归止，拟将卜仪真以居焉，徘徊久之，因舣舟于亭下，米元章、贺方回来见，俄一恶客亦至，且曰：“承旨书大字，世举无两。然某私意，若不过赖灯烛光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运笔如椽者哉？”公哂曰：“当对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愿与观。”公因命具饭磨墨。时适有张两幅素者，食竟，左右传呼舟中取公大笔来，即睹一笥道帘下出。笥有笔六七枝，多大如椽臂，三人已愕然相视。公乃徐徐调笔而操之，顾谓客：“子欲何字耶？”恶客即拱而答：“某愿作‘龟山’字尔。”公乃大笑，因一挥而成，莫不太息。墨甫干，方将共取视，方回独先以两手作势，如欲张图状，忽长揖卷之而急趋出矣。于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绝者数岁，而始讲解。乃刻石于龟山寺中，米老自书其侧曰：“山阴贺铸刻石也。”故鲁公大字，自唐人以来，至今独为第一。

米芾元章有书名，其投笔能尽管城子。“投”疑“捉”字之讹，张本同误，吴本作“握”。五指撮之，势翩然若飞，结字殊飘逸而少法度。其得意处大似李北海，间能合者，时窃小王风味也。鲁公一日问芾：“今能书者有几？”芾对曰：“自晚唐柳，近时公家兄弟是也。”盖指鲁公与叔父文正公尔。公更询其次，则曰：“芾也。”

王晋卿家旧宝徐处士碧槛《蜀葵图》，但二幅。晋卿每叹阙其半，惜不满也。徽庙默然，一旦访得之，乃从晋卿借半图，晋卿惟命，但谓端邸爱而欲得其秘尔。徽庙始命匠者标轴成全图，乃招晋卿示之，因卷以赠晋卿，一时盛传，人已儳异。厥后禁中谓之《就日图》者，是以太上天纵雅尚，已著龙潜之时也。及即大位，于是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若唐人用硬黄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独两晋人则有数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诸帖，真奇殆绝，盖亦为多焉。又御府所秘古来丹青，其最高远者，以曹不兴《元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曹髦《卞庄子刺虎图》第二，谢雉《烈女贞节图》第三，自余始数顾、陆、僧繇而下。不兴者，吴孙权时人。曹髦，乃高贵乡公也。谢雉亦西晋人，烈女谓绿珠，实当时笔。又如顾长康则《古贤

图》，戴逵《破琴图》、《黄龙负舟图》，皆神绝，不可一二纪。次则郑法士、展子虔，有《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文》，书法从图之属，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图牒已不足数，然唐则《度人经》者，乃褚河南书字，而阎博陵绘其相。类多有此。于今恨眼中亦无复兹睹矣，每令人短气。盖自政和间既好尚一行，世因为之货赂，亦为时病，此则良过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由汉武帝汾阴得宝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风亦得鼎，款识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及后和帝时，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而宪遂上之。凡此数者，咸见诸《史记》所彰灼者。殆魏、晋、六朝、隋、唐，亦数数言获古鼎器。梁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金错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寖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初，原父号博雅，有盛名，曩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甗、尊、彝之属，因自著一书，号《先秦古器记》。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咸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由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钟，而后得以作《大晟》。及是，又获被诸制作。于是圣朝郊庙礼乐，一旦遂复古，跨越先代。尝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两廊，召百官而宣示焉。当是时，天子尚留心政治，储神穆清，因从琐闼密窥，听臣僚访诸左右，知其为谁，乐其博识，味其议论，喜于人物，而百官弗觉也。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然世事则益烂熳，上志衰矣，非复前日之敦尚考验者。俄遇僭乱，侧闻都邑方倾覆时，所谓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风烈，悉入金营。夫以孔父、子产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辞，牛鼎象樽之规模，龙瓿雁灯之典雅，皆以食戎马，供炽烹，腥鳞湮

灭，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国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为于邑。至于图录规模，则班班尚在，期流传以不朽云尔。作古器说。

卷第五

艺祖始受命，久之阴计：“释氏何神灵，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尝之，不然废其教也。”日且暮则微行出，徐入大相国寺。将昏黑，俄至一小院户旁，则望见一髡大醉，吐秽于道左右，方恶骂不可闻。艺祖阴怒，适从旁过，忽不觉为醉髡拦胸腹抱定，曰：“莫发恶心。且夜矣，惧有人害汝，汝宜归内。可亟去也。”艺祖动心，默以手加额而礼焉，髡乃舍之去。艺祖得促步还，密召忠谨小珰：“尔行往某所，觇此髡为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状来。”及至，则已不见。小珰独爬取地上遗吐狼籍，至御前视之，悉御香也。释氏教因不废。

释氏有旃檀、瑞像者，见于内典，谓释氏在世时说法于忉利天，而优填王思慕不已，请大目犍连运神力于他方取旃檀木，摄匠手登天，视其相好，归而刻焉。释氏者，身长丈六尺，紫金色，人间世金绝不可拟。独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瑞像则八尺而已，盖减师之半。当释氏在忉利时，适休夏自西，遂由天而下，其瑞像乃从空而逆之，即得受记：“汝后于震旦原注：释氏谓东方为“震旦”。度人无量。”其后藏龙宫，或出在西域，诸国援其说甚怪，语多不载。至梁武帝时发兵越海求之，以天监之十有八年，扶南国遂以天竺旃檀瑞像来，因置之金陵瓦棺阁。传陈、隋、唐，至伪吴杨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开宝，既降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疑“徙”字之讹，三本并同，仍之。及太宗皇帝以东都有诞育之地，乃新作启圣禅院。太平兴国之末，始命迎取旃檀洎宝公二像自金陵，而内于启圣，置两侧殿。其中如正寝者，则熙陵之神御也。其后取熙陵神御归九禁。大观间，鲁公因奏请：“愿以侧殿之瑞像，复之于正寝。”诏曰：“可。”特命将作监李、原注：名犯中兴御讳。内臣石寿主之。故事，奉安必太史择时日，教坊集声乐，有司具礼仪，奉彩舆而安置之焉。及乐大作，彩舆者兴，转至朵殿，将上入正寝，则朵殿横梁低，下不可度瑞像舆。又奉安时且迫，众为愕惧。李监

者恃其才，笑曰：“此匪难也。”亟召搭材士云集，命支撑诸栋梁，尽断之以过像。适经营间，则主事者大呼曰：“勿锯，势若可度矣。”万众亟回顾，则见瑞像如人胁肩俯，彩舆乃得行，遂达正寝。于是上下鼓舞，骇叹所未曾见，往往至泣下，因即具奏。当是时，祐陵意向寖已属道家流事，颇不肯向之，又素闻慈圣光献曹后曾礼像而于足下尝度线。且故事，奉安则翌日天子必幸之。昧爽，上自以一番纸付小珰曰：“汝持此从乘舆后。”至是，上既焚香立，俟近辅拜竟，乃临视，取小珰所持纸，命左右从足下度之，则略无纤碍。于是左右侍从凡百十，咸失声曰：“过矣。”上乃为之再拜。盖自神州陆沉，即不知旃檀瑞像今在否也。

元祐岁壬申，鲁公时帅长安，因旱，用故事，上请祷雨于紫阁。紫阁者，终南之胜地。及报可，乃以军府事付诸次官，而自携帅幕兵甲行。才一夕矣，翌旦饭竟，与僚属共憩大树下。树旁有神祠焉，兵将则多入其间，坐未定，忽群走奔出。长安素号多虎，在外者睹人自祠庙中出奔，疑有虎伏于庙，于是众争鸣锣伐鼓，露白刃围守鲁公。公曰：“徐之。”召出奔者，即究其所以。乃曰：“祠殿上有土偶人，旁积楮钱，中若有物动摇者，故疑其为虎。”公谓不然，乃命二指使：“汝入往瞰。”则窃笑而出，报曰：“乃一倮妇人坐楮钱中，以楮钱自障其身尔。”公心动，拉宾从往共视焉。才见公，则长揖曰：“奉候于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仙姑惠也。”复曰：“本欲蜀中相见，休止于此，相见可也。”公曰：“某帅长安。”则又曰：“本待于蜀中相见尔。”因自举手抚土偶人，而谓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嬲云：“此乃泥土瓦砾合成，安得有佛性耶？”则亦嘻笑曰：“不然。一则非一，二则非二，当如是解。”遂起揖引去，公亟展两手横障之，曰：“愿以仙姑下山，使万人共瞻仰，岂不美哉！”因顾公曰：“好事不如无。”倮其体略不畏耻，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缓，倏已在庙背山之上焉。公悔，亟遣人追其踪，则已不见，竟罔测为何人。公疑其为观世音大士，然世多谓之“毛女”。鲁公自紫阁祷雨还，才逾月，果迁龙图阁学士，帅成都。

老王先生老志，道人前事未来者，凡有几，罔不中。韩文公粹彦，吾妻父也，尝得其手字曰：“凭取一真语，天官自相寻。”不月余，自工部除礼部侍郎。小天一日命吾绍介，往见之。老志喜，即语小天曰：“紫府真人。”小天亦疾应曰：“先公魏国薨后，有家吏孙勔日主洒扫，因射大鼋死被追，故有紫府真人事。或书于青琐小说不谬也。”老志又曰：“紫府真人，实阴官之贵，匪天仙。魏公功德茂盛，近始升诸

天矣。其初玉华真人下侍者也。"小天疾应曰："乃玉华真人下侍者也。"二人相语，即啐喙同时。吾大为之骇。小天徐语吾及老志曰："先公晚在乡郡，但寝与食外，朝夕惟处道室中静默，有独坐至夜分者。未薨之前，遂自悟其身乃玉华真人下侍者也。"时吾叹息不已，而老志喜色自布宅。"自布宅"三字似误。吴本作"自布也"，亦未解。张本云"而老志神色自若也"。此事独吾得久矣，恨世犹未知也。仰惟魏忠献王全德祐世，为本朝宗臣第一，然其始也，一真人下侍者而已。今人动自负道家真怕，释氏果位，恐悉过矣，得不勉旃！

开宝寺灾，殿舍既雄，人力罕克施。鲁公时尹天府，夜帅役夫拯之，烟焰属天矣。睹一僧在屋上救火状，亟令传呼："当靳性命，不宜前。"僧不顾，处屋上，经营自若。俄火透出，屋坏，僧坠于烈焰中。人愤其不韪，快之，则又见在他屋往来不已，益使传呼："万众在是，犹不可施力，汝一僧讵能撤也？"又不听，则复坠。如是者出没四三。竟晓火熄，人谓是僧必死。于是天府吏检校寺众，则俱在，无一损。独于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赪，汗珠如雨，犹流未止，故俗号"救火罗汉"。后数游福胜阁下，鲁公指示，得识之。

刘快活，信之黥卒也，不知何地人。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适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变怪。与人言，率道人吉凶，雅有验。每自称"快活"，故时人呼之为"刘快活"。喜出入将相贵人门，又能为容成术。所与游从老媪，皆度为弟子，容色光异，或多至八九十岁。快活上至百岁，然世常见独作五十岁颜状尔。尝从丞相曾布在东府，一夕厘三鼓不得寐，呼侍婢执烛视，室中有声，侍婢曰："此鼠啮尔，那得在帽笼中耶！"试举手启帽笼，则有一刘快活尺许大，因忽不见。时刘快活在外，方与门客对寝，呼门客曰："适误入公内，几不得出也。"始知其为戏。鲁公每饮之酒，无不大醉。夜乃吐出鱼肉，秽恶狼籍，旦人为屏除去，悉御香也。后之雍丘，云雍丘其乡井，一日尸解去。时都邑又有一人，号风僧哥，亦徉狂，时时言事多中。然风僧哥遇见刘快活，辄战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状，世莫晓其故，岂所谓小巫见大巫者耶？

魏汉津，黥卒也，不知何许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岁，世号"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复投他尸而再生。汉津尝过三山龙门，闻水声，谓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宁中召见，制《大晟乐》，铸九鼎，皆其所献议。初乐制，一日与宦者杨戬在内后苑，会上朝献景灵宫还，见汉津立道左观车驾，上望

之喜，遣小阉传旨抚问，汉津因鞠躬以谢。及还内，戬至，上曰：“汉津能出观我耶？”戬曰：“不然。早自车驾出，汉津同臣视铸工。方共饮，适闻跸还，臣舍匕箸，遽至于此，然汉津不出也。”上曰：“我适见之，岂妄乎？”因呼小阉，具证其故，戬愕然。知汉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汉津明乐律，晓阴阳数术，多奇中，尝私语所亲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鼎乐成，亦封先生号。然汉津每叹息，谓犹不如初议。未久死。几年，忽有人自陕右附汉津书归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鲁公，始验为尸解云。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亲以孝闻，幼曾为伯母吮疽。初去为漕计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厘不受人贿，阅二十年。其后每往来市间，遇一丐人，见辄乞之钱。一旦丐人自言：“我钟离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发狂，遂能逆知未来事。翰林学士强渊明，绍圣初为教官，过濮见老志，授之书曰“四皓明达”，且谓：“渊明必贵，而主是事。时吾亦与汝相见于帝阙矣。”及政和时，贵妃刘氏薨，追谥为明达皇后，其制书果渊明视草，始悟“四皓”者，赐号也。时大仆卿正亶荐之，召老志馆于鲁公赐第。上遣使询明达事，老志曰：“明达后乃上真紫虚元君。”且能传道元君语以白上，而上语亦遣白元君。事甚夥，然颇迂怪。一日，乔贵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与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书进，上开读，乃前岁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语。乔贵妃得之大恸。此亦异也。诏封洞微先生。当是时，郊天而天神为出，夏祭方泽而地祇为应，皆老志先时奏而启发之。又士大夫多从而求书字，其辞始若不可晓，后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门如市。鲁公谓：“庆赏刑威，乃上之柄，缙绅不应从方士验祸福，且不经。”而老志亦谨畏，乃奏断之。老志日一食，独汤饼四两，冬夏衣一袭。后云：“见师责以受罗縠之服，且处富贵，不知厌足。”凡有衣六七袭，悉封还鲁公。及病，乃力丐归，久之病甚，上乃许其去。及步行出就车，不病也，归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箫云鹤焉”。老志又献乾坤鉴法，上命铸之。鉴成，老志密奏谓：“他日上与郑后皆有难，深可儆惧，愿各以五色流苏垂鉴，置于所处之殿，且臣死之后，时时坐鉴下，记忆臣语，切谨慎，必思所以消变者。”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许逊真君，授以《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祸福。老志死后，仔昔来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鲁公赐第。大抵巧发奇中，道人腹中委曲，其神怪过老志，逆知如见。又自言昼见星，事多不及载。诏封通妙先生。然鲁

公寖不乐，从容奏曰："臣位轴臣辅政，而家养方士，且甚迂怪，非宜。"上甚然之，乃徙之于上清宝箓宫。仔昔建议，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于是诏内鼎于大内。其后，宫人有为道士亦居宝箓宫者，以奸事疑似发，因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戆，上常以客礼待仔昔，故其视巨阉若奴仆，又欲使群道士皆师己，及林灵素出，众乃使道士孙密觉发其语不逊，下开封狱杀之。陷仔昔者，中官冯浩为力。仔昔未得罪时，先以书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仔昔死甫四年，而冯浩以罪窜，适行至上蔡县，上命杀之焉。靖康初，言事者至谓鲁公尝欲使仔昔锦袍铁幞，以取燕山，盖诬云。

皇太子始册拜，将庙见，其礼仪甚盛。礼应乘金辂，建大旗，而议者从中大不然。于是中宫遽辞而止，独前一夕设卤簿于左掖门外，翌日质明，但常服御马入太庙，更礼衣，冠远游，执九寸圭而款祖宗焉。当是时，清道亲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争纵欢呼，众中一父老忽叹息曰："我昔频睹是传呼，今久不闻此声矣。"考之仁庙虽尝在东宫，然罕出，又未几即大位，独真宗为皇太子历年，且数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为年当百二十余，则父老者又不知几何岁人。时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闻，亟使散索，已忽不见。

政和丙申，汴渠运舟火，因顺流直下犯通津门者，号东水门也。通津既焚，而火势猛甚，旁接□观。其日，真武见于云间，神吏左右俨然，万众皆睹。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真华严者，不省，乃自取一木横置大井上，端坐作禅观且七年。一旦大悟，便操笔作文偈，无不通解，道价日盛。大观间，住持东都之净因禅院。有天府尹李寿者，虽法家，然喜禅学，特爱重楷，时因陛见，力誉之。上曰："朕久已钦其名矣。"李寿退，上即命中使锡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赐四字禅师号者，释氏之异数，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礼来，楷不肯受。又故事，院中应以白金五十镒遗中使，号"书送"，而楷曰："岂可以我故为常住费？"又止不予。中使人亦怅不乐，遂苦辞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谕旨，礼重殷勤，然楷不回也。使者前后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确。上始大怒，命坐以违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即有僧俗千许人随之至庭下。李尹惭，因不敢出，独使其两贰官主断。而少尹者顾问："是僧七十有几耶？"楷曰："六十有二矣。"二人默，相视失色，即呼医。医至，又曰："是僧瘦悴，疑若疾病状，行可验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生无病。"二人因低首私

语："如此则当杖矣。"楷笑曰："不受杖待何时乎？"于是编管沂州。盖邻淄川，将俾近其乡井，实李尹意。至沂，则道侣从之学益炽。楷又厌之，一旦忽去，众走求诸郊野，乃于山中得。遂即山之上为立精舍，而止其间焉。后十许年乃死。方其死时，招聚大众曰："汝等偕来，尝吾大酸馅。"食竟，独入深山，久不出。众往视之，坐石上，已跏趺而化矣。尝谓浮屠氏时有立志若是者，颇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见之，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胜之。能诗善画，酷肖于传神写照，出入公卿门。东坡公有诗叙尹尊师可元甫生于李氏者，德柔也。鲁公亦喜得其戒徐王好色句，数为大笔书之。其后，天子方向道家流事，尊礼方士，都邑宫观，因寖增崇侈。于是人人争穷土木，饰台榭，为游观，露台曲槛，华僭宫掖，入者迷人。独德柔漠然，益示为朴鲁。群黄冠多揶揄之，遂闻于上。上曰："德柔贫耶？"命赉钱五百万，俾新作其斋房。德柔不得已拜受，乃为一轩，而名之曰"鼠壤"。上笑，亦为之御书金字榜之。宣和甲辰春，德柔一日报吾，荧惑入端门守内，有旨屏皇城，增贮水器。我始寤荧惑星元解放火耶？吾不能答。其后，竟坐诮神霄事被逐。尝谓世不乏人，人弗之知尔，盖亦不得以一切论也。

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时泗州僧伽大士忽现于大内明堂顶云龙之上，凝立空中，风飘飘然吹衣为动，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谕状，莫识何人也。万众咸睹，殆夕而没。白衣者疑若龙神之徒，为僧伽所降伏之意尔。上意甚不乐。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实上元节。故事，天子御楼观灯，则开封尹设次以弹压于西观下。天子时从六宫于其上，以观天府之断决者，帘幕重密，下无由知。是日，上偶独在西观上，而宦者左右皆不从，其下则万众。忽有一人跃出，缁布衣，若僧寺童行状，以手指帘谓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坏吾教。吾今语汝，报将至矣。吾犹不畏汝，汝岂能坏诸佛菩萨耶？"时上下闻此，皆失措震恐，捕执于观之下。上命中使传呼天府亟治之，且亲临其上，则又曰："吾岂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无奈吾教何尔。听汝苦吾，吾今不语矣。"于是箠掠乱下，又加诸炮烙，逼询其谁何，略不一言，亦无痛楚状。上益愤，复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号宋法师者，亦神奇，至视之，则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识也。"因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至暮终不得为何人，付狱尽之。呜

呼，浮屠氏实有人！

岭南僧婚嫁悉同常俗。铁城去容州之陆川县甚迩，一日，令尹某入寺，见数泥像，乃坐亡僧也。令尹为改观，且叹息，顾谓群髡曰："是亦有坐亡者耶？甚不易得。胡为置诸庭，忍使暴露而略不恤耶？"其间，一髡号敏爽，亟前对曰："此数僧，今已无子孙矣。"闻者笑之。

铁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问之："子有所睹耶？何迷而不复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时未识好恶，顷在桂林与一韩生者游。韩生嗜酒，自云有道术，初不大听重之也。一日相别，有自桂过昭平，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蓝。而韩生亦来，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共往视之，即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入篮状，争戏之曰：'子何为乎？'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我惧他夕风雨，傥夜黑，留此待缓急尔。'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弊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仆厮办治肴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俄日暮，风益急，灯烛不得张，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事，戏嬲韩生者：'子所贮月光今安在？宁可用乎？'韩生为抚掌而对曰：'我几忘之，微子不克发我意。'即狼狈走，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则月光瞭焉，见于梁栋间。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尽如秋天夜晴，月色潋滟，则秋毫皆得睹。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始知韩生果异人也。"成君又谓吾曰："我时舟中与韩生款曲，辄数夕，亦屡邀我索授其炉火及存养法，然我不听。及别去，不知所在。后闻从琼筦陈通判觉者，周流海上，数年，至陆川而殂。及举葬，但空棺，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从之学，用是笃意于神仙事也。"吾既闻成君说，后又五载，适得识陈通判觉，尽以讯陈，而成君之言信。

昭陵晚岁开内宴，盖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尝亲御飞白书以分赐，仍命内相王岐公禹玉各题其上，更且以香药名墨遍赉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谟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谟时觉大臣意叹有不足色，因密语："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为贵，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转欣然。及宴罢，骑从出内门去，将分道，君谟于马上始长揖曰："还知廷珪是李超儿否？"

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吾顷见尚方所藏右军《笔阵图》，自画捉笔手于图，亦散卓也。又幼岁当

元符、崇宁时，与米元章辈士大夫之好事者争宝爱，每遗吾诸葛氏笔，又皆散卓也。及大观间偶得诸葛笔，则已有黄鲁直样作枣心者。鲁公不独喜毛颖，亦多用长须主簿，故诸葛氏遂有鲁公羊毫样，俄为叔父文正公又出观文样。既数数更其调度，由是奔走时好，至与挈竹器，巡闾阎，货锥子，入奴台，手妙圭撮者，争先步武矣。政和后，诸葛氏之名于是顿息焉。吾闻诸唐季时有名士，就宣帅求诸葛氏笔，而诸葛氏知其有书名，乃持右军笔二枝乞与，其人不乐。宣帅再索，则以十枝去，复报不入用。诸葛氏惧，因请宣帅一观其书札，乃曰："似此特常笔与之尔。前两枝，非右军不能用也。"是诸葛氏非但艺之工，其鉴识固不弱，所以流传将七百年。向使能世其业如唐季时，则诸葛氏门户，岂遽灭息哉！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昔有张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珪。大观初，时内相彦博、许八座光凝共荐之于明廷，命造墨入官库。是后，岁加赐钱至三十二万，政和末，鲁公辞政而后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声价时皇弟燕越二王呼滋至邸命出墨谓，、,,"虽百金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遗人。,。"二王乃丐于上，诏各赐三十斤。然滋所造，实超今古。其墨积大观库，无虑数万斤。世谓道君用度广，空帑藏，是悉谬说。不知元丰、大观二藏虽研墨，盖何事不具，仍丰盛异常尔。且以敌犯顺时，元丰与内帑，自出河北、山东精绢一千万匹，他绢则勿取，以是证焉，斯可知已。

江南李氏后主宝一研山，径长尺逾咫，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左右则引两阜坡陀，而中凿为研。及江南国破，研山因流转数士人家，为米元章所得。后米老之归丹阳也，念将卜宅，久勿就。而苏仲恭学士之弟者，才翁孙也，号称好事，有甘露寺下并江一古墓，多群木，盖晋、唐人所居。时米老欲得宅，而苏觊得研山。于是王彦昭侍郎兄弟与登北固，共为之和会，苏、米竟相易。米后号海岳庵者是也。研山藏苏氏，未几，索入九禁。时东坡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则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颇崛奇。后上亦自为二研山，咸视江南所宝流亚尔。吾在政和未得罪时，尝预召入万岁洞，至研阁得尽见之。

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观中，命广东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上焉。时未尝动经费，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广头子钱千万，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时以三千枚进御，二千分赐大臣侍从，而诸王内侍，咸愿得之，诏更上千枚，余三千枚藏诸大观库。于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

下岩穴，盖欲后世独贵是研，时人或不知厥由。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由海道来。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为异。政和初，进火浣布者已将半仞矣。其后□筥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布，色微青黳，盖投之火中则洁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纺绩，为巾褥布袍之属，多至不足贵。亦可证旧说之讹。

奉宸库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不欲付诸臣下，因踵艺祖故事，检察内诸司。于是乘舆御马，而从以杖直手焉，大内中诸司局大骇惧，凡数日而止。因是，并奉宸俱入内藏库。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且不知其所从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物也。玻璃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则多分赐大臣近侍，其模制甚大而质古，外视不大佳一，每以豆火爇之，辄作异花气，芬郁满座，终日略不歇。于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赐者，随数多寡，复收取以归中禁，因号曰古龙涎，为贵也，诸大珰争取一饼，可直百缗，金玉穴而以青丝贯之，佩于颈，时于衣领间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因古龙涎始也。

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香木，初一种也。膏脉贯溢，则其结沉水香。然沉水香其类有四：谓之熟结，自然其闲凝实者也；谓之脱落，因木朽而解者也；谓之生结，人以刀斧伤之，而后膏脉聚焉，故言生结也；谓之蛊漏，□□而后膏脉亦聚焉，故言蛊漏也。自然、脱落为上，而其气和；生结、蛊漏，则其气烈，斯为下矣。沉水香过四者外，则有半结、半不结，为灵水沉。弄水香者，番语多婆菜者是也。因其半结，则实而色重；半不结，则大不实而色褐，好事者故谓之鹧鸪斑也。婆菜中则复有名花盘斯、水

盘斯，结实厚者，亦近乎沉水。但香木被伐，其根盘必有膏脉涌溢，故亦结。但数为水淫，其气颇腥烈，故婆菜中水盘斯为下矣。余虽有香气，既不大凝实，若是一品，号为笺香。大凡沉水、婆菜、笺香，此三名常出于一种，而每自高下其品类名号为多尔，不谓沉水、婆菜、笺香各别香种也。三者其产占城国则不若真腊国，真腊国则不若海南，诸黎洞又皆不若万安、吉阳两军之间黎母山。至是为冠绝天下之香，无能及之矣。又海北则有高、化二郡，亦出香，然无是三者之别，第为一种，类笺之上者。吾久处夷中，厌闻沉水香，况迩者贵游取之，多海南真水沉，一星直一万，居贫贱，安得之？因乃喜海北香。若凌水地号瓦灶者为上，地号浪滩者为中，时时择其高胜，爇一炷，其香味浅短，乃更作，花气百和旖旎。古人说香暨《续本草》、《酉阳杂俎》诸家流语，殆匪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间。地名讫宝，名断望者最，而断望池近交趾，号产珠，尤美大。父老更传，昔珠还时，盖自海际，珠母生犹山然，高垒数百千丈，甚或出露波涛上，雅不知得几何代也。刺史者每启其贪欲心，或由是暴虐人，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之，皆远徙，从交趾、真腊诸异国，而珠母益不生，就生亦不实矣。俗言珠母者，谓蚌也。凡采珠必蜑人，号曰蜑户，丁为蜑丁，亦王民尔。特其状怪丑，能辛苦，常业捕鱼生，皆居海艇中，男女活计，世世未尝舍也。采珠弗以时，众咸裹粮会，大艇以十数环池，左右以石悬大絙至海底，名曰定石，则别以小绳击诸蜑腰，蜑乃闭气，随大絙直下数十百丈，舍絙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时，然气已迫，则亟撼小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絙上，出辄大叫，因倒死，久之始苏。下遇天大寒，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许，饮之釂，于是七窍为出血，久复活。其苦如是，世且弗知也。父老云：“顷熙宁末，安南连陷钦、廉，被系虏，生灵嗸嗸，事甫定，而珠为盛还。当是时，商贾走四方，争辐凑，远民赖以安乐。竟坐主者婪浊，则珠寖徙去久矣。中兴后乃复还，海底积高才数寻。一刺史来，得此大喜，即妄为辞以罔其上，请复旧贯。因缚系诸蜑，惨其刑，一方始大骚。走视珠母，则莽见白沙布底尔。徒得珠母，虽合数千百，既破开，略无一珠。群蜑独环之大哭，勿恤也。自是以贡则求诸他。且又加配率，开告讦。凡桎梏而破产者，大率皆无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又弗吾恻，是天以珠池祸吾民也。”吾闻此，为怃然。后读《熙陵实录》，见书太平兴国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门采珠场献真珠五千斤，皆径寸者，为掩卷眙愕，何其异哉而致是欤！久而思之，此无他，知实命吏之效。

卷第六

太宗时得巧匠，因亲督视于紫云楼下造金带，得三十条，匠者为之神耗而死。于是独以一赐曹武穆彬，其一太宗自御，其后随入熙陵，而曹氏所赐带，则莫知何往也。余二十八条，命贮之库，号镇库带焉。后人第徒传其名，而宗戚群珰间一有服金带异花精致者，人往往辄指曰："此紫云楼带。"其实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识之。自贮镇库带后厘历百十年所，及敌骑犯阙，太上皇狩丹阳，因尽挈镇库带以往。而一时从行者，有若童贯、伯氏诸臣，皆得赐紫云楼金带矣。事后甫平，太上皇言归宫阙，于是靖康皇帝复命追还之库。吾在万里外，独尝闻诸，然又不得一识也。中兴之十三祀，有来自海外，忽出紫云楼带，止以四銙视吾，敌骑再入，适纷纭，所追还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艳溢目，异常金。又其文作醉拂林状。拂林人皆笑起，长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动，虽吴道子画所弗及。若其华纹，则有六七级，层层为之，镂篆之精，其微细之象，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时诸带方銙不大，此带乃独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时为穷极巨宝。不觉为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规模，虽一带犹贻厥后世，必无以加也。于是亟归之客，而意始适平。因书此以诏后之人。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岁校出入，得息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然往时议者甚大不然矣。时上每饬和剂局，凡药材告阙，俾时上请焉。大观间，和剂局官一日请内帑授药犀百数，归解之，偶忽得一株，大绝常犀，且甚异。因不敢用，复上之朝廷，乃命工为之带，虽工人亦叹骇。此上德有所感召之效矣。盖犀倒透中返成正透，其面犹黄蜡，中有黑云一朵，云中夭矫一金龙，飞盘挐空，爪角俱全，遂为御府第一号瑞云盘龙御带。

于阗国朝贡使每来朝，必携其宝铛以往返，自国初以来，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备见之，实一铁铛尔。盖其来入中国，道涉流沙，逾三日程

无水火，独挈其水而行。携铛者投之以水，顷辄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宝之。

伯父君谟尝得水精枕，中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瓯十，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双蛱蝶状，熟视若舞动，每宝惜之。

钱塘之龙华寺有傅大士真身，仍藏所谓敲门椎、颂《金刚经》拍板与藕丝灯三物，盖昔为吴越钱王从婺女双林取来。藕丝灯者，乃梁武帝时物也。谬言藕丝织成，实不然，但疑当时之最上锦尔。其所织纹，实《华严》会释氏说法相状凡七所，即所谓“七处”、“九会”者是也。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眇，奇特不可名。政和后索入九禁。宣和初既大黜释氏教，因复以藕丝灯赐宦者梁师成。吾昔在钱塘见之，复于梁师成家得详识焉。师成于靖康间籍没，而藕丝灯者莫知所在。案：《临安志》：钱氏忠献王往婺州发傅大士塔，取骨殖及藕丝织成弥勒像、九乳钟、鸣榔板、扣门槌等遗物十六种，欲置于弥勒院。既至龙山，举之不动，即其地建龙华寺，以骨殖塑大士像，置于塔，并藏其遗物焉。

唐雷氏繇德宗来，世善斫琴著名，遇其得意玉识之，故国初尚方所藏玉鹤琴，独为世甲。在仁宗时，钱塘有名人水丘者又得玉雁琴。而君谟伯父帖曰：“闻贤郎在钱塘得玉雁琴，雁与玉鹤为辈流。玉鹤藏禁中，而雁落人间，此岂常物也哉。”其后，玉雁琴吾得一见，颇不称其誉。又唐李汧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百衲琴流传当祐陵朝，亦入九禁。是天下号殊绝，独玉鹤、百衲乃第一。上时方稽古博雅，若书画奇工得以待诏日亲近，往往获褒赐，而琴工独闲冷，日月光赫，因日月以冀恩泽，即共奏取御府所宝琴，尽丐理治之。上亦可焉。于是首取百衲琴破之，乃止八段，然胶漆遽解散，群待诏反大惧，辄卤莽厪得合并，玉鹤辈八九咸被坏。遂得时时奏功第赏，但求金石之奏，思得山水之清音，无矣，此良足惜。

闽粤有福清县濒海人家，于海中阑得一物，乃藤奁。开奁，白木枕一，枕之则管弦四发。又有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辄飒然竖起，拥匝人腰，温柔不可名。愚氓惧以为怪，遂并奁焚之。福清士人来为吾言，乃中兴之初也。

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广、闽、粤寖多。有人或舍此去，则谓之嫁金蚕。率以黄金、钗器、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郁林守□□□为吾言，尝见福清县有讼遭金蚕毒者，县官治求不得踪。或献谋取两刺猬入

捕，必获矣。盖金蚕畏猬，猬入其家，金蚕则不敢动，虽匿榻下墙罅，果为两猬擒出之，亦可骇也。又峤岭多蜈蚣，动长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独畏托胎虫，多延行井幹墙壁上，蜈蚣虽大，遇从下过，托胎虫必故自落于地，蜈蚣为局缩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围绕周匝，蜈蚣愈益缩，然后登其首，陷脑而食之死。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虫涎，辄生捣涂焉，痛立止。且金蚕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强且大也，然则猬捕金蚕，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诘，而人不可以不知。

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测，故时多疑出神仙。政和间，祐陵以仁经惠天下，尝即上清宝箓宫之前，新作两亭，左曰仁济，给药治疾苦，右曰辅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诏海内，凡药之治病彰彰有声者，悉索其方，书而上之焉。于是成都守臣监司，奉命相与穷其状，乃始得售解毒丹家。盖世世惧行毒者为仇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谓神仙也。既据方修治，得其全，既并药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济元元，毋烦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医付诸师验其方，则王氏《博济方》中之保灵丹方尔。当是时，犹子行适领殿中监事，故独得其详。吾落南来，用是药尝救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者两人，盖不可不书。

太上受命，享万乘至尊之奉，而一时诸福之物毕至，加好奇喜异，故天下瑰殊举入尚方，皆萃于宣和殿小库。宣和殿小库者，天子之私藏也。顷闻之，以宠妃之侍从者颁首饰，上喜而赐之，命内侍取北珠篋来。上开篋，御手亲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赉焉，初不计其数也，且又不知其几篋。北珠在宣和间，围寸者价至三二百万。又乙巳岁冬，鲁公得疾甚殆，上为临问，而医者奏当进附子物。上意恻怛，命主小库内侍举附子以进。御手亦为采择取四，遣中使赐鲁公，率大犹拳。其一重三两四钱，次重三两二钱，二皆二两八钱。吾狂妄，平居眼孔隘宇宙，睹此亦叹所未始见，则他可称是。

姜芥，一名假苏，《本草》谓性温，不然，实微凉。吾窜峤岭，数见食黄颡鱼偶犯姜芥者，必立死，甚于钩吻毒矣。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世于是禁，殆不可不知。

零陵香草生九疑间，实产舜墓，然今二广所向多有之。在岭南，初

不大香，一持出岭北则气顿馨烈。南方至易得，富者往往组以为床荐也。

建溪龙茶，始江南李氏，号北苑龙焙者，在一山之中间，其周遭则诸叶地也。居是山，号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则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亦山秀地灵所钟之，有异色已。龙焙又号官焙，始但有龙凤、大团二品而已。仁庙朝，伯父君谟名知茶，因进小龙团，为时珍贵，因有大团、小团之别。小龙团见于欧阳文忠公《归田录》，至神祖时即龙焙，又进密云龙。密云龙者，其云纹细密，更精绝于小龙团也。及哲宗朝，益复进瑞云翔龙者，御府岁止得十二饼焉。其后，祐陵雅好尚，故大观初龙焙于岁贡色目外，乃进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政和间且增以长寿玉圭。玉圭凡廑盈寸，大抵北苑绝品曾不过是，岁但可十百饼。然名益新，品益出，而旧格递降于凡劣尔。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自是迤逦宣和间，皆占冬至而尝新茗，是率人力为之，反不近自然矣。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

汉宣帝在仄微，有售饼之异，见于《汉书》纪，至今凡千百岁，而关中饼师，每图宣帝像于肆中，今殆成俗。汉氏之德于世如此也。

开宝末，吴越王钱俶始来朝。垂至，太祖谓大官：“钱王，浙人也。来朝宿共帐内殿矣，宜创作南食一二以燕衎之。”于是大官仓卒被命，一夕取羊为醢，以献焉，因号旋鲊。至今大宴，首荐是味，为本朝故事。

种和师服，名将也，出陕右，元祐时，朝廷付之以边事。吕丞相大防始召之饭，举箸，沙鱼线甚俊，吕丞相喜问：“君解识此物耶？”种操其西音曰：“不托便不识。”至今传以为笑。

鲁公盛德，盖自小官时，缙绅间一辞谓之有手段。元祐时守维扬，多过客，日夕盈府寺。一日，本是早膳，召客为凉饼会者八人。俄报客继至者，公必留，偶纷纷来又不已。坐间私语：“蔡四素号有手段，今卒迫留客，且若是他食，辄咄嗟为尚可，如凉饼者，奈何便办耶？请共尝之。”及食时，计留客则已四十人，而冷淘皆至，仍精腆。时以为谈柄。

太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棋则刘仲甫，号国手第

一，相继有晋士明，又逸群。琴则僧梵如者，海大师之上足也，然有左手无右手。梵如之亚僧则全根，本领雅不及梵如，但下指能作金石声。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有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伎，一皆过之。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刘仲甫棋，士大夫特以较唐开元国手王积薪，而仲甫尤出积薪上两道，但仲甫亦自挟数术，能弥缝，士君子故喜其为人，由是名誉益表褑，著《棋经》，效《孙子十三篇》，又作《造微》、《精理》诸集，咸见棋之布置用意，成一家说，世遂谓无以过之矣。及政和初，晋士明者自河东来辇下，方年二十八九，独直出仲甫右。一时又较之，乃高仲甫两道犹有余。其艺左右纵横，神出鬼没，于是名声一旦赫然，即日富贵，然终不弃其故妻，缙绅间尤多之。先哲庙时，有棋手号王憨子者，以其能追仲甫，未几而病心死，故世以谓仲甫阴害之也。及士明出，仲甫闻而呼之，与角逐，为士明再四连败之。于是仲甫乃欲以女妻之，则又辞曰："我有室矣。"仲甫怅不悦，居月余偶以疾殂，盖往往为士明所挫死。故好事者益为浮言，计憨子死之岁，实士明生之年也，则士明果憨子之后身，造物者俾之复其仇云。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后号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时，二徐坐游燕淫乱亡其国。庄宗平蜀后，二徐随王衍归中国，半途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传至其子昶，则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宫词者是也。国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随昶归中国。昶至且十日，则召花蕊夫人入宫中，而昶遂死。昌陵后亦惑之，尝进毒，屡为患，不能禁。太宗在晋邸时，数数谏昌陵，而未果去。一日兄弟相与猎苑中，花蕊夫人在侧，晋邸方调弓矢引满，政拟射走兽，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传多伪，不知蜀有两花蕊夫人，皆亡国，且杀其身。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间。其源流嘉祐、元丰，著于元祐。而元丰时有李宪者，则已节制陕右诸将，议臣如邓中司润甫力止其渐，不可，宪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垂帘者久，故其徒得预闻政机，关通廊庙，且争事名誉。有陈衍者迹状既露，后又撼太子。太上惧，多以邸中旧宝带赂之得稍止，及亲政而竟杀之焉。然势已张，若禁网则具在也。及崇宁初，上与鲁公勿能戒，于是开寄班法，因寖任事。大观后，遂有官至皇城使，官达者至引进客省矣，至外廷旧规余风则犹尚存也。时士大夫自由公辅而进，耻从此徒，亦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由上自揽

权纲，政归九重，而后皆以御笔从事，于是宦者乃出，无复自顾藉，祖宗垂裕之模荡矣。盖自崇宁既踵元丰任李宪故事，命童贯监王厚军下青唐，后贯因尽攘取陕右兵权。鲁公再从东南召复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诏，差方劭察访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寖领枢管，擅武柄，主庙算，而梁师成者则坐筹帷幄，其事任类古辅政者。一时宰相执政，悉出其门，如中书门下徒奉行文书。于是国家将相之任，文武二道，咸归此二人，因公立党伍，甚于水火。又当是时，御笔既行，互相抵排，都邑内外，无所适从。群臣有司大惧得罪，必得宦人领之，则可入奏，缓急有所主，故诸司务局争奏，乞中官提领。是后大小百司，上下之权，悉由阉寺。外路则有廉访使者，或置承受官，于是天下一听而纪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间，宦人有至太保、少保，节度使、正使、承宣、观察者比比焉。朝廷贵臣，又皆由其门，遂不复有庙堂。士大夫始尽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目，“此立里客也”,“此木脚客也”，反以为荣而争趋羡之，能自饬励者无几矣。鲁公则居家悔叹，每至啜泣。而上亦觉其难制，始杀冯浩，又杀王尧臣，若杨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连划数人，然势已成，未睹其益。而群阉既惧，思脱祸无术，则愈事燕游，用蛊上心，冀免夫朝夕。识者深忧，且疑有萧墙之变，汉、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祸自外来，大敌适破，都人愤泄，立杀至啖之，骨血无遗余矣。凡此始终，自非皇天拥祐圣祚，不然可胜殆哉，故书其略如此。

政和以还，侍从大臣多奴事诸珰而取富贵。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师成，俄则盛尹章事向忻、宋八座昇事王仍，后又有王右辖安中亦事师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则士大夫悉归之内寺之门矣。黼则呼师成为“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师成麻制，必极力作为好辞美句，褒颂功德，时人谓之王内相，上梁师成启事章，则与忻捧药而进。昇对人呼王仍为王爷。又有刘鞈者，自小官在童贯幕，始终与之尽力，后位至延康殿学士。及都邑倾覆，先索鞈入金营，既两宫将播迁，鞈闻之，又知金欲用鞈，遂自经而死，独能以忠节盖前迹矣。

汉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应劭注“能言鸟，鹦鹉也”。然二广间鹦鹉视陇右实差小，若具五色，又自出外国。但今西瓯之地，适春夏间，山青涧碧，而木绵花发，红树满目如火，与相间错，即多有鹦鹉群飞，动千数百，高下争掠人头面去，其声咬咬可喜，疑若别造一道家羡门方域中尔。人或得其雏，养视而教诸语言。初皆丹喙，中变而黑，度岁余乃复丹，始不变。此雄者也，号名鹦鹉。有喙常黑而不变，

此独雌者，号名木戾。是二种者，实藉人力而致之言语，罕有合其自然。至百数十中，忽一天机辨慧，始虽因教，然终乃同诸人而性灵，斯足尚矣。吾顷见贰车陈端诚家一鹦鹉，能自谈对，睹老兵持米笥出，则报曰："院子偷物出也，在簞内。"其小奴窃酒，又亟报曰："惠奴偷酒。"众争视之，穷诘略无迹，反罪其妄。乃又曰："藏卓下矣。"共验之信。于是奴婢大愤，后以计而杀之也。尝读《殷芸小说》载晋张华有鹦鹉，每出还，辄说童仆好恶，一日寂无言，华问其故，曰："被禁在瓮中，何由得知事？"殆类此。

都下飞鸢至多，而大内中为最。每集英殿下燕，则飞鸢动千百为群，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则多为所掠。故事，遇燕设，乃于邻殿置肉以赐鸢，后稍稍得引去，然尚多有之也。《周官》射鸟氏宾客会同，以弓矢欧鸟鸢，则鸢之善钞盗有自来矣。今乘舆在御，又鸢飞既众，是弓矢有不可欧者，故赐鸢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窃谓傥非仁庙之至仁，必由祖宗之圣智矣。

鲁公以元祐末帅蜀，道行过一小馆，有物倒悬于梁间。初疑为怪，后见《古今注》，乃知为蝙蝠也。又《抱朴子》亦谓，蝙蝠五百岁即白而倒悬，食之寿如其年。吾每记公此言。靖康初贬邵陵，始发自长沙，愒一长亭。方坐，忽有类鸦鸽从房中飞掠吾身过者，时亦以为怪，迹其踪，乃在堂中后空舍而倒悬，则知其为伏翼矣，大为之憾怆。俄迁岭外博白，暇日适与客行天庆祠，才升殿，则观梁间累然倒悬者以十数，偷眼伺人，久忽飞去。博白天庆祠，实唐紫极宫也，则是物亦不暇三四百岁矣。客有力劝吾罗捕取而尽食之者，因为之一哂。

政和中于阗国朝贡以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类常马，其状已怪。则穆王八骏，其图夭矫，宜若有之也。

相州，古邺郡，其西有隆虑，名山也。寺则齐禅师道场，亦名刹也。寺大门之前，左右二池，东为黄龙，西为白龙所窟宅。政和间适大旱，安阳人祷于池，既大澍，于是一时为之飞奏，诏加封爵焉。及褒命下，世俗不知厥由，但迎置诸东池而已。一旦，云雾四合如墨，天大雷电异常，有顷，众登寺楼望，则了然见白龙与黄龙拏战，而黄龙败焉。白龙乃奋迅下取山岭，将塞东池垂半矣。黄龙既护其居，故屡斗而屡败，且不已。其右山谷间，白龙之所据，则水屯于门之外，波浪高逾寺

楼也。群髡大惧，为焚香讽咒于楼之上，始悟向之大雨，实白龙为之，而黄龙冒其赏，故一至此竞。于是寺髡力为之讲解，仍许再告请上，终日始得平，白龙因收水而退矣。诏复封白龙焉。吾妻家，相人也，有妻兄检得亲见，故特为吾道之。且龙号称神物，能变化，诚高远，乃亦争虚名，角胜负，未免作世俗态，所以贵乎君子。

江湖间小龙号灵异，见诸传说甚究。崇宁中淮水暴涨，而汴口樯舟不能进。一日昧爽，小龙者出连䌰之舟尾，有舵工之妇不识也，谓是蜥蜴，拨置之则跂跂，又缘舵而上。舵工之妇怒，举火柴击其首。随击，霹雳大震一声，而汴口所积舟不问官私舟舵与士大夫家所座船七百只，举自相撞击俱碎，死数十百人。朝廷闻而不乐，第命官为赈恤焉。会发运使上计，而小龙者又复出。大漕甚窘惧，乃焚香祝之："愿与王偕上计，入觐天子，可乎？"龙即作喜悦状，因举身入香奁中不动。大漕遂携至都辇，先以示鲁公，得奏闻。上遣使索入内，为具酒核以祝之。龙辄跃出奁，两爪据金杯，饮几釂。于是天子异之，取大琉璃缶贮龙，为亲加封识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门外小龙祠中。一夕，封识宛如故，视缶中龙，则已变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观末，鲁公责东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龙又出迓鲁公。然小龙所隶南北当江湖间，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鲁公在钱塘，居凤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龙忽出佛堂中，于是家人大小咸叹异，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鲁公召命至，复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鲁公贬岭外。吾从行至江陵，将遵陆出鼎沣间。公畏暑，因改卜舟，行下江陵，憩渚宫之沙头一仓官廨舍，才弛担，则小龙复出见。鲁公为之涕下，且感念神龙乃不忘恩旧一如此。吾戏公曰："固知小龙之必来尔。"公愕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门也。苟每加意于是，无世情者则今日必来，使此龙一出，世间有世情当又不来，是乌足辱人怀抱耶？"公乃收泪而笑。且龙，神尔，而义风有古圣贤操烈，因为书其初末。是亦《春秋》褒贬之余旨，不敢废者也。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数日连夕如倾。及霁，开封县前茶肆有晨起拭格榻者，睹若有大犬蹲其旁，明视之，龙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适与军器作坊近，遂为作坊士群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图画传玩。其身仅六七尺，若世所绘。龙鳞作苍黑色，然驴首，而两颊宛如鱼，头色正绿，顶有角座极长，其际始分两歧焉，又其声如牛。考诸传记，实龙也。后十余日，大水至，故俗传谓之龙复仇。

世罕识龙、象、师。薛八丈黄门昂，钱塘人也。始位左辖，其小君因出游还，适过宣德端门。时郊禋祀近，有司日按象自外旗鼓迎至阙下而驯习之。夫人偶过焉，适见而大骇，归告其夫曰：“异哉左丞，我侬今日过大内前，安得有此大鼻驴耶！”人传以为笑。

唐人说江东不识橐驼，谓是庐山精，况今南粤，宜未尝过五岭也。顷因云扰后，有北客驱一橐驼来。吾时在博白，博白人小大为鼓舞，争欲一识。客辄阖户蔽障，丐取十数金，即许一入。如是，遍历濒海诸郡，藉橐驼致富矣。后橐驼因瘴疠死，其家如丧其怙恃。

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寖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啖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先王中孚之道，信乃豚鱼，知必不诬。

博白有远村号绿含，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有小江号龙赞，鱼大者动长六七尺，皆痴不识人也。村民自夸：“我山多凤凰。”吾且谓妄，从而诘之，则曰：“其大如鹅，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颠，穴木而巢焉。遇天气清明则出，出必双双而飞。所过则群鸟举为之敛翼，俯首而伏，不敢鸣者久之。”吾叹曰：“此真凤凰也。”古人谓南方丹山产凤，为信。

博白张生公谔者，蜀人。喜学问，能苦辛，卜筑于城西北隅，山间盛概也。吾手助其缉茅，既成，名曰带经堂。下劚地得山蓣，自然成玄武者，龟大于掌，首尾克全，蛇乃夭矫缠龟，犹世图状。张生以献，吾为再拜，烹而食之。既物理有是不可致诘者。

苑囿最盛宣和末。所谓艮岳正门曰阳华，亦五戟，制同宸禁也。自阳华门入，则夹道荔枝八十株，当前椰实一株。有太湖石曰神运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为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览其间，则一珰执荔枝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赐若干，于是主者乃对簿按树以分赐，朱销而奏审焉。吾一日偶获侍从鲁公入，时许共赏椰实。一小珰登梯，就摘而剖之，诸珰人荔枝二枚，于是大珰梁师成者尽谔然。吾笑而

顾之曰："诸人久饫矣，且饶吾一路。"盖是时群珰多尚文字，妄相慕仰，咸以吾未始得尝故也。语此一梦，令人怆怅。

蒲中产梨枣，已久得名。昔唐太宗时，有凤仪止梨树上，因变肌肉细腻，红颊玉液，至今号凤栖梨也。至本朝时，一家独出一种，青袍琼肌，香脆甘寒，备众梨之美，又绝胜于凤栖。其人尝进御，后得文林郎，且以青肤足珍，类选人之衫色，因但号之曰文林郎。岁罕得稔，遇稔则但归诸碧油幕下，帅贰共分饷焉，他莫得入口矣。吾得于张守周佐，尝官蒲，故能道之。张名仲奭。

洛阳牡丹，号冠海内，欧阳文忠公有谱言之备。然吾狂病未得时，尝侍鲁公入，应宣召延福宫赏花内宴，私窃谓海内之至极者也。及靖康初元，鲁公分司河南，吾独从鲁公行，时适春三月矣，略得见洛阳牡丹一二，始知九重之燕赏殆虚设，而文忠公之谱其殆雅有未究者。因问诸洛阳人，为吾言："姚黄，檀心碧蝉，生异花叶，独号花王。虽有其名，亦不时得一，率四三岁开，开或得一两本而已一，遇其必倾城其人若狂而走观，彼余花纵盛，勿视也。于是姚黄苑圃主人，是岁为之一富。"吾又见二父言，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至今传以为盛事。

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以枢密副使出维扬，一日，金腰带忽出四蕊，魏公异之，乃燕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将燕，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是后鲁公守维扬，金腰带一枝又出，则鲁公簪之，而鲁公亦位极。未几，叔父文正公亦尝守维扬，一旦金腰带又出，而维扬人大喜，贺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献。然花适开未全也，文正公为之怅然，亦簪而赏之焉。久之，文正公独为枢密使，后加使相、检校少保，视宰相恩数。噫，一花之异，有曲折与人合，乃若造物戏人乎？

独醒杂志

【宋】曾敏行　撰

朱杰人　校点

校点说明

《独醒杂志》十卷，南宋曾敏行撰。曾敏行字达臣，自号浮云居士，又号独醒道人、归愚老人。吉水（今属江西）人。自幼“志气不群”，刻意于学问，慨然有志于当世。然因病而废举子业，遂绝意仕进，发愤治学，上自朝廷典章，下自稗官杂史、里谈巷议，无不记览，对于书画和医学也颇具造诣。

《独醒杂志》是他所写的一本随笔，记录了他在读书、交友、旅游及各种社会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身后由其子三聘整理成书。全书所记，上自五代，下迄绍兴中，凡朝廷政事、典章沿革、名人轶事，多有记载。尤其是靖康初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及当时发生的几次重大战役，记载十分详实。作者世居江西，故对江西的风土人情、历史遗迹、士大夫阶层中的各种人物动态，记述尤详。

《独醒杂志》通行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丛书集成》本。其中《丛书集成》本系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笔记小说大观》本亦与《知不足斋丛书》本同出一源。这次整理，即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以北京图书馆藏明《穴研斋》抄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丁丙补抄本对校。凡底本讹误处，皆据校本径改，不出校记。又原本无标题，为便读者，今在各条前补加了标题。

独醒杂志序

古者有亡书，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谚之言，晏子诵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异地，夏周殊时，而其言犹传，未必垂之策书也，口传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简，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则，言与书孰坚乎哉？虽然，言则坚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亡，则言亦有时而不坚也，书又可废乎？书存则人诵，人诵则言存，言存则书可亡而不亡矣。书与言其交相存者欤！庐陵浮云居士曾达臣少刻意于问学，慨然有志于当世，非素隐者也。尝与当世之士，商略古今，平章前代之豪杰，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论谏；知武侯终身无成，而知司马仲达实非其对；知邓禹之师无敌，而知其短于驭众；知孙权之兵不勤远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车为活城，以纸鸢为本于兵器，谈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于时，而没则有传于后，夫岂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传者多矣。其不传者，亦不少也，岂有司之者欤？抑有幸有不幸欤？抑其后世之传不传，亦如当时之用不用，皆出于适然欤？是未可知也。若达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叹也。既不用世，岂遂不传世欤？达臣既没，吾得其书所谓《独醒杂志》十卷于其子三聘。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见闻者无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无不信也。后之览者，岂无取于此书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诚斋野客杨万里序。

卷第一

蔡端明事母至孝

蔡端明事母至孝。尝步行，遇一妪，貌甚龙钟，问其年，曰：“百单二矣。”端明再拜曰：“愿吾母之寿如妪。”后果符其言。

包孝肃公尹京人莫敢犯

包孝肃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闾巷火作，救焚方急。有无赖子相约乘变调公，亟走声喏于前曰：“取水于甜水巷耶，于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斩之。由是人益畏服。

彭仲元能以星历知人祸福

向文简公为庐陵倅，时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历知人祸福，文简召问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问，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简自庐陵罢官，阅数年，即大拜。仲元之术，不吝于告人吉凶寿夭，不差毫发，时人即之者如市。后官于京师而卒，惜其术无传焉。

何正臣毛君卿幼慧

皇祐元年，何正臣与毛君卿俱以七岁应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时皇嗣后未生，上见二人年甚幼而颖悟过人，特爱之，留居禁中数日。正臣能作大字，宫人有以裙带求书者，正臣书曰：“《关雎》，后妃之德也。”上尝以梨一颗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应。上怪，问其故，对曰“父母在上，不敢分离。”上大喜，以为皆能知其大义。翌日，御便殿，俱赐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后仕至宝文阁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龙城人，终于朝散大夫。

刘景宏伪从彭玗之胁

刘丞相名景宏，南唐时为吉州牙将。刺史彭玗以吉州叛，攻陷郡县，杀略吏民，胁景宏以从。景宏度势不敌，乃佯许之，随之往来，故吉之城邑独不被残毁。玗既败，景宏以兵归南唐，遂家吉之永新县。尝谓人曰："我伪从彭玗之胁，可活万人，吾虽不偶于时，后必有兴者。"因号所居后山曰"后隆"。景宏既没，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孙皆荣显，至今世禄不绝。

杨文公讥讽丁晋公

杨文公大年美须髯。一日，早朝罢，至都堂，丁晋公时在政府，戏谓之曰：“内翰拜时须扫地。”公应声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晋公知其讥己，而喜其敏捷，大称赏之。天禧末，寇公诸人皆贬远方，文公实预谋，而晋公爱其才，终不忍害也。

蔡元长荐毛友龙

蔡元长尝论荐毛友龙，召对，上问曰：“龙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龙不能对，遂不称旨。退语元长，元长曰“是不难对，何不曰‘尧舜在上，臣愿与夔、龙为友’?”他日再荐之，复召对，上问大晟乐，友龙曰：“讹。”上不谕其何谓也。已而元长入见，上以问答语之，对曰：“江南人唤‘和’为‘讹’，友龙谓大晟乐主和尔。”上颔之，友龙乃得美除。

刘沆梦登谯楼抱鼓而寝

刘丞相沆冲之守陈州时，尝梦登谯楼抱鼓而寝。既觉，家人告曰：“夜漏不闻四鼓，何也？”明日，丞相问故，更吏对曰：“夜将四鼓，有蜈蚣长三尺许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报四更。”丞相因悟昨梦，乃不之责。此与欧阳公闻榆荚香而悟身为鸜鹆者何异？

刘弇遇东坡

刘伟明弇少以才学自负，擢高第，中词科，意气自得，下视同辈。绍圣初，因游一禅刹，时东坡谪岭南，道庐陵，亦来游，因相遇。互问爵里姓氏，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盖伟明初不知其为东坡，自谓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复问东坡所从来，公徐应曰："罪人苏轼。"伟明始大惊，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见所畏！"东坡亦嘉其才气，相与剧谈而去。

杨行密税轻

江南呼蜜为蜂糖，盖避杨行密名也。行密在时，能以恩信结人，身死之日，国人皆为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行密时所征产钱，较之李氏轻数倍。故老相传云：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赋至是。欧阳谓行密为盗亦有道，岂非以其宽厚爱人乎？

祖宗时堂吏官止朝请郎

祖宗时，堂吏官止朝请郎。蔡元长为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议己，遂许至中奉大夫。宣和间，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余人，虽有诏汰之而不能复旧，至今遂为定制。

王冀公微时诗汪圣锡幼年属对

王冀公，新喻人，微时往观社求祭肉，众问："尔为谁？"曰："我秀才也"众曰："何所能？"曰："能诗。"时无纸笔，即取炭画猪皮上曰："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阳。"后之人谓此句有宰相气象。汪圣锡幼年与群儿聚学，有谒其师，因问能属对者，师指圣锡。客因举对云："马蹄踏破青青草。"圣锡应对曰："龙爪拏开淡淡云。"客大惊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圣锡年未冠，果廷试第一。

辨毛应佺非卒于窦州

李仁甫《通鉴长编·仁宗皇帝纪》:“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赐故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洵，吉州人，进士及第，又中书判拔萃科。其父国子博士应佺与其母卒于窦州，洵徒跣护丧归里中，负土成坟，毁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应佺与洵墓铭皆余襄公靖所撰。应佺字子真，罢窦州回，尚历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终于当涂官署。其配高氏寿春县君，终于池阳之舟次。次子溥，以毁卒。故余公铭之有曰：“哀殒庭兰，悲摧舞鸾。”洵与兄渐奉丧归葬于华原，结庐墓所凡二十一月，毁瘠如初丧之仪，舆疾归家，数日而卒。郡以孝行闻，诏赐粟帛以旌显之。则子真非卒于窦州，意者仁甫未尝考余公墓铭耳。

仁宗殿试拔萃科问题十通

天圣八年，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试之，中选者六人：余襄公、尹师鲁、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则失其姓名。问题十通：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七问，乙用牛衅钟，牵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时襄公除将作监丞、知海阳县；师鲁武胜军掌书记、知河阳县；子仁镇东军推官、知宣城县；惇裕大理寺丞、知华亭县，皆以民事试之也。

毛子仁博学能文

毛子仁博学能文，年十九登进士，二十六中书判拔萃，时誉翕然。陈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献臣、王总之十二人各为诗以饯其归。杜公诗有曰：“判就十题彰敏妙，学穷千古见兼该。”其推重如此。子仁孝于其亲，初为抚州司法，以亲养在远丐罢。后知宣城县，丁父忧，哀毁成疾。前死之夕，梦一绛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书，谓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觉而异之。次日疾甚，自谓必不能起，援笔为赞曰：“生为幻人，死为天真。改幻从真，无根无尘。”书毕而逝。

王荆公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

故事，进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将作监丞，迁著作郎，次迁右正言。熙宁中，许冲元将以磨勘当迁。王荆公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拟令转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与右正言同为一等，然祖宗分别流品，以太常博士为有出身人迁转，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笔作“太”字时，堂吏以手约笔，具陈祖宗之制，荆公乃改“太”字右笔作“口”字，冲元遂迁右正言。

李氏国中无马

李氏建国，国中无马，岁与刘鋹市易。太祖既下岭南，市易遂罢，马益艰得。惟每岁入贡，得赐马百余匹耳。朝廷未悉其有无也。王师南伐，煜遣兵出战，骑兵才三百。至瓜州，尽为曹彬之裨将所获。验其马，尚有印文，然后知其为朝廷所赐也。

神宗不敢比德文王

王荆公《诗经义》成书，神宗令以进呈，阅其序篇未毕，谓荆公曰："卿谓朕比德文王，朕不敢当也。"公曰："陛下进德不倦，从谏弗咈，于文王何愧？"上曰："《诗》称'陟降庭止'之类，岂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陛下何自谦如此？"上摇首曰："不若改之。"

李煜厚养僧

庐山圆通寺在马耳峰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时，赐田千顷，其徒数百众，养之极其丰厚。王师渡江，寺僧相率为前锋以抗。未几，金陵城陷，其众乃遁去。使李煜爱民如僧，则其民亦皆知报国矣。

戴嵩斗牛图

马正惠公尝珍其所藏戴嵩《斗牛图》，暇日展曝于厅前。有输租氓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非知画，乃识真牛。方其斗时，夹尾于髀间，虽壮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类矣。”公为之叹服。

东坡称赏谢民师文

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人。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者尝数百人。民师于其家置讲席，每日登座讲书，一通既毕，诸生各以所疑来问，民师随问应答，未尝少倦。日办时果两盘，讲罢，诸生啜茶食果而退。东坡自岭南归，民师袖书及旧作遮谒，东坡览之，大见称赏，谓民师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子十七贯五百。”遂留语终日。民师著述极多，今其族摘坡语名曰《上金集》者，盖其一也。尝有稿本数册，在其婿陈良器处，予少从良器学，屡获观焉。

王文康公称赏梅圣俞诗

王文康公晦叔，性严毅，见僚属未尝解颜。知河南日，梅圣俞时为县主簿，一日，袖所为诗文呈公。公览毕，次日，对坐客谓圣俞曰：“子之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由是礼貌有加，不以寻常待圣俞矣。

陈后山之贤与徐仲车之介

元祐初，后山在京师闻徐仲车之孝行，遂致书以通殷勤，托其门人江季共端礼持以往。季共见仲车言曰："友人陈师道，好贤乐善，介然不群于流俗。闻先生之风，因愿纳交于下执，有书托端礼以致于左右。"公欣然发缄，读已，谓季共曰："陈君真贤者，某虽未之见，子谓不群于流俗，今读其书辞，敢以为信然。某年来未尝以诗文入京，故不能为谢，子其为我谢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车之介，当于古人中求，他日扫门未晚也。"闻者两贤之。

今之风筝即古之纸鸢

今之风争，古之纸鸢也，创始于韩淮阴。方是时，陈豨反于代，高祖自将征之。淮阴与豨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而纸鸢之制今为儿戏。使木罂渡军、沙囊壅水，皆如纸鸢之无成，则何以助汉王成业也？“争”当作“筝”，盖以竹篾弦其上，风吹之鸣如筝也。

徽宗梦道士何得一来见

新淦县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尝梦有道士曰何得一者来见，遂以姓名及状貌图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闻。上大喜，即令送至阙下。既召见，山野龌龊，不能应对，甚不称上意。时方集道流于宝箓宫作醮，因命得一预焉。建醮毕，授丹林郎，遣归。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梦，必有所得，因问其有何技能。得一以为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状如龙，又尝噀水于壁间，成罨画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闻。后人诘其故，杖乃木根，初无他异；而噀水成画者因醉后呕吐成沥耳。至今人传以为笑。

苏轼乃奎宿星

徽宗初，建宝箓宫，设醮，车驾尝临幸。迄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时不起，其徒与旁观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问其故，对曰：“臣章疏未上时，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对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从臣苏轼为之。”上默然。

卷第二

寒食来历

绍兴甲戌省试别院以《中和节》为诗题。举人上请，主司答云："元宵已过，寒食未来，盖谓此二月节也。"然按《后汉·周举传》：太原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在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辄皆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间或寒死，故因谓寒食为禁烟节。举既为刺史，作吊书以解民之惑。则所谓寒食者果何与于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为寒食，不知又何据也。

刘沆仆人梦

刘丞相沆为士人时，携一仆赴礼部，夜卧忽惊起哭。丞相怪问，仆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诘之，曰："梦主君为人斫去头。"丞相曰："此乃吉证，斫去头留得项，我当为第二人。"果于王拱辰榜第二人赐第。

坡谷游凤池寺名对

坡、谷同游凤池寺，坡公举对云："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来。"时称名对。张丞相诗云："八十老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坡公盖取此也。

士人不乐为助教

汉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郎，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补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尝欲依仿汉制以处今之特奏名进士。盖特奏第五等，人皆以为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犹或至于纳敕不愿受者，辞其名而冀其禄也。夫市井巫、医、祝、卜技艺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于科目而与之无别，宜其不乐闻也。予谓不若因补为本贯州县学职，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岁而易，新故相代。盖以州县学职言之，则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禄，则其礼优。况今居是职者，往往多后生新进，躐取而强处之，人多不服，倘举以授旧人，亦得尚齿之义。

范忠宣雅量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东山寺，时诸孙尚幼。一日戏狎，言语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骂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诵言过之，语颇侵公，公不之顾。家人闻之，或以告公，亦不应。翌日，僧悔悟，大惭，遂诣公致谢。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尝闻也。

刘才邵因太白见而忧外患

宣和中，太白见，甚高。尚书刘公才邵时在中秘，见而叹曰：“是兵象也，国家其有外患乎！”因与僚友同观，忧形颜色。未几，敌犯畿甸。后，周芑秀实来倅庐陵，赠诗云：“刘郎校书天禄阁，太白下观光昭灼。心知汉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书字美中。

王荆公自奉俭约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旁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旁。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欧阳公泷冈阡表碑石

两府例得坟院，欧阳公既参大政，以素恶释氏，久而不请。韩公为言之，乃请泷冈之道观。又以崇公之讳，因奏改为西阳宫，今隶吉之永丰。后公罢政出守青社，自为阡表，刻碑以归。江行过采石，舟裂碑沉，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将出。”有顷，石果见，遂得以归立于其宫。绍兴乙卯，宫焚，不余一瓦，碑亭独无恙，信有神物护持云。

王冀公荐毛文捷韬略

毛文捷，字长卿，吉水人，淳化三年进士及第。王冀公与之为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羁，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县，冀公时知枢密院，荐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独以韬略许之。真宗召至阙下，亲御便殿，试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对极详明，上大喜，除秘书省校书郎。其制词云：“毛文捷通经典礼，廷对方谋，兹谓硕材，可宜旌劝。”

夏英公帅江西日禁巫

夏英公帅江西日，时豫章大疫，公命医制药分给居民。医请曰："药虽付之，恐亦虚设。"公曰："何故？"医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公曰："如此则民死于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为巫者杖之，其著闻者黥隶他州。一岁，部内共治一千九百余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在永州敬拜宸翰赐物

范忠宣公谪永州，年七十余矣。每朔望日，必陈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赐器皿于堂上，率其子孙罗拜其下。拜毕，缄藏如初。然后长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归，未尝或辍。先君官零陵时，与公之去，相望才二十余年，士人多有识公者，具言如此。

国初江西亦用铁钱

国初，江西亦用铁钱。尝见玉笥山玉梁观所藏经，卷尾有题字云：“太平兴国三年太岁戊寅，新淦县扬名乡胡某使铁钱一百二十贯足陌，写经六十卷。”玉梁观后改为承天宫。

徽宗内宴顾问梁师成蔡京

徽宗尝内宴，顾问梁师成曰：“先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今西北既宾服，天下幸无事，朕因得游宴耳。”师成对曰：“臣闻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问蔡京曰：“师成之言如何？”京曰：“乐不可极尔。”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莱公谪居道州民为建楼

寇莱公谪居道州，初至不谙风土，欲得楼居以御岚瘴之气，而力不能举。一日，与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语郡人，于是争为出力营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绘公像祠于楼上，至今奉事唯谨。

吕大防罢相制

吕丞相大防微仲罢相，以大观文出知颍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后，与政历九年之间；有国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盖自国初至元祐，为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何昌言乞宣示蔡京降官罪状

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寖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给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责，须有章疏及所得圣语文字，俱合过门下省。今京降官罢相，乃止有麻制，又录黄各一道，并无事因。乞依自来体例，备今来行遣，过门下省作定本关报，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状。”上从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给事字忠孺。

致仕给半俸

国朝自章圣始命致仕者给半俸，然非得旨者不与，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敕不给俸。今致仕者例给其半，与旧制异矣。

仁宗闻二卫士争辩

仁宗皇帝尝闲步禁中，闻庑外有哗者，稍逼听之，乃二卫士。甲曰："人生富贵，在命有无。"乙曰："不然。今日为宰相，明日有贬削为匹夫者；今日为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没之者，其权正在官家耳。"因相与诘难，未服，故争辩不已。帝因密识其人。一日出金奁，封缄甚密，特呼乙送往内东门。行将达，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惧愆其期，偶与甲遇，令代捧以先。门司启奁，乃得御批云："去人给事有劳，可保明补官。"乙随至，则辨曰："已得旨送奁，及门疾作，令甲代之尔。"门司覆奏，帝命与持至者，甲遂补官。

唐子西贺张天觉拜相诗

唐子西《内前行》为张天觉作也。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傅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故子西之诗具言之，其诗云：“内前车马拨不开，文德殿下听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台。旄头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秃帚。明日化为甘雨来，官家唤作调元手。周公礼乐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恶。乡来两公当国年，民间斗米三四钱。”

向子諲拘张楚伪使

张楚僭伪，遣快行亲事往庐州省视其家，经由淮南，向公子諲伯恭，时为发运使，因拘囚之。验其文券，见南京副总管尝资给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污张巡、许远之地”等语。后达上听，深嘉伯恭之慷慨忠节也。

蔡絛作西清诗话

蔡絛约之，好学知趋向。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未几，臣寮论列，以为絛所撰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误天下学术，遂落职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迁转凡数等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迁转凡数等，自将作监主簿至秘书监，其迁秩各视其品。　将作主簿，今承务郎；秘书监，今中大夫。若卿列馆职则为一等，出身人则为一等，荫补人则为一等，杂流则为一等，所以甄别流品，为至严密也。自谏议大夫至吏部尚书，其迁除则为一等，　谏议大夫，今大中大夫；吏部尚书，今金紫光禄大夫。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故不复分等级。然其超等而迁，则惟宰相、执政而已。 宰相超三官，执政超两官。

寇莱公贬雷州司户

湖湘官道，穷日之力，仅能尽两驿。父老相传，以为寇莱公为丁、曹所诬蔑，谪为道州司马，欲以忧困杀之，阴令于衡、湘间十里则去一堠，以为五里，故道里之长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报中人传敕来，且有持剑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为动。中人既至，公谓曰："愿先见敕。"中人出敕示，乃贬雷州司户。因就郡僚假绿绶拜命，终宴而罢。

何忠孺对策居第一

江西自国初以来，士人未有以状元及第者。绍圣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对策居第一，里人传以为盛事。故谢民师有诗寄忠孺云：“万里一时开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盖记时人之语也。

东坡大庾岭诗

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徐师川论东坡乐天诗用字

徐公师川尝言东坡长短句有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白乐天诗云：“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净”、“润”两字，当有能辨之者。

刘韐死节

刘公仲偃自河东、河北宣抚使召归，除京城四壁守御使，与时相议不合，镌官落职奉祠。京城既失守，敌欲得公，用事者绐公以割地遣诣敌营。敌得公，喜甚，即馆于僧寺，遣人为言："国相知公名，将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国相，盖谓粘罕。公守真定时，敌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真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车驾既北狩，敌复遣人谓公曰："请以家属北去，取富贵，无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陈灌谓曰："国破主迁，乃欲用我，我宁死耳！"即手书片纸，付灌持归报其子，以衣绦自缢死。粘罕闻而叹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敛，颜色如生，人以为忠节之气所致云。朝廷褒其死节，谥忠显，又赐碑额为旌忠褒节之碑。公名韐，建安人。

山谷得草法于涪陵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扬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已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为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尝自谓得草法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

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

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每见他人所藏，临写逼真。尝与蔡攸在舟中共观王衍字，元章即卷轴入怀，起欲赴水。攸惊问何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尝有此，故宁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赠之。

曾民瞻造豫章晷漏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学，宣和初，登进士第，授南昌县尉。时龙图孙公为帅，深加爱重。南仲因请更定晷漏，帅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范金为壶，刻木为箭，壶后置四盆一斛。壶之水资于盆，盆之水资于斛。其注水则为铜虬张口而吐之。箭之旁为二木偶，左者昼司刻，夜司点。其前设铁板，每一刻一点则击板以告。右者昼司辰，夜司更。其前设铜钲，每一辰一更则鸣钲以告。又为二木图，其一用木荐之，以测日景；其一用水转之，以法天运。制器甚精，为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观乾象，每预言其迁移躔次。尝言有某星某夜当过某分，时穷冬盛寒，仰卧床上，彻其屋瓦以观之，偶睡著霜下，遂为寒气所侵而死。其学惜无传焉。独晷漏之制，其子尝闻其大概，今江乡诸县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庐陵睦陂人也。

曾民瞻晷景图

南仲尝谓古人揆景之法载之经传杂说者不一，然止皆较景之短长，实与刻漏未尝相应也。其在豫章为晷景图，以木为规，四分其广，而杀其一，状如缺月。书辰刻于其旁，为基以荐之，缺上而圆下，南高而北低。当规之中，植针以为表，表之两端一指北极，一指南极。春分已后，视北极之表，秋分已后，视南极之表，所得晷景与刻漏相应。自负此图，以为得古人所未至。予尝以其制为之，其最异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无景，独其侧有景，以其侧应赤道。春分已后，日入赤道内，秋分已后，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无景也。其制作穷赜如此。

卷第三

东坡龙光寺诗谶

东坡北归至岭下，偶肩舆折杠，求竹于龙光寺。僧惠两大竿，且延东坡饭。时寺无主僧，州郡方令往南华招请，未至。公遂留诗以寄之，诗云：“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谓赣石也。东坡至赣，留数日，将发舟，一夕江水大涨，赣石无一见，越日而至庐陵。舟中见谢民师，因谓曰：“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民师问其故，东坡因举以诗之本末。

秦少游贺方回诗谶

秦少游、贺方回相继以歌词知名。少游有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其后迁谪，卒于藤州光华亭上。方回亦有词云：“当年曾到王陵铺，鼓角悲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卒于北门，门外有王陵铺。人皆以为词谶云。

黄山谷秦少游死生交友之义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护丧北归，其婿范温候于零陵，同至长沙，适与山谷相遇。温，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没，山谷亦未吊其子，至是与二子者执手大哭，遂以银二十两为赙。湛曰：“公方为远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归，计亦粗办，愿复归之。”山谷曰：“尔父，吾同门友也，相与之义，几犹骨肉，今死不得预敛，葬不得往送，负尔父多矣。是姑见吾不忘之意，非以贿也。”湛不敢辞。既别，以诗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许我同门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达。”又曰：“秦郎水江汉，范郎器鼎鼐。逝者不可寻，犹喜二子在。”又曰：“往时高交友，宰木已枞枞。今我二三子，事业在灯窗。”今集中载《晚泊长沙走笔寄秦处度范元实》五诗是也。前辈于死生交友之义如此。

绍兴庚辰殿试李德远对读精审

绍兴庚辰殿试，上取特奏名进士试卷阅之。一日，御小殿，召对读问云：“‘鹤鸣’却写作‘鹤鸣’,‘鸣呼’却写作‘鸣呼’，何也！”临川人李德远浩时以删定官充对读，即启云：“臣读至此，亦窃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尝以针穿记其侧，乞宣正本审验。”上令取视之，果如其言，称叹德远之精审者久之。

唐人妙句

客舍中有题诗一联云：“水向石边流处冷，风从花里过来香。”或云唐人诗，亦妙句也。

杜少陵墓

杜少陵卒于荆楚，归葬于陕，此元微之墓志所载。而衡之耒阳有少陵墓，史氏因以为聂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聂令因为之藁葬。微之之志云：旅殡岳阳，其孙元和中改葬于巩，请志其墓。当以是为正，史氏未详本末也。陶母不知终于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阛阓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传乘醉捉月溺死于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东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阳少陵墓殆此类耳！

梅圣俞赠欧阳晦夫及苏明允诗

梅圣俞送欧阳辟晦夫诗有曰：“我家无梧桐，安可久栖凤？凤巢在桂林，乌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尝从圣俞学，及其南归，故以是诗赠之。苏明允初至京师，时东坡与子由年甚少，人鲜有知者。圣俞独奇之，故赠明允诗有云：“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后东坡谪海南，过合浦，始识晦夫，谈论累日。晦夫因出圣俞赠行之诗，东坡读毕，执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虽少一，而白发苍颜大略相似，困穷亦不甚相远，圣俞所谓凤例如此。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又穷于圣俞之诗，可不大笑乎！”

东坡与山谷论书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玉笥飚御庙

玉笥飚御庙乃西岳之别祠，初为云腾庙，许觉之书三大字，后改赐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传闻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盖章圣东封后始册帝号，土人屡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祷辄应。远近数百里，举子当秋赋，亦皆往谒。始因刘公美中尝致祷，神降之梦，有诗云："来年三月春盛时，骅骝稳步金街西。"刘公自是举进士，中词科，出入中外，终于兵部尚书、显谟阁学士。故皆以为梦之符如是。外舅谢公世林，方舍法盛时再贡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数里，岁时奉祠惟谨。一日，以科目祷焉，梦中亦得诗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乃乐天诗也。外舅自是不复南宫大廷之试，寻以疾终。

玉笥山清真宫

玉笥山清真宫，乃太秀法乐洞天。两山回合，涧水横陈，门外三峰如削玉。古木寿藤，幽森清峭。环此山十里无居人，道书谓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辄以血食入宫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来宿者，夜亦惊魇，不能寐。凡病于宫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气厌厌不绝，必舁出十里外乃绝。相传云：山中不容有死气。此最异也。

范寥慷慨好侠

范信中名寥，为士人时慷慨好侠，故山谷诗《寄校理范寥》有“黄犬苍鹰伐狐兔”之句。舒州张怀素以幻术游公卿间，号“落魄野人”，与朝士吴安诗子侄吴侔、吴储等结连。信中以其谋为不靖也，欲入京告变，而无其资，汤东野实资送之。朝廷逮捕怀素等穷竟其事，大观元年狱成，坐累者余百数，而侔、储十数人皆处极刑，虽其父母亦皆窜贬。信中获赏赉甚厚，乃推以与东野。故东野由监簿积累至从官，寥亦以供备库副使累迁诸路戎钤，晚年终于闽中。

丁晋公家书画填委

丁晋公家书画填委。南迁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余轴，他物往往称是。初，晋公自两制出守金陵，陛辞之日，章圣以八幅《袁安卧雪图》赐之。旁题云："臣黄居寀定到神品。"盖不知为谁笔也。其所画林石庐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态，无不逼真。侈上之赐，于金陵城西北隅，筑堂曰"赏心"，施此图于巨屏，观者惊异。乃知公之嗜画，上且时有以增益之也。

熊叔雅善对

往有从官典藩，数与贼战不利。既召还，一日于朝路中戏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给事。”盖其人欲溲溺，而时适兼二职耳。未及对，熊叔雅应声曰：“弃甲曳兵而走，安抚尚书。”闻者以为善对，而被诮者不堪。

祖宗时知开封府多以翰林学士为之

祖宗时，知开封府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若除知制诰、给谏、待制卿列，则为权发遣。然须用天下之望，且有政术者。姜公遵谓之“姜擦子”，薛公奎谓之“薛出油”，皆以为政清严公正，使人爱而畏之。若包孝肃之政，至今人以为称说。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为执政也。

蔡京书崇宁钱文

崇宁钱文，徽宗尝令蔡京书之。笔画从省，“崇”字中以一笔上下相贯，“寧”字中不从心。当时识者谓京“有意破宗，无心宁国”。后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建中靖国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国”，本谓建大中之道，无熙宁、元祐之分也。将令学士撰诏，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时年号，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诏不疑。蔡京复用，尽变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宁”。崇宁者，谓崇熙宁也。

范忠宣不喜登第士人试教官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实识之。一日，问客曰："某人何故未归？"对曰："将试教官。"公不悦，曰："初登第，当勤吏事，若为教官，是自惰也。"叹惜久之。

刘彝治水

胡安定居湖学，建治道斋，俾讲政事者居之。刘彝以论治水见称，后治郡，率能兴水利。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东坡燕子楼乐章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

杜镐待试有鼠衔文

杜镐在江南时，待试于有司。一日，旅邸方昼寝，忽有鼠衔文一卷自门窦而入。镐寤而逐之，鼠不惊走，以书置之床前而去。取其书而观之，乃《孝经注疏》也。镐心异其事，遂取读数过。既入试，问题正出疏中，镐遂中选。

章伯益不仕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尝欲以郊恩奏补，辞不愿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论荐，召试玉堂，亦以疾辞。时有诏太学篆石经，廷臣复荐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阙下。篆毕，除将作监簿，伯益固辞。朝廷知其不愿仕，亦不之强。伯益书画今皆名世，惟词章不多见焉。

欧阳公葬于新郑非公意

欧阳公之父崇公，与母韩国太夫人，皆葬于沙溪泷冈。胥、杨两夫人之丧，亦归祔葬。公辞政日，屡乞豫章，欲归省坟墓，竟不得请。里中父老至今相传云：公葬太夫人时，尝指其山之中曰："此处他日，当葬老夫。"后葬于新郑，非公意也。

斫琴贵孙枝

斫琴贵孙枝。或谓桐本已伐，旁有蘖者为孙枝；或谓自本而歧者为子干，自子干而歧者为孙枝。凡桐遇伐去，随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干歧生者，虽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虽未详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谓众材皆小，缀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干而歧生者，为孙枝也。孙枝既难得，纵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间，得其材，当试于水中，没入数尺，徐观其浮，取其阳者用之。此亦古人遗意。若僧寺木鱼，岁年虽久，而扣击之余，声散质伤，不足用也。

世宝雷琴

世宝雷琴。乡人董时亮蓄一琴，以为雷氏旧物，予尝见之，顾莫能辨也。绍兴中，偶一部使者闻之，因愿得以供上方。时亮未许，则借观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两为谢。即日以献，内府辨之曰：“琴古且异，以为雷琴则欺矣。”却不纳。献者念费之博，返琴而索银，更谓时亮曰：“倘以为无虚辱，则请留百金。”时亮闻之喜曰：“以琴归我，正所欲也，银何用为！”尽举而复之，封识尚存。闻者莫不叹服。时亮名正工，官至朝议大夫，而家无生理。后其子仕岭表死，不知琴今归谁氏。

广南人多死于瘴疠

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景德中，邵晔出为西帅，兼领漕事，始请于朝，愿赐《圣惠方》与药材之费，以幸一路。真宗皆从其请，岁给钱五百缗。今每岁夏至前，漕臣制药以赐一路之官吏，盖自晔始。

润德泉

岐山西北十余里有周公祠，祠后山下泉涌出，甘洌特异于他所，土人谓之润德泉。相传云：有大变则涸而不流。崇宁中，泉脉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终不能复旧也。

兴国富池庙碑神

兴国富池庙碑神，乃三国吴将甘宁也。绍兴初，巨盗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诸郡，来祷于庙，以决所向。持杯珓掷之，几及地，忽跃起，高丈余，坠神所坐之后。贼惊曰：“神不我与矣。”遂转战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赐也。后郡守以闻于朝，加封王爵，敞大祠宇，龛藏杯珓，而表之曰“灵珓”。

高云翔释东坡水龙吟笛词

东坡《水龙吟·笛词》，高云翔云：“后之笺释者，独谓‘楚山修竹如云’，是蕲州出笛竹；至‘异材秀出千林表’之语，不知是东坡叙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后长者必过前竹，其不能过者，多死。一林内特一竹可材。远而望之，或伐取数十百竿，错乱终不可识。蔡邕仰视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后无至鉴，独有此法可求耳。”云翔尝赴礼部，与仲兄及诸乡人饮于酒肆。有数老乐工相近谈论音律，云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辈大晟府旧人，适有所谈，而诸学士发笑，必某言不协理也。”云翔时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诸工骇听失色，设拜而去。次日，诣云翔之馆求教，云翔辞之。云翔洞晓音律，能移宫转羽，子弟朋友间无能授其法。再举不第而死。云翔名骧，吉水人。

刘执中知虔州作正俗方

刘执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岭下，偏在东南，阳气多而节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医作《正俗方》，专论伤寒之疾，尽籍管下巫师，得三千七百余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医为业。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仿执中此举，亦政术之一端也。

孔毅甫梦

孔毅甫为举子时，尝梦有以五色线系角黍来馈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试于南宫，遂中选。

李彪慷慨论时政

大观中，士人李彪久留太学，慷慨好直言，睹时政之弊，欲上书论其事。蔡氏之党知之，乃密以告。元长大怒，付狱推治，且谓开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余责。”人惧，莫敢救者。会张天觉代相，彪得从末减。后元长复位，欲竟其事，遂流彪于海外。

卷第四

何宗元弃官学道

岳将军既死，部下多奇才，时既寝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积功至修武郎。一日弃官，竟入玉笥山，结屋数椽于山之三会峰上，盖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来宫观间，与道流颇相善。一日，忽谓之曰："来日我居庵作少事，子来访我，则先击石，若庵中有声相应，则不须来。"道流如其言，数日后乃始访之。击石数四，寂无应者，惧而退。又数日，率众再往，启其户视之，则何被发而逝。时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几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谓之不凡矣。

陈与义墨花诗

花光仁老作墨花，陈去非与义题五绝句，其一云："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徽庙见而喜之，召对擢用。画因诗重，人遂为此画。绍兴初，花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杨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遂得其传。补之所作，后益超出，格韵尤高。然觞次醉余，虽娼优墙壁肯为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难。逢原每不乐补之所为，而墨花实不逮，唯长于平远。遇志同气合者，始为作之，若以游艺请，则牢辞固拒，如不愿闻。故其画亦不多见，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时变新火

古者，四时变新火。今人苟简，家所用火，不知何从来，亦不计其岁年也。儿时在湖湘，见一僧舍有长明灯，众云灯有神异，其焰不热。试以指炙之，信然。后加考究，凡道宫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灯，有数百年者。焰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热，盖久则力尽尔。今人但知择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独以清浑甘寒有易晓者。如火齐烹饪，气焰著人，与水功用一等。苟不必变，古人何苦多事？

徐师川论作诗法

汪彦章为豫章幕官，一日，会徐师川于南楼，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翦财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彦章颔之。逾月，复见师川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师川喜谓之曰："君此后当能诗矣。"故彦章每谓人曰："某作诗句法得之师川。"

丰稷任言责有正直之声

丰中丞相之名稷，绍圣间数任言责，有正直之声。与章质夫友善，而不乐章子厚；与曾子固友善，而不乐曾子宣。其论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陈，不少恕，初不以质夫、子固之故而为之掩覆也。

蔡京固宠保禄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还，三入相矣。时大柄多归北司，京求为固宠禄、保富贵之计，于是内兴大役，外招强敌，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妇之号。欲绝天下之议己，尽假御笔以行之。

孔文仲不负科目

孔经甫文仲为台州司户日，范蜀公举应制科。经甫对策，极言青苗、免役之害，语大忤直。宋次道为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韩持国详定，从初考。王荆公见而恶之，密启于上，以御批点之，遂下诏发还本任。孙给事固封还制书，极言其不可。经甫将归，往见蜀公，公叹息其不遇。经甫曰："苟不负科目及公知人之鉴，足矣！不敢以穷达为念也。"公甚壮之，谓曰："君气节如此，无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则某之所愿也。"经甫元祐中为谏议大夫，果以抗直为时所推重云。

孔文仲六七岁能诗

孔经甫年六七岁能作诗。其父司封君尝对客召经甫侍立，客命经甫为莲实诗，经甫立成。记其一联云：“一茎青竹初出水，数个黄蜂占作窠。”语虽未工，而比类亲切。客大奇之，经甫自此知名。

庞安常神医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罢官归，遂谒庞安常求医，安常诊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当有所下。”明日，安常视之曰：“毒未去。”问：“食几何？”才进两盂。安常曰：“某煮此药，升合铢两自有制度，不尽不可。”于是再煮，强令进之。已乃洞泄，斓斑五色。安常视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脚当弱，不可复饵他药。”因赠牛膝酒两瓶，饮尽，遂强如初。公弼有一女，尝苦呕吐，亦就求医。安常与之药曰：“呕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则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呕作，不可为矣。”公弼既还家，以其女归沙溪张氏，年余而孕，果以呕疾死。世传安常医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传当不诬矣。

吊柳会

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陶渊明祠

江州德化县楚城乡，乃陶渊明所居之地，诗中所谓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洪刍驹甫为之记。祠前横小溪，溪中盘屹一石，人谓渊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撷菊，酹奠祠下，岁以为常。

彭玕王岭

里中有峻岭，号曰“王岭”。相传彭玕反于吉州，僭号称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数败，遂退保于此以死守。余尝登岭上，可置数万人，仓廪府库皆有遗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见玕之僭也。旁有山，视王岭为卑小，曰“张钦寨”，以为南唐遣钦来讨之，驻兵其上。玕有谋士曰刘守真，挟邪术，能呼风噀雨，故钦与战辄不利。距岭三十里，有山曰“云火峡”，玕之先垅在焉。后守真死，钦复遣人发其先垅，棺上有小赤蛇，蛇两旁有蚁运土为弓剑形，已而玕败。今循驿道而上，有“刘仙堠”，其旁有刘仙师坛，皆刘之遗迹。土人遇旱，祷于坛下，间亦雨应。

湖湘岩窦中多石燕

湖湘岩窦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状如海物中瓦垅。每天雨，则迸出堕地。采以入药，以左右顾分雌雄，性大热。时有虞都巡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煅之以火，透红，则出而渍酒中。候冷，复煅；既煅，复渍，如是者无算。度干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钱匕擦齿上，漱咽以酒。虞时年五十，服此药二年，肤发甚泽，才如三十许人，自谓服药之功。一日，忽觉热气贯两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药，鲜有不为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石岩

零陵淡山有石岩，中空可容千人，东南有石窗，眺望甚远。相传以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旧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时有隐者曰周贞实，尝隐于岩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荐贞实，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贞实不起，遂化为石。岩去州二十余里，旁有寺观，往来者无虚日。土人谓岩之幽胜当与浯溪朝阳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独无品题，甚可怪也。山谷谪宜州时，尝至岩下，今其诗之卒章曰：“惜哉次山世未显，不得雄文镵翠珉。”盖纪永人之语。

神宗论刘航书吕诲墓志

神宗尝对执政言："吕诲墓志是司马光撰，刘航书。航亦无所顾忌耶？"韩绛子华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许光为书石，后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惧也。"上曰："苟恐惧，则不为书矣。"子华不能对。

王荆公悔为吕惠卿所误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与门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顾周穜曰：“司马十二，君子人也。”穜默不对。公复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时岂深悔为惠卿辈所误耶？

张逢馆留苏轼兄弟

东坡自惠迁儋耳，子由自筠迁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将至雷之境，郡守张逢以书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馆舍，礼遇有加。东坡将渡海，逢出送于郊，复官出钱僦居，以馆子由。帅臣段讽闻之大怒，劾逢馆留党人苏轼，及为苏辙赁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东坡擢孙勰于黜籍中

东坡知贡举时，得章贡孙勰之文于黜籍中，见而异之，擢置第五。榜帖既传，诽议藉藉，以勰尝游公之门也。会廷试，勰复中第五，舆论始服文章之定价。勰即坡公所赠《刚说》孙介夫之子也。

晁冲之作梅词以见蔡攸

政和间，置大晟乐府，建立长属。时晁冲之叔用作《梅》词以见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于乐府中得一人。"元长览之，即除大晟丞。词中云："无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来塞雁，年年长占开时。"以为燕雁与梅不相关而挽入，故见笔力。

毕斩赵谂

赵谂，元祐九年擢进士第二名。时第一名毕渐，当时榜帖偶然脱去“渐”字旁点水，天下遂传名云“毕斩赵谂”。谂后谋不轨伏诛，果符其谶。

何仙姑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啖以枣，因遂绝粒，而能前知人事。独居一阁，往来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侬，出永州，以兵事问之，对曰：“公必不见贼，贼败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归仁铺，先锋与贼战，贼大败，智高遁走入大理国。其言有证，类如此。阁中有遗像，尝往观之。

黄钢剑

西融守陆济子楫遗黄钢剑，且云：“惟融人能作之。”盖子楫未详黄钢之说矣。予居湘时，见徭人岁来谒象庙，各佩一刀，乃所谓黄钢者，惟诸蛮能作之。其俗举子，姻族来劳视者，各持铁投其家水中，逮子长授室，大具牛酒，会其所尝往来者。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具一刀，不使有铢两之羡。故其初偶得铁多者，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其次，亦非汉人所能作。终身宝佩之，汉人愿得者，非杀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赝者。予尝访之老冶，谓之“到钢”，言精炼之所到也。今人才以生熟二铁杂和为钢，何炼之有？融剑殆是耶？

神宗爱惜人才

东坡坐诏狱，御史上其寄黄门之诗，神宗见之，即薄其罪，谪居黄州。郑介夫既下吏，狱官得介夫所厚者往还诗文，悉以奏闻。上见晏叔原所赠绝句，亦从而释之。神宗爱惜人才，不忍终弃如此。晏诗有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掌繁华得几时。"

释曹子建七启中寒龟

曹子建《七启》云：“寒芳莲之巢龟，绘西海之飞鳞。”注云：“今之脏肉也。”古乐府《名都篇》亦有“寒鳖炙熊膰”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谓蒸汗假鳖者，夫岂承其舛而讹其语耶？

琵琶词绿头鸭

琵琶词《绿头鸭》云：“路漫漫汉妃出塞，夜悄悄商妇移船。”徐师川云：“非是，当云‘路漫漫汉妃马上，夜悄悄商妇江边’。”出塞，愁思；移船，感恨，乃当时语。

王荆公作字说

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适侍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飞'字未得。"妇曰："鸟反爪而升也。"公以为然。

祖宗重郡守遍赐敕书

天圣中，毛应佺守窦州，朝廷赐《虑囚敕书》云："敕毛应佺：朕念三圣之爱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简恤刑章，深切丁宁，斯为至矣。方郡守长，如能刻意遵奉，与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讼息而治平哉！今歊燠戒时，动植咸茂，而圜墙幽圄，犹有系缧。怵然以思，当食兴叹。汝宜体是忧恻，加于抚循，无使狴犴之间，重有沦胥之困。躬勤省察，称朕意焉。敕书到日，汝可速指挥泥饰洒扫狱房，尝须净洁。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狱内监逐人力刷汤枷杻，及逐日供给水浆。兼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医疗。其委无骨肉者，支与吃食。有人供送茶饭者，亦须画时转送，不得邀难减克，无使罪人或至饥渴。所有合归法者，候处断之时，给与酒饭。如小可罪犯，便须逐旋决遣。若是大段刑禁，事关人命，亦须尽理速行勘断，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内。汝宜尝切提举，无令旷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讫闻奏。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夏热，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又《赐衣敕书》云："敕毛应佺：汝外分忧寄，善布化条，眷言守土之良，适及颁裘之候。特申渥赐，用洽朝仪。今赐汝紫乾色大绫绵旋襴衫一领，至可领也。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时应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虽远方小郡，敕书亦且遍赐。今帅守皆无之，不知自何时废也。

卷第五

刘丞相伟量

刘丞相在位时，族人偶有逋负官租数十万，丞相不知也。前后官吏，望风不敢问。程公珦为庐陵县尉，主赋事，追逮囚系，责令尽偿而后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赋入不时，吾家之罪，县官安可屈法也！”乃致书谢之。后珦罢官至京师，丞相延见，礼貌有加。珦出，谓人曰：“刘公伟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王荆公不拜神

江之神，今封安济顺泽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为神见。王荆公尝泛江归金陵，或见于舟，状稍异。舟人请公致礼，公从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无拜侯之礼。”俄顷，不见。盖其时未封王爵也。

潘延之廉退自守

南昌潘兴嗣延之，号清逸居士。五岁受官，既长，不仕进。赵清献、唐质肃荐之于朝，除校书郎，固辞不就。绍兴中，赵丞相元镇帅豫章，奏言："兴嗣廉退自守，足以风化有位。元符中，尝官其孙淳，蔡京当国，乃追夺其官。今兴嗣孙涛尚在，乞赐推恩，以旌善人。"涛遂补初品官。

东坡论章子厚临兰亭

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予尝见子厚在三司北轩所写《兰亭》两本，诚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举诸经大义皆有所宗

范忠宣在永时苦目疾，不复观书。有来谒者，亦时举诸经大义告之，然未尝以为己出。每举一说终，则曰：“此先公之训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语也，此明复先生之语也。”公尝言：“学者当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灵素失宠放归

林灵素以方士得幸徽庙，跨一青牛出入禁卫，号曰“金门羽客”。一日，有客来谒，门者难之，客曰：“予温人，第入报。”灵素与乡人厚，即延见焉。客入，灵素问曰：“见我何为？”客曰：“有小术，愿试之。”即拈土炷炉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报车驾来幸道院，灵素仓皇出迎，不及辞别，而其人去。上至院中，闻香郁然，异之。问灵素何香，对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类，屡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诘颇力，灵素不能隐，遂以实对，且言噀水覆杯事。上命取杯来，牢不可举。灵素自往取，愈牢。上亲往取之，应手而举，仍得片纸，纸间有诗云：“捻土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张天觉，四海闲人吕洞宾。”灵素自是眷衰。未几，放归温州而死。

秦少游千秋岁词谶

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

秦少游书所赋浯溪中兴诗

秦少游所赋《浯溪中兴诗》，过崖下时盖未曾题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纵步入市中，见一士人家门户稍修洁，遂直造焉。谓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纸笔借我，当写诗以赠。”主人仓卒未能具。时廊庑间有一木机莹然，少游即笔书于其上，题曰：“张耒文潜作”，而以其名书之。宣和间，其木机尚存。今此诗亦勒崖下矣。

欧阳公葬母祷神而晴

欧阳公自南京留守奉母丧归葬于泷冈，将兴役，忽阴雨弥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忧惧。里之父甲，往告公曰：“乡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庙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祷之必应。盍以告焉。”公乃为文，斋洁而谒于神曰：“修扶护母丧，归祔先域，大事有日，阴云屡兴。今即事矣，幸神宽之，假三日之不雨，则终始之赐，报德何穷！”翌日，天宇开霁，始克举事。公后在政府，一夕，忽梦如坐官府，门外列旗帜甚众，视其名号，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闻于朝。沙山今在祀典。

邹浩论立刘后疏

道乡邹公志完《论立刘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为后，则永平中，贵人马氏未尝有子，所以立为后者，以冠德后宫故也。祥符中，德后刘氏亦未尝有子，所以立为后者，以钟英甲族故也。今若贤妃德冠后宫，亦如贵人，钟英甲族，亦如德后，则何不于孟氏罪废之初，用立慈圣光献故事便立之，必迁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内批：“贬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时人亦不知有何说也。元符末，崇庆眷方盛，时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伪为志完之疏，传之中外。其间有云：“杀卓氏而夺之子，欺人可也，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废孟后而立刘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刘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语，谓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复申元稿不存。诸人遂诬志完，以为实有此说。诏令应天尹孙橐以槛车往新州收赴京师。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寝。崇宁初，将再贬志完，乃先下诏曰：“朕仰惟哲宗皇帝严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谓非后出。比阅臣僚旧疏，适见椒房诉章，载加考详，咸有显证。其时两宫亲临抚视，嫔御执事在旁，何缘外人得入宫禁杀母取子？实为不根。为人之弟，继体承祧，岂使沽名之贼臣，重害友恭之大义。诋诬欺罔，罪莫大焉！其邹浩可重行黜责，以戒为臣之不忠者，庶称朕昭显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别驾，永州安置。

庐陵石函

建炎二年，庐陵城颓圮，太守杨渊兴役修治之。掘土数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镜。役工方聚观，或以告渊。渊令取镜洗而视之，其背有文曰“唐兴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殒于西垒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瘗于西垒之巅。吾卜斯土，后当火德九五之间，世衰道败，丧乱之时，浙梁相继。章贡邦昌之日，吾子亦复出于是邦，东平鸠工，决使吾季爱子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记。”渊览而异之，急遣问石函所在，则役夫以为不祥，弃之于江矣。

宣和六年免夫钱扰民

宣和六年，山后将入版图，大农告乏，蔡、李诸人遂建免夫钱之议。江西一道，凡赋钱一百五十七万，而漕运之费不预焉。令下之日，州县莫知所措，乃令税一千者输一万。约日而集，督责加峻。时赋敛遽起，民间嗟怨。守令有观望风旨者，建皂纛以令曰：“稍愆期，即以乏军兴论。”人益皇惧，小民往往去而为盗。后夫钱之纲将至淮甸，而敌骑已及郊，钱皆为船人所私矣。

金明池龟问卜

太祖时，或诣司天官苗光裔问卜。光裔布算成卦，谓曰：“当迁徙。”其人问：“不损人口否？”光裔曰：“无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顷之，又一人来占亦同，仍有前问。光裔疑之，熟视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间。光裔起曳其裾，诘曰：“尔为谁？”其人不得已，对曰：“我金明池龟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广池，且及我穴，恐见杀，故来问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释之，即以奏闻。已而凿池，果得龟十数万，下令不得伤一龟，尽辇送水中。

王伦使金不归

王枢密伦初使金归，一行官吏恩数甚厚。暨再使，争愿随往。伦至金，留不得还，欲发一官属归报，纷然请归，伦于是皆不遣。方再使时，请云："到金，有表归，书伦名引笔出钩外，则可归；不出，则不归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伦时以佥书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伦死于金，朝廷秘其事，所以礼遇其家者如初。后其子弟因游观作乐，秦相适闻之，呼枢密使府目谓曰："枢密死矣，本欲更迁延以厚恩数，今已不可，须即日发哀云。"

秦丞相董参政同执政

秦丞相、董参政同执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见。参政戒其夫人无妄奏对，惟丞相夫人是从。退归，丞相果问参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无所言。”丞相喜，于是待参政益亲。

洪皓贬死

洪忠宣公皓，绍兴初以礼部尚书使金，留之十五年。既归，母太硕人董氏，年八十余矣，请补外以便养。秦丞相桧素不乐公，乃以徽猷阁学士出守乡郡。明年，大水，时内侍白锷从慈宁太后北归，负恃旧恩，宣言："燮理乖盭，洪尚书名闻远近，顾乃不以为相？"语闻，秦相大怒，付锷于理。谏官承风旨，遂谓公与锷为刎颈交，更相誉说，由是罢郡。锷遂髡流岭表。言者复谓公睥睨钧衡，谋为不靖，遂贬英州。居九年，不及内徙而薨。公饶州人，字光弼。

宣和间京师人多歌蕃曲

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国寺货杂物处，凡物稍异者皆以“番”名之。有两刀相并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寻常差长大，曰“番笛”，及市井间多以绢画番国士马以博塞。先君以为不至京师才三四年，而气习一旦顿觉改变。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

蔡京父子争权相忌

燕山招纳之举，多出于蔡攸。攸父子晚年争权相忌，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王师败于白沟河，元长尝以诗寄攸曰："老懒身心不自由，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涂盍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新愁。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诗稍传入禁中，徽宗命京以进呈。上阅毕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师'。"诗复以还。观此诗，则知是举非惟当时人知其非，虽其父亦知之矣。郑禹《卮史》作："老惯人间不解愁，置身帷幄若为筹。"禹，京之客，宜得其真。

观音像石

余乡民有烧畲于山岗，每晨往，必见人憩于树阴之石。望之，仿佛如释教所谓观音像者。稍逼近，则不见矣。一日再往，所见如前，即石求之，莹然如玉，其中隐隐有观音像，类今之绘者。民以石归，龛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饶，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兄请尽以家贿与弟，而唯求其石。弟亦愿得石，而尽举家贿以逊其兄。争之不已，诉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财，由是争息。郡经兵火，帑藏皆毁，石失所在。老吏执事其时者尝见之，为言如是。

崇德庙

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时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膻，不设他物，盖有自也。

章伯益精于游艺

予藏章伯益草虫九便面，笔势飞动，几夺造化。后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诸公题识。客有谓：“伯益以篆名世，何为善画复如此而不多见也？”予观《修水集》有《题伯益飞歧图》，亦嘉其游艺之精，则伯益之墨戏当亦有藏之者矣。

东坡多雅谑

东坡多雅谑。尝与许冲元、顾子敦、钱穆父同舍。一日，冲元自窗外往来，东坡问：“何为？”冲元曰：“绥来。”东坡曰：“可谓奉大福以来绥。”盖冲元登科时赋句也。冲元曰：“敲门瓦砾，公尚记忆耶？”子敦肥硕，当暑，袒裼据案而寐。东坡书四大字于其侧曰：“顾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时有九子，东坡曰：“穆父可谓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高自誉道

米元章尝写其诗一卷投许冲元，云：“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已前所作。平生不录一篇投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元丰中，至金陵，识王介甫；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其高自誉道如此。至评章伯益书乃云：“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镜，自有一般态度。继其后者谁欤？襄阳米芾。”则元章于字画间乃有所推重。世谓元章学罗让书，盖其少时，非得法于让也。

董敦逸录问元符厌诅事

董公敦逸，永丰人。元祐中立朝为侍御史，弹击不避贵近，人畏惮之，京师呼为“白须御史”。元符厌诅事起，皇城司具狱，哲宗御批令公录问，中书不预知也。公入狱引问，见宫官奴婢十数人，肢体皆毁折，至有无眼耳鼻者，气息仅属，言语亦不可晓。问之，只点头，不复能对。公大惊，阁笔不敢下。内侍郝随传旨促之，且以言语胁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亦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臣尝录问，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诚恐得罪于天下后世。”上大怒，将议贬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狱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录问，今又贬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几，竟出之。

卷第六

萧子荆深于春秋之学

胡邦衡《春秋》之学受教于萧子荆。子荆名楚，庐陵人。绍圣间贡于乡，不第，因留太学。时方尚词赋，子荆独崇经术，尤深于《春秋》。从其学者，尝百余人。会蔡京当国，黜《春秋》之学，子荆慨然引还，移书谓冯澥曰："蔡氏废麟经，忘尊王之义矣。是将为宋王莽，吾不愿仕。"澥得书不敢答。澥亦尝受《春秋》大义。邦衡擢进士甲科而归，子荆尚无恙，谓邦衡曰："学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杀，学不可辱，无祸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尝娶，故无子。门人私谥曰"清节先生"。有《春秋经辩》行于庐陵。

严颢廉介自持

曾外祖严府君颢举进士，皇祐方平治时，四为县宰，所居称职，廉介自持，不求闻达。祖母为余言，府君为惠州河源令三年余，禄不足以养，而丝毫无扰于吏民。罢归，人惜其去，争饯以海错。舟行十里余，家人发缶得黄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馈者还之。其清谨视古廉吏，惜名不闻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自谓不颠

米元章以书名，而词章亦豪放不群。东坡尝言，自海南归，舟中闻诸子诵其所作古赋，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论荐除太常博士。时内史吴拭行词多所褒奖，元章喜，作诗以谢之。其末章有云：“中间有一萧闲伯，学道登仙初应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应怪须眉白。”盖自谓也。未入谢，言者谓其倾邪险怪，诡诈不近人情，人谓之颠，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寝。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诉其事，以为在官十五任，荐者四五十人，此岂颠者之所能？竟不报。后四年，始得召，复归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宽袖博带，人多怪之。又有洁疾，器用不肯令人执持。尝衣冠出谒，帽檐高，不可以乘肩舆，乃彻其盖，见者莫不惊笑。所为类多如此。

东坡书惠政桥额

东坡谪岭南，元符末始北还。舟次新淦时，人方础石为桥，闻东坡之至，父老儿童二三千人聚立舟侧，请名其桥。东坡将登舟谒县宰，众人填拥不容出，遂就舟中书“惠政桥”字与之，邑人始退。然字画差褊小，不似晚年所书，盖当时仓卒迫促而然尔。

范忠宣雅量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观望时政，与公相忘，岁时亦不加礼。建中靖国初，朝廷将起公，遣中使宣赐茶药，问劳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将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辞之不可，乃一一延见，慰藉有加。或进谓公曰："时事一变，朝廷将复用公矣。"公谢曰："某罪大责薄，蒙恩内徙，若得正丘首，幸矣！他非所愿也。"言者惭谢而退。

董德元以老榜廷对第一

永丰董体仁德元，少年魁乡举，士林中亦知名。后累试礼部不第，流落困踬，竟就特奏名，补文学。初任道州宁远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刘氏子邀与俱试漕司，复预荐试礼部合格，廷对遂为天下第一。遣书报其家人，有诗云：“御笔题封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若问登科事，便是当初老榜官。”庐陵之俗，谓特奏名为老榜。初，体仁既预漕举，谒一达官，干东上之费，达官语坐客，有“老榜”之语。

体仁颇不能平，故其诗及之。时绍兴戊辰，体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当国，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参知政事。秦相死，体仁以言章罢归于庐陵。

文潞公为本朝名臣福禄之冠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洊历二府，七换节钺。位将相五十余年，平章事四十二年。历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兴，五判河南府，两以太师致仕，为本朝名臣福禄之冠。

成都合江园梅

李布梦祥言：成都合江园，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华楼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余尝闻山阴有古梅，极低矮，一枝才三四花，枝干皆苔藓。每一窠至都下，贵家争取之，又以小为贵者。梅花见重于世，盖多寡大小皆有风韵耳。

江暐俞处俊俱以诗名

江彦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诗，事母极孝。母尝有疾，彦明携笔砚坐床下，进药之余，吟诗自遣，遂以诗名。尝记其《晚春》诗云：“斗草事空犹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词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师郝与彦明相友善，俱有诗声，酬倡甚多。师郝有诗云：“叫月子规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尤为彦明所称赏。彦明名暐，崇、观间，吉守尝以八行荐于朝，不报。自号“暐阳居士”。师郝名处俊，登建炎龙飞乙科，不及禄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诗今多传于江西。

俞处俊重九日长短句

俞师郝尝因重九日赋长短句云："残蝉断雁，正西风萧索，夕阳流水。落木无边幽眺处，云拥登山屐齿。岁月如驰，古今同梦，惟有悲欢异。绿尊空对，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当年，五云行殿，咫尺天颜喜。清晓胪传仙仗里，衣染玉龙香细。今日天涯，黄花零乱，满眼重阳泪。艰难多病，少陵无奈秋思。"词既出，邑人争歌之。或曰："词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师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时在维扬，以重九日唱名，故词中及之。

山谷从弟叔豹为守严重有体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从弟吏部叔豹为守，政事有体，识度甚高，遇僚属严重。先君从之逾年。一日，袖出荐章，其辞云：“检身清慎，率职公勤。”时一同僚迫于代满，望公合尖，而公不与。先君愿推以授之。公曰：“君之举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举辞不可妄以许人。”其相知如此。

丙穴鱼

鱼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冲赋所谓“嘉鱼出于丙穴”，杜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是也。赋注云：“丙，地名。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尝以三八日取之。”郦善长云：“丙穴之鱼，不独汉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数丈，尝有嘉鱼。盖鱼以春末游渚，冬入穴。丙，阳方，穴口向丙，多生嘉鱼。或以为鱼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鱼何能择日出入耶？”戊方，则所谓燕避戊己，鹊避太岁是也。

孔端中为政彻底清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绍兴间，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托于贵要，其肯应公家之漕者，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为贵家之舟者，勿役。第贵家虑有不时之用，当谨伺之，辄以他运，则有罪。”召其一舟之肯应公家者，假以资费，俾多造舟。令于众曰：“商贾往来，惟许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争愿听役，自是贵要护舟之挠自戢。其为政多此类。时誉翕然，都下酒家至为之语曰：“酒似淳安知县彻底清。”语达上听，召见，与郡。未几而卒。尝记《南史》顾宪之为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饮酒醇旨，辄号“顾建康”，与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闻强记

尹商老博闻强记，与先君同仕湘中，以乡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难，商老以江华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谒提举曾吉甫。吉甫因出示关报，先君欲假以付吏缮录，商老耳语曰：“吾已识之，不用录也。”追至馆，索笔为书数百言，不遗一字。其登科时年甚少，复中法科。继闻以法科进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札。尝宰一二壮县，皆有能称。在新喻时，每治事，听吏民坐两庑纵观，逋疑滞讼，剖析如流，庑下之人抚掌称赞。然性狷介，寡与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于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阳董氏藏怀素草书千文真迹

番阳董氏藏怀素草书《千文》一卷，盖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逌从驾在维扬，适敌人至。逌尽弃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弅尤极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毕，上顾谓曰："闻怀素《千文》真迹在董弅处，卿可令进来。"丞相谕旨，弅遂以进。

赵君贶有古循吏风

赵君贶为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风，百姓呼为“赵佛子”。方赣卒之扰，王师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亿不周。而卒将闻其为人，无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贫无以殓，囊中之绵不能具一衣。郡守遗金十两以为归资，君贶谋之妇，妇曰：“君所受金才十两，他日郡帑之籍数宁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却不受。后得旧俸百余千，乃归。道茶陵，为盗所邀，君贶曰：“我无他物，仅有银数两以献，幸容我护丧归葬。”盗熟视之，惊曰：“乃赵军使耶！”罗拜谢罪，且曰：“我辈知军使名，前有他盗，恐终不免。”送之出其境。君贶往尝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贶名锡。

刘伟明南华院诗

吉水有南华院者，在山谷之穷绝处。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圆折，宛然曲水流觞之胜。石上有履痕，土人呼为“仙人迹”。院有白云堂，在最高处。刘伟明未达时，馆于山前之富家，亦尝寓书剑于此堂。有二诗曰：“紫翠浮浮夺晓昏，生涯谷汲与松焚。客尘一点自应少，终日到门惟白云。”又云：“野兴由来惬杖藜，层峦影里见翚飞。虚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云染衣。”老僧云：“元题字壁间，幼尝见之。兵火之后始失去矣。”今寺僧于堂之坎建阁，榜曰“浮翠”，阁之下为堂，曰“云到”。盖摘其诗语也。

玉笥山旧多隐君子

玉笥山旧多隐君子，皆梁、宋以来避乱者也。最著者孔丘明、杜昙永、萧子云，皆当时禁从，其居今悉为宫观。山谷诗曰："郁木坑头春鸟呼，云迷帝子在时居。风流扫地无人问，惟有寒藤学草书。"即题萧子云宅也。子云善草书，其《题郁木洞》诗云："伐我万古石，纪我千载名。欲知古人处，白云中相寻。"又诗云："千载云霞一径通，暖烟迟日锁溶溶。鸟啼春昼桃花拆，独步溪头采碧茸。"山谷之诗本此。此山幽深盘曲，延袤百余里，泉石水竹之胜概固无恙，道宫虽环据，而其流反役于衣食，不能标白之，多为蓬藋瓦砾之场，亦可惜也。

王德升绝句诗

王德升名宻，新淦人。困踬场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与龄，独居白云斋十余年。予闻其名久矣。因与诸子入山设醮，德升来相访，时年六十余，论诗谈理，亹亹不倦。予问："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绝句，纪玉笥之胜。因得其一编，其《磬山道中》诗曰："溅石韵寒泉，依稀言语处。回头觉无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诗曰："山樵竹里居，略彴才堪渡。落日澹平畴，牛羊点寒莫。"语意萧散皆此类，非远外声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题慧力寺松风亭诗

康伯可予之《题慧力寺松风亭》六言云："天涯芳草尽绿，路旁柳絮争飞。啼鸟一声春晚，落花满地人归。"予尝以语王德升，德升曰："造语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经点化；啼鸟一声、落花满地，几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烟草、风絮、幽鸟、残花，则一诗无可议者。"

吴江长桥上无名子水调歌头

绍兴中，有于吴江长桥上题《水调歌头》云："平生太湖上，来往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谩蹉跎。　　脍新鲈，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长，不谓今日识兵戈。欲卷三江雪浪，静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不题姓氏。后其词传入禁中，上命询访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请降黄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隐者也，自谓"银艾非吾事"，可见其泥涂轩冕之意。秦丞相请招以黄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张子韶对策语

张子韶廷对时，欲写至“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等语，诸珰在殿下者来窃窥之。子韶卷卷正色谓曰：“方欲言诸君，幸勿观也。”皆惭恚而退。

张子韶论刘豫

子韶又论刘豫事云：“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天下徒见其背叛君亲，委身夷狄耳！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间牒得之，传以示豫，豫大不平。会其左右出其文，令榜于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尝为之动。其事达上听，他日子韶陛对，上语之曰：“刘豫榜卿廷策，谋以致害，非卿有守，岂能独立不惧乎！”褒嘉久之。

罗钦若与胡邦衡一官

罗钦若、李东尹与胡邦衡同在学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试，钦若见邦衡试卷，问曰：“此欲何为？”邦衡曰：“觅官也。”钦若因抚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讳字，谓曰：“与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榜遂中选。故邦衡有启谢钦若，具述与一官之语。胡公既为侍从，东尹亦仕至中大夫，钦若止正郎。尝谓余曰：“顷在学舍，偶乏仆供庖，同舍不免自执烹饪。邦衡能操刀，东尹能和面，某无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职小大，已定于此。”钦若名棐恭；东尹名孝恭。

烧炼点化之术欺人

世传烧炼点化之术，有干汞、死朱砂、雌雄黄、硫黄之法，因鏖为金银，诬诞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谓无此术。余族祖少尝好之，挟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传。资用以此而匮，而好之未厌也。一日，遣一仆入城市水银，道遇一客，亦旧尝至其家者。呼仆来前，问其主翁之无恙，且问所携何物。对曰："市水银归也。"客开壶，拈少土投之，笑遣仆曰："为我谢主翁，水银若容易干得，无处著钱矣。"仆归以告，族祖惘然。视壶中水银，则皆凝而为银矣。自是始悟，不复留意。

卷第七

江西诸曾

南丰之曾，曰巩、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贡之曾，曰弼、曰懋、曰班、曰开、曰几。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显。南丰之最著者：子固、子开，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贡之最著者：叔夏、天猷，若吉甫虽晚遇，亦终次对。此二族盖甲于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鲁公一传而有枢密孝宽，再传而为秘监诚，三传而为今丞相怀，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庐陵，自孔门点、参、元、西之后，至汉才有尚书郎伟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庐陵尤多，散在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别枝分，不可尽纪。予家在吉，吉水自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独相传以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龙君章《野史》列传，曾氏有讳崇范者，庐陵人，献书李唐，遂家金陵。李氏归朝，而其子乃以丧归。则知曾氏自金陵归庐陵，初非自金陵徙庐陵也。予家有坟墓在赣之宁都，疑与章贡之族通而自南丰来。言者以为吉、赣、抚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见谱牒，莫可推寻。然庐陵之族讳乾度者，在本朝首举进士，终于卿监，其诸族相继登科无虑数十人，视章贡、南丰终无显者。睦陂之族，如晦运乾讳彦明登宣和甲辰乙科，与诸父相弟兄，尝言："尚书之后历及唐五六百年，曾氏无闻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从者如是，盖本朝以火德兴，曾氏以火音合。"言虽附会，未为无验也。

谯定从伊川学

涪陵谯定字天授，幼学释氏。伊川之贬涪也，始尽弃其学而学焉。伊川教以《中庸》诸书，多有颖悟。后伊川得归，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间，兵戈扰攘，天授尚无恙。一日，忽弃家隐于青城山，莫知所终。方士为余言：“今或有见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几何矣！伊川尝谓道家“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山林间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审如是，则天授诚不死矣。

许叔微梦有客来谒

许知可尝梦有客来谒，知可延见。坐定，客问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为医者所误，今不及致菽水之养，一也；自束发读书，而今年逾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门户，二也；后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乡无良医。某既长立，因刻意方书，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疠大作，某不以贫贱，家至户到，察脉观色，给药付之。其间有无归者，某舆置于家，亲为疗治。似有微功，人颇相传。”其人曰：“天政以此将命汝官及与汝子，若父母则不可见矣。”因复取书一通示之。知可略记其间语曰：“药市收功，陈楼间阻。殿上呼卢，喝六作五。”既觉，异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绍兴二年，策进士第六，升作五，乃在陈祖言、楼材之间，其年仍举子。始知梦中之言无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济本事方》，今行于世。

王捷烧金术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烧金之术，因曾绘以见刘承珪。承珪荐之王冀公，遂得召见。时人谓之“王烧金”。捷能使人随所思想，一一有见，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与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罂中，埋之野外，狐见而欲食，喙不得入，馋涎流堕罂内，渍入肉中。乃取其肉，曝为脯末，而置人饮食间。又闻以狐涎和水颒面，即照见头目变为异形。今江乡吃菜事魔者多有此术。尝有一人往从之，以水令颒面，其人但颒其半，颒处变为异，未颒处乃如初，因知水中有异也。

刘锜大败金师

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之地，欲讲和罢兵，朝廷许之。明年春，蓝公佐使金回，和议颇变。朝廷遂命骑帅刘锜信叔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锜至顺昌，方与郡守陈规相见，忽报金师入寇，已抵泰和县，警书还至。锜会诸将议曰："吾军方自远来，曾未苏息，而敌人压境，策将安出？"诸将或欲迎战，或欲固守，或欲顺流而下。锜伏兵于城下以待，有余骑渡颍河而来，伏兵起袭之，无一还者。翌日，敌将韩、翟两将军兵至，去城三十余里而寨。锜夜遣人袭击，明旦复与战，败之，杀伤千余人。敌复增兵来援，直逼城下，锜于城上以破敌弓射中敌将，敌稍退。乃以步兵邀击，复大败之。敌归寨固守。锜复出精骑五百夜劫敌寨，乘胜直至中军，杀其酋长，死者不可胜数。敌自此一夕尝四五惊。时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马。得间谍，谓求援于兀朮甚急。或劝锜曰："今已屡胜，不如全师而归。"锜不听。兀朮果自将兵至，遣数骑直来索战，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战既合，兀朮自将牙兵三千往来策应。锜出军五千接战，自西而南，转战四门，往来驰逐，自辰至戌，金师大败退走，归寨不出，声言造炮架桥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朮乃引军北归。获降人言，其军中自谓："南侵十五年未尝少衄，惟和尚原以失地利败于吴玠，今又数败于此。他朝莫是外国借得兵来？"自后遂决意求和矣。

岳飞破固石洞

岳公飞之破固石洞也，贼寨据山之巅，悬崖百仞，登者跻攀而上，不胜其劳。官军每登山，贼辄凭高据险，投刃转石，士卒皆重伤而却。公既至，直入洞中，与贼寨相对而营。贼畏公威名，坚守不复下山。公一日令曰：“来日当破贼。”军中不知所谓。明日凌晨，令诸军阵于山下，与贼寨相距甚近。既成列，公临后登高以望之。贼在上，见官军逼近，亦整顿以待战。其酋长乃一女子，号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军要破我寨，除是飞来。”公闻其言，顾左右曰：“飞即我也。”击鼓进师，鼓声方合，有众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军第三队也，当作奇功。”诸军竞进，遂破贼寨，生擒其酋以归。

岳飞治军严明

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余尝访其士卒，以为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能得人心。异时尝见其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行之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盖其每驻军，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惟恐有一不如纪律者。时裨将杨贵怒一卒擅离队伍，遂脔而尸之。卒尚未死，飞见之，问其故，以为不应死。顾左右求其生，不可，则绝之，而解衣以殓焉。召贵诘曰："擅离队伍罪未至是，汝当以死偿之。"贵皇惧不敢对，诸将罗拜祈免，乃已。犹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责使招降焉，不然复其罪。贵后能致其人者，始获免。

先君与洪尚书光弼友善

方腊之变，经制使陈公亨伯馆先君于幕府。时洪尚书光弼以南京国子博士被檄主饷事，因与定交。先君与尚书同年同月生，故极友善。寇平论功，先君补初官，尚书迁京秩。后更兵戈，音问寖疏。先君既勤王而归，即扫轨朝市。尚书亦以使事见执于绝域者累年而后归，卒莫能申叙。先君每切恨叹。

方腊作乱始末

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先诱杀县令，兵吏无与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从之，众至数十万。是时，天下晏安久，州县士卒皆不习于兵，望风奔溃。腊声势益张，复陷婺、歙等州，乃入钱唐，观灯饮犒连日，因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王师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锋。后腊以食少人众，势稍窘促，遂独从千余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贯不能谁何，乃命部将伪为朝廷招降者，诱之以官。既出，则縶之。父子皆槛送京师，戮死于市，余党遂平。初，腊之入杭也，有太学生吕将者为之画策，以为不如直据金陵，因传檄尽下东南郡县，收其税赋，先立根本，徐议攻取之计，可以为百世之业；若止于屠略城邑，是乃盗尔。腊不以为然，曰：“吾家本中产，无他意，第州县征敛无度，故起兵，愿得贼臣而甘心耳。”先君尝谓：天下无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贯讨方腊纵军士杀平民

童贯之讨方腊也，尽檄东南诸路兵，凡数十万，贯独总之。既累月无功，朝廷颇加督责，贯惧，无以为计，乃出令：“与贼战而不能生获者，许斩首以献，亦议推赏。辄欺者，抵罪。”诸军自后每出战或夜劫贼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杀之，以其首来，贯即授赏，不问其是贼与否也。军士因大为欺罔，偶出遇往来人，亦皆杀之，因告其主将曰：“道逢贼众，因与斗敌，遂斩其首。”主将纵知其非，亦不敢言。陈公亨伯尝见贯，谓曰：“闻诸军每战多杀平民，要须禁止。且治盗与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状貌与中国大异，故可以级论功。今平民与盗初无别，军士利于得赏，何惮而不杀平民乎？”贯不听。既而腊招降，余党溃散，军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杀之，以其首献。贯欲张大其功，亦不问也。

靖康初先君率兵勤王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诏：应天下方镇郡县各率师募众勤王捍边。湖南帅郭公三益独起民兵，命县宰各统所部，犒劳甚厚。时先君为永州东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贰以先君易之。会有是举，守以属先君。或劝曰：“邑固有令，君独何为？”先君挥之曰：“此岂臣子辞难之时！”即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肃，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闻京城失守，蔡、亳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是多引归。先君独与二三公勒兵趋南京。时光尧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胜非。其时官吏多逃散，朝班无几，共表劝进，乃筑坛于州治仪门外东南隅。上登坛受宝，北向痛哭，班立者无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师罢归，官吏各推赏有差。先君谓是行也，勤劳有之，功效则无，岂忍受赏。既以兵归零陵，尚余犒赏银千两，悉上送官。自举兵至讫事，文移数箧，崎岖兵火，毁失殆尽，仅存印历。至勤王事，止见之差出条耳。

刘宁止与先君游处

衣冠南渡，刘发运宁止来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适遇金骑，一时行舟，皆为所焚，发运仅以身脱。顾无所归，问之乡之长者，得外大父刘公仪仲，徒步归之。外大父因授馆，且为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橐三四、吏卒十数。舟焚余其底，尚得钱数百千。时方俶扰，虽山谷间一日亦四五惊，卒有长吁于外者。刘闻之，诘曰："天步方艰，吾身不敢自爱，尔曹乃嗟怨耶！"立命斩之。先君时留外氏，因与游处。先君少为治乱之学，当崇、观间，以策干当路，辄不受。逮浙江盗作，诸公方思硕画，由是勉出为世用，而志已倦游矣。刘一见先君，以为伟人，语及零陵勤王始末，叹曰："世不无义士，顾勇于义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与俱趋章贡隆祐在所。先君辞以久出远归，不忍复去亲旁。临分，谓先君曰："观君不乐仕进，殆将隐矣，后会无期！"因以驼裘识别而去。先君既不复出，而刘后为吏部侍郎，不久亦罢，卒不复相闻。

太原之陷

张孝纯守太原，敌人攻城甚力，孝纯遣蜡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师中往援，师中兵败于榆次。复欲命李公伯纪为宣抚，帅师救之，伯纪辞以不知兵，朝廷不许。御史陈过庭率其属陈公辅等言曰："李纲儒者，不习军旅，若师出再衄，则太原失守，遗忧近甸，祸实不测，非计之善也。"疏亦不报。既而解潜等果失利，孝纯以粮尽城陷。敌人长驱而来，无复后顾矣。

胡文定得伊洛之传

胡文定公廷试，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继以其引经皆古义，不用王氏说，降为第三人。为荆南教官，与杨龟山中立交承，遂相与讲学。及为提学官，与谢上蔡显道从游亦厚。崇、观间尝为太学官，虽当时禁习元祐学术，而公独留意《正蒙》诸书，与杨、谢诸公通问不绝。故绍兴以来，论伊洛之学者，胡氏为得其传。而公尝自言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公名安国，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刘美中死而复苏

刘尚书美中，兄弟终鲜，父大中极怜之。大观初，贡于乡，将赴南宫试，大中令一老仆从行。至中涂，尚书一夕忽暴病而死。仆惊救甚至，越半日，未苏。逆旅主人皆劝之具棺敛，仆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尽，今惟此尔。若又死，则是无天地也。且我何面归见主翁！"于是以席藉地，置尚书于上，坐于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则诚死矣。"越再夕，尚书手足复动，医救数日疾平。遂入京师，次年中进士第。

卷第八

神宗赐欧阳手诏

欧阳在政府日，台官以闺阃诬讪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诏赐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亲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又诏曰："春暖久不相见，安否？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累次批出，再三诘问其从来事状，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视事如初，毋恤前言。"又涂去"塞"字，改作"释"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敦逸训子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乡人在太学者训其诸子。暇日课其习业，不加进，侍郎责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学，甘虀盐者凡几载，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乡人曰：“公言过矣。侍郎乃董十郎儿；贤郎乃董侍郎儿，其好学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杨邦义死义

建炎三年，伪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独通判庐陵杨公邦义毅然不屈。先自书其衣裾曰“宁为赵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仆，曰：“吾即死矣。”敌居数日，其酋帅有张太师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纸书“死”、“活”二字使示公，曰：“无多言，欲不降，书‘死’字下；若归于我，书‘活’字下。”公视吏有傍簪笔者，即夺笔书“死”字下。敌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数日，囚公以见四太子。公大骂不绝口，敌怒甚，杀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敌去，州白其事于朝，褒录死节，初赠直秘阁，继又赠次对，谥“忠襄”。赐官田，官其诸子，令立庙于金陵。赠告云：“懦夫每生，名不称于没世；烈士砥节，死有重于泰山。汝禀性刚方，值时艰厄，介胄之士望风而速奔，城郭之臣蒙耻以求活。独汝能明事君之义，抗死节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宁自甘于血刃。口不绝骂，言不忍闻。绰有张御史之风，无愧颜常山之节。肆颁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阁直之华，昭哉庙食之远。并推宠秩，以及遗孤，非止往居之荣，实是臣工之劝。尚祈不昧，知享此哉！”

欧阳珣主战使金不还

欧阳全美名珣，庐陵人，登崇宁进士第。靖康初，全美调官京师，时金人欲求三镇，全美行次关山，以乐府寄其内曰：“雁字成行，角声悲送，无端又作长安梦。青衫小帽这回来，安仁两鬓秋霜重。　　孤馆灯残，小楼钟动，马蹄踏破前村冻。平生牵系为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诏许上封事论御戎之策。全美应诏陈利害，时有九人同召对，全美奏曰：“割地敌亦来，不割亦来，特迟速有间。今日之策，惟有战耳。”时宰执有主弃地之议者，不悦，即除将作监丞，使金，竟不复还。朝廷录其节，而官其婿，乃从兄叔谦也。

洪尚书遣人以蜡丸致皇太后书

叔谦为余言，绍兴十一年夏客临安，一日，有客垢衣破笈若远至者来同邸。即一室闭之，遽诣尚书省，自言明日召见。已而，命之官。后询其人姓李名微，邵武人。是时尚书洪公留绝域，得皇太后书，遂遣微以蜡丸致之。上得书大喜，谓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问且十五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遂命微以官。尚书公以使命见执于金，其间遭罹危辱者屡矣，而能仗汉节誓死不变，间关万里，遣致皇太后书，以宽天子孝思，可不为忠乎！

李若水天生忠义神已预知

李忠愍公若水为大名府元城县尉日，有村民持书一封。公得书读竟，即火之。诘其人何所从来，对曰：“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往县西逢著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而如梦中所见，故不敢隐。”公以其事涉诡怪，遂纵其人弗治。因作绝句记之曰：“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事太空虚。”公初以书付火之时，母妻子弟惊讶求观弗获，独见其末曰“靖康祸有端，公卒践之”之语。其后二圣北狩，公抗节金营，将死而口不绝骂。则知天生忠义，为神物者已预知其先矣。

马扩使金脱归被疑

国家初与金人结好，遣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归，朝廷复选其子扩为使。宣和末，金人败盟，举兵入寇，扩尚以使事留金。后得脱归，未至太原，而敌骑已长驱南下矣。扩乃舍使事，说童贯，愿招集忠勇以遏贼锋，贯许之。扩过真定，时刘公韐为帅，公以扩屡使于金，知金之情伪，心颇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扩潜遣一卒之保州，为逻者所获，刘公益疑而未有所处也。公之子子羽谓公曰："马扩首尾计议边事，不以虚实告朝廷，遂使戎马深入，震惊京师。且复潜遣兵士，焉保心腹？不若声其罪而诛之，庶绝后患。"公以为然。遂召扩立于庭下，责其误国，令拽出斩之。扩叫呼不服，乃以付狱推治。未几，刘公召还，金人陷真定，扩得免死。

童贯拒契丹求和失策

契丹为金人攻击，穷蹙无计。萧后遣其臣韩昉来见童贯、蔡攸于军中，愿除岁币，复结和亲。且言：“女真本远小部落，贪婪无厌，蚕食种类五六十国。今若大辽不存，则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贯与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存，汝能欺国，独能欺天耶！”昉去，贯亦不以闻于朝。辽既亡，金人果背约。

种师道以计解京师围

靖康初，召种师道赴京师。才入国门，即日引见上殿，渊圣起迎之曰：“朕久望卿来，何其迟也，涂中跋涉不易。”师道谢毕，上赐坐，问曰：“国步多艰，敌人深入，卿何以御之？”师道曰：“兵事难预料，容臣登城观敌势如何，却得奏闻。但敌若在三十里外顿寨，则难退。如逼近，则易耳。”明日，敌移军三十里外。师道因得于城上修饬备御之具。敌屡进攻，皆却，遂结盟解围而去。师道其初所言，盖知有间谍，乃欲误之尔，敌人果中其计。但禁庭密议，不知何从知也？

朝廷不用种师道计

朝廷之召种师道也，使者促之，项背相望。师道老矣，或劝之弗行。师道谓其子曰：“朝廷近来议论不一，吾纵有谋画，未必得用。然世受国恩，今而辞难，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随诏使日夜疾驰至阙下，画策以退敌，人赖少安。金兵北还，师道请邀击之，李邦彦等不许。师道谓何㮚曰：“敌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还，彼非惟惧春深死伤士马，盖虑三镇之议其后也。吾观敌衅未已，今既不用吾计，吾不复言。然切料敌必再来，要当先为之备也。”朝廷不听。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师。

结索网以拒炮

京师戒严，金人发炮攻城甚力，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围城中，具见张孝纯、王禀等设此而炮无所施。朝廷反以为迂，不肯试一为之。盖不知吴越将孙琰守苏州城，尝用此拒炮，而淮南不能攻，时号为“孙百计”也。

蔡京请直以御笔付有司

崇宁四年，中书奉行御笔。时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其或阻格，则以违制罪之。自是中外事无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复敢有异议者。祖宗以来，凡军国大事，三省、枢密院议定，面奏画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状进入，画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或有未当，中书则舍人封缴之，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尚书方得奉行。犹恐未惬舆议，则又许侍从论思，台谏奏劾。自御笔既行，三省台谏官无所举职，但摘纸尾书姓名而已。大观中，吴执中子权为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宪，不许直牒差官，及论轻赐予以蠹邦用，捐爵禄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给事昌言封驳麻制，乞以罪状宣布四方。时人以为盛事。

何忠孺晚节有亏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绍圣四年进士第一，徽宗朝累迁为给事中。张商英罢，蔡京复用，遂以散官出，居闲十有余年，物论归之。渊圣即位，复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几，金人再犯京师，二圣北狩，太子诸王、宰职侍从皆从，而昌言逃匿太子宫沟中，偶得不行。张邦昌僭号，因更其名。及隆祐垂帘，始欲复旧，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愤成疾而死。

李大有调赣卒勤王

李仲谦大有，新喻人。靖康初，为赣守。京城戒严，即调赣卒勤王。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当调发，间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观者莫不窃笑。惟赣卒独勇锐，器械亦精明。仲谦号令整肃，师行秋毫无犯。人谓仲谦既知兵，而赣卒亦间习纪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师，亦无及矣。仲谦绍兴初尝立朝，即上书言兵事，以为用兵当有机有权，明于此而后可以决胜。光尧皇帝览之大喜，即降付中书。时赵元镇丞相当国一，日，奏事毕，上谓丞相曰：“李大有书涉兵机，故不欲付外看详。昔张齐贤上取河东之策，太祖裂其奏，掷之于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归，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东，当用齐贤策。太宗后平河东，用齐贤为相。二祖沉几先物，朕当以为法。”观圣语如此，则将大用之矣。未几而殁，终于检正。

胡铨上书请羁留金使被谪

绍兴戊午冬，奉使王伦与金使来和，欲天子受伪诏。国论未定，朝士无敢言者。胡邦衡铨时为枢密院编修官，上书请羁留金使，斩主议者之首，以谢天下。语大愤直，上怒其讦，将褫官窜昭州。时御史中丞郑刚中，谏议大夫李谊，吏部尚书晏敦复，户部侍郎李弥逊、向子諲，礼部侍郎曾开、张九成，入对便坐，引救甚力。时丞相秦桧、参政孙近亦迫于公论，请从台谏侍从议，谪广州监盐仓。御史再以为言，乃以为福州签判云。

胡铨贬新州王民瞻以诗送之

胡邦衡自福唐贬新州，王民瞻以诗送之，有曰：“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尝为茶陵县丞，累年不调，居乡里以诗名家。二诗既传，或以为讪，由是亦坐谪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守亦讦其诗，云“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再迁儋耳。其后，邦衡还朝，尝以诗人荐民瞻，凡再召见。初除国子监簿，后除直敷文阁，终于家。

明道叹赏禅家合众整肃有条理

禅家合众而不哗，无怒而有制。执事者不辞其劳，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门，升其堂，整整截截，动有条理。明道先生尝见其会食，因叹以为得三代之礼乐。吾人族姻并居同室，未必如其众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肃者，往往女子童稚实始之。此禅家所以至于屏妻绝子也。

王延知贡举人以为公

卢文纪与崔协不平，协子举进士，文纪谓知贡举王延曰：“吾尝誉子于朝，今子历士，当求实效，无取虚名。昔越人善泅，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对曰：‘其父善泅，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卢公之言，谓崔协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选协子颀甲科，人以为公举。异时公卿有以子孙魁天下者，其父祖盖自谓善泅者也。使延为主司，吾知其与选颀者反矣。

郑昺赋登瀛图长句

予尝传《登瀛图》本，规模布置气象旷雅，每思创始者必非俗笔。又有石本，皆书名氏，后有李丞相伯纪赞跋，乃钦庙在东宫，得阎立本此画，亲为题识，以赐詹事李诗。二本绝不同。尝见郑昺尚明所赋长句云：“阎公《十八学士图》，当时妙笔分锱铢。惜哉名姓不题别，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马一匹驴，五士无马应直庐。五鞍施狨乃禁从，长孙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观鹅凭栏立，一人运笔无乃虞。树下乐工鸣瑟竽，八士环列按四隅。笑谈散漫若饮彻，盘盂杯勺一物无。坐中题笔清而癯，似是率更闲论书。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树各相语，一人系带行徐徐。后有一人丰而胡，独吟芭蕉立踟蹰。一时登瀛客若是，贞观治效真不诬。书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脱几百儒。雄文大笔亦何有，餐钱但日糜公厨。邦家治乱一无补，正论出口遭非辜。时危玉石一焚扫，览画思古为嗟吁。”考其所序列，意郑必为画本赋之。然长孙、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郑诗何为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记开元中张燕公等十八人为集贤学士，于东都含象亭图写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后人皆以为贞观学士耳。

万道人制陶砚

今人制陶砚，惟武昌万道人所制以为极精，余初未信也。庐陵有刘生者，自言传万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辄败，至有三五年遂刓泐不可用者。余顷因歉岁，有野人持一“风”字样求售。易以斗米，涤濯视之，亦陶砚也。其底有“万”字篆文，意其为万所制。用之今余三十年，受墨如初，虽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过也。闻武昌今尚有制者，乃万之后。

胡卓明幼即善弈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挟此艺者日至。其母夜卧忽惊起，问其故，云："梦吞一枯棋也。"初意日所尝见，是以形于梦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岁，厥祖与客对弈而败，卓明忽从旁指曰："公公误此一着耳！"其祖败而不平，怒谓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数着，果胜。厥祖大惊，因与对棋。其布置初若无法度，既合，则皆是。数日间，遽能与厥祖为敌。迨十余岁，遂以棋名，四方之挟艺者才争先耳。往岁，有客以棋求见朋友，因共招卓明与较之，卓明连胜，客曰："胡秀才野战自得，而某以教习不离规模，是以不胜。"

学书当先学偏旁

凡学书，当先学偏旁。上下左右与其近似者，皆不相远。熟一偏旁，则数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调笔，使毫墨相受，燥润适宜。厚墨则藏锋，纸平、身正、腕定、指固，则结字有准矣。

王元甫隐居不与士大夫相接

庐山王元甫有诗名，隐居山中，不与士大夫相接。东坡自岭南归，过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见之。元甫辞曰：“吾不见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复从宾贽，幸为我谢之。”东坡叹赏而退。

刘美中记梦诗

刘尚书美中尝夜梦与一方士谈禅，往复辩论宗乘中事甚详。美中因问之曰：“仙家亦谈佛耶？”方士曰：“仙佛虽二，理岂有二哉？”美中既寤，颇异其事，遂纪之以诗云：“北风吹云肃天宇，蕙帐寒生月当户。颓然就枕睡思浓，梦魂悠悠迷处所。仙君胜士肯见临，促席从容款陪语。自言本事清灵君，学佛求仙两无阻。云軿白日降瑶空，天衣飘飘就轻举。方诸宫深云海阔，金碧禅房隔烟雨。与君粗有香火缘，聊复东来相劳苦。方游昆、阆还无期，君住世间须善为。尘劳足厌何足厌，等是实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尘外人，端为世缘縻此身。重闻妙语发深省，若更离尘佛亦尘。方平羽节何时来？道宫佛殿随尘埃。未须苦说扬尘事，东海波声正似雷。”美中以为诗中皆纪其问答之语，故尽录之。

董扆自卜地为寿藏

董体仁之祖名扆，生前尝自卜地以为寿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将葬，扶护适过其地，柩忽重不可举，子始惊异，因欲就葬。掘地丈余，忽遇大石，其上有“扆”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卷第九

吕丞相颐怒命堂吏去巾帻

建炎末，吕丞相颐浩以勤王复辟之功，进登相位。尝在中书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帻。吏对："祖宗以来，宰相无去堂吏巾帻法。"公曰："去堂吏巾帻当自我始。"吏不能对。

张魏公兴兵讨苗刘

苗刘之变，张魏公自平江兴兵讨贼，二人惧甚。朱丞相胜非因说之曰："兵至则不必战，战而不胜则汝危矣。不若先次复辟以赎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复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冯轓入奏，因以好词谕二人，欲款其谋。轓与二人之幕客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柔吉之所以觇军情。轓至而事略定，胜非因奏补轓京官，除郎中。其后乃谓人曰："轓，蜀人，德远遣之来，不过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绍兴讲解既成政局一变

绍兴讲解既成，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台谏侍从，以为非是者，稍稍引去。于是登显位、据要途者皆阿附时宰以为悦。外之监司郡守，或倾陷正人以希进，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则劾奏赵丞相；湖南帅则阴中张魏公；儋耳则睥睨李大参；春陵则诬治王枢密，其他纷纷者，不可胜数。

蔡元长之侈

蔡元长为相日，置讲议司，官吏数百人，俸给优异，费用不资。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饮，命作蟹黄馒头。饮罢，吏略计其费，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又尝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顾库吏曰："取江西官员所送咸豉来！"吏以十瓶进，客分食之，乃黄雀肫也。元长问："尚有几何？"吏对以："犹余八十有奇。"

童贯之败

龙德宫出幸，童贯自太原窜归。时廷议欲请渊圣亲征，命贯留守。贯闻之，心不自安，乃将胜捷军三千余人，追从龙德之驾。继而朝廷论贯不告而逃，及首祸罪恶，请诛之。而贯在外领兵，以扈从为名，恐复生事，遂诏聂山为江淮发运使，密图其事。山既陛辞，将出国门，左丞李纲言于上曰："贯之罪恶虽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诛斥，明出一诏书足矣，何用诡秘如此！"上深然之，遂贬贯池阳，继有岭南之命。

范宗尹廷对讦直执政后物望渐衰

范公宗尹廷对，讦直人所难言，绍兴以来，鄙夫贱隶犹能诵之。渊圣在东宫时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论崇宁以来上下欺罔；复论蔡京、童贯、朱勔等罪恶，物望太耸。及金人犯阙，耿南仲主和议，宗尹力附其说。时廷臣有进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厉声叱曰："朝廷大论已定，小臣不敢有异论！"议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执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数大将镇抚之。又于沿江易置帅藩，创立安抚大使，但约每帅相去七百里，不问形势如何。虽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东大帅。其后李成以蕲、黄、舒、光四州叛，乃镇抚之人也。

汉长沙王墓考

余居之西背驿道，有地曰“金牛驿”，意古之邮亭也。驿旁有长沙王墓，远望如丘阜，故老相传曰：“此汉长沙王墓也。”长沙王在汉固多，特未知其为谁。余游赣，闻有金精山者，始因吴芮将兵征南越尉陀，闻此山有美玉，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吴芮尝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军所营尔。建炎叛卒尝发之，斸地寻丈，见石椁，皆锢以铁，卒不能启。其下有饮酒湖，地洼以深，可坐百人，俗传为奠爵成池。若非军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茶

北苑产茶，有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分内外园。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晋公行漕事，始制龙凤团以进，然岁不过四十饼。庆历中，蔡端明为漕，复有增益。元丰中，神宗有旨造密云龙，其品又高于小龙团。今岁贡三等，十有二纲，四万九千余銙 。

灌瓦

赣之雩都尉厅后，旧有灌婴庙临其池上。庙毁，往往瓴甓堕池中，岁年不可计矣。因刀镊工取半瓦为砺石，人见而异之，遂求其瓦为砚，于是有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铜雀瓦不复有，亦谩蓄之。

南粤俗尚蛊毒诅咒

南粤俗尚蛊毒诅咒，可以杀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杀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毙。往有客游南中，暑行憩林下，见一青蛇长二尺许，戏以杖击之，蛇即逝去。客旋觉体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问曰："君何从有毒气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对。主人曰："试语今日所见。"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谓报冤蛇，人有触之，不远百里袭迹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当至。"客惧求救，主人许诺，即出龛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置枕旁，通夕张灯，尸寝以俟，闻声即启之。"客如戒。夜分，有声在屋瓦间，俄有物堕几上，筒中亦窣窣响应。举之，乃蜈蚣，长尺许，盘跚而出，绕客之身三匝，径至几上。有顷，复归筒中。客即觉体力醒然。逮旦视之，则前所见蛇毙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谢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与其子睥睨客所携。客疑之，乃物色翁所为，觇见其父子出猕猴绘像祷之甚谨，乃戒仆终夕不寐，仗剑以伺。已乃有推户而入者，即一猕猴，人身而长。挥剑逐之，逡巡失去。有顷，闻哭声，则舍翁之子死矣。

陈忠肃梦中得六言绝句

陈忠肃公居南康日，一夕忽梦中得六言绝句云：“静坐一川烟雨，未辨雷音起处。夜深风作轻寒，清晓月明归去。”既觉，语其子弟，且令记之。次年徙居山阳，见历日于壁间，忽点头曰：“此其时矣。”以笔点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谓，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刘宽夫终身不复职名

刘宽夫倜，丞相沆之孙也。崇、观中为次对，靖、炎间废罢。尝得旨叙复秘阁修撰，臣僚论列，以为其所历差遣，则为大晟府按协声律，及提举道箓院管干文字；其所转官，则缘按乐精熟，乃修道箓院与管干明节皇后园陵；其所赐带，则因撰《祥应记》;其所被谴，则以臣僚论其交结附会。宽夫由是终身不复职名。

宣和甲辰廷试进士

宣和甲辰，廷试进士，以气数为问。周表卿执羔素通此学，对策极该博，自谓当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从貂珰假筹布算而后答问。表卿惊曰：“果尔，吾当小逊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胪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僧伽像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时，改僧为德士，僧皆顶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于像上，忽天地晦冥，风雨骤至，冠裂为两，飞坠于门外。举城惊怖，莫知所为。守遽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强。"遂止。

徽宗时置隆兑等州

徽宗时边事大兴，程邻于西广置隆、兑二州，又置大观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职与内地等，费不可胜计。靖州初无赋入，岁于湖广拨钱七八万，以养官兵，有损无益。绍兴中，朱子发内翰尝奏欲废为一县，以御边徼。上颇许之，且曰："前朝开拓土疆，似此等处尤为无益，首议之臣深为可罪。"既而事亦寝而不行。乡人李秀实尝守是郡，为余言：州虽无益于朝廷，然屯驻重兵，非假之事权则不足以镇抚。倘并归辰、沅一州而置军使，则亦足矣。

维扬后土庙琼花

维扬后土庙有花洁白而香，号为“琼花”。宣和间，起花石纲，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还其地，花开如故。是殆风气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东安一士人画鼠

东安一士人善画，作鼠一轴，献之邑令。令初不知爱，谩悬于壁。旦而过之，轴必坠地，屡悬屡坠，令怪之。黎明物色，轴在地而猫蹲其旁，逮举轴，则踉蹡逐之。以试群猫，莫不然者。于是始知其画为逼真。其作《八景图》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则不见月；《江天莫雪》则不见雪，第状其清朗苦寒之态耳。若《潇湘夜雨》尤难形容，常画者至作行人张盖以别之。渠但作渔舟吹火于津渡，以火明仿佛有见，则危亭在岸，连樯在步耳。潇湘旧有故人亭，往来舣舟其下，故藉此以见也。米元章谓《八景图》为宋迪得意之笔，意其如此。

吉水玄潭观前江中旋涡

吉水玄潭观临大江上，江中有旋涡。相传云：有舟没于此，久而不见踪迹，乃出于豫章吴城山下，以为江有别道，由旋涡而入。晋时有蛟为害，尝出没涡中，许旌阳捕逐至其处。旁有巨石，裂而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阳试剑石。且云：旌阳铸铁作盖覆涡上，今水泛时其涡乃见。

大观四年伪诏

大观四年，张天觉商英为相，蔡元长致仕。时忽有伪诏传布天下，其间谓元长公行狡诈，行迹谄谀。复云：“今后州县有蔡京踪迹，尽皆削除；有蔡京朋党，悉皆贬削。”陈州守臣以闻，朝廷诏诸路以五百千为赏，捕撰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获。

张怀素等谋反事觉蔡京幸免牵连

张怀素、吴储、吴侔等谋反事觉。中外缙绅多与交结，而蔡元度与储、侔之父安诗为僚婿，故元长父子与怀素书问往来尤密。惧其根株牵连，罪且相及，遂讽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曰：“若能使不见累，他日当有以报。”深等会其意。翌日，索中外所与怀素、储、侔往来书札置案上，问狱吏曰：“此何文也？”对曰：“与怀素等交通之书也。”深诟曰：“怀素等罪状明白，人与往来书问不过通寒暄耳，岂尽从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牍！”令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众。未几，摅迁中书侍郎；深，左丞。

京师童谣

何执中居相位，时京师童谣曰：“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说者谓指童贯、蔡京、高俅三人及执中也。

崇宁二年铸折十钱

崇宁二年铸大钱，蔡元长建议俾为折十，民间不便之。优人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 ”上为之动，法由是改。又大农告乏，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裾被身之物辄除其半，众怪而问之则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躄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乃长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传禁中，亦遂罢议。躄，牵盈切一，足行也。

童贯之死

童贯窜岭南，言者谓：贯奸凶，不宜置之远地，且其误国之罪，当正典刑。渊圣以为然，乃命监察御史张澂乘驿斩之。既出国门，复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即昼夜兼行，追至南安驿舍斩之，函首京师，枭于东市。

人患无寿不患无子

邵武人黄南强字应南，与先君俱调官都下，倾盖定交。时仲兄侍侧。应南与先君齐年。一日，谓先君曰：“初意二君为兄弟，不敢以为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后数年弃诸孤，又十余年而应南来守庐陵，求访先君，则宰木已拱矣。应南晚得子而康强寿考，及见其成人。因知人患无寿，不患无子也。应南当官持廉，所至见称云。

活城

车战之法，既不尽传于后世；兵车之制，亦不复见于南方。在春秋时，申公巫臣奔吴，教之乘车，教之射御，则江之南亦可用矣。江乡有一等车，只轮两臂，以一人推之，随所欲运。别以竹为篰载两旁，束之以绳，几能胜三人之力。登高度险，亦觉稳捷，虽羊肠之路可行。余谓兵家可仿其制而造之，行以运粮，止以卫阵，战以拒马。若凿池筑城，非仓卒可办，得此车周遭连比，则人马皆不能越，或进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养生

柳公度云："不以气海熟生物，暖冷物。"时号善养生者。余异时数蹈之，未知悔也。年逾五十，老形具见，因诵少陵诗云："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特书坐间以自警。

三孔之先葬得佳域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尝步行入岩谷间，少憩，觉和气燠然，心甚爱之，已而忘归。迨暮，家人寻至其地，问故，翁曰：“我觉此山中气暖，与他处异。若我死，当葬于此。”逾年而殁，其家从其言。后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经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县之西冈。

江西元夕俗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静时微行，听人言语以占一岁之所为通塞。新喻李仲谦为举子时，是夕行于溪上，见渔者炬火捕鱼，其一连呼曰：“里大有！里大有！”仲谦闻而异之。其年秋试，更名“大有”，遂中选。

刘次庄自幼喜书

刘殿院次庄，长沙人，自幼喜书。尝寓于新淦，所居民屋墙壁窗户题写殆遍。临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释以小楷，他法帖之所无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达，两家碑志多其所书者。

卷第十

近年大魁多齐年

近年大魁多齐年，木待问、赵汝愚皆生于庚申；郑侨、黄定皆生于癸丑；王佐、萧国梁皆生于丙午；沈晦、李易皆生于甲子。推而上之，吕蒙正、冯京皆生于甲寅；蔡薿、何昌言皆生于丁未，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寘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咨、王整皆生于庚午。所传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圣锡本名洋

汪圣锡本名洋，集英胪唱赐第，御笔更名应辰。或谓取王拱辰十八岁作大魁之义。

安宁头

赣之龙南、安远，岚瘴甚于岭外。龙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宁头”，言自县而北达此地，则瘴雾解而人向安矣。欧公记至喜亭，以为道岷江之险者，至亭下而后喜。皆谓入其地者垂于死亡，出境乃免也。

种师道罢兵柄谢表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纳北人。因命泾原经略招讨使种公师道为河东、河北、陕西路宣抚司都统制，王禀、杨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径赴本司。师道既至高阳，见宣抚使童贯，问出师之由，因极论其不可，曰：“前议某皆不敢与闻，今此招纳事，恐不可以轻举。苟失便利，谁执其咎？”贯曰：“都统不用多言，贯来时面奉圣训，不得擅杀北人。王师过界，彼当箪食壶浆来迎，又安用战？今特藉公威名以压众望耳，！”遂作黄旗，大书圣语，立于军中以誓众。督师道行甚亟，师道不得已，遂调军过界河。师道未济，已有北人来迎敌，我师既不敢与之交兵，惟整阵避之而已。杨可世与麾下皆重伤，士卒死者甚众，复还界河之南。北人隔河来问违背誓书，师出何名。师道遣其属康随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陈乞事答之众哗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军，箭发如雨。师道于是遣康随诣宣司，告以北人之语，且问进退之策。宣司不知所为，乃令移兵暂回。北人追袭直至城下，属大风雨，士卒惊走，自相蹂践，兵甲填满山谷。知真定府沈积中以其事闻于朝，上怒甚，遂罢师道兵柄，责授右卫将军致仕。师道上表称谢，云：“总戎失律，误国宜诛。厚恩宽垂尽之年，薄责屈黜幽之典。孤根有托，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旧族，读皂囊之遗策，知黄石之奇书，妄意功名，以传门户。荏苒星霜之五纪，始终文武之两涂。缓带轻裘，自愧以儒而为将；高牙大纛，人惊投老而得侯。属兴六月之师，仰奉万全之策，众谓燕然之可勒，共知颉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时，才非应变，筋力疲于衰残之后，聪明耗于昏瞀之余，顿成不武之资，乃有罔功之实。何止败乎国事，盖有玷乎祖风，深念平生，大负今日，岂意至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节旄，亟归田里。乾坤施大，蝼蚁命轻。皇帝陛下睿智有临，神武不杀，得驾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临敌失机，不出求全之过计；念臣守边积岁，尝收可录之微劳。许免窜投，获安闲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发以数愆。烟阁图形，既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猎，将遂毕于余生。”

岳飞之相

岳公飞微时，尝于长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飞时贫甚，翁熟视之曰：“子异日当贵显，总重兵，然死非其命。”飞曰：“何谓也？”翁曰：“第识之，子，猪精也，猪硕大而必受害。子贵显则睥睨者众矣。”飞，靖、炎间起偏裨为大将，位至三孤，竟为谗邪所害。

毛道人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称为“毛道人”，往来诸大姓家，人不以为甚异。一日江涨，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既济，衣裾皆不濡，人始异之。尝馆于马田胡氏，夜半忽举火焚其门。主人惊救，毛升屋大笑。众怒，以戈逐之，不见所在。有顷，乃闻其声在米斛中，欲启钥殴之，赖救获免。明早，遂顾之他，于其门上书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几而卒。毛莫知所终，《玉笥实录》以为隐于山中云。

路真官神术

路真官为儿童时，有一道人谓曰："能办二十千来用，当授子以一术。"路信之，然尚为儿童，累时营求，然后能具。道人者持钱去数日，邀路往一空迥闲屋中，有油与蜜数瓮，令食之。久而后尽，大泻血秽几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书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则尽举其符印文书藏去。寻又得之。父意其窃取，诘责，对曰："非窃也，不知又何从来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书。有顷，符印文书复具。父乃知其有异，不复禁其所为。路能作太阳丹，置蒸饼面果粒于掌，望太阳嘘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红。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观间，有宫婢病，狂邪如有所凭，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哗曰："不曾带得厢王家药料来耳！"盖京师厢王家卖胭脂也。路曰："适被召，迫促而来，神气不定，故丹不成。乞赐盥漱再造。"有旨赐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咽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术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孙尝为人言其得术之初如此。

蛇变鳖蟆变鳜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鳖，其家厮役争求供之。一日，有庄氓馈巨鳖，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则见肉理盘旋，与常鳖殊不类，亟以告。翁呼馈者诘之，对曰："前三日过溪上，见一蛇于草间，吐吞涎沫，蟠缩不动。后再过之，不复见蛇，而鳖殆蛇之变。尚新，甲虽鳖，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复食鳖。又道士傅得一言："儿时捕鱼溪中，尝获一鳜，而尾有二足。细视之，则老蟆也。由是知老蟆亦能变而为鱼。"今思老蟆与鳜鱼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为龙，不知亦有化鳖者。经云雀化为蛤，而不知蟆或变为鱼也。

禅僧问话语几于俳

禅僧问话，语几于俳。尝记一禅寺，每主僧开堂，辄为一伶官所窘。后遇易僧，必先致赂，乃始委折听服。盖旁观者以其人之应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复以为请，僧曰：“是何能为？至则语我。”明日果来，僧望见之，遽曰：“衣冠济济，仪貌锵锵，彼何人斯？”其人已耻为僧发其故习，乃袖出一白石问曰：“请献药石。”僧应曰：“吾年耄矣，齿牙动摇，不能进是，烦贤细抹将来。”观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既为僧，颇以禅学自负。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问曰：“卖肉床头也有禅。”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来。”问者初未授教下句，仓猝无言，乃笑谓僧曰：“汝欲吃耶？”闻者绝倒。

刘廷隽擢第

舍法之后，诸州解额多未复其旧，庐陵解六十八名，至绍兴癸酉，其数亦未足。时郑少卿作肃为守，既拆号书榜毕，谓诸考官曰：“解额未尽复，诸公尚有试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数。诸试官因将所留卷择之，添取一名，及刘廷隽。廷隽遂擢第。

石塔院僧

维扬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龙德幸维扬时，尝欲往观，先遣人排办供奉。诸珰环视之，叹赏曰：“京师无此制作。”有一僧从旁厉声曰：“何不取充花石纲！”众愕然。龙德寻闻之，遂罢幸。

朱勔流毒东南

朱勔本一巨商，与其父杀人抵罪，以赇得免死。因遁迹入京师，交结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显。欲假事归，以报复仇怨，先搜奇石异卉以献。探知上意，因说曰："东南富有此物，可访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为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来商贩于淮浙间。凡官吏居民，旧有睚眦之怨者，无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数石，勔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彻其屋庐而取之。惠山有柏数株，在人家坟墓畔，勔令掘之，欲尽其根，遂及棺椁。若是之类，不可胜数，故陈朝老以谓东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诸孙不知稼穑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啖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其一人遽对曰：“从臼子里出。”京大笑。其一从旁应曰：“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陈忠肃书哀江头

陈忠肃公在宣、政间尝大书杜少陵《哀江头》一诗，人莫有知其意者。盖公明于数学，逆知国家靖康之变，而不欲言之尔。

王履道学东坡书

王履道安中初学东坡书，后仕于崇、观、宣、政间，颇更少习；南渡以来，复还其旧。尝见其晚年所书，真得东坡笔法者。

东湖先生读杜集有悟

东湖先生尝会棋于湖山堂，食罢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诗数十年矣，适于床头得《少陵集》，试阅之，忽有所见，元来诗当如此作。”遂有“不知何处雨，已觉此间凉”之句。自是落笔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学。

少陵古诗异名

少陵古诗有歌、行、吟、叹之异名，每与能诗者求其别，讫未尝犁然当于心也。尝观《宋书·乐志》，以为诗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岂无能别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京师一知数者之神

旧闻京师一知数者将死，谓其妻与子曰：“我死之后，汝母子必大穷困，无以自活。然无轻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于门，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当有所济。”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货其居者屡矣。念其父死时之言，迁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门，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恳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请，徐诘其所以，其道父言，乃笑谓曰：“汝父之术亦异矣。”指示其东厢下，俾斸地求之，得银数百两。惜不传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翟参政交恶

秦丞相与翟参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议事不合，秦据案叱翟曰："狂生！"翟亦应声骂曰："浊气！"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伤国体，不可施行。"翟因力陈其故，且乞罢政。退复上疏，以为"秦桧私植党与，谗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为睚眦中伤"。疏犹留中，而台章遽言翟与宰相不协，因防秋托事求去。汝文遂罢政，依旧致仕。

张果老撑铁船

里谚有“张果老撑铁船”之语，以为难遇，不复可见也。乡人杨元皋为举子时，尝梦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著张果老撑铁船。”元皋心甚疑之。绍兴初，以乡举就吉州类试，一禅刹为试院。元皋试毕，忽回顾壁间有画一老人撑船，旁题云“此是张果老撑铁船处”。元皋喜，以为符梦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皋预其一。元皋名迈。

董体仁屡用易卦对策

董体仁参政少时乡举对策，其篇首曰：“圣人序卦，噬嗑之后继之以贲；习坎之后继之以离。噬嗑者，有物为间之象也；习坎者，乘时履险之象也。为我之间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时也。故贲之彖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我之险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时也。故离之彖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说云云。后遂为举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试复用其说。策入四等，补文学出官。继获漕举，复试礼部合格，廷试仍以此说为对。时圣策以汉光武为问，体仁申其说曰：“光武取诸新室，则去间除险之时也。又恢一代之规模，则观文重明之时也。”遂为天下第一。后数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说书，讲《易·卦》，偶至“噬嗑”，体仁仍用“去间观文”之说，甚称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迁，遂参知政事。

庐陵商人浮海得异珠

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阅不能归。偶知旧以舶舟浮海，邀彭与俱。彭适有数千钱，谩以市石蜜。以舟弥日，小憩岛屿。舟人冒骤暑，多酌水以饮。彭特发奁出蜜，遍授饮水者。忽有蜑丁十数跃出海波间，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怀出珠贝为答。彭因出蜜纵嗜群蜑属餍，报谢不一，得珠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一儿出珠相与贸易，色径与常珠不类，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归，忽然风雾昼晦，雷霆轰吼，波涛汹涌，覆溺之变在顷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尝遇此变，是必同舟有异物，宜速弃以厌之。"相与诘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异，其或是也。"急启箧视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间，隐隐见虬龙攫拿以去，须臾变息。暨舶至止，主者谕其众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鱼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称所携以谢之，于是舶之凡货皆获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松漠纪闻　道山清话

北窗炙輠录　山房随笔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目　录

春明退朝录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中
卷下
松漠纪闻
校点说明
松漠纪闻
松漠纪闻续
松漠补遗
道山清话
校点说明
道山清话
北窗炙輠录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下
山房随笔
校点说明
山房随笔
山房随笔补遗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春明退朝录

[宋]宋敏求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春明退朝录》三卷，宋宋敏求撰。敏求（1019—1079）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仁宗时以父荫为秘书省正字，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仕馆阁校勘、编修官、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兼修国史。曾参修《唐书》，撰唐武宗以下六朝实录，并编有《唐大诏令集》传世。

此书系作者仕谏议大夫期间退朝后居春明里，“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而作，约成书于熙宁七年（1074）。内容多记唐宋典章故实，几占三分之二以上。举凡官诰礼仪、仕宦进拟、差除制度等掌故，史料翔实可信，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和采撷。至其于民情风俗、官场应酬、书画题记、诗话词评等时有著录，亦颇具文学史研究价值。而其记事注重前后贯通，写人不遗语言性情，又可见其“继世掌史”、文章见称于时的风貌。

此书有《百川学海》、《丛书集成初编》、《学津讨原》等本。现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以前两种对校，并加标点印行。校勘中凡遇异文，则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卷上并叙

熙宁三年，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先庐在春明里，题为《春明退朝录》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国朝宰相，赵令、卢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莱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贾魏公四十八。

枢密副使，赵令三十九，寇莱公三十一，晏元献公三十五，韩魏公三十六。

参知政事，苏侍郎易简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诰，苏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卢相、杨文公、晏元献公、宣献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庄三十。

学士，苏侍郎二十八，晏元献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献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郸皆三十六，杨文公、钱子飞皆三十七，卢相、今参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吴正肃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壮之意当是“丁稚”。唐以大帝讳避之，损其点画云。

真宗朝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大两省、待制以上赴。林尚书特以谏议大夫为三司副使，亦预焉。既而并诸副使，遂以为常。王太尉主会，唯用大官之膳，少加堂餐。自丁晋公助以家馔，至今踵之。

天圣七年，玉清宫灾，遂罢辅臣为宫观使，而景灵、会灵、祥源三宫观以学士、舍人管勾。康定元年，李康靖公罢参知政事，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会灵观。自后学士皆为提举。至和初，晏元献公以旧相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万龄避家讳也。观，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师端愿为观察使，止得管勾祥源观，自陈于枢府宗衮，宋元宪也。谢朓谓谢安为宗衮。乃加以都管勾。今朝官亦云提举，非故事也。

宗衮尝言：律云“可从而违，堪供而阙”，亚六经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属文，自稳当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曰：“为文是静中一业尔。”

本朝置枢密使副，或置知枢密院同知院，然使与知院不并置也。熙宁元年，文潞公、吕宣徽为使，而润州陈丞相自越州召为知院。前一

岁，陈丞相为副使，位在吕公之上故也。

国初范鲁公、王祁公、魏仆射三相罢，赵令独相，始置参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富郑公三相。

太平兴国四年，石元懿始以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八年，张司空齐贤、王公沔并以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景德三年，马正惠以检校太傅，韩公崇训以检校太保，并签书枢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为同签书院事。

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兴元年，钱文僖以兵部尚书为枢密使，不带检校官，有司之失也。

赵德明归款，真宗赐以宗姓，然不附属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举宗联命氏之荣。"宝元二年，元昊叛，诏削属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郑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实碑》。

本朝太宗撰《中令赵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还，乃以唐明皇所题裴耀卿碑额上之，仁宗遂御篆赐沂公碑曰"旌贤"。其后踵之者：怀忠吕许公、显忠李忠武、旌忠寇莱公、全德元老王太尉、教忠积庆文潞公父洎、亲贤李侍中用和、褒亲齐国献穆公、旌功曹襄悼、旧学晏元献、崇儒丁文简、旧德张邓公、显先积庆赵中令子丞、旌忠怀德张侍中耆、儒贤高文庄、褒贤范文正、思贤刘丞相沆、清忠王武恭、旌忠元勋狄武襄、褒忠陈恭公、纯孝张文孝。英宗御篆忠规德范宋元宪，上御篆淳德守正吕文穆、大儒元老贾魏公。

国朝历三师三公者：太祖即位，天雄节度符魏王彦卿自守太尉为太师，定难节度、西平王李中令彝兴自守太傅为太尉，荆南节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为太傅。

赵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书，以太保、中书令留守西京，又以太师西京养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中书，以太尉罢为玉清昭应宫使。

范鲁公以司徒在中书，王祁公、薛文惠、吕文穆并以司空在中书，丁晋公、冯魏公、王冀公并以司空、司徒在中书，韩魏公以司空在中书，司徒为节度侍中，曹襄悼、文潞公并以司空为枢密使、侍中，吕文

靖罢相，以司徒监修国史，曾鲁公以司空为节度、侍中。

吕许公以太尉致仕，张邓公、曾鲁公并以太傅致仕，陈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张相齐贤、章郇公、宋郑公、富韩公并以司空致仕。

国朝宰相为仆射，魏公仁浦、赵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吕文穆、吕正惠、李文靖、张司空、王文正、向文简、王冀公、寇莱公、吕许公、王沂公、贾魏公、陈恭公、韩魏公、文潞公、富郑公、曾鲁公二十二人。枢相为仆射，陈文忠、曹襄悼、张荣僖、王康靖四人。枢密使为仆射，石元懿一人。

列圣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蔼写太宗圣容于启圣院，后玉清昭应宫范金祖宗像，馀多塑像。其殿名在京曰庆基、奉先禅院，奉宣祖。开先、太平兴国寺，奉太祖。二圣、玉清昭圣宫，奉太祖，太宗同殿，见上。永隆、启圣院，奉太宗，见上。安圣、玉清昭应宫。以下并奉真宗。奉真、景灵宫。崇真、慈孝寺。延圣、万龄观。永崇、崇先观。孝严、景灵宫，奉仁宗。英德；景灵宫，奉英宗。在外曰章武、扬州建隆寺。以下奉太祖。兴元、西京应天院。端命、滁州。帝华、西京应天院。以下奉太宗。统平、太原府。昭孝、西京应天院。以下奉真宗。信武、澶州。集真。华阴云台观。又凤翔太平宫有祖宗神御殿，南京鸿庆宫有三圣神御殿，西京永安县会圣宫有五圣神御殿。今京师定力院有太祖御像，国初待诏王霭画。诸后影殿曰重徽、奉先禅院，奉明德太后，章穆皇后同殿。彰德、慈孝寺，奉章献太后。广孝，景灵宫，奉章懿太后。广爱。万龄观，奉章惠太后。

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盛寒，河流浅涸，诏所在为坝闸潴水以过舟。官吏击冻督役，稍稽则皆何校，甚者劾罪，以次被罚。州、县官降敕而杖之者，凡十馀人。

旧制：将相食邑万户即封国公。王太尉为相，过万户而谦挹不封。庆历七年南郊，中外将相唯夏郑公合万户，中书请封英国公，因诏使相未满万户皆得封。于是王康靖封遂国公，章文简封郇国公，王武恭封冀国公。其后遂以邑封合万户者彻国。

国朝以来封国公者：范侍中、鲁。王文献、祁。向侍中拱、谯、秦。静难节度刘公重进、燕。保大节度赵公赞、卫。定国节度冯公继业、梁。张侍中永德、邓、卫。张尚书昭、舒、郑、陈。孟中令昶、秦。王中令彦超、邠。赵中令、梁、许、陈。吕文穆、蔡、徐、许。寇忠愍、莱。丁秘监、晋。冯文懿、魏。曹襄悼、韩、鲁、郓。王文穆、冀。张荣僖、岐、邓、徐。吕文靖、

申、许。王文正、沂。张文懿、郢、邓。章文简、郇。夏文庄、英、郑。王康靖、遂、邓。王武恭、祁、冀、鲁。贾文元、安、许、魏。陈恭公、英、岐。文侍中、潞。杜正献、祁。宋元宪、莒、郑。庞庄敏、颍。韩侍中、仪、卫、魏。曾侍中、英、兖、鲁。富相。祁、郑、韩。

太子谥：昭成、许王元僖，初谥恭孝，改。悼献。周王元祐。

诸王谥：悼、秦王延美。懿、魏王德昭。康惠、岐王德芳。恭宪、楚王元佐。恭靖、陈王元份。文惠、安王元杰。恭懿、邓王元偓。恭惠、曹王元偁。恭肃、燕王元俨。怀靖、褒王昉。悼穆、豫王昕。悼懿。鄂王羲。

公主谥：恭懿、宣祖女，燕国大长公主，降高怀德。贤肃、太祖女，秦国大长公主，降王承衍。贤靖、太祖女，晋国大长公主，降石保吉。恭惠、太祖女，许国长公主，降魏咸信。初谥正惠，改。英惠、太宗女，燕国长公主，降吴元扆。和静、太宗女，晋国大长公主，降柴宗庆。懿顺、太宗女，郑国长公主，降王贻永。慈明、太宗女，申国大长公主，报慈正觉大师清裕。献穆、太宗女，齐国大长公主，降李遵勉。昭怀、真宗女，出俗为道士，号清虚灵昭大师。庄孝。仁宗女，楚国大长公主，降李玮。

宗室谥：恭裕、申王德文。康孝、南阳郡王惟吉。安懿、濮王。孝定、相王允弼。荣易、定王允良。恭肃、广平郡王德隆。思恪、永嘉郡王允迪。懿恭、平阳郡王允升。僖简、信安郡王允宁。康简、广陵郡王德雍，循国公承庆。和懿、定安郡王承简。恭僖、舒国公承蕴。僖靖、同安郡王惟正。僖穆、丹阳郡王守节。安僖、荣王从式，楚国公从信。安简、信都郡王德彝。安恭、博平郡王允初。慈惠、申国公德恭。僖安、楚国公守巽。和惠、河东郡王承衍。惠恪、楚国公从古。僖温、遂宁郡王承范。良静、魏国公宗懿。恭简、韩国公宗礼。良、祁国公宗述，吉国公克绍。昭裕、遂国公宗颜。修孝、南康郡王世永。恭静、乐平郡王承亮。康僖、光国公克广。荣僖、陈国公承锡。恭。昌国公世滋。

宰相谥：文献、王祁公溥，改文康。宣懿、魏仆射仁浦。忠献、赵中令普。文惠、薛相居正，陈相尧佐。恭惠、沈相伦。惠安、宋相琪。文正、李司空昉、王太尉旦，正字犯仁宗嫌名。正惠、吕相端，正字犯仁宗嫌名。文穆、吕许公蒙正、王冀公钦若。文定、张司空齐贤、李相迪。文靖、李相沆，吕许公夷简。文简、毕相士安，向相敏中。忠愍、寇莱公准。文懿、冯魏公拯，张邓公士逊。文正、王沂公曾。文节、张相知白。章惠、王相随，改文惠。文宪、章郇公得象，改文简。元献、晏公殊。正献、杜祁公衍。恭、陈相执中。文元、贾魏公昌朝。庄敏、庞颍公籍。元宪。宋郑公庠。

枢密使谥：元靖、李公崇矩。景襄、楚公昭辅。元懿、石仆射熙载。恭懿、王公继英。文庄、高公若讷。宣简、田公况。惠穆。吕公公弼。

枢密使相谥：武惠、曹侍中彬。文忠、陈仆射尧叟。襄悼、曹侍中利用。荣僖、张侍中耆。文僖、钱公惟演，思改。恭毅、杨公崇勋，恭密改。文康、王相晦叔。康靖、王侍中贻永。文庄、夏郑公竦。武恭。王公德用。

参知政事谥：文懿、郭尚书贽，孙少傅朴。文恭、李公穆。景肃、赵公昌言。康节、辛少傅仲甫。恭肃、温尚书仲舒。惠献、王尚书化基。文定、赵右丞安仁，石少师中立。文僖、陈公彭年。康懿、任尚书中正。肃简、鲁公宗道。简肃、薛公奎。宣献、先公。文忠、蔡公齐。文肃、盛少傅度，吴公奎。忠宪、韩少傅亿。忠穆、王公䜣。康靖、李少傅若谷。文庄、晁公宗悫。安简、王尚书举正。文正、范公仲淹。正肃、吴公育。文烈、明公镐。文简、丁右丞度。康穆、程公戡。文安、王公尧臣。质肃。唐公介。

枢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谥：宣靖、钱邓州若水。恭质、宋公湜。景庄、王公嗣宗。正惠、马公知节，正字犯仁宗嫌名。安惠、周侍郎起，任少傅中师。武穆、曹公玮。忠献、范尚书雍。僖质、赵少师棋。宪成、李侍郎咨。文孝、张左丞观。文肃、郑公戬。恭惠、任少师布。威敏、孙公沔。孝肃、包公拯。文恭、胡少师宿。忠简。王侍郎畴。

使相谥：恭惠、安仲王审琦。元靖、王中令景。正懿、高中令保融，正字犯仁宗嫌名。武烈、石中令守信。庄烈、何中令福进。恭孝、孟中令昶。武穆、高公怀德。忠顺、陈公洪进。忠懿、钱中令俶。庄武、李侍中继勋，石公保吉。安僖、钱侍郎惟濬。庄惠、宋太师渥。恭惠、张侍中美。忠武、李公继隆。武惠、潘公美。忠肃、王公显。荣密、柴公宗庆。恭密、杨公崇勋。恭僖、李侍中用和。文简、程相琳。良僖。李公昭亮。

文臣谥：文安、宋尚书白。文庄、江陵杨公。忠定、张尚书咏。文恭、薛尚书映。忠肃、马少保亮。文、杨侍郎亿。恭惠、李中丞及。文元、晁少傅迥。宣、孙少傅奭。康肃、陈公尧咨。章靖、冯侍郎元。宣懿、杨侍郎察。恪、李右丞昭述。景文、宋尚书祁。襄、余尚书靖。恭安、张尚书存。庄、李尚书兑。修懿、钱左丞明逸。懿敏、王尚书素。懿靖。李少师东之。

武臣谥：温肃、杜公审肇。恭僖、杜公审琼。恭惠、杜公审进。武毅、曹公翰，崔公翰。忠武、郭公守文。勤威、冯公守信。和惠、王公昭远。恭肃、王公承衍。忠惠、吴公元扆。元惠、周宣徽莹。武康、王公超。武懿、曹公璨。忠毅、彭公睿，周公美。恭庄、张公潜。宣惠、钱留后惟济。和文、李公遵勉。壮恪、夏公随，王公凯。安毅、郑公守忠。忠僖、夏宣徽守赟。忠隐、葛公怀敏。壮愍、刘公平，任公福。恭壮、高公化。壮定、杨留后景宗。忠恪、曹公琮。密、郭宣徽承祐。良惠、刘观察从广。荣毅、许公怀德。良定、李留后端懿。勤惠。张公孜。

外戚谥：武懿、刘公通。康怀、刘从德。安僖、曹公玘。恭怀、曹公傅。景思。张尧封。

内臣谥：忠肃、刘承规。安简、王承勋。僖靖、蓝继宗。安恪、卢守勤。僖恭王惟忠。安僖、岑守素。僖良、皇甫继明。良恪、张永和。荣恪、蓝元用。忠安、张惟吉。僖勤、史崇信，石全育。僖恪、刘从愿，邓保吉。威勤、麦允信。僖

安。王守忠。

任恭惠与吕许公同年进士，而同为博士。恭惠登枢，年耆康强。许公时尚为相，尝所叹羡，询其服饵之法。恭惠谢曰："不晓养生之术。但中年因读《文选》有所悟尔：谓'石韫玉以山辉，水含珠而川媚'也。"许公深以为然。

父子掌诰，国初至熙宁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正字犯仁宗嫌名。王兵部、文正。王惠献、安简。晁文元、文庄。钱希白、修懿。梁翰林、庄肃。吕文靖、仲裕。宣献公、敏求。苏仪甫。子容。

咸平六年，并三部为三司，使官轻则为权使公事。庆历中，叶翰林道卿再总计，止云"权使"，盖中书误也。其后遂分权使与使公事为两等。

舍人院每知制诰上事，必设紫褥于庭，面北拜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宗衮作《掖垣丛志》而不解其事。按唐旧书亦无闻焉，惟裴廷裕《正陵遗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当压角。"则其礼相传自唐也。予为舍人日，邵兴宗入院，不疑为阁长压角，时议美之。

翻译新经，始以光禄卿汤公悦、兵部员外郎张公洎润色之，后赵文定、杨文公、晁文庄、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晋公始为使。天圣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为使。自后元宰继领之，然降麻不入衔。又以参政枢密为润文，其事寖重。每岁诞节，必进新经。前两月二府皆集以观翻译，谓之"开堂"，亦唐之清流尽在也。前一月，译经使、润文官又集以进新经，谓之"闭堂"。庆历三年，吕许公罢相，以司徒为译经润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后降麻入衔。

宗衮尝曰："残人矜才，逆诈恃明，吾终身不为也。"亦繇唐相崔涣曰"抑人以远谤，吾所不为"。

予治平初同判尚书礼部，掌诸处纳到废印极多，率皆无用。按唐旧说，礼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谓之南宫舍人，百日内须知制诰。王元之与宋给事诗云"须知百日掌丝纶"，又谓员外郎为"瑞锦窠"。员外郎厅前有大石，诸州府送到废印，皆于石上碎之。又图写祥瑞，亦员外郎厅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礼部员外郎，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

送新图”是也。今之废印，宜准故事碎之。

唐内人墓，谓之“宫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见唐人文集。

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鼕鼕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

太常寺国初以来皆禁林之长主判，而礼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缛，别建礼仪院，辅臣主判，而两制为知院。天禧末罢知院，天圣中省礼仪院，而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并兼礼仪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员、少卿二员、博士四员。祥符中置博士二员，后加至四员。今若置判寺一员、同判寺二员，则合唐之卿数矣。天圣元年，改同判院为司知院，即博士也。

太常寺旧在兴国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肃判寺，厅事画寒林屏风，时称绝笔，其后为判寺好事者窃取之。嘉祐八年，徙寺于福善坊。其地本开封府纳税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为廨舍，既成而已立为皇子，遂为太常所请焉。

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既而田锡罢职，知陈州；顷之，宋湜贬均州团练副使，王元之商州团练副使。熙宁二年，阁老钱君倚守江宁。明年，予自请出院；李才元、苏子容皆落职，惟吴冲卿权三司使，不供职。阁下无人草制，遂命二直院焉。

开宝二年，李文正正字犯仁宗嫌名。以中书舍人，卢相以知制诰，并命直学士院。六年，知制诰张公澹直学士院。太平兴国元年，汤率更悦、徐骑省铉直学士院，王梓州克正、张侍郎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宁二年，复置旧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领焉；集贤，次相领焉。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而颇以昭文为重，自次相迁首相乃得之。赵令初拜止独相，领集贤殿大学士，续兼修国史，久之，方迁昭文馆。薛文惠与沈恭惠并相，薛自参政领监修，拜相仍旧，而沈领集贤。毕文简与寇忠愍并相，而毕领监修，寇领集贤。王太尉独相，亦止领集贤。近时王章惠、庞庄敏初拜及独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职，非旧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枢相，罢节而还旧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带检

校官，复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庆历七年，夏郑公自使相入枢，仍带节度使，亦非旧制也。太祖、太宗时文臣为使相，惟赵令一人。真宗时寇莱公、王冀公二人，节度使李南阳一人。乾兴后，难遽数矣。

唐文武参用，袁滋自尚书右丞出华州刺史，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如是者数人。本朝颇循其制，工部侍郎王公明兼黄州刺史，给事中乔公维岳换海州刺史，三司使、尚书左丞李公士衡换同州观察使，学士承旨、刑部尚书李公维翰换相州观察使，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公尧咨换宿州观察使。如钱邓州及庆历初韩、范、庞、王四公，皆换观察使，以用兵擢之也。龙图阁直学士马公季良换秦州防御使，非美迁也。

武臣换文资者，太宗时白州刺史钱昱换秘书监，迁工部侍郎，复换观察使。

真宗优待王冀公，景德中罢参知政事，始置资政殿学士以命之。宰相寇莱公颇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命为大学士，冀公请铸印，不许，遂领尚书都省，以都省自有印也。

后唐明宗以枢密使安重诲不通文义，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班枢密使之后，食于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为之。后随殿名改为文明殿学士，李司空昉尝为之。庆历中以同永定谥号，改为紫宸殿学士，丁文简罢参知政事为之。何右丞郯时为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称，又改为观文殿学士。未几，贾魏公以使相换仆射，因置大学士处之，仍诏非历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为端明殿。会先公自南都召归，特置学士，班翰林、资政之下，与旧职名同，而立位异矣。

唐姚南仲不历尚书、侍郎，而入省便为仆射。近世郑文肃、刘丞相、张尚书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读甫，皆不历郎中、员外，而便为谏议大夫；吕给事惠卿、邓中丞润甫亦然。

尚书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简者兼学士、舍人，本朝唯重左曹。馆职、提点刑狱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转运使得名曹，又迁左曹。学士、

舍人、待制迁二资，带史撰，更得优迁。如苏仪甫自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王原叔自工部郎中迁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带史撰亦得优迁，李邯郸自博士为礼部员外郎，贾魏公自司封员外郎为礼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乐书成，迁工部员外郎。庆历中，吕仲裕、王原叔修《崇文总目》成，并为工部员外郎。予预修《唐书》，亦忝此官。又朝选久不磨勘者，郭谏议申锡迁右司员外郎，祖择之工部员外郎，张修撰问礼部郎中。

迩英阁，讲讽之所也。阁后有隆儒殿，在丛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讲筵而身品短，同列戏之曰："宜为隆儒殿学士。"

孙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对赵中令，出取幽州图以示之。赵令详观称叹，曰："是必曹翰所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对："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此图非翰，他人不可为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既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图归内。

杨庶几孜言：胡秘监旦退居襄阳，镵大砚以著《汉春秋》，书成，瘗其砚。每闻大臣名士薨卒，必作传以纪其善恶，然世不传，庶几亦自有所述。

杜甫终于耒阳，稿葬之。至元和中，其孙始改葬于巩县，元微之为志。而郑刑部文宝谪官衡州，有《经耒阳杜子美墓》诗。岂但为志而不克迁，或已迁而故冢尚存耶？

唐官有定员，阙则补之。后唐长兴二年，诏诸州得替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并令随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敕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国初尚多前资官，今阁门仪制尚有见任、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

太宗时始置磨勘差遣院，后改为审官。真宗时，京朝官四年乃得迁。天圣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迁，须至京引对，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许外任岁满亦迁。时恭谢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并迁者，于是朝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与上即位，故复用恭谢之例。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礼，二府必进官。天圣二年南郊，吕许公恳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礼，两府加恩，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内得三种；学士至待制、大两省，得阶勋而下二种；大卿监至少卿监一种，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种，阶勋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户，实封四百户；馀降麻官，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直学士以上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舍人、待制、散尚书至少卿监以上，食邑三百户，实封一百户。

凡食邑三百户，封县开国男，五百户封子，七百户封伯，千户封郡侯，二千户封公，千五百户以上始加实封。

唐大帝时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书令、侍中皆正三品，大历中并升为二品。晋天福五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国初枢密使吴延祚以父讳璋，加同中书门下二品，用升品也。

每南郊大礼，循唐制命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卤簿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知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而礼仪使本太常卿事，尚书兵部主字图，卤簿使是其职也。仪仗使排列之，而卤簿使督摄之，其职事颇相通。真宗时东封西祀，奉祀皆辅臣为五使，南郊则用学士而下。仁宗籍田、恭谢大飨明堂、祫飨上大飨，并循真庙之制。

卷中

予尝判官告院、知制诰，时又提举兵、吏司封，官告院而不自司勋，恐遗之也。凡文臣及节度、观察、防、团、刺史、诸司使副、内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军至军校环卫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妇用司封印，加勋用司勋印。

凡官告之制，后妃，销金云龙罗纸十七张，销金褾袋，宝装轴，红丝网，金𥿄楷。公主，销金大凤罗纸十七张，销金褾袋，瑇瑁轴，红丝网，涂金银𥿄楷。按皇后当降制诞告，不装告身而用册。本朝诸后皆止用告。景祐元年，立后始用册。治平、熙宁皆循之。亲王、宰相、使相，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紫丝网，银𥿄楷。枢密使、三师、三公、前宰相至仆射、东宫三师、嗣王、郡王、节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宣徽使、仆射、东宫三师、御史大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牙轴，色带。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东宫三少、六统军、上将军、留后、观察使同上，惟用法锦褾。近者用翠毛狮子锦以代晕锦，非旧制也。三司使、翰林学士承旨至直学士、待制、丞郎、御史中丞、大两省宾客、大卿监、祭酒、詹事、庶子、大将军、防团刺史、横行使、内诸司使、军职遥郡、枢密都承旨、初除驸马都尉，白绫大纸七张，法锦褾，大牙轴，色带。三司副使、少卿监、司业、起居郎至正言、知杂至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四赤令、谕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仆、太常博士、节度行军司马、副使、横行副使、诸司副使、枢密副承旨、军职都指挥使、忠佐马军步军都军头以上、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并不遥郡者，白绫大纸七张，大锦褾，牙轴，青带。国子博士至洗马、通事舍人、诸王友、六尚奉御、诸卫将军、承制、崇班、阁门祗候、五官正、诸州别驾、枢密院诸房承旨、如官至将军以上，用大绫纸、大锦褾、大牙轴。两使判官、防团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馆职、堂后官、中书枢密院主事、诸军职都虞候、忠佐马军步军副都军头、诸班指挥使、藩方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内供奉官至内品，白绫中纸五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秘书郎至将作监主簿，白绫小纸五张，黄锦褾，角轴，青带。幕职州县官、灵台郎、保章正、诸州长史司马、中书录事、主书守当官、枢密院令史、书令史、诸军指挥使、内品待诏、书艺，白绫小纸五纸，小锦褾，木

轴，青带。诸蕃蛮子大将军司、阶司、戈司候郎将以上，并白绫大纸，法锦，大牙轴，色带。凡修仪、婉容、才人、贵人、美人，销金小凤罗纸七张，销金褾袋，瑇瑁轴，红丝网，涂金银帒榼。司言、司正、尚衣、尚食、典宝常使，金花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内降夫人、郡君，团窠罗纸七张，晕银褾袋。宗室妇常使，金花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宗室女，素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国夫人，销金团窠五色罗纸七张，晕锦褾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罗纸七张，见任两府母、妻使团窠。法锦褾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皆用瑇瑁紫丝网，帒榼。郡君、县太君、遥郡刺史、正郎以上妻并销金，常使罗纸七张，余命妇并素罗纸七张。

凡封赠父祖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绫纸，法锦褾，大牙轴。余虽极品，止给大绫纸，法锦褾，大牙轴。

凡朝士父在，经大礼推恩得致仕官，不给奉。父任陛朝官以上致仕，自得奉。旧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则不给奉。

凡宰相、使相，母封国太夫人，妻封国夫人。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尚书、节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枢密、参政母，经南郊封国太夫人。直学士以上给谏、大卿监、观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旧制学士官至谏议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诏改之。少卿监、防团以下至陛朝官，母封县太君，妻封县君。

凡辅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为东宫三少。曾祖为少保，祖为少傅，父为少师。因进官或遇大礼，进加至太师。两令、国公、使相、节度使，亦封三代。尚书、资政殿大学士、三司使，封二代，至太尉。大学士自如两府例。学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余陛朝官以上，至吏部尚书。父历两府，赠至师令、国公。历两制、大两省，赠至太尉。唐相止赠一代，权德舆罢相，为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自润州改葬其父于东都亡祖之域。其祖倕终右羽林军录事参军，因表纳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请回赠祖一官，诏不许纳官，特赠倕尚书、礼部郎中。德舆在迁祔式假内，公事皆差官勾当，有敕使及别奉诏命，即令权服惨服承进止。

唐制，宰相不兼尚书左、右丞，盖仆射常为宰相，而丞辖留省中领事。元和中，韦贯之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迁中书侍郎。又仆射、给谏皆不为致仕官，然杨于陵为左仆射致仕。本朝沈相伦亦以仆射致仕。

唐节度使除仆射、尚书侍郎，谓之“纳节”，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除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先公在西阁当制。至和中，韩魏公自武康军节度使除工部尚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皇祐中，宗衮请置家庙，下两制礼官议，以为庙室当灵长，若身没而子孙官微，庙即随毁。请以其子孙袭三品阶勋及爵，庶常得奉祀，不报。

秘府有唐孟诜《家祭仪》、孙氏仲《飨仪》数种，大抵以士人家用台卓享祀，类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当用平面毡条屏风而已。

汉乾祐中，除枢密使始降麻，如将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罢为仆射，亦降麻；高文庄、田宣简、吕宝臣罢，止舍人院出告。

天圣中修国史，王安简、谢阳夏、李邯郸、黄唐卿为编修官。安简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谢、李尝戏为句曰："王貌闲如鹤，黄吟苦似猿。"

天圣中钱文僖留守西都，而应天院有三圣御像，去府仅十里，朔望集众官朝拜，未晓而往，朝拜毕，三杯而退。文僖戏为句曰："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又有人送驴肉，复曰："厅前捉到须依法，合内盛来定付厨。"

宗衮尝赏黄子温诗。子温名孝恭，天圣八年登进士第，为大理寺丞，失官。其从兄子思亦善诗，《咏怀》曰："日者未知裴令贵，世人争笑祢生狂。"《重午》曰："风檐燕引五六子，露井榴开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终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为知制诰。夏六月，梦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为邃清殿学士制。既寤，不能记其姓名及其文词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当制舍人吕缙叔草制，除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后数日，得承旨张公所作诏云："乃规层宇，正字犯御名。邃在西清。"恍然记去岁之梦与诏文，离合其名若符契焉。

尊号起于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自后率如之。陆贽尝以谏德宗。宗衮著《尊号录》一篇，系以赞云："损之又损，天下归仁。"盖托讽焉。上即位，群臣凡再上尊号，率不许。

李尚书维有三兄，文靖丞相、赞尚书虞部员外郎、源太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终。尚书亦是岁大病，恳言于朝，乃罢翰林学士，换集贤院学士，出知许州。王给事博文与其子景彝皆贰枢，然并逾月而终。

欧阳少师言为河北都转运使，冬月按部至沧、景间，于野亭，夜半闻车旗兵马之声，几达旦不绝。问宿彼处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间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圣中归其乡里青州时，滕给事涉为守，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以纸摹之，其家尚余数幅。

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唐内臣为中尉，惟赠大都督。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品同为“知”，隔品为“判”。自后惟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余并为知州。

参知政事父见其进拜者：卢朱崖、吴正肃与尚书张公安道；枢副陈尧叟、张文孝、吴文肃，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唐书》惟载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许。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因命其从事裴宏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弘正许之。乃籍民田所当者易以他地，疏导二十里，以杀水悍。还壖田七百顷于河南，自是滑人无患。此外无所纪。盖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蕃臣，而事不闻朝廷也。而汴河亦不闻疏通之事，惟《郑畋集》载为相时，汴河淀塞，请令河阳节度使于汴口开导，仍令宣武、感化节度使严帖州县，封闭公私斗门。感化即徐州也。

唐两京皆有三馆，而各为之所，所以逐馆命修撰文字。本朝三馆合为一，并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总目》，则在崇文院，余各置局他所，盖避众人所见。《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王文穆为枢密使领其事，乃就宣徽南院厅以便其事。自后遂修国史、会要，名曰编修院。又修《仁宗实录》，而《英宗实录》同时并修，遂在庆宁宫史馆，领日历局，置修撰二员，宰相为监修。自置编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历等书皆析归编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参。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参。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参。王沂公家一本云，四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参。其长上、折冲、果

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各准职事参。其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及国子监博士、学生每季参。若雨雪沾服失容及泥潦，并停。以上唐仪制令。凡京百司有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正正字犯仁宗嫌名。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学士、皇太子诸王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并不常朝参。其在三馆等诸职掌者，并朝参讫，各归所务。是年御史中丞窦参奏："常参文武官，准令每日参，自艰难以来，遂许分日。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参，三品以上更加三参。顷并停废，今请准令却复旧仪。"十三年，御史台奏："诸司常参，文官隔假三日以上并以横行参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参、六参，九参谓一月九次，六参谓一月六次。今后每经三节假满，纵不是本配入日，并依文官例横行参假。"以上《唐会要》。后唐同光二年，四方馆奏："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造奉专使，文武两班三品以上官可于内殿对见，其余并请正衙。"从之。天成元年，御札赐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每月朔望日赐廊下食。唐室承平时，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谓之"廊餐"。自乾符乱离罢之，惟月旦入阁日赐食。明宗即位，谏官请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见帝于便殿。李琪以为非故事，以五日为繁，请每月朔望日入阁，赐廊下食，罢五日起居之仪。至是宣旨朔望入阁外，五日一起居以为常。天成元年，敕今后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内殿前，便令阁门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台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于正衙谢辞。每遇内殿起居日，百官不于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辞谢，不令参谢。每内殿起居日，百僚先叙班于文明殿庭，候辞谢官退，则班入内殿。"从之。晋天福二年，中书门下奏："在内廷诸司使等，每除正官，请令赴正衙谢后，不赴常朝。其京官未升朝官，祗赴朔望朝参。"从之。以上《五代会要》。国朝诸在京文武升朝官每日朝，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参起居。国朝令文。按唐制，文武职事官并赴常参，武班五日一参，又有三日一参，五日参并朔望为六参，三日参乃九参。所谓常参官未有无职事者。由后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内殿，凡随驾将校、外方进奉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于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至天成初，诏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其趋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归司。本朝视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厘务朝臣日赴，是谓"常朝"。垂拱殿曰内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谓"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厘务、令厘务并赴内朝，谓之"百官大起居"。是则奉朝之制自为三等。盖天子坐朝，莫先于正衙殿，于礼群臣无一日不朝者，故正衙虽不坐，常参官犹立班，俟放朝乃退。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厘务者，谓之常参。

唐日御宣政，设殿中细仗、兵部旗幡等于廷，朝官退，皆赐食。自开元后，朔望宗庙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唤仗入阁门，遂有“入阁”之名。在唐时殊不为盛礼。唐末常御殿，更无仗，遇朔望特设之，趋朝者仍给廊下食，所以郑谷辈多形于诗咏叹美，而五代行之不绝。祖宗数御文德殿，行入阁礼。熙宁二年，予被诏修阁门仪制，以为文德入阁非是，当唤仗御紫宸殿，请下两制与太常议之。学士承旨王公珪等以为入阁是唐日坐朝之仪，不足行，诏削去其礼。予与阁门诸君因请如唐御宣政礼，量设仗卫御之。诏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于此也。阁门有旧入阁图，颇约其礼而简便之。凡文武官百人，执仗四百人，其五龙五凤五岳五星旗、御马皆立殿门之外。旧制，凡连假三日而著于令者，宰相至升朝官尽赴文德殿参假，谓之“横行”。次日百官仍赴内殿起居。近年连假后多便起居，而废“横行”之礼。

吏部流内铨，每除官皆云权、判，正衙谢，复正谢前殿，引选人谢辞，繇唐以来，谓之“对扬”。判铨与选人同入起居毕，判铨于殿廷近北西向立，选人谢辞讫，出，判铨官亦谢而出。近止令选人门谢辞，判铨不复入。

魏野居于陕郊，其地颇有水竹之胜，客至，必留连饮酒。真宗时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赠秘书省著作郎。野子闲，有父风，皇祐中天章阁待制李公昭遇守陕，言于朝，赐号清逸处士。

古者将葬，请谥以易名，近世多槁殡或已葬而请谥。唐独孤及谥郭知运，而右司员外郎崔夏以为知运葬已五十年，今请易名，窃恐非礼。及以为请谥者五家，皆在葬后，苗太师一年，吕諲四年，卢奕五年，颜杲卿八年，独知运遂以过时见抑，且八年与五十年，其缓一也，与夺殊制不可。遂谥知运曰“威”。

国朝以来博士为谥，考功覆之，皆得濡润。庆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谥加于人，以利濡润，有同纳赂。有诏不许收所遗，于是旧臣子孙竞来请谥。既而礼院厌其烦，遂奏厘革。嘉祐中李尚书维家复来请谥，博士吕缙叔引诏以罢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赠官，如韩文公曾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终吏部侍郎，而赠礼部尚书是也。又观察使多赠两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谥。国初以来，惟正宫三品方得谥，兼官赠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陈彭年详定，遂诏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许辍朝，赠至正三品，许请谥。而史失其传。宝元中光禄卿知河阳郑立卒而辍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镫，或云沿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梁简文帝有《列镫赋》，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山镫》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镫；文宗开成中，建镫迎三宫太后，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本朝太宗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赠，非常赐例也。

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圮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太宗于西郊凿金明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而士人游观无存泊之所，若两岸如唐制设亭，即逾曲江之盛也。

太宗时建东太一宫于苏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处前殿，冠通天冠，服绛纱袍，余皆道服霓衣。天圣中建西太一宫，前殿处五福、君綦、大游三太一，亦用通天、绛纱之制，余亦道冠霓衣。熙宁五年建中太一宫，内侍主塑像，乃请下礼院议十太一冠服，礼院乃具两状，一如东西二宫之制，一请尽服通天、绛纱。会有言亳州太清宫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视之，乃尽服王者衣冠，遂诏如亳州之制。

绿髹器始于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为会，即盛陈之。然制自江南，颇质朴。庆历后浙中始造，盛行于时。嘉祐初兖国公主降李玮，时少师欧阳公长礼台，与诸博士折衷婚礼，颇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诰权知谏院，请选官撰本朝冠丧祭之礼，乃诏礼院详定，遂奏请置

局于本院，不许，因循寝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诏辍视朝。下礼院乃检会李继隆例，院吏用印纸申请，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辍朝。而二十四日太庙孟飨，在辍朝之内，同知院范侍郎镇引《春秋》仲遂卒犹绎，请罢飨。判寺宋景文以日遽集议不及止之。会繙见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保吉卒，辍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其六日太庙孟飨，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时同知院，欲请移辍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与申请反覆，遂亦止。

欧阳少师提总修太常因革礼，遣姚子张辟见问："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礼在十六日，何也？"乃检日历，其赦制云："律且协于黄钟，日正临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实录》，以此两句太质而削去之，遂失其义。皇祐二年当郊，而日至复在晦，宗衮遂建明堂之礼。

张唐公言：徐常侍谪邠州时，柳仲涂开为守，顷之郑仲贤文宝为陕西转运使。郑即骑省门人也，到官即来致谒。而仲涂郡务不举，颇惮其来，乃先恳于徐公。郑既谒见，徐曰："柳侯甚奉畏。"郑翌日而还。

列子庙在郑州圃田，其地有小城，貌甚古。相传有唐李德裕、王起题名，而前辈留纪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为章惠太后园陵使还，请增葺之，于是旧迹都尽，今其榜陈文惠之笔。

孟州汜水县有武牢关城，城内有山数峰，一峰上有唐昭武庙。按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载昭武庙乃神尧、太宗塑像，今殿内有二人立，而以冠传付之貌。或云失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罢相为仆射，奉朝请，居城东北隅昭庆坊。去禁门辽远，每五鼓则兴，置《白居易集》数册于茶镣中，至安远门仗舍然烛观之，俟启钥，则赴朝。雍熙二年三月，诏中书申后两棒鼓出，枢密院申后四棒鼓出。

开宝六年六月，敕参知政事薛居正、吕馀庆于都堂与宰臣赵普同议公事。是月又敕中书门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后宜令宰臣赵普与

参知政事薛居正、吕馀庆轮知。既而复有厘革。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参政砖位，在宰相之后。至道中，寇莱公为参知政事，复与宰臣轮日知印、正衙押班，其砖位遂与中书门下一班，书敕齐列衔，街衢并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并升都堂。及莱公罢，遂诏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参政止得轮祠祭行香，正衙砖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并与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阙及在京主执如有公事，并日逐于巳时以前，中书、密院聚厅相见。其后复分厅见客。庆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制笏头带以赐辅臣，其罢免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赵文定罢参知政事为兵部侍郎，后数载除景灵宫副使，真宗命廷赐御仙花带与绣鞯，遂服御仙带。自后二府罢者，学士与散官通服此带，遂以为故事。予亲见蔡文忠罢参知政事为户部侍郎服此带，盖曾为学士，用诏文金带，曾经赐者许系之。先公为翰林及侍读两学士，清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旧服金带，旧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诏。其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并服笏带。近有罢参政者黑带佩鱼而入，非故事也。入两府自黑带赐笏带者，太宗朝例甚多。祥符中张文节自待制为中丞而参政事，天圣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为谏议大夫而枢密，并赐如上。

卷下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六年六月，始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

丁晋公天禧中镇金陵，临秦淮建亭，名曰“赏心”。中设屏及唐人所画《袁安卧雪图》，时称名笔。后人以《芦雁图》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鹭亭于其西，皆栋宇轩敞，尽览江山之胜。

唐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今皆易其名，或不复见。

秘府书画，予尽得观之。二王真迹内三两卷，有陶穀尚书跋尾者尤奇。其画梁令瓒《二十八宿真形图》、李思训著色山水、韩滉《水牛》、东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黄筌父子画笔甚多。

王祁公家有晋诸贤墨迹，唐相王广津所宝有“永存珍秘”图刻，阎立本画《老子西升经》，唐人画《锁谏图》。王冀公家褚遂良书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见禄东赞步辇图》。钱文僖家书画最多，有大令《黄庭经》、李邕《杂迹》。钱宣靖家王维《草堂图》，周安惠家献之《洛神赋》，苏侍郎家《魏郑公谏太宗图》。楚枢密有江都王《马》，王尚书仲仪有《回文织锦图》。以上皆录见者。

扬州后土庙有琼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卫公所谓“玉蕊花”也。旧不可移徙，今京师亦有之。

近人有收《汉祖过沛图》者，画迹颇佳，而有僧，为观者所指，翌日，并加僧以幅巾。

今阁老王胜之转运两浙，于民家得唐沈既济所撰《刘展乱纪》一卷。时《唐书》已成，所载展事殊略。按展上元元年为宋州刺史，与御史中丞李铣皆副淮西节度使王仲昇。铣贪暴无法，而展性刚鲠不折，王仲昇奏铣状而诛之，次谋及展。然展居睢阳，有兵权，难亟图。乃与监军使邢延恩矫诏以展为都统江南、淮南节度防御使，代李峘，欲其赴镇，于涂中执之也。展颇以为疑，遣使请符节于峘，既得之，悉举睢阳兵七千人赴广陵。延恩始约李峘与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展，及事露，传檄州郡，言展反状，发兵距之。展亦露布言李峘反，而南北警

急，文檄交驰于道。景山渡淮，陈于徐城洪，为展所败，又破李峘于下蜀。二年，命田神功举平卢军东下，展迎击，为神功再破之。遂弃广陵而奔江南，以舟师自金山引斗，神功有五船，而展杀其二船，后为贾隐林射展中目，因而斩之，传首京师，收器械三千余万。展既平，租庸使元载以吴越虽兵荒后民产犹给，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敛之，其州县赋调积有逋违，乃稽诸版籍，通校大数八年之赋，举空名以敛之。其科率之例不约户品之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则以人徒围袭，如擒捕寇盗。然后簿录其产而中分之，甚者七八九，时人谓之“白著”，言其厚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一云世人谓酒酣为“白著”，既为刻薄之后，人不堪其困弊，则必颠沛酩酊，如饮者之著也。《刘晏传》中亦有“白著”，与此差异。渤海高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纪用兵次第甚详，此概举之云。

贾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当为检校师傅，乃诏止除检校太尉。

九宫贵神，始天宝初术士苏嘉庆上言请置坛，明皇亲祠。及王玙为相，又劝肃宗亲祠。大和中，监察御史舒元舆论列，遂降为中祀。会昌中李德裕为相，复为大祀。宣宗时又降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彦昭因岁旱祷雨获应，又升为大祀。

宗衮言：世传魏钟繇表云“痨愤怒之众”，“痨”非可通勉励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误。

宰相三入者，赵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两入；吕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吕许公、张邓公仁宗朝皆三入。

学士三入，李文正、刘中山子仪；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诏，杨昭度宣召入院，其举自代，皆宣献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郸五入而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员：文班一百五十四人，内南班一百一十人，两省二十七人，学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内留司一十一人。

梁开平二年南郊，执仪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郊，兵部执仪仗兵士一万三千六十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仆寺推驾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军执擎人员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

省押番人员并执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台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

予家有范鲁公《杂录》，记世宗亲征忠正，驻跸城下，尝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数丈，下贯城中，数刻方没。自是吴人闭壁逾年，殍殕者甚众。及刘仁赡以城归，迁州于下蔡，其城遂芜废。又曰江南李璟发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贯城，未几城陷，舍宇焚爇殆尽。

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宫立，各有宫名，长秋、长乐、长信之类是也，宜以宫名为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当云“某宫之宝”。

又曰近世诸王公主制中，称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为例，止合云“第几子”、“第几弟”、“第几女”云。

又曰江南有国时，田每十亩蠲一亩半，以充瘠薄。

又曰罚俸例一品八贯，二品六贯，三品五贯，四品三贯五百，五品三贯，六品二贯，七品一贯七百五十，八品一贯三百，九品一贯五十。

又曰上古以来逐朝历名，黄帝起元用《辛卯历》，颛帝用《乙卯历》，虞用《戊午历》，夏用《丙寅历》，成汤用《甲寅历》，周用《丁巳历》，鲁用《庚子历》，秦用《乙卯历》，汉用《太初历》、《四分历》、《三统历》，魏用《黄初历》、《景初历》，晋用《元正字犯圣祖名。始历》、《合元》、《万分历》，宋用《大明历》、《元嘉历》，齐用《天保历》、《同章历》、《正象历》，后魏用《兴和历》、《正元历》、《正象历》，梁用《大同历》、《乾象历》、《永昌历》，后周用《天和历》、《丙寅历》、《明元正字犯圣祖名。历》，隋用《甲子历》、《开皇历》、《皇极历》、《大业历》，唐用《戊寅历》、《麟德历》、《神龙历》、《大衍历》、《元和观象历》、《长庆宣明历》、《宝应历》、《正元历》、《景福崇元正字犯圣祖名。历》，晋天福用《调元历》，周显德用《钦天历》云。本朝太祖用《应天历》，太宗用《乾元历》，真宗用《宜天历》，仁宗用《崇天历》，英宗用《明天历》，已而复用《崇天历》。

忠懿钱尚父自国初至归朝，其贡奉之物著录行于时，今大宴所施涂金银花凤狻猊、压舞茵蛮人及银装龙凤鼓，皆其所进也。凡献银、绢、绫、锦、乳香、金器、瑇瑁、宝器、通天带之外，其银香、龙香、象、狮子、鹤、鹿、孔雀，每只皆千余两，又有香囊、酒䰉诸什器，莫能悉

数。祥符、天圣经火，多爇去，今太常有银饰鼓十枚尚存。

外臣除节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杨文公《外制集》议潘罗支、厮铎督朔方军节度数制是也。其后遂学士院降麻，如大礼加恩在将相后数日方下，然不锁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将相例，锁院告廷矣。

交州进奉使旧多遣兵马使，或摄管内刺史，或静海节度宾幕之职。及其归，多加检校官，或就迁其职，如行军司马、副使之类。近皆自称王官，又亦以王官命之。

尚书省旧制，尚书侍郎郎官不得著靸鞋过都堂门。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选限内不朝。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皆预内朝，而流内铨止趋五日起居，疑循旧制也。

丁晋公、冯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尝冠貂蝉。杜祁公相甫百日，当庆历四年郊祠，貂冠公衮，又升辂奉册改谥诸后。

杜祁公罢相，知兖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兖州接人。逾再浃日，会宗衮自汶阳召还，过其寺造谒，而杜公曰："处此几与在中书日同矣，且莫北去，欲识壁云郭汾阳曾留此。"盖自戏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无不见，止服衫帽。尝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请，即退延英，止论政事大体，其进拟差除，但入熟状画可。今所存有《开元宰相奏请状》二卷，郑畋《凤池稿草》内载两为相奏拟状数卷，秘府有《拟状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纪其人履历、性行、论请，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莱公谓杨文公曰："予不能为唐时宰相。"盖懒于命词也。今中书日进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国初范鲁公始为之。

李西枢宪成为知制诰，尚衣绯，出守荆南，召为学士，阁门举例赐金带，而不可加于绯衣，乃并赐三品服。太宗命制球路笏带赐辅臣，后虽罢免，亦服焉。赵文定罢参知政事，顷之除景灵宫副使，赐以御仙带。自后罢宰相仍服笏带，罢参枢皆止服御仙带。

江南有清辉殿学士，张公洎为之。蜀有丽文殿学士，韩昭为之。今契丹有乾文阁待制。

皇后有谥，起于东汉。自是至于隋，皆单谥，光烈阴皇后、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文献独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谥冠其上以别之，如云光之烈皇后阴氏，明之德皇后马氏也，非谓欲连帝谥而名之也。然则质家尚单，文家尚复。后世或用复谥，如唐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中，长孙皇后谥文德，后太宗谥文皇帝，文德自是复谥。其议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谥尔。中宗谥孝和，赵氏谥和思，言取帝谥配之。其后昭成、肃明、元献、章钦、正字犯翼祖庙讳。叡真、昭德、庄宪诸后，皆不连帝谥。国初追尊四庙三祖之后，冠以帝谥。及杜太后崩，始谥明宪。未几，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宪。及太祖诸后，自连“孝”字，太宗后连“德”字，真宗后连“庄”字，皆用复谥，非连帝谥为义。庆历中，乃言“孝”字连太祖谥，“德”字连太宗谥，遂改为“章”，以连真宗谥。且祖宗谥号皆十余字，岂止配一字为义？又太祖功烈，岂专以“孝”称？太宗后连“德”字乃在下，文与祖宗后谥文不对，可如东汉诸后单举之乎？皇祐中，予为礼官，龙图阁直学士赵周翰奏议甚详，下礼院，时新以“章”易“庄”，朝廷以宗庙事重，不欲数更张，遂寝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节度使未尝有领京师官局者，其奉朝请必改他官，多为东宫三少、上将军、统军。赵中令以使相自河阳还，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钱相始为景灵宫使。治平中，武康节度李公端愿始为醴泉观使。

至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恶其年号，趣诏中书改之。是岁以郊为恭谢天地，改元曰嘉祐。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独为字，有庙江壖，乃为妇人状。龙图阁直学士陈公简夫留诗曰：“山称孤独字，庙塐女郎形。过客虽知误，行人但乞灵。”时称佳句。

太祖时大卿监卒，皆辍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赠三品，皆不得谥，曾任三品官，乃得谥。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陈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卒，始辍朝；赠尚书、节度使，许定谥。自后遵用其制，而日历、实录、国史皆遗其事。

尚父钱忠懿王自太祖开基，贡献不绝。帝以其恭顺，待之甚厚。及讨江南，命为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屡献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师，依前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又亲赴行营，帝益嘉之，诏令

归国。江南平，亟请入觐，许之。既至，会太祖幸洛阳郊禋，西驾有日矣，诏趣其还。忠懿临别，面叙感恋，愿子孙世世奉藩。太祖谓曰：“尽吾一生，尽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赐重约，既得归，喜甚，以为大保其国矣。是岁永昌鼎成，后二年来朝，遂举版籍纳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太祖开宝九年，以中外无事，始诏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问圣体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犹对辅臣，至夕帝崩。李南阳永熙挽词曰：“朝冯玉几言犹在，夜启金縢事已非。”时称佳作。至真宗时，旬假辅臣始不入。宝元中西事方兴，假日视事。庆历初乃如旧。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写本，寄藏庐山东林寺，又藏龙门香山寺。高骈镇淮南，寄语江西廉使，取东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置院之经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与今吴、蜀摹版无异。

夏郑公为宣徽使、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经许昌。时李邯郸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为知体。

凡公家文书之稿，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中崇政院书也。检即州县通称焉。

祖宗时宰相罢免，唯赵令得使相，余多本官归班，参、枢亦然。天禧中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天圣中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自庆历后，解罢率皆得职焉。

祖宗时唯枢密直学士带出外任，李尚书维罢翰林为集贤院学士、知许州，刘中山子仪自翰林为台丞，李宪成以翰林权使三司，皆蕲出，并以枢密直学士。刘知颍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改龙图阁学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龙图而出藩，繇文忠始也。近岁率带侍读及端明学士，邢公昺以侍读学士知曹州，孙宣公亦以侍讲知兖州，二公皆久奉劝讲，遂优以其职补外。自张文节以旧辅臣带侍读出守，至宝元

年，梅公询始以侍读学士知许州，侍读带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后翰林出者，率皆换此职。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皇祐中以资政殿学士，李少师公明嘉祐中以龙图阁直学士，并换集贤，判西台。近岁皆以禁职分台。

太宗命创方团球路带，亦名笏头带，以赐二府文臣。明道初，张徐公为枢密使兼侍中，独得赐之。皇祐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蕲赐，时王侍中贻永为枢密使，遂并赐之。其后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赐焉。

文穆王冀公天圣初再为相，既拜命谢恩，即请诣景灵宫奉真殿朝谢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场，托先公为斋文，其略曰："奉讳之初，谢病于外。临西宫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遥。"失其本，余不尽记。自后二府初拜恩入谢，既诣景灵宫，盖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职入谢，多有对赐，拜官加勋封谢恩，虽二府亦无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判大名府召还，加邑封。时契丹方讲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谢，特命以衣带鞍马赐之。自后二府转官、加阶勋、封邑入谢，并有对赐。

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五年夏，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时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今赵少师判馆阁，张尚书、余尚书安道为修撰。又命编修官六人：曾鲁公、赵龙阁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阁不疑与予，而魏公为提举。魏公罢相，陈恭公不肯领，次当宋元宪，而以景文为嫌，乃用丁文简。丁公薨，刘丞相代之。刘公罢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鲁公代之，遂成书。初景文修《庆历编敕》，未暇到局，而赵少师请守苏州，王文安丁母忧，张、杨皆出外，后遂景文独下笔。久之，欧少师领刊修，遂分作纪、志。鲁公始亦以编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尝至，后辞之。公南过开封幕，不疑以目疾辞去，遂命王忠简景彝补其缺。顷之吕缙叔入居，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

修《方镇》、《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书。鲁公以提举日浅，自辞赏典，唯赐器币。欧宋二公、范王与余，皆迁一官。缙叔直秘阁，仲更崇文院检讨，未谢而卒。圣俞先一月余卒，诏官其一子。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而卒不用，后求其本，不获。缙叔欲作《释音补》，少遗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旧在三师之下，繇唐以来以上公为重。李光弼自司空为太尉，薨，赠太保。郭子仪自司徒为太尉，薨，赠太师。李德裕自司徒为太尉，皆以超拜。李载义自司徒为太保，王智兴自司徒为太傅，二人卒，具赠太尉。是以上公宠待宗臣，余虽有功，可迁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偓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蹀躞嘶鸣也。"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事也。

唐明皇以诸王从学，名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集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公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

二府旧以官相压，李文正自文明殿学士、工部尚书为参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迁刑部尚书，居其上。到祥符末，王沂公与张文节公同参知政事，王转给事中，张转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颇不悦。乃复还贰卿之命，止以旧官优加阶邑。自后第以先后入为次序。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各五十卷，书成，命赞宁为首坐，其书不传。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龟》，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

章为十五卷，亦世不传。

枢密院问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载朱梁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于方镇等处，其间有云“宣头”、“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枢密院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领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是李振为使，当时以宣传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枢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与中书“敕”并行。虽无所明见，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时。晋天福五年，改枢密院承旨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系日月姓名者，此所以为底。闻今尚仍旧名。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问今之敕起何时，按蔡邕《独断》曰：“天子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从“敕”字。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故刘祎之云：“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庆历中，予与苏子美同在馆，子美尝携其远祖珦唐时敕数本来观，与予家者一同。字书不载“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时守杭州，而杜正献致政居南都，蒋侍郎希鲁致政居苏州，皆年耆体康。范公建言朝廷阔礼，宜召元老旧德陪位于廷。于是乃诏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帐都亭驿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赐衣带器币，赐一子出身。自后前两府致政者，大礼前率有诏召之，然亦无至者。礼毕，皆赐衣带器币焉。

本朝两省清望官、尚书省郎官，并出入重戴。祖宗时两制亦同之。王黄州罢翰林，《滁州谢上表》云“臣头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后祥符、天禧间，两制并彻去之，非故事也。

祖宗时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转官，未满二载者不转官，例加五阶。王黄州自知制诰，未有勋便加柱国，在滁州为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阶。

宋偓，后唐明宗之外孙，汉太祖之驸马，历累镇节度、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开宝皇后最居长，韩枢密崇训、寇莱

公、王武恭公，皆其婿也，多享国封。

张尚书安道言：尝收得旧本《道家奏章图》，其天门有三人守卫之，皆金甲状，谓葛将军掌旌，周将军掌节。其一忘记。嘉祐初，仁宗梦至大野中，如迷错失道，左右侍卫皆不复见。既而遥望天际，有幡幢车骑乘云而至，辍乘以奉帝。帝问何人，答曰“葛将军也”，以仪卫护送帝至宫阙，乃寤。后诏令宫观设像供事之，于道书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图之详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谓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并不见当生纪年。若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本年号，令司天议之。司天请如上旨，印造新历颁行，可之。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种，自分等差。宗为言德音非可名制书，乃臣下奉行制书之名。天子自谓“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门总谓之“德音”，盖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沉饮，听郑、卫之声与胡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聒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篦，沉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击银器，言其中的。与俳优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猱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知当时刑政何如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得以纪录焉。

唐日历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十年十月，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魏志》刘放、孙资劝明帝召司马宣王，帝纳其言，即以黄纸令放作诏。

松漠纪闻

[宋]洪皓　撰
阳羡生　校点

校点说明

《松漠纪闻》作者洪皓（1088—1155），字光弼，宋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高宗建炎三年（1129），擢徽猷阁待制，以礼部尚书身份使金，金人逼其仕伪齐刘豫，不从，流放冷山（今吉林农安县北）。力拒接受金国官职，经十五年始还。后又因论事与秦桧不合，贬官，卒谥忠宣。皓博学强记，著述除本书外，有《鄱阳集》等。

据书后洪适、洪遵跋语介绍，《松漠纪闻》始作于留金期间，随笔纂录。及归宋时，惧为金人搜获，悉付诸丙丁。贬谪后，乃追记而成。时有私人著史之禁，秘不传。绍兴二十六年（1156），其长子洪适始校刊为正、续二卷行世。至乾道九年（1173），皓次子洪遵又补十一事附于书后，刊行于建业。书多记金国杂事，白山黑水间风俗民情、金国初期之建制以及怪奇异闻，赖本书始传于中土。《四库全书总目》谓："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会宁府才百里，又尝为陈王（悟室）延教其子，故于金事言之颇详。虽其被囚日久，仅据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中间所言金太祖、太宗诸子封号及辽林牙达失北走之事，皆与史不合；又不晓音译，往往讹异失真……所记虽真赝相参，究非凿空妄说者比也。"于书之得失评判，颇为剀切。

《松漠纪闻》版本甚多，有《顾氏文房》本、《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等。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校以《顾氏文房》本、《四库全书》本。底本有误脱，径据他本改补，不出校记。

松漠纪闻

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为战斗之状。上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则色微黑，契丹目为混同江。其江甚深，狭处可六七十步，阔处至百步。唐太宗征高丽，靺鞨佐之战甚力。驻跸之败，高延寿、高惠真以众及靺鞨兵十余万来降，太宗悉纵之，独坑靺鞨三千人。开元中，其酋来朝，拜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讫唐世，朝献不绝，五代时始称女真。后唐明宗时，尝寇登州渤海，击走之。其后避契丹讳，更为女直，契丹之讳曰宗真。俗讹为女质。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后有酋豪，受其宣命为首领者，号太师。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予尝自宾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生女真即金国也。

女真酋长，乃新罗人，号完颜氏。完颜犹汉言王也。女真以其练事，后随以首领让之。兄弟三人，一为熟女真酋长，号万户；其一适他国。完颜年六十余，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余，生二子，其长即胡来也。自此传三人，至杨哥太师无子，以其侄阿骨打之弟谥曰文烈者为子，其后杨哥生子闼辣，乃令文烈归宗。

金主九代祖名龛福，追谥景元皇帝，号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讹鲁，追谥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谥安皇帝，配曰节皇后。六代祖名随阔，追谥定昭皇帝，号献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孛堇，名实鲁，追谥成襄皇帝，号昭祖，配曰威顺皇后。高祖太师，名胡来，追谥惠桓皇帝，号景祖，配曰昭肃皇后。曾祖太师，名核里颇，追谥圣肃皇帝，号世祖，配曰翼简皇后。曾叔祖太师，名蒲刺束，追谥穆宪皇帝，号肃宗，配曰静宣皇后。曾季祖太师，名杨哥，追谥孝平皇帝，号穆宗，配曰贞惠皇后。伯祖太师，名吴刺束，追谥恭简皇帝，号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灭契丹，谥大圣武元皇帝，号太祖。同母弟二人，

长曰吴乞买，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吴乞买立，名晟，谥文烈皇帝，号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孙，绳果之子。绳果追谥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绳果，于次为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继室立亦生二子：长曰二太子，为东元帅，封许王，南归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为兖王、太傅、领尚书省事。长子固碖，力本切。侧室所生，为太师、凉国王、领尚书省事。第三曰三太子，为左元帅，与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为越王、行台尚书令。第八子曰邢王，为燕京留守，打球坠马死。自固碖以下，皆为奴婢。绳果死，其妻为固碖所收，故今主养于固碖家。及吴乞买卒，其子宋国王与固碖粘罕争立，以今主为嫡，遂立之。

吴乞买乙卯年卒，长子曰宗磐，为宋王、太傅、领尚书省事，与滕王、虞王皆为悟室所诛。次曰贤，为沂王、燕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称揞邬感切。板揞板，彼云大也。孛极烈，吴乞买时为储君，尝谋尽诛南人。

阏辣封鲁王为都元帅，后被诛。其子太拽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乌拽马，名勖，字勉道，今为平章。

粘罕者，吴乞买三从兄弟，名宗斡，小名乌家奴，本曰粘汉，言其貌类汉儿也。其父即阿卢里移赍粘罕，为西元帅，后虽贵，亦袭父官，称曰阿卢里移赍孛极烈都元帅。孛极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宪，字吉甫，好读书，甚贤。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邬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陈王，为左相，诛宋、兖、滕、虞凡七十二王，后为兀朮族诛。

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绵、毛氍、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宾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毛连，以羊毛缉之，单其中，两头为袋。以毛绳或线封之，有甚粗者；有间以杂色毛者，则轻细。然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

必封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燕人或俾之祈祷，多验。妇人类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国道服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其居秦川时，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拈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达靼。辛酉岁，金国肆眚，皆许西归，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嗢热者，国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后为契丹徙置黄龙府南百余里，曰宾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杂处，以其族类之长为千户统之。契丹、女真贵游子弟及富家儿，月夕被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反，即载以归。不为所顾者，至追逐马足，不远数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问。留数岁有子，始具茶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昏者。饮食皆以木器，好置蛊，他人欲其不验者云：三弹指于器上，则其毒自解；亦间有遇毒而毙者。族多李姓，予顷与其千户李靖相知，靖二子亦习进士举，其侄女嫁为悟室子妇。靖之妹曰金哥，为金主之伯固碖侧室。其嫡无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约二十余，颇好延接儒士，亦读儒书，以光禄大夫为吏部尚书。其父死，托宇文虚中、高士谈、赵伯璘为志。高、宇以赵贫，命赵为之，而二人书篆，其文额所濡甚厚，曾在燕识之。亦学弈象戏、点茶。靖以光禄知同州，昌墨有素，今亡矣。其论议亦可听，衣制皆如汉儿。

渤海国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东并海。其王旧以大为姓，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

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契丹阿保机灭其王大諲撰，徙其名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天祚之乱，其聚族立姓大者于旧国为王。金人讨之，军未至，其贵族高氏弃家来降，言其虚实。城后陷，契丹所迁民益蕃至五千余户，胜兵可三万。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每徙不过数百家。至辛酉岁，尽驱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干丛生者，皆燕地所无，才以十数千或五千贱贸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旧为东京，置留守，有苏、扶等州。苏与中国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风顺，隐隐闻鸡犬声。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赞华封于此，谓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尝赋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当乡人，从此投外国。”遂自苏乘筏浮海归唐。明宗善画马，好经籍，犹以筏载行。其国初仿唐置官司。国少浮图氏，有赵崇德者，为燕都运，未六十余，休致为僧，自为大院，请燕竹林寺慧日师住持，约供众僧三年费。竹林乃四明人，赵与予相识颇久。

古肃慎城四面约五里余，遗堞尚在，在渤海国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真。合苏馆，河西亦有之，有八馆在黄河东，今皆属金人，与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馆旧属契丹，今属夏人。金人约以兵取关中，以三城八馆报之，后背约，再取八馆，而三城在河西，屡争不得。其一城忘其名。其人戆朴勇鸷，不能别死生，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札令前驱，谓之硬军。后役之益苛，廪给既少，遇卤掠所得，复夺之，不胜忿。天会十一年，遂叛，兴师讨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经二年，出斗而败，复降，疑即黄头室韦也。金国谓之黄头生女真，髭发皆黄，目精多绿，亦黄而白多，因避契丹讳，遂称黄头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所而众星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来朝，以悟室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骨打愤甚，拔小佩刀欲剚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劝诛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远人，不可杀。"或以王衍纵石勒、张守珪赦安禄山，终致后害为言，亦不听，卒归之。至叛辽，用悟室为谋主。骨打且死，嘱其子固碖善待之。

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荐枕者。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待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无甲，辽之近亲有以众叛，间入其境上，为女真一酋说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赏其酋为阿卢里移赉。彼云第三个官人，亦呼为相公。既起师，才有千骑，用其五百甲，攻破宁江州。辽众五万，御之不胜，复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万。女真以众寡不敌谋降，大酋粘罕、悟室、娄宿等曰："我杀辽人已多，降必见剿，不若以死拒之。"时胜兵至三千，既连败辽师，器甲益备，与战复克。天祚乃发蕃汉五十万亲征，大将余都姑谋废之，立其庶长子赵王。谋泄，以前军十万降，辽军大震。天祚怒国人叛己，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初，辽制：契丹人杀汉儿者，皆不加刑，至是摅其宿愤，见者必死，国中骇乱，皆莫为用。女真乘胜入黄龙府五十余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惧，遣使立阿骨打为国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请十事，欲册帝为兄弟国及尚主。使数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请益坚。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报。已而中京被围，跳至上京，过燕，遂投西夏。夏人虽舅甥国，畏女真之强，不果纳。初，大观中，本朝遣林摅使辽，辽人命习仪，摅恶其屑屑，以蕃狗诋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与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衅，皆泣谏，止杖半百而释之。时天祚穷，将来归，以是故恐不加礼。乃走小勃律，复不纳，乃夜回，欲之云中。未明，遇谍者言娄宿军且至，天祚大惊，时从骑尚千余，有精金铸佛长丈有六尺者，他宝货称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车马皆有辙迹，为敌所及。先遣近贵谕降，未复，娄宿下马跽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余罪。"因捧觞而进，遂俘以还，封海滨王，处之东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国人立其季父于燕，俄死；以其妻代，后与郭药师来降，所谓萧太后者。

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

则冻死。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驯致亡国。

辽亡，大实林牙亦降，大实，小名；林牙，犹翰林学士，彼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后与粘罕双陆争道，罕心欲杀之，而口不言。大实惧，及既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诘旦，粘罕怪其日高不来，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而窜。"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贱者。妻不肯屈，强之，极口嫚骂，遂射杀之。大实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辽将余都姑帅兵经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实游骑数十，出入军前。都姑遣使打话，遂退。沙子者，盖不毛之地，皆平沙广漠，风起扬尘，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顷刻高数丈。绝无水泉，人多渴死。大实之走，凡三昼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穷追。辽御马数十万，牧于碛外，女真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实所得。今梁王、大实皆亡，余党犹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运粮给军。予过河阴县，令以病解，独簿出迎，以线系槐枝垂绿袍上。命之坐，恳辞，叩其故，以实言曰："县馈饷失期，令被挞柳条百，惭不敢出；某亦罹此罚，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创未愈，惧为腋气所侵，故带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为西军大监军，久不迁，常鞅鞅。其军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与林牙暗合，遂质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约燕京统军反。统军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谋诛西军之在云中者，尽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汉儿，令诛女真之在官在军者。天德知军伪许之，遣其妻来告。时悟室为西监军，自云中来燕，微闻其事而未信，与通事汉儿那也回行数百里。那也见二骑驰甚遽，问之曰："曾见监军否？"以不识对，问为谁，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适两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识监军？北人称云中为西京。恐有奸谋。"遂回马追获之，搜其靴中，得余都书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复驰告悟室，即回燕统军来谒，缚而诛之。又二日至云中，余都微觉，父子以游猎为名，遁入夏国。夏人问有兵几何，云亲兵三二百，遂不纳，投达靼。达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领诈出迎，具食帐中，潜以兵围之。达靼善射，无衣甲。余都出敌不胜，父子皆死。凡预谋者悉诛，契丹之黠，汉儿之有声者，皆不免。

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㼽贮之，其次以瓦㼽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

焉。男女异行而坐，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蜜糕，以松实胡桃肉渍蜜和糯粉为之，形或方或圆，或为柿蒂花，大略类湖中宝阶糕。人一盘，曰茶食。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塞痕则留，好也。辣辣则退，不好也。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氐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昏，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奴曰亚海，婢曰亚海轸。牛马十数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浸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谓之周正。金主生于七月七日，以国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贺使以正月至彼，盖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两至也。

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䦆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谓羊酒肴馔之类。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遇上元，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克日时立此以为信耳。"命杀之。后数年至燕，颇识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

提、竹林、瑞像。贵游之家，多为僧衣盂衣钵也。甚厚。延寿院王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辽代僧右兼官至检校司空者，故名称尚存。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有罪者得挞之，其徒以为荣。出家者无买牒之费，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嘱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旧俗奸者不禁，近法益严，立赏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尝有家室，则许之归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递，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爱民，所居官必复租薄征，得蕃汉间心，但时有酒过。后除东京留守，治渤海城。敕令止饮，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柃瘿盂遮道而献，榛柃木名，有文缕可爱，多用为碗。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得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邪？"顾左右令洼勃辣骇，彼云敲杀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击其脑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毕，复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献我者，意安在？"对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为寿，无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释之，询其乡，以渤海对。路虎笑曰："汝闻我来，用此相鹘突耳，岂可赦也？"卒杀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辈，共辇而载，召而责之曰："汝曹群游已冒法，而乃敢显行吾前邪？"皆射杀之。

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人为之。上下重轻，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银珠哥大王者，银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战多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僧诵言欲申诉，逋者大恐，相率赂通事，祈缓之。通事曰："汝辈所负不赀，今虽稍迁延，终不能免；苟能厚谢我，为汝致其死。"皆欣然许诺。僧既陈牒，跪听命，通事潜易它纸，译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银珠笑，即书牒尾称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牵拢官二十辈驱之出，僧莫测所以，扣之，则曰："塞痕，好也，状行矣。"须臾出郛，则逋者已先期积薪，拥僧于上，四面举火，号呼称冤，不能脱，竟以焚死。

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蒲，音蒲，膊肉也。以余肉和齑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方革之。

金国新制大氐依仿中朝法律，至皇统三年，颁行其法，有创立者，率皆自便。如欧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侧室多，恐正室妒忌。汉儿妇莫不唾骂，以为古无此法，曾臧获不若也。

北人重赦，无郊霈，子衔命十五年，才两见赦：一为余都姑叛，一

为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长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尝获数辈至燕，其目能视数十里，秋豪皆见，盖不食烟火，故眼明。与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

金国天会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群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尔。

松漠纪闻续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国所都二百余里，皆不毛之地。乙卯岁，有二龙不辨名色，身高丈余，相去数步而死，冷气腥焰袭人，不可近。一已无角，如截去；一额有窍，大若当三钱，如斧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为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泺水有龙见三日，初于水面见苍龙一条，良久即没。次日见金龙以爪托一婴儿，儿虽为龙所戏弄，略无惧色。三日金龙如故，见一帝者，乘白马，红衫玉带，如少年中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方没。郡人竞往观之，相去甚近，而无风涛之害。熙州尝以图示刘豫，刘不悦。赵伯璘曾见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县一夕大雷雨，下冰龟亘数十里。龟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机居西楼，宿毡帐中，晨起见黑龙长十余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腾空夭矫而逝，坠于黄龙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长数尺，其骸尚在金国内库。悟室长子源尝见之，尾鬣支体皆全，双角已为人所截，与予所藏董羽画出水龙绝相似，盖其背上鬣不作鱼鬣也。

悟室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与之谋国。蒲路虎之死，挞挞承诏召入，自后执其手而杀之，为明威将军。正月十六，挟奴仆十辈入寡婶家烝焉。悟室在阙下，彼都也。其长子以告，命械系于家。悟室至，问其故，曰："放偷敢尔！"悟室命缚，杖其背百余，释之，体无伤。彼法缚者必死，挞挞始谓必杖，闻缚而惊，遂失心，归室不能坐，呼曰："我将去。"人问之，曰："适蒲路虎来。"后旬日死，悟室哭之恸，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诛。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鲁，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灾无伤。"至七月，鲁、兖、宋、滕、虞诸王同日诛。庚申年星守陈，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语悟室，悟室时为陈王。悟室不以为怪，至九月而诛。盖亦应天道如此。

金人科举，先于诸州分县赴试，诗、赋者兼论，作一日；经义者兼论策，作三日，号为乡试，悉以本县令为试官。预试之士，唯杂犯者黜。榜首曰乡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类试，自河以北至女真皆

就燕，关西及河东就云中，河以南就汴，谓之府试，试诗、赋、论、时务策，经义则试五道，三策、一论、一律义。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尽集诸路举人于燕，名曰会试，凡六人取一，榜首曰敕头，亦曰状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敕头补承德郎，视中朝之承议。上甲皆赐绯，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谓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迁大夫。中、下甲服绿，例赐银带。府试差官取旨，尚书省降札，知举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弥、誊录、监门之类。试闱用四柱揭彩其上，目曰至公楼，主文登之以观试。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决沙袋，亲戚不回避。尤重书法，凡作字有点画偏旁微误者，皆曰杂犯。先是，考校毕，知举即唱名；近岁上中下甲杂取十名，纳之国中，下翰林院重考，实欲私取权贵也。考校时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试院欲开，余人方知中选。后又置御试，已会试中选者，皆当至其国都，不复试文，只以会试榜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颇以为苦，多不愿往，则就燕径官之，御试之制遂绝。又有明经、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明经至于为直省官，事宰执持笔研；童子科止有赵宪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进士及第者为之。又有译史，或以练事，或以关节。凡递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译史送之，大州三数百千，帅府千缗。若兀朮诸贵人除授，则令宰执子弟送之，获数万缗。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敌三大羊之价。不贵貂鼠，以其见日及火则剥落无色也。

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

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女真多白芍药花，皆野生，绝无红者，好事之家采其芽为菜，以面煎之，凡待宾斋素则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无生姜，至燕方有之，每两价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设；遇大宾至，缕切数丝置碟中，以为异品，不以杂之饮食中也。

西瓜形如扁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

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覆棚种之。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亦可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鄱阳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愈，盖其性冷故也。

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晋，改为混同江。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头城载鱼。

西楼有蒲，濒水丛生，一干，叶如柳，长不盈寻丈，用以作箭，不矫揉而坚，《左氏》所谓“董泽之蒲”是也。

关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盘至耳，最佳者为卧沙细肋。北羊皆长面多髯，有角者百无二三，大仅如指，长不过四寸，皆目为白羊，其实亦多浑黑；亦有肋细如箸者。味极珍，性畏怯，不抵触，不越沟堑。善牧者每群必置羖䍽羊数头，羖䍽，音古力，北人讹呼羖为骨。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群羊皆随其后；以羖䍽发风，故不食。生达靼者，大如驴，尾巨而厚，类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肯脂，以为假熊白，食饼饵，诸国人以它物易之。羊顺风而行，每大风起，至举群万计皆失亡，牧者驰马寻逐，有至数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两剪毛，当剪时，如欲落絮，不剪则为草绊落。可拈为线，春毛不直钱，为毡则蠹，唯秋毛最佳。皮皆用为裘。凡宰羊，但食其肉，贵人享重客，间兼皮以进，必指而夸曰：“此潜羊也。”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

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螯，石举鮀鱼之属皆有之。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七十里至宾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济州东铺，二十里至济州，四十里至胜州铺，五十里至小寺铺，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铺，五十里至没瓦铺，五十里至奚营西，四十五里至杨相店，四十五里至夹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铺，四

十里至宿州北铺，四十里至咸州南铺，四十里至铜州南铺，四十里至银州南铺，五十里至兴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沈州，六十里至广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渔务，三十五里至兔儿埚，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显州，五十里至军官寨，四十里至惕隐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务，四十里至童家庄，四十里至桃花岛，四十里至杨家馆，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来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润州，三十里至旧榆关，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双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峰口，四十里至七个岭，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济务，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县，四十里至罗山铺，三十里至蓟州，三十里至邦军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县，三十里至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东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东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云中至燕山数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极高，去天甚近。

虏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升，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升。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请定官制札子：窃以设官分职、创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阙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纷，官无常守，事与言戾，实由名丧，至于不可复振。逮圣人之作也，划弊救失，乘时变通致治之具，然后焕然一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其此之谓矣。太祖皇帝，圣武经启，文物度数，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载也，威德畅洽，万里同风，聪明自民，不凝于物。始下明诏建官正名，欲垂范于将来，以为民极。圣谟宏远，可举而行，克成厥终，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钦奉先猷，爰命有司，用

精详订。臣等谨按当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核选举，其法号为精密，尚虑拘牵；故远自开元所记，降及辽宋之传，参用讲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于法者，亦无徇习。今先定到官号品次职守，上进御府，以尘乙览，恭俟圣断，曲加是正。言顺事成，名宾实举，兴化阜民，于是乎在。凡新书未载，并乞姑仍旧贯，徐用讨论，继此奏请。臣等顾惟虚薄，讲究不能及远，以塞明命是惧。傥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颁降施行。答诏曰：朕闻可则循，否则革，事不惮于改，为言之易，成之难。政或讥于欲速，审以后举，示将不刊。爰自先皇，已颁明命，顺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于朝廷，首建官于台省。岂止百司之职守，必也正名；是将一代之典章，无乎不在。能事未毕，眇躬嗣承，惧坠先猷，惕增夕厉，勉图继述，申命讲求。虽曰法唐，宜后先之一揆；至于因夏，固损益之殊途。务折衷以适时，肆于今而累岁，庶同乃绎，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众听。作室肯构，第遵底法之良；若网在纲，庶弭有条之紊。自余款备，继此施陈。已革乃孚，行取四时之信；所由适治，揭为万世之常。尤在见闻，共思遵守。翰林学士韩昉撰诏书曰：皇祖有训，非继体者所敢忘；圣人无心，每立事于不得已。朕丕承洪绪，一纪于兹，只遹先猷，百为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犹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陈恳奏，谓纲纪以未举，在国家之何观。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盖变则通而通则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开政府。正号以责实效，著仪而辨等威。天有雷风，辞命安得不作；人皆颜闵，印符然后可捐。凡此数条，皆今急务。礼乐之备，源流在兹，祈以必行，断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鉴微衷。神岂可诬，方在天而对越；时由异偶，若易地则皆然。是用载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盖尝三复于斯言，皆曰可行；庶将一变而至道，乃从所议。用创新规，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遽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迩遐，当体朕意，其所改创事件，宜令尚书省就便从宜施行。

宋、兖诸王之诛，韩昉作诏曰：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

维无赦，古不为非。岂亲亲之道，有所未敦；以恶恶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统临。盖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后。德虽为否，义亦当然。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虿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族联诸父，位冠三师。始朕承祧，乃繄协力，肆登极品，兼绾剧权，何为失图，以底不类？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昵信宵人，煽为奸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皇叔太傅、领三省事、兖国王宗隽，为国至亲，与朕同体。内怀悖德，外纵虚骄。肆己之怒，专杀以取威；擅公之财，市恩而惑众。力摈勋旧，欲孤朝廷，即其所疏，济以同恶。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伟、殿前左副点检浑睹、会宁少尹胡实剌、郎君石家奴、千户述离古楚等，竞为祸始，举好乱从。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意所非冀，获其必成。先将贼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庙。造端累岁，举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严禁卫，载肃礼文，庶见君亲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顾，狂甚自如。尚赖神明之灵，克开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吴十，稔心称乱，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穷相与之党。得厥情状，孚于见闻。皆由左验以质成，莫敢诡辞而抵谰。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顿一兵，群凶悉殄。于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属籍讫。自余诖误，更不蹑寻，庶示宽容，用安反侧。民画衣而有犯，古犹钦哉；予素服以如丧，情可知也。

陈王悟室加恩制词曰：贵贵尊贤，式重仪刑之望；亲亲尚齿，亦优宗族之恩。朕俯迫群情，只膺显号。爰第景风之赏，孰居台曜之先。凡尔在廷，听予作命。具官属为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规，为四辅三公之冠。当艰难创业之际，藉左右宅师之勤。如献兆之信蓍龟，如济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属正统之有归，赖嘉谋之先定。缉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奸，指顾以定朔南之地。德业并茂，古今罕伦。追兹庆赐之颁，询及佥谐之论。谓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达尊者三。既已兼全，无可增益。乃敷求于载籍，仍自断于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于异数；坐而论道，今复举于旧章。萧相国赐语不名，安平王肩舆升殿。并兹优渥，以奖耆英。於戏！建无穷之基，则

必享无穷之福；锡非常之礼，所以报非常之功。钦承体貌之隆，共对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谢表曰：龙衮珠旒，端临云陛；玉书金玺，荣畀椒房。恭受以还，淩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并日升。诚意正心，基周王之风化；制礼作乐，焕尧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劳，饬遣光华之使。温言奖饰，美号重仍。顾拜命之甚优，惭省躬而莫称。谨当恪遵睿训，益励肃心。庶几妇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贺正表曰：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觞，欣逢于元会。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休。臣幸际明昌，良深抃颂。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

夏国贺正表曰：斗柄建寅，当帝历更新之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视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窔奥，务行政于要荒。四表无虞，群黎至治。爰凤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坚献岁之心。臣无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赍表诣阙以闻。

高丽贺正表曰：帝出乎震，方当遂三阳之生；王次于春，所以大一统之始。覆帱之内，欢庆皆均。恭惟中孚应天，大有得位。所过者化，阅众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观庶邦之率服。茂对佳辰之复，备膺诸福之休。臣幸遘昌期，远居外服。上千万岁寿，曾莫预于胪传；同亿兆人心，但窃深于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卫尉少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李仲衍，奉表称贺以闻。

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陀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戒，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及南徙炎荒，视膳余日，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厪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编。绍兴丙子夏长男适谨书。

松漠补遗

金国庙讳尤严，不许人犯。尝有一武弁，经西元帅投牒，误斥其讳，杖背流递。武元初，只讳“旻”，后有申请云：旻，闵也，遂并“闵”讳之。

虏中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山秋水，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至国则归其家。谏官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备员，不弹击外道，虽有漕使，亦不刺举。故官吏赃秽，略无所惮。

虏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难未满百日，皆差监关税。州商税院、盐铁场，一年为任，谓之优饶，其税课倍增者，谓之得筹。每一筹转一官，有岁中八九迁者。近有止法，不得过三官。富者择课额少处受之，或以家财贴纳，只图迁转。其不欲迁者，于课利多处，除岁额外，公然分之。

虏法：有负犯者，不责降，只差监盐场，课额虽登，出卖甚迟，虽任满去官，非卖尽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调者。无磨勘之法，每一任转一官，以二十五月为任，将满即改除，并不待阙。

北地汉儿张献甫，作太原都军，都监也。其姊夫刘思与侍郎高庆裔，为十友之数。张有一犀带，国初钱王所献者，号镇国宝带，是正透中间龙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万株犀无一不曾作带。纹如象牙，带黄色，止是作刀把，已为无价。天祚以此作兔鹘中国谓之腰条皮。插垂头者。

鹿顶合，燕以北者方可车，须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冬至方解，顶之上为合，正须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实。北人谓角为鹿角合，顶为鹿顶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实，定有髓眼，不可车。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时不中。

麋角与鹿角不同。麋角如驼骨，通身可车，却无纹，生枝不比鹿，皆小。鹿顶骨有纹，上下无之，亦可熏成纹。

犀有三种：重透外黑，有一晕白中又黑，世艰得之；正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鱼形；诸犀中水犀最贵。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带，其中一点白，以纸灯近之，即时灭，有湿气，疑是水犀。

耀段褐色，泾段白色，生丝为经，羊毛为纬，好而不耐。丰段有白有褐最佳。驼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间毛落，去毛上之粗者，取其茸毛，皆关西羊为之，蕃语谓之䊸䊵。北羊止作粗毛。

先忠宣《松漠纪闻》，伯兄锓板歙越，遵来守建业，又刻之。暇日搜阅故牍，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岁侍旁亲闻之者，目曰“补遗”，附载于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资政殿大学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遵谨书。

道山清话

[宋]佚名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道山清话》一卷，宋佚名撰。《说郛》据书后有王暐跋语，题“宋王暐”撰，其实不确：一、跋语称此书为“先大父”著，则作者为王暐之祖父，然亦佚名；二、跋语末署“建炎四年”，时“暐老矣”，而书中载崇宁五年事，距跋语不过二十五年；又载“余少时，常与文潜在馆中”，考张耒（字文潜）在馆中当元祐年间，距跋语四十余年，岂有祖父四十余年前尚称“少”，今（即跋语时）其孙竟称“老”之理？三、书中“元祐五年”条载“先公”为“李某”，则作者姓李而非姓王（一、三两条见《四库全书总目》）。可见跋语与此书并不吻合，恐系误植。另，《辞源》修订本以为《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之《道山新闻》即此书，未见出证，亦难为定论。

《道山清话》所载明确下限为崇宁五年，成书大致可定为其后不久的徽宗年间。本书所载多为北宋朝野故事，对王安石持批评态度，于程颐、刘挚亦颇有微词，而详记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交际议论，《四库全书总目》由之推定其作者为蜀党中人，当属不无道理。《总目》据王士禛《居易录》指本书合两张先为一人，亦属确实；惟指其记陈彭年检秘阁《春秋少阳》之书为“颇诬”，则未敢遽信，隋唐志不著录之书，后世转见，未必绝无可能。

这次校点，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校以《百川学海》本。讹误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道山清话

李常为言官，言王安石理财不由仁义，且言安石遂非喜胜，日与其徒吕惠卿等阴筹窃计，思以口舌以文厥过，以公论为同乎流俗，以忧国为震惊朕师，以百姓咨叹为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佥议为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经据，傅会其说。且言："理财用而不由仁与义，不上匮则下穷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惮开垂闭之口，吐将腐之舌，为陛下反覆道之。"凡数千言。上览之，惊叹再三，抚谕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从前无臣僚说得如此分明。待便为施行。"明日，安石登对，神宗正色视安石："昨览李常奏，岂不误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状，笑而不对。神宗愈怒，遂再问之。安石略陈数语，人不闻安石所言何事，但见上连点头曰："极是，极是。"常之奏竟不见降出。常后对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厌倒之术。"

司马君实洛中新第，初迁入，一日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问之，则曰："此非人行之地，将以防盗也。"公曰："吾箧中所有几何？且盗亦人也，岂可以此为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齿，将以收召神观，辟除外邪，其说出于道家者流。故修养之人多叩齿，不闻以是为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庙中叩齿，非礼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当时改太一基为棊，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尝两入文字，不报。

秦观少游，一日，写李太白《古风》诗三十四首于所居壶隐壁间。予因问："'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之诗，史但言筑宫而师事，不闻黄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据？"少游曰："《上谷图经》言昭王筑台，置千金于其上，遂因以为名。"阅之信然。

正献杜公尝言，人家祀祖先，非简慢则媟渎，得其中者鲜矣。

天圣中，诏营浮图。姜遵在永兴，毁汉唐碑之坚好者以代砖甓。当时有一县尉投书启，具言不可，力恳不已，至于叩头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罢之。自是人无敢言者。遵因此得进用。何斯举诗云："长安古碑用乐石，虿尾银钩擅精密。缺讹横道已足哀，况复镌裁代砖甓。

有如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衣吁可惜。”斯举，黄州人。少年识苏子瞻。初名颀，字颉之，后名颉之。黄庭坚鲁直极推重之，尝与斯举简云：“老病昏塞，不记贵字，欲奉字曰斯举，取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但恐或犯公家讳字尔。”遵自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即除枢密副使。

斯举又作《黄绵袄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邻里相呼负日，曰：黄绵袄子出矣！”

子瞻尝言，韩庄敏对客，称仁宗时，一夜三更以来，有中使于慈圣殿传宣。慈圣起，著背子，不开门，但于门缝中问云：“传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饮酒尽，问皇后殿有酒否？”慈圣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将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开门纳中使。

王陶为中丞，劾韩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负芒刺之语。参政吴奎言，不押班盖已久来相承，寖成废礼，非始于二人。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用背负芒刺跋扈之语；且言陶天资险薄，市井小人，巧诈翻覆，情态万状。邵安简亢反攻奎，言阴阳不利，咎由执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颠错，奎遂罢。

魏公一日至诸子读书堂，见卧榻枕边有一剑，公问仪公：“何用？”仪公言：“夜间以备缓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贼，贼死于此，汝何以处？万一夺入贼手，汝不得为完人矣！古人青毡之说，汝不记乎？何至于是也？吾尝见前辈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随。吾辈安能害人？徒起恶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时，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极言时政，且言“奸声乱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内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无是事而止。予谓纵物色得其言，如何敢举于上前？刘贡父常对人言：“内官如听得，只道是寻常文谈。”

魏公在永兴，一日，有一幕官来参，公一见，熟视，蹙然不乐。凡数月，未尝交一语。仪公乘间问公：“幕官者，公初不识之，胡然一见而不乐？”公曰：“见其额上有块隐起，必是礼拜，当非佳士。恁地人，

缓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讲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颐为讲官，奏曰：“方春万物发生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哲宗亟掷于地。终讲，有不乐之色。太后闻之，叹曰：“怪鬼坏事，吕晦叔亦不乐其言也。”云不须得如此。

温公在永兴。一日，行国忌香，幕次中客将有事，欲白公，误触烛台，倒在公身上。公不动，亦不问。

韩持国为人凝严方重。每兄弟聚话，玉汝、子华议论风生，持国未尝有一言。

邵康节与富韩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韩公每过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节笑曰：“无乃为佞乎？”韩公亦笑，自是不为也。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庆历中，亲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内侍谕皇后贵妃，使闭阁勿出。后听命不出，贵妃乃直趋上前。明日，上对辅臣泣下，枢相乘间启废立之议，独梁相适厉声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论国书中所称“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上诏中书密院共议。当时辅臣多言此不计利害，不从，徒生怨隙。梁庄肃曰：“此易屈尔。但答言宋盖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国号，令无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获，则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伤官吏者，至自爇其所居，罢免者纷然。时邵安简为提点府界县镇寨公事，廉得其事，乃请自今非延及旁家者，虽失捕勿坐。自是绝无遗火者。遂著为令。

仁宗时，王文正公为谏官，因论王德用所进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动，呼内侍官，使各赐钱三百贯，令即今便搬出内东门。文正谓：“不须如此之遽，但

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见涕泣不忍去，则朕决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闲说汉唐间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虑来，喜见于色。忽内侍来奏云：“已出内东门去讫。”上复动容乃起。其废郭后也，台臣论列尚美人，上曰：“随即斥去矣，岂容其尚在宫中也！”上之英断如此，盛矣哉！

苏子瞻诗有“似闻指麾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尝问子瞻当是用少陵“谈笑无西河”之语，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

余一日在陕府官次中，见一官员与人语话，因及守将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将奋髯抵掌厉声之状，次又作孔目官皇惧鞠躬请罪，至于学传呼杖直之声。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带，在众中坐，忽叱曰：“是何轻薄举止！”一坐惊笑。后问，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吕大防因讲筵言及：“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虽在宫禁中，亦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止欲涉历黄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须远法前代，只消尽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宫中，笑谓左右曰：“吕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为人，刚而有守，正而不他，辅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静。宣仁圣烈上仙，因为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观文知颍昌，时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张耒、秦观浮薄之徒撰次国史，以李之纯为中司，来之邵、杨畏、虞策为谏官，范祖禹、俞执中、吕希纯、吴安诗或主诰命，或主封驳，皆附会风旨，以济其欲。时监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张商英连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职，犹知随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逾岭而卒。人颇冤之。

程伊川尝言，医家有四肢不仁之说，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极好。

馆中一日会茶，有一新进曰：“退之诗太孟浪。”时贡父偶在座，厉声问曰：“‘风约半池萍’，谁诗也？”其人无语。

苏子瞻一日在学士院闲坐，忽命左右取纸笔，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大书、小楷、行草书凡写七八纸，掷笔太息曰：“好！好！”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

张文潜尝言，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担。有一士人尽掊其家所有约百余千买书，将以入京。至中涂，遇一士人，取书目阅之，爱其书而贫，不能得。家有数古铜器，将以货之。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见喜甚，乃曰：“毋庸货也，我将与汝估其直而两易之。”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讶夫之回疾，视其行李，但见二三布囊磊魄然铿铿有声，问得其实，乃骂其夫曰：“你换得他这个，几时近得饭吃？”其人曰：“他换得我那个，也则几时近得饭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绝倒。

刘贡父一曰问苏子瞻：“‘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非阁下之诗乎？”子瞻曰：“然。”贡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锁碎’，又何尝说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学，尤长于《春秋》。或问秩：“孙复之学何如？”秩曰：“此商君法尔。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有诛。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实为察官，以民间多坏钱为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毁弃民间日近所铸者铜器。时张天觉为正言，极论其不可，恐官司临迫，因而坏及前代古器。重实之言既不降出，愤懑不平，谓同列曰：“天觉只怕坏了钹儿磬儿！”

吕晦叔为中丞。一日，报在假，馆中诸公因问：“何事在假？”时刘贡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个十斋日。”盖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开堂说法。司马君实夜过邵尧夫，云：“闻富彦国、吕晦叔欲往听，此甚不可。但晦叔贪佛，已不可劝，人亦不怪。如何劝得彦国？”尧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后月余，彦国招数客共饭，尧夫在焉。因问彦国曰：“主上以裴晋公之

礼起公，公何不应命？又闻三遣使，公皆卧内见之。”彦国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尧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开堂，以片纸见呼即出，恐亦未是。”彦国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时，韩子华为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张茂先为先帝子，而弼引为管军。”郑公丏罢，子华亦待罪，仍牒阁门，更不称中丞，及不朝参。今中书密同谏议，以为管军，人无间言。绛欲以危言中伤大臣，事既无根，徒摇众听；兼绛举措颠倒，不足以表率百官。于是子华削职知蔡州。子方亦请外知荆南，敕过门下，何郯知封驳事，封还。子方乃留。

仁宗时，梓州妖人白彦欢，能依鬼神作法以诅人，至有死者。狱上，请谳，皆以不见伤为疑。梁庄肃曰：“杀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诅，则其可免乎？”竟杀之。

张尧佐以温成之故，复除宣徽使。唐质肃时为御史里行，争之不可得，求全台上殿不许，求自贬不报，于是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会缄默，乃又援致旧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犹立殿上。梁庄肃为枢副，曰：“宰相岂御史荐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惊愕相视。于是贬春州别驾，又改英州。宰相谏官，明日亦皆罢逐。

真宗不豫，荆王因问疾，留宿禁中，宰执亦以祈禳内宿。时御药李从吉因对荆王叱小黄门，荆王怒曰：“皇帝服药，尔辈敢近木围子高声！”以手中熟水泼之。从吉者自言与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既即位，从吉使其徒乘间言于上曰：“顷时先帝大渐，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执恐有异谋，因八大王取金盂熟水，李迪以墨笔搅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药，即时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见盂中黑水，便不会根究，翰林司且渲笔在熟水中也，则甚计策？当时八大王才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娘娘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是无此事，必是李从吉唆使尔辈来说。”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时，常与文潜在馆中。因看《隋唐嘉话》，见杨祭酒赠项斯诗云：“度度见诗诗总好，今观标格胜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

说项斯。”因问诸公：“唐时未闻项斯有诗名也。”文潜曰：“必不足观。杨君诗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类也。”

韩庄敏一日来予子弟读书堂，遍观子侄程课，喜甚，谓门客曰：“举业只须做到这个地位，有命时，尽可及第。自此当令日日讲五经，依次第观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无命时，虽工无益。”

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秦观南迁，行次郴道，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旁人家以俟，久之，方槃珊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门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门，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其人怒犹未已，曰：“可知是没奈何！”少游后见邓博文言之，大笑，且谓邓曰：“到京见诸公，不可不举似以发大笑也。”

子瞻爱杜牧之《华清宫》诗，自言凡为人写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时，大名府有营兵，背生肉，蜿蜒如龙。时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于狱，具奏于朝。上览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赘耳。”即令释之。后其兵辄死，上颇疑焉。一日，对辅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从而禁系，安得不死？”又其后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辄曰：“向来无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贤妃刘氏为后。邹至完上疏，言不当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邱之会，载书犹首曰无以妾为妻，况陛下之圣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万一自此以后，士大夫有以妾为妻者，臣僚纠劾以闻，陛下何以处之？不治则伤化败俗，无以为国；治之则上行下效，难以责人。先帝在位，动以二帝三王为法。今陛下为五伯之所不为

者。”哲宗读至此，震怒，诏：“浩言多狂妄，事实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羁管。当时人见至完之贬太峻，而未见其疏，遂有士人伪为之者。不乐至完者，录其伪本以进，有“商王桀纣”之语，言至完外以此本矫示于人以邀名，其实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尝所往来之人甚众。

曾纡云：山谷用乐天语作《黔南》诗。白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白云：“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飡。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山谷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到，何以开忧颜？”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纡爱之，每对人口诵，谓是点铁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尝问山谷。山谷云：‘庭坚少时诵熟，久而忘其为何人诗也。尝阻雨衡山尉厅，偶然无事，信笔戏书尔。’”寥以纡“点铁”之语告之，山谷大笑曰：“乌有是理？便如此点铁！”

人问邵尧夫：“人有洁病，何也？”尧夫曰：“胸中滞碍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积渐而日深，此亦未为害。但疑心既重，则万境皆错，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纡尝以书劝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如仆服之，殆是晴云之在川谷，安得霹雳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总成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尝作亥卯未腷肫，又作未酉亥腷肫，寥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见子侄语话学人乡音及效人举止，必痛抑之，且曰：“不成登对。”后亦如此。

李公择每饮酒至百杯，即止。诘旦，见宾客或回书问，亦不病酒，亦无倦色。

老苏初出蜀，以兵书遍见诸公贵人，皆不甚领略。后有人言其姓名于富韩公，公曰：“此君专劝人行杀戮以立威，岂得直如此要官职做！”

忠宣公范尧夫居常正坐，未尝背靠著物。见客处有数胡床，每暑月蒸湿时，其余客所坐者，背所著处，皆有汗渍痕迹，惟公所坐处常干也。公所著衣服，每易以瀚濯，并无垢腻。履袜虽敝，亦皆洁白。子弟书室中，皆坐草缚墩子或杌子，初无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修饰边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尝以目视之。每遇筵会，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饮尽而后已。惟劝至此幕客，一举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洁其服而进。予每举此以戒吾家子侄。

王荆公《谢公墩》诗云：“千枝孙峄阳，万本母淇澳。满门陶令株，弥岸韩侯簌。”贡父云：“不成语。”

张天觉好佛，而不许诸子诵经，云：“彼读书未多，心源未明，才拈著经卷，便烧香礼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镇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苏子瞻则掀髯鼓掌，旁若无人，然蜀公甚敬之。一日，有客问：“公何为不重黄庭坚？”公曰：“鲁直一代伟人，镇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问：“庭坚学佛有得否？”公曰：“这个则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学得？”

彭汝砺久在侍从，刚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妇，有姿色器资，承顺惟恐不及。后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纸笔，大书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妇。从今以往，不打这鼓。”投笔而逝。

晏文献公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先字子野，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寖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

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谁何也。

陈莹中云，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小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

裕陵尝因便殿与二三大臣论事，已而言曰：“尝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摇，其为祸有不胜言者。本朝无前代离宫别馆，游豫奢侈，非特不为，亦不暇为也。盖北有狂虏，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尝一日不念之。二虏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最为强盛。”大臣皆言：“陛下圣虑及此，二虏不足扑灭矣。”上曰：“安有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

温公无子，又无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乐，时至独乐园，于读书堂危坐终日。常作小诗，隶书梁间云：“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其回人简有云：“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见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驸马家，见杨大年写绝句诗一首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后书“义山”二字。曼卿笑云：“昆里没这般文章。”涂去“义山”字，书其旁曰“牧之”。盖两家集中皆载此诗也。此诗佳甚，但颇费解说。

熙宁四年，吕诲表乞致仕，有曰：“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后先，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寖成风痹，遂难行步。非徒惮跖盭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

政。”於戏！献可之论，可谓至矣。

周穜言，垂帘时，一日早朝，执政因理会事，太皇太后命一黄门于内中取案上文字来。黄门仓卒取至，误触上幞头坠地。时上未著巾也，但见新剃头撮数小角儿。黄门者震惧，几不能立。旁有黄门取幞头以进，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问。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错。”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日辅臣帘前论事甚久，上忽顾一小黄门附耳与语，小黄门者既去，顷之复来，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兴，俄闻御屏后小锣钹之声交作，须臾即止。上复出，一黄门抱上御椅子，再端拱而坐，直待奏事毕，乃退。太皇亦顾上笑。

章子厚为侍从。时遇其生朝会客，其门人林特者，亦乡人也，以诗为寿。子厚晚于座上取诗以示客，且指其颂德处云：“只是海行言语，道人须道著乃为工。”门人者颇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画工传神，以其不似，命别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画工怒曰：‘若画得似后是甚模样？’”满坐哄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谓其讥己也，颇不乐。

熙宁中，有荐华山陈戬者，博学，知治乱大体，三十年不出户庭，邻人有不识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对，便坐。上先览其所进时议，甚喜之。至是命坐赐茶，戬乃趑趄皇恐，谢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鸱尾，乞陛下暂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对辅臣亦未尝言及。一日，忽有旨，赐束帛令还山。

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穀《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处，后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如前两书，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顷时尚见，其他小说往往互见，今皆为人节略去，

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过毗陵，舍于张郎中巷，见张之第宅雄伟，园亭台榭之胜，古木参天，因爱而访之。问其世家，则知国初时有张佖者，随李煜入朝。太宗时，佖在史馆，家常多食客。一日，上问：“卿何宾客之多？每日聚说何事？”佖曰：“臣之亲旧，多客都下，贫乏绝粮，臣累轻而俸有余，故常过臣，饭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彼更以为甘美，故其来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时，直入其家。佖方对客饭，于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进，果止粝饭菜羹，仍皆粗璺陶器。上喜其不隐，时号“菜羹张家”。佖三子益之、昷之、沓之，皆尝为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张郎中巷。

唐子方为人刚直，既参大政，与介甫议事每不协。尝与介甫议杀人伤者许首服，以律案问免死，争于裕陵之前。介甫强辩，上主其议。子方不胜愤懑，对上前谓介甫曰：“安石行乖学僻，其实不晓事，今与之造化之柄，其误天下苍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遗直，骤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车驾幸其第以临问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闻上至，开目而言曰：“愿陛下早觉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坏却！”上首肯之。问其家事，无一言。及薨，又幸其第，见其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以赐其家。上有昭陵御题“直哉若人，为国砥柱”八字，印以御宝，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尝亲得见焉。其家传有云：子方一日见介甫诵《华严经》，因劝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问之，子方曰：“公之为官，止是作业。更做执政数年和佛也费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将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绍圣改元九月，禁中为宣仁作小祥道场。宣隆报长老升座，上设御幄于旁以听。其僧祝曰：“伏愿皇帝陛下爱国如身，视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忧勤。庶尹百僚，谨守汉家之法度；四方万里，永为赵氏之封疆。”既而有僧问话云：“太皇今居何处？”答云：“身居佛法龙天上，心在儿孙社稷中。”当时传播，人莫不称叹。於戏！太皇之

圣，华夷称为女尧舜，方其垂帘，每有号令，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开宝寺塔表里通明彻旦。禁中夜遣中使赍降御香，寺门已闭。既开，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无所见。去寺，渐明。后二日，宣仁上仙。

尝闻祖父言，每岁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东岳祠下，谓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适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风寒已如深冬时。至明日，地皆结冰，寒甚，几欲裂面堕指。人皆闭户，道无行迹。日欲入，忽闻传呼之声，自南而北，仪卫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户牖潜窥者，见马高数尺，甲士皆不类常人，伞扇车乘皆如今乘舆行幸，望庙门而入，庙之重门皆洞开，异香载路。有丈夫绛袍幞头，坐黄屋之下，亦微闻警跸之声，亦有言去朝真君回来，又有云真君已归，皆相顾合掌。中夜方不闻人语。又明日，天气复温，皆挥扇而行。后数日，方闻昭陵其日升遐。

昭陵上宾前一月，每夜太庙中有哭声，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坏。

杜少陵《宿龙门》诗有云“天阙象纬逼”，王介甫改“阙”为“阅”，黄鲁直对众极言其是。贡父闻之，曰：“直是怕他。”

刘贡父尝言，人之戏剧，极有可人处。杨大年与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戏谓大年曰：“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朱于后亟摇手曰：“不要与！”众皆笑其捷。虽一时戏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今上初登极，群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数声，仆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门，气已绝。

予顷时于陕府道间舍于逆旅，因步行田间。有村学究教授二三小儿，间与之语，言皆无伦次。忽见案间有小儿书卷，其背乃蔡襄写《洛神赋》，已截为两段，其一涂污，已不可识。问其何所自得，曰：“吾家败笼中物也。”问更有别纸可见否，乃从壁间书夹中取二三十纸，大半是襄书简，亦有李西台川笺所写诗数纸，因以随行白纸百余幅易之，

欣然见授。问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尝为大官。吾父罢官，归死于此，吾时年幼，养于近村学究家，今从而李姓。然吾祖官称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顷时如此纸甚多，皆与小儿作书卷及糊窗用了。"会日已暮，乃归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涂，不及再往，至今为恨也。

先公尝言顷见李公择云，曾于高邮道上，时正午暑，见临清流有竹篱茅屋，望之极雅洁，前有修竹长松，二道士临流弈棋于松阴间。其一疏髯秀目，其一美少年，肌体如玉。见公择来，皆欣然，然与之语，则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积藁秸罂缶之类。观其寝处，秽污如仆厮。然忽问予能饮否，予曰："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将臭败，于树间摘小毛桃子数枚，置案上。予疑其仙也，乃危坐敛衽，满引不敢辞。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饮于破陶器中，徐顾予仆曰："此人亦得。"乃与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长啸而入。予愈疑焉。既别数里许，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归谋还俗而分其家财耳。"

庆历中，胡瑗以白衣召对。侍迩英讲《易》，读"乾元亨利贞"，不避上御名，上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后瑗因言《孟子》"民无恒产"读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盖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积久而读熟。虽曰尊经，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为允。上尝诏其修国史，瑗乃避其祖讳，不拜。

旧制，讲读官坐而讲读，别置书策于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讲读官已班立，俟上出，久之，忽有内侍官自御屏后出，大声曰："有圣旨：今后讲筵官起立御案前讲读。"自是遂为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为侍读，以言道之所存，请复赐坐。有旨下礼官议。韩维以谓当赐坐，刘攽以谓不可，纷争不已，议于上前。维曰："今有时禁中宣长老说法，犹升高踞坐。吾儒讲圣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独不得坐耶？"攽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约束耳！维读圣人书，乃亦欲如彼髡无君臣上下乎？安石非为道，为己重耳。"于是安石之请不行。至元祐初，程颐复请坐讲。太皇以皇帝幼冲，岂可先教改动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纯仁卒，其遗表有曰：“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摅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正邪之归。搜抉幽隐，以尽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毋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圣恩而特叙；尚使存没犹玷瑕疵，又复不解疆埸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不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听。”此李之仪端叔之文也，上令大书此表，留禁中。章惇由是再贬雷州司户。端叔后坐党籍，终身废弃。

黄庭坚宜州之贬也，坐为《承天寺藏记》。

张舜民郴州之贬也，坐进《兵论》，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诗，此特一事耳。《兵论》近于不逊矣。舜民尝因登对云：“臣顷赴潭州任，因子细奏陈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于失声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开五丈河，数处波浪涌起，亦有声如潮。水高丈余，数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于坟寺剃度一僧。贡父闻之，笑曰：“彦国坏了几个，才度得一个？”人问之，曰：“彦国每与僧对语，往往奖予过当，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祸者。攽目击数人矣，岂非坏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为当。

赵悦道罢政闲居，每见僧至，接之甚有礼。一日，一士人以书贽见，公读之终卷，正色谓士人曰：“朝廷有学校，有科举，何不勉以卒业，却与闲退之人说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后再往，门下人不为通。士人谓阍者曰：“参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阍者曰：“寻常来相见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这领白襴，直是不直钱财？”阍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辍不得些少来看孔夫子面。”人传以为笑。

元祐五年，先公为契丹贺正使。辽主问：“范纯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纯仁去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又问：“何故教出外？”先

公云："纯仁病足，不能拜，暂令补外养病尔。"又问："吕公著如何外补？"先公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补。"乃咨嗟曰："朝廷想见阙人。"先公曰："见不住召用旧人。"先是，辽主闻先公言纯仁以足疾外补，乃回顾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归，不敢以是载于语录，尝因便殿奏陈。上微语曰："因通书说与纯仁著。"未几，先公捐舍。八年，纯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书说。"纯仁曰："不曾得书。"

顷时都下有一卖药老翁，自言少时尝为尚书省中门子，门旁有土地庙，相传为大将军庙，灵应如响。庙有断碑，题额篆"汉大将军王公之碑。"龛在壁间。堂后官香烛牲酒无虚日，亦沾及阍者。每有大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闻群鬼聚语，或哭或笑，或曰："他运既当限，只得此来，怎奈何朝廷去里！"一曰："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东作西，几时定叠？"至晓方不闻声。不数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师自平章军国重事致政而去。初，潞公再入，刘挚于帘前言王同老所入札子，皆文彦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于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时，乞立英宗为嗣者，文太师也。后策立英宗者，韩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须改史。"宣仁既退，叹曰："刘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挚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纸背有云"音声不遐，尚有就问之礼；几杖以俟，伫陪亲祀之朝。勿以进退之殊"云云。后学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废谋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绍圣五年卒。公逮事四朝，七换节钺，为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兴、大名、秦州者再，两以太师致仕，五判河南，出将入相者五十余年，可谓功德兼美。既而党论兴，无所不有矣。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罢，坐父死不葬。后莘老作《家庙记》自辩，刘器之为其集之序。

建中靖国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诵《法华经》，昼夜不停声，虽大雨雪，亦然。行步极缓，问之不应，招之不来。有人随其后行，亦无止宿

处。每诵数十句，即长叹一声曰：“怎奈何无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过范尧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见，因众人论说民间利害。公甚喜。书室中无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来，公与坐客各举两大白。公曰：“说得通透后，令人心神融畅。”

或问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尔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后为信耶？”

司马君实尝言，吕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欧阳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须如此。信与不信，才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尝问温公：“外议说陈升之如何？”温公曰：“二相皆闽人，二执政皆楚人，风俗如何得近厚？”又问：“王安石如何？”温公曰：“天资僻执好胜，不晓事。其拗强似德州，其心术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尝称吕惠卿美才，温公曰：“惠卿过于安石。使江充、李训无才，何以动人主？”

司马君实与吕吉甫在讲筵，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拏。上曰：“相与讲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气貌愈温粹，而吉甫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

赵先生，蔡州人。后往来无定，苏子由诸公极爱重之。尝言：“人将发，不惟门户有旺相，视仆史辈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仆史，往往皆官样。吾尝观主人将兴，其仆史辈必气宇轩昂，仍忠勤不为过。主人将替，仆史辈纵不偷钱，便一身疙瘩。周世宗与本朝艺祖方潜龙时，识者识其门下人，皆是节度使。”

赵先生能使人梦寐中随其往以观地狱。宝灵长老不信，欲往观之。先生与之对趺坐，命长老合眼正念。人视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顷而觉，长老者流汗被体，视先生合掌作战悸之状。人问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桥，问银铺李员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长老遂退院而去。

京师慈云有昙玉讲师者，有道行，每为人诵梵经及讲说因缘，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与赵先生同在王圣美家，其僧方讲

说，赵谓僧曰："立尔后者何人？"僧回顾，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弥更修谨，除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闻命即往，一钱亦不受。

熙宁壬子九月，华山阜头岭崩，声震数十里，西岳祠门户皆震动，钟鼓成声，陷千余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门即正阳门，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间但呼正阳门也。

明肃既上宾，时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内中商量，阁门促百官班贺皇后。时蔡齐为中丞，厉声叱曰："谁命汝来？不得追班！"阁门吏皇惧而退。既而执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岁，何必更烦母后垂帘？岂有女后相继之理？"议未定，御史庞籍奏言："适已将垂帘仪焚了矣。敢有异议，请取旨斩于庭。"左右震栗。后自屏后曰："此间无固必。"于是删去遗诰中内中与皇太后商量一节。当时仓卒中，实自蔡齐先发之。

刘贡父言："每见介甫道《字说》，便待打诨。"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处。"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潜大笑。

大参陈彭年，以博学强记受知定陵，凡有问，无不知者。其在北门，因便殿赐坐对，甚从容。上因问："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即令秘阁取此书。既至，彭年令于第几板寻检，果得之。上极喜，自是注意。未几执政。

程颐一日在讲筵，曰："闻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为？"泰陵曰："闻其有禅学，故召来，欲一见之。"颐曰："臣所讲者，君臣父子仁义道德性命之说，尽在此矣。不省陛下以何为禅也？"上不语。颐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达？"上复不语。既罢讲，颐即移书两省谏垣，谓："岂可坐视而不救？不惟负两宫之委任，抑且

负先帝之厚恩。”于是颐称病在假。太皇夜遣使至颐家，密传旨云：“皇帝既服不是，说书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参，既朝参。又明日当讲，既讲毕，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数语。上曰：“风露早寒，可共饮苏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于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颐曰：“人主好佛，未有不为国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数日，又因讲次，颐复奏陈曰：“梁武帝英伟之姿，化家为国，史称其生知淳孝，笃学勤政，诚有之。缘其身无他过，止缘好佛一事，家破国亡，身自馁死，子孙皆为侯景杀戮俱尽。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禅僧，已曾说与卿更不施行。”颐曰：“愿陛下取《梁武帝纪》一看。不然，臣当摭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时一从官，其父本胥也，屡典大藩府，其治刻木辈极严，少有过举即黥配。亲旧有勉之者，则曰：“吾岂不知？但吾为民父母之官，岂可见病民者坐视而不治也？”其为郡，所至有声。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宣奉大夫。

张先，京师人。有文章，尤长于诗词。其诗有“浮萍断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之句，脍炙人口。又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风弄秋千影”之词，人目为“张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亲妹也。祖逊因是而贵，太宗朝为枢密副使。子野生贵家，刻苦过于寒儒。取高科，甫改秩为鹿邑县以殂。欧阳永叔雅敬重之，尝言与其同饮，酒酣，众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独退然其间，不动声气。当时皆称为长者。今人乃以“张三影”呼之，哀哉！欧公为其墓铭。

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只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神宗一日在讲筵，既讲罢，赐茶，甚从容，因谓讲筵官：“数日前因见司马光《王昭君》古风诗甚佳，如‘宫门铜镮双兽面，回首何时复

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读之使人怆然。”时君实病足在假，已数日矣。吕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从而得此诗？”上曰：“亦偶然见之。”惠卿曰：“此诗不无深意。”上曰：“卿亦尝见此诗耶？”惠卿曰：“未尝见此诗，适但闻陛下举此四句尔。”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见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难得之，颇恨无笔力传写。尝爱世宗自改赐江南书，有曰：“但存帝号，何爽岁寒。傥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语意雄伟，真得帝王大体。盖是嗣王欲削尊称，求缓师也。

黄庭坚年五岁，已诵五经。一日，问其师曰：“人言六经，何独读其五？”师曰：“《春秋》不足读。”庭坚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习神童科举。庭坚窃闻之，乃笑曰：“是甚做处！”庶尤爱重之。八岁，时有乡人欲赴南宫试，庶率同舍饯饮，皆作诗送行。或令庭坚亦赋诗，顷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钱穆父尝言，顷在馆中，有同僚曹姓者，本医家子，夤缘入馆阁，不识字，且多犯人。钱一日因诵子瞻诗，曹矍然曰：“每见诸公喜此人，不知何谓？”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诗，皆重叠用韵，全不成语言。”钱恐人作伪，命取以观之，乃子瞻醉中写少陵《八仙歌》。钱曰：“此少陵诗，子瞻写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吃棒。”一日，诸公过其家，观其所藏书画。其家多资，虽真赝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写《法华经》，褚河南写《闲居赋》、临《兰亭》，云其父得于天上，盖锡赉之物也。诸公爱玩，不能去手。又有阎立本粉画罗汉，横轴上各有赞，字画皆真楷可喜，乃唐时帝王御制，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长印御制之宝，两头皆尖，如橄榄核状，外标首题云“应真横轴”。曹问坐客：“何故为应真？”或对曰：“真即罗汉也。”曹曰：“好好地团甚谜。”亟命易去，自题云“十八大阿罗汉”。或言“应真横轴”四字，亦是名人书。

晏临淄，临川人。其未生时，有仙人曹八百见其父，固谓之曰："上界有真人当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贫。临淄公既显，其季弟颖，自幼亦如临淄公警悟，章圣闻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宫沼瑞莲赋》，大见称赏。赐出身，授奉礼郎。颖闻之，走入书室中，反关不出。其家人辈连呼不应，乃破壁而入，则已蜕去。案上有纸，大书小诗二首，一云："兄也错到底，犹夸将相才。世缘何日了，了却早归来。"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间十八年。此行谁复见，一鹤上辽天。"其年十八岁也。章圣御篆"神仙晏颖"四字，赐其家。

李觏，字泰伯，盱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饮酒作文，古文弥佳。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泰伯家酿亦熟，然性介僻，不与人往还。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丈人尚自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见诗，大喜，留连数日，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无何，酒尽，乃辞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闻之，再往作《仁义正论》三篇，大率皆诋释氏。李览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后，极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怀。"闻者莫不绝倒。

泰伯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饭。时正春时，营妓皆在后圃卖酒，相与至筵前声喏，君谟留以佐酒，烈已不乐。酒行，众妓方歌，烈并酒掷于案上，作皇惧之状，逾墙攀木而遁。时泰伯坐上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对落晖。谁在画楼酤酒处，几多鸣橹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即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既而烈闻之，遂投牒云："李觏本无士行，辄篷宾筵，诋释氏为妖胡，指孟轲为非圣。按吾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诸市朝。"君谟览牒，笑谓来者云："传语先生，今后不使弟子也。"吾谟后每会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张文潜尝云，子瞻每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谓汤燖了王羲之也。文潜戏谓子瞻："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

堕’是何物？”子瞻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文潜曰云：“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文潜曰：“毕竟用得不当。”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魔。”盖文潜时有仆曹某者在家作过，亦去失酒器之类，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会也。坐皆绝倒。

刘贡父平生不曾议人长短，人有不韪，必当面折之。虽介甫用事，诸公承顺不及，惟贡父屡当面攻之。然退与人言，未尝出一语。人皆服其长者。虽介甫亦敬服之。

黄鲁直尝云，《高祖纪》“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坚不必解说。彼音奴来切者，三足鳖也。徐浩诗“法士多瑰能”，却在“来”字韵押，乃是僧似鳖尔。

予尝见苏子瞻一帖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一日，对贡父举此。贡父云：“前数句是夜行迷路，误入田螺精家中来。”

黄育，字和叔，鲁直叔父也。为童儿时，其伯氏长善，将诸儿出行，天骤雨，长善问诸儿：“日在雨落，翁婆相扑，是何语？”和叔曰：“阴阳不和也。”时年七岁矣。

朱康叔送酒与子瞻，子瞻以简谢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厅也。”盖俗谓主者自饮之酒为不出库。

范尧夫帅陕府。有属县知县，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饭，步行廊庑间，见一僧房颇雅洁，阒无人声，案上有酒一瓢。知县者戏书一绝于窗纸云：“尔非慧远我非陶，何事窗间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风竹影萧萧。”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县，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黏于状前，诉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县既至，施主走避，酒为知县所饮不辞，但有数银杯。知县既醉，不知下落，银杯各有镌识，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与厅吏某人鞫之。”尧夫曰：“尔为僧，法当饮乎？”杖而逐之，且

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来理会。"持其状以示子侄辈，曰："尔观此，安得守官处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对僚属中未尝言及。后知县者闻之，乃修书致谢。尧夫曰："不记有此事，自无可谢。"还其书。

张子颜少卿，晚年尝目前见白光闪闪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颜信之弥谨，乃不食肉，不饮酒，然体瘠而多病矣。时泰陵不豫，汪寿卿自蜀入京，诊御脉，圣体极康宁。寿卿医道盛行，其门如市。子颜一日从寿卿求脉，寿卿一见大惊，不复言，但授以大丸数十，小丸千余粒，祝曰："十日中服之当尽，却以示报。"既数日，视所见白衣人衣变黄而光无所见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饮酒。又明日，俱无所见，觉气体异他日矣。乃诣寿卿以告。寿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为肺所克。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气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实其脾，小丸补其心。肺为脾之子，既不能胜其母，其病自当愈也。"子颜大神之，因密问所诊御脉如何，寿卿曰："再得春气，脉当绝，虽司命无如之何。"时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驾。寿卿后入华山，年已八十余矣。

昭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闻数千百人吹箫声，自空中过，久之方寂然。

崇宁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迁左揆，首令议天下州县皆建佛刹，以崇宁为额。时石豫为中丞，其门人陈确，贤士也，夜过豫，问豫曰："中丞岂可坐视？"豫曰："少待数日，看行与不行。"未几，豫招确，谓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纳札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诏州郡，仍置崇宁观。

崇宁三年四月，大内火。宰辅请以司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书刻石于文德殿门，谓之元祐党人。凡元符三年应诏直言人为邪等，附党籍于刑部，云以禳火灾。其年罢科举，颁三舍法于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庙庭，坐颜、孟之下，十哲之上。驾幸学，亲行奠谒。或谓："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资政知河南府。送车塞道，凡三日，始见绝宾客，然后得行。禁中给赐之人，络绎于路。观者荣之。

明年，彗星见，其长亘天。禁中窗户洞明，与其他处不同。连夜诏毁文德殿门石籍，宫门方开。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先大父国史在馆阁最久，多识前辈，尝以闻见著《馆秘录》、《曝书记》，并此书为三。仍岁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书于南丰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孙。暐老矣，未知前二书尚及见乎？建炎四年，岁在庚戌，孙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赐紫金鱼袋暐书。

北窗炙輠录

[宋]施德操　撰
王根林　校点

校点说明

《北窗炙輠录》一卷，宋施德操撰。施德操，字彦执，学者称持正先生，盐官（今浙江海宁）人。为学主孟子而拒杨、墨，力行好学，远近向慕。除本书外，另著有《孟子发题》等。

“炙輠”二字出《史记·荀卿列传》：“谈天衍，雕龙奭，炙輠过髡。”輠是车辆上盛润滑油的器具，炙輠是说輠虽经烤炙，犹有余膏，比喻辩士淳于髡善于议论，智慧无穷。本书记作者与宾客的谈论之语，内容多为当时士人及前辈的言行和杂事杂说，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亦可考见当时社会风俗。

本书现存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奇晋斋丛书》本、《读画斋丛书》本等。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标点。凡底本脱、衍、误、倒者，皆据他本径改，不出校记。

卷上

新法之变，议者纷然。伯淳见介甫，介甫闻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见，和气蔼然见眉宇间，即笑谓介甫曰：“今日诸公所争，皆非私，实天下事。求相公少霁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也。’管子犹知尔，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为伯淳所薰，不觉心醉，即谓伯淳曰：“业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许明日见上白之。及明日见上，有张天骥者，实横渠弟也，自处士征为谏官，遂于上前面折荆公之短，荆公不胜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尝谓诸公曰：“新法之弊，吾辈当中分其罪。使当时尽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尔。”

范尧夫罢相，与伊川相见，责尧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为不言？”尧夫谢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为又不言？”尧夫又谢罪。如此连责数事，尧夫皆谢罪。及他日，伊川偶见尧夫札子一篋，凡伊川责尧夫所言，皆已先言之矣，但不与伊川辨一词，惟谢罪耳，此前辈之度量不可及也。

韩魏公与范文正公议西事不合，文正径拂衣起去，魏公自后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气满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间消融几同异。魏公所以能当大事者，正以此也。

欧公语《易》，以为《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尝与辩，但对欧公终身不言《易》。

孙威敏不肯读温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读，何不掷去？”威敏曰：“掷则不敢掷，读亦不敢读。”立朝之节若此。

吕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托秀水通判张君济置田一事。君济置田时，吉甫有舅郑，不知其名，谓之郑三舅，

往来君济间。介甫乃发其事，即拘君济、郑皆下狱，郑遂死狱中。已而，奉敕张君济决配某州。临刑日，士大夫莫不哀伤之。决讫，有内臣出白纸一大幅，辄印其脊血而去。人大惊，问之，答曰："欲呈相公也。"呜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进道在学士日，每夜必市两蒸饼，未尝食，明日辄以饲斋仆，同舍皆怪之。子韶问曰："公所市蒸饼不食，徒以饲仆，何耶？"进道曰："固也。某来时，老母戒某云：学中夜间饥则无所食，宜以蒸饼为备。某虽未尝饥，然不敢违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进道名阙，华亭人。

进道尝渡扬子江，遭大风浪，舟人皆号呼，进道乃徐顾一亲阙。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阙。来，德立强忍为取之曰：姚阙。生不为不义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虚，风浪即止；不尔者，请就溺死。"俄而风霁。

禹锡高祖，谓之陶四翁，开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数日，有驵者至，视之曰："此伪草也。"四翁曰："何如？"驵者曰："此蒸坏草也，泽皆尽矣。今色外阙。实伪物也，不可用。"四翁试之，信然。驵者曰："毋忧，某当为翁遍诸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诺。"明日，驵者至，翁尽取四百万钱草，对其人一爇而尽，曰："宁我误，岂可误他人耶！"时陶氏资尚薄，其后富盛，累世子孙登第者亦数人，而禹锡其一也。禹锡名与谐，钱塘人。

子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为外物岂可必，而圣人之言乃如此，盖圣人之气不与兵气合，故知必不死于桓魋，此天下高论，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谓古人文字皆圣贤之气所发，虽一诗一文，亦天地之秀气。今人懒于文字者，盖其气不与圣贤之气及天地之秀气合，故不得不懒也。

龟山为余杭宰，郑季常本路提学。季常特迂，路见龟山，执礼甚恭，龟山辞让，久之，察其意，果出于至诚。即问之曰："提学治《诗》否？"曰："然。"龟山曰："提学治《诗》虽声满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龟山曰："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诵《诗》三百篇，倘授之以政，果能达欤？使于四方，果能专对欤？倘能了此事则可，不然，是原不曾治《诗》也。"季常不能对。

子韶既魁天下，已身为禁从，使归教学。圣锡既魁天下，乃不远千里始来从子韶学，此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圣锡，乃以书充奁具，此亦异事也。

赵清献初入京赴试，每经场务，同行者皆欲隐税过，独清献不可。以谓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税之。

赵元镇丞相未第时，尝投牒索逋二百缗，其县令曰："秀才不亲至，乃令仆来耶？"因判其牒曰：某人同赵秀才出头理对。元镇视其牒曰："必欲赵秀才出头乎？奉赠三百千。"遂置其牒。

天经曰：介甫既封荆公，后遂进封舒王，合之为荆舒。故东坡诗曰："未暇辟杨墨，且复惩荆舒。"此皆门人不学之过。

胡安定自草泽召，有司令习仪，安定不可。有司问之，曰："某事父则知事君之义，在乡里则知朝廷之仪，安用习为？"当时谓其倔强。及他日，人皆属目视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节，蔼然如素官于朝者，众乃大服。

陈伯脩作《五代史序》，东坡曰："如锦宫人裹孝幞头，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太冲《三都赋》就，人未知重也，乃往见玄晏。玄晏为作序，增价百倍。古之人所以为人序者，本以其人轻而我之道已信于天下，故假吾笔墨为之增重耳。今欧公在天下如泰山北斗，伯脩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识轻重也。"沈元用人或以前辈诗文字求其题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笔，此最识体。元用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无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颜真卿如何名德，及禄山反，真卿独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异时欲相张嘉贞，乃不记其名姓，不知逐日用心在甚处？"

正夫曰："人有话，当与通晓者言之。与不通晓者言，徒尔费力，于彼此无益，反复之余，只令人闷耳。陆宣公之于德宗，横说直说，口说笔说，不知说了多少话，德宗卒不晓，其后，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于汉高祖，踏着脚便会。"

荆公论扬子云投阁事，此史臣之妄耳。岂有扬子云而投阁者？又，《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子云岂肯作此文？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东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东坡曰："西汉果

有扬子云否？”闻者皆大笑。

仁宗尝郊，时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风，左右大惊扰。潞公急止之曰：“毋哗！”因诫左右曰：“事不得闻幄外。”乃扶上就汤药，遂称摄行事。至礼毕，百官无知者。当时但是乐减一奏，识者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惊，且服潞公之能当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天下名言也。

张道望，吾乡长者人也，尝作秀州司户。遇大旱，本府所以望山川、祷佛祠、祀土龙、坐蜥蜴、纵狱、徙市，所谓致雨之术，无不试，卒不雨。后欲乞水于海盐县神山之龙池，众白太守，以为张司户为人忠厚诚悫，使为之祷，宜有所感动，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中道，果大雨，村人皆罗拜雨中。自后州境有水旱，使望道祈之，往往辄应。当时号为感应司户。

蔡元长苦大肠秘固，医不能通，盖元长不肯服大黄等药故也。时史载之未知名，往谒之，阍者龃龉，久之，乃得见。已诊脉，史欲示奇曰：“请求二十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和之以进。须臾遂通。元长大惊，问其说，曰：“大肠，肺之传送，今之秘，无他，以肺气浊耳。紫苑清肺气，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闻，不知用何汤下耳。

钱塘有人小肠秘，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士钱宗元视之，反下缩小便药，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问宗元，曰：“以其秘，故医者聚通之，聚通之，则小便大至，水道愈溢，而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缩之，使小便稍宽，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为特见。

黄师文云：“男子服建中汤，女子服四物汤，往往十七八得，但时为之损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痈，其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汤否？”师文曰：“服建中汤。”俄而痈溃。盖小便腹痈，为虚，其热毒乘虚而入，建中汤既补虚，而黄芪且溃脓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热病，每一面热，至赤，且痒绝闷绝，问师文，师文曰：“经候来时，尝为火所

逼也。”问之，曰：“无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经候来，适为孺人粘衣裳，伛偻曝日中，其昏如裂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热。”师文曰：“是也。”四物汤加防风，获差。师文用药，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妇人，卧病垂三年，状如痨，医者皆疗治，不差。师文往视之，曰：“此食阴物时遭大惊也。”问之，其妇人方自省曰：曩日方食水团，忽人报其夫堕水，由此一惊，遂荏苒矣。师文以丸子药一帖与之，用鸡粪汤下，须臾，取一痰块下，抉其痰，正包一小团，盖其当时被惊，怏怏在中，而不自觉也。其后妇人遂安。问为何药？师文曰：“吾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赎青木香丸一帖与之。”曰：“何为用鸡粪汤下？”曰：“以鸡喜食糯也。”此师文谲耳，未必然也。师文父病口疮，师文治之不愈，心讶之，乃察访诸婢，果父尝昼同婢子寝，明日疮作。师文即详其时节，明日，即伺其父所寝时会其父净濯足，以某药帖脚心，差。又妇人舌风丹，每酒贴唇，则风丹重叠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师文令服五积散，约数服，以杯酒试之，如其言饮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尝苦风丹，亦似此，闻其说，遂服五积散，亦差。又师文用五积散治产泻，产泻最难治，师文用此，殊效。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识主人位，自汉以来，识主人位者惟四人：西汉之张子房，东汉之陈太丘，蜀之诸葛亮，晋之陶渊明是也。子房既识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既去，陈太丘识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诸葛亮识之，又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渊明识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则宾主莫辨，而坐席纷然矣。”

印说颜子不贰过，以为无第二念，亦快。

钱塘有两处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万松岭，两处士之庐，正夹湖相望。予尝馆于冲晦之孙忉，忉之居，即冲晦之故庐也。有一庵，岧峣于岭之上，东望江，西瞰湖，瞰湖之曲，正与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隐见于烟云杳霭之间。遐想当时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虽庐孤山，后有一室，正在凌云涧之侧，和靖多居此室

耳。然冲晦比和靖，则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数学显。冲晦数学，当时士大夫皆宗之。然忉尝亲与余言曰："先祖有诫，子孙世世不得离钱塘。"以钱塘永无兵燹。

陶隐居、孙真人皆以药隐，亦隐之善，未能活国，且复活人，不亦可乎！近林灵素、沈洞玄真有活人心，平生施药，不可以数计。余与洞玄别二十年，闻其别后，医益工巧，视病罕诊脉，止令作咳嗽声，辄知病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经有见而知之者，上也，闻而知之者，次也。洞玄之法，非闻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与药，地稍远者，必设酒。其贫者，馆之，日与饮食，如此则亦难继矣。故人之所以馈洞玄者亦厚，临死日，犹有逋三十缗，盖尽费于此也。察洞玄之心，自孙真人以来，一人而已。

张永德守郑州，其军下有人诣阙告变者，太祖械送其人于永德，使自治之，永德止笞十。智哉，永德！

东坡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草。至杭州时，尝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贤房闲憩，至则脱巾褫衣，露两股榻上，令一虞候搔，及起，观其岸巾，止用一麻绳约发耳。又，筑新堤时，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大抵平生简率，类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热。八十非帛不暖，则老人之苦寒尚矣。至夏，则又酷畏热。德昭昆仲至冬则为重裀复幕，贮药炙炭，所以致暖之术，无不具。其昆仲遂不复入寝室，皆会卧宿于其母之帐，庶几人气有以温之也。至夏，则二人居帐外，居帐中者交手挥箑，以伺其母之动息，至倦则止。热甚，则帐外二人更之。谓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呜呼，事亲若此，亦可以无愧于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任县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己则赃，在公家则聚敛。他罪恶犹可免，犯此二者，终身不可齿士君子之列。今时或有处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虽不入己，其入己莫任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敛，以

期贵显，真劫盗也。”

章子厚谓温公为贼光，正可对盗跖谓孔子为盗丘也。

宇文虚中在北作三诗曰：“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催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无辞可奈何？强食小儿犹解事，学妆娇女最怜他。故衾愧见沾秋雨，裋褐宁忘拆海波。倚杖循环如可待，未愁来日苦无多。”此诗始陷北中时作，所谓“人生一死浑闲事”云云，岂李陵所谓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后虚中仕金为国师，遂得其柄，令南北讲和，大母获归，往往皆其力也。近传明年八月间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挟渊圣以归，前五日为人告变，虚中觉有警；急发兵直至北主帐下，北主几不能脱，遂为所擒。呜呼，痛哉！实绍兴乙丑也。审如是，始不负太学读书耳。

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孙次卿曰：“老子此语衍二字，何不言‘见可欲，心不乱’？”次卿名邦，杭新城人，家兄门生也，尝为户郎，文有西汉风。

温公初官凤翔府，年尚少，家人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著公服，执手板，坐久之，人莫测其意。范纯甫尝从容问其说，公乃曰：“吾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言储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尽白。呜呼，君子于天下国家事，其精诚至于如此，古所无有也，直使人敬仰。温公与蜀公平生友善，温公自谓吾与景仁实兄弟，但姓异耳。观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尝言，淮南监司，童贯客也，坐累罢去，实子容叔氏微言之。其监司往见贯，不得通，乃私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为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立于道左，我唱拜，公即拜，此见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诺。”他日，贯出，其人遂立于道左，使臣果唱拜，其人遂拜。贯问曰：“何人？”对曰：“某人。”贯曰：“这厮在此。”乃呼使

过马首问之，其人遂随贯至其第。参拜讫，贯曰："汝不饥否？"乃令取酒一杯劳之。遣去后，贯为雪其罪，遂复得淮南转运使。呜呼，方其为监司时，鼻息上云汉，威声动山岳，不知来处乃如此。当时出蔡氏诸阉门者，往往多此辈耳。子容名元广，姓张氏，华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节。元用自奉使回，正二圣北狩伪楚僭窃时。元用即欲仰药，时焕卿、沈子旸尚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为翻其药，曰："事未可知，姑少迟之。"元用自此尝纳药于夹袋中，曰："伪命至，则饮此。"无何，伪命至，元用时适病，遂以病免，此一大节也。及阙时，元用知某州，一闻其事，即日致仕，此二大节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既经江西，州县望风奔溃。时元用知宣州，曰："此贼死于此矣。"乃会士卒，自解髻剪顶心发烧灰，投诸酒，与士卒饮之，曰："吾与汝辈誓死此城！"士卒皆奋，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复归家。贼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为动。数日，元用临城谓贼帅曰："吾城中无有，汝不如过，吾已与三军誓死此城矣！不信，请射我。"遂披胸使射，群贼大惊，皆罗拜城下而去，此三大节也。

张邦昌僭叛，论者谓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为救一城生灵。吾乡傅商霖曰："此何言也！当时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无可言。吾当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灵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灵。设令累之，则二圣北狩，一城死之，适其义，复何恨哉！"商霖名岩叟。

余寓秀州学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时余年二十七，而子才才年十八。子才渐渐少年，中性复滑稽，俊发则翻倒一斋。及其庄语，俨然而坐，衣裾不动者终日，余固心喜之。一日，范文正公有言："宁可终身无爵禄，不可一日忘忠义。"遂抚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与之亲厚。子容罕在斋，一日，自华亭来参见，余未之熟也。时同舍言其乡人近以捕盗改官，皆有歆羡意，独子容愀然叹息曰："使张某他日忝一第，决不肯捕贼改官！"余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亲厚。

余旧与先觉在乡中，多游大慈坞。时经行诸寺，闲观壁间前辈题名诗句，于祖塔得惠铨觉一诗曰："谷口两三家，平田一望赊。春深多遇雨，夜静独鸣蛙。云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谁惊孤枕晓，涛白卷江沙。"又于静明寺尘壁中得诗两句云："澜深鱼自跃，风暖客还来。"惠

觉最为东坡、米元章所礼，甚为朴野，布衣草履，绳棕榈为带，时夜半起，槌其法嗣门，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称无油，辄呼疾燃竹，得火即疾书之。诗人之得句盖如此。惠觉诗浑然天成，无一毫斧凿痕，雍容闲逸，最有唐人风气，但七言殊未称，盖学力未至耳。

陈齐之谒茂实，茂实方挞其子，齐之曰：“公挞令嗣何为？”茂实曰：“小儿辈须与挞之。”齐之曰：“以某观之，正不当挞，挞之所以败之也。要须喻以道理尔。小儿辈自孩提时，即当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耻，如是者不足耻。’孩提虽无知，而吾日聒之，所以入耳者熟。会当渐入处如此，则著脚下便使识士君子道路矣。所谓棰挞，岂可无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辅吾之道理尔。平日未尝出，一旦忽出之，被吾棰楚，其恐惧愧耻之心为如何？若然，则岂不谓之善教乎？今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棰挞之，彼胸中固无知，又日被吾棰挞者已熟，遂顽然无耻矣。若是，则教之非所以败之欤？”齐之此言，可谓教子之法。

黄致一初看科场，方十三岁。时出《腐草为萤赋》题，未审有何事迹。同场以其儿童易之，漫告之曰：萤则有若所谓聚萤读书，草则若所谓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羁，同场姑以此塞其问，元非事实也。致一乃用此为一偶句云“昔年河畔，常叨君子之风；今日囊中，复照圣人之典”，遂发解。刘无言年十七岁，在太学，时称俊杰才。先季试偶读《司马穰苴传》，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乃谓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问《神宗实录》，问与昨日事殊，无言乃对曰：“秉笔权，犹将也，虽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诸长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时英妙可笑，故事无工拙，顾在下笔何如耳。

诸葛孔明每见庞德公，辄拜床下。庞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为诸葛孔明，而受拜于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诚哉，是言！然则诸葛孔明观庞德公，则其人物为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门一隐之后，遂不见踪迹。呜呼，非其德盛，何以至此！又

安得使孔明不为之屡拜乎？孔明视德公，固为晚进矣。然孔明在妙龄时，才气如何？当下视一世，乃肯拜德公于床下，此所以为诸葛孔明也。没量之人，只为此一点摩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岂有他哉？见人倒从东边去，则为他东边扶起，见人倒从西边去，则为他西边扶起；见渠在中间立，则为他推一推。"中间之说煞好。德先名兴仁，德昭弟也。

张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虽拾俗语为之，往往有理致。谢显道见其诗而异之，遂召其人与相见。至则眉宇果不凡，显道即谓之曰："何不读书去？"思叔曰："某下贱人，何敢读书？"显道曰："读书人人有分，观子眉宇，当是吾道中人。"思叔遂问曰："读何书？"曰："读《论语》。"遂归买《论语》读之。读毕，乃见显道，曰："某已读《论语》毕，奈何？"曰："见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门？"显道曰："第往，先生之门，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受之耳。"思叔遂往见伊川。显道亦先为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门下。一日，侍坐，伊川问曰："《记》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正却在何处？"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后，伊川之学，最得其传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诗十首，惟思叔之文理极精微，卓乎在诸公之上也。

天经久疟，忽梦一人眉宇甚异，对天经哦一诗云："塞北勒铭山色远，洛中遗爱水声长。秋天莼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经因续其诗曰："识面已惊眉宇异，闻言更觉肺肝凉。洛中塞北非吾事，莼菜荷花兴不忘。"天经于文艺皆超迈人，后竟不第。人或以为"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谢绝之如此。然亦岂有是理乎？天经姓叶，名楙，字伯林，婺州人，以旧字行。

天经曰：异时尝在旅邸中，见壁间诗一句云："一生不识君王面"，辄续其下云："静对菱花拭泪痕。"他日见其诗，使人羞死，乃王建《宫词》也。其诗曰："学画蛾眉便出群，当时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识君王

面，花落黄昏空掩门。”唐人格律自别，至宫体诗，尤后人不可及也。

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学道至苦，故其诗曰：“凄凄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越，去来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敛翼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系身已得所，千载真相违。”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

《阳关》词古今和者，不知几人。彦柔偶作一绝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慼之思，一扫而尽，《阳关》词至此当止矣。彦柔姓陈，名刚中，英伟人也。后以江阴佥判与子韶诸公同贬知虔州安远县，卒。

余所谓歌、行、引，本一曲尔。一曲中有此三节，凡欲始发声，谓之引，引者，谓之导引也。既引矣，其声稍放焉，故谓之行，行者，其声行也。既行矣，于是声音遂纵，所谓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诗》所谓应田悬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声与鼓声参焉，此所谓行可也。既参之矣，然后鼓声大合，此在人声之中，若所谓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见之。惟一曲备三节，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节有缓急，而文义有终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滚、煞之类。今诗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谓之乐府，无复异制矣。今选中有乐府数十篇，或谓之行，或谓之引，或谓之谣，或谓之吟，或谓之曲，名虽不同，格律则一。今人强分其体制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说，又未尝广见古今乐府，故亦便生穿凿耳。

高抑崇始封进札子，以为非和气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问上曰：“陛下以为如何是和气？”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战汗，惟恐应对失词，未有反致诘于上者，上为仓卒一问，亦愕然，乃曰：“今疾疠不作，螟蝗不生，年谷丰熟，百姓安康，即和气也。”抑崇曰：“此万物和气。陛下和气安在？”上默然。嗟乎，非和气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发也。抑崇发之，至哉，斯言！余观近世能尽斯道者，其程伯淳乎！

张子公为户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盐钞。见秦丞相，秦曰：“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盐钞矣。且止。”张乃具陈当时利害，俱

不听。张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势不可行。今日事势如此，安得沽虚誉、妨事实。一旦缓急，相公何处措力？”遂拂衣而起见。赵相公阙曰：“如何？”张复陈其利害，丞相乃赞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执事如此，吾复何疑。然于阙天下财赋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则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钱若干，某州有钱若干，复数数州，张但呀然，赵相曰：“今所以不即发来者，发来，国家便有无限财赋也。因尝行文字，令且只就本府使，万一有缓急，某亦粗有备矣。如子之请，姑乃迟也，勿吝见教。”张乃大服，曰：“若此，岂不是宰相秦桧之都不知国家虚实利害，但以虚词盖人，人心安得而服！”

龟山作《梅花》一诗寄故人，云：“欲驱残腊变春工，先遣梅花作选锋。莫把疏英轻斗雪，好藏清艳月明中。”时故人正作监司，见此诗，遂休官。

诸司造船，吏夤缘为盗，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钉四百斤。曾处善为某路转运使，偶见破舰一，阁滩上，乃遣人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测其意。既焚，得钉二百斤，于是始知用钉之实。朝廷于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给钉二百斤，自处善始。

晏元献为宰相，兼枢密使，范文正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郑公枢密副使，一时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韩二公与元献有旧，故荐之，而富公，其婿也。元献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许。夫宰相用人，正当如此，顾人才何如耳，安问亲旧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亲旧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后之避嫌者，虽才如元凯，以亲故避不敢举，而弄权盗柄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党与，此人君之用人所以为难也。

应求谓余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车，韩信果擒乎？或自有处也。观当时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韩信入井陉，在李左车不用之后也。使不知敌人所取予，遽顿兵四险地，非甚庸将不至此，况韩信乎？大凡用兵，必先为敌人计，然后始能伐敌人。故邓公之军黥布，司马仲达之军公孙渊，皆出于此。李左车之计虽为赵之上策，然左车未陈此计时，乃先在韩信算中矣。故其策虽妙，安能施于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车，则赵亦未易下。”

禹锡问余曰：“周伯仁救王导，始阳言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

如斗大，系肘后。逮事已解，固当同车入见，虽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伤？卒不告，后竟遇害。伯仁亦阙。”余曰：“不然。此所以见古人用心处也。元帝与王导，岂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与奋起于艰难颠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导，欲其尽出于元帝不出于己，所以全君臣始终之义，伯仁之贤，正在于此。”

余尝爱茂实，谓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陈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严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广平。不如是，无复人道矣。

子韶与正夫论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说设施，只竖起几个人物在庙堂上也，须教太平。”

正夫谓子韶曰：“昨强幼安来说话，引援甚富。某谓之曰：若此者，六一语，若此者，温公语，若此者，东坡语，若此者，山谷语。强幼安语却在甚处？幼安无语。”

陈明作为西浙漕来谒正夫，正夫因语次曰：“昨日热。”陈亦曰：“夜来大热。”正夫曰：“公安知热？”陈笑曰：“如正夫学问高明，议论英发，固某所不敢望。至于寒暑，天下人共知之，乃谓某不知热，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热，如某乃知热耳。某在闲处，无一毫事到心，故四时之变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则信寒矣，于是增衣裘。言今日热，则信热矣，于是减絺绤。以予言今日温、今日凉，皆与阴阳之候不差毫厘。今左右簿书狱讼，纷然在前，而利害祸福之心交战于中，性命且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陈乃叹息曰：“真高论。”

魏公夫人尝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寿，公见其辨爽，悦之。其婢既上寿毕，忽泣下，公怪而问之。婢曰：“念妾父在时，每生朝，婢子辈上寿，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泪之所从也。”公曰：“汝父为何人？”曰：“某人。尝为某州通判。”公大惊，责夫人曰：“此士大夫女，安得辄取为婢？”夫人谢不知，公即令与诸女列后，择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术者上谒，言能视笏文知吉凶。魏公语其人明日

至。明日，魏公作饭召通判，而术者遂预焉。公预与通判易笏，令视之，术者视魏公笏，言：“某日当拜再召，在朝位若干年。”视通判笏曰：“某日当进秩，当至某官。”既毕，魏公使人厚谢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应诛，乃反厚馈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也。”

正夫曰：“茅庵草屋，风雨一兴，辄欲颠扑。至广厦大堂，虽震风疾雷，顿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篱鸟雀，风劲草摇，则惊飞窜伏。而丰牛巨象，虽长鞭大棰，犹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悬亦如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负，以谓当今四六，未有如晦者。其谢解起一联云：“谷寒难暖，喜二气之或私；风引辄回，怅三山之不到。”真为绝唱也。惜其过贪，翻近芜秽耳。

先觉论文，以谓退之作古，子厚复古，此天下高论。

董应求以汉文有真才。文帝才一宽厚长者耳，初无一毫英武气，优游不事，若无能为者。当是时，外有强藩悍将，内有权臣孽君，乃中外恬然，故虽有七国之强，乃高祖过制，非文帝之罪。然亦终文帝之世，不敢有为，非有真才而何欤？彼以智术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语哉！应求，名天民，泉州人。

卷下

温公为儿时，与群儿戏，有一儿堕水瓮中，群儿怖奔，公独不去，乃亟取石，就瓮下作一窍，以出水，水流出，其儿乃救。公为儿时，其仁术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谓之姜八郎。后家事大落，索逋者雁行立门外，势大窘，谓其妻曰："无他策，惟有逃耳。"顾难相挈以行，乃伪作一休书，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于信州，汝无戚心，事幸谐，即返尔。将逃，乃心念曰：委债而逃，吾负人多矣。使吾事倘谐，他日还乡，即负钱千缗，当偿二千缗，多寡倍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妪夜梦有群羊甚富，有人欲驱之，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驱逐。恍然而觉。明日，姜适至其所问津，妪问其姓，曰："姜。"问其"第几？"曰："八。"妪大惊，延入其家，所以馆遇之甚厚。久之，乃谓姜曰："妪有儿，不幸早死，有妇，怜妪老，义不嫁，留以侍妪，妪甚怜之。欲择一赘婿，久之，未获。观子状貌，非终寒薄者，顾欲以妇奉箕帚，可乎？"姜辞以"自有妻，不可。"妪请之坚，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从之。其妻一日出撷菜，顾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即止，又逐之，又不可得，欲返，兔又止，如是者屡。遂追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烂然照人，持归以语夫。姜视之曰："此殆银矿也。"冶之，果得银。姜遂携其银往寻其故人，竟无得而归。因思曰："吾闻信州多银坑，向之穴，非银坑乎？"遂与其妻往攻之，果银坑也。其后，竟以坑冶致大富。姜于是携其妻与妪，复归平江，迎其故妻以归。召昔所负钱者，皆倍利偿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后妻怜其姑之老，义不嫁，此天下高节。而姜临逃，亦有倍偿所负之誓，亦足以见其人也。因缘会合，夫妇相际，天其以是报善人乎！

子范谓余曰："刘信叔守合淝，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范曰："闻其始与金人战，金人布阵西北，是日东南风大急，尘沙击面，金人大败。他日战，金人据上风，刃未接，风

急反，尘沙甚焉，金人又大败。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南下，内外将士无一人为国家捐躯干出死力，一见敌人之前驱者，望风奔溃，相袭为常。惟刘信叔守庐州，甲兵脆薄，粮食单寡，当时将卒哄然欲散，信叔乃折箭为誓，劝徇忠义，谕以祸福，然后三军之士皆为之奋，左右支吾，卒能以孤垒折咆哮百万之师而夺之气。然则返风之异，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动天地乎？安得遽以为天幸也！”

明道知金华县，有人借宅居者，偶发地，得钱窖千余缗。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讼，二人争不已。明道问主人曰：“汝藏此钱几何时？”曰：“久矣。自建宅时即藏此钱在地矣。”“汝借宅几何时？”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钱，尽以钱文类之。明道既视其钱文，乃谓客曰：“此主人钱也。”客争之曰：“某之钱。”明道曰：“汝尚敢言！汝借宅才三年，吾遍阅钱文，皆久远年号，无近岁一钱，何谓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医蓦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惊问之，曰：“汝实吾子。异时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从吾归。”其子不服，遂致讼。其医具致其乞子于于氏词，明道曰：“汝有何据？”曰：“有据。”曰：“何据？”曰：“某尚记一药方簿，志其岁月也。”明道令取药方，至，则纸墨甚古，其后书云：某年月日，以第几子与本县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问其子曰：“汝年几何？”曰：“几何。”曰：“汝父寿几何？”曰：“几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验医所书岁月合，乃谓医曰：“汝诈也。”医曰：“某安敢诈？”明道曰：“汝所记岁月，与其子之年信合矣，此特得其岁月耳，然汝有一缺漏处，乃不觉。”医曰：“其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岁月，考于氏之年，时于氏之年三十四耳，何得谓之翁？”其医遂语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无母，乃有一婿，将死，属其婿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抚之。他日吾子长，当使家资中分之。”乃出手泽付其婿。及其长，不肯如父约，其婿乃以手泽诉于县。明道乃密谓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婿有半资之望，

故汝保全得至今。虽如是，某人亦贤也。不然，方汝幼时，岂不能杀汝取全资耶？今岂当较其半耶？”其子悟，遂半分之。

明道在邑中，视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诉，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无晨夜，得以闻。尝夜半有杀人者，明道惊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当是某村某人也。”问之，果然。皆大惊，以问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尝行诸乡，遍阅诸乡人，惟此人有悖戾气，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尝有监司问明道借两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顾闻桑白皮出土者杀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至诚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浼耳。”

富郑公知郓州，有士人出入一娼家久，其后与娼竞，乃挞其面碎之，涅以墨，遂败其面，其娼号泣诉于府，公大怒，立追士人至，即下之狱。数日，当决遣，其士素有才名，府幕皆更进言于郑公曰：“此人实高才，有声河朔间。今破除之，深为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当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久于布衣者，当未得志，其贼害乃如此，以如斯人而使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今不除之，后必为民患。”竟决之。

沈文通来知杭州时，有士人任康敖，即作薄媚及狐狸者也。粗有才，然轻薄无行，尝与一娼哄，亦墨其面。后文通知杭州，闻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湖楼，凡往来乘骑者，至楼前皆步过，惟康敖不下马，乃骤辔扬鞭而过。文通怒，立遣人擒至，即敖也。顾掾吏案罪，即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与崔徽。蟾宫此去三千里，且作风尘一布衣。”遂于楼下决之。此可为轻薄者之戒。

家兄门生，有沈君章，无他奇，但性颇孝，喜为狭邪游。一日，宿妓馆，因感寒疾以归，苦两股疼。其母按其股曰：“儿读书良苦，常深夜阅书，学中乏薪炭，故为冻损耳。”君章谓余言，某闻老母此语时，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即心誓曰：“自此不复游妓馆矣。”后余察之，信然。此亦可谓善改过矣。

家兄门生，有汤良器，人品甚高，诗文字画皆肃然，事继母至孝。家兄既捐馆于江西，殡洪州时，良器已登第为江西司运司属官。遭罹兵

革，久不与家兄相闻问。及舍侄横往扶护，偶于一客次见之。良器闻家兄死，沛然流涕，乃极力佐舍侄营办扶护事。良器实贫甚，乃尽取妻子首饰授舍侄。家兄旅榇得以万里护归者，良器之力十居七八。予与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贤者，其后果与子才善，又大为李伯纪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又观于家兄尽力如此，益信其为贤也。故家兄之贤弟子，惟孙力道、陆虞仲、汤良器、莘先觉、陈德昭，他余亦不能尽知。在诸公间，惟先觉不第而卒，而德昭犹在场屋，良器名阙。不幸早世，遂终于江西运司云。

家兄门生，有施大任，常知秀水嘉兴县。始视事，讼牒逾千纸，大任皆不问，独摘其无理者，得七八十，皆科罪。是日决挞至暮，其不尽者，明日又行之。自后，妄状者往往皆屏迹。

德昭有亲王子思，知海盐县。视事之初，其讼牒亦如大任时。子思不问，独摘其一无理者，对众痛杖之。杖讫，子思起入宅堂去，乃令一吏传教云：知县已饭，诸讼者饭罢，指挥其无理用钱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饭罢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为政不可无术。

正夫曰："人言汉高祖能用张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实子房用高祖耳。然观高祖一村汉，颇识道理，能听人言语，遂将驱使之，见其时来，因为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渊明隐，渊明何尝隐，正是出耳。"

正夫阙谓子才："阙入云间，妙矣。然犹未若怀禅师云'雁过长空影说寒'，则天无留雁之心，雁无遗迹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见是的，右亦见是的，前亦是的，后亦是的。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论如何，只是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须识体，若不识体，如何做得。他王荆公为宰相，每与百官争一事，皆亲书细字至数十札子犹不已，岂是宰相体。"

正夫曰："天下有几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累至天上，不知有几层也，自家须要在第一层上立坐地始得。"

正夫尝论杜子美、陶渊明诗云："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结于胸中，浩乎无不载，遇事一触，则发

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故余常有诗云：“子美学古胸，万卷郁含蓄。遇事时一麾，百怪森动目。渊明淡无事，空洞抚便腹。物色入眼来，指点诗句足。彼直发其藏，义但随所瞩。二老诗中雄，同人不同曲。”盖发于正夫之论也。

渊明诗云：“山色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摩未西来，渊明早会禅，此正夫云。

或谓惠胜仲曰：“孔子在陈蔡之间，弦歌不绝，或几于遣。”胜仲曰：“胡为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变常耳。安得谓之遣？”子韶甚喜胜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圣人既当厄，亦当辍其日用事，以图所以出厄之道。至图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既逼，兵革交至，乃安坐不顾，是愚耳，何得为圣哉！故孔子所以虽弦歌不辍，终微服而过宋也。”

正夫说万物皆备于我，所谓狠如羊，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备之。

正夫谓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当是子路自有省处。”

东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终晏不交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己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则屏去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笑谈耳。

旧传陈无己《端砚》诗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夺鬼偷天破碎。”神言夺，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工。今本乃作鬼夺客偷，殊玉石矣。此当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窃闻王补之性至钝，每课百字至五百遍，始能成诵。然精苦不已，积久忽自通达。王补之之名，闻于四海，故知学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钝不计也。子思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是者，虽愚必

明，虽柔必强。

毛泽民题西湖灵芝寺可观房紫竹一绝颇佳，云：“阶前紫玉似人长，可怪龙孙久未骧。第放烟梢出檐去，此君初不畏风霜。”泽名雱。

有一相识，妙于医，沈元用谓今世和扁，而论者弗之过。年来颇觉声稍减，以予思之，良以好賄重财故也。子容曰：“医者好货重财，已非其道，况一好賄，则有命于其间矣。病者之瘥不瘥，则系其命之厚薄也。”近人之多失，岂非坐是乎！

天经尝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贤颜子也。今人亦云，箪瓢陋巷，我能安之，岂不可笑也？夫颜子负王佐之才，使小出所长，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肯苟进，乃安于陋巷，此所以贤也。今之人无才无德，本是穷饿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贫，汝不安贫，欲将何为？盖庙堂之上，本是颜子著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颜子之地矣。然乃能安之，此所以为颜子也。闾阎沟壑，是汝著身之地，今在闾阎沟壑中，适其所尔，又何言安焉？”天经之说极然。今无志气人，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贫贱，岂君子之乐哉！然而不去者，以我无贫贱之道故也。既有贫贱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为去贫贱之道，岂不以学不讲欤？岂不以行不修欤？岂不以不才无能欤？此所以贫贱也。既以此得贫贱，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讲学，日夜修身，日夜进其所不能，三者既尽，求其穷我者已不得矣。然后贵贱贫富举付之于无足道尔。今乃惰慢荒逸，一无所为，而曰我能安贫，是安于不材无状耳，安得谓之安贫贱哉！又曰：贫者士之常，且只问他何如是士。

子韶常夜梦陈子尚，梦中忆其已死，乃问曰：“公尚留滞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厌于生，我亦何厌于死？”此语殊有理。

陈履常以监司非其人，置其酒食于厅角，余既书之，续以语茂实，实大以为过当，曰：“譬如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不应弃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论，一时未有以答茂实，且方与他客语，遂罢。已而思之，阳货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未尝不饱，以施氏食我以礼。”故知孔子食于他或不饱也。推孔子不饱之意，则阳货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

之。”余深疑此事。君子于辞受之际，受则受，却则却，岂有受之而曰心却。余因此知孟子之言所谓心却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阙倘实受享其利而曰心却，是妄语耳。阳货之豚，正心却之物也。

魏公应为徽州司理，有二人约以五更乙会甲家，如期往。甲至鸡鸣，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鸡鸣尚未至，何也？”其妻惊曰：“去已久矣。”复回甲家，乙不至。至晓遍寻踪迹，于一竹丛中获一尸，乃乙也。随身有轻赍物，皆不见。妻号恸，谓甲曰：“汝杀吾夫也。”遂以甲诉于官，狱久不成。有一吏问曰：“乙与汝期，乙不至，汝过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杀其夫也。”其人遂无语，一言之间，狱遂成。

游䜣，师雄殿院子也，知真定县时，朝廷新得燕山，其仓廪北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饥，朝廷命府州县输粮调牛车，所在鼎沸，阙惟䜣寂然无所为。吏人惧，更进言之，曰：“姑去，诉县粮已集将行矣。”吏人皆叩头，言罪不细，且此事非仓猝可办，今尚未蒙处分，奈何诸县且行矣？䜣曰：“候诸县行，乃白。”已而，诸县皆行，䜣乃遍召其民曰：“输粟事如何？”民咸曰：“晚矣。”䜣曰：“不然。吾所以不敷汝粮、调汝牛车者，正以吾自有粮在燕山故也。”民惊曰：“如何？”䜣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粮也。汝每乡止择能办事者数人，赍轻资往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银，一一为区处毕。临行，又谓其人曰：“有余金，当盛买牛车以归。”民至燕山，所在粮运坌集，米价顿落焉，河北等路米有余，遂籴纳之。先至者以粮兑，久不得纳，皆卖牛车以自给，其遣人遂以余金买之，皆乘而归。后其事达朝廷，遂擢䜣为河北运使。

邓光祖知严州某县时，当绍兴中，国家方创都钱塘，所需林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经意。乃徐集诸里正各置之，即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纸，令各具其界中凡寺凡庙凡驿凡官道有木与所降式样合者，供不得脱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视之，皆合。遂令里正伐之，官特与粮，不须臾，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数。他郡县皆望青斩伐，所残人家墓及民家要害甚众，而吏复夤缘求乞于其间，所在骚然，惟光祖丝毫无侵于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过诸县。二者颇相类，故并及之。

有落解者，作启事痛诋试官。时丁葆光为试官，复其启曰：俯知有

司之不明，仰见君子之所养。又云：当俾志气塞乎天地之间，无使精神见于肝膈之上。又曰：韫匵而藏，何妨于待价之玉；踊跃自试，真所谓不祥之金。

郑毅夫以国子监第五人发举，意不平，为《谢主试启事》云：“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犹可也，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置顽石而在上。”

子韶言，旧闾巷有人以卖饼为生，以吹笛为乐，仅得一饱资，即归卧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声动邻保，如此有年矣。其邻有富人，察其人甚熟，可委以财也。一日，谓其人曰：“汝卖饼苦，何不易他业？”其人曰：“我卖饼甚乐，易他业何为？”富人曰：“卖饼善矣，然囊不余一钱，不幸有疾患难，汝将何赖？”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钱一千缗，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则有温饱之乐，一旦有患难，又有余资，与汝卖饼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坚谕之，乃许诺。及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矣。无何，但闻筹算之声尔。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钱，送富人退之，于是再卖饼。明日笛声如旧。

刘若虚言，京师有富人，欲得一行头，难其人，有人荐一人以往，富人却之。其人谓其所荐曰：“某何以得却，幸试问之。”荐者问富人，富人曰：“我观其人不能忍饥，此不足掌财。”荐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诚不能忍饥，只能忍饱。”富人闻之，遂召用之，果满意。

子韶言，某在史馆，方知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

俞与材说，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师，有卖勃荷者京师呼薄荷为勃荷也。其家常买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于史。史乃以尊酒劳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后京城被围，史缒城出，时城外悉已煨烬，四顾，人马复寂然，史茫茫然行野中，忧恐甚。俄而，见茅店两间，史急趋之，则一人家。主人见史，大惊曰：“官人为何至此？此去咫尺，即大兵，不可前，幸当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问：“汝为谁？”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即卖勃荷者也。异时尝蒙官人尊酒之赐，时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某报尊酒之赐也。”史曰：“今京师外皆灰灭，汝独能存，何也？”曰：“某与一千人长厚善，故获保全至今。然行即遁耳。”且谓史曰：“斯人今当至，官人宜伏床下。”语犹未毕，所谓千人长者果至，与某人语，久之乃去。史方出，问曰：“汝何为与斯人

善？”曰：“家本旅店，斯人曩时作河北商来京师，已十余年，常馆于吾家。吾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间尔。”所谓千人长者遂卫其家出围，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败盟录》言金人本小国，一旦崛起，今据其间者，乃往来京师十余年耳，则金人谋我国家已久矣。所谓崛起者，非一旦也。史独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于死。恩之施人，其报效乃如此。

法言诎身，将以信道也。如诎道以信身，虽天下不为也。叔祖曰：身所以信道也，道之诎信，系吾身也，岂有身诎而道信者乎？南子，礼所当见也，阳货，礼所当敬也，二者皆礼也，非诎也，孰谓见所不见敬所不敬乎？

杨永功之丧，余在焉。有吊客至，或先哭而后拈香，或先拈香而后哭，二者孰是？余谓先哭而后拈香是。盖其人始死，往见其柩，则哀情已生，是时何暇为礼，便当哭尔。哭毕，乃拈香跪奠，始与之为礼。且今孝子出见，当先与之哭乎？当先致其慰之辞乎？是必先与之哭尔。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后稽颡，周人先稽颡而后拜，孔子曰：“吾从周。”

六义之说，新义以风、雅、颂即诗之自始。伊川谓，一诗中自有六义，或有不能全具者。六义之说，则风、雅、颂安得与赋、比、兴同处于六义之列乎？盖一诗之中，自具六义，然非深知诗者不能识之。夫赋、比、兴者，诗也；风、雅、颂者，所以为诗者也。有赋、比、兴而无风、雅、颂，则诗者非诗矣。取之于人，则四体者，赋、比、兴也，精神血脉者，风、雅、颂也。有人之四体，使无精神血脉以妙于其间，则块然弃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精神血脉焕然于制作间，于是有风、雅、颂焉。风者何？诗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诗之合于俗者也；颂者何？诗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于文辞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极致，而圣人之所删定者也。故三物皆具于诗中，而风尤妙。盖风有含蓄意，此诗之微者也。诗之妙用，尽于此。故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非诗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义之首也。欧阳公论今之诗曰：“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寄之言外。”知“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此近于六义之颂也；“含不尽之意，寄之言外”，

此近于六义之风也。

子尚说，君子向晦入宴息，以谓向晦入宴，众人皆同之，而未尝息。惟君子然后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诗，每在学，至休沐日，辄置酒三行，率诸生歌诗于堂上。闲居独处，杖策步履，未尝不歌诗。信乎，深于诗者也！传曰：兴于诗。兴者，感发人善意之谓也。六经皆义理，何谓诗独能感发人善意，而今之读诗者，能感发人善意乎？盖古之所谓诗，非今之所谓诗。古之所谓诗者，诗之神也，今之所谓诗者，诗之形也。何也？诗者，声音之道也。古者有诗必有声，诗譬若今之乐府，然未有有其诗而无其声者也。《三百篇》皆有歌声，所以振荡血脉、流通精神，其功用尽在歌诗中，今则亡矣，所存者，章句耳。则是诗之所谓神者已去，独其形在尔。顾欲感动人善心，不亦难乎！然声之学犹可仿佛，今观诗，非他经比，其文辞葩藻，情致宛转，所谓神者，固寓焉。玩味反复，千载之上，余音遗韵，犹若在尔。以此发之声音，宜自有抑扬之理。余叔祖善歌诗，其旨当不出此。龟山教人学诗，又谓先歌咏之，歌咏之余，自当有会意处。不然，分析章句，推考虫鱼，强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诗者也。

苏仲虎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孔子系之辞，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谁道兽来？射之者，人也，谁道鬼来？如此，安用释为？三复其言，乃知圣人有微旨。盖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释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而词中本先已参之。孔子乃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今词中乃不见弓矢，是所谓藏器于身也。圣人之旨，岂不微哉！

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提其半走，宫人皆笑曰："官家太穷相，阙又惜不肯尽输。"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又一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呜呼，仁矣哉！思一烧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虑子孙之多杀，故宁废食。呜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间，深仁厚泽，横被四海也。

家兄门生有孙力道，在乡校与一同舍舒子进相友善。子进本富家子，后大贫，有孀妇挟二孤累然从。子进既不能为之资，年寖老，嫁无售者，力道深怜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无何，力道果登第，时年虽近四十，然美丰姿，贵官达宦争欲婿之者十数，力道皆谢去。遂归语舒氏婚，及舒氏归，已白发满头矣。力道与之欢如平生。呜呼，世称刘廷式之义，谓千载一人，今力道之事，岂减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贫不娶，乃独以教学养遗孤。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尝与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钱塘人，终于江山县丞。

家兄门生有陆虞仲，崇宁初，同家兄赴省试。明日，省榜出，是夜举子无睡者，惟虞仲酣寝如平日。黎明，报虞仲遇，同舍皆噪以入曰："虞仲公遇矣。"虞仲方觉。乃徐问曰："彦发遇否？"同舍曰："偶遗。"虞仲曰："彦发不遇，吾事不可知。"复酣寝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后，愈笃学，其在仕路，以风节著，后以监察御史召，未及供职而卒。虞仲名韶之，即子正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学，冬夜苦睡思，乃以纸剪团靥如大钱，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靥贴两太阳，则涣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诗》善讲说，其讲说多自设问答，以辞气抑扬其中，故能感发人意，故子韶谓家兄讲说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间治《诗》者多出家兄门，前后登第者数十人，而家兄反不第，岂非命耶？曩久困太学，尝有启事一联云："池塘绿遍，又是春风；河汉夜明，忽惊秋月。"当时太学

同舍者皆诵此语。后推恩为某州会昌县主簿卒。家兄讳国光，字彦发。

祸福报应之理，浅言之则不验，深言之则近怪，故儒者之于祸福，可以默会，难以言谈也。古今论祸福者多矣，惟子韶立论，以为唐虞三代之时，圣人在上，其气正，其气正，故祸福之应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圣人不作，故其气乱，其气乱则祸福之应亦乱也。然其间不能无小差者。尧之圣而丹朱失天下，舜之圣而商均失天下，其善报为何如？瞽之不仁而舜兴，鲧之不仁而禹兴，其恶报为何如？以大概言之，则子韶之论似也。然如向之所论，则祸福之报，莫切于父子之亲。当尧舜之身，故不能无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厘，奈何不达理者指夫颜夭跖寿之事，便疑其不验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达之，则祸福之神理庶乎能默会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试官，一门生亦与试，其试官尽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场中当出某题某题，宜熟记之。有人微知其情，且以告陈皋卿，盖皋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额最窄，此不可不记。"皋卿曰："有命。"他日考试毕，择明日奏名。是夜，有一试官，忽群鼠斗，不可睡，听之，鼠斗落卷笼中，其试官起驱之，则寂然无有，再睡，其斗如初，审听之，果落卷笼中也。又起驱之，复寂然，如是者三。其试官乃心动曰："岂是中有卷子乎？"燃烛尽取落卷阅之，果得一书卷大佳。试官曰："事已定，虽得此何为，姑留之。"明日，试官方会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试官起白知举曰："《春秋》止当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经分数矣。今只取若干卷，于书额大亏矣，乞行处分。"遂袖中出一状称说云云。知举曰："业已定，奈何？"其试官曰："固知无及矣，然今日论列之，万一有谪罪，庶几免罪尔。"众试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顾何所得书卷乎？"其夜试官陈鼠斗之事，皆大骇，因出书卷观之，众皆称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门生也。其《春秋》试官犹争不已，众人不可，竟见黜。而皋卿兄弟皆遇，岂不谓有天理乎？皋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许叔微，尝梦有人告之曰：“汝无及第分。”叔微梦中遂恳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尔，奈何？”叔微曰：“行阴德可否？”其人颔首而去。叔自此遂学医，颇有得。亡何，其乡中大疫，叔微遂极力拯疗之，往往获全活者颇多。一夕，复梦其人唱四句云：“呼卢殿上，请何事主，王陈间隔，呼六为五。”及是榜，子韶既魁，王郊第四人，陈祖吉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又应该恩人升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谓“王陈间隔，呼六得五”，其亲切如此。呼卢者，传胪之谓也。

关子开颇有前辈风，尝为乡校直学，令开图书匠开一图书。匠姓蒋，年七十余，子开时亦年五十余。蒋既开图书至，索价若干，子开售以若干，不可，又售以若干，复不可。子开素负气，乃掷图书于地曰：“老畜生乃尔爱钱！”乃叱曰：“去！安用汝印为！”蒋色不动，乃俯拾其图书，徐纳怀中，曰：“直学无怒，老夫虽贱，然尝与先长官往来。”子开闻之悚然，乃拱手至膝曰：“唯唯。”又曰：“长官尝有一帖，老夫尚藏之，明日取呈。”明日其人来，子开冠履如见大宾者。礼毕，蒋遂出其父帖，亦止令开图书，其后乃署名曰澥上蒋处士。子开既知父执，乃谢罪曰：“某不知，昨日遂失礼于长者。”蒋退，乃竟送出门而去。蒋布衫草履，傲睨王公，而子开实世家，又盛怒如此，一闻先人之语，即悚然改容，遂与其人为礼如此。□□□□第气可喜。子开名演，有诗名江浙间。

进道说，张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初不令止。有孙延嗣，为邻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吾已受公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抚之如子侄。然前辈受拜，各自不同。吕原明言，欧公有故人子来拜者，但平受，初不辞让。至荆公、温公始答拜。至其人通寒温，叙父兄交契毕，再拜，始不答，如此则受半礼矣。吾乡关子开、子东兄弟见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长官不弃，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辈受拜礼不同如此，然以余意观之，荆公、温公最得中制云。

进道尝酒酣，书乘流则行，遇坎则止。攻苦食淡，吾素怀也。或人厚我，使红裙传觞，盘列珍羞，吐之则忤人，茹之则忤己，当此之时，但付之一笑。陶渊明所谓觞来为之尽，既去无吝情，其此之谓。庭先见此语，乃指“乘流则行，遇坎则止”谓余曰：“要须古人下语，至进道之言吐之则忤人，茹之则忤己，此语便不然。”又曰：“必如此乎？”进道此一段最为宛转，庭先意直，须随波逐浪，方明自在。姑留于此，使后人观之，果庭先语然乎？进道语然乎？

进道《裸书》云：“上士虽不读书亦进，下士虽读天下之书亦不进，惟在我辈，正当读书耳。”进道此语殊有味，虽然，上士安可不读书？进道第一等人，乃自处以自必读书，盖可知矣。

余邻人岁畜一犬，每满一岁则卖之。屠者至，捕犬，其犬跳梁号叫，虽屠儿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间，见主人，乃摇尾贴耳，作咿音声。至以首揩摩其主人，以为护己有所恃也。俄而，擒之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视。余谓邻人曰：“汝无卖犬，犬可怜如是，况平日有吠盗之功乎？犬直几何？吾当岁授汝直。”邻人感余言，亦不卖犬。

张九何镇蜀，凡官于蜀者，既不得以子属行。及到官，例置婢，惟九何公不置婢，官属遂无敢置婢者。公闻，遂买两婢，官属乃敢畜之。公将去任，呼婢母嘱之曰：“当善嫁此女。”且厚赠遣之，犹处子也。

杜祁公请乞得请，旋于洛中置一宅居之。时欧公为留守，祁公入宅，即携具往庆。欧公见门巷陋隘，谓公曰：“此岂相公所居者？当别寻一第稍宽者迁之。”公曰：“某今日忝备国家宰相，居此屋，谓之小固宜，然异日齐郎承务居之，大是过当。”竟不许。

曹彬平江南回，诣阁门称“曹彬勾当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罢相归乡里，书谒称“前乡贡进士”。前辈所以取功名富贵，如斯而已。

温公每至夜，辄焚香告天曰：“司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己，固求合于道，既合于道，何必天地知之？而天地亦岂不知，温公何必告此哉？公之为此，盖自警之术也。

刘器之问道于温公，温公曰：“自不妄语入。”自谓平生不妄语，此

事不学而能，及细看之，始知人岂得不妄语？如与人通书问、叙间阔，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语也。

赵清献公既致政归，其清修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悬空处，曰：“恐触污神灵。”乃挂于床，使阴干。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献公平时类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对宾客，殽核皆尽。

吴十朋家买鳗一斤，得一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缠其臂，解去，乃段之，复急缠其臂，至段尽，其尾方定。又异日学中烹鳝，汤正腾沸，乃以鳝投之，鳝皆跳踯汤中，有一鳝飞至屋梁，乃复堕地而死。呜呼，可怪也已！故鳗鳝不可不戒，贪生怕死，同于人也。

杭州江涨桥有富人黄氏，惟嗜鳖，日羹数鳖。一日，其庖者炰鳖，以为熟也，揭釜盖，有一大鳖仰伏于盖顶，乃复入釜中。须臾揭之，其鳖又仰焉，庖人怜之，其厨适临河，乃纵诸河，羞余鳖以进。主翁为讶其少，以为盗之也，鞭之，两髀流血。庖人痛甚，卧灶下，既觉，顿觉痛止。视两髀则青泥封其疮，讶之。俄而，见鳖自河负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实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鳖。后遂舍其庐为寺，即今之黄家寺是也。

有孚维心亨，说者曰，君子身虽处险，而其心常亨，予窃以为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为必如是乃亨耳。维心亨又坎岂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不求所以出坎之道。但曰维心亨乎？彖曰：“坎，险也，行险而不失其正，乃以刚中。”此也释有孚之辞。夫刚中之德，行险而不失其正，则君子处险之道尽矣。然则维心亨，乃言出险之道也。亨者出险之谓，谓君子欲出险乎？维有此心耳。阙吾心术能出险之道，圣人既陈所以出险之道，又指人以出险之路，其释坎之辞始两尽矣。他日，子正过，论《易》曰近思有孚维心亨，未得其说。偶一日闲昼卧，乃闻隔壁两脚夫当渡江，一夫曰：“钱塘江甚险，汝托得此心否？”某乃抚席而起曰：“此有孚维心亨也。”余曰：“余此说旧矣。”子正名景端，熙仲侄。

子正谓余曰：孟子论浩然之气，曰：“是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伊川则以至大至刚以直为句，其下止曰养而无害。介甫则以至大至刚为句，下曰以直养而无害。以伊川为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气，于直字毫无功用。以介甫为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

其说，以为子正于学问，知求日用处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气，安能无一直字？无一直字，则不成浩然之气矣。何者？直正是气，浩然正是养，无一直居其中，则必至粗暴，大则成荒唐，又安能配义与道乎？

陈齐之谓余曰：子贡以知见许，故孔子特告之以“汝与回也孰愈”？盖欲其自阙中入。子贡不领，反入知见中走。故曰“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复晓之曰“吾与回皆为知见作”，不为知见所困者，惟颜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齐之名长方，本福宁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说，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以谓修其天爵，而人爵来从。其不来奈何？若不来，是天爵无验也；若欲其来，则与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异也。所谓从者，非此之从也，从者，任之而已。

兹四人迪哲，于商不言成汤，于周不言武王，说者纷然。子才曰：“《无逸》一篇，皆谓享国长久，所以不言汤武耳。”然后众说皆破。文字有如此分明而不见者，亦可怪也。

余尝爱族侄庭先说《诗》，以为言之不足，故嗟叹之，使言之可足，却只如此也。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使嗟叹之可足，却只如此也。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咏歌之可足，却只如此也。惟都了他不得，故独为之舞蹈耳。

滕元发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谏见黜，后复至殿前，仍居第三。时郑獬殿头，杨绘第二人，或问元发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负，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发曰：“只为郑的獬、杨的绘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贺之，众交赞其三元之盛。公正色曰：“曾当时窗下读书，意本不为此二字。又在太学时，至贫，冬月止单衣，无绵背心，寒甚，则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昼夜读书，人或遗之以衣服，皆不受。”盖是时已气盖天下矣，安得不亨达！

刘得初、白蒙亨、刘观皆太学名士，太学魁往往三人皆专之。一日，尝在场中会卷子，得初先出之，犯讳，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讳，二人亦不言。最后观出之，复犯讳，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谓二人犯讳，魁将谁归？及见黜，始知皆犯讳，此何容心！

有一青阳衍，治《周礼》，赴上京试，其邻坐有人，过午犹阁笔。

衍素不识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笔何也？”其人曰：“今偶困此题，犹未有处，奈何？”衍即与卷子，令体之。其人得衍文，会其意，须臾立就。榜出衍魁，其人本经第二人。其文至今载《荣遇集》中。

一人云乡中有士人某在场中，虽骨肉至亲扣之，卒不告一辞。而其人实高才，平生诗文，混之东坡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犹困场屋。陈阜卿兄弟居常卷子令所知恣观，然兄弟皆早第。由是言，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监赋》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上览卷子，读“运启元圣”，上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遂魁天下。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当时破此四句，亦岂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间得失，往往皆类此耳。

庭先见予书王信伯始见伊川事，以为侍立七十余日，止得“不为血气所迁”一句。庭先以为七十余日不语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处，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容易。

尝有数相识闲会话，有一相识言，旧有人于常买家，以钱三十得一子石，即石卵也，漫用压纸。有人见其石，欲得之，遽酬钱数千。其人见其着价高，心疑之，未与，遂复增至二十缗。其人见其着价愈高，其心益疑，以为宝也，遂不与。然持此石屡年，无他异，人亦无顾者，但见所知则摩挲其石曰：“此尝有人酬二万钱矣。”如是又屡年，其亲知谓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虽有畴昔之价？然卒无他异。为公计，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异。就如其价，不过失二十缗，而平生之疑以决，岂不快哉！”其人然其说，遂破之。乃有一鱼跃出，其中泓然清流也。人皆异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将何为？时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异时有人亦畜一石，初不以为异，胡人见之，惊叹不已，遂愿得此石，遽酬万缗。其人亦以酬价高，犹豫未与，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至

十万缗，乃与之。人问胡人："此石何异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谛视之，乃有一马现石中，有飞动之状。人问曰："此石固异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龙驹石，以水浸之，饮马𫘧生龙驹，此无价宝也。"由是言之，则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有此类用耳。

余杭万氏有水盆，徒一寻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谓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类，才形似之也。盖趺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时为梅，或时为菊，或时为桃李，以至芍药、牡丹诸名花辈，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后。随其所变，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万氏岁必一宴客，观水盆花，人亦携酒就观焉。政和间，天下既奏祥瑞，而徽宗复喜玩物，天下异宝咸辐辏，颇皆得爵赏。万氏以为"吾之盆天下至异，使吾盆往，当出贡献上，蒙爵赏最厚"，遂进之。及盆入，乃不复成花矣，几获罪。呜呼，人之爵赏，岂容滥取也。万氏水盆闻于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即成花，顷刻无差，一冒爵赏，遂失其花，岂偶然哉！世之无义无命贪冒爵赏者，观万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类多香，其红者殊无香。今花以香名于世者，白花居十七，红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种，而瑞香亦才琐碎小红耳。不惟名于世者，篱落田野间杂花之香者，不可胜数，大率皆白色，而红色者无一二也。固知戴其角者阙其齿，傅以翼者两其足，此理在天地间无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口者杀人，桑白皮出土者杀人，鱼无目者与鳞逆者杀人。如此十余种鱼无目者与鳞逆，固未之见也。今人烹炰，岂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无出土者？然亦未尝见杀人，他物亦尔，是果古人不足信欤？余窃观《本草》之论药，如左氏之论祸福，凡人一威仪之失度，一言语之不中节，以为皆得祸。《本草》言椒实之合口，桑白皮之出土，皆以为杀人，一威仪之失度，一言语之不中节，未必遽得祸。而左氏断之以必得祸，盖有得祸之理也。一椒实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杀人，而《本草》断之以杀人，盖有杀人之理也。既有得祸杀人之理，则安得不慎！今人食物，或不死者，盖其五脏和平，血气强盛，幸有以胜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调，血脉方乱，则

又以一物投之，祸莫测也。

山房随笔

[元]蒋子正　撰
徐时仪　校点

校点说明

《山房随笔》一卷，元蒋子正撰。子正，字平仲。正史无传。书中所记多为宋末元初之事，有“穆陵在御”之语，故当为宋末元初人。书中说到其曾“分教溧阳”，则其宋末曾任溧阳学官。据其书中品评所记前人诗词有“对属甚切”和“皆有思致”等语，可知其亦工于诗词。

综观全书内容，一为记叙前人遗闻轶事，如记刘改之因善于赋诗而受到辛弃疾的知遇，遂成为莫逆之交。又如记赵淮被刑，其宠姬请葬，遂盛其骨殖投江而死。二为记叙见闻所得前人所赋诗词和题词，间作品评，志在存佚。如记聂碧窗咏北妇和题京口天庆观中赵太祖像。又如记陆秀夫挽张世杰诗时说到“此诗全篇不传，忠义英烈虽亡，尤耿耿也”。书中所载诗词往往与传本不尽一致，可供研究文学史之佐证。如王昂《催妆词》，可据以考校《全宋词》所录此词。又如书中所录的一些诗词，虽仅为断联残韵，然亦为研究文学史上的这些诗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记叙贾似道贬死事甚详，可据以补正史之阙。

此书成于元初。《古今说海》、《稗海》、《说郛》、《知不足斋丛书》和《四库全书》等皆收录此书，然内容不尽一致。现以《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又据《藕香零拾》本补以其未收录的11则，加以标点，并校以《稗海》、《说郛》和《四库全书》诸本。《知不足斋丛书》本载此书作者为蒋正子，《四库全书》本等则为蒋子正。本书从《四库全书》所据纪昀家藏本改为“子正”，囿于史料，谨记此存疑。

山房随笔

辛稼轩帅浙东时，晦庵、南轩任仓宪使。刘改之欲见，辛不纳，二公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后筵便坐，君可来，门者不纳，但喧争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门外果喧哗。辛问故，门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杰也，善赋诗，可试纳之。改之至，长揖。公问："能诗乎？"曰："能。"时方进羊腰肾羹，辛命赋之。改之对："寒甚，欲乞卮酒。"酒罢，乞韵。时饮酒手颤，余沥流于怀，因以流字为韵。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伴风流。"辛大喜，命共尝此羹，终席而去，厚馈焉。席散，南轩邀至公廨，置酒，语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为国，功厄于命，来挽者竟无一篇得此意，愿君有作以发幽潜。"改之即赋一绝，云："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陨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南轩为之堕泪。今《龙洲集》中不见此二诗，岂遗之邪？又云稼轩守京口，时大雪，帅寮佐登多景楼，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赋雪，以"难"字为韵，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吴易，贫赋无交访戴难。"自此莫逆云。

李公山节，汾州人也。端平中，朱湛、卢复之使北展觐八陵，引李与王仲偕南。李初任乡郡节制司干官，后任西山倅。时正倅陈三屿松龙会寮友于多景楼，赏杨妃菊，令诸妓各持纸笔侍众官请诗。李自江下后至，酒一行，起，背手数步，吟云："命委马嵬坡畔泥，惊魂飞上傲霜枝。西风落日东篱下，薄幸三郎知不知？"辞至精切，或至阁笔。

西山张倅芸窗有绣养娘者，命苍头递一罗帕与馆人刘启之童，偶遗之于地，芸窗责刘，即遣去。刘作诗谢张云："夜深挝鼓醉红裙，半世侯门熟稔闻。自是东邻窥宋玉，非关司马挑文君。苍头误送香罗帕，簧舌翻成贝锦文。幸赖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稳过溪云。"

李邦美过句容之村乡，见酒肆粉壁明洁，题云："青裙白面哄挑菜，茅舍竹篱疏见梅。"未及后联，店翁怒曰："我以此壁为人涂污，方

一新之。今尔又作俑也。”遂不书。有客续至，问翁，翁悔之。一日，李再过之，翁请足成。李笑取笔书云：“春事隔年无信息，一声啼鸟唤将来。”往来知音皆爱之。

宝祐甲寅，江东多虎，有司行禬禳之典。青词末联云：“虽曰寅年之足，或有数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盖古诗有“寅年足虎狼”之句，传谓“虎威如乙字”，对属甚切。

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以其姓为对也。

直北某州有道君题壁一诗，云：“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乃陆枢密君实挽张郢州世杰诗也。张公拥德祐、景炎、祥兴于海上，各拥兵南北岸。一夕大风雨，皆不利，张舟覆而薨。翌早，获尸棺殓焚化，其胆如斗大而焚不化，诸军感恸。忽云中见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关系不轻，后身当出恢复矣。此诗全篇不传，忠义英烈虽亡，尤耿耿也。

僧本真号月湖半颠，赋吴门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归，正是西楼月落时。夸道官衙好灯火，不知浑点尔膏脂。”微闻于郡守吴退庵，遂命住虎丘寺。

有刺夏金吾贵云：“节楼高耸与云平，通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人谓北兵既至，许贵以淮西一道与之养老，故戢兵不战。然宋当国者处置失宜，方诏贵及其子松，上流策应。又知正阳失利，松已死，不能无憾。又俾受孙虎臣节制，乃大不乐。本无战心，况秋壑退师，数十万众一鼓而溃，夏虽勇健亦何为哉。

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江西人。尝为龙翔宫书记。北朝赦至感而有诗云：“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四朝谁念旧恩深。分茅列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丽正押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襟。”又哀被虏妇云：“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

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是买胭脂。”又咏北妇云：“双柳垂肩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观中有赵太祖真容，北来者见必拜。聂因题其上云：“凤表龙姿俨若新，一回展卷一伤神。天颜亦怪君非虏，河北山东总旧臣。”

梁栋隆吉题茅峰云：“杖藜绝顶穷追寻，青山世界开岖嵚。碧云遮断天外眼，春风吹老人闲心。大君升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何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问秦王金。颠崖谁念受辛苦，古洞未易寻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恼，山鬼空作离骚吟。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长笑一声下山去，草木为我留清音。”隆吉以戊辰登科，任仁和尉。老依元符宫宗师许道杞，许甚礼之，且赒其家。梁好嘲骂，众道士恶之，遂笺此诗告官，以讥时逮捕金陵，备尝笞楚。卒得免，亦终不偶而殂。

吴履斋开庆之变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诗：“来则非邪抑是邪，绿堤何必更行沙。瑟当调处难胶柱，棋到危时见作家。公论有谁能著脚，事机至此转聱牙。不如叠嶂双溪下，行对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贾似道描画弹劾，贬循州而殂。饶州士熊某嘲之，云：“近来西北又干戈，独立斜阳感慨多。雷为元城驱劫火，天胡丁谓活鲸波。九原谁起先生死，万世其如公论何。道过雕峰休插竹，想逢宗老续长歌。”菊岩季苾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疏，温公不能不毁，赵忠简不能不迁，寇莱公不能不死。尔民无福，岂天夺之？我士无禄，岂天厌之？呜呼！后世而无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后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棋，余屡北。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余呼之至，绐聂云：“某有仆能棋，欲试数著不敢。”聂俾对枰，连败数局。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三山林观过年七岁，嬉游市中，以鬻诗自命，或戏令咏转矢气，云：“视之不见名曰希，听之不闻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过之。”林曾试神童科，不甚达。

三衢留中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斋作相，身享富贵三十年，仕北为尚书。文山才登第，丁父忧，仕途亦坎壈。乙亥纠义兵勤

王，终以罔功。患难中倚之为重，虽名为相，黄扉之贵、万钟之奉无有也。江西罗壶秋诗云："啮雪苏郎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当年龙首黄扉客，犹是衡门一样人。"中斋物色将罗织之，亟归而免。

薛制机言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樯燕之留。杜诗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佩鸾之舞。王勃"又有贺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云："望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请客云："三月三日，长安水边多丽人；一咏一觞，会稽山阴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姚橘洲尹临安，时吴履斋拜相。姚语诸客作启贺之，商量起句。彭晋叟云："转鸿钧，运紫极，万化一新；自龙首，到黄扉，百年几见。"

陈云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跃，无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为棹亦难行。"时翟馆水南杨氏，盖嘲其倚杨也。

莫两山伤丁氏故基，题一绝于太虚堂："疏雨斑斑洒叶舟，前山唤客作清游。芳华消歇春归后，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萧条之甚，谢贾相启中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

蒋复轩《镊白发》诗云："劝君休镊鬓毛斑，鬓到斑时已自难。多少朱门少年子，业风吹上北邙山。"

杜氏妇作《北行》诗："江淮幼女别乡闾，一似昭君远嫁胡，默默一身离故国，区区千里逐狂夫。慵拈箫管吹羌曲，懒系罗裙舞鹧鸪。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旧江都。"此等多有戏作，题之驿亭，以为美谈。

许平仲衡学问文艺为世所尊，称为夫子，人目为许先生。养志不仕，有《辞召命》诗，云："一天雷雨诚堪畏，千载风云漫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可以观其志矣。一号鲁斋。

张文简《雪》诗："银檐不雨溜常滴，玉树无风花自开。"其家集不收。

卢梅坡诗《梅开一花》诗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教踏白入南邦。冷将双眼窥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樊弟得兄呼最长，竹君取友叹无双。试于月夜窗前看，一在枝头一在窗。"

杜善甫，山东名士，工诗文，不屑仕进，游严相之门。严乃济南望族，善甫为所敬重。一日，谗者闲之，情分浸乖。杜谢以诗，云：“高卧东窗兴已成，帘钩无复挂冠声。十年恩爱沦肌髓，只说严家好弟兄。”严悟非其过，款密如初。时有掌兵官远戍于外，其妻宴客，笙歌终夕。善甫诗曰：“高烧银烛照云鬟，沸耳笙歌彻夜阑。不念征西人万里，玉关霜重铁衣寒。”闻者快之。有荐之于朝，遂召之，表谢不赴，中二联云：“俾献言于乞言之际，敢尽其忠；若求仕于致仕之年，恐无此理。不能为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愿学陆龟蒙拜赐江湖散人之号。”予分教溧阳，一淮士过，求宿学舍。士游山东甚久，为余道其辞甚多，仅记此。

杨焕然号关西夫子，《题孔子庙》：“会见春风入杏坛，奎文阁上独凭栏。渊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韩。竹简不随秦火冷，楷林高倚鲁城寒。漂零踪迹千年后，无分东家寄一箪。”又党怀英诗：“鲁国遗踪堕渺茫，独余林庙压城荒。梅梁分曙霞栖影，松牖回春月驻光。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不须更问传家久，泰岱参天汶泗长。”党，承安间人。工篆书，尝作“杏坛”二字刻于祖庭。

翟惠父《咏鬼门关》：“盘盘重险压三涂，惨惨阴灵怖万夫。青海战魂来守钥，黄尘行客过张弧。西风古道悲羸马，落日荒山啸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猖休苦笑揶揄。”惠父，北人。

阎子静复，至元间翰林学士。后廉访浙西，有《梅杖》诗云：“拣尽西湖万玉柯，春风入手重摩挲。较量龙竹能香否，比并鸠藤奈白何。声破梦寒霜满户，影随诗瘦月横坡。只知功到调羹尽，不道扶颠力更多。”

元遗山好问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当揆欲娶之，使人嘱裕之，辞以可否在妹，妹以为可则可。张喜，自往访觇其所向。至则方自手补天花板，辍而迎之。张询近日所作，应声答曰：“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悚然而出。

刘山翁汝进，漫塘幼子，学问宏深，文字典雅。与客九日游龙山，以“尘世难逢开口笑”分韵，翁得“口”字，云：“纵步龙山颠，放舟龙荡口。群然雁鹜行，杂之牛马走。我拙不能诗，我病不饮酒。试问赏花人，还有菊花否？”众服其工。诸信斋诵此。

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至元戊寅己卯间，有董恢者，江陵人，后居太原，任丁角酒税副使，僦屋以居。诗云：“白发苍头一腐儒，行无辙迹住无庐。邓林万顷青青木，肯为鷦鷯借一株。”又：“翠阁朱楼锁揜扉，寻巢燕子不能归。落花吹泥东风雨，绕遍芳檐无处依。”

漫塘先生与客燕坐，指窗外樱桃唯一实，共以为笑。忽一客来访，自言能诗，因命赋之。云：“烧丹道士药炉空，枉费先生九转功。一粒丹砂寻不见，晓来枝上弄春风。”众咸喜之。

周芝田，浙人。浪迹江湖，道冠野服，诗酒谐笑，略无拘检，亦时出小戏以悦人，而不知其能琴与诗也。遇琴则一弹，适兴则吟一二句而不终篇。尝赋石上雨竹云：“淋漓满腹藏春雨，突兀半拳生晓云。”亦自可人。又：“草香花落后，云黑雨来时。”《琴》诗云：“膝上横陈玉一枝，此音唯独此心知。夜深断送鹤先睡，弹到空山月落时。”

遨溪张复《题雨竹图》云：“涓涓而净，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泪痕犹湿。”《风竹图》云：“可屈者气，不屈者节。故人之来，尽扫秋月。”皆有思致。

赵静斋淮被执于溧阳丰登庄，《至北府辞家庙》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泽，沾及子孙。今淮计穷被执，誓以一死报君。刀锯置之不问，万折忠义常存。急告先灵速引，庶几不辱家门。”即登棹船。发至瓜洲被刑，无有敢埋其尸者。有一宠姬在焦佥省处。此姬启佥省云：“赵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许妾将尸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阴骘事。”焦许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启收骨撒之于水，亦

从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边，大恸投江而死。又闻其孙享祭，静斋降笔云：“生居四代将门家，不幸遭逢被虏拿。死在瓜洲无葬地，幽魂夜夜到长沙。”其兄冰壶溍自京口迁金陵，北兵至，弃城而遁，南徙不返，死葬海旁山上。

吴门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彻旦。明日犯事，决配九江，与妇泣别登舟。卢梅坡诗云：“昨夜笙歌燕画楼，明朝挥泪送行舟。当初嫁作商人妇，无此江头一段愁。”

一户曹之妻与太守有私，府学一士子知其事。户曹任满将去，守招其夫妇饮。士子作《祝英台近》付妓，令歌之：“掩琵琶，临别语，把酒泪如洗。似恁春时，仓卒去何意。牡丹恰则开园，荼蘼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　好无谓，复道明日行呵，如何恋得你。一叶船儿，休要更沉醉。后梅子青时，杨花飞絮，侧耳听喜鹊哩。”守与此妇俱堕泪，其夫不悟。

灵隐寺主僧元肇号淮海。寺有松，大数十围。史相当轴遣人伐松，松与月波亭相对。僧作诗云：“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惆怅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见鹤归来。”

穆陵在御，阎贵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胜灵竺，乃伐邻松供屋材。僧作诗曰：“不为栽松种茯苓，只缘山色四时青。老僧不惜携将去，留与西湖作画屏。”诗彻于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圮，势家规其地营葬。僧亦有诗刺之：“一定空山已有年，不须惆怅起颓砖。道旁多少麒麟冢，转眼无人送纸钱。”遂不复取。

吉州罗西林集近诗刊，一士囊诗及门，一童横卧枨阑间。良久，唤童起曰：“将见汝主人求刊诗。”童曰：“请先与我一观，我以为可则为公达。”客怪之，曰：“汝欲观吾诗，汝必能吟，请赋一诗，当示汝。”童请题，客曰：“但以汝适来睡起搔首意为之。”童即吟曰：“梦跨青鸾上碧虚，不知身世是华胥。起来搔首浑无事，啼鸟一声春雨余。”客骇伏，同入见。西林款之数日，取其菊诗，云：“不逐春风桃李妍，秋风收拾短篱边。如何枝上金无数，不与渊明当酒钱。”童子，罗

之子也。

南康建昌县有神童山，每大比试，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有邓文龙，年八岁，颖出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为子。父谓之曰：“汝，予所钟爱。太守固欲祝汝，将若何？”文龙曰：“第许之。”巨山一日招诸名士如冯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邓父子与焉。席上太守及诸公只服褙子，文龙以绿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龙故以托子堕地，诸公戏以失礼。文龙曰：“先生衩衣，学生落托。”众为一笑。酒酣，巨山戏曰：“口红衣绿如鹦鹉。”文龙应曰：“头白形乌似老鸦。”又令赋《君子竹》，即咏曰：“萧洒子猷宅，平将风月分。两轩浑似我，一日可无君。”众异之。后易名元观，年十五领乡荐登上第。

僧德丰，三山人，有《重阳》诗云：“战尽今秋见太平，西风多作北风声。不吹乌帽吹毡帽，篱下黄花笑不成。”钟山长老举以自代，答云：“耿耿孤吟对古梅，忽传军将送书来。倚崖枯木摧残甚，虚负阳和到一回。”竟不赴。

贾秋壑败师亡国后，有人刺以诗曰：“深院无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辉煌。只知事去身宜去，岂料家亡国亦亡。理考发身端有自，郑人应梦果何祥。卧龙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满画墙。”又云：“事到穷时计亦穷，此行难倚鄂州功。木绵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梦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叶落鸟呼风。客来未用多惆怅，试向吴山望故宫。”又《伤西楼》诗云：“檀板歌残陌上花，过墙荆棘刺檐牙。指麾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破屋春归无主燕，坏池雨产在官蛙。木绵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有人和云：“荣华富贵等浮花，膂力难为国爪牙。汉世只知光拥立，唐朝谁识杞奸邪？绮罗化作春风蝶，弦管翻成夜雨蛙。纵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难挽紫云车。”秋壑出处本末自有知者，兹不书。

秋壑在朝，有术者言：“平章不利姓郑之人。”因此每有此姓为官者多困抑之。武学生郑虎臣登科辄以罪配之，后遇赦得还。秋壑丧师，陈静观诸公欲置之死地，遂寻其平日极仇者监押，虎臣遂请身为之，乃假

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绵庵，病笃，泄泻，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锤数下而殂。

庚申，履斋吴相循州安置，以贾似道私憾之故。未几，除承节郎。刘宗申知循州。刘，江湖士，专以口舌吓迫当路要人，货贿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馈弥缝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除，似道欲其杀吴相。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斋者无所不至，随行吏仆以次病亡。或谓置毒所居井中，故饮水者皆患足软而死，履斋亦不免。似道后亦遭郑虎臣之辱。其时赵介如守漳，贾门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让虎臣，口口称天使惟谨。虎臣不让，似道遂坐于下。介如察其有杀贾意，命馆人启郑，且以辞挑之。于时似道衣服饮食皆为郑减抑，介如作锦衣等馈之，见其行李辎重令截寄其处，俟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其馆人语郑云：“天使今日押练使至此，度必无生理，曷若令速殒，免受许多苦恼。”郑云：“便是这物事受得这苦，欲死而不死。”未几，遂殒。赵往哭，郑不许。赵固争，郑怒云：“汝欲检我邪？”赵云：“汝也宜得一检。”郑无如之何。赵经纪棺敛，且致祭。其辞云：“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呜呼云云，只此四句，然哀激之悃无往不复之，微意悉寓其中。季一山闰为郡学正，为予道之。

似道败后有题其养乐园曰：“老壑曾居葛岭西，游人谁敢问苏堤？势将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师方噬脐。废圃久无人作主，败垣唯有客留题。算来只有孤山耐，依旧梅花伴月低。”养乐者，以其奉母而乐也。其赐第正在苏堤葛岭孤山之近，游人常盛。自贾据此，有游骑过其门，必为侦事者察报，每为所罗织。有官者被黜，有财者被祸，逮世变而后已。有人题葛岭二诗云：“当年谁敢此经过，相国门前卫士多。诸葛功名犹未满，周公事业竟如何？雕梁雨蠹藏狐鼠，花础云蒸长薜萝。万死莫酬亡国恨，空留遗迹在山阿。”又云：“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王气暗随檀板歇，江声流入玉箫悲。姓名不在功臣传，家庙徒存

御赐碑。误国误民还自误，满庭秋草露垂垂。”

山房随笔补遗

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毗陵，题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视郊祀天地之礼均；万乘临轩，与封拜公孤之仪等。"中一联云："昭陵之仁如天，积岁月而养成巨栋；欧公之学如海，鼓波涛而放出老龙。"惜未见全篇。

天台陈刚中孚在燕，端阳日思当母诞，作《太常引》二章云："彩丝堂上簇兰翘。记生母、正今朝。无地捧金焦。奈烟水、龙沙路遥。　　碧天迢递，白云何处，风急雨萧萧。万里梦魂消。待飞逐、钱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剑客乾坤。奈无策、报亲恩。三载隔晨昏。更疏雨、寒镫断魂。　　赤城霞外，西风鹤发，犹想倚柴门。蒲醑漫盈尊。倩谁写、青山泪痕？"时为编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赋驰声，尝作词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断万人头。因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著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其为人溺志可想。

翰林学士王文炳《铁椎铭》："朱亥贡金，张良受之，合以忠义，锻成此锤。铜山可破，锤不可缺；金埒可碎，锤不可折。噫！乱臣滔滔，四海嗷嗷，长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愤之，以锤畀著。著，王千户名也。锤不自奋，假手于汝。数未莫先，时来敢后？曾是一挥，元凶碎首。匪锤之重，唯人之勇；匪锤之功，惟人之忠。长仅数尺，重才数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勋。锤在人亡，再用者谁？藏之武库，永镇奸回。"

陈野水言：昔绍兴学正任满后，入城给取解由。道经婺境，至山中村舍。时暑行倦饥渴，入一野室，见数人捣桐油。一老下碓，询所以来。野水言："自绍兴。"又问："往绍兴何为？"野水言："学正任满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捣桐油。"上碓不顾。野水怪之，出问其邻曰："此何人也？"邻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来，隐处山中，父子碓油种艺以自给。"野水取纸，书一绝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风。白头方作求名计，不满先生一笑中。"傅观诗

讫，召坐，曰：“子真悟者邪。”即命置饮食劳之。要之，山泽之臞长往不返者，颠崖果何限也。役役蜗蝇，苟窃升斗，彼视之一噱耳。

探花王昂榜下择婿时作《催妆词》云：“喜气满门阑，光动绮罗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须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红白。留取黛眉浅处，共画章台春色。”

湘人陈诜登第，授岳阳教官。夜，逾墙与妓江柳狎，颇为人所知。时孟之经守岳，闻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鬓间以“陈诜”二字，仍押隶辰州。妓之父母诣学宫咎诜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资粮。”陈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资衣物得千缗，以六百赠柳，馀付监押吏卒，令善视。且以词饯别云：“鬓边一点似飞鸦，休把翠钿遮。二年三载，千阑百就，今日天涯。杨花又逐东风去，随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将行，会陆云西以荆湖制司干官沾檄至岳，与陈有故，将至，陈先出迎，以情告陆。陆即取空名制干札，填陈姓名，檄入制幕，既而并迎。陆入，即开宴。陆曰：“闻籍中有江柳者善讴，谁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钿隐眉间所文。饮间陆越语孟曰：“能以柳见予否？”孟曰：“唯命。”陆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陈教，岂能与我？”孟因叙诜之过，陆叹慨。既而终席，陆呼柳问其事，柳出诜送别词。陆大嗟赏而再登席。陆举词示孟，且诮之曰：“君试目此作，可谓不知人矣。今制同檄诜入幕，将若之何？”孟求解于陆，并召诜同宴。明日，列荐诜，且除柳名。陆遂将诜如江陵，见之阃公秋壑，俾充幕僚。诜不独洗一时之辱，且有幸进之喜。至今巴陵为佳话矣。

扬州琼花，天下只一本。士大夫爱重，作亭花侧，扁曰“无双”。德祐乙亥，北师至，花遂不荣。赵棠国炎有绝句吊曰：“名擅无双气色雄，忍将一死报东风。他年我若修花史，合传琼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归妇吟》，其序曰：“天马浮江，兵强将锐，所征无敌，所掠无遗，俘戮之民，奚啻亿万。然生死存亡，悲欢聚散，岂无数存乎其间。夫刘氏者，吉之永丰人也。问其父母兄弟舅姑夫与子皆

在焉。夫我不知则已，既知之，何独不令其归宁于父母乎？吾力虽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谓欢悲聚散者。呜呼！不幸之幸莫大于斯，故不可无一言以送之。东平士王宥。”诗曰：“烈火俱将玉石焚，死生契阔忆中分。信音一绝思青鸟，泪眼双穿望白云。残日鹡鸰还有难，北风鸿雁正离群。新诗送汝还家去，重续当年织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满墙阴三月暮。去年蚕时处深闺，今年蚕时涉远路。路傍忽闻人采桑，恨不相与携倾筐。一身不蚕甘冻死，只忆儿女无衣裳。”○“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家在浙江东畔住。离家一程远一程，饮食不同言语异。今之眷聚皆寇仇，开口强笑心怀忧。家乡欲归归未得，不如狐死犹首邱。”○“泥滑滑，泥滑滑，脱了绣鞋脱罗袜。前营上马忙起行，后队搭驼疾催发。行来数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来传令更可怪，落后行迟都砍杀。”○“鹁鸪鸪，鹁鸪鸪，帐房遍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对阿妹，大嫂挥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虏，犹幸同处为妻孥。愿言相怜莫相妒，这个不是亲丈夫。”辞意婉切，诵之可伤。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禽言》词也。少有隽才，善赋。

梁栋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迷烟树。天津桥边叫一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脱却布裤，贫家能有几尺布？寒机织尽无得裁，可人不来廉叔度。脱却布裤。”○“提葫芦，近来酒贱频频沽。众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唤起醒三闾。提葫芦。”○“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无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远，诸作不及。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程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目　录

南部新书
校点说明
序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茅亭客话
校点说明
卷第一
蜀先兆
太平木
甘露
天尊木
虎盗屏迹
蜀无大水
车辙迹
程君友
瘫道者
卷第二
王客
崔尊师
范处士
李处士
苏推官
张海上
费尊师

冯山人
李四郎
卷第三
淘沙子
张道者
大觉禅师
张平云
王居士
勾居士
味江山人
兰亭会序
卷第四
家居泰
周写貌
丁元和
王太庙
刘长官
陈损之
史见魂
女先生
李聋僧
勾生
卷第五
黎海阳
白虾蟆
鲜于耆宿
食虾蟆野菌
虹蜺
避雷
雨雹
雉龙
李老
慈母池
龙女堂
卷第六
悼蜀诗

艾延祚
夷人妇
张光赞
金相轮
金宝化为烟
奢侈不久
刘旴
卷第七
哀亡友辞
郝逢传
陈季和
鬻屦妪
盲女
铁骨鱼
卷第八
瑞牡丹
寓孔雀书
滕处士
好画虎
葭萌二客
虎化为僧
李吹口
卷第九
天仓洞
鬻龙骨
试金石
僧繇阁
石像
采枸杞
赵公山
鹿水溪蛇
鱼化为石
赵十九
景山人
弹鸳鸯
蚕馒头

太子大师
卷第十
孙处士
黄处士
程先生
杜大举
任先生
谭居士
小童处士
茅亭客话后序
返回总目录

南部新书

校点说明

《南部新书》十卷，宋钱易撰。易字希白，杭州临安人，五代吴越国王钱俶之侄。入宋，为真宗朝翰林学士。钱易少有文名，博闻强记，潜心国史。史传载其有著作二百八十卷，今仅存是帙。

本书成于大中祥符间（1008—1016）。据书前钱明逸序，全书原“凡三万五千言，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现所见之本多有散乱。其以干支为序，记事凡八百余条。内容多涉及唐代朝野掌故和遗闻轶事，亦兼及五代。其中以记载主要官职的兴废、朝章政制的因革和官场仪式的掌故为主，对研究唐代政治史颇具参考价值；而书中不少有关唐代科举制、文学家故事的著录，又有裨于文学史的研究。

《南部新书》最早见录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有抄本流传。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以《粤雅堂丛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等版本参校，并断句标点。校勘时凡遇异文，则从善而定，不出校记。

序

先君尚书，在章圣朝祥符中，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民事多闲，潜心国史。博闻强记，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虑，尝如不及。得一善事，疏于方册，旷日持久，乃成编轴，命曰《南部新书》。凡三万五千言，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尔雅》为六艺钤键，而采谣志、考方语；周《诗》形四方，风雅比兴，多虫鱼草木之类。小子不肖，叨继科目，尝践世宦，假字宫钥，浚涠事休，阅绎家集；因以新书次为门类，缮写净本，致于乡曲，以图刊镂。昔班氏家有赐书而擅史学，王涯之以左右旧事缄于青箱，卒用名代，敢跂而及，聊缉先志云。子翰林侍读学士钱明逸序。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甲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尚书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拜左仆射，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朝政。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韦安石除仆射，不带同三品。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笔，每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又分每人轮一日执笔。

尚书诸厅，历者有壁记，入相则以朱点之。元和后，惟膳部厅持国柄者最多。时省中谓之朱点厅。韦夏卿与弟正卿，大历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归二难之手。”

韩昆大历中为制科第三等敕头，代皇异之。诏下日，坐以采舆翠笼，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锡缯帛，以示殊泽。

常衮自礼部侍郎入相，时潘炎为舍人引麻，因戏之曰：“留取破麻鞋著。”及衮视事，不浃旬果除。

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面。阁中有中隔，隔内面北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

证圣元年正月，明堂灾，重造天册万岁殿。二年三月成，号为通天宫。

项斯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杨甚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长安东内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赐对，则左右悉去。故直言谠议，尽得上达。

李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皇在东宫，讽听献之，听以总兵不从。及即位，太原拟帅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降制。

开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暌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中，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

祠部省中谓之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东南向阳通衢有小桥，相承曰拗项桥，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或夜闻丝竹之音，则省中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印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繁。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匮加镉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

始无笏囊，皆摽笏于马上。张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秘书省内落星石，薛稷画鹤，贺知章草书，郎令馀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校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人乃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正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厅被校书侵。”

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诞子者，以书贺之云：“知有弄獐之庆。”

郑注镇凤翔，皆择贞正之士以为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败，皆为监军所诛。

温大雅武德中为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高祖曰：“我起义

晋阳，为卿一门耳。”后弟大有又除中书侍郎。

中书省有磐石，初薛道衡为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诏。后孙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

施肩吾与赵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只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鱼玄机，住咸宜观，工篇什。杀婢绿翘，甚切害，事败弃市。

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缁郎。天下呼油为麻膏，故谓之麻膏相公。

开元中，岐、薛以下，轮日载笔于乘舆前，作内起居注，四季朱印联名，牒送史馆。至天宝十载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雕檀轴紫凤绫表，遂别起大阁贮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阁，移时灰灭，故实录百不叙及一二。

小许公从工部侍郎除中书舍人，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舍人有政事食，自此为始。

大和中，上自延英退，独召柳公权对。上不悦曰：“今日一场大奇也。嗣复李珏道张讽是奇才，请与近密官。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须斥之于岭外。教我如何即是？”公权奏曰：“允执厥中。”上曰：“如何是允执厥中？”又奏：“嗣复李珏既言是奇才，即不合斥于岭外；郑覃夷行既云是奸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与荆、襄间一郡守，此近于允执厥中。”旬日又召对，上曰：“允执厥中，向道也是。”张遂为郡守。

贾曾除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之。言者以中书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

开元七年赐百僚射，金部员外卢廙、职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畬戏曰：“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去垛三十步，卢箭去畬三十步。”

李白，山东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人诸生隐徂来山，

号“竹溪六逸”。天宝中游会稽，与吴筠隐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俗称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厅石记，白之词也，尚在焉。

江西私酿酒法尤严，王仲舒廉察日，奏罢之。

宰相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为中书令，始移就中书省。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

开元中，花萼楼大酺，人众莫遏。遂命严安之定场，以笏画地，无一辈敢犯。

卢携尝题司空图壁云：“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叹屯奇。”

龙朔中，杨思元恃外戚，典选多排斥选士，为选人夏彪讼之。御史中丞郎馀庆弹奏免官。许南阳曰：“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许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败何待？”

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值暮春，戎服臂鹰于野次。时有豪氏子十余辈，供帐于昆明。上时突会，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李某。”诸辈惊散。上联举三船，尽一巨觥而去。

襄王僭伪，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为内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拯终为乱兵所杀。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赐高丽，仍令道士往彼讲《道德经》。

自先天初至开元十五年，仪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五百户，有至六百户；唯太平、相王逾此制。

黄巢入青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赵纵之奴当千，论纵阴事，张镒疏而杖杀之。纵，即郭令之聓。

建中末，姚况有功于国，为太子中舍人。旱蝗之岁，以俸薄不自给而以馁终。哀哉！

田神功大历八年卒于京师，许百官吊丧。上赐屏风裀褥于灵座，并赐千僧斋以追福。至德以来，将帅不兼三事者，哀荣无比。

柳浑旧名载，为朱泚所逼。及克复，上言曰："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矧字画带戈，时当偃武，请改名浑。"浑后入相，封宜城公，谓之柳宜城。

韦觊著《易蕴》，甚有奥旨。觊，见素孙。

郭令公终始之道无缺焉，惟以谮怒判官张谭，诬奏杖杀之，物议为薄。

张巡每战大呼，牙齿皆碎。及败，尹子奇视之，其齿存者不过三四。初守宁陵也，使许远诣贺兰进明乞救兵，进明大宴，远不下喉，自啮一指为食。进明终不应，以至于破。

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之少年骁勇者数百人，每出游猎，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兽文彩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孝和又增之万骑，皆置使以领之。

彭偃与朱泚下伪诏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泚败偃诛，其妖乱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败，将相弃市。王璠谓王涯曰："当初劝君斩却郑注，斩之岂有此事也。"此虽临刑之言，然固当矣。

梁祖常言于昭皇："赵崇是轻薄团头，于鄂州座上，佯不识骆驼，呼为山驴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韩偓也。

王皇后开元中恩宠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诉之曰：“三郎独不记阿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面，为三郎生日作煎饼耶？”上戚然悯之，而余恩获延三载。

武德初，史馆尚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移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

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撰《文选音义》十卷。罗，唐初人。

开元中，裴光庭为侍中，门下过官，委主事阎麟之裁定，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议丑之。

张延赏怙权矜己，嫉柳浑之守正，使人谓之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相公，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

王缙在太原，旧将王无纵等恃功，且以缙儒者易之，每事多违约束。一朝悉召斩之，将校股慄。

大历中，陇州猫鼠同乳，率百僚贺。崔祐甫独奏曰：“仁则仁矣，无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计也，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盖邕负美名，频被贬斥，剥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为鲁山令，有清德。天宝十三年卒，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

驸马都尉郑潜曜，睿皇之外孙，尚明皇第十二女临晋长公主，母即代国长公主也。开元中母寝疾，曜刺血濡奏章，请以身代。及焚章，独“神道许”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间。至哉，孝子也。

殿中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大朝会皆分左右，随伞扇立，入阁亦同之。

牛僧孺三贬至循州，本传不言，漏略也。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

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侠之才，多奇计，往往通于宫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见之仪，贞元已来常行之，自后多阙。

崆峒山在松州属龙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后路不通，即非空桐也。

长安中秋望夜，有人闻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又闻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俗云务本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晦冥，皆闻其喧聚之声，怪哉！

大和中，程修己以书进见，尝举孝廉，故文皇待之弥厚。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人传牡丹诗，谁为首出？"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时杨妃侍，上曰："妆台前宜饮以一紫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犹豫未定。许南阳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购种，得十斛麦，尚须换却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吁，牝鸡之孽，洎移土德，过始于南阳。

白乐天之母，因看花坠井。后有排摈者，以《赏花》、《新井》之作左迁。穆皇尝题柱曰："此人一生争得水吃。"

张介然天宝中为尉卫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上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本乡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尝白事于王缙。缙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礼？"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总章中，天子服婆罗门药，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天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

贞元中，邕州经略使陈昙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昙得疾，见缓为祟而卒。

韦氏专制，明皇忧甚，独密言于王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

开元中，诸王友爱特甚，常谓近侍曰：“思作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卧。”

鄱阳人张朝为猛兽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获免。

中书省柳树久枯死，兴元二年车驾还而柳活。明年，吕渭以为礼部赋，上甚恶之。

卢群昔寓居郑州，典贴得良田，及为郑滑节度，悉召其主还之。时以为美谈。

自贞元来，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谓之“宫市”。

日本国大臣曰真人，犹中朝户部尚书。

郭代公元振为西凉州牧，时西蕃酋帅乌质勒强盛，元振为之立语。俄顷雪下盈尺，质勒既老，久立，归而遂死。人谓诡杀乌质勒。

路随孝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终身不背西坐，其寝以西首。

乙

贞元十二年，卢迈丧弟，请出城临。近年宰相多拘守，而迈有此行，时人美之。

裴延龄缀缉裴骃所注《史记》之阙，自号“小裴”。

杨氏于静恭一房犹盛，汝士虞卿，汉公鲁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岩，岩生郁，郁生覃。覃太平兴国八年成名，近为谏议大夫，知广州卒。堪为翰林承旨学士，随僖皇幸蜀，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员外郎使浙右，值多难，水陆相阻，遂不归。岩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肃辟之幕下。先人承袭，岩已为丞相。及叔父西上，岩以图籍入觐，卒于秀州，年八十余。今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侃，亦岩之第三子鄷孙也，蠙之子。司封员外郎蜕，即岩第三子鄷之子。鄷入京为员外郎分司，判西台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蜕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即四李也。发暇、收岩、履道，即凭、冰、凝也。新昌即於陵也。后涉入相，即修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悦，以收故也。

萧氏登三事者多于他族，首于瑀，嵩、华、俛、倣、寘、遘、颀次之。

贞元十二年天子降诞日，诏儒官与缁黄讲论。初若矛楯相向，后类江海同归。三殿谈经，自此始也。

韩皋自京尹贬抚州司马，召左执金吾奏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视事，时尚未有制。

金銮殿始立于金銮坡，至朱梁始改为金銮殿焉。

开元中，笔匠者名铁头，能莹竹如玉，人莫传其法也。

妇人之贵，无出于苗夫人：晋卿之女，张嘉贞之新妇，延赏之妻，弘静之母，韦皋外姑。

王徽为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义节制，徽上表乞免。词曰："六年内署，虽叨捧日之荣；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恳。"后萧寘拜相，度降麻日薨。陆希声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孙平叔，见任礼博。希声之子宾于，终于殿省。

凡中书有军国政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选一人明练政事者，专典机密，谓之解事舍人。

开元中，将军宋清有神剑，后为瓜州牧李广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广琛不与，因赠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

贞观二十三年，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诸州治中为司马，礼部郎为奉礼郎。

仪凤二年，长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内有佛舍利万余粒。

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东亭，令施屏风于坐位之后，画汉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献大佛庐，高五丈，广二十步。

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赞皇孙延古起家为集贤校理。

诸名族重京官而轻外任，故杨汝士建节后诗云："抛却弓刀上砌台，上方楼殿窣云开。山僧见我衣裳窄，知道新从战地来。"又云："如今老大骑官马，羞向关西道姓杨。"

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过，从张建封奏也。

旧皆传呼。贞观十年，马周奏置街鼓以代，传呼自此而罢。

永徽五年八月，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置同正员员外官，始自此。

贞元后，每岁二月八日，总章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四月八日，崇圣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此牙即那吒太子上宣律师者。

进士春关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间。一春宴会，有何士参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罚钱者，须待纳足，始肯置宴。盖未过此宴，不得出京，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士参卒，其子汉儒继其父业。南院驱使官郑镕者，知名天下，后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鹾，充职，得朝散阶。如郑镕与何士参及堂门官张良佐，皆应三数百年在在于人口。

李林甫开元初为中允，时源乾曜为侍中，是中表之戚，托其子求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哥奴，林甫小字。

明皇末年在华清宫，值正月望，欲夜游，陈元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夜游，愿归城阙。"

大历中禁屠杀，而郭子仪隶人杀羊，裴谞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岂不为盖之。裴笑曰："非尔所解：郭公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吾今发其细过，以明其不弄权，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谞五世为河南尹，坐未尝当正位。

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拗：冬纳文书之始，却谓之选门闭；四月秋省事毕，反谓之选门开；选人各在令史门前，谓之某家百姓；南场判后，状却粘在判前。

韦皋见辱于张延赏，崔圆受薄于李彦允，皆丈人子壻。后韦为张西川交代，崔杀李殊死。

赵光逢有时称，谓之玉界尺。

郑滑卢宏正尚书题柳泉驿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从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县。今年从楚州刺史除给事中，计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县宿。事虽偶然，亦冥数也。”

韩偓，即瞻之子也，兄仪。瞻与李义山同年，集中谓之“韩冬郎”是也。故题偓云：“七岁裁诗走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贾魏公善琴，皆妙绝一时。

李郃除贺州，人言不熟台阁，故著《骰子选格》。

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少府监李忠诚为千牛卫上将军，司农卿姚明敭为右领军大将军，右庶子裴谞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参用文武也。

韩滉，浙西统制一方，颇著勤绩。晚途政甚苛惨，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刘允章放榜后，奏新进士春关前，择日谒谢先师，皆服青襟介帻，有洙泗之风焉。

长安四月以后，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公餗之盛，常日不同。

每岁寒食，荐饧粥鸡球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尚食，内园宫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碗一口。都人并在延恩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醾酒。即重酿酒也。

贞元中，蔡帅陈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钱一文，大小如开通之状，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来历五院惟三人：李朝隐、张延赏、温造。五院谓监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员外郎裴秦检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

都护本管经略使，殊拜也。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时宰招以好官，况以诗答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瀛洲叫一声。”

贞元初，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草，出商州，能愈众疾。禁中试有效，特令编付史馆。

贞元十七年，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十六日复生。

宋邴为补阙，与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语稍闻。浃旬除河清令。

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

郭幼明，子仪之母弟，无学术武艺，但善饮酒，好会宾客而已。卒亦赠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悦，谓之曰：“不早归国，为一好贼尔。”悦曰：“为贼既曰好贼，为臣当作功臣。”

开元、天宝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天下财谷，著之簿间，毫发无隐。

韦贯之及第年，建议曰：“今岁有司放榜，春关以前，请以新及第为名。”至今不改。

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为太常博士，有诗云：“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将张延范为太常卿，诸相议之。裴枢曰：“延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籍乐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与，裴终以此受祸。

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僮侲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

前进傩。然蜡炬，燎沉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已下观之，其夕赏赐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觅侲子之衣，着而窃看宫中。顷有进士臧童者老矣，偶为人牵率，同入其间，为乐吏所驱，时有一跌，不敢抬头视。执犛牛尾拂子，鞠躬宛转，随队唱夜好千匝于广庭之中。及将旦得出，不胜困劣，扶舁而归。一病六十日，而就试不得。

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过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凡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阁门，开延英。阁门翻宣申中书，并榜正衙门。如中书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榜子，奏请开延英。又一说：延英殿即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晋卿居相，以足疾，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对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荐元载，揆不纳。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可见獐头鼠目之人，乃求官耶！"及载入相，除揆秘书监，江淮养疾，凡十余年。

五方师子本领出在太常，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称云备行从。崔公判回牒不与阅。傩日如方镇大享，屈诸司侍郎两省官同看。崔公时在色养之下，自靖恭坊露冕从板舆入太常寺棚中，百官皆取路回避，不敢直冲，时论荣之。

卢杞貌丑而蓝色，人皆鬼视之。

陈少游除桂察，许中人董秀岁供五万米，行贩越察。

故事，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贞元中，元涵为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台事。

父子知举三家：高锴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瑶。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吏部故事，放长名榜，旧语曰："长名以前，选人属侍郎；长名已后，侍郎属选人。"

吏部常式，举选人家状，须云："中形，黄白色，少有髭。"或武选人家状，云："长形，紫黑色，多有髭。"

西蕃诸国通唐使处，置铜鱼雄雌相合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赍第一鱼，余同准此。闰月即赍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礼待之，差谬即按。至开元末鸿胪奏蕃国背叛，铜鱼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铸。

大和中，上谓宰臣曰："明经会义否？"宰臣曰："明经只念经疏，不会经义。"帝曰："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贞元中，裴肃为常州刺史，以进奉为越察。刘赞死于宣州，判官严绶领军进奏，为刑部员外。天下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判官进奏，自严绶始。

郑云逵由朱滔军逃归长安，自卢龙掌记、检校祠部员外郎，除谏议大夫。

徐浩，越州人，峤之子。三迁右拾遗，并充丽正殿校理。

绛州碧落观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嘉四男为元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妄有怪说。但背有"碧落"二字，故传为碧落碑。

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箧，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

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也。

旧制，起居院在中书省内。

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宝中语云："殷、颜、柳、陆、萧、李、邵、赵。"以其行义敦交也。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轸、赵骅。

天后时，太常丞李嗣真闻东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弹之，无一声遗忘。

五原有冤狱，颜真卿为御史辨之，天方旱，狱决乃雨。复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齿，天下耸动。

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报。贞元中卢杞为相，请分之，杨炎固以为不可。

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长兴坊得玉玺，文曰“天子信玺”。

奘三藏至西域，入维摩诘方丈。及还，将纪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元和中，李绛、崔群同掌密命，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李简中丞并裴垍在翰林日所举，皆相次入辅。

大和中，乐工尉迟璋左能啭喉为新声，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

朱敬则，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台者六所，今古无之。元孙禹锡，咸平二年学究登科，见任虞部员外郎。

贞观中，纪国僧慧静撰《续英华诗苑》行于代。慧静常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慧静俗姓房，有操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丙

梁崇义，长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后自羽林射生，累为襄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终以谋叛伏诛。

道州录事参军王沼与杨炎有微恩，及炎入相，举沼为监察御史，始灭公议。

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惟郭子仪薨，特加十尺。

贞元以来，禁中银瓶不过高五尺。齐映在江西，因降诞日献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宁之父也，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授偃师丞。

朱泚乱，臣之守节，不为迫协：程镇之、刘迺、蒋沇、赵骅、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泽举制科至京，一见之，谓人曰："将相之材也。"后五年而泽建节。崔元翰赴举，年五十，亦曰："不十年当掌诰。"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国夫人，即崔宁妻也。庙今存。

王叔文始欲扫木场斩刘辟，而韦执谊违之，盖欲为皋求三川也。

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

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

李令问开元中为殿中监，事馔尤酷，罂鹅、笼驴皆有之。令问，世

绩之孙也。

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为十道存抚使，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

有进士丘绛者，尝为田季安从事，后与同府侯臧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摄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则排入而瘗之，其暴如此。李锜杀崔善贞，亦同斯酷。

贞元中，祈雨于兴庆宫龙堂，有白鸬鹚见池上，众鸬鹚罗列前后，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诏左仆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于集贤院待制，特给飧钱，缮修廨宇，以优其礼。自后迁者非一。隋制桐木巾子，盖取便于事。武德初使用丝麻为之，头初上平小，至则天时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号为“武家样”。后裴冕自创巾子，尤奇妙，长安谓之“仆射样”。

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贾耽私忌，绝宰相班，中使出召主书吴用承旨。时赵憬薨，卢迈请假之故也。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间为水火焚荡，家业俱尽。妻茅氏连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于市。

贞元七年，令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见延英，访以政事，谓之巡对。

开元元年，改诸王侍读为奉诸王讲。李石上请也。

神龙初，洛水涨，宋务光上疏曰：“巷议街谈，共呼坊门为宰相，为节宣风雨，燮调阴阳。”

司马天师承祯，状类陶隐居。

圣善寺报慈阁佛像，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中受八石。

新进士放榜后，翌日排光范门，候过宰相。虽云排建福门，集于西方馆。昔有诗云："华阳观里钟声集，建福门前鼓动期。"即其日也。

采访使，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张九龄奏置，时以御史中丞卢绚为之。

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闲厩奏："准旧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两匹，仗下后归厩。"

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柴氏，初举义兵于司竹园，号"娘子军"，即柴绍之妻也。

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之榜花。

张嘉贞开元中任中书令，著绯。傅游艺武后时居相位，著绿。

僧惠范以罪没入其钱，得一千三百万索。元载家破，纳产胡椒九百石。郑注诛后，纳绢一百万匹，他物可知矣。

《时政记》，宰臣所修。起于长寿中，宰相姚璹录中书门下事。

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舍人当直者，宣曰："卿等学富雄词，远随乡荐，跋涉山川，当甚劳止。有司至公，必无遗逸，仰各取有司处分。"再拜舞蹈讫退。

开元式，诸蕃使嗣以元会日，并听升殿，自外廊下。

长安中，尝见有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焦侥人也。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禄。"贞观中，褚河南装背。

小说中言十家事起者，即大和九年冬甘露事也，凡灭十家。

咸通中，俳优恃恩，咸为都知。一日闻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

人并进。上曰：“止召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后王铎为都都统，袭此也。吁哉！

故事，三馆学士不避行台，谓三院连镳也。

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谓之文字不便。即托疾，下将息状来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送，上事者设床，坐而判三道，宰相别施一床，南坐四隔，谓之压角。李珏为河南尹，上之日，命工曹示之曰：“先拜恩，后上事。”今礼上之仪，谢恩之后更拜厅，误也。

裴度带相印入蔡，李愬具军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国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之。自后带宰相出镇，凡经州郡，皆具櫜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

玉真宫主玉叶冠，时人莫计其价。

崔元翰晚年取应，咸为首捷：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裴次元制策、宏词同日敕下，并为敕头。时人荣之。

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养白鹅。及授校书郎东归，故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谐凤，工书定得鹅。”

天宝中，内种甘子，结实凡一百五十颗。

至德三年，始置盐铁使，王绮首为也。

大历八年，虎入元载私庙。

麟德殿三面，亦谓之三殿。

天宝十载，写一切道经五本，赐诸观。

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欧阳询制及书，回环读之，其义皆通。初进钱样，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背上有掐文。

李肇自尚书郎守澧阳，人有藏书者，卒藏玩焉。因著《经史目录》。

天宝末，管户尚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于梁宋之郊，开《文选》学，乃注为六十卷。

张昌龄与太皇作息兵甲诏，叹曰："祢衡、潘岳之俦也！"

萧倣为广帅，曾有疾，召医者视云："药用乌梅子，欲用公署中者。"倣乃召有司，以市价计而后取。廉也如此。

光启元年，镇州王镕进耕牛一千头，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资辟土之功，聊备除凶之用。"旧制，东川每岁进浸荔枝，以银瓶贮之，盖以盐渍其新者，今吴越间谓之鄞荔枝是也。此乃闽福间道者自明之鄞县来，今谓银，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遥远，停进。

轩辕集，谓之罗浮先生，已数百岁，而颜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发至地。

天宝四年，撰黄素文于内道场，为民祈福。其文自飞上天，空中云："圣寿延长。"

武德故事，御史台门北开者，法司主阴，取冬杀之义。或云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判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开北门。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丰柳陌，见一布衣抱膝而叹，因问之。布衣曰："我邛人，观光至此，此甚快乐。有巢南之想，又为橐装所迫。今崔相公镇西川，欲预其行，无双缣以遗其掌事者。"帝曰："子明旦相伺于此。"及旦，敕慎由将归剑门。

张仲武会昌末镇渔阳，有政学。后有年八九十人，少识其面者，说之犹泪下。

王龟，起之子。于永达坊选幽僻带林泉之处，构一亭，会文友于其间，名之曰"半隐亭"。后大和初，从起于蒲，于中修葺书堂以居之，号曰"郎君谷"。

唐制，员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选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貌真，自为赞曰："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放笔终未能续。一旦，忽有羽衣诣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赞，读之，乃命笔续之。曰："手把金锥，凿开混沌。"长揖而去，不知所之。逢作《凿混沌赋》驰名。

天宝十载，始封四海神为王。

安禄山肚垂过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历十三年，改诸道上都留后为进奏。

狄梁公为儿童时，与诸昆同游于道，遇善相者海涛法师，惊曰："此郎位极人臣，苍生是赖；但恨衰朽之质，所不见尔。"

李六娘者，蒲州人，师事紫微女道士为童子。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觉已在河南府开元观。京兆尹李适之以为妖，考之，颜色不变。具上闻，召入内，度为道士。

郑馀庆廉俭，一旦书请两省家膳，至则脱粟蒸葫芦而已。

元和、大和以来，左右中尉或以幞头纱赠清望者，则明晨必有爰立之制。

陈苌者，每候阳城请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岁三月望日，宰相过东省看牡丹，两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属卿而已。

卢怀慎暴卒而苏，曰："冥司三十炉，日夕为张说鼓铸货财，我无一焉。"

张建章，四镇之行军司马也。曾赍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苞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

高骈章疏不恭，皆顾云之辞也。骈后谓左右曰："异日朝廷以不臣

见罪，此辈宁无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镇迁改，皆有异人豫为言之；惟投南荒，未尝先觉。

李元宾言：“文贵天成，强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当如千兵万马，而无人声。”

李德裕镇浙西，刘三复在幕。一旦令草谢御书表，谓之曰：“立构也，归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赞皇以为当。

王起鸿博，文皇尝撰字试之。起曰：“臣中国书中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赋名，为太学博士制词，萤雪服勤，属词清妙。因广明庚子避乱番禺，刘氏僭号，为翰林学士。

董昌称僭，杀判官李韬。施从实、窦鄞皆强谏，不听。韬最铮铮，曾为两池盐铁。及昌败，咸有封赠。

丁

武德元年，以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

万岁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尊为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龙元年，复为王。

孙智谅，开元年中内殿修斋，奉诏投龙于吉之王笥山。泊舟江侧，见异气在东川之中，疑有古迹。遂于阁皂山掘得铜钟一枚，重百余斤。钟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阁皂观。

省中诸郎不自员外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也。

先天中，王主敬为侍御史，自以才望华妙，当入省台前行。忽除膳部员外，微有惋怅。吏部郎中张敬忠咏曰："有意嫌兵部，专心望考功。谁知脚蹭蹬，却落省墙东。"盖膳部在省最东北隅也。

开元十八年，吏部尚书裴光庭始奏用循资格。

郑畋少女好罗隐诗，常欲妻之。一旦隐谒畋，畋命其女隔帘视之。及退，其女终身不读江东篇什。举子或以此谑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众皆启齿。

柳公权有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义是一毛出，即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贬至朱崖，时在两制者皆为拟制，用者乃令狐绹之词。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传之制，云："蛇用两头，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岂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谤也。

李含光善书，或曰："笔迹过其父。"一闻此语，而终身不书。含光，即司天马师弟子。

长安太庙殿，即苻坚所造。

省中司门、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闲简无事。时谚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又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见，忽然俱倒，闷绝良久，云冷热相激。

有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呼为李相笏。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

马周之妻，卖䭔媪也，即媪引周为常何之客。

中和初，黄巢将败，有谣云："黄巢须走秦山东，死在翁家翁。"巢死之处，民家果姓翁。

萧廪新为京尹，杨复恭假子抵罪，仍殴地界。廪断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由，将令百司，难逃一死。"由是内外畏服。

韦夏卿善知人。道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谓执谊曰："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谓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谓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皆如其言。

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也。

长安有龙户，见水色即知有龙。或引出，但如鳅鱼而已。

柳珪是韦悫门生，悫尝云："三十人惟柳先辈便进灯烛下本。"

江陵有士子，游于交广间，而爱姬为太守所取，纳于高丽坡底。及归，因寄诗曰："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守见诗，遂遣还。

韦澳与萧寘大中中同为翰林学士，每寓直，多召对。内使云："但两侍郎入直，即内中便知宣旨。"又澳举进士时，日者陈子谅号为陈特

快，云：“诸事未敢言，惟青州节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绰家藏书万卷，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华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披览，又一本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参错。

张巡、许远，宋州立血食庙，谓之双庙。至今岁列常祀。

会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为老君降诞，假一日。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同志。

李约为兵部员外郎勉子也，与主客员外郎张谂同官，二人每单床静言，达旦不寐。故约赠韦徵君况诗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韦三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

郑畋字台文，亚之子也。亚任桂察时生，故小字桂儿。

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

郑俶依阳城读书，经月余，与论《国风》，俶不能往复一辞，因缢于梁下。城哭曰：“我虽不杀俶，俶因我而死。”为之服缌麻。

裴谈过苏瓌，小许公方五岁，乃读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潭。树犹如此，人何以任堪。”

中书令李峤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学，憎人才华；性好贪浊，憎人受赂。

肃皇尝举衣袖示韩择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即杨素之婿，素为仆射，尝抚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后果如其言。

天下贡赋，惟长安县贡土，万年县贡水。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门曰：“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不悦，以为侮己。

景龙以来，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谓之烧尾。开元后亦有不烧尾者，渐而还止。

长庆初，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百司呼为参酌院，今审刑院即其地也。

李翱在湘潭，收韦江夏之女于乐籍中；赵骅亦于贼中赎江西韦环之女。或厚给以归亲族，或盛饰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礼部驳榜者，十一月出。麄驳者，谓有状无解；无状细驳，谓书其行止之过。

两省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

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直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挞额裹头。”

天宝五载，巴东石开，有天尊像及幢盖。

卢从愿景云中典选，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即马载，李即朝隐。

上元二年夏，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观设斋听论，仍赐钱有差。

贞元二年，江淮运米，每年二百万斛，虽有此制，而所运不过四十万。

王栖曜善射。尝与文士游虎丘寺，平野霁日，先以一箭射空，再发中之。江东文士梁肃以下，咸歌咏之。

李辅国为殿中监，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潾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大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

卢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犹为校书郎。晚娶崔氏子，崔有词翰，结褵之后，微有慊色。卢因请诗以述怀为戏，崔立成诗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

开元十九年四月，于京城置礼会院，院属司农寺，在崇仁坊南街。后元和中，拾遗杨归厚私以婚礼上言借礼会院，因此贬官。

《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

柳子温家法：常命粉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

陆龟蒙居震泽之南巨积庄，产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有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于是龟蒙谐而骇之，曰："此鸭能人语。"复归家，少顷，手一表本云："见待附苏州上进，使者毙之，何也？"使人恐，尽与橐中金，以糊其口，龟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悦，方请其人语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尽还其金，曰："吾戏之耳。"

宣皇好文，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进士温岐即庭筠。续之，岐以"玉跳脱"应之，宣皇赏焉。令以甲科处之，为令狐绹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绹曾问故事于岐，岐曰："出《南华真经》，非僻书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怒甚。后岐有诗云"悔读《南华》第二篇"之句，盖为是也。

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鬓不尽，疑"三屈律"之言，

是其讥也。遂及祸。

王承业为太原节度使，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众交兵于光弼，光弼以其无礼，不即交兵，令收系之。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御史中丞。若拜宰相，即斩宰相。"中使惧，遂寝而还。翌日，斩众于碑堂之下。

贞元十五年，以谏议田敦为兵部郎中。上将用敦为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海隅无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为乐，仍各赐钱，以充宴会。

每岁正旦晓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谓之"火城"。甲赋中有《火城赋》。仍杂以衣绣鸣珂、焜耀街陌。如逢宰相，即诸司火城悉皆扑灭。或其年无仗，即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横行拜表称庆。内臣宣答，礼部员外郎受诸道贺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读讫，阁门使引表接入内，却出宣云。所进贺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两班赴西内称贺。

李泌有谠直之风，而好谈谑神仙鬼道。或云"尝与赤松、王乔、安期、羡门等游处"，坐此为人所讥。王起，大和中文皇颇重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

高骈在维扬，曾遣使致书于浙西周宝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盖讽其为虀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

张祜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儿、椅儿。桂子、椿儿皆物故，唯女与椅在。椅儿名虎望，亦有诗名。后求济于嘉兴监裴弘庆，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庆曰："祜子之守冬瓜，所谓过分。"

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但寄之颊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数千遍，行坐不释卷。开元中，张说荐为丽正学士。

元行冲在太常，有人于古墓得铜器，似琵琶而身正圆，人无识者。冲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为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点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独到衙，以大夫李景让为西川节度使。时中元假，通事舍人无在馆者。麻按既出，孜受麻毕，乃召当直中书舍人冯图宣之，捧麻皆两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馆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递院。崔郢大中中为京兆尹，因徒逸狱，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离府。后郢败，韦澳自内署面授京尹，赐度支钱二万索，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宫人沈氏养亲。沈氏入宫五十八年，有父居浐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为筑室而居。颁金帛碓硙，敕本县放科役，终沈氏之世。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寻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令狐绹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胜。及坦上事，谒谢于休，休曰：“此乃首台谬选，非休力也。”立命肩舆便出。两阁老吏云：“自有中书，未有此事。”至坦主贡，擢休之子宏上第。时人云“欲盖弥彰”，此之谓也。

崔慎由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与迹熟，因谓之曰：“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为公求之。惟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遗之服玩，若爱而受之，则其嗣也。”崔如其言，遗以服玩，果受之。僧寻卒，遂生一男。叟复相之曰：“贵则过公，恐不得其终。”因字曰衲僧，又云缁郎。

阳城出道州，太学生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疏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纳史馆书籍三百六十卷，授监察，赐绯。

张裼尚书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裼死，仁龟方还长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苏夫人收之，齿诸儿之列。仁龟后以进士成名，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关图有一妹，有文学，善书札。图尝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适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年登科。

张说女嫁卢氏，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搘床龟而示之。女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后因科蛤，为属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时，严冬沍寒，滴水成冻。若生于浅水，则犹可涉胫而求；既处于深潭，非没身而不敢。贵贱则异，性命不殊。"绅大惭而止。终以吴湘狱，仰药而死。

刘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过硗确之地，必为缓辔，有礅石必去之。

严恽字子重，善为诗，与杜牧友善，皮、陆常爱其篇什。有诗云："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七上不第，卒于吴中。

于志宁为仆射，与修史，恨不得学士。来济为学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选尚永福公主，忽中寝。洎审旨，上曰："朕此女子，因与之会食，对朕辄折匕箸，情性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寻改尚广德公主。

咸通六年，沧州盐院吏赵鏻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请随父死，云："七岁母亡，蒙父私盐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随其法。"盐院

官崔据义之，遂具以事闻。诏哀之，兼减父之死。女又泣曰：“昔为父所生，今为官所赐，誓落发奉佛，以报君王。”因于怀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减死罪之刑，疾愈，遂归浮图氏。

戊

潘炎建中中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晏女也。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兆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避位。

张说为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书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午，义不胜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功常，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有三十字，请献于上。若无堪，即以席贮尸，弃之于野。"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时元载执政也，尤切于罢宫市。

裴延龄尝献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义回心求愿为僧。敕许剃染，配佛授记，寺名元嶷。敕赐三十夏腊，以其乍入法流，须居下位，苟赐虚腊，则顿为老成也。赐夏腊始于此矣。

大和中，秘书之书总五万六千七十六卷。

神尧宴近臣，果有蒲桃，陈叔达捧而不食。帝询之，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遗乎？"涕泗阑干。

马周临终，索陈事草一箧，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高帝出猎，见大官封羊，谓其无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济生传师，传师生询，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为钱唐监使，生藻。后移刺鄱阳，巢寇乱，不知其终。时藻与家人不随之任。藻后仕吴越钱氏，为永嘉令。藻生承谅，为定海丞。谅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今为都官员外郎，知处州。

王师鲁在孔戣幕中，尝言曰：“半臂亦无文，房太尉家法不著。”

张九龄尝见安禄山，曰：“乱天下者，此胡也。”谏杀之，不听。

紫石英，广管泷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质莹彻，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泷州又出石斛，茎如金钗股，亦药中之上品。蚺蛇胆，雷罗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担舁蚺蛇入府，衹应取胆。

鸡兔算，《国史补》记之尚不明。上下头，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见头除脚，见脚除头，上是鸡，下是兔。

裴肃在越多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陆贽在忠州不接人，惟纂药方，并行于世，号曰《集验》。

黄巢本王仙芝贼中判官，芝死，贼众戴之为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公。杜审权晚入，谓之小杜相公。

刘蕡精于儒术，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拟上圣述作，不亦过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耳。”后人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

博陵崔倕，缌緆亲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辅，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酆、外台尚书郾、廷尉郇、执金吾鄯、左仆射平章事郸。邠及郾五知举，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弟自始仕至贵达，亦同居

光德里一宅。宣皇闻之，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笔题额，号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旧里，立德星社。

秦中绿李美小，谓之嘉庆李，此坊名也。

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并行朝参。

开耀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为平章事。时初命郭待举、郭正一、魏玄同三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

进士试帖经，自调露二年始也。

宝应二年，以羽林大将军王仲昇兼大夫。六军兼宪官，始于此也。

建中元年，沈既济议改《则天纪》为《皇后传》。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隶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于建福门置百官待漏院，旧但于光德车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贺正，卢钧以太子太师率百僚，年八十余矣，声容明畅，举朝称服。明年，柳公权以少师率班，亦八十矣。自乐悬南趋至龙墀前，气力绵惫。误尊号中一字，罚一季俸。人多耻之。

开元二十五年西幸，驻跸寿安连曜宫。宫侧有精舍，庭内刹柱高五丈。有立于承露盘者，上望见之，初谓奸盗觇视宫掖，使中官就竿下诘之。人曰："吾欲舍身。本是知汤前官，被知汤中使邀钱物，已输十缣，索仍不已。每进汤水，辄投土其中，事若阙供，责怒必死，宁死于舍身尔。"具以闻，诏高力士召知汤中使赍绢于竿下谢之，仍命彻尚舍卫尉幕委积于竿下。其人礼十方毕，以身投地，坠于幕外。举体深红色，初尚微动，须臾绝。诏集文武从官于朝堂，杖杀中使，敕府县厚葬殒者。

西京寿安县有墨石山神祠颇灵。神龙中，神前有两瓦子，过客投之，以卜休咎，仰为吉而覆为凶。

开元初，郑瑶慈涧题诗云："岸与恩同广，波将慈共深。涓涓劳日

夜，长似下流心。”

开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纠获赃钱，叠石重造永济桥，以代舟船，行人颇济焉。在寿安之西。

开元末，功臣王逸客为闲厩使，庄在泥沟西岸，数为劫盗，捕访不获。严安之为河南尉，以状白中丞宋遥，遥入奏，始擒之，并获贼脚崔诩。诩在安定公主锦坊，俱就执伏，搜得骸骨两井。逸客以铁券免死，流岭表。从此洛阳北路清矣。

咸通中，举子乘马，惟张乔跨驴。后敕下不许骑马，故郑昌图肥自有嘲咏。

郑少师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号“七松处士”，异代可对“五柳先生”。

初制节度使天下有八，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使，不在节度之内。

李锜之诛也，二婢配掖庭，曰郑曰杜。郑则幸于元和，生宣皇帝，是为孝明皇后。杜即杜秋。《献替录》中云：“杜仲阳即杜秋也，漳王养母。”

长孙无忌之父晟，于隋有功；魏徵即长贤之子；令狐德棻之父曰熙。皆《北史》有传。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贬潮州司马。当年十月十六日，再贬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年六十四。

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唐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鲜于叔明嗜蟠虫，权长孺嗜人爪甲，此亦刘雍疮痂之类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称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为名，自郭待举始也。仆射是正宰相，自房乔始也。

韦承庆出相，除礼部尚书，嗣立入拜鸾台侍郎平章事。时人语曰："大郎罢相，小郎拜相。"

京兆户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谓之"念珠曹"。

李太尉大和七年自西川还，入相。上谓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对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须怕也。"涯时为盐铁使也。

大和中朋党之首：杨虞卿、张元夫、萧瀚。后杨除常州，张汝州，萧郑州。

丞相乘肩舆，元和后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位，一日赐对，上曰："赐卿无畏。"休即论立储君之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遂不敢言。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

崔造将退相位后，言曰："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多总四掩也。"遂复起。

柳芳与韦述善，俱为史学。述卒，书有未成者，皆续成之。

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场。送王相之镇，韩翃擅场。送刘相巡江淮，钱起擅场。

武黄门之死也，裴晋公为盗所刺，隶人王义扞刃而毙。度自为文祭之。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三之二。

李锜之诛也，大雾三日不开，或闻鬼哭。内疑其冤，诏许收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税；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郎判出。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

张直方者，世为幽帅，癖于鹰犬。后以昭王府司马分务洛师，洛阳四旁翥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罪敕长流，此亦为法自弊。

江融为左史，后罗织受诛，其尸起而复坐者三。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败。

鱼思咺性巧，造匭函。

朱泚败走，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父曰：“岂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父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遂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称乞命，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为韩旻枭之。

杨收之死也，军容杨元价有力焉。收有子为寿牧，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曰：“上帝许我仇杨元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阙，盖历任多死。高皇时有金吾郎将求此官，果有蛇怪，后亦绝之。饶州余干县令宅亦如此。

天宝时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卒。

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鸡，牝变为雄者极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则天之兆也。

冯衮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常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

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奉，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也。

宣皇在藩时，尝从驾堕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进，举杯悉变为芳醪。

明皇为潞州别驾，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门，旧洛城北面最西门也。楼上元多雀鸽，后亦绝无。至清泰中，帝上此楼自焚，今俗谓之火烧门。

开元六年，西幸至兰峰顿，乘舆每出，所宿侍臣皆从。既而驰逐原野，然从官分散，宰相即先于前顿朝堂列位，乘舆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气，不顾而入，苏宋惧。盖怒河南尹李朝隐桥顿不备也，解之方息。

兰峰宫在永宁县西，庆明三年置。

鹧鸪飞数逐月数，如正月一日飞而止，住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难采取，南人设网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场当有事。”沈询为礼部，甚惧焉。至是三科尽覆试，宏词赵拒等皆落，吏部裴谂除祭酒。

天宝八年，馆驿使宋珲奏移稠桑路向晋王斜。晋王斜者，隋炀帝在藩邸扬州往来经此路。盖避沙路费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关之西，泉在道南店后坡下。旧传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为冷淘，过者行旅止焉。”今法馔中有野狐泉者，以绿粉为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并奏部下县为紧望。

天后问张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

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新死，百姓皆欢，三庆也。”霸，酷吏也，为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时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无礼，嗣独申礼待供给之。及即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名每拟皆御笔超拜。后引与语，知误。访嗣已卒，崔光远即其孙也。

大和中，上颇好食蛤蜊，沿海官吏先时递进，人亦劳止。一旦，御馔中有擘不开者，即焚香祷之。俄变为菩萨，梵相具足。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者，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

令狐绹在相位，大事一取决于子滈，比元载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审权大中十二年知举，放卢处权。有戏之曰：“座主审权，门生处权，可谓权不失权。”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谭者称“座主门生，沆瀣一气”。

湖州岁贡黄鼋子、连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谪为司马，戏湖守苏特曰：“使君贵郡有三黄鼋子，五蒂木瓜。”特颇衔之。

韩洙与沈询尚书中表，询怜洙，许与成事。如是历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复累付干询。询知举，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逦迤改为第七人方定。及放榜，误为罗洙。后询见韩洙，未尝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入贡院题诗曰：“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及榜出，为无名子削为五言以讥之。

天宝四载，广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陆死，割其一爪，则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驿在长乐驿之东，睿皇在藩日经此厅，厅西壁画一胡头，因题曰：“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

陈峤字景山，闽人也。孑然无依，数举不遂，蹉跎辇毂，至于暮年。逮获一名还乡，已耳顺矣。乡里以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竞集，悉赋《催妆》诗，咸有生荑之讽。峤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座客皆绝倒。峤颇负诗名，尝有《闲居》诗云：“小桥风月年年事，争奈潘郎老去何。”

己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等叛，造蒺藜棒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蝟毛，车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与刀剑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问马祖云：“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云：“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御史中丞，长庆中行李导从不过半坊，后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及李虞仲与温造相争，始敕下应合导从官行李传呼，不得过三百步。

崔群在翰苑为宪皇奖遇最深，有宣云：“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方得进来。”

武翊皇以“三头”冠绝一代，后惑婢薛荔，苦其冢妇卢氏，虽李绅以同年为护，而众论不容，终至流窜。解头、状头、宏词敕头，是谓“三头”。

张不疑登科后，江西李疑、东川李回、淮南李融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几卒，卒时有怪。在《灵怪集》。

裴绅始名诞，日者告曰：“君名绅，即伸矣。”果如其言。

蜀中传张仪筑成都城，依龟行路筑之。李德裕镇西川，闻龟壳犹在军资库，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

开元十九年冬，驾东巡至陕，以厅为殿，郭门皆属城门局。薛王车半夜发，及郭，西门不开，掌门者云：“钥匙进内。”家仆不之信，乃坏锁彻关而入。比明日，有司以闻，上以金吾警夜不谨，将军段崇简授代

州督，坏锁奴杖杀之。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闵也；驿坊，韦澳也；乐和，李景让也；靖恭、修行，二杨也。皆放此。

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

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薛伟化鱼，魂游尔。唯李徵化虎，身为之。吁，可悲也。妇女化蛇，然亦有之。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李玘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言。李醉曰：“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香席，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互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咸平中今秘书监杨亿任正言知处州，上祈雨法，亦此类也。

石瓮寺者，在骊山半腹石瓮谷中。有泉激而似瓮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开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谌卒，赠尚书右丞相。时中书令张说新兼右丞相，论者以为世传此阙非稳，故有斯赠以当之。

永贞二年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瓮水尽，入井饮之。后子良擒李锜，拜金吾，寻历方镇。

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先涨小滩。奇章公为尉，忽报滩出，邑宰列筵观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尔。若是西台，当有鸂鶒双立于上，即是西台。”牛公举杯自祝。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有西台之拜。

李德裕少时，有人伦鉴者，谓曰：“公主忌白马。”凡亲戚之间，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则白敏中在中书，以公议排之。马植按淮南狱。

潘孟阳，炎之子也。其母刘夫人，晏之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视之，喜曰："皆尔侪也，不足忧矣。向末坐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尚札翰，多为院体者。贞元年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常攻行草，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则又甚矣。

李纾侍郎尝放举人，命笔吏勒书纸榜，未及填名，首书贡院字，吏得疾暴卒。礼部令史王䘵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䘵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挥染，笔不加墨。迨明悬榜，方始觉寤，修改不及。粲然一榜之中，字有两体，浓淡相间，返致其妍。自后书榜，因模法之，遂为故事。今因用毡墨淡书，亦奇丽耳。

福昌宫，隋置，开元末重修。其中什物毕备，驾幸供顿，以百余瓮贮水，驾将起，所宿内人尽倾出水，以空瓮两两相比，数人共推一瓮，初且摇之，然后齐呼扣击，谓之斗瓮，以为笑乐。又宫人浓注口，以口印幕竿上。发后，好事者乃敛唇正口，印而取之。

开元初，鹿苑寺僧法兰者，多言微旨，往往有效。县令刘昌源送客，诣其房。兰曰："长官留下腰带麻鞋著。"未几，刘丁内艰。

大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盖朋党聚议于此尔。

丞郎已上词头，下至两省阙下吏，谓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谚，谓小末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蚁楼高三尺余。

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元日已后，递余食相邀，号为"传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进士，与狄慎思皆好为酷，以灰水饮驴，荡其肠胃，然后围之以火，翻以酒调五味饮之。未几，与膳夫皆暴卒，慎思亦然。

志闲和尚，馆陶人。早参临济，晚住灌溪。乾宁二年夏，忽问侍者曰："坐死者谁？"曰："僧伽。""立死者谁？"曰："僧会。"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后邓隐峰倒立而化。

波斯舶船多养鸽，鸽飞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刘轲为僧时，因葬遗骸，乃梦一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食之，轲嚼一而吞二者。后乃精儒学，策名。任史官时，韩愈欲为一文赞焉，而会愈贬，文乃不就。

孟宁长庆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书，为时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会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贡，宁以龙钟就试而成名。是岁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还京。

咸通末，郑浑之为苏州督邮，谭铢为鹾院官，钟福为院巡，俱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境土相接，时为语曰："湖接两头，苏联三尾。"

国初进士尚质有余而文不足，至于名以定体，若"纪子劫仞、支干寻常、无求吴楚、江潮阎梅"之类，颇肖俳优，反谓其姓氏亦黑臀、黑肩之余。近代则文有余而质不足矣。

范阳卢氏自绍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进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连于子。然世称卢家不出座主，唯景云二年，卢逸以考功员外郎知举，后莫有之。韦保衡颇讶之。咸通十三年，韦在相，时卢庄为阁长，决付春闱，庄七月卒。及卢携在中书，深耻之。广明元年，乃追陕州卢渥入典贡帖经。后巢贼犯阙，天子幸蜀，昭度于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阳节度使杜邠公递囚于界，邠公牒转书云："当州县名成纪，郡列陇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凤翔流囚之所。"公移书谢之，自是燕公声价始振。

开元中有师夜光善视鬼，唯不见张果。苏粹员外颇达禅理，自号"本禅和"。

崔群是贞元八年陆贽门生。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而黜陆简

礼。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成长，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陆氏门生知礼部，陆氏子无一得事者，是陆氏一庄荒矣。"群无以对。

韩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钟山，因服附子硫黄过数，九窍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敛莫及，但以血褥举骨就棺而已。吁，可骇也！

僖皇朝左拾遗孟昭图在蜀，上疏极谏，为田令孜之所矫诏，沉蜀江。裴相彻有诗吊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与屈平。从此蜀江烟月夜，杜鹃应作两般声。"

贞元初度支使杜佑让钱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

襄阳庞蕴居士将入灭，州牧于公頔问疾次。居士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

杨盈川显庆五年待制宏文馆，时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举，始补校书郎，尤最深于宣夜之学，故作《老人星赋》尤佳。

会昌葬端陵，蔡京自监察摄左拾遗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杂事者，总台纲也。侍御史有外弹、四推、太仓、左藏库、左右巡，皆负重事也。况不常备，有兼领者。监察使有祠祭使、馆驿使，与六察已八矣。分务东都台，又常一二巡囚，监决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监察。况不常备，亦有兼领事者。"故御史不闻摄他官，摄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佑甫相国天宝十五载任中书舍人，时安禄山犯阙，军乱，不顾家财，惟负私庙神主奔遁。皆事亲之高节也。

天宝末，韦斌谪守蕲春。时李泌以处士放逐于彼，中夜同宴，屡闻鸮音，韦流涕而叹。泌曰："此鸟之声，人以为恶，以好音听之，则无足悲矣。"请饮酒不闻鸮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声，终夕不厌。

圣历二年，敕二十四司各置印。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芳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作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宝七载，以给事杨钊充九成宫使，凡宫使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雕、鹘、鹰、鹞、狗，谓之“五坊使”。

大历十四年六月，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播、给事中刘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将军厅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后不常置。有大狱，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谓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小三司使”。皆事毕日罢。

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堠，题云：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达官见而怪之，曰：“春明门题额趁方，从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书止，但合题萧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觜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

会昌末，颇好神仙。有道士赵归真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敬之如神。与道士刘玄静力排释氏。武宗既惑其说，终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即位，流归真于南海，玄静戮于市。

白傅大中末曾有谏官上疏请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赐谥。从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即李义山之词也。

李揆乾元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堂前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启之，亡矣。数日后入相也。

殷僧辨、周僧达，与牛相公同母异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有诗曰：“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今传太尉崖州之诗，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亲作也。昔崖州，今琼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阵乐》曲，以歌舞文皇之功业。贞观初，文皇重制《破阵乐图》，诏魏徵、虞世南等为词，因名《七德舞》。自龙朔已后，诏郊庙享宴，必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绹自户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执同列，白敏中、崔龟从铉，以绹新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监。是日诸相以敏中、龟从曾为太常博士，遂改集贤院。因命柳公权记之，龟从为词。

杜琮目为秃角犀，琮凡莅藩镇，不省刑狱。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牍不断，而将裹漆器归京，人于敛门拾得。

《弄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此戏。

元鲁山山居阻水，食绝而终。

稷山驿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篇什，故李义山赠诗云：“过客不劳询甲子，唯书亥字与时人”也。

郑颢尝梦中得句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续成长韵。此一联，杜甫集中诗。

罗隐、邺、虬共在场屋，谓之“三罗”。

韩建在华下，成汭在荆门，旧姓郭。皆有理声，朝廷谓之“北韩南郭”。

杜邠公饮食洪博，既饱即寝。人有谏非摄生之理，公曰：“君不见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莲花笠，披襕执简，击鼓吹笛，口称鲁三郎。

永宁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携酒乐访节判韦公昭度，公不在。及奔归，未中途，已闻相国举酒纵乐。公曰：“是无我也。”乃回骑出馆，相国命从事连往留截，仍移席于戟门以候。及回，相国舞《杨柳枝》引公入，以代负荆。

大和七年八月，敕每年试帖经官以国子监学官充，礼部不得别更奏请。其宏文、崇文两馆生斋郎并依令式试经毕，仍差都省郎官两人覆试。

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耳。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屡经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阁在山岭之上，基最为崭绝，柱础尚有存者。山腹即长生殿，殿东西盘石道。自山麓而上，道侧有饮酒亭子。明皇吹笛楼、宫人走马楼故基犹存。缭垣之内，汤泉凡八九所。有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彻如玉，石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千名万品，不可殚记。四面石座皆级而上，中有双白石瓮，腹异口，瓮中涌出，渍注白莲之上。御汤西北角则妃子汤，面稍狭。汤侧红白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之状，陷于白石面。余汤逦迤相属而下，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数十步，复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涌出，灌注一石盆中。此亦后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梦与徵别，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制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朕今失贤臣于觉后。”

沙州城内废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见有塔基，相传云是育王本塔。才有灾祸，多来求救。又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马寺南一里许。古基俗传为阿育王舍利塔，即迦叶摩腾所将来者。

永徽之理，有贞观之遗风，制《一戎衣大定乐》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审音律，能知兴衰，云：“近者乐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兴之兆也。”后《霓裳羽衣》之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之间。此时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至天宝十三载，始诏遣调法曲与胡部杂声，识者深异之。明年果有禄山之乱。

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镇井络，闻之，令人掘凿，全是一石。寻缝至泉，不见其际。风雨暴至，人有于旁凿取一片将去，乃是毉玉。问于识宝商者，云：“此真毉玉，世

中希有。”隋初有说律师见此古迹，于上起九级木浮图。贞观年初，地内大震动，此塔摇扬，将欲催倒。于时郭下无数人来，忽见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倾，卒以免坏。

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

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盖左旋右转之舞也。

云南有万人冢者，鲜于仲通、李宓等覆军之地。

长安夏中，或天牛虫出篱壁间，必雨。天牛虫即黑甲虫也，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

开元初突厥寇边，时天武军将子郝灵筌出使回，引回纥部落，斩突厥黠夷，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受中郎将，灵筌遂呕血而死。

释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号也，即“帝释”二字。华梵双彰，帝是华言，即王主义，释乃梵字，此字译云能。今言释提桓因者，梵呼讹略，其正合云释迦婆因达罗，此云能天主。余如《智度论》释。

庚

李敬彝宅在洛阳毓材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

丘为致仕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苏州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尝晨出，有怪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尔好食羊头，故来求汝。汝辍食则已，若不已，吾将杀汝。"其人大惧，遂不复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多，自寺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轧其门，扃镝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之而没。阍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京兆，闻肃皇。命中使验之，如其言。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百姓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蚿，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长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因舍宅为寺。

建中二年，南方贡朱采鸟，形如戴胜，善巧语。养于宫中，毙于巨雕。内人有金花纸上为写《多心经》者。寻泚犯禁闱，亦朱采之兆也。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赋。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沃州山禅院在剡县南三十里，颇为胜境，本白道猷居之。大和二年有头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为其记。白君自云：“白道猷肇开兹山，白寂然嗣兴兹山，白乐天垂文兹山，沃州与白氏有缘乎？”

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唯《金刚般若经》独存，函及褾轴亦尽，唯经字竟如故。

一房光庭尝送亲故葬，出定鼎门，际晚且饥。会鬻蒸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一房曰：“乞你头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直。”时人赏其放逸。

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百余日不见星。明年正月，诛张易之等。

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须发尽白。

杭州灵隐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而岩顶崖根后产奇花，气香而色紫，芳丽可爱，而人无知其名者。招贤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爱赏，因名曰“紫阳花”。

温璋为京兆尹，一日闻挽铃者三，乃一鸦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雏者来诉尔。”因命吏随之，果得探雏者，乃毙之。

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为“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

有人问赵州师年多少，师曰：“一串念珠使不尽。”终年一百二十岁。

奘法师至中印度那烂陁寺，馆于幼日王院觉贤房第四重阁，日供步罗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吴融字子华，越州人。弟蜕，亦为拾遗。蜕子程，为吴越丞相，尚武肃女。程子光谦、光远二人，皆为元帅府推官。入京并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谦寻卒，远终于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绹尝梦李德裕诉云："吾获罪先朝，过亦非大，已得请于帝矣。子方持衡柄，诚为吾请，俾穷荒孤骨得归葬洛阳，斯无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纳，卒获归葬。

孔子庙始贞观年立之，睿皇书额。洎武后权政，额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冯审为祭酒，始奏琢去之。

内外官职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麦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帅兵经略河北，夜袭郏，俘其男女千人。去郏八十里，阅妇人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放归郏，郏人为之设斋。

苗晋卿为东都留守，有士健屡犯科禁，罪当杖罚，谓之曰："留守鞭武人甚易，舍之甚难。今舍人之所难。"遂舍之。武人自励，卒成善士。

含元殿侧龙尾道自平阶至，凡诘屈七转。由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尾下垂于地。两垠栏槛悉以青石为之，至今五柱犹有存者。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西对瀛州门，周环数顷，水极深广，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来，多被翦伐。

南中红焦花色红，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蝠。

景通禅师初参仰山，后住晋州霍山。化缘将毕，先备薪于郊野，遍辞檀信。食讫，行至薪所，谓弟子曰："日午当来报。"至日午，师自执烛登积薪上，以笠置项后，作圆光相，手执拄杖，作降魔杵势，直终于红焰中。

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

令狐相绹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力，繇是远近皆趋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

贞观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贵渐久，不营私庙，四时犹祭于寝。为有司所弹，文皇优容之，特为置庙于永乐坊东北角。

司刑司直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支颐，半日不下，故目之曰“高手笔”；又号“案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案孔子”。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中有光爚爚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千斤，时人莫知。怀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旧志，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今州厅梁上画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故广南谓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于工部尚书。妻苏氏不哭，含讫举声，一恸而绝，同日合葬。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风雨波涛震荡，累日不止。一夕无故其水尽竭，自后宫阙成荆棘矣。今为耕民畜作陂塘，资浇溉之用。每至清明节，都人士女犹有泛舟于其间者。九龙池上巳日亦为士女泛舟嬉游之所。

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泞。

裴说应举，只行五言诗一卷，至来年秋复行旧卷，人有讥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见知，何暇别行卷哉？”咸谓知言。

宣皇制《泰边陲》曲，撰其词云：“海岳晏咸通。”此符武皇之号也。

李郃为贺牧，与妓人叶茂连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

绣岭宫显庆二年置，在硖石县西三里，亦有御汤。

崔圆妻在家，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往躁怒作，家人辈则密以弈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

忏之始，本自南齐竟陵王。因夜梦往东方普光王如来所，听彼如来说法后，因述忏悔之言。觉后即宾席，梁武、王融、谢朓、沈约共言其事，王因兹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忏悔》一篇。后梁武得位，思忏六根罪业，即将《忏悔》一篇，乃召真观法师慧式，遂广演其文，述引诸经而为之。故第二卷中《发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轻摽心志；实由渴仰大乘，贪求佛法。依倚诸经，取譬世事。"即非是为郄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与本述不同。近南人新开印本，去其"慧式"二字，盖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入海遇风，四望昏黑，仁哲忧惧，即念《金刚经》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鲆公"，卖者决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贞元末有孟媪者，百余岁而卒。年二十六嫁张詧，詧为郭汾阳左右，与媪貌相类。詧死，媪伪衣丈夫衣，为詧弟，事汾阳。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诞二子，曰滔、曰渠，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连山张大夫抟好养猫儿，众色备有，皆自制佳名。每视事退，至中门，数十头拽尾延脰盘接。入以绛纱为帏，聚其内以为戏。或谓抟是猫精。

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朝中品藻，谓俅不如俦，俦不如休。

贞元十三年二月，授许孟容礼部员外郎。有公主之子，请两馆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不可夺，迁本曹郎中。

郑致雍未第，求婚于白州崔相远，初许而崔有祸，女则填宫。至开平中，女托疾出本家，致雍复续旧好，亲迎之礼，亦无所阙。寻崔氏卒，杖经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场中翘首，一举状头，脱白授校书郎，入翰林，与丘门同敕。不数年卒。

镇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将示灭，乃入市，谓人曰："乞一人直裰。"人或与披袄，或与布裘，皆不受，振铎而去。时临济令送与一棺，师笑曰："临济厮儿饶舌。"便受之。乃告辞曰："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师厉声曰："今日葬不合青乌。"乃曰："第二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西门去。"人出渐稀，出已还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门外，振铎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视之，已不见。唯闻铎声渐远，莫测其由。

张镒父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惟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小厅前，见十余人屹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因之断酒肉。

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番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好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擢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就执于庭，数其罪而杀之。俄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皆赖焉。

李德裕幼时尝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如鸡，鱼身，终莫辨之。

刘晏任吏部，与张继书云："博访群材，揖对宾客，无如戴叔伦。"

吉顼之父哲为冀州长史，与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崔不许，因有故胁之。花车卒至，崔妻郑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小女自当，登车而去。顼后入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庙，彼中百姓每年配纳雷鼓雷车。人有以黄鱼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惮之。每大雷后，人多于野中拾得黳石，谓之“雷公墨”，扣之枪枪然，光莹如漆。又于霹雳处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与儿带，皆辟惊邪，与孕妇人磨服为催生药，皆有应验。

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天授三年，始置试衔。

李延寿所撰《南》、《北史》，因父太师先有纂集未毕，追终先志，凡十六载方毕。合一百八十卷，并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南、北两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鸠集遗逸，以广异闻；去其冗长，扬其菁华。既撰自私门，不敢寝嘿。”又云：“未经闻奏，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

元相稹之薨也，卜葬之夕，为火所焚，以煨烬之余瘗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视事之日，令御史台榜兴礼门：“朝官有事见宰相者，皆须牒台。其他退朝从龙尾道出，不得横入兴礼门。”于是禁省始静。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久之方

悟。自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

上官昭容，仪之孙也。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哑哑，如应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即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贾隐林入谒，遂拜侍御史。

睿皇时，司马承祯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送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盖承祯曾号“白云子”也。

开元八年毂水夜半涨，时伐契丹，兵营于彼，漂没二万人。唯行纲夜擐蒲不睡，接高获免。

卫中行自福察有赃，流于播州。会赦北还，死于播之馆，置于臼塘中。南人送死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呼为“臼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为诗曰：“举意三江竭，兴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进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宝应道千字文》，将进之，请颁行天下。先呈宰执，右相陈公迎问之曰：“有添换乎？”逖曰：“翻破旧文，一无添换。”又问：“翻破尽乎？”对曰：“尽。”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两字依旧。”右相曰：“若如此，还未尽。”逖逡巡不能对。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五日，谓之“伏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直宿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违。其人初蒙荣拜，故以此相处。伏豹直者，言众官皆出，此人独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韩琬则解为爆，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封演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雪霜雾露，诸禽兽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而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义。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爆

也。

近代通谓府廷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兽以牙爪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祃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为衙。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是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衔者，言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进，后马续来，相似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薛宜僚会昌中为士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青州。邮传一年，节度乌汉贞加待遇。有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及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娱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田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旅榇还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

沈询嬖妾有过，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义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更歌着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妇并命。时咸通四年。

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张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隟经宿亦化为大蝶。

胡淛者，吴少诚之卒也，为辩州刺史，好击球。南方马庳小不善驰，淛召将吏蹴鞠，且患马之不便玩习，因命夷民十余辈肩舁，据辇挥杖，肩者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淛用是为笑乐。

三藏，谓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诸小乘经量部师，唯立二藏。比西天宗部各异。一素怛缆藏，此云《契经》，能契于理及摄生。故《佛地论》

云："能贯摄故名为经。"佛初成道，为五俱轮等说四谛十二行法，即《三转法轮经》为首，此幻化相而谈名幻性说。初成正觉，为诸菩萨称法界性说。《华严经》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尔时声闻在会，如此方时，即《四十二章经》为首。《开元录》，即《大般若经》为首。二毗柰耶藏，此云调伏，如期所应为调伏。故《摄论》云："调和控御身语等业，制伏灭除诸恶行故。"律即以四分戒经为上首，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说。若约教至此方，即以遗戒经为首。又律有大乘、小乘律令。此律藏即以菩萨地持经为首，亦名为论，亦名菩萨戒，此开元次第也。三阿毗达磨藏，达磨此云法，阿毗有四义，此云对法、数法、伏法、通法。对法向无注涅槃故，又有《通释契经义》，故此藏亦名邬波提铄。古云优波提舍，此云《论议》，又曰摩呾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无，自佛在世及灭度后，大、小乘各有制造，不可见其先后。若依《开元录》，即《大智度论》为首，龙树菩萨造。《圣贤集传》，《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缘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法》、《论议》，亦名为十二部经，谓部类也。以转法轮三周，总说十二行相，能铨彼教分类，故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处所说法，亦为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弹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向人若语。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

濠州西有高塘馆，附近淮水，御史阎敬爱宿此馆，题诗曰："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轺轩来往，莫不吟讽，以为警绝。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差参笑杀楚襄王。"读者莫不解颜。后因失印求新铸，始添濠字。

乔林天宝初自太原赴举，过大梁，有申屠生善鉴人，谓之曰："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交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咸如其言。后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诛。

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然性褊躁，忽忿戾，举世无比。尝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便至力殚。亮

养疮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曰：“岂不知，但以爱其才而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耳。

辛

三余之士具庆之下多避忧，阙除则皆不受，对易于他人。

大历来，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无钱起、郎士元诗祖送者，时论鄙之。

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城汤，兖州乾封汤，荆州沙河汤。此等诸汤，皆知名之汤也，并能愈疾。骊山汤甫迩京邑，帝王时所游幸。玄皇于骊山置华清宫，每年十月舆驾自京而出，至春乃还。百官羽卫，并诸方朝集，商贾繁会，里闾阗咽焉。山上起朝元阁，上常登眺，命群臣赋诗，正字刘飞诗最清拔，蒙赏之。右相李林甫怒飞不先呈已，出为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丧乱以来，汤所馆殿，鞠为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黄，其泉则温。"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润，蓄而成泉耳。如硫黄煎铄，久久理当焦竭。汤之处皆不出硫黄，有硫黄之所，不闻有汤，事可明矣。

卢常侍钰牧庐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阻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云："拜玉亭闲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勖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聊爱靓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却恐多言议短长。"令丹霞改令罚曹，霞乃号为怨胡天，以曹状貌甚肖胡。满座欢笑，卢乃目丹霞为怨胡天。

有范师姨者，知人休咎，为颜鲁公妻党。颜尝问之："官阶尽得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也！"颜曰："官阶尽得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余之满望也。"范指座上紫丝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是。"

吴行鲁尚书，彭城人，少年事内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尝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当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后为川帅。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曰：“不知守鸭绿之险。”莫之离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

驸马韦保衡之为相，以厚承恩泽，大张权势。及败，长安市儿忽竞彩戏，谓之打围。不旬余，韦祸及。

吕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重任。而吕氏家风，先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云：“欲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坠也。”

柳芳上元中为史臣，得罪窜逐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为芳言禁中事，芳因论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后著唐历，此书不复出。

开元皇帝初即位，曾醉中杀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尝酒味。

真定帅王公一日携诸子入赵州院，坐而问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云：“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公尤加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侍者问：“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甚么却下禅床？”师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

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

南中解毒药谓之“吉财”，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与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谚曰：“秋收稻，夏收头。”即妇人岁以截发而货，以为常也。

长沙岑和尚因问话蹋倒仰山，仰山曰：“直下是个大虫。”自此诸方号岑山为大虫。长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

恐，其灵积年也。”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总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

开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闾阎相效割股，于今尚之。

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

开元二年，以江宁县置金陵郡。

天宝四载，改尚书无颇字为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绍也，燎炬列焰，槐树多死。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黄纸。

李客师为大将军，即靖之弟也。好从禽，人谓之“鸟贼”。

贞观末，吐蕃献金鹅，可盛酒三斗。

景云二年，除贺拔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自此始。

杨妃本寿王妃，开元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

裴子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论事移时，人吏窃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道晴，终日如此，非不和乎？”

玄皇尝召王元宝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树尽臣绢未穷。”又玄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则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元宝又年老好戏谑，出入市里，为人所知。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

河满子者，蜀中乐工，将就刑，献此曲而不免。当时云，一声去也。又《北史》隋乐人王令言，尝卧于室内，其子以琵琶于户外弹作翻调《安公子》。令言惊起问曰：“此曲有来远近？”子曰：“顷来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东，当不返矣。”子问之，答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寻有江都之变。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民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丘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黑腰、尾长、头黑、腰间燋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

鹤疮，人血能疗。又说三世人则可，唯洛中胡卢生尔。

郑珏第十九，应进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后入相。子遘，太平兴国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谦镇河中，常以一铁球杖昼夜为从，遇怒者，击而毙之。有爱姬极专房，因其夫人之诞日作珠翠衣以献，夫人拒而不纳，姬乃发怒，悉焚之。友谦忽闻其臭，询之得实。至暮，遂命其姬三杯后责人喝起，而球杖破脑矣。

洛阳郑生，丞相杨武之后也。家藏书法数十轴，贾君常得遍阅。其尤异者，晋卫瓘上晋武帝启事，纸尾有批答处。又有太宗在辽东与宫人手敕，言军国事一取皇太子处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浓墨涂杀，圆如棋子，不可寻认。复有欧阳率更为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讳，称“臣某叩头顿首”。书甚端谨，然多涂改。于纸末别标“臣询呈本”四字。

华岳金天王庙明皇御制碑，广明中其石忽鸣，隐隐然声闻数里，浃旬而后定。明年巢寇犯阙，其庙亦为贼火焚爇，仍隳其门观。

郑绍光中者，大中之外孙，万寿公主之子。自襁褓至悬车，事十一君，凡七十载。所任无官谤，无私过，三持节使，不辱君命。士无贤不肖，皆恭己接纳。晚年伛，时人咸曰：“郑伛不适。”平生交友之中无怨隟，亲族之间无爱憎。及致政归洛，燕居寝疾，卒年八十，位至户部尚书。

江淮间多九郎庙与茅将军庙。九郎者，俗云即苻坚之第九子，曾有阴兵之感，事极多说。茅将军者，庙中多画缚虎之像。盖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曰："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则困卧。及觉已旦，不见二卒。即起行，意甚轻健，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

胡桐泪出楼兰国。其树为虫所蚀，沫下流出者，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以汁涂眼。今俗呼为胡桐律，讹也。

无名异自南海来。或云："烧炭灶下炭精，谓百木脂归下成坚物也。"一云："药木胶所成。"然其功补损立验。胡人多将鸡鸭打胫折，将此药摩酒沃之，逡巡能行为验。形如玉柳石，而黑轻为真。或有橄榄作，尝之粘齿者，伪也。验之真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药一粒于腹脐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云："生东海者，树名多茄，是树之节胶。"采得胡人，炼作煎干。缘生异，故有多说。

开元中重沙门。一行幼时，邻母常济行贫，常思报之。后王姥男杀人，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国法难请。"姥戟手骂曰："何用此为！"一行心计浑天，日役数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瓮于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有废园，汝潜伺之。自午至昏，当有异物至，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罪汝。"至彼酉时，果有群豕至，奴获七豕。囊负归，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书梵字数十，其徒罔测。诘旦，中使诏便殿，玄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何祥也？师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见，莫若大赦天下。"从之。一行归，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见，至七夕皆见矣。

张志安居乡里称孝，差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急白县令。令问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适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说。寻奏高祖，表门闾。寻拜散骑常侍。又裴敬彝父为陈王典所杀，敬彝时在城，忽自觉流涕不食，谓人曰："我大父

凡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遂归觐，父果已死。

懿宗赐公主出降幕三丈，长一百尺，轻亮。向空张之，纹如碧丝之贯赤珠，虽暴雨不濡湿。云以鲛人瑞香膏傅之故尔。云得自鬼国。

狼之状若狗，苍赤色者最猛，每作声，窍皆沸。腿中有筋，大如鸡子。又筋满身，犹织络之状。人或有犯盗讳不首者，但烧此筋，以烟熏之，能使盗者手挛缩可怪。凡边疆放火号，常用狼粪烧之以为烟，烟气直上，虽洌风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为候曰“狼烟”也。

龙之性粗猛，而畏蝎，爱玉及空青，而嗜烧燕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大中时女王国贡龙油绢，形特异，与常缯不类。云以龙油浸丝织出，雨不能濡。又宝库中有澄水帛，亦外国贡。以水蘸则寒气萧飅，暑月辟热，则一堂之寒思挟纩。细布明薄可鉴，云上傅龙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

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耦哉？节度使柳仲郢闻之，谓幕宾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为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天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马为饿鬼道。

大中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孝公景让起，饮此爵。蒋曰：“此宜然。”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

大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殒于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良久方定。

杜荀鹤第十五字彦之，池州人。大顺二年正月十日裴贽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鹤生日，故王希羽赠诗云："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纪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后入梁为主客员外郎、翰林学士。怀恩思报，未几暴卒。

李英公为宰相时，有乡人常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曰："君太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檑下种，锄唐收刈，打扬讫，磑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理？此处由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得古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

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宏量。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

李素替杜兼，时韩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职方员外郎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缣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谟、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严休不如谟。"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纾、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

举其姓，曰“辛、丘、杜当入”。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

杜兼常聚书至万卷，卷后必有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大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因赐茶五十斤，令居保寿寺。

开元已后鄙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谓之“貂脚”也。

杜豳公悰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为骇浪所惊，左右呼唤不至，渴甚，自泼汤茶吃也。”

天宝十三载，始改金风调《苏莫遮》为《感皇恩》。

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历，名为“三库”，以防渝滥。户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豆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颗；房州竹⿺鬼留五枚；兰州⿺鬼圭⿺鬼犮未详儿六枚；此每年进数。”余久主判户部，逐年所上贡，此物咸绝，但杭州进糟瓜耳。

姚岘为于頔陕州掾，不胜其虐。与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于保宁殿，上自制曲，名曰《赞成功》。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焉。

孟云之诗，祖述沈千运。

景云三年八月十七日东方有流星，出五车至上台，又岁星犯左执法。时侍中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

章八元尝于邮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谓也。会严维至驿，问元

曰："汝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元已辞家。维大异之，乃亲指喻。数年间，元擢第。

巨胜者，玄秋之沉云也。茯苓者，绛晨之伏胎也。

苏涣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号为"弩跖"，賨人患之。比壮年后，自知非，变节从学。乡赋擢第，累迁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涣遂逾岭扇动。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

建中年中，大林国贡火精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上出神铁，以其有瘴毒，不可轻采取。若中国之有明君，此铁自流出，炼之为剑，有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迸溢。德宗之将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于殿内，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及乘舆遇夜，侍从皆见上仗之，有数日光明。

罗浮甘子，其味逾常品。开元中始有僧种于楼寺，其后常资献进。玄宗幸奉天之时，皆不结实。

婆娑石一名婆萨石。《灵台记》云："质多者味甜，无毒，性温，疗一切虫毒，及诸丹石毒肿毒蚋折。"此石出西蕃山中，涧中有盘，形状礧磈，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绿黑斑，有星者为上。似嵩山矾石，斑不至焕烂者为中。色如滑石微黄轻者为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鸡血磨，一如乳，似觉膻为妙。西番以为防身之宝，辟诸毒也。

封抱一任栎王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语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为雁门紫。既无左达丞，何劳罔谈彼。"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引满引之，良久方起。决引马将军至毙，崔出为宾客分司。

陆相扆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相国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矣。

卢詹尚书任吏部，押官告，楷署其名，字体遒丽，时谓之“真书卢家”。

袁象先之子巃初自大理评事除户部郎中，未几迁宣徽使。不周载，拜宣武军节度使。

壬

李纹者，早年受王涯恩，及为歙州巡官时，涯败，因私为诗以吊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异记》记中有《喷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卢仝也。仝亦涯客，性僻面黑，常闭于一室中，凿壁穴以送食。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馆。明日，左军屠涯家族，随而遭戮。

裴说，宽之侄孙，佐西川韦皋幕。善鼓琴，时称妙绝。灵开山有美桐，取而制以新样，遂谓之灵开琴。蜀中又有马给，弹琴有名，尤能大小间弦。吴人阳子儒，亦于悲风尤妙。

天尊应号者，取《灵宝经》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即其次序也。

大忌，学士进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膳，赐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国王子求唐人围棋。上敕待诏顾师言敌著，出楸玉局，冷暖棋子。本国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处，自然黑白，冬温夏冷。

御厨进馔，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九钉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有宴设，多食鸡鹅，每只价直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焨去毛及五脏，穰以肉及粳米饣，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焨剥去肠胃，置鹅于其中，缝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没忽"。翰林学士每遇食赐食，有物若毕罗衫，绝大，滋味香美，号为"诸王修事"。

高劭者，骈之犹子，以门地迁华州刺史。中和后寓圃田，为蔡寇挈之。后得脱去，投汴，梁祖擢为判官。后驾在岐，使致书四。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僧佛寿命者，续佛寿命也。《四分律中》说：“住持毗尼藏者，即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续佛寿命。”《结集缘起》云：“佛临涅槃，阿难问佛，佛灭度后，以何为师？佛答阿难，吾灭度后，以波罗提木叉为师。”梵曰波罗提木叉，此云别解脱戒，与毗尼同出而异名。毗尼者，此云调服律藏也。又《戒经序》云：“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大和九年，敕江南、湖南共以傔资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雇召手力。宰臣李石坚让，乞只以金吾手力引，从之。时初诛李训后也，至今为例。

建中三年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为给事中，时制敕有不可，遂于黄纸批之。吏曰：“宜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裴洎言于上，以谓有宰相器。俄而郑絪罢免，藩遂拜相。

万回，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问，虽父母亦谓其死矣，日夕悲泣而忧思焉。万回顾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扉履之属悉备之，某将往观之。”忽一朝，赍所备而去，夕返其家，谓父母曰：“兄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曰万回也。万回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见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

旧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

贞元已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号“宣徽”。长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无他锡，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钉铰为业，居雪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十余

步，有古坟，胡生若每茶，必奠酹之。尝梦一人谓之曰：“吾姓柳，平生善为诗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侧。常衔子之惠，无以为报，欲教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言之，当有致矣。”既寤，试构思，果有冥助者，厥后遂工焉。又一说列子终于郑，今墓在效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惠，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甚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

肃皇赐高士玄真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子配为夫妻，名曰渔僮、樵青。人问其故，答曰：“渔僮使卷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志和字子同。

大和中，郑注中纳山木如市，一根有至万钱者。郑覃力奏，敕以禁绝。

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曰《初学记》。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诸王检事缀文尔。

开元中，李绅为汴州节度使，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从之。与下争利，非长人者所宜。

大历八年，吴明国进奉。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挹娄、沃沮等国。其土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有土德君王，遂贡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洁类玉，其色纯紫。每修饮馔，不炽火常然，有顷自熟，香洁异常。久食之，令人反老为少，百疫不生。

《礼记·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注云：“席，犹铺陈也。铺陈往古尧舜之善道，以待见问也。大问曰聘。”今人使席上珍，皆误也，皆以为樽俎之间珍羞耳。潘岳曰：“笔下摛藻，席上敷珍。”亦误也。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士以鱼须文竹。”注：“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释文》云：“用文竹及鱼须也。以鱼须饰文竹之边，须音班。”今之人多呼

鱼须鬓，误也。余凡四为府监试官，往往有举子于无字韵内押。

鸡树，郭颁晋《魏世语》曰：刘放、孙资共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今之人讲德于宰相，多使鸡树，非嘉也。唐贤笺启往往有之，误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郑颢尚万寿公主，诏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人之节也。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将死，玄皇执手问之曰："更有何事相求？"行曰："尚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不获已用之，勿与内宴。若使见富贵，必反逆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汉官，须令内官监统。"及幸蜀，临渭水与肃皇别，叹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后方置神策军。又一说临终留一物，令弟子进上，发之，乃蜀当归。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贞元中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唯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两河竞辟才隽，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谋主，日以恣横。元和以来，始进用有序。

大足元年，则天尝引中书舍人陆馀庆入，令草诏。馀庆迟回至晚，竟不能裁一词，由是转左司郎中。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俱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书省按牍不行十余日。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石堀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上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肚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梦为虎所趁，命京兆、同、华格虎以进。至大中，即属虎。

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桒"字。识者解之云："桒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圣上御历数也。"及幸蜀之来岁，四

十八矣。得之时，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宝。

开成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从事西蜀中，元日常诣佛寺，见故剑南节度使韦皋图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后谒佛，皆叹，有泣者。臣贵异之，访于故老，皆曰：'令公恩深于蜀人。'后问曰：'奚为恩深？'答曰：'百姓税重，令公轮年全放。自令公后，不复有此惠泽，百姓困穷，追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中国计簿》十卷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镇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五。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源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镇、冀、范阳、沧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

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

紫宸旧例，有接状中郎，最近御幄。开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伛。文皇问李石曰："此何人？"答曰："郎白先朝。"上变色。石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阖门使问："何时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谢曰："中郎官，国初犹用贤俊，近日只授此辈。"因以郎官兼为之。李宝符、杜篆，以白晰膺选。

开元令诸有猛兽之处，听作槛阱射窝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信乎长安上林近南山，诸兽备矣。

今之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十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籥，十籥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㪷，三斗为大斗一斗。十㪷为斛。诸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诸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冕服制，则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诸司及诸州各给秤尺升，立定尺度斗升合等样，皆以铜为之。诸度地五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

章八元及第后，居浙西。恃才浮傲，宴游不恭。韩晋公自席械系之，来晨将议刑。时杨於陵乃韩女婿，以同年救之，曰：“为杨郎屈法。”

杨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归顺，阖门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开成中与河阳军人谋逐帅以自立，为其党所告，置于极典。敕曰：“特宽今日覆族之刑，以答当时毁家之效。毙于枯木，非谓无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内署嗜酒，当召对，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惕，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开成三年十一月，薨于郓州节度使。又曾赐酒十金瓯，酒饮皆尽，瓯亦随赐。

李珏在相，因对明皇谓群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诛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开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诏曰：“应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令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此外更或延引，则为冗长，起今更不得荐闻。”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内人为佛菩萨像，宝装饰之。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结彩被坚执锐，严侍于座隅。焚香赞呗，大臣近侍作礼围绕。设斋奏乐，极欢而罢，各赠帛有差。

柳公绰在山南，有属邑启事者犯讳，纠曹请罚。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罚。”退其纠状。

韩皋为京尹，诏以宏辞拔萃所试，就府考覆，时论以升黜为当。一日下朝，有公主横过驺道，立马杖肩舆人夫背各二十，命捕贼吏引僦夫送公主归宅。主入诉，遂贬杭州刺史。

开成中，文皇一日谓执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数大臣而品第之。叹曰：“宋申锡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为御史大夫。”郑覃曰：“顷为中丞，未尝搏击，恐无风望。”上曰：“不然。鸾凤与鹰隼事异。”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

肃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请和，敕宰相于中书设宴，将诣光宅寺为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明日复于鸿胪寺歃血。

柳公权尝于佛寺看朱审画山水，手题壁诗曰：“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此句为众歌咏。后公权为李听夏州掌记，因奏事，穆宗召对曰：“我于佛寺见卿笔札，思见卿久矣。”宣出充侍书学士。非时宰所乐，进拟左金吾卫兵曹充职，御笔改右小谏，中外朝臣皆呼为国珍。

韩晋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巨树，耸茂可爱，乌鸟之声皆异。下马以探弓射其颠杪，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工斫之，亦不知其名，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遂献大忽雷入禁中，所有小忽雷在亲仁里。

开成三年十月甲午庆成节次，以酒脯并仙韶乐赐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寮，宴于曲江亭子。

萧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于寺，设斋毕作乐，忽暴雷霹竿成数十片矣。至来岁当震日，潮死。

荀讽者善药性，好读道书，能言名理，樊日光常给其絮帛。有铁镜径五寸，鼻大如掌，言于道者处得。无绝异，但数人同照，各自见其影，不见他人。

大和六年，承优入寺诸司，流外令史、掌故礼生、批书医工及诸军使承优官典，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至赞皇再入减，得六百五十七员。

杜仲阳即杜秋也，始为李锜侍人，锜败填宫，亦进帛书，后为漳王养母。大和三年漳王黜，放归浙西，续诏令观院安置，兼加存恤。故杜牧有《杜秋》诗称于时。

宝历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参军独孤谓：前件官元推问劫人贼车仲莒，遂寻纵迹，得去年十月于宣平坊北外门杀人并剥人面皮贼熊元果等三人，两人缘盗马捉获，寻准法决杀讫。伏以凶恶不去，辇毂难为；

肃清勤劳，不酬官吏，无以激劝，其独孤谓伏请特赐章服。寻依奏。

大和中，水部外郎杜涉尝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正容一斗，言于九疑山得之。

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五百涂中，辱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五百平生过恶，五百惊惧，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适窦氏，欲求钱十七万，市一玉钗。涯曰："于女何惜。此妖物也，必与祸相随。"后数月，女自婚会归，告王曰："前时玉钗为冯外郎妻首饰矣，乃冯球也。"王叹曰："冯为郎吏，妻之首饰有十七万钱，其可久乎？其善终乎？"冯为贾𫗧门人，最密。贾为东户，又取为属郎。贾有苍头，颇张威福，冯于贾忠，将发之未能。贾入相，冯一日遇苍头于门，召而勖之曰："户部中谤辞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国。"奴拜谢而去。未浃旬，冯晨谒贾，贾未兴。时方冬命火，内有人曰："官当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员外寒，奉地黄酒三杯。"冯悦，尽举之。青衣入，冯出告其仆驭曰："喝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顷而终。贾为兴叹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贾皆遘祸。噫！王以珍玩奇货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也。冯以卑位贪货，已不能正其家；尽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贾之获害门客于墙庑之间而不知，欲始终富贵，其可得乎？此虽一事，作戒数端。

大中四年，驸马崔祀除大理少卿，在司当职。公式令，诸文武官职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事舍人一人巡问奏闻。其在外州者，亦令长吏季别巡问，每年附朝集使闻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终于绛州刺史。其任龙门丞，年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属僚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之人每以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宜勉之。"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采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师士女迎之，填郛溢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

可为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元和之初，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

韦绶自吏侍除宣察，辟郑处晦为察判，作《谢新火状》云：“节及桐华，恩颁银烛。”绶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晋书·陶潜本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尝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即非彭泽令时所栽。人多于县令事中使五柳，误也。《白氏六帖》：“县令门种五柳。”此亦误也。

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天策上将军，太皇在藩时为之。及升储，并是省之。诸道行台武德九年并省。

贞观元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分将作为少府监，通将作为三监。

长安盛要，哀家梨最为清珍，谚谓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吃。今咸阳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间亦有之，父老或谓是哀家种。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会恩赦，赤尉引谢之日，授分司御史，累迁中书侍郎，卒时九十九，唯独一身。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下。裴佶为谏议，形质短少，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裴答曰：“若怪，便曳向下著。”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卢迈有宝瑟，各直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志之号。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三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

智永禅师传右军父子笔法，居长安西明寺。从七十至八十，十年写

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争取之。但是律召调阳，即其真本也。石本是内降贞观年中者也。俗本称律吕调阳，误也。盖以草圣“召”字似“吕”字耳，以闰余对律召，是其义也。徐散骑最博古，亦误为“吕”字。

杜佑自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刺。时佑母在，杞以优阙授之。佑不行，换饶州。

大历十一年，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上之，亦古之学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内难，苑池内得白龟，化为白石。故登极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

邢曹进，至德中河朔将也。飞矢中目，而镞留于骨，三出之不得。后遇神僧，以寒食饧渍之，出甚易，月余愈。

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师子趺心花，时所重也。

高骈既好神仙，性复多诞，每称与玉皇及群仙书札来往，时对宾客，或彩笺以为报答。

周宝在浙西副使，崔绾，公之妻族弟兄，雁列于幕中；观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为贪暴。其次陆谔已下，皆挟势而入。及更变之后，甚者亦多不免也。

时人多使沉碑岘首，唐贤往往有之。按《晋书》：“杜预好为身后名。尝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方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沉碑岘首，误也。当为沉碑方山。

鲍照字明远，至唐武后讳减为昭，后来皆曰鲍昭。唯李商隐诗云：“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又元稹诗云：“乐章轻鲍照，碑版笑颜竣。”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文选》，并鲍照尔。

袁州蒋动处士作《冷淘歌》，词甚恶，投郡守温公受知。

语儿梨，今俗说甚多，皆不近理。按《万岁历》云：黄武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坠地便语。语儿乡，语儿梨者，殆出此乡也。今由拳属杭州。黄武吴年号。六月丁未，是魏明年太和元年也。

临安出纸，纸径短色黄，状如牙版。字误，可以舌舐之不污，近亦绝有。盖取多工鲜而价卑也。

今信州城西街连草市，地名君迁，仍多树木，人皆不辨。余尝通理是郡，召父老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选》左太冲《吴都赋》云："平仲君迁，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树。"注曰："皆木名。"以此详之，不辨之木，乃君迁尔。

张去华，谊之子。显德年中年十八，著《南征赋》，于淮南行在献之，召试除台簿。未几因台中议事，不得预三院坐，遂弃官归圃田。后状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凤池本草》、《庙堂丞镜》一百二十卷，广明乱后遗坠。

高骈在淮南，有贽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龙上汉时，愿把霓旌引烟策。”公说，乃辟为从事。及公遇害，有识者多嗤其言过也。

贞元末，许孟容为给事中，权文公任春官，时称“权许”。进士可不，二公未尝不相闻。

《襄沔记》云：“卢有疏水，注于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膝头如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示人，小儿不知，欲弄之，辄便啖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于汴水岸掘得鄂公马鞭，表进之，不朽。

皮日休历太常博士，后从巢寇遇祸。子光业为吴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帅判官，入京为太仆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进士。

滑州有僧景阳碣，在开元寺。其僧不知何许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红米饭鱼脍施之令僧餐，其脍尽化为乳头香。食讫，遣人随之，吐于河内，化为活鱼，踊跃跳出。后迁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绾咸通中作越察，于甲仗库创楼，名曰“武威”。刻石立文，自序楼文铭云：“名楼以武威，兼义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荆南旧有五花馆，待宾之上地也。故蒋肱上《成汭》诗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宾馆敢从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敕，《徐泗节度使康季荣奏据濠州刺史刘彦谋状》："定远县百姓周裕，女小儿，年九岁。今年七月六日，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疮长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吃。后二十九日，载割股上已落肉与父吃。其周裕至闰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讫。其女小儿于墓侧不归，县司与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获当盛明，亲逢大孝。伏请宣付史馆，并赐旌表门闾。奉敕周小儿方至髫年，允兹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时风。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优恤。"

杜悰、郑颢、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尚主。

斛律金不解书，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即得。"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葵点作火把，猛雨中不灭。蜡烛过头把，猛风中不灭。

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贬中丞杨瑱，皆四月晦日。宪皇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韦路作相，贬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高湘高州，崔彦融恩州，韦颜虔州，张渎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唯恩州不回。

韦执谊败，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陈谏台州，柳宗元柳州，刘禹锡播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郴州。

郑珣瑜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处。人吏窥之，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韦保衡、路岩作相，势动天地。附其势者，有"牛头"、"阿旁"、"夜叉"、"捷疾"之号。二相败，以累谴者数十人。

长安大内有口味库。乾符六年回禄为灾，自后不置也。

唐末浙西鹤林寺三桧院、五花亭，胜概也。

大和中入阁，阁内都官班中有抬眼窃窥上者，觉之。班退，语宰相

曰："适省郎班内第几人，忽抬眼抹朕，何也？"时裴晋公对曰："省郎庶僚极卑微，不合抬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晋公曰："即与打下着。"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客司韩注多不礼客，有为进士唐珪谒苏使君，阍人不通刺，因上诗曰："江西昔日推韩注，袁水今朝数赵祥。纵使文翁能待客，终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禅律师圭峰密》、《禅得达磨顿门》、《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序。常披毳衲，持钵乞食于妓院。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发愿曰："乞世世为王，来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间有"裴"字。闻于中朝。

开元宫掖竞食黄鱼，故于河阳作池养之，故谓之黄鱼池。

卢氏说："有官人衣绯，于中书门祇候见宰相求官。人问前任，答曰：'某属教坊，作西方师子脚来三十年。'"

贞元十三年，深州奏博野县女子姓李氏，号妙法，年六十六，庐墓经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禄山逆乱，被虏劫他乡。闻父亡，欲奔丧。又以有一子，不忍分离，遂割一乳，留别孩子而奔丧。既而号恸擗踊，遂烧一指，以启告先灵。又以不见灵柩，志欲庐墓。兄弟不许，遂以刀刺心见其志。竟开埏道，见棺榇尘土，以舌舐之，又以发拭棺上尘埃。自是庐舍墓侧，往往有异鸟翔集。其坟上先无树木，李氏手自栽植杂树一千根，并高数尺。初庐墓数年，又遇母疾，渐至危亟。李氏每见母饮即饮，母食即食，或呕涎唾，并皆尝之。无几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为记，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庐州巢县百姓张进昭，母先患，刺左手落，经一十三年乃亡。殡后，进昭自截左腕，庐于墓侧。

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百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乐音郎君"。

归少师崇制宅子弟极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之，则庭立之，送归蓝田，供笋蕨，体减方还。多时则你监泣告，俾归浣濯。

宣皇于内中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延英。宰臣谏之，上曰："此

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不可不决。”

大中酷好科名，常于内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内官近多知书，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为相，势倾朝野。及得罪谴斥，人为作诗云：“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肉视具僚忘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肯有余波达鬼村。”又一首云：“气势凌云威触天，权倾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阳出武关。”此温飞卿诗也。

归登书《经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称此“龟”字。

高祖朝严甘罗，武功人，行劫为吏所拘。上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对曰：“饥寒交切，所以为盗。”上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之罪也。”赦之。

郑仁表，洎之次子，仁规之弟。恃才傲物，士人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尝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

僖皇即位，萧倣、崔彦昭秉政，素恶刘邺，乃罢邺知政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是日邺押班宣麻，通事引邺内殿谢，不及笏记。邺自撰十余句，语曰：“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邺，三复之子，赞皇门人也。

岐王薨，册让皇帝，凡圹内置千味食。监护使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獐鹿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仪并无所凭。”遂减省之。

张循宪为侍御史，长安中为河东采访使。荐蒲州人张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官秩授之。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语。嘉贞奏曰：“以臣草莱，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

郭太后贵极终八朝；代之外孙，德之外生，顺之亲妇，宪之皇后，

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

建中中，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历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剥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贾耽为滑州节度使，酸枣县有一下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目，晨飧，妇以饼裹犬粪授姑，姑食觉异，留之。其子出还，姑问其子："此何？向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震发，若有人截妇人首，以犬首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戒不孝者。时人谓之"犬头妇"。

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家。裴令公破元济入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倮体者。祐妇姜氏怀妊五月，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归。一夕复苏，傅以神药，满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字曰行循。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河东裴章者，其父胄尝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妻李氏女。及四十余，章从职太原，弃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牵。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髽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绶尚书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照叙旧，久之谓曰："贫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贵，今则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于上帝，以非命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刃划腹于浴器中，五脏堕，伤风遂死。

王丝为相，为妾造宝应寺，宏丽无比，为识者所嗤。

郑覃历官三十余任，未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遭黜落。琼甚惋愤，乃赍百金，诣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上天，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岁，无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

唐李佐，山东名族，年少时因安史乱失其父，后擢第有令名，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告佐往迎于殡葬徒中。归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召佐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归，未与流辈诀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齑数瓮、薄饼十盘，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醉申诀，无恨矣。"佐承教，数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则列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露"一声，凡百皆和。俄相扶坌出，不知所往。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入山，数日而卒。

唐韩幹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立画焚之。数日出，有人揖而谢："蒙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幹取用之。

河间王孝恭，才知识略特出于众。初受诏征辅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曰："自无负神明，此变应是公祏受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枭公祏以献。时人服其先见。

明皇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不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原。

元德秀贫时，其兄早亡，有遗孤期月，其嫂又丧，无乳哺之。德秀昼夜哀号，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长大。德秀官鲁山令，有清政，化惠于一邑，阖境歌之。

卢群居郑之圃田，读书业成，东游淮海，求索得千缣，西之长安。闻桑道茂善相术，车马阗门，群倾囊奉之。桑生曰："吾常以善恶鉴于时，士所惠者涓埃而已。今觊余盖以多，其旨何哉？"群答曰："少为业已就，西来求官，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将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不可？"群曰："乞自三事以下造问公者，唯言近有一卢群自东来，十年持世间重柄，贵不可及，即是愿分。"于是桑生昌言于时贤。不旬辰之内，凡京国重位名士皆造群门，同力申荐。代宗闻其名召见，一拜拾遗，累官至郑滑节度使。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

曰辞藻，五曰忠直。图形凌烟阁，年八十一终。

清泰朝李专美除北院，甚有舟楫之叹。时韩昭裔已登庸，因赐之诗曰：“昭裔登庸汝未登，凤池鸡树冷如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饭僧。”

长兴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遗直史馆。谏官直馆，自拙始也。迩后畿赤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为秦王六军判官，素不协意。及从策拥兵之际，与高辇并辔，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诛王詹事矣。”

史洪肇尝与大臣饮于窦贞固之第，以夙愤激苏逢吉，举爵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苏、史有隟。

阳邠起于小吏，及为相，尝言曰：“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自此后始不在清议。

王师范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无辞，辄有长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汉隐帝赐诸伶锦袍玉带，史肇夺之还官曰：“健儿戍边，寒暑未有优恤，尔辈不当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皇嘉明皇之功，以其属五百骑号曰“横冲”，都侍于帐下。故两河间目为“李横冲”。

于邺除工部郎中，时尚书卢文纪讳业甚不平，陶铸欲请换曹；其夕邺雉经。卢尚书贬石州司马。于、卢之器固小也，然过在执政。

赵光逢为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日。省问其兄，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其端静也如此。

葛从周有殊功，镇青社，人语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

杨尚书昭俭退居华下，自题家园以见志曰：“池莲憔悴无颜色，园

竹低垂减翠阴。园竹池莲莫惆怅，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钟离令王仁岫善工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须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从一至十起，坎为初巡指八方，以方为首。八卦既毕，却取其阴，横九竖十，积为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颠倒呼命，瞻前顾后，逐位取了。须是明其九九正文，进退精熟，方可入于诸法，次第加减。一位因望折倍减，五门不杂于五曹，五曹秤尺地仓金，五数悉通于一位。或遇前后隔位，即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减并繁，别以闰牌而贴之。总而存亡除留，自然明其向背。既转移而得理，则丝忽而无差。但用诸法径门，取其简要，若类鼓珠之法，且凝滞于乘除。此法乃至开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体例耳。

法眼姓鲁，雪峰姓曾。或问雪峰师何姓也，答曰：“鲁人不系腰。”却问法眼师何姓也，答曰：“雪峰系腰带。”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入绝塞，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灿然。问蕃人，云：‘所谓笪却日也。以此为常。’顷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尝于无定河见人胫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

后唐太祖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火龙子”。

王审知起事，其兄潮倡首。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庙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宴于内殿，悉会戚属。又命叶子戏，广王忽不掷，目梁祖曰：“朱三，你爱他许大官职，久远家族得安稳否？”于是掷戏具于阶，抵其盆而碎之。

刘坦状元及第，为维扬李重进书记。好酒，李常令酒库：“但书记有客，无多少供之。”寻为掌库吏颇吝之，须索甚艰，因大书一绝于厅之屏上云：“金殿试回新折桂，将军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犹难得，辜负扬州管记名。”未几重进望日复谒于坦，读之忽悟，曰：“小吏吝酒于书记也。”立命斩之。坦不怿，凡数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枢密使制自周祖始，汉隐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骚雅，有道之士。故西枢王公朴尝爱其警策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塘花。”梁补阙亦赠其诗云：“供奉三朝四十年，圣时流落发衰残。贪将乐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换好官。”近有商训者善吹笙，亦籍教坊，为都知。能别五音，知吉凶。复得画之三昧，山水不下关、李。

王延彬独据建州称伪号，一旦大设，为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

马全节为郧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襕诣县庭谒拜。县令沈遘避之，节曰：“父母之乡，自合致恭，勿让也。”州里荣之。

孙光宪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植之水器中，经年不萎。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背曰：“儿将来国之梁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鸂鶒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李亚子”。

杨恽内侍字道济，僖皇末权枢密，出为浙西监军。朱梁篡后，窜身投武肃，居越中。长八尺，有黄白法，善壬课，事馔至精，四季皆榜厨。手写九经、三史、百家，用蒲薄纸，字如蝇头。年九十余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长兴元年二月，郊祀赦。内外群臣职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与改里乡名号。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骑猎为业。胡人三十辈，

于大山中见飞鸟甚众，鹄鸠于一谷中。众胡就之，见一小儿，约才二岁已来，众鸟衔果实而饲之。众胡异之，遂收而众递养之。成长求姓，众云：‘诸人共育得大，遂以诸耶为姓。’”言朱耶者，讹也。

天成中，帝谓侍臣曰：“自古铁券，其事如何？”赵凤对曰：“此则帝王誓文，赐其子子孙孙，长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赐，惟三人耳。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之危疑，事虑朝夕。”嗟叹久之。赵凤曰：“帝王所执，故知不必铭金镂石。”帝曰：“敢不深诫！”

忠懿王在钱塘，显德中有民沈超者负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当日来。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屡追不到；妻絷半日，不召自来。倚门之义稍轻，结发之情太重，领于市心，军令处分。”又大貂曹公镇青海，有盗魁累犯当死，皆会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举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屡为民患，将军之令必行。”乃从极典。

陶穀小名铁牛，李涛尝有书与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彦谦之孙也，以石晋讳改姓焉。

茅亭客话

校点说明

《茅亭客话》十卷，宋黄休复撰。黄休复生平不详，另著有《益州名画录》，据书前李畋序，知其字归本，居蜀中，通《春秋》学，鬻丹养亲。所居一茅亭，多蓄古人手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茅亭客话》，谓休复字端本，另有《成都名画记》（当即《益州名画录》）。据其著述及所及内容，知休复为四川人，生活于五代、宋初。

《茅亭客话》所记皆亲历亲闻，均为蜀中事，起自蜀王建、孟知祥二氏，终至宋真宗朝事。据书末宋元祐癸酉（八年，1093）清真子后序，言此书已藏书笥中五十余年，知书成于1040年以前。作者通经学，又潜研烧丹之事，精于书画鉴赏，故所记道家异事及书画，多真知灼见，足资考证；言及儒家经典，亦不乏洞中窾要之处。其记蜀中变乱，王小波、李顺起义事，以亲历亲闻，足补史家之阙。一些记四川文人轶事，如唐求诗瓢事，成为后人掌故。作者虽当唐传奇盛行之时，但记奇志怪事，一依六朝志怪，文笔简捷，颇多奇趣，如记人化虎事，直追六朝，卷八言人大醉，虎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醉人喷嚏，虎惊跃落崖而毙事，均为后人采入说部。卷九载龙骨事，实为恐龙化石，正可与近年考古发掘相互发明。

本书版本较多，清咸丰中，胡珽得南宋“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本，收入所刻《琳琅秘室丛书》中，并取《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校勘，附有校勘记，为今传世最善之本。这次校点，即以《琳琅秘室丛书》本为底本，复校以胡氏未见之《四库全书》本，凡错讹均

参酌胡校及《四库》本予以改正，不出校记。

卷第一

蜀先兆

圣朝乾德二年，岁在甲子，兴师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吕公馀庆知军府事，以伪皇太子策勋府为理所。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正”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至是吕公名馀庆，太祖皇帝诞圣节号长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国之替兴，固前定矣。

太平木

伪蜀广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纹隶书“太平”两字。时欲进蜀主，以为嘉瑞。有识者解云：“不应此时，须至破了方见太平尔。”果自圣朝吊伐之后，频颁旷荡之恩，宽宥伤残之俗，后仍改太平兴国之号。即知识者之言，谅有证矣。

甘露

圣宋戊申岁，帝奉元符，礼行泰岳。是时雨露之恩，遍加率土，应天下悉赐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枢密直学士任公中正于衙南楼前盛张妓乐杂戏，以宴耆老，遵诏旨也。大酺之盛，蜀民虽眉厐齿齯，未曾见之，可谓荣观尔，欢呼之声，倾动方隅，皆称往岁两陷盗贼，堕于涂炭，岂知今日遇文明主，作太平民，得观兹盛世矣。是岁冬十二月，甘露降于大圣慈寺、甘露寺、净众寺、金绳院、龙兴观、青羊宫及衙廨内道院，凡八处，竹柏之上，自承天节日至二十日，逐夜联绵不止，叶无大小，悉皆周遍，士庶扶老携幼，奔驰于路，以盘盂承接尝饮之，甘如饴蜜。又里儒证《瑞应图》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贤尚齿，则竹柏受

之。圣人作，为道之休明，德动乾坤而感者，谓之瑞。其是之谓乎？

天尊木

大中祥符六年，绵州彰明县崇仙观柏柱上有木纹，如画天尊状，毛发眉目，衣服履舄，纤缕悉备。知州比部外郎刘公宗言遂绘事奏闻，奉圣旨令津置赴阙，送玉清昭应宫，其观主赐紫及茶绢等物。今川民皆图画供养之。

虎盗屏迹

圣朝未克蜀前，剑、利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筒溪虎名披鬃子，地号税人场，绵、汉间白杨林虎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搏噬者。嘉州牛颈山有子母虎，陵州铁炉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镇县，暴兽成群，农家不敢放牧及出门采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群盗，诸州县结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军掩捕则与格斗，胜则御敌官军，败则奔入林薮，虽有捕盗之吏，莫能擒获。仅四十余年，民无安业。圣朝克复后，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得非系国朝之盛衰，时政之能否乎？

蜀无大水

开宝五年壬申岁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涨，永康军大堰将坏，水入府江。知军蒋舍人文宝与百姓忧惶，但见惊波怒涛，声如雷吼，高十丈已来，中流有一巨材，随骇浪而下，近而观之，乃一大蛇尔，举头横身，截于堰上。至其夜，闻堰上呼噪之声，列炬纵横，虽大风暴雨，火影不灭。平旦，广济王李公祠内，旗帜皆濡湿，堰上唯见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时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初李冰自秦时代张若为蜀守，实有道之士也。蜀困水难，至于臼灶生蛙，人罹垫溺且久矣。公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凿山离堆，辟沫水于南北为二江，灌溉彭、汉、蜀之三郡沃田亿万顷。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后万祀，水之盈缩，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厌水物。于是蜀为陆海，无水潦之虞，万井富实，功德不泯，至今赖之，咸云："理水之功，可与禹偕也，不有是绩，民其鱼乎？"每临江浒，皆立祠宇焉。

车辙迹

绵州罗江县罗璝山，有罗璝洞，昔罗真人名璝修道上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疠，祷之，灵无不应。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岁中秋，彩雾轻烟，月光如昼，香风瑞气，弥漫山谷，四远村民，登层峦而望之，唯闻音乐环珮之声。迟明，但见车辙之迹，去洞十里余，阔一丈以来，碾土深三四寸。其辙迹随山势高下，直至洞门，迤逦狭小，即不知神仙乘车出洞耶。音乐之声，昼夜不绝，遂闻诸州县。时殿前承旨兵马监押知县事陈覃、县尉邹崇让寻诣仙洞，观兹辙迹乐声，以事奏闻。诏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宾赍香于洞前设醮礼，察视之由，以祈灵贶。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时呼为李八百，云已八百岁，如五十许，童颜鬒发，行速言徐，每驻足，士民聚观者如堵。先生即于怀袖中探取铜钱二三文撒之，则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钱一撒，至暮，怀袖之中，钱无阙焉。翌日，与诸官入洞，行十里已来，唯闻异香袭人，乐声隐隐，人吏各持香烛，屏息扪藤，足履嵌岩，魂竦汗沥，先生步无差跌，神气自若，出洞之时，衣履之上无泥滓沾污之迹。

程君友

遂州小溪县石城镇仙女垭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数口，垦耕力作，常于乡里佣力，织草履自给。人质鄙朴，而性慈仁，行见禽兽，常下道回避，不欲惊之，寡讷少与人交言。年六十许，凡见山人道士，聚得佣负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即与之负担，无远近，或遗其钱，即不顾而回，如此率以为常。开宝九年春，往云顶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粗帻，引一黑狗，见君友云："愿与我携拄杖药囊到青城山，当倍酬尔直。"君友忻然随之。入一小径，初则田畴荒埂，渐见花木，与常所历者路稍异。行三四里，又见怪石夹道，皆生细竹桃花，飞泉鸣籁，响亮山谷。望中有观宇，依山临水，松桂清寂，薄雾轻烟，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升厅，君友致药囊拄杖于阶上。道士曰："尔有仙表，得至于此。"开囊取瓢，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饥渴，则可嚼柏叶柏实些些。"君友恳祈愿住仙斋，以效厮役。道士曰："尔且归家，别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当来迎尔。"君友拜谢未终，黑狗起吠，因出门避之，向来所遇如失，寂无影响，若梦寐中。逡巡见一负薪者，问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观路。君友归家，无饥渴之念，遂别止一室，不顾家事，尝焚柏子柏叶，静坐无所营为，不饮不食，时嚼柏

实三五颗而已。门外有一柏树，下有一大盘石，常织草屦及偃息于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风清，君友于居前后，如有所待。达旦，云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观蹑空，祥风忽生，彩雾郁起，妻孥悲号，遂越巨壑层峦，涕泗追望，极目而没，乡里皆见闻。时知州右补阙李公准、通判张公蔚以为妖讹，因系君友妻男于狱，遣吏民于远近寻其踪由。时村耆乡里不堪其扰，众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却乞下降，勿使乡人滥获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门，请见通判。张公怒而詈之曰："若仙当往矣，岂得复还？显是妖也。"将加责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饮食。吏人有私问之曰："何以得免？"对曰："新主将立，何患乎不免？"言辞安详，人皆不谕。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极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验也。君友归家，入诸旧室，有真仙时降，辉光烛空，升床连榻，笑语通宵，妻男听之，皆不可晓。至太平兴国元年三月三日，于柏树下石上，复腾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汉，唯闻音乐及香风，终日不止。本州以事奏闻，恩赐其妻男粟帛。时鞠狱吏张汉璆睹其事迹，因是弃妻子游历名山，至今尚在。

雍道者

雍道者名法志，东川飞乌县元和乡人也。人虽鄙朴，而性慕清虚，常供养一石老君，及诵《天蓬咒》、《枕中经》。因梦一道士云："雍法志，吾于汝处求钱三千贯文。"法志辞贫，道士取石像前棕帚云："但有患者，将此帚扫之即愈。"言讫而觉。因是乡里有患者，将帚扫之，应手立愈。里人相传，求医者填委。时郡城西南青羊宫，即老君降生之所，咸平中，兵火荡焚，唯降生、元阳二台存焉，遗址荒圮，鞠为茂草。己酉岁，知州密直学士任公请重兴旧址，其殿东每夜闻钟声，不知所，因凿池，获一铜钟，扣之，响三十余里，士庶游观，经春及夏。法志于宫门见一小儿伛偻而行，以棕帚扫之，正腰而去，聚观者架肩接踵，礼法志为神仙。时起宫工匠辈有腰脚手臂痛者，扫之皆愈。因是四远传云：雍道者扫盲者能视，跛者能履。患者云集，有赍金守门，经旬未获扫者。所得钱帛，并送修造所。逾百日，因悦一妇人，潜出不归，患人稍稍不集。至是年冬再来，扫病无应，自惭而遁。因诘其修造掌籍者，钱仅三千余贯，正符梦中之数尔。

卷第二

王客

王客者，失其名及乡里。常携筇挈篮，引一斑犬，往来邛、僰间，以采药为事。多止于荒庙废寺中，虽雪霜风雨，亦无所避。优游市肆，人或问修养之道，即默而不对，好事者多饮之以酒。积数年，形貌服饰，未尝更易。天禧戊午岁春，自言游青城山回，时临邛宰师仲冉颇好道艺，思见其人，即令召之与语，且曰："饮酒否？"对曰："某有少药，君能服之，某亦饮酒。"师侯受药，各饮数杯，款话移时，云："吾侪野人，心近云鹤，久居城市，颇思归乡，诚有奉托。"辞出，往故驿路去。师侯饵药，渐觉轻安，专令人访之。至四月二十七日，独携杖负笈往，临溪路一里间有寺曰国宁，遂于寺门下坐。行人问之曰："日将暮矣，于此久坐何为？"答曰："我有师在此。"至暝，忽暴卒于门下。乡耆闻官，权瘗于道左。至六月，师侯闻之，曰："曩所言久别家山，颇思归乡，斯之谓乎？"遣吏赵秀往彼焚之，发其尸，颜貌如生，手足皆软，若熟寐焉。顷之，身下清泉涌出，浮尸而起，遂就沐浴之。乡村聚观，或以衣服敛之，兼及设酒馔而祭者。师侯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此人真解化乎？身虽委蜕，神未遐逝。"自辍俸以瘗之，且旌异人也。前所言有师在此，其是之谓乎？休复常读《登真隐诀》，谓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游行五岳者，服饵不死者，尸解而仙者。忽有暂游太阴，自有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卫肉，胎灵录气，虽以铁石牢固藏闭，终至炼形数满，当自擘石飞空而仙者。夫得道之士，入火不烁，入水不濡，蹑空如实履，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方之大，应倏欻而至，何所拘滞耶？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有之。今备录者，与王客张本也。

崔尊师

崔尊师名无斁。王氏据蜀，由江吴而来，托以聋聩，诚有道之士也。每观人书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隐伏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尝遗策。时朝贤士庶，奉之如神明。龙兴观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萝卜送杜天师光庭，值崔在院门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于地上划一个字，童子划一“此”字，崔曰：“萝卜尔。”童子送回，拾一片损梳置于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划字于地。”童子指前来“此”字，崔曰：“梳尔。”洞卿怪童子来迟，童子具以崔射覆为对。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尔。”洞卿亲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讵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尔。‘此’字象萝卜，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崔相字托意指事皆如此类。王先主自天复甲子岁封蜀王，霸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开五门，雉堞巍峨，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署曰“得贤楼”，为当代之盛。玉局化尊像并迁就龙兴观，以其基址立殿宇，广库藏。时杜天师诣崔曰：“今主上迁移仙化，其有证应乎？”崔叹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难尔。”甲戌岁，果伪皇太子元膺叛，寻伏诛。后杜天师谓崔曰：“有道之士，先识未然。”崔曰：“动局子乱，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识者哉！”杜天师曰：“此化毕竟若何？”崔曰：“局必须复，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为王氏复局之验也。圣宋大中祥符甲寅岁，知州谏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备极，楼殿壮丽，工木未毕，或于玉局洞中出五色云，观者千余人，移时而散。寻画图呈进，降诏奖谕，即崔所言王氏复局之事，证应何其远哉！休复尝读《仙传拾遗》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广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飞精，谓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与人间无异。有仙王仙官，卿相辅佐，如世之职司。凡得道之人，积功迁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八节，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观其理善恶，人世生死兴废，水旱风雨，皆预关于洞府，及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统摄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阳、嶓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数。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间之州郡尔。夫天之所有，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子乱之祸，能无及此乎？

范处士

范处士名德昭，蜀人也，不知所修之道，著《通宗论》、《契真刊谬论》、《金液还丹论》。伪蜀主频召入内，问道称旨，颇优礼之。处

士谈论，多及物情，以鉴戒为先。蜀人每中元节，多生五谷，俗谓之盆草，盛以供佛。初生时，介意禁触，谓尝有雷护之。既中元节后，即弃之粪壤。处士太息曰：“岂知圣人则天之明，生其六气，因地之性，用其五行，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播种五谷，以育于人。而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轻弃五谷如是，宜乎神明不祐，而云获祸。悲夫！”

李处士

李处士名谌，学识精博，尝讲五经，善诱诲，人问无所隐，四十余年，以束修自给。每讲《春秋》，尝云：孔圣见周德下衰，诸侯强盛，虽有典礼而不能举，虽有赏罚而莫得行，孔子因是笔削鲁史，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将来之法，以褒贬而代赏罚，俾夫善人知劝而淫人知惧也。左丘明鲁国史官，受经于孔子，恐七十弟子各生异端，失其大旨，遂以诸国简牍，博采众记而作传焉。其传忽先经以始事，忽后经以终义，忽依经以辩理，忽错经以合异，广记备言，以成一家之通体尔。杜征南不思孔子修经，与《诗》、《书》、《周易》为等列，丘明之传，当与司马迁、班固为等列，岂合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参而贯之，将令学者素无资禀，纵意自裁，但务声律，罔知古道，将周、孔之圣贤，班、马之文章，皆不由兹制作，靡得而达焉。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遂引证当时以《左传》文为《春秋》者数人，今不具录。休复屡见失其旨归如处士之言者，傥能使《春秋》自为经，《左氏》自为传，则不迷于后生者矣。

苏推官

伪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开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皆如目睹。伪蜀广政中，进士苏协、杜希言同往访之。道士谓苏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苏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贵子。”时内馈方孕逼期，因是积以为验。顾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乐，以为妄诞，愠而退。明年春，苏于制诰贾舍人下及第，杜果无成。苏过杏园宴，生一子，即易简也，至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谒之，问名第虽云晚成，未审禄始何年，秩终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异，不能言之。”杜生请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苏先辈新长之子座下。”杜曰：“若保斯言，欲辞福禄得乎？”道

士曰："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苏授彭州司法参军，改陵州军事推官。圣朝伐蜀，赴阙，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状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学士知举，杜始得成都解南宫，奏名登第，授常州军事推官，不禄。时子弟峤游京师，见杜云："乡知唯吾友一人见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书之。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道士见之远也。

张海上

伪蜀举人张洸，字海上。雍熙丙戌岁，往嘉州谒平羌令。船次平羌溉下，夜泊，忽梦二人，容貌端俨，白衣华焕，于洸前俯伏求救。洸觉，唯闻船栈下跳踯之声不已，视之，乃二鲤鱼焉。洸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鱼挠其寝，遂扶栈取鱼，弃于江中。既而就寝，复梦二白衣持大蒜数头，恳谢而去。迟明，方悟向梦者鱼也。至于平羌，因以梦告平羌令。令曰："君之梦祥符也。放鱼所感，蒜者筭也，当延君筭尔。"洸至晚年，著《后隐书》三卷，亦纪梦鱼之事，享寿七十八而卒。

费尊师

陵阳至道观主费禹珪，字天锡，文学优赡，时辈所称。伪蜀尝应进士举，名绚，或梦衣锦在井中，觉后自喜曰："及第衣锦游乡井尔。"他日因与州军事推官苏协论名第皆由阴注，凡举人将历科场，多有异梦。禹珪因言前梦，苏曰："非佳梦尔。衣锦井中，是文章未显之兆。"费不悦。来春果下第归乡，因告苏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止可怡神养志，诗酒寄情，更不能为屑屑之儒，诚有云栖之志矣。"苏曰："世禄暂荣，浮生如寄，唯登真履道，可后天为期也。某有竖子，虽愚，请教授之。"即参政侍郎也。洎明年，圣朝伐蜀，苏上京历任。至太平兴国年中，授开封府司录参军，不禄。休复尝读医书云：人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梦稀，有梦亦不复记之。夫瞽者无梦，愚者少梦，故驺皂百夕无一梦。乃知梦者习也，又不独至人者哉！顷有一士人能原梦，遂撰一梦请占之，灾祥皆验。他日告云："吾实无梦，向者梦吾撰也，聊以试君，皆验，何也？"原梦者曰："意形于言，灾祥随之，何况梦笔梦松者乎？"则知梦者不可以一事推之尔。

冯山人

冯山人名怀古，字德淳，遂宁人也。有人伦之鉴，善辩山水地理。太平兴国中，于青城山三蹊路牛心山前看花山后，因卜居，立三间大阁，偃息于中。居常所论，皆丹石之旨，以吐纳导引为事，博采方诀歌颂图记丹经道书，无不研考。每遇往来者，有服饵者，有入室求仙者，有得杂艺者，有能制服诸丹石者，复有夸诞自誉寿过数百岁者，有常与神仙往还者，欲传之者，以方书为要，授之者，以金帛为情，尽皆亲近承事之，虽伎艺无取，皆以礼接之。咸平中，成都一豪家葬父，遍访能地理者，选山卜穴，凡数岁方得之。因令冯看之，冯曰："陵回阜转，山高垅长，水出分明，甚奇绝也。"主人云："自葬之后，家财耗散，人口沦亡，何奇绝也如是耶？"山人曰："颇要言之，凡万物中，人最为灵，受命于天，与物且异，而有贵贱各得其位，如鸟有巢栖，兽有穴处，故无互相夺者也。此山是葬公侯之地，岂常人可处？所以亡者不得安，存者不得宁。《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是之谓乎？"

李四郎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尝得耳珠先生与青城南六郎书一纸，论淮南王炼秋石之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杯，围可寸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尔。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春，游青城山，于六时岩下溪水中，得一块石，如雁卵，色黑温润，尝与同道者玩之。一日，误坠于地，碎为数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许物，四畔皆雕刻龙凤云草之形，文理纤妙，皆甚奇异，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

卷第三

淘沙子沙作去声

伪蜀大东市有养病院，凡乞丐贫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携畚锸，日循街坊沟渠内淘泥沙，时获碎铜铁及诸物以给口食，人呼为淘沙子焉。辛酉岁，有隐迹于淘沙者，不知所从来及名氏。常戴故帽，携铁把竹畚，多于寺观阒静处坐卧。进士文谷因下第往圣兴寺，访相识僧，见淘沙子披褐于佛殿上坐，谷见其状貌古峭，辞韵清越，以礼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诗数首，谷愕然。又讽其自作者数篇，其诗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或说神仙之事，谷莫之测。因问谷今将何往，谷曰："谒此寺相识僧，求少纸笔之资，别谋投献。"其人于怀内探一布囊，中有麻绳，贯数小铤银，遂解一铤遗谷，戴帽将所携器长揖出寺而去。谷后得伪通奏使王昭远礼于宾席，因话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诗曰："九重城里人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字挂乾坤。"王公曰："有此异人！"遂闻于蜀主，因令内园子于诸街坊寻访之。时东市国清寺街有民宇文氏宅，门有大桐树，淘沙子休息树阴下。宇文颇留心至道，见其人容质有异，遂延于厅，问其艺业，云："某攻诗嗜酒。"言论非俗，因饮之数爵，与约再会。浃旬，淘沙子或到其门，将破帽等寄与门仆，令报主人。其仆忿然，厉声骂之曰："主人岂见此等贫儿耶？"宇文闻之，遽出迎候，愧谢曰："翘望日久，何来晚耶？"即与饮且酣。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数年前遇人教令咽气，未得其验，废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皆是初勤而中惰，前功将弃之矣。世有黄白，有之乎，好之乎？"宇文曰："某虽未尝留心，安敢言不有？安敢言好之？"淘沙子因索铜钱十文，衣带中解丹一粒，醋浸涂之，烧成白金，"此则神仙之艺，不可厚诬之，但罕遇也，有自言者皆妄也。"遽辞而去。翌日凌晨扣门，将一新手帕裹一物云："淘沙子寄与主人。"宇文开而视之，乃髻发一颗，莫测其由。至日高，门仆不来，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却头髻将去。"蜀主闻之，访于宇文，宇文

寻于养病院，云："今早出去不归。"自兹无复影响。休复见道书云：刺客者，得隐形之法也。言刺客若死尸亦不见，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谓之脱难。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已系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张道者

伪蜀大东门外有妙圆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张氏，人以其精于修行，因谓之道者。早岁南行，中年驻锡，庞眉皓发，貌古形羸，住草屋数间，唯绳床一张，及木棺一所。不从斋请，昼则升床而坐，夜则入棺而卧，衣服未尝更换。人问之，拱默不对，人皆仰其高节，遗之衣服，则转施贫人，与米面盐酪，则受以一大瓶，贮之常满，每斋，则取一抄合而食。三纪偃息自若，不诳流俗。其清尚如此。时齿八十，临终，自拾薪草积于院后，告诸门徒曰："吾即日行化，希以木棺置于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谕，于煨烬中得舍利数十粒，葬于塔中。时有慈觉长老，禅门宗匠也，有《书妙圆塔院张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张道者，五十年来住村野。只将淡薄作家风，未省承迎相苟且。南地禅宗尽遍参，西蜀丛林游已罢。深知大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张道者，傍沙溪，居兰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计生涯一物无，免被外人来措借。寅斋午睡乐咍咍，檀越供须都不谢。沿身不直五分铜，一句玄玄岂论价。张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画。鹤性云情本自然，生死无心全不怕。纵逢劫火未为灾，暗里龙神应叹讶。张道者，不说禅，不答话，盖为人心难诱化。尽奔名利谩驱驱，个个何曾有般若。分明与说速休心，供家却道也烂也。张道者，不聚徒，甚脱洒，不结远公白莲社。心似秋潭月一轮，何用声名播天下。"

大觉禅师

禅师名慈觉，字法天，姓刘氏。自王蜀末游南方，至孟蜀初，归住大觉。禅师性急言速，应答如流，人问一部莲经何者是妙法，师戟其手曰："教汝鼻塌。"问为甚如此，对曰："谤斯经，故获罪如是。"伪蜀李相昊尝问道于师，优礼待之。师有《禅客须知集》、《禅宗祖裔图》、阐道歌行偈颂三百余篇，题曰《禅宗至道集》，行于世。

张平云

张居士名峤，字平云，学释氏法，人谓之居士。时有勾居士问不拘生死者，愿师直指，答云："非干日月照，昼夜自分明。"又问："百亿往来非指的，光明终不碍山河时如何？"答云："红尾谩摇三尺浪，真龙透石本无踪。"尝撰《参玄录》、《玄珠集》、歌行句偈百余篇，云："毳流来问我家风，我道玲珑处处通。顷刻万邦皆遍到，途中曾未见人逢。"其仙化三日，口吐气满屋氛氲，有弟子告云："居士常言：宗门只以眼目为先，不以瑞相为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讫，香气乃绝。

王居士

居士王裕，四十余年留心禅学，三蜀丛林，皆尽参遍，学流与之切磋话句，无逃其确论尔。至暮年，示疾于同流曰："吾期某日行化。"至期，居士有季父为僧，语之曰："吾为汝作十念。"居士曰："透满无形，十方无碍，直至无心，未得为了，何况有念者哉？"言讫，奄然而逝。

勾居士

勾居士名令玄，蜀都人也。宗嗣张平云，有学人问答，随机应响。著《火莲集》、《无相宝山论》、《法印传》、《况道杂言》百余篇。有《敬礼瓦屋和尚塔偈》曰："大空无尽劫成尘，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国来寻彼岸，洞山林下过迷津。流流法乳谁无分，了了教知我最亲。一百六十三岁后，方于此塔葬全身。"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国人也，嗣洞山悟本禅师，天复年初入蜀，伪永泰军节度使禄虔扆舍碧鸡坊宅为禅院居之，至孟蜀长兴年末迁化，时齿一百六十三，故有是句。

味江山人

唐末，蜀州青城县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纯悫，笃好雅道，放旷疏逸，几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醺酣而归，非其类不与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拈为丸，内于大瓢中，二十余年，莫知其数，亦不复吟咏。其赠送寄别之诗，布于人口。暮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尔。"漂至新渠江口，有识者云："唐山人诗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润

损坏，十得其二三，凡三十余篇行于世。《题郑处士隐居》云：“闻说最清旷，及来愁已空。数点石泉雨，一溪霜叶风。业在有山处，道成无事中。酌尽一樽酒，病夫颜亦红。”《赠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沲。补衲云千片，香焚篆一窠。恋山人事少，怜客道心多。日日斋钟后，高悬滤水罗。”《题青城山范贤观》云：“数里缘山不厌难，为寻真诀问黄冠。苔铺翠点仙桥滑，松织香梢古道寒。昼傍绿畦锄嫩玉，夜开红灶拈新丹。钟声已断泉声在，风动瑶花月满坛。”《赠僧》云：“曾闻半偈雪山中，贝叶翻时理尽通。般若常添持戒力，药叉谁筭念经功。云开晓月应难染，海上孤舟自任风。长说满庭花色好，一枝红是一枝空。”夫草泽间有隐逸得志者，以经籍自娱，诗酒怡情，不耀文彩，不扬姓名，其趍附苟且，得无愧赧唐山人乎！

兰亭会序

昔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太原孙统承公、富春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郄昙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禊之会，羲之为序，兴逸而书之，笔迹遒媚劲健绝代，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太宗购得其本，令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摹勒，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太宗酷好书法，有大王书真迹三千六百张，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得一百五十卷，太宗自书“贞观”二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又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以为弘文馆学生，内出书法，命之学习焉。其有人间善书者，并召入馆。由是十数年间，海内靡然，工书翰者众。其王书法帖所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常置于御座之侧，朝夕观览。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听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将去乎？”高宗哽噎流涕曰：“唯命。”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随仙驾送入灵宫。今赵模等所摹者本，往往有好事者收藏得。伪蜀时，吴王遣内客省使高弼通好，持国书于蜀，因献伪皇太子王羲之石本《兰亭》一轴。当时识者议此本是羲之撰序后刻石于兰亭者，伪皇太子攻王书，体法精妙，弼故有是献。伪翰林待诏米道邻侍书于太子，掌书法百余卷，皆是二王法帖、古来名贤墨迹及石本者。洎圣朝伐蜀，其书帖尽归米道邻私家。至乾德中，有鬻彩笺王七郎名文昌，与道邻世旧，道邻因与文昌石本《兰亭》，即吴使高弼献太子者。文昌好博雅，古来名书多收藏之，羲之真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晋、魏、两汉至

李唐名臣墨迹及石本，皆萃于家。当时与往还好书者，毛熙震、王著、勾中正、张仁戬、黄居实、张德钊、张文懿、史载、滕昌祐、石恪、李德华、陈熙载、僧怀戬义西尝访之，阅其所藏，终日忘倦。太平兴国初，光禄卿高公保寅即渚宫高氏之后，入川为九州巡检，休复尝谒见之，因得张藻山水一轴，羲之墨迹《兰亭》一轴，注“崇山”二字、“围者乎”三字，皆是赵模、诸葛贞搨者，檀香轴古锦褾，皆烟晦虫蠹，时得与诸贤往复玩之。甲午岁，家藏书画，焚掠迨尽。今蜀中两经寇乱，诸家名书古画，罕得见闻，故备言之尔。

卷第四

家居泰

伪蜀眉州下方坝民姓家氏，名居泰，夫妻皆中年，唯一男，既冠，忽患经年羸瘠，日加医药，无复瘳减。父母遂虔诚置《千金方》一部，于所居阁上，日夜焚香，望峨眉山告孙真人祷乞救护。经旬余，一夕，夫妇同梦白衣老翁云："汝男是当生时授父母气数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气，令汝男开口而咽之，如此三日，汝男当愈。"夫妇觉而皆说，符协如一，遂冥心依梦中所教。初则骨木强壮，次乃能食而行，积年诸苦顿愈。后冠褐入道，常事真人无怠焉。

周写貌

伪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写貌。时因避暑于大圣慈寺佛牙楼下，或自长吁，傍有一村人诘其吁叹，元裕答云："某攻写真有年矣。生平薄命，有请召写真者，富室则不类，贫家则酷似，母老供给不逌，故有是叹。"村人因问元裕跧泊之处，良久曰："某有薄土在灵池县，邻村有观，观主欲要写真，嘱我多时，来日诘朝，同来相寻，勿失此约。"翌日，有一道流白皙长髭来求写真，云："夜来邻村门徒话及，特来奉谒。"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无少差异。道流喜云："门外有一仆，将少相酬。"出门呼之，已失道流踪迹。逡巡蜀城士庶咸言灵池朱真人来周处士家写真，求请真容者，日盈其门，自此所获供侍周赡。观斯灵异，得非有道之士，出处人间，救振贫苦者乎？

丁元和

丁元和者，自幼好道，不慕声利，疏傲无羁束，或晴霁，负琴出郊饮酒，杖策逍遥于田亩间。常言祖父长兴元年于遂州，值孟先主，与东

川董太尉会兵攻围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贫士曰宋自然，常于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围中，人皆饥殍，宋亦饿殕于州市，相识者以簟裹埋城下，俟时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驱使吏李彦者，先往潞州勾当，至城破方归，说见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归州，事须与我传语相识五七家，那时甚是劳烦人。"答以自然于重围中已死。因与发埋处，只见空簟，其间有一纸文字云："心是灵台神之室，口为玉池生玉液。常将玉液溉灵台，流利关元滋百脉。百脉润，柯叶青，叶青柯润便长生。世人不会长生药，炼石烧丹劳尔形。"元和因是学道，深得其用。休复尝读道书《登真隐诀》云：解化之道有八焉，解化之法，其道隐秘，笑道之辈，但见其狼藉乞丐于廛市，以为口实，非其所知。然一度托解，须敛迹他方，屡更名姓，忽逢遇知识，露少踪由，以激后人。非奉道好奇者，孰能采摭其隐显尔。

王太庙

伪蜀成都南米市桥有柳条家酒肆，其时皆以当垆者名其酒肆。柳条明悟，人多狎之。偶患沉绵，经岁骨立尸居，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来贳酒，柳条每加勤奉，因愍其恭恪，乃留丹数粒，且云："以酬酒债。"令三日但水吞一粒，服尽此丹，患当痊矣。柳条依教，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杖而能行。终服，充盛如初。有伪太庙吏王道宾者，人皆目为王太庙，本汉州金堂县人也。因知其事，遂恳求柳条取服余者药。以铁茶铛盛水银投丹煎之，须臾，水银化为黄金，因是将丹与金呈蜀主云："此金为器皿，可以辟毒，为玩物，可以祛邪，若将服饵，可以度世。"蜀主问合丹之法，云："有草生于三学山中，乞宰金堂，以便采药。"乃授金堂宰。明年，药既无成，知其得丹于柳条，遂诛之。休复尝见道书云：未有不修道而希仙艺者，苟或得之，必招其祸，而况谄诈者哉！

刘长官

刘长官名蟾，美风姿，善谈论，涉猎史传，好言神仙之事。无子息，夫妻俱五六十，于伪蜀摄成州长道县主簿。圣朝克复，匿于川界货药，改名抱一。开宝中，于青城鬼城山上结三间茅屋，植果种蔬，作终焉之计。每一月两三度入青城县货药，市米面盐酪归山，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黄白法。一日，有三人冒夜投宿，自携酒果就语，及炉火

之事，颇相契合。至夜央，语笑方酣，客曰：“知长官有黄白法，可以梗概言之。”长官初则坚拒，客复祈之不已，长官笑曰：“某自数年浪迹从师，只得此法，岂可轻道耶？”客曰：“某等愿于隐斋效爨薪鼓鞴之役，可乎？”长官辞以师授有时，他日于丈人真君前相传尔。客作色云：“今夜须传，勿为等闲。”长官曰：“适慕君子同道，相逼如此！”客三人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贼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于君。”于腰间探出短刃，长官与妻惶惧，惮其迫胁，而并法兼奉之残药。三人得之，拱揖而去。长官夫妻晦爽下山，不复再往，因以山居与李谌处士。休复授道于处士，故尽熟其事焉。

陈损之

伪蜀王氏时，有郎官陈损之，至孟氏朝，年已百岁，妻亦九十余。当时朝士，家有婚聘筵会，必请老夫妇，以乞年寿为名。至蜀末年，其夫先死。后圣朝克复，至太平兴国中，老妇犹存，仅一百二十岁，远孙息辈住西市造花为业，供侍稍给。有好事者，时往看之，形质尪瘦，状若十二三岁小儿，短发皓然，顾视外人，有同异类，寒暑风霜，亦不知之。休复尝见《神仙传》云：人寿有至一百二十岁，非因修养而致，皆由禀受以得之，则老妇是也。若因修养及得灵药饵者，寿至二百四十岁，加至四百六十岁已上，则视听不衰，而无昏耄。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尔。夫养寿之道，唯不伤而已矣。

史见魂

史见魂者，蜀人也，名惟传，年七十余，孑然居数间屋于东市，唯以床座张纸钱而已，不知有何法，人皆呼之见魂，蜀人咸敬之。或云：判冥，以称判官。有民姓李者，尝敬重之，因与偕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判官望空相揖。李因诘之，云：“有水府人吏在此。”后三日大雨，水潦暴涨，勾氏出城看水，马惊蹶，倒于江中溺死。繇是蜀人愈敬之。休复见道书《真诰》云：有好阴施奉道敬仙者，生授职于阴府，则史公其人与？史公尝与相知称天曹门吏太牺子。愚亦闻有生人判冥者，皆惧人知之，不敢妄泄，此史公又不然，何谓乎？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记名。太平兴国末，经过成都，游青城及诸仙化。仪质古雅，善谈至道，容貌可二十余，不饮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髭发皓然，腰脊伛偻，执焚香洒扫之役，侍于女冠之后，常遭叱辱。又有张五经道士名道明，年过四十，亦为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岁，老侍者乃远孙尔。蜀城士民仰从之，至于纳货求丹，就师辟谷者如市焉。时知府辛谏议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游诸化，犹有师资者随行。经数年，有遂州刘山人到城，休复因话女冠之事，山人笑云："只自那时与张道明于飞，至今见住庚除化。向来老侍者，即女冠之父也。"嗟乎！师问者但存诚敬之，为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于所惑乎！

李聋僧

伪蜀广都县三圣院僧辞远，姓李氏，薄有文学，多记诵。其师曰思鉴，愚夫也。辞远多鄙其师云："可惜辞远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变》，师止之愈甚，全无资礼，或一日大叫转变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聩。二十余年，至圣朝开宝中，住成都义井院。有檀越请转藏经，邻坐僧窃视之，卷帙不类，乃《南华真经》尔，因与其施主言曰："今之人好舍金帛，图画佛像，意欲思慕古圣贤达，有大功德及于生民，置之墙壁，视其形容，激劝后人，而云获福，愚之甚耶？不思古圣贤达，皆有言行，遗之竹帛，一大时教五千余卷，所载粲然，已不能自取读，究其修行之理，而雇召人看读，亦云获福，益甚愚哉！"时人谓之僧泼伽。

勾生

益州大圣慈寺，开元中兴创，周回廊庑，皆累朝名画，冠于坤维。东廊有维摩居士堂，盖有唐李洪度所画，其笔妙绝。时值中元日，士庶游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乐，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叠头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即云："某不爱乐，但娶得妻如抱筝天女足矣。"遂将壁画者项上掐一片土吞之为戏，既而各退归。勾生是夜梦在维摩堂内，见一女子，明丽绝代，光彩溢目，引生于窗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缱绻逾月余。生舅氏范处士者，见生神志痴散，似为妖气所侵，或云服符药，设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颔之。其夜，天女对生歔欷不自胜，曰："妾本是帝释侍者，

仰思慕不夺君愿，托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诸符药，妾亦不欲忘情。”于衣带中解玉琴爪一对曰：“聊为思念之物，君宜保爱之，自此永诀。”生捧之无言酬答，但彼此呜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渐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顺寇时方失之。壁画天女，至今项上指甲痕尚存焉。

卷第五

黎海阳

道士黎海阳，其父伪蜀时为军职，天兵伐蜀，海阳随父戍剑门。蜀军溃散，子父遂还，于川城东门外丁村古冢，忽闻冢内有非常香气。一日，因晴明，微隙中见少骸骨朽腐至甚，旁有一蘂黄粉，因拨开，乃见三小块雄黄。海阳父颇好烧炼，素知冢内雄黄可用，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闻人语，父子问之曰："语者鬼耶？"答云："某非鬼，某宋人也，家世食禄，而某不乐名宦，退身学道于楚丘，有别墅稍远嚣尘，凡五金八石难得者，必能致之。或方法之士欲合炼试验者，必资其药品，给以炉鼎，使成之。时德宗疑韦中令在蜀与蛮人连结，遂令某为道士，入川见中令，伺其动静居止。皇观三年，又遣僧行勤入蜀伺察中令。初以谈议苦空，后说烧炼点化之事，中令历试，一一皆验。凡三年，中令甚诚敬之。或一日说还丹延驻之法，中令愈加景奉。后炼丹既成，中令斋戒饵之，初觉神气清爽，嗜好倍常，僧遂辞去。至贞元二十年暮春，药毒发而薨。某为与行勤往还，遂罹其祸而及此，遭樵夫牧竖，蹂践遗骸，潜坏朽骨，愤愤不已。"海阳父曰："君去世已远，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寞？"应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阴景炼形之道传我，遂于我楚丘别墅深山濬谷中，选得一嵌室，嘱我祇持六年，慎莫令诸物所犯，岁满则以衣服迎我于此。其人初则支体臭败，唯藏腑不变。某遂依其教谕，乃闭护之，至期开视，则身全矣，端坐于嵌室之内，发垂而黑，髭直而粗，颜貌光泽，愈于初日。某具汤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是三回，乃度世毕矣。某传得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却自无形而炼成有形尔，则上天入地，千变万化，无不可也。某之形虽未圆，且飞行自在，出幽入明，轩冕之贵，不乐于吾。吾已离人世劳苦，岂复降志于其间。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海阳父曰："敢问其衣襟中药是何等药？"对曰："某常从道士入山炼丹，修葺炉鼎，爨薪鼓鞴，靡不勤力。每叹光景短促，筋骸衰老，所闻者上药有九转还丹，不离乎神水华池，其次有云母雄黄，服之虽不乘云驾凤，役使鬼神，亦可袪除百病，补益寿年。

某得炼雄黄之法，自二十岁服至四十岁，获其药力。苟再以火养，就以水吞，可冀道于仿佛。”海阳父告之曰：“饵药之法，则闻之矣。炼形之道，少得闻乎？”言未毕，值天晓人行，恐有人搜捕，不及尽听，因别卜逃窜之所。自后不复至此。海阳父乾德中卒。海阳遂依其教，服炼雄黄，衣道士衣，寻师访道，二十余年不食，唯饮酒，衣服肌肤，常有雄黄香气。淳化中，在益州锦江桥下货丹，筋骨轻健。甲午岁，外寇入城，海阳不出，端坐绳床，为贼所杀。惜哉！

白虾蟆

伪蜀将季，延秋门内严真观前蚕市，有村夫鬻一白虾蟆。其质甚大，两目如丹，聚视者皆云肉芝也。有医工王姓，失其名，以一缗市之归。所止虑其走匿，因以一大臼合于地，至暝，石臼透明如烛笼。王骇愕，遂斋沐选日，负铛挈蟾辞家往青城山，杳绝音耗。洎明年，圣朝伐蜀，竟不知王之存亡也。

鲜于耆宿

学射山旧名石斛山，昔张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升，今山上有至真观，即其遗迹也。每岁至是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时当春煦，花木甚盛，州主与郡寮将妓乐出城，至其地，车马人物阗噎。有耆宿鲜于熙者，与朋友数人，于万岁池纵饮，因掬池水，见岸傍草中有一小白虾蟆，遂取之。即席有姓刘，失其名，坚请看之。鲜于固执不与，遂啮鲜于手，取将吞之。鲜于戏之曰：“阁下因吞此白蟾，苟成得道，也只成强盗尔。”吞讫，忙惶饮水云：“虾蟆在某心胸间，无所出处。”昏闷至家，旬余医治方愈。休复曾览《抱朴子》内篇云：肉芝者，谓万岁蟾蜍也。头上有角，目赤，颔下有丹纹，体重而跳捷，以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乾，以左足画地成泉，带之辟兵，若敌人射己，弓弩皆反自伤焉。今人以白虾蟆为肉芝，生吞熟啖者，愚之甚也。设使白虾蟆是肉芝，市井之民，但知锥刀之利，嗜欲无厌，藏腑滓秽，苟致其中，则滓秽之气，与灵物相攻，水火交战，宁有全人乎？太平兴国末，休复与处士胡本立、进士史载、诗僧隐峦，往双流县保国观看古柏树，道逢友人袁德隆，从者于担悬一虾蟆，大如扇许，人皆骇视之。后月余，再见袁，因问向者虾蟆所在，袁曰：“是荷担者获于田隧中，将归杀而食之，其夜无疾大叫数声而卒。”

食虾蟆野菌

顷有一士人，好食鳝鱼及鳖与虾蟆，尝云：此三物不可杀，大者有毒杀人，虾蟆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脐下憋疼，有至死者。宜以生豉一大合，投新汲水半碗中，浸冷豉水浓，顿服之即差。淳化中，有民支氏于昭觉寺设斋，寺僧市野葚，有黑而班者，或黄白而赤者，为斋食。众僧食讫，悉皆吐泻，亦有死者。至时，有医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搅之澄清，名曰地浆，每服一小盏，不过再三，其毒即解。”当时甚救得人。夫蕈菌之物，皆是草木变化，生树者曰蕈，生于地者曰菌，皆湿气郁蒸而生。又有生于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误以为灵芝，食而速死，故书之警其误矣。

虹蜺

淳化壬辰岁夏六月，虹见，时饷大雨，愚友人李颢元云：虹蜺者，阴阳之精也。虹雄也，蜺雌也。有青赤之色。尝依阴云而昼见，大阴亦不见，日落西，虹乃东见，见必有双。鲜者雄色，淡者雌也。入人家饮水，或福或凶。有陈季和者云：昔韦中令镇蜀之日，与宾客宴于西亭，或暴风雨作，俄有虹蜺自空而下，直入于亭，垂首于筵中，吸其食馔且尽焉。其虹蜺首似驴，身若晴霞状。公惧且恶之，曰：“虹蜺者，阴阳不和之气，妖沴之兆也。”遂罢宴。座中一客曰：“公何忧乎？真祥兆也。夫虹蜺者，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理则昭然。公正人也，是宜为祥，敢为先贺。”旬余，就拜中书令。孟氏初，徐光溥宅虹蜺入井饮水，其母曰：“王蜀时，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先主取某家女为妃。今又入吾家，必有女为妃后，男为将相，此先兆矣。”未浃旬，选其女入宫。后从蜀主归阙，即惠妃也。休复母氏常说眉州眉山县桂枝乡程氏，某之祖裔焉。伯父在伪蜀韩保贞幕，任本州眉山县令。丁母忧，归村野，服将阕，时当夏杪，天或阴翳，见家庭皆如晚霞晃耀，红碧霭然。时饷开霁，瓮釜之中，井泉之内，水皆涸尽，时饷大雨霶霈而已。未几，韩侍中授秦州节制，伯父署节度推官。将知虹蜺者多为祥矣。

避雷

至道丙申岁夏五月，俳优人罗袄长有亲戚居南郭井□庄，袄长晨往

访之。时有庄民网获数鱼，袂长取三头贯于伞中，将归，至中路，天色晦冥，迅雷急雨，林木皆倾，火光烛地。袂长恐鱼是龙也，弃之田亩中。雷电益甚，惊惧投村舍避之，振栗不能自止。俟其霁方归。来日迟明，村人将伞与鱼云：“夜来庄主差某相寻，恐为雷雨所惊，见雷霹伞辭，取乖龙将去，鱼与伞遭雷火所燎，拾得，今将归焉。”端拱戊子岁夏六月，暴风雨，雷震圣兴寺罗汉院门屋柱折，有三僧仆于地，身如燔灼之状。世传乖龙者苦于行雨，而多方窜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楹柱之内，及楼阁鸱甍中，须为雷神捕之。若在旷野，无处逃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遭雷震死。俳优为逃而获免，兹僧不避而震杀。语曰：“迅雷风烈必变。”《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言君子常自战战兢兢，不敢懈惰，见天之怒，畏雷之威，恐罚及己也。《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其是之谓乎？

雨雹

大中祥符癸丑岁，庞永贤者，寓居广都县。夏四月，日将暮，忽烈风迅雷，发屋拔树，雨雹继之，达晓方息。诘朝，询诸行人云：雹自县东山横布数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则更不知其远迩也。雨雹过处，篱墙屋宇林木大者，皆为雹击，雷拔之，牛马犬豕皆惊仆地，鸟鹊小禽中者俱毙。时麦方实，无有孑遗。有一村人云：“某家是夜数雹穿屋而落，大如斟，盆瓮锅釜，皆为击破。”其雹所至之处，树木屋瓦，十不存二三焉。夫雹者雨冰也，皆阴阳相胁而成。《左传》曰：“凡雹，冬之愆阳，夏之伏阴，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此盖下民当丰稔收成，即便务奢侈，以至于服玩衣装，车马屋宇，违越制度，撒弃五谷，曾无爱惜，上天垂诫以惩之尔。

雉龙

郭噷者，忘其名，以其语声高大，因谓之曰噷。本成都豪族，不事生业，唯好畜鹰鹞，常慕能以鹰犬从禽兽者为伍焉。雍熙中，将鹰犬猎于学射山，鹰拿一雄雉，救之得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徒侣皆异之，以巾包而负之，觉其渐暖，行一里间如火，徬徨间，俄而阴晦，乃风雷震雹，林木摆簸，不知所归，遂弃雉于涧下，奔及至真观避之。时雨如注，中宵方霁，不胜其惊。因尔时有范处士者，闻其说，即云：“雉者

龙也，龙为五虫之长，无定形，寄居十二位，为鸡猪牛马之属，斯龙为雉服也。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尔。”

李老

袁氏不记名，人皆目为袁野人。尝居广都县庄。时盛暑，有一老人衣白诣袁庄求见袁，及席，谓袁曰：“某李氏，家于此县之南，特来有托于君子，愿君悯宥，当有厚酬。”袁亦不甚诺之，但宽勉而已，且留食水饭咸豉而退。后三日，因暴雨溪涨，庄民举网，获一鲤鱼，可三尺许，鳞鬣如金，拨刺不已。袁呼童就机割之，腹有饭及咸豉少许。袁因悟李老者鱼也，且曰：“李老虽灵，固难逃吾之一醉尔。”或云：虫莫智于龙，彼鱼神龙也。若斯变化，安有难而难逃哉？如是则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耶？吁，迍难困厄，凡圣与龙蟠蠕皆一时，免与不免，何得异哉？

慈母池

慈母池亦云滋茂池，去永康军入山七八十里，池水澄明，莫测深浅。每至秋风摇落，未尝有草木飘泛其上，或坠片叶纤芥，必有飞禽衔去之。每晴明，水面有五色彩，如舒锦焉。或以木石投之，即起黑气，雷电雨雹立至。或岁旱，祭祷无不寻应。休复曾见道门《访龙经》：水有五色及沙在石上者，皆是龙居之处也。

龙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龙女祠，即开元二十八年长史章仇公兼琼拔平戎城，梦一女曰：“我此城龙也，今弃番陬，来归唐化。”后问诸巫，其言不异，寻表为立祠，锡号会昌。祠在少城，旧迹近扬雄故宅，每旱潦祈祷，无不寻应。乾符中，燕国公高骈筑罗城，收龙祠在城内。工徒设板至此，骤有风雨，朝成夕败，以闻于高公。公亦梦龙女曰：“某是西山龙母池龙君，今筑城，请将某祠置于门外，所冀便于往来。”公梦中许之，及觉，遂令隔其祠于外，而重葺之，风雨乃止，城不复坏焉。继之王、孟二主，甚严饰之，祷祈感应，封睿圣夫人。天禧己未岁，自九月不雨至庚申岁二月，寺观诸庙祷祈，寂无影响。知州谏大夫赵公稹躬诣其祠冥祷，未至，郡甘泽大澍达旦，属邑皆告足。是岁丰登，民无札

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卷第六

悼蜀诗

《左传》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益部淳化甲午岁，盗起邛蜀，围逼城垒，主帅素无御备，遂奔剑门，贼乘势入城，烧掠杀伤至甚，坤维间凡数十军州，悉为贼之所有，唯眉、陵、梓、遂，坚壁自守。贼据益郡凡百日，天兵至，戮无遗类，军旅所过，皆为荆棘。朝廷除枢密直学士、尚书、虞部郎中张咏知益州。始至，察民疾苦，洞知乱起之由，因为《悼蜀诗》四十韵，今备录之。序云："至道纪号元祀春正月，为审官院考绩引对，天子曰：天厌西蜀，岁且荐饥，任失其人，枉政偷剥，民兴怨嗟，构孽肆暴。授命虎旅，殄灭凶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观人安民，朕意罔怠。宽即育奸，猛即残俗，得夫济者，实其人尔。惟方直历政有绩，邛僰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爱，汝其钦哉。祗奉厥命，乘辂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职。噫！谋筭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赋敛乃省。存恤穷困，招绥流亡，杜绝剥削，宣扬皇风，迨一岁而民弗克安，非郡县之罪，偏将之罪也。有听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师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乎？良家困弊，渐复从贼，庶赊其死，深可忿也。天子远九重，孤贱者惮权豪不敢言。呜呼！虽采诗之官，阙之久矣。然歌咏讽刺之道，不可寂然。咏敢作《悼蜀诗》四十韵，书于视政之厅，有识君子，勿以狂瞽为罪。""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侈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娇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禾稼暮云连，纨绣淑气错。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极必祸作。当时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风复俭约。性情非直方，多为声色著。从欲窃虚誉，随俗纵贪玃。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唯剥削。一方忿恨兴，千里攘臂跃。火气烘寒空，雪彩挥莲锷。无人能却敌，何暇施击柝。害物黩货辈，皆为白刃烁。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锁榛芜，庭轩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束刍绮罗博。悲夫骄奢

民，不能饱葵藿。朝廷命元戎，帅师荡元恶。虎旅一以至，枭巢一何弱。燎毛焰晶荧，破竹锋熠爚。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悼耄皆罹诛，玉石何所度。未能戮强暴，争先谋剽掠。良民生计空，赊死心殒获。四野构豺狼，五亩孰耕凿。黔首不安堵，炎如居鼎镬。出师不以律，余孽何由却。俾夫炽蜂虿，寡算能笼络。边陲未肃清，胡颜食天爵。世方尚奔竞，谁复振謇谔。黄屋远万里，九重高寥廓。时称多英雄，才岂无卫霍。近闻命良臣，拭目观奇略。”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岁，为贼所驱，于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闻鼓鼙声，及南门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树匿于秾叶间，见天军往来，搜捕杀戮。至夜，遂下树，于积尸中卧。至中宵，闻传呼，颇类将吏，有十数人，且无烛炬，因窃视之，不见其形，但闻按据簿籍，称点姓名，僵尸闻呼，一一应之，唯不唱艾延祚而过，僵尸相接，犹检阅未已。乃知圣朝讨叛伐逆，屠戮之数，奉天行诛，故无误矣。

夷人妇

甲午岁五月，天兵克益郡。至八月，贼支进犹据嘉州，宿崇仪翰领兵讨之。军次洪雅，有卒掠获一夷人妇，颇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俪，则交臂叠膝，俯地而坐。军人怒，许其断颈剖心，终而不能屈，坚肆强暴，拒之转甚，三日不饮食，以死继之，竟不能犯以非礼。主帅闻而悯之，使送还本家。嗟乎！虽蛮夷而能坚贞，强暴者不能侵侮之，华夏无廉洁者，得无愧乎？

张光赞

张光赞者，金水石城山张罗汉之裔也，以其善画罗汉，因以名之。每于寺观妆画功德，多历春夏，随僧饮食。其性谨悫守道不移，如是五十余年，人皆敬重之。甲午岁，为贼所执，迫令引颈，凡数剑而颈不断，遂于积尸中卧。至夜央，见一老僧曰：“汝生平妆功德用心，吾来救汝。”言讫开目，无所苦焉。至今颈上剑痕犹在。吁，西方圣人，恩祐明显，有若是之征邪？

金相轮

《北梦琐言》云：咸通中，高太尉镇西川雅州胡芦关，有道艺王剑者，渤海闻其名，俾蜀人吕尚致意召之。吕至，王生夫妇止一草屋，有一榻以箔隔限之。妪曰：“客至以何待之？”王曰：“州中都押衙，今日有筵会，可去取之。”俄而酒馔俱至，品味罗列，非匆遽之所能致也。量其家去郡往来不啻百里，吕怪愕，王生笑曰：“云南蛮王曾铸金相轮，祈我赍换成都福感寺塔上相轮，蜀人安得知之。”当时敬之者十有六七焉。洎淳化五年，狂盗入城，兵火沿焚，福感寺塔相轮坠地，完全俱是铜铁所为，非蛮王金换之者。盖王剑寓言，孙氏传闻不细尔。

金宝化为烟

蜀州江源县村甿王盛者，凶暴人也，与贼王小波、李顺为侣。甲午岁，据益州，授草补仪鸾使，部领子弟百余人。虏掠妇女，剽劫财帛，杀人不知纪极。驱迫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处古藏，银皆笏铤，金若墨铤，珠玉器皿之属，皆是古制。寻将指引者杀之，负其金帛三十余担，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寻亦杀之，恐泄于外也。城中货金银魏氏子妇被虏，在于贼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访于邛蜀贼境，寂无影响，至三月，方知在此贼家。良人及第谢元颖者，将金帛购之，二人亦沉于江中。八月，大军收蜀，此贼归明，衣锦袍银带入城，见者无不切齿。先是归明者例发遣赴阙，贼遂弃袍带逃归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处，数日火烟如窑。遂潜往掘看，悉皆空矣。惊愕之际，官军捕获入城，遂置于法。呜呼！杀人取财，冤毒滋多，不为己用，身遭屠戮，向来火烟起处，金宝已空。愚常闻金宝藏于地中，偶见者或变其质，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奢侈不久

甲午岁，顺寇攻益部，有不逞辈，随贼执兵杖，劫掠民家财货，又附贼害民，诛求无厌。天兵平贼，下宽大之诏，应胁从徒党，皆宥而不问，放令归农。此辈苟避诛戮，又多金帛，乃荡心炽意，自以为终身不复羁绁也。乘肥衣轻，歌酒娱乐，玩好珍异，丧葬婚聘，逾越僭侈，视亲若雠。如是不十数年，炎厉疾疫，公私争讼，相继而作，财物稍尽，车马屋宇，皆为他人所有，其贫如初。嗟乎！不义之物，似有神明所

掌，得之者不罹其祸而身获存者鲜矣。夫善人富谓之天赏，淫人富谓之天殃。此辈天以殃之，其是之谓乎？

刘旴

至道丁酉岁秋八月，诸州巡检作坊使韩景祐至怀安军，为其下广武卒刘旴等谋杀之，韩逾垣而免。是夜军贼掠怀安军，及明，取金堂古城，入汉州。凡六日，行五百余里，劫掠五军州十镇县，所至处皆不及支捂。驱掠军民，势莫可遏，州县震慑，户口奔逃。时知府张密学□谓招安使上官正曰："贼今日邛州，来日必奔嘉、眉州，贼若有盘泊处，如鱼得渊，卒难除讨，君必悔之。今日请即往，移兵渡江，逆而击之，夺其胆气，当尽擒之。此上策也。时不可失。"上官遂点集兵甲前去。过新津江，遇贼食于方井，驰告张密学。张曰："刘既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来告，尽杀其党凯旋。且张公料敌先见，皆此类也。上官能将其兵，是行也，易于摧枯，川界由是肃然。

卷第七

哀亡友辞

咸平庚子岁正元日，神卫卒杀主将，窃据益郡。四月，天军来讨，至城下，贼拒天军，驱胁老幼以乘城。天军堙以环城，昼夜攻击，城内死伤且甚。其贼求取供须器用，钱帛珠金，民不聊生。九月二十日，大军入城，贼众宵遁。主帅念其城中民庶，备历艰危，虑玉石俱焚，遂使招诱出城安抚之。初，城内百姓，为贼据城，皆携挈老幼，出城投村墅逃避者，十六七焉。有出城却被军贼搜捉，缧系入城诛戮者。有役于城上，犯其暴法者。有穷于输给，遭其毒酷者。有胁而不从，为其杀害及受榎楚者。有痛心疾首，忧郁愤闷，成疾而死者。有与贼为伍，献谋附势，扼喉撞心，取其贿赂者。有终日逃避，以至城陷，竟不睹贼锋者。夫如是者，命非天耶？天非命耶？前进士张及有《哀亡友杨锡辞》，前进士彭乘有《郝逢传》，今具其事迹及录其辞传，非止杨锡、郝逢而已，庶后之人览之，得无伤叹叛君残民之事若是哉！《哀亡友辞》序云：亡友杨锡，字孝隆，诚至之士也。昔与赵郡李畋、蜀郡任玠、南阳张逵洎及结文学友，咸治经义于乐安先生，悉潜心于六教，然后观史传，遍百家之说，探奥索微，取其贯于道者。既积中而发外，遂下笔著文，其撰论，考贤士节夫之动静，明古今沿习之废置，纪绩义之大小，辨适用之邪正，不虚美，不隐恶，庶达乎心志之所冀也。日执是道，以出身入仕，俾其抱策书而不愧怍，持言行以符会同，十五年未始一日而忘此也。亡友居吾群中，尤为静退者。盖不徒为进以希名苟誉，速售其身，诚俟乎乡贤里能，拜书献于春官氏。不幸去岁盗贼窃据城邑，亡友即日忧懑成疾，莫能远遁。及复避地于西山，不得与亡友言别，每念迹虽离而心同，室在远而迩，意其与终合而成前志也。至王师讨平凶丑，我虽归正，友则愤极而死矣。冢嗣始孺，又且夭矣。呜呼！亡友业已著而未伸，命何艰而至此，身既殁而嗣亡，地仍僻而知寡。彼苍何司使辅善疾恶者，罹戾若是之甚耶！愿表其懿行，录其遗文，同三友入关，示儒林豪杰，必推而知之，少赎永恨，今姑为辞，舒交情之悲尔。曰：予

取交之得朋兮，接群居之及义。不殒获于少贱兮，耻喧呶于声利。炳旧史之远目兮，饫六经之正味。议班纪之九流兮，广刘书之七志。既积中之发外兮，幸入官以莅事。将结绶之弹冠兮，匪君翔之于坠。何贼卒之妖兴兮，据藩服之城垒。君岂适远之无所兮，奈病来之难起。我徂西山兮，不与子别。或出处兮，其心曷异。凶丑之长然，诚会合之密迩。洎王师之讨平兮，闻吾友之已矣。燕雀啁啾兮，辽鹤幽病。豺狼噬啮兮，驺虞愤死。嗟庆绪之不续兮，复嗣子之随踬。徒呼天之云亡，故使其秀疾而神䄂志。愿表其文行兮，示广场之豪士。冀知子之若然兮，俾德之无愧。今空抑哀以摛辞兮，报亡友之终始。

郝逢传前进士彭乘撰

郝逢，字致尧，成都人。幼好学攻诗，性柔而惰，或谓其性懦非能立事，常欲求乡荐，未克，属盗起于境，资产略尽，迫寒喂而无忧叹。咸平中，蜀掌兵者失律，兵乱，为贼盗杀守臣而据郡，自春徂秋，驱老幼以守城。或献谋于贼，令尽索郡中书生署职，俾立效，凡得数十辈，列兵而胁曰："不从者即此诛戮，仍及其族。"皆震慑而从。逢前绐贼帅曰："公所索儒士，某非儒，岂可徼禄？不能从命。"词气刚愤，不可屈挠。贼怒，令引去，临刃复召者三，词皆如初。会解于贼槚楚而释之。既获免，遂匿于家。天兵至，逆党歼夷，或闻于郡守，将上其事而中止。逢亦不复言，居贫自若。噫！当是时，有位者尚或苟命，而逢一士尔，能致命贼所，不陷非义，彼固禄衒势，私于身以媚时，得无愧乎？逢贫处晦迹，混于俗而人不甚知，噫！人名存诚岂易知乎？逢居州里，皆以为怯懦，洎乱而能尔，始明其所履焉。是时无他虑也，去就而已，去为顺，就为逆，去难而就易，能为其所难，志以守正，是亦几乎智勇也。夫忠烈节义，何时无之，然晦于无闻，在遇不遇尔。使越石父不遇晏子，则一拘囚尔，聂政非其姊则无名暴夫尔。其遇，千钧之重，不遇，鸿毛之微。然不可欲其遇而始为也，谓不遇而不为也。兰生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困穷而改节。苟有善，虽不我知，斯善矣，岂止蒙其庆乎？苟不善，虽不我知，斯恶矣，岂止罹其殃乎？《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王明，并受其福。"又曰："荷校灭耳，凶。"其是之谓乎？若逢所履，虽曰未闻，吾必谓之闻矣。故为声其实，亦得有所劝焉。

陈季和

伪蜀进士陈熙载，字季和，文学之外，书画之尤者，皆阅而识之。郡中好事之家，所宝藏者，多经其目，真伪无所逃焉。受均贼署配连州，岁余，或有乡人西来，因寓书云：“某在家日，于某处埋一铁投壶瓶，实以铜钱，书若到家，可使令掘之。”既而书至，遂于所言处掘得一铁投壶瓶，其中唯见一龟，才容壶腹之内，无能出之。翌日取看，即不见龟，但空壶而已。夫物之所化，史传尤多，不可以智达也。

鬻屦妪

庚子岁，益部军贼据城，大军在北门外，厮起洞子，近城攻击，矢石如雨。中坝街有王妪，年七十余，孙儿十四五岁，为贼驱之守城，妪日自送食饮。忽一日，贼集诸妓乐于瓦屋禅院门，妪倚树坐看。一贼直来妪前，背身箕踞，妪叱之不去，仍恶詈之，其人如不闻。妪忿然退身，须臾，城外一炮飞空而落，傍击此贼，头碎于地。如无此贼，则妪正中之也。城陷日，唯残妪一身。今九十余，既老且病，冻馁切骨，织草屦自给。常告人云：“城闭之日，若遭炮石击杀，不见今日贫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可逾也。凡人贵贱贫富，遭逢祸福，有幸与不幸。颜子少亡，子曰不幸。短命之称为不幸，则知长命为幸也。鬻屦妪贫而寿，叹为不幸，惜哉！

盲女

庚子岁，天兵讨益部，贼突围宵遁。主帅愍城中民，使招诱出城，大军方入搜捕。及平定后，尽令归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年七八岁，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处去？不供给我饮食也。”其盲女为饥渴所逼，不知无家，但怨呼父母兄嫂，旦夕不辍。有一邻妇云：“此孙氏女，三岁因患麸豆入眼，父母怜其聪慧，常教念佛书，鞠养甚厚。父死于输给不迨，母死于忧愤，嫂因供给役夫，中流矢而毙，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无亲戚。”观者痛心洒涕。经旬，或遇邻妇，问盲女存亡，邻妇云：“盲女不接他人饮食，但悲号叫呼其亲，水饮不入口，苏而复绝，七日而卒。因悯而拾余烬者，材而焚之，于盲女衣中获白金一两，遂鬻之以供僧画像焉。”呜呼！城陷日似此者多矣，独书盲女者，言虽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财饶，则礼义兴矣，财苟不足，则礼义俱废，盖人之常情也。当是时也，民家财物罄空，窘迫尤甚，岂谓邻妇独能拾余烬之材，焚烧盲女，复于女衣中获金，不为己用，与盲女供僧画像，奇

哉邻妇！能于困穷窘迫之际，存诚如是，故特书之，且今之见利忘义者，不为斯邻妇之罪人乎？

铁骨鱼

于生名玄，字玄之，成都人也。庚子岁，遇贼据城，谓愚曰：“某家资图籍皆不顾，所宝唯一刀尔。”开房令愚视之。于昏黑处见光芒丈余，细辨之，乃刀也。因问所得之处，云：“某故父于伪蜀制诰贾舍人下及第。是年冬，游青城回，至温江县，泛舟而归。见百花潭侧渔人钓获鲤鱼一双，长尺余，买之归家。时当寒冱，暖酒炙鱼，且御凝冽。食鱼弃骨，侍婢云：一鱼骨黑，乃铁也。使匠辨之，真铁尔。遂炼成此刀。今遭厄难，陷在贼中，城破之日，刀与人孰存？此刀先丧，吾亦丧矣。吾若先丧，不知刀归谁氏。此刀非常，宜见赏，他日为吾善志之。”于生于贼中忧愤而卒。城陷日，家遭焚掠，其刀果不知存亡。因叙其言以记之。

卷第八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枢密直学士任公中正张筵赏花于大慈精舍。时有州民王氏，献一合欢牡丹，任公即图之，时士庶观者，阗咽竟日。且西蜀自李唐之后，未有此花，凡图画者，唯名洛州花。考诸旧说，谓之木芍药，牡丹之号，盖出于天宝初。按《酉阳杂俎》云：隋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又《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亦无牡丹者。至伪蜀王氏，自京、洛及梁、洋间移植，广开池沼，创立台榭，奇异花木，怪石修竹，无所不有，署其苑曰宣华。其公相勋臣，竟起第宅，穷极奢丽。时元舅徐延琼，新创一宅，雕峻奢壮，花木毕有，唯无牡丹。或闻秦州董城村僧院有红牡丹一树，遂赂金帛令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匣，历三千里至蜀，植于新宅。花开日，少主临幸，叹其屋宇华丽，壮侔宫苑，遂命笔书孟字于柱上。俗谓孟为不堪。明年，后唐吊伐，孟知祥自太原驰赴蜀，即知其先兆矣乎？伪通政王宗裕亦于北门清远江东创一亭，台榭池塘，骈植花竹，泉石萦绕，流杯九曲，为当时之甲也。唯牡丹花初开一朵，王与诸亲属携妓乐张宴赏其初开者，花已为一女妓所折，王怒，欲诛之，其妻谏曰："此妓善琵琶，可令于阶前执乐就赏。"王怒稍解。其难得也如此。至孟氏，于宣华苑广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丽春，与黎州所有者小不同尔。

寓孔雀书

愚友人左侍禁辛贻显为容、宜、廉、白等州巡检，因寄一孔雀雏。西南相去万里，蜀人固未尝睹之，诚可爱也。书云：所属郡邑山中多孔雀焉。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尾大而绿，光翠夺目。孔雀自爱其尾，欲栖息，必先择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网罟，须俟甚雨，尾沾而重，不能高翔。初为所擒，则雀欲展其翅，恐伤其尾，至死尚爱护之。土人

有活取其尾者，持刃于丛篁幽阒处，藏蔽其身，伺其过，则急断其尾。若不急断，回首一顾，即金彩无复光翠，故生者为贵也。为妇人首饰及扇拂之类。或生擒获者，饷馈如京、洛间鹅雁，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有一士人，尝养一只，仆夫告云：“蛇盘孔雀，且恐毒死。”士人急令救之，其仆回，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仆告曰：“蛇与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鸡抱伏即成，其名曰都护。初年生绿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每至晴明，轩翥其尾，自回顾视之，谓之朝尾。须以一间房，前开窗牖，面向明方，东西照映，向里横一木架，令栖息。其性爱向明，不在地止泊。饲之以米谷豆麦，勿令阙水，与养鸡无异。每至秋夏，令仆夫于田野中拾螽斯蟋蟀活虫喂饲之。凡欲喂饲，引于厅事上，令惯见宾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鹅翎筒子，灌少生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开，则擘口惔之小鱼虾，不尔饿损。及切蒻少许惔之，贵其凉冷，如食有余则愈。切不可与咸酸物食，食则减精神，昏暗毛色。驯养颇久，见妇女童竖彩衣绶带，必逐而啄之。或芳时媚景，闻丝竹歌吹之声，必舒张翅尾，眄睐而舞，若有意焉。

滕处士

滕处士昌祐，字胜华，攻书画，今大圣慈寺文殊阁、普贤阁天花瑞像额，处士笔迹也。画花竹鸟兽，体物象形，功妙，格品具名画录。处士所居州东北隅，竹树交阴，景象幽寂，有园圃池亭，遍莳花果，凡壅培种植，皆有方法，及以药苗为蔬，药粉为馔。年八十五，书画未尝辍焉。厅壁悬一大粉板，题园中花草品格名目者百余件，亦有远方怪草奇花，盖欲资其画艺尔。园中有一柿树，夏中团坐十余人，敷张如盖，无暑气。云柿有七绝，颇宜种之。一，有寿；二，多阴；三，无禽窠；四，无虫蠹；五，有嘉实；六，本固；七，霜叶红而堪玩。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细土拌细，切生葱酒糟各少许，深二尺余，以水渍之，候春初掘取藕根粗者，和颠三节已上四五茎，无令伤损，埋入深泥，令近盆底，才及春分，叶生，当年有花。夫藕有四美，根为菜，花为玩，实为果，叶为杓具。此四美，池沼亭槛之前为瑞草，萍蘋藻荇，不得与侔也。园中有慈竹藂生，根不离母，故名之慈也。有钓丝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丝竹，叶细而青，茎瘦而紫，亦谓之墨竹。有对青竹，身黄色，有一脉青，节节相对，故谓之对青也。有苦竹，叶稌多阴，笋高之时，粉香籜翠。有桂竹，扶疏藂茂，潇洒亭台，无出此数君

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种竹，多遭烈日晒干。园中竹以八月社前后，是月天色多阴，土润，竹以此月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地坑令宽大，以水调细土作稀泥，即掘竹，四面凿断大根科，连根以绳锢定，舁时勿令动著根须间土，舁入坑，致泥浆中，令泥浆周匝遍满，乃东西摇之，复南北摇之，令泥浆入至须间，便以细土覆之，勿令土壅过竹本根也。若竹稍长者，芟去颠叶，缠竹架之，恐风摇动即死。每窠相去二尺余，不须实斸，只以一脚踏之，来年生笋速也。宜于园东北软土上种之，竹性多西南行。根不用频浇水，水多则肥死。园中有梨名车毂，围一尺，摘时，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深黄，剖之，至核红翠如金，味美为桃之最也。有林檎，色如玉，向阳处有朱点如缬，颗有重四两者。其栽果法，以冬至后立春前，斫美果直枝，须有鹤膝大如母指者，长可二尺已来，札于芋魁中，掘土令宽，调泥浆，细切生葱一升许，搅于泥中，将芋块致泥中，以细土覆之，勿令坚实，即当年有花，来年结实，绝胜种核接果树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树子酸涩不美者，如臂已上，皆堪接也。然后寻美果枝，选隔年有鹤膝向阳者，枝长不过二尺，过则难活。至时翦下，便札于萝卜中，欲不泄其气也。冬至后十日立春前十日，其野树皮润，萌芽未发，是其时也。将野树以锯截，令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许，取美枝，或一枝，或两枝，斜剸，勿伤青皮，插于野树罅中，外与野树皮相齐等，紧密用牛粪泥封之，与笋箨苞裹。其接处以麻纫缠定，上更以黄土泥搭头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树傍生芽叶，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则当年有花必矣。休复尝依其教，而树树皆成，则不喻其野树子实酸涩，鹤膝枝甜美，接酸涩树上，为酸涩之气所推，又焉得遂于甜美耶？树之元气，反不能推小枝而与之俱酸涩，何也？所谓本不胜末，而物性难解欤？今之人但荫其枝叶，食其美实，而不求其酸涩所推耶？

好画虎

灵池县洛带村民郝二者，不记名。尝说其祖父以医卜为业，其四远村邑，请召曾无少暇。画一孙真人，从以赤虎，悬于县市卜肆中，已数岁。因及耄年，每日颙坐瞪目观画虎，终日无倦，自兹不见画虎则不乐。孙儿辈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如不协其意，则怒而诟骂，以至杖挞之，若见画虎，则都忘前事。人有召其医疗，至彼家，见有画虎，即为之精志。亲戚往还，亦只以画虎图幛，为饷遗之物。如是不数年间，村舍厅厨寝室，悬挂画虎皆遍。乡党皆以画虎所惑，有老兄见其

耽好，怪而责之曰：“汝好此物何谓乎？”答云：“常患心绪烦乱，见之则稍间焉。”因是说：“府城有药肆养一活虎，曾见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既见后，顿忘寝食，旬余方诱得归。自兹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经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则啖生肉，凡一食，或猪头，或猪膊，食之如梨枣焉。如是儿孙辈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孙儿相寻见，则以杖击回。至孟蜀先主建伪号之明年，或一日夜分，开庄门出去，杳无踪迹。有行人说夜来一虎跳入羊马城内，城门为之不开半日，得军人上城射杀，分而食之。其祖父不归，绝无耗音，则化为虎者是也。遂访诸得虎肉食者，获虎骨数块，将归葬之。

葭萌二客

伪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负贩杂货，往葭萌市鬻之。山程巇崄，竹树荒凉，时雨初霁，日将暮，去市十五里余，蓁林高树上有人云：“虎过溪来，行人回避。”二客惶忙，选得一树高枝叶蔽人形处登之。逡巡，有二虎迭来攫跃，或作人声曰：“人在树上。”一虎曰：“我须上树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栗，以拄杖揞之。虎叫曰：“刺着我眼。”遂下树号呼而逸。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树。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妇报云：“任拦头夜来醉归，刺损双眼，不来检税。”二客相顾私语，众怪而问之，因说夜来以拄杖揞损虎眼，是斯人伪为虎而劫路耶？众言此处近有二虎，且暴，四远村庄犬彘驹犊，逮将食尽。市人遂相率持杖往拦头家验之。才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哮吼而去。众至任拦头家，窥其篱隙之内，但见拦头倮形而坐，两目流血，呻吟不已。众乃叱之，以杖击笆篱，其拦头惊忙踉跄曳一尾突门而出，目无所见，撞落深坑，吼怒拿攫，为众人棒及大石毙之，遂舁入市。向先见者虎，即拦头妻也。休复见史传人化为猿、为鱼、为鳖、为龟、为蛇、为虎之类甚多，不可以智诘之矣。

虎化为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贾为业。开宝初，往巴、蓬兴贩。其路危峡，猿径鸟道，人烟杜绝，猛兽群行，村甿皆于细路中设槛阱以捕之为常矣。时徐至一村安泊，中夜报云机发。村人炬火照之，见一老僧困惫，在阱中，自陈曰：“夜来入村教化回，误落槛中，望诸檀越慈悲解救。”村甿辈共愍，开槛而出之，跃跳数步，成一巨虎，奋迅腾踯而

逝。斯畜也，以人言诱喻村甿，得脱其难，亦智矣。

李吹口

永康军，太平兴国中虎暴，失踪误入市，市人千余叫噪逐之。虎为人逼，弭耳瞩目而坐，或一怒，则跳身咆哮，市人皆颠沛。长吏追善捕猎者李吹口，失其名，众云：“李吹口至矣。”虎闻，忙然窜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余饮之。休复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问向来饮虎血何也？李云：“饮其血以壮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字，长三寸许，在胁两旁皮下，取得佩之，临官而能威众，无官佩之无憎疾者。凡虎视，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捕得，记其头藉之处，须至月黑掘之尺余，方得如石子琥珀状，此是虎目精魄沦入地而成，琥珀之称，因此，主疗小儿惊痫之疾。凡虎须，拔得者，将札蚛牙，无复疼痛。凡虎伤者人衣服器杖，乃至巾鞋，皆摺叠置于地上，倮而复僵，盖虎能役使所杀者人魂也。凡为虎伤死及溺水死者，魂曰伥鬼。凡月晕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伤醉人。顷有村夫入市醉归，临崖而睡，有虎来嗅之，虎须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喷嚏，其声且震，虎惊跃落崖而毙。此事皆闻李吹口者。

卷第九

天仓洞

医人张世宁，先为僧，名法晕，师事绵州雪山院僧晓枢者，郴人也。禅观之暇，颇好烧炼。太平兴国初，令法晕及行者柴汉荣、张保绪，往昌明县窦船山采药。入山百余里，岩谷重深，松竹蓊翳，寻流霞山路，至一村，曰张野人家。老父及妪皆八十余，既见法晕等，语之曰："前有天仓洞，某为孩孺时，有二客去游，言洞中见自然肴馔，皆可食之，汝可去游。唯路径危峻，当宜勉力。"法晕遂挈火负粮入洞。初甚隘崄，后渐高广。迤逦昏黑，因执炬而行。或上或下，凡十余里，渐明，与人世无异。嵌窦石室，广容百人。其下坦平，两畔石壁钟乳流溢垂下，长三四尺，时闻鸣籁音韵，石床茶灶相连。就之略憩。或觉馁思酸馅食，面前寻有一双酸馅，悚惕惊异而食之。保绪亦思蒸饼，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柴汉荣思蜜，亦如前。得食之后，皆忘饥渴，渐觉身体轻利登陟，无困惫。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履迹果核，如有人行遇之处。对岸有石墙，遥望云霞隐映，甍栋楼阁，棕楠花果，景象幽奇，如宫观状，微闻钟磬之韵，水急苔滑不敢过。乃稽首曰："下士微贱，形骸滓秽，窃入洞府，仰窥灵迹，是尘劫因缘。"不敢久住，却寻旧径而回。既出得洞，先藏者蒸饼化为石甚重，击之如铜声。休复尝见道书云：大凡灵山洞府，若非道书标记者，不可造次游历。有龙蛇之洞，多腥秽，鬼神之洞，门高阔，若神仙之洞，隘狭仍须有水隔碍，凡人不可妄造之尔。

鬻龙骨

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蘩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蘩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又蚕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有鬻龙骨叟，与孙

儿辈将龙骨齿角头脊之类，凡数担，至暮，货之亦尽。因问所得之处，云：某住灵池县分栋山。山去府城七十余里，北连秦、陇，南接资、泸，山阜冈岫之间，磎洞土穴之内，有能兴云雨之处，即有龙蜕骨焉。齿角头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锦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数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龙之蜕骨，与蝉蜕无异。又闻龙有五苦，谓生时、眠时、淫时、怒时、蜕骨时也。每年秋夏中一两度，愚遥见分栋山上，阴云勃起，其间一物，白色拖尾，及夭蟜入云，如曳练，长七八十尺，时濯锦江桥上千人纵观，食顷，方拿奋而没，旋有暴雨滂沲，雷震数声，倏忽开霁，得不为蜕骨者龙乎？因蚕市有王仲璋得一蛇蜕，长五六尺，腹甲下有四爪如雀之爪。胡本立得一龟，小如钱，绿色，背有金线，界成八卦象。郑伯广得一小瓢子，如垒两皂荚子，坚实重厚，无有及者。休复亦曾得芝本两层，抱石而生。每蚕市，好事者凌晨而往，忽有遇神仙者，或有遇灵药者，或有遇奇物者，耆艾相传，青城山仙人隐士多因蚕市接救人尔。

试金石

开宝初，锦江桥侧有周处士者，鬻十香丸，以白器贮水，浸小石子百颗余，各有文缕，如飞禽走兽，花草云凤、僧道之形者，人常聚观叹赏之。中有一石，如肾形乌润，每将磨金，次色者益紫，以此为异。玉工见之，云："非试金石，乃黑玉尔。"后有道士见云："非黑玉，是宝也。若欲验之，以常石对秤，此石重加数倍。以水银涂其上，如傅粉焉。若以大火烹之，成紫磨金，君当富矣。"周曰："安敢火烹，非恶富也，恐丧吾宝。"后经贼乱，不知石之所之。休复因见道门《仙人照宝经》云：凡有金之处，旁熏树木，皆悉黄色。若要辨之，其石乌润，以水银揩之，自然粘著石上。以秤秤，有金者重于常石数倍。若敲磕及碓击，终不能碎。须以大火烹煅，得真金矣。其金号曰宝金，将炼为金液还丹，服之羽化，非世之常金也。昔道士所言，得于此经乎？

僧繇阁

茂州近威戎军有僧繇阁，山路巇崄，人烟杜绝。高冈之下，有龛豁如堂奥，石壁上有画观音像一躯，及当时画功德主少长五人。其石壁年深，随势剥落，虽风雨飘润，形状愈明，岁月经久而不昏晦。不知其画何得入石，亦不知僧繇何以至此也。

石像

新都县四众院僧有卧像一躯，盖生于石，手足头面，衣纹纤介，青黄色隐起，状若雕刻，岂知胚混偶然成形乎？

采枸杞

华阳邑村民段九者，常入山野中，采枸杞根茎货之，有年矣。因于紫山脚下见枸杞一株甚大，遂斸之，根本怪异，不类常者，长尺余，四茎如四足，两茎如头尾，若一兽形。持归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四隅村落群狗聚而吠之，终夕不辍，不堪其喧也。迟明，妻怒，将充朝爨，群狗乃不复吠矣。休复见道书云：枸杞、茯苓、人参、薯药、朮等形有异者，饵之皆获上寿，或除嗜欲，啬神抱和，则必有真灵降顾，接引为地仙尔。

赵公山

淳化癸巳岁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赵公山采薪，遇数苗薯药，颇大于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薯药，遂与妻子同掘之。深三尺余，但见根须抱一大瓷合。遂揭开视之，有一大赤蛇如烂锦，盘结合内。村人悸栗，以锄触之，蛇乃翻然化一雉，飞入溪水中，合内唯余一只石簪。村人持归山舍，其夜，一室如昼。村人转惧此物异常，送与庄主。明年，值顺贼作乱，不知此簪所存。

鹿水溪蛇

陵州籍县鹿水溪村民康化者，雍熙乙酉岁秋，有牧童晚归值雨，见溪中有大蛇引小蛇，蟠蜿屈曲于泥中，自大至小，曳泥上岸，入一穴内，至末者曳泥窒其穴口，并无踪由。其童惊骇，目瞪口禁不能言。至前春启蛰时，方稍语得。父母问其不语之由，方说溪中所见之物矣。

鱼化为石

青城县渔者李克明钓归，倾其鱼于竹器中，有一鱼化为石，长四寸许，鳞鬣灿然若活。渔人妇见而爱之，将与竖子为戏。其竖子将石鱼于

碗水中，或摇鬣振鳞，浮泳而活。渔者惊异，取出置土罂中。因是邻里求观者众，在水则活，离水则为石，率以为常。时巡辖柏舍人虚舟取此鱼看，敲之中断，致于水中，不复活矣。

赵十九

赵十九名处琪，陷银花衔镫为业。淳化中，收得一铁镜，颇有异常时。有毕先生者，名藏用，字隐之，年九十余，然不知所修之道。尝饮酒少食，自言本天台山道士，入川儒服三十余年，备历蜀中名山胜景。一日，与处琪赍铁镜访愚茅亭玩之。其镜可重一斤以来，径七八寸，鼻大而圆，绕鼻有四象八卦，外有大篆二十四字，背面皆碧色，每至望夜，光明愈于别夜。毕先生于景德中携至阙下，值上封泰山，因从观大礼，得召见称旨，遂与披挂，赐紫服，号通真大师，封香令于青城山焚修，御诗送行。到川日，访愚茅亭，问其铁镜，已在贵人之处矣。

景山人

玉垒山人景焕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撰《野人闲话》、《牧竖闲谈》。住川城北隅，数亩园蔬，家族数口，丰俭得中。山人情性温雅，守道俭素，未尝与人有毫发之竞，对人无老少，必先称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璋者，求山人画龙。初甚爱重，后有人云："景山人画格品低于孙位、黄筌。"遂将染为皂。山人闻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绢，恭谢而退。尝使小仆挈帽随行，遇雨，寻仆不见，冒雨而归。妻问何不戴帽，衣服濡湿，山人云："亢阳祈雨，不许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钗还邻家，婢中路遗之，泣告山人，因他处假金钗令还邻人。山人尝于婢仆辈知其乏困饥寒，诚谓君子不虐幼贱。山人园圃中养二班鹅，婢夜见鹅粪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获麸金二两余。吁！谁谓天盖高，何惩恶劝善如反掌耶？

弹鸳鸯

章子朋者，善书勒大字，妙放小弩弹丸，发无不中，常自衒其能。至道丙申岁，往嘉州书僧院额，自州乘船，所至处弹获飞禽，供同船人食。至青神县，维舟见二鸳鸯，因发弹毙雄者，将归烹之。其雌者随至其船，见雄者在锅，不顾沸汤，投其中，伸颈鼓翼，长叫数声而卒。子

朋戏曰："人之为偶者，如此蹈汤赴火相随。"如是以为笑乐。《左传》谓忍人者，其章子朋之谓乎？

蚕馒头

新繁县李氏，失其名，家养蚕甚多。将成，值桑大贵，遂不终饲而埋之，鬻其桑叶，大获其利，将买肉面归家造馒头食之，擘开，每颗中有一蚕。自此灾疠俱兴，人口沦丧。夫蚕者灵虫，衣被天下，愚氓坑蚕获利，有此征报尔！

太子大师

后唐大同三年，魏王统军克蜀，孟先主尚庄宗妹福庆长公主，自太原节度驰赴西川。至明宗晏驾，宗室丧乱，朝士奔窜。有新罗僧携庄宗诸子为僧，入蜀投孟主，即福庆长公主犹子也。因为起院，以庄宗万寿节为名额，蜀人号为太子大师。暨圣朝吊伐，入见阙庭，有小师宗莹，酷好为诗，其师自京归，检校其院，骡残迨尽。宗莹与院主元亮设谋，闻于时政，以其师后唐宗裔，不合住川，由是为所奏，发遣赴阙。大师忧恚，卒于剑门，元亮与大师同日暴亡。宗莹因顺贼入城，焚烧院宇，寄食诸寺，中风恙，二三年间，患疮疥狼狈，终亦自缢而死。呜呼！不畏于天，不孝于师，能无及此乎？

卷第十

孙处士

孙处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师益部攻水墨僧令宗俗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为性介洁，凡欲图画道释尊像，则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不茹荤饮酒，多在山观村院，终冬夏方能周就。尝寓青城白侯坝赵村，爱其水竹重深，嚣尘不入，冀绝外虑，得专艺学。知微画思迟涩无羁束，有位者或求之不动，即绝食托疾而遁。导江县有一女巫，人皆肃敬，能逆知人事。知微素尚奇异，尝问其鬼神形状，欲资其画。女巫曰："鬼有数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与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气劣神悴，假某传言，皆在乎一时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与求一鬼，请处士亲问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尝闻人死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有生天者，有生为人者，有生为畜者，有受罪苦经劫者。今闻世间人鬼各半，得非谬乎？"女巫曰："不然。冥途与人世无异，苟或平生不为不道事，行无过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见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处士有疑，请自问之。"知微曰："敢问三郎鬼神形状，欲资所画。"俄有应者曰："今之所问，形状丑恶怪异之者，皆是魍魉辈。神者一如阳间尊贵大臣，体貌魁梧，气岸高迈，盖魂魄强盛，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非同淫厉之鬼尔。"知微曰："鬼神形状，已得知矣。敢问鬼神何以侵害于生人？"应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知。凡鬼神必不能无故侵害生人。或有侵害者，恐是土木之精，千岁异物，血食之妖鬼也。此物犹人间之盗贼，若无故侵害生人，偶闻于明神，必不侵害，亦不异盗贼之抵于宪法尔。若人为鬼所害者，不闻乎为恶于隐者，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者，人得而诛之乎？"知微曰："明神祷之而求福，有之乎？"应者曰："鬼神非人实亲，于德是依，皇天无亲，亦惟德而是辅。凡有德者，不假祷祈，神自福之。若素无德行，虽勤祷之，得福鲜矣。"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应者曰："杀生与负心尔。所景奉者，浮图教也。"知微曰："某之后事，可得闻乎？"应者曰："祸

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秘，弗许预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应者曰：“望君济我资镪数百千贯。”知微辞之，应者曰：“所求者非世间铜铁为者，乃楮货尔。”知微乃许之。应者曰：“烧时慎勿使著地，可以薪草荐藉之，向一处以火爇，不得搅剔其钱，则不破碎，一一可达也。”遂依教燔纸钱数百千贯。噫，昔汉世已前，未知幽冥以何为赂遗之物尔？

黄处士

黄处士名延矩，字垂范，眉阳人也。少为僧，性僻而简。常言家习正声，自唐以来，待诏金门，父随僖宗入蜀，至某四世矣。琴最盛于蜀，制斫者数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尽善，有琴瑟徽者为上，金玉者为次，螺蚌者亦又次焉。所以为异者，岳虽高而纮低，虽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无弦吟，振之则有余韵。非雷氏者，筝声绝无琴韵也。处士尝言：隋文帝子蜀王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间，故有号寒玉、韵磬、响泉、和志者。琴则有操、引、曲调及弄，弦则有歌诗五曲，一曰《伐檀》，二曰《鹿鸣》，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盖取诸国风雅颂之诗，声其章句，以律和之之谓也。非歌诗之言，则无以成其调也。本诗之言而成调，非因调以成言也，诸诗皆可歌也。咸平中，知州冯公知节召孙知微画，俾处士弹琴，二公俱止僧舍。尝会愚茅亭，进士张及赠之诗曰：“二公高节厌喧卑，同寄萧宫共展眉。玉树冰壶齐品格，野云皋鹤本追随。泉流指下何人赏，岳峭毫端只自知。缱恋贤侯美风教，故山归去尚迟迟。”祥符壬子秋，告归乡里，遗愚养和一法。是年冬，病卒，年八十。其乐天知命者欤？

程先生

程先生名贲，字季长，自号丘园子，江阳人也。世习儒，少孤力学，立身介洁，跬步一言，必循礼则。虽家童稚子，应对进退，不逾规矩。先生尤嗜酒，复喜藏书，自经史子集之外，凡奇诀要录，未尝闻于人者，毕珍收之，亦多手写焉。其间复混以名画古琴，瑰异雅逸之玩，无所不有，虽年齿已暮，而志好益坚，目游简编，未少暂息。每谓所知者曰：“余五十年简册铅椠未尝离手。”其勤至也如此。尝撰《太玄经义训》，功未就，寝疾而卒，年七十有四。《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是之谓乎？

杜大举

杜鼎昇，字大举，形气清秀，雅有古人之风，鬻书自给。夫妇皆八十余，每遇芳时好景，出郊选胜偕行，人皆羡其高年逸乐如是。进士张及赠之诗曰："家本樊川老蜀都，世家冠剑岂寒儒。笔耕尚可储三载，酒战犹能敌百夫。僻爱舜琴湘水弄，每县孙画醉仙图。孟光语笑长相逐，唤作梁鸿得也无。"尝手写孙思邈《千金方》鬻之，凡借本校勘，有缝折蠹损之处，必粘背而归之，或彼此有错误之处，则书札改正而归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则忠，使人子知方则孝。"自于《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二十年，获筋体强壮，耳目聪鉴，每写文字，无点窜之误，至卒方始阁笔。服玉泉法，去三尸，坚齿发，除百病。玉泉者，舌下两脉津液是也。但能每旦起坐，瞑目绝虑，叩齿二七通，漱令满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脐下炁海，一七遍，经久自然如流水沥沥下坎涧之声，如此则百脉和畅。所以《黄庭经》云："玉池精水灌灵根。"又曰："漱咽灵液灾不干。"其是之谓乎？

任先生

任先生名玠，字温如，蜀人也。学识广博，人皆师仰之。大中祥符初，乐安公中正镇蜀日，请先生于文翁石室，大集生徒，讲说六经，以绍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大中祥符末，集贤谏大夫凌公策莅蜀，闻先生之名，表荐于上，诏入京。先生进《龙图纪圣诗》一千韵，酬以汝州团练推官。三让，辞官表云：伏念臣早年发白，悲老态之遽臻；触事心阑，觉死期之将至。乞授一子官。蒙圣恩与子偕任醴泉主簿。天禧元年，欲就居嵩山，般家之蜀，因与乡人前秦州陇城主簿张逵中行，秩满归川，二人同访愚茅亭。观旧题之处云："昔日高年有道之士，今已物故，未逾一纪，故友将尽，我虽存也，余生几何？"先生留一绝于亭壁曰："聚散荣枯一梦中，西归亲友半成空。惟余大隐茅亭客，垂白论交有古风。"天禧二年，先生游宁州，卒于旅舍。扬子《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诚哉！是天地间万类中唯人最灵，然愚蒙者万，而贤智者一，处贤智而志于道者，复几何人？如任先生者，可谓通天地人而知命守道者也。

谭居士

谭居士名仁显，成都人也，以医为事。居郡城东南隅，所居庭庑篱落间，遍植草药，年高而精神愈壮。无喜怒，故毁誉不能动其心。手持数珠，常诵佛经于闾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钱帛，随即分授于贫者，竟以不言，但行阴施默益之道。每行药，至午方归，则闭户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示疾，端坐而逝，时齿一百八。未化前，人问居士有长生法，对曰："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小童处士

童处士名益，字友贤，因兄能画，相学习而顿悟，若生而知之。大凡性有巧拙，画无古今。蜀未归命圣宋已前，有张、杜二人，善画佛像罗汉，有张南本画人物车马，黄伯鸾花雀竹石，李昇山水，李文秀写真，自往及今有童君，与前辈不相下也。童君于海云山寺画慈氏如来十六罗汉，大圣慈寺三学院《楞严经》变相，玉局化龙虎君，二十四化神仙，天庆观龙虎君，圣祖殿岳渎神祇，所有神仙侍从，向背低昂，无遗其势者，鸟兽洪纤，树石山水，无遁其形者。而又笔踪遒健，天机俊逸。九曜院写张侍郎真，精神气韵，如出素壁之前，时推妙手。张侍郎在任日，俾童君画鲍倩五禽图，于五势之间，各写侍郎真在其中。侍郎展开曰："老夫山野，岂堪图之。"因是优礼待之。祥符中，于愚茅亭图水石六堵，谓愚曰："时辈皆云，弹琴非是乐，写真非是画，是耶非耶，请为言之。"愚对曰："《春秋左氏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伶人也。''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风》。杜预注云：伶人，乐官也。岂不谓琴为乐乎？南齐谢赫论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像形，四曰随类傅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摸写。其写真者，于画六法中一法尔，岂不谓之画乎？若只以画人头面而已，岂曰尽善。若只以写真擅名，不亦寡乎？譬诸膳夫和羹，醯醢盐梅，以烹鱼肉，齐之以味，阙一不可。今国朝取士，于诗赋策论，阙一者不中其选也。则知君子之道，贵乎全也。画与学虽殊，功用奚异，君其全乎？"童曰："益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茅亭客话后序

《茅亭客话》虽多纪西蜀之事，然其间圣朝龙兴之兆，天人报应之理，合若符契，验如影响。至于高贤雅士，逸夫野人，稀阔之事，升沉之迹，皆采摭当时之实，可以为后世钦慕儆戒者，昭昭然足使览者益夫耳闻目见之广，识乎迁善远罪之方。则是集之作也，岂徒好奇尚怪，事词藻之靡丽，以资世俗谈噱之柄而已哉？盖亦有旨意矣。此集自先祖太傅藏于书笥，仅五十余载，而世莫得其闻也。余因募工镂板，庶几以广其传，尚冀将来好古博雅君子，幸无以我为诮焉。时钜宋元祐癸酉岁季夏中浣日，西平清真子石京序。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燕翼诒谋录
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目　录

燕翼诒谋录
校点说明
燕翼诒谋录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墨庄漫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燕翼诒谋录

【宋】王栐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燕翼诒谋录》五卷，宋王栐撰。栐字叔永，号求志老叟，庐江（今属安徽）人。大约生活于南宋中叶，曾在山阳（今江苏淮安）做官。

本书书名源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二句，意为北宋前几代君主遗传给子孙的治国谋略记录。书中记述宋朝有关典章制度的创建、沿革、兴废，并论其得失，涉及选举、职官、军事、刑法、宗教、民俗诸多方面，与书名颇为相合。而其记录时限，一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津讨原》本张海鹏跋及近人整理本说明）以为“上起建隆，下迄嘉祐”，则与实际不符。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指出“书中南宋之事仍有所载”，至确；惟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采王栐自序之说”而误，亦属失检。查王栐自序云：

考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灿然具陈，治平以后，此意泯矣。

“建隆迄于嘉祐”是强调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先帝为后世创立、遗留下宝贵的治国谋略———“良法美意”，并非限定《燕翼诒谋录》全书所载即在于“建隆迄于嘉祐”；而“治平以后，此意泯矣”，则是批评英宗以后诸帝未能继承先帝优良传统，这也就决定了本书是宋朝逐步衰败的记录。

这次校点，取《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校以《百川学海》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宋史》及有关史料参校；卷二“举人命题”条底本缺题，今据文意代拟；王栐自序原在卷首，今移至目录之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燕翼诒谋录序

仰惟艺祖皇帝，肇造区夏，宏规远略，传之万世。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嗣守丕基，善继善述。凡所更张设施，无非忠厚，故深仁厖泽，固结人心，牢不可解。虽中更新法，多所更易，其后封豕长蛇，荐食上国，而民以身徇国，有死无贰，至有城破，比肩拱手就戮，无一降者。其培植涵养，深根固蒂，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汉祖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调：而汉四百年、唐三百年基业，实本于此。然汉祖殁而吕氏用事，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继立，能绍先志；景帝刻薄，则又反是。玄宗讨乱，复以肇乱。其视皇朝，列圣相继，卒代而广声者，万万不侔矣。人皆知罪熙、丰以来用事之臣，而不原祖宗立国之本旨。苟非规摹宏远，德泽深厚，则其效验尚不能如汉、唐之季世，何以再肇中兴之基？夷考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灿然具陈，治平以后，此意泯矣。今备述如后，与识者商榷之，以稽世变云。宝庆丁亥孟冬既望，求志老叟晋阳王林叔永书于山阴寓居求志堂中。

稗官小说所载国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质以国史，为《典故辨疑》一书，凡诸家所载，无一非妄，几于可以尽废。今余所述，无非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稗官小说，悉弃不取，盖以前人为戒也。凡我同志，讥其妄论则可，以为缪误则不可矣。苟有以警教之，则又幸也。中浣日再书。

卷一

进士特奏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戌，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御试不称门生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

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吏铨试书判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寖宽故也。

复置县尉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选人服绯紫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穀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

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借绯紫佩鱼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盗赏不改官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升朝人，改服色。余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置司理参军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因阙官增进士额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

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堂吏用士人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升朝官，余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进士试礼部给公券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于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置递卒代递夫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升节度使班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宦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赐常参官时服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知州借绯紫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戌，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定试衔官为七选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置参知政事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

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縠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

一品缀中书班

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选人给印纸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藩镇属州直隶京师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常参官衣绯绿

旧制品官服绯、紫者，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革带之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鞓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鞓、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鞓，不知何所从始也。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銙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銙，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仍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韂。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臣庶许服紫袍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僚属拜长官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畿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免解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远宦丁忧不解官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屩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宦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司不得置狱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服，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吏铨主事用选人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卷二

定迁秩之制

国初，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其滥，乞罢迁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临轩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颁行。自后士大夫循转颇艰。

礼闱禁怀挟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而元丰贡院之火，死者甚众，则是法不行也。

举人命题

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记，答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弥封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

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进士第一人给金吾前引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赈饥，乞补弟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后援巽例以请者，皆从之。然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熙宁元年八月，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此古人募民实粟塞下遗意也。因记淳熙间，诏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补初品官，而龙舒一郡应格者数人，郡以姓名来上，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轩山先生力谏，以为失信于人，恐自后歉岁无应募者。孝宗亟从之。已而应募者众。

谪官不得荐举

旧制，朝臣、监司因事谪官，多为监当，虽在贬所，犹以前任举官。言者以为无以示贬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监当，不得举官充知县，朝臣不得举本州幕职官。前朝贬谪虽重，叙用亦骤，未闻其黜免而置之间地也。王安石一时私意，贻害无穷，罪不胜诛。国犹为其所误，而况士大夫乎！

增百官俸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人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是时已为特异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并建庶官，以厘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贡士得赎罪

旧制，士人与编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诏贡举人曾预省试，公罪听收赎，而所赎止于公罪徒。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

复置封驳司

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废职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未几，隶银台通进司为封驳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驳司陈恕乞铸印，命取门下印用之，因改其名为门下封驳司。

摄太祝不许同正员

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惩其弊，乃诏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学究出身，不许摄太祝。自后京选判然，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伎术官不得拟常参官

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严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三班任广南免短使

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疠，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后有武臣自广南替回，陈乞免短使者，铨部以闻。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诏三班使臣任广南差遣，替回并免短使。遂以为制。

金银价钱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寖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以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沿江榷货务

国初，沿江置务收茶，名曰榷货务，给卖客旅如盐货然，人不以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诏废沿江八处，应茶商并许于出茶处市之。未几，有司恐课额有亏，复请于上。六月戊戌，诏复旧制。六飞南渡后，官不能运致茶货，而榷货务只卖茶引矣。

考课院更名

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

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

置登闻检鼓院

唐有理匭使，五代以来无闻。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曰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置审刑院于禁中

大理寺奏案，刑部审覆，奏而行之。太宗皇帝虑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diao，特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龄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闻，始论决。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诏行之。谨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归刑部，不复有中覆矣。

复百官次对

唐百官入阁有待制次对官。德宗兴元中，日令常参官三两人奏事。后唐天成中，废待制次对官，五日一次内殿百官转对，长兴二年停。晋天福七年复。汉乾祐二年，陶穀奏罢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复。旧制，诏百官次对，每日两次。

淳化贡举人数

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

严禁蒲博

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不防其微，必为大患。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寖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三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常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许封本生父母

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子之出继他位者，得封赠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闻也。李昉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叔母谢氏，故陈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报罔极之恩，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与追荣。”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诏赠超为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然此犹因昉有请而从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诏文武升朝官，父不在，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本生父母。则四海之内，均沾宠惠，虽于古礼违悖，亦忠厚之至也。

为出母服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为之子者，非其亲生，犹可不服；苟其所亲生，而视之恝然，则非人类矣。张永德父颖，先娶马氏，生永德，为颖所出。永德知邓州，于州廨作二堂，左继母刘氏居之，右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于继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无间言。时大臣母妻皆得入谒，刘氏存日，马不敢同入禁中。刘氏卒，马始得入谒。太宗劳问嘉叹，封莒国太夫人。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贤校理郭稹乞为嫁母服，诏两制、御史、太常寺、礼院议。诏自今并许解官申心丧。

褒前贤后

前代名贤之后累圣褒表最显著者，有四人：一曰狄梁公仁杰，二曰张曲江公九龄，三曰段太尉秀实，四曰郭汾阳王子仪。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张公九世孙元吉诣阙，献明皇墨迹并张公写真告身，诏以为韶州文学。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孙亮为三班借职。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张公九世孙锡，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来献，补试国子四门助教。庆历三年三月壬辰，诏以狄公孙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孙元亨为永兴军助教。元丰五年四月，复以段公八世孙文酉为陇州助教，复其家。国家非靳一命于先贤也，谨惜名器，虽贤者犹尔，况亵用之乎！

禁侈靡

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诏："金箔，金银线，贴金、销金、间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之物，并行禁断。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寺观饰塑像者，赍金银并工价，就文思院换易。"四年六月，又诏："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皇亲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胜。除宣赐外，许用绫绢，不得用罗。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缣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诏：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应销金、贴金、缕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拈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然上之所好，终不可得而绝也。仁宗继统，以俭朴躬行，于庆历二年五月戊辰，申严其禁，上自宫掖，悉皆屏绝；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议者犹有憾，以为有未至焉。自是而后，此意泯矣。

升应天府为南京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思显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诏升应天府为南京。建行宫，正殿以归德为名，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立于圣祖之旁。其后遂开高宗皇帝中兴之祥，殆非偶然者矣。

杀欺罔僧

僧徒奸狡，虽人主之前，敢为欺罔。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从之，命中使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号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颔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于市矣。

禁民庶宫观寄褐

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游惰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闰二月戊午，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系抵罪。"自是，宫观不许停著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黄冠之兄弟父子孙侄犹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后，始与僧同其禁约矣。

国忌行香

国忌行香，本非旧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诏曰："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自后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进名奉慰久已不有，亦不禁屠。双忌则休务，单忌亦不废务矣。

扬州彰武殿

太祖征李重进，还，以御营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后僧徒共建一殿，申严崇奉，名彰武殿，且请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画工图写严卫而往，仍赐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礼。六飞南渡，荡为煨烬。后虽建殿，不复奏请御容，姑存遗迹而已。

兰亭天章寺

太宗皇帝命内侍裴愈与山阴县令李易直访王羲之兰亭旧迹。其流杯修禊处在越州，僧子谦因请建寺于旧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诏从子谦之请，赐寺名“天章”，仍以御书赐之。

东京相国寺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门，为楼其上，甚雄。宸墨亲填书金字额，曰“大相国寺”，五月壬寅赐之。

尼不得于僧寺受戒

僧寺戒坛，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为奸。太祖皇帝尤恶之。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僧尼无间，实紊教法。应尼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违，重置其罪。许人告。”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堂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万寿观金银像

万寿观，本玉清昭应宫也。宫为火所焚，惟长生崇寿殿存。殿有三

像：圣祖、真宗，各用金五千两余，昊天玉皇上帝，用银五千余两。仁宗天圣七年，诏玉清昭应宫更不复修，以殿为万寿观。盖明肃太后尚有修营之意，宰臣犹带使领。至是始去之，示不复修营也。

册宝法物用涂金

真宗皇帝朝，盛礼缛仪屡举，费金最多，金价因此顿长，人以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诏册宝法物凡用金者，并改用银，而以金涂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宝用金，余皆金涂也。

卷三

无为军灾异祥瑞

太宗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太平后改为州。无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军方十有六年，灾异变怪忽发。八月中，有青蛇，长数丈，出郡治；十六日，风雨，林木、城门、营垒尽坏，压死千余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张景宣驰驿恤视，民坏屋者无出来年夏租，压死者家赐米一斛，无主及贫乏者官收瘞之；令长史就宫观精虔设醮为民祈福。是时，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谴郡守，真宗不从。其后，守臣篯艾，于五年三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树。七年七月庚寅，奏圣祖殿丛竹内获毛屦二，以为圣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气覆巢湖，画图来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标奏城内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进，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蕞尔一培塿，不应一时所产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草木虫鱼之异，乌足尚哉！茹孝标与免罪，戒州县自今无得以闻。”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进谀者矣！

凤凰麒麟见瑞

《虞书》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三代以后无传焉，惟汉宣帝时尝见，史不载其形状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时，白州有凤凰三，自南入城，众禽周绕，至万岁寺前，栖高木上，身如龙，长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盏，至申时飞向北去，遂不复见。州画图来上。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可谓治世，宜其览德辉而下也。若麟，惟先圣识之。汉武获一角兽，当时以为麟，太史公不以为然也。太平兴国九

年十月癸巳，岚州献兽一，角似鹿无班，角端有肉，性驯善。诏群臣参验，徐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贺。

设法卖酒

官榷酒酤，其来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监管，宜募民掌之。减常课之十二，使其易办，吏勿复预。”盖民自鬻则取利轻，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则有为生之乐，官无讥察警捕之劳，而课额一定，无敢违欠，公私两便。然所入无赢余，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爱民，宁损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

岁限度僧数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

州长吏亲决徒罪

州长吏不亲监决，中唐以来为然，遇引断，皆牙校监决于门外。太宗恤刑，虑有冤滥，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因太常博士王枤有请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职幕官，而徒罪必自监决，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圣朝谨严于用刑，盖以人命为重也。

丧葬不得用僧道

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魌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于移风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县间不能举行之也。

铁钱权铜钱

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江南平，民间不肯行用，转运使樊若水请废之。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官收民间铁钱，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于是江南铁钱尽矣。然川蜀、陕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铁钱一贯重二十五斤，铜钱一当十三，小民熔为器用，卖钱二千，于是官钱皆为小民盗销，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请改铸，每贯重十二斤，铜钱一当十，民间无鉟销之利，不复为矣。庆历初，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红崖、虢州青水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大钱，一可当小钱三。以之当十，民间趋利，盗铸不已。至八年，张方平、宋祁议以为当更，乃诏改铜钱当十。先是，庆历元年十一月，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一百万贯，助陕西经费，所积尤多，钱重民苦之。至是并罢铸铁钱，其患方息。

锁应不合格

旧制，命官锁厅应举，先于所属选官考试所业，方听取解至礼部。程文纰缪勒停，不合格者赎铜，永不得应举。中格，庭对，唱第日仍降甲。盖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虽欲假手，其可得乎？故当时由此涂出者，皆为文人。仁宗欲开诱进之路，天圣四年六月辛未，诏免举所业，下第人免责罚，仍许再应举。景祐元年，复诏锁厅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试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无所惮，虽实无才能者，亦求试矣。

罢张灯

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诏罢中元、下元张灯。官虽废之，而私家犹有私自张灯者。余曩仕山阳，中元、下元酒务张灯卖酒，岂北方遗俗犹有存者耶？

七夕改用七日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盖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乙酉，诏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为七夕，颁行天下。”盖方其改用六日之时，始于朝廷，故厘正之，自朝廷始。

二月献羔开冰

《月令》开冰献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乱，讹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诏改正之。

朝辞宣旨戒饬

祖宗留意民事，丁宁戒饬，虽州县小官未尝少怠。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丁未，诏应京朝官受任于外，并州县、幕职官朝辞，并于阁门宣旨戒饬，以其词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废于何时。苟州县小官亦蒙皇恩宠绥，决知自重，思所以称上意，不敢自暴自弃矣。惜无能举行之者也。

外官给告浣濯

承平时，阙多员少，士大夫注拟必求须次者以自便。盖王事鞅掌，久劳于外，乍还乡里，展扫坟墓，聚会亲族，料理生产作业，势使之

然。甚而违年，绳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诏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其后进士既多，任子亦众，故东坡进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说，以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闲居之日长，而士大夫至于冒法，况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州县官秩满试法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诏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秩满至京师，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所以关防检察癃老、昏缪、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阙，必须奏事，通判而下不复举行，殊失祖宗谨重州县、勤恤民瘼之意，岂非不才者多恶其害己而不欲举行之乎？

大观八宝

汉天子印符曰玺，后世因其名不改。国初，御前之印，书诏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并改为“宝”，别铸用之。皇祐五年，仁宗以奉宸库有美玉，广尺，厚半之，命制为“镇国神宝”，宰臣庞籍篆文，刘沆书牌。哲宗元符元年，咸阳民段义献玉玺，云：“绍圣三年，河南乡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绿如蓝，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诏蔡京等议之，咸以为真秦玺也。诏仍旧为传国玺。徽宗大观元年，诏求美玉，制八宝以易六玺。十一月壬戌，诏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旧六玺之用。自天申命，地不爱宝，获全玉于异域，得妙工于编氓。八宝既成，敻无前比，可以来年正月朔日御大庆殿恭受八宝。”是举恩数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定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文，广九寸，号九宝。二圣北狩，宝沦异域，高宗皇帝复制八宝，循大观旧规也。

仁宗诞日赐包子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诞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

臣以下称贺，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学，天生圣人，得于梦兆，方五岁，圣质已异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异。

蠲纳绵出剩

真宗时，开封府洎京畿县受纳绵，多取出剩。讫事，悉掊其余，均赐官吏，而官吏无厌，愈更多取，岁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诏悉蠲之，官吏所赐以官钱给其直。

有荫人不得为吏

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犯罪许用荫赎，吏有所恃，敢于为奸。天圣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孙荫，诏特决之；仍诏今后吏人犯罪，并不用荫。又诏吏人投募，责状在身无荫赎，方听人役。苟吏可用荫，则是仕宦不如为吏也，诱不肖子弟为恶，莫此为甚！禁之诚急务，不可缓也。

关升次序

旧制，京朝官实历知县三任入同判，同判实历三任入知州。天圣六年七月己亥，诏自今任内有五人同罪，奏举减一任。同判后改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两任四考关升。

审视差知州军

审官院定差知州、军，并以资历，不容超越。资历当得，不容不与。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审官院定差，并申中书，引上审视，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今都堂审察，其遗意也。

奏荐以服属

国初，奏荐之制甚宽，不拘服属远近。天圣四年，始诏臣僚奏荐子弟须言服纪，不许奏无服之亲，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后，又以服属之亲疏为奏官之高下，可谓良法。

进奉人等第推恩

乾兴元年，仁宗皇帝登宝位，八月，令学士院试诸州进奉贺登位人：曾举进士，试大理评事；曾举诸科，试秘书省正字；余试校书郎；不愿试人，太庙斋郎：凡四等。试大理评事，元丰为假承事郎，今为通仕郎，出官从事郎。试秘书省正字，元丰为假承奉郎，今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庙斋郎，元丰未改，今为将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后例补将仕郎，惟宰执得登仕郎。

资善堂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寿春郡王，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友，讲学之所为资善堂。此资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后，元良就学所皆曰资善。

主家不得黥奴仆

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主家得自杀其奴仆。太祖建国，首禁臣下不得专杀。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诏，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然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复诏士庶之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盖重于戕人肌肤也。祖宗谨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无所不用其至。如诏太岁三元圣节不决死罪，则淳化二年三月也；令众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则天圣四年四月辛未诏也。列圣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欤！

公使库不得私用

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其讲睦邻之好，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治平元年，知凤翔府陈希亮自首，曾以邻州公使酒私用，贬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严其禁：公使酒相遗，不得私用，并入公帑。其后祖无择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遗亲，故自直学士摘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历州郡，得邻郡酒，皆归之公帑，换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饮也。

皇子不得为师傅

师、傅、保辅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师，导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如周、召、毕公之于成王，可以当是名矣。汉之张禹、孔光，辱莫甚焉，邓禹其庶几乎？后世以为阶官而序进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师、傅、保之称，此何义也？子虽贤，而可为父之师、傅、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贾黯力陈其非，四月丙午，诏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顺，人无得而议。宣、政以后，至以师、傅、保加之宦竖，其悖理尤甚矣！

京朝官须入知县

选人改京朝官，惮于作县，多历闲慢，比折知县资序。熙宁十年二月戊子，诏选人磨勘改京朝官，须入知县，虽不拘常制，不得举辟。近世此禁寖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无出身任签判，二考满，则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严旧制，仍以三年为任，考第未足，或有过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加妇服舅姑丧

《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

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居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斩三年，于义为称。”十二月丁酉朔，诏从之。遂为定制。

卷四

改江南官服色

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惟任州县官者仍旧。至于服色，例令服绿，不问官品高下，以示别于中国也。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应诸路伪授官，先赐绯人止令服绿，今并许仍旧；其先衣紫人任常参官亦许仍旧。”遂得与王朝官齿矣。

报母仇免死

杨万顷杀张审素，审素二子瑝、琇为父复仇杀万顷，张九龄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杀之，而二子竟伏大刑。盖九龄君子，喜人为善；林甫小人，嫉人为善：好恶不同故也。苟其父罪当死，子不当报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为人所挤陷以死，可不报乎！审素之仇所当报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遇圣时明主也！

报叔父母恩封赠

欧阳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学。既贵，乞以一官回赠以报其德。诏从之，乃自员外郎赠郎中。后世以为美谈。不知又有先于修者：王曾为参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严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诏赠宗元工部员外郎、严氏怀仁县太君。

驸马不得升行

李遵勖，本名勖，崇矩之孙，继昌之子，真宗朝尚长公主，御笔增为遵勖，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自此为例，实乱人伦。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诏，述英宗治命，应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盖英宗久欲厘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遗命行，可谓善述人之事矣。

禁越诉

士大夫治小民之狱者，纵小民妄诉，虽虚妄灼然，亦不及坐，甚而听其蓦越，几于搂揽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胁把持为生，与吏囊橐，视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堕其计中，为其所困，殊不自觉，良可叹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诏应论诉人不得蓦越陈状，违者科罪。开基创业之初，首念及此，虑为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所诉虚妄、好持人短长为乡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讫械送军头引见司。苟能举而行之，庶几妄诉者息矣。

卑幼期丧免妨试

旧制，期丧百日内妨试，尊卑长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试，洎中选被人论诉，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学士承旨晁迥上言："诸州士人以期制妨试，奔凑京毂，请自今卑幼期服不妨取解。"诏从之。自后冒哀求试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长期丧，多年高者；卑幼期丧，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则妨试亦鲜。

创大宗正司

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仍诏自今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为之，尚贤而不以齿，纠正违失。凡宗室奏陈，先委详酌而后闻，不得专达。其后又以宗室出居外州，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

宗正司矣。

州县立义仓

今州县义仓米，始于仁宗时。始，集贤校理王琪尝于景祐中陈请，乞每正税二斗，别输一升，领于转运使，遇水旱赈给。有司会议，不同而止。庆历元年九月，琪申前议，上特诏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赈给，所赖为多。行之日久，官吏视为公家之物，遇赈给，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增置台谏

仁宗重台谏之选。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诏御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又诏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除御史里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开封判官。自清要而历繁剧，选任既重，一时号称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谏官无治所，乃以门下省充谏院，而别创门下省于右掖门之西。盖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独谏院无之故也。

祖宗配天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于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并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则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杨畋力谏，乃定以太宗配之。今南郊又以祖宗并配矣。

堂吏不得为知州

祖宗重堂后官，更用士人，其叙迁至员外郎者，与外任。其后多不愿出，惟求子孙恩泽，遂以为例。仁宗嘉祐八年，中书奏："今后愿留人，虽许供职，其诸房提点并须择才，候职事修举方补。如不职，与堂除知州。"盖犹以士流之故优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宰属，而士流不复为堂后官，因是朘削。旧制，堂后官外任止于通判，不得为知州。先

是，皇祐三年四月，诏堂后官无得佩鱼，若士人选用而至提点五房，方许佩鱼，以示别也。今虽非士人选用，皆佩之矣。

衍圣公袭封

先圣后嗣，自先圣封文宣王，而袭爵者称文宣公。文宣，谥号也。谥号非子孙所可袭。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无择议，改为衍圣公，盖取袭封之义。

妇人冠梳

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魫；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驸马都尉迁官

国朝武臣，正任十年一迁官。熙宁八年，特诏驸马都尉七年一迁官，仍著于令，非独示优，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请也。元丰六年二月癸未，诏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

置西京国子监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诏以河南府学为西京国子监，置分司官。其后南京、北京皆援为之。崇宁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诏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视京具体而微矣。

褒封先贤

皇朝追褒先贤，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诏封扁鹊为神应侯，以上疾愈，医者许希有请也。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孔鲤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圣之嗣也。六月，封伯夷清惠侯、叔齐仁惠侯，重节义之风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御寇冲虚观妙真君、庄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虚无之教也。然仁宗因医者之请，姑勉从之。伯鱼、子思之封，以配享从例封也。伯夷、叔齐逊千乘之国，岂求身后虚名？庄、列物外人，何羡真君之号？不必封可也。

皮场庙

京师试于礼部者，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为武城宰，子夏聘列国，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诏封为灵贶侯。今庙在万寿宫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因何而置庙也。

宫观优老

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士大夫也。其后，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宫观。其初出令也，则曰优老。元丰元年二月辛亥，诏年六十听注差宫观，以三十月为任，无得过两任。其后不拘此令矣。

创检正检详

元丰初，诏检正官、检详官各四员为额，亦同都事、录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员通掌诸房，权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同：或出于人主亲擢，则宰执反惮之，所请不敢不从；出于宰臣进拟，则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进。近世目宰属枢属官为旋窝，人不以为乐；其人主亲擢，则又跳出旋窝之号，颇恃以自矜矣。

枢密使罢不草制

枢密使拜罢，与宰臣恩数等。皇祐五年，高若讷为枢密使，罢政之时，仁宗恶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词罢以示贬黜。其后，皆以前宰臣为之，皆带平章事，罢政宣麻如故；而自执政拜使者，罢政不复宣麻，踵若讷故事也。

淮南转运使

淮南转运使，旧有二员，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诏徙一员于庐州。南渡以后，废江淮发运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庐州者移治舒州。其后，又自舒州移治无为军矣。

改假版官

太庙斋郎，后改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诏：假版官行于衰乱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为通仕郎，假承奉承务郎为登仕郎，改旧通仕郎为从政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假将仕郎去假字。见任合改人并带假人，但改正称呼，更不给告敕。

增置贴职

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诏：天下人才富盛，趋事赴功者众，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兴以后，又增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矣。等级既多，迁转亦易，非旧比也。

改判院官名

今判部、判寺、判院、判监之称，乃官制未改以前实称。今加于实称之上，可谓重叠。昔有判刑部、判礼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户、吏二部无之，盖以流内铨、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无

谓也。其他寺监亦然。至于登闻检鼓院、进奏院，旧称判。政和五年，言者谓官制之改，称判者悉除去，惟大宗政司以官尊者称判，其次为知，若六院不可复言判也。遂诏悉改为监。

改集贤修撰为右文

今之右文殿修撰，旧为集贤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笔：集贤殿旧无此名，秘书省殿以右文殿为名，可改为右文殿修撰。

改宣德郎为宣教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诏宣德郎与宣德门名相犯，可改为宣教郎，见任人不别给告，但改称呼。

端明述古殿学士

政和四年八月，诏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改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学士，恩数品秩并依旧。中兴以后，端明复旧，而述古与枢密直皆废矣。

武臣改阶官

大夫之称亚于卿，而郎官上应列宿，文臣以为阶官宜也。况其来自古，初非创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远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职事，旧称为寄禄官。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称，与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称，此岂被坚执锐、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横行以十二阶易十二阶犹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阶并以八阶易之，无乃轻亵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转，犹作九资，则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转不过四资，是减四十五年为十六年矣。祖宗多为武臣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外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圣君宏模，一

旦坏于建议之臣，使良法美意扫地无遗。最甚者，称谓不顾义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丰之制，则人无得而议矣。

权侍郎迁除

绍圣二年三月，监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权侍郎迁进法。"诏三省议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带修撰除者，满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除者，满二年取旨；除修撰与外任职事修举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与外任除待制，即才能为众所推，绩效显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诏从之。且天子侍从之臣，非有才能绩效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如铨部注拟常调计资历岁月者之为也。是时虽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盖欲假此令以扼异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则曰人主特拔擢也。岂不愚哉！

殿试更革

庆历二年，富弼乞罢殿试，止令诗书礼部奏名，次第唱名。盖以廷试惟用诗赋，士子多侥幸故也。王尧臣、梁适皆状元及第，以为讥己。正月辛巳，方从弼之请；癸未，遽从尧臣、适之请，复旧制。

功臣立戟置家庙

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数，赐私门立戟。文武臣僚许立家庙。已赐门戟，给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门以列戟者。想是时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举，无能举旧事以言者，若家庙则终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复颁三品以上家庙之制，从宋庠之请也。然一时议者欲令立庙之子孙袭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国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仅一二世。或又疑袭封公爵，惟三恪、先圣之后有之，此制一行，数世之后必多；又子孙或初命卑官，不应袭公侯之爵。议终不决，竟尼不行，是不详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禁臣僚陈乞科名

国朝自真宗时法令寖宽，臣僚或以恩泽及所转官为子孙乞赐科名，则召试而授之；或乞亲属升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陈乞叙复：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庆历四年正月丙戌，诏并禁止，不得陈乞。

敕书楼

今县邑门楼，皆曰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诏曰："近降制敕，决遣颇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论报逾期，有伤和气。自今州府监县应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著于籍，受代批书、印纸、历子，违者论罪。"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有敕书楼矣。

四夷述职图

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进奏吏补官

国初，进奏官循五季旧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诸国既平，天下一统，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多至百数，混于皂隶，不复齿于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诏诸州进奏官十年以上，补三班奉职。每遇郊祀，叙补五人。迄今为例。

种放别墅

种放有别墅，在终南山，聚徒讲学，性嗜酒，种秫自酿，林泉之景颇为幽胜。真宗闻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画图以进。六月己未，召辅臣观于龙图阁，再三褒美。放父翊尝为吏部令史，出官为长安簿。放幼好学，长以古道自任，奉母隐居于终南山之豹林谷，自称退士，作《退士说》数千字。又号云溪醉叟。太宗朝，屡召不起。张齐贤荐其节行可厉风俗，真宗复遣中使召之，起为左司谏、谏议大夫、给事中。力请还山。从祀东封，拜工部侍郎。终身不娶。既卒，朝廷录其侄世雍为同学究出身。

禁士大夫避讳

唐人重于避讳。国初，此风尚在。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部曲避监临家讳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诏："内外臣僚，三代名讳止可行于己。州县长吏，不得出家讳。新授官职有家讳者，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许准敕上言，馀不在改请之限。"然法令明载，官称犯高曾祖父讳，冒居者有罪，则是与此诏相反也。岂非此诏既行之后，人无廉耻，习以成风，故又从而禁之耶？

诉水旱立限日

民间诉水旱，旧无限制，或秋而诉夏旱，或冬而诉秋旱。往往于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之则不可，听之则难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诏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管内州县诉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自此遂为定制。

严奏辟之令

国初，州郡官属皆长吏自行奏辟。姓名未闻于朝，已先莅职，洎至命下，则已莅月日皆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亲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诏曰："诸处奏荐，多是亲党。既伤公道，徒启幸门。今后如有员阙处，当以状闻。"自后奏辟不敢私于亲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擿之，稍知所畏忌矣。

乘驿给银牌

唐制，乘驿者给银牌。五代庶事草创，但枢密院给牒。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作牒，乘驿谋反，禽捕伏诛。六月戊午，诏复旧制，应乘驿者并给银牌。中兴以后，此制不复讲矣。

卷五

禁服黑紫

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献之，宦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褑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邪之服，寖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衫袍者，独妇人以为衫褑尔。服紫始末，已见前卷。

初立别头试

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张士逊以监察御史为巡铺官，因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别试所自此始，且以御史为巡铺，决无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于何年也。

武举更革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祐元年，边事寖息，遂废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载矣。仲父轩山公知贡举，武举林嘌、陶天麟等来拜谢，仲父问之曰：“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答以不堪笞棰之

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饬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进士皆愿从军。至绍熙庚戌，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唱进士第，复奏光宗皇帝，命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员之额，以至江上诸军，每举以二十四员为额，七年为任。第一名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将，第四名以下同准备将，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后，军帅亦仰承朝廷优恤之意，待遇之礼与统领官等，或令其兼同统领职事，遇出战多令守寨，必自愿亲行阵者始听之。并军中自统制以下，多是假摄，或以准备将而权统制者，每于文移、公牍、书札、榜子削其本职，为写权职而正，遇东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驾士大夫，一闻钲鼓之声，则惴惴战栗。士大夫信其伪衔，不复与较。故以守阙进勇副尉为统制者，往往而是。若于武举中选愿亲行阵者，使久于其任而序进之，必趋事赴功矣。

吏部阙榜

部吏卖阙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赵及判流内铨，始置阙亭。凡有州郡申到阙，即时榜出，以防卖阙，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忧事故数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数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由之，亦不暇问。太宗皇帝曰：幸门如鼠穴，不可塞也。岂不信哉！

定宦官员额

国初，宦者不过数十人。真宗时渐众，盖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数岁小儿，积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闰七月戊戌，言者以为久弊当革，乃诏：自供奉官至行门，以百八十员为额，遇阙额方许奏补。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诏：自供奉官至黄门，以百人为额。然流弊之久，终不能革，至宣、政间，动以千数矣。

中外官二年为任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职守，惟务奔竞，乞申严戒励。庆历八年五月丁卯，诏中外官满二年方许差替，其三年、三十月为任者仍旧。此诚良法也。中兴以来，职事官犹计资考，故有须次一两政者，至于三丞以上，至郎官卿监有三四年不迁者，故人无苟且之心。近年，满年不迁则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惧求去，是不谙祖宗典故尔。

廷试不许上请

旧制，御试诗赋论，士人未免上请于殿陛之下，出题官临轩答之，往复纷纭，殊失尊严之体。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诏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之，士人不许上请。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臣僚赐谥

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天圣五年，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连状封赠。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

优恤士大夫

九年十二月癸丑，诏流内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权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风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臣僚之官罢任，所过山险去处，差军士防送，无过送迎人之半。此闵其道路羁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于臣下者如此，可谓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诏命官迁谪岭南亡殁者，并许归葬，官给缗钱，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盖其人虽犯罪，而其死则可闵，威以惩其罪，恩以恤其死。施于死者犹尔，况生者乎？施于有罪者犹尔，况无罪者乎？仁宗可谓能宏家法矣。

宗室廪给

宗室年五岁，则官为廪给，此祖宗旧法也。皇祐二年，判太宗正事允让请自三岁禀给。仁宗以太过，三月甲辰，诏宗室三岁以上官为给食。今又复以五岁为限矣。

西京国子监

西京学校，旧为河南府学。景祐元年，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以为优贤之所。

亲民官监商税

商税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县令亦鄙贱之。曾不思客旅往来，乡民入市，动遭竭泽，又复营私，掩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诏商税三万贯以上，选亲民官监给，通判添支，所以重讥征之寄。近时理亲民资序为监当者，未之闻也，往往以为浼己不肯亵就矣。然朝廷以场务之寄，责之长贰、县令，知监当之难于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天下州县课利场务，十分亏五厘以下，知、通、县令罚俸一月；一分以下，两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赏罚不及于监当，有深旨矣。

越州裘氏义门旌表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余尝至其村，故听事犹在，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箪，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饮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几世也。余尝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涂，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将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子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厚乎！

词赋依平侧用韵

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司天监转官

司天监官自挈壶正转保章正，灵台郎直长、局丞至冬官正，仅五迁尔。旧制五年一转，或谓较之武臣洎医官则太优，欲增其等级。庆历五年六月乙卯朔，诏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迁官。虽循转甚迟，然比承信郎转至武翼郎犹为优矣。

禁以柑遗朝贵

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

改伴饭指挥使名

五季日寻干戈，其于军卒，尤先激励。凡军头，非有战功，皆号伴饭指挥使。皇朝一统，边境无虞，伴饭者众，乃诏以处有罪者。凡为此职，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改军头伴饭指挥使为散指挥使。然自此人不复以为耻，而激励之权微矣。

并水路发运使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其后，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诏合水路、陆路发运

为一路，以王继昇掌之，董俨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进士期集所

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宁六年三月庚申，诏赐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一时歆艳，以为盛事。次举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奏罢期集钱，止赐钱造小录，及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费复率钱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诏复增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相仍至今，定为千七百缗。而局中凡所率钱，皆以小录为名，而同年得与燕集者无几。又为职事者日叨饮食，所得小录、题名纸札装潢皆精致，不费一金。其不与职事者，出钱而所得绝不佳，不沾杯勺，无乃太不均乎！

东南驻扎十三将

元丰四年二月乙卯，诏东南团练诸军为十三将。盖太祖皇帝初下江南，虑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岁月寖久，与州郡之兵无别故也。淮东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东第四，江东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准备广州应援，福建第十，广东第十一，桂州今静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廪给特厚，与禁卫比。若江上诸军，乃诸郡兵额，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驻扎名之。其廪给与将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出卖僧道度牒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

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榻之令，许容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放官司房钱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诏天下长吏详酌公私房钱，与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许蠲放，仍每岁不得过三次。是时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虑及于细微，真圣主也。

太学辟雍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总治两学，辟雍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

诸路帅臣

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土之后，诸州直隶京师，无复藩府。惟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其他诸路，责任监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诏杨、庐、江宁、洪、潭、越、福

七路兼本路军马钤辖，各置禁军驻泊三指挥，越、福二指挥，以威果为额，每指挥四百人，各路兵马都监二员，越、福一员。其后二广经略、京东西路安抚、江东西路安抚，皆因事令守臣兼领而加以钤辖之名，以至两浙、四川皆以调发之故，后又改钤辖为总管，而四川至今仍旧名。开端于嘉祐之时，而定制于中兴之后。然帅臣大抵权轻，当缓急之时，罕能成功；承平无事，惟事教阅而已。矧自勤王诸将分为驻扎，州郡之额阙不复补，名存实亡。然人存政举，苟择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几缓急有所恃也。

殿试士人不黜落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选人改官

通判举人改官与太守同，自提举常平使者列于监司，诸路顿增员数。熙宁元年十二月，始诏通判不得举人改京官。元丰初，诏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岁以百四十人为额。至元祐元年四月，罢诸路提举常平，再命通判岁终举改官一人，或县令一人间举。十二月以改官员多，吏部侍郎孙觉请岁以百人为额，从之。绍圣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见不拘数，则是岁有三百余员也。中兴以来，改官人数绝少，岁不过数十人，虽令选人举官，逐员放散，数亦不增。至绍熙初，号为顿增，亦仅三十余员。庆元以后，岁有溢额，盖孤寒路绝，得举官五员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势使然也。

进纳人改官

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后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

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增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后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举县令

旧制，监司、太守举京官有定数，县令初不限员数。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点刑狱张易举十六人县令，乃诏河北、陕西漕举十二员、宪六员，河东、京东西、淮南漕十员、宪五员，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北、广东西、益、利、梓路漕宪各四员，夔路漕四员、宪二员，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六员，开封府诸州军各一员。然立法之初，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有举主二人移注近县令，任满无赃私，升幕职，再任知县，再任满引对改京官。则是受举之后，历知县两任六考改官。此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诏书也。至熙宁四年，诏再任知县县令人，须有安抚、转运、提刑、知州、通判奏举五员，方许再任，内有职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间，又以州县增官员，复增举员。中兴以来，一循前例，然亦时有增损。

特恩转官不隔磨勘

旧制，特迁官者，其理磨勘并自受告日为始，故有垂当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废。熙宁六年八月丙申，诏文武臣僚特迁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实惠。至今仍之。

入递发书

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经义词赋两科

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王安石罢去词赋，惟以经义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经义、词赋两科，用侍御史刘挚之言也。

致仕推恩

国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后世已死伪为之也。真宗时，主客郎中谢泌言：致仕官如清名为众所推，粗有劳效，方可听其纳禄。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诏年七十退者，许致仕；如因疾或历任有赃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诏乞致仕者，审官院具历任有无赃犯检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圣四年，始诏郎中以上致仕，与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为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为太庙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诏三丞以上致仕，无子，听官嫡孙若弟侄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诱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陈致仕，依旧敕与一子官，如分司给全俸，违者御史台纠察，特令致仕，更不与子官及全俸。诏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诏文武官年老无子孙，奏期亲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课迁官，有功于国，有惠于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诏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孙。凡此者，皆以法绳之也。庆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贾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优与改官致仕。诏从之。此以赏劝之也。况法初行，须受命之后陈乞恩泽，病者尚不许，岂容已死伪为？其后又限以受命后身故者方许陈乞恩泽，后又但以陈乞后身故者放行，而诈伪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书丁忧月日，或与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尝诘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员外致仕恩泽。政和二年，张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听荫补。从之。详考前后诏令，肇端于真宗之朝，而详密于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严，责之甚备。然上劳圣训丁宁，至于六七而不已，亦可见风俗之日趋于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鲜矣。

置朝集院

真宗以朝官注拟于堂，贫者留滞逆旅，无以为资，乃置朝集院于朱

雀门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诏也。院既成，诏升朝官以上到阙，并馆于院中，官给公券，出入则乘马，开封府差兵士随直，惟可至庙堂省部铨曹官厅而已，虽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升朝官以上造朝，则先匿于亲戚故旧之家，俟所干置悉备，方敢报阁门放见。盖阁门即日关报朝集院，开封府人马即至，迎入院中，虽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游从，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询问风土，或因而结交，互相推荐，其况味与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诏复增置，以士大夫之来者日多故也。

京官不得拟知州通判

国初，擢用人才不问资序，有初补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涂之艰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视；又且未历民事，不谙民间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苏易简上言：初任京官，未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判。诏从之。然惟施之常调尔，若人主特除，则又不在此例。吕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正如易简所论，不以改制而止也。

墨庄漫录

【宋】张邦基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墨庄漫录》十卷，宋张邦基撰。邦基字子贤，淮海（今江苏高邮）人。从《墨庄漫录》考知，邦基约生活于南北宋之交，少年时曾在湖南居住，宣和中道出颍昌，建炎后居扬州，足迹至今河南、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其他生平不详。性善藏书，题所寓曰“墨庄”，《墨庄漫录》的得名由此。

书中多记杂事，朝章国典、名人遗闻，论书、论文房四宝、掌故逸事，而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可供后人研究。除此之外，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志怪传奇篇章，多为释道仙佛故事，但作者本人并不信佛，曾有专条辩说。此外，书中还提供了一些当时小说作者的资料及小说版本情况，如魏泰作《碧云騢》事、王铚作《龙城录》事、《穆天子传》的版本流传情况等，向为治小说史者所珍视。

《墨庄漫录》宋代书目未见著录，《百川书志》小说家类著录为五卷。今传《稗海》本及《四库全书》本均为十卷。此次整理即以四部丛刊收《稗海》本为底本，遇有讹脱，则径以《四库全书》本校补，概不出校，以副“笔记小说大观”体例云。

卷一

仆以闻见虑其忘也，书藏其箧。归耕山间，遇力罢释耒耕垄上，与老农憩谈，非敢示诸好事也。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庸心焉。仆性喜藏书，随所寓榜曰“墨庄”，故题其首曰《墨庄漫录》。淮海张邦基子贤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怀有可去者二：谓言青苗不见听，一可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请。

张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陈凤仪。后数年，王懿敏仲仪出守蜀，安道祝仲仪，致书与之。仲仪至郡，呼凤仪曰：“张尚书顷与汝留情乎？”凤仪泣下。仲仪曰：“亦尝遗尺牍，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仪云：“尚书有信至汝，可尽索旧帖，吾欲观之，不可隐也。”遂悉取呈，韬于锦囊甚密。仲仪谓曰：“尚书以刚劲立朝，少与多仇。汝毋以此黩公。”乃取书付凤仪，并囊尽焚之。后语安道，张甚感之。王、张姻家也。

东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时二客皆有服，预焉。久之，湖心有一彩舟渐近亭前，靓妆数人。中有一人尤丽，方鼓筝，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态度。二客竞目送之。曲未终，翩然而逝。公戏作长短句云：“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毗陵一士人姓常，为《蟹》诗云：“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盖讥朱勔父子。

范纯仁尧夫丞相薨，礼官谥曰“忠宣”。考功邓忠臣议曰：“每思捐身而开策，常愿休兵而息民。只知扶危而济倾，宁恤跋前而疐后。”又曰：“谗言乱国，而明蔡確之无罪；奸党投石，而谓大防之可原。当众人莫敢言之时，在偏州无所用之地，义形正色，愤激至诚。非特救当世正人端士之织罗，直欲戒后世乱臣贼子之迷国。徇公忘己，为国惜贤。”又曰：“父母之国，有时而去；股肱之义，于是或亏。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纫兰泽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鹏坐隅，已分贾生之死。”又曰：“侧席南望，而怏浮云之蔽；趍节东归，而咏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见其风采，诏书相望于道涂。”云云。时论皆以为允当。崇宁初，追夺元谥，并定谥覆官并罚铜。二年六月，言者再论，忠臣得宫祠。

东坡作《儋耳山》诗云：“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馀。”叔党云：“石当作者，传写之误。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名号侯爵十八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此印决曹氏物也。表舅唐悊端仲见之，亦以予言为然，乃赋诗云：“关中金印岂秦关，想见风流汉已还。大飨似书谯县石，兰亭宁数会稽山。空余此日归囊橐，曾是当年杂珮环。万户况将取如斗，此章何足系腰间。”后范左辖谦叔在方城，以书求借，舅氏不与也。前阙。

崇宁初，既立党籍，臣僚论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挟其私忿，济以邪说，力引儇浮与其厚善布列史职。或毁诋先烈，或凿空造语以厚诬，若范祖禹、黄庭坚、张耒、秦观是也；或隐没盛德而不录，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陆佃是也：皆再谪降。时旧史已尽改矣。

王巩定国为太常博士，常从术士作轨革，画一堂庑，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棋局。未几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补外。

东坡在海外，琼州士人姜公弼来从学。坡题其扇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或作朱厓。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

当为汝足。”后入广，被贡至京师。时坡已薨，乃谒黄门于许下，子由乃为足之云：“生长芸间已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继有登科者，然未有为侍从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湄亦除。八年，又除子栎，宗室为从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从者。绍兴三年，始除子昼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号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弃侍郎，不字任禁从，自德夫始。

“香泛钓筒萍雨夜，绿摇花坞柳风春”。舒亶信道诗也。信道清才，而诗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风动月，暗中花气雪藏梅。”又云：“宿雨阁云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万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见松高。”皆警句也。

韩驹子苍诗云：“倦鹊绕枝翻冻影，征鸿摩月堕孤音。”诚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张芸叟久经迁责，既还，怏怏不平。尝内集，分题赋诗。其女得《蜡烛》，有云：“莫讶泪频滴，都缘心未灰。”浮休有惭色，自是无复躁进意。司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诗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联云：“满目烟含芳草绿，倚栏露泣海棠红。”或云便是咏烛者。

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中疏出，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聚议，至刘安世器之时，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

杜子美《玄都坛歌》云：“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说者多不晓王母，或以为瑶池之金母也。中官陈彦和言：顷在宣和间掌禽苑，四方所贡珍禽不可殚举。蜀中贡一种鸟，状如燕，色绀翠，尾甚多而长。飞则尾开颤袅如两旗，名曰王母。则子美所言，乃此禽也。盖遐方异种，人罕识者。“子规夜啼山竹裂”，言其声清越如竹裂也。

鄱阳胡咏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尝于信州弋阳县见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气特异。因揖而延之对饮。道人指取大白，满引无算，

曰："君有从军之行，去否？"胡竦然曰："当去。"盖是时欲就熙河帅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师，好去。"索纸书诗曰："济世应须不世才，调羹重见用盐梅。种成白璧人何处，熟了黄粱梦未回。相府旧开延士阁，武夷新筑望仙台。青鸡唱彻函关晓，好卷游帏归去来。"授咏曰："为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个人，又错了路迳也。"咏叩其说，但云未可立谈。咏问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游边，可以复相见。"夜艾，咏曰："先生可就此寝。"曰："吾归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诸邸寻问，皆云未尝有道人。因告县令，遍邑物色，竟无曾见者。咏至京师，见王副车诜，具告以此。欲持诗谒子厚，诜曰："慎不可。上方以边事倚办相公，丞相得此，必坚请去。上必疑怪，诘其所以然，君且得罪。"咏以为然，径趍姚幕，从取青唐。暨还阙，则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归，闻有此诗，就咏求之。其真本已为驸车奄有，乃録寄之。子厚见诗叹曰："使吾早得此诗，去位久矣，岂复有今日之事乎？"方咏之在边日，尝至秦州天庆观，闻说吕先生在此月馀，近日方去矣。问何以知其为吕，道士云："道人去时，适道众皆赴邻郡醮。道人顾小童曰：'吾且去，借笔书壁，候师归示之。'小童辞以观新修，师戒勿令题涴。乃曰：'烦贮火殿炉，吾欲礼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后，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画殿壁留诗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阙内，消闲尘累七弦琴。'后题回字。众惊叹，以为必吕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即秦山也。咏思弋阳所遇，有游边之约，岂非即斯人欤。此说予闻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灵壁县张氏兰皋园一石甚奇，所谓小蓬莱也。苏子瞻爱之，题其上云："东坡居士醉中观此，洒然而醒。"子瞻之意，盖取李德裕平泉庄有醒醉石，醉则踞之乃醒也。蒋颖叔过见之，复题云："荆溪居士暑中观此，爽然而凉。"吴右司师礼安中为宿守，题其后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读二题，一笑而去。"张氏皆刻之。其石后归禁中。

姑苏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皤腹中空，每焚香置炉边，烟尽归腹中，久之冉冉复自蟾口喷出。亦异物也。

退之诗："风能折黄蔕，露亦染梨腮。"鲁直本亦作"风稜露液"。又《与兴元宴集》诗云："庄漫华墨间。"墨当作黑。华梁黑水惟梁州；兴元，梁州也。

吴安中少年时为堠子诗云：“行客往来浑望我，我于行客本无心。”喜为人书之。

李商隐《锦瑟》诗云：“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人多不晓，《刘贡父诗话》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谱》有适、怨、清、和四曲名。四句盖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尝见桃李盛开，而梅尚存数枝，因作诗。时张无尽天觉被召，乃以诗投之云：“桃花能红李能白，春来何处无颜色。不应尚存一枝梅，可是东君苦留客。向来开处当严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与少年争春风。”无尽大加称赏。

延安夫人苏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内也，有词行于世。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宁三年，邦基伯父文简公宾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后除内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虚中除内相。皆兄弟相代于北扉，亦盛事也。

广陵先生逢原尝为《暑热思风》诗云：“力卷雨来无岁旱，尽驱云去放天高。”客有传示王介甫，叹曰：“有致君泽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相与赋诗。而逢原先成，举数联。平甫未屈，至闻“仰跻苍厓颠，下视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骑箕尾居”，乃叹曰：“此天上语，非我曹所及。”遂阁笔。

襄阳有一曹掾，不为郡将所礼，屡窘几殆。一日，掾被召，以诗上郡将而别之，有云：“已觉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长及马腹。”郡将虽喜赏而愈衔之。

蔡元度鲁公在位，锡赉无穷，而用度亦广。京师感慈寺修浮图，题三千缗。时有吴炼师者，丹阳人，辟谷修养，馆于西园庵中。后有隙地，吴劝令莳麦。既获，颇厌狼藉。公见之，题诗于庵曰：“塔缘便舍三千贯，月俸无逾一万缗。却向西园课小麦，老来颠倒见愁人。”

胡师文元质侍郎利州，一日昼寝书室，蹶然而兴，呼吏问曰：“适有人投讼牒，自称吴伴姑。”吏曰无有。斯须复梦如初，既觉，复呼吏曰：“倅厅庖舍在何所，其户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驾至彼，率倅同观，指一隅命锸发之。不数尺得一妇人尸，倒植水中，衣履犹未败。盖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瘗于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荐以佛事。复梦妇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将诉于阴府矣。”感激而去。高邮人徐伯通与直时为馆客，亲见此事。

杜甫诗：“东阁观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多不详逊在扬州之说。以本传考之：但言逊天监中为尚书水部郎，南平王引为宾客，掌书记室。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幸。后稍失意，帝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逊卒于庐陵王记室，亦不言在扬州也。及观逊有《梅花》诗，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云：“兔园标节物，惊时最是梅。御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注临邛杯。应知早凋落，故逐上春来。”余后见别本，逊，东海剡人，举本州秀才。射策为当时之冠，历官奉朝请。时南平王殿下为中权将军扬州刺史，望高右戚，实曰贤主，拥彗公庭，爱客接士。东阁一开，竞收杨、马；左席皆启，争趍邹、枚。君以词艺早闻，故深亲礼，引为水部，行参军事，仍掌文记室云云。乃知逊尝在扬州也。盖本传但言南平引为记室，略去扬州尔。然东晋、宋、齐、梁、陈，皆以建业为扬州，则逊之所在扬州，乃建业耳，非今之广陵也。隋以后始以广陵名州。

润州苏氏家书画甚多。书之绝异者有太宗《赐易简御书》、宋玉《大言赋》、《并名真戒酒批答》、钟繇《贺吴灭关羽上文帝表》、王右军《答会稽内史王述书》、《雪晴寄山阴张侯帖》、献之《秋风词》、梁萧子云《节班固汉史》、唐褚遂良模本《兰亭》、李太白《天马歌》、贺知章《醉中吟》、张长史《书逸人壁》、颜鲁公《进文殊碑赞》、李阳冰篆《新泉铭》、永禅师《真草千文》、齐己题赠，并皆真迹。名画则顾凯之《雪霁图》、《望五老峰图》、北齐《舞鹤图》、阎立本《醉士图》、吴道子《六甲神》、薛稷《戏鹤》、陈闳《蕃马》、韩幹《御马》、戴嵩《牛图》、王维《卧披图》、边鸾雀竹、李将军晓景屏风、李成山水、徐熙草虫、黄荃墨竹、居宁翎毛、董羽龙水、刘道士鬼神、刁处士竹石、钟隐乳兔。物之尤异者有明皇赐苏小许公四代相玉印、赞皇父子石研、石兔、竹拂、连理拄杖、陈后主宫娃七宝束带、雷公斧、珊瑚笔架、玉连环，皆希世之宝。后皆散逸，或有归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处。

荆公退居金陵，蒋山学佛者俗姓吴，日供洒扫，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风堕挂壁旧乌巾，吴举之复置于壁。公适见之，谓曰："乞汝归遗父。"数日，公问幞头安在，吴曰："父村老，无用，货于市中，尝卖得钱三百千供父，感相公之赐也。"公叹息之。因呼一仆同吴以元价往赎，且戒苟以转售，即不须访索。果以弊恶犹存，乃赎以归。公命取小刀，自于巾脚刮磨，粲然黄金也，盖禁中所赐者。乃复遗吴。吴后潦倒，竟不能祝发，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尝令造竹器，亲说如此。时已年六十馀，贫窭之甚，亦命也。

吕温卿为浙漕，既起钱济明狱，又发廖明略事，二人皆废斥。复欲网罗参寥，未有以中之。会有僧与参寥有隙，言参寥度牒冒名。盖参寥本名昙潜，因子瞻改曰道潜。温卿索牒验之，信然。竟坐刑之归俗，编管兖州。未几，温卿亦为孙杰鼎臣发其赃滥系狱。人以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孔雀毛著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亦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也。

中表钱消子全，穆父之孙，蒙仲之子。三岁丧父，自少刻苦能立，好学有节操。何㮚榜登科，即丁母艰，及第十余年，未尝到官。试中学官，除济南府教授。车驾驻跸扬州，有荐权国子博士者，始入局参谒长贰。方茶，疾作仆地，舆归，一夕而殂，竟无一日之禄，惜哉！命薄如此，可为奔求躁图之戒。

世传宗室中昔有昏谬，俗呼为泼撒太尉。一日坐宫门，见钉校者，亟呼之，命仆取弊履，令工以革护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误曰："我谬也，误呼汝矣。适欲唤一锢漏俗呼骨路。者耳。"闻者大笑之。

王黼将明盛时，搜求四方瑰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来献，中容米三四斗，其间题咏之字满矣。李之仪端叔题云："观此桃，则退之所谓'华山十丈莲'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尝观《洽闻记》云：吐谷浑桃如大石瓮，岂非此桃也耶？

卷二

蔡絛约之《西清诗话》云：“人之好恶，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闷》诗乃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应从王逸少语，吾当卒以乐死，岂复更有闷乎？”予以谓此时约之未契此语耳。人方忧愁亡聊，虽清歌妙舞满前，无适而非闷。子美居西川，一饭未尝亡君，其忧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与死为邻，其闷甚矣。故对青山青山闷，对白水白水闷，平时可爱乐之物，皆寓之为闷也。约之处富贵，所欠二物耳。其后窜斥，经历崎岖险阻，必悟此诗之为工也。

东坡赠黄照道人诗云：“面脸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见来乌。”《王立之诗话》云：“元自、见来，皆俚语也。”杜子美诗云：“鑱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见来枯。”坡句法此。而谓之俚语，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闲居扬州里庐，因阅《太平广记》。每过予兄子章家夜集，谈记中异事，以供笑语。时子章馆客天长解养直刚中，因言顷闻一异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县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间涌出，耕者见之惊怛，弃犁而走，则斥逐击之不得走。执耕者及县，县吏遇之，辄殴县吏，吏皆散走。见县令马敦古，又殴令，令亦走。俄而仆于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视之，则岁所尝奉土牛傍所谓勾芒神者。于是共舁出之。未几，复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数至，不能御。官吏皇恐，令不敢复视事。居若干日，有物人类蓬首，黑而矬肥，降令舍，莫知其所从来。令罔测。乃曰：“尔无庸恐，我为尔尽食芒儿矣，尔恭事我。”乃泛洒厅事之东室居之。凡十余人，其长者自称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贵，其余有姓名；有妇人二，曰云英、月英。日谨伺候，供亿其饮食。尝阖户自窦中出入，有所须召，则其长者呼王褒、李贵。而令为置吏门外为传呼，事之甚严。自是土怪不至，民亦以其无他。用止怪，颇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点刑狱程棠行县，问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为我传语提刑：适赠诗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适至此，

已晚不敢见也。所赐诗者实未得。”吏去复至曰：“诗在提刑汗衫上。”袒视之，果然。乃不敢复语，相与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检侯恩老矣，其为人刚方不挠，好面折人，一州号为木强。自闻见怪，独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时，恩如州界，方奉迎，从至县，恩以职事从在县衙，独据胡床，坐厅事旁。俄有物自东隅来阶下，两手扳阶基，首与阶平，徐过恩坐。恩徒手搏得之，号掣不放，触其体若冰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一手捽其领，捩左手著胡床从之，卒不放。至所谓怪室者，两足入户内，引恩手戛户颊，久乃放之。一县大惊，令尤恐，失举止，往来语曰：“都巡检败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闻有声，棠乃归宿于县驿。明旦，棠盛服至上谒，令洒扫设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待事。谒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户视，阒其无人。室中凝尘尺余，亦不见有人迹。令犹愕曰：“竟为都巡所误，祸至若何？”恩曰：“某以为除害，已去之矣，何祸为？”棠乃从令及恩共入视之，厅壁间得细书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谨退。”自后怪遂两绝。侯公者，开封人，字泽之。有子名传，为天长巡检，常为人言此曰：“某是时侍亲渭上，目所见也。”传又曰：“今天长尉贾坛时亦侍其父在焉。”解生闻此事于巡检，后贾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贵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记也。异哉，异哉。

杜子美《秦州》诗云：“马骄珠汗落，胡舞白题斜。”题或作蹄，莫晓白题之语。《南史》：宋武帝时，有西北远边有滑国遣使入贡，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汉颍阴侯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入滑，此其后乎？”人服其博识。予常疑之。盖白题其胡下马拾之，始悟白题乃胡人为毡笠也。子美所谓“胡舞白题斜”，胡人多为旋舞，笠之斜似乎谓此也。

周昕大夫居邓州，父中散卒数十年矣。一夕，昕妻梦中散如平生，谓曰：“我且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死，当速见赎，乌头者即我也。”觉而语昕，以为梦中语，勿信也。斯须复梦于昕。时以四更鼓，亟遣仆推门以至屠家，且问有乌头羊否。屠伯云：“适有一头。”仆曰：“幸勿杀，周宅欲售为厌胜之用。”乃倍直牵归。视昕有喜色，遂养之。每昕自外归，径趁怀中，得食已。如是者数年，羊乃死。

王定国寄诗于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公。”魏道辅见而笑曰：“定国亦难作交代，只是且权摄耳。”

仁宗尝问孝肃包公拯历代编户多少之数，公悉考以对：以谓三代虽盛，其户莫得而详。前汉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后汉光武兵革之后，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永寿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三国鼎峙，版籍岁减，才百四十余万。晋武帝平吴之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万，多者不过三倍，隋文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户不满二百万；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明皇天宝十三年，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乱，乾元已后仅满一百二万；武宗会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窃据，大约各有数十万。太祖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来，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于时政之所关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赋敛，宽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后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与之休养，则可封之俗，不只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读公奏录节出。呜呼，盛德之语哉。

梓州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前世织工所不能为也。

茄根并枝暴干，烧作灰为香煤，甚奇，能养火延夕。

予尝自制鼻观香，有一种萧洒风度，非闺帏间恼人破禅气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两屑之，取榠楂液渍之，过一日滤其液，降真香半两，以建茶斗品二钱七作浆，渍一日，以湿竹纸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时，丁香一钱鲜极新者，不见火玄参二钱，鲜去尘埃密煼令香，真茅山黄连香一钱，白檀香三钱，麝半钱，婆律一钱，焰硝一字，俱为细末，浓煎皂角胶和作饼子，密器收之，烧暗极熳火。

题跋最为难事，惟东坡、山谷题徐熙画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唐来鹏有《观忏会夫人》诗云：“回眸绿水波初起，合掌白莲花未开。”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举于窦卞、杨绘，得监金耀门

书库。永年尝置酒延卞、绘，出其妻间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饮，卞、绘谓之“白玉莲花盏”，可谓善体物者也，然意亦取鹏之诗云。

江南李后主，常于黄罗扇上书以赐宫人庆奴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消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想见其风流也。扇至今传在贵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尝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

方亚夫几仲兴化军人，五至省闱皆不捷。尝梦廷试而无试卷，甚恶之。晚以八行举，诏免廷试，贾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终。

崇宁中，初兴书画学，米芾元章方为太常博士，奉诏以黄庭小楷作《千文》以献，继以所藏法书名画来，上赐白金十八笏。是时禁中萃前代笔迹，号“宣和御览”，宸翰序之，诏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预观。已而出知无为军，复召为书学博士，便殿赐对，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晓图》。既退，赐御书画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为荣。十八笏盖戏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采石太湖鼋山，得一石长四丈有奇，广得其半，玲珑嵌空，窍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郡宅后池光亭台上白公桧，世传白乐天手植也。创造二大舟，费八千缗以献。时常、润间河渠浅涩，重载不前，乃先绘图以闻。宸翰赐石名“神运昭功敷庆万年之峰”，时人莫不目击。余时初至吴中，亦获一观，是秋方至京师，置于艮岳。

田衍、魏泰居襄阳，郡人畏其吻，谣曰：“襄阳二害，田衍、魏泰。”未几，李豸方叔亦来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都尉王诜为王定国画《烟江叠嶂图》，东坡作诗所谓“江上愁心千叠山”者。定国死，其子由以画货与高邮富人茅生，以献章献，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节数部，政绩蔼著。雅善散隶，尤妙长笛，

每行按至山水佳处，马上临风，快作数弄，殊风流萧散也。常有马上吹笛诗云，云云，寄张芸叟。和寄云：“越客思归黯不平，闲持长笛写秦声。羡君气海如斯壮，博我词锋孰敢争。江上梅花开又落，陇头流水咽还惊。岂知不寐鳏鱼眼，独坐山堂对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请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记旧德，便冀扫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戏云。

寿春村农晚耕于野，每见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绀翠，天明即见，心颇异之。一日，偶拈石击之，正中其一□陨地，视之乃青铜雀，已折矣。因于其下斸之，不数尺得铜香炉，盖上一雀二足□而阙其一矣。后为方会给事家所得，工制简朴，亦无他异。

魏泰道辅自号临汉隐君，著《东轩杂录》、《续录》、《订误》、《诗话》等书。又有一书，讥评巨公伟人阙失，目曰《碧云騢》。取庄献明肃太后垂帘时，西域贡名马，颈有旋毛，文如碧云，以是不得入御闲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员外郎梅尧臣撰。实非圣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义塘村出一种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余瓜莫及。顷岁贡之，以其子莳他处，即变而稍大，味亦减矣。

康节邵先生尧夫在洛中尝与司马温公论《易》数，推园中牡丹云：“某日某时当毁。”是日温公命数客以观。日向午，花方秾盛，客颇疑之。斯须，两马相踶，绝衔断辔，自外突入，驰骤栏上，花果毁焉。尝言天下不可传此者司马君实、章子厚尔。而君实不肯学，子厚不可学也。临终焚其书不传，只以《皇极经世》行于世。

唐暨潜亨质，肃公犹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隐居襄阳，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邹志完为序。娶陈氏，蜀人，令德纯茂，尤工文章。大观中，先君为郡学官，代还时，以诗送别余母。一云：“念别每惊魂，流年多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亲。分携无泪尽，望远起愁新。老眼将何暖，音书不厌频。”二云：“雪意乱江云，江梅渐放春。雁归人去后，愁与岁华新。荣路君方振，园居我岂贫。惟余忧我念，相忆莫沾巾。”

宣和间，宫中重异香，广南笃☻、龙涎、亚悉、金颜、雪香、褐香、软香之类。笃☻有黑白二种，黑者每贡数十斤，白者止三斤，以瓠壶盛之，香性熏渍，破之可烧，号瓠香。白者每两价值八十千，黑者三

十千。外廷得之，以为珍异也。又贡异物圆如龙眼实，色若绿葡萄，号猫儿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炽，投之即灭。又云能解蛊毒之药。前世所纪异物多矣，未闻此种也。

荔枝皮不可烧，其香引尸虫。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余花上，窠株少见大者。襄阳唐表舅家一株，面阔一丈二三尺，婆娑如盖，下可坐胡床。赵岍季西知襄阳欲取之，竟不与也。兵火之后，不复存焉。岂归阆苑耶？李居仁大夫尝言：舒州山中深岩间，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上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极短，不如天生者其香沤郁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稿矣。

顾临子敦为翰苑，每言赵广汉尹京有治声，使我为之不难，当出其上。子瞻戏曰："君作尹须改姓。"顾曰："何姓？"曰："姓茅，唤作茅广汉。"

禹馀粮石，形似多怪，磈礧百出，或正类虾蟖，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贮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阁山者多此类，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长老祖秀昙颖说。

黄鲁直谓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缩砂汤曰荀令汤。朱云喜直言切谏，苦口逆耳，故名三棱汤曰朱云汤。

任梦臣任四川路提点刑狱，以廉节称，卧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贤甚，赵清献公守成都，率僚属以俸助之。二女辞不受，力拒之云："岂敢以此污先君之清德？"赵倅成伯笃意勉之，遂纳于公宇之东庑。既行，以元物若干榜于门壁，付之守御吏，无毫发所损。二女洁如此。文章议论，士夫所不逮也。后数年，清献皆以子侄妻之。

苏颂子容丞相，博学无所不通。熙宁十年，为大辽生辰国信使。在虏中适遇冬至，时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朝历后一日。北人问公孰是，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历家布筭容有迟速，或先或后，故有一日之异，然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虏人深以为善，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之所对，极中事理。"

近时传一书曰《龙城录》，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铚性之伪为之。其梅花鬼事，盖迁就东坡诗“月黑林间逢缟袂”及“月落参横”之句耳。又作《云仙散录》，尤为怪诞，殊误后之学者。又有李歜注杜甫诗及注东坡诗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骇笑，有识者当自知之。

黄寔师是弟宰方叔，坐上书讥讪事，下御史。时相欲置极典，中丞卢航彦济乞降元书看详。时禁中已焚其书，有旨令宰执台谏析其言，有云：“蔡京奸邪，用之误国，童贯阉官，只可洒扫宫廷，不宜预庙谋密筭。”删去谤讪之语，遂得宽贷。时相犹忿欲置决，彦济复争之，乃流海岛。后数年，定武帅梁子美奏边事云：“某事乞依黄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顾左右曰：“寔有弟，今在何处？”近臣奏先因上书得罪流海岛，即日内批与量移。后遇赦放还，获终于家。

张稚圭元老，荆公客也，为江东漕，摄金陵府事。严酷鲜恕，喜与方士游。门下尝数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项系念珠。公曰：“汝诵经乎？”卒曰：“数息尔。”公异之，呼至室内，问其所得，论养生吐纳内丹，皆造精微。又曰：“运使平生殊错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为子孙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觊公贿耳。”公曰：“能传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须今夜半潜至某室当以传。”公初亦难之，不得已许焉。既归，与鱼轩刘议之。刘曰：“不可。公以严毅，人素苦之，夜中独出，事有不测，奈何？”太夫人微闻之，潜锁其寝室，竟不得出。黎明视事，衙校报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公大怅惋，数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谪居四明，几二十年，独以诗为乐。尝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语，涧草无名百种香。”自喜之，既而曰：“此联可入笺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东坡先生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忽见一虎来噬，公方惊怖，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子夜术耶？”道士骇惶而退。

予友人相访，指案间《荆公日录》曰：“仆不喜阅此书。”予问其说。客曰：“凡称上曰某事如何，则言予曰不然；凡称某事予则曰如何，则言上曰极是。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宅含桃阁下，因斸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开之得巨编数帙，乃陈留郑向所述《五代开皇纪》三十卷。乾兴元年，向以尚书屯田员外郎为郡守，瘗此书于阁下。中有铭曰：“自朱矫命，终紫游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兴亡行事，鱼贯珠缀，瘗藁于斯，如地之利。”此书亦行于世。

山谷先生作《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云：“惧夫子之独立，而矢来无乡；乃作女萝施于木末，婆娑成阴，与世宴息。”而尝以矢来无乡问人，少有能说者。后因观《韩非子》有云：“矢来有乡，乡，方也，有从来之方。则积铁以备一乡；谓聚铁于身以备一处，即甲之不全者。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谓甲之全者，自首至足，无不有铁，故曰铁室。备之则体无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此以尽敌之无奸也。”言君亦当尽备于臣，皆所防疑，则奸绝也。山谷用事深远，此点化格也，不知者岂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诗》云：“鲸牙鲲鬣相摩捽，巨灵戏撮天凹突。旧山风老狂云根，重湖冻脱秋波骨。我来谓怪非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颠鬼胁相撑挨。”夏倪均父为予言此诗奇险，不蹈袭前人，韩退之所谓“惟陈言之是去”者，非笔力豪放不能为也。

范致虚谦叔与蔡元长相迕，久处闲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还，提举宝箓宫。未几执政。时元长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乃与谦叔释憾。一日，觞于西园，主礼勤渥。元长作诗见意云：“一日趁朝四日闲，荒园薄酒愿交欢。三峰崛起无平地，二派争流有激湍。极目榛芜惟野蔓，忘忧鱼鸟自波澜。满船载得圭璋重，更掬珠玑洗眼看。”三峰二派虽皆园中景，盖有激而云。时罢政未久，王黼、灵素、师成辈方盛也。

扬州蜀冈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欧阳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谓之“欧公柳”。公词所谓“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者。薛嗣昌作守，相对亦种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汉宫香方，郑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铢，著石蜜复汤鬻，铜铁辈皆病香。以指尝试，能饮甲则已。南海贾胡贵一种香木末，如蜜房，色泽正黄可减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损之。鸡舌香以

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钱。合捣如糜，沉水得鬻蜜，烟黄而气郁。投初鬻蜜中，媒使相悦，闷以黄壑蜜隙埳不津地薶之。一月中许出之，投龙脑六铢，麝损半，一炉注如芡子，薰郁郁略闻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鬻红螺如麝，外家效之以殊胜。此方魏泰道辅强记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语。其后相国寺庭中买得《古叶子书杂抄》，有此法，改正十馀字。又一贵人家见一编，号《古妆台记》，数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于此。

予在扬州，一日，独游石塔寺，访一高僧，坐小室中。僧于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许炷之，觉香韵不凡，与诸香异，似道家婴香，而清烈过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韩魏公喜焚此香，乃传其法：用黑角沉半两，郁金香一钱一字，麸炒丁香一分，上等蜡茶一分，碾细，分作两处，麝香当门子一字，右先点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渍之，次屑三物入之，以余茶和半盏许，令众香蒸过，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窨一月。

荆公病革甚，吴夫人令蔡元度诣茅山谒刘混康问状。刘曰："公之病不可为已。适见道士数十人往迎公，前二人执幡，幡面有字若金书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习尘纷'。"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临薨，颇有阴谴怪异之事，与此不同，未知孰是。

世传吕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时进士，能作诗，传者仅百首，往往卖墨世间。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谈《易》。众请讲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帏直入。邵恶之，掩卷而问曰："何来？"曰："卖墨耳。适闻讲《易》至《小畜》，其说非是。"邵惊，遽揖之坐。墨者脱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价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纳履，取砚涤之，试墨置日影中，贮墨而出曰："抵暮复来，当知十千非贵也。"邵且笑且骇。少顷，视砚墨之所濡，彻底为黄金，与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吕公也。

广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雏，而雌为猫所毙，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选一雌偕来，共哺其子。明日有雏坠地，至晚群雏毕死。取视之，满吭皆卷耳实，盖为雌所毒也。嗟乎，禽鸟嫉其前雏一至于此，而终不悟，悲夫！

卷三

明州士人陈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间赴举京师。家贫，治行后时，乃于定海求附大贾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时同行十余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风，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视前后舟覆溺相继也，独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张篷随风而去，欲葬鱼腹者屡矣。凡东行数日风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盖非常日所经行也。俄闻钟声舂容，指顾之际，见山川甚迩，乃急趍焉，果得浦溆，遂维碇近岸。陈生惊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径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荟蔚，珍禽鸣弄。行十里许，见一精舍，金碧明焕，榜曰“天宫之院”。遂瞻礼而入。长廊幽闲，寂无欢哗。堂上一老人据床而坐，庞眉鹤发，神观清臞，方若讲说。环侍左右皆白袍乌巾，约三百馀人，见客皆惊，问其行止。告以飘风之事。恻然悯之，授馆于一室，悬锦帐，乃馔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饮精洁，蔬茹皆药苗，极甘美而不识名。老人自言我辈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乱，避地至此，不知今几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谁氏，尚都长安否。陈生为言自李唐之后，更五代，凡五十余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赵氏，国号宋，都于汴，海内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叹嗟之，又命二弟子相与游处。因问二人此何所也，老人为谁，曰：“我辈号处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学于先生者。”复引登山观览，崎岖而上，至于峻极，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药为可笑也。二人遥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顶积雪皓白，曰：“此蓬莱岛也。山脚有蛟龙蟠绕，故异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陈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归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尔乃怀家耶？尔以夙契，得践此地，岂易得也？而乃俗缘未尽，此别无复再来矣。然尔既得至此，吾当助尔舟楫，一至蓬莱，登览胜境而后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时夜已暝，晓见日轮晃曜，傍山而出。波声先腾沸，汹涌澎湃，声若雷霆，赤光勃郁，洞贯太虚。顷之天明，见重楼复阁，翚飞云外，迨非人力之所为。但不见有人居之，唯瑞雾葱茏而已。同来处士云：“近世常

有人迹至此，群仙厌之，故超然远引鸿濛之外矣。唯吕洞宾一岁两来，卧听松风耳。”乃复至老人所，陈生求归甚力。老人曰：“当送尔归。”山中生人参甚大，多如人形，陈生欲乞数本，老人曰：“此物为鬼神所护惜，持归经涉海洋，恐贻祸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宝也，任尔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养性为善远恶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语言，为害甚大。”又云：“《楞严经》乃诸佛心地之本，当循习之。”陈生再拜而辞。复令人导之登一舟，转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时元祐间也。比至里门，则妻子已死矣。皇皇无所之，方悔其归，复欲求往，不可得也，遂为人言之。后病而狂，未几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见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闻舒信道常记之甚详，求其本不获，乃以所闻书之。

睦寇方腊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后十日，州人叶世宁梦乘麟而登山，山东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执而问之，世宁以实对，且言幸得放还，当有重报。一武士笑曰：“误矣，吾即歙州某桥南停纸朱庆也，与子不熟，颇识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试令子观之。”遂引而前。中堂垂帘，曰：“此堂待陈公。”文帐堆壅，吏不敢登。左堂帘卷其半，庆曰：“天符已差罗浮天王居此，诸司往迓矣。”既升有牌，牌有三字，世宁惟记一“定”字。右堂无帘，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数十辈随之。二武士止世宁立。世宁熟视，即尚书彭公汝砺也。遽出拜之，公劳之曰：“近到饶州否？”曰：“去岁到饶州，公无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当治狱，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来也？”世宁骤对乘洞前石马而来。公曰：“兽今安在？”二武士趋出曰：“介兽误取去。”公曰：“杖之百。”朱庆者唯而出。一武士领世宁欲去，世宁曰：“愿一观四室，不敢泄于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钥而下，引世宁往。开东室，有十余人露首愁坐，竹器数十，封钥甚固，旁有金带十余条。持钥者复开一室，架大木于两楹之间，有官者九人，亦露顶蹲踞其上，见人皆泣下。持钥者未尝少伫。世宁请入他室，持钥者曰：“西有贵臣、阉人及前唐、后唐未具狱囚，法严，不可辄近。”言未既，忽有声如雷震。见巨蛇自屋东垂首而下，火舌电目，口鼻气出如烟。世宁惧而走，持钥者曰：“东将入西室矣。此类甚多，岂可近耶？”世宁因问何以至是，曰：“吁，吾姓严，前唐宦者。亲见当时中官势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窃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叹。尝闻近代亦然，业力所招也。”世宁不尽记，大略如此。复往谢彭公，则堂已虚矣。世宁不敢问，心动求出。持钥者复曰：“吾在此司无过，即世后凡三领江淮要职；此事了，则吾为地下主

者矣。汝到人间，为吾诵《金光明经》，具疏烧与严直事，吾能报汝。”世宁拜辞，独与武士出洞。见朱庆骑麟自山顶来，下而揖世宁，抚麟乃石也。庆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径。烦语庆家人：蕲黄间卜居甚善，乡中当大乱。庆亦自以梦报，得子言，当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经》亦望垂赐，得免追取之劳，幸矣。”世宁曰：“仍为公等设醮及水陆。”二人以手加额。世宁曰：“此洞何名？”庆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宁不晓而问之，忽失足坠河而寤，汗浃背，病喑三日而愈。其后歙人稍稍闻之。

宣和改元，扬州学吏严清昼寝。梦人叩门呼之，清一手挈帽以趋，见植牌于康庄，清不暇读。斯须入一门，兵卫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严清至。”清战汗，伏不能拜。自上掷一巨板，纵横万钉，布如棋局，斜倚于阶，传呼令上。一人衮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窃视之：衮冕者乃前太守刘尚书极也，朱衣者两浙运副刘何也。尚书问清茶盐法更张否，对曰：“清学吏耳，茶盐法所不知。”又问学法更张否，对曰：“仍旧，但近日兴建道学。”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阅其姓名。每叶大书一人姓名、乡里，其下有细书若功与过，中有识者。中一叶乃清姓名，细书极少。尚书曰：“后十旬汝当来此。”又命紫衣导清过西壁，以手排之，壁间见众罪人杂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带系其颈，悲哀愁苦，幽咽堕泪，可畏可怜。紫衣复导清出。尚书曰：“汝当治此狱，俟取某人及淮南盐香提举黄敦信。”清逡巡摄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过旧路，仰视其牌，书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于教官钱粗良仲。时黄敦信一路气焰赫然，未几，盛怒间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后卧病果死。扬人多知之，予数询乡人，乃得其详。

秦少游侍儿朝华，姓边氏，京师人也。元祐癸酉岁纳之，尝为诗云：“天风吹月入栏杆，乌鹊无声子夜闲。织女明星来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间。”时朝华年十九也。后三年，少游欲修真断世缘，遂遣朝华归父母。家贫，以金帛而嫁之。朝华临别泣不已。少游作诗云：“月雾茫茫晓柝悲，玉人挥手断肠时。不须重向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离。”朝华既去二十余日，使其父来云：“不愿嫁，却乞归。”少游怜而复取归。明年，少游出倅钱唐，至淮上，因与道友论议，叹光景之遄。归谓华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师，呼其父来，遣朝华随去，复作诗云：“玉人前去却重来，此度分携更不回。肠断龟山离别处，夕阳孤塔自崔嵬。”时绍圣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尝手书记此事，未几遂窜南荒去。

欧阳文忠公与韩子华、吴长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尝约五十八岁即致仕，子华书于柱上。其后过限七年，方践前志，作诗寄子华曰：“俗谚云：也卖弄得过里。其诗曰：人事从来无处定，世途多故践言难。谁知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

刘贡父诗话云：文士用事误错，虽为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诗云：“功曹无复汉萧何。”按《光武纪》：帝谓邓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参尝为功曹。云酇侯非也。贡父之意，直以少陵误耳。然《前汉》高纪云：单父人吕父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则少陵用此非误也，第贡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云寺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顷于潘义荣处见之。

阆州州治大厅梁间有一函书，前后人莫敢取视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开之，人劝之不从。竟取之，乃三国蜀时断一大辟案文耳。复置旧所，未几守遂死。

河南县尉司印，前后相传不敢开匣，开必境内有盗起，但以一水朱记用代，待移新旧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厅角有一刻成压角石兔，以碧纱笼护之，吏辈献纸钱者堆积焉，人不敢正视，吏辈辄视者必遭刑。□□□□□□□□□□□□□□□□□□□□□□□积甚惮之，云夜即相驰逐于圃中。三事皆闻之耿宗醇彦纯云。

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学公书，得其仿佛。公尝书《黄楼赋》未毕，盼窃效公书“山川开合”四字。公见之大笑，略为润色，不复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书也。

崔鶠德符颍昌阳翟人。元祐中，毕渐榜登科，不汲汲于仕宦。宣和中，监西京洺南稻田务。时中官容佐掌宫钥于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见之，容极衔之。德符一日送客于会节园，时梅花已残，与客饮梅下。已而容奏陈以会节园为景华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复骑瘠马，从老兵径入园中，梅下哦诗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林间。小憩借清影，低颦啄微酸。故人不复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见地有马迹，问园吏，吏

以崔对。容怒其轻己，遂劾奏鷗径入御苑，以此罪废累年。靖康初，起为左正言，未几卒，赠直龙图阁，归葬郏城，诗文甚高。

东坡为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贴子，有云：“上林珍木暗池台，蜀产吴苞万里来。不独盘中见卢橘，时于粽里得杨梅。”每疑“粽里杨梅”之句，《玉台新咏》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诗》：“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今人未见以杨梅为粽，徐公乃守岁诗，杨梅夏熟，岁暮安有此果，岂昔人以干实为之耶？东坡以角黍为午日之馔，故借言之耳。

无锡惠山泉水久留不败，政和甲午岁，赵霆始贡水于上方，月进百樽。先是，以十二樽为水式泥印置泉亭中，每贡发，以之为则。靖康丙午罢贡，至是开之，水味不变，与他水异也。寺僧法皡言之。

北京压沙寺梨谓之御园，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与枣木相近，以鹅梨条接于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条；又于枣木大枝上凿一窍，度接活梨条于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枣之上枝，又断棠梨下干根脉，即梨条已接于枣本矣。结实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顷又见北人云：以胡桃条接于柳本，易活而速实。

章圣时炼丹一炉，在翰林司金丹阁，日供炭五秤，至熙宁元年犹养火不绝。刘衮延仲之父被旨裁减百司，此一项在经费之数，有旨罢之，其丹作铁色，诏藏天章阁。张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炼丹一炉，养火数十年，丹成不敢服。时张刍圣民守南都，羸瘠殊甚，闻有此丹，坚求饵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圣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与之，且戒宜韬藏，慎勿轻饵。圣民得之即吞焉，不数日便血不止，五脏皆糜溃而下，竟死云。二事闻之刘延仲。

宣和间，有旨苏轼追复职名。时卫仲达达可当行词，因戏之云：“达可宜刻意为此词，盖须焚黄耳。”闻者莫不大笑。

许道宁京兆人，少亦业儒，性颇跌宕不羁。画山水法李成，独造其妙，可与营丘抗衡。亦工传神，每见人寝陋者，必戏写貌于酒肆，识者皆笑之，为其人殴击之，碎衣败面而竟不悛。后游太华，见其峰峦嵩崒，始有意于山水，清润高秀，秾纤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帅长安，道宁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宁惧，欲窜避。或谓道宁曰：“杜

公严毅，汝乃干犯，汝将何之？虽走夷狄，必获汝矣。”时种师谊守环州，道宁乃往投谊。杜公闻之笑曰：“道宁真善自为谋者。”乃贻书种公，俾善遇之。在环岁余乃归。环学从祀弟子，乃道宁所作笔也。予舅吴顺图有道宁画终南积雪图八幅，真绝品也。亡于兵火，惜哉！长安凉榭大屏面亦道宁所作，殊奇伟也。

晁无咎谪玉山，过徐州时，陈无己废居里中。无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无己作《减字木兰花》长短句云：“娉娉袅袅，芍药稍头红样小。舞袖低回，心到郎边客已知。　　金樽玉酒，劝我花前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我自羞。”无咎叹曰：“人疑宋开府铁石心肠，及为《梅花赋》，清艳殆不类其为人。无己清通，虽铁石心肠不至于开府，而此词已过于《梅花赋》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东坡时知扬州，与发运使晁端彦、吴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与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为胜。

玫瑰油出北虏，其色莹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状，用为试香，法用众香煎炼。北人贵重之，每报聘，礼物中只一合，奉使者例获一小罂。其法秘不传也。宣和间，周武仲宪之使虏过磁州时，叶著宣远为守，祝周云：“回日愿以此油分饷。”既反命，以油赠之。叶云：“今不须矣。近禁中厚赂虏使，遂得其法，煎成赐近臣，色香胜北来者。妇翁蔡京新寄数合，且云：公还朝必有取者，今反献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过一合，贵惜如此，而贵近之家，赠遗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启久官京师，日有薮泽之思，常于尺素作平冈老木，极有清思。因授李伯时，令于余地加远水归雁，作扁舟以载天启，及题小诗曰：“鸿雁归时水拍天，平冈老木尚寒烟。付君余地安渔艇，乞我寒江听雨眠。”伯时懒不能竟。他日王渔之彦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戳，即取笔点染如诗中意。天启见之，爱其佳。后天启泛舟宿横塘遇雨，闭篷而卧，夜分不寝，闻归雁声，因复为诗云：“平野风烟入梦思，殷勤作画更题诗。扁舟卧听横塘雨，恰遇江南归雁时。”此画后入贵家，予尝见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无咎作《庆州使宅记》，黄鲁直云：“大为佳作。”苏明允作《成都府张公安道画像记》，鲁直读之云：“司马子长复出也。”王逢原作

《过唐论》，介甫云：“可方贾谊《过秦论》不及，而驰骋过之。”

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虏兵陷平江府。两浙宣抚使周望移军退保昆山县，泊舟马鞍山下湖边。吏方用印，忽有风旋转入舟，印与文移尽卷堕水。相视骇愕，使水工探之不获。望惧北兵之来袭也，欲亟走屯惠通镇，为失印所挠，留吏求之。吏祷于马鞍山神曰静济侯者，曰：“苟不获，且将得罪，必焚庙而行。”县宰亦惧，乃作堰捍水，以踏车涸之。畚插如云，凿数尺始得之，已沦于泥中矣。

顷有一士人，每于班列中好与秘阁诸公交语，好事者戏目之为馆职里行。

李廌方叔《祭东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兵部郎中莫卞居场屋日，因赴浙漕，梦人就旅邸报姓莫人作状元，卞出迎之，乃云名俦，非卞也。时卞已投卷，是举登科，明年得子，因名俦。后二十四年俦作大魁，卞对贺客言之。

朱勔丧父，作黄箓醮请茅山道士陈亦夷字彦真拜章，回得报应，但见金甲神人扙剑叱云：“朱勔父子罪恶贯盈，上天不赦，汝焉得为拜章？”彦真不敢言于勔，私为亲密者道。不逾三年勔败。

李去伪绍圣初知通州静海县，至夜即入一室判冥，外人皆闻讯问枷锁声，因目为李见鬼。去替密迩，会集同官，出二子拜县尉陈噩，噩不敢当。乃云：“去伪老矣，不及见公之贵。若长子俦，虽自成立，不能远大；次子僖，异日与公有恩契，当令今日先识面耳。”众皆罔测。政和初，噩为司勋郎官，主铨试文，僖中乙授西京偃师簿。又三年为噩婿，果符恩契之言。噩终徽猷阁待制，僖终朝请大夫，俦登科，未及禄而卒。

崇宁间平江府天平山白云寺有数僧行山间，得蕈一丛，共煮食之。

至夜发吐，内三人急取鸳鸯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至死。鸳鸯草藤蔓而生，黄白花对开，傍水依山，处处有之。治痈疽肿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盖沈存中良方所载金银花又曰老翁须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诗云：“争名朝市鱼千里。”予问诸学士“鱼千里”，多云：此《齐民要术》载范蠡种鱼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无“千里”字，心颇疑之。后因读《关尹子》云：以盆为沼，以石为岛，鱼环游之，不知其几千万里不穷也。乃知前辈用事如此该博，字皆有来处。

班行李质，人材魁岸磊落甚伟，徽庙朝欲求一人相称者为对，竟无可俪。当时同列目为察隻子。京师俚语谓无对者为察隻。建炎三年，擢权殿帅。

苏黄门子由薨于许下，王巩定国作挽词三首。其一云：“忆昔持风宪，防微意独深。一时经国虑，千载爱君心。坤道存终始，乾纲正古今。当时人物尽，惆怅独知音。”注云：元祐中，议册后，宣仁御文德殿发册。公语余密告吕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兹不可启。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诏宫中本殿发册，时人无知者。二云：“已矣东门路，空悲未尽情。交亲逾四纪，忧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泪横。蜀山千万叠，何处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书约予至许田曰：“有南齐翠竹满轩，可与定国为十日之饮。”此老年未尽之情也。其三云：“静者宜膺寿，胡为忽梦楹。伤嗟见行路，优典识皇情。徒泣巴山路，终悲蜀道程。弟兄仁达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与子瞻尝泊巴江，夜雨，相约伴还蜀，竟不果归。今子瞻葬汝，公归眉。王祥有言：归葬，仁也；留葬，达也。右三诗，予在高邮于公之子处见其遗稿，因录之，皆当时事。今公之后邈然，家集不复存，惜其亡也，因附于此。

晏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般漆碗。叔原戏作诗云：“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颜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贮藉残糟。幸免墦间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傥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真自许，呼尔未应饕。世久轻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卷四

山谷作《钓亭诗》有云："影落华亭千尺月，梦通岐下六州王。"上句盖用华亭船子和尚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下句盖用文王梦吕望事。然六州王事见《毛诗·汉广》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疏云：言南国则一州也。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云云。山谷用事深远，其工如此，可为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辟诗》云："舞急锦腰迎十八，酒酣玉⿰角戔照东西。"乐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东西杯，其对甚新也。

陈辅辅之，丹阳人，能诗，荆公深爱之。尝访建康杨骥德逢，留诗壁间云："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轻麦脚斜。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见之笑谓曰："辅之骂君作寻常百姓也。"

东京城北有祆呼烟切。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今池州郭西英济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开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孙今分为八家，悉为祝也。噫，世禄之家，能箕裘其业，奕世而相继者，盖亦甚鲜，曾二祝之不若也。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辂，乃隋朝所造，唐显德中尝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张芸叟

《郊祀庆成诗》云："大裘依古制，玉辂自隋传。"

范忠宣公尧夫谪居永州，以书寄人云："此中羊面无异北方，每日闭门飧馎饦，不知身之在远也。"

孙觌仲益尚书，四六清新，用事切当。宣和中，与家兄子章同为兵部郎。未几子章出知无为军，仲益继迁言官，自南床亦出知和州。时淮南漕俞赒以无为岁额上供米后时，委知州取勘无为当职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问，亦不移文。已而米亦办，子章德仲益，以启谢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人颇称赏，以为精切也。

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之渊薮也。党论之兴，指为许、洛两党。崔鶠德符、陈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昼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并居颍昌阳翟：时号戊己四先生，以为许党之魁也，故诸公皆坐废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黄姑渚，秋辞白帝城"之句，说者但见古诗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意谓黄姑乃牵牛，然不见其所出，不晓黄姑之说，故杨亿大年《荷花诗》云："舒女清泉满，黄姑别渚通。"刘筠子仪《七夕诗》云："伯劳东翥燕西飞，又报黄姑织女期。"大年和云："天孙已度黄姑渚，阿母还来汉帝家。"皆用此事。予后读纬书，始见引张平子《天象赋》云："河鼓集军，以嘈杂嚽。"张茂先、李淳风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牵牛星北，主军鼓，盖天子三军之象。昔传牵牛织女见此星是也。"故《尔雅》河鼓谓之牵牛。又古诗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黄姑即河鼓也，音讹而然。今之学者或谓是列舍牵牛而会织女，故于此析其疑。又张茂先《小家赋》曰："九坎至牵牛，织女期河鼓。"石炼注云："河鼓星在牵牛北，天鼓也，主军鼓，主铁鈇。"李淳风云："自昔相传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黄姑乃河鼓，为牵牛之别名。昔人云开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将适江陵，诗四十韵，其末有云"五云高太甲，六月控抟扶"之句。鲍钦正、邓睿思、范元实及世行所谓王原叔注者，诸家皆不详五云太甲之义。予读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陇县孔子庙堂铭序》云："帝车造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

临，载五云于太甲。虽使星辰荡越，三元之轨躅可寻；云雨沸腾，六气之经纶有序。然则抚铜浑而观变化，则万象之运不足多矣；握瑶镜而临事业，则万幾之凑不足大矣。”云云。然则五云太甲之义，盖为玄象而言矣，第未见其所出之书，当俟博洽君子请问之。惟《酉阳杂俎》云：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人谓之腹稿。燕公尝读《夫子学堂碑》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为圣人当出。华盖已下卒不可悉。然则五云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余人乎？

东北冬月寒甚，夜气塞空如雾，著于林木，凝结如珠玉，旦起视之，真薄雪也，见晛乃消释，因风飘落，齐鲁人谓之雾凇，谚云：“雾凇重雾凇，穷汉置饭瓮。”盖岁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齐州，有《冬夜诗》云：“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门雾凇寒。”又有《雾凇诗》云：“园林初日静无风，雾凇开花处处同。记得集英深殿里，舞人齐插玉笼松。”盖谓是也。东坡在定武送曹仲锡诗亦云：“断蓬飞叶落黄沙，只有千林鬆松花。应谓王孙朝上国，珠幢玉节与排衙。”亦谓此也。雾凇音梦送。鬆松皆同音。

东坡自儋耳北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见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后批云：“新酿甚佳，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宣和中，予在京相蓝，见南州一士人携此帖来，粗厚楮纸，行书，涂抹一二字，类颜鲁公祭侄文，甚奇伟也。具理，南荒人瓶罂。

刘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见之曰：“公在胞胎中当有不测惊危，幼年复有恶疾，几为废人，然卒无恙。”盖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时母方娠，遇栈道，天雨新霁，磴滑危甚。忽石陨马蹶，夫人已坠崖下矣。众皆惊泣，无复生望。试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葛藟萦结，蟠屈如盖，落叶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应。乃以衾幗悬缒而上，了无所伤，至官未几而育器之。后十余岁居京师，苦赤目甚恶，睛溢于外，百医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识来调官，畜恶目药甚效。昨日来别，云已陛辞，早晚即行。试遣人往求之，时行李已出房，云药诚有之，匆匆忘记在某箧中。初发一箧，药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药傅睛上，软帛缠护，戒七日方开。一傅痛即止，及开，睛以内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为刘勉中言。

苏阴和尚作《穆护歌》，又地里风水家亦有《穆护歌》，皆以六言为句而用侧韵。黄鲁直云：黔南巴僰间赛神者，皆歌《穆护》，其略云："听唱商人《穆护》，四海五湖曾去。"因问"穆护"之名，父老云：盖木瓠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节歌耳。予见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长竹数尺，刳去中节，独留其底，筑地逢逢若鼓声，男女把臂成围，抚髀而歌，亦以竹筒筑地为节。四方风俗不同，吴人多作《山歌》，声怨咽如悲，闻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声山水绿"，此又岭外之音，皆此类也。

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冷，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皆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作诗，以爆流为趵突，未知孰是。

发运使淳化四年始建官焉。六路转输于京师者，至六百二十万石。通、泰、楚、海四州煮海之盐，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余万石，复运六路之钱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万贯。淳化四年，以内殿崇班杨允武恭为都大管勾江南诸州纲船、般运、盐粮、钱帛、茶货。当时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刘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逐次添管职事，乃立制置发运使额。至乾兴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员。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阁待制充使，自后多除两制置统六路，年额上供米六百二十万石：内四百八十五万石赴阙，一百三十五万石南京畿送纳。淮南一百五十万石赴阙，二十万石咸平尉氏，五万石大康。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七十四万五千一百石赴阙，二十四万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一百万八千九百石赴阙，二十万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万石尽赴阙，湖北三十五万石尽赴阙。两浙一百五十五万石，八十四万五千石赴阙，四十万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陈留，二十五万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东坡知徐州，作黄楼，未几黄州安置，为定帅作《松醪赋》，有云："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俄贬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师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归身，玉局他年第几人。"比归，果得提举成都玉局观。三事皆谶也。

京师五岳观后凝祥池，有黄色莲花甚奇，他处少见本也。

安惇处厚初谪潭州，过仪真，见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戏

术，愿陈一笑。安心异之，欣然延礼。丐者求一砚，及素笔幅纸香炉，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陆，焚之芬馥。乃研墨谓安曰："吾不能书。"命小吏持笔题诗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鸳鸯帐里头。咫尺洞庭君不到，长生不死最风流。"处厚读之不晓，自以无嗜欲久矣，岂有"佳人如玉""醉卧鸳鸯"之事乎？且谓"洞庭君不到"，是谓我不可仙矣。遂谢丐者，与酒一壶，一饮而尽，长揖而去。安行将过洞庭之日，被命镌消官资，放归田里，乃悟前诗之异。丐者必异人也，诗中似隐神仙秘诀，人不晓耳。

东坡自常州赴登州，经过扬州石塔寺，长老戒公来别，东坡云："经过草草，恨万一别石塔。"塔起立云："这个是砖浮图耶？"坡云："有缝。"答云："若无缝，何以容得世间蝼蝗？"坡首肯之。元丰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诗赠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溟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见一舟，相随而行，寂然无声。晚船得港而泊，所见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遣人视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皂绦一条，系文字一纸。取观之，乃顾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属。至郡，檄巡尉缉捕，尽获其人。盖船主杀顾舟之商，取其物而弃其舟，遂伏于法。岂鬼物衔冤而诉乎？

文潞公丞相出镇西京，奉诏于琼林苑燕饯，从列皆预，赋诗送行。王禹玉时为内相，诗云："都门秋色满旌旗，祖帐容陪醉御卮。功业迥高嘉祐未，精神如破贝州时。匣中宝剑腾霜锷，海上仙桃压露枝。昨日更闻褒诏下，别刊名姓入周彝。"时以为警绝。曾弦伯容为予言此诗第一句便见体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讵敢于都门而张旌旗耶？此余人所不可当也。白居易献裴度丞相诗云："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禹玉用此事也。

镇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胜，烟云显晦，萃于目前。旧有多景楼，尤为登览之最，盖取李赞皇题临江亭诗有"多景悬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楼即临江故基也。裴煜守润日有诗云："登临每忆卫公诗，多景唯于此处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万室布如棋。江山气象回环见，宇宙端倪指点知。禅老莫辞勤候迓，使君官满有归期。"自经兵火，楼今废，近虽稍复营缮，而楼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于半山，盖自城至钟山宝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后有谢公墩，乃谢安石居东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其后公舍宅为报宁寺，寺今亦废，未复旧，而墩岿然独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腊起帮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与奔窜。关注子东在钱塘，避地携家于无锡之梁溪。明年腊就擒，离散之家，悉还桑梓。子东以贫甚未能归，乃侨寓于毗陵郡崇安寺古相院中。一日，忽梦临水有轩，主人延客，可年五十，仪观甚伟，玄衣而美须髯。揖坐，使两女子以铜杯酌酒，谓子东曰：“自来歌曲新声，先奏天曹，然后散落人间。他日东南休兵，有乐府曰《太平乐》，汝先听其声。”遂使两女子舞，主人抵掌而为之节。已而恍然而觉，犹能记其五拍。子东因诗记云：“玄衣仙子从双鬟，缓节长歌一解颜。满引铜杯效鲸吸，低回红袖作弓弯。舞留月殿春风冷，乐奏钧天晓梦还。行听新声太平乐，先传五拍到人间。”后四年，子东始归杭州，而先庐已焚于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复梦前美髯者，腰一长笛，手披书册，举以示子东。纸白如玉，小朱栏界间行，似谱，有其声而无其词。笑谓子东曰：“将有待也。往时在梁溪，曾按《太平乐》，尚能记其声否乎？”子东因为之歌，美髯者援腰间笛，复作一弄。亦能记其声，盖是重头小令。已而遂觉。其后又梦至一处，榜曰“广寒宫”，宫门夹两池，水莹净无波，地无纤草，仰视嵬峨，若洞府然。门钥不启，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铃索，呼月姊，则门开矣。”子东从其言，试曳铃索，果有膺者。乃引入至堂宇，见二仙子，皆眉目疏秀，端庄靓丽，冠青瑶冠，衣彩霞衣，似锦非锦，似绣非绣。因问引者曰：“此谓谁？”曰：“月姊也。”乃引子东升堂，皆再拜。月姊因问往时梁溪曾令双鬟歌舞传《太平乐》尚能记否，又遣紫髯翁吹新声亦能记否。子东曰：“悉记之。”因为歌之。月姊喜见颜面，复出一纸，书以示子东曰：“亦新词也。”姊歌之，其声宛转似乐府《昆明池》。子东因欲强记之，姊有难色，顾视手中纸，化为碧字，皆灭迹矣。因揖而退，乃觉，时已夜阑矣。独记其一句云：“深诚杳隔无疑。”亦不知为何等语也。前后三梦，后多忘其声，惟紫髯翁笛声尚在。乃倚其声而为之词，名曰《桂华明》。云：“缥缈神清开洞府，遇广寒宫女。问我双鬟梁溪舞，还记得当时否。碧玉词章，教仙女为按歌宫羽。皓月满窗人何处，声永断，瑶台路。”子东尝自为予言之。

王禹玉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对蕊珠殿。时赐紫花墩令坐，逾数刻方罢。明年，英庙上仙，珪作挽词有云：“曾陪蕊珠殿，独

赐紫花墩。”盖谓是也。

“金钗双捧玉纤纤，星宿光芒动满奁。解笑诗人夸博物，只知红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诗》也。白乐天《荔枝诗》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诗云：“红颗甜酸只自知。”故前诗讥二公也。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道君御制诗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绛纱初脱水晶丸。”盖体物之工矣。时群臣皆应制焉。

高邮禅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为盗窃去，往来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来何求？”曰：“欲求门以出。”僧指曰：“此门也。”又复他之，竟不见也。僧诘问，具以窃珠为对，即引盗纳珠，令投哀引咎，乃识涂而去。僧因拉拭佛供，见座下有败经，腐烂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数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无耳者，迨无一全形，殊可怪也。

王将明后房曰田令人者，颜貌殊伦，真国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将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窜至亳州，居逆旅中。郡知之，为拘管数月。其家遣人迎归。蔡元长后房曰武恭人，亦妙丽不凡。元长谪岭表，武在京师，为一使臣姓孙人所蓄，乃携孙窜至南京，亦为郡所拘。七月，开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师。时予适在二郡，皆见之。

钱塘僧净晖子照旷，学琴于僧则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间，久居中都，出入贵人之门，尝得一旧琴修治之。磨去旧漆三数重，隐隐若有字痕，重加磨砉，得古篆“霜镛”二字，黄金填之，字画劲妙有法。中官陈彦和以七百千得之，别以马价珠为徽，白玉为轸。修成弹之，清越声压数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将赵万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镇江府。时彦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僟立之，时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带，乃道君解赐渊圣，渊圣解赐士僟者，正透盘龙，亦亡焉。龙屈若飞翔之状，予尝见之。

郭熙，河阳温县人，以画得名。其子思后登科，熙喜甚，乃于县庠宣圣殿内图山水窠石四壁，雄伟清润，妙绝一时。自云平生所得，极意于此笔矣。熙能为远景，意趣益新，略不相杂，亦名手也。贵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间，未易得也。思后为待制，乃重资以收父画，欲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远，考之可见，如《丹青引赠曹霸诗》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说者谓帝喜霸之能写真画马也，故催金赐之，而圉人太仆，自叹其无技以蒙恩赉耳。如此说则意短无工，殊不知此画深讥肃宗也。考是诗始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帝既见先帝之马，当轸羹墙之念，反含笑而赐金，曾不若圉仆见马能惆怅而怀先帝也。又《寄刘峡州伯华使君》长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鸟，天地亦青蝇。”人多指白鸟为鹭，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群鸟养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鸟。盖白鸟，说者谓蚊蚋也。又《金楼子》云：齐威公卧于柏寝，白鸟营饥而求饱，公开翠纱之厨而进焉。有知礼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隽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长嘘短吸而食。及其饱者，腹为之溃。盖戒夫贪也。又诗人以青蝇刺谗。然则公诗盖言天下多贪谗之人耳。

泰陵时，蔡元长为学士。故事：供贴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阁各有词，诸妃阁同用，四首而已。时昭怀刘太后充贵妃，元长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

荆公退居钟山，常独游山寺。有人拥数卒，按膝据床而坐，骄气满容，慢骂左右，为之辟易。公问为谁，僧云：“押纲张殿侍也。”公即索笔题一诗于扉云：“口衔天宪手持钧，已是龙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犹是一微尘。”

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陕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铁石状，谓之铁牛，旧有祠宇，唐末封号“顺正庙”。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阴，幸其庙，作《铁牛诗》。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灾，秀州华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亚于泗上也。

西京进花自李迪相国始。

杜子美祭房相国，九月用“茶藕莼鲫之奠”。莼生于春，至秋则不可食，不知何谓。而晋张翰亦以秋风动而思菰菜、莼羹、鲈脍，鲈固秋物，而莼不可晓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尝作七审，于四威仪中，尝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义。道力浅深，自审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缘稍简省否；三、一切触境能不动否；四、一切语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减分别否；六、梦想之间不颠倒否；七、方寸之间得恬愉否。予读公所作内典诸书，得此若有所省，当书诸座右，以警昏愦。

张芸叟作《凤翔吴生画记》，秦少游作《五百罗汉图记》，皆法韩退之《画记》，俱无愧也。

卷五

元丰五年，状元黄裳榜，神庙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师误呼为暨，去声。三呼之无应者。苏丞相颂，时为吏部侍郎，侍立，上顾颂，颂曰：“当呼为居衣切。”果应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书？”颂曰：“臣观三国时，吴有暨艳造营府之论，恐其后也。”问陶乡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吴人。”褒谕再三。大观三年，状元贾安宅榜，徽庙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彻者，中书侍郎林攄彦振唱名，呼甄为诸延切。彻自言姓甄，之人切。攄犹强辨之，近侍皆笑。继而御史有言，攄罢而出。

神庙朝御马有曰玉逍遥者，盖赭白也，尝幸金明池，归乘之。

胡世将成公为中书舍人，兼权给事中，与张焘子公同在后省。一日，胡将上马，忽内逼，乃解衣登厕。张戏之曰：“解衣脱冕而行，舍人给事。”取“急”同音。欲寻属对，无有其事。后李弥大似矩当尚书，知平江府，似矩常为宣抚使，赵九龄次张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对矣。可对‘弃甲曳兵而走，宣抚尚书。’”取尚书字同音。闻者莫不大笑，且以为的对。盖为帅臣常为贼所窘也。

范文正公长子监簿纯佑，自幼警悟，明敏过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边，凡虏情幾事，皆预遥知。盖出神之虏廷得之。故公每制胜，料敌如神者，监簿之力也。因出神为人所惊，自此神观不足，未几而亡，时甚少也。公之族子闾彦之云。

邦基外祖父吴豪字特起，世家临川，其兄仕于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于黄玉二坡，遂以多资闻，倜傥尚义，潜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将授之官，力辞不愿。自外祖死，伯舅元顺图持门户。顺图萧散风度，雅意翰墨，蓄法书名画甚富，

烹茶焚香，吟诗弹琴，而陇亩漫不省也，坐是东皋废弛，岁不暇给，乃委仲舅兑悦图治其隳败。悦图孝友修愿，赒贫乐施，有父风。未几多稼复如曩时，岁收数万斛。公心持己，无丝发之私，输载长兄房，以听出纳。悦图奉太夫人尽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义。四方亲旧以贫促者，有恤无厌，臧获咸无怨言，乡曲皆得其欢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视笥中衣无两袭，未尝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谨。其京师调发科敷，动以万计，适丁连岁旱歉，悦图忧家勤瘁，郁郁感病。其死数日，侄芾梦悦图云："吾有诗，尔其志之。"及觉，忆其二句云："春风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园事若何。"盖悦图虽死犹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进士饶节次子也。少年尝投书于曾子宣论新法非是，不合，乃祝发更名。尤长于诗，尝住数刹，士夫大多与之游，后改字德操。咏梅花一联云："遂教天下无双色，来作人间第一春。"风味亦不浅。又答吕居仁寄诗云："长忆吟时对短檠，诗成重改又鸡鸣。如今老矣无心力，口诵君诗绕竹行。"居仁甚称之。

《玉台新咏》梁沈约休文有《六忆诗》，盖艳词也。其后少有效其体者。王全玉乃作《宫体十忆诗》，李元膺重见之，爱其词意宛转，且曰："读之动人，老狂不能已，聊复效尤。"亦作十绝，谓《忆行》、《忆坐》、《忆饮》、《忆歌》、《忆书》、《忆博》、《忆颦》、《忆笑》、《忆眠》、《忆妆》也。其一曰："屏帐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领巾长。裙边遮定双鸳小，只有金莲步步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阚面平，绣裙斜绰茜罗轻。踏青姊妹频来唤，鸳履贪弓不意行。"其三云："绿蚁频催未厌多，帕罗香软衬金荷。从教弄酒春衫涴，别有风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红牙碎玉敲，碧云无力驻晴霄。也知唱到关情处，缓按余声眼色招。"其五云："纤玉参差象管轻，蜀笺小研一作砑。碧窗明。袖纱密掩嗔郎看，学写鸳鸯字未成。"其六云："小阁争筹画烛低，锦茵围坐玉相欹。娇羞惯被诸郎戏，袖映春葱出注迟。"其七曰："漫注横波无语处，轻拢小板欲歌时。千愁万恨关心曲，却使眉尖学别离。"其八云："从来题目值千金，无事羞多始见心。乍向客前犹掩敛，不知已觉钿窝深。"其九云："泥娇成困日初长，暂卸轻裙玉簟凉。漠漠帐烟笼玉枕，粉肌生汗自莲香。"其十云："宫样梳儿金缕犀，钗梁水玉刻蛟螭。眉间要点双心事，不管萧郎只画眉。"其情致殊妍丽，自非风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

田氏、历阳沈氏，各有书目。谯郡祁氏多书，号“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后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尽鬻之。京都盛时，贵人及贤宗室往往聚书，多者至万卷。兵火之后，焚毁迨尽，间有一二流落人间，亦书史一时之厄也。吴中曾旼彦和、贺铸方回二家书，其子献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经彦和、方回手自雠校，非如田、沈家贪多务得，舛谬讹错也。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异者，尽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间珍木，亦遭发凿。山林所余，惟合抱成围，或拥肿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洎庚戌春，宣抚使周望留姑苏。诸将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尽，栋梁之材，析而为薪，莫敢谁何，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时之厄耶？

吴中鱼市以斗计，一斗为二斤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钓侣诗》云：“一斗霜鳞换浊醪。”注云：“吴中买鱼论斗，酒即称斤。”其来远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蔬反论斤，土风不可革也。

僧谓酒为般若汤，鲜有知其说者。予偶读《释氏会典》，乃得其说。云有一客僧，长庆中届一寺，呼净人酤酒。寺僧见之，怒其粗暴，夺瓶击柏树，其瓶百碎，其酒凝滞，着树如绿玉，摇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经》，须倾此物一杯。”即讽咏浏亮。乃将瓶就树盛之，其酒尽落器中，略无孑遗，奄然流啜，斯须器𤬪音庾。酣畅矣。酒之廋辞，其起此乎。

乐全先生张安道薨，东坡时守颍州，于僧寺举挂，参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又别为文往祭其柩。盖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为相日，奏事殿中。忽觉偏头痛不可忍，遽奏上请归治疾，裕陵令且在中书偃卧。已而小黄门持一小金杯，药少许，赐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并灌之。”即时痛愈，明日入谢。上曰：“禁中自太祖时有此数十方，不传人间，此其一也。”因并赐此方。苏轼自黄州归，过金陵，安石传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时头痛即愈。法用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使人滴入鼻窍。

舒信道《败荷诗》云：“忍看夜影分残月，别送秋声入晚风。”前辈云：“一郡之政观于酒，一家之政观于齑。”盖二物若善，则其他可知矣。

处州缙云县簿厅为武尉司，顷有一妇人常现形与人接，妍丽闲婉，有殊色。其来也，异香芬馥，非世间之香。自称曰英华，或曰绿华，前后官此者，多为所惑。建炎中，一武尉与之配合如伉俪，同僚皆预其宴集，慧辨可喜，与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害于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扬州，时车驾驻跸淮南。英华亦随而行，至扬州南门不肯入，谓尉曰："天子之所，门有守御之神，我不可入，我从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复差往泗上，祸即至矣。"遂惨别而去。尉至御营，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几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独小史得脱而归，英华已先至邑久俟矣。其后有蒋辉远，永嘉人，为邑簿，英华出如平时。其家母妻不安之而归，辉远独在官所，英华时复出现。其来也，香先袭人，辉远不少动心。一日谓辉远曰："君索居于此，妾欲侍巾栉，可乎？而君介然不蒙盼顾，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辉远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斋戒具章奏，欲诉于天。是夕复至曰："君毋庸诉我，某无所舍，得一芘身之地，不复出矣。"辉远曰："汝果尔，吾为汝立祠以祀，如何？"华感激而去，自是不复至，辉远越数日亦忘之。时家有素丝数束，一旦其丝悉穿系于窗牖，连绵不可解，辉远因悟曰："吾许汝立祠而渝约矣，即为汝谋之。"乃于厅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丝悉已成束，若不经手者，其怪遂绝。予旧闻斯事，后见处州士人所说悉同，意其为草木之妖也。

庞寅孙待制一女有容色，适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数年后，道修每夜即有一妇人来同寝，庞或闻其语言，数诘问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庞牵幔欲入，其人自帐中出，姿容妍丽，自顾己不若也。庞亦不惧，道修曰："子见之否？不必怒也，我与尔同往访之。"恍惚与道修同至一处，如王侯第，帘幕华焕，廊庑间悬琉璃灯，光彩夺目。道修与庞方携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后来，乃向帐中所出之人也。道修、庞走从之，相挽而去，已而对饮堂上。庞愤之，亟欲走归，顾门宇悉闭鐍。仓皇至一处，见有断垣，乃大呼，逾之而出，恍然而寤，盖梦也。明日，道修曰："昨宵尔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尔无可奈何。时寅孙任发运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医，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钉付庞，戒令伺道修咳声，即以钉钉其版。如其言钉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来夺之。庞惧为所得，掷版于河中。时寅孙有馆客在后舟见之，即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边。馆客取之，拔去其钉，道修大笑，道士怅惋而去，卒不可疗。乃复归毗陵，不复为怪也。一日，道修谓庞曰："来日

有人携一女子来求售，可为我得之，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媪携一村女来，寝陋可骇。道修见之喜曰：“是矣。”乃以数千得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欢，而向之人不复至矣。盖是怪依附此婢之体，而道修见之乃向之人耳。庞竟离归。道修与此婢生男女数人，亦无他怪。待制之犹子温孺润甫言，后问之胡氏，信然。

宣和间朱勔应奉进为节度使，子汝贤庆阳军承宣使，汝功静江军承宣使，汝文阁门宣赞舍人，弟勣阁门宣赞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汝舟明州观察使，汝楫华州观察使，汝明荥州刺史，孙綈、绎、约、绚、纬、绶并阁门宣赞舍人，绰、绅并阁门祗候。一时轩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并追夺，悉窜岭外。

蔡君谟作福守日，有一书生投诗来谒云：“远入青青叠叠峰，峰前真宰读书宫。半岩冷落高宗雨，一枕凄凉吉甫风。烟锁豹眠闲雾露，井凋凤宿旧梧桐。九龙山下英雄气，尽属君家世胄中。”君谟异之，寻令人伺其所归。至一山下忽不见，四顾无人，唯一社屋尔，意其社神也。

王荆公女适吴丞相之子封长安县君者，能诗。尝见亲族妇女有服者，带白罗系头子者，因戏为诗云：“香罗如雪缕新裁，惹住乌云不放回。还似远山秋水际，夜来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鱼轩李氏侍从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诗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园一笛风。百尺玉楼帘半卷，夜深人在水晶宫。”皆妇人有才思者，可喜也。

邦基从伯康孙字曼老，时彦榜高科。宰溧阳日，晨有道士来谒，授以药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曰：“此去千日当有大厄，宜封识如法，勿令妾妇见之，庶缓急可为备。”后至扬州，遇母舅钱勰穆父携二侍姬来，偶探药囊而未及取。寻而得疾，取药无有矣。计其时正三年，竟不起云。

宣和戊戌冬，予道由颍昌之汝坟驿，壁间得廖正一明略手题三诗，其一云：“阿怜二十颇有余，秀眉丰颊冰琼肤。无端欲作商人妇，更枉方寻海畔夫。”其二云：“阿梅笄岁得同欢，懊恼情深解梦兰。莺语轻清花里话，柳条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阳，亭候逾十舍。征鞍背绣帷，云雨虚四夜。双艳尽倾城，一姝偏擅价。独怒蕙心轻，误许商人嫁。”初不晓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举是诗，邦人任喻义可云：顷年明略与郡之二营妓往来，情好甚笃，其一小字怜怜，其一名

梅。时怜怜将为大贾所纳。明略既去，道过汝坟作诗，盖有所感也。怜怜竟随贾去。“方寻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讥之也。

禁中旧有鸭脚子四本，俗谓之银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所托阴隘，无可临赏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敞，可以就赏而未尝著花也。裕陵尝临观而兴叹，以为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结实至十余，莹大可爱。裕陵大悦，命宴太清楼赏之，分赐禁从有差。迨次年，则不复花矣。中官带御器械石璘者，老于禁掖供奉，常为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尝记是事，且谓：凡草木之华实，盖有常性。人主者为起一念，乃能感格穹壤，使阴阳造化之功，为之巧顺曲从，以适其一时之所欲。岂为天子者，凡一言动致穹高之鉴听若影响之速耶？由是观之，为人上者，使有宋景公之言，时发于诚心，则召应岂俟终日哉！正臣所论如此。邦基尝以正臣之子蘧子楚见其手书，因复记之。

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龙图，出守会稽时，尝赋《猩猩毛笔诗》，甚奇妙。何去非次韵和之云：“貌妍足巧语，躯恶招歋歈。赋形共人兽，宁脱荆榛居。肉尝登俎鼎，饷馈传甘腴。失计堕醉乡，颠踬无与扶。柔毫傅束缚，航海归仙癯。浴质逸少池，摛藻知章湖。杀身固有用，赋芋从众狙。坐令宣城工，无复夸栗须。宣城出栗鼠须笔。文房甲四宝，万兔惭蒙肤。数管友十年，闭门赋《三都》。之子信豪迈，嗜学每致劬。未冠游胶庠，已推经行儒。蓬山天禄阁，峥嵘凌碧虚。期予早登蹑，同舍校鲁鱼。”公巽之诗，恨未见，有《绿毛龟诗》，皆少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时，舶局日同官司户王璪粹昭，郡檄往昌国县宝陀山观音洞祷雨，归为予言宝陀山去昌国两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许家，以鱼盐为业，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频伽鸟二枚，营巢梁栋间，大如鸭頬。毛羽绀翠，其声清越如击玉。每岁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测，莫得而入。洞中水声如考数百回鼓鼙，语不相闻。其上复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见数十步外，菩萨每现像于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祷愿有所睹。须臾见栏楯数尺，皆碧玉也，有刻镂之文，为□路如世间宫殿所造者；已而复现纹如珊瑚者亦数尺，去人不远，极昭然也。久之，于深远处见菩萨像，但见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璎珞，了了可数，但不见其首。寺僧云：顷有见其面者，乃作红赤色，今于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当时所现者。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祈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

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者。僧云：祷于洞者，所视之相多不同，有见净瓶者、璎珞者、善财者、桥梁者，亦有无所睹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莹，谓之菩萨石。粹昭平生倔强，至是颇信向云。

唐人诗行役异乡怀归感叹而意相同者，如贾岛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窦巩云：“风雨荆州二月天，问人初顾峡中船。西南一望云和水，犹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联瘴海秋，牂牱水向郡前流。劳君更问龙池地，正北三千到锦州。”李商隐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时共翦西窗烛，却语巴山夜雨时。”皆佳作也。

段承务者，医术甚精，贵人奏以不理选受恩泽，居宜兴，非有势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参政居常熟，欲见之，托平江守梁仲谟尚书邀之始来。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医。段曰：“此病不过汤剂数服可愈，然非五百千钱为酬不可。”其家始许其半，段拂衣而去，竟从其请。复以五十星为药资，段复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药。果如其说而差。段载其所获而归，中途夜梦一朱衣曰：“上帝以尔为医而厚取贿赂，殊无济物之心，命杖脊二十。”敕左右牵而鞭之。既寤，犹觉脊痛。令人视之，有捶痕，归家未几而死。

东坡性喜饮，而饮亦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酿，又作《蜜酒歌》，人罕传其法。每蜜用四斤炼熟，入熟汤相搅，成一斗，入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子米曲一两半，捣细，生绢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凉温下，天冷即热下，一二日即沸，又数日沸定，酒即清可饮。初全带蜜味，澄之半月，浑是佳酎。方沸时，又炼蜜半斤，冷投之尤妙。予尝试为之，味甜如醇醪，善饮之人，恐非其好也。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墓，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艰。既入，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圹中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见有二冢相连，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见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饥色，饿于首阳之下，无以应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不若更穿西冢，

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所。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梅挚公仪龙图，景佑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号二广烟瘴水土恶弱处。公常为说，其略云：仕亦有瘴，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疢，疢者必殒，虽在辇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予读此方，慨然有感，莅仕者当书于座右，亦可为训也。

世谓子瞻诗多用小说中事，而介甫诗则无有也。予谓介甫诗时为之用，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贤良松诗》云：“世传寿可三松倒，此语难为常人道。”寿倒三松，见裴铏《传奇》。《春日郊步》云：“兴尽无人楫迎汝，却随倦鹊归邻春。”楫迎汝，见古乐府王献之《桃叶歌》。《金陵西斋诗》云：“黄奴三倒频璚树，小砑红绫斗诗句。”小砑红绫，见《大业拾遗》。《舒州》云：“巫祝方说茶不救，只疑天赐雨工闲。”雨工，见《洞庭灵怪传》。

徽庙见研石有纹如眉者，谓之眉子石，东坡常作《眉子石研歌》，极有连蜷弯环可爱者。东海宫声应中有一砚，尉氏孙宗鉴少魏舍人为作铭：“襄城愁，京兆妩，北窗散黛，东家翠羽。棱棱笔锋，与此等伍，胡不类子，英气妙语。”又曰：“夕锋既去，碧落方暮。澹疏星之微明，横青霞之数缕。想象沉寥，夷犹毫楮。俾子之文，万丈轩翥。”梁冀妻孙寿封襄城君，作《愁眉啼妆诗》云：“北窗朝向镜，锦帐复斜萦。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散黛随眉广，胭脂逐脸生。试将持出众，定得可怜名。”宋玉《好色赋》：“东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杜子美有《忆郑南玭诗》云：“郑南伏毒守，潇洒到天心。”殊不晓伏毒守之义。守当作寺，按《华州图经》有伏毒寺，刘禹锡外集有“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予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诸陪登伏毒岩”，今世行本皆作守，误也。

卷六

本朝能书，世推蔡君谟，然得古人玄妙者，当逊米元章，米亦自负如此。尝有《论书》一篇，及《杂书》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鸡林纸书赠张太亨嘉甫，盖米老得意书也。今附于此。

《论书》云：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愈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人人，不为溢辞。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迹跋尾，间或为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注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家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江南吴皖、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小儿尹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尹知代吾名书碑，及手书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之，谓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而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画画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以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惟有体势难为，不如画笲匀而势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当。徐浩大小一伦，是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徐浩为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不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庐山题

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柳出欧阳，为恶丑怪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为俗书，盖缘时君所好。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其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当展促也。予尝书天庆之观，天之二字皆四笔，庆观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虽真有飞动之势也。书至隶与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状，活动圆健，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

其《杂书》十篇云：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用力过，更无气骨，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轨，徐不及也。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轨辙，余皆不及矣。智永临集书《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有真迹自颠沛字起，在唐林夫处，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庄台上故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学杨凝式书，人少知之。予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金陵幕山楼台榜乃闬蔚宗二十年前书，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智永砚心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钩连，非复便一笔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亏活势耳。

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贴，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

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万等。古人书不如此学。吾家多小儿，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兹古语也。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却不晓。蔡元度见而惊曰：“法何太遽异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独称吾行草，欲吾书如排筭子，然真草须有体制，乃佳耳。

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谓“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奈重儿抬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书学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予尝谓米公人物英迈，鉴裁精高，翰墨场中，当推独步。平生所书，遍于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阳石桥记》、《鄮县京观记》、《无为军天王记》、《涟水军》数碑，皆远追钟、王，宁独今人所难，唐人亦鲜及也。蔡天启为公墓志云：举止颉颃，不能与世俯仰，故仕数困踬。冠服用唐人规制，所至人聚观之。性好洁，置水其旁，数颒而不帨，未尝与人同器。视其眉宇轩然，进趋襜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亦谓其米元章也。云云。此追实录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见，鹤俸符来每探支。”注云：“吴都有鹤料案。”殊未详鹤俸之说。曾文彦和，博学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韵赵仲美表弟西斋自遣诗》云：“谪守凄凉卧郡斋，夫君失意偶同来。海边故国渺何许，城上新楼空几回。宁羡一囊供鹤料，会看千里跃龙媒。清吟未免萦机虑，只恐飞鸥便见猜。”注云：“唐幕府官俸谓之鹤料，今岁敕头所得止此。仲美省试下，故云。”彦和用事必有所据，当更考之。又宋宣献有《送黄秘丞倅苏台》云：“鹤料署文移，鯊场收赋筭。”此宣献用皮日休所云吴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绵数年，既死，已就小敛。时上皇宫中闻之，曰：“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赐之，今虽已死，试

令救之。”因命中使驰赐一粒。时息气已绝，乃强灌之。须臾遂活，数日后而安，但齿皆焦落，后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诗曰：“蟹美持螯日，鲂甘抑鲊天。”用杨渊《五湖赋》云：“连瓶抑鲊。”

蔡丞相确持正，常有治命遗训云：“吾没之后，敛以平日闲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圹不得过楚公，葬时制。棺前设一坐，陈瓦器，以衣衾巾履数事及笔砚置左右。自初敛至于祖载襄葬，悉从简质，称吾平生。毋烦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赙遗，毋求人作埋铭神道碑二处，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纪葬之岁月于其旁可矣。夫达人君子，安于性命之际而不忧，穷乎死生之变而不惑，超然自得，与道消息，生以形骸为寓，死奚丘陇之念哉！吾虽鄙薄，亦粗闻大道之方矣，欲效杨王孙与沐德信，则必伤汝曹之意，又干矫俗之称，故命送终聊为中制，将使子孙近者视吾藏足以无憾；远尚及见吾墓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忽易也。”其字画清劲，高如六朝人书，其言可法也。又有《杂书》一篇云：楚公时少年读书于石梯山精舍，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虽不达，以清名直气闻士大夫间。陈恭公孙威敏公皆嗟叹公所为，每为公言。颍川陈氏，公惭卿，卿惭长，以德不以位也。在建阳八年，去日不赍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不衰。致仕居贫，以席蔽户，诵咏犹不倦。其清白淳亮，甘贫乐道，汝曹能使人谓真楚公之子孙，则善矣。楚公名黄裳，故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致仕，忠怀公之父也。

文潞公为相日，赴秘书省曝书宴，令堂吏视阁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馆中也。因问蠹出何书，一坐默然。苏子容对以鱼豢《典略》，公喜甚，即借以归。

王师取青唐时，大军始集下寨，治作壕堑，凿土遇一圹，得一琉璃瓶，莹彻如新，瓶中有大髑髅，其长盈尺，瓶口仅数寸许，不知从何而入。主帅命复瘗之，斯亦异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陈赡、张谷名振一时之后，又有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珪、金华潘衡之徒，皆不愧旧人。宣政间，如关珪、关瑱、梅鼎、张滋、田守元、曾知唯，亦有佳者。唐州桐柏山张浩，制作精致，妙法甚奇。舅氏吴顺图，每岁造至百斤，遂压京都之作

矣。前日数工所制，好墨者往往韬藏，至今存者尚多。予旧有此癖，收古今数百笏，种种有之。渡江时为人疑箧之重，以为金玉，窃取之，殊可惜也。今尚余一巨挺，极厚重，印曰“河东解子诚”；又一圭印曰“韩伟昇”，胶力皆不乏精采，与新制敌，可与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词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独不喜之。尝著《破墨癖说》云：客有出墨一函，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凡十余种，一一以锦囊之。诧曰：昔李廷珪为江南李国主父子作墨，绝世后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张遇，自是墨无继者矣。自吾大父始得两丸于徐常侍铉，其后吾父为天子作文章书碑铭，法当赐黄金，或天子宠异，则以此易之。余于是以两手当心，捧砚惟谨，不敢议真赝。然余怪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请其说甚辨，余曰：嘘，余可以不爱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坚可以割。然余割当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贮水当以盆罂，不用墨也。客复曰：余说未尽，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胶败辄不可用，今吾墨皆百余年不败。余曰：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辞穷，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两圭不逌。余曰：余用墨每一二岁不能尽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尝苦少墨也！唯是说刷碑印文书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胜，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虽然，使其诚异他墨，犹足尚；乃使取研屏人杂错以他墨书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当自有识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难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以为玉，鱼目之所以不可以为珠者，以其用之才异也。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文叔词翰之好，乃不喜于墨，此不可晓，故并载之。

近时士大夫学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谈慈悲而行若蜂虿，乃望无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谓笃矣，至舍身为寺奴，宗庙供面牲；乃筑浮山堰，灌寿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杀数万人，其心岂佛也哉！

扬州吕吉甫观文宅，乃晋镇西将军谢仁祖宅也。在唐为法云寺，有双桧存焉，犹当时物也。刘禹锡有诗云：“双桧苍然古貌奇，含烟吐雾郁参差。晚依禅客当金殿，初对将军映画旗。龙象界中成宝盖，鸳鸯瓦上出高枝。长明灯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时。”吉甫家居时，桧尚依

然。李之仪端叔用梦得诗韵云："故迹悲凉古木奇，相公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画影全舒破贼旗。宝界曾回铺地色，节旄远映插云枝。刘郎风韵知谁敌，儒帅端能表异时。"建炎兵火，树遂亡矣。予后到乡里，访其遗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乐毅论》，高绅为湖北转运使，道中闻砧声清远，因视之，乃《乐毅论》石刻覆于下也，而已断裂矣。遂载归，完理缉缀，椟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传布，皆止于海字，则其碎而不可缉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说如是。予又尝见一本在章申公家，闻今尚存，是唐人临本，不知即高绅所得者否，或别本也。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为微之之作，过白乐天之歌。白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其词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又云："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又云："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梁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謩擫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又云："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云云。禄山以天宝十四载反于渔阳，陷东京，则幸连山时，乃十三载也。巡幸而诸弟诸姨悉扈从，百司供顿亦扰矣。念奴，名妓也。帝岁幸华清，时巡东洛，有司潜遣随行，以备宣唤。而每为诸王所邀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宫中张乐不已，声闻于外。遣中官传呼，追觅念奴，特呼然烛于街衢，呼叫于静夜，皆不可以训。既终夕喧乐，黎明，六飞又复西去，王者慎动，当如是乎？此诗深讥其荒淫无度也。是岁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纪，十三载乃无幸洛之事，岂史逸耶？微之去天宝不远，必不凿空而云也。李謩擫笛字，《玉篇》云：擫，乌协切，指按于笛而云擫，此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则则"为叹息之声，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将死，家老则立子玉为之后，子玉直则则，于是遂定。昭奚恤过宋，人有馈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谢。尔后"阿阿""则则"更为叹息声，常疑其自得于此。

李文叔常有《杂书》论左、马、班、范、韩之才云：司马迁之视左丘明，如丽倡黠妇，长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绝代之女，方且却铅黛，曳缟纻，施帷幄，裴徊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见之，虽失气疾归，不食以死，而终不敢意其一启齿而笑也。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休，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骎裒之马，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即至也。范晔之视班固，如勤师劳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举缕诘，自以为工，不可复加，而仅足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动声色，提一二纲目，群吏为之趋走，而境内晏然也。韩愈之视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虽顾其左右，偃蹇侮笑，无少敬其主之容，虽鄙恶而体已下之矣。又文叔尝《杂书》论文章之横云：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概举。予每爱俞紫芝秀老《岁杪山中》云：“石乱云深客到稀，鹤和残雪在高枝。小轩日午贪浓睡，门外春风过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崔鶠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门前已没靴，更无人过野人家。离离疏竹时闻雨，淡淡轻烟不隔花。”又《黄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轻云，十里长亭未垫巾。流水小桥山下路，马头无处不逢春。”刘次庄中叟《桃花》云：“桃花雨过碎红飞，半逐溪流半染泥。何处飞来双燕子，一时衔在画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门昼不开，只有蝴蝶双飞来。蜜蜂两脾大如蛋，应是山前花又开。”吴可思道《病酒》云：“无聊病酒对残春，帘幕重重更掩门。恶雨斜风花落尽，小楼人下欲黄昏。”又《春霁》云：“南国春光一半归，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犹在，晓絮欺风不肯飞。”赵士掞才孺《登天清阁》云：“夕阳低尽已西红，百尺楼高万里风。白发年年何处得，只应多在倚栏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烟羸可奈何，不关渠事鸟声和。无人扫地惊风在，分付轻红上碧莎。”赵鱵之子雍《春日》云：“拂床欹枕昼初长，好梦惊回燕语

忙。深竹有花人不见，直应风转得幽香。”曾纡公衮《江樾轩书事》云：“卧听滩声瀌瀌流，冷风凄雨似深秋。江边石上乌桕树，一夜水长到梢头。”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风云吹絮柳飞花，睡起钩帘日半斜。四海随人双燕子，相逢处处作生涯。”曾绎仲成《还家途中》云：“疏林残岭起昏鸦，腊尽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篱穿竹见梅花。”刘无极希颜《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绿如苔，水上新红取次开。闲倚东风看鱼乐，动摇花片却惊猜。”王铚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残村，身伴渡头零落云。更向空山拾黄叶，姓名那有世人闻。”陈与义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汉明。莫遣西风吹叶落，只愁无处着秋声。”如此之类甚多，不愧前人。

东坡作《梅花词》云：“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注云：“唐王建有《梦看梨花云诗》。”予求王建诗，行世甚少，唯印行本一卷，乃无此篇。后得之于晏元献《类要》中，后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题云《梦看梨花云歌》：“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瑶池水光蓬莱雪，青叶白花相次发。不从地上生枝柯，合在天头绕宫阙。天风微微吹不破，白艳却愁春涴露。玉房彩女齐看来，错认仙山鹤飞过。落英散粉飘满空，梨花颜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从梦中。无人为我解此梦，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误传为王昌龄，非也。

《瘗鹤铭》，润州扬子江焦山之足石岩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模打。世传以为王逸少书，然其语不类晋人，是可疑也。欧阳永叔以为华阳真逸乃顾况之道号，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为然也。予尝以穷冬至山中，观铭之侧，近复有唐王瓒刻诗一篇，字画差小于《鹤铭》，而笔势八法，乃与《瘗鹤》极相类，意其是瓒所书也。因模一本以归，以示知书者，亦以为然。其题云《冬日与群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冻，今年寒复迟。众芳且未歇，近腊仍裌衣。载酒适我情，兴来趣渐微。方舟大川上，环酌对落晖。两片青石棱，波际无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风引归。沧溟壮观多，心目豁暂时。况得穷日夕，乘槎何所之。谪丹阳功曹掾王瓒。”今此刻亦渐漫漶，尚可读也。有好事者，当试求之，以验予言之或是也。

应劭《汉官仪》曰：“周泽为太常斋，有疾，其妻怜其年老，窥内问之。泽大怒，以为干斋，遂收送诏狱自劾。论者讥其诡激，时谚云：生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

泥。”予观稗官小说，乃得其说云：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在水则活，失水则醉，如一堆泥然。后又读《五国故事》云：伪闽王王延庆为长夜之饮，因醉屡杀大臣，以银叶作杯，柔弱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置杯，唯尽乃已。盖取此义也。

韩维持国诗格甚奇，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峰高回过雁，琵琶宵寂语流莺。”《和兄康公罢相》云：“移病早休丞相笔，坐谈犹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效陶无好语，敢烦凌杜发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传者。

曾诚存之，元符间任馆职，尝与同舍诸公饮王诜都尉家。有侍儿辈侍香求诗求字者，以烟浓近侍香为韵。存之得浓字，赋诗云：“俯仰佳人看墨踪，和研亲炷宝熏浓。诗情过笔当千里，妙思凝香欲万重。山盎泄云倾白酒，越罗沾露浥黄封。从来粉黛宜灯烛，妙手凭谁写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听琵琶诗》云：“宝槛凌云结绮高，小奁争巧暮分曹。春葱细拈龙香拨，秀颈偏明逻逤槽。牛既写形呈粔籹，马军驰酒送蒲萄。泪珠散作人间露，最觉更阑润锦绦。”道山学士尚与贵戚驸车过从宴饮，真太平盛事也，其后禁之。诜元丰中坐与子瞻交结，尝窜均州矣。后复与诸名士游，盖风流好事，不忘于情，宁获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岁贡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库酒赐馆职，韩子苍去国后尝有诗云：“忆将南库官供酒，共赏西京敕赐花。白发思春醒复醉，岂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厅事下旧有土势隆起，篆本丛生，相传云古冢也。旧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为吾守墓。”以此前后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绍圣元年，齐安孙贲公素为守，问之，左右以是对。公命毁去之，官吏大恐，阖府叩头以谏。公曰：“藉令土中有贤者骨，当以礼法迁之。”乃为文自祭而除之，斸深丈余，了无他异。但有二石峰，长五六尺，坚瘦泔润。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群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于此。押衙徐讽龙山起此石处得二石，刺史季□题。”又刻云：“开宝七年，重叠峨嵋山于厅事前，于郡斋文会阁移季公之石，安置于此。刺史慎知礼题。”时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园，重建清冷台，堂成，乃移二石于堂下，名曰双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冢出石，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显晦，抑自有数，第不知峨嵋之废乃冒冢之名自何时也。公素一旦戏笑为之，遂释千百年之惑。张芸叟有诗云：“芝兰虽好忌当门，何况庭前恶土墩。畚

锸才兴双剑出，狐狸尽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真堪笑，一日开轩亦可尊。安得掷从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谓刚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卷七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为越献于吴以亡吴也。《吴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而献于吴。《庄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孟子》云：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毛嫱，亦美人也。《庄子》云：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而深入，鸟见之而高飞。《释音》注司马彪云：毛嫱，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也。丽姬，晋献公嬖之以为夫人。崔撰本作西施。又《慎子》云：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按《左氏传》：越之灭吴。在鲁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尝见梁惠王、齐宣王，自鲁哀公之二十二年，至魏惠王之元年，一百四年，至齐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史记·庄子传》云：名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则庄子与孟盖一时。慎子，名到，与淳于髡、驺、奭之徒，皆战国时人，亦庄、孟一时也。又《史记·表》：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是岁己酉也，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若以毛嫱为越王美姬，又与骊姬非同时。而崔撰以骊姬为西施，故以为近。故说者谓庄、孟、慎子所言西施，皆越之献吴者。然予读《管子·小称篇》，有云：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史记·表》：齐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也。鲁欲与齐公子纠入，后小白，齐距鲁，生致管仲。是岁至越灭吴，计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书，已言毛嫱、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岂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为名耶？是有两西施矣。而毛嫱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司马彪之注，乃臆说也，当更质于博洽者。

政和间，朝廷求询三代鼎彝器。程唐为陕西提点茶马，李朝孺为陕西转运，遣人于凤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铜盘，径二尺余，中有款识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长三寸许，上圆而锐，下阔而方，厚半指，玉色明莹。以盘献之于朝，玉乃留秦州军资库。道君皇帝曰：“前

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乃罢朝孺，退出其盘。圣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其玉久在秦帑，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宽居之尝见之，为予言之。然予又见刘袤延仲言比干墓在卫州西山，去城数十里，有汉唐以来碑刻甚多。墓周回数里，生异木，樛结不可入。而居之言墓在关中，未知何也。真州六合县界有山，四面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冢墓，予从甥魏惇绍兴十二三年间任天长县尉日，有一监司属官过邑，馆于尉司，出一襆物，云昨过方山得之，出以示惇。皆美玉也。其长三二寸，阔一指许，厚三四分，光润方正。上有小窍，约百余枚，不知为何物也。惇欲乞其一二枚，属官靳而不与，且云：“方山民因耕穿一墓获此。”疑其为玉策。以予考之，此乃两汉以前贵近之墓，所谓珠襦玉匣者，古以敛尸，惟王公则有之耳，盖与比干墓所获正同尔。

川峡间有一种恶草，罗生于野，虽人家庭砌亦有之，如此间之蒿蓬也，土人呼为䕭音璿。麻。其枝叶拂人肌肉，即成疮疱，浸淫溃烂，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诗》所谓：“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虿，其多弥道周。”盖谓此也。刘袤延仲至蜀尝见之。

宣和间，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以献蔡絛约之。其一乃王师攻金陵城垂破时，仓皇中作一疏祷于释氏，愿兵退之后，许造佛像若干身，菩萨若干身，斋僧若干万员，建殿宇若干所。其数皆甚多，字画潦草，然皆遒劲可爱，盖危窘急中所书也。又有看经发愿文，自称莲峰居士李煜。又有长短句《临江仙》云：“樱桃结子春归尽，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卷金泥。　　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而无尾句。刘延仲为补之云：“何时重听玉骢嘶，扑帘飞絮，依约梦回时。”

东坡《四时冬词》云：“真态生香谁画得，玉奴纤手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无意味，若以为潘淑妃小字，则当为玉儿，亦非故实。刘延仲尝见东坡手书本，乃作“玉如纤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贯，愈觉此联之妙也。

闽广多异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为众花之冠。岭外人或云抹丽，谓能掩众花也，至暮则尤香。今闽人以陶盎种之，转海而来，浙中人家以为嘉玩。然性不耐寒，极难爱护，经霜雪则多死，亦土地之异宜也。颜博文持约谪官岭表，爱而赋诗云：“竹稍脱青锦，榕叶随黄云。

岭头暑正烦，见此萼绿君。欲言娇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怜月初上，浓香梦中闻。萧然六曲屏，西施带微醺。从深珊瑚帐，枝转翡翠裙。譬如追风骑，一抹万马群。铜瓶汲清泚，聊复为子勤。愿言少须臾，对此髯参军。”观此诗则花之清淑柔婉风味，不言可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旧有二大铁镬，梁天监中铸。东坡游寺诗云“萧翁古铁镬，相对空团团。坡陀受百斛，积雨生微澜。”是也。予往来数见之，然未尝稽考何物，本为何用也。近复游于寺，因熟观之，盖有文可读，云：“天监十八年太岁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亲造铁镬于解脱仏古佛字。殿前，满漫灭一字。甘泉，种以荷蕖，供养十方一切诸仏。以仏神力，遍至十方，尽虚空界，穷未来际。令地狱苦镬，变为七珍宝池，地狱沸汤，化为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脱众苦，如莲花在泥，清净无染，同得安乐，到涅槃城。斯镬之用，本在烹鲜，八珍兴染，五味生缠。我皇净照，慈被无边，法喜禅悦，何取又漫一字。檀。爰造斯器，回成胜缘，如含碧水，又漫一字。发经莲，道场供养，永永无边。”其后又云：“帅吴虎子近禁道真概怀于佐陈僧圆丞宋又漫一字。令宣令郑休之。”义不可晓，疑当时干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镬，然形制不能容今之五十石。”盖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镬乃当时植莲供养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赠人二小诗，一云：“通中玉冷梦偏长，花影笼阶月浸凉。挽断罗巾留不住，觉来犹有去时香。”一云：“情随榆荚不胜飘，心似杨花暖欲消。拟借琼林大盈库，约君孤注赌妖娆。”盖有所为也。或云是与当涂杨珠者，博者以胜彩累注数者，至乘败者，唯有畸零不累注数，谓之孤注，故端叔戏云。

韩退之诗云：“前计顿乖张，居然见真赝。”《广韵》及《字书》云：赝，五晏切。注：伪物也。东坡《岭外诗》云：“茯苓无人采，千岁化虎魄。我岂无长镵，真赝苦难识。”《韩非子》曰：齐伐鲁，索镵鼎，鲁以其赝往。齐曰：雁也。鲁曰：真也。古乃以雁为赝，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雁，人必笑也。

东坡在黄州，陈慥季常在岐亭，时相往来。季常喜谈养生，自谓吐纳有所得。后季常因病，公以书戏之云：公养生之效有成绩，今又示病弥月，虽使皋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前辈相与，可谓善谑也。

崇宁二年三月一日，卫州获嘉县民职氏杀猪祭神，而民刘氏猎犬得其弃首骨衔之，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齿臼中得肉如拇，谛视之，如来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隐然，庄严毕具，观者万人。晁载之伯宇尝记其事，晁无咎又作赞以称叹之。政和丁酉，予侍亲在真州，时慈受禅师怀深住持资福寺。一日，深老谓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斋，见群犬争衔啮一牛胫骨，甚狂噬，相嗾不已。村人持梃驱逐，亦竟不去。众顿异，因夺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坚凝如玉，自成一菩萨形，衣纹瓔络，相好奇特，虽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与职氏齿事极相类。佛之慈悲化身，无乎不在，以警于好杀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现希有之异，阐提者得不少悛乎？"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絛约之用事，外召从官七人。公巽再以琐闼召，力辞之，未至阙，有旨落职宫祠，继而复还待制。公作谢表有云："弹贡禹之冠，诚非本志；夺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与一夺之命，无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怀愠喜。"人多称之。

翟公巽《谢对衣金带鞍马表》云："顾臣非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叶少蕴《谢赐历日表》云："岂特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将使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汪彦章《贺进筑隆兑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险；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经史全语而工者。

优词乐语，前辈以为文章余事，然鲜能得体。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宁节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语，其诵圣德云："盖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毕彰殊应。"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诗，赖一人之有庆；得久视长生之道，参万岁以成纯。"可谓妙语也。至《放小儿队词》云："戢戢两髦，已对襄城之问；翩翩群舞，却从沂水之归。"《放女童词》云："奏阆圃之云谣，已瞻天而献祝；曳广寒之霓袖，将偶月以言归。"益更工丽而切当矣。履道之掌内制，可谓称职。凡乐语不必典雅，惟语时近俳乃妙。王履道《天宁节宴小儿致语》云："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并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共上无疆之寿。"又《正旦宴小儿致语》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尽群心；化国之日舒以长，对扬万寿。"孙近叔《诣宣和春宴女童致语》云："黛耜载耕于帝籍，广十千维耦之疆；青圭往祓于高禖，兆则百斯男之庆。"皆为得体。然未若东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语云："南极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见；西夷慕义，涉流沙而天马来。"又《春宴致语》

云："稍宽中昃之忧，一均湛露之泽。方将曲蘖群贤而恶旨酒，鼓吹六艺而放郑声。虽白雪阳春，莫致天颜之一笑；而献芹负日，各尽野人之寸心。"则又不可跂及矣。乐语中有俳谐之言一两联，则伶人于进趋诵咏之间，尤觉可观而警绝。如石懋敏若《外州天宁节锡宴》云："飞碧篆之炉烟，薰为和气；动红鳞之酒面，起作风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云缥缈，出危峤于灵鼍；九陌荧煌，下繁星于陆海。暗尘随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台，举欣欣有喜色。"孙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别恨于垂杨；南浦春波，眇愁心于碧草。"皆为人所脍炙也。

翟公巽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书侍郎罢政归乡，公有启云："得请真祠，归荣故里。虽老成去国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叹嗟，饯韩侯之出祖；邦人慰喜，咏季子之来归。"又云："乘安车而过诸子，未慕昔贤；挥赐金以娱故人，用偿夙志。"公平时四六，多聱牙高古，而此启特平易，诚大手笔也。后元功于里第筑台曰"高蓝光"，既落成，公就台张具为宴，自作致语有云："公槐避宠，衣绣归家。从方外之赤松，寄高怀于绿野。珍禽綷羽，借鸡树之遗栖；曲沼回塘，分凤池之余润。"《晋世语》云：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共领枢要。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曰："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放资也。"又《晋书》荀勗守中书监，毗赞朝政，及迁尚书令，勗久在中书，专掌机事，失之甚愠。人有贺者，怒曰："夺我凤凰池，何贺焉！"故公用"鸡树""凤池"，皆中书事，考之方见其切。

李昭玘成季，自京西路提刑移东路置司，□□在兖东路，置司在青州，谢上表有云："去长安之日，虽遥千里之违；望岱宗之云，犹均二州之润。"

杜子美《佳人词》云："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本草》：合欢，或曰合昏。陈藏器云：叶至暮即合，故曰合昏，今夜合花是也。又《往在诗》云："当宁陷玉座，白间剥画虫。"《文选·景福殿赋》云："皎皎白间，微微列钱。"注：白间，窗也。又《大食刀歌》云："得君乱丝与君理。"《北史》：齐文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神武尝令诸子各理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神武以为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赐墓碑之额曰"世济忠直"。时唐彦猷君益知颍昌，为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平、正思谓君益曰："荷公之

意，但上之所赐，刻于螭首，揭于墓隧，假宠于公，若施于康庄，以为往来之观，非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于君家无与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名闻于远迩，何待此而显。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识者所耻，异时不独吾家为人嗤诮，公亦宁逃于指议？故不得不力请也。”时李端叔官于许下，乃见唐公，且言曰：“顷胡文恭宿知苏州时，蒋堂希鲁将致政归。文恭昔为诸生，尝受学于蒋公，乃即其里第表之为‘难老坊’。蒋公见之，不乐曰：‘此俚俗歆焰，内不足而假之人以为夸者，非所望于故人也，愿即撤去。’文恭谢之。欲如其请，则营缮已毕，乃咨其尝获芝草之瑞，更为灵芝。文恭退而语人曰：‘识必因德而后达，蒋之德盖所畏，而其识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闻端叔之言，遂撤去之。范氏二公闻之，乃谢端叔曰：“非公之语，莫遂于心也。”因复笑曰：“凡以伎能物货自营，图倍于人，则名曰元本某家；至于假供御供使州土为名，殆与此一类。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故与禹稷同道。当时未闻表其巷何坊也。”端叔亦笑之。后复陈此语于君益，君益大笑之。

李资政邦直有《与韩魏公书》云：“前书戏问玉梳金篦者侍白发翁，几欲淡死矣。然常山颇多老伶人，吹弹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异时愿传饮期一醻觞也。”玉梳金篦，盖邦直之侍姬也。人或问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谓和尚置梳篦也。”又有《与魏公书》云：“旧日梳篦固无恙，亦尝增添三两人，更似和尚撮头带子尔。”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辅臣于迩英阁，听讲读。时曾肇子开、苏辙子由，自左右史并除中书舍人，入侍讲筵。子由作诗呈同省诸公，悉和之。迩英、延义，皆祖宗所建。讲读之所记注官，赐坐饮茶，将罢赐汤，仍皆免拜，无复外廷之礼。故子开诗云：“二阁从容访古今，诸儒葵藿但倾心。君臣相对疑宾主，谁识昭陵用意深。”迩英阁前槐后竹，双槐极高，而柯叶拂地，状如龙蛇，或谓之凤尾槐。子开诗云：“凤尾扶疏槐影寒，龙吟萧瑟竹声干。汉皇恭默尊儒学，不似公孙见不冠。”子由诗云：“铜瓶洒遍不胜寒，雨点匀圆冻未干。回首曈昽朝上日，槐龙对舞覆衣冠。”并谓此也。

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吴家。时兖阳府光化县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类鼎而有盖。盖及鼎腹皆雷纹，中有虬形，两耳为饕餮，足为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蚀损，尚可立也。表舅唐悊端仲数千得之，以与舅氏顺图好古博雅，乃以归之，而强名曰“虬鼎”；且作歌以记之，予得

熟观焉。予以为古之鼎鼐皆无盖，而足皆圆直，无作兽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敦乃形匾，故名之为鼎耳。其饕餮、蚩尤，与李伯时古器图所画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耳之两兽间，口有饰玉处，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此器乃无饰玉之状，状复无款识耳。又按《吕氏春秋》云：周鼎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盖周器也。古器多为饕餮、蚩尤者，深戒于贪暴也。两舅皆以予言为然，乃只名曰“虬敦”，极宝惜之。时京西漕时道陈闻有此器，讽太守王牲来取之。舅氏秘而不出，后欲自携往京师，并关中侯金印献之上方。未几而俶扰，外氏避地湘潭，平时玩好书画宝玉，悉为贼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敦，酒器。

天下之事，每患于无公论，徇于一己之好恶，则说必偏；虽以曲词夸语以胜于人，然卒不若公论之使人必信也。砚之美者，无出于端溪之石，而唐询彦猷作《砚录》，乃以青州黑山红丝石为冠；米芾元章则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岩石为冠。彦猷则谓红丝石，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文之美者，则有旋转其丝凡十余重，次第不乱。资质润美发墨，久为水所浸渍，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灵者，非他石可与较议，故列之于首。元章则谓方城岩石，石理白者，视之如玉，莹如鉴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则已下，而不热生泡。发墨生光，如漆如油，岁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爱，声平而有韵。此石近出，始见十余枚矣。二公皆于翰墨留意者。然此说恐未为公也。予伯父毅老提学尝官青社，得红丝石砚，虽文彩诚如彦猷之说，但石理麄慢，殊不发墨，特堪为几案之奇玩耳。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下邑也。予往来必过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为工，所货之砚，紫、青、白三种石也。亦作鼎斛盂之类。其砚如吴郡巇村石之易得，一枚不过百钱。惟有一种曰“太阳坑石”，乃元章所谓近出者。坑在山顶，其石色如端溪，坚重缜密，作砚极锉墨，不数磨而已盈砚，殊可爱也。盖元章性急，每用磨墨，发艳甚易，故以适意为快也。然多损笔墨，故士人谓之笔墨刽子，可与端州后历石相抗焉，得居上岩下岩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时，择求数年，得一巨璞，琢为玉斗样，不知者以为端溪也。予舅吴兖显图为予铭其背云：“琢云根，陪玄颖，赞斯文，贻久永。无磷缁，坚以璟，之子操，同其炳。”渡江以来之后亡之矣。二公之论当否，究心于文房者必能订评之。

黄鲁直有《乞猫诗》云：“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盆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御蝉。”蔡天启乞猫于孙元忠，亦有诗

云："厨廪空虚鼠亦饥，终宵咬啮近秋帷。腐儒生计惟黄卷，乞取御蝉与护持。"予友李璜德邵以二猫送予，仍以二诗，一云："家家入雪白于霜，更有欹鞍似闹装。便请炉边叉手坐，从他鼠子自跳梁。"二云："御蝉毛色白胜酥，搦絮堆绵亦不如。老病毗邪须减口，从今休叹食无鱼。"

卷八

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清润有奇趣。少年读书，以唐王维、李思训、毕宏、韦偃，皆以画得名，乃刻意学之，下笔便有自得。一时贤士大夫喜与之游，皆求其笔，亦颇厌其诛求，慨然叹曰：“怀素有云：无学书，终为人所使。”欲绝笔不为，但名已著，终不得已。又善作小草书，小字如蝇蚊，笔遒而法具，谛观之，目力茫然，皆合羲、献之体，是又所难也。米元章谓大年作画清丽，雪景类王维，汀渚水鸟有江湖意。予在京师时，尝偶得大年所作横卷《归田园》，竹篱茅舍，烟林蔽亏，遥岑远水，咫尺千里，葭芜鸥鹭，宛若江乡。盖大年得意画也。表舅唐端仲题诗云：“闻君新得小山川，画手来从邵雍贤。不学农夫焉用稼，若为王子岂知田。我真垅上躬耕客，亲见人间小隐天。始识何年京样熟，菊篱宁似景龙边。”菊篱景门下景也。后为吴舅顺图取此轴去，今亡于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绘事，尝于钱德舆次权少卿家见所作《寒溪小雪》横卷，翎毛竹木，种种皆奇，可亚大年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师。翰林院篆字待诏数人闻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来见之云：“闻先生之艺久矣，愿见笔法，以为模式。”伯益命粘纸各数张，作二图，即令洗墨濡毫。其一纵横各作十九画，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圆圈，成一射帖。其笔之麄细间架疏密，无毫发之失。诸人见之，大惊叹服，再拜而去。

熙宁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戏，误堕井而死。其妻诉于州，必以谓沉香挤之而堕也。州委录参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狱皆同，沉香从杖一百断放。时陈睦任本路提刑，举驳不当，劾三掾皆罢。州委秀州倅张济鞠勘，许其狱具即以才荐，竟论沉香死。故东坡《送三掾诗》云：“杀人无验终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其后睦还京师，久之未有所授。闻庙师邢生颇从仙人游，能知休咎，乃往见之，叩以来事，邢拒之弗答。而语所亲曰：“其如沉

香何？”睦闻之，悚惧汗下，废食者累日。释氏所云冤怼终不免，可不戒哉！

绍圣初元，东坡帅中山，得黑石白脉，如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公自铭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时四月二十日也。闰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后谪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后政以公迁谪，雪浪之名废而不问。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归之命，明年夏，方至吴中。时张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斋，重安盆石，方欲作诗寄公，九月，闻公之薨，乃作哀词，有云：“我守中山，乃公旧国。雪浪萧斋，于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贤阅古，皆经贬逐。玉井芙蓉，一切牵复。”云云。其词曰：“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却怜坚重质，不减浪花痕。满酌山中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思贤”、“阅古”，皆中山后圃堂名也。

镇江府兵火之余，有石一株在瓦砾中，势如掀舞，色绀而泽，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岁，颍川陈良参叨尹延陵获此石，置西斋之前。铭曰：嵯嵯峨峨，翠苍其多。是禀混元，非因琢磨。置于庭隅，公退常过。宜乎乃身，居高之阿。后期来者，见兹若何。”其后又有今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岁仲夏晦日，邑令掌文纪于坏垣得之，立于此。”后为都统王候胜所得，移置于所居园中。有一士大夫见而爱之，绐曰：“此本吾家旧物也。先君平昔宝惜之，不意尚存于兹，愿复归我。”王候欲许之，有一将校闻之，谓主帅曰：“不可与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语，恐朝廷闻之来取之，当以此意拒之。”王候用其说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兴元元年也，距今绍兴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坚顽阅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寿也。

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乐府、《玉台新咏》，皆六朝词人纤艳之言，类多体状美人容色之殊丽，又言妆饰之华，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类，无一言称缠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隐之徒，作诗多言闺帏之事，亦无及之者。惟韩偓《香奁集》有《咏屧子诗》云：“六寸肤围光致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僛僛然如舞状；

久之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酬之以杯，谓之劝酒。胡程俱致道尝作诗云："簿领青州掾，风流曲秀才。长烦拍浮手，持赠合欢杯。屡舞回风急，传筹向羽催。深惭偃师氏，端为破愁来。"或有不作传筹，但倒而指者当饮。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沤郁，余花所不及也。一种色黄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种色白浅而花小者，香短。清晓朔风，香来鼻观，真天芬仙馥也。湖南呼"九里香"，江东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纹理如犀也。然古人殊无题咏，不知旧何名，故张芸叟诗云："竚马欲寻无路入，问僧曾折不知名。"盖谓是也。王以宁周士《道中闻九里香花诗》云："不见江梅三百日，声断紫箫愁梦长。何许绿裙红帔客，御风来献返魂香。"近人采花蕊以薰蒸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开香正浓时，就枝头采撷取之，以女贞树子俗呼冬青者捣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𥑮磁瓶中，以厚纸幂之；至无花时，于密室中取置盘中，其香裛裛中人如秋开时，后入器藏，可留久也。树之干大者，可以旋为盂合茶托种种器用，以淡金漆饰之，殊可佳也。

晁无咎和李秬双头牡丹有云："二乔新获吴宫怯，双隗初临晋帐羞。月地故应相伴语，风前各是一般愁。"

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晁冲之叔用每会饮，多召侑席。其后十许年再来京师，二人尚在，而声名溢于中国。李生者门第尤峻。叔用追往昔，成二诗以示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来京华，纵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听歌《玉树后庭花》。门侵杨柳垂珠箔，窗对樱桃卷碧纱。坐客半惊随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风踏月过章华，青鸟双邀阿母家。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鬓深钗暖云侵脸，臂薄衫寒玉照纱。莫作一生惆怅事，邻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与同辇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陶、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

韩退之《木居士诗》："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祈福人。"盖当时以枯木类人形，因以乞灵也；在今衡州之耒阳县北沿流三十里鳌口寺，至今人祀之。元丰初年旱暵，县令祷之不应，为令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为形而事之，张芸叟南迁郴州过而见之，题诗于壁云："波穿火透本无奇，初见潮州刺史诗。当日老翁终不免，后来居士

欲奚为。山中雷雨谁宜主，水底蛟龙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复长孙枝。”予每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陆龟蒙所谓“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哲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者，则曰姑”，而三吴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药剂，惟神是恃。事必先祷之，谓之问神。苟许其请，虽冒险以触宪纲必为之；傥不诺其请，卒不敢违也。凡祷必许以牲牢祀谢封物命，所费不赀。祷而不验，病者已殂，犹偿所许之祭，曰弗偿其祸必甚。无知之俗，以神之御灾捍患为可，惴惴然不敢少解也。岂独若是乎？近时士大夫家亦渐习此风。士大夫稍有识者心知其非，而见女子之易惑，故牵于闺帏之爱，亦遂狥俗，殊可骇叹。且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岂有以酒食是嗜？而窃福以饕餮于愚鲁之民，岂所谓聪明正直者耶？至于岳也，渎也，古先贤德有功于人，载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钦奉之乎？所谓郎者，姑者，安能祸福于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岂无一狄公为一革之？木居士既为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复假托以惑众，此尤可笑云。

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

欧阳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往行，见于国史墓碑及文集诸书中详矣，予复得四事于公之曾孙当世望之云。尝载于《泷冈阡表》。泷冈阡，盖欧阳氏松楸垅名也，今不传于世，惜其遗没，因识于此。

一云：公于为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尝曰：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故凡于死，非已杀人者多活之。其为河北转运使，所活二千余人。先是，保州屯兵闭城叛，命田况、李昭亳等讨之不克，卒招降之。既开城，况等推究反者二千余人，投于八井。又其次二千余人不杀，分隶河北诸州。事已完，而富相出为宣抚使，惧其复为患，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计议已定，方作文书，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与富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为不可，曰：“祸莫大于杀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胜其冤，此二千人者，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争之不能止，因曰：“今无朝旨，而公以便宜处置。若诸郡有不达事几者，以公擅杀，不肯从命者，事既

参差，则必生事，是欲除害于未萌，而反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必不从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时小人谮言已入，富、范势力难安。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将卒有所升黜；谮者献言富某擅命专权，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军情，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于是京师禁军亟因大阅，多所升擢，而富公归至国门，不得入；遂罢枢密，知郓州。向若擅杀二千人，其祸何可测也。然则公之一言，不独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于大祸也。

二云：公于修《唐书》，最后至局，专修纪、志而已，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也。朝廷以一书出于两手，体不能一，遂诏公看详列传，令删修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及书成奏，御史白旧例修书，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于是纪、志书公姓名，列传书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为始也。宋公闻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闻也。”

三云：范公自言学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无怨恶尔。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相，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公始被进擢。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人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公亦叹曰：“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远如此？”公知颍州时，吕公著为通判，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时人未甚知。公后还朝力荐之，由是渐见进用。

四云：陈恭公执中素不喜公，其知陈州时，公自颍移南京，过陈，拒而不见。后公还朝作学士，陈为首相，公遂不造其门。已而陈出知亳州，寻罢使相，换观文，公当草制，自谓必不得好词。及制出，词甚美，至云：“杜门却扫，善避权势而免嫌；处事执心，不为毁誉而更守。”陈大惊，喜曰：“使与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实也。”手录一本寄门下客李师中曰：“吾恨不早识此人。”

文忠公又有《杂书》一卷，不载于集中，凡九事，今亦附于此。云：秋霖不止，文书颇稀，丛竹萧萧，似听愁滴。顾见案上故纸数幅，

信手学书，枢密院东厅。

一云：谢希深尝诵《哭僧诗》云：“烧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谓此人作诗不必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谓意好句必好矣。贾岛有哭僧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唐人谓烧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近时九僧诗极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传，如“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今之文士，未必有如此句也。学者勿浪书，事有可记者，他时便为故事。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余文字尽然。

二云：汉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不俚，兹所以为难。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于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耳。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为警绝，而杨广不与薛道衡解仇于泉下，岂荒炀所趣，止于此耶？“大风起兮云飞扬”，信是英雄之语也。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终非己有，又何必区区于攘窃哉！

四云：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然患少暇，岂若以乐处当不足耶？书十年不倦当得名，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

五云：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余尝戏谓君谟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君谟颇笑，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十余年，竟如何哉？

六云：学书费纸，犹胜饮酒费钱。曩时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晋人喜啬而资谈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诚未足以有益于人。然衰年志思不壮，于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七云：萧条澹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

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之事也。不知此论为是否。余非知画者，强为之说，但恐未必然也。然自谓好画者必不能知此也。

八云：介甫尝言夏月昼睡，方枕为佳。问其何理，云："睡久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然则真知睡者耶？余谓夜弹琴惟石徽为佳，盖金蚌、瑟瑟之类，皆有光色，灯烛照之则炫耀，非老翁夜视所宜，白石照之无光，于目昏者为便。介甫知睡，真懒者。余知徽，直以老而目暗耳。余家石徽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病，手中指拘挛，医者言惟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谓惟弹琴为可，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物理损益相因，固不能穷，至于如此。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琢穷苦之言以自喜。或问二子其穷孰甚，曰：阆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诗见之。郊曰："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岛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盖孟氏薪水自足，而岛家柴水俱无，诚可笑。然二子名称高于当世。其余林翁处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孤行旅流离辛苦之态，见于数字之中。至于"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怡之情和畅，又有言不能尽之意，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曰："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又见晏丞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晏公曰：世传寇莱公云："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以为富贵，此特穷相者耳。能道富贵之盛，则莫如前句，亦与希深所评者类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为篇咏者，其论如此。

右永叔所书九事，顷在京师贵人家见之。书之字画清劲，多柳诚悬笔法，爱而录之。然其间称"马放降来地"及"春生桂岭外"之句，并论严维"柳塘春水漫"、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之工，与夫贾岛哭僧之诮，皆已载于《诗话》中。及晏元献评富贵之句，亦见于《归田录》，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删削，并录之云。

何薳子楚作《春渚纪闻》云：《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予考之《唐·艺文志》及本朝《崇文总目》，皆无之，子楚之言或然也。又云：《龙城记》乃王铚性之作，《树萱录》刘焘无言作。予谓性之之伪作《龙城记》果不诬，而《树萱录》《唐书·艺文

志》小说类自有此名，岂无言所作也？此书所载诸事近于寓言，而诸篇诗句皆佳绝，盖唐人之善诗者为之。如“江声兼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隐玲珑玉，花藏缥缈容”，“红树醉秋色，碧溪弹夜弦”，“网断蛛犹织，梁空燕不归”，皆警绝非近人所能也。

卷九

李淳风论辩真玉云：其色温润，如肥物所染，敲之其声清引，若金磬之余响，绝而复起，残声远沉，徐徐方尽，此真玉也。予顷在唐州，见任布参政之孙谕字义可收一璧，凝滑如脂，无有蚁缺，惟有两粟大赤黝，盖尸沁也；以绵绳挂之，击之其清越之声，余韵悠扬，正如淳风之说，与世所见水苍玉不可同日而语。后闻为一中都一贵人取去，自是不复再见也。

政和丁酉岁，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买肉归者，往往于封割之际，铮铮有声。视之，于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莹如玉，询之数家皆有之。自尔一村之民，不复食牛。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人，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近见季公彦季成《诗话》，乃云：杨元素作本事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钱唐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其说不同。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琴、阮，皆乐之雅者也。琴则人多能之，而艺精者亦众，至阮则人罕有造其妙者。中都盛时，有醴泉观道士王庆之颇有此乐，同时有安敏

修者，以此艺供奉上前，徽庙顾遇，厚于伦辈。二人者其能相抗，予在京师皆尝听之。庆之则闲雅多则古曲，优逸不迫；敏修则变移宫徵，抑怨取兴，杂以新声，然皆妙手绝艺也。后庆之不知存亡，敏修被虏北去，未几窜而南归。今习阮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刘棐仲忱，诗律殊有风致，常赋《咸阳》二绝云："父老壶浆迓义旗，秦亡谁复为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人合泪垂。""玉殿珠楼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烟空。却缘火是秦人火，只与焚书一样红。"殊类唐人题咏，他诗亦称是。

华亭县有寒穴泉，与无锡惠山泉味相同，并尝之，不觉有异，邑人知者亦少。王荆公尝有诗云："神震冽冰霜，高穴雪与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呜咽声。山风吹更寒，山月相与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烦酲。"

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维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元祐七年，东坡来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欣悦。作书报王定国云："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公为政之惠利于民，率皆类此，民到于今称之。

《穆天子传》，古书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语，如"天子之马走千里"，"王命官属休"，"曾祝沉豪牛"，"歕玉大宛儿"，凡此四皆出此书也。曾皈彦和，博学之士，予先君有此书，彦和借往雠校，乃题其后云：晋中书监令荀公曾知嶠所上篆文《穆天子传》六卷，即太康二年汲冢人准盗发魏襄王墓所传竹书也。按《束皙传》：竹策书凡七十五篇，内《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则《穆天子传》本五篇，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观第六卷多记盛姬事，盖并入杂书中，此一篇也。书虽残缺，不可尽读，而其所载事物，多故志之所无者。如《世民》之吟，《黄泽》之谣，《黄竹》之诗，其辞皆雅驯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异闻矣。尝考《汉书·地理志》：京兆有西郑，河南有新郑，汉中有南郑。京兆之郑，先儒谓之郑，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应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

平王东迁，更称新郑。臣瓒曰：周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威封。初，威公为司徒，王室作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威公，无封京兆之文也。颜师古曰：穆王以下无西郑之事，瓒说非也。今按此书，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书天子之入于南郑，盖瓒所谓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郑来谒，盖瓒之所谓郑父之丘者是也。瓒即校书郎中傅瓒，乃公曾嶠所部校《穆天子传》官属也，故因取此传以注《汉书》。然传称南郑，瓒西郑，所未详其所以异，岂近世传写之误也。汉中之郑为南郑，不应京兆之郑复称南郑。其称西郑，乃以圃郑为东耳。西郑穆王出游，反必入焉，岂非以其所都故耶？设非王都，亦圻内近地也。邦家在畺地畿内，诸侯当在邦都，其内为县，又其内为都，则西郑之于镐京，殆可为公邑而已，亦不足以为国也。且是时已有圃郑矣，则不必因威公之子从周东迁乃得郑名，然谓之新郑，又果何耶？虽然，如瓒之说，亦岂全非哉？今汲冢中竹书，唯此书及《师春》行于世，余如《纪年》、瓒语之类，复已亡逸。

今人家闺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组紃，谓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蕊香》词："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理长眉翠浅。闻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春远，帘影参差满院。"予见张籍《吴楚词》云："庭前春鸟啄林声，红夹罗襦缝未成。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乃知唐时已有此忌，循习至今也。

李博，宣和间仕大府卿，因职事陛对，徽宗问曰："知卿年弥高而色不衰，中外称卿有内丹之术，可具术以进。"博曰："陛下盛德广渊，睿智日新，学有缉熙于光明。臣虽不学，敢以诚对，谨领圣训，容臣具术以闻。"明日乃进曰："臣闻内观所以存其心也，外观所以养其气也。存其心，养其气，则真火炉鼎日炎，神水华池日盛矣。长生久视，上下与天地同流，天道运而不积，圣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甚易行，以简，以简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气也，气住则神住，神住则形住，形住则长生久视，自此始矣。盖日月运转，寒暑往来，天地所以长久，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真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气集。气，礼之克也；形，神之舍也。气实则成，气虚则敚，气住则生，气耗则灭，此广成子所以保气，而烟萝子所以炼气也。然则一言而尽保炼之妙者，其惟咽纳乎。故曰：一咽二咽，云蒸雨至；三咽四咽，内景克实；七咽九咽，心火下降，肾水上升，水火既济，则内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升。臣谨删其繁紊，撮其

枢要，直书其妙，以著于篇。”上篇曰“进火候”，每日子后午前，若于五更初阳盛时尤佳。就坐榻上，面东或南，握固盘足，合目主腰而坐。澄心静虑，内观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气，气极则生，要而咽之，每一咽缩穀道一缩，再引则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气极不能任，则低头微开口以吹宁出之，勿令耳闻出气之声，如此凡三次，是为进火一周天，俟气调匀然后行水。下篇曰“进水候”，行水，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为一处，多多益办。俟甘而热，即闭口仰面亚腰，左顾一咽，正中一咽，分三咽而下。内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咽亦缩穀道一缩，如此一遍，是为行水一周天。每进火行水毕，然后下榻，行履自如。“后叙”曰：五行水火为初，人生水火为急。此是极易之要法，上夺天地造化。学道修真之士，初行须觉脐下如火，饮食添进，四肢轻快，是其验也。行而久之，则发白再黑，齿落重生，精神全具，复归婴儿，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千二百岁，寿比彭老，渐为真人矣。徽宗见而嘉纳之。梁师成录其说以示人，乃简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谟君明修养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翰苑岁供禁中立春、端午贴子，前后多矣，率多拟效旧语，故少新意，惟能道宫禁一时之事者为妙。王履道皇帝阁云：“彤霞茜雾绕觚棱，楼雪融银滴半层。别绕拟开延福宴，夹城先试景龙灯。”妃嫔阁云：“玉燕翩翩入鬓云，花风初掠缕金裙。神霄宫里骖鸾侣，来侍长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进也。又皇后阁云：“蕊笈琅函受秘文，清虚道合玉晨君。瑶台夜静朝真久，金屋春寒阅箓勤。”妃嫔阁云：“曈昽晓日上金铺，的皪春冰泮玉壶。绣户绿窗尘不到，凝酥点就辋川图。”重和二年所进也。不惟才思清丽，皆纪当时事也。

徐遹子闽人，博学尚气，累举不捷，久困场屋。崇宁二年为特奏名魁，时已老矣，赴闻喜，赐宴于璚林苑。归骑过平康狭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为群倡所求，惟遹至所寓，花乃独存，因戏题一绝云：“白马青衫老得官，璚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后仕至朝官，知广德军，谢事而归。

予四明同僚严明致养正，靖康丙午岁，仕广德军建平尉，任满入城批书，馆于郡之开化寺。一夕，梦一妇丽容服来诉曰：“妾四明人也，久寓于此，未有所归，惟君子哀之，为我谋所舍。”意若求葬也。既寤，询诸寺僧，有云政和间，池阳人彭汝云为郡从事，其子妇张氏死，乃殡于城西明教院。其后改院神霄宫，徙其徒入此寺，并移其柩于此。

僧辈常有见之者，不以为怪。严颇疑之。未几考课事竟，将返马，时赴郡官会。暨归，夜参半矣，方就枕，复见其人立于帐前，泣诉曰：“知君戒行有日，前恳如何？”又云：“欲竭奴心，誓殚素志。”严恍惚惊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记其语。翌日，复询彭氏，则亦托者同也。

熙宁十年，京师春旱，上心焦劳，于后苑瑶津亭建道场祈祷，上精诚甚切。一夕，梦一僧，形容甚异，于空中吐云雾以兴雨。及觉，雨遂大注。上大悦，求其像于佛阁中，乃罗汉中第十尊者也。元绛厚之时为参政，作《喜雨诗》，王禹玉和其韵云：“紫殿宵祈感圣忧，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云常聚，法遍诸天雨自流。作弼为霖孤宿望，神僧吐雾应精求。”云云。人多称之。

崔伯易，熙宁二年为国子监直讲，尝著《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五卷，逾万言，概以久任为要；上之，召对延和称旨，自此遂擢用，遍历清要矣。予尝求是书于其家，今亦亡矣，惜乎不见于世。以此知古人著述亡逸，不传者多矣。同时又有临川吴孝宗子经尝著三书，一曰《法语》，二曰《先志》，三曰《巷议》，旧尝传于其侄道宗梦协，亦亡于兵火。子经，予母之从叔也，今闻其从孙家尚有本，当复传之。

唐庚子西谪惠州时，自酿酒二种，其醇和者名“养生主，”其稍冽者名“齐物论”。子西诗多新意，不沿袭前人语，如《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风圣之清。”《独游》云：“乌攫春祠敏，鸢窥野烧痴。”《醉眠》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间八月秋风严，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变后鲁叟笔，七国战处邹轲谈。”“人间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扫。周家盛处伯夷枯，汉室隆时贾生老。”“小儿造化谁能穷，几回枯柎还芳丛。只因人老不复少，有酒且发衰颜红。”此兴殊新奇也。

臣昔与希真游衡山朱陵洞天，过古兰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闻类狗吠，希真谓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臣忆旧说，黎明拉客欲识其处，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娑出众荣者是，臣与希真将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侧常有蛇虎守护，必待有道之士以归，若等无得辄近。”自是每念之。或入他山中，遇樵苏又访问焉，云往往有见，但若在深绝不可到之地。元丰己未三月，陛下亲策进士集英殿。三馆故事：臣得寓直殿廊。入左银台门少四十步许，御沟之上，有若洞天所望，熟视则枸杞也。其本围尺有咫，左纽而

连理。臣亟询卫士高者，对曰：“闻天圣前尤盛，此荐出苗耳。”臣益悚然，窃语同舍，或曰：是虽可近而甚秘也。曾减仙山神医岩乎？既而叹曰：下诚有物耶？孕天地阴阳之至和，隐端然不可辄至之神，今乃自幸托宫槐禁柳之列，备一时洒扫之观，是岂浪出而徒然耶？偶臣属昧方士采制饵服之节度，未得相与抃舞欢呼，随万年之觞，一供吾君，亦臣子心愿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因感而成诗，姑有待焉，云云。予因是知一物生得其地，乃尔悠久，彼南岳之丛，与银台之本，虽远近之有殊，其为深根固蒂，无芟翦之患，则所云云。予方山居小隐，当莳百本以供撷芼，虽未能拟西河女子之寿，亦足丰天随子之七挟也。

王直方立之，父名棫，家多侍儿，而小鬟素儿尤妍丽。王尝以蜡梅花送晁无咎，无咎以诗五绝谢之，有云：“芳菲意浅姿容浅，忆得素儿如此梅。”

李豸方叔，尝饮襄阳沈氏家，醉中题侍儿小莹裙带云：“旋剪香罗列地垂，娇红嫩绿写珠玑。花前欲作重重结，系定春光不放归。”后小莹归郭汲使君家，更名艳琼，尚存也。他日访之，乃襄阳士族家，遂嫁之。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政和壬辰春，予侍亲在郡，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色如鹅雏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许，柔葩重叠，约千百叶。其本姚黄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晕缕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缕之。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以籧篨作棚屋围幛，复张青帟护之。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予亦获见之。郡守闻之，欲剪以进于内府，众园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变易者，不可为常，他时复来索此品，何应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为辞乃已。明年，花开果如旧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予妹夫王从一太初著《东郊语录》，有云：唐人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张继《枫桥夜泊》之作也。说者谓美则美矣，但三更非撞钟时。按《南史·裴皇后传》载：齐永明中，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车置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应五更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由是言之，夜半之钟，有自来矣。予以为不然，非用景阳故事也，此盖吴郡之实耳。今平江城中从旧承天寺鸣钟，乃半夜后也，余寺

闻承天钟罢，乃相继而鸣，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枫桥去城数里，距诸山皆不远，书其实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沈辽睿达以书得名，楷隶皆妙。尝自湖南泛江北归，舟过富池，值大风，波涛骇怒，舟师失措，几溺者屡矣。富池有吴将甘宁庙，往来者必祭焉。睿达遥望其祠，以诚祷之，风果小息，乃得维岸。乃述宁仕吴之奇谋忠节，作赞以扬灵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轴，以留庙中而去。其后乃为过客好事者取之。是夜神梦于郡守使还之，明日，守使人讯其事，果得之，复畀庙令掌之。近闻今亦不存矣。

靖康初，韩子苍知黄州，颇访东坡遗迹，常登赤壁，而赋所谓"栖鹘之危巢"者不复存矣，悼怅作诗而归。又何颉斯举者犹及识东坡，因次韵献子苍云："儿时宗伯寄吴州，讽诵遗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江上不惊鸥。蟹常见水人犹恶，鹘有危栖孰肯留。珍重使君寻往事，西风怅望古城楼。"然黄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矶也，故东坡长短句："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则亦是传疑而云也。今岳阳之下，嘉鱼之上，有乌林赤壁，盖公瑾自武昌列舰，风帆便顺，溯流而上，遇战于赤壁之间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诗》云："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则此真败魏军之地也。

酴醿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种花大而棘长条，而紫心者为酴醿；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为木香。题咏者多。常记周无外云："暖风吹麝入铅华，不肯随春到谢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应和月怨梨花。"韩维持国云："平生为爱此香浓，仰面常迎落架风。每恐春归有遗恨，典刑元在酒杯中。"未若张文潜云："紫皇宝辂张珠幰，玉女熏笼覆绣衾。万紫千红休巧笑，人间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黄鲁直云："汉宫娇额半涂黄，入骨浓薰贾女香。日色渐迟风力细，倚栏偷舞白霓裳。"

卷十

崔伯易尝有《金华神记》，旧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中，今亡此集。近读《曲辕集》复见之，因载之以广所闻云：汴人有吴生者，世为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于三班。嘉祐中，罢任高邮，乃寓其家于治所，而独与兄子赍金缯数百千，南适钱唐。道出晋陵，舣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风高，生乃危坐舷上，颓然殊不有寝意。久之，忽有绯衣被发持刃炬自竹林间出者，后引一女子，冠玉凤冠，曳蛟绡文锦之衣，颜色甚丽，而年十八九耳。生见而惊。俄顷至岸侧，回叱绯衣者曰："可去矣，无久留也！"于是灭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谓生曰："见向来绯衣者乎？此君之夙仇也，而索君且数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当死其手。"生闻益惊骇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缕衣置肩上，生稍安，乃问曰："若神欤？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盖金华神也。过去生中尝与君为姻好，窃知将有所不济，故相救尔。今事已，我亦当去君矣。"遂去，不复返顾。生以目送，至于林中不见。将掩关，忽睹女子坐其后，生大惊，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戏，安有数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与入舟中，取酒共饮。其言谐谑，悉如常人，然生诫曰："毋高声，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声特君可闻，他人虽厉声亦不能闻也。"生益疑，窃自惧曰：此果神也，固无所惮，傥鬼则必有所畏矣。因出剑镜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剑镜耳，精与鬼则畏。夫剑阳物而有威者也，鬼阴物而无形者也，以无形而遇有威，是故销铄其妖而不能胜，故鬼畏剑也。镜亦阳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阴物而伪变者也，以伪而当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镜也。昔《抱朴子》尝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惧，起谢曰："诚无他意。"至明，起谓生曰："舟楫已有晓色，势不能久留，当与君子诀矣。君后十年游华山日，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扬之。虽然，君今不可终此行，恐复不济也。"因索笔题诗一章曰："罗袜香消九九秋，泪痕空对月明流。尘埃不见金华路，满目西风总是愁。"书已辄复流涕，歔欷而

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复南去。复以其事语人，人或诘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辕先生又尝作传，记陈明远再生事云：明远，陈氏字也，名公辟，兴化军人，尝举进士。皇祐三年春，过泗州，游普照王寺。时群僧会斋于南院，明远绕浮图，自西厢趍大殿，两庑人甚哗。独老僧敝衣庭下，倚树读青纸书，其文光彩射百许步。明远遽往揖之，僧小举手，就视其书，则金字《金刚经》，系以梁朝传大士之颂者。僧细讽自若，明远从后听之。既久，僧回顾笑谓明远曰："子亦乐此耶？"明远对之稍恭。僧读竟，遂以经授明远曰："江南李氏所施，观子之貌，且当持此。"明远喜，受之归。明旦取映日，则无复光彩，一读之，径藏书笼中。明年，从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将大敛，觉其体复温，移刻稍苏，又食顷乃能言，其族反惊。明远自言方疾革时，见四卒深目虎喙，持文书，有大印，字莫可辨，共执明远，桎两手，驱西北行，其势甚暴。所经依约皆广野，尘埃射人，不可辄视。渐逼大河，府署严密，门外坐卒数十，悉持梃，内有考掠声。三卒先入，一守明远于大门外，如俟命者。须臾，坐卒尽起擎跪，明远回视，一僧乘虚而行，过门见明远，植杖而立，意若哀悯。明远不觉手桎尽解，熟视其状，即泗州尝遇授经者也，因拜祈之。僧顾卒取文书略视，徐曰："府君知耶？"才欲入门，而闻府中呼应甚遽。有二人服紫服朱趍出迎之，其侍卫之盛，若世之达官。二人礼僧极恭，僧为语，二人俞喜，旁睨明远，若夙有罪者。僧呼明远前，使自忏悔。俄二人诏吏听还，二人亦谢僧去。后有吏驰出呼明远，则明远季父钛，钛太学进士有闻，亡已三年矣。既见，访明远家事，云："我当录冤簿三年，才二年尔，非佳职也。尔归持尊胜七俱胝咒，祈以免我，又有故服藏某处，幸焚之遗我。"寄声亲戚如平生。复告明远，言："世之人冤慎勿复，复之势如索绹焉，若有追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甚多，而簿书期会，常若不及，神君圣灵，尤深厌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驰去。僧引明远游旁两大庑下，见系囚不啻数百，亦有禽兽诸虫，悉能人言，与囚对辨。群吏见僧悉拜。有械囚系以大铁锁，左右文书没其首，口尝嗫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谳，轻重不当又鞭之，其余几坏。明远窃视之，乃其表舅郑生。生为闽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余。见明远泣下，频以手向僧，且目明远。僧笑，少以杖指之，锁械俱堕，然莫敢起，而口嗫嚅出血未已也。又见坐沙门五六人，前列败坏饮食数十瓮，气色殊恶。僧曰："此尝弃世中供养，且重使食耳。"僧亦不甚念，复引明远出前大河，上虹桥蜿蜒，望彼岸城府楼观，烟雾出其上，明远请往观焉。僧不

许，曰："子过此无复归矣。"亟随僧趍东南来，井闾人物，差类人世，但天气乖惨，似欲雨时，而涂中所遇，往往皆昔尝所见。危冠大马，出处前后，吏卒替更而迭趍，人指以为名势挟侈快意不屈之士，皆趦趄狼狈，状若为物所迫。甚者咨嗟涕泪，悔怏自掷，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俄及前所过广野，遇溪水涨甚，思始来时则无有也。明远忧不能渡，僧乃执杖端，以末授明远而导之。始涉亦甚浅，中流明远失据将溺，因惊呼而苏。明远之复生也，桎缚之迹，隐然在臂，家人持荤饮饷之，虽数十年辄掩鼻急遣去。瞻视间，僧已在室中，香气异常，亲族斋戒祈见者必暂睹裙衲杖屦而已。僧自是日以先授经义教明远，对其情品说一切世间所有之法，即心是佛，烦恼尘劳，究竟虚妄。其音靓圆若霜钟，在庭户外之人，一历耳欢然自信，终身不能忘其声。每谓明远曰："吾即诣某寺斋。"既去，食顷后还，又言某氏斋私饮某僧酒，犹不斋耳，他时为之，未免有罪。时多疑以僧伽大师者，明远请焉，僧曰："僧伽，吾师也。"几一月，明远躯体复壮，僧告去曰："后十四年，吾待子于祖山。"明远问祖山，曰："庐阜。"遂去。陈氏后求鈂故衣，果得于其处，缁徒咒而火之。明远母素好释氏，悉疏其斋，虽远数百里必使人验之，明远并告以言状，具言有是尔。饮僧家闻之，终身不饮酒。然明远向所忏之罪，今反不复能记，岂昔偶萌之于心，不自引悔，而神道已录以为非耶？抑他生所为，不复自省，而幽冥记人功过，诛赏有时，而宴安人之苟为，得以自将，则跬步之间，不可以为恐惧耶？至和三年八月，明远归莆田，以故人访予，且出所授经，具道其事，欲予记之。予固已怪其人爽辨谦畏，不类向时，其志真若有所得，然未暇从其请也。今年其兄公辅调官京师，特过予，复以为言。予与公辅游十五年矣，今亦称其弟所为，如予尝所怪者。则明远由是而有闻，傥求之益勤，修之益明，守其话言，不为富贵贫贱毁誉之所迁，则其所至也，岂易量哉！因起奋笔，直载始末。明远所述盖多，其间有与佛经外史若世人已传之事略相同者，不复更录。明远父名铸，今为尚书都官郎中，通判广州。曲辕子记。予观崔公所记，抑亦异矣。彼郑生者，以法自名而获罪若是。吁，可畏哉！三尺者轻重不可逾，而法家流鲜恩寡恕，多论刻。苟容于心，已不逃于阴谴矣；若能平反明慎，天必以善应之。临政者于淑问详谳，宁可忽诸？

襄阳天仙寺，在汉江之东津，去城十里许，正殿大壁画大悲千手眼菩萨像。世传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图绘。有夫妇携一女子应命，期尼以扃殿门，七日乃开。至第六日，尼颇疑之，乃辟户，阒其无人。有二白鸽翻然飞去，视壁间圣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独

其下有二长臂结印手未足，乃二鸽飞去之应也。郡有画工武生者，独能模传其本。大观初，有梁宽大夫寓居寺中，心无信向，颇轻慢之。武生云："菩萨之面正长一尺。"宽以为诞，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萨面，忽梁间有声如雷，宽震恽而坠，损其左手。僧教宽悔过自忏，后岁余方如旧。兹御侮于像法事者，怒其慢渎耳。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书自负，性喜挥翰，虽在政府，暇时日书数幅。予尝见杂书一卷，凡九事，乃抄之，今因载于此。

一云：东汉魏晋皆以八分题宫殿榜，蔡邕作飞白，是八分字耳。是以古云飞白，是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是用飞白笔作隶字也，故又云散隶终飞白。金石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小小碑刻之阴，或刻隶字也。许昌群臣劝进与受禅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而不知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从而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耶？呜呼！目前浅近之事，略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顾欲与其论书学之本，与用笔作字之微妙，旨远而意深者，安可得哉？盖不翅于钟鼓乐鶢，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类此者多矣。

二云：书者，六艺之一，古人列之于学，以相传授，则学者始习之已久，详知其规矩法度，与所以为书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战国秦汉以来，其学犹未绝也，故学者尚有前世之风烈。至于名家，乃多父子祖孙，岂不由师授传习之有素乎？崔、张、钟、杜、卫、索、王、庾诸人是也。会之于繇，真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将雁行矣。

三云：吾顷见苏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参政所收古书画，尽付幼子掌之。既薨，诸兄弟以其素所爱不复取，悉以畀之，所与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后参政之幼子官洪州，卒于官，因不归，其子幼弱，已而遂绝，书画皆散失不复存。今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尔，然足以多甲士族也，使其在者不知其当如何也！须有魏晋名迹矣，惜哉！

四云：宣州笔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笔择毫净，卷心圆，便是工夫。锋之长短尖齐，在临时耳。处处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无他奇也。

五云：张侍禁笔甚佳，一管小字笔，写二十万字，尚写得如此，是

少比也。卢管使十倍不及，是其手生也。凡习熟之与生疏，岂不相远哉！学者须先晓规矩法度，然后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极，心悟妙理，心手相应，出乎规矩法度之外，无所适而非妙者，妙之极也。由妙入神，无复踪迹，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晓规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于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而自得，乃造于妙；由妙之极，遂至于神，要之不可无师授与精勤耳。凡用笔日益习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矣。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须用力而不得用力，应须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传也。学佛者悟吾此语，可以撒手到家矣。妙哉妙哉，真至理也。

六云：吾每论学书当作意，使前无古人，凌厉钟、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少分；若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不免为之奴矣。纵复脱洒至妙，犹当在子孙之列耳，不能雁行也，况于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禅家有云：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悟此语者，乃能晓吾言矣。夫于师法不传，字学废绝数百年之后，欲兴起之，以继古人之迹，非至强神悟，不能至也。

七云：学书须先极取骨力，骨力克盈有羡，乃渐变化收藏；至于潜伏不露，始为精妙。若直尔暴露，便是柳公权之比张筋努骨，如角觝武夫，不足道也。

八云：杨小漕言其兄官江夏，有道人自称吕亢圭，时时延之学院中。二侄幼小，颇勤待之。或言事，往往有验。一日，忽再三言云：“恶人将至矣，须急避之。”时众人亦不甚留之。暂尔，径渡江表，人但讶其所谓恶人者何也？是夜，忽提刑喻君涉至州，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风，一日行六七程，径至岸下耳。喻到，则遣人访求吕，不见踪迹，喻乃亲自密问。得与一人往还至熟，呼之至，即岑文秀也。诘其所得，云无有。喻作声色，且将笞之。岑终言无。喻不信，遣熟事吏往搜其家，乃于神堂壁中得所与岑长歌一首，是言内事。岑乃云：“吕实付此诗，云：汝今未晓，异日当为子详说之。”喻乃云：“吕即吕先生也，其名亢圭，是解拆先生二字耳，亦不知其定如何也。”众乃悟所谓“恶人”者指喻耳，是恐其迫逼求之也。

九云：吾今日取君谟墨迹观之，益见其学之精勤，但未得微意尔；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笔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谢唐人？李建中学书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气特甚，盖其初出于学张从申而已。君谟

少年时乃师周越，中始知其非而变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意其能变之至此也。吾若少年时便学书，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学者，常立意若未见钟王妙迹，终不妄学，故不学耳。比见之，则已迟晚，故悟学皆迟，今但恐手中少力耳。若手中不乏力，不甚衰疲，更二十年，决至熟妙处。此须常精勤乃可，若不极精勤，亦不能至也。凡学者可以不自勉乎？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西斋东窗大涤翁书，时小至后一日也。

重和戊戌岁，平江有盘门外大和宫相近耕夫数人穴一冢，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极宽，如厦屋然，复有数门，扃鐍不可开。耕者得古器物及雁足镫之类，以为铜也，欲货之，熟视之乃金，因分争至官。时应安道逢原为郡守，尽令追索元物到官，乃遣郡官数人往闭其穴，观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绘画嫔御之属，丹青如新。画手殊奇妙，有一秘色香炉，其中灰炭尚存焉。诸卒争取破之。冢之顶皆画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见棺柩，意其在重室内也。又得数器而出，乃掩之。后考《图经》云：吴孙破虏坚之墓也。然考之吴志，坚薨葬曲阿，未详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云：王侍郎子融言，天圣中归其乡里青州。时滕给事涉为守，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以纸摹之，其家尚余数幅。政和丙申岁，先君为真州教官，时朝廷颁雅乐，下方州，仪真学中建大乐库屋，积新瓦于地。一夕霜后皆成花纹。极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海棠，寒芦水藻，种种可玩，如善画者所作。詹度安世为太守，讽学中图绘，以瑞为言，欲谀于朝。先君不从，乃已。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诗，公极善之。尝有《咏草》一篇云：“满目芊芊野渡头，不知若个解忘忧。细随绿水侵离馆，远带斜阳过别洲。金谷园中荒映月，石头城下碧连秋。行人怅望王孙去，买断金钗十二愁。”为人所称赏。

世画骨观作美人而头颅白骨者，饶德操题其上云：“白骨纤纤巧画眉，髑髅楚楚被罗衣。手持纨扇空相对，笑杀傍观自不知。”

元祐以后，宗室以词章知名者如士暕、士宇、叔益、令畤、䗾之，皆有篇什闻于时。然近属环卫中能翰墨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长短句，尝见十许篇于王之孙□□皆可俪作者，不能尽载，如上元扈跸作《瑶台第一层》云：“嶰管声催，人报道、嫦娥步月来。凤灯鸾炬，寒轻帘箔，光泛楼台。万里正春未老，更帝乡日月蓬莱。从仙杖，看星河

银界，锦绣天街。　　欢陪。千官万骑，九霄人在五云堆。赭袍光里，星球宛转，花影徘徊。未央宫漏永，散异香、龙阙崔嵬。翠舆回，奏仙韶歌吹，宝殿樽罍。”每使人歌此曲，则太平熙熙之象，恍然在梦寐间也。

杨纬字文叔，济州任城人，以明经中第，累任州县，皆有能称。后为广州观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远丧未还乡。其侄珣，一日晡时，恍然如醉梦中，见其叔骑从甚都，来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语如平时。珣问：“叔今代满耶？”曰：“我今为忠孝节义司判官矣。所主人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也。其职甚高而闲逸，故来别汝也。”人但见珣若与人言语时且拜也。至夜，珣乃省，久而方言曰：“适广州叔来，其言如是。”众方悲骇，知纬死矣。珣曰：“叔临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台，可即台立祠以祀之。”后呼工为像，一塑遂肖其容状。州县以纬别无功绩，不敢闻于朝，而乡人岁时但即其墓而祭之。

宋宣献公绶《宫梅诗》云：“阆苑春多非世境，层城花早出宫栏。”用梁简文帝《梅花赋》曰“层城之宫，灵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能识春”之语也。

山谷在荆州时，邻居一女子闲静妍美，绰有态度，年方笄也。山谷殊叹惜之，其家盖闾阎细民也。未几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贫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马瑊中玉《水仙花诗》，有云：“淤泥解作白莲藕，粪壤能开黄玉花。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盖有感而作。后数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于郡人田氏家，憔悴顿挫，无复故态，然犹有余妍，乃以国香名之。

济州士人邓御夫，字从义，隐居不仕，尝作《农历》一百二十卷，言耕织、刍牧、种莳、耘获、养生、备荒之事，较之《齐民要术》尤为详备。济守王子韶尝上其书于朝，今未见传于世，尝访于藏书之家，或有见者。

王禹偁元之，久为从官，而未尝知举，有诗云：“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门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为主文，常在试闱戏书考簿后云：“黄州才藻旧词臣，几叹门生未有人。自笑晚游金马客，曾来三锁贡闱春。”

龙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画美人琴阮图，殊有宫禁富贵气，旁有竹马小儿欲折槛前柳者。亮工官长沙时，黄鲁直谪宜州，过而见之，叹爱弥日，大书一诗于黄素上云："周昉富贵女，衣饰新旧兼。髻重发根急，薄妆无意添。琴阮相与娱，听弦不停手。敷腴竹马郎，跨马要折柳。"其画后归禁中，而诗不见于集也。

汪彦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宁三年，霍端友榜琼林苑宴谢颁冰，彦章作谢表有云："使嗽润而吮清，得除烦而涤秽。顺时致养，俯同豳雅之春开；受命知荣，固异卫人之夕饮。"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坚之渐。子孙传诵，记御林金碗之香；生死不忘，动宫井玉壶之洁。"

韩子苍与曾公衮、吴思道戏作冷语，子苍云："石崖蔽天雪塞空，万仞阴壑号悲风。纤绨不御当玄冬，霜寒坠落冰溪中。斫冰直侵河伯宫，未若冷语清心胸。"公衮云："万山云雪阴霾空，千林雾霰水摇风。冻河彻底连三冬，嘉平晓猎崤函中。十二律吕相与宫，安得此候疏烦胸。"思道云："□□□□□□□□□□□□□□□□□□□□凛如冬，露下紫微花影中。长哦白雪明光宫，众泉涌此万卷胸。"此格起于晋人之危语也。

汤泉有处甚多，大热而气烈，乃硫黄汤也。唯利州褒禅山相近，地名平痾镇，汤泉温温可探而不作火气，云是朱砂汤也。人传昔有两美人来浴，既去，异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过浴池上作诗云："华清赐浴记当年，偶托荒山结胜缘。未必兴衰异今昔，曾经天女卸金钿。"

晁说之以道作《感事诗》云："干戈难作墙东客，疾病犹存砚北身。"用避世墙东王君公事，而砚北身乃《汉上题襟集》段成式书云："杯宴之余，常居砚北。"又云："长疏砚北，天机素少。"又云："笔下词文，砚北诸生。"盖言几案面南，人坐砚之北也。

予少年在湘阳，曾弦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语者，无若刘梦得作《连州厅壁记》云：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殴温，交战不胜，触石转柯，化为凉飕。城压赭冈，踞高负阳，土伯嘘湿，抵坚而散，袭山逼谷，化为鲜云。"盖前人未道者。不独此尔，其他刻峭清丽者，不可概举。学为文者不可不成诵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等 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程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

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桯史 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目　录

程史
校点说明
程史序
卷第一
张紫微原芝
艺祖禁谶书
徐铉入聘
石城堡寨
汤岐公罢相
南陔脱帽
张元吴昊
王义丰诗
琵琶亭术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晋盆杅
卷第二
行都南北内
犇麤字说
李顺吴曦名谶
隆兴按鞫
东坡属对
富翁五贼
太学祭斋碑
泉江三地名
牧生亭
黠鬼酝梦
望江二翁
刘改之诗词
金华士人滑稽
贤已图
卷第三
岁星之祥

梓潼神应
机心不自觉
馆娃浯溪
天子门生
姑苏二异人
赵希光节概
稼轩论词
卷第四
寿星通犀带
周梦与释语
郑广文武诗
九江二盗
叶少蕴内制
宣和御画
乾道受书礼
一言悟主
苏葛策问
卷第五
刘观堂读赦诗
部胥增损文书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庆张寇
阳山舒城
宸奎坚忍字
何处难忘酒
见一堂
义騟传
凤凰弓
大小寒
赵良嗣随军诗
卷第六
汪革谣谶
铁券故事
鸿庆铭墓
苏衢人妖

快目楼题诗
记龙眠海会图
卷第七
吴畏斋猎谢赞启
楚齐僭册
优伶诙语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职
紫宸廊食
皇城王气
袁孚论事
鹦鹉谕
月中人妖
犉牧相卫
解禅偈
玉虚密词
太岁方位
逆亮辞怪
卷第九
裕陵圣瑞
状元双笔
尧舜二字
正隆南寇
鳖渡桥
燕山先见
蠲毒圆
宪圣护医
鲁公拜后
金陵无名诗
万岁山瑞禽
王泾庸医
黑虎王医师
卷第十

永泰挽章
殿中鹇
刘蕴古
大散论赏书
成都贡院
万春伶语
山谷范滂传
紫岩二铭
卷第十一
李白竹枝词
蚁蝶图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尧集表
三忠堂记
临江四谢
卷第十二
王卢溪送胡忠简
秦桧死报
吕东莱祭文
猫生盗
味谏轩
龙见赦书
丹稜巽岩
郑少融迁除
沙世坚
淮阴庙
金鲫鱼
张贤良梦
乾坤鉴法
卷第十三
范碑诗跋
晦庵感兴诗
武夷先生
任元受启

冰清古琴
选人戏语
卷第十四
陈了翁始末
八阵图诗
开禧北伐
泗州塔院
二将失律
卷第十五
淳熙内禅颂
爱莫助之图
庆元公议
杨艮议命
献陵疏文
李敬子
黄潜善
郭倪自比诸葛亮
默记
校点说明
默记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桯史

[宋]岳珂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

岳珂（1183—约1242），字肃之，号亦斋、倦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抗金名将岳飞之孙，岳霖之子。曾官嘉兴知府，权户部尚书，八路制置茶盐使等职。精经学，工词章，著述甚富。曾作《金陀粹编》辑集有关岳飞资料，为其辨诬。并著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宋少保岳鄂王行实编年》、《愧郯录》、《玉楮集》等。

《桯史》是岳珂日积月累写成的关于两宋朝野见闻的史料笔记。他有感于“狥时者持谀以售其身”，那些“张夸”、“溢厌”的言辞会“久而乱真”，故以“身历”、“目击”的种种见闻以“质之”，以明“公是公非”。全书共一百四十条，涉及两宋朝政得失、南渡佚事、贤达诗文、世俗谑语、图谶神怪等等，内容虽杂，然其“大旨主于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论以明时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石城堡塞、乾道受书礼、燕山先见、大散论赏书、秦桧死报、陈了翁始末、开禧北伐等条，皆比正史详尽，且褒贬分明，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所记欧阳修、梅尧臣、苏轼、刘过、辛弃疾、王庭珪、陈亮等人的诗文佚事，亦足以资文学史的考证。当然，本书也偶有差错，如“宣和御画”条，为张端义《贵耳集》所驳。但瑕不掩瑜，无碍于岳珂“此真良史也”的自诩。

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其中，《四部丛刊续编》本系由铁琴铜剑楼藏元刊本影印，错误较少。现以此为底本，加以标点，遇有异文，参校他本择优定之，不出校记。

桯史序

亦斋有桯焉，介几间，髹表可书。余或从搢绅间闻闻见见归，倦理铅椠，辄记其上。编已，则命小史录臧去，月率三五以为常。每窃自恕，以谓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废也；见睫者不若身历，滕口者不若目击，史之不可已也审矣。彼狥时者，持谀以售其身，或张夸以为窿，或溢厌以为洿，言则书，书则疑，疑则久，久而乱真，天下谁将质之？兹非稗官氏之辱乎！况戏笑近谑，辞章近雅，辨论近纵，讽议近约，若是而不屑书，殆括囊者。夫金匮石室之臧，荛夫野人之记，名虽不同，而行之者一也。于是稍裒积为编。载笔者闻而讥之曰："嘻！今朝廷设官盈三馆，大概皆汗青事，详核备记，裁以三长，含毫阁笔，犹孙其难而莫之敢议也。彼齐东者何为哉？子幸生天下无事时，亶窃粟县官，进不得策名兰台以垂信，退不得隐几全其忘言之真，呫呫徒取栋牛累于世，无毫发益，而犹时四顾出啄木画，诚可笑诋！"余无以复，则指其桯曰："汝将多言日朘，如五达之交午乎！汝将嘿嘿养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勿恤，汝姑谓汝将奚择？"桯嗒然不应。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为序。

嘉定焉逢淹茂岁圉如既望珂序。

卷第一十二则

张紫微原芝

高宗览娄陟明寅亮之议，垂意祖烈，诏择秦支，并建二王邸，恩礼未有隆杀也。会连岁芝生太宫，百执事多进颂诗，张紫微孝祥时在馆，独献文曰《原芝》：“绍兴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庙楹，当仁宗、英宗之室，诏群臣观瞻，奉表文德殿贺。既二年，芝复生其处，校书郎臣张某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笃丕祐于子孙，明告之符，于惟钦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为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于惟钦哉！我圣天子躬济大业，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庙之灵，亦靡克宁飨；有烨兹芝，胡为乎来？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和气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庙产旃；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岁再出；于惟钦哉！夫意则然，我祖宗之意则然，于惟钦哉！我二三辅臣以告我圣天子，告我圣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计，惟一无贰。纷以贰起，辛伯有言，惟贰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图之，忧惟贰之惧。敢告圣天子为万世虑，蠢尔小臣，越职罪死。弗罪以思，惟二三辅臣以思以谋告圣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国，万死奚恤，渠敢爱死而畏越厥职？”上得之喜，即擢为南宫郎。于是内廷始渐有所别，迄于建储云。

艺祖禁谶书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己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国朝会要》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诸州解到习天文人，以能者补灵台，谬者悉黥流海岛。盖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铉入聘

国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又其白眉者也。会修述职之贡，骑省实来，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辞令不及为惮，宰相亦麷其选，请于艺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请，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获已，竟往渡江。始燕，骑省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骑省叵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与之酬复者，亦倦且默矣。余按：当时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其后，王师征包茅于煜，骑省复将命请缓师，其言累数千言。上谕之曰：“不须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大哉圣言！其视骑省之辩，正犹萤爝之拟羲、舒也。骑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概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楼宣献钥尝出手编《辨鸾冈三墓》，余谢不前考。后读周文忠必大《游山录》，有卫尉卿延休、骑省铉、内史锴，盖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国，不复得请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国江左，台城为天阙。复筑石头城于右，宿师以守，盖如古人连营之制。然古今议攻守者，多疑以为分兵力而无用。东阳陈同父亮尝上书乞移都建康，谓古台城当在今钟山，而大司马门在马军新营之侧，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筑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则不费侯景辈数日力。何以历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长干，兀术上雨花台，城中秋毫不能遁。余尝亲历其地，其说皆是。第指古台城所在，要未有明据，亦出臆度。自清凉寺而上，皆古石头颓墉，犹可识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则六朝非不知备也。杨文节万里持漕节，尝有诗曰：“已守台城更石城，不知并力或分营。六师只合环天阙，一垒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苏俱解此，冤哉隗协可怜生。若言虎踞浑堪倚，万岁千秋无战争。”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帅淮东，筑维扬城，又旁筑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余数里。虽牵制之势亦不相及，竟不晓何谓，犹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汤岐公罢相

汤岐公思退相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以烦言罢。洪文安遵在翰苑当直，例作平语，谏官随而击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隆兴二年复罢。文安之兄文惠适适视草焉，又作平语，侍御史晁公武亦击之。文惠请外，上曰："公武言卿党思退，朕谓平词出朕意。"固却其章，仍徙户侍矣。盖其相两朝，再罢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后若出一辙，可笑如此。岐公中词科时，与文敏迈实同年云。

南陔脱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师。会元夕张灯，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将帷观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襐服，冯肩以从。至宣德门，上方御楼，芗云彩鳌，箫吹雷动，士女仰视，喧拥阗咽。转盼已失所在，驺驭皆恇扰，不知所为。家人不复至帷次，狼狈归，未敢白请捕。襄敏讶其反之亟，问知其为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咸叵测。居旬日，内出犊车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诸车，家人惊喜，迎拜天语。既定，问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奸人利其服装，自襄敏第中已窃迹其后。既负而趋，南陔觉负己者之异也，亟纳朱帽于怀。适内家车数乘将入东华，南陔过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悦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拥至上阁，以为宜男之祥。上问以谁氏，竦然对曰："儿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顾以占对不凡，且叹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暂留。钦圣鞠视，密诏开封捕贼以闻。既获，尽戮之。乃命载以归，且以具狱示襄敏，赐压惊金犀钱果，直巨万。其机警见于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寀自号，政和间有文声，敢为不诎，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与其孙遇游，传其事。

张元吴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张曰吴，皆华州人。薄游塞上，觇览山川风俗，慨然有志于经略。耻于自售，放意诗酒，语皆绝豪崄惊人，而边帅豢安，皆莫之知。伥无所适，闻夏酋有意窥中国，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无以动其听。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引

笔书壁曰："张元、吴昊，来饮此楼。"逻者见之，知非其国人也，迹其所憩，执之。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于是竦然异之，日尊宠用事。宝元西事，盖始此。其事国史不书，诗文杂见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笔谈》、洪文敏《容斋三笔》，其为人概可想见。文敏谓二人名偶与酋同，实不详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义丰诗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抚州守，尝从张紫微学诗。紫微罢荆州，侍总得翁以归，偕之游庐山。暇日，出诗卷相与商榷，自谓有得。山南有万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书二章，其一曰："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著浮图。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本是昭陵赐，更著官船载御书。今日山僧无饭吃，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诗，独怃然不满意，曰："先生气吞虹霓，今独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复言，送之江津。别去才两旬，而得湖阴之讣矣。紫微盖于此绝笔。阮是时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龙去奎文在，万岁灵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击节，自以为不及。既而复过是寺，又题其碑阴曰："碧纱笼底墨才干，白玉楼中骨已寒。泪尽当时联骑客，黄花时节独来看。"亦纡徐有味云。阮所作诗号《义丰集》，刻江泮，其出于蓝者盖鲜，校官冯椅为之序。

琵琶亭术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诏以北宫为重华宫。光宗既登极，群臣奉表请以诞圣日为重明节，如故事。时先君召还省闼，过乡邦，维舟琵琶亭。新暑初袢，小憩亭上，有术者以拆字自名，过矣。因漫呼问家人字迹，多奇中。命饮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报乎？'重华''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立，亟以数镮谢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与太平兴国一人六十之谶无异。岂天道证应，固有数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诎焉。耆老相传，谓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旁注云：“依此修筑。”故城即当时遗迹也。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熙宁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数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橹，虽甚藻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朴矣。一时迄功第赏，侈其事，至以表记，两命词科之题，概可想见其张皇也。靖康胡马南牧，粘罕、斡离不扬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远睹，至是始验。宸笔所定图，承平时藏秘阁，今不复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乡校，有僧过焉，与之言，引之鳣堂下。风檐杲日，援手周视曰：“余善风鉴，子有奇相，故欲验予术耳。归，它日当语子。”又数年，过诸涂，宜生方蹶场屋，不胜困，欲投笔，漫征前说，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壶，与之藉草饮，复援其手曰：“面有权骨，可公可卿，而视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则必有以合乎此，而后可贵也。”时范汝为讧建剑，宜生心欲以严庄、尚让自期，而未脱诸口，闻其言大喜，杖策径谒，干以秘策。汝为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为败，变服为佣，渡江至泰。有大姓吴翁者，家僮数千指，擅鱼盐之饶。宜生佣其间三年，人莫之觉也，翁独心识之。一日，屏人问曰：“天下方乱，英雄铲迹，亦理之常。我视汝非佣，必以实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佣事惟恭，主人乃尔置疑，请辞而已。”翁固诘之，则请其故。翁曰：“汝动作皆佣，而微有未尽同者。余日者燕客，执事咸馁，而汝独孙诸侪，撤器有噫声，若歆然不怡，此鱼服而角也。我固将全汝，而何以文为？”宜生惊汗，亟拜曰：“主实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购方急，图形遍城

野，汝安所逃？龟山有僧，可托以心，余交之旧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从之。翁赆之金，隐之衲。至寺，服缁童之服以求纳。主僧者出，俨然乡校之所见也，启缄而留之。余数旬，持桡夜济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贵命耳！予无求报心，天实命汝，知复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国。逆而顺，天所祐也。”虏法：无验不可行。遂杀一人于道，而夺其符，以至于燕。上书自言道国虚实，不见用，縻而致之黄龙。会赦得释，因以教授自业。虏有附试畔归之士，谓之“归义”，试连捷。逆亮时有意南牧，校猎国中，一日而获熊三十六，廷试多士，遂以命题，盖用唐体。宜生奏赋曰：“圣天子讲武功，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亮览而喜，擢为第一。不数年，仕至礼部尚书。绍兴三十年，虏来贺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讲学士为之使。朝廷闻之，命张忠定焘以吏部尚书侍读，馆之都亭。时戎盟方坚，国备大弛，而谍者传造舟调兵之事无虚日，上意不深信。馆者因以首丘风之，至天竺，微问其的。宜生顾其介不在旁，忽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衅，而我粗有备矣，宜生实先漏师焉。归，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显时，龟山僧至其国，言于亮而尊显之，俾乘驿至京，东视海舟，号“天使国师”，不知所终。僧踪迹有异，淮人能言之。出入两境如跳河，轻财结客，又有至术，髡而侠者也。逆而显，顺而戮，岂其相然耶！椎埋于先，一折枝而赎其恶，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国史逸其事，余闻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晋盆杅

余居负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筑时，尝为戎帅皇甫斌宅。斌归于袁，虚其室。山有坚土，凡市之涂塈版筑，咸得而畚致之。无孰何者，遂罄其半，独余一面壁立。余家既来，始厉其禁，而山已不支。庆元元年五月，大雨隤其巅，古冢出焉。初仅数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晋永宁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张某，下有文如押字。隶或得之以献，莫知所从来。居数日而山隤，塈周半堕，骨发棺椁，皆无存矣。两旁列瓦碗二十余，左壁有一灯，尚荧荧，取之即灭。犹有油如膏，见风凝结不可抉。碗中有甘蔗节，它皆已化。有小瓷瓶，如砚滴，窍其背为虾蟆形，制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亵器。有铜带数銙，鬃合。余者一片傅木，如铁。有半镜。一铜盆绝类今洗罗，殊无古制度，中有双鱼，盆底有四镮附著，不测其所以用。一铜杅穴底，与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甓著年月姓名，如先获者，环塈皆是。碣曰：“晋

征虏将军墓。”余既哀而掩之，既数日复雨，山无址，竟埋焉。余考《晋书》，永宁盖惠帝年号，距今九百余载。是时盖未有城郭，征虏之名，汉虽有之，在晋以此官显者，不著于史，又无名氏可见。甓范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为起于唐韦陟五朵云，而不知晋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强识，亦可异也。凡物皆腐，而灯烛尚明，骊山人鱼之说，固容有之。萧统《文选·吊冥漠君文》，亦有蔗，意其淆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隤皆碎裂，余或为亲识间持去。盆杅仅在，而余侍亲如闽，留于家。丙辰岁，诏禁挟铜者。州家大索以输严之神泉监，家人惧，杅复偕送官，独盆偶椟它所，今乃岿然存。其出其毁，要必有时，亦重可叹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识。

卷第二十四则

行都南北内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舆之气，钟而为吴。储精发祥，肇应宅纬。负山之址，有门曰朝天。南循其陋为太宫，又南为相府。斗拔起数峰，为万松八盘岭。下为钧天九重之居，右为复岭，设周庐之卫止焉。旧传谶记曰："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骞凤舞到钱塘。山明水秀无人会，五百年间出帝王。"钱氏有国，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语之闻，因更其末章三字曰"异姓王"以迁就之，谶实不然也。东坡作《表忠观碑》，特表出其事，而谶始章。建炎元二之灾，六龙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于是乎验。朝天之东，有桥曰望仙，仰眺吴山，如卓马立顾。绍兴间，望气者以为有郁葱之符。秦桧颛国，心利之，请以为赐第。其东偏即桧家庙，而西则一德格天阁之故基也。非望挻凶，鬼瞰其室。桧薨于位，熺犹恋恋，不能决去，请以其侄常州通判烜为光禄丞，留莅家庙，以为复居之萌芽。言者风闻，遂请罢烜，并迁庙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将倦勤，诏即其所筑新宫，赐名"德寿"居之，以膺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清跸躬朝，岁时烨奕，重华继御，更"慈福"、"寿慈"，凡四侈鸿名，宫室实皆无所更。稍北连薨，为今佑圣观，盖普安故邸。庄文魏王、光宗皇帝，实生是间，今上亦于此开甲观之祥。益知天瑞地灵，章明有待，斗筲负乘，固莫得而妄据云。

犇麤字说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闿。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

李顺吴曦名谶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顺继之。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两川招安使王继恩克成都，顺就擒。开禧三年正月，大将吴曦叛蜀，归款于虏；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虏册。二月乙亥，随军转运安丙奉密诏枭曦于兴州。说者析“顺”字，谓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折“曦”字，谓“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较其即位、受册之日，不差毫发，又俱终始于蜀。嘻！亦异矣。

隆兴按鞠

隆兴初，孝宗锐志复古，戒燕安之鸩，躬御鞍马，以习劳事。仿陶侃运甓之意，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群臣以宗庙之重，不宜乘危，交章进谏，弗听。一日，上亲按鞠，折旋稍久，马不胜勚，逸入庑间，檐甚低，触于楣。侠陛惊呼失色，亟奔凑，马已驰而过。上手拥楣，垂立，扶而下，神彩不动，顾指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称万岁，盖与艺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节。英武天纵，固宜有神助也。

东坡属对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实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遍国中无能属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閟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使出不意，大骇服。既又有所谈，辄为坡逆敚，使自愧弗及，迄白沟，往反齚舌，不敢复言他。

富翁五贼

东阳陈同父资高学奇，跌宕不羁。常与客言，昔有一士，邻于富家，贫而屡空，每羡其邻之乐。旦日，衣冠谒而请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归斋三日，而后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复谒，乃命待于屏间，设高几，纳师资之贽，揖而进之，曰：“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请问其目，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士卢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辄掀髯曰：“吾儒不为五贼所制，当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尝以诖误系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诏赦之。是岁胪传，有因廷策指时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联镳入团司，同父见之不悦，终期集如始见云。

太学祭斋碑

国学以古者五祀之义，凡列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为炉亭守岁之酌，祝辞惟祈速化而已。群儒执事者，帽而不带，以绦代之，谓之“叨冒”。爵中皆有数鸭脚，每献则以酒沃之，谓之“侥幸”。凡今世之登科级者，人或窃以此目之，则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愿而不获者乎？余谓不然。蜡狂之戏，以弛张观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业立礼斋，尝为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龟，其傍有天圣间皇城使苏某者墓，后垅中断，田其间，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骁卫将军鉴墓于石龙山之原，山折而南，沟而绝之，曰“掘断岭”。石门涧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据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种石余，曰“铜钉丘”。传者谓其地有休符，太史尝占之，以闻于朝，有诏夷铲。洋故有神，工每欲成，

辄役万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闻鬼言，以为所畏者犬厌耳。遂烹群犬而置骨焉，钉以铜，为书符篆以绝地脉。或曰杀童男女瘗其下为厌胜，是为童丁，说皆不根诞谩。然余尝亲历其地，丘乃一平畴，在大畈中支阜之下，犹十余里，所止处初无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与岭俱隐然有锄治故迹，耕者或谓得骨于故处。考之业主之质剂，则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晓。清台考验，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谓某所有某气，辄随而发之，戕人用牲，劳民以夷堙，诘应于恍惚，固清朝之所不为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洼，相袭而益讹。考之载籍，皆无所见。惟《续皇王宝运录》有唐金州刺史崔尧封，用太白山人之说，掘牛山黄巢谷金桶水一事，不书于唐史，盖不经之说。而余所书崇宁凿阜城王气，仅杂见于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垅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杨诚斋尝乘轺过之，题诗壁间，曰："函关只有一穰侯，瀛馆宁无再帝丘？天极八重心未死，台星三点拆方休。只看壁后新亭策，恐作移中属国羞。今日牛羊上丘垅，不知丞相更嗔不？"复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狱，必杀张德远、胡邦衡等五十余人，不知诸公杀尽，将欲何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节似苏子卿，而晚谬。"余尝过其地，二刹正为其家不检子孙所挠，主僧相继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归之官，刻大碑于门，不许其家人之与其事，始稍复振。桧墓前队碑，宸奎在焉，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今已矣！"桧在虏，不久即逃归，挞辣实纵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酝梦

清漳杨汝南少年时，以乡贡试临安，待捷旅邸。夜梦有人以油沃其首，惊而寤。榜既出，辄不利。如是者三，窃怪之。绍兴乙丑，复与计

偕，惧其复梦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淆，明烛张博具，相与剧饮，期以达旦。夜向阑，四壁咸寂，有仆曰刘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魇。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执炙之勚，视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窃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楼而登，仓皇若有所访，顾见主之在坐也，执而注之，我怒而争，是以魇。汝南闻之大恸，曰："二千里远役，今复已矣！"同邸亦相与叹咤，为之罢博。及明，漫强之观榜，而其名俨然中焉。视榜陈于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渍其上。盖御史莅书淡墨，以夜仓猝覆灯碗，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吴胜之柔胜，淳熙辛丑得隽于南宫，将赴廷对。去家数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经。里之士夜梦有语之者曰："吴胜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诸人，时吴有亲在垂白，意其或尼于行也，私忧之，既而无他。集英赐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联之者曰唐廙，始悟所梦。里士怒曰："吴胜之登科，何与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绝相类。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记》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杨宜人之兄，外家能诵传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与胜之为僚，皆亲闻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陈国瑞，以铁冶起家。尝为其母卜地，青乌之徒辐集，莫适其意。有建宁王生者，以术闻，延之逾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张翁者业之。国瑞治家，未尝问有无，一以诿其子。王生乃与其子计所以得地，且曰："陈氏卜葬，环数百里莫不闻，若以实言，则龙断取赀，未易厌也。"于是伪使其冶之隶，如张翁家，议圈豕，若以祷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誉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窑以得赀，翁许之乎？"张翁固弗疑也，曰："诺！"居数日，复来，遂以钱三万成约。国瑞始来，相其山，大喜，筑垣缮庐，三阅月而大备，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与子偕，忽顾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几？"子以实告。又顾王曰："使不以计胜，则为直当几何？"曰："以时贾商之，虽廉，犹三十万也。"国瑞亟归，命治具鞍马，谒张翁而邀之，至则馆焉。盛淆酤，相与款洽者几月，语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将告归，复张正堂而宴之。酒五行，辇钱缗三百，置之阼，实缣于篚，酌酒于斝

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谓其直之朘，请以此为翁寿。"翁错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万过矣，此恶敢当？"国瑞曰："不然！葬而买地，宜也；诡以为冶，则非也。余子利一时之微，以是绐翁。人皆曰直实至是，用敢以为请，凡予之为，将以愧吾子之见利忘义者。"翁卒辞曰："当时固已许之，实又过直，子欲为君子，老夫虽贱，可强以非义之财耶！"固授之，往反撑拒，诘旦拂衣去。国瑞乃怒其子曰："汝实为是，必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犹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钱之争，至于死而不悔，闻二人之风，亦可以少愧乎！

刘改之诗词

庐陵刘改之过以诗鸣江西，厄于韦布，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开禧乙丑，过京口，余为饷幕庾吏，因识焉。广汉章以初升之，东阳黄几叔机，敷原王安世遇，英伯迈，皆寓是邦。暇日，相与跖奇吊古，多见于诗，一郡胜处皆有之。不能尽忆，独录改之《多景楼》一篇曰："金焦两山相对起，不尽中流大江水。一楼坐断天中央，收拾淮南数千里。西风把酒闲来游，木叶渐脱人间秋。关河景物异南北，神京不见双泪流。君不见王勃词华能盖世，当时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阁中悲帝子。又不见李白才思真天人，时人不省为谪仙。一朝放迹金陵去，凤凰台上望长安。我今四海游将遍，东历苏杭西汉沔。第一江山最上头，天地无人独登览。楼高意远愁绪多，楼乎楼乎奈尔何！安得李白与王勃，名与此楼长突兀。"以初为之大书，词翰俱卓荦可喜，嘱余为刻楼上，会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岁，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

月，酬唱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别，赒之千缗，曰：“以是为求田资。”改之归，竟荡于酒，不问也。词语峻拔，如尾腔对偶错综，盖出唐王勃体而又变之。余时与之饮西园，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应之曰：“词句固佳，然恨无刀圭药，疗君白日见鬼证耳！”坐中烘堂一笑。既而别去，如昆山，大姓某氏者爱之，女焉。余未及瓜，而闻其讣。以初后四年来守九江，以忧免，至金陵亦卒。游从历历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于邑。

金华士人滑稽

叶丞相衡罢相，归金华里居，不复问时事，但召布衣交，日饮亡何。一日，觉意中忽忽不怡，问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后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对曰：“佳甚！”丞相惊顾，问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归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满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观之宰德化，暇日为余戏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贤已图

元祐间，黄、秦诸君子在馆，暇日观画，山谷出李龙眠所作《贤已图》，博弈、樗蒲之俦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进盆中，五皆敍，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立，纤秾态度，曲尽其妙，相与叹赏，以为卓绝。适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顾乃效闽人语耶！”众咸怪，请其故，东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

卷第三八则

岁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骑饮海上。躬御楼船，次于龙翔。秋，驻跸会稽。时虏初退，师尚宿留淮、泗，朝议凛凛，惧其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国之忧。范丞相宗尹荐朝散大夫毛随有甘石学，有诏赴行在所。随入对言："按《汉志》：岁星所在，国不可伐。昔汤之元祀，岁星顺行，与日合于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丰之明年，岁星顺行，与日合于柳，留于张。柳、张，河、洛分也。故汤征无敌，余庆貤衍，犹及微子。武王定鼎郏、鄏，而周公迄营成周，四方以无侮。今年冬，岁当躔而兴宋，自此虏必不能南渡矣。然御戎上策，莫先自治，愿修政以应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复来。绍兴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岁，虏且送死。诏以问太史，考步如言。陈文正康伯当国，请以著之亲征诏书，故其辞有曰："岁星临于吴分，冀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当决韩原之胜。"盖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验，不差毫厘。盖宋，国之号，而吴则今时巡之所都。天意笃棐，于是益昭昭矣。随家衢之江山，后亦不显。

梓潼神应

逆曦将叛，前事之数月，神思昏扰，夜数跃起，寝中叱咤四顾，或终夕不得寝，意颇悔，欲但已。其弟晛力怂恿之，曰："是谓骑虎，顾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来，事必祷，有验。乃斋而请。是夕，梦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谒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寤，大喜，谓事必遂。时安以随军漕在鱼关驿，召以归，命以爰立。安顾逆谋坚决，触之且俱靡，惟徐图可以得志，不得已诺之。犹辞相印，遂以丞相长史权知都省事授之。居逾月，而成获嘉之绩，梓潼在蜀，著应特异。绍兴壬子，泸人杀帅张孝芳，盖尝正昼见于阅武堂，逆党恇溃，以迄天诛。相安之梦，得之蜀士；泸之变，在京魏公镗帅蜀时。庆元己未，余在中都亲闻之。其他盖不可缕数云。

机心不自觉

秦桧在相位，颐指所欲为，上下奔走，无敢议者。曹泳尹天府，民间以乏见镪告，货壅莫售，日嚚而争，因白之桧。桧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络绎奔而来，亟谕之曰：“适得旨，欲变钱法。烦公依旧夹锡样铸一缗，将以进入，尽废见镪不用。”约以翌午毕事。院官不敢违，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将以及期。富家闻之大窘，尽辇宿藏，争取金粟，物贾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样上省，寂无所闻矣。都堂左揆阁前有榴，每著实，桧嘿数焉。忽亡其二，不之问。一日，将排马，忽顾谓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曰：“实甚佳，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吾榴。”吏叩头服。盖其机阱根于心，虽嵬琐弗自觉，此所谓莫见乎隐者，亦可叹也！

馆娃浯溪

灵岩、中宫为苏、永胜概，吊古者多诗之。近世王义丰、杨诚斋为之赋，植意卓绝，脱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录藏焉。义丰赋馆娃曰：“泛浮玉之北堂，得馆娃之遗基；从先生而游焉，揖夫差而吊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吊为哉！’夫沉湎以丧国，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钟鼓者，胡可以弗考；闻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当爱，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则女乐亦可少乎！必曰：夏有末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吴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专于此也。齐有六嬖，威公以兴；正而不谲，圣人称焉。非夫九合一正之业，得仲父以当其任，则其一己之内，少有以自适者，举不足以害成耶！关大夫进，夏德岂昏；微子得政，商岂秽闻。苏公、家父并用，则烽火岂得妄举；子胥不见戮，则吴之离宫、别馆，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资异，在列国亦翘楚，一战而越沮，再会而诸侯惧。使仅得一中佐，置双翼于猛虎，惟自剖其骨鲠，而放意于一女。敌乘其间，无以外御，杯酒之失何足问，独为此邦惜杀士之举也。此士不遭杀，夫差不可愚。苎罗之姝，适足为我娱，胡得而窃吾之符？荣楯可居，适足华吾庐，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既诛，始猖狂而自如。台兮姑苏，舟兮太湖；食兮鲙鲈，曲兮栖乌。宿兮嫔嫱，修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专房。径兮采香，屧兮响廊；笑倚兮玉床，奈乐兮东方。稻蟹种兮不遗，争盟兮黄池；无人兮箴规，有仇兮相窥。至德之庙，遂为禾黍；悉陂池与台榭，倏一变而梵宇。入笙歌于海云，令声钟而转鼓；俨麕鹿之容与，瞰僧仪而观睹。骇越垒以在望，

奚五戎之阅武；松引韵以呜咽，柳颦眉而凝伫。山黯黯兮失色，水汹汹兮暴怒；追此谬于千里，本差之于毫厘。譬之养生，捐其良医，逮疾作于中夜，懵药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为太息于斯焉，盖尝反覆于此。窃谓种、蠡，亦可哂也。勾践方明，举国以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此众战，何伐不定？何至假负薪之女，为是可耻之胜哉！始其土城，诲淫自君；终焉五湖，合欢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义不立；潋潋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脱鼎中之鱼，而群沙头之鹭；返耶溪之莲，而吐洞庭之橘。窃谓越之君臣何其陋于此役也？越则陋矣，吴亦太庸。士目既抉，夫谁纳忠？可罪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责躬乎！公既然雍，相与敛容；起视四山之中，觉萧萧兮悲风。”诚斋赋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渔舟，薄游三湘。风与水兮俱顺，未一瞬而百里；欻两峰之际天，俨离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萧然若仙客之鉴清漪也；其一蹇蹇谔谔，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镬也。怪而问焉，乃浯溪也。盖唐亭在南，峿台在北；上则危石对立而欲落，下则清潭无底而正黑；飞鸟过之，不敢立迹。余初勇于好奇，乃疾趋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窥。余忽心动，毛发森竖；乃迹故步，还至水浒；削苔读碑，慷慨吊古。倦而坐于钓矶之上，喟然叹曰：惟彼中唐，国已膏肓；匹马北方，仅或不亡。观其一遇不父，日杀三庶，其人纪有不斁矣夫！曲江为箧中之羽，雄狐为明堂之柱，其邦经有不蠹矣夫！水、蝗税民之亩，融、坚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虽微禄儿，唐独不队厥绪哉？观马嵬之威垂，涣七萃之欲离；殪尤物以说焉，仅平达于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也！灵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虽然，天下之事，不易于处而不难于议也。使夫谢奉册于高邑，将禀命于西帝；违人欲以图功，犯众怒以求济。天下之士，果肯欣然为明皇而致死哉？盖天厌不可以复祈，人溃不可以复支；何哥舒之百万，不如李、郭千百之师？推而论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躯，以从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龙凤而攀日月，践台斗而盟带砺也。一复莅以耄荒，则夫千麾万旟，一呼如响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语有之：‘投机之会，间不容穟。’当是之时，退则七庙之忽诸，进则百世之扬觯。嗟肃宗处此，其实难为之。九思而未得其计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駃于箭。回瞻两峰，江苍茫而不见。”义丰赋中称先生，盖时从范石湖成大游。诚斋则以环辙湘、衡，过颜元碑下耳。二地出处本不伦，笔力到处，便觉夫差、肃宗无所逃罪。独恨管子趋霸之说，不可以训，如为唐谋则忠。今两刹中皆无此刻，而醒梦复语，往往满壁间云。

天子门生

盘石赵逵，以绍兴辛未魁集英之唱。后三年，以故事召归为校书郎。时秦桧老矣，怙权杀天下善类以立威，搢绅胁息。赵至，一见光范，桧适喜，欲收拾之。问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来？"赵对以贫未能致，桧顾吏嗫嚅语，有顷，奉黄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费。"赵出不意，力辞之。吏从以出。同舍郎或劝以毋怫桧意者，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独何人哉！君谓冰山足恃乎？"劝者缩颈反走。吏不得已归，犹不敢以其言白。桧已不乐，居久之，语浸闻，桧大怒曰："我杀赵逵，如猕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尔耶！"风知临安府曹泳，罗致其隶辈，而先张本于上曰："近三馆士不检，颇多与宫邸通，臣将廉之，其酝祸不浅矣。"会得疾，十月而有绛巾之招。高宗更化，微闻其事。十一月，亟诏兼官朱邸，继复召对，擢著作佐郎，谓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桧日荐士，曾无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又曰："两王方学诗，冀有以切磋之。"上意盖欲以此破前谤。赵之未召，实为东川佥幕。总领符行中有子预荐，意其为类试官，密以文属之。赵不启缄，掷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预榜，总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洿。赵之介特有守，盖已见于初筮云。

姑苏二异人

姑苏有二异人，曰何蓑衣、曰呆道僧，踪迹皆奇诡。淳熙间名闻一时，士大夫维舟者，率往访之。至今吴人犹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阳朐山人，书生也。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世为鼎族，遭乱南来，寓于郡。尝授业于父，已能文。一旦焚书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归，被草结庐于天庆观之龙王堂，佯狂妄谈，久而皆有验。卧草中，不垢不秽。晨必一至吴江，溲焉。郡至吴江五十里，往反不数刻，人固讶之。会有一瘵者，拜谒乞医，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传蓑可愈病。亦有求而不得，随辄不起者，于是远近稍敬异之。孝宗在位，忽梦有蓑而跣、哭而来吊，问之，曰："臣，苏人也。"诘其故，则不肯言。寤以语左珰，时上意颇崇缁抑黄，弗深信也。居月余，成恭后上仙，庄文继即世。珰因进勉释而及之，意欲以验前定、宽上心。上矍然忆昨梦，辍泣而叹。珰进曰："臣微闻苏有何姓者，类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为，上大惊，有诏谕遣，不至。上尝燕居深念，以规恢大计，累年未有所属；且坤仪虚位，图所以膺佐馂承颜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

曰："何诚能仙，顾必知朕意。"遂授珰以香茗，曰："汝见何，则致贽而已，问所以来，则曰：'陛下自祷，我不及知。'视其何以复命。"珰承命惟谨。何忽掉首吴音曰："有中国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须问。"趣之去，既复呼还曰："所问者姓，我犹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归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赐号通神先生，筑通神庵于观之内，亲御宝跗书扁以宠之。已而，成肃正中宫，归谢氏，盖本朝故事。惟钦成本姓崔，后育任氏、朱氏，既而惟从朱姓，不复归，上意尝欲以为比而未决也；北伐之议，亦少息焉。先是，观中诸黄冠，以殿宇既毁，欲试其验，群造其庐，拜且白之："何从求疏轴？"主者谩以与，何笑曰："来日自有施者。"至午，使者果来；既答，则曰："我不能入觐，以此累使者。"上闻而益奇之。会浙西赵宪伯骕亦为之请，遂肆笔金阙寥阳殿额，出内帑缗钱万，绘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岁以珰将命，即其居设千道斋，合云水之士，施予优普。一岁偶逾期，咸讶而请，亟起于卧，摇手瞬目而招之曰："亟来！亟来！"珰是日舟至平望，乃见何在岸浒，招而呼。踵庐言之，众白何固未尝出也，因言所以，其状良是。呆道僧者，实本郡人，为兵家子。少有所遇，何旧与之友狎。不知几何时，髡而鬀，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状不慧，而言发奇中，与何颉颃。好荡游市井间，见人必求钱，止于三，随即与之贫者。何既不趋召，它日珰或荐道僧，上欲见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将捉汝、缚汝、监汝、不容汝来矣。"道僧竟来，见于内殿，不拜，所言不伦。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随龙人元居实总管者馆之。元惧其逃，猝无以应上命，果日使十人从之，所至不舍。逾年，归见何，何以杖诟逐之；至死，讫不与接一谈。重华倦勤，复使召之，不肯就，邀守万端，三年而致之。绍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内，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珰咸笑，顾曰："尔满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与罔测，亦莫以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厌代矣，缟素如言焉。二人勇于啖肉，食至十数斤，独皆不饮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岁七十矣，尝言自丱角见之，颜色无少异。苏有妄道士，日从之游，将仿其为，何不怒，独冒雪驰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惭而去。余兄往见之，颇能言宦历所至，酷不喜韩子师，方为守，千骑每来，则提击而骂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师素严厉，于此不以为忤也。道僧先数年卒。何，庆元间犹在，相传百余岁矣。洪文敏《夷坚》辛志、乙、三志亦杂载其事，虽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致诘者，故著之。

赵希光节概

吴畏斋猎谕蜀，有邛守杨熹者，颇从輶轩，狃所闻，因道资中赵希光节概甚悉。余兄德夫，时从幕府，得其书以示余。杨之言曰：“赵昱，字希光，淳熙宰相卫公雄之子。少苦学，以司马、周、程氏为师，每谓存天性之谓良贵，充诸已之谓内富，故漠然不以利禄动其心。出仕二十余年，仅一磨勘，历任不满三考，其恬退如此。洒扫一室，左图右书，尽昼夜积日月不舍，终身弗改。先是，卫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从容语及郑丙，曰：‘郑丙不晓事。问他吴挺，乃云：小孩儿解甚底！’卫公曰：‘以大将比小儿，丙诚不晓事。然以臣见，挺虽有所长，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为人细密警敏，此其所长；然敢于欺君父，又恃其憸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谓不得其地？’卫公曰：‘往年恢复至德顺，中原父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敌钱，大失民望，迄以无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为西将，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抚之任久矣。蜀虽名三军，二军仅当其偏裨，虽陛下神武御将，百挺何能为？然古帝王长虑却顾，为子孙万世之计，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后挺死，朝廷虽略行其言，已而复故。开禧丁卯，吴曦僭叛，昱每念卫公此语，辄投地大恸，或至气绝不苏。初，欲买舟顺流而东，贼以兵守蜀门，弗果行。于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关表避乱而归者，辄号泣吊之。亟贻书成都帅臣杨辅，谓逆雏骄竖，干乱天纪。痛哉宗社！哀哉苍生！此直愚呆无知，为虏所啖，逆顺昭然，其下未必皆乐从。肘腋之间，祸将自作，事尚可为，因劝以举义。遂绝粒，至于卧疾不能起，犹昼夜大号，声达于外；置一剑枕间，每举欲自刺，辄为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数四，终不食而死。”熹所纪具是，不复损益。余生虽晚，尚及识卫公父子。纪熙壬子冬，先君捐馆于广，余甫十龄，护丧北归。卫公以宁武之节，来治于洪。余舟过章江，亟命幕属来唁，亲以文奠焉。余已卒无时之哭，因谒棨下，援手言畴昔，歔欷不自胜。顾余甚幼，遣使从先夫人求余程业，颇奇其不慑，赏其词语而怜其蚤孤也。余归，未释绖而卫公薨，輀车西溯，余辂希光于琵琶，颀然温厚，今想见之，已足以信熹之传。时方暑，待亭上，亲吏言希光方治养生术，以子午时有所行，谢客，移数晷，乃得见，冲澹无竞，其素也。卫公止一子，希光虽重继体之托，亦无訾云。

稼轩论词

辛稼轩守南徐，已多病谢客。予来筮仕，委吏实隶总所，例于州家殊参辰，旦望贽谒刺而已。余时以乙丑南宫试，岁前莅事仅两旬，即谒告去。稼轩偶读余《通名启》而喜，又颇阶父兄旧，特与其洁。余试既不利，归官下，时一招去。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概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孙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语之合，益加厚，颇取视其骫骳，欲以家世荐之朝，会其去，未果。是时，润有贡士姜君玉莹中，尝与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顺庵乐府》一帙相示，中有《满江红》作于婺女潘子贱席上者，如“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番沉陆。且置请缨封万户，径须卖剑酬黄犊。恸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之句，与稼轩集中词全无异。伯可盖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读其全篇，则它语却不甚称，似不及稼轩出一格律。所携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晓也。《顺庵词》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读者，与世传俚语不同。

卷第四九则

寿星通犀带

德寿在北内，颇属意玩好。孝宗极先意承志之道，时罔罗人间，以共怡颜。会将举庆典，市有北贾携通犀带一，因左珰以进于内。带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寿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复问价，将以为元日寿卮之侑。贾索十万缗，既成矣，傍有珰见之，从贾求金，不得，则擿之曰："凡寿星之扶杖者，杖过于人之首，且诘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视之，如言，遂却之。此语既闻遍国中，无复售者。余按，《会要》开宝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晋王及吴越国王钱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进御衣、金器、寿星通犀带以谢。带之著于前世者，仅此一见耳。

周梦与释语

余里中士，每秋赋与计偕，贫不能行者，或仰给劝驾。嘉泰辛酉，永嘉周梦与吕龄宰德化，垂满矣，士有以故例请者，弗报。贽以启，束装而俟，又弗报，怒而索其贽。余适谒琴堂，坐间，梦与口占授札吏复之曰："伏承宠翰，见索长笺；爱莫能留，感而且骇。珠玑在侧，固知酬应之难；笔研生尘，未免纾迟之咎。赵客有辞而取璧，楚人敢讶于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无由洗眼，观夺锦之归来。更冀恢洪，以基光大。"毕缄，顾余作释语曰："予非摩诃萨埵，乃诸公之提婆达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掷其报章于门而去。阍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为室间书庋。"无所问，里士不欲名。梦与老儒，自号牧斋，精史学，议论亹亹，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于色，独微有卜商之短，仕终安丰倅云。

郑广文武诗

海寇郑广，陆梁莆、福间，帆驶兵犀，云合亡命，无不一当百，官

军莫能制。自号滚海蛟，有诏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隶帅阃，广旦望趋府。群寮以其故所为，遍宾次，无与立谭者。广郁郁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语风檐，或及诗句，广矍然起于坐曰：“郑广粗人，欲有拙诗白之诸官，可乎？”众属耳，乃长吟曰：“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满坐惭嚎。章以初好诵此诗，每曰：“今天下士大夫愧郑广者多矣，吾侪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盗

吾乡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观前，畜犬数十，皆西北健种，晨绁昏纵，穿窬者无敢睨其藩。一日，起观扃钥有异，发笈空焉。亟集里正视验，迹捕四出，杳莫知所从。居三日，始获之。初，盗得赀分涂，一盗出蛇岗山，将如赣、吉。昼日尝过其下，见道傍梅有繁实，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隐叶间，伤其指，负伤而逃。至侯溪，则指几如股矣，不能去，卧旅邸中。主人责炊，曰：“予无它藏，独余铤银，可斧而售。”既而无砧不可碎，归之。盗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间无售者，时德寿宫中贵人刘奭庐石耳峰下，持以求质。奭曰：“姑畀汝万钱，诘朝归汝余金。”奭已闻周氏之盗，意疑其是，驰仆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赃证一网而得，因以迹余党，如言无脱者。又有马屠居城东，为伪券乱真，岁以其券售舒、蕲间。得马驴，驱以归，龕于肆以鬻，尽复出。人但见其驱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来。适黄有逋寇，黄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实盗也，觉其意，入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褫其巾，呶于众，哄而出。捕者以其变服，弗之识也。讶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见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觌，是家非橐盗者乎？”遂偕入搜之，盗则逸去，而伪券之印楮帘臼，俨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盗之彰亦异矣：梅实偶然而藏虺，捕吏无心而得验，天固以此启之耶！抑稔慝当露，适因其所值耶！犬不能吠，诘之以繇，则曰：“是夕也，以豚蹄傅麻苎、杂草乌烹之，犬至辄投苎缠药，噤无

复声者。”马驴每至，贱贾而售，使门庭翕然嗔咽，既非其所仰，益可肆于廉取，它日语人曰：“吾以薄取致厚訾，售之速耳，市人弗觉也。”此盗亦有道者欤！

叶少蕴内制

童贯以左珰幸大观间。缘开边功，建武康节钺，公言弗与，而莫敢撄也。其三年二月，将行复洮州赏，石林叶少蕴在北门，微闻当遂为使相，惧当视草，不能自免，出语沮之。蔡元长颇愧于众论，丁酉锁院，乃自检校司空、奉宁节度，进司徒，易镇镇洮而已。少蕴黾勉奉诏，制出告廷。郑华原素不乐少蕴，摘语贯曰：“叶内翰欺公，至托王言以寓微风。”贯问其故，华原曰：“首词有云：‘眷言将命之臣，宜懋旌劳之典。’凡今内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则当曰‘将命’；修一处寺观，造数件服用，转官则曰‘旌劳’。公以两府故事为宣威，麻辞乃尔，是以黄门辈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训：位事惟能，德因敌以威怀；于以制四夷之命，赏眡功而轻重，是将明八柄之权。’《尚书·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贤’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谓‘公非贤尔，眡功轻重’之语，亦以公之功止于如此，不足直醲赏也。”贯初垂涎仪同，已大失望；闻之頩面，径揖起归，质诸馆宾，俾字字解释而己听之。其言颇符，则大怒，泣诉于祐陵，纳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龙学出少蕴汝州，继又落职，领洞霄祠。少蕴时得君甚，中以阴事，始克去之；华原意以轧异己，不知适以张阉宦之威也。少蕴自志其事。以余观之，三公论道官，虽曰检校，亦不若终沮以正之，均为一去云。洞霄在中朝，从官常莅之，不专以处宰执，南渡以后，乃不然也。

宣和御画

康与之在高皇朝，以诗章应制，与左珰狎。适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上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珰偶下直，窃携至

家，而康适来，留之燕饮，漫出以示，康绐珰入取淆核，辄泚笔几间，书一绝于上，曰："玉辇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绘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恨，尽在苍梧夕照中。"珰有顷出，见之大恐，而康已醉，无可奈何。明日伺间扣头请死，上大怒，亟取视之，天威顿霁，但一恸而已。余尝见王卢溪作《宣和殿双鹊图诗》，曰："玉锁宫扉三十六，谁识连昌满宫竹？内苑寒梅欲放春，龙池水暖鸳鸯浴。宣和殿后新雨晴，两鹊蜚来东向鸣。人间画工貌不成，君王笔下春风生。长安老人眼曾见，万岁山头翠华转。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观画图。"卢溪、与之，虽非可伦拟者，第详玩诗语，似不若前作简而有味云。

乾道受书礼

绍兴要盟之日，虏先约，毋得擅易大臣。秦桧既挟以无恐，益思媚虏，务极其至。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亲之故，与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陈正献俊卿为相，上一日顾问，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骑兵于建康，以示北向。会归正人侍旺未遣，虏屡以为言，正献恐召衅，执不可，亟奏曰："臣早来蒙圣慈宣问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愤切，便当理会。属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为备。万一先动，吾事力未办，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迟。若专遣使，则中外疑惑，使者既行，只宜便相听许，犹为有名；苟或未从，殊失国体，天下之人以为陛下舍其大而图其小也。适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为无辞。臣之愚见，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间因贺正使，遣王卞偕行，先与北馆伴议论，言朝廷将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许遣，则有必从之理；若其不许，犬羊岂可责以礼度？则臣愿陛下深谋远虑，磨厉以须，忍其小而图其大。他时翦除丑类，恢复故疆；名分自正，国势自强。在于今日，诚未宜计虚名而受实害也。臣浅陋愚暗，念虑及此，更乞宸衷少赐详酌，天下幸甚。"上为少止，而终以为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颛对。时范石湖自南宫郎崇政说书，为右史侍讲，天意攸属。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将先以陵寝为词，而使使者自及受书，以御札问正献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腥膻四十余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请，依巫伋、郑藻例施行。卿意以为何如？可密具奏来。"正献复奏曰："臣

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顾臣浅陋，岂足上当天问？恭读圣训，不胜感泣。仰惟陛下焦劳万机，日不暇给，规恢远略，志将有为。痛祖宗之陵寝未还，念中原之版图未复；精诚所感，上通于天；天祐圣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愤切，思以仰赞庙谟，为国雪耻，恨不即日挂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铭。然而性质顽滞，于国家大事，每欲计其万全，不敢为尝试之举。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为使者当遣，但目前未可，恐泄吾事机，以实谍者之言，彼得谨为备。若镇之以静，迟一二年，彼不复疑，俟吾之财力稍充，士卒素饱，乃遣一介行李，往请所难；往反之间，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师临我，然后徐起应之，以逸待劳。此古人所谓'应兵'，其胜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为之有机，动惟厥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臣之愚暗，安知时变？不过如向所陈，不敢改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幸以上误国事。疏狂直突，罪当万死。惟陛下怜其愚而录其忠，不胜幸甚。"上不听，正献遂去国。范迁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丹阳郡开国公，为祈请使以行。上临遣之曰："朕以卿气宇不群，亲加选择，闻外议汹汹，官属皆惮行，有诸？"范对曰："无故遣泛使，近于求衅，不执则戮；臣已立后，乃区处家事，为不还计，心甚安之。"玉色愀然曰："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毡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负卿耳。"范奏乞国书并载受书一节，弗许，遂行。虏遣吏部郎中田彦皋、侍御史元颜温迓焉。范知虏法严，附请决不可达，一不泄语，二使不复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烛，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亲王受书"，其辞云云。大昕而朝，遂怀以入，初跪进国书，随伏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昨尝附元颜仲、李若川等口陈，久未得报，臣有奏札在此。"措笏出而执之，雍酋大骇，顾谇其宣徽副使韩钢曰："有请当语馆伴，此岂献书启处耶？自来使者未尝敢尔。"厉声令绰起者再三，范不为动，再奏曰："奏不达，归必死，宁死于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厉声曰："教拜了去！"钢复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达，当下殿百拜以谢。"乃宣诏令纳馆伴处。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来纷然。既而，虏太子谓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顷之，引见如常仪。归，馆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钢押宴，谓范曰："公早来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叹，云可以激厉两朝臣子。"范唯唯谢，廷议方殷。会夏国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号任令公，再世用事，谋篡其国，事败而族。蜀宣司故尝以蜡书通问，为夏人所获，致之虏庭，雍酋益怒。范朝辞，遂令其臣传谕诘之，范答以奸细之伪不可测。退朝而馆伴持真书来，印文皦然可识。范笑

曰："御宝可伪，况印文乎！"虏直其词，遂不竟。十月，范还，虏之报章有曰："抑闻附请之辞，欲变受书之礼，出于率易，要以必从。"上于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后八年，迄参大政云。受书乃隆兴以后盟书大节目，故备记其事特详，当时尚他有廷臣谋议可参见。日月尚迩，惜乎其未尽闻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节。其为西掖时，上用知阁门事、枢密都承旨张说为佥书，满朝哗然起争，上皆弗听。范既当制，朝士或过问当视草与否，笑不应，独微声曰："是不可以空言较。"问者不惬，又哗然谓范党近习取显位，范亦不顾。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词犹未下。忽请对，上意其弗缴，知其非以说事，接纳甚温。范对久将退，乃出词头纳榻前，玉色遽厉。范徐奏曰："臣有引谕，愿得以闻。今朝廷尊严，虽不可以下拟州郡，然分之有别，则略同也。阁门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谒吏耳。执政大臣，倅贰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无容议，但圣意以谓有一州郡，一旦骤拔客将吏为通判职曹官，顾谓何耶？官属纵俯首，吏民观听，又谓何耶？"上霁威沉吟曰："朕将思之。"明日，说罢。后月余，范丐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当，朕方听言纳谏，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帅静江。明年春，说遂申命，实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顷，理明辞正，虽不能终格，犹足为公议立赤帜云。

苏葛策问

东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发策试馆职，有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左正言朱光庭首摘其事，以为不恭。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时朝议哗然起。宣仁临朝，为之宣谕曰："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议讽祖宗。"纷纷逾时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绍圣、崇宁治党锢言者，屡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间，葛文康胜仲为大司成，又发策私试，有曰："圣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综核励精，遹

追宁考，殆将收二柄而总揽之也。今欲严督责，肃逋慢，而无刻核之迹；隆牧养，流岂弟，而无姑息之过。诸生谓当如何？”其问今见《丹阳集》中。是时语忌最严，而无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讫位法从，哀荣始终。二策问语意如一，而祸福乃尔大异，是盖有命也。

卷第五十三则

刘观堂读赦诗

绍兴己未，金人归我侵疆，曲赦新复州县，赦文曰：“上穹开悔祸之期，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读之，以谓不归德其国。明年，遂指为衅以起兵，复陷而有其地。后二年，和议成，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说虏也，以孽子熺及其党程克俊补鳌。故其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轺，许敦盟好。来存殁者万余里，慰契阔者十六年。礼备送终，天启固陵之吉壤；志伸就养，日承长乐之慈颜。”于是邮传至四方，遗黎读之有泣者。蜀士刘望之作诗曰：“一纸盟书换战尘，万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访沈空遗恨，郢国怜怀尚有人。收拾金缯烦庙算，安排钟鼎诵宗臣。小儒何敢知机事，终望君王赦奉春。”时语禁未大严，无以为风者。望之有集自号《观堂》，它书多谄秦，所谓“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损文书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为余言，其姻张氏，不欲名，淳熙间，尉广之增城。有黠盗刘花五者，聚党剽掠，官司名捕，累载弗获。一日，有告在邻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关环溪，畜犬狞警，吏莫敢闯其藩。张欲躬捕，弓级陈某者奋而前曰：“是危道，不烦亲行。我得三十人饶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侣，凡十余辈，散迹所往，咸絷而来。赃证具，以告之县，于法应赏矣。先是，张以它事忤令，盗之至，令讯爰书，以实言府，张以非马前捕，不应。令将论报，张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视县辞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适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绝望。又一年，秩满买舟如京，过韶，因谒宪台。坐谒次，有它客纵谭一尉事，适相类，漫告之。客曰：“是不可为，然于法情理凶虐，尝悬购者，虽非躬获，亦当免试，或循资，盍试

请一公移，傥可用。”张方虑关升荐削不及格，闻之大喜，遂白之宪。宪命以成案录为据，付之。至临安，果以初筮无举员，当入残零。张良窘，偶思有此据，以示部胥。胥视之色动，曰：“丐我一昔，得与同曹议。”居二日，来邀张至酒家剧饮，中席谓之曰：“君欲改秩乎？”张错愕，不敢谓“然”。胥曰：“我不与君剧，君能信我，事且立办。”诘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曰，复至其邸。张疑未泮，出谋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诩，志于得钱，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却，盍为质而要其成。”张归，胥又来，则曰：“君不深信我，我请毋持钱去，事成乃见归。”许诺，索缗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缗成约。张贷其半千道夫，同缄识于霸东周氏。两月不复来，顾以为妄，相与深咎轻信，徒取愒日。忽夜三鼓有扣门者，乃胥焉。喜见眉睫，曰：“幸不辱命。”文书衔袖，取观之，则名登于进卷矣。张大骇。旦质之左铨，良是，三代爵里皆无讹。又扣之省闼，亦然，以为自天而下，然终莫测其繇也。欣然畀谢资，又厚以馈而问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汔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见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閟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为侍左郎，道夫在馆，因密访其事。盖胥初得宪司据，见所书功阀皆曰：“增城县尉司弓级陈某，获若干盗。”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于每“司”字增其左画曰“同”，则如格矣。笔势秾纤无少异，同列不之觉。征案故府胥亦随而增之，但时矫它曹，夤缘之命，促其行，委曲遮护，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处而赏遂行。刻木辈舞文，顾赇谢乃其常，盖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选蠹积，盖不可胜算。司衡综者，可不谨哉！

看命司

　　中都有谈天者，居于观桥之东，且设肆于门，标之曰“看命司”。其术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称。一妄庸术，乃以有司自命，岂理也哉？”相与谋讼之。一人起曰：“是不难，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对衢，亦易其标曰“看命西司”。过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轧敌，乃有谕于不言者，亦可谓巧矣。书之以资善谑。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明年，徽宗内禅，称“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虏乱华，卒于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欤！

安庆张寇

两淮自开禧抢攘之后，惟舒仅全。嘉定己巳，岁洊饥，溃兵张军大煽乱，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颇得民马，益合亡命，两夕而浸多，遂鸱张闯郡。太守林仲虎弃城遁。入自北门，至于逵路，号于邦人曰：“凡吾之来，将以为父兄子弟，非有掠敚之心也。谨无捐而居，无弃而业，无婴我兵锋。”于是逃者稍稍抱马足乞生，贼亦弗杀。至谯门，立马视楼扁，四顾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点则入，不然舍去。”一发中之。登郡厅，大发府库以予民，翕然争趋。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为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潜山，营于真源宫，将大其所图基以裒兵。会有诏池阳兵千捕他盗，偶遇之，踵而登山，贼不虞其至之速也，颇惧。时官军未知贼众寡，莫敢先入，环而守之。贼计穷，越山而跳，絷道流而夺其巾衣，伪为迸逸者，告于官军曰：“贼众方盛，宜少须。”军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帜矗木间，马嘶庑下，钲鼓刁斗，鞺鞳四发，益信其有人。将谋于军曰：“贼在内，徒株守无益。焚其宫，是将焉往？”是日风盛，百燎并举，徒闻号呼，而竟莫有出者。宫既荡尽，以为贼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闻仲虎失守，亟诏池出兵，继得扑灭之报，将第赏。而张军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载所获妇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层楼，挥金自如，一饮而费二十万。察奸者疑其为，执讯得实，乃知焚死者多絷留之黄冠也。狱具，肆于市而尼前赏，舟中多衣冠家人，递牒送其所居。真源无孑遗，其徒适有游方者归，旋理瓦砾，为复营计，今尚未完。匹夫奋草莽，凶岁常事，然骤得一郡，即市恩忍杀，其志盖不浅；脱身烟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败，此亦天网之不可逃者欤！

阳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张俊既战而弃鄞，兀朮入之。即日集贾舟，募濒海

之渔者为乡导，将遂犯跸，而风涛稽天，盘薄不得进。兀朮怒，躬命巨艘，张帆径前，风益猛，自度不习舟楫，梳舞舷侧，窘惧欲却而未脱诸口也。遥望大洋中，隐隐一山，顾问海师："此何所？"对曰："阳山。"兀朮慨然叹曰："昔唐斥境，极于阴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将如馆头，亦遏于风，不尔几殆，盖天褫其魄而开中兴云。龙舒在淮最殷富，虏自乱华，江浙无所不至，独不入其境。说者谓其语忌，盖以"舒"之比音为"输"也。

宸奎坚忍字

光尧既与子孝爱日隆，每问安北宫，间及治道。时孝宗锐志大功，新进逢意，务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习国家事，老成乡用矣。一日，躬朝德寿，从容宴，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坚忍，终于有成而已。"上再拜，请书绅，归而大字揭于选德殿壁。辛丑岁，将廷策多士贡名者，或请时事于朝路间，闻其语而不敢形于大对，且虑于程文不妥帖，仅即其近似为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终。既而御集英胪唱，宰执进读，独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上览而是之，遂为第一，盖亲擢也。周伯兄常诵此事，谓凡文字，明白痛快当如此。余闻于其客刘达夫。

何处难忘酒

自唐白乐天始为《何处难忘酒》诗，其后诗人多效之。独近世王景文质所作，隽放豪逸，如其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处难忘酒？蛮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无力洗沧溟。豪杰将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时无一盏，壮气激雷霆。""何处难忘酒？奸邪大陆梁。腐儒空有鄙，好汉总无张。曹赵扶开宝，王徐卖靖康。此时无一盏，泪与海茫茫。""何处难忘酒？英雄太屈蟠。时违聊置畚，运至即登坛。《梁甫吟》声苦，干将宝气寒。此时无一盏，拍碎石阑干。""何处难忘酒？生民太困穷。百无一人饱，十有九家空。人说天方解，时和岁自丰。此时无一盏，入地诉英雄。"景文它文极多，号《雪山集》，大略似是。余又读王荆公《临

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处难忘酒？君臣会合时。深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此时无一盏，真负《鹿鸣》诗。”二公同一题，而喑呜叱咤，一转于俎豆间，便觉闲雅不侔矣。余尝作一室，环写此诗，恨不多见云。

见一堂

孝宗朝，尚书郎鹿何年四十余，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相，使问其繇。何对曰：“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欲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语奏，上曰：“姑遂其欲。”时何秩未员郎，诏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诗而祖之。何归，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尝见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国时，齿发壮，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较其积阀，谓虽居位，犹未该延赏，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运。余在故府时，昌运为左帑，尝因至北关送客，吴胜之为余道其事，今知连州。

义騟传

吾乡有义騟事甚奇，余尝为作传曰：“义騟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铠骑也。成家世隶尺籍，开禧间，虏大入淮甸，成以卒从戎四方山，屡战有功，稍迁将候骑。方淮民习安，仓卒间，虏至而逃，畜孽满野。成徇地至花靥，见病騟焉，疥而瘠，骨如堵墙，行逐水草，步且僵，乌鸢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适为主，絷而得之。会罢兵归，饲以丰秣。几半年，肤革仅完，毛彨复生。日置之槽枥，愸愸然与群马不相顾，时一出系庑下，顾景嘶鸣，若自庆其有所遇。成亦未始异之。牙治在城陬，每旦与同列之隶帐下者，率夜漏未尽二刻，骑而往。屏息庭槐下，执檛候晨，雁鹜行立，俟颐指尽，午退以为常。马或蹶蔽不任，相通融为假借。一日，有告马病，从成请騟往。始命鞍，踶鸣人立，左右骧拒不可制，易十数健卒，莫能孰何。乃以归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驭羸卒持鞚来，则帖耳驯服如平时，振迅通衢，磬控缓亟无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则受之，他人则复弗受。虽日浴于河，群马皆裼而骑，相望后先。騟之驭者，终莫敢窃睨其膺鬣，稍前即噬啮之，军中咸指为骜悍，摈弗啮。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砺，盗弄潢池，兵庚符下，统府调兵三千人以往，成与行。崎岖山泽，夷若方轨，至吉之月余，寇来犯龙泉栅，成出搏斗四五合，危败之矣，或以钩出其腋及鞬而队死焉。官军亟鸣

钲，騟屹立不去，踯躅徘徊，悲鸣尸侧。贼将顾曰：‘良马也。’取之。元砺有弟，悍很恃执，每出掠，率强取十二三。适见之，色动曰：‘我欲之。’将不敢逆，遂试之，蹴踘进退，折旋良惬，即不胜喜，贮以上厩，煮豆粟，濯泉翦韦，用金玉为铠，华鞯沃续，极其鲜明，群渠皆酾酒来贺。辎重卒有为贼掠取者，知之，曰：‘騟他日未当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贼耶？’窃怪之。于是日游其騟于峒嶇间，上下峻坂，无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驰骋，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后旬浃，复犯永新栅，官军闻有寇至，披鹿角出迎击。鼓声始殷，果乘騟以来。騟识我军旗帜，亟驰。贼觉有异，大呼勒挽，不止，则怒以铁槊击之，胯尽伤。騟不复顾，冒阵以入。军士识之者曰：‘此王校之騟也，是异服者必其酋。’相与逐之，执以下，讯而得其实，则缚以徇于军，曰：‘得元砺之弟矣。’噪而进，贼军大骇，军士勇跃争奋，遂败之。急羽露书以‘出奇获丑’闻，槛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徯吉语，闻而嘉之，第赏有差。众耻其功之出于马也，没騟之事。騟之义遂不闻于时。居二日，騟归病伤，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今视騟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为正，报施以为仁，巽以用其权，而决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义以死，非德其孰能称之也！彼仰秣而恋豆，历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虽有奔尘绝景之技，才不胜德，孅之驽骀，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将有取也，而居是乡，详其事，故私剟取，著于篇。”

凤凰弓

郑华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诜知雄州，尝以事诣京师，召与语而悦之，遂荐于徽祖。敷奏明鬯，大契宸旨，进横阶一等，俾还任。诜因上《制胜强远弓式》，诏施行之。弓制实弩，极轻利，能破坚于三百步外，即边人所谓“凤凰弓”者。绍兴中，韩蕲王世忠因之稍加损益，而为之新名曰“克敌”，亦诏起部通制，至今便焉。洪文敏《容斋三笔》谓祖熙宁神臂之规，实不然也。诜知兵，尝沮伐燕之议，以及于责；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盖两河名将云。

大小寒

韩平原在庆元初，其弟仰胄为知阁门事，颇与密议，时人谓之大、

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一日内燕，优人有为衣冠到选者，自叙履历材艺，应得美官，而留滞铨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拟，方徘徊浩叹。又为日者弊帽持扇过其旁，遂邀使谈庚甲，问以得禄之期，日者厉声曰："君命甚高，但于五星局中，财帛宫若有所碍。目下若欲亨达，先见小寒，更望成事，必见大寒可也。"优盖以"寒"为"韩"，侍燕者皆缩颈匿笑。余忆庆元己未岁，如中都，道徽之祁门，夜憩客邸，见壁间一诗，漫味语意，乃天族之试南宫者所作，其辞曰："蹇卫冲风怯晓寒，也随举子到长安。路人莫作亲王看，姓赵如今不似韩。"旁有何人细书八字，墨迹尚新，但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而已。余谓优语所及，亦一"骖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赵良嗣随军诗

赵良嗣既来降，颇自言能文，间以诗篇进，益简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续通鉴长编》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国朝会要》，帝系、后妃、吉礼三类赏，良嗣实窜名参详，与转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据矣。后既坐诛，其所自为集凡数十卷，时人皆唾去不视，荡毁无收拾者。余读《北辽遗事》，见良嗣与王瓌使女真，随军攻辽上京城破，有诗曰："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干。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上京盖今虏会宁，乃契丹所谓西楼者，实耶律氏之咸、镐、丰、沛。犬羊固不足恤，而良嗣世仕其国，身践其朝，贵为九卿，一旦决去，视宗国颠覆殊无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为人从可知也。纵有名篇，正亦不足录，况仅止尔耶！五銮乃上京殿名，保机之故巢也。

卷第六六则

汪革谣谶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比郡大震。诏发江、池大军讨之，既溃，又诏以三百万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厢吏执之以闻，遂下大理。狱具，枭于市，支党流广南。余尝闻之番昜周国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严遂安人，其兄孚师中尝登乡书，以财豪乡里，为官榷坊酤，以捕私酝入民家，格斗杀人，且因以掠敚，黥隶吉阳军。壬午、癸未间，张魏公都督江、淮，孚逃归，上书自诡，募亡命为前锋，虽弗效，犹以此脱黥籍，归益治资产，复致千金。革偶阋墙不得志，独荷一伞出，闻淮有耕冶可业，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铁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桥，使里人钱某秉德主焉，故吴越支裔也，贫不能家，妻美而艳，革私之。邑有酤坊在仓步白云，革讼而擅其利，岁致官钱不什一。别邑望江有湖，地饶鱼蒲，复佃为永业。凡广袤七十里，民之以渔至者数百户，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断称，如居严时，出佩刀剑，盛骑从。环数郡邑官吏，有不惬志者，辄文致而讼其罪，或莫夜啸乌合，殴击濒死，乃置。于是争敬畏之，愿交欢奉颐旨。革亦能时低昂，折节与游，得其死力，声焰赫然，自侍吏以下不论也。初，江之统帅曰皇甫倜，以宽得众，别聚忠义为一军，多致骁勇。继之者刘光祖，颇矫前所为，奏散遣其众。太湖邑中有洪恭训练，居邑南门仓巷口，旧为军校，先数年已去尺籍，家其间。军士程某，二人素识之，往归焉。恭无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长子某，好骑射，轻财结客，遂以书荐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尽其技。革资用适窘，谢以铁镪五十缗，二人不满。问其所往，曰将如太湖。革因寄书以遗恭。革与恭好，有私干，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亶书纸尾曰：'乃事俟秋凉，即得践约。'二人既出，饮它肆酣，相与咨怨，窃发缄窥之而未言。至太湖见恭，恭门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缣将遗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蚕织劳，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缣。屏后有詈言，二人闻之怒。恭坚持缣出，不肯受，亦不投以书，径归九江。扬言于市，谓革有异谋，从我学弓马兵阵，已约恭以秋叛，将连军中为应，我因逃归。故使逻者闻之，意欲以籍手冀复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后司，既无以脱，遂出其书为证。光祖缴上之朝，有诏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

弯卒又咸辞不敢前，妄谓拒捕，幸其事之它属以自解。时邑无令，有王某者以簿摄邑事，郡檄簿往说谕。革已闻之，颇为备，饮簿以酒，烹鹅不熟而荐，意绪仓皇。簿觉有异，不敢言而出。行数里解后，郡遣客将郭择者至。择与汪革交稔，故郡使继簿将命，从以吏卒十余人，簿下马道革语，劝勿往，择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属择，今徒还，且得罪。’遂入，革复饮之。时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巳至申，不得去。择初谓革无他，既见，乃露刃列两厢门下，憧憧往来，袒裼呼啸，颇惧，亶孙辞丐去。革毕饮，字谓择曰：‘希颜，吾故人，今事藉藉，革且不知所从始，雀鼠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丐希颜为我展限。’择阳诺，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饷饮也，醉，闻其得钱，扣窗呼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取谋反人，教练乃受钱展限耶？’革长子闻之，跃出缚择，曰：‘吾父与尔善，尔乃匿圣旨文书，给吾父死地。’户阖，甲者兴，王立先中二刀，仆，伪死。尽歼捕吏，钩曳出置墙下。将杀择，探怀中，得所藏郡移。择搏颡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为。苟得尉辨正，死不恨。’革许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众。炭山皆乡农，不肯从，争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群盗，实从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龚四八、董三、董四、钱四二及二子分将之，有众五百余。六日辛亥，迟明，蓐食趋邑。数人者故军士，若将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侠且武，平居以官人称，革皆亲下之。革有三马，号‘惺惺骝’、‘小骢骒’、曰‘番婆子’，骏甚。驭曰刘青，骁捷过人。革是日被白锦袍，属櫜鞬，腰剑，总鹅梨旋风髻，道荆桥，秉德之妻闯于垣，匿，弗之见，乃过之。未至县五里，钱四二有异心，因谓革曰：‘今捕何尉，顾不足多烦兵，君以亲骑入，大队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骑先入郭门，问尉所在，则前一日以定民讼，舍村寺未归。乃耀武郭中，复南出。刘青方鞚，忽顾革曰：‘今虽不得尉，能质其家，尉且立来。’革曰：‘良是。’反骑趋县。尉廨在县治，革将至，有长人衣白立门间，高与楼齐，其徒俱见之，人马辟易，亟奔还。则钱四二者已与其众溃逃略尽，惟龚、董守郭择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计无所出，乃杀择而还麻地。其居屋数百间，藏书甚富，谷粟山积，尽火之。幼孙千一甫十一岁，使乘惺惺骝，如无为漕司，分诉非敢反，特为尉迫胁状。遂杀二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载入天荒湖，泊苇间，与龚、董洒涕别去，曰：‘各逃而生，毋以为君累也。’其次子有妇张，实太湖河西花香盐贾张四郎之女，有智数，尝劝革就逮，弗从，至是与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时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负伤而逃归郡。郡闻革起聚民兵，会巡尉来捕，且驿书上言，诏发两统帅偏裨扑灭，勿使炽。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视舟有烟火，且闻伐鼓声，稍

久不出。使闯之，则无人焉。烟乃爀麻屑，为诘曲如印盘，缚羊鼓上，使以蹄击。革盖东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雁汉、采石，伪官归峡者，谒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军既失革，朝廷益虑其北走胡，大设赏购。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窑，曰：'吾事明，家可归师中兄。'遂入北关，遇城北厢官白某者于涂。白尝为同安监官，识革，方骇避，革曰：'闻官捕我急，请以为君得。'束手诣阙，下天狱。狱吏讯其家所在，备楚毒，卒不言。从狱中上书，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盖尝投匭，请得以两淮兵，恢复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见矣。不知讼臣反而捕者为谁，请得以辨。'乃诏九江军送二人，捕洪恭等杂验，皆无反状。书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杀平人，论极典，从者末减。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窜千里。方其孙诉漕司时，递押系太湖，荷小校过棠梨市，国器尝见之，惺惺骝弃野间，为人取去。宿松人复攘之，以瘠死。革之婿曰毛翥，字时举，第百一，居仓步，亦业儒，以不预谋，至今存。后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后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识故业董四，从。有总首詹怨之，捕送郡。郭择家人逆诸门，搏击之，至郡庭，首不发矣。其捕董时，亦赏缗十，郡不复肯畀，薄其罪，仅编管抚州。革未败，天下谣曰：'有个秀才姓汪，骑个驴儿过江。江又过不得，做尽万千趋锵。'又曰：'往在祁门下乡，行第排来四八。'首尾皆同，凡十余曲，舞者率侑以鼓吹，莫晓所谓。至是始验。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应也。二人初言，盖谓革将自庐起兵如江云。"国器又言："革存时，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长人，或谓其邑之神，曰福应侯，威灵极著，革时亦欲纵火杀掠，使无所睹，邑几殆。时守安庆者李，岁久，亦不知其为何人也。"

铁券故事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西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正彦有挟乘舆南走之谋，傅不从，朝廷微闻而忧之，幸其速去。其属张逵为画计，使请铁券，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曰："上多二君忠义，此必不吝。"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不得住滞。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无复哗者。时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

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后傅论功迁一官，忠靖尝自书其事云。

鸿庆铭墓

孙仲益觌《鸿庆集》，太半铭志，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今集中多云云，盖谀墓之常，不足咤。独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间，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怍于宋用臣之论谥也。其铭曰：“靖共一德，历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时，有同朝士为某人作行状，言者摘其事，以为士大夫之不忍为，即日罢去。事颇相类，仲益盖幸而不及于议也。

苏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为太府簿。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不复能嫁娶。每行倦，倚市檐憩坐，如堵墙。不可出，出辄倾市从观之。日啖斗余，无所得食，因适野，为巨室受囷粟，盖立囷外，即可举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伛。有珰以辂使客，见之，大惊，遂入奏，诏廪之殿前司。时郭隶为帅，周伯间一往，必敬喏，其声如钟。德寿时，欲见之，惧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仙专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缁童，眉长逾尺，来净慈，都人争出视之，信然。事闻禁中，诏给僧牒，赐名延庆寺僧，日坐之门，护以行马，士女填咽炷香，谓之“活罗汉”。遂裒施资为殿寺，有故铜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期而成。周伯亦亲见之。是非肖貌赋形之正，近于人妖矣。后数年周伯去国，皆不知所终。

快目楼题诗

江西诗派所在，士多渐其余波，然资豪健和易不常，诗亦随以异。庐陵在淳熙间，先后有二士，其一曰刘改之，余及识之，尝书之矣。旧岁在里中，与张漕仲隆栋之子似仲游，因言刘叔儗诗句。叔儗名儗，才

豪甚，其诗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间，余兄周伯持浙东庾节待次，一日过仲隆，同登其家后圃快目楼。有诗楣间曰：“上得张公百尺楼，眼高四海气横秋。只愁笑语惊阊阖，不怕阑干到斗牛。远水拍天迷钓艇，西风万里袭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碍，望到中原天际头。”周伯读而壮之，问知其儗。居月余，儗来谒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诗人在此，亟践胜约。”既至，一见如旧交。坐中以二诗遗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刑。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其二曰：“已买湖山卜奠居，因君又复到康庐。十年到处看诗卷，一日湖边从使车。南渡忠良知有种，中原消息定关渠。从今便是门阑客，时出山来探诏除。”诗成风檐，展读大喜，遂约之入浙。明年，叔儗过会稽，留连累月，饷之缗钱甚夥。叔儗又有《题岳阳楼》一篇，周伯喜诵之。余得其亲录本曰：“八月书空雁字联，岳阳楼上俯晴川。水声轩帝钧天乐，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驾风来岛外，孤云衔日落吟边。东南无此登临地，遣我飘飘意欲仙。”余反复四诗，大概皆一轨辙，新警峭拔，足洗尘腐而空之矣。独以伤露筋骨，盖与改之为一流人物云。叔儗后亦终韦布，诗多散轶不传。

记龙眠海会图

李龙眠既弃画马之嗜，亶作补陁大士相，以施缁徒。垂老，得疋楮，戏笔五百应真像，几年乃成。平生绘写，具大三昧，仅此轴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椟致香火室中。余来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仿贝叶语，为作记其右曰：“南阎浮提，有大善知识，现居士、宰官、妇女身，在家修菩萨梵行。有一初学，与其子游，以是因缘，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罗汉海会妙相一轴，于是合掌恭敬，叹未曾见，如人入暗，忽睹光明，心大欢喜，莫可喻说。宛转谛观，神通变化，皆得自在，小大长短，老幼妍丑，各有所别。足踏沧海，如履坦途，蛟、蜃、鼋、鮀、鱼、鳖、蛙、蛤，俯首听命，如乘安车。天龙八部，夜叉罗刹，诸恶鬼众，前后导从，如役仆厮。宝花缤纷，天乐竞集，金桥架空，琪树蔽日。或闯而窥，或倚而立，瓶钵杖拂，各有所执，凌云御风，升降莫测。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

或负，状邈迭出。以种种形，成于一色；于一色中，众妙毕具。如幻三昧，随刹现形，千变万化，不离一性。如是我闻，释迦文佛，既成道已，乃于耆阇崛山集阿罗汉。有学无学，菩萨摩诃萨，次第授记，陈如号曰‘普明’，五百阿罗汉，亦同一号，名曰‘普明’。既受佛记，即得如来方便法，而《金刚经》云：‘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则是诸大阿罗汉，有法无法，有相无相，皆不可知、不可测。飘流大海，一切众生，天龙八部，诸鬼神众，若有若无，若隐若显，亦不可知、不可测。如梦中语，如水中尘，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谓之有相可乎？谓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测。然则斯图之作，沧海浩渺，神通变化，奇形异状，曲极其妙，求诸法耶？求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测。夫佛于贤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释梵八部之众，演畅摩诃衍法，度无量无边众生。其殿百宝装严，众妙殊特，匪因缘而有，匪自然而成，则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谓之有乎？谓之无乎？如此则知海之为海，罗汉之为罗汉，蛟、蜃、鼋、鮀、鱼、鳖、蛙、蛤，天龙八部，夜叉罗刹，似耶否耶？有耶无耶？匪大圆觉，合凡圣于一理，混物我于一心，是否两忘，色空俱灭。则法且无有，何况于相，相且无有，何况于画；画且无有，何况于记。虽然，是理也，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说。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见性，善男子、善女子，有能于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则聚沙为塔，画地成佛，皆是道场。何况图画装严，尽形供养，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于往昔时，有大居士号曰龙眠，得画三昧，始好画马，念念勿忘。有大比丘，见而语之，由此一念，当堕马腹；于是居士矍然忏悔，乃于一切诸佛、诸大菩萨而致意焉。端严妙丽，随念现形，皆得三昧，是罗汉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画此罗汉，以大善知识之一念，得此罗汉，当知是画为第一希有。画者，得者，匪于过去无量阿僧衹劫承佛受记，未易画此，亦未易得此。至于有法无法，有相无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记也，盖为画设。开禧二年百六日，初学王迈谨记。”英伯它文亦多奇，累试词闱不偶，今尚在

选调中。余前书京口故游，盖其人也。

卷第七五则

吴畏斋猎谢贽启

开禧兵隙将开，忧国者虑其不终。乙丑之元，吴畏斋自鄂召，过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来访余，亟送出南水门，谢不敏。既而留中为大蓬，未几，遂以秘撰帅荆，复出闸西溯。时北事已章灼，余念数路出师，具有殷鉴，虽上流运奇，先王有遗规，而今未必能。且是时招伪官，遣妄谍，亹亹多费，实无益于事，天下寒心，而谋国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启代贽，及之曰："骑虹过贺，曾亲謦咳之承；仓鼠叹斯，尚堕尘埃之梦。喜拜重来之命，试伸一得之愚。窃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虏污中原，又阅一甲子。自崇、观撤藩篱之蔽，而炎、兴纷和战之谋。诞谩败事，而巽懦则有余；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实。有志者以拘挛而废，无庸者以积累而升；牢笼易制之人才，玩愒有为之岁月。肉食者鄙，亡秦当可进而失机；骨猖而争，逆亮以难从而求衅。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犹欲睥睨化龙之都。决策和亲，姑谓奉春之孰计；卧薪自厉，谁为勾践之盛心？金汤恐喝于豫图，玉帛联翩于远馈。百年弃置，亦已久矣；万口和附，以为当然。不特首足混于无别，而反使有加；将见膏血困于常输，而未知所止。有识每一置念，终夕为之寒心。今虽欲为，后乃益甚。窃闻九世之大议，仅积三时之成规。踪迹张皇，已同兽斗；议论噂喈，坚辟狐疑。徒欲快一决而侥前功，讵曰计万全而为后虑。畎亩有怀于忧国，旐旌无路而陈情。敢忘末学之激衷，试请丈人之静听：尝观古昔中兴之业，或因东南全盛之基，规模虽狭于未宏，功业亦随其所就。孙氏北无淮而西无蜀，距江尚固于周防；晋室内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于克捷。彼皆未尽有今日之所有，我乃类欲为当时之不为。边草未摇，纷纷抵掌；塞尘一警，惴惴奉头。弛张以道，固曰随时；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尝有十年之生聚，但闻以千里而畏人；惟昧以天下转移之机，所以成流俗衰颓之弊。愿姑置寻常，以破未识时之说；特欲举一二，以释妄乘势之疑。夫江、淮为唇齿之邦，关、陕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则不当固其内而舍其外；欲远攻，则安可即所后而忘所先？况天险可守，共守则险亦均；地利可据，能据则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旧规。襄阳，关中之喉，兵易进而亦易退；京师，海内之腹，守可暂而不可常。通秦、蜀两道之势，则兵力不宜轻；居陈、梁四战之郊，则守备不必泥。使灵旗再图北指，讵不先出岘之师；而大驾

一日东归，似难执居汴之策。盖设崄象存于习坎，而趋时患在于用常。诚由泗、宿以下灵壁之师，因登、莱而济海道之众；淮西则出寿春而窥许境，关外则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谓正兵，皆为危道。盖河南虽可得，而难于持久；舟师虽可用，而未为全谋。即平壤以制敌，蹉跌则不支；用崄道以出兵，馈饷则难继。故显忠卒成符离之衄，而至于溃；李宝仅济胶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贻明彻之忧，陆运制武侯之出。非陈言之是袭，亦商监之可稽。若夫运上流之奇，此端系大贤之责。一军下虢、洛，中原之势已摇；万骑出颍、昌，京畿之地旋复。南城分徇，而首尾互应；朱仙进击，而手足猖披。惟是时之举，偶困于谤书；而此日之功，难言于覆篑。苟尽得策，岂复至今？自两河而言，则铜梁为旧疆；由九郡而论，则金坡为限塞。平州与三关，异路而不豫计，真儿戏哉！白沟仅一水，累世而不敢逾，亦幸安耳！今欲为能胜而必不可胜，固当审所图而弃其难图。岂徒舍败绩而趋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实祸？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变；隆兴之战，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远而虑之深，庶功可成而忧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携固上策，而纳归正乃自困之资；用间诚至谋，而遣妄谍乃无益之费。伪官换授，是当诛而蒙赏；厚赀轻畀，是以实而易虚。虽至愚犹且知其非，岂在上顾甘循其弊？许移治者，是许其弃地；令择利者，是令其退师。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窃爵禄之宠。边城保鄣，以庙堂使阙，而不免于屡迁；戎阃事机，以主帅豢安，而常淹于难达。偃然以承平文饰之体，巍乎居要境藩维之权。塞下之粟，反内徙以自虚；军中之弊，犹日朘而不止。岁市骏而不能偿耗，谁兴开元监牧之谋；日计漕而未足馈军，孰启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虚员。奈何欲兴不世之俊功，尚尔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概，初未效于涓埃，已不胜贾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宫鸣剑之议。试捺闷闷，毋谓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国正论，贯兼资于文武，视一节于险夷。归自乘轺，公议浩然而归重；畀之颛阃，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顾之忧，公特任北门之寄。风露三神之顶，洊尔褰裳；旌旗千骑之来，跫然望履。耸列城之观望，屹外阃之蕃宣。当尽远猷，庶销过计。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屡矣蹉跎，虽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简，得毋贻小子之嗤。或可执鞭，愿供磨盾。其诸软熟之贡，徒致高明之烦。嗣听策勋，别当修贽。”畏斋在丹阳馆，一览辄喜，亲作数语谢曰：“抗身以卫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门闾，将表食牛之气。有来相过，允荷不忘。监仓学士，风烈承宗，词华振俗，喜北平之有后，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孙令器，必有表荐，以发忠嘉。至于陈谊之甚高，与夫期待之太过，此则诸君子之责，而非一郡守之忧。某行官沔、鄂之间，即有兵民之寄，当呼老校退卒，

问先烈之宏规；将与群公贵人，诵故侯之名绪。叙谢之意，匆草莫殚。”于是一得之谋，颇彻于诸公间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顾斋闻之，从章以初录本去，会除次对，谬以充自代荐，且有志识不群之褒，初未相识也。故余投谢骈俪有曰：“初不求于识面，亶自得于知心。”盖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称之于庙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翻故笈，偶见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书之以志余之愧于知己者焉。

楚齐僭册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师。明年，太宰张邦昌僭帝位，是岁邦昌伏诛。又三年，尽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刘豫复僭帝位。九年，豫就执北去。余尝得其二册文，乃删其吠尧者而剟录之。邦昌之册曰：“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万国格于治。粤惟有宋，实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期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图变誓渝盟，以怨报德，开端招祸，反义为仇。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诚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仍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遣使备礼，以玺绂宝册，命尔为皇帝，以援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旧，世辅王室，永为藩臣。贡礼时修，勿疑于述职；问音岁至，无缓于披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设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贤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谨欤！予懋乃德，嘉乃丕绩，日敬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豫之册曰：“维天会八年，岁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于御物，不以天下为己私；职在牧民，乃知王者为通器。威罚既已殄罪，位号宜乎授能。乃者有辽，运属颠危，数穷否塞，获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黄钺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师旅；妖气既殄，区宇大宁。爰有宋人，来从海道，愿输岁币，祈复汉疆。太祖

方务善邻，即从来议，重念斯民，久罹涂炭，未获昭苏，不委仁贤，孰能保定？咨尔刘豫，夙擅直言之誉，素怀济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偶世。百里虽智，亦奚补于虞亡；三仁至高，或显从于周仕。当奸贼扰攘之际，正愚氓去就之间。举郡来王，奋然独断。逮乎历试，厥勋克成。夫委之安抚，教化行；任之尹牧，狱讼理；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况有定衰救乱之谋，必挟拯变扶危之策；使民无事则櫜弓力穑，有役则释耒荷戈。罢无名之征，捐不急之务。征隐逸，举孝廉，振纪纲，修制度。省刑罚而去烦酷，发仓廪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协应。比下明诏，询考舆情，列郡同辞，一心仰在。宜即归仁之地，以昭建业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庆裔，副使礼部侍郎知制诰韩昉，备礼以玺绂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于大名。岁修子礼，永贡虔诚，畀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相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谨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为制，每方字两行，以金书之。於呼！犬羊乱华，颠倒冠履，一至于此。读此者，得不起鲁仲连之愧乎！

优伶诙语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丁丑，赐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胜镮。"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芮烨令衿等吻祸，盖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张丞相商英媚事绍圣，共倡绍述。崇宁二年，遂为尚书左丞。会与蔡元长异论，中执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绂、余深以风旨将劾奏之，而无以为说。或言其在元祐中，尝著《嘉禾篇》，拟司马文正于周公；且为开封府推，当其薨时，代府尹为醑祭文，有褒颂功德语，因请正其罚。有诏："张商英秉国政机，论议反复，加之自取荣进，贪冒希求。元祐之初，诋訾先烈，台宪交章，岂容在列？可特落职，依前通议大夫知亳州。"余家旧有石刻，正有所谓《嘉禾篇》者，文既尔雅，论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终也。因录之，以表其初终焉。篇之言曰："维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异亩同颖。部使者臣张商英，作《嘉禾篇》。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惧，罔知社稷攸托。惟太母晦圣德于深宫，五十有四年，克庄克明，克仁克简，肆膺顾命，保佑神孙，以总大政。既临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呜呼！先皇帝聪明文武，宏规伟图，轶于古先。丕惟曰禹贡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坎于殊俗，豺狼野心，终不可豢，序弗底平，时以忧贻，于我后昆。乃备材力，乃督事功，务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坠厥志，罹家多艰，其弛利源，与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罢，庶事肇革，众志未孚，新故相刑，爱恶相反，议论乘隙，纷纶互建。疑生于弗亲，忿生于弗胜，其睽成仇，其合成党，盈庭睢盱，震于视听。'惟圣母烛以纯静，断以不惑，去留用舍，不归于偏归于是。越三载，群慝斯嘉，群乖斯和，群异斯同。馨闻于上帝，风雨时若，英华丰美，被于草木。发珍祥于兹嘉禾，厥本惟三，厥垅惟五，厥穗惟一。臣闻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摄，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诛伐谗慝，卒以天下听于周公，时则唐叔得禾异亩同颖以献。推古验今，迹虽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呜呼！先民有言，众贤和于朝，万物和于野，和气致祥，乖气致异，治平之时，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时，百僚师师，在文王时，多士济济。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诗曰：潝潝訿訿。又曰：噂沓背憎。呜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辩，是非之判，罔或不异。如禾之本，终以合颖，利害之当，予夺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颖，非离于本，无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吴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尝求其开封祭文而观之，颂之极挚者，亦特曰："公在熙宁，谪居洛京。十有五年，《资治》书成。帝维宠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帘，保祐神孙。畴咨在庭，属以宗社。介特真淳，无易公者。公来秉钧，久诎而伸。五害变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倾其议，必以死争。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劓形瘵，胡卫余生。嘉谋嘉猷，百未有告。讣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

师，开国于温。莫惠我民，门巷烦冤。乃命贰卿，葬其先原。公殓具资，一给于官。悠悠苍天，从古圣贤。损益盛衰，与时屡迁。功亏于篑，志夺于年。古也如斯，岂公独然？已矣温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虽违时论，亦非大溢美者。盖五害等字，乃当时之所深讳，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张之立朝，其初议论具是，暨哲宗亲政，首为谏官，乃指吕汲公、范淳夫辈为大奸，而以司马文正、文忠烈为负国，甚者至以宣仁比吕武，殊视此文为不同，反复之言，圣谟其得之矣。其后入党籍，却反成滥置，大观爰立，本以其能与蔡立异而用之，亦不能久也。钦皇嗣服，会时相主其人，赠以太保，与范、司马二文正并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称作《东都事略》，载张罢左丞，以言蔡京奸邪，有“自为相国，志在逢君”等语，台臣以为非所宜言而谪之。考之史谍，盖专坐此篇，称书误甚。当因其异同之迹，而遂从传疑，其实非也。

朝士留刺

秦桧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迁。重内轻外之弊，颇见于时。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坐于秦府宾次，朝士云集，待见稍久。仲荀在隅席，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众官久俟。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争竦听之。乃抗声曰：“昔有一朝士，出谒未归，有客投刺于门，阍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门状，俟归呈禀’。客忽勃然发怒，叱阍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乃称不在。我与某官厚，故来相见。某官独无讳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来，面白以治汝罪。’阍拱谢曰：‘小人诚不晓讳忌，愿官人宽之。但今朝士留谒者，例告以如此，若以为不可，当复作何语以谢客？’客曰：‘汝官既出谒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宁死，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门，预亵客，老归建康以死。谈辞多风，可隽味。秦虽煽语祸，独优容之，盖亦一吻流也。

卷第八十二则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汉灌婴所筑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晋盆杅事，犹有冢居城中。城负江面山，形胜盘据，三方阻水，颇难于攻取。开宝中，曹翰讨胡，则逾年不下。或献计于翰曰：“城形为上水龟，非腹胁不可攻。”从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阛新仓后。郡治之前，对康庐，有峰曰“双剑”。乾道间，蜀人唐立方文若来为守，谓翰实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尝入郛残其民，取阴阳家说，意剑所致，乃辟谯楼前地，筑为二城，夹楼矗其上，谓之“匣楼”，曰匣实藏剑。江人相劝成之。有日者过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于守。”立方闻之，不以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异如此。立方故知名，尝为中书舍人，终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职

近世清台占候，颇失其守，虽试选甚艰，多筌蹄之学，以故证应之验，视前世为疏。开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芗风亭。余莅事庾中归，过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觉天半砰𨱎有声甚厉。矫首正见一星南队，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灭，相与叹异。未几而兵衅开，江、淮荐饥，死者几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将至。从行一僮忽卬而惊呼，视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见，而色绀青，尾焰煜煜，自南徂北，行颇迅，亦隐隐鸣于空中。时虏酋易位，蒙鞑闯其境，兵祸纠结，数年犹不解。则所队之方，盖有妖焉。余不甚习变星，二星所偶见，皆白昼出，太史且未尝问，亦不闻奏报，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详也。

紫宸廊食

余为庖簿日，瑞庆节随班上寿紫宸殿。是岁，虏方挐兵北边，贺使

不至，百官皆赐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见有老兵持二髹牌至，金书其上，曰：“辄入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毕集，无帟幕限隔，仅以镣竈刀机自随，绵蕞檐下。侑食首以旋鲊，次暴脯，次羊肉，虽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两旁，上以黄纸书品尝官姓名以待进。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乐，伶人自门急趋折槛，以两襜为作止之节。廊下设缬褥，置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银而厚其唇，为之一耳，颇不便于饮，上镌绍兴十二年某州所造，盖和议成而举弥文，责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举酒，玳合自东庑入廊，馔继至。适卢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艺祖旧制。在汴京时，天造草昧，一日长春节，欲尽宴廷绅，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许，令市脯，随其有以进，仍诏次序勿改，以昭示俭之训，如锡宴贡院，前二盏止以果实荐，无品食，盖当时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盏，亦首以旋鲊云。余闻之典仪吏曰：“它日戎贽在廷，则百官皆称寿而退，无赐食七十年矣。”此乃适因其不来而举行者，故窃志之。

阜城王气

崇宁间，望气者上言，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颇言之，有诏断支陇以泄其所钟。居一年，犹云气故在，特稍晦，将为偏闰之象，而不克有终。至靖康，伪楚之立，逾月而释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调丁缮治其故尝夷铲者，力役弥年，民不堪命，亦不免于废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论事

孝宗初政，袁孚为右正言。一日，亟请对，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光尧闻之震怒。上严于养志，御批放罢，中使持玺封至堂。时陈文正当国，史文惠为参预，未知其倪，启封相顾罔测。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谏官，未得其名，此决不可，请俟审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请，玉音峻厉，遽曰：“谓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陈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虑之一，愿留身以陈。”班退，文惠问：“孚何罪也？”上谕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寿宫中无士人乎？”曰：“何谓也？”曰：“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

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颜少和。文惠进曰：“不特此事，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为罪，则两宫之间且生，四方闻之，必谓陛下方以天下养，而使北内至于有此，非供亿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当因其自请而听之可耳。”上释然霁威曰：“善。”将退，复前曰：“后之日，复当五日之朝。愿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傥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许诺，既归自北宫，亟召文惠而谕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赐酒一壶，亲书‘德寿私酒’四字于上，使朕跼蹐无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虽然，终不可暴其事。”居数日，孚请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谏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请以职名华其行。”遂除直秘阁，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纤人知谮之不行，亦无复投隟者。一言回天，体正谊得，两宫慈孝，终始无间，此举实足以权舆之云。

鹦鹉谕

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乾道间，杨嗣清甲有声西州，清议推属。初试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颇以绣衣自骄，怒其不降意，诬劾以罪。赵卫公方为左史，闻之，不俟车，亟往白庙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邻，卜日而致之，将以咋鼠也。鼠暴未及问，而首抉雕笼，以噬鹦鹉，其情可恕乎！”当国者问其繇，告以故，相与大笑，劾牍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显，有弟曰嗣勋辅，位至从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谈谑，以排根善类者为“猫噬鹦鹉”。王中父尝为余道，而忘其所为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时，尝岁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卬见月中有一人焉，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繇是益决。德夫兄至蜀，安大资丙与之宴，亲言之。夫妄心一萌，举目形似，此正与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牸牧相卫

先茔吕田原之北二里许，山嶇焉，不合如砺，土名曰焦库。有周氏坟，其间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趋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昼，有詹氏子十九岁，牧一牸坟侧。方偃于背，邻之二儿甫齓，戏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牸。二儿痴，不识为虎，掷瓦砾，嗾而逐之。虎顾牸，不肯去。二儿倚徙观，稍前，乃缘登木。牧子念其家贫，惟恃此以耕，不胜愤，径归取斧，将以杀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视其来也，遽问而告其故，顾东作方殷，家无男子，乃集里妇数人，噪而从。既至，二儿观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啮，无完革矣。牧子视牸且困，挥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来。时木影漏日，刃环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缩，作势奋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苏，乃前斗，虎舍牧子，与之相持。牧子气定更进，虎又舍牸。牸与牧迭抗虎，如此者弥半日顷，群妇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闻者，持梃欢呼，来渐多，虎遂弃而去，牸牧竟全。余时倚垩冢下，仆辈亲见之，来告；遣视，民方环睨，虎犹未逸也。畜而义，不忘卫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奋不顾死，皆可尚。二儿不知畏，不被搏噬。东坡沙上抵首之说，谅可信云。

解禅偈

余尝得东坡所书司马温公《解禅偈》，其精义深韫，真足以得儒释之同，特表其语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为西方之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故余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则虽中国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余之所知也。”“忿气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道义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於虖！妄者以虚辞岐实理，以外慕易内修，滔滔皆是也，岂若是偈之坦明无隐乎！盍反而观之。

玉虚密词

徽祖将内禅，既下哀痛之诏，以告宇内，改过不吝，发于至诚。前一夕，即玉虚殿常奉真驭之所，百拜密请，祈以身寿社稷。夜漏五彻，焚词其间。嫔嫱巨珰，但闻谒祷声，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华阁，召宰执，书“传位东宫”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钦宗遂即位，实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门，以如亳社。斡离不既退师，龙德行宫在京口，纤人乘间，有剑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请归京师。驾至睢阳，李忠定纲奉诏迎谒，见于幄殿。既辞，遂出所焚词藁，俾宣示宰执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师，都天教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安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镇兵革，所冀迩归远顺，宇宙得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贼兵偃戢，普率康宁之后，臣即寸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当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垂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邦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赍臣密表一道，上诣神霄玉清三府，引进仙曹，伏愿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於虖！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圣心其有以得于天矣。按蔡絛《国史后补》载徽祖教门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宫、灵宝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与此不同，意归美之称，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会昌《投龙文》，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今茅山、龙虎、阁皂，实有三坛，符籙遍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称谓，或者帝王之号，又有其别，殆未可知也。

太岁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诏增修大内。时太岁在戌，司天监以兴作之禁，移有司，毋缮西北隅。艺祖按视见之，怒问所繇。司天以其书对，上曰：“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太岁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岁且将谁凶？”司天不能答，于是即日莅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号于达理者，每易一榱，复一箦，翦翦拘泥，不得即决，稽之圣言，思过半矣。

逆亮辞怪

金酋亮未篡伪，封岐王，为平章政事，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彊，慭慭有不为人下之意，境内多传之。且骤施于国，东昏疑焉，未及诛，而有胥仪之祸。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誉，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无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时，好文辞，犹不辍。余尝得其数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曰：“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书壁述怀》曰：“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既而过汝阴，复作诗曰：“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日暮乌争噪，幽径草深人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又尝作雪词《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川玉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　　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花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一日，至卧内见其妻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曰：“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味其词旨，已多圭角，盖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将图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来贺天申节，隐画工于中，使图临安之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以归。既进绘事，大喜，瞷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间软屏，更设所献，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题其上曰：“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迁汴之岁，已弑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赋《鹊桥仙》曰：“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拈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子细看嫦娥体态。”明年竟遂前谋。使御前都统骠骑卫大将军韩夷耶将射雕军二万三千围，子细军一万，先下两淮。临发，赐所制《喜迁莺》以为宠，曰：“旌麾初举，正駃騠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　　此去，无

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韫，果见成功旦莫。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余又尝问开禧降者，能诵忆尚多，不能尽识。观其所存，寓一二于十百，其桀骜之气已溢于辞表，它盖可知也。犬狺鸮鸣，要充其性，不足乎议。软屏诗，《正隆事迹》以为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诡曰御制。反复它作，似出一机杼，或者传疑益讹，抑其余皆出于视草，亦无所致诘。录所见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坚·支景》仅载其二，它不传。

卷第九十三则

裕陵圣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昼憩便寝，英祖忽顾问何在，左右褰帐，方见偃卧，有紫气自鼻中出，盘旋如香篆，大骇，亟以闻。英祖笑曰：“勿视也。”后三年，亦以在寝寤惊，钦圣请其故，曰：“方熟寐，忽觉身在云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呼耳！”既而果登大宝。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诏录圣瑞之详，付宗正寺。

状元双笔

内黄傅珏者，以财雄大名。父世隆，决科为二千石。珏不力于学，弁鷭碌碌下僚，独能知人。尝坐都市，阅公卿车骑之过者，言它日位所至，无毫发差。初不能相术，每曰：“予自得于心，亦不能解也。”尝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乡举，珏偶俟其姻于棘围之外遇之，明日，以双笔要而遗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无相忘。”闻者皆笑。珏不为怍，遂定交，倾赀以助其用，沂公赖之。既而如言。故沂公与其二弟以兄事之，终身不少替。前辈风谊凛凛固可敬，而珏之识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间，官止右班殿直，监博州酒。其孙献简尧俞，元祐中为中书侍郎，自志其墓。余旧尝见前辈所记，与志微不同。

尧舜二字

欧阳文忠知贡举，省闱故事，士子有疑，许上请。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将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变文格，盖至日昃，犹有喋喋弗去者，过晡稍阒矣。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渎则不告，当勿对。”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笑。文忠不动色，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为学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时传以为雅谑。余按《东

斋记事》，指为杨文公，而徒问其为几时人，岁远传疑，未知孰是。然是举也，实得东坡先生，识者谓不啻足为词场刷耻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寇

金国伪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书李通、刑部尚书胡励、翰林直学士萧廉，赐坐而语之曰："朕自即位，视阅章奏，治宫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内寝。畴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亲觌有二青衣，持幢节自天降，授朕以幅纸若牒，谓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鏊铠，将从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骓号小将军者，倏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骑。既行，但觉云雾勃郁起马蹄间，下如海涛汹涌。方觉心悸，望一门正开，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门也。'朕随入焉。又里许，至钧天之宫，严邃宏丽，光明夺目。朕意欲驰，二金甲人谓朕曰：'此非人间，可下马步入。'及殿下，垂帘若有所待。须臾，有朱衣出赞拜，仿佛闻殿上语，如婴儿，使青衣传宣畀朕曰：'天策上将，令征某国。'朕伏而谢。出复就马，见兵如鬼者，左右前后，杳无边际。发一矢射之，万鬼齐喏，声如震雷，惊而寤，喏犹不绝于耳。朕立遣内侍至厩，视小将军，喘汗雨浃，取箭箙数之，亦亡其一矣。昭应如此，岂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车书乎？方与卿等图之。谨无泄。"众皆称贺，于是始萌芽南牧之议矣。明年夏五月，复召通及翰林学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嘉入见薰风殿，问曰："朕欲迁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一统，卿意如何？"通以"天时人事，不可失机"为对，亮大悦。永固却立楹间，亮顾见之，问之故，徐进曰："臣有愚虑，请殚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见德，而黩兵是闻，皇统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虽如梁王之武毅，犹以和为长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缯缔好，岁事无阙，遽欲出无名之师，以事远征，臣窃以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数载，帑藏虚乏，丁壮疲瘁，营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缮争战丘墟之地，尤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对。"因伏地请死。亮以问晖、汝嘉。晖是通，汝嘉

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传宣二臣殿侧听旨。继而召翰林待制綦戬讲汉史，戬及陆贾《新语》事，亮怒稍霁，乃赦之。明日，通为右丞，晖为参知政事，永固遂请老。又明年，左丞相张浩及晖，与叛臣孔彦舟、内侍梁汉臣卒营汴焉。帝羓之祸实昉此。汝嘉又二年来盱眙传命谕，却我使人徐嚞等，归而微谏，竟不免戮。余读张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记，而得其颠末。熊克《中兴小历》，书于绍兴二十八年者，盖误以薰风之事，合于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朮之封，李大谅《征蒙记》谓尝追册以帝号。按绍兴辛巳，高景山来求淮汉地，指初画疆事，亦以为梁王，要当以国中通言者为正。

鳖渡桥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赞督议，既却逆亮于采石，还至金陵，谒叶枢密义问于玉帐，留钥，张忠定焘及幕属冯校书方、洪检详迈在焉，相与劳问江上战拒之详。天风欲雪，因留卯饮，酒方行，流星警报沓至，盖亮已惩前衄，将改图瓜洲。坐上皆恐，谓其必致怨于我也。时刘武忠锜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议遣幕府合谋支敌。众以雍公新立功，咸属目。叶四顾久之，酌卮醪以前曰："冯、洪二君虽参帷幄，实未履行阵。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为国家，卒此勋业，义问与有赖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则不妨，然记得一小话，敢为都督诵之。昔有人得一鳖，欲烹而食之，不忍当杀生之名，乃炽火使釜水百沸，横篠为桥，与鳖约曰：'能渡此，则活汝。'鳖知主人以计取之，勉力爬沙，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桥甚善。更为渡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无乃类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镇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简上知，驯致魁柄。鳖渡，本谚语，以为蟹，其义则同。

燕山先见

宣和将伐燕，用其降人马植之谋，由登、莱航海以使于女真，约尽取辽地而分之，子女玉帛归女真，土地归我。议既定矣，宇文肃愍虚中在西掖，昌言开边之非策，论事亹亹，王黼恶之。及童贯、蔡攸以宣威建台，遂使之参谋，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时有旨："兵兴避事，皆从军法。"肃愍不得免，乃上书极谏曰："臣伏睹陛下恢睿圣英武之

略，绍祖宗之诒谋，将举仁义之师，复燕云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参预机密。臣被命之初，意谓朝廷未有定议，欲命臣经度，相视其事。及至河北诸路，见朝廷命将帅，调兵旅，厉器械，转移钱粮，已有择日定举之说。臣既与军政，苟有所见，岂敢隐嘿？辄具利害，仰干渊听：臣闻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图万全。今论财用之多寡，指宣抚司所置，便为财用有余；若沿边诸郡帑藏空虚，廪食不继，则略而不问。论士卒之强弱，视宣抚司所驻，便言兵甲精锐；若沿边诸郡，士不练习，武备刓缺，则置而不讲。夫边圉无应敌之具，军府无数日之粮，虽孙、吴复生，亦未可举师。是在我者，未有万全之策也。用兵之道，御攻者易，攻人者难；守城者易，攻城者难；守者在内，而攻者在外，在内为主而常逸，在外为客而常劳；逸者必安，劳者必危。今宣抚司兵，约有六万，边鄙可用，不过数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辐凑，素得士心，国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进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轻兵绝吾粮道，又自营平以重兵压我营垒，我之粮道不继，而耶律淳者激励众心，坚城自守，则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胜之兆也。夫在我无万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胜；兹事一举，乃安危存亡之所系，岂可轻议乎？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间有贪惏，不过欲得关南十县而止耳；间有傲慢，不过对中国使人稍亏礼节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殖拯救，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国，彼既籍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也，不可以言说谕也。视中国与契丹，拏兵不止，鏖战不解，胜负未决，强弱未分，持卞庄两斗之说，引兵逾古北口，抚有悖桀之众，系累契丹君臣，雄据朔漠，贪心不止，越逸疆圉，凭陵中夏。以百年怠堕之兵，而当新锐难敌之虏；以寡谋持重、久安闲逸之将，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异谋，勇怯异势，臣恐中国之边患，未有宁息之期也。譬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并吞，以广其居，乃引强盗而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盗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盗所窥，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见窃以为确喻。望陛下思祖宗创业之艰难，念邻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议。傥臣言可采，乞降诏旨，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俾中国衣冠礼义之俗，永睹升平，天下幸甚。冒昧尽言，不任战栗。"书下三省，黼读之，大怒，摺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战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辽又有降将曰郭药师，统其卒曰"常胜军"，怙宠负众，渐桀骜不可驯。肃愍忧之，力言于朝，请以恩礼，留之京师，尽使挈致家属，居于赐第，缓急有用，只以单骑遣行，事毕即归，以杜后患。亦弗听。既而金人寒盟，药师首叛，粘罕

遂犯太原。肃愍以宣谕使事归奏，徽祖见之，叹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为藩篱之议，是以有此。"是日，遂诏于榻前草诏罪己，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怼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悦。识者以比陆贽感泣山东之诏云。植之归，以童贯。先改姓名李良嗣，后赐国姓，靖康初伏诛。药师仕金，至安邦镇国功臣，其子亦显。

黼毒圆

高皇毓圣中原，得西北之正气，夙赋充实，自少至耄，未尝用温剂。每小不怡，辄进黼毒圆数百，一以芫花、大黄、大戟为主，侍医缩颈，而上服之自如。有王泾者，以伎进，侈言勇往，居之不怍，间奉圭匕，先意持论，自诡无伤。孝宗素危之，屡诘责，要以祸福，弗之顾。淳熙丁未，圣寿逾八龄矣。一日，进馄饨，觉胸膈咳壅，泾犹主前药，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渐。孝宗震怒，立诏诛之。慈福要上苦谏，薄不获已，减死黥流，杖脊朝天门。中使莅焉，方觊其速毙，泾货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医王继先幸绍兴，始用是，取验。孝宗在朱邸，扈跸视师，至建康，馆秦桧故第。史文惠为讲官，实从行。燕之正堂，而命庄文醴、曾龙于后圃。孝宗乐，饮以码磁觥，釂者十二，因游于圃，二臣复各献一卮。后三日，属疾，高皇赐药，使内侍视之服。文惠闻之，疑其为黼毒，亟袖人参圆入，问而信，遂窃易之，仅愈。是日微文惠，几殆。高皇盖主此，而不知南北之异禀也。泾祖继先之绪余，株守不变，是以败云。

宪圣护医

宪圣后在慈福，庆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犹自强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还御端门，肆眚竣事，趣驾至宫，而大渐矣。先是旬日忽寝疾，侍医进药，辄却之。咸请其故，喟然曰："吾寿八袠，而以医累人耶？"意惩王泾之得罪也。故庙谥之议曰："却药辍进，务全护医。"盖纪实云。京魏公镗时当轴，尝亲为客言。慈圣所谓"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其达死生之变，真若出一揆也。

鲁公拜后

庆元间，有宿儒，以文名入鳌掖为承旨，朝议谓且大用。会韩平原有归子曰葎，先钤吴门兵时，出妾方娠，鬻当湖巨室鲁氏，得男焉，葎也。既贵，无他子，遂以重币请于鲁而归之。始至，而平原适有恩制当降麻，偶不详知，遂于廷纶中，用鲁公拜后事，意盖指忠献耳。有欲进者忌之，摘其语，谓含讥刺。平原读之，见其姓之偶符，大怒，不逾月，遂去国，终其身不复用。当其下笔时，初不自觉转喉之触。谓祸福不可以智力胜，当于此乎占之。

金陵无名诗

熙宁七年四月，王荆公罢相，镇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无名子题诗赏心亭，曰："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荆公一日饯客至亭上，览之不悦，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为何人也。

万岁山瑞禽

艮岳初建，诸巨珰争出新意事土木。既宏丽矣，独念四方所贡珍禽之在圃者，不能尽驯。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扰为优场戏，请于童贯，愿役其间。许之。乃日集舆卫，鸣跸张黄屋以游，至则以巨柈，贮肉炙梁米。翁效禽鸣，以致其类。既乃饱饫翔泳，听其去来。月余而囿者四集，不假鸣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间，不复畏。遂自命局曰"来仪"，所招四方笼畜者，置官司以总之。一日，徽祖幸是山，闻清道声，望而群翔者数万焉。翁辄先以牙牌奏道左，曰："万岁山瑞禽迎驾。"上顾罔测，大喜，命以官，赉予加厚。靖康围城之际，有诏许捕，驯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飧云。

王泾庸医

宇文忠惠绍节在枢府，余间见焉。因及五行之理，相与纵谭。有客在坐，偶曰：“黥医王泾者，昨鞭背都市，流远方。及平原用事，始得归，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尝袒而示某以背，完莹无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后见他医，言杖皆有瘢，惟噬肤之初，傅以金箔，则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药售于市者，辄揭扁于门曰：‘供御’。或笑其不根，闻于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复增四字曰：‘曾经宣唤。’今此方无乃其比耶！子将谁售？”客亦笑不敢应。时忠惠未识泾也。其二年，余在里下，闻忠惠不起，为位以哭，及都人来，乃云：“泾实用钃毒泻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泾所复官，免杖流永兴。”余因忆在京华时，傅著作行简、姚胄丞师皋皆甘泾饵，目击其殒。著作未启手足，犹进一刀圭，不脱口而逝。余一日随班景灵，见胄丞殿门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劳苦。则曰：“王御医实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数斗，今顾疲薾，他则无恙。”余闻而私忧之，谓未必能胜。未旬，果卒。嗟夫！医之害如此哉。追思畴昔之言，为之流涕，并志颠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医师

余稚年入闽，过福，闻有黑虎王医师者，富甲一郡，问之，则继先之别名也。继先世业医，其大父居京师，以黑虎丹自名，因号“黑虎王家”。及继先幸于高宗，积官留后，通国称为医师，虽贬犹得丽于称谓焉。初，秦桧擅权而未张，颇赂上左右以固宠，继先实表里之。当其盛时，势焰与桧挈大，张去为而下不论也。诸大帅率相与父事，王胜在偏校，因韩蕲王以求见，首愿为养子，遂帅金陵军。闻者争效，不以为怪。桧欲贵其姻族，不自言，每请进继先之党与官；继先亦乘间为桧请，诸子至列延阁，金紫盈门。掩顾赇谢，攘市便腴，抑民子女为妾侍，罪不可胜纪，而衣凭城社，中外不敢议者三十年。绍兴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为南床，拟击之而未发。会边衅启，继先首挚重宝为南遁计，都城为之骚然。上闻之不乐。刘武忠锜帅京口，请以先发制人之策，决用兵。上意犹隐忍不决，亶欲以兵应。继先素怯，犹幸和议之坚以窃安，因间言于上曰：“边鄙本无事，盖新进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斩一二人，和可复固。”上不答，徐谓侍貂曰：“是欲我斩刘锜耶？”于是素轧其下而不得逞者，颇浸润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

廷遣徐嚞、张抡往聘。亮以非指，使谏议大夫韩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适在刘婕妤阁，当馈辍食。婕妤怪之，问诸侍貂而得其繇，进说宽譬，颇与继先之言符。上大惊，问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隐，具以所闻对。遂益怒。丁未，诏婕妤归别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进读，玉色犹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执法事陛下，不能去一医，死不敢退。”犹未许，因密言：“外议谓继先以左道幸，恐谤议从起，臣且不忍听。”上始变色首肯，罢朝，使宣旨曰：“朕以显仁饵汝药，故假尔宠，今言者如此，当不复有面目见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图之。”辛亥，遂诏继先居于福，子孙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鬻者从便。令下，中外大悦。继先以先事闻诏，多藏远徙，故虽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华栋连甍，犹号巨室，一传而子弟荡析，至不能家。或者谓其致不以其道，宜于厚亡。赵甡之作《中兴遗史》，载继先始末极详，参以所闻，而著其事。

卷第十八则

永泰挽章

建中靖国初，徽祖自藩王入继大统，虚心纳谏，弊政大革，海内颙想，庶几庆历、元祐之治。曾文肃为相，颇右绍述，谏官陈祐六疏劾之，不从，赐罢，纶言以观望推引责之。右司谏江公望闻而求对，面请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谏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丰、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祸乱之源。”上意感格，危从之矣。会前太学博士范致虚上书言太学取士法不当变，且言：“臣读圣制《泰陵挽章》曰：‘同绍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愿守此而已。”时黄冠初盛，范因右街道录徐知常，以其姓名闻禁中，且陈平日趋向，谓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见，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才供职，首论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绍圣无以察正元祐之诋谤，今复诏参修，是纷更也，愿令史官条具绍圣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诉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绍圣命安享蹇序辰驳正，固当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则诉理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则两朝之谤终在。疏奏，上益向之。于是国论始决。是秋，江以论蔡邸狱，责知淮阳军。范驯致尚书左丞云。

殿中鹇

徽祖居端邸时，艺文之暇，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及即位，貂珰奉承，罗致稍广。江公望在谏省闻之，亟谏。上大悦，即日诏内籞，尽纵勿复留。殿中有一鹇，蓄久而驯，不肯去。上亲以麈尾逐之，迄不离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国，享上之论兴，浸淫及于艮岳矣。都城广莫，秋风夜静，禽兽之声四彻，宛如郊野。识者以为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刘蕴古

刘蕴古，燕人也。逆亮将南寇，使之伪降以觇国，而无以得吾柄，

乃以首饰贩鬻，往来寿春，颇言两国事，见淮贾，辄流涕曰：“予何时见天日耶！”因纵谭亮国虚实，以啖朝廷，自诡苟见用，取中原，灭大金，直易事耳。边臣不疑，密以名闻，时兵衅已启，诏许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己两荐礼部而未第，因谋南归，以成功名。当国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帅司，准备差遣，时绍兴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蕴古犹不厌意，日强聒于朝，辩舌泉涌，廷臣咸奇之。会亮诛，未得间以北，继改京秩为鄂倅。隆兴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万余人应募，欲以营田。蕴古闻而有请，愿得自将以与虏角，毋使徒老耒耜间。左揆陈文正、参预张忠定、同知辛简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独不可，曰：“是必奸人，来为虏间，国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万人，藉手反国耳。”诸公杂然谓逆诈，文惠顾行首吏召之曰：“俟其来，当可见也。”相与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谓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议者犹以为可斩，子得万乌合，何能为？”蕴古素谓庙议咸许其来也，意得甚，卒闻此语，大骇失色，遽曰：“某意无他，此万人家口皆不来，必不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挟去为一拍，事幸成，犹不可知耳。”文惠顾诸公曰：“已得知，通判之言是矣。此万人固不留，独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时蕴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内惕不得对，比茶瓯至，战灼不复能执，几堕地，遂退。诸公犹不然，然讫得不遣。既逾月，张忠献奏改倅太平州，往来都督府，禀议军事。后数载，蕴古私使其仆骆昂北归，有告者，及搜所遗家讯，则皆刺朝廷机事也。乃伏其诛，于是始服文惠之先识焉。初，吴山有伍员祠，瞰阛阓，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赀为扁额，金碧甚侈，蕴古始至，辄乞灵焉，妄谓有心诺，辍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惊，曰：“以新易旧，恶其不华耳。易之而不如其旧，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独曰：“是不难晓。他人之归正者，侥幸官爵金帛而已。蕴古则真细作也。夫谍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己至耳。”闻者怃然不信，后卒如言。余尝谓纳降非上策，见于前录吴畏斋启。文惠之谋国，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

能逆见奸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称者，今世殆不多见也。

大散论赏书

绍兴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抚使吴璘谋取雍，使大将姚仲攻大散关，不下。仲久于军，妄谓军士不用命，实赏给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参预之望时总军赋，仲之幕属曰朱绂，尝登门焉，以书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学。当艰难险阻之时，凡百施设，莫非经久。顾兹全蜀，久赖绥抚，虽三边用兵之际，无征输重困之劳。自非先生以体国爱民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势，固有不两立者，兵与民是也。兵不可不费财，而责其万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财，而济其一时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两相为用之策，闻蜀民自军兴之后，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费，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绂为先生门下士，岂敢自隐，且时异事异，故宜改更，不可执一。自虏人九月六日叩关，于时事出仓卒，诸将云：'大军一出，必遂破敌。'初，宣抚吴公自谓可以两月为期，必能克敌，既而虏壁愈坚，相持已逾四月矣。将帅牵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谓之暴露。如今日事势与前日不同，先生当相时之宜，以取必胜，兹其时也。闻之诸军斗志不锐，战心不壮，且曰：'使我力战，就能果立微劳，其如赏给当在何处，伺候核实保明，申获宣司、总司、旨麾，往返数旬，岂能济急？'大率在今之势，与前既异，不立重赏，何以责人？前宣抚吴公，仅能保守全蜀，盖赏厚而战士用命也。先生详酌事机，别与措置，略于川蜀科敷军须之费十分之一，多与准备给赏钱物近一二百万，自总所移文诸帅，明出晓示，号令诸军，各使立功，以就见赏。谓如散关一处，设使当初有银绢各一二万匹两，钱引一二十万道，椿在凤州，宣抚吴公、节使姚公，以上件赏给，明告诸军，遣二三统制官便宜，各以其所部全军一出，谕之曰：'当进而退，则坐以军法；进而胜捷，能破关隘，则有此重赏。'如是而军不用命，虏不破灭，无有也。说者谓方今朝廷财用匮乏，若夤缘军兴，而费耗国用，则先生所不取。绂曰：不然！先生体国爱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当更张而不更张，则悠久相持，不能力济机会，一劳而久逸，暂赏而永宁，正在此举。绂之区区，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为可教，则一览付火。"王读之，大骇，乃答书曰："辱示札目，见咎不科敷百姓，异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财赋为职事，应副诸军，自当竭力。若是军须阙乏，有功将士合赏，但于王少卿取办可也；至于科敷，他人何预哉？仆中原人，蜀中无一钱生业，亦无亲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

于蜀？盖以大军十余万众，仰给于此，不得不爱养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则有三军；四川民穷，则三军坐困矣。如足下辈月俸岁廪，不从空虚中来，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务宽恤，东南调度如此，不闻敛取于民，四川独可加赋乎？国家养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谓军民不两立，恐非安民和众、制用丰财之义。又云，用兵本约两月，今已四个月，然则解严未可期也。若本所当时便徇诸处无艺之求，只作两个月计，则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则所费无限，且不爱民力，以备方来之须，将如异日何？仆之敛于民，乃所以为诸军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粮、草料、银绢、钱引，所在委积，未尝乏与。而足下乃云尔，不知军行出入，何处阙钱粮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赐，自是诸军应报稽缓，文字才到，本所立便给散，略无留阻。若是激赏，则须俟有功；诸军既无功状，本所凭何支破？散关前日不下，闻自有说，莫不为无银绢钱引否？不知散关是险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无银绢钱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岂计司之责，必有任其咎者；况闻攻关之日，死伤不少，则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来兵家行动，若逗挠无功，多是以粮道不继，嫁祸于有司以自解，亦未闻以无堆垛赏给为词者也。国家息兵二十年，将士不战，竭四川之资以奉之；一旦临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则军政可知矣。且如向来和尚原、丁刘圈、杀金平诸军大捷，近日吴宣抚取方山原、秦州等处，王四厢取商、虢等州，吴四厢取唐、邓州，不闻先垛银绢，始能破贼也。朝廷赏格甚明，本所初无悭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关状，即时行下鱼关支散，何尝稍令阙悮？兼鱼关签厅，所备金帛钱物，充满府藏；宣抚不住关拨，岂是无椿办也？顾生民膏血，不容无功而得耳。假令仆重行科敷，积金至斗，诸军衣粮犒设支赐之外，若无功效，一钱岂容妄得哉？果有功，岂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赏乎！诸军但务立功，无患赏给之不行也，但管取足，无问总所之科敷也。刘晏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勋，李晟屯东渭桥，无积赀输粮，以忠义感人，卒灭大盗。足下以书生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规赞主帅，而反咎王人以不敛于民，岂不异哉！九月以后，兴元一军，支拨过钱引二十八万道，银绢二千匹两，而糗粮草料与犒设、赏钱之类不与焉，亦不为不应副矣。若皆及将士，岂不可以立功？有功赏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职，各有所主，而于财贿出纳为尤严，经由检察，互相关防，所有屡降旨挥，凡有支费，宣司审实，总所量度，此古今通义，而圣朝之明制也。足下独不办，何哉？来书谓攻散关，若得银绢一二万匹两，钱引一二十万，椿在凤州，有此重赏，而虏不破灭，无有也。椿在凤州，与鱼关何异？方宣抚以攻守之策，会问节使时，亦不闻以此为言。今散关、凤翔未破，足下可与军中议，取散关

要银绢钱引若干，取凤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当一切抱认，足下可结罪保明具申，当以闻于朝廷。如克敌而赏不行，仆之责也。若本所抱认而不能成功，足下当如何？仆前后见将帅多是忠义赴功、捐躯报国之人，只缘幕中导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帅之贤，固不妄听，然足下自不应为此异论也，万一朝廷闻之，得无不可乎？之望尝备员刿荐，预有惧焉，且宜勉思婉画，谨重话言，勿恤小利，以败大事，但得主帅成功，足下复何求哉？信笔不觉喋喋，幸照。”绂得书，颇自惭悔，仲亦大恐。闰月癸酉，率诸军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尝从蜀士大夫得其书，谓今世言功者，多约取而丰责，先事质偿，如宿逋然，神州未复，端坐此耳。王之尽理，仲之补过，绂之服义，要皆可书，故裂取其详而传之。

成都贡院

成都新繁有藏艺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长交事匱护，畀付惟谨。淳熙间，胡给事元质制置四川，闻之，谓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归之府。议以为乾德平僭伪，虽銮舆不亲幸，而耆定一方，实为隽功，欲扳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严毖奉。遂斥羡财鸠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筑宫有日矣。僚采或谓郡国私建宗庙，谊盍先以闻，俟报可。胡竦然，乃暂辍役，驿书请于朝廷。议果不以为然，弗之许。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动观瞻，不容已，会贡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既毕工，壮丽甲西州焉。事有适会乃如此，向子西能言其详，因伶语而及兹说。

万春伶语

胡给事既新贡院，嗣岁庚子适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帐考校者，悉倍前规。鹄袍入试，茗卒馈浆，公庖继肉，坐案宽洁，执事恪敬，誾誾于于，以鬯于文，士论大惬。会初场赋题出《孟子》“舜闻善若决江河”，而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为韵。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长而尚先达，每在广场，不废请益焉。晡后，忽一老儒擿礼部韵示诸生，谓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为颠沛，一为沛邑，注无沛决之义，惟它有霈字，乃从雨，为可疑。众曰：“是。”哄然扣帘请。出题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经意，亶云：“礼部韵注义既非，增一雨头，无害也。”揖而

退，如言以登于卷。坐远于帘者，或不闻知，乃仍用前字。于是试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将试《论语》“籍籍传”，凡用“沛”字者皆窘。复扣帘，出题者初不知昨夕之对，应曰：“如字。”廷中大喧，浸不可制，噪而入，曰：“试官误我三年，利害不细。”帘前闱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执考校者一人殴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或又咎其误，曰：“第二场更不敢也。”盖一时祈脱之辞。移时稍定，试司申鼓噪场屋，胡以不称于礼遇也，怒，物色为首者，尽系狱。韦布益不平。既拆号，例宴主司以劳还，毕三爵，优伶序进。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与诧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试所诵忆，其一问：“汉四百载，名宰相凡几？”儒服以萧、曹而下枚数之无遗，群优咸赞其能。乃曰：“汉相，吾言之矣；敢问唐三百载，名将帅何人也？”旁揖者亦诎指英、卫，以及季叶，曰：“张巡、许远、田万春。”儒服奋起争曰：“巡、远是也，万春之姓雷，历考史谍，未有以雷为田者。”揖者不服，撑拒滕口。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质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诟，袒裼奋拳，教授遽作恐惧状，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风己也。忽优有黄衣者，持令旗跃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学给事台旨，试官在坐，尔辈安得无礼。”群优亟敛容，趋下，喏曰：“第二场更不敢也。”侠陀皆笑，席客大惭，明日遁去，遂释系者。胡意其为郡士所使，录优而诘之，杖而出诸境，然其语盛传迄今。

山谷范滂传

山谷在宜州，尝大书《后汉书·范滂传》，字径数寸，笔势飘动，超出翰墨迳庭，意盖以悼党锢之为汉祸也。后百年，真迹逸人间，赵忠定得之，宝置巾篋，搢绅题跋，如牛腰焉。既乃躬蹈其祸，可谓奇谶。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宪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说堂。

紫岩二铭

张紫岩谪居十五年，忧国耿耿，不替昕夕。适权奸新毙，时宰恃虏好而不固圉，紫岩方居母丧，上疏论事，朝廷以为狂，复诏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间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铭，以寓意。《墨》之铭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为潇湘之宝，予将与之归老。”而《逍遥杖》之铭曰：“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危不持，颠不扶，则焉用彼。”或录以示当路，大怒，以为讽己，将奏之，会病卒，不果。它日，陈正献俊卿为孝皇诵之，摘其一铭，书于御杖焉。

卷第十一八则

李白竹枝词

绍圣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谪黔南。道间，作《竹枝词》二篇，题歌罗驿，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书其后，曰：“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余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子细，忆集中无有，三诵而使之传焉。其辞曰：‘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命轻人鲊瓮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今《豫章集》所刊，盖自谓梦中语也，音响节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欤！

蚁蝶图

党祸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图遗之者，绘双蝶翾舞，罥于蛛丝而队，蚁憧憧其间，题六言于上曰：“胡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崇宁间，又迁于宜。图偶为人携入京，鬻于相国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长。元长大怒，将指为怨望，重其贬，会以讣奏仅免。其在黔，尝摘香山句为十诗，卒章曰：“病人多梦医，因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一时网罗之味，盖可想

见。然余观其前篇，又有“冥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气，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蚁计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两朝。庆元间，以退傅居于吉，隐然有东山之望。当路忌之。时善类引去者纷纷，一皆指为伪学。婺有吕祖泰者，东莱之别派也，勇义敢言，愤时事之日非，奋然投匦上书，力诋用事者，且乞以益公为相。皂囊下三省，朝论杂然起，或以为益公实颐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谓淳熙之季，王鲁公为首台，益公尝挤而夺之位，以身为伪学标准，羽翼其徒，使邪说横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诱致狂生，扣阍自荐，以觊召用，乞加贬削。上不以为然。言者益急，乃镌一官为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窜之。益公上表谢。余时在里中，传得之。今尚忆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贬官一等，洪造难名。敢期垂尽之年，犹丽怙终之罪。中谢。伏念臣疏庸一介，际遇四朝。逮事高皇，已遍尘于台省；受知孝庙，复久玷于机衡。不思勉效于同寅，乃敢与闻于异论；既肺肝众所共见，岂口舌独能自明？惟光宗兴念于元僚，亦屡分于阃寄；肆陛下曲怜其末路，爰俾遂于里居。首将正于狐丘，巢忽危于燕幕。狂生妄发，姓名辄及于樵苏；公议大喧，论罚盖输于薪粲。仅削司徒之秩，犹存平土之官。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宽，驭民敬故。国皆曰杀，虽微可恕之情；耄不加刑，姑用惟轻之典。遂令衰朽，亦与生全。臣有愧积中，无阶报上。省愆田里，视桑荫之几何；托命乾坤，比栎材而知免。”初，当路入浸润，欲文致以罪，而难其重名，意或有辨论，乃置于贬。及奏至，引咎纡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释。既而东朝奉宝册，诏复其秩，时北门者当制，廷纶有曰：“骇匹夫狂悖之上闻，乃片言诖误之并及；既有疑于三至，姑薄褫于一阶。朕方建皇极而融会于党偏，尊重闱而濡浃于庆施，申念三朝之遗老，仅同下国之灵光，宁屈彝章，以全晚节。属外亲之诣阙，在更生初岂预知；贬宫保以居间，矧彦博已尝得谢。”犹不谓非罪也。嘉定更化，诏湔祖泰过名，授以文资，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赠赐谥，于是其言始伸。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莅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为天族，同国休戚。某乃为何人家计安危，而获斯辱也。”尹亦惭，趣讫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诵其详，犹有为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今尚识其故处，层栖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矣。然稍异而可纪者亦不一，因录之，以示传奇。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溲匽。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鉟铤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尝有数柱，欲羾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庑下。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絫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哳号嘑，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闻诸广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濯时，为盗所取，迹捕无有。会市有窭人鬻精金，执而讯之，良是。问其所以致，曰：“獠家素严，人莫闯其藩。予栖梁上，三宿而至塔，裹麨粮，隐于颠，昼伏夜缘，以刚铁为错，断而怀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问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挟二雨盖，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风，鼓以为翼，乃在平地，无伤也。”盗虽得，而其足卒不能补，以至今。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馔烧羊以谢大僚，曰：“如例。”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几与崖蜜无辨。独好作河鱼疾，以脑多而性寒故也。余后北归，见藤守王君兴翁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废，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罗围”，赀乙于蒲，近家亦

荡析。意积贿聚散，自有时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宁，神祖虚心以听。荆公自以为遭遇不世出之主，展尽底蕴，欲成致君之业，顾谓君不尧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诸老力争，纷纭之议，殆偏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尽废老成，务汲引新进，大更弊法，而时事斩然一新。至于元丰，上已渐悔，罢政居钟山，不复再召者十年。其后元祐群贤迭起，不推原遗弓之本意，急于民瘼，无复周防，激成党锢之祸，可为太息。余尝侍楼宣献及此，宣献诵荆公《是时尝因天雪有绝句》曰："势合便疑埋地尽，功成直欲放春回。农夫不解丰年意，只欲青天万里开。"其志盖有在。余应曰："不然。旧闻京师隆冬，尝有官检冻死秀才腰间系片纸，启视之，乃《喜雪诗》四十韵，使来年果丰，已无救沟中之瘠矣。况小人合势，如章、曾、蔡、吕辈，未知竟许放春否？"宣献忻然是其说。及今观之，发冢之议，同文之狱，以若人而居位，岂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于是孤矣。

尊尧集表

《日录》一书，本熙宁间荆公奏对之辞，私所录记。绍圣以后，稍尊其说，以窜定元祐史谍。蔡元度卞又其婿，方烜赫用事，书始益章。建中靖国初，曾文肃布主绍述，垂意实录，大以据依。陈了翁瓘为右司员外郎，以书抵文肃，谓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厌宗庙，不可。文肃大怒，罢为外郡，寻谪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尧集》，为十论，亶辨其所纪载，犹未敢以荆公为非。及北归，又著《四明尊尧集》，为八门，曰圣训、曰论道、曰献替、曰理财、曰边机、曰论兵、曰处己、曰寓言，始条分而件析之，无婉辞矣。政和元年，徽祖闻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时了翁坐其子正汇狱，徙通州，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进，乞于御前开拆。初，崇宁既建辟雍，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创坐像。了翁愤之，并于奏牍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笔，尽目其徒为儒宗；首善之宫，肇塑其形为坐像。礼官舞礼而行谄，吏书献佞而请观。

光乎仲尼，乃王雱圣父之赞；比诸孔子，实卞等轻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将圣，当时不得配太庙之飨，后世所以广上丁之祠。今比安石为钦王之臣，则方神考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学，列辟班随；至尊拜伏于炉前，故臣骄倨而坐视；百官气郁，多士心寒。自有华夏以来，无此悖倒之礼。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终不过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者十载。八字威加于邓绾，万机独运于元丰，岂可于善述之时，忽崇此不逊之像？”又曰：“又况临川之所学，不以《春秋》为可行，谓天子有北面之仪，谓君臣有迭宾之礼；礼仪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岂是先王访道之法？赣川旧学，记刊于四纪之前；辟水新雍，像成于一婿之手。唱如声召，应若响随。”其自叙则曰：“愚公老矣，益坚平险之心；精卫眇然，未舍填波之愿。殁而后已，志不可渝。望虽隔于戴盆，梦不忘于驰阙；丹诚上格，天语遥询。要观尊主之恭，缓议奸时之罪，渊冰在念，枭磔宁逃。”书奏，有旨，陈瓘自撰《尊尧集》，语言无绪，并系诋诬；不行毁弃，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羁管。令本州当职官，常切觉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书省。于是庙堂意叵测，识者为了翁危之。了翁不顾，至天台剡谢之辞，犹曰：“知诋诬之不可，志在尊尧；岂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语言无绪，议论至迂。独归美于先献，遂大违于国是。不行毁弃，有误咨询，虚消十载之光阴，靡恤一门之沟壑。果烦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于九重，安得延龄于再造？”其凛凛不屈盖如此。余后因读《夷坚·支乙》，见其记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意以讥卞也。时方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为此而止。是知当时公议，虽小夫下俚犹不惬，不特了翁也。其后朝论，亦颇疑于礼文，遇车驾幸学，辄以屏障其面。是时荆公位实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未尝为止，《夷坚》误矣。国初旧制，兖、邹二公东西向。今郡县学，二公所以并列于左者，盖靖康撤荆公像之时，徒撤而不复正耳，其位尚可考也。然徽祖圣孝根心，每以裕陵笃眷之故，不忍以荆公为非。翠华北狩，居五国城，一日燕坐，闻外有货《日录》者，亟辍衣易之。曹功显勋亲纪其事，羹墙之念，本无一日忘。了翁之辨虽明，其讫不见省者，亦政、宣大臣无以正救为将顺者欤！

三忠堂记

庐陵号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辈出，里人图所以尊显风厉以垂无穷者。嘉泰四年八月，始为堂，县庠以祀三忠。时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岁多不怿，稍谢碑版之请，不肯为。一日，韦布款其门者百数，阍辞焉，弗可，乃强为通。益公方卧，奋然起曰："是当作。"即为属藁，文不加点而成，邑人惬望。四方闻其复秉笔，求者沓至，益公实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盖绝笔焉。后四年，余得录本于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吉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余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欧阳公修，以六经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术复明，遂以忠言直道，辅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从而谥曰文忠，莫不以为然。南渡抢攘，右相杜充，拥众臣虏，金陵守陈邦光就降，惟通判杨邦乂戟手骂贼，视死如归，国势凛凛，士大夫复翕然尊之，天子从而褒赠之，赐谥曰忠襄，则又莫不以为然。时宰议礼，众论讻讻，惟一编修官胡铨毅然上书，乞斩相参、虏使，三纲五常赖以不坠，士大夫复翕然尊之，厥后天子从而褒赠，赐以忠简之谥，则又莫不以为然。是之谓三忠。虽然此邦非无宰相，如刘沆冲之在朝，尝力荐文忠，留置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勋臣之令，而谥则未闻，子瑾孙僩，俱为待制，迄不能请，矧被遇之从臣乎？夫然后知节以一惠，天子犹不敢专，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庐陵宰赵汝厦即县庠立三忠祠，岁时率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学者固仰其炜煌。若夫百世之下，闻清风而兴起，得无慕休烈扬显光者耶！汝厦用意远矣。"其后楼宣献铭益公墓，称其"精确简严"，士谓纪实。益公谥文忠。余谓它日有尚贤者在位，隮配其间，尚可谓四忠也。

临江四谢

临江谢氏，世以儒鸣。元丰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举廉、世充，同登进士第，连标之盛，侈于一时，时人谓之"临江四谢"。举廉字民师，东坡尝以书与之论文，今载集中。艮斋谔，绍熙间位中执法，以厚德著，盖其族孙也。

卷第十二十三则

王卢溪送胡忠简

胡忠简铨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之祸，直声振天壤。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独王卢溪庭珪诗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待它年公议出，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于是有以闻于朝者，桧益怒，坐以谤讪，流夜郎，时年七十。既而桧死，卢溪因读韩文公《猛虎行》，复作诗寓意曰："夜读文公《猛虎诗》，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来事，虎死方羞前所为。昨日犹能食熊豹，今朝无计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唤作痴儿果是痴。"盖复前说也。寻许自便。孝宗初政，召对寤合，诏曰："王庭珪粹然耆儒，凛有直节，顷以言语文字，牴牾权臣，流落排摈，殆逾二纪，召对便殿，敷奏详华，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国子监主簿。"庭珪不留，乞崇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对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诏复禄以祝釐。后告老终于家，寿九十三。其再召也，庙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识者谓以忠得寿，而泽不及嗣，天人报施，犹若少偏。时又有朝士陈刚中、三山寓公张仲宗，亦以作启与词为饯而得罪，桧之怨忠简，盖流毘不少置也。

秦桧死报

秦桧擅权久，大诛杀以胁善类。末年，因赵忠简之子汾以起狱，谋尽覆张忠献、胡文定诸族，棘寺奏牍上矣。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后摇手曰："勿劳太师。"桧犹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狱事大解，诸公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嘱其家曰："此行无全理。脱幸有恩言，当于馈食中置肉笑靥一以为信。毋忘！"既入狱，月余无所问，亶日施惨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昼，置之暗屋，仰絣之，使视椽榱，偶见屋上一窍如钱，微有日影，须臾稍转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异谋，遂得小梃，惟数晷以待尽。忽

外致食于橐，满其中皆笑靥，汾泣曰：“吾约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绐我。”既而狱吏皆来贺，即日脱械出，则桧声钟绐赙矣。忠献是时居永，亦微闻当路意，汾既系，昕夕不自安，且念为太夫人忧，不敢明言。忽外间报中都有人至，亟出视，一男子喘卧檐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测，众环睨缩颈，忠献素坚定，于是亦色动。有顷，掖之坐，稍灌以汤饵而苏，犹未出语，亶数指腰间，索之，得片纸。盖故吏闻桧讣，走介星驰，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颠蹶。顷刻之间，堂序欢声如雷。王卢溪在夜郎，郡守承风旨，待以囚隶，至不免旬呈。适邮筒至，张燕公堂以召之，卢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趋诣，罢燕之明日，始闻其事，守盖先得之矣。故卢溪既得自便之命，题诗壁间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长安信息希。二十年兴搢绅祸，一终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说哥奴病，远道俄闻逐客归。当日弄权谁敢指，如今忆得姓依稀。”盖志喜也。同时谢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为郡守刘景所捕，既至而改礼，王仲言《挥麈录》详纪之，与夜郎守略同。是知桧稔恶得毙，为善类之福不赀，要非幸灾也。

吕东莱祭文

吕东莱祖谦居于婺，以讲学唱诸儒，四方翕然归之。陈同父盖同郡，负才颉颃，亦游其门，以兄事之。尝于丈席间，时发警论，东莱不以为然。既而东莱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呜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流而为度数刑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窃闻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则变而为权谲纵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虽高明之洞见，犹小智之自营；虽笃厚而守正，犹孤垒之易倾。盖欲整两汉而下，庶几及见三代之英，岂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剧论，叹古来之未曾。讲观象之妙理，得应时之成能；谓人物之间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独疑其未通，我引数而力争；岂其于无事之时，而已怀厌世之情？俄遂婴于末疾，喜未替于仪刑；何所遭之太惨，曾不假于余龄。将博学多识，使人无自立之地；而本末具举，虽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尝诵子皮之言曰：‘虎帅以听，孰敢违子，人之云亡，举者莫胜。’假使有圣人之宏才，又将待几年而后成？孰知夫一觞之恸，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复鼓；而洞山之灯，忍使其遂无所承。眇方来之难恃，尚既往之有灵。”朱晦翁见之，大不契意，遗婺人书曰：“诸君子聚头磕额，理会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论。”同

父闻之不乐。它日，上书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雠，而方且扬眉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盖以微风晦翁，而使之闻之，晦翁亦不讶也。此说得之蔡元思念成。

猫牛盗

余辛未岁，官中都，居旌忠观前。家素蓄一青色猫，善咋鼠，家人咸爱之。一日正午，出门即逸去，购求竟不获。又忆总角时，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别墅，一牯甚腯，为人所盗，先夫人不欲扰其邻，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群斗而讼在邑。余时尚幼，家无纪纲仆，莫能弊讼，又弗问，从邑中自断。后推其月日，乃同一夕，盖远在百里外，牛举趾缓，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闲以问客，有能知闾里之奸者，为余言内北和宁门，实有肆其间，号曰"鬻野味"，直廉而肉丰，市人所乐趋。其物则市之猫犬类也，夜罥犬负而趋，犹幸不遇人；若猫则皆昼攫。都人居浅隘，猫或嬉敖于外，一见不复可遁，每得之，即持浸户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湿辄舐，非甚干不已，以故无鸣号者。有见而遂之，则必问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传闻其手中乃有十数尾，视其非者而出之，都人习尚不穷奸，虽知其盗，以为它人家猫，则亦不问也。夜则皆入于和宁之肆，无遗育焉。牛嗜盐，盗者持一钩、一竿、一绳，竿通中，行则为杖策，而匿钩绳于腰间，见者固莫疑其联。伺夜入栏，手盐以饲牛，牛引舌，则钩之。夙导绳通中，急趣其杪，牛负痛欲触，则隔竿之长；欲鸣，则碍钩之利。钩者奔，牛亦奔，故虽数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质之捕吏之良者，道盗之智甚悉，所闻皆信然。嗟夫！盗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于义，夫孰能御哉？一有所移，而用止于是，观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择焉，斯可矣。

味谏轩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尝过之。延以饮，有小轩极华洁，槛外植余甘子数株，因乞名焉，题之曰“味谏”。后王子予以橄榄遗山谷，有诗曰：“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时盖徽祖始登极，国论稍还，是以有此句云。

龙见赦书

金国熙宗亶皇统十年夏，龙见御寨宫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惧，以为不祥，欲厌禳之。左右或以为当肆赦，遂召当制学士张钧视草。其中有“顾兹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译者不晓其退托谦冲之义，乃曰：“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惊问故，译释其义曰：“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亶大怒，亟召钧至，诘其说，未及对，以手剑剺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译之为愚为奸也。其年亶弑，亮于登宝位赦，暴其恶而及此。

丹棱巽岩

眉山秀出岷峨，属邑丹棱者，李文简焘实家焉。邑有山曰龙鹤，文简读书其上，命曰“巽岩”，因以自号，士夫至今以为称。尝自为记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负东南，面西北，其位为巽，为乾。盖处己非乾健无以立，应物非巽顺无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陈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讲学之序也。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人各有所履，善恶分焉。惟能谦，可与共学；惟能复，可与适道。知所适而无以自立，则莫能久；故取诸常，使久于其道，或损之，或益之。至于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随邑而迁，则所以自立者成矣。虽然，吉凶祸福，横发逆起，有不可知将合于道，其惟权乎！然非巽则权亦不可行，学而至于巽，乃可与权，此圣贤事业也。”文简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记时，年二十四。

郑少融迁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习国家事，厉精政本，颇垂意骨鲠，以强本朝。淳熙六年，郑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赏滥，力指时政之失。且谓卿监丞簿，事简官备，馆职史官，至二十员；学官书局，各以十数；监司郡守，叠授三政；参议祠庙，归正添差；养老将校，充满外路。东宫彻章，馆阁进书，杂流厮役，例沾赏典，曰随龙、曰应奉。开河修堰，并场蠲赋，无时推恩。他司钱物，漕乞移用；尉不捕贼，诡奏有功；张大虚声，横被醲赏。累数百言，上览而壮之。奎札付中书曰："赏功迁职，不以滥予，郑丙言是也。给舍遇书读，宜随事以闻。"于是廷臣始侧目。既而少融益亹亹论事，敢于劘上，上亦忻然纳之无忤。八年，遂兼夕拜东宫春坊。陈龟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于酒。兄良显诉陈女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语连龟年，尹不敢治，诏送大理，左右有为之地者。诏漕司先审责良显："不实反坐。"状始得行。少融駁奏曰："愿少存国法，为子孙万世计。"竟如初诏。韩子师以曾觌援，有起废意。少融极口诋之曰："是人仰累圣德。"后大臣或指二言之切为卖直。上不听，谕少融曰："朕自喜给舍得人。"亟迁吏书以矫其谗。时王谦仲兰丞宗正进对曰："今日不欺陛下，惟郑丙，惜其爱莫助之耳。"上喜，亦迁监察御史。谦仲尤击搏，不畏强御，驯致大用，奖直厉断，盖隐然有亨阿封即墨之风焉。至今士夫间，犹能诵其独立敢为之实也。少融继守数郡，治微尚严云。

沙世坚

乾道间，有归正官曰沙世坚，素武勇，坐赃配隶静江府。郑少融为广西宪，命之捕盗，有功，稍复其官。庆元中，为德安守，麄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乡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为安陆宰，实为其僚。晁好饮而敢为，初亦相得，久益厌，乃枘凿不谋。世坚捕邑胥，罗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对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发檄。晁归府，见之卧内，命妾以杯酒酌之，颇道初意之谬，谓人实浸润，非我也。晁唯唯谢。因历历嘱后事，且诿其与它僚同任责，既而曰："沙世坚武人性直，没许多事，一句是一句，知县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对曰："百辟岂敢怨太尉？但心里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发邮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调者十年，遂终于家。一言轻发，横挑黥夫之辱，晁固不无罪也。

淮阴庙

楚州淮阴，夹漕河而邑于泽国，诸聚落尤为荒凉。开禧北征，余舟过其下，舟人指河东岸弊屋数椽，曰：“是为楚王信庙。”亟维缆登焉。堂庑倾攲，几不庇风雨。两旁皆过客诗句，楹楣户牖，题染无余。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读。左厢有高堵，不知何人写杨诚斋二诗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笔画。余以意揣录之。其一曰：“来时月黑过淮阴，归路天花舞故城。一剑光寒千古泪，三家市出万人英。少年跨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其二曰：“鸿沟只道万夫雄，云梦何销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还负室前钟。古来犬毙愁无盖，此后禽空悔作弓。兵火荒余非旧庙，三间破屋两株松。”音节悲壮，伦儗抑扬，遍壁间殆无继者。本题文成为宣成，余按张留侯谥，与霍博陆自不同，后得麻沙印本《朝天续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两淮阴，虽意不同，疑亦传复。虏既入塞，旧庙当无复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鲫鱼

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鱼，文采尤可观。逆曦之归蜀，汲湖水浮载，凡三巨艘以从，诡状瑰丽，不止二种。惟杭人能饵蓄之，亦挟以自随。余考苏子美诗曰：“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诗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则承平时盖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张贤良梦

张贤良君悦，咸家蜀绵竹，世以积德闻。绍圣初，再试制科。宰相章惇览其策，以所对不以元祐为非，大怒，虽得签书剑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废矣。仕既不甚达，益笃意植嬂貤庆，以遗后人。尝一日昼

寝，梦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尔子名德作宰相。”惊而寤，未几而魏公生。时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悦不欲更所从，乃字魏公曰德远。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天固有以启之者欤！

乾坤鉴法

政和初，濮有异人曰王老志，以方术幸，赐号“洞微先生”。蔡絛《国史后补》已详其事，不复複纪。所履既奇崛，道幽显事，益涉于诞，惟掉头禄豢，时出危言，与灵素等异趣为可称。其在京师，每心非时事，亦屡以意风蔡元长使迁于善，而弗听也。徽祖尝召之入禁籞，显肃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纸于袖曰：“陛下它日与中宫皆有难。臣行死，不及见矣。臣有乾坤鉴法，可以厌禳，然尤当修德，始可回天意。请如臣法铸鉴，各以五色流苏垂之，置于寝殿。臣死后，当时坐鉴下，记忆臣语，日儆一日，思所以消变于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说，左右皆大惊。既有诏尚方庀工，鉴成进御，而老志归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祸，二宫每宝持之，且叹其先识。古今方士多矣，亿中不足奇，而能弃己所嗜，纳君于正，斯可嘉也。爰而载之，以见圣德之兼容者。

卷第十三六则

范碑诗跋

赵履常崇宪所刊四说堂山谷《范滂传》，余前记之矣。后见跋卷，乃太府丞余伯山禹绩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谪居是邦，慨然为之经理舍馆，遂遣二子滋、浒从之游。时党禁甚严，士大夫例削札扫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执诸生礼。一日携纸求书，山谷问以所欲，拱而对曰："先生今日举动，无愧东都党锢诸贤，愿写范孟博一传。"许之，遂默诵大书，尽卷仅有二三字疑误。二子相顾愕服，山谷顾曰："《汉书》固非能尽记也，如此等传，岂可不熟？"闻者敬叹。若著满秩，持归上饶，家居宝藏之。再世散逸，归东武周氏，又归忠定家。伯山仅传摹本，其子子寿铸为四明制属，携之笈中之官。楼攻媿见之，为作诗曰："宜人初谓宜于人，莱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记》顾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滨。贤哉别驾眷迁客，不恤罪罟深相亲。哀哀不容处城闉，夜遣二子从夫君。一日携纸匄奇画，引笔行墨生烟云。南方无书可寻问，默写此传终全文。补亡三箧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张巡。岩岩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载无比伦。坡翁侍母曾启问，百谪九死气自伸。别驾去官公亦已，身虽既衰笔有神。我闻此书久欲见，摹本尚尔况其真。辍君清俸登坚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迹呈似。攻媿乃复题其后，又面命幼子治录里士俞惠叔畴诗一篇，亟称其佳焉。其辞曰："貂珰群雏擅天网，手驱名流入钩党。屯云蔽日日光无，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节士居危邦，志划萧艾扶兰芳。致君生不逮尧舜，死合夷齐俱首阳。千年兴坏真暮旦，殷鉴讵应如许远。安知后人哀后人，又起诸贤落南叹。宜州老子笔有神，蝉蜕颜扬端逼真。少模龙爪已名世，晚用鸡毛亦绝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时事骎骎建宁旧。胸蟠万卷老蛮乡，独感斯文聊运肘。老子书名横九州，一纸千金不当酬。此书岂但翰墨设，心事悢悢关百忧。人言老子味禅悦，疾恶视滂宁尔切。须知许国本精忠，不幸为滂甘伏节。九原莫作令人悲，遗墨败素皆吾师。从君乞取宜州字，要对崇宁《党籍碑》。"二诗明白痛快，足以吊二老于九垓之期矣。独惠叔末章颇伤峻厉。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诗曰："小春昼日如春晚，饮罢披图清兴远。夜光照屋四座惊，金薤银钩真墨本。当年太史谪宜州，肠断梅花栖戍楼。拾遗不逢东道主，翰林长作夜郎囚。蛮烟瘴雨森铁钺，更值韩卢搜兔窟。老色上面欢去心，

惟有忠肝悬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笺乞字传儿孙。平生孟博是知己，笔下写出精神骞。兴亡万古同一辙，党论到头不堪说。刊章下郡汉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绝。先朝白昼狐亦鸣，正气消尽邪气生。殿门断碑仆未起，中原戎马来纵横。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凄凉重三叹。《兰亭》《瘗鹤》徒尔为，好刻此书裨庙算。”牛腰轴虽大，诗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谓“昌黎《淮西碑》犹欠冒头不得”之戏耳。伯山前辈老成，尝为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寿世科，今为镇江外辖，盖方乡用者。

晦庵感兴诗

朱晦翁既以道学倡天下，涵造义理，言无虚文。少喜作诗，晚年居建安，乃作《斋居感兴》二十篇，以反其习，自序其意，断断乎皆有益于学，而非风云月露之词也。余从吾乡蔡元思念成诵得之，其序曰：“予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欲效其体，作十数篇。顾以思致平凡，笔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之间，以为高也。斋居无事，偶书所见，得二十篇，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贻诸同志云。”一曰：“昆仑大无外，磅礴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皇羲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二曰：“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纮中。前瞻既无始，后际那有终？至理谅斯存，万世与今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三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凝冰亦焦火，渊沦复天飞。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珠藏泽自媚，玉韫山含晖。神光烛九垓，玄思彻万微。尘编今寥落，叹息将安归？”四曰：“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厚味纷朵颐，妍姿坐倾国。崩奔不自悟，驰骛靡终毕。君看穆天子，万里穷辙迹。不有祈招诗，徐方御辰极。”五曰：“泾舟胶楚泽，周纲已陵夷。况复王风降，故宫黍离离。玄圣作《春秋》，哀伤实在兹。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涟洏。漂沦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以丧，何复嗟叹为？马公述孔业，托始有余悲。拳拳信忠厚，无乃迷先幾。”六曰：“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西园植奸秽，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时起陆梁。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

昌。晋史自帝魏，后贤合更张。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七曰：“晋阳启唐祚，王明绍巢封。垂统已如此，继体宜昏风。麀聚渎天伦，牝晨司祸凶。乾纲一以坠，天枢遂崇崇。淫毒秽宸极，虐焰燔苍穹。向非狄张徒，谁办取日功？云何欧阳子，秉笔迷至公。唐经乱周纪，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说伊川翁。《春秋》二三策，万古开群蒙。”八曰：“朱光遍炎宇，微阴眇重渊。寒威闭九野，阳德昭穷泉。文明昧谨独，昏迷有开先。几微谅难忽，善端本绵绵。掩身事斋戒，及此防未然。闭关息商旅，绝彼柔道牵。”九曰：“微月堕西岭，烂然众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复昂。感此南北极，枢轴遥相当。太一有常居，仰瞻独煌煌。中天照四国，三辰环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无边方。”十曰：“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猗欤叹日跻，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礼。恭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鲁叟何常师，删述存圣轨。”十一曰：“吾闻庖牺氏，爰初辟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协地文。仰观玄浑周，一息万里奔。俯察方仪静，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门。勤行当不息，敬守思弥敦。”十二曰：“大《易》图象隐，《诗》、《书》简编讹。《礼》、《乐》矧交丧，《春秋》鱼鲁多。瑶琴空宝匣，纮绝将如何？兴言理余韵，龙门有遗歌。”十三曰：“颜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谨独，衣锦思尚絅。伟哉邹孟氏，雄辩极驰骋。操存一言要，为尔挈裘领。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焕炳。何事千载余，无人践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群品，利贞固灵根。非诚谅无有，五性实斯存。世人逞私见，凿智道弥昏。岂若林居子，幽探万化原。”十五曰：“飘飖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元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十六曰：“西方论缘业，卑卑喻群愚。流传世代久，梯接凌空虚。顾眄指心性，名言起有无。捷径一以开，靡然世争趋。号空不践实，踬彼榛棘途。谁哉继三圣，为我焚其书？”十七曰：“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反沦丧，扰扰何为哉？”十八曰：“童蒙贵养正，孙弟乃其方。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奉水勤播洒，拥彗周室堂。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劬书剧耆炙，见恶逾探汤。庸言戒粗诞，时行必安详。圣涂虽云远，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寻。岂无萌蘖在，牛羊复来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义心。物欲互攻夺，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肃容正冠襟。保养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无言。动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子，呫嗫徒啾

喧。但逞言辞好，岂知神监昏？曰予昧前训，坐此枝叶繁。发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驰骋今古，刭华反实，斯可谓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论二氏之学，犹若有轻重有无之辨，晚学恨不得撰杖屦以质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国初，有宿儒曰徐常，持节河朔，风采隐然，重于时，然持论与时大异。曾文肃布恶之，尝具诋先烈人姓名，陈之乙览，常列其间，然未有以罪也。会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乃常所为文。文肃之子纡适相国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宁间《上王荆公书》，诋常平法者，纡以置几案间，不为意。文肃偶入黉舍见之，袖以入，明日遂奏榻前，且谓常元未尝上此书，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从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尝有教子诗曰：“词赋切宜师二宋，文章须是学三苏。”其措意如此，宜其与文肃异也。

任元受启

秦桧秉权寖久，植党缔交，牢不可破。高皇渊嘿雷声，首更大化，惩言路壅蔽之弊，召汤元枢鹏举于外，执法殿中，继迁侍御史。时有选人任尽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论事，闻其除，亟以启贺之，曰：“伏审光奉明纶，荣跻横榻，国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与独坐迭为宪长。自昔虽称于雄剧，比岁或乖于选抡，污我霜台，赖公雪耻，辄陈管见，少助风闻。靖言有宋之奸臣，无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载辅国而专政，亘古无之；二百年列圣之贻谋，扫地尽矣。乃若糊名而较艺，亦复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连冠两科之士。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实甚。公攘名器，报微时箪食之恩；峻立刑诛，钳当世搢绅之口。一时谪籍，半坐流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无复偶语。每除言路，必预经筵，盖缘乳臭之雏，实预金华之讲。受其颐志，应若影从。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实事不闻而闻事不实。逮政府枢庭之有阙，必谏官御史而后除。所以复鹰犬之报，而搏吠已憎；疏鸳鹭之班，而孤危主势。私窃富贵之势利，岂止于子孙而为臣？仰夺造化之爐锤，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当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专阿王氏。致学官之献佞，假题目以文奸；引前代兴王之诗，为其孙就试之谶。旋从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于妖言，启包藏之异意。忠愤扼腕，智识寒心。上愧汉臣，既乏朱云之请剑；下惭唐室，

未闻林甫之斫棺。坐令存没之奸，备极宠荣之典。正缘和议，常赞睿谋。故圣主念功，务曲全于体貌；然宪台议罪，当明正于典刑。赏当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罚当罪，所以贻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废，国将若何？敢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气刚而志烈，学老而才雄。自亲擢于中宸，即大符于民望。明目张胆，士林日诵于谠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阴赐。虽直道尽更其覆辙，而宏纲独漏于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之责望尤备。愿言弹击，无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韦仁约自称雕鹗，才固绝伦；张文纪不问狐狸，恶惟诛首。纵黄壤之已隔，在白简以难逃。使六合之间，忠义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几绍兴汤御史之名，不在庆历唐子文之下。其他世俗之谄语，谅非方正之乐闻，侧听褒迁，别当修致。”汤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颜为回，故一时公议大明，奸谀胆落，尽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丑》，杨诚斋为之序，仕亦不大显。余先君手抄其启杂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宁坐上，客有叶知几者，官天府，与焉。叶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纹鳞皴，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晋陵子题，铭曰：“卓哉斯器，乐惟至正。音清韵高，月苦风劲。瑮余神爽，泛绝机静。雪夜敲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之，岂独知政。”又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李以质于叶，叶一见色动，掀髯叹咤，以为至宝。客又有忆诵《渑水燕谈》中有是名者，取而阅之，铭文岁月皆脗合，良是。叶益自信不诬，起附耳谓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觌，虽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偿百万钱。鬻者撑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宝此，将贡之上方，大珰某人固许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顾信叶语，绝欲得之；门下客为平章，莫能定。余觉叶意，知其有赝，旁坐不平，漫起周视，读沼中字，皆历历可数。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问叶曰：“琴之孅恶，余姑谓弗知，敢问正元何代也？”叶笑未应。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问为？”余曰：“诚

然，琴何以为唐物？”众哗起致请，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是矣，而‘贝’字阙其旁点，为字不成。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徒取《燕谈》，以实其说，不知阙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笔，修琴时必剖而两，因题其上。字固可识，又何疑焉？”众犹争取视，见它字皆焕明，实无旁点，乃大骇。李更衣自内出，或以白之，抵掌笑。叶惭曰：“是犹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强薄酬，顿损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虽怒而无以辞也，它日遇诸涂，頩而过之。今都人多售赝物，人或赞孅，随辄取赢焉。或徒取龙断者之称誉以为近厚，此与攫昼何异，盖真蔽风也。

选人戏语

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醼集多用之。嘉定初，吴畏斋帅成都，从行者多选人，类以京削系念，伶知其然。一日，为古冠服数人游于庭，自称孔门弟子，交质以姓氏，或曰“常”，或曰“于”，或曰“吾”，问其所莅官，则合而应曰：“皆选人也。”固请析之，居首者率然对曰：“子乃不我知，《论语》所谓‘常从事于斯矣’，即某其人也。官为从事而系以姓，固理之然。”问其次，曰：“亦出《论语》：‘于从政乎何有？’盖即某官氏之称。”又问其次，曰：“某又《论语》十七篇所谓‘吾将仕者’。”遂相与叹咤，以选调为淹抑。有怂恿其旁曰：“子之名不见于七十子，固圣门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见颜、闵方在堂，群而请益，子骞蹙頞曰：“如之何？何必改。”兖公应之曰：“然，回也不改。”众抚然不怡，曰：“无已，质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钻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闻者至今启颜。优流侮圣言，直可诛绝，特记一时之戏语如此。

卷第十四五则

陈了翁始末

陈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时，为右司员外郎。曾文肃敬之，欲引以附己，屡荐于上，使人谕意，以将大用之。了翁谓其子正汇曰：“吾与丞相，议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饵。吾有一书将遗之，汝为我书。”且曰：“郊恩不远，恐失汝官，奈何？”正汇再拜愿得书。了翁喜，明日持以见文肃于都堂，适与左司朱彦周会，待于宾次，朱借读其书，动色。既见，文肃果大怒，嘻笑谓曰：“此书它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不较也。”了翁退，即录所上文肃书及《日录辨》、《国用须知》，以状申三省，曰：“昨诣尚书省投书，蒙中书相公面谕其详，谓瓘所论为元祐浅见单闻之说，兼言天下未尝乏才，虽有十书，布亦不动。瓘不达大体，触忤大臣，除具申御史台乞赐弹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窜黜。”遂出知泰州。邹道乡在西掖，救之不从。上临朝谓文肃曰：“瓘如此报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偏，今日如何？”文肃愧谢。初议窜徙，韩文定为首台，陆农师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诚过当，若责之，则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谪乃薄。余谓前辈名节之重，身蹈危机，不复小顾，申省公牍，百载而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余丱角时，先夫人教诵古今奏议，谓是足壮它日气节，此书与焉。今尚忆其全文曰：“瓘闻之，古贤未尝无过。周公、孔子、颜渊，皆有过也。子路闻过则喜，所以为圣贤之徒；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百世之师。故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过，善在一身；大臣改过，福及天下。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厌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瓘之所撰《日录辨》一篇，已进之于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尊私史而厌宗庙者可见矣。瓘去年所论陕西、河东事，未尽详悉，近守无为，奉行朝廷诏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于西边。比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札子，因述其事，名曰《国用须知》，亦已进之于上。阁下试读之，则所谓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主上修继述之效，阁下乃违志坏事，以为继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渐见。所以误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于边费。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

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它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于阁下，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边事之费，外则帅臣，内则宰相。帅臣知一方之事而已，虽竭府库之财而倾之，不可责也。至于宰相之任，则异乎此矣。岂可以知天下匮竭，而恬不恤匮竭，因坏先政，因务蔽蒙，阁下欲辞其过，可乎？瓘比缘禀事，闻阁下之言，指尚书省为道揆之地，瓘谓阁下此言失矣。三省长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岂太宰之所得预乎？两年日食之变，皆在正阳之月。此乃臣道大强之应，亦阁下之所当畏也，宜守而揆，岂抑畏之谓乎！《周官》曰：‘居宠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数千里，天变屡作，人心忧惧，边费坏败，国用耗竭，而阁下方且以为得道揆之体，可谓居宠而不思危矣。阁下于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于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负与不负在瓘，察与不察在阁下。事君之位无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夺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东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钦圣未见察，则瓘被贬黜，后来慈意开悟，则瓘得牵复。人主察孤臣之尽忠，钦圣知忠言之有补，母慈子孝，主圣臣直，此国家两全之道，庙社无疆之福也。今钦圣纳忠之美，未白于天下；而谏官不二之心，得罪于庙堂。胁持之风，甚于去岁，乖离之论，唱自大臣。所以厚钦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辞都司之命，而阁下未许其去者，阁下必有以处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论也。主上念钦圣纳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奖眷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择死，所以图报效，无负于人主，无愧于外家。一身之安危，岂暇恤哉！然则今日之言，安知不见察于阁下也？阁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职，重取烦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阁下留听。幸甚。”前书《尊尧集表》，盖与此互见始末，耆谀立懦，不厌屡书也。正汇是似益可嘉，后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阵图诗

瞿唐滟滪，天下至崄，每春夏涨潦，砂碛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随波去。独诸葛武侯八阵图，岿然历千古独存，识者谓其有神护。绍兴中，蜀士有喻汝砺者，持宪节来治于夔。趣召过郡，与夔帅宴江上，谓是图源委风后，表而诗之，自为序曰：“夔帅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濒，观武侯八阵图。诸公皆云八阵自武侯始，扪膝先生独谓不然，乃作古风示之，庶几诸公知八阵之所由起。”其诗曰：“鱼复江边春事起，万点红旗

扬清泚。主人元是刘梦得，载酒娱宾水光里。酒阑放脚步沙碛，细石作行相靡迤。卧龙起佐赤龙子，天地风云入鞭棰。蛇盘虎翼飞鸟翔，四正四奇公所垒。当时二十四万师，开门阖门随臂指。几回吓杀生仲达，往往宵遁常骑豕。海中仙人丈二履，相与往来迋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龙拿虎掷堆胸胃。江头风波几劘荡，断岸奔峰俱披靡。阳侯鏖战三峡怒，只此细石吹不起。晋大司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幕中矶矶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独有老奇癫，见之敛袂三叹喟。颇知此法自元女，细与诸公剖根柢。君不见风后英谋尽奇诡，龛定蚩尤等蜉蚁。汉大将军亲阅试，四夷闻风皆褫气。马隆三千相角掎，西羌茸茸落牙觜。而公于此出新意，盖世功名无第二。不知何处著双手，建立乃与天地比。河图洛书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门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猕猴坐御床，孰视天王出居汜。既不能跖穿膝暴秦王庭，放声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断脰决腹死社稷，满地淋漓流脑髓。羡它安晋温太真，壮它霸越会稽蠡。八年嫪恋饱妻子，洒涕东风肉生髀。斑斑犹在杲卿发，离离未落张巡齿。爱惜微躯欲安用，有臣如此难准拟。虽然爱国心尚在，左角右角颇谙委。二广二矩及二甄，《春秋》所书晋所纪。况乃东厢与洞当，复有青龙洎旬始。淫淫陈法有如许，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图昔人之刍狗，参以古法行以已。偏为前距狄笑之，制胜于兹亮其岂。尔朱十万破百万，第顾方略何如耳？嗟我去国岁月老，渺渺赤心驰玉扆。可怜阿伾财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属者买舟泸川县，扣船欲泛吴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舣。胡为于此久留滞？细雨打篷愁不睡。剽闻逆雏犯淮泗，陛下自将诛陈豨。六师如龙贼如鼠，杀回屋瓦皆蜚坠。距黍直射六百步，虏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猕猴太痴绝，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光武定中兴，要把中原痛爬洗。君不见陛下神武如太宗，万全制陈将平戎。倚闻献馘平江宫，坐使四海开春容。六騑还自江之东，光复旧京如转蓬。蜀花千枝万枝红，辄莫取次随东风。奇癫眼脑醉冬烘，东向舞蹈寿乃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与欸乃歌巴童。”喻，三嵎人，靖康初为祠部外郎。伪楚之僭，集议秘省，簪弁恇慑，喻独扪其膝曰：“此岂易屈者哉！”即日挂冠去。于是以“扪膝”自号，有集十四卷，它诗文崄怪挺绝皆称是，刘后溪光祖实序之焉。

开禧北伐

开禧丙寅五月，王师北伐，有诏发镇江总司缗钱七十万，犒淮东军，命官宣旨军前。宣台檄余往，时鏠旗罙入，未有所底，传闻叵测，

人皆惮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辞，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云之思，恻然凄动。至涟水，城已焚荡，六军皆露宿；独馀军学宣圣一殿，岿然瓦砾中。余谒宣参，钱温父廷玉方病卧一板门上，在十哲之傍，视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遂至金城，海舟之行，双桅舞风，舷几入水，稍转则反之，未尝正也。归复道洪泽、龟山至盱、泗，招抚郭倪，招宴泗之凝云楼。楼据城而高，城不甓，址以石，北望中原，无龙断焉。楼之下为厅事，后有屋三楹，榜曰金兰堂，方积笴充栋，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书，不知虏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仅如江、浙一监当衙宇耳。虏法简便，大抵如此。闻之淮人云，此乃承平遗规，南渡以后，州郡事体始增侈。既涉淮，迄事归，而王师失利，溃兵蔽野下，泣声不忍闻，皆伤痍，或无半体，为之潸然，间有依余马首以南，然不可胜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骄，贯于炊玉，不能茹粝食；部餫者复幸不折阅，多杂沙土，军中急于无粮，强而受之。人旦莫给饭二盂，沃以炊汤，多弃之道。复负重暑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罄，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多眢井，亦或赴死其间。每憩马一汲，辄得文身之皮，浮以桶面，间以井满不可汲。余暍甚，不复能勺，徒勺酒烹鸡而荐之。既还南徐官下，以蕴热饮恶，下利几三月乃苏。余尝以涂中所作诗篇为录，曰《北征》，多寓见其间，特不详所历。暇日回思少年气锐，直前不慑者，为之心折。因书梗概，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亲至僧伽塔下。中为大殿，两旁皆荆榛瓦砾之区，塔院在东厢。无塔而有院，后以土石甃洞作两门，中为岩穴，设五百应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释氏，奉其一于笈中以归。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晕锦，正今和州土码碯也。和之产，绍兴间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时已有此。前六条特异，皆晶明如缠丝，承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红透，时暑日方出，隐柱而观，烨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为余言，唐时张刺史建殿，而高丽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龟趺露立，云旧有碑载其事，今不存，莫诘信否。塔有影，前辈传记杂书之。余至之明日，适见于城中民家，亟往观焉，信然。泗固无塔，而影俨然在地，殊不可晓。

或谓影之见为不祥，泗寻荡弃，岂其应欤？殿柱，闻郭倪欲载以还维扬，今不知何在。

二将失律

王师始度淮，李汝翼以骑帅，郭倬以池，田俊迈以濠，分三军并趋符离，环而围之。虏守实欲迎降。忠义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军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颠。陴者曰："是一家人犹尔，我辈何以脱于戮？"始复为备。符离一尉游徼于外，不得归，城外十里间有丛木，尉兵依焉。我之饷军者，辇过其下，招司不夙计，征丁于市，人皆无卫，部运官吏多道匿，无与俱者。尉鸣鼓，饷者尽弃而奔，则出于木间，聚而焚之。已辄归，三将无觉者，但怪粮不时至。居数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无攻具，夜发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庙之刹，为长梯以登。泗本土堙，又无御者，幸而捷。忠义与军士，已争功而哗，及是复不携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后之宿。宿闻有我师，以其帅府命，先芟积清野待，炮械无所取办，敢死又已前却，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军吏喜其免于崇薙也，而营之。会夜暑雨大作，营乃故积水卑洼处，草以浸死，元非可顿兵也。平明，帐中水已数尺，军饥，遂先溃。二军不能支，皆扫营去，改涂自蕲县归。入城少憩，而虏人坐其南门，覆诸山下矣，兵出方半，县门发屋者，皆桀石以投人，我军几殲焉。大酋仆撒孛堇者，使谓汝翼曰："田俊迈守濠，实诱我人而启衅端，执以归我，我全汝师。"汝翼不敢应。池之帅司提辖余永宁者，闻之以告倬曰："今事已尔，何爱一夫，而不脱万众之命乎！"倬怃然颔之，永宁传呼，召俊迈计事，至则殴下马反接。俊迈厉声呼倬曰："俊迈有罪，太尉斩之可也。奈何执以与虏！"倬回顾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宁，使速行。俊迈脱手自扼其喉，卒复敓之。俊迈有二驭者，忘其名，实在旁，不能救，泣而逃。虏既得俊迈，折箭为誓，启门以出二将，犹剿其后骑，免者不能半焉。轻骑至盱眙幕府自归，余时适至，二将舍玻璃泉，犹传呼，扬扬自若。倬，盖招抚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颇自文，欲縶以归于宣台。议既定，问余何以处，余曰："大义灭亲，正典刑，以全门户，上策也。使它日朝廷欲勿行，则失刑矣，何以驭军？行之则失恩矣，何以待招抚？"倪勃然变乎色，不终席而揖余以汤，招幕有与余厚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归。倬未行，客有献计于倪者曰："军方败，事未宣也，縶而归之，其闻愈章。"遂庇弗遣。余归，病中得邸状，汝翼、倬俱薄谪湘、

湖间，意泯熄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乔梦符即京口置狱，推俊迈事，皆莫测所以发。既乃闻余永宁者，适以事至宣司，遇俊迈之驭，执之呼冤。丘枢讯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宁脊，黥流海岛。倬之弟僎，轻佻人也，好大言，闻永宁得罪而怒，实不知其事之出于倬，妄谓不然，以诉于平原。平原谓之曰："平反易耳，第万或一，然国有常宪，彼时何以为君地？不如姑已。"僎固称枉，请直之。乔遂来，复追永宁于道，俱下吏，左验明甚。九月，狱具，永宁磔死，倬弃市，从者皆论极典，汝翼以不出语，得减死，窜琼州。复劾其匿军帑之罪，藉其家赀。俊迈家赐宅予官。时倪犹帅扬，上亲洒宸翰慰安之。龙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扬，倪泣谓之曰："岳监仓在否？为我谢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罢，遂谪南康。嘉定更化，与僎俱流岭南，赀产随所在没入之。僎盖又仪真丧师之将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尝为建康副帅，在庐轻财勇往，迁池不数旬，即出兵于艰难中，颇得士卒心。方溃时，不得已俱至蕲，犹力战，独以一诺罹祸。汝翼尝为九江帅，刻剥无艺。军士甚贫者，日课履一双，军中号为"李草鞋"。其迁马帅也，船发琵琶亭，涂人咸诟而提击之。既败，犹取马司五万缗归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后，乔再入院鞠赃罪，兼旬而竟，仅得不死，人犹以为幸也。明年，有自虏逃归者云，见俊迈尚在虏，盖不杀。或谓郭氏实倡言以自道，莫可致诘。倪、倬、僎，皆棣、杲、果之诸子，浩之孙，世将家，宠利盈溢，进不知量，隤其家声云。

卷第十五八则

淳熙内禅颂

中兴三朝授受之懿，追媲尧禹。一时荐绅名士，亲逢盛际，浓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间有之，而史不多见。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庐陵，以文鸣江西，尝作《淳熙内禅颂》一篇，其文赡蔚典丽。余甲戌岁在九江，才臣自蜀东归，尝访余而出其稿。其文曰："惟皇上帝，简在宋德。诞集大命，于我艺祖。厥初造草昧，相时之黔，沦胥于虐，浮颐沈颠，靡所底定。其孰跻之，繄我是恃，宁濡我躬，俾即于夷涂。匪位之怀，我图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圣嗣厥理，益以厚厥泽，动植是洽，堪舆是塞。叶气兹有羡，以溢于罔极，计其攸钟，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横绝今古，焜耀典册，而后天之报施，乃不爽厥则。惟我高宗，克灵承于兹，属时阳九，天步用艰。犬羊外陵，狗鼠内讧，民罔奠居，皇纲就沦。惟我高宗，克宏济于兹，左秉招摇，右提干将，洒扫函夏，复寿炎箓，兹惟难能哉！典时神天，历载三纪，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圣嗣是荷，兹惟难能哉！惟我寿皇，绍大历服，圣谟无所事，改虑我则，阐之俾益光；圣治无所事，改为我则，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继，事靡一不述。我兴问寝，明星在天，我往视膳，丽日在户。起敬起爱，用家人礼，祀越二十八，曾靡间厥肇，思笃于亲，爰释大位。高宗神孙，伊我圣子，我是用禅，先后惟一轨，皇乎休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鸿，橧庥绳书，不可考也已。羲图炳文，民用有识，孔删自唐，登载益焕，惟尧圣神，谈者稽焉。荡荡巍巍，匪天弗则，逊于虞妫，首出帝典。重华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谓臣尧、舜、禹之事懿矣，揆之于今，其可俪欤！臣曰：'奚直俪之耳！'尧陟元后七十载，遭时不易，洚水滋儆，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丽于辟，日丛万微，以悴于厥衷。式时元德，历试罔不绩，主祭宾门，天人交归焉。于庙受终，夫岂其艰？舜生登庸，越其在位。历载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图揆龄。九秩式有衍，脱躧万乘，兹非其时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寿皇，春秋六十有三。黄屋赤霄，委以弗留。从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决孰需焉？以虞易唐，妫变而姒，惟械于位，廑廑释厥负，乃若为天子父，以天下养，后世无传焉。惟我寿皇，圣孝孔时，力靡遗馀，爱敬既究，熙以鸿号。锡类湛恩，燕及人老，巨典盛仪，辉赫万世。惟我皇上，聿

骏前躅，日肃舆卫，来觐来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视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俪之耳！'臣惟昔者，《封禅》、《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丽藻，以掞不朽。矧今宏休，轶于古始，颂声弗宣，不其缺欤？作宋一经，以驾帝典，顾瞻朝著，将有人焉，臣贱不敢与兹事。尧极立民，康衢有谣，载在万世，不以贱废。臣诚不佞，请试效之，谨拜手稽首而作颂曰：'太初冥冥，孰究孰营？羲仪图之，靡丽于成。有圣惟勋，疏之瀹之，斧其不条，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勋以不有。乃逊于华，与世为公，何以告之，曰允执其中。华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绍，以共阐厥盛。皇皇惟天，而勋则之，绝德与功，绍者克之。我瞻我稽，阅世惟千，泯泯棼棼，曾莫闯厥藩。天将开之，必固培之，厥培以丰，古尚克回之。岂惟回之？视培浅深，轶而躏之，视我斯今。粤岁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严，彤廷晓跸。穆穆寿皇，如天斯临，群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实倦于勤，退处北宫，以笃于亲。赫是大宝，畀我圣子，圣子惟睿，天命夙以启。不吝于权，盍居乃功，释焉不居，惟寿皇之公。寿皇之公，其孰发之？念我高宗，中心但之。始时春秋，五十有六，向用康宁，以燕遐福。亟其与子，于密退藏，其子为谁？繄我寿皇。寿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于。国是益孚，生齿益蕃，于野于朝，肃肃闲闲。圣子重晖，如帝之初，于千万年，曾靡或渝。孰条不根，孰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逊孔艰。匪高宗是怀，艺祖之思，洗时之腥，仁涵于肌。灵旗焰焰，平国惟九，其酋既贷，矧彼群丑。吾子吾孙，吾士大夫，毋刻尔刑，顾质之书。尔有嘉言，尔则我告，我赏我劝，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诗书，维彼槐庭，谓匪儒弗居。列圣一心，讳兵与刑，维鲠言是听，惟大猷是经。钟我高宗，启我寿皇，爰及圣上，笃其明昌。惟是四条，式克至今，艺祖高宗，寿皇之心。匪时匪今，振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极。帝开明堂，百辟来贺，四夷攸同，莫敢或讹。不肃不厉，不震不竦，焯其旧章，贻我垂拱。勋迫大耄，乃禅于华，华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寿皇，与龄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显号鸿休，蔚其并隆。维时寿皇，万寿无疆，日三受朝，衮冕煌煌。维时皇上，治益底厥极，亲心载宁，万邦以无斁。万姓讴歌，于室于涂，微臣作颂，以对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后，谓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盖帝王之世，以诗颂为一件最紧切事，专设采诗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时，教养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则有颂；祀四岳河海，则有颂；讲武类祃，则又有颂；荐鱼献鲔等事，亦皆有颂。后世于诗颂既不甚经意，而能文之士，

亦不世有，鸿烈丽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肃宗复两京之功，又适有元结能作颂；有宪宗平淮蔡之功，又适有韩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传示无极。韩碑一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谐浅陋，读者闷然厌之，岂复能有所发扬也？子俊于前辈，无能为役，亦讵敢谓能文？然所述《淳熙内禅颂》，乡曲一二巨公，皆盛有所称道。以为可以庶几古作者，堕在山林，无阶上彻，盖十有六年于兹。属者士大夫或惎之，俾自附于东汉傅毅之义，上表投进，亦试拟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齿发如许，恐有干泽之嫌，以召简书朋友之讥，亦不果进也，顾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盖师诚斋，诚斋亟称其文，有“发而为文，自铸伟辞。其史论有迁、固之风，其古文有韩、柳之则，其诗句有苏、黄、后山之味，至于四六，踵六一、东坡之步武，超然绝尘，崛奇层出，自汪彦章、孙仲益诸公而下不论也。小技如尺牍，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挟希世之宝，而未应时之须，可为长太息”等语。尝游京师，上史馆书，述此颂之意，以杜笃自况，阶荐得官，初任径为成都帅幕，归遂栖迟衡泌，其节亦可观云。

爱莫助之图

建中靖国初，韩文定忠彦当国，党祸稍解，天下吐气。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邓氏有位中丞者曰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倅宁州。尝上言，陛下得圣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者占之，天下可从知矣，惟陛下坚守勿变，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荐于上，遂阶召擢。是时蜀士在朝者，咸唾骂之。绾有“唾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之语。洵武，盖其子也。自度清议必弗贷，且有驷不及舌之虑，惧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忧形于色。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尝沮之，为条例司所駮，先帝以其勋劳弗之罪。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于是崇宁改元，天下晓然知其意矣。洵武复进一图，曰“爱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于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洵武亦驯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随亦厌之，绾荐荆公之子雱，宸笔中出，以绾操心

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遂罢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荐宰相，以庶僚变国论，可谓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欤！

庆元公议

赵忠定既以议者之言去国，善类多力争而逐，韩平原之权遂张，公议哗然，日有悬书北阙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学生敖器之陶孙亦有诗其间，曰："左手旋乾右转坤，群公相扇动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一时都下竞传。既乃知其出于器之。平原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

杨艮议命

蜀有杨艮者，善议命，游东南公卿间。瞽而多知，自云知数，言颇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为主，不深信《珞琭》诸书。嘉泰辛酉，来九江，太守易文昌袚留之，遍见郡官。余适在周梦与坐上，时韩平原得君，权震天下，梦与因扣以所至，艮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终。夫年壬申，金也，申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刚者莫加焉，目曰剑锋，从可知矣。是金不复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盖支干纳音俱为火，而履于木，木实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穷，虽使百炼，终能胜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时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备，二气交战，虽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冲击之灾。今术者亦颇知之，多疑其丙寅岁病死，以为不可再值，其实不然。盖火炎金液，外强中干，以刚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炉鞴，万物一橐籥，孰可乡迩？是年顾当兆祸耳，未疾颠也。年运于卯，火为沐浴，气微而败，灰烬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尽其用弗可，一阳将萌，亶其时乎！"梦与相顾动色，谨志之册，弗敢言。及余官镇江，偶遇之，适林总卿祖治来饷军兴，檄吴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隽才。余问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谓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真化，且于格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艮前说，因以为拟。艮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韩比，特二化气皆生，韩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艮言皆大验，乃叹其神。袁近岁以荐者改秩为宰，盖方晋未艾也。

献陵疏文

献陵嗣位未几，而有狄祸，躬蹈大难，以纾京邑之酷，天下归其仁，炎兴中天，八骏忘返。高景山初以讣闻，朝野缟素，皆有攀龙髯泣乌号之痛。任元受时为下僚，率中原搢绅，为位佛宫，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读者洒涕。其一曰：“时巡万里，群心久阻于望霓；岁阅三星，凶问奄传于驰驲。哀缠率土，冤薄层空。臣等迹忝簪缨，心增荼蓼。从君以出，始惭晋国之亡臣；御主而还，终愧赵王之养卒。攀号靡及，摧殒何穷。尝闻无罪而杀一夫，尚复有辞而请上帝，矧兹二纪，丧我两君。义不戴天，扣九关而无路；礼应投地，庶十力之可凭。爰竭蚍蜉之诚，仰干龙象之驭。恭惟大行孝慈渊圣皇帝，夙跻上圣，遽辱多艰，嗣服几年，躬勤庶政。屈尊绝域，本为生灵，已深露盖之嗟，更剧辌车之痛。遗弓安在？凭几莫闻。薰修唯藉于佛乘，升济式资于仙驾。恭愿神游超越，睿识圆明。区脱尘空，来即宝华之法会；兜离响灭，常闻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觉垂慈，三灵协佑。护持正法，隆世祖中兴之功；摧伏诸魔，雪怀王不返之怨。”其二曰：“仙驭宾空，载严遐荐，法筵撤席，更罄余哀。恭惟大行孝慈渊圣皇帝，蹈千仞之渊冰，脱群生于涂炭，皇天降割，裔土告终。万乘墨缞，将御徐戎之难；六军缟素，咸声义帝之冤。自怜疏逖之踪，莫效纤微之报。唯凭妙果，式助神游。恭愿法证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为善寂，万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灭。然后神明助顺，中外协谋。载木主以徂征，并修先君之怨；奉梓宫而旋葬，仰慰在天之灵。”元受上汤中丞启，珂固尝书之。义不忘君，直不蔽奸，忠信之至也。徽祖上宾，洪忠宣盖尝于燕京悯忠寺，肆筵以奠。是时方身縻异境，若于郡国礼制之外，因心荐严，虽前无此比，亦不失臣子尽诚之谊云。

李敬子

南康属邑曰建昌，修水经焉。元祐尚书李公择常居其上，宗派皆承

素业，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进士第，为礼部《易经》魁，授岳阳郡博士。其祖母黄氏死，敬子请解官，与诸叔俱行丧，义声振一时。既复分教襄阳，武帅某者敬礼之，敬子独不答。适郡有醼，敬子预坐间，言及岁荐事，寮属咸起嗫嚅，帅曰："郡有贤儒为师楷，讵可舍不荐，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无功名念久矣，此决不敢当。"帅怒罢酒，然终欲牢笼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门，居营幕之左，昏夙启闭之不时，军士以为病，请于前校官，削学地，置军门。既数载矣，敬子顾必复之。军吏讙呶不服，上之府帅，乘此欲挤之，文移颇侵学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绶遁去。城阍以状白，帅径以闻，且劾擅去官守，有诏免所居官。敬子既归，躬锄耰，其乐不改，治庙祀，裁古今彝制为通行，家事绳绳有法度。筑室曰"耕读"，以待学者横经其间。士争趋之，舆议亟称其贤。嘉定辛未，诏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来，敬子力辞，且曰："燔苟固丘园，非所学，特冒焉立朝，惧越其分。请得以幕议赞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属。方其居乡时，士子向风，不远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阳，敬子实师承之，其源流盖有自云。

黄潜善

宣和六年春，东都地震，后三月又震，宫殿门皆动有声。既而，兰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没入地，而山下麦苗乃在山上。驿书闻朝廷，徽祖为之侧席。时方得燕兵端衅日侈，上心向阑，遇灾而惧。临朝谓群臣曰："大观彗星之异，张商英劝朕畏天，戒更政事，虽复作辍，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罢经抚房，于是时事危一变矣。会遣右司郎中黄潜善按视回，乃没其实，以不害闻，天意遽回。六月，诏天下起免夫钱，图卒固燕，黄骤迁户部侍郎。建炎中兴，复以攀附致鼎轴，杀陈东、欧阳澈，逐李忠定纲，撤备纳寇，皆其为也。维扬渡江，以覆餗赐罢。迹其媕阿患得之心，盖已见于在庶僚时矣。遗臭千载，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诸葛亮

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余兄周伯吏部，时在其幕府，每从东阁游，见其论议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意盖以孔明自许。窃怪之，以为少年戏剧，妄标置耳。嘉泰、开禧间，倪位殿岩，宾客日盛，相与怂恿，真以为卧龙复出，遂逢当轴意，以兴六月之师。吴衡守盱眙，过见之于

扬，倪迎谓曰："君所谓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陕隘，可守而不可出，岂若得平衍夷旷之地，掉鞅成大功，顾不快耶！"陈景俊为随军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马，则以烦公。"众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𤅢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坐，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传师，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钱东岩之门，不伈伈顾宦，督府尝欲举以使虏，而不克遣，终老于选调云。

默记

[宋]王铚　撰
孔一　校点

校点说明

《默记》，宋王铚撰。铚，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称汝阴老民。绍兴初，以廷臣奏荐召视秩史官，给札奏御，为枢密院编修官。除《默记》外，尚有《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等著作传世。

本书所录，大都为五代末及北宋时期朝野杂事。作者于掌故颇为熟悉，所录多有据可信，且其中有他书罕及之内容。如一般以为李宗易与晏殊相知尤深，本书“李宗易郎中”条载伏暑中李宗易制“如盛冬初熟，霜粉蓬勃”之柿享客，其行近妖，招致晏殊厌恶，“自是遂疏之”。书中间及神秘怪异，此亦野史所未能免，无须苛求。

《默记》有多种丛书收录，其中收入足本的虽有三卷（《四库全书》、《学海类编》本）、一卷（《知不足斋丛书》本）之分，但内容并无多寡之别。今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有关史籍参校。失当之处，敬请指正。

默记

艺祖仕周世宗，功业初未大显。会世宗亲征淮南，驻跸正阳，攻寿阳刘仁赡未下。而艺祖分兵取滁州，距寿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关而止。关去州三十里则平川，而西涧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时，江南李景据一方，国力全盛，闻世宗亲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寿州，命大将皇甫晖、监军姚凤提兵十万扼其地。太祖以周军数千与晖遇于清流关隘路，周师大败。晖整全师入憩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太祖兵再聚于关下，且虞晖兵再至，问诸村人，云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太祖微服往访之。学究者固知为赵点检也，迎见加礼。太祖再三叩之，学究曰："皇甫晖威名冠南北，太尉以为与己如何？"曰："非其敌也。"学究曰："然彼之兵势与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学究曰："然两军之胜负如何？"曰："彼方胜，我已败。畏其兵出，所以问计于君也。"学究曰："然且使彼来日整军再乘胜而出，我师绝归路，不复有噍类矣！"太祖曰："当复奈何？"学究曰："我有奇计，所谓因败为胜、转祸为福者。今关下有径路，人无行者，虽晖军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涧水大涨之时，彼必谓我既败之后，无敢蹑其后者。诚能由山背小路率众浮西涧水至城下，斩关而入，彼方战胜而骄，解甲休众，必不为备，可以得志。所谓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若彼来日整军而出，不可为矣！"太祖大喜，且命学究指其路。学究亦不辞，而遣人前导。即下令誓师，夜出小路亟行。三军跨马浮西涧以追城，晖果不为备。夺门以入。既入，晖始闻之，旋率亲兵擐甲与太祖巷战，三纵而三擒之。既主帅被擒，城中咸谓周师大兵且至，城中大乱，自相蹂践，死亡不计其数。遂下滁州。即国史所载太祖曰"余人非我敌，必斩皇甫晖头"者，此时也。滁州既破，中断寿州为二，救兵不至，寿州为孤军。周人得以擒仁赡，自滁州始也。擒晖送世宗正阳御寨。世宗大喜，见晖于箦中，金疮被体，自抚视之。晖仰面言："我自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庄宗之祸。后率

众投江南，位兼将相。前后南北二朝，大小数十战，未尝败，而今日见擒于赵某者，乃天赞赵某，岂臣所能及！”因盛称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疮，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时鸣钟，以资荐晖云。盖淮南无山，惟滁州边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处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断寿州援，则淮南尽为平地，自是遂尽得淮南，无复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势，尽收淮南，李景割地称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晖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晖所以称太祖为神武者。晖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后真宗时所以建原庙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历试于周，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故号端命。盖我宋之咸、镐、丰、沛也。其赵学究，即韩王普也。实与太祖定交于滁州，引为上介，辟为归德军节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为宗臣，比迹于萧、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为枢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归枢密院，至今谓之二府。当时宰相但行文书而已，况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才四年间，取淮南，下三关，所向成功。时缘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谒见世宗，屏人，嚬蹙且仓皇叹嗟曰：“祸起不久矣！”世宗因问之。曰：“臣观玄象大异，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当之。今夕请陛下观之，可以自见。”是夜，与世宗微行，自厚载门而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后，指谓世宗曰：“陛下见隔河如渔灯者否？”世宗随亦见之，一灯荧荧然，迤逦甚近则渐大，至隔岸大如车轮矣。其间一小儿如三数岁，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渐远而没。朴泣曰：“陛下既见，无可复言。”后数日，朴于李榖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归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陆子履为先子言。

艺祖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襕乘轿子出居天清寺（世宗节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艺祖与诸将同入内，六宫迎拜。有二小儿丱角者，宫人抱之亦拜。询之，乃世宗二子纪王、蕲王也。顾诸将

曰："此复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后以手掐殿柱，低头不语。艺祖云："汝以为不可耶？"美对曰："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艺祖即命追还，以其一人赐美。美即收之以为子，而艺祖后亦不复问。其后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为父，而不及其他。故独此房不与美子孙连名。名夙者，乃其后也。夙为文官，子孙亦然。夙有才，为名帅，其英明有自云。

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

先子言，钱俶所以子孙贵盛蕃衍者，不特纳土之功，使一方无兵火之厄，盖有社稷大勋，虽其子孙莫知之也。从太宗平太原，既擒刘继元以归，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驾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师以平晋不赏，又使之平幽，遂军变。太宗与所亲厚夜遁。时俶掌后军，有来报御寨已起者，凡斩六人。度大驾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后军徐行，故銮辂得脱。不然，后军与前军合，又虏觉之，则殆矣。盖一夜达旦，大驾行三百里乃脱，皆俶之功也。

世传王迥遇女仙周瑶英事，或言非实，托寓而为之尔。是诚不然。当斯时，盛传天下，禁中亦知。是时，皇储屡夭。晏元献为相，一日，

遣人请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测其意。忽问曰："贤郎与神仙游，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惊惶，不知所对。徐曰："此子心疾，为妖鬼所凭，为家中之害，所不胜言。"晏曰："无深讳。不知每与贤郎言未来之事，有验否？"王璐对曰："间有后验，而未尝问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托令似，以皇子屡夭，深轸上心，试于帝所问早晚之期与后来皇子还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辞。"后数日，来云："密言谩令小子问之，小子言其人亲到九天，见主典簿籍者，言圣上若以族从为嗣，即圣祚绵久，未见诞育之期也。虽其言若此，愿相公勿以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后闻所奏者，亦不敢尽言。富郑公，乃晏婿也。富公为宰相，皇子犹未降，故与文潞公、刘丞相、王文忠首进建储之议，盖本诸此。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国史言之详矣。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辈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太宗长子楚王元佐既病废，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许王，最所钟爱。尹开封府，择吕端、张去华、陈载一时名臣为之佐。礼数优隆，诸王莫比。将有青宫之立。王丰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谦溥侄女，案：《宋史》作谦溥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张氏，号张梳头，阴有废嫡立为夫人之约。会冬至日，当家会上寿，张预以万金令人作关捩金注子，同身两用，一著酒，一著毒酒。来日，早入朝贺，夫妇先上寿。张先斟王

酒，次夫人。无何，夫妇献酬，王互换酒饮，而毒酒乃在王盏中。张立于屏风后见之，撚耳顿足。王饮罢，趋朝，至殿庐中，即觉体中昏愦不知人。不俟贺，扶上马，至东华门外，失马仆于地，扶策以归而卒。太宗极哀恸，命王继恩及御史武元颖鞫治。一作武克颖。案《宋史》不载武名。顷刻狱就，擒张及造酒注子人凡数辈，即以冬至日脔钉于东华门外。赠王为太子。府僚吕端、陈载俱贬官；而张去华已去官，旋以他事贬云。去华之孙景山言亲见其详。今国史载此事多微辞，惟言上闻之停册礼，命毁张之坟墓而已。

晏元献守长安。有村中富民异财，云素事一玉髑髅，因大富。今弟兄异居，欲分为数段。元献取而观之，自额骨左右皆玉也，瓌异非常者可比。公见之，喟然叹曰："此岂得于华州蒲城县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实于彼得之也。元献因为僚属言："唐小说：唐玄宗为上皇，迁西内，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槌击其脑。玄宗卧未起，中其脑，皆作磬声。上皇惊谓刺者曰：'我固知命尽于汝手，然叶法善曾劝我服玉，今我脑骨皆成玉；且法善劝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难死。汝可破脑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孙光宪《续通录》云：玄宗将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声。视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则，此乃真玄宗之髑髅骨也。"因潜命瘗于泰陵云。肃宗之罪著矣。或云，肃宗如武乙之死，可验其非虚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礼作乐，考定声律，正星历，修刑统，百废俱起。又取三关，收淮南，皆朴为谋。然事世宗才四年耳，使假之寿考，安可量也？尝自谓"朴在则周朝在"，非过论也。王禹偁记，朴在密院，太祖时为殿前点检。一日，有殿直冲节者诉于密院。朴曰："殿直虽官小，然与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耸然而出。又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阁，画当时大臣如李穀、郑仁诲与朴之属。太祖即位，一日过功臣阁，风开半门，正与朴像相对。太祖望见，却立耸然，上御袍襟领，罄折鞠躬顶礼乃过。左右曰："陛下贵为天子，彼前朝之臣，礼何过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又《闲谈录》云朴植性刚烈，大臣藩镇皆惮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时以街巷隘狭，例从展拓，怒厢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数十。其人忿然叹云："宣补厢虞候，岂得便从决？"朴微闻之，命左右擒至，立毙于马前。世宗闻之，笑谓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夸宣补厢虞候，宜其死矣！"

吕申公为相，有长者忠厚之行，故其福禄子孙，为本朝冠族。尝因知制诰有阙，进拟晁宗悫。仁宗曰："无甚文名。"命别拟人。申公

曰："臣之所见，或异于是。今内外之臣，文字在宗悫之上固多，但宗悫父迥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礼，若使其生见子为侍从，且父子世掌丝纶，尤为盛事，迥必重感戴，足以惇圣朝孝悌之风。"上许之，即降旨召试。是日，亟命至中书，迥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毕，还家，而迥老病，卧于床上，注目以待宗悫之归，问："今日来何晏也？"宗悫具白："召试毕方归，故不暇白大人也。"问："试得意否？"宗悫曰："甚得意也。"迥大喜，遽下床扶行，失病所在。盖久病卧于床，因喜其子召试而忘其疾也。宗悫在词掖久之，父子每同锡燕，搢绅荣之。宋绶云："自唐以来，惟杨於陵身见其子嗣复继掌书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则吕申公作相而恤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后，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终章献之世，不知章懿为母也。章懿卒，先殡奉先寺。昭陵以章献之崩，号泣过度。章惠太后劝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撤殡观之，在一大井上，四铁索维之。既启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坏也。时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启观，知非鸩死，乃罢遣之。

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引王沂公为参知政事，谄事谓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闲暇，与谓言，必涕泣作可怜之色。晋公问之数十次矣。一日，因问，闵然对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言讫，又涕下。谓亦恻然。因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沂公曰："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生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谓再三勉之云："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尔。"自后，谓数数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岂不知军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终自羞赧尔！"晋公每催之，且谓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陈。"沂公犹不欲，谓又自陈之。一日，且责沂公："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候于阁门。"沂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留身，逾时。至将进膳，犹不退。尽言谓之盗权奸私，且言："丁谓阴谋诡谲，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许之，乃退。晋公候于阁门，见其甚久，即顿足捩耳云："无及矣！"方悟知其令谓自为己谋，不使之觉，欲适当山陵之事而发故也。沂公既出，遇谓于阁门，含怒不揖而出。晋公始悟见卖，含毒而已不觉也。是日，既至都堂，召两府入议，

而不召谓。谓知得罪，祈哀于冯拯、钱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谓家族在诸公矣。”太后欲诛谓，拯申理之。沂公奏请召知制诰，就殿庐草制罢之，不复宣麻。太后从之。责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窜崖州。向使谓防闲沂公，则岂有此祸？故知权数在谓之上也。案此事又见朱弁《曲洧旧闻》，与此微异。

章献太后智聪过人。其垂帘之时，一日，泣语大臣曰：“国家多难如此，向非宰执同心协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毕，皇亲外戚各以迁转推恩，惟宰执臣寮亲戚无有恩泽。卿等可尽具子孙内外亲族姓名来，当例外一一尽数推恩。”宰执不悟，于是尽具三族亲戚姓名以奏闻。明肃得之，遂各画成图，粘之寝殿壁间。每有进拟，必先观图上，非两府亲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数，为一时所伏。其出师讨侬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于琼林苑中。将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问之曰：“儿郎若肯随青者，任其愿同去。若有父母侍养及家私幼小、畏怯不愿去者，便请于此处自言。若大军一起之后，敢有退避者，惟有剑耳！”于是三军之士皆感泣自励，至岭外，无一人敢有怠惰者。

侬智高犯广南，破诸郡。官军屡败，朝廷震动，遂遣狄青作宣抚招讨使。青至洪州，闻陶弼在外邑丁忧。盖弼久作广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见弼，问筹策。弼察其诚，为青言广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边事，乘扰攘中济其所欲，不问朝廷安危，谓之‘做边事’，涵养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广州，乃官吏不用命，诱之至此。智高岂能出其巢穴至广州哉！今诚能诛不用命官吏，使兵权在我，一变旧俗，则贼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广州，按法诛不遵节制、出兵而败陈崇仪而下三十余人。明日，一鼓而破贼。二广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讨至岭下，随军广南转运使李肃之等迎于界首，具櫜鞬谒青，曰：“某等随军转运使。今已入本界，请大军粮食之数及要若干硕数、月日多少，请预备之。”青答曰：“此行亦无东西南北远近所在，亦无岁月多少之期。既曰随军转运，须著随军供赡，人人足备。若少一人之食，则先斩转运使。”肃之等悚然而退。故其军食足而成功捷。此善为将帅者也。

高遵裕之为将取灵州也，范纯粹、胡僧孺为转运使。既至军前，大陈军仪，会将校。二漕同禀："此行军粮多少月日？"遵裕拈须熟计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应诺，对遵裕呼书吏取纸，自书一月军粮状，遵裕判押照会讫，乃罢。其后，灵州城下军溃乏食，死亡几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狱华州，二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军令状自解。故遵裕深责，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观之，大帅之语默举措，可以见成败矣。

滕元发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发作文字。因观其状貌，叹曰："此骨相穷寒，岂宰相之状也？"徐命左右秉烛，手展书卷，起而观之，见眼有黑光，径射纸上。元发默然曰："杜公之贵者，此也。"后与王介甫同作馆职，同夜直，忽见介甫展书烛下，黑光亦径射纸上。因为荆公说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叹曰："子勿相戏，安石岂愿作宰相哉？"十年之间，果如元发之言。

董士廉，关中豪侠之士。佐刘沪同擅筑水洛城，尹师鲁大非之。其后，狄青帅渭，希师鲁意，以沪擅兴，械送狱，将按诛之。时士廉已罢幕府至京师，青言于朝，槛车捕送，欲至渭而诛之。时士廉过华阴县，姚嗣宗知县事。姚、董，意气之交也。县当发人护送，而监者兵仗严密如护叛，逆者不得语也。嗣宗交护送者于路，因呼士廉行第，屡引两手向上示之。士廉应曰："会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槛车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厅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槛车中见青，大呼曰："狄青，你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碍著你，你今日杀了我，这回做也！"青闻之，大惊，不敢诛。盖青起于卒伍而贵，常有嫌疑之谤，心恶闻此语，因破槛车，械送狱。既在有司，士廉得以为计矣。其后反讼师鲁赃罪，师鲁贬死，而士廉从轻比者，用姚嗣宗之计得脱也。

狄青宣抚广南，平侬智高。未出师，先大陈军仪，数诸将不俟大军之到，先出师不利，就坐擒陈崇仪等三十余人拽出。一有斩之二字。次问余襄公，襄公矍然下拜，而孙元规颇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择之，问诸将兵败亡之由。择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对曰："太尉不得无礼！无择来时，金口别有宣谕。"其客将在厅下，即呼牵提刑马，遂就厅事上马以出于甲胄兵戈之间。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满于鞍鞯。此所谓气胜

也。盖青武人，非仓猝之间言“金口别有宣谕”以折其谋，则必不免矣。

晏元献自西京以久病请归京师，留置讲筵。病既革，上将临问之。甥杨文仲谋谓：“凡问疾大臣者，车驾既出，必携纸钱。盖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吊之，免万乘再临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烦临问。”仁宗然之。实久病，忌携奠礼以行。然后数日即薨。故欧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饬太医朝夕视，有司除道，将幸其家。公叹曰：‘吾无状，乃以疾病忧吾君。’即奏：‘臣疾少间，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闻。上以不即视公为恨。”盖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会其侄汭在真定因侍婢与中馈争宠，嫁出之，而汭犹过其家不已。其夫不胜愤。因汭衩衣衣淡黄袄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汭仓卒不知避。宦者为走马奏之，即倡言汭与其叔利用谋不轨，差王博文勘其事。锻炼既成，以大鑊煎油，拉汭烹之。至今都监之廨凶不可入，盖汭之冤魄犹在也。欧阳叔弼言：“顷于青州王家见章献与王沂公亲札一纸云：‘曹利用与其侄儿谋叛，事理分明也，须早杀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罢相，镇金陵；吕吉父参知政事，独当国。会李逢与宗室世居狱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发、范忠宣尧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亲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狱事之作，范公知庆州，忽台狱问：“皇祐年，范公与逢相见，语言不顺。”范公仓卒无以为计，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庆州。”检架阁库，有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举公案尚在。据其年月，则范公方在庆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语言与逢相见也？遂据公案录白申台中，乃止。向非公案，则无以解纷矣。范公得脱；而元发坐亲累落职知池州；王以东宫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罢相守金陵，吕吉父参知政事，起郑侠狱，欲害介甫。先罢王平甫，放归田野。王、吕由是为深仇。又起李逢狱，以李士宁介甫布衣之旧，以宝刀遗宗室世居事，欲陷介甫。会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韩子华为次相，急令介甫赴召，其事遂缓。故介甫星夜来朝，而得解焉。李之仪端叔言：“元祐中，为六曹编敕删定官，见断案：李士宁本死罪，荆公就案上亲笔改作徒罪，王巩本配流，改作勒停；刘瑾、滕甫凡坐此

事者，皆从轻比焉。”

张茂实太尉，章圣之子，尚宫朱氏所生。章圣畏惧刘后，凡后宫生皇子、主子，主子一作公主。俱不留。以与内侍张景宗，令养视，遂冒姓张。既长，景宗奏授三班奉职。入谢日，章圣曰：“孩儿早许大也。”昭陵出阁，以为春坊谒者。后擢用，副富郑公使虏，作殿前步帅。中丞韩绛言：“茂实出自宫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为殿帅，盖尝同奉使，交结有自。”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实之除岁月，非弼进拟。出绛知蔡州，弼乃止。厚陵为皇太子，茂实入朝，至东华门外，居民繁用者，迎马首连呼曰：“亏你太尉！”茂实皇恐，执诣有司，以为狂人而黥配之，其实非狂也。茂实缘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讳，改名孜，颇疏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忧恐以卒。谥勤惠。滕元发言，尝因其病问之，至卧内，茂实岸帻起坐，其头角巉然，真龙种也，全类奇表。盖本朝内臣养子未有大用至节帅者，于此可验矣。其子询，字仲谋，贤雅能诗。有子与邸中作婿，此可怪也。

韩魏公帅定，狄青为总管。一日会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劝青酒曰：“劝班儿一盏。”讥其面有涅文也。青来日遂笞白牡丹者。后青旧部曲焦用押兵过定州，青留用饮酒，而卒徒因诉请给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诛之。青闻而趋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青甚战灼，久之。或白：“总管立久。”青乃敢退，盖惧并诛也。其后，魏公还朝，青位枢密使，避火般家于相国寺殿。一日，衩衣衣浅黄袄子，坐殿上指挥士卒，盛传都下。及其家遗火，魏公谓救火人曰：“尔见狄枢密出来救火时著黄袄子否？”青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王广渊识英宗于潜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闻，又论宰执专权须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说，时宰患之，无如之何。乃反间谏官司马君实，力言其奸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广渊竟出外。世徒知君实言广渊，而不知宰相之反间也。然则阴讽台谏以逐人主亲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后神宗时，君实言杨绘不当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与滕元发，令谕绘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为人阴使之耳。”盖广渊被逐，尝言君实纯直，受人风指之误而云耳。

司马温公屡言王广渊，章八九上，留身乞诛之以谢天下，声震殿廷。是时滕元发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归，广渊来问元发：“早来司马君实上殿，闻乞斩某以谢天下，元发在螭坳，不知圣语如何？”元发戏曰：“只我听得圣语云：‘依卿所奏’。”

欧阳大春，湖南人，元祐初为广东幕官。尝梦入一僧舍，稍新洁，有大榜题其西室曰：“宰相蔡确死于此室。”既寤，不晓其旨。时持正尚在相位。未几，闻外补，而大春以漕檄权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梦中所见。又有西室，亦如梦也。方叹息与同官言之。未几，持正责新州，州无他僧寺，竟居于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梦。又何异也！

李宗易郎中，陈州人，诗文、琴棋、游艺皆妙绝过人，前辈中名士也。晏临淄公为陈守，属伏暑中同诸客集于州之后圃。时炎曦赫然，晏公叹曰：“江南盛冬烘柿当此时得而食之，应可涤暑也。”宗易忽对曰：“此极易致。愿借四大食合。”公大惊，遽令取之。宗易起，入于堂之西房，令取合，复掩关。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开合。”既如言，烘柿四合俱满，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遗众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东坡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盖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盖已有取北虏大志。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不乐者尤甚，怆圣志之不就也。章敏公为先子言。

王君辰榜，是时欧公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试南宫。将迫省试，忽患疫，气昏愦。同试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过午，忽有人腋下触之。李惊觉，乃邻座也，问

所以不下笔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场难得。已至此，切勉强。"再三言之。李试下笔，颇能运思。邻座者乃见李能属文，甚喜，因尽说赋中所当用事，及将己卷子拽过铺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国学解元欧阳修，请公拆拽回互尽用之不妨。"李见开怀若此，顿觉成篇，至于诗亦然。是日程试，半是欧卷，半是欧诗。李大感激，遂觉病去。论策二场亦复如此。榜出，欧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后李于家庙之旁画欧公像，事之等父母，以获禄位者皆公力也。李尝与先祖同官，引先祖至影堂观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为世之场屋虚诞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观察使士衡之孙。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初为侍禁，约婚慈圣。既娶，迎入门，见鬼神千万在其前。植惊走，逾墙避之。后时即还父母家，俄选为后焉。植后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

刘贡父过宝应僧舍，与昭禅师者语。壁有画山水，极妙。昭语贡父乃化光所画。贡父率然赞之曰："昆仑有名，瑶池芾实。在梦暂覩，观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萧瑟。崎巇坎壈，云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笔端物。大士观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刘庄恪公平初及第，为常州无锡尉。时有巨盗在境上未获。会岁旦日，入谒县宰。是时，循国初故事，多用齐鲁鄙朴经生为县令，而无锡令又昏老之经生也，令厅吏赞簿尉廷趋，而端坐于厅事受之。平素尚气，不能堪，径趋厅事捽而奋拳痛殴之，踣于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传尉殴死令矣，平亦不顾，归而酣饮至醉。群盗闻尉殴令死，大喜，乘节日至邑之草市饮酒。会有密报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往捕之。诸盗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手杀五人，擒得者二十余人，全火并获，凯旋归邑。会令家嚾药救之得苏，功过俱奏上，诏改大理评事，知鄠陵县。由此知名。

王荆公于杨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时，晏元献为枢密使，上令十人往谢。晏公俟众人退，独留荆公，再三谓曰："廷评乃殊乡里，久闻德

行乡评之美，况殊备位执政而乡人之贤者取高科，实预荣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饭。”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约饭会，甚殷勤也。比往时，待遇极至。饭罢，又延坐，谓荆公曰：“乡人他日名位如殊，坐处为之有余矣。”且叹慕之又数十百言，最后曰：“然有二语欲奉闻，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语欲出而拟议久之，乃泛谓荆公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应之，遂散。公归至旅舍，叹曰：“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颇不平。荆公后罢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时说此事，且曰：“当时我大不以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与之为敌，不能保其终。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复不知‘能容于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处，或公自为之言也。”

王荆公议阿云按问自首法，举朝纷纷，唯韩持国与公议同。一日晚，见持国叹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与时议如此大异！”持国因曰：“此事维与介甫同，因夜来枕上不能寐，细思之，亦有可议也。”荆公叹曰：“此一事，安石理会来三十年矣，持国以一夕聪明胜之，不亦难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时冬月盛寒，见道左有婴儿啼甚急，盖新生子也。立马遣人烛下视之，锦绷文葆，插金钗子二只，且男子也。夏无子，因携去，育之，竟不知谁氏子焉。稍长，其父没王事，得官润州丹阳主簿。姚铉作浙漕，见其人物文章，荐试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齐州奏，孙耿镇监镇武臣私官奴，乃本镇富民所畜也。一夕，诣官奴，为富民结客殴之，伤重垂尽而逸。旦，阴遣人诉于州。州奏监罪，请置于法。子厚为请，富民诛于镇市中，监官放罪还任。

神宗遣贵珰张茂则传宣抚问韩魏公，公待以旧例常礼。或谓公：“茂则贵密，方亲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谓此也。我若过礼之，茂则归奏，必为人主所窥，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闲也。”

陈秀公罢相，以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其先茔在润州，而镇江即本

镇也。每岁十月旦、寒食，诏许两往镇江展省。两州送迎，旌旗舳舰，官吏锦绣，相属于道，今古一时之盛也。是时，王荆公居蒋山，骑驴出入。会荆公病愈，秀公请于朝，许带人从往省荆公。诏许之。舟楫衔尾，蔽江而下，告街于舟中喝道不绝，人皆叹之。荆公闻其来，以二人肩鼠尾轿，迎于江上。秀公鼓旗舰轴正喝道，荆公忽于芦苇间驻车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见。秀公大惭。其归也，令罢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跨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命张伞，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相公。公曰："不须。若使后世做牛，须著与他日里耕田。"

华州西岳庙，门里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其高数十丈，砌数段为一碑。其字八分，几尺余，直上薄云霄也。旧有碑楼，黄巢入关，人避于碑楼上，巢怒，并楼焚之。楼既焚尽，而碑字缺剥焚损，十存二三也。京兆姚嗣宗知华阴县，时包希仁初为陕西都转运使，才入境，至华阴谒庙，而县官皆从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礼神毕，循行庙内，见损碑，顾谓嗣宗曰："可惜好碑，为何人烧了？"嗣宗作秦音对曰："被贼烧了。"希仁曰："县官何用？"嗣宗曰："县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贼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县官何用？且贼何人，至于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贼姓黄名巢。"希仁知其戏己，默然而去。

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入太宗禁中，闻后主薨，自内廷出其经，舍在相国寺西塔以资荐，且自书于后曰："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云云。其后，江南僧持归故国，置之天禧寺塔相轮中。寺后失火，相轮自火中堕落，而经不损，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孙不能保之，以归甯

凤子仪家。乔氏所书在经后，字极整洁，而词甚凄惋，所记止此。徐锴集南唐制诰，有宫人乔氏出家诰，岂斯人耶？

李师中诚之，其父纬，坐镇戎军退阵，当斩。诚之赴省试，讼父之冤，且乞斩韩魏公，以其起陕西民兵乃应贼致败。是时，诚之叔纮知开封府，诚之方年十八岁。一日，纮坐厅视事，见朝廷押上书人至阶下，视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寻得释，是年遂登科。

李师中与王介甫同年进士，自幼负材气。一日，广坐中称其少年豪杰。介甫方识之，见众人称誉其豪杰，乃云：“唐太宗十八岁起义兵，方是豪杰。渠是何豪杰？”众不敢以对。

刘贡父与王介甫最为故旧。荆公尝戏拆贡父名曰：“刘攽不值一分文。”谓其名也。贡父复戏拆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妬，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荆公大叹，而心衔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语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阳谢师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谓安石、安礼、安国、安上，谢景初、景温、景平、景回也。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唯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

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以斥夏英公、高文庄公曰：“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后闻夏英公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毙。所以弹章交上，英公竟贴麻，改除枢密使，缘此与介为深雠。其后介死，英公每对官吏或公厅，时失声发叹曰：“有人于界河逢见石介来。”后卒有投蕃将发棺之事，有旨下兖州验实。杜祁公罢相守兖州，力为保明，乃免。

徐常侍铉自江南归朝，历左散骑常侍，贬静难军行军司马，而卒于邠州。铉无子。其弟锴有后，居金陵摄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有铉、锴告敕，备存甚多。仆尝至摄山，求所谓徐十郎家观之，其间有自江南归朝初授官诰云："归明人伪银青光禄大夫、知内史事、上柱国徐铉，可依前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银青存其阶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时诸子房中案牍犹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众。祖宗时，不惟宰相，虽百执事皆起复，至富郑公乃以太平而辞耳。本朝儒臣杨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后，如陈升之，亦百日则起复耳。此盖朝廷体貌，况在兵革之际乎？其来否则在人耳。

蹇授之以废孟后见章子厚言："后一段当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谓立刘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宫，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为蜀孔目官，事张乖崖。时见发郡人阴事而诛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观一小册，每钩距得人阴事，必记之册上，书讫入箱，封题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测也。然每观小册，则行事多杀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观小册，忽内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册观之，尽记人细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众也。文度阅毕，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毁而焚之。乖崖还，见几上箱开，已色变；及启观小册，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请命曰："乃某毁而焚之，今愿以一命代众人死，乞赐诛戮。"乖崖问其故。答曰："公为政过猛，而又阴采人短长，不皆究实而诛，若不毁焚，恐自是杀人无穷也。"乖崖徐曰："贷汝一死。然汝子孙必兴。"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家三翰林百禄为执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贯文度？其后果兴。

小说载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者，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烛，亦闭目云："烟气愈甚！"曰："然则宫中未尝点烛耶？"云："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观此，则李氏之豪侈

可知矣。

司马温公为相，除张茂则之子巽为阁门使。本朝无内臣之子在阁门者。君实明日语给事中蔡元度、王子发曰：“光不敢争。正留以成给事之贤名耳！”

杨康国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砺谅阴榜赴省试。时以汴河上旧省为试院，既闻榜出，与同试数人自往探榜。既出门，则报榜者纷然天汉桥。忽有一肥举人跨蹇自河路东来者，问报榜者曰：“状元何人？”对曰：“彭汝砺也。”跨蹇者闻之，即时回，更不至省前。康国追问随行小童，曰：“此雍丘许秀才名安世也。”康国骇之。次举闻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县尉。因检验村落，见所谓鱼鹰者飞翔水际，问小吏，曰：“此关雎也。”因言：“此禽有异：每栖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窠观之，皆一窠二室，盖雄雌各异居也。因悟所谓“和而别”者，以此也；“鸷而通”者，习水而善捕鱼也。“和而别”者，因此悟明。二语疑衍文。仲修且叹：“村落犹呼曰关雎，而‘和而别’则学者不复辩矣！”

东坡自海外归，至南康军，语刘羲仲壮舆曰：“轼元丰中过金陵，见介甫论《三国志》曰：‘裴松之之该洽，实出陈寿上，不能别成书而但注《三国志》，此所以□陈寿下也。盖好事多在注中。安石旧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轼对以轼于讨论非所工。盖介甫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仆闻此于壮舆，尽直记其旧言。

时彦举进士第一人，后为江东小漕。因按部舟行于大江，阻风系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与同载二三举人尽却从者，上山闲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转山背，忽一小寺出于山顶，已有一老僧下山迎问曰：“岂非时状元乎？”彦既讶了无从者，且非当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后，有人题壁曰：‘某年月日，时状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记之日时也。某及时晨起，相望久矣。”彦始吐实，而未之信也。相与至佛殿后，旋扫去积尘，始见其字，皆如僧言。而别有题年月，则彦尚未生之前也。观其旁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终四品。”彦录之以归，尝以语于人。至大观初，彦以吏部尚书卒，一作礼部尚书。正四品。距见题字时，适十三年矣。

刘琯，河中人，枢密学士综之孙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琯而出外。琯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寻访王氏，了不能得。遂弃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访之，莫知其生死。数年而琯志益坚，誓不见母不复为人。会岁除日，行次汝洛间地名彭坡者，逆旅羁栖，岁尽未遂所志，泣于村市酒肆中。忽见日者，琯忧郁中谩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动，必求访父母。今坤卦为主，则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之未见。"曰："喜神临如化之速，但不须发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时之内，所谓大庆可以贺矣。"琯虽心喜能知本意，而后段悠漫，乃日者常态，唯唯不应。日者临行，犹曰："即应，无相忘也。"琯愈惑。旋闻箫鼓喧阗，乃村人嫁女于除夕也，举酒肆人奔往观之。琯独坐无聊。已而，观者稍复还坐，各说所见。一老卒在坐曰："此本县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才十步。此妇人先在一大官家，闻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为此富家侧室，生儿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专家事，于资送女甚厚也。"琯引身稍相近，问翁："知媪之姓氏与前主之姓乎？"曰："此妇姓王，闻前主姓刘，其子小名则琯也。"琯始惊，问翁："何以知其详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尝役于其家，且每祝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盖纸书其姓名状貌以千计矣！"出腰间系衣中小纸示琯，因略道所以。方语话酬酢间，村市小儿之慧黠者，潜往报此妇人矣。已而，老兵问琯详细，曰："当为验之。"然琯久求母不获，而为人绐之，疑似多矣。意事与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儿辈与老兵继往。妇人闻之，亟遣骑乘迎琯。琯犹未信，漫往。既各细验之，真琯母也。贮心滋久，再见于不料，母子相持号恸殒绝于村市久之。事定，因访日者，莫见也。问于村中，亦曰："未尝有此色目人。"意以琯纯孝所感，天假神灵以告之尔。琯后迎母同居，久之，以寿终。琯仕遇神宗，累膺繁剧，为世名臣。二子何、勃皆登科。其家光显贵盛，亦天之报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昙之子。自少不调，学左道变形匿影飞空妖术。

既成而精，同党皆师而信服焉。昙之母以夏月昼寝于堂，而堂阶前井中忽雷电霹雳大震，续有黄龙自井飞出。昙母惊起，开目见之，怖投床下径死。家人徐视之，乃教所变，龙即教也。昙见母死，吼怒杖之垂尽，逐出。教益与恶少薄游不检。一日，书娼馆曰："吕洞宾、李教同游。"昙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寻获矣，教皇窘自缢死。久之，王则叛于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闻教妖术最高，声言教为谋主用事。朝廷亦知教妖术最高，果为则用，不可测也，闻之大骇，捕昙及教妻儿兄弟下狱，冀必得教。虽昙言教逐出既自缢死，终不信也。又于娼馆得教所题"教与吕洞宾同游"，又诏天下捕李教及吕洞宾二人。会贝州平，本无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独令捕吕洞宾。甚久，乃知其寓托，无其人，乃已。虽知贝州无李教，所部监司、太守如张昷之、张存十数人前皆重贬，昙责昭州别驾，教妻子皆诛死。今《仁宗实录》虽载此，而无如此之详，故表见之。

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一日，同渡水谒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应门曰："师出矣。"众问僧何为师道士，僧曰："学术数于道士三十年矣。"众因泛问之，僧曰："吾师切戒，术未精，慎毋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复来扣师可也。"明日，遂见之。文穆对席，张、王次之，钱又次之，刘居下座。坐定，道士抚掌太息。众问所以，道士曰："吾尝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了不可得，岂意今日贵人尽在座中！"众惊喜，徐曰："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语遍及诸弟子，而遗其师。郭君忿然，以为谬妄，曰："坐中有许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动，徐曰："初不受馈，必欲闻之，请得徐告：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可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众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诏

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预。明年，文穆廷试第一，是所谓“得解及第，无人可压”矣。后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钥之命，悉如所言。延卿连蹇场屋，至是预乡荐。鹿鸣燕日，文穆命道士与席。宾散，独留二人者入内阁，尽欢如平生。文穆矜叹，赋诗曰：“昔作儒生谒贡闱，今为丞相出黄扉。两朝鸳鹭醉中别，万里烟霄达了归。羽客渐垂新鹤发，故人犹著旧麻衣。洛阳谩说多才子，从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纸札似若复章者，乃书偈曰：“重日重月，荣华必别。笙歌前导，偃师看雪。”文穆心知其异，敬收之。其后，钱贰枢府，未百日罢；张、王先后登庸；刘守蒲中，朝廷议除执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极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后卒：无一差者。独赠文穆之偈，乃致仕薨于西京，以重阳日丧过偃师。是日，大寒微霰，笙歌乃敕葬卤簿鼓吹也。

郑翰林獬，郎官纾之子也。獬虽负时名，然累赴殿试省试，俱不利。纾为狄青征广南辟客，是时侬智高鸱张，未知胜负，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试罢，在京师候唱名。其母与尽室忧纾从军未知吉音，又忧獬仍旧黜于殿试。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鸣，声甚厉，震动两岸，举家不知所为。釜鸣未定，忽岸上亟寻郑郎中船，乃报捷者南来，且附纾书云：“已破侬贼，杀戮殆尽，走入溪洞，且议赏超迁矣。”语次，又有北来报榜者驰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状元及第矣。”釜鸣盖有为吉者。

郑毅夫幼弟名猷，字猷嘉。风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随侍毅夫，守东南名郡如钱唐之类，所阅佳丽，皆一时之选。喜读书，而诗章翰墨皆有声。毅夫既没，求监安州酒税。安州其乡里，以便养亲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蛮首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声音侏𠌯，如鬼物然。朝廷不杀，以三班差使亦来监安州酒税，与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啖蛊之人，每于其家送食，必作两分，与之对餐。然光勇终不快意，盖未尝知中国士夫家常馔也。每食馔毕，必令拦头辈于务前饼店以四钱买胡饼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称味之美，以谓平生未尝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对猷言如前。猷因语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

蛮，不知有饮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为未始有也。”猷谓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类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贡举，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对客云：“就试前，梦御街上骑驴而坠地，今果为驴子所落。”景彝闻而大衔之。其后，平甫试大科，景彝弹其士检不修，罢之。又曾子固作中书舍人还朝，自恃前辈，轻蔑士大夫。徐德占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谨。子固问：“贤是谁？”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贤便是徐禧？”禧大怒，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岂有不知之理？”其后，子固除翰林学士，德占密疏罢之，又攻罢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开宝塔，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昼，人见塔上一灯明，顷刻数盏以至千百盏。须臾，大雷雨作而焚尽。都人大骇。此真天火也。祖母为先子言。

刘原父就省试，时父立之为湖北转运使。按部至鄂州，与郡守王山民宴于黄鹤楼，数日不发。谓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儿子决须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虽令似才俊，岂可预料？”立之曰：“纵使程试不得意，亦须作第二人。”来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继得家书云：“初考乃状元，为赋中小误，遂以贾黯为魁。”立之即以书示郡守而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

颍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独守城不下，其曾祖尝随太祖自攻之。后守封丘者奏职，既入拜，诸司使开陈桥门以迎太祖，即斩守门者。又言，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

欧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状至，怀其奏，召其子皇城使守节言父反事，惶恐。次谓：“彼只少尔，但速去。”来日方出奏示臣寮。守节至潞州，开城降，兵不血刃。

庆历二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先宣示两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寘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杨宣懿察之母甚贤。能文，而教之以义，小不中程，辄朴之。察省试《房心为明堂赋》榜登科第二人，报者至，其母睡未起，闻之大怒，转面向壁曰："此儿辱我如此，乃为人所压。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压却。"及察归，亦久不与语。寘果魁天下。

欧阳文忠公，庆历中为谏官。仁宗更用大臣韩、富、范诸公，将大有为。公锐意言事，如论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缢死，又论参知政事王举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贾昌朝举馆职凌景阳娶富人女，夏有章有赃，魏庭坚逾滥，三人皆废终身。如此之类极多，大忤权贵，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诰。韩、富既罢，未几，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河北都运，令计议河北二相贾昌朝、陈执中争边事，其实宰相欲以事中之也。会令内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从出使，故事无内侍同行之理，臣实耻之。"朝廷从之。公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会公甥张氏，妹一作虔州。婿龟正之女，非欧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侄晟。晟自虔州司户罢，以替名仆陈谏同行，而张与谏通。事发，鞫于开封府右军巡院。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军巡判官、著作佐郎孙揆止劾张与谏通事，不复支蔓。宰相闻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勘之，遂尽用张前后语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监勘。盖以公前事，欲令释憾也。昭明至狱，见安世所勘案牍，视之，骇曰："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异日昭明吃剑不得。"安世闻之，大惧，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

户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诰、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录问吏人不闻奏，降殿中丞、泰州监税；昭明降寿春监税。公责告云：“不知淑慎以远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于私门，知女归有室而纳之群从。向以讼起晟家之狱，语连张氏之资，券既不明，辨无所验。以其久参侍从，免致深文，可除延阁之名，还序右垣之次，仍归漕节，往布郡条，体余宽恩，思释前咎。”又安世责词云：“汝受制按考，法当穷审，而乃巧为朋比，愿弭事端，漏落偏说，阴合傅会。知朕慎重狱事，不闻有司，而私密省寺，潜召胥役，迹其阿比之实，尚与朋党之风。”云云。其后，王荆公为苏安世埋铭，盛称能回此狱，而世殊不知揆守之于其前，昭明主之于其后，使安世不能有所变改迎合也。然则二人可谓奇士尔。昭明后亦召用。而揆，饶州人，终殿中丞。当张狱之兴，杨辟叔外为举人，上书陈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书。曾存之言。

欧阳公为河北都运使，时程文简知大名府。欧公性急自大，而文简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愤争，因从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简迎于郊，因问欧公所以外补之由。公叹曰：“吾侪要会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绅、韩愈，令不台参故例耳。吾二人岂可堕其计中耶？”文简亦大叹。二人遂益交欢相好。宰相闻知，不久有孤甥之狱。

《达奚盈盈传》，晏元献家有之，盖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宝中贵人之妾，姿艳冠绝一时。会贵人者病，同官之子为千牛谒者，父遣往视之，因是以秘计相亲盈盈，遂匿于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闻之，诏大索京师，无所不至，而莫见其迹。因问近往处。其父言：“贵人病，尝往问之。”诏且索贵人之室，盈盈谓千牛曰：“今势不能自隐矣。出亦甚无害。”千牛惧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问何往，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帘幕屏帏如此，所食物如此，势不由己，则决无患矣。”既出，明皇大怒，问之，对如盈盈言。上笑而不问。后数日，虢国夫人入内，明皇戏问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为人妾者，智术固可虑矣。又见天宝后掖庭戚属莫不如此，国何以久安耶？此传晏元献手书，在其甥杨文仲家。其间叙妇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详，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宫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尝得幸，有娠，嫁冷绪而后生青，为药铺役人。与高继安者谋之，诣府自

陈，并妄以神宗与其母绣抱肚为验。知府钱明逸见其姿状魁杰，惊愕起立。后明逸以狂人置不问，止送汝州编管。推官韩绛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绝群疑。”翰林学士赵概亦言：“青果然，岂宜出外？若其妄言，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当诛。”遂命概并包拯按得奸状，与继安皆处死。钱明逸落翰林学士，以大龙图知蔡州；府推张式、李舜元皆补外。世妄以宰相陈执中希温成旨为此，故诛青时京师昏雾四塞。殊不知执中已罢，是时宰相乃文、富二贤相，处大事岂有误哉！

刘原父好杂记，事或古或今，动成卷轴。予尝见其一卷内逐段事。一云：萧固为广西转运使，时侬智高未反，但诱聚亡命，阴为窥边计。边吏皆不悟，固遣人诱说，且奏朝廷乞与智高一官，善抚之，因令间交趾。奏下枢密院，难问再三。固又言“请择将吏，缮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报。固既召归，智高果反，破城杀吏，大困一方，所至骚然。至遣大臣，仅免败亡，则枢密院乃归责于固，以知吉州，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也。又一云：进士滕甫最能为省题诗。皇祐元年，狄青成功于广西，时甫廷试《西旅来王诗》云“葱岭占佳气，毡裘拜未央”，最为佳句。此皆原父亲札尔。康定中，元昊上言：“为诸羌所扰，不得已，请朝廷加一名号。”宰相大怒，即乞削属籍，出兵加讨。时惟谏官吴育言：“夷狄难以中国叛臣处之，乞加以名号。”不听。卒致侵边患，颇与固相类。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郑畋乞与黄巢节度使、吕琦乞和番之类是也。

刘原父学际天人。知永兴日，已被病。时所亲贾常彝父同在雍，夏月与常露坐，见一流星甚大。原父惊曰：“当有亲王为九五者。”后数月，乃英宗为皇子。

赵至忠虞部自北虏归朝，尝仕辽中，为翰林学士，修国史，著《虏廷杂记》之类甚多。《杂记》言：圣宗芳仪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孙某，为武疆都监。妻女皆为圣宗所获，封芳仪，生公主一人。晁补之为北都教官，因览此书而悲之，与颜复长道作《芳仪曲》云：“金

陵宫殿春霏微，江南花发鹧鸪飞。风流国主家千口，十五吹箫粉黛稀。满堂诗酒皆词客，拭汗争看平叔白。后庭一曲时事新，挥泪临江悲去国。令公献籍朝未央，敕书筑第优降王。魏俘曾不输织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双燕清秋梦柏梁，吹落天涯犹并羽。相随未是断肠悲，黄河应有却还时。宁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苍黄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马今谁见？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转。芳仪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红暗尽惊胡尘。阴山射虎边风急，嘈杂琵琶酒阑泣。无言偏数天河星，只有南箕近乡邑。当年千指渡江来，千指不知身独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黄鹄寄意何当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门事？君不见李君椎髻泣穷年，丈夫飘泊犹堪怜。”余尝游庐山，见李主有国时修真风馆，皆宫人施财，刊姓氏于碑，有太宁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仪者孰是也。

龙衮《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国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

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富郑公犹为举子，每与公往来。是时，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为冷淘，郑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厨具冷淘，则郑公必来。公怪而问之。乳媪云：“我老不睡，每夜闻绕宅甲马声，则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验之。若如常夜，则必不来。”欧公知富公必贵。

尹师鲁性高而褊，在洛中尝与欧、梅诸公同游嵩山。师鲁曰：“游山须是带得胡饼炉来，方是游山。”诸公咸谓：“游山贵真率，岂有此理！”诸公群起而攻之。师鲁知前言之谬而不能胜诸公，遂引手扼吭。诸公争救之，乃免。

李士宁缘以金钑龙刀遗世居坐罪，许安世亦连坐焉。初，许既魁多士，其父许琉为越州知录，往省觐。道出杭州，见沈文通。召食罢，延

之书斋，玩好尽在，见此宝刀以金涂双龙缠之，制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见而叹爱，且屡目之。文通曰：“少张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间祸患相继，每欲与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气必能胜之。敢以为赠。”安世得之，宝惜特甚，而士宁素为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宁见，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温所佩。有二刀焉，其雌者士宁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宁为此刀，亲渡海往外国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处。”叹息惊骇久之。安世问其意，士宁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获也。若得此二刀以炼丹，不惟我受其功，药成亦可分遗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宁，遂举以与之。尔后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宁私以遗世居也。士宁既坐私入宫赠诗与世居，又有龙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询其所由，乃安世处得之，故亦坐贬。噫！物之为祸，有如此者！

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一少年风骨竦秀于相国寺。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也。是时盛冬，因相与于一小院中拥火。询仁问荆公出处，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句误。疑是旦晚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询仁云：“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元泽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

政和中，青溪知县、奉议郎盛griffin因事对移桐庐县丞。冬至夜，宰会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尽，往贺邑宰未出，坐于客次，见有绯鱼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马亟去，且云：“儿子不孝。某有职事，天将明，不可留矣。”griffin惊问小吏，答云：“知县寻常享祀最早，夜来以会客饮酒过多，天晓方设祭。此其先父也。”

吕吉甫自罢参知政事，最为偃蹇。元祐间，贬为散官，居于建州凡十年。再见绍圣，固当预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计逐之，老于为帅。继□蔡元长久据大权，以妖人事再贬武昌。至张天觉作相，始荐于上皇，召为宫使，留京师。吉甫作谢表云：“历官三十八任，八一作六。受恩虽出于累朝；去国四十二年，留侍方从于今日。”徽庙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书于纸曰：“何执中除太傅平章事，张商英左仆射兼门

下侍郎，吕惠卿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既书之矣，适一士人献宫词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宁有旧臣，曾陪元宰转洪钧。嗣皇不减周文美，八十重来起渭滨。”徽宗改“不减”作“不啻”，御书二扇，一以赐吉甫。众谓必相矣，然何执中、郑居中方攻天觉，尽用其党，逐天觉门人，起大狱为奇祸。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于京师。其命矣乎！

贺方回遍读唐人遗集，取其意以为诗词，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遗意也，不如晏叔原尽见升平气象，所得者人情物态。叔原妙在得于妇人，方回妙在得词人遗意。非特两人而已。如少游临死作谶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于西方净土。若王荆公、司马温公、赵阅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贺、晏而已，凡古之词人尽如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赋《临水桃花诗》：“还如景阳妃，含嗟堕宫井。”此善体物者也。然不止此而已，终云“惆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此乃能见境而却扫除净尽，此所谓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见贡士学制放下，谓郡守方通曰：“蔡元长改学制，自旧用诗赋，也有状元，也做宰相；后用经义，也有状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蒨英，有殊色。公宠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乌龙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爱，因究其所从。群婢共言与僧通已久。公怒，令为爨婢，布衣执爨而已，未尝棰也；而罪群婢不能防闲，缚而尽棰之。蒨英既执爨，请令十二县君供过，乃援妻也。缚其僧，棰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狱。郡守方通亲鞫而亟断之，杖其背，厅事震动，而僧不动如山。蒨英执爨四十日，衣敝。申公思之，令援曰：“十二县君不须出，令蒨英依旧伏侍。蒨英却著旧衣。”蒨英坚不肯著，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县则送之，蒨英不著好衣，不伏侍相公。蒨英宁死尔！”言讫，吞气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猿事，时方通为守，实然也。云有大猿数十，章遂使人擒而缚之。忽于乌龙山后突出数千大青猿，解缚夺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晋仲目击。

晏元献罢相，守颍州。一日，有岐路人献杂手艺者，作踏索之伎。

已而，掷索向空，索植立，遂缘索而上，快若风雨，遂飞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骇莫测。已而，守衙排军白公曰："顷尝出戍，曾见此等事，但请阖郡谯门大索，必获。盖斯等妖术未能遽出府门也。"公如请，戒众兵曰："凡遇非衙中旧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视，无有。最后于马院旁，一卒曰："旧有系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尔。遂获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欧阳公荐馆职。熙宁初，欧公作《史炤岘山亭记》以示子厚。子厚诵至"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子厚曰："今饮酒者，令编札斟酒亦可，穿衫著带斟酒亦可，令妇环侍斟酒亦可，终不若美人斟酒之中节也。'一置兹山，一投汉水'亦可，然终是突兀，此壮士编札斟酒之礼也。惇欲改曰'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此美人斟酒之体，合宜中节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荆公知制诰，丁母忧，已五十矣。哀毁过甚，不宿于家，以稿秸为荐，就厅上寝于地。是时，潘夙公所善，方知荆南，遣人下书金陵。急足至，升厅见一人席地坐，露颜瘦损，愕以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书入宅。公遽取书，就铺上拆以读。急足怒曰："舍人书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趋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欧阳文忠公在两禁，因赴李都尉家会，至五鼓传呼呵殿而归。至内前，禁中讶趋朝之早，呼欧公官，使人密觇之，知赴李氏集方归。明日，出知同州。执政留之甚力，以修《唐书》为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毕姓兄弟二人，养母佣力，又雇二人担粪土，得钱以养母尽孝道。一日，至食时，雇者不至。兄弟惶惑，夜无母饭，不知所为。遂各担箩遍村求售担物，无有也。念母过时未食，茫然四顾，力乏枕担于杏山观前左。忽一道士自观中呼二人，问其困睡状，起对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厕，汝能从我？"至观中，因指示其处。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视之，皆金器，两担光彩烂然。二人亟寻适来道士，已不复见。问观中，无此色人。因担以示观主，闻之于官。太守

曰："此汝得之物，官难取也。"尽以给之。二人变其业，尽以置田，遂为富人。教子读书，京中进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为郡守。天之报施，昭显如此。

石曼卿与刘潜、李冠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将别，语潜曰："到官可即来相见，寻约痛饮也。"既半载，往见。到倅厅门，其阍者迎谓曰："自此入客位，勿高声也。"既见谒者，问知无官，请衣襴鞹。潜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无复去之理，我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几两时，胸中不胜愤。典谒者言："通判歇息，未敢传。"坐几三时，馁甚，忽报通判请，赞者请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谈，徐曰："何来？"又久之曰："何处安下？有阙示及。"一典客从旁赞曰："通判尊重，不请久坐。"潜大怒索去。云："献汤。"汤毕，又唱："请临廊。"似当仍作循廊。潜益愤，趋出。曼卿曳其腰带后曰："刘十，我做得通判过否？扯了衣裳，吃酒去来。"遂仍旧狂饮，数日而罢。

蒋希鲁守苏州，时范文正守杭州，极下士。王荆公兄弟时寄居于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过苏见希鲁，以道服见之。平甫内不能平，时时目其衣。希鲁觉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时，著道服以见客。"平甫对曰："希文不至如此无礼。"

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举进士，当赴礼部间，遇异僧慈上座，传以《易》数云："《易》有三术：上者不可言；中者犹足了死生，证心地；下者知象数休咎。"且言："子当传吾术，足以资身，不必仕宦，盖子命薄也。"遂授其术，尽验。遂不复就省试。又以授其子，亦验。慈上座者别去曰："他时见胡钉铰者，知吾所在也。"后失其子。章丞相当国，必欲致之，声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须来，则面与之见。"先生遂往见。章丞相大喜其学。及问其子所在，曰："吾欲相见，诈言之耳。"且入朝且一作旦。荐其学，以不肯赴举为言，诏特赴殿试。先生惊悔走避。丞相召乡人赴殿试者，令连结保。乡人泣请曰："若忤丞相，则我辈垂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致一作故。不得已赴试，而犯庙讳。丞相入奏："斯人不欲仕，故为之尔。"特置第五甲。既悒悒不乐，一日，勉往置冠带，而作带者极有士人风范，问之，则胡钉铰也。惊问慈上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见耶？"先生固请往见之，曰："上座于人，才举意则知之，况顷刻已万里矣，何可知其处也？"先生益不乐，失志得疾，不俟注黄甲，以疾还乡而卒。独其书，人犹得之，号《三宫易》、《六遇易》。晁以道得其

书，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尝谓滕公曰：“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与滕公诸人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滕公尝语人，胡先生有人伦鉴。在太学时，如窦卞、汪辅之一时学者数百人相随。每于众中尝称誉安焘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贵。”如此数十次。众有不服者，请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见尔。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须富贵者所用，置之粪壤可乎？人有瓦砾色者至多，若瓦砾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书而后知也。”众人乃服。其后，安公三作执政。初预政，父母俱存。官至观文殿学士以终。

恩官人学王书，甚有楷法。尝书以示众云：“书者，一艺尔。可以纪言纪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于道者，请事斯语。”

颍人沈士龙，字景通。高节独行，过于古人，尤工于诗。庆历登科，既改官，以秘书丞为益州司录。会宋子京为帅，惟事宴饮，沈湎日夜，衙前陪费多自经。景通上书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请减饮宴。子京不听。又于本路转运使赵抃阅道，不行。乞解官寻医，又不许。遂挂衣冠置本厅，载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过关无以为验，景通言其情于关吏，怜而义之，听其过关。坐是勒停，关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韩绛言其非辜，复官。王荆公行复官词，略曰：“况尔之去官志于善乎？”后居颍，元丰中卒。

张君房，字允方，安陆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年八十余卒。平生喜著书，如《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分定录》、《潮说》、《脞说》之类甚众。知杭州钱塘，多刊作大字版携归，印行于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于世。常轻君房为人，君房心衔之，及作《乘异记》，载白稹死，

其友行舟，梦稹曰："我死罚为鼋，汝来日舟过，当见我矣。"如其言行舟，见人聚观，而乌鹊噪于岸，倚舟问之，乃渔人网得大鼋。其友买而放之于江中。《乘异记》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东华门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马奋击，冠巾毁裂，流血被体，几至委顿。乃白稹之子也，问："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后已！"观者为释解，且令君房毁其版。君房哀祈如约，乃得去。

裴铏《传奇》曰："陈思王《洛神赋》，乃思甄后作也。"然无可疑。李商隐诗曰"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是也。按《洛神赋》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托而赋焉。"则自昔已传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赋》曰："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善注曰："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当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已上皆李善之注语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则此事益明，然谓"少壮之时不能当君王之意"则误。按甄后自为袁熙妻，而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平袁氏，纳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黄初二年，而甄后被杀，时年二十余。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谓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于黄初七年乃崩，即黄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验。故赋谓"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者，意非文帝匹敌及年龄之相远绝故也。此有深旨，仆考之旧事，知其明甚。《世说》云：甄慧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疾召甄，左右白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此奴。"云云。故孔融闻五官将纳熙妻也，以书与曹公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学，谓书传所记，后见问，对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观之，不独兄弟之嫌，而父子之争亦可丑也。又按《洛神赋序》云："黄初三年，予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而《魏志》曰："黄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后一年作赋也。故此赋托之鬼神，有曰"洛灵感焉"，又曰"悼良会之永绝，哀一逝而异乡"，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蔽光"，又曰"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皆鬼神死生之语也。《魏志》曰："植几为

太子数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又：“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曰：‘朕于天下，无所不容，况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隐诗再三言之，有《涉洛川诗》：“通谷杨林不见人，我来遗恨古时春。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注曰：“灌均，陈王之典签，谮王于文帝者。”又商隐《代魏宫私赠诗》先于其下注曰：“黄初三年，已隔存没，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诗云：“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仆意李义山最号知书，意必皆有据耳。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韵诗》有曰：“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辉光随顾步，生死独摇唇。”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目　录

湘山野录续录
校点说明
湘山野录卷上
湘山野录卷中
湘山野录卷下
续湘山野录
玉壶清话
校点说明
玉壶清话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湘山野录续录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湘山野录》三卷，《续湘山野录》一卷，宋文莹撰。作者生平事迹未见传记，仅其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保存了一些零星资料可供稽考叙录：文莹，宋钱塘僧，字道温，一字如晦，尝居西湖菩提寺，后隐于荆州金銮寺。工诗，喜藏书，尤潜心野史，注意世务，多与士大夫交游。据刘挚（1030—1097）《忠肃集》言，嘉祐、治平、熙宁年间，与文莹“相与周旋二十年”。则文莹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朝。

《湘山野录》、《续录》是记载北宋见闻杂事的一部随笔，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作于荆州，故以“湘山”名书。全书共一百六十五条，涉及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间政治经济、军国大事、外交活动，以及名公显宦杜衍、宋祁、夏竦、丁谓、杨仁、晏殊、寇准、范仲淹等人的逸闻轶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太宗即位”条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正史讳莫如深的“烛影斧声”始末，显出“野史”的胆识和本色。其他如文人雅士诗文酬酢、高僧道士举止行藏、稀珍异宝、鬼怪奇闻等等，亦具有文学、宗教、民俗研究价值。

本书版本明清以来有《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学海类编》本、《说库》本等。现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进行校点，遇异文参诸本对照，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湘山野录卷上

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而复进封西平王。时宋湜、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俾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公湜深赜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辞曰："先皇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建汉坛之未逮。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月，参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时世室亚献无宫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师致仕南京。仁宗诏公归以侍祠。公已老，手缮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数句，更无表章铺叙之饰，止以奇笺妙墨临帖行书亲写陈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还上印绂，天慈极深，曲徇私欲。今犬马之齿七十有三，外虽支持，中实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载难逢，臣子岂不以捧璋侍祭为荣遇？臣但恐颠倒失容，取戾非浅。伏望陛下察臣非矫，免预大礼，无任屏营。"

闻前代兴亡及崩薨篡弑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隐不说。今后除君臣不可闻之事外，自余皆宜明讲。后值说《礼记》，及《檀弓经》有"君即位而为椑，浦亦反。岁一漆之"。郑注云："椑，著身棺也。"王者礼繁，当预备。"岁一漆"者，若其未成然。尽诸公议，不忍明说，贴黄掩之。上以拍揭起潜窥。迨讲退，留宋尚书祁以问之。宋备陈其义。上曰："当筵盍显说？"宋谢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天鉴，臣等死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惮焉？"

王文正公旦释褐知临江县，时狱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计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将出厅。果斯须开堂门升厅，急呼死囚出问。公之父中令晋公祐尝曰："此儿异日必为三公。"因手植三槐于庭以待之，有作诗纪其事者甚多。晋国知制诰二十余年，最号淹迟。文正知诰与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墙壁间其父翰墨手泽犹在，坐

卧不易处。长城钱公若水风鉴最高，与公同直史馆，谓人曰："王子明既贵且寿，吾进用虽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长城公后四十卒。

孙集贤冕，天禧中直馆几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节概清直。晚守姑苏，甫及引年，大写一诗于厅壁，诗云："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见素。今日淮西又见陈。或云陈、李二公被差者也。寄语姑苏孙刺史，也须抖擞老精神。"题毕，拂衣归九华，以清节高操羞百执事之颜。朝廷嘉之，许再任，诏下已归。竟召不起。王冀公钦若，里闬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罢相，以宫保出镇余杭，舣舟苏台，欢好款密，醉谓孙曰："老兄淹迟日久，且宽衷，当别致拜闻。"公正色曰："二十年出处中书，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预一点化笔。迨事权属他，出庙堂数千里为方面，始以此语见说，得为信乎？"冀公愧谢，解舟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诗，举笔无虚致。镇襄阳时，胡秘监旦丧明，居襄，性多狷躁，讥毁郡政。英公昔尝师焉，至贵达，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时一造焉。一日，谓公曰："读书乎？"曰："郡事鲜暇，但时得意则为绝句。"胡曰："试诵之。"公曰："近有《燕雀》诗，云：'燕雀纷纷出乱麻，汉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无金弹，任尔啾啾到日斜。'"胡颇觉，因少戢。庆历初，被召真拜，将届阙，以言者抨罢，除使相，知杭州。到任以二阕寄执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钧，腰间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拟伴沙禽过十春。"又曰："海雁桥边春水深，略无尘土到花阴。忘机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鸥信此心。"公后镇南京，时张相昇知谏垣，以一诗讽曰："弱羽伤弓尚未完，孤飞殊不拟鸳鸾。明珠自有千金价，肯与游人作弹丸？"卒不敢以一言及之。

真宗初，诏种隐君放至阙，以敷对称旨。日既高，中人送中书膳，诸相皆盛服俟其来，种隐君韦布，止长揖而已。杨大年闻之颇不平，以诗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上闻之，独召杨曰："知卿有诗戏种某。"杨汗浃股栗，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内有十轴，乃放所奏之书也。其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石守道《圣政录》有之。俾大年观之，从容奏曰："臣当翊日负荆谢之。"

张尚书咏镇陈台，一日，邸报同年王文正公旦登庸，乖崖色不甚

悦，奋须振臂谓客曰：“朝廷安肯用经纶康济人乎？赖余素以直节自誓，束发登仕，无两府之志。”时幕中杜寿隆者，乘其语而悦之曰：“贱子素知公无两府意。”遽问曰：“此吾胸中蕴畜，子安得预其知乎？”杜曰：“某盖昔尝诵公《柳》诗‘安得辞荣同范蠡，绿丝和雨系扁舟’之句，因所以知之。”愠少解。

乖崖公太平兴国三年科场试《不阵成功赋》，盖太宗明年将有河东之幸，公赋有“包戈卧鼓，岂烦师旅之威；雷动风行，举顺乾坤之德”。自谓擅场，欲夺大魁。夫何有司以对耦显失，因黜之，选胡旦为状元。公愤然毁裂儒服，欲学道于陈希夷抟，趋豹林谷，以弟子事之，决无仕志。希夷有风鉴，一见之，谓曰：“子当为贵公卿，一生辛苦。譬犹人家张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无奈，惟赖子灭之。然禄在后年，此地非栖憩之所。”乖崖坚乞入道，陈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学道？”果后二年，及第于苏易简榜中。希夷以诗遗之云：“征吴入蜀是寻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丽地，却应多谢脑边疮。”初不甚晓。后果两入蜀定王均、李顺之乱，又急移余杭，翦左道僧绍伦妖蛊之叛，至则平定，此“征吴入蜀”之验也。累乞闲地，朝廷终不允，因脑疮乞金陵养疾，方许之。

张乖崖成都还日，临行封一纸轴付僧文鉴大师者，上题云：“请于乙卯岁五月二十一日开。”后至祥符八年，当其岁也。时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鉴至是日，持见凌公曰：“先尚书向以此嘱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开之。”洎开，乃所画野服携筇，黄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于大慈寺阁龛以祠焉。盖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开真之日，当小祥也。公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虽极智者不可改。

真宗西祀回跸，次河中，时长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诣行在，乞临幸，且称“汉、唐旧都，关河雄固，神祇人民，无不望天光之下临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谏放以决之。时种持兄丧于家，既至，真庙携之登鹳鹊楼，与决雍都之幸。种恳奏曰：“大驾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汉，侈心封禅郡岳，而更临游别都，久抛宗庙，于孝为阙，此其不便一；其百司供拟顿仗事繁，晚春蚕麦已登，深费农务，此不便二；精兵重臣扈从车跸，京国一空，民心无依，况九庙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无一语及此者。”放

曰："近臣但愿扈清跸、行旷典、文颂声，以邀己名，此陛下当自寤于清衷也。"翊日，传召銮舆还阙，临遣，雍人所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从驾至京，放乞还家林，上曰："非久必当召卿。"

译经鸿胪少卿、光梵大师惟净，江南李王从谦子也。通敏有先识，解五竺国梵语。庆历中，朝廷百度例务减省，净知言者必废译经，不若预奏乞罢之："臣闻在国之初，大建译园，逐年圣节，西域进经，合今新旧，何啻万轴，盈函溢屋，佛语多矣。又况鸿胪之设，虚费禄廪，恩锡用给，率养尸素，欲乞罢废。"仁宗曰："三圣崇奉，朕乌敢罢？且又賝贡所籍名件，皆异域文字，非鸿胪安辨？"因不允。未几，孔中丞道辅果乞废罢，上因出净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灵宫锯佣解木，木既分，中有虫镂文数十字，如梵书旁行户郎反。之状，因进呈。仁宗遣都知罗崇勋、译经润文使夏英公竦诣传法院，特诏开堂导译，每圣节译经，则谓之"开堂"。冀得祥异之语以忏国。独净焚天香导译逾刻，方曰："五竺无此字，不通辨译。"左珰恚曰："请大师且领圣意，若稍成文，译馆恩例不浅。"而英公亦以此意讽之。净曰："某等幸若蠹文稍可笺辨，诚教门之殊光，恐异日彰谬妄之迹，虽万死何补。"二官竟不能屈，遂写奏称非字。皇祐三年入灭，碑其塔者此二节特不书，惜哉！

祥符中，日本国忽梯航称贡，非常贡也，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现，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明，则此光现。真宗喜，敕本国建一佛祠以镇之，赐额曰"神光"。朝辞日，上亲临遣。夷使面乞令词臣撰一寺记。时当直者虽偶中魁选，词学不甚优赡，居常止以张学士君房代之，盖假其稽古才雅也。既传宣，令急撰寺记。时张尚为小官，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而夷人在阁门翘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后钱、杨二公玉堂暇日改《闲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闲？司谏拂衣归华山。"盖种放得告还山养药之时也。钱希白曰："世上何人号最忙？紫微失却张君房。"时传此事为雅笑。

种司谏既以"三不便"之奏谏真宗长安之幸，惟大臣深忌之，必知车辂还阙不久须召，先布所陷之基，使其里旧雷有终讽之曰："非久朝旨必召，明逸慎勿轻起，当自存隐节。徐宜特削一奏请觐，以问銮驾还阙之良苦，乃君臣之厚诚也。"种深然之。上还京，已渴伫与执政议召种之事，大臣奏曰："种某必辞免。乞陛下记臣语，久而不召，往往自乞觐。"试召之，诏下果不至，辞曰："臣父幼亡，伯氏鞠育，誓持三年之丧，以报其德。止有数月，乞终其制。"上已微惑。后半年，知河阳孙

奭果奏入，具言种某乞诣阙请觐。上大骇，召执政曰：“率如卿料，何邪？”大臣曰：“臣素知放之所为，彼视山林若桎梏，盖强隐节以沽誉，岂嘉遁之人耶？请此一觐，亦妄心狂动，知鼎席将虚，有大用之觊，陛下宜察之。”盖王文正旦累章求退之时也。由此宠待遂解，札付河阳赐种买山银一百两，所请宜不允。是岁遂亡，祥符八年也。种少时有《潇湘感事》诗，曰：“离离江草与江花，往事洲边一叹嗟。汉傅有才终去国，楚臣无罪亦沉沙。凄凉野浦飞寒雁，牢落汀祠聚晚鸦。无限清忠归浪底，滔滔千顷属渔家。”诚先兆也。初，种隐君少时与弟汶往拜陈希夷抟，陈宿戒厨仆来日有二客，一客膳于廊。才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眦睨，以一绝赠之，曰：“鉴中有客白髭多，鉴外先生识也么？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阴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晓，但屈指以三语授之曰：“子贵为帝友，而无科名，晚为权贵所陷。”种又乞素履之术，陈曰：“子若寡欲，可满其数。”种因而不娶不媵，寿六十一。

杨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阙下，太宗亲试一赋一诗，顷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书，俾宰臣再试。时参政李至状：“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王仁睿传圣旨，押送建州十一岁习进士杨亿到中书。其人来自江湖，对扬轩陛，殊无震慑，便有老成，盖圣祚承平，神童间出也。臣亦令赋《喜朝京阙》诗五言六韵，亦顷刻而成。其诗谨封进。”诗内有“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断句云“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之句。

天禧中，宰臣奏：“中书、枢密院接见宾客，然两府慎密之地，亦欲资访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复滞留机务。又分厅言事，各有异同。欲乞今后中书、枢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阙，及在京主执臣僚如有公事，并逐日于巳时已前聚厅见客，已分厅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书、密院。”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语盖旨在杨大年也。《归田录》述之。

景德四年，司天判监史序奏：“今年太岁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当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寻推得五星自闰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阳行度，按《甘氏星经》曰：‘五星近太阳而辄见者，如君臣齐明，下侵上之道

也；若伏而不见，即臣让明于君，此百千载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亲御禁台以候之，果达旦不见。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群臣表贺。

寇莱公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风格。初，授归州巴东令，人皆以"寇巴东"呼之，以比前"赵渭南"、"韦苏州"之类。然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二绝，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语意清切脱洒孤迈则不无。殊不知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莱公富贵时，送人使岭南，云："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人以为警绝。晚窜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图经迎拜于道，公问州去海近远，曰："只可十里。"憔悴奔窜已兆于此矣。予尝爱王沂公曾布衣时，以所业贽吕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后皆尽然。

陈郎中亚有滑稽雄声，知润州，治迹无状，浙宪马卿等欲按之。至则陈已先觉。廉按讫，宪车将起，因觞于甘露寺阁，至卒爵，宪目曰："将注子来郎中处满着。"陈惊起遽拜，宪讶曰："何谓，何谓！"陈曰："不敢望满，但得成资保全而去，举族大幸也。"马笑曰："岂有此事！"既而竟不敢发。有陋儒者，贡所业，举止凡下，陈玩之曰："试请口占盛业。"生曰："某卷中有《方地为舆赋》。"诵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陈应声曰："吾闻子此赋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讲经之座主，乃传法之沙门乎？'"满座大笑。陈尤工药名诗，有"棋为腊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缩纱裁"、"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之句，皆不失风雅。

丁晋公贬崖时，权臣实有力焉。后十二年，丁以秘监召还光州。致仕时，权臣出镇许田，丁以启谢之，其略曰："三十年门馆游从，不无事契；一万里风波往复，尽出生成。"其婉约皆此。又自夔漕召还知制诰，谢两府启："二星入蜀，难分按察之权；五月渡泸，皆是提封之地。"后云："谨当揣摩往行，轨躅前修。效慎密于孔光，不言温树；体风流于谢傅，惟咏苍苔。"

时大臣为枢相，以非辜降节度使，谪汉东。会禁林主诰者素为深

仇，贬语云：“公侯之家，鲜克禀训；茅土之后，多或坠宗。具官某亡国之衰绪，孽臣之累姻。”时冢宰谓典诰曰：“万选公其贬语太酷。”禁林曰：“当留数句，以俟后命。”太宰笑曰：“尚未逞憾乎？”

石参政中立在中书时，盛文肃度禁林当直，撰《张文节公知白神道碑》，进御罢，呈中书。石急问之：“是谁撰？”盛卒对曰：“度撰。”对讫方悟，满堂大笑。又刘中师因上殿赐对，衣腰带，荣君之赐，衔而不换，遂服之谢于其第，乃宝瓶银带也。会方雺，庭中尚泥足，踣坐于泥中，袍带濡渍。石问曰：“郎中贵甲几多？”曰若干岁。曰：“果信果信！土入宝瓶，遂有此扑。”

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曰：“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真宗一切蠲放，吴俗始苏。

雍熙二年，凤翔奏岐山县周公庙有泉涌，旧老相传：时平则流，时乱则竭。唐安史之乱其泉竭，至大中年复流，赐号润德泉，后又涸。今其泉复涌，澄甘莹洁。太宗嘉之。

杨叔贤郎中异，眉州人，言顷有眉守初视事，三日大排，乐人献口号，其断句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新守颇喜。后数日，召优者问：“前日大排，乐词口号谁撰？”其工对曰：“本州自来旧例，只用此一首。”

杨叔贤，自强人也，古今未尝许人。顷为荆州幕，时虎伤人，杨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诫虎文》，如《鳄鱼》之类。其略曰：“咄乎尔彪，出境潜游。”后改官知郁林，以书托知军赵定基打《诫虎文》数本，书言：“岭俗庸犷，欲以此化之。”仍有诗曰：“且将先圣诗书教，暂作文翁守郁林。”赵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荆门止以耆状附递寄答。

范文正公镇余杭，今侍读王乐道公在幕。杨内翰隐甫公察谪信州，未几，召还赴阙。过杭，公厚遇之。特排日遣乐吏往察判厅请乐辞，乐道叱之不作。来日，酒数行，遣吏投书于席，大概言："陶之学先王之道也，未始游心于优笑之艺。始某从事于幕，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以陶为贺。盖今岩穴蟠潜修立之士，无不由明公之门翦擢至于华显者。独以某不幸吏于左右，公未尝训之以道德，摩之以仁义，反以伎戏之事委之，非其素望也。且金华杨公亦吾儒高第之一人尔，苟某始者躐巍等，历清秩，过执事之境，必不肯以优伶之辞为托也"云云。公以书示隐甫，隐甫笑曰："波及当司，尤无谓也。"公颇动。既而移镇青社，乐道少安。又王尚书拱辰长安上事日，理掾撰乐词，有"人间合作大丞相，天下犹呼小状元"之句。又梅龙图贽余杭上事日，一曹僚撰《头盏曲》，有"黄阁方开鼎，和羹正待梅"之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荐擢，不数年并升于台阁，皆系乎幸不幸尔。

太平兴国四年，绵州罗江县罗公山真人罗公远旧庐，有人乘车往来山中，石上有新辙迹，深三尺余，石尽五色。知州仲士衡缘辙迹至洞口，闻鸡犬声。

兴国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往峨眉山提点白水寺，忽见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皆变金色，有丈六金身。次日，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云中。"

治平中，御史有抨吕状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语有"欢游叠嶂之间，家家失业；乐饮西湖之上，夜夜忘归"。执政笑谓言者曰："军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抨。"

李建勋罢相江南，出镇豫章。一日，与宾僚游东山，各事宽履轻衫，携酒肴，引步于渔溪樵坞间，遇佳处则饮。忽平田间一茅舍有儿童诵书声，相君携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数村童。叟惊悚离席，改容趋谢，而翔雅有体，气调潇洒。丞相爱之，遂觞于其庐，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辄谈。李以晚渴，连食数梨，宾僚有曰："此不宜多食，号为五脏刀斧。"叟窃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异闻。"叟谢曰："小子愚贱，偶失容于钧重，然实无所闻。"李坚质之，仍胁以巨觥，曰："无说则沃之。"叟不得已，问说者曰："敢问'刀斧'之说有稽乎？"曰："举世尽云，必有其稽。"叟曰："见《鹖冠子》，所谓五脏刀斧者，非所食之

梨，乃离别之‘离’尔。盖言人之别离，戕伐胸怀，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鹖冠子》也。检之，如其说，李特加重。

金陵赏心亭，丁晋公出镇日重建也。秦淮绝致，清在轩槛，取家箧所宝《袁安卧雪图》张于亭之屏，乃唐周昉绝笔。凡经十四守，虽极爱而不敢辄觊。偶一帅遂窃去，以市画芦雁掩之。后君玉王公琪复守是郡，登亭留诗曰：“千里秦淮在玉壶，江山清丽壮吴都。昔人已化辽天鹤，旧画难寻《卧雪图》。冉冉流年去京国，萧萧华发老江湖。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此诗与江山相表里，为贸画者之萧斧也。

淳化甲午，李顺乱蜀，张乖崖镇之。伪蜀僭侈，其宫室规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公至则尽损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楼，楼前有堂，堂之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众名曰“双鹤厅”。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二画妙格冠于两川。贼锋既平，公自坏壁尽置其画为一堂，因名曰“画厅”。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侧，嘉泉也，便于漱酌，行客未有不舍车而留者。始，寇莱公南迁日，题于东槛，曰：“平仲酌泉经此，回望北阙，黯然而行。”未几，丁晋公又过之，题于西槛，曰：“谓之酌泉礼佛而去。”后范补之讽安抚湖南，留诗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谓之礼佛向南行。烟岚翠锁门前路，转使高僧厌宠荣。”诗牌犹存。

《六快活》诗，长沙致仕王屯田揆讥六君子而作也。六人者，即帅周公沆、漕赵公良规、宪李公硕、刘公舜臣、倅朱景阳、许玄是也。其诗略曰：“湖外风物奇，长沙信难续。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绿。舟楫通大江，车轮会平陆。昔贤官是邦，仁泽流丰沃。今贤官是邦，刳啖人脂肉。怀昔甘棠化，伤今猛虎毒。然此一邦内，所乐人才六。漕与二宪僚，守连两通属。高堂日成会，深夜继以烛。帏幕皆绮纨，器皿尽金玉。歌喉若珠累，舞腰如素束。千态与万状，六官欢不足。因成《快活》诗，荐之尧舜目”云云。余数联皆咄咄猥驳，固不足纪。愚后至长沙，访故老，皆云岂有兹事。盖公暇以登临为适，在所皆尔，一酒食遂类猛虎刳脂啖肉之害，果苛政者，复不知如何比邪？所以触宪网，皆自速也。有樊太、傅立二人者，里闬交素，逮乞骸，俱老于故乡，而林泉相依，以二疏风义自高。一旦谤诗既出，急捕樊以胁之。樊义薄无守，悉以游从之事卖之，以求苟免，仍希赏格。狱具，揆坐嘲谤之典，尽削

其籍。立以告发获赏，因转一官，昂然拜命，略无三褫之羞。诰辞曰“为尔交者，不其难乎？”诚所谓也。嗟风义薄恶，故录之以自诲。

熙宁而来，大臣尽学术该贯，人主明博，议政罢，每留之询讲道义，日论及近代名臣始终大节。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汤，非历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止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又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将赴阆倅，因访之，即席为一曲歌以送，曰：“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孤负曲江花。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无尽，红树远连霞。”其飘逸清远，皆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为憸人构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予皇祐中，都下已闻此阕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为之力辨。公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迨还吴，蒙诗见送，有“孤闲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间著书就，应寄日边来”之句，人皆怪之。

宋郑公庠省试《良玉不琢赋》，号为擅场。时大宗胥内翰偃考之酷爱，必谓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叠押韵，一韵有“瑰奇擅名”及“而无刻画之名”之句，深惜之，密与自改“擅名”为“擅声”。后埒之于第一。殆发试卷，果郑公也。胥公孳孳于后进，故天圣、明道间得誉于时，若欧阳公等皆是。后虽贵显，而眷眄亦衰。故学士王平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诸孤幼甚，归于润州。公平日翦擢相踵，而材势大显者无一人所助，独宋郑公恤其家甚厚。”盖兹事也。

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昪为之旌门闾，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陈氏，乃唐元和中给事陈京之后，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雍睦。凡巾栉椸架及男女授受通问婚葬，悉有规制。食必群坐广器，未成人者别一席。犬百余只，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则群犬不食。别墅建

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

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题云：“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言诞育圣躬，实系懿后。奈仁宗夙以母仪事明肃刘太后，膺先帝拥祐之托，难为直致，然才者则爱其善比也。独仁宗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区区不足较，当更别改。”晏曰：“已焚草于神寝。”上终不悦。迨升祔，二后赦文孙承旨抃当笔，协圣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拥庆羡，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上览之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岁余，参大政。

天圣七年，曹侍中利用因侄汭聚无赖不轨，狱既具，有司欲尽劾交结利用者。时憸人幸其便，阴以文武四十余人讽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诏：“其文武臣僚，内有先曾与曹利用交结往还，曾被荐举及尝亲昵之人，并不得节外根问。其中虽有涉汭之事者，恐或诖误，亦不得深行锻炼。”其仁恤至此。是年，圣算方二十。

天圣七年，晏元献公奏：“朝廷置职田，盖欲稍资俸给，其官吏不务至公，以差遣徇侥竞者极众，屡致讼言，上烦听览，欲乞停罢。”时可其奏，但令佃户逐年收课利，类聚天下都数，纽价均散见任官员。至九年二月，忽降敇：“国家均敷职田，以厉清白，向因侥幸，遂行停罢。风闻搢绅之间持廉守道者甚众，苦节难守，宜布明恩，悉仍旧贯。审官、三班、流内铨今后将有无职田处均济公平定夺，差遣不得私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谔初知制诰，至西掖，追故事独无紫薇，自别野移植。闻今庭中者，院老吏相传犹是昌武手植。晏元献写赋于壁曰：“得自莘野，来从召园。有昔日之绛老，无当时之仲文。观茂悦以怀旧，指蔽芾以思人。”

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荤。端拱初，幸延圣寺，抱对佛愿舍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发。上曰：“朕之诸妹皆厚赐汤邑，筑外馆以尚天姻，酬先帝之爱也。汝独愿出家，可乎？”申国曰：“此先帝之愿也。”坚乞之，遂允。进封吴国，赐名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

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曹恭惠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皆随出家。诏普度天下僧尼。申国俗寿止三十，入尼夏十有六入灭。

冀公王钦若，淳化二年自怀州赴举，与西州武覃偕行，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于民家，散仆寻之。俄见仆阔步而至，惊悸言曰：“自此数里有一神祠，见公所乘马弛缰宇下，某径至萧屏，有门吏约云：‘令公适与王相欢饮，不可入也。’某窃窥见其中果有笙歌杯盘之具。”覃亟与仆同往，见公已来，将半酣矣。询之，笑而不答。覃却到民家，指公会处，乃裴晋公庙。覃心异之，知公非常人矣。公登第后，不数年为翰林学士。使两川，回轺至褒城驿，方憩于正寝，将吏忽见导从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谒。”公忻然接之。因密谓公大用之期，乃怀中出书一卷，示公以富贵爵命默定之事，言终而隐。及公登庸，圃田神祠出俸修饰，为文纪之。

石延年曼卿为秘阁校理，性磊落，豪于诗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与友人张生尤善。死后数日，张生梦曼卿骑青驴引数苍头过生，谓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辞久之。曼卿怒，登驴而去，顾生曰：“汝太劣。吾召汝，安得不从？今当命补之同行矣。”后数日，补之遂卒。补之乃范讽字。今仪真有碑石，序其事尤详。

大参元厚之公成童时，侍钱塘府君于荆南，每从学于龙安僧舍。后三十年，公以龙图、贰卿帅于府。昔之老僧犹有在者，引旌钺，访旧斋，而门径窗扉及泉池钓游之迹，历历如昨。公感之，因构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写诗于堂，诗有“九重侍从三明主，四纪乾坤一老臣”，及“过庐都失眼前人”之句。虽向老，而男子雄赡之气殊未衰歇。未几，果以翰林召归为学士，俄而又参熙宁天子大政，真所谓“乾坤老臣”也。其堂遂为后进之大劝。

湘山野录卷中

真宗居藩邸，升储宫，命侍讲邢昺说《尚书》，凡八席，《诗》、《礼》、《论语》、《孝经》皆数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间，虽车辂巡封，遍举旷世阔典，其间讲席岁未尝辍。至末年，诏直阁冯公元讲《周易》，止终六十四卦，未及《系辞》，以元使虏，遂罢。及元归，清躯渐不豫。后仁宗即位半年，侍臣以崇政殿阁所讲遗编进呈，方册之上，手泽凝签，及细笔所记异义，历历尽在，两宫抱泣于灵幄数日，命侍臣撰《讲席记》。

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因按逃田饥而流亡者数千户，力谋安集，疏奏乞贷种粒、牛、粮，恳诉其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驿舍，梦中有人召公出拜，空中紫绶象简者，貌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仪，遣一绿衣丱童遗公曰："以汝有忧民深心，上帝嘉之，赐此童为宰相子。"受讫即寤。迨晓，憩食于楚灵王庙，作诗志于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后果生一子，即庆之是也。器格清粹，天与文性，未十岁，公已贵，荫为奉礼郎。耻门调止称进士，或号栖神子，惟谈紫府丹台间事。有《古木》诗："不逢星汉使，谁识是灵槎。"祥符壬子岁，谓所亲曰："上元夫人命我为玉童，只是吾父未受相印，受则吾去矣。"不数日，公正拜，庆之已疾。公忆丙申之梦，默不敢言。不逾月，庆之卒，年十七。真宗闻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宫就宅加赗禭，诏赐进士及第，焚诰于室。

徐骑省铉在江南日，著书已多，乱离散失，十不收一二，传者止文集二十卷。方成童，铉于水滨，忽一狂醉道士叱之，曰："吾戒汝只在金鱼庙，何得窃走至此！"以杖将怒击，父母亟援之，仍回目怒视曰："金鱼将迁庙于邠，他日挞于庙亦未晚。"因不见。后果谪官于邠，遂薨，无子。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仁宗孟夏銮舆有玉津钹麦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数日于首善堂出题曰《诸生请皇帝幸国学赋》，糊名定优劣。中有一赋云：“今国家始建十亲之宅，新封八大之王。”盖是年造十王宫，封八大王元俨为荆王之事也。守道晨兴鸣鼓于堂，集诸王谓之曰：“此辈鼓箧游上庠，提笔场屋，稍或出落，尚腾谤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此是物宜遽去，不尔，则鼓其姓名，挞以惩其谬。”时引退者数十人。

高副枢若讷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举新诗喋喋不已。日既高，宾主尽馁，无由其去。姚亦关中诗豪，辨谑无羁，潜计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举《甘露寺阁》诗云：“下观扬子小。”姚应声曰：“宜对‘卑末狗儿肥’。”虽愠不已，又举《秋日峡中感怀》曰：“猿啼旅思凄。”姚应曰：“好对‘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辈？余场屋驰声二十年。”姚对曰：“未曾拨断一条弦。”因奋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

一岁，潭州试僧童经，一试官举经头一句曰：“三千大千时谷山。”一闽童接诵辍不通，因操南音上请曰：“上覆试官：不知下头有世界耶，没世界耶？”群官大笑。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而复内惧。妇翁死，哭于柩，其孺人素性严，呼入繐幕中诟之曰：“汝哭何因无泪？”渐曰：“以帕拭干。”妻严戒曰：“来日早临，去声。定须见泪。”渐曰：“唯。”计既窘，来日以宽巾湿纸置于额，大叩其颡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妻惊曰：“泪出于眼，何故额流？”渐对曰：“仆但闻自古云‘水出高原’。”鸿渐《秋赋》警句曰：“陈王阁上，生几点之青苔；谢客门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雅，以凉德尽掩之，然不闻有遗行。

魏侍郎瓘初知广州，忽子城一角颓垫，得一古砖，砖面范四大字云“委于鬼工”，盖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筑子城。才罢，诏还，除仲待制简代之。未几，侬智高寇广，其外城一击而摧，独子城坚完，民逃于中，获生者甚众。贼退，帅谪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备，加谏议，再知广二年。召还，公以筑城之效，自论久不报，有《感怀》诗曰：“羸羸霜发一衰翁，踪迹年来类断蓬。万里远归双阙下，一身闲在众人中。螭头赐对恩虽厚，雉堞论功事已空。淮上有山归未得，独挥清涕洒春风。”文潞公采诗进呈，加龙图，尹京。魏诗精处，《五羊书

事》曰："谁言岭外无霜雪，何事秋来亦满头"之句。

郑内翰毅夫公知荆南，一日，虎入市啮数人，郡大骇，竞修浮图法禳之。郑公谕士民曰："惟城隍庙在子城东北，实闾井系焉，荒颓久不葺，汝曹盍以斋金修之。"独一豪陈务成者前对曰："某愿独葺，不须斋金也。"因修之，换一巨梁，背凿一窍，阚一版于窍中，字在其下，宛若新墨，云"惟大周广顺二年，岁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旁大题四字，曰"遇陈则修"。陈氏以缇巾袭之献于府。郑公奇之，特为刊其事于新梁之胁，其末云："噫！此能以物之极理推而至于斯乎？宁得先知之神乎？可疑者，何古人独能而今人不能？治平丁未岁十月，安陆郑獬于荆南画堂记之。"后，今大参元公镇荆，文莹因道其事，愿以其文刻于庙，求公一后序，以必信于世，公欣然诺之。未几，以翰林召归为学士，逮参大政，兹事因寝，尚郁于心。

皇祐中，杨待制安国迩英阁讲《周易》，至"节卦"有"慎言语，节饮食"之句，杨以语朴，仁宗反问贾魏公曰："慎何言语？节何饮食？"魏公从容进其说曰："在君子言之，则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节；在王者言之，则命令为言语，燕乐为饮食。君天下者当慎命令，节燕乐。"上大喜。后讲《论语》，当经者乃东北一明经臣，讲至"自行束修以上"之文，忽进数谈，殆近乎攫，曰："至于圣师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侍筵群公惊愧汗浃。明日，传宣经筵臣僚各赐十缣。诸公皆耻之，方议共纳，时宋莒公庠留身，奏："臣闻某人经筵进鄙猥之说，自当深谴，反以锡赐，诚谓非宜。然余臣皆已行之，命拜赐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于义非便，今谨独纳。"上笑曰："若卿弟独纳，不独妨诸臣，亦贻某人之羞，但传朕意受之。"

祥符四年，驾幸汾阴，起偃师，驻跸永安。天文院测验浑仪杜贻范奏："卯时二刻，日有赤黄辉气，变为黄珥，又变紫气。巳时后，辉气复生。"

祥符四年正月，天书至郑州，有鹤一只西来，两只南来，盘旋久之不见。是日午时，车驾至行宫，复有鹤三只飞于行宫之上。

寇忠愍罢相，移镇长安，悰恍牢落，有恋阙之兴，无阶而入。忽天书降于乾祐县，指使朱能传意密谕之，俾公保明入奏，欲取信于天下。公损节遂成其事，物议已讥之。未几，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将行，有门

生者忘其名请独见，公召之，其生曰："某愚贱，有三策辄渎钧重。"公曰："试陈之。"生曰："第一，莫若至河阳称疾免觐，求外补以远害。第二，陛觐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诚奏之，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过入中书为宰相尔。"公不悦，揖起之。后诗人魏野以诗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辞将相，归来平地作神仙"之句，盖亦警之为赤松之游。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

汝州叶县大井涸，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叶邑之阴，汝颍之东。兹有国宝，永藏其中。"叶人大惑，谓之"神石"，置于县祠中，享祷日盛。贪夫至有浚井掘田、愿求国宝者，累岁未已。忽一客因游仙岛观北极殿，有一础为柱所压，柱棱外镌四句犹可见，曰"赋世永算，享国巨庸。子贤而嗣，命考而终"。其客徐以庙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韵颇协，量之，复长短无差。白邑宰，取其础观，乃唐开成中一中郎将墓志尔，安础时欲取其方，因裁去，余石弃井中，后得之，遂解惑焉。

吕申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复叩于便坐，上度其志不可夺，因询之曰："卿果退，当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当自择。"仁宗坚之，申公遂引陈文惠尧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经纶之臣，则臣所不知。必欲图任老成，镇静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无如陈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后文惠公极怀荐引之德，无以形其意，因撰《燕词》一阕，携觞相馆，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朱帘卷。"申公听歌，醉笑曰："自恨卷帘人已老。"文惠应曰："莫愁调鼎事无功。"老于岩廊，酝藉不减。顷为浙漕，有《吴江》诗："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入鲈鱼乡。"又《湖州碧澜堂》诗："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终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

余顷与凌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寺阁。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谟、吴春卿皆昔师之，素称翰墨之妙。时寺阁有旧题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余，其体类颜而逸，势格清美，无一点俗气。其语数句，又简而有法，云："杨孜，襄阳人。少以词学名于时，惜哉不归！今死矣，遗其亲于尺土之下。悲夫！"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不忍去。恨不知写者为谁，又不知所题之事。后诘之于襄人，乃杨庶几学士，死数载，弃双亲之殡在香严界佛舍中已廿年。

郑毅夫公入翰林为学士。后数月，今左揆王相国继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郑公奏曰："臣德业学术及天下士论，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谕之，揆相固辞曰："岂可徇郑某谦抑，而变祖宗典故耶？"又数日，郑公乞罢禁林以避之，主上特传圣语："王某班列在郑某之上，不得为永例。"后揆相为郑父纾志其墓，语笔优重，至挽词有"欲知阴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谦也。

潘佑事江南，既获用，恃恩乱政，谮不附己者，颇为时患。以后主好古重农，因请稍复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夺田者纷纷于州县。又按《周礼》造民籍，旷土皆使树桑，民间舟车、碓硙、箱箧、镮钏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于星火，吏胥为奸，百姓大挠，几聚而为乱。后主寤，急命罢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仆射严续之女，有绝态。一日晨妆，佑潜窥于鉴台，其面落鉴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恶己，因弃之。佑方丱，未入学，已能文，命笔题于壁曰："朝游苍海东，暮归何太速。只因骑折玉龙腰，谪向人间三十六。"果当其岁诛之。

诗人鲍郎中当，知睦州日，尝言桐庐县一民兼并刻剥，闾里怨之，尽诅曰："死则必为牛。"一旦死，果邻村产一白牛，腹旁分明题其乡社、名姓。牛主潜报兼并之子，亟往窥之，既果然，亦悲恨无计。又恐其事之暴，欲以价求之。其民须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数赠之。既得之，遂豢于家。未几，一针笔者持金十千首于郡曰："某民令我刺入声。字于白牛腹下，约得金均分，今实不均，故首之。"吏鞠刺时之事。曰："以快刀剃去氄毛，以针墨刺字，毛起，则宛如天生。"鲍深嫉之，黥二奸，窜于岛。

庆历中，一日，丞相将出中书，候午漏未上，因从容聚厅闲话，评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续阀阅之盛。诸公屈指，若文臣惟韩大参亿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赟之家。堂吏驰白韩、夏二宅，以为美报。

冲晦处士李退夫者，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以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荽，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夫何客至，不能讫事，戒其子使毕之。其子尤矫于父，执余子咒之

曰："大人已曾上闻。"皇祐中，馆阁以为雅戏，凡或谈话清淡，则曰"宜撒园荽一巡"。

冯大参当世公始求荐于武昌，会小宗者庸谬寡鉴，坚欲黜落，又欲置于末缀。时鄂倅南宫诚监试，当拆封定卷，大不平，奋臂力主之，须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于乡版，果取大魁，释褐除荆南倅。南宫迁潭倅，公以诗寄谢曰："尝思鹏海隔飞翻，曾得天风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难。经年空叹音题绝，千里长思道义欢。每向江陵访遗治，邑人犹指县题看。"笺云："江陵县额，即君临治时亲墨也。"

杨文公由禁林为汝守，张尚书咏移书云："张老子今年七十矣，气血衰劣，湎然沉昏，入静自守，以真排邪。忽睹来缄，不审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气薄多病，应遂移疾之请。盛年辞荣，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气屑屑罹祸者，自古何限？大年素养道气，宜终窭扫地，莫致润屋，得君得时，无害生民。大年知张老子乎？老子心无蕴畜，绝情绝思，顾身世若脱屣，岂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宣。咏白。"其语直气劲，如乖崖之在目。干宝《晋书》称王献之尝云"吾于文章书札识人之形貌情性"，真所谓也。

崔公谊者，邓州德学生也，累举不第。后竟因舅氏贾魏公荫，补莫州任丘簿。熙宁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谊秩满，挈家已南行数程。一夕，宿孤村马铺中，风电阴黑，夜半急叩门呼曰："崔主簿在否？"送还仆曰："在。"又呼曰："莫州有书。"崔闻之，方披衣遽起，未开门，先问："何人书？"曰："无书。只教传语崔主簿：君合系地动压杀人数，辄敢擅逃过河。已收魂岱岳，到家速来。"迨开门，寂无所睹。其妻乃陈少卿宗儒之女，陈卿时知寿州。崔度其必死，遂兼程送妻孥至寿阳，次日遂卒。

宝元己卯岁，予游泗州昭信县，时大龙胡公中复初筮尉此邑，因获谒之。一日往访，其厅已摧，延别斋会话，且述栋挠之由云："此厅不知其几千百年，凡直更者无一夕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仆大惊，已谓更人必齑粉矣，急开堂扉呼之，五吏俱声喏。仆怪问曰：'汝辈夜来何处打更？'更夫对曰：'某等皆见甲士数人，仗戈叱起，令速移东廊，稍缓则死。时惊怖颠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其厅已摧。'"公因谓予曰："台隶，贱人也，动静尚有物卫之，况崇高聪明乎？"予后还余杭，

犹忆公以诗送行，有“谈经飞辨伏簪绅，杯渡西来访故人”之句。

太宗善望气。一岁春晚，幸金明，回跸至州北合欢拱圣营，雨大下。时有司供拟无雨仗，因驻跸辕门以避之，谓左右曰：“此营他日当出节度使二人。”盖二夏昆仲守恩、守赟在营方丱，后侍真庙于藩邸，当龙飞，二公俱崇高。后守恩为节度使，守赟知枢密院事，终于宣徽南、北院使。

胡大监旦丧明岁久，忽襄阳奏入，胡某欲诣阙乞见。真宗许之。既到阙，王沂公曾在中书，谓诸公曰：“此老利吻。若获对，必妄讦时政。”因先奏曰：“胡某瞽废日久，廷陛蹈舞失容，恐取笑于仗卫。乞令送中书问求见之因。”真宗令中人阁门传宣，送旦于中书，或有陈叙，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庙堂术也。至堂方及席，沂公与诸相具诸生之礼，列拜于前，旦但长揖。方坐，沂公问丈曰：“近目疾增损如何？”胡曰：“近亦稍减，见相公、参政只可三二分来人。”其凉德率此。再问所来之事，坚乞引对。中人再传圣语，既无计，但言襄阳元书乞赐一见。诸相曰：“此必不可得。”急具札子奏，批下，奉圣旨依奏，乞见宜不允。

尹师鲁为渭帅，与刘沪、董士廉辈议水逻城事。既矛盾，朝旨召尹至阙，送中书，给纸札供析。昭文吕申公因聚厅啜茶，令堂吏置一瓯投尹曰：“传语龙图，不欲攀请，只令送茶去。”时集相幸师鲁之议将屈，笑谓诸公曰：“尹龙图莫道建茶磨去磨来，浆水亦咽不下。”师鲁之幄去政堂切近，闻之，掷笔于案，厉声曰：“是何委巷猥语，辄入庙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衔之。后致身于祸辱，根于此也。

范文正公镇青社，会河朔艰食，青之舆赋移博州置纳。青民大患辇置之苦，而河朔斛价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纳，价每斗三镮，给抄与之，俾签幕者挽金往干，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尝荐论，又足下之妇翁也。携书就彼，坐仓以倍价招之，事必可集。赍巨榜数十道，介其境则张之。设郡中不肯假廪，寄僧舍可也。”签禀教行焉，至则皆如公料。村斛时为厚价所诱，贸者山积，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余数千缗，随等差给还。青民因立像祠焉。

舒州祖山因芟薙萝蔓得一诗，刻在峭壁，乃杜牧之《金陵怀古》也。曰：“《玉树》歌沉王气终，景阳兵合曙楼空。梧楸远近千家冢，

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翻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江山似洛中。”遍阅集中无之，必牧之之作也。又《薛许昌集》中见之。

王冀公钦若乡荐赴阙，张仆射齐贤时为江南漕，以书荐谒钱希白公易，时以才名，方独步馆阁。适会延一术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谒。冀公局促门下，因厉声诟阍人。术者遥闻之，谓钱曰：“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称，世无此贵者，但恐形不副貌耳。愿邀之，使某获见。”希白召之。冀公单微远人，神骨疏瘦，复赘于颈，而举止山野。希白蔑视之。术者悚然，侧目瞻视。冀公起，术者稽颡兴叹曰：“人中之贵有此十全者！”钱戏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术人正色曰：“公何言欤！且宰相何时而无，此君不作则已，若作之，则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庆而无吊。不完者，但无子尔。”钱戏曰：“他日将陶铸吾辈乎？”术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愿公毋忽。”后希白方为翰林学士，冀公已真拜。

唐质肃公介一日自政府归，语诸子曰：“吾备位政府，知无不言，桃李固未尝为汝辈栽培，而荆棘则甚多矣。然汝等穷达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刘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东吴端清之士也。方强仕之际，已恬于退。撰一阕以见志，曰：“挂冠归去旧烟萝，闲身健，养天和。功名富贵非由我，莫贪他，这歧路，足风波。水晶宫里家山好，物外胜游多。晴溪短棹时时醉，唱里棱罗，天公奈我何？”后将引年，方得请为三茅宫僚，始有“养天和”之渐，夫何已先朝露，歌此阕几三十年。信乎！一林泉与轩冕难为必期。

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尝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之句，传诵都下，籍籍喧著。余缁遂寂寥无闻，因忌之，乃厚诬其盗。闽僧文兆以诗嘲之，曰：“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

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探阄分题，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韵，崇得《池上鹭》“明”字韵。崇默绕池径，驰心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点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试请口举。”崇

曰："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终未惬，不若且罢。"崇诗全篇曰："雨绝方塘溢，迟徊不复惊。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及断句云："主人池上凤，见尔忆蓬瀛。"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画，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一岁，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为关吏所搜，尽籍之，皆南海明珠也。在仕无不垂涎而爱之，太守而下轻其估，悉自售焉。唐质肃公介时以言事谪潭倅，分珠狱发，奏方入，仁宗预料谓近侍曰："唐介必不肯买。"案具奏核，上览之，果然。真所谓"知臣莫若君"也。

开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镠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镠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镠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止。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吴人谓"侬"为"我"。别是一般滋味子，呼"味"为"寐"。永在我侬心子里。"止。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余杭能万卷者，浮图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风节。有奥学，著《典

类》一百廿卷。天禧中，秘馆购书，王冀公钦若特请附焉。冀公尤所礼重。其居延庆寺，在大慈坞，时儒皆抱经授业。师居尝喜阅《唐韵》，诸生长窃笑。一日出题于法堂，曰《枫为虎赋》，其韵曰“脂、入、於、地，千、岁、成、虎”。诸生皆不谕，固请之，不说。凡月余，检经、史殆百家会最小说，俱无见者，阁笔以听教。师曰：“闻诸君笑老僧酷嗜《唐韵》，兹事止在‘东’字韵第二版，请详阅。”诸生检之，果见“枫”字注中云：“黄帝杀蚩尤，弃其桎梏，变为枫木，脂入地千年，化为虎魄。”后诸生始敬此书。又有云松液入地为虎魄者。唐李峤《咏魄》诗有“曾为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之句，未知孰是。余顷见虎魄中蚊蚋数枚，凝结在内，信峤诗不诬。

江南李后主煜性宽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异，骈齿，一目有重瞳，笃信佛法。殆国势危削，自叹曰：“天下无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杂说》百篇以见志。十一月，猎于青龙山，一牝狙触网于谷，见主两泪，稽颡搏膺，屡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诞二子。因感之，还幸大理寺，亲录囚系，多所原贷。一大辟妇，以孕在狱，产期满则伏诛，未几亦诞二子。煜感牝狙之事，止流于远，吏议短之。

退傅张邓公士逊，晚春乘安舆出南薰，缭绕都城，游金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阍兵捧门牌请官位，退傅止书一阕于牌，云：“闲游灵沼送春回，关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衰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

江南钟辐者，金陵之才生，恃少年有文，气豪体傲。一老僧相之曰：“先辈寿则有矣，若及第，则家亡。记之！”生大悖曰：“吾方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时樊若水女才质双盛，爱辐之才而妻之。始燕尔，科诏遂下，时后周都洛，辐入洛应书，果中选于甲科第二。方得意，狂放不还，携一女仆曰青箱，所在疏纵。过华州之蒲城，其宰仍故人，亦酝藉之士，延留久之。一夕盛暑，追凉于县楼，痛饮而寝，青箱侍之。是夕，梦其妻出一诗为示，怨责颇深，诗曰：“楚水平如练，双双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言归。”梦中怀愧，亦戏答一诗，曰：“还吴东下过蒲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树欲凋零。”既寤，颇厌之，因理装渐归。将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数刻暴卒。生感悼无奈，匆匆槁葬于一新坟之侧，急图到家。至则门巷空阒，榛荆封蔀，妻亦亡已数月。访亲邻，樊亡之夜，乃梦于县楼之夕也。后数日，亲友具舟携辐致奠于葬所，即青箱槁葬之侧新坟，乃是不

植他木，惟海棠数枝，方叶凋萼谢，正合诗中之句。因拊膺长恸曰："信乎！浮图师'及第家亡'之告。"因竟不仕，隐钟山，著书守道，寿八十余。江南诸书及小说皆无，惟《潘祐集》中有《樊氏墓志》，事与此稍同。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夕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将相之位，帅洛，止以宾友遇三子，创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园文会，丞相则寿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从之。

太宗喜弈棋，谏臣有乞编窜棋待诏贾玄于南州者，且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而万机听断，大致壅遏，复恐坐驰睿襟，神气郁滞。上谓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卿等不须上言。"

真宗尝以御制《释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诏学僧廿一人于传法院笺注，杨大年充提举注释院事。制中有"六种震动"之语，一僧探而笺之，暗碎繁驳将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体本静，动必有变。"其简当若此。

杜祁公以宫师致仕于南都。时新榜一巍峨者出倅巨藩，道由应天。太师王资政举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于时，尽假以牙兵、宝辔、旌钺导从，呵拥特盛。祁公遇于通衢，无他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弊。二老卒敛马侧立于旁，举袖障面。新贵人颇恚其立马而避，问从者曰："谁乎？"对曰："太师相公。"

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

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既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真宗遗小珰以方寸小纸细书问晏曰：“主皮之议如何？”小珰误送中书，大臣慌然不谕。次日禀奏，真宗不免笑而就之：“朕为不晓此一句经义，因问卿等。”止黜其珰于前省，亦不加罪。

湘山野录卷下

石曼卿一日谓秘演曰：“馆俸清薄，不得痛饮，且僚友镬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谒，不可不见。”不数日，引一纳粟牛监簿者，高资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长谓演曰：“某虽薄有涯产，而身迹尘贱，难近清贵。慕师交游尽馆殿名士，或游奉有阙，无吝示及。”演因是携之以谒曼卿，便令置宫醪十担为贽，列酝于庭，演为传刺。曼卿愕然问曰：“何人？”演曰：“前所谓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问甲第何许，生曰：“一别舍介繁台之侧。”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闲语演曰：“繁台寺阁虚爽可爱，久不一登。”其生离席曰：“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乞预宠谕，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蔌在阁迎候。”石因诺之。一日休沐，约演同登。演预戒生，生至期果陈具于阁，器皿精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带，饮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纪。”以盆渍墨，濡巨笔以题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石虽大醉，犹握笔沉虑，无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声讽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砚用事可也。”竟不免，题云“牛某捧砚”。永叔后以诗戏曰：“捧砚得全牛。”

寇莱公尝曰：“母氏言，吾初生两耳垂有肉环，数岁方合。自疑尝为异僧，好游佛寺，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真。”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自出题试贡士，曰《公仪休拔园葵赋》、《霍将军辞治第诗》，此其志也。诗人魏野献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采诗者以为中的。虏使至大名，问公曰：“莫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否？”公因早春宴客，自撰乐府词，俾工歌之，曰：“春早，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暖日笼啼鸟，初折桃花小。遥望碧天净如扫，曳一缕轻烟缥缈。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

王冀公罢参政，真宗朝夕欲见，择便殿清近，惟资政为优，因以公

为本殿大学士。公奏曰：“臣虽出于寒贱，不能独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陈文僖彭年并直。一夕，公携一巨榼入宿，方与陈寒夜闲饮，遽中人持钥开宫扉独召公，匆匆而入，谓陈曰：“请同院不须相候，独酌数杯先寝。”至行在，真宗与公对饮，饮罢持禁烛送归，繁若列星。陈危坐伺之，已四更，笑曰：“同院尚未寝乎？”陈曰：“恭候司长，岂敢先寝？”喜笑倒载，解袜褫带几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际真主，适主上以巨觥敌饮，仅至无算，抵掌语笑，如僚友之无间。”已而遂寝。殆晓，盥栉罢，与陈相揖，觉夜归数谈颇疏漏，自言：“夜来沉湎，殊不记归时之早晚，无乃失容于君子乎？”陈曰：“无之。但殷勤愧谢。”既别，已将趁班，同趋出殿门，执其手以语封之曰：“夜来数事，止是同院一人闻之。”文僖归谓子弟曰：“大臣慎密，体当如此。”

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两禁号为“李万回”。真庙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公居常寡谈，颇无记论，酒至酣，则应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入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機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不及于此。

丁晋公释褐授饶倅，同年白稹为判官。稹一日以片幅假缗于公，云：“为一故人至，欲具飧，举箧无一物堪质，奉假青蚨五镮，不宣。稹白谓之同年。”晋公笑曰：“是给我也。榜下新婚，京国富室，岂无半千质具邪？惧余见挽，固矫之尔。”于简尾立书一阕，戏答曰：“欺天行当吾何有，立地机关子太乖。五百青蚨两家阙，白洪崖打赤洪崖。”时已兆朱崖之谶。

真宗国恤，凡荫补子弟有当斋挽之职者，若斋郎止侍斋祭，若挽郎至有执绋翣导灵仗者，子弟或赧之。王沂公曾在中书翰林，李承旨维视沂公为侄婿，凡两日诣中堂，求免某子挽铎之执。沂公曰：“此末事。请叔丈少候，首台聚厅当白之。”丁晋公出厅，沂公白之。丁遂诺，谓李曰：“何必承旨亲来？”李遂拜谢。拜起，戏谓丁曰：“昨日并今日，斋郎与挽郎。”盖言两日伺之。丁应声曰：“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满座服其敏捷，而事更妥帖。不数日，遂出，未及洛而南迁，下泪之谶也。

张尚书镇蜀时，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业为贽，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鉴曰：“请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襕鞹与文候之。老僧先为持文奉呈，果称爱，始可出拜。盖八座之性靡测。”一日果来，鉴以彭文呈之。公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都掷于地。彭公大沮。后将赴阙，临岐托鉴召彭至，语之曰：“向示盛编，心极爱叹，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语奖借，必淩忽自惰，故掷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而益清近。留铁缗抄二百道为缣缃之助，勉之。”后果尽然。

僧录赞宁有大学，洞古博物，著书数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骑省铉疑则就而质焉。二公皆拜之。柳仲涂开因曰：“余顷守维扬，郡堂后菜圃，才阴雨则青焰夕起，触近则散，何邪？”宁曰：“此磷力振切。火也。兵战血或牛马血著土，则凝结为此气，虽千载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断枪折镞，乃古战地也。”因赠以诗，中有“空门今日见张华”之句。太宗欲知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卷进呈，充史馆编修，寿八十四。司天监王处讷推其命孤薄不佳，三命星禽晷禄壬遁，俱无寿贵之处。谓宁曰：“师生时所异者，止得天贵星临门，必有裂土侯王在户否？”宁曰：“母氏长谓某曰，汝生时卧草。钱文穆王元瓘往临安县拜茔，至门雨作，避于茅檐甚久，迨浣浴襁籍毕，徘徊方去。”

皇祐间，馆中诗笔石昌言、杨休最得唐人风格。余尝携琴访之，一诗见谢尤佳，曰：“郑卫湮俗耳，正声追不回。谁传《广陵操》，老尽峄阳材。古意为师复，清风寻我来。幽阴竹轩下，重约月明开。”恐遗泯，故录焉。

苏子美有《赠秘演师》诗，中有“垂颐孤坐若痴虎，眼吻开合犹光精”之句。人谓与演写真。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开合无光精”，演以浓笔涂去“无”字，自改为“犹”字，向子美诟之曰：“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中又有一联云：“卖药得钱只沽酒，一饮数斗犹惺惺。”又都抹去。苏曰：“吾之作谁敢点窜耶？”演曰：“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荤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亦笑而从之。

苏子美以奏邸旧有赛神之会，局吏皆鬻积架旧伦以置肴具，岁以为常。惟子美作之，言者图席人以进，制狱锻炼，皆一时之名贤。狱既就黜，台馆为之一空，子美坐自盗律，削籍窜湖州。后朝廷有哀之之意，因郊赦文中特立一节：“应监主自盗情稍轻者，许刑部理雪。”言者又抨

云："郊赦之敕，先无此项，必挟情曲庇苏舜钦，固以此文舞之。析言破律杀无赦，乞付立法者于理。"竟不遂而死。有《郊禋感事》诗云"不及鸡竿下坐人"之句，哀哉！

钱文僖公若水，少时谒陈抟求相骨法，陈戒曰："过半月，请子却来。"钱如期而往，至则邀入山斋地炉中，一老僧拥坏衲瞑目附火于炉旁。钱揖之，其僧开目微应，无遇待之礼。钱颇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陈发语问曰："如何？"僧摆头曰："无此等骨。"既而钱公先起，陈戒之曰："子三两日却来。"钱曰："唯。"后如期谒之。抟曰："吾始见子神观清粹，谓子可学神仙，有升举之分，然见之未精，不敢奉许，特召此僧决之。渠言子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尔。"钱问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君谟蔡公出守福唐时，李泰伯遘自建昌携文访之。一日，命遘及陈孝廉烈早膳于后圃望海亭，不设樽酒。膳罢欲起，时方暮春，鬻酒于园，郡人嬉游，籍姬数子时亦寻芳于此，既太守在亭，因敛袖声喏而过。蔡公遂留之，旋命觞具，就以为侑。酒方行，举歌一拍，陈烈者惊惧怖骇，越墙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到落晖。谁在画帘沽酒处，几多鸣橹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盖讥其矫之过也。

钱子高明逸，始由大科知润州，值上元，于因胜寺法堂对设戏幄。庭下方以花砖遍甃，严雅始新，子高饬役徒掘砖埋柱。时长老达观师昙颖者，法辨迅敏，度其气骄难讽，但佯其语曰："可惜打破八花砖。"钱厌之，谨不敢动。

抚人饶𫄨者，驰辨逞才，素捭阖于都下。熙宁初，免解到阙，因又失意。当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议交上，大丞相闭门不视事之际，生将出关，以诗投相阁，曰："又还垂翅下烟霄，归指临川去路遥。二亩荒田须卖却，要钱准备纳青苗。"丞相亦以十金贶之。生少与刘史馆相公冲之有素，时刘相馆职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谒之。公睹名纸，已颦额不悦。生趋前亟曰："某此行有少急干，不可暂缓，行李已出南关，又不敢望旌麾潜过，须一拜见，但乞一饭而去。"公既闻不肯少留，遂开怀待之。问曰："涂中无阙否？"生曰："并无，惟乏好酒尔。"遂赠佳酝一担。拜别，鞭马遂行，公颇幸其去。至耒阳，密觇其令誉不甚谨，遽谒之曰："知郡学士甚托致意，有双壶，乃兵厨精酝，仗某携至奉赠，

请具书谢之。”其令闻以书为谢，必非诳诈；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势可持，大喜之。急戒刻木，数刻间，醵金半锾贶之，瞥然遂去。后数日，刘公得谢酝书方寤，寤已噬脐矣。又一岁，下第出京，庇巨商厚货以免征算，自撰除目一纸，尽宰府两禁及三路巨镇，除拜迁移，皆近拟议。凡过关，首谒局吏，坐定遽曰：“还闻近日差除否？”仕人无不愿闻者。曰：“某前数日闻锁院临出京，在某官宅恰见内探，录至遂行。”其间宁不少关亲旧者，闻之无不愿见。读讫即曰：“下第穷生，弊舟无一物，致烦公吏略赐一检。”其官皆曰：“岂烦如是。”言讫拜辞，飘然遂行。凡藉此术下汴、淮，历江海，其关赋仅免二三千缗。苟移其用以济大谋，遂为妙策欤。

都尉李文和公，犯御名。虽累世勋忠，尚天姻，而识学优赡，与杨文公为禅悦深交，其法辨与天下禅伯相角。沁园东北滨于池，曰“静渊庄”，构茅斋，延高僧。遇萧国大长主垂帨之日，设高座，鸣法鼓于宅之法堂，命谷隐、石霜、叶县三大禅者登座演法。时大长主松峦阁设箔观焉。临际宗范，每登座，拈拄杖敲击床机，以示法用。前二师说法竟，其末叶县禅师者机用刚猛，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掷于地，无一语便下。文和笑曰：“老作家手段终别。”师曰：“都尉亦不得无过。”斯须，萧国召公入箔，怪问曰：“末后长老何故发怒？”公雍容对曰：“宗门作用，施设不定，乞无赐讶。”公将薨，治而不乱，自写遗颂曰：“拈下幞头，脱却腰带。若觅生死，问取皮袋。”时膈胃躁热，尼道坚就机问曰：“都尉，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切要照管主人翁。”公曰：“大师与我煎一服药来。”尼无语，公曰：“这师姑药也不会煎。”投枕未安而没。

吾友契嵩师，熙宁四年没于余杭灵隐山翠微堂。入葬讫，不坏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数珠。时恐厚诬，以烈火重锻，锻之愈坚。嵩之文仅参韩、柳间。治平中，以所著书曰《辅教编》携诣阙下，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欧阳诸巨公，皆低簪以礼焉。王仲仪公素为京尹，特上殿以其编进呈，许附教藏，赐号“明教大师”。嵩童体完洁，至死无犯，火讫根器不坏，此节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讲谈，音若清磬，未尝少嗄，及终方得其验。嵩字仲灵，藤州人，诗类老杜，杨公济蟠收全集。公济深伏其才，答嵩诗有“千年犹可照吴邦”之句。

夏英公镇襄阳，遇大赦，赐酺宴，诏中有“致仕高年，各赐束帛”。时胡大监旦瞽废在襄，英公依诏旨选精缣十匹赠之。胡得缣以手扪之，

笑曰："寄语舍人，何寡闻至此！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诸儒所解'束帛戋戋，贲于丘园'之义，自可见证。"英公检之，果见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束修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夏亦少沮。

宋齐丘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二世，皆为右仆射。璟爱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选景于华林广园，以明妆列侍，召齐丘共宴，试小妓羯鼓，齐丘即席献《羯鼓》诗曰："巧斫牙床镂紫金，最宜平稳玉槽深。因逢淑景开佳宴，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轻憁孤鹊噪，杖头干快乱蝉吟。开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将军好用心。"又尝献《凤凰台》诗，中有"我欲烹长鲸，四海为鼎镬。我欲罗凤凰，天地为矰缴"之句。皆欲讽其跋扈也，而主终不听。不得意，上表乞归九华，其略云："千秋载籍，愿为知足之人；九朵峰峦，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诈也，一表许之，赐号"九华先生"，以青阳一县舆赋给之。怨毁万状，后放归田里锁之，穴其墙以给膳，遂自经，年七十三。初，上元县一民时疾暴死，心气尚暖，凡三日复苏，乃误勾也。自言至一殿庭间，忽见先主被五木缧械甚严，民大骇，窃问曰："主何至于斯耶？"主曰："吾为宋齐丘所误，杀和州降者千余人，以冤诉囚此。"主问其民曰："汝何至斯耶？"其民具道误勾之事。主闻其民却得生还，喜且泣曰："吾仗汝归语嗣君：凡寺观鸣钟当延之令永，吾受苦，惟闻钟则暂休，或能为吾造一钟尤善。"民曰："我下民尔，无缘得见。设见之，胡以为验？"主沉虑曰："吾在位尝与于阗国交聘，遗吾一瑞玉天王，吾爱之，尝置于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厕忘取之，因感头痛，梦神谓吾曰：'玉天王置于佛塔或佛体中，则当愈。'吾因独引一匠携于瓦棺寺，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无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验。"又云："语嗣君：勿信用宋齐丘。"民既还家，辄不敢已，遂乞见主，具白之。果曰："冥寞何凭？"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陈之。主亲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恸躃，遂立造一钟于清凉寺，镌其上云："荐烈祖孝高皇帝脱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于蒋山。齐丘宠待愈解。

张晦之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窜四海。所至即题曰："我非东方儿，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识我踪迹，一气万物母。"盖景尝撰《河东柳先生集序》，破题曰"一气万物之母也"，世尽知之。景所以遍题者，亦欲导于知己。简寂观道士陈履常善奏章，能

游神于冥寞。景以“李田”姓名谒之，求奏一章以决休否，陈许之。一夕，天虚夜清，冠简精恪，自初夜抱章俯伏于露坛，后夜方起，起忽谴之曰：“阴冥之事，尔尚欺之，况人间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阅籍无‘李田’者。子以欺阴，固无阴征矣。”景终于一散官，寿不五十。陈康肃尧咨知荆南，怜其道穷，为葬于龙山落帽台，碑以表其墓焉。庐在荆江之沲阴，枯桑废田，子孙凋零，尽为渔樵佣估。嗟哉！陆鲁望所谓“莫倚文章庇子孙”。集三十卷行于世。

成都无名高僧者，诵《法华经》有功，虽王均、李顺两乱于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童至寺，言：“先生来晨请师诵经，在药市奉候。”至则已在，引入溪岭数重，烟岚中构一跨溪山阁，乃其居也。仆传其语曰：“先生请师且诵经，老病起晚。诵至《见宝塔品》，愿见报，欲一听。”至此品，报之果出，野服杖藜，两眉垂肩，但默揖爇香侧听，听罢遂入，不复出。将斋，以藤盘竹箸秫饭一盂，杞菊数瓯，不调盐酪，美若甘露。食讫，仆持衬一镪敬施之，曰：“先生寄语上人，远到山舍，不及攀送，遣仆送出路口。”因中途问仆曰：“先生何姓？”曰：“姓孙。”曰：“何名？”仆于僧掌中书“思邈”二字。僧因大骇，欲再往，仆遽失之，凡山中寻三日，竟迷旧路。归视衬资，乃金钱一百，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铁。由兹一膳，身轻无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岁，长游都市，后隐不见。

殿中丞程东美守宾州日，侬贼寇宾，因弃城，后得罪编置于郢，纯厚人也。能道守宾日监斩陈崇仪事甚详。自言狄相青，正月一日至宾，初六日诘旦，帅旆将起，就坐，擒陈及裨将供奉官忘其姓名。将斩之。捽二人者于庭，谓曰：“二君后事，但请无虑，青一切为置之。”时陈犯英庙讳。神识荒越，卒无一词。独供奉者慷慨不怖，气貌怡然，叩狄公曰：“某万死无恨，独一事须干台听：以亡母骨椋尚寄州南存留院二十年，不孝未葬，某今得罪既死，乞令烧讫，簇其骨，专遣人驰归，并家书付妻、男，将某骨与亡娘之骨买地一处葬之，则闭目受刀无恨矣。”狄公许之。擒二人者就廊酒食，时晓寒，酒饵冷落，陈但狂号不能食，独供奉者饮啖如平时，谓众兵曰：“吾本一健儿，今日陪奉一崇仪使吃剑，何亏于我乎？汝辈努力，无当效我。”索纸笔写家书，一字无误。及至市，先设衾褥面北正坐，顾持刀者曰：“刃铦利否？若一刀不断，我必诉汝于阴府。”言讫刃下，斩讫，大旆遂南矣。

潘逍遥阆，有诗名，所交游者皆一时豪杰。卢相多逊欲立秦邸，潘

预其谋，混迹于讲堂巷，开药肆。刘少逸、鲍少孤二人者为药童，唐巾韦带，气貌爽秀。后太宗登极，秦邸之谋不集。潘有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唐好梦，白日有闲愁”之句。事败，已环多逊宅，斯须将捕于阆。阆觉之，止奔其邻曰：“吾谋逆事彰。吾若就诛，止一身；奈汝并邻，皆知吾谋，编窜屠戮者不下数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则脱汝辈数家之祸。然万无搜近之理，所谓‘弩下逃箭’也。吾出门则擒之，汝辈自度宜如何？”其邻无可奈何，遂藏于壁。少顷，捕者四集，至则失之矣，朝廷下诸路画影以搜。狱既具，投多逊于崖。已而沸议渐息，阆服僧服髡须，五更持磬，出宜秋门至秦亭，挈檐为箍桶匠，投故人。阮思道为秦理掾，阴认之，遂呼至庭，俾葺故桶。阮提钱三镮，明示于阆，大掷于案，乘马遂出。阆谕其意，提金直入于室，因匿焉。既归，责阍者曰：“案上三镮及桶匠安在？”皆曰：“不知。”遂痛杖阍者，令捕之。阍恨之，遍寻于市，数日不得其踪。阮后徐讽秦帅曹武惠彬曰：“朝廷捕潘阆甚急，闻阆亦豪迈之士，窜伏既久，欲逭死地，稍裂网他逸，则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宽捕典，或聊以一小官召出，亦羁縻之一端也。”帅然之，遂削奏，太宗以四门助教招之，因遂出。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曰：“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几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渔竿，思入水云寒。”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

蜀先主开建初，赐道士杜光庭为广德先生、户部侍郎、蔡国公。时蜀难方平，犹恶盗贼，犯者赃无多少皆斩。是岁蜀饥，有三盗糠者止得数斗，引至庭覆谳。会光庭方论道于广殿，视三囚殆亦恻隐，谓杜曰：“兹事如何？”亦冀其一言见救。而杜卒无一语，但唯唯而已。势不得已，遂斩之。杜归旧宫道院，三无首者立于旁，哭诉曰：“公杀我也。蜀主问公，意欲见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冥路无归，将其奈何？”杜悔责惭痛，辟谷一年，修九幽脱厄科仪以拔之，其魂岁余方去。光庭，越州人，博学有文章，在唐为麟德殿供奉，有经纶才，唐室欲相之。

韩熙载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时谓之神仙中人。风彩照物，每纵辔春城秋苑，人皆随观。谈笑则听者忘倦，审音能舞，善八分及画笔，皆冠绝，简介不屈，举朝未尝拜一人。每献替，多嘉纳，吉凶仪制不如式者，随事稽正，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屡欲相之，为宋齐丘深忌，终不进用。陈觉以福州之败，齐丘庇之，特赦不诛。熙载上疏廷争，必请

置法。齐丘益怒，诬以纵酒少检，贬和州司马。其实平生不饮，璟觉其谮，非久召还，年六十九，拜中书侍郎，卒。煜尝恨不得熙载为相，赠平章事，谥文靖。严仆射续以位高寡学，为时所鄙。又江文蔚尝作《蟹赋》讥续，略曰：“外视多足，中无寸肠。”又有“口里雌黄，每失途于相沫；胸中戈甲，尝聚众以横行”之句。续深赧之，强自激昂。以熙载有才名，固请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称誉取信于人。以珍货几万缗，仍辍未胜衣一歌鬟质冠洞房者，为濡毫之赠，意其获盼，必可深讽。熙载纳赠受姬，遂纳其请，文既成，但叙谱裔品秩及薨葬褒赠之典而已，无点墨道及续之事业者。续嫌之，封还，尚冀其改窜。熙载亟以向所赠及歌姬悉还之，临登车，止写一阕于泥金双带，曰：“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樽前旧舞衣。”

李丞相沆有长者誉。一世仆逋宅金数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将十岁，美姿格，自写一券系于带，愿卖于宅以偿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愿如己子育于室，训教妇德，俟长成求偶嫁之。止请夫人亲结褵，以主其婚，然而务在明洁。”夫人如所诲，及笄，择一婿亦颇良，具奁币归之，女范果坚白。其二亲后归旧京闻之，沦感心骨。丞相病，夫妇刲股为羹馈之。至薨，衰绖三年。

熙宁丙辰岁，交贼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尽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调举，至全州，中途欲僦一仆，得一肩夫，乃游袁州日所役旧奴也。挈重担，劲若健羽，虽鞭马疾追，长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之。其仆当日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余里，日午已到，留书祝驿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君后月余方到，唐下马于驿，驿吏前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书在此。”因出示之。书面云：“呈桂州唐秀才。归真子谨封。”唐曰：“吾岂识归真子邪？”因启封，惟一诗，曰：“袁山相见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缘。大抵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箧中灵药宜频施，鼎内丹砂莫妄传。待得角龙为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唐得之颇怪，因请其形貌，乃全州黜仆也。留书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宝诗于箧，遇好事者则出之。及遇害，当丙辰，正合诗中谓“角龙”也。

江南徐知谔，为润州节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蛮商得一凤头，乃飞禽之枯首也，彩翠夺目，朱冠绀毛，金嘴如生，正类大雄鸡，广五寸，其脑平正，可为枕。谔偿钱五十万。又得画牛一轴，昼则啮草栏外，夜则归卧栏中。谔献后主煜，煜持贡阙下。太宗张后苑以

示群臣，俱无知者。惟僧录赞宁曰：“南倭乌和反。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胎中有余泪数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诸学士皆以为无稽。宁曰：“见张骞《海外异记》。”后杜镐检《三馆书目》，果见于六朝旧本书中载之。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不知今之绿豆是否。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

祥符已前，中贵人尽带将仕郎阶。若太尉秦翰者，左珰之名将，累立战功，始以将仕郎内侍省内府承局。今则不问。翰后建彰国军节。

初，申国长公主为尼，掖庭嫔御随出家三十余人，诏两禁送于寺，赐斋馔。传宣各令作诗送，惟陈文僖公彭年诗尚有记者，云：“尽出花钿散宝津，云鬟初翦向残春。因惊风烛难留世，遂作池莲不染身。贝叶乍翻疑轴锦，梵声才学误梁尘。从兹艳质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或云作诗之说恐非。好事者能于《鹧鸪天》曲声歌之。

明州天台教主礼法师，高僧也。聚徒四百众，以《往生净土诀》劝众修行。晚结十僧，修三年忏烧身为约。杨大年慕其道，三以书留之，云：“亿闻我师比修千日之忏，将舍四大之躯，结净土之十僧，生乐邦之九品。窃曾具恳，冀徇群情，乞住世以为期，广传道而兴利。愿希垂诺，冀获瞻风。”后礼师终不诺。又贻书杭州天竺式忏主，托渡江留之。亿再拜：“昨为明州礼教主宏发愿心，精修忏法，结十人之净侣，约三载之近期，决取乐国之往生，并付火光之正受。载怀景重，窃欲劝留。诚以天台大教之宗师，海国群伦之归向，传演秘筌之学，增延慧命之期，冀其住世之悠长，广作有情之饶益。遂形恳请，罄叙诚言，得其报音，确乎不夺。虑丧人天之眼目，孰为像季之津梁？忏主大师同禀哲师，兼化本国，可愿涉钱塘之巨浪，造鄞水之净居，善说无穷，宜伸于理夺，真机相契，须仗于神交。”是年诞节，恳永兴寇相国荐紫服以留之。时马副枢知节请大年撰其父全义神道碑，润笔一物不受，止求荐一师号。马枢奏：“臣以杨某为先臣撰碑，况词臣润笔，国之常规，乞降圣旨，俾受臣所赠。”真宗召大年问之，因得以其事为奏。真宗深加叹重，谓大年曰：“但传朕意，留之住世，若师号朕与之，润笔卿宜无

让。”遂赐号“法智大师”，住世七年方入灭。杨希白碑其贤于塔。

向大资敏中，祥符四年十月为东岳奉册使，奏：“奉册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诣本庙奉册，忽然景气晴和，宛若春意。”又得兖州状，称：“据黄现铺人员夏兴状，今月四日将兵巡至马岭，见五人各服黄、紫衣，执旛，盖兴等恐是册使，向前迎接，忽然气雾渐起，即不见。”又得天贶观道士孙守一状：“册使诣本殿烧香毕，有皂鹤两只至殿盘旋飞翥甚久。”词臣各进颂。

欧公撰《石曼卿墓表》，苏子美书，邵𫗧篆额。山东诗僧秘演力干，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巃讫，白欧公写名之日为具，召馆阁诸公观子美书。书毕，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饮散，欧、苏嘱演曰：“镌讫，且未得打。”竟以词翰之妙，演不能却。欧公忽定力院见之，问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买得。”欧怒，回诟演曰：“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何无识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语公曰：“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愈怒曰：“是何？”演曰：“公岂不记作省元时，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今一碑五百，价已多矣。”欧因解颐。徐又语欧曰：“吾友曼卿不幸蚤世，固欲得君之文张其名，与日星相磨；而又穷民售之，颇济其乏，岂非利乎？”公但笑而无说。

续湘山野录

本朝眷待耆德，于仪物之盛，惟王文正公也。病深，屡乞骸，不允。扶掖求对于便坐，面恳之。真宗遣皇太子出幕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儿，卿瘦瘠殆此，朕安敢强。”翌日，册拜太尉，诏礼官草仪，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居，起居日，入中书预参决。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并入。至病之革，公召杨文公于卧内，嘱以后事曰：“吾深厌烦恼，慕释典，愿未来世得为苾蒭林间宴坐观心为乐。将易箦之时，君为我剃除须发，服坏色衣，勿以金银之物置棺内。用茶毗火葬之法，藏骨先茔之侧，起一茅塔，用酬夙愿。吾虽深戒子弟，恐其拘俗，托子叮咛告之。”又曰：“仗子撰遗表，但罄叙感恋而已，慎毋及姻戚。”大年谓曰：“余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发三衣之事，此必难遵。公，三公也。万一薨奄，銮辂必有祓祧之临，自当敛赠公衮，岂可加于僧体乎？”至薨，大年与诸孤协议，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宝货而已。寿六十一。配享真宗庙廷。

太宗作九弦琴、七弦阮。尝闻其琴，盖以宫弦加廿丝，号为大武；宫弦减廿丝，号为小武；其大弦下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小弦上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其声与意及用指取声之法，古今无能加者。十调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换玉》；三曰《夹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叶下闻蝉》；九曰《三清》；外一调最优古，忘其名，琴家只命曰《贺若》。太宗尝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轝挽，玉鳞背冷清风远。”文莹京师遍寻琴、阮，待诏皆云七弦阮、九弦琴藏秘府，不得见。

嘉祐中，仁宗自内阁降密敕：“近以女谒纵横，无由禁止。今后应内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执奏定可否。”始数日，左承天门一宽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败荷覆之。门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缀巨蚌，灿然不知其数。禁门旧律尽依外门例：凡有搜拦，更不申覆，即送所司。时开封方鞫劾次，一小珰驰骑急传旨令放，其物即进呈。府尹魏公瓘不用执奏法，遂放之。唐质肃公介方在谏垣，疏曰：“陛下临御以来，所降敕旨，未有若执奏内批之敕为今治世之大公也。臣风闻禁门近有搜拦之狱，传旨令放，主司殊不顾执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报。公又疏曰：“臣闻王者一语朝出，四海夕闻。今执奏之敕既为无用，乞下诏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报。公又疏曰：“臣闻开封乃天下百执事之首司也。魏某为尹臣，君父语旨辄不遵守，望端门无咫尺之地，尚敢辄尔，况九州之远乎？欲重贬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恶。臣以言职，不能早竄清衷，亦乞罢黜。”魏由此降越州。时《感事》诗有“铁冠持白简，藩棘聚青蝇”之句。《谢上表》略云：“狂风动地，孤蓬所以易飘；众斧登山，直木终须先伐。”才者爱之。

张密学秉知冀州日，一巨盗劫民之财，复乱其女。贼败，得赃，将就戮。其被盗父母以不幸之事泣诉于公。公忿极，俾设架钉于其门，凡三日，醢之，义者颇快焉。后旬年，感痁疾，一日方午剧发，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促辔至禁门，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轩陛。久之，忽箔中厉声曰：“争得！”公认其声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须又曰：“张秉争得非法杀人！”公方奏曰：“臣束发入仕，谨遵宪章，岂止丹笔书极典，虽一笞朴亦覆核精审。”上曰：“卿自与本人对辨。”引于殿西南隅，启一狱扉，囚系万状，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铁校罪人，血肉淋漓，脂节星散，泣数于公曰：“汝用非法杀我，以肢体零散，奈何永无受托之所。”公方认冀贼也，诟之曰：“汝所犯岂止一死邪！糜万躯亦不足塞其父母之耻，将敢更有诉乎！”旁有一胥，容服谨严，视之，乃秉从事河阳日一幕典也，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诉。”公曰：“其将奈何？”吏曰：“幸公之算未尽，暂絓误至此尔。但遣之俾托生，可却还。”公怖且窘，叩其遣之之术于吏，曰：“念吾与子有河阳之旧。”吏曰：“遣功之大，无如《法华经》焉。但至诚许之。”公遂许归日召僧诵百部，以至添及千部。因亦不舍，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为。其持诵之法但贵长久，日请一僧诵一部，许终其身，乃可遣也。”公如其说许之，果没不见。公三日神方还，观，始觉在榻后。乃日召一僧诵一部，至薨未尝一日废阙。

晏殊相年七岁，自临川诣都下求举神童。时寇莱公出镇金陵，殊以所业求见，莱公一见器之。既辞，命所乘赐马、鞯、辔送还旅邸，复谕之曰：“马即还之，鞯、辔奉资桂玉之费。”知人之鉴，今鲜其比。

太宗克复江南，得文臣徐铉，博通今古，擢居秘阁。一日，后苑象毙，上令取胆，剖腹不获。上异之，以问铉。铉奏曰：“请于前左足求之。”须臾，果得以进。亟召铉问，对曰：“象胆随四时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叹其博识也。

景德初，匈奴寇澶，车驾议幸。时曹武公玮及秦翰为澶驻泊，诏许便宜军马事，不由中覆。二将议曰：“威辂不过河则已，万一渡桥，奈北澶州素不设备。”遂督士卒深阔渠以绕城，遂开，旋以枯蒿杂草覆渠面，使虏不测其深浅。驾至澶，臣僚乞驻跸澶南，宣灵诛以灭之可也。唯高殿前琼力挽銮驾以进，扬其声曰：“儒人之言多二三，愿陛下勿迟疑，不渡河无以安六军之心。”御驾方渡桥时，士卒不山呼，左右颇异之。琼曰：“乞急张黄屋，使远迩认之。”既而果齐声呼“万岁”，士气欢振。是夕，车驾次北澶，匈奴毳帐前一里，星殒如巨石，其声鸣吼，移刻殆尽，此最为澶渊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东京，暴中风眩，急诏王文正旦代司留都事。

侯仁宝，即赵韩王普之甥也，世为洛阳大族，知邕州。久在岭外，求归西洛而无其计，诈以取交趾，矫其奏，乞诣阙面陈其策。太宗纳之。其舅韩王时已为卢多逊所谮，罢相出河阳。多逊当国，必知是役之艰，固欲致仁宝于败绩，以沮赵普。而太宗复不寤仁宝求归之矫，卢因奏曰：“今果许仁宝自邕至阙，复还岭表率师往取，反覆路远，恐为交人先警，岂若就湖南兵数万乘不备而袭之？”太宗深然之。诏团练使孙全兴将湖南兵三万，与仁宝南取交州。兵至白藤江，为贼尽灭，仁宝为交趾所擒，枭首于米鸢县，宜然也。全兴奔北，斩于阙下。

蜀人严储者，与苏易简之父善。储之始举进士，而苏之子易简生。三日为饮局，有日者同席，储以年月询之，日者曰：“君当俟苏公之子为状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后归朝，累上不捷。太平兴国五年，果于易简榜下登第。

仁庙初纂临，升衮冕，才十二岁，未能待旦，起日高时，明肃太后垂箔拥佑。一日，遣中人传旨中书，为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百官班

次，每日只来这里休语断会。首台丁晋公适在药告，惟冯相拯在中书，覆奏曰：“乞候丁谓出厅商议。”殆丁参告，果传前语。晋公口奏曰：“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晋公由此忤明肃之旨，复回责同列曰：“此一事，诸君即时自当中覆，何必须候某出厅，足见顾藉自厚也。”晋公更衣，冯谓鲁参曰：“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莽、卓，乃真宰存心也。”初，寇忠愍南贬日，丁尝秉笔谓冯相曰：“欲与窜崖，又再涉鲸波，如何？”冯但唯唯，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适当冯相秉笔，谓鲁参曰：“鹤相始欲贬寇于崖，尝有鲸波之叹，今暂屈周公涉鲸波一巡。”竟窜崖州。

郑工部文宝为陕运时，贼迁欲侵灵武，朝廷患之，诏郑便宜经度西事。郑前后自环庆亲部刍粟，越瀚海七百里，入灵武者十二次，诸羌之语皆通晓。郑心知灵武不可守，故参校史传作《河西陇右图》进呈，极言乞弃灵武。朝廷方遣大将王超援之，又力谏太宗：“太平之时慎无开边，疲弊生姓。”太宗阅奏极怒，摭以他事，坐擅议盐禁及违营田、以积石废垒筑为清远军三过，贬郴州蓝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环州，灵武果没，遂班师。而李顺梗蜀，陇贼赵包聚徒数千附之。郑知必趋栈以进，分兵夜袭，斩其魁，歼余党。尝又轻车使蜀，至渝、涪，闻广武卒谋乱，自云安飞小楫下峡数百里，一夕擒之，所举如神。然太宗终怒，蓝山任满，更移枝江、京山二县，牢落五六年方复。

郑仲贤善诗，可参二杜之间，予收之最多。《归田录》所采者非警绝，盖欧公未全见也。在江南，师徐骑省铉小篆，尝篆千文以示铉，其字学不出一中指之甲。骑省尝曰：“篆难于小，而易于大。郑子小篆，李阳冰不及，若大篆可兼尔。”又学琴于崔谕德遵度，崔谓杨大年曰：“郑仲贤弹琴，恐古有之，若今则无。吾箧中畜雷朴一琴，号‘水泉’者，乃江南故国清风阁所宝，本欲携葬泉下，托君赠之，为我于龙池题数字记于腹，此琴之声可盖余琴六七面。”仲贤没，其子於陵进于秘府。文集二十卷、《谈苑》十卷、《江表志》二十卷。寿六十一。

杜祁公衍在中书，奏：“武臣带军职若四厢都虞候等出领藩郡，不惟遣使额重，而又供给优厚。在祖宗时，盖边臣俸给不足用，故以此优之，俾集边事。今四鄙宁肃，带此职者皆近戚纨绮，欲乞并罢。”仁宗深然之，许为著令，条告中外。方三日，一近姻之要者恳围掖，上不得已，忽批一内降，某人特与防御使、四厢都虞候、知南京，余人不得援例。次日，祁公执奏：“臣近奉圣词，玉音未收，昨日何忽又降此

批？”仁宗降玉色谕云：“卿且勉行此一批，盖事有无可奈何者。”祁公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肯。”竟罢之。

太祖收晋，水侵河东之年，晋危，使伪命殿直程再荣间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楼，叩于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弊国，危蹙不保，乞师以救。”白深于术数，谓荣曰：“晋必无患。南兵五月十七日当回，晋次日必大济。”再荣因问他后安危之数，白曰：“后十年晋破，破即扫地矣。非惟晋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却犯中原，饮马黄河而返。”又曰：“晋破二十年后，契丹微弱，灭绝几无遗种矣。子但记之。”是时，王师果不克晋。殆后十年，当太平兴国四年，方平晋垒。又白尝谓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渔阳旋兵，雍熙丙戌岁，会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虏报役，王师失势于河间，虏乘胜抵黄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七十，语气方直，虽事契丹，尝谏曰：“南朝天地山河与虏不同，虽暂得一小胜，不足永恃。彼若雪耻，稍兴兵复燕、蓟，破榆关，而直趋滦河，恐穹庐毳幕，不劳一践而尽。”契丹厌其语，欲诛之，盖赖其学术。年八十卒。

祖、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喜歌《步虚》为戏，能引其喉于杳冥间作清徵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遍访之，或见于轘辕道中，或嵩、洛间。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巳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急回跸与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止数日不见。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丑角反。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京使柳开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而尚气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谒江涘，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见中堂局鐍甚秘，怒而问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无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慑夷夏，何畏哉！”即启户扫除，处中而坐。阆潜思曰：“岂有人不畏鬼神乎？”乃托事告归，请公独宿。阆出门，密谓驿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轻言自衒，今作戏怖渠，无致讶也。”阆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犊鼻，吐兽牙，被发执巨棰，由外垣而入，据厅脊俯视堂庑。是夕，月色倍霁，洞鉴毛发，柳曳剑循阶而行。阆忽变声呵之，柳悚然举目。再呵之，似觉惶惧，遽云：“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忤，幸赐恕之。”阆遂疏柳生平幽隐不法之事，厉声曰：“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柳忙然设拜，曰：“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诚有厚报。”言讫再拜，继之以泣，阆徐曰：“汝识吾否？”柳曰：“尘土下士，不识圣者。”阆曰：“只我便是潘阆也。”柳乃速呼阆下。阆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潜遁。柳以惭恧，诘朝解舟。

国初文章，惟陶尚书穀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复不进用。穀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驾幸见之，愈不悦，卒不大用。

明肃太后欲谒太庙，诏礼官草仪。时学臣皆以《周官》后服进议，佞者密请曰：“陛下垂帘听大政，号两宫，尊称、山呼及舆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岂当以后服见祖宗邪？”遂下诏服衮冕。谏疏交上，复宰臣执议，俱不之听。不得已将诞告，赖薛简肃公以关右人语气明直，不文其谈，帘外口奏曰：“陛下大谒之日，还作汉儿拜邪，女儿拜邪？”明肃无答。是夕报罢。

范文正公仲淹为右司谏，章献刘太后听政，忽遣一巨珰谕之曰：“今后凡有大号令，不须强上拗，三五年为一宰相，不难致。”公觉其言甘，必有所谓。果诞告冬至日，大会前殿，仁宗率群臣为寿。有司将具，公上疏曰：“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事遂已。又独衔乞皇太后还政，疏曰：“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

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姚嗣宗，关中诗豪，忽绳检，坦然自任。杜祁公帅长安，多裁品人物，谓尹师鲁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减死一等黜流海岛亦不屈。”姚闻之大喜，曰：“所谓善评我者也。”时天下久撤边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羁笼关豪之际，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有“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麟”。又一绝“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春昼眠”之句。韩忠献公奇之，奏补职官。既而一庸生张，忘其名。亦堂堂人，猬髯黑面，顶青巾缁裘，持一诗代刺，摇袖以谒杜公，曰：“昨夜云中羽檄来，按兵谁解扫氛埃？长安有客面如铁，为报君王早筑台。”祁公亦异之，奏补乾祐一尉，而胸中无一物，未几，以赃去任。

冯延巳镇临川，闻朝议已有除替。一夕，梦通舌生毛。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间，不可替也。相君其未替乎？”旬日之间，果已寝命。

江南冯谧尝于待漏堂谓诸阁老曰：“玄宗赐贺监鉴湖三百里，信为盛事。他日赐归，止得后湖足矣。”徐铉答曰：“主上贤贤下士，常若不及，岂惜一后湖？所乏者，知章耳。”谧大有惭色。

康定中，西贼寇边，王师失律于好水川，没巨将旌旗者四五。朝廷方扰，时当国一相以老得谢，拂衣晏坐而归。两府就宅为贺，因而陈觞，退相饮酣，自矜于席曰：“某一山民耳，遭时得君，今还衮绣，告老于家。当天下平定无一事之辰，自谓太平幸民。”石参政中立应声曰：“只有陕西一大窃盗未获。”坐客吞声，簪珥几堕。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惟王子野质力疾独留数

夕，抵掌极论天下利病，留连惜别。范尝谓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胜衣，及其论忠义，则龙骧虎贲之气生焉。"明日，子野归，客有迎大臣之旨惴之者："君与范仲淹国门会别，一笑语、一樽俎，采之皆得其实，将有党锢之事，君乃第一人也。"子野对曰："果得觇者录某与范公数夕邮亭之论，条进于上，未必不为苍生之幸，岂独质之幸哉？"士论壮之。文正公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师鲁时谪筠州监榷，郡守赵可度者，迎时之好恶，酷加凌忽。公为郡帅，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于僻郡，乞令就任所医理。"可其奏。遂客于邓。举不如意，凡樽俎语言皆无悰，侑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双指扭其脸。侑者泣诉于公，公曰："尔辈岂知，此是龙图硬性。"客笑，而师鲁不笑。

祖、宗居潜日，与赵韩王游长安市。时陈抟乘一卫遇之，下驴大笑，巾簪几坠。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从市饮乎？"祖宗曰："与赵学究三人并游，可当同之。"陈睥睨韩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得预此席。"既入酒舍，韩王足疲，偶坐席左，陈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辄据上次，不可！"斥之使居席右。

柳仲涂开以殿中侍御史改崇仪使、知宁边军。宁边，定州博野县是也，扼虏境之要。柳才至，间者惑边州郡，驰告契丹将犯境。独柳驰书陈五事与军帅郭宣徽守文，逆料蕃情必无犯边之事，敢以族保。后果无动。有真定人白万德者，边豪也。蕃族七百余帐，万德以威爱辖之。慕仲涂才名，愿欲亲之，凡出入界上，设帐剧饮，间以诗书讲摩，信重仰服。一夕，与之饮于边帐，谓万德曰："中原乃君父母之邦，弃以臣胡虏，奈礼义何？观君气貌雄特，南朝大侯伯不过此尔。中原失幽、蓟六十年，将兴师取之，君能顺动先自南归，则裂茅土、封公侯，不绝其世，炳焉书其功于方册，岂不韪欤？"万德大喜，将定日率豪杰请约于境，各以所授告命交而为质。议方合，会急召知全州，万德与仲涂别曰："君不集其事者，天乎！"

《韩忠献公神道碑》，皇帝御制也，中云："薨前一夕，有大星殒于厩中，枥马皆鸣。"又云："公奉诏立皇子为皇太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谓定策元勋之臣。"后铭其碑曰："公行不归，申文是悼。尚想公仪，泪落苑草。"后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额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大哉！天子之文章也，广大明白，日星之照江海，不过此辞也。

唐昭宗以钱武肃镠平董昌于越，拜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中书令，赐铁券恕九死、子孙二死。罗隐撰谢表，略曰："镌金作誓，指日成文。盖陛下悯臣处极多虞，忧臣防奸未至，所以广开圣泽，永保私门，屈以常刑，宥其必死。虽君亲属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尽心，亦岂敢伤慈伤爱？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可以此而累恩，不可因兹而贾祸。"止。殆庄宗入洛，又遣使贡奉，恳承旨改回请玉册、金券。有司定仪，非天子不得用，后竟赐之。镠即以节钺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名其居曰"殿"，官属悉称"臣"。又于衣锦军大建玉册、金券、诏书三楼，复遣使册东夷诸国，封拜其君长。几极其势，与向之谢表所陈"处极、防微、累恩、贾祸"之诫，殊相戾矣。禅月，贯休尝以诗投之，曰："贵极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踏山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镠爱其诗，遣客吏谕之曰："教和尚改十四为四十州，方与见。"休性褊介，谓吏曰："州亦难添，诗亦不改。然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邪？"遂飘然入蜀，以诗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知祥厚遇之。镠后果为安重诲奏削王爵，以太师致仕。重诲死，明宗乃复镠旧爵位。

丁晋公在中书日，因私第会宾客，忽顾众而言曰："某尝闻江南李国主钟爱一女，早有封邑，聪慧姿质，特无与比。年及厘降，国主谓执政曰：'吾止一女，才色颇异，今将选尚，卿等为择佳婿，须得少年奇表，负殊才而有门地者。'执政遍询搢绅，须外府将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诣执政言曰：'尝闻洪州刘生者，为本郡参谋，岁甲未冠，仪形秀美，大门曾列二卿，兼富辞艺，可以塞选。'执政遽以上言。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说，国主大喜，于是成礼。授少卿，拜驸马都尉，鸣珂锵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异宝，荼奕崇盛，雄视当时。未周岁，而公主告卒。国主伤悼悲泣曰：'吾不欲再睹刘生之面。'敕执政削其官籍，一簪不与，却送还洪州。生恍若梦觉，触类如旧。"丁语罢，因笑曰："某他日亦不失作刘参谋也。"席上闻之，莫不失色。后半载，果有朱崖之行，资货田宅在京者，悉皆籍没，孑然南行，匹马数仆，宛如未第之日，谅先兆不觉出于口吻。李公防时在丁坐，亲聆其说。

处士魏野，貌寝性敏，志节高尚。凤阁舍人孙僅与野敦缟素之旧，尹京兆日，寄野诗说府中之事。野和之，其末有"见说添苏亚苏小，随轩应是珮珊珊"之句。添苏，长安名姬也，孙颇爱之。一日，孙召添苏

谓曰："魏处士诗中以尔方苏小，如何？"添苏曰："处士诗名蔼于天下，著鄙薄在其间，是苏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乎？"孙大喜，以野所和诗赠之。添苏喜如获宝，一夕之内，长安为之传诵。添苏以未见野，深怀企慕，乃求善笔札者，大署其诗于堂壁，衒鬻于人。未几，野因事抵长安，孙忻闻其来，邀置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召过添苏家，不言姓氏。添苏见野风貌鲁质，固不前席。野忽举头见壁所题，添苏曰："魏处士见誉之作。"野殊不答，乃索笔于其侧别纪一绝。添苏始知是野，大加礼遇。诗曰："谁人把我狂诗句，写向添苏绣户中。闲暇若将红袖拂，还应胜得碧纱笼。"

李相简穆公沆，尝被同年马亮责之曰："外议以兄为无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无长才，但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此补国尔。今国家防制纤悉，密若凝脂，苟或徇所陈，一一行之，则所伤实多。陆象先曰'庸人挠正'，正所谓也。憸人苟一时之进，岂念于民邪？"公薨，沐浴右胁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敛，不闻腐气，信履践之明效也。

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花蕊手写，而其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之辞，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既归，口诵数篇与荆公。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其词曰：

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新日月闲。三十六宫连内苑，太平天子住崑山。

会真广殿约宫墙，楼阁相扶倚太阳。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春景，画船来往碧波中。

东内斜将紫禁通，龙池凤苑夹城中。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

殿名新立号重光，岛上亭台尽改张。但是一人行幸处，黄金阁子锁牙床。

安排诸院接行廊，水槛周回十里强。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

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处，满堤红艳立春风。

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宴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

立春日进内园花，红蕊轻轻嫩浅霞。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

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旁。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板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

旋移红树斸青苔，宣赐龙池再凿开。展得绿波宽似海，水心宫殿胜蓬莱。

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诸院各分娘子位，羊车到处不教知。

修仪承宠住龙池，扫地焚香日午时。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宫词。

才人出入每参随，笔砚将行绕曲池。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

六宫官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

相呼。

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

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俟燕游。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殿前排宴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斜望苑门遥举袖，传声宣唤近臣来。

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向画楼排御幄，管弦声动立浮油。

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专唤近臣名。内人酌酒才宣赐，马上齐呼万岁声。

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把鞍鞒。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翔鸾阁外夕阳天，树影花香杳接连。望见内家来往处，水门斜过罨楼船。

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兰棹把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到浦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

少年相逐采莲回，罗帽罗衫巧制裁。每到岸头齐拍水，竟提纤手出船来。

早春杨柳引长条，倚岸缘堤一面高。称与画船牵锦缆，暖风搓出彩丝条。

婕妤生长帝王家，常近龙颜逐翠华。杨柳岸长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

月头支给买花钱，满殿宫人近数千。遇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御床前。

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坊。内人对御分明看，先睹红罗十担床。

太平兴国五年，秘书丞安德裕知广济军。是岁亢旱，因祷于髣山神祠。方注香，神自帏中冉冉而出，古服峨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诚所感，殊不为惧，遂诉愆亢之灾。答曰：“某，堆阜之神也，久窃乡人之荐，愧无酬答，恨力小地卑，不能兴致云雨，虽云龙司厥职，动息由天。某当为公至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报。”言讫而隐。安是夕梦神白：“雨候甚迩，只在来早。”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谢之。

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校点说明

《玉壶清话》（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宋文莹撰。文莹，生卒年不详，钱塘僧人，字道温，又字如晦，尝居西湖菩提寺，后隐于荆州金銮寺。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年间。工诗，喜藏书，潜心野史，留意世务，多与士大夫游。另著有《湘山野录》、《续录》。

《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本书在南宋时已有《玉壶野史》的别称，在宋元时均著录为十卷。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现存《玉壶清话》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今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进行校点，遇异文参诸本对照，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玉壶清话序

玉壶，隐居之潭也。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近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倾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宪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累世之隆替，截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家之书。及纂《江南逸事》并为李先主昇特立传，厘为十卷。且夫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湘山草堂序。

卷第一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间。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苏翰林易简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以水试于玉堂。一小珰传宣于公，见之不识其名，因密奏。既晓，太宗召对，问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进之于便坐，上亲试之以水，或增损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上叹曰：“真圣人切诫之器也！”公奏曰：“愿陛下执大宝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则王者之业，可与天地同矣。”上徐笑谓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节，安有沉湎之过耶？”盖公尝嗜饮过中，故托此以规之。易简泣谢惭佩，上亲撰《欹器铭》及草书《诫酒诗》以赐焉。

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晁迥云：“夙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关榆渐落边鸿过，谁劝刘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帐行尘起夕阳。”李维云：“秋声和暮角，膏雨逐行轩。”孙仅云：“汾水冷光摇画戟，蒙山秋色锁层楼。”钱惟演云：“置酒军中乐，闻笳塞上情。”都尉王贻永云：“河朔雪深思爱日，并门春暖咏《甘棠》。”刘筠云：“极目关山高倚汉，顺风雕鹗远凌秋。”上谓综曰：“并门在唐世，皆将相出镇。凡抵治遣从事者，以题咏述怀宠行之句，多写于佛宫道院，纂集成编，目《太原事绩》，后不闻其作也。”综后写御选句图立于晋祠。综，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远军使董遵诲以从学。遵诲遣综贡马于

朝，还日，太祖解真珠盘龙带，遣综赍赐遵诲。综时年十六岁，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贡修人臣之常节，陛下解宝勒赐之，臣窃恐勋臣别立殊绩，陛下当何以为赐？"敷奏清雅，辞容秀彻。太祖爱之，谓左右曰："儿非常材。"从容谓之曰："吾委遵诲以方面，不得以此为较。"后雍熙二年，擢第于梁颢榜中。同年钱若水深器之，推挽于朝。

兴国中，太宗建秘阁，选三馆书以置焉，命参政李至专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铉三学士叩新阁求书以观。至性畏慎，拒曰："扃钥诚某所掌，签函巾幂，严秘难启，奈诸君非所职，窃窥不便。"三人者笑谓至曰："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因强拉秘钥启窥。至密遣阁吏闻奏。上知之，亟走就阁赐饮，仍令尽出图籍古画，赐昉等纵观。昉上言："请升秘阁于三馆之次。"从之。仍以飞白阁额赐之，及赐草书《千字文》。至请勒石，上曰："《千字文》本无稽，梁武帝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之，文理无足取。夫孝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为卿写《孝经》本刻于阁壶，以敦教化也。"

熙宁元年，状元吕公溱为京尹，上殿进札子，时府推官郎中周约随趋于后。今上忽问吕曰："卿体中无恙否？"吕对曰："臣无事。"斯须又问："卿果觉安否？"吕又对曰："臣不敢强。"时吕公神彩气焰，略无少亏。将退，又问周曰："卿见吕溱如何？"周对曰："以臣观溱，似亦无事。"吕出殿门，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镜自照，问周曰："足下果见溱如何？"周曰："龙图无自疑，容彩安静。"果数日感疾，奄逦不起。此较然知圣人之观物殊有夙见，况他事可昧天鉴哉？周中立责授巴陵，亲语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也，敢妄说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见于氐之西，光芒如金圆，无有识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周伯，语曰：'其色金黄，其光煌煌，所见之国，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时而出。"时方朝野多欢，六合平定，銮舆澶渊凯旋，方域富足，赋敛无横，宜此星之见也。克明本进士，献文于朝，召试中书，赐及第。

太宗将亲攻范阳，李南阳至参大政，以二策抗疏为奏："愿陛下选将帅中威武有谋、敦庞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算，付锐兵，俾往征之，大驾不出京毂，恭守宗祧，慰抚黔庶，示敌人以闲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暂驻清跸，扬天威以壮军声，策之中也。若其边

霜朔雨，朝尘夕埃，翻龙凤于旗常，拥貔貅于銮辂，劳侵黼扆，士失耕农，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继以目疾求退，士论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后果为枢密、使相，卒赠济阳王，配享帝食。公虽兼将相之领，不以爵禄自大。造门者，皆降庑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禀白者，虽剧暑，不冠不与见。伐江南、西蜀二国，诸将皆稛载而归，惟公但图史衾簞而已。为藩帅，中途遇朝绅，必引车为避。过市，戢其传呼戒导吏去马不得越十轮，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慎无挠，强记，善谈论。清白如寒儒，宅帑无十日之畜，至坐武帐，止衣弋绨纻袍、素胡床而已。征幽州，偶失律于涿鹿，素服待罪。赵参政昌言请案诛。朝廷察之，止责右骁卫上将军，未几遂起。赵参政自延安还，因事被劾于尚书省，久不许见。时公已复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许朝谒。士论叹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太宗将蒐渔阳，李文正昉抗疏力谏曰“臣闻古哲王之制，国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德不能加乎？盖不欲以四夷劳中国。陛下岂不闻秦戍五岭，汉事三边，道殣相枕，户籍消减，一人失道，亿兆惟毒！然而开远夷、通绝域，必因魁杰之主，济以好事之臣。所以张骞凿空，班超投笔，或以重宝结之，或以强兵慑之，投躯于万死之地，快志于一朝之愤。炀帝规模广远，欲吞秦、汉，自劳万乘，亲出玉关，关右流沙骚然，民不聊生。观陛下又欲事炀帝、秦、汉之事”云云。公居常奏论皆雍容和婉，未尝有逆鳞之节。此疏之上，士论骇伏。后果伐燕无成，太宗方忆前疏忠鲠，始赐手诏，厚谕其家。

太祖初有事于太社，时国中坠典多或未修，太社祝文亦亡旧式。诏词臣各撰一文，誊录糊名以进。上览之，谓左右曰：“皆轻重失中。”独御笔亲点一文曰：“惟此庶乎得体。”开视之，乃窦仪撰者。文曰：“惟某年太岁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谨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礼，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香萁，嘉荐醴齐，备兹禋瘗，用伸报本。敢以后土句龙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赖之，载生庶类，资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报乎？尚飨。”遂诏仪定其仪注。公以《开元礼》参酌于三代之典，继以进熟之际作《雍和乐》。太社之馔自正门入，配坐之馔自左闼入。皇帝诣罍洗之仪，并如圆丘。诣太社樽所，执樽者举幂。赞酌醴齐，太常卿引皇帝

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进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读祝文。

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开宝初，太祖赐俶开吴镇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简谢于朝。将归，上谓夷简曰：“归语元帅，朕已于薰风门外建离宫，规模华壮，不减江浙，兼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与元帅，先朝者即赐之。今煜崛强不朝，吾将讨之，元帅助我乎？无为他谋所惑，果然，则将以精兵坚甲奉赐。向克常州，元帅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暂来相见否？无他，但一慰延想尔，固不久留，朕执圭币三见于天矣，岂敢自诬？即当遣还也。”夷简受天语，俯首而归，私自筹曰：“兹事大难，王或果以去就之计见决于我，胡以为对？”殆归，见俶，因不匿，尽以天训授之，遂称疾于安溪别墅，保身潜遁。夷简《山居》诗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之句。雅喜治释。咸平中，归朝为光禄少卿，后以寿终焉。

苗训仕周为殿前散员，学星术于王处讷，从太祖北征。处讷谕训曰：“庚申岁初，太阳躔亢宿，亢怪性刚，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至庚申岁旦，太阳之上复有一日，众皆谓目眩，以油盆俯窥，果有两日相磨荡，即太祖陈桥起圣之时也。处讷幼梦持镜照天，列宿满中，割腹纳之，遂通晓星纬之学。太祖即位，枢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岁撰《金鸡历》以献。上嘉纳之，即改名曰《应天历》，御制历序。处讷谓所知曰：“此历更二十年方见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预焉。”至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吴昭素直司天监，果上言《应天历》大差。太宗诏修之。

钱昱，忠献王宏佐长子也，读书强记。在故国，与赞宁僧录迭举竹数束，得一事抽一条，昱得百余条，宁倍之，昱著《竹谱》三卷，宁著《笋谱》十卷。昱轻便美秀，太祖受禅，伯父俶遣持贡入阙，赐后苑宴射。时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应弦而中，赐玉带旌赏之。归朝，愿以刺史求试，乞换台阁，送学士院试制诰三篇，格在优等，改秘书监。尤善翰牍。太宗取阅，深爱之，谓左右曰：“诸钱笔札多学浙僧亚栖书，体格浮软，其失仍俗。独此儿不类。”以御书金花扇，及行草写《急就章》赐之。后南郊，当增秩，上曰：“丞郎德应星象。昱，王孙也，检操无守，不宜膺之。”授郢团，盖慎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还，至真定，幸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迎銮驾，霜简星冠，年九十许，气貌翘竦。上因延问甚久，自言：“顷与亳州道士丁少

微、华山陈抟结游于关、洛，尝遇孙君房麈皮处士。”上问曰：“得何术？”对曰：“臣得长啸引和之法。”遂令长啸，其声清入杳冥，移时不绝。上嘿久，低迷假寝，殆食顷，方欠伸，其声略不中断。上大奇之，因问引导之法、养生之要。隐对曰：“王者养生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黄帝、唐尧所以享国永图，得此道也。”遂赐“颐素先生”。

戚同文，东都之真儒，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矫，乡里之饥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赈之。好为诗，有《孟诸集》。杨侍读徽之守南都，召至郡斋，礼遇益厚，唱和不绝。杨谓君曰：“陶隐居昔号坚白先生，以足下纯白可侔，仆辄不揆，已表于朝，奏乞坚素之号，未知报否。”后果从请。及殁，旧学百余楹，过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废，奏乞赐额为本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即纶子也。

李南阳至尝作《亢宫赋》，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胜衣。庚寅岁冬夕，忽梦游一道宫，金碧明焕，一巨殿，一宝床，岿然于中。一金龙蟠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光射天地。旁有绿衣道士，转眄若岩电，谓余曰：‘此亢宿之宫也。大象无停轮，宜速拜之。汝将事此龙，积疾亦消。’予将拜，龙辄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命公与李沆相并为宾客，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轻待。吾选正人辅导于汝，宗基国本，吾无虑矣。”真宗恭禀皇训，见必先拜，符亢宫之兆也。

李集贤建中，恬退喜道，处搢绅有逍遥之风。善翰札，行笔尤工，至于草隶分篆，俱绝其妙，人得之则宝焉。为诗清淡闲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楼》诗：“小艇闲撑处，湖天景物微。春波无限绿，白鸟自由飞。落日孤汀远，轻烟古寺稀。时携一壶酒，恋到晚凉归。”《西湖》诗有“涨烟春气重，贮月夜痕深”之句，皆类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园池亭榭，萧洒自如，每喜诵《楞严经》中四句云：“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闻复翳根除，尘消觉圆净。”凡起居皆咏之。后被诏与张君房集贤校勘《道藏》，时号称职。

真宗为寿春郡王开府，太宗诏宰臣：“为朕选端方纯明、有德学、无过阙臣僚二人为王友。”佥择累日，惟得崔遵度、张士逊尔。遵度与物无竞，口未尝言是非，清洁完好，不喜名势，掌右史十年，每立殿

墀，匿身楹槛之外，以避顾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笺》十篇。鸣琴于室，妻子殆不得见，通夕只闻琴声。张士逊邓公，生均州郧乡深山间，始冠已有纯德，称于乡里。京西旧有淫祀曰大戒，其设颇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门。公幼往观之，其巫传神语曰："张秀才请于中书门下坐。"后果以师儒之重相仁庙，出处皆太平，寿八十六。

长安一巨冢坏，得古铜鼎，状方而四足，古文一十六字，人莫之晓。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鸟迹文也。其词曰：'天王迁洛，岐、酆锡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命杜镐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于酆、镐，以雍州为王畿。及平王东迁洛邑，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篆曰'岐、酆锡公'，必秦襄之墓也。"后耕人果得折丰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字学，篆、隶、行、草尽精，与徐铉校定《说文》，又同吴杨文举撰《雍熙广韵》，遂值史馆，篆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谥宝，遂赐金紫。益州华阳人也。

太祖问赵韩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何人？"赵以辛仲甫为对，曰："仲甫才勇有文，顷从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后崇反师之。赡辨宏博，纵横可用。"遂召见。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试，便令武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太祖大称爱。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节，用卿非晚。"后扬历险易，雍熙三年参大政。公尝为起居舍人，使契丹，虏主曰："中朝党进者，真骁将也。如进辈有几？"虏所以固矜者，谓进本虏族，中国无之。公亟对："若进辈，鹰犬驽材尔。行伍中若进者，不可胜数。"虏主少沮，意欲执之，辛曰："两国以诚讲好，今渝约见留，臣有死而已。尝笑李陵辈苟生甘耻于羊酪之域，无足取也。"契丹因厚修礼遣送之，度其志必不可夺也。

卷第二

开宝塔成，欲撰记，太宗谓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坐，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因诏公撰之。文既成，敦崇严重，太宗深加叹奖。公举进士之时，赵韩王深所器重，谓人曰：“朱有君子之风，寿德远到。”时宗人朱遵度有学名，谓之“朱万卷”，目公为“小万卷”。扬历清贵三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恳求归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谢于殿门外，复诏赐坐。时方剧暑，恩旨宠留，诏秋凉进程。时吴淑赠行诗，有“汉殿夜凉初阁笔，渚宫秋晚得悬车”之句，尤为中的。锡宴玉津园，中人传诏，令各赋诗为送。若李承旨维有“清朝纳禄犹强健，白首还家正太平”，及陈文惠公尧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骑过荆门”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绝一时，朝论荣之。弟协亦同时隐，皆享眉寿，家林相接，谓之渚宫二疏。荆帅陈康肃尧咨表其居为东、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门人请谥正裕先生。

王宫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旧相先朝令德，固优待之。故事，一品班在台省之后，特制分台省班于东西，遂为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后以防御使致仕于家，眉寿康福。每搢绅拜于其家，置樽为寿，公必朝服侍立，客辄不安，引避于席。祚曰：“学生仆之豚犬尔，岂烦谦避耶？”溥后纂集苏冕、崔铉二《会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会要》。教其子贻孙，尤负奥学。上尝问赵韩王曰：“男尊女卑，男何以跪而女不跪？”历问学臣，无有知者，惟贻孙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韩王曰：“何以为质？”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遂得振学誉。

冯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体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无检，为少卿。善琵琶，妙出乐府，世无及者。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

宴，因欲辱之，处贱伶之列，众执器立于庭，奏数曲罢，例以缠头缣镪随众伶给之。吉置缣镪于左肩，抱琵琶按膝长跪，厉声呼谢而退，家人大笑于箔，回首谓父曰："能为吉进此技于天子否？"凡宾僚饮聚，长为不速，酒酣即弹，弹罢起舞，舞罢作诗，昂然而去，自谓曰"冯三绝"。及撰昭宪太后谥议，举朝叹服。乾德四年郊，礼容乐节，刊正渐备，有司奏其阙典，但少宗庙殿庭宫悬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十二。"按《乐礼》，朝会登歌用《五瑞》，郊庙奠献用《四瑞》，回至楼前奏《采茨》之曲，御楼奏《隆安》之曲，各用乐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请用《玄德升闻》、《天下大定》之舞。"率从其请。

江南边镐初生，其父忽梦谢灵运持刺来谒，自称前永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轻若烟雾，曰："欲托君为父子。顷寄浙西飞来峰翻译《金刚经》，然其经流分，中有未合佛旨处，愿寄君家刊正。无他祝，慎勿以荤膻啖我，及七岁，放我出家为真僧，以毕前经。"梦讫，镐生。眉貌高古，类梦中者，父爱之。小字康乐，成童聪敏，攻文字尽若夙诵。坚求出家，其亲不肯，以荤迫之。初不能食，后亦稍稍。及冠，翘秀，娈姻者众，双亲强而娶焉。后嗣主爱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断，惟好释氏。初，从军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务全活。建人德之，号为"边罗汉"。及克湘潭，镐为统军，诸将欲纵掠，独镐不允。军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谓之"边菩萨"。及帅于潭，政出多门，绝无威断，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谓之"边和尚"。

太祖初郊，凡阙典大仪，修讲或未全备，至于勘契之式，次郊方举。大礼毕，銮辂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内中过殿门，则行勘契之仪。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笴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扇，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笴，驾前司取其镞，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扇分班起居迎驾。大辂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以鱼合范，然后开扇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真宗喜谈经。一日，命冯元谈《易》，非经筵之常讲也。谓元

曰：“朕不欲烦近侍久立，欲于便斋亭阁选纯孝之士数人，上直司人，便衩顶帽，横经并坐，暇则荐茗果，尽笑谈，削去进说之仪，遇疲则罢。”元荐查道、李虚己、李行简三人者预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尝思鳜羹，方冬无有市者，道泣祷河神，凿冰脱巾，取得鳜鱼果尺余以馈母。后举贤良，入第四等。虚己母丧明，医者曰：‘浮翳泊睛，但舌舐千日，勿药自瘳。’虚己舐睛三年，遂明。行简父患痈极痛楚，以口吮其败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祖收并门，凯旋日，范杲为县令，叩回銮进讲《圣寿诗》，有“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之句。上爱之，赐一官，改服色。

擒刘鋹至阙下，欲献俘太庙，莫知其仪。时张昭以户部尚书致仕于家，深识典故，国初规制，皆张昭与窦仪所定。太祖遣学士李瀚就问俘庙之仪，庶同参酌。张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遗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该明。

太宗居晋邸，问宾僚：“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有以刘温叟父子为对者。温叟父岳，退居河阴，温叟方七岁，尝谓客曰：“吾老矣，他无所觊，但得世难稍息，与此儿偕为温、洛之叟，耕钓烟月，为太平之渔樵，平生足矣。”后记父语，父因名焉。岳，后唐为学士；温叟，晋少帝时又为学士，人尽荣之。受命之日，抱敕立堂下，其母未与之见。隔帘闻鱼钥声，俄而开箧，二青衣举一箱至庭，则紫袍、兼衣也，母始卷帘见之，曰：“此则汝父在禁林内库所赐者。”温叟跪泣捧受，开影寝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母庆。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大朝会有乐，亦以事辞之。客有犯其讳，则恸哭急起，与客遂绝。太宗闻之，嘉叹益久。温叟时为中丞，家贫，太宗致五百缗以赠之，拜贶讫，以一柜贮于御史府西楹，令来使缄鐍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纨扇、角黍赠之，视其封宛然。所亲讽之曰：“晋邸赠缗，恤公之贫，盍开扃以济其乏？”温叟曰：“晋王身为京兆尹，兄为天子，吾为御史长，拒之则鲜敬，受之则何以激流品乎？”后太宗闻之，益加叹重。

乾德三年再郊，范鲁公质为大礼使，以卤簿青油队旧有甲骑尽聚于武库，磨锃坚厚，精明可畏，于礼容有所不顺。陶穀尚书为礼仪使，出意葩之以青绿画黄绢为甲文，青巾裹之。绿青绢为下裙，绛皮为络，长

短至膝，加珂纹铜铃，绕前膺及后鞦，至今用焉。縠本姓唐，避晋祖讳易之。明博该敏，尤工历象。时伪晋虏势方炽，谓所亲曰：“五星数夜连珠于西南，已累累大明，吾辈无左衽之忧，有真主已在汉地。观虏帐腾蛇气缠之，虏主必不归国。”未几，德光薨于汉。又孛东起，芒侵于北，縠曰：“胡雏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乱华？”后皆尽然。

窦禹钧生五子：仪、俨、侃、偁、僖等，相继登科。冯瀛王赠禹钧诗有“灵椿一树老，丹桂五枝芳”。时号“窦氏五龙”。昆仲材业，仪、俨尤著。仪为礼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赵韩王自寡学，忌仪明博，亟引薛居正参大政以塞之。弟俨素蕴文学，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钟磬，辨清浊上下之数，分律吕还相之法，去京房清宫一管，调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善乐章，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二弦之筝，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箫，皆立谱调，按通而合之。器虽异而均和不差，编于历代乐章之后，目曰《大周正乐谱》。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尤善推步星历，与卢多逊、杨徽之同在谏垣，预谓二公曰：“丁卯岁，五星当连珠于奎。奎主文，又在鲁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遗必见之，老夫不与也。”果在乾德丁卯岁，五星连珠于奎，太宗镇兖、海。其明博如此。

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

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后与座主同任学士。会凝作相，瀚为承旨，适当批诏，次日于玉堂辄开和相旧阁，悉取图书器玩，留一诗于榻，携之尽去，云：“座主登庸归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

艾侍郎颖，少年赴举，逆旅中遇一村儒，状极茸阘，顾谓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贱子家于郓，无师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学疏寡，聊观场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书一卷以授君，宜少俟于此，诘旦奉纳。”翌日，果持至，乃《左传》第十卷也。谓艾曰：“此卷书不独取富贵，后四十年亦有人因此书登甲科，然龄禄俱不及君。记之。”艾颇为异，时亦讽诵，果会李愚知举，试《铸鼎象物赋》，事在卷中，一挥而就。愚爱之，擢甲科。后四十年，当祥符五年，御前放进士，亦试此题，徐奭为状元。后艾果以户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岁薨于汶；徐年四十四，为翰林学士卒。

乾德初，国用未丰。苏晓为淮漕，议尽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岁衍百余万缗。淮俗苦之。后晓舟败溺，淮民比屋相贺。

秦亭之西北夕阳镇，产巨材，森郁绵亘，不知其极，止利于戎。建隆初，国朝方议营造，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筑堡扼其要，募兵千余人，为采造务，与戎约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获材数万本，为桴蔽渭而下。后番部率帐族绝渭夺筏杀兵，防出师与战，翦戮其众，生擒数十人，絷俘于狱以闻。太祖悯之，曰："夺其地之所产，得无争乎？仍速边州之扰，不若罢之。"下诏厚抚其酋，所絷之戎，各以袍带优赐之，遣还其部。诸戎泣谢。后上表，愿献美材五十万于朝。

许仲宣，青社人，三为随军转运使，心计精敏，无丝发遗旷。征江南，军中之须，当不备之际，曹武惠公固欲试之，凡所索则随应给。王师将夜攻城，仲宣阴计之曰："永夕运锸，宁不食耶？既膳，无器可乎？"预科陶器数十万，夜半爨成食，兵将就食，果索其器，如数给之。他率类此。征交州，为广西漕，士死于瘴者十七八，大将孙金兴失律，仲宣奏乞罢兵，不待报，以兵分屯湖南诸州，开帑赏给，纵其医饵，谓人曰："吾夺瘴岭客魂数万，生还中国，已恨后时，若更俟报，将积尸于广野矣。诛一族，活万夫，吾何恨哉？"又飞檄谕交人以祸福。交人遂送款乞内附，遣使修贡。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诏大嘉之。以秘书监致仕于家，八十三终，谥仁惠公。

《愍说》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敝册中录之，云："熙宁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妇，理官验之，带二公符云：'潭州妇人阿毛，其夫杨全配隶房陵，既死本州，请陈愿负夫骨归葬故乡，遭时大疫，遂毙于道。'"呜呼，辕门之匹妇，岂不知改从于人，免冻馁以苟余生乎？翻能以义藏中，悍然不惮数千里之远，负夫骨以归。此节妇义女之为，反毙于道。天乎！福善助顺之理，信所以难忱也。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宜将何理以殛之？

郭忠恕画殿阁重复之状，梓人较之，毫厘无差。太宗闻其名，诏授监丞。将建开宝寺塔，浙匠喻皓料一十三层，郭以所造小样末底一级折而计之，至上层余一尺五寸，杀收不得，谓皓曰："宜审之。"皓因数夕不寐，以尺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其门，长跪以谢。尤工篆籀诗

笔，惟纵酒无检，多突忤于善人。聂崇义建隆初拜学官，河、洛之师儒也，赵韩王尝拜之。郭使酒咏其姓，玩之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应声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忠恕大惭，终亦以此败检，坐谤时政，擅货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藁葬于官道之旁。他日亲友与敛葬，发土视之，轻若蝉蜕，殆非区中之物也。李留台建中以书学名家，手写《忠恕汗简集》以进，皆科斗文字。太宗深悼惜之，诏付秘阁。

卷第三

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道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往抽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终为蓬海客。”父见颇喜，以为吉谶，留签于家。迨后作相，及其败也，始因遣堂吏赵白阴与秦王廷美连谋，事暴，遂南窜，年五十二，卒于朱崖。签中之语，一字不差。初，多逊与赵韩王睚眦，太宗践祚，每召对，即倾之。上以肤受，颇惑之，黜普于河阳。普朝辞，抱笏面诉，气慑心懦，奏曰：“臣以无状之贱，获事累圣，况曩日昭宪圣后大渐之际，臣与先帝面受顾命，遣臣亲写二券，令大宝神器传付陛下，以二书合纵批文，立臣衔为证。其一书先后纳于棺，一书先帝手封收宫中。乞陛下试寻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则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谁与臣辨？”后果得此书于禁中，帝疑既释，窜多逊于朱崖。上谓普曰：“朕几欲诛卿。”故王禹偁《韩王挽词》有“鸿恩书册府，遗训在金縢”，乃此事也。

至道元年灯夕，太宗御楼，时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亟以安舆就其宅召至，赐坐于御榻之侧，敷对明爽，精力康劲。上亲酌御尊饮之，选殽核之精者赐焉，谓近侍曰：“昉可谓善人君子也，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从容语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离席，历历口诵御诗几七十余篇，一句不讹。上谓曰：“何记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对。臣自得谢无事，每晨起盥栉，坐于道室，焚香诵诗，每一诗日诵一遍，间或却诵道佛书。”上喜曰：“朕亦以卿诗别笥贮之，每爱卿翰墨楷秀，老来笔力在否？”公对曰：“臣素不善书，皆犹犬宗讷所写尔。”上即令以六品正官与之，遂除国子监丞。

吕中令蒙正，国朝三入中书，惟公与赵韩王尔，未尝以姻戚徼宠

泽。子从简当奏补，时公为揆门相，旧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加朝阶。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沾寸禄者无限。今臣男从简始离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宠命，恐罹阴谴。止乞以臣释褐日所授官补之。"固让方允，止授九品京官，自尔为制。公生于洛中祖第正寝，至易箦，亦在其寝。其子集贤二卿居简，平日亲与文莹语此事云。

张司空齐贤致仕归洛，康宁富寿，先得裴晋公午桥庄，凿渠周堂，花竹照映，日与故旧乘小车携觞游钓，榜于门曰："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造一卧轝，以视田稼。醉则憩于木阴，酒醒则起。尝以诗戏示故人："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公慕唐李大亮为人，对上前，申明律意，惟务裁减，又奏乞罢三班吏杖罚，请从赎论，皆可之。为江南东、西漕，经制饶、信、虔三州钱料，极为永便。又议私铸之典曰："小人虽加死法，亦盗铸不已，间或败遁，则啸聚林谷。臣询砂镴钱每一金，煤屑铅炭亦不减三分，但乞许民间折三分通用，既无厚利，自然不为矣。"后台省驳议，恐隳县官法，遂寝其行。

梁丞相适始任刑详，一旦，随判院卢南金上殿进札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忽问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对，时梁代对曰："臣闻汉黄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上遂问曰："卿是何人？"对曰："臣秘书丞、审刑详议官梁适。"又问："卿是那个梁家？"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独臣不肖，于张唐卿榜行间及第。"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他日上殿进札子，进罢，适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亲谕臣面貌类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顷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阁有名臣头子，朕观之甚熟。"适因下殿泣谢，音仪堂堂，上颇爱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书进除一臣僚为益漕，凡进之例，更无改批，但纸尾画"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适。"未几，又除修记注，以合格臣僚进之，复批梁适。自后知制诰至翰林学士，除目凡上，皆批于公，由秘丞至台辅不十年。

太祖欲开惠民、五丈二河，以便运载。吏督治有陈丞昭者，江南人，谙水利，使董其役。丞昭先以絙都量河势长短，计其广深，次量锸之阔狭，以锸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达暮合运若干锸，计凿若干土，总其都数，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叹曰："不如所料，当斩

于河。”至讫役，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令督诸军子弟浚池于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后以防御使从征太原，晋人婴城坚拒，遂议攻讨。以革内壮士，蒙之为洞而入，虽力攻不陷，师已老。上深悯之，且将亲幸其洞，携药剂果饵慰抚士卒。时李汉琼为攻城总管，挽御衣以谏，曰：“孤垒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罢其幸，止行颁赉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丞昭奏曰：“陛下有不语兵千余万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悟。丞昭以马策指汾，太祖遂晓，大笑曰：“从何取土？”丞昭云：“纫布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设板筑，可成巨防。”用其策，投土将半，水起一寻，城中危蹙。会大暑，复晋人间道求契丹援兵适至，遂议班师。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距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节度、麟府总管，契丹万余骑忽入寇，御卿一击遂败，斩五千级，获马千匹，擒司徒、舍利数十人，虏中号为突厥太尉。太宗大赏之。自后世袭其爵，子孙继为府州总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为麟倅，沿牒至府，其州将乃御卿四世孙，不类胡种。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厖厚，揖让和雅，其子弟亦粗知书。留中立凡数日，出图史器玩、琴尊弧矢之具，虽皇州搢绅家止于是尔，信乎文德之遐被也。秣马于庭，虽上闲殆少，每岁仲春，纵游牝于燕山，孕归于枥，任其自产，其种必渥洼也。然其牡罕有归者。”

陵州盐井，旧深五十余丈，凿石而入。其井上土下石，石之上凡二十余丈，以楩楠木四面锁叠，用障其土。土下即盐脉，自石而出。伪蜀置监，岁炼八十万斤。显德中，一白龙自井随霹雳而出，村旁一老父泣曰：“井龙已去，咸泉将竭。吾蜀亦将衰矣。”乃孟昶即国之二十三年也。自兹石脉淤塞，毒烟上蒸，以絙缒炼匠下视，缒者皆死，不复开浚，民食大馑。太祖即位，建隆中，除贾琰赞善大夫，通判陵州，专干浚井。琰至井，斋戒虔祷，引锸徒数百人，祝其井曰：“圣主临御，深念远民。井果有灵，随浚而通。”再拜而入，役徒惮不肯下。琰执锸先之。数旬才见泉眼，初炼数百斤，日稍增数千斤。郡人绘琰像，祀于井

旁。

石元懿熙载，西洛人，家贫游学，事母以孝闻。嵩阳道中遇一叟，熟视之，稽颡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为唐相房玄龄检书苍头，公酷似之。”嘱之曰：“见子事契相投者，即真主也，善事之。”语讫即灭。后国初，太宗建太宁军节，公谒之，倾意投接，为掌书记。游从觞咏，情礼深厚。公长于太宗，简墨尊俎，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体，不谄不渎，故免数斯之辱。殆践祚七年，为右仆射、平章事。卒，太宗亲幸其第，临丧哭之哀，谓近侍曰：“石某以纯正事朕，自府幕至台席，朕窥之无纤瑕，方此委用，朕不幸也。”

宝元元年，朱正基驾部知峡州，即江陵内翰之子。一夕，梦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县廨宇，愿速葺，不宜后。”时朱不甚为意，连三夕梦之，方少异焉。因语同僚，亦尽异之，然亦未加葺。明日，报至，欧阳永叔谪授夷陵，报吏云：“已及荆门。”朱感其梦，待之特异。将入境，率僚属远郊迓之。欧公临邑，亦以迁谪自处，益事谦谨，每禀白，皆敛板于庭。州将常伺之，俟入门，先抱笏降于阶，至满任，不改前容。欧公亲语其事于其孙集贤初平学士焉。

王昭素，酸枣县人，学古纯直，行高于世。市物随所索偿其直，货者乃曰：“适所索实非本价。”昭素谓之曰：“汝但受之，免陷汝于妄语咎。”自尔人无敢绐者，相戒曰：“王先生市物不可虚索。”一夕，盗者穿窬将入，以横木满室，不通其穴。昭素觉之，尽室之物潜掷于外，谓偷儿曰：“速去速去，恐有捕者。”盗惭，委物而遁，乡盗几息。李穆昔师之，逮为学士，荐于朝，温旨召至便殿。年七十，颜如渥丹，目若荡漆。鳏居绝欲四十年，家无女侍。上赐坐，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起整巾，稽颡改容而说，上问曰：“何故？”昭素奏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喻该证，微含箴补，上侧听启沃。讲罢，留茗果宴语，赐国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余，询治世养身之术，昭素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无非寡欲。此外无他。”上爱其语，书于屏几。卒年八十九。

辛文悦，后周通经史里儒。太祖幼尝从其学，显德中为殿前都点检，节制方面，兵纪繁剧，与文悦久不相见，上每亦念之。文悦一夕忽梦迎拜銮舆于道侧，黄屋之下，乃太祖也，文悦再拜，帝亦为之笑。是夕，太祖亦梦其来，令左右询访，文悦惠然饰巾至门矣，上大异之。后

迁员外郎。

柳仲涂开知润州，胡旦秘监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骛于时。旦造《汉春秋编年》，立五始、先经、后经、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书甫毕，邀开于金山观之，颇以述作自矜。开从其招而赴焉，方拂案开编，未暇展阅，开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邹、郏数子，止取传述而已。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语讫，勇逐之。旦阔步摄衣，急投旧舰，锋几及身，赖舟人拥入，参差不免，犹斫数剑于舷，聊以快愤。后朝廷授开崇仪使、知宁边军，声压沙漠。其子涉，及第于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唱名日，真宗召至轩陛，亲谓涉曰："夜来报至，汝父已卒。今赐汝及第。"给钱三万，俾戴星而奔，给护旅榇，特加轸悼。

杜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也。建宁州节，一旦请觐，审琦视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陈内宴于福宁宫，昭宪后临之，祖、宗以渭阳之重，终宴侍焉。及为寿之际，二帝皆捧觞列拜，乐人史金著者粗能属文，致词于帘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礼，虎节朝天；后宫伸骨肉之情，龙衣拂地。"祖、宗特爱之。

张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唐故事，首曹罕有掌诰者，秉乞退为行内，不试演纶之职。遂退为度支员外郎、知制诰，自尔为例。

柴谏议成务知河中府，有远识妙略。当银、夏未宁，蒲中最扼飞挽之冲，公悉应之，略无弛旷。尝患府衢狭隘，市民岁侵，檐闾栉密，几辀之不容，公计之曰："时平民安，万一翠华西幸，轮蹄扈跸，千乘万骑，胡以为处？"遂奏乞撤民居以广街衢，可之。未几，果有汾阴之幸，因留跸蒲关凡五日。

张去华登甲科，直馆，喜激昂，急进取，越职上言："知制诰张澹、卢多逊、殿院师颃，词学荒浅，深玷台阁，愿较优劣。"太祖立召澹辈临轩重试，委陶穀考之，止选多逊入格，余并黜之。时谚谓澹为"落第紫微"，颃为"拣停殿院"。赐去华袭衣银带，为右补阙，士论短之。后十六年不迁，反不逮平进者。榜下宋白，昔同直馆，白为学士，去华犹守旧职。

邵晔知广州，凿内濠以泊舟楫，不为飓风所害。相次陈世卿代之，

奏乞免本州计口买盐之害。五年之后，民始有完衣饱食。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

张乖崖镇益，屡乞代，当蜀难已平，愿均劳逸。王文正旦举凌侍郎策，具言性禀纯懿，临莅强济，所治无旷。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尝梦人以六印悬剑锋以授之，后在剑外凡六任。时辟杨蟫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识“蟫”字，亟召问立名之因，奏曰：“臣父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蜕尽从‘虫’。臣家汉太尉震之后，今已孤，不敢辄更。”上曰：“‘蟫’有何义？”奏曰：“臣闻出《羽陵蠹书》，曰白鱼虫也。”上叹曰：“古人名子，不以日月山川隐疾，尚恐称呼有妨，今以细碎微类列名其子，未知其谓也。”以御笔抹去“虫”，止赐名覃。弟蜕之女妻夏英公，阃范严酷，闻于掖庭，因率命妇朝后宫，章献后苛责之，方少戢。

胡大监旦知明州，道出维扬。时同年董给事俨知扬州，遇之特欢，截篙投艕以留之。一日，延入后馆，出姬侍，列殽馔，其宴豆皆上方贵器。饮酣，胡谓董曰：“吾辈出于诸生，所享若此，粗亦忝矣。弊舟亦有衰鬟二三，容止玩饰，不侔同年之家。人生会合难得，或不弃，来日能枉驾弊舟数杯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贫家平生未识，可略假舟中，聊以夸示荆钗得否？”董笑曰：“状元兄见外之甚也。”亟命涤濯，以巨奁尽贮之，对面封讫，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张帆乘风，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谏映，亦榜下生也，首问胡曰：“过维扬，见董同年否？”胡曰：“见。”又曰：“董望之材器英迈，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贪。”一日，尊前胡谓薛曰：“聊假二千缗，创立鉴湖别墅，鄞麾才罢，便当谢病，一扁舟钓于越溪，岂能随蜗蝇竞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赠白金三百星，聊为钓溪一醉。旦颾頟领之，不为少谢。后知制诰，王继恩平蜀有功，恃勋徼宠，潜溢怨譆，将加恩，以银数千两赂旦，托为裒诏，事败，旦削籍为典午，窜浔州安置焉。

卷第四

王师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势既蹙，始肯赍表诣王全斌请降，即奉其母逮官属沿峡江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劳之，别赐茶药慰其母，手诏止曰："国母李氏有贤识，昶在国或纵侈过度，往往诟挞于庭。"有司候昶至阙，令衔璧俘献于太庙，一切罢之。车驾亲劳于近郊，止令素服待罪于两观之下，御崇元殿备礼见之。预诏有司，直右掖门东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赐焉。封昶为中书令、秦国公，给巨镇节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发哀，奠赠视三公之秩。初，其母才至阙，上以禁舆肩至宫廷，嫔御扶掖，亲酌酒饮之，曰："母但宽中，勿念乡土，异日必送母归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许送妾还并门，死亦心足。"时晋垒未平，太祖闻吉谶，大喜曰："俟平刘钧，立送母归，必如所愿。"因厚赐之。后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尔贪生失理，不能纳疆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实谁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数日而卒。

蜀州青城民王小波为乱，小波死，又推其妻弟李顺为贼首，帅余党蚁聚万余人，两川大扰。张谏议雍知梓州，雍生于河朔极边，素谙守御之法，练士卒三千人，辇绵州金帛实其帑，又募勇卒千余人守城，设炮竿飞矢石。创械具才备，贼果至，大设冲梯火车，昼夜力攻。在围八十日，张守设方略，立于矢石，告众曰："勉力无自堕。万一城破，先枭吾首献贼，以赎汝命。吾已飞檄帅帐求援兵，不久必至。"翌日，果王继恩分兵来援，贼方溃。诏嘉美。咸平中，拜礼部侍郎、盐铁使，不得台省之体，龊龊无圆机，三司簿领置案前，曰："急，急中急。"上闻之，笑曰："雍之俗状，殆至于此。"命王嗣宗代之。

戚密学纶初筮，仕知太和县。里俗险悍，喜构虚讼。公至，以术渐摩，先设巨械，严固狴牢，其棰梃縆索，比他邑数倍，民已悚骇。次作《谕民诗》五十绝，不事风雅，皆流俗易晓之语，俾之讽咏，以申规

警。立限曰："讽诵半年，顽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诗，狱讼大减。其诗有云："文契多欺岁月深，便将疆界渐相侵。官中验出虚兼实，枷锁鞭笞痛不禁。"大率类此，江南往往有本。每当岁时，与囚约曰："放女暂归祀其先，栉沐虮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还，无敢逭者。

朱台符，眉州人。俊迈敏博，少有赋名，与同辈课试，以尺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赋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雕篆皆类于赋，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结之以恩者，彼必怀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尔，则所谓继迁者，自当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庭矣。"又尝为数阕，其略曰："歌遏云兮惨容色，舞回风兮腰一搦。"又曰："颦多而翠黛难成，望极而乌云易散。当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赐冰颁扇。"乡人田锡尝曰："朱拱正一阕乃《闺怨赋》一首，只少原夫。"

孙汉公何擢甲科，与丁相并誉于场屋，时号"孙、丁"。为右司谏，以弹奏竦望，疏议刚鲠，知制诰，掌三班。素近视，每上殿进札子，多宿诵精熟，以合奏牍。忽一日，飘牍委地四散，俯拾零乱倒错，合奏不同，上颇讶之。俄而仓皇失措，坠笏于地。有司以失仪请劾，上释而不问。因感恙，抱病乞分务西雒。不允，遣太医诊视，令加针灸。公性禀素刚，对太医曰："禀父母完肤，自失护养，致生疾疹，反以针艾破之？况生死有数，苟攻之不愈，吾岂甘为强死鬼耶？"遂不起。

谢史馆泌，解国学举人，黜落甚众，群言沸摇，怀甓以伺其出。公知，潜由他途投史馆避宿数日。太宗闻之，笑谓左右曰："泌职在考校，岂敢滥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须避防。"又问曰："何官职驺导雄伟，都人敛避？"左右奏曰："惟台省知杂，呵拥难近。"遂授知杂，以避掷甓之患。公深慕虚元，朴素恬简，病革，盥沐，衣羽衣，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欹。

杨大年二十一岁为光禄丞，赐及第。太宗极称爱。三月，后苑曲宴，未贴职不得预，公以诗贻馆中诸公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公不敢匿，即时进呈。上讶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贴职为对，即日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曲宴。后修《册府元龟》，王相钦若总其事，词臣二十八人，分撰篇序。下诏，须经杨亿删定，方许用之。大年祖文逸，伪唐玉山令。大年

将生，一道士展刺来谒，自称怀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须遽失，公遂生。后至三十七，为学士，昼寐于玉堂，忽自梦一道士来谒，亦称怀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诰牒曰："内翰加官。"取阅之，其榜上草写"三十七"字，大年梦中颇惊曰："得非数乎？"道士微笑。又曰："许添乎？"道士点头。梦中命笔，止添一点为"四十七"。至其数，果卒。

李密学濬与李昌武宗谔同宗同岁月，后一日而生。二人者，平生休戚舒惨，一无不同。及昌武死，濬亦后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真宗召公同丁晋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国朝将相之家，世绪不坠，相惟昉，将惟曹彬尔。闻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继二圣基业，亦如卿家保守门阀。"祥符五年，同丁相迎真宗圣像，为迎奉副使。公归，上因幸玉堂，及问涂中之事，因奏曰："汴渠流尸，蔽河而下，暴露滩渚，鱼鸟恣啖。"上闻之，恻然嗟念，因而遂御制《汴水发愿文》，敕守臣勒石于津亭。岁给钱百缗，修释道斋醮各七日，为之忏涤。每一尸，官给籧篨三片，钱一镮，置酒纸脯膳，即令收瘗，永为著式。御制略云："嗟乎！滩碛之上，竞食者乌鸢；岛渚之间，争餐者鱼鳖。汝等孽非他速，殃尽自贻。仕宦者怙势以凌民，为民者欺心而冒法。愿汝等仗兹浣涤，各遂超腾，悟诸佛本空之原，体太上真灵之理。"

景德初，北戎请盟，欲撰答书，久亡体制。时赵文定安仁为学士，独记太祖朝书札规式，诏撰之。及修讲盟好之制，深体轻重，朝论美之。时虏使韩杞者，始修聘好，犷悍无检，命公接伴。公旋教觐见之仪，方渐驯扰。及将辞，嫌服太长，步武萦足，复欲左衽，公戒之曰："君将升殿受还书，去天颜咫尺，可乎？"刚折之，才不敢。明年，虏选姚柬之，翘翘者也，至阙，复接伴。柬之者轻纵逞辨，坐则谈兵。公徐曰："君号多闻者，岂不闻：'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时也，二国始以礼仪修好，非君所谈之事。"方此少戢，酬对得体。遂参祥符二政，拜宗正卿，掌玉牒属籍。国初，梁周翰创宗籍之制，不便宫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积庆图》，尽列长幼亲属之目，以进于便坐张之，为盛事。

真宗为开封尹，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令张耆、夏守赟、杨崇勋左右数辈，揣听声骨，因以为娱，或中或否。独相王继忠，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身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继忠后为观察使、高阳总管。咸平六年，虏寇望都，与虏酣战，至乙夜，戎

骑合围数十重，徐战徐行，旋傍西山而遁，至白城，陷虏。上闻之，甚嗟悼，皆谓即没。景德初，戎人乞和，继忠与撰奏章，而劝讽诱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后每岁遣使，真宗手封御带药茗以赐焉。继忠服汉章，南望天阙，称“未死臣”，哭拜不起，问圣体起居，不避虏嫌。以其德仪雄美，虏以女妻之，伪封吴王，改姓耶律。卒于虏，人谓陷蕃王氏也。

戴恩为御龙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进青龙城道观《长寿仙人图》，其本吴道玄之迹，太宗阅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见有殊，亟召数班军校近侍内臣遍示之，曰：“汝辈且道此图似何人？”群口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异之，因是进用。后建宁远军节，举朝止呼“戴长寿”。

真宗车驾巡师大名，王杂端济为镇倅，调丁夫十五万修黄、汴河。济以谓役广劳民，乞徐图之。诏往经度，遂减十万。张齐贤相请令济立状保河不决。奏曰：“河之决，系阴阳灾沴，责在调元者。和阴阳，弭灾沴，为国致太平，河岂有决乎？臣乞先令宰臣立一保状，天下太平，然后臣以族入状，保河不决。”丞相曰：“今非太平耶？”济对曰：“北有胡寇，西有贼迁，关右、两河，岁被侵扰，臣敢谓未也。”上动容，留之问以边计，敷奏可采。后知河中府，车辂幸澶渊，虏骑旁侵，诏沿河断桥梁，毁舟舫，缓者以军律论。济驰骑飞奏曰：“陕西关防天设，其数十万斛以河为载，若用小舟，沉覆必矣，此诚可惜。所有断梁之议，摇动民心，尤宜寝罢。”真宗悟其议，立弭之。

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项巾之带屡垂于碗，手约之，颇烦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少年慷慨，学击剑，喜立奇节，谓友人曰：“张咏赖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等人耶？”李顺之乱，益州大将王继恩、上官正辈顿师逗留不进。公激使行，盛陈供帐，郊辞以饯之。酒酣，举爵谓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勉力平荡寇垒。”以手指其地曰：“若师老日旷，即尔辈死所也。”徐谓继恩曰：“朝廷始若许仆参后骑，岂至今日？醢贼以啖师久矣！”自是士气毕振，获捷而还。

王元之禹偁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初为司谏、知制诰，疏雪徐铉，贬商州团练副使。方召归为学士，坐为孝章皇后迁梓宫于燕国长公主之第，群臣不成服，元之私语宾友曰：“后尝母仪天下，当奉旧

典。”坐讪谤，出守滁州。方召还，知制诰，撰太祖徽号、玉册，语涉轻诬，会时相不悦，密奏黜黄州。泊近郊将行，时苏易简内翰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于郊。”奏可之。至日行，送过四短亭，诸生拜别于官桥。元之口占一阕，付状元曰：“为我深谢苏公，偶不暇取笔砚。”其诗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时交亲纵深密者，循时好恶，不敢私近，惟窦元宾执其手泣于阁门曰：“天乎，得非命欤？”公后以诗谢，略云：“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至郡未几，忽二虎斗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半；群鸡夜鸣；冬雷雨雹。诏内臣乘驿劳之，命设禳谢。司天奏：“守土者当其咎。”即命徙蕲。上表略曰：“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止期身后。”上览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尝侍宴琼林，太宗独召至御榻，面诫之曰：“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禹偁泣拜，书绅而谢。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图，愧无稽古深学，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繁碎难检。令谏臣以治乱兴亡急要写置一屏，欲常在目。”时知杂田锡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旷阔，今且取军国要机二事以行之。师平太原，逮兹二载，未赏军功。愿因郊籍，议功酬之；乞罢交州之兵，免驱生灵为瘴岭之鬼。此二者，虽不系皇王之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纳曰：“锡真得鲠直之体，而此尤难为答。”赵普当国，锡谒于中书，白曰：“公以元勋当国，宜事损敛。有司群臣书奏，尽必先经中书，非尊王之体也。谏官章疏，令阁门填状，大弱台谏之风，尤为不可。”普引咎正容厚谢，皆罢之。锡将卒，自草遗表，犹劝上以慈俭纳谏为意，绝无私请。上厚恤之。

李丞相谷与韩熙载少同砚席，分携结约于河梁曰：“各以才命选其主。”广顺中，谷仕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熙载事江南李先主为光政殿学士承旨。二公书问不绝，熙载戏贻谷书曰：“江南果相我，长驱以定中原。”谷答熙载云：“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后果作相，亲征江南，赖熙载卒已数岁。先是，朝廷遣陶谷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李相密遗熙载书曰：“吾之名从五柳公，骄而喜奉，宜善待之。”至，果尔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熙载谓所亲曰：“吾辈绵历久矣，岂烦至是耶？观秀实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诸君请观。”因令留宿，俟写《六朝书》毕，馆泊半年。熙载

遣歌人秦弱兰者，诈为驿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钗，旦暮拥帚洒扫驿庭。兰之容止，宫掖殆无。五柳乘隙因询其迹，兰曰："妾不幸夫亡无归，托身父母，即守驿翁妪是也。"情既渎，失"慎独"之戒，将行翌日，又以一阕赠之。后数日，宴于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钟满酌之，穀毅然不顾，威不少霁。出兰于席，歌前阕以侑之，穀惭笑捧腹，簪珥几委，不敢不釂。釂罢复灌，几类漏卮，倒载吐茵，尚未许罢。后大为主礼所薄，还朝日，止遣数小吏携壶浆薄饯于郊。迨归京，鸾胶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其词《春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瑟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卷第五

翰林朱昂尝撰《莫节妇传》，大为人伦之劝。节妇荃，少归周谓，昭州人，布衣谒太祖，召便殿试时务，大称上旨，擢赞善大夫。当天造之初，凡所任人，处置从便。符彦卿暴姿不法，除谓为属邑永济县令，俾绳之。彦卿闻其来，魂胆俱丧，鞬櫜郊迓，谓但揖于马上尔。境上数寇劫财伤人，彦卿受赇，纵之使逸。谓出令："敢有藏盗者斩。"不数日，亟获之，不解府，即时斩决，以案具奏。太祖大壮之。兴国二年，诏遣副广南罗延吉为转运副使，以定岭寇。时奔命赴道，不得与荃别。后委寄繁剧，岭塞驰走，不还于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夺荃嫁之，荃泣谓父曰："吾夫岂碌碌久困者耶？食贫守死俟之。"父不敢强。荃执礼事舅姑益谨，闺壶有法。家素贫，荃岁事蚕绩，得丝则机而杼轴，勤俭自营，生计渐盛。虽里之淑妇静女，罕识其容者，闻其风，则帏箔竦敬。子渐长，筑舍于外，购书命师教之。后产业益裕，舅姑将老附茔，选美丘，大为寿坎，松槚茂密，尽得其制。又为其夫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然谓在路亦修高节矣。荃二十六年间，毕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谓归，俱已皓首，劝夫偕老于家林焉。

国初，王朴、窦俨讲求大乐，考正律吕，无不谐协。朴、俨没，患无继者。后和岘，故相凝之子也，礼乐二学，特胜前儒。太祖天性悟音律，末年郊飨，觉雅乐声高，谓乐臣曰："必圭黍尺度之差。"诏岘平之。岘精意调整，而终不和，归家，私谓弟嵘曰："钟管之中，宾声终高，主声不甚畅亮。主上其将不豫乎？"逾年果崩。乐府中有古玉管，素号"叉手笛"，无稽也，上意欲增入雅乐。岘调品使合大律，别立号为"拱辰管"，诏备雅乐。弟嵘，凝之幼子，知制诰，南郊，赞导乘舆，俯仰如画，神彩照物。太宗爱之，谓宰臣曰："朕深欲诏嵘入翰林，但恐其眸子眊然，视物不正，不可为近侍。"

吕文仲，歙人，为中丞，有阴德。景德中，鞫曹南猾民赵谏狱。谏

豪于财，结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宝封轩裳姓名七十余辈，自中降出，皆昔委谏营产买妾者，悉令穷治。文仲从容奏曰："更请察其为人，密籍姓名，候举选对扬之日，斥之未晚。"真宗从之。

仁宗读《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庄，临水亭，见双凫戏于池，出没可爱，帝引弓射之，一发叠贯，从臣称贺"，仁宗掩卷谓左右曰："逞艺伤生，非朕所喜也。"内臣郑昭信掌内饔十五年，尝面诫曰："动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恶于杀也。

王著为伪蜀明经，善正书行草，深得家法。为翰林侍书与侍读更直，太宗令中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上临学益勤，后再示之，著曰："止如前尔。"中人诘其故，著曰："帝王始工书，吾或褒称，则不复留意矣。"后岁余，复示之，奏曰："功已至矣，非臣所及。"后真宗闻之，谓宰臣曰："善规益者也，宜居台宪。"后终于殿中侍御史。

郭仲仪贽，真宗在藩，为皇子侍读。太宗幸东宫，御制《戒子篇》，命贽注解，且令委曲讲论。真宗每以纯厚长者遇之，在储宫作诗赠之，略曰："该明圣典通今古，发启冲年晓典常。"后参大政，因论事朴直，上意不悦。后坐入对之际，宿酲未解，左迁荆南。因终身戒酒，至卒不饮，早暮饵药亦斥之，其节刚若是矣。

邢尚书昺，曹州农家子，深晓播殖。真宗每雨雪不时，忧形于色，责日官所定雨泽丰凶之兆，多或不中。昺因进《耒耜岁占》三卷，大有稽验，皆牧童村老岁月于畎亩间揣占所得。咸平二年，置经筵侍读，首以公为之。昺初应五经，廷试日，升殿讲"师"、"比"二卦，取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为九经赐第。真宗晚年，多召于近寝，从容延对。忽一日，见公衰甚，御袖掩目泫然曰："宫邸旧僚，沦谢殆尽，存者惟卿尔。"遽密赉银千两，缯千匹。昺康裕无恙，果非久感疾。将易箦，车驾临问。公拖绅整巾，历叙遭际，上为之泣别。既终，又为之临丧。惟将相丧疾，方有此幸。

杨侍读徽之，太宗闻其诗名，尽索所著，得数百篇奏御，仍献诗以谢，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上和之以赐，谓宰臣曰："真儒雅之士，操履无玷。"拜礼部侍郎，御选集中十联写于屏。梁周翰诗曰："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中。"十联诗者，有《江

行》云："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台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哭江为》云："废宅寒塘雨，荒坟宿草烟。"《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嶲州。"《年夜》云："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残桐叶雨声寒。"余窃谓公曰："以天地浩露，涤其笔于冰瓯雪碗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附焉。"

张茂直，兖人，家贫，喜读书。少游汶上，尝买瓜于圃，翁倚锄睥睨曰："子非久当断头，下刃之际，稍速则死，稍缓则生。果获免，必享富贵。"无何，慕容彦超据兖，例驱守埤。周师破敌，拥城者例坐斩。斩殆尽，至茂直，挟刀者语之曰："汝发甚修鬒，惜为颈血所污，可先断之。"茂直许焉。将理发，得释免。后知制诰、秘书监，卒。

梁修撰周翰，一岁后苑宴，凡从臣各探韵赋诗，梁得"春"字，曰："百花将尽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称之。为史馆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长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令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干对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条报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从之。

李继隆善驰驿，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常往来觇兵势，中途遇虎，射杀之。与吴人战，流矢中额，胄坚不伤。太祖欲拔用，谓曰："升州平时献书来，当厚赏汝。"时军中内侍数辈，皆伺城陷，争求献捷，会有机事当入奏，皆不愿行，继隆独请赴阙，太祖讶其来早，继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问："安知？"对曰："臣在途中，遇大风，天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谓之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赏，在献捷之上，除庄宅使。

真宗车驾在澶渊，大将王超拥兵十万屯真定，逗留不进。马太尉知节移书诟让，复辞以中渡无桥，徒涉为患。公命工庀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节，全义之子也。七岁，父卒，太祖轸念曰："真羽林孤儿也。"召入内，送国子学，列青衿胄子之间，御赐今名。后果有立，才三十余为枢使。咸平初帅秦，号为善政。秦质羌酋支属二三十辈殆二

纪，公悉遣归，诸番怀感，终其任不敢犯边。水泉银矿累岁不发，额课不除，主吏破产偿之不足，鞭朴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将谋入抄。值上元，令大张灯，累夕大开诸门。虏不测，即皆引去。

李士衡少时，一侠者遗一剑，属之曰："君他日发迹在于剑，记之。"后为秘书丞，知剑州。王均乱成都，陷汉州，进攻绵不下，因趋剑门。士衡预度寇至，城必不能守，徙金帛居民保剑关，焚其仓库，厚募军卒之流勇者，得数千人。贼果大至，公与监兵裴臻据关击之。仓廪既焚，数夕大冰雪，均众食败糟木皮。臻与再战，斩冻馁者三千级，堕壑者无算。贼宵遁，保益州。驰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员外郎，臻崇仪使。公果因剑发迹，以至贵显。逮卒，剑亦失之。

雷宣徽有终，李顺乱，为峡曹，调发兵食，规画戎事，大有纪律。至广安军，贼势充斥，公濒江三面树栅。一夕阴晦，贼众掩至，鼓噪举火。公安坐栉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惊乱，赴水火死者无数。就拜右谏议大夫、知益州。次简州，寓佛舍，度贼必至，命左右重闭，召土人严更警备。初夕，间道而出。贼围寺数重，及寺坏，惟得击柝者。公喜施予，丰于宴犒，费不足，则倾私帑给之，奉身止铜器鞍勒而已。颇涉道书。因读史，废书流涕曰："功名者，贪夫之钓饵。横戈开边，拔剑讨叛，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景德初卒。

王显，太宗在藩，与周莹为给侍。赤脚道者相显曰："此儿须为将相，但无阴德尔。"及长，太宗爱之，曰："尔非儒家，奈寡学问，他日富贵，不免面墙。"取《军诫》三篇，令诵之。咸平三年，使相出帅定州，便宜从事。忽一日，一道士通刺为谒，破冠敝褐，自称"酆都观主"，笑则口角至耳，乱鬓若刚鬣，谓显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万至本观，未敢收，于冥籍死于公之手者，公果杀之，则功冠于世，然减公算十年。二端请裁之。"显谓风狂，叱起。后日，契丹引数万骑猎于威虏军境，即梁门也，会积雨，虏弓皆皮弦，缓弱不可用。显引兵剿袭，大破之，枭名王贵将十五辈，获伪羽林印二纽，斩二万级，筑京观于境上。露布至阙，朝廷以枢相召归，赴道数程而卒。

陈彭年字永年，生抚州，十三岁著《皇纲论》万余言，为江左名辈所重。除正言，待制于龙图阁。与晁少保迥、戚密学纶条贡举事，尽革旧式，防闲主司，严设糊名誊录。取《字林》、《韵集》、《韵略》、

《字统》及《三仓》、《尔雅》定其字式，为礼部韵及庙国之避。凡科场仪范，遂为著格。编《太宗御集》。公书字甚急，日可万余，细碎急草，翌日往往不能辨。一旦遽卒，真宗急遣中人诣其家，取平生编著，但破箧中得二十余轴，人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赵亨能辨之。上召亨补三班吏，令重写之。送杨大年别行改较，无一字之误者。

黄晞，闽人，皇祐初游京师，不践场屋，多以古学游搢绅之门。凡著书，自号聱隅子。走京尘几十年，公卿词臣无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驰走无倦。后词臣重晞之道者，列章为荐，尽力提挽。朝恩甚优，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国子监。将有司业之命，始拜敕，遍谢知己。才三日，馆于景德如意轮院。一日晚归，解鞍少憩，谓院僧曰："仆远人也，勤苦贫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尝温饱，今日方平生事毕，且放怀酣寝一夕。请戒僧童，慎无见喧。"僧诺之，扃扉遂寝。翌日大晓，寂无所闻，寺僧击牖大呼，已卒于榻矣。

刘枢密昌言，泉人，为起居郎，太宗连赐对三日，几至日旰。捷给诙诡，善揣摩捭阖，以迎主意。未几，以谏议知密院，然士论所不协。君臣之会，亦隆替有限，一旦圣眷忽解，谓左右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

赵参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试，爱其词气明俊，擢置甲科。未几，拜中丞。上幸金明池，旧例，台臣无从游之制，太宗喜之，特召预宴，自公始也。擢为枢密副使。是时陈象舆、董俨俱为盐铁副使，胡旦为知制诰，尽同年生，俱少年，为一时名俊。梁颢又尝与公同幕。五人者旦夕会饮于枢第，棋觞弧矢，未尝虚日，每每乘醉夜分方归，金吾吏逐夜候马首声诺。象舆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谚曰"陈三更"、"董半夜"。赵公因是坐贬崇信军司马。淳化中，以谏议起知天雄。大河贯府，盖豪猾辈畜刍茭者利厚价，欲售之，诱奸人穴其堤使溃。公知之，仗剑露刃，尽取豪刍廪积给用，其蠹遂绝。又忽澶河涨，流入御河，陵府城。公籍禁旅，杀牛为酒，募豪右出资，散卒负土护之，皆乐从。不数日，水退城完，就加给事、参政召还。上渴伫，诏乘疾置赴中书。太宗笑谓公曰："半夜之会，不复有之。"公叩陛泣谢。

真宗尹京，毕相士安为府判，沉毅忠厚，中书将有佥谐，太宗令辅臣历选，俱不称旨。而李相沆必欲用寇公，上曰："准少年进用，才锐气浮，为朕选河朔有重德、稀姓者，处其中而镇之。"近臣少喻上意，

方以毕公进。上果大喜，遂用参大政。时曹利用为枢相，寇、曹二人者，一时恃酒，往往凌诟于席。公处其间，尝温容以平之。不逾月，与寇俱平章事。岁余，果负重望。太宗谓李沆曰：“朕固欲相士安者，顷梦数神人拥一紫绶者，令拜朕曰：‘非久当相陛下。’梦中熟视之，乃士安也。”

太宗飞白书张咏、向敏中二臣名，付中书，曰：“二人者皆名臣，为朕记之。”向公自员外郎为谏议、知枢密院，止百余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后坐事出永兴军，驾幸澶渊，手赐密诏：“尽付西鄙事，许便宜从事。”公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邦人命国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于夹庑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无一人预知者。命傩入，先令驰逞于中门外，后召至阶。公振袂一挥，伏卒齐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诛之。剿讫，屏尸，亟命灰沙扫庭，张乐以宴。宾从股栗。

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诰，太宗知其贫，多负人息钱，曰：“沆为一制诰，俸入几何？家食不给，岂暇偿逋耶？”特赐钱一百三十万，令偿之。后为学士，因宴，上目送爱之，曰：“沆风度端粹，真佳士也。”后为右揆，居辅弼，当太平，无一事。凡封章建议务更张、喜激昂辈，摇鼓捭阖，公悉屏之，谓所亲曰：“无以报国，聊用以安黎庶尔。”景德元年薨，上临哭之恸，大呼曰：“天乎，忠良纯厚，合享遐寿！”

吕正惠公端使高丽，遇风涛恍恍，摧樯折舵，舟人大恐。公恬然读书，若在斋阁。时首台吕文穆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后苑，作《钓鱼》诗独赐公，断章云：“欲饵金钩深未到，磻溪须问钓鱼人。”意以首宰属公。公和进云：“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文穆得谢，果冠台席。真宗初即位，居谅闇，每见公则肃然起敬，未尝名呼，或以字呼，上对公但称“小子”。公体貌魁梧，庭陛颇峻，命梓人别为纳陛。两使外域，虏主钦重。后使虏者至，则问曰：“吕公作相未？”

太宗命苏易简评讲《文中子》，中有杨素遗子《食经》“羹黎含糗”之句，上因问曰：“食品称珍，何物为最？”易简对曰：“臣闻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臣止知齑汁为美。”太宗笑问其故，曰：“臣忆一夕寒甚，拥炉火，乘兴痛饮，大醉就寝。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拥，咽吻燥渴。时中庭月明，残雪中覆一齑碗，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盥手，满引数缶，连沃渴肺，咀齑数根，灿然金脆。臣此时自谓上界仙厨，鸾脯凤

腊，殆恐不及。屡欲作《冰壶先生传》纪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文莹丙午岁访辰帅张不疑师正，时不疑方五十，齿已疏摇，咀嚼颇艰。后熙宁丁巳，不疑帅鼎，复见招，为武陵之游，凡巨脔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诘焉，曰：“得药固之。时余满口摇落，危若悬蒂，谩以此药试之，辄尔再固。”因求此方以疗病齿者，凡用之皆效。题曰《西华岳莲花峰神传齿药方》，序曰：“元亨在天圣中，结道友登岳顶，斋宿祈祠方已，遍游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馆，于故基下得断碑数片，仿佛有古文，洗涤而后可辨，读之，乃《治口齿乌髭药歌》一首。虑岁月寖久，剥裂不完，遽录以归。而后朝之名卿巨公，访山中故事，语及者皆传之，修制以用，其效响应。”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杀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学益深，经史沿革，讲摩纵横，文章诗歌，举笔则就。著《括异志》数万言，《倦游录》八卷。观其余蕴，尚盘错于胸中。与余武陵之别，慨然口占二诗云：“忆昔荆州屡过从，当时心已慕冥鸿。渚宫禅伯唐齐己，淮甸诗豪宋惠崇。老格疏闲松倚涧，清谈萧洒坐生风。史官若觅高僧事，莫把名参伎术中。”又云：“碧嶂孤云冉冉归，解携情绪异常时。余生岁月能多少，此别应难约后期。”风义见于诗焉。

长沙北禅经室中悬观音印像一轴，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泽撰，镂板者乃郡倅关蔚宗。文云：“都官巩彦辅郎中尝魇去，初两绯衣召入一大府，严甚，有紫衣当案者曰：‘此王也，置庑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余断腕截耳，不可胜数，或恐惧失便溺。顷一官至，呵巩解衣，巩以有官无罪，官怒曰：‘此治杀生狱，岂问官耶？’巩窘呼观音，囚者皆和，而残者完，系者释，俱出，巩亦出，乃苏。余友吴居易与巩同官开封府，言‘巩性朴直，不苟于狱，以故或忤在势者’云。壬子岁，王雱元泽记，会稽关杞刻之，以广其传，庶乎世之闻见者，有所警焉。戊午岁题。”元泽病中，友人魏道辅泰谒于寝，对榻一巨屏，大书曰“《宋故王先生墓志》：先生名雱，字元泽，登第于治平四年，释褐授星子尉，起身事熙宁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阁待制，以病废于家”云。后尚有数十言，挂衣于屏角，覆之不能尽见。此亦得谓之达欤？

卷第六

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相主文，爱其私试，因以登第。凝旧在第十三人，谓公曰："君之辞业合在甲选，暂屈为第十三人，传老夫衣钵可乎？"鲁公荣谢之。后至作相，亦复相继。时门生献诗，有"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之句。初，周祖自邺起师向阙，京国罹乱，鲁公遁迹民间。一旦，坐对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无虑无虑。"时暑中，公执一叶素扇，偶写"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一联在上，陋状者夺其扇曰："今之典刑，轻重无准，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当深究狱弊。"持扇急去。一日，于祆庙后门，一短鬼手中执其扇，乃茶邸中见者。未几，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于民间，遂用焉。忆昔陋鬼之语，首议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于刑。今繁苛失中，轻重无准，民罹横刑，吏得侮法。愿陛下留神刑典，深轸无告。"世宗命公与台官剧可久、知杂张湜聚都省详修刊定，惟务裁减，太官供膳。殆五年书成，目曰《刑统》。

张尚书咏再知益州，转运使黄观以治状条奏，下诏褒美。时贼锋方敛，纪纲过肃，蜀民尚怀击柝之惴，而嘉、邛二州新铸景德大铁钱，利害未定，横议蜂起，朝廷虑之。遣谢宾客涛为西川巡抚，上临轩谕之曰："咏之性刚决强劲，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济之，必无遗策。宜以朕意谕咏：'赖卿在彼，朕无西顾之忧。每事宜与涛协心精议，副朕倚瞩。'"谢公至蜀，明宣宽诏，尚书公抃蹈泣拜。举率从禀，并辔抚劳，西蜀遂安。

太祖受禅，以赵韩王普有佐命巨勋，除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未几，范质罢相，以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府，参总庙权，参政吕余庆、薛居正虽副之，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不宣制，不预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对长春殿庐启沃，大小之务，尽决于公。兼权之议，喧于时论。会李继迁扰边，用公计，封赵保忠守夏台故地，因令灭

之。保忠翻与继迁合谋为边患。河西极扰，咎归于公，因不得专政，诏令参政更掌印押班奏事，分其权也。旧制，宰相报到，未刻方出中书。会岁大热，特许公才午归第，遂为永制。年七十一，病久无生意，解所宝双鱼犀带，遣亲吏甄潜者诣上清太平宫醮星露，恳以谢往咎。上清道录姜道玄为公叩幽都，乞神语。神曰："赵某，开国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玄又叩乞所冤者，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牌底见"大"字尔。潜归，公力疾冠带出寝，涕泣受神语，闻牌底"大"字，公曰："我知之矣，此必秦王廷美也。然当时事曲不在我，渠自与卢多逊遣堂吏赵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岂当咎予？但愿早逝，得面辨于幽狱，曲直自正。"是夕，普卒。上感悼涕泗，自撰神道碑，八分御书赐之。

真宗中年，多或不豫，欲权弭听断，养和于西林园，即太清楼也。议委政于皇太子，加冠监国，用王沂公曾以辅之。时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议方下，遽以疏上云："臣闻欲行皇子冠，《左传异议》曰：'以星终为年纪，十二而一周，于天道备。'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于庙。汉已还，闲有即位而冠者，皆出于不得已也，故改其名为加元服，皆汉儒因事旋讲，实非古也。《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临国，冠道未成，不冠而监，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云二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监国，召三品以上官建议，群臣莫敢对者。臣窃谓兹事体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万国调顺气剂，存真纳和，不必过计，社稷万灵，扶拥圣履"云。时以政出宫闱，不敢妄决，议者遂寝。

昝太尉居润，博州人。不识字，每按牍，以左手捉巨笔一画，画长寸余，虽狡史善诈也，摹之则败。沈相伦在幕府，谓所亲曰："吾观沈推官五载未曾妄发一笑一语，行步端重，如履庙堂，吾见则礼敬之，必为宰相。"遂力荐于太祖，称沈沉厚可用。后果作相。昝恨其不知书，昝氏子孙皆召于家，建学立师傅，如己子教之，以报其知人之德也。

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有间者自蜀还，上问曰："剑外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时虽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齿寒之惧，而讨之无名。昶欲朝贡，王昭远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谍者孙遇赍蜡丸帛书，间道往太原，结刘钧为援，为朝廷所获。太祖喜曰："兴师有名矣。"执间者，命王全斌

率禁旅三万，分路讨之。俾孙遇指画山川曲折、阁道远近，令工图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刍斛尔，若财帛尽分给战士。”王师至蜀，昶遣王昭远帅师来拒，未几，相继就擒，昶始降，执昶赴阙。大将王仁赡自南剑独先归阙，乞见，恐己恶暴露，历数全斌等数将贪黩货财，弛纵兵律，为所诉，反欲自皉。太祖笑谓仁赡曰：“纳李廷珪妓，擅开丰德库取金宝，此又谓谁耶？”仁赡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有曹彬一人尔。”台臣请深治征蜀诸将横越之恶，太祖尽释之。

魏人柴公以经义教授里中，有女子备后唐庄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宫，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逾旬不能进。其女悉以奁具计直十万，分其半与父母，令归大名，曰：“儿见沟旁邮舍队长，黝色花项为雀形者，极贵人也，愿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夺，问之，即郭某，乃周祖也。因事之，执箕帚之礼。一日，谓其夫曰：“君极贵不可言，然时不可失，妾有五万，愿奉君以发其身。”周祖因其资得为军司。其父柴公，平生为独寝之人，传司冥间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问之，不对，但笑不已。公惟喜饮，妻逼极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项汉将为天子。”后果然。

王彦俦，上蔡人，五代之际，为本郡军校，材质雄伟，刚毅有谋，勇冠群卒，久欲奋发，而无其端。一旦，同列辈六人者语彦俦曰：“天下纷纷，能者可立。吾辈何忍端坐，以温饱自堕耶？可相共起事，以图富贵乎？”彦俦私自计曰：“此六人者，死气侵面，是为我启迹也。”遂许之曰：“吾今夜正当宿直，君辈可持短兵入，吾奉为内应，富贵之来，不出今夕。”六人者喜，是夜皆至。彦俦伏甲于内，尽杀之，持其首诣阁，泣告刺史曰：“巡警无状，致奸盗窃发，已伏其罪矣。愿公亲出以抚众。”刺史惊喜而出，方慰劳次，彦俦立斩之，遂据上蔡。明日，籍其六家。郡中震恐，无敢动者。后朝廷力讨之，势不能守，奉其母奔金陵郡。李先主特喜其来，至其家亲拜其母，以彦俦为和州刺史。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鹦鹉甚慧，能诵《陇客》诗及李白《宫词》、《心经》。每客至，则呼茶，问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笼豢。一旦段生以事系狱，半年方得释，到家，就笼与语曰：“鹦哥，我自狱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忆汝，汝还安否？家人喂饮，无失时否？”鹦哥语曰：“汝在禁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其商大感泣，遂许之曰：“吾当亲送汝归。”乃特具车马携至秦陇，揭笼泣放，祝之曰：“汝

却还旧巢，好自随意。”其鹦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闻常止巢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鸣于巢外问曰：“客还见我段二郎安否？”悲鸣祝曰：“若见时，为道鹦哥甚忆二郎。”余得其事于高虞晋叔，事在熙宁六七年间。

庆历壬午岁，王师失律于西河好水川，亡没数巨将刘平、葛怀敏、任福等，石元孙陷虏。急奏入，已旬余，大臣固缓之。仁宗因御化成殿，一宽衣老卒拥帚扫木阴下，忽厉声长叹曰：“可惜刘太尉！”上怪问：“何故独语？”此老卒曰：“官家岂不知刘太尉与五六大将一时杀了？”上惊问：“汝何闻此？”老卒因舍帚，解衣带书进呈曰：“臣知营州西虎翼一营尽折，臣婿亦物故于西阵，此书乃家中人急报也。”上以书急召执政视之，大臣始具奏：“臣实得报，恐未审，候旦夕得其详，方议奏闻，乞自宽圣虑。”上厉声曰：“事至如此，犹言自宽圣虑，卿忍人也！”冢宰因谢病，乞骸骨。

卢文进，范阳人，少从军，身长八尺，姿貌伟异，名振燕、蓟。与庄宗连兵于两河，屡战获胜。一夕忽败，夜走，马坠涧中，才及水，一跃而出。明日视之，乃郡之黑龙潭，绝岸高险，深不可测。文进知有神助己，气因复振，收余众，会食于野。一巨蛇长十丈余，径至坐所，众皆奔避，独文进不动。蛇引首及膝，文进以匕箸取食饲之讫，蛇蜿蜒方去。奔败之余，物情疑阻，举众入契丹。虏主厚遇，使率兵救镇、冀，又与庄宗连战。明宗即位，老思南土，部曲皆华人，复还中国。明宗亲加宴劳，因诏得封大将军。八十二，无病卒。卒之日，星殒于寝，大如杯，文进嘘赤光丈余，与星相接。

王舆为江南杨氏军中小校，少从军，围润州，中巨弩射右耳，其矢穿左耳而去，旁二人中矢死之。舆卧病百余日乃愈，至老不聋，亦无瘢迹。又尝攻颍，夜有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坠，能避之则富贵不可名，不尔则毙矣。”及旦，舆拔剑倚栅木驱兵，城中飞大石，正中其栅，及舆铠甲，皆糜碎而坏，舆曰：“流星乃此也。”益自贵重，终为使相。

徐登者，山东人，世传近二百岁，得异术以固龄体，搢绅所以待礼焉。郑翰林公镇荆南，唐诏彦范漕湖北，二公以广成、浮丘礼之，馆于楚望。登无他奇，朴直不娇，不以屑事干公势。毅夫尝言：“登虽不以实年告人，每说周末国初事，则皎如目击，校之已百五六十岁矣。”文

莹与登游郑馆岁余，惟喜饮醇酎，经月不一粒食，殊不知书。一夕，不告郑公，夜奔景陵，投道复守陈少卿宗儒以托死。死之日，亲写书到荆厚谢公，公甚嗟悼。嘱陈公曰："吾死后，当窍棺，前后以竹板二等吾身敛之。后三十年，当剖棺，此实知也。"遂殡北塔僧园。后二年，陈少卿知寿州，因事诣阙补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尸解，剖棺视之，则已腐败。世之昵方士者，登可鉴焉。

太宗一日幸禁林，谓朱翰林昂曰："汉宣帝最好勤政，尚五日一视朝，万务宁无壅积耶？朕则不敢辄怠也。"公因得建言："臣闻尧、舜优游岩廊之上，亦万机允正；唐太宗天下太平，房乔请三日一视朝临政；高宗寰宇宁静，长孙无忌请隔日视事。悉从。自后双日不坐，只日御视，五日一开延英，遂为通式。今庶政清简，百执犹宁居于私殿，惟陛下凝旒听览，翻无暂暇，宜三五日一临轩，养洪算，蹈太和，合动直静专之道，扃摄思虑，保御真气。"后中书知之，与台谏继陈奏请："臣等切见朱昂之请对，深协至治，仍乞徇所陈。"久而才允。

王状元君贶，天圣庚午甲科及第。元丰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赐。谢表特优，略云："横金三纪，未佩随身之鱼；赐带万钉，改观在廷之目。岂伊散任，得拜恩章。车服以庸，品仪辨等。国朝故事，惟二府刻球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号遇仙之样。独承面命，度越朝规。此盖陛下宠厚老臣，礼加常制，悯事三朝之旧，俾阶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重镠之丽；宝之在体，更增上笏之华。"

卷第七

夏侯嘉正，荆南人。刘童子者，幼瞽，善声骨及命术，谓曰：“将来须及第，亦有清职，惟持声贵，自余俱弱。己俸外，别有百金横入，不病则死。”后至正言、直馆，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币，方辇归私第，欲留之为润屋，忽一缗自地起立，久而后仆，遂感疾，月余而卒。太宗上元御楼观灯，嘉正进十韵，末句云：“两制诚堪美，青云侍玉舆。”不怿，赐和以规之，有“薄德终惭举，通才例上居”之句。喜丹灶，尝曰：“使我干得水银半两，知制诰一日，平生足矣。”二愿俱不遂而卒。

太祖生于西京夹马营，至九年西幸，还其庐驻跸，以鞭指其巷曰：“朕忆昔得一石马，儿为戏，群儿屡窃之，朕埋于此，不知在否。”劚之，果得。然太祖爱其山川形胜，乐其风土，有迁都之意。李怀忠为云骑指挥使，谏曰：“京师正得天下之中，黄、汴环流，漕运储廪，可仰亿万，不烦飞挽。况国帑重兵，宗庙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轻动也。”遂寝议。拜安陵，奠哭为别，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衣，取弧矢，登阙台，望西北鸣弦发矢以定之，矢委处，谓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马埋于中。又曰：“朕自为陵，名曰永昌。”是岁果晏驾。

李度显德中举进士，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人多诵之。王朴为枢密，止以此一联荐于申文炳知举，遂擢为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诵一联诗。”

唐陆禋《续水经》尝言：“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生蛟龙属。汉武帝元封中，浔阳浮江亲射蛟于江中，获之，乃是也。其蛟破壳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飘荡，吴人谓之发洪。”余少时，尝游杭州西城县之伊山，目击此事。方晚春，忽茂草中一雌雉飞起丈余，翅翼零乱，又复入草中，数四不绝，久而不出。予窃怪之，薙草往观，果一巨蛇，一雌

雉，蟠结缠纠，津沫狼藉，斯须，雉惊飞，而蛇亦入草中，始验禋之说不诬。

丁文果司天监丞无他学，惟善射覆，太宗时以为娱。一日，置一物品器中，令射之。果乃课其经曰：“花花华华，山中采花。虽无官职，一日两衙。”启之，乃数蜂也。又令寿王邸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头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缩头，不能入腹。”启之，乃压书石龟也。即日赐绯，并钱五万。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魏野字仲先，其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尔。如《赠寇莱公》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及《谢寇莱公见访》云：“惊回一觉游仙梦，村巷传呼宰相来。”中的易晓，故虏俗爱之。野与孟津诗人李渎为诗友，野凿室于陕郊，曰乐天洞；渎结庐于中条山，曰浮云堂。皆树石清幽，各得诗人之趣。渎字长源，一日自孟津访别于野，曰：“数夕前，忽一人来床下，诵曰：‘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予犹规其误曰：‘岂非“坐看云起时”乎？’答曰：‘此云安能起耶？’又非梦寐，亟窥之，空无一物，此必死期先报，故来相别。”遂痛饮数夕而还，还家未几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谓之同宗。翰有宏材伟特之度，能诗，有《玉关集》。领金吾日，当直，太宗召与语曰：“朕曾览卿诗，有‘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颇佳，朕每爱之。”翰因叩谢。征幽州，为东路濠寨总管，善风角。一夕，角声随风至帐，翰从容擐带曰：“寇至之兆也。”未几，果然，大败其寇于城下。从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向陆，失依据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将班师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晋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亟令诛之。逮太宗纂承，高阳关奏：“妖气夜起，横亘北陆，边情颇摇。”太宗召向相敏中于玉华殿密议之，向奏曰：“臣闻崔翰领节高阳，恃功骄恣，横越兵律。陛下宜召还

诛之，以厌氛祲。”上曰：“是何言欤？朕尝乘怒诛张琼，至今痛恨。若翰者，朕以其能，拔于行伍，遂建节旄，料渠不肯辜朕也。”止遣一词臣宣抚慰劳而已。祆祲自消，边心亦宁。

开宝九年，钱忠懿俶来朝，上遣皇子德昭迓于南京，车驾为幸礼贤宅，抚视馆饩什物，充满庭墀。俶至，诏处之。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妻子俱朝，封妻为吴越国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诸王预坐。一日，赐俶独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爱俶姿度凝厚，笑曰：“真王公材。”俶拜谢，中人掖起。上遣太宗与俶叙齿为昆仲，俶循走，叩头泣谢曰：“臣燕雀微物，与鸾凤序翼，是驱臣于速死之地也。”获止。时上将幸西京，乞扈从，不允，曰：“天气向热，卿宜归国。”宴别于广武殿。后三年来朝，宴于长春殿，刘𬭎、李煜二降王预焉。未几，会陈洪进纳土，俶情颇危蹙，乞罢吴越王，诏书愿呼名，不允。从征太原，每晨趋鸡初鸣，晓与群臣候于行在，尝假寐于寝庐。上知之，谕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烛先领引于前顿候谒而已。驾至并门，继元降，上御崇台，戮其拒王师者，流血满川。上顾俶曰：“朕固不欲尔，盖跋扈之恶，势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图籍归朝，不血于刃，乃为嘉也。”俶但叩头怖谢。非久，身留于朝，愿纳图贡，昆虫草木，亦无所伤。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则悉以山川土籍管钥庾廪数敬授于旻，遂起遣兵民投阙。俶最后入觐，知必不还，离杭之日，遍别先王陵庙，泣拜以辞，词曰：“嗣孙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国修觐，还邦未期，万一不能再扫松槚，愿王英德各遂所安，无恤坠绪。”拜讫，恸绝，几不能起，山川为之惨然。

永平中，延平津一神剑夜悬于空，光掩星斗。其剑止长三尺许，每天地澄霁，随斗而转，启明东起则没，时或浮于津面，渔者见之，近则渐沉。遂置剑州于延平津，割剑州之剑浦、汀州之沙县隶焉。

文莹至长沙，首访故国马氏天策府。诸学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东野、李宏皋尔。遂得东野诗，浮脆轻艳，皆铅华妩媚，侑一时尊俎尔。其句不过“牡丹宿醉，兰蕙春悲，霞宫日城，翦红铺翠”而已。独《贻汪居士》一篇，庶乎可采，曰：“门在松阴里，山僧几度过。药灵园不大，棋妙子无多。薄雾笼寒径，残风恋绿萝。金乌兼玉兔，年岁奈君何？”又得宏皋杂文十卷，皆骈枝章句，虽龌龊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难也。

钱熙，泉南才雅之士，进《四夷来王赋》万余言，太宗爱其才，擢馆职。有司请试，上笑曰："试官前进士赵某亲自选中。"尝撰《三钓酸文》，举世称精绝，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钓月之流；商岭排青，不逐眠云之侣。"又曰："年年落第，春风徒泣于迁莺；处处羁游，夜雨空伤于断雁。"其文千言，率类于此。卒，乡人李庆孙为诗哭之曰："《四夷》妙赋无人诵，《三钓酸文》举世传。"

翰林郑毅夫公，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几不落笔墨畛畦，间入李、杜深格。守余杭日，因送客西湖，舣舟文莹旧居，留诗于壁云："春入萝途静，浪花翻远晴。"又："东飞江云北飞燕，同寄春风不相见。"又《余杭郡阁》云："雨影横残虹，秋容阴映日。寒江带暮流，晚角穿云出。云峰翠如织，宿鸟去无迹。封书写所怀，聊托荆门翼。"又《罢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声飘断忽南去，云势旋生从北流。料得凉风消息好，萧萧已在柳梢头。"又："老火烧空未拟收，急惊快雨破新秋。晚云浓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头。"时颇讶其气象不远。后解杭麾，将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语已兆于先。

尝谓文老不衰者，止见今大参元厚之绛。顷在禁林，《怀荆南旧游》云："去年曾醉海棠丛，闻说新枝发旧红。昨夜梦回花下饮，不知身在玉堂中。"词气略不少衰。又曾鲁公垂八十，笔力尚完。时曾子宣内翰谪守鄱阳，手写一柬慰之，略云："扶摇方远，六月去而不息；消长以道，七日自当来复。"吾友中秘书杨经臣，博赡才雅，而尝诵之经日，谓余曰："此非知其然，而为神驱于气使之为尔。"

开宝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参定其议。有李朴请诛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继上《圣功颂》，次年将东封，又进御札草。上爱之，批于纸尾，奖之云："《圣功颂》及此辞，无一字可议。"后应制后苑，诗有"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上和以赐曰："珍重老臣纯不已，我惭寡昧继三皇。"为之美传。

杨信，高杨人，忠朴，善御士卒。开宝二年，为散指挥，廨舍直大内之北。一夕中夜，忽梦巨龟衔敕叩其寝，信惊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警。"果太祖开玄武门，急召信入禁中，擒叛党杜廷进三十九人，阴以姓名授之。黎明，尽为信所捕，擒至便殿，不用吏鞫，面讦得实，悉戮于市。信忽患闇，太祖惜其善抚辖，以重兵之柄委之。虽不能语，而申明纪律，严肃有度。有童曰玉奴者，天赋甚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

挥军律，宾客语论，但回顾玉奴，画掌为字，悉能代信语，轻重缓急，便否避就，尽协其意。病将革，忽能语，太宗异骇，亲幸其第。信力疾扶于榻，感泣叙留，音词明彻，至死犹叩头乞严边备，毋忽亭障。信泣，太宗亦泣。至翌日卒，赐瑞玉小玦为含。

田重进，范阳人，不识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饵赐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晋王赐汝。"重进曰："我只知有官家，谁人能吃他人酒食乎？"人语太宗，极许之。后郑文宝出漕陕右，上嘱付曰："田某先帝宿将，勇毅宣力，卿为朕善待之。"

太原既平，刘继元降王随銮舆，将凯旋，而三军希赏，诸将遽有平燕之请，未敢闻上。崔翰者，晋朝之名将也，奏曰："当峻坂走丸之势，所至必顺。此若不取，后恐噬脐。"上然之，改銮北伐，功将即而班师，因整旅徐还。无何，至金台驿，王师失利，间或南溃者数千骑。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问奔溃之罪。臣愿请单骑独往，当携之而归。"上许之。翰棰马独往追之，将及，扬鞭大呼："诸君不须若尔，何伤乎？料主上天鉴，处置精明，君等久负坚执锐，卫驾远征，一旦小忿，岂不念父母妻子忆恋之苦耶？上特遣吾邀尔辈同还，宜知几速反。"众稍稍听从，遂收身而还。夜半至营，各分部直，鸡犬亦不鸣。上喜，密解金带赐翰曰："此朕藩邸时所系者。"

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虏谍报之，率精锐万余骑邀于中道。时尹继伦为沿边都巡检，领所部数千巡徼边野，忽当虏锋，虏蔑视而不顾，径欲前掠。伦谓麾下曰："虏气锐于进，吾当卷甲衔枚，掩其后以击之。蛇贪前行，必忘其尾，岂虞我之至耶？"遂饱秣饫膳，伺其夕，怀短兵暗逐其后。至唐河，天未明，虏骑去我军将近，遂释鞅会食。食罢，将战，伦举兵一鏖，如拉枯折朽。胡雏越旦举匕方食，短兵击折一臂，乘马先遁，一皮室击死之。皮室者，虏相也。分飞溃乱，自蹂践，北窥之患遂已。继伦面色黧，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当。"后淳化中，著作孙崇谏陷北归，太宗召见，面诘虏庭事，崇谏备奏唐河之役，上始尽知，叹曰："奏边者忌其功，不状其实以昧朕，非卿安知？"遽加防御使。

贾黄中乃唐造《华夷图》丞相耽四世孙，七岁举童子，开头及第。李文正昉以诗赠之："七岁神童古所难，贾家门户有衣冠。七人科第排

头上，五部经书诵舌端。见榜不知名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兹稳上青霄去，万里谁能测羽翰。”后淳化中，参太宗大政。性极清畏。尝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睹一隙舍扃鐍甚严，公怪之，因发钥，得宝货数十巨积，乃故国宫闱所遗之物，不隶于籍，数不可计。公亟集僚吏，启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叹曰：“贪黩者，籍库之物尚冒禁盗，况亡国之遗物乎？”赐钱三百万，以旌其洁。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恤其家。既葬，其母入谢，上面抚之：“勿以诸孙及私门之窘自挠，朕常记之。”

梁丞相适顷为详议官，审刑议事厅旧在中书之旁、廨舍院之右，朋僚亲昵者往往时过笑语。公以政堂逼近，窃不自安，因命笔题厅之东，告来者曰：“紫垣甚近，黄阁非遥。僚友见过，幸低声笑语。适谨启。”后紫垣、黄阁不十年登之，语兆之应也若此。公之祖颢，字太素，郓人，登雍熙二年甲科。司谏、知诰、群臣封事悉付公并薛公映详定可否，多所弃斥。子固，字仲坚，用父荫赐进士出身。服阕，诣登闻，让前恩命，愿乡举，果祥符二年亦擢甲科。

钱文僖若水尝率众过河，号令军伍，分布行列，悉有规节，深为武将所伏。上知之，谓左右曰：“朕尝见儒人谈兵，不过讲之于樽俎砚席之间，于文字则引孙、吴，述形势皆闲暇清论可也，责之于用，则临事罕见有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晓武可嘉也。”时北戎犹扰，上密以手札访之，公奏曰：“制边灭戎之策无他，臣闻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镇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犬戎未尝侵境。盖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以镇之，稍有侵轶，则呼噏应敌。”时言者请城绥州，积兵以御党项，诏公自魏乘传疾往按，至则乞罢，时论韪之。上尝谓左右曰：“朕观若水风骨透迈，神仙资格，苟用之，则才力有余。朕止疑其寿部促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后果夭。

卷第八

太宗御厩一马号“碧云霞”，折德扆获之于燕涧，因贡焉。口角有纹如碧霞，夹于双勒，圉人饲秣，稍跛倚失恭，则蹄啮吼喷，怒不可解。从征太原，上下冈阪，其平如砥。下则伸前而屈后，登高则能反之。太宗甚爱，上樽余沥，时或令饮，则嘶鸣喜跃。后闻宴驾，悲悴骨立。真宗遣从皇舆于熙陵，数月遂毙。诏令以敝帏埋桃花犬之旁。

党进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识一字。一岁，朝廷遣进防秋于高阳。朝辞日，须欲致词叙别天陛，阁门使吏谓进曰：“太尉边臣，不须如此。”进性强很，坚欲之。知班不免写其词于笏，侑进于庭，教令熟诵。进抱笏前跪，移时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圣容，厉声曰：“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进曰：“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兴国中，太宗召陈抟赴阙。抟隐华山云台观，年百余岁。世宗拜谏议，不受。始四五岁时，戏涡水侧，一青衣媪抱置怀中乳之，曰：“令汝更无嗜欲之性，聪悟过人。”先生有高识，尝戒门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进取，迹动天阙，名驰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之。戒之！”放至晚节，侈饰过度，营产满雍、镐间，门人戚属以怙势强并，岁入益厚，遂丧清节，时议凌忽。王嗣宗守京兆，乘醉慢骂，条奏于朝，会赦方止。祥符八年岁旦，山斋晓起，服道衣，聚诸生列饮，取平生文稿，悉焚之，酒数行而逝。奇男子也。

苏内翰易简在禁林八年，宠待之优，敻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后于苏，一旦先除参政，以公为承旨，赉与参政等。苏不甚悦，上谓公曰：“朕欲正旧典，先合用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寿基，稔育

闻望，乃先用沆，卿宜无慊。”盖知其龄促也。公以母老，急于进用，因乾明圣节，进《内道场醮步虚》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犹在丹台望泰阶”。上悉其意，俾参大政，未几卒，年三十九。上嗟悼，为之雪涕，赐挽词，断云：“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砖上日空长。”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敏于裁断。时赵韩王罢政出洛，吕文穆公蒙正宽厚，自任中书，多决于沔。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案遣决未尽。沔当漏舍，止然数寸，事都讫，犹徘徊笑谈方晓。上每试举人，多令公读试卷。素善读书，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无厌，经读者高选。举子当纳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

王参政化基，兴国二年及第于吕蒙正榜，释褐授赞善、知岚州。赵韩王学术平浅，议以骤进之少年，无益于治，特诏改淮幕。公叹曰：“不幸丞相以元勋自恃，特忌晚进，男儿既逢明时，岂能事幕府，承迎于婉画之末乎？”抗疏自荐，表称“真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略》，皆切于时要。太宗壮之，曰：“化基自结人主，慷慨之俊杰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遗，召试中丞，补阙知制诰。翘楚有望，尤善为诗，《感怀》有“美璞未成终是宝，精钢宁折不为钩”之句，可见其志矣。后参大政，赵鎔以宣徽使知密院，上特命参政班在宣徽之上。

唐彦猷侍读询、弟彦范诏，俱擅一时才雅之誉。彦猷知书好古，彦范文章气格高简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札，亦华笺妙管，详雅有意。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图》求货，其花画全株，卧两鹊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合用价数百缗。彦猷蓄画最多，开箧以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品花较之，俱所不及。题曰“锦江钓叟黄筌笔”。彦猷偿其半，因暂留斋中少玩，绢色晦淡，酷类古缣。彦猷视其图角有巨印，徐少润揭而窥之，乃和买绢印。彦范博知世故，大笑曰：“和买绢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颍州，岁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黄筌，唐末人。此后人矫为也。”遂还之，不受其诬。

徐骑省铉事江南后主为文馆学士，随煜纳图。太宗苛责以不能讽煜早献图贡，铉对曰：“臣闻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为人谋国，当百世不倾，讽主纳疆，得为忠乎？”太宗神威方霁，曰：“今后事我，亦当

如是。”铉不幸，为学士，坐请求尹京张去华以一亲故注重辟，讽去华上言，贯索星见，请曲赦畿狱，坐是削官，为静难行军司马。后端居不出，铭其斋以自箴，曰：“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风雨可蔽，庭户不出。知足为富，娱老以佚。貂冠蝉冕，虎皮羊质。处之恬然，永终尔吉。”竟卒于邠。铉晚年于诗愈工，《游木兰亭》云：“兰舟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观水战》云：“千帆日助阴山势，万里风驰下濑声。”《病中》云：“向空咄咄频书字，与世滔滔莫问津。”《谪居》云：“野日苍茫悲鵩舍，水风阴湿敝貂裘。”《陈秘监归泉州》云：“三朝恩泽冯唐老，万里江关贺监归。”《宿山寺》云：“落月依楼角，归云拥殿廊。”弟锴词藻尤赡，年十岁，群从燕集，令赋《秋声》诗，顷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堕砌，塞雁远横空。雨滴苔莓紫，风归薜荔红。”尽见秋声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驰骑入秦，贼迁万余众寇灵州。上问吕相端、赵枢密鎔平戎之略，吕奏曰：“容臣等共陈利害，为一状进呈。”时张洎对上前，斥端曰：“居启沃之地，君问即对。边城之急，岂容冥搜抒思，检阅补缀，深失讦谟之体。”端奏曰：“洎不过揣摩陛下意尔。”上为之默笑。洎善事内臣，动息先知，盖上意久欲弃之。果翌日，先于两府独抗一疏，盛言“乞弃灵武，深边馈运，斗粟硕费，刍车野宿，孤迥难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上谓向敏中曰：“洎果为吕端所料。朕尝不喜刘蟠辈动即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还之，谓洎曰：“卿所陈，朕不会一句。”顷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褒答，止谓之翰长，儒臣由此少解焉。

寇莱公给事中，知吏部选，时张洎亦为给事中，掌考功。官序虽齐，视洎乃为属曹。寇少年进用，才锐气勇，复为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长奉己。洎又以老儒宿德闻望自持，不肯委节事寇。洎坐，寇视事罢，则整巾对书，终日危坐，伺候于省门，一揖而退，不交一谈。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诗玩洎，略曰：“少年挟弹多狂逸，不用金圆用蜡圆。”盖讥洎顷在江南重围中为李煜草诏于蜡圆中，召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强颜附之。后稍亲昵，其辨诵谈笑，横飞于席间。寇胸中素蕴养畜不发者，尽为洎藉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于朝，力加荐擢。

太宗推敦台宪，动畏弹奏。雍熙九年，春宴，上欢甚，时滕中正权中丞，上谓群臣曰：“朕所乐者，非歌舞樽罍，盖时平民康，与卿等放怀同庆尔。”顾中丞曰：“三爵之饮宴，实为常礼。朕与群臣彻常算，快

饮数杯可乎？”中正奏曰：“臣闻文王在镐，与鱼藻同乐。古之诫者，但恐湎淫失度尔。今君臣熙洽，穆穆皇皇，微臣敢不奉诏。”殿上皆呼万岁。遂以虚爵遍授，俾恣饮焉。

孔承恭上言，举令文“贱避贵”之类四条，乞置木牌立于邮堠，以为民告诉。行之。一日，太宗问承恭曰：“令文中贵贱、长少、轻重各有相避并讫，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承恭曰：“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尔。”上曰：“不然。借使去来相避，止相憧憧，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蚁，乌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设律者别有他意。”其精悉若是。

太宗深惜民力，擢樊知古为谏议、河北东西都转运使，自樊始也。奏请修河北诸城，计木五百万条，畚镬什具七百万事。上曰：“大河乃天设巨堑，以限夷夏。匈奴岂有违天限之势乎？万里长城，金汤之固，又奚为哉？重困吾民，损和伤事，所陈过当，宜罢之。”诏有司量给材用修整。知古，江南人，无乡里之爱，举于乡，不获第，因谋北归，献计于朝。以钓竿渔于采石江凡数年，横长絙量江水之广深，絙或中沉，阴有物波低助起，心知其国之亡，遂仗策谒太祖，奏曰：“可造舟为梁，以济王师，如履坦途。”送学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黄黑龙船于荆南，破竹为索，数千舰由荆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矶试焉，密若骈胁，不差尺寸。知古旧名若冰，太祖以其声近“弱兵”之厌，故改之。江南平，为侍御史，邦人怨之，累世丘木悉斩焉。

太宗亲征北虏，师还途中，御制诗有“銮舆临紫塞，朔野冻云飞”。遂令何蒙进《銮舆临塞赋》、《朔云飞》诗，召对嘉赏，授赞善。诗有“塞日穿痕断，边云背影飞。缥缈随黄屋，阴沉护御衣”。俄一县尉宋捷者，庸督护辇道，倚其姓名之谶，旋构一官。因而章疏歌颂，杂进不已，诸科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签题云：“进上官家赵。”浼渎旒扆，有司亟请随驾至银台，应奏御文字，先经本台封驳方进，因而少戢。

许骧知益州归，首奏曰：“乞预为剑外之备。”上怪问之，骧曰：“臣解秩时，实无烽警。蜀民浮窳，易扰难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狂啸不测。”既而不久，李顺果叛，时皆伏其先见。朝廷遣王继恩讨之，既平，除张乖崖知益州。继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师旅骄狠。咏密奏，乞命近臣分屯师旅，以杀其势。朝廷命张鉴往，上召对后苑。鉴虽进士，本出身将家，奏曰：“成都新复，军旅未和，闻使命遽至，贸易

戎伍，虑有猜惧，变生不测。乞假臣一安抚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纳。后果以川峡分为益、梓、利、夔四路。代还，拜谏议。

朝廷议城古威州，遣访郑文宝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鱼、青冈、清远三城为顿归师之重地。俟秦民稍苏，辟营田，积边粟，修五原故积之地，党项之酋豪，为我鹰犬。若尔，则不独措注安西，亦可绥服河湟。此定边之胜策也。”朝廷从之。建兴三城之役，费缗粟数十万计，西民苦之，一夕尽为山水荡去。又奏减解池盐价，损课二十万缗。贬蓝山、枝江、长寿三县令，累年方牵复工部员郎、转运使。文莹顷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诗，《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厌归，野香经雨长松围。四檐山色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涧月，锦纹拳石砌苔矶。近来学得笼中鹤，回避流莺笑不飞。”《寒食访僧》云：“客舍愁经百五春，雨余溪寺绿无尘。金花开处秋千鼓，粉颊谁家斗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间新燕语逡巡。高僧不饮客携酒，来劝先朝放逐臣。”篇篇清绝，不能尽录。公闻云州陷，衣胡服，引单骑，冒雪间道走清远故城，得其实，奏请班师。

太宗居晋邸，知客押衙陈从信者，心计精敏，掌功官帑，轮指节以代运筹，丝忽无差。开宝初，有司秋奏：“仓储止尽明年二月。”太宗因诘之。信曰：“但令起程即计往复日数，以粮券并支，可责其必归之限。运至陈留，即预关主司，戒运徒先候于仓，无淹留之弊，每运可减二十日。楚、泗至京，旧限八十日，一岁止三运，每运出淹留虚程二十日，岁自可增一运。”太宗以白太祖，遂立为永制。一岁，晋邸岁终筹攒年费，何啻数百万计，惟失五百金，屡筹不出。一苍头偶记之：“晋王一日登府楼，遥观寻橦者，赏叹精捷，令某府取库金与之。时信不在，后失告之。”魏丕为作坊使，旧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至千步，求规于信。信令悬弩于架，以重坠其两端，弩势负，取所坠之物较之，但于二分中增一分以坠新弩，则自可千步矣。如其制造，后果不差。

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赐恩泽出身、章服等，制诰词略云：“青衿就学，白首空归。屡陈乡老之书，不预贤能之选。靡负激昂而自励，止期华皓以见收。”仁宗怒曰：“后世得不贻其子孙之羞乎？”御笔抹去。宋郑公别进云：“久沦岩穴，夙蕴经纶。莺迁未出于乔林，鹗荐屡光于乡校。纵辔诚亏于远到，博风勉屈于卑飞。”上颇悦。

安鸿渐滑稽轻薄。或传凌侍郎策世绪本微，其父曾为镇所由，公方成童，父携拜鸿渐，为立一名。渐因命名曰“教之”，安言所由生也。鸿渐老为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院，乐籍隶焉，亦微憾之。一日，谓之曰：“汝，今世之一祢衡尔。才虽不逮，偶免一烹焉。”

杜文正镐，江南集贤校理澄心堂，归朝直秘阁。上幸太阁，询经义，敷对称旨，赐金紫。景德中，为近侍，扈从澶渊之幸。洎凯旋，銮驾还阙日，有司空行宫，适当懿德皇后忌辰，上疑回銮鼓吹鼙管非便，时公为仪仗使，已先驰还阙，备迎驾之仪，遂驰骑问公。公即奏曰：“于义无害。武王载木主伐纣，时居丧，尚前歌后舞，况忌者乃追远存思尔。”公凡戒检书吏曰：“某事，在某书某卷、几叶几行。”覆之，未尝有差。

真宗诏卿士举贤良，翰林朱公昂举陈彭年。陈以家贫，无贽编可投之备入削，奏乞终任，不愿上道。杜龙图镐、刁秘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举人，况彭年实有才誉，幼在江左，已为名流所重，乞不须召试，止用昂之举，诏备清问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馆。

卷第九

李先主传

唐祚告绝，江南始有国。广陵杨氏，当天祐戊寅间，江、淮无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创。后授于李氏，方能渐举唐室宪章，命尚书陈濬专修《吴史》，未成而濬没。建隆、乾德间，史官高远著《吴录》二十卷，未参本朝之史。会远遽卒史馆之内。远将病，其稿悉焚之，故江南始末，多或漏落，犹于余书杂著间有载其事者。

先主昪，字正伦，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其父志，去宗室悬远，遂飘游他郡，为徐州判官。安贫谨厚，喜佛书，多游息佛寺，号为李道者。主以光启四年生于彭城，会天下丧乱，因转徙濠、梁。家贫，二姊为尼。吴武王杨行密克濠、梁，主为乱兵所掠，时尚幼，行密见而奇之，育为己子。长子杨渥骄狠恣横，多或凌之。行密虑为渥所害，谓大将徐温曰："此儿异常，吾深爱之，虑失保佑。汝无子，可赐汝养之。"温得主，致保姆，命师傅，鞠育异之。及长，身长七尺，坦额隆准，神彩鉴物。虽缓行，从者阔步追之不及，相者曰："正所谓龙行虎步也。"瞻视明灿，其音如钟。尝泛舟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号无制，主举声指画，响出数百夫外，两岸皆闻。天祐中，童谣曰"东海鲤鱼飞上天"，盖谓主素育于徐氏，后竟复唐姓。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荒急，每见人则寻"飞龙子"，凡十余年。逮主来为昇州刺史，狂僧见之，乃不复寻矣。

时江淮初定，守宰者皆武夫，率以兵戈为急务。主独好文，招儒素，督廉吏，德望著立，物情归美。徐知训为淮南节度使，骄侈淫虐，为朱瑾所杀，一方甚扰。主亟往代之，悉反其治，谦宽惇裕。初，知训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尝开宴，主预坐，伏剑士于室，刁彦能行酒，以爪掐主。主佯吐茵而起，偶免之。后又饮于广陵城东山光寺，会主适

自京入觐，亦预焉，知训狂酲，决欲害之。其弟知谏白于主，遂鞭马急奔。知训不逞，授剑与彦能，俾急追之。彦能及于中途，但举剑扬袂遥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骑难追”为白。迨知训遇害也，其父温方知其恶，将吏尽被黜责。

明年，建吴国，以主为左仆射，参大政，于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时四境虽定，惟越人为梗，主不欲渎武，专务安辑，遂许和好。戢兵薄赋，休养民力。山泽所产，公私同之。戢扰吏，罢横敛，中外之情，翕然依附，虽刚鸷狠愎者，率亦驯扰。所统仅三十余州，为太平之世者二十年。置延宾亭，待四方豪杰，无贵贱之隔。非意相干者，亦雍容遣之。漂泛羁游辈，随才而用之。缙绅之后，穷不能婚葬者，皆与毕之。义父温虽镇金陵，凡朝政但总大纲而已，台阁庶政，皆主决之。金陵司马徐玠者，性诡险，深忌于主，屡讽温曰：“辅政之权，不宜假也。请以嫡子知询代之，以收其势。”主知之，连上疏求罢政事。表将上，会温卒，知询果袭之，所为不法，不久乱萌已兆。主使谕之，亟令入朝，以逭萧墙之祸。朝廷以为左统军，悉罢兵柄。主时始专大任，秉执益谨。一旦，临镜理白髭，喟然叹曰：“丈夫此物悬于颔，壮图已矣。时不待人，惜哉！”有周宗者，广陵人，少孤贫，事主为左右给事，敏黠可喜，闻主之叹，请入广陵，告宋齐丘以禅代之事。齐丘险刻，忌其谋非己出，手疏切谏，言：“天时人事未可之际，请斩宗为谢。”主怒其专，辄将斩之，徐玠力援，获免。后数年，徐玠请禅之说行，宗方复职，后竟为枢密使。后五载，壬辰岁，出镇金陵，以长子璟为兵部尚书、参政事，如温之制。甲午岁，进封齐王，加元帅，置左右丞相，以宋齐丘佐之。丁酉十月，受吴禅，奉吴主为让皇，改年昇元，追尊考温武皇帝，子璟为吴王。以建康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即金陵使府为宫，但加鸱尾栏楯而已，终不改作。接见亲族，一用家人礼。昔所师友之尊长者，皆亲拜之。

初，主将受禅也，时吴之宗室临川王濛，久囚废于历阳。司马徐玠素不悦于主，欲濛受禅，阴讽太尉、中书令西平王周本及赵王李德诚辈，倚以德爵勋旧之重，欲使推戴于濛，盖玠之谋也。濛闻将受禅，杀监守者，与亲信走骑投西平王周本。本已昏耄，不知时变，皆其子祚左右其事，故拒之，不令入报。濛恳祈再三，亦不许，闭中门外，执濛以杀之。本知之，怒曰：“我家郎君，何不使吾一见？”濛既被害，吴室遂移，本力疾扶老，随众至建康，但劝进而已。自是心颇内愧，数月而卒，实素无推翊之诚，而主宽裕，置而不辨，及其死也，厚葬之，优恤

其孤。

迁让皇于京口，以润州廨舍为丹阳宫以处之。用亲吏马恩让为丹阳宫使。让皇以世子琏嘱于主曰：“吾无一事，但为选师儒之有年德者，教育吾儿，令知人伦孝让，他日不绝祀享，俾吾先血食泉下，吾志足矣。”主为选中书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琏，让皇长子也。十岁封江都王，立为太子，性淳谨好学，骨清神浅，唇缩齿露，风鉴者所不许。主受禅，封琏中书令、池州刺史，将赴上，遇寒食饮冷失节，卒于池口舟中，年十九岁。

初，先主第四女，琏纳之为妃，贤明温淑，容范绝世。及禅代，封永兴公主，闻人呼公主，则呜咽流涕，辞不愿称，宫中为之惨戚。琏卒，永兴终身缟素，斥去容饰，不茹荤血，惟诵佛书，但自称“未亡人”，朝夕焚香，对佛自誓曰：“愿儿生生世世，莫为有情之物！”居延和宫，年二十四，无疾坐亡。凡五夕，光如白练，长丈余，自口而出，至敛，温软如生。主感悼哽痛，诏李建勋刻碑宫中，纪其异。

未几，将复有唐之姓，尚怀徐氏之恩，未欲骤改，不忍即言；既而诸王露奏恳请，方下议有司，及百官中外惇情，不得已，方复姓李，立唐之宗庙，祀高祖及太宗而下。追尊考温庙号义祖，封徐氏二子为王。用张居咏、李建勋平章事，张延翰为仆射。

十一月，让皇殂于丹阳宫，主丧服三年。受禅之三载夏四月，始郊祀圜丘。时当上旬，月没颇早，逮升坛之际，皎洁如昼，非日非月，至柴燎甫毕，夜景复晦，一若常夕，人咸异之。群臣请上尊号，主曰：“尊称者，率皆虚美尔，且非古制。”抑请不允，下诏曰：“宜寝来章，不得再上。”时全吴符瑞不辍，所奏皆抑而不纳。以张宣为鄂州节度使。宣以边功自恃，强横不法。鄂市寒雪，有民斗于炭肆者，捕而诘之，乃市炭一秤，权衡颇轻。使秤之，果然。宣斩鬻炭者，取其首与炭悬于市。主闻之，叹曰：“小人衡斛为欺，古今皆然。宣置刑太过。”尽夺官，以团副置于蕲春，遣润州节度使王兴代之。时天下罹乱，刑狱无典，因是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民始知有邦宪，物情归之。果安州节度使李全金，感慕德谊，率众来归，封全金为宣威统军。

是岁，赵王李德诚卒。德诚即建勋之父也，少时，人相曰：“泰山之高，可比君福。不用寸功，日享千钟。”德诚少事吴主，独无一能，

宠遇特深，为马步军使，但丰白充美，服裘乘马而已。从诸军围安仁义于润州，诸军见仁义，皆慢骂诟辱；惟德诚执礼，未尝以一语辱之。城陷，仁义执弓矢毅然坐于城上，无敢近者。久之，独呼德诚使前，曰："雀鼠小人皆骂辱吾，独汝见我有礼，且有奇相，他日至贵，吾委命于尔，以为尔功。"乃掷弓矢于地，以爱妾美玩尽赠之。德诚扶掖下城。由是擢拜，日进中书令，封赵王。子四十余人，至先主受禅，用其子建勋之谋，率诸侯劝进，以推戴之功，卒厚宠遇。杨武王诸将，惟德诚无寸功，止用谦善而已。卒年八十四。

梁王徐知谔卒，温之少子也。该明经术，风度□□，善为诗属文，好游乐，善狎侮，□□遍购古书名画。一日游蒜山，除地为广圃，编虎皮数百番为巨幄，植旗张纛，极于骄侈，自号"武帐"，会文武，大张乐饮酒以乐焉。方鼓吹振天，忽神物卷江波为大风雨，尽拔去其帐，乱飞如蝶，翳空而散。知谔单骑奔建康，感寒，遂病而卒。平日尝谓所亲曰："谚谓'人生百岁，七十者希'。吾幼享富贵，而复恣肆，一日之费，敌世人一年之给，或幸卒于七十之半已足矣。"果卒于三十五。十子，皆郡县公。

冬十月，主巡幸东都，邀故老宴于旧宅。亲戚有亡者，吊抚慰劳；勋臣义士之墓，亲设祭诔；披决囚系，逾月而归。时贡条未备，士有仗策献文、稍可采录者，委平章事张延翰收试院，量材补用，皆得其职。主有异见，人之休戚死生，皆先见之。汤悦仕吴为秘校，主受禅，用为学士。一日，谓悦曰："近觉卿神彩明焕，精芒中发，得非有异遇乎？"悦不敢隐，曰："臣数日前，夙兴颒面，流星坠盆中，惊异之际，将掬之，星飞入口。余无他遇。"主曰："卿之贵异，他日无比者。"果事三朝，后归朝为太子詹事，八十余卒。

虔州节度使王安持节请觐，遂卒于朝，年七十二。安，庐江人，少事吴武王，观战，战酣，武王坐于高阜，注目以望阵势，安捧匜器侍侧。忽阵外一执槊勇士疾走而至，径趍王座，止数十步，安始觉，左右尽凝立，瞪目前视，无一夫警者。安乃置所捧于地，取弓射之，一发而倒，徐纳弓于弢中，复捧器而立，神色不少变。武王奇之，曰："汝真有器度，当至极贵。"

冬十月，诛泰州刺史褚仁规，广陵人，暴迁至广陵盐监使。凡为治厉于威刑，民吏戢惧。所部皆富于鱼盐竹苇之产，国家每有大役，常赋

不能给者，仁规视民中所有，举籍取之，以应国调，事讫偿之，略无逋负，民亦无怨，主甚赏之。仁规晚年，掊克无度，率入私门，驱掠妇女，刑法横滥。会陈觉与之有隙，密暴其状，遣御史劾之，主尽释不问。将东巡，召为靖江军使，督舟师为从，及还，遂留之，以罢其郡使，再下书责其残暴。仁规豪粗无术，乘恚上书，颇肆抵忤，几无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陈觉就泰州按鞫。仁规闻使者往按，大惧，遂自首。收付大理，数日赐死。

秋七月，宋齐丘罢丞相，为洪州节度使。盖齐丘屡讽主曰："天下自广明之后，崩离板荡垂四十年，诸侯角立。今才名有望，主仍江、淮频岁丰稔，兵食皆足，乃天意欲中兴土运之际，宜恢复疆宇，为万世之固。"主长叹，谓齐丘曰："吾少长军旅，睹干戈为民之害甚矣，不忍复言，苟彼安，吾亦安矣，何更求哉？先生之教，谨不敢守。"由是收权衡之柄，因黜之，以远其惑。

是年，吴越灾，宫室府库，铠甲庾廪，焚之殆尽。群臣复欲乘其弊而袭之，诸将自奋者甚众。主固拒不许，曰："人生何堪此酷也，土木当亦伤害。"乃遣使唁之，赍帑粮镪仅百余艘，以赒其急，越人德之。

显德中，周世宗即位，主遣韩熙载往朝。及归，主因问新帝容表言动及朝廷体貌，熙载盛言："惟见殿前典亲兵赵点检即太祖也。龙角虎威，凛然有异，举目顾视，电日随转，公卿满廷，为气焰所射，尽夺其色。新帝虽富威武，其厚重之态，负山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后太祖即位，主方悟熙载之语。

主将近暮年，厄运所会，日渐衰谢，自世宗平淮甸，已抱唇亡之忧。无何，太祖于京城南池按甲舫战舰，日习水战。间者归报，主误猜疑，愈抱隐忧，实将平扬州也。小人因是观衅者，纷纷奔叛，竟以平吴之策献于朝。初，彭泽令薛良者，以赃贬池州文学，因不逞之臣杜著者，伪为吴商，绝建德渡，奔献策，请决秦污陂，岁溉美田数千顷亩，江南深仰焉。使阴决之以枯，岁谷廪实无仰，可俯而拾。太祖怒曰："天产五稼，以养生民。决陂杀谷，吾其肯乎？"立命斩良并著于蜀市，下诏抚慰。主方少安，而狂妄辈因遂戢。终以城闉隘蹙，欲迁豫章，尤不逮金陵之广，上驰诏劝使仍旧，主遣熙载入朝聘谢。熙载归语主曰："五星连珠于奎，奎主文章，仍在鲁分。今晋王镇兖、海，料非久必为太平中国之主。愿记臣语。"时乾德丁卯之岁也。

主自受代以来，台阁多俗吏，细大之务，主亲决之。末年始用儒雅，杂用简易之政，悉罢苛细，将修复典故，以为著令，因感疾，渐至残废，遂寝焉。晚为方士所误，饵硫黄丹砂，吐纳阴修之术，忽躁怒。居常最宽和，殆病，百司奏事，或厉声呵诟，然无他害。群有司案牍，果事理明白者，则收敛颜色，殷勤谢而从之。既觉数屯，多布德泽。文武官没者，子孙随收叙，不限资荫；孤露者，营其婚葬；幼未堪任及无嗣者，出内帑以赈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给二年之廪。士之贵贱长幼，卒无身后之患。

先是数载前，一渔者持蓑笠纶竿，击短版，唱《渔家傲》，其舌为鸣椳之声以参之，自号"回回客"。人后疑为吕洞宾，音清悲切烟波间，听者无厌。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无主，一个鱼儿无觅处。风兼雨，土龙生甲归天去。"人或与钱，则摆首不接。唱于金陵凡半年，了无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土龙生甲"，果以甲辰岁二月殂于正寝。"鱼儿"，乃向所谓鲤鱼也。歌中之语皆验焉。遣乡郡公徐邈遗表来上，太祖废视朝五日，特遣鞍辔库使梁义吊祭，赠仪典隆厚。嗣君遣冯谧乞追尊帝号，许之，谥曰孝高皇帝。议者以先主继唐昭宗之后，号当称宗。韩熙载建议，以谓"古者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谓之中兴。今先主，中兴之君也，宜当称祖"。舆论是之，遂庙号烈祖，陵曰永陵。

先主幼历丧乱，备诸险易，故持兼节，以固勤托孝，谦卑自牧。身为辅相，事义祖徐温礼如庶人，稍有疾，则衣不解带，药必亲尝。温尝责诸儿曰："汝辈能如二兄，则可以为天下范也。"

以长子璟嗣，皇后宋氏为元恭皇太后。子四人，西平王景遂、宣城王景达、保宁王景遇。

卷第十

江南遗事

钟山相李建勋，少好学，风调闲粹。徐温以女妻之，奁橐之外，复赐田沐邑，岁入巨万。虽极富盛，不喜华靡，屏斥世务，喜从方外之游。遍览经史，资禀纯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断不振。其为诗，少犹浮靡，晚年方造平淡。营别墅于蒋山，泉石佳胜。再罢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或谓曰："公未老无疾，求此命，无乃复为九华先生耶？"九华即宋齐丘，常乞骸，屡矫国主。公曰："余尝笑宋公轻以出处，敢违素心。吾必非寿考之物，劳生纷扰，耗真蠹魂，求数年闲适尔。"尝畜一玉磬，尺余，以沉香节安柄，叩之声极清越，客有谈及猥俗之语者，则击玉磬数声于耳。客或问之，对曰："聊代洗耳。"一轩，榜曰"四友轩"。以琴为峄阳友，以磬为泗滨友，《南华经》为心友，湘竹簟为梦友。果遂闲旷，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白鹿洞道士许筠，世传许旌阳之族，能持《混胎丈人摄魔还精符》按摩起居，以济人疾。含神内照，恬然无欲。忽一越人来谒曰："吾有至宝在怀。今垂死，欲求一人付之。举世皆贪夫，无堪受者；欲沉于海，又所不忍。"出一丸石，如碧玉鸡卵，以赠筠，且曰："古传扶桑山有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人间鸡悉鸣矣。此石鸡卵也。张骞又曰'瑟母'。出扶桑山，流落海北岸，能噏宝玉屑，但五金砂及宝矿，碎而成屑，以卵环搅，宝末尽黏其上，不假淘汰。"筠得之，漫于金沙浣取试，搅金屑如碎麸，尽缀于卵。取烹之，皆良金也。日取百铢。筠曰："吾此学不贪为宝，此物丧真，于道益远。"瘗于钟山之中，后竟无得者。

徐常侍得罪窜邠，平日尝走书托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顺曰："仆必死于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躯，转海归葬故国，侍先子于泉下，即

故人厚恩也。”未几，果遣讣来告。顺感其预托，创巨舟，赍厚费，亲自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东海大帝祠，帐殿严盛，祷享填委。时索湘典邑，舟未至，铉先谒之，称江南放叟徐铉。湘素闻其名，悚敬迎拜。冠服严伟，笑谈高逸，曰：“仆得罪于邠，幸免囚置，放归故里，舣舟邑下，因得拜谒，仍有少悬拜闻，迨晚再谒。”语讫，失之，湘大骇。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灵柩船到岸。”湘大感动，亟往舟，抚其孤曰：“先公有真容否？”曰：“有。”遂张之于津亭，果适之来谒者。湘设席感动，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适蒙厚飨，多谢，实己之幸。盖少事，不得已须至拜叩。仆在江南为学士日，一里旧赍一宝带，托仆投执政，变一巨狱。仆时颇有势焰，执政不敢违。然事不枉法，以赃名挂身，恐旅榇过庙，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庙籍乡版，皆隶于君。君为吾祷之，帝必无难。”湘感其诚告，为之洁沐，过己事。斋心冥祷讫，令解纤过庙，恬然无纤澜之惊。薄暮，果再至，饰小怀刺为谢，其刺题曰：“铉专谢别东坡索君贤者，含喜再拜。”欻然而去。洎再开其刺，旋为灰飞。湘颇怀“东坡”之疑，后果为左谏议大夫。

庐山布衣江梦孙，浔阳人，博综经史，孝弟介洁，不妄语，不隐己过。李主召置门下，为国子司业。一旦面陈曰：“迂儒无所补，平生读书，意在惠民，空言无益，愿求一官以自效。”主曰：“胡为卑飞自丧其节耶？”固不许，固求之，补天长县令，以官诰示之曰：“授告罢，与君无宾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即君敛板趋伏之所也。君宁甘乎？”梦孙曰：“苟遂素愿，无惮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曰：“正厅凶恶，自来邑令居之，怪异不得其终。已陈设使厅矣。”江因呵曰：“长民不踞正厅，非礼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啸梁仆瓦，喧号万状。群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语鬼曰：“仆为令，合踞此厅。君等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己不欺暗室，无惧君辈。此处必有祀典尊神，吾当告之。”语讫，移榻就寝，高枕而卧，寂无见闻。后视事，率以简易仁恕为理，士民爱之。甫及满任，解秩归田。县人缘河泣涕，挽舟酷留，凡不绝者三日。主闻之，嘉叹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诱之，惇劝再任。坚然不起。耕田侍母氏，暇则以经术课诸生及子直木，后为员外郎。

王建封事李氏，为天威军都虞候，骁勇刚直，平建州，功冠诸将，擢刺史。后围福州，与诸将争功，城垂克，建封勒兵退，致坏成绩。主衔其恨，方理擅退兵者，将诛之，建封大怖，纳官以自劾。李主佯示宽

厚，召还，付以精兵，稔其熟也。后果怙权，渐侵朝政。时钟谟、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奸佞获幸，倾害忠良。建封上书历诋数子之恶，庭诤喧诟，请尽诛窜，进用公直。璟大怒曰：“武世既握重兵，复干预国政，如何可事主君耶？”流池州，道杀之。才死，钟、魏等日见建封为祟，厉声曰：“吾为国击邪去恶，欲诛君辈以肃朝纲，嗣君反诛于我，今奉候诸君，共辨于阴。”昼夕随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脱。不月余，二三子相继卒。

嗣主璟幼有奇相，惟义主徐温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相。”温食，即命同席，南向以坐之，曰：“徐氏无此孙。”温自金陵迎吴王于迎銮江，大阅水嬉，还至百家湾，向夕暴风忽起，舟人束手于骇浪中。温四望无计，遂袒裼负璟于背，回语嫔御曰：“吾善游，不暇救尔辈。所保者，此子尔。”言讫，风息，若神护。璟天姿高迈，始出阁，即就庐山瀑布前构书斋，为他日闲适之计。及迫于绍袭，遂舍为“开先精舍”。

吴武让皇既殂于丹阳，其族属尚居泰州廨舍，先主自受禅已还，未暇措置，迨殂，方嘱付嗣君曰：“邦君皆杨氏所有，天地事物之变，偶移在我，然顺逆之势不常。吾所悯孤儿嫠女，侨寄殊乡，令往泰州津敛杨族，安于京口，赒赡抚育，无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资官给。”璟禀遗戒，遣园苑使尹延范具舟车调费，往泰般护。时王室在难，道路已乱，延范虑有他变，取子弟六十人皆杀之，惟载妇女以渡江。璟大怒，以延范腰斩，仍诛其族于市，以慰其冤。杨氏诸女二十余人，选士族嫁之，奁匣闺橐，不失常度。

江南故国，每至暮冬，淮水浅涸，则分兵屯守，谓之“把浅”。时监军吴延诏以为时平境安，当无事之际，虚费粮廪，亟令撤警。惟淮将刘仁赡熟练防淮之事，具启以为不可。未几，报周师以间者所误，半夜猝至，郡人大恐。仁赡神气闲暇，部分守御，其坚如壁。周师斩间者于岸，卷兵遂退。

孙忌，高密人，孤贫好学，喜纵横奇诡。时李先主辅政，忌谒之。口吃，与人初接，不能道寒温，坐顷之际，词辩锋起，不拘名理。主怜其才，辟置门下。后过江与徐玠同赞禅代之事，擢拜学士，为中书舍人，宋齐丘排出舒州观察使。州多黥隶凶人，曰“归化军”。忌因抚视不均，忽二卒白昼持刃求害于忌。贼由西门而入，忌坐东门，先见之，屏左右，厉声扬袂招之曰：“吾在此。”贼已错愕，谓贼曰：“尔辈杀吾未

晚，大丈夫视死若归。无名而死，然亦可惜。吾死，汝辈必不免。岂不少念所亲负尔何罪，例殃其族乎？”因谕之祸福，贼渐留听。又与之约曰：“吾解金带助汝急奔，有追汝者，指天地神明为殛。”贼感其言，还带而遁。其办画率类此。忌后擢拜，与冯延巳俱相。延巳丑其正，谓人曰：“可惜金盏玉杯盛狗屎。”后使北周，世宗不道，甘言取悦于忌，问以江南虚实、兵甲粮廪。忌正色抗辞曰：“臣为陪臣，代主以觐天王，反以此钩臣，臣肯背心卖国以苟富贵乎？惟死以谢陛下尔！”世宗命斩之。将诛，南望再拜，遥辞其主，顾左右曰：“吾此一死，可羞千古佞臣贼子之颜，复何恨哉？”引颈迎刃。璟闻之，北面素服招魂，举哀至恸，其痛几绝。

李彦贞为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声誉日益。后移寿春，惟务聚敛，不知纪极，列肆百业，尽收其利。古安丰塘溉田万顷，寿阳赖之。彦贞托浚濠为名，决塘以涨濠，濠满塘竭，遂不复筑。民田皆涸，无以供舆赋，尽卖之而去。彦贞选上腴贱价以市之，买足，再壅塘以畜水，岁积巨亿。一旦酷暑，彦贞晓凉坐安舆行田，霆震暴起，黑雾入舆，卷彦贞入杳冥中，食顷掷下，烂碎于地。俄又飞火环其舍，帑庾厩库，净无孑遗，被焚者十余人，大为兼并之戒。后主督县吏取版籍，招旧主，复还之，以警天鉴。后子孙亦以祸败。

晋王景遂，先主第三子，天资雍睦，美姿容，性和厚。让皇殂于丹阳，遣送葬，望柩哀恸雨泪，观者为之出涕。兄璟继位，立为储副，固让不从，改字退夫以见志。接物得人欢心，喜与宾僚宴咏，投壶赋诗。好用美玉器，每以玉器行酒，客传玩，惟赞善张易乘醉抵于地曰：“轻人贵宝，殿下岂当至是耶？”坐客失色。景遂收容厚谢，撤以他器。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几希，宜朝夕左右。今泛不测之渊，投足黠虏，归朝莫准。”嗣主答曰：“张易奇人，海龙王亦惧之。”景遂一日朝服，忽于空中揖让，谓左右曰：“上帝诏许旌阳召吾偕往，须当行矣。”急入北堂，拜辞所生母，无疾坐亡。赠太傅，谥文成。

常梦锡，凤翔人。岐王李茂贞临镇，惟喜狗马博塞，驰逐声伎。梦锡抱学有才，虽为乡里所重，以茂贞不礼儒术，故束书渡淮至广陵，谒先主，辟置门下，洎受禅，迁侍御史。词气方毅，深识典故，擢为给事中，悉委机事。历言宋、陈、冯、魏辈奸佞险诈，不宜置左右。主深然之。事垂举而主殂，遂为群党排击，黜池州判官。起为礼部尚书，不复

言事。自割地之后，公卿在坐，有言及大朝者，梦锡大笑曰：“君辈尝言致君如尧、舜，何忽一旦自以大国为小朝，得无愧乎？”众皆默散。梦锡文章诗笔精赡合体，然懒于编收，故无文集。方与客坐，奄然而卒。前数日，谓所知曰：“齐丘、陈觉辈败在朝夕，但恨不能延数日之命，俾吾目见。然先在泉下，俟数子之诛。”果卒不久，齐丘雉经于青阳，陈觉、李徵古杀于鄱阳道中。

宋齐丘，豫章人。天下丧乱，经籍道息。齐丘忿然力学，根古明道，宗经著书。钟氏既亡，洪州兵乱，随众东下。先主为昇州刺史，往依焉，大礼之。齐丘本字超回，歙人汪台符贻书侮之曰：“闻足下齐大圣以为名，超亚圣以为字。”齐丘惭，改字子嵩。先主深欲进用，为义父徐温所恶。凡十年，温卒，方用为平章事。遂树朋党，阴自封殖，狡险贪愎，古今无之。不知命，无远识，事三朝，惟延卜祝占相者数十辈置门下。传云齐丘少梦乘龙上天，至垂老犹抱狂妄，及国家发难，尚欲因其衅以窥觊，时已年七十三矣。事败，囚于家，凿土顿穿窦以给食，因而缢焉。平生无正娶，止以倡人为偶。亦封国，无子，以从子摩诘为嗣。

世宗既罢兵，使钟谟以诚来谕曰：“吾与江南大义已定，固无他虑，然人命不保，江南无备已久，后之人将不汝容。可及吾之世，缮修城隍，分据要害，为子孙之计宜矣。”璟得命，乃修建康诸郡城池，毁者坚之，甲卒寡者补之。又议迁都，璟曰：“建康与敌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吾今移都豫章，据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群臣多不欲，遂葺洪州为南都。洪州虽为大藩，及为都邑，则迫隘丘坎，无所施力，群情不安之。下议来还，会疾作，殂于洪州，年四十六。

后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国后周氏所生。敏慧特异，眉目神采若图画，三岁能诵《孝经》及古杂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数万言。因作乐，尽别其节，宫中宴侍，自然知事亲之礼，见士大夫揖让进退，皆如成人。栖霞道者，异僧也，能知往事，自钟山迎于大内，令嫔御抱出此儿见之，自能合爪于额。栖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儿与陛下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积德，不能酷偿，故为劫恩爱，贼托掖庭，割父母之肝肠，宜善养之而勿恋。”年五岁，忽自言曰：“儿不能久居，今将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闻之亦逝。煜悼痛伤悲，哽噼几绝者数四，将赴井，救之获免。

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赏赉，倍于他等。畜声乐四十余人，闲检无制，往往时出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后主屡欲相之，但患其疏简。既卒，愈痛之，谓近臣曰：“吾讫不得相熙载，今将赠以平章事，有此典故否？”或对曰：“昔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乃援此制，谥文靖。主遣人选葬陇，曰：“惟须山峰秀绝，灵仙胜境，或与古贤丘表相近，使为泉台雅游。”果选得梅鼎岗谢安墓侧。命集贤殿学士徐锴集遗文，藏之书殿。

寿州节度使姚景，钟离人，少贱，善事马，郡刺史刘金收为厩奴。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养马法，饲秣爪翦，针烙啖熁，不数月，尽良马。金暇日因至厩中，值景熟寝，二赤蛇长不及尺，戏景面上，金以杖叩胫惊之，遽入其鼻。金因奇之，引为亲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积劳为裨将，李先主昪重其为人，使镇寿州。景无他技能，但廉畏有守。先是，属郡苦于供亿，刺史厅庑间置一巨匮，俾吏投银于中，满则易之，谓之“镇厅匮”，任内三易之，习以为常。景至，则首命去之，取与有度，诸郡颇乐。后至使相，八十三卒于位。何必读书乎？

建州老僧卓嵓明，戒检清洁，精持无怠，徒众甚盛。其目右重瞳，垂手过膝，嵓明自厌之，谓其徒曰：“此吾宿世冤业，有此异相，必为身累，出家儿安用此为？”及江南收建州，以上将祖全思、查文徽率众袭建，□师夜出，隔水而战。阵酣，文徽潜师以出，继之以轻锐，腹背夹击，建人大败，逾城而遁，保建安。及归，无主，内臣李弘义者，以嵓明有重瞳之异，可立为主，遂推戴为建安主。嵓明笑谓众曰：“檀越何误耶？吾修真断妄，观身如梦，君虽推我，奈无统御之术。”果为李弘义所杀。弘义自称留后。

虔州妖贼张遇贤，循州县小吏也。县村有神降于民，与人交语，不见其形，言祸福辄中，民竞依之。遇贤因置香果于神，神谓众曰：“张遇贤是第十八尊罗汉，可留事我。”遇贤亲闻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谨。既而群盗大起，无所统一，乃祷于神，求当为主者，曰：“张遇贤当为汝主。”众因推为中天八国王，改年为长乐，辟置百官。神曰：“汝辈可度岭取虔。”群贼奉遇贤袭南康，虔州节度使贾浩始甚轻之，殊不设备，贼众蚁聚，遂至十万。遇贤自择嵓际，据白云洞造宫室。群劫四出，攻掠无度。李主璟遣都虞候严思讨之，边镐监军。璟谕镐曰：“蜂蚁空恃妖幻，中无英雄，至则可擒。”果至，连败其众。遇贤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谢福衰，庇汝不及，善自为处。”遂执之，斩于建康

市。

徐常侍铉仕江南日，当直澄心堂，每襆被入直，至飞虹桥，马留不进，裂鞍断辔，棰之流血，掣缰却立。铉寓书于杭州沙门赞宁，答曰：“下必有海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沤之腐糟随毁者乃是。”铉斫之，去土丈余，果得巨兽骨，上胫可长五尺，膝而下长三尺，脑骨若段柱。积薪焚之，三日不动，以腐糟才沤之，遂烂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 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萍洲可谈 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萍洲可谈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佚文
老学庵笔记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萍洲可谈

【宋】朱彧　撰

李伟国　校点

校点说明

《萍洲可谈》三卷，宋朱彧撰。彧字无惑，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晚年定居湖北黄冈，自号“萍洲老圃”。《可谈》所记，多为朱彧随父朱服游宦所至见闻，卷二详细记载北宋广州市舶司的职能以及舶船航海、外商“住唐”等情况，最为精彩。中外商船到达港口，先由市舶监官“抽解”，即征收关税，税率随物而异，商人往往想方设法规避官市，但不敢逃避“抽解”。汉商出外当年不回来的，叫作“住蕃”，诸外国商人至广州当年不回去的，叫作“住唐”，“住唐”商人被安置在一处居住，叫作“蕃坊”，“蕃坊”“置蕃长一人管勾公事”，已经带有现代领事的性质。《可谈》对在“蕃坊”居住的外国商人的衣饰、饮食、宗教信仰等多所记载。这些材料，在浩瀚的宋代史料中极少见到。《可谈》描述宋代朝章国故、制度变更、士人风气等，也十分可贵。朱彧的父亲朱服，在熙、丰时基本上是新派人物，元祐更化，“未曾一日在朝”（《宋史》本传），《可谈》记述当时诸多政治人物的事迹，其间之好好恶恶，如褒王安石而贬苏轼等，不免受其父的影响。

此书《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著录作三卷，《解题》还说其书有朱彧宣和元年自序，今原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刻本，当推宋左圭《百川学海》所收五十五条，显系删节本，清乾隆官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各韵下辑得一百八十余条，重加编定为三卷，始稍复原本之旧。今即以库本系的《墨海金壶》本为底本，校以各本，加以整理，并从《永乐大典》和《宋会要辑稿》中各辑得逸文一条，附于书末。原书各条均无题，兹特为之试拟标目，置于卷前。

卷一

神宗治河爱惜兵民

元丰间，彧先公为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东南不惯兴大役，卿且为朕爱惜兵民。”大哉王言，简而有体。

神宗不罪官吏疏忽

元丰六年冬祀，先公导驾，既进辇，辇中忘设衮褥，遽取未至。上觉之，乃指顾问他事。少选褥至，遂升辇。以故官吏无罪，圣度如此。

仁宗问改官人家世品行

舅氏胡宗尧，嘉祐初引见改官，举将十七员，仁宗问其家世，或奏枢密使胡宿之子，即有旨“更候一任回改官”。时又有因失入死罪连坐，于条合展举将员改次第等官，上宣谕未令改官，凡三引见，几十余年。大臣或以为言，上曰：“此人曾杀朕百姓，不可改官。”

新省旧省

三省俱在禁中，元丰间移尚书省于大内西，切近西角楼，人呼为“新省”。崇宁间，又移于大内西南，其地遂号“旧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旧省不利宰相，自创省至废，蔡确、王珪、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苏颂、章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浅，亦谪罢，余不以存没，或贬广南，或贬散官。

相公公相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节度使带开府仪同三司，元丰官制前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谓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书改令，厅为公相厅。蔡京首以太师为公相，其子攸自淮康军节度使除开府仪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时传京父子入侍曲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对云：“人主主人翁。”际遇之盛如此。

宰相礼

宰相礼绝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则坐，选人立白事；见于私第，虽选人亦坐，盖客礼也。唯两制以上点茶汤，入脚床子，寒月有火炉，暑月有扇，谓之“事事有”，庶官只点茶，谓之“事事无”。

茶汤俗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但欲与中国相反，本无义理。

早朝火城

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门外。宰执以下，皆用白纸糊烛灯一枚，长柄揭之马前，书官位于其上，欲识马所在也。朝时自四鼓，旧城诸门启关放入，都下人谓“四更时，朝马动，朝士至”者，以烛笼相围绕聚首，谓之火城。宰执最后至，至则火城灭烛。大臣自从官及亲王驸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谓之待漏院，不与庶官同处。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给酒果，以供朝臣，酒绝佳，果实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与蔡元度尝以寒月至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间布囊，取一纸角，视之，鬻也。问其故，云“恐寒冻难解，故怀之”。自是止令供清酒。

宗正寺敦宗院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亲，嗣王最贵，于属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汉，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继，宗字行尽死，诸

孙仲字行复嗣爵判宗正寺，人人谨厚练敏，宗子率从其教诲。崇宁初，分置敦宗院于三京，以居疏冗，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颇以为难。令郯初除南京敦宗院，入对，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对曰："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称善，进职而遣之。令郯既至，宗子率教，未尝扰人，京邑甚有赖焉。

神宗幸濮王旧第

嗣濮王宗晟，伯仲第十二，英庙亲兄也。元丰间，神考将诣睦亲宅浇奠近亲，嗣王欲邀车驾幸旧邸，会日逼不及造朝。故事：戚里近属，许献时新，即于东华门投进。时邸中无新果，求得丁香荔枝数百枚函之，附短奏云："来日乞诣安懿王影堂烧香。"进入，上果喜曰："十二自来晓事。"即降处分，暨至濮邸，望见祠貌，下辇去伞，洒泪而入。既已，延见近族，慰劳诸父，加恩各迁使相郡王。

嘉王颢不干廷议求医书

嘉王颢，裕陵亲弟也，好读书。元丰间，数上疏论政事，记室或谏之曰："大王为天子弟，无狗马声色之好，游心方册，固是盛德，而数干廷议，非所以安太后也。"王矍然亦悟。尔后惟求医书，与其僚讲汤液方论而已。朝廷果贤其好古，降诏褒谕。至今医家有《嘉王集方》。

宗室内臣及有官人应举

熙宁间，始命宗室应科举；大观间，内臣有赴殿试者；政和八年，帝子亦赴殿试。宗子及第，始于令铄；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亲王及第，始于嘉王楷。故事：有官人应举谓之锁厅，例不作廷魁。戊戌榜，嘉王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颜天选第三人，上宣谕：“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为榜首。”锁厅人作廷魁，自王昂始。

富家赂宗室求婚

帝女号公主，婿为驸马都尉，近亲号郡主、县主，而婿俗呼郡马、县马，甚无义理。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富家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

宣和殿

宣和殿，燕殿也，中贵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学士命蔡攸，置直学士命蔡翛、蔡儵，置待制命蔡絛，后又置大学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继为学士，班秩比延康殿学士为加优。凡外除则换延康，盖宣和职亲地近，非他比。己亥岁改保和殿。

五等爵徙封之制

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带本郡县开国，至封国公者则称某国公。初封小国，次移大国，以为恩数。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彦博初封潞国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国公，后徙荆国，既死，追封舒王，凡二国。蔡京初封嘉国，徙卫国、楚国、鲁国，凡四国，复加陈、鲁二国，公辞不拜。何执中初封荣国公，五年不徙封，薨于位，追封清源郡王，此仅事也。元祐初，司马光封温国公，议者以其刚厉，宜济之以温，东坡行麻词，亦云“封国于温，用旌直德”。崇宁初，曾布自相府以贿贬授廉州司户参军，议者以其贪墨，故箴之以廉，执笔者果有意乎？

大臣左迁及除在京宫观

自元符、绍圣以前，大臣罕有除在京宫观者。两府召还为宫使侍读，甚稀阔。从官左迁，重者外移，轻者易职事。时有八座改枢密承旨、独座改工部侍郎，皆不美也。王震自吏部尚书移知开封府，又除枢密都承旨，王尝语先公曰：“震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复至于齐者也。”政和间，近臣罢执政官，即授提举在京宫观，既体貌之，而名实相副。以罪去者，固自有法。

寄禄官服色佩鱼之制

典制：寄禄官三品紫衣金鱼，五品绯衣银鱼；职事官虽高，非特赐不得预，虽特赐而寄禄未至本品，则带赐鱼在衔内，寄禄官已至本品则不入衔；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鱼，衔内称借色，有赐色者仍称赐色，转运使副、提点刑狱、知州军并借紫，本衣绿者止借绯，转运判官、通判州军并借绯。自崇宁初增置提举官不一，惟学事与常平借绯，余衣本色。其合借衣色者，敕上云“候回日依旧服色”，自朝辞出国门，则衣借

色，回入国门，则衣本色。近制借色仍佩鱼。吕公著曾任知州，借紫，后除转运判官，敕上不带借紫，公著仍衣紫。马馀庆知彭州，借紫，替回赴部，方理通判资序，惧失借色，不肯受本等官，请宫祠归，仍衣紫。凡敕上不带借衣者，自不合著。

左迁官不追勋赐

典制：左降官不追勋赐，虽贬窜，遇恩复官，即依旧勋赐。政和间，方省勋，舒亶在元丰时被擢用，由台州临海县尉改官，骤迁两制，赐金紫，未经郊礼，不得勋。后坐事除名，更沛叙初授官，仍复前台州临海县尉，赐紫金鱼袋。邹浩建中靖国中除通直郎、中书舍人，赐金紫，未经郊礼，不得勋。后贬新州，丙戌赦除党籍，以得罪轻重叙官，或得郡宫祠，或未有差遣，邹降三官叙，乃复承奉郎，赐紫金鱼袋，无差。凡降官与职，并称降授，责散官并称责授，散官如节度副使、团练副使，虽号武官，皆依旧物。顷见元祐臣僚责授副使者，两制已上仍衣紫，从官以下元衣绿者仍衣绿，唯责授长史、别驾已下者，不以旧官高卑并衣绿。故宰相贬岭南司户参军，衣绿。东坡初责惠州团练副使，再贬儋耳，授琼州别驾。元符末首复朝奉郎、提举玉局观。得报便北归，至广州犹未受告，会先公至，东坡先折简与公曰："头间生疡妨巾裹，欲着帽相见。"盖不欲青衣耳。坡于外物宜不能动，惜其犹以此介胸中。

节度使除镇次第

故事：节度使初除小镇，次中镇，后大镇。绍圣间，见吕吉甫建节，初除保宁军婺州，移武昌军鄂州，移镇南军洪州，其序如此。崇宁间，蔡元长自司空左揆建节，初除安远军节度使安州，亦小镇。政和以

来，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贵、边将加恩者众，诸路节镇除祖宗潜藩外，止六十余处，几无虚位。薛昂罢执政，初除彰信军节度使相州，中镇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学士初除淮康军节度使蔡州，大镇也。岂是时小镇适无阙员乎？刺史、防御、团练使正任则本州系衔，与知州叙官，每州止一员，不除则阙。任他官兼领防御、刺史者谓之遥郡，本州不系衔，往往取美名，如康、荣、雄、吉诸州，一州或有数员，大率边将多带雄州，戚里多带荣州，医官多带康州。

员郎致仕得任子之弊

著令：朝奉郎至朝请郎致仕，则得任子。疾困及暴卒者，往往旋求致仕，至有匿哀或诈为日前文书，冒法狼狈。大观初，吏部尚书张克恭建言员郎亡即与推恩，遂革此风。

州县选人般家人雇钱

州县选人，有般家人二名，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于法须沿路官司批券为验，盖防诈伪，然无不伪为者。余以为不若以官资定钱数给之，听其自便，既免欺诞，且省刑宪，当路者殊不论此。

百官出行禁用大扇

在京百官席帽，宰执皇亲用伞，呼为重盖。旧日两制以下至寺监官出入，马后拥大圆扇，用以遮日色。绍圣间，上在角楼望见庶官马后有大扇，因问其名，内侍误云是掌扇，上云：“掌扇非人臣宜用。”遂禁止之。

庶官得用柱拂子

政和间，有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论庶官或用玉斧，同于斧扆之义，乞革去。勘合得乃是人间所用柱拂子，或名柱斧，以水晶或铜铁为之，制度无僭。言者坐所论不实罢，遂不果禁止。

狨 座

狨座，文臣两制、武臣节度使以上许用，每岁九月乘，至三月彻，无定日，视宰相乘则皆乘，彻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长，色如黄金，取而缝之，数十片成一座，价直钱百千。背用紫绮，缘以簇四金雕法锦，其制度无殊别。政和中，有久次卿监者，以必迁两制，预置狨座，得躁进之目，坐此斥罢。或云，狨毛以藉衣不皱。先公使辽时，已作两制，乘狨座；副使武臣，乘紫丝座。故事：使虽非两制，亦乘狨座张伞，金带金鱼，重将命也。大观中，国信以礼部尚书郑允中充使，奉宁军节度使童贯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吕嘉问得善终

吕嘉问自熙宁中跻要显，遍历名藩。绍圣末，以杂学士守成都，被诬构，遂不可辨。狱成，大理寺定断赃罪绞。典制：官吏赃罪笞，已为终身之累。吕以贵品得议，责散官安置。适皇上登极，大沛复官，频更赦令，渐复职，竟符旧物，领宫祠二十年，前后磨勘及八宝特恩转寄禄官，以正议大夫八十余岁病卒。复以先朝旧臣，高资久次，特赠资政殿学士，视执政官。

吕吉甫处大患难

吕吉甫在熙宁时用事，多所建明。元祐初被罪，异意者欲诛之，贬福州，甚危。绍圣复先政，章惇忌其才，以为延安帅，虽除观文殿学士，建节钺，终不得近京师。在延安六七年，戎人围城六日，城中无备，吉甫设方略，仅能解围。元符末，乃得知杭州，颇优游。会子渊交狂人，事连吉甫，追捕至国门，贬鄂州。数年复官。平生患难，如此者最大，然有以处之，非所病也。

章惇王安礼气傲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绍圣间作相，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谒惇，惇道衣见之。蔡上言状，乃立宰相见从官法。王安礼尚气不下人，绍圣初起废，帅太原，过阙许见。时枢府虚位，安礼锐意，士亦属望。将至京师，答诸公远迎书，自两制而下皆折角一匾封，语傲礼简。或于上前言其素行，既对，促赴新任，怏怏数月而死。

曾布之败

曾布当轴，唯自营，于国事殊无可否。季父出其门，因以书切责之，其间有云：“如某事邹浩能言之，相公不言也！”布大沮，竟以此败。

朱服与苏辙不相好

先公在元祐背驰，与苏辙尤不相好。公知庐州，辙门人吴俦为州学教授，论公延乡人方素于学舍，讲三经义，辙为内应，公坐降知寿州。后在广州，与东坡邂逅，各出诗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虚行责词云：“谄交轼、辙，密与唱和；媚附安、李，阴求进迁。”或以辙事语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属对。”范学于先公，或疑其背师，盖国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吕惠卿苏轼责词

元祐初，吕惠卿责建州，苏轼行词有云：“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其时士论甚骇。闻绍圣初苏轼再责昌化军，林希行词云：“赦尔万死，窜之遐陬。虽轼辩足以惑众，文足以饰非，自绝君亲，又将谁憝？”或谓其已甚，林曰：“聊报东门之役。”

钱遹急攻曾布不恤己子之死

钱遹德循为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数上，正急。会其子病，明日将对，夜艾子死，德循即跨马入朝，不复内顾，既归，然后举哀。朝廷颇知之。布败，德循遂除中丞，训词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几，德循转工部尚书，失言路，其僚颇攻击，竟论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责词数其躁进，至云"匿哀请对，亵渎轩墀。"德循投闲久之，领宫祠而终。

舒亶惨酷深文

舒亶为临海尉，弓手醉呼于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益厉声愿杖脊，舒叱吏决脊；又大呼"尔不敢斩我"，舒即起刃断其头。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颇壮之，令都省审察。舒状貌甚伟，博学有口辩，王荆公一见大喜，荐对称旨，骤擢，未几至御史中丞，弹击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执政，曾携官浴桶入东府，舒文致以为之罪。后舒败坐狱，以用台中官烛于私室计赃，神考薄其罪，因言："亶岂盗此？"或对云："舒亶不爱蜡烛，王珪岂爱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乡里，甚贫，聚徒教授，资束脯以营伏腊，凡十八年。中间元祐政出帷箔，务姑息，置诉理所，湔涤先朝尝得罪者。群小竞自辨，不逞之人，至于指斥熙、丰滥刑，以迎合国政。舒独无一言辨雪，坐此久废。绍圣复辟，稍还舒官，又为群怨所沮。庚辰龙飞，始得军垒，会荆蛮作过，乃移南郡帅、除待制，未受而卒。

太平宰相项安节

慈圣光献皇后尝梦神人语云："太平宰相项安节。"神宗密求诸朝臣，及遍询吏部，无有是姓名者。久之，吴充为上相，瘰疬生颈间，百药不瘥。一日立朝，项上肿如拳，后见之告上曰："此真项安疖也。"蒋之奇既贵，项上大赘，每忌人视之。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与蒋相善，一日见蒋，手扪其赘，蒋心恶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颖叔在后。"蒋即大喜。

官物不可妄得

故事：宰相薨，驾幸浇奠，褰帷视尸，则所陈尚方金器尽赐其家，不举帷则收去。宰相吴充，元丰间薨于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头曰："吴充贫，二子官六品，乞依两制例持丧，仍支俸。"诏许之。然仓卒白事，不及褰帷。驾兴，诸司敛器皿而去，计其所直，与二子特支俸颇相当，因谓官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爵禄不可计取

京畿士人王庭鲤，尝与边将作门客，得军功，补军将，因诣阙论父祖文臣，及身尝应进士举，乞换文资。当路颇有主之者，得上达。王默念自军将累劳数十年方转使臣，改文资即可权注州县差遣，大喜。洎告下，乃得石州摄助教，不理选限，终身不厘务。大凡爵禄，岂可以计取哉？

朱服为贵妃奉册官未得支赐

先公素贫，元丰间，久于右史，奉亲甘旨不足，求外补。神考知之，将册贵妃，故事，两制奉册，执政读册，乃躐用先公为奉册官，门下侍郎章惇为读册官。中贵冯宗道密谓公言："上知公贫，此盛礼也，必有厚赐。"既事，检会无册妃支赐例，止赐酒食而已。

何执中尽得宫帏庆事赐

近岁帝子蕃衍，宫闱每有庆事，赐大臣包子银绢各数千匹两。虽师垣尊宠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亦有不预赐者。唯何执中以藩邸旧恩，由承辖为宰相，首尾未尝去位，不问其他锡赉，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无遗之者，家资高于诸公。天性节俭，未尝妄费一钱，为三公，奉养如平时。

奉敕陋

余表伯父袁应中，博学有时名，以貌寝，诸公莫敢荐。绍圣间，蔡元度引之，乃得对。袁鸢肩，上短下陋，又广颡尖颔，面多黑子，望之如洒墨，声嗄而吴音。哲宗一见，连称大陋，袁错愕不得陈述而退，搢绅目为"奉敕陋"。

奇俊王家郎

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时不甚持重，间为狎邪辈所诬，

播入乐府，今《六幺》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丰中，蔡持正举之可任监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头谢罪。

京师士人奔竞之风

近制：中外库务、刑狱官、监司、守令、学官，假日许见客及出谒，在京台谏、侍从官以上，假日许受谒，不许出谒，谓之“谒禁”。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京局多私居，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数十处，往往计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权要之门，则求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兴国贾公衮自京师归，余问物价贵贱，贾曰：“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盖指奔竞者。尝闻蔡元长因阅门下见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元长异之，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太医学颜天选第三人及第，欲谒元长，未得见，乃随职事官入道史院。元长方对客，将命者觉其非本局官，揖退之，天选不肯出，吏稍掖之，天选抱柱而呼曰：“颜天选见太师！”与吏相持，帻忽堕地，元长命引至前，语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爱惜！道史与国史同例，奈何阑入此耶！”天选整帻而出，吏执送开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编管，自此士风稍革。

太学生趁路茶会探乡里消息

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

宰执子弟多占科名

祖宗时进士殿试，诗、赋、论三题用亲札。熙宁三年，殿试用策，仍誊录，盖糊名之法，以示至公，当防弊于微也。近岁宰执子弟，多占科名。章惇作相，子持、孙佃甲科；许将任门下侍郎，子份甲科；薛昂任尚书左丞，子尚友甲科；郑居中作相，子亿年甲科。或疑糊名之法稍疏，非也。廷试策问朝廷近事，远方士人未能知，宰执子弟，素熟议论，所以辄中尔。

蔡景蕃名位绵长

蔡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阼，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某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

饶州神童殿试中第

政和壬辰榜唱名，有饶州神童赴殿试中第，才十数岁，又侏儒，既释褐，卫士抱之，于幕上作傀儡戏，中贵人大笑。次日特奏名人唱第，皆引近殿陛，恣其所陈，有自诉病者，出尚药珍剂赐之。

饶州杜神童释褐智答士大夫问

饶州杜神童释褐，父携之谢政府，才八九岁，客次中士大夫皆孩之，或戏云：“来学政事文字否？”答曰：“非也，待告相公，求一堂除差遣。”言者大惭。

七十老生特奏名试卷

元丰间，特奏名陛试，有老生七十许岁，于试卷内书云：“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万岁。”既闻，上嘉其诚，特给初品官，食俸终其身。

禁中语忌无理郑侠图谏犯忌

禁中应奉者多避语忌。大观中，主文柄者专务奉上，于是程文有疑似之禁，虽无明文，犯必黜落，举子靡然成风。如“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皆以与灾字同音，并不用；“反者道之动”，易反为复，“九变而赏罚可信”，易变为更，此类不一。能文者执笔不敢下，憸夫善逢迎，往往在高第。政和初，言者论之，降诏宣谕：“虽暗于大体者，或以为忠，然爱君果在兹乎！”尝侍先公，闻说元丰时岁歉，流民过国门，闽人郑侠监新城门，图其状以谏。既不可上达，乃作边檄，夜传入禁中。适永乐失律，上常西顾，檄至无敢遏，方秉烛启封，见图画饥民饿殍无数，穷愁寒态不一，罔测何事，良久始知侠所上谏书也。

翌日降旨，投侠广南。不识忌讳，又有如此者。

姚祐出误题

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吕吉甫议举烛

先公尝言，昔在修撰经义局，与诸子聚首，介甫见举烛因言：“佛书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足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煜昼，月煜夜，灯煜昼夜，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介甫大以为然。吉甫所言中理，历历可记类如此。

杜诗刻本舛谬

杜甫诗虽屡经校正，然有从来舛谬相袭者，后人钦其名，更不究义理，如“己公茅屋”诗一联云：“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二语是何情理？摇对梦，轻重不称，读者未闻商榷，亦好古之癖也。余窃谓当作“蔓青丝”，此类亦多，未可遍举。

东坡梦作裙带诗

东坡自云：尝梦至帝所，见侍女月娥仙，为作裙带诗，其词曰：“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缅 缅 云轻。植立广寒深殿，风来环佩微声。”

瑟二调歌

子瞻曾为先公言：“书传间出叠字，皆作二小画于其下。乐府有《瑟二调歌》，平时读作‘瑟瑟’，后到海南，见一黥卒，自云元系教坊瑟二部头，方知当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学，弥老不衰，类皆如此。余尝访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筝二，总谓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

以名讳妄改姓氏多失其旨

姓氏之学，近世不复讲，以名讳改者，多失其旨。钱镠据吴越，改刘为金，姓谱自有金氏，后世不知其源者，金与刘通婚姻。本朝改殷为商或汤，改敬为文或苟，一姓分为二，后世可通婚姻乎？又不协旧音，如“文苟”为敬，太觉疏脱，盖一时任其自改，所以失之。近制改匡为康，天为轩，以声音相近为例，且从上令也。政和间有营卒天安，差隶陈彦以闻，乃诏改之。勘会到天安父尚在，未闻此姓所出，岂异种乎？氏族之学久废，小人或妄改，或相传舛缪至于此，亦不可不知也。

施结好蓄古今人押字

施结大夫，更鄱阳、兴国、庐陵郡守，性好蓄古今人押字。押字自唐以来方有之，盖亦署名之类，但草书不甚谨，故或谓之草字。韦陟署名五朵云，此押字所起也，其后不复与名相类，而阴阳家又生吉凶之论。施所蓄甚多，如唐末藩镇所署，极有奇怪者，跋扈之徒，事事放恣。本朝前辈虽官尊，尤谨小，可以此观人度量。施尽以刻石，每移徙，用数人负之而行，其癖如此。光州马大夫知彭州还乡，凡私居文书，纸尾皆署“使”字押号。溱州牧孙伟，尝言见太师府揭示，承令寺监官两员以上许见宰相，纸尾署“官”字，公相押号。

偶得巧对

吴处厚善属辞，知汉阳军，每谓鹦鹉洲沔、鄂佳处，欲赋诗未就。一日视事，纲吏来告覆舟，吴问所在，吏曰：“在鸬鹚堰。”吴拊案连唱大奇，徐曰：“吾一年为鹦鹉洲寻一对未得，天庇汝也。”因得末减。王梅运勾，骨立有风味，朋从目之为风流骸骨。崇宁癸未，余在金陵府集，见官妓中有极瘦者，府尹朱世英语余曰：“亦识生色髑髅否？”余欣然为王得对。

异事巧对

元丰间，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僦客舟东归，时有诏召僧

慈本住慧林，许驰驿，轻薄者以“中丞赁航船出京，和尚乘递马赴阙”为对，以见异事。

谬对得罪

大观间，翰苑进春帖子，有一学士撰词云：“神祇祖考安乐之，草木鸟兽裕如也。”以鸟兽对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蔡确朱服诗被诬注

蔡持正自左揆责知安州，尝作《安陆十诗》，吴处厚捃摭笺注，蔡坐此贬新州。其诗有云：“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处厚注云：“未知蔡确此时独笑何事。”先公帅广，崇宁元年正月游蒲涧，因越俗也。见游人簪凤尾花，作口号，中一联云：“孤臣正泣龙须草，游子空簪凤尾花。”盖以被遇先朝，自伤流落。后监司互论，乃指此句以为罪，其诬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岂是孤臣正泣之时！”鞫狱竟无他意，谗口可畏如此。

荆州掾题异花诗被谮

宣和初，荆州掾见僧房有异花不知名，僧云：“花气酷烈不可近。”掾因题诗云：“山花红与绿，日暮颜色足。无名我不识，有毒君莫触。”后有人谮掾于苏漕，指此诗曰：“湖南漕宪俱衣绯，余皆衣绿，无

衣紫者。苏漕最老，又独无出身，数发摘官吏，故掾托意山花，实以嘲漕。”苏大怒，竟捃摭掾。

王安石谢公墩诗

王介甫居金陵，作《谢公墩》诗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盖晋谢安故地也，谢字安石，介甫名安石。

苏公堤孟家蝉语谶

苏子瞻责黄州，居州之东坡，作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后人遂目子瞻为东坡，其地今属佛庙。子瞻元祐中知杭州，筑大堤西湖上，人呼为苏公堤，属吏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贵相高，以堤音低，颇为语忌。未几，子瞻迁责。时孟氏作后，京师衣饰，画作双蝉，目为孟家蝉，识者谓蝉有禅意，久之后竟废。

元丰后佛僧盛衰

元丰间诏僧慈本住慧林禅院，召见赐茶，以为荣遇。先公侍上，见宣谕慈本云：“京师繁盛，细民逐末，朕要卿来，劝人作善。”别无他语。建中靖国元年，召诣禁中，赐十字师号及御制《僧惟白续灯录叙》。释徒尤以为盛事。其后赐僧楷四字禅师号，楷固不受以钓名，推

避之际颇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远方，无他异，术穷情露，教遂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冢诱略，多出浮屠中，宣和初乃译正其教，改僧为德士，复姓氏，完发肤，正冠裳，尽革其故俗云。

乖角雕当

都下市井辈，谓不循理者为“乖角”，又谓作事无据者为“没雕当”。入声。丧仪间摺䕬，以一竿揭之，名“乖角”；卫士顺天幞头有一脚下垂者，其侪呼为“雕当”，不知名义所起，记之以俟识者。

买妾价贵捉婿费多

京师买妾，每五千钱名一个，美者售钱三五十个。近岁贵人，务以声色为得意，妾价腾贵至五千缗，不复论个数。既成券，父母亲属又诛求，谓之“遍手钱”。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盖与婿为京索之费。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既成婚，其家亦索遍手钱，往往计较装橐，要约束缚如诉牒，如此用心何哉？

卷二

广泉明杭州皆设市舶司

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

广州市舶司泊货抽解官市法

广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差兵监视，谓之“编栏”。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后商人得为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商人有象牙稍大者，必截为三斤以下，规免官市。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经抽解，敢私取物货者，虽一毫皆没其余货，科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

舶船蓄水就风法

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中流方丈余，舶船取其水，贮以过海，则不坏。逾此丈许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贮，久则生虫，不知此何理也。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其樯植定而帆侧挂，以一头就樯柱如门扇，帆席谓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唯使顺风，开岸就岸风皆可使，唯风逆则倒退尔，谓之使三面风，逆风尚可用矴石不行。广帅以五月祈风于丰隆神。

舶船航海法

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商人言舶船遇无风时，海水如鉴。舟人捕鱼，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鹜为饵，使大鱼吞之，随其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风，则弃。或取得大鱼不可食，剖腹求所吞小鱼可食，一腹不下数十枚，枚数十斤。海大鱼每随舶上下，凡投物无不啖。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沉，用数瓦罐贮水缚席间，才投入，群鱼并席吞去，竟不少沉。有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舶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舶行海中，忽远视枯木山积，舟师疑此处

旧无山，则蛟龙也，乃断发取鱼鳞骨同焚，稍稍没水中。凡此皆危急，多不得脱。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

住蕃住唐

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富者乘时畜缯帛陶货，加其直与求债者，计息何啻倍蓰。广州官司受理，有利债负，亦市舶使专敕，欲其流通也。

蕃坊蕃商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挞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裈裤，喜地坐，以杖臀为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交阯人尤重之，一环直百金，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光焰动灼，正如活者，究之无他异，不知佩袭之意如何。有摩娑石者，辟药虫毒，以为指环，遇毒则吮之立愈，此固可以卫生。

三佛齐

海南诸国，各有酋长，三佛齐最号大国，有文书，善算。商人云，日月蚀亦能预知其时，但华人不晓其书尔。地多檀香、乳香，以为华货。三佛齐舶赍乳香至中国，所在市舶司以香系榷货，抽分之外，尽官市。近岁三佛齐国亦榷檀香，令商就其国主售之，直增数倍，蕃民莫敢私鬻，其政亦有术也。是国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尚远，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贾幅凑，故号最盛。

鬼 奴

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缘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

广俗妇人强男子弱

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

广中呼蕃妇为菩萨蛮

乐府有“菩萨蛮”，不知何物，在广中见呼蕃妇为“菩萨蛮”，因识之。

蕃坊象棋

广州蕃坊，见蕃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沈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

孔雀明王经孔雀真言

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云善诵《孔雀明王经》。余思佛书所谓《真言》者，殊不可晓，意其传讹，喜得为证，因令诵之。其人以两手向背，倚柱而呼，声正如瓶中倾沸汤，更无一声似世传《孔雀真言》者。余曰其书已经重译，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书荐亡者，不知中国鬼神如何晓会。

菠萝蜜

南海庙前有大树，生子如冬瓜，熟时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为

波罗蜜，渍之可食。

羊食钟乳间水成乳羊

英州碧落洞生钟乳，牧羊者多往焉。或云羊食钟乳间水，有全体如乳白者，其肉大补羸，谓之乳羊。活时了不能识，刲之然后见，极难得，或一岁得一二枚，郡守即献广帅、监司。

神　雀

汉以神雀改元，书传不言其状。广南人说神雀，或红或白，一群必备五色，飞集极高树，自十丈以下，皆不肯栖，食露吸风，网罟不能及。余在曹溪寺屡见之，忽来倏去，嘲哳似雀噪，色鲜明，询诸彼人，自来未尝有捕得者。

倒挂雀

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尾羽备五色，状似鹦鹉，形小如雀，夜则倒悬其身。畜之者食以蜜渍粟米、甘蔗。不耐寒，至中州辄以寒死；寻常误食其粪，亦死。元符中，始有携至都城者，一雀售钱五十万，东坡《梅》词云：“倒挂绿毛幺凤。”盖此鸟也。

白鹦鹉

余在广州，购得白鹦鹉，译者盛称其能言。试听之，能蕃语耳，嘲哳正似鸟声，可惜枉费教习，一笑而还之。

龟 筒

南方大龟，长二三尺，介厚而白，造玳瑁器者用以补衬，名曰龟筒。方谚曰："龟筒夹玳瑁，鬼神不晓会。"初时民间无用，不可售，后缘官市，价踊贵。先公帅广，内侍省牒广州市龟筒数百斤，公不报。僚吏以为言，公曰："吾专行之，勿累尔矣。"卒不与市，民赖以不扰。

小龙祠五蛇

广右英州清远峡小龙祠，余尝谒之，数间屋当溪山奇绝处。龙乃五蛇：其色一如生金，王也；一如红锦，妃也；一青一绿，判官也；一黄，走吏也；又有小者如王色，太子也。蟠曲一漆合中，发视之，或见或隐，甚神异。其状比常蛇细颈而长，横目广额，不畏人，色皆鲜明，胜于丹青，祀之则出据香炉上，火不能爇，或食所祀酒茗。

南北食异

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东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两股脯之，给其族人为鹑腊，既食然后告之，由是东南谤少息。或云蛙变为黄䳺 。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东坡妾朝云随谪惠州，尝遣老兵买食之，意谓海鲜，问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数月，竟死。琼管夷人食动物，凡蝇蚋草虫蚯蚓尽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虽甘旨，而腥臭自若也，唯烧笋菹一味可食。先公使辽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谕之使去油，不听，因绐令以他器贮油，使自酌用之，乃许，自后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盐，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唯苦不可食。

王士良冥府得治疫疠方

广州医助教王士良，元祐元年死，三日而苏。自言被追至冥府，有衣浅绛衣如仙官者据殿，引问士良尝为人行药杀妻，士良不服。有吏唱言“是熙宁四年始”，即取籍阅，良久云“并无”。仙官拊案曰：“本是黄州，误做广州。”令放士良还。既出，又令引至庑下，有揭示云：“明年广南疫，宜用此药方。”士良读之，乃《博济方》中钩藤散也，本方治疫。士良读之，乃窃询左右：“此何所也？”或言太司真人，治天下医工。时蔡元度守五羊，闻之，召士良审问，令幕客作记。及春，疫疠大作，以钩藤散治之，辄愈。士良又云：“幼习医，至熙宁四年方用药治病，冥冥中已记录，可不慎哉！”

蕃坊人娶宗女

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院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邹浩因泰陵遗诏得全

邹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贬新州，媒孽者久犹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广东提刑钟正甫就新州鞫问志完事，不下司。是时钟挈家在广州观上元灯，得旨即行。漕帅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传出关矣，众愕然。钟驰至新，召志完，拘之浴室。适泰陵遗诏至，钟号泣启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闻使者哭泣，罔测其事，意甚陨获。良久，钟遣介传语，止言为国恤不及献茶，且请归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后东坡闻之，戏云："此茶不烦见示。"

东坡处忧患

东坡元丰间知湖州，言者以其诽谤时政，必致死地，御史台遣就任摄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上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弟辙适在郡，相逐行及西门，不得与诀，东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尔！"郡人为之泣涕。下狱即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盖死囚则如此，他罪止问三代。东坡为一诗付狱吏，他日寄子由，其诗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狱吏怜之，颇宽其苦楚。狱成，神考薄其罪，止责散官，安置黄州。元祐中，复起为两制用事。绍圣初，贬惠州，再窜儋耳。元符末，放还，与子过乘月自琼州渡海而北，风静波平，东坡叩舷而歌，过困不

得寝，甚苦之，率尔曰："大人赏此不已，宁当再过一巡？"东坡矍然就寝。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

东坡赤壁

孙权破曹操于赤壁，今沔、鄂间皆有之。黄州徙治黄冈，俯大江，与武昌县相对。州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矶，俗呼鼻为弼，后人往往以此为赤壁。武昌寒溪，正孙氏故宫，东坡词有"人道是周郎赤壁"之句，指赤鼻矶也。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记尔。

东坡羹

东坡在黄州，手作菜羹，号为"东坡羹"，自叙其制度，好事者珍奇之。

宫室鸱吻兽头

宫殿置鸱吻，臣庶不敢用，故作兽头代之，或云以禳火灾。今光州界人家屋皆兽头，黄州界惟官舍神庙用之，私居不用，云恐招回禄之祸。相去百里，风俗便不同。

上巳祓禊寒食禁火端午竞渡

三月上巳祓禊，其来亦远。寒食禁火，主介子推，河东之俗也。江浙民间多竞渡，亦有龙舟，率用五月五日，主屈原，湘楚之俗也。二者皆尚贤，而末流则害教，晋人寒食病老幼，楚人竞渡致斗讼。

大观开直河溺死属官

忠洁侯者，屈原也。大观间议开直河，省洞庭迂险，使者沈延嗣总其事，辟属官。有勾当公事卢供奉，过湖溺死。或传旁舟见鬼物出波间，云：“吾血食此，若由直河，则将安仰！”余以忠洁侯当无此言，傥以其兴不可成之功，徒殚民力，则毙之亦三闾遗意也。

张咏崇阳政绩

余客沔、鄂，闻人说张乖崖初为崇阳令，至今血食，父老犹能道其政事。尝逢村氓，市菜一束出郭门，问之则近郊农家，乖崖笞之四十，曰：“尔有地而市菜，惰农也。”崇阳民闻之，相尚力田。乖崖一日遣吏尽伐民间茶园，谕令更种桑柘，民失茶利，甚困，然素畏服其政令，不敢慢。乖崖代去数年，会朝廷更榷法，园户纳茶租钱，崇阳独无茶园，免输。邑去郡四百里，不通舟楫，岁输，一夫负米至郡，每斛率得六七斗，富者租百斛，甚为劳费。乖崖使三司建言，高原县分苗米折纳绢，崇阳民遂得轻赍，而先植桑柘已成，蚕丝之利甲于东南，迄今尤盛。

善恶之报

黄州董助教甚富。大观己丑岁歉，董为饭以食饥者，又为糗饵与小儿辈。方罗列分俵，饥人如墙而进，不复可制，董仆于地，颇被欧践。家人咸咎之，董略不介意。翌日又为具，但设阑楯，以序进退，或时纷然，迄百余日无倦也。黄冈村氓闾丘十五，多积谷，每幸凶岁即腾价，细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复饮食，但餐羊屎。家人怜之，以米饵作羊屎状给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真者。数月方死。此氓媚佛，多施庐山僧供积，亦内惧祸至，冀事佛少逭责，此尤不可也。

黄冈萍洲

黄冈民丁生微，稍稍有生事，性桀黠，遂致富，创买田宅。治井得片石，肤脉成字，如其姓名，丁即模刻，令士人作碑记实。未几病死，家旋破，余售之，今萍洲是也。田庐似是前定，当有以受之，不尔未见能享者。

初虞世追饯黄庭坚

黄鲁直再谪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饯之。相与处舟中，岸巾危坐，鲁直侧席，意甚恭。犹子无咎与黄士潘观来，不知其为初和甫，忽略之。潘、黄正论《本草》，反覆良久。鲁直曰：“吾侄前！识初和甫否？”二人缩舌汗背。

中国宜称华

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中外之异尔。

辽人嗜学中国

辽人嗜学中国。先朝建天章、龙图阁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学士以宠儒官；辽亦立乾文阁，置待制、学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仿效甚多。政和壬辰，朝廷得元圭，肆赦；是冬，辽亦称得孔子履，赦管内。

佛妆

先公言使北时，见北使耶律家车马来迓，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或说人眉在眼上，设有眉在眼下者，众必骇见。使人人眉在眼下，而忽见眉在眼上者，其骇亦尔。故天下未尝有正论，杂然如此。要之世间事不可立异，且须通俗。

鹿顶合

北地产鹿，有倍大于中国者，鹿角近根实处，刻以为环，肉好相半，内虚可贮物，谓之鹿顶合。

元丰待高丽人最厚

京师置都亭驿待辽人，都亭西驿待夏人，同文馆待高丽，怀远驿待南蛮。元丰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

高丽人能文

高句骊，古箕子之国，虽夷人能文。先公守润，得其使先状云：“远离桑域，近次蔗封。”盖取食蔗渐入佳境之义。崇宁中，遣使贺天宁节，表有“良月就盈”之句，盖谓十月十日，其属辞如此。

高丽人常州买鸽

高丽人尝在常州，买民间养鸽放之，鸽识家飞去，常人唯恐不售，使还。又托生辰买鸽放生，人家争出鸽。既售，即笼入舟中，去更数日，方生辰，遂载行，反以为得计。

甘宁死地

九江之下贵池口，属池州，九江之上富池口，属兴国军。富池口有吴将甘宁庙，案《吴志》，甘宁死于当口，或疑其富池口也，又恐自有当口。宁传云："为西陵太守，以阳新下雉为奉邑。"今永兴县有阳新里下雉村，盖宁故国。庙碑刻甚多，并无说此者。

东海神庙

东海神庙在莱州府东门外十五里，下瞰海咫尺，东望芙蓉岛，水约四十里。岛之西水色白，东则色碧，与天接。岛上有神庙，一茅屋，渔者至彼则还。屋中有米数斛，凡渔人阻风，则宿岛上，取米以为粮；得归，便载米偿之，不敢欺一粒。稍北与北蕃界相望，渔人云，天晴时夜见北人举火，度之亦不甚远。一在蓬莱阁西，后枕溟海。

朱服增价收派买上供绵

先公守东莱，派买上供绵十万两，诸邑请重禁私市，公曰："如是将扰而不能办。"问："市价几钱？"曰："每两百钱。"公命增二十，委

掖令田望莅之如私市，贮钱邑门，不问多少，随手交易。十余日，四乡趋利而来，遂足所售数。或谓价外增直，恐亏有司，公曰：“朝廷平价和市之意正如此。”

崇宁当十钱改当三钱

崇宁初行当十大钱，秤重三小钱。后以币轻物重，令东南改为当五钱，轻于东北，私铸盗贩不可禁，乃一切改为当三，轻重适平，然后定。是时内帑藏钱无算，折阅万亿计。京师一旦自凌晨，数骑走出东华门，传呼里巷，当十改为当三，顷刻遍知。故凡富人，无所措手。开封府得旨，民间质库，限五日作当十赎质。细民奔走趋利，质者不堪命，稍或拥遏，有司即以重刑加之。有巨豪善计者，至官限满，自展五日，依旧作当十赎质，大榜其门。朝廷闻而录赏之。余族父炳居湖州仪凤桥西，常贮数百缗钱以射利。会当十法变，子弟先得消息，请速以钱易他货，族父笑而不答，良久云：“钱遂不可用耶？”子弟曰：“然。”族父曰：“我不用，他人亦不可用，又何为？”既失此，后稍不给，终不少悔。

州郡不可用黄纸写牒

州郡承唐衰藩镇之弊，颇或僭拟，衙皂有子城使、军中使、教练使等号，近制始革去。先公知润州，值衙校转资，用黄纸写牒，公大惊，吏白旧例，其间尽准敕条。通判州事慎宗杰以为无害，公曰：“岂有庶官而敢押黄纸耶？”自后改用白纸。故事：中书门下侍郎、宰相押黄，后省官皆押纸背。慎在常调，未尝知此。

田望善竿牍号纸进纳

阳翟田望，勤于竿牍，亦善其事，日发数十函不倦，由此自出官移令，改秩出常调，皆自致也。一书用好纸数十幅，近年纸价高，田俸入尽索于此。亲朋间目之为“纸进纳”，盖纳粟得官号“进纳”，故以名之。

黄州拳石

近年拳石之贵，其直不可数计。太平人郭祥正旧蓄一石，广尺余，宛然生九峰，下有如岩谷者，东坡目为“壶中九华”，因此价重，闻今已在御前。东坡集中载《怪石供》，云谪居黄时所得。余寓居其地，屋后有山，名破湖山，乃此石所出处也。每年潦水退，细民往求之，五色莹彻，中有缠丝者，可琢为环珥玩饰，常苦其细，置斛中渍水养菖蒲，不适他用。

刘𬬮令国中以石赎罪

刘𬬮好治宫室，欲购怪石，乃令国中以石赎罪。富人犯法者，航海于二浙买石输之。今城西故苑药洲有九石，皆高数丈，号“九曜石”。

端石

端州石在深谷中，细而润。初为官封之，已难得；后兴庆建军，以王地禁采石，不复可得。石上有鸜 鹆眼，宛若生者，晕多而青绿为贵，磨砻终不可去，俗传透石涎也。端砚藏久无不瓶者，以石润，久亦乾，故不平，如湿木干则不平。

笔毛笔管

造笔用兔毫最佳，好事者用栗鼠须或猩猩毛以为奇，然不若兔毫便于书也。广南无兔，用鸡毛，然毛匾不可书，代匮而已。近世笔工，宣州诸葛氏，常州许氏，皆世其家。安陆成安道、弋阳李展之徒，尚多驰名于时。宣人善治竹管，莹洁可爱，亦有以苇为管者，贵其轻。高丽使过常州市笔，诸许待其解舟，即急售之，半无毛头，以为得计。

人目棋枰为木野狐

叶涛好弈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弈者多废事，不论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唐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商贾目茶笼为草大虫

自崇宁复榷茶，法制日严，私贩者因以抵罪，而商贾官券，请纳有限，道路有程，纤悉不如令，则被系断罪，或没货出告缗，愚者往往不免。其侪乃目茶笼为“草大虫”，言其伤人如虎也。

瑞州府黄蘖茶

江西瑞州府黄蘖茶，号绝品，士大夫颇以相饷。所产甚微，寺僧园户竞取他山茶，冒其名以眩好事者。黄鲁直家正在双井，其自言如此。

陈州芍药花

陈州芍药花殊胜，近岁进花，自陈三百里一日一夜驰至都下。其法：初翦花时，用蜜渍蒲黄蘸其疮，微曝之，俟花嫣，乃入笥中；取时刈去所封蒲黄，布湿地上一两时顷，絣绳以花倒悬之，真如新采者。

抚州莲花纱

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拈织之妙，外人不可传。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市供尚局并数当路，计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织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数，都人买者，亦自能别寺外纱，其价减寺内纱什二三。

刘氏茔地生金苗

两川冶金，沿溪取沙，以木槃陶，得之甚微，且费力。登、莱金坑户，止用大木锯剖之，留刃痕，投沙其上，泛以水，沙去，金著锯纹中，甚易得。元祐中，莱州城东刘姓茔地金苗生，官莅取焉。乃发墓，凡砖瓦间皆金色也。刘葬才十数年，不知气脉蒸陶如此之速。累月取尽，地为深穴，得金万亿计，自官抽官市、匠吏窥窃外，刘所得十二三焉。京东诸郡之钱尽券与刘氏，刘氏乃一村氓不分菽麦者，得钱无所用，往来诸郡，恍忽醉饱，岁余亦死，钱竟没官，刘世遂绝。

古器不必可宝

崇宁间，邓州南阳县村民发古冢，县尉王俨莅掩之。王为余言其详，云窶中有二瓦棺，已碎其左者，购得一铜印，方寸许，篆文甚古，识之者云“温不禁印”。时方竞访古器，即为中贵人取去，未知温何代人也。仲父久中尚奇，每仿古物，立怪名，以绐流俗。庐于先茔下，山多岩谷，乃披荆棘求其壮观者，刻取前人题署、姓名、年号，皆诡异，既不可据，真儿戏尔。前人所居与其器用，后世所以爱慕之者，思其人焉。其人无可思而宝其物与地者蔽也。夫冥器儿戏，又乌足以为君子之雅好也欤！

宋用臣巧钉鼓环

中官宋用臣，熙宁间备任使，以敏练称上意，性极精巧。元祐时，责官舒州，州将作乐鼓甚巨，饰以金彩。既成，其旁一环脚断，欲剖之，惜工费。宋乃献计为环，其下作锁须状，以铁固鼓腹之窾，使甚隘，即钉环入窾中，既入，锁须张，遂不复脱。事多似此。

以乌啼鹊噪示凶吉之俗不同

东南谓乌啼为凶，鹊噪为吉，故或呼为喜鹊。顷在山东，见人闻鹊噪则唾之，乌啼却以为喜，不知风俗所见如何。

泽州虎祠

姚祐自言尝任泽州邑尉，郡当太行之喉，官吏有未尝到处，郡将以虎患，遣尉祠之，乃在山巅。姚往宿山下，见居民环屋埋巨木，云以拒虎。稍晚虎出，数十为群，首尾相衔，睥睨庐舍，人畜俱股栗。旦起登山，姚披练推挽而上，至绝顶，得板屋，有石刻，姚致祭摹墨本以归。

溱州虎穴

溱州有虎穴，凡十里许，修谷茂丛斑斓，旁午，南北路口行者相集而度，否则遇害。荆州孙伟奇甫刺溱，亲为予道其详。夫市朝固有此地，人或忽之致祸，可不慎哉！

牛生麒麟

徽宗大观间，京东路民家有牛生麒麟，村人不识，以为怪，击杀之。有司既闻，验问，真瑞物也。乃上奏，因图其形下诸路，俾民间预识其状，或有生者，即重赏购之。

海 哥

元祐间，有携海鱼至京师者，谓之海哥。都人竞观，其人以槛置鱼，得金钱则呼鱼，应声而出，日获无算。贵人家传召不少暇。一日，至州北李驸马园，放入池中，呼之不复出，设网罟百计，竟失之。李园池沼雄胜，或云三殿幸其第爱赏，以为披香、太液所不及。海哥，盖海豹也，有斑文如豹而无尾，凡四足，前二足如手，后二足与尾相纽如一。登、莱傍海甚多，其皮染绿，可作鞍韂。当时都下以为珍怪，蠢然一物，了无他能，贵人千金求一视唯恐后，岂适丁其时乎？

沈遘以西湖为放生池

沈遘知杭州，号神明之政，吏不能欺。尝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人无敢取蛙蚓者。

金星银星鳝

九宫山有金星银星鳝，不居水中，凿山者于坚土内得之，悬暴乾，久不坏。其背金银星宛如一具秤，斤两稀密，无纤毫差，秤星十五斤，鳝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土人收以治风气病，《本草》不载。

两首蛇

孙叔敖杀枳蛇，盖两首蛇也。江南山中蛇，两端皆有头，口目全具，行相牵挽，腹红背黑，长大率如箸。相传是老蚓，两口无舌，不见其开张，正一大蚓尔。恐叔敖所见不如此，或云枳蛇一颈两首，故怪。

卷三

生日献画

先公在讲筵，闻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谨，朱色鲜明，前后无小异。由此受知，遂擢用至两制。近世长吏生日，寮佐画寿星为献，例只受文字，其画却回，但为礼数而已。王安礼自执政出知舒州，生日属吏为寿，或无寿星画者，但用他画轴，红绣囊缄之，必谓退回。王忽令尽启封，挂画于厅事，标所献人名衔于其下。良久，引客爇香，共相瞻礼。其间无寿星者，或用佛像，或用神鬼，唯一兵官所献，乃崔白画二猫，既至前，惭惧失措。或云时有囊缄墓铭者，吏不敢展，此尤失献芹之意，小节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隐，正谓此类。

书吏士人误作公文

滕宗闵知楚州，有监司过境，本州送酒食，书有臣名，即上闻。既鞫狱，乃书吏误用贺月旦表，无他意，滕坐送吏部监当。盖知州细衔字多，书欲谨，吏每患难写，乘暇用纸写前后衔，谓之空头表笺，用之固已不虔。向宗传为兴国军判官，托士人作与漕使小简，用“金口”、“清光”、“俞允”等字，漕使举行取勘，宛转自解仅免。士人于书尺多不识体要，往往误人，宜谨用，自不能识者，不若不发书。

常州太守不知锡山

熙宁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阙，其人颇熟时事，将有陈述，所主亦大臣中有力者，或云介甫。当无不称上意。既陛见，上首问锡山去郡几远。既非素备，了不能对。盖常州无锡县锡山，俗呼惠山，守不阅图经，故不知也。上因顾近臣曰："作守臣而不知境内山川，其为政可料。"即罢去，竟不曾开陈一言。

杨傑答神宗问佛法

杨傑次公，留心释教，尝上殿，神考颇问佛法大概，杨并不详答，云佛法实亦助吾教。既归，人咸咎之。或责以圣主难遇，次公平生所学如此，乃唯唯何耶？杨曰："朝廷端慎明辩，吾惧度作导师，不敢妄对。"

诗文鄙俚留为笑具

青州王大夫尝守舒、丹二州，为诗极鄙俚，每投献当路，得之者留以为笑具。季父为青掾，王亦与一轴诗，他日季父见其子，乃谢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乱道，玷渎高明。"盖俗谓神气不足者为九伯，岂以一千则足数耶？余中表任朝议大夫，以八帙赦恩，转中奉大夫。其子对贺客则曰："大人转此一官，方始济事，将来有遗表恩泽。"余记此二事，非以为谑，盖所以开悟为人子者。

温公卖病马

司马温公闲居西京，一日令老兵卖所乘马，嘱云："此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语之。"老兵窃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富弼致政出郊

富郑公致政归西都，尝著布直裰，跨驴出郊，逢水南巡检，盖中官也。威仪呵引甚盛，前卒呵"骑者下"，公举鞭促驴，卒声愈厉，又唱言："不肯下驴，则请官位。"公举鞭称名曰："弼。"卒不晓所谓，白其将曰："前有一人，骑驴冲节，请官位不得，口称'弼'。"将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马执锐，伏谒道左，其候赞曰："水南巡检唱喏！"公举鞭去。

杜衍罢相作客

世传杜祁公罢相归乡里，不事冠带。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会府尹出，衙皂不识其故相，有本路运勾至，年少贵游子弟，怪祁公不起揖，厉声问："足下前任甚处？"祁公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客次与坐席间固不能遍识，常宜自处卑下，最不可妄谈事及呼人姓名，恐对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亲知，必贻怒招祸，俗谓口快，乃是大病。

王荆公与张姓老氓

王荆公退居金陵，结茅钟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氓张姓，最稔熟。公每步至其门，即呼“张公”，张应声呼“相公”。一日公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许时，止与汝一字不同耳！”

李端愿不事鬼神

驸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号恭慎，既失明，犹戒励子弟，故终身无过。时京师竞传州西二郎庙出圣水，治病辄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窃往请水，李闻大怒，即杖其子，且云：“使尔子果死，二郎岂肯受枉法赃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张昇遇贼道

张昇杲卿自枢府乞骸，除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致仕。幅巾还第，出居阳翟，时时来洛中，游嵩少，颇接方外人，绝口不挂时事。有道人者，善谈虚无，杲卿雅爱之。一日，偕游少室山中，左右从者十余人。至大松树下，杲卿坐石上，道人探怀出小囊茗屑，汲涧泉、折枯松煮之。杲卿一杯，道人即以余沥分饮从者，既渴，人竞啜少许，已而皆僵仆。盖茗中置毒药，故以困人，唯道人与杲卿饮者无害尔。道人乃前白曰：“欲告侍中，求随行金银器，往乡市药。”即敛入布囊中，杲卿四顾，左右皆被毒，莫能兴，因大笑遣之携去。至困者醒，药力渐消，始

能行，仅至山下，投宿民家。翌日归，乃戒子弟慎交游。

孟皇后废兆

先公在绍圣初识孟在，盖皇后父也。时泰陵未有嗣，常因景陵宫行香，诸人聚首，孟在忽太息。或询其故，孟曰：“中宫蓐月，满望一皇嗣，乃诞公主！”先公归语所亲曰：“孟在非长守富贵者也！”果如言，后竟废。

少俊之戒

沈起待制诸子，有见荆公者，颇喜之，许以荐擢。一日，沈盛饰出游，过相府，公闻其在门，呼入与共匕箸。先令褫带，沈辞，不得已，公以手褰沈所衣真珠绣直系，连称“好，好”。自后不得复见，坐此沈废。政和中，台章言一朝士，有“湿活居士”之目，谓饮不择酒，内不择人。此数事平时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则莫脱，故举以为少俊之戒。

程戡罢政之兆

张昪杲卿微时，与程戡俱下第。橐尽，步出南薰门，至朱仙镇。是日立春，就肆买食，共探怀得数十钱，仅能买汤饼，无钱致肉也，相与摘槐茁荐食而去。后俱在政府，遇立春日，程邀杲卿开宴，水陆毕陈，艳妾环侍，程有骄色。杲卿从容话旧，及朱仙槐角事，程愧其左右，面

赧 舌咋，终无欢而罢。杲卿归语其内曰：“程三其黜乎？器盈于此矣！”未几，果罢执政。

张听声知朱服命

先公以庆历戊子八月十日生，十八岁，请解于广文馆。尝至汴河上，闻瞽者张听声知祸福，公叩焉。才謦咳，张即曰：“吾故人也！二十年不相遇。”公窃笑其诞。再询，知乡里，便曰：“岂朱秘丞郎君乎？”公愕然，张曰：“庆历八年重阳日，蒙秘丞置酒，次日诣谢，闻公诞弥月，又得预庆宴。秘丞令视公，彼时爱此声，每不忘，屈指已十七年矣。”因道：“公此举未及第，后六年当魁天下。”皆如其言。至今汴河岸常有“张听声”，盖袭其名也。

钱秀才知人三世姓

余幼时随母氏在常州，时见钱秀才开图书，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妇姓，女子知夫姓，无不验。吾家之姊，长适吴氏，次适沈氏，钱阅书皆言夫姓吴，当时怪其差缪。后数年，沈姊离婚归宗，嫁吴宽夫，不知图书何为而亿中乃尔。生齿浩繁，岂此数帙文字所能该括？

卦 影

熙宁间，蜀中日者费老篮《易》，以丹青寓吉凶。在十二辰，则画

鼠为子，画马为午，各从其属。画牛作二尾则为失，画犬作二口为哭，画十有一口则为吉，其类不一，谓之卦影，亦有繇词，以相发明。其书曰《轨革》，费老筮之无不验。其后转相祖述，不知消息盈虚者，往往冒行此术，盖中否未可知也，求筮者得幅纸画人物，莫测吉凶，待其相符，然后以为妙。卜以决疑，而转生疑，非先王命卜之意也。其画人物不常，鸟或四足，兽或两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为怪以见象。朝士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蹑朝靴，绀缘缬，朋从目为“活卦影”。又开封李昂作卦影，自云能识倚伏，每筮得象，则说谕人，亦有理趣。余目击一事，曾有一卒持百钱来筮，昂探蓍布卦，即画人裹巾，半衣白，半衣绿，以杖荷二妇人头。昂曰：“卜者士人，半衣白似无官，半衣绿似有官；半绿似无出身，半白又似有出身；荷二妇人头，两头阴，以为贵人之首云。”后询知卜者何大正也。何以布衣上书言元祐皇后称旨得官，后又言元符皇后忤旨失官，卜时方被罪。昂术精妙，余每求筮，或中或否，不能尽如此。或言日者占筮，系其穷通，所谓术果如何哉！

文彦博九十二岁善终

文潞公在贝州时，有黄琠者，为公筮。用一幅大绫，写“九十二岁善终”六字，藏于家。考公自二十八岁作两制，知成都；四十二岁平贝州贼，作宰相凡五十余年。平日未尝降官，虽赎铜罚俸亦无。元祐初，平章军国重事，久之以太师、河东节度使、侍中居西京。绍圣元年，公九十二岁，坐异意降太子少保，河南府差通判来取节钺。月余终。

何执中遇五有喜庆

何执中第五，微时从人筮穷达，其人云：“公不第五否？”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连称奇绝，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喜

庆。”何以熙宁五年乡荐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岁随龙，崇宁五年作宰相，每迁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验如此。

戚山梦得登第时

湖州戚山，嘉祐末梦人书玉旁页字示之，云：“御名，此汝及第时。”戚多与亲旧道之。治平登极，而御名不如所梦，戚谓无验。不数年，神考龙飞，正协其字。乡人素闻其详，尤以为神。是举不预荐，方叹惋，忽有旨展年免解，湖州惟戚山一名预免，来年遂过省登第。

李充梦裸身见舒亶

常州李充，元丰间在太学，梦裸身见舒亶。时舒主学，李意裸身有脱白之兆，甚喜。后太学贿狱起，事连诸生，李亦系御史台。舒为中丞，夜阅囚，李正裸身对之，因悟前梦。

蔡子李女知前生事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润州丹阳王家儿，访之果然，妻子尚在，来见之，相语如昔。至八、九岁，渐熟世境，旋忘前事。雍丘李三礼，生女小师，数岁则曰：“我是黄州黄陂典吏刊本作史。雷泽男享甫，年十七岁，病疮卒。”雍丘牛商多在黄陂，寻问如合符契。他日雷泽往视小师，一见便呼为父。政和八年，小师来黄陂，抱其旧母号泣，又数与邑

人说其平昔，皆验。

王震五十岁水厄

王震子发，平时人相之云："五十岁水厄。"绍圣二年，责知袁州，五十岁矣。畏水厄，乃陆行至蕲水，疽发顶上，不可救，遂卒。岂所谓水厄者，厄于蕲水耶？

朱斋郎遇青眉子授异术

湖州安吉朱斋郎，昔游池州，齐山张道人与之一幅白纸，令寻"青眉子"，云："刺墨为眉，多作丐者。"朱他日在乡闾，见群丐中有刺青眉者，因叩之。青眉初诟骂，洎朱转与张所寄纸，即笑曰："张老无恙乎？"先是，涎唾被面，一窍殍耳；既笑，天真粲然，尘不可掩，宛若贵人。良久，谓朱曰："汝无仙骨，又家富，黄白术不足以相累，有小技可以安乐终天年。"即授之而去。朱自尔大能饮啖，凡四十年无老态。崇宁乙酉，朱病，挐舟入吴兴，将见刘焘。会刘往西安，不能俟，亟呼季父翼中，传其术，语竟引舟归。季父素病，由是康健。不知所谓术者何如也。

饶珙名位全似崔判官

抚州饶珙未第时，遇浮屠子语之曰："公他日名位，全如今润州崔

判官。”饶未之信。后四十年，以朝请郎通判润州，正先公作守时也。到官岁余，因治厅事，得通判题名石刻，见崔判官姓名，法云：“司封员外郎，某年月日到、罢。”饶欣然记前言，乃求得老吏，询崔罢去后事，乃云：“得替至扬州，不讳。”饶心动，即上致仕状，先公闻之，力劝止，然卒不免。

桂阳监僧人入石复还

熙宁初，凌运勾权知桂阳监，坐失入死罪废黜。初，桂阳一僧携二徒游庐山，数岁，独其徒归，颇有金帛，日从搏饮。僧之姊讼于官，执其徒鞫问，具得僧度牒、衣钵，其徒云：“未至桂阳三十里，江岸大石，同憩其旁。石忽开，有老人召僧入，石复合，至暮候之不出，遂归。”狱中大笑其诞，峻治，竟伏辜，二徒皆坐斩。数月，僧至桂阳，徒家诉冤，官吏由是抵罪。问僧，果入石壁中，见老人，语良久，从地户出，乃在鼎州桃源，僧乞食缓行还乡。事有如此者，至今桂阳监现有案牍。

张大卿婢柳箱异事

古传剑侠甚著，近世寂不闻，先令人尝言常州张大卿一事，疑其剑侠也。云张买得婢，年三十余，虽不艳丽，风骨语论，非凡物也。自挈一柳箱缄固，每戒人勿发。寻常十数日则失之，夜半后复从天窗中来，张心异之，不敢诘。岁余生一女子，张意绸缪，俟其去，乃发箱视之，中藏一短剑及皂半臂，无他物，才归已觉，大怒曰：“奈何不听吾言！”取半臂披之，挥剑断其女头，倏然飞去，张急挽，已失所在。至今张氏祀于家祠，柳箱存焉。

紫姑神

古传紫姑神，近世尤甚，宣和初禁之，乃绝。尝观其下神，用两手扶一筲箕，头插一箸，画灰盘作字，加笔于箸上，则能写纸，与人应答，自称“蓬莱大仙”，多女子也，有名字伯仲，作文可观，著棋则人无能敌者。余寓南海，有一假儒衣冠者，能迎致其神，在书室中和余诗云：“古书读尽到今书，不独才余力有余。自是丹山真凤子，太平呈瑞只须臾。”其人自不能文，疑有神助。然不识字人致之，则不能书，但以箸宛转画灰盘尔。此何理也？

江南俗事诸神

江南俗事神，疾病官事专求神，其巫不一，有号“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荤；有号“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为酌，名称甚多。尝于神堂中见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刘帝之号，盖五代周、晋、汉也，不知何故祀之，祀词并无义理。又以傀儡戏乐神，用禳官事，呼为弄戏。遇有系者，则许戏几棚。至赛时，张乐弄傀儡，初用楮钱，爇香启祷，犹如祠神。至弄戏，则秽谈群笑，无所不至。乡人聚观，饮酒醉，又殴击，往往因此又致讼系，许赛无已时。

张昇消怪

张昇侍中初监榷务，相传厅事有鬼物，官吏不敢宿直舍。张至，独

寝厅上。夜半后，有物扪其足，如冰冷；须臾自足而上，循至顶复下，如此再四。张闭目引手持之，乃一毛臂甚巨，不敢视其状，但坚持之。闻鸡唱，忽作人语，初甚厉，已而渐逊，且言：“公官至侍中，语泄天机，自有阴祸，幸舍我。”张皆不恤，渐觉手中消铄，至晓都尽，怪遂绝。张每戒人云：“夜中但不开目，便不怖畏。”仲姊之夫先为张婿，亲为余言不妄。

湖州状元之兆

熙宁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为权臣所轧，故居第二，大父颇不平。湖州道场山有老僧，为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场山在州南离方，文笔山也，低于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缘，即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笔。既成，语州人曰：“后三十年出状元。”大观贾安宅，政和莫俦，相继为廷试魁。此吾家事，非诞也。

琼管无登第士

琼管四郡在海岛上，士人未尝有登第者。东坡责儋耳，与琼人姜唐佐游，喜其好学，与一联诗云：“沧海何尝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东坡语姜云：“俟他日有验，当续成篇。”崇宁兴学，丕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进，虽垦辟已久，恐卤瘠终无嘉谷尔。

常州诸胡富贵奕世　吕惠卿家不利女婿

常州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枢密，宗愈继执政，宗回、宗师、宗炎、奕修皆两制，宗质四子同时作监司，家资又高，东南号“富贵胡家”。相传祖茔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婿，余母氏乃尊行，如渭阳诸婿，钱昂、黄辅国、李诗、柳廷俊、张巨、陈举、蒋存诚，皆为显官，余无不出常调。吕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婿，不唯碌碌无用，如长倩余中，成婚二十余年，元祐初观望朝廷，上疏乞诛吕吉甫谢天下，后竟离婚。亦云祖茔三女山风水相刑也。余表侄李熙瑕，狂生登第，吉甫以孙女妻之，自延安帅遣人纳吉，礼貌甚盛。熙瑕在京师，忽诣开封府投牒，愿离婚。蔡元长尹京，惊问所以，并无违律及不争财物，熙瑕但言平生不喜与“福建子”交涉，元长怒叱出，卒成婚。时人谓吕家风水已应。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目为“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辞。吉甫、元长皆闽人，故熙瑕戏之耳。

大姑李

大父居湖州城西，绕宅为园，植果，有一李树实佳。家有姑，自幼时爱食，因占护，每李熟，他人莫敢采，家人号为“大姑李”，传其种于外。后数十年，诸父贫不能有祖构，而姑所嫁丁维为中大夫，典郡且富，遂售其地建宅，大姑尚无恙，竟得旧李。

荆公吴夫人好洁一

王荆公妻越国吴夫人，性好洁成疾，公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

荆公吴夫人好洁二

荆公吴夫人有洁疾，其意不独恐污已，亦恐污人。长女之出，省之于江宁，夫人欣然裂绮縠制衣，将赠其甥，皆珍异也。忽有猫卧衣笥中，夫人即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终不肯与人，竟腐败无敢取者。余大父至贫，挂冠月俸折支，得压酒囊，诸子幼时，用为胫衣。先公痛念兹事，既显，尽以月俸颁昆弟宗族，终身不自吝一钱。诸父仰禄以活，不治生事。晚年迁谪，族人失俸，大有狼狈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窃谓使荆公与大父易地，吴夫人安得有此疾！

旱魃

世传妇人有产鬼形者，不能执而杀之，则飞去，夜复归就乳，多瘁其母，俗呼为“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窃其家物以出，儿魃窃外物以归。初虞世和甫，名士善医，公卿争邀致，而性不可驯狎，往往尤急于权贵。每贵人求治病，则重诛求之，至于不可堪，所得赂旋以施贫者。最爱山谷黄庭坚，尝言：“山谷孝于亲，吾爱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归山谷。山谷尝语朝士：“初和甫于余，正是一儿旱魃。”时坐中有素厌苦和甫者，率尔对曰：“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伶人讥崇宁当十钱

崇宁铸九鼎，帝鼐居中，八鼎各镇一隅。是时行当十钱，苏州无赖

子弟，冒法盗铸。会浙中大水，伶人对御作俳：“今岁东南大水，乞遣彤鼎往镇苏州。”或作鼎神附奏云：“不愿前去，恐一例铸作当十钱。”朝廷因治章綖 之狱。

伶人议正时事

伶人丁先现者，在教坊数十年，每对御作俳，颇议正时事。尝在朝门与士大夫语曰：“先现衰老，无补朝廷也。”闻者哂之。

伶人讥典帅王恩不习弓矢

王德用为使相，黑色，俗号“黑相”。尝与北使伴射，使已中的，黑相取箭焊头一发破前矢，俗号“劈筈箭”。姚麟亦善射，为殿帅十年，伴射常蒙奖赐。崇宁初，王恩以遭遇处位殿帅，不习弓矢，岁岁以伴射为窘。伶人对御作俳，先一人持一矢入，曰：“黑相劈筈箭，售钱三百万。”又一人持大矢入，曰：“老姚射不输箭，售钱三百万。”后二人挽箭一车入，曰：“车箭都卖一钱。”或问：“是何人家箭，价贱如此？”答曰：“王恩不及垛箭。”

茶牙人赐绯无文采直龙

杨鼎臣大夫尝为余言，绍圣间在成都，见提举茶马官，以课羡赐五品衣鱼。府中开宴，俳优口号有“茶牙人赐绯”之句，当时颇怒其妄发，

亦笞之。小人中有冷眼，最不可欺。元符末，广帅柯述除直龙图阁，移知福州，训词有云："延阁以待该博之士，傥践历中外，厥有成绩者，亦以命之。"柯无文采，颇不堪此"亦"字。

王安石新法用人不限资格

熙宁间，王介甫行新法，欲用人材，或以选人为监司。赵济、刘谊皆雄州防御推官，提举常平等事，荐所部官改官，而举将自未改官。盖用才不限资格，又不欲便授品秩，且惜名器也。其时多引人上殿，伶人对上作俳，跨驴直登轩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将谓有脚者尽上得。"荐者少沮。

文及甫

文及甫，潞公子也，二十八岁，以直龙图阁知陕州，士论少之。郡僚戏云："本州公筵，客将司奉台旨吃炒剥。"当时传以为笑。

钱 遹

钱遹田家子，高科朊 仕，性甚鲁。每遇失汗，则负重走斋中，汗出乃苏。既为禁从，犹如此，或取十余千钱，就帐内荷之以作力。诸方不载此法，但人生恶安逸、喜劳动，惜乎非中庸也。轻薄子以为此出汗方，编入御药院，可一笑，故记之。

误取父柩

元祐间有大臣，不欲书名氏。父尝贬死朱崖，寓柩不归。既贵，自过海迎取。已更数十年，无识其父柩者，于僧房中有数棺，枯骨无款记，不获已乃挈一棺归，与其母合葬。后竟传误取僧骨来。绍圣初，言者欲萋斐，以无验不敢举。

酒食地狱

杭州繁华，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员，都厅公事分委诸曹，倅号无事，日陪使府外台宴饮。东坡倅杭，不胜杯酌，诸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后袁毂倅杭，适与郡将不协，诸司缘此亦相疏，袁语所亲曰：“酒食地狱，正值狱空。”传以为笑。

李章巧口乞鱼

苏州李章，以口舌为生计，介甫集有《李章下第》诗，亦才子也。尝游湖州，人皆厌其乞索。曾诣富人曹监簿家，曹方剖嘉鱼，闻其来，遽匿鱼出对之，章已入耳目。既坐，曹与论文，不及他事，冀其速去，谈及介甫《字说》，章因言：“世俗讹谬用字，如本乡苏州，篆文鱼在禾左，隶书鱼在禾右，不知何等小子，移过此鱼。”曹拊掌，共匕箸。

郭进戒子

昔有郭巨公进建第，落成日，设诸匠列坐于子弟右。或以为不可，巨公指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其子弟曰："此卖屋者，固自有序。"识者以为名言，可为破家子戒。

苏掖置产

常州苏掖，仕至监司，家富甚啬。每置产，吝不与直，争一钱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时以微资取奇货。尝买别墅，与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我辈他日卖之，亦得善价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竞传其语。

郎忠厚富贵亲情

钱塘郎忠厚，游当涂诸公间，颇稔熟，好叙亲旧，见势位无不纳拜者。至人失势，则相疏。时人目之为"富贵亲情"。

润州监征与务胥合盗官钱

润州一监征，与务胥盗官钱，皆藏之胥家，约曰：“官满分以装我。”胥伪诺之。既代去，卒不与一钱，监征不敢索，悒悒渡扬子江，竟卒于维扬。胥得全贿，遂富，告归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见监征褰帏而入，即诞子，甚慧。长喜书，胥使之就学。二十岁登第，胥大喜，尽鬻其产，挈家至京师，为桂玉费。其子调官南下，已匮乏，至维扬病亡。胥无所归，贫索无聊，悔悟而卒。

赵廷臣

赵廷臣故渝州洞蛮，与诸酋约降朝廷。至洞，赵乃率诸酋杀之，扬言众叛，掩以为己功，又尽得其财物。故廷臣世资高，筮仕被擢用。生子谂，少年及第，几为殿魁；未三十岁，升朝为国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自河东提刑配琼州，母、妻、妹分配岭外，家资没官。识者谓谂等乃诸洞酋后身。

沈括妻妒暴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塞垣，为闻人。晚娶张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时被棰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恕。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张出也。存中长子博毅，前妻儿，张逐出之。存中时往赒给，张知辄怒，因诬长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责安置秀州。张时时步入府中，诉其夫子，家人辈徒跣从劝于道。先公闻之，颇怜仲姊，乃夺之归宗。存中投闲十余年，绍圣初复官，领宫祠。张忽病死，人皆为存中贺，而存中恍惚不安。船过扬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得无患，未几不禄。或疑平日为张所苦，又在患难，方幸相脱，乃尔何耶？余以为此妇妒暴，非碌碌者，虽死魂魄犹有凭藉。

胡宗甫妻

胡宗甫妻张氏，极妒。元丰中官京局，母氏常过其家。有小婢云英行酒，与主人相顾而笑，张见而嫌之。婢亦觉，是夕，自缢于厕。家人惊告，张饮嚼自如。母氏不遑处，乃归。明年，张之爱女病，作婢语责张曰：“我由尔死，尚未足道；既闻之，饮食笑乐安忍耶？必令主死，尔诸子继之，使尔孑然无聊，以偿我昔痛！”未几，宗甫捐馆，张遽出京还常州，三子尽亡，姑妇四人孀居。张晚年病发，宛转哀鸣，求诸婢餔饲扶掖，或责以前事，则流涕无语，如是十余年乃卒。

王韶多杀伐之报

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知洪州，学佛，一日问长老祖心曰：“昔未闻道，罪障固多，今闻道矣，罪障灭乎？”心曰：“今有人，贫负债，及富贵而债主至，还否？”韶曰：“必还。”曰：“然则闻道矣，奈债主不相放何耶！”未几，疽发于脑卒。

倡 妇

倡妇，州郡隶狱官以伴女囚。近世择姿容，习歌舞，迎送使客，侍宴好，谓之弟子，其魁谓之行首。

男 倡

书传载弥子瑕、闳、籍孺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郡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倡，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

佚文

杨鼎臣葬母

绵州杨鼎臣，年十余岁，所生母死，殡菜园中。后十年登第，调官，欲积俸营葬，凡两任，不能办。后改官知彭州九陇县，升朝为安倅，追赠所生邑号，方获襄事。杨每惧微时草率，棺衾不如法。既彻面衣若生，衣装俨然，盖已三十年。杨抱持恸绝，奉尸易衣而葬，观者感叹，诚孝之报如此。

《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一三，题《积俸葬母》

姚舜仁明堂议

崇宁初，姚舜仁献明堂议，以秘书少监修建明堂，专掌制度。姚议太室用茅覆，尊尧制也，竟不成。政和初，睿断天成，遂建合宫之制，不用茅，可见姚论之迂。亲祠北郊，自祖宗以来不得定议，议者多曰："天子祭天地，大裘而冕。"传云："大裘，黑羔裘也。"夏至极暑，至尊御羔裘不便，遂中辍。政和初，始定夏祭之礼。圣人之于天道，宜自得之。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七七

老学庵笔记

【宋】陆游　撰

高克勤　校点

校点说明

《老学庵笔记》十卷，宋陆游撰。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著述繁富，现存作品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和《老学庵笔记》等。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所著的笔记。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夏，陆游命名自己的书室为“老学庵”，自言“予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命庵”（《剑南诗稿》卷三三《老学庵》诗自注）。这部笔记当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老学庵笔记》所记内容，多为作者耳闻目睹之事，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记录了当时大量的史实和掌故，可补正史之阙，而且反映了陆游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也是研究陆游及其作品的重要资料。作者既富诗人之才，又具史家之识，因此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颇富文学色彩。书中每条记载，少则二三十字，多至三四百字，文笔简练，语言隽永，耐人寻味。前人对此书的评价一直较高。宋人陈振孙称陆游“生识前辈，年登耄期，所记所闻，殊可观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又云：“《宋史·艺文志》又载游《山阴诗话》一卷，今其书不传，此编论诗诸条，颇足见游之宗旨，亦可以补诗话之阙矣。”（卷一二一子部杂家类）清人李慈铭亦云：“其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越缦堂读书记》）总之，在宋人笔记中，本书是较有价值的一种。

《老学庵笔记》，陆游生前并未刊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

由其子陆子遹刻印，共十卷，是为陆氏家刻本。明代此书以收入会稽商濬所刻《稗海》中的流行较广。清代毛晋《津逮秘书》所收即据《稗海》本，并以景宋本作校勘；后来的《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本所收，均据《津逮秘书》本覆印。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辑据陆氏家刻本钞的穴砚斋钞本为底本，校以清人何焯（义门）校本和《津逮秘书》等本，印入《宋人小说》丛书中。本书此次整理，即以商务本为底本，并参校他本，择善而从，凡底本有误者皆径加改正，不出校记。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老学庵笔记》有《续笔记》二卷，但今已不见。根据本丛书体例，此次整理只收录《老学庵笔记》全文，不作补遗辑佚，谨此说明。

卷第一

徽宗南幸至润，郡官迎驾于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顶轿子，一宦者立轿旁呼曰：“道君传语，众官不须远来！”卫士胪传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还京，服栗玉并桃冠、白玉簪、赭红羽衣，乘七宝辇。盖吴敏定仪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建炎苗、刘之变，内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扬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还行在，尚未得对，亦死焉。又有萧守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绌为外郡监，当前一日出城遂免。

临安父老言，苗、刘戕王渊在朝天门外，今都进奏院前。然《日历》及诸公记录皆不书，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录谓“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群盗如钟相、杨么乡语谓幼为么。战船有车船、有桨船、有海鳅头，军器有拏子、其语谓拏为饶。有鱼叉、有木老鸦。拏子、鱼叉以竹竿为柄，长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敌。程昌禹部曲虽蔡州人，亦习用拏子等，遂屡捷。木老鸦一名不藉木，取坚重木为之，长才三尺许，锐其两端，战船用之尤为便习。官军乃更作灰炮，用极脆薄瓦罐，置毒药、石灰、铁蒺藜于其中，临阵以击贼船，灰飞如烟雾，贼兵不能开目。欲效官军为之，则贼地无窑户，不能造也，遂大败。官军战船亦仿贼车船而增大，有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飞以步军平贼。至完颜亮入寇，车船犹在，颇有功云。初张公之

行，赵元镇丞相以诗送之云：“速宜净扫妖氛了，来看钱塘八月潮。”

鼎、澧群盗，惟夏诚、刘衡二砦据险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飞过洞庭湖。”其后卒为岳飞所破，盖语谶云。

赵元镇丞相谪朱崖，病亟，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镇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发，东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国人使，九盏：第一肉咸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炙 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饭咸豉旋鲊瓜姜；看食：枣馅子、髓饼、白胡饼、镮 饼淳熙 。

绍兴辛酉与虏交兵，虏遁，议者谓当取寿、颍、宿三州屯重兵，然后淮可保；淮可保，然后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为险固，其受敌惟东北两面而壕堑 重复，皆可坚守。至绍兴间，已二百余年，所损不及十之一。

汉人入仕，有以赀为郎者，司马相如、张释之是也；有入钱入谷赏以官者，卜式、黄霸是也。入钱谷则今买官之类，以赀则非也。

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获，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

黄元晖为左司谏，论事忤蔡氏，谪昭、潭，后复管勾江州太平观。谢表曰：“言之未尽，悔也奚追。”

张芸叟作《渔父》诗曰："家住耒江边，门前碧水连。小舟胜养马，大罟当耕田。保甲元无籍，青苗不著钱。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盖元丰中谪官湖湘时所作。东坡取其意为《鱼蛮子》云。

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士皆香。

明州江瑶柱有二种：大者江瑶，小者沙瑶。然沙瑶可种，逾年则成江瑶矣。海桧亦有二种。海桧夭矫坚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桧。海桧绝难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桧也。

晁以道为明州船场，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访之，坐间小雨，以道语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当之，必验无疑，君宜戒之。"士人辞去，至港口，践滑而仆，胫几折，疗治累月乃愈。

国初士大夫戏作语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谓朱衣吏及金带也。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腊破钱唐时，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仁宗赐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长也。其后"世"字之曾孙，又曰"伯"，则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车驾幸候潮门外大校场大阅。是日，上早膳毕出郊，从驾臣僚及应奉官并戎服拯 带子著靴。大阅毕，丞相、亲王以下赐茶。是日驾出丽正门，入和宁门，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战船，略计其费四百料。八艣战船长八丈，为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四艣海鹘船长四丈五尺，为钱三百二十九贯。

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常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公又笑曰："自首减等。"

秘阁有端砚，上有绍兴御书一"顽"字。唐有准敕恶诗，今又有准敕顽砚耶。

潘子贱《题蔡奴传神》云："嘉祐中，风尘中人亦如此。呜呼盛哉！"然蔡实元丰间人也。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师人谓蔡奴为郜六。

绍圣、元符间，汪内相彦章有声太学，学中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伸字彦时，亦新安人，终符宝郎。

曾文清夙兴诵《论语》一篇，终身未尝废。

先左丞言：荆公有《诗正义》一部，朝夕不离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谓荆公忽先儒之说，盖不然也。

靖康国破，二帝播迁，有小崔才人与广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捷俱匿民间，已近五十日，虏亦不问。有从官馈以食，遂为人所发，亦不免，不十日虏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

金贼劫迁宗室，我之有司不遗余力。然比其去，义士匿之获免者，犹七百人，人心可知。

国初，《韵略》载进士所习有《何论》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习《何论》一首。《何论》盖如"三杰佐汉孰优"、"四科取士何先"之类。

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予少时与之同在敕局，为删定官。谈经义滚滚不倦，发明极多，尤邃于小学云。

张芸叟过魏文贞公旧庄，居者犹魏氏也。为赋诗云："破屋居人少，柴门春草长。儿童不识字，耕稼郑公庄。"此犹未失为农。神宗夜读《宋璟传》，贤其人，诏访其后，得于河朔，有裔孙曰宋立，遗像、谱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军矣。欲与一武官，而其人不愿，乃赐田十顷，免徭役杂赋云。其微又过于魏氏，言之可为流涕。

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复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宫门名，犹我之宣德门也，年名则实曰重熙。建中靖国后，虏避天祚嫌名，追谓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维扬南渡时，虽甚苍猝，二府犹张盖搭狨坐而出，军民有怀砖狙击黄相者。既至临安，二府因言："方艰危时，臣等当一切贬损。今张盖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并权省去，候事平日依旧。"诏从之，实惩维扬事也。

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大骂云："遮汉敢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许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赂虏，诏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独存金鱼。又执政则正透，从官则倒透。至建炎中兴，朝廷草创，犹用此制。吕好问为右丞，特赐金带。高宗面谕曰："此带朕自视上方工为之。"盖特恩也。绍兴三年，兵革初定，始诏依故事服金带。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营使，以丞相领之，执政则为副使。上御朝，御营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后三省、密院相继奏事。其重如此。

张晋彦才气过人，然急于进取。子孝祥在西掖时，晋彦未老，每见

汤岐公自荐。岐公戏之曰："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是公合作底官职。余何足道！"所称之官，盖辅臣赠父官也，意谓安国且大用耳。晋彦终身以为憾。

绍兴末，巨公丁丑生者数人。或戏以衰健放榜，陈福公作魁，凌尚书景夏末名，张魏公黜落。

绍兴末，朝士多饶州人。时人语曰："诸公皆不是痴汉。"又有监司发荐京官状，以关节，欲与饶州人。或规其当先孤寒，监司者愤然曰："得饶人处且饶人。"时传以为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为光禄丞，李德远亦召为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灵幕次，李谓王曰："见公告词云：'其镌月廪，仍褫身章。'谓通判借牙绯，入朝则服绿，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见君告词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羡，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枢之字。"盖谓史丞相、张魏公也，满座皆笑。

予去国二十七年复来，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无复旧人，虽吏胥亦无矣。惟卖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话旧怆然。西湖小昭庆僧了文，相别时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与奉常诸公同检视郊庙坛壝，过而访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遗像，乃一老僧。使今见其人，亦不复省识矣。可以一叹。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

秦会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参政，委任颇专，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办，假手于士人陈丰。丰以其姓魏，遂以"晋绛和戎"对"郑公论谏"。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约、万俟元忠并拜左右揆。翰苑者仓猝取丰所作制以与沈公，而忘易晋绛、郑公之语。《实录》例载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删此一联，会去国不果。

陈福公长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议者拟其少英伟之气。予为编修官时，一日，与沈持要、尹少稷见公于都堂阁。公忽盛怒曰："张德远以元枢辄受三省枢密院诉牒，虽是勋德重望，亦岂当如此！"方言

此时，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尝见此公怒也。古人有贵在于怒者，此岂是耶？

李庄简公泰发奉祠还里，居于新河。先君筑小亭曰千岩亭，尽见南山。公来必终日，尝赋诗曰："家山好处寻难遍，日日当门只卧龙。欲尽南山岩壑胜，须来亭上少从容。"每言及时事，往往愤切兴叹，谓秦相曰"咸阳"。一日来坐亭上，举酒属先君曰："某行且远谪矣。咸阳尤忌者，某与赵元镇耳。赵既过峤，某何可免？然闻赵之闻命也，涕泣别子弟。某则不然，青鞋布袜，即日行矣。"后十余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诸暨，归而言曰："泰发谈笑慷慨，一如平日。问其得罪之由，曰不足问，但咸阳终误国家耳。"

张枢密子功，绍兴末还朝，已近八十，其辞免及谢表皆以属予。有一表用"飞龙在天"对"老骥伏枥"，公皇恐，语周子充左史，托言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则曰："某方丐去，恐人以为志在千里也。"

周笑解之曰："所谓志千里者，正以老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虽筋力衰，岂无报国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盖其谨如此。又尝谓予曰："先人有遗稿满箧，皆诸经训解，字画极难辨，惟某一人识之。若死，遂皆不传，岂容不亟归耶！"

汪廷俊从梁才甫辟为大名机幕，专委以修北京宫阙，凡五年乃成。岁一再奏功，辄躐迁数官。五年间，自宣教郎转至中奉大夫，其滥赏如此。

予在南郑，见西邮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东京，群盗降附者百余万，皆谓汝霖曰宗爷爷，盖此比也。

陈莹中迁谪后，为人作石刻，自称"除名勒停送廉州编管陈某撰"。刘季高得罪秦氏，坐赃废。后虽复官，去其左字，季高缄题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为愧也。孙仲益亦坐以赃罪去左字，则但自称"晋陵孙某"而已，至绍兴末复左朝奉、郎，乃署衔。

予尝与查元章读《太宗实录》，有侯莫陈利用者。予问有对否，元章曰："昨虏使有乌古论思谋可对也。"予曰："虏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陈可析为三姓，乌古论亦然，故为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学至忘寝食，经史多成诵，喜大骂剧谈。绍兴初，招徕，直谏无所忌讳。德昭对客议时事，率不逊语，人莫敢与酬对，而德昭愈自若。晚来临安赴省试，时秦会之当国，数以言罪人，势焰可畏。有唐锡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门茶肆中，素恶其狂，乃与坐，附耳语曰："君素号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然无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两草堂，一在万里桥之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万里桥故迹湮没不可见，或云房季可园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粗，束缚齐密，状如大饼餤 。不可遽烧，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为业者。孟蜀时，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为斧形，号"破柴都"。

谢景鱼名沦涤砚法：用蜀中贡余纸，先去黑，徐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 ，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

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法已。"

魏道弼参政使金人军中，抗辞不挠。虏酋大怒，欲于马前斩之，挥剑垂及颈而止，故道弼头微偏。

使虏，旧惟使副得乘车，三节人皆骑马。马恶则蹄啮不可羁，钝则

不能行，良以为苦。淳熙己酉，完颜璟嗣伪位，始命三节人皆给车，供张饮食亦比旧加厚。

淳熙己酉，金国贺登宝位使，自云悟室之孙，喜读书。著作郎、权兵部郎官邓千里馆之。因游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问曰："林公尝守临安耶？"千里笑而已。

谢子肃使虏回，云："虏廷群臣自徒单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单年过九十矣。"又云："虏姓多三两字，又极怪，至有姓斜卵者。"己酉春，虏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权改作九月一日。"其内乡之意，亦可嘉也。

杨廷秀在高安，有小诗云："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予语之曰："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详耳。"廷秀愕然问："古人谁曾道？"予曰："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是也。"廷秀大喜曰："便当增入小序中。"

卷第二

张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余，步趋拜起健甚。自言夙兴必拜数十，老人血气多滞，拜则支体屈伸，气血流畅，可终身无手足之疾。

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

秦会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设醮于天台桐柏观。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岭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颇有俊气，问季曰："公为太师奏章乎？"曰："然。"士人摇首曰："徒劳耳。数年间，张德远当自枢府再相，刘信叔当总大兵捍边。若太师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复敢与语，即上车去，醮之。明日而闻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钟山，涉锦溪，至灵泉，乃出石处，有数家专以取石为生。其佳者质温润苍翠，叩之声如金玉，然匠者颇闷之。常时官司所得，色枯槁，声如击朽木，皆下材也。

叶相梦锡尝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盖邻家。邻家讼之，谓他日且占地。叶判曰："东家屋被西家盖，仔细思量无利害。他时折屋别陈词，如今且以壁为界。"

蜀人任子渊好谑。郑宣抚刚中自蜀召归，其实秦会之欲害之也。郑公治蜀有惠政，人犹觊其复来，数日乃闻秦氏之指，人人太息。众中或曰："郑不来矣。"子渊对曰："秦少恩哉！"人称其敢言。

秦会之以孙女嫁郭知运，自答聘书曰：“某人东第华宗，南宫妙选，乃肯不卑于作赘，何辞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赘”字，曰：“太恶模样。”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缚得定。”闻者笑之。

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赵明诚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损宗室恩数，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于是皆散去。

吕正献平章军国时，门下客因语次，或曰：“嘉问败坏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吕惠卿，何况族党？此人妄意迎合，可恶也。”公又不答。既归，子弟请问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诗，多训戒语，后人取为签，以占吉凶，极验。射洪陆使君庙以杜子美诗为签，亦验。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临行遣僧则华往求签。得《遣兴》诗曰：“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网罟。林茂鸟自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予读之惕然。顾迫贫从仕，又十有二年，负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举过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长，病右臂，以左手握笔，而字法劲健过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犹是自幼习之。梁子辅年且五十，中风，右臂不举，乃习用左手。逾年，作字胜于用右手时，遂复起作郡。

赵广，合淝人，本李伯时家小史。伯时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马，几能乱真。建炎中，陷贼。贼闻其善画，使图所掳妇人，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胁以白刃，不从，遂断右手拇指遣去。而广平生实用左手。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又数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多广笔也。

禁中旧有丝鞋局，专挑供御丝鞋，不知其数。尝见蜀将吴珙被赐数百緉，皆经奉御者。寿皇即位，惟临朝服丝鞋，退即以罗鞋易之。遂废此局。

今上初即位，诏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进素膳。

旧制：皇帝曰“御膳”，中宫曰“内膳”。自寿成皇后初立，恳辞内膳，诏权罢。今中宫因之。

驾头，旧以一老宦者抱绣裹兀子于马上，高庙时犹然。今乃代以閤门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圣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赐宴罢，有振武都头卒，不堪一行人须索，忽操白刃入斫圣美。其子冒死直前护救，中三刀，左臂几断。虞候卒继至，伤者六人，死者一人，圣美脑及耳皆伤甚。明日，不能与虏使相见，告以冒风得疾。虏使戏之曰：“曾服花蕊石散否？”

前辈传书，多用鄂州蒲圻县纸，云厚薄紧慢皆得中，又性与面黏相宜，能久不脱。

刘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出局则杜门校雠，不与客接。既归蜀，亦分作三船，以备失坏。已而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余二舟无他，遂以归普慈，筑阁贮之。

隆兴中，议者多谓文武一等，而辄为分别，力欲平之。有刘御带者，辄建言谓门状榜子，初无定制，且僧道职医皆用门状，而武臣非横行乃用榜子，几与胥史卒伍辈同。虽不施行，然哓哓久之乃已。

饶德操诗为近时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醉时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恸哭，达旦乃下。又尝醉赴汴水。适遇客舟，救之获免。

徐师川长子璧，字待价，豪迈能文辞。尝作书万言，欲投匦，极言时政，无所讳避。师川偶见之，大惊，夺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读书，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才三四行，性之已尽一纸。后生有投贽者，且观且卷，俄顷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轻薄，遂多谤毁，其实工拙皆能记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

先君言：旧制，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喏。然绍兴中，予造朝，已不复喏矣。淳熙末还朝，则迎驾起居，阁门亦喝唱喏，然未尝出声也。又绍兴中，朝参止磬折遂拜，今阁门习仪，先以笏叩额，拜拜皆然，谓之瞻笏。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德拜宫、德寿殿二额，皆寿皇御书，旁署"臣某恭书"四字。今重华宫、重华殿二额，亦用此故事，今上御书。

予初见《梁·欧阳頠 传》，称頠 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及予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皆精铜，极薄而坚，文镂亦颇精，叩之冬冬如鼓，不作铜声。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阳卢秀才墓志》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盖谓世虽农夫、卒伍，下至臧获，皆能言孔夫子，而卢生犹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学也。若曰周公、孔子，则失其指矣。

《酉阳杂俎》云："茄子一名落苏。"今吴人正谓之"落苏"。或云钱王有子跛足，以声相近，故恶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钱王名其居曰"握发殿"，吴音"握"、"恶"相乱，钱塘人遂谓其处曰："此钱大王恶发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兴颂》，刻之瞿唐峡峭壁上。明年峡涨，有龙起硖中，适碎石壁，亦可异也。方刻石时，有夔州司理参军以恩榜入官，权教授，出赋题曰："歌颂大业刻金石。"或恶其佞，谓之曰："韵脚当云：'老于文学，乃克为之。'"闻者为快。

秦会之当国，有殿前司军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斩马刀，邀于望

仙桥下斫之，断轿子一柱而不能伤，诛死。其后秦每出，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挺卫之。初，斩全于市，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

吕元直作相，治堂吏绝严。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颊。吏官品已高，惭于同列，乃叩头曰：“故事，堂吏有罪，当送大理寺准法行遣，今乃如苍头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体。”吕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屦行泥泞中，此何等时，汝乃要存事体？待朝廷归东京了，还汝事体未迟。”众吏相顾称善而退。

秦会之问宋朴参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对曰：“太师过郭子仪，不及张子房。”秦颇骇曰：“何故？”对曰：“郭子仪为宦者发其先墓，无如之何；今太师能使此辈屏息畏惮，过之远矣。然终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勋业，太师是去不得底勋业。”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骤荐用至执政。秦之叵测如此。

洪驹父窜海岛，有诗云：“关山不隔还乡梦，风月犹随过海身。”《北户录》云：“岭南俗家富者，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以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为之。”据此，即东坡先生所记盘游饭也。二字语相近，必传者之误。

护圣杨老说：“被当令正方，则或坐或睡，更不须觅被头。”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后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乐也。”予虽未之试，然觉其言之有味。后读李端叔诗云：“粥后复就枕，梦中还在家。”则固有知之者矣。

陂泽惟近时最多废。吾乡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阆州南池亦数百里，今为平陆，只坟墓自以千计，虽欲疏浚复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镜湖之比。成都摩诃池、嘉州石堂溪之类，盖不足道。长安民契券，至有云“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者，盖尽为禾黍矣。而兴庆池偶存十三，至今为吊古之地云。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往时执政签书文字卒，著帽，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也。

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作胡桃结。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又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衣一箧，裤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祖妣云："当时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归乡，幕客来，亦必著帽与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从其子出仕，必著帽，遍别邻曲。民家或留以酒，亦为尽欢，未尝遗一家也。其归亦然。

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江渎庙西厢有壁画犊车，庙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车子也。"

吴幾先尝言："参寥诗云：'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时，不当云'无数满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临平山下路'，则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记得熟，故以五月为胜，不然止云六月，亦岂不佳哉！"

仲翼有书名，而前辈多以为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尝见其飞白大字数幅，亦甚工，但诚不免俗耳。

慈圣曹太后工飞白，盖习观昭陵落笔也。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今不知何在矣。

贾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孙也。资禀甚豪，尝谓仕宦当作御史，排击奸邪，否则为将帅攻讨羌戎，余不足为也。故平居惟好猎，常自饲犬。有妾焦氏者，为之饲鹰鹞。寝食之外，但治猎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彦国勤王不进，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责之，且约不复饷其军。彦国愧而去。及张邦昌伪赦至，率郡官哭于天庆观圣祖殿，而焚其赦书伪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试才一郡，而所立如此。许、颍之间猎徒谓之贾大夫云。

淮南谚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验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喙于翼间。

陈亚诗云："陈亚今年新及第，满城人贺李衙推。"李乃亚之舅，为医者也。今北人谓卜相之士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谓以其巡游卖术，故有此称。然北方人市医皆称衙推，又不知何谓。《字说》盛行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又以类相从为《字会》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尽用《字说》，特免省。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亦用《字说》中语。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和霄字韵诗》云："虽贫未肯气如霄。"人莫能晓。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说》霄字，云：凡气升此而消焉。"其奥如此。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字说》，尝因浴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庭邽、张遇以下，皆有之。李黄门邦直在真定，尝寄先左丞以陈赡墨四十笏，尽以为伯祖寿。晚年择取尤精者，作两小箧，常置卧榻，爱护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举箧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宝，汝宜谨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时，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方务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宫桧至多。桧花开时，蜜蜂飞集其间，不可胜数。作蜜极香而味带微苦，谓之桧花蜜，真奇物也。欧阳公守亳时，有诗曰："蜂采桧花村落香。"则亦不独太清而已。

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用之云："割愁还有剑铓山。"或谓可言"割愁肠"，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处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华喜读书，每语人曰："天上无凡俗仙人。"此妙语也。

仙传载：有遇神仙，得仙乐一部，使献诸朝，曰："以此为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虚遇异境，有人谓之曰："此稚川仙府也。"正始乃年号，稚川乃人字，而其言乃如此，岂道华所谓"凡俗仙人"耶？

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其后少缓，而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又久之，而北取燕、蓟，调发非常，动以军期为言。盗贼大起，驯至丧乱，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归明官一州至百余员，通判、钤辖多者至十余员云。

本朝废后入道，谓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华阳教主，其实乃一师号耳。政和后，群黄冠乃敢上道君尊号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瑶华宫，遂去教主之称，以避尊号。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

卷第三

任元受事母尽孝，母老多疾病，未尝离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饮食，或以燥湿，或以语话稍多，或以忧喜稍过。尽言皆朝暮候之，无毫发不尽，五脏六腑中事皆洞见曲折，不待切脉而后知，故用药必效，虽名医不迨也。”张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辞曰：“尽言方养亲，使得一神丹可以长年，必持以遗老母，不以献公。况能舍母而与公军事耶？”魏公太息而许之。

僧法一、宗杲自东都避乱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黄金钗，每自检视。一伺知之。杲起奏厕，一亟探钗掷江中。杲还，亡钗，不敢言而色变。一叱之曰：“与汝共学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适已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礼而行。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宫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大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

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喜栽花酿酒以延客，居于观之东廊。一日，有道人状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数日乃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号落托者谋乱，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以不知谋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绝往还。忽有一道人，亦美风表，多技术，观之西廊。道士曰：“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曰：“我坐接无赖道人，几死于囹圄，岂敢复见汝耶！”因大骂，阖扉拒之。而此道人盖永嘉人林灵噩也。旋得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必厚报之。若水乘驿赴阙，命以道官，至蕊珠殿校籍，视殿修撰，父赠朝

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尝骂之，朝夕忧惧。若水为挥解，且以书慰解之，始少安。观中人至今传笑。

老叶道人，龙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尝有疾。居会稽舜山，天将寒，必增屋瓦，补墙壁，使极完固。下帷设帘，多储薪炭，杜门终日，及春乃出。对客庄敬，不肯多语。弟子曰小道人，极愿悫，尝归淮南省亲。至七月望日，邻有住庵僧，召老叶饭。饭已，亟辞归。问其故，则曰："小道人约今日归矣。"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岂能必如约哉！"叶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尝妄也。"僧乃送之归。及门，小道人者已弛担矣。予识之已久，每访之，殊无他语。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才入门，即引入卧内，烧香，具道其遇师本末，若先知者，亦异矣夫。

韩退之诗云："夕贬潮阳路八千。"欧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谓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为歇后，非也。《书》："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论语》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会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孙为门客，王会以妇弟为亲客，郭知运以离婚为逐客，吴益以爱婿为娇客，施全以剚刃为刺客，李季以设醮奏章为羽客，某人以治产为庄客，丁禩以出入其家为狎客，曹泳以献计取林一飞还作子为说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怀鸡絮，号恸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遗之，遂为吊客，足十客之数。

乡里前辈虞少崔言，得之傅丈子骏云："《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八句，盖古帝王相传以为大训，非箕子语也。至'曰皇极之敷言'，以'曰'发之，则箕子语。"傅丈博极群书，少崔严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详叩尔。

辛参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应天启运宫内臣武师说，平日郡中待之与监司等。企李初视事，谒入，谓客将曰："此特竖珰耳，待以通判，已是过礼。"乃令与通判同见。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师说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为动，顾卒曰："但扶，自当具奏。"雍容终礼。既退，遂奏待罪。朝廷

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

秦会之初赐居第时，两浙转运司置一局曰箔场，官吏甚众，专应副赐第事。自是讫其死，十九年不罢，所费不可胜计。其孙女封崇国夫人者，谓之童夫人，盖小名也。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间无一日不锻酒器，无一日不背书画碑刻之类。

张文潜言："王中父诗喜用助语，自成一体。"予按，韩少师持国亦喜用之，如"酒成岂见甘而坏，花在须知色即空"；"居仁由义吾之素，处顺安时理则然"；"不尽良哉用，空令识者伤"；"用舍时焉耳，穷通命也欤"。

岑参在西安幕府，诗云："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韦应物作郡时，亦有诗云："宁知故园月，今夕在西楼。"语意悉同，而豪迈闲澹之趣居然自异。

童贯既有诏诛之命，御史张达明持诏行。将至南雄州，贯在焉。达明恐其闻而引决，则不及正典刑，乃先遣亲事官一人，驰往见贯，至则通谒拜贺于庭。贯问故，曰："有诏遣中使赐茶药，宣诏大王赴阙，且闻已有河北宣抚之命。"贯问："果否？"对曰："今将帅皆晚进，不可委寄，故主上与大臣熟议，以有威望习边事，无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贯乃大喜，顾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达明乃至，诛之。贯既伏诛，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银镜，径三四尺，俄而敛缩不见。达明复命函贯首自随，以生油、水银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胜捷兵有死士欲夺贯首，达明恐亡之，乃置首函于竹轿中，坐其上。然所传盖妄也。

张达明虽早历清显，致位纲辖，然未尝更外任。奉祠居临川，郡守月旦谒之，达明见其驺导，叹曰："人生五马贵。"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吕居仁用此意作诗云："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已不凡。"

汤岐公自行宫留守出守会稽，朝士以诗送行甚众。周子充在馆中，

亦有诗而亡之。岐公以书再求曰："顷蒙赠言，乃为或者藏去。"子充极爱其遣辞之婉。

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其间数言信中者，盖范寥也。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徐师川以鲁直甥召用，至翰林学士。上从容问信中谓谁。师川对曰："岭外荒陋无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时为福建兵钤，终不能自达而死。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华州以华山得名，城中乃不见华山，而同州见之。故华人每曰："世间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华山。"张芸叟守同，尝用此语作绝句，后二句云："我到左冯今一月，何曾得见好孱颜。"盖同州亦登高乃见之尔。

淳化中，命李至、张洎、张佖、宋白修《太祖国史》。久之，仅进《帝纪》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吴淑修《太祖国史》，亦终不成。元丰中，命曾巩独修《五朝国史》，责任甚专，然亦仅进《太祖纪叙论》一篇，纪亦未及进，而巩以忧去，史局遂废。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尝住余姚法性，贫甚，有颂曰："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后住雪窦，雪窦在四明，与天童、育王俱号名刹。一日，同见新守，守问天童觉老："山中几僧？"对曰："千五百。"又以问育王谌老，对曰："千僧。"末以问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亚，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复拱手曰："敝院是实数。"守为抚掌。

处士李璞居寿春县，一日登楼，见淮滩雷雨中一龙腾拏而上。雨霁，行滩上，得一蚌颇大。偶拾视之，其中有龙蟠之迹宛然，鳞鬣爪角悉具。先君尝亲见之。

晏安恭为越州教授，张子韶为佥判。晏美髯，人目之为晏胡。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张戏之曰："来何晏乎？"满座皆笑。

晏景初尚书请僧住院，僧辞以穷陋不可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妇安能作无面汤饼乎？"景初曰："有面则拙妇亦办矣。"僧惭而退。

蜀俗厚。何耕类省试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时名，会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贺，而不议其偶近暗号也。师浑甫本名某，字浑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试。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浑甫也。俄遂登第，浑甫因以字为名，而字伯浑，人人尽知之。弟仕亦至郡倅，无一人议之者。此事若在闽、浙，讼诉纷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庙闻其清修独处，甚爱之。一日因得对，褒谕曰："闻卿出局，即蒲团、纸帐，如一行脚僧，真难及也。"起莘顿首谢。未几，遂擢为谏官。张真父戏之曰："吾蜀人如刘韶美、冯圜仲及仆，盖皆无妻妾，块然独处，与君等耳。君乃独以此见知得拔擢，何也？当挝登闻鼓诉之。"因相与大笑而罢。起莘方为言事官，而真父戏之如此，虽真父豪气盖一时，亦可见向来风俗之厚。

吴人谓杜宇为"谢豹"。杜宇初啼时，渔人得虾曰"谢豹虾"，市中卖笋曰"谢豹笋"。唐顾况《送张卫尉诗》曰："绿树村中谢豹啼。"若非吴人，殆不知谢豹为何物也。

徽宗南幸还，至泗州僧伽塔下，问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锡杖者何人？"对曰："是名木义，盖僧伽行者。"上曰："可赐度牒与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泸州自州治东出芙蕖桥，至大楼曰南定，气象轩豁。楼之右，缭子城数十步，有亭，盖梁子辅作守时所创，正面南下临大江，名曰来风亭。亭成，子辅日枕簟其上，得末疾，归双流。蜀人谓亭名有征云。

筇竹杖蜀中无之，乃出徼外蛮峒。蛮人持至泸、叙间卖之，一枝才四五钱。以坚润细瘦、九节而直者为上品。蛮人言语不通，郡中有蛮判官者为之贸易。蛮判官盖郡吏，然蛮人慑服，惟其言是听。太不直则亦能群讼于郡庭而易之。予过叙，访山谷故迹于无等佛殿。西庑有一堂，

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匾，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剧呼大笑，声如野兽，宛转毡上，其意甚乐。椎髻獠面，几不类人。见人亦不顾省。时方五月中，皆被毡毳，臭不可迩。

孔安国《尚书序》言："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隶为隶书，古为科斗。盖前一简作科斗，后一简作隶书，释之以便读诵。近有善隶者，辄自谓所书为隶古，可笑也。

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绍兴初，赵相元镇贵重，时方多故，人恐其不暇尽观双书，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直叙所请而并上之，谓之品字封。后复止用双书，而小简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师当国，有谄者尝执政矣，出为建康留守，每发一书，则书百幅，择十之一用之。于是不胜其烦，人情厌患，忽变而为札子，众稍便之。俄而札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衔，其烦弥甚。而谢贺之类为双书自若。绍兴末，史魏公为参政，始命书吏镂版从邸吏告报，不受双书，后来者皆循为例，政府双书遂绝。然笺启不废，但用一二矮纸密行细书，与札子同，博封之，至今犹然。然外郡则犹用双书也。

元丰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观佛书，每以故金漆版书藏经名，遣人就蒋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与朋侪往来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两版相合，以片纸封其际者。久之，其制渐精。或又以缣囊盛而封之。南人谓之简版，北人谓之牌子。后又通谓之简版，或简牌。予淳熙末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简版几废，市中遂无卖者。而纸肆作手简卖之，甚售。

士大夫交谒，祖宗时用门状，后结牒"右件如前谨牒"，若今公文，后以为烦而去之。元丰后，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衔，止云："某谨上。谒某官。某月日。"结衔姓名，刺或云状。亦或不结衔，止书郡名，然皆手书，苏、黄、晁、张诸公皆然。今犹有藏之者。后又止行门状，或不能一一作门状，则但留语阍人云："某官来见。"而苦于阍人匿而不告，绍兴初乃用榜子，直书衔及姓名，至今不废。

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薄，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

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大喜其说，每见亲友蓄丹，无多寡，尽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惊骇，急告以不宜多服。之道大笑不顾，然亦不为害，此盖禀赋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书丹，为石冷所逼，得阴毒伤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丝子凡数年，所服至多，饮食倍常，气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肿。急视之，随视随长，赤焮异常，盖大疽也。适四、五月间，金银藤开花时，乃大取，依良方所载法饮之。两日至数斤，背肿消尽。以此知非独金石不可妄服，兔丝过饵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医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邓王生月余，得痫疾，危甚，群医束手，虞世独以为必无可虑。不三日，王薨。信乎医之难也。

佛经戒比丘非时食，盖其法过午则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谓之非时。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谓勤苦不游嬉也。馆中著庭有园，每会饭罢，辄相语曰：“今日窥园乎？”此二事甚相类。

范丞相觉民拜参知政事时，历任未尝满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为承受，实专其事，长贰皆取决焉。梁师成为秘书省承受，坐于长贰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学士院而已。

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犹稍与外庭异。童贯真为太师，领枢密院，振古所无。

吴玠守蜀，如和尚原、杀金平、仙人原、潭毒阙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可谓名将矣。

蜀孟氏时，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数百房，皆并蒂。图其状于圣寿寺门楼之东颊壁间，谓之《瑞百合图》，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无世无之。

曹孝忠者，以医得幸。政和、宣和间，其子以翰林医官换武官，俄

又换文，遂除馆职。初，蜀人谓气风者为云，画家所谓赵云子是矣。至是京师市人亦有此语。馆中会语及宸翰，或谓曹氏子曰：“计公家富有云汉之章也。”曹忽大怒曰：“尔便云汉！”坐皆惘然，而曹肆骂不已。事闻，复还右选，除阁门官。

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静节钺致仕，居长安村墅。一夕，旌节有声，甚异，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时，安重诲、王峻皆尝有此异，见《周太祖实录》，二人者皆得祸。彝叔虽自是登枢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彝叔赴召时，有华山道人献诗曰：“北蕃群犬窥篱落，惊起南朝老大虫。”

崇宁中，长星出，推步躔度长七十二万里。

卷第四

谒丞相，虽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经筵或内祠奉朝请；班退，亦与从官同，卷班而出。三公无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与贵戚诸人杂立。

故相、前执政入朝，当张盖，史魏公始撤去。见任执政为宣抚使，旧用札子，关三省、枢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参政始改用申状。

百官入殿门，阁门辄促之曰：“那行。那去声，若云糯。”予去国二十七年复还，朝仪寖有不同，唯此声尚存。

四川宣抚使置司利州或兴元府，以见任执政为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抚司，当用申状，而倔强不伏。又以见任执政无用牒之理，于是但为申宣抚某官，不肯申宣抚司。此当拒而不受，或闻之朝廷，而宣抚使依违不能问也。

李公择、孙莘老平时至相亲厚，皆终于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择卒；三日，莘老卒，先后才一日。

曾子宣以大观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开以三日卒，先后才一日。

蔡京祖某、父准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张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府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亡后，可哀也。

予年十余岁时，见郊野间鬼火至多，麦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复不见。盖是时去兵乱未久，所谓人血为磷者，信不妄也。今则

绝不复见，见者辄以为怪矣。

太母，祖母也，犹谓祖为大父。熙宁、元丰间称曹太皇为太母。元祐中，称高太皇为太母，皆谓帝之祖母尔。元符中谓向太后为太母，绍兴中谓韦太后为太母，则非矣。

宣和末，郑伸自检按太师，忽落检按为真太师，国初以来所无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庙所以养慈圣、光献者，备极隆厚，佾官至中书令，会慈圣上仙，佾解官行服。服阕，当还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带三省长官，例换开府仪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济阳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后岂可用哉？

建炎大驾南渡后，每边事危急，则住常程，谓专治军旅，其他皆权止施行。又急则放百司，谓官吏权听自便。幸明州时，吕相欲并从官听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驾驻跸南京、扬州，而东京置留守司。则百司庶府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后大驾幸建康、会稽，而六宫往江西，则亦分为二：曰“行在某司”、“行宫某司”。已而大驾幸建康，六宫留临安，则建康为行在，临安为行宫。今东京阻隔，而临安官司犹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复也。

郭子仪三十年无缌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枢密逾二纪无功缌之戚，乃近岁事也。

故都紫霞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故晏公《冬宴诗》云：“狻猊对立香烟度，鹭 鸶 交飞组绣明。”今宝玉大弓之盗未得，而奉使至虏庭，率见之，真卿大夫之辱也。

南齐胡谐之谮梁州刺史范柏年于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问。谐之曰：“见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赐死。绍圣中，谪元祐大臣过岭，吕吉甫闻之，嘻笑曰：“捕得黄巢，笞而遣之。”

颜夷仲为少蓬，尚无出身，久之乃赐第，除西掖。

予在严州时，得陆海军节度使印，藏军资库，盖节度使郑翼之所赐印也。翼之南渡后死。

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狻，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其负物则少者轻，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妇人负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路，劫缚以归。亦忿争叫号求救，其实皆伪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阳怒却之，邻里共劝，乃受。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上元则入城市观灯。呼郡县官曰大官，欲人谓已为足下，否则怒。其歌有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盖《竹枝》之类也。诸蛮惟犵狑颇强习战斗，他时或能为边患。

童贯平方寇时，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比事平，有司计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吴元中丞相在辟雍，试经义五篇，尽用《字说》，援据精博。蔡京为进呈，特免省赴廷试，以为学《字说》之劝。及作相，上章乞复《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择之时为左相，语人曰："吴相此举，虽汤、武不能过。"客不解。择之曰："逆取而顺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谋劫虏寨，钦庙以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坚。及平仲败，彝叔乃请速再击之，曰："今必胜矣。"或问："平仲之举为虏所笑，奈何再出？"彝叔曰："此所以必胜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惧，无能用者。彝叔可谓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谢宫祠表》云："杂宫锦于渔蓑，敢忘君赐；话玉堂于茅舍，更觉身荣。"时叹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马，傥邂逅于初心。"尤佳。

秘书新省成，徽庙临幸，孙叔诣参政作贺表云："蓬莱道山，一新群玉之构；勾陈羽卫，共仰六飞之临。"同时无能及者。

钱逊叔侍郎，少时溯汴，舟败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犹苦腰痛，不悟其故。视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识，若擎其腰间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辽相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诗题其后以赐之，云：“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会稽法云长老重喜，为童子时，初不识字，因埽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诗。其警句云：“地炉无火客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拾得断麻缝坏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辟修撰守会稽，闻喜名，一日召之与游蕺山上方院，索诗。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观山外山。”盖戏用公辟体也。

吕吉甫在北都，甚爱晁之道。之道方以元符上书谪官，吉甫不敢荐，谓曰：“君才如此，乃自陷罪籍，可惜也。”之道对曰：“咏之无他，但没著文章处耳。”其悻气不挠如此。

晁之道与其弟季比同应举，之道独拔解。时考试官葛某眇一目，之道戏作诗云：“没兴主司逢葛八，贤弟被黜兄荐发。细思堪羡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

张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为名，而字文潜。

张文潜《虎图诗》云：“烦君卫吾寝，起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讥其似猫也。

白乐天有《忠州木莲》诗。予游临邛白鹤山寺，佛殿前有两株，其高数丈，叶坚厚如桂，以仲夏发花，状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时有声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尝见。

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易之。

旧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仆射则去姓。元丰新制，以仆射为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间不复用尔。

顷岁驳放秦埙等科名，方集议时，中司误。以“驳”为剥。众虽知其非，畏中司者护前，遂皆书曰“剥”，可以一笑。

余深罢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实绝大而美，名曰“亮功红”。“亮功”者，深家御书阁名也。靖康中，深谪建昌军。既行，荔枝不复实。明年，深归，荔枝复如故。乃知世间富贵人，皆有阴相之者。

绍圣中，蔡京馆辽使李俨，盖泛使者，留馆颇久。一日，俨方饮，忽持盘中杏曰：“来未花开，如今多幸。”京即举梨谓之曰：“去虽叶落，未可轻离。”

宣和末，黄安时曰：“乱作不过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复苏，是将使之身受祸也。天下其能久无事乎！”

唐拾遗耿纬《下邽喜叔孙主簿郑少府见过》诗云：“不是仇梅至，何人问百忧。”苏子由作绩溪令时，有《赠同官》诗云：“归报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穟欲蚕眠。”盖用纬语也。近岁，均州版本辄改为“仇香”。

僧宗昂住会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复相，宗昂被敕住持。郎官马子约题诗法堂壁间曰：“十年衰病卧林泉，鹓鹭群飞竞刺天。黄纸除书犹到汝，固知清世不遗贤。”

慎东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钱塘江，沙上露坐，设大酒樽，怀一杯，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顾子敦适遇之，亦怀一杯，就其樽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亦不与之语。酒尽，各散去。伯筠工书，王逢原赠之诗，极称其笔法，有曰：“铁索急缠蛟龙僵。”盖言其老劲也。东坡见其题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篾束枯骨耳。”伯筠闻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阳有戴叔伦碑，是其遗迹。

予为福州宁德县主簿，入郡，过罗源县走马岭，见荆棘中有崖石，刻“树石”二大字，奇古可爱。即令从者薙除观之。乃“才翁所赏树石”六字，盖苏舜元书也。因以告县令项膺服，善作栏楯护之云。

铜色本黄，古钟鼎彝器大抵皆黄铜耳。今人得之地中者，岁久色变，理自应耳。今郊庙所制，乃以药熏染令苍黑，此何理也。

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仙源县，阳夏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二县矣，司封殆失职也。

蔡京为太师，赐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称“公相”。童贯亦官至太师，都下人谓之“媪相”。

馆职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钱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时，尝戏曰：“岂所谓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旧谓馆职为省官，故云。

赵相初除都督中外军事，孙叔诣参政时为学士，当制，请曰：“是虽王导故事，然若兼中外，则虽陛下禁卫三衙皆统之，恐权太重，非防微杜渐之意。”乃改为都督诸路军马。制出，赵乃知之，颇不乐。

吕居仁诗云：“蜡烬堆盘酒过花。”世以为新。司马温公有五字云：“烟曲香寻篆，杯深酒过花。”居仁盖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师川拟荆公‘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云‘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盖师川专师陶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

傅丈子骏奏事，误称名，退而移文阁门，请弹奏。阁门以殿上语非有司所得闻，不受，子骏乃自劾。诏放罪。

从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极康宁。自言少时因读《千字文》有所悟，谓“心动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尝动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军者，贝州也。王则据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节镇。及宣和中复幽州，乃建为永清军节度，以命郭药师。药师果亦叛，盖不祥也。

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

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

鲁直诗有《题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盖偶书扇上耳。至诗中作“吹愁去”，嘏诗中作“吹愁却”，“却”字为是。盖唐人语，犹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黄陵庙碑》辨“陟方”事，非也。古盖谓适远为陟，《书》曰：“若陟遐必自迩。”犹今人言上路也。岂得云南方地势下耶？

常瓌字子然，河朔人，本农家。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虽走史铃下皆然，无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谓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意使人不可效耳。

汤丞相封庆国公，命下，汤公谓此仁宗赐履之国，自天圣以来无封者，欲请避之。或曰：“何执中尝封庆国公矣。”汤公曰：“执中不知引避，此何足为法哉！”卒辞之，改封岐。

古所谓长夜之饮，或以为达旦，非也。薛许昌《宫词》云：“画烛烧阑暖复迷，殿帷深密下银泥。开门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谓长夜之饮也。

王逸少《笔经》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老杜所谓“苔卧绿沉枪”，盖谓是也。

欧阳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诗。欧诗云：“雪里花开人未知，摘来相顾共惊疑。便当索酒花前醉，初见今年第一枝。”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耳。及游成都，始识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著花，状如垂丝海棠。曾子固《杂识》云：“正月二十间，天章阁赏小桃。”正谓此也。

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汪彦章草赦书，叙军兴征敛，其词云：“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

忘；一时社稷之忧，非予获已。”最为精当。人以比陆宣公兴元赦书。然议者谓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道君数之，又不应曰“祖宗”，彦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难也。

童汪锜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本谓幼而能赴国难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贯告词云“尔祖汪锜”，误也，或云故以戏之。

刘长卿诗曰：“千峰共夕阳。”佳句也。近时僧癞可用之云：“乱山争落日。”虽工而窘，不逮本句。

李后主《落花》诗云：“莺狂应有限，蝶舞已无多。”未几亡国。宋子京亦有《落花》诗云：“香随蜂蜜尽，红入燕泥干。”亦不久下世。诗谶盖有之矣。

《隋唐嘉话》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号‘崔公望省楼’。”又小说载：御史久次不得为郎者，道过南宫，辄回首望之，俗号“拗项桥”。如此之类，犹是谤语。予读郑畋作学士时《金鸾坡上南望》诗，云：“玉晨钟韵上空虚，画戟 祥烟拥帝居。极目向南无限地，绿烟深处认中书。”则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林下何曾见一人”，灵澈诗也；“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也；“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也；“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也；“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也；“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在家贫亦好”，戎昱诗也。

汉隶岁久风雨剥蚀，故其字无复锋铓。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笔作隶，自谓得汉刻遗法，岂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尝排蔡京于钦圣太后帘前。太后不以为然，曾公论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盖禁中语，欲遣之使退，则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复留。

赵正夫丞相薨，车驾临幸。夫人郭氏哭拜，请恩泽者三事，其一乃

乞于谥中带一“正”字。余二事皆即许可，惟赐谥事独曰：“待理会。”平时徽庙凡言“待理会”者，皆不许之词也。正夫遂谥“清宪”。

富郑公初请功德院，得敕额曰“奉亲”。已而乃作两院，共用一名，谓之南奉亲院、北奉亲院。

陈鲁公薨，以其遭际龙飞，又薨于位，与王岐公同，于是诏用岐公元丰末赠典，超赠太师，其他恩数皆视岐公，犹可也，及其家请谥，遂特赐谥曰“文恭”，盖亦用岐公谥。用他人之谥以为恩数，自古乌有此事哉！

谚有曰“濮州钟”，世不知为何等语。尝有人死，见阴官，濮州人也，问以此，亦不能对。予案，此事见《周世宗实录》：显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观。先是，乾明门外修太清观成，上闻濮州有大钟，声闻十里，乃命徙之，以赐是观，至是往观焉。

予参成都议幕，摄事汉嘉，一见荔子熟。时凌云山、安乐园皆盛处，纠曹何预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日相与同槃桓。薛许昌亦尝以成都幕府来摄郡，未久罢去，故其《荔枝》诗曰：“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但闻名。”盖恨不及时也。每与二君诵之。东坡守杭，法外刺配颜巽父子。御史论为不法，累章不已。苏公虽放罪，而颜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药涂盐钞而用，既毁抹，赂主者浸洗之。药尽去而钞不伤，虽老于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众。有司稍按治，辄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奸党，苏某亲旧，故观望害我。”

公形状牒。时治党籍方苛峻，虽监司郡守，得其牒，辄畏缩，解纵乃已。大观中，胡奕修为提举盐事，会计已毁抹盐钞，得其奸，奏之，黥窜化州，籍没资产，一方称快。

天下名山，惟华山、茅山、青城山无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坏之，今复葺于旁里许。

僧可遵者，诗本凡恶，偶以“直待众生总无垢”之句为东坡所赏，书一绝于壁间。继之山中道俗随东坡者甚众，即日传至圆通，遵适在焉，大自矜诩，追东坡至前涂。而涂中又传东坡《三峡桥》诗，遵即对东坡自言：“有一绝，却欲题《三峡》之后，旅次不及书。”遂朗吟曰：“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

旗。”东坡既悔赏拔之误，且恶其无礼，因促驾去。观者称快。遵方大言曰：“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故妒而去。”径至栖贤，欲题所举绝句。寺僧方砻石刻东坡诗，大诟而逐之。山中传以为笑。

卷第五

种徵君明逸，既隐操不终，虽骤登侍从，眷礼优渥，然常惧谗嫉。其《寄怀》诗曰：“予生背时性孤僻，自信已道轻浮名。中途失计被簪绂，目睹宠辱心潜惊。虽从鹓鸾共班序，常恐青蝇微有声。清风满壑石田在，终谢吾君甘退耕。”其忧畏如此。又有《寄二华隐者》诗曰：“我本厌虚名，致身天子庭。不终高尚事，有愧少微星。北阙空追悔，西山羡独醒。秋风旧期约，何日去冥冥？”然其后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为轻出者之戒。世传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书《中酒》诗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静嫌鹦鹉闹，渴忆荔枝香。病与慵相续，心和梦尚狂。从今改题品，不号醉为乡。”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绍兴中，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及笺启，诗云：“绿树带云山罨画，斜阳入竹地销金。”《上汪内相启》云：“长楸脱却青罗帔，绿盖千层；俊鹰解下绿丝绦，青云万里。”后生遂有以为工者。赖是时前辈犹在，雅正未衰，不然与五代文体何异。此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

承平时，鄜州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无绝大者。予家旧藏一对卧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制。”绍兴初，避地东阳山中，归则亡之矣。

隆兴间，有扬州帅，贵戚也。宴席间语客曰：“谚谓‘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吃饭’。仆欲作一书，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书名。”通判鲜于广，蜀人，即对曰：“公方立勋业，今必无暇及此。他时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书耳。请先立名曰《逸居集》。”帅不之悟。有牛签判者，京东归正官也，辄操齐音曰：“安抚莫信，此是通判骂安抚饱食暖

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是甚言语！”帅为发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晁子止云：曾见东坡手书《四州环一岛》诗，其间“茫茫太仓中”一句，乃“区区魏中梁”，不知果否。苏季真云：《寄张文潜桄榔杖》诗，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边独曳桄榔杖，林下闲寻荜拨苗。”“盛孝章”又误为“孝标”。已而悟，故尽易之。虽其家所传，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远，恐传之误也。

范至能在成都，尝求亭子名。予曰：“思鲈。”至能大以为佳。时方作墨，即以铭墨背。然不果筑亭也。

临邛夹门镇，山险处，得瓦棺，长七尺，厚几二寸，与今木棺略同，但盖底相反。骨犹不坏。棺外列置瓦器，皆极淳古。时靖康丙午岁也，李知幾及见之。

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不知何物语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辈，必有所据。

今官制：光禄大夫转银青，银青转金紫，金紫转特进。五代以前，乃自银青转金紫，金紫转光禄，光禄转特进。据冯道《长乐老序》所载甚详。

庄文太子，初封邓王。予为陈鲁公、史魏公言，邓王乃钱俶归朝后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邓王，当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诏，俟郊礼改封可也。”庄文竟早世。

东坡《赠赵德麟秋阳赋》云：“生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盖寓时字也。

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

肃王与沈元用同使虏，馆于燕山愍忠寺。暇日无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辞皆偶俪，凡三千余言。元用素强记，即朗诵一再。肃王不视，且听且行，若不经意。元用归，欲矜其敏，取纸追书之。不能记

者阙之。凡阙十四字。书毕，肃王视之，即取笔尽补其所阙，无遗者，又改元用谬误四五处，置笔他语，略无矜色。元用骇服。

靖康兵乱，宣和旧臣悉已远窜。黄安时居寿春，叹曰：“造祸者全家尽去岭外避地，却令我辈横尸路隅耶！”安时卒死于兵，可哀也。

高宗除丧，予以礼部郎入读祝。至几筵殿，盖帝平日所御处也。殿三间，殊非高大，陈列几席、椸枷之类，亦与常人家不甚相远。犹想见高庙之俭德也。

“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潘逍遥诗也。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刘随州诗：“海内犹多事，天涯见近臣。”言天下方乱，思见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见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见之于天涯乎！其爱君忧国之意，郁然见于言外。

绍兴间，复古殿供御墨，盖新安墨工戴彦衡所造。自禁中降出双角龙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画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彦衡力持不可，曰：“松当用黄山所产，此平地松岂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国夫人，大观庚寅在京师病累月，医药莫效，虽名医如石藏用辈皆谓难治。一日，有老道人状貌甚古，铜冠绯氅，一丫髻童子操长柄白纸扇从后。过门自言：“疾无轻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问其术。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砖灸之。祖母方卧，忽觉腹间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径去，曰“九十岁”。追之，疾驰不可及。祖母是时未六十，复二十余年，年乃八十三，乃终。祖母没后，又二十年，从兄子楫监三江盐场，偶饮酒于一士人毛氏，忽见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师灸砖事，言讫遽遁去。遍寻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为灸屋柱十余壮，脱然愈。方欲谢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为渺茫，岂不谬哉。

《齐民要术》有咸杬子法，用杬木皮渍鸭卵。今吴人用虎杖根渍

之，亦古遗法。

曹咏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灵异者。咏问汪王若为对。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对曹漕。”咏以为工，遂爱之。曾觌字纯甫，偶归，正官萧鹧巴来谒。既退，复一客至，其所狎也。因问曰：“萧鹧巴可对何人？”客曰：“正可对曾鹑脯。”觌以为嫚己，大怒，与之绝。然“鹧巴”北人实谓之“札八”。

童贯为太师，用广南龚澄枢故事；林灵素为金门羽客，用闽王时谭紫霄故事。呜呼，异哉！

元丰间，建尚书省于皇城之西，铸三省印。米芾谓印文背戾，不利辅臣。故自用印以来，凡为相者，悉投窜，善终者亦追加贬削，其免者苏丞相颂一人而已。蔡京再领省事，遂别铸公相之印。其后，家安国又谓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迁尚书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窜死，二子坐诛，其家至今废。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请朝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十，沿路作乐，固已骇物论。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不足，择取于浙西一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雘之饰。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熺处之自若。

秦太师娶王禹玉孙女，故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为浙东仓司官属，郡宴必与提举者同席，陵忽玩戏，无不至。提举者事之反若官属。已而又知吴县，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县吏呼伎乐伶人，即皆驰往，无敢留者。上元吴县放灯，召太守为客，郡治乃寂无一人。又尝夜半遣厅吏叩府门，言知县传语，必面见。守醉中狼狈，揽衣秉烛出问之。乃曰：“知县酒渴，闻有咸齑，欲觅一瓯。”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遣人遗之，不敢较也。

司马安四至九卿，当时以为善宦，以今观之，则谓之拙宦可也。彼汩丧廉耻，广为道径者，不数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

故都里巷间，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谓十为谌，盖语急，故以平声呼之。白傅诗曰：“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宋文安公《宫词》曰：“三十六所春宫馆，二月香风送管弦。”晁以道诗亦云：“烦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诗。”则诗家亦以十为谌矣。

周宇文护《与母阎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知萨保如此不孝。”此乃对母自称小名。南齐武帝崩，郁林王即位，明帝谋废立，右仆射王晏尽力助之。从弟思远谓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赞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劝之引决。及晏拜骠骑，谓思远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劝我自裁。若用其语，岂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犹未晚也。”此乃对兄自称小名。毕景儒《幕府燕闲录》载：“苏易简初及第时，与母书，自称岷岷。”亦小名也。从伯父右司，小名马哥，在京师省祖母楚国夫人。出上马矣，楚国偶有所问，自出屏后呼“马哥”。亲事官闻之，白伯父曰：“夫人请吏部。”盖此辈亦习闻之也。今吴人子弟稍长，便不欲人呼其小名，虽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风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烛》诗云：“但喜明如蜡，何嫌色似黳。”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㠇 污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

胡基仲尝言：“韩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对曰：“此诗至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其言羲之俗书，未为可骇也。”基仲为之绝倒。

王广津《宫词》云：“新睡起来思旧梦，见人忘却道胜常。”“胜常”犹今妇人言“万福”也。前辈尺牍有云“尊候胜常”者，“胜”字当平声读。

拄杖，斑竹为上，竹欲老瘦而坚劲，斑欲微赤而点疏。贾长江诗云：“拣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身迟。莫嫌滴沥红斑少，恰是湘妃泪尽时。”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赏音。

唐韩翃诗云：“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近世晏叔原乐府词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气格乃过本句，不谓之剽可也。

张文昌《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此未尝至成都者也。成都无山，亦无荔枝。苏黄门诗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盖眉之彭山县已无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归，道中遇异人，自称方五。见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要。施公，睦州桐庐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盖有缘契矣。

张文昌《纱帽》诗云：“惟恐被人偷剪样，不曾闲戴出书堂。”皮袭美亦云：“借样裁巾怕索将。”王荆公于富贵声色略不动心，得耿天骘宪竹根冠，爱咏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叹，然亦赖古多此贤也。

故都时，御炉炭率斫作琴样，胡桃纹，鹁鸽青。高宗绍兴初，巡幸临安，诏严州进炭，止令用土产，勿拘旧制。

东坡自儋耳归，至广州舟败，亡墨四箧，平生所宝皆尽，仅于诸子处得李墨一丸、潘谷墨两丸。自是至毗陵捐馆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闻之苏季真云。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绝“淡扫蛾眉篸 一枝”及“只比江梅无好枝”者，见于李端叔集中，然非端叔所及也。贺方回作《王子开挽词》“和璧终归赵，干将不葬吴”者，见于秦少游集中。子开大观己丑卒于江阴，而返葬临城，故方回此句为工，时少游已没十年矣。《水仙花》则不可考，然气格似山谷晚作，不类端叔也。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虏境，松楸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

姚福进者，兕麟之祖也，德顺军人，以挽强名于秦、陇间。至今西人谓其族为姚硬弓家。

曲端、吴玠，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端能书，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奇伟可爱。

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

邛州僧寺中板壁有赵谂题字。字既凡恶，语亦浅拙，不知当时何以中第如此之高。盖希时事力诋元祐，故有司不复计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军导江县迎祥寺有唐女真吴彩鸾书《佛本行经》六十卷。予尝取观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阙唐讳。或谓真本，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经生书耳。

利州武后画像，其长七尺。成都有孟蜀时后妃祠堂，亦极修伟，绝与今人不类。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举其领犹拂地，两肩有污迹。

老杜《海棕诗》在左绵，所赋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厅东廊前，正与制置司签厅门相直。签厅乃故锦官阁 。闻潼川尤多，予未见也。

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但望之大概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宫观。宣和中，晁以道知成州，有请，吏部报云：“照会本官，历任已曾住宫观，不合再有陈乞。”遂致仕而归。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势险固。本朝太平兴国中，丁晋公为转运使，始迁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关使，于白帝屯兵，下临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则夔帅不能亲将，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则关先不守，夔州必随以破，可谓失策。大抵当时蜀已平，乃移夔州；晋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晓。若使晋、蜀复为豪杰所得，彼能据一国，独不能复徙一城以就形胜耶？若虽有外寇，而其地尚为我有，乃舍险就

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陕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白乐天诗乃云：“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罗绮暖，被君融尽玉壶冰。”以今观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当是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亦见其乐尔。可怜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为哲庙言：“章子厚以隐士帽、紫直掇、系绦见从官，从官皆朝服。其强肆如此。”上曰：“彼见蔡京亦敢尔乎？”京时为翰林学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奸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锁厅举进士者，先所属选官考试所业，通者方听取解。至省试程文纰缪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赎铜放，永不得应举。

天圣间，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诏文臣许锁厅两次，武臣止许一次，其严如此。近岁泛许人应博学宏辞，遂有妄以此自称。或假手作所业献礼部，亦许试。而程文缪不可读，亦无以惩之，殆非也。

秦所作郑、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泾阳，皆以泾水为源。白渠灌泾阳、高陵、栎阳及耀州云阳、三原、富平，凡六县。斗门百七十余所，今尚存，然多废不治。郑渠所灌尤广袤，数倍于白渠。泾水乃绝深，不能复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圮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长吉云：“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白乐天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陆鲁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虚己侍郎，字公受，少从江南先达学作诗，后与曾致尧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诗虽工，恨哑耳。”虚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献，元献以授二宋，自是遂不传。然江西诸人，每谓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响，亦此意也。

沈义伦谥恭惠，其家诉于朝，欲带一“文”字，议者执不可而止。张知白谥文节，御史王嘉言请改谥文正，王孝先为相，亦不肯改。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盖以配韩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与文忠相失，乃独谓公有定策功，当加“忠”字，实抑之也。李邦直作议，不能固执，公论非之。当时士大夫相谓曰：“永叔不得谥文公，此谥必留与介甫耳。”其

后信然。

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李允则，真庙时知沧州。虏围城，城中无炮石，乃凿冰为炮，虏解去。近时陈规守安州，以泥为炮，城亦终不可下。

信州龙虎山汉天师张道陵后世，袭虚静先生号，蠲赋役，自二十五世孙乾曜始，时天圣八年也。今黄冠辈谓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独谓三十二代为张虚静，亦非也。

卷第六

太宗朝，胡秘监周甫贬坊州团练副使，擅离徙所，至鄜州谒宋太素尚书，被劾，特置不问。元祐中，陈正字无己为徐州教官，亦擅离任至南京别东坡先生。谏官弹之，亦不加罪。祖宗优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

欧阳公记开宝钱文曰“宋通”。予按：周显德钱文曰“周通”，故国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独开宝也。至太平兴国以后，乃以年号为钱文，至今皆然。欧公又谓宝元钱文曰“皇宋”。按《实录》所载亦同，然今钱中又有云“圣宋”者，大小钱皆有之。大钱折二，始于熙宁，则此名乃或出于熙宁以后矣。

周世宗时，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称唐国主，而周称之曰江南国主。国书之制曰：“皇帝致书恭问江南国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艺祖，于李煜则遂赐诏如藩方矣。仁宗时，册命赵元昊为夏国主，盖用江南故事。然亦赐诏，凡言及“卿”字处，即阙之，亦或以“国主”代“卿”字。当时必有定制，然不尽见于国史也。

欧阳文忠公立论《易·系辞》当为《大传》，盖古人已有此名，不始于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伪作韩退之《与僧大颠书》，引《系辞》谓之《易·大传》，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论，遂为之跋曰：“此宜为退之之言。”予尝得此书石刻，语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予按梁甄彬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送还之，则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为，古今一揆，可设法严绝之也。

先君入蜀时，至华之郑县，过西溪。唐昭宗避兵尝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爱；亭曰西溪亭，盖杜工部诗所谓“郑县亭子涧之滨”者。亭旁古松间，支径入小寺，外弗见也。有楠木版揭梁间甚大，书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甚异。或云墨着楠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国姓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丰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设官始于濮安懿王，始权任甚重，颇镌损云。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祥符东封，命王钦若、赵安仁并判兖州，二公皆见任执政也；庆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兴，陈执中、范雍知永兴，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当时如何分职事？既非长贰，文移书判之类必有程式，官属胥吏何所禀承，国史皆不载，莫可考也。然当时谏官御史不以为非，诸公受之亦不力辞，岂在其时亦为便于事耶？宣和中复幽州，以为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药师同知。既增“同”字，则为长贰，与庆历之制不同。

晁以道读《魏书》，以为魏收独无刑祸，既以寿终，又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以此攻韩退之避修史之说。然收死后，竟以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冢被发，弃骨于外，得祸亦不轻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说》无“益”字。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安，遂改作“引”，而谓“字序”曰“字说”。张芸叟父名盖，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谓带一为一腰，犹今谓衣为一领。周武帝赐李贤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是也。近世乃谓带为一条，语颇鄙，不若从古为一腰也。

黄巢之入长安，僖宗出幸。豆卢瑑、崔沆、刘邺、于琮、裴谂、赵濛、李溥、李汤皆守节，至死不变。郑綦、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缢而死。以靖康京师之变言之，唐犹为有人也。

晋语儿、人二字通用。《世说》载桓温行经王大将军墓，望之

曰："可儿，可儿。"盖谓"可人"为"可儿"也。故《晋书》及孙绰《与庾亮笺》，皆以为"可人"。又陶渊明不欲束带见乡里小儿，亦是以"小人"为"小儿"耳，故《宋书》云"乡里小人"也。

晋人所谓"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晋年名。胡武平《上吕丞相启》云："手提天铎，锵正始之遗音；梦授神椽，摈夺朱之乱色。"益不悟正始为年名也。

俗说唐、五代间事，每及功臣，多云"赐无畏"，其言甚鄙浅。予儿时闻之，每以为笑。及观韩偓《金銮密记》云："面处分，自此赐无畏，兼赐金三十两。"又云："已曾赐无畏，卿宜凡事皆尽言。"直是鄙俚之言亦无畏。以此观之，无畏者，许之无所畏惮也。然君臣之间，乃许之无所畏惮，是何义理？必起于唐末耳。

国初，举人对策皆先写策题，然策题不过一二十句。其后策题寖多，而写题如初，举人甚以为苦。庆历初，贾文元公为中丞，始奏罢之。

故事，台官无侍经筵者。贾文元公为中丞，仁祖以其精于经术，特召侍讲迩英，自此遂为故事。秦会之当国时，谏官御史必兼经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击者，辄令熺于经筵侍对时谕之，经筵退，弹文即上。

予与尹少稷同作密院编修官，时陈鲁公、史魏公为左右相。一日，过堂见鲁公，语少款，少稷忽曰："穑便难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穑是右相荐，右相面上人。"又云："穑是相公乡人，处处为人关防。"鲁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虏，有李愈少卿者，来迓客，自言'汉儿'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愈之言，无乃与君类耶？"一座皆笑。

吴处厚字伯固，既上书告蔡新州诗事，自谓且显擢。时已为汉阳守，比秩满，仅移卫州。予少时尝见其谢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则余人次第复用。臣有两子一婿，俱是选人，到处撞见冤仇，何人更肯提挈？"处厚本能文，而表辞鄙浅如此者，意谓太母见之易晓尔。

王黼在翰苑，尝病疫危甚，国医皆束手。二妾曰艳娥、素娥，侍疾坐于足。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讳，我辈岂忍独生！惟当俱死尔。"艳娥

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无可奈何。姊宜自宽。"黼虽昏卧，实具闻之。既愈，素娥专房燕，封至淑人，艳娥遂辞去。及黼诛，素娥者惊悸，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验。

蜀老言：绍兴初，漕粟嘉陵，以饷边。每一斛至军中，计其费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为帅，始议转船折运，于是费十减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谓承公为"湖州镜"。

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诵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质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方大驾南渡，典章一切扫荡无遗，甚至祖宗谥号亦皆忘失，祠祭但称庙号而已。又因讨论御名，礼部申省言："未寻得《广韵》。"方是时，性之近在二百里内，非独博记可询，其藏书数百箧，无所不备，尽护致剡山，当路藐然不问也。

王伯照长于礼乐，历代及国朝议礼之书悉能成诵，亦可谓一时之杰。绍兴末为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犹兼少卿事，可谓得人。俄坐台评去。近时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买婢，谓未尝入人家者为一生人，喜其多淳谨也。予在闽中，与何揩之同阅报状，见新进骤用者，揩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进。"予怪而诘之，揩之曰："曾为朝士者，既为人所忌嫉，又多谤，故惟新进者常无患。"盖有激也。

杜诗"夜阑更秉烛"，意谓夜已深矣，宜睡，而复秉烛以见久客喜归之意。僧德洪妄云："更当平声读。"乌有是哉？

谢景鱼家有陈无己手简一编，有十余帖，皆与酒务官托买浮炭者，其贫可知。浮炭者，谓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谓之麸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则浮故也。白乐天诗云"日暮半炉麸炭火"，则其语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

予游邛州天庆观，有陈希夷诗石刻云：“因攀奉县尹尚书水南小酌回，舍辔特叩松扃，谒高公。茶话移时，偶书二十八字。道门弟子图南上。”其诗云：“我谓浮荣真是幻，醉来舍辔谒高公。因聆玄论冥冥理，转觉尘寰一梦中。”末书“太岁丁酉”，盖蜀孟昶时，当石晋天福中也。天庆本唐天师观，诗后有文与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观都威仪何昌一也。希夷从之学锁鼻术。”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约饭，不能尽记，后卒不暇再到，至今以为恨。

予游大邑鹤鸣观，所谓张天师鹄鸣化也。其东北绝顶，又有上清宫，壁间有文与可题一绝，曰：“天气阴阴别作寒，夕阳林下动归鞍。忽闻人报后山雪，更上上清宫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观，在城上，或云即万岁楼。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金陵，嵩呼遥拜，其实非也。《京口记》云：晋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万岁楼》诗，见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权德舆《晚渡扬子江》诗云：“远岫有无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维语。欧阳公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诗人至是，盖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为宜，初不自谓工也。东坡先生乃云：“记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还俗僧》诗云：“云发不长寸，秋寒力更微。独寻一径叶，犹挈衲残衣。日暮千峰里，不知何日处归。”此诗盖会昌寺废佛时所作也。又有《斫竹》诗，亦同时作，云：“寺废竹色死，官家宁尔

留。霜根渐随斧，风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处寄悠悠。”词意凄怆，盖怜之也。至李端叔《还俗道士》诗云：“闻道华阳客，儒衣谒紫微。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还家见鸥鸟，应愧背船飞。”此道士还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讥之耳。

闻人茂德言：“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

唐以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姜皆是。汉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间，时闻洞中泉滴声，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黄鲁直题诗云：“古人题作东丁水，自古丁东直到今。我为改名方响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杨文公《谈苑》云七月七日，误也。

马鞭击猫，笻竹杖击狗，皆节节断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罚弗及嗣”，更无他语。此必绍圣、元符间有欲害元祐党人子孙者，故帝书此言，祖宗盛德如此。

故老言：大臣尝从容请幸金明池，哲庙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杨琪作龙舟，极奇丽，或请一登之，哲庙又曰：“祖宗未尝登龙舟，但临水殿略观，足矣。”后勉一幸金明，所谓龙舟，非独不登，亦终不观也。

唐人本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言其雄剧，以别分司东都，事见《剧谈录》。本朝都汴，谓洛阳为西京，亦置御史台，至为散地，以其在西京，号西台，名同而实异也。

唐人本以尚书省在大明宫之南，故谓之南省。自建炎军兴，蜀士以险远，许就制置司类试，与省试同。间有愿赴行在省试者，亦听之。蜀

士因谓之赴南省，以大驾在东南也。

《北户录》云：“广人于山间掘取大蚁卵为酱，名蚁子酱。”按此即《礼》所谓“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为食矣。然则汉人以蛙祭宗庙，何足怪哉。

祖宗以来至靖康间，文武臣僚罢官，或服阕，或被罪，叙复到阙，皆有期限。如有故，须自陈给假。至建炎初，以军兴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后有特许，从便赴阙，犹降旨云：“候边事宁息日依旧。”然遂不复举行矣。

今人书“某”为“厶”，皆以为俗从简便，其实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宁注曰：“邓，厶地。”陆德明《释文》曰：“不知其国，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邻幾《嘉祐杂志》言：“唐告身初用纸，肃宗朝有用绢者，贞元后始用绫。”予在成都，见周世宗除刘仁赡侍中告，乃用纸，在金彦亨尚书之子处。

《嘉祐杂志》云：“峨眉雪蛆治内热。”予至蜀，乃知此物实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时常有积雪，弥遍岭谷，蛆生其中。取雪时并蛆取之，能蠕动。久之雪消，蛆亦消尽。

会稽镜湖之东，地名东关，有天花寺。吕文靖尝题诗云：“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前临一支港，与诗殊不合，岂陵谷之变，遽已如此乎？或谓寺本在湖中，后徙于此。

苏叔党政和中至东都，见妓称“录事”，太息语廉宣仲曰：“今世一切变古，唐以来旧语尽废，此犹存唐旧，为可喜。”前辈谓妓曰“酒纠”，盖谓录事也。相蓝之东有录事巷，传以为朱梁时名妓崔小红所居。

张真甫舍人，广汉人，为成都帅，盖本朝得蜀以来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风雷，龙起剑南西川门，揭牌掷数十步外，坏“南”字，爪迹宛然，人皆异之。真甫名震。或为之说曰：元丰末，贡院火，而焦蹈为首魁，当时语曰“火焚贡院状元焦”，无能对者，今当以“雷起谯门知府

震”为对。然岁余，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时，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谄者谓之玉芝。予按《酉阳杂俎》“芝白为丧”，真甫当之。

自元丰官制，尚书省复二十四曹，繁简绝异。在京师时，有语曰：“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袯裤。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及大驾幸临安，丧乱之后，士大夫亡失告身、批书者多；又军赏百倍平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吏辈又为之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齑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身饿鬼。”

高宗行幸扬州，郡人李易为状元；次举驻跸临安，而状元张九成亦贯临安，时以为王气所在。方李易唱第时，上顾问：“此人合众论否？”时相对曰：“易乃扬州州学学正，必合众论。”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来，皇子不兼师傅官，以子不可为父师也。其后失于检点，乃有兼者。治平中，贾黯草《东阳郡王颢检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后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师者，悉改为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师、少傅、少保，皇子乃复兼师傅，自嘉王楷始。

今参知政事恩数比门下、中书侍郎，在尚书左右丞之上，其议出于李汉老。汉老时为右丞，盖暗省转厅，可径登揆路也。吕丞相元直觉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为定制。

“蔚蓝”乃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华山》诗云：“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犹未有害。韩子苍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蓝”，乃直谓天与水之色俱如蓝耳，恐又因杜诗而失之。

胡子远之父，唐安人，家饶财，常委仆权钱，得钱引五千缗，皆伪也。家人欲讼之，胡曰：“干仆已死，岂忍使其孤对狱耶？”或谓减其半价予人，尚可得二千余缗。胡不可，曰：“终当误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动心。其家暴贵，宜哉。

杜子美《梅雨》诗云：“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

回。”盖成都所赋也。今成都乃未尝有梅雨，惟秋半积阴气令蒸溽，与吴中梅雨时相类耳。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

卷第七

熙宁癸丑，华山阜头峰崩。峰下一岭一谷，居民甚众，皆晏然不闻，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杂下如簸扬，七社民家压死者几万人，坏田七八千顷，固可异矣。绍兴间，严州大水。寿昌县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随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庐舍，比水退，皆不坏，则此山殆空行而过也。

韩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当蔬盘，度亦始于近时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节，外甥亦或然。或云，襄阳魏道辅家世指少一节。道辅之姊嫁子宣，故子孙肖其外氏。

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焚之。视盆倒所向，以占气候：谓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谓之盂兰盆，盖俚俗老媪辈之言也。又每云："盂兰盆倒，则寒来矣。"晏元献诗云："红白薇英落，朱黄槿艳残。家人愁溽暑，计日望盂兰。"盖亦戏述俗语耳。

欧阳公谪夷陵时，诗云："江上孤峰蔽绿萝，县楼终日对嵯峨。"盖夷陵县治下临峡，江名绿萝溪。自此上溯即上牢关，皆山水清绝处。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万竹间，亦幽邃可喜，峡人岁时游观颇盛。予入蜀，往来皆过之。韩子苍舍人《泰兴县道中》诗云："县郭连青竹，人家蔽绿萝。"似因欧公之句而失之。此诗盖子苍少作，故不审云。

秦会之跋《后山集》，谓曾南丰修《英宗实录》，辟陈无已为属。孙仲益书数百字诋之，以为无此事，南丰虽尝预修《英宗实录》，未久即去，且南丰自为吏属，乌有辟官之理，又无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

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实，则二公俱失也。南丰元丰中还朝，被命独修《五朝史实》，许辟其属，遂请秀州崇德县令邢恕为之。用选人已非故事，特从其请，而南丰又援经义局辟布衣徐禧例，乞无己检讨，庙堂尤难之。会南丰上《太祖纪叙论》，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寖缓。未几，南丰以忧去，遂已。会之但误以《五朝史》为《英宗实录》耳，至其言辟无己事，则实有之，不可谓无也。

学士院移文三省名“咨报”，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终。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终，谓之待旦。盖更终则上御盥栉，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于政事如此。

予儿时见宋修撰辉为先君言：“某艰难中以转饷至行在，时方避虏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吕相元直雅不相乐，乃曰：‘宋辉系直龙图阁，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与修撰。修撰与待制，亦只争一等。候更有劳，除待制不晚。’遂除秘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顷予被命修《高宗圣政》及《实录》，见《日历》所载，实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庙驻跸临安，艰难中，每出犹铺沙藉路，谓之黄道，以三衙兵为之。绍兴末内禅，驾过新宫，犹设黄道如平时。明日寿皇出，即撤去，遂不复用。

族伯父彦远言：少时识仲殊长老，东坡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与数客过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面觔、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崇宁中，忽上堂辞众。是夕，闭方丈门自缢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胜计。邹忠公为作诗云：“逆行天莫测，雉作渎中经。沤灭风前质，莲开火后形。钵盂残蜜白，炉篆冷烟青。空有谁家曲，人间得细听。”彦远又云：“殊少为士人，游荡不羁。为妻投毒羹胾中，几死，啖蜜而解。医言复食肉则毒发，不可复疗，遂弃家为浮屠。邹公所谓‘谁家曲’者，谓其雅工于乐府词，犹有不羁之余习也。”

晏元献为藩郡，率十许日乃一出厅，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论事，率因亲校转白，校复传可否以出，遂退。吕正献作相及平章军国事时，于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端坐自若，虽从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复起一

揖，未尝离席。盖祖宗时辅相之尊严如此，时亦不以为非也。

东坡诗云：“大弨一弛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考工记》：“弓人寒奠体。”注曰：“奠，读为定。至冬胶坚，内之檠中，定往来体。”《释文》：“檠，音景。”《前汉·苏武传》：“武能网纺缴，檠弓弩。”颜师古曰：

“檠，谓辅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东坡作平声叶，盖用《汉书》注也。

丰相之于舒信道，邹志完于吕望之，其为人似不类，然相与皆厚甚，不以乡里及同僚故也。相之为中司时，犹力荐信道。志完元符中进用，则实由望之荐也。及以直谏远窜，望之坐荐非其人，褫官。谢表云：“臣之与浩，实匪素交。以其尝备学校之选于先朝，能陈诗赋之非于元祐，比缘荐士，遂取充员。岂期蝼蚁之微，自速雷霆之谴。”其叙陈终不以志完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赐诸道节度观察防团刺史知州以下贺登极进奉诏书》云：“朕仰承先训，缵嗣丕基。眷命历之有归，想寰区之同庆。卿辍由俸禄，恭备贡输，遥陈称贺之诚，知乃尽忠之节。省览嘉叹，再三在怀。”实真庙登极时诏书也。乃知是时贡物，皆守臣以俸禄自备。今既以库金为贡，而推恩则如故，可谓厚恩矣。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辈置酒饮客，终席不褫带。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后稍废，然犹以冠带劝酬，后又不讲。绍兴末，胡邦衡还朝，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朝士皆笑其异众，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丰七年秋宴，神庙举御觞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是时京师方盛歌《侧金盏》，皇城司中官以为不祥，有歌者辄收系之，由是遂绝。先楚公进《裕陵挽词》有云：“辂从元朔朝时破，花是高秋宴后萎。”二句皆当时实事也。

天圣、明道间，京师盛歌一曲曰《曹门高》未几，慈圣太后受册中宫，人以为验矣。其后宣仁与慈圣皆垂箔摄政，而宣仁实慈圣之甥，以

故选配英庙，则征兆之意若曰：“曹门之高，当相继而起也。”何其神哉！

赵相挺之使虏，方盛寒，在殿上。虏主忽顾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盖阉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药，色正黄，涂挺之两耳周匝而去，其热如火。既出殿门，主客者揖贺曰：“大使耳若用药迟，且拆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堕而无血。”扣其玉合中药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药市中亦有之，价甚贵，方匕直钱数千。某辈早朝遇极寒，即涂少许。吏卒辈则别有药，以狐溺调涂之，亦效。”

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地，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戍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托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而他大臣背约，才以币之十二减赋，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用元议。洪基亦仁厚，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故其后虏政虽乱，而人心不离，岂可谓虏无人哉！

仁宗皇帝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会六符知贡举，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而以“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韵，云：“出南朝皇帝御飞白书。”六符盖为虏画策增岁赂者，然其尊戴中国尚尔如此，则盟好中绝，诚可惜也！

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郑毅夫，目为“滕屠”、“郑酤”。然二公资豪迈，殊不病其言。毅夫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过朱亥冢，俗谓之屠儿原者，作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交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槌陋，却是屠酤解报恩。”

予幼岁侍先君避乱东阳山中，有北僧年五十余，戆朴无能，自言沈相义伦裔孙，携遗像及告身诏敕甚备。且云义伦之后，惟己独存，欲诉于朝，求一官还俗。不知竟何往也。

《诗正义》曰：“络纬鸣，懒妇惊。”宋子京《秋夜诗》云：“西风已飘上林叶，北斗直挂建章城。人间底事最堪恨，络纬啼时无妇惊。”其妙于用事如此。

孙少述一字正之，与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别少述诗云：“应须一曲千回首，西去论心有几人！”又云：“子今此去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其相与如此。及荆公当国，数年，不复相闻，人谓二公之交遂睽。故东坡诗云：“蒋济谓能来阮籍，薛宣真欲吏朱云。”刘舍人贡父诗云：“不负兴公《遂初赋》，更传中散《绝交书》。”然少述初不以为意也。及荆公再罢相归，过高沙，少述适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见，惟相劳苦及吊元泽之丧，两公皆自忘其穷达。遂留荆公置酒共饭，剧谈经学，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无由再见。”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谢矣。”然惘惘各有惜别之色。人然后知两公之未易测也。

杭僧思聪，东坡为作《字说》者，大观、政和间，挟琴游梁，日登中贵人之门。久之，遂还俗，为御前使臣。方其将冠巾也，苏叔党《因浙僧入都送之》诗曰：“试诵《北山移》，为我招琴聪。”诗至已无及矣。参寥政和中老矣，亦还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渊明《游斜川》诗，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庄初谥文正，刘原父持以为不可，至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盖谓夏公之正，天与之，而人不与。当时自有此一种议论。故张文定甚恶石徂徕，诋之甚力，目为狂生。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云：“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其言亦有自来。欧公作《王洙源叔参政墓志》曰：“夏竦卒，天子以东宫恩赐谥文献。洙为知制诰，封还曰：‘此僖祖谥也。’于是太常更谥文庄。”与他书异。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字书皆有之。参，正是三字；或读作七南反耳。柒字，晋、唐人书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

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

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诸晁读杜诗：“稚子也能赊”、“晚来幽独恐伤神”，“也”字、“恐”字，皆作去声读。

蜀人石耆公言：“苏黄门尝语其侄孙在庭少卿曰：‘《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在庭曰：‘《常武》与《桓》二诗，皆言用兵，而繁简不同，盖此意乎？’黄门摇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岁有岭南监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观报状，见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辄叹曰：“此郡守必是权贵所主。”问：“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须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无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为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倡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寿皇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分数旋取旨，盖酒户大小已尽察矣。

韩魏公声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为二公若无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

庆历中，河北道士贾众妙善相，以为曾鲁公脊骨如龙，王荆公目睛

如龙。盖人能得龙之一体者，皆贵穷人爵。见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龙爪，虽当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则贵矣。"庠果为南省第一，不及廷对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讴，醉则浩歌不止。故荆公赠之诗曰："鲁山眉宇人不见，只有歌辞来向东。借问楼前蹋于芀 ，何如云卧唱松风。"又云："暮年要与君携手，处处相烦作好歌。"不知者以为赋诗也。紫芝之弟清老，欲为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简目之为琳公，然清老卒未尝祝发也。

临江萧氏之祖，五代时仕于湖南，为将校，坐事当斩，与其妻亡命。马王捕之甚急。将出境，会夜阻水，不能去，匿于人家溜槽中。江湖间谓"溜"为"笕"。天将旦，有扣笕语之曰："君夫妇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脱。卒不知告者何人，以为神物，乃世世奉祀，谓之笕头神。今参政照邻，乃其后也。

晁以道《明皇打球图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又《张果洞》诗云："怪底君王惭汉武，不诛方士守轮台。"皆伟论也。

欧阳公《早朝诗》云："玉勒争门随仗入，牙牌当殿报班齐。"李德刍言："自昔朝仪，未尝有牙牌报班齐之事。"予考之，实如德刍之说。问熟于朝仪者，亦惘然以为无有。然欧阳公必不误，当更博考旧制也。王荆公所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真庙朝赵德明所贡。至绍兴中，王氏犹藏之。曾孙奉议郎琦 始复进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学气节为一时师表。建炎初，避兵武当山中。病殁，遗文散落，无复存者，独《滁州汉高帝庙碑阴》尚存，今录于此："滁之西曰丰山，有汉高帝庙。或云汉诸将追项羽，道经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为高帝生日，远近毕集，荐肴觞焉。某尝从太守侍郎曾，祷雨于庙，因读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传，盖以五月十七为高帝忌日。按《汉书》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五月丙寅葬长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岁，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岁在丙午。凡积一百九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亿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己酉，

十七日乙丑。则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记汉初北平侯张苍所有《颛帝历》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于朔，而此食于晦，则先一日矣。岂非丙寅乃当时十七日乎？不然，岁月久，传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书其碑阴。绍圣二年五月旦记。”

剑门关皆石无寸土，潼关皆土无拳石，虽皆号天下险固，要之潼关不若剑门。然自秦以来，剑门亦屡破矣，险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丰间帅庆州。未至，召还；至陕府，复还庆州，往来潼关。夫人魏氏作诗戏丞相曰：“使君自为君恩厚，不是区区爱华山。”

南丰曾氏享先，用节羹、醃鹅、剅粥。建安陈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贵不加，贫贱不废也。

苏子由晚岁游许昌贾文元公园，作诗云：“前朝辅相终难得，父老咨嗟今亦无。”盖谓方仁祖时，士大夫多议文元，然自今观之，岂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卷第八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蜀人见人物之可夸者，则曰“呜呼”，可鄙者则曰“噫嘻”。

秦丞相晚岁权尤重，常有数卒，皂衣持挺立府门外，行路过者稍顾视謦欬，皆呵止之。尝病告一二日，执政独对，既不敢他语，惟盛推秦公勋业而已。明日入堂，忽问曰：“闻昨日奏事甚久。”执政惶恐曰：“某惟诵太师先生勋德，旷世所无。语终即退，实无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盖已嗾言事官上章。执政甫归，閤子弹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兴元褒城县产礜石，不可胜计，与凡土石无异，虽数十百担，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窑中煅三过，不可用。然犹动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礜石辅以干姜、乌头之类，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见也。

阴平在今文州，有桥曰阴平桥。淳熙初，为郡守者大书立石于桥下曰：“邓艾取蜀路。”过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车驾仓卒南渡，驻跸于杭。有侍臣召对者，既对，所陈札子首曰：“恭惟陛下岁二月东巡狩，至于钱塘。”吕相颐浩见之，笑曰：“秀才家，识甚好恶！”

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间欢言，谓之“天水来”。天水，国姓也。遗民以为国家恢复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转而至太师，中间近三十年，福寿康宁，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转，蔡太师自司空三转，秦太师自少保两转而已。

郑康成自为书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也。盖不责善，非不示于善也，不责其必从耳。陶渊明《命子诗》曰：“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语也。

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出敕，其敕字皆平正浑厚。元丰后，敕出尚书省，亦然。崇宁间，蔡京临平寺额作险劲体，“来”长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夸尚，谓之“司空敕”，亦曰“蔡家敕”，盖妖言也。京败，言者数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类，偶不及蔡家敕。故至今敕字蔡体尚在。

东坡《海外诗》云：“梦中时见作诗孙。”初不解。在蜀见苏山藏公墨迹《叠韵竹诗》后题云：“寄作诗孙符。”乃知此句为仲虎发也。

绍兴末，谢景思守括苍，司马季思佐之，皆名伋。刘季高以书与景思曰：“公作守，司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闻者绝倒。

东坡《牡丹》诗云：“一朵妖红翠欲流。”初不晓“翠欲流”为何语。及游成都，过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鲜翠红紫铺”。问土人，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东坡盖用乡语云。蜀人又谓糊窗曰“泥窗”，花蕊夫人《宫词》云：“红锦泥窗绕四廊。”非曾游蜀，亦所不解。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宋白尚书诗云：“风骚坠地欲成尘，春锁南宫入试频。三百俊才衣

似雪，可怜无个解诗人。”又云：“对花莫道浑无过，曾为毛本作与。常人举好诗。”大抵宋诗虽多疵颣，而语意绝有警拔者，故其自负如此。

白乐天诗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本朝太宗时，宋太素尚书自翰苑谪鄜州行军司马，有诗云：“鄜州军司马，也好画为屏。”又云：“官为军司马，身是谪仙人。”盖北音“司”字作入声读。

故事：谪散官虽别驾司马，皆封赐如故。故宋尚书在鄜畤诗云：“经时不巾栉，慵更佩金鱼。”东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鹤发惊全白，犀围尚半红”是也。至司户参军，则夺封赐。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袍短才至膝。又予少时，见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谪廉州司户，亦借其侄绿袍拜命云。

绍兴十六七年，李庄简公在藤州，以书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谓得计。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来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传·老子篇》。“某人”者，前执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于所在州勘支。曾文清公为广东漕，取其券缴奏，曰：“邦昌在古，法当族诛，今贷与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诏自今勿与。予铭文清墓，载此事甚详，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为恨。

韩魏公罢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公累章牢辞，至以为恐开大臣希望僭忒之阶。遂改淮南节度使。元丰间，文潞公亦加两镇，引魏公事辞，卒亦不拜。绍兴中，张俊、韩世忠乃以捍虏有功，拜两镇，俄又加三镇。二人皆武臣，不知辞。当时士大夫为之语曰：“若加一镇，即为四镇，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又创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为对曰：“钤辖诸道进奏院，详定一司敕令所”，“王防御契圣眼科，陆官人遇仙风药”，“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世儒医陆太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西蜀”，“费先生外甥，寇保义卦肆”，如此凡数十联，不能尽记。

高庙谓：“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晁

以道藏砚必取玉斗样，喜其受墨渖多也。每曰：“砚若无池受墨，则墨亦不必磨，笔亦不必点，惟可作枕耳。”

吕吉甫问客：“苏子瞻文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苏秦、张仪。”吕笑曰：“秦之文高矣，仪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诵其表语云：“面折马光于讲筵，廷辩韩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问而退。

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与岁除夜为对，盖闽音也。予读《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卷，有《卢顼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诗·唐风》：“日月其除。”除音直虑反。则所谓“冬住”者，“冬除”也。陈氏传其语，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诗云：“上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东坡《送乔仝》诗云：“上山如飞瞋人扶。”皆言老人也。盖老人讳老，故尔。若少壮者，扶与不扶皆可，何瞋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建炎中，商归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兴，忽见一塔十三级，水上南来。金碧照耀，而随波倾飐，若欲倒者。商举家及舟师人人见之，皆惊怖诵佛。既渐近，有僧出塔下，举手揖曰：“元是装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灾，大师将塔往海东行化去。”语未竟，忽大风作，塔去如飞，遂不见。未几，乃闻塔废于火。舒州僧广勤与商船同行，亲见之。段成式《酉阳杂俎》言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纤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庑间，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彦猷《砚录》言：“青州红丝石砚，覆之以匣，数日墨色不干。经夜即其气上下蒸濡，着于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红丝砚必用银作匣。”凡石砚若置银匣中，即未干之墨气上腾，其墨乃著盖上。久之，盖上之墨复滴砚中，亦不必经夜也。铜锡皆然，而银尤甚，虽漆匣亦时有之，但少耳。彦猷贵重红丝砚，以银为匣，见其蒸润，而未尝试他砚也。

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喜校书，朱

黄未尝去手。诗文皆高，不独攻长短句也。潘邠老《赠方回》诗云："诗束牛腰藏旧稿，书讹马尾辨新雠。"有二子，曰房、曰廪。于文，"房"从"方"，"廪"从"回"，盖寓父字于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寿，父公巽，参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一日，往见许颛 彦周。彦周髽髻，着犊鼻裈，蹑高屐出迎，伯寿愕然。彦周徐曰："吾晋装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庙纳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驾出宣德门行亲迎之礼。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为天地合日，夫妇当异寝，违犯者必夭死，故世以为忌。当时太史选定，乃谓人主与后犹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将降诏矣，皇太妃持以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独以为此语俗忌耳，非典礼所载，遂用之。其后诏狱既兴，宦者复谓："若废后，可弭此祸。"上意亦不可回矣。

政和以后，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监长官视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谓"视待制"可对"如夫人"，盖为清议贬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赐金带，朝路混淆，然犹以旧制不敢坐狨。故当时谓横金无狨韉，与阁门舍人等耳。

聂山、胡直孺同为都司，一日过堂，从容为蔡京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风日炽，姑以斋醮少间之，不暇计此曹也。"京之善文过如此。

蔡京赐第，宏敞过甚。老疾畏寒，幕帟 不能御，遂至无设床处，惟扑水少低，间架亦狭，乃即扑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状元时，蔡京亲吏高拣犹在，谓人曰："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拣当蔡氏盛时，官至拱卫大夫，领青州观察使。靖康台评所谓厮养官为横行是也。有王俞者，与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间，俞停废，拣犹以武功大夫为浙东副总管，遂终其身，不复褫削。议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鸡舌香为丁香，亹亹数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贾思勰作《齐民要术》，第五卷有合香泽法，用鸡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谓之丁子香。"此最的确，可引之证，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难也。

颜延年作《靖节征士诔》云："徽音远矣，谁箴予阙？"王荆公用此意，作《别孙少述》诗："子今去此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青出于蓝者也。

先君读山谷《乞猫》诗，叹其妙。晁以道侍读在坐，指"闻道猫奴将数子"一句，问曰："此何谓也？"先君曰："老杜云：'暂止啼乌将数子。'恐是其类。"以道笑曰："君果误矣。《乞猫》诗'数'字当音色主反。'数子'谓猫狗之属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数之曰：'生几子。''将数子'犹言'将生子'也，与杜诗语同而意异。"以道必有所据，先君言当时偶不叩之以为恨。

翟公巽参政，靖康初召为翰林学士。过泗州，谒僧伽像，见须忽涌出长寸许，问他人，皆不见，怪之。一僧在旁曰："公虽召还，恐不久复出。"公扣之，曰："须出者，须出也。"果验。

唐人诗中有曰"无题"者，率杯酒狎邪之语，以其不可指言，故谓之"无题"，非真无题也。近岁吕居仁、陈去非亦有曰"无题"者，乃与唐人不类，或真亡其题，或有所避，其实失于不深考耳。

翟公巽参政守会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视曰："不似，不似。"即日毁之别塑，今告成观西庑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贺仲清在旁亲见之，而不敢问。

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惟王氏子弟为之。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即今喏也。

荆公诗云："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刘宾客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韩舍人子苍取作一联云："推愁不去还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比古句盖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

明州护圣长老法扬，藏其祖郑舍人向所得仁庙东宫日《回贺岁旦书》，称"皇太子某状"，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时犹为馆职也。

汤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牍有云"生人妇"者，高庙问："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妇人与无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顾问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无，臣所不能记，然'生人妇'之语，盖出《三国志·杜畿传》。"上大惊，乃笑曰："卿可谓博记矣。"益公阴刻，独谓岐公纯笃不忌也。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

唐自相辅以下，皆谓之京官，言官于京师也。其常参者曰常参官，未常参者曰未常参官。国初以常参官预朝谒，故谓之升朝官；而未预者曰京官。元丰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预宴坐，仍谓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条制及吏牍，止谓之承务郎以上，然俗犹谓之京官。

唐所谓丞郎，谓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书虽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谓之丞郎，犹今言侍从官也。俗又谓之两制，指内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两制"，正如丞郎之称。契丹僭号，有"高坐官"，亦侍从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谓丞郎为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实录》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诏曰："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暴。况乎四时之禁，毋伐麛卵；三驱之礼，不取顺从。盖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经邦，咸率斯道。朕祗膺灵命，抚遂群生，言念亭育，无忘鉴昧。殷帝去网，庶踵前修；齐王舍牛，实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此三长月断屠杀之始也。唐大夫如白居易辈，盖有遇此三斋月，杜门谢客，专延缁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减去食羊钱，盖其遗制。

卷第九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及王师薄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门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及真庙天禧初，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谓：顺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视曰：“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数十年寿。”亦可怪也。又云方顺之作，有术士拆顺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败。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西北三百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于三交，而榆次复为县。国史所载颇略。方承平时，太原为大镇，其兴废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备书。今陷没几七十年，遂有不可详者矣。

唐小说载：有人路逢奔马入都者，问何急如此。其人答曰：“应不求闻达科。”本朝天圣中，初置贤良方正等六科，许少卿监以上奏举，自应者亦听，俄又置高蹈丘园科，亦许自于所在投状求试，时以为笑。

予少时为福州宁德县主簿，提刑樊茂实以职状举予曰："有声于时，不求闻达。"后数月，再见之，忽问曰："何不来取奏状？"予笑答之，曰："恐不称举词，故不敢。"茂实亦笑，顾书吏促发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无贫富皆着芦心布衣，红勒帛狭如一指大，稍异此则共嘲笑，以为非士流也。

《周礼》蝈氏注云："蝈，今御所食蛙也。"《汉书·霍光传》亦有"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此何等物，而汉人以供玉食及宗庙之荐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赏花》诗十首，内一首《龙柏花》。李文饶《平泉山居草木记》有"蓝田之龙柏"，宋子京又有《真珠龙柏》诗，刘子仪、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予长于江南，未尝见也。或云本出鄜、坊间。

舒焕尧文，东坡公客，建炎中犹在。有子为湖南一县尉，遇盗烧死，尧文年九十矣，忧悸得病而卒。

陈无己子丰，诗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谢陈十二郎诗卷》是也。建炎中，以无己故，特命官。李邺守会稽，来从邺作摄局。邺降虏，丰亦被系累而去，无己之后遂无在江左者。丰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刘道原壮舆，载世藏书甚富。壮舆死，无后，书录于南康军官库。后数年，胡少汲过南康，访之，已散落无余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斋于僧寺，多相与遍游寺中，因游傍近园馆。或斋于道宫亦然。按张文昌《僧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官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乃知唐斋禁之严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韩子苍诗，喜用"拥"字，如"车骑拥西畤"、"船拥清溪尚一樽"之类，出于唐诗人钱起"城隅拥归骑"也。

政和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观为之，后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夺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二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骎骎日张，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赐威仪，设于殿帐座外。面南，东壁，从东第一架六物：曰锦伞、曰绛节、曰宝盖、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从东第二架六物：曰丝拂、曰旛、曰鹤扇二、曰金钺、曰如意。西壁，从东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鹤扇二、曰旛、曰丝拂；西壁，从东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宝盖、曰绛节、曰锦伞。东南经兵火，往往不复在。蜀中多徙于天庆观圣祖殿，今犹有存者。

神霄以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为主，其次曰蓬莱灵海帝君、西元大帝君、东井大帝君、西华大帝君、清都大帝君、中黄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东西台吏，二十有二人，绘于壁。又有韩君丈人，祀于侧殿，曰此神霄帝君之高宾也。其说皆出于林灵素、张虚白、刘栋。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宝牌赐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水炼之成金，可镇分野兵饥之灾。时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赐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宝轮仪制，而虏寇已渡矣。

本朝康保裔，真庙时为高阳关都部署，契丹入寇，战死。祖志忠，后唐明宗时讨王都战死。父再遇，太祖时为将，讨李筠战死。三世皆死国事。

天圣初，宋元宪公在场屋日，梦魁天下。故事，四方举人集京师，当入见，而宋公姓名偶为众人之首，礼部奏举人宋郊等，公大恶之，以为梦征止此矣，然其后卒为大魁。绍兴初，张子韶亦梦魁天下，比省试，类榜坐位图出，其第一人则张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试，唱名亦冠多士，与元宪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还，不降诏，止于茶药合中赐御飞白“王钦若”三字，而中使口传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国门，辅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师在钱塘，一日中使赐茶药，亦于合中得大玉环径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赐，即治行。后二日，诏至，即日起发。二事略相似，然非

二人者，必无此事也。

《孙策传》张津常著绛帕头。帕头者，巾帻之类，犹今言幞头也。韩文公云“以红帕首”，已为失之。东坡云：“绛帕蒙头读道书。”增一“蒙”字，其误尤甚。

贵臣有疾宣医及物故敕葬，本以为恩，然中使挟御医至，凡药必服，其家不敢问，盖有为医所误者。敕葬则丧家所费，至倾竭赀货，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谚曰：“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庆历中，始有诏：“已降指挥敕葬，而其家不愿者听之。”西人云：“姚麟敕葬乃绝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韩子苍《和钱逊叔》诗云：“叩门忽送铜山句，知是赋诗人姓钱。”盖唐诗人钱起赋诗以姓为韵，有“铜山许铸钱”之句。

抚州紫府观真武殿像，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黄次山书殿榜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观旧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赐名。而像设亦醴泉旧制也。

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余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问驭卒：“此何处？”答曰：“师塔也。”盖谓僧所葬之塔。于是乃悟杜诗“黄师塔前江水东”之句。

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又《庾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论文章之弊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任昉传》又有“沈诗”、“任笔”之语。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杜牧之亦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南朝语尔。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亦非也。

东蒙盖终南山峰名。杜诗云：“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皆长安也。种明《东蒙新居》诗亦云：“登遍终南峰，东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诗者妄引颛臾为东蒙主，以为鲁地。

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至讥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尝与人异也。”然张文潜元祐初《赠赵景平主簿》诗曰：“明道新坟草已春，遗风犹得见门人。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则是自元祐初，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讥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党人及元符上书籍记，不许入国门者数人，之道其一也。尝于郑、洛道中，遇降羌，作诗云：“沙场尺箠致羌浑，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凤阙，一生肠断国西门。”方是时，士大夫失职如此，安得不兆乱乎？

郑介夫喜作诗，多至数千篇。谪英州，遇赦得归，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车费，尚欠城中酒药钱。”绝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苏子由为户部侍郎，建言：“都水监本三司之河渠案，将作监本三司之修造案，军器监本三司之甲胄案。三司，今户部也，而三监乃属工部。请三监皆兼隶户部。凡有所为，户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迟速。”朝廷从其言，为立法。及绍圣中，以为害元丰官制，罢之。建中靖国中，或欲复从元祐，已施行矣，时丰相之为工部尚书，独持不可，曰：“设如都水监塞河，军器监造军器，而户部以为不可则已矣，若以为可，则并任其事可也。今若户部吝其费裁损之，乃令工部任河之决塞，器之利钝，为工部者不亦难乎？”议遂寝。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

徽宗尝乘轻舟泛曲江，有宫嫔持宝扇乞书者。上揽笔亟作草书一联云：“渚莲参法驾，沙鸟犯钩陈。”俄复取笔涂去“犯钩陈”三字，曰：“此非佳语。”此联实李商隐《陈宫》诗，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东坡在黄州时，作《西捷诗》曰：“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闲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烽夜到甘泉宫。似闻指麾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喜，但觉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

也。以此诗为非东坡作耶，气格如此，孰能办之？以为果东坡作耶，此老岂誉王中正者？盖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谓北人曰“伧父”，或谓之“虏父”。南齐王洪轨，上谷人，事齐高帝，为青、冀二州刺史，励清节，州人呼为“虏父使君”。今蜀人谓中原人为“虏子”，东坡诗“久客厌虏馔”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为“虏官”。晁子止为三荣守，民有讼资官县尉者，曰：“县尉虏官，不通民情。”子止为穷治之，果负冤。民既得直，拜谢而去。子止笑谕之曰：“我亦虏官也，汝勿谓虏官不通民情。”闻者皆笑。

绍兴末，予见陈鲁公。留饭，未食，而扬郡王存中来白事，鲁公留予便坐而见之。存中方不为朝论所与，予年少，意亦轻之，趋幕后听其言。会鲁公与之言及边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谓当列兵淮北，为守淮计，即可守，因图进取中原；万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说非也。士惟气全乃能坚守，若俟其败北，则士气已丧，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据大江之险，以老彼师，则有可胜之理。若我师克捷，士气已倍，彼奔溃不暇，然后徐进而北，则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岂易言哉！”予不觉太息曰：“老将要有所长。”然退以语朝士，多不解也。

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予读宋白尚书《玉津杂诗》有云：“坐卧将何物？陶诗与柳文。”则前人盖有与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郑公园中一株，挺然独立，高四丈，围三尺余，花大如杯，旁无所附。宣和初，景华苑成，移植于芳林殿前，画图进御。

政和、宣和间，妖言至多。织文及缬帛，有遍地桃冠，有并桃香，有佩香曲，有赛儿，而道流为公卿受箓。议者谓：桃者，逃也；佩香者，背乡也；赛者，塞也；箓者，戮也。蔡京书神霄玉清万寿宫及玉皇殿之类，玉字旁一点，笔势险急，有道士观之曰：“此点乃金笔，而锋芒侵王，岂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胜之亲闻其言，尝以语先君。又林灵素诋释教，谓之“金狄乱华”。当时“金狄”之语，虽诏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为灵素前知金贼之祸，故欲废释氏以厌之。其实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练故事，或为之语曰：“上若问学校法制，当对曰：‘有刘士祥在。’问典礼因革，当对曰：‘有齐闻韶在。’”士祥、闻韶，盖国子监太常寺老吏也。史院有窃议史官者，曰：“史官笔削有定本，个个一样。”或问“何也”，曰：“将吏人编出《日历》中，‘臣僚上言’字涂去‘上言’，其后‘奉圣旨依’字亦涂去，而从旁注‘从之’二字，即一日笔削了矣。”

政和后，道士有赐玉方符者，其次则金方符，长七寸，阔四寸，面为符，背铸御书曰：“赐某人，奉以行教。有违天律，罪不汝贷。”结于当心，每斋醮则服之。会稽天宁万寿观有老道士卢浩真者，尝被金符之赐。予少时亲见之。

世传《唐吕府君敕葬碑》。吕名惠恭，僧大济之父。大济，代宗时内道场僧也，官至殿中监，故惠恭赠官为兖州刺史，而官为营葬。宣和中，会稽天宁观道士张若水官为蕊珠殿校籍，赠其父为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尝见其母赠诰云：“嘉其教子之勤，宠以宜家之号。”诗人林子来亦有《赠道官万大夫焚黄》诗。然二人者，品秩犹未高，若林灵素以侍晨，恩数视执政，则赠官必及三代矣。大抵当时道流，滥恩不可胜载，中更丧乱，史皆不得书，此偶因事见之耳。

北都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

近世名士：李泰发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说之，一字伯以；潘义荣良贵，一字子贱；张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国器烨，一字仲蒙；林黄中栗，一字宽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称之，多以旧字，其作文题名之类，必从后字，后世殆以疑矣。

王荆公熙宁初召还翰苑。初侍经筵之日，讲《礼记》“曾参易箦”一节，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见于床笫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至于垂死之际。姑息者，且止之辞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于且止者也。”此说不见于文字，予得之于从伯父彦远。

卷第十

世多言白乐天用“相”字，多从俗语作思必切，如“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声，至今犹然，不独乐天。老杜云：“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亦从入声读，乃不失律。俗谓南人入京师，效北语，过相蓝，辄读其榜曰大厮国寺，传以为笑。

中贵杨戬，于堂后作一大池，环以廊庑，扃鐍 周密。每浴时，设浴具及澡豆之属于池上，乃尽屏人，跃入池中游泳，率移时而出，人莫得窥，然但谓其性喜浴于池耳。一日，戬独寝堂中，有盗入其室，忽见床上乃一虾蟆，大可一床，两目如金，光彩射人。盗为之惊仆，而虾蟆已复变为人，乃戬也。起坐握剑，问曰：“汝为何人？”盗以实对。戬掷一银香球与之曰：“念汝迫贫，以此赐汝，切勿为人言所见也。”盗不敢受，拜而出。后以他事系开封狱，自道如此。

庙讳同音。“署”字常恕反，“树”字如遇反，然皆讳避，则以为一字也。《北史·杜弼传》：“齐神武相魏时，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取署字。’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杖之。”则“署”与“树”音不同，当时虽武人亦知之，而今学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间，朝士如宋次道、苏子容辈，皆精于字学，亦不以为言，何也？

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致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后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杨文公云："岂期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称其用"生桑之梦"为切当，不知"游岱之魂"出《河东记》韦齐休事，亦全句也。

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予尝诘之："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则对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妇人所作食则不食。"然尝得所谓明教经观之，诞谩无可取，真俚俗习妖妄之所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读徐常侍《稽神录》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则明教亦久矣。

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乐天《池上早秋》诗云："荷芰绿参差，新秋水满池。"乃是言荷乃菱二物耳。

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子"。秦太师作相时，裹头巾，当面偶作一折，谓之"太师错"；折样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余作疏棂，谓之"太师窗"。

张魏公有重望，建炎以来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右相；丞相带都督亦数人，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都督，虽夷狄亦然。然魏公隆兴中再入，亦止于右相领都督，乃知有定数也。

东坡绝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绍兴中，予在福州，见何晋之大著，自言尝从张文潜游，每见文潜哦此诗，以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东坡固非窃牧之诗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潜爱之深也，岂别有所谓乎？聊记之以俟识者。

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耳。偶读《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裴，大历中人也，则此语亦久矣。

严州建德县有崇胜院，藏天圣五年内降札子设道场云："皇太后赐银三十两，皇太妃施钱二十贯，皇后施钱十贯，朱淑仪施钱五贯。"有仁庙飞白御书，今皆存。盖院有僧尝际遇真庙，召见赐衣及香烛故也。

犹可想见祖宗恭俭之盛。予在郡初不闻，迨代归，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为恨。

徐敦立侍郎颇好谑，绍兴末，尝为予言：“柳子厚《非国语》之作，正由平日法《国语》为文章，看得熟，故多见其疵病。此俗所谓没前程者也。”予曰：“东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及北归，与钱济明书，乃痛诋子厚《时令》、《断刑》、《四维》、《贞符》诸篇，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岂亦由朝夕紬绎耶？恐是《非国语》之报。”敦立为之抵掌绝倒。

蔡攸初以淮康节领相印，徽宗赐曲宴，因语之曰：“相公公相子。”盖是时京为太师，号“公相”。攸即对曰：“人主主人翁。”其善为谐给如此。

白乐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晏元宪云：“绿树新蝉第一声。”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忆似闻蝉第一声。”三用而愈工，信诗之无穷也。

苏子容诗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众引声长。”苏子由诗云：“明日白麻传好语，曼声微绕殿中央。”盖昔时宣制，皆曼延其声，如歌咏之状。张天觉自小凤拜右揆，有旨下阁门，令平读，遂为故事。

蔡元长当国时，士大夫问轨革，往往画一人戴草而祭，辄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门而进。”及童贯用事，又有画地上奏乐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验。及二人者废，则亦无复占得此卦。绍兴中，秦会之专国柄，又多画三人，各持禾一束，则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颇验。及秦氏既废，亦无复占得此卦矣。若以为妄，则绍兴中如黑象辈畜书数百册，对人检之，予亲见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间，亦未易测也。

祖宗时，有知枢密院及同知、签署之类。治平后，避讳改曰签书。政和以后，宦者用事，辄改内侍省都都知曰知内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内侍省事，押班曰签书内侍省事，盖僭视密院也。建炎中，始复旧。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结衔曰知天枢院事，亦有称同知、签书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记》“弓人”注云：“脂 ，亦黏也，音职。”今妇人发有时为

膏泽所黏，必沐乃解者，谓之腷 ，正当用此字。

司马侍郎朴陷虏后，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国，实取苏武胡妇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国史不书，其家亦讳之。

太祖开国，虽追尊僖祖以下四庙，然惟宣祖、昭宪皇后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则太祖初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真宗初，罢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诏复之。然未尝议及僖祖，则真宗亦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今乃独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余年，太祖尚不正东向之位，恐礼官不当久置不议也。

兴国中，灵州贡马，足各有二距。其后灵州陷于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贡马亦然，而北虏之祸遂作。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

太宗时史官张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圣谕及史官采摭之事，分为朱墨书以别之，此国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绍圣皆尝修《神宗实录》。绍圣所修既成，焚元祐旧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师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书元祐所修，朱书绍圣所修，稍稍传于士大夫家。绍兴初，赵相鼎提举再撰，又或以雌黄书之，目为黄本，然世罕传。

先太傅庆历中赐紫章服，赴阁门拜赐，乃涂金鱼袋也。岂官品有等差欤？

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有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

晋人避其君名，犹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邓岳改名嶽。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时犹有民部，李世勣 、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 去"世"字，惟名勣 。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讳欤？

唐王建《牡丹》诗云："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虽工而格卑。东坡用其意云："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超然不同矣。

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公嘲之云："句则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

此岂亦苏州诗耶？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谪鄜畤》诗云："九月一日奉急宣，连忙趋至阁门前。忽为典午知何罪，谪向鄜州更怃然！"盖当时谪黜者，召至阁门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书，真庙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罢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赐对，徽宗亦异之，赐名于"虎"上加"竹"。然字书初无此字，乃自称"埙篪"之"篪"。而书名不敢增，但作"篪"云。

吴中卑薄，斸 地二三尺辄见水。予顷在南郑，见一军校，火山军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锄饗所及，烈焰应手涌出，故以"火山"名军，尤为异也。

《楚语》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治之不疚也，犹自为未艾。"荆公尝摘取"睿广"二字入表语中。蔡京为翰林学士，议神宗谥，因力主"睿广"二字，而忘其出《楚语》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语》所载，先帝言必称尧、舜，今乃舍六经而以《楚语》为尊号，可乎？"京遂屈。韩丞相师朴亦云："睿广但可作僧法名耳。"时亦以为名言。

今人谓贝州为甘陵，吉州为庐陵，常州为毗陵，峡州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严州有严光钓濑，名严陵濑。严陵乃其姓字，濑是钓处，若谓之严濑尚可，今俗乃谓之严陵，殊可笑也。

唐质肃公参禅，得法于浮山远禅师。尝作《赠僧》诗云：“今日是重阳，劳师访野堂。相逢又无语，篱下菊花黄。”

今人谓娶妇为“索妇”，古语也。孙权欲为子索关羽女，袁术欲为子索吕布女，皆见《三国志》。

元丰间，有俞充者，谄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极口称之。一日，充死，中正辄侍神庙言：“充非独吏事过人远甚，参禅亦超然悟解。今谈笑而终，略无疾恙。”上亦称叹，以语中官李舜举。舜举素敢言，对曰：“以臣观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谓路寝，犹今言正厅也。故诸侯将薨，必迁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非惟不渎，亦以绝妇寺矫命之祸也。近世乃谓死于堂奥为终于正寝，误矣。前辈墓志之类数有之，皆非也。黄鲁直诗云：“公虚采苹宫，行乐在小寝。”按鲁僖公薨于小寝。杜预谓“小寝，夫人寝也”。鲁直亦习于近世，谓堂为正寝，故以小寝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虚采苹宫”，又云“在小寝”，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闳孚作待制，造朝财十四岁，都人目为“胡孙待制”。晋人所谓见何次道，令人欲倾家酿，犹云欲倾竭家赀以酿酒饮之也。故鲁直云：“欲倾家以继酌。”韩文公借以作簟诗云：“有卖直欲倾家赀。”王平父《谢先大父赠簟》诗亦云：“倾家何计效。”韩公皆得晋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尽欲倾家酿，久客谁能散橐金。”用“家酿”对“橐金”，非也。

钱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难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钱穆父风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纻美丈夫，坐于西偏，俗以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谓穆父为九子母夫。东坡赠诗云：“九子羡君门户壮。”盖戏之也。

保寿禅师作《临济塔铭》云：“师受黄蘖印可，寻抵河北镇州城

东，临滹沱河侧小院住持，名临济。其后墨君和太尉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名。”墨君和名见《唐书》及《五代史》。其事甚详。近见吕元直丞相《燕魏录》载：“真定安业坊临济院，乃昭宪杜太后故宅。”按保寿与临济乃师弟子，不应有误。岂所谓临济院者，又尝迁徙耶？

谢任伯参政在西掖草蔡太师谪散官制，大为士大夫所称。其数京之罪曰：“列圣诒谋之宪度，扫荡无余；一时异议之忠贤，耕锄略尽。”其语出于张文潜论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废革略尽；贞观之风俗，变坏无余”也。

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李义山诗云：“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进伯之说观之，则粗可见，然恨其艺之不传也。魏文帝善弹棋，不复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谓绝艺，及召见，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说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龙兴寺佛殿有魏宫玉石弹棋局，上有黄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诸晁谓“婿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讹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绍圣、元符之间，有马从一者，监南京排岸司。适漕使至，随众迎谒。漕一见怒甚，即叱之曰：“闻汝不职，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来见我耶！”从一皇恐，自陈湖湘人，迎亲窃禄，求哀不已。漕察其语南音也，乃稍霁威云：“湖南亦有司马氏乎？”从一答曰：“某姓马，监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则勉力职事可也。”初盖误认为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从一刺谒，但称监南京排岸而已。传者皆以为笑。

蔡太师父准，葬临平山，为驼形。术家谓驼负重则行，故作塔于驼峰。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可谓雄矣。然富贵既极，一旦丧败，几于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师之不可信如此。

《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璨，为元帅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光业见《吴越备史》颇详。孙仲容在仁

庙时，仕亦通显，乃知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直有守，非欺后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为袭美雪谤于泉下。

邹忠公梦徽庙赐以笔，作诗记之。未几，疾不起。说者谓“笔”与“毕”同音，盖杜牧梦改名毕之类。

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头钱价奴兵。”“头钱”，犹言“一钱”也。故都俗语云“千钱精神头钱卖”，亦此意云。

杨朴处士诗云：“数个胡皴彻骨干，一壶村酒胶牙酸。”《南楚新闻》亦云：“一楪毡根数十皴，盘中犹自有红鳞。”不知“皴”何物，疑是饼饵之属。

白乐天《寄裴晋公》诗云：“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王禹玉《送文太师》诗云：“精神如破贝州时。”用白语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象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四朝闻见录
随隐漫录

［宋］叶绍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目　录

四朝闻见录
校点说明
卷一 甲集
卷二 乙集
卷三 丙集
卷四 丁集
卷五 戊集
随隐漫录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四朝闻见录

【宋】叶绍翁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四朝闻见录》五卷，南宋叶绍翁撰。绍翁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今属浙江）人，祖籍浦城（今属福建）。《宋史》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闻见录》载其曾与真德秀私校徐凤殿试卷事，谓绍翁“似亦尝为朝官，然其所居何职则不详”。

记录宋室南渡后的历朝事迹，除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可补史乘之缺外，当数此书最称详备。不仅记事时限由李氏二书的仅止高宗一朝，扩展至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而且五卷记事凡二百零九条，每条各自标题，其中尤以卷四记宁宗受禅、庆元党禁、韩侂胄由幸至诛最为详尽，为史传所采。而书中对南宋四朝典章制度、名物轶事的记载，也多为史家和研究者所重视。

至其成书时值理学盛行，虽宗朱熹之学却持论平正，又为人所称。然所记事颇涉琐碎，至被后人列入小说家类，也是事实。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成为研究南宋历史重要参考资料的价值。

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知不足斋丛书》等本参校，断句标点。凡遇明显错讹或异文，则择善径改，不出校记。

卷一　甲集

恭孝仪王大节

恭孝仪王讳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视，则肉块。以刃剖块，遂得婴儿。先两月，母梦文殊而孕动。二帝北狩，六军欲推王而立之，仗剑以却黄袍，晓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犹未退，则以所仗剑自断其发。其徒又未退，则欲自仗剑以死。六军与王约，以逾月而真主不出，则王当即大位。王阳许而阴实款其期。未几高宗即位于应天，王间关度南，上屡嘉叹。王祭濮园，尝自赞其容曰：“熙宁六载，岁在癸丑，月当孟夏，二十有九，余乃始生，濮祖之后。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随圆就方，似无为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风，良朋益友。湛然灵台，确乎不朽。”“不污不苟”，盖自叙其推戴事也。尝游天竺，有“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之句。葬西湖显明寺。子孙视诸邸最为蕃衍，盖恭孝之报云。

潘阆不与先贤祠

潘阆居钱塘，今太学前有潘阆巷。俗呼为潘郎。阆工唐风，归自富春，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之句，识者称之。唯落魄不检，为秦王记室参军，王坐捕阆急甚。阆自髡其发，易缁衣，持磬出南薰门。上怒既怠，有为阆说上者曰：“阆不南走粤，则北走辽。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时阆已再入京，敕授四门助教。阆以老懒不朝谒为辞，自封还敕命。时文法疏简犹若此。未几论者谓阆终秦党，语多怨望，编置信上。至信上，酌道旁圣泉，题诗柱上曰：“炎天□□热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不得此泉□□□，几乎渴杀老参军。”犹称记室旧衔也。先是卢多逊与潘善，故有四门之命。多逊谮赵普不行，普相，多逊罢，故阆终不

免。嘉定间临安守建先贤堂于西湖，欲祀阆于列，有风不宜预者，遂黜阆。事见《祠记》。进德行而退文艺，先节义而后功名 。

东莱南轩书说

考亭先生尝观《书说》，语门人曰：“伯恭东莱字。直是说得《书》好，但《周诰》中有解说不通处只须阙疑，熹亦不敢强解，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资高处，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阙疑。”又谓“南轩《酒诰》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处，诚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备载南轩之说：“酒之为物，本以奉祭祀、供宾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丧身，即天之降威也。释氏本恶天降威者，乃并与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则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饮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释氏恶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则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穷极奢侈，释氏恶之，必欲衣坏色之衣；吾儒则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恶淫慝而绝夫妇，吾儒则去其淫慝而已。释氏本恶人欲，并与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谓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释氏恶其泥沙之浊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则无水可饮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澄清者可酌。儒、释之分也。”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矣。”真文忠公德秀观考亭之解，以为“生我者太极也，成我者先生也，谓考亭。吾其敢忘先生乎”！考亭之门人刘黻字季文，号静春，与文忠为友而辈行过之，乃大不取其师之说。其自为论，则曰：“维天之命，於穆不

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谓之性，而贵于物焉。《汤诰》曰：‘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则人之性，岂物之所得而拟哉？或疑万物通谓之性，奚独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则有气质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汩乱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为一者，必非识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为人而已。”文忠公与静春辩，各主其说。或当燕饮旅酬之顷，静春必与公辩极而争起。公引觞命静春曰：“某窃笑汉儒聚讼，吾侪岂可又为后世所笑？姑各行所学而已。”刘犹力持其说不已，著为《就正录》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专言乎人而不杂乎物也，其发明性命、开悟天下后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两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似也而差也！尝考古先圣贤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专以人言而不杂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乐记》亦曰‘则性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则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或兼人物而言，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当如告子之见。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不善无善之说，纵横缪戾，固无足取。至于生之谓性，孟子辩焉而未详，得无近是而犹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辟之曰：“告子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于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门，闻而知之者也，其读《中庸》默与文公合。静春见而知者，乃终不以先生之说《中庸》为是，何欤？予尝闻陆象山门人彭不记名。谓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独称子者，亦是与孟子同时著书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说，亦未尝深非之，而或有省处。象山之学杂乎禅，考亭谓陆子静满腔子都是禅，盖以此。然告子决非孟子门人，尝风静春去“高弟”二字。

慈湖疑《大学》

考亭先生解《大学·诚意章》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一有私欲实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诚其意。”慈湖杨氏读《论语》有毋意之说，以为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学》乃欲诚意，深疑《大学》出于子思子之自为，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陆之学所

以分也。然夫子之传，子思之论，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诚”字，是正虑意之为心累也。杨氏应接门人，著撰碑志俱欲去意，其虑意之为心累者，无异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尽去意则不可。心不可无，则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谓“意者，心之所发；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诚意矣，则与《论语》之毋意者相为发明，又何疑于《大学》之书也？故考亭先生以陆学都是禅。头领既差；而陆氏则谓考亭先生失之支离。鹅湖之会，考亭有诗，其略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陆复斋云：“留情传注翻荆棘，着意精微转陆沉。”象山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转浮沉。”盖二氏之学可见矣。慈湖第进士，主富阳簿，象山陆氏犹以举子上南宫，舟泊富阳。杨宿闻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厅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摄治邑事。象山其有自信处否，学者曰：“只是信几个‘子曰’。”象山徐语之曰：“汉儒几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过否？”学者不能对，却问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个什么？”象山曰：“九渊只是信此心。”骊塘谓予曰：“那学子应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着。此老极是机辩，然亦禅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极图》为画，以为周子之说详。简之说《易》，其意盖不取无极之说，以为道始于太极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赐燕涤爵

赐酒群臣，无涤爵之文。孝宗锡燕内朝，丞相王淮涕流于酒，已则复缩涕入鼻观。吴公琚兄弟亦预燕，上见其饮酒辄有难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后有诏涤爵。涤爵自淮始。

大臣衩衣见百官

大臣见百官，主宾皆用朝服。时暑伏甚，丞相淮体弱不能胜，闷至绝。上亟诏医疾，有间，复有诏许百官以衩衣见丞相，自淮始。

庆元六君子

赵忠定横遭谪，去国之日天为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贮之，殷殷然。太学诸生上封事，扣丽正甚急，侂胄欲斩其为首者，宁皇只从听读。当时同衔上者六人，世号为“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张道，曰徐范，曰蒋传、林仲麟、杨宏中。皆并出，惟周受祸略备。初自廷尉听读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后至不能嗣，韩亦惨矣。时宪圣在上，韩犹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周竟不死，复听读永州，杜门教授生徒。后以韩诛放还，复籍于学，为南宫第一人，自外入为国子录。以女妻富阳令李氏子，亲迎之夕有老兵持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时来见我，为我传语：来日相见于崇化堂矣。”诸生不肯退，曰：“我为国录身上事来，有书在此。”书入，乃备述李为史氏云云，“恐他时先生馆职骎骎，天下以为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则已奏乐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车去。富阳令大怒，诉于台，因劾周去。复入为太学博士。自文忠公去国，时犹有楼公昉、危公桢、萧公舜咨、陈公虑、洁斋袁公变、慈湖杨公简，相与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进士不十年至从列。庚辰京城灾，论事者众，周语予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予戏对之曰：“先生在，绍翁何敢言？ ”

卫魁廷对

卫公泾字清叔，吴门石浦人。先五世俱第进士，至公为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陈添差赘员之弊，上敕授添差州佥幕，公即入札庙堂，以为“身自言而自为可乎”？有旨待诏于佥幕正关。公已赴越任，间会亲友玩牡丹，谓“第一花人尚贵之，吾亦宜自贵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佥幕垂满，必通书宰相为谢，然后遇次榜廷唱颁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门。公以通书宰相非是，唯任其迟速可也。时王淮当国，殊不以通书为讶，虽已降召命，而不与降入国门引见指挥。公翱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几三月不得见。适郑公侨以吏郎召，与公遇塔下，郑寒暄毕，即问曰：“清叔何为在此？”公语之故。郑引见毕，即直诣都省，则面诘丞相。丞相情见词屈，曰：“某几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见。公俱既史相诛韩，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为景宪太子旧学，太子知其谋于内，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弹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犹未报，章用台吏语缄副疏以示公。公车至太庙下得章所缄语，谓使曰：“传语中丞，我今即出北关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贬置，唯俟以大阃，不复君

矣。钱召文象祖以史故，于广座中及公云：“初谓卫清叔一世人望，身为大臣，顾售韩侂胄螺钿髹器。”然则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尝授经于公，初于犹为士时公已罢政，提举洞霄宫，遗于以书，外缄题“书拜上省元”，下唯具衔，至幅内则称拜覆不备，题曰“省元学士先生”，盖得前辈体。又客曰迂斋楼公昉，往往代公笺启。又客曰辅汉卿，尝陪公闲话，亦及道学。又客曰王大受，迹颇疏于三客，亦未尝游公之燕阁。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后位至司业，楼位宗簿，封事轮对有直身声。辅尝从考亭先生游，晚以弁服终。王以忤攻媿楼公，故得罪，后谪邵武终焉。有《易斋诗》，水心先生为之序，称许过于“四灵”。卫公垂殁，乞勿田淀湖一疏，真体国大臣也。

布衣入馆

震泽王蘋少师事龟山，高宗宿闻其名，又以诸郎官力荐，驾幸吴门，起召赐对，以布衣赐进士出身、正字中秘。制曰：“朕于一时人才，苟得其名，自稍有自见，往往至屡试，而治不加进。于是从而求所未试者，至于岩穴之士，庶几有称意焉。尔学有师承，亲闻道要。蕴椟既久，声实自彰。行谊克修，溢于朕听。延见访问，辞约而指深。师友渊源，朕所嘉尚。赐之高第，职是校讐。岂特为儒者一时之荣，盖将使国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负师言。”上意盖谓龟山也。王既入馆，犹子谊年方十四岁，于书塾拈纸作御批，曰：“可斩秦桧以谢天下。”为仆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从。族子谓之曰：“予金则返批，批返而后别议仆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从，仆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惧桧耳目，不敢隐，驿闻于朝。诏赴廷尉，狱具，伏罪当诛。桧阅其牍，审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编置象台。能诗文，聚徒贬所。桧死得归，治生产有绪。蘋本将阶大用，以犹子故，旋以他事为言者所列，坐废于家云。

光尧幸径山

光尧幸径山，憩于万木之阴，顾问僧曰：“木何者为王？”僧对“大者为王”，光尧曰：“直者为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尧为龙君注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从光尧左肩直下，遂登右肩，还圣体者

数，又抉而朝亦数四，光尧注视久之。蜥蜴复循宪圣圣体之半，拱而不数。时贵妃张氏亦缀宪圣，觊蜥蜴旋绕。僧至，讽经嗾之，宪圣亦祝曰：“菩萨如何不登贵妃身？”蜥蜴终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惭沮，不复有私利。径山有二事：东坡宿斋扉，夜有叩门者云“放天灯人归”，则天灯之伪不待辩。蜥蜴亦僧徒以缶贮殿中，施利者至，则嗾蜥蜴旋绕。天灯之事，僧徒本为利；既为利，则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视君后妾为何事。龙山间移天目，以础下小石窍往来。又有龙君借地之说，至不敢声钟鼓事，疑其徒附会，故不书。

宪圣拥立

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丧，宪圣至自临为奠。攻媿楼公草《立嘉王诏》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然礼文难示于天下。”盖攻媿之词，宪圣之意也，天下称之。先是吴琚奏东朝云：“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窃观今日事体，莫如早决大策，以安人心。垂帘之事，止可行之浃旬，久则不可。愿圣意察之。”宪圣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兴入，宪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曰尔立，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着。”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又今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意坚且怒，遂以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宫，百官班宣谕宿内前诸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贺，欢声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旧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诣光皇问起居。光皇疾，有间，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视之，曰：“吾儿耶？”又问侂胄曰：“尔谓谁？”对曰：“知阁门事臣韩侂胄。”光宗遂转圣躬面内。时惟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拿玺。宁皇之立，宪圣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静之治，宪圣之大明也，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稿于忠宣堂云：“观少保吴公密奏遗稿，其尽忠王室，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叹仰

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侂胄阴忌琚，以宪圣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谦事。赏花命酒，每极欢间，剧语吴曰：“肯为成都行乎？”吴对以更万里远亦不辞。韩笑谓曰：“只恐太母不肯放兄远去。”然犹偏帅，判荆、襄、鄂，再判金陵，终于外云。韩诛，赵氏讼冤于朝，公之子钢亦以公密奏稿进。时相疑吴为韩氏至姻，故伸赵而不录吴云。

光皇命驾北内

布衣谢岳甫，闽士也。当光宗久缺问安，群臣苦谏，至比上为夏、商末造，上益不悦。岳甫伏阙奏书，谓：“父子至亲，天理固在。自有感悟开明之日，何事群臣苦谏？徒以快近习离间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爱陛下者，如陛下之爱嘉王。万一太上万岁之后，陛下何以见天下？”书奏，上为动，降旨翌日过宫。当是之时，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俟上已驾即荐以代己者。止斋陈氏傅良时为中书舍人，于百官班中颙俟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却上辇。”百僚暨侍卫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请毋入，已至御屏后，慈懿叱之曰：“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傅良遂大恸于殿下。慈懿遣人问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对以“子谏父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后益怒。傅良去，谢遂报罢。先是岳甫常上书孝宗请恢复，不报。谢娶孙氏，孙已死，谢发其线篋，乃谢所上书副本也。谢尝以副本纳要路，不知孙氏何自致之。谢益感怆。闽士林自知观过与谢同游于京学，以诗一绝为纪其事，末二句云：“汉皇未下复仇诏，奈此匹夫匹妇何！”林已赋诗，同舍莫有能继者。林号为名儒，仕至史馆校勘、粮料院，终于官。

止斋陈氏

止斋陈氏傅良字君举，永嘉人。早以《春秋》应举，俱门人蔡幼学行之游太学，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词赋取科第。词赋与进士诗为中兴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鉴》正体，故今举子词赋之失，自陈始也。奏疏洞达其忠，经义敷畅厥旨，尤长于《春秋》、《周礼》。考亭视为畏友，尝谓门人曰：“以伯恭、君举、陈同父合做一个，方才是好。”犹不及水心先生。盖水心辈行不侔，而学业未能如晚

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谓其强记博闻，未见其便止。考亭先生见其止也，当与三子并称，而且有所优劣矣。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以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窃有所未安”。独藏其说，不与考亭先生辩。考亭微知其然，尝移书求其诗说。止斋答以“公近与陆子静斗辩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且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为举子讲义，今皆毁弃之矣”。盖不欲佐陆、陈之辩也。今止斋《诗传》方行于世云。建安袁氏申儒为公门人，序其《传》末：“止斋实为宁皇旧学，上尝思之，语韩侂胄曰：‘陈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对上曰：‘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术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复召用。”止斋立朝大节俱无愧于师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宫礼，其谏诤有古风烈。嘉王之立，止斋以旧学亦有赞策功。厄于韩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刚字茂潜，俱以宏博应选。时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为远器，力赞韩氏二人俱置异等。是岁毛君自知为进士第一人，对策中及“朝廷设宏博以取士，今谓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犹置异等，何也”。至文忠立朝，时御史发其廷对日力从臾恢复事，且其父阅卷，遂驳置五甲，勒授监当，后庙堂授以江东干幕。终文忠之立朝，言者论之不已，后终不得起。南岳刘君克庄潜夫以诗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岂料台中有异评。后二十年才入幕，隔三四榜尽登瀛。白头亲病终天诀，丹穴雏方隔岁生。莫怪才人多困顿，只缘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复，故刘寓微词云。刘诗“登瀛”之句，谓袁蒙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为名卿。留以使酒任气，为言者屡以闻，然该敏贯洽，近代相门弟子未有也。文忠初甚与之契，中年对客语留，则愀然不悦。先是永嘉刘锡祖父掩据羲之墨池且百年，后世为仆所发，公断其庐，得池于刘卧内，刘氏遂衰。其临政操断皆类是，故谤者亦不恕。尝得方岩王公简复士人周仪甫书云：“纳去茂潜书，虽仪甫不待老夫之祝。茂潜永嘉之政，若干将、莫邪新发于铏，切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来墨池事最伟。”

胡纮李沐

初纮试宰，还谒忠定。同时见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赵氏。赵知忠定不事修饰，故易敝巾、垢衫、败屣以见，且能昌诵忠定大廷对策。忠定于稠人中首称之语，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识。次至纮进，自叙科第尝阶上游，冀里列，忠定愀然曰："若庙堂尽以前名用士，则或非前名与不由科第者，何由进？"神色不接。纮未谒忠定，尝迂道谒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礼不能殊。胡不悦，退而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道出衢，从太守觅舟，客次偶与水心先生遇，时犹未第。纮气势凌忽，若宿与之不合者，厉声问先生曰："高姓何里？"先生应之曰："永嘉叶适。"纮又诘之曰："足下何干至此？"先生对曰："亲病求医。"纮笑以手自摇紫窄带，叹曰："此所谓亲病在床，入山采药。"先生怃然，莫知其所以见讶者。会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谒语胡小俟，先请叶学士。即水心。胡尤不平，沐为名臣李公士颖子。李公闲居龟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试二令，适从忠定谒告为亲寿，会上亦当遣中使赐药茗，忠定欲荣沐，谕以就持归以谢赐。沐对以"遣使，旧礼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荣而废遣使"。忠定不乐，颇以语侵沐。韩侂胄欲图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谋之于某官。某语侂胄曰："公留某则可图赵。"韩遂于上前力留之，后竟拜相。某官既为韩留，则力荐纮沐。沐遂诬忠定为不轨。纮代击考亭先生，诬以欧阳公被谤事，又斥其辄废校舍为宅，论水心先生所著《进策君德论》以为无君。纮文逼柳柳州，沐诗文洒脱，著《易》颇契奥旨，其初未必尽出于媚韩也。其积忿嫉者已久，临大议，顷不能平心耳。巩粟齐丰亦以舍选前列，谒丞相京镗，自叙其事。京对巩者，无异于忠定对纮。巩，贤者也，尝叹京言之是，未尝怨尤，惜其不得纮位。近时凌次英以甲科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聂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谢丞相，但须逊谢垂晚得禄，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为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词赋三经宏博

本朝廷对取士，用赋而不示其所自出。省试命题亦然。真宗以"卮言日出"试士于廷，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

请所出与大意。真皇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谓“卮，润也”。是岁何为状头。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廷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字。定数如此。叶因乡人黄裳劝神宗讲，知上意深喜《孟子》，尝以语叶？故叶对策始终援《孟子》以为说。先是荆国王安石尝赋诗《试闱中》云：“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掄才将相中。”盖已嫉词赋之弊。后因苏子由策专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用策力诋新法，安石遂有罢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语近臣曰：“进士试策，文理有过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宁党，遂力主罢制科议。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增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丽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自南渡以后始复词赋，孝宗始复制策，而词学亦不废。

词 学

洪氏遵试《克敌弓铭》，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砚水，密谓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轻重、长短，无不语洪。有司以为神。洪独不记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宁皇试宏博之士于类试所，时徐凤少监与今宗簿刘澹然俱试，徐访知主司有欲出《唐历八变序》者，合用一行禅师《山河两界历》以为据。时鲍明法华字澣之为廷评，明于历学，且朝廷方用以修历。鲍为刘里人，徐谓刘曰：“君盍访鲍借《两界历》吾二人共之。”刘唯唯。翌日访鲍，得《两界历》，具知其详，不复与徐共。及试已迫，徐自访鲍借历，鲍语徐曰：“只有一草本，从周刘字。持数日矣。”及试之日，果出《历序》，刘甚得意，自以为即神臂弓比。徐于序末但略云：“亦有一行《两界历》，以非正史所载，故不书。”时秘书陈璧阅卷，陈素不习词学，阅刘卷方以独用《山河历》事为疑，又阅徐卷谓“非正史所载”，批刘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气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两界》事，似失之赘。”是岁刘、徐俱黜。其后徐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证。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粘，

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余尝访真文忠公，席间偶叩以今岁词学有几人，文忠答以“试者二十人，皆曾来相访。昨某闲教人誊得贡院草卷本出来，内一卷佳甚，且是纯莹。此人如何不来见某？且如《谢赐金水滴砚尺》破题便用‘品’字，如此之类，某在试闱考校必是圈出。盖不特此，自是六篇纯莹，天下固有人才”。予谓文忠曰：“莫是徐子仪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仪未到这般纯莹处。”揭示，则徐卷也。徐试《三家星经序》备记甘公、巫咸、石申夫岁星顺逆与今红黄黑所圈，主司惊异，已置异等，而末篇赘用《周礼》巫音筮。咸为证，遂申都台付国子监看详。徐、真本共习此科，且同砚席，文忠已中异等，为玉堂寓直，徐三试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犹为亲奉祠，反为冷官。真出漕江东，徐始得掌故。徐后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监，迟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称于乡，惜乎不及文忠之荣亲云。

武林山

予尝考《晋书·地理志》，钱塘县有武林山。《旧图》云在县西十五里，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一十二里，又名曰灵隐。钱塘令刘道真《钱塘记》、太子文学陆羽《灵隐记》、夏竦《灵隐寺舍田记》、翰林学士胡宿《武林寺记》，皆云武林山即灵隐山。《旧图经》云：“虎林山，钱塘县旧治之北半里，今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高士堂后土阜是也。”《新图经》云：“或云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后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无所考据。”予尝窃笑《旧图经》既云“有武林山，又名灵隐”矣，又云“钱塘门里有虎林山”，则是武林自为一山，虎林又为一山；城里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为《图经》者，未尝知武林避唐讳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则正合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应今城中太一宫有泉通西湖也。《旧图经》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讳，未免疑武林、虎林为二山矣。详见于下卷。其事无关于世，故似不必辨。盖太一为圣驾款谒之所，以此资备顾问者 。

高宗幸太学

绍兴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祗谒先圣，止辇大成殿门外，降登步

趋，执爵奠拜，视貌像翼钦慕。复幸太学，御崇化堂，颁示手诏，示乐育详延之诚意，命国子司业臣阅讲《周易·泰卦》，赐群臣诸生坐听讲说，上首肯者再。复迁玉趾，俯临养正、持志二斋，顾瞻生徒肄业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斋也，本幸养正斋。养正斋与持志斋相邻，斋生正幸恩典，遂力邀驾幸持志，上怜其意而幸之。自后未幸学之先，上欲幸斋，必预敕斋名，擗截唯谨，恐其复邀驾觊恩也。

中和堂御制诗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制所为诗云：“六龙转淮海，万骑临吴津。王者本无外，驾言苏远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疮痍新。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后世蒙深仁。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堂北又有清风亭，御书其楹云：“斯堂特伟之观，无愧上都。薰风来南，我意虽快，愿与庶人共之。”后因改为伟观。圣意驻跸，决于此诗。

请斩乔相

文忠真公奉使北庭，道梗不得进，止于盱眙。奉币反命，力陈奏疏，谓敌既据吾汴，则币可以绝。朝绅三学主真议甚多，史相未知所决。乔公行简为淮西漕，上书庙堂云云，谓“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敌”。史相以为行简之为虑甚深，欲予币犹未遣，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檳、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

三文忠

欧阳子谥文忠，京丞相镗以善事韩，亦谥文忠。后以公论，谓不宜以谥欧阳者谥镗，初谥文穆。无名子作诗曰：“一在庐陵一豫章，文忠文穆两相望。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真文忠初谥也，谥

议未上，有疑其太过者，欲以王梅溪之谥谥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谓公无愧于欧阳，未尝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无复辩，用初谥云。镗后以论者并文穆去之。

天子谳

永康之俗，固号耳笔，而亦数十年必有大狱。龙川陈亮既以书御孝宗，为大臣所沮，报罢居里，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甲命妓饮于萧寺，目妓为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陈罪，则谓甲曰：“既册妃矣，孰为相？”甲谓乙曰：“陈亮为左。”乙又谓甲曰：“何以处我？”曰：“尔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济矣。”乙遂请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讫，降阶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觞歌《降黄龙》为寿。妃与二相俱已次“万岁”，盖戏也。先是亮试南宫，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遍语朝之故旧，曰：“亮老矣，反为是小子所辱！”澹闻而衔亮，未有间。时澹已为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复告之县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状。澹即缴状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属也，笞亮无全肤，诬服为不轨。案具，闻于孝宗，上固知为亮，又尝阴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亮与甲俱掉臂出狱。居无几，亮又以家僮杀人于境外，适被杀者尝辱亮父，其家以为亮实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榜，僮气绝复苏者屡矣，不服。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嘱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时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尝讼僮于县而杖之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计，持之愈急，王亦不能决。稼轩辛公与相婿素善，亮将就逮，亟走书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为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时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斋陈氏俱与亮交，莫有救亮迹。亮与辛书，有“君举吾兄，正则吾弟，竟成空言”云。骊塘危公尝语予曰：“罗枢密点自西府归里，有里人从容扣罗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罗公曰：‘言之何伤？’其人曰：‘以某观公，平生未尝妄行一步。公为从官时，天夜大雪，某醉归见公以铁拄杖拨雪，戴温公帽，丁屐微有声，吾醉不敢与公揖。后有苍奴佩篋，苍奴亦吾所识，为公奴。吾固醉，以为误认公，则不可。’公笑曰：‘子之言与所见，是未尝醉也。陈同父亮字。狱事急，吾未尝识之，怜其才援之吏手，篋内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问而发之。’”

华子西

华岳字子西，右庠诸生，以武策擢第。为人轻财好侠，未第时以言语为韩氏所贬，置建宁圜土中。投启建守傅公伯诚，公怜之，命出入毋系。又以诋触李守伯珍，名大异。复置圜。有诗自号《翠微南征集》。韩诛，华放还，复籍于学，因擢第为殿前司官属。华郁然不得志，有动摇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围其屋，逮岳，犹呼岳至庭下，曰："我与尔有何怨尤，而欲相谋？"岳但对未尝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狱，狱具，坐议大臣当死。史持牍奏宁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进而告上曰："是欲杀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斩罪定刑，史对上曰："如此，则与减一等。"上不悟，以为减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东市。岳倜傥似陈亮，惜乎不善用也。狱事稍涉袁公蒙斋，史不问。

刘三杰扶陛

刘三杰，衢人也，与韩氏有故。用为太守，朝辞宁宗，刘有疣疾，伛偻扶陛槛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刘三杰无君，可议远窜。"韩为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请斩秦桧

胡忠简公铨以枢掾"请诛秦桧以谢天下，请竿王伦之首以谢桧，斩臣以谢陛下"，奏稿本。高宗震怒，以为讦特，欲正典刑。谏者以陈东启上，上怒为霁，遂贬胡儋耳。胡之州里竟传公已诛死，独有一卜者谓公命当阶政府，必不死。又揭榜通衢，以验他日，人皆目为狂生。先是敌入中原，朝廷议割四镇不决，敌骑奄至，钦宗亟引从臣入内问计，伦遂窜名缀从臣直前，乞上早戒严。上惊问曰："尔谓谁？"伦对上以"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孙"。上知为旦孙，故置不问。忠肃刘公珙以其材荐之高宗，故用以奉使。铨疾其从敌人贬号之议，故请斩之，非疾和议也。胡公南归，孝宗嘉叹，置之经筵，欲大用之，惜其已老。公封事未达北庭，间者募以千金，及敌得副本，为之动色，益知本朝之有人，由是和议坚矣。

请斩赵忠定

忠定去国，药局赵师劭上书宁皇，请斩忠定以谢天下，盖欲媚韩也。忠定之事既白，后溪刘左史光祖适帅荆、襄，辟公之子崇模为机幕。刘公未知师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与危公桢为同年，嘱危草笺以谢刘公云云，“今闻其弟之当来，欲使为寮而并处。念交游之仇不同国，而况天伦？无羞恶之心则非人，是乖风教。故胜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驿不可居。岂容同堂合席之至欢，乃有操戈入室之遗类？纵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将避之；倘机或未忘，则海上之鸥不当下矣。窃谓父子之间，宁间于存殁；宾主之际，则在于从违。且昔辱甄收，本见齿忠臣之后；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恶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焉用？”刘公得崇模笺，愕置几上，即草檄勒回师劭弟。请斩忠定，师劭也，其弟固不预，崇模义不得与之同游。《颜氏家训》述卢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云。

九里松用金字

或问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门扁，吴说所书也，字何以用金？”予谓之曰：“高宗圣驾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顾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为御书黼黻湖山，命笔研书数十番，叹息曰：‘无以易说所书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复揭之于一字门云。”

寿星寺寒碧轩诗

东坡既赋“寒碧”之句，吴氏说能草圣，行书尤妙，尝书坡句于寺之髹壁。高宗命使诏僧借入宫中，留玩者数日，复命还赐本寺。说字画遇际圣君如此。

夏执中扁榜

今南山慈云岭下地名方家峪，有刘婕妤寺。后赠贤妃。泉自凤山而下，注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凤凰泉”三字，乃于湖张紫薇孝祥所

书。夏执中为后兄，俗呼为“夏国舅”，偶至寺中，谓于湖所书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书三字易之。孝宗已尝幸寺中，识孝祥所书矣，心实敬之。及再驾幸，见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执中所书。上不复他语，但诏左右以斧劈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诏止用孝祥书。今复揭执中字 。

三 省

嘉定重修都台既成，旨许士民入视，凡三日。骊塘危公桢时为秘书，约予俱入。既出，则问客曰：“凡厅治皆南面，惟都台则宰相坐东面，参枢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尝为中书令，既已庙坐，后人遂不敢专席者；又谓三省旧在内中，不敢上拟南面者；又谓宰相庙坐则参枢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无据，出于臆说，而不大释然。予年最卑，公视予曰：“贤良独不言乎？”予谢其问而对曰：“熙宁官制既改，三省长官皆视事南向，余官遂从两列，恐当以此为据。”危公谓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兴教磨崖

又有小南屏山与南屏轩。

今南屏山兴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学》篇，司马温公书，《新图经》不载。钱塘自五季以来，无干戈之祸，其民富丽，多淫靡之尚。其于齐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马书此以助风教，非偶然书之也。今南屏遂为焚榇之场，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观音

孝宗即位之初，出内府宝玉三品置于天竺寺观音道场。明年御制赞曰：“猗欤大士，本自圆通。示有言说，为世之宗。明照无二，等观以慈。随感即应，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内典如此。

易安斋梅岩亭

光尧亲祀南郊，时绍兴二十五年也。御书于郊坛易安斋之梅亭云“谒欵泰坛”。因过易安斋，爱其去城不远，岩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为赋《梅岩》云：“怪石苍苔映翠霞，梅梢疏瘦正横斜。得因祀事来寻胜，试探春风第一花。”孝宗时在潜邸，恭和圣作云：“秀色环亭拥霁霞，修□　今上嫌讳。冰艳数枝斜。东君欲奉天颜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见，岩石何其幸欤！光尧尝问主僧曰：“此梅唤作甚梅？”主僧对曰：“青蒂梅。”又问曰：“梅边有藤，唤作甚藤？”对曰：“万岁藤。”称旨，赐僧阶。上尝拂石而坐，至今谓之“御坐石”。

五丈观音

观音高五丈，本日本国僧转智所雕，盖建隆元年秋也。转智不御烟火，止食芹蓼；不衣丝绵，尝服纸衣，号“纸衣和尚”。高宗偕宪圣尝幸观音所，宪圣归，即制金缕衣以赐之，及挂体，仅至其半。宪圣遂遣使相其体，再制衣以赐。

柳洲五龙王庙

出涌金门入柳洲，上有龙王祠。开禧中，帅臣赵师睪重塑五王像，旒冕珪服毕具。其中三像，一模韩侂胄像，二模陈自强像，三模师睪像。时韩、陈犹在，台臣攻师睪，唯于疏中及师睪自貌其像，不敢斥韩、陈云。至今犹存，未有易之者。过此皆不识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为信而易之。然师睪论疏可考也。

张司封庙

庙号昭贶，即景祐中尚书兵部郎张公夏也。或作“兵部史”，碑又作“太常”，祀典作“工部员外”，俗呼“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为两浙转运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冲击，不过三岁辄坏。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庆历中庙于堤上。嘉

祐□年十月，赠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宁江侯，改封安济公，并赐今额。绍熙十四年增“灵感”字，绍兴三十年增“顺济”字。予以本末考之，初无神怪之事。今临安相传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领，不胜惋愤，尽抱所书牍自赴于江，上诉于帝，后寓于梦，继是修江者方得其说，堤成而潮亦退，盖真野人语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沟渎之为？此身不存而凭虚忽之梦以告来者，万一不用其梦，患当何如？是尚得生名之智、殁谓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东青门，正贶所筑堤。今顾诿之钱王，则尤缪矣。

忠勇庙

庙在九里松，故步军司前军统制张玘绍兴三十二年从张子盖解海州围，玘用命战没，奉旨赠清远军承宣使，仍于本寨门首建庙，赐号“忠勇”。乾道元年，步帅戚方所建。

忠清庙制词

显仁太后龙輴将渡会稽，上圣孝出于天性，预恐风涛为孽，遥于宫中默祷忠清庙。及篙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词臣行制词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将祔裕陵。閟殿告成，容车将发。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群辟之忧；既竭予诚，亟孚神听。某王一节甚伟，千古如存。帖然风涛，既赖幽冥之相；焕乎天宠，用昭崇极之恩。尚绥于四方之民，以绵尔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壮英烈威显王。”盖于旧号四字上加“忠壮”二字。

径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张公九成字子韶，自为士时已耽释学，尝与妙喜往来，然不过为世外交。张公自以直言忤秦桧，桧既窜斥张公，廉知其素所往来者，所善独妙喜，遂杖妙喜背，刺为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尝动。后桧死，孝宗果放还，复居径山。有劝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答。孝

宗怜而敬之，宠眷尤厚，赐金钵、袈裟，舆前用青盖，赐号“大慧”。言者列其宠遇太过。高宗既御北内，得以游幸山间，以妙喜故，赐吴郡田万亩。驾幸越二年，始建龙游阁。

宏 词

嘉定间未尝诏罢词学，有司望风承意太过，每遇群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予载之详矣。水心先生著为《进卷外稿》，其论宏词曰：“宏词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既已为词科，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止于举朝廷高爵厚禄以予之而已。盖进士等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先生《外稿》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虽先生本无意于嫉视词科，亦异于望风承意者，然适值其时，若有所为。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盖得于里人张彦青之说，以先生之文失之支离。文忠得先生《习学记言》观之，谓“此非记言，乃放言也，岂有激欤”？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见，如史相服阕，加官制词云：“素冠栾栾，方毕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谓史相云：“陈平之智有余，萧相之功第一。”戒词云：“天难谌斯，当毋忘惟几惟康之戒；民亦劳止，其共图既富既庶之功。”《抚谕江西寇曲赦诏》，其中一、二联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闻盗贼可以全躯。”又曰：“弄潢池之兵，谅非尔志；焚昆冈之玉，亦岂予心。”又行永阳郡王制词云：“若时懿属，可恨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贵。”盖文忠既入札庙堂，谓二恩恐不得而兼，故致微词云。

文忠答赵履常

文忠真公尝与赵公汝谈相晤，赵公启文忠曰：“当思所以谋当路者，毋徒议之而已。”文忠答以“公为宗国，固当思所以谋。如某不过朝廷一议论之臣尔”。赵公自失。予以谓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语

予曰："他年某极力只做得田君觇人物，若范文正公，则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后，则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与予论理学，则曰："某与兄言，只是论得个皮肤，如刘静春却论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静坐十年，然后却与兄论骨髓。"其后公闲居十年，而朝夕常反覆议论者，独有静春乃大不合。岂公之学力，已异于嘉定之初耶？

徐竹隐草皇子制

宁皇立皇子洵，时上春秋犹盛。竹隐徐似道行制词内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观天地之心。"真学士也，其意味悠长矣。

昆命于元龟

宁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权直陈晦偶用"昆命于元龟"事。时倪文节公思帅福阃，即束装奏疏，谓"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词，当时父老流涕，谓汉帝将禅位大司马"。宁宗得思疏甚骇，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为"臣一时恭听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遍举本朝自赵普而下，凡拜相麻词用元龟事至六七，且谓"臣尝学词科于思，思非不记，此特出于一旦私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议王制，不惩无以示后"。文节遂不复敢再辩，免所居官。陈与真文忠最厚，盖辩明故典，颇质于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赋武夷大隐屏》诗云："瓮牖前头大隐屏，晚来相对静仪形。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五峰胡氏得其诗而诵之，谓南轩张敬夫曰："佳则佳矣，惜其有体而无用。"遂自为诗以遗考亭先生，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青更好。"胡公铨以诗荐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学博士，先生不拜。盖先生之意，以谓胡公特知其诗而已。门人以"考亭"号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为陈氏所造，本以置其父之榇，葬毕因以为祀茔之所，题曰"考亭"。其后亭归于先生，以"考亭"于己无所预，遂因陈姓易名

曰“聚星”，参取《汉史》、《世说》陈元方事，事为一段，段为一图，揭之于亭。而门人称“考亭”之号已久，终不能遽易。故今称先生皆以晦庵、晦翁，而“考亭”之称亦并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后自以为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惧不足当，自易为仲晦。然天下称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称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媿从容问公曰：“何以谓之景元？”公对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误矣。”取《毛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诗人以明行对高山，则景不可以训慕。”遂为公易曰“希元”，然天下亦称“景元”者已久，至今亦未有称为“希元”者。文中子弟绩字无功，子曰：“神人无功，非尔所及也。”终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为字，盖本于此。

洪景卢

洪忠宣公以苏武节为秦桧所忌，孝宗怜之。其子迈以宏博中选，历官清显。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则非所以示天下，故特迟之。洪公每劝上早谕庄文，上为首肯。间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饮娼楼，上亟命快行宣谕洪公云：“也请学士时洪为知制诰。教子。”快行言讫，无他诏。洪惊愕莫知其端，但对使唯唯奉诏，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谢罪求去。归番阳，与兄丞相适酬唱觞咏于林壑甚适。偶得史氏琼花，种之别墅，名曰“琼野”，楼曰“琼楼”，圃曰“琼圃”。史氏欲祈公异姓恩泽，不从。史氏遂讦公以“琼瑶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称”。公不为动，则伏阙进词，诣台诉事，因为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咏题品，而人即毁之，至不复迁政府，亦命矣。

赵忠定抡才

忠定季子崇实间因与予商榷骈俪，以为“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府，间以此观人，至尺牍小简亦然，盖不特骈俪。或谓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则难于知人矣。’先公：‘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抡才报国之一端也”。崇实为相家贤胄，游京幕为元僚，有隽声，而诚实出于天性，真称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学诸生置绫纸

郑昭先为台臣，倏当言事月，谓之月课。昭先纯谨人也，不敢妄有指议，奏疏谓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有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买冰水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倏，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时程覃实尹京，遂杖持盖仆。翌日诸生群起伏光范，诉京兆。时相戒阍者或受谒，诸生至诣阙诉覃。覃亦白堂及台自辩，诸生攻之愈急，至作为《覃传》云："程覃字会元，一字不识，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谚以中无所有而敢于强聒谓之"胡挥"。时相以为"前京兆赵师睪既因樌樬斋生罢去，亦诸生所诉也，既罢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挞仆与挞生徒孰重孰轻？诸生得无太恣横！"坚持其议，不以诸生章白上。诸生计既屈，遂治任尽出太学置绫卷于崇化堂，皆望阙遥拜而去。云散雾裂，学为之空。观者惊恻，以为百年所未尝有。会永阳郡王杨次山本右庠经武诸生，偶遣馈旧同舍，介者寂无所睹，复持以归，白王以两学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实，因慈明启于上。上即御批令学官宣谕诸生亟就斋，免覃所居官，仍为农卿，诸生奉诏唯谨。先是时相恶其动以扫学要朝廷，遂诵言"诸郡庠生有职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学一饭，此极可念。若诸生纳绫卷而去，当以诸郡庠职事补其阙"。生徒闻其说而止。史相虽以计定诸生，未必真出于此。以予观诸郡庠，极有遗才。三岁大比，当令州郡荐其绝出者于太学云。覃于宦业无显过，盖善人也。皂盖一事合申庙堂，当来台臣只乞禁青盖，今诸生用短檐皂伞，未知合与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挥以凭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许用皂盖，而诸生犹故用之，则宜移文司成议诸生罪，为善于处置矣。时即有轻薄子故为一绝落韵诗云："冠盖如云自古传，易青为皂且从权。中原多少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

心之精神是谓圣

慈湖杨公简参象山学犹未大悟，忽读《孔丛子》，至"心之精神是谓圣"一句，豁然顿解。自此酬酢门人、叙述碑记、讲说经义，未尝舍心以立说。慈湖尝为馆职，同列率多讥玩之，亦有见其诚实而不忍欺之者。

郑节使酒过

臣寮论列郑节使兴裔使酒尚气，政事卤莽。光宗谕言者曰：“台谏之职固在风闻，然亦须得其仿佛。兴裔戚里，朕向在东宫屡与之同侍内宴，涓酒不能受，闻酒气辄呕，安在其为使酒也？”言者惭惧而退，随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岁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对。有客以今余大参父不记名。能四六为荐者，越王召见，试以表中语，俾为属对。余应声曰：“此甚易。以‘补报乾坤，万分无一’为对足矣。”越王大加赏识。今《四六语》中载越王表语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没人善之意也。或云与吕申公遗表同。

杨和王相字

杨王沂中闲居微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笔与札进，杨王拒之，但以所执拄杖大书地作一画。相者作而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杨愕而诘其所以。则又拜曰：“土上作一画，乃王字也，公为王者无疑。”杨笑，遽用先所进纸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者征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征钱五百万。”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视久之，曰：“尔何人？乃敢作我王赝押来脱钱！吾当执汝诣有司。”相者初谓司帑者调弄之，至久色不变，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为“真王所书，且吾安敢伪？”司帑坚谓“我主押字，我岂不认得？”相者至声屈，冀动王听。王居渠渠然，声不达。王之司谒与司帑同列者，醵金五十缗与相者。相者持金大恸，痛骂司帑者而去。王间因佥押支用历，既佥押，司帑者乘间白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钱五百万，有之乎？”王曰：“是，是。这人是神相，汝已支与他了？”司帑进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众人打合五十千与之去矣。”王惊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社矣，何所复用相？”王起而抚其背，曰：“尔说得是，说得是，说得是！”就以予相者钱五百万旌之。

朱赵谥法

忠定遗集其家欲以“庆元丞相集”为目，以庆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夫以忠节致死者，俱与谥法有“愍”字。赵忠定当谥“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谓“愍”之一字实不忍闻，遂易谥“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谥“文正”，考功刘公弥正覆谥，谓先生当继唐韩文公，又尝著《韩文考异》一书，宜特谥曰“文”，且谓“本朝前杨亿，后王安石，虽谥曰‘文’，文乎？岂是之谓乎？”旨从之。自后议诸贤谥，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吕成公之类。

卷二　乙集

高宗驻跸

高宗六飞未知所驻，尝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圣虑。暨观钱塘表里江湖之胜，则叹曰：“吾舍此何适！”时吕公颐浩提师于外，以书御帝曰：“敌人专以圣躬为言，今驻跸钱塘，足以避其锋、伐其谋。”近名公谓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娱，皆秦桧之罪。桧之罪在于诛名将，窜善类，从臾贬号，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计，盖决于帝而赞成于颐浩也。或谓徽宗尝寤钱王而诞高宗，盖因定都从而附会云。

武　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讳，故曰武林，如以“玄虎”为“玄武”之类。山自天目而来，为灵隐后山，顿伏至仪王墓后，若虎昂首，额下石隐隐有斧凿痕。故老相传以为太祖，又以为徽宗用望气者之言凿去虎额，又谓高宗尝占梦为虎所惊，因凿焉，未知孰是。今竹宫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环以花竹，盖因一小土阜为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刚间因攻媿楼公斋宿，丐诗以咏其亭。诗中用事最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毋乃是。此山亦复用此名，细考其来真有以。”盖灵隐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即武林之水。谓“此山亦复用此名”，则竹宫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笔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谓钱氏凿井，建缁黄庐以厌王气，疑此山为武林余脉，是又收拾人情之论，当以前章为正云。

武　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而后大明天地之数，精诣钟律之学，又讳之以阴阳风水之书。先生信用蔡说，上书建议，乞以武林山为孝宗皇堂，且谓会稽之穴浅粗而不利，愿博访草泽以决大议。其后言者谓先生阴授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谪云。辨正在丁集“党议”。

钱塘

龙川陈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尝圜视钱塘，喟然而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城中地势下于西湖也。亮奏书孝宗，谓：“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镇压且五千年，山川之气，发泄而无余。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力请孝宗移都建邺，且建行宫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问下手处。陈与考亭游，王素不喜考亭，故并陈而嫉之。陈至都省，不肯尽言，度尽言亦未必尽复于上。翌日上问以亮所欲言者，王对上曰：“秀才说话耳。”上方鄙远俗儒，遂不复召见。时两学犹用秦桧禁，不许上书言事。陈尝游太学，故特弃去，用乡举名伏丽正门下。王又短之，以为欺君。故迁都之议，为世迂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议己者于地下矣。

洛学

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辩疏与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考亭上书力辩以谓，至以臣得于师友之学以中伤，不报，故终王之居相位，屡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趋媚时好，遂阶法从，视其父忤淮者异矣。予尝与闽士同舟，相与叹息在之弗绍，且谓在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闽士谓予曰：“子之乡櫜，只是卖了一座武夷山；我之乡櫜，却卖了三座山。”“三座山”盖指三山，“乡櫜”谓梁成大也。程源为伊川嫡孙，无憀殊甚，尝鬻米于临安新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之后剿入当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伊川、

考亭扫地矣。诸学子孙惟吕氏未坠，成公犹子康年甲戌廷对，真文忠欲置之状头。同列以其言中书之务未清，恐触时政，文忠固争不从，遂自甲置乙。文忠尝出其副示予，相与叹息。公辍俸，命书市刻之。

吴云壑

四明高氏似孙号疎寮，由校中秘书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吴公琚号云壑，字居父。以诗，曰："四朝渥遇鬓徽丝，多少恩荣世少知。长乐花深春侍宴，重华香暖夕论诗。黄金篇满无心爱，古锦囊归有字奇。一笑难陪珠履客，看临古帖对梅枝。"公之客曰储用、项安世、周师稷、刘翰、王辉、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辍子侄官授之。凡游从皆极一时之彦。公无他嗜好，居近城与东楼平，光皇为书扁以赐，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楼下设维摩榻，尤爱古梅，日临钟、王帖以为课，非其所心交，足迹不至。此高氏独知其详，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闻矣。公所居，予旧游也，自厅事侧梯东楼，楼下以半植镇安旌节，半为燕坐处。楼相直有亭，仅着宾主四人，因城叠石曰"南麓"。麓后高数级，登汲于瓮，泄之以管，淙淙环珮声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画☲于扁。自麓之后，登城为啸台。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读书台"，有级可下。又自台入洞门，依雉堞有平地可坛，圜植碧桃，有石可棋与坐。自西行，有迳亭曰"物表"，亦光皇赐扁，面直吴山。又曲折旁转，入荼蘼洞，茅顶而圆，内揭以镜，曰"定庵"，与僧智彬语达摩学则至。大抵地仅寻尺，而藤蔓联络，花竹映带，乌啼鹤唳，寂如山林。公野服尘斧，大绦蒲履，徜徉其间，望之者疑为仙云。公为宪圣犹子，以词翰被遇孝宗。宪圣殿洛花盛开，必召诸子侄入侍。孝宗万几之暇，即命中使召公论诗作字而罢，故疎寮颔联及之。时琚已为直学，赵欲待以真学士，吴亦不难之。宪圣既御帘政，赵公汝愚为相，欲公出入通宫禁庙堂之意。公冀重体貌，求慈福宫使，又求提举中秘书，赵公俱难之。赵旋物色韩侂胄，宪圣表孙也。侂胄奉赵命惟谨，虽一秩不以请。赵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堕其计，反浸疎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谦也，阳与之为义兄弟，相得欢甚。一日谓德谦曰："哥哥有大勋劳，宜建节钺。"王曰："我阉官也，有此例乎？弟弟勿误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为疑。何澹时为中丞，侂胄密谕之曰："德谦苦要节钺，上重违之，已草制，宣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继即合台疏德谦罪，乞行窜殛。德谦犹持侂胄以泣曰："弟弟误我。"侂胄徐谓

曰："哥放心，略出北关数里，便有诏追，只俟罢了何中丞耳。"德谦犹信其说，拜而嘱之，竟死贬所。何遂迁政府，侂胄盖尝许之也。德谦既逐，自此内批侂胄皆自为之矣。谏大夫李沐诬赵不轨，韩实嗾之。李初未知所决，谋之倪公思，公曰："莫若并赵、韩俱论之。"李为韩侄婿，故特论赵。贬赵制词乃傅伯寿所草，韩亦先啗之以美官。词曰："屈牦与广利妄议，武帝戮之于事闻之初；林甫辅明皇不忠，肃宗诛之于论定之后。是皆宗室之为相，卒蹈谴诃而置刑。"盖窃东坡惧吕惠卿故智也。赵听制，手持象简不知轻重云。制中又有"谋动干戈而未已"与"外欲生事外裔而开边境之衅"，盖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兵云。赵偕犹子崇龢赴贬，自辞家，在途垂殁，悔不用吴。盖吴旧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斋陈公，惜名畏义出于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为。赵公舍宫使提省之职，亦岂无以处吴者。予闻吴氏之说犹未之悉，及会余干赵氏于真西山粤岩书院，西山之子娶赵氏，赵氏之说皆与吴合，其家至今犹追悔前事。呜呼，天将成忠定之名耶？予得踈寮真迹，至今藏之。时吴公已为开府，而踈寮诗卷首称之曰"仪同"。予编官制无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据，及遇其子历，乃知其曾祖讳开。以祖讳而改官称，可乎？惧此诗他时流落，或者以高氏为信。

赵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尝劝忠定既已用韩，当厚礼陈谢之，意欲忠定俟以节钺，居之国门外。忠定犹豫未决而祸作。先生对门人曰："韩，吾乡乳母也，宜早陈谢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为券，儿去乳即以首饰金币厚遣之，故谓之陈谢。韩后闻其说，笑建俗而心肯焉，故祸公者差轻。嘉定初号为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谓公尝草数千言攻韩之恶，疏未上，门人蔡元定持蓍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时杨公诚斋之子长孺，谓其父因韩用兵，忧愤殊甚，遗书数千言，至以稿上。杨公既致为臣而归，虽不言事可，诚有所论，何为中辍？非二父之志也。元定盖先生友，亦非门人云。

吴云壑

宪圣既御帘政，则戒公曰："垂帘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时。谓孝宗。汝辈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预内廷之谤。"其严待家人如此，谓之以"圣"，宜哉。

又

孝宗笃眷公，情均兄弟。自论诗、作字、击球之外，未尝访以外事，咨以国政，问以人才，公亦未尝对上及之也。君臣之间两得之。

高宗御书石经

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续书，至今皆莫能及。

光皇御制

孝宗崇宪圣母弟之恩，故称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体孝宗之意，故称琚兄弟曰"舅"。琚尤圣眷，后苑安榴盛开，光皇以广团扇自题圣作二句，曰："细叠轻绡色倍醲，晚霞犹在绿阴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笔即书，曰："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上称叹者久之。宪圣于二王中独导孝宗以光皇为储位，故公落句有独立之咏，寄意深矣。团扇犹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后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许人，亦无姓名。带杭音，额角有刺字，意拣罢军员也。头蓬面垢，或数日不食，莫迹其止宿。包道成尝与之共衾，谓其体壮热如伤寒，道成汗而异衾。人即之，或咄咄秽骂，至以瓦砾诟群儿。予尝呼之，但正目以视，邈无所言。光宗始开王社，位为第三，孝宗储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于道中前邀王车，卫者拽之，王问谓谁，但连称"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纵使去。既即大位，命入中禁赐

命，不拜而出。道遇与之钱者，亦无所谢云。

清湖陈仙

今所请仙，盖小陈也。光皇为储副日久，遣黄门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绢汗衫，系小红绦，见陈入避之。徐遣召陈黄门设香案，金屈卮酒，金楪贮生果三饤，炷香焚所问状。仙遂降于箕，书光皇以某年某月日即大位。黄门持以入，出则就以酒劳陈，且赠金帛遣出，戒以归勿语。后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陈，陈以近日仙不降为辞，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宗得疾，盖陈已前知于仙矣。陈兄弟能致仙，有奇验，类皆如此，特不灵于予。他事不系于国，故不书。

乌髭药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东宫尹天府入侍重华，从容启上曰："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上语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盖重华方奉德寿，重惜两宫之费，故至德寿登遐而后即授光皇以大位。其脱屣万乘，盖有待也。

光拙庵

孝宗晚慕达摩学，尝召问住静慈僧光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奏云："臣将谓陛下忘却。"颇称旨。光意盖以孝宗即佛，又焉用问。禅门葛藤亦有可笑者。东坡尝谓"其徒善设坑阱以陷人，当其欲设，即先与他塞了"。此语最得其要。陆象山兄弟早亦与光老游，故考亭先生谓象山满肚皮是禅。陆将以删定面对，为王信所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见晚之叹。

万年国清

孝宗喜占对。宋之瑞面对，上问以所居，之瑞对曰："臣家于天

台。”上又曰：“闻彼多名山胜刹，孰为之冠？”之瑞对曰：“唯是万年、国清。”上大嘉叹，之瑞遂阶两制云。三衢毛泽民以荐者面对徽宗，上问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几许，民姑大言曰“五十尺”，上质何以验之，毛对曰：“臣日斜视景。”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号为有道，善风鉴。高宗间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缯絮至数袭，谓皇甫曰：“先生亦怕冷耶？”皇甫从容对曰：“臣闻顺天者昌。”时逆亮谋南寇，故皇甫以对，上大悦。后又自出山来见，上叩其所以来，则曰：“做媒来。臣为陛下寻个好孙媳妇。”上问谓谁，则以慈懿皇后大将之子生于营中，生之日有黑凤仪于营前大黑石上。人谓凤，实鹙　鹭，石则元王。慈懿小字凤娘，盖本于此。后既为太子妃，至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两宫，高宗不怿，谓宪圣曰：“终是将种，吾为皇甫所误。”孝宗屡训妃：“宜法大妈妈即宪圣。叠斯之行，汝只管与太子争，吾宁废汝。”上欲惧之，未尝真欲废之也，因惊愤，疑其说出于宪圣。会光宗即位，大恶近习，忽手批付内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级。或谓即陈源。其党亟奔诉于重华，急有教曰“吾儿息怒”，光皇虽即奉旨，而词色加怒，意欲他日尽诛此曹。由是宦者相惧，而谋所以间三宫者。光皇适感心疾，久缺定省，重华忧之，得草泽良药为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赐，恐为后所沮，俟光皇问安，即面授之。宦官因间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后使觇北宫，果有药，后遂持嘉王立而诉之上，上由此坚不肯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尝独幸聚景，两制俱扈从，惟吴琚待制以疾在告。上将进酒于荼蘼花下，言者飞章交至，谓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请光尧。上方怒言者，遂以重华亦有不曾恭请光尧之时以语从臣。适太上命黄门持玉卮暨宣劝以赐，会上怒未息，以手颤误触卮于地。黄门归奏，遂隐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见太上传宣，即大怒碎卮矣。”每太上游幸，上必进劝，会太上奉宪圣幸东园阅市而上偶不记，太上左右阴扬鸡数十，故使捉之不获，乃相与大呼曰：“今日捉鸡不著。”盖临安以侯人饮食为“捉鸡”，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阳若不闻，而玉色微变。自上以疾不诣北宫，至孝宗大渐，终弗克执丧，与宪圣垂殁而莫有尝药，皆后为宦官所误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圣性简俭，虽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时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谓必大曰：“多时不与卿说话。”赐必大坐。上耳语黄门，黄门出，则奉金缶贮酒，泻入金屈卮，玉小楪贮枣，用金绿青窑器承以玳瑁托中子，浸羊肱丝，清可鉴。酒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归语其家，叹上之简俭。翌日遂拜政地云。

孝宗恢复

上每侍光尧，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光尧每以张浚误大计为辞，谓上“毋信其虚名，浚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才遇士大夫来见，必问其爵里书之，若心许其他日荐用者。又熔金碗饮兵将官，即以予之。不知官职是谁的，金碗是谁的。”或者谓必有近习谮浚于太上云。

秦桧王继先

台臣有论列二人者，上曰：“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杨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晓言者曰：“朕南渡之初，金人退而群盗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印尽封群盗，大者郡王，小亦节制。朕所自有者，惟浙数郡。计犹豫未决，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已发愿除地土之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沂中故有余力以给泉池。若以诸将平盗之功，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皇恐而退。

普 安

上有所闻于张说，以质于秦桧。桧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仓卒不敢以说语桧，度其无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语桧。桧衔之，未有间，会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请上令普安解官持服。或云说所言乃建康盗事。

楮 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华陈天祐时为侍从，力抗疏以为不及五十年，必大坏极敝而不可收拾。水心叶先生进策，亦谓不数年间将交执空券而无所售。时上意士论，犹未信其然，至于今日验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券，至石首时则价又踊，愚民至指乘舆以造券不多为苦。又有太守自蜀来，对以“道间目击，楮踊为患”，上皆笑而不以为罪云。

宪圣不妒忌之行

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来，以至为天下母，率多遇鱼贯以进，即以疾辞。思陵念其勤劳之久，每欲正六宫之位，而属以太后远在沙漠，不敢举行。上尝语宪圣曰：“极知汝相同劳苦，反与后进者齿，朕甚有愧。俟姐姐归，谓太后。尔其选已。”宪圣再拜，对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思之，肚里泪下。臣妾诚梦不到此。”上为泣下数行，愈以后为贤。暨太后既旋銮驭，以向尝与宪圣均为徽宗左右，徽宗遂以宪圣赐高宗，太后恐宪圣记其微时事，故无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请曰：“德妃吴氏服劳滋久，外廷之议谓其宜主中馈，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阳语上云“这事由在尔”，而阴实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云云，“德妃吴氏”云云，“可立为后”，后遂开拥佑三朝之功云。

光皇策士

周南吴中人，游太学有时名，然颇任侠。与水心先生善，晚号为善类。南尝与郑湜游，湜有奏疏未报，南尝见之。会廷对，策中微讽上以未报郑之意。有司已第南为第一，光皇读其策，顾谓大臣曰：“湜之疏

入才六日尔，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郑湜无削藁爱君之忠，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为周述墓，则以周南廷对策《论皇极人才》数百言冠之志首。盖周自为教官至给札中秘书，皆未尝见之行事，故水心特叙所对策以表之。近时真文忠公撰徐玉堂凤墓碣，亦详述其给札时言山东事，盖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吴中号为“何蓑衣”者，颇能道人祸福，至闻于上。上屡遣使问之，皆有异，遂召之至，亲洒宸翰，扁“通神庵”。州郡以上所赐，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见而疾之，对策中谓“云汉昭回，至施之闾阎乞丐之小夫”。光皇恶其奸，故因湜疏以发之。葛丞相邲时在位，南疑其赞上，泌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违豫缺定省礼，南亦以此讽诸公云。

又

龙川陈亮奏书阜陵，几至大用，厄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赐对，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举君道、师道以为对。时诸贤以光皇久阙问安，更进迭见，亮独于末篇有“岂在一月四朝为礼”之说，光皇以为善处父子之间，故亲擢为第一。及发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为朕所得！”命词臣行亮制曰：“往赞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尔，岂止是哉！”盖有意于大用也。亮谢阜陵表云：“昔者论天下大计之小臣，亦尝劝圣人隐忧之良会，一时排摈，十五载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见。共幸奋身于今日，独知回首于当年。”末联云：“设科取士，虽旧贯之相仍；陈力复仇，亦大义之难昧。”阜陵称奖。水心先生序龙川之文乃谓：“同父使不以进士第一人及第，则诚狼疾人矣。”龙川狱事盖为父也，天意佑之，而诸公竞全活，水心先生不当以是冠篇首。龙川虽不为进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书，讵可泯乎？或谓水心先生微时，盖亦顿挫流滞，故因龙川之序而自道尔。水心，进士第二人也，骊塘危公稹尝以龙川书气振对策气索，盖是要做状元也。水心本为第一人，阜陵觉其策发有“圣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说，上微笑曰：“既是圣君，行弊政耶？既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为亚。

佑圣观

古篆无“佑”，“佑”即“右”，赐佑圣扁篆者为“右”。羽流固争，以为

观中无人，何以自立？至诉之礼部，旨从之，非篆古也。识者谓既从“佑”字，则不当用篆。观为孝宗潜邸，先是有神三见于云端，孝宗为之拜跪。既即大位，赐邸为观，盖龙潜初志也。真圣殿潜邸正寝也，寝旁规小室，若今小学，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二句刻于石，盖宸翰也。上自训庄文读书之地，故书此以励之。

庄文致疾

士固号为“草茅”，谓其能言天下事而无所忌，非懵不识礼义之谓也。陈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国忌引百官班诣原庙，是日适值补试士子入贡院，陈相多智，班退即命从者由旁径以归。贡院路原庙所出也，庄文之归，正与群试者会，试者横截庄文车不得前，执金吾杖呵止之，群士遂即而折其杖，围车发喊雷动。庄文惊愕，得疾薨，上甚痛之。岁当大比，有姓黄士人率其徒诣阙乞试，同文馆不报。黄以其徒伏德寿宫门祈哀太上，觊宣谕孝宗。德寿以闲人不管闲事却其奏，黄遂与其徒向宫门大恸，且所服白纻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黄背，黥隶海岛。黄因窜入高丽国，主用为相。后以使事至阙，见于孝宗，暨其主倦政，遂授以国云。

宁皇二屏

宁皇命二小黄门，常背二小屏前导，随其所至，即面之。屏书戒曰：“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为二屏，以白楮糊，缘以青楮。所幸后苑，有苦进上酒及劝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饮不过三爵。宫中动却呵卫，黄衣至不之避。自以补革舄、浣绸衣为便。左右至以语激上，则应以“毋作聪明乱旧章”。盖旧学于永嘉陈氏傅良，尝导上以此，故终身不忘。大臣进拟，不过画可，谓之“请批依”。龙颜隆准，相者谓“真老龙形”。

陆放翁

陆游字务观，山阴人，名游，字当从观，平声。至今谓观。去声。

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云，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农师，新学行，有《诗说》传于世，大率祖半山，后以新法浸异。公绍熙间以为浙漕镇厅第一，有司竟首秦熺，置公于末。及南宫一人，又以秦桧所讽见黜，盖疾其喜论恢复。绍兴末始赐第。学诗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后冰寒于水云。尝从索岩张公游，具知西北事。天资慷慨，喜任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结中原豪杰以灭敌。自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无不遍交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书肆流传，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处而韪之，旋除删定官。赐第时德薄。或疑其交游非类，为论者所斥。上怜其才，旋即复用。未内禅，一日上手批以出，陆游除礼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来若耶、云门，留宾款洽，以觞咏自娱。官已阶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对，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锦裀红绉"之语。又命公酌青衣泉，旁有唐开成道士题名，韩求陆记，记极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尽一瓢，惟游尽勺，且谓挂冠复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开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赐韩以南园，韩求记于公。公记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本不相侔。"盖寓微词也。又云："游老谢事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岂取其无谀言，无侈辞，足以导公之志欤？"公已赐丙第，人谓公探孝宗恢复之志，故作为歌诗，以恢复自期。至公之终，犹留诗以示其家云："王师克复中原日，家祭毋忘告老翁。"则公之志，方暴白于易箦之时矣。又有郑棫者尝第进士，自作《南园记》并砻石以献，韩以陆《记》为重，仆郑石瘗之地。后韩败，郑竟免。莆阳陈谠文人也，输灵璧以寿韩，至刻金字于石，称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锡字分题，如锡寿、锡福之类，为诗以献。韩败，有为陈瘗石于地者，会搜地窖，铿然有声，则陈石也，遂为言者所弹。陈《留题吴山三茅观梅亭》诗，有"竹密不知云欲雨，山高尽见水朝宗"之句，继是犹未有能和者。翰墨本于颜、蔡，世以不得其字为憾，独附韩一节为可恨。官职自有定命，特诸人自信不过尔。

熊子复

熊克字子复，建宁人。早岁尝与谢明伯东上礼闱，道出衢之江郎庙，遂与谢憩于庙下客邸。神号知进士科给事，谢邀熊同宿庙宫谒梦，

子复曰："克倦矣，明伯自诣可也。"谢盥手濯足毕，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谢，笑语之曰："定梦见做状元也。"谢正色谓熊曰："却与子复得佳梦。"熊又笑谓之曰："梦亦分惠耶？"谢曰："不则剧。"熊试扣之，则谓初入一朱门，仰视金扁，则右文之殿。自东庑入，与主人揖，则子复也。子复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书曰"校书郎"。扁悬风中摇摇然，壁堵饰犹湿。与熊笑语甚欢，酌谢酒至五爵，谢语熊曰："此处儒流清选也，子复自此升矣。"熊与叙旧极款。茗毕，即送谢出右文，则犹目谢。熊信其说，亦颇自负。后熊与谢累上南宫不利，熊后收科岁，谢再试南廊，不入等。熊调铨阙，遣仆就邸，偶与中秘书对，熊恐已应梦，赋诗以自解。暨调余姚尉，史越王尝为是官，适以旧学召入相，道出余姚，熊携行卷诣王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会上赐曲宴，语王以两制艰其选，王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时明伯甫授文学，部胥语以法须京朝官保识。谢熟思良久，语仆曰："熊校书，吾故人也。"遂扣熊官舍，会熊直未下，往来廊庑间。熊尝与谢通家，内子自厅事后窥见谢，亟令小史传语谢新恩："校书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见。校书曾说谢新恩来，可使人随至秘书省，要说话。"谢至秘书所，与熊酬酢，与前梦无毫发差。熊已不记江郎事，谢遂与熊，相与太息。因问扁壁，熊对以"校书久不除官，以位贮炭。某叨冒恩除，甫悬扁饰壁。"谢赴省时犹未识中秘书。越王识熊于百寮邸，至以应诏，熊竟至法从。谢憔悴以老，神之戏谢，亦剧矣。熊不与谢入俱谒梦，定力过人矣。山谷谓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时，故相或居辇下，时召入问事，间遇朝会则立旧班之下。国有大议亦得可否，郊禋则陪，无所嫌也。阜陵庆上皇八袠，参用故典，召故相陈福国、史越王陪位。陈力以疾辞，史闻命，绝江祠。既竣事，以史旧学，曲为勉留。时相疑其迫已，风言者去之。陈闻史入，谓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陈之多智，此其一也。史间于燕居太息语子弟曰："吾与陈福公并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论，则人皆相与曰'此陈丞相所为'；稍咈公论，则曰'史某所为'，吾命召谤，昔为布衣，术者云尔。"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终仰副圣眷，则曰“吾奴仆宫星陷故也”。

宪圣拥立

宪圣既赞高宗立普安，遂定大统之寄。高宗登遐，宪圣独处北宫，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为歉。及内禅光皇，实宪圣所命，孝宗遂得日侍长乐，极天下之养，尽人子之欢。宫去东园最近，旬浃间即恭请宪圣临幸。属芙蓉临池秀发，遂白宪圣，请登龙舟，撤去栏幕，卧看尤佳。宪圣欣然从之。先是高宗经始东园，盖恐频幸湖山，重为国费，故园去宫门百步而遥，落成之顷，俱宪圣驾幸。有一门迳通小东园，多柏，上与宪圣相视而泣，连称“相似，相似”。时幸园中，独不至此。左右疑与故京宫苑有适似者，故重为之感伤。

攻媿楼公

攻媿楼公天性豁达，与物无忤。初尝与韩侂胄善，独因草制以天下公论不予韩，故宁罢去。韩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废，韩亦迫于公论，欲起而用之，风公之亲戚，谕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纸书，即召矣。亲戚具道韩意于公之子弟，从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纸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纸大书《颜氏家训》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复敢言通韩书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彦国，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伪楚邦昌僭帝。邦昌欲迎康王，计犹豫未决，公自乡郡受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书。其外书书示翁，其书中有“忍死权就大事”之词。翁密视，遂答邦昌书，大称邦昌以“太宰阁下”，其略曰：“愕视封题，不敢拆视，幸先为道路所发。今相公谓有其迹而无其事，不可也。谓有其事而无其志，不可也。且谓迎

延福宫之文，虽微示人以意，安知不为新都之渐，力请贬去僭号，早迎康王。不然，勤兵十万，见公于端闱，不得施东阁之恭矣。”邦昌惧外兵浸入，遂决迎康王策，府库皆称“臣邦昌谨封”。公为李丞相纲姻亚，李之用公，本以才选，李既罢政，浮溪汪氏行制词丑诋李公，目为“群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谓“汝本茶山驵侩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驵侩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遥。浮溪汪氏本为秦桧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荐用汪，汪疑翁为李所荐，故极力诮之。建炎兵事倥偬，石林叶公梦得留守金陵，已创经总制额。翁适承其后，又奉密旨大兴行阙之费，故未免调度繁扰。水心先生《进卷外稿》议公推剥，盖未知此。其子进士翁谦之尝诣朝乞禁公史，当路未能从，不知秀岩李氏修四朝正史，笔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孙孟煜补上庠生，游边得官，死于定海之讼。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尝首临安乡书。

张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张氏孝祥廷对之顷，宿酲犹未解，濡毫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擢首选。胪唱赋诗上尤隽永。张正谢毕，遂谒秦桧。桧语之云：“上不惟喜状元策，又且喜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又扣以诗何所本，字何所法？张正色以对：“本杜诗，法颜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尽。”盖嫉之也。张廷对时，天下犹未尽许之。务能参问前儒，汲扬后学，词翰愈工。天性倜傥，轻财好施，勇于好义，为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细行。高宗尝问以“人言卿赃滥”，孝祥拱笏再拜，以对曰：“臣诚不敢欺君：臣滥诚有之；‘赃’之一字，不敢奉诏。”上笑而置之。人以为诚非欺君者。真文忠尝语余曰：“于湖生平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张，乌江人，寓居芜湖，捐己田百亩，汇而为池，圜种芙蕖、杨柳，鹭鸥出没，烟雨变态，扁堂曰“归去来”。芜湖未有第进士者，阴阳者流谓必于湖水与县治接，而后英才出。张方欲凿而通之，则已殁矣。尝舟过洞庭，月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制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此。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虽失太过，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资禀太高，浸淫诗酒，既与南轩考亭先生为辈行友，而不能与之相与琢磨，以上续伊、洛之统。而今世好

神怪者，以公为紫府仙，惜夫！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宁郡王。文忠与许公奕给事甚相好，共谓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则捐其一，许遂封还制书。文忠以官卑且摄职玉堂，但具札白之庙堂。时相不以文忠札缴进，而许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许，而文忠独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当制除吴瓌少师致仕，赠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佑亲弟，又号勋旧；吴为宪圣犹子，恐难用孟例，亦用札申庙堂。时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以札缴入。从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宁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楼公，公称善，但以笔易"往"字为"归"，"盡"字为"惓"。文忠亲出示予云："吴盖致仕也，不应用'往'与'盡'字，前辈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尝问文忠："近看谁四六以益？"公对攻媿曰："渠只会说大话，如'奄有万方，君临兆姓'尔。"盖王言只当作"多方庶姓"，与臣下表语不同。

甲戌进士

袁蒙斋甫，甲戌进士第一人也。文忠实阅其卷于殿闱，出则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乱其次第，没其姓名。余读其一，谓文忠曰："此卷虽尽用老师宿儒遗论，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读其一，以国论国事为说，国事谓庙堂之用事者，国论谓议论于朝廷者，其意以国论为空言，以国事为实用，欲任国事者必参国论，持国论者必体国事。文忠问如何，予对以"理无两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说出于调停，恐是状元也"。文忠起而抚予背曰："说得着，说得着！"盖先卷乃李公晦方子所对，而后卷即蒙斋也。文忠欲置李首选，而同列谓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时宜。又欲置吕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进士徐清叟亦几中首选，亦以议中书之务未清，又用艺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对以惟道理最大

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时政，仅置第四。徐既为御史，弹袁文亦及其策，并与其父絜斋燮学于象山者为异端，谓不宜置经帷。

函韩首

韩侂胄欲遣使议和而难其人，欲用吴门王大受。大受谓敌事以首谋为言，通军前书宜勿用平章衔，以丞相代之，谓陈自强。敌问首谋，则答以今已避位。盖至计也。韩疑其建明渐广，不能从。用荐者言，召萧山县丞方信孺假检详出使。信孺途间具知敌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与敌反复论辨，凡称谓、岁币、土地一如旧。敌多为术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杀也。方恐我急于卖和，别遣使命，过有所许，诳敌以“归报所索可否，而后复来”，敌许而津之。韩惧方迟留，果议别遣使。方归语韩，韩欲再遣，方谓韩曰：“信孺既为朝廷万里行矣，初盖不惮死。今具得敌要领，即再往，亦决不死。惟少迟信孺行，敌必遣使来报且议。平章听愚计。”韩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柟以代方。柟诣敌庭，惟贬号、割地不从其说。及再往，韩已诛，凡函韩首与易弟为侄、增币重宝，皆从之。故敌遣谕成使来。先是有旨百官诣朝堂集议韩首事，枢密章良能建议，以为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时王忠简公介抗议，以韩首固不足惜，而国体为可惜。章以语侵公，公奋起曰：“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会文节倪公思亦谓：“一侂胄臭头颅，何必诸公争？”王议遂不胜。章径呼省吏伸黄纸，揭于象魏曰：“今据礼部侍郎倪思议到，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韩首送敌。谍者谓敌既受韩首，谥之曰“忠缪侯”。方之在敌中也，伪元帅责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尔失信，故我失信。”敌曰：“我何为失信？”方徐谓曰：“我之用兵，在某月；尔之诱逆曦，在某月。以月日先后计之，是尔先诱我叛臣也。”敌服其探伺精的类如此，故语塞。伪元帅颇能诗，索方联句。敌以失蜀调方曰：“仪、秦虽舌辨，陇、蜀已唇亡。”方即应之曰：“天已分南北，时难比晋唐。”伪元帅又谓方曰：“前诗非剧，尔国有州军几？今一掷失五十四州，吾为尔国危矣。”方声色弗挠，对以“御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帅间谍素明，犹未知我之所以立国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广。江东、西则茶桑之陆海也，淮东、西则铜鹾之薮泽也，浙西十四郡耳，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而况生齿日繁，增垦者众，苇萧岁辟，圩围浸广，虽不熟，亦足以支数年矣。浙东鱼盐之富，海藏山

积，食之虽众，生之无穷。闽自为东南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浙江淮之所入。故吾国之余波常及于大国者，以其力之有余也。彼蜀之为蜀，号为州五十四，其财赋擅吾国者百不十一，然而仅足以为五十四州军民之用。一有菜色，或转馈焉。白石、饶风之捷，必不为他人有者，凡以为民而已”。伪元帅嘉其辩而怜之，故有“仪、秦”之许方，敌要吾以贬号、割地，方是以有“晋、唐”之对。方之未见知于朝也，庐陵布衣刘过亦任侠能辩，时留昆山妻舍。韩颇闻其名，谕钱参众祖风昆山令以礼羁縻刘，勿使去。令轻于奉行，遂亲持圆状见刘，目之以奉使，别设供帐精舍以俟之。刘素号挥喝，喜不胜情，竭奁资以结誉。后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复敢扣钱。刘宾客尽落，竟郁郁以死。

胡桃文鹁鸽色炭

予方修宣和沉脑烛事，适读王竹西侍郎奏札，又知当时御炉炭样，方广皆有尺寸，炭纹必如胡桃文，鹁鸽色。王公讳刚中，号竹西，字居正。尝守婺州，适当漕司封降色样，奏之上曰：“臣向者备官行朝，目睹陛下宫室卑陋，乘舆服御之物一切苟简，虽异时达官大姓之家，有过于今日者。陛下悼国步之艰，犹有谦抑不遑之色。此必有司之过举，谅非陛下之本心。臣辄将所降炭样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属县科买而闻之旁郡，盖不胜其扰矣。”

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

陈东、欧阳澈先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当建炎初政论事，指摘上躬，贬议大臣，盖宣政以来所未有也。大臣恶其讦己，阴用上手批，置二子法。予尝得东将临刑家信手迹，时犹在神霄宫，墨行整整，区处家事皆有条理。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状，盖东汉人物也。上大悔悟，赠东谏议、澈延阁，赐田以旌其后，且下诏自责。时大臣盖黄潜善、汪伯彦，潜善已先死，伯彦犹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会上追赠东、澈，遂因极论二人“不学无术，耻过遂非，使人主蒙拒谏之谤，朝廷污杀士之名，此而不诛，何以为政？若潜善魂魄有知，犹思延颈就戮；而伯彦躯干固在，不识何施面目”。伯彦遂落职，潜善永不追复。王遂草赠东、澈词及伯彦落职制，其略曰：“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

忠臣。”用出处。云云，“惟尔东尔澈，其殆有意为忠臣乎？虽然，尔不失为忠，而天下后世顾谓朕何如主也？八年于兹，一食三叹，通阶美职，岂足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过。使天下后世，考古之饰非拒谏之主，殆不如是”。伯彦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实亏从谏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叹。比下责躬之诏，敢为归咎之文。而论者谓汝专宥密之司，实任仰成之寄。汝言汝听，汝弼汝从。宜思广朕之聪明，何恤庶人之议政。使人主蒙拒谏之谤，而朝廷污杀士之名，仰视君亲，何施面目？朕览人言而惕若，抚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谊难宽于尔责。”盖东、澈书颛攻黄、汪，为黄、汪者正当上震怒未解，宜叩头请免二子。上傥不从，以去为期，则二子必不至东市矣。当时谏臣亦有不容不与黄汪分其责者，王公本以三舍法为大比第二人，公应举时已罢词赋，故士不服习骈丽。崇、观虽设词学，所以救罢词赋之失，而公已不复业此，故力辞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议学取士，汩没心术，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从师友，妄意穷经。其于雕镌缉缀之文，未尝经意，惟自惜国朝外制初无定体，故臣得值。以陛下得意志广著之训词，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内制之谨严，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黄又申述司马公词制诰事，窃慕其不欺君之谊。上嘉叹，诏从之。嘉定中未尝诏罢科目，凡以宏博应选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闻。尝用余嵘为中书舍人，余素不习此，余表侄应子和镛尝试曾学有司，亦仅与申省文，得典诰体。时为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达，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请词头，余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习此，宜如王公力辞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陈正甫讳贵谊，以词学中等。尝考潘子高词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贤院记》偶不用李林甫注《六典》书目事，陈以此为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当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词，皆属潘拟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差皂衣立门以俟。陈每馈潘酒富甚，尝与余共酌于粮料院之云根云。

吕成公编文鉴

东莱吕成公祖谦集《皇朝文鉴》既成，孝宗锡名《文鉴》，除公直秘阁，即赐御府金帛。成公谢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复拜御府便蕃之赐。”陈骙时为中书舍人，执奏以为此特编类之劳，恐赏太厚。上不悦陈。成公遂力辞帖职，上不从。《文鉴》之成，考亭先生见之，谓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诗数篇已置选中，后有语公以潘佳处甚多，恐

不止如所选，公遂并去之。

洪景卢编唐绝句

孝宗从容清燕，洪公迈侍，上语以“宫中无事，则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余首”。公对曰：“以臣记忆，恐不止此。”上问以有几，公以五千首对。上大惊曰：“若是多耶，烦卿为朕编集。”洪归，搜阅凡逾年，仅得什之一二。至于稗官小说、神仙怪诡、妇人女子之诗，皆括而凑之，乃以进御。上固知不迨所对数，然亦嘉其敏赡，亦转秩赐金帛。

秦小相黄葛衫

秦桧权倾天下，然颇谨小嫌，故思陵眷之。虽桧死，犹不释。小相熺尝衣黄葛衫侍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熺未谕，复易黄葛，桧瞪视之曰：“可换白葛。”熺固请，以为“葛黄乃贵贱所通用”，桧曰：“我与尔却不可用。”盖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鱼

宪圣召桧夫人入禁中赐宴，进淮青鱼。宪圣顾问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对以“食此已久。又鱼视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进”。夫人归，亟以语桧，恚之曰：“夫人不晓事。”翌日，遂易糟鲜鱼大者数十枚以进。宪圣笑曰：“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尔。”

高宗好丝桐

高宗自康邸已属意丝桐，时有僧曰辉，曰仙，尝召入以是被知。上既南巡吴会，二僧亦自京师来，欲见上，未有间。会上幸天竺，二僧遂随其徒迎驾起居。上感昔，至挥涕记之。还宫即命黄门召入，黄门对以“此须令习仪”，上曰：“朕旧所识，纵踈野何害？僧徒固宜踈野。”黄

门复奏，以为入夕非宣召僧徒之时。上曰："此即是。"翌朝，召二僧入，道京师事与度南崎岖，上甚悲且喜，由是宣召无时。二僧冀规灵隐蔬地劚庵以老，其徒不能从。上至遣使谕灵隐僧，僧犹豫未奉命。上降黄帜，任二僧所欲为界。灵隐僧惧而纵二僧自营，今额为"天申圆觉寺"。上既倦勤，退处北宫，间乘小藤团龙肩舆憩其庐。重华脱屣万乘，亦修思陵故事，有御制二诗，其徒摹云章于壁石云。

黄振以琴被遇

琴师黄震，后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悦其音，命待诏御前，日给以黄金一两。后黄教子，乃以他艺入。语以"尔子不足进于琴耶？"黄喟然叹曰："几年几世，又遇这一个官家！"黄死，遂绝弦云。

倪文昌请以谏议大夫入阁

嘉定初，倪公思以礼部侍郎上疏，乞以谏议大夫随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宠，且许之。时相疑其为伪，归咎奏邸报吏妄撰圣旨，杖背而黥之。时山东归附者众，荆、襄帅臣列强弩射之使还。慈湖杨公简手疏其事以白上，谓此非仁术，且失中原心，以少缗钱赂银台通进司吏缴进，上至以杨公疏宣谕。时相以"容臣契勘"复于上，遂止札下。契勘银台不应受余官奏，惟从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台吏。盖旧典独许从官缴奏自银台入，时银台盖已不复用典，虽从官亦纳札庙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终以官非正从，当制有所可否，亦止入札乞敷奏。杨公急于发上之聪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韩南涧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孝宗谓"两制之选，能者为之。顾何择于进士、任子？"尝除韩权中书舍人，旋以称职为真，自以门荫力辞，然耻于右之一字，微讽台臣请进士去左，任子去右，上从之，至今著令云。时有士人朱游颇任侠多记，间因谒入语韩云："中书误了：以任子位中书，顾不荣于进士乎？削左右字，则混然无别

矣。”韩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宫烛

予既修王竹西封还宫中降炭样如胡桃文、鹁鸽色，盖宣、政事，建炎、绍兴犹袭用未改，竹西力陈请罢去。宣、政其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加龙涎、沉脑屑灌蜡烛，陈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滃，钧天之所无也。建炎、绍兴久不进此，惟太后旋銮沙漠，复值称寿，上极天下之养，故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太后阳若不闻，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烛颇惬圣意否？”太后谓上曰：“尔爹爹每夜尝设数百枝，诸人阁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谓宪圣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间道奔归，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记其事，遂命高士㒟尚主。一时宠渥，莫之前比。盖徽宗仅有一女之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太后归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殓，且置骨。”上以太母之命，置姬于理。狱具，诛之东市。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己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然柔福自闻太后将还銮驭，即已告病。尝以尼师自随，或谓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备知畴昔帝姬俱上在宫中事。伪帝姬引见之顷，呼上小字，尼师之教也。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故至今谓之“颜子生活”。

技术不遇

思陵时百工技艺咸精其能，故挟技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吴郡王益尝以相士荐于上，上以王故召见。见上则曰：“陛下尧眉舜目，禹背汤肩。”上即驾兴曰：“到处脔将来。”王又为李世英进圭墨，每一圭墨重十两。上曰：“恁么大，如何把？”王偶致棋客，关西人，精悍短小。王试命与国手敌，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翌日宣唤。国手夜以大

白浮之，出处子，极妍靓。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尔。但来日于御前饶我第一局，吾第二局却又饶尔。我与尔永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说，吾岂以女轻许人？"国手实未尝有女，女盖教坊妓也。关西朴而性直，翌日上诏与国手弈，上与王视第一局，关西阳逊国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终是外道人，如何敌得国手？"关西才出，知为所卖，郁闷不食而死。

刘锜边报

高宗得刘锜奏逆亮将戒日渡江，上以为忧。刘贵妃适侍，进曰："刘锜妄传边事，教官家烦恼。"上正色责妃曰："尔妇人女子，如何晓得，必有教尔欺我者！"斥妃出，不复召，今葬西湖之曲。宪圣尝从上航海，倏敌骑数十辈掩至，欲拿御舟。后徐发弓矢，其一应弦而倒，余悉引去。高宗重于视师之役，后苦谏，必往，至跪奏曰："若臣妾裹尺五皂纱，必须一往。"妃不逮圣后矣。

陆石室

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余杭人。丰神隽拔，论议倜傥，尤好为诗。少年以计偕入汴郡，法从见之，疑其为仙。邀陆杂坐，命相者某道人视之。道人于郡从官中指陆曰："这官人只是秀才。"诸公因扣以科第，则曰："且还山修读。"陆不意。道人临别，揖赠以粒丹，曰："缓急幸用之。"陆亦异其人，置丹襦带中。果报罢，垂翅南归，舟循汴，风急浪怒，舟不能胜，亟抽带中丹投舟外，风浪始帖息。陆举手谢天，幸不葬鱼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则道人也。丹粒宛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济子之身，非济舟用也。"陆方从道人再觅丹，汴流急，不得语，陆惘然而已。归用其说，隐于大涤洞天之石室，人因室名以称之。居逾岁，又有一道人访陆，形貌不类畴昔，以绅缠双髻，绅垂背，绅上绘八卦，手持惜气，揖陆曰："贫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陆难之，道人又曰："可借一凳，宿于石门之外竹林中否？"陆欣然予凳。既得凳，即视云汉仰卧，唱歌韵，惜气间作《步虚》声，音节宛转，响应山谷，林鹤为之旋舞。陆寝自若也。迨晓，道人持凳谢陆，长揖而别。陆回首，道人登室前天柱峰，如飞，顷已在霄汉。陆抚膺，

惩悔未已。顷又有纱巾白纻袍道人问："大条道人宿此，今安在？"陆语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识钟离公也？"或谓后至者即洞仙，陆犹不悟。光尧退处北宫，思大涤双径之胜，先幸大涤，道流清宫以俟，时宪圣亦侍。羽流结亭起居光尧于驾，上诏以"今是闲人，不须这礼数"。道流进天目木洞霄茶，光尧与宪圣意甚适，宣赐其徒金帛有差。进主观者，问以"山中颇有能诗客否？"观师素怜陆，亟以陆对，进陆行卷。太上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孝宗。宪圣从旁赞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隐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职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却是苦他。"太上深以为然，遂不以语孝宗。凡陆所四遇道人，或以谓神仙，固不可测。而一曰之顷，不遇三宫，亦命矣夫？陆竟终于石室云。

开禧兵端

韩侂胄亟欲兴师北伐，先因生辰使张嗣古时为左史。假尚书入敌中，因伺虚实。张即韩之甥也，使事告还，引见未毕，韩已使人候之。引见毕，不容张归，即邀第，亟问张以敌事。张曰："以某计之，敌未可伐。幸太师勿轻信人言。"韩默然，风国信所奏嗣古诣北廷几乎坠笏，免所居官。韩败，张未尝以语人也。韩后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归，力以"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韩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尝观巽岩李公焘题名金山云："眉山李焘携子垕、塾、壁、堥来。"可谓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颜氏家训》尔。

卷三　丙集

褒赠伊川

绍兴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颐：“朕惟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违道以趋利，舍己以为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亦孰从而求之？间有老师大儒不事章句，不习训传，能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则曲学阿世者又从而排陷之，卒使流离颠沛，无所为而死，其祸贼于斯文者，亦甚矣。尔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也，方退居洛师，则子弟从之者孝弟忠信，及进侍讲帷，则拂心逆指，务引其君以当道。由其外以察其内，以其所已为逆所未为，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不疑。而浮伪之徒，自知学问文采不足以表见于世，乃窃借其名以为自售。外示恬默，中实躁竞；外示质鲁，中实奸猾。遂使士闻见而疾之，是重不幸焉尔。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灵明，知享此哉，可特赠直龙图阁。”先是，工部侍郎韩肖胄尝密启上，追褒元祐诸臣，乃有是诏。《中兴本末》作八月，《家传赠告》作九月。赠典当是八月，至九月诰下尔。是月癸未，秦桧相矣。绍翁窃考当时程俱、休適为中书舍人，当草制词，然其词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圣旨：“伊川程颐绍明道学，为世儒宗；虽屡褒崇而世禄弗及，未足以称崇奖儒先之意。令尚书省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路知其孙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尚书省旋据池州所申“故侍讲程颐直下两位子孙具到。宗支图内程观之长，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系伊川颐嫡长孙，合议指挥。”四月五日奉旨：“观之特与补不理选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学宾，令本州于上供钱内月支钱二十贯、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起部铨量。”得旨，源补迪功郎，自是铨中，除二令监丞矣。初源实往来于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诰词云：“敕乡贡进士程颐：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泽太平，而大臣以尔好学笃行荐于朝，愿得试用。故加

以爵命，起尔为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谨处哉！”嘉定庚辰，徐公侨为江东仓，跋前后二制词曰：“右伊川先生‘举逸民’追赠之诰词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应诏，未几以间去。中兴首明党议，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孙源，将以二词镌诸石，先生之道虽不行于时，此抑以见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东阳徐某谨书。”绍翁窃疑元祐诸人荐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谓其有“经天纬地之才，尊主庇民之术”，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按官职，其实教授。制词何其寂寥简短若是？盖中书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也。绍翁又详庆元丞相赵公汝愚去国，侂胄始颛政，欲以党去天下之正人，必诋以“伪学”，虽刘德秀从臾为是说，然“伪”之一字，已见于绍兴制词矣。先是孔文仲、刘挚、顾临，亦尝以“伪”诋先生云。

虎 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开禧间慈明阴赞宁皇诛韩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钱象祖、卫泾、史弥远，其一以授张镃，又其一以授李孝纯。二批俱未发，独象祖亟授殿岩夏震。震初闻欲诛韩，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翌日，震遣其帐下郑发、王斌，邀韩车于六部桥，径出玉津园夹墙，用铁鞭中韩阴乃死。韩裹软缠，故难中。地名磨刀坑。镃始预史议诛韩，史以韩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处。张谓史曰：“杀之足矣。”史退而谓钱、卫曰：“镃，真将种也！”心固忌之。至是镃赍伐自言，史昌言于朝：“臣子当为之事，何为言功？”遂讽言者贬镃于霅，自是不复有言诛韩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笔付三省，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护，不许疏失。”后有虎符印盖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汉制云。震以御笔建为巨阁，刻之乐石，命其属为之记。初者御笔皆侂胄矫为，及是皆慈明所书。发、斌排韩车，语以“有御笔押平章出国门”，韩仓忙曰：“御笔我所为也。”行至玉津，许郑发以节度使，郑不从，又曰：“我当出北关门，韩见湖第于州。如何出后潮门？”又曰：“我何罪？”又语发以“何得无礼大臣”？郑叱以国贼而鞭之，归报震，震直趋省中。时钱象祖、陈自强犹在省，震至，钱不觉起而问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诵言韩已诛，陈作而再拜钱，且辞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许之。后卫泾又以同谋诛韩忌史，史故黜泾，事在乙集。镃后以旨放还，因史变柏法，又欲谋史，故贬置象

台。先是，有告御批之谋于韩者，韩答以当以死报国。又告之者甚苦，告者即周均。侂胄始与自强谋。自强荐林行可为谏议大夫，欲于诛韩日上殿，一网扫尽象祖以下出国中，韩居中应之。幸韩不得入内，若韩用私人小车径从和宁门入，斌、发必不觉，则谋韩者齑粉矣。然诛韩之计甚疏，王大受、赵汝谈皆预始谋，至书所欲施行之事于掌记，幸不败尔，败则慈明、景宪殆哉。时宁皇闻韩出玉津，亟用笺批殿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慈明持笺泣，且对上以"他要废我与儿子"，又"已杀两国百万生灵，若欲追回他，我请先死"。宁皇拭泪而止，慈明遂笺云。

逆曦伪服印

开禧逆曦既诛，伪内史安公丙函其首与伪服、宫号来，上以首付棘寺，伪服与印付临安府军资库。时吴钢为倅，吏胥未以入库，急持来视，绍翁亦因以识其物。袍僭黄，领拟赭；袍僭赭，领拟黄。宫号用黄绢折角为四，文曰"出入殿门"。敌授以印，铸用今文曰"蜀王之印"，仅如今文思院给降式。曦自铸涂金印，文云"蜀国制敕之印"。

万弩营

绍兴末，孝宗命张浚置御前万弩营于镇江。癸未戍泗州，甲申与敌斗，皆有功。水心《钱表臣墓志》。

来子仪

来子仪与周洪道实布衣交，洪道既为枢使，子仪入都访洪道。洪道馆于嘉会门外表忠观，洪道欲因间荐之于上，特奏假。大臣出门访亲旧必奏。上问以何为，洪道奏上以访子仪。上首肯，不复问子仪谓谁。与子仪置酒极欢，道故旧外，示以近诗。子仪尽卷，则笑曰："周枢使诗也，非周洪道诗也。"洪道问所以然，子仪曰："昔徐师川少年工诗，晚位枢府，诗浸不逮于昔。人以为向来自是徐师川诗，后来自是徐枢密诗。"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词名，以隐德著。思陵必欲见之，累诏始至。上面授以鸿胪卿，希真下殿拜讫，亟请致其仕，上改容而许之。

宁皇进药

宁皇每命上医止进一药，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盖医家初无的见，以众药尝试人之疾，宁王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号名医，遇病虽数证，亦只下一药，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病去矣。”王克明事出水心为墓铭 。

秦桧待北使

绍兴，金国使持盟书要玉辂以载，百官朝服迎于丽正。桧使人谕以玉辂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载书。辂虽不用，北使心欲百官迎拜，桧许之。翌日，命省吏杂以绯紫，迎拜于丽正，班如仪。北使造庭，又讶百官以立班上，既受书毕，百官呵殿缀北使以出。北使见向之绯紫诸吏犹立于门，始悟秦计。又敌人至庭，必欲上兴躬下殿受书，左右相顾，莫敢孰何。时王汴在班内，起而语敌曰：“尔是有书无书？”敌遂出书示之，汴夺书而进。敌计屈，归其国，以生事被诛云。绍翁据勾龙如渊《退朝录》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伦入，责以取书事。既晚，伦见北使于馆，以二策动之，北使皇恐，遂许明日上。诏宰执就馆见北使，受书纳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桧未有以处，给事中楼炤举谅阴三年之说以语桧，桧悟，于是上不出，而桧摄冢宰即馆受书以归，敌始知朝廷有人。绍翁尝疑省吏及夺书一节得于所闻，未敢遽载。如渊之论有据甚明，若就馆授书，则省吏与夺书之说，真齐东云。

真文忠公谥议

绍翁甲戌载真文忠谥事，后以呈示紫薇程公许，公惠绍翁以尺牍，曰：“《闻见录》二帙并沐示教，记载详博，事得实而词旨微婉。他日

足以备史官补放失，非细故也。靖逸抱才，蓄学含章，退处著书，以待来世，当于古人中求之。《闻见录》所记西山谥议一段，是时公许待罪奉常，为博士，所订‘文忠’二字，实参考公论与长官同寮商订累日，而后敢落笔。间有一二公以为太过，然予此谥者，上下无异词，故议下考功覆议，亦以为当。当时却不闻其家子弟与政府辩论一节，架阁公即西山嗣，名志道。后入朝亦未尝一访。但建安诸贤及尝登西山之门者，颇相称当，尚俟稍间搜索，副墨录以求教。”绍翁适感奇疾，不及从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紫薇程公尝历两制，世号为沧洲先生。

悼赵忠定诗

庆元初，韩侂胄既逐赵忠定，太学诸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云：“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又曰“群小相煽动谣言”。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如今有末孙。”又曰“休说渠家末世孙”。陶孙方书于楼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复存。陶孙知诗必已为韩所廉，则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暖酒具下。捕者与交臂，问以“敖上舍在否？”敖对以“若问太学秀才耶？饮方酣”。陶孙亟亡命，归走闽。捕者入闽，逮之入都。至都，以书祈哀于韩，谓诗非己作。韩笑而命有司复其贯，敖陶孙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诗名，《江湖集》中诗最多。予尝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谓典实，其诗率多效陆务观用事，终不肯效唐风。初识南岳刘克庄，得其诗卷，曰：“”所欠典实尔。南岳集中诗率用事，盖取其说。后得南岳刻诗于士人陈宗之，喜而语宗之曰：“且喜潜夫克庄字 。已成正觉。”陶孙字器之，号臞翁，福唐人。

鹁鸽诗

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灰褐色为下，纯黑者为贵，内侍蓄之尤甚。粟之既，则寓金铃于腰，飞而扬空，风力铃振，铿如云间之珮。或起从凤山，绍兴中有赋诗者曰：“铁勒金狨似锦铺，暮收朝放费工夫。争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

宫 鸦

绍兴初，高宗建行阙于凤山，山中林木蓊如，鸦以千万。朝则相呼鼓翼以出，啄粟于近郊诸仓；昏则整阵而入，噪鸣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无山，故未尝闻此，至则大骇。又以二酋之逼，圣思逸不悦，命内臣张去为领修内司诸儿聚弹射而驱之临平赤岸间，盖去阙十有五六里。未几，鸦复如初。弹者伎穷，宫中亦习以为常。唐人诗多用宫鸦，盖唐宫阙依山云。

田 鸡

杭人嗜田鸡如炙，即蛙也。旧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宪圣南渡，以其酷似人形，力赞高宗申严禁止之。今都人习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刳冬瓜以实之，置诸食蛙者之门，谓之“送冬瓜”。黄公度帅闽，以闽号为多进士，未必谙贯宿，戒庖兵市“坐鱼”三斤。庖兵不晓所名，遍问诸生，莫能喻。时林执善为州学录，或语庖人以执善多记，庖人拜而问焉。执善语以可供田鸡三斤，庖人如教纳入，黄公度笑而进庖人曰：“谁教汝？”庖以执善告，黄公遂馆林于宾阁云。执善记博而瓌奇，为南宫第一。试《圣人备道全美论》，至今举子诵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鉴》行于世。骊塘危先生稹、弟蟾塘和与之同年，视其手如龙爪而毛，盖林氏之家与庙相直，其母诞执善之夕尝与神遇，终为闽名儒云。惜乎强售人妇以为妾，其夫怨言执善，为有司杖之，抑郁而死，执善其后亦亟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爱也久矣！

史越王青词

前载史越王《辞免太傅表》，得之《闻见》，以为出于余公天锡之父。暨储行之孙沐录示，则非辞免表，盖青词云。“反本狐丘，寓诚獭祭，念此阖门之多指，洎于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寻岁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对。讷斋冯端方在坐，应曰：“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称赏久之。《四六话》中亦载，谓其本于古人之联，未知前今所载孰是。吴门友人之子胡□北访余公天锡之弟天任于四明，因举《闻见》所载，余公天任曰：“是也，盖先伯所对。但‘岁月’二字非是，其易为‘甲子’。”天任与余公天锡为同气，后继其父季云。

司马武子忠节

中原既陷敌，忠义之士欲图其国，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盖祖宗之泽，时犹未泯也。谨按韩太监玉所记云："初，司马池之后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金营，金丞相、燕国王完颜宗幹见而异之，因授以尚书右丞。朴不屈，然犹纵其出入敌中，生子名通国，字武子，盖本苏武之义。通国有大志，尝结北方之豪，韩玉举事，皆未得要领。绍兴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其兄璘犹在敌中，以弟故与通国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遣张虬、侯泽往大梁问璘，璘因以扇赠玉诗云：'雝雝鸣雁落江滨，梦里年来相见频。吟尽《楚辞》招不得，夕阳愁杀倚楼人。'魏公见此诗于甲申岁春，复遣侯泽往大梁讽通国、璘等，行至亳州，为逻者所获。通国、璘与尝所与交聂山三百余口同日遇害，是岁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颜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帅留守大梁，乘十六传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泽与通国、璘、山谋率壮士百人，袴伏短兵毕趋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则大事可就，时留守左右与通国结盟者三万余人，而泽败于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图籍与券，立焚之，独罪首事。时魏公开督府于丹阳，盖以右相出使巡边回也，闻之盛叹云：'某入见上，当白其事而旌之。'会魏公中道罢去，王亦窜责岭表。"通国之侄孙振自叙其事，曰："昔李翰作《张巡传》而不为许远立传，韩昌黎叹许远之忠节未能尽白于世，遂叙于巡传之后，使后之人知远之不屈于贼如此。夫为士而知逆顺之理，殒其身而全其节，此固人臣分内之事，其无后之人以发扬之，则忠肝义胆将遂泯没，岂不痛哉？吾祖尚书，靖康间奉使金敌，辞气激烈，谋略深远，虽不能遏其方张之势，而亦足以起其畏敬之心。及扈从北狩，不以利动，不以死惧，高宗加谥'忠洁'，褒崇之典极于一时。继又采择著之国史，吾祖之节无遗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异域，一心本朝，起义未成，遽遭屠戮。后韩太监纪其详，王尚书希吕书其略，虽未能载诸史册，而节义之名庶几不至磨灭。韩昌黎以张、许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为羞；今季父节义未能彰彰于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传，则是亦张、许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韩二记刊诸琬琰，以备异时高义君子发其潜德云。"王公希吕为之序曰："昔予居乡，有陕右林虎臣者自西而东，至符离家焉。其家邻居数月稍熟，因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金人倾国犯淮南，吾乡之豪共千余人倡义而起，有司马通国者主其盟，将为批亢捣虚计，不幸事未成而几已露，司马氏之家数百指歼焉。俄其徒已变姓名，携妻子，因得出阙，以至于此。'予因叹曰：忠孝之节，其萃于司马氏乎？

昔我先正温国文正公迨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洁公继之，今通国又继之，皆以忠义愤发，效死北庭。事虽未成，亦可谓是以似之。惜乎时予在敌中，不能为作传，姑记其略，以俟询访。王希吕记。”绍翁窃谓通国受魏公之间，欲掩袭大梁以相应，敌知豪杰必出于此，故遣其子乘十六传而来，亦神矣。通国钦其志，宜息谋可也，为忠义功名所激，顾出于此，惜夫！绍翁谨按：韩太监所载谓魏公于甲申岁春见璘诗，因遣张虬、侯泽，盖隆兴二年也。隆兴元年癸未岁，魏公开督府，次年甲申兵败，王汴之和议遂成。通国败于三月，魏公罢于四月，相去一月事尔。浚，少保、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 。

张史和战异议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创痍日甚。会天子新立，谓“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乃奋志于恢复。由是天下之锐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时之宜，审天下之势，以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六宫之远役，境土未还，园陵未肃，此诚枕戈待旦、思报大耻之时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而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朔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张浚老臣，岂其念不到此？而误于幕下轻易之谋，眩于北人诳顺之语，未遑精思熟虑，决策万全，乃欲尝试为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窃以为未便。上皇亲睹祸乱，岂无报敌之志？当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决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而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惟陛下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已而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请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都督安用？且陛下远征，而上皇独留，敌以一骑犯淮，则此城之人骚然奔遁，上皇何以安处乎？”浚又请以所部二十万人进取山东，史公问：“留屯江淮几何人也？”曰：“半之。”复与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曰：“然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岂为是惧耶？况淄、

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于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诘难于天子，凡五日。史公复劝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审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当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史公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力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则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乃见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夺，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枢密院而命将出师矣。其年五月，师渡淮。史公曰：“国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枢密使而不获与闻，将焉用相？”遂力请罢归。归未及家，师败于符离，卒十有三万，一夕而溃死者不可胜数。资粮甲兵，捐弃殆尽。天子哀痛，下诏罪己，左相以议论诡随待罪，而都督以师徒挠败自劾矣。

宁皇登位

前载宪圣策立宁皇事，虽黄屋初非尧心，而天下皆谓宜立。光皇当励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宫丽正书，言颇切至，盖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属意焉。书略曰：“庶之乱嫡，自宫闱始。夫庶之乱嫡，则支之乱本之渐也；而支之乱本，则异姓之乱同姓之渐也；异姓之乱同姓，则又夷狄乱中国之渐也。”又曰：“陛下践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长，已逾弱冠。玉册之命未布，而青宫之席尚虚。”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覆天下不测之变。采之游言，殊有惊悸；采之国论，曾无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几变；子孙猜防，上下解体；支嫡交忌，臣民异心。臣始闻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无惑。道路之言，喧传百端，中外之心，忧疑万状。燕公闻之，宁无怀贰，乘舆闻之，莫或改容；藩邸闻之，未免忧祸。此何等事也，而俾见于世？此何等议也，而俾闻于时？陛下谓孝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议？固宜自尽吾为祖为父之道也。上光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议？固宜自尽吾为子为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窃议之人乎？否也。问之左右，问之在朝，盖有君也，不敢言矣；问之主上，盖有父也，不敢言矣；问之太子，盖有祖矣，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为臣之言不通于君，为子之言不通于父，为孙之言不通于祖，而微臣僭言之，

死有余地矣。如蒙圣恩特垂天听，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孙之情通，自臣言始。臣虽身首异处，而忠孝获书于史册，虽瞑目于地下，将有辞以对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灵矣。”盖绍熙五年甲寅岁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陈贵明为跋其书云：“懒庵赵蹈中载宁庙之立，实出于水心先生之建议。虽然水心之议特出于一时之危疑，蹈中所载宁庙登极之诏，迟下数月，襄州之乱作矣，特以诏至而止。呜呼，孰知有献策于承平无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丧，襄阳士人陈应详阴连北方邓州叛党，亦杀守臣张定叟，用缟素代皇帝为太上执丧，且举襄以顺北。适宁皇登极之诏甫三日而至，陈遂变色寝谋，旋为其党所诉。定叟临阅场，问之曰：“朝廷负尔耶？太守负尔耶？”各命将士射之。先志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赏，中其心者有某赏，中其体若肢者有某赏。发陈之箧，惟缟巾数千云。先是赵蹈中具载水心赞嘉邸之语数十百，亲笔其颠末，绍翁未之见也。薛君，永嘉士人，子梦桂尝以其书藁示绍翁。当时陈议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赏，自昔然矣。

叶洪斥侂胄

洪字子大，为绍翁乡人，且年少负才不羁。庆元间，疾侂胄而未有间，洪馆于韩氏，即侂胄族子，盖呆儿也。以后戚预内宴，洪代为之书，径入于御，其最切至处云：“侂胄弄权不已，必至弄兵。”宁宗以示侂胄，迹所为书则洪也，除名仕籍，编置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尽复其官，并理编置年以为实历佥书邕管事。洪旋终于任。

景灵行香

百官赴景灵行香，僧道分为两序，用其威仪咒语。初，僧徒欲立道流右，且曰僧而后道，至交讼久之。秦桧批其牍云：“景灵、太乙，实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为制云。绍翁以为在天之灵必不顾歆于异教，且市井髡簪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进书例用僧道铙鼓前导，朝廷有旨勿用，盖得之矣。惜未施于原庙。

王 医

王继先以医术际遇高宗。当高宗拟谒郊宫，仅先期二日，有瘤隐于顶，将不胜其冠冕。上忧甚，诏草泽，继先应诏而至。既视上，则笑曰："无贻圣虑，来日愈矣。"既用药，瘤自顶移于肩，随即消若未尝有，上遂郊见天地。上尝以泻疾召继先，继先至则奏曰："臣暍甚，乞先宣赐瓜而后静心诊御。"上急诏太官赐瓜。继先先食之既，上觉其食瓜甘美，则问继先："朕可食此乎？"继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将以启陛下食此也。"诏进瓜，上食之甚适。泻亦随止。左右惊，上疑，问继先曰："此何方也？"继先曰："上所患中暑，故泻，瓜亦能消暑尔。"大率皆类此。其后久虚东宫，台臣论继先进药无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泾亦颇宗继先，术亦有奇验，然用药多孟浪。高宗居北宫，苦脾疾，泾误用泻药，竟至大渐。孝宗欲僇之市朝，宪圣以为恐自此医者不敢进药，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泾先怀金箔以入，既杖，则以傅疮，若未尝受杖者。后放还，居天街，犹揭榜于门曰"四朝御诊王防御"。有轻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泻药"。王惭甚。宁皇患痢，召曾医不记名。入视，曾诊御毕，方奏病证，未有所处。慈明立御榻后，有旨呼："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否？"曾连称"吃得，吃得"。慈明又谕以"须是多把与官家吃"，曾承教旨对以"须进二百丸"。宁皇进药如数，泻旋定；又进二百丸，遂止。曾时坐韩党被遣，上遂于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宁皇不豫滋久，谓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诊讫，呜咽不胜。上曰："想是脉儿不好也？"曾出，自诊其脉，谓家曰："我脉亦不好。"先宁皇一夕而逝。米南宫五世孙巨秀亦善医，尝诊史相脉，语未发，史谓之曰："可服红丸子否？"米对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举，朝谒遂废，中书要务运之帷榻。米谓必得天地丹而后可，丹头偶失去，历年莫可访寻，史病甚，召米于常州。至北关，登舟买饭，偶见有售拳石于肆者，颇异，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头也。问售者："尔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妳子持以售。"米因问厥值，售者漫索钱万。米以三千酬值持归，调剂以供史。史疑而未尝，有阍者亦病痿，试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帅之疾，史始信而饵，身即轻，遂内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尽，遂薨于赐第。

高士

孝宗圣性超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内景。时诏山林修养者入都，置之高士寮，人因称之曰"某高士"。皇甫高士，予既载其出入矣。又有

谢高士，以从臣荐，讲《易》于宫中，孝宗问以老庄之学，谢对以："人主当以君国子民为心，若老庄之学，其俟之者欤？"易如刚最后洒扫高士堂，亦称高士，去其徒无甚异，唯善于趋谒，以故史越王、尤锡山、杨诚斋、陆三山颇与之游。陆公尝因斋宿竹宫，因叩其庐。有二苍童对弈，微闻松风间有琴丝棋弈声，陆公心羡，以为是何异神仙之居。叩二苍童，愿见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药处。中贵人也。陆公叹息曰："高士亦见御耶？"笑而出。宫本中贵人提举，易所见者提举也，陆公未知之尔。然高士见本宫提举，亦非所以为高士矣，宜发陆公之笑也。宁皇圣性多可，其徒率因左右乞先生号，天庆陈道士、三茅张道士，俱不由给舍得先生号。陈书于状谒史相，史不悦，叱典谒改天庆观主衔，始命入。因谓陈工于修创，若先生号，岂可辄当？因谓三茅亦然。遂于群从官前及此，以如刚尝与越王诸公游奏之，上赐通妙葆真先生，敕由给舍下。先是史于赐第斋醮罢，戏命如刚升高席，如浮屠问对说葛藤。如刚乏辩，举道士姚公邃代己说法。姚从容就席，有僧作礼，而问曰："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如何谓之'岩隐'。"姚自号为岩隐。姚即对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岩隐。"僧屈伏，姚掷拂下座，史大加器赏。如刚后悔不自升席。史眷如刚浸异于姚，如刚谮姚于史不行，盖嘉定间事也。

萧照画

孤山冷堂，西湖奇绝处也。堂规模壮丽，下植梅数百株，以备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几三丈。高宗翌日命圣驾，有中贵人相语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绘壁。"亟命御前萧照往绘山水。照受命，即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即饮一斗；尽一斗，则一堵已成画。若此者四，画成萧亦醉。圣驾至，则周行四壁间，为之叹赏。知为照画，赐以金帛。萧画无他长，惟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胜水间，不知其为画尔。

慈 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经史，能小王书。母张夫人以乐部被宪圣

幸，后以病归李氏，死葬西湖小麦岭下，地名放马场。宪圣常因乐部不协，顾左右曰："我记得张家，今安在？"左右对曰："已死矣，有女颇聪慧。"宪圣念张氏，故召后入，时年十一二。尝置宪圣侧，宫中谓之"则剧孩儿"。及既长，宁皇侍燕长乐，目后有异，而重于自请。宪圣知其意，遂燕宁皇而赐之，曰："做好看待，他日有福。"宪圣精于五行。由此遂正六宫之位。慈明所以报宪者无所不至，阁子内揭帖图则吴氏之宗枝也，居则指姓名以问左右，曰："这个有差遣也未？"每遣景献谕时相，凡除授必先吴氏而后其家。先是后葬其母于群宫人冢，阅岁浸久，至不知兄弟信。迨备六宫礼，始遣迎次侄、今永宁郡王于衢，或谓后父即兄也。葬张夫人处，盖天造地设，非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峰为冈阜，至夫人垅忽踊去，若龙昂首为岭。春阳发达，夫人坟有物若钟乳结成甓，渊泉环绕，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诗礼，福禄未艾也。宪圣父为宣靖王，先殡于金陵，暨宪圣备妃册，始敕葬天竺石人岭下。山自严陵来，为戴青岭，复蟠折百余，形若展袖，为葬王处。茔上有屋如堂，盖垂帘后父旧制也。山接武林，汇为冷泉，大江、西湖横前，水口俱有奇峰截秀，宜其启拥佑听政之祥云。宣靖王即今以为京师珠子吴员外是也，以蠙珠为业，累赀数百万。王，长者也，间行闾巷，周知贫乏者，每实金与交钞于橐，挟苍头奴，遇夜以出，虽家人莫知也。王从橐探金钞，则率家人罗拜，谓天所赐。王行之且三十年，迨苍头奴长，亦号"小员外"，为王置白金器于肆，以气与售金者争，至呼以"乞儿"。售者不能平，遂持而问之曰："我如何是乞儿？"苍头曰："尔某年某月日不得吴员外金与钞，你如何不做乞儿？"其人亟释苍头，翌日率家人置礼拜谢王，王阳为"未尝有此"以谢之。王知隐德已泄，久则以他故逐奴去。王尝有兴造，有神立于百步外，王遥问曰："尔何神也？"曰："吾太岁也。君兴造实犯予，故避于百步之外，由君有阴德也。"王笃生宪圣，宜哉！事异，不书于后传。

节　度

太祖罢节度，立权发遣与权知之类，故士大夫作郡，皆自称曰"假守"，谓非真节度也。今节度亦非真名存尔，在权尚书上，正尚书下。铸印畀节之外，给半俸，视尚书则有宣麻之异与节堂使臣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则上必降敕，谕本军官吏、军民、僧道、父老。如高宗敕常德府官吏、军民、僧道、耆老曰："朕以为国宗英，相予郊祀。克同寅

而竣事，爰易镇以增畬。眷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载更斋钺，已锡言纶。凡尔军民，迨夫吏士，耸闻成命，谅溢欢心。”此则绍兴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为本军节度使敕也。军民、僧道拜敕旋讫，用紫绫背册列官属姓名并图经，以礼状申缴本官。非皇子亦用此。若经从本镇，则太守必櫜韎道左，尉拥彗前导，官吏、军民、僧道、耆老迓于郊外，往往去本镇甚远，无复讲此。惟杨节使沂中坟墓在凤口。沂中实为昭庆军节度，今安吉州。间因上冢，知守臣而下欲用此礼，遂命从者迓出间道以避之。绍翁窃考本朝所以重节钺而不以轻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礼而去，才畀节度使判某郡，而所谓节使俸给复减半，而其位又在正尚书之下，则除授之际正不必宣麻锁院。以宰相为之，故宣锁，后循用不改。惟宰相去国判郡除使相者不妨带宣，若他官特授者正不必尔。况参预而下，等为大臣，俱用制除，而视权尚书者反得宣锁，此皆制度因循有合厘正者。节钺轻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驳者，有正授而中司卷班以出者，有缴真俸者，是以视权尚书为重也。余除权尚书、正尚书，设或未当，则封驳者绝少，未尝有争之如此力者，是可讶也。且正尚书一间即为政府，节度自细转检校三少、太尉至于开府，尚有三四转。且正尚书有不旬月致阶两地者，为节度至开府，或十年才一转。况任子京秩与小使臣之不同，阔略于正尚书，纤悉于节度使，愚实未解。绍兴十六年四月辛未，张澄以端明殿学士除庆远军节度使，众皆荣之，俗谓之“文极换武”。或节钺除仪同三司，则谓之“武极换文”。端明已视正尚书，节钺反居正尚书之下，俗以为荣，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今俗谓“无注脚”。若有注脚，则降旨云“某人除端明殿学士，恩例并同执政”。危公稹尝居著庭，倩绍翁草札送之，因命书史写“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笔涂去二字，谓“此岂可轻以称谓”？吴公铸以保康军节度提举万寿观，薛知院极称之曰“节使观使”，史相弥远却称曰“观使节使相公”。二公世官，必各有据。

秃头防御

军功内官虽授防团，若未去阶官，谓上有左武大夫之类。但视遥郡。惟近邸不带阶官，非有功特转不许去阶官，俗谓之“秃头防御”。使去横榜用圆状，视从臣矣。

贤良

绍兴二年三月，资政殿大学士王绹表：“臣昨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德郎、赠太子太保、先臣发，元祐中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目，所进策论十卷，凡五十篇，候装褾毕日，依臣见进故事例，诣通进司投进。”面奉圣旨，依奏。绹旋得请提举洞霄宫，缴进其父所为五十篇之文，表略曰：“惟元祐之纪元，复制科而取士。维时司马光之客，有若刘安世之贤，见所为书，举以应诏。因知己之迁谪，并荐士而弃捐，事与志违，言随名寝。”盖是安世既贬，发因不得召。东坡尝得其词业，致书谓“虑深词达，非浅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贤良久困场屋是也”。《挥麈录》载：“张咸，汉州人，应制科，初出蜀，过夔州，郡将知名士也，一见遇之甚厚，因问曰：‘四科优劣之差，见于何书？’张无以对。守曰：‘载《孟子》注中。’因阅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拢之也。’张道中漫思索，著论成篇。至阁试，六题以此为首。主文钱穆父览而异之，为过阁第一。”咸即浚父也，二贤良可谓有子矣。绍翁窃考《挥麈》所载，参以本朝六题之制，必先经题注疏而后子史，以《孟子》注为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贤良高庙讳。字泰伯诗云：“尝试六题，已通其五，惟四科优劣之差不记所出，曰‘吾于书无所不读，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读，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举茂才罢归，其明年庆历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则是张公咸与泰伯同试于庆历壬午，张遂中选，李遂报罢。区区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挥麈录》考之，则黜泰伯者，钱穆父也。南康祖无择叙泰伯之文曰：“天子举茂才异等，得召第一。既而试于有司，有司黜之。呜呼，岂有司之过耶，其泰伯之命耶？”无择叙其文，未尝有不读《孟子》之说。门人陈次翁为撰墓铭，亦曰：“曾充茂才，有《富国》、《安民》、《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合五十首，天下传诵。及退居，为《周礼致太平论》并序五十首，其敌天命。又有《潜书》、《庆历民言》、《寄范富孙公四书》、《长江赋》。初未尝及不读《孟子》之说，惟公《盱江集》中有《常语》、《非孟子》，其文浅

陋，且非序者所载，疑附会不读《孟子》之说者为之剿入，非泰伯之文明甚。”绍翁谨按：《登科记》庆历二年壬午岁八月，固尝召试才识兼茂科，时阁下六题，其一曰《左氏义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贡禹得失孰优》，其四曰《经正庶民兴》，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杂卦何以终不同》。初无四科优劣一题，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诗，何为凿空立为此题？当时六题中，唯《经正庶民兴》出《孟子》，此儿童之所知，泰伯纵不喜《孟子》，不应父生师教以来即不许读《孟子》，且非《孟子》注之比。绍翁窃考本朝有司命题，不过六经本注与正义中出，或不出正义，未闻出子史注疏者。曾慥、《挥麈》恐决无所据。是岁庆历二年壬午，中选者乃殿中丞钱明逸，实入第四等。而魏公之父咸实中选于绍圣元年，时为剑南节度推官，则绍圣又与庆历不同。本朝前后阁试，未尝有四科优劣之题。惜乎绍圣六题独缺不载，参合《登科记》、《挥麈录》之说，则泰伯所试乃《经正庶民兴》出《孟子》正文，实试于庆历二年壬午八月。咸试四科优劣之差，实试于绍圣元年九月，同试者右通直郎吴俦、福州布衣陈旸。是岁上以进士策有过于制科者，遂罢试。山台赵汝读常容况问绍翁以四科优劣之题，即答之以见于《挥麈》所载，实出于《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汝读即阅《孟子》得之，因叹“自父兄以来，寻此题不见。今乃得之于子”，因归而著此，以祛后人之惑。犹有三则续刻 。

第一则

自绍兴二年复置此科，士无应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人，则眉山李垕也。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诏凡一再下，时科目久废，士皆不能为此学。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垕应诏，取其五十篇之文献之于上。上屡对近臣称奖，谓宜置之优等，以徕多士。巽岩李公焘，其父也，寻摄右史，直前奏事，上面谕尤宠。有司拘守令，持之久不下，迄用乾德、咸平、景德典故，亟令召试中书。垕尝一辞不获。盖以东南士人，忌之者众。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陈公出守福唐。五月，巽岩请补外，七月，得荆湖节。垕以状自列，乞侍亲养，待命于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书引试。”时荐者汪公与王召大臣已去国，垕惧为当路所嫉，故恳辞。再三年，遂听其侍亲以行。十年始召试中书，六论命题已稍异盛时之制：一曰《人主有必治

之道》，二曰《汤法三圣》，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历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经得失》，六曰《扬雄张衡孰优》，六论合格，宰执持文卷以奏御，玉色欢动，曰："继今其必有应书者矣。"上曰："厔五题皆精记所出，虽《汤法三圣》不记所出，而能举上下文数百字，可谓难矣。"盖本朝六题四通，即谓之合格，厔亦既通其五矣。宰执又同辞而进曰："厔之弟塾，亦为此学。"上曰："盛事，盛事！"会召塾试，有司抉《魏相传》内"尧舜汤禹"四字以箎之，塾不能记，因赐帛报罢。轻薄子至作谑词，其略云："六论不知出处，写得乌梅几个。圣恩广大如天，也赐束帛归去。"世俗遂谓无真贤良，由是窃名应科者亦得以售其伪。且谓东坡犹不记六题出《管子》，子由同试，直以笔管敲试案方悟。此又齐东之语，与谓李泰伯不记四科之题大略相似。按东坡所试题一曰《王者不治外裔》，二曰《信礼义以成德》，三曰《刘恺丁鸿孰贤》，四曰《礼以养人为本》，五曰《既醉备五福》，六曰《形势莫如德》，五题俱精贯，惟《形势莫如德》东坡误认，以为出于《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于《吴起传》，而特不记其出于传赞之束句。俗谓子由不记《信礼义以成德》出《论语》"樊迟请学稼"下注，东坡因老兵斟铜蟾滥砚，坡恚曰："小人哉！"子由遂悟。虽六题有此，然其说亦不经，与所传《管子》事一也。《刑赏忠厚之至》盖省试论，非制科题云。

第二则

《愧郯录》载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谓汉举贤良多因灾变，今受瑞登封不当复置此科，遂罢之。故天圣七年，复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诏学士两省御史五品以上、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下、内外京朝官幕职州县及草泽，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已帖职者不举。是年八月，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至景德二年，复置六科：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曰博通坟典达于教化，三曰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曰武足安边，五曰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六曰军谋宏远才任边寄。委中书试论，六首合格者亲试，是谓六科。盖前此止设贤良一科，今复唐六科。《愧郯》惜未精考，以为初不见罢科之日，而有复科之诏，此乃复唐六科之诏故也。六题既命试，至制策则恕矣。《愧郯》又疑林陶学士院不合格，以为前无此一试，不知乾德二年令吏部试策一道，已有旧比。今但不试吏部，试于学士院耳。

第三则

巽岩李公焘《制科题目序》：“阁试六题，论不出于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真多能哉？斯执事优容之也。迨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准试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出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驳高第，斥小官，彼佼佼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于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者，尚肯复从其游耶？彦古区区昧于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耳。传注义疏之纤微，且不及知，矧惟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者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后止，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于元祐，仅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于彦古故耶？盖古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已，今则为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殆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应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于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于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后，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数十百题，具如别录。间窃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于博弈云尔，实非制科之意也。”绍翁窃详巽岩李公之序，谓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驳高第，斥小官，其说有当考者。熙宁三年九月，试制科二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常博士王□，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太庙斋郎张绘。皆成都人。时贤良方正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入第三等，诏以所对意尚流俗，毁薄时政，不足收录，以惑天下观听，令流内铨，告示还任。是岁御试罢诗赋用策。七年以进士试策，即与制举无异。时政得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制科。此后彦古何缘又复召试，且特为彦古一人不通阁题而罢此科？本朝阁试六题俱载《登科记》，所缺者，惟绍圣元年所出题尔。不知彦古所不通者何题，李公何不明载？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户，亦无官可斥也。

高宗六飞航海

《挥麈》第三录第一卷，载高宗六飞航海事：有宣教郎知余姚县李颖士者，募乡兵数千，列其旗帜以捍拒之。敌既不知其地势，不测兵之多寡，为之小却，傍徨不敢进者一昼夜，由是大驾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颖士迁两官，擢通判州事。颖士字茂实，福州人，登进士第，绍兴中为刑部郎中。绍翁谨按：《挥麈》所载李某事迹皆当，盖绍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为光州固始人，徙居建之浦城，非福州也。秀岩李公心传《朝野佥载》以真公德秀尝以《书》义魁乡举，真公业词赋，亦尝为魁。著述斯难矣，不知秀岩曾刊定否？

韦居士

绍兴初，时宰有荐韦居士于高宗者，高宗谕之曰："当今谁知有元祐人如韦许者？又尝赒急之，岂可以常人比哉！"命之以官。韦名许，字深道，世为芜湖人。从姑溪居士李之仪学，不事科举。筑室于溪上，榜曰"独乐"，藏书数千卷。适黄鲁直兄弟、苏伯固父子来寓邑中，相与游从。许旧字邦任，鲁直易之以深道，而为之字说。元祐诸公之贬逐，士大夫畏祸，虽素所亲亦不敢相闻。有道江上者，公独留连之，极力赒急，不顾其他，士大夫以此多之。了斋陈忠肃公为作堂记，且为颂赠别。政和中，都邑以名开于朝，一时当路如建康帅卢襄给事、宣城守张叔夜、枢密李密大尚书，合词以荐，属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荐之云。韦虽拜官而邑人犹称居士者，盖了斋尝称之曰"湖阴居士"，此载于《芜湖图经》。《图经》盖韩果卿所撰，曰绍孙尝以居士墓铭示韩云。朱文公之门人，贬逐正人，贫无以为路费，居士率致白金以邀诸路。然则韦之赒急，又不特元祐诸贤。绍翁谨按：绍兴元年至七月，宰相范宗尹。范罢，而后左相吕顺浩，又相秦桧。至二年八月，秦罢，然后朱胜非再相。《图经》谓绍兴初，时宰有荐韦于上者，恐非宗尹、桧，是必朱与吕耳。

九里松字

绍翁乙集载吴说所书九里松字详矣，后阅《挥麈后录》六卷载吴传

朋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亦尝书之，终不逮卿，当复以卿书揭之。"说顿首称谢。是日有旨物色说书，犹藏天竺僧帑，遂复揭之松门。传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乙集所载似是，而传朋不以语《挥麈》，何也？以绍翁考之，盖不特此。按《续稽古录》绍兴二年六月，颁黄庭坚《戒石铭》于郡县，亦用金书。圣人不没人之善如此。

王正道

甲集载胡公铨请斩桧事，因及王公伦，未暇详也。《挥麈余录》载王正道伦死于金。谓金人欲用为留守，不从，杀之。绍翁按：前后金使，于洪公皓、司马公朴，金皆尝以要职强之，皆不屈，然亦未尝杀之，甚至纵其出入。伦以不屈，顾被祸如此。以《王氏家传庙记》攻媿楼公文。与《挥麈》所载绝异，盖伦拘留北庭，密约宇文虚中劫敌反其地而南。谋泄，为敌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严寇盗矣。

张通古

《朝野佥载》：绍兴八年，北使张通古以行台侍郎来聘。稍工诗，其还也，归正燕人周襟与通古有旧，乞襟送至境上，通古赠诗为别云云。绍翁窃谓彼法至严，为之使者岂敢乞归正人至境？又云秦桧尝示之以胡公铨封事，一览即皆诵，此《佥载》之过听也。绍翁尝考记载，胡公封事一出，敌中购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诵久矣，何待诵于桧乎？且桧为大臣，何为与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此皆当订正，而后以备史氏之阙。

史文惠荐士

张、史异论，已见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于进贤如初。朱文公熹、吕公祖谦、张公栻、曾氏逢辈，皆荐召之。朱公熹不仕几三十年，累徵不

就，于是文惠勉以君臣之义，即拜诏。惟张公栻不至，盖以文惠与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议不合也。君子立朝，议多不合，张公何慊而不至？盖犹泥于本朝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制赐吴益

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吴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气向清，圣意怡怿，至于手书御札一联云："称此一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命近珰持益。益入对，顿首称谢。上曰："聊复当折简耳。"

闽人讹传兆域

《愧郯录》六卷载闽人讹传皇祖兆域，可谓背治。至今闽人妄中起妄，谓朱信罪至拔舌。绍翁尝疑本朝宽厚，必无是刑，且朱信为本朝推本兆域，其事虽缪，其心不可谓之不忠。神宗故怜之，若非元丰具有"赦后勿论"指挥，则闽人之妄未易破也。讹传兆域在福州俱胈院灵石山，《愧郯》误以为碎石山。

天上台星

开禧用兵，邓友龙、程松为宣抚、宣谕使，板授其属，谓之"宣干"。时政府惟有陈自强居相位，民谣谓之"天上台星少，人间宣干多"。或谓皇甫斌治于岳之城南，群优所萃也，其属谣焉，又谓之"城南宣干多"。又云"宣威郡不问，宣威，即斌也。恢复竟如何？"后有以节制今山讨李全者，其属猥众，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将军少，城南节干多"。《却扫编》载旧制诸路监司属官曰"勾当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名易为"干办"。时军兴，属公数倍平时，有题于传舍云："北去将军少，南来干办多。"盖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归，诣阁门自称曰："勾当江南公事回"，今世借授白帖，辄自称"某干管"云。

洞仙歌

绍兴间有题《洞仙歌》于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龙蛇飞动，真若不烟火食者。时皆喧传，以为洞宾所为书。浸达于高宗，天颜輾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尔。”左右请圣谕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韵盖闽音云。”其词曰：“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所。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久而知为闽士林外所为，圣见异矣。盖林以巨舟仰书桥梁，水天渺然，旁无来迹，故人益神之。

方奉使

乙集载莆阳方信孺出使事详矣，今又得之杨开国圭。圭尝典方始属，能言其与伪元帅辩难者甚至。方见元帅，元帅叱问之，曰：“前日何故称兵？今日何故求和？”词色俱厉。公从容对以：“前日主上兴兵复仇，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为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帅笑而不复诘。开国乃文忠真公之外舅，尝对真叹息云：“我辈更吃五十年饭，时圭年五十。也不会如此应对。”开禧间，文忠为学官，圭以三省枢密院酒官充书云。

草头古

嘉定间禁止青盖事，盖起于郑昭先无以塞月课，前录载其事。太学诸生与京兆辩，时相持之不下。薛惠之极、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诸生伏阙言事，以民谣谓胡、薛为“草头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谓“虐我生民，莫匪尔极”，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时相谓曰：“弥远明日行，则尚书今日去。”薛不能不留。自侂胄得柄，事皆不隶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自时相用事，始专任都司。都司权居台谏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谤。时聂善之亦时相，所任大抵以袁洁斋、真西山、楼旸叔、萧禹平、危逢吉、陈师虑辈，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帅蜀，道从金陵，逢吉之弟和为江东帅属，迎劳之于驿邸。聂因语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议论。”应祥不乐，竟不饯之，衔之终身。善之，士人也。胡、薛以儒家子习于文法云。

二 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悔，以为元为四德之长，愧不足以称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楼宣献公尝从容叩之以字义，真答以“慕元德秀之为人，故曰景元”。楼公取《诗》注“景行行止”处示之，则景之义为明，谓“高山仰止”对“明行行止”也。真遽易为希元。盖“景元”乃“明元”，无谓也。二公州里则同，而文公又真公所闻而知之之师，且谥又同一字，而字义之误，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然当时至今但称二公曰元晦、景元，而未当称之曰仲晦、希元，盖其习称已久，而不能以遽易也。文忠始于举子，命字之义非得于师友，故始字曰实夫。后乡曲有轻薄子曰：“只恐秀而不实。”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则不然，其师友曰籍溪，曰延平，顾不能救其字之误也，而必俟公之自悔，其亦异于王通矣。通之弟曰绩，字无功。通曰：“神人无功，非尔所及也。”故终身名之。

单夔知夔州

单夔以家贫祈郡，孝宗圣听高远，知其所志，从中大书御札云：“单夔知夔州。”后竟不赴，易守建宁。钱象祖尝献珠搭当于韩侂胄，追其致仕，词臣草诏，进封珍国公。二事略相似也。

宁皇御舟

张巨济字宏图，福清人。嘉泰间上书宁宗，以“慈懿欑陵今在湖曲，若陛下游幸，则未免张乐，此岂履霜露之义”？宁皇感悟其言，旋转一秩，由此湖山遂无清跸之声，非特俭德云。御鹢至沉于波臣，黄洪诗云：“龙舟大半没西湖，便是光皇节俭图。三十六年安静里，棹歌一曲在康衢。”

两朝玉带之祥

徽宗亲解玉带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兴之祥，事载国史诸书，此不

复载。至高宗以常德为孝宗潜藩，尤有足纪者。先是常德有玉带渠在城内，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于城府最利，且避陵名，更名秀水。守臣龚颖篆秀水斗门以表之。熙宁元年，有异人号海蟾翁刘易者，寓天庆观，谓所善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带，当有佩是者应之。”未几，孝宗启社。又流虹绕电之地，实曰秀州，亦秀水之谶云。

张公九成玉带

张公九成自为士时，尝遇至人许以官爵，见玉带则止。后张为抡魁，又天下相望所属，人谓至人之说且验。会公与客共观王钦若以计取上方解赐玉带事，则抚掌大恚曰：“奸臣！奸臣！”声渐微而公逝矣。嘉定间，宁皇赐史弥远、赵师揆、杨次山等以玉带，唯弥远上所解赐，他皆于内府。朝之仕者与四方之门生故吏，泛然启贺。赐带与赵、杨等混然无别，虽弥远未尝留意俪语，因览众启毕，独取一启内“解赐”二字曰：“此却知弥远是上解赐。”此启绍翁为人代作。

卷四　丁集

宁皇即位

宁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宫，以其日为瑞庆节。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卫大将军。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国公，十二年三月进平阳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绍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圣旨，就重华宫即皇帝位。年二十七。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丧，宪圣至自为临奠。先是吴琚奏东朝云：“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窃观今日事体莫如早决大策，以安人心。垂帘之事止可行之浃旬，久则不可。愿圣意察之。”宪圣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兴入，宪圣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谓立尔，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着”。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尔公公，又见尔大爹爹，见尔爷，今又却见尔”。言讫，泣数行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劝，王知宪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唤百官班，宣谕宿内前诸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贺。欢声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诣光皇问起居，光皇疾，有间，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视之，曰：“吾儿耶？”又问侂胄曰：“尔为谁？”对曰：“知阁门事臣韩侂胄。”光宗遂转圣躬面内。时惟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掣玺。宁皇之立，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于忠宣堂云：“观少保吴公密奏遗藁，其尽忠王室，可

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叹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光皇疾不能丧，襄阳士人陈应祥阴连北方邓州叛党，欲杀守臣张定叟，用缟素代皇帝为太上执丧，且举哀以顺北。适宁皇登极之诏甫三日而至，陈遂变色寝谋，旋为其党所诉。定叟临阅场问之，曰：“朝廷负尔耶？太守负尔耶？”各命将士射之。先志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赏；中其心者，有某赏；中其体若肢者，有某赏。发陈之箧，惟缟巾数千云。先是赵蹈中具载水心赞嘉邸之语数十百，亲笔其颠末，绍翁未之见也。

庆元丞相

嘉定初，赵忠定赐谥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为子孙所不忍闻，改“愍”为“定，”公为侂胄所挤，至贬所服脑。然没其实矣。家集欲以“庆元丞相”为名，又以庆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赵忠定集》。其家又列于朝，乞毁龚颐正《续稽古录》。又以其录传播四裔已久，乞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从之。颐正，布衣也，名家子，家于和州，号称博洽。阜陵朝尝进《元符元祐本末》等书，上嘉叹，俾阶主簿。庆元间颐正为太社令，尝续司马文正公《稽古录》，后又循至著廷修史，纂进宁皇登位事，与其《录》相表里。颐正载忠定事于《录》，则曰：“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赵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云云。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率百官如仪。”据颐正载于《录》者如此，初未尝毁忠定也。疑载于正史必有异辞。又详忠定子弟雪父冤、乞刊定之词云颐正修史，以忠定有“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之词，又有“白龙之梦”，以此诋忠定。绍翁惜不及拜览国史，恐前后史臣削去已久。绍翁前所载宪圣册立宁皇事，与颐正所载略不少同。颐正外臣也，不知当时宫闱事，当以绍翁得之吴氏者为详可信。嘉定时，颐正已死。先是绍翁未敢以吴氏之说为信，尝于西山书院会赵氏子弟，其说相符。赵氏以丞相女孙妻西山之子云。

考 异

先是，赵公汝愚喻殿帅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门祈请国玺，欲自都省迎置于德寿宫。杲入，索玺于内珰羊驷、刘庆祖，二珰相语：“若玺入杲，以他授，则大事去矣。况丞相云有‘赵家肉即可做’，此是主张吴兴，则玺尤不可轻授。”二珰遂设计，谕杲以祥曦殿门非殿前宜入，宜俟于门下。先付玺，函封甚密，授于杲，杲奉函于都省。二珰径以玺从间道驰诣德寿宫宪圣殿。先是宪圣已召嘉王入德寿宫殿内，汝愚不知所奉者玺函耳，遂至宫门欲上玺。宪圣谕以“玺已置善所，嘉王已即位”，汝愚等皇恐称贺，宪圣遂专拥立之功。绍翁窃详前说，与吴、赵二氏既异，虽龚颐正《稽古录》志在诋赵，亦不及是。当阙所疑，以备史氏采择云。

考 异

副都知杨舜卿领兵。

考 异

和州布衣龚敦颐者，元祐党人原之孙也，尝著《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洪景卢领史院奏官之后，避光宗名，改颐正。朝廷以其有史学，嘉泰元年七月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未几而颐正卒。出李心传《朝野记》。前载颐正事，出袁公说友跋颐正《录》。

考 异

绍兴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储位，以安人心，以建万世无穷之基。甲寅，留正等两具奏，乞立嘉王为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壬戌，正复乞去，出国门。癸亥，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前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

太上皇后。”诏曰：“朕承列圣之洪图，受寿皇之内禅，抚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菲凉，属愆和豫，遽罹祸变，弥剧哀摧。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矧国事之重，久已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体。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恒小心，未尝违礼，嗣膺大宝，兹谓得人。朕退安燕颐，遂释重负。何止循宅忧之志，抑将绵传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宫。播告远迩，咸使闻知。尚赖忠良，共思翼赞。”是诏盖宪圣命楼公钥所草，内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天下称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率百官起居如仪。《续稽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执札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学问日进，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札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拟指挥进入，乞付学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也。留丞相得之始惧。丙辰，再拟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己未，宰执再奏，乞面奉处分。晚，付出封题稍异，丞相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趣启封，丞相视牍尾色忧，密为去计。辛酉，朝临仆于地。是日工部尚书赵彦逾见汝愚白事，汝愚微及与子意，彦逾大喜。汝愚乃俾彦逾驰告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许诺，议遂决。壬戌大祥，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舆出城去。汝愚意欲躬诣太母，而难其人。知阁门事韩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与温人蔡必胜同在阁门。必胜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谊、吏部员外郎叶适言于汝愚，遂令侂胄以内禅事附慈福宫内侍张宗尹入奏。太母素简严无他语，令谕汝愚耐烦而已。癸亥，侂胄再往，与重华宫内侍关礼遇，礼问知其谋，入白太母，言与泪俱。太母蹙额久之，曰：“事顺则可。”礼遂简侂胄以“来梓宫前垂帘，引执政”。日过午，汝愚乃以谕同列，关礼又使所亲阁门宣赞舍人传密旨，制黄袍。

时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简宫寮彭龟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杲与步帅阎仲先分兵卫南北面，太母垂帘，命关礼引王先入，次执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当奉行。”汝愚出所拟太皇太后圣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亲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母览毕，云“甚好”。太母劝上即位，上固辞，且顾汝愚曰：“某无罪，恐负不孝之名。”群臣力请，遂即皇帝位于东楹之素幄，次行禫祭礼，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士人陈应祥亦谋为变，举事前一日登极赦书至，遂败。朱熹尝谓上“前日未尝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盖行权而不失其正”云。庆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书郎李璧奏，命正缴御札八字付史馆。

考 异

甲集载吴琚赞策事，文忠真公德秀为跋其密奏遗稿矣，其奏盖拟进于太上，乞太上宣布于外云："予与皇帝之情初无疑间，比以过宫稍希，臣僚劝请，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宫声问络绎，岂在一月四朝方为尽礼？今天气向暑，过宫常礼宜免。如欲相见，当自招皇帝矣。乞誊降付留正等。"此绍翁亲目于琚之子钢，后又再索之于钢之子。近阅水心先生叶公适题王大受《拙斋诗稿》则曰："绍熙四年，光宗疾不能谒重华，谏者倾朝，谤者盈市。宪圣后兄子琚最贤，大受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审处利害，恣国人腾口，取名于家，计大不便。且群臣以父子礼故诤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诏云皇帝体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须秋凉，朕自择日与皇帝相见也？'孝宗喜其策，会宴驾，不果用。"适以为"余实亲见"，不知二稿何为略不相似。大受往来诸公间，自以为预诛韩功。至是，钢白其先志于朝，大受必欲钢以如适所载其父稿，实大受所风，钢犹豫未上，会攻媿楼公钥愤其前与族兄镛有间，且毁其文，力言之于史相，期以必窜大受。又嗣秀王师揆言于朝："王大受一布衣，凡国之大议，须要讨分。"史遂命京兆去大受袍笏，编置邵武。钢遂以稿上，而削大受姓名。事有已见甲乙集者，今复详具 。

庆元党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学博士轮对，奏札曰："庆元以来，柄臣专制，立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异，曰好名。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以慷慨敢言为卖直，以清修自好为不情。流弊之极，至于北伐举朝趋和，而争之者不数人。今既更化，当先破党同之习。"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权奸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龟年以抗论逐，吕祖俭、周端朝以上书斥。其后吕祖泰之贬，则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后也，盗平章之名，起边陲之衅，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为韩也。先是绍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己亥，除知江陵府。初，宁皇之立，赵忠定公不用吴琚，事已载乙集。琚，慈福亲侄。乃召韩侂胄慈福表侄。而嘱之。韩本不得通慈福宫籍，乃介内侍关礼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请。慈福召韩入，遣谕忠定，其议始定。韩自以为有定册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长沙召入，闻之即惕然以为忧，因免牍寓

微意。及进对，指陈再三，又约吏部侍郎彭公龟年白发其奸。彭护虏使以出，韩益得志。时忠定方议召知名之士，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事已多出于韩氏。文公既言于上，又数以手书遣其徒白忠定，欲处韩以节钺，赐第于北关之外，以谢其勤，渐以礼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长沙行至衢州，以书招其门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复书无他语，但劝其早归。文公未去，顷韩讽伶优以木刻公像，为峨冠大袖，于上前戏笑，以荧惑上听。公犹留身讲筵，乞再施行前奏，则予郡之批已径从中出。然韩犹以公当世重望，美其职名，而优以大藩。公既去国，彭公方护使归，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未几，彭亦以直批予郡。庆元元年，韩欲并逐忠定，诬以不轨，因以尽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伪学。而太府寺丞吕祖俭以争论忠定，贬韶州，而弟祖泰至黜而窜。初，词臣傅伯寿尝从公于武夷，当公恳辞待制，草制词云云，"逮兹屡岁，始复有陈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谁能无惑？大逊如慢，小逊如伪，夫岂其然？顾尔务徇于名高，在我讵轻于爵驭，俾解禁严之直，复居论著之联"云云。"噫，厌承明，劳侍从，既违持橐之班，归乡里，授生徒，往究专门之学"。遂授修撰之命。公尝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屡岁始陈"之诮。二年冬十月癸酉，褫职罢祠，台臣击伪学，至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而沈继祖以追论伊川程正公为察官。某书所载为胡纮。今以文公年谱考之，盖纮草而沈用之。而胡纮草公疏未上，会以迁去职，遂以授继祖，故有是命。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札：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蜮。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奏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观熹有大罪六，而他恶又不与焉。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蔬饭，今熹欲餐粗钓名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于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至，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

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又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礼典，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持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熹既用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力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议，盍顾朝廷之大议？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诗，非和储也。*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恐是政和以县学为护国寺。*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又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而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书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前储用镌撰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

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佥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公遂拜表称谢曰：“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迨复寻于白简，始知丽于丹书，负镌阁论撰之名，辍真祠香火之奉。兹为轻典，永赖洪休，捧戴奚胜，感藏曷谕！　中谢。伏念臣草茅贱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时，已误三朝之睿奖；晚逢兴运，复叨上圣之深知。召自藩维，擢参经幄，略无可纪，足称所蒙。既远去于朝行，即永归于农亩。然犹畀之秩禄，使庇身于卜祝之间；置在清流，容厕迹于图书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不谨于彝章，遂自投于宪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骇闻听。凡厥大谴大诃之日，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瞶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岂谓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眚终之明训傥许，卒遂于余生。是宜哀涕之易零，惟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昭黜陟之公。遂使顽蒙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修身，无及桑榆之景；然在家忧国，未忘葵藿之心。”初台臣劾公，仅见省札，而掖垣见不敢草谪词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谱考之，二年十月中书舍人阙官，三年丁巳春则高文虎实权中书舍人，三月真除，继是则范公仲艺、陈公宗召常制。以年谱之所载二年三年不同，续当有考。初，元定前以锡山尤公袤、诚斋杨公万里所荐，杜门著书，隐居不仕。台臣以元定与公游最久，谓公欲荐草泽易阜陵之卜，诬以为公易置建阳乡校基规为葬地，故疏云云。元定谪道州羁管时，建阳令储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罢，为其从公命也。公复郑公景实栗书云：“储宰一日与邑中定议，而某亦预焉，其人谓元定。则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时经由，当自知之。”又答储书云：“闲中读书，奉亲足以自乐；外物之来，圣贤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学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数日前已迁像设，令人愤叹不已。”庆元六年，公终于正寝。郡守傅伯以党禁不以闻于朝，犹遣人以赙至，其家辞焉。时故旧莫敢致哀，陆公游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没不忘，庶其歆飨！”仅此六句，词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殁，以柩归葬，公以文恸之。其词曰：“窃闻亡友西山元定号。先生羁旅之榇，远自舂陵来归故里，谨以家馔只鸡斗酒酹于柩前。呜呼，哀哉！”略无他词。及其葬也，以病不能会，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得而见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为耶？西山之巅，君择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未及造其庐以遂半山之约；及其葬也，

又不能扶拽病躯，以视君之及此真宅而永诀以终天也。并游之好，同志之乐，已矣！”陆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诵其屈，盖当时权势熏灼，诸贤至不敢出声吐气，以目相视而已。官荐书与士子家状，俱以不系伪学为保任。公《与田子真帖》云：“闻某颇居前列。”姓名已载李秀岩《朝野记》，兹不复述。又公《与饶廷老书》云：“道学二字，标榜不亲切，又不曾经官审验，多容伪滥，近蒙易以伪学，又责保任虚实，于是真膺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华文阁待制，与一子恩泽。郡不以公殁闻于朝，故有生前之命。于是党祸始平，而不知其所自。盖吴公琚与储公行之、项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为水心先生门人，而吴又尝见止斋陈公执弟子礼。陈集有《回吴直阁书》。初，徐谊以忠被谴，徙南安，势汹汹未已，大受谋为薄谊罪者。一日，侂胄女归宁，忽致谊书。侂胄发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议再移，会使臣蔡琏妄言牵引谊，众为惧，大受调护从容，竟得移袁州，寻归故郡矣。于是胡纮、刘德秀等多架造险语，且欲株陷良人，人人惶恐不自保。大受又请琚白太后，请外廷毋更论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题《拙斋稿》。然事关宫闱，联畹戚，至秘，虽韩氏亦不知。吴公琚与大受所发，固非当时外廷与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发明之，则后之作史者安考？韩已渐疑琚阴援道学，至语其兄有“二哥吴与韩为中表，其位为兄。只管引许多秀才上门”，吴由次对，遂乞郡以出。韩一日因赏花之会，戏谓琚曰：“二哥肯为侂胄入蜀，为万里之行否？”琚对以“更万里，琚亦不辞”，韩笑谓曰：“慈福岂容二哥远去？前言相戏尔。”琚亦以他郡去。琚谥议云：“待制西清，陈义慷慨，无所回隐。至于诚心乐善，惓惓于当世之君子，而深识远虑，疾私忿之害公，恶偏论之失平，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呜呼，若此者，世岂能尽知公哉！琚薨时，韩犹未败，故谥议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尔，考功张嗣古是之，云：“深识远虑，惓惓于当世之君子，故有非学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为韩甥，略不趋附。其使虏一节，已载前录。又有谯公令宪者，偶阅朱文公《论语》，以韩邀会介者促迫之登车，偶不省《论语》在袖中，至韩所欲揖，而《论语》堕地，韩为一笑。其后，令宪以江东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尝读其父书”。当文公之向用也，其门人附之者众；及党议之兴，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祸，而贪荣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间以自别。虽文公之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乙卯岁，丽水吴君棣独蹑跻入武夷授《四书》，每日为课，文公多所与可。公大书“思齐”二字以励之，吴因以自名其斋云。文公之去国，寓西湖灵芝寺，送者渐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独从容叩请，得穷理之学，有《紫阳传授》行于世。嘉泰之间，公为之类者已幡然而起。

至嘉定间，偶出于一时之游从，或未尝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谓“当路卖药”。临安售绵率非真，每用药屑以重之，故云。夫诵师说而失其本真，虽孔氏之门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仅颜、曾二三子。利禄之移人，虽贤者不能忘。当文公武夷绩溪之时，与其师友们弟子析义理之精微，穷性命之隐奥，视风乎舞雩之乐，殆将过之。出而龃龉，于仕坎壈，其身几陷入于深文。虽祸福决非公之所计，而士君子之出处，斯亦难矣。惟圣人备道全美，信夫！文忠犹及文公之时，时党禁，莫之敢见。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傅宏之业，未几中选，故不及门云。惜哉！

考 异

刘德秀仲洪为桂阳教官，考校长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抚干曾撙节夫南丰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刘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欢甚。刘谓曾曰：“仓司下半年文字，闻君已觅之，信否？”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荐。”刘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确，未尝屈节于人。刘曰：“然则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与吾事？”刘至衡阳以告仓属，仓属曰：“长官已许曾节夫矣。”刘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尝觅文字于人。”仓属曰：“不然。曾书可覆也。”取以示之，则词极卑敬，无非乞怜之语。刘叹息而去，曰：“此其所以为道学也欤！”及刘为大理司直，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刘公正会朝士议于其第，刘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詹、叶亦晦翁之徒，而刘之同年也。二人方并席交谈，攘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刘即揖之，叙寒温，叶犹道即日等数语，至詹则长揖而已。揖罢，二人离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刘知二人之不吾顾也，亦移席别坐。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顾，厉声而起，曰：“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乃升阶力辩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决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刘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则独立阶隅，默不发一语。留相忽顾之曰：“君意如何？”刘揖而进曰：“不问不敢对，小子何敢自隐？某少历宦途，奔走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历览尽矣。山水之秀，无如越地，盖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宫为甚宜。且迁易山陵，大事也，况国步多艰，经费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诸公复白赵汝愚第议之。至客次，二人忽视刘曰：“年丈何必

尔耶？”刘对曰：“愚见如此，非敢异也。”既而刘辩之如初，易地之议遂格。刘因自念曰：“变色而离席，彼自为道学，而以吾为不知臭味也，虽同年如不识矣。至枢府而呼年丈，未尝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负所学矣，而求私援故旧，则虽迁易梓宫不恤也。假山林以行其私意，何其忍为也！曰曾，曰詹，曰叶，皆以道学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伪徒也，谓之伪学何疑？”未几，刘迁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学者而尽逐之，伪学之名自此始。刘之帅长沙也，亲为帠言甚详，所记其颠末如此。节夫亦尝登葵轩之门，既而与王宣子辩其事，连上三书，言颇峻急，王帅以为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遗之诗，有曰：“如何幕中辩，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复味，当复有余师。”帠字明远，姓乐氏，湘中人。愚谓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议，本为社稷宗庙万年之计，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顾岂私于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犹不至，亦既罢场屋而甘岩穴。文公尝招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归”。前后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乐帠其可异耶？《朝野杂记》亦为“阜陵之议，或云晦翁之意似属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笔者其可为疑似之论耶？自文公以来，建之乡贵率少荐乡曲特起之彦，宁非惩此乎？

文公谥议

初谥文公，太常博士章徕议曰：“三才定位，非道无与立也。儒者之学，所以讲明是道，正人事之纲常，而参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乱，常视道之隆污。若饥者之食必以谷粟，寒者之衣必以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学不明，道术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为申、韩；尚清虚者忘实用，其弊为庄、老。孔、孟生乎其时，躬复是道，既与其徒辩问讲究，又著而为书，使后世有传焉。然辙环天下，诋毁困厄，至老不遇，而获伸于后世，盖真伪之相夺，固不容以口舌胜。而枉己直人者，又圣贤之所不为也。百年之后，爱憎泯而是非定，则毁誉息而公议行矣。至汉之扬雄，隋之王通，唐之韩愈，学孔、孟者也，其出处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讲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笃，累辞召请祠，益得以涵养所学。其后辞不获命，亦屡尝列位于朝，分符持节于外，而类多龃龉不合。主上龙飞，擢侍经筵，力排权臣而逐去，寻以论者诋伪学夺职，而公亦继以下世矣。权臣既诛，圣化日新，乃还旧职，特命赐谥。以公之学，曾不究用于平生，而仅昭白于身后，岂非儒者之

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终泯？盖异世而同符也。谨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惟公躬履纯诚，潜心学问，近承伊、洛，远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闲邪存诚，以为践履之实，用功于不睹不闻之际，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间。及行著而习察，德新而理明，然后发圣贤蕴奥之旨，斥清谈功利之偏。训释诸经，平实坦明，使后学有所依据。居乡则信于朋友，而以讲切为功；居官则信于吏民，而以教化为务，非‘道德博闻’之谓乎？惟公以难进易退之节，存忧国爱君之诚。为郡太守，则勤恤民隐，如恐伤之，奏减横赋，修举荒政，为民有请，不避烦渎，必使实惠下究。任部使者，则纠发下吏，不挠权势，虽忤时相，必得其职乃止。至于立朝，则从容奏对，极言无隐，剀切论疏，发于至诚。方权臣初得志，窃弄威福，知其渐不可长，祸弗顾也，非‘廉方公正’之谓乎？彼词章制作兼备众体，雄深雅健，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而未足以为‘道德博闻’之文也。彼尽心献纳，随事规谏，或抗直以扬名，或削藁而归美，亦可以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与‘忠’，惟公足以当之而无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传之天下与来世，庶乎久而益信。谨议。”

覆谥

考功郎官刘弥正议曰：“谥，古也；覆谥，非古也。谥法：‘谥生于行者也。’苟当于行，一字足矣，奚复哉！故侍讲朱公没，于爵未得谥，上以公道德可谥，下有司议所以谥，谨献议曰：‘六经，圣人载道之文也。孔子没，独子思、孟轲氏述遗言以传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缀以资文墨，郑司农、王辅嗣又老死训诂，谓圣人之心，直在句读而已。至隋、唐间河汾讲学，已不造圣贤关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氏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而圣道灿然矣。公持心甚严，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于书，拾六籍则诸子曲说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统。读书初贯穿百氏，终也蔽；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曰纯矣哉，孟氏以来可概见矣。公中科第，时犹少也，薄游径隐，闭户潜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出经筵，不能五十日，而闲居者四十余年。山林

之日长，讲学之功深也。平居与其徒磨切讲贯，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爱之事。由公之学者，必行己庄于人信。居则安贫而乐道，仕则尊君而爱民；重名节而爱出处，合于古而悖于时。好若此者，真公之学者也。呜呼，师友道丧，人各自长。公力扶圣绪，本末闳阔，而弄笔墨小技者以为迂；癯于山泽，与世无竞，而汩没朝市者以为矫；自童至耄，动以礼法，而跅弛捐绳墨者姗笑以为诞。世常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议以"文忠"谥公，按公在朝之日无几，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是而非也。有功于斯文，简矣而实也。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之者乃杨大年、王介甫。介甫经学不得为醇，其事业亦有可恨；大年政复文士耳。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世评韩愈为文人，非也，《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为《韩文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与？请以韩子之谥谥公。谨议。'"上从，覆谥公曰"文"。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诏赐谥与道表恩泽，特谥曰"文"。

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以下御笔

"朕既萃天下秀彦试于春官，期得器量伟厚、议论平正之士，副异时公卿大夫之选。属婴哀疚，不能亲策于庭。惟赖卿辈协意悉心，精加衡鉴，网罗实才，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汝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盖为谅阴不能亲策，事体至重，故加戒饬。自此袭以为例，虽当亲策，亦加戒饬云。

科举为党议发策

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制科有明数，有暗数。李心传载亦未详。绍兴尝复而未盛，上之发策，下之对策，皆出于虚文。故士之知书日益少，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词赋者不谙传注，有司既奉上旨，遂发为问目云。孔子作六经而王道备，汉儒传六经而师说兴。自武帝劝学，置博士弟子员而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数万言，众至千余人。班固赞《儒林传》谓"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经说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缪妄，经意自明，何必并存之乎？汉兴，言《易》者本田何，言《书》者始伏生。考之《艺文志》列施、

孟、梁丘、欧阳及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岂以何无《易传》而伏生口以传授，承学者已广，故不必著见于志耶？孟喜主赵宾之说，释箕子谓“万物方荄兹”，何以为明《易》？有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其言最多。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其果有益于经乎？《诗》有鲁、齐、韩三家，独申公以训故为教，不著解说，辕固、韩婴皆谓之传，咸非其本义。史氏谓鲁最为近之，说《诗》盖不在多言矣。善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五百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讥其繁。是岂通其经、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兴《谷梁》，一时诸儒并论，或从《公羊》，或从《谷梁》。《左氏》最后出，刘歆移书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讪。然则《公》、《谷》之立，《左氏》之难兴，岂时君各有好尚，或诸儒党同伐异，遂有去取之殊云云。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犹可以臆对，盖赋题出天子，大采朝日已为不恕，盖无复类书之可寻。故策问微恕，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及首篇问目云。博物洽闻，儒者所尚已。防风专车之巨骨，肃慎氏楛矢之方，非圣人孰能辨之？对神雀五采之来集，有以鹫　鹭在岐周为证者；问建章千门之制度，有以能画地成图应答如流者。然则博物君子，何世无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见闻殚洽之彦。贞元取士之目，兼设博通《坟》、《典》之科，此有国所赖以崇饰文治，其在是欤云云。今日韦布之士以科目应诏者，类多溺于虚诞之习，初无根柢之学，试历考前代所谓博洽之儒有见于世者，与诸君共评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一时共成帝业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刘氏，乃在于厚重少文之人。是岂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闻乎？及武帝之世，详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班史所称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不过数人而已。是时制度多阙，诸儒议封禅之事，及得精于诵读者，其制始定，而固独以儒雅称之。岂雅为博洽之异名乎？东都之儒，有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及《毛诗》诸驳，见称洽熟，有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今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晔不敢列于《儒林》，岂其博通经学，非以才艺自著欤？专门名家不同而然欤？唐贞观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与论天下事，开元相望文学尤盛，有以功业显显著见者未易枚举。其间能辨古铜器知为阮咸初作，请《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亦可谓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类礼而作五难，或仅能论胡乐之乱雅，他无建明。岂所学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学多通号为“武库”者，能处军国之要计无遗矣，其智识为

如何？见谓书淫，坚守其志，不从辟召，而乃无意斯世，又果何所见耶？唐史臣品藻诸儒书，专于记习，他无大事业，则次为《儒学篇》，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归于儒，为宰辅所当为者，则今日欲得实才，必当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诵习而已乎？抑为经史学乎？至第三问目，犹问左氏述虞人之箴，与兰台漆书之经，与《金鉴》序于贞观，《连屏》作于元和，《大训》、《帝範》、《衡扆》、《君臣》、《刑政箴》、《太医》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词于问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笔也。中是选者，前二名莫子能、邹应乾，莫已有官，易居邹下。子纯该洽之士，真足备制科宏词之选已。是岁主司自翥以下，曰倪思、刘德秀，策问指安刘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阴誉侂胄云。先是台臣击伪学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闱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叶、刘俱附韩，策问非文节所为也，文节与韩、赵皆无所附。翥为长，当出首篇，士愕莫知对。子纯以小纸帖所出于柱间，士皆感之。是时举子不事记诵，专习于空虚之谈。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争鸣”之语，转相模写，世之识者固已患之。特适值党议之兴，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为朝廷不取义理之文，得以藉口矣。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词

庆元党论之兴，中书舍人陈傅良追削家居。嘉泰会赦，复官予祠，制词曰：“日者宗相当国，凶愎自用，论者指为大奸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盖亦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恶？而一时大夫士逐臭附炎，几有二王、刘、李之号，朕甚悯之。”其词盖皆顺时好，指赵忠定汝愚为愧耶。

卷五　戊集

岳侯追封

“人主无私一，予夺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将，宿号荩臣，虽勋业不没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缅怀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复少保、武胜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二千四百户，赠太师、谥武穆。岳飞蕴盖世之才，负冠军之勇，方略如霍嫖姚而志灭匈奴，意气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屡执讯而献馘，亦运筹而策勋。外慑威灵，内殚谟画。属时讲好，将归马华山之阳；尔犹奋威，欲抚剑伊吾之北。遂致樊蝇之集，遽成市虎之疑。虽怀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迨国论之初明，果邦诬之自辨。中兴之主，思念不忘；重华之君，追褒特厚。肆渺躬而在御，想风烈以如存。是用颁我丝纶，襚之王爵，锡熊途之故壤，超敬德之旧封。盖将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军之气。於戏，修车备器，适当闲暇之时；显忠遂良，罔间幽明之际。尚惟泉壤，歆此宠光，可特封鄂王，余如故。”嘉定四年六月二十日，中书舍人李大异行。盖韩氏兴师恢复，故首封鄂王以为张本，而制中故有“作三军之气”与“修车备器”之词。

考　异

此制乃《金陀粹编》第二十七卷所载。《金陀粹编》乃王孙珂所载，决不致误。而纪闻者以李公大异为颜棫，其误甚矣。嘉泰间，岳侯之死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之语，谓必待百年而定，何也？盖纪闻者治赋若如所载，仅一无用原韵起句耳。恐史官误采其说，故详载云。

遗 事

开禧初降诏兴师，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累词殆将数百。予侍叔父贡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园前，售摹诏而读之。叔父曰：“以中国而对匹夫，气弱矣，其能胜乎？”已而兵果大败。敌因亦有伪诏诋韩侂胄云：“蠢尔残昏巨逆辄鼓兵端，首开边隙。败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驱两国百万众之生灵。彼既逆谋，此宜顺动。尚期决战，同享升平。”

毕再遇

再遇，临安西溪人，淳熙间以勇名于军。精悍短健，盖骁将也。开禧兵罢不支，再遇奋于行伍，年已六十，披发戴兜鍪铁鬼面，被金楮钱，建旗曰“毕将军”。敌骑望其旗已，相顾愕视。再遇乘之，出入阵中，万死莫敌。盖先是敌中有毕将军庙甚灵异，其后浸以不灵，其形又绝肖，且登其号于旗，敌兵以为本国之神。湖海贼作，再遇为淮东招抚使，建治于扬州，虽杀戮过当，而贼亦旋定。尝延客高会，取贼肝胃烹而荐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为棋笛琴丝之类。再遇不善书，其弟□颇能书，尝为其赞画于内。朝命再遇释印入觐，留都亭驿。其弟尝污其宠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铁尺杀之，具奏闻于上待罪，且谓其弟非同产，盖义兄弟。有旨放罪。未几，台臣以其被召乃以军容入国，且及其手残同气，有旨徙之霅川。继而又论其在淮为招抚日多縻金钱以馈过客，追十六万缗寓于霅之军帑。再遇以田券折纳于有司，仅得十万。守臣杨长孺怜之，为代纳六万云。其详见季常簿著《谥议》。

周 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状元坊，则其家也。黄公由以进士第一人旌其坊为“状元”，故用“武”字以别之。虎倜傥有大将器，身兼文武，能赋诗，工大字。开禧间守和州，敌骑蔽野，居民官军无以为食，城欲下者屡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饰奁具，巡城埤，遍犒军，使尽力一战。命虎同士卒甘苦，与之俱攻围以出战。士卒感其诚意，遂以血战，敌骑几歼。

上守城功归于母，朝命封以“和国”，赐冠帔云。虎之居吴也，言者以为韩党，坐安置信州。虎既贫，不能将母以往。未几，谪所闻讣号恸，誓不复仕。放还，杜门托躄疾，屡召不起。虽旧所部候之，亦坚不与接，但喏于庭而去。

田俊迈

事略见前集。

俊迈当开禧北伐，七日之间攻破宿州，下灵璧、虹县，先锋甚锐。郭杲兵败，乞和于敌。敌曰：“我不要别物，但要俊迈。”杲缚俊迈往。其子讼父冤，杲坐是斩于丹阳市。赐俊迈谥，官其二子，赐宅一区。

开禧施行韩侂胄御批黄榜

开禧二年十一月三日圣旨：“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以至敌人专以首谋为言。不令退避，无以继好息民，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宫观。陈自强专务阿谀，不恤国事，可罢右丞相，日下出国门。”前一日，钱象祖、卫泾、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将郑发截韩于六部桥，至玉津园，遂以铁鞭击死之矣。诛韩本末，已载丙集。韩诛后三日，皇子、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荣王臣询札奏：“辄沥危衷，仰干天听。臣切伏自念至愚不肖，获共子职，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蚤夜以思，未知报称万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系国家安危大计，势甚可虑者，不敢不亟陈于君父之前：臣伏见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第以轻信妄为，擅起兵端，蹂践沿边郡邑，室庐焚毁，衣食破荡，父子、夫妇离散不能相保，兵连祸结，蠹耗国用，疲困民力，生灵无辜殒于锋镝之下，不可胜计。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内之民无不切齿忿嫉，归咎于侂胄，盖其权势足以钳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余罪。况今敌情叵测，专以首谋为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误国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陈，欲望圣慈特发睿断，罢侂胄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安边继好，保邦息民，实在此举。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陈自强，专意阿附，备位无补，欲望并赐罢黜。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无任。”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

罢韩侂胄麻制

“门下：朕图回机政，委用柄臣。远至迩安，所赖经邦之益；力小任重，难逃误国之辜。揆以群情，奋由独断，爰诞扬于免册，容敷告于洎朝。太师、平章军国事、平原郡王韩侂胄，蚤以勋门浸登显路，久周旋于轩陛，适际会于风云。服劳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预闻国政，殆故事之所无。位极王公，职兼文武，宜思靡盬之义，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不择人而轻信，不量己而妄为，败累世之欢盟，致两国之交恶，三军暴骨，万姓伤心。列圣有好生之德，尔则专于嗜杀；朕躬有悔过之实，尔则务为饰非。公事诞谩，曾非顾忌，遂至敌人之未戢，专以首谋而为言。临机果见理明，既无半策；得君专行政久，徒积众愆。倘令尚处以庙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本体，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戏，威福惟辟，朕方亲总于大权；明哲保身，尔尚自图于终吉。往其祗若，兹谓优容，可罢平章军国事，依前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实封如故。”罢自强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赞襄之益；朋奸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岩瞻，宜从策免，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国公陈某起云云。沉厚之略，亟用是宜；岂期胡广无蹇谔之风，优礼何补？粤从言路，进秉国钧，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势。以庸庸为上策，以唯唯为善谋。贿赂公行，廉耻俱丧。钟鸣漏尽，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胜？暨权臣轻启于衅端，与邻境顿乖于和好。内郡竭于粮饷，边城疲于干戈。谁无忧时之思，独为保位之计。拟而言，议而动，悉付括囊；危不持，颠不扶，殆成挠栋。尚不亟从于退黜，必将愈积于罪愆。爰解军枢，俾奉香火，犹以股肱之旧，务全体貌之存。於戏，乞骸骨以避贤，已昧满盈之戒；归田里而思过，无忘循省之诫。往服宽恩，益祗明训，可罢右丞、枢密使，依旧秦国公、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强自出国门，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从天乞一线之命。”行至浦，其族人陈正和为宰迎劳于郊，自强太息曰：“贤侄，贤侄，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　”雪涕而出。自强本太学诸生，尝居韩氏馆，实训侂胄。宪圣女弟魏夫人，实侂胄母，见其举止凝重，交游不妄，尝器重之谓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陈登科，为光泽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张彦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尝玩侮之。杨开国圭彦清之友也，尝访彦清，因以谢自强。每敬陈，不敢狎，因私语陈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论之，不十年为宰相矣。”自强以为彦清讽圭玩己，而又以圭平日无狎语，姑信之。及自强为丞，去官调阙，知韩已得柄，漫往候之。

刺入，侂胄约以来日从官来见。当是时，自强不测其意，明日又漫往。侂胄于群从官中前设褥，拜自强云：“许多时先生在何处？ ”翌日，从官即交章特荐入台，不期年遂拜相云。 圭事已载前录 。自朝廷以岳侯赐第为太学，有善司听者闻鼓声，谓学中永无火灾，亦不出宰相。久之，自强破谶而相，自是以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阴阳拘忌之说，可信乎？彦清亦往候自强怜其选调欲荐之韩其子语之曰，，。：“爷不记光泽之事乎？ ”真文忠铭彦清墓，谓其不趋附自强，此殆过也。文忠中宏博，由南剑判官召入为国录，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风坊。彦清实于是年见自强，予所亲目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闻《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其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释之者曰：‘君臣之分，贵贱有常。正当一统，权不可分。作福作威，谓秉国之权，勇略震主者也。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谓在位小臣，见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范》，陈天地之大法，而独于此谆谆其严，凛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万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国，祸已如彼，而况征伐自天子出，圣有明训，人臣而可专之以贻祸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资仁孝，身履恭俭，率礼守法，畏天爱民，未尝有一过举。以韩侂胄获联肺腑，久事禁密，见其言时小心畏谨，故每事询访，觊有俾补。侂胄所宜仰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弥缝，图报万一；而习于膏粱，不学无术，任重力小，轻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骄肆，窃弄威福，恐人有欲议己者，乃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除授之际名为密启，实出私己，而奸险之徒，亦乐为之鹰犬。台谏之官使诚出于天下之公选，人主之亲擢，论议章奏允协人心，听之可也。今专植私党，任用匪人，凡有所言，无不阴授风指；而每告陛下，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自是威福日甚，无复忌惮。稍有异己，必加摈斥，以专权擅朝，干分败常。自知其无所容，乃巧图兵柄，以为固本之策。撰造间谍，轻绝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岩，侂胄交通狎昵，踪迹诡秘，人已窃议。当孝宗在位之日，以吴氏世掌兵权，圣虑高远，吴挺之生逆曦，年甫弱冠，因其来觐，留之禁卫，以系人心。及挺之死，至易以他将。逆曦在光宗朝，亦不过假守边郡。侂胄既荐为殿岩，又纳赂以纵其归，复

任西帅，付以全蜀，识者盖已寒心。果挟强敌以畔，人尤不能无疑于侂胄，而侂胄亦何辞以自解？藉曰无他，而虎兕出柙，咎将谁归？以至皇甫兵之败于唐州，李汝翼败于符离，商荣败于东海，郭倪败于仪真，郭倪之抱头鼠窜，仅以身免。将不素择，兵不素练，轻举妄动，自取困衄，殆理势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苏师旦起于笔吏之贱，侂胄奔走之旧，荐进宠用，不三四年，骎骎通显。凡武臣之建节，非近属懿戚，元勋宿将，不以轻畀，举而授之奴隶。昔秦桧居相位垂二十载，不为不专，假宠使令，如贾玙、丁禩不过武功大夫，未尝处以朝廷职任，而师旦为御带，为知阁门，为枢密都丞至秉旄钺，此秦桧之所不敢为而侂胄敢为之。师旦何知？习利忘耻，固其常态。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致败。侂胄不得已，稍从黜责。诸将往往退有后言，谓吾债帅而责以战将，途路籍籍，传笑境外，遂益有轻视之心。师旦旋以败露，削籍投荒，虽加之罪而心实不服，扬言于人，谓诸将贿赂，非所独得，盖指侂胄而言。然则师旦之窜，非专于伸国宪，亦侂胄籍之以自文尔。抑侂胄之专擅，尤有大可罪者。臣闻国家有大兴作，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礼》曰：‘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岂非兵凶器，战危事，故谨重如此。侂胄之举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询谋于缙绅，至于陛下侍从近臣有不得与闻，同列不能尽知者。甚至密谕诸将出师之日，潜假御笔以行之，外廷曾不及见。已破泗州之后，曲为之说，以罔圣听，始谕词臣降诏。迨沿边连以败报，悉皆蒙蔽，而谕夫诸将第以捷闻，人情汹惧，几不自保。幸祖宗德泽在人，逆曦授首，敌亦以粮乏而自遁。然而三边兵民毙死于锋镝，困于转输，沦于疠疫，室庐焚荡，田业荒芜，遗骸蔽地，哭声震野。斯民何辜，而致此极？至于强虏频年佥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类，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战，至驱佥军又俘系老弱几数千人，填塞濠堑，以度军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数百万生灵之命，皆侂胄一人杀之也。皇天后土，能鉴陛下之心，虽敌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敌帅，书问往复，必以首谋奸臣为言。使侂胄本无邪谋，只以轻信误国，至此亦当审察事势，束身请罪，退就贬削，犹有辞于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间唯容，遇边报稍稀，辄为大言。每执己见，则曰‘有以国毙’，闻者缩首。夫国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国，而纵侂胄毙之，可乎？方倚腹心以为台谏，文饰奸言，谓之‘一人定国论’，以禁异议，怙终不悛，殆将罔测。夫侂胄本以庸暗无知养成奸恶，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举国兵民，纳侮异域，孩提孺子口皆能言，心无不怨，而劫

于积威，曾无一人敢为陛下言者。赖陛下觉悟出自英断，特降御笔处分，且蒙圣恩，不以臣疏远无似，出长宪府。臣虽见具辞免，而已入台供职，亟举其专权误国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恶擢发不足以数，未暇枚举。如陈自强者，昏老庸谬，本无寸长可取，徒以尝假馆于侂胄，由州县小官数年间汲引拔擢，以致陛下过听，用为次相，阿附充位，不恤国事，不遵圣训。中书机务唯唯听命，一无可否。侂胄曰‘兵当用’，自强亦曰‘当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强亦曰‘可行’。每对客言：‘自强受恩深，只得从顺。’然则从之者与？自强之罪，亦不可胜诛矣。若其贪黩无艺，政以贿成，鄙猥之状，言之几污口舌，臣亦未暇悉论。伏望陛下详览臣奏，将侂胄、自强重赐贬窜，以答天人之愿，以释兵民之愤，以彰有国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敌国闻之，必谅陛下本心；使将士闻之，必为陛下戮力；忠义闻之，必为陛下奋发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进止。”贴黄：“臣切惟太皇盛德节俭，帑藏储积甚丰。侧闻尝有遗旨，除供治园陵用度外，以助陛下军国之费。有内臣王镕者，实主其事，盗窃既多，潜以奉侂胄。又与李奭、杨荣显、毛居实、李大谦等瓜分之。下至侂胄奴隶周筠、凌文彦、陈琮，亦皆盗取。当边事未宁、用度极繁之时，岂应臣下因太后之丧遂以为利？且有违慈训。伏乞睿旨，令所属拘回，以俟处分，实为允当。其李奭等并究，见情犯轻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贴子：“照得苏思旦因受结托，荐用庸谬，以致败衄，上误国事，虽已窜责，未正典刑。刀笔贱吏原其误之故，死有余责，乞赐处分。苏师旦既逐之后，堂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名随即用事，言无不幸，公受贿赂，共为奸利。伏乞睿断，将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实快士论。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旨依。韩侂胄责授和州团练使，送郴州安置。陈自强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内苏师旦特决脊杖二十，配回昌化军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镕等令临安府究见情犯。申三省枢密院所合拘回钱物，并委本府施行。史达祖、耿柽、董如辟并送大理寺根究。

臣寮上言

“臣闻《书》载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当舜之时，可谓至治，而流放窜殛之刑行焉。盖天讨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绍丕基，寅畏天命，宽仁恭俭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尽忠以辅成治道。而

韩侂胄夤缘肺腑，窃弄大权；蒙蔽圣明，擅作威福；首引群枉，分布要途；排沮忠臣，陷之大戮；贼害万类，斥逐无余。凡陛下亲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则外挟言路以罔宸听。私意既行，凶焰日炽；出入禁旅，恣为奸欺；侵盗货财，遍满私室；交通赂道，奔走四方；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拟宫闱。十年之间，罪恶盈积。侂胄虑祸之及，思固其业，乃复设为计谋，窃据平章军国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处？安坐廊庙，紊乱纪纲。又于此时轻开边衅，上不禀于陛下，旁不谋之在廷。盛夏出师，挑患召衅，使沿边赤子骨肉流离，肝脑涂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几万人也。昵比吴曦，利其厚赂，畀以节钺，授之西兵。又使程松与之共事，取轻纳侮，启其奸心。自非宗社之灵，忠义兴起，则全蜀之地，岂不重贻陛下之忧？侂胄罪状申明，人怨神怒，而犹专愎自用，殊无悛心。以国事快己私，视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为？昔之所谓四凶，其罪复有大于此者乎？陈自强昏昧阘茸，本无寸长，徒以侂胄私人骤加汲引，拔自选调，置之清华。曾未数年，躐登宰辅。兵衅既开，边鄙不宁，复以自强兼领枢密，幸其徇己，倚为腹心。而自强凭藉其威，不知顾忌。日暮途远，贪得无厌；援引朋邪，浊乱班列；呼吸群小，纳赂卖官；请托公行，赃罪狼籍。讪笑讥骂，万口一词。社鼠城狐，盖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奋发英断，斥此二奸。成命初传，都人相庆，而犹畀以祠禄，未惬舆情。臣愚欲望圣明将韩侂胄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仍将陈自强削夺官爵，窜之远方。则舜之除四凶事复见今日，可以壮国势，可以正人心，可以开忠直之门，可以弭窥觎之患。海内幸甚！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并依。韩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陈自强责武泰军节度副使依旧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极陋，初乏寸长，陛下过听，擢任言责。臣辞不获命，黾勉就职，自量无以补报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尽言，始为无负尔。臣今早立班恭听麻制，窃见太师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特追陈自强罢右丞相，奸人去国，公道开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丘山，罚未伤其毫毛，虽曰朝廷故存体貌之礼，而罪大罚轻，公论咈然。臣职在言责，既有所闻，岂容缄默？请详为陛下陈之：侂胄始以肺腑夤缘，置身阁职，典司兵赞之事，不过若此而已。宁皇帝以父传子，国朝

之家法，陛下贤圣仁孝，亲承大统，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华之命，天命所归，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预闻内禅为功，窃取大权。自是以后，无复顾忌，童奴滥授以节钺，嬖妾窜藉于宫庭。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宴乐笑语，彻闻神御之所。齿及路马，礼所当诛；简慢宗庙，罪宜万死。其始也，朝廷施设，悉令禀命。其后托以台谏大臣之荐，尽取军国之权，决之于己。且如御前军牌，祖宗专隶内侍省，而多自其私家发遣。至于调发人马、军期，并不奏知，此岂‘征伐自天子出’之义？台谏侍从，惟意是用，不恤公议。亲党姻娅，躐取美官，不问流品。名器僭滥，动违成法。窃弄威柄，妄开边隙。兵端一起，南北生灵，强者殒于锋刃，弱者填于沟壑。流离冻饿，骨肉离散。荆、襄、两淮之地暴尸盈野，号啼震天。军需百端，科敛州县，海内骚然。迹其罪状，人怨神怒，覆载之所不容，国人皆曰可杀。而况陛下即位以来，以恭俭守位，以仁厚保民，无声色玩好之娱，无燕游土木之费。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无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国知之，夷狄亦知之。自军兴以来，人情汹汹，物议沸腾。而侂胄钳制中外，罔使陛下闻知。甚至宦官宫妾，亦其私人，莫敢为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顷缘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将，此为得策甚矣。侂胄与曦结为死党，假之节钺，复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罪将谁归？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谓侂胄心无有极，数年之间位极三公，列爵为王。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内则窥伺宫禁之严，奸心逆节，具有显状。纵使侂胄身膏斧钺，犹有余罪，况边衅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则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何以谢天下？今诚取侂胄肆诸市朝，戮一人而千万人获安其生。况比者小使之遣，敌使尝以侂胄首谋为言，是敌人亦知兵事之兴，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诛侂胄而敌不退听，则我直而彼曲、我壮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敌，何敌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奋！臣尚虑议者谓国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窜斥，未尝诛戮。臣窃谓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军国者皆东班也。元勋世臣而后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环卫而知阁，自知阁而径为平章太师者。若此则破坏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乱法之奸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当伏非常之诛，讵可以常典论哉！又窃见右丞相陈自强素行污浊，志益贪鄙，徒以贫贱私交，自一县丞超迁越授，径登宰辅。不思图报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虽怙权，犹奉内祠，凡所施设，尚关庙堂；自强巧为柔佞，上表力请平章军国。侂胄骄心，乃贪荣而冒处；自强狡计，因藉庇以营私。驱虎狼为之前导，而狐狸舞于其后，自强之为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举国以为不可；而自强曲为附和，力援私党，占

据言路，以胁制天下之公议。至若纵容子弟、交通关节、饕餮无厌，皆臣所未暇言。独其奸憸附丽、黩乱国经，较其罪恶与侂胄相去无几。臣愚，欲望陛下奋发威断，将侂胄显行诛戮，以正元恶之罪。其自强，亦乞追责远窜，以为为臣不忠、朋奸误国者之戒。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照得韩侂胄久专国柄，将朝廷府库视同私帑，公肆窃取，莫敢谁何。见今边鄙军费方殷，欲乞睿断，将侂胄应干家财产业尽行籍没，拘入封桩库，专备边廷之用，仍不许诸处妄有支动。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韩侂胄除名，送吉阳军安置。陈自强改送韶州安置。余依议。”

给舍缴驳论疏

臣寮上言：“臣闻人臣之罪，莫大于植党擅权，又莫大于称兵首乱。有一于此，法不容诛。况乎兼有二罪，又稔众恶，其在明时，岂宜容贷？臣伏念韩侂胄夤缘攀附，浸极显荣，背负国恩，缔结亲党，凶愎自用，钳结人言。凡除擢要官、选用兵帅，皆取决厮役苏师旦之口。交通贿赂，动以千万。祖宗法令，肆为纷更。军政、财计、田制、盐法关国体之大者，率情变易，朝令暮改，人无适从。自知积失人心，中外交怨，乃为始祸之计，蓄无君之心。谋动干戈，图危社稷。横开边隙，丧失师徒。征行者有战斗暴露之虞，转输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荆、襄、两淮生齿百万，罹其凶害，远近州县科敛频仍，虽深山穷谷之民，皆不安其生业。至如吴曦之叛、郭倪之败，皆侂胄容养激成。所致用邓友龙之徒，丧师辱国，罪状显著，曲为掩覆，止从轻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实不可测。天下之人，切齿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陈自强者，昏缪无耻，但知侂胄荐进之私恩，阴拱固位，听其所为，噤不出一语。如用兵之谋，不惟不能沮止，乃从而附和，曲意逢迎，贻害生民，恬不知恤。其他背公营私、贪鄙猥琐之状，虽小夫贱隶，亦所窃笑。仰惟陛下至明独断，虽行罢斥，尚亦优容，而侂胄等罪恶贯盈，公论未快。臣误蒙亲擢，置之封驳，祗命之初，不敢隐默。欲望圣慈特发英断，将侂胄明正典刑，自强远加贬窜，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国家之法。所有录黄未敢书读，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尚书省榜

臣寮上言："臣学问荒疏，器能浅薄，际遇陛下厉精图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职风宪。臣不自量度，愿勉竭绵力，仰助陛下振举纪纲，一新观听。臣连日拜疏奏论韩侂胄、陈自强罪恶，已蒙睿旨施行。然二凶同恶相济，专务蔽明，一旦威断震发，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愿亟见二凶罪状。欲望圣慈宣谕执政，检会今来台谏给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晓示，以慰人心，以昭国宪。不胜幸甚！取进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

因韩党诏谕中外百官

开禧三年十一月内有旨："韩侂胄怙权擅朝，残民误国，已行罢斥。缘其专政之久，中外缙绅洎于将帅，凡才望勋绩之臣，应为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国名器，权为私恩。朕方丕示至公，惟贤能是急，咨尔有位，其各悉心尽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职，以副朕意。故兹札示，宜体至怀。"是月又降诏："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韩侂胄怀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开兵端，以致两国生灵肝脑涂地。兴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复长恶罔悛，负国弥甚，疏忌忠谠，废公徇私。气焰所加，道路以目。今边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缙绅洎于将士，当念前日过举，皆侂胄欺罔专恣，非朕本心。今既罢逐，一正权纲，各思勉旃，为国宣力，饬兵谨备，以图休息。称朕此意焉。"

考 异

韩诛死于玉津已三日，宁皇犹未知其误国也。史公弥远阴佥书讽台谏给舍，为此当时之议，以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诛之矣，自当显言之。殊未知宁皇动法祖宗，每对左右以为台谏者，公论之自出，心尝畏之。侂胄欲尽攻道学，故探上意，嗾台谏以一网去之，史盖因其术而用之，天下未为非者，以韩之所以施善类者而反之云尔。

庆元嘉泰开禧年间事

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

初苏师旦本平江书吏，韩氏为副戎籍之于厅，韩用事，师旦实为腹心。韩为知阁门事，犹在韩侧立侍。洎冒节钺，韩则曰：“皆使相也。”始乃与之均席。由是海内趋朝之士，欲造其门而不得见。苏林，子由之孙也，师旦以微贱附之为族，林遂以兄事之，尝以窘乏求金于韩。韩不知其受诸将贿动以亿万，每辍俸金与之，谓其出于真诚。及江上诸将致败，而丘公崇为督视，兼知败将之赂师旦尺牍往来俱存，因作书以遗韩。韩故大怒，遂窜师旦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编郡取师旦首级，郡守召至客次，师旦以韩念己，必复召用。已而赴市，则曰：“太师亦如是忍耶！”盖不知韩诛矣。初，侂胄欲师旦为节度使，密谕词臣使草制。时秘书监陈岘兼直学士院，语人曰：“节钺以待将臣之功高者，师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见命，吾有去而已。”未几，中贵人有以特旨躐迁遥郡者，公复论之。中贵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权臣意，遂假驳死狱事，劾公以免。公铭文曰：“或问公与熙宁三舍人之事孰难？曰：‘李定之除，公朝显行之令也；师旦之命，权臣密谕之指也。方熙宁初，王安石虽用事，然诏令犹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职争之，其为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为，则阴使人谕以意指，一有违忤，则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职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为难。’”先是岘召试学士院日，对策言帝王号令不可轻出，倘不经三省施行，从中径下，外示独断，内启幸门，祸患将伏于中而不自知。时侂胄以居中用事，假御笔以窃朝权，故岘及之。岘持身谨密，权臣无得而窥其间，且宁皇以公为先朝宏博第一选，故迁至中书。然在禁掖不能一月也。岘知泉州，未上，韩诛，召除兵部侍郎兼学士院，赐诏，其略曰：“众翼怒飞，仪凤之翔何远；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盖嘉其义命于权势翕赫之日。制词真文忠所草，铭文亦文忠所为也。德寿宫门路梐植阑入，凡持盖肩负者皆由夹墙以入。有舆薪数十人阑入，司垣者呵之止之，曰：“周总管柴。”呵者默而听之。周从行从均亦亚于师旦。自庆元以来政出于韩，而师旦之门如市。宰相已为具官，左右不复预事，曹吏号为冷局。自赵忠定为相之时，人从侂胄觅官者，韩犹答以当白之庙堂。自京镗居相位，而韩犹答以当与丞相议之。自陈自强相，韩对客有请，直曰“当为敷奏”而已。师旦既逐，韩为平章。事无决，专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时有李其姓者，尝与史游，于史几间大书云：“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未几致黥云。时又有李士谨者，亦用申呈。有乞兼职者，其词甚哀，后果由兼职

阶相位。士谨家居白洋池田家桥侧，相传莫知名桥所自，芰荷渺然，鸥鹭杂集，号“小水晶宫”，其实近在北关门之内。开禧朝廷以赐田俊迈之子，盖已有兆之于其先矣。

韩势败笑鉴

富贵固有不可恃者，而况保之？为城社者谓足以自固，则尤可笑也。尝偕京倅吴公铜入天竺，闻侂胄功德寺之胜，甲于诸刹，相与游焉。主僧道号翠岩，法名湛，揖吴而入。茗毕，极口谈前日为某人求金者几许，予亦心恶其山林衲子，满口言钱。吴为见任通守，欲遍游其山，湛谢以老足近病，只命知事相陪。其金碧光耀，真天帝释之所居。又南园，乃慈福所赐韩者，穿幽极深，凡三日而后遍。而掌园者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听其满口皆称曰“师”、“王”，师谓太师，王谓郡王。韩居太室三茅之旁，扫石坛以煅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见之，外疑其为仙。迨韩既败，湛者崎岖由寺后越石人岭以遁，几坠崖，挺身渡江如飞，盖未尝病足。而掌园之人闭园门者三日夜，人不敢遗以水火，饥饿乞怜之声，达于邻曲，得旨始出，妻儿大恸而去。余道人者携丹铅从三茅山巅奔越以下，亦坠崖几死。又于群婢放逐之时，韩门眷至有三数辈皆称为妾某人父母者，盖其宛转而入皆为父母。官中遂命愿认为父母者，听除首饰衣服之外，不许以奁载出，金钗至满头，衣服至著数袭。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转贸其身，故相竞相逐，愿为之父母。至有引群妾之裾必欲其同归者，亦足笑也，亦足为鉴云。韩尝招新安程有徽点校《通鉴》于石岩间，程经岁不与人接，虽朝士无知之者。本以进士第，久于选调，亦未尝从韩祈官，尝欲授以掌故，程不愿也。韩败，程拂袖归，人方知而怜之，不谓韩党也。丙寅冬，又同吴倅复游韩寺，则佛像已移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国夫人冢，傍有芦束，浅土半露，问之，乃韩之尸，其首已送之虏也。

阅古南园

前所载臣寮论侂胄“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拟宫闱”，又云“创造亭馆，惊震太庙之山；宴乐笑语，彻闻神御之所。齿及路马，礼所当诛；简慢宗庙，罪宜万死”，盖自宁寿观梅亭而至太室之后

山，皆观中地也。韩侂胄擅朝，旧居于太庙侧，遂奄观之山而有之，为阅古堂，为阅古泉，旧名青衣，有青衣童见泉上，故以名。为流觞曲水。泉自青衣下注于地，十有二折，旁砌以玛瑙。泉流而下，潴于阅古堂，浑涵数亩，有桃坡十有二级。夜燕则殿岩用红灯数百，出于桃坡之后以烛之。其云岩之最奇者曰“云岫”，韩命程有徽校《通鉴》于中。侂胄居之既久，岁累月积，剔奇抉胜。洗石而云根出，刳土而泉脉见。危峰隐石，浅湾曲沼，窈窕渟深，疑为洞天福地之居，不类其为园亭也。因在天衢咫尺，有旨尽给还宁寿，命复为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园赐侂胄，有香山十样锦之胜，有奇石为石洞，洞有亭，顶画以文锦。香山本蜀守所献，高至五丈，于沙蚀涛激之余，玲珑壁立，在凌风阁下，皆记所不准载。予已略具记于前集，近闻并《阅古记》不登于作记者之集，又碑已仆，惧后人无复考其详，今并载二记云。《阅古泉记》云：“太师、平原王韩公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鼋，径如惊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搏。名花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箨解，至者应接不暇。及左顾而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其尤胜绝之地曰阅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缭以翠麓，覆以美荫。又以其东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辄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几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鉴发须。至游尘堕叶，常若有神物呵护屏除者，朝暮雨晹，无时不镜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可饮可濯，尤于烹茗酿酒为宜，他名泉俱莫逮。公常与客相羊泉上，酌以饮客。游年最老，独尽一瓢。公顾而喜曰：‘君为我记此泉，使后世知吾辈之游，亦一胜事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泾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而阅古盖先忠献王以名堂者，则泉可谓遇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短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阴陆游记。”《南园记》云：“庆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园赐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禄锡之余，葺为南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视，左顾右盼，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奇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泉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观杰阁、虚堂广厦，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奉金石者，莫不毕备，升而高明，显敞如脱尘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无穷。既成，悉取先侍中、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

门曰‘藏春’，其阁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艺稻，为囷为场，为牧羊牛。畜鹰鹜之地曰‘归耕之庄’，其他因其实而命之名。堂之名则曰‘夹芳’，曰‘豁望’，曰‘解霞’，曰‘矜春’，曰‘岁寒’，曰‘忘机’，曰‘照香’，曰‘堆锦’，曰‘清芬’，曰‘红香’。亭之名，则曰‘远尘’，曰‘幽翠’，曰‘多稼’。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然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而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迄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于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视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焉？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乎？’是不然。上之倚公，公之自处，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游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曰：‘子为我作《南园记》。’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杰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辞、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获辞也。中大夫直文华阁致仕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镇安平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建康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营留守吴琚谨书，并篆额。额真大书《南园记》三字，非篆也。不用螭首，绘以芝鹤云 。

南园记考异

武林即今灵隐寺山。南园之山，自静慈而分脉，相去灵隐有南北之间。麓者山之趾，以南园为灵隐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媿楼公赋武林之山甚明，园中有亭曰“晚节香”，植菊二百种，亦取其祖诗句，《记》中不及云。

四夫人

侂胄所幸妾，同甘苦者为三夫人，号“满头花”。新进者曰四夫人，

至通宫籍，慈明尝召入貌，赐坐以示优宠。四夫人者，即与慈明偶席，盖嫔也，慈明心衔之。迨韩为郑发所刺，诸婢皆遣还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满潮都是贼

韩用事岁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类，天下大计不复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云："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京尹廉而杖之。又有卖浆者敲其盏，以唤人曰："冷底吃一盏，冷底吃一盏。"冷谓寒，盏谓斩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韩为郑发所刺，及籍其家，得所收真圣语，末一句云"遭他罗网祸非轻"，又一句云"远窜遐荒始得平。"韩尝怪其言。韩外有陈自强，内有周均，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周苦谏，韩遂与自强谋，用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刘藻为察官，一网尽谋韩之人。仅隔日，未发而钱、李、史三公亦有所闻，命夏震速下手。事已载前集。震遂命郑发刺韩，震复刊御批于杰阁以记之。史恶之，旋以疽发于背而死于殿司。

逆曦归蜀

逆曦既用，赂苏师旦，遂举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岩也，常命工图画上乘舆、卤簿，卷轴甚详。人问曰："太尉何用此？"曦绐之曰："把归去，教孩儿男女看了消灾灭罪。"及出北关，遂焚香拜天于鹞首，云"且得脱身归去"，其反状已萌于此矣。惟吴公琚尝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既因韩致政府，亦以为不可遣，忤韩，出知福州。

伶优戏语

韩侂胄用兵既败，为之须鬓俱白，困闷莫知所为。伶优因上赐侂胄宴，设樊迟、樊哙，旁有一人曰樊恼，又设一人揖问："迟，谁与你取名？"对以"夫子所取"，则拜之曰："是圣门之高弟也。"又揖问哙曰："尔谁名汝？"对曰："汉高祖所命。"则拜曰："真汉家之名将

也。”又揖恼云：“谁名汝？”对以“樊恼自取。”又因郭倪，郭杲致，因赐宴以生菱进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堕地尽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坏了许多生灵，只因移果桌！”

侂胄助边

开禧兵端既启，国用浸亏。侂胄上表，自谓家藏先朝锡予金器六千两上之。宁皇优诏奖谕，仍允其请。天下皆笑韩之欺君。

韩墩梨

姑苏地名韩墩，产梨为天下冠。比之诸梨，其香异焉，中都谓之“韩墩梨”。后因光皇御讳，改谓“韩村梨”。至侂胄专国，馈之者不敢谓“韩村”，直曰“韩梨”。因此皆谓“韩梨”矣，非侂胄意也。吴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后避讳，皆曰“坡”。而避村名犹甚于庙讳，菁村至改曰菁山，谢村至改曰谢溪。盖中都人以外人为村，故讳之。流传浸失，图谋易讹，故因韩事及之。

黄胖诗

韩以春日燕族人于西湖，用土为偶，名曰“黄胖”，以绵系其首，累至数十人。游人以为土宜。韩售之以悦诸婢，令族党仙胄赋之云云，“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侂胄大不悦。仙胄家于会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韩败，竟保其族云。

刘淮题韩氏第

刘淮见之，建阳人。赋诗虽为韩而发，其实嘉定用事者良剂也。“宝莲山下韩家府，郁郁沉沉深几许。主人飞头去边土，缘户空墙叹风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师宜诛魏公辱。后来不悟有前车，突兀眼中观此屋”。

西湖放生池记

高文虎字炳如，号为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诞，其为小司成，专以藏头策问试士，问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应，但以“也”字对“者”，士之愤高也久矣。会京尹赵师羼奏请尽以西湖为祝圣池禁捕鱼者，作亭池上甚伟，穹碑略摩云。高实为记，其文有曰：“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既以锓之石，石本流传，殆不可掩，改“商”为“夏”，隐然犹有刊迹。无名子作为词以谑之云：“高文虎称伶俐，万苦千辛做个《放生亭记》。从头没一句说作朝廷，一作“官家”。尽把师羼 一作“太保”。归美。这老子忒无耻，不知润笔能几。夏王说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一作“夏王事却作商王，那禽兽鱼鳖是你。”然无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详载其记于后云。盖“商”字特笔误，而或者乘间而诋之尔。记曰：“皇帝践祚之五年，乾坤清夷，瀛宇宁谧，施仁沾泽，损赋薄刑，所以养民本，迓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励精图政，综贤经能，功亮绩熙，大小咸举，乃晓驻跸，实惟钱唐，命尹神皋，聿严厥选。权尚书工部侍郎臣师羼，以材学献力，宣声一时。昨拜大农，兼治天府。凡厥董寮劭农，振兵束吏，至于簿书期会、金谷鲘篅，以及郊兵之供、宫庭之人，百司庶府之须，纪纲规目，肃肃具叙。兹表治行，擢登从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师羼尝奏曰：‘臣仰稽圣代，袭唐旧因，即杭西湖为放生池者，天禧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之请也。西湖利害难弛者五，放生之旧，盖居其一者，元祐中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之议也。绍兴明诏，适广至恩，化育所覃，罿弋有禁。淳熙庆寿，申饬渊谟，蕃殖既昌，福应攸侈。方当奉三宫之康福，绵万世之本支，所宜日长月滋，益多福祉。顾今穹碑混于草莽，条禁隳于奸豪，甚非奉宽大、勤首善也。谋以诞圣之期、同致华封之祝，在严戒令，务谨隄防，御囿宫林，禁当并饬，富强挟贵，在所必行，庶迪帝心，用蕃国本。’制曰‘可’。于是相攸度址，近接城闉，左涵右通，作亭五楹。前有台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赐。又作三楹，俯纳湖浸，祝经纵鳞所临也。又作亭三楹，内俪山祉，旧刻新铭所峙也。植以华表，垂之嘉名，奉询画者，钱塘尉扈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观，和气欢声，盘礴无际。祝皇之寿，与天并崇；祝皇之基，与地同久。推而达之天下，盖自兹始。猗欤盛哉！臣切惟宋受天命，列圣重光，一以宽仁，守为家法。兵不轻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车所至，渗漉亭育，润泽丰美，况于万物乎！然鸟兽鱼鳖，咸若夏历以兴，以及鸟兽昆虫，周家以盛有天下者，发政施仁，未有不本诸此。师羼诚能推广旨意，形于告猷，迄俾流恩，与宋无极。

《诗》云：‘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维时有之。臣既书其事，复系以铭曰：‘天赐宋命，世世以仁。宋媚于天，武文圣神。维天曰生，皇矣昊旻。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滥施，兵不妄陈。孰尸天府，永保乂民。皇帝圣明，膺图阐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惟曰图回，是宪是遵。慈薰惠洽，广莫渊沦。孰尸天府，告猷有臣。谓昔有池，西湖之津。罗罠所窥，防禁弗申。广上之德，封奏谆谆。师𢍰稽首，惟恭惟寅。勒石湖址，作亭湖滨。露囊金鉴，率时缙绅。与厥耆老，戾止辚辚。鸢飞鱼跃，整翰膏鳞。天育海涵，赘取蕃蓁。凡百都人，奸宄化醇。钦上之惠，捐罟弃缗。仁民之心，爱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因。人颂皇帝，德冠群伦。奉承三宫，八千岁椿。子孙绳绳，子孙振振。’”倘不备考此记，则后人必以无名子之言为信矣。

犬吠村庄

韩侂胄尝会从官于南园，京尹赵师𢍰预焉。师𢍰因挞右庠士，二学诸生群起伏阙，诣光范诉师𢍰。时史相当国，不欲轻易京尹，施行稍缓。诸生郑斗祥辈遂撰为师𢍰尝学犬吠于南园之村庄，又舞斋郎以悦侂胄之四夫人，以是为诗，以挤师𢍰于台谏。虽师𢍰固附韩者也，亦岂至是？李秀岩心传不谙东南事，非其所目击，乃载其事于《朝野杂记》，诸生犬吠斋郎之诗特详焉。后之作史者当考。或谓有穿狗窦而入见韩者，亦非。

考异

韩败籍其家。卧内青绸帐后以用兵，用罗木自围其寝，防刺也。惟所爱四夫人位最侈，臣寮所谓“僭拟宫闱”者是也。籍其奏草，至“陛下”二字必提空唯谨。或以为韩意叵测者，非也。忠献之族得以全者，惟侂胄无是尔。喻吴曦书稿曰：“侂胄排群议，以节使能世其忠。今公此举，侂胄何面目以见上与士大夫？是非节使负侂胄，乃侂胄负上与天下之士大夫也。书至日，即宜舍逆从顺，反邪归正，闭三关以绝敌，上伪玺于公朝。侂胄为奏之上，封节使以真王，如此犹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几其有面目以见上与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敌诗

李季章壁，巽岩尚书之仲子，盖贤良公垕之弟。开禧初，韩欲兴兵未有间，既遣张公嗣古出使觇敌。嗣古使还，大拂韩旨，因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辞，阶是迁政府，后又预诛韩之谋。壁使敌诗云：“天连海岱压中州，暖翠浮岚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暖翠浮岚夜不收”，又曰“西风残照懒回头”，意亦略相违，恐传者之误也。季章所居，亦似号石林。诸公赋诗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诗绝出，记句云：“君不见牛奇章与李卫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门前冠盖互呷轧，惟有爱石心则同。”

庆元开禧杂事

淮民浆枣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馈之，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镪者即诮何为留，坚却不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窖饭以俟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

浦城乡校芝草之瑞

庆元间，予为儿时，父兄常携入乡校，观大成殿第二第三级有芝二本甚异，状如今赤角蕈，大而重复，色而加紫，旁缘以金。其一生于第三级正中，差大；一生于第二级之侧，差小。盖缘金微有缺处，阴阳者流以为旧校与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乡士累举不利于南省，遂迁而与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实朝其下。是岁芝遂产于殿墀，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文忠宏博，而其妇翁开国杨臣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与妇翁所中科级略同，杨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与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启之矣。

台臣用谣言

浙西有大臣许某者，以国恤亲丧奏乐，又所居颇侵学宫，为仇家飞谣于台臣曰：“笙歌拥出画堂来，音离。国恤亲丧总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庙，无君无父亦无师。”竟以是登于劾章。虽得于风闻，而许为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为君子者亦盍谨诸。

好女儿花

金凤花如凤咮飞舞，每种各具一色，聚开则五色成花，自夏至秋尤盛，谓之“金凤花”。中都习，宫闱媄语谓“凤儿花”。慈懿之生，有鹭 鹭仪于黑民，已载前录。名曰凤娘，追正坤极，六宫避旧称，曰“好女儿花”，今在犹然。

秘书曲水砚

王大受号易斋，楼镛号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吴琚三郊为异姓恩补官，楼以科第进。楼为越钱清之煎盐，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辍俸售青布袍以衣盐亭煎夫，迓之越于常。大受忽见迓者入，则惊曰：“此必科亭户。”为之具法谓赃，亟置迓夫于仁和县圄。遂以家奴携一箧自随，径绝浙江，坐于盐官之南向，鞭亭户而讯之。楼在屏后曰：“王大受，尔以口舌得官，敢尔耶？”遂至申仓司。仓即章公燮，燮不直大受，犹未有以废之。大受与韩侂胄婿顾熹善，阴讽台臣平楼，至返其已举五削。时郑捐为熹属，亦白其事于燮，燮犹不能平。大受诣台持谏官书，或谓程公出，又申以顾熹之书，燮怒且书，道：“尔足矣，何胁我以再三耶！”掷其书，叱大受，命典谒者掖大受下墀。大受以为士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之。郑以好语调停之，章榜客次：“王煎盐，自今不许相见。”然为镛者，未有以白于韩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砚于越山墓甓间，乃献之殉乳母葬物也。记文末一句云：“庶七百年后，知为余之乳母也。”僧亟以白攻媿。攻媿证据其事，洪因入都以献韩。韩知其为攻媿游，曰：“近无恙否？久不得攻媿书。”洪因及镛事，韩大怒以责熹。台臣视风旨，遂逐大受，尽反楼五削。曲水小砚，韩以上进，诏付秘书省，其字多用《兰亭序》。华亭名家子朱日新自号文，为《爻赘

集》著为辨，刊以示人，条析缕数，与攻媿力辩其不然，盖疑其中有乳母好释、老之词。释之一字，特出于弥天释道安之句，自晋宋以来，未有合释、老二字为一者。且尽剪《兰亭序》中字与之合者以辩其诬，且云：“安知其砚出于七百年之后？”攻媿不欲与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白监长而后启缄。秘府爇后，不知砚犹存否？

随隐漫录

【宋】陈世崇　撰

郭明道　校点

校点说明

《随隐漫录》五卷，宋临川陈世崇撰。世崇字伯仁，号随隐，祖籍抚州崇仁县。父陈郁，字仲文，号藏一，理宗时充东宫讲堂掌书，又充缉熙殿应制，著有《藏一话腴》。世崇十八岁时，随父入宫禁，充东宫讲堂说书，兼两宫撰述。其诗文得度宗赏识，推恩补承信郎，御笔除皇城司检法。因其长短句讥讽权贵贾似道，贾令中书缴其稠迭。遂奉亲归故里，随父住临川。癸酉年，再赴部申述前恩，转承信郎，补阁门寄班。两年后，父卒，从此自放山水间。入元不仕。著《随隐漫录》，效其父，以旧号为书名。或认为世崇入元后已改名随隐，亦可备一说。据周端礼所撰陈随隐《行状》，《随隐漫录》原有十二卷行于世，并有林实所撰序文，但后来流行的明稗海本《随隐漫录》仅剩五卷，又无林实之序，可见已被明人妄加删削。

综观全书内容，多记同时人诗话，而对南宋故事言之尤详。作者曾在内宫，故对宫廷掌故、仪制等知之甚多。书中所记紫宸殿上寿仪、二十四班、直书阁夫人名数、孩儿班服饰、赐太子玉食批、孟享驾出仪、带格三十二、太子问安展书仪诸条，多有史传所未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书中或评析前人诗词，如卷一评析《诗经》或唐人诗句等，确有见地。或记文人遗闻轶事，亦多可采。如卷五陆游纳驿卒女为妾、辛弃疾觞客滕王阁诸条，可补史传之不足。或评论史事，抒发己见，以表现其性淡荣利、入元不仕的情操志趣。如卷一指责那些“朝事梁，暮事晋”的小人，“何益于君国”。卷五指出李斯志在利禄、患得患失，“故不免于大戮，诚可以为贪利禄者之戒”。卷二论汉平帝后、晋愍怀太子妃、李昭仪等不辱自杀数条，秦二世、晋怀帝、愍帝、隋炀帝、唐昭宗被杀及晋王北迁受辱数条，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惨，与所以致败之由。书中还披露了宫廷的奢侈生活，描述了市井以骗

局为业的游手，如此等等，对于我们了解宋末社会亦有裨益。

本书的版本有明万历时会稽商濬编刊的《稗海》本（在此之后的稗海本，又有康熙重编补刊本、乾隆修补重订本）、四库全书本。近人夏敬观以上海涵芬楼藏本为底本，校以商濬《稗海》本，较为完善，但仍有若干讹误之处。此次校点，以夏敬观校本为底本，校以稗海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遇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卷一

令制《春秋赞》云："微显阐幽，三体五例，严乎成言，褒贬一字。"《周礼》云："肇建六典，条章焕明，万世之则，太平之基。"《日新》云："大哉盘铭，日新其德，一盟一思，惟汤是则。"《自警》云："孳孳为善，无怠讲习，心思唐虞，圣道可入。"又曰："私既克，理是从，中则正，公则平，操则存，德日新。"《鉴铭》云："湛然厥中，惟正是守，万丑千妍，于我何有？"《离卦赞》云："日月丽天，德备中正，明以继明，圣而益圣。"《艮》云："兼山曰艮，德在知止。君子体之，思不出位。"《晚望》云："鸥鹭归烟渚，秋江挟晚晴。老渔闲舣艇，坐待月华生。"《赏春》云："珠帘翠幕千门晓，丽日和风万国春。乍雨乍晴虽莫测，无非天地发生仁。"《社日雨》云："风催社日雨霏氛，处处鸡豚乐祀神。见说丰年于此卜，不妨垫湿社翁巾。"《新凉》云："新凉灯火又相亲，遍阅群书不厌勤。缓视微吟真乐处，那知宫漏夜将分。"《授衣》云："从来人事顺天时，九月才更即授衣。可笑索裘临岁晚，履霜犹自未知几。"《桂》云："秋桂庭前霁影凉，万重深翠护深黄。恭迎两殿临清赏，寿斝浓浮月殿香。"《恭和御制赐牟子才韵》云："视草词臣地位高，玉堂深夜许焚膏。文华瑞世呈仪凤，顾问承恩直禁鳌。喜有奇才追宋轼，光膺圣制胜唐绹。重修盛典熙朝事，千古青编记宠褒。"《题诸色扇面》云："履霜知地冻，赏雪念民寒。山岚迷晓月，海浪起晴云。""鹭起莲边晓，鸥栖蓼外凉。西风敧翠盖，晓露浥红裳。""艳红酣霁圃，冷翠媚秋池。声幽梧叶雨，香冷菊花风。院子供新茗，园丁献异花。""秾华照水澄秋静，冷艳欺风醉露凉。一枝翠叶凝秋色，万粟金英喷古香。""月筛秾影虚窗静，秋染繁英净几香。千叶喜容迎晓日，万铃紫色映朝霞。日罩柳塘莺语滑，雨收桃岸燕飞忙。"《瞻菉堂帖子》云："归仁由克己，学道在存心。""尧舜传心惟以一，禹汤受命本乎中。"《凝华殿》云："帝德巍巍，温恭允塞。心传精微，惟尧是则。"观《瞻菉》、《凝华》数帖子，必有如文中子窥高祖之心于《大风歌》者，故敬录之。

紫宸殿上寿，三十三拜，三舞蹈。初面西立，阁门进班齐牌。上升座，鸣鞭。侍卫起居移班，北面躬身，听赞两拜，起，直身搢笏，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出笏就一拜，又两拜，躬身。俟班首奏圣躬万福，再听赞拜，两拜，移班如初。殿中监升殿，诣酒尊所，教坊起居，殿侍进御茶床，又北面躬身，听赞拜，两拜，直身立。上公升殿，注酒，诣御座前，躬进，俯伏致词，并躬身。俟上公降阶复位，听赞拜，两拜，起，躬身。俟枢密宣答，听赞拜，两拜，移班如初。上公升殿，立御座东。乐作，上饮毕，上公受盏，降阶复位，北面躬身，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不该赴座官先退，赴座官躬身，听枢密诣折槛东宣答，讫，听赞拜，两拜，升阶立席后。俟进酒，乐作，上饮毕，舍人赞各赐酒，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赞各就坐，立如故，复赞乃坐。酒行，先上公，次百官，搢笏执盏，立席后，躬身饮讫。听赞拜，两拜，复坐。食至，搢笏执碟，出笏。再进酒如上礼。三行，舍人曰“可”，起，立席后。俟上公御座前俯伏跪奏，复位降阶，北面，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鸣鞭，卷班。凡正旦朝贺，一十九拜，三舞蹈。初面西立，上升座，阁门起居，班首以下躬身北面，俟舍人宣名讫，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前礼。躬身，俟班首奏圣躬万福，听赞拜，两拜，起，直身立。俟枢密升殿，班首出班，俯伏致词，并躬身。俟班首复位，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起，躬身，俟枢密承旨诣折槛东，称“有制”，两拜，起，躬身。俟枢密宣答讫，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凡冬至朝贺，一十二拜，一舞蹈。初百官面西立。仪仗以下起居，知阁次之。次读奏，自舍人宣“班首以下起居称贺”，北面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舞蹈如初。起，躬身，俟班首奏“圣躬万福”，听赞拜，两拜，起，直身立。俟枢密升殿，班首致词，宣答如正旦礼。凡朔望起居，九拜，一舞蹈。初读奏，自知阁、御带、行门以下常起居，殿中侍御史大起居，七拜。百官躬身，听舍人宣班首名，北面，听赞拜，两拜，舞蹈如初。不候赞两拜，班首不离位，奏“圣躬万福”，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躬身听赞，各祗候卷班。凡上殿轮对，初面西立，舍人引北面躬身，听赞拜，声绝，两拜，起，躬身听赞。祗候直身立，引稍前两步，再躬身，听赞拜，两拜，起，躬身听赞。祗候面西立，俟三省奏事退，引升殿，立东南角。舍人前奏衔位、姓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座左侧身立。搢笏，当殿未出笏入手及横执札子为失仪。如有宣谕，即口奏云：“臣官不该殿上拜，容臣奏事毕，下殿谢恩。”奏事毕，依旧路下殿，北面，不候赞两拜，随班。凡谢恩，初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赞拜，两拜，出殿致词，归位。赞两拜，舞蹈，听赞，祗候退。凡朝辞，面西立，舍人奏姓名，引北面，赞两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赞两

拜，出班致词，复位。又赞两拜，赞“好去”。如有赐物，宣“有敕”，即措笏，舞蹈，三拜。凡赐茶，引北面躬身，奏“圣躬万福”，赞两拜，赞就坐，升殿立席后，再赞乃坐。茶至，搢笏，出笏降阶，赞两拜，赞祗候退。

夫子没，历秦、汉、晋、宋、齐、梁、陈、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神宗欲加尊崇，礼臣定议为“至神元圣帝”，而李邦直者独曰：“周室称王，陪臣不当为帝。”于是仅加“元圣”二字。异代尊崇，何预于周？果如所言，则公亦不可封矣。虽万代帝王之师，何假虚名？而邦直之罪，所当笔诛，敢执笔以俟。

夫子之徒三千，一贯之道，独语曾子，而曾子一唯几到列圣处。《大学》十章，为后世帝王治天下之律令、格例、絜矩，即忠恕也。《中庸》一书，弥纶天地，参赞化育，孔子之道益著；而曾、思位在弟子下。度皇即位，首升侑食，举数千载未行之典，为亿万世将来之法，度皇之圣至矣。

西山蔡先生训子曰：“夸之一字，坏人终身。凡念虑言语，才有夸心，即截断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己饶人，终无悔吝。钱谷与人交，关头上让人些，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识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恶之。盖不识好恶，如童稚，如醉人，虽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须臾离，若有分毫瞒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祸患中第一莫使性气，中外事一切静柔顺理之。”曰：“为善得祸，乃是为善未熟；为恶得福，乃是为恶未深。人事尽处，方是天理。”曰：“欺世盗名者无后。”吾甚慎之。

延平李先生静坐正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若夫致虚极，守静笃，不思善，不思恶，老佛亦同此理，但有治世出世体用之不同耳。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朝事梁，暮事晋，遗下《兔园册子》耳。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君国，可谓偻㑩儿矣。煮粥饭僧者，都头甚操刺。六一公化俗语为神奇者也。

“萧萧马鸣”，静中有动也。“悠悠旆旌”，动中有静也，见军整而静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

张文潜谓“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羁旅穷愁，想之在目；“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春物融洽，人心和畅，言不能尽。张无垢谓“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阑干欲暮时”，尽山之情意、物之容态，可入图画。皆仿佛《三百篇》之遗意欤？

杜少陵《赠卫八处士》一篇，久别倏逢，曲尽人情，想而味之，宛然在目。下此则“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无愧前作。若戴叔伦之“岁月不可问，山川何处来”，青出于蓝者也。

唐人诗工于下生字，“走月逆行云”、“芙蓉抱香死”、“笠卸晚峰阴”、“山雨慢琴弦”、“松凉夏健人”、“绿竹助秋声”、“岁月换红颜”、“石磴扫春云”、“画角赴边愁”、“远帆开浦烟”、“疏雨滴梧桐”，字字稳帖，不觉其生。

上谥百三十一：神、圣、贤、文、武、成、康、献、懿、元、章、釐、景、宣、明、昭、正、敬、恭、庄、肃、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壮、围、魏、安、定、简、贞、节、白、匡、质、靖、真、顺、思、考、舄、显、和、玄、高、光、大、英、睿、博、宪、坚、孝、忠、惠、德、仁、智、慎、礼、义、周、敏、信、达、宽、理、凯、清、直、钦、益、良、度、类、基、慈、齐、深、温、让、密、厚、纯、勤、谦、友、祈、广、淑、俭、灵、荣、厉、比、絜、舒、贲、逸、退、讷、偲、逑、懋、宜、哲、察、通、仪、经、庇、协、端、休、悦、绰、容、確、恒、熙、洽、绍、世、果，用之君亲焉，用之臣子焉。中谥十四：怀、悼、愍、哀、隐、幽、冲、夷、惧、恩、携、鄘、愿、儆，用之闵伤焉，用之无后者焉。下谥六十五：野、夸、噪、伐、荒、炀、戾、刺、虚、荡、墨、偲、亢、干、褊、专、轻、苛、介、暴、虐、愎、悖、凶、慢、忍、毒、恶、残、奭、攘、顽、昏、骄、酗、湎、浇、狃、侈、靡、溺、伪、妄、譆、谄、诬、诈、谲、讻、诡、奸、邪、慝、蛊、危、圮、懦、挠、覆、败、敊、庇、饕、费，用之蛮夷焉，用之小人焉。

太史梁傅昭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宰牛之禁，自梁已然。或谓，“牢字从牛”，或谓“牛，土畜也，与土宿同位”。真武为北水神，亦与土同位，故不可食，祸福恐人，岂理也哉！吴恕斋革帅江东时，《戒宰牛》诗曰：“中

和后五日，袖香谒南台。田夫趁雨耕，欢声沸如雷。老守视尔农，服田亦劳哉。有牛负犁者，俄顷一周回。无牛人代耕，四夫尽力推。四夫力虽疲，不如一牛犁。一牛当四夫，功力大如斯。农以牛为命，爱牛如爱儿。爱儿惟恐伤，杀牛何忍为。老守今奉劝，戒之重戒之。宰牛国有禁，杀牛天所灾。留取黑牡丹，年年待花开。”卢柳南却人送牛肉小简云：“昔人亦珍此味，所谓‘如享太牢’是也。然一犁春雨，数町秋云，既食其力，又食其肉，可乎？余不忍，敢请改命。”理语读之恻然。

西山真先生点先君集中警句，如“辟户夜通月，掬泉朝饮星”、“暖曝花岩日，晴眠藓石烟”、“地旷日难晓，海宽天欲浮”、“与子才分手，何人更赏心”、“游归云衲破，定起石床温”、“道至无偏党，心何有重轻”、“万事岂容人有意，一春多被雨无晴”、“仰头莫看王侯面，失脚恐为名利人”、“千古留芳惟好句，一时得意总微尘”。《石湖归途》云：“人与西风结约来，芙蓉花气扑吟杯。曲塘好处都行遍，带得一身秋色回。”《城东看柳》云：“翻暖为寒一信风，画桥南北岸西东。春归杨柳无私意，深浅青黄自不同。”《上林归鸦》云：“夕阳鸦背敛残红，万点飞归傍帝宫。应是上林栖宿稳，可曾惊散月明中。”《友人官满》云：“三年官满冰霜洁，一日春回宇宙宽。曾向厅前种杨柳，绿阴留与后人看。”《东园书所见》云：“娉婷游女步东园，曲径相逢一少年。不肯比肩花下过，含羞却立海棠边。”《苦吟》云：“水驿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闭门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苏堤晓望》云：“荷边清露袭人衣，风里明蟾浴晓池。凉影润香吟不得，手攀堤柳立多时。”“妾身恨不事英雄，果是英雄安有泪。”“初阳烘霁途，繁阴布幽林。山禽互嘲哳，为我流好音。倾耳须臾间，已快清冷心。飞盖何为者，傲睨松之阴。翻然移他枝，余弄不可寻。”跋曰：“学充而意广，气大而体不偏。用力于先圣之书。”漫塘刘先生曰：“观其文，词赡旨远。为诗深于运思，使人嘉叹不足。”习庵陈先生曰：“仆《庄》、《骚》而奴班马。”止堂黄先生曰：“骚选唐宋，罔不究心。”紫岩潘先生曰：“出入于江西、晚唐之间，而不堕于刻与率者也。”惜端平以后所作，诸老不得见之。吁！

有一货炒栗人，坐亡。无准秉炬云：“平生辟辟剥剥，做尽万千手脚。今朝撒手便行，这回炒得离壳。”随隐拈云：“未敢相许。”

辛巳八月己丑，先君方外友清溪沅禅师坐亡，遗偈云：“六十七年，无法可说。一片云收，澄潭皎月。”随隐拈云：“年本无期，法亦何

说？末后倒赃，虚空著楔。咦！若遇波腾岳立时，且道月在什么处。”

卷二

晋侯受玉惰，内史过知其不能长世。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刘康公知其必有大咎。晋侯见鲁宣公，不敬，季文子知其不免。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知其“不亡何为。”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康公知其不反。齐高厚不敬士，庄子知其不免。齐侯、卫侯不敬，叔向知二君之必不免。蔡侯不敬，子产知其将死。伯有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取祸，如响斯答。呜呼！毋不敬，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传心之要法欤？

王莽女为平帝后，帝崩，莽不能强之下嫁。汉兵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见汉家？”赴火自死。非特莽愧其女，刘歆、孔光之徒亦愧矣。羊琇女惠风为愍怀太子妃，刘曜陷洛阳，以赐其将乔厉，仗剑大骂而死，王夷甫诸人不愧乎？刘禅降魏，见蜀伎不悲，有“此间乐不思蜀”之语。孔明之子瞻、孙尚战死，张飞之孙遵、赵云次子广亦战死。北地王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乃自杀。魏以蜀宫人赐将士，李昭仪不辱自杀。禅不特愧于诸臣子，且愧于妇人矣。

晋灵公不君，患宣子骤谏，使钼麑贼之。麑曰：“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触槐而死。宋高祖使张伟鸩旧君，伟曰：“鸩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饮而卒。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此之谓也。

《东山》之诗，雨雪、寒燠、仆马、衣裳、室家、婚姻，出于圣人之忠厚恻怛，故能感人也。楚子伐萧，师人多寒，拊而勉之，皆如挟纩，遂传于萧，明日萧溃，亦窥见此意。曹操云：“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虽奸雄善于笼络人心，然得《三百篇》之遗。

卫青少为平阳公主马前奴，后贵显，公主择配无逾青者，卒归之。

北齐后宫，一裙之费，至直万匹。周灭其国，后妃以卖烛为业。南唐刘承勋穷奢极侈，蓄妓乐数千，一妓价数十万，教以艺又数十万，服饰称之。归京，乞食冻馁死。军卒杨杲宗为丁晋公筑第，丁贬海上，朝廷以第赐杲宗。刘美善锻金，后贵显，赐上方器，视刻工名，多美所造。呜呼！世事翻覆，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今古。彼富贵者，犹蛸蝂醯鸡。岂止空言，徒苦民耳。

阎乐引兵入望夷宫，二世愿得一郡为王，弗许。愿得为万户侯，弗许。愿与妻子为黔首，又弗许。麾其兵进，二世自杀。怀帝为刘聪青衣行酒，愍帝执戟前导，行酒执盖，俱不免遇害。炀帝先杀其子，索鸩，不许。自解练巾授令狐行达，缢杀之。朱全忠杀昭宗，方醉卧，遽起，单衣绕柱走，追而弑之。晋王北迁，自采木实草叶食之。冯后阴令左右求毒药，欲与晋王俱自杀，不果。呜呼！君天下，得其道，则富有四海；失其道，求为匹夫而不得，况妻子乎？哀哉！

天子五学：中辟雍，南成均，北上庠，东东序，西瞽宗。学书者就上庠，学舞者就东序，学乐者就成均。天子承师问道，养三老五更，则就辟雍。帝入东学，上亲贵仁。入南学，上齿贵信。入西学，上贤贵德。入北学，上贵尊爵。皆太学也。

《书》称“后稷播时百谷”，《周礼》农贡九谷，《晋志》有八谷，孟子云“树艺五谷”。百谷繁，莫克知。九谷：黍、稷、稻、粱、菰、大小豆、麦、麻。八谷即《诗》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麦”。独五谷，郑注云：“黍、稷、菽、麦、麻。”赵岐云：“黍、稷、菽、麦、稻。”日用所急，莫如稻，岐说为是。黄帝用黍制律，积六十四黍为圭。准之黍类，苜蓿差小，宜酿酒。杜预谓菽为豆。《唐本草》旧注云：“稷即穄也。”

青溪汪先生初筮长沙，出锡器，归舟有锡熟水器，每对之不乐。妻杨氏曰：“吾偿其直而得之者，庸何伤？”曰：“居官不欲为器皿，奈何以是污我？”杨命投之江中，始无愧色。蔡京当国，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宗子博士召，力辞不就。或潜问其故，曰：“吾异时不欲附奸臣传耳。”吁！士大夫能勤小物，故克此心也，享万钟必以义，不为京屈，特小小者尔。学犬吠村庄者，愧死无地。

“孽臣奸骄”，为臊羯奴发也。“”奉贼称臣，为陈希烈等发也。“死

生堪羞”，为新君营救均、埴及六等定罪发也。此元子书万世纲常之法。陈所翁赋子道臣节云：“银旗金甲渡巴西，灵武城楼已万几。一札只闻元帅命，五笺合待使臣归。未闻请表更追表，且看黄衣换紫衣。天性非由人伪减，何缘尚父结张妃。”“六等胜如诛独柳，二张纵活亦何颜。太师死后犹书法，水部刑章托颂间。最忆海青投乐器，绝怜甄济隐青山。《中兴碑》下奸臣惧，天道何尝不好还。”溪深毛寒，壁立鬼怖，可不惧哉！

潘紫岩慨慕先隐，集老子以下迄于宣靖可师者，各为小传，曰《幽人景範》。周二十七，附见者四：老聃、尹喜、庄周、列御寇、荣启期、楚狂接舆及妻、长沮、桀溺、荷莜、荷蒉、石门、晨门、颜回、闵损、曾参、原宪、公析哀、漆雕开、仲子及妻、老莱子及妻、公仪休、披裘、闾丘、颜躅、段干木、黔娄及妻、鬼谷子。两汉二十七，附见者六：鲁二征士、龚胜、彭城老父、宋胜之、庄遵、李弘、郑璞、戴良、向长、禽庆、王霸及妻、逢萌、庄光、范丹、高凤、台佟、梁鸿、孟光、周燮、黄宪、洪直、韩康、陈留老父、魏柏、徐稺、姜肱及二弟、申屠蟠、郭泰、张奉。魏晋十二，附见者六：管宁、张鸢、胡昭、王烈、焦先、皇甫谧及子、方回、孙登、董京、郭文、何琦、孟陋、汜毓、徐苗、翟汤、周邵、汤子庄、陶潜。南朝至五代十九，附见者七：戴逵、刘凝之、沈麟、朱百牢、孔觊、郢野老、寻阳渔父、宗测及宗人尚之、从弟彧之、祖炳、明僧绍、阮孝绪、刘许及族兄歊、仲长子光、王通、卫大经、张氲、卢鸿一、张志和、郑遨、王居岩、张令问及弟亢言及子立。宋十八，附见者六：戚同文、宗翼、陈抟、傅霖、杨朴、李渎、魏野及子闲、邢郭、林逋、甄楼真、刘海蟾、张俞、孔旼、高怿、种放、张荛、许勃、潘兴嗣、孙侔、邵雍、成都隐者、张举、刘皋。凡百三十二人。

《汉书》载淮南王安以叛自刑，《神仙传》以为安丹成上升，鸡犬舐鼎亦得仙去。《唐书》纪张果自云：“我生尧丙子。”其貌实年六七十，未几亦卒。《神仙传》谓果生尧丙子，二万八千岁矣。尧即位三十四年，丙子至唐开元初才二千八百余年，鲁鱼亥豕之误明矣。不然，《孟子》载文王之地百里，答齐宣王则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则民居者三十里耳。

会宁郡夫人昭仪王秋儿、顺安俞修容、新兴胡美人、永阳朱梅儿、资阳朱春儿、高安朱夏儿、南平朱端儿、东阳周冬儿、顺政石润儿、高

平周赛儿、通化闻润儿、浔阳陈宜儿、胡安化、沈咸宁、黄新平，皆上所幸也。初，东宫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书阁，为最亲。王能属文，为尤亲。虽鹤骨臞貌，但自上即位后，万几之暇，批答画闻，式克钦承，皆出其手。然则王非以色事主，度皇亦悦德者也。

庚申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犀，韶部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一句，上曰：“愁闷之词，非所宜听。”顾太子曰：“可令陈藏一即景撰快活《声声慢》。”先臣再拜承命，五进酒而成。二进酒，数十人已群讴矣。天颜大悦，于本宫官属支赐外，特赐百匹两。词曰：“澄空初霁，暑退银塘，冰壶雁程寥寞。天阙清芬，何事早飘岩壑。花神更裁丽质，涨红波、一奁梳掠。凉影里，算素娥仙队，似曾相约。闲把两花商略，开时候、羞趁观桃阶药。绿幕黄帘，好顿胆瓶儿著。年年粟金万斛，拒严霜、绵丝团幄。秋富贵，又何妨、与民同乐。”明年四月九日，储皇生辰，令述《宝鼎现》，俾本宫内人群唱为寿，上称得体。词曰：“虞弦清暑，佳气葱郁，非烟非雾。人正在、东闱堂上，分瑞祥辉腾翠渚。奉玉卑，总欢呼称颂，争羡神光葆聚。庆诞节、弥生二佛，接踵瑶池仙母。最好英慧由天赋，有仁慈宽厚襟宇。每留念、修身忱意，博问谦勤亲保傅。染宝翰、镇规随宸画，心授家传有素。更吟咏、形容雅颂，隐隐赓歌风度。　　恩重汉殿传觞，宣付祝、恭承天语。对南薰初试，宫院笙箫竞举。但长愿、际升平世，万载皇基因睹，问寝日，俟鸡鸣舞，拜龙楼深处。”又明年，赐永嘉郡夫人全氏为太子妃。锡宴毕，太子妃回宫，令旨俾立成《绛都春》家宴进酒词，曰：“晴春媚晓。正禁苑乍暖，莺声娇小。柳拂玉阑，花映朱帘韶光早。熙朝多暇舒长昼，庆圣主、新颁飞诏。贻谋恩重，齐家有训。万邦仪表。偏称宫闱欢笑。酿和气共结，天香缭绕。侍宴回车，韶部将迎金莲照，鸡鸣警戒丁宁了。但管取、咸常同道。东皇先报宜男，已生瑞草。”若此者余百篇。史臣章采称陈藏一长短句以清真之不可，学老坡之可。东宫应令，含情托讽，所谓曲终奏雅者耶。沉香亭《清平之调》，尚托汗青以传，藏一此词，合太史氏书法，宜牵联得书。

二十四班：行门、长入祗候、殿前指挥、左右班、御龙直、金枪班、银枪班、散员、散指挥、骨朵直、散祗候、散都头、东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新旧四班、招箭班、殿直、弓箭直、弩直、散直、禁卫内殿直、散钧容直、随龙忠佐习驭直。先是，太祖自陈桥驿拥兵入觐，长入祗候班乔、陆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杀。咸义不臣，自缢。太祖亲至直舍，叹曰：“忠义孩儿。”赐庙曰“忠义”，易

班曰“孩儿”。至今孩儿班，于帽子后垂头髩二条，粉青者为世宗持服，红者贺太祖登极。直舍正门护以黄罗，傍穿小门出入，旌忠也。先臣奉敕撰《二侯加封续纪》，云：“生而忠，舍一身以立大节；殁而神，历百世以显威灵。国家赖若而人扶持，风化赖若而人激励，灾旱赖若而人捍御。朝廷宠之美号，邦人倚之微福，岂他祠例论哉！长入祇候班乔、陆二侯，忠义见于建隆之初，福祉施于景定之后，雨旸灾患祷辄应。班首小臣陈桂等以状闻，于是忠义威烈之褒，忠烈德义之宠，盖所以广解衣折箭之誓，俾之与国同休者也，宜刻坚珉，以劝万古。皇帝以命臣藏一，臣藏一再拜稽首而献文曰：‘太祖肇造，历数攸归。尔乔尔陆，忠节不移。誓永宥尔，折箭解衣。舍生取义，庙食于兹。后三百载，愈显灵威。捍灾御患，福被髦倪。爰锡徽号，劝忠匪私。服我休命，永佑昌时。’”

偶败箧中，得上每日赐太子玉食批数纸，司膳内人所书也。如酒醋白腰子、三鲜笋炒鹌子、烙润鸠子、爊石首鱼、土步辣羹、海盐蛇鲊、煎三色鲊、煎卧乌、炀湖鱼、糊炒田鸡、鸡人字焙腰子、糊燠鲇鱼、蝤蛑签、麂膊及浮助酒蟹、江䖳、青虾辣羹、燕鱼干、爊鲻鱼、酒醋蹄酥片、生豆腐百宜羹、燥子煠白腰子、酒煎羊二牲醋脑子、清汁杂炬胡鱼肚儿辣羹、酒炊淮白鱼之类。呜呼！受天下之奉，必先天下之忧，不然素餐有愧，不特是贵家之暴殄。略举一二，如羊头签止取两翼，土步鱼止取两腮，以蝤蛑为签，为馄饨，为枨瓮，止取两螯，余悉弃之地，谓“非贵人食。”有取之，则曰：“若辈真狗子也。”噫！其可一日不知菜味哉。

先君号藏一，盖取坡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梦窗吴先生文英为度夷则商，犯无射宫，制《玉京谣》云：“蝶梦迷清晓，万里无家，岁晓貂裘敝。载取琴书，长安闲看桃李。烂绣锦、人海花场，任客燕、飘零谁计。春风里，香泥九陌，文梁孤垒。微吟怕有诗声翳。镜慵看、但小楼独倚。金屋千娇，从他鸳暖秋被。蕙帐移、烟雨孤山，待对影、落梅清泚。终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襄樊之围，食子爨骸，权奸方怙权妒贤，沈溺酒色，论功周召，粉饰太平。杨佥判有《一剪梅》词云：“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云间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呜呼，岂知太羹玄酒之真味哉！

卷三

孟享驾出，则军器库、御酒库、御厨、祗候库、仪鸾司、御药院从物前导，骐骥院马引从，舍人、内外诸司库务官继之。前驱亲从左右各二十一人，控拢亲从三百十四，沿路喝赞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亲从如其数。阁门宣赞捧驾头于马上，乃太祖即位所坐，香木为之，金饰四足，随其角前小偃织藤冒之。至则迎驾者起居，引驾主首左右各五人，阁门提点、御史台诸房副承直、御椅子、簿书官、阁门祗候、金枪、银枪、招箭、东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班、环卫、御带、内等子、逍遥子、御辇院官、御燎子、翰林司官、阁门觉察、宣赞二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如上数而杀其二。御马数十，院官随之。警跸八人，殿侍执从物者十人，行门往来禁卫内编排三十人，知阁步帅行于中，御龙直执从物者八十人，引驾长八人，祗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前指挥使如上数各杀其六。亲方围子二百四十人，内殿直、御龙直各二百，崇政殿亲从、内外等子各如上数，内等子十七人，作内围子、主管殿司公事、主管禁卫官押之。烛笼两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数。行门二十四人。擎辇六十人，中仰天颜盖二，扇二。挟辇殿前指挥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内殿直如之。挟辇御药左右各二人，插带内外御带倍上数，带御器械阁下官又倍之，文武亲从又各如前数，筤一扇二。左贤右戚，乘马从驾弹压。宫殿之行门以下：舒脚幞头，大团花罗袍。击鞭编排：小团花罗袍。御龙直、茶酒等班：红地方胜练鹊缬罗衫，各涂金束带。控拢御马左右直：执七宝素红玛瑙鞭各二，擎硃红水地戏珠龙杌子各一，皂纱帽，青地荷莲缬罗衫，涂金束带。文武亲从：贴锦帽，紫宝相花大神衫，铜革带。内外围子：皂纱帽，红地黄白狮子缬罗衫，绯线罗背子，涂金戏狮束带。前引从并姜牙帽，三色缬衫，铜带。亲事官曲脚幞头，簇四金雕袍，涂金带。百官诸司并朝服。阮秀实《仰瞻圣驾》诗云："紫烟敛翠碧天长，柳荫旌旗午尚霜。一朵彩云擎瑞日，光华尽在舜衣裳。"僧必万云："轻尘不动马蹄催，警跸声中圣辇来。汉代威仪周礼乐，太平天子拜香回。"若恭谢驾回，于围子内作乐，添教坊东西班

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潘牥云：“辇路安排看驾回，千官花压帽檐垂。君王不辍忧勤念，玉貌还如未插时。”邓克中云：“辇路春风锦绣张，裁红剪绿斗芬芳。黄罗伞底瞻天表，万叠明霞捧太阳。”阮秀实云：“宫花密映帽檐新，误蝶疑蜂逐去尘。自是近臣偏得赐，绣鞍扶上不胜春。”先臣云：“幸骖恭谢睹繁华，马上归来戴御花。老妇稚儿相顾问，也须春色到诗家。”

真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诏》，云：“自有天子至于今日，未闻盗贼得以全躯。弄潢池之兵，谅非尔志；烈昆冈之火，亦岂余心。”上称其得体。姚勉《述敕祭阎妃文》曰：“五云缥缈，谁扣玉扃？”上怒曰：“朕虽不善，未如明皇之甚也。”姑苏守臣进蟹，应制程奎草批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时矣。”上曰：“茅店酒旗语，岂王言耶？”令陈藏一拟闻。先臣援笔立成，略曰：“内则黄中通理，外则戈甲森然，此卿出将入相，文在中而横行匈奴之象也。”上乃悦。又承旨令述太乙宫明禋祈晴设醮青词，云：“我将我享，爰有事于明堂。载祷载祈，肃致忱于楚帝。”上自改为“上帝”。楚，邦昌逆号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谨。

秦始皇讳政，改正月为端月。汉宣帝讳荀，改荀卿为孙卿。明帝讳庄，改庄光为严光。司马氏讳昭，改昭君为明妃。晋简文母郑太后讳阿春，改春秋为阳秋。仍之非也。

《礼》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不廉曰簠簋不节，污秽曰帷薄不修，罢软曰下官不职，尚迁就为之辞。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自裁，曰：“子大夫有过，吾不忍加刑焉。”故淫者更绝缨，盗者更赐酒，而甚于耻戮。唐家待士，不用廉耻。姜皎官三品，且有功，犹杖辱之，况簿尉乎？故神器屡摇，盖不养士气于浑沦之中，服其形而不服其心。《孟子》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此之谓也。

先君会天下诗盟于通都，随隐才十二三，诸先生以孺子学诗可教而教以诗。吴一齐石翁云：“大隐君家小隐君，得名太半忌人闻。秋窗吟共缑山月，晓榻眠分华岳云。莺欲引雏先出谷，马才生骥便离群。新诗却要多拈出，突过郎罢张我军。”杜北山汝能云：“父子名相继，如君又出奇。乾坤钟秀气，湖海诵新诗。放鹤春风远，横琴夜月迟。未应随大隐，闲过圣明时。”刘雷厓彦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行庐新傍紫薇

边。夜窗低过宫花月，晓巷深横御柳烟。五字肯同余子说，一灯亲自乃翁传。虽然不作功名念，却恐功名逼少年。”景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东宫掌书，吟社贺诗数十，仅记五首。钱春塘舜选云：“吟笔何须管用银，日供撰述圣恩新。只今已脱凡尘去，便作金丹换骨人。”“夜泛孤舟载月船，静搜吟料六桥边。诗成上达宸聪了，流落人间到处传。”吕雪屋三余云：“青宫楼观近尧阶，班列屏风间坐开。人羡杜闲生杜甫，天教苏颋继苏瓌。马归禁苑行边柳，鹤伴平山隐处梅。我恨长镵斸黄独，九年无计策衰颓。”柳月礀桂孙云：“镂玉裁冰字字奇，少年亲结九重知。君臣际遇荣千载，父子推敲冠一时。罍进楚兰春奏雅，瓶分陶菊夜联诗。五云楼近开黄道，金紫连班进赤墀。”菊窗俞氏云：“万人海里辟幽扉，欲学深居只布衣。不道内前车马闹，又催父子入宫闱。”丙寅来归江西名胜，又赠诗词，黄梅塘力叙云：“诗在天地间，风清月明处。若为深闭门，而可觅佳句。夫君小元龙，豪气隘区宇。青春发诗材，秀茁长膏雨。流水与行云，吾不见滞住。乘月涤吟毫，玉碗三危露。超诣自透脱，悟在观剑舞。入宫画蛾眉，胡为众女妒。君诗亦何憾，千载一时遇。向也诗道昌，吟声喧禁籞。应制沉香亭，龙巾曾拭吐。今焉诗道厄，短筇策江路。悲啸《梁甫吟》，侘傺《离骚赋》。浮云时卷舒，睨此知出处。此其随之义，大隐会境趣。天地梅又春，风紧雪飞絮。一笠灞桥驴，吟鞭且临汝。得句从人传，传今亦传古。要知是家传，审言以传甫。传之而又传，衣钵传宗武。”张溪居彝云：“酝藉中涵廊庙姿，诗文都好见宸批。只蒙四字君王宠，虮虱微臣不用题。”周野舟济川《八声甘州》云：“有乾坤清气入诗脾，随龙散神仙。蘸西湖和墨，长空为纸，几度诗圆。消得宫妃捧砚，夜烛照金莲。试问隔屏坐，谁后谁先。　　长是花香柳色，更风清月白，入吟笺天。自霞觞误覆，谪下玉皇边。笑随归山中随隐，且醉拚斗酒写新篇。天应笑、呼来时后，记上襟船。”壬申秋留西湖半载，吴松壑大有《饯行》云：“我昔见君方成童，长吉才华惊巨公。人间科第不屑就，直使声名闻九重。乃翁引上凝华殿，《子虚》不待他人荐。入直承明凡几年，天上奇书尽曾见。翩然归去大江西，二疏父子还相随。故乡分得云水地，却喜不爽渔樵期。春雨骑牛对烟草，何如振衣随龙五云表。秋霜黄独煨地炉，何如驼峰犀筋食天厨。林间食叶抄诗句，何如宫妃捧砚挥毫处。溪边照影著荷衣，何如龙门应制夺锦时。钧天梦断难回顾，浩然合在山中住。金石台前伴白云，六年不踏西湖路。今日重来发长吁，忍看清平破草庐。尽拈书籍向人卖，归买田园供荷鉏。乃翁八十齿发落，倚门待儿斜日薄。孤山梅花带不归，却唤扁舟载童鹤。”俯仰之间倏三十稔，吾翁诸老皆赋玉楼，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穷达一场春梦，故记之。

带格三十二：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上金，余并金涂银，错班金涂铜。笏头一字，王外执政两府，笏头毬纹，宰执。排方御仙花，正侍郎知阁节使。螺犀，权侍郎。丝头荔枝，正任副使横行。球路，内侍。海捷，幕土辇宫。剔梗荔枝，训武郎下。柘枝，快行亲从。太平花，随龙忠佐。碎草，茶酒班。师蛮，人仙，犀牛，宝瓶，行虎，戏童，宝相，胡荽，凤子，野马，双鹿，方胜，云鹤，坐神，并班直。天王，亲事官。行狮，行门。行鹿，御厨教驶。盘凤，翰林司。凹面，教坊。醉仙，御龙直。獐鹿。军头司仪鸾司 。

韦忠不就张华之辟，张彖不为国忠之谒，何其少也。以柳子厚之才而附叔文，以萧至忠之美而事韦后，何其多也。此张无垢所谓：贪冒之士，如落秽溷污渠中，如何使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间清风露气，洒洒袭人，观者已觉心目顿快，况处其间哉？

《左传》之山鞠穷、庚癸呼，《列女传》之食猎犬、组羊裘，荀卿之“大”赋，东方朔之蜥蜴，皆隐记也。今何谓之始于杨修，何独以曹娥名耶？

信庵先生开阃维扬时，偶入教场，取芟草二卒所带便袋，题姓名悬梁间。越两月，忽俾缉捕。呼至，亟命释缚，饮以太白。时回易库纳息钱二百袋，一袋万瓶楮也。俾各负一袋，环行三匝。曰：“能益乎？”曰：“能。”曰：“汝等健儿，当力战取富贵。用叉袋中钱，小篋仅藏三十二楮，岂不辱国？呼卢百万，大丈夫事也。且各将两袋去用，用尽再来取。”高沙凯还，人困马疲，悦道旁假山，令诸军随意负归。众怒，多弃于半途。余至，毕秤石轻重，价以银，而弃石于野。其鼓舞驾御，有赏徙木、傲黥布、骂赵将之风。

“手执《黄庭》上石台，竹阴扫月遍苍苔。欲从此处即仙去，玉立清风待鹤来。”赵十洲希彭诗。赵君入仕四十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除南雄守，不赴。丙寅九日，别亲友理家事，端坐而逝。遗偈曰：“六十二年皮袋，放下了无挂碍。青天明月一轮，万古逍遥自在。”与前诗类，达矣。

壬戌秋，储君赐先臣《记颜赞》云：“文窥先汉，诗到盛唐。侍余左右，知汝忠良。王城虽大如海，政恐一藏而不得藏也。”甲戌秋《自赞》云：“年方九秩开，丹脸映碧眼。习静寸心安，味穷百事懒。由中

以致和，闻道亦非晚。”噫！十年撰述幸随龙，二圣在天应默眷。

绍定庚寅春，汀寇入谯，赵守窜。殿司裨将胡斌领弱卒二百巷战，矢尽力折，易双铁鞭，所杀尤众。死焉，坐执双鞭，屡日不僵。民赖其力，多获窜免。守臣王野闻于朝，赠武节大夫，赐庙额“忠勇”。刘后村诗云：“士各全躯命，惟侯视死轻。张巡须尽怒，先轸面如生。短刃犹枭寇，空拳尚背城。新祠箫鼓盛，人敬此神明。”

四明倪君奭临终赋《夜行船》词云：“年少疏狂今已老。筵席散，杂剧打了。生向空来，死从空去，有何喜，有何烦恼。说与无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祸亦不造。地狱阎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里押到？”

叶靖逸绍翁《赞洞宾像》云：“拈吟髭，剑在前。心中月，天上圆。”《猫图》云：“醉薄荷，扑蝉蛾。主人家，奈鼠何？ ”

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盖非鹤种并龙种，定是瓜皮搭李皮。”石帚之诗，特甚于郭崇韬、李环之挝，戒之。

杭城外北新桥，某翁枕流居焉。门有蒲萄七架，时旱，翁勤灌溉，独盛。宿架下，以防盗。忽二三鬼出水面，贺得替，曰：“明午方巾白衫，自北而至者是也。”及期，翁株坐以俟，果有方巾白衫者大笑入水，急救之。是夕，鬼诟曰：“吾经数十年刚得替，而汝夺之，吾将杀汝。”取淤泥瓦砾乱掷，翁怅惧而入。又击户。黎明，蒲萄无孑遗矣。盖盗诈鬼，舣舟以载也。噫！移此智以迁善，谁能御之？

史相生朝，寺观皆有厚馈，独无准献偈云：“日月两条烛，须弥一炷香。祝公千载寿，地久与天长。”史大喜。随隐拈云：“满口道著。”

云峰德师住抚之广寿，途遇时贵，避不及，有违言，即上堂别众云：“澹然无累水云僧，去住分明叶样轻。十字街头休作梦，五湖依旧一枝藤。”随隐拈云：“札得眼来，白云万里。”

卷四

杨慈湖简《题平江府太伯庙》云：“三以天下让，先圣谓至德。简也拜庙下，太息复太息。三辞不难也，太伯无人识。胡为无得称，万象妙无极。”或曰：太伯之神无形体，何故言象又言万？通大道者，匪有匪无，象即无，万即一，一即万，尚不思而可言乎？言即无言。天地内外皆太伯，人皆见之而不识。冯深居去非《赞》云：“太伯之远启吴宇也，其周之盛德耶？显哉丕谟，承哉丕烈，维天有成命，匪躬之责，委而去之，川逝河决。孔子不云乎：‘可谓至德也已矣。’虞仲隐居，季札守节，其流芳遗烈欤。郡以吴隶，礼逊维则。”

古之大儒，格物以为学，伦类通达，谓之真知。其次，博物以为闻，敏识强记，谓之多知。真知者，德性之知。若颜子闻一知十，子贡告往知来，曾子致知，子夏日知月无忘是也。多知者，见闻之知。若子产汾神之对；绛老疑年，师旷知获侨如之岁；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能知《祈招》之诗，而子革能之；祝佗诵载书于苌弘，以长卫侯于盟是也。真知者，优入圣域，回、赐、参、商外，无闻焉。多知者，非命世之英，如子产、游吉、师旷、叔向、子革、椒举、祝佗之外，不能也。后世真知者寂然，多知者唯刘向而已。

春秋妇人有谥。晋之声子、敬嬴，鲁之哀、声、穆诸姜，齐、宋两共姬，此国君夫人之得谥者。穆伯之妻敬姜，此大夫妻之得谥者。郑武姜、秦穆姬、晋怀嬴、卫之宣、庄二姜、宋威、许穆、晋悼，此因国君之谥而名之者。鲁人哀此姜，谓之哀姜，此私谥也。谥以表德，妇人以三从为德，夫之德即其德，故礼从夫谥。是以《舜典》言沩汭厘降之事，则二妃所观之刑可见；《周诰》著文武之烈，则大姒所嗣之音可传也。

传曰：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及字、谥、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广为十七类：一曰以国为氏。五帝之前，有国者不称国，以名为氏，所谓无怀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农、轩辕虽曰炎帝、黄帝，犹以名为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国为氏，诸侯亦然，鲁、卫、齐、宋之类是也。支庶称氏，适他国则称国，如宋公子朝，在韩则称宋朝，卫公孙鞅，在秦则称卫鞅。二曰以邑为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鲁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鲁，而以沂相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为王卿士，而以甘士为氏。三曰以乡为氏。四曰以亭为氏。封建五等，降国为邑，邑有关内侯、乡侯、亭侯。关内邑者，温、原、苏、毛、甘、樊、祭、尹之类是也。封于乡者以乡氏，封于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为氏。居傅岩者为傅氏，徙稽山者为稽氏，主东蒙之祀者为东蒙氏，守桥山之冢者则为桥氏。彨氏因彨班食于彨门，颖氏因考叔为颖谷封人。东门襄仲为东门氏，桐门右司为桐门氏。隐于甫里、绮里者为甫里氏、绮里氏。六曰以姓为氏。姓之为氏与地之为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居姚墟者赐以姚，居嬴渎者赐以嬴，姬之得赐居于姬水，姜之得赐居于姜水。七曰以字为氏。八曰以名为氏。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如郑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驷，其子曰公孙夏，其孙则曰驷带、驷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鱼，其子曰公孙友，其孙曰鱼莒、鱼石。鲁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孙夷伯，其孙曰展无骇、展禽。郑穆公之子曰公子丰，其子曰公孙段，其孙曰丰卷、丰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后为狐氏，王子朝之后为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孙归父，字子家，其后为子家氏，父字为氏者也。季孙鉏，字子弥，其后为公鉏氏，父名为氏者也。九曰以次为氏。伯、仲、叔、季之类是也。十曰以族为氏。族近于次者，氏之别也。孟氏、仲氏，别兄弟也。丁氏、癸氏，别先后也。祖氏、祢氏，别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别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别也。轩氏、轩辕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别也。季氏之有季孙氏，仲氏之有仲孙氏，叔氏之有叔孙氏，嫡庶之别也。十一曰以官为氏。太史、太师、司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为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康氏出于卫康公。鲁僖公、宣公之后为僖氏、宣氏。文、武、哀、谬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为氏。赵衰，人爱之如冬日，后为冬日赵氏。吉有贤人为老成子，后为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为氏。英布被黥为黥氏，杨感枭首为枭氏。十六曰以事为氏。夏侯氏遭有穷之难，后湣方娠逃出，自窦而生少康，支孙以窦为氏。汉武帝认丞相田千秋乘小车出入省中，后因以车为氏。十七曰以技为氏。巫者之后为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龙、

御龙、干将氏者亦莫不然。三代之后，姓氏混矣。

梁冀不顾清河王蒜明德属亲，而立蠡吾侯，以为富贵可长保，然族冀者，桓帝也。郭崇韬知庄宗之嬖刘氏，请立为后，中庄宗之欲，结刘氏之援，为自安之计，至深至厚，然杀崇韬者，刘氏也。故君子守道德之正，而祸福之变岂思虑所能及哉？

高疏寮《骑鸾引》云："夜骑白鹤出琳阙，千万仙官锵珮玦。云雷贴妥过罡风，左推日丸右扶月。一息瑶池翠水家，阿母迎谒龙驱车。青娥弹丝玉妃酒，折尽蟠桃红玉花。九天丈人来问道，太极之前天不老。丹霞一炁玉虚宫，宝笈绳金容探讨。井君沐浴波五色，洞房光芒上奔日。天上传呼六丁直，星斗离阑碍鸾翼。"钱春塘《纪梦》云："翠峰嵯峨三十六，寒泉落空响哀玉。毿花石路势萦纡，玉阑干护修�绿。雪髯老人负紫瓢，金丝麈尾摇相招。红螺酌酒湛湛碧，坐倚苍石吹洞箫。孤鹤来传天上诏，老人挽余偕一到。飘飘高举凌青冥，直过罡风履黄道。祥光楼阁倚峥嵘，神虎守关森卫兵。双阖朱扉忽微启，中有灵官来远迎。绛衣持斧立丹陛，玉皇手中玉如意。云璈风瑟自宫商，天声清越非人世。帝旁青童传帝宣，文华宫中呼谪仙。谪仙顾余笑且言，子宜亟反来他年。探囊赠我五色笔：'子当宝之慎勿失。'浓香氤氲迷帝所，长揖老人下西庑。身从日上仰头行，俯视斗杓分子午。云气相随步武生，过耳但觉松风鸣。觉来握笔纪佳梦，月明楼鼓挝三更。"毛吾竹《钧天》云："鸢飞鱼跃，凫短鹤长。各适其适，孰尤彼苍。奈何人异于万物，身备乎五常。学关乎经济，志效乎忠良。乃使蜗蚓同槁乎土壤，鸿雁俱逐乎稻粱。精神所著，梦游八荒。浴银河翻月之浪，熏旃檀带露之香。戴芙蓉九华之冠，披云锦五色之裳。骑祥麟兮翳彩凤，攀若木兮拂扶桑，直造乎玉皇香案之傍。白虎守关御剑芒，荧惑执法齿发张。皇夔丘旦列雁行，肃然鸣佩谐宫商。关张卫霍立两厢，相向盾甲明如霜。千官拜起低复昂，星辉霞彩难为详。一人殿中立宣扬，令臣奏事无恐惶。臣愚幸睹天日光，愿拜短疏裨毫芒。读罢帝亲把袖藏，曰汝所奏见未尝。政如药性和温良，一一可以瘳民疮。又如百炼昆吾钢，用之国可无妖祥。惜哉无遇徒心伤，亟宜归世朝君王。君王神圣今禹汤，勤求贤隽食不遑。扶天大象亲提纲，充庭至宝皆琳琅。尚怜空谷遗幽芳，蒲轮鹤诏纷相望。赐汝紫绶黄金章，衮衣赤舄坐庙堂。燮调万化跻时康，凌轹周汉超虞唐。赐主斧钺羽林枪，专征不义诛暴强。火铃霹雳杵金刚，摄伏百怪回澜狂。载命玉女斟霞觞，赐汝天酝九霞浆。一饮尽蜕藜藿肠，令汝身贵家亦昌。不论中国蛮与羌，虫鱼草木皆春阳，天子万寿永无疆。

汝乘白云来帝乡，二十八宿与翱翔。臣辞草茅不敢当，逊于稷契暨殳斨。罡风满路，明月在床。”皆不食烟火语，而《钧天》尤富赡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铜人承露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卒铸铜人二，号翁仲，列坐司马门外。抱独先生命先人与钱菊友颖即席以久字韵赋翁仲。菊友云：“武皇骑龙朝帝后，露湿铜仙古苔绣。景初命名翁与仲，无复衣冠仍汉旧。柏圭大剑高嵯峨，不动如山严镇守。岂知屹立司马门，九鼎暗移司马手。变迁陵谷亦何易，洛阳尘埃一回首。因嗟宠辱非可常，世间何者为长久。君不见后来荆棘埋铜驼，坐想失身横陇亩。”先人云：“铜仙擎露秋风表，珍重刘郎千万寿。老瞒攘鼎贻孙谋，因逼此仙俱受垢。仙宁折骨拒非招，耻为奸雄效奔走。污名翁仲俾司门，口不能言心自否。洛阳宫殿一灰飞，天上此标独长久。君不见堂堂冠剑隐藤城，万古六丁驱鬼守。”先生跋云：“绍定壬辰九日，抱独山人徐逸观陈藏一所作翁仲诗，观其命意布辞，灼见魅乡，呼魄指冤，俾受言奖，如在荆棘中流涕而话往事。呜呼！如诗人忠愤之心，随事而见，可胜叹哉。因执笔惘惘而书。”

甲子六月六日昧爽，福宁殿东西向列《圣训》及《读书纪要》各二匣，《凝华集》一匣。太子两拜问安，又两拜云：“臣某职守东闱，恩承南面，近思问学，谨葺韦编。兹盖伏遇爹爹皇帝陛下，圣训尊严，师资妙选，遂令谫见晋彻睿知。臣下情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两拜搢笏舞，三拜开匣，各奉一册以进。两拜云：“纂辑所闻，编摩亦久，惭非博学，幸澈严宸。陛下教育岁深，修为日渐。谨祈锡览，终赐玉成。”两拜，进《凝华集》，云：“自幼习诗，久承亲训，僭编草稿，恭进蓂阶。陛下勤于教子，学乃知方。仰冀圣慈，锡之乙览。”两拜，退。本宫圣堂祈祝文云：“愚昧谫才，勉强问学。夙佩君亲之训，垂二十年。问安视膳之顷，凡一语一言之教诏，服膺弗失。会集为编，目曰《圣训》，凡二百卷。卜吉恭进，惟神灵阴相之。”八日付史馆。赐诏云：“朕惟万邦克正，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典则。爰示宗严之训，以贻燕翼之谋，期续心传，用敷言教。皇太子某天资既淑，学问益充，凡平时丁宁告戒之辞，悉见于躬行践履之际。复加编集，以示鉴观，爰实契于朕心，可永垂于世则。庸加谕旨，不寓至怀。”九日起居毕，致词云：“顷集训言，获遭乙览，登之史馆，奖以温辞。陛下道重传心，恩深教子，敢不益加勉励，庸竭忠勤。”两拜，进诗云：“宠颁御墨十行新，天锡光华被小臣。家学传心当谨守，恩深何以报君亲。”两拜，舞蹈退。祝文云：“昨者告忱，恭进圣训，果蒙默佑，得澈宸严。

君亲悦怡，宣付史馆。不惟见某平日积习之功，亦我皇上天纵之学，修齐治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佩服神追，与此编相为长久。尚享。”

理宗《御容自赞》云：“身黄屋兮心太虚，动节度兮静恬愉。肥瘠以天下兮，不移夫厥居。夫孰为广成子兮，吾将问道于千岁之余。”

“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却老尚书。”萧宰易“恨”为“幸”。“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易“德”为“风”。“日斜奏罢长杨赋”，半山易为“奏赋长杨罢”。“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韩子苍易为“堂深宫冷”。晁无咎《试交趾进象表》云：“备法驾之前陈。”周益公易“陈”为“驱”。古词云：“春归也，只消戴一朵荼蘼。”宇文元质易“戴”为“更”。皆一字师也。

己卯冬，访钦雪岩于仰山相谢上堂云：“千里相寻慰寂寥，未嫌风雪路迢迢。庐山虽好且休去，更拨寒炉话一宵。”明年九日，访珍南州于开元上堂云：“从上行，不到处行，取步步登高。从上说，不到处说，取言言见谛。白酒酿千家，黄花开满地。噫嘻！陶渊明若知有今此世界，终不执著东篱。”*置拂子下座*。又明年，访常竹坞于龟峰上堂云：“一藏一切藏错，随隐随时隐错。霭霭春云，眼中金屑。直饶并到帝王前，总是一团闲落索。*置拂子顾众云*。还见么，这落索，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随隐拈云：“铿金戛玉，则不无三大老同一舌头。虽然多赞，不如少骂。”

卷五

《春秋》何始于鲁隐公？杜预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让国之贤君。”非也。桓公弑兄，诸国无讨贼者，自平王不能复父仇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于隐公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惟孟子知之。

周公告二公曰：“我其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当置管、蔡于法。辟，避也，居东以避之。辟，君也，我若有无君之心，何以告我先王？三说俱通，必有能辨之者。

齐桓公盟洮、盟牡丘，会咸、会淮，兵车之会四。庄十三年会北杏，十四年会鄄，十五年会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会柽，盟贯，会阳谷、首止、宁母、葵丘，衣裳之会十有一。孔子但言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盖北杏始图霸，初会鄄，霸未成，庄十五年再会鄄为始。传曰：“复会焉，齐始霸也。”

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于此见古人仁孝之理。前一章叠四“沐浴佩玉”字而文不繁，后一章省二“饿者”“黔敖”字而文愈简，又见古人叙事之法。

风者，动也。上之化下，如风之鼓动万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齐正万物也。颂者，后王赞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国之事各不同，皆本于君，故即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风。《大雅》固皆天子之事，《鹿鸣》嘉宾、《采薇》王政之兴，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则大

矣。《节彼南山》、《正月》诸诗，王政之废，可以小言，至于《板》、《荡》坏，则大矣。况遣戍复古，育材南征，不过指陈一事，至于受命明德，既醉守成，治则大矣。积小雅以成大雅，积风成雅，积雅成颂，故诸侯有风而无雅，天子有雅而无风。平王政令不行，《黍离》十诗，不刺则闵，不闵则思，自降为风。德不文，功不武，则不颂。鲁特列国之风以美之也。

子畏于匡，厄于陈蔡，伐木于宋，削迹于卫。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自古圣贤犹不免困厄，然处变如处常。平日见得义命透，故用舍行藏，惟我与尔。他弟子不能及。

原宪居贫，子贡连骑结驷过之，谓宪曰："夫子何病也？"宪曰："无财谓之贫，道不行谓之病，宪贫也，非病也。"此语政针子贡殖货之膏肓。

秦下逐客之令，李斯在逐中，若不上书乞留，终身布衣。及其见留，致位宰相，父子俱戮，政坐一书之故。盖斯因仓鼠兴感，见逐上书，则其志在利禄也。与赵高谋杀扶苏立二世，恐失利禄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于大戮，诚可以为贪利禄者之戒。

孔明仕蜀，子瞻、孙尚死于忠义。瑾仕吴，子恪死于诛戮。诞仕魏，死于兵。三诸葛皆丰之后，分仕三国，惟孔明从刘氏，瞻、尚得其死，合乎正。当时龙虎狗之喻甚当。

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亲，秦尚刑名，西汉尚权谋，东汉尚节义，魏尚词华，晋尚清言，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宋尚道理纪纲。董贤财物四十三万万，梁冀财物三十余万万，郿坞金三万斤、银九万斤、锦绮宝玩山积，元载胡椒八百斛，他物称是。终不免自杀、剖棺、燃脐、塞袜，果何所得哉？

唐庄宗诏魏王杀蜀王衍一行人，宦人张居翰谓杀降不祥，以诏傅殿柱，揩改"行"为"家"，于是随衍千余人皆获免。汉高祖以李崧第赐宰苏逢吉，并取其西京之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逢吉诱人告崧与家僮二十人谋反，改二为五，遂族其家。周太祖枭逢吉，适当崧被刑之所。一字活千人，族一家，宜六一公有取于居翰也。

贾生获罪于汉，投文汨罗以吊屈原。皮日休不用于唐，投文沅湘以

悼贾谊。贾之见谗，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贾之投闲长沙。泄其忠愤，可悲已。柳宗元恃叔文辈为冰山，设为天对，投文吊湘，有二子之才，无三闾之忠，宁不发屈贾之笑。

绍兴初，有献鼎于行都，上赐白金三千两，赐三茅观。高一尺三寸有咫，两耳旁出，三足与首皆类牛。腹外周纹如篆籀，腹内篆铭曰："维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从用享亿万宁神休，惟帝时宝，万世其永赖。"乃宋孝武孝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太室者。二十九年，常州澄清观，先是，隔湖有物涌出波涛，寺观争取之，莫能得。澄清试以香花迎之，则凌波而上。有唐广德二年九月戊午，河东薛泚之铭，曰："上德愿而铸洪钟，仙圣祐而人天从。霜朝闻而窈窕，月夜听而邕容。莲生花而清净，顶衔绕于盘龙。响上闻于天外，声下彻于九重。庶长空于鬼狱，魔屏迹而潜踪。其象铎，其量勺，不石不播，不怍不郁，脐当其腹，杵不临唇，重几百钧。"禁中日伺其鸣为兴，缮节童行专任撞击，毋先时，毋不及。三期，锡以度牒，"声沏九重"之铭始验。观亦有吴道子《火星图》，褚遂良书《阴符经》，然皆出钟鼎下。

钱唐游手数万，以骗局为业。初愿纳交，或称契家，言乡里族属吻合。稍稔，邀至其家，妻妾罗侍，宝玩充案，屋宇华丽。好饮者，与之沉酗，同席或王府或朝士亲属，或太学生，狎戏喧呼。或诈失钱物，诬之倍偿。好游者，与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与有势者共骗之。好货者，或使之旁观，以金玉质镪，遂易瓦砾，访之，则封门矣。或诈败以诱之，少则合谋倾其囊。或窃彼物为证，索镪其家，变化如神。如净慈寺前瞽妪，揣骨听声，知贵贱。忽有虞候一人，荷轿八人，访妪曰："某府娘子令请。"登轿，至清河坊张家匹帛铺前少驻，虞候谓铺中曰："娘子亲买匹帛数十端。"虞候随一卒荷归取镪，七卒列坐铺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继之。少焉，弃轿皆遁矣。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别尊叔二十年，何以在此？"引归，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为然。久之，同买匹帛数十端，曰："叔留此，我归请偿其直。"店翁讶其不来，挟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则其人往矣。有华衣冠者，买匹帛令仆荷归，授钥开箧取镪，坐铺候久晚不来，店翁随归，入明庆寺，如厕，易僧帽裹僧衣以逃。戴生货药，观者如堵，有青囊腰缠者，虽企足引领，而两手捧护甚至。白衫者拾地芥衔刺其颈，方引手抓，则腰缠失矣。有术士染银为药，先以水银置锅内，杂投此药，水银化烟去，银在其中。或者欲传之，欺以药尽，重需市药，则堕其计矣。

殿步军多贷镪出戍，令母氏妻代领衣赐，出库即货以偿债。有少年高价买老妪绢，引令坐茶肆内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复高价买一妪绢，引坐茶肆外，指曰：“”内吾母也，钱在母处，取其绢，又入附耳谓内妪曰：“外吾母也，钱在母处。”又取其绢出门，莫知所之。呜呼！盗贼奸宄，皋陶明刑则治。晋用士会，盗奔于秦。治之之法，在上不在下。

宋坦斋谓曹东亩曰：“君生永寿，诗学江西。”曰：“兴到何拘江浙，然则四灵不足学欤？”曰：“灵诗如啖玉腴，虽爽不饱。江西诗如百宝头羹，充口适腹。”

陈子长韨守瑞阳，用刑甚峻。西山真公勉以诗曰：“粉省郎官出把麾，故人何以赠箴规。孔门仁恕真心法，汉吏循良乃吏师。听讼莫嫌刀似笔，爱民终见口成碑。玉麟夜语如相问，为说如今两鬓丝。”与谀悦者异矣。

有赋《长相思》词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时不似晴，天晴终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时不似名，名成天下惊。”有心为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王晋卿云：“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刘招山云：“一般时节两销魂，楼上黄昏，马上黄昏。”赵德麟云：“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

金声玉振，乃景钟也。顶上有玉，扣则金先鸣，玉终之。高九尺，天子亲击以祠上帝。铭曰：“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孰内外，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

裕斋马枢密判临安府，荣邸解偷山贼，逼令重罪。鞫之，乃拾坟山之坠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得之是宝，大王稳便，解来即时放了。”

景定辛酉，杭大饥，帅朝服请见荣王，求籴三百万石。王不出，终日坐宾次，必得请，乃退。是岁也，饥不为害。

安晚郑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杀之。府嘱守黥犬主，幕官拟云：“鹿虽带牌，犬不识字，杀某氏之犬，偿郑府之鹿，足矣。”守从

之。

浙右富人舍竹园于邻寺。其子贫甚，取其笋，僧执为盗，闻于官。守判云：“当初舍园，指望福田。既无福田，还他竹园。”

尝记殿司荐阵亡疏，略云：“虎头食肉，彼何人斯。马革裹尸，深负公等。战河南，战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东，出山西，再作明时之将相。”

陆放翁宿驿中，见题壁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放翁询之，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余半载，夫人逐之，妾赋《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

姑苏女子沈清友能诗，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闲倚篷窗问钓翁。为底鲈鱼低价卖，年来朝市怕秋风”，得风人之体。《咏渔父》云：“起家红蓼岸，传世绿蓑衣。”《咏牧童》云：“自便牛背稳，却笑马蹄忙。”得下字之工。

退之《送穷文》自谓怪怪奇奇，《毛颖传》虽稍怪，然笔力已不及。不知者以怪辞为工，叠字为巧，字理舛谬不暇顾，则诿之曰“自我作古”，又饰之曰“周诰殷盘，屈曲聱牙”。其实学力未充，笔下涩滞，仅足以诳聋瞽。老泉先生曰：“风行水上涣，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惟退之得之。

辛稼轩觞客滕王阁，诗人胡时可通谒，阍人辞焉，呵詈愈甚。辛使前，曰：“既称诗人，先赋滕王阁，有佳句，则预坐。”即题云：“滕王高阁临江渚。”众大笑。再书云：“帝子不来春已暮。莺啼红树柳摇风，犹似当年旧歌舞。”乃相与宴而厚赗之。范希文置酒郊楼，闻哭声，悉撤饮器，赠数丧之未葬者。忠厚可以戒薄俗，稼轩视希文之事，必优为之。

黄桂隐鹏飞以二绝送余游庐山，云：“天下庐山第一奇，西风楚楚送行时。晦庵白鹿书犹在，非是游山只爱诗。”“曾从图画识庐山，山好谁知画亦难。画好不如诗好读，就烦诗笔画来看。”其大父官南康，故于图画识庐山，四世祖以直道劲气不偶于时，有《砻溪诗话》行于世。

珏荆叟住灵隐，僧求挂搭不得。一日五鼓久立，方丈忽问云：“何方狗子，甚处猫儿？”僧云：“某甲温州。”叟曰：“温州王小婆布针带得来么？”曰：“有。”曰：“何不出去？”僧于叟胁下槌一拳，叟以竹篦连打不止。僧忽云：“打则任打，祖师西来意，未许你在。”叟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云：“五峰青更青。”叟曰：“便与挂搭。”随隐拈云：“灵隐虽则方便垂慈，争奈这僧尚居门外。”

无准入室问伦断桥云：“近离甚处？”答云：“天台。”问云：“曾见石桥么？”答云：“踏断了也。”问云：“踏断后如何？”答云：“碧潭深万丈，直下取鱼归。”随隐拈云：“蓦尔渔翁轻举棹，无端空谷里传声。”

阎妃以特旨夺灵隐寺菜园，建功德寺，住持冲凝绝退院示众云：“欲去不去被去碍，欲住不住被住碍。浑不碍，十洲三岛鹤乾坤，四海五湖龙世界。”随隐拈云：“长长还有人看方丈也无。”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目　录

枫窗小牍
校点说明
序
卷上
卷下
清波杂志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枫窗小牍

【宋】袁褧　续
袁颐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枫窗小牍》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海盐姚士粦序，以书中所载‘先三老’一条，证以洪适《隶释·袁良碑》，知其姓袁。又有‘少长大梁’及‘侨寓临安’语，可知其乡贯”。又说清人查慎行注苏轼《来鹤亭》诗，引为袁褧，“未详何据”；“褧实明人，疑慎行误也”。今传此书宝颜秘笈本作“百岁老人袁□撰”，稗海本作“百岁寓翁绝笔”，不著姓名；唯《唐宋丛书》本作袁褧，可知查注并非无据，但不知《唐宋丛书》本何据耳，今姑从之。

此书记事，从上卷录崇宁间作大鬓方额，至下卷言嘉泰二年月食，前后相距近百年。内容多及汴京故事，如艮岳之筑、京城规制、河渠状况、宫阙构建、户口增减等，可与史传相参证。

《枫窗小牍》有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稗海本及《丛书集成》等本。今以《丛书集成》（据宝颜堂本排印）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等本。凡有异文，一律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序

《枫窗小牍》，不著撰人姓名。特检所载先三老一段与《隶释·袁良碑》对质，因知其人袁姓，而牍中“东坡手书”所云彦方者，即其大父赞善公也。但文忠集目只云“与人”而已，至称其父，每曰“家大夫”，不知何官。曾为艮岳萼绿华台作颂，定亦禁近班列。又云曾王大母得封县君，从祖尝倅郑，子曰博士颐，亦是汴中衣簪乔旧。惟此翁若无官而留意当世者，其所记载有大关系。如赵普醮章及玉牒宗室同姓事，则是上果忘其创业，下自信其背盟，知靖康之祸、高嗣之斩所从来矣。惟《名园记》谓普归洛，月余便卒。洛去汴四百五十里，醮章乘风吹堕太远。又如张李《醉醒志清》论家人一卦、卢之翰不谢钱若水，皆足补《宋史》之阙。其他细碎，多杭、汴见闻耳。庚戌春，尝以质之金坛王损庵太史，云此中多史外别闻，而于惠生、王伯弢各称其鹦鹉文佳。余独喜燕丹一叙，最为雄爽简妙。顷见吴伯霖言家亦藏有此本，为条质叹赏第云东坡释相国寺诗，必谪外时书谜壁间，后来解破耳。不然即慧争德祖，捷给不能至此。并识以咨博雅。海盐姚士粦叔祥序。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上

余迫猝渡江，侨寓临安，山中父书手定都为乌有。第日对窗西乌桕，省念旧闻，得数十事录之，以备遗忘。时晚秋萧瑟，喜有丹叶残霞，来射几案。会录成，辄呼酒落之，名曰《枫窗小牍》。

艺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齐来贡，时尚不知皇宋受禅也。贡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龙，檠一盖，其龙形腾上而尾少左向，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岂偶然哉？艺祖即以此犀为带，每郊庙则系之。

予侨家后圃有一大井，是武肃王外祖家旧物。井上有文，曰：“於维此井，渟育坎灵。有萃有郃，实此储英。时有长虹，上贯青冥。是惟王气，宅相先征。爰启霸主，奠妥苍氓。沛膏渐泽，配德东溟。臣罗隐谨颂。”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为大内都点检，都民惊曰：“点检作天子矣！”更为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简也。

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起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自执辰牌循环而出。余大王父赞善公，尝入文明殿漏室中见之。

国初杭、粤、蜀、汉未入版图，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开宝末，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噫，可谓盛矣！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敌庭，今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视宣和已前仅减七百万耳。尚令此敌假气游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辑《太平广记》，时徐铉实无编纂。《稽神录》，铉所著也，每欲采撷，不敢自专，辄示宋白，使问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遗乎？讵有率更言无稽者，中采无疑也。”于是此录遂得见收。

杨亿作《二京赋》既成，好事者多为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

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余谓此齐东之言也，杨公长者，肯相较若尔耶？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离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与萧岿离合后周宣政为"宇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庭中尝有光怪，掘地得古铎三枚：一黄钟，一中吕，一土死无声。又一玉管，校长于古玉管，盖汉晋间物也。其年遂迁职。

赵韩王疾，夜梦甚恶，使道流上章禳谢。道流请章旨，赵难言之，从枕跃起，索笔自草曰"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逞此强阳。瞰臣气血之衰，肆彼魇呵之厉。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云云。密封，令勿发，向空焚之。火正爇亟，而此章为大风所掣，吹堕朱雀门，为人所得，传诵于时，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逾春月。冠盖云拥，僧舍填骈。有老妓题寺壁云："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此妓遂复车马盈门。

古人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即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今执戈之士，不复事农，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国，度人修寺，不耕不蚕，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贤相也，与张齐贤稍不协，齐贤竟以被酒失仪罢相。时人语曰："李相太醒，张相太醉。"此亦里巷公论也。

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已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敌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邢昺以九经及第，郁为儒者。乃倾意钦若，纳身垢污，为士流所薄。尝奉较撰《尔雅疏义》，其后太学生郭盛言："昔人不分老子与韩

非，同传郭注、邢疏，无论周公不享其意，即先人得无称冤地下。且郭迮逆敦，邢附钦若。《尔雅》近正，今则近邪，盛举九经，乞辞此疏。”时邢自称子才之裔，太学中语曰：“景纯有孙，子才无后。”

宣和中有反语云：“寇莱公之知人则哲，王子明之将顺其美，包孝肃之饮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贤者之过，人皆得而见之者也。

祥符中，天书既降，复有道士赵寿国来上《灵宝大洞人皇经》，稍记其首篇云“尔时玉清虚皇上帝在玉清景灵之宫，忽从自明帘内传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时耳根共感。是诸天众速驾云车龙鸾，填隘天路皆满。诸天既集，面觐虚皇于云陛之下，剑珮瑽琤，交暎左右。虚皇曰：‘嗟尔诸天，听予涣号：夫天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宁皇，惟此林林众满太苍，下方大乱，予闵是痌。爰召宓羲，遣兹讼灵，下抚方州，二亥后先，命处天门，八方归工，天下太平。今兹嗣皇，实惟圣神。合寿千春，东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镇幽朔，鬼方血腥”云云，其言诞誉不经，皆若此类。朝廷虽知其妄，亦赐金帛，设朝受之，供奉大内。

吕夷简有总髫交王至清，以屡试不第，隐遁山壑，后以子簿畿县，薄游京师。吕折简召之，不赴。会仁宗诏废郭后，吕实赞之，至清寓书夷简曰：“仆初与坦夫读书山寺，论家人一卦，坦夫独以孔子‘反身’二字为此卦入证语。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妇之主不得终始其义。坦夫独不可以‘反身’之说谏之，而将顺至此乎？安在其有证于尼父一言也？仆今知读书与仕宦自是两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终我身也。虽然，坦夫自今永保禄位矣。何者？有所废必有所爱，能从人主所爱处，有勋力焉，亦必不爱爵禄，以爱其人于众人之外也。此一牍也，先为相业唁，复为相位贺，惟坦夫两受之。”夷简大怒，并其子逐焉。

贤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处，如钱惟演之下石寇莱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处，如秦桧之不尽杀鄂国子孙是也。

洪驹父才而傲，每读时辈篇什，大叫云：“使人齿颊皆甘！”其人喜而问之，曰“似何物”，驹父曰：“不减树头霜柿。”人每赪面而去。比汴京失守，尼玛哈勾括金银，驹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觞酌，幸醉中不见此时情状，竟为纲纪自利，峻于搜索，坐贬沙门，亦大冤也。

余少长大梁，豢养于保抱之手。即淮泗之间，近在襟带，未尝眼见身到。比一旦崩乱，将母则弃妻，挈妻则掷女，屈身孤篷之底，乘风渡淮，浊浪掀空，几葬于宝应鱼腹，魂魄尽丧，相顾失色。及至江上，于时海潮上逆，狂涛东泻，渺逆极望，虽腾价买舟，犹与僧尼杂贩共载一船。母妾悲号，至不欲渡，愿投江流。舟发未几，樯为风折，半攲浪中。满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它舟掷缆，得抵润州。此盖生平未遭之危，合门未遘之苦也。后尝问人曰："江必从此渡乎？必当更有狭处。"其人亦不知答。既而司谏吴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不过十郡之间，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泽；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此七渡，当择官兵守之。其余数十处，或道路迂曲，水陆不便，非大军往来径捷之处。于是始知前问之失也，望洋之喻岂虚也哉！

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以司徒归第，夏竦召至国门而罢。诏以贾昌朝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弼固辞，改资政殿学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谏官。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太学博士石介因作《庆历圣德颂》，其词太激，邪佞切齿。其颂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蘖蘖。太后一语，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儆心目者，如"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又曰："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时韩魏公与范文正公适自陕来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閺者手录此颂进于二公，且口道竦非为诸君子庆。二公去閺，范拊股谓韩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孙复闻之亦曰："石守道祸始于此矣。"

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日，鱼虾屏断，鲜适莫扑。惟野葱、苦荬、红米作炊，炊汁少许，代脂供饮。不谓地上天宫，有此受享也。

国朝妇人封，自执政以上封夫人，尚书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硕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国郡之异，而武臣一准文阶。其后三公、大将封带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视正妻减阶耳。若郡县君，则先曾王太母亦封县君，政和二年诏除之。

本朝以童子举，如国初贾黄中举，自五代不论。若太宗朝，洛阳郭忠恕通九经，七岁举童子科。淳化二年，赐泰州童子谭孺卿出身。雍熙间，得杨亿年十一，以童子召对，授秘书正字。咸平间，得宋绶。景德间，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三。祥符间，又得李淑，又赵焕以童子召封，令从秘阁读书，时年十二。蔡伯希年四岁，诵诗百余篇，召为秘书正字。神宗朝元丰七年，赐饶州童子朱天锡五经出身，年九岁，赐钱五万。又天锡从兄天申年十二，试十经皆通，赐五经出身。绍兴七年，赐处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间，吕嗣兴、王克勤赐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岁通九经，以不谒丁晋公，摈不以闻，竟不得与诸君子同声治朝也。

寿山艮岳在汴城东北隅，徽宗所筑。初名凤凰山，后改寿山艮岳。周围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家大夫尝承命作颂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雕璧成车，裁瑛作麈。龙驭昆丘，鸟发玄圃。笑月光微，看云色阻。荷露添华，柳烟生妩。九重欢眷，六宫逊处。乃构椒房，用当金宇。碌碌宜阶，瑟瑟为户。碧落深沉，青霞墉堵。小臣献颂，庶叶万舞。"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上下设两阁。阁下有平地，凿大方沼，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浮阳亭，西为梅渚雪浪亭。西流为凤池，西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巢凤阁、三秀堂，东池后有挥雪亭。复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极目亭、萧森亭，右有丽雪亭。半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涧。西行为漱琼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观、圜山三亭，下视江际，见高阳酒肆及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亭、萧闲阁、飞岑亭，支流别为山庄，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容城"，穷极巧妙。而景龙江外则诸馆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为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瑶华宫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壶"。东尽封丘门而止。西则是天波门桥，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过阊阖门，为复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属之龙德宫。既成，帝自为《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位，故名艮岳。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折牐，数月乃至。会初得燕山之地，因赐号"敷庆神运石"。石傍植两桧，一夭矫者名"朝日升龙之桧"，一偃蹇者名"卧云伏龙之桧"，皆玉牌金字书之。徽

宗御题云："拔翠琪树林，双桧植灵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龙髯茂。撑拿天半分，连卷虹南负。为栋复为梁，夹辅我皇构。"嗟乎，桧以和议作相，不能恢复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负"，而一结更是高庙御名，要皆天定也。岩曰"玉京独秀太平岩"，峰曰"庆云万态奇峰"。又作绛霄楼，直山北势极高峻，敻出云表。盖工艺之巧，其后群阁兴筑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集。命市人薛翁豢扰驯狎，驾至迎立鞭扇间，名"万岁山珍禽"，命局曰"来仪所"。及金芝产于艮岳万寿峰，只改名"寿岳"。

先三老碑在扶沟石牛庙，役徙墓下，碑横裂为二。上复破泐如圭然，光莹可鉴。少尝从祖父诣碑拜读，至"斩贼公先勇，食邑遗乡六百户"事，考之东汉先人列传，了不可得。后从驾南渡，得欧阳公《集古录》，第释序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后得赵明诚《金石录》，始知公先勇为公孙勇，又不知出自何书。今耄矣，目不能观书，徒悒悒此事未了。忽从宇文学博处，得鄱阳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书《田广明传》。传云："故城父令公孙勇谋反，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圉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为侯，小史窃言，上问之，对曰：'为侯者得东归否？'上曰：'汝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上曰：'用遗汝矣。'于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邑遗乡六百户。"不觉快跃而起，簪冠堕地，老发飝飝，弗暇手握也。家世读书，碑碣尚在，至一千年不知碑上事，愧已，愧已！

余尝见内库书《金棋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慨之，曰：'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书卷皆薛涛纸所抄，惟"今朝"字误作"金朝"，徽庙恶之，以笔抹去。后书竟如谶入金也。

丁谓倾意以媚莱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禨祥，每晨占鸣鹊，夜看灯蕊，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时有无赖于庆贫寒不振，计且必死冻饿，谋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当大济耳，幸无忘我。"庆拜而听之，老儒遂改于为丁，易名宜禄，使投身于谓。谓大喜收之，门下皆怪问之。谓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谓果入相。此人遂以宠冠纪

纲，虽大僚节使无弗倚藉关说，不逾年而宜禄家十万矣。老儒亦以引见，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传，不解所谓。顷偶读沈约《宋书》，曰：“宰相苍头呼为宜禄。”宜复姓丁，愈惬所念，莫谓晋公眼不读书也。

道君皇帝以于阗玉益八宝为九宝，其文云：“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王初寮草诏，曰：“太极函三运，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宝历于万年。”八索用九，可谓切事，徽庙以银椀盛苏合香赐之。

司马温公《保身说》云：“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倘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蛇虺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书此以置座右，盖自鉴其生平所遭耳。吴、赵诸公惜不早见及此，遂陷秦氏酷祸，悲哉！

杭州江堤筑自梁开平四年八月，时钱氏始伯，武肃王以候潮、通江二门之外，潮水冲啮，版筑不就，命强弩数百射之，潮水为避，击西陵。遂以竹笼石，植大木圉之，率数岁辄复坏。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纶、漕臣陈尧佐议累木为岸，实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发运使李溥按视。十月壬戌，溥请如钱氏旧制，立木积石以捍潮波，从之。其后逾年，堤不成，卒用薪土。天圣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谨言请修江岸二斗门。庆历六年，漕臣杜杞筑钱塘堤，起官浦至沙陉，以捍风涛。浙江石塘创于钱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张夏为转运使，置捍江兵采石修塘，人为立祠。绍兴二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林大鼐言潮为吴患，其来已久，捍御之策，见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兴洲门，怒号激烈，千霆万鼓，民以不宁，宜颛置一司究利病，而后兴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帅臣沈夐修石堤成，增石塘九十四丈。

武肃王还临安，与父老饮，有三节还乡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吴音以歌，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子里。”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呼其宴处为“欢喜地”。

汴京故宫蹑云蔽日，常在梦寐，稍能记忆，条载于此。宫城本五代周旧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周围五里，南三门，中曰“乾元”，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乾元门内正南门曰“大庆”，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左右北门内各一门，曰左、右“银台”。东华门内一门，曰“左承天”，祥符西华门内一门，曰“右承天”。左承天门内，道北门曰“宣祐”，正南门内正殿曰“大庆”，东、西门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两掖门曰东、西“上阁”，东、西门曰左、右“嘉福”。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视朝之所也。次西有皇仪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后有需云殿，东有升平楼，宫中观宴之所也。宫后有崇政殿，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宫中有延庆、安福、观文、清景、庆云、玉京等殿，寿宁堂、延春阁、福宁殿，东、西有门，曰左、右“昭庆”。观文殿西门曰“延真”，其东真君殿，曰“积庆”。前建感真阁，又有龙图阁，下有资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阁下有群玉、蕊珠二殿，有宝文阁，阁东、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辉门。后苑东门曰“宁阳”，苑内有崇圣殿、太清楼，其西又有宣圣、化成、金华、西凉、清心等殿，翔鸾、仪凤二阁，华景、翠芳、瑶津三亭。延福宫有穆清殿，延庆殿北有柔仪殿，崇徽殿北有钦明殿。延福宫北有广圣宫，内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会祥五殿，建流杯殿于后苑。又有慈德殿、观稼殿、延曦阁、迩英殿、隆儒阁、慈寿殿、庆寿宫、保慈宫、玉华殿、基春殿、睿思殿、承极殿，崇庆、隆祐二宫，睿成宫、宣和殿、圣瑞宫、显谟阁、玉虚殿、玉华阁、亲蚕宫、燕宁殿、延福宫。政和三年春，作新宫始南向，殿因宫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东门曰“晨晖”，其西门曰“丽泽”。宫左复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玉、群玉。其东阁则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其西阁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秾华、绿绮、瑶碧、清阴、秋香、丛玉、扶玉、绛云。会宁之北，叠石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为二亭，曰“云岿”，曰“层巘”。凝和之次阁曰“明春”，其高逾一百一十尺。阁之侧为殿二，曰“玉英”，曰“玉润”。其背附城，筑土植杏，名“杏冈”。覆茅为亭，修竹万竿，引流其下。宫之右，为佐二阁，曰“晏春”，广十有二丈，舞台四列，山亭三峙。凿圆池为海，跨海为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飞华”。横度之四百尺，有畸纵，数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为湖，湖中作堤以接亭，堤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

又为茅亭、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动数千。嘉花名木，类聚区别，幽胜宛若生成。西抵丽泽，不类尘境。其东直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晖、丽泽者也。而晨晖门出入最多。其后又跨旧城修筑，号“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东景龙门桥，西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叠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觉也，名曰“景龙江”。其后又辟之，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此特大概耳，其雄胜不能尽也。

余汴城故居近陈州门内蔡河东畔，居后有圃，乔林深竹，映带城隅。中有来鹤亭，王大父时有野鹤来栖，遂驯狎不去。苏子瞻有诗云：“鸿渐偏宜丹凤南，冠霞披月羽毵毵。酒酣亭上来看舞，有客新名唤作眈。”每诵此诗，未尝不泪满青衫也。

子瞻又有与王大父手墨一纸，云：“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但葳灵仙艰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槐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元素书已作，稍暇诣见。轼白彦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故以此方见示。此纸尚存箧中，渡江已来，与妻孥共宝者。

徽庙尝乘骢马至太和宫前，忽宣平日所爱小乌。其马至御前，马足不肯进，左右鞭之，益鸣跳，不如调训。时圉人进曰：“此愿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小乌白身邪？”敕赐龙骧将军，然后帖然就辔。

荆公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荒乱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此诗问之。苏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条剩‘石’字。‘阿侬’是吴言，

合‘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家大夫尝谓曾子固《南齐书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处云：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约，其体至备。而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无不尽也。至于后世诸史，事迹扰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得赫然倾动天下之耳目，而一时偷夺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应处多累句重叠为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向东南陈州门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从东水门入京城，绕州桥御路水西门出；曰五丈河，表自济郓，自新曹门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筑堤从汴河上用水槽架过，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先是诏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赐名“天源河”。然舟至即启槽，频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坊引洛，由咸丰门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废。

吴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坠于正寝之上，光烛满庭。

罗昭谏投身武肃，特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娄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以刘为娄，避武肃嫌名也。

余邸寓于钱氏之旧乡，苍山碧树，想见衣锦风烟。因念余昔家京邑，每过南宫城太学左方礼贤宅，未尝不钦仰忠懿之贤。虽乔木垂杨，朱门雕砌，宛若犹在。于时子姓贫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尝读《两朝供奉录》，太祖、太宗虽所赐金器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千万八千八百余两，玉石器皿一万七千事，宝玉带四十二条，锦绮一千六万六千三百余匹。然忠懿入贡如赭黄犀、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通犀带凡七十余条，皆希世之宝也。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十余两，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十余

匹，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瑙玉器凡四千余事，珊瑚十万，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千四万余事，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妆器械七十万事，白龙脑二百余斤。及归国之初，举朝文武阉寺皆有馈遗，盖有国已来，所积一空矣。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爊物、不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宋五嫂，余家苍头嫂也，每过湖上，时进肆慰谈，亦它乡寒故也，悲夫。

比部郎洪湛以王钦若贿卖任懿及第累谪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识遇洪大庾岭，犹仪卫赫然，若有官者。相识谓是赦还，与执手庆慰，洪曰："我往捕王钦若耳。"言讫不见，其人愕然。已而钦若病甚，口呼："洪卿宽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已橐百两，不难偿卿九百也。"观此则二百五十金之说，犹当时鞫者嘿为钦若减贯也，然湛冤极矣。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下

[redacted]

名画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饶资为宫市珠玉大商，不易为人落笔。惟性嗜香药名酒，人亦不知。独相国寺东宋药家最与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楮素挥洒盈满箱箧，即铺门两壁亦为淋漓泼染。识者谓壁画家入神妙，惜在白垩上耳。

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纸钱差小，官家不喜。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今上抵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

岳少保既死狱，籍其家，仅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余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余万、书籍数千卷而已。视同时诸将如某某辈莫不宝玩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享乐寿考、妻儿满前，祸福顿悬。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本朝历凡十变：在建隆则曰“应天”，在太平兴国则曰“乾元”，在咸平则曰“仪天”，在天圣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宁曰“奉天”，在元祐曰“观天”，在崇宁曰“占天”。未几又改曰“纪元”，在绍兴曰“统元”。

真宗时，贾昌朝撰《国朝时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诏约唐时令为国朝时令，以备宣读。最后昌朝又参以秦邕、高诱、李林甫诸家月令之说为集。时刘安靖撰《时镜》，所书以四时分十二月各系其事。孙屺撰《备用时令》，见贾昌朝所奏时令见夫绍兴中，虽访得之，非复旧本。乃以景祐历书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并取一二名数注字音于下，以备阅时之宜焉。

余少从家大夫观金明池水战，见船舫回旋，戈甲照耀，为之目动心骇。比见钱塘水军戈船飞递，迎弄江涛，出没聚散，欻忽如神，令人汗下，以为金门池事故如儿戏耳。至如韩蕲王困敌王天荡，飞轮八楫蹈军

檠回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宁元年十月，诏颁河北诸军教阅法：凡弓分三等，九斗为第一，八斗为第二，七斗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为第一，二石四斗为第二，二石一斗为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绍兴二年五月大火，仅挈母妻出避湖上。此时被毁者一万三千余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京师复火，更一万余家，人皆以为中兴之始改元“建炎”致此。然周显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内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驿，诘旦且焚镇国仓，王泣祷而灭，计一万九千余家。但临安扑救视汴都为疏，东京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又于高处有望火楼，上有人探望，下屯军百人，及水桶、洒帚、钩锯、斧檥、梯索之类，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

高庙在建康，有大赤鹦鹉自江北来集行在承尘上，口呼万岁，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惊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无乐，鹦鹉大呼“卜尚乐，起方响”，久之，曰：“卜娘子不敬万岁。”盖道君时掌乐宫人以方响引乐者，故犹以旧格相呼。高庙为罢膳，泣下。后此鸟持至临安，忽死。高宗亲为文祭之，云：“金距绛裳，何意朱紫？乘轩骇散，缠罗斗死。不远长江，来自汴水。匪饥则附，曰忠自矢。谢迹云端，投身禁里。每呼旧人，以励近侍。禽言若斯，乌官谁似？云胡委羽，归魂鹑尾。借号有鸟，来朝死雉。渐肯为仪，历仍辉纪。尚飨！”宸翰洒洒，一时大手当为置笔。

真宗皇帝祀汾而还，驾过伊关，亲洒宸翰，为铭勒石，文不加点，群臣皆呼“万岁”。其文曰：“夫结而为山，融而为谷。设险阻于地理，资手距于国都。足以表坤载之无疆，示神州之大壮者也。矧复洪源南导，高岸中分，夏禹浚川，初通关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风雨所交，形势斯在。灵葩珍木，接畛而扬芬；盘石槛泉，奔流而激响。宝塔千尺，苍崖万寻。秘等觉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岂独胜游之是属，故亦景贶之潜符。躬荐两圭，祝汾阴而祈民福；言旋六辔，临雒宅而观土风。既周览于名区，乃刊文于贞石。铭曰：‘高阙巍峨，群山迤逦。乃固王域，是通伊水。形胜居多，英灵萃止。螺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滨，回舆山趾。鸣跸再临，贞珉斯纪。’”

国朝开献书之路，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赐出身，得书万七百五十

四卷。宣和五年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书二百二十三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逸，乞加褒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中日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余从祖姑婿陈从易得与太清楼校勘，天圣三年六月，陈以《十代兴亡论》妄加涂窜，同官皆降一职。

崇宁二年五月，秘阁书写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写者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阙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缮录。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书郎孙觌奏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访求遗书，总目之外，凡数百家，几万余卷，请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卷。诏觌等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及汴京不守，悉为金人辇去。车驾渡江，诏搜江、浙、闽、粤载籍，四库至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旧目多一万三千八百十七卷。又思陵以万几之暇，御书六经、《论语》、《史记·列传》，刊石立于太学。典籍之盛，无愧先朝。第奇秘阙逸，较前少损，所增多近代编述耳。

余向从汴中得见钱武肃王铁券，其文曰："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持节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一百户钱镠：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迹，渐染齐人。尔能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永粤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于天下。"赍券中使，则焦楚锽也。

欧阳文忠公《樊侯庙灾记》真稿旧存余家，其中改窜数处，如"立军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万人敌，死不能庇一躯"曰"生能

詟喑哑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残暴”，阙“喑呜叱咤”四字，“无茅”曰“使风驰电击平北咆哮”，凡定二十三字，书亦遒劲。时余家从祖倅郑，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与苏公手书并存，惜哉！

绍兴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诏皇太后宫殿名“慈宁”。三十日毕功，群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尽万物之报以称其礼；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宁其亲。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异宫，宜昭揭于鸿名，以答扬于流泽。臣中贺。窃以来朝置卫，远存长乐之鸿名；中禁承颜，近著宝慈之茂实。皆以体王居于宸极，据宝执于坤灵。广一人钦爱之风，极万世尊崇之奉。载新令典，允属圣时。伏惟皇帝，达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绍复大业，对越祖宗在天之灵；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与能而乐戴，天复命以中兴。上推履武之祥，丕启生商之庆。方且致天下之养，用寅奉于母仪；成路寝之威，示日严于子道。臣等率吁众志，恳款一词。爰藉合于前章，极崇施于显号。叶情文而并举，焕典册以增华。辇道中通，朝夕燕两宫之奉；珮环入觐，时节奉万年之觞。示垂裕于无疆，益储休于有美。伏请建皇太后宫殿，以‘慈宁’为名。”时显仁太后尚羁敌庭，读此真堪为高庙泣下也。

鸡冠花，汴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则儿童唱卖，以供祖先。今来山中，此花满庭，有高及丈余者。每遥念坟墓，涕泪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时花溅泪”，非虚语也。

顷从临安得见石晋授文穆王玉册，文曰：“惟天福八年岁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将相之星；惟帝念功，启土列侯王之国。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礼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勋，时推令器。探宝符而嗣位，仗金钺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篱东夏。宜列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简自朕心，叶于舆论。咨尔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复镇国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营田等使，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七千户，实封四千户钱佐，为时之瑞，命世而生。负经文纬武之才，蕴开物成务之志。英华发外，精义入神。亚夫继社稷之勋，顾荣擅东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国朝。清吴越之土疆，执桓文之弓矢。天资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构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职。殊庸斯在，信史有

光。是举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节，方推翼世之资；黻冕辂车，更重荣勋之礼。斯为异数，允属真王。今遣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子宾客、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玟，使副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郎中、柱国、赐紫金鱼袋赵熙等，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周宠元臣，四履锡命；汉封异姓，八国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孙而袭爵。尔纂服旧业，朕考前文，勿忘必复之言，更广无穷之祚。懋昭前烈，尔惟钦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两纸，比从藏书家借对，缺纸皆然。即馆阁订本，亦复尔尔。不知当时校勘，受赏银绢者得无愧乎？后从相国寺资圣门买得抄本，两纸俱全，此时欢喜，如得重宝，架橐似为生气。及离乱南来，缺本且不可得矣。

东坡《欧公集序》云：“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刘挚《司马温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鉴兴衰，通治体。公卿大夫得之，足以为忠嘉，尽臣节。士庶人得之，足以检身厉行，为君子之归。以至山颠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则浩歌流咏，斟酌厌饫，随取随足。”两公之文，真不愧苏、刘序言也。

国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洽率土，可谓至矣。尝神宗即位，大赦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讼狱，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谊，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曰诏内外言事，按察司毋得依前举劾，且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知谏院司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职，半以绳按百辟，纠植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周显德中，尝诏王朴考正雅乐。朴以为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

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断分寸设柱，用七声为均，乐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观文殿，诏取王朴律准观视，御笔篆写“律准”字于其底，复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厅事。博士直史馆宋祁为之赞，其词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弦写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谨传来世。上圣稽古，规庭阅视。嘉御正声，亲铭宝字。奎钩奋芒，河龙献势。乐府增荣，乾华俯贲。用协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视文德朝，翰林学士拜疏于庭曰：“陛下即位，尊有德，亲有道。诏举贤良方正、经明行修、艺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学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学舍，增弟子至三千员，惟圣上幸照临其宫。”上以问丞相，丞相曰：“学士议是。今岁屡丰贺，海内诚无事，而陛下聪明仁孝，好学出天性，不因是以风动四方，则事尚何可为者。况祖宗之旧章皆在可考，请下有司，讨论以进。”制曰“可”。以岁十月庚午驾自景灵宫，移伏谒孔子祠，入门降辇，步就小次，由东阶以升，奠爵再拜。礼官告礼成，然后退幸太学，诏博士皆升堂，坐诸生两庑下。乃命国子祭酒讲《书》之《无逸》终篇，因而幸武成王庙而过。左丞相实从，于是率诸公赋诗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属和。十二月许至太学，祭酒、司业同其僚属以谋之曰：“此太平希阔盛事也，太学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传之天下为称。”且属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窃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动作之美，载于诗、声于乐者，多出于左右辅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虑，至设官而传道之，不为区区也。今丞相诸公赋诗，与《雅》、《颂》之作无异。祭酒欲传之天下，与道王之德意无异，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谨序。此李公格非笔也。诸公诗皆七言，以“章庠行王堂”为韵。赋诗诸公为吕公大防、苏公颂、韩公忠彦、苏公辙、冯公京、王公岩叟、范公百禄、梁公焘、刘公奉世、顾公临、李公之纯、孙公升、马公默、范公纯礼、王公钦臣、孔公武仲、陈公轩、吴公安持、丰公稷、赵公挺之、李公师德、李公阶、王公谊、许公彦、孙公谔、蔡公肇、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吴公师仁、张公敦义、刘公符、陈公祥通、邓公忠臣、李公格非，凡三十六人。

东坡谓“食河鲀值得一死”。余过平江姻家，张谏院言南来无它快事，只学得手煮河鲀耳。须臾烹煮，对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见顾，俱起延款。为猫翻盆，犬复佐食，顷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夺两人于猫犬之口也。乃汴中食店以假河鲀饷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载于此：目无秦，技无人，然后可学《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剑不神，不可不读《燕丹子》。从太虚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气，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轲事也，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谓报太子而成其为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学，亦不须读。第不忍付之宵烛，而录之以副予家卷轴，惜无作者姓名耳。

靖康已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识者谓“虎头男子”是“虏”字，金饰更是金人在门也。不三数年而家户被虏，王公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蔡有司上言，连山岩石往往采击多变玛瑙，地不爱宝，圣瑞非常，乞下诏封禁，以供御用。时遣中使出采粗者以供屏牖妆嵌，而晶莹成形，巧绝天工者，盖充满内府矣。然此亦靖康预征也。山者以譬国家磐石之安，变为玛瑙者，马为南方火，当国家以火德应之。瑙者，恼也，变磐石之安为火德忧恼也。

宣和三年二月，新郑门官夫淘沟，从助产朱婆婆墙外沟底，得一铜器如壶，两旁有环，腹上有线，其色翡翠，间之以绿，其文曰：“绥和元年，供三昌，为汤宜造三十炼铜黄涂壶，容二斗，重十二斤八两。”涂工乳护纹级样。临主守在，亟同守令宝省，第重六斤耳。汉权虽减，不宜如许。权知开封府王革上之内府。

花石纲百卉臻集，广中美人蕉大都不能过霜节。惟郑皇后宅中鲜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独过冬，更能作花。此亦后随北驾、美人憔悴之应也。

先正有《洛阳名园记》，汴中园囿亦以名胜当时，聊记于此：州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大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其它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

王荆公《字说序》云：“文者，奇耦、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二，而生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

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出于自然，非人私知所能为也。”其言甚佳。奈《字说》多出私智，何耶？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特贵其名与婚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大漠，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耳。棬柳为圈以相连锁，百张百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名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帐，则以锦绣织成百子儿嬉戏状，非若程说矣。

太宗兴国五年，泾州言定县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断其喉而杀之。下诏曰：“刑宪之设，盖厚于人伦。孝慈所生，实由乎天性。矧乃嫡继之际，固有爱憎之殊，法贵原心，理难共贯。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庆历间，宁州童子年九岁，殴杀人，当弃市。帝以童孺争斗无杀心，止命罚金入死者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府上具狱，当抵死。宰相以为可矜，帝曰：“情虽可矜，法亦难屈。”命杖脊赦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极民情如此。

临安有谚语，凡见人不下礼呼曰“强团练”。余不知其所自来。后得之长老，云钱氏有国时，攻常州，执其团练使赵仁泽以归，见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强团练，宥之足以劝忠也。”遂以药附创送归于唐，故至今以为美谚。

皇朝《玉牒》昉于至道，所载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孙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书以销金花白罗纸，黄金轴，销金红罗褾带，复墨漆饰金匣，红绵锦裹，金销钥。宗室始本支，次女氏，次始生，次宗妇，次宗女，次宫院，次官爵，次寿考，次赐赉。然秦王以下，太祖本支第云同姓，惟太宗已来称宗室云。

庆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于夜，而草泽言食在昼，验视如草泽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为午正，草泽赵大猷言午初三刻食三分，诏著作张嗣古监视浑仪，秘丞朱钦则等覆验。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盖自渡江后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欢于韩魏公，程伊川之儒正而见诮于苏子瞻，丁

谓之小人而始荐于王元之，蔡京之奸邪而见取于司马温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展之讥，韩蕲王之威宣于金敌而有畏懦之议，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访经西域。兴国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灾与施护，各持梵策来献。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译，乃诏内侍郑守钧于太平兴国寺大殿两度地作译经院，中设译经堂。其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正义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灾等三人入院，以所赍梵本各译一经。命光禄卿汤悦、兵部郎张洎润色，法进等笔受缀文，慧达苛证义。七月十二日，息灾等各上新译经二卷，诏镂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策藏录半载者译之，每诞圣节五月一日即献新经。八年改译经院为传法院，又置印经院。十月甲申，出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谓、王钦若为译经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译经音义》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护惟净以华梵对参，为《天竺字源》七卷。

《册府元龟》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撰自李维等六人，而窜定于杨亿。其书止采六经、诸史、《国语》、《国策》、《管》、《安》、《孟》、《晏》、《淮南》、《吕览》、《韩诗外传》及《修文御览》、《艺文类聚》、《初学》等书。即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等，皆摈不采。其编修官供帐饮馔，皆异常等。王钦若以《魏书》、《宋书》有“索虏”、“岛夷”之号欲改去，王文正公谓旧文不可改。又如杜预以长历推甲子多误，皆以误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诏，凡悖逆之事、不足为训者，删去之。复亲览，摘其舛误，多出手书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

张佛子名庆，京师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岁而父母俱亡，亦无伯仲昆季，遂养于外戚赵氏。洎长，因袭姓赵，亦未知自明。赵氏之邻有郭荣者，世为右军巡院吏，赵氏因以庆属焉。郭氏告老，庆遂补郭氏之阙，实祥符三年也。庆之司狱，常以矜慎自持。好洁，狱囚必亲沐之，暑月尤数。每戒其徒曰：“人之丽于法，岂得已哉？我辈以司狱为职，若不知恤，则罪者何所赴诉耶？”饮食、汤药、卧具必加精洁，常为其徒侮之，曰：“若区区为此，乃欲要福乎？”庆亦莫之顾也。好看《法华经》，每有重囚就戮，则为之斋素，诵佛一月乃止。囚有无辜者，欲私释也，取具去乃祝之曰：“若无举我，愿以具赎。若也坐罪，

后遇囚得报，必自免。”其囚狱有讹鞫者，庆以至误于画，条令美言以喻之也，不讯考而疑狱常决，狱官往往属意焉。后庆年八十有二，无病而卒。其子亨官三班借职，亨六子，洪左藏库副使，锷、镈、铎元丰五年同登黄裳榜，镐、锐并显荐闻封。阴德有后乃如此。

转运使卢之翰为李继隆诬奏转运乏粮。太宗怒，召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时丞相吕端不敢言，枢密副使钱若水犯颜力诤，之翰等得免，黜为行军副使。后之翰于都堂见钱，长揖不谢。吕丞相在坐，谓卢曰：“君言枢相更生耶？”卢大言曰：“钱公此举使明主不拒谏，大臣敢直言，律法无枉滥。所当谢者，在彼不在翰也。”吕为怃然。

《太玄》极为本朝儒旧诋议，然司马温公法之以著《潜虚》，邵康节每谓扬雄《太玄》不独知历法，且知历理。

有仇生者，少与富郑公善，后以失欢，游于韩公之门。未几，韩、富不协，迁怒仇，谓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吊，且欲甘心于仇。或谓仇须面诣谢，仇曰：“刺骨之恨，岂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韩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妒妇之条乎？”富公闻之，于是释然。所谓难以情求，可以理谕也。第不吊韩公，至竟为富公身后名累。

余尝见太子玉册用珉玉简六十枚，前后四枚，刻龙填金，贯以金丝，藉以锦褥，盛以漆匣，装以金华，饰以螭首。今请用珉简七十五枚。

清波杂志

【宋】周煇　续

袁颐　撰

秦克　校点

校点说明

《清波杂志》十二卷，宋周煇撰。周煇，字昭礼，泰州（今属江苏）人。南宋前期在世一，生不仕，往来南北间，晚年定居在杭州，“居清波门，日往来湖山间，把酒赋诗，悠然自得其乐”（龚颐正《清波杂志》跋）。《清波杂志》就是他在这时写成的，以“寓居中都清波门之南，故因以名其集”（张贵谟《清波杂志》序）。书前自序署年绍熙壬子，即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

周煇在卷首识语中云：“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这是他撰写此书的宗旨，也说出了此书的特点所在。周煇的父亲周邦，字德友，号松峦，一生在各地任幕职，颇有文才，又留心掌故，著有《松峦杂志》二十卷和《政和大理入贡录》一卷（均佚）。周煇深受父亲影响，“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其学问源委盖不同如此”（张贵谟《清波杂志序》）。因此，这部作于周煇晚年的笔记，确如张贵谟序所称“纪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教，及可补野史所阙遗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清波杂志》现存宋刊本、明商濬《稗海》本、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等。今人刘永翔有《清波杂志校注》，最称精审。此次整理，以《四部丛刊》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为底本，并参校他本，凡底本有讹误者径行改正，不出校记。底本目录中有目无文者，如卷三“优伶”一目予以删除；底本有文而无目或文目不符者，则一仍其旧，以存原貌。正文中原无标题，为便阅读检索，特据目录所载补入。

序

余故人周昭礼，嗜学攻于文，当世名公卿多折节下之。余与昭礼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别再见，喜其论议益该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壮。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杂志》十有二卷，纪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教，及可补野史所阙遗者。盖昭礼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其学问源委盖不同如此。今寓居中都清波门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

绍熙癸丑春，古括张贵谟序。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一

辉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时居都下清波门，目为《清波杂志》。绍熙壬子六月，淮海周辉识。

潜邸瑞应

高宗由康邸使虏庭，开大元帅府于相州，继登宝位，再造王室。一时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彦而次。建炎初，诏省记事迹，成书来上，付之史馆。其间所纪符瑞，如冰泮复凝，红光如火，云覆华盖，其类不一。独诸路文书申帅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拆“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时识者谓本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帅之柄于皇弟，盖本天意云。

裨将善相

高宗初被命渡河，随军一裨将某善人伦，密语同列曰："大王神观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观察亦保终吉。但资政气貌甚恶，祸只在旦夕。"资政，谓王云也，时以资政殿学士辅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应王庙。中书舍人耿延禧、观察使高世则，时皆参谋议于幕府。

颍川郡王

神宗初出阁，封颍川郡王。既即位，升颍州为节镇。久之，觉其非，遂以许州为颍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部侍郎张舜民尔。尝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军节度使，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封颍王，三年立为皇太子，初不曾封颍川郡王。政和间，工部侍郎刘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军节度使、颍王登大位，其忠武军止缘遥领节制，已升为颍昌府，有颍川系受封兴王之地，伏望崇建府号。”遂以颍州为颍川府，依旧顺昌军额，悉符前说。

普安院

五代时，有僧某卓庵道边，艺蔬丐钱。一日昼寝，梦一金色黄龙，食所艺莴苣数畦。僧寤，惊且曰："必有异人至。"已而见一伟丈夫，于所梦之所取莴苣食之。僧视其状貌凛然，遂摄衣延之，馈食甚勤。顷刻告去，僧嘱之曰："富贵无相忘。"因以所梦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愿为老僧只于此地建一大寺。"伟丈夫乃艺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赐名"普安"，都人称为"道者院"。则寿皇圣帝王封之名，已兆于此。

新兴吴安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顿，问地名，以新兴店对。幕府进言："大王治兵讨贼，行绍大统，而初宿新兴，天意若曰：'宋室中兴，其命维新。'"且以太平兴国中宋捷之语为证。绍兴辛巳，视师江上，至无锡，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间书"吴安"二字。吴安，阍隶姓名也。侍卫者偶见之，皆喜谓吴地可安，或云亦尝达于圣听。顷得此说于惠山主僧法皡。普安等名虽不同，其为佳谶则一也。

思陵俭德

高宗践阼之初，躬行俭德，风动四方。一日，语宰执曰：“朕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早晚食只面饭、炊饼、煎肉而已。食罢，多在殿旁小阁垂帘独坐。设一白木卓，置笔砚，并无长物。”又尝诏有司毁弃螺填倚卓等物，谓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举：“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烧柴，借半破瓷盂，温汤渀饭，茅檐下与汪伯彦同食。今不敢忘。”绍兴间，复纡奎画以记损斋，损之又损，终始如一，宜乎去华崇实，还淳返朴，开中兴而济斯民也。

建康行宫

绍兴二年，修建康府行宫，以图进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盖。一殿之费，虽未为过，而廊庑亦当相称，则土木之侈，伤财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渐，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简俭，不雕不斫，得夏禹卑宫室之意。

娄寅亮请立嗣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岁，副王伦使虏被留，馆于云中。绍兴壬子岁，王先得还。至绍兴癸亥，约和已定，朱方南归。尝著《曲洧旧闻》，云："仁宗时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县尉，不记其姓名。阅岁久之，又经此丧乱，史家亦不复载，为可惜。"煇绍兴间，得娄寅亮奏札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选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诏英宗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忧勤，备尝艰险，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违天鉴，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二圣所以未有回銮之期，黠虏所以未有悔祸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时也。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副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臣本书生，叨擢科第，白首选调，垂二十年，今将告归，不敢终嘿。位卑言高，罪当万死，惟陛下裁赦。"娄，初不知其出处，近闻乃温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进士乙科，曾任察官。属乡邦大浸，父子皆没于水。或云论事之疏，不止于此。

赦书二本

高宗即位于南京，肆赦文有两本，首尾皆同。如“道君发德音而罪己，退辞履位之尊；乾龙以震长而继天，首正误国之罪。悉捐金币，分割膏腴。思爱惜于两朝，忍轻加于一矢。生灵受赐，夷夏闻风。要质贤王，既驱车而北渡；连结异域，复拥众以南侵。慨溪壑之无厌，昧蜂虿之有毒。廷臣乏策，虏使诡和。款貔虎以退师，致金汤之失险。肆令狼子，荐食都畿”等语，与今所传本异，盖时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后签书枢密院，南京人。

祖宗家法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暨讲读官讲《礼记》、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尔，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礼毕，具礼服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列圣家法之盛，大臣启迪之忠，皆可书而诵也。

元祐大婚

元祐大婚，吕正献公当国，执议不用乐。宣仁云："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钦圣云："更休与他懑宰执理会，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钧容伏宣德门里。皇后乘翟车甫入，两部阑门众乐具举。久之，伶官辇出赏物，语人曰："不可似得这个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实录》具书纳后典礼，但言婚礼不贺，不及用乐一节。王彦霖《系年录》载六礼特详，亦不书此。

册后典礼

宰臣吕大防等言：“昨奉圣旨宣谕：‘皇帝纳后有期，已令入内内侍省检举施行者。’伏以涂山启夏，渭涘兴周。予娶度土之辰，亲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适契亨期。将开前寝之模，宜谨曲台之议。恭惟皇帝陛下，天锡仁孝，日新光明。躬亲万几，虽禀东朝之训；表帅九御，尚虚中壸之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祊之奉，笃风教之先。历询庆门，咨求淑媛。将协定祥之兆，当陈备物之严。嘉命惟行，体二仪之判合，旧章可举，在六礼之亲成。自纳采至于告期，繇命使讫乎上礼，车服有等，币贽有常。古今相沿，方册具载。臣等不胜大愿，伏望诞颁明诏，豫敕奉常，考沿革于前王，参节文于通礼，制为成式，付在有司。衮冕縠圭，益重谨昏之义；金根騩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贤之配圣。善承亿载，流化万方。凡在怀生，率同大庆。”太皇亦降答诏。前辈谓元祐纳后礼制，视天圣、景祐，讨论特为详备。天祐皇家，母仪得昭慈之贤。其后拨乱返正，翊戴中兴之主，功参十乱，兹谨具著焉。

配享

国朝配享功臣于太庙横街南，东西相向设位。太祖室：赵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载。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室：王曾、吕夷简。英宗室：韩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玮。哲宗室：司马光。徽宗室：韩忠彦。高宗室：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视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盖中兴将相勋烈之盛，不得而遗也。

金宝牌

天圣初元，内出圣祖神化金宝牌，令景灵宫分于在京宫观寺院及外州名山圣迹之处。牌长三尺许，厚寸余，文十二，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背文五，曰“永镇福地敕”。其周郭隐应虬龙花葩之状，精彩焕耀。封以绛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药金所制。凡不经兵革州郡，皆宝藏之。煇尝见于上饶天庆观，盖留龙虎山。

印文

顷见唐人官告，印文细如丝发。本朝印文粗厚。漫渤迟速虽系官府事之繁简，旧传唯三司、开封为省府，事最繁剧，所用印岁一易。今学士院印乃景德年铸，在京百司所用无如此久者。

赴调期限

旧制：凡罢官，三月不赴部选集者有罚。煇见耆旧云：承平时，州县多阙官。得替还乡，未及息肩，已蹋蹶入京，授见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为远阙。到国门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剩员，破官马，事事安便，与今异矣。

掌书诏

政、宣间，掌朝廷书诏者，朝士常十数人。主文盟者，集众长而成篇。靖康垂帘告天下手书，出太常少卿汪藻笔。绍兴间，婉容刘氏进位贵妃，亦特命监察御史王纶草制。或云：时宰与王同里，欲其沾赐金，故临期特畀权内制。

用兵利害

苏东坡言：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笑以为然。煇观《三国志·顾雍传》：孙权时，沿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又读《通鉴》：唐武德五年，突厥犯边，郑元璹诣颉利，说之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好，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仲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开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乃许其和。盖皆祖述严安之言也。后东坡载其说于《郑公神道碑》之首。张文定公当仁庙时，论人臣劝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患"之语。

改秩

选人改秩，今当员多阙少时，须次动六七年，成六考无玷阙，方幸寸进，戛戛乎难哉！近制：改京官岁有定额，且减荐数。有凭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艰得职司，若止许用职司一员，庶俾孤寒均得应格。昔有胡宗英者该磨勘，引见日，仁宗惊其年少，举官逾三倍。阅其家状：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安得不沉滞！”遂降旨，止与循资。熙宁间，一选人以贵援得京削十三纸。引见日，神宗云：“有举状一十三纸者，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于是权势耸然。幕职、州县官以荐改京官者，其数如格，则移刑寺问。举者无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见。至引见，又移问如初。有罪故而不足于数者，辄罢去。考功郎赵屼请勿再移问，从之。仁人之言也。屼乃清献公之子。

庆寿推恩

国家庆寿典礼，千古未闻锡类施泽下逮士庶，妇人、高年亦加版授，诚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伪冒寖出，向来台臣固已论列，而严保任之制。近见一文士作《温阳老人对》，切中此弊。其辞曰：“温阳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号之三年，朝廷举行旷世之典，有采樵者进而问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寿宫，奉玉卮上千万岁寿，肆大号，加恩区内，无问于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诏者而授之官。叟何为而弗与？’老人对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逾期颐，若为而未及？’对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贵之年，有贫贱之年。富贵之年舒以长，贫贱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尝识富贵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绡雾縠之为丽服也；口不厌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为珍羞也；目不睹靡曼之色，而蓬头齞唇之与居；耳不听丝竹之音，而嶤歌牧啸之为乐。今吾虽阅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离贫贱，若以二当一，则吾之年始六十有一，与诏不相应，是以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数，求以应诏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对曰：‘彼富贵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谓以一而当二者也。其学宁越之徒欤？吾侪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煇既得其说，窃惟主上孝奉三宫，十年一讲盛礼，鸿恩锡类，方兴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几名器增重，不致冒滥，人得以为荣。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二

[redacted]

蔡童罪恶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书："应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皆误国害民之人，见流窜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国史，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议者谓中兴新政，孰先于此，抑推原祸乱之自云。

王黼身任伐燕

王黼一日在相国寺行香，见蔡京以太师、鲁国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羡慕之色。亲厚者乘间叩之，黼曰："无他，不谓元长有许大官职！"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当一大事，元长官职不难致。"黼识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责，后亦致位太傅、楚国公。且许服紫花袍，增益驺导，并张青罗盖，涂金从物，略与亲王等，宠遇埒于京。及夫事变，适开封尹聂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蹑，戕于雍丘辅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献，以遇盗闻。议者惜不与童贯辈明正典刑，顾乃回枉如此。同时蔡攸、翛亦赐死。翛闻命曰："误国如此，死有余辜，又何憾焉。"乃饮药。而攸犹与不能决，左右授以绳，攸乃自缢而死。或以靖康刑戮为疑，识者云："祖宗特不诛大臣尔，若首祸贼党，罪恶显著，在天之灵当亦不赦也。"

右府太尉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书，称“枢密太尉”。盖旧制：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东坡《贺文潞公正位兵府书》，“”亦有太尉之称。官称随时改易一，不可概论。元丰前，枢密院奏荐子弟，皆补班行。

凉伞

京城士庶，旧通用青凉伞。大中祥符五年，唯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六年，始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近时臣寮建议士庶用皂伞者，不闻施行。政和间，亦诏非品官之家，不许乘暖轿。武臣任主兵差遣、缘边安抚官走马承受，并不得乘轿，亦绍圣之制。

修书谬无赏

蒲宗孟左丞，因奏书请官属赏，神宗曰：“所修书谬，无赏。”宗孟又引例，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司恐不预。”上为之笑，赐帛乃得请。率然一言，而当于理。

疑狱

诸疑狱当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当奏辄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丰诏大理兼鞫狱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韩晋卿独持平核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神宗知其材，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天下大辟请谳，执政或以为烦，将劾不应谳者。晋卿曰："听断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谳而获戾，谳不至矣。"议者或引唐覆奏令，欲天下庶狱悉从奏决。晋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请，此祖宗制。曰今四海万里，一欲械系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狱，多于伏辜者。"朝廷皆从之。韩，密州安丘人。

沙门岛罪人

旧制：沙门岛黥卒溢额，取一人投于海。殊失朝廷宽贷之意。乞后溢额，选年深至配所不作过者移本州。神宗深然之，著为定制。乃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

应天下疑狱，并具本末，奏取敕裁。此说既行，凡有奏疑，未尝不免。迨元丰八年，诏："自今天下州军，勘到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正与前说相反。

马子约阴德

马子约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岛溢额之卒移本州牢城，以广好生之德。从之。马梦有告之者：“尔本无子，且无寿，上帝以尔请贷罪人，赐一子，且益寿”云。

扁榜

旧立扁榜，必系以亭堂齐阁之名，今或略去。尝见黄冈所刻《东坡墨迹》，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有一书斋名‘思无邪斋’。”若欲省文，去下一“斋”字，何不可者。盖亦随时所尚尔。

绍兴置衫帽

自昔人士皆著帽，后取便于戎服。绍兴丙子，魏敏肃道弼贰大政，一日造朝，预备衫帽，朝退，服以入堂，盖已得请矣。一时骤更衣制，力或未办，乃权宜以凉衫为礼，习以为常。乾道间，王日严内相申请，谓环一堂而围座，色皆浅素，极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马及吊慰不敢用。

凉衫

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盖唐帷帽之制也。笼饼、蒸饼之属，食必去皮，皆为北地风埃设。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𡏖蓬勃。江南阶衢皆甃以砖，与北方不侔。

表章用字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处。若“危”、“乱”、“倾”、“覆”之类；通朝士书，如“罪出”、“忧去”，甚至以“申谢”为“叙谢”。初以为过。及见元祐一小说，言苏明允作《权书》，欧阳公大奇之，为改书中所用“崩”、“乱”十余字，奏于朝。哲宗尝书郑谷《雪诗》于扇，“乱飘僧舍茶烟湿”，改“乱飘”为“轻飘”。

诸公前身

房次律为永禅师，白乐天海中山；本朝陈文惠南庵，欧阳公神清洞，韩魏公紫府真人，富韩公昆仑真人，苏东坡戒和尚，王平甫灵芝宫。近时所传尤众，第欲印证今古名辈皆自仙佛中去来。然其说类得于梦寐渺茫中，恐止可为篇什装点之助。

东坡八赋

东坡在海外语其子过曰："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焚香，写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以卜之。写毕，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初归梁师成，后入禁中。煇在建康，于老尼处得东坡元祐间绫帕子上所书《薄命佳人诗》，末两句全用草圣，笔势尤超逸。尼时年八十余矣。又于吕公经甫少卿家见所书《伤春词》，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迹屡经兵火而尚存，诚宜珍秘。吕乃申公之后。

重湖诗

绍兴辛酉，煇随侍之鄱阳。至南康扬澜、左蠡，失舟，老幼仅以身免。小泊沙际，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轩名重湖。梁间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苏内翰留题。登榻观之，即“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诗也。欲漫，尚可读。僧云以所处深险，人迹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诗而用两韵，叩于能诗者，曰：诗格不一。如李诚之《送唐子方》亦两押“山”、“难”字韵，政不必拘也。而坡《歧亭诗》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韵。或云无此格，韩退之有《杂诗》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韵。

小孤祠

煇平生四泛大江，备尝艰险，共载生死，系于沉浮之间。每过龙祠，薰炉沥觞唯谨。无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冥币于中流。至小孤山，谒庙，见幡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盘结，举首蜿蜒者甚众，祝者云神今日在庙歆享而然。归舟，夜梦入庙如仪，且口占祝文。既觉，但记“浩若川流，傥不葬于鱼腹；赫然庙貌，尚可荐于豚蹄”一联耳。

妇女夹拜

男子施敬于妇女，男一拜，妇答两拜，名曰“夹拜”，古礼也。今则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诗曰：“长跪问故夫。”或问妇跪如何，尝闻海上之国，僧尼妇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为异，则跪宜有之。

狄武襄像

向在建康，于邻人狄似处，见其五世祖武襄公收侬智高时所带铜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又出使相判陈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紫丝网皆备。后于友人欧阳俊处，得其远祖文忠公自初进擢至赠谥纶告，一无遗者，可谓故物，不愧郑公之笏。两家其能终保存耶？

青沙烂

武襄赴陈州，不怿，语所亲曰：“青此行必死。”问其然，曰：“陈州出一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一时虽笑之，未几果卒。初实戏谈，适会其死耳。似云初无此说，好事者为之。或云当时狄为都人指目，故为是无稽之言以为笑端。判陈州，竟因疑似。熙宁改元，青子谘入对，上问青征南有遗书否，乃上《平蛮记》及“归仁铺战阵”二图。上乃自为文，遣使即其第祭之。其文具载《实录》。

书画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书名画，且能别真赝。帅建康日，知先人素从后湖苏养直征君游，托移书求仇池故砚。苏答云：“抄掠之余，所存百骸九窍耳。平生长物，岂复一毫，况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于昔之隐几者也。”孟见之，笑曰：“只是不肯见畀尔。”后数年，黄山谷甥洪仲本，托先人以一画致于孟，乃枯柎上一鹰，实山房李公择尚书故物，补破处，龙眠笔题作“钟隐”。米元章《画史》云李后主号钟山隐居，疑后主笔也。而《名画录》自有钟隐，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谓古画必有对，后闻并归于孟氏。钟隐，天台人，隐于钟山，遂为姓名。李方叔为赵德麟品德隅斋画，备书其艺之妙。

优伶

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延安。忽夜有携匕首至卧内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语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谏议金带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带来纳，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为得体，卒受其带，则堕奸人计中矣。”公叹非所及。元丰间，亦有守边者一夕失城门锁，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继有得元锁来归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关键，蹉跌不相入。较以纳带，似得之。岂大贤千虑，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张元所遣。元本华阴布衣，使气自负，尝再以诗干魏公，公不纳，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师失律于好水川，元题诗于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舆，犹自说兵机！”其不逊如此。熊子复著《九朝通略》，于康定元年书：“华州进士张源逃入元昊界，诏赐其家钱米以反间之。”却用此“源”字。

神御殿

嘉祐中，修睦亲宅神御殿，欧阳文忠公言：“祖宗庙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罢之。宣和间，朱勔在苏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监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熙宁间，宗室鲁王等亦建神御于本宫。议臣谓：“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宜一切废罢。”从之。近属王宫，尚有法禁；小臣私室，岂应得为！

蔡京东明谶

徽宗召天下道术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写字与人，多验。蔡京得“东明”二字，皆谓东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贵未艾。后京贬死潭州城南五里外东明寺，比之六贼，独免诛戮。或谓以其当轴时，建居养、安济、漏泽，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阴德及物所致。其然乎？当是时，有司观望，奉行失当，于居养、安济，皆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扰行户。宣和初，复诏裁立中制，未几遂废。

青布条

京之卒，适潭守乃其仇，数日不得殓，随行使臣辈藁葬于漏泽园，人谓得其报。此说止见于《靖康祸胎记》。宣和间，京师染色，有名“太师青”者，迨京之殓，无棺木，乃以青布条裹尸，兹其谶也。

蔡京二事母养　铸钱样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两家各生一子。后二子入从，争欲迎母归养，未知适从。事至朝廷，执政无所处，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难，第问其母愿归何处。"一言遂决。又一岁，户部欠郊费若干，长、贰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闻下文思院铸钱样，亦叵测。时富商大贾在京识事者，惩屡变盐法之害，亟以所蓄算请钞旁。不数日，府库沛然。

玉盏玉卮

徽宗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欲用此于大宴，恐人以为太华。”京曰：“臣昔使虏，见有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指以示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理毋嫌。”

徽宗曰：“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惧人言复兴。”京曰：“事苟当于理，人言不足恤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养，区区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纳忠，大率如此。

呼子为公

京怀奸固位，屡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贯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诏同至，乃置酒留贯，攸亦预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时失措，酒行，自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其子为"公"，莫不窃笑。欲去宰辅取表，自京始。尝考晁错更汉令，诸侯喧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谓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凡三呼其子为公，史笔书之，亦以表其失言。

失认旗

蔡攸副童贯出师北伐，有“少保节度使”与“宣抚副使”二认旗从于后。次日，执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识者知为不祥。既行，徽宗语其父京曰：“攸辞日，奏功成后，要问朕觅念四、五都知，其英气如此。”京但谢以“小子无状”。二人乃上宠嫔，念四者，阎婕妤也。

表忠碑

京得东坡《表忠观碑》，读至“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谓坐客曰：“是甚言语？”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郦元《水经》格也。王荆公得《表忠观碑》，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汉兴诸侯王年表》也。”邵溥公济云：迁死，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乐等书、三王世家，乃元成间褚先生补作，非迁之书也。

王荆公日录

王荆公《日录》八十卷，毗陵张氏有全帙，顷曾借观。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己有之。尽出其婿蔡卞诬罔。其详具载陈了斋莹中《四明尊尧集》。陈亦自谓："岂敢以私意断其是非，更在后之君子审辩而已。"故《神宗实录》后亦多采《日录》中语增修。章子厚为息女择配，久而未谐。蔡因曰："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子厚曰："待寻一个似蔡郎者。"蔡甚惭。王、蔡造端矫诬，虽历千百年，众论籍籍如新，矧同时之人，宜乎议之不置。孰谓盖棺事始定耶？前说煇得于叔祖元仲。叔祖视政、宣诸名公为辈行，李丞相伯纪欲以谏官荐，不就。平生所著诗篇，芗林向伯恭为之序。

赐进士及第期集钱

熙宁五年，诏赐新及第进士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进士诸科旧用甲次高下率钱，贫者或称贷于人，过于浮费，至是始赐之，后以为例。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三

[redacted]

景阳台

　　煇居建康，春时偕一二邻曲，至内后景阳台，台之下一尼庵少憩。见若琉璃色一瓦羫，径二尺许，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阁盆盎。叩之，铿然有声。尼云：近垦地得之，乃李后主用此引后湖水入宫中。虽瓦砾微物，亦有时而显晦。又至白下门外齐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银一铤，上刻“永定公主为志公和尚净发之资，一样十铤”。“行人问宫殿，耕者得珠玑”，诚不吾欺。

金陵风物

张文潜《杂书》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谒蒋帝祠，初出北门，始辨色。行平野中，时暮春，人家桃李未谢，西望城壁壕水，或绝或流，多鸡鹊、白鹭，迤逦近山，风物夭秀，如行锦绣图画中。旧读荆公诗，多称蒋山景物，信不诬。"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与东坡跋"秦太虚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从参寥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始至寿星院谒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皆可以画，但恐画不就尔。煇虽未尝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野，春游良不疏。想像文潜所历，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余年，特未知今复何似。

钟山唱和

煇忆年及冠从父执陈彦育序游钟山，陈题三、四诗于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骑瘦马度山腰，目断青溪第一桥。尽是帝王陵墓处，野风荒草暝萧萧。”“十年尘土暗衣巾，乱走江乡一病身。西第将军成底事，北朝开府是何人？”止记其二。陈，句金人，素与先人厚善。先人尝次其韵：“雄压吴头控楚腰，千峰环拱冶城桥。黄旗紫盖旋归汉，古刹凄凉尚号萧。”“北岳经行匪滥巾，相陪来现隐沦身。春萝秋桂还吾辈，白浪红尘付若人。”皆书于壁。二十年后再过之，皆不存矣。郄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土人名为萧帝寺，寺之殿宇，犹是梁时建立者。

上元古迹

建康，六朝故都。叶石林少蕴居留日，尝命诸邑官能文者搜访古迹制图经。时石橘林敏若子迈主上元簿，考最详，多以王荆公诗引证，号《上元古迹》。煇先得其书，后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转借去。志成，为助良多。

新林名

石林至新林，因江宁尉林恪谒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对乃王坦之倒执手板见桓温之地。大喜曰：“不图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几，以《左传》托其点抹，其见赏识如此。方欲荐用而林卒。林，开封人，绍兴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府治

建康创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伻图，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视，四顾指画，遂定仪门外列六位以处倅贰职官。迨六蜚临幸，以设厅为三省，便厅为枢密院，六位为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处。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为从祖姑之夫，煇幼及识其风度，伟人也。

避暑录

石林为蔡京客，故《避暑录》所书政、宣间事，尊京曰“鲁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于元祐斥司马温公名，何也？建炎、绍兴初，仕宦者供家状，有“不系蔡京、王黼等亲党”一项。“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石林其矫一时之弊耶？

朔北气候

绝江渡淮，过河越白沟，风声气俗顿异，寒暄亦不齐。煇淳熙丙申从使节出疆，回辕当三月中下旬，一路红尘涨天，热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气候。往还经从汴都，顾瞻宗庙宫室，“不悟朝阳殿，遂作单于宫”，不独兴叹于往古。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煇老矣，其及见诸侯东都之会耶？

士大夫好尚

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惠丽者，伺其主翁属纩之际，已设计贿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恤也。又佩玉以尸沁为贵，酬价增数倍，墟墓之物，反为生人宝玩。是皆不可以理诘。

朝士去国

四十年前，朝士遭论，径放谢辞，苍黄出关，亲厚者亦不敢相闻。迨更化之后，稍革此风，犹未敢舒肆。叔祖繇三院御史贰春官，未几罢斥。时王公元枢德言任小司空，趋局即请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纶今日欲送周为高。"为高，叔祖字也。从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时去国者，冠盖祖饯，从容理装，风俗归厚，于治世岂小补哉！括苍管诠平仲，监奏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银一笏以助其归，恃此方敢留一二日。盖秦早授馆于其家，故特致此礼。

日者谈休咎

政、宣间，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故一时术者，谓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朝士例许于通衢下马从医卜，因是此辈益得以凭依。今谈天者既出入贵人门第，揣摩时事以售其说，偶尔符合，遂名奇中。卜以决疑，卦影乃验于日后，反致人疑。死生、祸福、贵贱，各有定分，彼焉能测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术数之说，每谓：“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哉！”

林灵素

宣和崇尚道教，黄冠出入禁闼，号“金门羽客”，气焰赫然，林灵素为之宗主。道官自金坛郎至太虚大夫，班秩与庭臣同。灵素初除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视中大夫。后驯擢至太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视两府。道官同文官，编入杂压，仍每遇郊恩，封赠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热甚，诏灵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渎，上帝皆命封闭，唯黄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诏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霆皆浊流，俄顷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内门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温州。未死间，先自籍平日锡赉物，寄之郡帑，且为治命，殓以容身之棺，棺中止置所赐万岁藤柱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温州籍其赀而已。后数年，有内侍洗手刘太尉之侄，避地至长沙，于酒肆见一驼裘丈夫，负壁而坐，熟视，乃灵素也。刘叩：“先生何为至此？”灵素曰：“吾亡命尔。向不早为此，身首异处矣。”倏失所在。灵素狡狯，幸震一时。及势衰事变，复以谲诈遁去，异哉！后葬永嘉黄土山，先命见石龟方下棺，开穴深数丈，果得之。

王俊乂问道

当灵素盛时，一日，有诏两学之士问道于其座下，且遣亲近中贵监莅。灵素既升座，首诏太学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圣与老聃同德比义，相为师友，岂有抠衣礼黄冠者哉！”闻者骇然，各逡巡而罢。王，海陵人，历宰掾，分符而终。近万元享典乡郡，虽载姓名于《图经·人物志》，偶遗此一节。

王仔昔

时又有王仔昔者，初馆于蔡京第。属大旱，徽宗焦心祷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纸，求仔昔书，皆为祷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纸至，仔昔忽书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汤沃而洗之。”中使大惧，不肯受，曰：“上祷雨，今得此，大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骇异，盖上默祷为宠嫔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诏封通妙先生。后以语言不逊，杀之。

生菜

绍兴丁巳岁，车驾巡幸建康回跸，时先人主丹徒簿，排办新丰镇顿，物皆备。御舟过，止宣索生菜两篮，非所办者。官吏仓卒供进，幸免阙事。前顿传报，生菜遂为珍品。物有时而贵，世事奚不然。

吴长吉

吴悊，字长吉，临川人，后徙建康，早从王荆公学。谭熙、丰间旧事，亹亹不倦。与秦丞相有砚席旧，晁共道居留日，俾乡人举其孝廉。孝者，当兵火扰攘之际，供母养无缺；廉者，虽在穷约，人或赒之，有所不受。虽曰乡论素与，亦未免有所迎合。继以礼津置，赴行在所，馆于太学。未几托疾告归，初无恩数。尔后八行、孝廉之举，寂无闻焉。

琼花

琼花，海内无二本，唐人谓“玉蕊花”，乃比其色。许慎《说文》，琼乃赤玉，与花色不类。煇家海陵，海陵昔隶维扬，亦视为乡里。自幼游戏无双亭，未见甚奇异处。不识者或认为“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尔。后土祠前后地土膏腴，尤宜芍药。岁新日茂，及春开，敷腴盛大，纤丽富艳，遂与洛阳牡丹并驱角胜。孔毅父尝谱三十有三种，续之者才十余种。夫岂能备，固宜有所增益。钱思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见于双桂楼下，见小屏细书九十余种，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汗腥膻，扬花在今日尤当贵重。

金带围

红药而黄腰，号“金带围”，初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赏之。时王岐公为倅，王荆公为属，皆在席，缺其一，莫有当之者。会报过客陈太博入门，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后皆为首相。后山陈师道云。煇尝询于扬之故老，皆云初不识所谓“金带围”者，岂花与人物亦相为荣悴乎？

钱塘旧景

煇祖居钱唐后洋街，第宅毁于陈通之乱，今韩蕲王府，其地也。尝见故老言：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近人诗也。或云为此诗者黄姓，失其名，亦尝作《万俟丞相挽诗》，有“地下若逢秦相国，也应不说到沅湘”之句。

庐山

天下名山福地，类因行役穷日力，且为“姑俟回程来观”之语所误，竟失一往，贻终身之恨者多矣。煇顷随侍，自番阳顺流东归，至南康阻风，留一日。乘兴游庐山，饭于归宗，旋至万杉，杉阴夹道蔽日。抵罗汉，观大鼓。未至栖贤数里，先闻三峡喷薄激射之声，动心骇目。凡山南佳处，领略粗遍。尔后一再经从，皆不暇访陈迹，至今清梦犹在岩壑间。尝有一编纪游，今亡。

挽诗

昭慈圣献上宾，庭臣进挽歌辞，莫不纪垂箔事。一诗云“饮马驱骄虏，飞龙纪建炎。艰危三改岁，仓卒两垂帘”云云，乃中书舍人林遹词也，一时传诵。挽诗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为七言者。

东坡祠

乾道末，晁强伯子健至毗陵，祠苏东坡于学宫。其叔少尹子止为之记，其间言坡之葬也，少公铭其墓，皆非实录。其甚者，以赏罚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怀元丰，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谓公斥逐出其遗意。称蔡确谤讟可赦，而谓公进用由其选擢。章惇之贼害忠良，而云公与之友善；林希之诬诋善类，而云公尝汲引之。子止所书如此。少公之语，志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中置坡塑像，又遍求从壮至老及自海外归仪刑，绘于两庑。晁文元后子健为景迂生以道之嫡孙。祠堂碑后为人磨去。

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坡顾坐客曰："莫看杀我否？"则素知彼民爱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强伯尸而祝之之意出此。

坡入荆溪

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继抱疾稍革，径山老惟琳来问候，坡曰：“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细故尔。”后二日，将属纩，闻根先离。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语毕而终。归老素志，竟堕渺茫，一丘一壑，天实啬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罢相回江右，小泊荆溪，因董氏出《楚颂帖》，乃考坡自元丰七年以后经从此地月日本末为详，刻石具在。《楚颂》，乃坡欲种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乳羊

英州碧落洞乳羊，饮钟乳涧水，体白如乳，遇封方见，然不常有也。通、泰盐地，麋食艾，生茸入药，故人极力捕猎，以邀善价。士大夫求恣嗜欲，有养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饮，其残物命如此。尝闻宣和间，艮岳豢鹿数百千头，其大如驴。虏围城中，尽杀以啖卫士，茸、角皆弃之。

茶盐表

族叔茂振以正字权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进茶盐法表》。继闻秦自有所改定，追付出，所改者“不有成宪，将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语云：“不逮也。”后自同知枢密院责秘书少监，分司居筠州。逾年放还，宗族劳其归，因言苏黄门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独尔，所寓之屋亦黄门旧宅。既葬二十八年，内翰洪公景卢方志其墓。当在枢府日，洪为编修官。

立皇子诏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书，受旨作《建立皇子诏》，曰：“朕荷天右序，承列圣之丕业，思所以垂裕于后，夙夜不敢康宁。永惟本支之重，强固王室，亲亲尚贤，厥有古义。普安郡王，寿皇旧名。艺祖皇帝七世孙也。自幼鞠于宫闱，嶷然不群，聪哲端重，阅义有立，亢于宗藩。历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实之懿，中外所闻。朕将考礼正名，昭示天下。立爱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伦而厚风俗也。稽考前宪，非朕敢私。”上读之称善，又令制字以赐，未几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志中，仍首载当时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富碑之体。

宏词取人

族叔初试宏博，以所业投汤岐公。时季元衡南寿待制亦投文字，汤尝师之，初许其夺魁。一日谓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当处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七夫人

蔡卞之妻七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煇在金陵，见老先生言，荆公尝谓：“元度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藉而然。”其后蔡唯知报妇翁之知，不知掩妇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后世，其于报也何有！

行脚僧

七夫人者，一日于看楼见一僧顶笠自楼下过，问左右：“笠甚重，内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叹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不顾而去，异夫巡门持钵者。

觞客欢洽

合堂同席以觞客，客非其人，则四座欢不洽，而饮易醉，返以应接为苦。《选》诗："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或欲易"从军"为"饮酒"。饮酒欲欢，无由自醉，得劝则沉湎，劝尤在乎劝侑辞逊之间。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劝；今则巡杯止三，劝则无筭，颠仆者相属，不但沉湎而已。亦见风俗随时奢俭之不侔，然一席欢洽，全在致劝辞受之际。若杯行到手不留残，气固豪矣，于留连光景，似欠从容。是皆少年态度，老去夫何能为。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四

[redacted]

借书

“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后讹为“痴”，殊失忠厚气象。书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秘之，自示不广，人亦岂肯以未见者相假。唐杜暹家书，末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鬻为不孝，可也；借为不孝，过矣。然煇手抄书，前后遗失亦多，未免往来于怀。因读唐子西庚《失茶具说》，释然不复芥蒂。其说曰：“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秘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复何言哉！’妇曰：‘嘻，是乌得不贫！’”煇亦云。

藏书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惟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旋致蠹鱼之变。陈亚少卿藏书千卷、名画一千余轴，晚年复得华亭双鹤，及怪石异花，作诗戒其后曰：“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根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悉归他人。

造清疏数

造请不避寒暑，诚可讥诮。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谒，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隶属，但恃雅素，趑趄日进，怀漫刺俯首樊知客辈，固多不自爱重者。“宁使讶其不来，莫使厌其不去”，是为知言。

逐客

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张芸叟元丰间从高遵裕辟，环庆出师失律，且为转运使李察讦其诗语，谪监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词题岳阳楼：“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楼上久踟蹰，地远身孤。拟将憔悴吊三闾。自是长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烂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满平芜。试问寒沙新到雁，应有来书。”亦岂无去国流离之思，殊觉婉而不伤也。

张芸叟迁谪

芸叟迁流远适，历时三，涉水六，过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连。南京孙莘老、扬州孔周翰、泗州蒋颖叔、江宁王介甫、黄州苏子瞻、衡州刘贡父，皆相遇焉。说诗揽胜，无复行役之劳。未离江宁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数辈饮饯，游清凉寺。抵暮回，属营妓数人同舟，宛转趣赏心亭。未至，闻亭上有散乐声。逼而询之，乃府公讶妓籍疏索，俾申劾之。既见共载，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胜概，宜入画图。府公，陈和叔也。

碧云騢

“碧云騢者，厩马也。庄宪太后临朝，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备上闲，为御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毛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梅圣俞不得志于诸公间，乃借此名著书一卷，诋讥庆历巨公。后叶石林于《避暑录》尝办乃襄阳魏泰所著，嫁之圣俞。其略谓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盖亦未免置疑。邵公济，康节孙也，亦引圣俞闻范文正公讣诗云：“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尝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殊。”谓为郡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岂所以论文正者，以是又疑真出于圣俞也。煇旧得《碔砆录》一编，亦若《碧云騢》，专暴人之短。为人借去不归。

能容于物

王荆公初见晏元献，元献熟视无他语，但云："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语其有所出，或自为之言？"后识者谓荆公平日所短正在于此，何元献逆知其然耶？

从官荐自代

先人性坦夷，遇事即发，无一毫顾避。亲戚有初除从官来见，首询：“荐何人自代？”答以张安国。先人曰：“不易荐拔寒素，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何待荐也！”退而先人复言：“且如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若捐高赀，榜下脔状元，何难之有！”

四六翦裁

四六应用，所贵翦裁。或属笔于人，有未然，则当通情商确。建康王元枢初以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除试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权”字，辞免奏札第及起曹，议者疑焉。托一故人草谢表，内一联云：“百工之事，兰省遽冒于真除；一札之书，花砖复遵于故步。”王改作散句：“兰省遽接于英游，花砖不失于故步。”翦裁固善，然“花砖”宜贴“故步”，上句或谓似稍偏枯。

唐子西复官表

顷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时寓公曲肱熊叔雅来见先人，偶案间置此书，顾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谢复官表》，首云：‘始以为梦，既而果然。’语简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诲煇曰：“前辈观书，不苟简类如此。虽一览亦记篇目，后生岂可不勉！”

焦坑茶

先人尝从张晋彦觅茶，张答以二小诗："内家新赐密云龙，只到调元六七公。赖有家山供小草，犹堪诗老荐春风。""仇池诗中识焦坑，风味官焙可抗衡。钻余权幸亦及我，十辈遣前公试烹！"时总得偶病，此诗俾其子代书，后误刊在《于湖集》中。焦坑产庾岭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后水，焦坑新试雨前茶"，坡南迁回，至章贡显圣寺诗也。后屡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为重。"包里钻权幸"，亦岂能望建溪之胜。

密云龙

煇出疆时，见三节人，或携建茶，沿涂备用。而虏中非绝品不顾，盖榷场客贩坌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赍以归。夷狄尚尔，矧中国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鉴别，每相夸诩，唯恐汲泉不活，泼乳不多，啜尝而乏诗情也。自熙宁后，始贵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供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一日慨叹曰："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来道我要密云龙，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麻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余夸，贵重如此，独遗所谓密云龙。岂以"贡新"易其名，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叶石林云："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大小团袋皆绯，通以为赐，密云龙独用黄"云。

拆洗惠山泉

煇家惠山，泉石皆为几案物。亲旧东来，数闻松竹平安信，且时致陆子泉，茗碗殊不落莫。然顷岁亦可致于汴都，但未免瓶盎气，用细沙淋过，则如新汲时，号“拆洗惠山泉”。天台山竹沥水，断竹梢屈而取之盈瓮，若杂以他水则亟败。苏才翁与蔡君谟辟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少劣，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此说见江邻几所著《嘉祐杂志》。果尔，今喜击拂者曾无一语及之，何也？双井因山谷而重，苏魏公尝云：“平生荐举不知几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宁人，岁以双井一斤为饷。”盖公不纳包苴，顾独受此，其亦珍之耶？

馆伴应对

待之以礼，答之以简，与宾客言，或许是为得体。吕正献公以翰林学士馆伴北使，虏颇桀黠，语屡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隐密询之曰："北朝尝试进士，出《圣心独悟赋》，赋无出处，何也？"虏使愕然语塞。专对之次，虽曰合成修好，唯恐失其欢心；若彼稍乖恭顺，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于交邻遇客，初无忤也。

汴都旧事

祖母太夫人，慈圣之后，暇日与子孙谭京都旧事：政、宣间，以戚里数，值诞皇子，入内称贺。盛饰群立于露台，人各许携一从婢。起居毕，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钗金银，俾众婢争夺。或共得彩端，即裂为二。俯拾次，多遗钗珥之属，殿上观之为笑乐。有惠捷者重负而归，亦有徒手无一物者。时盛暑，以一镀金钱于御廊得水一杯。其锡赉殊不多，破费随尽。因叹南渡后不复见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为武惠燕王五世孙。

萧注人伦

萧注，字岩夫，临江新喻人。熙宁中，上殿奏对罢，上问："今臣僚中孰贵？"曰："文彦博。"又问其次，曰："韩琦。"又问："王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一说裕陵问："文彦博跛履，韩琦嘶声，何为皆贵？"注曰："若不跛履与嘶声，陛下不得而臣。"又问："朕如何？"注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臣无得而言。"又问："卿如何？"注曰："陛下以为贵则贵矣，以为贱则贱矣。"注累任边要，以知人自许。上曰："闻卿有袁、许之学。"因问韩绛、王安石、冯京，注曰："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然不如绛得和气多，惟和气能养万物。京得五行之秀，远之若可爱，近之若廉隅。"见本传。

修图经详略

近时州郡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扬州为淮甸一都会，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观通叟，考古验今，摭事千余条，效《汴都》以为赋。今馆中及扬州有本。煇每谓建康六朝故都，又为代邸兴王之地，亦应揄扬以亚《雅》、《颂》。虽闻江宁尉崔礼者尝有此作，而文不足起其事，后未有继之者。煇尝言于故人王锡老，深以为然，且有此意。未几，锡老去为潭州之土。

雁燕

世谓雁为孤，而不曰双；燕曰双，而不曰孤。以雁属乎阳，燕丽乎阴；阳数奇，阴数耦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盖亦有时而不孤。燕虽有“于飞”之语，古今赋咏，何尝必及于双。曰孤曰双，岂止以奇耦言之耶！

两学人物

承平时，两学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辈出，为国之华；群居燕处，虽一时谑浪之语，人皆喜闻而乐道之。尝见前辈说数事：元祐间，敏求斋有治《春秋》陈生与宋门一倡狎。一日，会饮于曹门，因用《春秋》之文题于壁曰：“春正月，会吴姬于宋。夏四月，复会于曹。”有继其文戏之曰：“秋饥，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谓财匮当有饥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语，亦切中后生泆游迷而不返之病。

章持及第

绍圣丁丑，章持魁南省，时有诗：“何处难忘酒？南宫放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绍兴间，秦伯旸魁多士，汪彦章启贺其父，以“南宫进士”对“东阁郎君”，尚疑为讥己，其敢显斥如前之诗乎？韩持国维宝元间偕兄弟应进士举，预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韩家四子连名”之嘲，盖以其父忠宪公见在政路也。时殿试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后遂不复试，而兄弟皆再登第。故潞公荐公，谓南省曾预高荐。继历内外制，知贡举，至登门下省，不更赐出身。初亦召试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孙元吉尚书，特书此于《桐阴旧话》甚详。贵游子弟，当考其素业，不应例待以膏粱。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显。

赐监生酒

元丰间，驾往国子监，出起居，有旨：人赐酒二升。诸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圣旨得饮。"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楼击鼓者。因是遇赐酒即拘卖，以钱均给。以是知自昔国学有酒禁也。

倭国

　　煇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飘泛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滨杓水通身浇淋，面四方呼其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便风以归。

茶器

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马温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往。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闻其言，遂留合与寺僧。茶宜锡，窃意若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味易损。岂亦出杂以消风散意，欲矫时弊耶？《邵氏闻见录》云：温公尝同范景仁登嵩顶，由轘辕道至龙门，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楼，临八节滩，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携茶游山，当是此时。

吕申公茶罗

张芸叟云：吕申公名知人，故多得于下僚。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银，一棕榈。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榈，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申公，温公同时人，而待客茗饮之器顾饰以金银分等差，益知温公俭德，世无其比。

史传是非

史传褒贬，成是败非，其来有素。人之行，孰先于孝悌。项羽欲烹太公，汉高祖发“分羹”之言，其于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夺长嫡，推刃同气，其于悌也何有？脱使项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恶，史册何以书之？特高祖、太宗，功胜于德耳。

辟置幕属

建、绍兵兴日，帅臣许辟置幕属。既素为知己，其于婉画，禆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帅如故事，他皆命于朝，宾主邈不通情，殆与郡县官等。阃寄兵谋，无从咨访；川泳云飞，岂复有相得之乐！缓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于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盖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须可为己师者乃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盖为我敬之为师，则心怀尊奉，每事取法，庶于我有益耳。”庞庄敏守郓、守并，皆辟司马温公为通判。罗致大贤佽助，一时皆然。

修锁

韩魏公门人有击关夜出者，阍吏不得赂，诘旦以锁损诉于公。公曰：“锁不堪用，付市买修来！”滕达道为范文正公客，公镇南阳，每宴客，达道必出追妓。文正虽不乐，终不禁也。时谓非二公之贤，岂容不拘小廉曲谨之士。前哲宽厚类如此，是亦报杜书记平安之义。

宫人斜

唐内人墓谓之宫人斜，宫人斜见宋次道《春明退朝录》。四时遣使祭之。“唯应四仲祭，使者暂悲嗟”。令狐楚诗也。“荒凉城南奉先寺，后宫美人官葬此。角楼相望高起坟，草间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冢，青石浮屠当丘垅。家家坟上作享亭，朱门相向无人声。树头土枭作人语，月黑风悲鬼摇树。宫中养女作子孙，年年犊车来做主。废后园陵官道侧，家破无人扫陵域。官家岁给半千钱，街头买饼作寒食”。此元丰中张文潜《留题奉先寺》诗。煇季女葬临安北山僧舍，四五年来，每值春时往视，寺之两庑，皆内人殡宫。徘回次，未尝不长哦此诗也。煇复得历阳所刊唐《张文昌乐府》，《北邙山篇》云：“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人间柱下石。陇头松柏半无主，地下白骨多于土。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窠巢上树。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古今名胜，赋咏孰工，览者当自得之。

独活石脾

王右军帖云：“独活无风则摇，有风不动；石脾入水则干，出水则湿。”出水则湿可见，入水则干何自知之？近年《夷坚戊志》序，其略云：叶晦叔闻于刘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未能死，遇其开口吸水时，适木工在，乃取斧斨斫鱼。鱼觉痛，跃身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或戏难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谈此事于世乎？”颇类前说。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五

[redacted]

陈东

陈东，字少旸，太学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纪丞相，力诋汪、黄，建炎元年，死于应天府。被逮之际，作遗书寄其家，区处后事甚悉。死生之变亦大矣，神识殊不乱。其帖今在其外孙括苍潘景夔家。顷年，许右丞翰为作哀辞，具著本末。少旸初不识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庙。同时上书被行遣者欧阳彻，抚州人。高宗临朝，尝曰：“朕即位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各赠承事郎，与有服亲迪功郎一名，犹未足称朕悔往之意，可各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二名，拨赐官田十顷。”建炎三年，又诏：“张悫，古之遗直；陈东，忠谏而死。二人皆葬镇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呜呼，哀恤之典至矣！少旸死之后，其家但仰给赐田。彻字德明，靖康初虏犯阙，请质二子二女而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不报。死时年三十三。又有进士徐晖，乞借官入虏奉亲王归，诏假晖通直郎往使，亦卒无闻。

兰亭序

《兰亭序》“丝竹管弦”，或病其说；而欧阳公记真州东园“泛以画舫之舟”，南丰曾子固亦以为疑。

文体二

“司马迁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为多，以多为少。唯唐陆宣公得迁文体。”苏子容魏公云。

“为文之体，意不贵异而贵新，事不贵僻而贵当，语不贵古而贵淳，事不贵怪而贵奇。”宋元献公序云。

夕阳楼

中山府有夕阳楼，燀出疆日，骑马自楼下过。在城之隅，规制甚小。然郑州亦有夕阳楼。临安、颍州、汉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赏心亭，扬州亦有赏心亭。名虽同而显晦异。尝记小词：“夕阳楼上望长安，凭栏干。”或改为“凭栏干，望长安”，谓中山夕阳楼也。沈存中云：“章华台、乾溪，亦有数处。”

重刻醉翁亭记

淮西宪臣霍汉英奏：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时崇宁三年也。明年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亭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汉英遗臭万世，臣僚亦应同科。政和间，潭州倅毕渐亦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从之。

大观东库

大观东库物，有入而无出，只端砚有三千余枚。张滋墨，世谓胜李庭珪，亦无虑十万斤。

蜂儿

蔡京库中，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黄雀鲊自地积至栋者满三楹，他物称是。童贯既败，籍没家资，得剂成理中圆几千斤。“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纪一律。

徐东湖

东湖徐师川俯绍兴初繇谏垣迁翰苑，赞幾命。㷇乾道丁亥在上饶，从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诗已板行，他无存者。久而得奏议于残编断简中，猥并错乱，不可读，乃为整缀成十卷，附以杂文一卷，写以归之。公视山谷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贽见，盛称渊源所自，公读之不乐，答以小启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及观序《修水集》"造车合辙"之语，则知持此论旧矣。

二道人

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麓间，遇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既入，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潇洒。顾使臣：“此何人？”对以苏学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道人相视而笑，曰：“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坡曰：“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煇顷得诗话一编，目曰《汉皋》。王季羔端朝尝借去，亲为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说，《汉皋》所书也。一小说云：汉皋，张姓，不得其名。

海棠诗

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奴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诗中黄四娘。

朔庭苦寒

使虏者，冬月耳白即冻堕，急以衣袖摩之令热，以手摩即触破。燀出疆时，以二月旦过淮，虽办绵裘之属，俱置不用。亦尝用纱为眼衣障尘，反致闭闷，亦除去。然马上望太行山，犹有积雪。同涂官属有至黄龙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冻宜然。凡冻欲死者，未可即与热物，待其少定，渐渐苏醒，盖恐冷热相激。

秀水闲居录

雪川朱鲁公丞相，著《秀水闲居录》，一编之内，于南渡诸公行事，贬驳殆无全人。其公论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名贤辈行

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尝记秦楚材内翰守宣城，一族叔见于公厅稠人中，叙至次，乃举小字以审之。今则拜礼施于显宦，则有佞贵之嫌，为父执者，亦恐凭藉而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劣丈

王元之之子嘉祐，为馆职，平时若愚呆，独寇莱公知之，喜与之语。一旦，问嘉祐曰：“外人谓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莱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自称为“劣丈”，未之前闻。

家塾

典家塾难，其人严则利于子弟而不能久，狎则利于己而负其父兄之托。顷一巨公招客训子，积日业不进，踧踖欲退。巨公觉之，置酒，泛引自昔名流后嗣类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后人岂应复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张无垢子韶云：“某见人家子弟醇谨及俊敏者，爱之不啻如常人之爱宝，唯恐其埋没及伤损之，必欲使之在尊贵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点欺心，其鄙下刻薄，亦为劝戒太息而感诱之。此平生所乐为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为隆杀，亦可笑矣！”浑然忠厚之气，可敬而仰之。

发蒙师

或谓童稚发蒙之师，不必妙选。然先入者为之主，亦岂宜阔略。世谓《初学记》为“终身记”，盖亦此意。

渡金山

韩蕲王在镇江，一日抵晚，令帐前提辖王权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恳给浮环，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叵测，疑为鬼物。诘得其详。以手加额，因指适所历处，皆鼋鼍窟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贵。”权后果建节。

军中饮

蕲王每与军官饮，用巨觥无筭，不设果肴。王权一日窃怀一萝卜，蕲王见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馋！”俾趋前，以手按其额，痛不可忍，随成痕肿，既乃复与之饮。二说得于权之子处智。

荐二帅

张循王罢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见，言：“有少事烦郡王，建康、镇江军皆阙主帅，请荐其人。”唯唯而退。越旬申言之，张辞以居闲之久，旧部曲不相闻，未有可荐者。秦曰：“教郡王荐翰林学士，则难；荐将帅，职也。”张逼不得已，以刘宝、王权名上。二人皆旧隶韩王军。

幸第

绍兴驾幸循王第，过午尚从容，循王再三趣巨珰辈乞驾早归内，皆莫测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岂不愿万乘款留私第为荣，但幸秦太师府时，未晡即登辇。"闻者叹服识虑高远。二说得于循王之侄子安。

随侍子弟

子弟随侍父兄显宦，不患人事不熟，议论不高，见闻不广，其如居移气、养移体何。一但从仕，要当痛锄虚骄之气。昔之照壁后訾相人物、指摘仪度，见其或被上官诋诃、进退失措者，莫不群笑，声闻于外，及今趑趄客次，庭揖而升，回视照壁后窃窥者，即前日之我也。

丹砂变雉

李才元大临，元祐间知汝州，时辰州贡丹砂，道叶县，遗其二箧，乃化为二雉，斗山谷间。耕者获之。人疑其盗，县械送州。才元识其异，讯得实，始免耕者。砂能变化，可谓异矣。夫识其异，其谁嗣之？

茶山诗

“似病元非病，求闲方得闲。残僧六七辈，败屋两三间。野外无供给，城中断往还。同行木上座，相与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诗。茶山，上饶名刹也。煇在上饶三四年，日从寓士游，遍历溪山奇胜。廖明略、徐师川、吕居仁、郑顾道、曾宏甫诸公，风流未远，邦人类能道之。煇尝欲裒集赋咏为一编，目为《玉溪唱酬》，以侈一时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封妾

“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唐郑光镇河中，宣宗欲封其妾为郡夫人，上表辞焉，书记田绚之辞也。宣宗大喜，曰：“谁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绚对，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进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爱，恨无自以致其上僭，肯辞朝命乎？顷年见长上说元符间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请再娶，乃以嬖妾出之于外，而托言仕族女。事闻，重黜之。得不有愧于郑光乎？

定器

煇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甆器，色尤鲜明。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甆，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辛巳扰攘

绍兴辛巳冬，胡马饮淮，煇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捷音日驰，后生辈喜跃，独老成人有忧色，言顷岁扰攘，三镇失守，何尝不日报捷于外路。一日，传虏酋有来日早炊玉麟堂之语，闻者震骇。且日见俘获系路，气象不佳。未晡，坊巷皆执兵捍卫，如是者一月。未几，遂有“鸣镝”之变，为夷狄戒，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时，胡王死，其母囚，后又助北汉拒周，诸部力谏，而虏主强之，燕王述轧因众心弑虏主而自立。干纪妄动，其报如此。与完颜亮之事同。

李宝海道立功

李宝海道与虏人战，见其舟皆以油缬为帆，舒张如锦绣，未须臾，喷涛怒浪，卷聚一隅。此以火箭环射之，箭之所及，烟焰随发。既败，走捷以闻。遣使锡赉甚渥，赏功建节，御书“忠勇李宝”四字于金缠干旗上以宠之。

修敬祠堂

方务德侍郎，受知于张全真参政。后每经毗陵，必至报恩院张之祠堂祭奠，修门生之敬，祝文具在。洪庆善尝入梁企道阁学幕府，后守番阳，企道夫人尚在，岁时亦以大状称“门生”以展贺。士夫并为美谈。张文节知白在桑赞幕下，桑识其必贵。祥符中，文节为京西漕，桑已死，葬济州，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扫。诏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献之知，每至范氏，必拜于家庙，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事其子弟。狄乃武将能知义不忘恩，可书也。先人云：前辈闻知己讣音，必设位以哭。东坡诗：“白酒真到齐，红裙已放郑。”谓有香泉一壶，为乐全先生服，不作乐。后汉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丧，解官归。唐杜审言为崔融所奖引，融死，杜为融服缌麻。裴任与郑馀庆友善，任卒，郑为行服，见孔常父《杂记》。

寿酒

洪守番江日，先人为郡幕，时祖母留乡里，洪每值正、至，必以书送寿酒，外题“状上太夫人”，凡僚属有亲者皆然。先人既以书谢，翌日再展状谢。此等礼数，度前哲常行之，特今为创见。

贯休罗汉

向见苏后湖之子扶携古画罗汉十有六入关，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余年。大父昔在庐山下，一日，闻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携画谒之，求题尊者名号。时死心禅师住归宗，一见笑曰：‘夜来梦十六僧求挂搭。’命洒扫新浴室陈焉。死心倡之，山谷书之。”扶又言：家有码磁盂，用以日饭一尊者，一失具饭，太夫人夜必梦求斋。其灵异如此。尝与友生葛庆长力赞其藏去，以俟识者。后闻归京尹赵渭师矣。继闻赵复有所献。庆长恐此画不再觌也，乃约韩体作《罗汉画记》。煇在上饶玉山，见贯休所画十六罗汉像，世传有三本，独此为真。煇不识画，未敢为然。贯休初画古罗汉止十五尊，或以为问，乃以己貌足之。

清晓图

米元晖善画，能以古为今，盖妙于薰染缣素。先人在丹徒，米尝以自画《寒林》见予，为好事者袖去。先人复得于元晖少年所作《楚山清晓图》，尝上于御府，今犹可想像为之，病懒，未暇也。

牧牛影

元晖尤工临写。在涟水时，客鬻戴松《牛图》，元晖借留数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后客持图乞还真本，元晖怪而问之曰：“尔何以别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也。”江南徐谔得画牛，昼啮草栏外，夜则归卧栏中。持以献后主煜，煜献阙下。太宗示群臣，俱无知之者。惟僧赞宁曰：“南倭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腊中有余泪数滴，得之和色著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烧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牧童影岂亦类此而秘其说？

王右军帖

老米酷嗜书画，尝从人借古画自临搨，榻竟，并与真赝本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巧偷豪夺，故所得为多。东坡《二王帖跋》云：“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因借以讥之。旧传老米在仪真，于中贵人舟中见王右军帖，求以他画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据舷欲赴水，其人大惊，亟畀之。好奇喜异，虽性命有所不计，人皆传以为笑。

唾砚

曾祖殿撰，与元章交契无间，凡有书画，随其好即与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砚，非世间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识之。"答曰："公虽名博识，所得之物真赝居半，特善夸耳。得见乎？"元章起，取于笥。曾祖亦随起，索巾涤手者再，若欲敬观状，元章顾而喜。砚出，曾祖称赏不已，且云："诚为尤物，未知发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点磨研。元章变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后倨？砚污矣，不可用，为公赠。"初但以其好洁，欲资戏笑，继归之，竟不纳。陈通乱后，偕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尝有题跋云："侍讲仁熟携顾、陆真迹、保大琴会于米老庵。"即此画，并《女孝经》是也。曾祖字仁熟，时守京口。唾砚事，吴虎臣《漫录》误书为东坡。

世德碑

曾祖视王荆公为中表，既干撰上世墓志数种，托元章书之，凡书三本，择一以入石，号《周氏世德碑》，置于杭州西湖上，文并书名“二绝”。绍兴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与之素厚，争之力，责以大义。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脱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毁乎？”尹谢焉。不然，危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满觉院，客打碑而卖者无虚日。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六

[redacted]

不书温成碑

仁宗御制《元舅陇西郡王碑文》，诏蔡襄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复诏以书，辞不奉诏，曰：“此待诏职也。”蔡京政和间以师臣之重撰《明节皇后墓铭》并记，书与题盖皆出于己而不知辞。近方见其墨迹于士友处，云得于鬻书者。时历七八十年尚存，许久无采取者，岂憎人憎及储胥耶？

榷酤

榷酤创始于汉，至今赖以佐国用。群饮者唯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也，为民之蠹，大戾于古。今祭祀、宴飨、馈遗，非酒不行。田亩种秫，三之一供酿财面蘗，犹不充用。州县刑狱，与夫淫乱杀伤，皆因酒而致。甚至设法集妓女以诱其来，尤为害教。龟山杨中立虽有是说，徒兴叹焉，曾无策以革其弊。

经总制钱

创比较酒务及收头子、牙契等钱，号“经制钱”，以助军费，宣和末陈亨伯起请也。后至绍兴五年，仿此亦收“总制钱”。初，陈经制两浙、江东，属杭州。陈通乱后，州县一切调度，悉资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费充经制移用钱，至今行之。陈后知中山府，死于兵。《陈亨伯传》书收“总制钱”自翁彦国始，熊子复所著《通略》辩其误。

元祐诸公日记

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帙，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时属淮上用兵，扰扰不暇录，归之。后未见有此书。

北郊斋宫

绍圣北郊斋宫告成，卜日乘舆出观。宰执奏：“臣等愿预一观。”翊日从驾幸北郊，仪卫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风霾，即开霁。进食，召两府、亲王入受福殿。既升殿，上由东朵殿步过东西庑，行自西朵殿还御座，宰臣以下从行。降殿召赐茶，又赐香药、小团茶，卫士以下皆赐花。晚召宰执、从官赐茶于明禋殿，退，升辇还内。北郊斋宫即会圣园为之，殿门与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后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间，东、西两朵殿各三间，又两挟屋三间。旁各有两阁：东曰司衣，曰司饰；西曰司寝，曰司仗。后有坤珍殿，嫔御在焉。坤珍后又有水殿、池沼、园囿，皆臣寮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观谷殿，曰登成。后又有更衣殿，有便门连斋宫后。一日，宰执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获与荣观。上笑曰：“殿宇亦别无华饰。”上又云：“外议谓使了多少金薄也！”故事：郊宫无屋，旋施幄帟，风雨不除。上命缮营。章惇以为斋宫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岁一郊，次舍费缣帛三十余万，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斋明以事天地，而为浮侈，朕岂不知之！宫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尝有此！”于是临幸，引惇遍视，上曰：“有金碧之饰乎？”惇惭谢。

卖卦陈二说

徽宗在潜邸，密使人持诞生年月，俾术人陈彦论之。彦一见，问：“谁使若来？”再三诘之，乃告以实。彦曰：“覆大王：彦只今闭铺，六十日内望富贵。”后以随龙官至节钺，其验如此。都人目曰“卖卦陈”。时又见郭天信者，亦以术显。靖康之祸，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时识者皆知必致夷虏乱华，不谓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说：端邸闻相国寺陈彦明数学，谈禄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问之，彦乃屏人告以“大横”之兆，且云事应在两月后，至期果验。初欲官以京秩，继乃补西班，积官至节钺。政和全盛时，或云彦尝以运数中微密告于上，徽宗为作石记，埋宣和殿下。又云彦亦有兄为辟雍士。前后二说不同，乃并书之。

上元二诗

东坡《上元诗》："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璧月挂罘罳，珠星照觚棱。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浩歌出门去，我亦归瞢腾。"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诗》："二年白玉堂，挥翰供帖子。风生起草台，墨照澄心纸。三年文昌省，拜赐近天咫。红蓼盼御盘，金幡袅宫蕊。晚为日南客，环堵隐乌几。朝来闻击鼓，土牛出城市。幽怀不自闲，欲逐春事起。安得五亩园，种蔬引江水。"二篇之诗，先后而作，何语意切类如此。煇在番江，于初寮孙稷处得公自监大名仓洎被遇登两地、建节帅燕遗文未板行者，如《睿谟殿曲宴》及《赏橘》律诗各百韵，铺张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尝见《立春》诗墨迹于洪成季尚书家。

初寮曲宴百韵

初寮进《曲宴诗》，序云：“臣比蒙圣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于睿谟外次，花巾丝履，进自东序，促武再拜，升即坐席。女乐数千陈于殿廷南端，袍带鲜泽，行缀严整。酒行歌起，音节清亮，乐作舞入，声度闲美，俱出于禁坊法部之右。于时腊雪新霁，风日研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宝槛，植千叶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开。’于是皆顿首曰：‘陛下神圣，能回造化，草木实被生成之赐，乃先时呈瑞，以悦圣情。’日既中仄，甫毕初筵，有旨许登景龙楼，由穆清庑外阁道以升。东望艮岳，松竹苍然；南视琳宫，云烟绚烂。其北则清江长桥，宛若物外。都人百万，遨乐楼下，欢声四起，尤足以见太平丰盛之象，群臣颂叹久之。既夕，复诏观灯于穆清，遂侍宴于平成，万炬层出，弥望不极，如星挂空，而光彩动摇于云海涛波之上。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耀璀璨，纵观环绕，则又睹合宫萧台，崇楼杰阁，森罗布濩。群臣心目震骇，莫有能测其机缄制作之妙。已而陪从天步，至会宁殿，琼铺珠箔，合沓炳焕，其所陈则虞御名音同。夏鼎，商盘纪甗，龙文夔首，云雷科斗，真若邃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亲取宝器，酌酒临劝，命宫嫔奏细乐于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错，手自分赐。载色载笑，雍容无间。群臣饮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归路观者如堵。他日称谢，陛下申谕一二辅臣，俾作诗以纪，而臣安中预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亲擢，备位政府，曾未阅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颂述，虽无诏音，犹当自效。惟是钧天帝所，昔人梦寐或有形开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历邃严，目击奇胜，顾尝以文字误被圣奖，且面命之，其荣至矣。”后尚有二十余字，常词也。书之以见国家闲暇，湛露惠慈之盛。《赏橘》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于李汉老之子，《曲宴诗》乃其父所作；刘季高云乃王履道也。曾亦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符离府库

隆兴改元夏，符离之役，王师入城，点府库，有金一千二百两，银二万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二万五千贯，米、豆共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见《符离记》。

外国章表

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间，从于阗求大玉，表至，示译者，方为答诏。其表有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五百国内条贯主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为难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丰四年，于阗国上表称“于阗国偻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语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玛瑙

政和三、四年间，府畿、汝蔡之间所出玛瑙，尚方因多作宝带、器玩之属。至宣和以后，御府所藏往往变而为石，成白骨色，悉为弃物，民间有得之者。竟莫测所以，特纪异尔。

不除太常卿

绍兴间，张扶少持繇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执奏太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国子祭酒。时祭酒虚位亦久，前驺接呼，赴监供职。学前居民惊惧，曰：“官来捕私酒！”传以为笑。元丰改官制，谏议大夫换太中大夫，前呵曰：“太中来！”都人骇避曰：“大虫来！”则知前已有此说。

养生修身

“神虑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唐处士张皋云。是为养生之要。范忠宣公亲族间子弟有请教于公者，公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笃修身之要。皆可铭于坐右。

煇僦居毗陵，屋后临河，地无尺许，俾仆治篱，方埋柱去浮土，见成贯小钱，止露四镮于外，仆亟手之，仅得十三，余随缩入地。仆复运锄，了无一物。信知无妄之财，不容辄取。十三钱置于佛室，寻失所在。昔洛中第宅求售，评直外复索掘屋钱，盖其下多有宿藏。张文孝右丞买宅，既偿其贾，复随所索与之。迨入宅，掘地得一石匣，刻镂甚工巧，中有黄金数百两，正酬售屋之直。

大理伪贡

曾祖侍绍圣经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时归明人观察使黄璘措置广西边事，招徕大理国进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帅臣究实。曾祖抗章言伪冒，忤蔡京意，乃落职宫祠。宣和改元，事白，黄璘得罪。御笔："周禾旁立里。首言其伪，责命改正，与理元断月日。"绍兴三年，宰执进呈广西宣谕明橐奏大理国进奉及卖马事，高宗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彼云进奉，实利于贾贩。进奉可勿许，令卖马可也。"宰臣奏："异时广西奏大理入贡事可为鉴，当日言者深指其妄，黄璘以是获罪。"盖谓是也。当亦载于《国史》。

送邹道乡

右正言邹公浩因言事贬谪，蔡卞奏乞治浩亲旧送别之罪。哲宗不从，三次坚请，乃置狱。谏议龚公夬云：“周某与方天若私论邹浩事，某以为难。天若非之，遂以语蔡京，京遽以闻，由是某等得罪。自尔，附会之人肆为攻讦，立起犴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与天若为之也。盖某与京始善而终睽，故京私欲报之。”龚之谏疏，大略如此。以是知曾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当京、卞用事日，一斥不复，而终外补云。

御炉炭

南渡后，有司降样下外郡，置御炉炭胡桃纹、鹁鸪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论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饮食且不择美恶，隆冬附火，止取温暖，岂问炭之纹色也！”诏罢之。宣和间，宗室围炉次索炭，既至，诃斥左右云：“炭色红，今黑，非是！”盖常供熟火也。以此类推之，岂识世事艰难。

江岸

钱唐边江土恶不能堤，钱氏以薪为之，水至即溃。皇祐中，工部郎中张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挥，专采石增修，众赖以安。邦人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宁江侯。有功于民则祀之，吴儿奉尝，其有替乎？

竹笼石

又一说：以竹笼石，丁晋公主之；易以薪土，陈文惠公之议。丁黜其说。徙公他官，而笼石为堤，岁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议，堤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尝筑长堤以御决河，人德之，号“陈公堤”。

丙午年入吴蜀

煇尝过庭，闻祖父奉直得于陆农卿左丞：欧阳文忠公有一记事册子，亲题："丙午年不入蜀则入吴。"后见洪成季文宪公之孙，言文宪尝问邵泽民："康节知数，公所闻如何？"曰："无他语，临终但云：丁未岁子孙可入蜀。"然建炎初吴地亦不免被兵，独西蜀全盛，迄今为东南屏蔽，益信斯言。康节先天之数，世可希万一耶？

舅姑

《春秋传》曰：“秦晋二国继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广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犹言舅姑也。”见《前汉书》。

郎潜

“郎潜”出张平子《思玄赋》：“尉厖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遇武，。”绍兴间某自郎迁卿，，久次，以启投秦丞相，有“郎久潜于省闼，卿尚少于朝班”之句，秦虽极称赏，竟不克入从。

贫富受赐

“贫人、富人并为客，受赐于主人，富人不惭，贫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贫人无以复也。”以此论之，自昔交际之礼，亦贵夫往返。见王充《论衡》。

苏林交情凶终

林文节子中，以启贺东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其褒美如此。后草坡责惠州告词云：“敕具位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肆怨诽。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幸恩，市井不为，搢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今言者谓某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极于丑诋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谓林同在馆，年且长，除不当先，林乃继除记注。后又为杭州交承，有三帖论开湖赈荒，浙东仓司石刻在焉。

遗留物

显仁上仙，遣使告哀北虏，并致遗留礼物：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银丝合十面，各实以玻璃、玉器、香药，青红拈金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箫一攒，象牙拍板一串，象牙笙一攒，缕金琵琶一副，缕金龟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时宗枢持节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贵人至馆，密饷金澜酒二尊，银鱼、牛鱼各一盘，尊、盘皆金宝器，并令留之。伴使致词竦贺，馆人以手加额上，谓前此未有，为特礼也。

虏庭玉钱

宣和五年，既从金人乞盟之请，明年，遣秘书省校书郎卫肤敏假给事中往贺虏酋生辰，竣事而旋。常贶外，别赠使介各一玉钱，虏主即宴坐起，离席躬奉之。左右传观，皆惊愕太息。钱之制如今之大者，其文皆蕃书，不可识，不知为何，礼重如此。时虏已萌寒盟，开兵端，岂虞我或觇其国，故外示厚礼，俾叵测欤？钱今藏卫氏。

审察

监司、郡守，岁荐所部吏关升磨勘，朝廷视为常式，第付铨曹施行，初不加省。间有特荐者，未即召对，及有升擢，则降审察之命。所谓审察者，审其人才，察其行谊。施于其职，可也；若山林隐遁之士，当路或以名闻，其肯冒昧而来，待人进退乎？绍兴三年，徐东湖以遗逸荐苏后湖，诏俾赴中书审察，苏力辞，乃得请。苏既辞审察之命，乃降以礼遣赴行在引见上殿指挥，卒辞之。

正身出头

后湖公隐居求志，高蹈一世，绍兴初屡征不起，仆辈见使者沓至，窃相语曰：“官中须要秀才正身出头。”

冷茶

强渊明帅长安，来辞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吃冷茶。”盖谓长安籍妓步武小，行迟，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晓所以，后叩习彼风物者方知之。又文勋除福建漕，陛对，翌日，上问辅臣：“记得有艺？”盖记其工篆学也。章申国对云：“会舞旋。”上遽云：“如此岂可使一路！”遂罢。“冷茶”、“舞旋”，皆非国论所宜及。顷得一小说，书王黼奉敕撰《明节和文贵妃墓志》云：“妃齿莹洁如水晶，缘常饵绛丹而然。”又云：“六宫称之曰‘韵’。盖时以妇人有标致者为‘韵’。”煇曾以此说叩于宣和故老，答曰：“虽当时语言文字间或失持择，恐不应直致是亵黩。然‘韵’字盖亦有说：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乃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时赵野春帖子亦有‘复道密通蕃衍宅，诸王谁似郓王贤’，亦迎合之意也。”

阚亡投刺

正、至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令人持马衔，每至一门撼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诬者，出视之，仆云：“适已脱笼矣。”吕荥阳公言：“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于作伪，且疏拙露见为可笑。”司马温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也。”“脱笼”亦为京都虚诈闪赚之谚语。

禁苑花竹

宣和间，钧天乐部焦德者，以谐谑被遇，时借以讽谏。一日，从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诘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在涂之远，巴至上林，则已焦矣。”上大笑。亦犹“锹、浇、焦、烧”四字之戏：掘以锹，水以浇，既而焦，焦而烧也。其后毁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谶也。

东西园

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公相，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语闻，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诋公相之非，特同辈以飞语嫁其祸云。

遇郊任子

正郎初遇郊，止得荫子，不及他亲，法也。元祐中，黄鲁直应任子，特请于朝，舍子而先侄，后遂为例。东坡荐黄自代之词："瑰琦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当郊，该荫补而累奏其子者有之。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七

[redacted]

生日押赐

王荆公当国，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礼物。雱言：“例有书送物，阁门缴，申枢密院取旨，出札子许收，乃下榜子谢恩。缘父子同财，理无馈遗，取旨谢恩，一皆作伪。窃恐君臣父子之际，为礼不宜如此。乞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并不用此例。”从之。至当之论，后皆遵行。顷见老先生言：　　此出荆公意，奏检亦公笔，特假雱名尔。雱字元泽。大观元年诏：“赐使相以上生日器币，故事止差亲戚，殊失宠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洮河开边

元泽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盖取诸此，靖康沧海横流之变，萌于熙宁开边。书生轻锐谈兵，贻天下后世祸患，可胜慨哉！

丈人

《蜀先主传》载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之语，裴松之注：“按：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后呼丈人为“外舅”，其本此乎？然《汉·匈奴传》书且鞮单于云：“汉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语止为尊老言，非专指妻之父则可；若谓古无丈人之名，后学窃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峰，故俗于妇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贵

生而富贵，穷奢极欲，无功无德而享官爵，又求长寿，当如贫贱者何？若又使之永年，为造物者无乃太不均乎？履富贵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汴河遗物

靖康乱后，汴河中多得珍宝，有获金燎炉者。以尚方物，人间不敢留，复归官府。扬州仓卒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兴国中，郑州修东岳庙，穿土得玉杵臼以献，亦五代乱离时之物。金玉没于地中，盖亦有时而复出。

恩科议姻

朴楸翁《陶朱集》载："闽人韩南老就恩科，有来议亲者，韩以一绝示之：'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朴楸，单父人，尝宦于政、宣间。或云陈君向也。

曹武惠下江南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帅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杀。"曹后梦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赐汝城中人为汝子孙。"故其后繁盛，今虽湮微，犹应出两府。曹泳景游尝语此，两府其自期耶？煇家远祖，国初知江州，属曹翰屠城之初，遗骸遍野。乃对庐山作万人冢，仍自为记。德既及于枯骨，或谓后嗣当有阴报。有相先墓者，言亦当出神仙。高叔祖讳恪字执礼，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乡荐，一旦舍去。传道于徐神翁，自称赤局先生，灵异不可具述。乡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绘其像。神翁书赞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补；土木形骸，神气可取。"宣和诏，不起，锡守静处士之号。群从记其事迹甚详，兹不具载。虏犯淮甸，亦知守静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隶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箧无底，取钱常不竭。后随先生羽化。

阳关数条

阳关，去长安一万里，汉将杨兴败走出此关，因以为名。长安城东，出南头名霸城门，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门。见《三辅黄图》。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宫。谓其下有甘泉水。"见《战国策》。邯郸属磁州。邯，山名；郸，尽也，言邯山至此而尽。以城郭字皆从邑，故作"郸"。见《寰宇记》。金城郡，一曰筑城得金，一曰取其坚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谓登尧山见都。酒泉，谓泉如酒。并见《地里志》。此数条，皆因人有问，检示之，非特出也。

交印避忌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为藩镇开府，犒劳将佐，宰杀物命设。恐伤物命固然，何独此三月？岂以浮屠氏谓此九十日为斋素月耶？不经之甚。御笔除擢，无非日下供职，何尝问日辰利不利。或曰： 历日上所书黄道，假也；君命到门，真黄道也。

常平

常平备凶荒，立法甚严，而米斛有以陈易新之条，州郡恃以借兑。先人任信幕，后守不偿前欠，一旦漏底，官吏并送邻州勘鞫。先人亦坐失于催促拨还，科公罪笞，不理遗阙。二十年后，因同时坐累，该改秩，为铨曹留难索案。至朝廷时，宗衮益国公参大政，从容见语："近见先丈常平伏辩，既不曾佥书，何亦被鞫？"煇因言州郡刑狱冤滥，有司以被朝命，虽知不曾着字，盖亦行三问，岂容不承？罪及无辜，大率类此。退而思之，先人尚无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于今日矣。自昔初除执政，例荐所知三两人。建康王元枢初得政，首以先人名闻，乃自临安管库除江东漕司干官。见次一任，屡更使长，皆欲发文字，力辞之。竟终于选调。

四路墨宝

煇尝于郑旸叔霈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为“五路墨宝”。郑既录碑之全文，刓泐者缺焉，且附己说。欧阳《集古》考究未备者，间有辨正。类为数巨帙，考证良备，悉上秘府。其副因借留数月归之。第录其目并其说，前后亦得其汉刻十数种。旋为亲党沈虞卿取去。郑乃同州死事骧之子，绍兴间尝历四川监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从，于墨宝订正有助焉。且出数小纸细书，皆李订正之语。前汉碑固多，晋碑亦绝少，盖晋制三品方许立碑。

秦汉碑刻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时盖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秘惜。兵火后，散失一无遗者。刘季高侍郎尝语先人：顷年蒙嘉其好古，辍赠甚多，皆秦、汉间物，在今日为艰得。语次亦尝询其名件，岁久复忘之。

没字碑

绍兴九年，虏归我河南地。商贾往来，携长安秦汉间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价。故人王锡老，东平人，贫甚，节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语共游："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顾无一字可辨，王独称赏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没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笃也！"一笑而散。

玛瑙盘

唐裴行俭破外国，得玛瑙盘，广三尺，出以示将士，为军吏捧盘升阶，跌而碎之。叩头流血请罪，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罪？”国朝韩魏公得二玉杯、玉盘，觞客次，籍以锦，置于案，为执事者触案，碎于地。非但一时略不变色，竟无追惜之意。与夫吕文靖俾小姬擎宝器入书室，故戒及门若足踣而仆，试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合符节。

坡教作文

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又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今视坡集诚然。

石林三戒

叶少蕴云："某五十后不生子，六十后不盖屋，七十后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于洪庆善。

吉阳风土恶弱

从叔其乂守吉阳，到官，书报：“此行再涉鲸波，去死一间。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僚属一二，皆土著摄官，不可与语。左右使令辈，莫非贷命黥卒，治稍严，则为变不测。地炎热，上元已衣纱。果实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异花，此外色色无之。东坡言昌化不类人境，以吉阳视之，犹为内郡，不但饮食不具、药石无有也。”又书云：“一日出郊，见横巨木于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从者，不肯言，再三诘之，方言：前政某殁于此，属无周身之具，用此殓殡。或扣：有巨木，何无板？答以素无锯匠。”后知因此感动，得疾丐归。行至琼管，竟殂。三女继亡，诸丧皆寄湖广不得归。备书之，为行险远宦者之戒。《南海录》言：南人送死者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大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敛于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敛手足形骸，诚重不幸也！

曹王母

唐太宗立皇子明为曹王，母杨氏，巢剌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崩，欲立为后。魏郑公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为累？"虽从谏而止，迹可掩乎？不能正之于始，其后高宗之于武后，明皇之于杨妃，顾传家法，不以为恶。若郑公之敢谏，孰能继之？

唐帝像

舅氏张必用，家藏唐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笔。巾裹红袍，年祀悠远而色不渝。独明皇像别为一帧，幅巾跨马，左右侍卫单寡，有崎岖涂路之状，题云《幸蜀图》。然僖宗亦尝幸蜀，未知孰是。蔡絛《铁围山记》，书徽宗尝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赐阁下，臣下观者窃谓非佳兆。世所传，其摹本欤？

卧榻缕金

天圣七年，诏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床榻。至宣和间，蔡行家虽卧榻亦用滴粉销金为饰，赵忠简公亲见之。其奢俭不同如此。

葛公坐亡

先人任江东漕幕，与葛公谦问为代，文康公孙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应以无心，文采外深契禅悦。后倅毗陵，遇煇以通家子弟。一日，见语："人生腊月三十夜，要当了了，方见平生着力处。"始意如平时举葛藤尔。别数年，公守临川，一日，属微疾，忽索笔书偈曰："大洋海里打鼓，须弥山上闻钟；业镜忽然扑破，翻身透出虚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昼之有夜；无足怪者。若以道论，安得生死；若作生死，会则去道远矣。"语毕，端坐而逝。笔势遒劲，其家版行。超脱如此。东坡论陶渊明云："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涉生死之流哉！"煇于葛亦云。葛名郯。

僧谭祸福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燀命之八字也。顷遇一老僧谈五行，见语："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无壬戌，不致竟老穷薄。退神用事，多失机会。然福不成福，祸不成祸，所得者寿数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辈伪传亲知言至门，出见觉非，忽言奉圣旨追对公事。时以永嘉林氏争分，方兴制狱，初不持文引，乃随以往。中无所慊，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门外，坐于一室。*后知为总辖房。*已见灯，二辈*后知为府皂。*询扣年甲、乡贯、来历，往返者五六。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摧谢，送出门。盖悟其非也。一时叵测。既归，议诉于府尹赵子和。尹云制院谬误，所谓总辖使臣者，亦宛转致恳，谓已科决元所遣之吏。盖本逮永嘉周和泰，"错认颜摽作鲁公"也。亲旧见晓，既京尹护失，孰信其枉？后两日，制狱事亦已。复自念，与传记所书入冥误追放还境界无异，特幽明殊涂尔。平生横逆，莫此为甚。当是时，庙堂禁从，有知己闻之，第骇愕而已。己酉终岁，灾屯无所不有，特未溘然，又留残喘。至今事定，却有风声鹤唳之警。虽云气数实使然，益信老僧"祸不成祸"之说，且为官府追逮不审之戒。

大暑去酷吏

尝闻范鲁公质暑中所执扇，偶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两句于其上。或见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此弊。”公后见周祖，首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以因缘为奸。周祖特诏详定，是为《刑统》。州县司刑宪者，若人人以鲁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狱之为惧！

僧道数

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乃绍兴二十七年礼部见注籍之数。时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余年，其复有所损益欤？绍兴间，福建大刹有申所属，谓积下度僧钱若干，乞备申举以献助，乞量给度牒三两道。盖尝试也。时议者谓宜依所请，第令具戒腊最深者三五辈以闻，并与师号，以伐其谋。淳熙间，执政进呈江州置驻泊军，因依赵雄奏：昨已准宣谕卖度牒非佳事，今湖广总领所岁有给降度牒定数，不知绍兴年间不曾给降，亦自足用。岂绍兴间未有江州军耶？雄奏：今契勘江州军，自绍兴三十年创置，以万人为额，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张孝祥建议：自恭人至孺人，邑号分等第立价，许贵家妇女及妾投名书填，则数百千万不日可办。于以佐国用，较以度牒，生齿不削，户口不耗，仍不为民之蠹。虽曰得策，终以鬻爵以诱妇人，名器轻假，而不果行。

钱谱

煇家旧藏《历代钱谱》十卷，乃绍圣间李孝美所著，盖唐人顾烜、张台先有纂说，孝美重修也。周、秦后钱之品样，具著于帙，是特见于形似尔。亲党洪子予，收古泉币数十百种，自虞、夏以降，一无遗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据。大抵古钱轮郭皆重厚，叩之有声。虽王莽小钱，名径六分、重一铢，然亦不致轻薄。岂上古鼓铸但求精致，初不计铜齐耶？洪死，尝叩其子，云：“悉举入棺矣。”或言其家虑为势力者攘取，故为之辞。

顺天得一

元丰间，庞懋贤元英为主客郎，尝著《文昌杂录》，内一条，以不知“得一顺天钱”铸于何代为言。书成后，又言：“近得于朝士王仪家有《钱氏钱谱》，乃史思明所铸，初以‘得一’非长祚之兆，乃改‘顺天’。”煇于洪氏见二钱，文皆汉隶，径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而李谱复云：“思明销洛佛铜所铸，贼平无所用，复以铸佛。今所余，伊、洛间甚多。”视钱之谱为详。以是知诚有益于未闻，好事者当裒诸家所谱，更考近世圜法沿革，萃为一帙，板行于世，不亦善乎！

王言有疑

尝得一告词云：“朕眷礼勋臣，既极异姓王之贵；疏恩私室，并侈如夫人之荣。以尔修态横生，芳性和适，会膺无恤之贵，终隆络秀之家。爰锡命书，靡拘常典。用肇封于大郡，俾正位于小君。往服宠光，益循柔履。”绍兴间，权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态横生”，或者于王言有疑。时勋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语亦有疑。

宰辅年甲

国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后者；范丞相己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处其先者。

名公下世

自昔名公下世，太学生必相率至佛宫荐悼。王荆公薨，太学录朱朝伟作荐文，以公好佛，其间多用佛语。东坡讣至京师，黄定及李豸皆有疏文。门人张耒时知颍州，闻坡卒，出己俸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乃遭论列，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虽名窜责，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栏，忽传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顾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却属老夫矣。”岂名素相轧而然，或传之过？

使高丽

宣和奉使高丽，诏路允迪、傅墨卿为使介，其属徐兢，仿元丰中王云所撰《鸡林志》为《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其说，盖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鸡林志》四十卷，并载国信所行遣案牍，颇伤冗长。时刘逵、吴拭并命而往，是行盖俾面谕高丽国王颙云："女真人寻常入贡本朝，路由高丽。如他日彼来修贡，可与同来。"颙云："明年本国入贡时，彼国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结约，兹为祸胎。

刘莘老诗

刘莘老丞相工诗，送安厚卿二人使高丽云：“杳杳三韩国，煌煌二使星。海神无暴横，天子有威灵。”时以为绝唱，后四句不传。

杀鼋

熙宁中，侍禁孙勉，监澶州堤，见一鼋自黄河顺流而下，射杀之，继而暴卒。入冥为鼋诉，当偿命。殿上主者乃韩魏公，勉实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检房簿，既至阴府，如所教，以尚有寿十五年，遂放还。《韩魏公别录》所书，其略如此。《魏公家传》则云：右侍禁孙勉，监元城埽，埽多垫陷，费工料。勉询知有巨鼋穴其下，乃伺出射杀之。数日，勉方昼卧，为吏追去："有鼋诉，当往证之。"既至一宫阙，守卫甚严，吏云："紫府真人宫也。"勉仰视，真人乃韩魏公也，亟俯伏诉。公微劳之曰："汝当往阴府证事乎？"勉述杀鼋事，公取黄诰示之，谓曰："鼋不与人同，彼害汝埽，杀之，汝职也。"遣之使去，出门遂寤。事既播扬，神皇谓辅臣曰："闻说韩琦为真人事否？"皆曰："未之闻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说不同，当以《家传》为正。又一说：　政和间，方士王老志语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彦曰："紫府真人乃阴官之贵，未为天仙。"又云："公亦尝为十华真人下侍者。"粹彦曰："然。"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八

[redacted]

中兴颂

浯溪《中兴颂碑》，自唐至今，题咏实繁。零陵近虽刊行，止会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广搜而博访也。赵明诚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尝和张文潜长篇二，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煇尝欲裒今昔名人所赋《庐山高》、《明妃曲》、《中兴颂》，用精纸为轴，丐工字画者随意各书一篇，后志姓字岁月，常常披展，为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极易办，人必乐从，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馆职。

板本讹舛

印板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尔。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煇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芝山诗

刘季孙初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题小诗于治所壁间：“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惊回梦里闲？说与旁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时王荆公任本路宪，按行见之，大加称赏，遂檄权本州教授。后叶石林特著于诗话中。芝山乃饶州近城僧寺，后池阳刻本乃改“芝山”为“前山”，一字不审，乃失全篇之意。抑见自昔右列，亦可承师儒之乏。

垂肩冠

皇祐初，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过七寸，广毋得逾一尺，梳毋得逾尺，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檐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乃禁止之。煇自提孩，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但非时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辈治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从狭小，首饰亦然。

富春坊

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遗火，犁明有钉一牌，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乃伊洛名德之后，号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词一编，皆艳语。煇尝得其一启，乃代其弟上周彦约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贤之礼数，在先朝为九老人受道之师承。继巢、由之高踪，辞夔、龙之盛举。惟君子之泽未斩，而圣人之道必传。”文采典重如此，岂可以一时谐谑之迹而加訾议。晏叔原著乐府，黄山谷为序，而其父客韩宫师玉汝曰：“愿郎君捐有余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训迪后进，拳拳如此，为后进者得不服膺而书绅！贺方回、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大抵作文，岂可不谨！

邮亭曲

陶尚书谷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议论间殆应接不暇。有善谋者，选籍中艳丽，诈为驿卒孀女，布裙荆钗，日拥篲于庭。谷一见喜之，久而与之狎，赠以长短句。一日，国主开宴，立妓于前，歌所赠“邮亭一夜眠”之词，谷大惭沮，满引致醉，顿失前日简倨之容。归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帅成都，有飞语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谒告俾伺察之。潞公亦为之动，遍询幕客，孰与御史密者。得张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汉州，且携营妓名王宫花者往，伪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领巾，题诗云：“按彻《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妖娆。从今改作‘王宫柳’，舞尽春风万万条。”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复措手而归。二事切相类。一说王宫花一名杨台柳，诗首句云“蜀国佳人号细腰”。何字圣从，亦蜀人也。

慧林老

大观二年诏：大相国寺慧林禅院长老元正坐化，并无衣钵，阙葬送之用。赐绢三百匹、钱三百贯，赐寂照之塔，仍间度一僧。浮屠示寂，寸丝不挂，亦安用尔许缣帛！时方崇道教，诏道流叙位在僧之上。元正何人，而膺此优典？

高山仰止

顷岁，儿女合卺之夕，婿登高座，赋诗催妆为常礼，后皆略去。京师贵游纳婿，类设次通衢，先观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萨，却嫁个麻胡子！”谓其多髯也。殆索诗，乃大书曰：“一双两好古来无，好女从来无好夫。却扇卷帘明点烛，待交菩萨看麻胡！”一座传观烘堂，盖婿亦不凡也。尝得其姓名，今失记。

西园会

煇居建康，春晚赴张德共会于西园，呼数辈为侑。酒酣，忽有传府命呼其人。时张安国开府方两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说。众谓但以实告，况社中二客不至，必留铃斋。翌旦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骆适正即席赋诗云："花随春尽觅无痕，尚续余欢索侑尊。一曲未终人已去，西园灯火欲黄昏。"煇尝赓和，不记也。迨今一世，西园宾主无一在者，独煇苍颜华发，羁寓西湖上，"旧事无人可共论"，为之一叹。

食料羊

淳化宰相张公齐贤，布衣时尝春游嵩岳，醉卧巨石上。梦人驱群羊于前，曰：“此张相公食料羊也。”既贵，每食数斤，犹未厌饫，健啖世无比者。此与唐赞皇李德裕梦人谓平生合享万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贵人鼎养丰厚，冥冥中自有定数。贫儒岂可不安藜藿之分！

唐诗选

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托荆公选其佳者。荆公乃佥出，俾吏抄录。吏每遇长篇字多，倦于笔力，随手削去。荆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传本，乃群牧吏所删者。欧阳公《归田录》未出而序先传，神宗宣取，公时致仕居颍，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又患其文太少，则杂以戏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尝出。《庐陵集》所载，上下才两卷，乃进本也。

宋诗选

近时曾公端伯亦编《皇宋百家诗选》，去取任一己之见，虽非捃摭诋诃，其间或未厌众论。且于欧公、荆公、东坡诗皆不载，虽曰用《唐诗选》韩、杜、李不与编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铨择耶？吕居仁图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间。韩子苍曰：“我自学古人。”夏均父亦耻居下列。一时品第，尚尔纷纷，矧随好恶笔削篇章，示己鉴裁之明，岂免议论！曾帅江陵日，叔祖为参议官，亲见亟欲《诗选》成，仅得数篇，即撰小序以刊行。旋悟疏略，欲删去而不及。吴虎臣《漫录》书居仁作图时，均父没已六年，耻在下列为非。辉亦见前辈云：　　东莱自言宗派本无铨次，后人妄谓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

水晶

京畿转运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余块，邕州等处产金宝，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两，数内采到生大黄金，不经烹炼者；汝州产码瑙二万五千斤，一块重二十一斤五两。并宣付史馆。时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阳县莲荷场掘得金四块，总计一千七百八两。方崇饰祥瑞之际，地不爱宝，阐珍以表极治，其盛如此。

四先生

郑穆，字闳中，闽士所尊四先生，郑其一也。元祐初，为国子祭酒，久而请老，太学诸生数千人状诣司业，又诣丞相府请留，不报。以待制奉祠，将行，公卿大夫多以诗赠之，三学之士皆为诗，且出祖汴东门外。三献酒，再拜堂下，辞诀而去，观者叹息。煇幼从合肥王公助学，王与郑中表亲，有一编曰《归荣》，乃送行诗也，后未见此本。

老人发肤

人少则发黑，老则发白，久则黄；人少则肤白，老则肤黑，久则黯，若有垢然。发黄而肤为垢，故曰“黄耇”，见王充《论衡》。而今《韵略》“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为耇。”

龙骧将军

崇宁三年，驾幸金明池，乘乌马还内，道路安平，赐名龙骧将军。艮岳一石，高四十尺，名神运昭功。宣和五年，朱勔自平江府造巨舰载太湖大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勔被赏建节，石封盘固侯。

姚解元

方务德侍郎帅绍兴，赴召，士人姚某以书投诚，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异立，未能成家。重以场屋蹉跌，遂失身于倡馆马慧。岁月滋久，根深蒂结，生育男女，于义有不可负者。兼渠孑然一身，无所依倚，处性不能自立。万一有叛此盟，终身废弃，存亡或未可保。不于侍郎还朝之日得遂脱身从良，他日必困此门户中，不唯无以释儿女之恨，而某亦从此销缩。区区欲望矜怜，使鱼鸾之属川泳云飞，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书其后云：“姚某解元，文词英丽，早以俊称。杯酒留连，遂致于忘反。露由衷之恳，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爱一妓！韩公之于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爱！”能从其请，可见宽厚之德，且引事切当。韩滉镇润州，戎昱典属郡，昵一妓。或言于韩，韩取。戎不敢留，临别作小词曰：“好在春风湖上亭，柳丝藤蔓系人情。黄鹂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三两声。”韩闻即归之。盖用此事。

知和叔

从叔知和，随侍官九江，尝以诗见吕东莱居仁。后以书请教，答云："庐阜咫尺，读书少休，必到山中，所与游者谁也？古人观名山大川，以广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谓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历山川有以增发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间，若使志于远者、大者，虽近逐游、夏可也。"又为作《求诸己斋》诗，见集中。知和尝尉吴江，作《垂虹诗话》，语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东莱帖冠于首，何用他求？从之。复著《垂虹赋》，为人称赏，盖得少小师尊前辈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废而卒。

宣和骑射

政和五年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翦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臣京等进曰："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见《从游宣和殿记》。

郡守画像

近世州郡，类以名贤昔尝临莅，绘像以章遗爱。数十百年后，何缘得其容貌之真，但画衣冠，题爵位、姓名耳。东坡《送周正孺知东川诗》，落句云：“为君扫棠阴，画像或相踵。”盖蜀中太守，无不画像者。顷王显道守吴门日，孙仲益居毗陵，以尝牧是邦，遣骑求其传神，并复齐云楼旧观。孙谢之，有“尝读《国史》，钱惟演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黜寇莱公为‘逆准’不书，时有蔡齐斥其妄。如觌无状，公乃肯收之”之语。此绍兴间事也。钱惟演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附丽丁谓，辄去寇准姓氏，云“逆准”，公尝言于仁宗曰：“寇准社稷之臣，忠义闻于天下，岂可为奸党所诬哉！”遂令磨去。见公行状。

范忠宣麦舟

范文正公在睢阳，遣尧夫到姑苏般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如？"曼卿曰："两月矣。三丧在浅土，欲葬之而北归，无可与谋者。"尧夫以所载麦舟付之，单骑兼程，取捷径而归。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方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与之？"尧夫曰："已付之矣。""大梦行当觉，百年特未满。遑哀已逝人，长眠寄孤馆。念我同年生，意长日月短。盐车困骐骥，烈火废圭瓒。后生有奇骨，出语已精悍。萧然野鹤姿，谁复识中散？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窾！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此诗东坡为李宪仲作。宪仲之子廌，坡得梁吉老十缣百丝，举以赙之。度是诗出，当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诗，意益深，辞益哀。今之人亲丧未举，岂免求哀于时；若假是名因以为利，或广求以侈其葬，恐失脱骖之本意也。

六一堂

欧阳文忠公父郑公，任绵州推官日，生文忠。后有谢固者，居是官，于治所之左葺一堂，号“六一”。唐子西赋长篇，有“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之句。或云司马温公父待制公，守浮光日生温公，故名，取煇耀之义。自昔功施于民则祀之，矧巨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旧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以永其传。若第以名势所临，在仕者献谀取媚，如绍兴间黄州为时相建瑞庆堂是也。谢固一为谭望，子西自有两说。

茶图诗

先人三弟，季字德绍，与煇同庚同月，煇先十三日。自幼从竹林游，德性敏而静，中年后文笔加进。尝题《玉川碾茶图》绝句云：“独抱遗经舌本干，笑呼赤脚碾龙团。但知两腋清风起，未识捧瓯春笋寒。”颇有唐人风制。死已十年，遗稿失于收拾，但宗族间传得一二。

台谏上殿

旧说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亲旧，一一上心。盖唯亲旧可得其详，庶免风闻之误。是虽戏语，尝亲见之。绍兴间，某任言责，欲论一人，未得出处不叶公议与之齐者。偶一乡人来访，私谓得其人矣。叙契阔，接殷勤，甚欢。其人大喜过望，意汲引可必也。越两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论者降旨即日押出国门。“宁逢恶宾，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则凶。”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九

[redacted]

洞府投简

天下名山洞府：河阳府平阳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宁府华阳洞，舒州灊山司真洞，杭州大涤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张公洞，南康军庐山咏真洞，建州武夷山升真洞，南岳朱陵洞，江州马当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润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钱唐江水府，河阳济渎北海水府，凤翔府圣湫仙游潭，河中府百丈泓龙潭，杭州天目山龙潭，华州车湘潭。初，朝廷以每岁投龙简，而洞府多在僻远处，其赍送祭醮之具，颇以为扰。天圣间，下道录院，定岁投龙简几二十处，余皆罢之。煇四十年前，于马当龙祠廊庑下见一碑，刻投龙处所，视此数颇有增益。碑阴载祭享牲牢、香币、乐节为详，乃元丰间江州建立者。再过之，则亡。

无垢语录

张无垢贬南安，凡十有四年，寓处僧舍，未尝出门户。其一话一言，举足为法，警悟后学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语录》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间《论语绝句》，读者疑焉。盖公自有《语解》，亦何假此发明奥义？尝叩公门人郎晔，晔云：“此非公之文也，《语录》亦有附会者。”

富郑公封驳

唐制：唯给事得封还诏书。富郑公知制诰日，刘从愿妻遂国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夺封罢朝谒，久之复其国封，公乃缴还词头，其命遂寝。中书舍人缴词头，盖自郑公始。熊克所著《九朝通略》，书富弼缴还遂国之封，《实录》本传不载，止见于苏辙《龙川别志》。

封押遗奏

事有碍于理，亦恐所传或致讹舛。富郑公薨，司马温公、范忠宣来吊哭。公之子绍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遗表也。"二公曰："当不启封以闻。"既曰遗表，自有常式，恐难以元封押进御。封可也，押可乎？东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谏草朝天去"，欧阳公固尝议之。

仕宦知止

“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仕者若守此戒，则不殆不辱，可全始终进退之节。顷见洪庆善书此语于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谪，盖亦昧于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终始者寡矣。

嫁女娶妇

“嫁女须胜吾家者，娶妇须不若吾家者。”或问其故，曰：“嫁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事舅姑必执妇道。”安定胡翼之云。煇见老先生言安定为此说必有谓。岂其男女昏嫁，用此说皆得所归而然欤？

不受盘餐

石守道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交游间尝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介之愿也；但日飧之则可，若止得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飧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当。"归之。贫乐箪瓢，贤矣哉！尝闻富郑公辞疾归第，以俸券还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无足议，还者亦未为得也。留之无请，可也。"或曰："馈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却之，近名也。"

群游嵩山二说

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事钱思公。一日，群游嵩山，取颍阳路归。暮抵龙门，雪作。登石楼，望都城次，忽烟霭中有车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厨传、歌妓，且致俾从容胜赏毋遽归之意。思公既贬汉东，王文康公晦叔为代。一日，讶幕客多游，责曰："君等自比寇莱公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众不敢对。欧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四座伟之。是时，文康年已高，为之动。故欧公六十五即休致，门生或有言："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岂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唯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被驱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归，盖以文康公为戒，且践畴昔之言也。或云欧公游颍阳，见山中石壁上丹书"神清洞"，即此时也。时尚书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通判河南府谢希深绛与欧阳诸公皆以王事从嵩山之游，谢有二书抵梅圣俞，历叙登览之胜，梅答以长篇，时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说名《默记》，内一条云：尹师鲁性高而褊，在洛中与欧、梅诸公同游嵩山。师鲁曰："游山须是带得胡饼炉来，方是游山。"诸公咸谓："游山贵真率，岂有此理！"诸公群起而攻之。师鲁知前言之谬，而不能胜诸公，遂引手扼吭，诸公争救之，乃免。煇见前辈云："一时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无是理也。"著《默记》者亦不当书此。

侍儿小名

洪驹父集《侍儿小名》三卷，王性之续一卷，好事者复益所未备。虽曰择之不精，采摭未尽，亦足为尊俎谐谑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乐，顾侍巾栉辈得之惟艰，或得一焉，不问色艺如何，虽资至凡下，必极美称，名浮于实，类有可笑者。岂故矜炫，特偿平日妄想，不足则夸尔。或谓“若把西湖比西子，澹妆浓抹总相宜”，“总宜”之名为佳，特恐无敢承当者。性之之子明清云：“先公与洪玉父共成此编，非驹父之所续也。”意此语当得其实，煇传本误矣。

关永坚

赵忠简公秉政日，使臣关永坚亦西人，趋承云久，乃丐官淮上。贫不办行，欲货息女。公怜之，随给所须。永坚乞纳女，公却之。请力，不得已，姑留之。后永坚解秩还，公一见，语之：“尔女无恙。”永坚谓宿逋未偿，公笑不答，且助资送费，嘱求良配，遂归监平江梅里镇宗室汝霖。女言：“虽累年日侍丞相巾栉，及嫁尚处子也。”汝霖与知泗州王伯路厚，语其详。王云：“前辈于比等优为之，特今之人为难能。”司马温公、曾鲁公各有自似此一事传于世，文多不载。

花信风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煇少小时，尝从同舍金华潘元质和人《春词》，有“卷帘试约东君问，花信风来第几番”之句。潘曰：“宫词体也，语太弱则流入轻浮。”又尝和人《蜡梅词》，有“生怕冻损蜂房，胆瓶汤浸，且与温存着”，规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野艇

山谷云："野艇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今所谓航船者，俗名轻舠，如"航湖"、"航海"，亦为常谈。张景阳《七命》载在《文选》，有"泛三翼，泛中沚"之句，所谓三翼，皆巨战船，非轻舟也。

郴州词

秦少游发郴州，反顾有所属，其词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山谷云：“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语。”“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阑干，泪脸也，见《邺侯家传》。“愁到眉峰碧聚”，乃张泌《思越人词》：“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毛泽民元祐间罢杭州法曹，至富阳所作《赠别》也。因是受知东坡。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间，舅氏张仁仲宰武康，煇往，见留三日，遍览东堂之胜。盖泽民尝宰是邑，于彼老士人家见《别语》墨迹。

善博日胜

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元本乃"日胜日贫"。吕正献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

毁通鉴

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毁《通鉴》非细事也，诸公未有纪之者，止著于《了斋遗事》中。国子监旧有安定胡翼之祠，绍圣初自为博士，闻于朝，彻去。

猫食

客言：苏伯昌初筮长安狱掾，令买鱼饲猫，乃供猪衬肠。诘之，云：“此间例以此为猫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从而遂日买猫食。盖西北品味，止以羊为贵。

莫安排

诏赐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匹，米三十石。积从胡瑗学，一见，异待之。尝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将退，积问曰：“门人或问见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积闻此言省悟，所学顿进。此段不但见于诸公纪闻，亦载在《哲宗实录》，乃元丰八年事也。岂警后学，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从而书焉。徐字仲车。

仲车杂著

仲车《杂著》数十条，临川、山阳板行。其一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为饰词，已足耻矣。而朝廷又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辞免。’是教人为伪也。其两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盖贤者以礼进，以义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岂易顿革。柄臣为国具瞻，既膺大拜，不应偃然即当其任，故三辞、再辞；次及从官、台谏，一辞而已。此岂由衷，特拘以法。其不应辞者，岂官微任轻，进不系时之重而然欤？两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旨日下供职者，皆未受告也。

说食经

食无精粝，饥皆适口。故善处贫者，有“晚餐当肉”之语。煇家与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类留意庖馔，非特调芼应律令，且三字“烂、热、少”。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少则俾不属餍而饫后品。煇顷出疆，自过淮，见市肆所售羊边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盖河北羊之胡头，有及百斤者。驿顿早晚供羊甚腆，既苦生硬，且杂以芜荑酱，臭不可近。若用前二说制以饷客，岂不快屠门之嚼哉！王荆公解“美”字从羊、从大，谓羊之大者方美；而东坡亦有“翦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腥盘筵”之句；山谷《简何斯举治具待客》亦谓“软烂则宜老人，丰洁则称佳客”。今日蔬食，起权舆之叹，说食经而偶及此。

行记

煇自四十以后，凡有行役，虽数日程，道路倥偬之际，亦有日记。以先人晚苦重听，如幹蛊次叙、旅泊淹速、亲旧安否，书之特详，用代缕缕之问。记向年货田句金不遂，取涂三茅，得新刊山图而归。濡滞良久，殊失倚门之望。因思昔渊才久出，其家日望其归，归止携一布囊，人谓其间必珍货也。后数日会亲戚，启囊，乃欧阳公《新修五代史》藁数帙，李庭珪墨一笏而已。煇用此书于日记后，先人为之一笑。自隆兴癸未至绍熙辛亥恰一世，伏书泫然。

投献取知

《王立之诗话》书：张宗古自堂后官守登州，祈雪获应，一判官以诗为贺。宗古曰：“玩我。”欲缴进，为人劝止。先人任饶幕，与邵武黄坚叟为代。一日，郡宴鄱江楼，黄作《木兰花词》上别乘，有“监郡风流欢洽”之语，亦贻怒缴申，郡牒问“风流欢洽”实迹，黄历考古今风流欢洽出处，辩答甚苦。尝取吏案以观而得其详。要知投献本求人知，又当视其人如何，庶不返致按剑。特未知宗古所谓“玩我”何说，其亦“锦衾烂兮”之类乎？

池鱼

张无尽尝作一表云：“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祸。”上句出《庄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鱼死也。《广韵》“池”字韵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鱼者，城门失火烧死。谚曰：‘城门失水，殃及池鱼。’”白乐天诗有“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说。然《广韵》所载，当有所据。

代王言

词头代王言，赏功罚罪，若雷风鼓舞天下，要当采公论载于训词，以昭示惩劝。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与者，必微寓诋诮于一二字中。审其人不应此除，曷不循缴还之制？顾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恶，其可乎？

彭门会

晁无咎贬玉山也，过彭门。而陈履常废居里中，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阕《木兰花》云：“娉娉袅袅，芍药梢头红样小。舞袖低垂，心到郎边客已知。金尊玉酒，劝我花前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我自羞！”无咎云：“疑宋开府铁心石肠，及为《梅花赋》，清便艳发，殆不类其为人。履常清通，虽铁心石肠不至于开府，而此词清便艳发，过于《梅花赋》矣。”

下水船词

元丰己未，明略、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丽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过田氏。田氏遽起，对鉴理发，且盼且语，草草妆掠，以与客对。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传也，因为《下水船》一阕：“上客骊驹至，鹦唤银屏睡起。困倚妆台，盈盈正解螺髻。凤钗坠，缭绕金盘玉指。巫山一段云委。　　半窥鉴，向我横秋水。斜领花交镜里，淡拂铅华，匆匆自整罗绮。剑眉翠，虽有愔愔密意，空作江边解珮。”顷在上饶，得此说于晁族。无咎跋云：“大观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无咎集国东之逆旅，话此四事。季良云可书也。”伯比、季良当是群从。风流酝藉，寓诸乐府。虽曰纤丽，不妨游戏于杯酒间。余一说，乃陈袭为钱唐妓周子文作四诗词，洪内相已载在《夷坚庚志》，语皆合。余一未详。

军帅起复

军帅丁忧，诏起复，追服阕，犹以“起复”二字入衔。或晓之，答曰：“自抛了娘子，却加得此官，二年未曾迁转。”又一辈衔内必带“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札上带下来，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厘务，坚要供职，人亦语之：“在法只合闲坐请料钱。”其人言：“朝廷令某不离务，趁办课利，岂敢闲坐请他料钱！”三者可补《笑林》之遗。

御府折食钱

旧制：御厨折食钱凡十一等。第一等，旧折八十余千，绍兴初减半；余递减有差。至第十一等，旧折三十千，亦损其半。然尚宫内人赴景灵宫酌献，却系临安府依格馔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饼、汤肉粉杂饤、炊作、炒肉、煮菜羹饭、软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两，面五两，绿豆粉二两，米五合，薪炭之属准此。其俭如此。或云乃承平旧制，虽御厨末等折食则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论帝姬

建炎初，臣僚论帝姬，或者谓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岂有至尊之女而下称姬侍乎？若以谓避忌，政和间“主”字乃主簿、主书之“主”，非国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间有无主之说。又言：姬者，饥也，亦用度不足之谶。乃诏改正。乃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时，建请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议者谓周姬犹齐姜、宋子也，是使国女改从周姓，故靖康初悉罢之。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十

[redacted]

吏文弊幸

中表张元友谓，理减年赏于浙东盐司，吏以赂不满欲，实封奏状，外封贴黄，以“谓”为“渭”。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误书，特以此一字见邀。昔州郡按酒官酝造违律，不任沽卖，吏受贿，于“任”字上加一点，遂免责罚。岂刻木辈心传此术，以资弊幸。唐史亦载有书“渍”为“清”者，以是知添改偏傍，有自来矣。

不置田宅

王晋公祜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尝以百口保符彦卿无异志，乃植三槐于第中便座，谓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较以田宅所得，孰为少多？非文正之贤，其能成乃父之志。

春帖子

“翰林书待诏请春词，以立春日剪贴于禁中门帐。《皇帝阁》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与时新，根著浮流一气均。万物不须雕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阁》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兰薰，领缘无烦刺绣文。曾在蚕宫亲织就，方知缕缕尽辛勤。’《夫人阁》四篇，其一曰：‘圣主终朝勤万几，燕居专事养希夷。千门永昼春岑寂，不用车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咏景物为观美，欧阳文忠公尝寓规讽其间，苏东坡亦然。司马温公自著《日录》，特书此四诗，盖为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后，第形容太平盛事，语言工丽以相夸，殆若唐人宫词耳。近时杨诚斋廷秀诗，有“玉堂着句转春风，诸老从前亦寓忠。谁为君王供帖子，丁宁绮语不须工”之句，是亦此意。顷得《玉堂集》，分为八帙。或云李汉老所编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唃厮啰

康定二年，刘涣奉使入西羌，招纳唃厮啰族部。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涣乃落发僧衣以行。李复圭云耳。煇得《刘氏西行录》，乃涣所纪，往返系日以书，甚悉，且多篇咏。虽所至必与蕃僧接，且赖其乡导。既仗使节，辟官属、计事宜、结恩信、称诏锡赉茶彩，悉用汉官威仪。范蜀公《东斋记》、王圣涂《渑水燕谈》皆及涣出使事，俱不言祝发。涣字仲章，保塞人。天圣中以奉礼郎上书请彻帘还政，后为右正言，又随孔道辅论废后事，以工部尚书致仕，元丰元年卒。

为文三易

“沈隐侯曰：‘古儒士为文，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事，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诗，类多故实，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师为文奥涩不可读，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师者，固不可效其体。刘勰《文心雕龙》论之至矣。”向传《景文笔录》，复得一编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条，皆互出。前所论文见于《摘粹》。为文奥涩，公谓才不逮者不可效其体，以是知公所修《唐书》，后学其可妄议。

三经义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国子长、贰堂白：“《三经义》已镂板放行，王荆公《字说》亦合放行，合取相公钧旨。”子厚曰：“某所不晓，此事请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捍海堰

熬波之利，特盛于淮东，海陵复居其最。绍兴间，岁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于以佐国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仓，遂稍损旧数。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国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叠石外固，厥后刓缺不常，随即补治。淳熙改元，复圮于潮汐。时待制张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筑，不计工费，唯取坚实。官资不足，阴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赖。侍御史李粹伯处全记其成。煇是年适在乡里，乃得其实。盐席、钱缗之数见《吴陵志》。

东坡僦宅

东坡云：昔僦宅于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谓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后坡居于岐，欲发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乃止。唐李景逊为浙西观察使，母郑早寡，家贫子幼，居东都。因古墙坏，得钱盈船。郑乃炷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者，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它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筑之。二事实相似，非智识贤明岂能及此？然郑爱幼子景庄，每被黜于场屋，母辄挞景逊。景逊终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嘱主司。以是论之，郑母似有损于贤明。

张思齐诗

无锡乡士张公尚，字思齐，三舍时为名进士，蹭蹬至绍兴戊辰，始预特奏名试。待廷对间，梦人语之：“官人往和州请衣。”既觉，叵测。有解之：和州请衣，必是食禄之地。张自念脱或侥幸，亦未应衣赐。及唱名，在末等，补和州助教。始悟衣者医也，为助教设。人劝纳敕为后图，张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赋四十字以自况：“老未脱场屋，揆才无寸长。九重虽射策，一命不为郎。尚喜衫仍绿，仍怜牒是黄。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沾禄而卒。平日诗文皆脍炙人口，求诸乡人而未获。先人所著《松峦志》亦著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冠误，蹉跎鬓已苍。”若夫梦兆，则煇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补志之遗，抑亦正诗之误。

不事佛果

吴长文不喜释氏，父卒，不召僧营佛果，闾巷常与父往还者，各赠二缣。韩魏公谓事亲之际为尤难。建安刘同知居留建康，薨于官，遗戒不事梵呗，其家恪遵治命。兴化陈丞相当属纩之际，亦以手笔示其子，谓追修无益于逝者。岂二公自信平生践履，必可升济，初不假荐助冥福，抑矫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说欤？长文名奎，尝参机政于熙宁。

县尉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奸。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迁驯至公卿者，不可以数计。虽陆贽、牛僧孺、裴度、颜真卿、李绛，皆此涂出。今铨法以处试吏者，腰弓捻箭，从事鞍马，巡警阡陌，饯迎贵宦，敛板揖于路左，类以粗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说，未免棰楚尘埃间”，不特兴叹于昌黎公。

雪醅

酝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劲，复系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旧盖用州治客次井蟹黄水，蟹黄不堪他用，止可供酿。绍兴间，有呼匠辈至都下，用西湖水酿成，颇不逮。有诘之者，云蟹黄水重，西湖水轻，尝较以权衡得之。煇向还乡郡，饮所谓雪醅，亦未见超胜。岂秫米日损、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酝法久失其传？大抵今号兵厨，皆有此弊，不但泰之雪醅也。

论蛇虺

韩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论甚正，公喜与之语。偶泛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蛇虺，天乃屏置于山林深僻之地者，盖恐为人之害也。今监司、郡守，一失选抡，置在要路，其为民害，得不甚于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庙堂进拟符节次，得不鉴公孺之论而益精其选。

路岩报应

唐路岩为相，密奏："应臣下有罪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验其实。"至是赐岩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处，乃杨收死所，盖收为岩所陷者。

春州

本朝卢公多逊贬朱崖，李符知开封府，言于赵韩王曰："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无他恶，贬者多生全。春州在内地而近，至者必毙。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宽贷，乃置于必死之地。"赵颔之。月余，符坐事贬宣州行军司马，上怒未已，令再贬岭外。赵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余而卒。天道好还，其速如是。吏传不载，似此不一，姑举二者以为世戒。

客舍留题

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弛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旧姓字，写涂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顷于常山道上得一诗："迢递投前店，飕飗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后书"女郎张惠卿"。迨回程，和已满壁。衢、信间驿名彡溪，谓其水作三道来，作"彡"字形。鲍娘有诗云："溪驿旧名彡，烟光满翠岚。须知今夜好，宿处是江南。"后蒋颖叔和之云："尽日行荒径，全家出瘴岚。鲍娘诗句好，今夜宿江南。"颖叔岂固欲和妇人女子之诗，特北归读此句，有当于心，戏次其韵以志喜耳。煇顷随侍赴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刘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记岁月于仰高亭上，末云"侍儿意真代书"。后有人题云："一入侯门海样深，谩留名字恼行人。夜来仿佛高唐梦，犹恐行云意未真。"

待遇僚属

近年上官遇僚属曰益简倨，纵有从厚者，皆以失体之名归之。顷黄徽猷崇书为漕江东，尝对客言：“公厅上论职事，或未免厉辞色；若杯酒间，讵可无和气以相接？晚会彻俎，有应循廊者，岂有竟夕相陪，笑语从容，昏夜使其偕执侍者仆仆疾趋者乎？当悉俾就席次登车。”且云：“是亦前辈故事也。”后得一小说：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谭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黄所及前辈故事，其谓是耶。

黄巢姬妾

唐中和四年，时溥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俱悲恸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刘更生传《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传》亦然，而独遗此。若非司马温公特书于《通鉴》中，则视死如归、应对不屈之节，卒泯泯而不传。惜不得其姓氏。

王绪军法

时又有大将王绪，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王潮兄弟独扶其母，绪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亦以其辞正也。或免或不免，系于一时。未几，绪为潮所擒。

柳氏家诫

唐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颣，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俭，仅得比众人耳。古今家诫，深切著明，孰逾于此！盖有镂板以晓于世者，所谓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顾省者，听之藐藐，则皆是也。姑识此以示儿辈。

宅凶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语。然空闲之庐，久无人迹，亦有可疑者。顷僦数椽茇舍于无锡，其屋虽多变怪，初不以为异一。夕，忽火发于庖屋，烟坌而焰不起，亟升以扑灭，于茅茨下得尺许通红炭。翌旦再视其处，了无烧痕。盖此旧为神祠，初不知也。遂迁他所。后其屋卒归煨烬。僦居去留固轻，若创建第宅，趣于落成，岁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务壮丽，不旋踵自速其衅者多矣。“为宰相府颇隘，为奉礼、太祝之居则有余”，先哲所见乃如此。

曾鲁公更名

绍兴初，先人为丹徒簿。曾鲁公丞相时簿领金坛，为僚意好甚笃。后曾待浙西帅干阙，权嘉禾新塍税，复相邂逅。一日，语先人：“连夕梦有俾更名，云名更方贵。”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后名，盖三十年前已形于梦兆矣。自此参大政，再登宰席，一时僚旧无在者，深有推挽意。而先人故倦游，但欲庙令以俟老。平生往返书尺，束如牛腰，散失殆尽，独余许祠禄一帖。曾素善饮，每醉则命彻俎拭案。语客曰：“请卓子吃一服感应元。”复各举一大白方散。煇幼即接侍，风味高胜，晋宋间人也。

虏程迂回

至和三年，刘原父敞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劳其行役。刘云："跋涉不辞，但山路迂曲，自过长兴，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闻有直路，自松亭关往中京，才十余程，自柳河才二百余里。"翰笑曰："尽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馆舍已定，至今迂曲。后范中济子奇出使，虏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广远。范诘之曰："抵云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虏情得，嘿然。缘二公素精地理学，故毋得而欺。煇出疆，过白沟，日行六七十里若百余里，穷日力方到。或问："今日之程行远？"答曰："此中宿食顿，地里远近初不定。"盖亦取夫馆舍之便。

赐章服

嘉祐赦，敕服绿莅事十五年改绯。光禄卿王端建议：“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尝从事，而锡命与年劳者等，何以示劝？请以莅事日为始。”遂著为令，时以为当。推此类而言，亦有合举行者。

黎洞白巾

广南黎洞，非亲丧亦顶白巾，妇人以白布巾缠头。家有祀事，即以青叶标门禁往来。人皆文身，男女同浴。故曰：“冒白乡风旧，标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归，询之，曰：“然。”

梅苑

绍兴庚辰，在江东得蜀人黄大舆《梅苑》四百余阕，煇续以百余阕。复谓昔人谱竹及牡丹、芍药之属，皆有成咏，何独于梅阙之？乃采掇晋、宋暨国朝骚人才士凡为梅赋者，第而录之，成三十卷。谋于东州王锡老：“词以苑名矣，诗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时安定王德麟诗云：‘自古无人作花史，官梅须向纪中书。’盖已命之矣。”煇复考少陵诗史，专赋梅才二篇，因他泛及者固多。取专赋，略泛及，则所得甚鲜；若并取之，又有疑焉。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曰：“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檐索笑’、‘满枝断肠’、‘健步移远梅’之句，至今宗之以为故事，其可遐遗？非少陵，则取专赋可也。”后在上饶，《梅苑》为汤平甫借去。汤时以寓客假居王显道侍郎宅，不戒于火，厦屋百间一夕煨烬，尚何有于《梅苑》哉！《梅史》随亦散佚，虽尝补亡，而非元本。岁当花开时，未尝不哦其诗，歌其曲，神交扬州法曹、西湖处士，怀旧编而诉遗恨焉。

祸延过客

群赴郡宴，甲年少，勇于见色，甫就席，乙以服辞，乃命彻乐。劝酬次，甲尤乙曰："败一席之欢，尔也。真所谓'不自殒灭，祸延过客'也！"宾主为之烘堂。五十年前，服亲丧，终制不觞客，人亦不敢招致。亲旧欲相款，必就寺观具素馔，仍不置酒。时谓当然，不以为异。

烽火

沿江烽火台，每日平安，即于发更时举火一把；每夜平安，即于次日平明举烟一把。缓急、盗贼，不拘时候，日则举烟，夜则举火，各三把。绍兴初，江东安抚大使李光所请。煇生长江南，足不涉极边，初未识所谓烽火者。但读陆务观放翁记《游梁观塞上传烽》诗：“月黑望愈明，雨急灭复见。初疑云罅星，又似山际电。”亦可想像得仿佛云。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十一

[redacted]

郊坛瑞应

“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读、编修《国朝会要》、详定《九域图志》、编类御笔、礼制局详议官蔡攸奏：臣伏奉圣恩，差冬祀大礼升辂执绥。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辂，自太庙出南薰门，至玉津园，伏蒙宣谕臣曰：‘玉津园东楼殿重复，是何处？’臣奏以城外无楼殿，恐是斋宫。陛下曰：‘此去斋宫尚远，可回顾。’见云间楼台殿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其楼殿去地数十丈，即知非斋宫。俄顷，陛下又谓臣曰：‘见人物否？’臣即见有道流、童子，持幢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人渐众，约千余人，皆长丈余。有辂车舆辇，多青色，驾者不类马，状若龙虎。及辇后有执大枝花数十相继，云间日色穿透，所见分明，衣服眉目，历历可识。人皆戴冠，或有类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状，皆衣青、紫、黄、绿、红，或淡黄、杏黄、浅碧，望之衣上或有绘绣。或秉简，或持羽扇，前后仪卫益众，约数千许人。回旋于东方稍南，人物异常，旌旗飞翻飘转，所持幢节高数丈，非人世所睹。移刻，或见或隐，又顷乃隐不见。此盖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礼器，上体天道，秉执元圭，斋服盛明，严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现如此。伏望宣付史馆，播告天下。”太师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称庆明庭。奉御笔依奏。继降诏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宪，惟上帝是承。涓选休辰，恭修祀事，备物尽志，咸秩无文。荷帝博临，如在其上。旌旗辇辂、冠服仪仗见于云际，万众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声之相接。灵承对越，敢不祗钦！可以其日为天应节，用端命于上帝，以昭答于神休。咨尔万邦，其体至意！”时政和三年也。煇自省事，即见丈人行谈此事，颇略，兹得其详，因书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书亦有润色，在当时已多有议之者。岂亦出神道设教乎。

太素脉

煇尝见父友许志康宦论太素脉，谓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师医僧智缘为王荆公诊脉，言当有子登科甲之喜。时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雱果登第。缘自矜语验，诣公乞文以为宠。公为书曰："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无此，缘曰：'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尚于晋侯脉息见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书大略如此。许云："此非荆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炫，以售其术尔。"智缘尝从王韶经理洮河边事，亦尝召对诊御脉，命以官，不就。

徽宗尝命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次韵乃押"中"字，行笔自上至下，其直如线。上称赏曰："名下无虚士。"芾即取所用砚入怀，墨汁淋漓，奏曰："砚经臣下用，不敢复进御，臣敢拜赐。"又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

为学三多

为学三多，士皆知其说。孙公莘老请益于欧阳公，公曰：“此无他，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书出，必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见之。”孙书于座右。

郑顾道除夕诗

郑顾道侍郎居上饶，享高寿，煇不及识也。尝见其《除夕》小诗亲笔："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胡德辉《苍梧志》云：或问酴酥事于鲍钦止，鲍曰："平屋谓之酴酥，若今幕次之类，往往取其少长均平之义。"

东坡亲书

番江寓客赵叔简编修，宣和故家。家藏东坡亲书历数纸，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乃秦少章所投坡诗，盖状其实。

常产

　　煇顷侍巨公，语及常产，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虽得此说，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浅薄，不亦宜乎！

缴私书

舒亶知谏院，言："中书检正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沩之所业示臣。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二纸并沩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宁酒。初，舒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无尽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尔，士论恶之。同时吕吉甫，亦缴王荆公私书。弯弓成俗，亦何足多怪。

府治回禄

元祐间，宝文阁直学士、中大夫李文纯知开封府，廨宇遗火，降左中散大夫。近岁临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自列，贬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蟾芝

政和二年，待制李譓进蟾芝，上曰：“蟾，动物也，安得生芝！闻大相国寺市中多有鬻此者，为玩物耳。譓从臣，何敢附会如此！”命以盆水渍之，一夕而解，竹钉故楮皆见。于是责譓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坛，乐作，使人推数小车，载火出于远林。左右争献言为异，指点哄然。大司乐田为押登坛歌，坛上大呼曰：“田为先见！”而上亦不责也。时所谓祥瑞，亦有类此者。而蔡絛尚有“山产码碯水晶，地布醴泉芝草”，夸大其父相业。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书。

乐语

蔡忠怀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属韩康公宣抚陕西，喜其所撰乐语全用韩氏事，荐之。康公弟持国尹开封，辟主左厢公事。后尹刘公庠责蔡庭参，蔡曰："此礼起于藩镇辟除掾属。辇毂之下，比肩事主，虽有故事，亦不可用。"刘不能屈。神宗闻而嘉之，刘乃补外。忠怀为小官，所守如此。今州县吏见长官，典谒以例告，违背礼制者多矣。一说：神宗既嘉确之不屈，他日台官阙，执政奏除官，上曰："只用不肯阶墀见开封尹者。"遂除确监察御史。

善能出身

绍兴十一年，程克俊进呈，乞以贡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试，以示劝奖。从之。高宗曰：“天族之贵，溺于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绳之，则非所以示叙睦之恩；置而不问，又无以立国家之法。唯择其好学从善者，稍加崇厉，以风厉其余，是亦教化之术也。”宗室取应赐出身自此始。善能居无锡惠山，与煇居为邻，其后三、四任州县，以选调终。

台评

苏丞相子容，因台评去位。时左司谏虞策言：“苏颂罢相，臣备言职，朝廷进退宰相，宜有论列。而臣窃自念颂于元丰年曾荐举臣，在臣之心，诚恐近薄，有犯风谊，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职，无所逃诛”云云。议者谓奏疏自列，略无隐情，当是时风俗忠厚顾如此。《夷坚庚志》书谢诚甫祖信任南床日，论赵忠简公不遗余力，而谢为赵之上客。岂逼于言责，不暇顾私恩，所见与虞异矣。

书札过情

大父有手札药方，乃用旧门状纸为策禯。见元祐间虽僧道谒刺，亦大书“谨祗候起居某官，伏听处分”，或云“谨状”，官称略不过呼。绍兴初，士大夫犹有以手状通名，止用小竹纸亲书，往还多以书简，莫非亲笔。小官于上位亦然。自行札子，礼虽至矣，情则反疏。司马温公尝言：“与贵官书简，有采纸数过三，皆不谨。”又云：“居处随用所出纸札，未尝他求。”所书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见也。欧阳公《与梅圣俞书》亦有“日夕匆匆，非答书简、写门刺，未尝亲笔砚”之语。

九僧诗

欧阳文忠公《诗话》："国朝浮图，以诗名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忘其名。"煇昔传《九僧诗》：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诗极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馆张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长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载，以是疑为节本。崇非但能诗，画亦有名，世谓惠崇小景者是也。"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荆公诗云耳。

属笔

数十年前，僚属有能文者，监司、郡守委作笺记，遇有所嘱，必亲作简致叩。教官被公牒撰应用文字，亦亲署名封达。近时此礼俱废，但书司作承受传导公牒，则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请照会，不请有违”之语。上官体貌益崇，学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绍兴间，先人官镇江时，录参王敏功告殂，帅守李茂嘉宝文，率僚属往其廨哭之。近年岂复有此气象。

昭达纵龟

舍弟昭达，淳熙壬寅丞长洲。沿檄往海盐，回程次吴江，见岸旁渔舟取龟板，用铦刀剜其肉，最为残酷。小人牟利，忍于物命，不恤也。询之，一枚才直一二钱。恻然动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余枚，贮于竹箩，度去渔舟差远，以数枚置于版。舟行，旋取旋放，盖恐仆隶辈用力抛掷，或堕沮洳中，反伤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妇唐迎谓曰："昨梦甲士数百人入门，云荷官人见宥，各声喏而去，殊不可晓。"初不知曾纵龟也。告以故，相与叹息。自尔，凡遇鳞介鲜活者，常取以善价，俾相忘于江湖，迄今毋怠。

道昌相

无锡乡僧道昌，蚤岁周游诸方，在庐山云居，因与人斗殴，损左目。值同袍授以相术，久乃得出蓝之誉。旋至都下，出入贵人之门，语多奇中。族叔枢密方官正字，昌一日语之：“旦夕当权法从。”时当国者深忌先传除目，力止之，且云：“勿为我累。”又言最下馆职，无摄禁近之理。昌执益坚，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间，兼权中书舍人命下。叔祖侍郎婺倅满秩造朝，未暇干堂，且归嘉禾。忽得召命，叵测。入国门，昌曰：“通判必任言责。”亦痛诋其妄。来日入对，方知为副端汤致远荐。对毕，还寓舍，昌先在焉，理前语曰：“党或不然，则相书不可用也。”语未既，报除察官。先人罢饶幕，有以敕局荐者。议已定，拘亲嫌，改乞江东干官。往叩昌，昌曰：“必无成，后三四年方得之。”札子上，而所主执政报罢。后三年，竟得江东漕干。有孙愿者，赴部乞磨勘，已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气色观之，非但改官参差，且恐折本。”孙大怒，欲治之。伺引见间，部吏有所邀，不从。乃擿曾过房，后归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泽。有为道地者，与补初等官。继从孙道夫少从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说皆亲见之，孙又先人交承也。昌后莫知所往。

瑞鹤仙

“樱桃抄乳酪。正雨厌肥梅，风忺吹箨。咸瞻格天阁。见十眉环侍，争鸣弦索。茶瓯试瀹。更良夜、沉沉细酌。问间生、此日为谁？曾向玉皇、案前持橐。　　龟鹤。从他祝寿，未比当年，阴功堪托。天应不错，教公议，细评泊。自和戎以来，谋国多少，萧曹卫霍。柰胡儿自若，唯守绍兴旧约。”闽士朱耆寿，字国箕，为秦伯和侍郎寿。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时诸公皆知之。以累举得官，监临安赤山酒。年八十余而终。

郑侠封事二说

监安上门光州司理参军郑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苦道涂。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营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夷狄轻肆，敢侮军国，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有司掊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以延天下苍生垂死之命。君臣际会，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民庶如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事，无不毅然主张行之。陛下之心，亦愿人人寿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懫，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为如此，台谏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于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事。凡百执事，又皆贪猥近利，使怀道抱职之士皆不欲与之言，不识时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见南征西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货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于蓝缕，拆屋伐桑，争货于市，输官籴粟，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臣谨以安上门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谨随状呈奏。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达，乃作边檄，夜传入禁中。时永洛失律，上方西顾，檄至不敢遏，秉烛启封，见图画饥民累累然，莫测，继知为谏疏，乃诏郑侠勒停，编管汀州。视当时诸公所上封事，虽最切直，或谓凡人论天下利害，所贵即悟主意罢行之；若语言太讦，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谴斥，亦何补于事！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谏从桥，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不悦。先驱张猛进曰：“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以是知谏有取于讽也。侠字介夫，福州人。书既上，或谓中有主之者，故兴诏狱。侠改徙英州，辞连冯京、王尧臣、丁讽等。亦及责王安国，除毁，放归田里。皆繇吕惠卿与安国兄有隙，故入其罪。熙宁十年手诏：“英州编管人郑侠，元犯无上不道，情至悖逆，贷与之生，已为大惠，可永不量移。”以有司用赦，应量移鄂州故也。于是刑房官吏皆被责罚。

又一说，上览侠书，遂诏学士承旨韩维、知开封府孙永体量免行钱，三司使曾布体量市易，又发常平仓及放商税，而青苗、免役亦权罢，催。凡一十八事。继下诏曰："朕于致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愆阳为沴。四海之内，被灾者广。意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赋敛失其节，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中外臣僚，直言阙政。"诏文，维所草也。初，司马光自判西京留台以归，绝口不论时事。至是，读诏泣下，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枫窗小牍

清波杂志

卷十二

[redacted]

上饶古冢

先人罢信幕，暂寓法曹廨房，室间忽地陷尺许，微露棺和，亟迁避他宇。扣于州之耆旧，皆言下乃古冢，素多影响。向有法曹黄姓者，具牲酒，自占数语祭之。方图择高爽地以改卜，是夕梦一伟丈夫来致谢，且云："陵谷变迁何常，业久处此，望相安存。"煇因思自谢惠连祭冥漠君之后，多仿其体。曾文昭子开亦有《瘗瓦棺文》，上饶寓公尹少稷谏议常称高妙可配东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浚南湖，得瓦棺五，长者才三尺余，阔不逾尺，厚不及寸。瓦有从文，初若坚致，触之皆坏。留守曾肇既往视之，命迁瘗于湖之东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礼》：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此棺其葬殇者欤？乃吊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势耶富耶？抑贱而贫耶？生于何乡几晦朔，瘗于此地几春秋耶？夭寿归于共尽，老聃、彭祖与子其均耶？瓦为藏而水为宅，岂不复子之真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于子为戚，抑为欣耶？有知也耶？无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从新耶？"亦载在《曲阜集》。

朱墨本

淳化五年，翰林学士，张洎献重修《太祖纪》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神宗正史，类因诋诬而非实录，厥后删改，亦有朱墨本传于世，其用淳化故事欤？

司马田宅

邵康节居洛阳，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郑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若使今人为之，得不贻寄户免科调之讥乎？或谓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当亦是元祐间人。

职名三等

贴职初止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秘阁三等耳，政和间，诏谓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趋事者众，官职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阁修撰三等，龙图至秘阁凡六等，仍入杂压。自昔直秘阁，例过称龙图，盖直阁之名，旧才有二，集英即集贤也。

饲饥虎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彦璋，以爱子死，不愿生，挺身入山林饲饿虎。异哉！丧明尤天，古虽有之，此则世未尝有也。见《太宗实录》。

张守性

顷年，朝廷遣使投龙于茅山燕洞，石门自开，广二尺余，得古铜钱百余，及金、银环各一。按《茅山记》：梁普通中，晋陵女子钱妙真，年十九，辞亲学道，诵《黄庭》七言。积四十年道成，佩白练入洞，洞门自启。至是再开。煇母舅张守性，弃从事郎为黄冠，受业茅山崇禧观，师号寻真见素。时山中有高道刘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尝导煇游燕洞，且俾穷探。以其语素不伦，谢之。仍说：近入至里，见仙人对弈，以新莲相啖。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宫相寻，不觉身从后户出。知宫，其师也。后十余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飘荡至今，不知踪迹。先人以其终日浪走，若有所营，因即其师号，戏易曰“寻魂见鬼”，亲旧传以为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时人凋零殆尽，独煇知之，并识于此。

胆水胆土

信州铅山，胆水自山下注，势若瀑布，用以浸铜，铸冶是赖。虽干溢系夫旱涝，大抵盛于春夏，微于秋冬。古传一人至水滨，遗匙钥，翌旦得之，已成铜矣。近年水流断续，浸铜颇费日力。凡古坑，有水处曰胆水，无水处曰胆土。胆水浸铜，工省利多；胆土煎铜，工费利薄。水有尽，土无穷。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检踏无遗，胆水、胆土，其亦兼收其利。

张怀素

张怀素，舒州人，自号落魄野人。崇宁元年入京师，至大观元年事败，牵引士类，一时以轻重定罪者甚众。吕吉甫、蔡元度亦因是责降。蔡尝语陈莹中：“怀素道术通神，虽蜚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楚成皋相持，彼屡登高观战。不知其几岁，殆非世间人也。”自古方士，怪诞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笃、惑之深耶？后又有妇人虞，号仙姑，年八十余，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诏虞诣蔡京，京饭之。虞见一大猫，拊其背语京曰：“识此否？乃章惇也。”京即诋其怪而无理。翌日，京对，上曰：“已见虞姑邪？猫儿事极可骇。”《熙宁实录》亦载赐蔡州尼惠普号广慈昭觉大师。惠普有妖术，朝士多问以祸福，富郑公亦惑其说。

火葬

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凿方尺之池，积涔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淆杂无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贮散弃荒野外。人家不悟，逢节序仍裹饭设奠于池边，实为酸楚，而官府初无禁约也。范忠宣公帅太原，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公俾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以葬；又檄诸郡效此，不以数万计。仍自作记，凡数百言，曲折致意，规变薄俗。时元祐六年也。淳熙间，臣僚亦尝建议：柩寄僧寺岁久无主者，官为掩瘗。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獏牱

至道元年，西南獏牱诸蛮贡方物。獏牱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贡，至是始通。上问其吏宠光进地里风俗，译代对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人多食粳稻，持木弩于林木间射麞鹿。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死，以其家财为赎。王居有城郭，官府无壁垒，止短垣而已。"因遣令作本国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声。须臾，数十辈连袂宛转，以足顿地为节。上笑令罢。獏牱使十数辈，从者百余人，皆蓬发黧面，状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毡裘，以虎尾加于首为上饰，他悉类此。煇顷从使节出疆，抵燕，与渤海使先后入见。当少须，于次际见其过前，服饰诡异，殆不可名状。皆忍笑不禁，虽虏人在傍，亦失声而笑。是诚可笑也。

行虫飞虫

元丰六年冬祀，中书舍人朱服导驾，既进辇，忘设扆褥。遽取未至，上觉之，乃指顾问他事。少选褥至，乃登辇，以故官吏无被罪者。又一日，群臣方奏事垂拱殿见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至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飞虫也。"盖虑治及执侍者。圣德宽大如此。

拦滩网

江上取鱼，用拦滩网，日可俯拾。滨江人家得鱼，留数日，俟稍败方烹。或谓：“何不击鲜？”云：“鲜则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于此益信。兹谓神奇化臭腐。又见故老言：承平时，淮甸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又岁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旧。兹谓臭腐化神奇。或云无是理，答曰：“药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墓

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起吕吉甫知金陵，时待制孙君孚责知归州，经从，吕燕待之，礼甚厚。一日，因报谒于清凉寺，问孙："曾上荆公坟否？"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节序亦有往致奠者，时之风俗如此。曾子开亦有《上荆公墓》诗，见《曲阜集》。

虏改沃州

虏改吾赵州为沃州，盖取以水沃火之义。识者谓沃字从“天”、“水”，则著国姓，中兴之谶益章章云。建炎初，从臣连南夫奏札言：女真号国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见火即销，终不能为国家患。向者黄河埽决，几至汴京，都人欲导水入汴。谣语云：“天水归汴，复见太平。”于此益可见遗民思汉之心。

两学记

政和三年，温陵吕荣义著《两学杂记》，凡七十二条，所书皆太学、辟雍事也。内一条：侯彭老，长沙人。建中靖国以太学生上书得罪，诏归本贯。缀小词别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当年走遍东西府。时人莫讶出都忙，官家送我归乡去。三诏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虚语。太平朝野总多欢，江湖幸有宽闲处。”虽曰小挫，而意气安闲如此。煇顷得于故老：此词既传，斋各厚赆其行。亦传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属同获谴者不一，乃格。后繇乡贡，竟登甲科。绍兴十三年，再兴太学，荣义尚在，累举得光州助教。乃摭旧记，益未备，为八十一条，更名《上庠录》投进。而唱和诗《影妻椅妾》（盖以影为妻，故以椅为妾）四篇疑后来附入者。《上庠录》尝奏御，理不应亵。迨今五十余年，庠均之士，未闻祖是编纪事实以广贤关嘉话者，似为缺典。

范文正复姓

范文正复元姓，用陶朱、张禄事，世皆传诵。大中祥符五年，浔阳陶岳作《五代史补》百余条，盖补王元之内相《五代史阙文》未备者。其书梁事，中有郑准，性谅直，长于笺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汭尝杀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贵，令准草表，乞归本姓，其略曰：“臣门非冠盖，家本军戎。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背故国以狐疑，望邻封而鼠窜。名非伯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如此，则前已有此联，特文正公拈出，尤为切当云。

聚香鼎

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药市，见一铜鼎，已破缺，旁一人赞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归以数炉炷香环此鼎，香皆聚于中。"试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异。

船舫立名

顷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随大小皆立嘉名。如“泛星槎”、“凌风舸”、“雪蓬”、“烟艇”，扁额不一，夷犹闲旷，可想一时风致。今贵游家有湖船，不患制名不益新奇，然红尘胶扰，一岁间能得几回领略烟波？但闲泊浦屿，资长年三老闭窗户以适昼眠耳。园亭亦然。

互送不归己

邻郡岁时以酒相馈问，有所不免。孙公之翰典州日，独命别储以备官用，一不归于己。绍兴间，周彦约侍郎为江东漕，诸司所饷不欲却，乃留公库，迨移官，悉分遗官属，仍以缗钱买书，以惠学者。自孙公之后，朝廷即立法，近制亦屡申严，终以互送各利于己，不能革也。

响字

李公受虚己为天圣从官，喜为诗，与同年曾致尧倡酬。曾谓曰："子之诗虽工，而音韵犹哑尔。"李初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后有切响"，遂精于格律。煇在建康，识北客杜师颜，尝言少陵《丽人行》"坐中八姨真贵人"，数目中"八"字最响。觅句下字，当以此类求之。杜早从陈子高学，此说盖得于陈云。

惠民局

神宗朝创置卖药所，初止一所，崇宁二年增为五局，又增和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议者谓失元创药局惠民之意。岁得息钱四十万以助户部经费。今行在所置局，岁课虽视昔有损，意岂在夫羡赢，其于拯民瘼、施实惠，亦云博矣。

四川茶马

绍兴四年，复置茶马司，买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带马，每一千匹与转一官。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三等，今并废，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马政，因韩世忠献一骏马，诏："朕无用此，卿可自留，以备出入。"世忠曰："今和议已定，岂复有战阵事？"上曰："不然。虏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少弛？朕方复置茶马司，若更得西马数万匹，分拨诸将，乘此闲暇，广武备以戒不虞。和议岂足深恃乎？"后又诏："吴璘军以川陕茶博马价珠及红发之类，艰难之际，战马为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议者谓一西马至江浙数千里远，在涂除倒毙外，及至饲养调习，久之可充披带用者能有几？不知费县官几许财用。若夫官吏论赏增秩，抑末耳。

山阴图

煇顷于池阳一士大夫处见纸上横卷《山阴图》，乃叶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许，已再三临写，神韵尚尔不凡，况龙眠真笔邪！前有序、赞各八句，词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见其全，此赞尚虑散逸，矧墨妙之雅玩乎！当时尝录其文，恐好奇之士虽不见画，而欲想像高胜，今乃著于是：“龙眠李伯时画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阴图》。玄度超然万物之表，见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安石肤腴秀泽，著屐，返首与道林语。道林羸然出其后，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趋之间，笔墨简远，妙绝一时。碧林道人梵隆，少规模伯时，为余临写，真伪殆不辨。更三十年，世当不知有两伯时也。”此序也。赞曰：“扬眉轩然，意轶万里。亦将焉往？而竟斯止。日远游者，以是为游。疾走息阴，彼将安休？”其二：“翰墨之娱，以写万变。不偿一姥，笑戢山扇。袖手纵观，我行故迟。岂以怀祖，乐此逶迤？”其三：“韫玉于山，炜然不枯。我观此容，非山泽儒。却顾何为？东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驱，颠倒衣裳。是身何依？独委支郎。从容三人，亦蹑其后。人所无言，聊一举手。”后又见一本，摹益失真，第书四赞而亡其序。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　闻（外七种）［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　·裴铏传奇［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　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　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　清话［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

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　语［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

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青箱杂记 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目　录

青箱杂记
校点说明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春渚纪闻
校点说明
卷一 杂记
卷二 杂记
卷三 杂记
卷四 杂记
卷五 杂记
卷六 东坡事实
卷七 诗词事略
卷八 杂书琴事墨说附
记墨
卷九 记研
卷十 记丹药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青箱杂记

【宋】吴处厚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青箱杂记》十卷，宋吴处厚撰。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初授临汀狱掾，后仕将作监丞，授馆职，出知汉阳军，擢知卫州。期间曾因求荐未遂，歪曲蔡确《车盖亭诗》进行诬陷，为士大夫所鄙，入《宋史·奸臣传》。

据作者自序，知书成于元祐二年（1087），系仿《北梦琐言》、《归田录》等“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作。其多记五代及北宋朝野杂事、官制、掌故、诗话、民俗等，于北宋馆阁官制设置、一些政要生卒年月记载颇详。另对北宋著名文人学士如王禹偁、杨亿、潘阆、魏野、林逋、陈尧佐、宋庠、范仲淹、石曼卿、柳永等人的作品和遗闻记载，多为他书所不见。卷九所记作莲花漏之花，则是科技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其记事立言偶有失实附会之处，致为《郡斋读书志》所责。

《青箱杂记》的主要版本有《稗海》、《四库全书》、《笔记小说大观》、《说郛》和夏敬观校本等。这次整理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用《稗海》、《笔记小说大观》等本对校，并予断句标点。遇有异文，则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书前诸本均无作者自序，今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补。

序

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酉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余自筮仕未尝废书，又喜访问，故闻见不觉滋多。况复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而所纪皆丛脞不次，题曰《青箱杂记》，凡一十卷。元祐二年春正月甲寅日谨序。

卷一

雷德骧，长安人，太祖时久居谏诤之任，有直名。与赵普有隙，时普以勋旧作相，宠遇方渥，骧间请对，言普专权，容堂吏纳赂。由是忤旨，贬商州司户。岁余，其子有邻挝登闻鼓诉冤。鞫得其实，堂吏李可度除名，余党皆杖脊黥配远州。出普知河阳，召德骧复旧官，擢有邻守校书郎。后普复入相，德骧恳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终保卿，必不为普所挤。"有邻性亦刚鲠，有父风。太宗尝面谕有邻："朕欲用汝父为相，何如？"有邻对曰："臣父有才略而无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邻弟有终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为宣徽使，薨。德骧、有终父子二人常并命为江南两路转运使，当世荣之。王禹偁赠诗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运帆樯去似飞。父子有才同富国，君王无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应丧，养活疲民肉渐肥。还有文场受恩客，望尘情抱倍依依。"其二曰："当时词气压朱云，老作皇家谏诤臣。章疏罢封无事日，朝廷犹指直言人。题诗野馆光泉石，讲《易》秋堂动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斋心唯祝秉鸿钧。"盖禹偁常出德骧门下，而德骧深于《易》，酷嗜吟咏故也。

有终有将略，自平蜀后，人为立祠。又尝以私财犒士，贫不能足，贷钱以给，比捐馆时犹逋三万缗，真宗特出内帑偿之。故魏野哭有终诗曰："圣代贤臣丧，何人不惨颜！新祠人祭祀，旧债帝填还。卤簿尘侵暗，铭旌泪洒斑。功名谁复继，敕葬向家山。"

洛阳龙门有吕文穆公读书龛，云文穆昔尝栖偃于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则温尚书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状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状元，温已不意，然犹中甲科，遂释褐。其一人径拂衣归隐。后文穆作相，太宗问："昔谁为友？"文穆即以归隐者对。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罢相尹洛，作诗曰："昔作儒生谒贡闱，今提相印出黄扉。九重鹓鹭醉中别，万里烟霄达了归。邻叟尽垂新鹤发，故人犹著

旧麻衣。洛阳谩道多才子，自叹遭逢似我稀。”所谓“故人”，盖斥其反归隐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时，车驾幸止其厅。后人不敢复坐，围以栏楯，设御榻焉。即今张文孝公宅是也。

张文孝公观，以真宗幸亳岁状元及第，致仕枢密副使，而其父尚无恙。父名居业，《周易》学究，性友弟。滞选调三十余年，年六十余始转京秩，以主客员外郎致仕。见其子入践枢府，授大府卿，寿九十卒。卒未逾年，张公亦捐馆，故谥文孝。乃知张公贵达，皆其父福庆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昉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昉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严。凡子孙在京守官者，俸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世所难及也。有子宗谔，仕至翰林学士，篇什笔札，两皆精妙。太宗朝尝以京官带馆职赴内宴，阁门拒之，宗谔献诗曰：“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睹赭黄衣。无聊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盖宗谔尝举进士，御试下第，故诗因及之。太宗即时宣召赴坐，后遂为例。虽选人带职，亦预内宴，自宗谔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仅二十年。时值四夷纳款，海内无事，天书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驾封岱祠汾，皆为仪卫使扈跸。处士魏野献诗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四秋。西祀东封俱已毕，可能来伴赤松游？”

世传真宗任旦为相，常倚以决事。故欧阳少师撰旦《神道碑铭》曰：“国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为蓍龟。”公虽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远权以自防，故君臣之间，略无纤隙可窥。

公与杨文公亿为空门友。杨公谪汝州，公适当轴，每音问不及他事，唯谈论真谛而已。余尝见杨公亲笔与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盖汝唯产栗，而亿与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遗之，斯亦昔人鸡黍缟

纻之意也。

世传王公尝记前世为僧，与唐房太尉事颇相类。及将捐馆，遗命剃发，以僧服敛。家人不欲，止以缁褐一袭纳诸棺而已。然公风骨清峭，颀项微结喉，有僧相。人皆谓其寒薄，独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极，但禄气不丰耳。”故旦虽位极一品，而饮啖全少，不畜声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尝密赍白金五千两。表谢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齐，吉州人，才辩滑稽，无与为对。未第时，常谒南丰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尝展礼。一夕，虎入县廨，咥所蓄羊，弃残而去。宰即以会客，彭亦预。翌日，彭献诗谢之曰：“昨夜黄斑入县来，分明踪迹印苍苔。几多道德驱难去，些子猪羊引便来。令尹声声言有过，录公口口道无灾。思量也解开东阁，留取头蹄设秀才。”南方谓押司录事为录公，览者无不绝倒。齐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晔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若“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及《赠祈雨僧》云“无雨若还过半夏，和师晒作葫芦羓”之类，极为脍炙。又尝知祥符县，亲故多借车马，亚亦作药名诗曰：“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亚常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亚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刺，到处迁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

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亚又别成药名《生查子·闺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其二曰：“小院雨余凉，石竹生风砌。罗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其三曰：“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拟续断朱弦，待这冤

家看。”亚又自为“亚”字谜曰：“若教有口便哑，且要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强生棱角。”此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亚又别有诗百余首，号《澄源集》。有《岁旦示知己》云：“收寒归地底，表老向人间。”又《与友人郊游》云：“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归化宰王秘丞赴阙》云：“吏辞如贺日，民送似迎时。”《怀旧隐》云：“排联花品曾非僭，爱惜苔钱不是悭。”亦自成一家体格。

亚性宽和，累典名藩，皆有遗爱。然颇真率，无威仪，吏不甚惧。行坐常弄瓢子，不离怀袖，尤喜唱清和乐。知越州时，每拥骑自衙庭出，或由鉴湖缓辔而归，必敲镫代拍，潜唱彻三十六遍然后已，亦其性也。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尝有僧以诗卷投献，琰阅其首篇《登润州甘露阁》云：“下观扬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儿肥？’”次又阅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张三嫂？’”座中无不大笑。

龙图刘烨亦滑稽辯捷，尝与内相刘筠聚会饮茗，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左右皆应曰“已滚”，筠曰：“佥曰鲧哉。”烨应声曰：“吾与点也。”

烨又尝与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谓曰：“马何故迟？”筠曰：“只为五更三。”言点蹄也。烨应声曰：“何不与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马徒行也。

卷二

龚颖，邵武人，先仕江南，归朝为侍御史。尝愤叛臣卢绛杀其叔慎仪，又害其家。后绛来陛见，舞蹈次，颖遽前以笏击而踣之。太祖惊问其故，颖曰：“臣为叔父复仇，非有他也。”因俯伏顿首请罪，极言绛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诛绛而赦颖。

颖自负文学，少许人，谈论多所折难。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门，独丁谓贽文求见。颖倒屣延迓，酬对终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韩、柳后，今得子矣。”异日丁献诗于颖，颖次韵和酬曰：“胆怯何由戴铁冠，只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慎仪亦任江南，为尚书礼部侍郎、崇政殿学士，尝奉使岭表，刘主囚之，逾年不遣。慎仪忧悸不知所出，乃然顶祷佛，愿舍宅建寺，庶遂生还。未几刘主女病，谵语曰：“且急遣龚慎仪归国，不然，我即死。”刘主惧，遣之。慎仪寻归，以宅为寺，即今邵武玉堂里香严寺是也。江南平，以慎仪为歙州刺史。卢绛领叛兵数千入其城，慎仪坐黄堂治事，有绛部曲小校熊进直前刃之，举族遇害。惟二女弗忍杀，携以自随。比入闽中，二女犹记忆乡里，至玉堂香严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绛即杀之。里老言慎仪为儿时戏于道旁，有胡僧过目之，曰：“此儿骨法亦贵。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终。”竟如其言。

五代之际，天下剖裂。太祖启运，虽则下西川，平岭表，收江南，而吴、越、荆、闽纳籍归觐，然犹有河东未殄。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

是年，李巽亦以《六合为家赋》登第。赋云：“辟八荒而为庭衢，

并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闭无关。”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则之雄壮。巽字仲权，邵武人，以《蜃楼》、《土鼓》、《周处斩蛟》三赋驰名。累举不第，为乡人所侮，曰：“李秀才应举，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时得离身？”巽亦不较。至是，乃遗乡人诗曰：“当年踪迹困泥尘，不意乘时亦化鳞。为报乡闾亲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盖国初犹袭唐风，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则以席帽自随。巽后仕至度支郎中、两浙转运使卒。与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权赴官序》，即巽也。

世传潘阆《安鸿渐八才子图》，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赠崔遵庆及第》诗云：“且留重戴士风多。”则国初举子，犹重戴矣。

天圣以前，乌帻惟用光纱；自后始用南纱，迨今六十年，复稍稍用光纱矣。

世传陈执中作相，有婿求差遣，执中曰：“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与。故仁宗朝谏官累言执中不学无术，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坚。其后谏官面论其非，曰：“陛下所以眷执中不替者，得非以执中尝于先朝乞立陛下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谁？执中何足贵！”仁宗曰：“非为是，但执中不欺朕耳。”然则人臣事主，宜以不欺为先。

执中好阅人，而解宾王最受知。初为登州黄县令，素不相识，执中一见，即大用，敕举京官。及后作相，又荐馆职，宾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富，诸子皆京秩。年七十余，卒。宾王为人方颐大口，敦庞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冯瀛王道诗虽浅近，而多谙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类，世虽盛传，而罕见其全篇，今并录之。诗曰：“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世讥道依阿诡随，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之末，与虏结衅，惧无敢奉使者。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

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获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欲收河东，自谓此行若太山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依阿也。又虏主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以对，不啻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浊心清，岂世俗所知耶！余尝与富文忠公论道之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张文定公齐贤，洛阳人。少时家贫，父死无以葬，有河南县史某甲为办棺敛。公深德之，遂展兄事，虽贵不替。后赵普密荐齐贤于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前事，以为“陛下若擢齐贤，则齐贤他日感恩过于此。”太宗大悦，未几，擢齐贤为相。

齐贤相太宗、真宗，皆以亮直重厚称。及晚娶薛氏妇，真宗不悦。一旦元会上寿，齐贤已微醺，进止失容。坐是谪安州，其麻曰：“仍复酣蕾杯觞，欹倾冠弁。”盖为是也。

齐贤常作诗自警，兼遗子孙。虽词语质朴，而事理切当，足为规戒。其曰：“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无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个如端的，天应降吉祥。”余尝广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咏警戒诗》。其一云：“慎言浑不畏，言出患常随。须信机枢发，难容驷马追。三缄事可见，两舌业当知。口是起羞本，愿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扬。火扬犹可灭，心忿固多伤。堪叹波罗蜜，可怜歌利王。从心更从刃，字意好端详。”其三云：“国法须遵守，金科尽诏条。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饶。岂肯容奸黠，何须恃贵骄。自然逢吉庆，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举扬，万事且包荒。殿上便犹掩，车中吐不妨。在他诚所短，于己有何长？须是常规检，回头自忖量。”其五云：“无私仍克己，克己又无私。一事兼修饰，终身在省思。公清多敛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应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双修誉乃彰。直须和辅助，和赖直交相。恃直终多讦，偏和又少刚。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芬芳。”其七云：“此个如端的，除非六句修。永为几杖诫，更遗子孙谋。本立方生道，农勤乃有秋。兹诗虽浅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应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惨虽无定，荣枯却有常。益谦尤效验，福善更昭彰。笼络无疏漏，恢恢网四张。”

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李侍郎仲容，涛相之后。吉德恬退，不与物校，时人目为“李佛子”。享年七十，腊月八日无疾而逝。观文丁公度为撰墓志，叙其为人曰：“天禧中士风奔竞，公在文馆淡然自守。同列中负人伦之鉴者曰：‘李公他日名位显、年寿高，我辈俱不及。’迄今皆验。”

太祖庙讳匡胤，语讹近“香印”，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鸣罗而已。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亦此类。

钱武肃王讳镠，至今吴越间谓石榴为金樱，刘家、留家为金家、田家，留住为驻住。又杨行密据江淮，至今民间犹谓蜜为蜂糖；滁人犹谓荇溪为菱溪，则俗语承讳，久未能顿易故也。

刘温叟父名岳，终身不听乐，不游嵩华。每赴内宴闻钧奏，回则号泣移时，曰：“若非君命，则不至于是。”此与唐李贺父名晋肃，贺不敢举进士事颇相类。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则所讳在我而已，他人何预焉。故公帅并州，视事未三日，孔目吏请公家讳，公曰：“下官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吏悚而退。

公酷嗜吟咏，致政后作《林下书怀》诗曰：“从政区区到白头，一生宁肯顾恩仇？双凫乘雁常深愧野马黄羊亦过忧。岂是林泉堪佚老，只缘蒲柳不禁秋。始终幸会承平日，乐圣唯能击壤讴。”然余不见“野马黄羊”事，后读唐《张说传》，乃见之，则所谓“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是已。

余皇祐壬辰岁取国学解，试《律设大法赋》，得第一名。枢密邵公亢、翰林贾公黯、密直蔡公杭、修注江公休复为考官，内江公尤见知，语余曰：“满场程试皆使萧何，惟足下使‘萧规’对‘汉约’，足见其追琢细腻。又所问《春秋》策，对答详备。及赋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缣事，诸君皆不见云，只有秦法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然则君何出？”余避席敛衽，自陈远方寒士，一旦程文，误中甄采。因对曰：“《文选·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网’。唐宗赦受缣事，出杜佑《通典》，《唐

书》即入载。”公大喜，又曰：“满场使次骨，皆作‘刺骨’对‘凝脂’。惟足下用《杜周传》作‘次骨’，又对‘吹毛’。只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逊谢。是举登科，名在行间，授临汀狱掾。公作诗送余曰：“太学鲁诸生，南州汉掾卿。故乡千里外，丹桂一枝荣。莫叹科名屈，难将力命争。他年重射策，词句太纵横。”盖公欲激余应大科故也。枢密邵公亦蒙屡加论荐，常谓余诗浅切，有似白乐天。一日阅相国寺书肆，得冯瀛王诗一帙而归，以语之。公曰：“子诗格似白乐天，今又爱冯瀛王，将来捻取个豁达李老。”庆历中，京师有民自号“豁达李老”，每好吟诗，而词多鄙俚，故公以戏之。遂皆大笑。然余赋才鄙拙，不能强为豪爽，今齿已老，而诗格定。时时遣兴，实有李老之风，足见公之知言也。熙宁中，余辟定武，管勾机宜文字。公时牧郓州，附所作诗一大轴，并寄余诗曰：“流年直是隙中驹，别后情怀懒似疏。天上又颁新岁历，床头未答故人书。殷勤鱼雁功曹檄，狼籍杯盘上客鱼。好在仲宣家万里，从军苦乐定何如？”未几公即捐馆，迄今追念知己，每增感怆。

卷三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章、《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前世有翰林学士，本朝咸平中复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昺为之，则翰林侍读与侍讲学士自杨徽之、邢昺等始也。

景德中，上欲优宠王钦若，乃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处之。既而有司定议班在翰林学士下，寻又置资政殿大学士，亦以钦若为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则资政殿学士与大学士皆自王钦若始也。

后唐明宗不知书，每四方章奏，止令枢密使安重诲读之，而重诲亦不晓文义。宰相孔循请置端明殿学士二员，班在翰林学士上，以冯道、赵凤为之。则端明学士自冯道、赵凤始也。国初亦尝置此职，而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寻改。逮明道初，复改承明殿为端明，再置端明殿学士，而班在资政殿学士下，以宋绶为之，则本朝端明殿学士自宋绶始也。

本朝太宗御书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藏于龙图阁，而阁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故景德初杜镐、戚纶为龙图阁待制，不数年镐迁龙图阁直学士，班在枢密直学士下。至祥符中，镐又迁龙图阁学士，而班在枢密直学士上，则本朝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

学士，皆自杜镐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检讨冯元为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则本朝直龙图阁，自冯元始也。

本朝真宗御集、御书，并藏于天章阁。天圣末始置待制，以范讽为之。景祐中又置侍讲，以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为之，则本朝天章阁待制、天章阁侍讲，自范讽、贾昌朝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创。正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创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尤甚。又周庐徼道咸出其间，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兴国中，车驾临幸，顾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行天下贤俊？"即日诏有司规度左昇龙门东北东府地为三馆，命内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寻下诏赐名崇文院，以东廊为昭文馆书库，南廊为集贤院书库，西廊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卷，斯亦盛矣。

昭文馆本前世弘文馆，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庙讳改焉。至淳化初，以吕祐之、赵昂、安德裕、句中正并直昭文馆，则本朝昭文馆自吕祐之等始也。

集贤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谔为集贤校理，淳化初以和嵘为直集贤院，则本朝直集贤校理自和嵘、李宗谔始也。史馆有直馆，有修撰，有编修，有校勘，有检讨。太平兴国中，赵邻几、吕蒙正皆为直史馆、掌修撰，而杨文举为史馆编修。是时修撰未列于职，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为史馆修撰。雍熙中，以宋湜为史馆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泽、董元亨为史馆检讨，则本朝直史馆、修撰、史馆编修、史馆校勘、史馆检讨，自赵邻几、吕蒙正、李若拙、杨文举、宋湜、郭延泽、董元亨等始也。本朝三馆之外，复有秘阁图书，故秘阁置直阁，又置校理。咸平中，以杜镐为秘阁校理，后充直秘阁，则本朝直秘阁、秘阁校理皆自杜镐始也。

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丰中余任大理丞，断宾州奏案，有民韦超，男名首，即呼韦超作"父首"；韦遨男名满，即呼韦遨作"父满"；韦全女名插娘，即呼韦全作"父插"；韦庶女名睡娘，即呼庶作"父睡"，妻作"婶睡"。

韩退之《罗池庙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为"涉"，误也。盖岭南谓水津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渔者施罾者；有船步，即人

渡船处。然今亦谓之步，故扬州有瓜步，洪州有观步，闽中谓水涯为溪步。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此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

又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痎疟之一发，则其俗又以冷热发歇为市喻。

《史记》称四夷各异卜，《汉书》称粤人以鸡卜，信有之矣。元丰中，余任大理丞，断岭南奏案，韦庶为人所杀，疑尸在潭中，求而弗获。庶妻何以铛就岸爨煮鸡子卜之，咒云："侬来在个泽里，他来在别处。"少顷鸡子熟，剖视得侬。韦全曰："鸡卵得侬，尸在潭里。"果得之。然不知所谓得侬者，其兆如何也。又有鸟卜，东女国以十一月为正，至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顷，有鸟如雉，飞入巫者怀中。即剖其腹，视之有一谷米，岁必登；若有霜雪，则多异灾。又或击一丸，或打杨枝，或杓听旁人之语，亦可以卜吉凶。盖诚之所感，触物皆通，不必专用龟策也。

乡人危序应举探省榜，出门数步即逢泥泞，踌躕未前。有老妪指示曰："秀才可低处过。"危即从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岁果及第。此与《摭言》所载后来者必衔得事颇相类。

原武郑公戬天圣中举进士，尝与同辈赌彩选，一坐尽负，独戬赢数百缗。是岁第三人及第。

乡人上官极累举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试，游相国寺，买诗一册，纸已熏晦。归视其表，乃五代时门状一幅，曰："敕赐进士及第，马极右极，伏蒙礼部放榜，敕赐及第，谨诣。"

李文定公迪美须髯，未御试，一夕忽梦被人剃削俱尽，迪亦恶之。有解者曰："秀才须作状元。缘今岁省元是刘滋，已替滋矣，非状元而何？"是岁果第一人。

相国刘公沆累举不第，天圣中将办装赴省试，一夕梦被人砍落头，心甚恶之。有乡人为解释曰："状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刘公

因诘之，曰："虽砍却头，留沆在里。"盖南音谓项为沆，留、刘同音。后果第二人及第。

马尚书亮知江宁府，秩满将代，一夕梦舌上生毛。有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尚书当再任。"已而果然。

刘郎中滋累举不第，年余四十始遂登科。尝梦有人提印满篮，令己吞之，滋有难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得几颗。"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颗，其印皆颗颗见于腹中。后果历十四任终。

韩魏公应举时，梦打球一捧盂八。时魏公年仅弱冠，一上登科，则一捧盂八之应也。

孙枢密抃旧名贯，应举时尝梦至官府，潭潭深远，寂若无人。大厅上有抄录人名一卷，意以为榜，遍览无名，偶睹第二名下有空白处，抃欲填之。空中人语曰："无孙贯，有孙抃。"梦中即填孙抃。是岁果第三名。

于咸序应举时，梦唱名有龙起、骆起二人。已过，续有一龙蜿蜒腾上，又有一骆驼继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龙起、骆起二人在其后。

乡人龚国隆应举时，梦行道上，步步俯拾黑豆一掬，不知其然。是岁乡荐，乃伯父郎中纪恤其乏路费，以驿券赠之。遂沿路勘请，以抵京师，步步掬黑豆之应也。然此微薄而国隆已兆于梦，则其人赋分可知。后国隆竟老场屋，不沾一命。

乡人朱熙邻景祐中举进士，梦造棺缺板而弗成。是岁止过堂不及第，晚遇推恩长史出身，棺不全之应也。

卷四

荀子曰：“相形不如论心。”谚曰：“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此言人以心相为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尝言意气求官，自须如此，一也。为事有刚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阴德，每事方便，六也。从小能家，七也。不厌人乞觅，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恶贪杀，十也。闻事不惊张，十一也。与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马上不回头顾，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过饰非，十七也。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毁善害恶，二十一也。怜孤济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旧之分，二十四也。为事众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语，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惭愧，二十七也。声美音有序，二十八也。当人语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恶衣恶食，三十一也。方圆曲直随时，三十二也。闻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饥渴劳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旧恶，三十五也。故旧有难，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当位极人臣，寿考令终。或有不全，则祸福相折，以次灭杀。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六者，亦须大富。

人之心相外见于目，孟子曰：“知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则眸子瞭然，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然。”此其大概也。而其间善恶又更多端，凡瞀瞮上音茂，下音呼九切。唊嗫者，嫉妒人也。盱睢䁝丁结切。䀏火彼切。者，恶性人也。矇瞳呼间切。矘他郎切。晃者，憨呼占切。人也。眡丁念切。赚罄谦切。珉瞋时斤切。者，淫乱人也。睢盱睒音闪。烁者，邪人也。弥词俚人言也。瞢瞪者，奸诈人也。应檄拗皦故巧切。者，崛强人也。羊目䀁乌江切。瞳者，毒害人也。睛色杂而光浮浅者，心不定、无信人也。睛色光彩溢出者，聪明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端谛

者，好隐遁人也。睛色黄瞻视端直者，慕道术人也。睛多光而不溢不散、彻而瞻视端直者，慕道术人也。睛急眨俱夫切。者若不嫉妒，即虚妄人也。

又商臣、王敦蜂目，王莽露眼赤睛，梁冀洞睛晥眄，则恶逆之相亦见于目。余昔年尝任汀州掌狱录，见杀母黄曾，其目睛黄小而光跌，宛若蜂状，则蜂目之恶逆尤验也。

昔人谓官至三品，不读相书，自识贵人，以其阅多故也。本朝臣公吕文靖、夏文庄、杨大年、马尚书，皆有人伦之鉴。故其赏罚未尝妄谬，而任使之际亦多成功。李勣曰：“无福之人，不可与共事。”斯言信矣。

夏文庄公谪守黄州时，庞颖公为郡掾，文庄识之，异礼优待。而庞尝有疾，以为不起，遂属文庄后事。文庄亲临之，曰：“异日当为贫宰相，亦有年寿，疾非其所忧。”庞诘之曰：“已为宰相，岂得贫耶？”文庄曰：“但于一等人中为贫耳。”故庞公晚年退老，作诗述其事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为是故也。又文庄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庄亦异待，命作《落花诗》，莒公一联曰：“汉皋珮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曰：“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是岁诏下，兄弟将应举，文庄曰：“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当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后皆如其言。故文庄在河阳，莒公登庸，以别纸贺曰：“所喜者，昔年安陆已识台光。”盖为是也。

又枢密孙公固亦小官时曾谒文庄，文庄许他日当践枢幄，今亦验焉。

杨公大年尤负藻鉴，在翰林日与章郇公共事，尝言郇公异日必作相，己所不及。又见著作佐郎张士逊，知其有宰器，即荐之，由此大拜。又乡人吴待问尝从公学，公语其徒曰：“汝辈勿轻小吴，小吴异日须登八座，亦有年寿。”后皆如其言。待问即春卿、冲卿父也。

马尚书亮知庐州，见翰林王公洙为小官，马公曰：“子全似宋白，异日官至八座。”由此异待。通判疾之，后罗织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这回更做宋尚书。”其后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赠尚书。

余尝谓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贾鬻取赀者。故《春秋》单襄公、成肃公之徒，每遇会同，则先观威仪以省祸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俭又考器识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概，常与富文忠公论之。文公曰：“观子之论，多取丰厚，是则屠儿伓饦师皆贵矣。”余复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气与心术，更或丰厚，其福十全。《国语》曰：“今王远角犀丰盈，而比顽童穷固。”则丰盈固贤哲相也。

大尉程公戡侍郎掌公禹锡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子时，掌午时，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枢密副使，晚年帅延安建节；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逮于程。而二公享寿修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捐馆。

翰林王公洙、修撰钱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时生，王十九日，钱二十日。钱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时王公已病。或谓王公起于寒素，早岁蹇剥，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曰：“钱虽少年荣进，晚即滞留；王虽早岁奇蹇，晚即迁擢。长短比折，祸福适均。”王公竟不起。

梁少卿吉府、宋郎中咸俱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时，宋巳时。梁二十八巳为太子中书舍、通判饶州，而宋犹未第，客游鄱阳。有日者妙于星术，宋往叩之。日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职亦相类，寿则过之。”后皆如其言。王端明素、卢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生，而王出于贵胄，卢起于军伍。王卒于边藩，卢薨于殿帅，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卢之寿考有过于王，得非以少年微贱耶？张尚书方平、李给事徽之、王秘监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张酉时，李卯时，王戌时，迄今皆致政，康强。

刘忱过鸣犊镇，见所由张秀，问其年甲，与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刘午时，秀巳时。后秀陕西效用有功，累官至团练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运使，因出巡乘轿扑落崖，亦几于死。

龙图刘公烨未第前，娶赵尚书晁之长女，早亡，而赵氏犹有二妹，皆未适人。既而刘公登科，晁已捐馆，夫人复欲妻之，使媒妇通意。刘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则不敢为姻；如言禹别之州，则庶可从命。”盖刘公不欲七姨为匹，意欲九姨议姻故也。夫人诘之曰：“谚云‘薄饼从上揭’，刘郎才及第，岂得便简点人家女？”刘公曰：“非敢有择。但七姨

骨相寒薄，非某之对，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后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后适关生，竟不第，落泊寒馁，暮年刘氏养之终身。

卷五

《小说》载卢樵貌陋，尝以文章谒韦宙，韦氏子弟多肆轻侮。宙语之曰："卢虽人物不扬，然观其文章有首尾，异日必贵。"后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尝以文章谒盛文肃，文肃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后亦如其言。然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韦、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王安国常语余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岂安国言官样，亦谓有馆阁气耶？又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朝庙供应，则忌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喜焉。兹亦与文章相类。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公风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膻。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腻气。"故公于文章尤负赏识，集梁《文选》以后迄于唐别为《集选》五卷，而诗之选尤精，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题于斋壁，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静寻啄木藏身处，闲见游丝到地时"、"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扫雪天"、"已定复摇春水色，似红如白野棠花"之类，莒公常谓此数联使后之诗人无复措词也。

杨文公为执政所忌，母病，谒告，不俟朝旨，径归韩城，与弟倚居，逾年不调。公有启谢朝中亲友曰："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

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击不已，公又有启与亲友曰：“已挤沟壑，犹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关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名说。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尝改姓名故也。又伪蜀翰林学士范禹偁亦尝冒张姓，谢启云：“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胡武平尝奉敕撰《温成皇后哀册文》，受旨，以温成尝因禁卒窃发，捍卫有功，而秉笔者不能文其实。公乃用西汉马何罗触瑟、冯媛当熊二事以状其意，曰：“在昔禁闱，谁何弛卫？触瑟方警，当熊已厉。”览者无不叹服。

夏文庄公竦幼负才藻，超迈不群。时年十二，有试公以《放宫入赋》者，公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其略曰：“降凤诏于丹陛，出蛾眉于六宫。夜雨未回，俨鬓云于帘户；秋风渐晓，失钗燕于房栊。”又曰：“莫不喜极如梦，心摇若惊，踟蹰而玉趾无力，眄睐而横波渐倾。鸾鉴重开，已有归鸿之势；凤笙将罢，皆为别鹤之声。于时银箭初残，琼宫乍晓，星眸争别于天仗，莲脸竞辞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缓而四廊缭绕。嫦娥偷药，几年而不出蟾宫；辽鹤思家，一旦而却归华表。”

公举制科，庭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遽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识可否？”公援笔欣然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数四，曰：“真将相器也。”

景德中，夏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词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新秋。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悦。夏公虽举进士，本无科名。以父殁王事，授润州丹阳簿，即上书乞应制举，其略曰：“边障多故，羽书旁午，而先臣供传遽之职，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国，失身行

阵。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县，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为达，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为才，则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鸠杖鲐背为德，则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为勇，则臣生本绵弱；若陛下令臣待诏公车、条问政治、对扬紫宸、指陈时事，犹可与汉唐诸儒方辔并驱，而较其先后矣。”真庙再三赏激，召赴中书，试论六首：一曰《定四时别九州圣功孰大论》，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论》，三曰《光武二十八将功业先后论》，四曰《九功九法为国何先论》，五曰《舜无为禹勤事功业孰优论》，六曰《曾参何以不列四科论》。是岁遂中制科。

淮阴侯庙题者甚多，惟谏议钱公昆最为绝唱，曰：“筑坛拜日恩虽厚，蹑足封时虑已深。隆准早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

徐州歌风台题者甚多，惟尚书张公方平最为绝唱，曰：“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一曲《大风》辞。才如信越犹葅醢，安用思他猛士为？”

临潼县华清宫朝元阁题者亦多，唯陈文惠公二韵尤为绝唱，曰：“朝元高阁迥，秋毫无隐情。浮云忽以蔽，不见渔阳城。”

苏为酷嗜吟咏，知湖州日有诗数十首，惟一篇足为绝唱，曰：“野艇闲撑处，湖天景亦微。春波无限绿，白鸟自南飞。柳色浓垂岸，山光冷照衣。时携一壶酒，恋到晚凉归。”在宣城亦有诗十首，皆以宣城为目，内《宣城花》一首尤为清丽，曰：“宣城花叠嶂，楼前簇绮霞。若非翠露陶潜柳，即是红藏小谢家。”又常知邵武军，亦有小诗十首。唯一篇最善，曰：“爱重八九月，登高上下楼。树红云白处，寒濑泊渔舟。”

唐路德延有《孩儿》诗五十韵，盛传于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张公师锡追次其韵，和成《老儿》诗，亦五十韵，今录之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绵，假温推拥背，借力仗揞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上，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饤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羸凭几，乘骑困鞞鞭。头摇如转旋，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干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

毡。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便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惟求药，僧来忽问禅。养茶悬灶壁，晒艾曝檐椽。怒仆空睁眼，嗔儿谩握拳。心惊嫌蹴踘，脚软怕秋千。局缩同寒狖，摧颓似饱鸢。观瞻多目眩，牵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颁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临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沉欲雨天。鸡皮尘渐渍，鲵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拆渔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剩狂颠。”

师锡年八十余卒，又有《喜子及第》诗曰：“御榜今朝至，见名心始安。尔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贺客留连饮，家书反覆看。世科谁不继，得慰二亲难。”盖张尝有中魁甲者，故得有“世科”之语。

李昉、吕端同践文馆，后各登台辅。吕公《赠李公》诗曰：“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青衫共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国庙谟君已展，避贤荣路我犹妨。主恩至重何时报，老眼相看泪两行。”

向敏中、寇准同以太平兴国五年登科，后向秉钧，寇以使相知永兴军。向作绝句赠寇，寇酬之曰：“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僚友尽英贤。岁寒惟有君兼我，白首犹持将相权。”

卷六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时与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启贺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翁之叹。"以白乐天尝有诗云"元和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故也。

禹偁诗多记实中的，作《赵普挽词》云："玄象中台折，皇家上相薨。大功铭玉铉，密事在《金縢》。"《宋湜挽词》曰："先帝升遐日，词臣寓直时。柩前言顾命，笔下定鸿基。"盖普尝密赞太宗，而宋为内相宿直，遇太宗升遐，是夜草遗制立真宗故也。云此事湜家亦不知，唯以公挽词为传信。

刘昌言，泉州人。先仕陈洪进为幕客，归朝愿补校官。举进士，三上始中第，后判审官院，未百日，为枢密副使。时有言其太骤者，太宗不听。言者不已，乃谓："昌言闽人，语颇獠，恐奏对间陛下难会。"太宗怒曰："我自会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极有才思，当下第作诗，落句云："唯有夜来蝴蝶梦，翩翩飞入刺桐花。"后为商丘主簿，王禹偁赠诗曰："年来复有事堪嗟，载笔商丘鬓欲华。酒好未陪红杏宴，诗狂多忆刺桐花。"盖为是也。刺桐花深红，每一枝数十蓓蕾，而叶颇大，类桐，故谓之刺桐。唯闽中有之。

昔王维爱孟浩然吟哦风度，则绘为图以玩之。李洞慕贾岛诗名，则铸为像以师之。近世有好事者，以潘阆遨游浙江咏潮著名，则亦以轻绡写其形容，谓之《潘阆咏潮图》。阆酷嗜吟咏，自号逍遥子，尝自咏《苦吟》诗曰："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又《贫居》诗曰："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更贫。"又《峡中闻猿》云："何须三叫绝，已恨一声多。"《哭高舍人》："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后何人与撰碑？"《寄张詠》云："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皆佳句也。故宋尚书白赠诗曰："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王禹偁亦赠诗云："江城买药常

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其为明公赏激如此。又魏野，陕府人，亦有诗名。寇莱公每加前席，野《献莱公生日》诗云：“何时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莱公七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有《赠莱公》诗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而其诗传播漠北，故真宗末年尝有北使诣阙，询于译者曰：“那个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时莱公方居散地，真宗即召还，授以北门管钥。

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

又钱塘林逋亦著高节，以诗名当世，名公多与之游。天圣中，丞相王公随以给事中知杭州，日与唱和，亲访其庐。见其颓陋，即为出俸钱新之。逋乃以启谢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给事差人送到留题唱和石一片，拜世轩荣，以庇风日。衡茅改色，猿鸟交惊。夫何至陋之穷居，获此不朽之奇事？窃念顷者清贤钜公，出镇藩服，亦常顾丘樊之侧微，念土木之衰病。不过一枉驾，一式庐而已，未有迂回玉趾，历览环堵。当缨蕤之盛集，摅风雅之秘思。率以赓载，始成编轴。且复构他山之坚润，刊群言之鸿丽。珠联绮错，雕缛相照。辇植置立，贲于空林。信可以夺山水之清晖，发斗牛之宝气者矣。”迨景祐初，逋尚无恙。范文正公亦过其庐，赠逋诗曰：“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又曰：“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赏如此。

王公随雅嗜吟咏，有《宫词》云：“一声啼鸟禁门静，满地落花春日长。”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渔歌唱夕阳。”皆公应举时行卷所作也。

近世释子多务吟咏，唯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证蔡邕独断》四篇、《斥颜师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杂斥诸史》五篇、《折海潮论兼明录》二篇、《抑春秋无贤臣论》一篇，极为王禹偁所激赏。故王公《与赞宁书》曰：“累日前蒙惠顾谀才，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未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劘《论衡》之玷，眼瞭《独断》之瞽，针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说，泯米颖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孙郃似图蔓，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然则师胡为而来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师者欤？”

人臣作赋颂赞君德，忠爱之至也。故前世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吕文靖公、贾魏公则尝献《东封颂》，夏文庄公则尝献《平边颂》、《广文颂》、《朝陵颂》、《广农颂》、《周伯星颂》、《大中祥符颂》、《灵宝真文颂》，庞颖公则尝献《肇禋庆成颂》，今元献晏公、宣献宋公遭遇承平，嘉瑞来还，所献赋颂尤为多焉。

王文穆公钦若，临江军人。母李氏，父仲华，尝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将坏廨舍。亟迁于黄鹤楼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时隔岸汉阳居人，遥望楼际若有光景气象云。又公昔岁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视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夺目。使蜀还褒城，路中有人展谒，熟视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语，及言公他日当贵，兹亦异矣。后公每设坛礼神，必朱篆"紫薇"二字，陈之醮所。又辍俸修晋公祠于圃田，作记以述其肹蚃云。

真宗封岱祠汾，虽则继述先志，昭答灵贶，中外臣民协谋同欲，然实由文穆之力赞焉。祠礼毕，章圣登太山顶，偕近臣周览前代碑刻。内一碑首云："朕钦若昊天。"真宗顾文穆笑曰："元来此事前定，只是朕与钦若。"与隋史万岁讨蛮入峒，遇碑云"万岁后遇此"颇相类。文穆不惟被章圣顾遇，至于明肃太后亦深眷焉。先是知邵武军吴植饷金于文穆，而误投沂公之第，沂公以闻，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寝不问，故植之贬词曰："如何匪人，渎我元老。"此可见矣。

世传文穆遭遇章圣本由一言之寤，盖章圣践祚之初，天下宿逋数百万计，时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请尽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诘之曰："此若惠民，曷为先帝不行？"公对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遗陛下，使结天下人心。"于是上蹙然颔之。未几，命宰府召试《孝为德本颂》，授右正言、知制诰。不数年，遂大拜。

曹翰尝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不调。一日内宴，太宗侍臣皆赋诗。翰以武人不预，乃自陈曰："臣少亦学诗，亦乞应诏。"太宗笑而许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为韵。"翰援笔立进，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太宗览之恻然，即自环卫骤迁数级。

柳崇仪开家雄于财，好交结，乐散施，而季父主家，多靳不与。时赵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谒开。开屡请以钱乞赵，季父不与，开乃夜构火烧舍。季父大骇，即出钱三百缗乞赵，由此恣其所施，不复吝也。

盛文肃公正刚蹇绝，无他肠，而性微狷急。时为内相，孙抃方召试馆职，以文投之。文肃大怒曰：“投贽尽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呵责再三，孙惶恐失措而退。比试学士院，孙夙夕忧其摈落，文肃乃题所试卷为三等上，其公正如此。

闽人谓子为囝，谓父为郎罢，故顾况有《哀囝》一篇曰：“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盖唐世多取闽童为阉奴以进之，故况陈其苦以讽焉。

卷七

谣谶之语在《洪范》五行，谓之诗妖，言不从之罚，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昔徐温子知训在广陵，作红漆柄骨朵，选牙队百余人执以前导，谓之“朱蒜”。天祐末，广陵人竞服短裤，谓之“不及秋”。后十三年六月，知训为朱瑾所杀焉，则“朱蒜不及秋”之应也。

李昪先为徐温养子，冒徐姓，名知诰，为升州刺史。童谣曰：“东海鲤鱼飞上天。”后竟即伪位。

李璟时，朝中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复常珍，谓之“半堂食”。其后周师至淮上，取濠、泗、扬、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献滁、和、庐、舒、蕲、黄六州，果去唐国土疆之半，则“半堂食”之应也。

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识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危脑帽，狭小，俯首即坠。又衍朝永陵，自为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莲花冠，酒酣，免冠髽髻为乐。因夹脸连额，渥以朱粉，号曰“醉妆”。此与梁冀、孙寿事颇相类。后衍又与母同祷青城山，宫人毕从，皆衣云霞画衣。衍自制《甘州词》，令宫人歌之，闻者凄怆。又衍造上清宫成，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像，衍躬自荐享。城中士女游观阗咽，谓之“寻唐魂”。后国亡归唐，至秦川驿遇害。

衍在蜀时，童谣曰：“我有一帖药，其名为阿魏，卖与十八子。”其后衍兄宗弼果卖国归唐，而宗弼乃王建养子，本姓魏氏，此其应也。

衍舅徐延琼造第新成，衍幸之。见其华丽，乃于厅壁大书一“孟”字，盖蜀人谓孟为弱，以戏之也。其后孟知祥入蜀，馆于其第，见之叹曰：“此岂我之居乎！”遂据蜀而王，传位至子昶，国除。

昶未亡时，蜀人质钱取息者每将徙居，必榜其门曰“召主收赎”。盖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收之，此其应也。

广南刘龑初开国，营构宫室得石谶，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丝吞骨，盖海承刘。”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龑建汉国，岁在丑也；兔丝者，晟袭位，岁在卯也；吞骨者，灭诸弟也。越人以天水为赵为盖海，指皇朝国姓也；承刘者，言受刘氏降也。”又乾和中童谣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之神，是岁辛未二月四日国亡；天雨，犹天水，斥国姓。又曰大宝末有稻田自海中浮来，上鱼藻门外，民聚观之。布衣林楚材见而叹曰：“水鱼湫湫兮。”当时好事或有记其语，洎王师至，潘美为部署，方悟为“潘”字。

光启中陈岩为福建观察使，童谣曰：“潮水来，山严没。潮水去，矢口出。”其后王潮果代岩，而审知袭位，乃其应也。

时又有谣曰：“骑马来，骑马去。”盖光启丙午国亡之应也。

王审知治城，城有钱文，恶之，命铲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谣曰：“风吹杨叶鼓山下，不得钱来兵不罢。”后福州军校李仁福杀帅自立，而归款于金陵，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于钱塘，比钱塘兵至，而江南围解，获其将杨匡业，乃其应也。

唐末刘建峰定长沙，遣马殷领众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龙举头，猳掉尾。羊为兄，猴作弟。羊归穴，猴离次。”解者以殷乾宁三年丙辰岁代立，乃龙举头也；至乾祐辛亥岁国亡，乃猳掉尾也；殷子希范以己未岁生，又以开运丁未岁薨，乃羊归穴也；又子希崇壬申岁生，后为江南所俘，乃猴离次也。

又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长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乱石之坏，绝世之冈。谷变庚戌，马氏无王。”盖马氏诸王雄于周，广顺辛亥岁迁于江南，然其国之变，实在庚戌岁故也。

刘言世荐马氏宿将，节度朗州，号“刘咬牙”。及马氏将乱，民间谣曰：“马去也，不用鞭，咬牙过今年。”其后边镐入长沙，尽俘诸马归于金陵，而镐亦为王逵所逐，言是岁亦为潘叔嗣所杀，皆其应也。

庞巨昭善星纬之学，唐末为容州刺史，恶刘隐残虐，乃归长沙。或问湖南与淮南国祚短长，巨昭曰：“吾入境来，闻童谣曰：‘三羊五马，马自离群，羊子无舍。’自今以后，马氏当五主，杨氏当三主。”后皆如其言。

唐末丹阳民常戏语曰：“待钱来，待钱来。”及后钱镠授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遂据有钱塘，乃其应也。

徐铉父延休博物多学，尝事徐温，为义兴县令。县有后汉太尉许馘庙，庙碑即许劭记，岁久字多磨灭。至开元中，许氏诸孙重刻之，碑阴有八字云：“谈马砺毕王田数七。”时人不能晓。延休一见，为解之曰：“谈马言午，言午‘许’字。砺毕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数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杨修辨虀臼之比也。诗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诬矣。

江南李觏通经术，有文章，应大科召试第一。尝作诗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观此诗意，此有重重障碍，李君恐时命不偶。”后竟如其言。又陈文惠公未逢时尝作诗曰：“千里好山云乍敛，一楼明月雨初晴。”观此意与李君异矣，然则文惠致位宰相，寿余八十，不亦宜乎！

宋莒公庠知许州，开西湖，诗曰：“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识者观诗意，则知公位极一品矣。孟郊《下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又《再下第》诗曰：“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又甫及第诗曰：“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思无涯。青春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凡进取得失，盖亦常事，而郊器宇不宏，偶一下第，则其情陨获，如伤刀剑，以至下泪。既后登科，则其中充溢，若无所容，一日之间，花即看尽，何其速也！后郊授溧阳尉，竟死焉。

丞相刘公沆，庐陵人。少以气义，尝咏牡丹诗云：“三月内方有，百花中更无。”《述怀》诗云：“虎生三日便窥牛，猎犬宁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黄阁贵，便须来伴赤松游。奴颜婢舌诚堪耻，羊狠狼贪自合羞。三尺太阿星斗焕，何时去取魏齐头？”皇祐初，公出领豫章，转运使潘夙素有诗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加点。诗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耸千寻势，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

镇，风浪里蟠根。平地安然者，饶他五岳尊。”览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几参大政，遂正鼎席。

寇莱公少时作诗曰：“去海止十里，过山应万重。”及贬至雷州，吏呈州图，问州去海几里，对曰“十里”。则南迁之祸，前诗已预谶也。

乖崖张公詠晚年典淮阳郡，游赵氏西园，作诗曰：“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后一年捐馆，亦诗谶也。

苏缄字宣甫，性忠义，喜功名。皇祐中以秘书丞知英州，值侬贼作乱，他州皆不能守，独缄捍御有功，恩换阁职。寻坐事，贬房州司马。嘉祐中复官，权知越州诸暨县。余与之同僚，常赠缄诗曰：“燕颔将军欲白头，昔年忠勇动南州。心如铁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后十有八年，缄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战陷殁。朝廷悯之，赠奉国军节度使，赐谥忠勇。则所谓忠勇之谥，已先于余诗谶之矣。

本朝翰林苏公绅尝题润州金山寺一联云：“僧依玉鉴光中住，人踏金鳌背上行。”时公方举大科，识者以“人踏金鳌背上行”乃荣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于内相，岂亦诗之谶耶？

王丞相随刻意于诗，以谓诗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尝有应制科人成锐集诗三篇，国子博士侯君以献于随，随览之，乃亲笔尺牍答侯君，其略曰：“随拜启：伏承贤良成秀才见访不及，裁制三册，文华宏逸，学术该赡。然览《舒菊》诗云‘彩槛应无分，春风不借恩’、又《野花》诗云‘馨香虽有艳，栽植未逢人’，实皆绮靡之辞，未协荣登之兆。复阅《别随州裴员外嘉》句云‘凭高看渐远，更上最高楼’，谅惟再举，合践高科。”其好品藻如此。锐许州临颍人，后以献边事得官，竟坐摈斥，馁死于京师。

白居易赋性旷远，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王文康公赋性质实重厚，作诗曰：“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惟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此亦质实重厚之词也。

检正官张谔家起亭名“允中”，盖取《易》“允升”义。后谔迁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中允而后必停也。”

太子中书舍人陈有方知蕲水县，临水创亭，名“必观”，盖取荀况“君子必观于水”之义。或者解曰：“必观亭者，必停官也。”后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卷八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乖崖张公詠《席上赠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抟百花，抟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薰衣香入骨。维阳软縠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司马温公亦尝作《阮郎归》小词曰："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又曾修古立朝最号刚方蹇谔，常见池上有所似者，亦作小诗寓意曰："荷叶罩芙蓉，圆青映嫩红。佳人南陌上，翠盖立春风。"杨湜《词说》载温公《西江月》词云："宝髻松松梳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罩娉婷，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东皋杂录》云："世传温公有《西江月》一词，今复得《锦堂春》云：'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奈狂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始知青鬓无价。叹飘蓬宦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卢仝集》《有所思》及《楼上女儿曲》、《自君之出矣》、《秋梦行》等篇，皆艳词也。陶渊

明亦有《闲情赋》。《苕溪渔隐》云：“余阅《宛陵集》，见《一日曲》，其词乃为南阳一娼话离而作，然则谨厚者亦复为之耶？其曲云：‘妾家邓侯国，肯愧邯郸姝？世本富缯绮，娇爱比明珠。十五学组紃，未尝开户枢。十六失所适，姓名倾里闾。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娱。自兹著乐府，不得同罗敷。凉温忽荏苒，屡接朝大夫。相欢不及情，何异逢路衢。昨日一见郎，目色曾不渝。结爱从此笃，暂隔犹云疏。如何遂从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骢马，妾乘白雪驹。送郎郎未远，别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鳞，双双依绿蒲。不如云间鹄，两两下平湖。鱼鸟尚有托，妾今谁与俱？去去约春华，终朝怨日赊。一心思杏子，便拟见梅花。梅花几时吐，频掐阑干数。东风若见郎，重为歌《金缕》。’”《侯鲭集》又有《花娘歌》、《翡翠词》。《吹剑录》载范文正守饶，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春风干当来。”介买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以范公而不能免。慧远曰：“顺境如磁石，遇金不觉合而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况我终日在情里作活计耶！”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

王安国作诗多使酒楼，尝语余曰：“杨文公诗有一‘酒楼’：‘江南堤柳拂人头，李白题诗遍酒楼。’钱昭度诗亦有一‘酒楼’：‘长忆钱塘江上望，酒楼人散雨千丝。’子诗有几‘酒楼’？”余答曰：“吾诗有二‘酒楼’。”安国曰：“足矣。”盖余有《题九江琵琶亭》小诗云：“夜泊浔阳宿酒楼，琵琶亭畔荻花秋。云沉鸟没事已往，月白风清江自流。”又余昔年尝送客西陵，亦作小诗曰：“若耶溪畔醉秋风，猎猎船旗照水红。后夜钱塘酒楼上，梦魂应绕浙江东。”

安国俊迈而貌陋黑肥。熙宁中与余同官于洛下，尝谓余曰：“子可作诗赠我。”余因援笔戏之曰：“飞卿昔号温钟馗，思道通俯还魁肥。江淹善啖笔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围。只知外貌乏粉泽，谁料满腹填珠玑。相逢把酒洛阳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国由此不悦。

毕文简公之婿曰皇甫泌，少时不羁，唯事蒲博。时毕公作相，累谕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贬斥。方启口云“臣有女婿皇甫泌”，适值过庭有急报，不暇敷陈。他日又欲面奏，亦如之，若是者三。值上内逼，遽引袖起，遥语毕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非欲转官耶？可与转一资。”毕公不敢辩，唯而退。泌即转殿中丞，后累典大郡，以尚书右丞

致仕，年八十五卒。

嘉祐中，选人郑可度历十五考，举主仅满五人。内一人乃州北李少卿昭选。待次二年余，引见前一夕五更，昭选卒。其日值起居，朝堂中欢言州北李少卿夜来有事。铨吏知之，即以撼可度，愿得钱五千，寝其事，可度不与。吏竟白铨主，再会问罢引，可度遂老死选调。

又选人张方平赋性刚介，尝以事忤上官，为所罗织，以赃罪废绝，无改转之望，后为临颍令。时贾安公知许州，怜其无辜，即为奏雪罢任，举主亦仅满磨勘入甲，待次余二年将引见。又丁家艰，及服除，谓举主雕丧已尽，则阙会问，乃并存，转著作佐郎，至今无恙，此又与郑可度不侔矣。

枢密孙公抃生数日，患脐风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盘合，将弃诸江。道遇老媪，曰："儿可活。"即与俱归，以艾炷灸脐下，遂活。

海有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台灾，越王上厌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以厌火灾，即今世之鸱吻是也。

《春秋左氏传》称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贱而书名，盖甚之，则以其无廉耻之至也。故今倡家谓之求食，盖本乎此。

唐以前馆驿并给传往来，开元中务从简便，方给驿券。驿之给券，自此始也。

曲有《录要》者，录《霓裳羽衣曲》之要拍，即《唐书·吐蕃传》所谓《凉州》、《胡谓》、《录要》、杂曲，而今世语讹谓之"绿腰"。

梁高祖为宣武节帅，乃受禅，乃升汴州为开封府。其诏曰："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厚。故丰、沛著启祚之美，襄、邓有建都之荣。用壮鸿基，且旌故里。"则汴州为开封府，自朱梁时也。

天清寺繁台本梁王鼓吹台，梁高祖常阅武于此，改为讲武台。其后繁氏居其侧，里人乃呼为"繁台"。则繁台之名，始于此也。

《左氏传》曰："魏大名也。"故魏府号大名府。

《考工记》：㮚氏掌攻金，其量铭曰"时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号文思院。

苏有姑苏台，故苏州谓之苏台；相有铜雀台，故相州谓之相台；滑有测景台，故滑州谓之滑台。

王禹偁徙蕲州，到任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已期身后。"李淑到河中府，谢上表曰："长安日远，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阑，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来河南府，谢上表曰："田园仅足，二疏那见其复来；羽翼已成，四皓宁闻于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几皆卒。

景德中，河朔举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状元，张存、任并虽事业荒疏，亦皆被泽。时有无名子嘲曰："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存后仕尚书，并亦仕至屯田员外郎，知要州卒。

庆历丙戌岁，春榜省试，以"民功曰庸"为赋题，题面生梗，难为措词。其时路授、饶瑄各场屋驰名，路则云"此赋须本赏"，饶则云"此赋须本农"。故当时无名子嘲曰："路授则家住关西，打赏骂赏；饶瑄则生居浙右，你侬我侬。"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张公士逊、枢相张公昇、少师赵公槩，皆寿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陈文惠公尧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寿至八十。余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诗寄太傅曰："青云歧路游将遍，白发光阴得最多。"盖为是也。

太傅张公，光化军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丧其父母。少孤贫，读书武当山，有道士见而异之，曰："子有道气，可随我学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强，曰："不然，亦位极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孙何下及第，久困选调，年几五十始转著作佐郎，知邵武县。还朝，以文贽杨公大年，比三日，至门下，连值杨公与同辈打叶子，门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杨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语。又观所为文，以为有宰相器。未几荐为御史，寻充寿春王友，由此附会，遂登台辅。然公宽厚长者，记存故旧，尝与邵武姓鱼一僧相善，及贵，犹不忘，为鱼奏紫方

袍，弟子守仙亦沾锡服。晚年致政，犹时时遗守仙物不绝，答书皆亲笔，书语皆稠叠勤拳，其敦笃如此。

公性喜山水，宰邵武时多游僧舍，至则吟哦忘归。常至西庵寺，题诗曰：“西庵深入西山里，算得当年少客游。密密石丛盘小径，涓涓云窦泻寒流。松皆有节谁青盖，僧尽无心也白头。欲刷粉牌书姓字，调卑官冗不堪留。”又公尝至宝盖岩寺，亦留题曰：“身为冠冕留，心是云泉客。每到云泉中，便拟忘归迹。况兹宝盖岩，天造清凉宅。税车官道边，谁知愿言适。”又公尝公牒至建宁县，道洛阳村而山路险峭，穹绝不可名状，亦题二韵于村寺曰：“金谷花时醉几场，旧游无日不思量。谁知万水千山里，枉被人言过洛阳。”仁宗笃师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后每大朝会，常令缀两府班。公时已八十余，而拜跪尚轻利，仁宗悦，乃飞白“千岁”二字赐之。公遽进歌以谢，优诏答之。虽汉显宗之遇桓荣，不是过也。

枢相张公昇字杲卿，阳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齐下及第，仕亦晚达。皇祐中自润州解官时已六十余，语三命僧化成曰：“运限恰好，去未得。”未几除侍御史知杂事，不十年作枢相。退归阳翟，生计不丰，短氈轻绦，翛然自适。乃结庵于嵩阳紫虚谷，每旦晨起焚香，读《华严》。庵中无长物，荻帘、纸帐、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余，自撰《满江红》一首，闻者莫不慕其旷达。词曰：“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交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

少师赵公槩字叔平，天圣初王尧臣下第三人及第。为人宽厚长者，留滞内相十余年，晚始大用，参贰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阳，素与欧阳文忠公友善。时文忠退居东颍，公即自睢阳乘兴挐舟访之，文忠喜公之来，特为展宴，而颍守翰林吕公亦预会。文忠乃自为口号一联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两闲人谓公与文忠也。

卷九

杨文公《谈苑》称楚僧惠崇工诗，于近代释子中为杰出，而欧阳公少师《归田录》亦纪其佳句，则不甚多。余尝见惠崇自撰句图凡一百联，皆平生所得于心而可意者。今并录之：《书杨云卿别墅》云："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长信词》云："阴井生秋早，明河转曙迟。"《送远上人西游》云："地形吞蜀尽，江势抱蛮回。"《江行晚泊》云："岭暮春猿急，江寒白鸟稀。"《上谷相公池上作》云："归禽动疏竹，落果响寒塘。"《赠陈六府》云："野人传相鹤，山吏学弹琴。"《夜坐》云："香浅冰生井，宵分月上轩。"《赠凝上人》云："掩门青桧老，出寺白鬆长。"《送迁客》云："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经缘公旧寺》云："遗偈传诸国，留真在一峰。"《塞上》云："河冰坚度马，塞雪密藏雕。"《喜长公至》云："久别年颜改，相逢夜话长。"《隐者》云："多年不道姓，几日旋移家。"《宿东林寺》云："鸟归杉堕雪，僧定石沉云。"《上翰林杨学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绳低。"《柳氏书斋》云："著书惊日短，弹剑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骑通番垒，降兵逐汉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静，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断城隍出，江分岛屿回。"《寄梅苏州》云："锁城山月上，吹角海鸥惊。"《宿杨侍郎东亭》云："卷幔来风远，移床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吴国，青山隔楚天。"《游隐静寺》云："空潭闻鹿饮，疏树见僧行。"《送钱供奉巡警》云："剑佩明山雪，旌旗湿海云。"《梅鼎臣河亭》云："旷野行人少，长河去鸟平。"《宿肇公山斋》云："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门深。"《送卢经西归》云："霜多秦木迥，云尽汉山孤。"《濠梁夜泊》云："夜阑潮动舸，秋迥月临城。"《崔仰秋居》云："叶落风中尽，虫声月下多。"《赠裴使君》云："行县山迎舸，论兵云绕旗。"《早行》云："繁霜衣上积，残月马前低。"《秋夕》云："磬断虫声出，峰回鹤影沉。"《书韩退之屋壁》云："移家临丑石，租地得灵泉。"《秋夕怀长公》云："秋近草虫乱，夜遥霜月低。"《观宴乡老》云："海鸥听舜

乐，山鬼醉尧觞。”《赠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狖，夜禅移冢狐。”《晚夏》云：“扇声犹泛暑，井气忽生秋。”《江行早发》云：“残月楚山晓，孤烟江庙春。”《宿翻经馆清少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语入新经。”《题王太保道院》云：“鹤传沧海信，僧和白云诗。”《秋夕怀汪白诗》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云。”《赠白上人》云：“花漏沉山月，云衣起海风。”《喜陈助教至》云：“楼中天姥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归冈舍迥，雁过渚田遥。”《送人牧荣州》云：“山色临巴迥，江流入汉清。”《春申道中》云：“湘云随雁断，楚路背人遥。”《赠李道士》云：“松风吹发乱，岩溜溅棋寒。”《栖霞寺》云：“境闲僧渡水，云尽鹤盘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随岗起，秋帆转浦斜。”《杨秘监池上》云：“禽寒时动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岚重琴棋湿，风长枕簟寒。”《塞下》云：“离碛雁冲雪，渡河人上冰。”《寄白阁能上人》云：“夜梵通云窦，秋香满石丛。”《陕西道中》云：“关河双鬓白，风雪一灯青。”《送防秋杨将军》云：“杀气生龙剑，威风动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鸣下岸，飞雨暗中峰。”《贺刘舍人》云：“日缠黄道迥，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灯催腊尽，晓角唤春归。”《幽并道中》云：“雁行沉古戍，雕影转寒沙。”《送僧归天台》云：“景霁云回合，秋生树动摇。”《过陈抟旧居》云：“乱水僧频过，荒林鹤不还。”《宿横江馆》云：“露馆涛惊枕，空庭月伴琴。”《维邢道中》云：“马渡冰河阔，雕盘喷日高。”《国清寺秋居》云：“惊蝉移古柳，斗雀堕寒庭。”《书平上人山房》云：“松风传夕磬，溪雾拥春灯。”《观南郊天伏》云：“霓旌摇曙景，风吹绕春云。”《赠义省上人》云：“坐石云生袖，添泉月入瓶。”《升平词》云：“万国无刑治，三边不战平。”《国清寺》云：“瞑鹤栖金刹，秋僧过石桥。”《吕氏西斋》云：“云残僧扫石，风动鹤归松。”《刘参幽居》云：“风暖鸟巢木，日高人灌园。”《杨都官池上》云：“竹风惊宿鹤，潭月戏春鹭。”《书矫方屋壁》云：“圭窦先知晓，盆池别见天。”《送陈舍人巡抚》云：“月露疏寒柝，云涛闪画旗。”《宿齐上人禅斋》云：“鹤惊金刹露，龙蛰玉瓶泉。”《春日寇宫赞池上》云：“暄风生木末，迟景入泉心。”《七夕》云：“河来天上阔，云度月边轻。”《赠王道士》云：“海人来相鹤，山狖下听琴。”《送孙荆州》云：“画鹢浮秋浪，金铙响夕云。”《江城晚望》云：“丹枫映郭迥，绿屿背江深。”《题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飞花点玉觞。”《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画角入云吹。”《画上人西斋》云：“孤云还静境，远籁发秋空。”《李太傅山庄》云：“围棋分雪石，汲井动金沙。”《宫中词》云：“井含春气碧，

楼转夕阴清。"《送吴袁州》云："鸟暝风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鸣金锡，归云拥石床。"《塞上》云："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日迟。"《嗣上人》云："拂石云离帚，尝茶月入铛。"《舟行》云："远屿迎樯出，寒林带岸回。"《送延上人》云："来时云拥衲，别夜月随筇。"《马蹟淮亭》云："路横岗烧断，风转浦帆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剑静龙归匣，旗闲虎绕竿。"《高谭书斋》云："品画逢名岳，横琴忆古贤。"《太一山》云："云阴移汉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遥群马小，天阔一雕平。"《范溶园池》云："江花凌霰发，山溜入池深。"《猎骑》云："长风跃马路，小雪射雕天。"《高略书院》云："古木风烟尽，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转运》云："渡河风动旆，巡部雨沾车。"

神宗朝皇嗣屡阙，余尝诣阁门上书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庶几鬼不为厉，使国统有继。是时适值郓王服药，上览之矍然，即批付中书，授臣将作监丞，敕河东路访寻二人遗迹，乃得其家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因命绛州立庙，岁时致祭。余所上书略曰："臣尝读《史记·世家》，考赵氏废兴之本末，惟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各尽死，不顾难以保全赵氏孤儿，最为忠义。乃知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盖下宫之难，屠岸贾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已赤族无噍类。惟朔妻有遗腹，匿于公宫，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贾闻知，索于宫中甚急。于是朔妻置男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乃得脱。然则儿之无声，盖天有所祚。且天方启赵氏，生圣人以革五代之乱，拯天下于汤火之中而奄有焉。使圣子神孙继继承承而不已，则儿又安敢有声？盖有声则不免，不免则赵氏无复今日矣。然虽天祚亦必赖公孙杵臼谬负他婴匿于山中，卒与俱死，以绝其后患。又必赖程婴保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续赵祀，即赵文子也。于是赵宗复盛，传十世至武灵王，而遂以胡服与秦俱霸。其后为秦所并，则子孙荡析，散居民间。今常山、真定、中山，则古之赵地也。故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启运，太宗承祧，真宗绍休，仁宗守成，英宗继统，陛下缵业。向使赵氏无此二人以力卫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则承祀无遗育矣，又安能昌炽以至于此？故臣深以谓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义，甚可悼痛，虽当时赵武为婴服丧三年，为之祭奠，春秋祠之，世勿绝；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窃虑其祠或废而弗举，或举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阙典也。《左氏》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自宋有天下，甲子百二十二年于兹矣。而

二人忠义，未见褒表，庙食弗显。故仁宗在位，历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储嗣屡阙。虽天命将启先帝以授陛下，然或虑二人精魄久无所归，而亦因是为厉也。何哉？盖二人能保赵孤，使赵宗复续，其德甚厚。则赵宗之续，国统之继，皆自二人为之也。况二人者忠诚精刚，洞贯天地，则其魂常游于大空而百世不灭。臣今欲朝廷指挥下河东北晋赵分域之内，访求二人墓庙，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来未立庙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令，永为典祀。如此则忠义有劝，亦可见圣朝不负于二人者矣。”

　　龙图燕公肃雅多巧思，任梓潼日尝作莲花漏献于阙下。后作藩青社，出守东颍，悉按其法而为之。其制为四分之壶，参差置水器于上，刻木为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四面，百刻总六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气一易，铸金莲、承箭、铜乌引水，下注金莲，浮箭而上。有司唯谨视而易之。其行漏之始，又依《周官》水地置泉法，考二交之景，得午时四刻一十分，午为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以梓潼在南，其法昼增一刻，夜损一刻，青社稍北，昼增三刻，颍处梓、青之间，昼增二刻，夜损亦如之，仍作宣秘漏，其窥天愈密焉。兹亦张平子之流也。

　　本朝之制诰待制，止系皂鞓犀带，迁龙图阁直学士，始赐金带。燕公为待制，十年不迁，乃作《陈情诗》上时宰，诗曰：“鬓边今日白，腰下几时黄？”于是时宰怜其老，未几迁直学士。燕公登科最晚，年四十六始用寇莱公荐转京官，晚登文馆，列侍从，作直学士时已六十余矣。

卷十

真宗朝有王犍者，汀洲长汀人。少时薄游江界，至星子县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黄白术，未尽其要。后再遇其人于茅山，相携至历阳，指示灵草，并传以合和密诀，试皆有验。仍别付灵方环剑缄縢之书，戒曰："非遇人君，慎勿轻述。"犍后以佯狂抵禁，配流岭南，时供奉官阁门祇候谢德权适总巡兵，颇闻其异。犍后窜归阙下，德权乃馆于私第，炼成药银上进。真宗异之，命解军籍，使刘承珪诘其事。犍以师戒甚严，终不敢泄，唯愿见至尊面陈。于是承珪乃为犍改名中正，俾诣登闻，始得召见。即授许州散掾，留止京师。寻授神武将军，致仕，仍给全俸，迁高州刺史、康州团练使。前后贡药金银累巨万数，辉彩绝异，不类世宝，当时赐天下天庆观金宝牌，即其金所铸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费，唯周济贫乏，崇奉仙释而已。今汀州开元寺，乃其施财所建也。卒赠镇南军节度使，此近古所未闻也。

乖崖张公詠尹益部日，值李顺兵火之后，群政未举。因谡一吏，词不伏，公曰："这莫要剑吃？"彼云："谡不得，吃剑则得。"公命斩之以徇。军吏愕眙相顾，自是始服公威信。李顺党中有杀耕牛避罪亡逸者，公许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释之。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旧为恶党，因又逃亡。许令首身，犹尚顾望。"就命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蜀民由此安居。

平顺贼之明年，复有刘旴相继叛命，公命讨平之。既而凯旋，忽有持首级来者，公曰："当奔突接战之际，岂暇获其首，此必战后斫来，知复是谁？"殿直段伦曰："如学士之言，真神明。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何尝获首级？"公乃先录中伤之人，而以持首级来者次之，于是军伍欢跃。又皇祐中侬贼叛命，狄青讨之。青临行上言，以谓："古之师还，以讯馘首，告割耳鼻则有之，不闻有获首者。

秦汉以来，方有是事，故获一首则赐爵一级，因为之首级。然开争启幸，莫此之甚，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非所以劝，愿一切寝罢。如师有功，则差次其劳，全军加赏；无功则斟酌其罪，全军加罚。庶令上下一心，不专自为私计，则决胜之道也。”从之，遂大捷。然则青之智识，亦公之智识也。

公布衣时素善陈抟，尝因夜话谓抟曰：“某欲分先生华山一半，住得无？”抟曰：“余人则不可，先辈则可。”及旦取别，抟以宣毫十枝、白云台墨一剂、蜀笺一角为赠。公谓抟曰：“会得先生意，取某入闹处。”去曰“珍重”。抟送公回，谓弟子曰：“斯人无情于物，达则为公卿，不达为王者师。”公常感之，后尹蜀，乘传过华阴，寄抟诗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公布衣时常至郑州宿于逆旅，遇一人气貌甚古，与之语，曰尘外子，不言姓氏，自称神和子。质明为别，语公曰：“他日相公候于益州。”后公典益部，疡生于首，祷于龙兴观。夜梦昔年神和子告之曰：“头疮勿疑，不是死病。”及觉，语道士文正之尝收得郑韶处士《赠神和子歌》，因索而阅之，益异其事。公乃建大阁，上下十四间，号仙游阁，歌至今刻石存焉。公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其上题“须十年后开”。其后公薨于陈，凶讣至蜀果十年。启封，乃乖崖翁真子一幅，戴隐士帽，褐袍绢带，其旁题云：“依此样写于仙游阁。”兼自撰《乖崖翁真赞》云：“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劳丹青，绘写凡质。欲明此心，服之无斁。”至今川民皆依样家家传写。

李复圭三世皆知滑州，天圣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庆历中其父邯郸公淑又知，及后八年复圭又知。前此邯郸公尝迎侍康靖，题诗于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銮。郡人莫讶留题别，孙息期同住此看。”后复圭刻石记其事，一曰“仰承诒训，允契冥兆”，兹亦异也。

刘沆与乡人尹鉴少同场屋，刘已登第大拜。皇祐中尹以恩榜始登第，还乡，刘以诗送之：“少年相款老相逢，乡举虽同遇不同。我已位尘三事后，君方名列五科中。荣登莫计名高下，宦达须由善始终。若到乡关人见问，为言归思满秋风。”

仁宗朝内臣孙可久，赋性恬澹，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酒，优游自适。石曼卿尝过其居，题诗曰："南北沾河润，幽深在禁城。叠山资远意，让俸买闲名。闭户断蛛网，折花移鸟声。谁人识高趣，朝隐石渠生。"屯田外郎柳永亦赠诗曰："故侯幽隐直城东，草树扶疏一亩宫。曾珥貂珰为近侍，却纡绦褐作闲翁。高吟拥鼻诗怀壮，雅论盱衡道气充。厌尽繁华天上乐，始将踪迹学冥鸿。"可久好吟咏，效白乐天格。尝为陕西驻泊，为乐天构祠堂于郡城大阜之顶。中安绘像，仍缮写平生歌诗警策之句，遍于旧墉。晚年著《归休集》行于世，年七十余卒。

内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咏。真宗朝衔命江南，搜访遗书名画，归奏称旨，用是累居三馆秘阁职任。有诗《送鲁秀才南游》云："东吴山色家家月，南楚江声浦浦风。"《闻蝉》诗云："杨柳影疏秋霁月，梧桐叶坠夕阳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诗名。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试进士《房心为明堂赋》、《和气致祥诗》，亦命湘赋之。湘蹈舞再拜，数刻而成。仁宗嗟赏，左右中人为之动色。其《和气致祥诗》曰："君德承天道，冲融协大和。卿云呈瑞草，膏泽应时多。煦集连枝木，嘉扶异颖禾。五星还聚井，丹凤更巢阿。薮泽无遗士，边防久息戈。黔黎逢至化，稽首载赓歌。"他诗亦类此。有《肯堂集》行于世，翰林李公淑为之作序曰："予尝嘉河东父子起银珰右貂，能以属辞拔其伦。益之三朝侍内，老不废学，又课厉二子，使皆有立，约己慎履，如周仁、石庆。而楚老孳孳嗜书，克自淬琢云。"湘又喜为小词，尝在河东路走马承受，有"咏并门"《浪淘沙》小词云："雁塞说并门，郡枕西汾。山形高下远相吞。古寺楼台依碧障，烟景遥分。晋庙鏁溪云，箫鼓仍存。牛羊斜日自归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销魂。"复有"咏汴州"《浪淘沙》小词，仁宗命录进，亦嘉之。其词曰："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

杨文公深达性理，精悟禅观，捐馆时作偈曰："沤生复沤灭，二法本来齐。要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

丞相王公随亦悟性理，捐馆时知河阳，作偈曰："画堂灯已灭，弹指向谁说？去住本寻常，春风扫残雪。"是夕薨。凌晨大雪，实正月六日。

曹司封修睦深达性理，知邵武军时常以竹簟赠禅僧仁晓，因作偈与之曰：“翠�织簟寄禅斋，半夜秋从枕底来。若也此时人问道，凉天卷却暑天开。”

张尚书方平尤达性理，有人问祖师西来意，张作偈答之曰：“自从无始千千劫，万法本来无一法。祖师来意我不知，一夜西风扫黄叶。”

陈文惠公亦悟性理，尝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炉空，流尘暗金碧。独坐偶无人，又得真消息。”

富文忠公尤达性理，熙宁余官洛下，公时为亳守，遗余书托为访荷泽诸禅师影像。余因以偈戏之曰：“是身如泡幻，尽非真实相。况兹纸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须船，无风休起浪。唯当清静观，妙法了无象。”公答偈曰：“执相诚非，破相亦妄。不执不破，是名实相。”既又以手笔贶余曰：“承此偈见警，美则美矣，理则未然。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画亦得，不画亦得。就其中观像者，为不得；不观像者，所得如何？禅在甚么处，似不以有无为碍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文之神妙，莫过于诗赋。见人之志，非特诗也，而赋亦可以见焉。唐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也，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镕赋》云：“傥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于此赋矣。公又为《水车赋》，其末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唯施于旱岁，岁不旱则无所施，则公之用舍进退亦见于此赋矣。盖公在宝元、康定间遇边鄙震耸，则骤加进擢，及后晏静，则置而不用，斯亦与水车何异。

王沂公《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运用之意，已见于此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宰相择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见于此赋矣。

宋莒公兄弟平时分题课赋，莒公多屈于子京，及作《鸷鸟不双赋》，则子京去兄远甚，莒公遂擅场。赋曰：“天地始肃，我则振羽而

独来；燕鸟焉知，我则凌云而自致。”又曰：“将翱将翔，讵比海鹈之翼；自南自北，若专霜隼之诛。”则公之特立独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见于此赋矣。

春渚纪闻

【宋】何薳　撰

钟振振　校点

校点说明

《春渚纪闻》十卷，宋何薳撰。薳字子楚，见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洪迈《容斋随笔》。清厉鹗《宋诗纪事》言其字子远，未详何据。浦城（今属福建）人。其父去非，字正臣。以知兵，于神宗元丰、哲宗元祐间任武学博士，奉旨校正古代兵书。又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尝为表荐于朝。卒葬富阳（今属浙江）韩青谷。薳乃卜筑韩青，以保先茔，自号韩青老农。其生活年代，约在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四朝，即北宋末、南宋初。他博学多闻，工诗，喜鼓琴。隐居未仕，优游山林，浙人比之于林逋。《纪闻》约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所谓“春渚”者，疑指富春渚，在富阳、桐庐（今属浙江）一带，为东汉高士严光渔隐之地。

是书多涉神怪方术及因果报应，荒诞不经，诚有不足取者。但时亦导人向善，又不可一概斥之。其卷四“宗威愍政事”条记宗泽当乱离之世尹开封，平抑物价以安百姓之事；卷五“唐子西论史”条记唐庚品第《史记》等四史书之优劣；卷六记述苏轼之遗文逸事；卷七记述诗词创作事略，考辨辞章句读正误；卷八、卷九记述有关古琴、墨、砚等艺文器物之事等，皆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此次整理，系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又据别本改正了少量错字，不出校记。

卷一 杂记

木果异事

元丰间，禁中有果名“鸭脚子”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著一实。裕陵尝指而加叹，以谓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仍分颁侍从。又朝廷问罪西夏，五路举兵。秦凤路图上师行营憩形便之次，至关岭，有秦时柏一株，虽质干不枯，而枝叶略无存者。既标图间，裕陵披图顾问左右，偶以御笔点其枝间，而叹其阅岁之久也。后郡奏秦朝柏忽复一枝再荣。殿中有记当时奏图叹赏之语，私相耸异，以谓天人笔泽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晓起苑中，时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顾视左右曰：“是须我一判断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终而桃杏尽开，即弃杖而诧曰：“是岂不以我为天公耶！”由是观之，凡为人君者，其一言动固自与造化密契，虽于草木之微，偶加眷瞩而荣谢从之，若响应声，况于升黜贤否，意所与夺，生杀贵贱之间哉！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贵往泰州天庆观问徐神公。公但书“吉人”二字授之。既还奏呈，左右皆无知其说者。又元符已来，殿庭朝会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视班列，惧有不尽恭者，连声云“端笏立”。继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大统，而“吉人”二字合成潜藩之名，无小差。

定陵兆应

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尝表奏，与丁晋公议迁定陵事，仁旺欲用牛头山前地，晋公定用山后地，争之不可。仁旺乞禁系大理，以俟三岁之验。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后之害云：“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闻之者初未以为然，至后金人犯阙，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后，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其言无不验者。

梦宰相过岭四人

蔡丞相持正为府界提举日，有人梦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衮冕而坐者四人，旁有指谓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视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过岭宰相卢寇丁，至公为四也。其侄子口云。

两刘娘子报应

入内都知宣庆使陈永锡言：上皇朝，内人有两刘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谨，自入中年，即饭素诵经，日有程课，宫中呼为“看经刘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于给侍，每上食，则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宫中呼为“尚食刘娘子”，乐祸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宫嫔微忤上旨，潜求救于尚食，既诺之，而反从之下石。小嫔知之，乃多取纸笔焚之云：“我且上诉于天帝也。”即自缢而死。不逾月，两刘娘子同日而亡，时五月三日也。至舆尸出阁门棺敛，初举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断，旋转于地。视之，则群蛆丛拥，而秽气不可近。逮启看经之衾，则香馥袭人，而面色如生。于是内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恶之报，昭示如此，不可不为之戒也。

乱道侍郎

元符间，宗室有以妾为妻者，因罢开府仪同三司及大宗正职事。蔡

元长行词曰：“既上大宗之印，复捐开府之仪。”章申公谓曾子宣曰：“此语与‘手持金骨之朵，身坐银交之椅’何异？”曾复顾申公曰：“顷时记得是有行侍御史词头云‘爰迁侍御之史’，不记得是谁。”申公顾许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乱道。”曾时为枢密，许为黄门也。

乌程三魁

余拂君厚，霅川人也。其居在汉铜官庙后，溪山环合，有相宅者言此地当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与其善之于一家，不若推之于一郡。即迁其居于后，以其前地为乌程县学。不二三年，君厚为南宫魁，而莫俦、贾安宅继魁天下，则相宅之言为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殁，君厚兄弟亦继殂谢，今无主祀者。则上天报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学张公大亨，字嘉甫，霅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举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宁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丰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观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复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异也。

张无尽前身

张无尽丞相为河东大漕日，于上党访得李长者古坟，为加修治，且发土以验之，掘地数尺，得一大盘石，石面平莹，无它铭款，独镌“天觉”二字。故人传无尽为长者后身。

坡谷前身

世传山谷道人前身为女子，所说不一。近见陈安国省干云，山谷自有刻石记此事于涪陵江石间。石至春夏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传者。

刻石其略言：山谷初与东坡先生同见清老者，清语坡前身为五祖戒和尚，而谓山谷云："学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详语。后日学士至涪陵，当自有告者。"山谷意谓涪陵非迁谪不至，闻之亦似愦愦。既坐党人，再迁涪陵，未几，梦一女子语之云："某生诵《法华经》而志愿复身为男子，得大智慧，为一时名人。今学士，某前身也。学士近年来所患腋气者，缘某所葬棺朽，为蚁穴居于两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后山有某墓，学士能启之，除去蚁聚，则腋气可除也。"既觉，果访得之，已无主矣。因如其言，且为再易棺。修掩既毕，而腋气不药而除。

李偕省试梦应

李偕晋祖，陈莹中之甥也。尝言：其初被荐赴试南宫，试罢，梦访其同舍陈元仲，既相揖，而陈手执一黄背书，若书肆所市时文者，顾视不辍，略不与客言。晋祖心怒其不见待，即前夺其书曰："我意相念，故来访子，子岂不能辍书相语也？"元仲置书，似略转首，已而复视书如初。晋祖复前夺书而语之曰："子竟不我谈，我去矣！"元仲徐授其书于晋祖曰："子无怒我乎视此，乃今岁南省魁选之文也。"晋祖视之，即其程文，三场皆在，而前书云"别试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视其后，梦觉，闻扣户之声，报者至焉。后刊新进士程文，其帙与梦中所见无纤毫异者。

马魁二梦证应

马魁巨济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为置妾媵。偶获一处子，质色亦稍姝丽，父忻然纳之。但每对镜理发即避匿，如有沮丧之容。父密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获归葬乡里。母乃见鬻，得直将毕葬事。今父死未经卒哭，尚约发以白缯，而以绛彩蒙之，惧君之见耳，无他故也。"涓父恻然，乃访其母，以女归之，且为具舟，载其资装遣之。是夕，涓母梦羽人告之云："天赐尔子，庆流涓涓。"后生巨济，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试毕，梦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须作十三魁。"涓历数其在太学及预荐送，止作十二魁，心甚忧之。殆至赐第，则魁冠天下，果十三数也。

贡父马谑

刘贡父初入馆，乃乘一骒马而出。或谓之曰：“此岂公所乘也？亦不虑趋朝之际有从群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贡父曰：“诺，吾将处之也。”或曰：“公将何以处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系之马后耳。”或曰：“此更诡异也。”贡父曰：“奈何！我初幸馆阁之除，不谓俸入不给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子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种柑二事

东坡先生《惠州白鹤峰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发，道旁亲种两株柑。”时先生六十二岁也，意谓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银青公俞，年七十，集宾亲为庆会。有饷柑者，味甘而实极瑰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种之后圃。坐人窃笑盖七八也。后公食柑十年而终。

元参政香饭

陈秀公丞相与元参政厚之同日得疾，陈忽寄声问元安否，曰：“参政之疾，当即痊矣。某虽小愈，亦非久世者。”续请其说，秀公曰：“某病中梦至一所，金碧焕目，室间罗列瓮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且题曰‘元参政香饭’也。某问其故，有守者谓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尽，则分减别器，未尝残一食也。此瓮所贮，皆其余也。世人每食不尽，则狼籍委弃，皆为掠剩所罚至于减算夺禄，无有免者。今元公由此，当更延十年福算也。’”后数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寿。其孙中大公绍直云。

杨文公鹤诞

杨文公之生也，其胞荫始脱，则见两鹤翅交掩块物而蠕动。其母急令密弃诸溪流，始出户而祖母迎见，亟启视之，则两翅欻开，中有玉婴转侧而啼。举家惊异非常器也。余宣和间于其五世孙德裕家，见其八九

岁时病起谢郡官一启，属对用事如老书生，而笔迹则童稚也。

了斋排蔡氏

陈莹中为横海军通守，先君与之为代，尝与言蔡元长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钧轴，必乱天下！"后为都司，力排蔡氏之党。一日朝会，与蔡观同语，云："公大阮真福人！"观问何以知之，了翁曰："适见于殿庭，目视太阳久之而不瞬。"观以语京，京谓观曰："汝为我语莹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观致京语于陈了翁，徐应之曰："射人当射马，擒贼当擒王。"观默然。后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对

姚麟为殿帅，王荆公当轴，一日折简召麟，麟不即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询之，麟对曰："臣职掌禁旅，宰相非时以片纸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语麟驭下过严者，裕陵亦因事励之。麟恐伏而对曰："诚如圣训。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卫兵于殿庭之间，此岂臣当以私恩结下为身计耶！"裕陵是之。

李右辖抑神致雨二异

李右辖公素初为吉州永丰尉，夜梦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见诉云："某，县境地神也。被邻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动吾民，民因为大建祠宇，日餍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属也。以公异日当宰衡天下，故敢求决于公。"公素为折邻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觉，闻报新祠火起，神座一爇而尽。又大观间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岁淮甸久不雨，至于苗谷焦垂，郡幕请以常例启建道场，祷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悯雨之心，晨夕为迟，而至旬日，略无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马而请，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来亲旧与寮属，乘间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领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无日不念也。且容更少处之。"一日晨起视事毕，呼郡吏：只今告报塔下，具佛盘，启建请雨道场，仍报郡官，俱诣行香，且各令从人具雨衣从

行。一郡腹诽，以为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讫，复令具素饭，留郡官就食，待雨而归。饭罢，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诣僧伽前，炷香默祷者久之，休于僧寺。须臾，雷起南山，甘泽倾注。举郡欢呼，集香花，迎拥公车还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泽。时郡倅曾绂帅郡官贺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众请，而一出便致霈泽如宿约者，何谓也？公徐语之曰："某自两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为秋田之害，即于治事厅后斋居饭素，取僧伽像，严洁致供，晨夕祈祷，非不尽诚。前夕忽梦僧伽见过，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罚至重，敕龙镇水，老僧晨夕享公诚祷，特于帝前，以公罪己忧岁之心陈于帝，今已得请，来日幸下访，当以随车为报也。'某拜谢再三，既觉，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决意帅诸公同诣塔下，焚祷俟之，无他异也。"

生魂神

余尝与许师正同过平江，夜宿村墅，闻村人坎鼓群集为赛神之会，因往视之。神号陆太保者，实旁村陆氏子，固无恙也。每有所召，则其神往，谓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问疾，虽数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语患人状。师正之室余氏，归霅川省其母，忽得疾。师正忧之，因祷神往视以验之。神应祷而去，须臾还曰："我至汝妇家，方洁斋请僧诵《法华经》一作"僧逵法华者"。施戒。诸神满前，皆合爪以致肃敬，我不得入。顷刻，邻人妇来观，前炳二烛，乃是牛脂所为，但闻血腥迎鼻，而诸神惊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与师正始未深信，及归验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为烛云。

卷二 杂记

天绘亭记

昭州山水佳绝，郡圃有亭名天绘。建炎中，吕丕为守，以“天绘”近金国年号，思有以易之。时徐师川避地于昭，吕乞名于徐。久而未获，复乞于范滋，乃以“清辉”易之。一日，徐策杖过亭，仰视新榜，复得亭记于积壤中，亟使涤石视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择胜得此亭，名曰“天绘”，取其景物自然也。后某年某日，当有俗子易名“清辉”，可为一笑。考范易名之日，无毫发差也。

赤天魔王

蒋颖叔为发运使，至泰州，谒徐神公，坐定了无言说，将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静，人世更不定叠！”蒋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来世间作官，不定叠！不定叠！”蒋复扣其身之休咎，徐谓之曰：“只发运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疏财

宣和间，朝廷收复燕、云，即科郡县敷率等第出钱，增免夫钱。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妻刘氏，夫死，独与一子俱，而家素饶于财。闻官司督率严促，而贫下户艰于输纳，即请于县，乞以家财十万缗以免下户之输。县令欣然从之，调夫辇运数日，尽空其库藏者七间。因之扫治，设佛供三昼夜。既毕，明旦视之，则屋间之钱已复堆垛盈满，数之正十万缗，而皆用红麻为贯，每五缗作一辫，辫首必有一小木牌，上书“麻

青”二字。观者惊异，莫知其然。或有释之者曰：如闻青州麻员外家至富，号“麻十万”家，岂非神运其钱至此耶？刘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迹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刘氏即专人致殷勤于麻氏，请具舟车，复归此钱。麻惊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谢云：“吾家福退，钱归有德，出于天授。今复往取，违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祗领也。”刘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诚输此钱以助国用，岂当更有之？”即散施贫民及助修佛道观宇，一钱不留于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顾视一龙横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询之左右侍臣，或有见有否者。所见者俱止见龙之一体，未见全龙也。帝曰：“朕闻至富可敌至贵。”令召王元宝视之。元宝奏称所见，与帝一同。然则所谓富家大室者，所积之厚，其势可以比封君，而钱足以使鬼神，则于剥取之道，唯恐无间。若二家之视十万缗之积，于天授人与之际，其处之如此，盖有可嘉者。

后土词渎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笃实好学，终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观四年五月十五日无疾而终。临终时，一日顾谓其甥黄子文曰：“老子明日与甥诀矣。畴昔之夜，梦黄衣人召至一官府，侍卫严肃，据案而坐者冠服类王者，谓余曰：‘世传后土词渎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即命黄衣人复引余过数城阙，止一殿庭。余旁视殿庑，金碧夺目，但寂不闻人语声。须臾，帘间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为圆真相，俾汝禁绝世所传后土词，当何以处之’？余对以传者应死。呼者曰：‘可也，仍即日莅职。’余拜命出门，足蹶而觉。所梦极明了，亦欲吾家与甥知此词之不可复传。志之志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视之，衍谓子文曰：“甥更听吾一颂。”即举声高唱曰：“虽然万事了绝，何用逢人更说。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轮明月。”言讫而终。子文，余侄婿也，余亦素与仲昌游云。

沈晦梦骑鹏抟风

沈晦赴省，至天长道中，梦身骑大鹏，抟风而上，因作《大鹏赋》以记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吴观成二梦首尾

儒林郎吴说字观成，始为青阳县丞。江西贼刘花三挟党暴掠，所在震惊。吴时被檄捕贼，梦肩舆始出，而回视其后，皆无首矣。心甚恶之，意谓贼必入境。已而获于他郡，观成即解官而归。至临安，会富阳宰李文渊以忧去郡，以吴摄邑事。月余，清溪贼方腊引众出穴，官军不能拒。吴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诚祷乞梦，以决去留。至晚，梦一黄衣人云：上司有牒。吴取视之，则空纸耳。逮覆纸视之，纸背有题云“富阳知县第一将”。既觉，思之曰：“吾祷神去留，而以‘第一将’为言，岂不当去此，更合统兵前锋拒贼否？”已而县民逃避者十七八，吴引狱囚疏决，始讯问次，贼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从者半为贼杀，则前在青阳时梦视后无首者验也。后官军既平贼，而郡县避贼官吏俱从安抚司克复之功，尽获还任。吴适丁母忧，不能从也。既行赏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具奏裁。有旨：县官临贼擅去官守，例同将官擅去营陈，法除名编置邻郡。同例者六人，富阳系第一人。始悟“第一将”之告云。

风和尚答陈了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时言人祸福，人谓之“风和尚”。陈莹中未第时，问之云：“我作状元否？”即应之曰：“无时可得。”莹中复谓之曰：“我决不可得耶？”又应如初。明年，时彦御试第一人，而莹中第二，方悟其言“无时可得”之说。

毕斩赵谂

毕渐为状元，赵谂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着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谂。”识者皆云不祥。而后谂以谋逆被诛，则是“毕斩赵谂”也。

霍端友明年状元

毗陵李端行与乡人霍端友，同在太学，时霍四十余矣，一日倦卧，忽起坐微笑。端行询之，霍云："我适睡，闻窗外有人云'霍端友于明年作状头'，故自笑也。"端行素轻之，因谓之曰："尔迟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为大魁，则何天下之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礼部选。御试唱第之次，端行志锐意望魁甲，即前立以候胪传。忽闻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预传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于广坐中，见中贵石企及甫云："外间皆传'汪洋作状元'，何也？"至考卷进御，汪洋在第二，魁乃黄中，以有官人奏取旨。圣语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即以洋为魁。

黄涅槃谶语

黄公度，兴化人。既为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几三十人。余一日于江路茶肆小憩，继一士人坐侧，因揖之，且询其乡里。云：兴化落第人也。余因谓之曰："仙里既今岁出大魁，而登科之数复甲天下，是可庆也。"其人叹息曰："昔黄涅槃有谶语云：'拆了屋，换了椽，朝京门外出状元。'初徐铎振文作魁时，改建此门。近军贼为变，城门焚毁，太守复新四门，而此门尤增崇丽。黄居门外区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遇，虽一时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较也。"

梦中前定

江淮发运使卢秉，元祐初发解赴阙，至泗州，夜梦肩舆诣郡守而回，过漕司，有顶帽执梃而督视工役丹饰门墙者，问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卢曰："新官为谁？"执梃者厉声而对曰："卢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觉，以语其室，亦云："我亦梦君得此官，即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舆前。尝闻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儿不可令前，因呼令后。即梦觉。"继晓未及盥濯，而郡将公文一角至，即除卢领大漕事。急遽交职而趋漕衙，所监视执梃者与其室呼女之事，皆与梦无差也。

银盘贮首梦

余杭裴豹隐尝为余言：建炎己酉秋，诏檄自建康至临安昌化县，与县宰鲁士元坐教场按阅士兵。士元云：畴昔之夜，梦身乘大舟，满舟皆人首也，内有银盘贮数首者。同舟人云，系今次第一纲也。士元熟视银盘中首，内一首乃乡人钱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戏谓豹隐曰："如闻北寇将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则子美将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榇归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虏寇东至，贼发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于外。明年二月，始闻子美初报贼至，弃县先遁村落，为乡兵所杀。则银盘之贮不可逃。士元同舟，虽不为兵死，亦是一会中同舟之人。而银盘所贮，又不知有何甄别也。

金刚经二验

湖州安吉县沈二公者，金寇未至，梦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杀，冤报至矣。汝家皆可远避，汝独守舍，见有一人长大，以刀破门而入者，汝无惧，即语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颈受刃。俟其不杀，则前冤解矣。"不数日，金人奄至，其家先与邻人窜伏远山，二公者虽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视贼之过。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门而入，见公怒目以视。沈安坐不动，仰视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视之，曰："我未杀汝，汝安知我姓名、乡里如是之详也？"沈告以梦。李方叹息未已，顾案间有佛经一帙，问沈曰："此何经也？"沈曰："是我日诵《金刚经》也。"李曰："汝诵此经何时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中出细书《金刚经》一卷，指之曰："我亦诵此经五年矣。然我以前冤报汝，汝后复杀我，冤报转深，何时相解？今我不杀汝，与结为义兄弟。汝但安坐无怖，我留为汝护。"至三日，贼尽过，取资粮金帛与之而去。又方腊据有钱塘时，群贼散捕官吏，惨酷害之。有任都税院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远府十里，每晓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诵《金刚经》，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废。贼七佛子者执之，令众贼射于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诵经不辍。而前后发矢数百，无一中其体者。贼惊问之，疑有他术。语以诵经之力，贼皆合爪叹息。释之，且戒余贼勿得复犯其居也。至今犹在，年八十余矣。

金甲撞钟梦

建安徐国华，宣和间，将入太学，梦高楼中悬大金钟，有金甲人立钟旁，视国华，击钟而言曰：“二十七甲。”复一击云：“系第七科。”国华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过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记于书帙之末。独不晓其“二十七甲”与“系第七科”之语。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阙，太学生病脚气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终，乡人董纵举为棺殓葬于东城墓园。至即垣中已无葬穴，后至者俱葬垣外。董因记其葬所，冀后日举归里中。数其行列，则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归唁其父，且出其手书，神告与葬所略无少差者。

龙神需舍利经文

涵山令李兖伯源，余妻之内兄也。宣和间，侍其季父仲将为广东宪，解秩由江道还楚。舟过小孤，风势虽便而篙橹不进，即与季父焚香龙以祈安济，当致牢醴之谢。乞筊不获。旁有言者曰：龙知还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顾视行李，实无所携，独有番琉璃贮佛舍利百余，供事奕世矣。因以启龙，一掷而许。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开裂，顾见其间神鬼百怪，宝幢羽盖，鸣螺、击鼓钹、执金炉迎导者甚众，而不沾湿。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随合。舟舵轻扬，转首之间，已行百里矣。又阁门宣事陈安上言：元丰初，安焘厚卿、陈睦和叔二学士奉使三韩，济海舟中安贮佛经及所过收聚败经余轴，以备投散。放洋之二日，风势甚恶，海涛忽大汹涌，前后舟相失。后舟载者俱见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经轴为求。先举轴付之。继来者众，度不能给，即拆经，随纸付之。又度不给，则剪经行与之，至剪经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顶戴忻悦而去。字又随尽，独余一鬼，恳求甚切，云：“都纲某所顶之帽，愿以丐我也。”舟人询其由，云此人尝赴传经之集，是帽戴经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称谢而去。指顾之间，风涛恬息，即安行。晚与前舟相及，往还皆获安济焉。

龙蜕放光

横海清池县尉张泽，居于郓州东城，夜自庄舍还，而月色昏暗，殆

不分道。行遇道旁木枝煜然有光，因折以烛路。至家插壁间，醉不复省也。晨起怪而取视，则枝间一龙蜕，才大如新蝉之壳，头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坚，扣之有声如玉石，且光莹夺目，遇暗则光烛于室。遂宝之于家，传玩好事。沈中老云，绍圣间从其兄为青州幕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蜕，形体皆如张者，独无光彩耳。神龙变化，故无巨细，但不知有光无光又何谓也。

瓦缶冰花

宣义郎万延之，钱塘南新人，刘辉榜中乙科释褐。性素刚，不能屈曲州县，中年拂衣而归。徙居余杭，行视苕霅陂泽可为田者即市之。遇岁连旱，田围大成，岁收租入数盈万斛。常语人曰：“吾以‘万’为氏，至此足矣。”即营建大第，为终焉之计。家蓄一瓦缶，盖初赴铨时遇都下铜禁严甚，因以十钱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时当凝寒，注汤颒面，既覆缶出水，而有余水留缶，凝结成冰。视之，桃花一枝也。众人观异之，以为偶然。明日用之，则又成开双头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满缶，水村竹屋，断鸿翘鹭，宛如图画远近景者。自后以白金为护，什袭而藏，遇凝寒时，即预约客，张宴以赏之，未尝有一同者，前后不能尽记。余与赏集数矣。最诡异者，上皇登极，而致仕官例迁一秩，万迁宣德郎。诰下之日，适其始生之晨，亲客毕集，是日复大寒，设缶当席，既凝冰成象，则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龟鹤在侧，如所画寿星之像。观者莫不咨嗟叹异，以为器出于陶，革于凡火，初非五行精气所钟，而变异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万氏自得缶之后，虽复资用饶给，其剥下益甚。后有诱其子结婚副车王晋卿家，费用几二万缗而娶其孙女，奏补三班借职。延之死，三班亦继入鬼录，余资为王氏席卷而归。二子日就沦替，今至寄食于人。众始悟万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坚久之祥也。后归蔡京家云。

正透翔龙犀

都下犀玉工董进，项有一瘤瘢，其辈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药郝随呼至其第，出数犀示之。内指一犀曰：“此犀大异余常物也。”郝语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状为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经众工审

定否？”郝曰：“众工皆具名状，供证已毕，独候汝，以验汝之精识也。”即尽出众所供具，凡三十余状。董阅毕，内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鱼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进观之，乃一翔龙，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诚其言，亦大异之，即令具军令状，云：“若果如所供，当为奏赏。”盖御库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为带也。刳成，则尽如所言。即以进御。哲庙大嘉赏之，锡赐之外，更以太医助教补之。

刘仲甫国手棋

棋待诏刘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方扣户而归，初不知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须臾，观者如堵，即传诸好事。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始下至五十余子，众视白势似北；更行百余棋，对手者亦韬手自得，责其夸言，曰：“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余子，仲甫忽尽敛局子。观者合噪曰：“是欲将抵负耶？”仲甫袖手，徐谓观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誉，致达国手。年来数为人相迫，欲荐补翰林祇应。而心念钱塘一都会，高人胜士，精此者众，棋人谓之一关。仲甫之艺若幸有一着之胜，则可前进。凡驻此旬日矣。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弈，尽见品次矣，故敢出此标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局，白本大胜，而失应棋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筹，而误于应劫，却致败局。凡如此覆十余局，观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无差误，指谓众曰：“此局以诸人视之，黑势赢筹，固自灼然。以仲甫观之，则有一要着，白复胜，不下十数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见此者，即仲甫当携孥累还乡里，不敢复名棋也。”于是众棋极竭心思，务有致胜者。久之，不得已而请仲甫尽着。仲甫即于不当敌处下子，众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后方用也。”即就边角合局，果下二十余着正遇此子，局势大变。及敛子排局，果胜十三路。众观于是始伏其精，至尽以所对酒器与之，延款十数日，复厚敛以赆其行。至都，试补翰林祇应，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

祝不疑弈胜刘仲甫

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绍圣初，不疑以计偕赴礼部试。至都，为里人拉至寺庭观国手棋集。刘仲甫在焉。众请不疑与仲甫就局。祝请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复能至此，对手且当争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终局，而不疑败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观官人之棋，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尽着耳。若如前局，虽五子可饶，况先手乎？”不疑俯笑，因与分先。始下三十余子，仲甫拱手曰：“敢请官人姓氏与乡里否？”众以信州李子明长官为对。刘仲甫曰：“仲甫贱艺，备乏翰林，虽不出国门，而天下名棋无不知其名氏者。数年来，独闻衢州祝不疑先辈名品高着，人传今秋被州荐来试南省，若审其人，则仲甫今日适有客集，不获终局，当俟朝夕，亲诣行馆，尽艺祗应也。”众以实对。仲甫再三叹服，曰：“名下无虚士也。”后虽数相访，竟不复以棋为言，盖知不敌，恐贻国手之羞也。

张鬼灵相墓术

张鬼灵，三衢人，其父使从里人学相墓术，忽自有悟见，因以“鬼灵”为名。建中靖国初至钱塘，请者踵至。钱塘尉黄正一为余言：县令周君者，括苍人，亦留心地理，具饭延款，谓鬼灵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视图画，可言克应否？”鬼灵曰：“若方位山势不差，合葬时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间一图问之。鬼灵熟视久之，曰：“据此图，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马坠此潭，几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发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灵曰：“是年，此坠马人必被荐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觉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乌子、郭景纯何如人也，今子殆其伦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马从之，马至潭仄，忽大惊跃，衔勒不制，即与某俱坠渊底，逮出，气息而已。是秋发荐，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升岭。其兄宏延鬼灵至墓下，视之，谓宏：“此墓当出贵人，然必待君家麦瓮中飞出鹌鹑，为可贺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瓮中忽有此异，方有野鸟入室之忧。”鬼灵曰：“此为克应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荐者，即是贵人也。”是秋，安世果为国学魁选。鬼灵常语人曰：“我亦患数促，非久居世者，但恨无人可授吾术矣。”后二岁果殁，时年二十五矣。

谢石拆字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拆而言，无不奇中者。名闻九重，上皇因书一“朝”字，令中贵人持往试之。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曰：“此非观察所书也。然谢石贱术，据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远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贵人愕然，且谓之曰：“但有所据，尽言无惧也。”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座尽惊。中贵驰奏，翌日召至后苑，令左右及宫嫔书字示之，皆据字论说祸福，俱有精理。锡赉甚厚，并与补承信郎。缘此四方来求相者，其门如市。有朝士，其室怀妊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石。是日座客甚众，石详视字，谓朝士曰：“此阁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尊阁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阁父母兄弟，近身亲人，当皆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阁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又不见‘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诚如所言也。”朝士即谓之曰：“此皆非所问者。但贱室以怀妊过月，方切忧之，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旁二竖，下一画，为十三也。”石熟视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则吾官人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因请其说。石曰：“‘也’字着‘虫’为‘虵’字，今尊阁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见虫蛊，则不能为害。谢石亦有薄术，可为吾官人以药下验之，无苦也。”朝士大异其说，因请至家，以药投之，果有数小蛇而体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也。

雍邱驱蝗诗

米元章为雍邱令，适旱蝗大起，而邻尉司焚瘗后，遂致滋蔓，即责里正并力捕除。或言尽缘雍邱驱逐过此，尉亦轻脱，即移文载里正之语，致牒雍邱，请各务打扑，收埋本处地分，勿以邻国为壑者。时元章方与客饭，视牒大笑，取笔大批其后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飞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无不绝倒。

中霤神

中霤之神，实司一家之事而阴佑于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尽诚敬。余少时过林棣赵倅家，见其庄仆陈青者，睡中多为阴府驱令收摄死者魂识，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门，则中霤之神先收讯问，不许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审验反覆得实，而后颦蹙而入。青于门外呼死者姓名，则其神魂已随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则自有阴官迎取，青止随从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远村会集，醉归侵夜，仆从不随，中道为山鬼推堕涧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径还其家。见母妻于烛下共坐，乃于母前声喏，而母略不之应；又以肘撞其妇，亦不之觉。忽见一白髯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为山鬼所害，不亟往则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许，见明仲之尸卧涧仄，老人极力自后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惊顾，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归，至家已三鼓矣。乃语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谢于神云。又朝奉郎刘安行，东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后饮。一夕忽梦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禄命告终，阴符已下，而少迟之，幸速处置后事，明日午时，不可逾也。"刘起拜老人，且询其谁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荐，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报也。"刘既悟，点计其家事，且语家人神告之详，云："生死去来，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无大过恶，独有一事，吾家厨婢采蘋者，执性刚戾，与其辈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则必大狼狈。今当急与求一亲，使之从良，且有所归，则我瞑目矣。"因呼与白金十星，以为资遣。语毕，沐浴易服以俟。时至过午，忽觉少倦，就憩枕间，复梦其神欣跃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许延一纪之数矣。"已而睡起安然，后至宣和间，无病而卒。

卷三 杂记

乖崖剑术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隐居君与张乖崖公居处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编《寄祝隐居》二诗是也。隐居东垣。有枣合拱矣，挺直可爱。张忽指枣谓隐居曰："子丐我，勿惜也。"隐居许之。徐探手袖间，飞一短剑，约平人肩，断枣为二。隐居惊愕，问之。曰："我往受此术于陈希夷，而未尝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还家，平野间遥见一举子乘驴径前，意甚轻扬，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举子驴避道，张因就揖，询其姓氏，盖王元之也。问其引避之由，曰："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加礼焉。"张亦语之曰："我初视子轻扬之意，忿起于衷，实将不利于君。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遂握手俱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

杨醇叟道术

余杭沈野字醇仲，权智之士也。喜蓄书画，颇有精识。尝于钱塘与一道士杨希孟醇叟相遇，喜其开爽善谈，即延与同邸而居。沈善谈人伦，而不知醇叟妙于此术也。时蔡元长自翰长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归，沈语杨曰："余尝观翰林风骨气宇皆足以贵，而定不入相。"杨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佳者。是人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终未可尽谈也。"杨复善笛，蓄铁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娱，听者莫不称善。一日与沈饮于娼楼，月色如昼，而笛素不从。客有举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杯觞之乐至矣，独恨不闻笛声也。"杨徐笑曰："俟令往取。"实无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数弄，座客皆不知笛所从来。徐扣之，

云："小术耳。乃某左右常驱役吏鬼也，俾之取物，虽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盗取耳。子欲学之，当以奉授。然又有切于性命者，子不问何也？"沈始敬异之，择日焚香，跪请其术。且言："吾术断欲为先，子欲得之，当先誓于天尊像前，无不可者。"沈与一姓阚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阚未满百日而辄有所犯，即夜梦受杖于像前，晨起背发痈，数日而卒。既而杨辞以有行，沈问所之，杨亦知沈有河朔之游，云："我此行且先适淮南，子若北行过楚，幸访我于紫极宫。以八月十五日为约，逾期恐行止无定，不能再见也。"杨既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则九月初矣。径往紫极宫访之，了无所闻。回过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询杨之存亡。道士惊顾，对曰："左右与醇叟何处相期，且当约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叹息而言曰："杨诚奇士奇士！左右之违来，惜较旬日之迟也。杨至此月余，一日无疾，焚香趺坐，与众道士语。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当有所适。然此行学道未竟，更当一来也。'语讫长啸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殡东城矣。"沈于是即观中设位，拜泣醮谢而后行。沈后亦不能毕行其所授而终。

王乐仙得道

道人王乐仙，或云潭州人。初为举子，赴试礼部，一不中，即裂冠从太一宫王道录行胎养之术，岁余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师。相州天庆观李先生，汝师也。汝持我书访之，当有所授。"乐仙得书，径至汤阴求之，无有也。一日坐观门，有老道士见之，呼与语曰："子寻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见赤目蓬首，携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惊曰："汝何人也？"乐仙探怀出王书授之。李微笑曰："王师乃尔管人闲事耶！此非相语处，三日黎明，候我于观门也。"乐仙辞谢而归。三日鸡鸣，坐门未久，李至，以手撩发，则两目煜然如岩电烛人。握手入观中，谓乐仙曰："汝刳心求道，而烧假银何也？"乐仙谢诚有，以备乏绝无告耳，然是干水银法，非若世人点铜为之，以误后人也。李探怀出银小铤："请以是易子所作，如何？"乐仙取以示之，范制轻重与李所授无异也。即令取油铛于前，投乐仙所作烹之，须臾粉碎还元，曰："岂不误后人耶！"乐仙悔谢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术于子无益耳。我且归，后更就汝语也。"明日访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适也。乐仙既踪迹数日，不复再见，乃西游党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

日。而主僧复善壬遁，旦日必焚香转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谓乐仙曰：“今日当有一大贵人临门。不然，亦非常之士见过。当与子候之。”并戒其徒扫室以待。至日欲入，略无贵达至者。忽远望林下有一举子，从羸童，负书箧竹笥而来。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贵人，岂此举子异日非常之兆耶？更当复占以验之。”即喜跃而出，谓乐仙曰：“贵者审此人也。”因相与迎门，延至客室，相语甚久。云姓蔡，尝举进士也。既而主僧请具饭，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荤素，当可共享也。”即呼烛设席，命其僮于竹笥中出果实数种，既皆远方珍新。至倾酒榼，乐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厨十香酒也。酒行，笥中出三大煎鲑，鱼尚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饼，亦若新出炉者。至余品，烧羊鹅炙，皆若公侯家珍馔，而取诸左右。笑语至夜半而罢。二公大异之，而不敢诘其所从至也。蔡继云：“某亦于此候一亲知罢官者，当与二公少周旋也。”日复一日，亦问及养炼事。乐仙心独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与仆从皆已熟寝，乐仙即炷香前拜而请其从来，即以先生礼之，且哀恳，言其罢举求道，了未有遇，愿赐怜悯，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岳蔡真人也。固知子栖心之久，更俟与子勘问之也。”乐仙稽首谢其垂接。次夕复扣户伺之，忽见一大人，膝与檐齐，而不见其面目，音响极厉云：“仙童万福。”投一白纸于蔡前，蔡取以示乐仙，曰：“与子勘问至矣。”纸间有书云：“某于十洲三岛究访，并无此人名籍。后捡蓬莱谪籍中，始见其名氏乡里也。某人供呈。”蔡语乐仙曰：“子无忧也。”因授以内丹真诀。数日别去，云：“汝有未解处，但焚香启我，我当自告汝也。”后乐仙闻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弃官，迁居钱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游过之。夜语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纸示章。视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箓中六丁名字也，即炽炭于炉，取纸投之，炭尽而纸字如故。因相与惊异，且乞之以藏其家。乐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传其解化矣。章亦数岁而终。将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来护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乐仙也。

啖蛇出虱身轻

沧州泥姑寨，循塘泺而至界河，与北寨相望。自乾宁军穿泺而往，止一径，每春初启蛰时，塘路群蛇横道，递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萧志者，为人性率，同侪多狎侮之。一日，当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

其首如瓮，两目煜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即醉宿旁铺。铺卒夜以利刃杀蛇而脯之，至满数缶。萧醉醒，闻肉香甚，问安所从得。铺卒绐云，夜渔于海，得大鱼，方将共羹而食也。萧不待羹，取数脔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余。归食数日而尽，不知其为蛇也。食蛇之后，更不喜闻食气，但觉背膂间肿痒，至不可忍，时就树揩痒，疮破，中涌细虱，不知其数。时郡卒陆靖者适居寨中，与之助取余虱，计前后出虱数斗，痒止疮复。因憩树阴，见泺中鹤雏群戏，念欲取之，即身在鹤仄，揽雏而归。复视鹤巢，又念可登而取，即身已在树杪矣。寨卒视之，率皆惊异，以谓此人偶食成器之物，尽出尸虫而轻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圣敬刘海蟾

真庙朝，有天神下降，凭凤翔民张守真为传灵语。因以翊圣封之，度守真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庙百里间，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靸过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苎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庙庭，进升堂宇，慢言周视而出。守真即焚香启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观听。"神乃降灵曰："汝识此人否？实新得道刘海蟾也。诸天以今渐入末运，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贺。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职，折旋尘中，寻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视之，况敢罪之也！"

嘘气烧肠

陈无求宣事云：尝赴鹤林寺供佛，既饭，有一举子，虽衣褐不完，而丰神秀颖，居于座末。主僧顾谓无求曰："此道人颇有戏术，今日告行，当薄赠之，且求其一戏为别也。"举子亦欣然，呼一僧雏，取碗器付之，令相去二丈余而立。举子谓之曰："我此嘘气，汝第张口受之。觉腹热，急言。不尔，当烧烂汝肠也。"言讫嘘气向之。须臾，僧雏觉肠间如沸汤倾注，乃大呼曰："热甚，不可忍！"因使溺碗中。举子徐举碗示座人曰："谁能饮此者？"举座秽唾之。乃大笑，举碗自饮，言别而去。明日僧雏遂大恶闻食气，日唯饮水数杯。月余出寺，不复见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间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惧其浸长，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阳，于客邸遇一道人，喜饮而日与周旋。临别，解衣出一小瓢如枣大，倾药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针刺瘤根，纳药针穴，明日瘤当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针剔瘤根纳药。至夜半，但觉药粒巡瘤根而转，至晓扪之，则瘤已失去，取镜视之，了无瘢痕也。因大神之，秘其余药，不令人知。其女为儿时蹷倒，折齿不生。次翁取药纳齿根，一夕齿平。复因以水银一两置铫间，取药投之，则化为紫金。方知神仙所炼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编修居世英彦实之父，人谓之“居四郎”者，遇异人，得丹灶术。常使一仆守火，岁久不懈，因度之为僧，居京师定历院几二十年。时曾子宣当轴，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妇得急劳，数日而殂。继而病传堂吏，国医不能疗。吏与居素善，居视之云：“应须我神丹疗之。”为启炉，取刀圭与服。十数日，即完复如初。出参丞相，子宣大惊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谢起，白云：“某实幸获居四郎之丹服之，夺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门下之人宛转啖其僧，前后资给备至，约窃丹为赠。而僧誓不负心，丞相亦延顾不替。僧一日谒丞相，而许分窃为献。子宣喜甚，送僧降阶。而僧退揖，为马台蹶倒，应时折足，轝之而归，数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贻其徒，并炉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圆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诸子服皆然。独子纡公衮服两粒无异也。后不复加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尽付石藏用矣。

孙道人尸解

孙道人，不知何许人，寄居严州天庆观。为人和易，初不挟术及言人祸福，但袖中尝畜十数白鼠子，每与人共饮，酒酣出鼠为戏。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无见也。至约人饮，则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覆尊而去。否则自晨至夕，亦不别取也。酒家是日必

大售。人颇以此异之。绍兴三年三月三日，观中士庶骈集，道人拱手告众曰：“我今年九十岁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暂当小别。各勉力事善！”言讫坐逝。一郡惊异，瘗之城南，而塑其像观中。岁余，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题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于成都府观禊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严州来，知子不久回浙，幸为我达严州天庆观，寻孙道人付之也。’”人观见塑像，惊礼之曰：“此我成都所见付书人也。”因共发其藏，则空棺矣。

綦革遇三皇𬮱宫

綦革先生，内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观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往省之。过北州河滩，见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独坐而语。革视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即憩马前揖之，初不相领略。革心益竦异，复前致敬。一老人徐顾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时疾，已向安矣。然时将乱离，汝之业儒竟无补于事，当求遁世修真，超脱尘累也。”革尝留意于内外丹事，益异其说。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当再相见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仆马，散步邸旁，瞻视丛祠，因前视其榜，乃三皇𬮱宫也。革即整衣冠，肃容进谒祠下，仰视塑像，其容服俨然河滩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绝欲，专以修真为务，隐于密之九仙山，后又徙海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陈某者调雄州兵曹，闻金人犯边，意未敢往，乃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书一绝与之云：“三月杨花满路飞，胡人游骑拍鞍归。高天二圣犹难保，谁道雄关是可依？”陈解其意，遂辍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圣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见。后范温起海州，李实以布衣被虏，温待实甚厚，每事多访之。温意欲归朝，又拟投伪齐，议未决。实与革有旧，密往见之，且告以情。革曰：“公来年今日已升朝，合食宋禄，余人无使知也。”实由是为温决归朝之策。及温引众归朝，朝廷定赏，以实尝与温谋，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变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议君马馀庆，元祐末为巴郡守，遣健步王信者持书至都。始出郡城数十里，道旁顾见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

因乞之。道士以残桃与之，信声喏而食之。道士复探怀，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谢，引裾裹桃而行。未数里，探桃将食，则一人首也，血渍殷然。即惊惧，急投之涧水，疾走还郡，状若狂人，见人即作怖畏状，口称“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饮。郡守呼之，徐问其故。既语所遇，即复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纵之。后蜀中时有见之者。

圣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铺有异僧，众名之“圣和尚”，时语人祸福，扣之则不复道也。熙宁初，余伯父朝奉君与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诣阙，时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访异人，至铺具饭，遇僧过门，即延之入座。熟视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里出。”已而回视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断山河。”视伯父，独无言。既去，先君戏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断山河’，则当是正拜之征。然‘一柱’为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两人也？”后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独未有征验云。

张道人异事

张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采为给。一日樵归，于山道遇二道人对棋，弛担就观。棋者忽顾之而语曰：“子颇忆与吾二人同学之勤否？我亦以子沉滞人间，未能远引也。今子困踬亦已至矣，复能从我竟学乎？”张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语之曰：“我安能从尔学神仙也，我将学大乘法为浮图氏，不久吾师至矣。”棋者问：“子师为谁？”曰：“今敕住秀州崇德福严寺真觉大师志济是也。”即负樵还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为名，而言人祸福，率皆如见。岁余，黄八座裳自明守移镇至郡，实携志济而来。张即投之祝发，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择佛宇敝坏者辄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云集，至鼎新而迁他所，福人甚钦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将、监司而下，环视无策。或有言：“何不呼张道人也？”郡官曰：“张道人何知郁攸之事，而须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额投火以从厌胜之说，其烈愈炽。不得已使召之，应呼而至，即长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诵‘心火灭，凡火灭’六字！”张乃携瓶水上履层檐，腾踔如飞，亦大称诵六字。水所过处，火不复延，

须臾遂止。今尚存，所传异事不止此也。

雀鳅蛇蟹之异

戒杀之事，得于传闻者甚众。目视五事，不可不记为后人之戒也。富阳春明村赵二，以网捕为业，年五十，卧病逾年，艰饿备至，求死者屡矣。一日，觉头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极，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齿痛戛，终不快意。遂呼其妇挡发摇头，痒似少止。顷之复甚，则以手助力提捽，遂致脑脱落，而脑间雀嘴丛咂，不知其数。邻里环观，助其诵佛忏罪，以觊速死。两日始遂气绝。钱塘北郭吕五，以炙鳅鳗为给。而鳅至难死，每以一大斛，置鳅满中，投以盐醯，听其咀啖，至困然后始加刀炙，云令盐醯之味渍入骨中，则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众。不数年，吕五得疾，但觉胸腹间燥渴不胜，饮水不快，而口复念盐醯为味，以杯盂置床，时时饮之。且言："燋也，与翻过着。"令家人转仄其体，日夜数十百番，至体肉消溃，肠胃流迸而卒。湖州脍匠严进，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啮其指，至十指皆尽，血流被体，号呼而终。苏州薛氏小儿，年十三，探鹊雏于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啖雏巢中，儿始惊视张口，则蛇径投入儿口，与儿俱堕木下。人救之，则蛇食儿心，与蛇俱死矣。河朔雄、霸与沧、棣，皆边溏泺，霜蟹当时不论钱也。每岁诸郡公厨糟淹，分给郡僚与转饷中都贵人，无虑杀数十万命。余寮婿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雄州，会客具饭，始启一藏瓮，大蟹满中，皆已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螯，肌体为糟浆浸渍，亦已透黄，而矍索瓮面，往来不可执。众客惊异，徐出而纵之泺中，用以戒杀者甚众。

牛王宫𫗧饭

陶安世云：张觐钤辖家人尝梦为人追至一所，仰视榜额，金书大字云"牛王之宫"。既入，见其先姨母惊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复多杀，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𫗧饭一升耳。"始语次，即有牛首人持饭至。视之，皆小铁蒺藜，其大如麦粒，而锋𫗧甚利。饭始入咽，则转次而下，痛贯肠胃。徐觉臂体间燥痒，即以手爪爬搔，至于痒极，血肉随爪而下，淋漓被体。牛首人则取铁杷助之，至体骨现露，𫗧饭尽出。一呼其名，则形体复旧。家人视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

曰："汝亦尝食此肉四两，今当食饭二合而去。"号呼求解，不可得，即张口承饭。饭才下咽，则痛楚不胜。宛转之次，忽复梦觉，腮颊舌皆肿，不能即语。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梦云。

殡柩者役于伽蓝

余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彦明，钱塘人。赴调至山阳，感时疾而终。妇家即山阳李氏也。遗孤始十岁，未克扶护归祔先陇，因权厝城北水陆寺。凡十五年，其母金华君终，始获从葬。其子初至启殡，致梦其子曰："我自旅殡此寺，即为伽蓝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获归掩真宅，始神魄自如，而转生有期矣。"又丹阳方可大言：建中靖国间，有时相夫人，终于相府，未获护葬还里，权厝城外普济寺，忽见梦于其门人云："为语我家，我日夕苦于伽蓝神之役，得速归瘗，则免此矣。"门人请曰："夫人而见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国封，不为不尊，而死亦鬼耳。况以遗骸滓秽佛界之地，得不大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适相类者。则知精庐所在，在人则以为托之阒寂，闻钟梵之声，可资亡者依向之福，必不虑因循失葬。明则致羁魂之尤，幽则苦护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为戒也。

鱼菜斋僧

吴兴蔺村沈氏子，尝具舟载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余里，生晨炊，僧求饭，遂分共之，且谓僧曰："适与舟人羹鱼为馔，无物为盘羞，不罪也。"僧曰："无问鱼与菜，施当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饷之。食竟，僧谓生曰："汝量出数金为衬施。"生曰："食鱼而须衬施，非余所当献也。"僧曰："无问鱼与菜，在汝心施耳。"生复意其欲金，量与衬。僧问生斋僧一员，欲何所献。生曰："食鱼非斋，何献之有？"僧曰："无问鱼菜，在汝心献耳。"生不得已，戏谓之曰："请献蔺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献。既行数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与社人祭神庙中，神降于稠人中，谢生曰："去岁深承辍饭斋僧，而无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谓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鱼饭之次，有恶兽欲截汝舟，我时已阴护之矣。"生始记忆，因语其详于社人

云。

挽经牛

裴亚卿言：绍兴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师者，闻吴江县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华严经》一部，惜不忍分，试往求之。众议皆允，而尼请归具香花及舟载迎取。潘老谓尼曰：“尔往则恐有中变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载往，如何？”尼欣然，更过所望。经既登舟，而岁适大旱，川港干涸，不能寸进。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经既至院，牛船还家。公中夜忽语其媪曰：“吾之舍经，得供养矣。而吾牛何虑也？”媪问之，云：“我适梦牛而人言曰：‘谢公数年豢养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经之功，今得脱此畜身，径生安乐处，感德无穷也。’”亟往视之，牛已死矣。

蝤蛑黑鲤见梦

余杭尉范达夜梦介胄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钱氏时归顺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见贷也。”既觉，有人以蝤蛑七枚为献，因遣人纵之于江。编修元时敏夜梦顶星冠而见谒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词甚哀。元虽异之，而了不知其由。晓起经厨间，正见以盘覆一大盆，启视之，乃黑鲤九枚，泼剌盆中。因举盆放之而记其事。

悬豕首作人语

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建炎初，因干至杭，过肉案，见悬一豕首，顾之而人言曰：“韦十二，我等偿汝债亦足矣。”从者亦闻其言。韦愕然悔过，还家尽毁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钱数千缗，散作佛事及印造经文，冀与群豕求免轮回刀刃之苦。知者谓韦善补过矣。

卷四 杂记

宗威愍政事

宗尹君汝霖，其遇事虽用权智，而济难于谈笑之间，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国间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策上书，自姑苏编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贬所。过县，而黄适感寒疾，不能前进。牙校督行，虽加厚赂，祈为一日之留，坚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于公。公即具供帐于行馆，及命医诊候，至调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讯其从行者，云：自至县，即为县之胥魁约饮于营妓。而已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贪色，至今不肯出户。屡迫促之，乃始同进。金寇犯阙，銮舆南幸，贼退，以公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饮为先，当治其所先，则所缓者不忧不平也。"密使人问米面之直，且市之，计其直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准市肆笼饼大小为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监库使臣如市酤酝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讯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往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离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会计新面工直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已有两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即斩以徇。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买扑正店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贼马已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至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曲之直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直百钱，亦有利入乎？"任扣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

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角止作百钱足，不患乎私酤之搀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曲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直既并复旧，其它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胶黐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白曰：“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輾衮取快，移时而去。宜徐往也。”从者有言：“请付我一矢，当立毙以献。”其一子弟在后，笑谓群从曰：“我不烦一矢之遗，当以胶黐取之，如黏飞雀之易也。”众责其夸言，曰：“请醵钱五千，具饭会饮，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也。”众许之而还。翌晨集庄户散置胶黐，至暮得斗余，尽令涂场间麦秆上，并系羊以饵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妥尾而至者。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秆丛身，牢不可脱，至于尾足头目矇暗无视，体间如被錮束。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之，则立死矣。

铜章异事

青社土军高阎耕地得古铜印，文曰：“宣州观察使印。”即谨藏之，不以示人。后金寇犯阙，高统勤王之师，屡立战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务郎王渊，洛阳人，锁试赴省，过黄河滩，因憩所乘蓝舆渡口。舆脚小兀，旁拾块土就支舆。而土破，中得一铜章，视之，乃其姓名也。

死马医

有名士为泗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医生杨介，名医也，适自都下还。众令其子谒之，且约介就居第诊视。介亦谦退，谓之

曰："闻尊君服药，且更数医矣，岂小人能尽其艺耶？"其子曰："大人疾势虽淹久，幸左右一顾，且作死马医也。"闻者无不绝倒。

盐龙

萧注从狄殿前之破蛮洞也，收其宝货珍异，得一龙，长尺余，云是盐龙，蛮人所豢也。藉以银盘，中置玉盂，以玉箸摭海盐饮之，每鳞甲中出盐如雪，则收取，用酒送一钱七，专主兴阳。而前此无说者何也？后因蔡元度就其体舐盐而龙死。其家以盐封其遗体，三数日用，亦大有力。后闻此龙归蔡元长家云。

宿生盲报

於潜主簿沈纯良，字忠老，余从兄之婿也。初，兄之子许归内兄黄陞有年矣。继而黄被荐，中礼部选，以书约唱第后成礼。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医视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疗也。"即以疾报黄，乞罢婚。而黄云："昔许我，固无恙人也。我岂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后竟不敢违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罢。女年齿浸长，谋与披带入道，不复有适人之议也。然端丽明悟，不知者以为无病人也。余兄弟寓居乌墩，与忠老游，爱其和易多学。忠老诸兄各宦游相远，亦欲相依为生，愿得盲女为家。既成婚数日，忠老梦至一官府，两庑皆囚系人也。忠老方顾视之次，忽见有绯衣人升厅事，据案而坐者。群吏庭集，声喏而退。绯衣者遽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应言不顺，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熏灼其目。忠老视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谓忠老曰："子视此不加恻然，更复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绯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语竟而觉。忠老遽以所梦语盲妻曰："异哉，冥报之事，不为诬也！汝以一怒之炽，至以火灼人目，遂获半生无目之报。我以一笑之缘，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以一笑一怒之失，其报如此；况夫妻以乐祸为心，而积恶如陵京者哉？岂不为他生之虑耶！"

马武复得妻

陶节夫为定帅，而本州驻泊都监马武，官期逾年始至。既交割参府，公退衙至屏后，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带，涕泗交颐。公讶而讯之，云："适参府都监，某之本夫也。"公愕然，问其故，乃言马历官并相失之详。公颔之。明日具酒肴，独约马将会饮阁中。三爵之后，徐谓马曰："公之官之期，何为更稽缓尔耶？"马离席，陨涕曰："某去春携家京师，因与家人辈至大内前观灯，稠人中忽与老妻相失，求访不获，因循几年。迫于贫乏，不免携孥就禄，无它故也。"公即呼取大金卮，注酒满中，揖马而笑谓之曰："能尽此卮，当有好事相闻。"饮讫，语马曰："天下事有出于非意而适然相遇如此！贤阁县君于睽索中，适某过澶州，得之逆旅间，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窥屏见公，且语其详。某适已令具兜乘，护归将司矣。"马始惊喜次，而军校声喏云："已送驻泊宅眷归衙讫。"一郡惊嗟，共叹其异也。

僧净元救海毁

钱塘杨村法轮寺僧净元，年三十通经，祝发即为禅比邱，遍参明目。得法之后，归隐旧庐，人不之异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毁，浸坏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盐官上管，百有余里。朝廷遣道士镇以铁符及大筑堤防，且建神祠以禳御之，毁益不支。至绍兴癸丑，师忽谓众曰："我释迦文佛历劫以来，救护有情，捐弃躯命，初无少靳，而吾何敢爱此微尘幻妄，坐视众苦而不赴救？"即起禅定，振履经行，视海毁最甚处，至于蜀山，时六月五日也。从而观者数百人。而海风激涛，喷涌山立，师将褰衣而前，众争挽引，且请偈言以示后来。师笑之曰："万法在心，底须言句？我不能世俗书，亦姑从汝请耳。"即高举曰："我舍世间如梦，众人须我作颂。颂即语言边事，了取自家真梦。"又曰："世间人心易了，只为人多不晓。了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学道。"颂毕，举手谢众，踊身沉海。众视惊呼，至有顿足涕流者，谓即葬鱼腹矣。移时风止，海波如镜，遥见师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顺流而来，直抵崩岸。争前挽掖而上，视师衣履，不濡也。逮视岸侧，有数大鲤，昂首久之，沉波而去。即扬声谓众曰："自此海毁无患也。"不旬日，大风涨沙，悉还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其地营庵居留事之。至绍兴乙卯四月八日，忽集众说偈告寂曰："会得祖师真妙诀，无得无物又无说。喝散乌云千万重，一点灵心明皎洁。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狱

杭州宝藏寺主藏僧志诠，其所得施财，无毫发侵用也。偶寺僧有谓诠曰：“子所积施，贷我十千，后当以三千为息归子。”拒之不获，即如数付之。数月，果以十三千偿诠。诠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为香烛之费。而常蓄一猫，甚驯，起居之间，未常辄相舍也。后猫死，诠昼梦至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执礼甚恭，如旧相识。诠回语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职掌，且于老僧有何缘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过，合受畜身。而经为猫，偿报既尽，以宿性直刚，今得为冥官。方为猫时，蒙师六年爱育之恩，每思有以报效。今日召师之来，盖有说也。师前受寺僧贷藏施钱三千之息，虽用为佛供，利归一己，是亦准盗法，当受地狱一劫之苦。更作无量功德，不可免也！”诠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为师参问比折之报，只有于世间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无策也。”语讫梦觉，诠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颇为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责，何面目于丛林也？当作苦行，以规救免。”于是尽舍衣钵为佛供及躬修长忏，甚自刻苦。岁余，会钱塘县官携家累入寺，僧适尽赴供，无一人迎门者。县官已怀怒心，始登方丈，而足为猫粪所污，意大愤躁。从者径于忏堂捽志诠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于却扫，故此避匿耳。”诠亦不测其由，应对不顺，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诠始悟前梦，不复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为己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然臂

钱塘净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凫血为味，汝能为我密致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饷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复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须。同寮僧雏窥道者于隙处披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刺心血，覆盂其上，解衣带缠绕，久之开视，盂中血凝矣，即以葱醯，依前法制之，以进病僧。僧雏大骇，出以所见语其徒，且告病僧，皆大惊异。后堂头阙人，府请明老住持，明辞之坚甚，至东坡先生以简督之，尚未之许。道者闻之曰：“须我一行耳。”时明老出寓北山昭庆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礼请曰：“道者请燃此手，以为和尚导。”即跪膝然火，了不变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驾从之。观者云集，莫不咨嗟骇异，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

始称谢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监

建安黄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庐。方腊之乱，为贼所害。贼平，正之素奉天师道，即集道侣与邑人启建黄箓道场，追荐贼杀之众，俱有报应。而正之特梦其兄告之曰："我以骂贼不屈而死，上帝见赏，已补仙职矣。汝无忧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贞廉之士，与夫有一善可录者，死有所补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监，不可不知也。

磨刀劝妇

裴亚卿言：为童稚时，侍其祖母文安县君，闻语：居宣城之日，邻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妇甚都，而悍于事姑。每夫外归，必泣诉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于灯下出利刃，示其妇。妇曰："将安用此？"夫好谓之曰："我每见汝诉我以汝姑之不容，我与汝持此去之，如何？"妇曰："心所愿也。"夫曰："今则未也。汝且更与我谨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邻皆知其曲。然后我与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穷暴死之由也。"妇如其言，于是怡颜柔语，晨夕供侍，及市珍鲜以进饮馔。姑不知其然，即前抚接，顿加和悦。几致月矣，复乘酒取刃，玩于灯下，其气愤愤，呼其妇语之曰："汝姑日来于汝若何？"曰："日来视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复扣□刃问之。妇即欢然曰："姑今于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视之曰："汝见世间，有夫杀妇者乎？"曰："有之。""复见有子杀母者乎？"曰："未闻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养为先。父母之恩，杀身莫报。及长而娶妇，正为承奉舅姑，以长子息耳。汝归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顺我母，乃反令我为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实要断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贷汝两月，使汝改过怡颜，尽为妇之道于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妇战惧，泪如倾雨，拜于床下曰："幸恕我此死，我当毕此生前，承顺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许。其后妇姑交睦，播于亲党。有密知此事者，因窃语之。闻者皆谓：此虽俗子，而善于调御，转恶为良，虽士君子有不能处者矣。

紫姑大书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请紫姑神为戏，既书纸间，其字径丈。或问之曰："汝更能大书否？"即书曰："请连粘襄表二百幅，当为作一'福'字。"或曰："纸易耳，安得许大笔也？"曰："请用麻皮十斤缚作，令径二尺许。墨浆以大器贮，备濡染也。"诸好事因集纸笔，就一富人麦场铺展聚观。神至，书云："请一人系笔于项。"其人不觉身之腾踔，往来场间，须臾字成，端丽如颜书。复取小笔书于纸角云："持往宣德门，卖钱五百贯文。"既而县以妖捕群集之人，大府闻之，取就鞫治，讫无他状，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后苑再书验之。上皇为幸苑中临视，乃书一"庆"字，与前书"福"字大小相称，字体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于襄邑择地建祠，岁祀之。

梦鲙

吴兴溪鱼之美，冠于他郡，而郡人会集，必以斫鲙为勤。其操刀者，名之鲙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学士君，虽湖人，而生平不喜食脍。一日忽梦登对，已而少休，殿庑间传言，以鲙缕一盘为赐。食之美甚。既觉，忽念其味。会乡人有以鲜鲤饷其子者，即取具鲙，举箸而尽。自后日进一器。岁余复梦登对，赐鲙如初。食讫而寤，但闻腥气逆鼻，遂不复食，至终身云。

谑鱼

姑苏李章，敏于调戏。偶赴邻人小集，主人者虽富而素鄙，会次章适坐其旁。既进馔，章视主人之前一煎鲑特大于众客者，章即请于主人曰："章与主人俱苏人也，每见人书'苏'字不同，其'鱼'不知合在左边者是，在右边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体，移易从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鱼，示众客曰："领主人指撝，今日左边之鱼，亦合从便，移过右边如何？"一座辍饭而笑，终席乃已。

龚正言持钵巡堂

龚彦和正言自贬所归卫城县，寓居一禅林，日持钵随堂供。暇日偶过库司，见僧雏具汤饼。问其故，云：“具殿院晚间药食。”龚自此不复晚飡云。

绘像答语

毗陵胡门下宗回夫人，钱塘关氏女。数岁时，晨起致敬尊长前。而壁间有天妃像，家人戏指之曰：“此亦可致礼。”夫人即前敛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万福”之应者。左右皆闻，惊异。既长，果归胡氏，卒享翚翟之荣。关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国老之室，宜兴潘氏女，二族称其韶丽。既归国老，不数岁而卒。其终之日，室中飞蝶散满，不知其数。闻其始生亦复如此。既设灵席，每展遗像，则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遇远讳之日，与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随至，不论冬夏也。其家疑其为花月之神。建安张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于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啸于梁，至大敛始寂然。盖其母初祷子于郡之黎山王庙，梦神指其旁鬼官与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诬。

施奶婆

湖州乌墩镇沈氏婢，其邻里呼之“施奶婆”者，年六十余，髽两髻，明其尚处子也。年二十为沈氏婢，会大疫，主公主母继亡，独余二女子，各十数岁，无旁亲可依为生。施即佣舂旁舍，或织草屦与缝纫之事，得钱以给二女，且教护之。至于长大，择良为配，更为抚抱其子，尽力奴事。镇人皆知敬爱之。每大家出游，则假守舍，余物满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尚在。

孙家吕媪

湖州孙略教授家婢名吕媪者，服勤孙氏有年矣。性谨朴，无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洁之，聚所弃余粒。间有落沟渠者，亦拾取淘濯，再于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尝一日废也。年七十余，一日微疾，即告其家人曰：“为我髡发，着五戒衣，我将去矣。”家人从之。因起，以左手结印而化。家人遂龛置开元寺中。观者余月，了无秽气，而发渐生。因与剃之。后一月一剃。

卷五 杂记

章有篆字

吴兴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笔简古，得《石鼓》遗法，出文勋章友直之右。所作《复古编》以正篆隶之失，识者嘉之。尝为余言：“‘心’字于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盖心火也，不欲炎上，非从包也。”毕少董，文简之孙，妙于鼎篆，而亦多见周秦以前盘盂之铭。其论“水”字云：“中间一竖，更不须曲，只是画一坎卦耳。盖坎为水，见于鼎铭多如此者。”并记之。

唐子西论文

唐子西言：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子矣。

玉川昌黎月蚀诗

施彦质言：玉川子诗极高，使稍入法度，岂在诸公之下！但讳以诗人见称，故时出狂语，聊以惊世耳。韩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蚀》诗，读之有不可晓者。既谓之“效”，乃是玉川子诗，何也？亦常闻叶大经云：玉川子既作此诗，退之深爱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处，而取其合者附于篇，其实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谓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无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论，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张嘉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处？又河北皆陷，颜真卿独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谓有此人！"夫小大一个颜真卿，自不知姓名。又颜杲卿忠义贯日月，后其子不免饥寒，不知平日勾当甚事？乃知明皇本无心治天下也。

古书托名

先君为武学博士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独此，世传《龙城记》载六丁取《易说》事，《树萱录》载杜陵老、李太白诸人赋诗事，诗体一律。而《龙城记》乃王铚性之所为；《树萱录》，刘焘无言自撰也。至于书刻亦然。小字《乐毅论》，实王著所书。《李太白醉草》，则葛叔忱戏欺其妇翁者。山谷道人尝言之矣。"

画字行棋

古人作字谓之"字画"，所谓"画"者，盖有用笔深意。作字之法，要笔直而字圆，若作画则无有不圆劲，如锥画沙者是也。不知何时改作"写字"。"写"训"传"，则是传模之谓，全失秉笔之意也。又弈棋，古亦谓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赍药赐王景文死，时景文与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变，且思行争劫。盖棋战所以为人困者，以其行道穷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时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训"容"也，不知于棋□有何干涉也。且写字、着棋，天下至俗无理之语，而并贤愚皆承其说，何也？

瓻酒借书

杜征南《与儿书》言，昔人云：“借人书一痴，还人书一痴。”山谷《借书》诗云：“时送一鸱开锁鱼。”又云：“明日还公书一痴。”常疑二字不同，因于孙愐《唐韵》“五之”字韵中“瓻”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瓶也。”又得以证二字之差。然山谷“鸱夷”字必别见他说。当是古人借书，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

定武兰亭叙刻

定武《兰亭叙》石刻，世称善本。自石晋之乱，契丹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汉兵起太原，遂弃此石于中山。庆历中，土人李学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韩忠献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献。公坚索之，生乃瘗之地中，别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须钱一千，好事者争取之。其后李氏子负官缗，无从取偿，宋景文公时为定帅，乃以公帑金代输，而取石匣藏库中，非贵游交旧不可得也。熙宁中，薛师正出牧，其子绍彭又刻副本易之，以归长安。大观间，诏取其石，龛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见也。丙午，金寇犯顺，与岐阳石鼓复载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语见于续仲永所藏定武《兰亭》后，康伯所跋也。

邹张邓谢后身

边镐为谢灵运后身，故小字康乐；范纯夫为邓仲华后身，故名祖禹；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

李朱画得坡仙赏识

李颀字粹老，不知何许人。少举进士，当得官，弃去，乌巾布裘为道人，遍历湖湘间。晚乐吴中山水之胜，遂隐于临安大涤洞天，往来苕溪之上，遇名人胜士，必与周旋。素善丹青，而间作小诗。东坡倅钱塘日，粹老以幅绢作春山横轴，且书一诗其后，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

坡之出投之。坡展视诗画，盖已奇之矣。及问樵者：“谁遣汝也？”曰：“我负薪出市，始经公门，有一道人与我百钱，令我呈此，实不知何人也。”坡益惊异之，即散问西湖名僧辈，云是粹老。久之，偶会于湖上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诗云“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画山，笔力工妙，尽物之变，而秀润简远，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其形似便复轻訾前人，自谓超神入妙，出于法度之外者。然不能为人特作，世所有者绝少。得其小屏幅纸，以为宝玩也。蘧家所藏二横轴，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来，余物散尽，此二画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东坡先生盖尝与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者，其画始规摹董北苑与巨然，而自出新意，笔力高简，润泽而有生理，出许道宁、李远辈之上。但其为人既经东坡先生题目之后，不肯为人轻作，又不为王公大人所屈，世所传者，亦不甚多。其在嘉兴日，毛泽民为郡守，于郡城绝景处增广楼居名月波者，日与宾客燕息其上。常延致朱象先，为作一大屏，真近世绝笔！但日来赏鉴之家，未免征逐时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后遇真赏，有捐千金而求其一笔者不获，始以余言为不谬也。粹老二横轴，续仲永后得之。其子承休，归郑公辅也。

精艺同一理

朱象先少时画笔，常恨无前人深远润泽之趣。一日于鹅溪绢上戏作小山，觉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挥染，即有悟见。自后作画，多再涤去，或以细石磨绢，要令墨色着入绢缕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尝因捣和墨，蒸去故胶，再入新胶，及出灰池，而墨坚如石，遂悟李氏对胶法云。

陈涂共为冥吏

晋江陈彦柔言：文林郎知县事孙复，为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余，俾参幕事。一日与幕僚会茶，独见一黄衣人授以天符，且云：当与州之举子涂楷者同领职。迨还家，越夕而卒。时绍兴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闻孙死之异，复梦衣黄紫人罗立庭参云：“天命召汝，职领甚要。”既觉，忻然命笔书壁间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书虽捧未容看。

南阳久作蟠龙卧，应为苍生起谢安。”明年孙死之日，楷无疾而终。

天尊赐银

临安府天庆观马道士言：有老道士刘虚静，年七十余，来寓云安堂。每旦执炉于天尊像前，注香冥祷，意甚虔至。观有小道士伏于暗中，默聆其祷。乃云：“虚静年老，羁单一身。常恐一旦数尽，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赐以白金十星，足为身后之备，志愿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蜡铸成小铤，俟其夕祷，即遥掷其旁。虚静得之惊异，伏谢再三，不复细视，姑谨藏之，语其徒曰：“人之诚悃，常患不至尔。虽天道高远，而听甚卑，无不从人者。”小道士复欲戏之，因又密求视其所获。请之既数，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怀之疾走众中，示群道士，相与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虚静从而执之，且熟视其物，曰：“此白腊耳，非我所获者！”喧哓不置，必欲讼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饶于财，众道士劝谕之曰：“汝若致讼，则所费不止此，不若如数偿之。”遂真有所获。虽虚静一时非意之祷，而造物者宛曲取付，盖亦巧矣。

撞钟画像作追荐

余仲兄马氏嫂之母，符离高氏女。年二十，以产乳殁。其父朝议君念之深切，夜梦女告之曰：“无他作冥助，第呼画人状我，并令像与我身等，召邻僧，使糊钟间，祝撞钟人，及多许之金，令晨昏声钟时呼我名氏而忏祝之，俟此像忽自脱落，了无损动，即我超生之兆也。”朝议君晓起语家人，为呼画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数月，忽梦女铢衣宝冠，称乘功德，今当生乐处矣。泣谢而去。梦觉未及语，而寺僧扣门，以脱像为示，果无少损处云。

张山人谑

绍圣间，朝廷贬责元祐大臣及禁毁元祐学术文字。有言司马温公神道碑乃苏轼撰述，合行除毁。于是州牒巡尉，毁拆碑楼及碎碑。张山人闻之，曰：“不须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带一个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镌

两个‘不合’字，便了也。”碑额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谑

宗室赵子正监永静军，耽酒嗜书札，而喜人奉己。有过客执觚而前，正遇赵于案间挥翰自得。客自旁视再三，而叹美其妙。赵举首视之，曰：“汝亦知书耶？”客曰：“小人亦尝留心字画，切观太保之书，虽王右军复有不及者。”赵诟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尝观《法书》云：王书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书，一落笔则入木十分，岂不为过于右军耶？”坐人皆赏其机中，为之绝倒，赵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纹成衍字，如以浓墨书染者，体作颜平原书。会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后衍登进士第，官至龙图阁而终。又晋江尤氏，其邻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浓墨书“尤家”二字，连属而上，不知其数，至于木枝细者，破视亦随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数百段，分遗好事。字体带草，劲健如王会稽书。朱氏后以其圃归尤氏云。

陇州鹦歌

王景源云：有韩奉议者，为陇州通守，家人得鹦歌，忽语家人曰：“鹦歌数日来甚思量乡地，若得放鹦歌一往，即生死无忘也。”家人闻其语，甚怜之，即谓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陇州数千里外，你怎生归得？”曰：“鹦歌亦自记得来时驿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鹰鹞之击；夜则飞行求食，以止饥渴尔。”家人即启笼及与解所系绦线，且祝其好去。鹦歌亦低首答曰：“娘子㵾更各自好将息，莫忆鹦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辈亦怅然者久之，谓必无远达之理。至数月，旧任有经使何忠者，自陇州差至京师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闻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谓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视之。即有鹦歌，且顾忠曰：“你记得我否？我便是韩通判家所养鹦

歌也。你到京师，切记为我传语通判宅眷，鹦歌已归到乡地，甚快活，深谢见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韩第，问鹦歌所在，具言其所见。举家惊异，且念其慧黠，及能侦候何忠，传达其言，为可念者。或未以为信。余曰：昔唐太宗时，林邑献五色鹦歌，新罗献美女二人，魏郑公以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鹦歌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况二女之远别亲戚乎？”并鹦歌各付使者归之。又明皇时，太真妃得白鹦鹉，聪慧可爱。妃每有燕游，必置之辇竿自随。一日，鹦鹉忽低首愁惨。太真呼问之，云：“鹦鹉夜梦甚恶，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后苑，有飞鹰就辇攫之而去。宫人多于金花纸上写《心经》追荐之者。此又能通晓梦事，则其灵慧非止一鹦歌也。

野驼饮水形

先君尝见蔡元度言：其父死，委术者王寿昌于余杭寻视葬地，数日不至。蔡因梦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据案而坐，望蔡之入，遥语谓曰：“汝寻葬地，已得之否？野驼饮水形是也。”觉而异之。适寿昌至，问其所得，云有一地在临平山，势耸远，于某术中佳城也，但恐观者未诚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临浙江，即野驼饮水形也。”元度曰：“无复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卷六 东坡事实

文章快意

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后山往杏园

建中靖国元年，陈无己以正字入馆，未几得疾。楼异世可时为登封令，夜梦无己见别，行李匆甚。楼问是行何之，曰：暂往杏园。东坡、少游诸人，在彼已久。楼起视事，而得参寥子报云：无己逝矣。

坡仙之终

冰华居士钱济明丈尝跋施纯叟藏先生帖后云：建中靖国元年，先生以玉局还自岭海，四月自当涂寄十一诗，且约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六月自仪真避疾渡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久之复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某曰：“某获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迁寓孙氏馆，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间，曰：“今日有意，喜近笔研，试为济明戏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明日又得《跋桂酒颂》。自

尔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终。

邹阳十三世

蘧一日谒冰华丈于其所居烟雨堂，语次偶诵人祭先生文，至“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岂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之句，冰华笑曰：“此老夫所为者。”因请“降邹阳”事。冰华云：“元祐初，刘贡甫梦至一官府，案间文轴甚多，偶取一轴展视，云‘在宋为苏某’。逆数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汉为邹阳’。盖如黄帝时为火师，周朝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雩川莫蒙养正，崇宁间过余，言：夜梦行西湖上，见一人野服髽髻，颀然而长，参从数人，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苏翰林也。”养正少识之，亟趋前拜，且致恭曰：“蒙自为儿时诵先生之文，愿执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如是也？”先生顾视久之，曰：“是太学生莫蒙否？”养正对之曰“然”。先生颔之，曰：“某今为紫府押衙。”语讫而觉。后偶得先生岭外手书一纸云：“夜登合江楼，梦韩魏公骑鹤相过，云：‘受命与公同北归中原，当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说载魏公为紫府真人，则养正之梦不诬矣。

裕陵眷贤士

先生临钱塘郡日，先君以武学博士出为徐州学官，待次姑苏。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数日，约同刘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顾视湖山，意颇欢适，且语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叹今日之除似是左迁。久之，复谓景文曰：“如某今日余生，亦皆裕陵之赐也。”景文请其说。云：“某初逮系御史狱，狱具奏上，是夕昏鼓既毕，某方就寝，忽见一人排闼而入，投箧于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觉有撼体而连语云‘学士贺喜’者，某徐转仄问之，即曰‘安心熟寝’，乃挈箧而出。盖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诋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无深罪之意，密遣小黄门至狱

中视某起居状。适某昼寝，鼻息如雷，即驰以闻。裕陵顾谓左右曰：‘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于是即有黄州之命。则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补报万一！”后先君尝以前事语张嘉父，嘉父云：“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戏笔所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蘧家所藏“枯木”并“拳石丛篆”二纸，连手帖一幅，乃是在黄州与章质夫庄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黄州，都下忽盛传公病殁。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然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后公于哲庙朝表荐先子博士，备论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谟。盖尝当食不御，有‘才难’之叹。”其说盖出于此。

著述详考故实

秦少章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然自出诏狱之后，不复观一字矣。某于钱塘从公学二年，未尝见公特观一书也。然每有赋咏及著撰，所用故实，虽目前烂熟事，必令秦与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

书明光词

蒋子有家藏先生于吴笺上手书一词，是为余杭通守时字，云："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忧长笛吹花落，除是宁王。"既不知曲名，常以问先生门下士及伯达与仲虎、叔平诸孙，皆云未之见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酴醾也。

论古文俚语二说

"文章至东汉始陵夷。至晋宋间，句为一段，字作一处，其源出于崔、蔡。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独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语有可取者：'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书，皆东坡醉墨。蘧家宝之甚久，后入御府。世无传此语者，故录于此。

题领巾裙带二绝

嘉兴李巨山，钱安道尚书甥也。先生尝过安道小酌，其女数岁，以领巾乞诗。公即书绝句云："临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娇痴笑柳娘。吟雪屡曾惊太傅，断弦何必试中郎。"又于陶安世家见为刘唐年君佐小女裙带上作散隶书绝句云："任从酒满翻香缕，不愿书来系彩笺。半接西湖横绿草，双垂南浦拂红莲。"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宝也。

营妓比海棠绝句

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

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义气节，不以摛词摘句为胜。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间，生杀随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结明主，意有所疾，杀身不顾。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诗中十句，九句说妇人与酒。"至先生作太白赞，则云："开元有道为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论，正似见二公胸次也。

赋诗联咏四姬

徐黄州之子叔广十四秀才，先生与其舅张仲谟书所谓"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尝出先生醉墨一轴，字画欹倾，龙蛇飞动，乃是张无尽过黄州，而黄州有四侍人，适张夫人携其一往婿家为浴儿之会，无尽因戏语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续之为小赋云："道得徽章郑赵，姓称孙姜阎齐。浴儿于玉润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张夫人复还其一，还乃阎姬也，最为徐所宠。公复书绝句云："玉笋纤纤揭绣帘，一心偷看绿罗尖。使君三尺球头帽，须信从来只有檐。"

乐语画隶三绝

蘧于扬州得先生手画一乐工，复作乐语云："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栏浪？藕花却解留莲。"其后又作汉隶书"子瞻、禹功同观"。真三绝也！

秦苏相遇自述挽志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阳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

语，恐下石者更启后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词呈公，公抚其背曰：“某常忧少游未尽此理，今复何言！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封付从者，不使过子知也。”遂相与啸咏而别。初，少游谒公彭门，和诗有“更约后期游汗漫”，盖谶于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以娱坐客，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赃，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岛。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之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与客饮私酒，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馈药染翰

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寓居水南，日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发药，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预探公行游之所，多设佳纸，于纸尾书记名氏，堆积案间，拱立以俟。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至日暮笔倦，或案纸尚多，即笑语之曰：“日暮矣，恐小书不能竟纸，或欲斋名及佛偈，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忻跃而散。

写画白团扇

先生临钱塘日，有陈诉负绫绢钱二万不偿者。公呼至询之，云：“某家以制扇为业，适父死，而又自今春已来连雨天寒，所制不售，非故负之也。”公熟视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来，吾当为汝发市也。”须臾扇至，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偿所负也。”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逾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

懊恨不胜而去。遂尽偿所逋。一郡称嗟，至有泣下者。

寺认法属黑子如星

钱塘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与参寥子同登方丈，即顾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遣人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后每至寺，即解衣盘礴，久而始去。则廉时为僧雏待仄，每暑月袒露竹阴间，细视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世人不得见也。即北山君谓颜鲁公曰"志金骨，记名仙籍"是也。

观书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时，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近观甚书，予对以方读《晋书》。猝问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如此！

笔下变化

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默识也。

马蹶答问

元祐三年，北国贺正使刘霄等入贺，公与狄咏馆伴。锡燕回，始行马，而公马小蹶。刘即前讯曰："马惊无苦否？"公应之曰："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

苏刘互谑

刘贡父舍人，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晚年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一日，与先生拥炉于慧林僧寮，谓坡曰：“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其子愧之，乃引罪而请其父曰：‘某拙于运财，以败成业。今请从师读书，勉赴科举，庶几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傥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子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也。’”盖讥先生前逮诏狱，如王晋卿、周开祖之徒，皆以和诗为累也。贡父语始绝口，先生即谓之曰：“某闻昔夫子自卫反鲁，会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与语曰：‘鲁，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从夫子，辙环四方，今幸俱还乡里，能乘夫子之出，相从寻访亲旧，因之阅市否？’众忻然许之。始过阛阓，未及纵观，而稠人中望见夫子巍然而来。于是惶惧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无一留者。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顾市中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已而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孔子塔’。”盖讥贡父风疾之剧，以报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内相出典余杭，时水官侯临亦继出守上饶，过郡。以尝渡江，败舟于浮山，遂阴画回江之利以献，从公相视其宜。一自富阳新桥港至小岭，开凿以通闲林港。或费用不给，则置山不凿，而令往来之舟般运度岭，由余杭女儿桥港至郡北关江涨桥，以通运河。一自龙山闸而出，循江道过六和寺，由南荡朱桥港开石门平田至庙山，然后复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阳。而公诗有“坐陈三策本人谋，唯留一诺待我画”，谓此。又云“石门之役万金耳，首鼠不为吾已隘”，又云“上饶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块”者，知所议出于侯也。时越尼身死，官籍其资，得钱二十万缗。公乞于朝，又请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请，而公入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为代。有谀者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因寝其议，而迁用亡尼之资。遗患至今，往来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轮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而绍兴之初，余于中贵任源家见其所藏几三百轴，最佳者有径寸字书《宸奎阁记》，行书《南迁乞乘舟表》与《酒子赋》。又于先生诸孙处见海外五赋，字皆如《醉翁亭记》而加老放。毕少董处见《自虏中还得责吕惠卿词于王信仲家人针箧中》，续仲永处见《海外祭妹德化县君文》，与余世宝"东坡先生无一钱"诗、醉草十纸，龙蛇飞动，皆非前后石刻所见者。则德麟赵丈尝跋公书后，有"翰墨稽天，发乎妙定"之语，为不虚也。

龙团称屈赋

先生一日与鲁直、文潜诸人会饭，既食骨䭔儿血羹，客有须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龙团遍啜坐人。或曰："使龙茶能言，当须称屈。"先生抚掌久之，曰："是亦可为一题。"因援笔戏作律赋一首，以"俾荐血羹，龙团称屈"为韵。山谷击节称咏，不能已已。无藏本，闻关子开能诵，今亡矣。惜哉！

赝换真书

先生元祐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显见伪妄。公即呼味道前，讯问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小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窃计之，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味道遂伪假先生台衔，缄封而来，不探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视，笑呼掌笺奏书史，令去旧封，换题细衔，附至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示，谓味道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过，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次年果登高第。还，具笺启谢殷勤，其语亦多警策。公甚喜，为延款数日而去。

卷七 诗词事略

牧之诗误

《十洲记》载，凤麟洲上多麟凤，人取凤味及麟角合煎为胶，号“集弦胶”，又名“连金泥”。汉武帝时，西国王使至，献胶四两，尝于上林续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诗有“天上凤凰难得髓，何人解合续弦胶”，恐“髓”字误。然髓亦安可为胶也？

冬瓜堰诗误

《云溪友议》载，酒徒朱冲嘲张祜云：“白在东都元已薨，鸾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矢滩边说我能。”以祜时为堰官也。按承吉以处士自高，诸侯府争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辄自劾去，岂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华子杂说》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诗名，尝求济于嘉兴裴宏庆，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庆曰：“祜子守冬瓜，已过分矣。”此说似有理也。

作文不惮屡改

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蓮尝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

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

司马才仲遇苏小

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等，遂为钱塘幕官。其廨舍后，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章为钱塘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笼，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春渚。”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舵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继而火起舟尾，狼忙走报，家已恸哭矣。

刘景文梦代晋文公

东坡先生称刘景文博学能诗，凛凛有英气，如三国陈元龙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钱塘，景文为东南将领，佐公开治西湖，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坡在颍州和景文诗，有“万松岭上黄千叶，载酒年年踏松雪。刘郎去后谁复来？花下有人愁断绝”谓此。后坡荐景文得隰州以殁。景文晚岁常梦与晋文公神交，梦中酬唱甚多，家有编录。既至隰州三日，谒神祠，出东城，所历之地及拜瞻神像，晓然梦中往还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梦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为代。月余，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见郡守严卫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趋府，公已属纩矣。

赵德麟跋太白帖

“虽自九天分派，不与万李同林。步处雷惊电绕，空余翰墨窥寻。”此赵德麟跋蘧所藏李太白醉草后，其实自谓也。

暨氏女野花诗

建安暨氏女子，十岁能诗。人令赋《野花》诗，云：“多情樵牧频簪髻，无主蜂莺任宿房。”观者虽加惊赏，而知其后不保贞素。竟更数夫，流落而终。

王子直误疵坡诗

《王子直诗话》云：东坡先生作程筠归真亭诗，有“会看千字诔，木杪见龟趺”。“龟趺”是碑座，不应见于“木杪”，指以为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则“龟趺”正在“木杪”，岂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诗云：“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岂亦子美之仆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泖茆字异

《松陵唱和诗》陆鲁望赋吴中事云：“三茆凉波鱼蕝动，五茸春草雉媒娇。”注称远祖士衡载泖，从水，而此乃从草。“五茸”，吴王猎所；又有陆机茸，皆丰草所在。今观所谓“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则荷蒲演迤，水风生凉，秋冬则葭苇藂翳，鱼屿相望，初无江湖凄凛之色，所谓冬暖夏凉者，正尽其美。或谓泖是水死绝处，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滀不湍者为“泖”，不知笠泽何独从“草”？必有所据也。

穿云裂石声

东坡先生《和岗字》诗云：“一声吹裂翠崖岗。”蘧家藏公墨本，诗后注云：“昔有善笛者，能为穿云裂石之声。”别不用事也。

月食诗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诗“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宫也。

徐氏父子俊伟

东坡帅杭日，与徐琫全父坐双桧堂，公指二桧曰“二疏辞汉去”，琫应声云“大老入周来”。公为击节久之。琫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时俊伟，落笔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词》示之者，崇之曰：“山谷，当今作者，所知渔父止此耶！”或请为赋，援笔立就，其末“鲁邦司寇陈义高，三闾大夫心徒劳。相逢一笑无言说，去宿芦花又明月”，识者奇之。政和间，余过御儿，访其隐居。坐定，为余曰：“数夕颇为飞蚊所扰，夜不能寐，因得一绝句云：‘空堂夜合势如云，沟壑宁思过去身？满腹经营尽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时蔡京当国，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赋外横敛，以供花石之费。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无敢形言者。崇之托以规讽云。

关氏伯仲诗深妙

“钟声互起东西寺，灯火遥分远近村”，此余友关子东西湖夜归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语形容之妙也。关氏诗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东二兄子容、子开，皆称作者。“野艇归时蒲叶雨，缲车鸣处楝花风。江南旧日经行地，尽在于今醉梦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参，红日半竿春睡酣。为报邻鸡莫惊起，且容归梦到江南。”此子容诗也。世传以为东坡先生所作，非也。

鸡人唱晓梦联诗

建安郭周孚未第时，梦人以诗一联示之，云“鸡人唱晓沉潜际，汉殿传声仿佛间”。郭于梦中口占续之云：“自庆寒儒千载遇，梦魂先得觐天颜。”继于余中榜登甲科。初与同袍伏阙以待唱第，忽闻岧峣间有连声长歌，了不成词调，不觉问其旁坐。有应之者曰：“此所谓‘鸡人唱晓’也。”郭欣然悟前诗之先定。后恬于仕进，官至员郎，所至以清慎称之。

梦读异诗

莫养正崇宁初在都下，梦人持数诗相视。内一篇语皆剞劂，不可

解。既醒，独忆两联云：“火轮方击毂，风剑已飞铓。诸天互魔扰，救护世尊忙。”不知何谓也。

熙陵奖拔郭贽

先友郭照为京东宪日，尝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贽初为布衣时，肄业京师皇建院。一日方与僧对弈，外传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龙潜日尝判开封府，故有“南衙”之称。忘收棋局，太宗从容问所与棋者，僧以郭对。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隐，即前拜谒。太宗见郭进趋详雅，襟度朴远，属意再三。因询其行卷，适有诗轴在案间，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观草书》诗云：“高低草木芽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大加称赏，盖有合圣意者。即载以后乘，归府第，命章圣出拜之。不阅月而太宗登极，遂以随龙恩命官。尔后眷遇益隆，不十数年，位登公辅。盖与孟襄阳、贾长江不侔矣。

颜几圣索酒友诗

钱塘颜几字几圣，俊伟不羁，性复嗜酒，无日不饮。东坡先生临郡日，适当秋试，几于场中潜代一豪子刘生者，遂魁送。举子致讼，下几吏。久不得饮，密以一诗付狱吏送外间酒友云：“龟不灵身祻有胎，刀从林甫笑中来。忧惶囚系二十日，辜负醺酣三百杯。病鹤虽甘低羽翼，罪龙尤欲望风雷。诸豪俱是知心友，谁遣尊罍向北开？”吏以呈坡，坡因缓其狱，至会赦得免。后数年，一日醉卧西湖寺中，起题壁间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数日而终。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为书学博士，一日，上幸后苑，春物韶美，仪卫严整，遽召芾至，出乌丝栏一轴，宣语曰：“知卿能大书，为朕竟此轴。”芾拜舞讫，即绾袖，舐笔伸卷，神韵可观，大书二十言以进，曰：“目眩九光开，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上大喜，锡赉甚渥。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砚，

而上指御案间端砚，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张遗句南金录

蘧仲兄蕙字子荐，儿时尝过僧居，赋《藏筠轩》诗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缘清甚畏人知。”逾冠而卒。与友人张图南伯鹏者俱寓居余杭，又姻家也。伯鹏亦不幸早世。伯鹏尝与余分韵赋诗，继有一诗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竞分明久，驴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稳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观其所止也！余尝集二人遗句，名之曰《南金录》，且为之跋云：“方二人为童子时，已有星心月胁中语，惊动老成。逮其知学，复观其所以因材自励、期于至远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骥騄而问途，是心岂在夫较蓍策之妙于蚁封之间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见于后，独此编耳。”览者不以为过言。

李媛步伍亭诗

蘧兄子硕送客余杭步伍亭，就观壁后，得淡墨书字数行，仿佛可辨，笔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台夜复夜，东山东复东。当时九龙月，今日白杨风。”后题云“李媛书”。详味诗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后荒阒，有数十冢，疑冢间鬼凭附而书。不然，好事者为鬼语耳。

渔父诗答范希文

关子东云：范希文尝于江山见一渔父，意其隐者也。问姓名不对，留诗一绝而去。独记其两句云：“十年江上无人问，两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诗相类

王舒公尝赋梅花诗云：“须袅黄金危欲坠，蒂团红蜡巧能妆。”与林和靖所赋一联极相似。林云：“蕊讶粉绡裁太碎，蒂凝红蜡缀初干。”或谓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为全胜。

苏黄秦书各有僻

东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虚七丈，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坡则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则书禅句，秦七丈则书鬼诗。余家收山谷所书禅句三十余首，有云“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与“自是钓鱼船上客，偶除须鬓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此二诗，人间计有数十百纸矣。“百花桥下木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流。金玉满堂何所恋？争如年少去来休”，又“溘尔一气散，去托万鬼邻。四大不自保，况复满堂亲？膏血汗厚土，化作丘中尘。空床横白骨，奄忽千岁人”。秦七丈屡书此二诗。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骂胥诗对

福唐张道人多与人言偈，语人祸福如徐神公言《法华》，既过无不神验者。然亦时有戏剧警动小人者。郡有胥魁，其性刚悍，素为郡人所恶。偶以年劳出职，既府谢而出，跃马还家，道逢道人，冲突而过。既内不自安，下马挽张，且求偈言。张于茶肆取纸大书，与之曰：“畜生骑畜生，两个不相争。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胥览之，大惭而退。余儿时尝闻，魏处士隐居陕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为恶诗，尝至东郊，举示魏，及言其精于属对。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忽有数客访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联，似极难对。能对者当输一饭会。”众请其句，云：“笼床不是笼床，蚊厨乃是笼床。”方窃自称奇，而魏即应声曰：“我有对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驴纣乃是孔目’。”一座称快。王即拂袖而出，终身不至草堂也。盖小人僭妄，不可堪忍，虽大修行人与大雅君子，箭在机上不得不发也。

陆规七岁题诗

陆农师左丞之父少师公规，生七岁不能言。一日，忽书壁间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宫中数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向人间。”自此能言语。后登进士第，官至卿监，寿八十而终。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仿佛有物，乃山河影也。至东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圆镜，写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蟆，俗说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穷理尽性，固当无可议者。然尚有未尽解处，今以半镜悬照物像，则全而见之；月未满，则中之物像亦只半见，何也？

兔有雄雌

东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则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无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则《木兰诗》云“雌兔眼迷离，雄兔脚扑握”，何也？先生《径山》诗有“暖足惟扑握”。若雄兔在月，则径山正公又非得而暖足也。

诗句七十二取义

《玉台》诗：“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孟东野《和蔷薇歌》：“仙机札札飞凤凰，花开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义何也？

花色与香异

“酒成碧后方堪饮，花到白来元自香”，此赵丈德麟赋《玉簪花》诗也。历数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香至于菊，则花白者辄无香。花之黄者十亦八九无香，至于菊则黄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禀之异，未易以理推者也。

后山评诗人

后山诗评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独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无不好者。"至荆公之论，则云："杜诗固奇，就其中择之，好句亦自有数。"岂后山以体制论，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卷八 杂书琴事墨说附

辨广陵散

《广陵散》，传称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韩皋又从而为之说云：康制此曲，缓其商弦，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毌丘俭诸人继为扬州都督，咸谋兴复，俱为晋宣父子所杀。扬州，故广陵地。康避世祸，托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皋诚赏音者，然初不详考。汉魏时扬州刺史治寿春，广陵自属徐州，至隋唐乃为扬州耳。又刘潜《琴议》称杜夔妙于《广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声。按夔在汉为雅乐郎，魏武平荆州，得夔喜甚，因令论制乐事。在夔已妙此曲，则慢商之声似不因广陵兴复之举不成而制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乌戍小隐听照旷道人弹此曲，音节殊妙，有以感动坐人者。或疑前后所传之异，因以所闻并记坐人所举琴事，参而书之。

六琴说

《尔雅》大琴谓之离，二十七弦。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为九。汉高祖入咸阳宫，得铜琴十三弦，铭之曰“璠玙之乐”。马明生仙游，见神女于玉几上弹一弦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虽损益各有意义，而世所共传者七弦也。余于是知法出乎尧者，虽亘千古而无弊，非智巧之所能变易也。

古琴品饰

秦汉之间所制琴品，多饰以犀玉金彩，故有“瑶琴”、“绿绮”之号。

《西京杂记》：赵后有琴名“凤凰”，皆用金隐起为龙凤、古贤、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赋》所谓“错以犀象，藉以翠绿，爰有龙凤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声遗制

余谓古声之存于器者，唯琴音中时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朴拙，使人援弦促轸，想见太古自然之妙，然后为胜。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无华饰，以最古蛇腹纹为奇。至有缝张池坼而声不散者，亦不加完。独此有三代遗制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小存于中，则弦手犁然而不谐，此理之必然者。余观嵇中散被谮就刑，冤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旷，援琴终曲，重叹《广陵》之不传。此真所谓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婴怀者。若彼中无所养，则赴市之时，神魄荒扰，呼天请命之不暇，岂能愉心和气，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时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后人，谓其拳拳于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恶

唐明皇雅好羯鼓，尝令待诏鼓琴，未终曲而遣之，急令“呼宁王，取羯鼓来，为我解秽”。噫！羯鼓，夷乐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为“秽”，而欲以荒夷洼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错乱如此之甚！正如弃张曲江忠鲠先见之言，而狎宠禄山侧媚悦己之奉。天宝之祸，国祚再造者，实出幸矣。

蔡嵇琴赋

蔡中郎《琴赋》云：“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

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顾慕，拥郁抑按。盘桓毓养，从容秘玩。”人知“藏摧”“毓养”四字之妙，虽试手调弦，已胜常人十年上用。

击琴

宋柳恽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客有以箸和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盖自恽始。近世不复传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筝筑耳。

有道之器

褚彦回常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鹄》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王彧、谢庄并在粲坐，抚节而叹曰：“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暂离，不可得已。”彦回风流和韵，施之燕闲，故是佳士；若当艰危之际，以一家物与一家，亦痛其须髯如棘，无丈夫意气耳。

闻弦赏音

萧思话领右卫军，尝从宋武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之曰：“赏卿有松石间高意。”余谓促轸动操，超然有高山远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闻弦赏音，最为难遇。此伯牙所以绝弦于钟期之死也。

琴趣

鸣弦转轸，要先有钩深致远之怀，不规规于弦手之间期较工拙，便为造微入妙。如孙登弹琴，颓然自得，风神超迈，若游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马、谢祖仁于北牖下弹琵琶，自有天际意。此为得之。

焦尾

《搜神记》载吴人有以枯桐为爨者。蔡伯喈闻其爆声，知其为良桐。请于主人，削之为琴，果有殊声。而烧痕不尽，因名之“焦尾”。后人遂效之。如林宗折巾、飞燕唾花，皆以丑为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东坡先生《书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语，不晓其何谓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后人思之耳。盖古“雷”字从四田。四田析之，是为“八日”也。

记墨

烟香自有龙麝气

西洛王迪，隐君子也。其墨法止用远烟、鹿胶二物，铣泽出陈赡之右。文潞公尝从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奁见公，且请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随起，曰："此烟之最轻远者。"及抄烟以汤瀹起，揖公对啜云：当自有龙麝气，真烟香也。凡墨入龙麝，皆夺烟香。而引蒸湿，反为墨病。俗子不知也。

陈赡传异人胶法

陈赡，真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胶虽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湿润初不蒸，则此其妙处也。又受异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价虽廉而利常赢余。余尝以万钱就赡取墨，适非造墨时，因返金，而以断裂不完者二十笏为寄，曰："此因胶紧所致，非深于墨，不敢为献也。"试之，果出常制之右。余宝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库转置得百笏，自谓终身享之不尽。胡马南渡，一扫无余。继访好事所藏，盖一二见也。缘赡在宣和间已自贵重，斤直五万，比其身在，盖百倍矣。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卖墨都下。元祐初，余为童子，侍先君居武学直舍中。谷尝至，负墨箧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钱。或就而乞，探箧取断碎者与

之，不吝也。其用胶不过五两之制，亦遇湿不败。后传谷醉饮郊外，经日不归，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体皆柔软，疑其解化也。东坡先生尝赠之诗，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之句，盖言其为墨隐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过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软剂，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无此墨也。’取视果然。”其小握子墨，医者云可入药用，亦藉其真气之力也。

漆烟对胶

沈珪，嘉禾人。初因贩缯往来黄山，有教之为墨者。以意用胶，一出便有声称。后又出意取古松煤，杂用脂漆滓烧之，得烟极精黑，名为“漆烟”。每云：韦仲将法止用五两之胶，至李氏渡江，始用对胶，而秘不传为可恨。一日，与张处厚于居彦实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断裂。彦实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弃，遂蒸浸以出故胶，再以新胶和之。墨成，其坚如玉石。因悟对胶法。每视烟料而煎胶，胶成和煤，无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铭云“沈珪对胶，十年如石，一点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识之盖二十年矣。其为人有信义，前后为余制墨计数百笏。庚子寇乱，余避地嘉禾，复与珪连墙而居。日为余言胶法，并观其手制。虽得其大概，至微妙处，虽其子宴亦不能传也。珪年七十余终，宴先珪卒，其法遂绝。有持张孜墨较珪漆烟而胜者，珪曰此非敌也。乃取中光减胶一丸，与孜墨并，而孜墨反出其下远甚。余叩之，曰：廷珪对胶，于百年外方见胜妙。盖虽精烟，胶多则色为胶所蔽。逮年远，胶力渐退，而墨色始见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胶不多而烟墨不昧；若岁久胶尽，则脱然无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润则败矣。滕令岷监嘉禾酒时，延致珪甚厚，令尽其艺。既成，即小丸磨试，而忽失所在。后二年浚池得之，其坚致如故。令岷，庄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鉴裁。因谓珪曰：“幸多自爱，虽二李复生，亦不能远过也。”

洙泗之珍

东鲁陈相作方圭样，铭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胶法

柴珣，国初时人，得二李胶法，出潘、张之上。其作玉梭样，铭曰“柴珣东窑”者，士大夫得之，盖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宁已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昱、关珪、弟瑱、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

买烟印号

黄山张处厚、高景修皆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其用远烟鱼胶所制，佳者不减沈珪、常和。沈珪、江通辈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买烟，令渠用胶，止各用印号耳。

软剂出光墨

九华朱覲亦善用胶，作软剂出光墨。庄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制，铭曰“爱山堂造”者最佳。子聪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致，与其人已见东坡先生所书。极善用胶。余尝就和得数饼，铭曰“紫霄峰造”者，岁久，磨处真可截纸。子遇不为五百年后名，而减胶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悦俗眼，而作没骨花，败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游戏翰墨，因其资地高韵，创意出奇，如晋韦仲将、宋张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加减指授善工而为之耳。如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数饼，故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

苏浩然断金碎玉

支离居士苏澥浩然所制，皆作松纹皴皮，而坚致如玉石。余与其孙之南字仲容游，其家所藏不过数笏。而余于李汉臣丈得半笏，持视仲容，云“真家宝也”。神庙朝，高丽人入贡，奏乞浩然墨。诏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进呈。其自珍秘盖如此。世人有获其寸许者，如断金碎玉，乃争相夸玩云。大观间，刘无言取其制铭，令沈珪作数百丸，以遗好事及当朝贵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制。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实可乱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无它嗜，独见墨丸，喜动眉宇。其所制铭曰“晁季一寄寂轩造”者，不减潘、陈。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皆能精究和胶之法，其制皆如犀璧也。

精烟义墨

余尝于章序臣家见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张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学所制，患无佳墨，取四家断碎者再和胶成之，自谓胜绝。此其见遗者。”因谓序臣曰：“此亦好奇之过也。余闻之，制墨之妙，正在和胶。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择精烟，而不能佳绝者，胶法谬也。如不善为文而取五经之语，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终不能佳也。”序臣又曰：“东坡先生亦尝欲为雪堂义墨，何也？”余曰：“东坡盖欲与众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谓集众美以为善也。”

唐高宗镇库墨

近于内省任道源家见数种古墨，皆生平未见，多出御府所赐。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时镇库墨一笏，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库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珪残璧，璨然满目。其廷珪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黑皆非余墨所及。东坡先生临郡日，取试之，为书杜诗十三篇，各于篇下书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制名多蹈袭

墨工制名，多相蹈袭，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艺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关珪。国初张遇，后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张谷所制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时有潘谷；又永嘉叶谷作油烟与潭州胡景纯相上下，而胶法不及。陈赡之后，又有梅赡云。耿德真，江南人，所制精者不减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见也。

杂取桦烟

三衢蔡瑫，虽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胶皆出众工之下。其煤或杂取桦烟为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则经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续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少师吴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

谒。因问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坚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尔则不得经久也。

墨磨人

一日谒章季子于富春之法门寺，出廷珪墨半笏为示，初不见胶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样，规制古朴，是百余年物。东坡先生所谓“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虚语也。

桐华烟如点漆

潭州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桐花烟”。其制甚坚薄，不为外饰以眩俗眼。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钱大。每磨研间，其光可鉴。画工宝之，以点目瞳子，如点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与曾纯父论李氏对胶法，因语及嘉禾沈珪与居彦实造墨再和之妙。纯父曰：顷于相州韩家见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则知对胶之法寓于此也。

唐水部李慥制墨

王景源使君所宝古墨一笏，盖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铭曰“唐水部员外郎李慥制”，云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见，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与。后携研至行朝，有贵人欲以五万钱易研，景源竟惜不与也。

卷九 记研

端溪龙香砚

临汝史君黄莘任道所宝龙香砚，端溪石也。史君与其父孝绰字逸老皆有能书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砚深紫色，古斗样，每贮水磨濡久之，则香气袭人，如龙脑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终，其子材纳之圹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涨水暴至，迁寓庄户之庐。庄户，砚工也。夜有光起于支床之石，异而取之，使琢为砚石。色正天碧，细罗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在焉。因目之为“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饶，益惧为要人所夺，秘不语人。每为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视之。方腊之乱，亡之矣。僧谦云。

龙尾溪月砚

三衢徐氏所宝龙尾溪石，近贮水处有圆晕，几寸许，正如一月状。其色明暗，随月亏盈。是亦异矣！余母舅祝君子与之姻家，数见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吴兴余拂君厚家所宝玉蟾蜍研，其广四寸而长几倍，中受墨处独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与许师圣崇宁间过余氏借观，时君厚母丧在殡，正怀研柩侧，已而闻袖中啧然有声，视之，蜍脑中裂如丝。盖触尸气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无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研。其腹疵垢，真数百年物也。其盖有东坡小楷书铭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隐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赪出尤物，雕龙渊懿倾澥渤。”安世屡欲易余东坡醉草，未许，而以拱璧易向叔坚矣，即以进御，世人不复见也。

丁晋公石子砚

黄叔几为余言：丁晋公好蓄瑰异，宰衡之日，除其周旋为端守，属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后所献几数百枚，皆未满公意。一日，砚工见有飞鹭翘驻潭心，意非立鹭之所，因令没人视之，见下有圆石，大如米斛，块处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异，即以白守，集渔户维舟出之。石既登岸，转仄之，若有涵水声。研工视之，贺曰：“此必有宝石藏中，所谓‘石子’者是也。相传天产至玺，滋荫此潭，以孕崖石，散为文字之祥。今日见之矣！”即丛手攻剖，果得一石于泓水中，大如鹅卵色，紫玉也。中剖之为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报书云：“研应有二，何为留一自奉？得无效雷丰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终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宝，不可萃于一家，以启人贪心。”托以解职后面献。而公以擅移陵寝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金龙砚

余友何持之，滕庄敏之甥。所蓄瑰异，多外舅故物，而有赏鉴。为余言：其亲党氏有先为端州者，得二岩石砚璞，藏之再世矣。后其孙于京师得铁镜，背铭高古，有道人请为磨治，云须得美石，有锋刃而不

刿，如端溪石者，发其光彩，则尽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镜湖以归，曰：“是非尤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与我百千不能赏余精识，且出斯宝也。”其孙惊异许之，而持璞去，三日来示曰：“使公见其梗概也。”细视之，则石面脉理深青色，盘络如柏枝状，漫不晓其为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满大笑，复持璞去，曰：“后十日可贺。请宿备所偿之直，吾将远游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砚，砚正圆，中径七八寸，浑厚无眼，如马肝色，中盘一金色龙，头角爪尾粲然毕具。会有知者，即以进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吕老锻研

高平吕老造墨常山，遇异人传烧金诀，锻出视之，瓦砾也。有教之为研者，研成，坚润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书“吕”字为志。吕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汤阴人盗其名而为之甚众。持至京师，每研不满百钱之直。至吕老所遗，好奇之士有以十万钱购一研不可得者。研出于陶，而以金铁物划之不入为真。余兄子硕所获而作玉壶样者，尤为奇物。余尝为之铭曰：“真仙戏幻，锻瓦成金；老吕受之，铸金作瓦。置之篱壁，以睨其璞。顾彼瓴甓，为有惭德。范而为研，以极其妙，则金瓦几于同价。”

澄泥研

悟靖处士王衷天诱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坚泽，如端溪石。扣之，铿然有声；以金铁划之，了无痕衅。或疑是泽州吕老所作，而研首无“吕”字。其制巧妙，非俗士所能为。天诱云：米元章见之，名孙真人研。是非故无所稽考，自是一种佳物也。

铜雀台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筑铜雀台，其瓦初用铅丹杂胡桃油捣治火之，取其不渗，雨过即干耳。后人于其故基掘地得之，镵以为研。虽易得墨，而终乏温润，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锡文为真。每砚成，受

水处常恐为沙粒所隔，去之则便成沙眼，至难得平莹者。盖初无意为研，而不加澄滤，如后来吕砚所制也。章序臣得之，属余为诗，将刻其后。云：“阿瞒恃奸雄，挟汉令天下。惜时无英豪，磔裂异肩踝。终令盗抔土，埏作三台瓦。虽云当涂高，会有食槽马。人愚瓦何罪？沦蛰翳梧檟。锡花封雨苔，鸳彩晦云罅。当时丹油法，实非谋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挥写。归参端歙材，坚泽未渠亚。章侯捐百金，访获从吾诧。兴亡何复论，徒足增忿骂。但嗟瓦砾微，亦以材用舍。从令瓴甓余，当擅琼瑰价。士患德不修，不忧老田舍。”

南皮二台遗瓦研

“魏武都邺，筑三台以居，铜雀其一也，最为壮丽。后世耕者得其瓦于地中，好事者斫以为研，号为奇古。欧阳文忠公尝得于谢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绍于冀州，绍死，逐其子谭于南皮，筑台以候望某军，而名曰‘袁候台’。魏文帝与吴质从容游集于南皮，亦筑台以居，名‘宴友’。至今南皮有二台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遗瓦，形制哆大，击之铿然有声。吾之子蘧取其断缺者规以为研，其坚与铁石竞，屡败工斫之具，仅能窊之，而特润致发墨可用。知昔人创物制器，虽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后世之简陋也。”此先君所序。而蘧铭之曰：“方峥嵘焕奕于一时之盛兮，讵知夫隆栋必倾而华榱终折？洎毁掷埋委于千载之下兮，孰期乎澡泽荐藉而参夫文房四宝之列？盖物之显晦也有时，而事之兴废也常迭。遗材良而质美者，虽亘千古兮不随众物而湮灭。”

端石莲叶研

余过嘉禾王悟静处士，坐间有客怀出莲叶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润可爱。形制复甚精妙，正如芳莲脱叶状。其薄如五六重纸，大如掌。磨之索索有声，而墨光可鉴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记其精制。喻研工，终不能为也。

风字晋研

风字研，石色正青紫相参，无眼，甚薄，研心磨已洼下，背绿皴剥。殆非近代物。与墨为入，光滟如漆。王天诱见之，以为晋研。后易铜炉于章序臣，序臣携至行朝，为一嗜研贵人力取去。其人所蓄数百枚，而此研为之冠也。

乌铜提研

乌铜提砚，余于钱唐得之。制作非近世所为，柄容墨浆可半升许。亦为章序臣易去。关子东见之而铭之曰："铸金为觚，提携颠倒。持指之宜，发于隐奥。寒暑燥湿，不改其操。君子宝之，庶几允蹈。"

古斗样铁护研

余兄宗胜所用铁护研，端溪石，正紫色，无眼，古斗样，温润如玉。为涤者堕地，缺其受水处。慨惜之余，乃取以漆固，而铁护其外，中固无伤也。蘧铭之曰："左瞽马宫，形则亏矣。胸中之书，震耀百世。"

吴兴许采五砚

吴兴许采字师正，字画规模钟司徒，殆窥其妙。自为儿时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几至百枚，犹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则以砚甃圹，无遗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谟所宝端溪研一，圆厚寸余，中可径尺，色正青紫，缘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样，色绀青，类洮河石。面有十数晕，金翠周间，与孔雀毛间金花正相类。甚宜墨。而不知石所从出。又一端石，古斗样，长尺余，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书"玉堂旧物"四字。又圆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极洼下，温润发墨。师正常所用者。莫养正为之铭曰："圆如月，洼如尊。勿谓其琢削不巧，见谓椎鲁无文。即而视之，其中甚温。"又一端石玉堂样者授余，深紫色，无眼。余命之曰"端友"，且为之铭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韫玉之美，复具眼而知默；祈渐摩以穷年，为何子之三益也。"

赵水曹书画八砚

水曹赵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见重于前辈。蘧先博士为徐州学官日，赵献状开凿吕梁百步之崄，置局城下，最为周旋。其重定《华夷图》，方一尺有半，字如蝇头而体制精楷。苏州张玳妙于刊镵，三年而后成。甚自秘惜，不易以与人，与其所获丁晋公家王右军小楷《乐毅论》椟藏自随，得之者以为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数也。其所用砚，端石，长尺余，阔七八寸，温润宜墨。云端石若此大者至艰得，求之十年而后获。上下界为八砚，云性懒涤砚，又不奈宿墨滞笔，日用一砚，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则常用新砚矣。故名“八面受敌”云。

赵安定提研制

《砚谱》称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为数板，用精铁为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历代宝□。余于崇宁间见安定郡王赵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制。绍兴四年，复拜公于钱塘涌金门赐第，出研案间，云：生平玩好，尽丧盗手。而此研常所受用，复外样拙，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抚之怅然也。近章伯深偶于钱塘铁肆中得一枚，绝与赵类而非是也，求易余东坡所画鹊竹而得之。工制坚密，今人不能为也。

龙尾溪研不畏尘垢

涵星研，龙尾溪石，“风”字样。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于外侄黄材成伯。黄以嗜研，求为婺源簿。既至，顾视一老砚工甚至。秩满，而研工饯之百里，探怀出此研为贶，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无此研也。”黄始责其不诚。工云：“凡临县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则龙尾溪当泓为鲸海不给也。此石岁采不过十数，幸善护之！”然研如常研，无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积，经月不涤，而磨墨如新，此为胜绝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涤，得此用之终身云。莫养正为之铭曰：“肤寸之珍，云蒸雾出。小而有容，如摩诘室。老何肺肠，与之为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郑魁铭研诗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马蹄样，深紫色，厚寸许，面径七八寸。下有郑魁铭诗，隶字甚奇，云："仙翁种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鲸血，鉴成天马蹄。润应通月窟，洗合就云溪。常恐魍魉夺，山行亦自携。"砚之妙美，尽于铭诗，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铭僧研

比邱了能蓄端研，古斗样，青紫色，有二眼，碧晕活润。背有李端叔铭云："踏碓是向上机，不识字是第一义。遂乃传子传孙，至今为祥为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长出一头。名字半露消息，伎俩非闻思修。发明前身不识字，后身涌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两身，具眼者识。"李文家集遗此铭，故录之。

跃鱼见木石中

徐州护戎陈皋供奉行田间，遇开墓者，得玛瑙盂，圆净无雕镂纹。盂中容二合许，疑古酒卮也。陈用以贮水注砚，因间砚之中。有一鲫，长寸许，游泳可爱。意为偶汲池水得之，不以为异也。后或疑之，取置缶中，尽出余水验之，鱼不复见。复酌水满中，须臾，一鱼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终无形体可拘。复不可知为何宝也。余视之数矣。时水曹赵子立被旨开鉴吕梁之崄，辟陈督役，目睹斯异，因言其顷在都下，偶以百钱于相国寺市得一异石，将为纸镇，遇一玉工求以钱二万易之，赵不与。玉工叹息数四，曰："此宝非余不能精辨，余人一钱不直也。"持归几年，了无他异。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视之，中有泓水，一鲫跃出，拨剌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类也。余又记《虏庭杂记》所载，晋出帝既迁黄龙府，虏主新立，召与相见。帝因以金碗、鱼盆为献。金碗半犹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叶法静治化金药成，点磁盆试之者。鱼盆则一木素盆也，方圆二尺，中有木纹成二鱼状，鳞鬣毕具，长五寸许。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覆水，则宛然木纹之鱼也。至今句容人铸铜为洗名双鱼者，用其遗制也。

铜蟾自滴

古铜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满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殒则滴水入研。已而复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见而甚异之，求以古书博易，申公不许。后失之，或见之宝晋斋。申公之孙伯深云。

雷斧研铭

余经雪川，偶得数雷斧于耕夫，虽小大不等，而体皆如玉。因择其厚者洼而为研，肤理锐泽，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鉴。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洼治，则以铁为周郭，如青州提研所制，亦几案间一尤物也。因铭之曰："石化殒星，龙雨刀槊。是从震霆，散坠风雹。形实斧也，其质玉璧。洼而为砚，以资锐泽。与翰墨而周旋，诛奸谀之死魄。"

卷十 记丹药

序丹灶

丹灶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药丹头也。自三茅君以丹阳岁歉，死者盈道，因取丹头点银为金，化铁为银，以救饥人。故后人以锻粉点铜，名其法曰“丹阳”；以死砒点铜者，名其法曰“点茆”。亦有取丹头初转伏朱以养黄茆，死硇以干汞，如汉之王阳、娄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鸦嘴金以助国用者，不可谓世无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龟毛兔角，而为之致祸者十八九也。如东坡先生、杨元素内相，皆密受真诀，知而不为者。章申公、黄八座道夫皆访求毕世，费资巨万，而了无一遇者。

凤翔僧锻朱熔金

东坡先生初官凤翔日，遇一老僧，谓之曰：“我有锻法，欲以相授，幸少憩我庐也。”坡语僧曰：“闻之太守陈公尝求而不与，我固无欲，乃以见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无日，而法当传人。然为之者多因致祸，非公无可授者。但勿妄传贪人耳。”后陈公知坡得之，恳求甚力，度不可不与。陈得而为之，不久果败官而归。其法：以一药锻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随其数，每一分入锻朱一钱，与金俱熔。既出坯，则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颍滨遗老亦详记之《龙川录》云。

居四郎伏朱锻丹砂

密院编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异人，得锻朱法。其法取辰锦

颗块砂，不计多少，以一药铺盖锻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火二两空养。不论岁月，要用即取水银与足色金对母结成母砂子，取锻朱细研，以津调匀，涂砂球上，炽炭十斤，笼砂锻之。俟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宝，淬梅水中，则俱成紫磨金。不再坯溶，便可制器用也。而老居未尝对人言，亦未辄用一钱也。临终呼世英，语之曰："我之锻法，世唯语韩魏公矣。非魏公德业之厚，余人不可授也。我亦不当授汝，汝分中合得，后自当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费妄求访，以尽资用。"因语数法，皆不能成宝，世谓"爇法"者授之。并语目睹数人缘此而致祸者以戒之。

瓢内出汞成宝

承议郎贺致中为余言：任德翁之犹子尝随德翁入都，舣舟相国寺桥，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药瓢云："吾视官人盖留心丹灶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钱，当以此瓢为赠。夜以水银一两投中，翌早收取二两干银也。"任意谓必无此理，然亦不能违其请，倾箧得百钱与之，袖瓢而归。夜取汞试纳瓢中，置之枕间。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则其声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复视。一日，德翁须汞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倾器中则坚凝成宝矣。入火烹炼，了无耗折。自此夕注晨取，无不成宝者。盖真仙丹药所制，汞感丹气，自然凝结。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坚，则破瓢而取，止于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无方，非尘凡之可理度者。任无妻孥之累，资用素穷，既日获一星之利，于是厚为己奉。不逾年，一病而卒，瓢亦随失之也。

丹阳化铜

薛驼，兰陵人，尝受异人锻砒粉法，是名"丹阳"者。余尝从惟湛师访之，因请其药。取帖药，抄二钱匕，相语曰："此我一月养道食料也。此可化铜二两为烂银，若就市货之，锻工皆知我银可再入铜二钱，比常直每两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药正白，而加光璨，取枣肉为圆，俟溶铜汁成，即投药甘锅中。须臾铜汁恶类如铁屎者胶着锅面，以消石搅之，倾槽中，真是烂银。虽经百火，柔软不变也。此余所躬亲试而不诬者。后亦许传法，而贼乱，不知所在矣。

锻消愈疾制汞

姑苏查先生得锻消石法，章申公与之为莫逆，而法不传也。尝遇一病僧而悯之，取消作盂，令日煎水饮之。服之月余，病良已。僧有周旋，过而询其由，以饮煎水为言。是僧素知查术，曰："此伏消所成也，当取汞置盂中，就火试之。"果致汞死。僧更以为希世之遇，即往礼谢再三，且语其盂之异，复恳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传，而前盂用力将竭，可携来，为公加药为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别熔。门临大河，俟消成汁，即钳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师之疾，不意无厌至此也！"僧懊恨而归。

点铜成庚

法空首座无相师，霅川人，与余为姻家，待制公沈纯诚之季也。一举不第，遂祝发以求出世法。间亦留心锻事。尝于焦山与僧法全语及点化，而全云："我术正是点茆耳。"空曰："出家儿岂当更学此？若一有彰败，则所丧多矣。"全曰："我法异此，止以一药点铜为金，而所患制铜无法于骨董袋携行，或为人所窥尔。"因出一纸里视空，质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数钱匕，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讯之，全笑曰："人得此视之，溪砂也，岂知实铜耶？"复取白药少许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视之，真金也。空拜礼称赞云："目所未见也。"复日加延款，且请其术。全曰："我不惜术，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贪人妄费之心，反致奇祸，实无益于人也。请为师言其自也。我年二十无家，为道人。同侣三人，共学丹灶，历年无成。因绍圣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语曰：'我辈所学，游访未远。今当各散行，以十年为期，却以此月此日会于此地。道人无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举酒为约。三人者散往川陕、京洛间，我即留二浙。转首之间，忽复至期，出丰乐桥，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欢甚，剧饮数日，各出所得方诀参较之。内一茆法差似简易，即试为之，而铜色不尽。一人曰：'我于成都药市遇一至人，得去晕药，彼云奇甚，而我未试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黄。意谓药少未至，增药再烹，及出坯中，则真金矣。更相惊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众复相与谋曰：'常闻京师栾家金肆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无疑，则真仙秘术也。'复被而行，至都，以十两就市。栾氏取其家金较之，则体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归。时共寓相国寺东客邸中，复相庆

曰：‘我辈穷访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养道矣。万一未能免俗，则饮酒食肉，可毕此生。今当共作百两，分以为别。’即市半边官酝，大嚼酣饮而烹铜。不虞铜汁溅发，火延于屋，风势暴烈，不可救扑，火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独微醒，径破烟焰，从稠人中脱命而出。惧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顺流而下。度过国门下锁，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过祈天，且誓为僧及不复再作。或遇干大缘事，不能成就，当启天为之，不敢毫发为己用也。况敢传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缘事，可与众集福者，我当分药点治，虽百两不靳也。”空既聆其说，亦不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后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数日而卒。

草制汞铁皆成庚

朝奉郎刘均国言：侍其父吏部公罢官成都，行李中水银一箧，偶过溪渡，箧塞遽脱，急求不获，即揽取渡傍丛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倾之不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箧视之，尽成黄金矣。本朝太宗征泽潞时，军士于泽中镰取马草，晚归，镰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斧底，亦成黄金焉。又临安僧法坚言：有歙客经於潜山中，见一蛇，其腹涨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啮破，以腹就磨，顷之涨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涨毒之药，取至箧中。夜宿旅邸，邻房有过人方呻吟床笫间，客就讯之，云正为腹胀所苦。即取药就釜，煎一杯汤饮之。顷之不复闻声，意谓良已。至晓但闻邻房滴水声，呼其人不复应，即起烛灯视之，则其人血肉俱化为水，独遗骸卧床。急挈装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视之，了不测其何为至此。及洁釜炊饮，则釜通体成金。乃密瘗其骸。既久经赦，客至邸共语其事，方传外人也。

穇制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卖墨庐山，过僧了希，语及丹灶，夜宿其庐。希探箧取一药示沈，正琥珀色，秤取二钱重，用水银一两，同入铁铫中，以盏覆之，置火上。顷之作婴儿声，即开视，以秤秤之，并药成一两二钱黄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临安一山寺前，有翁媪市饼饵为给。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媪日用无过费，而纯质

如一，一日密语之曰："我有干汞法，未尝语人。念尔翁媪甘贫于饼肆，且老之，可坐受安逸。"翁媪即谢而受其方，并面干汞示之。数日，翁媪复携饼饵造僧房见僧云："诚谢老师见惠秘方，以休养二老。然老夫妇亦自有一薄术，自谓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饼肆，以毕余生也。"乃出药于僧前，取汞糁制，即成黄金矣。老僧惭恧，礼谢翁媪云："吾二十年与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媪既归，明日僧出访之，则空室矣。

市药即干汞

朝奉郎军器监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义公，故农家子。后以市药为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难，如在己也。贫乏求济，倾资与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与一道士同载，如旧相识。道士从容谓公曰："子有阴德。我所秘干汞法，当以授子，可广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药与汞，取汞置铁铫中，以药少许糁上，复以器覆之，置火上。须臾，闻铫中婴儿声，即揭起视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谢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当竭力所致为之，此不愿为也。天或下悯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愿也。"即投汞与方潭水中。道士笑谢曰："我非所及也。"是岁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从其姊丈陈庸器读书，且嘱之曰："吾待汝十年游学，若至期不第，即还，代我掌药肆也。"建常十八岁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于李常宁榜中登科，如公约也。

药瓦成金

李枢公慎，副车李玮之曾孙，云其季公雄帅，秘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长主召捷至，为设酒，谓之曰："闻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见否？"捷曰："此亦戏剧耳。"时坐炉侧，捷令取新瓦一片手段之。取所酌酒杯置汤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药糁上，复注汤满杯。酒散，汤已耗半。取瓦视之，则两角浸汤处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余杭陈祖德云：尝见吕吉甫家藏娄敬所化药金，重三十两。元是片瓦，而布纹仍在也。

变铁器为金

阁门宣事陈安止云：其姻家刘朝请者，在镇江常延顾一道人，临行借取案间铁铫，云欲道中暖酒用。既与之，数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纸数重封铫还刘，嘱曰："慎勿遗坠！"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铫不直百钱，何用见还，又封护如此其勤也？"即置之闲处。一日取铫作糊，既涤濯之，视铫柄有五指痕，及转握处皆成紫金色。惊叹累日，传玩亲友，无不叹赏者。盖是其真气所化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 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 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 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 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 刘义庆 撰 ［梁］ 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 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 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 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 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 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 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 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 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 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 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 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 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 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 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 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 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 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宋］ 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 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 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 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 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宋］ 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 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 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宋］ 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宋］ 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宋］ 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宋］ 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宋］ 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 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宋］ 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宋］ 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 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宋］ 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宋］ 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金］ 刘祁 ［元］ 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 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明］ 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明］ 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明］ 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明］ 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明］ 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明］ 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明］ 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清］ 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清］ 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清］ 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 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清］ 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清］ 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清］ 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清］ 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 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 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清］ 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清］ 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清］ 梁绍壬 撰 庄葳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中吴纪闻
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总　目　录

中吴纪闻
曲洧旧闻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中吴纪闻

［宋］龚明之　撰
孙菊园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校点说明
中吴纪闻序
卷第一
范文正公
许洞
丁陈范谢
辟彊园
斗百草
陈君子
梅圣俞与僧良玉诗
半夜钟
白乐天
六经阁纪
唐郎官题名
丁晋公
解额
红莲稻
陆宣公
太一宫
孙百篇
苏子美
红梅阁
先高祖
赵霖水利
黄氏三梦

昆山编
皋桥诗
谢宾客
张子野吴江诗
春申君
蒋密学
丁晋公拜老郁先生
李璋
木兰堂诗
林大卿买宅
富秘监
智积菩萨
三江口
杨惠之塑天王像
王贽运使减租
斗鸭
卷第二
姚氏三瑞堂
丁氏贤惠录
张文定公知昆山
传灯录
曾大父
娄侯
滕章敏公
沧浪亭
范文正公复姓
郑宣徽

五柳堂
中隐堂三老
林氏儒学之盛
国一禅师
叶少卿
二游诗
安定先生
苏子美饮酒
张伯玉郎中
上方诗
陈龙图使高丽
朱乐圃先生
海涌山
卢通议
閶门楼诗
章守子用皂盖
随缘居士
石点头
轨革卦影
梦石天王像
改正洪范
范文正四子
林酒仙
章岷
鮠鱼
徐都官九老会
卷第三

叶道卿
观风楼
三高亭
程光禄
丁晋公饭僧疏
蔡君谟题壁
郏正夫
陈君子父殿丞
郁林石
谢希深
范文正公还乡
清远道士诗
幽独君诗
本禅师
吴王拜郊台
范贯之
南翔寺
张敏叔
昆山夫子庙
孙子和
张翰
皮日休
桥名
贺方回
白公桧
癸甲先生
方子通

破山诗
甫里
有脚书厨
泰娘
南园诗
朱子奢
钱氏纳土
白马硐
禅月大师
卷第四
太公避地处
范忠宣公
滕章敏公结客
思贤堂
顾学正
郑希尹
执爨诗
王元之画像
双莲堂
孙若虚滑稽
慧感夫人
元少保
仲殊
如村
郑毅夫吴江桥诗
张几道挽诗
范文正不取烧炼方

夜航船
俗语
方子通诗误入荆公集
卢发运
大云翁
花客诗
中吴
祖姑教子登科
范秘丞
徐朝议
颜夫子
信义县
李无悔
蟹
大本钱王后身
郏正夫失鹤诗
黄姑织女
孙积中
王主簿
著作王先生
卷第五
唯室先生
姑苏百题诗
范秘书
张子韶与周焕卿简
虾子和尚
郭家朱砂圆

陈了翁鲈乡亭诗

起隐子

闾丘大夫

宝严院

洞庭山

方子通红梅诗

范无外

绰堆

陆彦猷

翠微集

生老病死

郏子高

郑应求相

狱山

王学正

范文正为阎罗王

吴县寇主簿诗

盘沟大圣

魏令则侍郎

图经刊误

草腰带听声

压云轩诗

翟忠惠

白云泉

谓三命

范文正词

臞庵

蠡口
蛇化为剑
贾表之
易承天为能仁寺
章户部
王教授祭学生文
沈元叙沧浪亭诗
卷第六
西楼诗
郭仲达
淩佛子
昆山学记
王唐公
顾景繁
慈受禅师
蒋侍郎不肯立坊名
孙郎中
潘悦之
南北章
余良弼占卦影
王彦光
状元谶
四幡之助
乐庵
吴江词

石湖（存目）

丁令威宅

周朝宗（存目）

苏之繁雄冠浙右（存目）

朱光禄（存目）

翟超（存目）

正讹

叔父记馆中语（存目）

徐望圣
羊充实
苏民三百年不识兵
之彝老
纪异
朱氏盛衰
徐稚山
无庵
结带巾
周妓下火文
谐谑
思韩记
徐氏安人诗
吴中水利书
翟超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中吴纪闻》著者龚明之，字希仲，号五林居士，昆山（今属江苏）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绍兴间以乡贡廷试授高州文学，淳熙初，举经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仕，卒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一说卒于淳熙十三年（1186）。一生以授徒糊口，生活清贫，事祖母以孝闻。

本书作于晚年，是一部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资料笔记，诸如吴中地区（今苏州、昆山一带）宰执郡守文人名士的遗闻逸事、诗文酬对以及该地区的名胜古迹、风土民情、鬼神梦卜、僧道行踪等，均有记录。尤其是对于吴中地区的遗佚诗文，搜辑不遗余力，一些文人名士的作品赖以保存。其意义正如杨子器序文所说："于国史之阙遗讹谬，于是乎征验；郡邑之废置沿革，于是乎考证；于古今古迹、士大夫出处、贤才经济、闺房贞秀，又皆于是乎总萃。"

《中吴纪闻》版本繁多，现存最早的是明弘治七年刻本，其中有八条有目无文；其次为正德九年龚弘（龚明之九世孙）刻本；以后则有明代的若墅堂刻本、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代何焯校定菉竹堂刻本。同时又为一些丛书所收录，如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墨海金壶》、曹溶《学海类编》、钱熙祚《珠丛别录》、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朱记荣《槐庐丛书》、缪荃孙《汇刻太仓旧志五种》、董康《诵芬室丛书》等。1986年，我曾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用以上所列各本作校本是正补阙，并用《宋史》、《吴郡志》、《宋诗纪事》等有关方志、笔记、文集参校，一一写出校记，并附版本题跋、作者史

料、各家藏书书目、书目题识等资料，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重版，依照收入《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的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除保留龚明之序文之外，其他序跋附录资料一律不载。不当之处，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吴纪闻序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吴，距今几二百祀，相传已及云、仍矣。明之幼尝逮事王父，每闻讲论乡之先进所以诲化当世者，未尝不注意高仰云。少长从父党游，皆名人魁士。及又获识典刑於亲炙之人，乃从事于进取，虞庠鲁泮，余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华，咸有可纪。厥后世异事变，利门名路，绝不复往。由是声迹益晦陋，瓜畴芋区，不过老农相尔汝，所与谈笑者，无复有鸿儒矣。窃尝端居而念焉，凡畴昔饫闻而厌见者，往往后辈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说之无传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箧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迹，资助谈柄；其间有裨王化、关士风者颇多，皆新旧《图经》及吴地志所不载者。至于鬼神梦卜，杂置其间，盖效范忠文《东斋纪事》体；谈谐嘲谑，亦录而弗弃，盖效苏文忠公《志林》体：皆取其有戒于人耳。昱新学小生，属意不伦，措辞无法，不可以为书。予意为是不满，必得老于文者檃括之，庶几不为抚掌之资，而使后之人诵其所闻，以代庄舄之吟尔。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赐绯鱼袋致仕龚明之期颐堂书。

卷第一

范文正公

天圣五年，范文正公居母丧，上书宰执，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崇教育，养将材，实边备，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杜奸雄，凡万余言。时王文正公曾为相，见而伟之。服满，荐充馆职。由此为人主所知，不次擢用。庆历三年九月，拜参知政事。上开天章阁，访以治道。公条陈当世急务十条：一曰明陟黜，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上嘉纳之。一岁之间，次第举行，无或遗者。公初上宰相书，即受知于王文正；后陈十事，即见听于仁宗。虽曰抱负奇伟，不容不见于施设，自非圣君贤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学邪？

许洞

许洞，太子洗马仲容之子，洗马坟在城西。登咸平三年进士第。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当世皆知其名，欧阳文忠公尝称其为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吴人至今称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真庙祠汾阴，时洞为均州参军，在路献文章，令召试中书。予之族妹，适洞之曾孙，见其家藏洞之敕牒三四纸。

洞与潘阆、钱易为友，狂放不羁。阆坐卢多逊党，亡命，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汝口呶呶。罚教临老头，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

丁陈范谢

钱武肃王镠之子，广陵王元璙；广陵王之子，威显王文奉：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于苏。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丁讳守节，陈讳赞明，范讳梦龄，谢讳崇礼，职中吴军节度推官，俱以长者称。守节者，丞相谓之祖；赞明者，屯田之奇字虞卿之曾祖；梦龄者，参政仲淹之曾祖；崇礼者，太子宾客涛之父。其子孙又皆登高科，跻朊仕，足见庆源深厚矣。

辟彊园

吴中旧传，池馆林木之胜，惟辟彊园为第一。辟彊姓顾氏，晋人。见于题咏者甚众。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园。”陆羽曰：“辟彊旧林园，怪石纷相向。”陆龟蒙云：“吴之辟彊园，在昔胜概敌。”皮日休云：“更葺园中景，应为顾辟彊。”近世如张伯玉亦云：“于公门馆辟彊园，放荡襟怀水石间。”今莫知其遗迹所在。

斗百草

吴王与西施尝作斗百草之戏，故刘禹锡诗云：“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

陈君子

陈之奇字虞卿，乡人以其有贤德，故以君子称之。初登第，为鄱阳尉，后为丹徒泰兴令。李玮尚秦国大长公主，下国子监举通经术有行义者为教授，遂以公充选。未几，乞致仕，迁太子中允，时年未五十。俄除平江军节度掌书记，复以为教授，诏装钱促遣之，力辞不赴。公道德著于乡，虽闾巷小儿，亦知爱敬。有争讼久不决者，跨蹇驴至其家，以大义感动之，皆为之革心。自挂冠后，闲居十八年。熙宁初卒，葬花山。王岐公为作志，题之曰《陈君子墓铭》。始公之谢事也，蒋堂侍郎语人曰："举天下皆知有富贵，而虞卿独以知止易众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因为赋诗曰："宠秩拜春坊，归休识虑长。扫门卑魏勃，设醴谢元王。一水莼鲈国，群山橘柚乡。喜君添老社，烟驾共徜徉。"张伯玉郎中亦赠之诗曰："东吴王孙归挂冠，玉丝红鲙满雕盘。狂吟但觉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宽。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捣药橘童寒。新书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旋借看。"

梅圣俞与僧良玉诗

昆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蕴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学，又善书，工琴棋。因游京师，梅圣俞见而喜之，以姓名闻于朝，赐以紫衣。其东归也，圣俞以诗送之曰：“来衣茶褐袍，归变椹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烟晦琴徽，山月上岩屋。野童遥相迎，风叶鸣橡槲。”后潜遁故山，专以讲经为务，号所居曰“雨花堂”。

半夜钟

唐张继《宿枫桥》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村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昔人谓钟声无半夜者，诗话尝辨之云：“姑苏寺钟，多鸣于半夜。”予以其说为未尽。姑苏钟唯承天寺至夜半则鸣。其它皆五更钟也。此张继诗，王氏《学林新编》误以为温庭筠。

白乐天

白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尝赋纪游诗，其末云："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六经阁纪

姑苏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请建学。其后富郎中严继之，又建六经阁。张伯玉公达尝为郡从事，遂命为之记。今但传其篇首数句，《闻见录》又误载其始末。予家偶藏公达所著《蓬莱集》，恐后人不复见全文也，因具载之：六经阁，子、史在焉，不书，尊经也。吴郡州学，始由高平范公经缉之。其后天章蒋公待制，中书柳舍人，史馆、昭文张陆二学士，行郡事、殿中丞李公仲涂先生之犹子，中台柳兵曹，今尚书富郎中，十年更八政，仁贤继志，学始大成。丙戌年，六经阁又建。先时书籍草创，未暇完缉，厨之后庑，泽地污晦，日滋散脱，观者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经之意。至是，富公始与吴邑、长洲二大夫，以学本之余钱，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临泮池建层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浃。计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栋三，架霤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冲、棨棁、圬墁、陶甓称是。祈于久，故爽而不庳；酌于道，故文而不华。经南向，史西向，子、集东向。标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黄。泽然区处，如蛟龙之鳞丽，如日月之在纪，不可得而乱矣。判天地之极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纪律，尽在是矣！古者圣贤之设教也，知函夏之至广，生齿之至众，不可以颐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导之有源。乃本庠序之风，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烜之以文物，耸之以声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后清发其灵腑。故其习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肃而成，不烦而治。驱元元入善域，优而柔之，使自得之。万世之后，尊三王四代法者无他焉，教化之本末驯善也。然则观是阁者，知六经之在，则知有圣人之道；知有圣人之道，则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则向方之心日懋一日。礼义之泽流于外，弦歌之声格于内。其为恶也无所从，其为善也有所归，虽不欲徙善远罪、纳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诗

曰："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子思之说云："布在方策，人存则政举。"凡百君子，由斯道活斯民，畅皇极，序彝伦者，舍此而安适？得无尽心焉。诸儒谓伯玉尝从事此州，游学滋久，宜刊乐石，庶几永永无忽。

唐郎官题名

唐郎官题名碑，承平时在学舍中堂之后，已渐刓缺，兵火后不复存矣。序文乃张长史楷书，长史以草圣得名，未尝作楷书，世尤爱之。题名之人虽不一，亦尽得古笔法。唐世崇尚字学，用此以取人，凡书皆可观。今所传止序文尔。长史苏人，故立碑于此。

丁晋公

祖守节，吴越中吴军节度推官。

公讳谓，字谓之。家世于冀，其祖仕钱氏，遂为吴人。公少负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尝贽文求见，因赠之诗曰：“胆怯何由戴铁冠？只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进士科，名在第四，与孙何俱有声。当时王黄州有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祥符中，为参知政事。上问：“唐酒价几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又侍宴赏花钓鱼，公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上赏咏再三，群臣皆以为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即位，进司徒兼侍中。后为章圣山陵使，擅移陵域，贬将仕郎、崖州司户参军。公自迁谪，日赋一诗，号《知命集》。后因奏表叙策立之功，有云：“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复秘书监，光州居住。贬窜十五年，须发无斑白者，人皆服其量。临终，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诵佛书，以沉香煎汤，时呷而已。至光州，谢执政启有云：“三十年门馆从游，不无事契；一万里风波往复，尽出生成。”在海上对客，问：“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师。”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户，则崖州为大。”众皆大笑。归葬华山。所居在大郎桥，号晋公坊。堂宇甚古，有层阁数间临其后。予尝至其第，与公之孙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于四六。

解额

姑苏自祥符间定制，秋举以四人为额。庆历中，就举者止二百人。范贯之龙图，尝作《送钱正叔赴举序》，已言四人之额，视他藩为最寡。熙宁、元丰间，应举者尚多，增为六人。三舍既行，罢去科举法，岁贡四人。舍法罢，乃合三年之数为十二人。绍兴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终场者几二千人，其额又不胜其窄矣。

红莲稻

红莲稻从古有之，陆鲁望《别墅怀归》诗云：“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至今以此为佳种。

陆宣公

《唐书》云：陆贽，苏州嘉兴人。按武德中，苏州所管七县，而嘉兴本号长水县。后改为由拳，又改为嘉禾。吴赤乌中，方易今名也。

太一宫

太平兴国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吴越分。太一，天之贵神也，行度所至之国，民受其福。”故令苏州建太一宫。后以地远，不便于祷祀，遂于京城苏村建之。今天庆观乃其旧址，乡人尚有以宫巷、宫前称者。

孙百篇

吴士孙发，尝举百篇科，故皮日休赠以诗云：“百篇宫体喧金屋，一日官衔下玉除。”陆龟蒙亦有云：“直应天授与诗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见推于当时如此。此科不知创于何代，国初亦无定制，惟求应者即命试。太平兴国五年，有赵昌国愿试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诗为题，诗云：“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题五篇，篇四韵。至晚，仅成数十首。方欲激劝后学，特赐及第。仍诏今后有应此科者，约此题为式。

苏子美

苏舜钦字子美，易简参政之孙。慷慨有大志，工为古文，声名与欧阳公相上下。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灾，子美以太庙斋郎诣登闻上疏，谓：“天以此垂戒，愿陛下恭默内省。”语甚切直。时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进士第。俄有诏戒越职言事者，子美又上书，极论其不可。庆历四年，授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当时用事者，以子美乃范文正所荐，而杜正献之婿也；因鬻故纸会客事诬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韩魏公为请于朝，追复元官。卒年四十一。山谷先生尝有《观秘阁苏子美题壁》诗，曲尽其平生大节，真迹藏汪玉山家。今集中不载，故见之于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苏郎如虎豹，孤啸翰墨场。风流映海岱，俊锋不可当。学书窥法窟，当代见崔张。银钩刻琬琰，虿尾回缣缃。擢登群玉府，台阁自生光。春风吹细雨，禁直梦沧浪。人声市朝远，帘影花竹凉。秋河湔笔砚，怨句挟风霜。不甘老天禄，诚欲叫未央。小臣胆如斗，朱儒俸一囊。请提师十万，奉辞问犬羊。归鞍饮月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乖迕，南迁浮夜航。此时调玉烛，日行中道黄。柄臣似牛李，倾夺谋未臧。薄酒围邯郸，老龟祸枯桑。兼官百郡邸，报赛用岁常。招延青云士，共醉椒糈觞。俗客避白眼，征歌舞红裳。谤书动宸极，牢户系桁杨。一网收冠盖，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满志无四旁。论罪等饕餮，囚衣御方良。姑苏麋鹿疃，风月有书堂。永无湔祓期，山鬼共幽篁。万户封侯骨，今成狐兔冈。迩来四十年，我亦校书郎。雄文终脍炙，妙墨见垣墙。高山仰豪气，峥嵘乃不亡。张侯开诗卷，词章尚轩昂。草书十余纸，雨漏古屋廊。诚知千里马，不服万乘箱。遂令驾鼓车，此岂用其长？事往飞鸟过，九原色莽苍。敢告大钧手，才难幸扶将！”子泌，字进之，任湖北运使。先殿院之女，适参政公之子宿，宿乃耆之弟，于子美为叔父。

红梅阁

吴感字应之，以文章知名。天圣二年，省试为第一。又中天圣九年书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桥，有侍姬曰红梅，因以名其阁。尝作《折红梅》词曰："喜轻澌初泮，微和渐入、芳郊时节。春消息，夜来斗觉，红梅数枝争发。玉溪仙馆，不是个、寻常标格。化工别与、一种风情，似匀点胭脂，染成香雪。　　重吟细阅。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别。只愁共、彩云易散，冷落谢池风月。凭谁向说。三弄处、龙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阑干，闻有花堪折，劝君须折。"其词传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吴死，其阁为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尚存。子纯，字晦叔。文行亦高，乡人呼为吴先生。杨元素《本事集》误以为蒋堂侍郎有小鬟号红梅，吴殿丞作此词赠之。

先高祖

先高祖讳识，给事中讳慎仪之子。登端拱三年第。大中祥符间，用翰林学士李宗谔荐，权监察御史。属真宗东封护跸还都，迁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时年四十有二。本朝承袭唐制，御史不专言职。至是，始择学术醇正，操履端方，可以纪纲朝廷者，俾入台言事。得之至难，故被选者实为不世之荣。先高祖任职逾年，遽抱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检校司封郎官、平江军节度副使。

先高祖登第时，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涂金黄纸，大书姓名，下有两知举花押，仍用白纸作一大帖贮之，亦题姓名于上。近吴南英于周参政处，模写王扶、盛京二帖子，名士题跋甚众，皆以为今世所罕见者。予因归而视其所藏，适与王扶同此一榜，规模无毫发不相似，但多白纸为护尔。今所谓榜帖者，盖起于此。

赵霖水利

政和六年，庄徽待制为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奉御笔云：“访闻平江府三十六浦内，自古置闸，随潮启闭，泄放水势，岁久堙塞，遂致积年为患。今差本府户曹赵霖，躬亲具逐浦相度经久利害，绘图赴尚书省指说。”既被旨，因遍历诸县，遂得其利害。霖意不过三说：一，开治港浦；二，置闸启闭；三，筑圩裹田。遂条析其事，合成一书奏之，后略施行。霖所建明与郏正夫差异。霖专主置闸之说；正夫则属意于开纵浦横塘，使水趋于江而已。窃谓二公之论，与今日又不同。往时所在多积水，故所治之法如此；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于围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间遂有无穷之害。舍此不治而欲兴水利，难矣。

黄氏三梦

建宁黄氏，乃名族也。因游宦，遂徙居于吴。黄氏有三子，皆勤于学问，其父梦捷夫持榜帖报黄颜者，遂以名其长子，已而果第。久之，其梦如初，乃折偏旁名仲子以“彦”，彦复掇高科。后数年，其梦亦如初，黄甚怪之，又以“颉”名其季。颉既第，颜即死矣。

昆山编

唐人刘绮庄为昆山尉，研究今古缃帙，所积甚富。尝分类应用事，注释于下，如六帖之状，号《昆山编》。今其书尚传。

皋桥诗

皋桥者，汉皋伯通所居之地。梁鸿娶孟光，同至吴，居伯通庑下，为人舂役。后伯通察而异之，乃舍之于家。皮日休尝赋诗云：“皋桥依旧绿杨中，闾里犹生隐士风。唯我到来居上馆，不知何道胜梁鸿。”陆龟蒙诗云：“横绝春流架断虹，凭阑犹想《五噫》风。今来未必非梁孟，却是无人继伯通。”

谢宾客

公讳涛，字济之，其先三世仕吴越。公幼而奇敏，尝讲学于阳山澄照寺之西庑。时王翰林禹偁宰长洲，罗拾遗处约宰吴县，皆器重之，自此名显于时。登淳化三年第，知益州华阳县，通判寿州，知兴国军。真宗即位，锐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状者，凡二十四人，付中书门下，令驿召至阙。公在选中，命知曹州。有凶人赵谏者，交权势，结豪侠，务乘人之弊以告讦。公奏之朝廷，斩于都市。乃下诏：凡民非干己事，无得告言。遂著于令。为两川安抚，还除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俄召试直史馆，出为两浙转运使。还判司农寺、兼侍御史知杂事。知越州，任满，拜太常少卿、判登闻检院。又得请权西京留司御史台，就拜秘书监，遂分司洛下。朝廷嘉其恬退，迁太子宾客。其子既入台阁，迎侍于京师。景祐元年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子绛，女适梅尧臣圣俞，孙景初、景温。公始以文学中进士上第，而子孙世践其科。又父子更直馆殿，出处仅二十余年，皆衣冠之盛事。公分务洛下，悉屏去外累；于笔砚歌诗素所耽嗜，亦不复为，曰："佚我以老也。"数年间，惟日看旧史一编，以代宾话。一日，因假寐，梦中作《读史》一绝云："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浃生民。"越一夕捐馆。范文正为记其事。

张子野吴江诗

张子野宰吴江日，尝赋诗云：“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净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为当时之绝唱。

春申君

姑苏城隍庙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记》，春申君初相楚，后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因城故吴墟以为都邑。吴地志亦云：春申君尝造蛇门以御越军。其庙食于此也，固宜。《越绝书》云："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其说又似不同，要当以《史记》之言为正。

蒋密学

蒋堂字希鲁，尝两守此郡。后既谢事，因家焉，自号曰“遂翁”，所居曰“灵芝坊”，作园曰“隐圃”。圃之内，如岩扃、水月庵、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皆极登临之胜。公喜宾客，日为燕会。时以诗篇为乐，范贯之龙图尝赋诗云：“勇退人难事，明公识虑长。波涛济舟楫，霜雪见松篁。林下开前圃，花间撤亚枪。二疏良宴会，老杜好篇章。道向清来胜，机于静处忘。当除印如斗，试一较闲忙。”

丁晋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晋公自参知政事拜平江军节度使、知昇州。时建节钺者，出入必陈其仪度。既还本镇，乡人为之改观。公在童龆时，尝从老郁先生学。先生居光荡巷，师孟之父，户部师淳之伯父，予尝从师孟学。至是，首入陋巷，诣先生之居，以两朱衣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惧，大声呼之曰："拜杀老夫矣。"既坐，话旧极款密，且云："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数月果卒。公遣吏为办棺敛、葬埋之物甚厚。吴人至今以为美谭。

李璋

李璋忘其字。居盘门内，为人不羁。王荆公甚爱其才，尝有《送行》诗云：“湖海声名二十年，尚随乡赋已华颠。却归甫里无三径，拟傍胥山就一廛。朱毂风尘休怅望，青鞋云水且留连。故人亦见如相问，为道方寻木雁篇。”又有公《下第》诗云：“浩荡宫门白日开，君王高拱试群才。学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意气未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由此声誉益著，后以特恩补官。孙益，字彦中。擢高科，历监察御史，徙居常熟。

公素好讥谑。有一故相远派在吴中，尝于嬉游之地，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公因题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尝赴特奏恩，语同试者云：“廷唱日，必不以名见呼，止称某排第耳。”众皆不以为然，厚与之约。已而进状云：“因在京师，有远族相遇，谱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它日殿下，果唱李玖，盖公排第九也。

木兰堂诗

木兰堂，多为太守燕游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时，尝赋诗云：“堂上列歌钟，多惭不如古。却羡木兰花，曾见《霓裳》舞。”白乐天在苏，尝教倡人为此舞也。堂之前后，皆植木兰，干极高大，兵火后不存。

林大卿买宅

州民有宅一区，多出变怪，无有售之者。林颜大卿独求买之。既徙入，中夜据厅事独坐，以示其不恐。忽见一白衣妇人，纵其所如，俄至一处所，潜伏不见。诘朝，使人穿其地，得银百余铤，其上皆镌一“林”字。此无异尉迟敬德事也。

富秘监

富秘监严，丞相文忠公之叔父也。登大中祥符四年第。庆历中，以刑部郎中守乡郡。嘉祐中，守秘书监致仕，退居于家。未尝一造府治，终年无毫发干请，士大夫皆贤之。《皇朝类苑》尝载其事。卒赠司徒，葬宝华山。有子临，娶先都官之女。秘监与都官聘书，今尚存。饱学能文，终池阳守。钧洵及元衡擢进士第，皆秘监公之曾孙也。

智积菩萨

灵岩寺，乃智积开山之地。智积当东晋末，自西土来此，创立伽蓝。泗州僧伽，持钵江南，至常之无锡，闻智积在苏，即回曰："彼处已有人矣。"由此名遂显。有一贫妪慕其行，尝持角黍为献。智积受之，妪因得度。至今上巳日，号智积诞日，聚数十百妪为角黍会。

三江口

松江之侧，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郦善长云：“松江自湖东北径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谓此也。三江，即《禹贡》所指者。

杨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毗沙门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杨惠之所作。惠之初学画，见吴道子艺甚高，遂更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尝记其事，谓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后人不可妄加涂饰。近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王贽运使减租

初，钱氏国除，而田税尚仍其旧，亩税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贽为转运使，转运衙，旧在姑苏州治之西偏。均两浙杂税。贽悉令亩税一斗。使还，大臣有责其增减赋额者。贽谓亩税一斗，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可复循伪国之制？上从其说，浙人至今便之。

斗鸭

陆鲁望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驿使过焉，挟弹毙其尤者。鲁望曰："此鸭善人言，见欲附苏州上进，使者奈何毙之？"使者尽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问其语之状，鲁望曰："能自呼其名尔。"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还其金，曰："吾戏耳！"

卷第二

姚氏三瑞堂

阊门之西，有姚氏园亭，颇足雅致。姚名淳，家世业儒，东坡先生往来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瑞堂，东坡尝为赋诗云："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又令韩老为作诗。尔来三百年，名与淮水东南驰。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时有。枫桥三瑞皆目见，天意宛在虞鳏后。惟有此诗非昔人，君更往求无价手。"东坡未作此诗，姚以千文遗之。东坡答简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书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缘，除长物旧有者，犹欲去之，又况复收邪？"固却而不受。此诗既作之后，姚复致香为惠。东坡于《虎丘通老简》尾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它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读至此，则叹美东坡之清德，诚不可及也。

丁氏贤惠录

《丁氏贤惠录》，安定先生文，苏子美书。丁氏乃晋公之女弟，陈君子之母也。封长安县君，贤行甚著。晋公钟爱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辞，俾其以学术进，晋公竦然称叹。已而同其弟继登进士科。观此，足以知夫人之贤矣。

里人张绅，世与陈旧，其妇娩而没，夫人裓其婴归，付乳媪，亲加拊视，能言而还之。相兄既南谪，家日沦困，有侄孙女幼孤，夫人训育笃于己生。及归冯氏子，妇式闲淑，甚宜其家。时工部黄郎中宗旦守苏，闻而谓人曰："兹事可书于史。"

张文定公知昆山

张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昆山。时蒋堂侍郎为郡守，得公著《刍荛论》五十篇上之，因举为贤良。公知昆山时，吴越归国未甚久，郡邑地旷，民占田无纪，岁远多侵越，讼数十年不能决。公召问所输租税几何，大约百一二。悉收其余，以赋贫民，自是无讼。

传灯录

永安禅院僧道元，纂佛祖讫近世名僧禅语，为《传灯录》三十卷以献。祥符中，诏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讳宗元，字会之。自幼颖悟绝人，读书于虎丘寺，昼夜不绝。举进士，为乡里首选。继登天圣五年第，主杭州仁和县簿。时范文正公为帅，改容礼之曰：“公器业清修，他日必为令器，谨勿因人以进。”曾大父敬服其训。高祖既抱疾，因乞便亲，移吴县簿。后以居忧服阕，调建安尉。蔼有称声，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见，改大理寺丞，知句容县。发擿奸伏，政如神明。叶道卿内翰时开府金陵，甚为之前席。杨纮持使节行部，号为深酷，吏望风投劾而去。纮过境上，独不入县，或问其故，纮曰：“龚君治民，所至有声，吾往徒为扰耳。”其见重如此。自登朝，未尝游公卿之门，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论美之。尝通判衢、越二州，终都官员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号《武丘居士遗稿》。子程、孙况，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诗，尝有《六月吟》云：“曦轮猎野枯杉松，火焚泰华云如峰。天地炉中赤烟起，江湖煦沫烹鱼龙。生狞渴兽唇焦断，峻翮无声落晴汉。饥民逃生不逃热，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宫彻罗绮，渴嚼冰壶森贝齿。炎风隔断真珠帘，池口金龙吐寒水。象床珍簟凝流波，琼楼待月微酣歌。王孙昼夜纵娱乐，不知苦热还如何？”《夜宴》诗云：“兔魄侵阶夜三刻，蜀锦堆香花院窄。风动帘旌玳瑁寒，露垂虫网真珠白。美人匝席罗弦管，绮幄云屏炉麝暖。只恐金壶漏水空，不怕鸾觞琥珀满。劝君莫负秉烛游，曾见古人伤昼短。”《赠处士林逋》诗云：“高蹈遗尘蜕，含华傲素园。璜溪频下钓，蕙帐不惊猿。养浩时清啸，忘机只寓言。几回生蝶翅，明月在西轩。”《送陈君子之四明》诗云：“短亭祖帐接平川，柳拂回波系画船。渐向落晖分绣袖，忍听离曲怨鹍弦。云连稽岭应怀古，路近花源好访仙。那更凭高望天际，江堤烟重草绵绵。”《捣砧词》云：“星河耿耿寒烟浮，白龙衔月临霜楼。谁家砧弄细腰杵，一声捣破江城秋。双桐老翠

堕金井，高低冷逐西风紧。静如秋籁暗穿云，天半惊鸿断斜影。哀音散落愁人耳，何处离情先唤起。长信宫中叶满阶，洞庭湖上波平水。万里征夫眠未成，摇风捣月何丁丁。楚关秦岭有归客，一枕夜长无限情。”曾大父尝以所业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温厚和平，而不乏正气，似其为人也。”世以为确论云。

娄侯

昆山，乃古之娄县，今县之东北三里有一聚落，尚以娄县为名，或云在汉为疁，后避钱王讳改今名。予考《三国志》，张昭拜辅吴将军，封娄侯，则县之为娄旧矣。《汉书》云：“改于王莽时。”

滕章敏公

滕元发名甫，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更字达道。九岁能赋诗，敏捷过人。范文正之父为诸舅，见而奇之，教以为文。文正为乡郡，而安定胡先生居于郡学，公往从之，门人以千数，第其文常为首。举进士，试于廷，宋景文公奇其文，擢为第三。以声韵不中程，黜之。其后八年，复中第三，通判湖州。时孙威敏公沔守钱塘，一见曰："后当为贤将。"授以治剧守边之要。召试学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知谏院。王陶论宰相不押班为跋扈，上以问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为跋扈，则臣以为欺天陷人矣。"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抗论得失为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坏城池庐舍，命公为安抚使。还，复知开封府，除翰林学士，出知郓州，移定州。入觐，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虏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诏曰："宽严有体，边人安焉。"因作堂，以"安边"名之。又上疏论新法，徙青州，留守南都，知蒲、邓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韩丕，旅殡于安，五十年矣。学士郑獬，安人也，既没十年，贫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复贬筠州，已而为湖州。哲宗即位，徙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复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全活五万人。徙真定、河东，除龙图阁学士，复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葬阳山。公屡领帅权，条画皆有方，议者谓近世名将无及公者。朝廷虽知公之深，而终不大用。每进，小人必谗之。公尝上章自讼，有曰："乐羊无辜，谤书满箧；即墨何罪，毁言日闻。"天下闻而悲之。

沧浪亭

沧浪亭，在郡学之东，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之池馆。其后苏子美得之，为钱不过四万。欧公诗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是也。予家旧与章庄敏俱有其半，今尽为韩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复姓

范文正公幼孤，随其母适朱氏，因从其姓，登第时，姓名乃朱说也。后请于朝，始复旧姓，表中改用郑準一联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为切当。今集中不载。

郑宣徽

郑戬字天休，居皋桥。天圣初，登进士第。尝知开封府，发擿奸伏，都下肃然。迁三司使、知枢密院，俄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移镇长安。有表曰："听严宸之钟鼓，未卜何晨；植劲柏于雪霜，更观晚节。"上称诵者数四，谓左右曰："戬气质英豪，朕欲用为宰相。故屡试于外也。"庆历三年，代范文正为四路都招讨，元昊畏其威。再知长安，蕃酋部将遮道卧辙，不得行。六年移并州。寻拜宣徽使、奉国军节度使。未几薨，赠太尉，谥"文肃"，葬横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陆鲁望旧址，所谓临顿里者是也。公讳稷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则之侄。少学古文于宋景文，又尝献时议于范文正，晚从安定先生之学，皆蒙爱奖。后以特奏名拜官，调晋陵尉，又主鄞县簿，又为山阴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升朝之后，仍赐绯衣银鱼。公既告老，即所居疏圃凿池，种五柳以名其堂，慕渊明之为人，赋诗者甚众。公自中年清修寡欲，延纳后进，谈论不少休。日入后不饮食，率以为常，或与客夜坐久，不过具汤一杯而已。年八十余而终，江谏议公望为志其墓。子峄。

中隐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员外郎分司南京，谢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乐天“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之诗，建中隐堂。与尚书屯田员外郎程适、太子中允陈之奇相与游从，日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二公皆耆德硕儒，致政于家，吴人谓之“三老”。

林氏儒学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吴门，有讳概者，尝为省试第一，登载《国史儒学传》。其子曰希、旦、邵、颜，相继俱登科级。希为枢密，谥“文节”；旦为殿中侍御史；邵为显谟阁直学士，谥“文肃”；颜为光禄卿。希之子虞，中词科；旦之子虙，亦登第；邵之子摅，赐出身，为中书侍郎。近世儒门之盛，必推林氏云。

国一禅师

国一禅师，乃昆山圆明村朱氏子。舍俗为僧，受业于景德寺，法名道钦。因游历丛林，遇一有道者，语之云：“乘流而行，遇径而止。”既至双径，遂借龙潭，筑庵于其上，即开山之祖也。事载《塔铭》云。今慧聚寺之西，有以罗汉名桥者，盖指国一云。

叶少卿

叶参字少列，尝守此郡，既谢事，因居焉。其子清臣，登禁从，少列犹及见之。范文正公尝赠之诗，云：“退也天之道，东南事了人。风波抛旧路，花月伴闲身。湖外扁舟远，门中驷马新。心从今日泰，家似昔时贫。见子登西掖，携孙过北邻。白云高阁曙，绿水后池春。尊酒呼前辈，炉香叩上真。只应阴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庆之东，中有七桧堂。内翰道卿，尝持本路漕节侍养。道卿之子公秉又尝守乡郡，搢绅荣之。善卷寺丞，乃内翰之孙，长于诗，与祠部叔父唱和甚多。其侄主簿公，娶叔祖四朝议之女。

二游诗

吴之士，有恩王府参军徐修矩者，守世书万卷，酣饮于其间，至日晏忘饮食。又有前泾县尉任晦，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尝游二君宅，每为浃旬之款，篇章留赠不一，号《二游诗》。

安定先生

胡翼之本海陵人，学者尊其道，皆称为安定先生。景祐中，范文正公荐先生，白衣对崇政殿，授秘书省校书郎。文正上疏请建郡学，首以先生为吴兴学官，继移此邦。先生居学，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裳，终日延见诸生，以严师弟之礼。解经有至要义，恳恳为诸生论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崇尚行实。自后登科为大儒者，累世不绝。如滕章敏、范忠宣、钱内翰醇老，皆从先生之学者也。至今学宫画像而祠之。

苏子美饮酒

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引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张伯玉郎中

张伯玉字公达，尝为郡从事，刚介有守，文艺甚高。范文正公深爱之，尝举以应制科，举词云：“张某，天赋才敏，学穷阃奥，善言皇王之治，博达古今之宜。素蕴甚充，清节自处，堪充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应诏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选。伯玉在苏日，述作并见《蓬莱集》。

上方诗

唐孟郊因其父为昆山尉，尝至山中，题诗于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锡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无短韵，昼灯含永光。有时乞鹤归，还放逍遥场。”其后张祜尝游，亦有诗云：“宝殿依山险，凌虚势欲吞。画檐齐木末，香砌压云根。远景窗中岫，孤烟竹里村。凭高聊一望，归思隔吴门。”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来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舣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阅二公之诗，一夕和竟，诘旦即回棹。其诗云：“僧蹊蟠青苍，莓苔上秋床。霜翰饥更清，风花远亦香。埽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久游不忍还，迫迮冠盖场。”“峰岭互出没，江湖相吐吞。园林浮海角，台殿拥山根。百里见渔艇，万家藏水村。地偏来客少，幽兴祇桑门。”此四诗，为山中之绝唱。

陈龙图使高丽

陈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进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诏举馆阁才行之士，子雍与刘攽、李常宁、李清臣辈首被选擢。熙宁、元丰间，高丽屡航海修贡，朝廷以为恭，选使往谕之。初命林希子中，力辞。更命睦，睦即日就道。神宗大喜，语辅臣曰："林希无亲，坚辞不行；陈睦亲在，乃不惮于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特赐黄金带。受命七日而行，涉海逾月，出入惊涛中，遂抵其国。使还，乃真拜所假官职，且令服所赐黄金带。又赐黄金盏于令式外以为宠。俄直龙图阁、知潭州，卒。二子：彦文经仲，尝跻法从；彦武纬叔，为提举官。墓在南峰山。

初，林希枢密买卜于京师，孟诊为作卦影，画紫袍金带人对大水而哭。林以为高丽之役涉瀚海，故力辞之。后出知池州，继遭丧祸，其验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祸福不可避也。

朱乐圃先生

朱长文字伯原，未冠擢进士第，英声振于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官。后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号乐圃坊。地有高冈清池，乔松寿桧，先生以志不得达，栖隐于中。潜心古道，笃意著述，人莫敢称其姓氏，但曰“乐圃先生”。乐圃在钱氏时，号“金谷”。方子通尝有诗云：“吴门此圃号金谷，主人潇洒能文章。”子通又尝著《乐圃十咏》：一曰《乐圃》，二曰《邃经堂》，三曰《琴台》，四曰《墨池》，五曰《鱼溪》，六曰《咏斋》，七曰《灌园亭》，八曰《见山冈》，九曰《峨冠石》，十曰《洌泉井》。常公安民尝造先生隐居，爱其趣识志尚洒然有异于人，而惜其遗逸沉晦，因观所著《续图经》，遂作序以纪之。

海涌山

虎丘旧名海涌山，阖闾王既葬之后，金精之气化为虎，踞其坟，故号“虎丘”。山椒有二伽蓝，列为东西，白乐天有东武丘、西武丘诗，颜鲁公亦云：“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今之西庵，所谓西武丘也。“虎”字避唐讳，改曰“武”。

卢通议

卢革字仲辛，本德清人。少奇颖，举神童，年十六，擢进士乙科。庆历间，知龚州。时蛮人入寇桂管，公经画军须，以应办闻。历婺、泉二州，除广南提点刑狱、福建湖南两转运使。力请郡以自效，神宗嘉之，顾执政曰："卢革恬退如此，可与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几告老，迁光禄卿致仕。以子贵，进秘书监、太子宾客。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哲宗践阼，迁通议大夫。退居于吴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卢提刑桥，即公所居之地也。先殿院既以散秩养疴，日与宾客酌酒赋诗自娱，公诚悫庄重，有前辈之风，先殿院雅好其为人，朝夕与之议论。公性不甚饮，每劝之，酒至三分，则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则曰："已五分矣。"其他率以是应之。既去，先殿院审执事者，皆曰："客之言毫发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阊门楼诗

阊门旧有楼三间，予犹及见之。陆机《吴趋行》云：“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苏子美诗云：“年华冉冉催人老，云物潇潇又变秋。家在凤凰城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更建炎兵火，不复存矣。

章守子用皂盖

元丰中，章岵岷之弟。朝议为郡守，刚介不可屈，人因目之曰“章硬颈”。其子出入，用皂绢盖，肩舆不过二人。

随缘居士

黄策字子虚，彦之子。中进士乙科，为雍丘县主簿。元符末，诏许中外言事。时昭慈既复位号，典册有未尽正者，因上书引古义力争之。崇宁初，党论起，名入党籍，羁置登州。会赦，还乡里，遂休官，号“随缘居士”。钦庙尝书“随缘”二字赐之，藏宸翰于家。著《随缘居士记》，书之于壁。建炎中，追录党人，除直秘阁。公无疾，端坐而逝，葬光福山，自题其墓曰“随缘居士之塔”。

石点头

今虎丘千人座旁，有石点头，《十道四蕃志》云：“生公，异僧竺道生也。讲经于此，无信之者，乃聚石为徒，与谭至理，石皆为点头。”

轨革卦影

韩中孚字应天，将游上庠，闻市肆有精轨革术者，应天筮之。画一金章紫绶人，有赍色瓶在其旁，后有一人处圆圈中。术士谓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阙，中途必为贵人所留。”应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适朱行中龙图为郡守，与之厚善，闻其来，倒屣迎之，延于郡圃。朱平生爱一赍色酒壶，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庵，其状甚圆，应天寝于其间，与卦影所画，无一不验。以此知不惟饮啄前定，虽受用之物，寝处之地，亦非偶然者。

梦石天王像

后唐时，慧聚寺有绍明律师，僧中杰出者。居半山弥勒阁，一夕梦神人曰：“檐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与铜钟，师宜知之。”诘旦，掘其地，果获此二物。今尚龛置壁间，形制极古，故前辈有诗云：“一旦石像欲发现，先垂景梦鸣高冈。”常熟破山恩高僧，尝学于绍明，见本朝《僧史》。

改正洪范

余焘字元辅，方舍法欲行，上书引成周事力赞之，因命以官，累迁至正郎。后复上书改《洪范》篇，自“王省惟岁”，“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乃属之“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之下，谓九畴皆有衍文，惟“四，五纪”无之。至于“八，庶征”之后，既言“肃，时雨若”止“蒙，常风若”，意已断矣，而又加“王省惟岁”，已下之文，则近于赘。或者是其说。然为台谏所弹，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纯佑字天成，纯仁字尧夫，纯礼字彝叟，纯粹字德孺。长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寿不遐，终军器簿。尧夫位丞相。彝叟为右丞。德孺亦跻法从。平时文正喜收接名士，如孙明复、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门。朝夕与其子弟讲论道德，故贤行成于所习云。

林酒仙

国初时，长洲县东禅寺有僧曰遇贤，姓林氏，以其饮酒无算，且多灵异，故乡人谓之林酒仙。口中可容两拳，尝醉于酒家，每出，群聚而观之者不绝。能自图其形，无毫厘不相似。好赋诗，虽多俗语，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它时若向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门前绿柳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心闲增道气，忍事敌灾屯。谨言终少祸，节俭胜求人。”若此之类，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章岷

章岷字伯镇，尝为平江军推官，文声甚著。与曾大父同登天圣五年第，情好极密。高祖殿院墓铭，乃其所作也。范文正公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阁》诗。

鮠鱼

《广韵》：鮠，吾灰切，鱼名，似鲇。

《集韵》：吾回切，鱼名，鳀之小者。

鮠鱼出吴中，其状似鲇。隋大业中，吴郡尝献海鮠鱼干脍四缶，遂以分赐达官。皮日休诗云：“因逢二老如相问，正滞江南为鮠鱼。”

徐都官九老会

徐祜字受天，擢进士第，为吏以清白著声。庆历中，屏居于吴，日涉园庐以自适。时叶公参亦退老于家，同为九老会。晏元献、杜正献皆寓诗以高其趣。晏之首题云：“买得梧宫数亩秋，便追黄绮作朋俦。”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犹少，应许东归伴醉吟。”时与会者才五人，故杜诗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终都官员外郎。子仲谋，屡持麾持节；女适枢密直学士施昌言。

卷第三

叶道卿

叶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圣二年，刘筠知贡举，得公所对策，奇之，擢为第二。国朝以来，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宝元中，为两浙转运使。康定初，知制诰。庆历初，出知江宁府，召入为翰林学士。俄丁父忧，有诏起复为边帅，力辞不行。免丧，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青州、永兴军。皇祐初，复召入为三司使。帝尝访以御边之策，公对曰："陛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尝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虏，频年为患。诏问：'辅翼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翼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谙方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戬。方面人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远有方略者，莫如孙沔。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沈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此可补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见信任。未几，出守河阳，卒。公识度奇拔，议论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数以忠言鲠论启沃上心，而媢忌者众，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尝为文祭之云："浚学伟文，发于妙龄。天然清流，不杂渭泾。"又云："高节莫屈，直言屡诤。朝廷风采，搢绅辉映。天子知人，期以辅政。弗谐而去，能不曰命。"数语尽之矣。

观风楼

子城之西，旧建楼其上，名“观风”。范文正公作守时，尝赋诗云：“高压郡西城，观风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语笑万家声。碧寺烟中静，红桥柳际明。登临岂刘白，满目是诗情。”在唐但谓之“西楼”，白乐天有《西楼命宴》诗。后改为“观风”，今复名“西楼”矣。

三高亭

越上将军范蠡、江东步兵张翰、赠右补阙陆龟蒙，各有画像在吴江鲈乡亭旁。东坡先生尝有《吴江三贤画像》诗。后易其名曰“三高”，且更为塑像。臞庵主人王文孺献其地雪滩，因迁之。今在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为之记。

程光禄

程师孟字公辟，所居在南园之侧，号昼锦坊。自高祖思为钱氏营田使，因徙姑苏。擢景祐元年进士第，知吉水、钱塘二县，皆有政声。后通判桂州。庆历中，诏近侍二十人，各举所知，于是柳植、施昌言荐公可任。除知南康军，又知楚、遂二州，提点夔路刑狱。属岁大饥，公行部，以常平粟赈民，犹不足，即奏发仓以济之。吏劾须报，公曰："本道至都五千里，报至则民殍矣。"遂活饥民四十余万。擢提点河东路刑狱。岢岚等郡无常平粟，边民饥，或窜蕃境。公得请，出祠部牒，募民纳粟置廪，以备荒岁。汾、晋之旁，山谷之水，可以溉田，公为酾渠续通泉源，所溉者无虑万顷。召拜三司度支判官。居一岁，知洪州，兴利除害，一方甚赖之。英宗即位，召判三司都磨勘司，委公商度河北四榷场利害。公请减物直，偿阁欠，以来北贾。使还，除利州路转运使、江南西路转运使。始，江西茶禁既通，赋民纳茶租，谓之白纽钱，民甚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计斤输秤头钱代其数，以宽民力。至熙宁中，以公之请颁下诸路。俄传交阯为寇，遂以公直昭文馆、知福州。一新学宫，礼先生贤士，以厚教育之意。铁钱乱币，公为罢之。饩疾救荒，苏息以万计。闽中父老有云："自国朝守吾郡者，谢谏议泌，以惠爱著；蔡端明襄，以威名显；兼之者惟公而已。"移知广州。广控蛮粤，而无藩垣捍御之备。公至，则请作西城，广逾十二里，由是广人有自安之计。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秩满，除右谏议大夫，再任。公治广六年，威爱并行。上遣中使抚问，召判三班院，迁给事中、充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改判将作监，出知越州。公至越，宽猛适中而事自治，民皆爱之，又逾于洪、福、广也。官制行，换太中大夫。青社阙帅，以通议大夫充京东安抚使。期年政成，上疏告老，迁正议大夫致仕。哲宗即位，授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葬

横山。公强敏精察，出于天性，凡临治五大镇，断正滞讼，辨活疑罪，盖不可胜计。所至之地，囹圄空虚，道不拾遗。既去，民为立祠，刊石颂德。乐圃先生少许可，至言公政事，则曰：“虽韦丹治豫章，孔戣帅岭南，常衮化七闽，无以加也！”故天下以为才臣吏师。有诗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

丁晋公饭僧疏

丁晋公南迁日，梦南岳懒瓒禅师，遂舍白金一笏，饭僧于潭州。自制斋疏云：“右。伏以佛垂遍智，道育群情，凡欲拯于倾危，必豫形于景贶。某，白衣干禄，叨冢宰之重权；丹陛宣恩，忝先皇之优渥。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寸心；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尝于安寝，忽梦清容。妙训泠泠，俾尘心而早悟；真仪隐隐，恨凡目以何知。盖以智未周身，事乖远虑。既祸临而不测，诚灾及以非常。出向西京，感圣恩而宽宥；窜于南裔，当国宪以甘心。咎实自贻，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万里以何归？既为负国之臣，永废经邦之术。程游湘土，道假垔山。正当烦恼之身，忽接清闲之众。方知富贵，难保始终。直饶鼎食之荣，岂若盂羹之美。持形归命，恭发精诚。捐施白金，充羞净供。仰苾蒭之高德，报懒瓒之深慈。冀保此行，乞无他患。惟愿天回南眷，泽赐下临。免致边夷，白日便同于鬼趣；赐归中夏，黄泉亦感于君恩。虔罄丹诚，永繄法力。卑情不任，激切之至。”“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寸心”，今多作“巧心”。后人见晋公以智巧败，故改云“惟其曲尽于巧心，是以难调于众口”。不知以“巧”对“众”，未如“寸”字为切。

蔡君谟题壁

张子野宰吴江，因如归旧亭撤而新之。蔡君谟题壁间云："苏州吴江之滨，有亭曰如归者，隘坏不可居。康定元年冬十月，知县事秘书丞张先，治而大之，以称其名。既成，记工作之始，以示于后。"

郏正夫

郏亶字正夫，太仓人。起于农家，自幼知读书，识度不类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进士第。昆山自国朝以来，无登第者，正夫独破天荒。后住金陵，遣其子侨，就学于王荆公，尝有贽见诗云：“十里松阴蒋子山，暮烟收尽梵宫宽。夜深更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瀣，数庭霜竹颤琅玕。大鹏泛有抟风便，还许鷦鷯附羽翰。”荆公一见奇之。今集中有《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诗云：“误有声名只自惭，烦君跋马过茅檐。已知原宪贫非病，更许庄周智养恬。世事何时逢坦荡，人情随分就猜嫌。谁能胸臆无尘滓，使我相从久未厌。”自此声价颇重。熙宁中，为司农寺丞，上书言水利，朝廷以其功大役重，颇难之。正夫条水之利害，著成一书，今刊行于世。未几，复司农寺丞，除江东运判。元祐初，入为太府寺丞，出知温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于太仓。孙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团练推官，知杭州於潜县。未赴，以水利、役法、盐、铜、酒五利献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奇之，除司农寺丞，旋出提举两浙水利。议者以其说非便，遂罢免。已而归，治所居之西积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献之说，为圩岸、沟洫、井舍、场圃，俱用井田之遗制，于是岁入甚厚。即图其状以献，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复召为司农寺主簿，稍迁丞，预修司农寺敕式，颇号完密。除江东路转运判官。

陈君子父殿丞

殿中丞陈质，德行著于乡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贤者逝如此，皇天岂易知！众人皆堕泪，君子独安碑。几世传清白，满乡称孝慈。贤哉生令嗣，遗秀在兰芝。”公有二子，曰郢、曰之奇，皆为吴中高士。

郁林石

陆龟蒙居临顿里，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仕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

谢希深

谢绛字希深，太子宾客涛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甲科。杨文公荐其才，召试馆职，充秘阁校理。景祐元年，丁父忧，服除，召试知制诰。欧阳文忠公尝云："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宝元初，知邓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异，一时贤士大夫无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为时名儒。

范文正公还乡

文正公自政府出，归乡焚黄，未至近邑，先投远状。或以为太过，公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敢不尽礼乎？”既至，搜外库，惟有绢三千匹。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自大及小，散之皆尽，曰：“宗族乡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又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济养群族，择族之长而贤者一人主之。其计日食人米一升，岁衣人二缣，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预焉，仕而之官者罢其给。公虽没，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远道士诗

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诗云："我本长殷周，遭罹历秦汉。四渎与五岳，名山尽幽窜。及此寰区中，始有近峰玩。近峰何郁郁，平湖渺弥漫。吟挽川之阴，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乱。白云蓊欲归，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岛静，人来山鸟散。谷深中见日，崖幽晓非旦。闻子盛游遨，风流足词翰。嘉兹好松石，一言常累叹。勿谓予鬼神，忻君共幽赞。"清远道士，竟不知其为何人？以鬼神自谓，亦怪之甚者。颜鲁公、李德裕、皮日休、陆龟蒙皆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详其因，诗中有"风流""词翰"之称，必神怪之俦也。

幽独君诗

唐时虎丘石壁，隐出幽独君诗二首，其一云：“幽明虽异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有孤坟。”其二云：“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垅，幽垅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长夜台。虽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哭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辞甚奇怆。后人又有赋《答幽独君》一诗，不知谁氏所作。

本禅师

宗本圆照禅师，乃福昌一饭头。福昌，承天寺子院。懵无所知，每饭熟，必礼数十拜，然后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所言，皆经中语，自此见道甚明。后住灵岩，近山之人，遇夜则面其寝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于前。人有饭僧者，必告之曰：“汝先养父母，次办官租，如欲供僧，以有余及之。徒众在此，岂无望檀那之施？须先为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劝人。仁宗尝召至京师，赐金襕衣，加圆照师号。后复归本山。

旧传宗本至京师，有一贵戚欲试之，因以猾倡荐寝。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为般若光所烁，通夕不寐。翌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见古佛。”

吴王拜郊台

吴王拜郊台，在横山之上，今遗迹尚存。春秋时，王政不纲，以诸侯而为郊天之举，僭礼亦甚矣。

范贯之

范师道字贯之，文正公之侄。登天圣八年甲科，尝知广德县，有治状。孙甫之翰荐之，通判许州。至和元年，吴育春卿荐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经纶天下之志；其长也，遇事未尝屈。及为上耳目，蚤夜思所以称职者。始见上，即陈愿择贤相以久其任；既而论奏二府与近侍不法事，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极言其不平，宰相亦以是罢去，而公之名迹愈闻天下。移广东路转运使，又移两浙。未几，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嘉祐四年，百官上尊号，公独谏以谓无益于治体，而有损圣主谦尊之德；至言诸阁女御例迁，因灾异以明天意。上皆深然之。兼迁侍御史知杂事。会大臣居机宥者无远谋，继而进者，复不协时论。公论列甚切，上虽纳其奏，然用是出知福州，召为三司盐铁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请郡，除户部郎中、直龙图阁、知明州。下车未久，卒，年五十有九。公出入台谏凡九载，朝廷之事，闻无不言，言必欲行。如择宗室以备问安之职，请士大夫终葬始得从仕，限民田以均民产，抑贪墨以清守令，止内降以杜渐，立私庙以广孝，择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礼乐之官，减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务，而众所愿行者。有奏议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尝为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秘阁，有诏褒美。子世京、世亮，皆举进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号豸冠坊。葬天平山，赵清献公志其墓。

南翔寺

昆山县临江乡，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径丈余，常有二白鹤飞集其上，人皆以为异。有僧号齐法师者，谓此地可立伽蓝，即鸠财募众，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鹤之飞，或自东来，必有东人施其财；自西来，则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随方而应，无一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号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薰修享二时。”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

张敏叔

张景修字敏叔，人物萧洒，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进士第。虽两为宪漕，五领郡符，其家极贫窭，僦市屋以居。尝有绝句云：“茅檐月有千金税，稻饭年无一粒租。生事萧条人问我，水芭蕉与石菖蒲。”观其诗，大抵多清淡。尝题集清轩诗云：“洗竹放教风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好用俗语，如《得五品服》诗云：“白快近来逢素鬓，赤穷今日得朱袍。”又《谢人惠油衣》诗云：“何妨包裹如风药，且免淋漓似水鸡。”盖以文滑稽也。旧尝作古风《送朱天锡童子》云：“黄金满籯富有余，一经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儿不肯娱，口诵《七经》随卷舒。渥洼从来产龙驹，鸑鷟乃是真凰雏。一朝过我父子俱，自称穷苦世为儒。雪窗夜映孙康书，春陇昼荷儿宽锄。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门慷慨曳长裾。神童之科今有无，谈经射策皆壮夫。古来取士凡数涂，但愿一一令吹竽。甘罗相秦理不诬，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赋归欤，待君释褐还乡闾。”初，景修为汝州梁令，作此诗。天锡既到阙下，忘取本州公据，为礼部所却，因击登闻鼓，缴景修诗为证。神宗一见，大称赏之。翌日，以语宰相王珪，而恨四方有遗材，即令召对。珪言：“不欲以一诗召人，恐长浮竞，不若俟其秩满，然后擢用之。”遂止，令中书籍记姓名。比罢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修历仕三朝，每登对，上必问：“闻卿作《朱童子》诗，试为举似。”由此诗名益著。终祠部郎中，年七十余卒。平生所作诗几千篇，号《张祠部集》。子汉之。汉之尝宰昆山，颇缓于索租，邑人戏云：“渠家自来无此，故不与人索也。”敏叔有《花客诗》十二章。梁县属汝州。

昆山夫子庙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庙。自黄巢之乱，存者无几。昆山之庙，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纳土请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征事郎边仿首为昆山宰，因其遗址重立。夫子庙门阙甚丽，状十哲像于其旁，王元之为作记。景祐初，范文正请立郡庠，于是县亦有学矣。

孙子和

孙冲字子和，登熙宁六年进士第。少负才名，为荆公之客，尝著《乡党》、《傅说》二论，荆公甚奇之。后宰和之含山，号为循吏，律己甚正，一毫无妄取。秩满，率家人解其归装，老获有畜一砧者，子和视之曰："非吾来时物也。"命还之。其它大率类此。鹗章交上，改宣德郎。未几，卒于京师，年三十有五。无子，以族侄畯为嗣，畯尝倅江州，终朝请大夫。

子和妻，予之姑氏。又与叔祖朝议为同年。叔祖尝以诗挽之云："结发欣同籍，联姻喜素风。期君千里逸，耀我一枝穷。新命拖绅后，残编旅笥中。空余《循吏传》，纪次在元丰。"

张翰

东晋张翰，吴人，仕齐王冏，不乐居其官。一日，在京师见秋风忽起，因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弃官而还。国初，王贽运使过吴江，有诗云：“吴江秋水灌平湖，水阔烟深恨有余。因想季鹰当日事，归来未必为莼鲈。”贽之意谓翰度时不可有为，故飘然引去，实非为鲈也。至东坡赋《三贤》诗则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只为鲈鱼也自贤。”其说又高一著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袭美，唐咸通十年为郡从事。居官才一月，陆鲁望以所业见之，自此交从甚密，更迭倡和，无虑数百篇，总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吴江别名也。日休自有著述，号《鹿门子书》。

桥名

城中有桥梁三百六十所，每桥刻名于旁者，始于郡守韩子文度支，兵火后间有缺者。

福昌长老正桥，颇具眼，禅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问话者云：“苏州三百六十座桥，那座是正桥？”答云：“度驴度马。”

贺方回

贺铸字方回，本山阴人，徙姑苏之醋坊桥。方回尝游定力寺，访僧不遇，因题一绝云：“破冰泉脉漱篱根，怀衲遥疑挂树猿。蠟屐旧痕浑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王荆公极爱之，自此声价愈重。有小筑，在盘门之南十余里，地名横塘。方回往来其间，尝作《青玉案》词云：“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仙馆，绮窗朱户。唯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衡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后山谷有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其为前辈推重如此。初，方回为武弁，李邦直为执政，力荐之，其略谓：“切见西头供奉官贺某，老于文学，泛观古今，词章议论，迥出流辈。欲望改换一职，合入文资，以示圣时育材进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阶，积官至正郎，终于常倅。

白公桧

白乐天为守时，恩信及民，皆敬而爱之。尝植桧数本于郡圃后，人目之为“白公桧”，以况甘棠焉。

癸甲先生

潘勺字叔治，登进士第，为吴兴郡掾。后绝意禄仕，遍游天下佳山水，尝为《雁荡百咏》，其末云：“都为画工图不得，一时收拾作诗归。”自号癸甲先生，或问其故，曰：“始终之义也。”后果以癸日亡，甲日殓。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尝过黯淡滩，题一绝云：“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见之大喜，欲收致门下。盖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诗，适有契于心，故为其所喜也。后子通以诗集呈荆公，侑以诗云：“年来身计欲何为？跌宕无成一轴诗。懒把行藏问詹尹，愿将生死遇秦医。丹青效虎留心拙，斤匠良工入手迟。此日知音堪属意，枯桐正在半焦时。”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遗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门，极蒙爱重，初无一毫迎合意，后以特奏名授兴化军助教。隐城东故庐，与乐圃先生皆为一时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帅下车，必即其庐而见之。前后上章论荐者甚众，子通竟无禄仕意，其于死生祸福之理，莫不超达。尝造一园亭，不遇主人，自盘礴终日，因题于壁间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种松柏。乘兴间来就榻眠，一枕春风君莫惜。城西今古阳山色，城中谁有千年宅？往来何必见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类如此。仲殊一日访子通，有绝句云：“多年不见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榭东。依旧清凉无长物，只余松桧养秋风。”可见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诗集行于世。无子，一女适乐圃先生之子发。

破山诗

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题常熟破山也。旧传有四高僧讲经山中，一老翁日来听法，久之，问翁所从来，答曰："吾非人也，龙也。"因问："本相可得见乎？"曰："可。"已而果以全体见。僧恐甚，亟诵揭谛咒语。揭谛神与龙角力，龙不能胜，破其山而去。《续图经》所载不同，谓白龙与一龙斗，未知孰是。

甫里

甫里在长洲县东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陆龟蒙字鲁望躬耕之地。散人庙食于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风，常夸示于四方，以为荣焉。《唐书》云散人乃唐相元方七世孙，又自号天随子。著《笠泽丛书》若干卷。

有脚书厨

叔祖讳程，字信民。刚正自守，不惑于祸福。尝愤圣道不明，欲排异端之学，家不置释老像，祭祀未尝焚纸钱，儒家甚宗之。自幼读书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庐，攻苦食淡，手未尝释卷。记问精确，经传子史，无不通贯，乡人号为“有脚书厨”。尝题一绝于壁间，云：“月度疏櫺起更慵，坐听澄照五更钟。却思潮上西兴急，风绕山前万个松。”登熙宁六年进士第，历西安丞、桐庐令。子况，既登郎省，赠左朝议大夫。

泰娘

泰娘，吴之美妇人也。刘禹锡诗云：“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皋桥折花戏。风流太守韦尚书，路傍忽见停隼旟。”

南园诗

南园乃广陵王旧圃，中有流杯旋螺亭，亚于沧浪之景。王黄州为长洲时，无日不携客醉饮。尝赋诗云：“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今园中大堂，遂以“醉乡”名之。大观末，蔡京罢相，欲东还，诏以其园赐之。京即以诗赠亲党，云：“八年帷幄竟何为，更赐南园宠太师。堪笑当时王学士，功名未有便吟诗。”黄州之诗，不过寓意耳，京遽以无功名诮之。黄州虽终为黜臣，其名与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处师垣之尊，至今虽三尺之童，唾骂不已，其贤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苏州人，太宗时为宏文馆学士。帝尝诏："起居记录臧否，朕欲见之。"子奢曰："陛下举无过事，虽见无嫌；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帝深纳之。见《唐书·儒学传》。

钱氏纳土

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奉表献漳、泉两郡，诏授洪进武宁军节度使，留京师奉朝请。是岁，钱忠懿王俶上表献十三州之地。钱氏纳土，盖在陈氏之后，或说以为兴国二年，非也。

白马硐

南峰山北有聚落，号白马硐。昔支遁骑白马而来，饮于硐中，因以名焉。山之颠有石坎然，号马迹石。又有一石室，号支遁庵，乃其修习之地也。

禅月大师

万寿寺有禅月阁，禅月者，唐僧贯休也。生于婺之兰溪，自祝发为僧，遍参名德，又善作诗文，有《西岳集》行于世。性好图画古佛，尝自梦得十五罗汉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梦中复有告之曰："师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今其画尚传。既至吴，寓迹万寿甚久，后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业，具载《白莲塔铭》。

卷第四

太公避地处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纣居之。孟子谓“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者，此也。常熟去东海止六七十里，故谓之海滨。杨备郎中尝作诗纪其事。

范忠宣公

范纯仁字尧夫，为人宽厚长者。文正尝使至乡，还至京口，见石曼卿数丧未举，尽以麦舟与之。苏黄门称其为佛地位中人，观此亦可以见矣。元祐初，自庆帅召为给事中，遂执政柄。未几，拜右仆射，凛然有父风烈。为宰相一年，出知颍昌府。既而复入相，坐元祐党，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复欲召为相，寻即下世。遗表有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后御笔题其墓碑云"世济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学行亦为士林所称。

滕章敏公结客

滕章敏公慷慨豪迈，不拘小节。少嗜酒，浮湛里市，与郑獬毅夫为忘形友，议论风采，照映一世。尝与毅夫及杨绘元素同试京师，自谓必魁天下，与二公约，若其言不验，当厚致其罚。已而郑居榜首，杨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责所约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会，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游，尝作《结客诗》云："结客结英豪，休同儿女曹。黄金装箭镞，猛兽画旗旄。北阁芒星落，中原王气高。终令贺兰贼，不著赭黄袍。"其立志可见矣。

思贤堂

郡斋后旧有思贤堂，以祠韦、白、刘三太守，后更名“三贤”。绍兴末，洪内相景严为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复号为“思贤堂”，今参政范公作记。郡庠亦有三贤堂，绘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禄朱公像于其中。

顾学正

顾襄字公甫，为太学上舍生，名声籍甚，士流皆推之。登熙宁九年第，调润州丹徒尉。召还，为太学正。元丰五年，卒于京师。时二亲犹在。郑达夫太宰与公甫为同舍生，以诗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谁寻《封禅书》？公病渴而卒。双亲千里外，一叶九秋余。风露翻归旐，尘埃锁故庐。虎丘山下路，会葬有乡车。”“广文官舍冷如冰，几叹朝衫脱未能。忽买春田埋玉地，犹悬绛帐读书灯。佳名空缀仙都石，妙偈争传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谁不涕奔腾。”

郑希尹

郑景平字希尹，居带城桥。为人刚正不诡随，莅官有廉声。尝为大理，每有疑狱，中夜焚香露拜，蕲得其情，以故人无冤死者。既而请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余，落职致仕，守鄱阳。到官未半岁，拂袖而归。先君与公厚善，因问其故，答曰："天子命景平为郡守，当以抚字为职，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须金几百两，明日须银几千两，枯骨头上打不出也，景平后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夺也。时朱勔用事，势可炙手，士大夫俯节从之者甚多，惟公终始无阿附意。子絪，字天和。

执爨诗

程光禄自幼颖悟，年五六岁时，戏剧灶下，家奴嫚之曰：“汝能狭劣尔，岂解为文章邪？”公怒曰：“吾岂不能！”家奴曰：“试为我吟一烧火诗。”即应声曰：“吹火莺唇敛，投柴玉腕斜。回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画像

虎丘御书阁下，有王黄州画像。东坡过苏日见之，自谓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因为之作赞。今犹书其上。

双莲堂

双莲堂在木兰堂东，旧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禄吕大卿济叔，以双莲花开，故易此名。杨备郎中有诗云：“双莲倒影面波光，翠盖风摇红粉香。中有画船鸣鼓吹，瞥然惊起两鸳鸯。”政和中，盛密学季文作守，亦产双莲，范无外赋《木兰花》词云：“美兰堂昼永，晏清暑、晚迎凉。控水槛风帘，千花竞拥，一朵偏双。银塘。尽倾醉眼，讶湘娥、倦倚两霓裳。依约凝情鉴里，并头宫面高妆。　　莲房。露脸盈盈，无语处，恨何长。有翡翠怜红，鸳鸯妒影，俱断柔肠。凄凉。芰荷暮雨，褪娇红、换紫结秋房。堪把丹青对写，凤池归去携将。”

孙若虚滑稽

孙实字若虚，早年英声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赋》嘲之云：“腰带头垂，尚有田单之火；幞头脚上，犹闻甯戚之歌。”又作《书》《语》集句，讥一老生云：“孜孜为善鸡鸣起，先王之道斯为美。四十五十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时乐圃先生为教授，知之，命其父训敕。孙由此发愤游太学，不数岁登第而归。尝入朝为寺丞，后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旧谓之圣姑，或以为大士化身，灵异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谨，每有水旱，惟安上祷祈立验。后以剡荐就除台守，既至钱唐，诘旦欲绝江，梦一白衣妇人告之曰：“来日有风涛之险。”既觉，颇异之，卒不渡。至午，飓风倏起，果覆舟数十，独安上得免。一夕，盗入祠中，窃取其幡。平旦庙史入视之，见一人以幡缠其身，环走殿中，因执以问，答曰：“某实盗也，夜半幸脱，已逾城至家矣。今不知潜制于此，神之威灵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间，贼虏将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谨于奉事，梦中告之曰：“城将陷矣，速为之所。谨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谓劫数之说，不可逃也。”不数日，兵果至。其它神验不一。后加封慧感显祐善利夫人，今参政范公作记。

元少保

元绛字厚之，居第在带城桥。登天圣五年进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寻即进用，屡为藩郡帅。时有传侬智高余党寇二广者，遂以公知广州，而所传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谢上表云：“忽闻羽檄之音，谓有龙编之警。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声；云中赤白之囊，倡为危事。”横水明光之甲，乃唐时误传寇至，事见李德裕《献替记》。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时，王荆公之父益为通守，与公厚甚。荆公既相，神宗一日欲谨选翰林学士，公久在外，老于从官，荆公对曰：“有真翰林学士，但恐陛下不能用尔。况已作龙图阁学士，难下迁知制诰。”遂自外迁翰林学士，中外大惊。既就列，有称职之誉。公最长于四六，多取古今传记佳语为之。神宗友爱嘉、岐二王，不许出阁，二王固辞，后因改封，先召公谓之曰：“可于麻词中勿令更辞。”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环宫，弥耸开元之盛；侧门通禁，共承长乐之颜。”神宗甚爱之，自是二王不复辞。未几，参大政。元丰中，罢政知颍州。时以藩邸升为顺昌军节度。公作谢表云：“焘土立社，是开王者之风；乘龙御天，厥应圣人之作。案图虽旧，锡命惟新。”又曰：“兴言骏命之庆基，宜升中军之望府。谓文武之德顺而圣，唐虞之道明而昌。合为嘉名，以侈旧服。”士大夫皆传诵之。后以太子少保致仕，归吴中。公既还乡，与程光禄诸公为九老会，日以诗酒自娱，年七十余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尝梦至仙府，与三人连书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盖兄弟也。”觉而思之，不知所谓。既入翰林为学士，韩持国维、杨元素绘在院。一日因书奏列名，三人偏傍皆从“糸”，始悟梦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国、元素皆补外，公亦尹京兆。后三年，复与元素还职，而邓文约绾相继为直院，则三人之名又皆从“糸”，盖始终皆同。以此知升沉进退，决非偶然者。许大夫选尝作《四翰林》诗纪其事，公和云：“联名适似

三株树，传玩惊看五朵云。”此亦一时之异也。

仲殊

仲殊字师利，承天寺僧也。初为士人，尝与乡荐，其妻以药毒之，遂弃家为僧。工于长短句，东坡先生与之往来甚厚。时时食蜜解其药，人号曰“蜜殊”。有《宝月集》行于世。慧聚寺诗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艳词，尝以诗箴之云：“大道久凌迟，正风还陊隳。无人整颓纲，目乱空伤悲。卓有出世士，蔚为人天师。文章通造化，动与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驰。肆意放山水，洒脱无羁縻。云轻三事衲，瓶锡天下之。诗曲相间作，百纸顷刻为。藻思洪泉泻，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笔，胡为幽柔词？愿师持此才，奋起革浇漓。骛彼东山嵩，图祖进丰碑。再续辅教编，高步凌丹墀。它日僧史上，万世为蓍龟。迦叶闻琴舞，终被习气随。伊予浮薄人，赠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离。”老孚之言虽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间，见庭下有一妇人投牒立于雨中。守命殊咏之，口就一词云：“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后殊自经于枇杷树下，轻薄子更之曰：“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如村

胡峄字仲达，五柳之子。文与行皆能继其父，与方子通为忘年交。后以年格推恩调安远尉，非其志也，乃取老杜“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号“如村老人”。治圃筑室，遗外声利，自放于闲适，而终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号《如村冗稿》，唯室先生及参政周公葵皆为作序。子伯能，登进士第。

郑毅夫吴江桥诗

郑獬字毅夫，尝作《吴江桥》诗寄刘孜叔懋，云：“三百阑干锁画桥，行人波上踏灵鳌。插天蠕蝀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路直凿开元气白，影寒压破大江豪。此中自与银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涛。”刘时为吴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郑诗题云《寄同年叔懋秘校》，刘于诗前具位，加“榜下”二字于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张几道挽诗

张仅字几道，居万寿寺桥。与顾棠叔思，皆为王荆公门下士，荆公修《三经义》，二公与焉。几道登第，未几捐馆。方子通作挽诗云：“吴郡声名顾与张，龙门当日共升堂。青衫始见登华省，丹旐俄闻入故乡。含泪孤儿生面垢，断肠慈母满头霜。嗟君十载人间事，不及南柯一梦长。”至今诵其诗者，为之出涕，吴人目子通为“方挽词”。几道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烧炼方

范文正少养于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业京学，同舍有病者，亲为调药以疗。病亟，属文正曰：“吾无以报子，平生有一术，游远方未尝穷乏者，用此术也。今以遗子。”因授药一囊，方书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尝取视。后二十余年，得其子还之，封记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旧矣。古乐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答陆龟蒙诗云：“明朝有物充君信，㮕酒三瓶寄夜航。”

俗语

吴人呼“来”为“厘”，始于陆德明。“诒我来牟”、“弃甲复来”皆音“厘”，盖德明吴人也。又吴人言“罢”，则以“休”继之，始于吴王。昔吴王语孙武曰“将军罢休”，亦吴语也。

方子通诗误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谒荆公，未见，作诗云：“春江渺渺抱墙流，烟草茸茸一片愁。吹尽柳花人不见，春旗催日下城头。”荆公亲书方册间，因误载《临川集》，后人不知此诗乃子通作也。

卢发运

公讳秉，擢皇祐元年进士第。元丰中，为发运使。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岁上计，得请归乡。后帅泾原，恳辞归养，特赐手诏慰勉，时以为荣。

大云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子。擢进士第，为常州教授。在职六年，学者益信服。大观二年大比试，决科者四十余人，于是赐诏曰：“阅前日宾兴之数，较其试中多寡，惟常州为最。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进贤受上赏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进贤”揭坊名于学之南，郡人荣之。后除河北路提举学事。任满，除开封府左司录。居数月，浩然有归志，优诏如所请。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践州县，旧隐在大云坊，因自号“大云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坞。平生好古嗜学，有《大云集》一百卷、《神宗皇帝圣训录》一十卷。

花客诗

张敏叔尝以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菊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为幽客，莲为净客，酴醾为雅客，桂为仙客，蔷薇为野客，茉莉为远客，芍药为近客，各赋一诗，吴中至今传播。

中吴

平江本吴国，在秦属会稽郡。东汉分会稽置吴郡。陈为吴州。隋为苏州，大业末，复为吴郡。唐武德中，复为苏州；乾宁中，钱氏据钱塘，苏、湖之南，悉其奄有。后唐为中吴军节度。皇朝兴国中，置平江军节度，又复为苏州；州尝为徽宗潜藩，遂升为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适知泉州德化县李处道。祖姑甚有文，读书通大义，赋诗书字皆过人。其子援登进士第，乃祖姑所亲教也。晚而事佛，诵莲经皆千过，尝问法于圆照禅师，师名之曰守安。年几七十而卒。既得疾，即屏药饵，书《佛顶咒》焚之，灰为丸，并以然灯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怀中，然灯如法也。”因起坐诵大士名号，久之而化。既小殓，视其手指屈结，皆成印相，佛徒叹服，以为不可及。张文潜学士为墓志，首记其事。

范秘丞

范世京字延祖，龙图公之子。登皇祐五年进士第，调应天府柘城簿、和州历阳令。时龙图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亲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岂忍旷年失定省邪？"既而龙图公捐馆，扶丧归乡，垢面跣足，昼夜哀号不绝，行道之人，莫不嗟恻。服除，知秀州海盐县，劝民孝友睦姻及耕桑之事，治声动浙右。熙宁初，朝廷锐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广惠仓。至京师，论不合，乃辞归旧治。海旁之民，闻公复求，欢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官归田里，乃卒，诏授秘书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乡，与乐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议

徐师闵，字圣徒，仕至朝议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园亭，以文酒自娱乐。时太子少保元公绛、正议大夫程公师孟、朝议大夫闾丘公孝终，亦以安车归老，因相与继会昌洛中故事，作九老会。章岵为郡守，大置酒合乐，会诸老于广化寺。又有朝请大夫王琥、承议郎通判苏湜与焉。公赋诗为倡，诸公皆属而和之，以为吴门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闲，延宾谈笑豁幽关。阊门歌舞尊罍上，林屋烟霞指顾间。德应华星临颍尾，年均皓发下商颜。名花美酒疏钟永，坐见斜晖隐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萧洒上宾闲，金地无人昼敞关。风静箫声来世外，日长仙境在人间。诗成郢客争挥翰，曲罢吴姬一破颜。此节东南无此会，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以五日开宴，故二诗皆及之。

颜夫子

颜长民，登元丰二年进士第。三子：采、为、孚，亦相继擢高科。采字君用，终提举常平；为字仲谦，终严陵守；孚字端中，崇、观间有声于太学。士行甚美，每试必居前列，皆目之为颜夫子，人欲识其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滕枢密康许嫁以女，寻即下世。

信义县

昆山在萧梁时，分娄置县号信义，属信义郡。大同初，分信义置昆山焉。华亭，旧亦为苏之属邑，或云尝割昆山之境以县华亭，今华亭亦有昆山，时人尝以片玉比机、云兄弟，而以此为北昆山。县旧有城，《古图经》云，在县东三百步，今谓之东城者是也。近岁耕者于荐严寺田中，得城砖甚多，及箭镞以铜为之，识者疑其为春秋时物。今县之西二十里许，有村曰信义，如娄县之存旧名也，俗遂讹为“镇义”。汴人龚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于是村之南，因插银杏枝活，时人异之，目为遇仙云。

李无悔

李无悔名行中，本雪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独以诗酒自娱。晚治园亭，号“醉眠”。东坡先生与之游从，尝以诗赠之。无悔有《读颜鲁公碑》诗云：“平生肝胆卫长城，至死图回色不惊。世俗不知忠义大，百年空有好书名。”又《赋佳人嗅梅图》云：“蚕眉鸦鬓缕金衣，折得梅花第几枝。嗅尽余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时。”其诗意尚深远，大率类此。

蟹

吴之出蟹旧矣。《吴越春秋》云："蟹稻无遗种。"又陆鲁望集有《蟹志》云："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断。"又曰："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纵其所之，今吴人谓之输芒。"

大本钱王后身

圆昭在灵岩时，有一蓝缕道人，自号“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门者莫能遏。既而圆照屏侍者与语，有窃听之者，闻圆照末后一语云：“汝今几甲子矣？”答云：“八万四千恒河沙数甲子。”圆照云：“八万四千恒河沙数甲子以前，又作么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钱大钱大，又待瞒人也。”当时疑圆照为吴越后身，道人为洞宾。

郑正夫失鹤诗

正夫童时作《失鹤诗》云：“久锁冲天鹤，金笼忽自开。无心恋池沼，有意出尘埃。鼓翼离幽砌，凌云上紫台。应陪鸾凤侣，仙岛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黄姑织女

昆山县东三十六里，地名黄姑。古老相传云：尝有织女牵牛星降于此地，织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牵牛因不得渡。今庙之西，有水名百沸河。乡人异之，为之立祠。按《荆楚岁时记》：黄姑者，河鼓也。牵牛谓之河鼓，后人讹其声为黄姑。潘子直云：“亦犹桑落之语，转呼为索郎耳。”乡人因以名其地。见于题咏甚众，《古乐府》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李太白诗云：“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刘筠内翰诗云：“伯劳东翥燕西飞，又报黄姑织女期。”其它不能尽载。虽非指此黄姑，然得名之由，亦可类推也。祠中旧列二像，建炎兵火时，士大夫多避地东冈，有范姓者经从祠下，题于壁间云：“商飙初至月埋轮，乌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遂去牵牛像，今独织女存焉。祷祈之间，灵迹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钱为青苗会，所收之多寡，持杯珓问之，无毫厘不验，一方甚敬之。旧有庙记，今不复存矣。

孙积中

孙载字积中，其曾祖汉英仕钱氏，尝为苏州昆山镇防遏使，故为昆山人。公幼岐嶷如成人，既学，为师友所推誉。治平二年，进士及第，为河中府户曹。更三守，皆立威严者，公独与之争曲直，矫矫不少下，终以此见知，或称荐之。中书捡正官察访关中，辟公为官属，公务佽助之，亦不苟与之合。乾祐县去永兴最远，青苗法行，乾祐独不以予民。察访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还，言邑小民贫，其徒岁以禾麦博易为生，且立法之初，民未知称贷于公家为利。令无罪，宜复其任。公用荐者迁官，知湖州德清县。公听断精明，不专任刑罚，以开说其是非，出于至诚。讼有累年不决者，闻公一言，感悟相舍而去。熙宁八年，吴越饥，独县中熟，公劝大家乘时倍籴，得米十余万斛。明年春，米价翔踊，公平其直使粜，赖以全活者不可数计。其他便民者，别有数十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荐者迁官，知考城县。官制行，换奉议郎。其治考城，如德清于方田也，以最闻。县四邻皆重法，地素饶盗，公明赏格，严保伍，奸无所囊橐。一日，都监与尉来告盗集境上，将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张灯与其僚乐饮，许民嬉游，不禁夜如故事。盗叵测，遂遁去。迄公受代，亦无复鼠窃者。府界提点，荐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继上公治状。神宗出氏名付中书，盖欲用公矣。未几，除广东路常平，召见便殿以遣之。二广使者，春夏例简出。公至，则犯隆暑遍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即位，转承议郎。诸路常平官废，公赴吏部，授通判陕州，移广东转运判官。于是公去岭南五年矣。吏有尝不快于公者，颇欲弃官，公闻而慰留之，乃举焉。绍圣初，复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海州。已而除沂州，兴学养士，走书币招礼宿儒，为学者师表，治务大体。迁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河东路转运判官，又移淮西路提点刑狱。徽宗即位，迁朝请大夫、知亳州。言者谓公尝附荐元祐党

人，得提举杭州洞霄宫，即归昆山，日与亲戚闾里，置酒棋弈，道故旧为乐。任且满，本路使者等言："孙某先朝所选擢，名在循吏，年虽高，精力幸未甚衰，愿使再任，以示优老之意。"诏从之。大观中，迁朝议大夫。未几，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体素无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坟垅，遍谒尝所往来者，若将别然。既，亟呼妻子与诀，属以后事，问日早晏，盥手焚香，即寝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资乐易，于吏治尤所长，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迹。每遇物，无忮害。所至汲引其属，士大夫受荐者至四百余人，多知名且贵显于世者。自少喜读《易》，慕唐人为诗。著《易释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犹子。风流翰墨，名著一时。后客于吴门，尝有所爱。往京师，为岐公强留之，逾时不返，因作诗云："黄金零落大刀头，玉箸归期划到秋。红锦寄鱼风逆浪，碧箫吹凤月当楼。伯劳知我经春别，香蜡窥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此诗效古乐府"稿砧今何在"体，人皆爱其巧。其殁也，丁永州注葆光祭之，有云："爽秀英拔，出于天资。谈经咏史，博识周知。文华自得，不务竞时。古格近体，率意一挥。金玉锵扬，组绣陆离。世俗所得，特其歌辞。"又云："生习华贵，不见艰巇。徘徊鸥阁，出入凤池。乘兴南游，旷达不羁。朝赏夕晏，选胜搜奇。摆脱冠裳，却去轮蹄。不惊荣辱，不挂是非。扰扰万绪，付于一卮。颓然终日，去智忘机。"王之为人，于此可见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门高弟，讳𬞟，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仲举，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吴县横山桃花坞。志其墓者江公望，书其志者陈瓘也。先生为人，清纯简易，达于从政，有忧时爱君之心，有开物成务之学。高宗驻跸平江，守臣孙佑荐于朝，赐对，前后所上疏札，类切于时宜，圣谕以通儒目之。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迁著作佐郎，受敕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与门人陈长方、杨邦弼讲道于震泽，如杨龟山、尹和静、胡文定皆深推让，吴中道学之传，莫盛于先生。绍兴二十三年，卒于家，葬湖州长兴县和平镇茅栗山。门人章宪撰志，吴中、闽中皆祠于学。其子大本，两浙安抚司参议。先生平生所注《论语集解》、《古今语说》，著作文集，并高宗所赐敕，及遗像、《震泽记善录》，至今藏于家。子孙世守府城德庆坊故居云。

卷第五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陈氏，讳长方，字齐之，其先本长乐人。父侁，字复之，擢进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云翁宓之妹。与陈了翁交从甚密，了翁谪廉州，侁以书贺之，至千余言，由此得罪。又尝从游定夫学，深得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为道学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终日闭户，研穷经史。著书名《步里客谈》，又有《汉唐论》，俱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号“二陈”。

姑苏百题诗

杨备郎中，天圣中为长溪令，梦中忽作诗曰：“月俸蚨钱数甚微，不知从宦几时归。东吴一片烟波在，欲问何人买钓矶？”及寤，心潜异之。明道初，宰华亭。俄丁内艰，遂家于吴中，乐其风土之美，安而弗迁。因悟梦中所作，几于前定。尝效白体作《我爱姑苏好》十章。居吴中既久，土风人物皆深详之，又作《姑苏百题》诗，每题笺释其事，至今行于世。

范秘书

范雩字伯达，予之同舍也。尝试《禹稷颜回同道论》，先生见之，以为奇作，置之魁选，遂驰誉于太学，学者至今以为模范。入馆除秘书郎，今参政公即其子也。

张子韶与周焕卿简

昆山周焕卿，与张子韶侍郎为布衣交，相与之意极厚。焕卿有母丧，贫不能举，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贬所专价赍钱银供其费，书词恳恻，读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辈恤朋友之难，每每如此，范忠宣之于石曼卿，苏文忠之于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录其书于后，以警薄俗云。

九成顿首：日俟车马之来，乃杳然无耗，不胜瞻仰，即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间学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刘益秀才，在此多时，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许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则银三挺、钱二十五千足，掩子内角子有九成亲批“字绍祖”三字，及两头有“如此”二字，及封印全。遣去亲随两人，便令归也。发去此物时，已焚香对诸圣，愿公无障难，幸见悉也。他节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虾子和尚

承平时，有虾子和尚，好食活虾，乞丐于市，得钱即买虾，贮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随其所往，密视之，遇水则出哇，群虾皆游跃而去。后不知所终。

郭家朱砂圆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谓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迁化前数日，语郭氏曰：“畴昔荷相接之勤，以药一杯为报。”郭氏以味恶颇难之。力强之，饮至三呷而止。酒仙自举而尽，遂授以朱砂圆方曰：“惜乎，富及三世尔！”郭氏竟售此药，四方争求买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后，绝无有欲之者。

陈了翁鲈乡亭诗

陈文惠公留题松陵诗，其末有“秋风斜日鲈鱼乡”之句。屯田郎林肇为吴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鲈乡”名之。了翁初主吴江簿，尝为赋诗云：“中郎亭榭据江乡，雅称诗翁赋卒章。莼菜鲈鱼好时节，秋风斜日旧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万事无心岁月长。安得便抛尘网去，钓舟闲傍画栏旁。”了翁筮仕之初，已无恋官职之意矣。

起隐子

季父讳况，字濬之。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再迁入馆。在馆八年，学术文章俱不在人下，时同列知名者，惟季父与苏元老在庭尔，当时号为“龚苏”。叶石林俊声籍甚，尝为文字交。其他所与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丰父、张敏叔，亦皆一时名士。用先都官中隐故事，自号“起隐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隐集》。终祠部员外郎、朝议大夫。季父诗格清古，如《咏刘伶》云：“逃名以酒转名高，醉里张髯骂二豪。日月已为吾户牖，何妨东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会锦模糊，谁信贫家菊也无。多谢东邻送醅至，旋于篱畔觅茱萸。”“自古谁无九日诗？诗成须道菊花枝。直饶无菊何妨醉，野蓼村葵总是题。”《游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云，不见此山知几春。异时人物凋零尽，只有青山似故人。”《午歇惠安寺》云：“寒食都来数日闲，颜卿家帖到今传。此公刚鲠无情煞，到得春时也自怜。”《送唐大监》云：“东门相别又相逢，转觉衰颓一老翁。子约重来我方去，满庭黄叶正秋风。”《古乐府》云：“妖娆破瓜女，争上秋千架。香飘石榴裙，影落蔷薇下。墙外见鸳鸯，双双春水塘。归来情脉脉，无绪理残妆。”其他如“贪山借船赏，嗜酒典琴沽”；“闲多卷满新题句，懒极床堆未答书”；“客疏闲吠犬，庖匮割啼鸡”；“得句怕难续，避人长转多”；“山色秋难老，池光夜不昏”；此类甚多。

闾丘大夫

闾丘孝终，字公显。东坡谪黄州时，公为太守，与之往来甚密。未几，挂其冠而归，与诸名人为九老之会。东坡过苏必见之，今《苏集》有诗词各二篇，皆为公作也。公后房有懿卿者，颇具才色，诗词俱及之。东坡尝云："苏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到闾丘。"

宝严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号宝严院。吴越钱王之子，祝发于此。太宗尝赐御书《急就章》、《逍遥咏》及《圣惠方》于寺中。有浮屠七级，极壮丽，吴人相传：自京师来，泗州僧伽塔为第一，此为第二。至今尚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韦苏州皮陆唱和所言洞庭，及苏子美诗云“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吴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谓洞庭者，即郦善长注《水经》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也。周内相洪道尝折衷二说云：“洞庭山在吴，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间，地形虽分，而地脉未尝断也。”周公之说，又本于东坡。

方子通红梅诗

方子通《红梅诗》脍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质世称奇，漫作轻红也自宜。紫府与丹来换骨，春风吹酒上凝脂。直教腊雪无藏处，只恐朝云有散时。溪上野桃何足种？秦人应独未相知。”

范无外

范周字无外，文正公之侄孙，赞善大夫纯古之子。少负不羁之才，工于诗词，不求闻达，士林甚推之。所居号范家园，安贫乐道，未尝屈折于人。石监簿存中有园亭在盘门内，尝往谒之，不遇，题于壁间云："范周来谒石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头拜狗作乌龙。"方贼起，郡中令总甲巡护，虽士流亦不免。无外率府庠诸生，冠带夜行，首用大灯笼，书一绝于其上云："自古轻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书生作夜巡。"郡将闻之，亟为罢去。盛季文作守时，颇嫚士。尝于元宵作《宝鼎现》词投之，极蒙嘉奖，因遗酒五百壶，其词播于天下，每遇灯夕，诸郡皆歌之。尝棹舟访郏子高于昆山，一日酒酣，题于绝顶云："万叠青峦压巨昆，四垂空阔水天分。夜光寒带三江月，春色阴连百里云。桂子鹤惊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闻。不将此境凭张益，三百年来属老文。"

绰堆

避御名改曰堆，即今绰墩。

昆山县西数里，有村曰绰堆。古老传云，此乃黄幡绰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语。

陆彦猷

陆徽之字彦猷，常熟人。高才博学，众推为乡先生，出其门者如陈起宗徽猷、张柟朝议、钱观复郎中，皆为时显人。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公因廷对，与雍孝闻辈皆力陈时政阙失。唱名日，有旨驳放，孝闻立殿下叩头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无罪。今诏墨犹未干，奈何以直言罪人？"卫士怒孝闻唐突，以拄釜撞其颊，数齿俱落，凡直言者尽捽出之。大观末，彗星见，旋见收复。时雍公已不能语，止赐六字道号，居神霄宫。彦猷欲赴京师，已卒。其孙端成，字天锡，就特奏恩。

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翠微集

昆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为诗，所著号《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尝赠之诗云：“僧腊俗年俱老大，儒书佛教旧精勤。姑苏一万披缁客，四事无如彼上人。”邑宰盖屿，亦有读《翠微集》诗云：“圣宋吟哦只九僧，诗成往往比阳春。翠微阁上今朝见，格老辞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宁中，有旨：州县置居养院以存老者；安济坊以养病者；漏泽园以葬死者。吴江邑小而地狭，遂即县学之东隙地，以次而为之。时以诸生在学，而数者相为比邻，谓之生老病死。

郏子高

郏侨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负才挺特，与范无外为忘形交。乡人至今称之，谓之“郏长官”，晚岁自号“凝和子”。昆山上方有层屋曰翠微，子高多游历山中。尝赋诗云：“行客倦奔驰，寻师到翠微。相看无俗语，一笑任天机。曲沼淡寒玉，横山锁落晖。情根枯未得，爱此几忘归。”《访凌峰贤上人》云：“步入凌峰阁，寻师师未归。凭栏寂无语，唯见白云飞。”简公约有素琴堂，又为赋诗云：“素琴之堂虚且清，素琴之韵沦杳冥。神闲意定默自鸣，宫商不动谁与听。堂中道人骨不俗，貌庞形端颜莹玉。我尝见之醒心目，宁必丝桐弦断续。於乎！靖节已死不复闻，成亏相半疑昭文。阮手钟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讵可论。道人道人听我语，纷纷世俗谁师古。金徽玉轸方步武，虚堂榜名无自苦。”

郑应求相

予年二十时，三舍法行，与郑君聘应求同在郡庠。应求精于人伦，同舍皆为其品题，心甚畏之。尝见唐煇子明，以手拊其腰曰：“异日金琅珰无疑矣。”子明性庄重，面大发赤。一日颜仲谦过邻斋，应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尚猛。”乘间又语予曰：“吾友乃一寿星，颇类应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银琅珰。”众皆未以为信。后二十年，仲谦守严陵，颇有郅都之风。后三十年，子明跻法从。后七十年，予始拜牙绯之宠，其言无一不验。应求亦甚有文声。

狱山

太湖中有东狱、西狱二山，吴王于此尝置男女二狱。杨备郎中诗云：“雷霆号令雪霜威，二狱东西锁翠微。仿佛酆都丛棘地，岩扉应是古圜扉。”

王学正

王彦光，察院之伯祖，讳僖，字康国。居太学有声，乡人谓之王学正，识与不识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试不利，日游适其中，读书自娱。其持身治家甚严，乡中率以为法。彦光自幼知读书，乃学正公之训也。生平无子。叶大年挽之云：“书剑当年游上都，贤关虫篆狡诸儒。文华灿灿九苞凤，俊气骎骎千里驹。妙质竞谁挥垩漫，白头空此死樵苏。遗编残稿应犹在，搔首令人益叹吁。”又云：“遗文脍炙在吾乡，赋罢谁能少荐扬。声迹有妻先蝶梦，行藏无子付洴方。云萝烟蔓新泉宅，秋月春花旧野堂。交倡彩笺真翰墨，几人知为宝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王氏举族祀之不绝。

范文正为阎罗王

曾王父捐馆，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梦其还家，急令开箧笥，取新公裳而去。因问之曰：“何匆促如此？”答曰：“来日当见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问：“范公何为尚在冥间？”曰：“公本天人也，见司生死之权。”既觉，因思释氏书，谓人死五七，则见阎罗王。岂文正公聪明正直，故为此官邪！

吴县寇主簿诗

石林居吴下，一日至阊门外小寺中，壁间有题一绝云：“黄叶西陂水漫流，籧篨风急滞扁舟。夕阳暝色来千里，人语鸡声共一丘。”石林极爱之，但不书其名氏，因问寺僧，云：“吴县寇主簿所作，今官满去矣。”寇名宝臣，除州人，善作诗，少从后山先生学，其源流有所自来矣。

盘沟大圣

承天寺普贤院，有盘沟大圣，身长尺许。人有祷祈，置之掌上，吉则拜，凶则否，人皆异之。推所从来，乃盘沟村中有渔者，尝遇一僧云：“何不更业？”渔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渔者云：“人不欲之，则奈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钱与之，令像中各置一钱，所售之直，亦以千钱为率。渔者如所教，竞求买之，果获千缗。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岂非僧伽托此以度人邪？

魏令则侍郎

魏宪字令则，与其弟志，俱有声太学，号熙、丰人才。徽庙朝，为东台御史，入侍经幄，论思献纳为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体。迁吏部侍郎。久之，除显谟阁学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礼部送之以诗云：“炎祚无疆越万龄，如何夷卤尚凭陵！中兴事业须王导，拨乱韬钤要孔明。剧盗已分齐钺定，端星行指泰阶平。呼韩朝渭非难事，好继当时丙魏声。”

图经刊误

旧《图经》云："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涂松冈、徘徊冈、福山冈，并在吴县界。"今次第而数之，其上之四属昆山，下之三属常熟，言其地之远近，与吴县大相辽绝。《续图经》云："太和宫在盘门之外，其地唐相毕瑊之别业也。"切详毕瑊未尝为相，为相者乃毕諴也，瑊与諴兄弟尔。

草腰带听声

元丰中，姑苏有一瞽者，号“草腰带”，善揣骨听声。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福祸扣之，云：“此妇人他日必以夫而贵，但出适时，事干朝廷。”时祖姑已许嫁顾沂大夫，以其语不祥，举室皆唾之。论命未竟，适有捷夫过门报省榜者，王父亟出问榜首姓名，云：“无为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问曰：“知此人声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职如何？”曰：“不能食禄，安问官职也？”众皆以为焦已为大魁，术者之言必谬。经旬，有自京师来者云：“揭榜后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顾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闻之朝，得旨方成礼，其言无一不验。

压云轩诗

昆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压云轩。邑士胡清尝赋诗云：“谁建危亭压翠微，画檐直与莫云齐。有时一片岩隈起，带与老僧山下归。”轩旁有小柏数根，又赋诗云：“栽傍岩隈未足看，谓言斤斧莫无端。它时直入抡材手，不独青青保岁寒。”后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见之大喜，寻访其人，厚礼以待之。既怜其贫，遂给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后徙居常熟。绍兴初，为参知政事，卒，门人谥为“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诰，皆用《尚书》体，天下至今称之。自宣政以来，文人有声者，唯公与叶石林、汪浮谿、孙兰陵四人耳。孙尝自评云：“某之视浮谿，浮谿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公素俭，虽身历两府，奉养甚于贫士。一日招客，未饮时，与客论近世风俗侈靡，燕乐之间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后可以食牛；德大于诸侯者，然后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无盛馔；已而果以恶草具进。公在翰苑时，禁中新创傩仪，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间，中使送篇目至，午后亟督索进呈。数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极高古，石林乃谓公文极难得。在西掖时，以草词迟罚铜。又在试院议策题，以冗官为问，一夜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乐仕进。可为朝廷庆者一，可为有司虑者二。”石林颇怪之。予切谓公之文，正不当以迟速论，当视其得意与否耳。策题虽止四句，实佳作也。

白云泉

天平山有白云泉，虽大旱不竭，或云此龙湫也。唐刺史白乐天有诗云：“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间。”苏子美尝至山中，为赋长篇。范贯之亦有和章。

谓三命

谓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阴阳山水之术，吉凶无不立验。好食活鸡，已就死者，则却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数十活鸡自随，闻其声咿然，则食之愈喜，率以是为常。后享高寿而死。其荼毗也，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吾家虎丘坟，乃其所择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词

范文正与欧阳文忠公席上分题作《剔银灯》，皆寓劝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臞庵

吴江王份文孺，自号臞庵，尝筑圃于松江之侧。方经始时，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数月，见买葑作址，计三百万钱。圃成，极东南之胜。后湖苏养直尝赋诗云：“王郎臞庵摩诘诗，烟花绕舍江绕篱。石渠东观了无梦，笔床茶灶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顾有今天随。湾头蟹舍岂著我，请具蓑笠悬牛衣。”又为文孺赋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泽归云。若话青霄快活，五侯何处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齐门之北，又有蠡塘在娄门之东。故老相传云：范蠡破吴辞越，乘扁舟游五湖，潜过于此，遣人驰书招文种大夫，因以名之。杨备郎中诗云：“霸越勋名间世才，五湖烟浪一帆开。犹防乌喙伤同辈，此地复招文种来。”

蛇化为剑

干将墓在今匠门城东数里。顷有人耕其旁，忽见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殲之，上之半跃入草中，不复可寻，徐观其余，乃折剑也。至莫欲持归，亦不复见。方子通有诗具载其事。卫月山《因笔录》云：“匠门外干将墓土，人取作灶，无蟑螂灶鸡。”

贾表之

贾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孙，青之子。顷倅平江，时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窃弄权柄，一时奔竞之流，争持苞苴，唯恐无门而入。贾独疾之甚，尝有诗云：“倏忽向六十，萍蓬无奈何。丹心犹奋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倾邪朋类多。阳光一销铄，不复见妖魔。”其志尚亦足嘉矣。

勔之子为浙西路分司，有赐带之宠，贾亦同时衣金紫服。旦日适相会于天庆，朱之虞兵因见贾所佩鱼，熟视之。贾厉声叱之曰：“此是年及得来，非缘花石之故。”左右皆错愕。朱甚衔之，为其所挤，贾竟停任。

易承天为能仁寺

宣和中，户部干当公事李宽奏：凡以圣为名者，并行禁止。又给事中赵野奏：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字，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为称者，切虑亦当禁约。其后又有以“龙”、“皇”、“主”、“玉”字不当言者，亦请遏绝。前后共禁八字。遂易“承天”为“能仁”，其他观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则重加之罪。虽桥梁有为龙形者，亦皆凿去之。太学同舍陈朝老语余曰：“此无君无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倅兴仁日，一太守曲意奉行，尽取诸寺观藏经，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几而太守卒。

章户部

章綷字伯成，庄敏公之子。庄敏教诸子甚严，恐其纵肆，闭置一书室中，故綷与综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礼部，取綷之侄女，召为校书郎日，綷以诗饯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马头随柳绿相迎”之句，孙仲益甚喜之。晚年诗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风。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终户部郎中。

王教授祭学生文

庆历中，郡学既建，养士至百员，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阳二江忘其名，肄业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时王逢会之为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维庆历七年，岁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苏州州学教授王逢，率在学同人，谨以香酒果实致奠，化冥纸告祭于学生建阳江君之灵：人固动物尔，气完则在，气散则死。生与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异诸物。善而夭为得不死，恶而寿为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数千里旅吴学，以道义为身谋，于善无所负，今夭去，吾得谓子不死矣！夫旅而死，无亲戚左右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启而手足，比无助者为多。同门生几百员为子哭，不为孤，其亦善德之召欤！子魂气何所之，吾以子有生死之别，旅衬举而望涕，不知其所从。哀哉尚飨！”

沈元叙沧浪亭诗

苏子美《独步游沧浪亭》诗云：“花枝低欹草色齐，不可骑入步是宜。有时载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绍兴初，昆山沈东元叙尝游其亭，赋诗云：“草蔓花枝与世新，登临空复想清尘。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识春风载酒人。”程致道《和张敏叔游沧浪亭》诗有云：“醉倒春风载酒人，苍髯犹想见长身。试寻遗址名空在，却笑张罗事已陈。”皆寓其感叹之意。

卷第六

西楼诗

绍兴中，郡守王唤显道建西楼，赋诗者甚众，独耿时举德基为擅场。其诗曰："西楼一曲旧笙歌，千古当楼面翠峨。花发花残香径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声壮，天迥栏干夕照多。四百年来无妙手，要看风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称是，居太学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达

郭章字仲达，世居昆山。自幼工于文。游京师太学有声，因归乡省亲作诗别同舍云：“菽水年来属未涯，羞骑款段出京华。涨尘回旋风头紧，绮照支离日脚斜。掠过短莎惊脱兔，踏翻红叶闹归鸦。不堪回首孤云外，望断淮山始是家。”俄又赋一篇云：“也知随俗调归策，却忆当年重出关。岂是长居户限上，可能无意马蹄间。中原百甓知谁运，今日分阴敢自闲。倘有寸功裨社稷，归来恰好试衣斑。”其诗传播一时。后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荐居帅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于京师，年四十余。无子。

淩佛子

淩哲字明甫，与余同肄业郡庠，诚实君子也。绍兴中为正言，上疏论秦氏亲党因缘得科第，有妨寒素进取之路。公论甚与之。累迁至吏部侍郎。后以敷文阁待制、通议大夫致仕，年八十余而卒。公处己以廉，待人以恕，虽身至从班，不啻如寒士，非时未尝辄至郡中，终年无一毫干请。书室之前有一茶肆，日为群小聚会之地，公与宾客谈话，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复然，公不与较，因徙以避之。其长厚类如此，人目之为“淩佛子”。

昆山学记

程咏之宰昆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风。尝修治县庠，张无垢为作记，欲镌之石。或谓无垢托此以讽朝士，寻即已之。今《横浦集》亦不载，因附见于此：

右通直郎、知平江府昆山县事程公咏之，文简公之曾孙，伊川先生之侄也。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书抵余曰："沂闻为政莫先于教化，教化莫先于兴学。吾邑有学，卑陋不治，甚不称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学门有社坛、斋厅掩蔽于前，气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坛之西，辟其门墙，广袤数十丈。又以东隅建学外门，周植槐柳，增崇殿门。营治斋宇，气象宏伟。殿堂斋庑，鼎鼎一新。遇月旦，则率县官诣学，请主学者分讲《六经》，与诸生环坐堂上以听焉。时知府事待制蒋公，名其堂曰'致道'，并书学榜以宠贵之。於乎！可谓盛矣。"又曰："先生昔学于大儒，其所见闻，非俗儒比。愿以其所闻者，明以告我，我将有以大之。"

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旧学荒落，顾何以副子之请？虽然，不可以虚辱也。辄以闻于师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择焉。窃尝以谓学者当以孔子为师。以孔子为师，当学孔子之学。非为博物洽闻，绨章缋句，高自标置，视四海为无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当至将相，吾富贵当归故乡，吾当记三箧于渡河，赋万言于倚马。'此正俗儒之学；孔子之学乃不如是。熟诵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之说，子夏'掬溜播洒'之说，孟子'徐行后长者'之说，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谓孔子之学。若乃学如马融、如陆淳，博如许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窦宪，而附王叔文，此吾侪之所羞道，而孔门之罪人也。咏之以为何如？如其不然，当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绹字唐公，秦正懿王审琦五世孙。建炎中，为御史中丞。虏犯维扬，车驾南渡，公扈从以行。东宫初建，以资政殿学士权太子少傅。未几，拜参知政事，力丐奉祠，御书“霖雨思贤佐”一联以赐之。绍兴七年，薨于昆山僧舍，年六十四，谥和。子陔。公为人刚正有守，立朝无所阿附。宣和乙巳，策士于廷，公为详定官，多取议论剀切者置甲科。建炎己酉，虏寇深入，公具陈攻守之策，宰相不以为然。已而虏犯维扬，终无策。公自建康扈从至临安，道由镇江，从容奏陈：陈东以忠谏被诛，此其乡里也。即命赒其家，官其子。车驾幸会稽时，韩世忠邀击虏寇归骑于扬子江，公议遣兵追袭，俾与世忠夹击之，同政者议不合，遂求去。公虽为执政，其家贫甚，每以禄不及亲，自奉极俭薄。仕宦二十年，无寸椽可居。自奉祠后，寓昆山惠严僧舍，萧然一室，服食器用无异于寒士。天性仁孝，赒恤姻族，无所不至。俸入之余，买田赡给其孤贫者，又为之毕婚冠丧葬。平居无他嗜好，惟读书为乐。其文温润典雅，深于理致，于死生祸福之说，尤所洞达。其寝疾也，家人召医，且欲灼艾，公曰：“时至即行，留连无益。”薨背前二日，书“戊戌”字示左右，属纩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制述，有《内外制》四十卷，《奏议》三十卷，《进读事实》五卷，《论语解》三十卷，《孝经解》五卷，《群史编》八十卷，《内典略录》百卷。

顾景繁

与施宿武子同注苏诗即其人。

顾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归圣，终龚州太守；其父彦成，字子美，尝将漕两浙。景繁虽受世赏，不乐为仕，闭户读书自娱，自号“漫庄”，又号“痴绝”。尝注杜工部诗，其他著述甚富。所与交者，皆一时名士。鄱阳张紫微彦实扩，以诗闻天下，景繁结为一社，与之唱酬。今《张集》有《送顾景繁暂归浙西》诗云：“墙头飞花如雪委，墙根老柳丝垂地。春正浓时君不留，山路晓风鸣马棰。涛江入眼浪千尺，想见吴侬问行李。田园久荒慢检校，亲旧相逢半悲喜。行朝诸公访人材，故人新赐尚书履。袖中有策则可陈，君亦因行聊尔耳。”又他诗称誉景繁不一，如云：“顾侯风味更严苦，家贫阙办三韭菹。龟肠撑突五千卷，底用会稡笺虫鱼。”又云：“虎头文字逼前辈，衮衮颛蒙分尺素。天闲老骥日千里，何用盐车追蹇步？”景繁隐居五十年，享高寿而终。子美除漕到苏台，过南峰山，拜先都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护送至山中，亲题于享亭之壁。予视景繁为中表。

慈受禅师

慈受禅师深老，靖康间住灵岩，学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劝戒偈颂甚多，皆有文法，镂板行于世。尝自为真赞云：“自顾个形骸，举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触事皆成就。醍醐与毒药，万味同一口。美恶尽销融，是故名慈受。”孙仲益作守，时因上元，命之升座，慈受举似云：“灵岩上元节，且与诸方别。只点一碗灯，大千俱照彻。也不用添油，光明长皎洁。雨又打不湿，风又吹不灭。大众毕竟是甚么灯？教我如何说。”时高峰瓒老虽相去不远，绝不会面，因中秋赏月，书一绝寄瓒老云：“灵岫高峰咫尺间，青松长伴白云闲。今宵共赏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还。”师名怀深。

蒋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苏，蒋公希鲁将致政归。文恭公顷为诸生，尝受学于蒋，因即其居第表为“难老坊”。蒋公见之，愀然谓文恭曰：“此俚俗歆艳，内不足而假之人以夸者，非所望于故人也。愿即彻去。”文恭公愧谢，欲如其请，则营缮已严，乃资其尝获芝草之瑞，改为“灵芝”。文恭公退而语人曰：“识必因德而后达。蒋公之德，盖人所畏；而其识如是，固无足疑，非吾所及也。”

孙郎中

孙纬字彦文，擢进士第，仕至尚书郎。为人诚朴，好以俗下语为诗文而多近理。秦师垣生于腊月二十五日，尝献寿诗云：“面脸丹如朱顶鹤，髭髯长似绿毛龟。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间祭灶时。”师垣甚喜之。公精于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无不通晓。尝著本朝人物志，行于世。

潘悦之

潘兑字悦之，操履甚正，乡人皆尊敬之。徽宗朝为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与先君子甚厚，常往来于沧浪之上，饮酒赋诗，延款竟日。悦之无子，侄民赡，工于诗，与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后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质夫枢密家州北。两第屹然，轮奂相望，为一州之甲。吴人号南北章以别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与余皆肄业郡庠，又以同经聚于一斋。良弼试上舍，义题自“假乐君子，显显令德”，至“千禄百福，子孙千亿”，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说，遂中高选。既贡京师，道由南徐。访一日者揲蓍。得卦影画文书一轴，书“天人”二字于其上，下书两“甲”两“癸”。又画二雁：一入云中，一为箭所中。日者云：“此文书二十年后可复用。”良弼以为不然。既试南宫，果不第，退舍而归。累试皆蹉跌。后罢舍法，以免举赴省，义题与预贡时不少异，即欲尽写旧作。同舍晓之云：“文格与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验。”良弼深以卦影之言为信，竟书之不易一字。乡人用新格者俱见黜，独良弼得之。廷试后一第下世，时去揲蓍时，适满二十年之数。

王彦光

王葆字彦光，擢宣和甲辰第。昆山自郏正夫登第后，有孙积中，积中后六十载无有继之者。彦光擢第时，吴昉博士适为邑宰，有致语云："振六十载之颓风，贾三千人之余勇。"纪其实也。绍兴改元，天子广开言路，讲求贤良等科。彦光时主丽水簿，慨然上疏陈十弊，皆切中时病，其末以储嗣为请，语尤切直。至谓："仁宗时，中外无事，海宇晏然，而范镇等为国远虑，其所纳忠，急急在此。况当今日，国步多艰，人心易动，强虏未靖，群盗陆梁，天下之势，危若缀旒；而甲观之祟，未闻流庆，中外惴恐，此为甚急。臣愿陛下为宗社无疆之计，广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时论所归者，历试诸事，以系人心。"执政读而奇之。彦光素为秦益公器重。和议既定，梓宫及太后皆还。彦光时主宗正寺簿，上书于益公，仅三百字，大意谓自古宰相功业之盛，无如伊尹、周公，究其终始之言，伊尹过周公远矣。方其相成汤，辅太甲，其功无与比。当是时，遂思复政于君，而启其告归之意，今《咸有一德》之书是也。周公则不然，夹辅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时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鲁，故其后有四国流言之祸。今欲为伊尹乎，欲为周公乎？惟阁下所择。益公得书颇喜。久之，除司封郎。彦光既丁内艰，服阕，再居旧职。一日，益公语彦光曰："桧待告老如何？"彦光曰："此事不当问之于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气，故问之。尝记绍兴八年，某为右相时，公以书劝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彦光曰："果欲告老，不问亲与仇，择其可任国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诚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益公薨，出知广德，移汉州，又移泸州，终浙东提刑。彦光居乡，教诱后进，终日论文不倦。其所成就甚众，所学最长于《春秋》，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备论》两卷。弟万，侄嘉彦，登第。参政范公尝作公挽诗

云："喻蜀三年戍，还吴万里船。云归双节后，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传》，一丘阳羡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烟？""日者悲离索，公乎又杳冥。门人辨韩集，子舍得韦经。此去念筑室，空来闻过庭。路遥人不见，千古泣松铭。"

彦光鉴裁甚精，李乐庵为布衣时，流落兵火之余，一见以为佳士，妻以女弟。今参政周公初第时，爱其博洽，即纳之为婿。二公寻即荣遇，而又学术气节，耸动当世人，于是服其知人。至于从其学者，亦能第其甲科之先后，无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称叹，以为不可及。

状元谶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传云：“穹窿石移，状元来归。”一夕，闻有风雨声，诘旦视之，果有石自东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黄子由遂魁多士。昆山虽去松江不远，旧无潮汐，绍兴中方有之，犹不及二十里外。李乐庵尝见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状元。”后以此语叶令子强，因作问潮馆识其语。今已过夷亭矣，但未知验于何时？然潮汐起于昆山，邑人必有当此谶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后，遇生朝，则舍一大幡于宝积寺刹柱，岁率以为常。时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婿顾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于萧山渡，系舟于一古柳之下，终夕为之安寝。拂晓，舟师大惊，回顾皆巨浸，舟齐于木之杪。须臾水退，独免漂溺。是夕，王妣梦舣舟之地，有四黄幡覆其上，方有疑于心。王父既归，言其事，因屈指计之，已历四生朝矣。

吴仁杰云："龚浩，字子正。往萧山访顾沂，舟值水发。比到家，其妻云：'向梦有黄幡六首罩一舟。'龚问其日，正水发之夕也。盖尝以生朝施二幡于承天寺不染尘观音殿，凡三岁矣，适如梦中之数云。"案《吴氏感应录》所记，微有不同，当以此说为是。然不染尘观音殿，乃是在城报恩寺，今北寺也。

乐庵

乐庵在昆山之东南六七里，李公彦平游息之所也。公本江都人，绍兴初避地居此。尝为溧水宰，以德化民，四年无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对，陈便民十事。除知温州，未行，擢监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迁枢密院检详。高宗屡引见僧徒，谭性空之理。一日因对，论及禅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禅。"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禅而何？升下诚能端坐而思所以爱人利物之道，即坐禅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挂其冠而归，遂即庵庐而居之，自号"乐庵安叟"。居年余，上爱公精力不衰，诏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贡举，因革去险怪之习，文体为之一变，而所得多一时名士。因上疏论后戚不当居枢管之地，迁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复上请老之章。时王仲行为右正言，亦力弹之；莫子齐为给事中，不书黄；周洪道直学士院，不草制，皆遭迁逐。布衣庄治尝作《四贤》诗。公道学精通，且乐于教学者，尝诵康节语以告人，曰："学为人之仁，学为人之事，所以教人者，率不外此。"公中年以后，绝欲清修，唯一苍头给事。年几八十，视听言论，虽少年有所不及。庵之左右皆植修竹，经史图书满室。忽旬余不食，屏医却药，终日燕坐。一夕，亲作手简，遍别亲旧，仍命其子不得斋僧供佛，书讫倏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号《乐庵集》，又有《易说》、《语孟说》若干卷。

吴江词

建炎庚戌，两浙被虏祸，有题《水调歌头》于吴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极悲壮，今录之于后：“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丁令威宅

阳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炼丹井存焉，号“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虽旱不竭。

正讹

交让巷谓之泔浆巷。织里桥谓之吉利桥。葑门谓之府门。带成桥谓之戴城桥。字音之讹，罕有知者。

徐望圣

徐师回字望圣，师闵之弟。尝为南康太守，作直节堂。苏黄门为之记，以为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为物所挠，虽松柏竹箭之坚，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盖不待文王而兴者！黄门未尝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子闳中，孙林兢，曾孙藏。

羊充实

羊充实旧与予肄业郡学，其为人好崖异，且狠愎。一夕，同舍对床剧谈，充实偶以言侵众，遂相率联句戏之云：“彼美羊充实，弯弯角向天。口内餐荷叶，尻中放瑞莲。细毛堪作笔，麄毳可为毡。子贡虽曾爱，齐宣不见怜。”其它不能尽记。充实见诸公更相应答，机锋甚锐，遂哀鸣不已。自是处众和易，待人亦有礼。谚所谓“菱角”、“鸡头”之说，信矣。

苏民三百年不识兵

姑苏自刘、白、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乾符间，虽大盗蜂起，而武肃钱王以破黄巢，诛董昌，尽有浙东西。五代分裂，诸藩据数州自王，独钱氏常顺事中国。本朝既受命，尽籍土地府库，帅其属朝京师，遂去其国。盖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承平时，太伯庙栋，犹有唐昭宗时宁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姓名书其上，可谓盛矣。大观中，枢密章公之子綖，为蔡京诬以盗铸，诏开封尹李孝寿，即吴中置狱，连逮千余人。遣甲士五百围其家，钲鼓之声，昼夜不绝，俗谓之“聒囚鼓”。州民目所未睹，莫不为之震骇。狱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萧服、沈畸、姚忘其名重案。其至也，人皆自门隙中窥之，不敢正视。识者已知非太平气象，故其后有建炎之祸。方章氏事未觉时，城中小儿所在群聚，皆唱云“沈逍遥”，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彝老

之彝老外冈杨氏子，名则之，字彝老。尝学诗于西湖顺老，学禅于大觉琏禅师。诗号《禅外集》，禅学有《十玄谈参同契》，俱行于世。尝作《早梅》诗云：“数萼初含雪，孤清画本难。有香终是别，虽瘦亦胜寒。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吹残。”又《雪霁观梅》诗云：“荒园晚景敛寒烟，数朵清新破雪边。幽艳有谁能画得，冷香无主赖诗传。看来最畏前村笛，折去难逢野渡船。向晚十分终更好，静兼江月淡娟娟。”

纪异

盛章季文作守时，谯楼一夕为火所焚，有得其煨烬之余者，欲析而为薪，见其中有“大吉”二字，遂闻之于朝。又郡学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于州，因作《瑞石放光颂》，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为雷击其柱，火光异常，东壁额上遗四带青布巾，大可贮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庭，诘朝视之，无有矣。

朱氏盛衰

朱冲微时，以常卖为业，后其家稍温，易为药肆。生理日益进，以行不检，两受徒刑。既拥多资，遂交结权要，然亦能以济人为心。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钱米药物，募医官数人，巡门问贫者之疾，从而赒之。又多买弊衣，择市妪之善缝纫者，成衲衣数百，当大寒雪，尽以给冻者。诸延寿堂病僧，日为供饮食药饵，病愈则已。其子勔，因赂中贵人以花石得幸，时时进奉不绝，谓之“花纲”。凡林园亭馆、以至坟墓间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黄纸封识，不问其家，径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则以违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纲经从之地，巡尉护送，遇桥梁则彻以过舟，虽以数千缗为之者，亦毁之不恤。初，江淮发运司于真、扬、楚、泗有转般仓，纲运兵各据地分，不相交越。勔既进花石，遂拨新装运船，充御前纲以载之，而以余旧者载粮运，直达京师。而转般仓遂废，粮运由此不继，禁卫至于乏食，朝廷亦不之问也。勔之宠日盛，父子俱建节钺，即居第创双节堂。又得徽庙御容置之一殿中，监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尝预曲宴，徽宗亲握其臂与语，勔遂以黄罗缠之，与人揖，此臂竟不举。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盘门内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幕帟覆其上，每花标其名，以金为标榜，如是者里所。园夫畦子艺精种植及能叠石为山者，朝释负担，暮纡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数计。圃之中又有水阁，作九曲路入之，春时纵妇女游赏，有迷其路者，老朱设酒食招邀，或遗以簪珥之属，人皆恶其丑行。一日勔败，捡估其家资，有黄发勾者素与勔不协，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妇女尽驱之出，虽闾巷小民之家，无敢容纳。不数日，已墟其圃。所谓牡丹者，皆析以为薪。每一扁榜，以三钱计其直。勔死，又窜其家于海岛，前日之受诰身者尽褫之。当时有谑词云：“做园子，得数载，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爱。特将

一个保义酧劳，反做了今日殃害。　　诏书下来索金带，这官诰看看毁坏。放牙笏便担屎担，却依旧种菜。”又云：“叠假山，得保义，幞头上带著百般村气。做模样偏得人憎，又识甚条制。　　今日伏惟安置，官诰又来索气。不如更叠个盆山，卖八文十二。”初，勔之进花石也，聚于京师艮岳之上。以移根自远，为风日所残，植之未久，即槁瘁，时时欲一易之，故花纲旁午于道。一日内晏，诨人因以讽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诨人指以问其徒，曰：“此何物也？”应之曰：“芭蕉。”有持松桧而出者，复设问，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数四，遂批其颊曰：“此某花，此某木，何为俱谓之芭蕉？”应之曰：“我但见巴巴地讨来，都焦了。”天颜亦为之少破。太学生邓肃，有《进花石》诗，大寓规谏之意，至今传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绍兴中，坐赵忠简公所引，忤秦丞相意，罢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运使日，尝案秦之妻弟王昌，秦妇大衔之。俄有将两浙漕节者，密受风旨，诬劾公讥议均田良法，安置兴化军。秦死放还，除户部侍郎。事载《绍兴正论》。

无庵

昆山陈氏子，名法全，弃家从道川为僧，参请勤至。一日行静济殿前，偶撞其首于柱间，忽然大悟。旁观者见其光彩飞动，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价日增，后住湖州道场山，号“无庵”。

结带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当时有谑词云：“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制。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　　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太学先辈，被人叫保义。”

周妓下火文

昆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后系郡中籍。张紫微作守时，周忽暴死。道川适访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许，可惜许！大众且道可惜许个甚么？可惜巫山一段云，眼如新水点绛唇。昔年绣阁迎仙客，今日桃源忆故人。休记丑奴儿怪脸，便须抖擞好精神。南柯梦断如何也，一曲离愁别是春。大众还知殁故某人，向甚么处去？向这里，分明会得。蓦山溪畔，芳草渡头，处处《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与君一把无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

谐谑

鸡冠花未放，狗尾叶先生。嘲叶广文。三间草屋田中舍，两面皮缰马辔丞。田、马自相谑。冬瓜少貌犹施粉，甘蔗无才也著绯。猜谜。妇人富英，对丁中散。数行文字，那个《汉书》；一簇人烟，谁家《庄子》。筵上枇杷，宛类无声之乐；草头蚱蜢，犹如不系之舟。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镜上故钱，铜声相应。马前断事，鞍上治民。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滕达道与郑毅夫对。

思韩记

韩正彦字师德，魏公之犹子。嘉祐中，知昆山县。昆山号为难理，而公能以静胜，囹圄为之数空。创石堤，疏斗门，作塘长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万顷，部使者以最上。又请以输州之赋十三万，从近便输于县，鸠造塘余材为仓廪以贮之，民大悦。比去，遮道以留，生为立祠，作《思韩记》，镵诸石。

徐氏安人诗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诗，大不类妇人女子所为。其笔墨畦径，多出于杜子美，而清平冲澹，萧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为赋尤工。有一文士尝评之云："近世陈去非、吕居仁皆以诗自名，未能远过也。"有诗集传于世。

吴中水利书

宜兴士人单谔，尝著《吴中水利书》。其说谓苏、湖、常三州之水潴为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吴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湖，江东则大海也。自庆历二年，欲便粮道，遂筑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污下，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今为民居、民田矣。虽增吴江一邑之赋，而三州之赋，不知反损几百倍邪！今欲泄太湖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随桥谼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水患必减。元祐中，东坡在翰苑，奏其书，请行之。

翟超

昆山弓手翟超，数以勇力奋，而酷嗜《金刚经》，昼夜诵之不辍。邑有盗，尉责其巡警失职，挞之。退而愤然曰：“他人被盗，而我乃受杖！”不复还家，坐于一庙中，诵经达旦。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礼东斋谦老，名之曰道川。俄为僧，见处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遇虎，无惧色，虎驯伏其旁，逡巡引去。晚注《金刚经》，超乎言句之外，名禅老衲，皆以为不可及。其后圆寂之际，大书四句云：“我有一条铁榔栗，纵横妙处无人识。临行拨转上头关，轰起一声春霹雳。”今葬于山中。

曲洧旧闻

［宋］朱弁　撰
王根林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曲洧旧闻》十卷，宋朱弁撰。朱弁（？—1144），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字少章，号观如居士，著名学者朱熹的叔父。弱冠入太学。高宗建炎初，以通问副使出使金国，金胁迫其仕伪齐，不屈，至被扣十七年始归宋。官终奉议郎。著述除本书，尚有《风月堂诗话》、《聘游集》、《书解》等。

以书中内容考辨，本书当撰于作者留金之时。书中无一语说及金，故名书曰“旧闻”。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追述北宋轶事，于祖宗盛德、大臣言行多所记录，其中对王安石变法、蔡京绍述言之尤详，“深于史实有补”（《四库全书总目》）；再是对前代及当朝文坛轶闻的记叙和评析，亦有一定见地。另外，也有少数语及神怪和谐谑的条目。

本书版本，有十卷本、二卷本、一卷本、四卷本等别。十卷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和《学津讨原》本等几种。现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凡底本误者，皆据他本予以改正，遵本丛书体例，不出校记。

卷第一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时杜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有司将搜捕，主僧悉令登阁，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王僧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发钥，见虫网丝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顷，太祖已践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伟之姿，殆出于生知天纵，其所注措，初不与六经谋，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丰中奉诏作论，论成，以吾观之，殊未尽善。某尝谓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无，出于圣断，而为万世利者，今《实录》中略可数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龙潜时，虽屡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杀，故受命之后，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郑王曰：“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曹、潘兵临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太祖览之，赫然批还其奏曰：“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逮批诏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状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异哉！其后革辂至太原，亦徇于师曰：“朕今取河东，誓不杀一人！”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惊骇。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还内，左右密启捕贼，帝不听，久之，亦无事。

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材植长短不齐，奏乞翦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亲戚犹有见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并不见有场务监官。太祖亲见所在场务，多是藩镇差牙校，不立程课法式。公肆诛剥，全无谁何，百姓不胜其弊。故建隆以来，置官监临，制度一新，利归公上，官不扰而民无害，至今便之。

国初，宰执大臣有前朝与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即位，无所易置，左右驱使皆委靡听顺，无一人敢偃蹇者。始听政，有司承旧例，设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如太阳东升，焜耀万物，无敢仰视者。盖其天姿圣度，果为命代真主，岂容测度哉！

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

世传太祖将禅位于太宗，独赵韩王密有所启，太祖以重违太母之约，不听。太宗即位，入卢多逊之言，怒甚，召至阙而诘之。韩王曰：“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太宗首肯者久之，韩王由是复用。

山阳郡城有金子巷，莫晓其得名之意。予见郡人，言父老相传，太祖皇帝从周世宗取楚州，州人方抗周师，逾时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适见一妇人断首在道卧，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太祖恻然为返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岁久语讹，遂以为金，而少有知者。

内中酒，盖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时喜饮之。即位后，令蒲中进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属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皆饮釂，独李文靖沆终觞不怿。明日，牛行、王相问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劝欢甚，公不肯少有将顺，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尝恐谀佞之臣以之藉口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鲠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而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万而有一患生意表，则何以支吾？沆老矣，兹事必不亲见，参政他日当之矣。”其后，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求文靖画像置于书室中，而日拜之。予屡见前辈说此，询于两家子孙，其言皆同。

真宗问王文正曰：“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乎？”文正对曰：“立贤虽曰无方，要之，贤然后可。”是时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为言，而不知此谶乃验于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书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定陵屡欲用为宰执，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即文元公也。

王文正为参知政事，嫉丁晋公奸邪，屡欲开陈，以宰执同对，未果。每闲暇与晋公语，色欲言而辄止者数四。晋公诘之，文正曰：“弟某当远官，而老母钟爱，兹事颇乱方寸也。”晋公曰：“公可留身，面陈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尔。”明日，宰执退，而文正独留。晋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陈谓奸邪，帘帏嘉纳，丁自此黜。士论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诚纳谏，自古帝王无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寝殿，不脱御袍，去幞头，曰："头痒甚矣。"疾唤梳头者来。及内夫人至，方理发，次见御怀中有文字，问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台谏章疏也。"问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掌梳头者曰："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两人，则言阴盛，须待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帝不语久之。又问曰："所言必行乎？"曰："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请以奴奴为首。"盖恃帝宠也。帝起，遂呼老中贵及夫人掌宫籍者携籍过后苑，有旨戒阍者云："虽皇后不得过此门来。"良久，降指挥，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房卧所有，各随身不得隐落，仍取内东门出尽，文字回奏。时迫进膳，慈圣虑帝御匕箸后时，亟遣莫敢少稽滞。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终食，慈圣不敢发问。食罢，进茶，慈圣云："掌梳头者是官家常所嬖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慈圣由是密戒嫔侍："勿妄言，无预外事，汝见掌梳头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质肃公在谏垣日，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时犹衣绿，外庭不知，逮质肃薨于位，裕陵浇奠，索画影看，曰："此不见后生日精神。"乃以此画像赐其家人，始知之，乃叹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时，京东路有一镇，其户繁盛，在本路为最。大臣建言，请增置监临官，下漕司相度，及问本镇愿与不愿。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闻奏，比进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动漕司岁计，遂别生事。"因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爱民也深矣！或云历下一镇。

或有荐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来，则

廷臣更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长卒于位。

仁宗皇帝尝言，尊号非古也，自宝元之郊，诏群臣毋得以请，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号，宋景文曰：“却尊号，甚盛德也。臣下乃欲举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虚名，而损实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于是遂止。

范讽知开封府日，有富民自陈，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讽曰：“汝不妄乎？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讽即乞对，具以民言闻奏，且曰：“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讽曰：“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且臣适以许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或言讽在当时初不以直声闻，而能如此，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覆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张康节为御史中丞，论宰执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为地。”康节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为知己，安得谓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惊而问其故，康节曰：“内自左右近习，外至公卿大臣，无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谓孤寒，而反谓臣为孤寒，臣所

未喻也。”当时有“三真”之语，谓富、韩二公为真宰相，欧公为真内翰，而康节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东归录》载云，知成都陛辞日，面请圣训，上曰：“镇静。”子京自著其事曰：语简而意尽，于治蜀尤得其要，真圣人之言也。

仁宗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试之年，其所出三题，有大臣在三京与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犹疑其或泄也。如《民监》本是诗题，《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论题，皆临时易之。前代帝王间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惟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仁宗时，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县尉，不记姓名。晁以道尝为予言，阅岁久，又经此丧乱，若史家又复不载，可惜也。

慈圣识虑过人远甚。仁宗一夕饮酒温成阁中，极欢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圣云：“此间亦无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无，何也？”答曰：“上饮欢，必过度，万一以过度而致疾，归咎于我，我何以自明？”翼日，果服药，言者乃叹服。

予在太学时，见人言仁宗时，蜀中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狱，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

司户参军，不厘务，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

昭陵谨惜名器，而于改官之法尤轸圣虑。胡宗炎以应格引见，上惊其年少，举官逾三倍，最后阅其家状，云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安得不沉滞。”遂降指挥，令更候一任与改，合入官。

李肃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论事切直，仁宗嘉纳。欧公以简贺之，甚有称赏之语，公明喜曰：“欧公平日书疏往来，未尝呼我字也，此简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肃在翰苑日，昭陵尝召入面谕：“近日亢旱，祷而不应，朕当痛自咎责，诏求民间疾苦，卿只就此草诏，庶几可以商量，不欲进本往复也。”文肃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逮传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则诏已成矣。上览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肃属文思迟，乞平面子，盖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肃镇广陵，苏参政某客游过之，尝献书，文肃一览，大喜曰：“观君之才，宜应制科。”对曰：“下走窃亦有此志，顾朝夕之养是急，不得三年读书工夫耳。”文肃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苏亦不辞，文肃乃荐之归朝，又于公卿间为之延誉。后三年，遂中制科。前辈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时，言利者请税天下桥渡，以佐军。张锡字贶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为害。”卒罢之。

蔡君谟得字法于宋宣献，宣献为西京留守时，君谟其幕官也。嵩山会善寺，有君谟从宣献留题尚存。东坡评本朝书，以君谟为第一，仁宗尤爱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君谟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欲诏君谟书，君谟曰：“此待诏之所职也，吾其可为哉。”遂力辞

之。

晁以道尝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衎、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气，蜿蜒磅礴，真能为国产英俊也。余尝因《赋澄心堂纸》诗记其事，以告后来之秀，其诗见余文集中。

祖宗平僭乱，凡诸国瑰宝珍奇之物，皆藏于奉宸库。自建隆以来，有司岁时点检之而已，未尝敢用也。至章献明肃皇后垂帘日，仁宗入近习之言，欲一往观，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诏择日开库，设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创业艰难，此皆诸国失德不能有，故归我帑藏。今日观之，正可为鉴戒。若取以为玩好，或以供服用，则是蹈覆车之故辙，非祖宗垂训之意也。词色严厉，中官皆恐惧流汗。后之用心，岂不深且远哉！

卷第二

张康节守泰州，召兼侍读，以老不能进读固辞。仁宗曰：“不必读书，但留备顾问。”遂免进读，未几，擢任风宪。

厚陵初，张康节预政，屡请老，不许，诏三日一至枢密院，进见毋舞蹈。康节曰：“本兵之地，岂容尸禄养疾？”遂力求去。

熙宁、元丰间，神宗皇帝奉事两宫太后，尽心色养，有臣庶之所难能者。庆寿宝慈宫在福庆之东西，天子朝夕亲视服膳，至通夕不下关键。母弟荆、扬二王已冠，犹不许就第，往还如家人礼。皇太后于二王，亦未尝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讽请使出阁如故事，帝以为闲亲亏孝，黜之于外。

裕陵务尊崇濮安庙，且欲改卜寝园，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谏。一日，潞公同对，见众人纷然而莫得其说，公徐曰：“陛下必欲迁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则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议遂罢，不复言。

岐王始封昌王时，飞语云：“昌字两日并出也。”裕陵惑之，以问大臣，大臣无能对者。吕申公知开封府，因上殿奏事罢，上从容曰：“卿闻昌王之说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圣意不能释然，以臣所见，改封大国，则妄议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广州，东坡自海南归，留款甚洽，其唱和诗亦多。行中尝与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经术之弊，某时判国子监，因上殿，亲得宣谕，

令教学者看史，是月遂以《张子房之智》为论题。上索第一人程文，览之不乐。坡曰：予见章子厚言，裕陵元丰末欲复以诗赋取士，及后作相，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宁中《三经义》成，介甫拜尚书左仆射，吕吉甫迁给事中，王元泽自天章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力辞不受，裕陵欲终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宠，宜从其志。"由是王吕之怨益深。吉甫未几以邓绾等交攻，出知陈州，而发私书之事作矣。

元丰初，官制将行，裕陵以图子示宰执，于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司马温公姓名；又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东坡姓名，其余与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处。仍宣谕曰："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王禹玉曰："领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谓同列曰："此事乌可？须作死马医始得。"其后上每问及，但云臣等方商量进拟，未几宫车晏驾，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贬，无人名正其罪，绍圣间党论一兴，至崇、观而大炽，其贻祸不独缙绅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叹恨也。

裕陵弥留之际，宣仁呼小黄门，出红罗一段，密谕之曰："汝见郡王身材长短大小乎？持以归家，制袍一领见我，亲分付勿令人知也。"后数日，哲宗于梓宫前即位，左右进袍皆长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备，皆仓皇失色。宣仁遣宫嫔取以授之。或曰小黄门即邵成章也。岐邸之谤大喧，成章不平之，尝明此事于巨珰，巨珰呵之曰："无妄言，灭尔族也！"

神宗皇帝喜谈经术，臣下进见或有承圣问者，多皇遽失对。范忠宣谓立法本人情，怨讟可虑，造膝之际，累数百言。且曰："愿陛下不见是图。"帝曰："如何是不见是图？"忠宣对曰："唐杜牧所谓'天下不敢言

而敢怒’者是也。”帝为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赵元考彦若，周翰之子也，无书不记，世谓“著脚书楼”，然性不伐，而尤恭谨。馆中诸公方论药方，有一药不知所出，虽掌禹锡大卿曾经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问之，渠必能记也。”时元考在下坐，对曰：“在几卷附某药下，在第几叶第几行。”其说云云，检之果验。然众怪之，曰：“诸公纷纷而子独不言，何也？”元考曰：“诸公不见问，某所以不敢言耳。”元丰间，三韩人使在四明唱和诗，奏到御前，其诗序有“惭非白雪之词，辄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问“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荐元考。元考对：“在某小说中，然君臣间难言也，容臣写本上进。”本入，上览之，止是夫妇相酬答言语，因问大臣赵彦若何以不肯面对？或对曰：“彦若素纯谨，僚友不曾见其堕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谨如此也。”上嘉叹焉。

郭逵为西帅，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用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元牒缴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后逵论韶并不报，而韶遂得志矣。予旧见前辈语及此事，无不切齿，而新进小生往往以此谈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游太学，论及韶行事，亦以此为智数过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时苟合干进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谓经此大变故，犹守旧闻。如此等辈，真是不识浊净，其可责哉！

宣仁同听政日，以内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药院缮写，各为一大册，用黄绫装背，标题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时时省览。或曰此事出于帘帏独断，外廷初不知也。予见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讲筵，诵读毕，赐坐，例赐扇。潞公见帝手中独用纸扇，率群臣降阶称贺。宣仁闻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终是与人不同。"是日晚，问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称贺之意乎？用纸扇是人君俭德也，君俭则国丰，国丰则民富而寿，大臣不独贺官家，又为百姓贺也。"

建中靖国间，虞策经臣除吏部尚书，正谢日犹辞不已，且曰："臣声华望实不逮王古远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谓陛下何？"上曰："王古虽罢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奸党置籍，用蔡京之请也。始刻石禁中，而尚书省、国子监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宁四年冬，因星变，上命碎之。时国子监无名子，以朱大题其碑上，曰"千佛名经"。其后岁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录，独刘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几，器之之讣至东里，晁以道对宾客诵"南岳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语，而客皆抆睫。以道徐曰："耆哲凋丧殆尽，缓急将奈何？"客曰："世未尝乏材，前辈虽有殄瘁之感，安知无后来之秀？"以道曰："人材之于世，譬如名方灵药之于病也。世之集名方储灵药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备，至于疾既弥留，乃始阅方书而治药材，不如见成汤剂为应所须，而取效速也。"时坐客无不深味其言而叹服之。

张才臣次元言，温成有宠，慈圣光献尝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语宰相梁适曰："废后之事如何？"适进曰："闾巷小人尚不忍为，陛下万乘之主，岂可再乎？"谓前已废郭后也。帝意解，因闲语光献曰："我尝欲废汝，赖梁适谏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废，适之力也。"后适死，光献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万作醮，帝适见其事，问之，光献以实告。帝叹息，自后岁率为之，至光献上仙乃止。才臣，退傅文懿公诸孙也。

国朝以来，凡州县官吏无问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庆谢，盖

在任日除私过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庆谢之礼，为此故也。自新政初颁，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减指挥，自是成例，而命官有过犯，虽经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断，以此恩霈悉为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厘正之者。

祖宗时，执政大臣多选声华望实厌于公论者，间有失于考慎而喧物议，则往往务含容之，听其善去，以全国体。如欧公乞保全孙沔，刘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进少年，不严堂陛，专视宰相风旨以快私意，至无瑕可求，则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众听，殊非厚风俗之道也。

祖宗时，凡罢官三月不赴部选集者有罚。晁文元任翰长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养，乃奏乞免注拟差遣，特恩许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从遂以陈乞子弟差遣为恩例，乃知员多阙少，大异于曩日也。

祖宗时，州郡虽有公库，而皆畏清议，守廉俭，非公会不敢过享，至有灭烛看家书之语。元丰以来，厨传渐丰，馈饷滋盛，而于监司特厚。故王子渊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时数出，谓之䙫巡。元祐元年，韩川以朝奉郎为监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时，置京城觇者，专为伺察闾阎有冤枉及权贵恃势倚法病民耳。其后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窃议，当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论，则谓之谤议；民有愁叹，则谓之腹诽，殊失祖宗之意。习见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谈经术，始于王轸大卿，著《五朝春秋》行于世。其经术传贾文元作，文元，其家婿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经术实文元

发之，而世莫有知者。当时在馆阁谈经术，虽王公大人，莫敢与争锋。惟刘原父兄弟不肯少屈。东坡祭原父文，特载其事，有“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之语。祭文宣和以来，始得传于世。

乐全守陈，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为赵济所劾，谪知汝州，假道宛丘，与乐全相见。闲寒温外，富公叹曰：“人果难知，某凡三次荐安石，谓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乐全曰：“自是彦国未识此人，方平于某年知举，辟为点检试卷官，每向前来论事，则满试院无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绝之，至今无一字往还。”公不语久之。孙朴元忠时与乐全子弟在照壁后，亲闻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尧夫，传《易》学，尤精于数，居洛中。昭陵末年，闻鸟声，惊曰：“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因以《易》占之，谓人曰：“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君等志之。”朝廷屡诏不起，后即其家授以官，尧夫力辞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痊安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丰末卒，谥曰康节。

欧阳公在政府，闻康节之名，而未之识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经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谒邵先生，致吾钦慕而无由相见之意。彼若留汝为少盘旋，不妨，所得言语，悉报来。”叔弼既到门，尧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说话终日。尧夫又自道平生所见人，所从学，所行事，谆谆不休。已而，又问曰：君能记否？至于再，至于三。棐虽敬听之，然不晓其意也。以书报公，公亦莫测。逮元丰间，尧夫卒，有司上其行应谥，而叔弼为太常博士，当作谥议，乃始恍然悟尧夫当时谆谆，盖是分付兹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纯之于青衣儿，虽其事不同，而前知，实相类也。

温公与尧夫水北闲步，见人家造屋，尧夫指曰：“此三间某年某月当自倒。”又指曰：“此三间某年某月为水所坏。”温公归，因笔此事于所著文稿之后，久而忘之。因过水北，忽省尧夫所说，视其屋，则为瓦砾之场矣。问于人，皆如尧夫言，归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韩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无所因附而特起，岁久遂成大树，高数寻，亭亭然可爱。韩秉则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见如此者，盖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岂非草木中豪杰乎？所谓不待文王犹兴者也。”秉则笑曰：“君言大是。请以此为题而赋之。”予时为作近体七字诗一首，诗见予家集中。

晁检讨说之字季此，于崇宁初尝为予言，富公晚年见宾客，誉其奉使之功，则面颈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于暇曰以问公，公曰：“当吾使北时，元勋宿将皆老死久矣，后来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徒以聘问络绎，恃以无恐，虽曲不在我，若与之较，则彼包藏祸心，多历年所，事未可知。忍耻增币，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尝论之，惜乎东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为薛简肃公所知，及来中州，人未有知者。初与二宋相见，二宋亦莫之异也。一日，相约结课，以《长啸却胡骑》为题，公赋成，二宋读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谓公曰：“君赋极佳，但破题两句无顿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从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称赏，乃定交焉。

卷第三

范忠文公与司马文正公，平生智识谈论趣向，除议乐一事不同外，其余靡所不同。元祐初，温公起为相，忠文独高卧许下，凡累诏，皆力辞不已。其最后表云：“六十三而求去，盖不待年七十五而复来，谁云中理？”朝廷从之。当是时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举，而人至今以为美谈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孙也。尝梦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长短大小皆逾制，如我官，未应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梦，而坟寺僧忽报：“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断其身为二”，乃始惊惧，遍与亲旧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犹守礼不逾，况生前乎！

蜀公与温公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闻其言，留合与寺僧而去。后来士大夫茶器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晁以道尝以此语客，客曰：“使温公见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许下，于所居造大堂，以“长啸”名之，前有荼醾架，高广可容数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时，燕客于其下，约曰：有飞花堕酒中者，为余釂一大白。或语笑喧哗之际，微风过之，则满座无遗者，当时号为“飞英会”，传之四远，无不以为美谈也。

按状元之目，始自辟召，而本朝科举取士之法，合以省试正奏第一名当之，今呼廷试第一名为状元，非也。元祐间，潞公在朝，因马涓来谢，尝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郑毅夫廷试日，曾明仲为巡察官，方往来之际，见毅夫笔不停缀，而试卷展其前，不畏人窃窥，意甚自得。明仲从旁见其破题两句云：“大礼必简，圜丘自然。”因低语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惊顾，知是明仲，乃徐读其赋，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礼圜丘”二字，自觉破题更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场。予屡见前辈说此事，所说皆同。

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上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将薨数日，须眉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也。东坡云：“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故发于外，如是尔然。”范氏多四乳，故与人异，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与万物斯尽也。

查道善鉴人物，知许昌日，张文懿罢射洪令归阙，过之，一见大悦，以书荐于杨大年，大年令诸子列拜之文，懿辞不敢当，大年曰：“不十年，此辈皆在君陶铸之末，但恨老朽不见君富贵耳。”其后，果如其言。

张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长七尺二寸，人皆异之。初为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谒公曰：“吾尝得相法于异人，公正鹤形，不十年相天下，寿考绝人甚远。”又县之东十里余罗汉院僧善慧，梦金甲神人叱令洒扫庭宇，相公且来矣，诘朝诵经以待之，即文懿公也。慧语此，文懿谢之

云："安有是事！"

张文懿虽为小官，而忧民出于至诚。在射洪，祷雨于白厓山陆史君之庙，与神约曰："神有灵，即赐甘泽；不然，咎在令，当曝死。"乃立于烈日中，意貌端悫。俄顷，有云起西北，叆叇四合，雨大沾足。父老咨异，因为立生祠焉。

洪州顺济侯庙，俗号小龙。熙宁九年，发安南行营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见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驿祭谢，希言至庙斋宿，是夜，龙降于祝史欧阳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礼之际，微举其首，祭毕，自香合出于案上供器间，盘旋往来，徐入帐中。其长短大小，变易不一。执事官吏百余人皆见之，乃诏封顺济王。

陈文惠初见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风骨，谓可以学仙，引之同访白阁道者。希夷问道者："如何？"道者掉头曰："南庵也，位极人臣耳。"文惠不晓南庵之语，后作转运使，过终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适自南庵来。"乃遣左右往问南庵所在，因往游焉。行不数里，恍如平生所尝经历者。既至庵，即默识其宴坐寝息故处。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诗八韵纪其事，予恨未见也。

欧公，下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滑州，访刘羲叟于陋巷中。羲叟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学士，尝有空头门状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以延誉，未尝以位貌骄人也。

欧公父为绵州司户参军，公生于司户之官舍后，人于官舍盖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赋诗。予政和初访蜀人张元常于兴国寺，见其唱和诗，

颇有佳者。

《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

欧公在颍上，日取《新唐书》列传令子棐读，而公卧听之。至《藩镇传叙》，嗟赏曰：“若皆如此传，其笔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张文节独知之。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莫能夺，然当时未知其言之为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则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大麦、纩绢、䌷鞋钱，食盐钱。

“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谓苍生何？”此谢绛希深《上杨大年秘书监启事》。大年题于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尝得其全篇观之，他不称是；然学博而辞多，用事至千余言不困，亦今人少见者。”大率此体前辈多有之。欧公谢解时亦尚如此未变也，此风虽未变，近世文士亦不能为之。

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后，尝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问之，对曰：“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学问，操履甚于贫儒。与外氏子弟结课于觉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当国时，以败扇障日，徒步往来，人往往不知为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东王文正家。觉林寺，盖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开修史书，吕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间，申公当国，或以为言，公不答，待子开如初。客以密问公者，公曰：“肇所职，万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书非耶，天下自有公议；所书是耶，吾行其私，岂能使后世必信哉！”晁以道尝为予说其事，叹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吕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为都司。一日，台疏论稽违事，语侵宰执，微仲曰：“台省稽违，既有白简论列，则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简之意，专在宰执。”微仲曰：“论而当，当施行之；论而不当，自有公议，不宜以语言见侵，便怀私忿。况身在华要，宜务宽大，君等无惑乎未作贵人也，这些言语，犹容纳不得！”众皆惭而退。

予在太学，同舍有诵曾南丰集者。或曰：“子何独喜此？”答云：“吾爱其文似王临川也。”时一生家世能古文，闻其言，大笑曰：“王临川语脉与南丰绝不相类，君岂见其议论时有合处耶？”予殊未晓其意，久之而疑焉。后二十年，闲居洧上，所与吾游者，皆洛、许故族大家子弟，颇皆好古文，因说黄鲁直论晁无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鲁直不知前辈，亦未深许介甫也。”予尝见欧公一帖，乃答人论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之道曰：“吾亦曾见此帖，今在孙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气类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为乐全客，元祐间为秘书少监，以帖中语考之，乃是介甫方辞起居注时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辈名士多赋濂溪诗。茂叔能知人，二程从父兄南游时，方十余岁，茂叔爱其端爽，谓人曰：“二子他日当以经行为世所宗。”其后果如其言。崇宁以来，非王氏经术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学者号伊川学，往往自相传道，举子之得第者，亦有弃所学而从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对群弟子，取《毛诗》读一二篇，掩卷曰：“诗人

托兴立言，引物连类，其义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浑然如此，诸君尚何疑耶？若劳苦旁求，谓我所自得，以眩惑后生辈，吾不忍也。非独《诗》为然，凡圣人书，熟读之其义自见，藏之于心，终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笃耳。”

谢良佐字显道，韩师朴在相位，闻其贤，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状先往见之，因具道所以愿见之意，士大夫莫不惊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执稍礼下贤士者，类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惯见也。

晁之道名詠之，黄鲁直字之叔予，资敏强记，览《汉书》五行俱下，对黄卷答客，笑语终日，若不经意。及掩卷论古人行事本末始终，如与之同时者。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罢，东坡琅然举其文一遍，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无咎初似不乐，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驹也。”

晁之道读《旧唐书》，谓予曰：“杜甫论房琯，肃宗大怒，当时人莫不为甫危之。而崔圆等皆营救，时颜鲁公为御史中丞，曾无一言。”予尝谓鲁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赋《八哀》，独不及之，岂赋此诗时鲁公尚无恙耶？将诗人不无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顷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许、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绿萼梅、千叶黄香梅，凡四种。许下韩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为致椒萼、绿萼两种，各四根，予植之后圃，作亭，遂以绿萼名之。书曰：他日访公于溱、洧之间，杖屦到门，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绍介也。景文，三韩家少师子华孙也，风采瑰润，字画遒媚，亦好作诗，尝为都厢，人颇才之。

中岳顶上松干如插笔，其间数株，上巨下细，枝柯似枯槎，皮或剥落，有半荣者。僧指云：此是岳神为珪，禅师夜移，天将晓，其鬼兵惧，遽倒植之而去。其言虽难信，而其树亦可怪也。

郑、许田野间，二三月有一种花，蔓生，其香清远，马上闻之，颇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为鹭鸶花，取其形似也，亦谓五里香、红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痒树也，其花夏开，秋犹不落，世呼百日红。

密县有一种冬桃，夏花秋实，八九月间，桃自开，其核堕地而复合，肉生满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银桃而加美，亦异也。

语儿梨初号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语儿何义？郑州郭慎蒙陵旁产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儿数岁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辄谓人曰："大好！"众惊异，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陈振著小说云："语儿当为御儿，盖地名梨所从出也。"按御儿非产梨之地，不知陈何所据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结实迟者莫如橘。谚云：头有二毛好种桃，立不逾膝好种橘。盖言桃可待橘不可待。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无芒者为和尚稻，亦犹浙中人呼师婆粳，其实一也。

溱、洧之源出马岭，今在河南府永安界，号玉仙山。历城东南为溱、洧，其水清，有鱼数种，土人不善施网罟，冬积柴水中为罧音渗。以取之，以捣泽蓼杂煮大麦撒深潭中，鱼食之辄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复活，谓之醉鱼云。

麦秋种夏熟，备四时之气，荞麦叶青、花白、茎赤、子黑、根黄，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结实时，最畏霜，此时得雨，则于结实尤宜。且不成霜，农家呼为解霜雨。穄，西北人呼为糜子，有两种，早熟者与麦相先后，五月间熟者，郑人号为麦争场。

草乌头，近畿如嵩、少、具茨诸山，亦多有之。花开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园圃，号鸳鸯菊，盖取其近似耳。

木香有二种，俗说檀心者，号酴醿，不知何所据也。京师初无此花，始禁中有数架，花时民间或得之，相赠遗，号禁花，今则盛矣。

银杏出宣、歙，京师始惟北李园地中有之，见于欧、梅唱和诗。今则畿甸处处皆种。予游阳翟北四十里龙福寺，寺在超化南乱山中，佛殿前有数树，树大出屋而不结实，同游朝散大夫许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于腊月去根傍土，取麦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则不过一二年，皆能结实。若岁用此法，则与南方不殊，亦犹人炷艾耳。吾屡试之矣。”同叔为人敦厚方实无城府者，其言当不欺云。

卷第四

龙福寺据大龟山腹，前负佛殿，山西有雁翅岭，岭下有龙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禅师，相传云，山旧多虎，猎者数人，方射虎，有僧来乞食，猎者指虎穴绐云：“彼有吾茇舍，食饮略具，可往一饱。”僧如言而往，日将暮，寂不闻声，乃登东岩望之，见僧跏趺坐穴中，虎驯绕其侧，惊异，弃弓矢罗拜，大呼曰：“愿为师弟子，不复射生矣。”僧筑庵大龟山腹，自此虎不为害，学徒日盛，遂为大寺。后以龙潭祷雨屡应，赐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禅师祠堂，塑像是真身，猎者五人侍左右。

龙福寺门外东偏，有修竹二亩余，殆不减洛中所产。有鼠喜食其笋，寺僧于笋生时置鼓昼夜鸣之，谓之惊鼠鼓。予与韩秉则同游见之，秉则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挝鼓，传中又添此一事，以为后人笑谈也。”

芙蓉禅师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应接，乃入五度山，卓庵于虎穴之南。昼夜苦足冷，时虎方乳，楷取其两子以暖足，虎归不见其子，咆哮跳掷，声振林谷。有顷，至庵中，见其子在焉，瞪视楷良久，楷曰：“吾不害尔子，以暖足耳。”虎乃衔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台山太平兴国寺者，直《金刚经》窟之上，乃古白虎庵之遗址也。相传云，昔有僧诵经庵中，患于乏水，适有虎跑，足涌泉觱沸徐清，挹酌无竭，因号“虎跑泉”，而庵以此得名。

代州清凉山清凉寺，始见于《华严经》，盖文殊示现之地也。去寺

一里余，有泉号一钵，泉一钵许，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虽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异也。清凉山数出光景，不可胜纪。甲寅年腊月八日，夜现白圆光，通夕不散，人往来观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见，尤为殊异。

秘魔岩灵迹甚多，尝有飞石入厕，度其石之尺寸，则大于户，不知从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岩者，则必有石落中路，或飞石过耳如箭声，人皆恐怖。

长松产五台山，治大风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癞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于清凉传，而《本草》未之载也。

嵩少比南方山极雄壮，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润之气，石皆坚顽，不可镌凿，峻极上院。尝于其院东凿井，经年才深丈许，每凿一寸，顾佣钱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当积薪其中然之，乘热沃以酽醋，然后施工，庶乎其可也。予尝语其寺僧，但恐山中难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余有泉一眼，清甘可饮，旧号“救命水”。欧公与圣俞同游时，改为“醒心泉”。或云旧名虽鄙恶，然亦得其实也。

虎头岩在真君观西，岩北有一谷，幽深而险，人迹罕到。道人沈天休尝言，顷年采药其中，粮绝，掘山药煮食，见一藤引蔓甚远，而叶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长数尺，盖亦山药也。大茎可享半月，戏目为玉柱，其后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峰，其下为玉柱川，鬻山药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实不知本末也。

巴榄子如杏，核色白，褊而尖长，来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种之，亦生树，似樱桃，枝小而极低，惟前马元忠家开花结实，后移植禁御。予尝游其圃，有诗云：“花到上林开。”即谓此也。

大隗山，即庄子所谓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产一种木，身干枝叶皆如槐，三二月开花，色红而细，俗呼为槐三香，亦有种园圃中者。

具茨山亦产蕨，采药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图经》，黑狗脊有一种，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盖苗已老，修书遗其说耳。具茨人虽采蕨为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为小儿拳。予游龙福寺见于道旁，自尔岁遣人采焉，山下人知其为蕨，稍有珍之者。

药有五加皮，其树身干皆有刺，叶如楸，俗呼之为刺楸。春采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谓之苦中甜云，食之极益人。予在东里，山中人岁常以此饷，因移植后圃，盖无可玩者，特为其芽可食耳。

密县超化寺，乃畿西山水胜处。考碑碣，始建于隋。泉色如琉璃，涌为珠出波面，其池极浅，僧云：焦土襄陵，不涸不溢，往岁中贵人降香，乃于塔东命以锹试之，一锹泉涌出，至今谓之一锹井云。

红蓼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蓼，呼之为火蓼。道家方书亦有用者，呼为鹤膝草，取其茎之形似也。然泽蓼有二种，味辛者酒家用以造曲，余不入用也。

藜有二种，红心者俗呼为红灰藋，徒吊切。古人食之，多以为羹，所谓藜羹不糁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岂园蔬多品而不顾乎？然山人处士未之弃也。其身干轻而坚，以为杖，则于老者尤宜。唐人犹有编为床者，往往见于篇什。仙方用之为秘药，或入烧炼药，多取红心者，易名为鹤顶草。

石炭不知始何时。熙宁间，初到京师，东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铁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于何时也。予观《前汉·地理志》：豫章

郡出石，可燃为薪。隋王劭论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则知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处处有之，其为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复说也。

欧公作《花品》，目所经见者，才二十四种，后于钱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余种，然思公《花品》无闻于世，宋次道《河南志》于欧公《花品》后，又增二十余名。张峋撰《谱》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颜色容状，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访于老圃，得种接养护之法，各载于图后，最为详备。韩玉汝为序之，而传于世。大观政和以来，花之变态，又有在峋所谱之外者，而时无人谱而图之，其中姚黄尤惊人眼目。花头面广一尺，其芬香比旧特异，禁中号一尺黄。予在南平城，作《谢范祖平朝散惠花》诗云："平生所爱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愿。姚黄三月开洛阳，曾观一尺春风面。"盖记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诸孙也。以雄倅致仕，居许下被俘，惠予花时，年六十一岁矣。

峤南山水极佳，而多奇产。说似中州人，辄颦蹙，莫有领其语者。以其有瘴雾，世传十往无一二返也。予大观间见供备库使李，忘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职度五岭，历二广，差遣北归，已七十九矣。得监东太乙宫香火，其体力强健，行步如四五十许人。宣和间，其族人云尚无恙，乃信元微之至商山赋《思归乐》言赵卿事不诬。而东坡《答参寥报平安书》云：虽居炎瘴，幸无所苦，京师国医手里死汉甚多。此虽宽参寥之语，与元微之至商山所赋，盖为不独炎瘴能死人，其理之常然者，非过论也。

郑州东仆射陂，盖后魏孝文迁洛时，赐仆射李沖之陂也。后人立祠，远近皆呼为仆射庙。章圣皇帝西祀过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传为李卫公仆射庙。土人得卫公行册以藏庙中，而崇宁以来赐庙额，亦以为卫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笔谈》载淡竹叶，谓淡竹对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种竹叶，稍大于常竹，枝茎细，高者尺许，土人以作熟水，极香美可喜。方药所须，悉用之有效，岂存中未之见耶？

新安郡婺源县境中，产一种草茎，叶柔弱，引而不长，叶类甘菊叶，俗呼蔗，今讹为遮字，盖食之味苦，而有余甘也。性温行血，尤宜产妇。煮熟揉去苦汁，产后多食之无害，往往便以为逐血药也。又呼苦益菜，访之医家，莫有知者。

去钜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经》，名达活，源深流长，广轮数百里享其利。咸平间，刺史柳开疏泉一支，植千柳，为亭于其上，为一郡胜游之地。熙宁壬子岁，泉忽沦伏不见，后五年元丰改元之初，太守王慥率郡僚祷于泉上，不越月而复出，再逾时而浩浩汤汤，倍加厥初，阖境神异之，因易名为再来泉，至今六七十年。焦土襄陵，不增不减，当时通判虢州王宏微为志其事，刻石尚存焉。

吕申公公著，当文靖秉政时，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

谢涛字济之，绛之父也。绛为太子宾客，女适梅尧臣，幼为王黄州所知，世称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黄才叔喜自负其文，谓涛曰：“公能损益一字，吾服公。”涛为削去二十字，才叔虽不乐，然无以胜之也。

欧公论谢希深曰：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希深制诰尤得其体，世谓常、杨、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录》三卷。文康预修《传灯录》、《册府元龟》。景德中命近臣修书时，杨文公为太常丞制，以二公并

命，论者以才名等夷，非复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长户部，丰相之自独坐迁工部尚书。敏中表言：“丰稷厚德，时所领属，臣古实不逮也，乞立班在丰稷下。”诏不从，士大夫至今以为美谈。

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畜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陈叔易常为予言此事，叹曰：“此风岂可复见耶？”

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古语云：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也，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识其用意所起故也。

读欧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无斫削工夫。及见其草，逮其成篇，与始落笔十不存五六者，乃知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趋无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于所见，而于所不见，则必以为疑。孙皓问张尚曰：“‘泛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诗》又云‘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矣。”皓忌其胜己，因下狱。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为舟材之最良者。有溺于所见，遽谓柏不可以为

舟，断以己意，以训导学者，而弃先儒之说，可怪也。《邶之风》言舟宜济渡，犹仁人宜见用，柏宜为舟，《鄘风》亦然。乃独于《邶风》释之，可以概见也。况非其地之所有，风俗所宜，诗人不形于歌咏，昔人盖尝明之矣。孙皓虽忌张尚之胜己，然不敢以训人也。

宇文大资尝为予言：《湘山野录》，乃僧文莹所编也，文莹尝游丁晋公门，公遇之厚，其中凡载晋公事，颇佐佑之。予退而记其事，因曰：人无董狐之公，未有不为爱憎所夺者。六一居士诗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然后世岂可尽欺哉？

介甫对裕陵，论欧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壮时，且曰：惟识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骇此语。予与韩秉则正言论此，秉则曰："道理之妙，当求于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具在六经，不可揜也。欧公识与不识，姑置之勿问，不知介甫所谓'道理'，果安在？抑六经之外，别有道理乎？东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诡论灭世。'盖指介甫也。介甫当时在流辈中，以经术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锋，故东坡特于祭文表之，以示后人。然亦未知其于君臣间如此无顾忌也。"时坐客颇众，莫不以秉则之言为然。

唐制，常参官自建中以后，视事之三日，令举一人以自代，所以广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袭，惟两制以上，乃得举自代，而常参官不预也。祖宗以来，从官多举已仕官而名级尚微者，韩子华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选，而莫有继之者。建中靖国间，刘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举一布衣，忘其姓名。当时莫不骇异，而不知援子华例也。熙宁末，曾旼以常润团练推官，为福建常平属官，乞朝辞上殿，阁门以前，无选人入辞上殿例，诏特引对，罢为潭州州学教授。

卷第五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宁八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乞选有地里学者重修之。乃命赵彦若、曾肇就秘省置局删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宁末，诏置局编修，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则百僚，任职为开封府解头。大受为文敏而工，于王禹玉为表侄。禹玉内集，酒数行，而欧公《谢致仕启事》至。禹玉发缄看，称美不已，谓大受曰："须以一启答之，此题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辞让，酒罢，方啜茶，启已成矣。禹玉惊其速，虽夸于坐人，而意终不乐。

章子厚与晁秘监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为馆职，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间，子厚有诗云："寄语三同晁秘监。"寄语乃谓此也。然绍圣初，子厚作相，美叔见其施设大与在金山时所言背违，因进谒力谏之，子厚怒，黜为陕守，美叔谓所亲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谪，钱勰草词云："硁硁无大臣之体，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衔之。绍圣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舄几几，对南山岩岩"之语。在庭士大夫相语云："今则几几岩岩，奈何硁硁鞅鞅乎？"未几，钱自吏部尚书贬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

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泪涕雨集。徽宗践祚，流人皆牵复，而少游竟死贬所，岂非命耶！

朝廷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建圣祖殿。张文懿时为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诏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观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刘道原自洛还庐阜时，过淮南见晁美叔，美叔呼诸子拜之。道原曰：“诸郎皆秀异，必有成立，无为訞学，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闻于世。訞学已为今日患，后三十年横流，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恕与公老矣，诸郎皆自见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县王诰，字宣叔，少习文，应进士举，以家贫训幼学为业，屡取乡荐，而于省试辄不利。每赴省试，必梦胡僧，姿状雄伟，谓曰：“君此行徒劳耳。君骨相虽主有才，而不应得禄。位寿可过耳顺，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余，又将赴省试，梦前僧相贺曰：“君是举必登第无疑矣。”梦中诘之曰：“师向语我不当得禄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导童子，用心笃志，不负其父母所托，为有阴德，故天益君算，而报君以禄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陈古乐器曰：“君姑记之，异时当自悟也。”厥后亦数有梦，但其僧不复见，而所陈乐器如初。时蜀公方献新乐，诏于延和殿按试，诰意廷试必问乐，凡古今乐事无不经意者。逮试日，所得赋题乃《乐调四时和》也。是岁始预正奏名，遂于马涓榜下赐第。历官数任，以奉议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于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为记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于迹盗尤有法。潞公过郑失金唾壶，明仲见公于驿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嘱付之。既去不食，顷已擒偷

唾壶人来矣。潞公归朝，大称赏之。

刘道原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壮舆亦能记五六千字，壮舆之子所记才三千字，晁以道戏壮舆曰：“更两世当与我相似。”

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昼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承君建中靖国间为大宗正丞，曾布欲用为提举常平，以非其所素学，辞不受，士论美之。

东坡云，郗超虽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死，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父年尊必以相伤为毙，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指呈之，悉与温往返密计，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若方回者，可谓忠臣矣，当与石碏比。然超不谓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则不从温矣。东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

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东坡云：“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与东坡相上下耳。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东坡至儋耳，见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樕丛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结子如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并嚼之，瑟瑟有声，亦颇涩。童儿食之，或大便难。叶背白，如石韦状，野人秋夏病痢，食其叶辄已。海南无柿，人取其皮剥浸烂杵之得胶，以代柿漆，盖愈于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浊，近又大府滑，百药不瘥，取倒黏子嫩叶蒸之，焙燥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余，二府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也。因名“海漆”，而私记之，贻好事君子，明年子熟，当取子研滤酒为膏以剂，不复用糊矣。

东坡在海外，于元符二年春且尽，因试潘道人墨，取纸一幅，书曰：“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长生，其节煮之以酿酒，愈风痹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肤革香，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其实

食之滋血髓，研为膏入漓酒中，则醇酽可饮。其明为烛，其烟为墨，其皮上藓为艾，纳聚诸香烟。其材产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坚韧冠百木。略数其用于世，凡十有一，不是闲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汝可记之，勿忘吾言。”

东坡因子过读《南史》，卧而听之，语过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时人称为‘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云：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之秽也，一经僧虔，便为佳号，而以比胡、赵，则粪有时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东坡因与方士论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丹欲成而炉鼎败，明日，忠州除书到，乃知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君辈为我志之。”

东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弹琵琶，制《道调》，梁州国工康昆仑求之不得，后于元载子伯和处得女乐八人，以其半遗段，乃得之。予家旧有婢，亦善作此曲，音节皆妙，但不知道调所谓。今日读《唐史·乐志》云：高宗以为李氏老子之后，故命乐工制《道调》，皆在海外语过者。

东坡云，今琵琶有独弹，不合胡部诸调，曰：某宫多不可晓。《乐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正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予

尝闻琵琶中作轹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宫调》也。

东坡言，唐初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祖孝孙窦琎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五悬而不击，谓之哑钟。张文收乃依古断竹数十二律，与孝孙等次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辅国奏云，云《太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别制诸钟，帝以为然，乃悉取诸乐器磨剡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唐自肃、代以后，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谓下者，乃钟声也，悲夫！

东坡在儋耳，谓子过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索纸笔焚香曰，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既写毕，读之，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始在梁师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粢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

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叹久之，曰：“朝廷若果见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杀了我后好了你。”遂相与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彦。

东坡之殁，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传。如“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蠹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

温公既薨于位，而元丰余党以先政撼摇宰执，刘莘老持两端，独微仲子由奋不顾身，靡所依违。时韩川上言云：“伏闻朝廷谓前日臣下罪恶，已赐施行，将降诏书，自今以前事状，更不复问，戒敕言者，不许弹劾。得于传闻，臣不敢信，反覆开陈累千百言，盖疑莘老也。”后三月，果有诏书，谓“罪显者已正，恶巨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一应今日以前事状，一切不问，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张璪罪显恶大，独在朝廷，而刘器之等交攻不已，因并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议者论微仲子由非不虑后患也，为天下计，当如此耳。

予尝闻陈叔易与人言，韩川章疏崔台符、杨伋、王孝先等，元丰以后，次第为大理卿，专视蔡确风旨。数年以来，锻炼刑狱，至二万二千余事，而诉理所才八百余事。则知贫弱不能自诉，及流移死亡而无人为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绍圣、崇宁干进之臣，持此藉口，指为谤讪，而不推原专视宰相风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误国者终以忌器，不可论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编类臣僚章疏，而韩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断过刑狱数目，与当时所传不差。

熙宁大臣以缙绅不附，多起大狱，以胁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辅。元祐间，置诉理所专为新州之党，上误裕陵。建中靖国元年，范致虚知绍述之说复行，引诉理为言，欲击韩师朴而助曾子宣。师朴论其奸，自谏垣出为郢倅，既到任，谢表犹云云不已。其略云：岂十九年之睿断，有八百件之冤刑。当时读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恶其心

术之险也。

卷第六

丰相之作独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见丰曰：“曾公真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设施始得。”子宣闻其言怒甚，翼日罢为工部尚书，故相之谢表云：“内侍已成于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于封章。”俄闻报罢，盖相之屡言郝随不听，而欲论子宣又不果也。

刘德初为仪真教授，日与官奴密游，监司欲发其事，晁美叔秘监时为大漕，其子之道从容言刘与某气类不相合，然其人必贵，美叔因营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国间，德初知时事将变，谓吴材圣曰：“吾侪取富贵，正在此时。晁之道有文章，善词令，可引为台谏以相助。”之道闻二公言，答曰：“此固所愿，但某自视骨相，不是功名会中人。若不见听，恐必败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强，遂止。

邢恕字和叔，吕申公、司马温公皆荐其才可用。子居实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学早就，议论如老成人。黄鲁直诸公皆与之为忘年友，所谓“元城小邢”是也。元祐更张新政之初不本于人情者，和叔见申公密启曰：“今日更张，虽出于帘帏，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为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几，复以此撼摇温公。温公曰：“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温公曰：“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听纳其说。绍圣中，言二公有废立之意，而己独逆之，阴沮其事。蔡元度乘虚助之，踪迹诡秘，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言，酝酿已成，密令觇者于高氏南北二第，讥察其

出入。哲宗将御后殿施行之钦成知之而不能遏，以闻钦圣。钦圣曰："事急矣。"乃同邀车驾，问曰："常时不曾御后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隐。钦圣曰："大臣既有异谋，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后，饮食起居尽在娘娘阁，未尝顷刻相离也。使娘娘果怀此心，当时何所不可，乃与外廷谋乎？"哲宗始大悟，怀中探一小册子，以授钦圣，遂降指挥，不御后殿，其事遂寝。然申、温二公犹追贬也。惇夫是时已蚤世矣。鲁直诗曰："鲁中狂士邢尚书，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镌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谓此也。建中靖国间，钦圣降出小册子，和叔放归田里，曾子开行词头，其略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窜斥之罪，欺天误国，职汝之由。矧汝于彼二人，实门下士，借重引誉，恩意非轻。一旦翻然，反为仇敌，挤之下石，孰谓虚言！子厚于谪所闻之惶惧，于谢表中自叙云：极力以遏绝徐王觊觎之谤，一意以推尊宣仁保祐之功。岂惟密尽于空言，固亦显存于实状。反覆诡诈，掠虚美者他人；戆直拙疏，敛众怨于一己。所谓欲盖而弥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变神宗役法，苏子由任谏官，得其奏议，因论列其事。至崇宁末，京罢相，党人并放还，寻有旨：党人不得居四辅，京再相，子由独免外徙。政和间，子由讣闻，赠宣奉大夫，仍与三子恩泽。王辅道为予言，京以子由长厚，必不肯发其变役法事，而疑其诸郎，故恤典独厚也。

蔡京进退，倚中贵人为重，恨无以结其心，每对同列言：三省、枢密院胥史文资中，为中大夫者，宴则坐朵殿，出则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勋劳者甚众，乃以祖宗以来正法绳之，吾曹心得安乎？于是幸门一开，建节者二十余辈，至领枢府封王为三少时。时陶铸宰执者，不无人焉。

吴伯举守姑苏，蔡京自杭被召，一见大喜之。京入相，首荐其才，

三迁为中书舍人。时新除四郎官，皆知县资序，伯举援旧例，言不应格。京怒，落其职知扬州。未几，京客有称伯举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当久弃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

蔡京丰吏禄以示恩，虽闲局亦例增俸入。张天觉作相，悉行裁减，邹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尝谓晁检讨曰：“天觉此事，吾侪无异词。但当贫窭之际，不能不怅然。”乃知天下人喻义者少也。

自崇宁以来，给舍多不论驳。靖康新政，人人争言事，唐恪在凤池，谓朝请大夫王仰曰：“近来给舍封驳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几差除不行也，君可语之。”以道闻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发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书君使之达此意。

熙河用兵，岁费四百余万缗，自熙宁七年以后，财用出入稍可会计者，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元祐二年七月，内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事，所取到元丰八年最近年分，五州军实费，计三百六十八万三千四百八十二贯。今随事相度裁减，除豁共约计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余贯，鄜延开拓不在其数。北边自增岁赐以来，绵絮、金币不过七十万，是一岁开边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没不时，赤子蹈锋镝之祸者，可胜痛哉！东坡云：横费之才犹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真保国者药石之论也。用兵与结好，其利害相悬绝如此。曹南院帅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识真雄杰人哉！

政和以后，黄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无敢谁何。号金门羽客，恩数视两府者，凡数人，而张侍晨虚白在其流辈中，独不同。上每以“张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学，而于术数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发于酒，曰：某事后当然，已而果然。尝醉枕上膝而卧，

每酒后尽言，无所讳，上亦优容之，曰：“张胡，汝醉也。”宣和间，大金始得天祚，遣使来告，上喜宴其使。既罢，召虚白入语其事。虚白曰：“天祚在海上，筑宫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惊，上亦不怒，徐曰：“张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见虚白，抚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应于今日，吾恨不听汝言也。”虚白流涕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圣躬，既往不足咎也。”

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论甚伟。然与《楞严》及《大悲观音》等经颇相函矢。《华严》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视罗颂大悲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信后世，岂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书》，尝一日逄大雪，添帟幕，燃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某人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气，亦复何如？”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也自不恶。”乃阁笔掩卷，起索酒饮之，几达晨。明日，对宾客自言其事。后每燕集，屡举以为笑。

王平甫该治善议论，与其兄介甫论新政，多援据，介甫不能听。侄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陈楮泉，平甫启曰：“兄在相位，要须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雱虽疾，丘之祷久矣，为此奚益？且兄尝以仓法绳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门下独不行仓法耶？”介甫大怒。

王观恃才放诞，陆子履慎默于事，无所可否。观尝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极相善也。观寝疾，子履往候之，观恶寒，以方帽包裹，坐复帐中，子履笑曰：“体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谓‘王三惜命’也。”观应声复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当时闻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为内翰，刘贡父与从官数人同访之，下马，典谒者报云：“内翰方就浴，可少待。”贡父语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众惊而问其故，贡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众始悟其为戏，乃大笑而去。

杨畏字子安，元丰、元祐、绍圣更张，独能以巧免，世号“杨三变”。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驾幸蔡京第》诗，有“拜赐应须更万回”，太学呼为薛万回。昂守洛师日，杨闲居洛下，一日，府宴别无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问一幕官曰：“今日府会他客不与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难得如此好属对耳。”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日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久之以简招坡过其家吃皛饭，坡不省忆尝对贡父三白之说也，谓人云：“贡父读书多，必有出处。”比至赴食，见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乃始悟贡父以三白相戏，笑投匕箸，食之几尽。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毳饭奉待。”贡父虽恐其为戏，但不知毳饭所设何物，如期而往。谈论过食时，贡父饥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贡父曰：“饥不可忍矣。”坡徐曰：“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也。”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世俗呼无为模，又语讹模为毛，尝同音，故坡以此报之。宜乎，贡父思虑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狱，为吴冲卿在揆路，见安石更张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摈弃老成，欲渐召用，新州知不为己利，故因相州吏词连宰相。凡冲卿亲戚官属，皆鞠考钩致其语，裕陵独明其无他，而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共论台狱不直，皆罢去。新州代润甫为中丞，冲卿久之求退，新州终以击搏辅政，自此观望成风，为裕陵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

政和间，常子然、谢任伯、江子我同访晁伯宇及其弟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观梁萧子显《古今同姓名录》，见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两□□，一在太宗时，见于《登科记》，官不甚显。"叔用曰："以此诸人聚于一时，则奈何？"伯宇曰："无害，吾此有九张良，足以制之。"座上无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见今人读书比古人少也。

韩持正侍郎字存中，虽为张宾老所知，在从班十八年，无所附丽，故蔡京不喜。大观以后，多偃藩于外，能知本朝典故，谈祖宗时事，历历如在目前。宣和间守郑，京西路旱蝗，蝗独不入郑境，客或誉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论时事，后必如何，至今无一言不中。自郑归老，至于曹，建炎初卒于家，平生好事极多。予愿志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许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为，而畏人不从者，多托元丰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胁持，上下人无敢议者。张天觉为相，欲稍蠲罢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镗等为参详官，讨论其事。闻陈莹中著《尊尧集》，专为先政也。天觉奏乞取其书，复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郑居中辈恐天觉得志，不为己利也。知刘嗣明与辟雍司业魏宪相友善也，令嗣明与之俱来相见，许以立螭。宪，镗子婿也。宪归见镗，论天觉孤危文人，盍谋所以自安者。镗入其言，宪草札子，其大略言，成汤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见有君而无臣，独能成一代勋业者。今

陈瓘作《尊尧集》，皆力诋王安石，果如瓘所论，岂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镗请对如宪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缮写，赴局投纳，俟其书至，立焚之。天觉由是求去甚力，天觉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卷第七

张次贤，名能臣，官至奉议郎，文懿公诸孙，朝奉大夫德邻之子也。好学，喜缀文，有《郧乡》、《涪江》二集，尝记天下酒名，今著于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张温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琼酥，刘明达皇后瑶池，郑皇后坤仪，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师庆会，王太傅膏露，何太宰亲贤。亲王家：郓王琼腴，肃王兰芷，五王位椿龄，嘉王琬醑，濮安懿王重酝，建安郡王玉沥。戚里：李和文驸马献卿金波，王晋卿碧香，张驸马敦礼醽醁，曹驸马诗字公雅成春，郭驸马献卿香琼，大王驸马瑶琮，钱驸马清醇。内臣家：童贯宣抚褒功又光忠。梁开府嘉义，杨开府美诚。府寺：开封府瑶泉。市店：丰乐楼眉寿又和旨，即白矾楼也。忻乐楼仙醪，即任店也。和乐楼琼浆，即庄楼也。遇仙楼玉液，王楼玉酝，铁薛楼瑶醽，仁和楼琼浆，高阳店流霞，清风楼玉髓，会仙楼玉醑，八仙楼仙醪，时楼碧光，班楼琼波，潘楼琼液，千春楼仙醇，今废为铺。中山园子正店千日春，今废为邸。银正店延寿，蛮王园子正店玉浆，朱宅园子正店瑶光，邵宅园子正店法清，大桶张宅园子正店仙醁，方宅园子正店琼酥，姜宅园子正店羊羔，梁宅园子正店美禄，郭小齐园子正店琼波，杨皇后园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库，西京玉液又酴醾香。四辅：澶州中和堂，许州潩泉，郑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银光，河间府金波又玉酝，保定军知训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酝，保州巡边银条又错著水，德州碧琳，滨州石门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莲花，卫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拣米又细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风曲法酒，深州玉醅，赵州瑶波，相州银光，怀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曲，又错著水，河东太原府玉液又静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琼浆，代州金波又琼酥，

陕西凤翔府橐泉，河中府天禄又舜泉，陕府蒙泉，华州莲花，又冰堂上尊也。邠州静照堂又玉泉，庆州江汉堂又瑶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扬州百桃，庐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东西，宣州琳腴又双溪，江宁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虔州谷帘，洪州双泉又金波，杭州竹叶清又碧香又白酒，苏州木兰堂又白云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莱，润州蒜山堂，湖州碧澜堂又霅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琼波又竹叶清，剑州东溪，汉州帘泉，合州金波又长春，渠州蒲卜，果州香桂又银液，阆州仙醇，峡州重麋至喜泉，夔州法醹又法酝。荆湖南北：荆南金莲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归州瑶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叶。广南：广州十八仙，韶州换骨玉泉。京东：青州拣米，齐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兖州莲花清，曹州银光又三酘又白羊又荷花，郓州风曲白佛泉又香桂，潍州重酝，登州朝霞，莱州玉液，徐州寿泉，济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细波，单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拣米，滑州风曲又冰堂，金州清虚堂，郢州汉泉又香桂，随州白云楼，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银光香桂，房州琼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叶清，邓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颍州银条又风曲，均州仙醇，河外府州岁寒堂。

欧公与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进春帖子自皇后贵妃以下，诸阁皆有。是时温成薨未久，词臣阙而不进，仁宗语近侍，词臣观望，温成独无有，色甚不怿，诸公闻之惶骇。禹玉、忠文仓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写进本时偶忘之耳。”乃取小红笺，自录其诗云：“忽闻海上有仙山，烟锁楼台日月间。花下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既进，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张灯，按唐名儒沿袭汉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明皇先天中，东

都设灯；文宗开成中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观游之盛，冠于前代矣。又见《春明退朝录》大同小异。

唐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府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皆见于传记，今无复存者。盖或易其名，或废而不修也。又见《退朝录》。

元丰元年，盗发阳翟，而元献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盗之穴冢也，烟雾不可近，及有黄气氤氲而出，乃下石秉松炬而入。见一冠带者踞坐呵叱，盗以锄锹击之，应手而灭，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飞扬，取金带，携珍玩，焚之而去。盗又云，于张耆侍中家疑冢得金银珠玉不可胜计。李方叔尝言，阳翟一老媪善联串骸骨，耆子孙使之改葬，而莫有临视者。尝以一骨一须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须也。予尝从晁之道过阳翟，拜于元献墓下，以耆事质于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尝谓执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称之。若有臣能如昔贤用心，苟中时病，朕岂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县尉上言，乞减宫人，太宗谕宰执曰：“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宰执欲以妄言置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宰相皆惭服。或言是雍丘尉武隆。

田锡以敢言为定陵所知，定陵尝对李沆称赏曰：“朝廷政事少有阙失，方在议论，而锡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奖之。锡虑奏疏不得速达，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闻。”又言：“如此谏官，能不顾其身为国家，真难得也。”

定陵东封回日，献歌颂者不可胜数，而布衣孙籍上书，独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愿陛下以持盈守成为念，不可便自骄满”。定陵大嘉纳之，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定陵将西祀，孙宣公累上疏切谏，以为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过欲慕秦皇、汉武刻石垂名，以夸耀后代耳”。其言痛切者，有曰“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起于饥岁。陛下好行幸，频赋敛，岂知今无刘、项、黄巢乎？”帝览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论》以解谕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纳谏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时置也。始中贵王继恩平蜀有功，执政欲以枢密赏之，太祖曰：“此辈岂可令居权要？”因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时官吏所在贪污不法，王明为郢陵县令，独以廉律身，百姓沿故例行赇赂，明皆不受，曰：“但为我置薪刍积于某处，他不须也。”久之，积如丘山，民间莫晓。明因筑堤以备水患，太祖闻之，擢明权知广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学正直，自大理评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满岁，命为正字。

寇莱公有将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尝曰：“朕之得准，不减唐文皇之魏徵也。”

真定康敦复尝语予曰：河东见所在酒垆，皆饰以红墙，询之父老，云相沿袭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后读李留台集，有《怀湘南旧游寄起居刘学士》诗云：“老情诗思关何处，浑是湘南水岸头。残白晚云归岳麓，浓香秋菊满汀洲。静寻绿径煎茶寺，遍上红墙卖酒楼。西洛分台索拘检，绣衣不得等闲游。”据此诗，则湖南亦有之，不独河东也。但留

台不著所出为可恨也。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后经今，又不知几厄。秉笔之士所用故实，有淹贯所不究者，有蹈前人旧辙而不讨论所从来者，譬侏儒观戏，人笑亦笑，谓众人决不误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复抵掌曰："请为我于《曲洧旧闻》并录之。"敦复字德本，事亲孝，为吏廉，种学绩文孜孜不辍，见书必传。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时服膺儒业，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无极人也。元符间，晁以道为无极令，时安中已登进士第，修邑子礼，用长笺见以道。自言："平生颇有意学古，以新学窃一第，固为亲荣，而非其志也。愿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为学之道，当慎其初，能慎其初，何患不远到？"安中乃筑室屏绝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号"初寮居士"。其议论渊源与所闻见，多得于以道，而作诗句法颇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后在北门与之同官，尤喜称誉之。然负才自标置，为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游京师，密结梁师成，遂年余两迁为正字，自是与晁氏兄弟绝矣。既长风宪位丞辖，讳从晁学，王将明迫于公议，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己，始作简招以道相见，只呼"成州使君四丈"，无复曩时先生之号矣。平日交游，以此莫有称初寮者，但目为有初居士而已。

吕惠卿之谪也，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刽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父急引疾而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暨绍圣初，牵复知江宁府，惠卿所作到任谢表，句句论辨，惟至发其私书，则云自省于己，莫知其端。当时读者，莫不失笑。又自叙云："顾惟妄论，何裨当日之朝廷；徒使烦言，有黩在天之君父。"或曰观此一联，其用心憸险如此。使其得志，必杀二苏无疑矣。盖当时台谏论列，多子由章疏，而谪辞，东坡当笔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国间为陕西提刑，时晁无咎作郡，下车见无咎，举到

任谢表，破题四句云："吕刑三千，人命所系，秦关百二，地望匪轻。"无咎嗟赏曰："前乎公既无此语，后乎公知莫能继矣，岂不谓光前绝后乎？"

崇宁初，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太学生初闻之，有宣言于众曰："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当年未闻禁畜猫也。"其间有善议论者密相语曰："狗在五行，其取类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谀言，使之贵重若此，审如《洪范传》所云，则其忧有不胜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圣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盖从赵野王所请也。当时如寺观僧道所称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语有"张王李赵"之语，犹言是何等人，无足挂齿牙之意也。宣和间，王将明、张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赵圣从俱在政府，是时"张王李赵"之语喧于朝野，闻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长公主薨，不御楼观灯。何执中、刘正夫言："长公主于属虽尊，于服已疏，圣主与民同乐，不宜以此事而辍。"乃令所在出榜晓谕民间，再放灯五夜。予时在都城，亲见其事。

崇宁初，蔡京起祠馆，留钥北都有旨许过阙日朝见，邓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见于东水门船中，留语终日。有见其论事札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当国，乱至于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纷更者，以故家大族未尽灭也。京大以为然。后京拜相，洵武因对复伸前论，上颇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党论自此兴矣。

蔡京持禄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罢相，则密求游从，不肯去都城。未逾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变去位，台谏论不已，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连南京。闻张天觉除中书侍郎，乃皇遽东下于姑苏，因朱冲内连贵珰，人人与为地，抚问络绎至。壬辰春召还，第声艳光宠迈于平昔远矣。宣和间王黼当轴，京势少衰。黼之徒恐不为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终不肯去。于是始遣童贯并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来，乃置酒留贯饮，攸亦预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酒方行，自陈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攸为公，无不窃笑者。其后大臣有当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卷第八

刘逵公达奉使三韩，道过馀杭，时蒋颖叔为太守，以其新进，颇厚其礼，供张百色，比故例特异，又取金色鳅一条与龟献于逵，以致今秋归之意。或曰，颖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辈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丰，忠文蜀公之子也。识量颇类忠文，尝宴客，客散熟寝，偷儿入其室，酒器满前。子丰觉之，起坐呼偷儿曰：“汝迫于贫，至此勿怖也。”以白金盂子二与之。偷儿拜而去。其后事败，有司尽得其情，子丰犹不肯言，闻者美之。

晁之道尝言，蔡侍郎准少年时，出入常有二人，见于马前，或肩舆之前若先驱，或前或却，问之从者，皆无所睹。准甚惧，谓有冤魂，百方禳襘，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为事。庆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见；又二年生卞，乃遂俱灭。元符末，都城童谣有“家中两个萝卜精”之语，语多不能悉记。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宁中，卖馂馅者又有“一包菜”之语，其事皆验。而京于靖康初贬死于长沙，岂“潭州海藏”亦应于此耶？然之道语予此事时，京身为三公，子践三少领枢密院，又为保和殿大学士者。而其孙判殿中监，班视二府，每出传呼甚宠，飞盖相随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诸孙，腰黄金者十有七人。当此际，气焰薰灼，可炙手也。厥后流离岭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门生故吏皆讳言出其门。然则准所见，果为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论，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亲见也。

中秋玩月，不知起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楼望月，冷朝阳与空上人宿华严寺对月，陈羽鉴湖望月，张南史和崔中丞

望月，武元衡锦楼望月，皆在中秋，则自杜子美以后，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赋咏不著见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辽城望月，虽各有诗，而皆非中秋宴赏而作。然则玩月盛于中秋，其在开元以后乎？今则不问华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据二浙上流，古为新安郡，清浅可爱。沈休文诗所谓“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即此也。溪西太平寺，旧号兴唐，李太白尝游而留题焉。其诗曰：“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今到兴唐游，奇踪更无别。枿木划断云，高僧顶残雪。槛外一条溪，几回碎明月。”溪即取太白诗名之也。郡人以为登览胜处，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见此诗，故予特著之。

陈莹中大观末，以其子讼蔡密语言事，就逮开封狱。时黄经臣监勘，有旨令莹中疏蔡京过失，莹中固辞曰：“瓘在谏垣尝论京，今为狱囚而论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复用。又曾于宫禁对左右说及瓘宜召之意，时蔡攸亦在侧，对曰：“瓘得罪宗庙，陛下虽欲用之，如其在天之灵何？”上蹙頞者久之。

建中靖国间，既相曾布，而召蔡京，韩师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观文出守北门。未几，党论大兴，凡在籍者，例行贬窜，独师朴得近地，京讽台谏言之，上终不从。其后遇星变，大赦，党人皆内徙，师朴谢表云：“转徙风波，独安于近地；归还里闬，最早于他人。”上读至此，曰：“我固怜忠彦，今观其表，忠彦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严，其徒谗慝煽炽，慈圣殊不怿，富韩公上书切谏，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时虽病，犹能嘉纳，其后圣躬康复，车驾一出，都人欢忭鼓舞，所在相

庆。慈圣语其事于宰执，宰执称贺。魏公进曰：“臣观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谕臣等，必是圣心深厌万几，欲行复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岂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训，以诏天下？臣等谨自此辞。”乃列拜呼，中贵卷帘而退。既下殿，富韩公徐曰：“稚圭兹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对便殿，上从容及裁减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师成密以告黼，翼日遂置应奉司，令黼专提举，其扰又甚于花石。

中山刘元密长卿，尝为予言：宣和末，亲于畿北马铺中，见无名子题诗云：“花已栽成愁叹本，石仍砌出乱亡基。如今应奉归真宰，论道经邦付与谁？”

薛嗣昌善交中贵人，每有馈献，常备四副，如锦椅背坐子之类，必以四十副为率。尝对晁之道言：“此辈还朝至御前及中宫，须有以藉手，则已用二十副矣。本阁分十副，余十副令渠自用于家。”之道云：“人无廉耻，乃至于此！不自知可耻，又复夸于我前耳！”

崇宁初，苞苴犹未盛，至政和间，则稍炽矣。邓子常在北门，所进山蓣，数倍于前，缄封华丽，观者骇目。江子我有玉延行，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权幸，率用琴光桶子并盖，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犹未伤物命也。赵霆在馀杭，每鹅掌鲊入国门，不下千余罐子。而王黼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凡满三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见。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论之，尚可恕也。

无尽居士少有俊誉，气陵辈行，然颇以躁进获讥。元丰中，尝上裕

陵百韵诗，有“回看同列骤，不觉寸怀忙”之句。裕陵读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恶其敢言，因舒亶斥为赤岸监酒税。其后召还，有谢启，其间一联云：“三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还朝，屋上之乌亦好。”当时传诵，而亦不免为有识者所窥也。

元祐间，东坡在禁林，无尽以书自言曰：“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必能为公呵佛骂祖。”盖欲坡荐为台谏也。温公颇有意用之，尝以问坡，坡云：“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温公遂止。绍圣间，章子厚用为中书舍人，谢启力诋元祐以来代言者，其略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之语。韩仪公入相，无尽自知不相合，因论河患以持橐出相度河事。崇宁初，附蔡京，召为翰林，旋踵丞辖。见物论多不与，与京时有异同，台谏视京风旨，乃交击之。后因星变大赦牵复知鄂州，遂于到任谢表，尽叙京所更张政事，以称颂圣德。其大略云：所谓率科严重，钩考碎烦，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徙乡之恶，学校驱迫者，违其孝养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于星火，逮捕遍于里闾，百论纷更，一切蠲罢。可谓崇宁之孝治，真为绍述之圣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争传写，虽为京所切齿，而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黄山有三十六峰，与池阳接境，在郡西，岩岫秀丽可爱，仙翁释子多隐其中，《图经》不著其名。山有温泉，其色红，其源可瀹卵，刘宜翁尝游焉。题诗寺壁，其略曰：“山有灵砂泉色红，涤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无明业，只与山间众水同。”宜翁名谊，元丰间自广东移江西，皆为提举常平官。上疏论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东坡绍圣所与书，可见矣。论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租庸调法坏，五代至皇朝，税赋凡五增其数矣。今又大更张，不原其本，敛愈重，民愈

困，为害凡十。又言：变祖宗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讨论润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语激切深至。内批云：谊张皇上书，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可特勒停。

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

韩魏公沉厚有识量，进止详雅，能断大事，两朝定策，皆为元勋。东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盖言其事也。

欧公作《昼锦堂记》成，以示晁美叔秘监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如此，予所亲见。故实记其事，无一字溢美于斯时也。他人皆惴栗流汗，不能措一词，公独闲暇如安平无事，真不可及也。

世传《珞琭三命赋》，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释之者，以为周灵王太子晋，世以为然。考其赋所引秦河上公如悬壶化杖之事，则皆后汉末壶公、费长房之徒，则非周灵王太子晋明矣。赋为六义之一，盖《诗》之附庸也。屈、宋导其源，而司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赋气质卑弱，辞语儇浅，去古人远甚，殆近世村夫子所为也。俚俗乃以为子晋，论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骇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书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见而惊喜曰："异哉！予之外兄赵，盖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许下，手持数珠，日诵定光佛千声。"予曰："世人诵名号多矣，未有诵此佛者。岂有说乎？"外兄曰："吾尝梦梵僧告予

曰：‘世且乱，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难，能日诵千声，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时独窃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观公书此事，则再出世之语昭然矣。此予所以惊，而又悟外兄之梦为可信也。公其并书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君其识之。”

熙宁初议新法，中外惶骇，韩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鲁公以魏公文字问执政诸公曰：“此事如何？”清献赵公曰：“莫须待介甫参告否。”鲁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宽报介甫：“且速出参政，若不出，则事未可知。是参政虽在朝，终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对，辩论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后鲁公致政，孝宽遂骤用。前辈知熙、丰事本末者，尝为予言。当此时，人心倚魏公为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鲁公之助，则必去无疑。既久，则羽翼已成，裕陵虽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进而为之游说者众也。东坡曾与子由论清献，子由曰：“清献异同之迹，必不肯与介甫为地，孝宽之进，他人之子弟不与，可以明其不助。”东坡曰：“当时阿谁教汝鬼擘口？”子由无语。蔡新州将贬，晁美叔谓人曰：“计较平生事，杀却理亦宜，但不以言语罪人，况尝为大臣乎？今日长此风者，他日虽欲悔之无及也。”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铜浑仪新成，盖苏子容所造也，古谓之浑天仪，历代相传，以为羲和之旧器。汉洛下闳，东京张平子、蔡邕，吴王蕃、刘耀，光初中孔定，后魏太史令晁崇，皆巩衡遗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号精密。所造既沦没于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独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样，而悟于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为大宗伯，于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数，令布算参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数年而器成焉。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篝象，

因星凿窍，依窍加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子容又图其形制，著为成书，上之，诏藏于秘阁。至绍圣初，蔡卞以其出于元祐，议欲毁之。时晁美叔为秘书少监，惜其精密，力争之，不听，乃求林子中为助。子中为言于章惇，得不废。及蔡京兄弟用事，无一人敢与此器为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后，花石纲寖盛，晁伯宇有诗云："森森月里栽丹桂，历历天边种白榆。虽未乘槎上霄汉，会须沉网取珊瑚。"人多传诵。伯宇名载之，少作《闵吾庐赋》，鲁直以示东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东坡答云："此赋信奇丽，信是家多异材耶？凡文至足之余，自溢为奇怪。今晁伤奇太早，可作鲁直意，微谕之，而勿伤其迈往之气。"伯宇自是文章大进。东坡之语委曲如此，可谓善成就人物者也。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王元之在黄日，作竹楼与无愠斋，记其略云：后人公退之余，召高僧道士烹茶炼药，则可矣。若易吾斋为厩库厨传，则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访其斋，则已为马厩矣。求其记，则庖人亦取其石压羊肉。信可叹曰："元之岂前知耶？抑其言遂为谶耶？"于是楼斋皆如旧，而命以其记龛之于壁。

卷第九

崇宁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并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罢官回，遣妻儿归省故庐，独留中牟驿累日，以诗寄京师姻旧，其结句云："一时鸡犬皆霄汉，独有刘安不得仙。"语传于时，议者美之。

韩师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遍满台馆，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张天觉于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党，绍述之论难矣。未几果罢，自西都留守徙南阳道，过汝州香山，谒大悲，留题于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时节因缘并。也应笑我空经营，虽多手眼难支撑。读者莫不怜之。

或曰："东坡诗始学刘梦得，不识此论诚然乎哉？"予应之曰："予建中靖国间在参寥座，见宗子士暕以此问参寥，参寥曰：'此陈无己之论也。东坡天才，无施不可以，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不因吾子，无由发也。"

熙宁元年冬，介甫初侍经筵，未尝讲说，上欲令介甫讲《礼记》至曾子易箦事，介甫于仓卒间进说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至于床第之际；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见于将死之际。"上称善。安石遂言《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闻也。于是罢《礼记》。

神臂弓，盖熙宁初百姓李宏造，中贵张若水以献。其实弩也，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札丝为弦。上命于玉津园试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簳。有司锯榆张呈，上曰："此利器也。"诏依样制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诏天下罢珍禽奇兽及瑞物之献。仁宗时，亦诏不得进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为歌诗。为集贤校理日，仁宗宴太清楼，命馆阁赋明皇山水石，上称琪为善，诏中书第其优劣，琪独赐褒诏。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礼部侍郎致仕，终于广陵。

熙宁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张商英言："近日典掌诰命多不得其人，如陈绎、王益柔、许将，皆今所谓词臣也，然绎之文如款段逐骥，筋力虽劳，而不成步骤；益柔之文如野妪织机，虽能成幅，而终非锦绣；将之文如稚子吹埙，终日喑呜而不合律吕。此三人恐不足以发挥帝猷，号令四海，乞精择名臣，俾司诏命。"

熙宁六年，上以犯刑者众，欲别立法。韩子华乞复肉刑，吕宝臣公弼以为不可，具论其曲折，乃止。

孙瑜字叔礼，宣公奭之子也。尝知蔡州，蔡有吴元济祠，瑜曰："元济叛臣，何得庙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终于家。

熙宁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内产物如珠，可炊可饭，水产蔬如菌，可以为菹，民赖以充饥，盖前此不闻也。

雒中旧有万花之会，岁率为之，民以为扰。李师中到官罢之，众颇

称焉。然善结中官，为富韩公所恶。新法初行，师中希司农意指，多取宽剩，令韩公与富民均出钱，亦为士论所鄙。师中字君锡，开封人也。

天禧诏收瘗遗骸，并给左藏库钱，厥后无人举行。元丰二年三月，因陈向为提举常平官，诏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护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

元丰三年六月癸卯，录定州北平县主簿李竦子为郊社斋郎，尉王奎子为三班差使。竦因开濠，溺死故也。

元丰四年六月辛酉，诏自今紫衣师号，止令尚书祠部给牒。牒用绫纸，被受师名者，纳绫纸六百，至是罢。

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

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本于此。

刘航元丰初上疏论漕汴利害，又言时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之制，诚可以通天下改过自新之路，语尤切直，不报。航字仲通，大名人，举进士，颇为蔡君谟、韩魏公所知，终于太仆卿。

中大夫直徽猷阁安咏，字信可，宣和初守齐安，下车访东坡雪堂，遗址虽存，堂木瓦已为兵马都监拆而为教场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监责之，且命复新之。堂成，多燕饮其上，兹事士大夫喜称道之。信可亦喜

作诗，在黄有诗云："万古战争余赤壁，一时形胜属黄冈。"时争传诵，惜不见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阅，其日，殿前侍卫马步军二十万，自夜三鼓初分出诸门，迟明乃绝。诘旦，上按辔出东华门，从行臣寮并赐戎服，既回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奏乐于楼下。

蔡宽夫侍郎筑室金陵，凿地为池沼，既去土寻丈之下，便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者。灶间有灰，又得朱漆匕箸数十，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损，莫测其故何也。旧闻其子择言亲道之后，见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葺以为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见，盖金陵故都，自昔兵乱多矣。其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镜听词》，谓怀镜于通衢间，听往来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怀杓怀杓，今谓之打瓢。以听，亦犹是也。又有无所怀而直以耳听之者，谓之响卜，盖以有心听无心耳。然往往而验。曾叔夏尚书应举时，方待省榜，元夕与友生偕出听响卜，至御街，有士人缓步大言，诵东坡谢表曰："弹冠结绶，共欣千载之逢。"曾闻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后至，则闻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岁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旧说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字小简，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人所及。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文采也。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专为之者，亦各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而务为奇险，至或作

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中，傅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

陆宣公《翰苑集》载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数人合为一制，盖唐故事也。国朝建隆初，除相犹循此体。近世虽侍从官亦不然，唯庶官并命，则或数人合为一制。又制词率用字数多寡为轻重，官愈尊则词愈多，且必过为称誉，反类启事。称美宰辅，必曰伊、周，儒学议论之臣，必曰董、贾，将帅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龚、黄。至拜宰相麻词，姓名之下，率以五字为句，循习如此，竟不知起于何人。程致道为中书舍人尝论之。

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也，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废？予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欲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读之不能使人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大夫纵私有所记，多不肯轻出之。予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听人聚录

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

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

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

欧阳文忠公《外集》载《与石公操推官》二书，言尝见其二石刻之字险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徕集》中，犹见其答书。大略皆谰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于钟、王、虞、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文忠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其答书之词而观之，其强项不服义，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想见。称推官者，盖在南京时也。计其齿，方甚少，不知后竟少悛否？然文忠公志其墓与《读徂徕集》二诗盛道其所长，亦足以见公与人不求备也。近岁有一二少年，虽开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规矩，好奇尚怪，遇事辄发其书，字尤任意，本欲以为高，而不知自陷于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辈之药石也。

王文正《遗事》，称有言公幼时，尝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上写，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实尝有是事矣。庞庄敏公帅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庙，斋居中夜，恍惚间天象成文云：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驻视久之方灭。公因自作诗纪其事云："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宽章辅至平。"手缄之。是日斋诚密记其诗，后藏其曾孙益孺处。余尝亲见之，用小粉笺，字札极草草。按《实录》：自庆历元年初分陕西四路，公与韩忠献、范文正、王圣源三公俱为帅，至皇祐三年登庸，适十年。夫天道远矣，而告人谆谆若此，理固有不可尽诘。若以王文正之事准之，可以无疑，矧庄敏公决非妄语者乎？

旧制二府侍从有薄罪，多以本官归班，朝请而已。初无职掌，然班著请给并只从见在官，初不以所尝经历为下也。熙宁中，苏子容丞相为知制诰，坐缴李定中丞御史词头罢职，以本官归班，凡岁余，虽大寒暑风雨，未尝一日移告。执政有怜之者，谕使请外官闲局。苏公曰："方以罪谪，敢求自便乎？"一时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丰以阶易官，此制遂革。凡侍从以上被谪夺职，非守郡则领祠，无复留京师者。政和中，刘器之既复旧官领祠，然才得承议郎，所至与人叙位，必谨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谒乡人赵畯朝奉，坐未久，有张基大夫者继来，刘与之叙官。张虽辞让，既不获，又不知避去，因据上坐。刘归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谒赵德进坐于堂中，适张基大夫继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进傍。正当房门之冲风吹吾项，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辞也。近岁尝任侍从者，虽被夺职，亦偃然以达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无所屈。则非复责降之本意矣，其亦未闻苏、刘二公之风哉！

卷第十

仇悆徽猷自言，顷年尝为东州一邑宰，晨起视事，方受牒诉，有鹳雀翔舞庭下，驱逐久之，方去，明日复来，仇心异之，遣一吏迹所止，而观其为何。既出城数里，所见一大树，鹳雀径止其上，视其颠，则有巢焉，数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数人持锯斧绳索，将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与俱见仇。问："伐树何为？"曰："为薪耳。"又问："鬻之得几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钱五千与之。且告之曰："是鹳连日来，意若求救于我者。异类而有知如此，尔不可伐，不然，且及祸。"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签敕，五代以来，不预政事，敕尾存其衔而不签，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丞相，曹参之徒，悉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也。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类也。然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卫将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唐初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尝非之矣。本朝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予谓开府仪同三司，本无文武之别，今若文臣贴职至观文殿大学士，寄禄至光禄大夫以上，欲优其礼秩者，亦可加以开府而许缀宰相班，则合古之遗制矣。

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乃赐位特进，位

在三公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是也。后汉光武时，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魏以后皆有之。唐以为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亚开府，国朝常以侍从贴职与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为宣徽使，元丰废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后，二府与侍从官职已崇，无以复加，则特旨依见任执政。予谓凡此正合加以特进之号，使缀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资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阳人也，其父并为郡吏，而二公少相从为学。彭公既魁天下，闻报之日，太守即谕其父罢役，且以所乘马及导从并命郡吏送之还家，乡闾以为荣。其徒相与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为状元，熊孔目之子当何如？”次举伯通亦擢上第，时前守已替去，后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还家。自是一郡欣艳，为学者益深，每科举尝至数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于傲忽。元丰中为中书舍人，因白事都堂。时章子厚为门下侍郎，谓之曰：“向见舍人《贺明堂礼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无辞让，但复问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语同列曰：“我道休擦拨，盖自悔失言也。”徐德占虽与子固俱为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间流落外郡十余年，迨复还朝，而德占骤进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许出谒，而子固亦不过之。德占以其先进，欲一识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颔之而去。

王将明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则自具脚色家状，陈乞于有司，侍从以上，则有司

检举施行。东坡守颍时，有剧贼尹遇者，久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获。公召汝阴县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禽此贼，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既谍知遇所在，则躬率众往，手戟刺而获之。东坡即条上其功状，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东坡复为言于朝，请以年劳合改朝散郎一官为直方赏，亦不听。后吏部以东坡当迁以符会考，东坡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近世士大夫徒见东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为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谓也。且既已仕矣，不磨勘岂足为高？使东坡而出此，何其浅耶？司马温公辞枢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时习诗赋论策就试，每三年一次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耶？盖天下自有中道，过犹不及也。夫以温公为是言，岂害其为廉让？而更求加之，未见其非饰诈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监也。旧说谓之“十样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许封赠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为令人。不隔郊奏荐，三也；奏子为职官，四也；今为从仕郎。乘马许行驰道，五也；马鞍上施紫丝座，六也；马前执破木杖，七也；宴殿内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身后许上遗表，九也；国史立传，十也。

为帅、守，而踵父祖尝所居，自昔衣冠以为荣事。李文饶《献替记》称，开成二年，自浙西观察授淮西节度，国朝二百余年，未尝有自润州迁扬州者，况两地皆是旧封，倍怀荣感。盖其父吉甫，亦皆领扬润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时有之，多见于谢上表启。绍圣中，欧阳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其谢宰执启曰：惟近辅之名邦，实先人之旧治。高城不改，自疑华表之归；老吏几希，尚守朱门之旧。追怀今昔，倍剧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会稽，其父思之旧治也，其谢表曰：惟昔先臣再临东越，岂期暮齿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犹有奉尝之旧；恬侯家法，自怜孝谨之衰。敢不慰问耆年，览观谣俗，无忘遗

爱之厚，永念教忠之余。皆谓是也。

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者绐之，辄能辨其非，世以为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晋史》苻坚从兄子朗国破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左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常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白黑之处，人不信，记而试之，无毫厘之差。时咸以为知味，与玉汝白鸽事正同。此非有法可传，盖独得于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独得于心而默契。圣贤于千载之上，以此推之，殆无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尝问予兄惇济曰：“自东坡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尝有此否？”惇济曰：“非狮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国朝因之。石林既为《春秋》书，其别有四，其解释旨义曰传，其订证事实曰考，其掊击三传曰谳，其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曰：“吾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济曰：“已尝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济曰：“吴桯秉逮事郑元，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弜，得无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称，不必妇翁。《汉书·匈奴传》“汉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称之，杜子美《上韦左丞》诗曰“丈人试静听”，而不闻子美之妇为韦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记先友韩退之其一也，至与之书，乃称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齿相近乎？近岁之俗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举世从之。至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也。

范元长侍读，吕申公之外孙也。余在馆中时，以史馆修撰寓直秘书省，尝言申公作相时，从官白事，倨坐对之，张九成子韶遽曰："若审如此，此时从官，吾之所不能为也。"范不能对。余为晓曰："前人谨行辈，凡值父叔之执友，便以子侄之礼事之。而为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当其跪起不疑，而况坐立之间乎？世既以为常，则人亦莫以为非。此礼既久废，故骤闻之，若可骇耳。申公素贵于朝，当其为相，固已七十余矣。则时之侍从，孰非其子侄辈者？坐以对之，必是尔。申公岂以贵陵人者乎？"范以为然。予幼时随侍，犹及见，客有初相见者，必设拜褥，虽多不讲拜，而遗风尚存。近世不复见矣，长幼之序，人之大伦也，而废之，风俗安得而淳耶？

西汉之为丞相者，有就国，有免归，有自杀，有伏诛，而无复为他官者。惟哀帝时，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后，久之复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余为御史大夫，未几，为丞相，复故国，御史大夫乃多复为他官。韩安国免后，复为中尉。萧望之左迁太子太傅，翟方进左迁京兆尹之类是也。东汉光武即位之初，以谶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违命将斩之，赦以为中郎将。自是终东汉之世，去三公而复为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数矣。唐宰相既无定员，又多以他官兼领，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时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贬责，亦无复礼貌。武后时，李昭德以凤阁侍郎平章事，后贬钦州高宾尉，俄复召为监察御史，吉顼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贬琰川尉，狄仁杰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贬彭泽令，此其尤甚者也。中叶以后虽罕此比，然李揆尝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贬袁州长史，后以试秘书监江淮养疾，家百口，贫无禄，丐食取给，牧守稍厌慁，则去之。常衮自门下侍郎平章事贬河南少尹，崔祐甫两换秩，姜公辅自谏议大夫平章事下迁太子左庶子，久不迁，谒宰相求官，闻德宗怒未息，惧而请为道士，复为泉州别驾。凡此虽不及武后时贬黜之遽，然顿辱之亦已甚矣。岂复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注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目　录

冷斋夜话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梁溪漫志
校点说明
梁溪漫志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冷斋夜话

【宋】惠洪　撰

李保民　校点

校点说明

《冷斋夜话》十卷，北宋僧人惠洪撰。惠洪俗家姓彭，自称觉范道人，筠州（今属江西高安）人。幼年父母双亡，出家为僧。徽宗政和元年（1111），右相张商英得罪被贬，惠洪受牵连，流放海南崖州。翌年遇赦，不久又坐事被诬入狱。约在建炎二年（1128）间死去。

惠洪与黄庭坚过从甚密，对其推崇备至，又好谈诗，故本书论诗十居七八，且多引黄庭坚语，并涉及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秦观等人。作者能诗，故所言多有可采之处。书中还记载了不少杂事，如卷八记石曼卿因马佚驭马失控堕地，以石学士、瓦学士的戏谑语言为之解嘲；卷九记张丞相好草书，书后连自己也不识，反而责怪他人“胡不早问”等，均可见当时文人官僚的生活习俗。

自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起，历代书目几乎都将本书归入小说家类，这是很有见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肯定了本书“诗论实多中理解”的同时，又指责书中部分内容有伪造假托的嫌疑，这是误将笔记小说当作史家实录看待了。

《冷斋夜话》在宋代已有六卷本、十卷本刊刻，今皆不传。目前通行的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以及《学津讨源》本，都作十卷。然书中标题每与内容抵牾，时乖本事。

这次校点，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参校《稗海》本、《学津讨原》本，并参考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中的相关条目。遇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对书中存在的标题与内容不符之处，在没有更好的古本可供校改的情况下，暂仍其旧。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一

[redacted]

江神嗜黄鲁直书韦诗

王荣老尝官于观州，欲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箧中必蓄宝物。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所有，惟玉麈尾，即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砚献之，风愈作；又以宣包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黄鲁直草书扇头，题韦应物诗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即取视之，傥恍之际，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展对。南风徐来，帆一饷而济。予观江神必元祐迁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秦少游作东坡笔语题壁

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中寺。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邪！”

罗汉第五尊失队

予往临川景德寺，与谢无逸辈升阁，得禅月所画十八应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轴。予口占嘲之曰：“十八应闻解唾根，少丛罗汉乱山门。不知何处进斋去，未见云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来拜，叙曰：“儿南营兵妻也，寡而食素，夜梦一僧来，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队，烦相引归寺，可乎？’既觉，而邻家要饭，入其门，壁间有画僧，形状了然梦所见也。”时朱世英守临川，异之，使迎还，为阁藏之。予方少年时，罗汉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见侮，可怪也。

东坡梦铭红靴

东坡倅钱塘日，梦神宗召入禁，宫女环侍，一红衣女捧红靴一双，命轼铭之。觉而记其中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雷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曰：“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珮摇声。”

诗出本处

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诗曰：“应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事见则天长寿二年诏书，曰：“应天下尼童，用细白练为衣。”作《橄榄》诗曰：“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事见《鬼谷子》，曰：“照夜青，萤也；百花酿，蜜也；崖蜜，樱桃也。”作《赠举子》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见梁僧史，曰：“世祖宴东府，王公毕集，诏跋陀罗至。跋陀罗皤然清瘦，世祖望见，谓谢庄曰：‘摩诃衍有机辩，当戏之。’跋陀趋外陛，世祖曰：‘摩诃衍不负远来，惟有一死在。’即应声曰：‘贫道客食陛下三十载，恩德厚矣，无所欠，所欠者，惟一死耳。’”李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

宋神宗诏禁中不得牧豭豘因悟太祖远略

陈莹中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后苑，见牧豭豘者，问何所用，牧者对曰：“自祖宗以来，长令畜之。自稚养以至大，则杀之，又养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诏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复畜。数月，卫士忽获妖人，急欲血浇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远略亦及此。

东坡南迁朝云随侍作诗以佳之

东坡南迁，侍儿王朝云者请从行。东坡佳之，作诗，有序曰：“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枝词》，佳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诗曰：‘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云：“不学杨枝别乐天，且同通德伴伶玄。伯仁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裙歌板旧因缘。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盖绍圣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十五日，朝云卒，葬于栖禅寺松林中，直大圣塔。又和诗曰：“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又作《梅花》词曰“玉骨那愁瘴雾”者，其寓意为朝云作也。秦少游曰：“唐诗《闺怨》词曰：‘绣阁开金锁，银台点夜灯。长征君自惯，独卧妾何曾。’此正语病之著者，而选诗自谓精之，果精乎？”参寥子曰：“林下人好言诗，才见诵贯休、齐己诗，便不必闷。”

东坡书壁

前辈访人不遇，皆不书壁。东坡作行，不肯书牌，其特地止书壁耳。候人未至，则扫墨竹。

古人贵识其真

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汉高帝临大事，铸印销印，甚于儿戏，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见其为人。问士大夫萧何何以知韩信？竟未有答之者。

东坡得陶渊明之遗意

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车，路

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如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作对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之类，更无龃龉之态。细味对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渊明之遗意耳。

凤翔壁上题诗

东坡曰：予少官凤翔，行山求邸，见壁间有诗曰：“人间无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没眼禅，昏昏一觉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故其海上作《浊醪有妙理赋》曰：“尝因既醉之适，方识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异哉！

卢橘

东坡诗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果类？”答曰：“枇杷是矣。”又问：“何以验之？”答曰：“事见相如赋。”嘉甫曰：“卢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橪柿，亭奈厚朴。卢橘果枇杷，则赋不应四句重用。应劭注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熟。’不据依之，何也？”东坡笑曰：“意不欲耳。”

东坡论文与可诗

东坡尝对欧公诵文与可诗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公笑曰：“与可无此句，与可拾得耳。”世徒知与可扫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戏作《鹭鸶》诗曰：“颈细银钩浅曲，脚高绿玉深翘。岸上水禽无数，有谁似汝风标。”

的对

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皆自然生成之象。虽文字之语，但学者不思耳。如因事，当时为之语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则其前有“雍齿且侯，吾属何患”。太宗曰“我见魏徵常媚妩”，则德宗乃曰“人言卢杞是奸邪”。

东坡留题姜唐佐扇杨道士息轩姜秀郎几间

东坡在儋耳，有姜唐佐从乞诗。唐佐，朱崖人，亦书生。东坡借其手中扇，大书其上曰：“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又《书司命宫杨道士息轩》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不可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十秋，速于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望见过海席。家山归未得，题诗寄屋壁。”又尝醉插茉莉，嚼槟榔，戏书姜秀郎几间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其超放如此。

换骨夺胎法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如郑谷《十日菊》曰：‘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曾子固曰：‘诗当使人一览语尽而意有余，乃古人用心处。’所以荆公《菊》诗曰：‘千花万卉雕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东坡则曰：‘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然其病如前所论。”山谷作《登达观台》诗曰：“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界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凡此之类，皆换骨法也。顾况诗曰：“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其诗简拔而立意精确。舒王作《与故人》诗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江边路，到老相逢得几回。”乐天诗曰：“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南中作》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凡此之类，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不知。

诗用方言

诗人多用方言。南人谓象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故老杜诗曰：“黑暗通蛮货。”又谓睡美为黑甜，饮酒为软饱，故东坡诗曰：“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

老妪解诗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采石渡鬼

欧阳文忠公庆历末宿采石，舟人甫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寝，微闻呼声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参政船宿此，不可擅去，斋料幸为携至。”五鼓，岸上腊腊驰骤声，舟尾者呼曰：“斋料幸见还。”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场不清净，无所得。”公异之。后游金山，与长老瑞新语，新曰：“某夜建水陆，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觉腥风灭烛，大众恐。”使人问其时，公宿采石之夜。其后蔡州求退之锐者，亦其前知然耶？时公自参知政事除蔡州。黄鲁直熙宁初宿石塘寺，寺有鬼灵异，僧敬信之。一夕梦曰：“分宁黄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书乎？”曰：“侍郎也。”鲁直南迁已六十，亲故忧其祸大，又南方瘴雾，非菜肚老人所宜。鲁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岂欺我哉！”鲁直竟殁于宜州。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岂鲁直痴绝，故欺之耶？

李后主亡国偈

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曳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二

[redacted]

韩欧范苏嗜诗

韩魏公罢政判北京，作《园中行》诗："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又尝谓意趣所见，多见于嗜好。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严，而喜论兵，尝好诵韦苏州诗"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东坡友爱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诵"何时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九衢尘土乌靴底，想见沧洲白鸟双。"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贴天。"又作《演雅》诗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似我闲。"

陈无己挽诗

予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师道无己。"问："其佳句如何？"曰："吾见其作温公挽词一联，便知其才不可敌。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

洪驹父评诗之误

洪驹父曰："柳子厚诗曰：'欸霭一声山水绿。'欸音奥，而世俗乃分欸为二字，误矣。如老杜诗曰：'雨脚泥滑滑。'世俗为'两脚泥滑滑'。王元之诗曰：'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亲酒盏疏。'世以为'睡起茶多酒盏疏'。多此类。"

留食戏语大笑喷饭

予与李德修、游公义过一新贵人，贵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

举箸，贵人曰：“公等皆左转也。”予遂应声曰：“我辈自应须左转，知君岂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喷饭满案。

欧阳黄牛庙东坡钱塘诗

欧阳公《黄牛庙》诗曰：“石马系祠门。”东坡《钱塘》诗曰：“我识南屏金鲫鱼。”二句皆似童稚语，然一时之事。欧阳尝梦至一神祠，祠有石马缺左耳。及谪夷陵，过黄牛庙，所见如梦。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池有鲫十余尾，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饼饵为戏。东坡习西湖久，故寓于诗词耳。

古乐府前辈多用其句

予尝馆州南客邸，见所谓尝卖者，破箧中有诗编写本，字多漫灭，皆晋简文帝时名公卿，而诗语工甚。有古意乐府曰“绣幕围香风，耳节朱丝桐。不知理何事，浅立经营中。护惜加穷裤，堤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丘垅，当时近前面发红”云云。前辈多全用其句，老杜曰：“意象惨淡经营中。”李长吉曰：“罗帏绣幕围春风。”山谷曰：“牛羊今日上丘垅，当时近前左右瞋。”予见鲁直，未得此书。穷裤，汉时语也，今裆裤是也。

雷轰荐福碑

范文正公镇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文正礼之。书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饿者，无在某右。时盛行欧阳率更书，《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碑。故时人为之语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东坡作《穷措大》诗曰：“一夕雷轰荐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绝

欧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当进诗贴子。会温成皇后薨，阁虚不进，有旨亦令进。欧公经营中，禹玉口占便写，曰：“昔闻海上有三

山，烟锁楼台日月闲。花似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欧公喜其敏速。禹玉，欧公门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诗略曰“当年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云云。

稚子

老杜诗曰：“竹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并母眠。”世或不解“稚子无人见”何等语。唐人《食笋》诗曰：“稚子脱锦绷，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赞宁《杂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问韩子苍，子苍曰：“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诗亦可耳。”

老杜刘禹锡白居易诗言妃子死

老杜《北征》诗曰：“唯昔艰难初，事与前世别。不闻夏商衰，终自诛褒妲。”意者，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也。而刘禹锡《马嵬》诗曰：“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夭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白乐天《长恨》词曰：“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乃是官军迫使杀妃子，歌咏禄山叛逆耳。孰谓刘、白能诗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诗识君臣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

馆中夜谈韩退之诗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泽，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泽是吉甫，于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决。公泽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独党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见如此，偶因存中便谓之党，则君非党吉甫乎？”一坐大笑。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读书城南》诗“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又“脑脂盖眼卧壮士，大招挂壁何由弯”，皆自然也。襄阳魏泰曰：“韩退之诗曰：‘剥苔吊斑林，角黍饵沉冢。’竹非墨点之斑也。楚竹初生，

藓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藓，故藓痕成紫晕耳。”

昭州崇宁寺观音竹永州澹山狐

邹志完南迁，自号道乡居士。在昭州江上为居室，近崇宁寺。因阅《华严经》于观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后，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今世画宝陀山岩竹，今犹在。昭人扃锁之，以俟过客游观。比还，过永州澹山岩，岩有驯狐，凡贵客至则鸣。志完将至，而狐辄鸣。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鸣为对。志完作诗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无消息与人传。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鸣报老禅。”

僧赋蒸豚诗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余寇，与部队相远，饥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斩之，僧应对不惧。公奇而赦之，问求蔬食，僧曰：“有肉无蔬。”公益奇之。馈之以蒸猪头，食之甚美，公喜问：“僧止能饮酒食肉耶？为有他技也？”僧自言能为诗，公令赋食蒸豚诗，操笔立成，曰：“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荐，软熟真堪玉箸挑。共把膻根来比并，膻根只合吃藤条。”公大喜，与紫衣师号。东坡元祐初见公之玄孙讷，夜话及此，为记之。

王平甫梦至灵芝宫

王平甫熙宁癸丑岁，直宿崇文馆，梦有人挟之至海上。见海中央宫殿甚盛，其中作乐，笙箫鼓吹之伎甚众，题其宫曰“灵芝宫”。平甫欲与俱往，有人在宫侧，谓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当迎之。”至此恍然梦觉，时禁中已钟鸣。平甫颇自负不凡，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

安世高请福䢼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

安世高者，安息国王之嫡子也，为沙门。汉桓帝建和初至长安，灵

帝末关中大乱，谓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当往省之。”人曰：“游宦乎，沙门乎？”曰：“以嗔故为神，然吾亦往广州偿债耳。”世高舟次庐山郏亭湖庙下，庙甚灵，能分风送往来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请福，神辄降曰：“舟有沙门，乃不俱来耶！”世高闻之，为至庙下。神复语曰：“我果以多嗔至此业，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辖，以虽嗔而好施，故多宝玩。以缣千匹黄白物付君，为建佛寺为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迁，宿庙下，登岸纵望，久之，归卧舟中。闻风声，侧枕视，微波月影纵横，追忆昔尝宿云老惜竹轩，见西湖月色如此。遂梦美人，自言维摩诘散花天女也，以维摩诘像来求赞。少游爱其画，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诗戏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风浦，何似秋眠惜竹轩。闻道诗词妙天下，庐山对眼可无言。”少游梦中题其像曰：“竺仪华梦，瘴面囚首，口虽不言，十分似九。天笑覆大千作狮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过雷州天宁，与戒禅夜话，问少游字画。戒出此传为示，少游笔迹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三

[redacted]

诸葛亮刘伶陶潜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如玉川子《归醉》诗曰：“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诗曰：“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

池塘生春草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谓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传。”而古今文士多从而称之，谓之确论。独李元膺曰：“予反覆观此句，未有过人处，不知舒公何从见其妙？”盖古今佳句在此一联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其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梦中得之，盖当论其情意，不当泥其句也。如谢东山喜见华昙，羊叔子喜见邹湛，王述喜见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状，特无诗句耳。

诗说烟波缥缈处

予自并州还故里，馆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风物类斜川，予儿童时戏剧处也。尝春深独行溪上，作小诗曰：“小溪倚春涨，攘我钓月湾。新晴为不平，约束晚见还。银梭时拨剌，破碎波中山。整约背落中，一叶软红间。”又尝暮寒归见白鸟，作诗曰：“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

钓舟闲。个中着我添图画，便似华亭落照湾。”鲁直谓予曰：“观君诗说烟波缥缈处，如陆忠州论国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师、沙户种类耶？”有诗，其略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项螺巅度岁年。脱却衲衣着蓑笠，来佐涪翁刺钓船。”予尝对渊材诵之，渊材曰：“此退之赠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换骨句也。”

山谷集句贵拙速不贵巧迟

集句诗，山谷谓之百家衣体，其法贵拙速，而不贵巧迟。如前辈曰“晴湖胜镜碧，衰柳似金黄”，又曰“事治闲景象，摩挲白髭须”，又曰“古瓦磨为砚，闲砧坐当床”，人以为巧，然皆疲费精力，积日月而后成，不足贵也。

东坡美谪仙句语作赞

“晓披云梦泽，笠钓青茫茫。”又曰：“暮骑紫云去，海气侵肌凉。”东坡曰：“此语非李太白不能道也。”尝作赞曰：“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挥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东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诗大笑君应闻。”

韦苏州寄全椒道人诗

东坡曰：“罗浮有野人，山中隐者或见之，相传葛稚川之隶也。有邓道士者，尝见其足迹。”予偶读韦苏州诗《寄全椒道士》云：“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遥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味其风度，则全椒道士亦邓君之流乎？因以酒往问，依苏州韵作诗寄之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飞空本无迹。”

棋隐语

舒王在钟山，有道士求谒，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惟其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隐语也。”

李元膺丧妻长短句

许彦周曰：李元膺作南京教官，丧妻，作长短句曰：“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缕》。歌罢花如雨。翠罗衫上，点点红无数。今岁重寻携手处，物是人非春莫。回首青门路。乱红飞絮，相逐东风去。”李元膺寻亦卒。

秦国大长公主挽词

秦国大长公主薨，神考赐挽词三首曰：“海阔三山路，香轮定不归。帐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霞散舞衣。都门送车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晓发城西道，灵车望更遥。春风空鲁馆，明月断秦箫。尘入罗衣暗，香随玉篆销。芳魂飞北渚，那复可为招。”又曰：“庆自天源发，恩从国爱申。歌钟虽在馆，桃李不成春。水折空还沁，楼高已隔秦。区区会稽市，无复献珠人。”元丰初，臣魏泰载之于《诗话》中，虽穆王《黄竹》、汉高《大风》之词，莫可拟其仿佛。噫！岂特前代帝王，盖古今词章之工者，无此作也。

荆公钟山东坡余杭诗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荆公在钟山定林，与客夜对，偶作诗曰：‘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夜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东坡宿余杭山寺，赠僧曰：‘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欹枕有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为确论。

少游鲁直被谪作诗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

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活人手段

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堕瓮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龆龀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

诗未易识

唐诗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欧阳文忠公爱之，每以语客曰：“古人工为发端，心虽晓之，而才莫逮。欲仿此为一联，终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谓不能，诗盖未易识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四

[redacted]

诗话妄易句法之病

司马温公诗话曰：魏野诗云："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而俗人易"叶"为"药"，不止不佳，亦和下句无气味。鲁直曰：老杜诗云："黄独无苗山雪盛。""黄独"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两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离，亦未有道人剑客食黄精也。如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学者不可不知也。

五言四句诗得于天趣

吾弟超然喜论诗，其为人纯至有风味，尝曰："陈叔宝绝无肺肠，然诗语有警绝者，如曰：'午醉醒未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维摩诘《中山》诗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舒王《百家夜休》曰：'相看不忍发，惨澹暮潮平。欲别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问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识其天趣？"超然曰："能言萧何所以识韩信，则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诘，叹曰："微超然，谁知之！"

梦中作诗

崇宁元年元日，粥罢昏睡，梦中忽作一诗，既觉辄能记之，曰："无赖东风试怒号，共乘一叶傲惊涛。不知两岸人皆愕，但觉中流笑语高。"三月七日，偶与莹中济湘江，是日大风，当断渡，而莹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两岸聚观胆落，而莹中笑声愈高。予紬绎梦中诗以语莹中，莹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后大行丛林也。"

西昆体

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作《雪》诗曰：“借问火城将策探，何如云屋听窗知。”又曰：“未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其用事琢句，前辈无相犯者。昔李师中作《送唐介谪官》诗曰“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云云。已而，闻介赴月首上官，李大敬，以书索其诗。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无对属落韵诗。”遂以还之。李大敬，久之乃悟“一身”、“千古”非挟对，与荆公措意异矣。

诗比美女美丈夫

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诚然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类。而吾叔渊材作《海棠》诗又不然，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

道潜作诗追法渊明乃十四字师号

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语逼真处，曰：“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曰：“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时从东坡在黄州，京师士大夫以书抵坡曰：“闻公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坡以书示潜，诵前句，笑曰：“此吾师十四字师号耳。”

元章瀑布诗

米芾元章豪放，戏谑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书名，尝大字书曰：“吾有《瀑布》诗，古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曰：‘此是白乐天奴子诗。’”见者莫不大笑。

诗句含蓄

诗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郑云叟曰“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宫词》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于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又《嘲人》诗曰“怪来妆阁闭，朝下不相迎。总向春园里，花间笑语声”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诗曰“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宫怨》诗曰“玉容不及寒鸦色，犹带朝阳日影来”是也。

满城风雨近重阳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

天棘

王仲正言：“老杜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天棘非烟雨，自是一种物，曾见于一小说，今忘之。”高秀实曰：“天棘，天门冬也，一名颠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诗曰：“水芝卧玉腕，天棘舞金丝。”则天棘盖柳也。

琥珀

韦应物作《琥珀》诗曰：“曾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旧说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令烧之尚作松气。尝见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国来，地有茯苓处皆无琥珀，不知韦公何以知之？

诗误字

老杜诗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今误作“波浩荡”，非唯无

气味，亦分外闲置“波”字。舒王曰：“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今误作“问松栽东冈”，与“波浩荡”当并按也。

王荆公东坡诗之妙

对句法，诗人穷尽其变，不过以事、以意、以出处具备谓之妙，如荆公曰：“平昔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曰：“欲寄岁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乃不若东坡征意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辛酸。”又曰：“蚕市风光思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纵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渔舟”对，小大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者，此类是也。

诗忌

今人之诗，例无精彩，其气夺也。夫气之夺人，百种禁忌，诗亦如之。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人谓之诗谶，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墨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予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予论。予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云云。

诗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东坡《别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有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后汉》注云：“常置人于险处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语言者，盖其德

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王荆公欲革历世因循之弊，以新王化，作“雪”诗，其略曰：“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农家不验丰年瑞，只欲青天万里开。”

贾岛诗

贾岛诗有影略句，韩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诗曰：“客舍并州三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如今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又《赴长江道中》诗曰：“策杖驰山驿，逢人问梓州。长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诗用方言

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白曰“天子呼来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谓襟纫是也。“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川峡路人家多供祀乌蛮鬼，以临江故，顿顿食黄鱼耳。俗人不解，便作养畜字读，遂使沈存中自差乌鬼为鸬鹚也。“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更互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作“更”字读，则失其意甚矣。山谷每笑之，如所谓“一霎杜公雨，数番花信风”之类是也。江左风流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不高，故奇韵灭绝。东晋骚人胜士最多，皆无出谢安石之右，烟飞空翠之间，乃携娉婷登临之，与夫雪夜访山阴故人兴尽而返、下马据胡床、三弄而去者，异矣。

舒王女能诗

舒王女，吴安持之妻蓬莱县君，工诗多佳句。有诗寄舒王曰：“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泪看黄花。”舒王以《楞严经新释》付之，有和诗曰：“青灯一点映窗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幻梦，世间惟有妙莲花。”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五

[redacted]

赌输梅诗罚松声诗

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曰：“华发寻香始见梅，一枝临路雪培堆。凤城南陌他年忆，杳杳难随驿使来。”又尝与俞秀老至报宁，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驴，入法云谒宝觉禅师，公知之。有顷，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遣秀老下阶曰：“为僧子乃敢盗跨吾驴。”秀老叩头，愿有以自赎其罪，寺僧亦为之解劝。公徐曰：“罚松声诗一首。”秀老立就，其词极佳，山中人忘之，予为补曰：“万壑摇苍烟，百滩渡流水。下有跨驴人，萧萧吹醉耳。”

东坡藏记

舒王在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曰：“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曰：“东坡宿于临皋亭，醉梦而起，作《成都圣像藏记》千有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有写本，适留舟中。”公遣人取而至。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须，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曰：“愿闻之。”公曰：“‘日胜日贫’，不若曰‘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耳。”东坡闻之，拊手大笑，亦以公为知言。

荆公梅诗

荆公尝访一高士，不遇，题其壁曰：“墙角数枝梅，凌寒特地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诗置动静意

荆公曰：“前辈诗云‘风静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

中见静意。”山谷曰：“此老论诗，不失解经旨趣，亦何怪耶？”唐诗有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暮年”者，置早意于残晚中；有曰“惊蝉移别柳，斗雀堕闲庭”者，置静意于喧动中。东坡作《眉子研》诗，其略曰：“君不见长安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游人指点小颦处，中有渔阳胡马嘶。”用此微意也。

舒王山谷赋诗

舒王宿金山寺，赋诗，一夕而成长句，妙绝。如曰“天多剩得月，月落闻归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渡无所苦”之类，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赋道士快轩诗，点笔立成，其略曰：“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及一杯水，愿得青天化为一张纸。”想见其高韵，气摩云霄，独立万象之表。笔端三昧，游戏自在也。

王荆公诗用事

舒王晚年诗曰：“红梨无叶庇华身，黄菊分香委路尘。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又曰：“木落冈峦因自献，水归洲渚得横陈。”山谷谓予曰：“自献横陈事，见相如赋，荆公不应用耳。”予曰：“《首楞严经》亦曰：‘于横陈时，味如嚼蜡。’”

苏王警句

唐诗有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又曰：“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经人道语。荆公诗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东坡曰：“桑畴雨过罗纨腻，麦陇风来饼饵香。”如《华严经》举因知果，譬如莲花，方其吐华，而果具蕊中。

句中眼

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

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语，韵终不胜。”

舒王编四家诗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韩退之、欧阳永叔诗，编为《四家诗集》，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晓其意。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欧公，今代诗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欧公诗曰“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

范文正公蚊诗

范仲淹少时，求为秦州西溪监盐，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戏题其壁曰：“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虽戏笑之语，亦恺悌浑厚之气逼人，况其大者乎？

柳诗有奇趣

柳子厚诗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音奥。靄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欸靄，三老相呼声也。

东坡属对

予游儋耳，及见黎民为予言，东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北渡时诗：“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酝佳甚，求一具，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又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曰：“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湖。”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

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其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凳，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予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林和靖送遵式诗

王冀公镇金陵，以书致钱塘讲师遵式，遵式以病辞。及愈，将谒公，乃过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诗送之曰：“虎牙熊轼隐铃斋，棠树阴阴长碧苔。丞相望崇宾谒少，清谈应喜道人来。”

丁晋公和东坡诗

韩子苍曰：“丁晋公海外诗曰：‘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为工。读东坡诗曰：‘花非识面尝含笑，鸟不知名时自呼。’便觉才力相去如天渊。”

上元诗

予自并州还江南，过都下，上元逢符宝郎蔡子，因约相国寺。未至，有道人求诗，且曰：“觉范尝有寒岩寺诗怀京师，曰：‘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青灯映薄纱。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却忆少年行乐处，软风香雾喷东华。’今当为作京师上元怀山中也。”予戏为之曰：“北游烂熳看并山，重到皇州及上元。灯火楼台思往事，管弦音律试新翻。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归来月满轩。却忆寒岩曾独宿，雪窗残夜一声猿。”

东坡滑稽

有村校书年已七十，方买妾馔客。东坡杖藜相过，村校喜，延坐其东，起为寿，且乞诗。东坡问：“所买妾年几何？”曰：“三十。”乃戏为诗，其略曰：“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

亦如此。又曰："世间事无有无对，第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见魏徵常妩媚'，则对曰'人言卢杞是奸邪'。"又曰："无物不可比类，如蜡花似石榴花，纸花似罂宿花，通草花似梨花，罗绢花似海棠花。"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六

[redacted]

曾子固讽舒王嗜佛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又论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

称甘露灭

陈了翁罪予不当称甘露灭，近不逊，曰：“得甘露灭觉道成者，如来识也。子凡夫，与仆辈俯仰，其去佛地如天渊也，奈何冒其美名而有之耶？”予应之曰：“使我不得称甘露灭者，如言蜜不得称甜，金不得称色黄。世尊以大方便晓诸众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尽，故言甘露灭。灭者，寂灭；甘露，不死之药，如寂灭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焉，而独仆不得称，何也？公今闲放，且不肯以甘露灭名我；脱为宰相，宁能饰予以美官乎？”莹中愕然，思所为折难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觉禅师乞还山

大觉琏禅师，学外工诗。舒王少与游，尝以其诗示欧公，欧公曰：“此道人作肝脏馒头也。”舒王不悟其戏，问其意，欧公曰：“是中无一点菜气。”琏蒙仁庙赏识，留住东京净因禅院甚久，尝作偈进呈，乞还山林，曰：“千簇云山万壑流，闲身归老此峰头。殷勤愿祝如天寿，一炷清香满石楼。”又曰：“尧仁况是如天阔，乞与孤云自在飞。”

靓禅师溺流诗

靓禅师，有道老宿也，主筠之三峰。尝赴供民家，渡溪涨，靓重迟，为溪流所陷。童子掖至岸，坐沙石间，垂头如雨中鹤。童子意必怒，且遭斥逐，不敢仰视。靓忽指溪作诗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气多。刚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后如何。”靓后往汝州香山，无疾而化。

靓禅师化人题壁

三峰靓禅师初住宝云，邑有巨商，尚气不受僧化，曰：“施由我耳，岂容人劝。”靓宣言：“唯吾独能化之。”其人闻靓至，果不出。靓题其壁而去，曰：“去年巢穴画梁边，春暖双双绕槛前。莫讶主人帘不卷，恐衔泥土污花砖。”其人喜不怒，特自追还，厚施之。靓笑谓人曰：“吾果能化之。”

诵智觉禅师诗

智觉禅师住雪窦之中岩，尝作诗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诗语未工，而其气韵无一点尘埃。予尝客新吴车轮峰之下，晓起临高阁，窥残月，闻猿声，诵此句大笑，栖鸟惊飞。又尝自朱崖下琼山，渡藤桥，千万峰之间，闻其声类车轮峰下时，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觉此时字字是愁耳。老杜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良然，真佳句也。亲证其事，然后知其义。

永庵嗣法南禅

邓峰永庵主，南禅师子也，未尝问法。南禅公所至，辄随之。鲁直闻其风而悦之，眼不及识。有自庆者，事永甚久，即以庆主黄龙。宜州为作疏，语特奇峻。丛林于庆改观。又见之，与语多解休，又嗣法南公。宜州过永旧庵，题其壁曰：“夺得胡儿马便休，休嗟李广不封侯。当时射杀南山虎，子细看来是石头。”

东坡和惠诠诗

东吴僧惠诠，佯狂垢污，而诗句清婉。尝书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唯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东坡一见，为和于后曰：“唯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夜未寝，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诠竟以此诗知名。

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谓之象外句。如无可上人诗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是以落叶比雨声也。又曰：“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是以微阳比远烧也。

僧清顺十竹林下诗

西湖僧清顺，怡然清苦，多佳句。尝赋《十竹》诗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轩种竹只十个。春风慎勿长儿孙，穿我阶前绿苔破。”又有《林下》诗曰：“久从林下游，颇识林下趣。纵渠绿阴繁，不碍清风度。闲来石上眠，落叶不知数。一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荆公游湖上，爱之，称扬其名。坡晚年亦与之游，亦多唱酬。

东坡称赏道潜诗

东吴僧道潜，有标致。尝自姑苏归湖上，经临平，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出。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坡一见如旧。及坡移守东徐，潜往访之，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欲识面。东坡馔客罢，与俱来，而红妆拥随之。东坡遣一妓前乞诗，潜援笔而成曰：“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魂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一座大惊，自是名闻海内。然性偏尚气，憎凡子如仇，尝作诗云：“去岁东风上苑行，烂窥红紫厌平生。如今眼底无姚魏，浪蕊浮花懒问名。”士论以此少之。

僧景淳诗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为五言诗，规模清寒，其渊源出于岛、可，时有佳句。元丰之初，南国山林人多传诵。居豫章乾明寺，终日闭门，不置侍者，一室淡然。闻邻寺斋钟，即造焉，坐同海众食堂前，饭罢径去。诸刹皆敬爱之，见其至，则为设钵；其或阴雨，则诸刹为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四时不出，谓大风雨极寒热时。景福老衲为予言。淳诗意苦而深，世不可遽解，如曰："夜色中旬后，虚堂坐几更。临溪猿不叫，当槛月初生。"又曰："后夜客来稀，幽斋独掩扉。月中无旁立，草际一萤飞。"有深意。予时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闻清修自守，是道人活计，喜之耳。

钟山赋诗

余居钟山最久，超然山水间，梦亦成趣。尝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夜卧松下石上。四更，自宝公塔路还合妙斋，月炅虚幌，净几兀然，童仆憨寝甫鼾。凭前槛无所见，时有流萤穿户牖，风露浩然，松声满院，作诗曰："雨过东南月亮清，意行深入碧萝层。露眠不管牛羊践，我是钟山无事僧。"又曰："未饶拄杖挑山衲，差胜袈裟裹草鞋。吹面谷风冲过虎，归来风雨撼空斋。"

僧可遵好题诗

福州僧可遵，好作诗，暴所长以盖人，丛林貌礼之，而心不然。尝题诗汤泉壁间，东坡游庐山，偶见，为和之。遵曰："禅庭谁立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东坡曰："石龙有口口无根，龙口汤泉自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师还，过焉。遵作诗赠之曰："上国归来路几千，浑身犹带御炉烟。凤凰山下敲蓬咏，惊起山翁白昼眠。"元戏答曰："打睡禅和万万千，梦中趋利走如烟。劝君打快修禅定，老境如蚕已再眠。"元诗虽少蕴藉，然一时快之。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七

[redacted]

苏轼衬朝道衣

哲宗问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谪英州，云居佛印遣书追至南昌，东坡不复答书，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错脱也。”后七年，复官，归自海南，监玉局观，作偈戏答僧曰：“恶业相缠卌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禅。却着衲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东坡庐山偈

东坡游庐山，至东林，作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般若了无剩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鲁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

船子和尚偈

华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丛林盛传，想见其为人。宜州倚曲音成长短句曰：“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东坡和陶诗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时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曰：“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寻又迁儋耳。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去矣。后七年，北归时，章丞相方贬雷州。东坡至南昌，太守云：“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东坡曰：“途中见章子厚，乃回反耳。”

东坡戏作偈语

东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余，时过慈云寺浴。长老明鉴魁梧，如所画慈恩，然丛林以道学与之。东坡作偈戏之曰：“居士无尘堪洗沐，老师有句借宣扬。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时闻佛放光。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重笼是法王。”又尝要刘器之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作偈曰：“丛林真百丈，嗣法有横枝。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东坡留戒公疏

东坡镇维扬，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长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东坡问：“长老欲何往？”对曰：“归西湖旧庐。”即令出，别候指挥。东坡于是将僚佐，同至石塔，令击鼓，大众聚观。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读之，其词曰：“大士何曾出世，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戒公长老，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亦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稽首，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声。谨疏。”予谓戒公甚类杜子美黄四娘耳，东坡妙观逸想，托之以为此文，遂与百世俱传也。

负华严入岭及大雪偈

陈莹中谪合浦时，予在长沙，以书抵予，为负《华严》入岭。有偈曰：“大士游方兴尽回，家山风月绝尘埃。杖头多少闲田地，挑取《华严》入岭来。”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开，俯看人世过飞埃。湘江庙外休分别，常寂光中归去来。”又闻岭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传闻岭下雪，压倒千年树。老人拊手笑，有眼未尝睹。故应润物林，一洗瘴江雾。寄语牧牛人，莫教头角露。”又曰：“遍界不曾藏，处处光皎皎。开眼失却踪，都缘大分晓。园林忽生春，万瓦粲一笑。遥知忍冻人，未悟安心了。”

梦迎五祖戒禅师

苏子由初谪高安时，云庵居洞山，时时相过。聪禅师者，蜀人，居圣寿寺。一夕，云庵梦同子由、聪出城迓五祖戒禅师，既觉，私怪之。以语子由，未卒，聪至。子由迎呼曰：“方与洞山老师说梦，子来亦欲同说梦乎？”聪曰：“夜来辄梦见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间果有同梦者，异哉！”良久，东坡书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三人大喜，追笋舆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东坡至。坐定无可言，则各追绎向所梦以语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后东坡复以书抵云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张文定公前生为僧

张文定公方平为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庑，神观清净。至藏院，俯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间，得经一函。开视之，则《楞伽经》四卷，余其半未写。公因点笔续之，笔迹不异。味经首四句曰：“世间相生灭，犹如虚空花。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见前世事。盖公生前尝主藏于此，病革，自以写经未终，愿再来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经示东

坡居士，坡为重写，题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龙游寺。

悦禅师作偈戏诜公

云峰悦禅师，丛林敬畏为明眼尊宿，与兴化诜公友善。诜城居三十余年，老矣，犹迎送不已。悦尝诫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郡僚爱诜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堕马损臂，呻吟月余，以书哀诉于悦。悦恨其不听言，作偈戏之曰：“大悲菩萨有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兴化和尚折一支，犹有九百九十九。”南华恭长老同嗣大愚，然少丛林，有书来叙法礼，悦作偈戏之曰：“与师萍迹寄江湖，共忆当年在大愚。堪笑堪悲无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芦。”

触背关

宝觉禅师老，庵于龙峰之北。鲁直丁家难，相从甚久，馆于庵之旁两年。宝觉见学者，必举手示之曰：“唤作拳是触，不唤拳是背。”莫有契之者，丛林谓之触背关。张丞相奉使江西日，将造其庐，至兜率见悦禅师，遽甚称其门人。及见宝觉，乃作偈曰：“久向黄龙山里龙，到来只见住山翁。须知背触拳头外，别有灵犀一点通。”灵源叟时为侍者，乃作赞，其略曰：“闻时富贵，见后贫穷。年老浩歌归去乐，从他人唤住山翁。”鲁直大笑曰：“天觉所言灵犀一点，此⿱若⿰若若直为虚空安耳穴；灵源作赞分雪之，是写一字不着画。”

毛僧说偈

吴有异比丘，号毛僧，日游聚落，饮食无所择。轻薄子多狎玩之，贵势要之不诣。忽谓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说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烧了，却似不生。”言毕遽化。嗟乎，异哉！其端师子、戒阇梨之徒乎？

谢无逸佳句

谢逸字无逸，临川人，胜士也，工诗能文。黄鲁直读其诗

曰："晁、张流也，恨未识之耳。"无逸诗曰："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槎牙噪春鸟。"又曰："贪夫蚁旋磨，冷官鱼上竹。"又曰："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凋。"为鲁直所称赏。

洪觉范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德行荐于朝，当入学，意不欲行，不得已诣之，信宿而返。所居一堂，生涯如庞蕴。予尝过之，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无逸诵书扫除，顾见予，放帚大笑曰："聊复尔耳。"予作偈曰："老妻营炊，稚子汲水。庞公扫除，丹霞适至。弃帚迎朋，一笑相视。不必灵照，多说道理。"世英闻之，亦作偈曰："提篮灵照，扫地谢公。一般是面，做作不同。不假语默，通透玲珑。更若不会，换手捶胸。"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八

[redacted]

刘跛子说二范诗

刘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京师。为人谈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戏之。有大范者见之，即与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吃半角。”小范者即与一金吃碗羹。于是以诗谢伯仲曰：“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

陈莹中赠跛子长短句

初，张丞相召自荆湖，跛子与客饮市桥，客闻车马过甚都，起观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饮，作诗曰：“迁客湖湘召赴京，车蹄迎迓一何荣。争如与子市桥饮，且免人间宠辱惊。”陈莹中甚爱之，作长短句赠之，其略曰“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说甚姚黄魏紫，春归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元，见于兴国寺，以诗戏之曰：“相逢一枴大梁间，妙语时时见一斑。我欲从公蓬岛去，烂银堆里见青山。”予姻家许中复大夫宜人，赵参政槩之孙女，云：“我十许岁时见刘跛子来觅酒吃，笑语终日而去。计其寿百四十五年许。”尝馆于京师新门张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国寺东廊邸中，人无有识之者。

野夫长短句

刘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渊材以书督之，野夫答书曰：“跛子一生别无路，展手教化，三饥两饱，回视云汉，聊以自诳。元神新来，被刘法师、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样。深欲上京相觑，又恐撞着文人泥沱佛，蓦地被干拳湿踢，着甚来由。”其不羁如此。尝自作长短句曰：“跛

子年年，形容何似，俨然一部髭须。世上诗大，拐上有工夫。达南州北县，逢着处，酒满葫芦。醺醺醉，不知来日，何处度朝晡。洛阳花看了，归来帝里，一事全无。若还与匏羹不托，依旧再作门徒。蓦地思量，下水轻船上，芦席横铺。呵呵笑，睢阳门外，有个好西湖。”

刘渊材南归布橐

渊材游京师贵人之门十余年，贵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贫至饘粥不给，父以书召其归，曰：“汝到家，吾倒悬解矣。”渊材于是南归，跨一驴，以一黥挟以布橐，橐、黥皆斜绊其腋。一邑聚观，亲旧相庆三日，议曰：“布橐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阔，疑之，乃问亲旧，闻渊材还，相庆曰：“君官爵虽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儿脱冻馁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观之。”渊材喜见眉须，曰：“吾富可敌国也，汝可拭目以观。”乃开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与可竹一枝、欧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编，余无所有。

云庵活盲女

云庵住洞山时，尝过檀越家，经大林间，少立，闻哀声杂流水，临涧下窥，有蹲水中者。使两夫下扶，猿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许。问其故，曰：“我母死，父佣于远方，兄贫无食，牵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云庵意恻，不自知涕下，顾其人力曰：“汝无妇，可畜以相活，我给与一世。”力拜诺，即以所乘笋兜舁归山，云庵步随之。盲女后生三子，皆勤院事。云庵虽领众他山，岁时遣人给衣食，如子侄然。云庵高世之行，若此之类甚众。

钱如蜜

仲殊初游吴中，自负一盖，见卖饧者，从乞一钱，饧与之，即就买饧食之而去。尝客馆古寺中，道俗造之，辄就觅钱，皆相顾羞缩，曰：“初不多办来，奈何？”殊曰：“钱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万安军南并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岁，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坏于此崖，因庵焉。养一鸡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梦觉。又畜王孙小于虾蟆，风度清癯，以线系几案间；道士唤，则跳踯登几唇危坐，分残颗而食之。又有龟状如钱，置合中，时揭其盖，使出戏衣袖间。予谒之，示此三物，从予乞诗。予熟视曰："公小人国中引道者，吾诗俚，讵能摹写高韵。"

梦游蓬莱

黄鲁直，元祐中昼卧蒲池寺。时新秋雨过，凉甚，梦与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见云涛际天。梦中问道士："无舟不可济，且公安之？"道士曰："与公游蓬莱。"即袜而履水。鲁直意欲无行，道士强要之。俄觉大风吹鬓，毛骨为战栗，道士曰："且敛目。"唯闻足底声如万壑松风，有狗吠，开目不见道士，唯见宫殿，张开千门万户。鲁直徐入，有两玉人导升殿，主者降接之。见仙官执玉麈尾，仙女拥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鲁直极爱其风韵，顾之，忘揖主者，主者色庄，故其诗曰："试问琵琶可闻否，灵君色庄伎摇手。"顷与予同宿湘江舟中，亲为言之，与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后更易之耳。

周贯吟诗作偈

周贯者，不知何许人，雅自号木雁子。治平、熙宁间，往来西山，时时至高安，与予大父善。日酣饮，畜一大瓢，行旅夜以为溺器。工作诗，诗成癖。尝宿奉新龙泉观，半夜捶门，道士惊，科发披衣，启问其故，贯笑曰："偶得句当奉。"道士殊不意，已问之，因使口诵。贯以手指画，吟曰："弹琴伤指甲，盖席损髭须。"是夜贯寒甚，以席自覆故尔。又至袁州，见市井李生者有秀韵，欲携以同归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无行。贯指画药铛作偈示之，曰："顽钝天教合作铛，纵生三脚岂能行。虽然有耳不听法，只爱人间恋火坑。"寻死于西山。方将化，人问其几何岁，贯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轧断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问，太极光阴不计年。"后有人见于京师桥，付书与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时，当上谒也。"至时果造李生，生时以事出，乃以白土大书其门而去，曰："今年中秋夕，来赴去年约。不见破铁铛，弹指空剥剥。"李生后竟堕马，折一足。

石学士

石曼卿隐于酒，谪仙之流也，善戏谑。尝出报慈寺，驭者失控，马惊，曼卿堕地。从吏惊遽，扶掖据鞍，市人聚观，意其必大诟怒。曼卿徐着一鞭，谓驭者曰："赖我石学士也，若瓦学士，顾不破碎乎？"

白土埭

《高僧传》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号袖衣道。喜怒不常，体瘫疮，日往广陵白土埭讴歌自适，夜不知归宿处。江都令檀祇召至与语，词多无畔岸，索纸赋诗曰："有欲若不足，无欲即无忧。求其情虚者，带索披麻裘。浮游一世间，泛若不系舟。要当毕尘累，栖息老山丘。"檀祇异之。陶潜渊明所记曰白土埭逢三异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借海盐令所畜小儿，登小山，山有屋数椽，道人三四辈相劳苦，其言小儿一不解，但得食一坂如熟艾。有问道士者："谪者何时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广陵白土埭上，计其谪，行当竟矣。"问者作书授道士，曰："为达之。"即系小儿衣带还。海盐令喜，问曰："衣中有何？"曰："书疏耳。"又呼问小儿，至何处？小儿曰："前为道士捉杖，飘然去，但闻足下波浪声，至山中，山中人寄书与白土埭上。"即引衣带示令，令亦不能晓。小儿诣史宗，史宗大惊曰："汝乃蓬莱山中来耶！"神仙之有无，吾不能知，然观其诗句，脱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气，非寻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尧夫揖客对卧

范尧夫谪居永州，闭门，人稀识面。客苦欲见者，或出，则问寒暄而已。僮扫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带对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觉常及暮而去。

李伯时画马

李伯时善画马，东坡第其笔，当不减韩幹。都城黄金易得，而伯时马不可得。师让之曰："伯时为士大夫，而以画行已可耻也。又作马，

忍为之耶？”伯时恚曰：“作马无乃例能荡人心，堕恶道乎！”师曰：“公业已习此，则日夕以思其情状，求为神骏，系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马胎无疑，非恶道而何？”伯时大惊，不觉身去坐榻曰：“今当何以洗其过？”师曰：“但画观音菩萨。”自是画此像妙天下，故一时公卿服师之善巧也。

房琯前身为永禅师

《东坡集》中有《观宋复古画序》一首，曰：“旧说房琯开元中宰卢氏，与道士邢和璞过夏口村，入废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凿地，得瓮中所藏娄师德与永禅师画，笑谓琯曰：‘颇忆此耶？’因怅然悟前生之为永禅师也。故人柳子玉宝此画，盖唐本，宋复古所临者。”

退静两忘

尹师鲁谪官过大梁，与一老衲语。师鲁曰：“以退静为乐。”衲曰：“孰若退静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及移邓州时，范文正守南阳，师鲁手书与文正别。文正驰至，则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顷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师鲁忽举首曰：“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达此。”又问后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手谓文正曰：“亦无鬼，亦无恐怖。”言讫长逝。沈存中曰：“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然尚未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退静两忘，尚存胸中乎？”独无为子杨次公曰：“存中识药矣，然未识药之忌也。”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九

[redacted]

草书亦自不识

张丞相好草书而不工，当时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视久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予忘之。"

当出汝诗示人

沈东阳《野史》曰："晋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尝作诗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当出汝诗示人。'"

昌州海棠独香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议者以去家远，乃改受鄂倅。渊材闻之，吐饭大步往谒李，曰："今日闻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渊材怅然曰："谁为大夫谋？昌，佳郡也，奈何弃之？"李惊曰："供给丰乎？"曰："非也。""民讼简乎？"曰："非也。""然则何以知其佳？"渊材曰："天下海棠无香，昌州海棠独香，非佳郡乎？"闻者传以为笑。

刘渊材迂阔好怪

渊材迂阔好怪，尝畜两鹤，客至，指以夸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语未卒，园丁报曰："此鹤夜产一卵，大如梨。"渊材面发赤，诃曰："敢谤鹤也！"卒去，鹤辄两展其胫伏地，渊材讶之，以杖惊使起，忽诞一卵。渊材嗟咨曰："鹤亦败道，吾乃为刘禹锡《佳

话》所误。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语，予皆勘验。”予曰：“渊材自信之力，然读《相鹤经》未熟耳。”又尝曰：“吾平生无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问其故，渊材敛目不言，久之曰：“吾论不入时听，恐汝曹轻易之。”问者力请说，乃答曰：“第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闻者大笑，而渊材瞠目曰：“诸子果轻易吾论也。”

课术有验无验

灵源禅师住龙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课，使之课，莫不奇中。苏朝奉者至寺使课，无验，非特为苏课无验，凡为达官要人，言皆无验；至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课，则如目见而言。灵源问其故，答曰：“我无德量，凡见寻常人，则据术而言，无所缘饰；见贵人，则畏怖，往往置术之实，而务为谀词。其不验，要不足怪。”

郭注妻未及门而死

韩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则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怜之，百计赒恤，为求婚，将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儿赐之，未及门而注死。郭注殆可与范公客同科也。韩、范功名富贵，如太山黄河，日月所不能老，两客乃尔，可笑耶！

痴人说梦梦中说梦

僧伽，龙朔中游江淮间，其迹甚异。有问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唐李邕作碑，不晓其言，乃书传曰：“大师姓何，何国人。”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耳。李邕遂以梦为真，真痴绝也。僧赞宁以其传编入《僧史》，又从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犹康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详何国在碎叶东北，是碎叶国附庸耳。”此又梦中说梦，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铉曰：江南处士朱真，每语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闻司马温公曰："我平居无大过人，但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闻远方不死之术

《孔丛子》有言，昔有人闻远方能不死之术者，裹粮往从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犹叹恨不得闻其道。予爱其事有中禅者之病。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唯死生祸福之际不容伪耳。今目识其伪犹惑之，可笑也。

自以宗教为己任

高仲灵作远公影堂记六件事，且罪学者不能深考远行事，以张大其德，著明于世。予曰："仲灵宁尝自考其事乎？谢灵运欲入社，远拒之，曰：是子思乱，将不令终；卢循反，而远与之执手言笑。谓远知人，则何暗于循；谓不知人，则何独明于灵运。远自以宗教为己任，而授诗礼于宗雷辈，与道安谏苻坚勿伐洛阳同科。父子于释氏，其可为纯正而知大体者耶？"

牛逐虎

筠溪快山有虎，尝搏牧牛童子，为两牛所逐，虎既去，牛捍护之，童子竟死。石门老衲文公为予言之，为作诗记之，以讽含齿被发而不义者。然予徒能讽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浅亦有虎，时时妥尾过行路。一竖坐地牧两牯，以捶捶地不复顾。虎搏竖如鹰搦兔，两牛来奔虎弃去。因往荷痒挨老树，牯则喘视同守护。虎竟不能得此竖，竖虽不救牯无负。一村嚣然共鸣鼓，而虎已逃不知处。嗟哉异哉两大武，高义可与贯高伍。今走仁义名好古，临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语，为君落笔敏风雨。"

刘野夫免德庄火灾

龚德庄罢官河朔，居京师新门。刘野夫上元夕以书约德庄曰：“今夜欲与君语，令阁必尽室出观灯，当清净身心相候。”德庄雅敬其为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辈未还，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门而烧，德庄窘，持诰牒犯烈焰而出。顷刻，数百舍为瓦砾之场。明日，野夫来吊，且欣曰：“今阁已不出，是吾忧；幸出，可贺也。”德庄心异野夫，然不欲诘之也。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绍兴初，曾子宣在西府，渊材往谒之，论边事，极言官军不可用，用士为良，子宣喜之。既罢，与余过兴国寺河上，食素分茶甚美。将毕，问奴杨照取钱，奴曰：“忘持钱来，奈何？”渊材色窘。予戏曰：“兵计将安出？”渊材以手捋须良久，目予，趋自后门出，若将便旋然。予追逐渊材，以手拿帽，褰衣走如飞；予为奴杨照追逐，二相公庙，渊材乃敢回顾，喘立，面无人色，曰：“鞭虎头，撩虎须，几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戏曰：“在兵法何如？”渊材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十

[redacted]

作诗准食肉例

陈莹中谪通州，夜读《洛浦录》，乃大有所悟。敛目长息曰：“此句唯觉范可解，然渠在海外，吾无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觉范所爱，当呼来，授以此句。觉范倘有生还之幸，而吾以去死不远，恐隔生，则托光祖授之，如太阳直掇付远录公耳。”于是光祖自邵武跰足至通，莹中熟视弥月，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还自朱崖，馆于高安大愚。莹中自台州载其家来漳浦，过九江庐山，因家焉。督予兼程来，予以三日至湓城。莹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诗，无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儿时好食肉，母使持斋，予叩头乞先饫食肉一日，母许之。今亦当准食肉例，先吟两诗，喜吾两人死而复生，如何？”莹中许之。予诗曰：“雁荡天台看得足，尽搬儿女寄篷窗。径来漳水谋二顷，偶爱庐山家九江。名节逼真如醉白，生涯领略似襄庞。向来万事都休理，且听楼钟一夜撞。”“与公灵鹫曾听法，游戏人间知几生。夏口瓮中藏画像，孤山月下认歌声。翳消已觉华无蒂，矿尽方知珠自明。数抹夕阳残雨外，一番飞絮满江城。”莹中喜而谓曰：“此诗如岐下猪肉也，虽美，无多食。”后三年，予客漳水，见莹中侄胜柔自九江来，出诗示予曰：“仁者虽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争先世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可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伤。与其病后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谓胜柔曰：“公痴叔诗如食鲥鱼，唯恐遭骨刺耳，与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语也。”

蠹文不通辩译

景祐中，光梵大师惟净以梵学著闻天下；皇祐中，大觉禅师怀琏以禅宗大振京师。净居传法院，琏居净因院，一时学者依以扬声。景灵宫锯佣解木，木既分，有虫镂纹数十字如梵书，字旁行，因进之。上遣都知罗宗译经润文，夏英公竦诣传法院导译，冀得祥异之语以谶国。净焚

香导译逾刻，乃曰："天竺无此字，不通辩译。"右珰恚曰："诸大师且领上意，若稍成，译馆恩例不浅。"而英公以此意讽之，净曰："幸若蠹纹稍可笺辩，诚教门光也；异日彰谬妄，万死何补。"上又尝赐琏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钵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佳叹之。

净琏辈何可少

富郑公每语客，此两道人可谓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尽忠。以其人品不凡，故随所寓，辄尽其才。今则净、琏辈何其少也耶。

石崖僧

予游褒禅山，石崖下，见一僧以纸轴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惊觉，起相向，熟视予曰："方听万壑松声，泠然而梦，梦见欧阳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遥颍水之上。"予问师："尝识公乎？"曰："识之。"予私自语曰："此道人识欧公，必不凡。"乃问曰："师寄此山，如今几年矣？道具何在？伴侣为谁？"僧笑曰："出家欲无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岂不置钵耶？"曰："食时寺有碗。"又曰："岂不畜经卷耶？"曰："藏中自备足。"曰："岂不备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弃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则手中纸轴复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头。"予甚爱其风韵，恨不告我以名字乡里，然识其吴音也，必湖山隐者。南还海岱，逢佛印禅师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聚观，喧吠鸡犬，予自叹曰："使褒禅山石崖僧见之，则子为无事人耶？"

三生为比丘

唐《忠义传》，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难，不仕，隐洛阳惠林寺，年八十余，与道人圆观游甚密，老而约自峡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华之域。"于是许之。观见锦裆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来者，以此女也。然业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还，可相临，以一笑为信。吾已三生为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间，尝习禅其

上。”遂不复言，已而观死。明年如期至锦裆家，则儿生始三日，源抱临明檐，儿果一笑。却后十二年，至钱塘孤山，月下闻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坏性常存。”东坡删削其传，而曰圆泽，而不书岳麓三生石上事。赞宁所录为圆观，东坡何以书为泽，必有据，见叔党当问之。

禅师知羊肉

毗陵承天珍禅师，蜀人也，巴音夷面，真率不事事。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尝与语。偶携客来游，珍亦坐于旁，守谓客曰：“鱼稻宜江淮，羊面宜京洛。”客未及对，珍辄对曰：“世味而如羊肉，大美；且性极暖，宜人食。”守色变瞋视之，徐曰：“禅师何故知羊肉性暖？”珍应曰：“常卧毡知之，其毛尚尔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则立朝当更佳也。”

日延一僧对饭

赵悦道休官归三衢，作高斋而居之，禅诵精严，如老烂头陀。与钟山佛慧禅师为方外友，唱酬妙语，照映丛林。性喜食素，日须延一僧对饭，可以想见其为人矣。

邪言罪恶之由

法云秀关西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师曰：“若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为罪恶之由，吾恐非止堕恶道而已。”鲁直领之，自是不复作词曲。

三君子瑕疵可笑

徐师川曰：“予于东坡、山谷、莹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东坡议论谏诤，真所谓杀身成仁者，其视死生如旦

夜尔，安能为哉！而欲学长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视事，闻尝罢，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问其故，曰：‘不亦无舟吏可迁。’夫士之进退大体，欲分明不可苟也，岂以舟吏为累耶？莹中大节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视爵禄如粪土，然犹时对日者说命。此皆颠倒也，吾故笑之。”

欧阳修何如人

临川谢逸，字无逸，高才，江南胜士也。鲁直见其诗，叹曰：“使在馆阁，当不减晁、张。”朱世英为抚州，举入行，不就。闲居多从衲子游，不喜对书生。一日，有一贡士来谒，坐定曰：“每欲问无逸一事，辄忘之。尝闻人言欧阳修，果何如人？”无逸熟视久之，曰：“旧亦一书生，后甚显达，尝参大政。”又问：“能文章否？”无逸曰：“也得。”无逸之子宗野，方七岁，立于旁闻之，匿笑而去。

证道歌宣公塔

大通禅师言：吾顷过南都，谒张安道于私第，道话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异僧到都下，阅《永嘉证道歌》，即作礼顶戴久之。译者问其故，僧曰：‘此书流播五天，称《真丹圣者所说经》，发明心要者甚多。’又问：‘大律师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礼谒。’译者又问：‘此方大士甚众，何独求宣公哉？’曰：‘此师持律，名重五天。’”

宁安不视秀僧书

洪州武宁安和尚者，天衣怀禅师之嗣也，与秀关西为同行。秀已应诏住法云寺，其威光可以挟其友登云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单丁五十年。秀时以书致安，安未尝视，弃之。侍者不解其意，因间问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痴。夫出家儿冢间树下办那事，如救头然。无故于八达衢头架大屋，养数百闲汉，此真开眼尿床也，何足复对语哉！吾宗自此盖亦微矣，子曹犹当见之。”

馔器皆黄白物

王荆公居钟山，特与金华俞秀老过故人家饮，饮罢少坐水亭，顾水际沙间有馔器数件，皆黄白物，意吏卒窃之，故使人问司之者。乃小儿适聚于此食枣栗，食尽弃之而去。文公谓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阅富贵，如群儿作息乃可耳。”

圣人多生儒佛中

朱世英言：予昔从文公定林数夕，闻所未闻，尝曰：“子曾读《游侠传》否？移此心学无上菩提，孰能御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论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语作宰相。”世英曰：“愿闻雪峰之语。”公曰：“这老子尝为众生，自是什么。”

有缝浮屠

石塔长老戒公，东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迓之。东坡曰：“吾欲一见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这着是砖浮屠耶？”坡曰：“有缝奈何？”曰：“若无缝，争容得世间蝼蚁。”坡首肯之。

麦舟助丧

范文正公在睢阳，遣尧夫于姑苏取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近？”曼卿曰：“两月矣。五丧在浅土，欲丧之西北归，无可与谋者。”尧夫以所载舟付之，单骑自长芦捷径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尧夫曰：“已付之矣。”

读传灯录

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梵志诗曰：“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

味。”鲁直曰：“既是馅草，何缘更知滋味？”易之曰：“显儿以酒浇，且图有滋味。”

诗当作不经人语

盛学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曰：“当作不经人道语。”曰：“斜拖阙角龙千丈，澹抹墙腰月半棱。”坐客皆称绝。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岭外梅花

岭外梅花与中国异，其花几类桃花之色，而唇红香著。东坡词曰：“玉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鲁直词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箫弄粉人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倾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诗忌深刻

黄鲁直使余对句，曰：“呵镜云遮月。”对曰：“啼妆露着花。”鲁直罪余于诗深刻见骨，不务含蓄。余竟不晓此论，当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殁高邮

蔡元度焚黄余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射其舟，万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邮而殁。元度生于高邮而殁于此，亦异耳。世言元度盖僧伽侍者木叉之后身，初以为诞，今乃信然。

梁溪漫志

【宋】费衮　撰

金圆　校点

校点说明

《梁溪漫志》十卷，南宋费衮撰。衮字补之，无锡人，国子免解进士，大观三年（1109）贾安宅榜进士、秘书正字费肃之孙。衮博学而能文，除撰本书外，尚撰有《续志》三卷、《文章正派》十卷、《文选李善五臣注异同》若干卷，今皆佚失。

综观全书内容，主要有四：一为辨述朝廷典章制度，如对元丰改官及入阁仪制等，叙述详备，可补正史之不足。二为记叙前人遗闻轶事，如苏子美与欧阳公书，对了解庆历党争颇有借助。有关苏东坡者尤多，可窥其政治抱负、文学造诣；东坡《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获鬼章告裕陵文》具录其涂注增删之稿，亦足以广异闻。三为考订史实，如纠《归田录》、《避暑录话》、《甲申杂记》、《四六谈麈》、《闻见后录》诸书之讹失；否定《地理指掌图》书序云东坡所作之说；辨证世传薛能与秦宗权联诗事之讹等，皆考证翔实，确凿可信。四为品评诗画文章，如盛赞东坡论文以立意传神为本，谓可为作诗论画之法；主张作诗应“韵与意会”，反对拘于用韵，这对今人鉴赏诗画文章仍有启迪。

本书史料价值颇堪瞩目。书成于绍熙三年（1192），首刊于嘉泰元年（1201）。刊行六年，当开禧二年（1206），即为国史实录院收录，以备编修高、孝、光三朝正史参用。其时以一不第举子之作而被录入史馆，这与该书“持论具有根柢，旧典遗文往往而在”不无关系。然亦有失考之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小小疵累，亦时有之，然可采者最多，不以一二小节掩。”

是书主要版本为《稽古堂丛刻》本、《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常州先哲遗书》本、夏敬观校《涵芬楼》本。这次整理乃以明刻本与影宋钞本比勘而成的《知不足斋丛书》

本为底本，校以除《稽古堂丛刻》本外上述诸本，并参校《永乐大典》、《说郛》中所引和《宋史》、《宋大诏令集》等有关内容，对原书脱误作了补正。

梁溪漫志序

前辈之学，不徒为空言也，施之于用，然后为言。故掌制作命则言，抗疏论谏则言，知人安民矢谟则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谓垂世立教者，则亦不得已云尔。予生无益于时，其学迂阔无所可用，暇日时以所欲言者，记之于纸，岁月寖久，积而成编，因目以《漫志》。嗟夫，竟何谓哉？顾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虫逢秋，自吟自止，识者当亦为之叹笑邪！绍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溪费衮补之序。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一

[redacted]

本朝殿阁建官

本朝因殿建官，今见于除拜者，曰观文，曰资政，曰端明。观文本旧延恩殿也。庆历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庙谥，改为紫宸；明年，丁文简罢政为紫宸殿学士，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为官称，于是改延恩为观文殿，置学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为紫宸，天和为观文矣。资政，则自景德中王冀公罢政，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至于端明，则始于后唐明宗。国初改殿为文明，而学士仍领端明之职。太平兴国中，并改学士为文明殿学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为文德。明道间，改承明殿曰端明，复置学士，与文明之职并建；后又改端明曰延和。然迄无拜文明学士者，盖禁中已无此殿矣，其实与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集贤为右文。始为集贤院，则有学士，洎建，则易官为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直学士。五年，置宣和殿学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为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复以延康为端明殿学士，述古为枢密直学士。保和之除，则止于宣和之末。自龙图至焕章七阁，皆藏祖宗谟训，与秘阁并建，官均号贴职。然秘阁有修撰，而无待制、学士。惟天章阁，初止除待制，后亦遽止，至今不除学士等官，盖难于称呼，与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自元丰废而元祐复，元符又废；至绍兴六年，范元长冲始除翰林侍读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下，而恩数如之。乾道末《职制令》删去密学，则八年一除胡承公世将，至今亦阙不除。

宰辅沿革

国初，宰相凡三员，皆带职，首相为昭文馆大学士，次监修国史，次集贤大学士，皆平章事。其后，除拜不常，至嘉祐时，始只两相。元丰改官制，宰相始不带职，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其后，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参知政事之职。政和初，改左、右仆射为太、少宰。靖康，复改太、少宰为左、右仆射。建炎初，以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而废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仆射为左右丞相，盖用汉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绍兴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宪庠、何丞相㮚、梁文靖克家，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入云。

宰相出处

本朝宰相出处之盛，前辈备记之矣。自中兴至于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昌、秦、赵、张、汤、陈、史、梁。宋次道记赵中令以来，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来尤众：范丞相觉民登庸时才三十二，张忠献三十九，秦忠献四十二，李丞相伯纪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比比可数也。

监修提举国史

祖宗时，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监修国史，次集贤。昭文虽首相始得之，然但虚名，独监修国史有职事为重也。若止除两相，则首相监修。赵中令独相，以集贤监修，久乃迁昭文。薛文惠、沈恭惠并相，薛领监修，而沈领集贤。其后，毕文简、寇忠愍亦然。乾兴元年，令冯魏公专切提举监修《真宗实录》，于是又增提举之名。至天圣中，诏王沂公监修先朝正史，又别敕命之提举，于是监修、提举始分而为二职矣。绍兴初，吕忠穆公再为首相，差提举修国史，乞改命辅臣。盖是时但修日历，例指为国史，而提举日历，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辞，诏不允。初，监修之职，自元丰王岐公以来，久不以入衔，至是始有提举之命。其后，朱忠靖独相监修；赵忠简、张忠献并相，时范元长修史，忠简以亲嫌，乞改命忠献监修，忠献引故事当命首相，忠简既罢，忠献始带监修；而秦忠献独相，以监修兼提举。自是而后，凡两相，则首相监修，次相提举；或首相阙，而次相已提举，则命参知政事权监修，迨次

相转厅，则改充监修，而命右相提举；或不拜右相，则命参知政事权提举；相位皆虚，则监修、提举悉以参政摄事云。

宰相父子袭爵

吕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献亦封申。韩忠献初封仪公，其子文定亦封仪。本朝父子为相，独此两家，且袭其爵，亦盛事也。

封国当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晋王，至真宗封寿王，乃升寿为大国，在晋国之下。景德三年，诏寿、宋、梁、赵四国自今不得更封；而晋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晋王，寇准尝曰：‘晋是藩邸旧封，今以为赠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谓为晋公，盖有司之过也。陛下建国于升，宜进为大国，而与晋皆毋得封。”从之。然予尝考之：真宗始封韩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韩公；仁宗始封庆国公，而王黼、白时中皆封庆公；绍兴辛酉，秦师垣转厅，亦封庆公：有司皆失于检照也。隆兴元年十二月，汤丞相转厅，自荣国亦进封庆，乃始辞避，诏改封岐云。

三省勘当避讳

旧制，三省文字下部勘当，本谓之勘会。嘉祐末，曾鲁公当国，省吏避其父名，改为勘当，至今沿袭。省中出敕，旧用“準”字，辄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时，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莱公亦尝作相。不知书敕避讳，自何时始也。近年稍稍复旧。

枢密置使

祖宗时，枢密置使，则有副使；置知院，则有同知院。枢使、知院二者未尝并除。熙宁元年七月，陈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时文潞公、吕惠穆为使，韩康公、邵安简为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枢府，欲稍重其礼，乃以为知院事。院枢并除，自此始。元丰四年，以枢密联职辅弼，非出

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余悉罢。绍兴丁巳正月诏：“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际，事权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枢密使、副使；其知枢密院事、同知院、签书，并仍旧。”于是秦忠献以宰相入为枢密使。自后除使者，多自知院而迁。至于副使，则八年除王敏节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飞。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抚等使名

故事，二府总师为宣抚使；其次曰招讨宣抚，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经制等使。中兴以来，建使为多，大者以宰相为御营使，为都督，或为宣抚兼处置使；次相或执政为御营副使、大将：皆为方面。宣抚使亦或为御营副使，或招讨使；次为招抚使。执政或从官为大帅者，带制置大使、安抚大使，有营田处带营田大使；从官亦或为招抚使、都统制等官，则或为都巡检使，或充某处捉杀盗贼制置使，或止充捉杀使，或裂数州、或止一州为镇抚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独赵忠简公知枢密院为之，盖初除川陕宣抚，执政谓与蜀中诸帅使名无异，乃亟改为都督。绍兴辛巳、壬午，命执政出使，亦止为督视。隆兴癸未，张忠献亦以枢密使为都督，然前为相时尝督师矣。明年，汤丞相为都督，杨武恭副之，未几就除都督，前此未有，盖其官为太傅，锡爵为王，故特命之。

二府总师

中兴外攘之际，以宰相、执政总师。建炎己酉二月，首以吕忠穆公为同签枢、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张忠献公以枢密同知为川陕、京西、湖北路宣抚处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辽远，又已分镇，始全付以川陕之任。绍兴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诸军，开府于镇江，未几还阙；以朱忠靖为同都督，辞不拜，乃以孟庾权同都督。四年八月，赵忠简公以知枢密院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寻改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将行，而张忠献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献行边。五年二月，忠简、忠献并相，皆带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献复出，荡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诏忠献视师，七月再视师，以都督行府为名。忠简特居中总政事，中外相应，竟不复行也。

同知签书虚位

元丰官制，枢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签书，除授虽不皆同时，然未尝频年虚位。绍圣元年五月，刘仲冯自签书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签书。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虚位者十三年，签书虚位者三十年。政和间，童贯乃以宦寺为签书，然才三月，遽躐为领院矣。

功臣号勋官

唐文武臣，有赐功臣号，有勋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号，吴丞相冲卿因乞罢功臣号，冯当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诏管军至诸军班衔内带功臣者并罢；而勋官，至政和中亦罢。绍兴六年，执政议复旧制，赐功臣号，以示劝奖，于是诸大将以次赐号。惟勋官，则自绍兴癸丑，始命礼部尚书洪拟、翰林学士綦密礼讨论旧典；甲寅岁，大理寺丞韩仲通继以为言；丙辰岁，庙堂又请武臣有边功者，带勋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岁，议者又以为言，复下之有司：八年间凡四议之，然卒无赐勋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则赐勋如故。盖国初检校官、宪衔与赐勋之类，皆袭唐官职，故不之改也。

大礼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礼使用宰相；仪仗使用御史中丞；顿递使又增桥道之名，用京尹；礼仪使唐本以太常卿为之。及卤簿使，则以学士及他尚书为之。大中祥符中东封，五使皆命辅臣，以重非常之礼。天圣二年亲郊，晏元献以翰林学士为仪仗使，薛简肃以御史中丞为卤簿使，议者以为非故实。治平二年当郊，以贾直孺中丞为卤簿使，贾遂引故事以请，乃以为仪仗使。元符郊祀，礼仪使以下改差执政官；然自后，五使自宰执外，继以从官之长或使相为之。

摄官典礼

故事，冬至祀圜丘，摄太尉掌誓百官；摄侍中进玉币，并奏请致

斋，及辇辂前奏请。政和以左辅、右弼易侍中、中书令，大礼行事，以左辅摄事。靖康，诏三省长官并依元丰官制，自是复初。绍兴癸丑，上昭慈谥，孟信安以摄太尉奉册，于是权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汉、唐以来，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执政摄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后，降太尉不得为三公，今杂压，乃在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之下。而奉册宝犹称摄太尉，自上摄下，名实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册，不应典礼。”遂诏今后摄三公行礼。自是皆摄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仆射为丞相，删去侍中，中书、尚书二令。淳熙初，复有诏：“侍中、中书令虽已删去，每遇大礼，并仍摄事，贵存旧名，以备礼文。”乙巳之冬，举行庆寿礼，王鲁公以首相摄太傅，梁郑公以次相摄侍中，周益公以枢密使摄中书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时政记

唐故事，宰臣每于阁内及延英奏论政事，退，归中书，惟知印宰臣得书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馆，名《时政记》。其后，议者谓：“所奏事非一端，移数刻之久，或但记出己之辞，而忘同列之对，恐有遗漏，乞令宰臣人自为记。”国初，以扈蒙之言，诏卢多逊录时政，月送史馆，然迄不能成书。太平兴国末，直史馆胡旦言：“五代自唐以来，中书、枢密皆置《时政记》。周显德中，密院置《内庭日历》。望令枢密院依旧置《内庭日历》。”诏：“自今军国政要，并委参知政事李昉撰录枢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馆。”昉因请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时政记》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书门下建言：“所录《时政记》，缘御前殿，枢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谕无由闻知。乞差副枢二人钞录，送中书。”遂诏枢密副使张宏、张齐贤共钞录送中书，同修为一书，以授史官。然止送中书，未得自为记也。大中祥符五年，王钦若、陈尧叟在西府，乃请别撰，不附中书。其后，不止宰相与密院，凡执政，人人皆自为书，而所记益广，然循袭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于修撰。绍兴初，始命每月终录送著作院云。

台谏见政府

祖宗时，台谏得见政府，而不得自相往来。如王沂公亲谕韩魏

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争郭后，面与吕许公辨；吕献可争濮议，面与韩魏公辨；司马温公乞立皇子，亲见魏公纳札子；张横渠至中书见王荆公争新法之类。韩魏公问陈思道：洙。“司马近日论何事？”答以“彼此台谏不相往来，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后，台谏得相往来，而不得见政府。吕汲公对帘前，以备位执政，不敢与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谕旨于刘器之，是台谏已不可见政府矣。苏子由、王彦霖诸公击吕吉甫，会议于兴国浴室院，则台谏相见无所拘也。今沿袭此制云。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二

[redacted]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丰、政和更新，其后增改亦不一，因合而书之，以备稽考云。元丰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元祐右银青光禄大夫。宣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左光禄大夫。正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通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朝议大夫。六曹郎中前行为朝请大夫，中行为朝散大夫，后行为朝奉大夫；员外郎前行为朝请郎，中行及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后行及左、右司谏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政和改宣教。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崇宁初，又因刑部尚书邓洵武有请，以留守、节察判官换承直郎；节度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换儒林郎；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换文林郎；防、团推官，监判官，换从事郎；以录事参军、县令为通仕郎；以知录事参军、知县令为登仕郎；以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为将仕郎。五年，改太庙、郊社斋郎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又诏："旧将仕郎已入仕，不可称将仕，可为迪功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旧通仕郎为从政郎。"寻又以假版官行于衰世，姑从版授，盖非真官，于是却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处未入仕者。假将仕郎去"假"字为将仕郎，假承务郎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选官名：内客省使为通侍大夫；延福宫使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协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为中侍大夫；客省使为中亮大夫；引进使为中卫大

夫、翊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亲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馆使为拱卫大夫；东上阁门使为左武大夫；西上阁门使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协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为中亮郎；引进副使为中卫郎、翊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亲卫郎、政和六年增置。拱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东上阁门副使为左武郎；西上阁门副使为右武郎；皇城使为武功大夫；宫苑使、左右骐骥使、内藏库使为武德大夫；左藏库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为武定大夫；寻改武显。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为武节大夫；内园使、洛苑使、如京使、崇仪使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库使为武经大夫；西京作坊使、东西染院使、礼宾使为武义大夫；供备库使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备库副使，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武功大夫以下为正使，武功郎以下为副使。内殿承制为敦武郎；淳熙改训武。内殿崇班为修武郎；东头供奉官为从义郎；西头供奉官为秉义郎；左侍禁为忠训郎；右侍禁为忠翊郎；左班殿直为成忠郎；右班殿直为成义郎；寻改保义。三班奉职为承节郎；三班借职为承信郎；三班差使为进武校尉；三班借差为进义校尉；下至军大将等，易为副尉；殿侍为下班祗应；及更医官名有差。

翰苑降诏

故事，近臣有所请乞辞免，其从与违，皆当令学士院降诏。建炎掌故者省记，凡请乞辞免，唯不允者始降诏。绍兴初，吕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宫观，赵忠简公、谢任伯乞朝见，并从所请而无诏书。綦叔厚密礼时为学士，引故事论之，取荆公《内制》答富郑公乞判汝州、韩魏公乞判相州，东坡《内制》答文潞公、吕正献辞免拜、安厚卿辞迁官诸允诏以为据。从之。寻又言："近年急于除用人材，并无降诏之礼，乃或有'如敢迁延，重置典宪'指挥，非待贤之道。望举行故事，凡六尚书及翰林、端明殿学士以上职任与曾任宰相、执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应赴行在者，并令尚书省日下报学士院颁降诏书，以示待遇之礼；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离其官守。"制可。于是礼文稍稍复旧。

学士不草诏

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缴。元祐间，东坡在翰林，当草文潞公、吕申公免拜

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辞迁官、宗晟辞起复诏，皆以为未当，不即撰进，具所见以奏，朝廷多从之。盖学士实代王言，视外制为重，命令有所未䟽，舍人犹得缴还；岂亲为内相者，顾乃不可？固应执奏，以示守官之义，理则然尔。

知制诰不试而命

欧阳公《归田录》载知制诰不试而命者，杨文公、陈文惠及公凡三人。盖误也。实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负词名，令加奖擢，乃不试而入西阁。自国初以来，不试而命者，周翰实为之首，而杨公继之。叶少蕴左丞梦得《避暑录话》乃谓周翰与薛映、梁鼎亦皆不试而用，此亦误。映、鼎盖与大年并命者，独大年不试而后命云。

学士带知制诰

翰林学士带知制诰，本于唐制。唐自开元末，改翰林供奉为学士院，专掌内命，号为内相。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但备顾问、参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诰，以中书舍人或前行正郎为之。本朝亦自有知制诰，如钱若水、苏易简皆自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然唐之学士必带“知制诰”之三字者，所以别其为作文书之学士也。若本朝，翰林学士未始有不作文书者，则带知制诰徒成赘尔。元丰改官制，失于删去。况知制诰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罢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诰晏元宪，示以除目，元宪辞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职”是也。建炎元年，谢任伯参政克家除翰林学士，以知制诰犯祖名为言，有旨权不系“知制诰”三字，任伯力辞，言：“翰林学士，祖宗时若兼领他官，止与职名同。元丰官制既行，专典内制，则必带‘知制诰’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讵可辄缘微臣轻有改革？”卒辞不拜。然元丰以前，省、台、寺、监皆领空名，则固与职名同。官制既行，赐之以阶，而省、台、寺、监各还所职，则翰林学士自应专典内制矣，何必更带“知制诰”三字为哉？任伯第不详考尔。

北门西掖不以科第进

北门、西掖之除，儒者之荣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进者，世尤指以为荣。熙宁则韩持国，崇宁则林彦振，皆尝直北门。绍兴初，徐师川俯赐出身，为翰林学士；任世初申先、苏仲虎符皆赐出身，为中书舍人；而吕居仁本中赐出身，兼掌内、外制。乾道、淳熙以来，韩无咎元吉、王嘉叟秬、刘正夫孝韪皆以门荫特命摄西掖。而刘正夫有召试之命，因力辞，言："国朝之制，词命之臣皆先试而后命。自渡江以来，废而不举。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称塞。"虽可其奏，然摄词命几三年乃罢。

二史扈从

二史立螭，旧多服绿者，谓之"一点青"。其职曰记言、记动，则人主起居之际，皆所当侍。而遇乘舆行幸，未尝扈从，此亦阙文。近岁，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从驾，乃合建官本意。

三馆馆职

唐三馆者，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是也。五代卑陋，仅于右长庆门筑屋数十间为三馆。国初太平兴国二年，度地在升龙门东北一新之，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于左、右掖门外建院。天禧初，诏崇文外院以三馆为额。天圣九年，乃徙三馆于崇文院，前列三馆，后建秘阁，修史、藏书、校雠，皆其职也，中兴以来，复建秘书省，而三馆之职归之。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本朝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绍兴初犹仍此称，盖旧典也。

秘书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乐章、赞、颂、敕葬、輚祭文，夏国人使到驿燕设教坊白语删润经词及回答高丽书，并送秘书省官撰。盖学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琐细文字，付之馆职，既足以重北门之体，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所谓馆职储材，意盖本此。

检校官

检校官，盖唐制本以为武臣迁转之阶。至祖宗时，特崇重之，凡文臣为枢密使、副，必以检校官兼正官为之。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钦若以吏部尚书、陈文忠尧咨以户部尚书为使，晁文元当制，误削去检校太傅，诏并存之。自后，王景庄嗣宗、曹襄悼利用为副枢，又用赵韩王例，不带正官，直以检校太保为之。独太平兴国中，石元懿熙载止以户部尚书充使；乾兴中，钱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尚书为使，当时以为有司之失。检校之阶，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后虽枢廷不复带，然自节度使而迁者，必除检校官。盖节钺之上，止有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检校官者，盖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为之等级，不肯轻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检校尚书而下，亦或以为散官。熙宁中，祖无择责授检校工部尚书，其后东坡黄州之贬，亦检校水部员外郎。此比颇多。

百官谥命词与否

故事，百官谥不命词。政和以来，有不经太常考功议而特赐谥者，始命词。绍兴三年，陈去非参政与义在西掖，引故事以请，乃诏今后特恩赐谥命词给告，馀给敕。其后，应太常考功定谥者，亦径陈乞赐谥，例多命词，朝论以为言，止坐议状给告，虽特恩得谥者亦然。然今之从臣磨勘转官，尚应命词；特恩赐谥，乃人主非常之泽，所宜命词，以示褒宠。若法应定谥者，则当坐议状给告可也。至淳熙丁未，陈魏公赐谥正献，梁郑公赐谥文靖，乃特诏命词给告云。

文正谥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谥多同

臣下谥多同，盖以节行适相当，固难于相避，然其间有姓、谥皆同者，往往称谓紊乱。尝考之：本朝有两王文康，溥、曙。两张文定，齐贤、方平。两张忠定，詠、焘。两陈忠肃，瓘、过庭。两刘忠肃，挚、珙。两李忠愍，中宫舜举、若水。两朱忠靖，谔、胜非。两王恭简；岩叟、刚中。而韩魏公谥忠献，韩宗魏谥忠宪，赵阅道谥清献，赵挺之谥清宪，字虽不同，声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过郡，长吏例送迎。张安道镇南京，高丽使经过，公言："臣班视二府，不可为陪臣屈。"诏独遣少尹。其后，韩玉汝镇颍昌，亦言："交趾小国，其使人将过臣境。臣尝备近弼，难以抗礼。按元丰中，迓以兵官，饯以通判，使、副府谒，其犒设令兵官主之。请如故事。"从之，仍诏所过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蒋颖叔帅熙河，西使卒于中国，柩过其境，官属议奠拜，颖叔独曰："生见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识者是之。故事，外夷国王来朝，宰相出笏见之，使者则否。绍兴初高丽使入贡，宰相乃出笏见之，非故事。时翟公巽为参政，尝以为不可。明年，复入贡，始检会张安道例，下之经由州郡云。

知军州事

太守谓之知某州军州事者，言一州之军事、州事无所不统也。而或遇朝廷一时推行申严之事，往往皆以系衔，如堤岸、递角之类。彼既长是郡，则一郡之事皆所当为，似不须一一入衔也。

都厅签厅

州郡签厅，旧谓之都厅，欧阳公、尹师鲁在钱思公幕中，有《都厅闲话》是也。宣和辛丑，尚书省公相厅改为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怀安军奏："本军都厅，乞以签厅为名。"从之，诏诸路依此。签厅之

名，所由始也。

谒刺

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与今略同，而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后见政、宣间者，则去此一行；其间有僧官参监司，亦只书实官，如提刑、宣德之类，其末称“裁旨”。此风尚淳古焉。

座主门生

唐世极重座主门生之礼，虽当五代衰乱，典章隳坏之余，然故事相仍，此礼犹不敢废。在唐，知举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和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其后知举，选范质为第五。质后拜相，封鲁国公，官至宫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马裔孙、桑维翰皆皞礼部所放进士也。后裔孙知举，放榜，引新进士诣皞，皞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亦荣之。维翰已作相，尝过皞，皞不迎不送，人问其故，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为当。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三

入阁

唐有入阁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阁有仗。习见既久，遂以入阁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阁。其后亦废。至唐明宗初即位，御史中丞李琪请复朔望入阁。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阁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阁。琪皆不能正，故欧阳公讥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自后屡踵而行之。太平兴国二年，诏以八月一日入阁，会雨而止。又以《入阁旧图》承五代草创，礼容不备，于是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讨论故事，别为新图。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礼于文德殿。右谏议大夫张洎既与徽之等同撰定新仪，又独奏疏，其略曰：“窃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万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举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为上阁，即只日常朝之殿也。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钩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须立仗。前代谓之入阁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阁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阁门入，故谓之入阁。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阁，甚非宪度。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伏请改创此殿，以为上阁，作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为双日常时听断之所。

庶乎临御之式，允叶常经。今舆论乃以入阁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又闻，唐初五日一朝，景云初始修贞观故事。自天宝兵兴之后，四方多故，肃宗而下，咸只日临朝，双日不坐。其只日或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双日宰相当奏事，即时特开延英召对。或蛮夷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紫宸引见。臣欲望依前代旧规，只日视朝，双日不坐。其只日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其双日于崇德、崇政两殿召对宰官、常参官以下，及非时蛮夷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上阁引见，并请准前代故事处分。”奏入不报。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阁。旧制，入阁惟殿中省细仗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于庭。太宗以为仪卫太简，命有司更设黄麾仗，其殿中省细仗仍旧，从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仪制，重画《入阁图》，有唐朝职官悉改之，从东上阁门使魏昭亮之请。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诰李淑上《时政十议》，其第十议乞修起入阁之仪。宝元二年，仁宗谓辅臣曰：“唐有入阁礼，今不常行。其久废不讲，抑不可以行于今乎？”于是参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圣问，有唐入阁之仪，今不常行，臣退而讨寻故事。夫入阁，乃有唐只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谨案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在大内之东北，世谓之东内，而谓大内为西内。自高宗以后，天子多在大明宫，制度尤为华备。宫之正南曰丹凤门，门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会则御之；对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又对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只日常朝则御之。据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须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舆止御紫宸殿，即唤仗自宣政殿两门入，是谓东、西上阁门也。若以国朝之制，则今之宣德门，唐丹凤门也；大庆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阁本意，施于仪典，即须先立仗于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唤仗自东、西阁门入，如此则差与旧仪相合。但今之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对，值此为殊耳，故后来论议，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叶以还，双日及非时大臣奏事，别开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为入阁。而叔世离乱，五代草创，大昕之制，更从简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废。其后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见，乃或谓之盛礼，甚不然也。今之相传《入阁图》者，是官司记常朝之制也，如阁门有《仪制敕杂坐图》耳，是何足为希阔之事哉！况唐《开元旧礼》本无此制，至开宝中，诸儒增附新礼，始载月朔入阁之仪，又以文德殿为上阁，差舛尤甚，盖当时编撰之士讨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张洎亦有论奏，颇为精洽。窃恐朝廷他日修复正衙立仗，欲下两制，使预加商榷，以正旧仪。”而议者以今之殿阁与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宁三年五月

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议，始诏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罢入阁仪。入阁之本末如此。

元祐党人

吾州苍梧先生胡德辉珵，尝对刘元城叹息张天觉之亡，元城无语，苍梧疑而问之，元城云："元祐党人只是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为此言时，实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盖绍圣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愿贤。七十八人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党者，盖十六七也。建炎、绍兴间，例加褒赠，推恩其后，而议者谓其间多奸邪，今日子孙又从而侥幸恩典，遂有诏甄别之。

行卷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近年以来，率俟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书，干请乞怜之言，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

氏族

氏族之讹久矣。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实一姓也，自分为三派，寖远寖忘，则为三姓矣。退之所谓徐与秦俱出、韩与何同姓之类是也。扬子云于蜀无他扬，今此扬姓不复见，亦皆杂于杨矣。钱镠有吴、越，吴、越之人避其讳，以刘去偏傍而为金。王审知据闽，闽人避其讳，以沈去水而为尤。二姓实一姓也。今之称复姓者，皆从省文，如司马则曰马，诸葛则曰葛，欧阳则曰欧，夏侯则曰侯，鲜于则曰于。如此之类甚多，相承不已，复姓又将混于单姓矣。唐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至今二于无复可辨。如豆卢，盖唐大族，钦望、瑑、革，皆尝为相，而此姓今不复见，其殆混于

卢邪。

王文贞婿入蜀

王文贞公为相，长女婿韩忠宪例当守远郡，得洋州。公私语其女曰：“韩郎入川，汝第归吾家，勿忧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韩郎缘妇翁奏免远适，则其为损不细矣！”忠宪闻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窃谓：王公此举，于当国则甚公，于处家则似未尽。且妇从夫者也，死生祸福率当同之。今其夫特为远郡，遽俾其女归享安佚之乐，而使其夫独被遐征之劳，岂所以教为妇之道哉？唐李晟，正岁，崔氏女归宁，责曰：“尔有家，而姑在堂，妇当治酒食，且以待宾客。”即却之不得进。晟武人，尚知此。为公计者，政使其女不肯远适，尤当以义责，使偕行，使人知公虽父子之爱，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则于为国、处家之际，两尽其至矣。

司马温公读书法

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拈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

高密辞起复

《文选》载李令伯乞养亲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读者恻然动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复，判大宗正事，连章力辞，其言亦曰：“念臣执丧报亲之日短，致命徇国之日长。”东坡时直禁林，当草答诏，见其疏而哀之，因入札子乞听所守。诏从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内翰之母，梦邓禹来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梦得。温公与之帖云：“按《邓仲华传》，仲华内文明，笃行淳备，辄欲更表德曰‘淳备’，既协吉梦，又可止讹，且与令德相应，未审可否？”次日，复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备’字太显而尽，不若单字‘淳’，临时配以‘甫’、‘子’而称之。五十则称伯、仲，亦犹子路或称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刘仲原父、贡父，钱穆父，皆只一字。或谓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盖伯、仲与甫之类本语助，特后世以便于称谓，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类为助者，皆取单字，盖亦古之遗意焉尔。

射雁堂

闲乐先生陈公伯修师锡在太学，与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淄王圃中，有雁阵过，相与戏曰：“明年魁天下者，当中首雁。”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须臾，又有雁阵过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后榜耶！”了翁曰：“果然，当为公代。”其明年，徐铎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后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为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果相与为代。因名便厅为射雁堂。先是，了翁将唱第，问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状元否？”应曰：“无时一，有时三。”了翁惘然莫测。是岁，时彦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语。

闲乐异事

闲乐陈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昼寝，梦至一处，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卫环列。赞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谓曰：“卿平生论事章疏，可悉录以进呈。”公对曰：“臣在杭州日，因陈正汇事，郡守贾伟节遣人搜取，多已焚灭，今恐不能尽记。”帝曰：“能记者，录以进。”即有仙官导公至庑下，幕中设几案笔砚，有一青册。公方沉吟间，仙官曰：“不必追记，尽在是矣。”开册示之，则平日所草章疏具在，虽经焚毁者，亦备载无遗。公即袖以进，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觉。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顶，则十字裂如小儿顖，其热如火，谓之曰：“与吾

书谒刺数十，将别亲旧，吾去矣！”其子请曰：“大人何往？”公告以梦，子曰：“此吉梦，其殆有归诏耶？”公曰：“不然。丰相之临终，亦梦朝帝，盖永归之兆也。”已而再寝，顷之觉，复谓其子曰：“适又梦入黑漆屋三间，此棺椁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纯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适尊公有状，丐挂冠，正康强，何乃尔？莫测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闻传呼陈殿院来，若已知其故者，谓太守曰：“死生定数也，公何讶？”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归。携亲戚数十人，酌酒告别。既退，命诸子、子妇皆坐，置酒，谆谆告戒。家人见公无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寝，有婢杏香奔告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状。”诸子亟走，至，则已趺坐，而一足犹未上，命其子为收之，才毕而终。终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吊，其家以素不之识止之，僧云：“我诚不识公，但畴昔之夜在瓜洲，忽梦一官人著朱骑马，导从甚盛，凌波而北，人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陈殿院也。’洎入城，见群僧来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遗像，非有所求也。”时名流多作挽诗纪其事。黄冕仲裳云“不须更草《玉楼记》，已作仙官第六人”，张子韶九成云“凌波应作水中仙”，盖谓此。乃知世之伟人，皆非混混流转者。傅说骑箕而为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辈表章固不废此；然其刚正之气形见于笔墨间，读之使人耸然，人主为之改容，奸邪为之破胆。元符末，刘元城自贬所起帅郓，当过阙，公谢表云：“志惟许国，如万折之而必东；忠以事君，虽三已之而无愠。”坐是，遂不得入见。大观间，陈了翁在通州，编修政典局取《尊尧集》，了翁以表缴进，其语有云：“愚公老矣，益坚平险之心；精卫眇然，未舍填波之愿。”后竟再坐贬。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与退之所谓“登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王定国记东坡事

王定国《甲申杂记》云：“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李定鞫治东坡狱正急，一日将朝，忽于殿门谓同列曰：‘苏轼诚奇才也！’众莫敢

对，定曰：‘虽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东坡自熙宁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诗语多及新法之不便；元丰二年，言者论其作诗讥讽，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记二三十年作诗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为东坡道也。定国记此，特爱东坡之过云尔。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四

[redacted]

东坡教人读檀弓

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凡为文记事，常患意晦而辞不达，语虽蔓衍而终不能发明。惟《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

东坡识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雄乡里，兄弟皆从老苏游，东坡所谓“大任刚烈世无有，疾恶如风朱伯厚”者。其后在京师，有哭遵圣诗云：“老任况豪俊，先子推辈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负珠在掌。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后立朝，果著大节，即德翁也。东坡眼目高，观人于龆龀间已能如此，妙矣夫！

东坡西湖了官事

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夹道灯火，纵观太守。有老僧，绍兴末年九十余，幼在院为苍头，能言之。当是时，此老之豪气逸韵，可以想见也。

东坡改和陶集引

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颍滨使为之引。颍滨属稿寄坡，自“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其下云：“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东坡命笔改云：“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粟、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此文，今人皆以为颍滨所作，而不知东坡有所笔削也。宣和间，六槐堂蔡康祖得此藁于颍滨第三子逊，因录以示人，始有知者。

东坡教人作文写字

葛延之在儋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词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汝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又尝教之学书云：“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尝为作《龟冠》诗送其行，葛以语胡苍梧，苍梧为记之。此大匠诲人之妙法，学者不可不知也。

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

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阙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约、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坡以为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并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

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东坡缘在东南

东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间。其始通守余杭，后又为守，杭人乐其政，而公乐其湖山。尝过寿星院，恍然记若前身游历者。其于是邦，每有朱仲卿桐乡之念。谪居于黄凡五年，移汝。既去黄，夜行武昌山上回望东坡，闻黄州鼓角，凄然泣下，赋诗云："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寻上章乞居常州，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颖叔酬唱，皆以卜居阳羡为言。晚自儋北归，爱龙舒风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隐士李惟熙买田以老。已而得子由书，言："桑榆末景，忍复离别！"遂欲北还颍昌。作书与惟熙云："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愿君志之，未易尽言也。"至仪真，乃闻忌之者犹欲攻击，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缘在东南"之语，乃尔明验。古之伟人，自能前知，所谓有开必先者，不假数术也。

东坡卜居阳羡

建中靖国元年，东坡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坡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邵为坡买一宅，为钱五百缗，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一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曰："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欤？吾将问之。"遂与邵推扉而入，则一老妪，见坡泣自若。坡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敢动，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举以售诸人。吾今日迁徙来此，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抚，徐谓之曰："妪之旧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宅，而借顾塘桥孙氏

居暂憩焉。是岁七月，坡竟殁于借居。前辈所为类如此，而世多不知，独吾州传其事云。

东坡懒版

东坡北归至仪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顾塘桥孙氏之馆，气寖上逆，不能卧。时晋陵邑大夫陆元光获侍疾卧内，辍所御懒版以献，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为便，竟据是版而终。后陆君之子以属苍梧胡德辉为之铭曰："参没易箦，由殪结缨。毙而得正，匪死实生。堂堂东坡，斯文栋梁。以正就木，犹不忍僵。昔我邑长，君先大夫。侍闻梦奠，启手举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诒万子孙，无曰不祥之器。"

毗陵东坡祠堂记

东坡自黄移汝，上书乞居常，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颖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又云："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晚自儋耳北还，崎嶇万里，径归南兰陵以殁。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而郡无祠宇奠谒之所，邦人以为阙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来，始筑祠于郡学之西，塑东坡像其中。又于士夫家广摹画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间，而晁侍郎公武为之记，其略曰："公武闻诸世父景迂生，崇宁间贼臣擅国，颠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祸，莫敢庄语。公之葬也，少公黄门铭其圹，亦非实录。其甚者，以赏罚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坏元丰；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谓公之斥逐出其遗意；称蔡确谤讟可赦，而谓公之进用自其迁擢；章子厚之贼害忠良，而谓公与之友善；林希之诋诬善类，而云公尝汲引之。呜呼！若然，则公之《上清储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诸奏议、著述，皆诞谩欤？公武因子健之请，伏自思念，岁月滋久，耆旧日益沦丧，存者皆邈然，后进则绪言将零落不传，于是不敢以不能为解，而辄载其事。惟公当元祐时，起于谪籍，登金门玉堂，极礼乐文章之选。及章、蔡窜朋党于岭表，而公独先；朝廷追复党人官爵，而公独后。立朝本末，彰明较著如此，岂有他哉！昔陈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为贤；从者詈楚公子曰隶也不力，非以为不肖，皆有为而发。岂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后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则为盛德之累大

矣！因述景迂生之语，俾刻之乐石，庶异日网罗旧闻者有考。”记成，彊伯刻石为二碑，一置之郡斋，一置之阳羡洞灵观，用杜元凯之法，盖欲俱传不朽，其措意甚美；然东坡公之名节，固自万世不磨矣。

武臣献东坡启

东坡帅定武，有武臣状极朴陋，以启事来献，坡读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问何者最为佳句，端叔曰：“‘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谁识之者！”端叔笑谓坡曰：“视此郎眉宇间，决无是语，得无假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为具召之，与语甚欢，一府皆惊。竹坡老人周少隐紫芝闻之李端叔，尝记其事。

东坡戴笠

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箬笠戴之，著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竹坡周少隐有诗云：“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今时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笔也。

东坡荔支诗

东坡《食荔支》诗有云：“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常疑上句似泛，此老不应尔。后见习闽广者云，自福州古田县海口镇至于海南，凡宰上木，松桧之外，悉杂植荔支，取其枝叶荫覆，弥望不绝。此所以有“伴松桧”之语也。

东坡用事对偶精切

东坡词源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而于用事对偶，精妙切当，人不可及。如《张子野买妾》诗，全用张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诗，用“古战场”、“日五

色”：皆当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作诗戏之，用徐邈、孟嘉饮酒事，仍各举当时全语以为对，其通守余杭日，《答高丽使私觌状》云：“归时事于宰旅，方劳远勤；发私币于公卿，亦蒙见及。”发币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馈之故实乎？

退之东坡用先后语

退之《南山诗》云：“或齐若友朋，或差若先后。”人多不知先后之义。练塘洪庆善吏部兴祖引《前汉志》云：“见神于先后宛若。”其注云：“兄弟妻，关中呼为先后。”予观东坡《徐州谢上表》云：“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或疑“先后”不可对“坎井”，盖不知亦出于此也。

东坡文效唐体

东坡之文，浩如河汉，涛澜奔放，岂区区束缚于堤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鸣燕诗序》，全用四六，效唐人体而益工，盖以文为戏邪？

东坡录沿流馆诗

东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储祥宫碑》，哲宗亲书其额。绍圣党祸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长别撰。玉局遗文中有诗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题云：“绍圣中，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作也，戏录之，以益箧笥之藏。”此诗乃东坡自作，盖寓意储祥之事，特避祸，故托以得之。味其句法，则可知矣。

石屋洞题名

临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题名二十五字，云：“陈襄、苏颂、孙奕、黄灏、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内东坡姓名磨去，仅存仿佛，盖崇宁党祸时也。

柳展如论东坡文

东坡归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闳，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岭南所作也，甥试次第之。"展如曰："《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钟子翼哀词》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称是。舅老笔，甥敢优劣邪？"坡叹息以为知言。展如后举似洪庆善。庆善跋东坡帖，具载其语。

贬所敬苏黄

元祐党祸烈于炽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观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党人之尘点污之也。而东坡之在儋，儋守张中事之甚至，且日从叔党棋以娱东坡。洎张解官北归，坡凡三作诗送之。鲁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调护其逆旅之事，无不可人意。当是之时，而二守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张竟以此坐谪云。

昌化盛事

东坡眉人，贬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后亦贬昌化。张才叔赠德翁诗云："儋耳百年经僻陋，眉山二老继驱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泽逮昆虫罪未除。"苏、任两公同乡里，同贬所，大节相望。顾儋耳独何幸也。

侍儿对东坡语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五

[redacted]

优孟孙叔敖歌

《史记》载优孟言孙叔敖事曰："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何谓？'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馀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史记》所载如此。予尝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思县人也。期思今废为镇。予得汉延熹中所立碑，书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临卒将无棺椁，令其子曰：'优孟曾许千金贷吾。孟，楚之乐长，与相君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负也。'卒后数年，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数行，阙一字。投首王，王心感动觉悟，问孟，孟具列对，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阙一字。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墝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潘即固始也。而所载歌绝奇，曰："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味其词语，愤世疾邪，含思哀怨，过于恸哭，比之《史记》所书远甚，听者安得不感动也？欧阳公《集古录》谓："微斯碑，后世遂不复知叔敖

名饶。”又谓：“碑亦罕传，余以集录，二十年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载祸福报应事

史书载祸福报应事，当示劝惩之意。班固书田蚡杀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尽痛，若有击者，呼服谢罪。上使视鬼者瞻之，曰：‘魏其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竟死。”其意盖谓蚡虽幸逃人戮，鬼得而诛之矣，故书之，所以示戒也。《唐书》载：“崔器议达奚珣罪抵死，后器病，叩头云：‘达奚尹诉于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贼，死有余罪，器守正据法，尚何所诉？又安能为正人之厉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书可也。

古者居室皆称宫

古者居室，贵贱皆通称宫，初未尝分别也。秦、汉以来，始以天子所居为宫矣。《礼记》云：“父子异宫。”又云：“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诗寄东坡云：“欲唤无家一房客，五云楼殿鏁鳌宫。”而东坡和云：“印头莫唤无家客，归扫峨眉一亩宫。”盖本诸此。

诸父大人

伯、叔父谓之诸父，兄、弟之子谓之犹子，故皆可称为父子。《二疏传》，受乃广之兄子，而班固书曰：“即日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称父为大人，而此书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则诸父亦通称，犹孟子之所谓大人者，盖皆尊者之称尔。

子者男子通称

子者，男子之通称。若文字间称其师，则曰“子某子”，复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异于常称，曰吾所师者，则某子云尔。《列子》乃其门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书，其弟子称其为“子公羊子”。至隐十一年，称“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后师。沈子称‘子’冠氏上

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陈后山以南丰瓣香，称为“子曾子”，盖用此法。刘梦得自为传，乃加“子”于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误，亦多以自称，或称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发

士大夫多识前言往行，岂独资谈柄为观美，盖欲施之用也。国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送与之。于是多逊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绐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秀公之举，盖因前事有所感发也。

老而能学

曹孟德尝言：“老而能学，惟吾与袁伯业。”东坡云：“此事不独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东坡以《论语解》寄文潞公书云：“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予窃谓：年齿寖高而能留意于学，此固非易事，然于其中亦自有味。盖老者更事既熟，见理既明，开卷之际，迎刃而解，如行旧路而见故人，所谓“温故知新”者。人于少年读书，与中年、晚年所见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学，盖自有以乐之也。

温公论商鞅

温公论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还为国害，丧地七百里，窜身大梁。予窃谓：商鞅刻薄之术，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术犹是也。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惠王犹不能听其言，其庸妄可知矣。温公不责惠王以不听孟子仁义之言，而乃责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说，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晓尔。

辨高祖卧内夺韩信军

《史记》、《西汉》所书高祖即卧内夺韩信军，事殊可疑。且信为汉名将，凡用兵之法，敌人动息，尚当知之，岂有其主夜宿传舍而军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见矣！周亚夫屯细柳，天子先驱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卧内，称汉使者至，麾召诸将，易置其军，而犹不知。信方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则其军门壁垒，荡然无禁，所谓纪律果安在邪？设或敌人仿此而为之，其败亡可立而待也。项羽死，高祖又袭夺其军。夫为将，而其军每为袭夺，则真成儿戏尔！信号能申军法，恐不应至是也。

平淮西碑误

唐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剑南西川刘辟自称留后。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杨惠琳伏诛；十月戊子，刘辟伏诛。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盖误也。《新唐书》载此碑，删去“明年平夏”一句。

晋史书事鄙陋

《晋史》书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论阮孚好屐、祖约好财，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蜡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尔，岂可与贪财下俚者同日语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见其料财物，倾身障簏，意未能平，方以分胜负。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污史笔，尚安论胜负哉？许敬宗之徒污下无识，东坡以为“人奴”，不为过也。

论姚崇序进郎吏

姚崇序进郎吏，明皇仰视殿屋，崇再三言之，终不应。崇惧，趋出。高力士侍侧，曰：“大臣奏事，陛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当进贤、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会力士传旨省中，为道帝语，崇乃喜，闻者皆服帝识人君之

体。后之论史者亦美之。予谓明皇怠心已兆于此。夫官吏虽有崇卑之异，然一吏不肖，则一事隳。君相共议，亦理之常，不应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当因是面加开谕，使崇晓然于心，岂宜傲睨峻拒，忿然不答？则是厌万几之繁，畏恶之意已形于外，不复顾省矣。其后，竟委政于李林甫，专擅国柄；付边事于安禄山，卒致大乱，盖胎于拒姚崇之时也。

晁错名如字读

晁错之名，古今皆读如“措”字。潘岳《西征赋》云：“越安陵而无讥，谅惠声之寂寞。吊爰丝之正议，仗梁剑于东郭。讯景皇于阳邱，爰信谗而矜谑。殒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成七国之称乱，翻助逆以诛错。恨过听之无讨，兹沮善而劝恶。”据此，则乃如字读，而前辈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据耶。

西汉句读

《西汉》极有好语，患在读者乱其句读。去声。如《卫青传》云：“人奴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为一句，“生得无笞骂足矣”为一句，“生”读如“生乃与哙等为伍”之“生”。谓人方奴我，平生得无笞骂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则语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汉沟洫志

《西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冈；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读者多善其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予谓其源盖出于《禹贡》，自“导河积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才二百余字，而用“东至”、“北至”者凡三十余，皆连属重复，读之初不觉其烦，政如崇山峭壁，先后崛立，愈险愈奇。班固盖法此。

作史华实相副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作史者，当务华实相副，须能摹写当时情状如在目前，乃为尽善；若惟务语简，则下笔之际，必有没其本意者。如始皇见茅焦之时，记事者书云：“王仗剑而坐，口正沫出。”观“口正沫出”四字，则始皇鸷忍虎视之状，赫然可见矣。作史之法当然也。

论季布

季布面折廷争，欲斩樊哙，殿上皆恐，吕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其刚直可知矣。曹丘生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谈等，与窦长君善。布以书谏长君，使勿与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来见，初无他说，止进谄辞以悦之，谓其得声梁、楚间，欲游扬其名于天下。其奸佞取媚，亦犹所以待赵谈、窦长君耳。为布者，当骂而弗与通，如袁盎之绝富人可也。顾乃大悦，引为上客，布至此何谬耶？

辨唐太宗臂鹞事

《通鉴》载唐太宗尝自臂鹞，望见魏徵来，纳之怀，徵奏事，故久不已，鹞竟死怀中。按白乐天元和十五年献《续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璟趋出，鹞死握中，故开元事，播于无穷。”则是宋璟谏明皇，非魏徵谏太宗也。乐天在当时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误；抑岂二事皆然，适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以后，虽兵革相寻，然去唐未远，制度典章，人犹得以持循。如萧希甫论内宴枢密使不当坐；李琪为仆射，太常礼院言无送上之文；马缟、赵咸议嫂叔之服；崔棁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经固争。使当时人人能守唐制如此，岂不能久立国乎？

老泉赞画五星

老泉赞吴道子画五星云："妆非今人，唇傅黑膏。"予尝疑：霄汉星辰之尊，而妆饰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观《唐·五行志》："元和末，妇人为圆髻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时世妆，嫁名道子，以绐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饮读离骚

昔人有云：痛饮读《离骚》，可称名士。世往往道其语，予常笑之。方痛饮时，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乃复攒眉于幽忧悲愤之作，而顾称名士邪？张季鹰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真达者之言也。

通鉴不载离骚

邵公济博著书言："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公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沈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沈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絺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谈麈差误

古今人作诗话多矣，近世谢景思伋作《四六谈麈》，王性之铚作《四六话》，甚新而奇，前未尝有此。然《谈麈》载："陈去非草《义阳朱丞相起复制》云：'眷予次辅，方宅大忧。'有以'宅忧'为言者，令贴麻，陈改云'方服私艰'，说者又以为语忌。"又云："叔祖逍遥公，谢显道也。初不入党籍，朱子发震内相以初废锢，乞依党籍例，命一子官，伋为作谢启云：'刻石刊章，偶逃部党。'"按景思记此二事皆误。"宅忧"二字，乃有旨令綦处厚贴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贴改

也。谢显道崇宁元年入党籍，至四年立奸党碑时，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仅监竹木务而卒，故子发为请于朝，复得一子官，其奏牍云“名在党籍”是也。景思记当时所见，偶尔差舛，恐误作史者采取，故为是正之。

庄嶽齐地名

孟子论齐语，而曰：“引而置之庄嶽之间数年。”注：“庄嶽，齐地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乱，伐内宫，弗克，又陈于嶽。”注：“嶽，里名也。”曹参为齐相，属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勿扰也。”“狱”字合从“嶽”音。盖谓嶽市乃齐阛阓之地，奸人所容，故当勿扰之耳。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六

[redacted]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中，气象雄浑，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千余年，岿然独存，殆犹鲁灵光也。绍兴丙辰，高宗因府学教授范仲殳有请，亲御翰墨，书“大成之殿”四字赐之。其后，胡承公世将宣抚川陕，治成都，诣殿周视，栋梁但为易其太腐者，增瓦数千，而不敢改其旧云。

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

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于“臣”字上涂去“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则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改“汉文闻”三字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去“编”字，却注“稍加校正缮”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云“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劳”而下云“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乃悉涂去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自“不

以贼遗子孙”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乃自“与将”而上二十六字并涂去，改云“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其下一联，初云“报谷吉之冤，远同强汉；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涂去，乃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柔远”，改作“来远”。

温公论碑志

温公论碑志，谓：“古人有大勋德，勒铭钟鼎，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命文士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降及南朝，复有铭志，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贤耶，则名闻昭显，众所称颂，岂待碑志始为人知？若其不贤也，虽以巧言丽辞，强加采饰，徒取讥笑，其谁肯信？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盖公刚方正直，深嫉谀墓而云然。予尝思之，藏志于圹，恐古人自有深意。韩魏公四代祖葬于赵州，五代祖葬于博野，子孙避地，历祀绵远，遂忘所在。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韩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盖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当时不纳志于圹，则终无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志以谀墓，则固不可；若止书其姓名、官职、乡里，系以卒葬岁月，而纳诸圹，观韩公之事，恐亦未可废也。

唐严火禁

唐火禁严甚，罪抵死。元微之《连昌宫词》叙觅念奴事云：“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街中然烛亦常事，至特敕乃许，则火禁之严可知。然吴元济拒命，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裴晋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之乐。而中朝之法亦严，不知裴公弛禁之后，当时又何以处此邪？

二唐论宰相

唐质肃公尝论文潞公灯笼锦，而唐林夫坰尝以新法弹王荆公，后人文字间多误谓父子论宰相，为唐氏一门盛事。原其致误之由，盖质肃之子淑问、林夫之父彦猷询俱尝为监察御史。唐氏父子皆为台官则有之，至论宰相，则非出于一家也。

文字用语助

文字中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典谟训诰之文，其末句初无“耶”、“欤”、“者”、“也”之辞，而浑浑灏灏噩噩，列于《六经》。然后之文人多因难以见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邪”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覆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欧阳公《归田录》载夏英公《辞免奉使启》云：“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之音？”欧阳公称之。其中又有一联云：“王姬作馆，接仇之礼既嫌；曾子回车，胜母之游遂辍。”亦不减前语。然是时文章方扫除五代鄙陋之习，故此等语见称于时。自是而后，四六之工，盖十倍于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参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间和买缣帛四十余万，为部使者所劾，贬秩。公谢表云：“欲安刘氏，无嫌晁氏之危；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将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牍以来，即书其上云：“固知京兆，姑为五日之留；无使稽山，复用一钱之送。”其用事精当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当，然雕镌太过，则反伤正气，非出自然也。国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语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诗赋擢第，予为之作启云："年逾贾谊，亦滥置于秀材；齿少陆机，顾何能于文赋。"盖二者之年齿，适相上下也。

吴丞相著书

吴元中丞相敏，宣和间著《中桥见闻录》，记当时事，不敢斥言，大抵多为廋语。其称"安"者，谓蔡攸，盖攸字居安；"实"者谓童贯；"木"者谓林灵素或朱勔也；他皆类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录》言："前汉初去古未远，风俗质略，故太公无名，母媪无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刘氏所出云：'丰公生煓，字执嘉，生四子。邦，汉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汉史》不载其名，而《唐史》乃载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谓风俗虽质略，安有无姓之理？母媪无姓，特史逸之尔；至于太公之名，则《汉史》已具载。按：后汉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一名执嘉。"欧阳公盖本此，特误以执嘉为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创书之也。

晋人言酒犹兵

晋人云："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无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饮流多喜此言。予谓此未为善饮者。饮酒之乐，常在欲醉未醉时，酣畅美适，如在春风和气中，乃为真趣；若一饮径醉，酩酊无所知，则其乐安在邪？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序》云："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其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诗，庶几仿佛其不可名者。"东坡虽不能多饮，而深识酒中之妙如此。晋人正以不知其趣，濡

首腐胁，颠倒狂迷，反为所累。故东坡诗云：“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诸贤之肓也。

地里指掌图

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穷精详，诠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托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缉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升改废置州郡一图，乃有崇宁以后迄于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

大观廷策士

大观三年，徽宗临轩策士，赐贾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时方行三舍法。先一岁，辟雍会试郡国贡士凡数千人，其升诸司马，命于天子者，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为天下最；其用他州户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赏守臣、教官，下诏曰：“学校兴崇，人材乐育，法备令具，劝惩已行。深虑有司失实，尚有遗材。《传》不云乎，‘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阅前日宾兴之数，校其试中多寡，惟常州为众。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尚赏之意。其知州、教授，特与转一官。”于是知州事若蒙进官朝请大夫，州学教授虑迁宣德郎。诸生相与刻诏书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俱为之碑。是榜，晋陵张氏、宰、宲（后改名宦）宇。无锡李氏上行、端行。兄弟皆中选。初，张氏崇宁中参政公守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实复以上舍试礼部，中优等，偶戾式被驳。于是郡太守徐公伸取“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闾曰椿桂坊。是举也，邦人仕于朝者，多知名，宦达者踵相蹑。先大父讳肃。亦是岁贡士也，高宗开大元帅府于郓，实在馈运幕中，后驻跸广陵，首召入馆，馆罢归隐锡山。建炎末。枢密富公直柔为中执法，以先大父及参政陈公与义、中书舍人张公犯御名。论荐，高宗记忆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阙，并跻显用，而先大父独不起。参政张公守累书勉谕，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巨公嘉尚清节，题跋盈轴云。

青唐燕山边赏

先大父有《手记》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随军漕檄差，专一主管受给兵马大元帅府犒军金帛钱物二十万贯匹两，因见梁正夫说："收复燕山时，童贯于瓦桥置司，朝廷支一百万贯匹两犒军，曰降赐库，而河朔诸郡助军之数不与焉。是时，吕元直为河北转运使，以本司钱四十万缗献之，贯顾吕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为功耶？贯昨收复青唐时，朝廷支降一千八百万贯，辟置官属六百余员，每一次犒赏得金盂重五十两者，比比皆是。至结局第功，上等转五官，升五职；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乡记毗陵后河

吾州道乡先生书郡中后河兴废曰："郡城中所谓后河者，乃旧守国子博士李公馀庆创开。李公精地理，诱率上户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风寖盛，士人相继登高科，三十年当有魁天下者。尔之子孙，咸有望焉。'河成未几，学者果盛，已而紫微钱公公辅登第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继为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适三十年，盖熙宁癸丑也。自后，濒河之民多侵岸为屋，及弃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宁初年，给事中朱公彦出守于此，询究利病，得其实。于是浚而通之，向之形胜复出矣。今给事中霍公端友，遂于次年魁天下士。是岁，岁在癸未，去熙宁癸丑，适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势曲折，朝揖其门，钟聚秀气，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汉英与其侄给事，数十年间相望起东南，为时显用。然则形胜之助，孰谓不可信乎？"李公葬州之横山，民病痁者，取其坟土服之，辄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孙也。右道乡所记，详悉如此，盖有望于后之人。是河，自罗城南水门分荆溪之流，经月斜、金斗、顾塘、葛桥，至于土桥，以入于漕渠。近岁堙塞，将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复浚之。

江西长老

绍兴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饶州荐福寺。寺傍旧多隙地，寖为人侵渔，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谓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张是寺也。坐视地为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为？吾甚愧之，今当去矣。"即升座鸣鼓集众，高吟曰："江南江北水云乡，千顷芦花未著霜。好景不将零碎卖，一时分付谢三郎。"遂闭目不语。众愕眙，视之已逝

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拓肥瘠差谬而已。至于刊造之际，人但知深刻可以传远，设若所书字本清劲，镌刻稍深，则打成墨本，纸必陷入，洎装褫既平，以书丹笔画较之，往往过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欧阳公记李阳冰书《忘归台铭》等三碑，比阳冰平生所篆最细瘦，世言此三石皆活，岁久渐生，刻处几合，故细尔。后之建碑者，倘遇此等石，则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镇传叙

或云欧阳公取《新唐书》列传，令子叔弼读，而卧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叙，笔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镇传》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项羽传》赞掇取贾生《过秦论》，故奇崛可观，而非迁、固之文也。

退之赠李愿诗

退之赠李愿诗云："往取将相酬恩仇。"夫得时得位而至将相，平生所学政欲施用，顾乃悻悻然为酬恩仇设邪？古人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诚浅薄之论。退之亦为此言，何也？

张横浦读书

张侍郎九成谪南安，病目，执书倚柱，向明而观者凡十四年。岁月既久，砖上双趺隐然。洎北归，乃书此事于柱，后人为刻之。

楚词落英

王荆公有"黄昏风雨满园林，篱菊飘零满地金"之句，欧阳公

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荆公闻之，引《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为据。予按：《访落》诗"访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尔雅》"俶、落、权、舆，始也"，郭景纯亦引"访予落止"为注。然则《楚词》之意，乃谓撷菊之始英者尔。东坡《戏章质夫寄酒不至》诗云"谩绕东篱嗅落英"，其义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须，闻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而惊，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为罪，坐是罢去。其后竹坡周少隐过是郡，见石而感之，为赋诗，其略曰："唤钱作兄真可怜，唤石作兄无乃贤？望尘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调"云。

孟子之平陆

孟子之平陆，与其大夫言，反复再四，至言之齐王处，然后尽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简严。此文章之法也。

叵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义亦然。史传多连用"叵可"字，盖重出，如《安禄山传》"叵可忍"之类是也。

论书画

书与画，皆一技耳，前辈多能之，特游戏其间；后之好事者争誉其工，而未知所以取书画之法也。夫论书，当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刚正，下笔为书，得之者自应生敬，况其字画之工哉？至于学问文章之余，写出无声之诗，玩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此乃可宝。而流俗不问何人，见用笔稍佳者，则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画工所能，何足贵也？如崇宁大臣以书名者，后人往往唾

去，而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售，顾非以其人而轻重哉？蓄书画者，当以予言而求之。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七

[redacted]

作诗押韵

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诗、雪诗押“暾”字、“叉”字，在徐州与乔太博唱和押“粲”字，数诗特工，荆公和“叉”字数首，鲁直和“粲”字数首，亦皆杰出。盖其胸中有数万卷书，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寻好韵，而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此所以为好。若拘于用韵，必有牵强处，则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称？坡在岭外《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云：“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渊明本用‘缅’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辅同游白水岩》诗云：“恣倾白蜜收五棱，细斸黄土栽三桠。”自注云：“来诗本用‘砸’字，惠州无书，不见此字所出，故且从‘木’奉和。”且东坡欲和此二韵，似亦不难矣，然才觉牵合，则宁舍之，不以是而坏此篇之全意也。后人不晓此理，才到和韵处，以不胜人为耻，必剧力冥搜，纵不可使，亦须强押，正如醉人语言，全无伦类，可以一笑也。

诗人咏史

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如张安道《题歌风台》、荆公咏《范增》《张良》《扬雄》、东坡《题醉眠亭》《雪溪乘兴》《四明狂客》《荆轲》等诗，皆其见处高远，以大议论发之于诗。汪遵《读秦史》、章碣《题焚书坑》二诗，亦甚佳。至如世所传胡曾《咏史》诗一编，只是史语上转耳，初无见处也。青社许表民读《项羽传》作诗云：“眼中谩说重瞳子，不见山河绕雍州。”其识见亦甚高远。

作诗当以学

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大凡作诗以才而不以学者，正如扬雄求合《六经》，费尽工夫，造尽言语，毕竟不似。

诗作豪语

诗作豪语，当视其所养，非执笔经营者可能。马子才作《浩斋歌》，似亦豪矣，反覆观之，雕刻工多，意随语尽。予谓《孟子》七篇乃真《浩斋歌》也。欧公作《庐山高》，气象壮伟，殆与此山争雄，非公胸中有庐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辈多称之，虽极力造语，而终窘边幅。信乎不可强也。

东坡论石曼卿红梅诗

东坡尝见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故东坡作诗力去此弊，其观画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可为论画、作诗之法也。世之浅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诗便说明，做雪诗便说白，间有不用此等语，便笑其不著题。此风，晚唐人尤甚。坡尝作《谢赐御书诗》，叙天下无事，四夷毕服，可以从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云：“文思天子师文母，终闭玉关辞马武。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盖因事讽谏，三百篇之义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后说到陕西献捷。”此岂可与论诗，若使渠为之，定只做一首写字诗矣。

东坡放鱼诗

东坡《和潜师放鱼》诗云：“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产，非子美也，岂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为子

美邪？予按《左氏》杜预注：子产一字子美。

东坡雪诗

东坡雪诗：“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或疑五更自应有晓色，亦何必雪？盖误认五更字。此所谓五更者，甲夜至戊夜尔，自昏达旦，皆若晓色，非雪而何？此语初若平易，而实新奇，前人未尝道也。

王逢原孔融诗

王逢原《孔融》诗云：“戏拨虎须求不啮，何如缩手袖中归。虚云座上客常满，许下惟闻哭习脂。”按《汉书》，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习哭之。而逢原乃作习脂，读书卤莽，不自点检，顾点检孔文举。又尝作《严子陵》诗，讥切其隐。文举一世豪杰，奸雄所惮而不敢动，而顾使之归；子陵傲睨万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顾使之仕。逢原之颠倒类如此，可发后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阳句

谢无逸尝从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谓邠老之兴，正易败也。阮籍为竹林之游，王戎后至，籍戏之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如卿辈意，复易败耳？”此足见戎之高致。若使予闻秋声得句，方题壁间，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败邪？贾岛炼“敲”、“推”字，至冲京尹节而不知，此正得诗兴之深者。

孟东野诗

自六朝诗人以来，古淡之风衰，流为绮靡，至唐为尤甚。退之一世豪杰，而亦不能自脱于习俗。东野独一洗众陋，其诗高妙简古，力追汉、魏作者，政如倡优杂沓前陈，众所趋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绅正笏，

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屡叹，而谓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过，盖矫世不得不尔。当时独李习之见与退之合。后世不解此意，但见退之称道东野过实，争先讥诮，东野反为退之所累。惜乎！无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诗工靡丽

唐人诗偏工靡丽，虽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妇人，其后王建、元稹、韩偓之徒皆然。如裴说者，盖未尝以诗名，至作《寄边衣》诗，则美丽可喜，盖当时词章习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语也。

张文潜诗

张文潜诗云“春波一眼去凫寒”，晁无咎称之。至东坡，则云“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有无尽藏之春意。

诗人用字

王平甫诗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盖出于退之“竹影金琐碎”之句。然斜阳映竹，则交加乱射，若相琐然，故于“琐”字为宜；至于月华散漫，松影在地，则“破”字佳。诗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闷诗

杜少陵作《闷诗》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恶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当卒以乐死矣。”予以为不然。人心忧郁，则所触而皆闷，其心和平，则何适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乐处；苟其中不快，则惨澹苍莽，适足以增闷耳！少陵又有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本是平时可喜之物，而抑郁如此者，亦以触目有感，所遇之时异耳。

方言入诗

方言可以入诗。吴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谓之惏露；九月霜降而云，谓之护霜。竹坡周少隐有句云：“雨细方惏露，云疏欲护霜。”方言又有勃姑、鸦舅，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之类，诗人皆用之。大抵多吴语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归之意。欧阳公作两篇，语固杰出，然大概亦归于幽怨。白乐天有绝句云：“汉使若回烦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措意颇新，然问“黄金何日赎蛾眉”，则亦寓思归之意。要当言其志在为国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为念，则诗人之旨也。

陈子高观宁王进史图诗

陈子高观《宁王进史图》，作诗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世称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义山《骊山》诗云：“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只寿王。”此则婉而有味，《春秋》之称也。

陈辅之论林和靖梅诗

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

张芸叟词

张芸叟词云：“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人喜诵之。乐天《题岳阳楼》诗云：“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盖芸叟用此换骨也。

诗人相呼

古者风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诗人犹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赠李太白诗，而云“白也诗无敌”之类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闻呼其名，其不怒骂者几希。至于文字间欲呼其行，或继之以“丈”，或继之以“兄”，或继之以官，亦未尝敢徒呼其行也。

禁东坡文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王左丞同名诗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师，见何人家亭上题字，笔势洒落，不著姓，而其名则安中也，王惊问何人所书，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与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戏书一诗于其后云：“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号文章缘两李，翃书制诰有诸韩。二元各自分南北，付与时人子细看。”终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闻

雍孝闻，蜀人，崇宁间廷试对策，力诋时政阙失，驳放后虽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异人得道。政和末，变姓名为道士，入内说法，徽宗谓其得林灵素之半，因赐姓木，更名广莫，竟不知其为孝闻也。孝闻尝自咏云：“百万人中隐一身，深如勺水在沧溟。独醒自负贤人酒，天阔难寻处士星。照影自怜湖水碧，高吟赢得蜀山青。城南老树如相问，不枉翻空过洞庭。”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诗云："重碧倾春酒，轻红擘荔枝。"今叙州公酝，遂名以"重碧"。东坡在齐安，有"春江绿涨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韩子苍舍人驹作守，有旨添赐郡酿，因名其库曰"蒲萄醅"，仍有诗云："孤臣政术不堪论，尚得君王赐酒尊。父老异时传盛事，蒲萄醅熟记初元。"

三处西湖

三处皆有西湖，东坡连镇二州，故表谢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辄为西湖之长。"晚谪惠州，州有丰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书杨监万里使广东，过惠，游丰湖，赋诗云："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毗陵二画

吾州天庆观画龙、太平寺画水，胜绝之笔，闻于天下。凡四方来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观焉。龙，盖姑苏道士李怀仁所画。怀仁者，酒豪不羁，尝呼龙松江之上，狎而观之，遂画龙入神品。过毗陵天庆观，大醉，索墨浆数斗，曳苕帚，裂巾袂濡墨，号呼奋踯，斯须龙成。观者失声辟易，惧将搏也。怀仁后不知所终。而好事者，每呼画工就龙模写。工运笔之际，辄眩晕欲仆，竟不能成，观者骇异。水则郡人徐友画。清济贯河，一笔纡绕，长数十丈不断。却立而观，涛澜汹涌，目为之眩；仰首近之，凛然若飞流之溅于面也。郡人吴德辉因与客论近世名画，曰："予每至画龙处，辄谛玩弥时不能休。"乃赋古风曰："道人龙中来，醉与神物会。写兹蜿蜒质，日月为冥晦。崩翻江海姿，素壁起涛濑。呼吸见雌雄，抉石疑可碎。萧森殿阴古，众真俨飞旆。注观恐腾跃，夜半失像绘。飞光者明珠，灵秘一何怪！烂烂照甍栋，那得久在外。偷儿伺酣睡，不怕婴鳞害。愿言慎所托，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杨诚斋为太守，过太平寺，为赋《画水》长句曰："太平古寺劫灰余，夕阳惟照一塔孤。得得来看还不乐，竹茎荒处破殿虚。偶逢老僧听僧话，道是壁间留古画。徐生绝笔今百年，祖师相传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许，徐生画水才盈堵。横看侧看只么是，分明是画不是水。中有清

济一线波，横贯万里浊浪之黄河。雷奔电卷尽渠猛，独清元自不随他。波痕尽处忽掀怒，搅动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画，老眼向来元自误。佛庐化作金栀楼，银山雪堆风打头。是身飘然在中流，夺得太一莲叶舟。僧言此画难再觅，官归江西却相忆。并州剪刀剪不得，鹅溪匹绢官莫惜。貌取秋涛悬坐侧。”是二画为一郡之胜处，而二公又形之赋咏间，真足以传不朽矣。

画水

东坡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画之法，然不惟竹也，画水亦然。坡尝记：“蜀人孙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则心手相应之际，间不容发，非若楼台人物可以款曲运笔，经日而成也。予尝疑少陵《王宰画山水图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此殆是言王宰之画不易得，当听其累日经营，不可促迫之意尔。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观其气势如此，则“笔所未到气已吞”。食顷已为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则其画不足观矣。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八

[redacted]

苏子美与欧阳公书

苏子美奏邸之狱，当时小人借此以倾杜祁公、范文正，同时贬逐者皆名士，奸人至有“一网打尽”之语。独韩魏公、赵康靖论救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庆历四年之十一月，时欧阳公按察河北，子美贻书自辨于公，词极愤激，而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以补史所遗者云。“舜钦再拜。冬凛，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尝拜书，甚疏略，必已通呈。舜钦不晓世病，蹈此祸机，虽为知己者羞，而内省实无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缕述。自杜丈入相已来，群公日相攻谤，非一端也。九月末，间尝与子渐、胜之邸中小饮，之翰、君谟见过，胜之言论之间，时有高处，二谏因与之辨折，本皆戏谑，又无过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喧然以谓谤及时政。吁，可骇也！故台中奏疏，赵祐怒二谏，尝论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诬，不下其削。台中郁然不快，无所泄愤，因本院神会，又意君谟预焉，时君谟与赴会诸君同出馆，过邸门。于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诸台益忿，重以秽渎之语上闻，列章墙进，取必于君，知二相胆薄畏事，必不敢开口以辨。既而起狱，震动都邑，又使刻薄之吏当之，陶翼本宪长所举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请也。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无所不至。设有自诬者，则席宾皆遭污辱矣！且进邸神会，比年皆然，亦尝上闻，盖是公宴。台中谓去端闱不远，以榷货务较之，孰近？榷务后邸中，两日作会甚盛。若谓费用过当，以商税院比之，孰多？舜钦或非时为会，聚集不肖，则是可责也。原叔、济叔辈，皆当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为过？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不系诸处帐管。比之外郡杂收钱，岂有异也？外郡于官地种物收利之类甚多，下至粪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会。当时本恶于胥吏辈率醵过多，遂与同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中支与相兼，皆是祠祭燕会，上下饮食共费之。今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始府中敕断，追两官，罚铜二十斤；后六日，府中复遣吏来取出身文字，殊不晓。阁下观其事，察其情，岂当然乎？舜钦虽不足惜，为国计者，岂不惜法乎？自有他条不用。私贷官物，有文

记准盗论，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轻。审刑者自为重轻，不由二府，苟务快意，坏乱典刑。丁度怒京兆不逐之翰也。二相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上有怒意，皆不敢承当。复令坐客因饮食被刑，斥逐奔窜，衔愤沥血，无人哀矜，名辱身冤，为仇者所快。辇毂之下尚尔，远民冤滥，孰肯更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巨万，复有入己，惟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实有所补多矣！国朝本以仁爱抚天下，常用宽典。今一旦台中蓄私憾，结党绳小过以陷人，审刑持深文以逞志，伤本朝仁厚之风，当涂者得不疾首而叹息也？舜钦年将四十矣，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故当缄口远遁，不复更云。但以遭此构陷，累及他人，故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时复嵘峵于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间，无所赴诉。天子仁圣，必不容奸吏之如此，但举朝无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掖垣诸君列章论馆中人，此自古未有。唯赵叔平不署，且有削极言辨之，可重，可重！舜钦素为永叔奖爱，故粗写大概，幸观过而见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钦再拜。”欧阳公书其后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又联书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盖公已自谏省出矣。予近见子美墨迹一卷，皆自书其所作诗，行草烂然，龙蛇飞动，其中有《独酌》一诗云：“一酌浇肠俗虑奔，鷃微鹏大岂堪论。楚灵当日能知此，肯入沧江作旅魂。”卷尾题云“庆历乙酉十月，书于姑苏驿舍”。考其时，盖是被罪之明年，居沧浪时所书。其诗语闲放旷达如此，或谓流落幽忧以终，非也。

陈少阳遗文

陈少阳遗其家书，南徐刻本以传，人多知之，而其为文，世所罕见。胡苍梧尝得其《跋蔡君谟〈茶录〉》，予惜其流落不传，为载于此。少阳跋云：“余闻之先生长者，君谟初为闽漕时，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闻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余时为儿，闻此语，亦知感慕。及见《茶录》石本，惜君谟不移此笔书《旅獒》一篇以进。”

韩蕲王词

绍兴间，韩蕲王自枢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马数童，飘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苏仲虎尚书宴客，蕲王径造其席，喜甚，醉归。翼日，折简谢，饷以羊羔，且作二词，手书以赠。苏公缄藏之，亲题其上云："二阕三纸，勿乱动。"淳熙丁未，苏公之子寿父山丞太府，携以示蕲王长子庄敏公，庄敏以示予。字画殊倾欹，然其词乃林下道人语。庄敏云："先人生长兵间，不解书，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词《临江仙》云："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　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其一《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　年迈惜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世忠上。"

烈女守节

中兴死节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节者亦多有之。洪鸿父羽之女适繁昌焦淯，一日遇巨盗于江中，欲逼之，女义不受污，投江而死。两侍儿，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吴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艺，亦相随赴水死。焦之甥徐伯远传其事，竹坡周少隐为之赋二诗云："就死由来不自疑，玉颜那为贼锋低？了知今日投渊妇，犹胜当年断臂妻。""虏骑骎骎战舰骄，春江漫漫湿金翘。但将红袖供歌舞，却为周郎笑二乔。"丁文简公五世孙女世为郑州新郑县人，年十六嫁进士张晋卿。靖康中，与其夫避地大隗山。虏至，丁被擒，挟之上马，丁投地，以丑语诋之，且曰："我宁死耳，誓不辱于汝辈也！"虏始亦不怒，但屡扶上马，丁骂不已，乃忿然嗔目，遂绝于梃下。晏元宪公四世孙女，其父孝广为邓州南阳县尉。女小字师姑，年十五，从叔孝纯官于广陵。建炎三年，陷于虏，系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辄掷身于地，僵仆气绝，或自经，或投于井，皆救而获免。其主母爱之，扶育如己出，虏中争传夸焉。又有陈氏女，其父寿隆，绍兴初为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吴，欲适吕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贼，其家被害。贼欲逼女，力拒之，大声呼其媵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无为贼辱。"因跃入水死。其尸浮数里不没，贼怒，因撞以矛，乃没。女时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隐既赋诗，关子东注亦写之乐府。丁、晏二事，则朱少章弁奉使归奏之。陈氏事，则故老为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灭无传者，何可胜数，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颂

宣和庚子，改僧为德士，一时浮屠有以违命被罪者。独一长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辞有“习蛮夷之风教，忘父母之发肤；傥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语。彼方外之人，乃随时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长老，道行甚高，或戏之曰：“戴冠儿稳否？”答曰：“幸有一片闲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为游戏耳。时饶德操已为僧，因作《改德士颂》云：“自知祝发非华我，故欲毁形从道人。圣主如天苦怜悯，复令加我旧冠巾。旧说螟蛉逢蜾蠃，异时蝴蝶梦庄周。世间化物浑如梦，梦里惺惺却自由。德士旧尝称进士，黄冠初不异儒冠。种种是名名是假，世人谁不被名谩。衲子纷纷恼不禁，倚松传与法安心。瓶盘钗钏形虽异，还我从来一色金。小年曾著书生帽，老大当簪德士冠。此身无我亦无物，三教从来处处安。”

英雄先见

古之英雄，智略相当，其所以为胜负者，无他，正如弈棋，特争先法尔。曹操赤壁败归，道经华容，地多芦苇，先使老弱践之以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若使人纵火，吾属无遗类矣！”王稽载范睢入秦，值穰侯行郡邑，睢匿车中，穰侯果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睢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睢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且穰侯既疑有人，当即索之，投机之会，间不容发，顾去而复来，则已堕睢计中矣。后人论曹操、刘备之强弱，穰侯、范睢之成败，不必求诸他，止观此二事足矣。

树稼灵佺误

《唐会要》：开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树，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宁王见而叹曰：“此所谓树架者也。谚云‘树架，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新唐书·五行志》记永徽年凝冻封树，引刘向语，亦谓之“树介”。而《旧唐书》作“树稼”。白乐天乐府《新丰折臂翁》云：“君不见

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注云：“开元初，突厥数寇边，天武军牙将郝云岑斩默啜，献首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云岑遂恸哭，呕血而死。”按此，则名云岑，而《旧唐书》作“灵俭”，《新唐书》作“灵佺”。《资治通鉴》作“灵荃”，《考异》中亦无之。

陆宣公裒方书

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至也。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甚广，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单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诸公文集杂说中，名方尚多，未见有类而传之者。予屡欲为之，恨藏书不广，傥有能用予言，集以传诸人，亦济物之一端也。

药方传人

有蓄药方之验者，可传诸人；得饮食之法者，不可传诸人。非谓自珍口腹之奉也：盖传人以药，则能卫生；教人饮食，则必伤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当尔。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秘藏不肯示人；至于烹物命以资匕箸，一有适口，则夸诧广坐，人人相效，所杀不胜计。其用心相反如此，得无谬误乎？

闻见后录论田横

邵公济博著《闻见后录》云：“田横居万里海外，高祖必欲其来，不则发兵诛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盖四皓振世之豪，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节云。”公济之说如此，予窃以为不然。方高帝时，群雄逐鹿，惟田横最得人心，至从海岛者五百人，蹈死不变，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来，万里召之，岂真有意于招贤人哉？其意谓同心协力，数百人萃于一国，彼岂终帖帖者邪？外以礼诱之，终以兵胁之，必使之死而后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则高帝视之邈然，其于进退，初无益于汉之成败，当时逃秦人，皆此徒耳，汉初无轻重于其间也。其后为太子

羽翼，适会高帝势有不可，又叔孙通之徒争之力，故子房倡为“上素高此四人”之语，以遮当世耳目。而邵氏独以道里远近为言，又谓康节之说如此，岂其然邪？

程文简碑志

《闻见后录》又云：“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予按颍滨《龙川略志》载，进《七庙图》乃程文简也。夫善恶之实，公议不能掩，所谓史官不记，天下亦皆记之矣。然程公墓志、神道碑，皆欧阳公所为。凡碑、志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孙之请，扬善掩恶，理亦宜然。至于是是非非，则天下自有公论。欧阳公一世正人，而谓受润笔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称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过人者能发其端，后人触类而长之，无所不可。魏曹冲五六岁，有成人之智。孙权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而载之，则校可知矣。”操大悦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以紫衣。此盖因曹冲之遗意也。

士人祈闲适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闻空中神人语曰：“帝悯汝诚，使我问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间水滨，以终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汝何从得之？若求富贵，则可矣。”予因历数古人极贵念归而终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盖天之靳惜

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

蔡絛著书

蔡絛奸人，助其父为恶者也，特以在兄弟间粗亲翰墨，且尝上书论谏，故在当时稍窃名。著书甚多，大抵以奸言文其父子之过，此固不足怪。至《谈丛》所载其家佞幸滥赏、可丑可羞之事，反皆大书特书以为荣。此乃窜南荒时所作，至是犹不悟，真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九

[redacted]

刘高尚事

刘高尚者，滨州安定人，家世为农。生九岁不茹荤，后稍稍不语，问以事，则书而对，其语初若不可晓，已而辄验。家人为筑别室以居，久之，言皆响应，远近以为神。声闻京师，徽宗三使往聘之，辞疾不奉诏。宣和间，赐号高尚处士，而建观以居，其徒因以其号名之。靖康之扰，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车邀之，不至。一日，弃滨而来，滨人大恐，后二日，滨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为扫邮传，供帐以舍之。高尚见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滨人或持金帛携家室以就其庐者，人往往笑之。既而敌骑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万数，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赖以免。敌人见高尚，皆下马罗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尝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识者尊为名言，镂板以传。竹坡周少隐既为之传，又推广其言，而为之说曰："此佛菩萨、老聃、庄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还真之论，岂区区为世俗言语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涂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饮食之间，其祸有甚于畏涂者而不知戒，则是终不知嗜欲之能杀身矣！黩货嗜利之士，食厚禄而取民财，虽丧亡之祸仅免其身，而千金之产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费。人祸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后，则货财岂不足以杀其子孙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赵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间，天下之人不死于刑而死于兵，盖不知其几千百万。桑弘羊开利说以中主欲，不过欲自售一身而已，祸流后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镈之徒，皆用其说，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数蒙诛求之祸。其杀人固无异于以梃与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是，岂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与《本草》者，或劝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误，不过杀一人；注《周易》而误，则其祸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辟杨、墨，子云之诋申、韩，退之之斥佛、老，其忧天下后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后世断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学兴，其徒从而和之，更相标榜，迭相师授，以盗名声而取富贵，寖不可救。

岂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祸而为是说乎？’紫芝闻先生之言，尝私窃以为嗜欲之杀身、货财之杀子孙，与夫政事之杀人三者，人犹得而知之。若夫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则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农家子，未尝读书事师，而有是言，岂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与夫熊经鸟伸，吐故纳新，区区积岁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间矣。”

事有专验于一数

天下事，固莫不有数，然士大夫或有终身专验于一数者，殆不可晓。韩康公行第三，发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数。故苏子容作挽诗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尊。”何清源第五，微时从人筮穷达，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连称奇绝，因曰：“公凡遇五，即有喜庆。”何以熙宁五年乡荐；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岁随龙；崇宁五年拜相；每迁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验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于数者，必能知之。

谭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绝者。予尝见人言：“日者阅人命，盖未始见年月日时同者，纵者一二，必唱言于人以为异。尝略计之：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当生十二人；以岁计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计之，止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以一大郡计，其户口之数尚不减数十万，况举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兆，虽明于数者，有不能历算，则生时同者，必不为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此说似有理。予不晓命术，姑记之，以俟深于五行者折衷焉。

江阴士人强记

江阴士人葛君，忘其名，强记绝人。尝谒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轩骜。葛敝衣孑孑来，揖之殊不顾。葛心不平，坐良久，谓之曰：“君谒太守，亦有衔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请观之，其人

素自负，出以示，葛疾读一过，即以还之，曰："大好。"斯须见守，俱白事毕，葛复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窃为己有，适以为贽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请诵之。"即抗声诵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视此人，且杂靳之。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恚得疾几死。葛浮沉闾里间，家傍有民张染肆，置簿书识其目。葛尝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翻阅。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书皆烬焉。物主竞来索数倍责偿，民无以质验，忧挠不知所出，其子谋诸父曰："吾闻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记，渠昨过吾家，尝阅此籍，或能记忆，盍以情叩乎？"即日父子诣葛，言其状，葛笑曰："汝家张染肆，且吾何从知其数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壶酒来，当能知之。"民喜，亟归携酒肴至。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月日、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民持归，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胡苍梧记张文定诸公取相国寺前染簿，各记十版。此或出于用意，故能默识，非若葛之无心而然。信天禀，记问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谈其事云。

本草误

张文潜好食蟹，晚苦风痹，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满贮巨杯而食之。尝作诗云："世言蟹毒甚，过食风乃乘。风淫为末疾，能败股与肱。我读《本草》书，美恶未有凭。筋绝不可理，蟹续牢如絙。骨萎用蟹补，可使无骞崩。凡风待火出，热甚风乃腾。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传未必妄，但恐殊爱憎。《本草》起东汉，要之出贤能。虽失谅不远，尧、跖终殊称。书生自信书，俚说徒营营。"文潜为此诗，殆嗜蟹之癖而为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则洗涤数十过，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圣俞诗云："烹炰苟失所，入喉为镆鎁。"而《大观本草》乃云河豚性温无毒，所谓注《本草》误而能杀人者，殆此类邪？

张文潜粥记

张文潜《粥记赠潘邠老》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

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或者读之，果笑文潜之说。然予观《史记》，阳虚侯相赵章病，太苍公诊其脉曰：“法五日死。”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由是观之，则文潜之言，又似有证。后又见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

著书称谓

古人文字间，于辈行称谓极严，凡视予犹父者，则名之。马大年尝论退之作诗，名籍、彻而字东野，则知东野乃其友，而籍、彻辈则弟子也。大观、政和间，有达官著书，于欧阳叔弼、苏叔党，皆直名之，如曰“予见棐言”，又曰“予见过当问之”之类。此达官于六一、东坡，既非辈行，以前辈著书之法观之，恐不当名其子也。

作字提笔法

陈寺丞昱，闲乐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学书，尝于闲乐枕屏，效米元章笔迹，书少陵诗。一日，元章过闲乐，见而惊焉。闲乐命出拜，元章即使之书，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笔之法，曰：“以腕著纸，则笔端有指力无臂力也。”陈问曰：“提笔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顾小史索纸，书其所作《进黼扆赞表》，笔画端谨，字如蝇头，而位置规橅皆若大字。父子相顾叹服，因请其法，元章曰：“此无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时，不可一字不提笔，久久当自熟矣。”

何秘监语

蜀人何道夫秘监耕常言：“一切世间虚幻，留之不住，将之不去。士大夫惟当做留得住、将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愿衣冠不绝而常为士类；家不必富，但愿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祷祈，每及于此。乐善者镂版，以传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辄先及犹子；既殁，三子泽皆不及。已而德彦、德固联登淳熙丁未进士第；绍

熙庚戌，德方亦决科，识者知其为善之报焉。

官户杂户

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人，谳议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家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长，令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也。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杂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盖本于此。

惟扬澄江

古今称扬州为惟扬，盖掇取《禹贡》“淮海惟扬州”之语。然此二字殊无义理，若谓可用，则他州亦可称惟徐、惟青之类矣。又多以江阴为澄江，意取谢玄晖“静如练”之句。然玄晖作诗，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环城多山，故《醉翁亭记》首言“环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环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词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东坡满庭芳词》云：“予闻之苏仲虎云，一日有传此词，以为先生作，东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绘一香篆槃乎？’然观其间，如‘画堂别是风光’及‘十指露’之语，诚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说，固人所共晓，予尝怪李端叔谓东坡在中山，歌者欲试东坡仓卒之才，于其侧歌《戚氏》，坡笑而颔之。邂逅方论穆天子事，颇摘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间他辞，亦不容别进一语，临分，曰：“足以为中山一时盛事。”然予观其词，有曰“玉龟山，东皇灵媲统群仙”。又云“争解绣勒香鞯”；又云“銮辂驻跸”；又云“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又云“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又云“浩歌畅饮”，“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东坡御风骑气，下笔真神仙语。此等鄙俚猥俗之词，殆是教坊倡优所为，虽东坡灶下老婢亦不作此语，而顾

称誉若此，岂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误后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诗

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初未尝考究其实，而相承以为然者。世传秦宗权始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鸣秋杖。”良久不继，因幕吏白事，续云：“乌靴响暮厅。”乃命决行。其后，宗权起兵，首捕薛，令举前诗，因又续云：“刃飞三尺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广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将周岌逐其节度使薛能，能将奔襄阳，乱兵追杀之。先是，军未变，秦宗权以许牙将调发至蔡，闻能死，许州乱，托云赴难募蔡兵，遂逐刺史据其城，因以宗权为蔡州刺史。然则能死于许州时，宗权自在蔡州，安有联诗、被害之事邪？杂说中如此类甚多，殆不胜掊击也。

陈子车殉葬

《檀弓》：“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隧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后以事怒大将赵思温，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此二事略同。思温虽本中国人，然武夫安识前言往行？盖理之所在，有不约而同耳。

乌江项羽神

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其神盖项羽也，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下驻军，入致祷，掷珓数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庙。俄大虺见于神座，耸身张口，目光射人，敌骇怖而出。随闻大声发于庙后，若数百人同时喑呜叱咤者，举军震恐，即移屯东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诏封神为灵祐王，邦人益严奉之。

二儒为僧

近世儒者绝意声利、飘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饶节字德操，临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礼为上客，陈了翁诸公皆与之游，往来襄、邓间。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长老与之语，欣然有得。尝令其仆守舍，归，见其占对异常，怪而问之，仆曰："守舍无所用心，闻邻寺长老有道价，往请一转语，忽尔觉悟，身心泰然无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径往白崖问道，八日而悟，尽发囊橐，与其仆祝发为浮屠，德操名如璧，仆名如琳，遍参诸方，陈了翁、关子开兄弟皆以诗称美之。至江浙，乐灵隐山川，因挂锡焉。琳抱疾，德操躬进药饵，既卒，尽送终之义。后主襄阳天宁，夏均父倪为请疏，其略云："无复挟书，更逐康成之后；何忧成佛，不居灵运之先。"又云："岂惟江左公卿，尽倾支遁；独有襄阳耆旧，未识道安。"时称其精当。德操自号倚松道人，所为诗文皆高迈，号《倚松集》云。吴元中丞相之弟名叙，字元常，亦能诗，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弃官为僧，法名正光，历住万年、国清诸刹，晚主衢之乌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妇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妇必躬造饮馔以进，积久不懈。后元中丞相薨，当家无人，其祖母韩夫人奏乞元常归故官，诏许之，元常讫不就。凡住名刹四十年而终。

天生对

前人记"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为的对。绍兴中，冯侍郎檝、罗侍御汝楫在朝，或戏为语云："侍郎侍御檝汝楫。"无能对者。时范检正同、陈检详正同俱为二府掾属，徐敦济康续云："检正检详同正同。"时以为天生此对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恶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为首，是亦自矜陇西著姓也。然魏徵、房玄龄家皆盛，与山东诸族为昏，由是旧望不减。至显庆中，许敬宗等又升后族为第一等，于是益尚门阀，谄谀之徒不称人以官，而呼之为郎，犹奴之事主。盖当时门地高者，以此名为贵重。宋广平呼张易之为卿，天官侍

郎郑杲谓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杨再思为宰相，而呼张昌宗为六郎。安禄山兼三镇节度使，而呼李林甫为十郎。裴坦之子勋，至呼其父为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为贵，而自呼为三郎。当时献《五角六张赋》者，亦呼其君为三郎，流弊可骇如此！

冷斋夜话

梁溪漫志

卷十

[redacted]

陆鸿渐为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为所嗜好掩其他长。如陆鸿渐，本唐之文人达士，特以好茶，人止称其能品泉别茶尔。所著书甚多，曰《君臣契》三卷、《姓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潮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然世所传者特《茶经》，他书皆不传，盖为《茶经》所掩也。巩县有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鸿渐嗜茶，而终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独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见《山谷集》。负才豪纵不羁，家始饶给，从其叔分财，一月辄尽之。落莫无聊赖，欲应科举，人曰："若素不习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荐送。益纵酒，遂殴杀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盖增损其姓字为廋语。遂匿傍郡为园丁，久之，技痒不能忍，书一诗于亭壁，主人见之愕然，曰："若非园丁也。"赠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称进士，谒一巨公，忘其人。巨公与语，奇之，延致书室教其子。范暮出，归辄大醉，复殴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诣某州，持状投太守翟公思，求为书吏。翟公视其所书绝精妙，即留之。时公巽参政立屏后，翟公视事退，公巽前问曰："适道人何为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观其眸子，非常人，宜诘之。"乃召问所以来，范悉对以实。问习何经，曰治《易》、《书》。翟公出五题试之，不移时而毕，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惊，敬待之。已而归南徐，置之郡庠，以钱百千畀州教授，俾时赒其急阙，且嘱之曰："无尽予之，彼一日费之矣！"顷之，翟公得教授者书云："自范之留，一学之士为之不宁。已付百千与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几，翟公捐馆于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闼径诣繐帷，阍者不能禁，

翟之人皆惊。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劳苦，留之宿。天明，则翟公几筵所陈白金器皿，荡无孑遗，访范亦不见。时灵帏婢仆、门内外人亦甚多，皆莫测其何以能携去而人不之见也。遂径往广西见山谷，相从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携翟氏器皿尽货之，为山谷办后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忘其名。师素知其人，问曰："汝来何为？"曰："欲出家耳！""能断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断色欲之念乎？"曰："能。"如是问答者十余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即张怀素也，有妖术，吕吉甫、蔡元长皆与之往来。怀素每约见吉甫，则于香合或茗具中见一圆药，跳掷久之，旋转于卓上，渐成小人；已而跳跃于地，骎骎长大与人等，视之则怀素也。相与笑语而去，率以为常。时怀素方与吴储侔谋不轨，储侔见范愕然，私谓怀素曰："此怪人，胡不杀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储侔又与怀素谋，怀素出观星象曰："未可。"范微闻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无多地，愿往取之。"怀素许诺。范既脱，欲诣阙，而无裹粮。汤侍郎东野时为诸生，范走谒之，值汤不在，其母与之万钱。范得钱，径走京师上变。时蔡元长、赵正夫当国，其状止称右仆射，而不及司空、左仆射，盖范本欲并告蔡也。是日，赵相偶谒告，蔡当笔，据案问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声对曰："草茅书生，不识朝廷仪。"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识朝廷仪！"即下吏捕储侔等。狱具，怀素将就刑，范往观之，怀素谓曰："杀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尔！"又谓刑者曰："汝能碎我脑盖，乃可杀我。"刑者以刃斫其脑不入，以铁椎击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与储侔等坐死。洎第赏，范曰："吾不能知，此汤东野教我也。"遂急逮汤，汤惶骇不测其由，既至，白身为宣德郎、御史台主簿。范但得供备库副使、勾当在京延祥观，后为福州兵铃。其人纵横豪侠，盖苏秦、东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尝以非辜至讼庭，守不直之，士人愤懑，大声称屈，守怒曰："若为士，乃敢尔！为我属对，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应声曰："杀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层。字，汝之不学明矣！顾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学尔！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尝研究否？"守惭，释遣之。

祠庙之讹

祠庙之讹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邺中有西门豹祠，乃于神像后出一豹尾；舂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轮囷。流俗之无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庙

后汉马文渊、路博德，皆尝为伏波将军，又皆有功于岭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东坡作碑，谓两伏波均当庙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图志》，以睢阳双庙为例，令祀两神。盖义理当于人心，虽是时正讳东坡议论，而亦不能废也。绍兴乙卯，董令升舍人棻为吏部郎，以尝持节广西，乞两庙封爵一等，诏从之。然不知政和未并建庙以前，竟孰当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庙，邦人严奉，又京师北郊亦建庙，中兴驻跸临安，加封真君，筑祠西湖上，像设尤严。或以其神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贞观中相州滏阳令，迁蒲州刺史，有惠爱于滏阳，后为磁州，民为立祠，殁，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诏曰：“眷是灵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没司幽府。案求世系，虽史逸其传；尸祝王官，而民赖其福。崔府君宜特封护国显应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临安旌忠庙

绍兴初，张、杨、郭三大将，建永乐三侯庙于临安柴垛桥之东，赐额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将军名永能，程阁使名博古，景崇仪名思谊。高，西州人，世总蕃落，边人赖以安。程，河南人，文简其诸父也，世业儒，独程以材武奋。景，普州人，其大父讷有将材，西人畏之。永乐之役，徐德占拔一时名将以行，故三侯皆被选。程首与虏战殁。高以策不用，知必败，以弓弦绝脰死。景入说贼，被害。旧庙建于延安之肤施县，有古雍施巨济所作记云；然今临安新庙无复此碑，而故老犹能诵其略。三侯既庙食西边，每王师与虏战，屡施阴助。诸将来东南讨方腊，亦著灵异，故相与作庙于临安。庙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时时有三蛇出没殿庑，或行庭下，大者长尺许，鳞鬣齿爪悉具，通身小方胜如金色；其次长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

金线，身纹尽同，惟次者尾稍秃。天宇晴明，变化数百，往来游戏于庭卉芭蕉间，或缘幡而上。近岁乃不复出。人或谓为陕西三龙王，盖三侯以节死，其英魂忠魄，变幻飞潜，无所不可。东坡铭张龙公云："相彼幻身，何适不通。地行为人，天飞为龙。惠于有生，我则从之。"信哉！今迁庙于丰乐桥之东北，故觉苑寺基也。

二相公庙乞梦

京师二相公庙，世传子游、子夏也。灵异甚多，不胜载，于举子问得失，尤应答如响，盖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观间，先大父在太学，有同舍生将赴廷试，乞梦于庙，夜梦一童子传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辈，将来成名在二相公上。"觉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无疑。窃自喜。暨唱名，乃以杂犯得州文学，大愤闷失意，私念二相之灵，不宜有此。沉吟终夜，忽骇笑曰："《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诘旦以语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谑如此哉！"

蜀僧东明寺题诗

蔡元长南迁，道出长沙，卒于城南五里东明寺，遂草殡于寺之观音殿后。有蜀僧游方过之，慨然因题诗于壁曰："三十年前镇益州，紫泥丹诏凤池游。大钧播物心难一，六印悬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傅说，知几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贵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丘。"

梵志诗

山谷以茅季伟事亲，引梵志翻袜之句，人喜道之。予尝见梵志数颂，词朴而理到，今记于此。其一曰："欺诳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来生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又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又曰："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又曰："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为欺谩，口中佯念佛。"又曰："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又曰："劝君休杀命，背面彼生嗔。吃他他吃汝，循环作主人。"又

曰："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

王虚中

王虚中名日休，龙舒人。早为太学诸生，传注经子数十万言，然不利于场屋。晚以特奏名廷试，不用条对式，但如科举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独好佛，著净土文，直指西方净土，慧辩了然，观者起敬。或自力，或劝人裒金，走建安，刊净土文板逾二十副，愿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讽诵礼拜，夜以继昼。馆于庐陵某通守家，一日，谒通守谓之曰："某去矣，以后事累公。"通守愕然。虚中乃著白衫诣佛堂，合掌念佛，顷之，立化于植木矣。倾城纵观，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虚中谓人曰："先生平时照了诸妄，坐卧自如，今请先生卧。"即举而入棺。予旧见建安陈应行季陆道此，后访南北山云游诸僧，欲问其岁月并通守姓名，漫无知者，记其大略如此。

惠历寺轮藏

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寺僧限得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妇丧夫，家极贫，念为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随聚随费，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携所聚之金，号泣藏前，掷金于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云。

江东丛祠

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相与营葺，土木寖盛。有恶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庙，肆言诋辱。巫骇愕不知所出，聚谋曰："吾侪为此祠，劳费不赀，一旦为此子所败，远迩相传，则吾事去矣！"迨夜，共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状，若固知之，傥因成吾事，当以钱十万谢若。"少年喜，问其故，因教之曰："汝质明复入庙，詈辱如前，凡庙中所有酒肴，举饮啖之，斯须则伪为受械祈哀之状，庶印吾事。今先赂汝以其半。"少年许诺，受金。翼日，果复来庙廷，袒裼詬呼，极口丑诋不可闻。庙傍民大惊，观者踵至。少年

视神像前方祭赛罗列，即举所祀酒悉饮之，以至肴馔无孑遗。旋俯躬如受縶者，叩头谢过。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窍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传傍郡，祈禳者云集。庙貌绘缮极严，巫所得不胜计。越数月，其党以分财不平，诣郡反告，乃巫置毒酒中杀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余分隶诸郡，灵响讫息。

作赋赎罪

旧传滕达道未遇时，与诸生讲学于僧舍，主僧出，诸生夜盗其犬而烹之。事闻，有司欲治其罪，滕公为丐免。守素闻其能赋，因谕之曰："如能为《盗犬赋》，则将释之。"滕公即口占其辞曰："僧既无状，犬诚可偷。辍蓝宫之夜吠，充绛帐之晨羞。抟饭引来，犹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难回顾兔之头。"守大笑，即置不问。今人相传为口实。绍兴初，予妻之祖强公叔章通守巘为临安录事参军，时予祖母之弟陈公宗卿侍郎之渊为府学教授。适学帑被盗，逻者夜搜沟中，而所盗金在焉，府学生黄其姓者，立于傍，遂录送府系之狱。生自辨数，然踪迹颇疑似。强公与府司户毛季中谋曰："行之，则污辱士类，为学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赋故事，言于府，乞俾之试。府主张公如莹尚书澄许之，俾诣都厅试，以"取伤廉"为题，生仓皇不成文，强公潜代为之。其一联云："门人窃屦，何伤孟子之贤？同舍诬金，始见直生之量。"张公见之喜，即于赋后判云："黄某盗金，情状颇著；曹官试赋，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归本学，聊从五等，薄示诸生。"遂以付学，陈公亦阴纵之。以此见前辈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语盗智

俚语谓盗虽小人，智过君子。此语固可鄙笑，然盗之奸诈，实有出人意表者，可诛也。高邮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驰数百里，气势猛壮，非得树不能止；为盗，寖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邮阛阓间，日则张食肆，夜则为盗。一日晨起，方坐肆间，有道人来食汤饼，食已，邀尉至闲处，呼为师父，且拜之。尉讶之曰："何为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师下远甚。闻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愿偕师行，庶凭藉有所获。"尉许诺，使之先往，道人即驰去。逮夜，尉张灯闭肆，怒其仆执事不谨，殴之，仆纷拿不服，乃呼逻者，厢官俱系之，须翼日送郡。

尉密谓逻曰：“吾与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窜，若姑纵吾归，明当复至也。”逻许之。尉得释，即逾城驰二百里至楚城外，鼕鼕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见喜甚。尉自屋窗入，约道人伺于外。既入其室，视所藏金珠锦绮，烂然溢目，即以百缣掷出，道人分两囊负之。斯须，尉复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为愈己，不如杀之，即拔刃断其首，随坠地，视之，则纸所为也。尉由他户复驰归高邮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负重行迟，为追者所及，执送楚州狱，自列与尉同为盗状，州为檄高邮，高邮报云：“是夕，尉自与仆有讼，方系有司，无从可为盗也？”道人终始堕其计，卒自伏辜。尉狡险万端，有术以自将，屡为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调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张茗坊，与染肆相直，士无事日，凭茶几阅过者。一日，见数人往来其前数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讶之，一夫忽前，耳语曰：“某辈经纪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缣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预吾事，而肯饶舌耶？”其人拱谢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昼万目共睹，彼若有术可窃，则真黠盗也。”因谛观之，但见其人时时经过，或左或右，渐久渐疏，薄暮则皆不见。士笑曰：“彼妄人，果绐我。”即入房，将索饭，则其室虚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象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杨文公谈苑
后山谈丛

[宋] 杨亿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目　录

杨文公谈苑
校点说明
杨文公谈苑序
杨文公谈苑
王彦超
太宗作弈棋三势
徐铉改棋图之法
禁教坊以夫子为戏
陶榖草祭文
钱若水草祝辞
敕字
砌台
铜牌记
麻胡
学士草文
白氏六帖
日本僧奝然朝衡
寂照
金鸡肆赦
左右侍禁
三班奉职
三班借职
通判
禁节帅贩易
本朝武人多能诗
蛙变为鹑
芋萝卜
菩萨石
倚卓
王感化善诗
宋捷
重戴
永昌陵

冯道使虏
卧榻侧他人鼾睡
吴绫汗衫写诏
獭祭鱼
题翠微诗
辜负口眼
太平兴国
灵棋经
脐裂
周世宗作诗
地狱受苦
不欺神明
三多
比试制诰
两制作诗赋
五禽以客名
笔法五事
筑太一宫
洛阳宫阙似兜率天宫
毁铜佛铸钱
谒金门词
葑田
杨玢诗
王彦威粗官诗
卢延让诗浅近自成一体
思贾谊诗
杜牧诗
刘经野韭诗
畬田
江东士人深于学问
灭蜀之兆
乐人王感化善诗
余恕赞义山徐铉诗文
太祖御将恩威并济
太祖服用俭素
太祖不许公主服翠襦

太祖杵碎孟昶宝器
太祖祷雨雾
江南后主遗银五万两
太祖遣周广使吴越
刘鋹不敢饮御赐酒
太祖善御豪杰
太祖善训戎旅
太祖御下严峻
太宗署名祈雨
太宗不欲宦者预政
太宗不事畋游
三馆
太宗读太平御览
太宗赞日本颇有古道
太宗重内外制之任
太宗论内患外忧
太宗欲蠲租税不果
太宗不许大臣具草
太宗奖励循吏
太宗以唐庄宗为鉴戒
太宗以剑舞惧敌
太宗作上清宫
太宗以强弓示威
修河桥
太宗善书
修太宗实录
编次太宗法书
苏易简最被恩遇
郭进
窦偁面叱贾琰
董遵诲
李沆
范质识大体
不信异端
窦仪不攻人之短
潘承裕

冯起
李至
更改礼记月令篇次序
诸监炉铸钱
榜刻仪制令四条
江翱
赐衣服
赐带
赐鞍辔
宪衔
敕书楼
学士预曲宴承旨预肆赦
驾亲临问臣僚
白麻
江南书籍
乾德铸印
王化基
干越亭诗
雍熙以来文士诗
钱惟演刘筠警句
近世释子诗
唱和联句
大言赋
潘佑
赵邻几
徐锴
钱昭序
汤悦
陈抟
江直木
种放
吕洞宾
华阴隐人
佛经
喻浩造塔
建寺

西域僧觉称
云豁入定
郭忠恕
赵抱一
黑杀将军
王处讷
陈洪进
昇元寺石记
秦淮石志
千叶牡丹
蜀中桃符
陈昭遇
钱镠治目疾
治面疡
秘阁藏书
置御书院
太宗棋品第一
草书
僧善书
张维
缙云酝匠
陈乔
相州部民张某
曹彬讨金陵
武行德
呼延赞
杨业
崔翰
刘吉
王隐
张继能
张洎见龙
百药枕
湿纸化为菌
蜀人以去声呼平声字
刘吉论食鱼

建州蜡茶
仕宦岭南
小窑李
沉香木
麝裂脐猱犛牛断尾
猩猩
病瘿
土厚水深无病
白鹿洞藏书
建州多佛刹
五丈河
朱贞白善嘲咏
李涛题不动尊院诗
造五凤楼手
苏协
刘鋹欲为降王之长
党进
卢文纪追兄草诏
徐铉信鬼神
嚼舌而死
张格献曲
铜雀台古瓦
执政戏授钱仪钱信官
宣徽角抵士
卢文纪为相
坡拜
湫神
担夫顶有圆光
李符知春州
穆修
交州驯象
交州占城驯犀
高丽王论中国族望
高丽求赐板本九经
契丹邪律某诗
耶律琮求通好书

高昌
潞州李筠
侯舍人
室种
论义山诗
鸭能人言
太宗谒安陵
审刑房
用其长护其短
后主赐近臣黄金
钱若水全进退之道
太宗厚遇李昉
南唐帑藏丰盈
淮南道院
检书苍头
凤阁王家
王延范误惑于术人
罗江犬
以蜥蜴求雨
给诰侍母
王延范顶戴金像
王彦超致仕
聪明绝人
愿代女死
后山谈丛
校点说明
卷一
澶渊之役一
澶渊之役二
澶渊之役三
澶渊之役四
澶渊之役五
澶渊之役六
澶渊之役寇准上真宗书
富弼使契丹
富弼再使契丹

澶渊之役七
东都曹生评范纯仁司马光
王安石改科举之失
王无咎黎宗孟为王氏学无自得
杨绘易学渊源
包拯自御史三司使入枢府
李师中改保安军牒
某公恶韩富范三公
卷二
苏黄善书不悬手
善书不择纸笔
王屋天坛玉镜
某贵人不知有自智
张旭悟笔法
洮水之鱼
燕肃悟指南车法
王晃悟针法
寇昌龄论砚墨
欧阳修像
丁推
王太初论为室当户牖疏达
孔林无枳棘
论墨一
论墨二
杨山人相蔡确黄好谦
夏竦相庞籍
野处相李生
洛阳牡丹金带围当宰相
范琼赵承祐孙位画品
农谚
张锷奇疾
王祥卧冰处
三品秀才
验镜
李卿先筑宅
王羲之大器晚成

獐兔豚
相国寺楼门井亭
陕之寺居
鱼行随阳
预为乱备
阎见贤老而节食
韩幹马
客相欧阳修
平陆故城走马台
方士为寇准治丹
澄心堂
杨行密补将校牒纸
开封剧盗言
夏竦异事
阮逸作伪书
包鼎画虎
阎立本观僧繇画壁
李公麟苏轼品画
欧阳修论书
苏洵送石扬休北使引乃苏轼少时书
卷三
金陵人解字
黄巢解金陵
安丰塘
怀禅师讲师说
根利根钝
黄拨沙视墓
乳医陈妪
宋绶为李昉夫人上寿
襄阳玳瑁
代北天池庙舍
血色
御厨神猪
茶品
石决明
牡蛎固气蛆子益血

作坊门
郯城民妻二十一子双生者七
善乡市吏垂乳流湩
宰相项安节
方通梦兆
周约梦兆
北都官妓歌欧词
美玉不琢
王曾祖先
浙西积水浙东高燥
颍谚
田理
伯戊樽
周阳家金钟
吴谚
寒食面腊月雪为糊
食蛙
建业文房
欧阳五代史之误
冯如晦为县令
王回为卫真主簿
王安石私居如在朝
太祖军法
吕余庆知益州
夏竦贪阻喜杀之报
宣仁后不索文思殿物
太祖不诛降王
释从善画而人不可使
仁宗之丧
宣仁后初临朝
契丹名相杜防
太祖不纳荆湖溪洞
元祐执政议河
曹彬受李煜降
常赦
卷四

英宗不罪醉饱失容
仁宗礼待燕王
仁宗厚养燕王
曾巩论王安石
为学为道
王安石请道
吕翁像
皋罪
服骖乘
瓠子
吴越身丁钱
杜衍丁度交恶
驾崩外官举哀之制
汞不胜玉
刘几与花日新游
张旭颜真卿出师成家
青杨生从释从学画
张詠闻丁谓逐寇准而自污
丁谓计阻张詠
庞籍服元昊
英宗即位韩琦服诸王
刘攽讥王安石说字始
张詠论寇准
寇准无后房嬖幸
晁端彦为王某忏罪
代北天池屋记
张方平论宋辽战史
司马光二吕岁断死罪数
张夏堤钱塘江
范仲淹擅答元昊书
太祖受位不改旧官
何承矩一
何承矩二
契丹困中国法
税子步剎石
壶公观大木

卷五
寇准慰国哀贺登极书
夏竦家中风方
鳑鱼
王逵逐妾
仁宗四时衣夹不御炉扇
太祖待故人
太祖以蜀宫画图赐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为狱官
慈寿宫赐王安石嫁女珠褥
太祖不受秦玺
仁宗赐飞白书
吕端立真宗一
吕端立真宗二
张詠命崇阳民拔茶种桑
韩琦荐欧阳修
改置社稷息盗
幞头
萧贾窦氏兄弟
哉才
立化雀
阿井
广济衙门石榴木
教坊乐
蜀中小车
中秋月
火米
物能出火
坐化猫等
阳谷不诉灾伤
八阵图
李昊范仁恕劝蜀主不拒而降
大陆
李昉相太祖
笥
陈恕领春官得人

嘉州紫竹等
连氏纵罪卒之善报
刘攽苏轼互谑
榆条准此
闽地难治
太祖不缮都城
太祖不杀孟昶
从江南乞来米
五星二十八宿图
黄鹤口噤荞麦斗金
卷六
李翁进五台山
论志
服茯苓法
取材于国
兽医两种
三税法之坏
三司故吏高成端明习吏事
契丹使奉书仁宗柩前
张贵妃受册贺仪
张詠粜米盐以惠民
丁谓稽括税额
为相五年以上者
三入为相者
绵絮堵穴
瑶蜑黎人
仁宗用兵无敌
大蛇拜伏仰山长老
太祖召管军官观书
太祖置竹木务事材场
熟处难忘
崇胜院主前身
张生自称真人梦遭杖
古镜
押砖
吕翁不受钟离乾汞为白金法

抚州杖鼓鞚
圆通嗣远录
寇定不孝悌之报
东坡居士种松法
晁无咎移树法
丁谓窜逐李寇二公
太阳和尚嗣
刁半夜
吕夷简语
温公老圃
书方丈字法
赃吏死为驴
酒色僧
仁宗戒臣下勿为侈靡
吕进士不辞盲妻善报
武官苗绥
张詠笞惰农
太学生为苏轼饭僧
李南式善待参寥
刘攽为苏轼说新诨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杨文公谈苑

[宋]杨亿　口述　黄鉴　笔录
宋庠　整理
李裕民　辑校

校点说明

《杨文公谈苑》是由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的一部笔记。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七岁能文，十一岁时，宋太宗亲试诗赋，下笔立就，即授秘书省正字。历官左正言、知制诰、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判馆事。《宋史》有传。他是宋初著名文学流派西昆诗派的领袖，且兼长史学，是《册府元龟》、《太宗实录》的主要编纂者。笔录者黄鉴，字唐卿，是杨亿的同乡。举进士后，为国子监直讲，被杨亿延置门下。《宋史》有传。黄鉴将杨亿平日谈话记录下来，汇成一书，取名《南阳谈薮》，体类语录，并无一定的体例。后由宋庠作了删订，分为二十一门，改今名。宋庠（996—1066），初名郊，字伯祥，后改名庠，字公序，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官至宰相。与弟宋祁，俱有文名。著作多佚，后人辑有《宋元宪集》。《宋史》有传。

杨亿才高学博，见多识广，因此《谈苑》所载内容包罗万象，以时间而论，宋初最多，依次为五代十国一唐；以地域而论，从京城到边远地区，并远及日本、交州、高丽诸国；就涉及的领域而论，以人事、诗文居多，旁及科学技术、宗教、艺术、典章制度、经济、民俗等，尤其收录了大量的宋人诗歌，所以无论是研究宋代历史还是宋代文学，都极具参考价值。

《杨文公谈苑》成书后，黄鉴笔录原本即湮没无闻。但是，《谈苑》至明末以后也散佚了。我在1986年时，曾据《说郛》、《宋朝事实类苑》、《事物纪原》、《政和本草》、《靖康缃素杂记》、《类说》、《能改斋漫录》、《诗话总龟》等书辑成此书，共得二百三十四条，七万余字。所辑各条，以出处较早、内容较全者为主，以其他各本对校。文字劣于主目者，不出校记，并依内容拟题。书后附各家著录及参考书目。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重版，依照《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原来的序号及附录，均予删去。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文公谈苑序

故翰林杨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内外制，有重名，为天下学者所伏，文辞之外，其博物殚见，又过人远甚。故当时与其游者，辄获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弆以为谈助。江夏黄鉴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为公奖重，幼在外舍，逮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诸公为多，但杂抄广记，交错无次序，好事者相与名曰《谈薮》。余因而掇去重复，分为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辄改题曰《杨公谈苑》。中书后阁宋庠序。《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杨文公谈苑

王彦超

太祖微时，尝游凤翔，王彦超遗十千遣之。后即位，悉征藩侯入觐，宴苑中，纵酒为乐。诸帅竞论畴昔功勋，惟彦超独言："久忝藩寄，无功能可纪，愿纳符节，入备宿卫。"上喜曰："前朝异世事安足论，彦超之言是也。"后从容语彦超曰："卿当日不留我，何也？"对曰："蹄涔之水，安可容神龙？万一留止，又岂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细事也。"上益喜，曰："当复遣卿还镇，一政以为报。"余诸帅悉归班。《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太宗作弈棋三势

太宗作弈棋三势，使内侍裴愈持以示馆阁学士，莫能晓者。其一曰独飞天鹅势，其二曰对面千里势，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势，皆上所制。上亲指授，诸学士始能晓之，皆叹伏神妙。前后待诏等众对弈，多能覆局，为图藏于秘阁。《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徐铉改棋图之法

古棋图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为记，交杂难辨。徐铉改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故图之法，甚为简便。《说郛》商务本卷二十一

禁教坊以夫子为戏

至道二年重阳，皇太子、诸王宴琼林苑，教坊以夫子为戏者，宾客李至言于东朝，曰："唐大和中，乐府以此为戏，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惩其无礼。鲁哀公以儒为戏尚不可，况敢及先圣乎？"东朝惊叹，言于上而禁止之，此戏遂绝。同上

陶穀草祭文

陶穀，开运中为词臣，时北戎来侵晋，杨光远以青州叛，大将为节帅卒。少帝命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漠北有不宾之寇，山东起伐叛之师。云阵未收，将星先落。”少帝甚激赏。

钱若水草祝辞

钱若水为学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诣翰院中，命即草之。若水对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虽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阁笔思之久矣，不能措辞。”尤激赏其才美。同上

敕字

《千字文》题云：“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敕字乃梁字传写误尔，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同上

砌台

砌台即今之擦台也。王侯家多作砌台，以为林观之景。唐张仲素诗云：“写望临香阁，登高下砌台。林间见青使，意上直钱来。”即知唐来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时其父戏补砌台使。同上

铜牌记

梁沙门宝志铜牌记，多谶未来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吴越钱镠诸子皆连弘字，期以应之，而宣祖讳正当之也。同上

麻胡

冯晖为灵武节度使，其威名羌戎畏服，号“麻胡”，以其面有黥文也。

学士草文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公王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诸王布政、榜号、薄队、名赞、佛文、疏语，复有别受诏旨作铭、碑、墓志、乐章、奏议之属。此外文表歌颂应制之作。旧说，唐朝宫中，常于学士取眠儿歌，伪蜀学士作桃符，孟昶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也。同上

白氏六帖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倒取之，抄录成书，故其所记时代多无次序。

日本僧奝然朝衡

公言：雍熙初，日本僧奝然来朝，献其国《职员令》、《年代记》。奝然依录自云，姓藤原氏，为真连，国五品官也。奝然善笔札而不通华言，有所问，书以对之。国有《五经》及释氏经教，并得于中国。有《白居易集》七十卷。第管州六十八，土旷而人少，率长寿，多百余岁。国王一姓，相传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阅所降禁书，有《日本年代记》一卷及奝然表启一卷，因得修其国史，传其详。奝然后归国，附商人船奉所贡方物为谢。案日本，倭之别种也。以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言恶倭之名不雅改之。盖通中国文字，故唐长安中遣其大臣真人来贡，皆读经史，善属文，后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释典以归。开元中，有朝衡者，隶太学，应举，仕至补阙，求归国，授检校秘书监，放还。王维及当时名辈皆有诗序送别，后不果去，历官至右常侍、安南都督。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

寂照

景德三年，予知银台通进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言，善书札，命以牍对，云："住天台山延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

照，号圆通大师。国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寮百许人。每岁春秋二时集贡士，所试或赋或诗，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国中专奉神道，多祠庙，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岁童子降言祸福事。山州有贺茂明神，亦然。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子》、《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交观词林》、《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钞传集之类多有，不可悉数。"寂照领徒七人，皆不通华言。国中多有王右军书。寂照颇得其笔法。上召见，赐紫衣束帛，其徒皆赐以紫衣，复馆于上寺。寂照愿游天台山，诏令县道续食。三司使丁谓见寂照，甚悦之。谓，姑苏人，为言其山水可见，寂照心爱，因留止吴门寺，其徒不愿住者，遣数人归本国，以黑金水瓶寄谓，并诗曰："提携三五载，日用不曾离。晓井斟残月，春炉释夜澌。鄱银难免侈，莱石自成亏。此器坚还实，寄君应可知。"谓分月俸给之，寂照渐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学，三吴道俗以归向。寂照东游，予遗以印本《圆觉经》并诗送之。后寄书举予诗中两句云："身随客槎远，心学海鸥亲。"不可忘也，《圆觉》固目不暂舍云。后南海商人船自其国还，得国王弟与寂照书，称野人若愚，书末云："嗟乎！绝域殊方，云涛万里。昔日芝兰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归云不报心怀，非便风不传音问，人生之限，何以过之？"云云，后题宽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长书，略云："商客至，通书，谁谓宋远？用慰驰结。先巡礼天台，更攀五台之游，既果本愿，甚悦。怀土之心，如何再会。胡马独向北风，上人莫忘东日。"后题宽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从英书，略云："所谘《唐历》以后史籍，及他内外经书，未来本国者，因寄便风为望。商人重利，唯载轻货而来。上国之风绝而无闻，学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后，相见无期，生为异乡之身，死会一佛之土。"书中报寂照俗家及坟墓事甚详悉。后题宽弘五年九月。凡三书，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书者亦鲜及。纸墨尤精。左大臣乃国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同上

金鸡肆赦

杜镐言金鸡肆赦，不知起于何代。《关东风俗传》曰："宋孝王问司马膺之后魏北齐赦日立金鸡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盖王者以天鸡为度。'"《隋书·刑法志》："北齐赦日，令武库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右，挝鼓千声。"宣赦建金鸡，或云起于西凉

吕光，未知孰是。究其旨，盖西方主兑，兑为泽。鸡者巽神，巽主号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椻于长竿，使众睹之。《事物纪原》卷三

左右侍禁

本朝太宗雍熙四年，增置左右侍禁。同上卷六

三班奉职

宋朝建国之初，承旧制，有殿前承旨。雍熙四年，改为三班奉职。同上

三班借职

旧制有借职承旨，太宗雍熙中，改曰三班借职。自供奉至借职，其员无数，亦汉三郎署比也。同上

通判

通判，太宗始置，即古监郡也。同上

禁节帅贩易

五代以来，节帅牧专多遣亲吏往诸道往来贩易，所过不收算，率以致富，养马至千匹，仆厮至一千余人。国初，大功臣十数人犹袭旧风，太祖患之，未革其弊。太平兴国初，遂下诏禁之，侯伯但给其俸及盐酒商税课利分数钱，后又罢之，定岁给公用自三万贯及千贯，自此藩镇量入为用，无复向之豪侈。太平兴国初，右拾遗李幹上言：诸道藩镇所管支郡，多遣亲吏掌其市征，留滞商贾不便。诏邠、宁、泾、原、渭、鄜、坊、延、丹、陕、虢、襄、均、房、复、邓、唐、澶、濮、宋、亳、郓、济、曹、单、青、淄、兖、沂、贝、冀、滑、卫、镇、深、赵、定、祁等支郡，并直属京师，不隶节镇。《职官分纪》卷三十九。《类苑》卷二十一节引此文。

本朝武人多能诗

本朝武人多能诗，若曹翰句有：“曾经国难穿金甲，不为家贫卖宝

刀。”刘吉父诗云：“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临汉隐居诗话》

蛙变为鹑

至道二年夏秋间，京师鬻鹑者，积于市门，皆以大车载而入，鹑才直二文。是时雨水绝，无蛙声，人有得于水次者，半为鹑，半为蛙。《列子·天瑞篇》曰：“蛙变为鹑。”张湛注云：“事见《墨子》。”斯不谬矣。又田鼠亦为鹑，盖物之变，非一揆也。《政和本草》卷十九

芋萝卜

江东居民，岁课种艺，初年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次年种萝卜二十亩，计益米三十斛，可知萝卜消食也。《尔雅》葖，芦萉。郭璞注：“萉为菔，芦菔芜菁属，紫花大根，俗呼雹葖。”更始败，掖庭中宫女数百人幽闭殿门内，掘庭中芦菔根食之，今萝卜是也。《政和本草》卷二十七

菩萨石

嘉州峨眉山有菩萨石，人多采得之，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上饶州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政和本草》卷十二、《类苑》卷六十一

倚卓

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靖康缃素杂记》卷三

王感化善诗

伶人王感化少聪敏，未尝执卷，而多识故实，口谐捷急，滑稽无穷。会中主引李建勋、严续二相游苑中，适见系牛于株枿上，令感化赋诗，应声曰：“曾遭宁戚鞭敲角，几被田单火燎身。独向残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何人。”因以讥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浔阳遇大风，中主不悦，命酒独酌。指北岸山问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怿。感化独前献诗曰：“龙舟万里架长风，汉武浔阳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寿杯中。”中主大悦，赐束帛。《靖康缃素杂记》卷七

宋捷

太平兴国四年，北戎寇边，车驾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舆，前驱斥之，号呼通旁，自言献封事。太宗令接取视之，乃临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即以为将作监丞。《靖康缃素杂记》卷九

重戴

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为之。后魏孝文帝自云中迁代，以赐百寮。五代以来，惟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学士、御史台，比省官、尚书两省五品以上，皆令服之。《石林燕语辨》卷三

永昌陵

太祖生洛阳夹马营，乐其风土，国初营缮宫室，有迁都之志。九年四幸郊祀，而宫殿宿卫多不安处，或见怪异，遂东归。叹曰："我生不得居此，死当葬于此。"登阙发鸣镝，指其所曰："后当葬此。"永昌陵即其地也。《类说》

冯道使虏

晋天福中，奏宝策戎衣之号，辅相中当一人为使，赵莹、桑维翰、文崧咸惧，将命冯道，索纸书云："道去。"遣人语妻子，不复归家。不数日，北行，虏主以道有重名，留之，赐牛头牙笏为殊礼，道作诗曰："牛头遍得赐，象笏更容持。"道凡得赐，悉市薪炭，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当为之备。"戎人颇感其意，乃遣归。道三上表乞留，固遣始去，更住月余。既行，所至留驻，凡两月，出境即驰归。左右曰："得生还，恨无羽翼，公独宿留，何也？"道曰："戎人多诈，总急还，以彼筋脚，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脱？但徐缓，即不能测矣。"道归作诗云："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住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道在虏中有诗云："朝披四袄专藏手，夜盖三衾怯露头。"其苦寒如此。同上

卧榻侧他人鼾睡

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恳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铉复命。未几，城陷，随后主归朝。铉性质直，见士大夫寒日多被褐，曰："中朝自五胡猾乱，其风未改，荷毡被毳，实烦有徒。"一日，见其婿亦被毛裘，责曰："吴郎上流，安得效此？"淑曰："晨兴苦寒，朝中服者甚众。"铉曰："士君子有操者亦未尝服。"盖自谓也。同上

吴绫汗衫写诏

唐末，有朱书御札征兵方镇，盖危难中以此示信。昭宗以吴绫汗衫写诏，间道与钱镠，告以国难。同上

獭祭鱼

旧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同上

题翠微诗

翠微寺在骊山绝顶，旧离宫也，唐太宗避暑于此。后有人题诗云："翠微寺本翠微宫，楼阁亭台几十重。天子不来僧又去，樵夫时倒一枝松。"同上

辜负口眼

谚曰："不到长安辜负眼，不到两浙辜负口。"同上

太平兴国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识者谓太平字一人六十也，太宗寿六十九，中间岁内改元，亦叶其数。同上

灵棋经

《灵棋经》乃黄石公法，南齐江谧尝以棋占，得金益玉杯之卦。《唐·经籍志》五行部有《十三灵棋经》十一卷，盖所传旧矣。凡一字

再卜，卒不验。同上

脐裂

殿中丞王全嗜酒，忽脐裂有声，以盎承之，得清酒斗余而卒。同上

周世宗作诗

周世宗尝作诗以示学士窦俨，曰："此可宣布否？"俨曰："诗，专门之学。若励精叩练，有妨几务；苟切磋未至，又不尽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诗。同上

地狱受苦

人或疑释经所述地狱受苦之期太长，公曰："律文有流三千里，地甚远；徒三年，日甚长。造罪之初，止一念顷耳。"同上

不欺神明

江南处士朱真曰："世云不欺神明，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同上

三多

学者当取三多：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论为难。同上。《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节引

比试制诰

张去华任拾遗，上言："今制诰张淡不才，愿得比试。"诏令中书引试，淡果不胜，去华迁补阙，淡罢知制诰。去华负时名，虽胜，遂为清议所鄙，而淡亦当引退，岂宜与新进士争锋？其亦失也。《类说》

两制作诗赋

晋开运中，诏两制各作诗赋一篇，付礼部，为考试之目。李怿独曰："怿识字有数，因人成事，使令衣白袍入贡部，下第必矣，胡能作文章，为世楷模？"终不肯作。同上

五禽以客名

李昉为诗慕白居易，园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鹇曰佳客，鹭鹚曰白雪客，鹤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鹦鹉曰陇客。又慕居易七老之会，得宋琪等八人，为九老会。同上

笔法五事

钱邓州若水尝言：古之善书鲜有得笔法者，唐陆希声得之，凡五字擫押钩格抵，仍用笔双钩，则点画遒劲而尽妙，谓之撥镫法。希声言：自斯翁及二王以至阳冰皆传此法，希声以授沙门䛒光，䛒光入长安为翰林供奉。今待诏尹熙古亦得之，而所书为一时之绝。查道始篆，患其体势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双钩用笔，经半年，始习熟而篆体劲直甚佳。刁衎言江南后主得此法，书绝劲，复增二字，曰导送。《新安志》卷十

筑太一宫

太平兴国中，方士楚芝兰上言："按《太一经》五福太一为天九贵神，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徙，今当入吴分，五福所至，民获其祐，宜筑宫于苏州。"太宗从之。宫成，芝兰又言："祠太一于吴，但福及吴民，可徙筑京城南三十里苏村。"遂改筑新宫，凡十殿曰君棋太一、臣棋太一、民棋太一、九气太一、大游太一、小游太一、十神太一、天太一、地太一，并五福为十八。《类说》

洛阳宫阙似兜率天宫

西晋时有胡僧至洛阳，见宫阙，叹曰："此正是兜率天宫，但生人之力营构，非道力所成耳。"将终，与徒众别曰："山河天下皆变灭，而况人身，何得长久！但能专心清净，屏除三毒，形数虽乖，其会必同。"同上

毁铜佛铸钱

周世宗毁铜佛像铸钱，曰："佛教以为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大悲铜像甚有灵应，击毁之际，以斧

鑁自胸镜破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报应。同上

谒金门词

江南成幼文为大理卿，好为歌词，尝作《谒金门》曲，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后因奏牍稽滞，中主曰：“卿试与行一池春水，又何缺于卿哉！”同上

葑田

两浙有葑田，盖湖上有茭葑所相缪结，积久，厚至尺余，润沃可殖蔬种稻，或割而卖与人。有任浙中官，方视事，民诉失蔬圃，读其状甚骇，乃葑园为人所窃，以小舟撑引而去。《能改斋漫录》卷十四

杨玢诗

杨玢靖夫，虞卿之曾孙也。仕伪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诗话总龟》卷一

王彦威粗官诗

长安旧以不历台省使出镇廉车节镇者为粗官，大率重内而轻外，今东都乾元门旧宣武军鼓角门，节度王彦威有诗刻其上云：“天兵十万勇如貔，正是酬恩报国时。汴水波涛喧鼓角，隋堤杨柳拂旌旗。前驱红旆关西将，坐间青娥赵国姬。寄语长安旧冠盖，粗官到底是男儿。”彦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至兹镇，故有是句，至今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谢寄茶》诗，云：“粗官寄与真抛掷，赖有诗情合得尝。”《诗话总龟》卷三

卢延让诗浅近自成一体

卢延让诗浅近，人多笑之，惟吴融独重其作，盛称于时，且云：此公不寻常，后必垂名。延让诗至今传之，亦有绝好者。《宿东林》云：“两三条霓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旅舍言怀》云：“名纸毛

生五门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赠玄上人》云：“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蜀路》云：“云间闻驿骡驮去，雪里残骸虎拽来。”《怀江上》云：“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八月十六夜》云：“只讹些子缘，应耗没多光。”《寄人》云：“吟成一个字，拈断数茎髭。”又云：“树上谘诹批颊鸟，窗间壁驳叩头虫。”余在翰林尝召对，上举延让诗云：“臂鹰健卒悬毡帽，骑马佳人卷画衫。”虽浅近亦自成一体。《诗话总龟》卷八

思贾谊诗

钱邓师尝举思贾谊两句云：“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人何可及。《诗话总龟》卷十二

杜牧诗

牧之《寄人》云：“世味嫌为枳，时光怨落冥。”《闲居》云：“歌怀饭牛起，书愤抱麟成。”《蝉》云：“二子自不食，三闾何独清。”《登楼》云：“远水净林色，微云生夕阳。”《尘》云：“已伤花榻满，休妒画屏飞。”同上

刘经野韭诗

刘经为虏政事舍人，来奉使，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绝佳，作诗云：“野韭长犹嫩，沙泉浅更清。”《诗话总龟》卷十七

畬田

江南人多畬田，先爊炉。爊音饩。纵火燎草也；炉，火烧山界也。俟经雨乃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种艺，但生草木，复爊傍山。宋西阳王子尚所部鄞县有畱田音嘐留，畬田也。子尚言：山湖之俗，爊山封水泽，山须爊炉后种。刘禹锡谪连州，作《畬田诗》云：“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蘖。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白乐天《子规歌》云：“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畬，音羊诸反。《尔雅》云：“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畬。《易》曰不菑畬。”皆同音，凡三岁而不可复种，盖取畬之义也。《诗话总龟》卷二十七

江东士人深于学问

淮南张佖知举进士，试“天鸡弄和风”，佖但以《文选》中诗句为题，未尝详究也。有进士白试官云：“《尔雅》：螒，天鸡；鷐，天鸡。天鸡有二，未知孰是？”佖大惊不能对，亟取《尔雅》，检《释虫》有“螒，天鸡，小虫，黑身赤头，一名莎鸡，一名樗鸡”。《释鸟》有“鷐，天鸡，赤羽，《逸周书》曰：文鷐若彩鸡，成王时蜀人献之”。江东士人深于学问有如此者。同上

灭蜀之兆

伪蜀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昶子善书札，取本宫策勋府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乾德中伐蜀，明年，蜀除，二月，以兵部侍郎吕余庆知军府事，以策勋府为治所，太祖圣节号长春，此天垂地接之兆也。同上

乐人王感化善诗

江南李氏乐人王感化，建州人，隶光山乐籍，建州平，入金陵教坊。少聪敏，未曾执卷而多识，善为词，口谐捷急，滑稽无穷，时本乡节帅更代饯别，感化前献诗曰：“旌旆赴天台，溪山晓色开。万家悲更喜，迎佛送如来。”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鹊，李景令赋诗，应声曰：“碧岩深洞恣游遨，天与芦花作羽毛。要识此来栖宿处，上林琼树一枝高。”又题怪石九八句，皆用故事，但记其一联云：“草中误认将军虎，山上曾为道士羊。”《诗话总龟》卷四十六

余恕赞义山徐铉诗文

余知制诰日，与余恕同考试。恕曰：“夙昔师范徐骑省为文，骑省其有《徐孺子亭记》，其警句云：‘平湖千亩，凝碧乎其下；西山万叠，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语。近得舍人所作《涵虚阁记》，终篇皆奇语，自渡江来，未尝见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诗话总龟》后集卷五

太祖御将恩威并济

王全斌代蜀之岁，是时大寒，太祖著帽絮被裘，御讲武殿毡帐曰：“此中寒尚不能御，况伐蜀将士乎？”即脱所服裘帽，遣使持赐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汉琼、田钦祚入辞，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斩之。”汉琼等皆股栗畏慑，此所以见御将之恩威，皆出于一。《类苑》卷一

太祖服用俭素

太祖服用俭素，退朝常衣絁袴麻鞋，寝殿门悬青布缘帘，殿中设青布缦。同上

太祖不许公主服翠襦

魏咸信言，故魏国长公主在太祖朝，尝以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见之，谓主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寝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舁，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同上

太祖杵碎孟昶宝器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宝装溺器，掷之于地，令杵碎之，曰：“汝以何器贮食？似此，不亡何待？”同上

太祖祷雨霁

宋白言，开宝九年，雩祀西洛，阴雨逾月，斋宿之旦，尚未霁，太祖遣中使祷无畏三藏塔，与之誓言，傥不止，即毁其浮图。又俾近臣赍三木与岳神宿，斋日雨不止，当施桎梏于汝。至太极殿宿斋，辰巳间雨霁，洛阳令督役夫辈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还，御明德门赐赦，观

卫士归营，车驾还宫，雨复作。无畏，胡僧，唐开元中至长安，玄宗甚礼重之，每祈雨辄应，事具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及李华碑。同上

江南后主遗银五万两

开宝中，赵普犹秉政，江南后主以银五万两遗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来使可也。"普叩头辞让，上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寝弱，当使之勿测。"既而后主遣其弟从善入贡，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江南君臣始震骇，服上之伟度。《类苑》卷一、《类说》卷五十三、《五朝名臣言录》卷一

太祖遣周广使吴越

周广者，开宝中为内外马步军都头，亲近，好言外事。一日白太祖曰："朝廷遣使吴越，钱俶南面坐，傍设使者位。俶虽贵极人臣，况尊无二上，而奉命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国。"太祖曰："汝颇能折之否？"广曰："臣请行。"俶生辰，即遣广为使，俶犹袭故态，广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床西向，正宾主之礼。复命，广气甚骄，将希宠赏。太祖曰："汝盖倚朝廷威势，不然者，俶何有于汝哉？"广大惭，其御下之英略如此。《类苑》卷一

刘鋹不敢饮御赐酒

刘鋹性绝巧，自结真珠鞍勒，为戏龙之状，献太祖，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骇伏，偿以钱三百索。上谓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国中，多置鸩以毒臣下。太祖幸讲武池，从官未集，鋹先至，诏赐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父祖基业，违拒朝廷，烦王师致讨，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太祖笑谓之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鋹酒自饮，别酌以赐鋹，鋹惭谢。同上

太祖善御豪杰

太祖善御豪杰，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讲武池，临流观习水战，因谓左右曰："人皆言忘身为国，然死者人之所难，言之易耳。"时禁卫将帅军厢主皆侍侧，有天武厢主李进卿前对曰："如臣者，令死即死

耳。"遂跃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数十人救之，得免，几于委顿。左右内侍数十人，皆善武艺，伉健，人敌数夫，骑上下山如飞，其慰抚养育，无所不至，然未尝假其威权。泗州槛生虎来献，上令以全羊臂与之，虎得全肉，决裂而食，气甚猛悍，欲观之也。俄口呿不合，视之，有骨横鲠喉中，上目左右，内侍李承训即引手探取，无所伤。尝因御五凤楼，有风禽罥东南角楼鸱尾上，上顾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内侍，失其姓名，摄衣攀屋桷以登缘，历危险，取之以献，观者胆落，盖试其趫捷也。同上

太祖善训戎旅

太祖始自总戎，为士众畏服，及践祚，善训戎旅，隶兵籍者多以配雄武军。自此或习试武艺，或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迁隶上军。十月后，骑兵皆侵晨出城习马，至暮归饲马，不令饱，虽苦寒，马常汗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议取蜀，有天武军主武超曰："西川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车足迹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贾勇思奋，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才七千人。居常卫士直庐中，咸给以棋枰，令对弈为乐，曰："此徒端居终日，无他思虑，以此使之适情耳。"同上

太祖御下严峻

太祖平蜀，择其亲兵骁勇者百余人，补内殿直，别立班院，号川殿直。南郊赏给，比本班减五千，遂相率击登闻鼓诉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给赐，自我而出，安有例哉？"尽捕连状者四十余人，斩于市，余悉配隶下军，遂废其班。一日，内酒坊火，悉以监官而下数十人弃市，诘得遗火卒，缚于火中，自是内司诸署，莫不整肃。同上

太宗署名祈雨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诣五岳祈雨，学士草祝，上自书名，随其方设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时在翰林，上言："五岳视三公，从前祝版御署，已逾礼典，固无君上亲书之理。"上署之纸尾云："昔成汤剪爪断发，祷桑林之社，尚无爱，矧为百姓请命，岂于笔札而有所惜哉？"《类苑》卷二

太宗不欲宦者预政

内侍王继恩平李顺之乱，中书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曰："宣徽者，执政之阶也，朕览前籍多矣，皆不欲宦者预政，止可授以他职。"宰相等恳言，继恩有大功，今任昭宣使、河北团练使，非此拜不足以为贵。上不悦，因召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置宣政使之名，班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加领顺州防御使。同上

太宗不事畋游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鹘，自高丽一夕飞度海岸，未明至者绝俊，号曰"海东青"。淳化中，夏帅赵保忠得献上，上报曰："朕久罢畋游，尽放鹰犬，无所事此，今却以赐卿，当领之也。"同上

三馆

史馆，贞观三年置，以宰相监修，复有修国史、史馆修撰、直馆之员。集贤院，自开元五年置丽正修书院于集仙殿，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以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有学士、侍讲学士之名，后置大学士，以宰相领之，并有修撰、校理、直院之职。贞元中，增置校书、正字。梁氏都汴，贞明中，以今古长庆门东北小屋十数间为三馆，湫隘卑庳，周庐徼道在旁，卫士驺卒喧杂，每受诏有所撰述，徙它所以就之。太宗即位，因临幸周览，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贤俊耶？"即日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栋宇宏大，自举役，车驾再临视，劳赐工卒。又令作园囿，植卉木，引金水河以注焉。西序启便门通乾元殿，以俟行幸。三年春，新馆成，赐名崇文院。悉迁西馆书分布西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经史子集，南廊为史馆书库。初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平江左又得二万卷，参以旧书，为八万卷，凡六库，皆周雕木架，青绫帕幂之。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常以宰相兼领。此外有史馆修撰、直史馆、集贤院直学士、校理之名。淳化中，复置直昭文馆、直集贤院，亦有修国史、崇文院检讨、编修、祗候，皆无定员，不常置。同上

太宗读太平御览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

同上

太宗赞日本颇有古道

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国僧奝然至，言其国王传袭六十四世矣。文武僚吏，皆是世官。上顾宰臣等曰："此蛮夷耳，而嗣世长久，臣下亦世官，颇有古道。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卿等各思尽心辅朕，无使远夷独享斯美。"同上

太宗重内外制之任

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询宰辅，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尝谓近臣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朕尝闻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贺，谚以谓一佛出世，岂容易哉？郭贽，南府门人，朕初即位，以其乐在词笔，遂命掌诰，颇闻制书一出，人或哂之，亦其素无时望，不称厥任，朕亦为之靦颜，业已进用，亦终不令入翰苑。后因览《唐书》故事，见其多自卑位作学士者，遂令杜镐检阅录唐朝学士，不拘品秩，自校书正字畿尉至尚书，皆得为之。"会光禄丞尹少连上书，引马周遇太宗事，其词多捭阖，上异其才，召试何以措刑论，文理可观，即欲超擢，询及枢宰，无有知少连名者，虑不协时望，遂止。苏易简荐吴人浚仪尉周亨俊拔可任，因御试贡举人，遂令亨考校，临观与语，以察器局，俾易简索其文章，得《白花鹰赋》，以比张茂先《鹪鹩》之作，文彩亦可尚。上意其非大器也，语易简曰："且可令序迁京秩，更徐观之。"改光禄寺丞，月余，暴遇疾卒。上之衡鉴精审如此。同上

太宗论内患外忧

太宗尝谓侍臣曰："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同上

太宗欲蠲租税不果

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库，视其储积，语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皇居常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薛居正等闻上言，皆喜。其后征晋阳，讨幽蓟，岁遣戍边，用度寖广，盐铁榷酤，关市矾茗之禁弥峻。太宗尝语近臣曰：“俟天下无事，当尽蠲百姓租税。”终以多故，不果。同上

太宗不许大臣具草

故钱侯若水言，至道中，尝知枢密，太宗尝召至玉华殿议边事，议既定，向敏中取纸笔将批之，上曰：“卿大臣，不当自作文。李撰在外否？”即召入，授其意，令具草之。撰，副承旨也。同上

太宗奖励循吏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洁己，奉法除奸，惠爱临民，始可称良吏。本官有俸，并给见缗。”凡手札三十余通，命有司择京朝官之有课最者赐之。殿中丞李虚己以循良清白预其选，得知遂州，虚己作叙感诗以献，自陈祖母年八十余，喜闻其孙中循吏之目。上喜甚，批纸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赐钱五十万以遗祖母，翌日，对宰相言及之，云：“已与五十缗。”宰相曰：“前日所赐盖五百缗。”上曰：“此误也，不可以追改。”虚己父寅，举进士，年六十余，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佐郎，有词学，清苦。虚己亦纯学笃慎，家极贫，虽至尊之误笔，乃天之所赐，如郭巨得金、黄寻飞钱之比欤？然自是诏阁门，不得受群臣诗赋杂文之献，欲自荐者，授文于中书宰臣，第其臧否上之。同上

太宗以唐庄宗为鉴戒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湛饮，听郑卫之声，与胡家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聒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篦，沈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击其银器，声言中的。与俳优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猱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知当时刑政如何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

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以记录焉。同上

太宗以剑舞惧敌

太宗将讨太原，选军中骁勇趫捷者数百人，教以舞剑，皆能掷剑高丈余，袒裼跳跃，以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莫不震惧。会北戎使至，宴便殿，因令剑舞者数百人，科头露股，挥剑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惧形于色，淮海国王钱俶等惊惧不敢仰视。俶言于上曰：“此《尚书》所谓‘如熊如罴，如虎如貔’者也。”上甚悦，及亲征，每巡城督战，必令前导逞技，贼乘城望之，破胆。同上

太宗作上清宫

太宗诏作上清宫，谓左右曰：“朕在藩时，太祖特钟友爱，赏赉不可胜纪，今悉贸易以作一宫，为百姓请福，不令费库物。”王沔曰：“土木之作，必有劳费，不免取百姓脂膏耳。”上嘿然。既营缮，命中人董役，役夫常不满三千人，三司率多移拨三五百人给它作。中人言于上，上曰：“有司所须之人，皆要切，汝当自与计议圆融，勿令有妨。”既而数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遂令罢役。岁余，内道场与道流言及之，上即令出南宫旧金银器数万两，鬻于市以给工钱，讫其役。宫成，常服一诣，焚香而已。同上

太宗以强弓示威

至道初，李继迁遣其大校张浦入贡。上御便殿，召卫士数百辈，习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赐继迁一弓，皆一石六斗，继迁但以朝廷威示戎虏，谓非人力所能挽，至是，卫士皆引满平射，有余力。上问浦：“戎人敢敌否？”浦曰：“藩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固已逃遁，岂敢拒敌？”上悦，后以浦为郑州防御使，留京师。同上

修河桥

有司岁调竹索以修河桥，其数至广，太宗曰：“渭川竹千亩，与千户侯等，自河渠之役岁调寖广，民间竹园率皆芜废，为之奈何？”吕端曰：“芟苇亦可为索，后唐庄宗自扬留口渡河，为浮梁，用苇索。”上然之，分遣使臣诣河上刈苇为索，皆脆不可用，遂寝。当庄宗渡河，盖暂

时济师也。同上

太宗善书

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何事笔砚？但心好之，不能舍耳。江东人多称能草书，累召诰之，殊未知向背，但填行塞白，装成卷帙而已。小草字学难究，飞白笔势难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以数十轴藏于秘府。同上

修太宗实录

咸平初，修《太宗实录》，命钱若水主其事。若水举给事中柴成务、起居舍人李宗谔、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职方员外郎吴淑。上指宗谔曰："自太平兴国八年已后，昉皆在中书，日事史策，本凭直笔，傥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代乎？"除宗谔不许，余悉可之。《类苑》卷三

编次太宗法书

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以于阗玉水晶檀香为轴，青紫绫摽文绵绦，黄绡帕，金漆柜，作龙图阁于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频召近臣观览称叹，上自作《太宗圣文神笔颂》，亲书刻碑，以美其事。碑阴列其部袟名题，以墨本赐近臣焉。同上

苏易简最被恩遇

苏易简为学士，最被恩遇。初与贾黄中、李沆同时上擢，黄中、沆参知政事，以易简为中书舍人，充承旨，并赐白金三千两，谕旨曰："朕之待卿，非必执政而为重矣。"上作五七言诗各一首赐之，为真草行三体，刻于石。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本院，今龛于堂南门之上。易简以御三体书石本，分遗秘书监李至及从祖修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诰柴成务、吕祐之、钱若水、王旦，直秘阁潘慎修，翰林侍书王著，侍读吕文仲等凡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观神笔之迹，上遣内司供拟坐客，各赋诗。宰相李昉等亦以诗贻易简，易简悉以奏御。上谓昉等曰："易简以卿等诗来上，有以见儒墨之盛，而学士之光也，

可别录一本进入。”以其本赐易简。《类苑》卷六

郭进

郭进少以壮勇，依汉祖于太原，开国，历刺史、团练使。国初，迁洺州防御使，为西山巡检，以扞太原。进御军严而好杀，部下整肃，每帅师入晋境，无不克捷，太祖因遣戍西山，必语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择御龙官三十人隶麾下押阵，适与晋人战，多退却，进斩十余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阅武，厉声曰：“御龙官千百人中始选择得一二，而郭进小违节度，遽杀之，试如此龙种健儿，亦不足供矣。”潜遣中使谕进曰：“恃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令，戮之甚得宜矣。”进感泣，由是一军精勇无敌。上为治第，令厅堂悉用瓴瓦，有司言，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进事国尽忠，我待之岂不比吾子，有何不可哉？”太宗征太原，北戎自石岭关入援，进大破之，献俘行在，暴于城下，并人丧气，遂约降。进功高负气，监军田钦祚所为不法，进屡以语侵之，钦祚心衔，因诬以佗事，进不能甘，自缢死。太宗微知之，黜钦祚，终其身不复用。同上

窦偁面叱贾琰

窦偁为晋府宾佐，后至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俨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阁。偁亦有文，为晋府记室。贾琰为判官，每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声下气，动息褒赞，谄辞捷给，偁叱之曰：“贾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独不惧于心邪！”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为泾州节判。后即位，思之，召为枢密直学士，数月参政，中谢，语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偁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至耳。”上曰：“不然，以卿尝面折贾琰，故任卿左右，思闻直言耳。”同上

董遵诲

董遵诲父宗本，尝为随州将，太祖微时往依，宗本令与遵诲游。常共臂鹰逐兔，小不如意，为遵诲所辱，太祖遂辞去，宗本固留，厚给遣之。即位之初，访求遵诲，遵诲欲自杀，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耳。万乘之主，岂念旧恶？将因祸致福，岂可测哉？”遵诲感其言，幅巾见于便殿，叩头请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荡太过，我方将任汝事。”即命左右掖起，赐冠带，设食案，赐食上前。语及旧故欢笑，以

为通远军使，专委一面之事，市租悉以给军用，不藉于有司。每岁赐予无数，幕府许自辟署，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隔岁以春夏令归，营省妻子。遵诲至，申严边候，镇抚蕃部，号令如一，戎族之强盛者，倚为腹心，有谋为寇者，必立以告，发所部袭之，剪灭无噍类。凡再出师，大克捷，党项诸羌，畏威惕息。养马数千匹，择其良以入贡，亲仆数百人，皆厚给衣食，日夕驰射畋猎，击鞠呼卢，饮食作鼓吹为乐。羌中动静，即时知之，朝廷不复西顾。岁时，其亲表押马来献，上必召问遵诲晨夕所为，击节大喜曰："是能快活也。"多解服御衣物珠贝珍异以为赐，遵诲捧之，未尝不泣下。三数岁一来朝，赐食御前，笑语移晷，赐御膳羊，上樽酒，皆五百数，金帛累万，复遣去。终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迁罗州刺史，有判官者，因朝廷访利害，上言通远军养兵，每岁转运使调发内地钱粟，劳费民力，本军关榷之入，自可市籴给用。上遣录判官所奏，下本军，及申约外，计凡岁调如故，不得窃议市租，徙判官于佗郡。遵诲感激流涕，左右皆泣。《类苑》卷七

李沆

　　公尝言，李丞相沆重厚淳质，言无枝叶，善属文，识治体，好贤乐善，为丞相，有长者之誉。颇通释典，尤厌荣利，世务罕以婴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厅事无重门，其偪下已甚，颓垣坏壁，沆不以屑虑。堂前药栏坏，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试沆。沆朝夕见之，经月，终不言。妻以语沆，沆笑谓其弟维曰："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家人劝治居第，未尝答。维与言，因语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后遇疾，沐浴右胁而逝，时盛暑，停尸七日，室中无秽气，亦履行之报也。沆在相位，接宾客常寡言。马亮与沆同年生，又与维善，语维曰："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维乘间尝达亮语，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论奏，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若邦国大事，北有强虏，西有戎迁，日旰条议，所以备御之策，非不详究。荐绅中如李宗谔、赵安仁皆时之英秀，与之谈，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谓笼罩，笼罩之事，仆病未能也。为我谢马君。"沆常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此盖陆

象先“庸人扰之”之论也。

范质识大体

范质初作相，与冯道同堂，道最旧宿，意轻其新进，潜视所为。质初知印，当判事，语堂吏曰：“堂判之事，并施签表，得以视而书之，虑临文失误，贻天下笑。”道闻叹曰：“真识大体，吾不如也。”质后果为名相。《类苑》卷九

不信异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内典经文。王似宗家，不然楮镪，祀其先人酒炙而已。同上

窦仪不攻人之短

窦仪，开宝中为翰林学士，时赵普专政，帝患之，欲闻其过。一日召仪，语及普所为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之意。仪盛言普开国勋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镇。帝不悦，仪归，言于诸弟，张酒引满，语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诣朱崖，吾门可保矣。”既而召学士卢多逊，尝有憾于普，又喜于进用，遂攻普之短，果罢相，出镇河阳。普之罢甚危，赖以勋旧脱祸。多逊遂参知政事，作相。太平兴国七年，普复入相，多逊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验也。仪弟俨、侃、偁、僖，并举进士，父禹钧，范阳人，为左谏议大夫致仕，诸子皆成名，士风家法，为一时之表。冯道赠禹钧诗云：“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传诵。仪至礼部尚书，俨至礼部侍郎，皆为翰林学士。侃左补阙。偁为晋府宾佐，后至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俨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阁。偁亦有文，为晋府记室。《类苑》卷十一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识，名重于州里。王延政建国，欲以为相，承裕力谏其僭号，不受伪署，延政将杀之，虑失人心，囚于私第。江南平建州，甚礼重之，以为礼部侍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租、狱刑、选举人物，皆取决焉。告老，以尚书致仕，归洪州西山。子慎修，亦为

要官，台城危蹙，入都为置宴使，馆怀信驿，时后主弟从镒先入贡，亦留驿中。每王师克捷，外庭入贺，邸使督金帛之献，慎修独建议，以国将亡，而旅贺非礼，但奉方物，以待罪为名，斯可也。太祖大喜，谓使者有礼，立遣易供帐物，加赐牢醴，深叹重之。《类苑》卷十三

冯起

冯起，父炳，有清节，任知杂卒。起官，僦舍圃田。时侍御史赵承嗣掌市征，炳历任宪府，承嗣以官联，素重之。屡往见起，知其赁庑，为出己俸百千市之，起固辞不受。未几，承嗣以奸赃败，弃市，由是名闻。于是苏易简在翰林，夜召语及此事，太宗因此知起名，后擢知制诰。同上

李至

李至为参知政事，今上初即位，朝士韩见素、彭绘、淳于雍等数人，连乞致仕，上颇讶之，谓宰相曰："搢绅中多求退迹，何也？"至对曰："退迹者几何人？躁进者盖甚众矣。"上默然。后或引疾者，皆遂其请，亦仁者之言也。《类苑》卷十五

更改礼记月令篇次序

《礼记·月令篇》，旧第四，郑玄注，孔颖达作疏，皆依此篇。自开元中，李林甫受诏，与学者重加增损，多所改易旧文，升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书监日，因召对，言其事。至道末，遂下馆阁议，胡旦草议状，取郑、李二家对驳之，凡数百言，攻林甫之失。兼云："贡举三礼，所试用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矛盾，请复用郑玄为是。"宰相吕端不能决，报罢之。后至参政，亦不能厘正其事。同上

诸监炉铸钱

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铸钱，岁六万贯。江南平，增为七万贯，常患铜少。张齐贤任转运使，求得江南旧承旨丁钊，尽知信、建等州各铜铅处，齐贤即调发丁夫采之。初年增十数倍，明年得铜铅八十五万斤，锡六十万斤，因杂为铅锡钱铸三十六万贯，以钊为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先是永平监所铸钱，用开通元宝钱法，肉好周郭精好。至是

杂用铅锡，兼失古制，数虽增而钱恶。其后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筭，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钱数千余万斤，大有余羡，而铜山所出益多，有司议减铜价，凿山者稍稍引去。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置永宁监，建州置永丰监，并岁铸钱二十万贯，以铅山铜给之。既有所泄，价乃复旧，而工徒并集。杭州置保兴监，凡四监，岁铸百余万贯，为极盛矣。唐天宝之制，绛、扬、润、宣、鄂、蔚、益、郴十州，共置九十九炉，铸钱一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停，余十月作十一番。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三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十斤，黑锡五百四十斤，每炉铸钱三千三百贯，计一工日可铸钱三百余。国家之制，一工日千余，用铜铅鑞之法亦异于古，其数虽倍，而钱稍恶，每系掷亦多缺。予在史局，因录唐制与今王丞相，后数月，有诏暑月诸监减半工，盖主上勤恤之至也。《类苑》卷二十一

榜刻仪制令四条

孔承恭为大理正，太平兴国中上言，仪制令云："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望令两京诸州于要害处刻榜以揭之，所以兴礼让而厚风俗。诏从之，处处衢肆刻榜，讫今多有焉。同上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为汝州鲁山令，邑多旷土，连岁枯旱，艰食。翱自建安取旱稻一种，此稻耐旱，繁实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种之，岁岁足食。《类苑》卷二十三

赐衣服

国朝之制，文武官诸军校在京者，端午、十月旦、诞圣节，皆赐衣服。其在外者，赐中冬衣袄，遣使将之。旧制，在内者，中书、枢密、察院、节度使至刺史，诸军列校以上，学士、金吾、驸马，冬给袍有差。而学士给黄师子锦，品极下，淳化中，改给盘雕法锦，在晕锦之亚。凡袍锦之品四，曰天下乐晕锦，以给枢宰、亲王、皇族、观察使以上，侍卫步军都虞候以上，节度使。盘雕法锦，以给学士、中丞、三司使、观察使、厢主以上，军头团练使以上，皇族、将军以上，驸马都尉，旧宰相。翠毛细锦，以给防团刺史、军主军头领刺史者。黄师子，以给三司副使、知开封府、审刑、登闻、龙图直学士。旋栏锦之品十，

曰天下乐晕，以赐节度、观察使、邻部署者。次晕锦，以赐尚书以上及学士管军者。盘雕，以赐观察使、丞郎。翠毛，以赐阁门使以上、防团刺史管禁军者。倒仙牡丹，以赐刺史以上。方胜宜男，赐诸司使领郡以上。盘球云雁，赐诸司使。方胜练鹊，赐河北、河东、陕西转运使副。余军校，复有黄师子，宝照之品焉。《类苑》卷二十五。《岁时广记》卷三十七引首五句

赐带

腰带，凡金玉犀银之品，自枢宰、节度使赐二十五两金带，旧用荔枝、松花、倒仙三品。端拱中，诏作瑞草、地球、文路方圆胯带，副以金鱼，赐中书密院。其武臣有宣徽枢密使者，仍旧制。学士三司使、中丞观察使、管军四厢主而下，赐二十两金带。知制诰赐犀带涂金鱼，亦尝赐金饰牯犀，副以金鱼，非常例。凡面赐紫者，给犀带。赐绯者，涂银宝瓶带。其赐伎术官，虽紫绿，皆给银带。出使赐金束带，两数如其官秩，刺史而上受边寄者，辞日亦赐二十两金束带。其赴任者，出赐涂金银带。诸司使至崇班，出为边城钤辖者、都监者，亦赐金束带，十五两、十二两凡二等。唯驸马都尉初选尚，赐白玉带。自亲王皇族皆许通服工夫金带，雕玉、白玉、通犀、牯犀等带。《类苑》卷二十五

赐鞍辔

鞍辔，除乘舆服，黄金、白玉、雕玉、玳瑁、真珠等鞍，垂六鞘辔，有三颔，诸王或赐金鞍者得乘之。宰相、使相赐绣宝百花鞯，八十两闹装银裹衔镫。参政、副枢、宣徽、节度使、驸马，绣盘凤杂花鞯，七十两陷银衔镫。学士、中丞、三司使、观察使，麻皮锦鞯，五十两撒皇素衔镫。复有三十两决束鞍，以赐东宫官属。同上

宪衔

唐德宗幸奉天还京，应诸州郡衙吏并假宪衔，后至有郡王者，讫今用之。同上

敕书楼

太祖朝令天下置敕书楼。同上

学士预曲宴承旨预肆赦

故事，便殿宴劳将帅，翰林学士预坐。开宝中，阁门使梁迥轻鄙儒士，启太祖以曲宴将相，安用此书生辈？遂罢之。淳化中，苏易简为参知政事，始引故事为请。诏自今后，当直学士与枢密直学士并预长春殿曲宴。又引元稹《承旨厅记》："御楼肆赦，唯承旨得升丹凤楼之西南隅。"《类苑》卷二十六

驾亲临问臣僚

邢昺常被疾，请告，真宗亲临问，赐药一奁、银器千两、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问疾临奠，帝不亲行，惟昺与郭贽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荣之。邢止问疾，郭上复临丧。《类苑》卷二十八

白麻

翰林规制，自妃后、皇太子、亲王、公主、宰相、枢密、节度使并降制用白麻纸书，每行四字，不用印。进入后，降付正衙宣读，其麻即付中书门下。当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绫纸，待诏写官告，只用麻词。官告所署，中书三司官宣奉行，并依告身体式，常用阁长一人衔位。《类苑》卷二十九

江南书籍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讹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史馆先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诘维，维不能对。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类苑》卷三十

乾德铸印

乾德三年，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缘五代旧文非工，至是得蜀铸印官祝温集，自言其祖思，唐礼部铸印官，世习

缪篆，即《汉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摹章者也。台省寺监及开封、兴元尹印，悉令温集改铸。《类苑》卷三十二

王化基

王化基言，任中丞日，鞫祖吉狱。吉知晋州，受赇事败。询其土豪王某者云："吾小民，见州将贫乏，相醵率为一日之寿，岂知其犯法哉？"怅叹不已。化基诘其前后郡守，王某言，三十年已来，唯梁都官不受一钱，余无免者。乃梁勖也。勖，汉乾祐中司徒诩下进士及第，有文词，太祖欲令知制诰，为时宰所忌，遂止。化基言于太宗，时勖以老病不任吏事，特授华州行军司马，给郎中俸料。其子昭琏，亦举进士，得杭州从事。化基送以诗曰："文章换柱双枝秀，清白传家两地贫。"人多传诵。《类苑》卷三十六

干越亭诗

公言，咸平初罢处州赴阙，道经饶州余干县，登干越亭，前瞰琵琶洲，后枕思禅寺，林麓森郁，千峰竞秀，真天下之绝境。古今留题者百余篇。张祜云："扁舟亭下驻烟波，十五年游重此过。洲觜露沙人渡浅，风梢藏行鸟啼多。层栏涨水痕犹在，古板题诗字已讹。况是高秋正圆月，可堪闻听异乡歌。"刘长卿云："天南愁望绝，亭下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生涯投越峤，世业陷胡尘。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秦台悲白首，楚渚怨青蘋。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流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二篇绝唱也。《类苑》卷三十七

雍熙以来文士诗

公言，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所闻文士多矣，其能诗者甚鲜。如侍读兵部，夙擅其名，而徐铉、梁周翰、黄夷简、范杲皆前辈。郑文宝、薛映、王禹偁、吴淑、刘师道、李宗谔、李建中、李维、姚铉、陈尧佐，悉当时侪流。后来之著声者，如路振、钱熙、丁谓、钱易、梅询、李拱、苏为、朱严、陈越、王曾、李堪、陈诂、吕夷简、宋绶、邵焕、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钱塘林逋、缙云周启明。钱氏诸子有封守惟济、供奉官昭度。乡曲有今南郑殿丞兄故黎州家君，及高安簿觉宗人字牧之子。并有佳句，可以摘举，而钱惟演，刘筠特工于

诗，其警策殆不可遽数。自兵部而下，公之所尝举，今略记之。兵部《春望》云：“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元夜》云：“云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徐铉《游木兰亭》云：“兰烟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观习水战》云：“千帆日助阴山势，万里风驰下濑声。”《病中》题云：“向空咄咄频书字，举世滔滔莫问津。”《谪居》云：“野日苍茫悲鹏舍，水风阴湿弊貂裘。”《陈秘监归泉州》云：“三朝恩泽冯唐老，万里江关贺监归。”《宿山寺》云：“落宿依楼角，归云拥殿廊。”梁周翰《应制》云：“百花将尽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黄夷简《题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几焙茗旗香。”范杲《讲圣》云：“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郑文宝《春郊》云：“百草千花路，华风细雨天。”《重经贬所》云：“过关已跃樗蒲马，误喘犹惊顾兔屏。”《洛城》云：“星沈会节歌钟早，天半上阳烟树微。”《张灵州》云：“越绝晓残蝴蝶梦，单于秋引画龙声。”《长安送别》云：“杜曲花光浓似酒，灞陵春色老于人。”《送人归湘中》云：“满帆西日催行客，一夜东风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惯中迁客酒，多年不见侍臣花。”《凄灵》云：“旧井霜封仙界橘，双溪晴落海边鸥。”《送人知韶州》云：“人辞碧落春风晚，花老朱陵古渡头。”《永熙陵》云：“承露气清驹送日，觚稜人静鸟呼风。”《边上》云：“髩间相似雪，峰外寂寒烟。”薛映《送人鄂州》云：“黄鹄晨霞傍楼起，头陀秋草绕碑荒。”吴淑《送朱致政》云：“浴殿夜凉初阁笔，渚宫岁晚得悬车。”刘师道《寄别》云：“南浦未伤春草碧，北山仍愧晓猿惊。”《与张泌》云：“久师金马客，勍敌玉溪生。”《荷花》云：“有路期奔月，无媒与嫁春。”《残花》云：“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馨。”《寄陈龙图》云：“城瞻北斗天何远，梦断南柯日未沉。”《叹世》云：“野马飞窗日，醯鸡舞瓮天。”《春雪》云：“青帝翠华沈物外，素娥孀影吊云端。”又《雪》云：“三千世界银成色，十二楼台玉作层。”《湘中》云：“逝波帝子魂何在？芳草王孙怨未归。”李宗谔《春郊》云：“一溪晚绿浮溪鶒，万树春红叫杜鹃。”《苏承旨》云：“金鸾后记人争写，玉署新牌帝自书。”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馆闻鸿夜，水国还家欲雪天。”李维《渚宫亭》云：“故宫芳草在，往事暮江流。”《朱致政》云：“清朝纳禄犹强健，白首还乡正太平。”《和人赠马太保》云：“转眄回岩电，分须磔蝟毛。”《寄洪湛》云：“谪去贾生身健否？秋来潘岳髩斑无？”姚铉《钱塘郡》云：“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陈尧佐《潮州徵还》云：“君恩来万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风樵

若邪路，霜橘洞庭秋。”《送朱荆南》云：“部吏百亟通爵里，从兵千骑属鞬櫜。”钱熙《送人金陵拜扫》云：“鹤归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寻旧墓田。”丁谓《和钱易》云：“珊瑚新笔架，云母旧屏风。”《送章南安》云：“梅花过岭路，桃叶渡江舡。”《章明州》云：“泣珠泉客通关市，种玉仙翁寄版图。”《陈荆南》云：“楚呼梦云铃阁密，郢人歌雪射堂开。”钱易《画景》云：“双蜂上帘额，独鹊袅庭柯。”《芭蕉》云：“绿章封奏缄初启，青凤求皇尾乍开。”梅询《阴陵》云：“千重汉围合，一夜楚歌声。”李拱《春题村舍》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声坡。”苏为《湖亭》云：“春波无限绿，白鸟自由飞。”《刘端州》云：“夜浪珠还浦，春泥象印踪。”朱严《赠徐常侍》云：“寓直有谁同骑省？立班独自戴貂冠。”陈越《侍宴》云：“十钟人既醉，九奏凤来仪。”《与刘从》云：“谁哀城下酌？不废洛中吟。”《李秦州》云：“拥路东方骑，悬腰左顾龟。”王曾《李驸马拜陵》云：“人畏轩台久，春归雨泽多。”李堪《哭黎州家君》云：“桐乡留语葬，丝路在生悲。”《周建州》云：“海月随帆落，溪花绕驿流。”《送人》云：“雷风有约春蚓振，霜雪无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密丝桐润，潮平钓石沈。”陈诂《闲居》云：“笼鸡对窗语，三雀绕门飞。”吕夷简《早春》云：“梅无驿使飘零尽，草怨王孙取次生。”《九日呈梅集仙》云：“人归北阙知何日？菊映东篱似去年。”《寒食》云：“人为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飞霜。”宋绶《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剑客当前队，丽赋骚人托后军。”《送人洪州》云：“江涵帝子翚飞阁，山际真君鹤驭天。”《周贤良》云：“楚泽伤春悲鹏鵩，长安索米愧侏儒。”邵焕《送晏集贤南归》云：“舡官风破浪，关吏鼓通晨。”晏殊《与张临川》云：“篱边菊秀先生醉，桑下鷵娇稚子仕。”又云：“东阳诗骨瘦，南浦别魂消。”《章明州》云：“骚客江山知有助，秦源鸡犬更相闻。”《送人洪州》云：“冲斗气沉龙已化，置刍人去榻犹悬。”江任《送人》云：“珠盘临路泣，斗印入乡提。”焦宗古《送人游蜀》云：“芳树高低啼蜀魄，朝云浓淡极巴天。”《赠周贤良》云：“南阳客自称龙卧，东鲁人应叹凤衰。”林逋《湖山》云：“片月通萝径，幽云在石床。”周启明《近臣疾愈》云：“一丸童子药，五返使人车。”《皇甫提刑》云：“鸥夷江上畬田稔，牛斗星边贯索空。”钱惟济《太一宫醮》云：“庭下焚香连宿雾，林间鸣佩起栖鸾。”《从驾西巡》云：“晓陌壶浆满，春风骑吹长。”《故王第》云：“凤箫通碧落，星石辨灵源。”钱昭度《村居》云：“黄蜂衙退海潮上，白蚁战酣山雨来。”《大寒》云：“雨被北风须作雪，水愁东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楼在，东南王气销。”《梅花》云：“东北风吹大庾岭，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别馆风吹入，万里长沙月照

来。”《秋日华山》云：“人间路到三峰尽，天下秋随一叶来。”又《郑殿丞》云：“青鸟几传王母信，白鹅曾换右军书。”《将至京》云：“近阙已瞻龙虎气，思乡犹望斗牛星。”家君《黎州赦至》云：“山川百蛮国，雨露九天书。”《寄远》云：“胡越自为迢递国，参商元是别离星。”《自遣》云：“天上羲轮都易失，人间尧历自难逢。”《哭储屯田》云：“部中军雨春无润，天上郎星夜殒光。”《感悟》云：“顿缨狂走鹿，煦沫倦游鳞。”《心知》云：“远别苦惊云聚散，相逢多倍月亏盈。”《自咏》云：“刚肠欺竹叶，衰鬓怯菱花。”《泪》云：“一斑早寄湘川竹，万点空遗岘首碑。”《春昼》云：“人归汉后黄金屋，燕在卢家白玉堂。”《寄人》云：“世味嫌为枳，时光怨落蓂。”《闲居》云：“歌怀饭牛起，书愤抱麟成。”《蝉》云：“二子自不食，三闾何独清？”《登楼》云：“远水净林色，微云生夕阳。”《咏尘》云：“已伤花榻满，休妒画梁飞。”凡公之所举者甚多，值公病心烦，不喜人申问，今聊托其十之一二耳。同上

钱惟演刘筠警句

近年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学者争慕之，得其标格者，蔚为嘉咏。二君丽句绝多，如惟演《奉使涂中》云：“雪意未成云著地，秋声不断雁连天。”又云：“客亭厌见名长短，村酒那能辨圣贤。”《送僧游楚》云：“宿舍孤烟起，行衣梦雨凉。”《张并州》云：“戈矛巡雾夕，钟鼓宴箫晨。”《章衢州》云：“平槛晓波吴舫渡，绕城春树越禽飞。”《章南安》云：“离人南浦多春草，越鸟栖枝有早梅。”《刘潭州》云：“坐激鲜飚湘竹晚，树含凉雨越禽归。”《李太仆北使》云：“汉帜随移帐，燕鸿伴解鞍。”《何袁州》云：“疏钟静起军城晚，华表双高水国秋。”《陈江陵》云：“深沈珠网通归梦，紫翠春山接去舟。”《太一宫》云：“神庭古柏啼乌起，斋室虚帘宿雾通。”《送人》云：“思满离堂酒，魂惊客舍乌。”《高泉州》云：“东南一尉宵烽息，西北高楼晚望迷。”《章分宁》云：“小雨郊原连苦雾，夕阳楼阁照丹枫。”《东封应制》云：“羽毛襄野驾，宴喜鲁郊民。”《送予知处州》云：“轻飚使车远，明月直庐空。”《张仆射判河阳》云：“绣野桑麻连四水，黄堂歌吹拥千兵。”《孙永兴》云：“鱼尾故宫迷草树，龙鳞平隰自风烟。”《汉武》云：“立候东溟邀鹤驾，穷兵西极待龙媒。”《公子》云：“歌翻南国桃根曲，马过章台杏叶韉。”《槿花》云：“欲作飞烟散，犹怜反照迟。”《荷花》云：“泪有鲛人见，魂须宋玉招。”《禁中鹤》云：“天渊风雨多秋思，辽海烟波失旧期。”《无题》云：“有时

盘马看犹懒，尽日投壶笑未回。”又云：“春瘦已宽连理带，夜长谁有辟寒金？”《元夜》云：“千枝火树连金狄，万里霜轮上璧珰。”《马延州》云：“沃野桑麻涵细雨，严城鼓角送残阳。”刘筠《禁直》云：“雨势宫城阔，秋声禁树多。”《陕州从事》云：“角迥含商气，桥长断洛尘。”《周贤》云：“崎岖一乘传，憔悴五羊皮。”《章南郑》云：“渝舞气豪传汉俗，丙鱼味美敌吴乡。”《李太仆北使》云：“惟月卿曹重，占星使者贤。”《送僧》云：“卷衲城钟断，楂筇岳雨余。”《僧崇惠》云：“醉令难同社，仙鹅有换书。”《叶金华》云：“柔桑蔽野鸣雏雉，高柳含风变早蝉。”《刘潭州》云：“膝席久虚温树老，心旌无奈楚风长。”又云：“沙禽两两穿铃阁，江草依依接射堂。”《章九陇》云：“溪笺未破冰生砚，炉酒新烧雪满天。”又《周贤良》云：“春风乱莺啭，夕雾一鸿冥。”《张岭南》云：“山月愁狰子，风涛怒鳄鱼。”《西巡》云：“龙驾昌明御，天旗太一神。”《张婺州》云：“大野几星分婺女，清风万古感颜乌。”《章南安》云：“岭云夏变梅蒸早，越贾秋藏桂蠹多。”《西京首坐》，云：“荣河带绕中天阔，空乐星悬大士居。”《题雪》云：“刘伶醉席梅花地，海客仙槎粉树天。”《利州转运》云：“鸱蹲野芋难为尹，雪积众盐久置宫。”《章分宁》云：“鹤伴鸣琴听事晚，鸟惊调角武城秋。”《杨处州》云：“朱饰两轓巡属邑，月留双笔在中台。”《阁宿》云：“三让月临承露掌，九雏鸟绕守宫槐。”又云：“酒供砚滴濡毫冷，火守更筹沃漏长。”《云月》云：“已回邻面三年粉，又结寒丝几茧冰。”《汾阳道中》云：“鼓音记里绳阡远，舞节鸣銮玉步徐。”《杨洪州》云：“桃叶横波人共醉，剑光牛斗狱常空。”《李秦州》云：“右城独登温树密，前旌双抗岭云高。”《刘潭州》云：“洛田荒二顷，楚浪涨三篙。”《槿花》云：“吴宫何薄命？楚梦不终朝。”《宫词》云：“难销守宫血，易断舞鸾肠。”又云：“虹跨层台晚，萤飞下苑凉。”《夏日》云：“云容倏变千峰险，草色相沿百带长。”《新蝉》云：“翼薄乍舒宫女鬓，蜕轻全解羽人尸。”《公子》云：“行庖爨蜡雕胡熟，求埒铺金汗血骄。”《明皇》云：“黎园法部兼胡部，玉辇长亭更短亭。”《荷花》云：“湔裙无限水，鄣袂几多风。”《别墅》云：“云际寻橦伎，花间笑躄楼。”《无题》云：“荷心出水终无定，萝蔓从风莫自持。”又云：“藻井风高蛛坏纲，杏梁春暖燕争泥。”《咏梨》云：“先时樱熟烦羊酪，远信梅酸捐瓠犀。”《洞户》云：“密鏁香云深处户，乱飘梨雪晚来天。”《赠希画》云：“吟余云散叶，话久尘遗毛。”《夕阳》云：“塞迥横烟紫，江清照叶丹。”《闺中》云：“笼禽思陇树，洞犬识秦人。”《柳絮》云：“平沙万里经春

雪，广陌三条尽日风。”《属疾》云：“风帘鸱啸厨烟绝，月树乌惊药杵喧。”《灯夕》云：“金吾抱箭催壶水，玉宇来风满砌蓂。”《禁中》云：“万年宫省树，五色帝家禽。”其警句绝多，此但所记者耳。同上

近世释子诗

公常言，近世释子多工诗，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昼为杰出。其江南僧元净、梦真、浙右僧宝通、守恭、行肇、鉴徵、简长、尚能、智仁、休复，蜀僧惟凤，皆有佳句。惠崇《赠裴太守》云：“行县山迎舸，论兵雪绕旗。”《高生山阁》云：“劝酒淮潮起，题诗楚月新。”《周建州》云：“鏁城山月上，吹角海鸥惊。”《东林寺》云：“鸟归杉堕雪，僧定石沉云。”《光梵师》云：“梵容存古像，唐语入新经。”《明大师》云：“门掩前朝树，心悬别郡峰。”《送李堪》云：“秋声动群木，暮色起千山。”希昼《雁荡山》云：“长天来月正，危木度猿稀。”《答黄桂州》云：“来书逢岁阙，去梦历峰危。”《广南陈转运》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僧东归》云：“帆影先寒雁，经声隐暮潮。”《宋承旨林亭》云：“雪溜悬危石，棋灯射远林。”《赠僧》云：“漱齿冰溪远，开禅雪屋深。”《送人》云：“玉绳天阙远，金柝海城秋。”《句学士》云：“晓天金马路，晚岁石霜心。”《寄人》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新津尉》云：“剑月啼猿苦，江沙濯锦寒。”《北宫书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尘堕燕泥。”《登上人》云：“寄禅关树老，乞食塞城荒。”《僧归新安》云：“风泉旧听僧窗改，云穴曾行鸟径残。”《春山》云：“芳树寻云老，孤泉落石危。”《送人南归海》云：“落日横秋岛，寒涛兀夜舡。”宝通《题相国寺》云：“下朝人带天香入，出定僧迎御杖来。”守恭《佛迹峰》云：“布发人来绝，衔花鹿去多。”《朝海峰》云：“影落扬侯宅，根连觉帝居。”行肇《送僧》云：“听锡樵停斧，窥蝉鸟立槎。”《送人之鄞江》云：“江声鳌背出，帆影斗边飞。”简长《送人归宁》云：“烟垒沈寒角，霜空击怒雕。”尚能《送僧归浙右》云：“霜洲枫落尽，水馆月生寒。”《送僧归四明》云：“古寺山光满，重城海气围。”《送人》云：“西风随雁急，寒柳向人疏。”《孙大谏知永兴》云：“关河虎符重，殿阁兽樽闲。”智仁《溪居》云：“寒声病叶落，晓色冻云开。”《僧归天台》云：“路遥无去伴，山叠有啼猿。”《冬夕》云：“风窗灯易灭，雪屋夜偏寒。”休复《送道士西游》云：“日暮长安道，秋深太白峰。”惟凤《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黄叶，别君堪白头。”《哭度禅师》云：“海客传遗偈，林僧写病容。”皆公之所举，略记十之二三。

公又言，因集当代名公诗为《笔苑》，辇下江吴僧闻之，竟以诗为贽，择其善者，多写入《笔苑》中。同上

唱和联句

唱和联句之起，其源远矣。自舜作歌，皋繇扬言赓载，及栢梁联句，颜延年有和谢监玄晖，谢监有《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等篇。梁何逊集中多联句，至唐朝文士唱和联句固多。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同此四字。令狐楚所和诗，多次韵，起于此。凡联句，或两句、四句，亦有对一句，出一句者，谓之辘轳体。同上

大言赋

苏易简为学士承旨日，太宗亲书宋玉《大言赋》赐之。易简因效玉，亦作《大言赋》以献，曰："皇帝书白龙笺，作《大言赋》，赐玉堂易简。御笔煌煌，雄辞洋洋，瑰玮博达，不可备详。诏易简升殿，躬指其理，叹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言，恨宋玉不与陛下同时。帝曰：'噫，何代无人焉，卿为朕言之。'易简曰：'圣人兴兮告成功，登昆仑兮展升中，地为席兮飨祖宗，天起籁兮调笙镛。日乌月兔，曜文明也。参旗井钺，严武卫也。执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华兮，为石礒也。迅雷三发，出神呼也。流电三激，爟火举也。礼册献兮淳风还，君百拜兮天神欢，四时一周兮万八千年。泰山夷兮溟海干，圆盖空兮方舆穿，君王之寿兮无穷焉。'"殿上皆呼万岁，上览之大喜，又作《大言赋铭》四句以褒之，易简刻石于院内之北壁。《类苑》卷三十九

潘佑

太祖尝谕旨江南，令遣使说岭南归顺。后主令近臣数人作书，惟潘佑所作千余言，词理精当，雄富典丽，遂用之。江南莫不传写讽诵，中朝士人，多藏其本，甚重之，真一时之名笔也。《类苑》卷四十

赵邻几

赵邻几善属文，有名于时，太宗用知制诰，未数旬卒，中使护葬。淳化末，苏易简上言，邻几有子柬之，亦好学，善属文，任北地邑，佐

部送刍粟，死塞下，家睢阳。邻几平生多著文，家有遗稿。上遣直史馆钱熙往访之，得《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鲰子》一卷，《六年帝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佗书五十余卷来上。皆邻几点窜之迹，令宋州赐其家钱十万。同上

徐锴

徐锴仕江左，至中书舍人，尤嗜学该博，领集贤学士。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古乐府中掺字者，淑多改为操，盖章草之变。锴曰："非可以一例，若渔阳掺者，音七鉴反，三挝鼓也。祢衡作渔阳三挝鼓歌词云：'边城晏开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淑叹服之。又尝召对于清暑阁，阁前地悉布砖，经雨，草生缝中，后主曰："累遣薙去，雨润复生。"锴曰："《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味辛螫故也。"后主令于医院取桂屑数斗，匀布缝中，经宿草尽死，其博物多识如此。尝欲注李商隐《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见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独恨不知灰钉事，乃后汉杜笃《论都赋》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商隐之雕篆如此。同上。《类说》、《诗话总龟》卷二、《岁时广记》卷十一、《梦溪笔谈》卷四、《埤雅》卷十四节引此文。

钱昭序

钱昭序，邓王俶之族子也。为如京副使，知通利军。至道初，获赤乌白兔，昭序表献曰："乌乃阳精，兔惟阴类。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驯服之徵。懿兹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当时多传诵。昭序有文词，作数赋，自一至十，凡十篇，甚为苏易简及江陵从祖所传诵。《类苑》卷四十

汤悦

汤悦父殷举，唐末有才名。悦本名崇义，仕江南为宰相。建隆初，宣祖讳，改姓汤。初在吴为舍人，受诏撰扬州孝先寺碑，世宗亲往，驻跸此寺，读其文赏叹。画江后，中主遣悦入贡，世宗为之加礼。自淮上用兵，凡书诏多悦之作，特为典赡，切于事情。世宗每览江南文字，形于嗟重，当时朝臣沈遇、马士元皆以不称职，改授他官。复用陶穀、李昉为舍人，其后擢用扈载，率由此也。同上

陈抟

陈抟，谯郡真源人，与老聃同乡里，生尝举进士不第，去隐武当山九室岩辟谷练气。作诗八十一章，号《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后居华山云台观，多闭门独卧，经累月至百余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阙下，令于禁中扃户以试之，月余始开，抟熟寝如故，甚异之。因问以神仙黄白修养之事，飞升之道，抟曰："陛下为天下君，当以苍生为念，岂宜留意于为金乎？"世宗弗之责，放还山，令长吏岁时存问。讫太祖朝，未尝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赐号希夷先生。为修所居观，留阙下数月，多延入宫中书阁内与语，颇与之联和诗什。谓宰相宋琪等曰："陈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真方外之士。入华山已四十年，计其年近百岁，且言天下治安，故来朝觐，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神养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尝习练吐纳化形之术，无可传授。拟如白日升天，何益于治？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时，勤行修练，无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览之甚喜。未几，放还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贾德于张超谷凿石室，室成，手书遗表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于七月二十九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缄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启封视之，乃预知也。死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闭塞洞口，终月不散。《类苑》卷四十一

江直木

江直木，隐居庐山，有至行。一夕，有盗入斋中，直木假寐不动，清贫无它物，唯持药鼎而去，遗其盖。直木俟其出户，随后掷盖与之。来日谓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报晓鸡为狸所食，直木怅然，将有以报鸡之冤者。来日持百钱坐路隅以俟，有持死兔过者，即市之，割以祭鸡。人或谓直木：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类也。"同上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父故吏部令史，满，调补长安簿，卒官。放七岁能属文，既长，父勖令赴举，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父卒，兄数人皆从赋，放与母隐终南山豹林谷，结草茅为庐，以讲习为业，后生多从之学问，得其束修以自给。著书十卷，人多传写之。工为

歌诗，亦播人口。宋维翰为陕西转运使，表荐之，太宗令本州给装钱三万，遣赴阙，量其才收用。放诣府受金，治行。素与张贺善，贺适自秦州从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诣贺谋其事，贺曰："君今赴召，不过得一簿尉耳。不如称疾，俟再召而往，当得好官。"放然之，即托贺为奏草，称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岁时存问，不复召。其母甚贤，闻有朝命，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既辞疾，母悉取其笔砚焚之，与放转诣穷僻，人迹罕至。后母卒，无以葬，遣僮奴持书于钱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为先朝尝加召命，今贫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觌，是掠朝廷之美。诏京兆府赐钱三万、帛三十疋、粟三十石。咸平末，张齐贤知京兆府，表荐，召为左司谏，直昭文馆，赐五品服。《类苑》卷四十二

吕洞宾

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丁谓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谓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它日富贵皆如之。"谓咸平初，与予言其事，谓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屣见之。洞宾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让所任官，《唐书》不载。索纸笔，八分书七言四韵词一章，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谶也。洞宾诗什，人间多传写，有《自咏》云："朝辞百越暮三吴，袖有青蛇胆气麁。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有"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内煮山川"之句，大率词意多奇怪类此，世所传者百余篇，人多诵之。《类苑》卷四十三

华阴隐人

华山南有川，广袤数百里，连山洞，不知其极。人有登莲华峰绝顶俯瞰，人烟舍屋相望，四时常有花木，疑灵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难者居此，其后裔也。开宝中，有数人衣服异制，出华阴市中，人诘之，曰："我居华阴川，因采药迷路至此，何所也？"后不知所诣，或疑其地仙。同上

佛经

佛经之入中国，自竺法兰、摩腾二师。以后汉明帝时，暨至白马寺，首译《四十二章经》。历晋及十六国南北朝暨唐，皆有梵僧自五天竺来，及华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译，讫开元，录凡大小乘经律论圣贤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贞元，又别录新经二百余卷。元和之后，译经遂废。太宗太平兴国初，有梵僧法贤、法天、施护三人，自西域来，雅善华音，太宗宿受佛记，遂建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访得凤翔释清照，深识西竺文字，因尽取国库新贮西来梵夹，首令三梵僧诠择未经翻者，各译一卷，集两街义学僧评议。论难锋起，三梵僧以梵经华言对席读，众僧无以屈，译事遂兴。后募童子五十人，令习梵学，独得惟净者，乃江南李王之子，惠悟绝异，尽能通天竺文字。今上即位初，陈恕达议，以为费国家供亿，愿罢之。上以先朝所留意，不许。讫今所译新经论学，凡五百余卷，自至道以后，多惟净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译众上言，请如元正造录，诏令润文官参知政事赵安仁与翰林学士杨亿同编修，凡为二十卷。乃降赐太宗所作释门文字，令编其名题入录。安仁等及释众再上表，请御制释门文章，许之。六年三月，赐御制法音前集七卷，共论次其文理，以附于先皇之次，而冠于东土圣贤集之首。译经院置润文官，尝以南北省官学士充，中使一人监院事。译经常以梵僧，后令惟净同译，经梵学笔受二人，译缀文二人，评议二人，皆选名德有义学僧为之。同上　《事物纪原》卷七节引此文。

喻浩造塔

钱镠曰："释迦真身舍利塔，见于明州鄞县，即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镠造南塔以奉安，俶在国，天火屡作，延烧此塔，一僧奋身穿烈焰，登第三级，持之而下，衣裳肤体多被烧灼。太平兴国初，俶献其地，太宗命取塔禁中，度开宝寺西北阙地，造浮图十一级，下作天宫，以葬舍利。葬日，上肩舁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外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内侍数十人，愿出家扫洒塔下，悉度为僧。上谓近臣曰："我曩世尝亲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见之耳。"初造塔，得浙东匠人喻浩，浩不食荤茹，性绝巧，先作塔式以献。每建一级，外设帷帟，但闻椎凿之声，凡一月而一级成。其有梁柱龃龉未安者，浩周旋视之，持搥撞击数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无倾动。人或问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风，而此数十步，乃五丈河，润气津浃，经一百年，则北隅微垫，而塔正矣。"塔成，而浩求度为僧，数月死，世颇疑其异。《类苑》卷四十三

建寺

太平兴国寺，旧龙兴寺也，世宗废为龙兴仓。国初，寺主僧屡击登闻鼓，求复为寺，上遣中使持剑以诘之，曰："此寺前朝所废，为仓敖以贮军粮，汝何故烦渎帝庭？朝命令断取汝首。"仍戒之曰："傥偃蹇怖畏，即斩之。或临刑无惧，即未可行刑。"既讯，其僧神色自若，引颈就戮。中使以闻，上大感叹，复以为寺。官为营葺，极于宏壮。又修旧封禅寺为开宝寺，前临官街，北镇五丈河，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极于巨丽。同上

西域僧觉称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始四十余岁。丁谓延见之，嘉其敏惠，遣人送至予处，与译同来，设茶果。问之，译云："入此国，见屠杀猪羊，县肉市肆，甚不忍观，见此方人心颇恶。彼西土，或一国人全不食肉。"予问能留此土否？觉称云："愿至五台，谒文殊即还。"乃心思恋本国，不乐居此。因索纸以竹笔作梵书，横行数十字，请净公译云："稽首摧伏诸魔力，我智者本名觉称，出家至今十九腊，渠胝偈句义能说。"后复作"圣德颂"以上，文理甚富。上问其所欲，但求全襕袈裟，归置金刚坐而已。诏尚方造以给之。觉称自言酤兰左国人刹帝利，性善画，于译堂北壁画释迦面，与此方绝异。同上

云豁入定

吉州西峰宝龙院僧云豁，常入定，岁余一出。大中祥符三年，上遣中使赵履信取至阙下，宣于北御园舍中，扃鐍之，月余始出定。苦告求归，厚赐以遣之。同上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属文，善史书。周广顺中，累为《周易》博士，贬乾州司户。秩满，遂不复仕。多游岐、雍、宋、洛间，纵酒，逢人无贵贱，常口称猫。遇山水佳处，绝粮数日不食。盛夏暴于日中，体不沾汗；穷冬大寒，凿河冰而浴，溶傍冰澌皆释。太宗召授国子监主簿，纵酒自肆，谤讟时政。太宗怒，决杖配登州。行至齐州临邑，

谓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窟才容面而卒。遂藁葬于道左，后数日，有取其尸改葬，视之空空，若蝉蜕然。同上 《苏文忠诗合注》卷二十王注节引此文。

赵抱一

秦州赵抱一者，初尝牧牛田间，一夕，有人叩门召之，以杖引行，杖端有气如烟，其香可悦。俄至山崖绝顶，见数人会饮，音乐交奏，抱一骇莫能测。会巡检过其下，闻乐声，以为群盗欢集，令呼民梯山而上，至则无所睹，唯抱一独在，援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师，犹丱角，诏赐名为道士。《类苑》卷四十四

黑杀将军

开宝中，有神降于终南道士张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与玄武、天蓬等列为天之三大将。言祸福多验，每守真斋戒请之，神必降室中，风肃肃然，声如婴儿，独守真能晓之。太祖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馆于建隆观，令下神。神曰："天上宫阙已成，玉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太祖以其妖，将加诛会晏驾。太宗即位，筑宫于山阴，将塑像，请于神。神曰："我人形，怒目被发，骑龙按剑，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太平兴国六年，宫成，封神为翊圣将军，每岁春秋，遣中使祈醮，立碑记其事。守真时来京师，得召见。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为下神。守真屡请，神不降。归，才至而卒。后数日，宫车晏驾，此事异也。同上

王处讷

王处讷，洛阳人，少时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为面以食之。又尝梦人持巨鉴，众星灿然满中，剖其腹纳之，后遂通星历之学，特臻其妙。依汉祖于太原，开国为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周祖素与处讷厚善，举兵向阙，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刘氏祚短事，处讷曰："汉氏历数悠远，盖即位之后，专以复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长久。"周祖蹶然叹息。适以兵围苏逢吉、刘铢第，待旦加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缢死，但诛铢，余悉全活。国初历司农少卿，进拜司天监。有子熙元，今为司天少监。《类苑》卷四十五

陈洪进

陈洪进与张汉恩为刘从效左右将，有沙门行云者，若狂人，自福州来。洪进供僧有礼，行云语洪进曰：“汝当为此山河主，不出此岁。我且归长乐，秋后至此。”时建隆二年也。是春，从效卒，子绍錤典留务，至秋，洪进诬绍錤将召越人，执送金陵，汉恩为留后，自为副使。汉恩老且懦，洪进实专郡政，行云果来，谓洪进曰：“凡世报前定，但人有千钱之禄，不可以图之，况将相之位，岂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后诛杀甚众，王者不死，岂能害君哉？当须坦然任运，他日善终牖下，子孙蕃盛。苟怀疑杀人，蒙不善之报，鲜克令终矣。”洪进后废汉恩，幽于别墅，诸子屡劝除之，终不许，汉恩竟以寿终。行云秃首而不衣僧服，尝服紫皂揆衫，束带悬银鱼为饰，馆于州廨十余年。忽谓人曰：“陈氏当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后，有戎马千万众，前歌后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恳求出舍外宅。洪进次子文颢，牧漳州，将归宁，行云曰：“吾不及见矣。”遂沐浴右胁而逝。语馆人曰：“过三日，乃得棺敛。”明日，文颢至，亟哭之，行云遽起坐，执手谈至暮，乃入灭。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当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后洪进来朝，献其地，改镇徐州，文显通州团练使，文颢、文顗、文顼三人并授诸州刺史，是为五侯。王师入城，垂橐作笳鼓为乐，悉如其言。洪进感行云之言，帅泉十六年，未尝妄杀人，有犯极刑而情可恕者，多贷其死。同上　《莆阳比事》卷二节引此文，注出《谈苑》。

昇元寺石记

江南将亡数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记，视之，诗也。其辞云：“莫问江南事，江南事可凭。抱鸡升宝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极，安仁秉夜灯。东邻娇小女，骑虎踏河冰。”王师以甲戌渡江，后主实以丁酉年生。曹彬为大将，列栅城南，为子建也。潘美为副将，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纵火，即安仁也。钱俶以戊寅年入朝，尽献浙右之地。《类苑》卷四十七

秦淮石志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祏反江东时年号。后太祖受命，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岂非威灵将及，而符谶先著也？

同上

千叶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园牡丹一岁中有千叶者五苞，特为繁艳，李公致酒张乐，召宾客以赏之。自是，再岁内，长幼凡五丧，盖地反物之验。同上

蜀中桃符

辛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将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明年蜀亡。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知益州。长春乃太祖诞节圣节名，寅逊归朝，为太子中允，上疏谏猎，诏褒之。同上

陈昭遇

陈昭遇者，岭南人，善医，随刘鋹归朝。后为翰林医官，所治疾多愈，世以为神医。绝不读书，诘其所习，不能答，尝语所亲曰："我初来都下，持药囊，抵军垒中，日阅数百人。其风劳冷气之候，皆默识之，然后视其老幼虚实，按古方用汤剂，鲜不愈者，实未尝寻脉诀也。"庄周所谓悬解，董遇以为读书百遍义自见，岂是之谓欤？《类苑》卷四十八

钱镠治目疾

公言钱镠年老，一目失明，闻中朝国医胡某者善医，上言求之。晋祖遣医泛海而往，医视其目曰："尚父可无疗此，当延六七岁寿。若决瘼去内瘴，眼即复旧，但虑损福尔。"镠曰："吾得不为一目鬼于地下足矣。愿医尽其术以疗之，当厚报。"医为治之，复故。镠大喜，凡赂医金帛宝带计五万缗，具舟送医归京师。医至，镠卒，年八十一矣。医之孙收得镠与其祖书数幅，镠曾孙惟演赎得之，亲见焉。同上

治面疡

杨嵎为光禄寺丞直史馆，疡生于颊，连齿，辅车外肿若覆瓯，内溃出浓血，不辍吐之，甚痛楚，医为疗之百方，弥年不差。人有语之

曰："天官疡医中有名方，何不试用？"嵎乃案疡人疗疡，必攻以五毒，合黄堥、买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以注创，恶肉破骨尽出。嵎即依方，注药创中，少顷，朽骨连两牙溃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嵎见任主客员外郎。《类苑》卷四十九

秘阁藏书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常置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提点供御图书，选三馆正本书万卷实之。置直秘阅及校理之职，命至，择其人奏署吏，以内侍监之。其外省自隶百司，秘阁列于集贤之下，写御书及百余卷，即秘监以奉进御，退藏于秘阁，内居从中降图画及前贤墨迹数千轴以藏之。淳化中，始造阁成，上飞白书额，亲幸，召近臣纵视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蔼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类苑》卷五十

置御书院

翰林学士院，自五代已来，兵难相继，待诏罕习王书，以院体相传，字势轻弱，笔体无法，凡诏令刻碑，皆不足观。太宗留心笔札，即位之后，募求善书，许自言于公车。置御书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召为御书院祗候，迁翰林侍书。著善草隶，独步一时，永禅师真草《千字文》，缺数百字，著补之，刻石，但得形范，而无神妙，世亦宝重之。修东岳庙，立碑，命著书。著时任著作佐郎，辞以官卑不称题刻，即日迁著作郎。时吕文仲为翰林侍读，与著更宿禁中。太宗每岁九月后，至暮夜，即召宿直侍书，及待诏书艺于内东门北偏小殿内，张烛令对御书字，或问以外事，常以至乙夜而罢。著善大书，其笔甚大，全用劲毫，号散卓笔，市中鬻者一管百钱。初以纸一番令书八字，又一番令书六字，又一番四字，又一番两字，又一番一字，皆极于遒劲，上称善，厚赏之。著后官至殿中侍御史，赐金紫。太平兴国中，选善书者七人，补翰林待诏，各赐绯银鱼袋，钱十万，并兼御书院祗候，更配两院。余者以次补外官。自是内署书诏，笔体一变，灿然可观，人用传宝，远追唐室矣。同上

太宗棋品第一

太宗棋品至第一，待诏有贾玄者，臻于绝格，时人以为王积薪之比

也。杨希紫、蒋元吉、李应昌、朱怀璧亦皆国手，然非玄之敌。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末年得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小，而棋格绝胜，可侔于玄，岁余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蒋居才，亦善棋，至三品。内侍陈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棋。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修尝献诗云："如今乐得仙翁术，也怯君王四路饶。"又作《棋说》千余言以献，上喜叹之，皆涉治道。同上

草书

凡章草小草，点画皆有法，不可率意辄书。近年李居简善草书，太宗甚爱之，以赞书大夫直御书院。王嗣宗亦习而不能精，谚云："信速不及草书，家贫不办素食。"言其难卒置也，然小草尤难。同上

僧善书

近年释子中多善书者，庐山僧颢彬茂蒋善王书，关右僧梦英善柳书，浙东僧元基善颜书，多写碑石印板，皆不下前辈。寿春惠崇善王书，又其次。同上

张维

公言，张维者，蜀人也，为沙门，后反初。尤善王书，绝得怀素之骨，世鲜能及之。王嗣宗曾荐于今上，召试御书院。维自负其能，少肯降屈，入院内，环视诸人所书，不觉微哂，众怒，共排之，止得隶秘阁，为楷书，不就。景德末，扈驾谒陵，还经郑州，从幸开元寺，观新塔，僧前揖言，闻公深信内典，愿为之碑，因诺之。后为撰碑，维为书，真一时之绝也。维贫薄甚，后寄死人家。同上

缙云酝匠

缙云榷署一匠，善酝，经手者罔不醇美。尝令写其方，俾建安姻家造之，味不绝佳。因召匠诘传方之谬，匠曰："方尽于是矣。然其酘浆，随天气温炎寒凉，量多少之数，均冷暖之节，揽匀洽，尝味体测，此不可口授，但心能晓耳。家有二子，亦不能传其要。"此亦《庄子》斫轮之义也。同上

陈乔

陈乔仕江南，为门下侍郎，掌机密。后主之称疾不朝，乔预其谋。及王师问罪，誓以固守，时张洎为乔之副，常言于后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乔将死，后主执其手曰："当与我同北归。"乔曰："臣死之，即陛下保无恙。但归咎于臣为陛下建不朝之谋，斯计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视事厅内，语二亲仆曰："共缢杀我。"二仆不忍，解所服金带与之，遂雉经。后主求乔不得，或谓张洎曰："此诣北军矣。"乔既死，从吏撤扉而瘗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诏改葬。后见其尸如生而不僵，鬒发郁然。初求尸不得，人或见一大夫衣黄半臂举手影，自南廊而过。掘得尸，以右手加额上，如所睹者。《类苑》卷五十三

相州部民张某

张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张某杀一家六人，诣县自陈。县上州，洎诘之，曰："某家之姻贫困，常取息少有所负，被其诟辱，我熟见而心不平，思为姻家报仇，幸毕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遗其一，使有噍类。私雠已报，愿就公法。"洎曰："杀人一家，宁无党乎？"对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复连及同谋？"又曰："汝何不亡命？"对曰："姻家即其邻，苟不获盗，岂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缧绁？"曰："我若灭口，谁当辨吾姻之不与谋？又孰与暴其事于天下？等死，死义可乎？"洎曰："吾将闻上，免汝之死。"曰："杀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杀止杀，若杀人不诛，是杀人终无已，岂愿以一身乱天下法哉？速死为幸。"洎嗟叹数四，卒案诛。河朔间无不传其事者。《类苑》卷五十四

曹彬讨金陵

曹彬事太祖，时将讨金陵，责后主称疾不朝之罪。以彬长者，令为统帅，将终全其城，彬累遣言城中：大军决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为之图。后主将遣其爱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觐，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将出，彬屡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罢攻。终惑左右之言，以为坚垒如此，天象无变，岂可计日而取？盖敌人之言，岂足为信？但报言行李之物未备，宫中之宴饯未毕，将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恳，言至二十六日亦无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军成列，至其宫城门，后主方开门奉表纳降，彬答拜，为之尽礼。先是，宫中预积薪，后主誓言，若社稷失守，当携血属以赴火。既见彬，彬谕以归朝，俸赐有限，费用至

广，当厚自赍装，既归有司之籍，则无及矣。遣后主入治装，裨将梁迥、田钦祚皆力争，以为苟有不虞，咎将谁执？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切谏，彬曰："非尔所知，观煜神气，懦夫女子之不若，岂能自引决哉？"煜果无他。彬遣五百人为伴，致辎重登舟，有一卒负笼下道旋，彬立命斩之，负担者罔敢蹉跎。后主既失国，殊无心问家计，既升舟，随军官吏入观宫屏帏几砚什器，皆设不动，所赍持鲜矣。后贾黄中知州，因领宾客历览宫内，见一斜门封锁甚固，即召官吏同启锁视之，得金宝受用物计直三百万缗。城之陷也，有净德尼院近四十余众，皆宫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积薪于院庭，后主悔之，约如有不虞，宫中举火为应，当皆焚死。是日浙兵纵火，净德遥观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无一人肯脱者。同上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长八尺余，绝有膂力，以负薪自给，里人号为一谷柴。晋祖在镇州日，因出猎，行德方入城鬻薪，避道左。晋祖见其魁岸，驻马问之，怪所负薪异于常，令左右数人不能举，奇其材，因留帐下，后至节帅中书令。国初，终太子太傅。《类苑》卷五十五

呼延赞

呼延赞以武勇为卫士直长，自言受国恩深，誓不与契丹同生，遍刺其体作赤心杀契丹字，涅以黑文，反其唇内，亦刺之。鞍韉兵仗，戎具什器，皆作其字，或刺绣雕刻朱重为之。召善黥之卒，横剑于膝，呼其妻，责以受重禄，无补报，当黥面为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然者，立断其首。举家皆号泣，以谓妇人黥面非宜，愿刺臂，许之。诸子及仆妾亦然。尝延一举子，亟走不敢还顾，赞曰："是家心与我异，卒不留之矣。"赞作破阵刀、降魔杵、铁鞭，幞头两旁有刃，皆重数十斤，乘乌骓马，绯抹额，慕尉迟鄂公之为人，自称小尉迟。母姓李，拜郑州灵显王像为舅，自称甥以祭。子病，割股肉以为羹食之。数子亦有勇力，日夕课其击剑、驰射、枪斗、蹶张、挽强，持棰梃相击挞，殆无完肤。幼子才百晬，服襁褓，持登城楼，掷于地不死。人问其故，曰："聊试其命耳。"为忠佐都军头，每至直舍中，内侍近臣多环绕之。赞取佩刀刺胸出血，召从吏濡墨为书，奏言乞捍边杀虏。内侍或戏曰："何不割心以明忠？"赞笑曰："我非爱死，但契丹未灭，徒虚掷其躯耳。"出刺保州，奏太宗曰："臣服饰奇异，所过必观者壅遏，愿敕郡县发卒遮迾清

道。”上笑而不许。至团练使领军头。同上

杨业

杨业，麟州人，少倜傥任侠，以射猎为事，所获比同辈尝倍。谓人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如用鹰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刘氏，至建雄军节度，频立战功，国人号为无敌。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释缚授大将军，数月擢为郑州防御使。以其知边事，俾为三交部署知代州，虏寇雁门北，日南向，业从后击之，虏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中，副潘美进讨，自云应路，以王侁、刘文裕监其军，连接云、应、寰、朔四州，次筑乾羽。会歧沟大军不利，班师，美部迁四州民于内地。虏齐妃及耶律汉宁、北皮室、五押惕隐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贼盛，未可战。朝廷止令取四州民，今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即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虏必悉众来拒，即令朔州吏民悉入石碣谷，分强弩千人觇谷口，骑士援于中路，三州之众万全矣。”侁沮之曰：“今精兵数万，何畏懦如此？趍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逗挠不战，岂有他志乎？”业泣下曰：“业非爱死耳，但时有未利，杀伤士众，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君先死耳。”即部帐下骑兵数百人，自石碣路趍朔州，将行，泣谓美曰：“业本太原降将，当死，上不杀，宠以爵位，委我以兵柄，固愿立尺寸功为报，岂肯纵虏不击，而怀他志哉？今诸君责以避敌，当先死于虏。”因指陈家谷口曰：“公于此张步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为援，业转战至此，以步兵击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如其言，与侁等陈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以为虏寇遁走，欲争其功，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闻业败，麾兵却走。业至暮达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哭，再率帐下决战，身被十数枪。业抚下有恩，时从卒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傥鸟兽散，尚有还报天子者，无与我俱死。”军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死之，业独手刃数百人后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为奸臣所逼致败，何面目虏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死。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上闻之，侁、文裕并除名，配隶诸州。厚赙业家，录其五子，诏褒赠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业子延朗骁勇，为边将有威名，戎人畏之。同上

崔翰

崔翰风仪伟秀，有勇干，为天武左厢主。太宗亲征太原，讲武于西京，时殿前都将杨义失暗，不能言，指挥非便，命翰代之。翰执金鼓，周旋进退，军容甚整。上悦，遣中使密以金带赐之，曰："此我藩邸时所服者。"因谓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晋朝矣。"盖言晋政多门，武经废紊也。后为殿前都虞候，从平晋阳，时军士立功未行赏赉，遽有平燕之议，诸将莫敢言。翰曰："此一事不可再举，乘破竹之势，取之甚易。"上信然之。既而范阳班师，至金台驿，中黄门阎承翰驰奏，大军不整，南面而溃。上令翰率卫士十余人止之，翰请单骑径往，告谕众，稍稍乃定，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后迁领节镇。同上

刘吉

刘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气，事后主为传诏承旨，忠于所奉。归补供奉官，以习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务。太平兴国中，河大决，吉护之，与丁夫同甘苦。使者至，访吉不获，甚怒，乃著皂帩头短布褐，独负二囊土为先道，戒从吏勿敢言，使者密访得之，白太宗，太宗厚赐之。内侍石全振者，领护河堤尤苛急，自谓石爆裂，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与吉乘小艇督役，至中流，吉语之曰："君恃贵近，见凌已甚，我不畏死，当与君同见河伯耳。"遂荡舟覆之，全振号哭，搏颊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复敢侵吉。其父本燕蓟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禄以济其子孙，朔望必诣其第，求拜后主，自李氏子姓，虽童幼必拜之，执臣仆之礼。后迁崇仪使，其刺字谒吴中故旧，题僧壁驿亭，但称江南人刘吉，示不忘本也。有诗三百首，目为《钓鳌集》，徐铉为之序。其首篇《赠隐者》，有"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之句，人多诵之。以其塞决河有方略，人目为刘跋江，名震河上。同上

王隐

王隐，本期门健步，隶皇城司。太平兴国中，河大决，调发缘河丁夫数十万塞之，将下大楗合堤口，日遣健步数辈来往侦报。将合龙门，凡健步两辈至，上召问，云："河决已塞，水复故道。"隐续至，其言亦然，且云："初来时，颇见津流未断，恐尚烦圣念。"上怒，令拘之。少顷，报至，果水势猛暴，冲大楗，复溃注数郡。上召隐慰谕，立迁小校。自是或补拟亲从列校，必首记其名，多蒙超擢。至道初，东宫建，择亲卫指挥使二人，已得刘谦，尚阙一名，上曰："王隐忠直不妄语，

可以补之。”后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保顺军节度使。隐无他能，由一言之不诳人主，而克享世福，况积德者乎？同上

张继能

内侍张继能，尝为镇戎军钤辖。初古原州自唐已来，陷于党项，徙治平凉县。继迁之叛，李继隆、继和建议城古原州，以保障内属藩部，并力御贼，是为镇戎军。以隆、和知军事，几七八年，继能为钤辖，题诗于厅事曰：“夜闻碛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调哀。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继能读书有识略，忠直好谈论，知治体，今为入都内领郡。同上

张洎见龙

张洎使高丽，方泛舟海中，因问舟人，龙可识乎？对曰：“常因云起，多见垂尾于波澜间，动摇舒缩，良久，雨大作，未尝见其全体及头角也。”洎因冠带焚香，祝以见真龙。时天清霁，忽有龙见于水际，少顷渐多，以至弥望矗然无数，洎甚震骇，良久而没。《类苑》卷五十八

百药枕

益州有药市，期以七月七日，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众，凡三日而罢，好事者多市取之。淳化中，有右正言崔迈，任峡路转运。迈苦多病，素有柏枕，方令赍万钱，遍市药百余品，各少取置柏枕中，周环钻穴，以彻其气。卧数月，得癞病，眉须尽落，投江水死。说者以为药力薰发骨节间疾气。《类苑》卷五十九

湿纸化为菌

钱若水言，壬午年洛中大水，室庐多污潴。太师之第，屋木有存者，视书屋床榻尚在，无复卷册，悉化为菌，熟视尚有墨痕文字，若可识，盖楮之变也。同上

蜀人以去声呼平声字

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唐雍陶，皆是也。

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同上

刘吉论食鱼

刘吉护治京东河决，时张去华任转运使，巡视河上，方会食，坐客数十人，鲙鲤为馔。去华顾谓四坐曰："南人住水乡，多以鱼为食，殊不厌其腥也。"意若轻鄙南士。吉奋然对曰："运使举进士状元，曾不读书，何自彰其寡学？《尚书》：禹决九川，有鱼鳖，使民鲜食，'淮夷蠙珠暨鱼'。《易》姤之九二'庖有鱼'，又下系'庖牺氏以畋以渔，盖取诸离'。《周官·歔人》：'掌以时歔为梁，辨鱼物，供王膳羞。'《诗》载《嘉鱼》、《鱼藻》、《九罭》之篇，《小雅》云'庖鳖脍鲤'，'张仲孝友'。《国风》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又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戴记》云：'小潦降，不献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居山者，不以鱼鳖为礼。''三月，天子乘舟，荐鲔于寝庙。孟秋，天子食稻与鱼。又食鱼者，去乙。'孔子，鲁人，云：鱼馁不食。赵盾，晋人，鱼飧。田文，齐人，其上客皆食有鱼。子产，郑人，而人献生鱼。子公，亦郑人，解鼋染指于鼎。公父文伯，鲁人，羞鳖致客怒而出。大舜渔于雷泽，吕望钓于渭滨，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况今太官之盛馔，宗祊之备物，皆荐是品，而商旅贩鬻，闾阎啖食，其济民食广矣。何谈之容易？"去华色沮，不能酬其言。同上

建州蜡茶

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江左日近方有蜡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过五六万斤，讫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凡十品，曰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余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白乳。龙、凤、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龙茶之品也。丁谓为《北苑茶录》三卷，备载造茶之法，今行于世。《类苑》卷六十

仕宦岭南

岭南诸州多瘴毒，岁闰尤甚。近年多选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选授三班使臣，生还者十无二三，虽幸而免死，亦多中岚气，容色变黑，数岁

发作，颇难治疗。旧日小郡及州县官，率用土人摄官莅之，习其水土。后言事者以为轻远任，朝廷重违其言，稍益俸入，加以赐赉，贪冒之徒，多亦愿往，虽丧躯不悔也。《类苑》卷六十一

小窑李

许州小窑出好李，太常少卿刘蒙正有园在焉，多植之。每遣人负担归京师，以遗贵要，窃得尝之，绝大而味佳，所未曾知也。同上

沉香木

岭南雷州及海外琼崖，山中多香树，山中夷民斫来卖与人。其一树出香三等，曰沉香，曰笺香，曰黄熟香。沉、笺皆二品，曰熟结，曰生结。熟结者，树自枯烂而得之。生结，伐仆之，久烂脱而剔取。黄熟有三品，曰夹笺，其破者为黄散香。夷民率以香树为槽，以饲鸡犬。郑文宝诗曰："沉檀香植在天涯，贱等荆衡水面槎。未必为槽饲鸡犬，不如煨烬向豪家。"同上

麝裂脐狨犛牛断尾

公尝言，商汝山多群麝，所遗粪，尝就一处，虽远逐食，必还走之，不敢遗迹他所，虑为人获，人反以是求得，必掩群而取之。麝绝爱其脐，每为人所逐，势且急，即自投高岩，举爪裂出其香。就絷而死，犹拱四足保其脐。李商隐诗云"投岩麝退香"，许浑云"寻麝采生香"是也。狨类鼠而大，尾长而金色，生川峡深山中，人以药矢射杀之，取其尾，为卧褥鞍被坐毯之用。狨甚爱其尾，既中毒，即齿断其尾以掷之，恶其为身患。杜甫诗云"狨掷寒条马见惊"，盖轻捷善缘木，猿狖之类也。犛牛出西域，尾长而劲，中国以为缨，人或射之，亦自断其尾。盖左氏所谓雄鸡自断其尾，而庄周以牛之白颡，猪之亢鼻与自痔病者，巫祝不以适河，乃无用之为大祥也。同上

猩猩

猩猩，南中兽。《山海经》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书》云："状如黄狗，人面，头如雄鸡。"郦元《水经》云："形如黄狗，而面目端正，善与人言，声音妙丽，如妇人对语，闻之无不酸楚。其血可

以染纨素，尤为绝好。”太祖平岭南，求得猩猩，如雄鸭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渥丹，与传记所载不类。同上

病瘿

夫颈处险而瘿，今汝洛间多，而浙右、闽、广山岭重阻，人鲜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瘿瘤。”注云：“凡海菜，皆疗瘤结气。青苔紫菜亦然。”盖被海之邦，食其惟错之味，能疗之也。同上

土厚水深无病

公尝言，《春秋传》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气卑湿，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尝有经日不发。景德中，从驾幸洛，前年从祀汾阴，往还皆无恙。今年，退卧颍阴滨，嵩少之麓，井水深数丈，而绝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浅，城南穿土尺余已沙湿，盖自武牢已西，接秦晋之地，皆水土深厚，罕发痼疾。同上

白鹿洞藏书

江州庐山白鹿洞，李公择常聚书籍，以招徕四方之学者，有善田数十顷给之。选太学中通经者，授以他官，领洞事，以职教授，自江南北，为学者争凑焉，常不下数百人，厨廪丰给。太平兴国初，洞主明起建议，以田入官，而齿仕籍，得蔡州褒信簿。既乏供馈，学徒日散，室庐隳坏，因而废焉。同上

建州多佛刹

公言，吾乡建州，山水奇秀。梁江淹为建安令，以为碧水丹山，灵木珍草，皆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即吾邑也。而岩谷幽胜，土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伪唐日州所领十一场县，后分置邵武军，割隶剑州。今所管六县，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仅千区，而杜牧江南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为多也！同上

五丈河

京水自荥阳来至于汴。有陈承昭者，本江南节度使，将兵淮上，为世宗所擒，以为上将军，习知水利。国初上言，可导京水入，逾汴东北注为河，通山东之漕，遂遣按行京东地。任下，遂调民穿渠，贯曹郓入于黄河，以大木架汴流上，道京水以过，将引流，车驾临观。两淮未合，联木施刍草毡絮，涂茭泥，水即随过，北流为河，其广五丈，号五丈河。岁运京东诸州刍粟五十万斛，商旅交凑，至今赖其利。《类苑》卷六十二　《事物纪原》卷六节引。

朱贞白善嘲咏

朱贞白，江南人，不仕，号处士。子铣，举进士，至知制诰。贞白善嘲咏，曲尽其妙，人多传诵。《咏刺蝟》云：“行似针毡动，卧似栗裘圆。莫欺如此大，谁敢便行拳。”尝谒一贵公，不甚加礼，厅事有一格子屏风，贞白题诗其上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浑身总是眼，还解识人无？”又《题棺木》云：“久久终须要，而今未要君。有时闲忆著，大是要知闻。”《题狗蚤》云：“与虱都来不较多，擽挑筋斗大娄罗。忽然管着一篮子，有甚心情那你何？”《咏月》云：“当涂当涂见，芜湖芜湖见，八月十五夜，一似没柄扇。”建师陈晦之子得诚罢管沿江水军，掌禁卫，颇患拘束，方宴客，贞白在坐，食螃蟹，得诚顾贞白曰：“请处士咏之。”贞白题曰：“蝉眼龟形脚似蛛，未尝正面向人趋。如今钉在盘筵上，得似江湖乱走无？”众客皆笑绝。又《咏莺粟子》，其警句云：“倒排双陆子，稀插碧牙筹。既似柿牛奶，又如铃马兜。鼓捶并擽箭，直是有来由。”《类苑》卷六十三

李涛题不动尊院诗

李涛相国，性滑稽，为布衣时，往来京洛间。汜水关有一僧舍，曰不动尊院，院中有不出院僧，十余载，涛每过尝憩其院，必省其僧。未几，寺为火所焚，僧众皆徙他所，涛后过，但门扉犹在，题诗其上云：“走却坐禅客，移将不动尊。世间颠倒事，八万四千门。”同上

造五凤楼手

韩浦、韩洎，晋公滉之后，咸有辞学。浦善声律，洎为古文，意常轻浦，语人曰：“吾兄为文，譬如绳枢草舍，聊庇风雨。予之为文，是造五凤楼手。”浦性滑稽，窃闻其言，因有亲知遗蜀笺，浦题作一篇，

以其笺贻洎曰："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溪头。老兄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同上

苏协

苏易简父协，蜀中举进士，性滑稽。易简任翰林学士，协为京府掾，时亲王为尹。每朔旦，父子冠带晨起，协诣府，易简入禁中。协笑谓人曰："父参其子，子朝其父，斯事亦倒置矣。"初协为汝州司户，易简通判苏州，书与易简曰："吾在汝，汝在吴，吾思汝，汝知之乎？"其好谈谐如此。同上

刘鋹欲为降王之长

太平兴国初，陈洪进自漳泉归阙，钱俶由吴越来朝。江南后主与刘鋹同列，因侍宴，鋹自言："朝廷威灵，僭窃之主，皆不能保其社稷，今日尽在坐中。陛下明年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于数人中，率先归朝，愿得持挺，为诸国降王之长。"太祖大笑，赏赐甚厚，其谈多此类。《类苑》卷六十四

党进

党进，北戎人，幼为杜重威家奴，后隶军籍，以魁岸壮勇，周祖擢为军校。国初至骑帅，领节镇。太祖征太原，我师未成列，贼骁将杨业帅精锐二百余骑突我师，进挺身与麾下逐业，败走入城濠，会援兵至，业缘絙得入城，获免。军中服进之勇，太祖屡对众称之。进不识文字，不知所董禁兵之数，上忽问及军中人数，先其军校皆以所管兵骑器甲之数细书，著所持之梃，谓之杖记，如笏记焉。进不举，但引梃以对曰："尽在是矣。"上笑，谓其忠实，益厚之。徼巡京师市井间，有畜鹰鹞音禽者，进必令左右解纵之，骂曰："不能买肉供父母，反以饲禽乎？"太宗在藩邸，有名鹰鹞，令圉人调养，进忽见，诘责欲解放，圉人曰："晋王令养此。"且欲走白晋王，进遽止之，与钱令市肉，谓之曰："汝当谨视此，无使为猫狗所伤。"小民传之为笑。镇许日，幕中宾佐有忤意，必命批其颊。尝病疮，宾佐入视疾，进方拥锦衾，一从事窃语曰："烂兮。"进闻之，命左右急捉从事，批其颊，殆于委顿，大骂曰："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疮，那至于烂？"盖谓奚之种贱也。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

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命杖之。进名进，居常但称晖，或以为言，曰：“自从其便耳。”啖肉至数斤，饮酒斗余，宴会对宾客甚温雅嬉笑。忽擐甲胄，即鬣髯皆磔竖，目光如电，视之若神人。故为杜氏奴，后见其子孙，必下拜，常分俸以给之，其所长也。同上

卢文纪追兄草诏

后唐卢文度、文纪，俱在翰林，文度喜属文，文纪思迟涩，每事诏事填委，多文度代草之。一日休暇，文纪当直，文度以禁中无事，送客郊外。会有密诏数道，亟遣僮骑追其兄还，不及饯饮。缙绅闻而笑之，咸曰：“文度自外来，跃马赴其弟之急难。逮至翰苑中，文纪以书册围合矣。”盖言文纪检阅旧本仓卒也。同上

徐铉信鬼神

徐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说，江南中主常语铉以“佛经有深义，卿颇阅之否？”铉曰：“臣性所不及，不能留意。”中主以《楞严经》一帙授之，令看读，可见其精理。经旬余，铉表纳所借经求见，言曰：“臣读之数过，见其谈空之说，似一器中倾出，复入一器中，此绝难晓，臣都不能省其义。”因再拜。中主哂之，后尝与近臣通佛理者说以为笑。专搜求神怪之事，记于简牍，以为《稽神录》。尝典选，选人无以自通，诡言有神怪之事，铉初令录之，选人言不闲笔缀，愿得口述。亟呼见，问之，因以私祷，罔不遂其请。归朝，有江东布衣蒯亮，年九十余，好为大言夸诞，铉馆于门下，心喜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亮尝忤铉，铉甚怒，不与话累日。忽一日，铉将入朝，亮迎呼为中闑，云：“适有异人，肉翅自厅飞出，升堂而去，亮目送久之，方灭。”铉即喜笑，命纸笔记之，待亮如故。江陵从祖重内典，尝谓铉曰：“公鄙斥浮屠之教，而重神变之事，瞿昙岂不得作黄面神人乎？”铉笑而不答。《类苑》卷六十五　《郡斋读书志》“稽神录”条节引此文。

嚼舌而死

金陵道士章齐一，善为诗，好嘲咏，一被题目，即日传诵，人皆畏之。凡四百余篇，曲尽其妙。后得疾，嚼舌而死。《类苑》卷六十六

张格献曲

孟蜀后主，凡命宰相，必征《感皇恩》二章为谢。有张格者拜相，其所献之曲，有“最好是，长街里，听喝相公来”之句，人传为笑。同上

铜雀台古瓦

徐铉工篆隶，好笔砚。归朝，闻邺中耕人，时有得铜雀台古瓦，琢为砚，甚佳。会所亲调补邺令，嘱之，凡经年，寻得古瓦二，绝厚大，命工为二砚持归，面以授铉。铉得之喜，即注水，将试墨，瓦瘗土中，枯燥甚，得水即渗尽。又注之，随竭，湆湆有声啧啧焉。铉笑曰：“岂铜雀之渴乎？”终不可用，与常瓦砾无异。同上

执政戏授钱仪钱信官

钱俶献地，弟仪以越州安抚使授慎、瑞、师等州观察使，信以湖州安抚使授新、妫、儒等州观察使。仪好昼寝，多以夜决府事及游宴。信为沙门返初，执政戏之也。同上

宣徽角抵士

徐铉所居，逼五龙堂，宣徽角抵士将内宴，必先肄习于其中，观者云集。铉方蔬食，坐道斋中诵《黄庭》，闻外喧甚，立遣小童视之。还白云：“许、赵二常侍与诸常侍习角抵。”铉笑曰：“此诸同寮，难可接其欢也。”京师呼宣徽角抵士皆为常侍故。同上

卢文纪为相

文纪性滑稽，孟知祥之僭号，尝奉使于蜀，适会改元。方春社，知祥张宴，设彘肉，语文纪曰：“上戊之辰，时俗所重，不可废也，愿尝一脔。”文纪笑曰：“家居长安，门族豪盛，彘肩不登于俎。时从叔伯祖颇欲大嚼，终不可致。一家奴慧黠，众以情语之。宅后园有古冢空旷，奴扫除其中，设肉数盘，私命诸从祖食之，珍甚，五房不觉言珍。五房曰：‘匪止珍哉，今日乃大美元年也。’良久，冢中二鬼骤至，呼曰：‘诸君窃食糟彘，败乱家法，其过已大，乃敢擅改年号乎？’”知祥有愧色。清泰即位，将命相，取达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首得文纪，遂为宰

相。《类苑》卷六十七

坡拜

李文正公言，今呼谏议为坡拜，盖唐朝旧语。自外入为谏议，班在给舍之上，岁满迁给事中，又岁满迁舍人。故两省同列谑谏议云："君今上坡后，当复下坡矣。"刘公《嘉话录》载：初拜谏议者，给舍戏之曰："何人骤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迁也。同上

湫神

宁州真宁县要册湫，自唐天后、中宗朝，多祈雨有验，岁旱，遣中使持锦织，及镇宣徽乐工三五十人作乐于祠庭。僖宗乾符中，封神为应圣侯，昭宗光化中，进封普济王。开宝九年，太宗在南府，遣亲吏市马秦州，过宿于湫房，梦人告云："晋王登帝位。"至长安，赦至，果符其言，遂以闻。明年五月十三日，白龙见池中，长数丈，东乡吐云，云白色，自辰至午而没，见者数千人，郡以闻，遂下诏封显圣王，增修祠宇。先是，泾州界有湫，方四十里，水停不流，冬夏不增减，水清澈，不容秽浊，或有喧污，辄兴云雨。岁旱，土人多祈雨于此，传云龙之所居。《汉书·郊祀志》云："春祠官所领湫渊，安定朝那者是也。"其后屡称湫有灵应，朝那无闻焉。而天下山川限曲，亦往往有之，皆神龙之所蟠蛰。建州浦城县福罗山有龙潭，岁旱，土人祀之，或投铁，龙立致雨。《类苑》卷六十九

担夫顶有圆光

秘书丞程希道，庆历中，为果州判官。遇提刑按部，率之同行。至南山中，日初出，薄雾未散，见一荷担夫，顶有紫光，圆径二尺许。召问之，云："向于石罅中得一物，方数寸，色如紫玉，置头巾带中，不知其他。"取令他夫戴之，亦然，疑是昔人所炼之大丹。宪使以百钱易之。同上

李符知春州

卢多逊贬朱崖，谏议大夫李符适知开封府，求见赵普，言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无他恶，流窜者多获全。春州在内地而近，至者必死。望

追改前命，亦以外彰宽宥，乃置于必死之地。普颔之。后月余，符坐事贬宣州行军司马，上怒未已，令再贬岭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余卒。《类苑》卷七十四

穆修

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忤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贬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同上

交州驯象

景德中，交州黎桓献驯象四，皆能拜舞山呼中节，养于玉津园。每陈卤簿，必加莲盆严饰，令昆仑奴乘以前导。《晋·舆服志》有象车以试桥梁，亦古制也。《类苑》卷七十七

交州占城驯犀

淳化中占城国、景德中交州黎桓，并以驯犀为献。性绝躁，留养苑中，数日死。大中祥符中，交州复献驯犀，至海岸，诏放还本国，令遂其性。同上

高丽王论中国族望

高丽自五代以来，朝贡不绝，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奖之。故吕相国端、吕侍郎文仲、祐之，皆相继为使。三人者，皆宽厚文雅，有贤者之风。如孔维辈，或朴鲁，举措为其所哂，或贪猥，不能无求索，甚辱朝命。后刘式、陈靖至其国，国王王治者，因语及中国族望，必有高下，如唐之崔、卢、李、郑。式等言，但以贤才进用，亦不论族姓。治曰："何姓吕者多君子也？"盖斥言三吕，亦因以警使者。同上

高丽求赐板本九经

高丽国王王治上言，愿赐板本九经书以夸示外国，诏给之。同上

契丹邪律某诗

北虏中，多有图籍，亦有文雅相尚。王矩为工部郎中，本燕人，为虏将邪律忘其名。掌其书记，常从其出入。邪律兄及兄之子，太平兴国中，战没于代郡。后邪律经旧战处，览其迹，悲涕作诗，记其两句云："父子并随龙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类苑》卷七十八

耶律琮求通好书

开宝中，虏涿州刺史耶律琮遗书于我雄州刺史孙全兴，求通好曰："兵无交于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事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观。同上

高昌

高昌国，唐以车师前王庭地所置西州也。自安史之乱，复陷西戎。太平兴国中，遣使来贡，命供奉官王延德报聘，往复数载。其国无雨，人皆以白垩涂屋以居，尝雨数寸，室庐皆坏。有敕书楼，藏唐朝格律敕诏。开元九年三月九日寒食，至今用之。延德后为度支使、舒州团练使。同上

潞州李筠

潞州节度使李筠谋反，其长子涕泣切谏，不听，使其长子入朝，且诇朝廷动静。太祖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其子以头击地，曰："此何言？必有谗人谤臣父耳。"上曰："吾亦闻汝数谏争，老贼不听汝耳。汝父使汝来者，不复顾惜，欲杀之耳。吾今杀汝何为？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少让之耶？"其子归，具以白筠。筠反，有僧素为人所信向，筠乃召见，密谓之曰："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之名以足之，吾为师作维那教化钱粮各三十万，且寄我仓库，事毕之日，中分之。"僧许诺，乃令僧积薪，坐其上，克日自焚。筠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归府中

耳。”筠乃与夫人先往，倾家财尽施之，于是远迩争以钱粮馈之，四方辐凑，仓库不能容，旬日，六十万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杀之，尽取其钱粮，遂反，引军出泽州。车驾自往征之，山路隘狭，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马上抱数石，群臣六军皆负石，即日开成大道。筠战败于境上，走入泽州，围而克之，斩筠，遂屠泽州。进至潞州，其子开城降，赦之。同上

侯舍人

太宗末年，关中群盗有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至必屠之，驱略农人，使荷畚锸随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诣荆姚，见同州巡检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众伏于邑北，群盗闻之，舍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传弩，戒勿得妄发，曰：“贼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马，马无具装。又劫略所得，非素习战也，射之必将惊溃。”既而合战，众弩俱发，贼马果惊跃散走，纵兵击之，俘斩略尽。余党散入他州，巡检获之，自以为功，送诣州邑，盗固称我非此巡检所获，乃侯舍人所获也。巡检怒，自诣狱责之，曰：“尔非我获而何？”盗曰：“我昔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何不擒我邪？我又与君遇某地，君是时弃兵而走，何不擒我邪？我为侯舍人所破，狼狈失据，为君所得，此所谓败军之卒，举帚可扑，岂君智力所能独辨邪？”巡检惭而退。同上

室种

室种者，虏相昉之子，来奔于我。以为诸卫将军、领刺史、西京巡检。种好驰逐射猎，洛中水竹尤胜，种常语人曰：“洛阳大好，但苦于园林水竹交络翳塞，使尽去之，斯可以击兔伐孤，差足乐耳。”同上

论义山诗

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骨。《韵语阳秋》卷二

鸭能人言

陆龟蒙居笠泽，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舟经舍下，弹绿头鸭，龟蒙

遽从舍出大呼云："此绿鸭有异，善人言，适将献天子，今将此死鸭以诣官。"内养少长宫禁，信然，厚以金帛遗之，因徐问龟蒙曰："此鸭何言？"龟蒙曰："常自呼其名。"内养愤且笑，龟蒙还其金，曰："吾戏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七

太宗谒安陵

上自西京还，乃谒安陵。《长编》卷十七

审刑房

审刑院本中书刑房，宰相所领之职，于是析出。《长编》卷三十二

用其长护其短

太祖常与赵普议事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　孔平仲《谈苑》卷四亦有此条。

后主赐近臣黄金

金陵之陷，后主以藏中黄金分赐近臣办装，张佖得二百两，诣曹彬自陈不受，愿奏其事，彬以金输官而不以闻。《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

钱若水全进退之道

至道初，吕蒙正罢相，以仆射奉朝请，上谓左右曰："人臣当思竭节以保富贵。吕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辅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复位矣。"刘昌言曰："蒙正虽骤登显贵，然其风望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闻蒙正之郁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荣达者甚多，惟若臣辈，苟且官禄，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又尝言："士大夫遭时得位，富贵显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钱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于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上然之。及刘昌言罢，上问赵镕等曰："频见昌言否？"镕等曰："屡见

之。”上曰：“涕泣否？”曰：“与臣等谈，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当在位之时，不能悉心补职，一旦斥去，即汍澜涕泗。”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涕泣，镕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晏驾，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逊位，乃得请。《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太宗厚遇李昉

李昉文正公，太宗遇之甚厚，年老罢相，每赐宴，必先赴座，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翰苑新书》后集卷十九

南唐帑藏丰盈

南唐保有江淮，帑藏颇盈，德昌宫其外府也，金帛货泉多在焉。《舆地纪胜》卷十七

淮南道院

通州南阻江，东北濒海，士大夫罕至，民居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贼，讼稀事简，仕宦者最为逸，士大夫号通州为淮南道院。《舆地纪胜》卷四十三

检书苍头

本朝石元懿熙载游富阳，道中遇一叟，熟视之，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为唐相房玄龄检书苍头，公酷如房公。”语讫即灭。太宗朝，石为左仆射。《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三

凤阁王家

唐王易从昆弟四人，开元中，三至凤阁舍人，故号“凤阁王家”。同上

王延范误惑于术人

广西转运使王延范本江陵贵家子，又富于财，尝以豪杰自许，精于卜者如刘昂则许之曰：“君素有偏方王霸之分。”精于算者如徐肇则许之

曰："君当八少一，当大贵不可言。"精于风鉴者如田辨则许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嚬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龙，望视如虎，当大有威德。"延范皆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据也。于是日益矜负，因寓书左拾遗韦务升，作隐语讽朝廷事，为人所告，鞠实抵罪，籍没其家，藁葬南海城外，然则三子向者之说果安在哉！大抵术人谬妄，但知取悦一时，不知误惑于人，其祸有至于如此者。《乐善录》卷上

罗江犬

淳化中，（绵）州贡罗江犬，常循于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号呼涕泗，以至疲瘠，见者陨涕。参政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钱若水，末句云："白麟赤雁且勿书，愿君书此警浮俗。"《方舆胜览》卷五十四

以蜥蜴求雨

魏庠言：昔游关中佛寺，值村民祈雨，沙门有善胡法者，求得蜥蜴十数，置瓮中，以树叶渍水，童男数人持柳枝咒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今滂沱，放汝归去。"咸平初，余守缙云，适闵雨，用此有验，具奏其事。蜥蜴盖龙类也。《苏文忠诗合注》卷十五施注

给诰侍母

鱼崇谅为学士，周祖革命，所下诰令，皆其词也，甚得典诰之体。以母病再求解职，给长诰，赐其母衣服缯帛，茶药缗钱。百日满，令本州月给钱三万，米面五十石，屡遣使存问。俄拜礼部侍郎，充学士，令伏侍归阙。《永乐大典》卷一○八一二第一七页

王延范顶戴金像

初王延范通判梓州，有妖人称先生，以左道惑众，尝语延范曰："有急当相救。"延范铸黄金为其像，常顶戴之。《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三第一四页引《杨内翰谈苑·恶成篇》

王彦超致仕

王彦超历数镇节制，罢为金吾上将军，与李昉、宋白善。一日，

昉、白诣之，时彦超年六十九岁，谓昉、白曰：“人言七十致仕，出何书？”昉曰：“《礼》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赐之几杖，杖于朝，盖筋力尚可从政，时君所赖也。”彦超曰：“我前朝旧臣，于时无用，岂可食爵位而昧廉耻。”遂托白草求致仕表，来年假开日之上。再表得请，以太子太保致仕，给上将军俸。居常白衣出入故旧家，仆从简省，无童骑，惟嗜张进酒、软骨鱼，语亲旧曰：“有此二物，吾当不召自往矣。”张进者，建州人，隶内酒坊，善酿，味绝美，品在法酒之亚，善饮者多好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二九

聪明绝人

阮思道子昌龄，长不满三尺，丑陋吃讷。其聪明绝人，善属文，年十八，海州试《海不扬波赋》，即席一笔而成，文不加点。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露，敛苍梧之夕云。”又云：“三山神阙，湛清影以遥连；八月灵槎，泛寒光而静去。”全篇皆类此，人多讽诵，真奇才也。《永乐大典》卷二九九九第二至三页

愿代女死

陈国夫人耿氏，太宗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初宣祖总兵，以燕国公主嫁军国小校，会队长外戍谋叛，营中无长少皆籍名当诛，太后爱其女，忧恼不知为计，耿氏曰：“愿代大女死。”即盛饰跨驴以黄帕冒首，太祖自御以入，留处舍内，燕国乘驴而出。太后先以厚赂抱关卒，当其出为他卒所见，犹呵诘，挝趁疾驱得免。会尽赦营中死，耿氏卒无恙。《永乐大典》卷一○三一○第一七页

后山谈丛

[宋]陈师道　撰
李伟国　校点

校点说明

《后山谈丛》，宋陈师道（1053—1102）撰。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时学文于曾巩，元祐初为徐州教授，曾退居彭城多年，元符三年召为秘书省正字，逾年卒。师道为江西诗派有代表性的诗人，散文成就虽不及诗歌，而行文简严密栗，仍不失为北宋巨手，著有《后山集》。

《后山谈丛》对北宋史事人物，着墨最多，如关于澶渊之役及宋与契丹、西夏之和战，所记即达十几条，卷一录寇准上真宗书一篇，较它书所载完整，洵足宝贵。由于师道同曾巩、苏轼等人有特殊的关系，以及熙宁、元丰、元祐之间朝廷政治斗争的影响，《谈丛》对富弼、韩琦、司马光、曾巩、苏轼、刘攽等人语多称颂，而对吕夷简、丁谓、夏竦、包拯、王安石等人则每含讥刺。南宋时，有人对此书的真伪和价值发生了怀疑。然《后山集》前有师道门人魏衍附记，称“《谈丛》、《诗话》各自为卷”，洪迈《容斋随笔》摘《谈丛》记事四条，以为“皆爽其实”，均可证《谈丛》非他人赝托。洪迈的评价，又得到了周必大的认同，谓《谈丛》“多失轻信”（《与汪季路司业书》）。同时的朱熹，看法与洪、周不同，以为“若《谈丛》之书，则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然而此病在古虽迁、固之博，近世则温公之诚，皆所不免，况于后山”（《答周益公书》）？北宋中后期，名士大夫撰写笔记之风盛行，至南宋初，秦氏当国，屡禁私史，许人告，于是有些人就乘机摘发对自己不利的记载，并怀疑某些笔记的真实性，《后山谈丛》未能幸免。除了北宋史事人物之外，《谈丛》于书法绘画、笔墨纸砚、水利农事、佛徒道流以至奇闻异物等等，亦有不少记载，颇有价值。

《后山集》自明弘治马暾刊本始收入《谈丛》，现存最早的单行本是明陈继儒辑入《宝颜堂秘笈》的四卷本。两本的卷次、分条及文字差异很大，错讹衍脱极多。清代著名学者何焯，曾以嘉靖以前旧抄本及毛氏所藏抄本校弘治本，补正脱误。近代张钧衡收得过临何焯校之旧抄本，刻入《适园丛书》。现即以《适园丛书》本《后山集》中的《谈丛》为底本，校以他本他书进行整理，凡底本确实有误的，径改不出校。原书各条无标目，现为之拟题。

卷一

澶渊之役一

契丹侵澶，莱公相真宗北伐，临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明日，参知政事王钦若请幸金陵，枢密副使陈文忠公尧叟请幸蜀。真宗以问公，公曰：“此与昨暮泣者何异！”议数日不决，出遇高烈武王，而谓之曰：“子为上将，视国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谢之。乃复入，请召问从官，至皆默然。杨文公独与公同，其说数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请召问诸将，王曰：“蜀远，钦若之议是也。上与后宫御楼船浮汴而下，数日可至。”殿上皆以为然，公大惊色脱。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则城中别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将归事其主，谁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过望，曰：“琼知此，何不为上驾邪！”王乃大呼：“逍遥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钦若愧其议，谗于真宗曰：“寇准孤注子尔！”博者谓穷而尽所有以幸胜为孤注，言以人主而一决也。

澶渊之役二

澶渊之役，真宗欲南下，莱公不可，曰：“是弃中原也。”又欲断桥，因河而守，曰：“是弃河北也。国之存亡在河北，不可弃也。”

澶渊之役三

澶渊之役，所下一纸书尔：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可徙，随在瘗藏，寇至勿战。故虏虽深入而无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补失，未战而困。

澶渊之役四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渊之北门。望见黄盖，士气百倍，呼声动地。兵既接，射杀其帅顺国王挞览，虏惧，遂请和。

澶渊之役五

澶渊之役，诏诸道会兵而合击。既和，纵其去。又诏诸将按兵，遣使监杨延朗。时虏使在馆，既谕旨，遽曰："请遣中官，贵诸将取信也。"而虏亦请使送款，遂以全归，怀之至今。

澶渊之役六

澶渊之役，真宗使候莱公。曰："相公饮酒矣！""唱曲子矣！""掷骰子矣！""鼾睡矣！"

澶渊之役寇准上真宗书

莱公既逐死，家无遗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纸，忧其复失而并记之，使后者有考焉。曰：臣奉圣旨擘画河北边事及驾起与不起、如起至何处者。一、近边奏契丹游骑已至深、祁，窃缘三路大军见在定州，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虏军等处，东路深、赵、贝、冀、沧、德等州别无大军驻泊，必虏契丹渐近东南下寨，轻骑打劫，不惟老小惊骇，便恐盗贼团聚，直至大名府以来，人户惊移。若不早张军势，窃恐转启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军马万人，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将领往贝州驻泊，或恐天雄军少，且起五千人，只令孙全照部辖，若虏骑在近，即近城觅便袭击，兼令间道将文字与石普、阎承翰照会掩杀，及召募强壮入虏界，烧荡乡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闻奏，及报大名。一则贵安人心；二则张军势以疑敌谋；三则边将闻王师北来，军威益壮；四则与邢、洺不远，成犄角之势。一、随驾诸军，扈卫宸居，不可与犬戎交锋原野，以争胜负。天雄至贝，军士不过三万人，万一契丹过贝下寨，游骑益南，即须那起定州军马三万以上，令桑赞等结阵南来镇州，及令河东雷有终将兵出土门路与赞会合，相度事势紧慢，那至邢、洺，方可圣驾顺动，且幸大名，假万乘之天声，合数路之兵势，更令王超等于定州近城排布，照应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作会合次第及依前来累降指挥牵拽。一、恐契丹置寨于真、定之间，则定州军马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骑侵掠，大名东北县分，老小大段惊移，须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将帅会合，及令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渐那向东，傍城寨牵拽。如此，则契丹必有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悬军深入。若车驾不起，转恐夷狄残害生灵，如蒙允许，亦须过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

素无奇略，既承清问，合罄鄙诚。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渊深，圣猷宏远，固已坐筹而决胜，尚能虚己以询谋，兼彼犬戎颇乏粮糗，虽恃腥膻之众，必怀首尾之忧，岂敢不顾大军，但图深入？然亦虑其凶狡，须至过有防虞。烦黩天威，伏增战栗。

富弼使契丹

始讲和，虏使韩杞匿其善饮，曰："两国初好，数杯之后，一言有失，所误非细。"后使姚柬之，既去而顾，手颡再三，是以知虏之情也。姚柬之曰："宋之事力，契丹之士马皆盛，然北军用于阻隘，不能敌南；平原驰突，南军亦不能支也。"庆历二年，西羌盗边，战未解，契丹保境使请关南十县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党御史中丞贾文元公馆之，许昏与加赐使择焉，而遣知制诰富韩公谕意。既见问故，虏主曰："宋塞雁门、广塘水、缮城隍、籍民兵，非违约邪？群臣亟请用兵，孤谓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圣之大德乎？澶渊之役，使从众，契丹无还者，宁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战尔，战非契丹之利也。从古至今，夷狄得志于中国，惟晋氏尔。方是时，主弱而愚，国小而贫，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内溃，诸将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归于臣民，契丹盖无得也。而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国中人马如故，然后葬汝！'战而胜，其害如此，况不胜邪！今契丹与宋好，岁得金缯数十万，入于府库，国之利也。故和则上得其利，战则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愿解和而构战，与国争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邪？"主大悟，点首久之。公复曰："塞雁门以备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约前；地卑水聚，岁久则广；城隍完故，民兵补缺，非违约也。晋遗卢龙，周取关南，皆异代事。若按图而求旧，岂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爱为心，守祖宗之约，不愿用兵，顾兄弟之义，不欲违情，而为天保民，为先保土，不得以与人。谓契丹乏金币，岁遗以永誓好。古者敌国有无相通，必皆欲背约绝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渊之盟，天地临之，其可欺乎！"乃请昏，公曰："兄弟之国，礼不通昏，男女之际，易以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岁币之久也。"始，契丹请婚，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群议未决而难其久，又谓空言无实，使归取誓书。及再至，定增岁币二十万。始，契丹一请，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择，遂以为怯，有轻宋心，欲以增币为"献"与"纳"，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乃非敌国之礼也。且章圣已有岁遗，不为此名，货非国之轻重，鄙而失国，古虽小亦不为也。"主曰："古有之，何独吝

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则或有之；及太宗禽颉利、突利两可汗，宁复有邪！”主不语，其臣刘四知侍，退数步。公又曰：“石晋亦因契丹而得国，不惟称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与契丹，无唐、晋之援，而为敌国，岂有此邪！”将退，主曰：“卿谓孤故作此一节必不可事，岂非不欲保和邪！孤实无此意，卿归勿为此言，恐误宋大事耳。”于是留誓书。而使以誓书来，且求“献纳”，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虏气折矣，可勿复许，虏无能为也。”仁宗从之。

富弼再使契丹

韩公再使，将见，契丹曰：“主将为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虏使来遂以为例。数请对，曰：“吾不敢也，当与君议于馆尔。”契丹刘六符贵用事，建议割地。及馆客，怒谓韩公曰：“公为主言‘诸臣利于用兵，不为国计’，六符岂欲间两国邪？”公曰：“君宁出此，顾余人为之尔。如宋不过弼数辈不欲战尔，其以战说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惧，然终以此得罪也。

澶渊之役七

契丹犯澶渊，急书日至，一夕凡五至，莱公不发封，谈笑自如。明日见同列以闻，真宗大骇，取而发之，皆告急也，又大惧，以问，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国危如此，岂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过五日尔。”其说请幸澶渊。真宗不语，同列惧，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驾起，从驾而北。”真宗难之，欲还内，公曰：“陛下既入，则臣不得到又不得见，则大事去矣！请无还内而行也。”遂行，六军百司，追而及之。

东都曹生评范纯仁司马光

东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贵，接亲旧情礼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体面肥白洁泽，岂其胸中亦以为乐邪？惟司马温公枯瘦自如，岂非不以富贵动其心邪！”

王安石改科举之失

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教坊杂戏，亦曰"学《诗》于陆农师，学《易》以豉切于龚古勇切深之"，盖讥士之寡闻也。

王无咎黎宗孟为王氏学无自得

王无咎、黎宗孟皆为王氏学，世谓黎为"模画手"，一点画不出前人，谓王为"转般仓"，致无赢余，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无自得也。

杨绘易学渊源

杨内翰绘云："庄遵以《易》传扬雄，雄传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绝传，至沛周郯，郯传乐安任奉古，奉古传广凯，凯传绘。"所著《索蕴》，乃其学也。

包拯自御史三司使入枢府

张某公昇以御史为执政，包孝肃公代之，建言："台官不迁二府，无所幸望，则尽言矣。"张文定公方平为三司使，孝肃极言其失，遂罢归院。宋景文公代为使，文定亦为上言："故事：执政用三司使、知开封府与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台，又言台官不为执政，所可假以进者，惟三司尔。极力攻臣，冀得其处。而用宋祁，其势必复攻祁，不遂与之，则三司使无其人矣！"孝肃逐景文公而代之，遂迁西府。孙文节公抃自西府迁右省，御史韩缜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谓谁可参知政事者？"韩素不经意，卒然对曰："包拯可。"仁宗熟视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李师中改保安军牒

延帅阙，李诚之以幕府行使事。夏国宥州牒保安军，"故事：岁赐尽明年六月乃毕，缓不及事，请以岁终为限。"幕府以闻，枢密院牒草报如约，李易其草报如故事。遂上奏曰："夷狄之欲无厌，许之不足为恩，而长其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转输之劳矣。"枢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书，遣吏部郎讯，李曰："改保安军牒，非制书也。"竦不能屈，

虏亦不敢复请。

某公恶韩富范三公

某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军兴，以韩、范为西帅，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实闲之。又不克军罢而请老，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党贾文元公、陈恭公间焉，犹欲因以倾之。誉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于是天子再赐手诏，又开天章阁，而命之坐，出纸笔使疏时政所当因革，诸公皆推范、富，乃请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领西北边事。既而各条上十数事，而易监司、按群吏、罢磨勘、减任子，众不利而谤兴。又使范公日献二事以困之，而请城京师，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退以俟主意，常未厌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大事犹问。西北相攻，请出大臣行三边。于是范公使河东、陕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宾退，使人致问，范公往见之，某佯曰："参政求去邪？"范公以对，某曰："大臣岂可一日去君侧，去则不复还矣！今万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觉报缓而请不获，召堂吏而问曰："吾为西帅，每奏即下，而请辄得。今以执政奉使，而请报不追，何也？"曰："某别置司专行鄜、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为然，乃请守边矣。而富公亦不还，韩又罢去，而贾、陈相矣。及某薨，范公自为祭文，归重而自讼云。

卷二

苏黄善书不悬手

苏、黄两公皆善书，皆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宛颈尔，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善书不择纸笔

善书不择纸笔，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坛玉镜

王屋天坛，道书云黄帝礼天处也。坛之方隅陈八玉镜，而儒者疑焉。元丰中，有登天坛得方玉如镜，濮阳杜毅主王屋簿，亲见之云。

某贵人不知有自智

余与贵人语，偶当其心，明日使人来求异书。士不知有自智，专谓出于卷册之间，良可悲也。

张旭悟笔法

张长史见担夫争道而得笔法，观曹将军舞剑又得其神，物岂能与人巧，乃自悟之因尔。

洮水之鱼

胡人猎而不渔，熙宁中，官军复熙河，洮水之鱼浮，取之如拾，久而鱼潜。治世可俯乌巢，惟不暴尔。至人入鸟兽不乱群，行之著也。

燕肃悟指南车法

龙图燕学士肃悟木理，造指南车不成，出见车驰门动而得其法。

王晃悟针法

蜀人王晃，为举子《诗》义“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针法。规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规矩则无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学书而拟其点画，已失其法，况其巧乎！

寇昌龄论砚墨

寇昌龄嗜砚墨得名，晚居徐，守问之，曰：“墨贵黑，砚贵发墨。”守不解，以为轻己。嗟乎，世士可与语邪？

欧阳修像

欧阳公像，公家与苏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盖苏本韵胜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韵，夫形而不韵，乃所画影尔，非传神也。

丁推

唐令：民年二十为丁，其下为推。宋次道曰：“推者，椎也，避高宗讳，阙而为推也。”缙叔曰：“推者，椎也，独髻为椎，传者误尔。”盖唐人不讳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为武，温嗜杀，人畏之，并讳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长则合而未冠，今人犹然。缙叔是也。

王太初论为室当户牖疏达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尝谓为室当使户牖疏达，若四壁隐密，终为鬼所据耳。

孔林无枳棘

唐魏郑公、狄梁公、张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为异，而孔林无枳棘也。

论墨一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为文理，质如金石，潘谷见之而拜

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见矣！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宝，谷所见者，其子斿以遗少游也。又有张遇墨一团，面为盘龙，鳞鬣悉具，其妙如画，其背皆有"张遇麝香"四字。潘墨之龙，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纹如盘丝，二物世未有也。语曰："良玉不瑑。"谓其不借美于外也。张其后乎。供备使李唐卿，嘉祐中以书待诏者也，喜墨，尝谓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损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并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陈惟进之墨，一箧十年，而麝气不入，但自作松香耳。盖陈墨肤理坚密，不受外熏，潘墨外虽美而中疏尔。

论墨二

南唐于饶置墨务，歙置砚务，扬置纸务，各有官，岁贡有数。求墨工于海东，纸工于蜀，中主好蜀纸，既得蜀工，使行境内，而六合之水与蜀同。李本奚氏，以幸赐国姓，世为墨官云。唐之问，质肃公之子，有墨曰"饶州供进墨务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颇有家法，以遗黄鲁直，鲁直以谓不迨孙氏所有。而予谓过之。陈留孙待制家有墨半铤，号称廷珪，但色重尔，非古制也。

杨山人相蔡确黄好谦

蔡新州确、黄大夫好谦为陈诸生，闻杨山人之善相人也，过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晋公，然丁还而君死也。黄君一散郎尔，然家口四十，则蔡贬矣。"元丰末，蔡为相，黄由尚书郎出为蔡州，过蔡而别，问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骇曰："杨生之言验矣！"其后有新州之祸。

夏竦相庞籍

外大父颍公，初为黄州参军，事夏英公。公喜相人，谓颍公曰："吾使相尔，而君真相也。"视其手曰："虽贵而贫，不如吾也。"出其手，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野处相李生

野处，潞之异人也，金乡李生将赴试，问得失焉。曰："两贯、四

贯，巡辖马递铺。”皆莫测也。李有田于莘，过之，及门，息于厩，置壁下有钱二千，以二伯为陌，有榜曰“巡辖马递铺”，问之，乃田者所纳课也。李始悟其言，而果黜焉。

洛阳牡丹金带围当宰相

花之名天下者，洛阳牡丹，广陵芍药耳。红叶而黄腰，号“金带围”，而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当之。是时王岐公以高科为倅，王荆公以名士为属，皆在选，而阙其一，莫有当者。数日不决，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过客，不问如何，召使当之。”及暮，南水门报陈太博来，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后四公皆为首相。

范琼赵承祐孙位画品

蜀人句龙爽作《名画记》，以范琼、赵承祐为神品，孙位为逸品，谓琼与承祐类吴生，而设色过之，位虽工，不中绳墨。苏长公谓：“彩色非吴生所为，二子规模吴生，故长于设色尔。孙位方不用矩，圆不用规，乃吴生之流也。”余谓二子学吴生，而能设色，不得其本，故用意于末，其巧者乎？

农谚

谚曰：“甘草先生则麦熟，苦草先生则人疫。”甘草，荠；苦草，黄蒿也。又曰：“杏熟当年麦，枣熟当年禾。”又曰：“枣不济俭。”谓枣熟则岁丰也。谚曰：“行得春风有夏雨。”盖春之风数为夏之雨数，小大急缓亦如之。

张锷奇疾

秘书丞张锷，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虽暑月，巾袜袍裤纱绵相半。

王祥卧冰处

世传王祥卧冰求鱼以养母，至今沂水岁寒冰厚，独祥卧处阙而不合。

三品秀才

章学士珉为布衣，以宰相自许，高盖大马，盛服群从而后出，润人谓之“三品秀才”。

验镜

验镜视其鼻，鼻滑净如削者古，今人为之，必有高下。今人铸铁镜，陷铜为面，故明。

李卿先筑宅

光禄李卿先筑宅于卢，甃皆用砖，岁夏大雨，闸门及窦积水数尺，内外一洗而发去之。

王羲之大器晚成

唐人谓逸少天姿不及工用，故初不胜郗、庾，而暮年方妙。余谓不然。卫夫人见逸少学书，拊膺而叹曰：“后当胜己。”此岂无天姿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尔。

獐兔豚

獐无胆，兔无脾，豚膂无筋。

相国寺楼门井亭

东都相国寺楼门，唐人所造，国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檐尔。”每至其下，仰而观焉，立极则坐，坐极则卧，求其理而不得。门内两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绝，此为二耳。

陕之寺居

陕之寺居多古屋，下柱不过九尺，唐制不为高大，务经久尔。行露亭用斗百余，数倍常数，而朱实亭不用一斗，亦一奇也。

鱼行随阳

鱼行随阳，春夏浮而逆流，秋冬没而顺流，渔者随其出没上下而取之。

预为乱备

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与泥为土墼，附墙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墼为糜，毁木为薪以免。陇右有富人，预为夹壁，视食之余可藏者干之贮壁间，亦免。

阎见贤老而节食

虞部阎见贤，老为容守，归而自如，曰：“惟节食尔。”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见部中老者，问而得之。

韩幹马

韩幹画走马，绢坏，损其足，李公麟谓：“虽失其足，走自若也。”

客相欧阳修

六一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于面，名则远闻；唇不贴齿，一生惹言语。”毁誉岂亦有命耶？

平陆故城走马台

齐之龙山镇，有平陆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马台，其高半之，阔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与南则在内，东北则在外也，莫晓其理。

方士为寇准治丹

寇莱公准，少尝为淮漕，有方士为治丹砂，用竹百二十尺而通其节，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于时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于岁之朔旦，尽岁而止，丹已融而堕器矣。

澄心堂

澄心堂，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赵内翰彦若家有《澄心堂书目》，才二千余卷，有“建业文房之印”，后有主者，皆牙校也。

杨行密补将校牒纸

余于丹徒高氏见杨行密节度淮南补将校牒纸，光洁如玉，肤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纸不逮也。

开封剧盗言

开封常得剧盗，言富家难近，贮以柜箧，扃鐍严固，贵家喜陈衣而架，有帕便可包覆。

夏竦异事

夏英公伏日供帐温室，戒客具夹衣，客皆笑之。既坐，体寒生粟。乃以漆斛渍龙皮也。酒半，取瓦砾蘸药水为黄金以娱客。

阮逸作伪书

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

包鼎画虎

宣城包鼎，每画虎，埽溉一室，屏人声，塞门涂牖，穴屋取明。一饮斗酒，脱衣据地，卧起行顾，自视真虎也，复饮斗酒，取笔一挥，意尽而去，不待成也。

阎立本观僧繇画壁

阎立本观张僧繇江陵画壁，曰："虚得名尔。"再往，曰："犹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寝食其下，数日而后去。夫阎以画名一代，其于张，高下间尔，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论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李公麟苏轼品画

李公麟云"吴画学于张而过之"，盖张守法度而吴有英气也。眉山公谓："孙知微之画，工匠手尔。"

欧阳修论书

六一公论书喜李西台，而《集古》不录张从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学于西台，名有师法。公为亳州，问秦西台何学，曰："张从申也，见之否邪？"曰："未也。"示之，曰："西台不及也。"

苏洵送石扬休北使引乃苏轼少时书

余于石舍人扬休家得苏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谓明允书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学不迨其子，而资过之。"乃东坡少所书也。故尝谓书为难，岂余不知书，遂以为难邪？

卷三

金陵人解字

金陵人喜解字，习以为俗，曰“同田为富”、“分贝为贫”、“大坐为夳”音稳。

黄巢解金陵

黄巢攻金陵，人说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则鏁矣！”遂解去。

安丰塘

寿之安丰塘，楚相孙叔敖之所筑也，至今赖之。塘西有庙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东向。

怀禅师讲师说

怀禅师每住持，必舍讲师说天台教，使其徒听焉。学其可废乎！

根利根钝

唐人根利，一闻千悟，故大梅才得马祖一言，入山坐庵诸老之门，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后自看。”不复学也。今人根钝，闻一知一。故雪窦以古人初悟之语，为学者入道之门，谓之因缘，退而体究，谓之看话，更无言下悟理之质矣。复取古法而次第之，以为悟后析理之门，谓之陶汰，天衣宗之。而圆通非之，改用临济教门，盖用古责今也，而其徒多不见谛，后悔，亦复故云。

黄拨沙视墓

闽越黄拨沙善视墓，画地为图，即知休咎，故号“拨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问之，曰：“祖坟有木，久则木根伤害其目，必发墓以去之。”既发，有根贯其左目，出之而愈。

乳医陈妪

宿乳医陈妪，年八十余，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则知日，日则知时。宿有两家就乳，切其左曰：“毋遽，是当夜生。”将就其右，左家疑之，不听也。曰：“是家当午而生，无妨也，过午则来日生矣。”复切之，曰：“初更两点，其时也，为母具食，听自便。”既多为备，使候时以报，扶母就蓐，即生。

宋绶为李昉夫人上寿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诞日，宋宣献公时为从官，与其僚二十余人诣第上寿，拜于帘下，宣献前曰：“太夫人不饮，以茶为寿。”探怀出之，注汤以献，复拜而去。

襄阳玳瑁

襄阳承唐乱，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龟负一小龟而行，或谓乘者为玳瑁云。

代北天池庙舍

代北界天池山，荒远，巡候不至，潘美节度河东，新庙舍，作脊记，岁遣府倅祀之，率常惮行，后竟罢之。契丹始治室易记，久之来议界，举知其然，而莫能夺也。

血色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净心。而鲎血碧，鰕蛤无血，其故何也？

御厨神猪

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熙宁初罢之。后有妖人登大庆殿，据鸱尾，既获，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盖彘血解妖术云。

茶品

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登、莱鳆鱼，明、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

石决明

石决明，登人谓之鳆鱼，明人谓之九孔螺。

牡蛎固气蚶子益血

牡蛎固气，蚶子益血，盖蛤属惟蚶有血。

作坊门

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

郯城民妻二十一子双生者七

郯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

善乡市吏垂乳流湩

寿之善乡，市吏垂乳，流湩如乳妇。

宰相项安节

神宗尝梦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项安节”。寤而求之，乃太学生也。慈圣解之曰：“项安节即吴充也。”于是正宪公为相，颈有瘤焉，而项生布衣至今。

方通梦兆

朝散郎方通罢官还乡，梦至政事堂，尚书左丞黄履素知通，独起迎

语曰：“萧洒，萧洒。”遂去。通前，诸公语如黄。既寤，莫测也。既而得官校理，满任得知睦州，是岁建中元年，黄以疾去久矣。往谢执政，范右丞纯礼曰：“先公尝守睦，有《萧洒桐庐郡》十诗，桐庐真萧洒也。”

周约梦兆

周约梦登科作尉，就舍，于堂牖间得女子只履，灶间得笔墨。后数岁中第，为延州一尉，既入廨舍，皆梦所见，求二物，皆得之于其处。

北都官妓歌欧词

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

美玉不琢

都市大贾赵氏，世居货宝，言玉带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尔，美玉盖不琢也。比岁杭、扬两州化洛石为假带，质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曾祖先

王沂公之先为农，与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饮，先后至失酒，顾草间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与血，怒而饮焉。昏闭倒卧，明日方醒，视背傍积蝨成堆，自是无蝨终身。

浙西积水浙东高燥

浙西地下积水，故春夏厌雨。谚曰：“夏旱修仓，秋旱离乡。”浙东地高燥，过雨即干，故春得雨即耕，然常患少耳。

颍谚

颍谚云："子过母，当暑而凉，水退而鱼潜：皆为大水之候。"颍人谓前水为母，后水为子，水日至日长，势不能大，水定而复来，后水大于前水，为子胜母。水终鱼当大出，河滨之人厌于食鲜，水退而鱼不出，为潜云。

田理

田理有横直，民间谓之立土、横土，立土不可稻，为其不停水也。

伯戊樽

许安世家有伯戊樽，如今羯鼓鞚也。

周阳家金钟

畔邑家令周阳家金钟，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之，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尔。

吴谚

谚语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贫。"又曰："夏旱修仓，秋旱离乡。"岁自处暑至白露不雨，则稻虽秀而不实，吴地下湿不积，一凶则饥矣。

寒食面腊月雪为糊

赵元考云："寒食面、腊月雪水，为糊则不蠹。南唐煮糊用黄丹，王文献公家以皂筴末置书叶间，总不如雪水也。"

食蛙

霍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颜注："羔，菟、蛙，以供祭也。"《周官·蝈氏》郑康成注："蝈，今御所食蛙也。"《宋书》："张畅弟牧有犬伤，医云当食虾蟆，而牧难之，畅为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业文房

建业文房，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别室也，赵元考家有《建业文房书目》，才千余卷，有“金陵图书院印”焉。前卷有“澄心堂”说云：赵元考家有《澄心书目》，才二千卷。与此说相似，但堂房不同耳。

欧阳五代史之误

欧阳《五代史·周家人传》柴后邢州龙冈人，《世宗纪》又为尧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误作一人。

冯如晦为县令

司马公休云：“冯如晦为长源令，县人誉之不容口，问政亦不能道也。”

王回为卫真主簿

王深父为卫真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徽之留不遣，久之，求去，李问其故，曰：“回为卫真主簿，而未尝至治所与吏民相见，以谓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尔恃欧阳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去，岂待欧阳公而立邪！”卒归卫真。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王安石私居如在朝

参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生火扫地如法，誉之不容口；或触灯，即怒以为不胜任，逐去之。”

太祖军法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营，太祖之军法也。

吕余庆知益州

蜀平，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至必为验。蜀山有九枝木，传以为异，卒火之。岁余，

御札问焉，其赏至银千两，而敕州县捕武德卒即杀之，不以闻。吏贪则降杖集吏民杖之。蜀之富人，皆召至京师，量其材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员，下押纲。人安其居，不愿东，以疾归，后复遣，如是数四，不使家居也。

夏竦贪阻喜杀之报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鄢陵，邻之讲僧有学解，客尝问之曰：“英公贪阻喜杀，其报如何？”曰：“以教言之，当为龙尔。”未以为然也。他日至京师，遇夏氏故吏，语及其主，曰：“往梦遇公于涂，气貌枯悴，白衣故暗，问其所在，曰为庐山东潭龙尔。”客始惊。其后复至京师，过其故人于兴国寺，其邻有相语曰：“庐山东潭龙已去矣。”客又大惊，往问之，曰：“东潭隐密，人所不至，往岁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彻，有白龙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龙死，夜则复生，冬结于冰。数岁，有僧十余，结庐其上，为之诵经。又数岁而龙去，草木复生。英公奉释，故当困厄，复能致僧为之作福。”

宣仁后不索文思殿物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仁后当国九年，不索一物。

太祖不诛降王

或劝太祖诛降王，久则变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而为我禽，孤身远客，能为变乎？”

释从善画而人不可使

释从青人，主某寺之某院，陈讲居众，而静居不出，善画树石，而人不可使。好事者为修供，则量其多少而报之。吕汲公以御史为淄倅，过而请之，不与也。或问之，曰：“后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与也。”

仁宗之丧

仁宗在位四十年，边奏不入御阁。每大事，赐宴二府，合议以闻。

仁宗崩，讣于契丹，所过聚哭。既讣，其主号恸执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识兵矣！”葬而来祭，以黄白罗为钱，他亦称是。仁宗崩，天下丧之如亲，余时为童，与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师小儿会阙下，然首臂以祈福，日数百人，有司不能禁。将葬，无老幼男女，哭哀以过丧。

宣仁后初临朝

宣仁后初临朝，西戎戒边吏曰：“圣后相司马公，必用仁宗故事。自今后敢以一人一骑入界者族。”

契丹名相杜防

杜防，契丹名相也，谓和亲为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谨守其约。又虞中国之败约也，凡十年一遣使，以事动中国而坚其约。

太祖不纳荆湖溪洞

国初，荆湖既平，溪洞皆纳土请吏，太祖不受，廷议独置辰州，岁费四万缗尔。

元祐执政议河

元祐执政，议河两说，文潞公、安枢密焘主故道，范丞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见文、安，是新者见王、范，持两可者见四公也。

曹彬受李煜降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后主，复遣还内。治行，潘公忧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适受降，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当君臣同尽，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

常赦

故事：常赦，官典藏入己不赦。熙宁以后，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药而赦，则尽赦之矣。

卷四

英宗不罪醉饱失容

故事：郊而后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论。治平中，郎中缺姓易知素贪细，既食大官，醉饱失容，御史以不敬闻，韩魏公请论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后将废礼。”英宗曰：“宁以他事坐之。士以饮食得罪，使何面目见士大夫乎！”

仁宗礼待燕王

仁宗初即位，燕恭肃王以亲尊自居，上时遣使传诏，王坐不拜。使还以闻，上曰：“燕王朕叔父，毋妄言！”久而王闻之，稍自屈，奉藩臣礼。

仁宗厚养燕王

燕恭肃王轻施厚费，不计有无，常预借料钱，多至数岁，仁宗常诏有司复给，如是数矣。御史沈邈以谓“不可以国之常入而奉无厌之求，愿使谕意”，上曰：“御史误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尔。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尽天下以为养，数岁之禄，不足计也。”

曾巩论王安石

子曾子初见神宗，上问曰：“卿与王安石布衣之旧，安石何如？”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上曰：“安石轻富贵，非吝也。”对曰：“非此之谓。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上颔之。

为学为道

明者无所不知，智者有所知、有所不知，众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强其所不知。智者谓其择而不为学而已，为道则不然，学得于外，思出于意，不足以得之。庄子曰：“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古者谓之蔽蒙之民。”虽然，学与思者，道之

助也，士之为道，必始于学。此段疑有脱误。

王安石请道

道者吕翁如金陵，过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请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请，曰："我能去障，则为子去之矣。"竟去。以语广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爱其目尔。"王以语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语禅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吕翁像

世传吕先生像，张目奋须，捉腕而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后主使工访别本而图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过之，自言得吕翁真本，约工图其像而后授之。工后以像过之，客舍市邸，方昼卧，叩关不发，问："吾像如何？"且使张之，曰："是也。"相语而觉稍远，已而声绝，发门索之，无见也。意客即吕翁也，乃以所画像献之，今有传焉，深静秀清，真神人也。

辠罪

辠，《说文》："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臣铉等曰：自古者以为鼻字，故从自。""罪，捕鱼竹网。从网非。"余谓使民自辛，欲其不犯，秦从网非，不失有罪也。辠，古文也，《说文》不当以篆写之。

服骖乘

驾以二马夹辕，谓之两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驾一焉，谓之两骖，骖，副也。总谓之乘，又云驷。騑亦骖也。《说文》云："骖驾三马。"非也。乘车四马，因以乘为四名，"乘矢"、"乘韦"是也。

瓠子

瓠子在雷泽黄河故道，今呼为沙河，沙河西北，其迹犹在，土人谓之瓠冈也。

吴越身丁钱

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身钱，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杜衍丁度交恶

杜正献公、丁文简公俱为河东宣抚，河阳节度判官任逊，恭惠公之子，上书言事，历诋执政，至恭惠，曰："至今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进奏院报至，正献戏文简曰："贤郎亦要牢笼。"文简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苏子美进奏院祠神事，正献避嫌不与，文简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从坐者数十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献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一时，故不可不慎也。

驾崩外官举哀之制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遗诏，实以三日崩。知州事龙图阁待制韩川，公服金带，肩舆而出，以听遗诏。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谏之而止。余为儿时，闻徐父老说庄献上仙，李文定公为守，两吏持箱奉遗诰，公步从以哭，自便坐至门外。嘉祐末，先人为冀州度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经用乾兴故事，遗诏既至，王召见先人，便服持遗制，哭以示先人，遂下发衫帽，勒帛以听宣制，是日成服。元丰末，余客南都，留守龙图王学士益柔，择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会哭于府庭，张文定公方平致仕于家，举哀于近寺。宦者李尧辅言："上散发解带，袜而不履。"

汞不胜玉

汞浮百物，而不能胜玉，可以试玉也。

刘几与花日新游

秘书监刘几好音，与国工花日新游，是时监贵幸，其弟卫卿谏，不用，乃戒门下勿通。监约鸣管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横吹于门以误之。凡数奏而不出。卿又告之，监曰："非也。"语次而工至，横管一鸣，监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张旭颜真卿出师成家

世传张长史学吴画不成而为草，颜鲁公学张草不成而为正。世岂知其然哉！盖英才杰气，不减其师，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张为画，吴既不可越，功与之齐，必出其下，亦争名之弊也。

青杨生从释从学画

青杨生好画，而患其不能别也，释从有画名，而从之学。有以画来，必召杨而教之：此其所以为能，此其所以为不能也。杨有得焉，而谓杨曰："尽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则？以子之不能画也。"

张詠闻丁谓逐寇准而自污

乖崖在陈，一日方食，进奏报至，且食且读，既而抵案恸哭久之，哭止，复弹指久之，弹止，骂詈久之，乃丁晋公逐莱公也。乖崖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于便坐，与之博，袖间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余谓此智者为之，贤者不为也。贤者有义而已，宁避祸哉！祸岂可避耶？

丁谓计阻张詠

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大作，不可巾幞。乖崖自陈求补外，真宗使软裹赴朝，乖崖曰："岂可以臣一人而坏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闻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千两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

庞籍服元昊

外大父庄敏公为鄜延招讨使，元昊效顺，公召李诚之问其信否，诚之曰："元昊数欺中国，故疑之，今则可信也。元昊向得岁赐而不用，积年而后叛，今用兵数岁，虽战屡胜，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向来之积费已尽矣，故罢兵尔。然公毋以为功，归之朝廷，则兵可罢，窃计诸公不以此与人也。"公未以为然。既而果遣两人，以他事使虏，过延，问："朝廷议罢兵云何？"皆曰"不知"。及还，与虏使王延寿来，公召会两人，问延寿来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寿黠

虏，与君来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将曰：“问延寿何来，吾为将而不与知邪？亟书所奏事来，不然且遣还！”两人大惧，乃以情告，愿还使者。公曰：“军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书其事来！”两人具以事闻。公自是异李焉。元昊既效顺而不肯臣，请称东朝皇帝为父，国号“吾祖”，年用私号，求割三州十六县地，朝议弥年不决。既而报书，年用甲子，国号易其一字。虏使过延，公坐堂上，召虏使立前而谓曰：“尔主欲战则战，今不战而降，则朝廷所赐藩臣诏与颁朔封国，皆有常制，不必论。自古夷狄盗中国之地则闻之，未闻割地与夷狄也。三州十六县，岂可得邪！”使曰：“清远故属虏，且坟墓所在，故欲得尔。”公曰：“中国所失州县，今未十年，若论坟墓所在，则中国多矣。”使语塞。公曰：“尔主既受封，岁禄多少，此则可议，余不足论。”虏使畏服。

英宗即位韩琦服诸王

英宗即位，韩忠献公使谕宗室诸王曰：“皇帝已即位，大王宜思保富贵，毋行所悔。”诸王皇恐，诣次求见，公谢却之。某王还次及阶，足废不举，扶而后升。

刘攽讥王安石说字始

王荆公为相，喜说字始，遂以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麤，麤不及牛；三牛为犇，犇不及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苟难于遽改，令各权发遣。”于时解纵绳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以资浅，皆号“权发遣”云，故并讥之。

张詠论寇准

张忠定守蜀，闻莱公大拜，曰：“寇准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幕下怪问之，曰：“人千言而尽，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未及学尔。”张，寇布衣交也，莱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莱公在岐，忠定任蜀还，不留，既别，顾莱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盖以不学为戒也。

寇准无后房嬖幸

莱公性资豪侈，自布衣夜常设烛，厕间烛泪成堆，及贵而后房无嬖

幸也。

晁端彦为王某忏罪

王某公薨，秘书晁少监端彦，以外姻为忏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妒贤嫉能罪消灭。”闻者莫不笑也。

代北天池屋记

潘美为并帅，代之北鄙，山有天池焉，岁遣通判祭之，其后惮远而罢。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记。至熙宁中，始有其地，凡数岁，两使往来，卒不能辨而与之。

张方平论宋辽战史

故事：岁赐契丹金缯服器，召二府观焉。熙宁中，张文定公以宣徽使与召，众谓：“天子修贡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战胜也。”公独曰：“陛下谓宋与契丹凡几战？胜负几何？”两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问公，公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尔，陛下视和与战孰便？”上善之。

司马光二吕岁断死罪数

元祐初，司马温公辅政，是岁天下断死罪凡十人。其后二吕继之，岁常数倍。此岂人力所能胜邪？

张夏堤钱塘江

钱塘边江土恶，不能堤，钱氏以薪为之，水至辄溃，随补其处，日取于民，家出束薪，民以为苦。张夏为转运使，取石西山以为岸，募捍江军以供其役，于是州无水患，而民无横赋。

范仲淹擅答元昊书

范文正公帅鄜、延，答元昊书不请。宋元宪请斩，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许之。”晏元献、郑文肃请验其书，仲淹素直，必不隐。书既

上，乃免。

太祖受位不改旧官

太祖既受位，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

何承矩一

真宗至陈桥，驻跸不前行，遣知院陈尧叟先至澶，问知州何承矩："当驻江陵，当驻澶渊耶？"尧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驾。久之，承矩亦出见尧叟。尧叟传宣，承矩曰："某守藩将尔，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顾吏取自书札子，曰："臣带郡符，率属吏，躬诣界首，奉迎圣驾，将面天颜，臣不任踊跃欢呼之至。"实封以付尧叟。尧叟复问，对如前。尧叟既去，真宗遣中使问尧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发封，乃知当去。而尧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诸子不敢仕。

何承矩二

承矩于雄州北筑爱景台，植蓼花，日至其处，吟诗数十首刻石，人以谓"何六宅爱蓼花"，不知经始塘泊也。

契丹困中国法

自五代来，契丹岁压境，及中国征发即引去，遣问之，曰："自挍猎尔。"以是困中国。

税子步刹石

予为汝阴学官，学者多言万寿之西、颍水之上有林号"税子步"，步之西有异木，人莫能名，相传数百岁，荣落不时，旧有碑云："粉黛涂容，金碧之树。"余过之，往观焉，木身才十数年尔。是时岁暮，群木皆落，从者以谓枯也。木下有刹石，石有像文，有铭云："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图，式崇妙理。文词阐相，粉黛涂容。金刹一树，永出烦笼。开元十六年，岁在执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场，石乃刹

下铭也。“粉黛涂容”，谓建像也，“金刹一树”，谓建刹也。读者寡陋，传者喜为缘饰，苟无此石，亦足惑世也。

壶公观大木

蔡州壶公观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数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枝复出为木，枝复下垂，如是三四，重围环列，如子孙然。世传汉费长房遇仙者处，木即县壶者。沈丘令张戣，闽人，尝至蔡，为余言：“乃榕木也，岭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无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诗云‘榕叶满庭莺乱飞’者是也。”

卷五

寇准慰国哀贺登极书

余读《魏氏杂编》，见真宗时公卿大夫慰国哀登极往还书，盖大臣同忧戚，宜有庆吊。往在南都，奉神宗讳，见苏尚书作路发运帖，莫知当慰与否也，相与商论，竟复中辍。乃知前辈礼法犹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闻也，因录之。寇侍郎慰书曰："伏以大行皇帝，奄弃万邦，天下臣子，毕同号慕。昔同华缀，俱受异恩。攀灵驭以无由，望天颜而永诀。方缠悲绪，遽捧台函。摧咽之诚，倍万常品。"贺书曰："伏以圣人出震，大明初耀于四方；王泽如春，普庆载颁于九有。凡在照临之下，毕同欢抃之心。侍郎久滞外藩，已成美政。廊庙伫征于旧德，云雷始洽于新恩。未果驰诚，先蒙飞翰。感铭欣慰，无以喻名。"

夏竦家中风方

夏英公家中风方，父子屡中辄愈。

鲢鱼

鲢鱼，大鱼白也，今谓之鲌子。

王逵逐妾

王学士逵妻某氏，妾常辱之，诉于逵，不受，亦不校也。或问之，曰："彼将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逵怒，逐之，某尽归其装，一家皆谏止之，曰："此自彼有，吾何与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盗，尽亡其资。尝语家人："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谓逵曰："新妇妾某日当死，以后事属公。"皆然。

仁宗四时衣夹不御炉扇

仁宗四时衣夹，冬不御炉，夏不御扇。

太祖待故人

太祖为太原镇将，舍县人李媪家，媪事之谨。他日访其家，媪则死矣，得其子，以为御厨使，久之不迁，求去。太祖曰：“以尔才地，御厨使其可得邪？爵禄以待贤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见士大夫，而尔意犹不满邪？”

太祖以蜀宫画图赐茶肆

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华门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为狱官

太祖不以法吏为狱官，畏其迁情而就法也。

慈寿宫赐王安石嫁女珠褥

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寿宫赐珠褥，直数十万。

太祖不受秦玺

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

仁宗赐飞白书

嘉祐之末，宴二府、两制、三馆于群玉殿，御书飞白以遍赐之。蔡襄、王珪同为学士，襄有书名，而仁宗使珪题所赐，两人各自得也。

吕端立真宗一

太宗不豫，吕正惠公宿西省，内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门，以丧讣告，且问所立。于时长子楚王以疾废，真宗次为太子，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语？内侍欲斩邪？预立太子，正为此尔，且吾奉手诏，可取视也。”王既入，公遽阖户锁之而去。真宗既立，还而出之。

吕端立真宗二

太宗数私谓正惠公日与太子问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宁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视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

张詠命崇阳民拔茶种桑

张忠定公令崇阳，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取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其为绢而北者岁百万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乐一乡不变，其后别自为县，民亦贫至今也。

韩琦荐欧阳修

韩魏公屡荐欧阳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复荐之曰："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上从之。

改置社稷息盗

叶表为句容令，县有盗，改置社稷而盗止。下邳故多盗，近岁迁社稷于南山之上，盗亦衰息。

幞头

司马温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兴故事，群臣布四脚加冠，于是时莫识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后为四脚。其后郑毅夫读《续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绢裹发，周武帝裁为四脚，名以幞头，马周请重系前脚。盖布四脚脚皆后垂如周制，遇暑则系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误为布幞头，有司遂用民间幕丧之服，以今漆纱幞头去其铁脚而布裹之，前系后垂而不可加冠，坏之而冠。幞头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谓四脚皆冠，今士大夫丧冠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于礼为繁矣。

萧贾窦氏兄弟

萧贾窦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为士，逸饮无度，伯薄之，给与有限，仲数私为偿其费，季德之，相亲睦。伯既卒，仲之子复为士，游学京师，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恶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数以诋仲，仲实不私也，而无以自明，季终疑之，相与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诋。

哉才

《尔雅》：“哉，始也。”注云：“《尚书》曰：‘三月哉生魄。’”《释文》云：“亦作裁。”疏云：“古文作才，以声近借为哉始之哉也。”余按《说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间也。”当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韵》云：“缯一入色曰纔。”借作才，非是。

立化雀

无为军巢县柘皋镇永宁院，有雀栖于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视之，已立化矣。盛夏极暑，经涉月余，形质不坏，轩喙鼓翼，有腾翥之状。

阿井

阿井在阳谷县故东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传秤之比他水重尔。

广济衙门石榴木

广济衙门之上有石榴木，相传久矣。元丰末枯死，既而军废为县；元祐初复生，而军复。

教坊乐

教坊之乐以不齐，凡乐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后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长，然亦未始不齐也。余于此得为政之法焉。

蜀中小车

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

中秋月

中秋阴暗，天下如一，中秋无月，则兔不孕，蚌不胎，荞麦不实。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荞麦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尔，故望月而孕。

火米

蜀稻先蒸而后炒，谓之“火米”，可以久积，以地润故也。蒸用大木空中为甑，盛数石，炒用石板为釜，凡数十石。

物能出火

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矢粪草皆能出火。

坐化猫等

庐州有坐化猫，峡中有坐化胡孙，李公择家有坐化蛇，唐有鹦鹉舍利。

阳谷不诉灾伤

郓州阳谷，自国初已来，不诉灾伤。

八阵图

汉州德阳及峡中定军山皆有八阵图，定军山下土堆也。

李昊范仁恕劝蜀主不拒而降

王师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劝后主不拒而降，不听。雍则仁恕之后也。

大陆

某官杜子民言：“大陆，今黎阳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阳河

是也。”大陆，邢州巨鹿泊也，过此为九河。父老言，九河者正流分为支流，同为逆河者，为潮水所逆，行十余里，边海又有潮河，自西山来，经塘泊。

李昉相太祖

李相昉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昉独不附。王师入京，昉又独不朝，贬道州司马。昉步行日十数里，监者中人问其故，曰：“须后命尔。”上闻之，诏乘马，乃买驴而去。三岁，徙延州别驾。在延州为生业以老，三岁当徙，昉不愿内徙。后二年，宰相荐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辞，行至长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阳，又移疾三十日而后行。既至，上劳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谬荐人。”

笱

《诗》云：“惟寡妇之笱。”寡妇乃用笱尔，古之渔笱，亦有制也。

陈恕领春官得人

陈恕领春官，以王文正为举首，岁中，拔刘子仪于常选，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杨文公以为然，谓王扬休山立，宗庙器也。

嘉州紫竹等

嘉州旧产紫竹、楠、榴、樱木等，仕于蜀者，竞采之以为器，人甚苦之，吴中复作《嘉阳四咏》诗以悼之。

连氏纵罪卒之善报

章氏之先起家为将，为王氏守北边，号太傅，其妻连氏，封郡君。太傅尝因事欲斩两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阴纵之。两卒奔江南，皆为将。闽之乱也，李氏使两卒将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两卒使人谕郡君言“城旦暮当破，郡君无忧也”。郡君报曰：“尔全我一家何济？不若完此一城。”两将许之，谕使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后也。

刘攽苏轼互谑

世以癞疾鼻陷为死证，刘贡父晚有此疾，又尝坐和苏子瞻诗罚金。元祐中，同为从官，贡父曰：“前于曹州，有盗夜入人家，室无物，但有书数卷尔。盗忌空还，取一卷而去，乃举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库家质之，主人喜事，好其诗不舍手。明日盗败，吏取其书，主人赂吏而私录之，吏督之急，且问其故，曰：‘吾爱其语，将和之也。’吏曰：‘贼诗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壮读书，颇知故事。孔子尝出，颜、仲二子行而过市，而卒遇其师，子路趫捷，跃而升木，颜渊懦缓，顾无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经幢避之，所谓‘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贤者所至，不可复以故名，遂共谓‘避孔塔’。”坐者绝倒。

榆条准此

鲁直为礼部试官，或以柳枝来，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条。”鲁直曰：“榆条准此。”盖律语有“余条准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闽地难治

闽中诸县，多至十万户，坚忍喜讼，号难治，邵武其尤者。自国初迄今，有四令：张邓公、杜宗会，其二人则忘之矣。宗会澶人。

太祖不缮都城

赵普请缮都城，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谁驻足乎？”

太祖不杀孟昶

王师既平蜀，诏昶赴阙，曹武肃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余里，请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变。”太祖批其后曰：“你好雀儿肠肚。”

从江南乞来米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还，既对，太祖为内燕，惟三将与秦、晋两

王尔。既入，乃福宁殿，席地而坐，陈彘肉白熟，情意款狎，酒终设饭。三将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设不丰。”上曰：“岂止寡薄，此饭乃乞来。”三将莫测，曰：“近从江南乞此米也。”

五星二十八宿图

秘阁画有梁文瓒《五星二十八宿图》，李公麟谓不减吴生妇女，疑蜀手也。

黄鹌口噤荞麦斗金

谚曰：“黄鹌口噤，荞麦斗金。”夏中候黄鹌不鸣，则荞麦可广种也；八月一日雨，则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荚之讹也。

卷六

李翁进五台山

婺州李翁与乡人如五台山，众少皆骑，翁老且躄，独徒行。既至，众所见瑞相如常，翁与山东老人所见宝阁千叠，山东老人持菩萨戒四十年矣。

论志

释氏之愿，儒者所谓志也。志则欲远大，远大则所成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则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志在万里，则行不千里而已也。

服茯苓法

近年华山毛女峰，有隶字曰“茯苓”，下云：“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丸，三斗三斤。”疑为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药三斤，水尽为度，蜜和而蒸，服而不丸。道者赵翁云：“盖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阴气也。”余谓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取材于国

古者诸侯，取材于国，不取于诸侯，岂特国，民亦然也。“维桑与梓”，“树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为棺，榛栗以为贽，椅桐以为器。

兽医两种

马、骡、驴阳类，起则先前，治用阳药；羊、牛、驼阴类，起则先后，治用阴药。故兽医有二种。

三税法之坏

三税法，皇祐初为李谘所坏，及韩魏公用茶小引，益坏。京师市井，自三税法改后，日渐萧条。酒肆自包孝肃知府日重定曲钱坏。

三司故吏高成端明习吏事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习吏事，自五代以来三司条贯，无不有也。嘉祐中尝言事，不用。

契丹使奉书仁宗柩前

契丹使至德清军，会仁宗崩，议欲却之。又欲使至国门而去。邵安简欲使奉国书置柩前见天子，以安远人。

张贵妃受册贺仪

张贵妃受册，诏问册毕受贺仪，其为修媛，已自尊大，邵必以三公事仪比命妇一品上之。

张詠粜米盐以惠民

张詠守蜀，仲春官粜米，仲夏粜盐以惠民。

丁谓稽括税额

乾德四年，诏诸道受纳税赋，不得称分毫合勺铢厘丝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谓复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税额增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九贯石斤匹。

为相五年以上者

王旦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赵普、沈伦、韩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卢多逊、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三入为相者

赵普、吕蒙正、张士逊、吕夷简皆三入。

绵絮堵穴

颜长道曰：“某年河水围濮州，城窦失戒，夜发声如雷，须臾巷水没骭。士有献衣袽之法，其要取绵絮贴缚作卷，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役城中扪漏穴，用随水势畜入孔道即弭，众工随兴，城堞无虞。”

瑶蜑黎人

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蜑人，岛上谓之黎人。

仁宗用兵无敌

仁宗用兵无敌，虽不服而心服，使人数世服，非无敌而何？

大蛇拜伏仰山长老

仰山元老既北归青州，山间有唐福院之故处，深密岩险，久无人迹，元与其徒往焉，舍于石室，夜则小参。一夕，闻疾风甚雨声，出视，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来，蟠于室前，仰首以听，既罢，伸其下体如拜伏状而后去，从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召管军官观书

太祖尝幸秘书省，召管军官使观书焉。

太祖置竹木务事材场

太祖置竹木务于汴上，市竹木于秦晋，由河入汴，有卒千五百人。出材于汴，纳材于场，置事材场于务之侧，有二三千人。凡兴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请生材者徒二年。”今启圣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栱之际，尚不容发。自置八作司以具杂物，而领以三司修造矣。

熟处难忘

岩头、雪峰、钦山同行，至湖外，诣村舍求水，舍中独一女子，见山爱之，为具熟水，而山盏中有同心结，山谕意而藏之，遂称疾而留。岩、峰既行，复还访之，则已与女纳昏，是夕成礼。乃诱出之，投之棘

从，展转钩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弃去。既出世，每升座即曰："锦帐绣香囊，风吹满路香，大众还知落处么？"众莫能对。久之，传至岩头，岩教之曰："汝往，但道'传语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僧既对，山曰："此是岩头道底。"僧又无语，余为代曰："熟处难忘。"

崇胜院主前身

徐之南山崇胜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宁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画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题曰"施主王崇璟"，岂其前身也耶？

张生自称真人梦遭杖

北里张生，家世奉道，自谓当为左玄真人，遂以为称。为《朝元图》，绘其像于位。后梦为城隍神所逮，诘而杖之，既觉，臀流血如当杖云。

古镜

古镜县而旋，入之四平，叩之玉声。

押砖

钱氏甓城，前后相押凡四重，号押砖，故久而不坏。司业黄君守徐新彭祖楼，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吕翁不受钟离乾汞为白金法

道者吕翁某，初遇钟离先生权，授以乾汞为白金法，翁曰："后复变否？"曰："五百岁后药力尽，则复故。"曰："五百岁后当复误人！"谢不受。先生惊叹，谓有受道之质，遂授出世法。

抚州杖鼓鞚

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待。"公曰："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而抚人有之保

之已数世矣，不远千里，登门求售。豪子击之，曰：‘无声！’遂不售。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圆通嗣远录

圆通行脚至浮山，远录公深爱之，欲收为嗣，通遂去，复以偈留之，欲共评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还他。”

寇定不孝悌之报

邑子寇定，疽发于脑，每呼其母，自叙平生不孝与悌，则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毋效我也”。

东坡居士种松法

中州松子，虽秕小不可食，然可种，惟不可近手，以杖击蓬，使子堕地，用探锥刺地，深五寸许，以帚扫入之，无不生者。东坡居士种松法。

晁无咎移树法

晁无咎移树法，其大根不可断，虽旁出远引，亦当尽取，如其横出，远近掘地而埋之，切须带土，虽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谓窜逐李寇二公

丁谓当国，窜逐李、寇二公，欲杀不可。既南贬而文定复相。相传忠愍为阎罗王，世谓“死活不得”。

太阳和尚嗣

洞下太阳和尚，久而无嗣，晚得远公，欲得为嗣，远曰：“弟子自有师承，恐误和尚。”太阳出泪，远曰：“请受授鞋，他日为和尚接法嗣。”远既住浮山，爱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后遂嗣太阳云。

刁半夜

刁学士约喜交结，请谒常至夜半，号“刁半夜”。杜祁公为相，苏学士舜钦，其婿也，岁暮，以故事奏用卖故纸钱祠神以会宾客，皆一时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御史，吕申公之党也，欲举其事以动丞相，曰：“可一举网而尽也。”有曰：“刁亦与召，知其谋而不以告。”诘朝，送客城东，于是苏坐自盗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独逸。其后坐客皆至从官，而刁独终于馆职。

吕夷简语

吕申公曰：“惟人主之眷不可恃。”

温公老圃

参寥如洛，游独乐园，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余本。寥谓老圃：“盍润泽之使长茂？”圃曰：“天生灵物，不假人力。”寥叹曰：“真温公之役也。”

书方丈字法

仁宗时，契丹献八尺字图，而侍书待诏皆未能也，诏求善大书者。有僧请为方丈字，以沙布地为国字，张图于上，束毡为笔，渍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脱袈裟，投墨瓮中，掷以为点。遂赐紫衣。

赃吏死为驴

里人某，赃吏也，既死，请僧对灵追福，夜中，有驴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没。

酒色僧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狱果有无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然香祝之曰：“地狱若无，烟当上，有则当下。”既然，烟下而地裂受之，端大惊失色而逝。

仁宗戒臣下勿为侈靡

仁宗每私宴，十阁分献熟食。是岁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为献，仁宗问曰："安得已有此邪！其价几何？"曰："每枚千钱，一献凡二十八枚。"上不乐，曰："我常戒尔辈勿为侈靡，今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吕进士不辞盲妻善报

华阴吕君举进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妇家言曰："吾女故无疾，既聘而后盲，敢辞。"吕君曰："既聘而后盲，君不为欺，又何辞！"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进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武官苗绥

苗绥，武人，常谓："平生无大过，惟于熙河多得官为恨。"盖边徼例以虚功而受厚赏尔。又谓："议者重燕而轻夏，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夏人不慕中国，习俗自如，不可轻也。"又言："为泾原总管，尝夜雪临边，顾有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逻人当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国之备不及也。以渠自巡其境，乃舍之。"

张詠笞惰农

乖崖为令，尝坐城门下，见里人有负菜而归者，问何从得之，曰："买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种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太学生为苏轼饭僧

眉山公卒，太学生侯泰、武学生杨选素不识公，率众举哀，从者二百余人，欲饭僧于法云，主者惟白下听，慧林佛陀禅师闻而招致之。

李南式善待参寥

参寥徙兖，布衣李南式，家甚贫，供蔬菽洗补，恩意甚笃。他日为曾子开言之，子开曰："吾辈当为公报之，使知为善之效。"

刘攽为苏轼说新诨

苏长公以诗得罪，刘攽贡父以继和罚金，既而坐事贬官湖外，过黄而见苏，寒温外问有新诨否，贡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业为儒、贾，二父每相见，必以为患。甲曰：‘贤郎何为？’曰：‘检典与解尔。’乙复问，曰：‘与举子唱和诗尔。’他日，乙曰：‘儿子竟不免解著贼赃，县已逮捕矣。’甲曰：‘儿子其何免邪？’乙曰：‘贤郎何虞？’曰：‘若和著贼诗，亦不稳便。’”公应之曰：“贤尊得似忧里。”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宾退录

却扫编

[宋] 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目　录

宾退录
校点说明
自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却扫编
校点说明
扫编自序
卷上
卷中
卷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宾退录

[宋]赵与时　撰
傅成　校点

校点说明

《宾退录》十卷，著者赵与时（1175—1231），为宋太祖七世孙。《宋史》无传，赵孟坚《彝斋文编》有《从伯故丽水丞赵公墓志铭》一文，据此知其字行之（一字德行，见陈宗礼序），“以敏悟之资，秀出璇源，方若冠已荐取应举”，“踸踔西阶，逾三十年”，直至理宗宝庆二年（1226）才举进士，官丽水丞，时已入晚年。绍定四年卒，年五十七。除本书外，有诗词集《甲午存稿》，今已亡佚。

此书的撰述源起，作者自序云：“余里居待次，宾客日相过，平生闻见所及，喜为客诵之。意之所至，宾退或笔于牍。阅日滋久，不觉盈轴。”书名即由此而来。又据书后题识，知此书之撰写，起于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成于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

赵与时一生未任显职，他勤于读书，知识广博，熟知两宋典章故实，此书虽是随手记下的见闻心得，著述态度却是平实认真的。故书中所记，不猎奇，不炫耀，或考辨史事之真伪，或论析典章之流变，或订补前人著述之阙误，均有理有据。尽管难免疏漏，总的说来，可称精审翔实。如卷五辨东西二周一节，纠正了《战国策》鲍注之误，清代何焯称“录中此条为最善”。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唐代诗人韦应物，新旧《唐书》无传，宋人沈明远曾作韦传，今已亡佚，藉本书而得以保存（见卷九）；又如洪迈著《夷坚志》，共撰写序言三十一篇，今大半不存，赖本书而略见梗概。正因此，《宾退录》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时人称其“包罗古今，抉隐发微，有耆儒硕士所未及”（陈宗礼序）；后人谓其“考证经史，辨析典故”，“可为《梦溪笔谈》及《容斋随笔》之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宾退录》最早著录于焦竑《经籍志》。今存最早为南宋刻本，对雨楼本、择是居本、《古书丛刊》本均自是出，另有乾隆十七年存恕堂仿宋本、《学海类编》本、《四库全书》本等。今以《古书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及有关史乘，异文从善，不出校记。不当之处，敬请读

者批评指正。

自序

余里居待次，宾客日相过，平生闻见所及，喜为客诵之。意之所至，宾退或笔于牍。阅日滋久，不觉盈轴。欲弃不忍，因稍稍傅益，析为十卷，而题以《宾退录》云。

大梁赵与时

卷第一

王建以宫词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诗杂之，今世所传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观诗不多，所知者如：“新鹰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张籍《宫词》二首也。“泪尽罗衣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乐天《后宫词》也。“闲吹玉殿昭华管，醉折梨园缥蒂花。十年一梦归人世，绛缕犹封系臂纱。”杜牧之《出宫人》诗也。“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瑶阶夜月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之《秋夕》诗也。“宝仗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秋词》也。“日晚长秋帘外报，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炉欲爇熏衣麝，忆得分时不忍烧。”“日映西陵松柏枝，下台相顾一相悲。朝来乐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词。”刘梦得《魏宫词》二首也。或全录，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谓：“馆中校花蕊夫人《宫词》，止三十二首夫人亲笔，又别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续之，语意与前诗相类者极少，诚为乱真。世又有王岐公宫词百篇，盖亦依托者。”

洪文敏《容斋随笔》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谓：“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余按《书》：“禹曰：‘暨稷奏庶艰食。’”则尝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诗眼》云：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盖‘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盖真谓“所欢”者，与乐

天“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储。宰相陈康伯折简礼部侍郎吕广问，密议典礼。时上正祀黄帝，广问为初献官，周必大以御史监祭。广问语必大：“皇太子改名，从火从华。”必大谓：“与唐昭宗晔字同音，可乎？”广问亟告康伯，取旨别拟定，乃用今讳。

绍兴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兰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盖唐太宗以真迹刻之学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晋亡，耶律德光辇而归。德光道死，与辎重俱弃之中山之杀胡林。庆历中，为土人李学究所得。韩魏公索之急，李瘗诸地中，而别刻以献。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买置公帑。荣芑云：“宋景文帅定日，有学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乐营将何水清得之以献，宋留之公库。”姚令升云：“有游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后死于中山营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献。”周承勋希稷云：“唐太宗既得《兰亭序》真迹，使赵模等模搨，以十本赐方镇。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舆作《牡丹赋》，刻之碑阴，世号定武本。”蔡絛云：“定武本，乃江左所传晋会稽石也。钱氏归版图之后，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从会稽取之而藏于家。后户绝，赀没县官，人始见之，因置诸定帅之便坐壁间。”熙宁间，薛师正向为帅，其子绍彭又刻别本留公帑，携古刻归长安。王厚之顺伯云：“绍彭窃归洛阳。”周希稷云：“薛帅求之不得。其犹子绍彭，闻公厨有石，用以镇肉，取视之，乃刻《牡丹赋》于碑阴者。遂别刻石，易以归长安。”袁说友起岩云：“薛师正至定，恶摹打有声，自刊别石，留谯楼下，以应求者。其子绍彭，又私摹刻，易杀胡林本以归。”蔡絛云：“熙宁中，孙次公侍郎帅定，有旨取其石纳禁中，则又刻石而还之壁。后薛向来定，遂取以归。世但谓石归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观中，荣芑、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勋皆曰宣和。诏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献于天子，徽宗命龛置睿思东阁之壁。”明清之父铚则云：“置之艮岳玛瑙亭。”蔡絛云：“大观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诏索孙次公所纳石刻，则无有。或谓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变，虏袭以红毯，辇归。荣芑云：“宋定国尝从使虏，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乱，凡尚方珍异之物，悉为群胡辇归，独此石虏所不识，遂弃不取。建炎初，高宗驻跸广陵，宗泽居守东都，见之，遣骑疾驰进行在所。未逾月，狄复南寇，大驾幸浙，失于仓猝之际。绍兴中，向子固帅维扬，密旨令搜访，竟不获。”今东南诸刻，无能仿佛者。天台桑泽卿世昌编《兰亭博议》一书，甚详。与时参会众说，芟繁撮要，记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蘧之辞居多，诸说之异同者，则附著其下。虽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师正长安人，王顺伯谓其携以归洛；宗忠简守汴，日夕从事战守，且其天姿刚正，王仲言谓其为人主搜罗玩物于艰难之时，皆不敢谓然。开元九年置朔方节度，自是始有方镇，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谓太宗分赐诸郡，犹可

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一，然后知考古之难也。

林灵素，初名灵噩，字岁昌。家世寒微，慕远游。至蜀，从赵昇道人数载。赵卒，得其书，秘藏之，由是善妖术，辅以五雷法。往来宿、亳、淮、泗间，乞食诸寺。政和三年，至京师，寓东太一宫。徽宗梦赴东华帝君召，游神霄宫。觉而异之，敕道录徐知常访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晓，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诗》题壁间。"知常得之大惊，以闻。召见，上问有何术，对曰："臣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上视灵噩风貌如旧识，赐名灵素，号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赐金牌，无时入内。五年，筑通真宫以居之。时宫禁多怪，命灵素治之。埋铁简长九尺于地，其怪遂绝。因建宝箓宫、太一西宫，建仁济亭，施符水，开神霄宝箓坛。诏天下：天宁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乃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上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皆灵素所建也。灵素被旨修道书，改正诸家醮仪，校雠丹经灵篇，删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执、百官、三衙、亲王、中贵，士俗观者如堵。讲说《三洞道经》，京师士民始知奉道矣。灵素为幻不一，上每以"聪明神仙"呼之。御笔赐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两府班。上思明达后，欲见之，灵素复为叶静能致太真之术，上尤异之。谓灵素曰："朕昔到青华帝君处，获言'改除魔髡'，何谓也？"灵素遂纵言佛教害道，"今虽不可灭，合与改正：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争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台僧二人道坚等，与灵素斗法。僧不胜，情愿戴冠执简。太子乞赎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坚系中国人，送开封府刺面决配，于开宝寺前令众。明年，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上密召灵素曰："朕诸事一听卿，且与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谤。"灵素请急召建昌军南丰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与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执简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赐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灵素眷益隆。忽京城传吕洞宾访灵素，遂捻土烧香，气直至禁中。遣人探问，香气自通真宫来。上亟乘小车到宫，见壁间有诗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太平无事张天觉，四海闲游吕洞宾。"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太子亦买数本进。上大骇，推赏钱千缗，开封府捕之。有太学斋仆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黄待聘令青卖。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为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斩马行街。灵素知蔡京乡人所为，上表乞归本贯。诏不允。通真有一室，灵素入静之所，常封锁，虽驾来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倚卓，金龙香炉。京具奏："请上亲往，臣当从驾。"上幸通真宫，引京至，开锁同入，无

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师大水临城，上令中贵同灵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势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灵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台上言：“灵素妄改改字疑是议字之误。迁都，妖惑圣聪，改除释教，毁谤大臣。”灵素即时携衣被行出宫。十一月，与宫祠，温州居住。二年，灵素一日携所上表见太守闾丘颚，乞与缴进，及与州官亲党诀别而卒。生前自卜坟于城南山，戒其随行弟子皇城使张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见龟蛇便下棺。既掘，不见龟蛇，而深不可视，葬焉。靖康初，遣使监温州伐墓，不知所踪，但见乱石纵横，强进，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灵素传》也。灵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温州天庆宫有题衔云：大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管辖提举通真宫林灵素。

世有十干化五行真气之说，莫究其理。洪文敏载郑景实臬之语，谓取岁首月建之干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属火，火生土，则甲、己化土。他仿此。颇通。余记昔年一术士云：遇龙则化。龙，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属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属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实一也。

祖宗时，诸郡皆有都厅。至宣和三年，怀安军奏：“今尚书省公相厅改作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欲将本军都厅，以佥厅为名。”从之，且命诸路依此。此佥厅得名之始也。然今帅府有佥厅，又有都厅，莫知所始矣。

会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诗云：“男儿何苦敝群书，学到根原物物无。曾子当年多一唯，颜渊终日只如愚。水流万折心无竞，月落千山影自孤。执手沙头休话别，与君元不隔江湖。”阅《庚溪诗话》，喜而录之。

俗间有击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盖全用切韵之法，该以两诗，诗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齐韵，取其声相近，便于诵习。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该平声五十七韵，而无侧声。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则鼓节先三后四，叶韵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为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击鼓而挥扇之类，其实一也。诗曰：“西希低之机诗资，非卑妻欺痴梯归，披皮肥

其辞移题，携持齐时依眉微，离为儿仪伊锄尼，醯鸡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罗家瓜蓝斜凌伦，思戈交劳皆来论，留连王郎龙南关，卢甘林峦雷聊邻，帘栊嬴娄参辰阑，楞根弯离驴寒间，怀横荣鞋庚光颜。”此叶韵也。又有以诗数十句，该果实之名为酒席之戏者，与此略同，然不假切韵，颇为简易。至于卖卜者，但欲知十干十二枝，则尤不难。然多只一击鼓便能知年、月、日、时八字，盖未击之先，踟蹰顾盼，举动语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箧，通判曰倅。《礼》有副车、倅车。《左传》：“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薳氏之箧。”箧、倅皆副贰之称，然他官虽副贰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废已久，箧之名人无知者，独倅之名犹然。楼宣献序《向侍郎子諲集》云“擢之户箧”，近时文字中所见者此耳。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谓礼必以忠信为质也。余谓学者始以持敬为本，而穷理尽性以终之，亦“绘事后素”之意。

“吾不试故艺。”余妄意谓夫子天纵之圣，艺皆不学而能，非若常人尝试而为之。故其多能皆本于自然，而非有意于多能也。古今诸家皆无此说，余亦未敢自以为是。

《穆天子传》书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逾轮，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华骝，八曰绿耳。《王子年拾遗记》载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二说不同。

神仙赤松子见于书传多矣，惟《淮南子》称赤诵子。

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

刘卞功，字子民，滨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岁误触瓮碎，家人更谯之，神色自若，曰：“俟钉校者来，当全之。”复谯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瓮邪！”语未绝，钉校者至，相与料理，顷之如新。自是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或食或不食。徽宗闻其名，数

敕郡县津致，间驰近侍召之。对曰：“吾有严愿，不出此门。”上知不可夺，赐号高尚先生。王子裳侍郎衣，其外兄也，尝问以修行之术。书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虚空禅。独守一亩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扪胸，欲心清净；以手上下，欲气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靖康之变，不知所终。

周宣王，中兴之贤君也。然考之于《诗》，曰箴，曰规，曰诲，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诗》者不能直书其事，故后世儒者毋敢訾议。余观《国语》所载，如不藉千亩；拒虢文公之谏，而致姜戎之败；舍括立戏，激鲁人之变，而致诸侯之不睦；及丧师之后，复为料民之举，虽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岂如是哉！周之东迁，乌得尽委其责于幽、平二王乎？其所由来者渐矣。《史记》但书不藉千亩、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国语》之详也。

《容斋随笔》谓近世所传《云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老杜事实》，皆浅妄绝可笑，而颇能疑误后生。然但辨《遗事》中数事，余二书无说。《老杜事实》，世不多见。葛常之《韵语阳秋》云：老杜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按逊传无扬州事，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但有《早梅》诗云：“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杜公前诗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逊事，又意却月、凌风皆扬州台观名尔。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作《老杜事实》一编，无一事有据，至谓：“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咏其下。”岂不误学者？以上皆葛语。若《云仙散录》，则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书百余种，每一书皆录一事，周而复始，如是者三，其间次序参差者，数条而已。编集文籍，岂能整齐如此？已可一笑。《序》称天祐元年，金城冯贽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别为一书，庶兵火煨烬之后，来者不至束手。今百书遂无存者，则贽可谓前知矣。《崇文总目》成书时，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书籍存者极多，贽家之书，无一著录，虽有《金銮密记》之类一二种，而所编三事，本书反无之。又其造语尽仿《世说》，若集诸家之言，岂应一律？始实容斋之说，后阅馆本逊集，葛所

引梅诗尚脱第四联："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

胡忠简之贬，李似之侍郎弥逊书十事以赠：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择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节之士犹未及道，更宜进步；四曰境界违顺，当以初心对治；五曰子厚居柳，筑愚溪，东坡居惠，筑鹤观，若将终身焉；六曰无我方能作为大事；七曰天将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刚恐易折，须养以浑厚；十曰学必明心，记问辨说皆余事。

古乐府《木兰词》文字奇古，然其间有云："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赐物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愿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按木兰诈作男子，代父征行，逮归家易服，火伴方知其为女。当其见天子之时，尚称男子，而曰"送儿归故乡"，何哉？儿者，妇人之称也。

熙宁青苗法行，计息推赏，否则废黜。官吏畏罪希进，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县李敦颐视前政独贷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广信军。敦颐字子修，棣州阳信人。苏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也。

太宗尝谓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疟，于大寒大暑中过岁，寒暑迭变，不觉渐成衰老。'苟不竞为善事，虚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简书之长编。而《宗门武库》载五祖亦有此语。又《唐摭言》载赵牧《对酒》诗，亦有"人生如疟在须臾，何乃自苦八尺躯"之句。

中书侍郎旧称中书，今转为中书舍人之称。近岁有以六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者，遂直呼中书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谓之丞郎。今有称郎官、寺监丞为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称中书舍人为中舍，则容斋已辨之矣。

前代东宫官于皇太子皆称臣，隋开皇中尝更其制，至唐而复。真庙为皇太子，始辞之。

临汉石经与今文不同者殊多，《东观余论》略记之。如《书》"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劝忧"，今作"汝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今作"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

今“付”作“孚”；“曰陈其五行”，今作“汨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亮”作“度”，“以”作“治”；“怀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鲜”；“毋兄曰”，今作“无皇曰”；“则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徽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罔显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达殷集大命”。《论语》“意与之与”，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今作“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诸宫墙”，今“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贾”作“沽”。恨不见其全也。

《顾命》：“一人冕执锐。”陆氏《释文》：“锐，以税反。”今《礼部韵》尹字下有鈗字，注云：“侍臣所执。《书》：‘一人冕执鈗。’”古文《尚书》亦作鈗。不知承误作锐自何时始也。

晁伯宇载之《昭灵夫人祠》诗：“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陆务观游《黄州》诗：“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

自唐以纪年改梁州曰兴元府，本朝绍兴、隆兴、庆元诸府，皆循用故事，县名亦多有之。独嘉州以庆元初升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嘉定，与诸府不同。

韩文公《记梦》诗：“百二十刻须臾间。”方氏《举正》载董彦远云：“世间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纪言也。”朱文公《考异》云：“星纪之说，未详其旨，但汉哀帝尝用夏贺良说，刻漏以百二十为度矣。”余谓董说固妄；夏贺良之说，行之不两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韩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昼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监六年，始以昼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时得八刻，仍有余分，故今世历家百刻，举成数尔，实九十六刻也。每时余分，别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总而计之，为四刻，始合百刻之数。刻虽有大小，其名则百有二十。韩诗恐

只取此，正不须求之远也。

熙宁间，赐岐王颢、嘉王頵玉带各一。二王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并以玉鱼赐之。王仲言明清《挥麈录》谓：“玉带为朝仪始此。其后尝赐王安石，安石力辞，不从，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至徽宗朝，以赐蔡京，京请佩金鱼以自别于诸王，从之。自是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童贯皆受赐。”余按唐永徽二年敕：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带。开元中敕：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者，宜于腰带及马镫酒杓，馀悉禁断。《董晋传》谓：“五品而上金玉带，所以尽饰以奉上。”史传载赐玉带，及臣下私以玉带相赠遗者，班班可考。韩文公诗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则知唐已然矣。五代汉隐帝尝以赏郭威之功，既又召杨邠辈数人悉赐之。然不足稽也。杨文公《谈苑》载国朝赐带之制，谓驸马都尉初选尚，赐白玉带，亲王皇族皆许通服雕玉、白玉等带。则不始于岐、嘉二王审矣。玉鱼，安重荣亦尝自为之。

或问陆文安公：“何不注释诸经以垂世？”陆曰：“六经乃注我者也。”

州县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隐父宰余干》诗云：“地方百里身南面。”岂别有所本欤？恨读书不多，不能详也。

《章贡志》谓：“汉高帝六年，命灌婴略定江南，令天下城县邑，始置雩都县。”按《高纪》六年冬十月，但书“令天下郡邑城”而已，余皆无所见。雩都置县，《地理志》不书岁月，考纪及传，灌婴踪迹未尝到江南。凿空著书，可付一笑。洪驹父《豫章职方乘》亦谓：“灌婴在汉初定江南，故祀以为城隍神。今江西郡县城隍多指为灌婴，其实非也。”友人萧子寿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为陈婴。盖婴自定东阳为将，属楚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渐。颜师古谓：“渐，水名。在丹阳黝县南蛮中。婴既定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为陈婴。流俗所传，不为全无所据，但误其姓耳。

卷第二

朱文公尝与客谈世俗风水之说，因曰："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壮在蜀，有诗云："破碎江山不足论，何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未归人断魂。"

范冲尝对高宗云："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独王安石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之僭非其罪，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者也。"临江徐思叔得之亦尝病荆公此语，谓有卫律、李陵之风，乃反其意而为之，遂得诗名于时。其词云："妾生岂愿为胡妇？失信宁当累明主！已伤画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虏。琵琶却解将心语，一曲才终恨何数！朦胧胡雾染宫花，泪眼横波时自雨。专房莫倚黄金赂，多少专房弃如土！宁从别去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顾。胡山不隔思归路，只把琵琶写辛苦。君不见，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无嫌嫁盘瓠！"

康节邵先生之学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说之尝为作传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伯长。伯长性卞严寡合，虽挺之亦频在诃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谨。尝与参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时苏子美亦从伯长学《易》，其专授受者惟挺之。伯长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陈图南，其源流为最远。究观三才象数变通，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者。挺之初为卫州获嘉县主簿，权共城令。所谓康节先生邵尧夫者，时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养其父。挺之叩门上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康节曰：'简策迹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康节谨再拜，悉受业。于书，则先视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世所谓康节先生之《易》者，实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荣进。'友人石曼卿独曰：'时不足以容君，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忠献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献初建节钺守延安，送

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独别近郊。或病之，谢曰：‘故事也。’居顷之，忠献责安陆，挺之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境之客，无一人来者。忠献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师鲁以书荐挺之于叶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颇无仕进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幸其贫无赀，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共成之。’曼卿报师鲁曰：‘今之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是师鲁当尽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谒贵仕，以挺之书，凡四五至道卿之门，通焉而后已。道卿且乐荐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应铨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缑氏令，未行。会曼卿与龙图阁直吴学士遵路调兵河东，辟挺之泽州佥署判官。于是泽人刘仲更从挺之受历法，世称刘仲更之历，远出古今。上有扬雄、张衡之所未喻者，实受之挺之。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守舍。时友人尹子渐守怀也，实庆历五年二月。子渐哭挺之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后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侄君翁乞康节表其墓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以道此传，颇能道其出处之详。然康节尝曰：“今世知道者，独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则此传亦岂足以尽挺之哉！

东坡公知扬州，梦行山林间，一虎来噬，方惊怖，有紫衣道士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谒，曰：“夜出不至惊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汝谓吾不知汝子夜术耶？”道士惶骇而退。《林灵素传》中，徽宗神霄梦亦此类。新淦祥符观道士何得一，宣和间游京师，遇方士陶光国，爱其人物秀整，语之曰：“当为办一事，姑亟归。”无几何，徽宗梦人曰：“天上神仙郑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阅祠部帐，得诸新淦籍中，化基其师也。遽命召。时得一方次郢州，守贰礼请以往。既对，上大悦，赐号冲妙大师，主龙德太一宫。旋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诞集朕躬，故宏天飞之旧宫，奉真棋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洁之士，孰与致朕严恭寅畏之意哉！尔植志靡懈，饬履有闻。嘉其积勤，超进仙秩。尚敦而素，毋终堕哉！”时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几中原乱，得一亦归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无他异，侥幸至此。光国不知何许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状，其判如此，为士者当知所择矣。余亦惧为小人之归也，笔之以自警焉。

“万里銮舆去不还，故宫风物尚依然。四围锦绣山河地，一片云霞洞府天。空有遗愁生落日，可无佳气起非烟？古来国破皆如此，谁念经营二百年”。此毛麾《过龙德故宫》诗也。麾字牧达，平阳府人。有《平水老人诗集》十卷，行于虏境。榷商或携至中国，余偶得一帙，可观者颇多。序称其父当宋大观三年上舍登第，后中宏词科，季年尝任给事中。按《登科记》，大观三年榜中毛安节者，盖其父。然次年诏改宏词为词学兼茂，终徽宗、钦宗两朝，取词科为夕郎者，皆无毛姓，必陷虏后事也。

集贤殿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从官者，亦除修撰，时人遂有冷撰、热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为热撰，右文、秘阁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贤，政和五年改。

读横渠诗，最爱其一篇云：“学《易》穷源未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词赋，用即无差问不知。”

胡致堂著《读史管见》，主于讥议秦会之，开卷可考也。如论耶律德光谕晋祖宜以桑维翰为相，谓：“维翰虽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尤为深切。致堂本文定从子，其生也，父母欲不举，文定夫人举而子之。及贵，遭本生之丧，士论有非之者。故《汉宣帝立皇考庙》、《晋出帝封宋王敬儒》两章，专以自解；而于《汉哀帝谢立定陶后》一节，直谓：“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犹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论豫让报雠曰：“无所为而为善，虽大学之道不是过。”若致堂者，其亦有所为而著书者欤？然其间确论，固不容揜也。

近时后进称前辈之字，人多非之。余谓不然。孔门弟子皆称其师曰

仲尼，则岂不可？又有父祖既没，子孙不忍称其字者，亦古之所无。北齐王元景兄弟，讳其父之字，颜之推讥之。然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况称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为过。古者以王父字为氏，虽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书评》，其答启云："奉敕遣臣评古今书，臣愚短，岂敢辄量江海？但天旨诿臣斟酌是非，谨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书此一段，谓为梁武帝评书，《中兴馆阁书目》亦然，误也。其略云："王僧虔书犹如扬州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朔少年，皆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羊欣书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殷均书如高丽人抗浪，乃不有意气，而姿颜自足精味。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然不寒乞。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吴施书如新亭伧父，一往扬州，逢人共语，语便态出。柳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曹喜书如经论道士，言不可绝。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程旷平书如鸿鹄弄翅，颉颃布置，初云之见白日。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镂金。桓玄书如快马入阵，随人屈曲，岂须文谱。范怀约真书有分，草书无功，故知简牍非易。皇象书如韵音绕梁，孤飞独舞。孔琳之书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嵒之书如镂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鹄书如龙威虎震，剑拔弩张。张伯英书如武帝爱道，凭虚欲仙。卫恒书如插花舞女，援镜笑春。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钟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续之："僧智永书经，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胄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虞世南如学休粮道士，神意虽清，而体气疲困。欧阳询如新痊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疏。徐浩如蕴德之人，动容温厚，举止端正，敦尚名节，体气纯白。沈传师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如，骨法清虚。周越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空健，而锋刃交加。钱易如美丈夫，肌体充悦，神气清秀。蔡襄如少年

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苏舜钦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张友直如宫女插花，媚娇对鉴，端正自然，别有一种娇态。”《唐书·王勃传》载：“开元中，张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赵歌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坚问：‘今世奈何？’说曰：‘韩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齐道人汤惠休云：“谢灵运诗如芙蓉照水，颜延年诗如错采镂金。”梁钟嵘云：“范云诗宛转清便，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如落花在草。”张芸叟评本朝名公诗：“梅圣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石曼卿如饥鹰乍归，迅逸不可言。欧阳永叔如春服乍成，醲酒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苏子瞻如武库乍开，干矛森然，见之不觉令人神㦟；子细检点，不能无利钝。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终日揖逊，适口者少。”刘中叟次庄《尘土黄诗序》谓：“乐府自唐以来，杜甫则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则飘扬振激，如游云转石，势不可遏。”今主管广东漕司文字长乐敖器之陶孙，遂尽取魏晋而下诗人，演而为《诗评》曰：“因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时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要非适用。本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欧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山谷如陶弘景袛诏入宫，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

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殚陈。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

沈存中《笔谈》载：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豪家，曼卿访之，延曼卿饮。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孙晟，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槃”。时人多效之。事见《五代史记·死事传》及马令《南唐书·义死传》。“软槃”盖始于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书其本末于《二老堂杂志》甚详，著其略于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参，使相曾觌起居退，肩舆归第。直省官贾光祖、散祗候李处和、使臣唐章骑从。已而参政龚茂良奏事毕，驰马入堂，遂踵相蹑。街司促光祖辈避道，光祖辈出语不逊。光祖、处和，实隶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谕觌致谢。又明日，觌以光祖、处和申省施行。上谓茂良先权冲替二人，然后施行。茂良遽下临安府，杖罢。丁丑，上批问茂良：“昨已面谕，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绝。五月甲子，户部郎谢开之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资政学士，知镇江府。是日开之对，壬午再对。癸未，茂良落职放罢。于是觌之姻家韩彦古献议：“三省、密院旧奏事退，径批圣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详观乃付出。”专为此也。上大以为然。自是每事于奏目后，用黄纸贴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则改，留则留，遂以为常。是月末，蜀人张唐卿欲用淮南旧赏改官，赵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执不可。雄乃请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两资。明日，上谕三省云：“若非覆奏，几误推赏，此可为万世法。虽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开之又论茂良，遂责散官，英州安置。国初自范质进拟，已更旧制，至是复创覆奏云。开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书其字。

《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诗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正指此。盖老杜尝往来荆楚，而此

诗则嘉兴鲁氏定为夔门所作，夔亦与湖北相邻故也。注杜诗者，皆不及此。《韵语阳秋》云："言白小与菜无异，岂复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礼部侍郎崔沆下进士三十人，郑合敬第一。《摭言》载其宿平康里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注云："楚娘、闰娘，妓之尤者。"《韵语阳秋》谓为郑谷所作，误矣。

临安有鬻纸者，泽以浆粉之属，使之莹滑，谓之蠲纸。蠲犹洁也。《诗》："吉蠲为饎。"《周礼》："宫人除其不蠲。"名取诸此。又记五代《何泽传》载："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蠲符，不可胜数，而课州县出纸，号蠲纸。"蠲纸之名适同，非此之谓也。

唐明宗时，加秦王从荣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司言："元帅或统诸道，或专一面，自前世无天下大元帅之名，其礼无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天复三年三月，以辉王祚为诸道元帅；其年十二月，敕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乃自近年改为诸道，宜却复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距长兴尚远，若天复则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帅之名，肇见于《左氏》，晋谋元帅是也。然是时所谓元帅者，中军之将尔，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军元帅。唐初有左右元帅，太原道行军元帅，西讨元帅，自此浸多。然天下兵马元帅则始于广平，大元帅则始于从荣。唐末尝以天下兵马元帅授朱全忠，伪吴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授李昪，梁末帝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镠，晋高祖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元瓘，出帝以东南面兵马都元帅授钱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俶，国初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古今当其任者，盖寥寥可数，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应中天之运。初，元帅皆亲王为之，廷臣副贰而已，惟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房琯，皆尝真除。钱氏继之。全忠自置，昪伪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从光武，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耿弇图之，而车驾东归。敕彭书

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世言"得陇望蜀"本此。又司马懿为曹操主簿，从讨张鲁，言于操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操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盖用前语也。

晋明帝问王导晋所以得天下，导陈司马懿创业之始，及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殊不思牛继马后，晋已绝矣。

古今咏史之作多矣，以经、子被之声诗者盖鲜。张横渠始为《解诗》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长谷鸟迁，女工兴念忆归安。不将贵盛骄门族，容使亲心得尽欢。"《卷耳》曰："闺阃诚难与国防，默嗟徒御困高冈。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备酒浆。"洪忠宣著《春秋纪咏》三十卷，凡六百余篇。《石碏大义灭亲》曰："恶吁及厚笃忠纯，大义无私遂灭亲。后代奸邪残骨肉，屡援斯语陷良臣。"《郑人来渝平》曰："郑人来鲁请渝平，姑欲修和不结盟。使宛归祊平可验，二家何误作隳成。"张无垢亦有《论语绝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曰："既是文章可得闻，不应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两处分？"《颜子箪瓢》曰："贫即无聊富即骄，回心独尔乐箪瓢。个中得趣无人会，惆怅遗风久寂寥。"近岁尝见《纪孟十诗》，题张孝祥作，《于湖集》中无之，必依托者。如："争地争城立霸基，焉能一统混华夷？力期行政息求艾，深欲为王愧折枝。缘木求鱼何及计，为丛驱雀先深思。是宜孟氏谆谆诲，不嗜杀人能一之。""异端邪说日交驰，圣哲攻之必费辞。深诋并耕排许子，极言二本辟夷之。复明陈仲廉无取，力斥杨朱义不为。寄语外人非好辩，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黄次伋者，不知何许人，赋《评孟》诗十九篇，极诋孟子，且及子思。漫记一二，首篇《传道》八句云："此道曾参得最真，寥寥千载付何人？所传伋也亦无母，谁觉轲乎唱不臣。

忠孝缺来今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愿言为子为臣者，勿据悠悠纸上尘。”《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绝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来百里强。园囿盘游方七十，斯民何处事耕桑？”蚍蜉撼大木，多见不知量也。若康节先生《观易》、《观书》、《观诗》、《观春秋》四吟，则尽掩众作：“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事，道不虚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权，尽入区区一旧编。或让或争三万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业谁能继，汤武功夫世莫传。时既不同人又异，仲尼恶得不潸然！”“爱君难得似当时，曲尽人情莫若诗。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知音未若吴公子，润色曾经鲁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后人谁敢更讥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无时不战争。灭国伐人惟恐后，寻盟报役未尝宁。晋齐命令炎如火，文武镃基冷似冰。唯有感麟心一片，万年千载若丹青。”

卷第三

晋简文母郑太后讳阿春，晋人避其讳，皆以《春秋》为《阳秋》。《后传》：“孝武下诏，依《阳秋》故事，上尊号。”孝武母《李太后传》：何澄等议服制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是也。若《褚裒传》桓彝目之曰“有皮里《阳秋》”，《荀奕传》张闓、孔愉难奕驳陈留王出城夫，谓“宋不城周，《阳秋》所讥”，则皆事在郑后之前，晋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孙盛辈著书曰《晋阳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诗话，极其该洽，顾名之曰《韵语阳秋》，以今人而为晋讳，不深考也。晋世后讳多矣，独避郑讳，为不可晓。然盛又有《魏氏春秋》，习凿齿亦著《汉晋春秋》，司马彪作《九州春秋》，则当时亦不尽避，史官亦不能尽改。盖晋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书，又出于二十一人之手，岂无同异邪？

世俗称列寺卿曰大卿，诸监曰大监，所以别于少卿、监。自国初以寺、监寄禄之时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鸿胪、大司农、大匠而已，大卿、大监之名殊不典。元魏虽有大宗正卿、大司农卿，隋亦有新都大监，然皆不足证也。独晋人谓著作郎为大著作，《职官志》亦然，今称著作郎曰大著，犹有据依。

元昊寇边，韩忠献驻兵延安。夜有人携匕首到卧内，遂褰帷，韩起坐，问谁何。曰：“某来杀谏议。”“谁遣汝来？”曰：“张相公。”盖张元也。韩复就枕曰：“汝携我首去。”曰：“某不忍，愿得谏议金带足矣。”取带而出。明日，不复治其事。俄守陴卒报城橹上得金带，乃纳之。明受之变，张忠献自平江起义兵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备严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间文书，乃苗、刘使来贼公者，赏格甚盛。时左右睡已熟，张遽问：“尔欲何为？”对曰：“某河北人，粗知顺逆，岂肯为贼用。况侍郎精忠大节，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见备御未至，恐后复有来者，故相报耳。”张下执其手，问其姓名。曰：“某粗读书，若言姓名，是徼后利。顾有母在河北，今径归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张取郡狱死囚斩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识其人，终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颇相似，但受带一节，韩不及张，而

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后者也。汉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关中，问盎，称之皆不容口。乃见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长者，不忍刺。然后刺者十余曹，备之！"又与张事相类。然爰卒不免，而张竟无他。张公忠臣，爰非真长者，天理为不诬矣。韩事见王彦辅《麈史》，张事具行状。

光逸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毋辅之辈诣令家，望见奇之。李矩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梁王肜以为牙门。以是知吏从迎送之仪，晋已然矣。《宋书·庾登之传》载其除豫章太守，自临川便道之官，亦云"仪迓光赫"。又谢方明自晋陵太守为南郡相，晋陵亦有送故主簿随在西。萧梁时，诸镇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谓之"十斋"，释氏之教也。余按《唐会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已后，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永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斋日及忌日，并不得采捕屠宰，仍永为式。"其来尚矣。《九国志》亦载：南唐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今《断狱律疏议》列此十日，谓之"十直日"。

白乐天于浔阳舟中见商妇，赋《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是时此商留家浔阳，而远取茶于浮梁，始知浔阳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几遍天下，而浮梁所产反不著。时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复变迁如此。

《晋书》：王育仕刘渊为太傅；韦忠仕刘聪为镇西大将军；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三人者皆尝委质于晋矣，而皆谓之忠义。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太康中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袒服至褰发于路。顾谓之良吏。王浑妻钟氏，尝夫妇共坐，其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钟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者，浑弟沦也。顾谓之烈女。真可发一笑！

邵康节《洛阳春》八绝，其一云："四方景好无如洛，一岁花奇莫

若春。景好花奇精妙处，又能分付与闲人。”先鉴堂《朝野遗事》载：吕吉甫在赵韩王南园，京师丐人曰风乞儿者，持大扇造吕求诗。吕即书扇上：“无人肯作佐除非乞，没药堪医最是风。求乞害风都占断，算来世上少如公。”吕诗虽戏谑，然句体绝与邵诗相类。

吕居仁舍人尝与汪圣锡尚书论并拜两相，独曾文昭草文肃制为得右相词命之体。乾道间，虞忠肃拜右揆，汪适当制，遂祖其意而为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总吾喉舌之司；东西分台，以斡我钧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联。相须而成，阙一不可。乃登次辅，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国朝之制，并建宰辅之司。应变守文，咸底于道；献可替否，各殚厥心。矧予继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翳赖于同寅；扬于王庭，孚号式新于众听。其登次相，以叶旧章。”似微不及也。初韩忠彦拜左仆射，蔡京当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请曰：“制词合作专任一相，或作分任两相之意？”徽宗曰：“专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复相矣。”已而复召肇草制，拜布右仆射。肇之词盖有为云。

李昊仕于蜀，王衍之亡，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余记晋谢澹少历显位，桓玄之篡，以澹兼太尉，与王谧俱赍册到姑孰；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保，持节奉册禅宋。正堪作对。

汉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后世称其明。顺帝时，张逵辈谮梁商谋废立，帝知其妄，收逵等杀之。与昭帝相类。洪文敏谓顺帝复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为人所称。前燕慕容暐初立，慕舆根谮慕容恪、慕容评将谋为乱。暐曰：“二公国之亲穆，先帝所托，终应无此，未必非太师将为乱也。”收根等斩之。可与昭、顺并称。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顺帝二十五，而暐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既死，母后乱朝，评以黩货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勋德，遂为苻秦所灭，与早岁殊不相似，又非顺帝比也。

东蜀杨天惠撰《彰明县附子记》云：“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

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代处，前期辄空田，一再耕之，莳荠麦若巢縻其中。比苗稍壮，并根叶耨覆土下，复耕如初，乃布种。每亩用牛十耦，用粪五十斛，七寸为垄，五尺为符，终亩为符二十，为垄千二百。垄从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余为沟为涂。春阳坟盈，丁壮毕出，疏整符垄，以需风雨。风雨时过，辄振拂而骈持之。既又挽草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他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种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堆、小平者良。其播种以冬尽十一月止，采撷以秋尽九月止。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叶黄，蕤长苞而圆盖。其实之美恶，视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长美，贫者虽接畛，或不尽然。又有七月采者，谓之早水，拳缩而小，盖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恶猥多，不能常熟。或种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实不充，或已酿而腐，或已暴而挛，若有物焉阴为之。故园人将采，常祷于神，或目为药妖云。其酿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发。以时暴凉，久乃干定。方出酿时，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辄不盈握，故及两者极难得。盖附子之品有七，实本同而末异。其种之化者为乌头，附乌头而旁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隹，又附而上出者为侧子，又附而散生者为漏篮，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独专附名，其余不得与焉。凡种一而子六七以上，则其实皆小；种一而子二三，则其实稍大；种一而子特生，则其实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少为上，有节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天雄、乌头、天隹，以丰实过握为胜；而漏篮、侧子，园人以乞弃役夫，不足数也。大率蜀人饵附子者少，惟陕辅、闽、浙宜之。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然土人有知药者云：‘小者固难用，要之半两以上皆良，不必及两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经》及注载：‘附子出犍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齐鲁间。’以今考之，皆无有，误矣。又云：‘春采为乌头，冬采为附子。’大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为侧子。’愈大谬，与余所闻绝异，岂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类邪？”以上皆杨说。《古涪志》既删取其略著于篇，然又云：“天雄与附子类同而种殊，附子种近漏篮，天雄种如香附子。凡种必取土为槽，作倾邪之势，下广而上狭，置种其间，其生也与附子绝不类，虽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杨说所未及也。审如《志》言，则附子与天雄非一本矣。杨说失之。《本草图经》与此小异。《广雅》云：“奚

毒，附子也。一岁为荝与侧同。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盖亦不然。鬲子、天佳、漏篮三物，《本草》皆不著。张华《博物志》又云：“乌头、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各异也。”

《左氏传》：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汉太始四年，赵有蛇从郭外入邑，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异哉！然赵敬肃王彭祖薨于次年，亦其应也。

《玉壶清话》：“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丁晋公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诗曰：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与时尝因是戏考前代酒价，多无传焉。惟汉昭帝罢榷酤之时，卖酒升四钱，明著于史，刘贡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已。《典论》谓孝灵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乐府：“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此三国之时也。然唐诗人率用此语，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白乐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软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崔辅国“与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钱”，郎士元六言绝句“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皆不与杜诗合。或谓诗人之言，不皆如诗史之可信。然乐天诗最号纪实者，岂酒有美恶，价不同欤？抑何其辽绝邪？穆宗朝，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时谷数斛易斗酒，尤可怪。杨凝诗：“湘阴直与地阴连，此日相逢忆醉年。美酒非如平乐贵，十升不用一千钱。”《岭表录异》云：“广州人多好酒。生酒行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尝酒。盎上白瓷瓯谓之瓻，一瓻三文。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岭表录异》，唐之书也，今必不然。瓻字不见于字书，《说文》云：“瓯瓿谓之瓴。瓴，盈之切。”疑是瓴字传写之误。或南方俗字自有瓻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长歌行》“当垆擅旨酒，一卮堪十千”，谓之堪，则非真十千也。

谚谓物多为无万数，《汉书·成帝纪》语。

汉成帝诏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处土以增高，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来甚古。《唐书·方技·杜生传》亦有“客土无气”之语，盖又近世云。

唐太宗时，米斗三钱，后世以为美谈。梁天监四年，米斛亦三十钱。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钱者，人罕称道。然皆不若汉宣帝元康间，尝谷石五钱矣，此古今所无也。东魏元象兴和中，谷斛九钱，可

以为次矣。

汉世大率钱重。前所书昭帝时酒升四钱，谷石五钱，概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间，金城湟中谷斛亦不过八钱。惟元帝永光二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时四方饥馑，朝廷以为忧。而其先，初元二年，齐地饥，谷石财三百余，民已多饿死者矣。王莽时，黄金一斤直钱万，朱提善银八两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八两直一千而已。高帝贺吕公，绐曰“贺钱万”，吕公大惊，起迎之门。颜师古谓：“以其钱多，故特礼之。”若今世十千，何足惊也。元帝临兽圈，猛兽惊出，冯贵人前当之，帝虽嘉美其义，仅赐钱五万。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谓：“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武帝天汉、太始间，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虽数逾惠帝时八倍，然后世正使匮乏之极，亦何肯出此令，可见当时钱之难得也。至成帝鸿嘉中，买爵之贾杀而为千钱矣。西都制禄以谷，奉钱皆无所考，仅可知者：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六万，御史大夫月四万，光禄大夫月万二千，司隶校尉月数千，谏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诏公车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贡禹迁光禄大夫，犹谓家日益富。后汉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钱半谷。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钱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隶释》云：汉刻载修庙及表墓人所费，有出钱百者。熹平四年，济阴太守张宠以二千祠尧，碑遂夸而书之。贡禹被征，卖田百亩，以供车马。以今江、浙田贾会之，不减二三千缗，车马之费当不至是，则当时田贾，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于元帝之时，王嘉谓是时赀千万者尚少，他复何言。崔烈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五百万，五千缗也，以今助边之数校之，但可得副校尉耳。并发观者一笑。

汉长安有四尉。晋洛阳有六尉。隋改县尉为县正，又为书佐。《新唐书·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书佐曰县尉，寻改曰正。畿县、上县正，皆四人。七年，改县正复曰尉。”然《唐六典》载：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七县，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

原诸畿县及诸州上县，尉各二人而已。新旧《唐书》皆从之。《新书》自与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阳濑水贞义女碑》云：“县尉广平宋陟、丹阳李济、南郡陈然、清河张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协。”又《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亦云：“县尉李向、赵济、卢荣等，同德比义，好谋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则上县不止两尉明矣。本朝虽赤县无三尉者，盖前代无巡检，今剧县巡检至四五人，小县亦一二人，尉虽少，未害也。

熙宁中，华山圮，雨木冰，已而韩魏公薨。王荆公挽词云：“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西清诗话》谓用孔子及唐宁王事。宁王事，《新书》无之，见于刘耀远旧史传中：“开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树，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宪见而叹曰：‘此俗所谓树稼者也。谚曰：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汉·天文志》亦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谓稼字义不可通，特介声之讹耳。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达官怕之谚本此。颜师古注《刘向传》，谓“今俗呼为间树”。《齐民要术·黍穄篇》又谓之谏树云。

故人杨晋翁天桂尝语予：昔为泷水令，初谒郡时盛暑，德庆林守会衣纱公服出延客。谓遐陬僻郡，敢于纵肆，其野如此。后阅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刘绎朝见著纱公服，特降一官。盖政和间。又江邻几休复《嘉祐杂志》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绯纱公服，为台司所纠。三司使包拯，亦衣纱公服，阁门使易之，且诘有何条例，答云：‘不见旧例，只见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无之，然包公未必尔也。

唐慎微，蜀州晋原人。世为医，深于经方，一时知名。元祐间，帅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尝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于世。而艾晟序其书，谓“慎微不知何许人”，故为表出。蜀，今为崇庆府。

世俗谓自辨解曰分疏平。颜师古注《爰盎传》“不以亲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则北朝暨唐已有是

言也。

英宗于仁宗为从子，宣仁后于光献为甥，自幼同鞠禁中。会温成有宠，英宗遂还宫邸，宣仁亦归其家。洎温成薨，仁宗竟无子。一日，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滔滔，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时宫中谓“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温《闻见录》。与时按，汉成帝欲与近臣游宴，张安世玄孙放，以公主子，且开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许嘉女，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亦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时，萧至忠以女妻韦后舅崔从礼子，帝主萧，后主崔，时谓“天子嫁女，皇后娶妇”。此皆非可与圣世同年而语也，姑记其语之适同而已。

王孝先曾谥文正。王子明旦谥文贞，避仁庙嫌讳，亦称文正。后来称孝先者，多称其封国以为别；子明封魏国，人罕称也。韩参政亿谥忠宪，韩魏公谥忠献，字虽不同，音则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于赵阅道谥清献，而赵正夫挺之谥清宪，则几于珷玞乱美玉矣。

“丝竹管弦”，汉《张禹传》语，王右军《兰亭序》承用之，四字实二物耳。

今职制令，诸县有繁简难易，监司察令之能否，随宜对换，仍不理遗阙。按，薛宣为左冯翊，频阳县北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多盗贼，其令平陵薛恭，本县孝者，功次稍迁，未尝治民，职不办。而粟邑县小，辟在山中，民谨朴易治，令巨鹿尹赏，久郡用事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在粟。宣即以令奏赏与恭换县。二人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则汉已著此令矣，近世监司未尝行也。

吾夫子论君子小人之情状，与时既书之以自警。然邵康节先生诸诗，尤能推广圣人之意，不暇悉载，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谂观者。《处身吟》云：“君子处身，宁人负己，己无负人。小人处事，宁己负人，无人负己。”持此诗以观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

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贡谓：“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无加诸人，足矣；人之加诸我者，安能绝之？夫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盖未然其言耳。康节又有诗云：“人如负我我何预，我若辜人人有词。”孟子亦谓：“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则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难焉？”学者当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间题咏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复存。时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独取成都郭宗丞明复一诗刻之石，真绝唱也。其诗云：“香山居士头欲白，秋风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举觞独醉天为家，诗成万象遭梳爬。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贾胡老妇儿女语，泪湿青衫如著雨。此公岂作少狂梦，与世浮沉聊尔汝。我来后公三百年，浔阳至今无管弦。长安不见遗音寂，依旧康庐翠扫天。”夏文庄尝有《寄题琵琶亭》一绝云：“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甚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泣泪满青衫。”近时陈益之待制谦又赋《续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兴参差杂椒糈。”亦皆有新意。《倦游杂录》载，史沆尝题诗亭上：“坐上骚人虽有泪，江边寡妇不难欺。若使王涯闻此曲，织罗应过赏花诗。”沆早登进士第，坐事迁谪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长，世以凶人目之，故虽古人亦妄肆诋訾云。

近岁金虏为鞑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迁录》一编，盛行于时，其实伪也。卷首题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赐绯张师颜编。虏之官制，具于《士民须知》，独无通直一阶，其伪一也。虏之世宗，以孙原王璟为储，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为显宗。录乃谓璟为允植之子，其伪二也。虏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维，兀术名宗弼。录乃称忠献王罕、忠烈王朮，其伪三也。虏事中国不能详，然灼知其伪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卷第四

班孟坚作《扬雄传》，独载所为文，历官行事顾列于赞中，他传皆不然。韩退之作《刘统军碑》，惟书门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实，悉具于铭词，正用此体。近世惟胡忠简作《赵龙学子沸墓铭》亦然，志特书世系葬日而已。

龚遂自渤海征至京师，议曹王生从。遂将入宫，王生从后呼止遂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为此言，然后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长者，然后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终以实对，是亦长者也已。

西汉两万石君。石奋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号奋曰万石君。冯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赵魏间荣之，亦号曰万石君。又严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东汉有万石秦氏。唐有万石张氏。

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王莽诛翟义之党，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说今不传。

广陵所刻《梦溪笔谈》，第十八卷积罂之术注中，"又倍下长得十六"，当作二十四；"并入上长得四十六"，当作二十六。士夫知算术者少，故莫辨其误，漫记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后废帝名昱。元魏献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声绝相近，似当避也。周厉王名胡，其七世孙僖王名胡齐，尤可怪。周人以讳事神，而犹有此，何欤？

《容斋续笔》云："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

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旛令》、《闪擪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惟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以上皆洪说。余谓酒令盖始于投壶之礼，虽其制皆不同，而胜饮不胜者则一。后汉贾逵亦尝作《酒令》。唐世最盛，乐天诗如"筹插红螺椀，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碧筹攒米椀，红袖拂骰盘"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欧阳文忠公作《九射格》，独不别胜负，饮酒者皆出于适然。其说云："九射之格，其物九，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当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鱼居左。而物各有筹，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在而饮之。射者，所以为群居之乐也，而古之君子以争。九射之格，以为酒祸起于争；争而为欢，不若不争而乐也。故无胜负，无赏罚。中者不为功，则无好胜之矜；不中者无所罚，则无不能之诮。探筹而饮，饮非觥也，无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饮，而屡及者亦不得辞，所以息争也。终日为乐，而不耻不争，君子之乐也。探筹之法，一物必为三筹。盖射宾之数，多少不常，故多为之筹以备也。凡今宾主之数，九人则人探其一，八人则置其熊筹。不及八人而又少，则人探其一，而置其余筹可也；益之以筹，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临时之约，然皆置其熊筹。中则在席皆饮。若一物而再中，则视执筹者饮量之多少，而饮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两筹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饮釂，则敛筹而复探之。筹新而屡变，矢中而无情，或适当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欢然为乐而不厌也。"周文忠谓《醉翁亭记》云"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恐或谓此。古灵陈述古亦尝作酒令，每用纸帖子，其一书司举，其二书秘阁，其三书隐君子，其余书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举则司贡举，得秘阁则助司举搜寻隐君子进于朝，搜不得则司举并秘阁自受罚酒。后复增置新格，聘使、馆主各一员。若搜出隐君子，则此二人伴饮。二人直候隐君子出，即时自陈，不待寻问。隐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违此二条，各倍罚酒。注云：聘使盖赏其能聘贤之义，馆主兼取其馆伴之义。唐有昭文馆学士，时人号为馆主。又云：秘阁虽同搜访隐君子，或司举不用其言，亦不得争权；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举不用己言而辞同罚也。然则倍罚。司举、秘阁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发问；如违，先罚一觞。司举、秘阁止得三搜，客满二十人则五搜。余人探得帖子，并默然；若妄宣传，罚巨觞，别行令。《古灵集》载潘家山同章衡饮次行令，探得隐君子，为章衡搜出，赋诗云："吾闻隐君子，大隐廛市

间。道义充诸中，测度非在颜。尧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艰。勉哉二秘阁，贤行如高山。”近岁庐陵李宝之如圭作《汉法酒》云：“汉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隶校尉，曰侍中，曰中书令，曰酒泉太守，曰协律都尉。拜司隶校尉者持节，职举劾。劾及中书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则司隶去节。劾及京兆尹，则上爱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别举劾。劾丞相司直，则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则列卿自讼，廷辩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听，须先谒而后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则中书令、酒泉太守皆望风自劾。御史得罪，则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隶以不畏强御，后若有罪，以赎论。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隶。劾及京兆尹者，事虽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书令者，侍中自劾。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邮，协律都尉歌以饯之。劾及协律者，下之蚕室，弦歌诗为新声而求幸。”又书其后云：“右酒令也，戏用汉制为之。集者止九人则缺京兆尹，八人则缺侍中，七人则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则缺司直。当饮者皆即饮之，或未举饮者，亦可计集者之数，以为除官之数。每当饮者，予一算；除官既周，视其算以为饮。齐三算者，即饮之；二算者，与其算等者决之；一算则留以须后律。令载所不及者，比附从事云。”今馆阁有《小酒令》一卷，庆历中锦江赵景撰。《饮戏助欢》三卷，元丰中安阳窦譝撰，《酒令》在焉。《玉签诗》一卷，皇朝知黔南县黄铸撰，以诗百首为签，使探得者随文劝酒。铸字德器，柳州人。《钓鳌图》一卷，不知作者，刻木为鳌鱼之属，沉水中，钓之以行劝罚，凡四十类，各有一诗。又有《采珠局》，亦此类，序称撰人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余类，亦各有一诗。又有《捉卧瓮人格》，皇朝李建中撰，以毕卓、嵇康、刘伶、阮孚、山简、阮籍、仪狄、颜回，屈原、陶潜、孔融、陶侃、张翰、李白、白乐天为目，盖与陈、李之格大同小异，特各更其名耳。《投壶经》，唐上官仪尝奉敕删定，史玄道续注，盖采周颙、郝同、梁简文数家之书为之。司马文正公更以新格，旧书为之尽废。晁子止侍郎公武《郡斋读书志》，又有《木射图》一卷，云唐陆秉撰。为十五笱以代侯，击地球以触之。笱饰以朱墨字以贵贱之。朱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者，慢、傲、佞、贪、滥。仁者胜，滥者负，而行赏罚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兰亭，又皆于游燕之际，以赋诗作赋不成者罚酒。高续古似孙《纬略》已详，此不重出。

　　秦会之当国，决意讲和，虏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张巨山嵲时为司勋郎，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汤，‘德无常师，主善为师’。

臣前赞议和，今请伐虏，是皆主善为师。如其不济，则‘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当遵孔圣之训。”秦大喜，擢巨山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误也。时秘书省寓法慧寺，或大书于门云：“周任为孔圣，太甲作成汤。”秦大怒，疑出于馆职，相继斥去。然《史记·殷本纪》载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成汤之时，则司马子长已误矣。蔡邕引“致远恐泥”，《新唐书》传引“以能问于不能”，皆以为孔子之言，亦非。

汉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顺，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答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唐薛元超为中书舍人，省中有盘石，其祖道衡为隋内史侍郎时，尝据以草制。元超每见，辄泫然流涕。裴谞五世为河南，谞视事，未尝敢当正处。居世官者，当如此矣。

晋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时人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今流俗谓大笑为“绝倒”，非也。

先鉴堂《朝野遗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真宗，吕许公夷简为参知政事。仁宗朝，吕为首相，王再入，议论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许公，问所以处王公者。吕皇恐不敢当。上再三问之，曰：‘王某先朝旧臣，当得使相，或洛或许，惟圣裁。’再问其次，曰：‘无已，则大资政，或青或郓。’上首肯。吕甚喜，出省与宋宣献绶分路，忘相揖。晚报锁学士院，诸子问，皆不答。夜深，独语晦叔曰：‘次辅均劳矣。’明日，盛服入朝，则两麻也，吕判许州，王知郓州。仁宗圣断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谈苑》云：“张邓公、吕许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独留吕公，问曰：‘张士逊久在政府，欲与一差遣出去。’吕公曰：‘士逊出入两朝，亦颇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吕公曰：‘与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仁宗曰：‘不亏他否？’吕公曰：‘圣恩优厚。’吕公既退，张、吕姻亲也，私焉，曰：‘主上独留公，必是士逊别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吕沉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张亦欣然慰望。是日，张公打屏阁子内物色过半矣。既夕，锁院。明日早，张公令院子尽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只就审官东院待漏。既入朝，张公惟祇候宣麻，吕公惟准拟押麻耳。忽有堂吏报吕公云：‘相公知许州。’吕公大惊。于是张公押麻，乃吕公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也。”与时按，吕夷简、张士逊同相，在天圣、明道间。章献后上仙，仁宗始亲政，与夷简谋以枢密使张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皆章献所任用，悉罢之。退告郭皇后，

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罢夷简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及宣制，夷简大骇，不知其故。素厚内侍阎文应，使为中诇，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后再相，赞成废后之议，实原于此。《谈苑》所载皆不合。且节度使、检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惟参政一员押麻，余宰执皆不往，宰相亦不当押麻。其书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简自昭文相罢为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镇安军节度使、判许州，王曾自集贤相罢为尚书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当以《遗事》为正。初命曾知青州，既入谢，求改郓州。又仆射典州，不当云知，遂贴麻改命。绶时参知政事，亦同罢云。第曾初拜相，夷简执政，皆在乾兴元年七月，时仁宗已践祚。真宗末年，曾参知政事，夷简知开封府而已。《遗事》谓曾相真宗，夷简参知政事，亦误也。

沈存中《笔谈》云："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曾往访之，见其人颇萧洒。自言：'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以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自给者甚多，不当更兼其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曰：'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唯置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旁游一步也。'"蔡絛《铁围山丛谈》云："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

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孥而至是邪？’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乎？’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乃仁庙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洪文敏《夷坚己志》云：“陈元忠少魏，漳州龙溪人，客居南海。尝赴省试，过南安。会日暮，趋城尚远，投宿野人家，茅茨数椽，竹树茂密可爱。主人虽麻衫草履，而举止谈对，宛若士人。几案间有文籍散乱，视之，皆经子也。陈叩之曰：‘翁训子读书乎？’曰：‘种园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问藏书何用，曰：‘偶有之。’因杂以他语。少焉，暴风雨作，其二子荷蓑负锄归，大儿可十八九，小儿十四五。倚锄前揖，人物可观，绝不类农家子。翁进豆羹享客，不复共谈。迟明，陈别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适市，见翁仓皇而行。陈追诘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问其故，不肯言，固问之，乃大儿于关外粥果失税，为关吏所拘。陈为谒监征，至则已捕送郡。翁与小儿偕谒庭下。长子当杖，翁恳白郡守曰：‘某老钝无能，全藉其子赡给，若渠不胜杖，则翼日之食缺矣。愿以身代之。’小儿曰：‘大人岂可受杖，某愿代兄。’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争不决。小儿来父耳旁语，若将有所请，翁叱之，儿必欲前。郡守颇疑之，呼问所以。对曰：‘大人元系带职正郎，宣和间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儿狂，妄言。’守询诰敕在否，儿曰：‘见作一束，置瓮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随儿发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谢而释其子。次日枉驾访之，室已虚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纷华，汩利禄，事表襮者，闻其风，泚其颡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弃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难能；顺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儿不能保身，几祸其父，其亦有愧于杜生之子矣。

颜之推《家训》云：“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

言。”之推北齐人，逮今几七百年，称家祖者复纷纷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称，俗辈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简谓“年几三十，不为家公所知”，盖指其父，非祖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辨，声闻御前。仁宗召问之。曰甲言贵贱在命，乙言贵贱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劳推恩。’封秘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问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伤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与时按，唐张鷟《朝野佥载》：“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遗‘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征怪而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二事盖只一事，曾传闻之误耳。圣君贤相，一嚬一笑，犹当爱之，岂肯激于一夫之言，而轻用庆赏？郑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岂为是哉！

开禧丙寅，眉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末卷《杂记门》云：“佛日大师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苏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荐。尝谓张子韶侍郎曰：‘老僧东坡后身。’张曰：‘师笔端有大辩才，非老先生而何？’乡僧可昇在径山为侍者，亲闻此语。”今按杲《年谱》，盖生于元祐四年己巳，而东坡卒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此时杲已十三岁矣。杲平生尊敬东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无后身之说，可昇之妄也。

封国公者，先小国，次次国，后大国；已至大国者，许于本等内改封，国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贵，追封邹，徙封卫。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诰前衔称“赠太师，追封魏国公”。后又云：“可特追封魏国公，余如故。”范文穆行词，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维新。”或谓既不改封他国，何必命词给告，他人未见有重复如此者。然余读许崧老翰外制，有大礼封赠曾祖追封杨楚国公赠太师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赠太师，追封杨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杨楚，位极公师。虽宠数不可以复加，而申命用昭其无斁。”则知已有前

比矣。

后汉《陈宠传》云："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又《隋书·牛弘传》云："今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则知正月亦可称十三月。鲁氏自备但记陈宠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盖俗有"男忌双，女忌只"之说，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齐书·李浑弟绘传》："绘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闲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则其来久矣。

陶榖《五代乱纪》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笔于《挥麈录》。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僧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杆望落晖。"

齐己《折杨柳词》："秾低似中陶潜酒，软极如伤宋玉风。"以中酒之中为去声，于义为长。徐邈"中圣人"，《三国志》既无音，未可悬断为平声也。

"毋持布鼓过雷门"，汉王尊语。师古注谓："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故尊引之也。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曾文清诗："败鼓无声强自挝，不堪持过阿香家。"似用王语点化，而误以雷门为雷霆之雷。洪文敏《续笔》谓城门名用一字者为雅驯，历举《左氏》《公羊》诸书所载，亦独遗此。

鲍明远《行路难》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瑶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黄鲁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正用其体。

汉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为儋州，本朝为昌化军，中国极南之地

也。《山海经》：“儋耳之国，在大荒北，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郭景纯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镂画其耳，亦以放之也。”《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亦曰：“东至开梧，南抚多䫋，西服寿靡，北怀儋耳。”高诱注云：“北极之国。”又《恃君览》云：“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注云：“北方狄，无君者也。”则是极北别有一儋耳，朱崖之名盖晚出云。

古今论天体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动，地主乎静，未有谓地动者也。惟《考灵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其说独异。

陆放翁《入蜀记》载其“入沌后，见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莫令错呼错唤。’问：‘何谓长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长读如长幼之长。乃知老杜‘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之语盖如此。因问：‘何谓摊钱？’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钱之戏’，注云：‘即摊钱也。’则摊钱之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读杜诗者，多以长字为平声，故载陆语。

卷第五

《列仙传》："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弟子洁斋候于水旁，且设祠屋。果乘赤鲤出，祠中留一月余，复入水去。"今宁国府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侧有石台，高一丈，曰琴高台，俗传琴高隐所，有庙存焉。溪中别有一种小鱼，他处所无，俗谓琴高投药滓所化，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渔者网取，渍以盐而曝之。州县须索无艺，以为苞苴土宜，其来久矣。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前辈多形之赋咏，梅圣俞、王禹玉、欧阳文忠公，皆有《和梅公仪挚琴高鱼》诗。圣俞诗云："大鱼人骑上天去，留得小鳞来按觞。吾物吾乡不须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诗云："三月江南花乱开，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无纵迹，枉是渔人尚见猜。"文忠诗云："琴高一去不复见，神仙虽有亦何为？溪鳞佳味自可爱，何必虚名务好奇。"圣俞又有《宣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骑鱼上碧天。小鳞随水至，三月满江边。少妇自捞漉，远人无弃捐。凭书不道薄，卖取青铜钱。"圣俞，宣人也。汪彦章尝赋长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间琴高鱼，初未列楚些。岂堪陪蘸鲜，裁用当淆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传，噍嚼亦云颇。俗云琴高生，控鲤宛溪左。灵踪散如烟，遗鬣尚余颗。向来骑鲸人，逸驾尝慕我。不应当时游，反用此么麽。得非效齐谐，怪者记之过？彭越小如钱，踪迹由汉祸。越书载王余，变化更微琐。因知天地间，人莫穷物夥。区区于其中，臆决盖不可。伪真吾何知，且用慰颐朵。"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有云："籍甚宣城郡，风流数贡毛。霜林收鸭脚，春网荐琴高。"蜀人任渊注此诗，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传》事，直云："琴高，鲤鱼也。"误矣。公仪诗恨未见，汪诗不载集中。

吴虎臣曾《漫录》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𨱽为矮，⿱不⿱大日为斋，讼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𨱽音矮，不长也。⿵門坐音稳，坐于门中，稳也。⿱大坐亦音稳，大坐亦稳也。仦音袅，小儿也。奀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终，人亡绝也。⿱不行音腊，不能举足也。⿰女大音大，大女及姊也。⿱石山音磡，山石之岩窟也。闩音櫼，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岭外代答》于此外又记五字：氽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没入水下也。閄，和馘切，言隐身忽出

以惊人之声也。䎡音翳，言多髭也。𠦚，东敢切，以石击水之声也。余按《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上表论字体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辨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辨，小儿为䜌，神虫为蚕，如斯甚众。”又《颜氏家训》载：“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乃知俗字何代无之，车同轨，书同文，岂易能哉！与时昔年侍先人官赣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记忆。《唐君臣正论》载：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为地，千千万万为年，永主久王为证，长正主为圣，一忠为臣，一生为人，一人大吉为君。然尝考之，但有埊、𠡦、恵、𤯔四字合；证作鏊，圣作𨲢，君作𠺞，皆与《正论》所言不同。今大理国文书至广右者，犹书国作圀，亦后所改。又吴主孙休名字四子，尝创䨼音湾、𠓗音迄、𣝗音觥、𥘸音礥、𠈌音莽、昷音举、𥫗音褒、𤦟音拥八字。南汉刘岩自制龑音俨字为名，盖取飞龙在天之意云。

《论语》：“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古注曰：“此《诗·小雅》也。祇，适也。言此行诚不足以致富，适足以为异耳。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之。”《正义》曰：“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谓：“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异于野人而已。”侯氏谓：“若其诚不富，祇以取异耳。”伊川谓：“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齐景公’字而误也。”杨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从之。南轩谓：“言其诚实之不富，祇以自取异云耳。”与时按，“我行其野”之诗，“诚”作“成”，取义与此不类，不当迁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谓“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者也。尝闻平庵赵先生云：“此诗因子张之问而答之。学者之学圣人，盖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谓。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义，爱之者未免欲其生，恶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诚未可谓之至善，但亦足以异于常人而已。”此说最明白。

唐张鷟自号浮休子，张芸叟盖袭其名。

南唐保大中，赐道士谭紫霄号“金门羽客”，事见《庐山记》。祐陵

赐林灵素号，用此故事。

彭器资、洪忠宣皆号《鄱阳集》，王岐公、张彦正皆号《华阳集》，杨文公、胡文定皆号《武夷集》，魏仲先、李汉老皆号《草堂集》。谢无逸、俞退翁、傅子骏皆曰溪堂，苏子美、张会川、张徽皆曰沧浪，李师中、石守道皆曰徂徕，晏元献、王荆公皆曰临川。它如钱文僖有《伊川集》，邵康节有《伊川击壤集》，而程子又号伊川。朱文公编二程文，题《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师鲁先有《河南集》。又吕居仁舍人诗曰《东莱先生诗集》，而从孙太史成公，学者亦尊之曰东莱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数者，骤见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汉魏以来诸文人，但标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为明白洞达也。

《汉书·扬雄传》云："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韩文公《题张十六所居》诗云："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然传但云"学作奇字"，不言"问奇字"，后来相承而用，盖又以韩诗为本。传又云："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与前"学作奇字"，凡隔数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载酒问字"、"载酒问奇字"之类，不知何所本也。《艺文志》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师古曰："古文，谓孔子壁中书。奇字，则古文而异者也。"许叔重《说文解字》云："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与颜注合。其后晋卫巨山《四体书势》、元魏江式《论书表》皆同。然则奇字者，与科斗文字略相似，而异于小篆，六书之一体耳。今人才见书籍中难字，便谓之奇字，非也。《容斋三笔》摘《周礼》中字，如㩻、磬、鬴、鱻之类，凡数十为一则，题曰《周礼奇字》，且云："前贤以为此书出于刘歆。歆尝从扬子云学作奇字，故用以入经。"盖亦失于详考。学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元禅师，坐间谈论，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气逼人，恐著述搜索劳役，心气不正。何不坐禅，体此大事？"又一日，谓元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间已就。"元大笑。事见《宗门武库》。

元魏青州刺史公孙邃卒官，高祖在邺宫为之举哀。青州佐吏疑为所

服。诏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齐衰三月。”则知境内之民，旧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无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来，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标榜门闾，史官复列之《节义传》，夸而书之。审如《邃传》所言，则文德之事，不足为异矣，此又何邪？

《启颜录》载：元魏太府少卿孙绍对灵太后：“臣年虽老，臣卿乃少。”于是拜正卿。按《魏书》亦书此事。然绍自太府少卿，迁右将军、大中大夫，非正卿也。孝庄建义初，复除卫尉，少卿、将军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权利所在，小人之所必争，故虽父子之亲，有不恤也。晋会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遂自为扬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其后又加元显录尚书事。先是谢安薨后，道子已录尚书，至是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贵，权势日相轧，轻薄者互煽摇以立门户，由是父子遂为仇敌。攸别赐第，尝诣京，京方与客语，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为切脉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疾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适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窃窥得其事，以问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辈欲以吾疾罢我也。”居数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絛钟爱于京，数白徽宗请杀之。徽宗曰：“太师老矣。”不许，但削絛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贻家国之祸。善乎康节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谓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

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耳。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欧阳文忠公著《五代史记》，《梁太祖本纪》初称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至即位始称皇帝。徐无党注曰：“始而称名，既而称爵，既而称帝，渐也。爵至王而后称，著其逼者。”末帝而下，讫于汉、周诸帝纪皆然。而《新唐书》本纪，高祖之生，即称高祖；太宗方四岁，已书太宗。二书出一手，而书法不同如此，未详其旨。宜黄李子经郛作《纬文琐语》，亦云：“唐、五代史书，皆公手所修，然义例绝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应相去如此之远。”议者谓《唐书》盖不尽出公意。

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发动，喜怒乖常，遂来弑逆。其子明元，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药，不堪万机，旋致夭折。唐穆宗因击球暴得疾，浸淫以至于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听政未逾月，已连日为此戏。自此驰逐不已，宦者怨惧，不三年而身罹不测之祸。所谓下愚不移者欤？

俗说愚人以八百钱买匹绢，持以染绯，工费凡千二百，而仅有钱四百，于是并举此绢，足其数以偿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将自吕梁托舟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造舟师。师曰：‘凡无赍而独载者，人百钱；汝尚少半，吾不汝载也。’人曰：‘姑收其半，当为挽纤至彭门以折其半。’”又《夷坚戊志》载：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仆出干，抵暮趦趄呻吟而来。问何为，曰：“恰在市桥上，有保正引绳缚二十人过，亦执我入其中。我号呼不伏，则以钱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吃县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经年佣直，不曾顿得五千钱，不可失此，遂勉从之。到鄞县，与同缚者皆决杖，乃得脱。”汪曰：“所得钱何在？”曰：“以谢公吏及杖直之属，仅能给用；向使无此，将更受楚毒，岂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产！可谓痴人。”仆犹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岂皆痴耶？”竟不悟。前二事盖寓言以资笑谑，而后一事乃真有之。

吴虎臣辨唐《异闻集》所载开元中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谓此吕翁非洞宾也。盖洞宾自序，以为吕渭之孙。渭仕德宗朝，今云开元中，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而或者又以为开元恐是开成字，亦非也。开成虽文宗时，然洞宾此时未可称翁。本朝

《国史》称：“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若以《国史》证之，止云百余岁，则非开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此皆吴说。萧东夫《吕公洞》诗云：“复此经过三十年，唯应岩石故依然。城南老树朽为土，檐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衹扰扰，指端变化又玄玄。刀圭乞与起衰病，稽首秋风一剑仙。”第五句误用吕翁事。又《唐逸史》：“虞乡、永乐两县连接，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畏闻食气，唯食黄精，日觉轻健，耐风寒。见文字及人语，率不忘。母及诸妹，每劝其食，不从。后以猪脂置酒中，强使饮。生方固拒，已嘘吸其气。忽一黄金人长二寸许，自口出，即仆卧困惫，移时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鬓发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别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终。”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吕氏乎？

俗谓婚姻之家曰亲家，唐人已有此语，见《萧嵩传》。又有以亲字为去声者，亦有所据。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有“人主人臣是亲家”之句。

《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义可知矣。即令从之，二女灵达，鉴通无方，尚能以鸟工龙裳救井廪之难，岂当不能自免于风波，而有双沦之患乎？假复如此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

神。”《礼》：“五岳比三公，四渎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灵神祇，无缘当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参伍其义，义既混错，错综其理，理无可据，斯不然矣。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其说最近理，而古今传楚词者，未尝及之。书于此以祛千载之惑。张华《博物志》，多出于《山海经》，然卷末载湘夫人事，亦误以为尧女也。

《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缺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彪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多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是。然高氏但云：“东周，成周，今洛阳。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说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谱》，似稍详矣，而亦未备；其指巩为东周，则又未免小误。今世学者，但知镐京之为西周，东迁之为东周而已。若敬王之迁成周，固已漫漶；至于两周公之东、西周，则自非熟于考古者，盖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鲍氏之误，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采载籍，究极本末而论焉。周之先，后稷始封于邰，不窋自窜于戎狄，公刘徙居于豳，至于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丰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时，复营镐京而居之。《诗》《书》称宗周者，指镐京也。迄东迁之前，无所迁徙。然《武成》云：“王来自商，至于丰。”《召诰序》云：“成王在丰。”《周官序》云：“还归在丰。”《左传》亦曰：“康有酆宫之朝。”则虽改邑于镐，而丰宫元不废。盖丰在京兆鄠县，镐在长安县西北十八里，相距才二十五里，往来不为劳也。武王克商之后，尝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盖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于其地迁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其地实郏鄏，亦名河南，《洛诰》所谓“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阳者，周公营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东，《洛诰》所谓“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者也。《洛诰序》云：“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时会诸侯则虚之。下都，则保厘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习见既久，遂独指以为成周矣。按《洛诰》：“王祀于新邑。”《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则成王固尝居之，然卒驾而西也。宣王中兴，尝一会诸侯于东都。下至幽王，为犬戎所灭。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东迁都于王城，

始奠居焉。自是始有东、西周之名。谓之东者，以别于镐京之为西耳。河南、洛阳未分画也。王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后九十余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惧弟揭之议己，遂以王城封之，以续周公之官职，是为西周桓公。此时未有东周公，而称西周者，后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传威公，威公传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父子同谥。而西周惠公长子，自为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国，始分东西，成周为东周，王城复为西周矣。盖自河南桓公续周公之职，而秉政三世益专，所以别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独擅河南之地，不复奉王。且王城、成周皆为东、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东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阳也。巩，班之采邑也。《世本》曰：“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班秉政于洛阳，而采邑则在巩。《前汉·地理志》曰：“巩，东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说，非也。赧王时，东、西周分治，王复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盖权移于下，其极乃至于尽献其邑于它人，亦不出于天子之命矣。是年赧王卒，其国先绝。西周武公亦卒，秦迁西周公于𢠸狐，实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东周惠公之后，亦尚能一传。后七岁，秦庄襄王尽灭东、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战国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战国策》之东周，即班之东周。西周建国在东周之前，而旧书跻东周于西周之上，为失其次。鲍氏正之，是矣。但其说曰：“西周，正统也，不可以后于东周。”其注“韩使人让周”，则曰：“此时周之命已不行于诸侯矣。”其注“周君谋主也”，则曰：“犹为天子故。”它如此类不一。又尽以西周之《策》，分系之安、赧二王，盖直以西周为天子，而不知实桓、威诸公之事也。余尝反复考之，东、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谓，必曰小国，曰寡人，皆当世诸侯之称。其间或及周王，则直称王，或称天子，非不明白。鲍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误之由，盖亦有说。温人之辞云：“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鲍必误以为周君有天下矣。又“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是时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国者，谓敬王故都也。鲍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国号既同，《史记》不为二周公立世家，而混书其事于《周纪》。宋忠注“周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与王赧此年俱卒，但见二者连文，遂谓“赧王卒，谥西周武公”。小司马、张守节辈，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误，虽如司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鉴》直以奔秦献邑者为赧王。《稽古录》中，复误以西周桓公

为东周。无责乎鲍也。《东周策》首章书秦临周求鼎事。鼎实在西，不在东也。岂周王在东，故东周君犹能挟天子以制命欤？不然，则错简也。注家皆无发明者，因并及之。

曾文清《访戴图》诗：“小艇相从本不期，剡中雪月并明时。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近岁豫章朱子仪亦赋此诗：“四山摇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过门相见了，千年风致一时休。”末句实祖文清之意。

俗谚“洗脚上船”，语见《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曰：“孙权欲作濡须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上船，何用坞为？’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执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迈同对，因论高宗谥号。孝宗圣谕云：“太上时，有老中官云：太上临生，徽宗尝梦吴越钱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待教第三子来。’”迈又记其父皓在虏买一妾，东平人，偕其母来。母曾在明节皇后阁中，能言显仁皇后初生太上时，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寤而生太上。武肃，即镠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此，亦不偶然。张淏《云谷杂记》仅载其略，且不记其语之所自得。独周必大《思陵录》备载其详如此。上所谕钱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渲也，终团练使。

卷第六

路德延处朱友谦幕府，作《孩儿诗》五十韵以讥友谦。本朝张师锡追次其韵，赋《老儿诗》一篇。二诗曲尽老幼之情状，张诗用韵妥帖，不类次韵者，尤为难能。今两录之。《孩儿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发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阁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莺雏金镟系，猧子彩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筹箸插，时乞绣针穿。宝篋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绮缠。指敲迎使鼓，箸拨赛神弦。帘拂鱼钩动，筝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采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碓，相教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粉蝶，隈树捉鸣蝉。平岛夸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斸，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牛歌下远川。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跳峻塔砖。忽升邻舍树，偷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戒尔减狂颠。”《老儿诗》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绵。假温衾拥背，借力杖撦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上，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钉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羸凭几，乘骑困軃鞭。头摇如转旋，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干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氈。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

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更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唯求药，僧来忽问禅。养茶悬灶壁，曝艾晒檐椽。怒仆空瞠眼，嗔童谩握拳。心惊嫌蹴踘，脚软怕秋千。局缩同寒狖，堆瓥似饱鸢。观瞻多目眩，举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颁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去，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临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沉欲雨天。鸡皮尘屡积，齯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拆鱼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剩狂颠。”书毕回思少小嬉戏之时，恍如昨日。今年逾三十，骎骎将入《老儿诗》之境矣，读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诗第四十二韵押全字，后诗乃押先字，恐误。又“养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贻训诫，若柳子厚《三戒》、《鞭贾》之类，颇似以文为戏，然亦不无补于世道。吾阅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东方智士说》、萧东夫德藻《吴五百》是也。朱之文曰：“东方有人，自号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圣贤与当世公卿长者，皆摘其短阙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终岁不免饥冻。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国中，车马奴婢，钟鼓帷帐惟备。一旦，富人召智士语之曰：‘吾将远游，今以居第贷子，凡室中金宝资生之具无乏，皆听子用不计。期年还则归我。’富人登车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仆妓妾，罗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听命，号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观居第，富实伟丽过王者，喜甚。忽更衣东走圊，仰视其舍卑狭，俯阅其基湫隘，心郁然不乐。召纲纪仆，让之曰：‘此第高广而圊不称。’仆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彻旧营新，狭者广之，庳者增之，曰如此以当寒暑，如此以蔽风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于聚筹积灰，扇蝇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当，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执斤帚，与役夫杂作，手足疮茧，头蓬面垢，昼夜废眠食，忉忉焉，惟恐圊之未美也。不觉阅岁，成未落也。忽阍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仓皇弃帚而趋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劳之曰：‘子居吾第乐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圊是务，初不知堂中之温密，别馆之虚凉，北榭之风，南楼之月。西园花竹之胜，吾未尝经目；后房歌舞之妙，吾未尝举觞。虫网瑟琴，尘栖钟鼎。不知岁月之及，子复归而吾当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还于故庐，且悲且叹，悒悒而死。市南宜僚闻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圊者多矣，子奚笑哉？’”萧之文曰：“吴名憃，南兰陵，为寓言

斩之。曰：淮右浮屠客吴，日饮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闻吴牧，牧录而械之，为符移授五百，使护而返之淮右。五百诟浮屠曰：'狂髡！坐尔乃有千里役，吾且尔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执扑驱其后，不得休。夜则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间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颓壁而逃。明日，日既昳，五百乃醒，寂不见浮屠。顾壁已颓，曰：'嘻！其遁矣。'既而视其身之衣则墨，惊循其首则不发，又械且縶，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独失我耳！'客每见吴人辄道此，吴人亦自笑也。千岩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岂独吴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为荣悴有加损焉者也。所寄以见荣悴，乃皆外物，非所谓傥来者耶？曩悴而今荣，傥来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顾揖步趋，亦日随所寄而改。曩与之处者，今视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视，亦殆非复故我也。是其与吴五百果有间否哉？吾故人或骎骎华要，当书此遗之。'"二文，朱尤属意高远。世之人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圣贤之乐地，而区区驰逐末务以终其身者，皆东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惧夫流而至于此也，读之竦然，为之汗下。

饶德操祝发后，有与胡少汲直孺小简云："如璧再启：少汲器博望重，虽欲与官职辞，而官职追之不置，然安时听命可也。时命之来，亦非己力所能胜。己力所能胜，亦不可不胜者，独声色一事耳。大抵官职移人如酒，渐多则难制。方饮酒时，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则酒虽多，不至于犯礼。少汲天资近道，如《楞严》、《圆觉》、《维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间，庶几濯优昙于烈火也。渐贵矣，恐渐不闻此语，而我渐不敢作此语，亦恐渐不喜此语。及此时汲汲早献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编《百家诗选》遗孙仲益，仲益复书云："蒙驰赐百家新选一集，发函开读，每得所未闻，则拊髀爵跃，读之惟恐尽也。欧阳公《集古录》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强。如好之而无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兴二百年，宗工巨儒，骚人墨客，专门名家，大篇短章，或脍炙士大夫之口，或沦废于兵火，几亡而仅存，搜揽亦略尽矣。而诗引所载，多者数百言，少者数十言。其人出处大致，词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风绝尘，师表一世，放臣逐客兴微托远，属思千里，与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词，群嘲聚讪，戏笑之谈，靡不毕载。《集古录》又云：'惟世之所贪者无欲于其中，然后能一其所好。'岂不信矣夫！觌窃读诸引之后，其诗旧所见不复读，读未见者。每遇佳处，或一再读，或三复而不能休。不谓投老残年，获睹奇胜，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觌学迂才下，为世畸人，区区小技，如腊鼠

然，不敢出郑国尺寸之地。比读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绝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此语一出，天下遂以为口实。南丰作《李白诗引》，以谓‘闳肆瑰玮，非近世骚人所可及’，而‘连类引义，中法度者寡’。荆公屡称郭功父诗，而南丰不谓然，功父疑之。荆公曰：‘岂非子固以谓功父天才超逸，更当约以古诗之法乎？’南丰论诗如此。如《兵间》一诗，指徐德占；《论交》一诗，指吕吉甫；又有《黄金》、《颜杨》诸诗，皆卓然有济世之用。而世人便谓不能诗，觌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诗：‘人言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雪》诗：‘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实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世人传诵，然非佳句。公诗至知制诰乃尽善，归蒋山乃造精绝。其后《再送李璋下第》、《和吴冲卿雪》诗，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白公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东坡论陶诗：‘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说蜜，中边皆甜。若中与边皆枯，淡亦何用？陶诗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实美也。’公谓：‘徐师川晚年务造平淡，终不如少年精巧。’盖平淡不可为，水落石出，自见涯涘，非积学之至，不能到也。吕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陈无己本学杜子美，后受知于曾南丰，自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其派也。靖康末，吕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师川固当不平。然惠洪伪作鲁直赠诗云：‘气爽绝类徐师川。’师川喜以为是，不免与惠洪为类，此又不可晓者。《冷斋夜话》载秀老一事，觌在江西时，恶其狂诞无稽，坐客皆吪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骂为辱。东坡《橄榄》诗云：‘已输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为樱桃。又有俗子假东坡名注杜诗，云‘金城土酥静如练’为芦菔根者。东坡《地黄》诗云：‘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辛。’制地黄法，当用姜与蜜，而用樱桃可乎？黄师是守泗时，以酥酒遗东坡，答诗云：‘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谓土酥为芦菔根可乎？公著论斥其妄，良有益于后人耳目也。觌每观公叙诸诗，词句温丽，纪次详实，尊贤乐善，得诗人本意。叹仰之余，又见曾存之、晁无咎、廖明略诸公已推重于幼学之初，而一时名胜，皆其俦匹，然后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宠、米元晖，殆是子美诗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宠诗殊有可观，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红窗迥》矣。聊发千里一笑！觌自拜赐，凡六日，读尽所著五十九卷，与《拾遗诗话》一卷，而后修书拜送使者。尚当细读，别具记。”仲益此

书，发明甚多。今人遗以书籍，安肯即读；虽读，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辈之风，何可多得！元宠名组，尝赋《红窗迥》百余篇，皆嘲谑之词，故掩其文名。世传俚语，谓假儒不识字者，以《论语》授徒，读“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诗选》载元宠《题梁仲叙所藏陈坦画村教学》诗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亦附火。想见文字间，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学，亦有《道枢》十巨编。盖矜多衒博，欲示其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为知。《诗选》去取殊未精当，前辈多议之。仲益所称南丰《兵间》、《论交》、《黄金》、《颜杨》诸篇，及苏黄门四字诗，无一在选中者，而反录“都都平丈我”之句。答书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颜渊、子夏，为地下修文郎；陶弘景为蓬莱都水监；马周为素雪宫仙官；李长吉记白玉楼。其说荒唐，不可究诘。然近世此类甚多，见于传记，班班可考。大抵名人才士，间钟异禀，世不多得，使无神仙则已，设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当之？第怪神之事，圣人不语，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仙也，所主者芙蓉城。”庆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见美妇三十余行前，丁观文度按辔继之而去。朝士问之，最后一人答曰：“诸女御迎芙蓉馆主也。”时丁在告，顷之，闻其卒。右侍禁孙勉监元城埽，有巨鼋穴一埽下，埽多垫陷，伺其出，射杀之。后昼卧，梦吏来逮。行若百里，见道左宫阙甚壮，问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宫也。”“真人为谁？”曰：“韩忠献也。”勉私念乃韩公故吏，祝门吏入见之。望韩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祷焉。公遣之归，遂寤。王平甫熙宁癸丑，直宿崇文馆，梦有人邀至海上，见海中宫殿甚盛，其间作乐，题其宫曰灵芝宫。邀者欲与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当迎之。”恍然梦觉，时禁中已钟鸣。平甫颇自负，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夜半时。”后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尝梦往灵芝宫，信然乎？当以兆我！”是夕暮奠，若有声音接于人者。其家复卜以钱，卜曰“然”。吕献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轩，因合目见碧衣童云：“玉帝南游炎洲，召子随行，纠正群仙。炎洲苦热，赐子清凉丹一粒。”吕拜而吞之，若冰雪然。自知不久于世。后朱明复见吕跨玉角青鹿于湘江道中，金甲吏从数百人。刘景文知忻州，一日谓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且继往。”未几，掾无疾而逝。景文亦继亡，经夕蹶然而苏，索笔作三诗，有“中宫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间，天神绕楼殿”等语。黄伯思，字长睿，邵武人。自称云林

子，尚书右丞履之孙。登进士第，仕至秘书郎。博学能文，好仙佛之说。政和七年，在京师，梦人告："子非久在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纪铭其墓，略曰："白玉楼成，上帝有诏，往司文翰，脱屣尘淖。"盖纪此事。陈伯修师锡，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称闲适先生。一日昼寝，梦至帝所，如人间上殿之仪。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录进呈。"一天官引至廊庑间，帷帐甚设，几上有笔墨砚石，皆精妙可玩。旁有大帙，用青绫装饰。信手运笔，捷疾如神，畴昔所上者，不遗一字。帝批览再三，睟颜甚喜，谕旨曰："已于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谢恩。闻金钟玉磬之声竞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丰相之临终，得梦亦如是。"俄命驾遍别知旧，白府丐致仕。夜过半，命其子举左足压右足，手结弥陀印，端坐而绝。后七日，一僧云："夜宿瓜洲，梦官人服银绯，跨马，导从数十，履江水如平地。心异之，问为谁，从者曰：'陈殿院赴召也。'"黄冕仲挽诗有"凌波应作水中仙"之句，张子韶云："不须更草玉楼赋，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谓此。李庄简南迁，其子孟博卒于琼州。先是数月，孟博梦至一所，海山空阔，楼观特起。云霄间有轩，榜曰空明，先世诸父，环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临终，云气起于寝，冠服宛然，自云中冉冉升举，琼人悉见之。孟博苦学有文，绍兴五年进士第三人及第。庄简有诗悼之云："脱屣尘寰委蜕蝉，真形渺渺驾非烟。丹台路杳无归日，白玉楼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飞仙。恩深父子情难割，泪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梦记》略云：绍兴戊寅除夜，体中不佳，三更方得睡。梦至一山馆，与一客行至门外，望山下一居舍甚萧洒。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访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门前张一画图，作一仙人乘云腾空，下临海山，唐人画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屦，握予手大笑，如旧相识。引入，至一小阁，又进登一阁，稍大，阁中皆陈列法书图画。大阁北壁，盖其人自画山林岩石隐逸之趣。其上作云烟，出没浓淡，云中隐隐有章草细字可读，云："吾初东游，至黄河，向河再拜，饮河水一杯而渡。至某处，见某人，授《易》书；某处，见某人，授种莳法；至某处，见某人，授酒法，乃归。复至黄河，复再拜，饮河水一杯。欲渡，大风，河浪汹涌，众不敢登舟，予独乱流而济。至家，始营小阁，日与客饮酒。阁破二作三间，酒器用铁铛木杓磁杯。已而少有余，复建大阁。他日又有余，复买银作铛杯。无日不留客，客必剧饮，饮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数日不醒也。"此后字杂云烟，不可读矣。与予语，极朴质，间及道理，则玄妙高远。其人风姿，盖神仙真人之流，独与予慷慨剧谈。坐间先有数客，不复与语。予亦连酌数杯，酒味非人间曲蘖可及。欢饮方狎，忽惊起，索灯火，目想心

思，纵笔为记。次日己卯岁旦，子孙环侍，朱出此记示之，且云："所游甚乐，悔不便为住计。"后八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乐。"三更初，端坐，启手足，神色不乱，寂然而逝。七日方敛，举体柔软，气貌如生。韩公事见刘斧《青琐高议》，吕公事见斧《翰府名谈》。斧著书多诞妄，故观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东坡《芙蓉城诗》已用之。灵芝宫，东坡亦记其事。若刘、若黄、若陈、若李、若朱，则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诬。唐白乐天亦有诗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夷坚乙志》又载方朝散为玉华侍郎事甚详。方之名不著于世，故不录。《真诰》、《丹台录》诸书所载，如武王发为北斗君，召公奭为南明公，贾谊为西门都禁郎，温太真为监海开国伯，魏武帝为北君太傅，孔文举为后中卫大将军，陶侃为西河侯，秦始皇为北帝上相，周公旦为北帝师，伯夷、叔齐为九天仆射，墨翟为太极仙卿，庄周为太玄博士，孔子为元宫仙之类，凡数十人，不可悉书，古今圣贤，几无遗者。岂尽如其说乎？

富郑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未十岁，在旁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狥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洪文敏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余谓严、崔之说，皆陈于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战利害别白于异域，而能见听。独唐郑元璹使突厥，谓颉利曰："今掠资财，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岂若仆旗接好，则金玉重币，一归可汗。"颉利当其言。时自将攻太原，遽引还。正与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岂蹈袭他人之语者，盖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诚以告之，虽蛮貊之邦行矣。

《容斋五笔》载：饶州庆元四年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皆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

为异。按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岂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说。余按《北史·卢勇传》："山西霜俭，运山东租输，皆令实载，违者罪之。"唐马周奏疏云："往贞观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无谤讟也。"《北齐书》、《隋书》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为"霜俭"、"霜旱"。有能援以言上，圣明之朝，当无不从也。

后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为八座。魏以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座。唐太宗尝历尚书令，人臣不敢居此官，《职林》犹谓唐与隋同。窦苹《新唐书音训》则谓唐以两仆射、六尚书为八座。高承《事物纪原》又谓隋唐至今，今仆为宰相，故六尚书及左右丞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杂记》载李泰伯一绝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此诗意有重重障碍，李君其不偶乎？"后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师秀，亦尝赋一绝云："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庑。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气象略相似，仅脱选而卒。何月湖尚书少时登高峰坛，有"天近风转清，地高日难晚"之句，林黄中侍郎见之，即知其异日必贵且寿。视前二诗不侔矣。

卷第七

汉文帝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章帝命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邓骘为仪同三司，本此。后世遂又有开府仪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时，屡兴大狱，多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案，谓之三司。其后有大狱，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时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别，皆事毕罢。盐铁、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户部者矣，然未总命一使，亦未谓之三司也。后唐同光中，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踵梁之旧制。长兴元年，罢租庸使额，分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其年始以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兵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国朝因之，元丰官制行，始罢。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读史未熟者多疑误，故别之。

北齐源师摄祠部，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云："此是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谓真龙。"肱夷狄，不知书，何足责。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赋《阿房》，意远而辞丽，吴武陵至以王佐誉之，后世称诵不绝。然有云："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既以桥比龙，则是以龙见为真龙矣。牧之赋与秦事抵牾者极多。如阿房广袤仅百里，牧谓"覆压三百余里"。始皇立十七年始灭韩，至二十六年，尽并六国。则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国子女也。牧乃谓"王子皇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尝讫役，工徒之多，至数万人。二世取之，以供骊山。周章军至戏，又取以充战士。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尝得居。《秦本纪》所谓"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者，谓渭北宫于，非阿房也。牧顾有"妆镜"、"晓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书大昌《雍录》皆尝辨之，故不详及。独"未雩何龙"之语，不免与高阿那肱为类，尤可怪也。《洪驹父诗话》载鲍钦止之说，谓古本作"未云何龙"，然未知何所据。

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天下传以为异，谓载籍以来

未之见。余记《卢氏杂说》：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肥，争堪吃！"《五代史》：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九国志》：吴将高澧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槥椟贮其骨，弃之野外。女侩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市。则知近世亦有之。若盗跖及唐之朱粲，则在所不足论也。

吴传朋说出己意作游丝书，世谓前代无有。然《唐书·文艺传》：吕向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疑即此体也。

世人痁疾将作，谓可避之他所，闾巷不经之说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辅国授谪制，时力士方逃痁功臣阁下。杜子美诗："三年犹痁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靦屡鲜妆。"则不特避之，而复涂抹其面矣。

享有体荐，宴有折俎。体荐，谓半解其体而荐之。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所以训共俭。亦谓之房烝。即《聘义》所谓"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谓体解节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谓之淆烝。若禘祭宗庙，郊祭天地，全其牲体而升于俎，则谓之全烝。今人会客，于淆核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饩，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之物，近于古之体荐者，而举世呼为折俎，正与《左传》《国语》本文背驰。然今人误用古语者极多，不独此也。

沈约《宋书·礼志》云："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祇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隶释》、《隶续》诸书，益州太守高颐碑，立于建

安十四年；绥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横海将军吕君碑，立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庐江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龙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后，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于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约又谓："晋武帝咸宁四年诏：'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听立顾荣碑，禁遂渐弛。义熙中，裴松之复议禁断。"亦不然。太康四年郑烈碑，距咸宁之诏方五载此后云南太守碑、彭祈碑、陈先生碑、裴权碑、向凯碑、成公重墓刻之类，续续不绝。岂虽有此禁，而皆不能尽绝欤？欧阳公父子、赵德夫、洪文惠诸公议论不到此，何邪？《天下碑录》又有数碑，洪文惠谓《碑录》不可尽信，故不著。

《宋书·后妃传》：文帝袁后母王夫人，当孝武时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今新淦无此乡名，漫书之，或可为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烦，《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有此语。

谢景仁居宇净丽，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则不然，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洁，相反如此。

汉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蒙病，孙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请命。醮之法当本于此。顾况诗："飞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鹄诗："萝磴静攀云共过，雪坛当醮月孤明。"李商隐诗："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赵嘏诗："春生药圃芝犹短，夜醮斋坛鹤未回。"醮之礼，至唐盛矣。隋炀帝诗："迴步回三洞，清心礼七真。"马戴诗："三更礼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诗："符咒风雷恶，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陈羽《步虚词》云："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闭，仰看星斗礼空虚。"汉武帝时已如此。此高氏《纬略》所纪。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请祷，自古有之，后世之醮，盖其遗意，特古无道士耳。《黄帝内传》虽有"道士行礼"之文，但谓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经》云："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五年，

置二十一人。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请命，孙权之前无所见。高所书诸诗，亦有非为道士设者。

神仙修炼之术，非亲涉其门庭者，不能了解。近见息庵王思诚序陈泥丸《翠虚篇》，略云：“采时唤为药，炼时唤为火，结时谓之丹，养时谓之胎，其实一也。所产之处，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坛、炉、鼎、灶；所禀之性，有铅、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号，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别气类，所以有采取、交会、煅炼、沐浴之说。以抽添运用之细微，遂有斤两之论。”辨析名义，比他书粗为明白，漫书之牍。

妇人统兵，世但称唐平阳公主。余又记晋王恭讨王国宝时，王廞聚众应之，以其女为贞烈将军，且尽以女人为官属，顾琛母孔氏为司马，其一也。

胡幼度纮帅广，传其《答州县官启》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阃，入境问民，皆言法令顿宽，遂致传闻不雅。欲销此谤，岂属他人。官廉则蚌蛤自回，虎在则藜藿不采。”其一云：“兹分帅阃，特辱长笺。固知能作于文章，然亦须闲于法令。人言度岭，多酌贪泉。久知此谤之未除，愿与诸君而一洗。”

绍兴间，禁中呼秦太师为“太平翁翁”。见陆放翁诗注。

《四朝国史·王安石传》，史臣曰：“呜呼！安石托经术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圣，时有以烛其奸，则社稷之祸，不在后日矣。今尚忍言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虽少正卯言伪而辨，王莽诵六艺以文奸言，盖不至是也。所立几何？贻害无极。悲夫！”王偁《东都事略》则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呜呼！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与时旧见象山陆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记》，议论尤精确。先生尝与胡季随大时书云：“《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诚非虚语。记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

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犹有典刑。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畯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自欲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支叶扶疏，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为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如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讙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

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为简易也。’熙宁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世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谓定策，至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尝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彻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

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陆放翁《感事》诗云：“陋巷何须叹一瓢，朱门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调鼎，野褐家声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电，未应富贵胜渔樵。千年回首俱陈迹，不向杯中何处消？”自注云：“沈义伦丞相裔孙为僧，刘仁瞻侍中裔孙为道人，皆孤身死绍兴中，二公之后遂绝。”殊不知沈公之后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师流落新淦者，居于村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于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济美总集》有云：“粤自周衰，贤者之类弃，功臣之世绝。故孟子告齐宣王以‘故国非乔木，王无亲臣矣’，盖讽其上也。虽然，有位于朝，不守其业，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隶，则荜门圭窦，得以陵之。此岂独上之人之罪也哉？”最为确论。

古人之坐者，两膝著地，因反其跖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于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郤其手而以头著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仪礼》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曰“坐而迁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轩左”，《老子》曰“坐进此道”之类，凡言坐者，皆谓跪也。若汉文帝与贾生语，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皆其明验。《老子》曰：“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盖坐即跪也，进犹献也，言以重宝厚礼与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说者乃以为坐禅之意，误也。然《记》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又云：“跪坐而进之。”则跪与坐又似有小异处。疑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跖，而稍安者为坐也。又诗云：“不遑启居。”而《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疏》以为安定之坐。夫以启对居，而训启为跪，则居之为坐可见。以妥为安定之坐，则跪之为危坐亦可知。盖两事相似，但一危一安，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为礼，亦无所考。但杜子春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云：“拜时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为雅拜，则他拜皆当齐屈两膝，如今之礼拜明矣。凡此三事，书传皆无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时而变，而今人有不察也。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予既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浙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

今以为恨也。《东坡文集·私试策问》云：“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云尔也。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是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像为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加趺也。去年又属蜀漕杨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后，两跖隐然见于帷裳之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无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时，不得此证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谬，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洞学诸生，使书而揭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礼殿塑像说》。后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礼殿，闻之于朝，迄成先志。然远方学者，未尽见此说，故识之。

《史记·黄帝纪》：“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既云“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何耶？尚当访精于史学者而问之。

今道家设醮，率用米糈。世传始于张陵，而实不然。陵使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经》载诸山之神，各举其形状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鼓琴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种之精米。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种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东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睪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无糈字，或传写脱误。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甘枣之山至

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糈。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则曰钤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则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经》虽不敢信为禹、益所著，然屈原《离骚》、《吕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汉人引用者尤多，其书决不出于张陵之后，则糈之用也尚矣。《离骚》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许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见于载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经》之著明耳。

卷第八

洪文敏著《夷坚志》，积三十二编，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复重，昔人所无也。今撮其意书之，观者当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乙志》谓前代志怪之书，皆不无寓言，独是书远不过一甲子，为有据依。《丙志》谓始萃此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故颇违初心，其究乃至于诬善。盖以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既删削是正，而可为第三书者又已襞积，惩前过，止不欲为。然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君子，复纵臾之。辄私自恕曰，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于是取为《丙志》。《丁志》设或人之辞，谓不能玩心圣经，劳勤心口，从事于神奇荒怪，索墨费纸，殆半《太史公书》为可笑，从而为之辨。《戊志》谓："在闽泮时，叶晦叔颇搜索奇闻，来助纪录。尝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腹正宽，经日未死。适木工数辈在，取斧斯斫鱼胁。鱼觉痛，跃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予戏难之曰：'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惧未能免此也。"《己志》谓："昔以《夷坚》志吾书，谓与前人诸书不相袭。后得唐华原尉张慎素《夷坚录》，亦取《列子》之说，喜其与己合。"《庚志》谓："假守当涂，地偏少事。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适以旧闻寄似，度可半编帙，于是辑为《庚志》。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过数阅月，闲之为助如此。然平生居闲之日多，岂不趣成书，亦欠此巨编相傅益耳。"末又载章德懋使虏，掌讶者问《夷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而引乐天、东坡之事以自况。《辛志》记初著书时，欲仿段成式《诺皋记》，名以《容斋诺皋》。后恶其沿袭，且不堪读者辄问，乃更今名。因载向巨原答问之语。《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坚别志序》，表以数语。《癸志》谓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拟缀辑《癸编》。稚子櫰复云："更须从子至亥接续之，乃成书。"予拊之曰："天假吾年，虽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恶

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谓或疑所载颇有与昔人传记相似处，殆好事者饰说剽掠，借为谈助。证以蒙庄之语，辨其不然。又云：“初欲从稚子请，续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诺皋》‘支动’、‘支植’尤崛奇，于是名曰《支甲》。”《支乙》则云：“绍熙庚戌腊，从会稽西归，至甲寅之夏季，《夷坚》之书绪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财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编，殊自喜也。”《支景》则云：“曾大父讳，与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从火，故再世以来，用唐人所借，但称为景。当《夷坚》第三书出，或见警曰：‘礼不讳嫌名。’乃直名之。今是书萌芽，稚儿谓：‘稗官说，与他所论著及通官文书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则自摭此帙中不可信者数事，谓：“苟以其说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奂，盖自知之，爱奇之过，一至于此。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支戊》载《吕览》宾卑聚之梦，谓《夷坚》记梦，亡虑百余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己》谓：“神奇诡异之事，无时不有。姑即《夷坚》诸志考之，上焉假诸正梦，腾薄穹霄，次焉犹陟蓬壶，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复生，见九地之下，溟涨之海，以至岛鬼渊祇，蛇祆牛彪之类，何翅累千万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历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谓四十四日书成，自诧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谓东坡《志林》、李方叔《师友谈记》、钱丕《行年杂纪》之类四五书，皆偶附著异事，不颛《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裂剽以为助，不几乎三之一矣。《支壬》则云：“子弟辈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录怪奇，又未尝少息，殆非老人颐神缮性之福，盍已之。余受其说，未再阅日，膳饮为之失味，步趋为之局束，方寸为之不宁，精爽如痴。向之相劝止者，惧不知所出。于是逌然而笑，岂吾缘法在是，如駷马下临千丈坡，欲驻不可？姑从吾志，以竟此生。异时惛不能进，将不攻自缩矣。”《支癸》谓：“刘向父子汇群书《七略》，班孟坚采以为《艺文志》。小说类定著十五家，最后《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标百余家，

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广记》率取之不弃也。予既毕《夷坚》十志，又支而广之，通三百篇，不能满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谓檩子、偃孙，罗前人所著稗说来示，如徐鼎臣《稽神录》、张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吕灌园《测幽》、张师正《述异志》、毕仲荀《幕府燕间录》七书，多历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谓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谓：“兹一编颇得之卜者徐谦。谦瞽双目，而审听强记。客诣其肆与之言，悉追忆不忘，倩旁人书以相示。昔徐仲车耳聩，而四方事无不周知，谦岂其苗裔耶？贤愚固不可同日语，而所以异则同。”《三志·景》谓郡邑必有图志，鄱阳独无。而《夷坚》自甲施于三景，所粹州里异闻，乃至五百有五十。他时有好事君子，采以为志，斯过半矣。《三志·丁》则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宁，当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翻贝多旁行书，与三生结愿；否则邀方外云侣，熊经鸥顾，斯亦可耳。至于著书，盖出下下策，而此习胶拳不能释。固尝悔哂，猛藏去弗视，乃若禁婴孺之滑甘，未能几何，留意愈甚，虽有倾河摇山之辩，不复听矣。”《三志·戊》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非置而弗问也。圣人设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诒诸话言。然书于《春秋》、于《易》、于《诗》、于《书》皆有之，而《左氏内外传》尤多，遂以为诬诞浮夸则不可。《三志·己》谓一话一言，入耳当即录，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彦智、黄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来于襟抱不释也。《三志·庚》考徐铉《稽神录》，辩杨文公《谈苑》所载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尝立说，谓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语为不广。”而证以蜀士孙斯文及《幽明录》中贾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谓《夷坚》所纪，不能出其所证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广记》、《类聚》之误。《四志·甲》辨夷坚为皋陶别名。至《四志·乙》则绝笔之书，不及序。惟《支壬》、《三志·丁》两序意略同，而数序自诧其速者，亦不甚相远云。

俗谓不冠者曰科头。科头二字，出《史记·张仪传》，注谓：“不著

兜鍪入敌。”

余首卷辨王建《宫词》，多杂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广。盖建自有《宫词》百篇，传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后来刻梓者，以他人十诗足之，故尔混淆。余既辨其八矣，尚有二首：“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六诏蛮。上得青花龙尾道，侧身偷觑正南山”、“鸳鸯瓦上忽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吾皇金弹子，海棠窠下打流莺”者，未详谁作也。所逸十篇，今见于洪文敏所录《唐人绝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词云：“忽地金舆向月陂，内人接著便相随。却回龙武军前过，当处教开卧鸭池。”“画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镊采桥头。每年宫女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春来睡困不梳头，懒逐君王苑北游。暂向玉花阶上坐，簸钱赢得两三筹。”“红灯睡里看春云，云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来行步滑，两人抬起隐金裙。”“蜂须蝉翅薄松松，浮动搔头似有风。一度出时抛一遍，金条零落满函中。”“教遍宫娥唱尽词，暗中头白没人知。楼中日日歌声好，不问从初学阿谁。”“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著危。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宛转黄金白柄长，青荷叶子画鸳鸯。把来不是呈新样，欲进微风到御床。”“供御香方加减频，水沉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许相传出，已被医家写与人。”“药童食后送云浆，高殿无风扇少凉。每到日中重掠鬓，衩衣骑马绕宫廊。”

唐李昌符《婢仆诗》二首，其一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腹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曲尽婢之情状。乃知古今类如此。

《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从死。则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从死者矣，不独缪公也。《黄鸟》之诗，特以奄息、仲行、针虎为秦之良臣，故国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无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骇，而缪公至用百七十七人。习俗之移人，虽缪公不能免，则献公亦贤矣哉！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王荆公曰：“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何为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则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于自文，范公则求以矫之，其实不然。干百姓之誉者，有时而违道，则道必有时而咈百姓矣。

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为政者但当虚心无我，据理而行，不使纤毫计校毁誉之心乱于胸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管子》、《司马法》皆曰六尺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为步。步之尺数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郑康成谓未详闻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载作主之制，谓当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时举闻之晦翁谓，五寸字误，当作七寸五分弱。又谓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后从会稽司马侍郎家求得温公图本周尺，果当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于今浙尺为八寸四分。温公图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详也。

历家以冬至为一岁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气。故子时初四刻以前系今日，正初刻以后系明日，盖一理也。今《太史局历》，每节气在子初，则书其夜子初某刻以别之。其来尚矣。绍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札子白庙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时为首，今既子时立春，则当是四日癸丑。”谓太史之误。其实不然。康节《冬至吟》云：“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其间难下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

汉高帝封兄子信为羹颉侯，虽以其母轑釜之故，然按《括地志》，实有羹颉山，在妫州怀戎县东南十五里。注《史记》者失不引此。颜师古注《汉书》，但云：“颉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马《索隐》又直谓：“爵号耳，非县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军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陆侯，光武封彭宠奴不义侯，以至镌胡、镌羌、向义、建策之类，非制也。然冠军侯国在东郡，富民侯国在沛郡蕲县，博陆初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时又有张骞封博望侯，赵破奴封从票侯，亦未详其封邑。

州县城隍庙，莫详事始。前辈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谓：“城隍神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然成都城隍祠，大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韦鄂州碑》谓：“大水灭郭，抗辞正色，言于城隍，其应如响。”杜牧为黄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韩文

公之于潮，曲信陵之于舒，皆有祭文，而许远亦有“智井鹓翔，危堞神护”之语，则不独吴越为然。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则又不独唐而已。开成中，睦州刺史吕述以为合于《礼》之八蜡祭坊与水庸者。今按《礼记》注：“水庸，沟也。”《正义》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则坊盖今之堤防，水庸盖今之沟浍也。方之城隍，义殊不类。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锡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至于神之姓名，则又迁就附会，各指一人，神何言哉！负城之邑，亦有与郡两立者，独彭州既有城隍庙，又有罗城庙；袁州分宜县既有城隍庙，又有县隍庙，尤为创见。以余闻见所及考之，庙额封爵具者，惟临安府。当后唐清泰元年，尝封顺义保宁王，与越湖二神并命，今号永固庙，不知何时所赐。绍兴三十年，封保顺通惠侯，今封显正康济王。绍兴府，梁开平封崇福侯，清泰封兴德保闉王，绍兴初赐额显宁，今封昭顺灵济孚祐忠应王。台州则镇安庙，顺利显应王。吉州则灵护庙，威显英烈侯。筠州则利贶庙，灵佑顺应显正王。袁州则显忠庙，灵惠侯。濠州则孚应庙，灵助侯。建宁府则显应庙，福应惠宁侯。建康之溧水则显正庙，广惠侯。泉州惠安县则宁济庙，灵安昭祐侯。邵武军则显祐庙，神济训顺侯。泰宁则广惠庙，靖惠孚济侯。韶州则明惠庙，善祐侯。成州则灵应庙，英佑侯。有庙额而未爵命者：镇江，忠祐。宁国，灵护。隆兴，显忠。德安府，威泽。楚州，灵显。和州，孚惠。襄阳，孚济。汀州，显应。珍州，仁贶。静江，嘉佑。庆元之昌国，邵武之建宁，皆曰惠应。前代锡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俗安城王。处州龙泉县，广顺侯。鄂州，城隍、万胜镇安王。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号。越州萧山县，用郡城隍神初命，称崇福侯。昭州立山县为蒙州时，封灵感王。台州五县，吴越时皆封以王爵，临海曰兴国，黄岩曰永宁，天台曰始平，仙居曰升平，宁海曰安仁。其余相承称谓，如温州，富俗侯；处州，仙都侯；临安府钱塘县，安邑侯；临安县，霸国侯王；兴国军，高陵王；筠州，新昌盐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兴元安平将军；汉州，彭州安福将军；邛州大邑县，安静神；广州，羊城使者之类，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阳虽有孚济额，而保汉公之号，未知所自。宁国虽有灵护额，而爵称佑圣，不可得而详。隆兴虽有显忠额，而南唐尝封辅德王，故赣州称辅德庙。南康军安庆府，及潭之益阳，太平之芜湖，南安之上犹，皆称辅德王。抚、黄、复、南安、临江诸郡，则称显忠辅德王，或辅德显忠王，盖皆以隆兴庙额混南唐爵命以为称也。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隆

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谓灌婴。福州、江阴，以为周苛。真州、六合，以为英布。和州为范增。襄阳之谷城为萧何。兴国军为姚弋仲。绍兴府为庞玉，实庞坚四世祖，事具《唐书·忠义传》，盖尝历越州总管。鄂州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吴尚书仆射晃之子，今州治盖其故居。筠州，应智顼，唐初州为靖州时刺史。南丰，游茂洪，开元间尝知县镇。溧水，白季康，唐县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晋邑宰卢姓者；绍兴之嵊，祀陈长官；庆元昌国，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阙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义军未废时，皆尝锡城隍庙额：承曰静惠，播曰昭祐，溱曰宁德，遵义曰怀宁。承州则又有静应侯爵。今承为绥阳县，遵义为寨，皆隶珍州；溱、播之地，则折而入于南平之境矣。《嘉祐杂志》载，吴春卿为临安宰，闻故老言："钱尚父方睡，汤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钱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杀之。后见其为厉，乃封为霸一作厉国侯，使永为临安土地，故塑像为十余岁小儿。"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称，已转而为城隍矣。《太平广记》载，宣州司户死而复生，云见城隍神，自言晋桓彝也。与所传不同。然彝今亦别庙食于泾。绍兴辛未，潼川守沈该，将新城隍祠，梦人赍文书来，称新差土地。阅其姓名，盖史坚序。事愈涉怪。淳熙间，李异守龙舒，有德于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传为城隍神矣。尤浅妄不经也。唐羊士谔有《城隍庙赛雨绝句》二首。

《史记·齐世家》云："齐王与舅父驷钧，阴谋发兵。"《索隐》云："舅父谓舅，犹姨称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

《礼》，妇人与丈夫为礼则侠拜。侠者，夹也。谓男子一拜，妇人两拜，夹男子拜。今妇人之拜不跪，则异于古所谓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闾巷则否。江邻幾《嘉祐杂志》载司马温公之语，乃谓陕府村野妇人皆夹拜，城郭则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冯延巳《谒金门》长短句，脍炙人口。其曰："斗鸭栏干独倚。"人多疑鸭不能斗。余按《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求斗鸭，群臣奏宜勿与。权曰：'彼在谅闇之中，所求若此，岂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之。'"《陆逊传》："建昌侯虑作斗鸭栏。逊曰：'君侯宜勤览经典，用此何为？'"《南史·王僧达传》："僧达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往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劾。"《新唐书·齐王祐传》："祐喜

养斗鸭。方未反，狸齚鸭四十余，绝其头去。及败，牵连诛死者凡四十余人。”则古盖有之。又《唐·田令孜传》：“僖宗好斗鹅，数幸六王宅、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万钱。”是鹅亦能斗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苏文定谪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责雷，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为报，古今一辙也。

《西京杂记》载：武帝欲杀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耶！”帝怆然，遂舍之。《史记·滑稽传》，褚先生曰：“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辞，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乃下诏，止无徙乳母。”此一事耳，一以为杀，一以为徙；一以为东方朔，一以为郭舍人。《西京杂记》，颜师古固尝辨其妄，褚所书他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尽信。

律文，罪虽甚重，不过绞斩而已。凌迟一条，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称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斩获甚众，贼莫能枝梧。宣抚使童贯召与语，平仲负气不少屈，贯不悦，抑其赏。然关中豪杰皆推之，号小太尉。睦州盗起，徽宗遣贯讨贼。贯虽恶平仲，心服其沉勇，复取以行。及贼平，平仲功冠军，乃见贯曰：‘平仲不愿得赏，愿一见上耳！’贯愈忌之。他将王渊、刘光世，皆得召见，平仲独不与。钦宗在东宫，知其名，及即

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围。平仲适在京师，得召对福宁殿，厚赐金帛，许以殊赏。于是平仲请出死士斫营，擒虏帅以献。及出，连破两寨，而虏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自言如此。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陆放翁所作《平仲小传》也。放翁亦尝以诗寄题青城山上清宫壁间云："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资。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年来幸废放，傥遂与世辞。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换绿髓，欻然松杪飞。"后守新定，再作诗托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关河杰，飞腾亦遇时。中原方荡覆，大计易差池。素壁龙蛇字，空山熊豹姿。烟云千万叠，求访固难知。"

汉张汤、韩安国，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贺以太仆行御史大夫事。刘歆以大中大夫行太常事。乐成以少府行大鸿胪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温舒为右辅行中尉。张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黄霸以廷尉监行丞相长史事。盖宽饶以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义以南阳都尉行太守事。盖汉制，官阙则卑者摄为之之谓行。亦有以同列通摄者，靳石以太常行太仆，韩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刘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类是也。九卿三辅，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禄高于职事官者为行，异于古矣。

容斋辨陈正敏之妄，梁颢非八十二登科，是矣。与时因记《玉壶清话》载：仁宗问梁适："卿是那个梁家？"适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国史》，适乃颢之子，固之弟。小说家多不考订，率意妄言，观者又不深考，往往从而信之。如此

类甚多，殊可笑也。

卷第九

《诗》：“诞弥厥月。”诞，大也。朱文公则以为发语之辞。世俗误以诞训生，遂有“降诞”、“庆诞”之语，前辈辨者多矣。《书》曰：“诞膺天命。”诞亦大也。范晔赞光武，乃有“光武诞命”之语，尤不可晓。《殇帝纪》云：“诞育百余日。”亦误。

寇恂自颍川太守徙汝南，又入为执金吾。会颍川盗起，光武将亲征隗嚣，欲复使恂出守颍川，从驾至郡，盗贼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是时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为王朝之卿，故谓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满者书启，多用借寇事，似不类也。

《夷坚戊志》载《裴老智数》谓：“绍兴十年七月，临安大火，延烧城内外室屋数万区。裴方寓居，有质库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顾，遽命纪纲仆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关，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之属，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后阅张芸叟所著《浮休阅目集》，书焦隐事云：“一日，京师火。隐晨出之木场，凡木皆以姓字题识，后至者率诣隐市材。”始知《夷坚》指为裴老者误矣。虽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应如是之同也。

“娶妻当得阴丽华”。唐与政仲友谓观此语，知郭后之必废。然予观《刘植传》载：“刘杨起兵附王郎，众十余万。光武遣植说杨，杨乃降。光武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杨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则是郭后之纳，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阴丽华”之语而后占其废乎？范晔不以此书之《后纪》，故前辈议论未尝及之。

余尝最城隍爵号，后阅《国朝会要》，考西北诸郡，东京号灵护庙，初封广祐公，后进祐圣王。大内别有城隍，初封昭贶侯，后进爵为公。拱州昭灵庙，惠烈夫人，盖俗传为宋襄公之媢。开德府显应庙，感圣侯。解州灵佑庙，镇宝侯。浚州黎阳县显固庙，灵护伯。他皆无闻。盖东南城隍之盛，多起于近世。此数者，亦徽庙朝锡命耳。

马援平交趾贼，封新息侯，击牛酾酒，劳飨军士，因从容及从弟少

游之语，吏士皆伏称万岁。又冯魴赦郑贼延褎等，亦皆称万岁。是东都之臣，不以称万岁为嫌。独窦宪出屯北威，与车驾会长安，尚书以下，欲伏称万岁，韩棱正色曰：“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若棱者，可谓不为俗所移矣。然万岁之称，三代盛时所无有。盖自蔺相如奉璧入秦，田单为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券，昉见于简牍，至汉为盛。棱之所谓礼，岂古之所谓礼耶？吴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万寿”，谓万岁发于此。然此特咏歌之辞耳，非可与后世呼万岁者同语也。

世俗笓字当作枇，与枇杷之枇字同而音异。后汉济北孝王次丧父至孝，梁太后下诏增封，有曰：“头不枇沐。”《魏志》，徐季龙取十三种物使管辂占之。辂先说鸡子，后道蚕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为枇耳。陆云《与兄机书》“案行视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类篇》枇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栉属。《集韵》同。又按《说文》：“栉，梳比之总名也。”汉文帝遗匈奴单于比疏一，或作比余一。颜师古注曰：“辫发之饰也。比，音频寐反。”则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笓字无所经据。《博雅》：“篝笭谓之笓，盖捕取鱼鰕之具。边迷、频脂二切。”与此不同。虽《集韵》“枇亦作笓”，《类篇》“笓，又毗至切，栉属”，然二书晚出，（不）当从。古诗曰：“其比如栉。”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谓之栉，而已有相迫比之义矣。

范晔《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时，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张皓传》又载：顺帝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死一等。安、顺两朝，时世相接，河间、清河二国，壤地相邻，不应皆有一赵腾上书，皆指言时政，皆为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虽其末一生一死，然亦不应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晔误以为二耳。

汉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又《孔光传》：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佞幸传》：张彭祖为小妻所毒，薨。《外

戚·许后传》：后姊孊寡居，与淳于长私通，因为之小妻。后汉赵惠王乾，居父丧，私聘小妻，削中丘县。注云：“小妻，妾也。”又窦融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陈王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乐成靖王党取故中山简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梁节王畅上疏辞谢，有曰：“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陈球与刘郃辈谋诛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东观记》又载：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酺侮丁小妻。见《恭传》注。周益公《行归正人萧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谓次妻二字，别无经据，乞改称小妻，札子中注云“出《汉书》”，指此。《董卓传》又有少妻之称，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皓传》，引《江表传》载张俶事，亦曰“取小妻三十余人”。又《骆统传》：统母改适，为华歆小妻。晋宋挺本刘陶门人，陶亡后，娶陶爱妾为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颓耨死，其妻少寡，仪同王粲纳之，以为小妻。则不独见于汉史云。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非恶饱而欲饥，恶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当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谓尽其在我，而非志于得也。他如“求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类，皆此意。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为“失其本心”何耶？此犹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禄固非美事，若正行则何不可者？今为学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识此意，而后可与言学矣。

康节先生《左衽吟》云：“自古御戎无上策，唯凭仁义是中原。王师问罪固能道，天子蒙尘争忍言。二晋乱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陈编。公闾延广何人也？始信兴邦亦一言。”盖豫谶靖康之祸也。篇末虽托二晋以为词，然因王师问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为然，二晋所无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读者多不察。余闻之友人曾幼舆宏誉而始悟。因记康节《观有唐吟》有云：“凭高始见山河壮，入夏方知日月长。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道弥光。”亦寓微意。又《观盛化吟》有云：“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其子谓乱离之语太过，康节叹曰：“吾老且

死矣，汝辈行且知之。”

唐人称县令曰明府，而汉人谓之明廷，见范晔书《张俭传》。明府以称太守，山阴老叟称刘宠，刘翊称种拂，高获称鲍昱，皆然。

杨文公《谈苑》谓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同此。次韵诗起于此。高承著《事物纪原》取其说。余按《梁书·王规传》，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则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刘信釐颉之封，后阅《能改斋漫录》引王观国《学林新编》，谓是颍川地名不釐者。彼自不釐，此自釐颉，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岂可比而一之。审如王说，则颉字何从而来耶？

俚俗谓娶妻为索妻，亦有所本。《三国志·吕布传》云：“袁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关羽传》云：“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又《隋书·太子勇传》载独孤后曰：“为伊索得元家女。”

张清源淏《云谷杂纪》辨欧阳《集古录·目》谓，后汉人亦有复名者，然仅载苏不韦、孔长彦兄弟、刘騊駼、丘季智、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晔书，盖不止此。如延岑护军邓仲况，见《苏竟传》。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又从东郡张恭祖。玄之子名益恩。桓荣族人桓元卿。陈忠荐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季明，见《杜根传》。《后陈敬王曾孙宠传》注引《谢承书》，袁术使将张闿阳杀陈相骆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笃。《党锢传·序》有渤海公族进阶，注云：“公族，姓也，名进阶。”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群。《孔融传》有太傅马日磾。皇甫嵩子名坚寿。《酷吏·李章传》有安丘大姓夏长思。宦者曹节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寿，字文考。《方术传》谢夷吾字尧卿之类，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犹恨不能尽记。

李延寿南、北《史》成，惟《隋书》别行，余七史几废。大抵纪载无法，详略失中，故宜行而不远。且史传纪事，出于一人之手，而自为同异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联属，首尾衡决，而不能自觉者也。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三十卷《江革传》，谓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常有褒贬。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传》，乃谓敬容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夫史者，所以传信万世，今若此，其将何所从乎？其余

可笑者甚多，未暇尽著。

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鲁讳；然太真本寿王妃，顾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邪？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陈鸿传》则略言之矣。

《唐新书·承天皇帝倓传》："以兴信公主季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证，谓"冥配前已有，而《新书》不书"。尝考汪外孙郑子敬寅注引《唐会要》："懿德太子重润，中宗即位追赠，娉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虽然，不始于唐也。《三国志》载邴原女早亡，时曹操爱子仓舒亦没，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操乃止。然竟娉甄氏亡女，与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爱女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取文昭甄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承甄氏姓。封德为平原侯，袭公主爵。则汉魏间已行之矣。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世通云。

谓有疾曰不快，陈寿作《华陀传》已然。

葛常之《韵语阳秋》云："《晋书·阮咸传》云：'咸善琵琶。'今有圆槽而十三柱者，世号阮，亦谓阮咸，相传谓阮咸所作，故以为名，而《咸传》乃不及此。山谷《听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挥琵琶送飞鸿，促弦聒醉惊客起。圆璧庚庚有横理，闲门三月传国工，身今亲见阮仲容。'则亦以为仲容所作，岂咸用琵琶余制而作阮耶？"据此，则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国史纂异》云："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卢氏杂说》云："《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陈晋之旸《乐书》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颈长过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时，蒯明于古冢得铜琵琶，晋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为之，声甚清彻，颇类《竹林七贤图》所造旧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弹故也。圣朝太宗于旧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说盖大同而小异，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与时窃闻今禁中女乐别有所谓阮，其制视民间者绝不同，且甚大，须坐而奏之。乡人郭子云应龙守南安时，大庾令之妇乃出宫人，

能为此，郭盖亲见之。《唐书·乐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搊琵琶。”则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旸因唐之太宗而误为本朝耶？抑别有考按耶？

《夷坚·支乙》载紫姑《咏手》诗：“笑折樱桃力不禁，时攀杨柳弄春阴。管弦曲里传声慢，星月楼前敛拜深。绣幕偷回双舞袖，绿窗闲整小眉心。秋来几度挑罗袜，为忆相思放却针。”唐韩致光《香奁集》亦有《咏手》一诗：“暖白肤红玉笋芽，调琴抽线露尖斜。背人细捻垂胭鬓，向镜轻匀衬眼霞。怅望昔逢褰绣幔，依稀曾见托金车。后园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芜又一杈。”其体正同，盖皆言手之用尔，韩诗独首句不然。

侯嬴为夷门监者。按大梁城十二门，东曰夷门。则夷门者，大梁之一门耳。后人遂直指汴京为夷门，非也。《容斋续笔》辨台城、少城，类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女人由左，车从中央。今遂宁府谯门之外有桥曰仪桥，不知何时所创，上加栏楯，道分为三，尚仿佛古人之意。谓之仪者，犹仪门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华》，首云：“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诏修三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苑英华》。”洪文敏序《夷坚三志·癸》亦云：“太平兴国中，诏侍从馆阁，集著《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御览》、《广记》等四书。”予按，《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编类，至大中祥符六年书成，皆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间谓笼烛为照道，此二字出《仪礼》注。

冬至贺礼，古无有也，其殆始于汉乎？《汉杂事》曰：“冬至阳生，君道长，故贺。”沈约《宋书》曰：“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朝。”《北齐书》：库狄伏连，冬至之日，亲表称贺，其妻减马豆，设豆饼。伏连大怒。盖历代行之，至今不废。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

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经通义》云：“冬至，寝兵鼓，商旅不行，君不听政事。曰冬至阳气萌，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静而不扰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今仆仆交相贺，则所谓安身静体，静而不扰，以待阴阳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长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称冬至为长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献袜颂表》云：“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崔浩《女仪》云：“近古妇人，常以冬至上履袜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也。”隋杜台卿《玉烛宝典》云：“冬至，日极南，景极长，阴阳日月，万物之始。律当黄钟，其管最长，故有履长之贺。盖周礼。”冬至日在牵牛，景长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长也。黄钟之律九寸，于十二律为最长。《月令》所谓“短至”，谓日之短。曹、崔、杜谓“践长”、“履长”者，景之长，琯之长也。虽所指不同，然当以《月令》为正。

谏议大夫称大谏，始于近世，然于古有之。齐威公使鲍叔牙为大谏，见《管子》第二十篇。

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玄宗，豪纵不羁。玄宗崩，始折节务读书。然余观其人，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与豪纵者不类。其诗清深妙丽，虽唐诗人之盛，亦少其比，又岂似晚节学为者，岂苏州自序之过欤？然天宝间不闻苏州诗，则其诗晚乃工，为无足怪。”叶石林《南宫诗话》云：“苏州诗律深妙，白乐天辈固皆尊称之，而行事略不见唐史为可恨。以其诗语观之，其人物亦当高胜不凡。刘禹锡集中有大和六年举自代一状，然应物《温泉行》云：‘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巡幸年。身骑厩马引天仗，直至华清列御前。’则尝逮事天宝间也，不应犹及大和时，盖别是一人，或集之误。”苕溪渔隐云：“《苏州集》有《燕李录事》诗云：‘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身天宝今几年，顽钝如锤命如纸。’余以《编年通载》考之，天宝元年至大和六年，计九十一年。应物于天宝间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语，不应能至大和间也。蔡宽夫云《南宫诗话》，世误传蔡宽夫作，渔隐故云。刘禹锡所举别是一人，可以无疑矣。”《容斋随笔》云：“《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摴蒱局，暮窃东

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味此诗，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羁乃如此。李肇《国史补》云：‘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盖记其折节后来也。应物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见时政矣。”与时谓应物行事散轶，唐史失不立传，故诸家之说，未能会于一。近世沈明远作喆始檃括《应物集》及他书为传，甚详。然论断中亦以刘宾客所举为疑。今笔于此：韦应物，京兆长安县人也。见《崔都水及休日还长安胄贵里》及《岁日寄弟并答崔甥》诗。其家世自宇文周时，孝宽以功名为将相，而其兄敻高尚不仕，号为逍遥公。敻之孙待价，仕隋为左仆射，封扶阳公。待价生令仪，为唐司门郎中。令仪生銮，銮生应物。见林宝《姓纂》。少游太学。见《赠旧识》诗。当开元、天宝间，宿卫仗内，亲近帷幄，行幸毕从，见《宴李录事并郑户曹》及《逢杨开府》《温泉行》等诗。按《通典》，左右宿卫侍从，皆以高荫子弟年少美风姿者补之，为贵胄起家之高选。颇任侠负气。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屏居武功之上方，见《逢杨开府》及《经武功旧隐》诗。复返沣上，园庐芜没，贫无以自业。见《归沣上》诗。客游江淮间，所与交结，皆一时名士。见《会梁川故人》及《李栖梧会大梁亭》等诗。因从事河阳，去为京兆功曹，摄高陵令。见《寄弟》及《别子西》诗。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人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见《示从子班》诗。弃官，养疾同德精舍。见《同德精舍》诗。起为鄠令。大历十四年，除栎阳令，复以疾谢去，归寓西郊，见《归西郊》诗。择胜隐于善福祠，从诸生学问，澹如也。见《西斋示诸生》诗。建中二年，拜尚书比部外郎。明年，出为滁州刺史。见《别善福祠》诗。滁山川清远，山中多隐君子，应物风流岂弟，与其人览观赋诗，郡以无事，人安乐之。见《全椒道士》及《释良史》等诗。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应物自郡遣使间道奔问行在所。明年兴元甲子，使还，诏嘉其忠。见《寄弟》诗。终更贫，不能归，留居郡之南岩。见《岁日寄端武》诗。俄擢江州刺史。见《登郡楼》诗。居二岁，召至京师。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补外，得苏州刺史。见《答李士巽》诗。在郡延礼其秀民，抚其惸嫠甚恩。见《郡斋文士宴集》诗。久之，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吴门，应物罢郡，见《刘禹锡集》中《酬白舍人》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见《寓永定》诗。大和，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年九十余矣。不知其所终。见刘禹锡《大和六年为苏州刺史举官自代状》云：“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朝议郎、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韦应物，历掌剧务，皆有美名，执心不回，

临事能断。所职虽重，本官尚轻。内省无能，辄敢公举。司榷管之利，诚藉时才；流岂弟之风，实为邦本。”谨按，大和年去应物刺郡时已更六朝，四十余年矣，而梦得犹举之，岂其遗爱尚存耶？又据应物《送邹少府》诗云：“天宝为侍臣，历观两都士。”《宴李录事》诗云：“十五侍皇闱。”然则天宝中应物在三卫，年始十五，至大和，计年九十余。然自苏州罢郡寓永定以后，集中不复有诗，岂四十年间无一篇诗者？盖亡之也。予尝叹息于斯焉。有子曰庆复，为监察御史、河东节度掌书记。见《姓纂》。应物性高洁，见李肇《国史补》。善为诗，气质闲妙，浑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诗人莫及也。白居易尝语元稹曰：“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深得讽谏之意，而五言尤为高远雅淡，自成一家。”其为时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颇工近诗，尝拟应物体格，得数解为贽，应物弗善也。明日，录旧贽以见，始被领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盖自天分学力有限。子而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见《因话录》、《长庆集》等。应物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见李肇《国史补》。为吴门时，年已老矣，而诗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诗。子沈子曰：予读韦苏州诗，超然简远，有正始之风，所谓朱丝疏弦，一唱三叹者。应物当开元、天宝，宿卫仗内，为郎、刺史于建中，以迄贞元，而文宗大和中，刘禹锡乃以故官举之，计其年九十余，而犹领转输剧职，应物何寿而康也？然自吴郡以后，不复有诗文见于录者，岂亡之耶？使应物而无死，其所为当不止此；以应物为终于吴郡之后，则禹锡之所举者犹无恙也，盖不可得而考也。《新唐书·文艺传》称应物有文在人间，史逸其传，故不录。予既爱其诗，因考次其平生，行义官代，皆有凭藉，始终可概见如此，恨史官编摩疏陋耳。嗟夫！应物崎岖，身阅盛衰之变，晚乃折节学问，今其诗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复，厄而后奇者，如应物有以自表见于后世，岂偶然哉？《渔隐丛话后集》又载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玄宗，豪纵不羁。”余因记《唐宋遗史》云：“韦应物赴杜鸿渐宴，醉宿驿亭，见二佳人在侧，惊问之。对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二乐伎侍寝。’问：‘记得诗否？’一妓强记，乃诵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观此则应物豪纵不羁之性，暮年犹在也。子苍又云：“余观韦苏州，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此是《韦集》后王钦臣所作序载《国史补》之语，但恐溢美耳。与时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国史补》之说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遗史》为得其实乎？此未可以臆断也。

卷第十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义士即《多士》所谓"迁殷顽民"者也。由周而言，则为顽民；由商而论，则为义士矣。此说近世陈同甫亮始发之。杜预谓为"伯夷之属"，非也。

《礼》曰："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又曰："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碑志、行状之法，具于是矣。若无美而必欲谀墓，有恶而饰以为美，卑官下士，犹足以诳不知之人；仕稍通显，则其善恶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诬也？莫俦靖康末所为，虽三尺童子，亦恨不诛之，而孙仲益尚书志其墓，顾谓："靖康之变，台谏争请和戎，皆斥废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险徼幸，试之一掷，卒至误国。高宗狩维扬，移跸临安，国步阽危，至此极矣。而进取之士，终以和戎为讳，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闲置散，至于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几于欺天乎？及作《韩忠武志》，则又以岳武穆为跋扈，而与范琼同称，善恶复混淆矣。岳之祸，承权臣风旨而诬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罗彦济汝楫也。洪文惠志罗墓，不书此事，正得称美不称恶之义。而仲益志万俟，则显书之，何哉？张子韶侍郎，学问气节，表表一世，参禅学佛，与其平生自不相掩，张亦未尝以此为讳。其从子榕作家传，欲为文饰，乃谓张有《学说》云："释老虚无，耳不可有闻，目不可有见。"则是静言庸违，张必不然。余独喜李文简志赵待制开墓，既历叙其在蜀理财治赋之功，且谓为当时第一；继云："或者咎公竭泽而渔，使来者无所施其智巧，今虽累经蠲放，而害终不去。当时稍存平恕，则今日之害，决不至此。呜呼！此所谓责人终无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苏绰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绰子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减赋役，务从轻简，帝悉从之。彼苏威顾能如此，曾谓今日无若苏威者乎？此焘深所叹息。详纪之，以俟来世。"又南轩作《宇文阆州邦献志》谓："初君以二父世科为念，刻苦习进士业，为进士者多推称之。两以锁厅试，类省辄下，益力。后虽已领州符，犹不置，盖终其身以是为歉。栻尝以谓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坏，大家世族不得尽成其材。其下者苟从禄利，不乐亲文墨事；至其间读书欲自表见者，

则又不屑其世禄，顾反以从进士觅举得之为荣。噫！昔之人所望于胄子者，岂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温厚博雅，于以进德，孰能御之？顾区区犹以是为歉，何哉？”二公之作，盖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铭墓而已。若《李茂嘉谟墓志》谓：“明受赦至建康，吕忠穆怡然自若。时李为江东副漕，以言责之，吕踌躇未行，而张忠献檄书至。”尽与诸家记事之书不合。则熊子复克《小历》，李氏心传《系年要录》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后之秉笔者，亦能自讼如此否乎？

绍圣四年殿试，考官得胡安国之策，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恶其不诋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擢为首选。方天若策云：“当是时，鹤发宵人，棋布要路。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为第三，哲宗命再读安国策，亲擢为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张邦昌之僭，昌言为事务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兴，昌言已死，遂追贬。观其进身，可以占终矣。

唐小说《辨疑志》载：明皇时，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箓，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有荆岩者，颇通南北史，问抚：“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凉州节度。”岩曰：“何得诳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凉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恨，数日而卒。蔡絛《铁围山丛谈》：政和间，有处士王卓者，亦遭遇时主，自言五百岁矣。人视之，若不过七八十岁，容状光泽。颇挟容成术，无他异也，鲁公稍异之。一日，鲁公命吾延卓坐。吾询其迹，则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丽，尝作裨将，因擅纵降卒数十，被黥，配之五岭南。由是遇异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间，忽至今矣。”吾问：“还识狄梁公否？”卓曰：“识也，感他狄相公封卓为白云先生。”又问：“当开元天宝间，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辈出，先生出乎？”曰：“卓时反不出。”问何故，则曰：“卓时与罗家争气，意自不喜出耳。”罗，盖公远也。遂历问唐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状，则或合或

不合。又言："当肃宗时，卓始一出，亦蒙封号。"吾问："果尔，则必识李辅国。辅国状若何？"卓曰："正得辅国见爱而封。辅国面大且方，美须髯也。"吾笑曰："先生败矣。"二事正堪作对。信乎，作伪之难也。抚，唐史有传，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评古，谓汉文帝改后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后元年，武帝屡更年号，亦有后元。不知当时何所据而分中与后。谓之后，则疑若有极，乃不讳避，何耶？将当时有先知之谶耶？余谓不然。汉之诸帝，不过改元年尔。后人因其有二元，则别以为后；因其有三元，则复冠以中，非当时本称也。武帝虽屡更年号，偶最后不曾命名，独称元年，后人因其崩也，亦以后称焉耳。惟东都建武中元，恐是当时所命也。

西汉诸帝，多自立陵庙名，后世不复然。至于及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万世不祧者，古今所无也。惟于魏明帝见之，孙盛讥之，是矣。彼谓"顾成之庙，称为太宗"者，臣下假设之辞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容斋随笔》谓鲁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时不能解，每疑鸳鸯可言长会合，两凫则聚散不常，何可言长会合？后乃悟鲁直所谓长会合，特指画者耳。

《新唐书》进表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为文纪事，主于辞达，繁简非所计也。《新唐书》之病，正坐此两语，前辈议之者多矣。晋张辅云："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此为迁固优劣。殊不思司马子长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详；班孟坚纪录近事，有不容于略。《春秋传》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正谓是也。洪文敏论《史记·卫青传》书："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又论《檀弓》纪石祁子事云："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

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谓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论得之。崇仁吴德远沆《环溪诗话》载其少时，谒张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诗妙处，人罕能知。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物事，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州军，能说半天下，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以为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也是好句，然露与星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两件事。又如'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有鼍也，风也，浪也，即是一句说三件事。如'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夹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说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说五件事。唯其实，是以健；若一字虚，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渐难为诗。"吴又问："如何是说眼前事，以至满天下事？"右丞云："如'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只是说眼前所见。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即是说数十里内事。如'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即是一句说数百里内事。至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说两州军。如'吴楚东南坼'，即是一句说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说满天下。"吴因取前辈之诗，参而考之，谓"东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鱼犹带骨，披绵黄雀尚多脂'，'鹤闲云作氅，驼卧草埋峰'，每句亦不过三物。如'酒醒风动竹，梦断月窥楼'，'深谷留风终夜响，乱山衔月半床明'，'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云烟湖寺家家镜，灯火沙河夜夜春'，则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翠浪舞翻红罷稏，白云穿破碧玲珑'，'叶厚有棱犀甲健，花深少态鹤头丹'等句，不过用二物矣。山谷则有数联合格，如'轻尘不动琴横膝，万籁无声月入帘'，'饭香猎户分熊白，酒熟渔家擘蟹黄'，'苦楝狂风寒彻骨，黄梅细雨润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晕鱼分子，槲叶风微鹿养茸'，'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则合格者稍多，如'帚动川收潦，靴鸣海上潮'，'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阳浮树外苍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庙堂生莽卓，岩穴死伊周'，'和风满树笙簧杂，霁色兼山粉黛重'，'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霁分星斗风雷静，凉入轩

窗枕簟闲’，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无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满天下之说求之，尤未见其有也。然后知诗道之难如此，而古今之美，备在杜诗，无复疑矣。”此论尤异。以此论诗，浅矣！杜子美之所以高于众作者，岂谓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为工，则必皆如陈无己“桂椒柟栌枫柞樟”之句，而后可以独步，虽杜子美亦不容专美。若以“乾坤日夜浮”为满天下句，则凡句中言“天地”、“华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当之矣，何谓无也。张辅喜司马子长五十万言纪三千年事，张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该五物，识趣正同，故并录之。

邵伯温《闻见录》载：康节先生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与时按康节《首尾吟》其一云：“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访友时。青眼主人偶不在，白头老叟还空归。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独往独来还独坐，尧夫非是爱吟诗。”疑亦此意也。

古今咏史诗，求其议论精当，康节先生《题淮阴侯庙》十篇，可以为冠，读者当自知之。“一身作乱宜从戮，三族全夷似少恩。汉道是时初杂霸，萧何王佐殆非尊”。“据立大功非不智，复贪王爵似专愚。造成四百年炎汉，才得安宁反受诛”。“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须作假王。谁谓祸胎从此始，不宜回首怨高皇”。“一时韩信为良犬，千古萧何作霸臣。彼此并干名教罪，罪犹不逮谓斯人”。“韩信事刘原不叛，萧何惑汉竟生疑。当初若听蒯通语，高祖功名未可知”。“虽则有才兼有智，存亡进退处非真。五湖依旧烟波在，范蠡无人继后尘”。“若非韩信难除项，不得萧何莫制韩。天下须知无一手，苟非高祖用萧难”。“汉家基定议功勋，异姓封王有五人。不似淮阴最雄杰，敢教根固又生秦”。“韩信恃功前虑寡，汉皇负德尚权安。幽囚必欲擒来斩，固要加诸甚不难”。“若履暴荣须暴辱，既经多喜必多忧。功成能让封王印，世世长为列土侯”。

首卷书王平甫所云花蕊《宫词》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简《续成都集记》才二十八首，尽笔于此，庶真赝了然。“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

新日月闲。三十六宫连内苑，太平天子坐昆山”。“会真广殿约宫墙，楼阁相扶倚太阳。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春景，画船来去碧波中”。“东内斜将紫禁通，龙池凤苑夹城中。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殿名新立号重光，岛上亭台尽改张。但是一人行幸处，黄金阁子锁牙床”。“安排诸院接行廊，水槛周回十里强。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每日日高祗候处，满堤红艳立春风”。“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坐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立春日进内园花，红蕊轻轻嫩浅霞。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旁”。“离宫别院绕宫城，金板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旋移红树斸青苔，宣使龙池再凿开。展得彩波宽似海，水心楼殿胜蓬莱”。“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诸院各分娘子位，羊车到处不教知”。“修仪承宠住龙池，扫地焚香日午时，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才人出入每相随，笔砚将行绕曲池，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六宫官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嬖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候燕游。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斜望花开遥举袖，传声先唤近臣来”。“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向画廊排御幄，管弦声动立浮油”。“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专唤近臣名。内人酌酒才宣赐，马上齐呼万岁声”。“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似走，几回抛鞚把鞍桥”。“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翔鸾阁外夕阳天，木影花光水接连。望见内家来往处，水门斜过罨楼船”。“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兰棹把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

别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月头支给买花钱，满殿宫娥近数千。遇着唱名都不应，含羞走过御床前”。

任土作贡，三代而下未之或废，时有损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诏除金、银、匹帛、钱谷，余悉罢贡。盛德事也。《禹贡》以来，历代史志及地理之书，但载土贡之目，而不书其数，惟《元丰九域志》为详。尝最一岁所贡，凡为金二十四两，登一十两，利五两，万、象、融各三两。麸金五十五两，金、饶各一十两，嘉六两，眉、雅、简、资各五两，衡、昌、龙各三两。银四百五两，桂阳、桂各五十两，鄂、邕各三十两，邵、贺、封、端、新、康、南恩、梅、容、昭、梧、藤、龚、浔、贵、柳、宜、横、白、廉、琼、昌化各一十两，宾、化、高、郁林、万安各五两。铜铁一十斤，利。锦三匹，成都。白縠一十匹，襄。隔织一十八匹，泰一十匹，洋八匹。絁七十五匹，汝一十五匹，颍、棣、保定、安肃、陕、威胜各一十匹。花絁一十匹，祁。综丝絁二十匹，潍。绫一百四十五匹，杭三十匹，蔡、定各二十匹，淄、随、润、明、秀、江陵、澧各一十匹，绵五匹。花绫一十匹，兖。白花绫一十匹，梓。综丝绫一十匹，蓬。双丝绫一十匹，徐。方纹绫三十匹，开封。仙纹绫五十匹，青三十匹，潍二十匹。樗蒲绫二十匹，遂。莲绫一十匹，阆。越绫二十匹，越。罗七十匹，真定三十匹，定二十匹，润、彭各一十匹。花罗六匹，成都。春罗四匹，蜀。单丝罗一十匹，蜀。纱四十匹，相、庐、常、太平各一十匹。方纹纱三十匹，开封。茜绯花纱一十匹，越。轻容纱五匹，越。䌷一百四十五匹，洺二十匹，陈、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颍、博、雄、永宁、广信、陕、怀安各一十匹，达五匹。花䌷一十匹，大名。绵䌷五十匹，简二十匹，大名一十匹，渠、巴、蓬、忠各五匹。绢六百七十匹，随、滑、瀛各三十匹，应天、冀、德、滨、卫、深、亳各二十匹，陈一十五匹，密、齐、淮阳、徐、曹、郓、濮、唐、颍昌、郑、沧、棣、霸、永静、乾宁、信安、相、邢、赵、保、顺安、渭、平定、岢岚、宁化、保德、宿、海、泗、滁、庐、濠、无为、临江、建昌、涪、昌、云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十匹，广安五匹。班白绢三匹，诚。布一十五匹，鼎一十匹，梅五匹。丝布二十匹，邛一十匹，果一十匹。纻布一百七十五匹，信阳、楚、和、吉、筠、兴国、南安、郴、江陵、安、鼎、岳、归、汉、绵、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白纻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虔各二十匹，郢、蕲、黄、常、睦、宣、歙、袁、道、连各一十匹，开五匹。高纻布一十匹，成都。细纻二十匹，扬。斑布一十匹，荣。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抚、潭各三十匹，苏二十匹，随、寿、光、吉、永、全、普、戎、泸、富顺、泉、兴化各一十匹，渝五匹。蕉布一十五匹，泉一十匹，潮五匹。红花蕉布三十匹，福。练七十匹，建五十匹，和、鼎各一十匹。毛毲一十五段，熙一十段，保安五段。紫茸毛毲一十段，泾。绵一千一百两，齐、颍、莫、卫、赵、婺、处、衢、梁山、泉、兴化各一百两。毡三十领，庆二十领，丰一十领。白毡三十领，镇戎二十领，恩一十领。紫茸毡四领，庆。靴毡一十领，京兆。靴皮二十张，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张，海三百张，通一十张。鲛鱼皮二十六张，台、漳各一十张，温五

张，潮一张。龟壳二十枚，广。水马二十枚，广。鼊皮一十张，广。翡翠毛二十枚，钦。席一百七十领，常三十领，澶、秦、陇、苏各二十领，京兆、鄜、宁、坊、凤翔、汾各一十领。蘧席二十领，开封一十领，颍昌一十领。莞席一百领，扬。簟四十一领，永静、蕲、睦、饶各一十领，澧一领。藤簟二十领，广。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襄二十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各五十事，邢一十事。石器二十事，登一十事，莱一十事。水晶器一十事，信。藤器二十事，象一十事，宾一十事。藤盘一面，循。藤箱一枚，惠。柳箱一十枚，沧。铜鉴一十面，太原。青铜鉴二十面，扬。火筯五十对，邠。剪刀五十枚，邠。笔一千管，江宁五百管，宣五百管。墨三百枚，兖、潞、绛各一百枚。砚四十枚，虢二十枚，宁、端各一十枚。纸四千张，越、歙、池各一千张，真、温各五百张。杂色笺五百张，成都。蜡烛九百五十条，凤翔三百条，汀二百条，成、凤、晋、绛各一百条，阶五十条。花蜡烛一百条，邓。燕脂一十斤，兴元。槵子数珠一十串，象。斑竹一十枝，雷。解玉砂一百五十斤，邢一百斤，忻五十斤。金漆三十斤，台。弓弦麻二十斤，坊。鳔胶一十斤，通。甲香二十七斤，漳、惠各一十斤，台、广各三斤，潮一斤。青一十斤，代。碌一十斤，代。朱砂四斤一两，沅、容各二十两，辰一十五两，黔一十两。云母二十斤，兖一十斤，江一十斤。钟乳四斤八两，沂三十两，韶、连各一斤，房十两。芒硝一十斤，峡。空青一十两，梓。曾青一十两，梓。禹余粮一十斤，泽。白石英一十二斤，泽一十斤，梧二斤。紫石英二十斤，沂一十斤，兖一十斤。白石脂一十斤，苏。水银三斤二两，辰三十两，沅二十两。石膏二十斤，汾。磁石一十斤，磁。阳起石一十斤，齐。长理石五斤，淄。砦石一十斤，太原。石燕二百枚，永。白菊花三十斤。邓。人参三十斤一十两，太原、潞、泽各一十斤，辽一十两。天门冬二十斤，果一十斤，普一十斤。甘草二百六十斤，环一百斤，德顺五十斤，原、兰、府各三十斤，岷、太原各一十斤。白术一十两，舒。牛膝五十斤，怀。柴胡三十斤，麟、丰、火山各一十斤。车前子一斗，开。干山蓣一十五斤，明。细辛一十斤，华。石斛一十二斤，寿一十斤，广二斤。生石斛四十斤，庐二十斤，光、江各一十斤。巴戟一十斤，剑。庵蔺一十斤，宁。芎藭三十斤，秦。黄连五十斤，宣三十斤，处、施各一十斤。苁蓉六十斤，渭五十斤，保安一十斤。防风七十斤，绛三十斤，单一十五斤，齐、兖各一十斤，淄五斤。五味子五十斤，河中。蛇床子二十五斤，单一十五斤，苏一十斤。杜若一十斤，峡。葛粉一十斤，信。栝蒌根一十斤，陕。当归一十斤，威。麻黄二十五斤，开封一十五斤，郑一十斤。知母一十斤，相。仙灵脾一十斤，沂。紫草五十斤，大名。海藻一十斤，莱。高良姜一十五斤，钦一十斤，朱崖五斤。牡丹皮一十五斤，渝一十斤，合五斤。零陵香二十斤，道一十斤，全一十斤。缩砂二斤，白。白药子五斤，合。天雄一斤，龙。大黄一百斤，鄜。葶苈子三升，曹。连翘一十斤，黄。续随子三斤，陵井。荆芥一十

斤，宁。羌活一十斤，威。木药子二百颗，施一百颗，万一百颗。桂心四十斤，桂二十斤，容二十斤。茯苓三十斤，沂、兖、华各一十斤。伏神五斤，华。酸枣仁三斗，京兆二斗，开封一斗。黄蘗五斤，金。五加皮一十斤，峡。杜仲五斤，金。沉香一十斤，广。詹糖香二斤，广。槟榔一千颗，琼。枳壳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积实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巴豆一斤，眉。红椒三十斤，黎。买子木二斤，渠。白胶香五斤，金。苦药子三斤，陵井。红花五十斤，兴元。柏子仁一十斤，陕。地骨皮二十斤，京兆一十斤，虢一十斤。胡粉二十斤，澶一十斤，相一十斤。龙骨一十斤，河中。麝四斤一十一两，金十两，均、延、丹、河、通远、宪、岚、文各五两，襄、庆、虢、商、熙、代、茂各三两，房、忻各二两。牛黄九两，密、登、莱各三两。阿胶七斤一十四两，郓六斤，济三十两。鹿茸一对，成。羚羊角一十五对，阶一十对，龙五对。犀角二株，衡一株，邵一株。蜜三百四十斤，河南路各一百斤，凤、兴各三十斤，晋、隰、石、夔各二十斤。白蜜三十斤，信。蜡四百四十斤，河南、延各一百斤，京兆五十斤，庆、凤、兴各三十斤，隰、石、庐、夔各二十斤，黔、大宁各一十斤。牡蛎一十斤，莱。乌鲗鱼骨五斤，明。覆盆二斤，随。荜豆一石，邠。粱米一石，孟。茶一百一十斤，南剑。茶末一百斤，潭。茶牙二十斤，南康一十斤，广德一十斤。碧涧茶牙六百斤，江陵。龙凤等茶八百二十斤，建。盐花五十斤，解。枣一万一千颗，青。榛实一石。凤翔。漫系之简牍，以广闻见。

与时读书不广，何敢有所纪述。嘉定屠维单阏之夏，得疾濒死。既小愈，无以自娱，而心力弗强，未敢覃思于穷理之学，因以平日闻见，稍笔之策。初才十余则。病起，宾客狎至，语有所及，或因而书之。日积月累，成此编帙。阏逢涒滩之秋，束担赴戍，因命小史书而藏之笈。年日以老，大学未明，顾为此戏剧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决焚弃之耳。录中及近世诸公，或书谥，或书字，或书自号，不得已者，旁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则直名之，盖君前臣名之义云。与时续记。

却扫编

[宋]徐度　撰
尚成　校点

校点说明

《却扫编》三卷，宋徐度撰。度字敦立，谷熟（今属河南商丘）人。宋室南渡，官至吏部侍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陆游《渭南集》有此书书跋，推断书成于高宗初年。又王明清《挥麈后录》载其曾访度于雪川，而此书作者自序也说曾闲居吴兴，故此编成书的时间、地点皆可推知。书中多记北宋国家典章制度、前贤逸事，因所据皆来源于其父处仁靖康中曾知政事时的传闻，故翔实可信，“深有裨于史学”。又书中论哲宗《实录》、秦桧刊削建炎航海以后《日历》、《起居注》、《时政记》诸书，可见其究心史学的学养。虽不免或有嗜博之失，但“大致纂述旧闻，足资掌故”。所以《提要》把它与王明清的《挥麈录》、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相提并论，并以为其“文简于王，事核于叶，则似较二家为胜焉”。

本书版本有《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等，现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等本参校，遇有异讹，则择善改定，不出校记。

扫编自序

予闲居吴兴卞山之阳，曰吕家步。地僻且陋，旁无士子之庐。杜门终日，莫与晤言。间思平日闻见可纪者，辄书之。未几盈编，不忍弃去，则离为三卷。时方杜门却扫，因题曰《却扫编》。虽不足继前人之述作，补史氏之阙遗，聊以备遗忘、示儿童焉。睢阳徐度。

卷上

汉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罢太尉不置。久之，置大司马而以为大将军之冠。成帝复罢丞相、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司马以备三公，而咸加大称。后汉建武二十七年，复改大司马为太尉，而司徒、司空并去大字，自后历代因之。政和中始尽遵《周官》，置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而以太尉为武官，礼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不以授文臣，必以冠节度使为异耳。

唐开元中，始聚书集贤院，置学士、直学士、直院总之，又置大学士以宠宰相，自是不废。其后又置宏文馆，亦以宰相为大学士。本朝避宣祖讳，易为昭文，然必次相迁首相始得之。其后惟王章惠随、庞庄敏籍、韩献肃绛，皆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献肃制词有曰"度越往制，何爱隆名之私"者，盖谓是也。

文臣签书枢密院，始于石元懿。初称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竟以本院学士而签书院事而已。至张公齐贤王公沔，皆直以谏议大夫为之，不复带学士，自是不复除。至熙宁八年，曾公孝宽始复自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枢密都承旨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而不迁官，不赐球文带。未几，以忧去位。至服阕，乃以端明殿学士判司农寺。元祐三年，赵公瞻自中散大夫、户部侍郎，六年王公岩叟自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七年刘公奉世自左朝请大夫、宝文阁待制、权户部尚书，皆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迁官。赵公明年乃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王、刘二公至罢皆除端明殿学士。是四公于从班中资品尚浅，而躐迁执政，故有是命。盖不尽以执政之礼畀之，而必带枢密直学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绍圣以还，又复除。渊圣受禅之初，亟擢宫僚耿南仲为执政，而西府适无阙员，故复自徽猷阁直学士、太子詹事拜签书。未几复欲命一执政使虏，而在位者皆不可遣，遽以兵部尚书路公允迪为签书而行，先是枢密直学士已废不置，改为述古殿直学士。故

二公皆超拜资政殿学士，虽签书带职，犹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签书者必带端明资政之职。至六曹尚书、翰林学士，皆执政之亚，径迁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为签书而带学士职，疑非是。

武臣签书枢密院始于杨守一，端拱元年，自内客省使宣徽北院使为之。二年，张逊自盐铁使，亦以宣徽北院使为之。景德三年，韩崇训自枢密都承旨、四方馆使以检校太傅为之。同时马正惠公知节自枢密都承旨、东上阁门使，以检校太保为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玮自华州观察使、鄜延副总管，以宣徽北院使为之。明道二年，王武恭公德用自步军副指挥使福州观察使，以检校太保为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逵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观察使，以检校太保为之。建炎三年，王渊自向德军节度使御营都统制，直以节度使为之。

童贯之始入枢府也，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而但以为权签书枢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顷之，乃进称权领，盖以谓所掌止边防一事，且姑使为之而已。又数月，乃正称领枢密院事，自是不复改。其后蔡攸以少师居枢府，亦称领；郑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枢府，亦称领。宣和间，凡官品已高而下行职事者，皆称领。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学士领殿中省，高俅以开府仪同三司领殿前司，王革以保和殿大学士领开封尹之类是也。靖康间，何丞相栗以资政殿学士，李丞相纲以资政殿大学士，皆领开封府职事，而别置尹。初贯之不称知而称领者，非尊之也，盖犹难使之居执政之位，故创此名。然邓枢密洵武以少保知院而实居其下。庆历间，吕许公以首相兼判枢密院事，论者以为判名太重，未几改兼枢密使。元丰官制，废枢密使不置，则知院为长官，今领居知上则判院之任也。按汉制有领尚书，有平尚书。领尚书则将军、大司马、特进为之，平尚书则光禄大夫、谏大夫之徒皆得为之，则领之为重也久矣。

宇文枢密虚中自资政殿大学士，以本职签书枢密院事，自陈职名太高，于是除去“大”称，而直以学士为之。

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咸平中，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两参

也。景祐间，吕文靖、王文正曾，两相也；宋宣献绶、蔡文忠齐、盛文肃度，三参也。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沆、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尧臣、程康穆戡，两参也。熙宁中，曾鲁公、陈秀公升之，两相也；王荆公、韩康公、唐质肃，三参也。

父子秉政，国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献，化基，参知政事。子安简；举正，参知政事。吕文靖宰相。子惠穆、公弼，枢密使。正献；公著，宰相。石元懿，枢密使。子文定；中立，参知政事。陈给事，恕，参知政事。子恭公；宰相。韩忠献，亿，参知政事。子献肃、绛，宰相。持国、门下侍郎。庄敏；缜，宰相。范文正，参知政事。子忠宣、宰相。彝叟；尚书右丞。曹武惠，彬，枢密使。子武穆；玮，枢密副使。蔡丞相，确。子懋；尚书左丞。蔡太师，宰相子攸；领枢密院事。韩忠献，宰相。子仪公；宰相。曾宣靖，宰相。子令绰；签书枢密院。王侍郎，博文，同知枢密院。子忠简。畴，枢密副使。吕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每有军国大事，与中书门下枢密院同议以闻。正献之老也，复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曾令绰之为签书，宣靖犹康宁，遂就养东府。士林尤以二家为盛事。

兄弟秉政，国初至政和凡七家：陈文忠，尧叟，枢密使。弟文惠；尧佐，宰相。三韩；已见。二吕；已见。二范；已见。吴正肃，育，参知政事。弟正宪；充，宰相。蔡太师弟元度；卞，知枢密院。邓观文，洵仁，尚书右丞。弟少保。洵武，知枢密院。

祖孙秉政，国初至绍兴凡四家：梁丞相适，孙才甫；子美，中书侍郎。吕正献，孙舜徒；好问，尚书右丞。富文忠，孙季申；直柔，同知枢密。韩仪公，孙似夫。肖胄，签书枢密。

叔侄秉政，国初至大观凡三家：吕文穆，蒙正，宰相。侄文靖；夷简，宰相。胡文恭，宿。侄宗愈；尚书右丞。林文节，希，同知枢密。侄摅。中书侍郎。

初置观文殿大学士也，诏自今非尝历宰相不除，著为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门召为上清宝箓宫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会北鄙之警，有诏复留。明年，京师解严，复召为中书侍郎，遂拜相。时前告犹寄北京左藏库，渊圣遣中使取以赐先公。先公复力辞曰：“臣今忝备宰辅，于此告受与不受，未有损益。然所以终不敢当者，盖以除授之日，犹未经历。其于彝制终有所妨，重失此名于天下也。傥听臣言，使中外闻之，知朝廷于祖宗法度无有大小，率循惟谨，顾不美乎？”上终不许。先公不得已受之，谢表略曰：“知章两命之兼荣，足为盛事；张

说大称之获免，有愧前修。”盖谓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宫使，本朝祥符间亦以首相领玉清昭应宫使，又置景灵宫、会灵祥源观使，以次相及枢密使次第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天圣初昭应宫灾，始罢辅臣宫观等使名。政和中，诏天下咸建神霄玉清万寿宫，复置使。宰相、使相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判官惟盛章尝以开封尹领之，它未尝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虽前二府领州，亦如之，盖欲重其事也。

辅臣既罢领宫观使，其后惟以使相节度、宣徽使为之，无所职掌，奉朝请而已。熙宁间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领集禧观使，居金陵；张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领西太一宫使，居睢阳之类，皆优礼也。元祐间梁左丞焘罢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特创同醴泉观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无以学士领宫观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辞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学士直为宫观使，而同使之名不复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为仆射，虽枢密使必尝历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亲祠礼毕，辅臣咸进官。时丁晋公以吏部尚书参政事当迁，乃以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即位，覃恩，时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龙图两学士、吏部尚书留守北京当迁，乃以为太子少保，而两学士如故。官制行，仆射为特进，崇宁间许冲元太尉始以中书侍郎为之，其后踵之者郑太宰、邓少保，皆以知枢密院为之。薛肇明以门下侍郎为之，靖康初复祖宗法度，时薛独存，因改授金紫光禄大夫。

王铚言：周世宗既定三关，遇疾而还，至澶渊迟留不行。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中外恟惧。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亲故独得至卧内。于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朝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永德然之，承间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问曰：“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群臣之意，皆愿如此。世宗熟视久之，叹曰：“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

喻吾意哉！然吾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即日趣驾归京师。呜呼，天命方有所属，固非人谋之所能间也。

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历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学行义，为学者师，及是四方之士争趋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先生乃制为学规，凡课试、请肄、劝督、惩赏，莫不有法。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士尤乐从焉。由此书院日以寖盛。事闻京师，有诏赐名“应天府书院”。先生没，门人私谥为“正素先生”。其子纶复以儒学显，历事太宗、真宗两朝，官至枢密直学士。先生之规，后传于时。及建太学，诏取以参定学制，予幼时犹及见之。书院即今之国子监也。

唐节度使初皆领一道，故以本道为名，若河西、河南、剑南、关内之类是也。厥后分镇寖多，所领不能尽。有一道，则以其地为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陇右之类是也。又有合数州以为名者，若魏博、淄青、泽潞、徐泗之类是也。或因其有功，则锡军号以旌之，若振武、镇国、天雄、定难之类，不可悉数。由五代以还，至于国朝，所锡益多。凡曰节镇，皆曰某军某军。而孟州曰河阳三城，襄阳府曰山南东道，太原府曰河东，凤翔府曰凤翔，扬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剑南西川，潼川府曰剑南东川，兴元府曰山南西道，总九州府，独因旧以为名，亦出于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轻重。然凡建节者，反以是数州为重，非亲王尊属与勋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韩魏公以司徒领淮南，曾鲁公以司空领河阳三城，文潞公以太师领河东，皆以为重也。

唐之方镇得专制一方，甲兵钱谷、生杀予夺皆属焉。权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盖无与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与宰相同，而赐节铸印之礼，又为特异，诚以其任重，故宠之。本朝既削方镇之权，节度使不必赴镇，但为武官之秩，间以宠文臣之勋旧，内则为宫观使，外则别领州府而已。至宗室戚里，又止于奉朝请，无复职掌。而告廷赐节铸印

之礼，犹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诸路经略安抚使虽非唐方镇之比，然亦大将之任也，而命之与列郡守臣略等，间命宣抚使，盖古之元帅也，直以敕授，尤为失之。

国初节度使犹有赴治所者，谓之归镇，以为异礼。仁宗朝夏郑公以平章事领三城节，为西京留守，以洛阳地当孔道，日有将迎之劳，表请归镇。略曰"凡叨建节之行，颇以归镇为重"，盖谓是也。

苏子容丞相始为南都从事，时杜正献公方致仕居南都，见苏公大器之，为道其平生出处本末甚详。曰："子异时所至，亦如老夫，愿勉旃自爱。"苏公唯唯谢之。先是，正献公既罢政，出知兖州，未几请老，遂以太子少师致仕，复三迁为太师而薨，享年八十。其后苏公更践中外，其先后早晚多与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扬州，未几请老，复召为中太一宫使。请不已，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迁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寿、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宁间，苏公以集贤院学士守杭州，时梁况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钱唐。苏公一见异之，留连数日，待遇甚厚。既别，复遣介至津亭手简问劳，且以一砚遗之，曰："石砚一枚，留为异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谢而留之。自尔南北不复相见，亦忘前事矣。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将行而常所用砚误坠地碎，仓卒取他砚以行。既至，则面授旨，尚书左丞苏集拜右仆射。梁公受命，退归玉堂，方抒思命词，涉笔之际，视所携砚则顷年钱塘苏公所赠也，因恍然大惊。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会政事堂语及之，苏公一笑而已。世谓贵人多识贵人，盖以谓阅人多而识之；然穷达寿夭，则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纤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测也。

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请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矜庄危坐而不欠伸欹侧者，盖百无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贵人也。"盖尝以其言验之，诚然。

韩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为翰林学士，被召命词。既授

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参知政事矣。"国朝以来，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学士补其处如此者甚多，近岁亦时有之，世谓之"润笔执政"。

本朝节度使虽不赴镇，然亦别降敕书，宣谕本镇军民。而为节度使者亦自给榜本镇，谓之"布政榜"。亲王亦翰苑为之。近不复见矣。

元丰官制，虽以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为三省长官，然未有为之者。元祐初，既召文潞公还朝，以其名位已崇，难所以处之者，时司马温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韩玉汝适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为右相，谋之温公。公曰："文某历事累朝，年逾八十，且其再为相，时臣犹为小官。今顾居其上不可。"因请自为右相，而请以潞公为左相，宣仁复难之。于是用吕许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军国重事，且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并许入预参决，其余公事，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其后吕申公为右相，请退甚力。宣仁欲坚留之，顾怜其老，欲以为摄太保同平章军国事。手札以问范忠宣，忠宣以为"摄"字从来止施于祠祭，非所为官称，若别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时出，东府执政有议事，于便门过就之。若议事迟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则事皆曲尽，称国家尊贤优老之意矣。宣仁复手札，谓以吕某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务要外协人望，实益劝讲。然其官去保傅甚远，欲以为行太保事如何？忠宣复对曰："谨按国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今公著官是光禄大夫，职是右仆射，若以仆射加司空，则与王旦相近，于典故不远。若欲有益劝讲，则平章事乃是执政，自当十日一赴经筵，不必带'行太保事'四字矣。"于是始定议云。

国朝宰相枢密使必以侍郎以上为之，若官旧尊，则守本官；官卑，则躐迁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宁后必超进数官。政和以后，至有径迁特进者。靖康初，吴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迁银青光禄大夫，引故事自言，于是改大中大夫，就职。

庆历间，贾文元为昭文相，陈恭公为集贤相。会久旱，引东汉策免

三公故事自言。是时吴正肃为参知政事，与文元不协，数争议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讷以为大臣不肃，故雨不时若。而文元亦自请，故与正肃偕罢，而恭公进位昭文，犹申前请，乃降授给事中，而辅政如故。二参宋元宪自给事中降谏议，丁文简自工部侍郎降中书舍人，数月而复云。

国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必以谏议大夫为之，权御史中丞亦然。熙宁中始有本官带待制权中丞者，官制行后，初拜执政迁中大夫，而中丞不复迁官矣。

祖宗时侍从官或被寄任，往往优进职名，不复计资望之浅深。庆历中，欧阳文忠公为知制诰，才数月，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即拜龙图阁直学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则随亦改授他职。绍圣间犹如此。彭器资尚书自权吏部尚书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辞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权尚书补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道天子难喻之意，而还诰命于三代之文。"又刘元甫侍读墓志称"其文章尤敏赡。尝直紫微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凡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由是言之，则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词，且不得从容下直而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枢密除中书舍人，言者论其非，因及张邃明中书曰："昨日闻主者督撰希告词甚急，意璪之为谋，欲希早受命，成其奸党也。"则命词之限，当元祐时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资政居政和间，词命独为一时之冠，然文思迟涩，尤恶人趣之。有趣之者辄默志其旁，凡一趣则故迟一日，有迁延至旬余者。其后人稍闻之，莫敢复趣矣。

帝者之女谓之公主，盖因汉氏之旧，历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间始采周之王姬之称，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县主曰族姬。议者谓姬盖周姓，犹齐女曰齐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系之国。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盖别于同姓诸侯鲁姬、卫姬耳。国家赵氏乃当曰帝赵，不得曰帝姬。若以姬为妇人之美称，则尤不可。《汉书·高五王

传》："诸姬生赵幽王友。"颜师古注曰"诸姬惣言众妾之称"，又非所以称帝女也。命妇封号亦政和间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谓之人，独孺人者，本称妇人之名，其它则见于书传者，皆通谓男子。至"硕人俣俣，执辔如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为妇人之号也。小君之称，稽据甚明。设欲多其等级者，莫若采魏晋间乡君、亭君之目而增之，则犹为有据也。公主之号，建炎初已复之。予在司封欲援此为例并复命妇封号，而或者以谓非事之急，故止。

旧制，谏议大夫积十一转而至仆射，二府乃七转。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转至特进，而不分庶官与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议光禄、银青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分为二资，于是复十一转而至特进。绍圣以后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阶，而罢分左右，止十转至特进。而庶官二府，并循此制。盖祖宗以来二府不磨勘，故每优迁。绍兴新书，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尝举行也。

石林公言：吴中俚语，若"等人易得久，嗔人易得丑"，虽鄙，亦甚有理。

祖宗时，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判。元符末，章仆射罢相，以特进守越州，止称知，盖谪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守福州，复称知。靖康初，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李太宰邦彦守邓州，始复故事称判。建炎中，吕仆射颐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临安，皆称知。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初以节度使守绍兴，后改本官守泉，皆称知。近岁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知；后改婺州，会高开府世则亦守温州称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以称职闻者为之。刘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誉望高一时，故士论咸以为宜充此选，而刘亦雅自负，以为当得之。然久柅不得进，逮出典两郡还朝，复居旧职，且十年矣，终不用。久之，复请外补，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颇怏怏不自得。一日，顾官属曰："诸君闻殿前指挥使郝质乎？已拜翰林学士矣！"或以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准之，固当如此耳。"

国朝之制，食邑满万户乃封国公，惟见任宰相与官为三公者，则通计实封，满万便封国公。杜正献公既致仕，因郊祀当加恩，而食邑未满万户，特诏封祁国公，盖异礼也。其后遗表有曰“非万户而忝赐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盖谓是云。

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

故事，臣僚封赠母、祖母，不问生没，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间，待制刘安世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别之，所以致别于其妇，既没并祭于夫，若加之尊称，则是以尊临其夫也。以尊临夫，于名义疑若未正。自是始诏命妇追封，并除去“太”字。逮绍兴新书，复仍旧制。晏尚书敦复领吏部援刘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汉文帝纪》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征捕，注谓“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仍得称太夫人”，盖此义也。于是追封始不得称“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称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称皇后，正此比也。

旧制，执政以上始服球文带、佩鱼，侍从之臣止服遇仙带，世谓之“横金”。元丰官制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并服遇仙带、佩鱼，故东坡谢翰林学士表曰“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盖谓是也。然武臣节度使班翰林学士上，六曹尚书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则球文、佩鱼，盖恩礼视执政故也。

元丰官制，侍从官给事中以上，乃服金带；中书舍人以下，皂带、佩鱼，与庶官等。大观间，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皆许服红鞓、犀带、佩鱼。建炎间，复置权六曹侍郎，亦如之。

旧制，借服不佩鱼，故系衔止称借紫、借绯。政和中，王诏延康始建请借服皆佩鱼，如赐者，从之。然差敕止仍旧，云可特差某职任，仍借绯或借紫而已。而其后系衔者，多自称借紫金鱼袋。若借绯鱼袋，然终无所据也。

凡知州军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三京赤县，皆借绯。知州、提点刑狱自服绯者，仍借紫。转运使副、知节镇州虽不服绯，亦借紫，谓之“隔借”。自节镇、转运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谓之“带借”，中间尝历他官则不。

旧制，凡特赐绯章服，皆服涂金宝瓶带三日。职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则例赐绯。余非特恩，未有赐者。

本朝封爵徒为虚名，户累数万，虽号实封者，亦初无其实，故有司亦不甚以为轻重。若非自请，则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号重复，不可稽考。予以为虽异于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驭贵之意则均也。谓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县不再以封，则庶几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监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勋加至上柱国，乃加封邑。其后罢勋官，而寄禄才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则宜其众也。

集贤院学士初无班品，与诸直馆颇同；然自执政侍从皆通为之，如吴正肃公育自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刘原父自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皆以职闲无事故也。其后李周自权侍郎罢，除集贤院学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并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荐班列，并同待制。绍圣元年，又诏曾任权侍郎以上者，立班杂压，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其余恩数仪制并依中散大夫；余人立班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荫补依朝议大夫，官高者从本条。二年罢馆职，易为集贤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贤殿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许少伊右丞宣和间初除监察御史，夜梦绿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希范资政珏继有是除。靖康初，为太常少卿，复梦绯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亦继为奉常。时刘以渊圣登极恩，初易章服也。

旧制，宰相官仆射以上，敕尾不书姓，盖用唐故事也。元丰官制仆射为宰相，故不计寄禄，官之高下，皆不书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

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己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辟庞庄敏籍为通判；庞庄敏守并，辟司马温公为通判；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辟田枢密况、孙威敏沔并为判官，欧阳文忠公为掌书记，欧阳公辞不就，复请张文定公方平，亦辞。富文忠公守并，请韩黄门维为属；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辟蔡枢密挺自随。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而其后居位风节，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贯既败，籍其家赀，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它物称是。此与胡椒八百斛者，亦何异邪。

旧制，进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祖宗朝进士上三名皆授将作监丞、通判，故至今犹称状元为监丞。

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略如京师。居其官者谓之分司，大抵皆闲秩，故当时有诗云“犹被妻孥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唯置御史台、国子监。执政侍从庶官迭居之，职事甚简。御史台则行香拜表日押班，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故未置宫观。时士大夫多自请以为休息之地。官制行后，士大夫犹有自请分司者。近岁唯责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盖无供职之所故也。

旧制，文臣丁忧，起复必先授武官，盖用墨缞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故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初授冠军大将军，余官多授云麾将军，近岁起复者直授故官。

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谓之侍从官。然学士、直学士例以阁名为官称，惟天章难以为称，初置时尝以王赞为直学士，其后不复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诸阁唯龙图有直阁，馆职之久次，与帅臣监司之有勤劳者乃得之，然初无班缀也。其后

诸阁例置，始编入杂压，与诸修撰通谓之贴职，为之者众矣。

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以边兵训练不精，盖无专任其责者，又部署钤辖等权任相亚，莫相统一。故每有事宜，职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据精兵逗遛不进，是以屡致挫败。于是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后，尽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多则钤辖都署领两将或三将以出，更出迭入。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边备寖修，寇不敢犯矣。其后诸路皆用此制，熙宁将法盖本范公之遗意也。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至道中，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拯位本在惟节之上，及覃恩迁员外郎，时寇莱公为参知政事知印，以拯为虞部，惟节为屯田。其后广州又奏，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中书降札子处分，升惟节于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书札子奏呈，且论除授不当，并诉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无过，非理遭降资免勘，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刺，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体既简易，给降不难，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盖初画旨而未给告，先以札子命之，谓之“信札”；既辞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札；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

供职，又降一札；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则又降一札，谓之“照札”。皆宰执亲押，欲朝廷之务简，难矣。然予观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辞免上章，止云“准东上阁门告报”，则是犹未有信札也。今诸路帅司指挥所部亦用札子，其体与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状者亦曰札子，名同而实异，不知其义何也。

国朝之制，凡降敕处分，事皆有词。其体与诏书相类，知制诰行皆用四六文字，元丰官制行，罢之。

富韩公之薨也，讣闻，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强项，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卿等试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项者，莫如韩维，必维为之矣。”时持国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是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先是书未到，富氏果以墓志事嘱持国，既诺之矣，乃复书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报，今其家见托，义无以辞。且业已许之，不可食言。虽因此获罪，所甘心也。”卒为之。初持国年几四十犹未出仕，会富公镇并州，以帅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国朝故事，文臣必带直学士职，乃服金带。熙宁中，薛师正枢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始特膺是赐。未几，韩庄敏丞相以龙图阁待制为枢密都承旨继得之。政和、宣和之间，至有以庶官被赐者，纷纷甚多，不可殚纪。名器之滥，于是为极云。

傅献简公在英宗朝，以谏官与吕献可诸公论濮园称号事甚切，章凡十余上未止。会出使契丹，既还，而诸公皆已坐异议谪去，而公独迁侍御史知杂事。公固辞曰：“臣今不独不能与建议者同列于朝，至如苟随妄计者，臣且不忍张目视之，况与之同台共职哉？”于是出知和州。后数年丁忧，服阕至京师。时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谓公曰：“方今纷纷，俟公来久矣，方议以待制知谏院还公。”公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为直昭文馆判流内铨。未几补外。再阅岁，凡六徙，困于道涂。知不为时所

容，遂自请提举西京崇福宫。未几，复坐事夺官。稍复，监黎阳仓。公日视事必亲，不以尝清显自待，虽家人不见其忧愠色。任满，管勾中岳庙，筑室济源盘谷，莳竹木，游咏其间。一时名士为之赋诗者甚多，许、洛旧老与之往来，悠然自适，若将终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宫。元祐初还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书迁中书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故文恭公宿为知制诰，封还杨怀敏复除内侍副都知词头不草。翊日，上谓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对曰：“唐给事中袁高不草卢杞制书。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台谏亦论其非，其命遂寝。而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左右史虽日侍上，侧然未尝接语。欲有所论，必奏请得旨乃可。元丰中，王右丞安礼权修起居注，始有诏许直前奏事。左右史许直前奏事，盖自此始。

苏黄门子由熙宁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书论事，神宗览而悦之。即日召对便殿，访问久之，面擢为条例司属官。故事，选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为故事云。

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简静，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谈说理情，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云。

进士以累举推恩，特召廷试。已而唱名，次第赐进士或同学究出身。或试监主簿、诸州文学长史、四门助教、摄诸州助教，谓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岁进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后亦有补三班借职者，逐时不同。然试而不中、选罢归职也，顾怜其老而无成，而遂捐一官与之，此盖国朝忠厚之政也。故事，进士唱名，宰执从官侍立左右，有子弟与选者，唱名之次必降阶称谢，搢绅间颇以为荣事。建炎初，车驾在扬州，会放进士，时杨中立龙图以侍读侍立，而其子適以特奏名预唱名，中立亦降阶称谢。时適之年已五十余，中立七十余矣，前

此所无也。

卷中

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熙宁初，议贡举北郊犹如此，后厌其多异同，不复讲。及司马温公为相，欲增损贡举之法，复将使百官议。因自建经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议之。草具将上，先与范丞相谋。范公曰："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众之义。若已陈此书，而众人不随，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众人皆随，则相君自谓莫己若矣。然后谄子得志于其间，而众人默而退，媚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己若矣。前车可鉴也，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不可者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矣。若先漏此书之意，则谄者便能增饰利害、迎于公之前矣。"温公不听，卒自而行之。范氏家集载此书甚详。

故事，宰辅领州，而中使以事经由，必传宣抚问。宣和间，先公守南都，地当东南水陆之冲，使传络绎不绝，一岁中抚问者至十数。故尝有谢表曰："天阙梦回，必有感恩之泪；日边人至，常闻念旧之言。"后因生日，府掾张矩臣献诗曰："几回天阙梦，十走日边人。"盖用表语也。矩臣退掾，家居好学，喜为诗，先公为相时，欲稍荐用之，已卒矣。

旧制，凡掌外制，必试而后命，非有盛名如杨文公、欧阳文忠、苏端明，未尝辄免，故世尤以不试为重。然故事苟尝兼摄，虽仅草一制，亦复免试。渡江后从班多不备官，故外制多兼摄者，及后为真皆循例得免。近岁有偶未兼摄而径除，又特降旨免试焉。

国朝宰相执政，既罢政事，虽居藩府，恩典皆杀。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其后踵之者，其弟修，其子行。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及革出镇大名，仍旧职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师。其后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久之，亦进是职。再任恩数加

之，虽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举进士，待试京师。一夕梦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复见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恶之。既果被黜还家，见有羊毛积后垣下，问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因大惊，而不敢言所梦。未几，其父卒。后数年，乃登第。后坐元符末上书论时事，编入党籍，仕宦连蹇不进。先公领裕民局，辟为检讨官。未几局罢，后以宿州通判终。

宗室士暕字明发，少好学，喜为文，多技艺。尝画韩退之、皇甫持正访李长吉事为《高轩过图》，极萧洒，一时名士皆为赋之。又尝学书于米元章，予尝见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学。黄庭坚、锺离景伯可以为戒。"而鲁直集中有答僧书云："米元章书公自鉴其如何，不必同苏翰林元论也。"乃知二公论书，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真字儒臣，文简公之子也。少喜学书，自谓独得古人用笔之妙，尝评近代能书者曰："苏才翁书笔势迟怯，吴越人无识，颇学之。自余为辨之后，此间人亦知非也。蔡君谟但能模学前人点画，及能草字而已。周子发书妙出前辈，至于草书，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张旭与余而已。"钱塘关氏蓄其书数卷，信为高古，今世不复见矣。

张友正字义祖，退傅邓公之子。自少学书，常居一小阁上，杜门不治他事。积三十年不辍，遂以善书名。神宗尝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予顷在馆中，与其族孙巨山同舍，尝出所藏义祖家书数卷，每幅不过数十字便了，词语皆如晋宋间人。盖阅古书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既致仕还家，年已七十，始学草书，即工。余尝于其孙鼎家见一帖，论草书曰："草书之法，当使意在笔先、笔绝意在为佳耳。"笔势纵逸，有如飞动。纸尾书"时年七十八"字。又见有少时所节《史记》一编，字如蝇头，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极详备，如《禹本纪》九州所贡，名品略具。苏子瞻作《李氏山房记》，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读诵，惟恐不及，正此类邪。

苏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刘丞相莘老签书判官事，时年尚少，苏公大

器爱之。元祐中，刘公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公为尚书左丞同秉政，尝因祠事各居本省致斋。刘公有《夜直中书省寄左丞子容公》诗，曰：“膺门早岁预登龙，俭幙中间托下风。敢谓弹冠烦贡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论文青眼今犹在，报国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东省，斋居清绝望南宫。”苏公和曰：“五年班缀望夔龙，曾托帡幪庇雨风。末路自怜黄发老，早时曾识黑头公。升沉不改交情见，出处虽殊趣舍同。谩扣芜音答高唱，终惭下管应清宫。”苏门下子由时为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卧龙，穆然台阁有清风。一时画诺虽云旧，晚岁吁俞本自公。松竹经寒俱不改，盐梅共鼎固非同。新诗和遍东西府，律吕更成十二宫。”时朝廷和此诗者甚众，往往见于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国史之繁，尝欲重修五朝正史，通为一书，命曾子固专领其事，且诏自择属官。曾以彭城陈师道应诏，朝廷以布衣难之。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为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

祖宗时，诸路帅司皆有走马承受公事二员，一使臣，一宦者，属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师，军旅之外，他无所预。徽宗朝易名廉访使者，仍俾与监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闻。于是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时颇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门，有王褒者，宦官也，来为廉访使者，在辈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极相亲事。会入奏回，传宣抚问毕，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闻，上意甚悦，行召还矣。先公退语诸子，意甚耻之，故谢表有曰：“老若李鄘，久自安于外镇；才非萧傅，敢雅意于本朝？”长兄惇义之文，盖具著先公之意也。《唐书·李鄘传》：“为淮南节度使。先是吐突承璀为监军，贵宠甚。鄘以刚严治相礼惮，稍厚善。承璀归，数称荐之。召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幸进，及出，祖乐作，泣下，谓诸将曰：‘吾老安外镇，宰相岂吾任乎？’至京师，不肯视事，引疾固辞，改户部尚书。”

方王氏之学盛时，士大夫读书求义理，率务新奇。然用意太过，往往反失于凿。有称老杜《禹庙》诗最工者，或问之，对曰：“‘空庭垂橘柚’，谓厥包橘柚锡贡也；‘古屋画龙蛇’，谓驱龙蛇而放之菹也。此皆著

禹之功也，得不谓之工乎？”

崇宁初，蔡太师持绍述之说为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书论新法之人，指为谤讪而投窜之，又籍其名氏刻之于石，谓之“党籍碑”，且将世世锢其子孙。其后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为说。叶左丞为祠部郎，从容谓之曰：“梦得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举籍上书之人名氏刻之于石，以昭示来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后党禁稍弛，而碑竟仆焉。胡尚书直孺闻之，叹曰：“此人宜在君侧。”

祖宗时，有官人在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者，谓锁其厅事而出。而后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谓之“锁中”，甚无义理。

《汉书·食货志》：“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日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注：“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言顾手牢。’如淳曰：‘盆，鬻盐盆也。’”鬻古煮字，今煎盐之器，谓之盘。以铁为之，广袤数丈，意盆之遗制也。今盐场所用，皆元丰间所为，制作甚精，非官不能办。然亦有编竹为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韩忠献公罢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公引故事，以为祖宗旧制，惟宗室近属，方授两镇。臣若逾越常制，是开迩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从，固辞，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节度使。元丰间，文潞公加两镇，亦不敢拜。

陈正字无己，世家彭城，后生从其游者常十数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闲则与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归，径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数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平生所为至多，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今世所传，率多杂伪，唯魏衍所编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从无己游最久，盖高弟也，以学行见重于乡里。自以不能为王氏学，因不事举业，家贫甚，未尝以为戚，唯以经籍自娱，为文章操笔立成。名所居之处曰“曲肱轩”，自号“曲肱居

士”。政和间，先公守徐，招置书馆，俾余兄弟从其学。时年五十余矣，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建炎初，死于乱。平生所为文，今世无复存者，良可叹也。

魏昌世言：无己平生恶人节书，以为苟能尽记，不忘固善；不然，徒废日力而已。夜与诸生会宿，忽思一事，必明烛翻阅，得之乃已。或以为可待旦者，无己曰：“不然。人情乐因循，一放过则，不复省矣。”故其学甚博而精，尤好经术，非如唐之诸子，作诗之外，他无所知也。

刘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问曰：“待制闲居，何以遣日？”正色对曰：“君子进德修业，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尚书楙喜理性之学，中年提举淮西学事，游五祖山，凭栏恍若有所得者。因为偈曰：“四大本空，五荫皆蕴。灵台一点，常现圆明。”

旧制，辅臣典藩，监司客位下马，就厅上马。先公顷在北都时，诸使者守此制甚谨，每相访将起，必牵马就厅，索轿再三，乃敢登轿。

韩献肃公再相，其弟黄门公在翰苑当制。其后曾丞相子宣拜相，时其弟子开为翰林学士当制。初，子开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词，子固为之。近岁中书舍人当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俾以次官行。

《新唐书》初成，时韩忠献公当国，以其出于两人，文体不一，恐惑后世，遂建请诏欧阳文忠公别加删润以一之。公固辞，独请各出名，从之。王铚云。

刘羲仲字壮舆，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吕余庆、薛居正并本官参知政事。先是，已命赵普为相，欲命居正等为之副，而难其名称。诏问翰林承旨陶穀，下

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事、参知机务”，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庭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半之。盖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与普齐也。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为右仆射、参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徵为秘书监、参议朝政，萧瑀为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尝欲用郭待举等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称。’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縠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丞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縠失之矣，议者惜之。”余以谓凡此官称，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级著为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叶以后，虽左右仆射不兼平章事，皆不为宰相，则平章之重也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书门下出，则平章事固中书门下之长官也。御史台自为风宪之地，今一日以御史大夫厕于中书门下之列，独不为紊乱乎？如必用汉制者，则丞相以下，举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论，亦未为允。

凡带职诸学士结衔，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间，薛太尉昂罢节度使改授资政殿大学士，时寄禄官已至特进，故特结衔在官下。其后遂为故事，特进授学士结衔，皆在下云。

诗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诗集行于世者，无虑数百家。宋次道龙图所藏最备，尝以示王介甫，且俾择其尤者。公既为择之，因书其后曰：“废日力于斯，良可叹也。然欲知唐人之诗者，眡此足矣。”其后此书盛行于世，《唐百家诗选》是也。

陈参政去非少学诗于崔鶠德符，尝请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去非亦尝语人言：“本朝诗人之诗，有慎不可读者，有不可不读者。慎不可读者梅圣俞，不可不读者陈无己也。”

滕龙图达道布衣时，尝为范文正公门客。时范公尹京，而滕方少

年，颇不羁，往往潜出，狭邪纵饮，范公病之。一夕至书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烛观书以俟，意将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归。范公阳不视，以观其所为。滕略无慑惧，长揖而问曰："公所读者，何书也？"公曰："《汉书》也。"复问汉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刘丞相莘老初拜右仆射，表略曰："命相之难，为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赓歌，今百三十载；勋业继踵，裁五十二人。"刘公拜相，实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绍兴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继踵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吕太尉惠卿赴延安帅，道出西都，时程正叔居里中，谓门人曰："吾闻吕吉甫之为人久矣，而未识其面。明旦西去，必经吾门，我且一觇之。"迨旦，了无所闻。询之行道之人，则曰"过已久矣"，而道旁多不闻者。正叔叹曰："夫以从者数百、人马数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无声，驭众如此，可谓整肃矣。其立朝虽多可议，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仆寺总诸马监斥卖粪土，岁入缗钱甚多，常别籍之，以待朝廷不时之须。绍圣间，宗室令铄为太仆卿，性勤吏事，检核出纳，未尝少怠，吏不能欺。居数年，积钱倍于常时，至数十万缗。一日，与其贰以职事同对，哲宗问："闻马监积钱甚多，其数几何？"令铄唯唯。再问，则对曰："容契勘，别具奏闻。"既退，其贰怪之，问曰："公平时钩校簿书如此其勤，今日上问，奈何不以实对？"令铄叹曰："天子方富于春秋，以区区马监而闻积钱如此其多，谓天下之富称是。吾故不对，惧启上之侈心也。"贰谢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辽，时新更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既至辽馆，伴者问："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据乎？"杜曰："曾读《周礼》否？"伴不悦，曰："《周礼》岂不尝读，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则

天官之长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属耳，安得相抗而为二宰哉？”杜无以应。及还，以失言被黜。

近岁使相节度使，惟加检校、封邑，则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词，领宫观又止降敕。

唐中叶以后，宰相兼判度支最为重任。国朝开宝五年，尝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兼提点三司、淮南、江南诸路水陆转运使，吕余庆兼提点三司、荆湖、广南诸路水陆转运使。明年，薛拜相，仍领转运使事。又命平章事沈义伦兼提点剑南转运使。盖袭唐之遗制也。仁宗朝司马温公为谏官，以天下财用不足，建请置总计使，用辅臣领之，以总天下之财。绍兴初，孟观文庾以参知政事兼总制户部财用，然不入衔。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郑居中、蔡攸；少师一人，梁师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邓洵武、杨戬。

景德四年，诏皇侄武信军节度使惟吉，立班在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带平章事，而保吉先拜，真宗令史馆检讨故事，准唐武德中诏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从之。今职制令叙位以国姓为上，虽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顷见史院神宗国史藁，富韩公传称“少时，范仲淹一见，以王佐期之”，蔡太师大书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为刑部尚书，年甫三十。时卢枢密益、卢尚书法原俱为吏部侍郎，而并多髯。王嘲之曰：“可怜吏部两胡卢，容貌威仪总不都。”卢尚书应声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须还下部小尚书。”闻者以为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惟杜正献公家用其远祖叔廉书仪，四时之享以分至日。不设椅桌，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纸币。以子弟执事，不杂以婢仆。先事致斋之类，颇为近古。又韩忠献公尝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参酌而用之，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法与杜氏大略相似，而参以时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

十五日之祭，皆不废。以为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

张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尝不衣冠而食。尝暑月与其婿王巩同饭，命巩褫带而已，衫帽自如。巩顾见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诸生遭遇至此，一饭皆君赐也，享君之赐，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虽袒衣无害也。"

范忠宣公守许昌，邹侍郎志完为教授，尝因宴集，吏请乐语，公命邹为之。邹辞以为备官师儒而为乐语，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谢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邹以谏官论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传疏，其辞诋讦，盖当时小人伪为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后因赐对，首辨此事，且缴元疏副本上之，诏以付史馆。予尝得见之，缓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纲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阳。迓者至，问帑廪所积几何，吏对"尚可支半年"。夔惊曰："吾闻国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今止半年，何可为哉！"即日上章请宫祠。

赵畯字德进，宋城人。少治《易》，时龚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见，畯闻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则徒步往见，独携饼十数枚以行。既至其门，求见主人，问以借书之事，意颇以为难，而命之饭。畯辞曰："所为来者，欲见《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乃许就传，因馆之一室中。畯阖户昼夜写录，饥则啖所携之饼，数日而毕。归书主人，长揖而还。先公应举时与之同场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门久方膺，窥其何为，则抄书如平时，其励志如此。后数年始登科，然迄以刚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荐为敕令所删定官，方改京秩。晚节益不喜仕，筑室南都城北，杜门不交人事。有园数亩，植花木，日居其间，乡人目之为"独乐园"。然晚复再娶，年颇相悬，刘待制器之戏曰："岂谓独乐园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乡人竞为迁徙计，畯独留乡里自如。及刘豫僭号，起为郎官，闻命不食，数日而卒，时年七十余矣。

国朝应差遣，多结衔在官上，内则如枢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则如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皆然。官制后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国者，犹如故。近岁皆在下矣。

吴少宰敏政和间为中书舍人，年方二十八。后为给事中罢。宣和末年复召为给事中，内禅之夕，骤拜门下侍郎。未几，迁知枢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时三十八。数月之间，周历三省枢密院，顷所未有也。

范仆射宗尹为参知政事时年三十一，拜相时三十二，卒时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妇，兼有孙数人。论者谓其享年虽不永，而人间之事略备，岂物理亦有乘除也欤？

刘贡甫旧与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从班，贡甫以馆职居京师，每相过，必终日。其后荆公为参知政事，一日贡甫访之，值其方饭，使吏延入书室中。见有藁草一幅在砚下，取视之，则论兵之文也。贡甫性强记，一过目辄不忘，既读，复置故处。独念吾以庶僚谒执政，径入其便坐，非是，因复趋出，待于庑下。荆公饭毕而出，始复邀入坐。语久之，问贡甫近颇为文乎，贡甫曰：“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荆公问所论大概如何，则以所见藁草为己意以对。荆公不悟其□见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藁草裂之。盖荆公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

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川来见之，伺候于门，弥旬不得通。宅南有丛竹，竹中为小亭，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乡人既不得见，则谋之阍人，阍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后旬日果出，乡人因趋进。黄门见之大惊，慰劳久之，曰：“子姑待我于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复出。

范忠宣谪居永州，客至必见之。对设两榻，多自称老病不能久坐，径就枕，亦授客一枕，使与己对卧。数语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觉，有至终日迄不得交一谈者。

先公守南都，时有直秘阁张山者，开封人，判留司御史台事，年八十余矣。视听、步履、饮食，悉如少壮。或问何术至此，曰：“吾无他

术，但顷尝遇异人授一药服之。数十年未尝一日辍耳。其法用香附子、姜黄、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汤点，晨起空心服三四钱，名‘降气汤。’”以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气不降，故下虚而上实，此药能导之使归下尔。乡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虚弱，盖香附子、姜黄泻气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独能取效如此，意其别有他术，特托此药以罔人。及渡江，见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余矣，康强无疾。问何所服食，则与山正同。而后知人之于药，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唐史载姚崇为相，与张说不协，他日朝，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因得留语。又蒋伸为翰林学士，宣宗雅爱信，一日因语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喻，未几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则唐宰相不得独对矣。本朝宰执日同进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启，必先语阁门，使奏知进呈罢，乃独留，谓之“留身”，此与唐制颇异。

赵康靖公概既休致，居乡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贮黄豆，一贮黑豆，一空。又间投数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亲问之，曰：“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则黑多于黄，中则黄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复投矣。”

仁宗一日语辅臣曰：“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如何？”众未及对。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越次进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处，无问所从得也。”公固请不已，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号起于唐德宗，时朱泚之乱既平，凡从行者悉赐号“奉天元从定难功臣”。其后凡有功者，咸被赐，寖相踵为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枢密使初拜赐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初除或未赐，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阶勋，勋高者亦或赐。中书枢密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余官则“推诚保德奉义”；翊戴掌兵则“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每以二字协意，或造或因，取为美称。宰臣初加即六字，余并四

字；其进加则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余字。又有“崇仁”、“佐运”、“守正”、“忠亮”、“保顺”、“宣忠”、“亮节”之号，文武迭用焉。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亦有不改者，其诸班直禁军将校，赐“拱卫”、“供奉”之号。遇加恩，但改其名，不过两字。元丰中，神宗既累却群臣尊号之请，大臣将顺因请并罢功臣之名，诏从之。近岁始复以赐大将，然皆创为之名，非复旧制矣。

元丰官制，既罢馆职，独置秘书监、少监、丞、郎、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谓之秘书省职事官。然不兼领他局，专以校雠、著撰为职。元祐间，复置馆职，又诏辅臣悉举所知策试于学士院，已乃随官秩资序，或授以秘阁集贤校理，或领内外职任，不必专在馆中。校书郎、正字凡试中者满二年，乃授校理，绍圣初复罢之。建炎间，张参政守建请复召试馆职，然既试，止除秘书省职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职，迄不复置，盖考之不详也。

元祐执政大抵欲参用祖宗官制，既复馆职，又俾侍从官咸带职为之。任尚书二年，乃除直学士、御史中丞。至谏议大夫，满一年除待制，而以职为行守。试时议者多以为无益事实，而徒为紊乱。然余观元丰官制，既职事官各有杂压，则既上者不可以复下，故自六尚书、翰林学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给舍、谏议，非不美而不免为左迁。若使带职而为之，则无此嫌矣。如苏黄门自翰苑除中丞，带龙图阁学士。郑闳中穆尝为给事中，后复以宝文阁待制为国子祭酒，及前执政入为尚书，皆带殿学士之类。既近于为官择人之义，且于人品秩无伤，此则带职为便，其余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务各随其类有所隶。给事中本通进银台司之任，则进奏院隶焉。谏官以言为职，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则登闻鼓院、检院隶焉。秘书省著作局掌书、日历，则太史局隶焉。太常礼乐之司，则教坊隶焉。

包孝肃公之尹京也，初视事，吏抱文书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阖府门，令吏列坐阶下，枚数之，以次进取所持案牍，遍阅之。既阅，即遣出数十人。后或杂积年旧牍，其间诘问辞穷。盖公素有严明之声，吏用

此以试，且困公。公悉峻治之，无所贷，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书益简矣。天府虽称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为。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复制科，独谢悰中格，特赐进士出身，补大郡职官。悰具状辞免，云："所有告敕，未敢祗受。"而以"祗"为"祇"，以"受"为"授"，士大夫间传以为笑。谏官刘器之疏论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方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祇''授'贤良乎？"悰字公定，希深之孙，亦有文采，"只""授"盖笔误也。

熙宁间，苏丞相奉使契丹，道过北京。时文潞公为留守，燕会欵文公，因问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人多不知"逋峭"何谓，苏公曰："闻之宋元宪公云，事见《木经》，盖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势之义耳。"苏公以文人多用近语而未及此，乃用是语为一诗纪席上之事献文公，曰："高燕初陪听拊鼙，清谭仍许奉挥犀。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终花十八，酒行先困玉东西。荷公德度容狂简，故敢忘怀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请谥。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郎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以闻。然故事，集议日请谥之家例设酒馔，厥费不赀，或者惮此，因不复请。景祐中，宋宣献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劝沮，而飨其私馈，颇非政体，请自今官给酒食，从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请，而人为之请而得谥者，若杨侍读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孙宋宣献公为请而谥"文庄"。宋尚书祁既薨，张安道为请而谥"景文"。张公既薨，遗命毋得请，而苏黄门子由援此二例为言，遂谥"文定"。兵兴以来，请谥之礼几废。张悫中书卒，汪翰林藻为之请，遂谥"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复集官参议也。

国朝以来，凡谥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贬其恶者，惟钱文僖惟演初

请谥，博士张瓌议以为惟演尝坐党附外戚及妄议祔庙，为宪司所纠，左降偏郡，位兼将相而贪慕权要，因合敏而好学、贪以败官二法，谥曰“文墨”。其子暧诉于朝，礼官议以为惟演自左降后能率职自新，应追悔前过之法，宜谥曰“思”。其后暧等复诉不已，竟改“文僖”。陈执中丞相初请谥，韩持国黄门时为博士，合宠禄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谥之曰“荣灵”。张文定公疏论其非，因诏太常再议。众礼官议应不懈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杨南仲请谥曰“恭襄”，何剡密直请谥为“厉”，屯田员外郎黄师旦乞谥为“荣”，尚书省众议从“恭”，诏从众议。

凡侍从官以上乞致仕者，虽优进官资，而不许带职。熙宁中，始许致仕仍带旧职。于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未几，欧阳文忠公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会韩魏公寄诗贺之，公和篇曰：“报国勤劳已蔑闻，终身荣遇最无伦。老为南亩一夫去，犹是东宫二品臣。侍从籍通清切禁，啸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旧君恩厚，二者难兼始两人。”盖谓是也。官制行，职事官致仕，仍许带职事官，著为令。

唐制，礼部郎官掌百官笺表，故谓之南宫舍人。国朝常择馆阁中能文者同判礼部，便掌笺表，有印曰“礼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馆职为之，其后就转知制诰，又就迁学士，仍领，辞不受，曰：“御史中丞岁时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学士舍人掌诏诰之臣主为缮辞定草，既轻重不伦，亦事体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检会旧例，以礼部名表印择馆职中有文者付之，则名分不爽矣。”议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复唐之旧云。

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贱役。一日自秣马，会例赐御书，使者及门适见之，嗟叹而去。归以白上，上大惊异。他日以语宰相，遂命知广安军，刘原甫为赋诗美其事。熙宁中为知制诰，坐封还李定除御史词头，与宋次道、苏子容俱得罪，于是名益重云。“待诏先生穷巷居，箪瓢屡空方晏如。自操井臼秣羸马，却整衣冠迎赐书。王人驻车久叹息，天子闻之动颜色。饱死曾不及侏儒，牧民

会肯输筋力。诏书朝出蓬莱宫，绣衣还乡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复将为第五公”。右原父《赠才元》诗也。

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司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骑，乃诏许肩舆至内东门，盖特恩也。建炎初驻跸扬州，以通衢皆砖甃，霜滑不可以乘马，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谪守鄱阳，作堂于后圃，名曰“庆朔”。未几，易守丹阳，有诗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如今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句来。”予昔官江东，尝至其处，龛诗壁间，郡人犹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风，天庆观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风轩’，因以自名。公在郡时与之游，诗盖以寄道士云。”

汪彦章言顷行淮西一驿舍中，壁间有王荆公题字，曰：“邮亭桥梁不修，非政之善；饰厨传以称过使客，又于义有不足，如此足矣。”

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间，名曰“同醉”，自作记，且大书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

国朝财赋之入，两税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条目甚繁。当官者既不能悉其详，吏因得肆为奸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使当官者易于省察，可以绝吏奸，论者皆以其言为然。时程文简公琳为三司使，独以为不可，曰：“今随类并合，诚为简便；然既没

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则病民益甚矣。”于是众莫能夺。

宗室令畤少有俊名，一时名士多与之游。元祐间，执政荐之帘前，欲用以为馆职，曰：“令畤非特文学可称，吏能亦自精敏。其为人材，实未易得。”宣仁后曰：“皇亲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如何？不如更少待。”于是遂止。建炎间，余避地饶州之德兴县，令畤时亦在焉，自言如此。

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成。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并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邱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及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属宣仁上仙，以旧臣例请退。上再三坚留之，不可，则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陛辞，上面谕曰：“有所欲言，附递以闻。”至陈久之，时元祐用事之臣投窜江湖，皆已逾岁。即上章恳论，请悉放还。其辞略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

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殒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恭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慈明，岂有股肱近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俾流离？但恐一二执政之臣，记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怨仇，以疑似之言为谤讪。违老氏好还之诫，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哉？”章既上，即束装计程。既达，且有命，即大会僚佐。中果被谪，落职知随州。拜命毕，交州事通判主席，复就坐，终宴而罢，明日遂行。

王侍郎涣之常言：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无事矣。

东坡初欲为富韩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昼寝，梦伟丈夫称是寇莱公来访，已共语久之。既寤，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顷刻而就，以示张文潜。文潜曰：“有一字未甚安，请试言之：盖碑之末初曰‘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窃谓‘能’不若‘敢’也。”东坡大以为然，即更定焉。

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隶军籍。王公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类数人止于道傍，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顾才能如何尔。”闻者笑之。后狄公为枢密使，王公为副，适同时焉。

唐诸镇节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军长史、司马之类是也，名位率与主帅相亚，往往代居其任。董晋以故相在宣武，陆长源以御史大夫为之司马。裴晋公以宰相领彰义节度，马总以刑部侍郎为之副使，其后皆因补其处。国朝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以右仆射为邠宁环庆等州经略使，兼判邠州，而奏请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判官。庆历中，西边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为陕西经略招讨使，而韩魏公、范文正公

皆以杂学士为副使，又别置判官，皆唐之上佐类也。其后逐路设经略安抚使，亦置判官一员，兵罢皆省。熙宁中，吕汲公建言：“今缘边经略使独任一人，而无僚佐谋议之助。虽有副总管钤辖之属，皆奉节制、备行阵，非有折冲决胜之略预于其间。朝廷每除一帅，幸而得能者，则一路兵民实受其赐；不幸不才与焉，则是以三军之众，一听庸人所为也。请诸路经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选差素有才略职司以上人充；参谋一人，委经略使奏辟知边事有谋略知县以上人充。盖自古设官必置贰立副者，所以纾危难而适时用，聚聪明而济不及也。如此则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见遗；中材之帅，又以人谋而获济，兼得以博观已试之效，以备缓急之用。”不报。建炎三年，诏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各置安抚大使，浙西治镇江府，江东治池州，江西治洪州，又置参谋、参议各一人。自是之后，诸路往往有之矣。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后有竹林甚盛，僧开轩对之，极潇洒，士大夫多游集其间。一日，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携榜以归。数月无耗，僧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后半年，方送榜还，题曰“竹轩”。余观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当理而无疵者极少，潞公之语虽质，然不可破也。

东坡初为赵清献公作《表忠观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读之，沉吟曰：“此何语邪？”时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诋訿之。公不答，读至再三，又携之而起，行且读，忽叹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谓奇矣！”客大惭。

熙宁、元丰间有僧化成者，以命术闻于京师。蔡元长兄弟始赴省试，同往访焉。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既语以年月，率尔语元长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时衣食不阙而已，余不可望也。”语元度曰：“此命甚佳。今岁便当登第，十余年间可为侍从，又十年为执政，然决不为真相。晚年当以使相终。”既退，元长大病不言，元度曰：“观其推步卤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访之，则可验矣。”旬日复往，僧已不复记识，再以年月语之，率尔而言，悉如前说。兄弟相顾大惊。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继贵显。于元长则大谬如此，而元度终

身无一语之差。以此知世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钱龙图昂性刚介，最恶人过称官秩，曰：“近岁士大夫例福薄。”或疑而问之，答曰：“自己有官，不自以为称，而妄取他人官而称之，岂非福薄邪？”

翟资政公巽喜嘲谑。初为秘书郎，同列多见侮诮。时俞尚书桌亦同在省中，尝会饮，明旦翟自外至，抗声问曰：“俞桌安在？”众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问昨夕余沥，欲复饮耳。”众始大笑。它日或谏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戏，三馆之旧也，吾欲修故事耳，岂得已哉？”平日谈论，喜作文语，虽对使令亦然。为中书舍人时，后省有庖者艺颇精，翟亟称之。后更懈怠，众以尤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数称奖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责曰：“汝以刀匕微能，数见称赏，而敢疏慢如此，使众人以骄灌夫之罪归汝文，于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为何等语也。

先公旧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颇能诗。尝有《寄远》诗曰：“别时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时望子时。今日柳绵吹欲尽，尚凭书去说相思。”又有《客舍》诗曰：“只影寄空馆，萧然饥鹤姿。秋风北窗来，问我归何时。”其佳句可喜多此类。先公屡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谓诗能穷人，此尤其甚者也。

欧阳文忠公为滑州通判，有秘书丞孙琳者签书判官事，自言顷被差与崇仪副使郭咨均肥乡县税，尝创为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简当易行。未几，召入为谏官，会朝廷方议均税，因荐琳、咨，使试其法。诏从其请，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法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遂罢。后秉政适复有旨置均税司，命官分均陕西、河北税。命下，两路骚然，民争斫伐桑枣逃匿，又群诉于三司者至数千人。公复上疏请罢之，且言：“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闻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也。”事亦寻寝。

吕太尉惠卿元祐间贬建州，绍圣初复起，语人曰：“吾在谪籍九年，虽冷水亦不敢饮；设有疾病，则好事者必谓吾戚戚所致矣。”

汪彦章言：顷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进士登科，后为法官至刑部侍郎。尝有表曰：“臣本实儒生，初非法吏。清朝夺其素守，白首困于丹书。”虽以文辞自名者，无以过也。

旧制，召试馆职，诗赋各一篇。治平中东坡被召，自言久去场屋，不能为诗赋，乃特诏试论二篇。神宗时御史吴申言试馆职止于诗赋，非经国治民之急，请罢诗赋；试策三道，问经、史、时务，每道问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于是诏自今试馆职，论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复试法，唯策一道。

东坡既谪黄州，复以先知徐州日不觉察妖贼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谢，神宗读至“无官可削，抚己知危”，笑曰：“畏吃棒邪？”

张嵲舍人言：柳子厚平生为文章，专学《国语》，读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论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谓“没前程”者也。又言子厚《感遇》二诗始终用太子事，不知其何谓。

陕人薛公度言：少时犹及见司马温公自洛中来夏县上冢，乡人皆集。父老或请曰：“愿闻资政讲书，以为乡里之训。”公欣然为讲《孝经·庶人章》。

元祐间，蔡太师以待制守永兴，值上元阴雨，连三日不得出游。十七日雨止，欲再张灯两夕。而吏谓长安大府常岁张灯，所用膏油至多，皆预为备，今尽，临时营之，决不能办。蔡固欲之，或曰：“唯备城库贮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动。”亟命取用之。已而为转运使所劾。时吕汲公为相，见之曰：“帅臣妄用油数千斤，何足加罪乎？”寝其奏不下。

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革为开封尹，专尚威猛，凡盗一钱，皆杖脊配流。一日杖于市，稠人中有掷书一册其旁者，亟取视之，则其卧中物也。因大惊，捕逐竟不得。宣和末，河北盗起，以选出守大名，惨酷弥甚，得盗辄杀之，然盗愈炽。革自以杀人既众，且惩开封之事，常惧人图己所居，辄以甲士环绕。然每对客，必焚香。吕本中舍人时从辟为帅属，私语曰："此正所谓'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者也。"

往岁吴中多诗僧，其名往往见于前辈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犹见有规者颇以诗知名，其为人性坦率，其徒谓之"规方外"。时年七十余矣，谈论萧散可喜。临终前数日，有诗曰："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叶左丞大爱之。

国朝故事，叙班以宰相为首，亲王次之，枢密使又次之。乾兴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枢密使兼侍中，充景灵宫使，而沂公充会灵观使，遂班利用之下。中外深以为失。天圣二年，王冀公卒，沂公迁玉清昭应宫使，张文节公知白以平章事兼会灵观使，及告谢，皆集门庐候阁门定班次。沂公当居首，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阁门久不能决。上意不欲特出指挥，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内侍监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请班首姓名，欲先启奏，沂公乃抗声曰："但言宰臣王曾以下告谢。"班次始定。熙宁初，陈秀公升之拜相，时文潞公以司空节度使兼侍中为枢密使，神宗以潞公三朝旧老，欲优礼之，故特诏班秀公上。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辞，且言臣忝文臣，粗知义理，不敢乱朝廷尊卑之序。会王荆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岂容有他官？霍光功烈权势虽盛，然犹序宰相下。"上于是从潞公之请。宣和间，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领枢密院，皆以真三公居位。未几，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诏二公班攸之下。其后黼罢相，复诏二相居攸上，犹用故事也。

旧制，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并召试馆职；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并升通判资序。熙宁初诏厘革，并令审官院依例与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为华亭令，民有为商者，与一仆俱行，逾期不归，其

家访之，则已为人所杀，仆亦逃去，其家意仆之所为也。捕得之，执诉于官，仆无以自明。舜明诘其所以而不能言，则械系之庑下。一日晨起听讼，而因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未暇顾也。讼者去，呼因问曰："向何为哭？"因曰："适见讼者，乃杀吾主者也。"问："何以知之"，曰："见其身犹衣郎之衣，今失此人，我必滥死矣，是以哭耳。"舜明闻之悯然，欲物色之，未知其方。是夕，适与同官宴集，饮罢，宗室监酒务者数人共登后圃高亭以憩。有妓女不知人在亭上，而溲于亭下，宗室戏以物击之，则有白衣男子突起草间。众大惊，亟命执之。至则惶恐称死罪，曰："杀商人者，我也。旦诉事于邑而忽心动，因悸不能行，而伏于此。适见物坠于前，疑为捕己。今果见获，我固当死。"旦送邑中，具得所掠物，遂置于法。仆于是得释。

苏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尝为许州观察判官，时韩黄门持国知州事，甚器爱之，荐于朝。其辞曰："窃见某读书知义理，临事有风力。"前辈之不妄称人如此。

在外州府宫观，旧惟西京崇福宫、南京鸿庆宫、舒州灵仙观、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皆有提举管勾官。熙宁初，始诏杭州洞霄宫、永康军丈人观、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府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太原府兴安王庙皆置，又增判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员，盖以优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职者，而王荆公亦欲以置异议之人也。

旧制，诸路监司属官曰"勾当公事"。建炎初，避今上嫌名，易为"干办"。时军兴，一切所置官司数倍平时，而皆有属官，所置纵横。有题于传舍者，曰"北去将军少，南来干办多"。

宰相、使相妻封国夫人，执政、节度使、光禄大夫妻封郡夫人，然不系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为郡公、郡侯。而妻为国夫人者，有夫之爵，方为县伯、子男；而妻为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礼则加封，有夫为小郡、小国公，而妻为大郡、大国夫人者，皆恐非是。

翰林学士祖宗时多有别领他官，如开封府三司使之类者，不复归院

供视草之职。故衔内必带知制诰，则掌诏命者也。官制后虽不领他职，然犹带知制诰如故，遇阙则以侍郎给舍兼直学士院。近岁有以尚书兼权翰林学士者，而不带知制诰，议者谓不若止称直学士院。

文臣换武，诸司使以下则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则临时取旨。比旧官多不迁，故庆历间范、韩、王、庞四公，皆以杂学士止得观察使。熙宁初，王懿敏素以端明殿学士，亦换观察使。建炎初，孟郡王忠厚以徽猷阁直学士换承宣使，邢开府焕以待制换观察使，非旧制也。

宰执生日，礼物旧多差亲属押赐，例有书。送物则赴阁门缴书，申枢密院取旨，出札子许收，乃下榜子谢恩，虽子侄亦然。王荆公为相，因生日差其子雱，因上言父子同财，理无馈遗。取旨谢恩，皆伪作。窃恐君臣、父子之间，为礼不宜如此。请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并不用此例，从之。

宣和间，童贯以太师领枢密院事，为河北东等路宣抚使，有所陈请，虽本院亦用申状。靖康间，李丞相纲以知枢密院事出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始以为既以辅臣出使，不当复有所屈，乃止用“关”。关盖都省、枢密院自相往来文移之称也，其体与札子大同而小异。

枢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逐房又别置承旨、副承旨，旧得递迁至承旨。太平兴国七年，以翰林副使杨守一为西上阁门使、枢密都承旨。加都字，及用士人，皆自此。其后复止以吏为之。熙宁三年，乃复以皇城使、端州团练使李绶充副都承旨，且诏见枢密使副如阁门使礼，盖以历年不用士人，接遇及所领职事都无可考验故也。未几，又请铸印。诏止许印在院文字，不得别用，以枢密承旨司印为文。五年，曾枢密孝宽自尚书、比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为起居舍人充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后多由此径迁同知或签书院事。

刘资政珏靖康间为太常少卿，因检视礼器库，见有故祭服甚多，将建请以为战士衲衣。有老吏谏曰：“祭器弊则理之，祭服弊则焚之，礼也；奈何以为战士衣乎？”刘嘿然，无以应。

邵博公济言：吕文靖公为相，其夫人马氏因时节朝宫中，慈圣谓

曰：“今岁难得糟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对曰：“有之。容妾还家进入。”既归，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庑下。文靖归，问何所用，夫人对以中宫之言。文靖命止进一合，余并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相饷遗，犹欲丰腆，奈何靳之？”文靖曰：“此虽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许之多，可乎？吾非靳也。”

《汉书·陈胜传》：“胜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与守丞战谯门中。”晋灼曰：“谯门，义阙。”颜师古曰：“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耳。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者，亦于兵车之上为巢，以望敌也。”今流俗本“谯”字下有“城”字，非也。谯，城已下矣。刘贡甫以谓“谯，陈之旁邑，此适谯之门耳，犹今京师有宋门、郑门之类也。”又《田横传》高祖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师古曰：“大者谓横身，小者其徒众也。”刘贡甫以谓“者，则也，古人之语多如此。谓横来大则王，小则侯耳”。方是时，从起蜀汉功臣未尽封，安得地封田横之徒众乎？盖刘原甫与其子仲冯并贡甫皆精于《汉书》，每读随所得释之，后成一编，号“三刘《汉书》”。其正前人之失，皆此类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诏遣路枢密允迪使河东割地，有布衣王亢者与之有旧，拉与偕行。亢为人深目高准多髯，事毳裘毡笠，独骑而后。时所在村民多自相保聚，见亢以为虏也，执之。亢自辨数莫听，则欲缚送州县。亢不服，旁一人曰：“尔不受缚，吾且断尔之臂。”亢仰而言曰：“幸断我左臂。”或问“何也”，亢曰：“右臂妨吾抓痒。”众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释。

范龙图纯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尝大阅，百姓入教场观者不禁。俄而骑出，两翼围之，命观者皆列坐，五人结一保。已而有十许人无保，呼使前问故，叩头曰：“夏国之人也。”复问曰：“尔国使尔来觇我乎？”曰：“然。”因令坐帐前，而后阅试技艺，迨暮而毕。复呼问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曰：“归语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欲为寇者幸早来。”饮食而遣之。世言文正三子各得其父一

体，盖长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纯礼彝叟得其文学，德孺得其将略也。边人至今畏服焉。

宪衔起于唐中叶以后，《职官志》记其所因，其略云："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按《李光弼传》王承业为河东节度使，政弛谬，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每狎侮承业。光弼素不平，及是诏众以兵付光弼。众素狂易，见光弼长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然则当天宝时，诸道参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云至德后矣。予尝考之：开元中宇文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请校天下户籍，收匿户羡田佐用度，元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钩校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擢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假御史，分按州县。疑此为宪衔之始。盖自后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赏功，自方镇及宾佐幕职下逮卒伍之长，莫不领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滥，莫甚于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中丞犹有端公之称，盖谓是也。元丰官制行，悉罢，然封拜蕃夷君长，至今犹然。

湖州铜官庙偶像衣冠甚古，其妇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画人物，盖唐人之遗迹也。翟公巽尤爱之，暇日多至庙中观焉，往往裴徊终日。又尝作大铜香炉施毗陵天宁寺塔下，铭其上曰"公巽父作炉燎薰觉皇"。

韩忠宪公平日常语子弟曰："进取在于止足，宠禄不可过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谢事，归守父母坟墓，则是忠、孝两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阕，将造朝，自誓于墓前曰："仕宦至六十，决当乞归田里，洒扫坟垅，期于不坠先训。"及熙宁中，以观文殿学士守南阳，年五十九矣，遽欲谢事。又以自来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赐可徙，奏牍累上，旋复视事，故先手疏具述遗诫及誓于墓之事于上，且曰："昔晋王羲之为会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尝自誓于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复召之。臣今志愿虽与羲之颇殊，然誓于先臣墓前无异矣。东晋固不足以比隆圣时，所以保全臣下一节，斯亦可尚。臣区区之志，中外

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轻有去就、妄干退闲也。”然章屡上，终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祐初方致仕，时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为难。

官制行后，凡大礼犹准唐故事置五使。大礼使则首相为之，礼仪使则礼部尚书为之，仪仗使则兵部尚书为之，卤簿使则御史中丞为之，桥道顿递使则京尹为之。惟顿递司例造酒分饷近臣，京师称顿递司酒为最美。徽宗朝，五使皆用执政次第为之。大观元年明堂大礼，先公以上书右丞为桥道顿递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亚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资望比北院尤优。然其职犹多因唐之旧：赐群臣新火，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帐、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酺、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武臣多以节度使或两使留后为之，又或兼枢密。文臣则前二府及侍从之官高久次有勋劳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则称判，其重如此。元丰官制行，罢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二人：张文定公与王君贶也，特命领使如旧。其后君贶自请依执政置坟寺，诏特依，后毋为例。

陈无己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己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己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己终身以为恨焉。

《彩选格》起于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博戏中最为雅驯。初，贡父之为是书也，年甫十四五，方从其兄原父为学，怪其数日程课稍稽，视其所为，则得是书，大喜，因为序冠之，而以为己作。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今其书盛行于世。

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辟刘贡甫、范纯夫、刘道原为属。两

汉事则属之贡甫，唐事则属之纯夫，五代事则属之道原。余则公自为之，且润色其大纲。书成，道原复类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为《通鉴》前纪，又将取国朝事为后纪。前纪既成而病，自度后纪之不复可成也，更前纪为外纪。

《史记》载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县，立石刻辞。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惟有“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亦言友人江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才有此数十字而已。其后东平刘斯立尝登泰山绝顶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礲。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模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隐隐若有字痕。刮磨垢蚀，试令模以纸墨，渐若可辨，盖西面起，以东、北、南为次，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东、北、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证之，文意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于是泰山之篆遂为全篇。如“亲輣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体”作“礼”，“昆”作“后”，则又史家差误，皆当以碑为正。其曰“御史大大”者，大夫也。庄子曰“且而属之夫夫”，卫宏曰“古文一字两名”。因就注之。斯立名跂，丞相莘老之子，善为文章，晚榜所居室曰《学易堂》，类其文为二十卷，号《学易集》行于世。

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初予外祖以朝官为开封府界使者，常行部宿陈留佛祠，夜且半，闻垣外汹汹，若有人声。起烛之，四望积骸蔽野，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意恻然哀之，即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以葬之，即日报可。神宗仍命外祖总其事，凡得遗骸八万余，每三十为坎，皆沟洫什伍为曹，序有表，总有图，规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陈氏，名向，字适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见，屡使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为度支员外郎，元祐初出为江西转运副使，徙楚州，未几卒。

贾魏公平生历官多创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说书，自都官员外郎

首为之；四年置天章阁侍讲，与赵希言、王崇道首为之；比直龙图阁，预内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递直侍讲于迩英、延义二阁，在崇政殿庭庑下；皇祐元年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公自使相首为之。

崇政殿说书本以待庶官之资浅未应为侍讲者，故熙宁初吕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祐中，范纯夫翰林、司马公休谏议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讲。宣和间，又置迩英殿说书，命杨中立龙图以著作郎为之。近岁初召尹彦明，议所除官，将以为迩英殿说书，而议或以为祖宗时无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为吏部尚书，时寄禄官才承议郎，神宗以其太卑，诏特迁朝奉大夫，其后无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为文，常以谓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尤不喜《新唐书》，云：“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新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

杨侍读绘熙宁间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见故老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秋劝农时必微服屏骑从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献浆水

者，欣然为举之。以是多知民间疾苦之实，亦以见前辈为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终身。汉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为后元年，景帝复以即位之七年为中元年，又六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初年乃号建元元年，其后屡易其号，以至于今。虽立号纪年始于武帝，然其源盖自文帝之后元也。

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壮雄深，称其度量。在大名，于正寝之后稍西为堂五楹尤大，其间洞然，不为房室，号“善养堂”，盖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国朝既以节度使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间亦得之，盖优礼也。其不历二府而为节度使者，自国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陈康肃尧咨始自翰林学士换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特诏位丞郎上，其后自安国军留后拜武信军节度使。张宣徽尧佐自礼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军节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言者交章论之，遂罢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加宣徽使判河阳。王君贶自熙宁间以侍从久次为宣徽使，会官制行，废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独有君贶与张文定二人，特诏领使如故。其后君贶判大名府，当再任，遂拜武安军节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箓宫使拜淮康军节度使。靖康中，张永锡孝纯自延康殿学士知太原府，拜检校少保、某军节度使。建炎初，杜仆射充自端明殿学士、东京留守拜宣武军节度使。大抵陈康肃以次迁，张宣徽以戚里，王君贶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幸，张永锡以守御之劳，而杜仆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

国朝不历真相而为相者，凡七人：钱文僖、程文简、夏文庄、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邓枢密洵武直以少保领院，而不兼节钺，前所未有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清异录

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总　目　录

清异录
江淮异人录
返回总目录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清 异 录

[宋] 陶　榖　撰
孔　一　校点

校点说明

《清异录》，宋陶穀（903—970）撰。穀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邠县）人。为人强记嗜学，博通经史。历官后晋知制诰、仓部郎中，后汉给事中，后周吏部侍郎，入宋官至户部尚书。

《清异录》采摭唐至五代流传的掌故词语若干条，每条下各出事实缘起，以类编排为三十七门，天文地理、人事官志、草木花果、虫鱼鸟兽、居室器用乃至仙神鬼妖，无所不备，当时社会方方面面，广为包罗。其书有关内容为后世频频引用，颇具影响。惟其条目总数，实为六百五十七，与俞允文序所言六百四十八不符；而目录各门下所载条目数，百花、兽名、鱼、居室、陈设、馔羞诸门亦有一条多寡之出入。大约统计疏漏之外，流传版本的差异也是该书条目数不一的原因。

《清异录》的足本（相对而言）有二卷、四卷之分，所录门、事皆同，只是随意分卷而已。今取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卷本（《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为三卷，未知何据）为底本，以《丛书集成》影印《宝颜堂秘笈》四卷本（兽名门缺页，失五事）参校，并录入参校本卷首俞允文序。卷首目录与正文标题略有出入，为存原貌，姑仍其旧。失当之处，敬祈指正。

目　录

清异录序
卷上
天文
地理
君道
官志
人事
女行
君子
幺么
释族
仙宗
草
木竹附
花
果
蔬
药
禽
兽
虫
鱼
卷下
肢体

作用
居室
衣服
装饰
陈设
器具
文用
武器
酒浆
茗荈
馔羞
薰燎
丧葬
鬼
神
妖
返回总目录

清异录序

叶伯寅氏有元时孙道明抄写宋陶穀《清异录》四卷，凡十五门二百三十事，遗缺过半。后复得抄本，不第卷次，凡三十七门六百四十八事，比道明本为备，而文独简略，讹谬亦多。然道明本虽遗缺，殆为穀书；而简略者，则《说郛》所载陶宗仪删定本也。今参校勘正十有二三，而疑误难正者并复存之。史称穀为人隽辩宏博，强记嗜学，多所总览。乾德初，尝为南郊礼仪使，法物制度，皆穀所定，一时咸共推美。故今此书亦颇该洽，诚游览者之秘苑也。昔蔡中郎得王仲任《论衡》，秘之帐中，以为谈助；王朗得之，至许下，人称其才进。吾之得穀之书，当亦符斯语尔。隆庆壬申春日，河间俞允文撰。

卷上

天文

龙润

李煜在国时，自作祈雨文曰："尚乖龙润之祥。"

跋扈将军

隋炀帝泛舟，忽阴风颇紧，叹曰："此风可谓跋扈将军。"

奇水

雨无云而降，非龙而作，号为奇水。

天公絮

云者，山川之气，今秦陇村民称为天公絮。

赤真人

周季年，东汉国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来一夜春。"后大

宋受命。

吼天氏

吕圜贫。秋深大风，邻人朱录事富而轻圜，后叠小纸掷圜前，云：“吕圜，洛师人也，身寒而德备。一日，吼天氏作孽，独示威於圜。”

圣琉璃

王衍伶官家乐侍燕，小池水澄天见，家乐应制云：“一段圣琉璃。”

艳阳根

伪闽中书吏韦添天字谜云：“露头更一日，真是艳阳根。”

碧翁翁

晋出帝不善诗，时为俳谐语。咏天诗曰：“高平上监碧翁翁。”

地盖

王彪天赋云：“溥为地盖，浩作星衢。”

润骨丹

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晴夏晚云，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风，夜阶急雨。各制一铭。晚云云：“作万变图，先生一笑。”冬日云：“金锣腾空，映檐白醉。”春雪云：“消除疫疠，名润骨丹。”清风云：“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冷飞白

老伶官黄世明，常言逮事庄宗。大雪内宴，敬新磨进词号冷飞白。

天公玉戏

比丘清传与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号天公玉戏。”

花鞴扇

俗以开花风为花鞴扇，润花雨为花沐浴。至花老，风雨断送，盖花刑耳。

惊世先生

惊世先生，雷之声也。千里镜，电之形也。

千里烛

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钱：在家则为扇子灯，出路

则为千里烛。”意其日月也。

迷空步障

世宗时，水部郎韩彦卿使高丽。卿有一书曰《博学记》，偷抄之，得三百余事。今抄天部七事：迷空步障、雾。威屑、霜。教水、露。冰子、雹。气母、虹。屑金、星。秋明大老、天河。

地理

黄金母

汾晋村野间语曰：“欲作千箱主，问取黄金母。”意谓多稼厚畜由耕耘所致。

空青府

契丹东丹王突欲买巧石数峰，目为空青府。

圆光石

赵光逢奴往淮壖，偶得一石，四边玲珑类火。光逢爱之，名曰圆光石。

隐士泥

秣陵孟娘山土正白色，曰白墡土。周护始调涂其四堵，因呼隐士泥。

宠仙

桑维翰寿辰，韦潜德献太湖石一块，上有镌字金饰，曰宠仙。

琉璃变

刘东叔赋腊月雨云：“且雨且冻山径滑，是谁作此琉璃变？”

四时节

桂林一日之间具四时之气，迁谪者恶之，号为四时节。

节木汴州

广陵东南一都会，凡百颇类京师，号节木汴州。

地上天宫

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

青铜海

汴老圃纪生一锄芘三十口。病笃，呼子孙戒曰：“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

七弦水

武夷山有石，如立壁，巅隐一泉，分七派。山僧颠坚名为七弦水。

小蓬莱

违命侯苑中凿地广一顷，池心叠石象三神山，号小蓬莱。

麦家地理

腊雪熟麦，春雪杀麦。田翁以此占丰俭，为麦家地理。

十辛

积麦以十辛良。下子不得过三辛，收发不得过三辛，上场入仓亦用辛日。

君道

萧闲大夫

刘鋹僭立，奢丽自恣，在宫中自称萧闲大夫。

候窗监

南汉刘晟殿侧，置宫人望明窗，以候晓。宫人谓之候窗监。

仁炉义韛道薪德火

周杜良作唐太宗画像赞云：“仁炉义韛，道薪德火。”

摘瓜手

人君号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洲十八人，许敬宗乃得与，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无滥。

扫国真人

隋裴寂待选京都。一日郊饮，遇老人画地上沙土曰“扫国真人”，又曰“玉环天子”，又曰“兵丹上圣”，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后人䌷绎其名，扫国者，太宗之

划平僭暴也；玉环，太真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乱，玉环天子是玄宗明矣；宪宗始以兵定方镇之强，终以丹躁灭身，兵丹之目，其宪宗之谓乎？

避贤招难存三奉五皇帝

昭宗丁不可为之时，遭无所立之地，人戏上尊号曰避贤招难存三奉五皇帝。盖帝常曰：“朕东西所至，祸难随之，愿避贤者路。”三谓三主，帝后及杨柳昭仪，五谓全忠、行瑜、克用、茂贞、韩建。

彩局儿

开元中，后宫繁众，侍御寝者难于取舍，为彩局儿以定之。集宫嫔，用骰子掷，最胜一人乃得专夜。宦珰私号骰子为锉角媒人。

大昏元年

王曦绍僭号梁闽越，淫刑不道。黄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

孟蜀吊伐

孟蜀隳危，大军吊伐。伪昶遣皇太子玄诰、平章事王昭远统兵捍御。玄诰乳臭子，昭远仆厕材。太祖叹曰：“孟昶都无股肱爪牙，其亡不晚矣。”

紫明供奉

武帝宣内供奉，赐坐，食甘露球蜜，捣山药油浴。既退，侵夜，宫嫔离次，上独映琉璃灯笼观书。久之，归寝殿。王才人问："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绿罗供奉已去，皂罗供奉宫人特髻。不来，与紫明供奉灯。相守，熟读《尚书·无逸》篇数遍。朕非不能取热闹快活，正要与弦管尊罍暂时隔破。"

容易郎君

晋少主志于富贵，才进姓名，即问几钱；拜官赐职，出于谈笑。幸臣私号容易郎君。

大体双

刘𬬮昏纵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善淫，曲尽其妙。𬬮嬖之，赐号媚猪。延方士，求健阳法，久乃得，多多益办。好观人交，选恶少年，配以雏宫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后园，褫衣使露而偶，𬬮扶媚猪延行览玩，号曰大体双。又择新采异与媚猪对。鸟兽见之熟，亦作合。

官志

风力相国

越公杨素专恣既久，包藏可畏，四方寒心，不敢直指，故以风力相国概之。

润家钱

南汉地狭力弱，事例卑猥，州县时会僚属，不设席而分馈阿堵，号润家钱。

分身将

梁将葛从周，忠义骁勇，每临阵，东西南北，忽焉如神，晋人称为分身将。

肉雷

来绍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天禀鸷忍，以决罚为乐。尝宰郃阳，生灵困于孽手。创造铁绳千条，或有令不承，则急缚之，仍以其半捶手，往往委顿。每肆枯木之威，则百囚俱断，轰响震动一邑，时呼肉雷。

百和参军

袁象先判衢州，时幕客谢平子癖于焚香，至忘形废事。同僚苏收戏刺一札，伺其亡也而投之，云：“鼎炷郎守馥州百和参军谢子平。”

撷金炼玉束雪量珠

王播拜诸道盐铁转运使，秘书丞许少连贺启：“撷金炼玉，束雪量珠。”

玉葺金卤

伪唐徐履掌建阳茶局。弟复治海陵盐政，监检烹炼之亭榜曰金卤。履闻之，洁敞焙舍，命曰玉葺。

赤心榜

张聿宰华亭，治政凛然。凡有府使赋外之需，直榜邑门。民感其诚，指为赤心榜。

小宰羊

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

抱冰公事

蒙州立山县丞晁觉民，自中原避兵南来，因仕霸朝，食料衣服皆市

于邻邑，一吏专主之。既回，物多毫末，皆置诸狱，当其役者曰：“又管抱冰公事也。”

牛皮绷铁鼓

苏州录事参军薛朋龟，廉勤明察，胥吏呼为牛皮绷铁鼓，言难缦也。

软绣天街

本朝以亲王尹开封，谓之判南衙，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近日士大夫骑吏华繁者，亦号半里娇。

人间第一黄

伪唐赃臣褚仁规，窃禄泰州刺史，恶政不可缕举。有智民请吻儒为二诗，皆隐语，凡写数千幅，诣金陵粘贴，事乃上闻。诗曰：“多求囊白昧苍苍，兼取人间第一黄。”云云。白黄隐金银字。

脯掾

何敬洙帅武昌，时司仓彭湘杰习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檄掌公厨。郡中号为脯掾。

裹头冰

宋城主簿祝天贶励己如冰玉，百姓呼为裹头冰。天贶去后，和甄来尉，颇得天贶馀味，加以儒而文，民间语曰：“去了裹头冰，却得一段著脚琉璃。”

名字副车

邓州别驾令狐上选，政贪性疏，百姓呼名字副车。

人事

闹侯

侯元亮，马氏时湖湘宰。退居长沙，门常有客，宴会无虚日。人目为闹侯。

九龙烛

杜黄裳，当宪宗初载，深谋密议，眷礼敦优，生日例外别赐九龙烛十挺。

呷大夫

家述、常聿修仕伪蜀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西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瓮将竭，叩门求饮，未通大道，已见罍耻，濡笔书壁曰：“酒客乾喉去，唯存呷大夫。”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

蜂窠巷陌

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手民

木匠总号运金之艺，又曰手民手货。

鼎社

广顺三年，以柴守礼子荣为皇子，拜守礼太子少保致仕。皇子即位，是为世宗。守礼居西洛，与王溥、王彦超、韩令坤之父结友嬉游，裘马衣冠，僭逼逾制。当时人为一日具设乐集妓，轮环无已，谓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礼日点十名，以片纸书姓字，押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诣府尹出纸呈示，尹从旁佥字。妓见纸画时争到买唤子，号曰鼎社。

到头庵主彻底门生

魏仁浦长百僚，提奖单隐岩至列郎，又附他相，仁浦不悦。一日，浮屠仁普来乞山资，留饭而隐岩至。以束素赠别，顾仁普曰：“到头庵主，彻底门生。今昔所难，即而勉之。”隐岩面不类人，唯唯而退。

女及第

齐鲁燕赵之种蚕收茧讫，主蚕者簪通花银碗谢祠庙。村野指为女及第。

钱井经商

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不动尊

宣武刘，钱民也。铸铁为箅子，薄游，妓求钗奁，刘子辞之，姥曰："郎君家库里许多青铜，教做不动尊，可惜烂了风流。抛散能使几何？"刘子云："我爷唤箅子作长生铁，况钱乎？彼日日烧香，祷祝天地三光，要钱生儿，绢生孙，金银千百亿化身，岂止不动尊而已！"为人父者，闻此可以少戒。

瓯宰

广席多宾，必差一人惯习精俊者，充瓯宰，使举职律众。

金搭膝

温韬少无赖，拳人几死。市魁将送官。谢过魁前，拜逾数百，魁释之。韬每念之以为耻，既贵达，拍金薄为搭膝，带之曰："聊酬此膝。"

郑世尊

或曰："不肖子倾产破业，所病不瘳，其终奈何？"司马安仁曰："为郑世尊而已。"又问："何谓？"曰："郑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几为馁鬼；佛世尊欲与一切众生结胜因缘，遂于舍卫次第而乞。合

二义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谁当乎？”

三债三悦

桑维翰草莱时，语友人：“吾有富贵在造物，未还三债，是以知之。上债钱货，中债妓女，下债书籍。”既而铁砚功成。一日酒后，谓亲密曰：“吾始望不及此，当以数语劝子一杯。”其人满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悦而持之，一曰钱，二曰妓，三曰不敢遗天下书。”公徐云：“吾炫露太甚。”自罚一觥。

女行

胭脂虎

朱氏女沉惨狡妒，嫁为陆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民语曰胭脂虎。

冠子虫

俗骂妇人为冠子虫，谓性若虫蛇，有伤无补。

补阙灯檠

冀时儒李大壮畏服小君，万一不遵号令，则叱令正坐，为绾匾髻，中安灯碗，燃灯火。大壮屏气定体，如枯木土偶。人诨目之曰补阙灯檠。

黑心符

一妻不能御，一家从可知。以之卿诸侯，一国从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从可知。盖夫夫妇妇而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之教也。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书》之训也。无攸遂在中馈，《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诗》之劝也。威公纵文姜，丧躯而几亡鲁；高祖畏

吕氏，召乱而几亡汉；文帝牵掣于独孤，废嫡长，立致大业之倾；高宗溺惑于武媚，故失威权，阶大周之僭。万乘尚尔，况庶人乎！又况讲再醮，备继室，既无结发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祸幸矣！闵家以芦絮示薄，许氏以铁杵表酷，其事历历可见。为夫者耽少姿，入巧言，房箦之间，夜以继日，缠爱纽情，牢不可拔。妻计日行，夫势日削，如钳碍口，噤不得声；如络冒头，痴不得动；如杻械被身，束缚囚系，不得自由。而至寒热饥饱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为不信惟命，使为不义惟命，使为不忠惟命，使为不慈惟命，使躬行残忍刻薄之所不为惟命。呼令杀人，则恨头落之迟；呼令自杀，则恐刀来之晚。极口骂辱焉，迎以笑嬉；尽力决挞焉，连称罪过。数以犯，再拜谢之；役以事，健步办之。曰“舐吾痔”，诺而趋；曰“尝吾便”，跪而进。上不知有亲，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谓古不闻、今不见，彼尚且流汗积踵，吐血逾胸，悚惧慞惶，战栗振掉，惟恐妻语之厉而色之庄也。其效伊何？有家则妻擅其家，有国则妻据其国，有天下则妻指麾其天下。令一县则小君映帘，守一州则夫人并坐。论道经邦，奋庸熙载，则于飞对内殿，连理入都堂，粉黛判赏罚，裙襦执生杀矣。世虽晚犹有是非，俗虽浇犹分善恶。有臣如此，君必乱之；有朋如此，朋必绝之；有闾里如此，邻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号泣而摈之；有同气如此，兄弟必纷纭而舍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伯叔如此，有子孙侄如此，必色变心移，东西南北而避之。妇人遂启口为云雾，发喉为雷霆，展身为电，转身为风，诬春为秋，改白为黑，指吴作越，号女作男。无力龃龉，喜不自胜，喜在其间。愚以度日，坐以待尽，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齿发且衰，寿命且尽，货均彼卷而怀之，则联秦合晋之事萌而请媒通聘之迹见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齿，乡已不录，兄弟不亲，子孙不集。人非高于泰山，鬼责深于沧海，其家墟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继焉。有格言也，就夫言之，乃并枕於菟，连盘野葛；就子孙言之，乃通

心钻、彻骨锥；就朋友亲族言之，乃一轮车、四墙屋。甚者至于杀夫首子，祸绵刀锯，冤著市曹，祭祀绝而门庭芜。然世人恬为之，悟且畏者曾无也。吾年六十，目见耳闻，不可算数。今训汝等，有妻固所不免，当待之如宾客，防之如盗贼，以德易色，修己率下。妻既正，子孙敢不正乎？万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栉付之侍婢，米盐畀之诸子，日授方略，坐享宴安。又或无嗣孤单，则宜归老弟侄，以心与之，孰敢不尽。若更重昏续娶，定见败身殒家，至时亲友不欲言，子孙不敢谏，兼已惑已误，难信难处，岂知吾熟谙而预言之。龟鉴在前，无复缕缕。立石中寝，永戒来裔。稍越吾言，祖先神明，共赐诛殛。百世循之，真万金之良药也。

右莱州长史于义方《黑心符》一卷，录以传后。黑心者，继妇之德名也。陶氏子孙，其戒之哉！

水香劝盏

扈戴畏内特甚。未仕时，欲出则谒假于细君，细君滴水于地，指曰："不干须前归。"若去远，则燃香印掐至某所，以为还家之验。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晓，哗曰："扈君恐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耳，是当罚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联，劝请酒一盏。"众以为善，乃俱起，一人捧瓯吟曰："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戴饮尽。别云："细弹防事水，短爇戒时香。"别云："战兢思水约，匍匐赴香期。"别云："出佩香三尺，归防水九章。"别云："命系逡巡水，时牵决定香。"戴连沃六七巨觥，吐呕淋漓。既上马，群噪曰："若夫人怪迟，但道被水香劝盏留住。"

君子

髯佛

滑州贾宁，性仁恕，赈饥救患，耆稚爱慕之，以宁多髯，遂皆以髯佛呼之。

老鸦陈

巴陵陈氏，累世孝谨，乡里以老鸦陈目之，谓乌鸦能反哺也。

返生钱

宣城儒士林修己，深方脉治病，不求报谢。人致馈再三哀恳，则留百余一，时人名为返生钱。

泰火否炉

蒲中赵节博赡刚直，乡人敬之。尝作《炉火》诗云："近冬附火为泰火，透春拥炉成否炉。用否随时有轻重，进身君子合知无。"

天梳日帽

唐隐君子田游岩，一日冬晴，就汤泉沐发，风于朝晖之下。适所亲

者至，曰：“高年岂不自爱而草草若是耶？”游岩笑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复何需？”

安富大夫

岐下梁𢭏以市隐为乐。有府从事来见，将为言于岐帅而官之，𢭏怒，府从事徐曰：“先生之量，未易量也。人之贫者富之，人之病者安之，人之贱者贵之。人视先生贱且病之穷叟耳，而皆反其所乐，而今而后，敢以安富大夫目先生。”

棣友

范阳窦禹钧生五子。子仪等友爱天至。仪曰：“吾与汝等离兄弟之拘牵，真棣友也。”

百悔经

闽士刘乙尝乘醉与人争妓女。既醒惭悔，集书籍凡因饮酒致失贾祸者，编以自警，题曰《百悔经》。自后不饮，至于终身。

乐天羹七百二十碗

周维简隐洪州西山，尝云得米三四石，乐天羹七百二十碗，足了一年支费。

虚饤玲珑石镇羊

游士藻为晋王记室。予过其居，知昨夜命客，问食品，曰：“第一虚装玲珑石镇羊。”予曰：“好改作饤字，便是一句诗。”士藻令取夜来食目，对面涂注，云：“吾平生以顺人情为佛事，独违学士，可乎？”

幺么

虫使

庄宗时，伶官朱国宾天姿乖狠，众皆畏恨，以其闽人，号为虫使。

腹兵

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凿空大使驾险三郎

桂州衙内都知兵马使蒋刚，善迎合上官，剥兵刻民，诳妄诈欺，运以智数。刚序行第三，时号凿空大使驾险三郎。

瓮精

螺川人何画，薄有文艺，而屈意于五侯鲭，尤善酒。人以瓮精诮之。

释族

的乳三神仙

太祖陈桥时，太后方饭僧于寺，惧不测。寺主僧誓以身蔽。上受禅，赐的乳三神仙。

引饭大师

禅家未粥饭先鸣槌，维那掌之。蘩林目净槌为引饭大师，维那为栾槌都督。

钵盂精

行脚僧惊举子驴，举子不忿，僧曰：“麻衣鬼，著汝何时会林？”举子扬鞭曰：“钵盂精，且理会取养命圆。”

扫地和尚

王建僭立后，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论官府人家寺观，遇即汛扫，人以扫地和尚目之。建末年，于诸处写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后王衍秦川之祸，方悟水行仙即衍字耳。

双拈布

长安素上人，四时止双拈布为三衣，执一鬼脚杖而已。

寄生囊

梓潼双灯寺僧书一颂曰“撞来好个寄生囊”云云，趺坐而化。

寒灰道者

俞郢隐天童山。大寒则于厨内取麸火一器，亦纳直于主者，呼寒灰道者全利头。僧举能素苦白秃疮痂糊顶，禅人皆呼为寒灰道者。

泥融觉

比丘无染游庐山，春雨路滑，忽仆石上，由是洞见本原。士大夫称为泥融觉。

砑金虚缕沉水香纽列环

晋天福三年，赐僧法城跋遮那。袈裟环也。王言云：“敕法城卿佛国栋梁，僧坛领袖。今遣内官赐卿砑金虚缕沉水香纽列环一枚，至可领取。”

无无老

沙门爱英住池阳村，示人之语曰：“万论千经，不如无念无营。”时郡娼满莹娘多姿而富情，真妓女中麟凤。进士张振祖以“无念无营，有

情有色”制一联云：“门前草满无无老，床底钱多有有娘。”

猪羊三昧

冤朐僧行修食必大炙，人戏之云：“修院主猪羊鸡鸭三昧正受。”

紫织方

获嘉秃士贯微僭奢如贵要子弟。旋织小叠胜罗染椹服，号紫织方。

面忠

蒸雪会，乃道忠行化余杭，一钱不遗，专供灵隐海众，月设一斋，延僧广备蒸作。人人喜曰：“来日赴忠道者蒸雪会。”忠之化人，惟曰买面，故称面忠。

舟航化

玄奘论道释云：“道有为，宗舟航化；佛无为，宗虚空化。”

汤饼藏油虀饱吃佛

无念，苦行比丘也，食量延数人。楚大韶延僧，既旅集，大韶长子以长纸书“汤饼藏油虀饱吃佛”榜念坐处，念不动声色，如法饮食而退。

梵嫂

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倡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忽一少年踵门谒晖，愿置酒参会梵嫂。晖难之。凌晨，但见院牌用纸漫书曰：“敕赐双飞之寺。”

偎红倚翠大师

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俊酝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久之，僧拥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为谁也。煜尝密谕徐铉，铉言于所亲焉。

僧旗佛伞

龙兴寺檀越舍幡盖文云：“僧旗交舞，丁当起于风铃；佛伞高擎，焜耀生乎日鉴。”其造语脱落寻常轨辙，而不书谁人制撰。

三只袜

去习者云行至峨眉山，而隐蓄三只袜，常穿二补一。岁久裂帛交杂，望之茸茸焉，自呼为狮子袜。

五百斤铁蒸胡

汴州封禅寺有铁香炉，大容三石，都人目之曰香井炉。边锁一木

柜，窍其顶，游者香毕，以白水真人投柜窍，寺门收此以为一岁麦本。他院释戏封禅房袍曰：“贵刹不愁斋粥，世尊面前者五百斤铁蒸胡，好一件坚牢常住。”

肉香炉肉灯台

齐赵人好以身为供养，且谓两臂为肉灯台，顶心为肉香炉。

仙宗

饕餮仙

近世事仙道者，不务寡欲，多搜黄白术，贪婪无厌，宜谓之饕餮仙。

花饼道人

五朝泉州有贫士，行乞得钱，尽买花麻饼食之。群小儿呼为花饼道人。

长生箓

华阴士人子，别庄在老鸦谷。因收刈与密友饮，夜醉。乘月出庄，信步似十余里，至一宫殿中，皆仙妆妇人。玉宇宝台上安玉匣，大标金字曰“长生箓”。二人睹一金翠双鬟女发书读之曰：“九琳上魔伯校玉书先春法师，长养三天花木，并增算五千年。”二人失声，忽然不见，身在乱石乔木间耳。

太飞丸

吴毅，临邛人。以多疾，斋祷于青城山紫极院，置坛设醮。科仪毕，假寐斋厅，梦天人称自剪刀馆来，授一竹简，题曰：“太飞丸炼心

法用盐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间白蝙蝠是。”其制合之节甚详，仍戒以绝嗜欲方可服。

氤氲大使

朱起家居阳翟，年逾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宠宠，艳秀明慧，起甚留意，宠尤系心。缘馆院各别，种种碍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诣都，辇起送至郊外，独回之次，逢青巾短袍担筇杖药篮者，熟视起曰：“郎君幸值贫道，否则危矣。”起骇异，下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济。”起再拜，以宠事诉。青巾笑曰：“世人阴阳之契有缱绻司总统，其长官号氤氲大使，诸夙缘冥数当合者，须鸳鸯牒下乃成，虽伉俪之正，婢妾之微，买笑之略，偷期之秘，仙凡交会，华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为子嘱之。”临去，篮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灵扇子。凡访宠，以扇自蔽，人皆不见。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绝。”起如戒，往来无阻。后十五年，宠疫病而殂。青巾盖仙也。

飧和阁

太上明堂，玄宗上经清斋休粮，存日月在口中。赵威伯受法于范丘林，行挹日月之道。《内景》注载上清紫虚吞日月气法，蜀天师杜光庭所庐作飧和阁，奉行如上事。

草

香祖

兰虽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袭人，弥旬不歇。故江南人以兰为香祖。

昌九

宜春太守虞杲，郡斋植昌蒲五槛。次子梦髯翁自号昌九，言愿赐保养。

璎珞藤

终南山出璎珞藤，软碧可爱，叶甚小，有子累累然缠固其上，真似璎珞。

科名草

杜荀鹤舍前椿树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饰之，安几砚间，号科名草。

蕉迷

南汉贵珰赵纯节，性惟喜芭蕉，凡轩窗馆宇咸种之。时称纯节为蕉

迷。

草帝

青城山叟谢调《芭蕉歌》略云：“草中一种无伦比，琐屑蒿莱望帝尊。”

扇子仙

南海城中苏氏园，幽胜第一。广主尝与幸姬李蟾妃微至此憩酌绿蕉林，广主命笔大书蕉叶曰“扇子仙”。苏氏于广主草宴之所起扇子亭。

绿天

怀素居零陵庵东郊，治芭蕉，亘带几数万，取叶代纸而书，号其所曰“绿天庵”、曰“种纸”。厥后道州刺史追作《绿天铭》。

馨列侯

唐保大二年，国主幸饮香亭赏新兰，诏苑令取沪溪美土，为馨列侯壅培之具。

萧寒郡假节侯

芦之为物，大类此君，但霜雪侵陵改素为愧耳。故好事君子号芦为“萧寒郡假节侯”。

护阶君子

常保衡呼麦门冬、鹿葱为护阶君子，金萱、玉簪为绿庄严。

一元木公

瓦松秽屋，为不材之草，有门生离合为四字，曰一元木公，实不称名。瓦松盖白日登天，可以下视百草矣。

绿衣元宝

苔一名地钱，一名绿衣元宝。王彦章葺园亭，垒坛种花，急欲苔藓少助野意，而经年不生，顾弟子曰：“叵耐这绿拗儿！”

土三材

葛为世用，花入药，根参果，蓏筋备纫织。土生而具三材，亦草中之白眉。

绿参差

芭蕉诗最难作，胡邰阳嵩一篇云：“野人无帐幄，爱此绿参差。”云云。

木竹附

绿卿

王彪《临池赋》云：“碧氏方澄，宅龟鱼而荡漾；绿卿高拂，宿烟雾以参差。”

节氏

三堂人家石柱础有文曰《虚中子生成记》。初云：“虚中子，姓节氏，化龙之后也。”隔十数字云：“与笙箫令寿鬣，支离叟坚文，同志莫逆。”又其后云：“生子茁，封甘锐侯。”余皆漫灭不存，疑是昔人种竹记。窃记鬣是松，支是柏，茁是笋。

圆通居士

比丘海光住庐山石虎庵。夜梦人长清瘦而斑衣，言舍身为庵中供养具。俄窗外竹生一笋花紫箨，如梦者之衣，既成竹，六尺余，无节，黄绿莹净。江州太守闻之，意将夺取。竹一夕自倒，太守寻罪去。光乃用为拄杖，目曰直兄。光来都下，予因见之。光云梦者自称圆通居士，予遂小篆此四字于杖之首，令黑漆之。

丁香竹

荆南判官刘彧，弃官游秦陇闽粤。箧中收大竹拾余颗，每有客，则斫取少许煎饮，其辛香如鸡舌汤。人坚叩其名，曰：“谓之丁香竹，非中国所产也。”

平头笋

海南岛中一类笋，极腴厚而甚短，岛人号平头笋。

天亲竹

秦维言双竹自是一种，有成林者，因出三拄杖两岐。后问浙人，云此是天亲竹，有时出一番双笋，故例皆分岐，亦非年年有之。

不平生

崔凤蹉跎失志。洛南天庆观颇幽雅，常陪友生夏月招凉于古槐下，戏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得为手版，想亦助不平也。”是后朋从呼槐为不平生。

锦心氏绣腹郎

懿宗时，求老槐于城北笔头谷李殊庄，亦不下百年矣。树腰刻小字，一曰锦心氏，一曰绣腹郎。云殊之祖爱甚，故刻记之。

浅色沉

同光中，秦陇野人得柏树，解截为版，成器物，置密室中时，馨芳之气稍类沉水。初得而焚之亦不香，盖性不宜火。此浅色沉耳。

木仙

张荐明隐乐山。林有古松十余株，谓人曰：“予人中之仙，此木中之仙也。”

文章树

张曲江里第之侧有古柘，尝因狂风发其一根，解为器具，花纹甚奇。人以公之手笔冠世，目之曰文章树。

三义亭

同州郃阳县刘靖家兄弟不异居，宅旁榆树生桑，西廊梧桐生谷枝，明年坟中白杨生桧，并郁茂相若。乡人号榆为义祖，桐为小义，白杨为义孙，分先后也。县令出官钱为修三义亭。

漏春和尚

新栽柳树，必用泥固济其木，颇类比丘顶。相元伯玉宅前插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漏春和尚一一无恙。”盖取杜子美“漏泄春光有柳条”之句。

通天笋

衡州人家竹林中生五笋，彻梢无节，目观者神之，名通天笋。

蚱蜢竹

江湖间有一种野竹，其叶纠结如虫状。山民曰：“此蚱蜢竹也。”

靴鞋树

金乡路上一老榆，往来者就树下易草屦，例以其旧悬而去。行人指为靴鞋树。

省便珠

释知足尝曰：“吾身炉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笺乳作梦中戏？”人强之，但摘窗前柏子焚爇和口者指为省便珠。

佛影蔬

新罗论迦逻岛有笋曰佛影蔬。中国虽大，无此一种。

边幼节

余为笋效傅休奕作墓志曰：边幼节，字脆中，晋林琅玕之裔也。以汤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石。

花

小南强

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鋹主面缚，伪臣到阙，见洛阳牡丹，大骇叹。有搢绅谓曰：“此名大北胜。”

睡香

庐山瑞香花，始缘一比丘昼寝磐石上，梦中闻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觉，寻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谓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

独立仙

孟昶时，每腊日，内官各献罗体圈金花树子，梁守珍献忘忧花，缕金于花上，曰独立仙。

锦洞天

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

黄玉玦

钱俶以弟信镇湖州。后圃芙蓉枝上穿一黄玉玦，枝梢交杂，不知从何而穿也。信截干取玦以献人，谓真仙来游，留此以惊世耳。

百叶仙人

洛阳大内临芳殿，庄宗所建。牡丹千余本，其名品亦有在人口者，具于后：

百叶仙人浅红　月宫花白　小黄娇深黄　雪夫人白　粉奴香白　蓬莱相公紫花黄绿　卵心黄　御衣红　紫龙杯　三云紫　盘紫酥浅红　天王子　出样黄　火焰奴正红　太平楼阁千叶黄

玉鸡苗

东平城南许司马后圃，蔷薇花太繁，欲分于别地栽插。忽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鸡状，五色灿然。郡人遂呼蔷薇为玉鸡苗。

楼罗历

刘鋹在国，春深，令宫人斗花。凌晨开后苑，各任采择。少顷，敕还宫锁苑门。膳讫普集，角胜负于殿中。宦士抱关，宫人出入，皆搜怀袖置楼罗历以验姓名，法制甚严，时号花禁。负者献耍金耍银买燕。

鼎文帔

许智老居长沙，有木芙蓉二株，庇可亩余。一日盛开，宾客盈溢坐中，王子怀言花不逾万，若过之受罚，指所携妓贾三英胡锦鼎文帔以酬直。智老命仆厕群采，凡一万三千余朵。子怀褫帔纳主人，䩄而默遁。

十二香

吴门于永锡专好梅花，吟十二香诗。今录其名意：

万选香拔枝剪折，遴拣繁种。水玉香清水玉缸，参差如雪。
二色香帷幔深置，脂粉同妍。自得香帘幕窥蔽，独享馥然。
扑凸香巧插鸦鬟，妙丽无比。筭　香采折凑然，计多受赏。
富贵香簪组共赏，金玉辉映。混沌香夜室映灯，暗中拂鼻。
盗跖香就树临瓶，至诚窃取。君子香不假风力，芳誉远闻。
一寸香醉藏怀袖，馨闻断续。使者香专使贡持，临门远送。

紫风流

庐山僧舍有麝囊花一窠，色正紫，类丁香，号紫风流。江南后主诏取数十根植于移风殿，赐名蓬莱紫。

婪尾春

胡嶠诗：“瓶里数枝婪尾春。”时人罔喻其意。桑维翰曰：“唐末文人有谓芍药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后之杯，芍药殿春，亦得是名。”

金刚不坏王

懿宗赏花短歌云："长生白，久视黄，共拜金刚不坏王。"谓菊花也。

雨天三昧

闽昶春余宴后苑，飞红满空。昶曰："《弥陀经》云雨天曼陀罗华，此景近似今日。观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宫设三昧燕。"

花经九品九命

张翊者，世本长安，因乱南来，先主擢置上列。时邦西平昌令卒，翊好学多思致，尝戏造《花经》，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时服其允当。

一品九命

兰　牡丹　腊梅　酴醾　紫风流睡香异名

二品八命

琼花　蕙　岩桂　茉莉　含笑

三品七命

芍药　莲　薝蔔　丁香　碧桃　垂丝海棠　千叶

四品六命

菊　杏　辛夷　豆蔻　后庭　忘忧　樱桃　林禽　梅

五品五命

杨花　月红　梨花　千叶李　桃花　石榴

六品四命

聚八仙　金沙　宝相　紫薇　凌霄　海棠

七品三命

散水　真珠　粉团　郁李　蔷薇　米囊　木瓜　山茶　迎春　玫瑰　金灯　木笔　金凤　夜合　踯躅　金钱　锦带　石蝉

八品二命

杜鹃　大清　滴露　刺桐　木兰　鸡冠　锦被堆

九品一命

芙蓉　牵牛　木槿　葵　胡葵　鼓子　石竹　金莲

花九锡

《警忘录》载，罗虬撰《花九锡》，然亦须兰、蕙、梅、莲辈乃可披襟，若夫容、踯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锡之云乎！

重顶帷障风　金错刀剪折　甘泉浸　玉缸贮　雕文台座安置　画图　翻曲　美醑赏　新诗咏

五宜

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龙脑，酴醾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薝蔔宜檀。韩熙载有五宜说。

瀛洲玉雨

司空图《菩萨蛮》谓梨花为瀛洲玉雨。

严山圭木

韩恭叟离合岩桂二字为严山圭木。

慈恩傅粉绿衣郎

陶子召客于西宅，为酴醾开尊，无以侑劝，请坐人各撰小名，得有思致者七。是日十一客，费曲生八斗，夜三鼓而罢。家并有酴醾酒肉，如吾十二人之乐，没世不可得。赛白蔓君、四字天花、花圣人、慈恩傅

粉、绿衣郎、独步春、沉香密友。

百宜枝杖

酴醿木香，事事称宜，故卖插枝者云百宜枝杖。此洛社故事也。

花腊

脂粉流爱重酴醿，盛开时置书册中，冬间取以插鬓，盖花腊耳。

香琼绶带

薛熊赏酴醿诗云："香琼绶带雪缨络。"

花太医

苏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时人竞称为花太医。

抬举牡丹法

常以九月取角屑硫黄，碾如面，拌细土，挑动花根壅罨，入土一寸，出土三寸。地脉既暖，立春，渐有花蕾生如粟粒，即掐去，惟留中心一蕊，气聚故花肥，至开时大如碗面。

兰花第一香

兰无偶，称为第一。

洛白扬红汴黄江紫

瑞香有洛白、扬红、汴黄、江紫。花之变极矣。

果

瑞圣奴

天宝年，内中柑树结实，帝日与贵妃赏御，呼为瑞圣奴。

馀甘尉

邺中环桃特异，后唐庄宗曰：“昔人以橘为千头木奴，此不为馀甘尉乎？”

梅檀

冯长乐别墅有数种梅檀：紫粉、分心、软带之类。

冷金丹

来禽百枚，用蜂蜜浸十日，取出，别入蜂蜜五斤，细丹砂末二两，搅拌封泥，一月出之，阴干，名冷金丹。饭后酒时食一两枚，其功胜九转丹。

省事三

北方莲实状长少味，出藕颇佳，然止三孔，用汉语转译，其名曰省

事三。

蜜父蜡兄

建业野人种梨者，诧其味曰蜜父；种枇杷者，恃其色曰蜡兄。

青灰蔗

甘蔗盛于吴中，亦有精粗。如昆仑蔗、夹苗蔗、青灰蔗皆可炼糖；桄榔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盗取未煎蔗液盈碗啜之，功德浆即此物也。

金香大丞相

庄宗小酌，进新橘，命诸伶咏之。唐朝美诗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剥皮去滓子，若个是汝人？”帝大笑，赐所御软金杯。

赤志翁

予尝以鸭卵及莲枝一捻红饷符昭远。介还，送一诗云：“圣胎初出赤志翁，丑杖旁扶赤志翁。”

河东饭

晋王尝穷追汴师，粮运不继，蒸栗以食。军中遂呼栗为河东饭。

鸡冠枣

睢阳多善枣：鸡冠枣宜作脯，醍醐枣宜生啖。或谓枣是圣花儿。

红云宴

岭南荔枝固不逮闽蜀。刘𬬮每年设红云宴，正红荔枝熟时。

玉枕薯

岭外多薯，间有发深山邃谷而得之者，枚块连属，有数十斤者，味极甘香。人多自食，未尝货于外。本名玉枕薯，又号三家薯。

土麝香

尝因会客食瓜，言最恶麝香。坐有张延祖曰："是大不然。吾家以麝香种瓜，为乡里冠。但人不知制伏之术耳。"求麝二钱许怀去。后旬日，以药末搅麝见送，每种瓜一窠，根下用药一捻。既结，破之，麝气扑鼻。次年种其子，名之曰土麝香，然不用药麝，止微香耳。

掌扇冈

樱桃素盛，睢阳地名掌扇冈尤繁妙，有一树收子至三石者。

东韦李

东韦李，朔方处处有，云韦氏中东脊之孙种来得名。

天公掌

淇薯药称最大者号天公掌，次者号拙骨羊。

月一盘

蜀孟昶月旦必素餐，性喜薯药。左右因呼薯药为月一盘。

四十团

贾人自岭外还，得一枝龙眼，已盐干，凡四十团，共千枚。至荆南献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槛子立置之，名之曰海珠藂。

绣水团

龙眼金，余但知其名绣水团、川弹子而已。按《本草》一号荔枝奴。

玉角香

新罗使者每来，多鬻松子，有数等，玉角香、重堂枣、御家长、龙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使者亦自珍之。

铁脚梨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号为铁脚梨。

黄金颣

丘鹏南出甘蔗啖朝友，云黄金颣。

百二子

河东葡萄有极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师者，百二子、紫粉头而已。

御蝉香

洛南会昌中，瓜圃结五六实，长几尺，而极大者类蛾绿，其上皱文酷似蝉形，圃中人连蔓移土槛贡，上命之曰御蝉香挹腰绿。

百子瓮

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瓜、石榴。故嗜果者目瓜为百子瓮。

独子青

辽东一处有瓜，若浇沃，则以酒代水。实成破为十段，若段中止有一子而长数寸，食一颗可作十日粮。国人珍之，名独子青。

瓜战

吴越称雪上瓜。钱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数，言定、剖观，负者张宴，谓之瓜战。

鼻选

瓜最盛者，无逾齐赵。车担列市，道路浓香。故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选。”

闽香玉女

闽士赴科，临川人赴调，会京师旗亭，各举乡产。闽士曰：“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钉坐真人。天下安有并驾者！”抚人不识荔枝之未腊者，故盛主杨梅。闽士不忿，遂成喧竞。旁有滑稽子徐为一绝云：“闽香玉女含香雪，吴会星郎驾火云。草木无情争底事，青明经对赤参军。”

淀脚绡

夷门瓜品中，淀脚绡夹鹑，其色香味可魁本类也。

禊宝

崔远家墅在长安城南，就中禊池，产巨藕，贵重一时，相传为禊宝，又曰玉臂龙。

竹青枣

唐末，群方贡国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禁帅郝惟庆曰：“此公状类吾乡竹青枣，加之一时，久方得薄味，官家何用赐臣？所喜者，金棱略绰盘耳。”

九天材料

一时之果品类几何？惟假蜂、蔗、川糖、白盐、药物，煎酿曝糁，各随所宜。郭崇韬家最善乎此。知味者称为九天材料。

爽团

冯瀛王爽团法，弄色金杏，新水浸没，生姜、甘草草、丁香、蜀椒、缩砂、白豆蔻、盐花、沉檀、龙麝，皆取末如面，搅拌，日晒干，候水尽味透，更以香药铺糁，其功成矣。宿酲未解，一枚可以萧然。

百益红

百益一损者枣，一益百损者梨。医氏目枣为百益红，梨为百损黄。

赐紫樱桃

温庭筠曰：“葡萄是赐紫樱桃，黄葵是镀金木槿。”

云英麨

郑文宝云英麨，予得食，酷嗜之。宝赠方藕、莲、菱、芋、鸡头、

荸荠、慈姑、百合，并择净肉烂蒸之，风前吹晾少时，石臼中捣极细，入川糖蜜熟再捣，令相得，取出作一团，停冷性硬，净刀随意切食。糖多为佳，蜜须合宜，过则大稀。

蔬

昆味

落苏本名茄子，隋炀帝缘饰为昆仑紫瓜，人间但名昆味而已。

千金菜

高国使者来汉，隋人求得菜种，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今萵苣也。

翰林虀

右补阙崔从授余翰林虀法，每用时菜五七种，择去老寿者，细长破之，入汤，审硬软，作汁，量浅深。慎启闭，时检察，待其玉洁而芳香，则熟矣。若欲食，先炼雍州酥，次下干虀及盐花，冬春用熟笋，夏秋用生藕，亦刀破令形与虀同。既熟，搅于羹中，极清美。卢质在翰林躬为之。

胡麻自然汁

羹虀寸截连汁置洁器中，炼胡麻自然汁投之，更入白盐，捣姜搅匀，泼淡汤饼。此乃余杭寿禅师法。非事佛者，加炼熟葱韭益佳。

百岁羹

俗号虀为百岁羹，言至贫亦可具，虽百岁可长享也。

子母蔗

湖南马氏有鸡狗坊卒长，能种子母蔗。

龙须菜

瓮菜出闽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号龙须菜。

一束金

杜颐食不可无韭，人恶其啖，候其仆市还，潜取弃之。怒骂曰：“奴狗！奴狗！安得去此一束金也？”

盘碗葱

盘碗葱，赵魏间有之，几如柱杖粗，但盈尺耳。

和事草

葱和美众味，若药剂必用甘草也，所以文言曰和事草。

五鼎芝

北方桑上生白耳，名桑鹅，贵有力者咸嗜之，呼五鼎芝。

南方韭

南方韭，多须，叶短阔而圆。

玉乳萝卜

王奭善营度，子弟不许仕宦。每年止种火田玉乳萝卜、壶城马面菘，可致千缗。

蒺藜精

江南吴协、刘宾王同省，殊不相下。时方严冽，厅后石芥蓑长，协曰："可谓介然特立。"宾王曰："诚如公言，但恨黄发之言变成蒺藜精耳。"协已耳顺，闻而衔之。

鳖还丹

孟贯献诗于世宗，遂联九品。有《药性论序》曰："红苋为跛鳖之还丹。"

题头菌

保大中，村民于烂木上得菌几一担，状如莲花叶而色赤黄，因呼题头菌。

笋奴菌妾

江右多菘菜，鬻笋者恶之，骂曰：“心子菜，盖笋奴菌妾也。”

金毛菜

石发，吴越亦有之，然以新罗者为上，彼国呼为金毛菜。

笑矣乎

菌蕈有一种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土人戏呼为笑矣乎。

休休散

湖湘习为毒药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毙之，厚用茅草盖罨，几旬则生菌蕈，发根自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干，捣末糁酒食茶汤中，遇者无不赴泉壤。世人号为休休散。

麝香草

蒜，五代宫中呼麝香草。

三无比

钟谟嗜菠薐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蒌蒿、莱菔、菠薐为三无比。

炼鹤一羹醉猫三饼

居士李巍求道雪窦山中，畦蔬自供。有问巍曰：“日进何味？”答曰：“以炼鹤一羹，盖为炼得身形似鹤形也。醉猫三饼。巍以莳萝薄荷捣饭为饼。”问者语所亲者，以清饥道者旦暮必以菜解。

缠齿羊

袁居道不求闻达，马希范间延入府。希范病酒，厌膏腻。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贫家缠齿羊。”询其故，则蔬茹。

净街槌

瓠少味无韵，荤素俱不相宜，俗呼净街槌。

药

迎年佩

咸通后，士风尚于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参木香如豆样，时时倾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号迎年佩。

狮子术

潜山产善术，以其盘结丑怪，有兽之形，因号为狮子术。

三青蔓

按清冷真君外诀，贝杞为三青蔓，其苗为换骨菜。

炼骨汤

潜山老黄冠，年一百一岁。扈长官好修摄，赂黄冠仆窃药而来，乃吴茱萸、艾叶、川椒、杜仲、干木瓜、木鳖肉、瓦上松花。扈信之，名曰炼骨汤。此仙家谓之水炙香。

锦郎

槟榔含章甚美，绝象枸锦，性体坚刚，耐于断削。余治为书轴，因

名锦郎。

谬剂而已

医之于人，功次天地。其间滥谬，盗名取赀，无功有害。药乎，药乎，谬剂而已。

一药谱

苾蒭清本良于医，药数百品，各以角贴，所题名字诡异。余大骇，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进士侯宁极戏造药谱一卷，尽出新意，改立别名，因时多艰，不传于世。”余以礼求假录一通，用娱闲暇。

假君子牵牛　昌明童子川乌头　淡伯厚朴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气白扁豆　金丸使者椒　馘毒仙预知子　贵老陈皮　远秀卿沈香　化米先生神曲　九日三官吴茱萸　焰叟硫黄　三闾小玉白芷　中黄节士麻黄　时美中莳萝　导河掾木猪苓　嗽神五味子　方曲氏防风　削坚中尉三棱　白天寿吴术　洞庭奴隶枳壳　黄英石檀香　绿剑真人菖蒲　魏去疾阿魏　禹孙泽泻　橐籥尊师仙灵脾　风棱御史史君子　雪如来白芨　风味团头缩砂　赦肺侯款冬花　骨鲠元君萆薢　苦督邮黄芩　调睡参军酸枣仁　黑司命茯蓉　知微老白薇　太清尊者朴硝　既济公升麻　冷翠金刚石楠叶　脱核婴儿桃仁　涩翁诃梨勒　抱雪居士香附子　随汤给事中甘遂　斜枝大夫草龙胆　野丈白头翁　建阳八座蛇床子　玄房仲长统皂荚　蘗生药王覆盆子　仁枣川炼子　石仲宁滑石　命门录事安息香　隐上座郁李仁　水状元紫苏　飞风道者牙硝　帝膏苏合香　毕和尚毕澄茄　金山力士自然铜

麝男甘松　冰喉尉薄荷　草东床大腹皮　肾曹都尉葫芦巴　寿祖威灵仙　玲珑霍去病藿香　千眼油㸸人　延年卷雪桑白皮　水银腊轻粉　黄香影子栀子　六亭剂五味子　显明𤝞阿胶　出样珊瑚木通
中央粉蒲黄　疮帚何首乌　支解黄丁香　洗瘴丹槟榔　海腊麒麟竭
水磨橄榄金铃子　无名印地榆　无忧扇枇杷叶　鬼木串槐角　黑煞星夜明砂　续命筒干漆　蛮龙舌血没药　羽化魁五加皮　清凉种香薷　度厄钱连翘　汤主山茱萸　圣茏松瞿麦　翻胃木常山　醒心杖远志　玉皇瓜马兜铃　偷蜜珊瑚甘草　德儿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永嘉圣脯干姜　红心石赤石脂　药本五灵脂　静风尾荆芥　正坐丹砂附子　迎阳子兔丝子　山屠黄蘖　脾家瑞气肉豆蔻　甜面淳于蜜陀僧　剔骨香青皮　痰宫劈历半夏　玉虚饭龙脑　锁眉根苦参　黑龙衣鳖甲　小帝青青盐　百辣云生姜　绶带米麦蘖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黄　沙田髓黄精　无声虎大黄　小昌明草乌头　草兵巴豆
巢烟九肋乌梅　百子堂草果子　皱面还丹人参　琥珀孙松脂　贼参荠苨　不死面茯苓　火泉竹沥　比目沈香乌药　陆续丸蔓荆子　地白瓜蒌根　天豆破故纸　滴胆芝黄连　新罗白肉白附子　瘦香娇丁香　破关符蓬莪术　王丝皮杜仲　血柜牡丹皮　川元蠢川芎　九女春鹿茸　百药绵黄耆　英华库益智　通天拄杖牛膝　赤天佩姜黄
丹田霖雨巴戟　百丈须石斛　飞天蕊旋复花　安神队杖麦门冬　郓芝天麻　锦绣根芍药　草鱼目薏苡仁　茅君宝箧苍术　尉陀生桂
炼形松子柏子仁　芦头豹子柴胡　丑宝牛黄　肚里屏风艾　九畹菜泽兰　女二天当归　天通绿木香　旱水晶硼砂　还元大品地黄　两平章羌活　死冰白僵蚕　一寸楼台蜂窠　三尺箓枸杞　无情手硇砂
拔萃团麝香　绿须姜细辛　笑靥金菊花　走根梅干葛　八月珠茴香　银条德星山药　埋光乌药良姜　椹圣荜拨　破军杀大戟　吉祥

杵桔梗　金母蜕郁金　线子檀芽香　良医匕首亭历　产家大器秦艽　滴金卵延胡索　鬼丹芦会　宜州样子白豆蔻　瓦垅班贝母　孝梗知母　万金茸紫苑　秦尖蒺莉　西天蔓前胡　蕨臣卷柏　五福脔白敛　保生蘩藁本　狨奴狗脊　蒜脑薯百合　备身弩芫花　玉灵片石膏

黄庭泉

长生之药，惟积久灌溉丹田为上。仙家以津液为种寿泉，祖《黄庭》也。

草师婆

福德绵、吉祥草、草师婆，皆谓艾也。

大灵豆

华山陈抟有大灵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饥，筋骨如故，颜色反婴。

肝天

药有五天：决明为肝天，紫苑为肺天，神曲为脾天，远志为心天，苁蓉为肾天。

草裹丹砂

耆老妇人好熨烙以瓦片暖肚，名为草裹丹砂。凡阴寒觉足疼用之。

扁鹊铭

椒又名扁鹊铭，蜀产者上。叶属木故青，皮本火故赤，花应土故黄，膜兆金故白，子符水故黑：五行全足，草中大丹。服饵家重之。

却老霜

却老霜，九炼松脂为之，辟谷长生。

日面天肠福衢寿车

《大清草木方》云：服云母者成日面天肠，饵钟乳者登福衢寿车。

草创刀圭

《高丽博学记》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创刀圭。

火轮三昧

凡病膏肓之际，药效难比针灸之所以用也。针长于宣壅滞，灸长于气血，古人谓之延年火，又曰火轮三昧。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

火灵库

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大道丸

食草木方：黑豆一升，去皮。贯众一两，甘草如之，茯苓、吴术、缩砂仁减半，锉了，用水五升，同豆熬煮。火须文武紧慢得中，直至水尽，拣去药，取豆捣如泥，作鸡头实大，有盖瓷瓶密封。黄巢乱江淮，人窜入山林，多饿死。八公山有刹帝利种文禅制此药，名大道丸，嚼一丸，则恣食苗叶可为终日饱。虽异草殊木，素所不识，亦无毒，甘甜与进饭粮一同。获济者众。

回头青

香附子，湖湘人谓之回头青，言就地划去，转首已青。用之之法：砂盆中熟擦去毛，作细末，水搅浸澄一日夜，去水，膏熬稠，捏饼，微火焙干，复浸。如此五七遍，入药，宛然有沉水香味。单服尤清。

禽

羹本

郝轮陈别墅畜鸡数百。外甥丁权伯劝谕轮：“畜一鸡，日杀小虫无数，况损命莫知纪极，岂不寒心？”轮曰：“汝要我破除羹本，虽亲而实疏也。”

插羽佳人

豪少年尚畜鸽，号半天娇。人以其蛊惑过于娇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

白鸥脯

陈乔、张佖之子，秋晚并游玄武湖。时群鸥游泛，佖子曰：“一轴内本潇湘。”乔子俄顾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佥议云：“张佖子半茎凤毛，陈乔男一堆牛屎。”乔子从是得陈一堆白鸥脯之名。

家常膃肭脐

膃肭脐不可常得。野雀久食，积功固亦峻紧，盖家常膃肭脐也。

婆娑儿

郑遨隐居。有高士问：“何以阅日？”对曰：“不注目于婆娑儿，即侧耳于鼓吹长。”谓玩鸥而听蛙也。

黑凤凰

礼部郎康凝畏妻甚有声。妻尝病，求乌鸦为药，而积雪未消，难以网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惧，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仅获一枚。同省刘尚贤戏之曰：“圣人以凤凰来仪为瑞，君获此免祸，可谓黑凤凰矣。”

兀地奴

世谓鹅为兀地奴，谓其行步蹩跚耳。

减脚鹅

御史符昭远曰：“鸭颇类乎鹅，但足短耳，宜谓之减脚鹅。”

轩郎

韩中书俾舒雅作《鹤赋》，有曰：“眷彼轩郎，治兹松府。”

书空匠

书空匠者，乾祐中冷金亭赏菊，分赋秋雁，族子秘书丞敞先就，诗曰：“天扫闲云秋净时，书空匠者最相宜。”云云。

福德长

韩轸家藏《三义雁图》，有赞云：“伺察非常，为福德长。”

灌阳公

宣城开元寺殿上有鹤，云巢沙门梵报撰《灌阳公开府记》。

瓦亭仙

鹳多在殿阁鸱尾及人家屋兽结窠，故或有呼瓦亭仙者。

青喜

李正已被囚执，梦云青雀噪即报喜也。是旦果有群雀啁啾，色皆青苍。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雀为青喜。

凤隐

韦嗣立宅后林麓邃密，有黄鹄一双潜于左侧，每韦氏有吉庆事，则先期盘翔。时人议曰：“人君德感，凤凰呈瑞。世未尝无凤凰，非可出之时而自隐耳。今山鹄为韦氏家候祥报吉否，则与凤凰隐同焉者也。”

半瑞

吴兴罗捕者得一鸢，紫翠色，俊鸷可喜。山民朱神佐以谓钱俶初即

位，此是珍祥，献之必推赏典。即重价偿罗者，携诸杭，将献鸢，无故而殒。滑稽者多以半瑞之言嘲神佐。

肉寄生

章贡小蒙川苏氏山林多鸠，宾客满坐，可悉餍饫。一网数十百，咄嗟可具。故其党戏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九苞奴

《动植广疏》云："锦雉一名九苞奴。"谓其有文无德，真凤凰之奴隶。

哑瑞

于頔、董天休俱为鄜州从事。頔文辨，天休木讷而衣冠甚丽。一日，有吏人获锦雉来献，頔笑曰："此物毛羽灿错，但鸣不中律吕，亦哑瑞而已矣。"天休觉其谑己，徐曰："若以声语求之，蝉似可取，其如闹禅师座上敲拄杖示众，而望道远矣。"頔衔之。因兹日益参商，讼于有司，至于相骂辱，讥调之诗悉著在史牍，若发诵之，可清欢竟日，目为凤凰案。

长生网

鹑之为性，闻同类之声则至。熟其性，必求鹑之善鸣者诱致，则无不获。自号引鹑为长生网。

族味

鹑捕之者多论网而获，故雌雄群子同被鼎俎。世人文其名为族味。

碧海舍人

隋宦者刘继诠，得芙蓉鸥二十四只以献，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鸥字三品鸟，宜封碧海舍人。”

人日鸟

南唐王建封不识文义，族子有《动植疏》，俾吏录之。其载鸽事，以传写讹谬，分一字为三，变而为人日鸟矣。建封信之，每人日开筵，必首进此味。

痴伯子

葛从周养一皂鹰甚鸷，忽突笼飞去。从周惜，责掌事讨捕良急。从周方食，小仆报桐树上鹰见栖泊，望之，乃一鸱也，怒骂曰：“不解事奴，此痴伯子，得万个何所用！”促寻黑漫天。黑漫天，所失鹰名也。

唾十三

《厌胜章》言：枭乃天毒所产，见闻者必罹殃祸。急向枭连唾十三口，然后静坐，存北斗，一时许可禳。伪汉蒙州刺判史龙骁，武人，极讳己名，又父名碏、子名蛩，亦讳之。郡人呼枭曰唾十三，鹊曰喜奈

何，蛩曰秋风部属，私相告云："若使君祖讳饭，吾辈亦当称甑家粥耶？"

纳脍场小尉

取鱼用鸬鹚，快捷为甚。当涂茭塘，石阜民庄舍在焉，畜鸬鹚于家，缆小舟在岸，日遣一丁取鱼供家。邑尉过，时见之，谓阜民曰："小舟即纳脍场，鸬鹚乃小尉耳。"复曰："江湖渔郎用鸬鹚，乃小尉耳。"复曰："江湖渔郎用鸬鹚者，名乌头网。"

锦地鸥

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鸥也。"

观自在

耶律德光入京师，春日闻杜鹃声，问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鹃。唐杜甫诗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许大世界，一个飞禽，任他拣选，要生处便生，不生处种也无，佛经中所谓观自在也。"

渊明鬼

太府少卿潘崇有处女名妙玉，咏杜鹃云："一九苞奴般，毛羽渊明鬼。"

顷刻虫

后周武帝置官于泸川，酿毒药为酒，年以供进。所用材品不一，名野。叉酒。役者皆取大辟舍罪而驱策之，官长岁颁续命金以毒气薰煮。官被者多死，徒卒恐怯。鸩为一拂鸟、顷刻虫，蝮蛇为劈历，蜂为小峭。

九罗

明崇俨《厌胜书》：鬼车九首，妖怪之魁。凡所遭触，灭身破家。故一名九罗。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可以类胜，羽毛中凡十种，鬼车切畏之，宜用烹制，召巫为祭，尽禳䄙之法焉。

相如锦

相如、文君用鹔鹴裘贯酒。长沙浪士王渲与名倡董和仙客为丽服，涂鹔鹴状，号相如锦。久而都下亦效之。

兽

白沙龙

冯翊产羊，膏嫩第一。言饮食者推冯翊白沙龙为首。

珍郎

天后好食冷修羊肠。张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杀身以奉国。”

角仙

华清宫一鹿，十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仙。

玉署三牲

道家流书言，獐、鹿、麃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

糟糠氏

伪唐陈乔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也。”

金鞍使者

王昶倾金钱市名马，凡得五匹，各有位号，曰金鞍使者、千里将军、致远侯、渥洼郎、骥国公。

灵寿子

武宗为颖王时，邸园畜食兽之可人者，以备十玩。绘《十玩图》，于今传播。

九皋处士鹤　玄素先生白鹇　长鸣都尉鸡　灵寿子龟　惺惺奴猴　守门使犬　长耳公驴　鼠将猫　茸客鹿　辨哥鹦鹉

麝香䯄

魏王继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马数百，皆逸足也，继岌犹比选之，得二十许匹，格赏不可言。

麝香䯄　锦耳骢　骆十二　趁日骢　偏界王　陷冰䯄　长命骝　孙儿骢　笼菘白　八百哥　掠地云　锦地龙　雪面娘　月影三　玉尾䯄　撒沙骝　天花骆　旋风白　窣地娇　六尺金　衔蝉奴

后唐琼花公主，自丱角养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朵，而乌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为麝香䯄妲己。

尾君子

郭休隐居太山，畜一胡孙，谨恪不逾规矩，呼曰尾君子。

黄奴

耒阳廖习之家生一黄犬，识人喜怒颐指。习之尝作歌云：“吾家黄奴类黄耳。”

绿耳梯

江南后主同气宜春王从谦，常春日与妃侍游宫中后圃，妃侍睹桃花烂开，意欲折而条高。小黄门取彩梯献。时从谦正乘骏马击球，乃引鞚至花底痛采芳菲，顾谓嫔妾曰：“吾之绿耳梯何如？”

菊道人

亳社吉祥僧刹有僧诵《华严》大典，忽一紫兔自至，驯伏不去，随僧坐起，听经坐禅。惟餐菊花，饮清泉。僧呼菊道人。

白雪姑

余在辇毂，至大街，见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去猫儿，色白，小名白雪姑。”

钝公子

天成、长兴中，以牛者耕之本，杀禁甚严，有盗屠私贩，不敢显其名，婉称曰格饵，亦犹李甘家号甘子为金轮藏、杨虞卿家号鱼为水花羊、陆象仙家号象为钝公子、李栖筠家号犀为独笋牛、石虎时号虎为黄

猛、朱全忠时号钟为大圣铜，俱以避讳故也。

肉胡床

吉祥座，杜重威马也；肉胡床，景延广马也。

肉灶烧丹

开运中，术士曹盈道来谒，自陈能肉灶烧丹，借厅修养。询其说，肉灶者，末生朱砂饲羊羔腊，乃供厨；借厅者，素女容成闭阳采阴之意。

四足仙人

鲁人东野宾王适吴，至盱眙村店，使仆夫籴米拾薪，俱未来，而马已脱鞍解络饱于芳秀也。宾王羡曰：“绿耳公，尔为四足仙人，我是两脚饿鬼。”

黄毛菩萨

予阳翟庄舍左右有田老者，不为欺心事，出言鲠直，诨名撞倒墙。尤不喜杀牛，见村舍悬列牛头脚，告妻子曰：“天下人所吃，皆从此黄毛菩萨身主发生。临了杀倒，却有天在！”

峻青宅

李道殷，华山道士。山栖谷饮，有奇术，能摄伏鬼神。畜一黑猿儿，呼为臂童。道殷于庵侧古松上，以茅草枝稍营一巢，为臂童寝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虫

涂金折枝蜻蜓

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线笼贮养之。尔后上元卖花者取象为之，售于游女。

花贼

温庭筠尝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遍示知识，无人可属。久之，自联其下曰：“花贼玉腰奴。”予以谓道尽蜂蝶。

篆愁君

临川李善宁之子，十岁能即席赋诗。亲友尝以贫家壁试之，略不构思，吟曰：“椒气从何得？灯光凿处分。拖涎来藻饰，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蜗牛也。

莎亭部落

浮屠氏《弥陀经》云：极乐世界有白鸥、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故今人目为西方部落。至于呼蛩为莎亭部落，不知何为。

青林乐音药。

唐世京城游手夏月采蝉货之，唱曰："只卖青林乐。"妇妾小儿争买，以笼悬窗户间。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谓之仙虫社。

尔雅虫

小符拆字为赋，得父绪余。余过其家，正见庄宾来呈𧈢，小符曰："此虫雅哉？"予曰："子将拆𧈢为二，出雅字以张本。若作尔雅虫，无疑也。"适中其谋，轰笑而已。

鱼

一命鳗鮗

江南紫微郎熙载酷好鳗鮗，庖人私语曰：“韩中书一命二鳗鮗。”

王字鲤

鲤鱼多是龙化，额上有真书王字者名王字鲤，此尤通神。

裙襕大夫

晋祠小池蓄老鳖，大如食盘，不知何人题阑柱曰：“裙襕大夫，乌衣开国。何元美后，失鳖所在。”

平福公

唐故宫池中有一六目龟，或出曝背，人见其甲上有刻字，微金，仿佛如曰平福公君灵。古老传是武宗王美人所养，福犹腹也，借音而已。

水晶人

二三友来访，买得虾蟹具馔，语及唐士人逆风至长须国娶虾女事，坐客谢谦冲曰：“虾女岂不好？白角衫裹个水晶人。”满筵无不大笑。

黄大

伪德昌宫使刘承勋嗜蟹，但取圆壳而已。亲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勋曰：“十万白八，敌一个黄大不得。”谓蟹有八足，故云。

筴舌虫

卢绛从弟纯以蟹肉为一品膏，尝曰：“四方之味，当许含黄伯为第一。”后因食二螯筴伤其舌，血流盈襟。绛自是戏纯蟹为筴舌虫。

软钉雪笼

京洛白鳝极佳，烹治四方罕有得法者。周朝寺人杨承禄造脱骨独为魁冠，禁中时亦宣索承禄进之，文其名曰软钉雪笼。

水族加恩簿

吴越功德判官毛胜多雅戏，以地产鱼虾海物，四方所无，因造水族加恩簿，品叙精奇。有钱氏子得之，余观私家，一夕全录。

水族，浙地之产为多。加恩簿者，晋陵毛胜公敌所出也。须鳞壳甲，种类差殊，荐醴登盘，皆可于口。陈言烂说，不足尽其妙，故各扬乃德，各叙所材，然后总材德形容之美，假以封之。令者，盖沧海龙君之命。夫龙擅于海，君制万族，号令其间，宁有不可！胜生居水国，餍享群鲜，常以天馋居士自名，则观此簿者宜不责而笑也。

玉桂仙君江殊乃江瑶之文名。

令咨尔独步王江殊，鼎鼐仙姿，琼瑶绀体，天赋臣美，时称绝佳。宜以流碧郡为灵渊国，追号玉桂仙君，称海珍元年。

章丘大都督

一沧浪头盖章举，二白中隐盖车螯，

三淡然子盖蚶菜，四季遐盖虾魁。

令章丘大都督忠美侯沧浪头，隐浪色奇，入瓯称最；杜口中郎将白中隐，负乃厚德，韬其雄姿；殊形中尉兼灵甘尹淡然子，体虽诡异，用实芳鲜；玉德公季遐，纯洁内含，爽妙外济。沧浪头可灵渊国上相无比，白中隐可含珍大元帅丰甘上柱国兼脆尹，淡然子可天味大将军远胜王，季遐可清绡内相颉羹郡王。

爽国公

一南宠乃蠘，二甲藏用乃蝤蛑，

三解蕴中乃蟹，四解微子乃彭越。

令多黄尉权行尺一令南宠，截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黄城监远珍侯；复以尔专盘处士甲藏用，素称蠘副，众许蟹师，宜授爽国公圆珍巨美功臣；复以尔甘黄州甲杖大使咸宜作解蕴中，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糟丘常侍兼美；复以尔解微子，形质肖祖，风味专门，咀嚼谩陈，当置下列，宜授尔郎黄少相。

甘松左右丞仲扁乃蛤蠑。

令合州刺史仲扃，重负双宅，闭藏不发，既命之为含津令，升之为悫诚君矣，粉身功大，偿之实难，宜授紫晖将军甘松左右丞监试甘圆内吏。

清腴馆学士文名灵蜕先生。

令灵蜕先生，外无排胁之皴，内无鲠喉之乱，宜授红铛祭酒清腴馆学士。

橙虀录事鲈名红文生卢清臣。

令惟尔清臣，销醒引兴鳞鬣之乡，宜授橙虀录事守招贤使者。

珍曹必用郎中鲥名时充。

令珍曹必用郎中时充，铛材本美，妙位无高，宜授诸衙效死军使持节雅州诸军事。

骨鲠卿鲚名白圭夫子。

令惟尔白圭夫子，貌则清臞，材极美俊，宜授骨鲠卿。

醉舌公鼋名甘鼎。

令甘鼎，究详尔调鼎之材，咽舌潮津，宜封醉舌公。

擐甲尚书鳖名甲拆翁。

令甲拆翁，挟弹于中巧也，负担于外礼也。介胄自防，不问寒暑，智也。步武懦缓，不逾规绳，仁也。故前以擐甲尚书荣其迹，显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

典酱大夫鲎名长尾先生。

令长尾先生，惟吴越人以谓用先生治酱，华夏无敌，宜授典酱大夫仙衣使者。

新美舍人石首名元镇。

令元镇，区区枕石子孙，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

怀奇令史石决明名朱子房。

令和羹长朱子房，酒方沉酣，臭薰一座，挑箸少进，神明顿还，至于七孔赋形，治目为最，宜授怀奇令史。

甘盘校尉乌贼名甘盘。

令甘盘校尉，吐墨自卫，白事有声，宜授噀墨将军。

通幽博士龟名元介卿。

令元介卿，尔卜灼之效，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

同体合用功臣借眼公乃水母。

令惟尔借眼公，受体不全，两相藉赖，宜授同体合用功臣左右卫驾海将军。

点花使者李藏珍即真珠，斑希即玳瑁。

令李藏珍，照乘走盘，厥价不赀；斑希，裁簪制器，不在金银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圆辉隐士，斑希宜授点花使者。

梵响参军

牡蛎曰房叔化，梵响曰屈突通，砑光螺曰阮用光，珂曰罗幼文。

令房叔化，粉厕汤丸，裹护丹器；屈突通，振声远闻，可知佛乐；阮用光，运体施功，物皆滑莹；罗幼文，类乎贝孙，点缀鞍勒，灿然可观，小有文采。叔化可豪山太守，乐藏监固济；突通可曲沃郎，梵响参军摄玉塔金舍；用光可检校大辉光，宜充掌书记；幼文可马衣丞。

济馋都护

田青是螺蛳，申洁是蛙，江伯夷是鳗鳔屯江小尉是江豘。

令惟尔田青，微藏浅味，无所取材，世或烹调以为怪品；申洁，苍皮瘾疹，矮股跳梁；江伯夷，宋帝酷好，鳔则别名；屯江小尉，渔工得隽，亦号甘肥。田青授具体郎，申洁宜授济馋都护行水乐令，伯夷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风使试汤波太守。

银丝省餍德郎

锦袍氏鳜也，李本鲤也，鲜于羹鲫也，楚鲜白鱼也，

缩项仙人鳊也，食宠侯鲟鳇也，单长福鳝也，

管统葱管也，备员居士东崇也，唐少连崇连也。

令以尔锦袍氏，骨疏肉紧，体具文章，宜授苏肠御史仙盘游奕使。以尔李本，三十六鳞，大烹允尚，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以尔鲜于羹，斫脍清妙，见称杜陵，宜授轻薄使银丝省餍德郎。以尔楚鲜，隐釜沉糟，价倾淮甸，宜授倾淮别驾。以尔缩项仙人，鬼腹星鳞，道亨襄汉，宜授槎头刺史。以尔食宠侯，友节斑驳，标致高爽，宜授添厨太监。以尔单长福，曲直靡常，鲜载具美，宜授泥蟠掾。以尔管统，省象菜伯，可备煎和，宜授长白侯同盘司箸局平章事。以尔备员居士，腥粗无状，见取俗人，宜授炼身公子。以尔唐少连，池塘下格，代匮充庖，宜授保福军节度使。

春荣小供奉河豘名黄荐可。

令黄荐可，尔泽嫩可贵，然失于经治，败伤厥毒，故世以醇疵隐士为尔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荣小供奉。

辅庖生鳆名新餐氏。

令新餐氏，尔疗饥无术，清醉有材，莽新妖乱，临盘肆餐，物以人污，百代宁洗！尔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补辅庖生。

表坚郎

令盖顽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坚郎。

卷下

肢体

髭圣

唐文皇虬须壮冠，人号髭圣。

何首乌

吉州宾客吏何一面有黑志，连耳右腮，曹号何首乌。

玉版刀

小雪乍晴，开明窗深炉之会，时檐际串脯正干湿得宜，取以侑觞。众宾用小刃削食，独丘侑之左右咬嚼，捷如虎兕，一坐哗云：“丘主簿口中自有玉版刀也。”

十样佛

世有十样佛，皆秃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翁、四小儿、五优伶、六角觝、七泅鱼汉、八打狐人、九秃疮、十酒秃。

五百斤肉磨

晋祖时，寺宦者廖习之体质魁梧，食量宽，博食物，勇捷有若豻虎。晋祖尝云：“卿腹中不是脾胃，乃五百斤肉磨。”

梦宅

张崇帅庐，遇生日，设延生大斋，僧道献功德疏，祈祝之词往往上比彭李。有草衣叟闻之，笑曰：“分身梦宅，会归变灭。革囊污秽，烦恼所生。何足多恋！”或言于崇。崇以寿日，免决押领出。

黑京

临沂路村人，依大树卖瓜。有行者四五人邂逅一处，因互问乡里，或云汴京、咸京、洛京、邺京，惟黥面武士未对。坐末儒生戾声曰：“君莫非黑京否？”众俱不晓。天下多口不饶人，薄德无顾藉，措大打头，优伶次之。

针史

自唐末，无赖男子以札刺相高，或铺《辋川图》一本，或砌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至有以平生所历郡县饮酒蒱博之事、所交妇人姓名齿行第坊巷形貌之详一一标表者。时人号为针史。

作用

齿牙春色

娄师德位贵而性通豁，尤善捧腹大笑。人谓师德为齿牙春色。

口欢手怒

和鲁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则哄堂大笑。时博士杨永符能草圣，有省郎闻鲁公笑声，戏谓杨曰：“丞相口欢笑。”永符曰：“予忝事笔墨，方挥扫之际，亦谓太博手怒耶？”

无字歌

长沙狱掾任福祖拥驺吏出行，有卖药道人行吟曰：“无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叶参军子，人人与个拜缺木。大作厅上假阎罗。”福祖审思岂非异人，急遣访求，已出城矣。

混沌谱

华山陈真人隐于睡。冯翊士寇朝一常事真人，得睡之崖略。后还乡，惟睡而已。郡南刘垂范往谒，其从以睡告。垂范坐寝外，闻鼾鼾之声雄美可听，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乐，乃华胥调双门曲也。”或曰：“未审谱记，何如？”垂范以浓墨涂纸满幅，题曰“混沌谱”，

云："即此是也。"

小太平

郭尚贤尝云："服饵导引之余，有二事，乃养生大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每夜先发后脚方寝，自曰："梳头浴脚长生事，临卧之时小太平。"

轻薄莲花

王行简，江西人。口吻甚恶，当世之事，莫不品藻，一经题品，终身不可逃丑。识者憎畏，号行简舌头为轻薄莲花。

守中论

杨玢，靖恭诸杨也。还政天子，娑婆田里，自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著《守中论》。

软尽虚空藏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浮屠者流谓，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今世假装桃杏，义修楼阁，虽士大夫尚不能免，况屠沽乎？余不敢诋訾，辄借菩萨名加两字，称曰软尽虚空藏。

居室

竹节洞

洛下公卿第宅棋布，而郭从义为冠。巧匠蔡奇献样，起竹节洞，通贯明窈，人以为神工。然从义亦不甚以为佳，终往他所。

不思议堂

懿代崇佛法，馆宇逾制，佛骨至，起不思议堂，将奉遗体。工半，帝升遐。

薝蔔馆

杜岐公别墅建薝蔔馆，室形亦六出，器用之属俱象之。按《本草》，栀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然正是西域薝蔔。

会龙桥

蜀相许寂相王衍。衍终秦川，寂至洛，以尚书致政。葺园馆，引水为溪，架巨竹为桥，号会龙桥，谓竹可以化龙耳。

秋声馆

余衔命渡淮，入广陵界，维舟野次。纵步至一村圃，有碧芦方数亩，中隐小室，榜曰秋声馆。时甚爱之，不知谁家之别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览骥亭

周初，枢密王峻会朝臣，予亦预。吏引坐览骥亭，深不喻其名，呼吏问之，曰："太尉暇日，悉阅厩马于此为娱玩焉。"

屧宫

屧宫，孟蜀高祖晚年作。以画屏七十张关百纽而斗之，用为寝所。

含熏阁

长安富室王元宝，起高阁，以银镂三棱屏风代篱落，密置香槽自花镂中出，号含熏阁。

自在窗

韩熙载家故纵姬侍，第侧建横窗，络以丝绳，为观觇之地。初惟市物，后或调戏，赠与所欲如意，时人目为自在窗。

栈王家

王骥家寿春，出郊隔山陂，以木栈通之，其门人遂目为栈王家。

凤凰京

压韵难得京字，因读陈张正见《阙下行灯宵》诗，谩记之：“华耀荔枝烛，光绚凤凰京。”

金迷纸醉

痈医孟斧，昭宗时常以方药入侍。唐末窜居蜀中。以其熟于宫，故治居宅法度奇雅。有一小室，窗牖焕明，器皆金纸，光莹四射，金采夺目。所亲见之，归语人曰：“此室暂憩，令人金迷纸醉。”

小鲁轩

宜春城中有堆阜，郡人谓之袁台。地属李致，致有文驰声众，筑室于袁台，取登东山而小鲁之义，榜为小鲁轩。

策勋亭

吴门王希默，简淡无他好，惟以对镜为娱，整饰眉髩，终日无倦。以杜甫有“勋业频看镜”之句，作策勋亭。

剖金堂

宣城何子华，有古橙四株。面橙建剖金堂，霜降子熟，开尊洁馔，与众共之。

五窟

善谈者，莫儒生若也。老拙幼学时，同舍生刘垂尤有口材，曹号虚空锦，说他时得志事，余尝记一说，曰：“有钱当作五窟室：吴香窟，尽种梅株；秦香窟，周悬麝脐；越香窟，植岩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兰。四木草各占一时，馀日入麝窟，便足了一年，死且为香鬼，况于生乎？”其人仕而贫，财不副心而卒。

假天

贫者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窃微光。又或四邻局塞，则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故有假天假地之称。

高明世界

陈犀罢司农少卿，省女兄于姑苏。适上元夜观灯，车马喧腾，目夺神醉，叹曰：“涉冰霜，泛烟水，乍见此高明世界。”遂觉神明，顿还旧观。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园池以接宾客。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五色错列。

长庆赤

穆宗喜华丽，所建殿阁，以纸膏胶水调粉饰墙，名雪花泥。又一等鳔清和丹砂末，谓之长庆赤。

藏用仙人

广府刘龑僭大号，晚年亦事奢靡，作南熏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故有气无形。尝谓左右：“隋帝论车烧沉水，却成粗疏，争似我二十四个藏用仙人？纵不及尧舜禹汤，不失作风流天子。”

蝶庵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烂游华胥国。意欲于洛阳买水竹作蝶庵，谢事居其间。庵未下手，铭已毕工。庵中当以庄周为开山第一祖，陈抟配食。然忙者难为注籍供职。

醉沤亭

王震为天福国子博士，好观雨中沤疏稠出没，每雨，就四阶狭拥处寓目而心醉焉。张麟瑞戏之曰：“公宜以此亭为醉沤。”

衣服

珠络平金朝天幞头

广顺初，簿阅太庙杂物，其间有珠络平金朝天幞头一事。

顺裹

郢王凤历之叛，别制幞头，都如唐巾，但更双脚为仙藤耳，其徒号为顺裹。

圣逍遥

同光既即位，犹袭故态，身预俳优，尚方进御巾裹，名品日新。今伶人所顶尚有合其遗制者，曰圣逍遥、安乐巾、珠龙便巾、清凉宝山、交龙太守、六合舍人、二仪幞头、乌程样、玲珑高常侍、小朝天、玄虚令、漆相公、自在冠、凤翼、三千日华、轻利巾、九叶云、黑三郎、庆云仙圣、天宜卿，凡二十品。

李家宽

清泰燕服凡两品，幞头李家宽者，漆地加金线，棱盘四脚差细。

安丰顶

南汉僭创小国，乃作平顶帽自冠之，由是风俗一变，皆以安丰顶为尚。

化巾

桑维翰服蝉翼纱大人帽，庶表四方，名为化巾。

韩君轻格

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匠帽者谓为韩君轻格。

减样方平帽

罗隐帽轻巧简便省朴，人窃仿学，相传为减样方平帽。

千重袜

唐制，立冬进千重袜。其法用罗帛十余层，锦夹络之。

钦帽

道士所顶者橐籥冠，或戴星朝上巾，曰笼绡。尝跨马都市间，曰：“暑热何不去钦帽？”试回视之，乃老黄冠卸其上巾矣。

龙蕊簪

吴越孙妃尝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僧不以为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国龙蕊簪也。”增价至万二千缗易去。

蒸黄透绣袄子

明宗天资恭俭。尝因苦寒，左右进蒸黄透绣袄子，不肯服，索托罗毡袄衣之。

遵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履制进，名鲁风鞋。宰相诸王效之而微杀其式，别呼为遵王履。

脆玉绦

武帝缘金丹示孽，中境躁乱。内侍童膺福希旨进脆玉绦，用锦作虚带，以冰条裸腹系之，心腑俱凉，移时销镕，复别更替。

佛光裤

潞王从珂出驰猎，从者皆轻零衫佛光裤。佛光者，以杂色横合为裤。

小样云

士人暑天不欲露髻，则顶矮冠。清泰间，都下星货铺卖一冠子，银

为之，五朵平云，作三层安置，计止是梁朝物，匠者遂依效造小样求售。

十指仓

曹翰事世宗为枢密承旨，性贪侈，常著锦袜金线丝鞋，朝士有托无名子嘲之者，诗曰：“不作锦衣裳，裁为十指仓。千金包汗脚，惭愧络丝娘。”

雨仙

张崇帅广，在镇不法，酷于聚敛。从者数千人，出遇雨雪，皆顶莲花帽琥珀衫，所费油绢，不知纪极。市人称曰雨仙。

小太清

临川上饶之民，以新智创作醒骨纱，用纯丝蕉骨相兼拈织，夏月衣之，轻凉适体。陈凤阁乔始以为外衫，号太清氅。又为四䙆肉衫子，呼小太清。

拂拂娇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霁，登兴平阁，见霞彩可人，命染院作霞样纱，作千褶裙，分赐宫嫔。自后民间尚之，竞为衫裙，号拂拂娇。

氅装

男子出家学佛，始衣矾墨连裙黰，谓之鳖装。

阑单带叠垛衫

谚曰：“阑单带，叠垛衫，肥人也觉瘦岩岩。”阑单，破裂状。叠垛，补衲盖掩之多。

凤尾袍

凤尾袍者，相国桑维翰时未仕缊衣也。谓其繿缕穿结，类乎凤尾。

芭蕉裤

余在翰苑，以油衣渐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马行油作铺目录：入朝避雨衫芭蕉裤，一副二贯。”

围头债

晋朝贱者，承人乏供，八砖之职，猥蒙天眷。一日大暑，方下直还私室，裸袒挥拂。未须臾，中使促召。左右急报裹头巾，余叹曰：“阿僧祇劫中欠此围头债，天使于禁林严紧地还之也。”

装饰

脂粉簿

显德中，岐下幕客入朝，因言其家有旧书名《脂粉簿》，载古今妆饰殊制。

开元御爱眉

五代宫中画开元御爱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国初小山尚行。得之宦者窦季明。

胭脂晕品

僖、昭时，都下倡家竞事妆唇，妇女以此分妍否。其点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胭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格双、唐媚花、奴样子。

浅文殊

范阳凤池院尼童子，年未二十，秾艳明俊，颇通宾游。创作新眉，轻纤不类时俗，人以其佛弟子，谓之浅文殊眉。

绿牙五色梳

洛阳少年崔瑜卿，多赀，喜游冶。尝为倡女玉润子造绿象牙五色梳，费钱近二十万。

北苑妆

江南晚季，建阳进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极可爱。宫嫔缕金于面，皆以淡妆，以此花饼施于额上，时号北苑妆。

胶煤变相

莹姐，平康妓也。玉净花明，尤善梳掠画眉，日作一样。唐斯立戏之曰：“西蜀有十眉图，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图。更假以岁年，当率同志为修眉史矣。”有细宅眷而不喜莹者，谤之为胶煤变相。自昭、哀来，不用青黛扫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号熏墨变相。

陈设

瑞英帘

人家畜一帘，赤紫色，人在帘间，自外望之，绕身有光。云得于天宝之乱，盖宫禁物也。后归于浑瑊家，有贵臣识之曰：“此瑞英帘耳。”

尊重缬帐

显德中，创行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工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

六合被

庄宗灭梁平蜀，志颇自逸，命蜀匠旋织十幅无缝锦为被材。被成，赐名六合被。

起纹秋水席

显德中，书堂设起纹秋水席，色如蒲萄紫，而柔薄类绵，叠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不能沾濡。不识其何物为之。

杨花枕

卢文纪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坚实者悉不可用。亲旧间作杨花枕赠之，遂获安寝。自是，缝青缯充以柳絮，一年一易。

水精金脉屏风

成德节度王镕求长生不死，日延异人方士，坐邃宇映水精金脉屏风，焚香，谓飞升可致。吏民莫不窃笑。

斗磨大同簟

李文饶家藏会昌所赐大同簟，其体白竹也，斗磨平密，了无罅隙，但如一度腻玉耳。

左宫枕

左宫枕，青玉为之，体方平，长可寝二人，冬温夏凉，醉者破酲，梦者游仙。云是左宫王夫人，左宫以授杜光庭，光庭进之蜀主。与皇明帐为孱宫二宝。

皇明帐

自知祥传至录，但称皇明帐，不知所自。色浅红，恐是鲛鮹之类。于皱纹中有十洲三岛象，施之大小床，皆称可，此为怪耳。夜则灿错如金箔状。录败，失所在。

玉罗汉屏

京城北医者孙氏有木颊小石屏，石色赤绿，上有正白如蒙头坐僧，颇类真。京人相沿号玉罗汉屏孙家。

逍遥座

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相传明皇行幸频多，从臣或待诏野顿，扈驾登山不能跂立，欲息则无以寄身，遂创意如此。当时称逍遥座。

青纱连二枕

舒雅作青纱连二枕，满贮酴醾木犀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尚书郎秦南运见之，留诗曰：“阴香装艳入青纱，还与欹眠好事家。梦里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斗清华。”

绰楔台盘

五代五十年间，易姓告代如翻鏊上饼然。官爵益滥，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贵出于非意，视国家安危如秦越不相谋，故将相大臣得以窃享燕安。当时贵势以筵具更相尚，陆珍水异，毕集于前，至于方丈之案不胜列，旁挺二案翼之。珠花玉果，蔬笋鲊醢，糖品香剂，参差数百，谓之绰楔台盘。御宴官家，例不能辨。

节日翁

陆龟蒙谭谑有味。居笠泽，有一竹禅床，常用偃憩。时十月天已

寒，侍童忘施毡褥，龟蒙已坐，急起呼曰："此节日翁，须是与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夏清侯传

保大霸主同气曰宜春王从谦，材性夙成，制撰多不具藁，拟下邳侯革华体作《夏清侯传》云：侯姓干氏，讳秀，字篈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虚郎，大父挺凌云处士。父太清方隐于幽闲，辄以卓立卿自名。衣绿缕，佩玉玦。秦闻之，就拜银绿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面目凛然，佥曰凤雏而文，虎鞹而斑斑，秀之谓也。不日间，昂霄耸壑，姿态猗猗，远胜其父。久之，材坚可用。时秦王病暑，席温为下常侍，不称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为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驾追锋车，旁午于道。既至，引对，王大悦，诏柄臣金开剖喻。秀以革故鼎新之义，然后剖析其材，刮削其粗，编度令合。又教其方直缜密，于是风采德能一变。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恨识卿之晚，赐姓名为平莹，封夏清侯，实食嶰谷三百户。莹以赐姓名，改字少覃。自此槐殿虚敞，玉窗邃深。莹专奉起居，往往屏疏妃嫔，以身藉。莹向之，喘雷汗雨，隐不复见，如超热海登广寒宫。王病良愈，谓左右："莹每近吾，则四体生风，神志增爽，虽古清卿清郎，何以尚兹？"宠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支头，使沉水卷足，功臣添凭，皆出其下。莹暇日沐浴万珠水，醺酣百穗香，辟谷安居，咏箨兮之诗以自娱。感子猷此君之称，嫌牧之夫人之谤，回视作甲者劳于魏武，为冠者小于汉高，白虎殿之虚名，童子寺之寡援，未尝不伤其类而长太息也。不懈于位，前后五年，秋归田园，夏直轩阁，功日大。无何，秦王有寒疾，不可以风。席温再幸，兼拜罗大周为斗围监，蒙厚中为边幅将军，同司卧起。莹绝不召，踪迹卷而不舒，潦倒尘埃中，每火云排空，日色

如焰，则忆昔悲今，泪数行下。乃上表乞骸骨，得请以便。就第，终王世不用。子嗣节袭国，有罪除。其封人以凝秋叟呼之，既不契风云，但以时见于士庶家，亦得人之欢心。后世尚循莹业，流落遍于四方，惟西北地寒，故辙迹不至云。

器具

十二时盘

唐内库有一盘，色正黄，圜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觉逐时物象变更，且如辰时花草间皆戏龙，转巳则为蛇，转午则成马矣。因号十二时盘。流传及朱梁犹在。

鱼英托镂椰子立壶

刘鋹伪宫中有鱼英托镂椰子立壶四只，各受三斗。岭海人亦以为罕有。鱼英盖鱼脑骨，熔治之可以成器。

仙台秘府小中臼

郭从义营洛第，发池得一器，受五升余，体如绿玉，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四角有蕃人坐，顶旁有篆文曰仙台秘府小中臼。按苏鹗《杜阳杂编》，仙台秘府乃武宗修和药饵之所。

神通盏

文宗属宦竖专横，动即掣肘，颇以酣饮为娱。嫔御之小户者厌患之，争赂内执事，则造黄金盏，以金莲荷菱芰为玦束盘，其实中空，盏满，则可潜引入盘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通盏、了事盘之号。

五位瓶

五位瓶，自同光至开运盛行。以银铜为之，高三尺，围八九寸，上下直如筒样，安嵌盖，其口有微洼处，可以倾酒。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银棱木瓜胡样桶

段文昌微时，贫几不能自存。既贵，遂竭财奉身，晚年尤甚。以木瓜益脚膝，银棱木瓜胡样桶濯足。盖用木瓜树解合为桶也。

九曲杯

以螺为杯，亦无甚奇。惟薮冗极弯曲，则可以藏酒。有一螺能贮三盏许者，号九曲螺杯。

小海瓯

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小海瓯。

抵鹊杯

抵鹊杯，房州刺史元自诚物也。类琨而色浅黄，夏月用浸桃李，虽无坚雪，而水与果俱冰齿。盛冬贮水，则竟不冻。

占景盘

郭江州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

燕羽觞

江南中书厨宰相饮器有燕羽觞，似常杯而狭长，两边作羽形，涂以佳漆。云昔有宰相病目，恶五色耗明，凡器用类改令黑。

小三山

吴越孙总监承祐富倾霸朝，用千金市得石绿一块，天质嵯峨如山，命匠治为博山香炉峰，尖上作一暗窍，出烟一则聚，而且直穗凌空，实美观视。亲朋效之，呼小三山。

夜潴

溺曰房中弱水，见于道书。溺器曰夜潴，见于唐人文集。

盏中游妓

余家有鱼英酒盏，中嵌园林美女像，又尝以沉香水喷饭，入碗清馨。左散骑常侍黄霖曰：“陶翰林甑里熏香，盏中游妓，非好事而何？”

水晶不落

白乐天《送春》诗云：“银花不落从君劝。”不落，酒器也，乃屈卮凿落之类。开运宰相冯玉家有滑样水晶不落一只。

玉太古

李煜伪长秋周氏居柔仪殿，有主香宫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莲、三云凤、折腰狮子、小三神、卍字金、凤口罂、玉太古、容华鼎，凡数十种，金玉为之。

平一公

《博学记》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废。《舜典》：同一度量衡。孔安国注谓丈尺斛斗斤两，今文其名曰平一公。尺度曰大展，斗量曰半昌王，又曰吉佃王，升曰夕十。遂知鸡林人亦解离合也。

光明夹

出行如居家，一物不可阙，阙则不便于我毕集焉。惟荷者罹其害，故须物物轻便。余取小薄镜，舍奁，糊纸左右，掩为镜室，白牌题曰光明夹。后撰远涉器具数十种，皆如光明夹。

乌舅金奴

江南烈祖素俭，寝殿烛不用脂蜡，灌以乌臼子油，但呼乌舅。案上捧烛铁人高尺五，云是杨氏时马厩中物。一日黄昏，急须烛，唤小黄门：“掇过我金奴来。”左右窃相谓曰：“乌舅金奴，正好作对。”

百八丸

和尚市语以念珠为百八丸。裴休见人执此则喜色可掬，曰：“手中把诸佛窖子，未见有堕三涂者也。”

八难炉

有膏粱子弟上庄墅监获稻，天寒野迥，须附火，庄宾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舍乃屈竹所成，类比丘圆茨低密，烟不出，两目泪洒如啼。勃然走出，叫曰：“入堕泪庵，拥八难炉，胜如吃十五大棒！”

还元竹

自纸行于世，简牍之制遂绝。予曾与所亲言，当取江湖大竹，火上出汗，候色变白，磨莹破之，阔半寸，长七寸，厚三分，两两胶固，面目在外，细线为绳三道编联，使卷舒快利。每片书字一行，密则倍，不欲人见者，加囊封。宜号还元竹。终以身未至南，但成漫语。

方亭侯

明皇因对宁王问：“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凭托陛下圣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将方亭侯来。”二宫人以玉界局进。遂与王对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竞作方便囊，重锦为之，形如今之照袋。每出行，杂置衣巾篦鉴香药词册，颇为简快。

金头黄钢小品

针之为物，至微者也。问诸女流医工，则详言利病，如吾儒之用笔也。朱汤匠氏谙熟精好四方所推金头黄钢小品，医工用以砭刺者，大三分以制衣，小三分以作绣。

龙酥方丈小骊山

吴越外戚孙承祐奢僭异常，用龙脑煎酥制小样骊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桥道，纤悉备具，近者毕工。承祐大喜，赠蜡装龙脑山子一座。其小骊山，中朝士君子见之，云围方丈许。

金刚炭

金刚炭，有司以进御炉，围径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烧造时，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小炽一炉，可以终日。

珠龙九五鞍

刘鋹自结珠龙九五鞍，献阙下，颇甚勤劳。

小摩尼数珠

汉隐帝之祸，手中犹持小摩尼数珠凡一百八枚，盖合浦珠也。郭允明劫去。

玉平脱双蒲萄镜

开运既私宠冯夫人，其事犹秘。会高祖御器用有玉平脱、双蒲萄镜，乃高祖所爱，帝初即位，举以赐冯，人咸讶之。未久，册为皇后。

仙音烛

同昌公主薨，帝伤悼不已，以仙音烛赐安国寺，冀追冥福。其状如高层露台，杂宝为之，花鸟皆玲珑。台上安烛既燃点，则玲珑者皆动，丁当清妙。烛尽绝响。莫测其理。

净君

商山馆中窗颊上有八句诗云：“净君扫浮尘，凉友招清风。炎炎火云节，萧然一堂中。谁知鹿冠叟，心地如虚空。虚空亦莫问，睡起照青铜。”不知何人作。净君、凉友，是帚与扇明矣。

金泥五檐伞

晋少主北还，至孟津界一古寺，遗下所张紫罗伞，五层叠垛檐，仍泥金作盘花，但朱柄折耳。

薛丑刀

薛丑刀，圃里人善栽植，凡花穿接，无不冠绝，常持厚脊利刃芟洗繁秽，人遂名此样为薛丑刀。

碧金仙

有刁萧者，携一镜，色碧体莹，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年十二月，铜坊长老白九峰造余，以俸粒五石换之，置于文瑞堂，呼为铜此君。

光音王

光叔之贤，会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戏令宫嫔离合镜字。须臾，以光音王奏。帝曰：“镜子封王耶？”帝不怿而罢。距宣宗即位止三四年。

骄龙杖

天师杜光庭骄龙杖，红如猩血，重若玉石，似非藤竹所为，相传是仙人留赐。

流星辇

蜀衍荒于游幸，乃造平底大车，下设四卧轴，每轴安五轮，凡二十轮。牵以骏马，骑去如飞，谓之流星辇。

巧先生

石守信掌库奴萧云，常博弈大北，夜开库私取钱币，怆惶失锁所在。云不敢明言，但云：“不见叉手铁龙。”有同类戏曰：“何不问巧先生求之？”意以锁口尚衔钥讥云焉。

眉匠

篦诚琐缕物也，然丈夫整鬓，妇人作眉，舍此无以代之。余名之曰鬓师眉匠。

主风神

余游少室，经坛院，大暑疲苶，其徒以扇进，题曰：“经坛院主主风神。”而解事有可爱者。

黑金社

庐山白鹿洞，游士辐凑。每冬寒，醵金市乌薪为御冬备，号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为毡炉会，盖御密窗家张置毯褥以是日始也。

星子炭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饵之，病中热，不敢衣绵拥炉，冬月冷坐殿中。宫人以金盆置麸炭火少许进御，止暖手而已。禁闼因呼麸火为星子炭。

黑太阳

黑太阳法出自韦郇公家。用精炭捣治作末，研米煎粥捜和，得所豫办圆铁范，满内炭末，运铁面锤实击五七十下出范，阴干。范巨细若盏口，厚如两饼餤，盛寒炉中炽十数枚，烘燃彻夜。晋人兽炭，岂此类邪？

卢州大中正

焚香赖匙匕，室既密，炉既深，非运匕治灰，则浅深峻缓将焉托哉？匕之为功审矣，命之曰卢州大中正。

齐肩大士

合浦有书生张奉世，贫苦，飘泊是邦，谄登有位之门，猎取酒肉为业。又能洪饮巨餐，未尝见其醉饫。一日酒半，士友各言其能，或私相谓曰："张君亦有艺也。彼日夕差使齐肩大士，功力如神。"闻者莫不大噱。盖谓运箸敏速，盘无留味也。

木齿丹

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法用奴婢细意者执梳理发，无数日，愈多愈神。

高密侯

江南周则，少贱，以造雨伞为业。其后戚连椒闱，后主戏问之，言："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后生理微

温，至于遭遇盛明，遂舍旧业。”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贵，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当封，特以为高密侯。实诮之耳。

漆方士

王丞相溥还政闲居，四方书牍答报皆手笔，然不过百字。目前事与亲党相闻，倦于纸札封叠，造赤漆小版书其上，仆吏以帊蒙传去，虽一时间，可发数十。公自为木笺，后复加颊拒安抽面以启闭，字湿则能护之，故又有漆方士、漆雕开之名。

光济叟

同光年，高丽行人至，副使春部少卿上柱国朴嵒叟，文雅如中朝贤士。既行，吏扫除其馆舍，得余烛半梃，其末红印篆文曰“光济叟”，盖以命烛也。

铁了事

杜岐公悰，以剜耳匙子为铁了事。见悰败藁有云悰封邠国公，恐非岐字。

火寸

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

二仪刀

上饶葛溪铁精而工细，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遗赠，皆交股屈环，遇物如风，经年不营。一上有凿字曰“二仪刀”。

惺惺二十一

博徒隐语，以骰子为惺惺二十一。又曰象六，谓六只成副。

文用

月团

徐铉兄弟工翰染，崇饰书具，尝出一月团墨，曰：“此价值三万。”

藏锋都尉

蜀多文妇，亦风土所致。元微之素闻薛涛名，因奉使使见焉。微之矜持笔砚，涛走笔作《四友赞》，其略曰：“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以休休。”微之惊服。传记止载“菖蒲花发五云高”之句而遗此，故录之。

璧友

余家世宝一砚，不知何在。形正圆，腹作两池，底分三鱼口以承之，紫润可爱。背阴有字云“璧友”，铭云：“华先生制，天受玉质，研磨百为，夫惟岁寒，非友而谁？”似是唐物。

定名笔

唐世举子将入场，嗜利者争卖健豪圆锋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笔工每卖一枝，则录姓名，俟其荣捷，则诣门求阿堵，俗呼谢笔。

剡溪小等月面松纹纸

先君蓄白乐天墨迹两幅，背之右角有方长小黄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纹纸，臣彦古等上。”彦古得非守臣之名乎？

五剑堂

范丞相质一墨，表曰五剑堂造，里曰天关第一煤。下有“臣”字而磨灭其名。究其所来，实辽东物也。

雪方池

和鲁公有白方砚，通明无纤翳，得之于峨嵋比丘公，自题砚室曰雪方池。

金棱玉海

武昌节度掌书记周彬公，余同僚。一砚四围有少金纹如陷制者，处士方为献诗曰：“金棱玉海比连城，假借文章取盛名。”

仙翁砚

南昌陈省躬好砚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铉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凶不用，自号为仙翁砚，盖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说。

小金城

小金城，命者徐闸之砚，体纯紫而截腰有绿纹，如城之女墙，是以得名。

四镮鼓砚

宣城裁衣肆用一石镇，紫而润。予以谓堪为砚材，买之，琢为四镮鼓砚，缀以白玉环，方圆逾一尺。

发光地菩萨

舒雅才韵不在人下，以戏狎得韩熙载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纸，以简献于熙载，云："海中有无心斑道人，往诣门下。若书材糙涩逆意，可使道人训之，即证发光地菩萨。"熙载喜受之。发光地，十地之一也，出华严书。

畦宗郎君

欧阳通善书，修饰文具，其家藏遗物尚多，皆就刻名号，研室曰紫方馆金荗盛，研滴曰金小相，镇纸曰套子龟、熏陆香魁。小连城、王毡。千钧史，水莹铁眠儿。界尺曰由准氏，芒笔曰畦宗郎君，夹槽曰半身龙。

三灾石

萧颖士文爽兼人，而矜躁为甚。尝至仓曹李韶家，见歙砚颇良，既退，语同行者："君识此砚乎？盖三灾石也。"同行不喻而问之，曰："字札不奇，研一灾；文辞不优，研二灾；窗几狼籍，研三灾。"同

行者敛眉颔之。

宝帚

伪唐宜春王从谦喜书札，学晋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号为翘轩宝帚，士人往往呼为宝帚。

副墨子

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娱。尝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团，曰：“以此终身。”墨印文曰“香璧”，阴篆曰“副墨子”。

麝香月

韩熙载留心翰墨，四方胶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于书馆旁烧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玄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宝之。熙载死，妓妾携去，了无存者。

卯品

建中元年，日本使真人兴能来朝，善书札，有译者乞得章草两幅，皆《文选》中诗。沙苑杨履，显德中为翰林编排官，言译者乃远祖，出两幅示余，笔法有晋人标韵。纸两幅，一云女儿青微绀，一云卯品，晃白滑如镜面，笔至上多褪，非善书者不敢用。意惟鸡林纸似可比肩。

宝相枝

开元二年，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宝相枝各二十，龙鳞月砚各一。宝相枝，斑竹笔管也，花点匀密，纹如兔毫。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

字厄

蔡邕非纨素不下笔，书篆老贼，古奸太多，魏晋人墨迹，类是第一等。楮先生可谓自重。今人不择纸而书，已纳败阙；更有用故纸者，字之大厄也。

尺二冤家

少师杨凝式，书画独步一时。求字者纸轴堆叠若垣壁，少师见则浩叹曰："无奈许多债主，真尺二冤家也。"少时怪阎立本戒子弟勿习丹青，年长以来，始觉以能为累。

治书奴

裁刀治书参差之不齐者，在笔墨砚纸间盖似奴隶职也，却似有大功于书。且虽四子精绝，标界停直，字札楷稳，而边幅无状，不截而整之未可也。表饰面目者，缮写人助之者，四子成之者，刀如此品等然后为正。余为裁刀争功，儿戏之甚，都缘无事，日月长故耳。

退锋郎

赵光逢薄游襄汉，濯足溪上，见一方砖类碑，上题字云：“秃友退锋郎，功成鬓发伤。冢头封马鬣，不敢负恩光。独孤贞节立。”砖后积土如盎，微有苔藓，盖好事者瘗笔所在。

化化笺

记未冠时游龙门山寺，欲留诗，求纸，僧以皱纸进。余题大字曰：“化化笺。”还之。僧惭惧，躬揖请其故，答曰：“纸之粗恶，则供溷材，一化也。丐徒取诸圊厕，积之家匠，买别抄麸面店肆，收苞果药，遂成此纸，二化也。故曰化化笺。备杂用可也，载字画不可也。举以与人，不可之甚。汝秃士不通世故，放过三十拄杖，亦知感幸否乎？”今年履风波，豪气挫灭，不能为是事矣。

鄱阳白

先君子蓄纸百幅，长如一匹绢，光紧厚白，谓之鄱阳白。问饶人，云：“本地无此物也。”

研光小本

姚𫖮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研光小本。余尝询其诀，𫖮侄云：“妙处与作墨同，用胶有工拙耳。”

武器

玉柄龙

朔方裨将，其父尝梦朱衣黑帻人曰：“吾开阳长史，天命以玉柄龙授君，若遇橐籥翁，宜付之。”后汾阳王诞日，部曲竞献珍异，裨将以父所宝玉柄龙奉之，意汾阳即翁也。得梦六日买是剑，既藏四年归汾阳。

护圣将军

贞明末，帝夜于寝间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造云母匣贮所用剑，名匣曰护圣将军之馆。

坚利侯

安禄山得飞刚宝剑，欲奏上，乞封剑为坚利侯。僚属以无此例，力止之。

风流箭

宝历中，帝造纸箭竹皮弓，纸间密贮龙麝末香。每宫嫔群聚，帝躬射之，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宫中名风流箭，为之语曰：“风流箭中的人人愿。”

一丈威

隋炀帝将征辽，将军麦铁杖见帝，慷慨誓死捍敌，帝赐御副枪一丈威。

托地仙

枪材难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杨师厚时赐枪效节军皆采于此。团典所用，多是绝品。圣龙箌馀军不过四五等，托地仙、长腰奴、范阳娇、金梢袅儿是也。更有风火枝、圣蚰蜒，颇曲弱，军中不取。

小逡巡

王建初起，军中隐语代器械之名，以犯者为不祥，至孟氏时犹有能道其略者。剑曰夺命龙，刀曰小逡巡，枪曰肩二，斧曰铁糕糜，甲曰千斤使，弓曰潘尚书，弩曰百步王，箭曰飞郎，鼓曰圣牛儿，锣曰响八，旗曰愁眉锦，铁蒺藜曰冷尖。

十二机弩

宣武厅子都尤勇悍，其弩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无远不及，晋人极畏此。文士戏呼为急龙车。

火龙标

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缓急之际，用以挥军，祖自目为

火龙标。

玉鞢儿腰品

唐剑具稍短，常施于胁下者名腰品。陇西人韦景珍有四方志，呼卢酣酒，衣玉篆袍，佩玉鞢儿腰品，修饰若神人。李太白尝识之，见《感寓》诗云：“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谓景珍也。

金翅将军

葛从周有水莹铁甲，十年不磨治，亦若镜面，遇贼战不利，甲必前昏，事已还复。从周常以候克衄，其验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设次于中寝，曰金翅将军之位。

酒浆

太平君子

穆宗临芳殿赏樱桃，进西凉州蒲萄酒。帝曰：“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天禄大夫

王世充僭号，谓群臣曰：“朕万几繁壅，所以辅朕和气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禄大夫，永赖醇德。”

鱼儿酒

裴晋公盛冬常以鱼儿酒饮客。其法用龙脑凝结，刻成小鱼形状，每用沸酒一盏，投一鱼其中。

含春王

唐末，冯翊城外酒家门额书云：“飞空却回顾，谢此含春王。”于“王”字末大书“酒也”，字体散逸，非世俗书。人谓是吕洞宾题。

天公匙

马怀真，蒲中进士也。有异术。一日，召十数客，面前一方台，台上有一小铜盘，盘中一黑匙。于是以匙次第置客口中，皆觉有酒一杯许入喉。又以盘向人倾之，满口是羊，次鱼，次鸡。一坐皆同。怀真偶起，人视题目有文曰“天公匙”，盘底曰“如意盘”。有戏假之者，曰：“但恐耍龙儿不肯奉借。”

甘露经

汝阳王琎家有酒，法号甘露经。四方风俗，诸家材料，莫不备具。

玉浮梁

旧闻李太白好饮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吴婢，使酿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试取一盏至，则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饮盖此耳。

快活汤

当涂一种酒曲，皆发散药，见风即消，既不久醉，又无肠腹滞之患，人号曰快活汤，士大夫呼君子觞。

林虑浆

后唐时，高丽遣其广评侍郎韩申一来。申一通书史，临回召对便殿，出新贡林虑浆面赐之。

觥筹狱

荆南节判单天粹，宜城人。性耽酒，日延亲朋，强以巨杯，多致狼狈。然人以其德善，亦喜从之。时戏语曰：“单家酒筵，乃觥筹狱也。”

杂瑞样

酒不可杂饮，饮之，虽善酒者亦醉，盖生取煮炼之殊，官法私方之异，饮家之所深忌。宛叶书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诸家群遗之酒为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适疑而问之，一人曰：“某惧君家百氏浆。”次曰：“所畏者杂瑞样耳。”

曲世界

河阳释法常，性英爽，酷嗜酒，无寒暑风雨。常醉，醉即熟寝，觉即朗吟曰：“优游曲世界，烂漫枕神仙。”尝谓同志云：“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转而入于飞蝶都，则又蒙腾浩渺而不思觉也。”

丑未觞

余开运中赐丑未觞，法用雍酥栈羊筒子髓置醇酒中，暖消而后饮。

瓷宫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于甘，刘拾遗玉露春病于辛，皇甫别驾庆云春病于酽，光禄大夫致仕韦炳取三家酒搅合澄窨饮之，遂为雍都第一名，瓷宫集大成。瓷宫谓耀州青榼。

祸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于杯，注于肠，善恶喜怒交矣，祸福得失岐矣。倘夫性昏志乱，胆胀身狂，平日不敢为者为之，平日不容为者为之，言腾烟焰，事堕阱机，是岂圣人贤人乎？一言蔽之曰：“祸泉而已。”

瓶盏病

嗜饮者，无早晚，无寒暑。乐固醉，愁亦如之。闲固醉，忙亦如之。肴核有无，醪醴善否，一不问。典当抽那，借贷赊荷，一不恤。日必饮，饮必醉，醉不厌，贫不悔。俗号瓶盏病。遍揭《本草》，细检《素问》，只无此一种药。

茗笈

十六汤

苏廙《仙芽传》第九卷载作汤十六法，以谓汤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滥汤，则与凡末同调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自第一至第三。注以缓急，言者凡三品；自第四至第六。以器标者共五品；自第七至十一。以薪论者共五品。自第十二至十六。

第一得一汤

火绩已储，水性乃尽。如斗中米，如称上鱼。高低适平，无过不及为度，盖一而不偏杂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汤得一可建汤勋。

第二婴汤

薪火方交，水釜才炽，急取旋倾，若婴儿之未孩欲责以壮夫之事，难矣哉！

第三百寿汤一名白发汤。

人过百息，水逾十沸，或以话阻，或以事废，始取用之，汤已失性矣。敢问皤鬓苍颜之大老，还可执弓挟矢以取中乎？还可雄登阔步以迈

远乎？

第四中汤

亦见夫鼓琴者也，声合中则意妙。亦见磨墨者也，力合中则色浓。声有缓急则琴亡，力有缓急则墨丧，注汤有缓急则茶败。欲汤之中，臂任其责。

第五断脉汤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颤臂亸，惟恐其深瓶觜之端，若存若忘，汤不顺通，故茶不匀粹，是犹人之百脉气血断续，欲寿奚苟，恶毙宜逃。

第六大壮汤

力士之把针，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伤于粗也。且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茗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六分，万一快泻而深积之，茶安在哉？

第七富贵汤

以金银为汤器，惟富贵者具焉，所以策功建汤业，贫贱者有不能遂也。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

第八秀碧汤

石凝结天地秀气而赋形者也，琢以为器，秀犹在焉，其汤不良，未之有也。

第九压一汤

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岂不为瓶中之压一乎？然勿与夸珍炫豪臭公子道。

第十缠口汤

猥人俗辈，炼水之器岂暇深择？铜铁铅锡，取热而已。夫是汤也，腥苦且涩，饮之逾时，恶气缠口而不得去。

第十一减价汤

无油之瓦，渗水而有土气，虽御胯宸缄，且将败德销声。谚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骏登高。”好事者幸志之。

第十二法律汤

凡木可以煮汤，不独炭也。惟沃茶之汤，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熏。犯律逾法，汤乖则茶殆矣。

第十三一面汤

或柴中之麸火，或焚馀之虚炭，木体虽尽而性且浮，性浮则汤有终

嫩之嫌。炭则不然，实汤之友。

第十四宵人汤

茶本灵草，触之则败。粪火虽热，恶性未尽，作汤泛茶，减耗香味。

第十五贼汤一名贱汤。

竹篆树梢，风日干之，燃鼎附瓶，颇甚快意。然体性虚薄，无中和之气，为茶之残贼也。

第十六魔汤

调茶在汤之淑慝，而汤最恶烟。燃柴一枝，浓烟蔽室，又安有汤邪？苟用此汤，又安有茶耶？所以为大魔。

龙陂山子茶

开宝中，窦仪以新茶饮余，味极美，奁面标云“龙陂山子茶”。龙陂是顾渚之别境。

圣杨花

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杨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供献。

汤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号为汤社。

缕金耐重儿

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儿八枚，胶以金缕，献于闽王曦，遇通文之祸，为内侍所盗，转遗贵臣。

乳妖

吴僧文了善烹茶。游荆南，高保勉白子季兴，延置紫云庵，日试其艺。保勉父子呼为汤神，奏授华定水大师上人，目曰乳妖。

清人树

伪闽甘露堂前两株茶郁茂婆娑，宫人呼为清人树。每春初，嫔嫱戏摘新芽，堂中设倾筐会。

玉蝉膏

显德初，大理徐恪见贻卿信铤子茶，茶面印文曰玉蝉膏，一种曰清风使。恪，建人也。

森伯

汤悦有《森伯颂》，盖茶也。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四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谁能目之？

水豹囊

豹革为囊，风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涤滞思而起清风。每引此义，称茶为水豹囊。

不夜侯

胡峤《飞龙磵饮茶》诗曰：“沾牙旧姓馀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新奇哉！峤宿学，雄材未达，为耶律德光所虏北去，后间道复归。

鸡苏佛

犹子彝年十二岁，予读胡峤茶诗，爱其新奇，因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凉好唤鸡苏佛，回味宜称橄榄仙。”然彝亦文词之有基址者也。

冷面草

符昭远不喜茶。尝为御史，同列会茶，叹曰：“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也。”饭余，嚼佛眼芎，以甘菊汤送之，亦可爽神。

晚甘侯

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

生成盏

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耳。檀越日造门求观汤戏，全自咏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茶百戏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漏影春

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

甘草癖

宣城何子华邀客于剖金堂，庆新橙。酒半，出嘉阳严峻画陆鸿渐像，子华因言："前世惑骏逸者为马癖，泥贯索者为钱癖，耽于子息者为誉儿癖，耽于褒贬者为《左传》癖。若此叟者，溺于茗事，将何以名其癖？"杨粹仲曰："茶至珍，盖未离乎草也。草中之甘，无出茶上者，宜追目陆氏为甘草癖。"坐客曰："允矣哉！"

苦口师

皮光业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请尝新柑，筵具殊丰，簪绂丛集。才至，未顾尊罍而呼茶甚急，径进一巨瓯，题诗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众噱曰："此师固清高，而难以疗饥也。"

馔羞

无心炙

段成式驰猎，饥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𪎭䶢，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余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殊美如此。”常令庖人具此品，因呼无心炙。

莲花饼馅

郭进家能作莲花饼馅，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莲花，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宫婢流落，因受顾于家，婢言宫中人号蕊押班。

缕子脍

广陵法曹宋龟造缕子脍，其法用鲫鱼肉鲤鱼子，以碧筒或菊苗为胎骨。

自然羹

蜀中有一道人卖自然羹，人试买之，碗中二鱼，鳞鬣肠胃皆在鳞上，有黑纹如一圆月，汁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鳞肠，其味香美。有问：“鱼上何故有月？”道人从碗中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尝有鱼并汁，笑而急走，回顾云：“蓬莱月也不识。”明年时疫，食羹人皆免。道

人不复再见。

赤明香

赤明香，世传仇士良家脯名也。轻薄甘香，殷红浮脆，后世莫及。

玲珑牡丹鲊

吴越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

五福饼

汤悦逢士人于驿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炉饼，各五事，细味之，馅料互不同。以问士人，叹曰：“此五福饼也。”

辋川小样

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鲊臛脍脯醢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

逍遥炙

睿宗闻金仙玉真公主饮素，日令以九龙食舆装逍遥炙赐之。

单笼金乳酥

韦巨源拜尚书令，上烧尾食。其家故书中尚有食账，今择奇异者略记。

单笼金乳酥是饼，但用独隔通笼，欲气隔。 曼陀样夹饼公厅炉。 巨胜奴酥蜜寒具。 婆罗门轻高面笼蒸。 贵妃红加味红酥。 七返膏七卷作四花，恐是糕子。 金铃炙酥揽印脂取真。 御黄王母饭遍缕印脂，盖饭面装杂味。 通花软牛肠胎用羊膏髓。 光明虾炙生虾则可用。 生进二十四气馄饨花形馅料各异，凡二十四种。 生进鸭花汤饼厨典入内下汤。 同心生结脯先结后风干。 见风消油浴饼。 金银夹花平截剔蟹细碎卷。 火焰盏口䭔上言花，下言体。 冷蟾儿羹冷蛤蜊。 唐安餤斗花。 水晶龙凤糕枣米蒸破，见花乃进。 双拌方破饼饼料花角。 玉露团雕酥。 汉宫棋钱能印花煮。 长生粥进料。 天花饆饠九炼香。 赐绯含香粽子蜜淋。 甜雪蜜爁太例面。 八方寒食饼用木范。 素蒸音声部面蒸象蓬莱仙人，凡七十字。 白龙臛治鳜肉。 金粟平䭔鱼子。 凤凰胎杂治鱼白。 羊皮花丝长及尺。 逡巡酱鱼羊体。 乳酿鱼完进。 丁子香淋脍醋别。 葱醋鸡入笼。 吴兴连带鲊不发缸。 西江料蒸彘肩屑。 红羊枝杖蹄上裁一羊，得四事。 升平炙治羊鹿舌拌三百数。 八仙盘剔鹅作八副。 雪婴儿治蛙豆荚贴。 仙人脔乳瀹鸡。 小天酥鹿鸡糁拌。 分装蒸腊熊存白。 卯羹纯兔。 青凉臛碎封狸肉夹脂。 箸头春炙活鹑子。 暖寒花酿驴蒸耿烂。 水炼犊炙尽火力。 五生盘羊兔牛熊鹿并细治。 格食羊肉肠脏缠豆荚各别。 过门香薄治群物入沸油烹。 缠花云梦肉卷镇。 红罗饤膋血。 遍地锦装鳖羊脂鸭卵脂副。 蕃体间缕宝相肝盘七升。 汤浴绣丸肉糜治隐卵花。

谢讽《食经》中略抄五十三种：

北齐武威王生羊脍 细供没忽羊羹 急成小餤飞鸾脍 咄嗟脍 剔缕鸡 爽酒十样卷生 龙须炙 千金碎香饼子 花折鹅糕 修羊宝卷 交加鸭脂 君子饤 越国公碎金饭 雲头对炉饼 剪雲析鱼羹 虞公断醒酢 鱼羊仙料 紫龙糕 十二香点臛 春香泛汤 滑饼 象牙䭔 汤装浮萍面 金装韭黄艾炙 白消熊 恬乳花面英 加料盐花鱼屑 专门脍 拖刀羊皮雅脍 折箸羹 香翠鹑羹 朱衣餤 千日酱 露浆山子羊蒸 加乳腐 天孙

脍　添酥冷白寒具　金丸玉菜臛鳖　暗装笼味　高细浮动羊　乾坤奕饼　乾炙满天星　含浆饼　撮高巧装坛样饼　杨花泛汤糁饼　天真羊脍　鱼脍永加王特封　烙羊成美公　无忧腊　藏蟹含春侯二名如上注。　新治月华饭　连珠起肉

缕金龙凤蟹

炀帝幸江都，吴中贡糟蟹、糖蟹。每进御，则上旋洁拭殻面，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

消灾饼

僖宗幸蜀，乏食。有宫人出方巾所包面半升许，会村人献酒一偏提，用酒溲面煿饼以进，嫔嫱泣奉曰：“此消灾饼，乞强进半枚。”

滹沱饭

光武在滹沱，有公孙豆粥之荐。至今西北州县有号粥为滹沱饭。

学士羹

窦俨尝病目，几丧明，得良医愈之，劝令频食羊眼。俨遂终身食之。其家名双晕羹，世人有呼为学士羹者。

道场羹

江南仰山善作道场羹，脯面蔬笋，非一物也。

清风饭

宝历元年，内出清风饭。制度：赐御庖令造进。法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牛酪浆，调事毕，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惟大暑方作。

法乳汤

明宗在藩，不妄费。尝召幕属论事，各设法乳汤半盏，盖罂中粟所煎者。

同阿饼

天成中，帝令作同阿饼。法用碎肉与面搜和如臂，刀截，每只二寸厚，蒸之。

转身米

贵有力者治饭材，舂捣簸汰，但中心一颗存焉。俗谓之转身米。

双弓米

单公洁，阳翟人。耻言贫。尝有所亲访之，留食糜，惭于正名，但云：“啜少许双弓。”

麦穗生

吴门萧琏，仕至太常博士。家习庖馔，慕虞悰、谢讽之为人，作卷子生，止用肥羜包卷成云样然，美观而已。别作散饤麦穗生，滋味殊冠。

邹平公食宪章

段文昌丞相尤精馔事，第中庖所榜曰炼珍堂，在涂号行珍馆。家有老婢，掌修脔之法，指授女仆。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阅百婢，独九者可嗣法。文昌自编《食经》五十号，时称邹平公食宪章。

寒消粉

张弥守镇江，一日会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夹生。副戎许鼐，苍梧人，不谙北馔，甚嗜之。他时再聚，忽问："前日盛馔，有入口寒而消者，尚可得否？"弥绐之曰："此名龙髓膏，金牛国所贡，闻用寒消粉煎成，宁可复得？"众客无不绝倒。

回汤武库

腊日家宴作腊，四方用种种轻细不拘名品治之，如大豆加以汤液滋味。盖时人以为节馔，遂与老室儿女辈举饮食中以杂味为之者，间记于册。季冬，既大寒，可以停食物。家家多方鸠集羊豖牛鹿兔鸽鱼鹅百珍之众，预期十日而办造，至正旦日方成，以品目多者为上。用制汤饼盛筵而荐之，名回汤武库。大概秦陇盛行。

社零星

予偶以农干至庄墅，适秋社，庄丁皆戏社零星，盖用猪羊鸡鸭粉面蔬米为羹。

辣骄羊

和鲁公尝以春社遗节馔，用奁，惟一新样大方碗覆以剪镂蜡春罗，碗内品物不知其几种也。物十而饭二焉，禁庭社日为之，名辣骄羊。

剥皮丹

唐末，天降奇祸，兵革遍海内，时多饥俭。秦宗权破巢魁于汝城，遂为节度使。满目荆榛，强名曰藩府，粒食价逾金璧。通衢有饭肆偶开，榜诸门曰：“货剥皮丹，每服只卖三千。”服以碗言也。彼时之民，与犬豕何以异？

玉尖面

赵宗儒在翰林时，闻中使言：“今日早馔玉尖面，用消熊栈鹿为内馅，上甚嗜之。”问其形制，盖人间出尖馒头也。又问消之说，曰：“熊之极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养者，曰栈。”

十远羹

石耳、石发、石线、海紫菜、鹿角脂菜、天花蕈、沙鱼、海鳔白、石决明、虾魁脂，右用鸡羊鹑汁及决明虾蕈浸渍，自然水澄清，与三汁相和，盐酎庄严多汁为良。十品不足，听阙，忌入别物，恐伦类杂则风

韵去矣。

小四海

孙承祐在浙右，尝馔客，指其盘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鰕鱼，西之粟，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

雁棖

富家出游，运致馔具，皆用髹棖，蒙以紫碧重檐罩衣，两人舁之。其行列之盛，有若雁行，旁观号为雁棖。

八珍主人

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反是为：恶酱为厨司大耗，恶醋为小耗。

张手美家

阛阓门外通衢有食肆，人呼为张手美家。水产陆贩，随需而供，每节则专卖一物，遍京辐凑，号曰浇店。偶记其名，播告四方事口腹者。

元阳脔元日。 油画明珠上元油饭。 六一菜人日。 涅盘兜二月十五。 手里行厨上巳。 冬凌粥寒食。 指天馂馅四月八。 如意圆重午。 绿荷包子伏日。 辣鸡脔二社饭。 摩睺罗饭七夕。 玩月羹中秋。 盂兰饼餤中元。 米锦重九糕。 宜盘冬至。 萱草面腊日。 法王料斗腊八。

酒骨糟

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赐绯羊，其法以红曲煮肉，紧卷石镇，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纸薄，乃进。注云酒骨糟也。

建康七妙

金陵士大夫渊薮，家家事鼎铛，有七妙：齑可照面，馄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饼可作劝盏，寒具嚼著惊动十里人。

糟云

释鉴兴《天台山居颂》：“汤玉入瓯，糟云上箸。”谓汤饼莹滑，糟姜岐秀焉耳。

花糕员外

皇建僧舍旁有糕坊，主人由此入赀为员外官，盖显德中也。都人呼花糕员外。因取糕目录笺之。

满天星金米。　糁拌夹枣豆。　金糕麋员外糁外有花。　花截肚内有花。　大小虹桥晕子。　木蜜金毛面枣狮子也。

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黄

魏王继岌每荐羹，以羊兔猪脔而参之。时卢澄为平章事趋朝，待漏

堂厨具小馔，澄惟进粥，其品曰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三种并供，澄各取少许，并和而食。厨官遂有“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黄”之语。

玉杵羹金绵鲊

吴淑《冬日招客》诗云：“晓羹沉玉杵，寒鲊叠金绵。”杵谓小截山蓣，绵乃黄雀脂膏。

于阗法全蒸羊

于阗法全蒸羊，广顺中尚食取法为之。西施捧心，学者愈丑。

薰燎

龙脑著色小儿

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未见著色者也。汴都龙兴寺惠乘宝一龙脑小儿，雕制巧妙，彩绘可人。

刀圭第一香

昭宗尝赐崔胤香一，黄绫角约二两，御题曰刀圭第一香。酷烈清妙，虽焚豆大，亦终日旖旎。盖成通所制，赐同昌公主者。

饦馇香

江南山谷间有一种奇木，曰麝香树。其老根焚之亦清烈，号饦馇香。

灵芳国

后唐龙辉殿，安假山水一：铺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零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郭，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城门小牌曰灵芳国。或云平蜀得之者。

曲水香

用香末布篆文木范中，急覆之，是为曲水香。

旖旎山

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钱俶许黄金五百两，竟不售。

斗香

中宗朝，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惟韦温挟椒涂所赐，常获魁。

平等香

清泰中，荆南有僧货平等香，贫富不二价。不见市香和合，疑其仙者。

鹧鸪沉界尺

沉水带斑点者，名鹧鸪沉。华山道士苏志恬偶获尺许，修为界尺。

香燕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

鹰觜香

番禺牙侩徐审与舶主何吉罗洽密，不忍分判，临岐出如鸟嘴尖者三枚，赠审曰：“此鹰觜香也，价不可言。当时疫，于中夜焚一颗则举家无恙。”后八年，番禺大疫，审焚香，阖门独免。余者供事之，呼为吉罗香。

沉香甑

有贾至林邑，舍一翁姥家，日食其饭，浓香满室。贾亦不喻。偶见甑，则沉香所剜也。

山水香

道士谭紫霄，有异术，闽王昶奉之为师，月给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炽则沃以苏合油。

伴月香

徐铉或遇月夜，露坐中庭，但爇佳香一炷。其所亲私，别号伴月香。

雪香扇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沉香似芬陀利华

显德末，进士贾颙于九仙山遇靖长官，行若奔马。知其异，拜而求道，取箧中所遗沉水香焚之。靖曰：“此香全类斜光下等六天所种芬陀利华。汝有道骨，而俗缘未尽。”因授炼仙丹一粒，以柏子为粮，迄今尚健。

三匀煎去声

长安宋清，以鬻药致富。尝以香剂遗中朝簪绅，题识器曰三匀煎。焚之富贵清妙。其法止龙脑、麝末、精沉等耳。

夺真盘饤

显德元年，周祖创造供荐之物。世宗以外姓继统，凡百务从崇厚，灵前看果，雕香为之，承以黄金，起突叠格，禁中谓之夺真盘饤。

乞儿香

林邑、占城、阇婆、交趾，以杂出异香剂和而范之，气韵不凡，谓中国三匀四绝为乞儿香。

庄严饼子

长安大兴善寺徐理男、楚琳，平生留神香事。庄严饼子，供佛之品也；峭儿，延宾之用也；旖旎丸，自奉之等也。檀那概之曰琳和尚品字

香。

六尺雪檀

南夷香槎到文登，尽以易匹物。同光中有舶上檀香，色正白，号雪檀，长六尺，地人买为僧坊刹竿。

握君

僧继颙住五台山，手执香如意，紫檀镂成，芬馨满室。继元时在潜邸以金易致。每接僧，则顶帽具三衣，假比丘秉此挥谈，名为握君。

清门处士

海舶来有一沉香翁，剜镂若鬼工，高尺余，舶酋以上吴越王。王目为清门处士，发源于心清闻妙香也。

四奇家具

后唐福庆公主下降孟知祥。长兴四年，明宗晏驾，唐避乱，庄宗诸儿削发为苾蒭，间道走蜀。时知祥新称帝，为公主厚待犹子，赐予千计，敕器用局以沉香降真为钵，木香为匙箸，锡之。常食堂展钵，众僧私相谓曰："我辈谓渠顶相衣服均是金轮王孙，但面前四奇家具，有无不等耳。"

丧葬

魂楼墓衣

葬处土封谓之魂楼，凡两品：一如平顶炊饼，一如倒合水桶，上作铜炉形。亦有更用一重砖甃者，或刻镇物象，名墓衣。

泉台上宝冥游亚宝

显德六年，世宗庆陵𣩏土，发引之日，百司设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盏口，余令雕印字文，文之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

义疾

他疾惟一脏受病，劳瘵则异矣，次第传变，五脏百脉俱伤并绝，然后奄丧。人死则有虫出，中者病如前人，非死不已。一传十，十传百，展转无穷，故号义疾。

永息庵

右补阙正己四十四致仕，预制棺，题曰永息庵，置诸寝室。人劝移之僻地。曰：“吾欲见之常运死想，灭除贪爱耳。”寿七十八，无疾而逝。

漆宅

余尝临外氏之丧，正见漆工髹裹凶器，余因言棺椁甚如法，漆工曰：“七郎中随身富贵，只赢得一座漆宅，岂可卤莽？”

布漆山

天成、开运以来，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寝，人立两边不相见者，凶肆号布漆山。

漆宫沙府

苏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侍御史何登撰版文曰：“漆宫永闷，沙府告成。”礼毕，余问沙府之说，曰：“自隧道至窆棺之穴，皆铺沙以防阴雨泥滑，名沙府。唐人尝引用之。”

大小脱空

长安人物，繁习俗，侈丧葬，陈拽寓像，其表以绫绡金银者曰大脱空，楮外而设色者曰小脱空。制造列肆茅行，俗谓之茅行家事。

土筵席

葬家听术士说，例用朱书铁券。若人家契帖标四界及主名，意谓亡者居室之执守，不知争地者谁耶？庵墓前甃石，若砖表之面方长高不登三尺，号曰券台。贫无力，则每祭祀以藉尊俎，谓之土筵席。

鬼

会举人名鬼

释种令超游南岳，将至祝融峰，逢赤帻紫衣人，同憩道侧。超问其所之，因密语曰：“我岂人也？凡举子入试，天命俊鬼三番旁护之，欲以振发其聪明。其中为名第及时运未偶者，则无所护卫。君以一第为儿戏邪？我即其数也，隶蓬莱下宫西台，此来南岳，关会一人阴德增减耳。”

神

侯白唾神茶

侯白，隋人，性轻多戏言。尝唾壁，误中神荼像，人因责之，应曰："侯白两脚堕地，双眼觑天，太平田地，步履安然。此皆符耳，安敢望侯白哉？"

紫相公

进士于则谒外亲于汧阳，未至十余里，饭于野店。旁有紫荆树，村民祠以为神，呼曰紫相公。则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马径去。是夜，梦峨冠紫衣人来见，自陈："余则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属隶，有天平吏掌丰，辣判官主俭，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鲜以是品为供。蚤蒙厚饮，可谓非常之惠。"因口占赠诗曰："降酒先生风韵高，搅银公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后，小碾当衔马脚槽。"盖则是日以小分须银匙打茶，故目为搅银公子。则家业蔬圃中祠之，年年获收。

妖

活玉巢

盩厔吏魁召士人训子弟，馆于门。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复作，左腮掀肿，遂张口卧，意似瞢腾。忽闻有声发于龈腭，若切切语言，人马喧哄。渐次出口外，痛顿止。至半夜，却闻蚤来之声，仍云：“小都郎回活玉巢也。”似呵喝状，颊上蠢蠢然，直入口。弹指顷，齿大痛。诘旦，具告主人。劝呼符祝用符水，士人从之。痛已肿消，竟不知何怪也。

江淮异人录

[宋]吴　淑　撰
孔　一　校点

校点说明

《江淮异人录》，宋吴淑（947—1002）撰。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幼俊爽，属文敏速，深受韩熙载、潘佑器重。南唐进士，后以秘书郎直内史从李煜归宋，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宗实录》，再迁职方员外郎。另有《事类赋》、《谑名录》传世。

本书记载唐代及南唐时道流、侠客、术士凡二十五人的奇异事迹。《四库提要》云："徐铉尝积二十年之力成《稽神录》一书。淑为铉婿，殆耳濡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语怪欤？"这或许是激发吴淑写作的一个因素。所载并非全属荒诞无稽，如"耿先生"一条，马令、陆游二《南唐书》均采入，可见亦堪为史书之补助。

《江淮异人录》传本有一卷、二卷之分，《宋史·吴淑传》著录为三卷，未见传本。今取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卷本为底本，校以《知不足斋丛书》一卷本。二本所录均二十五人，其中二十三人全同（标题间有差异）；不同之二人，《四库》本为"唐宁王"、"花姑"，知不足斋本为"虔州少年"、"瞿童"。另《四库》本"干大"一条，知不足斋本作"于大"，今姑依底本作"干大"。凡遇异文，择善而从，概不出校。整理校点如有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目　录

卷上
唐宁王
花姑
沈汾
聂师道聂绍元附
李梦符
李胜
潘扆
陈允升
陈曙
司马郊
刘同圭
史公镐
董绍颜
卷下
耿先生
张训妻
张标
王大
江处士
钱处士
润州处士
建康异人
洪州书生

杭州野翁
糁潭渔父
宣州军士
返回总目录

卷上

唐宁王

宁王善画马。花萼楼壁画《六马滚尘图》，明皇最爱玉面花骢，后失之，止存五马。

花姑

宋单父有种艺术，牡丹变易千种。明皇召至骊山，种花万本，色样不同。呼为花姑。案是书所载，皆南唐人事，独此二条为唐明皇时。考之宋元以后诸书，所引用皆同。今仍其旧，列于卷首。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乐道，家有二妾。一日，谓之曰：“我若死，尔能哭我乎？”妾甚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问之，对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试哭，吾欲观之。”妾初不从，强之不已，妾走避之。汾执而挟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拥袂而哭。哭毕视之，汾已卒矣。

聂师道聂绍元附

聂师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涛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为道士，居于南山中，师道往事之。涛时诣方外，至于郡政，咸以咨之，乃名其山为问政山。吴朝以师道久居是山，因号为问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师道至，瞻信日众。师道与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人苦热疾，村中无复医药。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洁，可以解。”及疾危困，复劝之。病人有难色。师道谕之曰：“事急矣，何难于此？吾为汝先尝之。”乃取啖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立愈。后给事中裴枢为歙州刺史，当唐祚之季，诏令不行。宣州田頵、池州陶雅举兵围之，累月。歙州频破之后，食尽援绝，议以城降，而城中杀外军已多，无敢将命出者。师道自请行。枢曰：“君乃道士，岂可游兵革中邪？请易服以往。”师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缒之出城。二将初甚怪，及与之语，乃大喜曰：“真道士也。”誓约已定，复遣还城中。及期，枢适有未尽，复欲延期，更令师道出谕之。人谓其二三，咸为危之，师道亦无难色。及复见二将，皆曰：“无不可。唯给事命。”时城中人获全，师道之力也。吴太祖闻其名，召之广陵，建紫极宫以居之。一夜，有群盗入其所止，至于什器皆尽取之。师道谓之曰：“汝为盗，取吾财以救饥寒也，持此将安用邪？”乃引于曲室，尽取金帛与之，仍谓曰：“尔当从某处出，此无巡人，可以无患。”盗如所教，竟以不败。后吴朝遣师道往龙虎山设醮，道遇群贼劫之，将加害，其中一人熟视师道，谓同党曰：“勿犯先生。”令尽取所得还之，群盗亦皆从其言。因谓师道：“某即昔年扬州紫极宫中为盗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报。”后卒于广陵。时方遣使于湖湘，使还，至某处，见师道，问之曰：“何以至此？”师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使者以为然。

及入吴境，方知师道卒矣。

聂师道侄孙绍元，少入道。风貌和雅，善属文。年二十余卒。初，绍元既病剧，有四鹤集于绍元所处屋上。及其卒，人咸见五鹤冲天而去。

李梦符

李梦符者，常游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余，短小而洁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荡自恣，四时常插花，遍历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与饮，或令为歌词，应声为之，初不经心，而各有意趣。钟传之镇洪州也，以其狂妄惑众，将罪之。梦符于狱中献词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钟竟不之罪。后桂州刺史李琼遣使至洪州，言梦符乃其弟也，请遣之。钟令求于市中旅舍，其人曰：“昨夜不归。”因尔不知所终。案《郡阁雅言》云：李梦符，不知何许人。梁开平初，锺传镇洪州，日与布衣饮酒，狂吟放逸，尝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踏渔父引卖其词。好事者争买。得钱，便入酒家。其词有千余首传于江表，略其一两首云：“村寺钟声渡远滩，半轮残月落前山。徐徐拨棹却归湾，浪叠朝霞锦绣翻。”又曰：“渔弟渔兄喜到来，婆官赛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瘤杯，烂煮鲈鱼满案堆。”每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气如蒸。钟氏亡，亦不知所在。附录于此。

李胜

书生李胜，尝游洪州西山中，与处士卢齐及同人五六辈雪夜共饮。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势若此，固不可出门也。”胜曰：“欲何所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书籍在星子，君能为我取之乎？”胜曰：“可。”乃出门去。饮未散，携书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余里也。游帷观中有道士，尝不礼胜。胜曰：“吾不能杀之，聊使其惧。”一日，道士闭户寝于室，胜令童子叩户，取李秀才匕首。道士起，见所卧枕前插一匕首，劲势犹动。自是畏惧，改心礼胜。

潘扆

潘扆者，大理评事潘鹏之子也。少居于和州，樵采鸡笼山以供养其亲。尝过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载过江，扆敬其老，许之。时大雪，扆市酒与同载者饮。及江中流，酒已尽，扆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于髻中取一小葫芦子倾之，极饮不竭。及岸，谓扆曰："子事亲孝，复有道气，可教也。"乃授以道术。扆自是所为绝异，世号曰"潘仙人"。尝至人家，见池沼中落叶甚多，谓主人曰："此可以为戏。"令以物漉之，取置之于地，随叶大小，皆为鱼。更弃于水，叶复如故。有蒯亳者，请扆为术，以娱坐宾。扆顾见门前有铁店，请其砧以为戏。既至，扆乃出一小刀子，细细切之至尽。坐宾惊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坏也。"乃合聚之，砧复如故。又尝于袖中出一幅旧方巾，谓人曰："勿轻此。非人有急，不可从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举以蔽面，退行数步，则不复见。能背本诵所未尝见书，或卷而封之，置之于前，首举一字，则诵之终卷，其间点注涂乙，悉能知之。所为此类，亦不复尽记。后亦以病卒。案马令、陆游《南唐书》俱有扆传，载其往来江淮间，自称野客。尝依海州刺史郑匡国，不甚见礼。行笥中有二锡丸，光如白虹，人触之，身首异处。其所为类剑客事。后匡国知其术，表荐于烈祖，召居紫极宫，数年卒。同时又有一潘扆，曾献神丹方于烈祖者。俱与此所载绝异，今附录于此。

陈允升

陈允升，饶州人也，人谓之陈百年。少而默静，好道。家世弋猎，允升独不食其肉，亦不与人交言。十岁，诣龙虎山入道，栖隐深邃，人鲜得见之者。或家人见之者，则奔走不顾。天祐中，人见于抚州麻姑山，计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颜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讽早知其异，迎置郡中，独处一室，时或失之。尝夜坐，危谓之曰："丰城橘美，颇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港。案牢港一作丰城港，见《大典》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九卷。今去为取之。"港去城十五里，少选便还，携一布囊，可数百颗。因共食之。危尝有姻礼，市黄金郡中，少不足用，颇呵责其下。允升曰："无怒。吾能为之。"乃取厚纸，以药涂之，投于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后危与吴师战，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讽不之悟，果败于象牙潭。

陈曙

陈曙，蕲州善坛观道士也，人谓为百岁，实亦不知其数。步行日数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虚一位以待之，远近必至。烈祖闻而召之，使者未至，忽叹息曰：“吾老矣，何益于国而枉见召？”后数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尝至夜独焚香于庭，仰天拜祝，退而恸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为预知也。后过江居永兴景星废观，结庐独居，常有虎豹随之，亦罕有见者。及卒，数日方棺敛，而遍体发汗焉。

司马郊

司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游于江表，常被冠褐蹑履而行，日可千百里。每往来上江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将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将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风高，且竹屋低隘，不可举火。”郊不从。俄而火盛，焰出于竹瓦之隙，人皆惊骇。既而火灭，郊所有什器皆尽，卧床亦熏灼，而荐席无有焦者。至洪州市中，探鲊食之。市中小儿呼曰：“道士吃鲊！”郊怒，以物击小儿，中额流血。巡人执郊送于虞候。素知其名，善劝说之，郊乃极口恶骂。虞候者不胜其怒，杖之至十，郊谓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常居歙之某观，病痢困剧。观主乃口白县令姚蕴，使人候之。郊曰：“姚长官何故知吾病也？”来者以告。郊怒，忽起结束，径入某山中，甚恶人言。后十余日，持一大杖，求观主，将抶之。观中道士共礼拜求救，乃免。又能诈死，以至青肿臭腐，俄而复活。后入庐山，居简寂观，因醉卧数日而卒。临终命置一杖于棺中，及葬，觉棺空，发之，唯杖在焉。

刘同圭

余外祖艾氏，其先居于洪州。有刘同圭者，赁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持一筐蕈卖之，夕醉而归。积久，邻人怪之，夜穴壁窥之，见出一土缶，以水噀之，须臾蕈生，及晓刈之。及病，谓媪曰：“我死，必置一杖于棺中。”及卒，如其言。初举棺以出，人觉甚重，及至半路，渐轻如无尸，荡其棺，唯觉杖在其中。发之，独得杖耳。

史公镐

兵部尚书张翰典铨有史公镐者，江南大将史公铢弟也。性冲澹乐道，尝求为扬子令，会已除官，不果。翰见其旷达多奇，试谓之曰：“且为扬子尉，可乎？”公镐亦欣然从之。后为瑞昌令，卒于官。时方晴霁，而所居宅上独云雨。时有望见云气上有一人，绯衣乘马，冉冉而上，极高而没。

董绍颜

天祐时，董绍颜者，能知人。何敬洙侍李简侧，绍颜目之曰：“此非常人。”后敬洙累授节镇，为时名将。初，义祖之镇润也，绍颜在焉，常阅衙中诸将校而品第之。有蓝彦思者，谓绍颜曰：“尔多言，或中也。”绍颜曰：“君勿言，即非善终者。”彦思曰：“吾军校死于锋刃，是吾事也，何足言哉！”绍颜曰：“汝宁得好锋刃之下而死乎？”后郡郭屡灾，衙中亦为之备，或造桶以贮水，而军人因是持桶刀为乱，彦思死于难焉。

卷下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将校耿谦之女也。少而明慧，颇有姿色。知书，稍为诗句，往往有嘉旨；而明于道术，能拘制鬼魅，通于黄白之术，变怪之事，奇伟恍惚，莫知其从何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悦异奇之事，召之入宫，盖观其术，不以贯鱼之列待之，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见上多持简，精彩卓逸，言词朗畅。手如鸟爪，不便于用，饮食皆仰于人。复不喜行宫中，常使人抱持之。每为词句，题于墙壁，自称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术不常的然发扬于外，遇事则应，闇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宫，问以黄白之事，试之皆验。复广为之，而简易不烦。上尝因暇豫谓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烦火，其能就乎？"先生曰："试为之，殆亦可耳。"上乃取水银，以硾纸重复裹之，封题甚密。先生纳于怀中，良久，忽若裂帛声。先生笑曰："陛下尝不信下妾之术，今日面观，可复不信耶？"持以与上。上周视，题处如旧，发之，已为银矣。又尝大雪，上戏之曰："先生能以雪为银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实之，削为银铤状，先生自投于炽炭中。炭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过食顷，曰："可矣。"赫然洞赤，置之于地，及冷，烂然为银铤，而刀迹具在。反视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状，盖为火之所融释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银甚多，上诞日，每作器用，献以为寿。又多巧思，所作必出于人。南海尝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蔷薇水清泚郁烈，龙脑浆补益男子，上常宝惜

之，每以龙脑浆调酒服之，香气连日不绝于口。亦以赐近臣。先生见之，曰：“此未为佳也。”上曰：“先生岂能为之？”曰：“试为之，亦可就。”乃取龙脑，以细绢袋之，悬于琉璃瓶中。上亲封题之，置酒于其侧而观之。食顷，先生曰：“龙脑已浆矣。”上自起附耳听之，果闻滴沥声。且复饮。少选，又视之，见琉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发之，已半瓶，香气酷烈，逾于旧者远矣。先生后有孕，一日，谓上曰：“妾此夕当产，神孙圣子，诚在此耳。请备生产之所用物。”上悉为设之，益令宫人宿于室中。夜半，烈风震霆，室中人皆震惧。是夜不复产。明旦，先生腹已消矣。上惊问之，先生曰：“昨夜雷电中生子，已为神物持去，不复得矣。”先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欲，亦略同于常人，后亦竟以疾终。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岂其人乎！余顷在江南，常闻其事，而宫掖秘奥，说者多有异同。及江表平，今在京师，尝诣徐率更游，游即义祖孙也，宫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其事，备为余言。耿先生者，父云军大校。耿少为女道士，玉貌鸟爪，常著碧霞帔，自称北大先生。始因宋齐邱进。尝见宫婢持粪扫，谓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弃之。”取置铛中烹炼良久，皆成白金。尝遇雪拥炉，索金盆贮雪，令宫人握雪成铤，投火中，徐举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犹在。又能熸火干也，亦作炒煼。麦粒成圆珠，光彩粲然夺目。大食国进龙脑油，元宗秘爱。耿视之，曰：“此未为佳。”以夹缣囊贮白龙脑数斤悬之，有顷，沥液如注，香味逾于所进。遂得幸于元宗，有娠。将产之夕，雷雨震电。及霁，娠已失矣。久之，宫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隐去。凡月余，中外大骇。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宝华宫。在城东南三十里外。吴葛仙翁所居有丹井，一名天印山，有宝华宫碑，宫基经火，正当井处，故老云当时即焚之也。元宗亟命齐王景遂往迎太后，见与数道士方酣饮，乃迎还宫。道士皆诛死，耿亦不复得入宫中，然犹往来江淮，后不知所终。金陵好事家至今犹有耿先生写真云。案此传后半徐率更以下，马、陆《南唐书》俱全用之，惟北大先生

作比邱先生，未知孰是。

张训妻

张训，吴太祖之将校也。口大，时谓之张大口。后立殊勋，历海、密、黄、常四郡刺史，楚州团练使，淮南节度副使，终赠太傅。其妻每言事皆神异。吴祖尝赐训铠甲与马，皆不若诸将。吴祖梦一妇人衣珠衣，告曰："公赐训甲与马非良，当为易之。"吴祖问训："尔事何神？"训亦不能测也。有衣箱，常自启闭，训未尝见之。一日，妻出，训窃视之，果见剑并珠衣一袭。及妻归，谓训曰："君开我衣箱耶？"后与训发恶，勃然而去。先是，其妻产一子，方在乳哺，训怜其绝母，是夕，抚惜逼身而卧。及夜半，其妻忽自外，入其帐，将乳其子。训因叱之曰："既去何复来耶！"其妻不答，俄然而去。徐觉其茵褥间似有污湿，起，烛而视之，厥子首已失矣。竟莫知所之。

张标

闽中处士张标者，有道术，能通于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体不冷，既苏，多说冥中事。或先言未来，一一皆验。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为闽帅，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孙侃留居闽中，因家人疾，请标祷于冥府。标从之，因曰：“见君之先人在水府，有冥职。”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干大

干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时常持花，不欲近人。尝至应圣宫，以花置道像前。道士为设茶，置之食案，须人退，干乃取饮。饮讫，置茶盏于案，长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复相揖，但不与人语耳。

江处士

歙州江处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乡里中尝有妇人为鬼辩附著，家人或仿佛见之。一夜，其夫觉有人与妇共寝，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缚。及火至，止见捉己所系腰带也。广求符禁，终不能绝，乃往诣江，曰："吾虽能御之，然意不欲与鬼为仇耳。既告我，当为善遣之。"令归家洒扫一室，令童子一人烹茶待。吾至，无得令人辄窥。如其言。江寻至，入室坐，令童子迎客。果见一绿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见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妇人复故。又尝有入山伐木，因为鬼物所著，自言曰："树乃我之所止，汝今见伐，吾将何依？当假汝身为我窟宅。"自是，其人觉皮肤之内有物驰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胜其苦。往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楼，楼北有茂竹。江方坐楼上，觉神在竹林中，呼问之，鬼具以告，且求赦过。江曰："吾已知矣。"寻而人至，谓之曰："汝可于乡里中觅寻空室人不居者，复来告吾。"人往寻得之。江以方寸纸署名与之，戒之曰："至空屋弃之。"如言，而病者获全。又尝有人为夔鬼所扰，其家置图画于楼上，皆为秽物所污。以告江，江曰："但封闭楼门三日，当使去之。"如言，三日开之，秽物尽去，而图画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亲见其事。

钱处士

钱处士，天祐末游于江淮，尝止于金陵杨某家。初，吴朝以金陵为州，筑城西接江、东至潮沟。钱指城西荒秽之地，劝杨买之。杨从其言。及建为都邑，而杨氏所买地正在繁会之处，乃构层楼为酒肆焉。处士常宿于杨家中，夜忽起，谓人曰：“地下兵马喧阗，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测也。明日，义祖自京口至金陵，时人无有预知者。尝见一人，谓之曰：“尔天罚将及，可急告谢自责。”人曰：“我未省有过。”钱曰：“尔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饮食不如意，因怒其下，弃食于沟中。”钱曰：“正是此，亦可急取所弃食之。”人乃取之，将以水汰去其秽，俄而雷电大震，钱曰：“急并秽食之。”如言，而雷电果息。尝有人图钱之状，钱见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对圣人也。”人不悟。后有僧取其图置于志公塔中，人以为应。后烈祖取之入宫，陈之于内寝焉。又每为谶语，说东方事，言李氏祚仿佛一倍杨氏。初，吴奄有江淮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谓杨氏自称尊号至禅代二十五年，故仿佛倍之耳。

润州处士

润州处士，失姓名。高尚有道术，人皆敬信之。安仁义之叛也，郡人惶骇，咸欲奔溃。或曰：“处士恬然居此，无恙也。”于是人稍安堵。处士有所亲挈家出郡境以避难，有女已适人，不克同往，托于处士，许之。既而围城急，处士谓女曰：“可持汝家一物来，吾令汝免难。”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处士持刀遍以手折按之，复与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简然，伺城中出兵，随之以出，可以无患。”如教，在万众中，无有见之者。至城外数十里村店，见其兄前，兄不之见也。乃弃刀于水中，复往，兄乃见之，惊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复令取刀持之，则不能蔽形矣。后城陷，处士不知所之。

建康异人

建康关城之东郊坛门外，尝有一人，不言姓名，于北面野水构小屋而居，才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两事，余无他物。日日入城，云乞丐，不历街巷市井，但诸寺逍遥游观而已。人颇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寻迹其出处，而问其所欲。及问之，亦无所求。时盛寒，官方施贫者衲衣，见其衣单，以一衲衣与之，辞之不受。强与之，乃转与人。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观其所向。乃毁屋，移于玄武湖西南。内臣张琪果园中多荒秽，亦有野水，复于水际构屋居之。时大雪数日，园人不见其出入，意其冻死，观之，见屋已坏，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而发屋视之，则方熟寝于雪中。惊起，略无寒色，乃去。后不知所之。

洪州书生

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所居临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时雨霁，泥泞而微有路，见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有一恶少年与儿相遇，绊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有书生过而悯之，为偿其值。少年怒曰：“儿就我求钱，汝何预焉？”因辱骂之。书生甚有愠色。成嘉其义，召之与语，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话。成暂入内，反复出，则失书生矣。外户皆闭，求之不见。少顷复至前，曰：“旦来恶少子，吾不能容，断其首。”乃掷之于地。成惊曰：“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之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书生曰：“无苦。”乃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因谓成曰：“无以奉报，愿以此术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

杭州野翁

钟传之镇洪州也，尝遣衙中将校晏某使浙中。晏至杭州，时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阗委。晏亦出。见翁妪二人，对饮于野中，其翁忽尔乘云而上，万众喧呼。妪仰望恸哭，翁为下十数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复上，极高而没。余外祖艾氏，其先识晏，亲闻其说。

糁潭渔父

吴太祖为庐州八营匠巡警，至糁潭，憩于江岸。有渔父鼓舟直至其前，馈鱼数头曰：“此犹公子孙鳞次而霸也。”因四顾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吴祖异之，将遗以物，不顾而去。

宣州军士

义祖子魏王知证镇宣州，有军士失姓名，家惟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归，求水沐浴，换新衣，坐绳床而终。妻见之，大惊曰：“君死矣。”于是不哭，亦浴换衣，与夫对坐而卒。魏王因并冢葬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麈史
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目　录

麈史
校点说明
麈史序
卷上
睿谟
国政
朝制
官制
国用
任人
礼仪
音乐
台议
忠谠
惠政
利疚
卷中
贤德
志气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场屋
神授
体分
学术
经义
诗话
论文
碑碣
书画
辨误

明义
卷下
姓氏
古器
风俗
奇异
盛事
戒杀
鉴戒
真伪
逸谤
占验
语谶
博弈
谐谑
杂志
乖谬
侯鲭录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返回总目录

麈史

校点说明

《麈史》著者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自号凤台子，宋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嘉祐四年（1059）登进士第，历任岳州巴陵令、开封府判官等，出知唐、邠、黄、鄂州。后为福建转运副使，在京历官金部郎中、军器少监、司农少卿。绍圣四年（1097）九月，以目疾管勾崇禧观，致仕。卒赠太中大夫。得臣家学渊深，阅历丰富，学问博洽，颇长于著述，除《麈史》外，尚著有《凤台集》、《江夏辨疑》、《江夏古今记咏集》、《凤台子和杜诗》等，惜皆散佚。《麈史》一书“于当时制度及考究古迹，特为精核”，且记载了大量安陆地区的人物、地理、风俗情况，写作态度严肃，自称“出夫实录”，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文史资料。此书无论对研究宋代典章制度、安陆地区历史文化，还是研究唐宋文学史，都颇具参考价值。

1986年，我曾以现存最完整的清人鲍廷博知不足斋本为底本，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本（由夏敬观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校以涵芬楼藏残抄本及钱塘丁氏藏明嘉靖柳合抄本而成）、上海图书馆所藏石研斋秦氏藏抄本及清残抄本作校，并参校了《说郛》本及其他多种笔记、经史等有关书籍，写下校记，整理标点后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后并附录有关本书的跋文、目录、笔记等资料。这次重版，按照《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的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除了序文之外，不再附录其他资料。不当之处，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麈史序

予年甫成童，亲命从学于京师，凡十阅寒暑，始窃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辙环南北，而逮历三纪，故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晚逾耳顺，自大农致为臣而归，阖扉养疴，日益无事，发取所记，积稿猥多，于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又病其艰于讨究，遂类以相从，别为四十四门，总成三卷，名曰《麈史》。盖取出夫实录，以其无溢美、无隐恶而已。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览之者幸无我诮。时行年八十，皇宋政和，岁在乙未，中元日，追为之序。凤台子王得臣，字彦辅。

卷上

睿谟

郑毅夫尝说，艺祖朝声登闻鼓求亡猪者，上手诏忠献赵公曰：“今日有人声登闻鼓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

治平初，有州护兵官以非白直禁卒录编敕，既劾，具牍以上，英宗曰：“武臣写敕，是有意莅官矣。”遂命释之。闻者莫不叹服。

慈圣园陵，永裕手诏略曰：“功隆德盛，被于四海，宜改山陵。”仍云：“朕于禁中实行三年之制。”盖古所未有也。

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谓“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

内侍陈处约尝与客言昔在宣仁圣烈殿执事，言宣仁尝俭服絁素，盖古之衣大练无以过，或宴罢见浣濯食器，戒其洁谨。夫不出殿闼，综制天下于帘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俭何以至此，可谓盛德矣！

神宗皇帝圣学渊远，莫窥涯涘。黄安中履任崇政说书，讲《诗》至《噫嘻》、《振鹭》、《丰年》，上问曰：“有祈则有报，间之以《振鹭》何也？”黄曰：“得四海之欢心以奉先王，维其如此，乃获丰年之应。”一日，又讲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亶不聪”，上问曰：“独言聪而不言明，何也？”黄曰：“臣未之思也。”上曰：“岂非军事尚谋，聪作谋故耶？”侍臣莫不叹服。蔡持正说。

国政

得臣管干京西漕司文字，居洛，与尚书郎寇谭往还，因出其祖莱公景德初元闰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河朔边事，及讯驾起与不起，如起至何处者。其状盖列三项，首曰：“边报犬戎游骑已至深、祁以来，缘大军在定武，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处，东路别无屯兵，乞发天雄军兵骑万人驻贝州，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发五千兵，专委孙全照。如虏在近，勿使傅城，求便掩击，仍令间道移石普、阎承翰相应对讨杀。及募壮士入虏境燔毁聚落，讨荡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动静上闻，兼报天雄军。一安人心，二张军势以贰敌，三以振石普、阎承翰军威，四与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势。”又曰：“扈从卫士不当与犬戎争锋原野，以决胜负。万一犬戎之营见兵已南，即发定武兵马三万余，俾桑赞等结陈，南趋镇州，及令河东雷有终所部兵由土门会定武兵，审量事势，那至邢、洺间，方可銮舆顺动。更饬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陈，以应魏能等，作会合之势，候抽移定州、河东兵骑附近，始幸大名。”又曰：“万一犬戎栅于镇、定之郊，定武兵不可来，须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将帅会合，及令魏能等军迤逦东下，傍城牵制，虏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若车驾不行，益恐番贼戕害生灵；或是革辂亲征，亦须渡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兵马，兼扼津济。”得臣切以为忠贤之臣抱道履节，孰不欲遭时奋取功业，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莱公非赖章圣渊谋神断先发于中而独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圣贤相济，呜呼，盛矣！

神文朝有议东南漕粟，兵夫舟船与盗失之费盖十常三四，欲募商贾，令入粟以实中都，三司使程文简以为不可，万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贾得操其柄。其议遂寝。

神宗广景灵宫为原庙，逐朝帝后前后各一殿，咸有名，见于国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绍圣初，内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时殿号，非所宜名。诏易之。议者以为祖宗时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议，盖审处之也。或曰：此执政寡闻之过也。

韩魏公得宰相体。时曾鲁公为亚相，赵阅道、欧阳永叔为参政，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该典故曰问东厅，文学则曰问西厅，大事则自与决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军器，设监以侍臣董之，前后讲究制度，无不精致，卒著为式，合一百一十卷，盖所谓《辨材》一卷，《军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杂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东京记》说八作司之外又有广备攻城作，今东西广备隶军器监矣。其作凡十一目，所谓火药、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炉、皮作、麻作、窟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诵其文，而禁其传。

文德殿门外为朝堂，常以殿前东庑设幕，下置连榻，冬毡夏席，谓之百官幕次。凡朝会必集于此，以待追班然后入。近年则不然，多萃于文德殿后，以至尚衣库、紫宸、垂拱殿门外南庑，其坐于幕次不过十数人而已。

予在开封南司，会侍御史初入台，两赤令皆赴公参，开封县仍呈汴州杖。其杖长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阔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杀而圆，长一尺，径七分，于圆处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约与今之所谓小杖者不相远。凡决人未尝用，常贮于库，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台，即呈之。按梁开平元年以汴州为开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书省，自令、仆、左右丞洎六曹尚书、侍郎、郎官厅，于中壁皆置素屏，大书《周官》一篇。自官制以来，惟侍中、中书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监、少监、丞，并未尝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与寺监长贰率互置，不必备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贰员，外寺监均命贰少之类，始以寄禄之阶高下序位，复有旨以先后至者为次。

祖宗以来，选人磨勘者，进士出身为著作佐郎，余人为大理寺丞，谓之京官。若佐郎再迁秘书丞，寺丞再迁太子中舍，谓之升朝官，始奉朝请。既行官制，即无所谓京官者，惟自承务郎以上；然承务至宣德若任七寺监主簿、太学博士、两赤丞之类，亦得奉朝请，盖亦以职事官论也。

旧尚书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后，大夫皆不许重戴，如朝请郎以下虽

通直、奉议之类，职事为诸司郎中者并重戴。

熙宁间，既置检正官，初以馆阁及阅任望官者充之；未几，又以初入仕者为五房习学检正官。今幕职官多因唐藩镇辟置之名，所谓两使职官者，节度、观察使判官是也，然以选人充之；若签判，则京朝以上，故签书判官厅公事。又选人作县曰某县令，京官以上知某县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丰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议易将军，校尉之号竟独依旧，不复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称呼。元祐间议者谓无以甄别流品，遂词人加“左”字，余人加“右”字，有犯贪墨者去之。予始见法制，词人犯则去“左”称“右”，则余人称“右”者得无耻乎？是时知黄州，请有犯并去之，不从。

国用

绍圣初，予备位金部，初见户部支禁中合同司洎在京百官、宗室、诸军并杂支钱，以缗计之，月率四十余万，诸仓给食粮亦称是。

任人

郑内翰久游场屋，辞藻振时，唱名之日，同试进士皆欢曰：“好状元。”神文为之慰悦。后将召富、韩二公复相矣，因问近侍所以召状，对曰：“愿密遣内侍，以采外议。”上曰：“然。借如郑獬作状元，满庭称善，况命相哉！”

熙宁间，邓绾文约由御史知杂为中丞，凡七年不迁。

唐丞相乘马，故诗人有“沙堤新筑马行迟”之句。裴、武之遭变，而晋公独以马逸得免。至五代则乘檐子矣。庄宗闻呵声，问之，乃宰相檐子入内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国文公落致仕，以太师平章重事；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寻卧疾于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檐子，皆异恩也。

礼仪

幞头，后周武帝为四脚，谓之折上巾。隋大业中，牛洪请著巾子，以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头小样巾子，武后赐百僚丝葛巾子，中宗赐宰相内样巾子，盖于裹头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余帛折之而上系，今谓之幞头小脚；其所垂两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后又为两阔脚短而锐者，名“牛耳幞头”，唐谓之“软裹”。至中末以后浸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则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

其巾子先以结藤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数层为之里。亦有草巾子者，以其价廉，士人鲜服。后取其轻便，遂彻其楮，作粘纱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废，止以漆纱为之，谓之“纱巾”，而粘纱亦不复作矣。其巾之样始作前屈，谓之“敛巾”，久之，作微敛而已。后为稍直者，又变而后抑，谓之“偃巾”。已而又为直巾者，又为上下差狭而中大者，谓之“梭巾”。今乃制为平直巾矣。其两脚始则全狭后而长，稍变又阔而短，今长短阔狭仅得中矣。

古人以纱帛冒其首，因谓之“帽”，然未闻其何制也。魏晋以来始有白纱、乌纱等帽。至唐汝阳王琎犹服砑绢帽，后人遂有仙桃、隐士之别。今贵贱通为一样，但徇所尚而屡变耳。始时惟以幞头光纱为之，名曰“京纱帽”，其制甚质，其檐有尖而如杏叶者，后为短檐，才二寸许者。庆历以来方服南纱者，又曰“翠纱帽”者，盖前其顶与檐皆圆故也。久之，又增其身与檐皆抹上竦，俗戏呼为“笔帽”，然书生多戴之，故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檐帽，夫子当年合裹枪。”已而又为方檐者，其制自顶上阔檐高七八寸，有书生步于通衢，过门为风折其檐者。比年复作短檐者，檐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为锐势，今则渐为四直者。

古以韦为带，反插垂头，至秦乃名腰带。唐高祖令下插垂头，今谓之“挞尾”是也。今带止用九胯，四方五圆，乃九环之遗制。胯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环象也。通以黑韦为之常服者，金、玉、犀则用红韦，著令品制有差，豪贵侈僭，虽非经赐，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间为方胯，无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于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挞尾，始甚短，后稍长，浸有垂至膝者，今则参用，出于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绯紫者以象，上诎下直；服绿者以槐木，上诎下方，其制无

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长阔，皇祐间，极大而差薄，其势向身微曲，谓之“抱身”，后复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则薄，又非槐。

国朝祖宗创金球文方团带，亦名“笏头带”，以赐二府，乃佩鱼。又为御仙花带，亦名“荔枝”，以赐禁从。元丰四年董正官制，自观文殿大学士以上至三师并服球文，观文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并给御仙花，皆许佩鱼。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鱼，至赐玉鱼以异之。

旧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赐花两枝，正郎三枝，故有咏外郎迁前行诗云：“衣添三匹绢，宴剩一枝花。”熙宁以来，皆给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禄阶虽未至大夫，而职事为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尝闻杜岐公欲令人吏、技术等官少为差别；后韩康公又议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褛，俗所谓“黄义襕”者是也，幞头合戴牛耳者。然今之优人多为此服，大为群小所恶，浮谤腾溢，其议遂止。

传曰“亚紫之夺朱”，然则紫之色可见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复渍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几，英宗入继大统，秘书丞甄履尝为《继圣图》著其说。后又为黑紫，神宗诏禁止，于是乃加鲜赤矣，世又目为“顺圣紫”云，盖色得正也。

国朝旧制，文臣京官方许乘马出入皇城门，其幕职官以下悉自门外步以入。熙宁间，选人既习学检正，又有领编修令式之类者，或禀议中堂，于是亦听乘马出入皇城门。

国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会、侍祠则服之。袜有带；履用皂革；裤，衣中单，勒帛；裙，蔽膝；袍，大带，革带，方心曲领；佩则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别，言官、刑法官则加獬豸；所执各用其笏。如导驾，除御史大夫、开封牧、开封令出各乘车外，他官具冠服而骑。

永泰绍圣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予时贰军器，从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斋，御史台吏具行礼次第，人印给一本，至是日则曰“绮其佩”，仍注云“屈而结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省其音者，或读曰“青”、曰“菁”，余潜告曰：“当为‘争’。”有相顾而笑者。按《仪礼》作“竫

”字，音义与此同。

妇人冠服涂饰，增损用舍，盖不可名纪，今略记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黄涂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杨有“者”字。或缀彩罗为攒云五岳之类。既禁用鹿胎、玳瑁，乃为白角者，又点角为假玳瑁之形者，然犹出四角而长矣。后至长二三尺许，而登车檐皆侧首而入。俄又编竹而为团者，涂之以绿。浸变而以角为之，谓之“团冠”，复以长者屈四角而下至于肩，谓之“亸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而高其前后，谓之“山口”。又以亸肩直其角而短，谓之“短冠”。今则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棱托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今则皆以珠玑缀之。其方尚长冠也，所傅两脚旒亦长七八寸，习尚之盛在于皇祐、至和之间。聱隅子黄晞曰：“此无他，盖大官麄疏耳。”

《丁晋公三十六事》载某氏女子嫁时之服，而箧有襂衣一袭，问其故，曰：“若归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礼，盖晋公时已废不用。余谓妇变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讲之而未知所从。在洛时闻富郑公私忌裹垂脚襂纱幞头，襂布衫，系蓝铁带，此乃今之释服。襂，禫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辅曰：“不可。圣人缘情制礼，盖有隆杀，今岁服襂禫，是未尝从吉也。”又在闽，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犹子也，问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纻衫，系黑角带。”访士大夫家鲜有知此者。余以谓传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是则其服以少变常服为安耳。

慈圣光献上仙时，礼院议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袍，腰绖，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斩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闽，秋，遇宣仁圣烈之变，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后问他郡，皆服斩衰，时熊皋守鄱阳，乃出所录庚申礼官议服为得体。辛巳，钦圣宪肃遗告到安州，余急趋郡中见守相，首问所服，皆曰斩衰，余以为不可。时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巩守郡，亦服斩衰，余以为大非也。遗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是期服也。今服斩衰，义有所嫌，遂用余说。后闻他处服斩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礼，安可以仕乎？

都城内非执政大臣、宗室，并不许张盖，然宗室之家乘车，比至乳保辈乘马，皆张之。

熙宁间，因内珰马首以小扇障日，后士大夫悉用夹青缣为大扇，或

加以青囊盛之，用芘其景，至从兵有不能持之者。绍圣初，中诏禁止，遂不用。

音乐

瓠巴鼓瑟而游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古人精于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乐乎！然则百兽率舞，凤皇来仪，不足怪矣。故施于人则庶尹允谐，于神则祖考来格。呜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乐，本朝因用之，神文尝诏和岘等修焉，又有和氏乐，神文复命李照别制，然所用者惟王乐耳。永丰间，永裕遣知音者讲绎是正，遂废王乐而用李乐。范蜀公以为宫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审议，卒用李乐。协律郎陈沂圣与谓予曰："王乐高二律，是以太簇为黄锺也；范乐下二律，以无射浊倍为黄锺也。其得中声之合，惟李照乐云。"

蜀公素留心太乐，既居许，募工范铜为周釜、汉斛各一枚，尝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则可以知乐矣。"又以为今乐之声，宫不足而商有余，故常大臣休休偃佚于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军旅，乐之应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议其乐，以为声下而不用。

予尝问圣与曰："乐之高下不合中声，何以察之？是以积黍定管生律而知耶？"圣与曰："不然，凡识乐者惟在于耳聪明而已。今高乐，其歌者必至于焦咽而彻；下乐，其歌者必至于晻塞而不扬，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乐声太高，神宗因见弦者屡绝而易，歌者音塞而气单，遂问其然，对曰：'以太高故也。'上曰：'为下两格可乎？'乐工拜而谢焉。遂下两格，乃两律矣。今教坊与京师悉以新乐从事，他处或未用之。"

台议

庆历中，卫士之变，既就诛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罗江犬子。罗江，盖蜀邑也，产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为舌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台满十旬未抗章疏，例输金以佐公用，谓之"辱台钱"。神文

朝一御史供职余九十日矣，未尝有所论列，盖将行罚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众伫听以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误有遗发于其间者。其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卷然之状。”御史皆以才举，所议如此而无责，盖朝廷务广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台中有“聚厅向火，分厅吃食”之语。熙宁初，程颢伯淳入台为里行则反之，遂聚厅吃食，分厅向火。

忠谠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谓：“畜，止也，以刚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赵普相艺祖日，上令择一谏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中令复上前札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归。它日复问，中令仍补所碎札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郑公尝为予言：永熙讨河东刘氏，既下并州，欲领师乘胜收复蓟门，始咨于众，参知政事赵昌言对曰：“自此取幽州，犹热鏊翻饼耳。”殿前都指挥使呼延赞争曰：“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永熙竟趋幽燕，卷甲而还，卒如赞言。郑公再三叹谓予曰：“武臣中盖亦有人矣！”

车驾每出至大庆殿前，三馆职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庙祷雨，至大庆，三馆起居，因驻辇问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对天数，或对至诚必有应。一绿衣少年越次对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颔之而行。归，复驻辇召绿衣者问状，对曰：‘某土守臣犯赃，法当死，宰相以亲则不死。某土守臣犯赃不当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为罢宰相，天即大雨。绿衣者，寇莱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体国论率预谋断。一日，咨及储贰，寇辞以天下之本，非臣所得知，愿博采廷议。已而章圣既入春宫，三日谒太庙，上遣人伺之，百姓观者皆合手叩额云“新天子”。又一日，莱公因对，上谓曰：“建储本为天下计，前日还宫见有泣者；及太子诣庙，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莱公于是再拜曰：“臣贺陛下得人。”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晋公相章圣，以刚介嫉恶，议多不合。一日，因奏对以笏击晋公，由是并罢相，以本官归班。既而中使押晋公复入中书，文定出知郓州，盖天禧五年冬也。明年改元乾兴，二月十九日真宗晏驾，神文即位，章献垂帘，晋公挟前愤，三月，贬文定衡州团练副使。宣献当行制诰，禀所以责者，晋公曰："此无它，《春秋》之义，君亲无将，汉法所谓大不道耳。"宣献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别辞。然晋公常切齿焉，竟增两句云："罹此震惊，遂至沈殒。"未几，晋公擅移永定皇堂，贬崖州司户，复当宣献行制，于是首云："无将之戒，深著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予与文定兄之孙朝奉大夫孝广、杨作"光"。世美同贰闽漕，世美为予言之。

范文正好论事，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祐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毅夫云。

神文时，庆历间，淮南有王伦者，啸聚其党，颇扰郡县，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议罪，郑公在枢密，凡弃城，请论如法。范文正参预大政，争之以为不可：今江淮郡县徒有名耳，城壁非如边塞，难以责城守。神文睿德宽仁，故弃城得减死。郑公忿谓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富于春秋，吾辈辅导当以德，若使人主轻于杀人，则吾辈亦将以不容矣。"郑公叹服。

郑毅夫为三司盐铁判官，时文禁颇宽略，余尝入省见之，张伯玉公达与郑同部，余幸数听二公持论。张尝谓郑曰："李邕当则天时，面折廷争，众甚危之，李出笑谓人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彰。'"公达曰："古人处己如此，何有于富贵哉？"余常心记其说。

惠政

鄂州诸邑皆有茶税，民苦之。独崇阳一县不产茶，而民间率艺桑，而税以缣，人甚乐输。盖兴国初，九河张公詠登进士第，以大理评事知县事，禁民种茶而教以植桑，易税以缣。夫贤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穷也。

咏在崇阳登喜丰亭，见人市菜归，呼问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岂地不足以艺蔬耶？顾从邑而市之，真游惰者！”于是笞而遣之。以浅丈夫论之，则为暴政决无罪人矣。

范纯仁于至和间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盖籍家资满三百千则充衙前之役，民间至不敢艺桑者。公遇吏民有小过，则课本户罚艺桑各有数，人亦不欺，而至今称之。后值营奉永昭，计司科买麻履数万，期会既迫，民间虽有金而莫能得履。公为科营妇鬻履者，稍增其直，与之为约，如期而办。又科材木甚众，公敷于五等户，优估以市之，计里之远近，令以次输送。公乃设棚于县宇之前，致榻于棚上，公据棚下瞰，使民听唱名而前，拥木以立，遂令过，人莫之晓。盖于棚榻潜有寻尺之度，以视其长短也。由是吏胥匠石无一高下其手，而民无所用赂。当时畿右诸邑，民莫不劳弊，惟独襄城为不然。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俞伟仲宽宰剑之顺昌，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后予奉使于闽，与仲宽为婚家，法当避，仲宽罢去。予尝至其邑，闻仲宽因被差他郡还邑，有小儿数百迎于郊，虽古循吏盖未之有也。

利疚

事有变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废者，如赵武灵王因用胡服舍车而骑，秦始皇以隶易篆，武后诏父在母期增为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时，为时所须而不可去者，如齐摘山煮海，汉之榷酤、六畜之租，唐之间架、竹木之税是也。若稽古执义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复井田，苏绰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车战是也。盖徇名则失实，放于利而忘义，《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来，蠲减外岁计三十三万八千六十八贯有畸，湖北独当十万二千三百三十一贯有畸，而鄂一州所敛无虑三万九千缗；诸邑之中，咸宁又独太重。尝试访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军税茶”，盖江南李氏所取以助军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扑买县酒，其课利计

茶以纳，后因败欠，遂以其数敷出于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岁荒，官许额外货茶以济其艰食，所入既倍，而监场官因亦被赏，竟不复减。议者数乞均此无名之额以入诸邑，盖非通论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诸邑，尤无名矣。

湖北一路唯安、复、汉阳三州军无茶租，盖民不种以资利耳。尝按茶之起，谓之“根税茶”，盖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泽之地，无茶株而有茶税矣。又茶园户坐享厚息以自丰，议者欲以所重均于所轻之邑，以所有均于所无之州，是大不知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隶淮南，入本朝属荆湖北路，景祐间忽入京西，民间既禁海盐而食解盐，以辇贩之远，颇病淡食。方是时，西鄙用师，官科橐驼、黄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尝用者，于是人情厌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谪守，乃会常入之课，以钱五万缗岁输京西漕司，复还安州于湖北，朝廷从之。民既德公，多立生祠。然岁课仅足以支费，而京西之输是增赋也。已而有司不胜其困，议者不烛本末，或欲乞为京西以纾目前之急，此非体恤民情之论也。予向为京西漕属，见架阁得割安州为京西元旨，止以京西缺财用为言，盖出于一时苟简之请，而听之者亦未尝图久计。其岁输钱率附漕舟转江入汴，然后至京西；又发运司计兵稍等费，凡受一万五千缗，而京西所得才三万五千耳。抑累岁未尝得之。切尝筹之，郡则王土也，人则王民也，何尝有彼此之限？初以五万缗是买路分尔，已为缪举，为今计，莫若旷然蠲之，则京西无受虚利，而湖北当蒙实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洁之义，今之职田岂其遗制耶？视职高下以限顷亩，著于令甲矣，然郡县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职田处多贻民患，岁有旱干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诉；纵或受之，灾伤之十，不过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敛职田之租入于常平，会见州县所得职田之数，以所有均于所无，以所多均于所少之处，估其中直，以常平之缗，月随俸以给，如此庶几养廉吏而息贪污也。

安陆郡城枕涢水，惟州城基皆紫石，不为水所啮，自大安门外至所谓上下津，地悉无石，每夏潦涨集，水道益东，民庐十沦五六矣。近岁水才溢岸，即行西濠，识者以谓久必自涢津门由景陵门以去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门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尽处为水约，以杀湍锐，庶几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张全翁朝议与予洎士人、僧俗同列状以诉于

州，乞置水约。州委安陆令，而守令皆暗远图而惮于有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旧未尝有，此役为难，遂寝其事。

卷中

贤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邓，施设之迹虽或不同，而同为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则家家画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后，民间祈祷无虚日，大则封牲献乐，小则焚纸币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庙貌，匠者请神之像于公，公曰：“即我是也。”乃以公为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经过者亦多造焉，官为设醮。二公与汉之召、杜在其列。呜呼，生泽其民，殁列于神，可谓盛德矣！

王侍郎古说：元宪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罢枢相守洛。有一举人，行橐中有不税之物，公问何缘而发之，吏言因其仆告，公曰：“举人应举，人孰无货，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不可长也。”僚属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为其父尝有章及元宪，意欲激其报耳。公曰：“弗可。”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众服之。

牛李之党，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独退之卓然无所附丽，乐天以高退不近祸。二公各行其所学，可谓一代之伟人。

令狐子先，安陆乡先生也，筮仕齐安理掾，岁满还里，卜筑于涢溪之南，耕钓之外，著书弹琴而已。时入城至集贤张君房之第借书，布衣林希逸善绘事，乃拟摩诘写浩然故事，以为《令狐秋掾雪中渡涢溪图》。其序略曰：“张侯畜书万卷，掾常就阅，或假辍以归。每出入跨羸马，顶戴华阳纱巾，著墨襂布裰，系绦，小童携书篚，负琴以随。冬中复来假书，时值微雪飘洒，景物萧索，掾渡溪以归，常服外加以皂缯暖帽，委辔长吟曰：‘借书离近郭，冒雪渡寒溪。’闻者毛骨寒耸。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风韵体裁乃与天地四时之气相参焉。”先生讳揆云。

应山二连，伯氏庶，字君锡；仲氏庠，字元礼。少从学于二宋，相继登科。君锡为人清修孤洁，故当官，人号为“连底清”；元礼加以肃，人号为“连底冻”。其父处士舜宾，字辅之，为乡里所悦服。岁饥出谷万斛，损价以粜，惠及傍邑。有盗其牛者，官捕甚急，盗穷自归，处士愧谢，厚遗以遣之。故欧阳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谓元宪、景文。

洛人李实景真，熙宁初入台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时邓绾文约任南床，谓李曰：“当亦有所言否？”李曰：“盖将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邓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顾欲言人不善耶？”其长厚如此。黄好谦幾道时同在台，后领京西宪，尝会于洛，为予言。

熙宁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议事不合，自翰林学士致仕。元祐初，司马温公既相，太师文潞公落致仕平章军国重事，耆哲并进。时蜀公居许，亦预召，竟辞不来，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盖不待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合礼。”

志气

令狐先生子先，安陆名儒也，与二宋同时。尝谒郡守，值守出方归，三人遂立于戟门后，驺骑传呼而来，二宋相顾叹慕，且曰：“我属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吾辈不出入将相，皆不足道。”后元宪为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于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监本州税而终，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夔州盛大夫武仲，安肃公度之孙也，谓予曰：某阅王公大臣，须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外戚李侯璋徒以后族建节，独襟量容物，亦人所难。某尝同张寺丞𬤇过南郡，时李为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数日，俄以从兵乏食，告别欲去。李曰：“但令持状来，当为给半月食粮。”盛遣从兵投状，寻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中，东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与张翼日又往告别，李曰：“何苦遽行？”复告以从兵乏食。李曰：“昨日已支过半月。”盛乃白其状。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无怪怒色。盛、张相谓曰：“此公月得俸钱四十万，正以此耳。”

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合军旅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行，众亦不敢讙。赵济畏之龙图，乖崖孙婿也，尝以此事告于韩魏公。公曰："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尝为予说。

宋元宪，继母乃吾里朱氏也，与仲氏景文以未第，因依外门，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时予先君年未冠，处座下，尝语予曰："观二公居贫，燕笑自若，后享名位如此。"

范尧夫治平中为御史，坐言事谪通判安州，尝言康定间，元昊寇边，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帏，魏公起坐，问谁何，曰："某来杀谏议。"又问曰："谁遣汝来？"曰："张相公遣某来。"盖夏国相张元正用事也。魏公复就枕曰："汝携予首去。"某人曰："某不忍，愿得谏议金带足矣。"遂取带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报城橹上得金带，乃纳之。时范相兄纯祐亦在延安，谓魏公曰："不治此事得体矣，盖行之则沮国威；今乃受其带，是堕贼计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叹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齐桓公行甚污辱，而为五霸之盛者，盖能用管仲耳。仲死，竖貂任事，而卒于乱，然则贤不肖之损益可知已。

夏英公谪守安陆，有书表吏郑生者邻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笺状，多谒二公为之。英公怪而问之曰："若尝学而自为此邪？"对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见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赏。英公守三月而罢，谓元宪曰："三人下不可就。"谓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后卒如言。

蔡文忠齐，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为状元。山东人贾同亦名士也，与公同州部，累往谒公，值公饮酣不得见，贾乃留诗一绝云："圣君宠厚龙头选，老母恩深白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巍科，与宋景文同召试秘阁《琬圭赋》。景文赋独行于世，魏公叹服。景文语客曰：“既赋《琬圭》，又与韩氏少年同场。”意甚少之。魏公闻之不平。景文后修《唐书》，久之，魏公登庸，遂请改命欧阳修分撰《唐纪》与《志》。景文出知成都，听以书局自随，既成上之，旌赏都毕，已而景文召还，故有《罢郡将还先寄永兴梁丞相诗》云：“留滞鱼符素领垂，十年方喜觐彤闱。平台赋罢邹阳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疲马有情依枥叹，倦禽知困傍林飞。相君门下余尘在，拥篲应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郑州，不得朝，卒于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谓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也。张全翁朝议为予言曰：“潞州有一农夫五世同居。太宗讨并州，过其舍，召其长讯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长对曰：‘臣无他，惟忍耳。’太宗以为然。”

予昔官洛阳，有外医媪张氏，公卿士人家无不到，说富郑公治家严整，有二子舍，凡使女、仆辈戒不得互相往来，闺门肃如也。

场屋

宋景文应举安陆，试《仲尼五十而学易赋》。次日，试《周成汉昭孰优论》，景文质其是非于令狐子先，答以两可之说。既出，各举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觉上官桀谋为优于成王不察四国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怿。是年，景文首荐，令狐被黜。故景文谢启有云：“言虽执于盈庭，文不同而如面。”盖谓是也。

神文重于选士，皇祐五年廷试，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曰：“愿得忠孝状元。”洎唱名，乃郑獬也。故郑谢启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

潞公尝为余言："廖淳推官从其兄入京师应举，暇日于相国寺前得一物，取而发其纸视之，乃淳化钱，其数十。明日淳于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为天禧三年。"淳本南剑人，后居安陆。

乡人传元宪母梦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怀之，既寤犹觉暖，已而生元宪。后又梦前朱衣人携《文选》一部与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选哥"。二公文学词艺冠世，天下谓二宋。

故相刘沆文忠公吉州人，乡荐数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复试，乡人共为投纳文字，迫期强之使就试，已而又预首选。明年礼部中选，殿试讫，一夕梦游天宇间，闻殿上唱云："刘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觉自占曰："历象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状元太师王拱寿，赐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梦。天圣八年也。

余少时同伯氏从学于里人郑毅夫，假馆京师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岁秋赋，郑与予兄弟皆举国学进士。时已差考试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梦院内南忽有池水中一龙跃而起，与空中龙斗，池龙胜而归。其时旁院书生有曰："某当作状元。"毅夫微笑曰："状元当出此院。"于是伯氏书僧梦与日月在于寝室门，时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郑公果状元。予自东华门迓郑归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记梦帖子曰："果验矣。"

元丰末，中书检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辄梦东华门外有天部仪卫一金朱车，讯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讯之，云："丁丑人。"希叔盖生丁丑，喜而前瞻，见车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确持正也，同生丁丑。元丰己未入参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为首台，元祐戊辰以谪官守安陆。尝吟诗，言者以为谤讪，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竟不还。识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卢、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赐第，初行间岁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试，内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后累榜最为人少；后蒙朝廷显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正、刘莘老、章子厚并拜相，安厚卿两至枢府，一为门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辖，出守成都，还为吏部尚书以卒。如持正、莘老并谪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户得散官，徙居桐庐，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沔，又迁建昌，后得还洛，复大中大夫。其次至侍从者亦数人，若俞公达、吴于中、李奉世皆先亡，张正甫、姚晖中、盛中叔亦以责死，丰相

之、王明叟今俱贬夺，丰居台，王居南安。盖宠利保功名，自古所难哉！

王乐道幼子铚少而博学，善持论，尝为予说李邦直作门下侍郎日，忽梦一石室，有石床，李披发坐于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梦中因为一词，既觉书之，因示韩治循之，其词曰："杨花落，燕子穿高阁。长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体分

蔡邕《独断》曰："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与言'足下'。"比蔡所言，盖已详而有等矣。然予观秦汉间卑对尊者亦称"足下"，如史谓"大王足下"者是也，则非特通类相与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称，如皋陶对禹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平曰"敫朕辞而不听"是也。蔡中郎以为至秦天子独称之。予尝以为汉以后"臣"之称亦止施于君前，而相与言犹或卿之，若蔡邕谓顾雍曰："卿必成致。"孙楚参石苞骠骑军事，初至长揖曰："天子遣我参卿军事。"陶渊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类甚众。隋以来不复卿称，惟人主呼其臣则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汉时人自称犹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后则不然，惟对君则称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犹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称加于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见称"公"则以为重己，称为"君"则为轻己，不知何谓？

古人有曰"仆"、曰"走"者，称谦逊也。夫自况曰"仆"，非不卑也。称人曰"君"，又称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观唐贤如韩退之，凡与人书，遇尊者则曰"阁下"，与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自称曰"仆"。以退之之才识，所言宜不苟者，岂习俗之变不能易耶？

旧制，凡入两府许荐馆职、试出身、任监司者各一员。枢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复召入长宥密，有干荐馆职者，王曰：“以君进士登科，所荐应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阅书，若奉荐则色叫矣。”世以为知言。盖今人以事理不相当为“色叫”。

学术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禹闻善言则拜。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夫充季路喜过之心则可以为禹，充禹拜言之心则可以为舜，圣人何远哉，善充其所为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常以谓礼义出于圣人之伪，能伪然后能为圣人，能为君子。呜呼！卿所论以治人者，独曰礼义，是以伪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恶，若恬于性而耻乎学伪则奈何？是祸天下之言也。至于非十二子，则子思、孟轲在焉。此韩愈氏醇疵之辨与？然可谓大疵小醇也。

庄周号为达观，故能齐万物，一死生，至于妻亡则鼓盆而歌。夫哀乐均出于七情，周未能亡情，强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为是纷纷与？扬子云云：“荡而不法。”信知言哉。

欧阳文忠公《答李翊论性书》：“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文忠虽有是说，然大约谨所习与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扬之说皆为不悖，此其大略也。临邛计都官用章谓予曰：“性，学者之所当先，圣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贻后世之诮者，其在此书矣。”

予幼时，先君日课，令诵《文选》，甚苦其词与字难通也。先君因曰：“我见小宋说：手钞《文选》三过，方见佳处。汝等安得不诵？”由是知前辈名公为学，大率如此。

集贤张君房，字尹方，壮始从学，逮游场屋，甚有时名。登第时年已四十余，以校道书得馆职。后知随、郢、信阳三郡。年六十三分司，归安陆。年六十九致仕。尝撰《乘异记》三编，《科名分定录》七卷，《儆戒会最》五十事，《丽情集》十二卷，又《潮说》、《野语》各三篇，洎退居，又撰《脞说》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诗赋杂文，其子百药

尝纂为《庆历集》三十卷。予惟《会最》、《丽情》外，昔尝见之。富哉，所闻也！

令狐先生尝读书万卷，自有《万卷录》，余尝见之，乃知先生于世间书无所不见。先生所著《易说精义》、《晋年统纬》、《世惣乐要注》、《默书》、《谗髓》、《琴谱》、《兵途要辖》，余为儿童时，先君令暴书，见《世惣》、《统纬》等书，后又从同堂兄声伯苣假所传《易说》、《琴谱》、《谗髓》以观焉，余访诸里人，盖鲜有知者。

经义

《书》之为书也，本诸君臣而已，然治内之政存焉。《诗》之为诗也，本诸夫妇而已，然治外之事备焉。周之兴也，始于太任、太姒而已。《诗》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灭于褒姒而已。《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方后妃之贤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劳，求贤审官，如此而已。方艳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马，皆其党也。呜呼，治乱之来，可不察哉！

厉王之诗无《小雅》，何也？曰：以监谤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载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卫武、芮伯之作也，当是时诗未亡也，民畏监谤不敢作故也。

《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词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

传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则二雅见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时，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当是时也，女谒内盛，谗邪外兴，政教不行，先王之泽几息。故予观《宾之初筵》、《匏叶》作则《鹿鸣》废矣，《頍弁》、《角弓》作则《棠棣》废矣，《谷风》作则《伐木》废矣，《桑扈》作则《天保》废矣，《渐渐之石》、《何草不黄》作则《采薇》、《出车》、《杕杜》废矣，《无将大车》作则《南有嘉鱼》废矣，《隰桑》作则《南山有台》废矣，《鸳鸯》作则《由庚》废矣，《鱼藻》作则《由仪》废矣，《采菽》作则《湛露》废矣，《黍苗》作则《蓼萧》废矣，《瞻彼洛矣》作则《彤弓》废矣，

《苕之华》作则《六月》、《采芑》废矣，《大田》作则《鸿雁》废矣，《蓼莪》、《北山》作则《南陔》废矣，《楚茨》作则《华黍》废矣。若厉王则尤变其大者，故予观《民劳》作则《公刘》、《灵台》废矣，《桑柔》作则《行苇》废矣，《瞻卬》作则《绵》、《文王有声》废矣，《召旻》作则《棫朴》、《卷阿》废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予于幽、厉见之，文武先王之遗烈盖扫地矣。

世之说《诗》者，以序子夏所为，盖始于毛公耳。班固《汉书》曰"晚有毛公者，自以为子夏所传，河间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则子夏序《诗》独出于毛公而已。后汉卫宏亦以为子夏序，盖袭毛说耳。毛承秦火之余，去古道为近，必有所本，但今无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赐可与言《诗》，于子夏独曰："起予者，商也。"是说者之所本欤？予以为序非出于子夏，且圣人删次《风》、《雅》、《颂》，其所题曰美、曰刺、曰闵、曰恶、曰规、曰诲、曰诱、曰惧之类，盖出于孔子，非门弟子之所能与也。然若"《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题，其下乃毛公发明之言耳。详于逐篇，自可以见。何以知之？六篇之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词"，康成以为出于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诗》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则《草虫》，《邶风·燕燕》及《式微》，《王》之《采葛》，《桧》之《素冠》，《小雅·出车》、《杕杜》等二十九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颂·维清》等二十五篇，《鲁颂·有駜》、《泮水》、《閟宫》三篇，《商颂·烈祖》、《玄鸟》、《长发》、《商武》四篇，皆止于元题一句，盖非孔子不能作也。其余篇序，察其文势，反复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见于史传齐鲁解《诗》以《关雎》本于衽席，又曰："佩玉不鸣，《关雎》刺之。"若《韩诗》则以《汝坟》为思亲之诗，三家者盖皆不得孔子真，独毛公得之，其自以为子夏所传，必有传受之自，惜乎，世远莫得而见也。

《野有死麕》之诗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妇人服饰独言帨何也？曰：按《内则》注云，帨，盖妇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则设于门右，佩则分之于左，常以自洁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则母结帨而戒之。皇甫谧《女怨诗》曰"婚礼临成，施衽结帨，三命丁宁"是也。

《易》卦，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孔颖达以谓九为老阳，七为少阳，进阳之道也；六为老阴，八为少阴，逆阴之谓也。此乃不然。夫大

衍不虚一，则四十九数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则七八九六之数。故以纯者为老，九六得纯数；以杂者为少，七八得杂数，此自然之理也。

唐李翱作《易诠》，论八卦之性，古今说《易》者未尝及。自古小人在上，最为难去，盖得位得权，而势不能摇夺，以四凶尚历尧至舜，而后能去。尝玩《易》之《夬》，夬，一阴在上，五阳并进，以刚决柔，宜若易然，然爻辞俱险而不肆，盖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刚长乃终”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自道而下数至于三，则天地人之道备矣。圣人画卦始止于三，谓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观变。予观重卦之内，至于三位则有小成变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则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知其变，则可以思过半矣。

泰山孙明复先生治《春秋》，著《尊王发微》，大得圣人之微旨，学者多宗之。以为凡经所书皆变古乱常则书之，故曰“《春秋》无褒”，盖与穀梁氏所谓“常事不书”之义同。

临邛都官外郎计用章博学，著书有《迂遗希通》二编，尤专于《左氏春秋》，以为凡传所称礼也者，非礼之经，乃礼之变也。方春秋时当舍经而用变，以权宜从事，盖左氏亲受于圣人者如此。密学陈襄尝有书辨其非是云。

诗话

梁钟嵘作《诗评》，掎摭本根，总核华实，收昭明之所遗，可谓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郁陶乎余心’，楚词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予以为不然。《虞书》载赓歌之词曰：“元首丛脞哉。”至周《诗》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举，如《行露》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狱？”《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惟迩言是听，惟迩言是争。”至于《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亩之间》则全篇五字耳，然则始于虞，衍于周，逮汉专为全体矣。

刘氏《传记》载炀帝既诛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

泥’否？”盖道衡诗尝有是句。《杨文公谈苑》载诗僧希昼《北宫书亭》诗云：“花露盈虫穴，梁尘堕燕泥。”予以为炼句虽工，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审言，子美祖父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倡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蔓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子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杨作“润”。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风矣。

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深稳，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也。白乐天工于对属，寄元微之曰：“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尤佳。

古善诗者，善用人语，浑然若己出，唯李杜。颜延年《赭白马赋》曰：“旦刷幽燕，夕秣荆越。”子美《骢马行》曰：“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马歌》曰：“鸡鸣刷燕晡秣越。”皆出于颜赋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

《庄子》曰：“鹏之徙南溟也，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尔雅》释风上下曰扶摇。老杜下峡诗曰：“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恐别有出。

《逸史》载唐李适之罢相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试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适之，饮中八仙之一也。子美诗曰：“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盖用其诗也。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大江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辞，如‘峻极于天’之谓也。”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

《说文》以琼为赤玉，比见人咏白物多用之。韩愈雪诗曰：“若非焆鹄鹭，定是屑琼瑰。”又：“马蹄踏作琼瑶迹，为有诗仙凤沼来。”将别有所稽邪，岂用之不审也？

僧赞宁为《笋谱》甚详，掎摭古人诗咏，自梁元帝至唐杨师道，皆

诗中言及笋者，虽孟蜀时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绝句亦收之，可谓勤笃，然未尽也。如退之《和侯协律咏笋二十六韵》不收何耶？岂宁忿其排释氏而私怀去取与，抑文公集当时未出乎？不可知也。

郑工部文宝将漕陕西，经画灵武，后谪监郢州京山县税，过信阳军白雪驿作绝句，久而湮没，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间尉是邑，重书于碑，后亦亡。郢刊工部诗集亦无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闱，五原功业有谁知？年余放逐无人识，白雪关头一望时。”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经秀上人房》诗云：“花时懒看花，来访野僧家，劳师击新火，劝我雨前茶。”其诗篆书刻石，在县多宝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诗云：“城里争看城外花，独来城里访僧家，辛勤旋觅新钻火，为我亲烹岳麓茶。”盖诗人写杨作“寓”。兴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赋赏花钓鱼诗，群臣奉和。丞相韩魏公诗云：“轻云阁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寿杯。”唐罗邺诗云：“春排北极迎仙驭，日捧南山入寿杯。”

郑武仲侍郎尝从刘宾学，宾有父尤善于诗，尝云：“人从别浦经年去，天向平芜尽眼低。”郑诗有：“江横塞外悠悠去，天落秋边处处低。”语句惊人，出于蓝矣。

庆历间，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之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其余不尽记也。然长吉才力奔放，不惊众绝俗不下笔，有《雁门太守》诗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鳞开。”王安石曰：“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词意清拔，高出古人。议者谓二世致斋望夷宫在鹿马之后，又长城之役在始皇时，似未尽善。或曰概言秦乱而已，不以辞害意也。

荆公集李、杜、韩吏部洎本朝欧阳文忠公歌诗，谓之《四选集》，王萃乐道谓予曰：“然不取韩公《符读书城南》何也？”予曰：“是诗教子以取富贵，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渊明犹不免子美之讥，况示以取富贵哉！”乐道以为然。

闽中鲜食最珍者，所谓子鱼者也。长七八寸，阔二三寸许，剖之子满腹，冬月正其佳时，莆田迎仙镇乃其出处。予按部过之，驿左有祠，谓之“通应祠”，下有水曰“通应溪”，潮汐上下，土人以咸淡水不相入处鱼最美。比见士人诗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诗曰：“长鱼俎上通三印，新茗斋中试一旗。”闽人谓茶芽未展为枪，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

王铚性之尝为予言曰：“王荆公尝集四家诗，蔡天启尝问何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识卑，其中言酒色盖什八九。’”

鼎州武陵县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谒焉。寇莱公往雷州，凡题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诗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记年月。”后丁晋公谪朱崖，过寺题云：“翠影疏疏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壶冰。晓钵侵星汲，宵厨向月澄。岂惟蠲肺渴，灌顶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赋咏，如殿中丞范讽诗云：“平仲酌泉曾顿辔，谓之礼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转使高僧薄宠荣。”又刑部郎中崔绎诗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记名留咏在精庐。甘泉不洗天涯恨，留与行人鉴覆车。”可谓言婉而意达矣。

穆伯长为《巨盗》诗，斥故相丁谓也。予因举于史骧思远，思远曰：“此于伯长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贬崖州为三绝句，便不免世人訾毁。”予以为《诗》三百皆出圣贤发愤而为，又何伤哉？后尝语于客，会安陆令李楚老翘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诗也。白公卒于李贬之前。”予因按《唐史》，会昌六年白公卒，是岁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贬，盖当时疾李者托名为之，附于集。诗曰：“乐天尝任苏州日，要勒须教用礼仪。从此结成千万恨，今朝果中白家诗。”“昨夜新生黄雀儿，飞来直上紫藤枝。摆头撼脑花园里，将为春光总属伊。”“田园不解栽桃李，满地惟闻种蒺藜。万里崖州君自去，临行惆怅欲冤谁？”予观其词意鄙浅，白为杂律诗讥世人，故人得以轻效之。

慈圣光献皇后以元丰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执政近臣入侍圣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圣以珠盘蹙马鞍遗上，上自池乘以归。慈圣好植花，多乘小辇游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庆寿”，在福宁之东，是夜毁香阁垣为百官入听遗告。庭中有二小亭，金书牌

曰“赏蟠桃”、“赏大椿”。明年三月，将奉山陵，诏百官各进挽词二首。故相王珪曰：“谁知老臣泪，曾泣见珠襦。”王存时为从官，曰：“珠鞲锡御恩犹在，玉辇亲扶事已空。”予亦例进曰：“春风三月暮，寂莫大椿庭。”百官有云东朝，盖斥庆寿也。

永叔《早朝》诗曰：“月在苍龙阙角西。”甚美。然予按汉之四阙，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苍龙”，西曰“白虎”。今永叔诗意，盖以当前门阙状苍龙，故云月在西也，盖不用汉阙耳。

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书耶？取其牌归于丞相吴正宪公。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

权文公多用州县、日辰之类为诗，近见人亦有为药名诗者，如诃子、缩砂等语，不惟直致，兼是假借，大不工耳。里人史思远善诗，用药名则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来夜半天河转，挑尽寒灯心自知。”此乃鲁望离合格也。思远幼孤，从令狐先生学诗，有唐人风格。《赠惠秀》云：“坐禅猿鸟看，谈《易》鬼神听。”又《题朱氏园》云：“花分先后留春久，地带东南见月多。”故寿阳朱炎节判尝赠诗曰：“古人不到处，吾子独留心。”

吾友顿隆师尝言：“颜延年《五君咏》，至《阮始平》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为山涛麾出。杜牧之‘欲把一麾江上去’，即旄也，盖误矣。”余以为麾即毛也，子美亦有“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长官好为诗。予少时闻人诵：“嚼梅香袭齿，攀柳绿藏巾。”予欲纂乡人诗，怅无朱诗。廖献卿大夫谓予曰：“某少尝同笔研，得其诗二百余篇，当录以奉寄。”献卿别未几，不幸早卒。自予还里，屡访诸廖，所谓朱令诗者，卒莫得之。

世言七言诗肇于柏梁，而盛于建安。考之，岂独柏梁哉？《鄘风》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风》曰：“知我者谓我心忧。”《郑风》曰：“还予授子之粲兮。”《齐风》曰：“遭我乎猛之间兮。”又曰：“尚之以琼华乎而。”《魏风》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风》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小雅》曰：“以燕乐嘉宾之心。”又

曰："如彼筑室于道谋。"《大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颂》曰："学有缉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惩而毖后患。""仪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楚狂接舆歌曰："今之从政者殆而。"项籍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汉高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皆七字之滥觞也，然则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袭矣。唐刘存乃以"交交黄鸟，止于棘"为七言之始，盖合两句以言，误也。

予熙宁初调官，泊报慈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钞。其《过杜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处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车、斜韵，梦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黄云叟，以书古人用韵未尽。知白乐天"春深贫贱家，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又如"妻愁出赁车"之语，乌足称哉？

张颂公美，颍昌人，举进士不第，尝馆于吾家义方斋。畏谨自律，读书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诗，曰："人散秋千闲挂月，露零蝴蝶冷眠风。"全不类其为人。尝咏唐君臣得失之迹与其治乱之辨，可为世鉴者凡百篇。元丰末，至京师欲上之；会永裕不豫，囊其书归。有志而不达，惜哉！

予弟光辅邻臣，郡以经行应诏，元祐丁卯赐第。归未几，因出坠马伤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词曰："足谷医还验，占桑梦亦灵。"众咸推服。

论文

《楚词·招魂·大招》，其末盛称洞房翠帷之饰，美颜秀领之列，琼浆胾羹之烹，新歌郑卫之娱，日夜沈湎与象棋六博之乐，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归来，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其后耳。又曰："赏罚当只"，"尚贤士只"，"国家为只"，"尚三王只"。皆思其来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兰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选者，以其"天朗气清"。

或曰《楚词》“秋之为气也，天高而气清”，似非清明之时。然管弦丝竹之病语衍而复，为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艺”、“约”八十五题，可谓博矣。既载相如《喻蜀》，不录扬雄《剧秦》，录《解嘲》而不收韩非《说难》，取刘向《列女传》赞而遗陈寿《三国志》评。至韩、柳、元结、孙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类；又作“读”，如《读仪礼》、《读鹖冠》之类；又作“书”，如《书段太尉逸事》；“讼”，如《讼风伯》；“订”，如“订乐”等篇。呜呼，文之体可谓极矣！今略疏之，续彦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诗起晋夏侯湛，唐刘存以为始于“鹭于飞，醉言归”。任以颂起汉之王褒，刘以始于周公《时迈》。任以檄起汉陈琳檄曹操，刘以始于张仪檄楚。任以碑起于汉惠帝作《四皓碑》，刘以《管子》谓无怀氏封太山刻石纪功为碑。任以铭起于始皇登会稽山，刘以蔡邕《铭论》“黄帝有金几之铭”其始也。若此者尚十余条，或讨其事名之因，或具成篇而论，虽有不同，然不害其多闻之益。

《颜氏家训》亦足以为良，至论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张衡、左思为狂，而又诋讦子云，杨本云“而又崇尚释氏”。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选》最为该洽，然潘岳《闲居赋》曰：“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详。予尝读王子年《拾遗》曰：“北极有岐峰之阴，多枣木百寻，其枝茎皆空，其实长尺，核细而柔，百岁一实。”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枣枝茎皆空，核细而柔。任昉《述异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六所。”李尤《果赋》云“三十六园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赋所用盖出此。

吴兴姚铉集唐人所为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表、传录、书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开封时，长子渝游相国寺，得唐漳州刺史《张登文集》一册六卷，权文公为之序，其略曰：“所著诗赋之外，书启、志记、序述、铭诔合为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别》、《怀人》三赋与《证相》一篇，意有所激，锵然玉振，傥有继梁昭明之为者，斯不可遗者也。”然所得书肆镂板才六十六篇，盖已亡其半。抑观《文粹》并不编载，由是知姚亦有未见者。予续

《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传，裒而录之，以广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尝言文章当以气为主，而世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亦足以观其志。如王沂公作状元，殿试《有物混成赋》其间曰：“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此有陶镕品物之度，后果为相。范文正赋《金在镕》曰：“若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人以为有出将入相之器，果为名臣。

里人传宋景文未第时，为学于永阳僧舍，连处士因问曰：“君好读何书？”答曰：“予最好《大诰》。”故景文率多谨严，至修《唐书》，其言艰，其思苦，盖亦有所自欤！

宋景文公始独撰史，岁月虽久而书盖将成，后文忠公分撰纪、志，今与景文所撰列传共行于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唐纪》与《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见。

范蜀公既谢事家居，亦著《东斋纪事》，大意已见序说。

王勃《滕王阁序》世以为精绝，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予以为唐初缀文尚袭南朝徐庾体，故骆宾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云：“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则知勃文盖出于此。

李觏泰伯临川人，以文学名于时，晚年著《李氏常语》，大斥孟子，以为教诸侯叛。若孔子犹不免庄周之论，况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贡一角兽，高大如吴牛，身皆肉鳞，傍置一羊，每击其羊闻其声，则方饮龁，彼盖以麒麟进也。神文目为异兽，然世谓“山犀”。士有赋麒麟者，以示郑獬内相，其词曰：“挺一角于额上。”毅夫谓予曰：“此正如班固书张苍晚年口中无齿也。”

碑碣

安陆之东三十里乃唐许氏之茔域，俗谓之“相公林”，旧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阔三尺余，白石也。吾闻石白者不泐，村民辄异之，

或遇水旱则就祷焉。治平中，县令张墩言于太守周君燮，且以为玉碑，辇而示之，非玉也，委乡校之南庑。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余字，会郑獬以内相还里卜葬，遽止之，得不尽灭其文字。后余游宦归，见其碑悉为人磨治，惟其额有书“大唐孝昌公许君墓碑”九字，甚恨无墨本以藏。亲友朱乂叔见予屡叹，乃出一本以遗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铭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于序为甚，其可读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亲而建侯；我后得人，均关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中大夫、使持节、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于朱绳，昭全形于白璧。抑贪竞之俗，恩浃二天；屏权右之门，威如重燎。”又曰：“行趋露冕之襜，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诏，追迁太仆少卿。”又曰：“长史公以仪凤三年正月日薨于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又曰：“嗣孙崇艺，易州司马、互回军使，英姿外发，灵鉴内融。”又曰：“趋毅梓之乡关，用摽幽陇。何止韦孟之光绪祖德，垂裕后昆；刘宽之传芳故吏，式昭往烈。崇艺、崇述、崇烈云云。铭曰：炎图括地，姜派疏天。融斤孕火，太岳飞烟。缉诣帝若，业冠象贤。颍滋涵珍，箕山韫宝。仪刑邦干，经纶天造。华阳启国，襄城访道。汉剑舒莲，周珪映藻。运移赤野，威怀楚望。八翼飞止，三刀集贶。英蕤早举，仁风晚畅。丹水擢图，黄星昭亮。恩狎圣齿，绩参龙跃。锦旆云道，实享天爵。青蒲奏绩，赤野驰英。陆钊神兕，水斫奔鲸。闽区恩暴，夏口先鸣。晋俗康阜，轩辔澄清。金根按禁，讦谟鹤省。兰锜昼严，钩陈夜警。军容甚泰，土功载靖。地轴东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书》许绍唐初为峡州刺史，封安陆郡公，以破萧铣功，擢其子智仁为温州刺史。智仁初以勋封孝昌县公，绍卒，继守夷陵，终凉州都督。用是考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处俊，安陆人也。相唐高宗，尝为中书侍郎。既终，葬于州西南三十里。庆历中，太守校理孙公甫之翰尝命令狐子先为文，将镵石立于涢津之侧以表之。会温成张氏方以修媛宠贵，之翰畏谗，终不立，议者或讥其太忌。元丰中，滕甫元发守是邦，将罢任，又为文刊石以遗安陆令，俾建诸道左。未几，故相清源公蔡确谪知州事，暇日有十绝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是时，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坐是讪上，窜岭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于令廨之门。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阳楼，楼上有石，倒刻“谢仙火”三字。其序述庆历中，华容县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谅子京问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并长三尺，铁笔书

之。然予在江湖间，人多以仙为名，又其字类世所开者。孙载积中宰吴兴德清，新市镇觉海寺殿宇宏壮，其碑云皆唐时所建。巨材髹漆，积久剥落，见倒书迹曰“谢均李约收利火”十余字，去地三二尺，以纸墨拓之，与岳阳字大小一同。积中因曰：“夫伐木于山者，其火队既众，则各刻其名以为别耳。凡记木必刻于木本，营建法本在下，故倒书。”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阳西濒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与天际，而州步而舣舟之所，人甚病之。庆历间，滕子京谪守是邦，尝欲起巨堤以捍怒涛，使为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堤”，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访是堤，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时治今比阳县，后杨有“又”字。徙泌阳，今治是也。按开元间李适之尝为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张九皋之文。九皋盖九龄弟。其碑先自比阳辇置今之都厅，予尝阅之，因求诸新旧史，皆不载适之为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适之，其字也，名适之，宗室之贤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门人史骧思远谒太子中允句谌信道铭其圹，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隐为文以表之。天隐与令狐同年。福唐林逸书，襄阳孟逸篆额，史号为“三逸碑”。

书画

王右军书多不讲偏旁，此退之所谓“羲之俗书趁姿媚”者也。

武功苏泌进之，子美子也，任湖北运判，按行至鄂，予时守郡，苏出其曾王父国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门扉之墨迹，隐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书曰：“暮春因游明月峡，故留题。前雪紏史杜牧。从前闻说真仙景，今日追游始有因。满眼山川流水在，古来灵迹必通神。”国老云：“杜罢牧吴兴，游长兴之明月峡，留字于村居门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岁宰乌程闻此说，托陈骧往彼得之。字体遒媚，隐出木间，真希世之墨宝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尝为湖州。督邮，藩镇板授之官。予奉使闽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轩，东楹之柱，庆历间蔡君谟题之，其字隐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说文身事，有得髑髅涅文墨入骨者，岂松煤所渍能然乎？

郭忠恕侨寓安陆，郡守求其画莫能得，因以缣属所馆之寺僧，时俟其饮酣请之。乃令浓为墨汁，悉以泼渍其上，亟携就涧水涤之，徐以笔随其浓淡为山水之形势。此与《封氏闻见》所说江南吴生画同，但彼尤怪耳。

辨误

《论语》：子路从夫子而后，遇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此一句当在“至则行矣”之下，简编差误而然也。盖子路既不见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无义”云云也，不然，岂无人而与言哉？

《孟子》最为全书，然“滕文公问为国”此篇疑有简策之误，盖与“毕战问井地”参杂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当与“国中什一使自赋”为相比，若“《诗》云：雨我公田”至“虽周亦助也”当与“方里而井”至“所以别野人也”为相比，若“乡田同井”至“百姓亲睦”当与“设为庠序”至“小民亲于下”为相比，若“世禄滕固行之矣”当与“卿以下必有圭田”为相比，而其间察其文义，颇有脱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见于后世，良可惜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云云，“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二”，“从”字上盖脱一“曰”字，读者可考而知也。匡章谓陈仲子为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后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继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欤？”予以为“黄泉”字下当有脱句，子弟读焉，当详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傹也。”杨氏注云：“炊与吹同，傹当作僵，可以气吹之则僵。”予以为非也。傹与竟同，炊乃爨也。以为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尽，犹之所谓“一饷间”耳。

予守官洛中，闻伊阳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数十里，不知《禹贡》何以谓“导洛自熊耳”。君实曰：“昔有兄子主簿虢州卢氏县，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经》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东北，过卢氏县南。”郦善长注云“洛出冢岭山，东北经获兴川，又东经熊耳山北。《禹贡》所谓‘导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盖开导其滞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于熊耳，盖禹始导于此尔。予按伊

阳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败赤眉，积甲与熊耳齐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川江、汉，其浸颍、湛。郑氏云："颍出阳城，宜属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为淮。"得臣按：郦善长《汝水注》云："湛水出犨县北，历鱼齿山下，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晋伐楚，败绩，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长阪，即湛水以名也。《周礼》：荆州，其浸颍、湛。郑玄未闻，盖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则不乖其土，言水则有符经文矣。"

汝水又东南经定陵县，水右则滍水，左则沟水出矣，自定陵县北通颍水于襄城县镇，颍盛则南播，汝泆则北注。得臣以为九州之荆，乃今襄阳也，方城盖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则在荆，犹之江出于岷山，汉源于嶓冢，其川盛于楚也。

吴松江有洞庭山，韦苏州诗、皮陆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时子美诗曰"笠泽鱼肥人脍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吴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谓"洞庭"者，即郦善长注《水经》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盖斥此湖耳。比见岳州集古今题咏刻石龛于岳阳楼，如苏州皮、陆、子美之属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间，缭汉江筑堤以障泛水，彼人谓堤曰"提"，说者以为自高氏据其地，俗避其姓所讳，故不曰"堤"尔。予尝疑其不然。比见李肇《国史补》乃云："今襄阳人呼堤为'提'，关中人呼稻为'讨'，皆讹谬所习也。"由是知讳姓之说为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晋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来称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凤宪、校理张舜民芸叟先谪监郴州盐税，过鄂书与通判吴子勉厅壁诗云："但见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学有文，盖邠去鄂，秦楚之异，遂以鄂为今郢矣，其诗并录于此，曰："汀洲露白叶番黄，独上南楼写兴长。但见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兴亡。朱弦只解悲流水，黄鹤犹能返故乡。莫道楚魂招不得，试将芜累过三湘。"

京师谓人神识不颖者呼曰"乾"。予因询一书生厥义云何，曰："乾，阳数，九九者不满足耳。"后予见扬子《方言》称齐人谓贼

曰“虔”，因知“乾”乃“虔”。传曰：“虔刘我边鄙。”盖贼杀之义也。然则世俗俚语多有所本，但不能究绎耳。

《吕氏春秋》曰：白圭新与惠子相见，惠子说之以强。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妇者，孺子操蕉火而巨，新妇曰：‘蕉火太巨。’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太甚者。”惠子闻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妇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妇曰“新妇”，卑对尊称其妻，及妇人凡自称者则亦然，则世人之语岂无所稽哉？而不学者辄易之曰“媳妇”，又曰“室妇”，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细者，始曰“拱把”，大曰“围”，引而增之曰“合抱”。盖拱把之间才数寸耳，围则尺也，合抱则五尺也。《庄子》曰“栎，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围”，疏云“以绳束之，围粗百尺”是也。今人以两手指合而环之，适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内翰云：“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也。”然沈精于算数者，不知何法以准之。若径七尺，则围当二丈一尺。传曰：“孔子身大十围。”夫以其大也，故记之。如沈之言，才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为异耶？周之尺当今之七寸五分。

陕州灵宝县之西有涧曰“洪溜”，自东南直注西北，入于河，平时可涉，遇涨湍暴下，不可以舟。予预修本州役书，洪溜涧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见《水经》，云“按上洛有鸿胪围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谓斯川为鸿胪涧”，于是知洪溜，语之讹也。

白兆山，最安陆之胜，处郡西三十里，颇多灵迹，中有楷师岊，世传楷师疏《维摩经》，有白气之异，山因得名，故赋咏之士未尝不为言。若令狐子先《请善先长老住白兆寺书》曰：“高宗朝神，楷师作《维摩疏》于嵓下，感白气之兆，上属于天，因而得名。”亦习传闻，失之讨论也。《周书·于翼传》建德二年，出为安州总管，属大旱，涢水绝流。旧俗，亢阳祷白兆山祈雨，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旧矣。

安州应城县有五茄山，《寰宇记》与《图经》并作“茄”字，俗作“加”字，窃疑之。访居人，其山起于平地，袤可二里，高可数仞，无峰峦特起之势，皇甫子固谓予曰：“‘五’当作‘伍’，伍盖楚之著姓，此山盖伍氏所居，当作伍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聚落也。孝昌东北有大伍

山、小伍山，《寰宇记》以为两山叠嶂，远望若行伍然，恐亦俗传也。”

予使闽，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隶闽部。其所谓飞猿岭者，昭武之西北境也。过是岭即至于峭石铺，尝按谢灵运诗云：“朝发悲猿峤，暮宿落消石。”谓其山高，石落而消也。今为飞猿、峭石，盖岁久俗传之讹耳。

世多言唐以张万岁久任牧马之政，故圉人辈辨马之老小，不曰岁，而以齿目之，盖避万岁名也。夫岂然哉？按《周礼》“马质”云：“书其齿毛与其价。”又《曲礼》曰：“齿路马者有诛。”《穀梁》曰：“晋献公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荀息牵马曰：‘齿加长矣。’”《战国策》曰：“夫骥之齿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马岁必以齿，非自唐有所讳也。

《禹贡》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国云：“淮出桐柏，经陪尾。”班固《地理志》亦具此，而颜师古乃曰：“陪尾在安陆东北。”今按安陆郡石村之西，俗号为“横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东北，误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县光和尚骨立，笔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传》老子苦县濑乡人。又读《汉书》称桓帝梦见老子，命中常侍左悺于濑乡致祭，诏陈相边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书也。今考桓帝纪年乃建和，光和盖灵帝时年号，岂杜诗乃后人传写之误耶？或者以为今亳有太清残缺碑，犹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于何代。兼谯去苦县尚两舍，即非边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或以黄精当作黄独，遂援《本草》芋魁注释以为证，此皆惑于多闻好奇之过也。《药录》云：“黄精止饥。”杜以穷冬采此，无所获，必迁就黄独耶？又以山雪为春雪，此尤为乖谬。杜自十月发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离同谷入蜀，诗中历历可考，盖未尝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阳，故《寰宇记》亦载其坟在县北二里，不知何缘得此？《唐新书》称耒阳令遗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观子美侨寄巴峡三岁，大历三年二月始下峡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阳，即四年冬末也。既过洞庭，入长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乱，仓皇往衡阳。至耒阳，舟中伏枕，又畏瘴，复沿湘而下，故有《回棹》

之作，末云：“舟师烦尔送，朱夏及寒泉。”又《登舟将适汉阳》云：“春色弃汝去，秋帆催客归。”盖《回櫂》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继之以《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云：“北归冲雨雪，谁悯弊貂裘？”则子美北还之迹见此三篇，安得卒于耒阳耶？要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称子美孙嗣业启子美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辞不能绝。其系略曰：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近时故丞相吕公为《杜诗年谱》云：“大历五年辛亥，是年还襄汉，卒于岳阳。”以前诗及微之之志考之为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此篇常病难读，盖多脱漏。予亲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传韩文，最为全本，悉多是正。于是知此篇乃脱八字，自“湜也困公安，不自闲”，盖“闲”字下脱“其闲”二字；又“掎摭粪壤”下脱一“间”字，“间”字下又脱“粪壤多”三字；其后“岂有臧”字下脱“不臧”二字，读之者可以考焉。至于他诗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义

“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人之于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盖古之人视义以为去就耳。予尝曰：“死生之际，惟义所在，则义所以对死者也。”程伯淳闻而谓予曰：“义无对。”

卷下

姓氏

谱牒不修也久矣。晋东渡，五胡乱中原，衣冠流离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尞姓也，疏之后乃为束，是之后乃为氏。闽中人避王审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恶其称者，或改为元。如此类甚多。况元魏据洛，诸虏喜中原之姓，择而冒之者益众，则谱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载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长、孟坚叙传之比也。在唐时尚多姓谱之学，今或罕言之。欧阳文忠公、苏洵明允各为世谱，文忠依《汉年表》，明允放《礼》，以大宗、小宗为次，虽例不同，皆足以考究其世次也。窃怪文忠以谓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则禽兽不若也，其讥诃亦至矣；然欧阳氏得姓凡几年，其间文学之士盖亦多矣，文忠始为之谱，斯言恐未为得也。

古器

应山平靖关之南，涧水盘纡，随山而行，忽一日暴雨，村民得小鼎于涧侧，铜为之，色如涂金，两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轻。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数，皆为水所漂，止得此耳。连庶君锡得之甚爱，以为华而不侈，质而不陋。后归永叔。

予友郭惟济君泽，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后，斜日射溪碛，焰有光，牧童掊取之，得一陶器，体圆，色白，中虚，径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轮郭，一端绕边列以齿，齿仍缺十六。以为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齿距地，酌水于轮郭间，隆起处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研容有陶者。君泽尝谓予曰：“柳公权云：某州磁研为最佳。”予时年少，不能尽记，今追忆书之。

安陆石嵓村耕夫得宿藏一镜，光明莹然，不为土所蚀，视之，可见十余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犹照数里，不知何世物。

云梦县楚王城左右，人时得编钟、佩印、刀、斗、鼎、镜之属，不可胜纪。

风俗

仕非为贫，有时为贫。今不然，为贫者多也。予初仕，闻仕宦者相与告语曰：某所有职田，某所供给厚，可仕也。后忝通籍，朝堂之论亦然，用是知为贫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独牡丹曰花。晋人凡果不言果，独林檎曰果，荆人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过所谓四里桥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为屠儿墓园。清明则众屠具酒肴祠之，出于人情也。

四方不同风，甚者，京师尤可笑。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媒氏祝之，掷杯于地，验其俯仰，以为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怀之而去。丧事，贫不能具服，则赁以衣之。家人之寡者，当其送终，即假倩媪妇，使服其服，同哭诸途，声甚凄惋，仍时自言曰：“非预我事。”

闽中呼梯为陔，陔，阶之讹也；鞋为脚，脚，屩之讹也。

世言闽、蜀同风，孙光宪作《北梦琐言》以为不同，大略引蜀有不仕之类以为异。孙盖蜀人也，故主其乡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一路虽不同，相逢则曰“乡人”，情好倍密。至于亲在堂，兄弟异爨，民间好蛊毒者，此其所同者，则知古语之传盖不虚耳。

闽中生子既多不举，其无后者则养他人子以为息，异日族人或出嫁女争讼其财无虚日。予漕本路，决其狱，日不下数人。夫杀己子至于后世狱讼不已，岂非天戒欤？

汶上多士族，有雌黄人物会于州吏茶肆，过者必有恶名以加之。初

但相顾举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号曰“猪嘴关”，推其巧能名者为关使，次有判官、干当公事。

奇异

寇莱公贬死雷州，榇还洛阳，过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插竹标纸钱，竹尽活成林，邦人神之，号“相公竹”。刘敞原父、王陶乐道各为文刻石志其事。

安陆有念佛鸟，小于鸲鹆，色青黑，常言一切诸佛。张齐贤相谪守郡日，作古诗二篇。元宪宋郊诗曰：“鸟解佛经言。”予少时闻之，近时罕闻矣，岂夫造物亦有时耶？

盛事

《国史补》载苗夫人，近代妇人无比。今晏夫人，丞相元献公之子、富郑公之室、冯太尉之外姑。马夫人，父尚书也，夫丞相、司空申公吕端也，四子长侍读，次枢密，次丞相、司空，次户部尚书。鲁夫人，父太师简肃公也，其舅吕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纯中书舍人，婿翰林学士范祖禹也。

苏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盖有之，未有一朝者，独刘沆天圣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孙偁治平元年，并及第，皆在仁宗朝。”安厚卿言：“张文孝之孙保常锁厅不第，然应举时，家状内三代皆具庆，亦世所无也。”

世言国初史馆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庆下，安厚卿为枢密日亦然，盖继母也。

予里集贤张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禄卿张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请大夫瑇任京东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宁无疾。

赵孝廉令畤景贶言景祐元年同廖献卿赴试春闱，一日，献卿谓孝廉曰：“某必不利于南宫，昨梦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贶贺曰：“献卿必登甲科继先君矣。”未几省榜出，献卿乃第十人。献卿名子孟，淳之

长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献卿第三子，元丰戊午国学第十人荐。三世之间，及第、过省、取解并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杀

予少时，季秋末于草际得一小蛱蝶，怪其非时，取视之，则毙于掌中，久则栩栩然飞去，盖其诈死以逃生也。

孝昌成若冲天益江行，岸际见小虾蟆无数，天益呼仆抱鸡令食，既而并无所见。天益去，虾蟆复跃入水。盖闻鸡声悉伏地不动，人莫见也。

鉴戒

李广之不侯，史氏以为杀已降，余谓非特此，其杀灞陵尉亦甚哉。广自抵阴谴，岂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虏而李氏夷灭，亦显报矣。

郑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时徙家安陆，资镪巨万。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过则载瓦以行，问有屋漏则补之；若舍客自为之屋，亦为缮补；又隆冬苦寒，蠲舍缗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纾也，登进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职为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长曰继中，皇祐元年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读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与孙皆任以官，不由选调，世禄不绝，阴施之报盖不诬矣。

王文正沂公仕章献朝，发晋公窜海上，天下称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谓所知曰："予行己无慊而获此报，何邪？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郓，为监司相轻，后秉政，迁除本官略无宁岁，竟死于道路，此必为报也。"

予同年黄靖国元弼刚正明决，初调蜀中主簿，亡其县名，令缺，摄县事。有巡卒宋贵嫚骂本官，众不忍闻，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后十五年，元弼为沅州军事判官，治牒至宁州，暴卒，入冥与宋贵辨其事。元弼具陈嫚骂之语，冥官亦愤之，已而追阅案牍，语元弼曰："罪即当死，终是死不以法。"元弼复生。西州士人往往作传，亦多牴牾。予屡诘其本末，语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陆医生宋氏视疾不问贫贱，仍载粟枣，乏者遗之。宋之子曰应，善论说，好驰骋上下，能冷热人，人多畏之。后为医博士，谒之者贫则绝，盖弗肯继矣。未六十，中风而卒。三子，长犯盗，流他所得还，卒于乡；次初学举进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间，因刺一妇人不著，坠井死；幼者终于冻馁。应之弟曰效，畏谨有常，年逾七十而亡，一孙习医自足。

真伪

予闻洛中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诰与右宗大贾，冒以庇其族，比年闻安陆亦有，盖谱不明耳。

刘梦得《读张曲江集》诗，其序略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嗣，终为馁鬼，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故其诗云："寂莫韶阳庙，魂归不见人。"按《唐书》，曲江有子拯，而不见其他子孙者。近有朝请张君唐辅来守安州，盖曲江人也，自称九龄十世孙。皇祐间，侬智高乱岭南，朝廷推恩，凡名举人者悉官之，无虑七百人，唐辅在其中。后稍迁至牧守，当涂诸公往往以名相之后称荐之。夫以梦得去曲江才五六十年，乃言"燕翼无嗣"，岂知数百年后有十世孙耶？岂梦得困于迁谪，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说猎者尝取麝粪日干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脐香，杂干粪以实之；最大所谓"当门子"者，即预采飞虻，去首足翅，日干以用之，是一麝获五脐之利。虻之性不良可知也。医者司徒生尝言："市麝脐宜置诸怀中，以气温之，久而视之，手指按之柔软者真也，坚实者伪也。"

谗谤

蜀人龙昌期为《礼论》，以为周公《金縢》之请以代武王，盖其诈也。予谓方周公之时，近则王不知，远则四国流言，至于后世犹有仁智未尽之说，盖圣人诚为难知。呜呼！不如是不足以为周公。

元宪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价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诉于上者，以姓名于朝廷非便，神文乃间谕元宪，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札，先书“臣庠”，时李献臣为翰长，见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对。已而白宋，宋乃书一绝云：“纸尾何劳问姓名，禁林依旧玷华缨。欲知《七略》称‘臣向’，便是当年刘更生。”元宪既参大政，朝廷无事，庙堂之上日阅文史，今观《纪年通谱》、《杨文公谈苑》等序及《绎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宪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后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务清净无所作为，有为者病之。后为人言排诋，出知河南，改许及河阳，归京判都省，久之，卒于私第。公尝自谓时贤多以不才诮我，因为诗曰：“我本无心士，终非济世才。虚舟人莫怒，疑虎石曾开。蛟负愁山重，葵倾喜日来。欲将嘲强解，真意转悠哉。”

张师正《倦游录》说颍上常夷甫处士自经而卒。王莘乐道奉议，颍人也，从学于常，具道处士得病而卒。师正进士及第后换西班官，至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汉间士人所为，托名以行。

占验

舜治天下，弹五弦琴而歌南风之诗，盖长养之音也。《诗》亦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谓之“种盐”，不得南风则盐不成，俗谓之“盐风”。荆湖间夏有大风，朝起夕止，连日如此，土人曰“飕风”，音“谅”，有则大旱，陂泽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风”，如杓勺水也。

安陆地宜稻，春雨不足，则谓之“打干种”，盖人、牛、种子倍费。元符己卯大旱，岁暮，农夫告曰：“来年又打干矣。”盖腊月牛骣泥中则然，明年果然。

京师槐放花盛，则多河鱼疾；北人荞麦熟，则早晚候霜降，罔有差焉。

江湖间人常于岁除汲江水秤，与元日又秤，重则大水。

《颜氏家训》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晓则午中矣，历五辰也。更，历也。

予夜不寐，问直宿兵夜如何，曰：几更。明日问何以知，曰：“每转更，则栖鸟多动。尝出戍，率多用是为验。”因遣人听戍鼓，皆然。

熙宁初，予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长二三尺许，取而焚之，臭如马鬃，是岁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鸣则蚕善也。

安陆农视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细白花丛出，若十花以上则米贵，花多则贱。

大观戊子仲夏，安陆雁自北而南，群燕委雏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陆老农相谓曰：“夏至逢端午，家家卖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艰食，果卖子以自给，至有委于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弃子不可胜数。

传曰：玄鸟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来不见社。大观己丑仲春，社前数日燕已来。

语谶

前广西漕李朝奉湜，江宁人，言昔日内相叶清臣道卿守金陵，为《江南好》十阕，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圣皇宽诏养疏顽。赢取十年闲。”意以为虽补郡，不越十年必复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间，李尉广德，钱公辅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间及郡事简，得暇山川行乐，昔叶道卿云“赢得十年闲”，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谓不越五年复入。至五年，钱卒。

予仲氏光辅元祐丁卯应诏，季道辅饯于郊，举光辅旧诗曰：“仲舒窥圃三年废，东野看花一日多。”光辅笑曰：“我尚能为此语邪？”明年失意。会有诏：经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闻。于是有旨令与特奏名，唱名第一，赐同五经出身。予时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辅荣归，为学尚不辍。八月末，为往州北视亡妻孙氏茔地，还次近郊，马逸而坠，内伤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谶邪？

博弈

《樗蒲经》曰：“凡近关及后一子谓之‘堑’，近关及前一子谓之‘坑’，落坑堑非贵采不出。凡一马打一马，如遇退六踏马，则一马可踏五马。”故世指不循理者谓之“踏坑堑”。

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又谓之“囊家”。《樗蒲经》一有赌，若两人以上，须置囊，合依样检文书，乃投钱入。囊家亦谓之“录事”。

郑都官诗有“能销永日是樗蒲，坑堑由来似宦途”之句，盖所难者在过关，以前后为坑堑也。

谐谑

神文时京师旱，上闵雨，形于寤叹，宰相请下畿内遍祷祠庙。陈留有张子房庙，县尉亦才雅，但好谑，分命诣庙，为二十字诗，题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来汉相庙，为民祈灵雨。”石齐老说。

元宪宋公应举，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及第，初任复州推官。元宪谓曰：“某多幸，才入仕不识州县况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才应举便不知下第况味。”兄弟相与笑谑而罢。

长林尉石夷吾齐老尝游庐山，为予言简寂观天尊铜像制范精致，然本乃佛像，唐会昌中废毁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于首，衣以羽衣，以为天尊。夷吾作诗曰：“赤土坡头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时难只得同香火，莫听闲人说是非。”

熙宁间，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上曰“朝元阁”。时司马光亦居洛，于私居穿地丈余作“壤室”。邵尧夫见富郑公，问新事，尧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遂以二公对，富大笑。

熙宁中遣使诸路察访，吕升卿明甫奉使京东，身为职官，许荐部吏改官者十员。戏语人曰：“可辍其半，为身改官。”

龙图阁学士世谓之“大龙”，直龙图为“假龙”，直学士为“小龙”，或

有得直阁久之不迁而卒，因曰“死龙”。

七寺闲剧不同，太府为“忙卿”，司农为“走卿”，光禄为“饱卿”，鸿胪为“睡卿”。盖忙卿所隶场务，走卿仓庾，饱卿祠祭数颁胙醴，睡卿掌四夷宾贡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议事，谓之“巡白”。侍从即堂吏至客次请某官，既相见，赞曰：“聚厅请不拜就座。”则揖座，又揖免笏，茶汤乃退。余官则堂上引声曰“屈”，一啜汤耳。若同从官则侍汤。京官自下声喏而升，立白事讫退，或有久次无差遣者，闻堂吏声“屈”，乃曰：“不于此叫屈，更俟何所邪？”

官制行，将作监簿易为承务郎，或曰：迁官则为“迎霜兔”矣。又判大理寺崔谏议台符换大中大夫，前呼曰：“大中来。”人不知皆笑曰：“大虫来。”

丞相吕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对，终不发一谈，时人谓之“铁蛤蜊”。

《礼》有“引年”，传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则不然，至于病耄犹不能去，多为贫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亲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夫为户部侍郎，一日，报乞致仕，未几逢于朝路，因讯之曰：“未尝有疾，亦未尝告老，不知何为也？”粹夫善诙谐，乃告曰：“前日儿子亦自冯翊奔而来，以为死矣，且来草阅蹁踊一巡。”

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所”。

余长子渝尝为寿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庙，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刘仁赡之功德，欲立庙不可得也，遂共为刘令公像于淮南庙中，岁时享焉。传舍有人为诗曰：“淮南据险逆西京，仁赡输忠保一城。今日乡人聊合祭，未应同食便同情。”

淮南庙有八仙公洎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说往时有姓梅为守，见庙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郄家岭，伶人郄生登岭大痛，守怪问之，对曰：“此岭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异时执政在私第皆僦居，熙宁初，撤南北作坊，起东西二府八位。又废捧日一营建武学，隙地创小宅数十，收赁以充学费，号“鬼八位”。

杂志

神宗就太原庙取祖宗以来将相功臣像各绘于两庑，因推恩官其后。予在开封南司，阅牍见党进家状云：“私家无祖像，今城南什物库土地像乃是。”遂取图之。

哲宗陵曰“永泰陵”，京师永泰门、福州永泰县皆以他名避之，龙图阁待制丰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庙额。”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阳东白马寺后，予游寺见其像在庑舍下，僧云其裔孙侍禁自陕右辇置，欲建祠堂于此，不果。

盛武仲知蕲州，过江夏，予宴之。其祖天圣间为翰林学士，宰相丁谓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学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几，又责和州团练副使。宦者押去，才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问左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讫。”盛市胡饼十余枚，贯以缗，贮水一葫芦，挂于鞍，行则啖之。余十里，使者顾见，惊问曰：“何从得此物？”答以早令市之。使者抚掌大笑。盖盛善饭，常兼数人，欲以困之也。

应山县连处士舜宾命二子从二宋学，二子庶及庠也，请二公居于邑之法兴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柏。有县令经生者，忿二公不出谒，屡形颜色，连劝二公强谒之。已而令恚尤甚，连特询其情，令怒不以襕鞹也。二公复如言而往。明年，元宪状元，景文第十人，南归，令驰谒道左。

唐僧能诗者，如昼字皎然之类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友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头童而不栉，不可冠，何字之有？荐绅亦从而呼之，何也？

熙宁初，予官陕郊，时初复十铸钱监，兵闻锡气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销释，所支率分钱内充买均给。后予所至多令如此给肉，惟建州丰国监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时士大夫多因病笃乞致仕。予在大农忽得目疾，乞宫观；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亲友惊叹，乃自削奏牍，叙致颇详，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汉傅之高风；鼓腹而嬉，愿遂尧民之至乐。"

老医少卜，老取其阅，少取其决。

郑毅夫内相再黜于有司，已而病伤寒，忽一夕梦化为龙而无角，浴于池中，鳞甲皆水出，盖汗也。展转间，张大夫问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龙。"张以为谵言。既觉，犹若曳尾不收。梦中但闻池上人皆曰："白龙公来也。"士大夫于内相挽词多用"白龙公"者，盖本此耳。

古人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后世不然，报恩略而报仇必详。《诗》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退之赠刘师命诗云："往取将相酬恩仇。"得时得位，无不皆然。

暑月痱子，虽蛤粉、陈粟涂之不差，豫章黄元明曰："止用经夕热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师赁驴，涂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乘马也。按古今之驿亦给驴，物之用舍亦有时。

乖谬

元宪宋公留守西都，同年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改用长锥刺地下种，以一亩试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灾，科民畜一鸡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养。令民悉呈所畜鸡，既集，纷然而斗，莫能间止，邑前百姓喧阗塞路，共观斗鸡而罢。

安陆虽号节镇，当南北一统，实僻左无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迁谪而来，率多时之闻人，岁久皆吏部拟授，往往厚重而无作为者。熙宁间，一太守点检清酒务，校量缸酒数少，怒甚。监官对曰："陶器渗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复问。

元祐中，民家昼日火作。先是数日前，太守令昼阖子城南门，不得

启，民莫晓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尽焚。余诘守，对曰："某以久旱，用董仲舒闭纵之术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盖百谷秀实之时，正需雨也。安陆郡一岁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见当职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答。八月又见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者告以将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鹅也。"余观朝廷颁《祈雨雪文》三卷，藏于郡县，如宰鹅皆有次第，岂至八月尚可为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宪，按行一邑，其尉蔡人张伯豪也，始迓于郊，宪令步从，又数其所为。至邑，入传舍更衣，虞候白提刑适骂者是中丞婿。宪矍然曰："何不早道！"于是召尉坐，谓曰："闻君有才，聊相沮尔，君辞色不变，岂易量耶？"为发荐章而去。

谏议大夫贾昌衡尹洛日，予管干文字，贾会使者，予亦与坐末。贾因言有一相知任宪，至一郡，有护戎年高，因料兵曰："护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抗声曰："我本不欲来，为小儿子所强，今果受辱。"宪问小儿子为谁。曰："外甥。"复问为谁。曰："章得象也。"盖郇公是时方为丞相。宪曰："虽年高，精神不减，不知何饵？"戎曰："无恁饵。"宪曰："好个健老儿。"惠酒而去。

侯鲭录

校点说明

《侯鲭录》八卷，宋赵令畤撰。赵令畤（1061—1134），字德麟，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玄孙。《宋史》有传。早年以才敏闻，元祐六年佥书颍州公事，时苏轼守颍州，爱其才，向朝廷举荐，竟不用。苏轼遭贬谪，赵令畤因与之交往而入元祐党籍，受到牵连。后随高宗南渡，任洪州观察使，袭封安定郡王，寻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绍兴四年卒。

汉代楼护，将五侯各致佳膳合以为鲭，味道奇美，世人谓之“五侯鲭”。本书即取意于此，以作者所见所闻之北宋时期各种琐闻趣事，著录考证，汇成一书，犹如楼护之合鲭，故名《侯鲭录》。

赵令畤“读书能文”，书中所记，偏重诗话诗论，诸如文人逸事、诗坛趣闻，或诗歌本事、名物典故等，其中涉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著名诗人，藉此可以了解北宋诗坛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令畤曾经和苏轼一起共事，关系密切，书中以亲身经历所记东坡言行风采，真实可信，是研究苏轼诗歌创作、思想生活的可贵材料。此外，书中卷五用一卷的篇幅详细考辨元稹《莺莺传》传奇的本事，认为张生就是元稹，并且特意创作了一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对后世有相当影响。由于书中所记精审可信，受到历代学者重视，常被称引。凡此，都体现了本书的品味。

《侯鲭录》的版本，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作八卷，而《宋史

·艺文志》著录为一卷，今传本皆作八卷。清代嘉庆年间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收入此书，并取家藏天启间海虞三槐堂坊刻本、芸川书院本和一旧钞本作了校勘。今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参校《稗海》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有关史乘诗集，凡遇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卷第一

《文选·古诗》云："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注："被中著绵，谓之长相思，绵绵之意。缘，被四边缀以丝缕，结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边有缘，真此意也。著，谓充以絮。出《文选》第五卷。

《正俗》云：或问今以卧毡著里施缘者，何以呼为池毡？答曰：《礼》云："鱼跃拂池。"池者，缘饰之名，谓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娇女》诗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证也。今人被头别施帛为缘者，犹呼为被池。此毡亦为有缘，故得名池耳。俗间不知根本，竞为异说，当时已少有知者，况比来士大夫耶？独宋子京博学，尝用作诗云："晓日侵帘压，春寒到被池。"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红锦外缘以青花锦，与此说正合。

绿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又皮日休《竹》诗云："一架三百本，绿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见吴淑《事类·弓赋》云："绿沉亦复精坚。"注引《广志》曰："绿沉，古弓名。"又引刘劭《赵郡赋》曰："其器用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溪、鱼肠，丁令、角端。"

李贺诗中用小怜事，北齐冯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学，作诗云："何但鱼知丙，非徒字识丁。"唐张弘靖曰："天下无事，汝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丙者，左太冲《蜀都赋》云："嘉鱼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三、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鱼以丙日出穴，故陈藏器云："嘉鱼，乳穴中小鱼，能久食，力强于乳。丙者，向阳穴，多生鱼。鱼复何能择丙日出入耶？"郦善长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中有丙穴，穴方数丈，有嘉鱼尝以春末游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鱼，不

独汉有也。老杜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

广南呼食为头，梁元帝赐功德净馔一头。鱼为㪷，梁科律，生鱼若干㪷。茗为薄、为夹，温贡茗二百大薄。梁科律，茗薄若干夹。笔为双、为床、为枚。南朝呼笔四管为一床。梁简文答徐摛书：时设书幌，中置笔床。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结实而枯死，实落土复生，六年还成町也。《竹谱》云：“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䈰必六十，簑亦六年也。”

白乐天《琵琶行》云：“曲罢曾令善才伏。”而“善才”不知出处。《琵琶录》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孙曹纲，皆习此艺。次有裴兴奴与曹同时，其曹纲善为运拨若风雷，不长于提弦；兴奴则长于拢撚，下拨稍软。时人谓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乐天又有《听曹纲琵琶示重莲》诗云：“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纲手，插向重莲红袖中？”

桃茢，以除不祥。茢，苕也。今人以桃枝洒地辟鬼。

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济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稟字，小束也，音囷。绒音戎，细毛也，今绒毡字。

潘、普官切，淅米汁也。瀋昌枕切，汁也。二字皆汁也，但潘字不通用耳。

余家有古镜，背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补之不知“丹阳”何语，问东坡，亦不解。后见《神仙药名隐诀》云，铜亦名丹阳。又一铭云：“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云天下散四海，寿如金石佳且好。”东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传》‘星陨如雨’。”颍州顿氏一镜铭云：“凤皇双镜南金装，阴阳合为配，日月常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相亲，照心照胆寿千春。”《西京杂记》云：“汉有方镜，广四尺九寸，高五尺，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覆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藏，历历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始皇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即杀之。”予家有一镜云：“蔡氏作镜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悉

皆在，长保二亲利孙子，传之后世乐无极。”后又得一面云云。二皆大鼻，此一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鲁国”二字可识之，奇古如钟鼎样，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见一镜背花妙丽，又有“贞字飞霜”四篆字，镜名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老苏作《雷太简墓铭》云：“呜呼太简，不显祖考，不有不承。隐居南山，德积声施，为取于人，不猷不求。既获不庸，有功不多，我铭孔悲。”此大语妙，有三代文章骨气，为文之法也。

东坡云：“世之对偶，如‘红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对，无复加也。”又云：“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亦的矣。予诗中有“青州从事”对“白水真人”，公极称之，云二物皆不道破为妙。

唐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也。女妓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谓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谓之内人家。有请俸，其得幸者，谓之十家。故郑嵎《津阳门》诗云“十家三国争光辉”是也。家虽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国，谓秦、韩、虢国三夫人也。

唐太宗贞观初，内宴长孙无忌，造《倾杯曲》。又《乐府杂录》云：“宣宗善吹芦管，自制此曲。”

唐高宗龙翔中，置三国子监。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韦都宾、陈京请，借京城官商钱，大索得八十万贯。时度支杜佑曰：“月费钱一百万。”本朝元丰中，毕仲衍编备对，月支六十二万余贯，金帛不在数。自大观之后，不知月用几何。

阆州有三雅池，出潘远《纪闻谭》，云昔有人修此池，得三铜器，状如杯盏，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为三雅池。予尝览魏文《典论》云：“灵帝末斗酒直万钱，刘表一子好饮，乃制三爵，大曰伯雅，注云一斗。次曰中雅，注云七升。小曰季雅注云五升。”今三雅池所得，乃刘氏酒器也。恐盛酒器，非饮器也。

崔赵公尝问径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径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

李直方尝第果实若贡士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

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味时辈，后侯朱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

唐李肇《国史补》书宋清事云：卖药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故长安有义债卖药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传云：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从易宗正丞制词》云：“昔刘氏子孙，在属籍者十余万人。”予尝考王莽居摄时作大诰云：“宗室之隽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谓诸刘见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岂莽时残啄之余，所谓四百人，皆赞莽以盗汉，偷生嗜利之徒欤？不然，安得生存于斯，至为莽称隽耶？

《文选》古乐府《名都篇》：“寒鳖炙熊蹯。”又曹子建《七启》云：“寒芳莲之巢龟，脍西海之飞鳞。”注谓“今之胚寒也。”引《盐铁论》云：“煎鱼切肝，羊淹鸡寒。”又《资暇》云：“今之涪肉谓之寒。”又《广韵》云：“煮鱼煎食曰胚。”

天下生齿之数，前汉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举其成数。后汉千六十七万，魏九十四万，晋二百四十五万，宋九十万，后魏三百三十七万，北齐三百三万，后周三百五十九万，隋八百九十万，唐九百六万。国朝艺祖二百五十六万，太宗三百五十七万，真宗八百六十七万，仁宗一千九百九万，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万，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万。出今国史。

长沙道林岳麓寺，老杜所赋诗者。沈传师有诗碑见于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员外道林寺题，示姚员外。诗不复见之。今得唐侍御诗，题云“儒林郎监察御史唐扶。”诗云：“道林岳麓仲与昆，卓荦请从先后论。松根踏云二千步，始见大屋开三门。泉清或戏蛟龙窟，殿豁数尽高帆掀。即今异鸟声不断，闻道看花春更繁。从容一衲分若有，萧瑟两鬓吾能髡。逢迎侯伯转觉贵，膜拜佛像心加尊。稍揖皇英颓浓泪，试与屈贾招清魂。荒唐大树悉楠桂，细碎枯草多兰荪。沙弥去学五印字，静女来悬千尺旛。主人念我尘眼昏，半夜号令期至暾。迟回虽得上白舫，羁绁不敢言绿尊。两祠物色采拾尽，壁间杜甫真少恩。晚来光彩又

腾射，笔锋正健如可吞。”

近时诗僧难得佳者。余杭参寥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苏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润州》诗云：“北固楼前一笛风，断云飞出建昌宫。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细雨中。”

元祐中，馆职诸公赋《韩幹马》诗，独张文潜最高胜，云：“头如翔鸾月颊光，背如安舆凫臆方。心知不载田舍郎，尚带开元天子红袍香。韩幹写时国无事，天闲树荫春昼长。双鬌执辔俨在傍，如瞻驰道黄屋张。北风扬尘燕贼狂，厩中万马驱范阳。天子乘骡蜀山险，满川苜蓿为谁芳？”

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游也。尝赋《韩幹马》诗云：“天宝天子盛天厩，吐番入马上天寿。紫衣驭吏遍坐前，骑入金门不容骤。西极苜蓿为谁肥，六闲飞黄卧嗟瘦。乾元殿下谁把笔，当年人无出幹右。传闻三马同日死，死魄到纸气方就。铁勒夹口重两衔，墨丝丱尾合双纽。天门未上人就观，老胡惊嗟失开口。生搜朔野空毛群，死断世工无后手。当时天子惜不传，送入御府置官守。胡尘勃郁燕蓟来，宫阙萧骚既焚后。谁捹千金出手收，足踏万里避奔走。几经蹂弃道边尘，今日宁无纸上垢？尊前病客不识画，但惊骨气世未有。冀北骏足无时无，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无手不肯休，往往气骨陋如狗。”

余往在中都，见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后主书一词，下云“冯延巳”三字，词中复云“圣寿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词云：“铜壶漏滴初尽，高阁鸡鸣半空。催启五门金锁，犹垂三殿珠栊。阶前御柳摇绿，仗下宫花散红。鸳瓦数行晓日，鸾旗百尺春风。侍臣蹈舞重拜，圣寿南山永同。”

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马不进。”

《阁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吊丧问疾，人多疑之。比见《刊误》，乃唐国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启出于晋、宋兵革之

间，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故也。且启事论兵，皆短而缄之，贵易于藏隐。

《刊误》云：古无文刺，唯书竹简以代结绳，谓之简册也。魏祢衡处士致名于纸，是纸上题名，投刺公侯。自后相承，刺谒者见通名纸为公状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西京杂记》载陆贾云：“目瞤得酒食，灯花见钱财，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濡叶津根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雨则三日而成膏，露则结珠而为液。此圣人在上，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杀驴，此皆阴阳相荡，为祲沴之故也。

李广与兄弟猎于宜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头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至今溲器谓之虎子，或为虎枕。

《西京杂记》云：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卧褥香炉，一名被中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机环，转运四周，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为名。今谓之衮球。

余尝和刘景文诗云：“我识之无常缩舌，君能竞病且低颜。”东坡笑曰：“吾尝赠雷胜将军诗曰：‘太守无何唯日饮，将军竞病自诗鸣。’见吾子此对，觉吾用‘无何’二字体慢矣。”

杜牧之《宫人》诗云：“绛螭犹封系臂纱。”后学不解。常见《服饰变古录》云：始于晋武帝选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绯彩系其臂。大将军胡奋女泣叫，不伏系臂，左右掩其口。今定亲之家亦有系臂者，续古事也。

欧阳文忠公谪滁州，令幕中谢判官幽谷种花。谢请要束，公批纸尾云：“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三十年，东坡作守，见诗笑曰：“杜牧之‘绿叶成阴’之句耶？”

欧阳公自维扬移守汝阴，作《西湖》诗云：“绿芰红莲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东坡复自颍移维扬，作诗寄予曰：“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使欧公诗也。

张文潜初官通许，喜营妓刘淑女，为作诗曰：“可是相逢意便深，为郎巧笑不须金。门前一尺春风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别燕从教灯见泪，夜船惟有月知心。东西芳草皆相似，欲望高楼何处寻。”又云：“未说蝤蛴如素领，固应新月学蛾眉。引成密约因言笑，认得真情是别离。尊酒且倾浓琥珀，泪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乌啼后，便是孤舟肠断时。”

孙贲公素居京师，大病，予数往存抚之。又数日，见东坡云：“闻曾见孙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这汉病中瘦则瘦，俨然风雅。”后见公素，道此语，公素应曰：“那娘意下恨则恨，无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内，众所共知。尝求坡公书扇，坡题云：“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晚岁战刘郎。不须戚戚如冯衍，但与时时说李阳。”公素昔为程宣徽门宾，后娶程公之女，性极妒悍，故云。

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后移汝海，过金陵，见王荆公，论诗及此，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谓叶致远曰：“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哉！”

熙宁中，士大夫犹能诗，卢秉《题汴河驿中》云：“苍颜白发老参军，剩粜官粮置酒樽。但得有钱供客醉，谁能骑马傍人门？”荆公见而爱之，遂获进用。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

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

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醉花宜昼，醉雪宜夜，醉楼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将士宜鸣鼍，醉文人宜谨节令，除章程，醉隽人宜益觥盂，加旗帜：此皆以审其宜，攻其景，以与忧战也。此等语，皇甫松持正所作《醉乡日月记》中语。

卷第二

前世钱未有草书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崇宁、大观御书钱，盖袭故事也。王元之责商於，有诗云：“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苏迈伯达，东坡长子，豪迈虽不及其父，而问学语言亦胜他人子也。少年作诗云：“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先生见之，笑曰：“此村长官诗。”后东坡贬惠州，伯达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馈亲。果卒于官。

王钦臣仲至，仁宗时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荐文艺，召试学士院，试罢诗云：“翠木阴阴白玉堂，老来方此试文章。官檐日永挥毫罢，闲拂尘埃看画墙。”《宿华岳观》诗云：“凌空老树云垂叶，压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殷勤留看华山春。”又二年经此，再题云：“石坛流水共苍苔，青竹林间一径开。可惜梨花飞已尽，前年游客始重来。”

黄鲁直《读太真外传》诗云：“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亦妙语也。

滕达道长于五言，《省试》诗云：“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结客》诗云：“结客结英豪，莫同儿女曹。黄金装剑佩，猛兽画旌旄。北极狼星落，中原王气高。终令贺兰贼，不著赭黄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庙时，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时作《落花》诗，为时脍炙。莒公诗云：“一夜东风拂苑墙，归来无处剩凄凉。汉皋珮冷临江湿，金谷楼危到地香。泪脸补痕劳獭髓，舞台收影费鸾肠。南朝乐府休赓曲，桃叶桃根尽可伤。”景文诗云：“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望。欲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沧海客归珠迸泪，章台人去骨遗香。可怜无意传双蝶，尽委芳心与蜜

房。”

颍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诗云：“绿鸭东陂已可怜，更因云窦注新泉。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向夕旧滩都浸月，遏空新树便留烟。使君直欲称渔叟，愿赐闲州不计年。”

晁次膺薄游南京，尝作词云：“花前月下堪垂泪，水边楼上总关心。”后过其家，已与客饮，复作诗曰：“去日玉刀封断恨，见来金斗熨愁眉。黄昏饮散歌阑后，懊恼水边楼上时。”

唐武宗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者，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余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里行以督之。御史乘驲未出，开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至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顷，奴婢日率以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贱取民直，归于有司，寺材州县得以恣新其公宇传舍。后二年，宣宗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率兴三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倍其数四五焉。”著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本朝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嘉祐间三万九千寺。陈襄述古判词部日说云。出江邻幾《杂志》。

杜牧之《和裴傑新樱桃》诗云：“忍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流年如可驻，何必九华丹。”遂知唐人已用樱桃荐酪也。

李商隐《江之嫣赋》云：“岂如河畔牛星，隔岁只闻一过。不及苑中人柳，终朝剩得三眠。”汉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长安南山下书生作小圃，时莳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犊车从数女奴，皆玉色丽人。车中人下，饮于庭，邀书生同坐。生意当时贵人家，不出。既见款甚，将别，出小碧笺书诗为赠云：“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杨花只片时。惆怅深闺独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东坡尝言鬼诗有佳者，诵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尝不解“织乌”义，王性之少年博学，问之。乃云：“织乌，日也，往来如梭之织。”坡又举云：“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睡浓，绣帘斜卷千条入。”又

诵一诗云："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驿中所题诗，余以永感之人，读之垂涕。云："北堂无老信来稀，十载秋风雁自飞。今日满头生白发，千山乡路为谁归？"

郑犹咏王子安应城新亭二诗云："一簪华发一床书，尽日新亭适意无？莫道长安天样远，长官自不厌江湖。"又云："前年谏猎出长杨，乞得新亭作醉乡。好把青衫送酒媪，从教人识御炉香。"

余少从李慎言希古学，自言昔梦中至一宫殿，有仪卫，中数百妓抛球，人唱一诗。觉而记得三首云："侍宴黄昏未肯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最，笑倩旁人认绣球。"又云："隋家宫殿锁清秋，曾见婵娟飏绣球。金钥玉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楼。"又云："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腰挪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见熏炉旧日香。"

蔡持正谪新州，侍儿从焉，善琵琶。尝养一鹦鹉，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响板，鹦鹉传呼之。琵琶逝后，误扣响板，鹦鹉犹传言，丞相大恸，感疾不起。尝为诗云："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

少游尝作《游仙词》，坡称之，云："阴风一夜搅青冥，风定霏霏雪霰零。想见玉清真境上，白虚光里诵《黄庭》。"又云："夜深楼上拨书眠，天在阑干四角边。风扫乱云毫发尽，独留璧月照人圆。"又云："天风吹月入阑干，乌鹊无声子夜闲。织女明星来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间。"又云："本是庐山种杏人，出山来事碧虚君。上清欲问因何到，请看仙家十赉文。"余闻仙家十赉，犹人间九锡也。

绍圣中，有人过临江军驿舍，题二诗，不书姓名。时贬东坡，毁上清宫碑，令蔡京别撰。诗云："李白当年谪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何人在，壮士悲歌泪两行。"又云："晋公功业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余崇宁中坐章疏入籍为元祐党人，后四年牵复过陈，张文潜、常希古皆在陈居，相见慰劳之。余答曰："炙毂子王睿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处。词云：'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

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文潜云："此真先生所谓'笃行而刚'者也。"

浮休居士张舜民芸叟，忠义人也。绍圣中，入元祐责籍为党人，系潭州，赦书中独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诗云："击鼓填街道，传声过水滨。国严三岁祀，恩洗万方春。舟楫随南斗，衣冠拱北辰。岭南并岭北，多少望归人！"

四明狂客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云："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鉴湖水，春风不减旧时波。"又云："幼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面毛鬓。儿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一说云黄拱作。

少游《题大年小景四首》云："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远，还我旧登临。"又云："公子歌钟里，何曾识渺茫。唯应斗帐梦，曾入水云乡。"又云："晓浦烟笼树，晴江水拍空。烦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又云："岛外云峰晚，沙边水树明。想当挥洒就，侍女一时惊。"

徐仲车尝作《爱爱歌》云："吴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国何胜道。昨夜闲观《爱爱歌》，坐中叹息无如何。爱爱本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沉尘土。歌舞吴中第一人，绿鬓双鬟才十五。耳闻目见是何事，不谓其人乃如许。操心危兮厉志深，半夜窗前泪如雨。假饶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妇。桃李不为当路花，芙蓉开向秋风渚。忽然一日逢张氏，便约终身不相弃。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无二。有如樗栎丛中木，忽然化作潇湘竹。又如黄鸟春风时，迁乔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马来成都，弄玉吹箫能几曲？不闻马上琵琶声，忽作山头望夫哭。去年春风还满房，昨夜月明还满床，行人一去不复返，不念关山歧路长。前年犹惜缕金衣，去年不画深胭脂。今年今日万事已，鲛绡翡翠看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忠所事兮志将何求？蛾眉皓齿兮妾之所忧，不如无生兮庶几无尤。喓喓草虫，趯趯阜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鸳鸯于飞兮毕之罗之，人间此恨兮何时休时。深山人迹不到处，病鸾敛翼巢空枝。"

余尝爱韩致光《宫词》云："绣裙斜立正销魂，宫女移灯掩殿门。燕子不归花著雨，春风应是怨黄昏。"

元丰中，裕陵以元夕御楼，宰臣亲王观灯，有御制，令从臣和进。

王禹玉为左相，蔡持正为右相，蔡密叩王云："应制上元诗如何使事？"禹玉曰："鳌山凤辇外不可使。"章子厚时为黄门侍郎，面笑之云："此谁不知。"十七日登对，裕陵独赏禹玉诗，云："妙于使事。"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共乐，君王又进紫霞杯。"是夕以高丽进乐，又添一杯。

刘贡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试，贡父作主文，幕次中闻与顾子敦诵渠昔自校书郎出倅泰州作诗云："璧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

鲁直父名庶，字亚夫，最能诗。有《怪石二绝》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碧苔。钩帘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唐池馆来。"

狄遵度，字元规，枢密直学士棐之子，敏慧夙成。当杨文公昆体盛行，乃独为古文章，慕杜子美、韩退之之句法。一夕，梦子美自诵其逸诗数十章，既觉，犹记其两句云："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因书其后曰："子美存耶？果亡耶？其肯为余来嘿诵，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观其词，盖非他人所能为，真子美无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诗，号《佳城篇》。不幸年二十，为襄城簿而卒。诗云："佳城郁郁颓寒烟，孤雏乳兔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浮云西去伴落日，行客东尽随长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与蟪蛄论大年？"

刘路左车，尝收唐人新编当时人诗册，有老杜数十首，其间用字皆与今本不同。有《送惠二过东溪》诗，集中无有。诗云："惠子白驴瘦，归溪惟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春。柴门了生事，黄绮未称臣。"

曾阜为蕲州黄梅令，县有峰顶寺，去城百余里，在乱山群峰间，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间小榜，流尘昏晦，乃李白所题诗也，其字亦豪放可爱。诗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楼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祐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

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诗云：“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霭朝霞，缥缈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著鸾凤衣，星斗俯可扪。”又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流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燕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善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非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珰。揖子以疾去，谈笑闻余香。”

王平甫年十一过洪州，有《滕王阁》诗，盖其少成如此。又再赋一首，叙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游，高阁依然枕碧流。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偏照古今愁。层城树密千家笛，江渚人孤一叶舟。怅望沧波吟不尽，西山重叠乱云浮。”十四岁再题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时从亲还里中，道出洪州，泊滕王阁下。俯视山川之胜，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诗，凡百余篇。自唐杜紫微外，类皆世俗气，不足矜爱。乃作一章，榜之西楹。后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时勇于述作，不自意其非也，辄改作一章，以志当时之事。其旧者往往传于江西，今故并存之。”诗云：“地势远连徐孺亭，穷南有客两曾经。檐前燕雀鸣相斗，潭里蛟龙困未醒。乱霭苍茫侵树色，惊涛浩荡失天形。当时好景无同赏，对此悲歌孰为听？”

张子野云：往岁吴兴守滕子京席上，见小妓兜娘子，京赏其佳色。后十年，再见于京口，绝非顷时之容态。感之，作诗云：“十载芳洲采白蘋，移舟弄水赏青春。当时自倚青春力，不信东风解误人。”

黄子思云：余尝守官咸阳，县廨之后临渭河，汀屿中连岁秋有孤雁来，栖于葭苇中。今岁冬深，不复至矣，或已在缯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为诗，题亭壁云：“天寒霜落雁来栖，岁晚川空雁不归。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我沾衣。”

东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与鲁直、寿朋、天启会于伯时斋舍，录鬼仙所作或梦中所作。尝记《太平广记》中有人为鬼物所引，入墟墓间，皆鲜华洞户。忽为劫墓者所惊，遂失所见，但云“芫花半落，松风晚清。”又录鬼诗云：“江上樯竿一百尺，山中楼台十二重。老僧楼上望江上，遥指樯竿笑杀侬。”又云：“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

几回落。当时刺绣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又云：“酒尽君莫沽，壶干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又云：“浦口潮来初渺漫，莲舟溶漾采花难。芳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中流雨湿衣。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又云：“寒草白露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

乌鲗八足绝短者，集足在口，缩喙在腹，形类鞋囊，其名乌鲗。喻波噀墨，迷射水匽，以卫害焉。《海物异名》。

熙宁中，鲁直入宫，教余兄弟。伯父五开府，酒余脱浅色番罗袄衣之。鲁直醉中作诗云：“叠送番罗浅色衣，著来春气入书帏。到家慈母惊相问，为说王孙脱赠时。”

鲁直评东坡书曰：“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葱葱，散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

卷第三

张文潜作《七夕歌》，为东坡所称。词云："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役灵鹊，直渡天河横作桥。河东美人天帝子，机杼年年劳玉指。织成云雾紫绡衣，辛苦无欢容不理。帝怜独居无与娱，河西嫁与牵牛夫。自从嫁后废织纴，绿鬓云鬟朝暮梳。贪欢不归天帝怒，谪归却踏来时路。但令一岁一相逢，七月七夕河边渡。别多会少知奈何，却悔从前恩爱多。匆匆离恨说不尽，烛龙已驾随羲和。河边灵官晓催发，令严不管轻离别。空将泪作雨滂沱，泪痕有尽愁无歇。寄言织女君休叹，天地无穷会相见。犹胜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

东坡于闽中驿舍见一诗，录之，不知谁氏子作。后闻乃姚嗣宗。诗云："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

一道人败道后，作诗云："瑶峰一别杳难期，消渴从教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画得，五更灯暗月来时。"

司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庙时作待制，亦善作小诗，云："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赖得丹青无画处，画成应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铭》云："楚云散尽，燕山雪飞。江湖归梦，从此祛机。"

参寥杭州城外题小溪诗云："城根野水绿逶迤，袅袅轻舟掠岸过。欲采芸兰无觅处，渚花汀草占春多。"

东坡在徐州，参寥自钱塘访之，坡席上令一妓戏求诗，参寥口占一绝云："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坡云："沾泥絮，吾得之，被老衲又占了。"

瞿塘之下地名人鲊瓮，少游尝谓未有以对。南迁度鬼门关，乃用为绝句云："身在鬼门关外天，命轻人鲊瓮头船。北人恸哭南人笑，日落荒村闻杜鹃。"

古人作律诗，有当句对者，两句更不须对。如陆龟蒙诗云"但说漱流并枕石，不辞蝉腹与龟肠"是也。

《汉书》云："背尊章嫖以忽。"老杜诗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独姑嫜何耶？《正俗》云：古谓舅姑为姑嫜，今俗亦呼为姑钟。盖自章音转为钟也。

咸平三年六月诏：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之旧里，而百姓赵加起，实派天潢，久安地著，虽为疏属，实重宗盟。宜佩赤绂以光白社，可左屯卫将军。仍赐加起等妻女首饰衣服银器有差。时遣内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

祖宗时，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异姓品上。景德四年举行。

几头酒，山东风俗，新沐讫饮酒，谓之几头。颜师古云："字当为禨，音机。禨，谓福祥也。"按《礼》云："沐稷而靧粱，栉用樿栉，发晞用象栉。进禨进羞，工乃升歌。"郑康成注云："沐靧必进禨作乐，益气也。此谓新沐靧体虚，故更进食饮，而又加乐，以自辅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遗法乎？

洋者，山东谓众多为洋。《尔雅》洋，观裒众那多也。今谓海之中心为洋，亦水之众多处。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见其国。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则甘露沉重。《初学记》。

桃实经冬不落者，俗谓之桃奴。橘奴者，谓江陵千树为木奴。《襄阳记》：李衡密遣十人于武陵新阳洲上作宅，种柑千树。临死敕其儿曰："汝母恶吾治家穷困如是，吾洲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绢一匹，亦足用耳。"吴末，洲柑成，岁得绢数千匹。据此非橘明矣。又按谚曰："本奴千，无凶年。"盖言果实可以市易五谷，此即木奴之号、果之都称者也。出《北户录》。

谢承云：后汉李寿长为青州刺史，其所经历它州县，瞻察牧守长吏治政优劣，上言曰：“臣以为政一流，虽非所部，夫东家有犬，不忍见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见，敢不以闻。”

江淹为宗室建平王让表，称宗莩。

孪子，力员反。《战国策》：孪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唯智者知之。孪子，谓双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谓之暖女。《广韵》中正有此说，使餪字。人初生产子，俗言首子，亦使此䪾字。音首。俗谓以竹孤桶，古使箛字，音孤。酒杓也。

昔唐末豫章有观音禅衲，且南方禅客多搭白，常以瓻器盛染色，劝令染之。今天下皆谓黄衲为观音衲也。方等者，即周遍义。《止观论》云：方等者，或言广平。今谓方也者，法也。如般若有四种方法，即四门入清凉地，故云方也。所契之理，即平等大慧，故云等也。禀顺方等二者而立戒坛也，既不拘禁忌，广大而平等之，故谓之广平也。

西王母见穆天子，作歌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王曰：“余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余尝对东坡诵之，坡云：“决非食肉人语。”

世言枭秃鸟，非也。唐起居郎苏楷驳昭宗谥号，河朔士人目楷为衣冠土枭。

陆长源以勋德为宣武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戏年辈相辽，周愿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属，何辽之有。”旬日布于长安。

《西京杂记》云：玉之未理者为璞，死鼠未屠者亦为璞。

《刊误》云：《礼》曰：“瓜祭上环。”又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则祭物之意，谓神农火食，德侔造化，后人追而敬之。今代崇尚佛氏之众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今谓之出生也。

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厚。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公，论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

东坡再谪惠州日，一老举人年六十九为邻，其妻三十岁，诞子，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诗，公戏一联云：“令阁方当而立岁，贤夫已近古希年。”

襄阳时同官李友谅仲益赠张子齐思仲家歌人、团茶，予题其封云：“色映宫姝粉，香传汉殿春。团团明月魄，却赠月中人。”

瓦珑矿壳浑沌钱，文如建瓴，外眉而内渠，其名瓦珑。注云：“眉，谓高为眉。渠，谓疏为渠。一名魁陆。”《尔雅》“魁陆”注：《本草》云：“魁状如海蛤，圆而厚，外有理纵横。”《岭表录异》云：“瓦壳中有肉，紫色，曰天脔炙也。”出《海物异名》。

高力士责在骦州，咏荠菜诗为鲁直所称，云：“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贵贱虽不同，气味故常在。”

元微之贬江陵府士曹，少年气俊，过襄阳，夜召名妓剧饮。将别，作诗云：“花枝临水复临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凤凰栖。”谢师厚作襄倅，闻营妓与二胥相好，此妓乞书扇子，遂改二字云：“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老鸦栖。”

王介甫少时作《石榴花》诗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此老风味不薄，岂铁心木肠者哉？

东坡云：王晋卿尝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于仆。仆答之曰：“君是将种，断头穴胸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诗示仆云：“老婆心急频相劝，令严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今定国所藏《挑耳图》，得之晋卿，聊识此耳。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与人云。“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揾，残妆粉。　　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来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

恨。”

晁无咎云：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尔。”东坡云：“予亦记前辈有诗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终身守之。”

东坡云：砚之美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患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以付之大笑也。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颇不怿，诗云：“蟠桃三窃成何味，上尽鳌头迹转孤。”移疾不出，朝士问候者继至，询之，云：“虚热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凉散。”意谓两府始得用青凉伞也。

东坡云：刘十五孟父论李十八公择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进以书问仆近日书如何，仆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仆此书自有“公在乾侯”之态也。

东坡云：久在江湖，不见伟人。在金山，见滕元发乘小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好一个没兴底张镐相公。且为我致意，别后酒狂甚长进也。杜甫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谓张镐也。萧嵩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穷谷一迂叟耳。”

东坡题鲁直草书《尔雅》后云：“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

东坡书与毛国镇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有少佳趣，无缘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

东坡云：皎然禅师《赠吴凭处士》诗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还如瞽者望长安，长安在西东向笑。”东坡代答云：“寒时便是热时风，饥汉那知食药功。莫怪禅师西向笑，缘师身在长安东。”

唐东京宫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回十三里八十步，高三丈五尺。本朝东京宫城，周回五里。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汴州城。唐建中二年，节度使李勉重

筑。国初号曰阙城，亦曰里城。新城乃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别筑。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号曰外城，又曰罗城，亦曰新城。元丰中裕陵命内侍宋用臣重筑之。

王介甫诡诈不通。外除，自金陵过扬州，刘原父作守，以州郡礼邀之，遂留。方营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论久之，遂去营妓，顾介甫曰："烧车与船。"延之上坐。

元丰末，有以王介甫罢相归金陵后资用不足，达裕陵睿听者，上即遣使，以黄金二百两就赐之。介甫初喜，意召己；既知赐金，不悦，即不受，举送蒋山修寺，为朝廷祈福。裕陵闻之不喜。即有诗云："穰侯老擅关中事，尝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闻车马便惊猜。"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介甫熙宁初首被选擢，得君之专，前古未有。罢政归金陵，作《日录》七十卷，前朝旧德大臣及当时名士不附己者，诋毁至无一完人者。其间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于后世者，悉己有之。故建中靖国之初，谏官陈瓘极力论其婿蔡卞之恶，曰："安石临终，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绍圣间作尚书右丞，尽编入裕陵国史中，遂行之。"瓘所谓"遵私史而压宗庙"是也。士大夫忠愤者有诗云："训释《诗》《书》日月明，纷纷法令下朝廷。不知心本缘何事，苦劝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道绝伦，古来归美是忠臣。门人李汉真堪罪，何用垂编示后人！"陈瓘进《日录辨表》，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虽成汤之于伊尹，不过如此。安石密赞之言，强谏之语，何必尽宣于外，然后见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饭僧疏文，指十事奏之。

尝读岑嵓起作《吉凶影响录》，载李林甫创一堂，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欲破人家族，则入堂精思极虑，悦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后有毛人，锯牙钩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之。后有斫棺之祸，恶之者有诗云："却月堂中喜色新，明朝应有破家人。禄山反噬家还破，须信难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独任国柄者，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念念害物，处处杀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海物异名》云：江珧柱，厥甲美如瑶玉，肉柱肤寸，曰江珧柱。郭景纯《江赋》云："玉珧海月，吐纳石华。"退之谓马柱甲，是此也。

世人不用此“跳”字，是未知耳。又苗虾状蜈蚣而拥楯，曰虾公。

水鸡，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荐者。鸡，郭璞注：《尔雅》云：一名水鸭。

语儿梨，果实之珍，因其地名耳。前汉封榱终古为语儿侯。孟康曰：语儿，越中地名。

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

卷第四

韩康公绛子华谢事后，自颍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尽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完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钱穆父知府至晚，子华不悦，坡云："今日为本殿烧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钱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方坐，出家妓十余人。中燕后，子华新宠鲁生舞罢，为游蜂所螫，子华意不甚怿。久之呼出，持白圆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云："窗摇细浪鱼吹日，舞罢花枝蜂绕衣。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上句记姓，下句书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厮赖，故云耳。"客皆大笑。

旧学士院壁间有题云："李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久无对者。杨大年为学士，乃对云："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江邻幾云。上句杨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对。

天圣中，《贺五王出阁启》云：芝函晓列，星飞降天上之书；棣萼晨辉，岳立受日中之字。隐"五"字、"王"字也。

东坡云：近在苏州，有一僧旷达好饮，以醉死。将瞑，自作祭文云："唯灵生在阎浮提，不贪不妒，爱吃酒子，倒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尔时方断得住。何以故？净土之中，无酒得沽。"

鲁直尝言：髯多人疏秀者必贵密，而泛短者必神气不足。驸马都尉王晋卿与殿帅曹贯道皆无须，每指须多者为中相法。晋卿尚贵主，尝过巩、洛间，道旁有后唐庄宗庙，默念始治终乱，意斯人必胡。及观神像，两眼外皆髭也。晋卿作诗寄贯道云："代梁继李号良图，却惑歌儿便丧躯。试拂尘埃觇遗像，元来满面是髭须。"

熙宁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所往还厚善者，晏几道叔原皆在数中。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裕陵称之，即令释出。

圆通禅师秀老，本关西人，立身峻洁如铁壁，得法于义怀禅师。不肯出世，作颂云：“谁能一日三梳头，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红粉也风流。”

文潜《夜直馆中》诗云：“苍龙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江邻幾《杂志》。

东坡游庐山汤泉，阅留题百余篇，爱遵老一偈云：“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戏作一绝云：“石龙有口却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熙宁中，有道人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于壁，自称回山人。东老送出门，至石桥上，先渡桥数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吕先生也。”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七年，坡过晋陵，见东老之子，能道其事。时东老已殁三年矣。坡为和其诗。

唐末五代，权臣执政，公然交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当时语云：“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

东坡在黄州，尝书云：东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东坡论茶云：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患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不偿损也。吾有一法，常自修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颊，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浸乃不觉脱去，不烦刺挑也。而齿性便苦，缘此渐坚密，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详述云。《大唐新语》曰：右补阙毋煚，博学有著述才。性不饮茶，著《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则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祸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者乎？

东坡云：“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

难得其仿佛。”余续之曰：“上阁衙香、仪鸾司掾烛、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江邻幾《杂志》云：陈执中馆伴虏使，问随行仪鸾司缘何有此名，不能对。或云：隋大业中，鸾集于供帐库，遂名此。

邻幾云：刘师颜视月占水旱，问之云：“谚有之：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谓沾足为烂雨。

长安北禅寺石笋，郑天休资政题十字云：“春到不择地，石旁花自开。”刊之。江邻幾《杂志》。

沈文通云：省副陈洎死后，婢附语云：“当为贵神，坐不葬父母，今为贱鬼，足颈皆生长毛。”比来士大夫多不葬亲，致身后子孙不振，遂不克葬，生毛必矣。余录此事，政以劝亲旧之不葬亲者。

内库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迄今用其法。

晏公称国初李度诗云：“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

京师元夕，放灯三夜，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夜灯，因钱氏而添之。江邻幾《杂志》。

滕元发云：一善医者，唯取《本草》白字药用之，多验。苏子容云：黑字者是后汉人益之。

唐人说李邕平生撰碑八百首。

药方中一大两，即今之三两。隋合三两为一两。江邻幾《杂志》。

唐杨巨源诗云：“炉香添柳重，宫漏出花迟。”后尝为诗题。

王文穆罢相，知杭州，朝士送之诗，唯陈从易学士云：“千重浪里平安过，百尺竿头稳下来。”冀公爱之。江邻幾《杂志》。

唐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常在左右，谓之猴部头。朱全忠篡

后，因御筵引至坐侧，视梁祖，忽奔走号掷，褫其冠服。全忠叱令杀之。唐之臣得不愧怍！

东坡云：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大是妙语。

东坡云：仆为吴兴守，有《游飞英寺》诗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

东坡少时梦召入禁中，一宫人引行，见风吹裙带在笏上，有诗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缅缅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珮摇声。"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脱丝鞋，令坡铭之。坡即书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步武所临，云生雷起。"裕陵称赏。

古语云：斛满人概之，人满神概之。

十月为良月者，谓盈数也。

昔人有云：古人有道去处去，世上无人行处行。

一大弓长五肘，小弓长四肘。

艾一名冰台，一名医草。

退之诗有"百年未满不免死，且可勤买抛青春"。抛青春，酒名。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酒多以"春"为名。

草之始生曰荑。小门曰闺。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有垣曰苑，无垣曰圃。帛之总名曰缯。大波为澜，小波为沦。

天弓即虹也，又谓之帝弓。明者为虹，暗者为霓。

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中也。

绀者，青而含赤色也。

黄鹂，关中谓之楚雀。

年纪者，纪，记也，记其年之数。

酒所以治病，药非酒不散。

畴匹，王逸注《楚词》云：“二人为匹，四人为畴。”

宗叶者，宗本也，叶世也，谓族类繁盛也。

错综，谓错要其文，综理其义也。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宁癸丑岁直宿崇文院，梦有邀之至海上，见海水中宫殿甚盛，其中作乐，笙箫鼓吹之妓甚众，题其名曰灵芝宫。邀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宫侧，隔水谓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当迎之。”至此恍惚梦觉，时禁中已鸣钟。平甫颇自负不凡，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水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后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尝梦往灵芝宫，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莱，见楼台中有待乐天之宫，乐天为诗以志，与平甫之梦盖相似。二人皆天才逸发，其精神所寓，必有异者，盖有之而不可穷也。其家哭请书其事，故为之书。

《苍颉解诂》云：“种树曰园，种菜曰圃。”

埏埴者，埏，蹂也，击也。亦和也。埴，水和土以成器。

宴飨者，黄逵曰：“不脱屦而升者曰宴。”

三王各有狱之别名：夏曰夏台，商曰羑里，周曰囹圄。

王逸注《楚词》云：“有菜曰羹，无菜曰臛。”

孔安国注《尚书》云：“杀敌为果，致果为毅。”

细切曰齑，全物曰菹。今中国皆言齑，江南皆言菹。

田畴者，田，种禾稼者也。畴，耕地也。

寮，窗也。《苍颉》云：“寮，小室也。”《说文》云：“寮，穿也。”

脱者，可也，尔也，谓不定之词。汉、晋人多言脱如何，亦或也。

《汉书》云："日月薄蚀。"韦昭曰："气往迫之曰薄，亏毁曰蚀。"女曰婴，男曰儿。《释名》云："人始生曰婴儿。胸前曰婴，抱之婴前而乳养之，故曰婴儿。"

四衢，四达之谓也。郭璞曰："交道四出也。"《释名》云："齐、晋谓四齿杷为欋。欋杷地则有四处，此道似之，因名焉。"

皋卢，茶名也。皮日休云："石盆煎皋卢。"

唐茶，东川有神泉昌明，白公诗使"绿昌明"是也。

东坡云：予去杭十七年，复与彭城张圣涂、丹阳陈辅之同来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旧加严洁，茗饮芳冽。问此新茶耶？英曰："茶新旧交则香味复。"予尝见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则桐之生意不尽，缓急清浊，常与雨旸寒暑相应。此理与茶相近，故并记之。

东坡与司马温公论茶墨，温公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士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

晏元献公作相，因雪设客，如欧阳文忠公辈在坐。时西方用兵，欧公有诗云："可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罢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饮，如退之但作诗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几曾如此合闹。"

唐兴元有知马者李幼清，暇日常取适于马肆。有致悍马于肆者，结缫交络其头，二力士以木夹支其颐，三四辈执棁而从之。马气色如将噬，有不可驭之状。幼清迫而察之，讯于主者，且曰："马恶无不具也，将货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万易之，马主惭其多。既而聚观者数百辈，诘幼清，幼清曰："此马气色骏异，体骨德度，了非凡马。是必主者不知，俾杂驽辈，槽栈陷败，粪秽狼籍，刷涤不时，刍秣不适，蹄啮蹂奋，蹇跂唐突，志性郁塞，终不得伸，久无所赖，发而狂躁，则无不为也。"既晡，观者少间，乃别市一新络头，幼清自持，徐

而语之曰："尔才性不为人知，吾为汝易是锁结秽杂之物。"马弭耳引首。幼清自负其知，乃汤沐剪刷，别其槽栈，异其刍秣。数日而神气小变，逾月而大变，志性如君子，步骤如俊乂，嘶如龙，颜如凤，乃天下之骏乘也。

元祐六年，汝阴久雪。一日天未明，东坡来召议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饼救之。老妻谓某曰：'子昨过陈，见傅钦之言签判在陈赈济有功，何不问其赈济之法？'某遂相召。"余笑谢曰："已备之矣。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谷数千硕，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称，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二事可济下民。"坡曰："吾事济矣。"遂草放积欠赈济奏，檄上台寺。教授陈履常闻之，有诗："掠地冲风敌万人，蔽天密雪幾微尘。漫山塞壑疑无地，投隙穿帷巧致身。映积读书今已老，闭门高卧不缘贫。遥知更上湖边寺，一笑潜回万宝春。"坡次韵曰："可怜扰扰雪中人，饥饱终同寓一尘。老桧作花真强项，冻鸢储肉巧谋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坐听屐声知有路，拥裘来看玉梅春。"予次韵曰："坎壈中年坐废人，老来貂鼎视埃尘。铁霜带面惟忧国，机阱当前不为身。发廪已康诸县命，蠲逋一洗几年贫。归来又扫宽民奏，惭愧毫端尔许春。"

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欧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词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共离人照断肠。"

延安夫人，系苏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季玉妹《更漏子》词云："小阑干，深院宇，依旧当时别处。朱户锁，玉楼空，一帘霜日红。　　弄珠江，何处是，望断碧云无际。凝泪眼，出重城，隔溪羌笛声。"

卷第五

辨传奇莺莺事

王性之作《传奇辨正》云：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诗，有云："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战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记》：张籍以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决非张籍明矣。每观其文，抚卷叹息，未知张生果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当也。会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尔。然细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书，则与季裕所说皆合。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按乐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则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至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岁矣。《传奇》言生年二十二岁，未知女色。又韩退之作《微之妻韦丛墓志》文：作婿韦氏时，微之始以选为校书郎。正《传奇》所谓后岁余，生亦有所娶者也。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书判拔萃授校书郎，二十四岁矣。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非特此而已，仆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艳诗》百余篇，中有《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传奇》言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不书讳字者，即此意。及自有《莺莺诗》、《离思诗》、《杂忆诗》，与《传奇》所载，犹一家说也。又有《古决绝词》、《梦游春词》，前叙所遇，后言舍之以义。又叙娶韦氏之年，与此无少异者。《梦游春词》云："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二纪初，谓二十四岁也。其诗中多言双文，意谓二莺字为双文也。并书于后，使览之者可考焉。又意

《古艳诗》，多微之专因莺莺而作无疑。又微之百韵诗《寄乐天》云："山岫当阶翠，墙花拂面枝。莺声爱娇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赋诗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时唯乐天知此事。又云：幼年与蒲中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诗。《传奇》言生发其书于所知，予亦闻其说。生所善杨巨源为赋《崔娘》诗一绝。凡是数端，有一于此，可验决为微之无疑，况于如是之众也。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拔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仆性喜讨论，考合同异，每闻一事隐而未见，或可见而事不同，如瓦砾之在怀，必欲讨阅归于一说而后已。尝谓读千载之书，而探千载之迹，必须尽见当时事理，如身履其间，丝分缕解，始终备尽，乃可以置议论。若略执一言一事，未见其余，则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谓前世之事，无不可考者，特学者观书少而未见尔。微之所遇合，虽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礼义，然名辈风流余韵，照映后世，亦人间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鲜也。虽巧为避就，然意微而显，见于微之其他文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复抑扬，张而明之，以信其说。他时见所谓《姨母郑氏志》文，当详载于后云。

微之《古艳诗·春词》云："春来频到宋家东，垂袖开怀待好风。莺藏柳暗无人语，唯有墙花满树红。""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浮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莺莺诗》云："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夜合带烟笼晓月，牡丹经雨泣残阳。依稀似笑还非笑，仿佛闻香不是香。频动横波嗔不语，等闲教见小儿郎。"《离思》云："自爱残妆晓镜中，镮钗谩篸绿丝丛。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酥旋欲融。""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红罗著压逐时新，杏子花纱嫩曲尘。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纰缦最宜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今日江头两三树，可怜枝叶度残春。"《春晓》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娃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古决绝词》云："乍可为天上牵牛织女星，不愿为庭前红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见，相见故心终不移。那能朝开暮飞去，一任东西南北吹。分不两相守，恨不两相思。对面且如此，背面当可知。春风撩乱伯劳语，况是此时抛去时。握手苦相问，竟不言后期。君情既决绝，妾意已参差。借如死生别，安得长苦悲！"又云："噫春冰之将泮，何余怀之独结？有美一人，于焉旷绝。一日不见，比一日于三年，况三年之间别。水得风兮小而已波，笋在苞兮高不见节。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而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幸他人

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已焉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暂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又云：“夜夜相抱眠，幽怀尚沉结。那堪一年事，长遣一宵说。但感久相思，何暇暂相悦。虹桥薄夜成，龙驾侵晨列。生憎野鹊性迟回，死恨天鸡识时节。曙色渐曈昽，华星欲明灭。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杂忆》云：“今年寒食月无光，夜色才侵已上床。忆得双文通内里，玉栊深处暗闻香。”“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寒轻夜浅绕回廊，不辨花丛暗辨香。忆得双文笼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山榴似火叶相兼，半拂低墙半拂檐。忆得双文独披掩，满头花草倚新帘。”“春冰消尽碧波湖，漾影残霞似有无。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赠双文》云：“艳极翻含态，怜多转自娇。有时还暂笑，闲坐更无聊。晓月行堪坠，春酥见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梦游春》云：“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浅漫流，画舸兰篙渡。过尽万株桃，盘旋竹林路。长廊抱小楼，门牖相回互。楼下杂花丛，丛边绕鹓鹭。池光漾霞影，晓日初明煦。未敢上阶行，频移曲池步。乌龙不作声，碧玉曾相慕。渐到帘幕间，徘徊意犹惧。闲窥东西阁，奇玩参差布。隔子碧油糊，驼钩紫金镀。逡巡日渐高，影响人将寤。鹦鹉饥乱鸣，娇𤞤睡犹怒。帘开侍儿起，见我遥相谕。铺设绣红裀，施张钿装具。潜褰翡翠帷，瞥见珊瑚树。不辨花貌人，空惊香若雾。身回夜合偏，态敛晨霞聚。睡脸桃破风，汗妆莲委露。丛梳百叶髻，金蹙重台屦。纰软钿头裙，玲珑合欢裤。鲜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红牡丹，雨来春欲暮。梦魂良易惊，灵境难久寓。夜夜望天河，无由重沿溯。结念心所期，返如禅顿悟。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杂合两京春，喧阗众禽护。我到看花时，但作怀仙句。浮生转经历，道性尤坚固。近作梦仙诗，亦知劳肺腑。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萝附。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云云。乐天《和微之梦游仙诗序》云“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复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云云，正谓此事，非张籍益明矣。

微之年谱

己未代宗大历十四年是岁微之生。　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兴元元年是岁崔氏生。　乙丑贞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岁微之明经及第。　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咸宁王浑瑊薨于蒲，丁文雅不能御军，遂作

乱。　庚辰十六年是岁微之年二十二。《传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传奇》言：于今之贞元庚辰，十七年矣。　辛巳十七年是岁微之年二十三。《传奇》言：生以文调西去，所谓文战不利，遂止京师。崔氏书所谓“春气多厉”，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是岁微之年二十四，以中书判第四等，授校书郎。《传奇》言：后岁余，崔亦委身于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韦丛志》曰：选婿得稹，始以选授校书郎。即与微之《梦游春》“二纪初”、“三星度”所谓有所娶之言同。　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顺宗永正元年、丙戌宪宗永和元年是岁微之年二十八岁，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拜左拾遗，出为河南尉。　丁亥戊子二年是岁授监察御史。　己丑四年是岁娶韦氏，年二十七。　庚寅五年是岁贬江陵士曹。　辛卯至甲午九年是岁徙唐州从事。　乙未十年是岁召入都，徙通州司马。　丙申至己亥十四年是岁徙虢州长史，为膳部员外郎。　庚子十五年是岁穆宗即位，转祠部郎中，知制诰。　辛丑穆宗长庆元年是岁权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平章事。　壬寅三年是岁出为同州刺史。　癸卯、甲辰四年是岁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　乙巳敬宗宝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岁召为尚书右丞，旋改鄂岳节度使。　庚戌辛亥五年是岁薨于镇，年五十三。

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娼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好事君子极饮肆欢之际，愿欲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纪其略而不及终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于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前篇之义，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

丽质仙娥生月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　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传》曰：余所善张君，性温茂，美丰仪，寓于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措。先是，张与

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所生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乃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曰莺莺："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虏矣，能复远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浅黛，双脸断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张问其年几，郑曰："十七岁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　　黛浅愁红妆淡伫，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张生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翌日复至，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张曰："予始自孩提时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饭，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婢曰："崔之贞顺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谕情诗以乱之，不然，无由得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懊恼娇痴情未惯，不道看看，役得人肠断。万语千言都不管，兰房跬步如天远。　　废寝忘餐思想遍，赖有青鸾，不必凭鱼雁。密写香笺论缱绻，《春词》一纸芳心乱。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深心，百种成牵系。青翼蓦然来报喜，鱼笺微谕相容意。　　待月西厢人不寐，帘影摇光，朱户犹慵闭。花动拂墙红萼坠，分明疑是情人至。

张亦微谕其旨，是夕岁二月旬又四日矣。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谓必获济。及女至，则端服俨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见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而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妾，又恐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于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由是绝望矣。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屈指幽期唯恐误，恰到春宵，明月当三五。红影压墙花密处，花阴便是桃源路。　　不谓兰诚金石固，敛袂怡声，恣把多才数。惆怅空回谁共语，只应化作朝云去。

后数夕，张君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欻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俄而红娘捧崔而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之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斜月晶荧，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也。有顷，寺钟鸣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耶？"所可明者，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数夕孤眠如度岁，将谓今生，会合终无计。正是断肠凝望际，云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抆泪，端丽妖娆，不与前时比。人去月斜疑梦寐，衣香犹在妆留臂。

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愁怨之容动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复可见，而张生遂西。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一梦行云还暂阻，尽把深诚，缀作新诗句。幸有青鸾堪密付，良宵

从此无虚度。　　两意相欢朝又暮，争奈郎鞭，暂指长安路。最是动人愁怨处，离情盈抱终无语。

不数月，张生复游于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张雅知崔氏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虽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临去之夕，崔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今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憾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尝谓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达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欷歔，张亦遽止之。崔投琴拥面，泣下流涟，趋归郑所。遂不复至。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碧沼鸳鸯交颈舞，正恁双栖，又遣分飞去。洒翰赠言终不许，援琴请尽奴衷素。　　曲未成声先怨慕，忍泪凝情，强作《霓裳序》。弹到离愁凄咽处，弦肠俱断梨花雨。

诘旦，张生遂行。明年，文战不利，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多惠，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便于京中就业，于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以来，尝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叙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枕席，义盛恩深。愚幼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栉，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傥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之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忱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别后相思心目乱，不谓芳音，忽寄南来雁。却写花笺和泪卷，细书方寸教伊看。　　独寐良宵无计遣，梦里依稀，暂若寻常见。幽会未终魂已断，半衾如暖人犹远。

“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之佩。玉取其坚洁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致彩丝一绚，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洁，鄙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诚，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佳，慎言自保，毋以鄙为深念也。”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尺素重重封锦字，未尽幽闺，别后心中事。珮玉彩丝文竹器，愿君一见知深意。　　环玉长圆丝万系，竹上斓斑，总是相思泪。物会见郎人永弃，心驰魂去神千里。

张之友闻之，莫不耸异，而张之志固绝之矣。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其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以外兄见。夫已诺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诗寄张，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君将行，崔又赋一诗以谢绝之。词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梦觉高唐云雨散，十二巫峰，隔断相思眼。不为旁人移步懒，为郎憔悴羞郎见。　　青翼不来孤凤怨，路失桃源，再会终无便。旧恨新愁无计遣，情深何似情俱浅。

逍遥子曰：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仆于是益知乐天之言为当也。何者？夫崔之才华婉美，词彩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仆尝采摭其意，撰成鼓子词十一章，示余友何东白先生。先生曰：“文则美矣，意犹有不尽者。胡不复为一章于其后，具道张之与崔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于义，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于此，则完矣。”余应之曰：先生真为文者也，言必欲有终始箴戒而后已。大抵鄙

靡之词，止歌其事之可歌，不必如是之备。若夫聚散离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予因命此意，复成一曲，缀于传末云：

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卷第六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

南京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可考，云：“猪拾柴，狗烧火，野狐扫地请客坐。”不知是何等语也。

宣和五六年间，上方织绫，谓之遍地桃。又急地绫，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天下效之，香谓之佩香。至金人犯阙，无贵贱皆逃避，多为北贼虏去，亦此谶也。

数年前，雍丘菜园人浚井，得石刻铭云：“汉代功臣铭，隐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方显千年景。金人乱天下，诸贼皆来并。瓮下有甘泉，能疗人间病。”

五代敬翔当权时，门前一举子白衫作舞，歌唱曰：“执板谈歌乞个钱，尘中流浪酒中仙。直饶到老常如此，犹胜危时弄化权。”

唐马戴诗云：“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

《春秋纬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韩诗外传》云：颜回望吴门马，见一匹练，孔子曰：“马也，然则马之光景长一匹耳。”故人呼马为一匹。应劭《风俗通》曰：马一匹，俗说相马及君子与人相匹。或曰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马纵横，适得一匹。或说马死卖马，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说诸侯相赠，乘马束帛，帛为匹，与马相匹耳。

近见士子多使柴桑翁为陶渊明，不知刘遗民曾作柴桑令也。白乐天《宿西林寺》诗云：“木落天晴山翠开，爱山骑马入山来。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桑令，刘遗民是也。”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时相悚然。

新昌李相绅性暴，不礼士。镇宣武，有士人遇于中道，避不及，为前驺所拘。绅鞫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楼前尚容缓步，开封桥上不许徐行，汴州岂大于帝都，尚书未尊于天子。”公失色，使去。

唐李英公勣尝言：“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贼，有所不惬者杀之。十七八时为好贼，上阵杀人。二十领天下大将军，用兵以救人死也。”

唐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立可待也。”

唐宣宗舅郑光，镇河中，上封其妾为夫人，不受，表辞曰：“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上笑曰：“谁教阿舅作此好词？”左右对曰：“光多任一判官田绚者掌书记。”上欲以翰林官之，论者以不由进士，又无引援，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犹有舅郑光辞妾之封，宣宗又从而嘉之，至赏作文者，亦可称也。

《封氏见闻》云：古葬无石志，近代贵贱通用之。齐太子穆妃将葬，议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琳石志，素施无铉策，故以纪行迹耳。遂相祖习。储妃之重，礼绝常例，既有哀策，不烦石铭。”俭初著《丧礼》云：施石志于圹内，古无此制。然孝子无以扬先人之德，刻石纪功，亦不必纯用古制也。

明皇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泪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赍货币以恤其家。其诰词刻于白山屋壁下。

旧制，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绿，八、九品青。

陆贽文学政术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诬于公异家行不修，赐《孝经》一卷，公异坎壈而死。忠州之贬，不无天谴也。

唐制：男子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税，三曰调，四曰役。

王彦伯医名既著，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来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气者各饮此。"皆饮而去。效者各负钱而酬，不来者亦不责之。其普眼长者之流欤？《千金》有王彦伯方。

唐吴人顾况，一见李邺侯如旧识，待以异礼。及邺侯卒，况感其知，作《海鸥咏》以寄怀云："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鸮鸢奈尔何？"遂为权贵所疾，贬饶州司户。

古语云："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盖言勤力不已则不贫，谨身可以避祸。

元载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亦赐死。载于万年院佛堂子中谒主者，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

荆州大历中有冯希乐者善佞，见人家鼠穴亦佞。尝到长林谒县令，留宴，语令云："仁风所暨，感兽出境。昨初入县界，见虎狼相尾西去。"有顷村吏来报，昨夜大虫食人。令戏诘之，冯遽曰："是必略食便过。"

刘梦得守连州，替高霞寓。霞寓后入为羽林将军，自京附书：以承眷顾，请自代矣。公曰：奉感有一话。曾有一老妪山行，遇大虫，羸然跬而不进，若伤其足者。妪因即之，乃举足以示妪。妪看之，有芒刺在掌下，因为拔之。俄顷奋迅而去，似感其恩者。及归，翌日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足虎也。一旦，忽掷一死人入，血肉狼籍，被村人呵捕，称为杀人。妪说其由，始得释缚。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则感矣，叩首大王，已后更莫抛人来也。"

唐韦宙善治生，江陵田产极盛。除广帅，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无所用泉。"宣

宗曰："此所谓足谷翁也。"

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雏方炽，孤城势蹙。人食竭，以纸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谢金吾将军表》，词甚忠勇。又许远亦有祭文，为时所重，所谓"太乙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气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刘禹锡曰："此二公天赞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一张仆射耳，则巡、远之名，焉得以光万古哉！"

士子初登荣达，及迁除，朋僚慰贺，必盛置酒馔音乐，以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谓虎变为人，唯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除授，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体气既合，人为焚之，故云烧尾。一云新羊入群，乃为诸羊所触，不相亲附，火烧其尾则定。贞观中太宗尝问朱子奢烧尾事，以烧羊为对。出《封氏见闻录》。

唐至德二年，敕以僧及道士入钱度有差。

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附家书中，报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寝此仪。出《卢氏杂说》。

钱氏时，杭州还乡和尚每唱云："还乡寂寂杳无踪，不挂征帆水陆通。踏得故乡田地稳，更无南北与西东。"人问，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然。钱家纳土还朝之兆。

苏公《东禅院林酒仙》诗云："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东坡所记自作祭文中。

南宫县君钱氏诗云："士悲秋色女怀春，此语由来未是真。倘若有情相眷恋，四时天气总愁人。"

张公庠少能诗，《道中一绝》云："一年春事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

仲殊《题李伯时支遁相马图》云："月窟精神不受羁，白云野老太支离。当时若也无人识，骏骨灵心各自知。"

宗弟鹏举言：见一驿壁上有诗云："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船。"此

征途药石也，余爱之，每示子孙。全诗云：“记得离家日，尊亲嘱付言。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船。雨宿宜防夜，鸡鸣更相天。若能依此语，行路免迍邅。”

三台者，陆翙《邺中记》云：魏武于邺城西北立三台，中名铜雀，南名金兽，北名冰井。

梅圣俞诗，世称五字之妙，其歌词语胜理旨，大似元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乐府。荏苒其间十四年，朝为行云暮为雨。格高气俊能动人，人能动之无几许。前岁适从江国来，时因宴席相微语。虽有幽情未得传，暗结殷勤度寒暑。去春送客出东城，舟中接膝心已倾。自兹稍稍有期约，五月连航并钓行。曲堤别浦无人处，始笑鸳鸯浪得名。尔后频逢殊嬿婉，各恨从来相见晚。月下花前不暂离，暂离已抵银河远。青鸟传音日几回，鸡鸣归去暮还来。经秋度腊无纤失，爱极情专易得猜。前年南圃寻芳卉，小忿不胜投袂起。官司乘衅作威棱，督促仓皇去闾里。潇潇风雨满长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东，泣泪寄言心欲死。愿郎日日致青云，妾已长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终，世事难凭何若此！郎闻兹语痛莫深，天地无穷恨无已。我今为尔偶成章，便欲缄之托双鲤。”又作《翡翠词》云：“秦女乘鸾遗翠羽，落在人间与风舞。风休不归谁作主，此郎拾取妆金缕。郎家夫妇爱且怜，系向裙间同出处。朝来邻里偶经过，方朔、邹、枚争欲睹。主人重客苦留连，急走钿车令去取。酒巡未匝掩阁扉，忽已闻归报鹦鹉。重匀朱粉临镜台，促息不停催出户。正抱琵琶稳系绦，辊作轻雷拢作雨。自解弹成啄木声，岂唯能写胡人语。醉眼流波入鬓时，弦慢邀郎紧丝柱。身柔柱滑郎力微，欲倩旁人频顾主。主何磊落风味多，就请上宾无不许。相疏情远谁称渠？画拨当胸客当去。”

因读禅月《有怀王慥使君》诗云：“刳剥生灵为事业，巧通豪俊作梯媒。”令人叹息，古已如此。

李白坟在太平州采石镇民家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诗，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坟。或云太白平生爱谢家青山，葬其处，采石特空坟耳。世传太白过采石，酒狂捉月，窃意当时藁殡于此，至范侍郎为迁穸青山焉。

杜子美坟在耒阳，有碑其上。唐史言：至耒阳，以牛肉白酒，一夕

醉饱而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志》曰：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至其子嗣业始葬偃师首阳山。当以《墓志》为正，盖子美自言晋当阳杜元凯之后，故世葬偃师首阳山。又子美父闲常为巩县令，故子美为巩县人。偃师首阳山在官路，其下古冢累累，而杜元凯墓犹载《图经》可考，其旁元凯子孙附葬者数十，但不知孰为子美墓耳。

傅逸人名嵓，真庙时人。《赠张忠定》诗云："忍把浮名卖却闲，门前流水对青山。青山不语人无事，门外风花任往还。"忠定答云："萧萧疏苇映门墙，见说新秋脍味长。何事轻抛来帝里，至今魂梦绕寒塘。"逸人又《题壁》云："寒蛩入夜忙催织，戴胜春深苦劝耕。人苦无心济天下，不知虫鸟有何情？"

孙元规最不喜僧。帅浙东，过润州甘露寺，令僧尽去诗碑，独留僧文灏诗云："本为向空宽病目，却因多见动闲心。"

章惇元祐初帘前争事无礼，责出知汝州，钱穆父行词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子厚后见穆父，责其语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杂职安敢轻行杖。"

余尝为东坡先生言，平生当官有三乐：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三乐也。居家亦有三乐：闺门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欣然，三乐也。东坡笑以为然。

真宗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言："独臣妻有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坡云："吾顷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诗送我乎？'老妻不觉失笑而止。"

张芸叟作吕子固挽诗云："大块分劳逸，唯君独不均。险夷安若性，金石想为人。万卷书奚托，重泉恨莫伸。谁知丞相子，天地一穷民！"

余初到长安，有诗云："来往长安未定居，暂将僧舍当吾庐。空中

说法凭铃语，枕上朝饥听木鱼。因果分明休问佛，行藏自信罢占书。眼前一物真堪爱，百尺长杨水满渠。”

南关驿上碑云：昔列御寇称天倾西北，故河东视诸郡最为高险，太行峙其南，羊肠处其北。《北史·齐纪》：诏问崔颐何处有羊肠坂，颐曰：“按《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有羊肠坂。”帝曰：“不是。”“又按皇甫士安《地理志》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帝曰：“是也。”

卷第七

沈存中括，元丰中入翰林为学士，有《开元乐》词四首，裕陵赏爱之。词云："鹳鹊楼头日暖，蓬莱殿里花香。草绿烟迷步辇，天高日近龙床。""楼上正临宫外，人间不见仙家。寒食轻烟薄雾，满城明月梨花。""按舞骊山影里，回銮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华满陌东风。""殿后春旗簇仗，楼前御队穿花。一片红云闹处，外人遥认官家。"

栏楯，王逸注云："纵曰栏，横曰楯。"《楯间子》曰："櫺，栏楯，殿上临边之饰，亦以防人坠堕，今言钩栏是也。"沙门玄应撰。

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远为守，宣宗曰："远诗云：'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此缪陋之甚也。使才臣治郡有余暇，铃阁弈棋，未害为政，岂特一诗中言棋，便谓不能治民？有以见宣宗之度未宏远耳。

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颍州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谓借诸人之书不还者，每炫本多。余不欲言，未尝不归戒儿曹也。

陈叔易，崇宁中为宋乔年荐得官入馆，晁以道有诗云："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到京华。新禾满地秋风起，六六峰前只一家。"未久，以道亦为势人所引入京，适得书，寄此诗来，予次韵曰："闻道诸公置齿牙，买鞯卖屐趁年华。太平起隐无遗策，空尽嵩阳处士家。"始者以道叔易皆居嵩阳，誓不出仕云。

《传载》曰：僧淡然者为诗曰："到处自凿井，不能饮常流。"与孟郊、退之为洛下之游，退之作《嘲淡然鼾睡》诗是也。

唐刘从谏死，其子稹请袭位，未许，发兵扰河内，朝廷命检校右仆

射王茂元专征。会茂元卒，遣检校太尉王宰都统骁卒，检校右仆射石雄为副。未即进讨，武宗切于成功，遣内养崔神召丞相李卫公于便殿，曰："此贼使朕鬓眉陡白。诸将不肯杀戮，卿等可为作制驭奏来，朕坐此以待。"卫公至中书，召御史中丞李回，宣上旨，请公以行。命回为催阵使，发自右银台门，五十四道邸吏，戎车导引至近驿，观者倾京师。公至蒲东刀荒岭，都统王宰、其副石雄，鞬腰帕首，俯伏道左拜谒。公总辔受礼，顾左右，唤当直令史处分，责破贼限状来。二将挥汗，通六十日内请收潞州城，违限请行军令。五十八日，潞州送稹首请降，官军入上党，拜同中书侍郎平章事。回即驿坊李相也。

老种太尉师道预知金人反覆，上进二诗，多为张六太尉者收藏不达，已备言大金连结情状，后果叛盟。诗曰："外塞胡儿里党臣，勾连数众赴京城。团团阔阔孤平寨，不识皇家王气星。"又云："飞蛾视火残生灭，燕逐群鹰命不存。从今一扫胡兵尽，万年不敢正南行。"后金人奔突犯阙，皆如其言。初与折可存立殊勋，后欲击贼，不用其言，气愤而卒。

崇宁中，特奏名状元徐遹琼林宴罢，作诗曰："白发青衫晚得官，琼林顿觉酒肠宽。平康夜过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亦十二年前进士也。

近岁林棣县虞候张坦，暴酷嗜利，卒死瘗城外月余，夜夜叫呼。村人报其家，谓复生。妻子辈开掘视之，身化巨蛇，头尚人也。取之置荆囤中。他日体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许，酒一斗。复能人言，时召故旧，喻以祸福，以邀酒食，至费竭所蓄家产之后乃入山。唯幼子及妇能饲之。后数月，头亦蛇矣，渐不能人言。《太平广记》中载人化为虎多矣，未见生化为蛇也。瞿元化说。

欧阳文忠公晚年最喜陈知默诗，云："恨不多记，但记其两联，一云'平地风烟横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一云'云埋山麓藏秋雨，叶落林梢带晚风。'"

傅钦之作中丞，言刘仲冯，一日贡父逢之，曰："小侄何过，致起台章？"钦之惭云："也只三平二满文字。"贡父熟视，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张安道少年谪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门怅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

手写《楞伽经》四卷。问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诵此经，自书者犹匣在屋梁上。取视之，笔迹宛然，与今生一同。遂托东坡书此经，施钱入金山寺，了元长老刻板印施，坡作后序，详言之矣。及坡作杭倅，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作诗记之。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来，非一世薰习所致。

先伯父洋州侯，有文学名于嘉祐、治平间。有《落花》诗云："绿珠楼下堪惆怅，宋玉墙头又别离。"又《御沟》诗云："一条横截红尘断，几曲遥通紫禁深。"

长安慈恩寺僧，见数女仙夜吟，诗云："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远恨生。"僧出揖之，化为白鹄飞去。明日，又题云："湖水团团夜如镜，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晓柄移，有似佳期常不定。"

孙莘老形貌古奇，熙宁中论事不合责出，世谓没兴孔夫子。孔宗翰，宣圣之后，气质肥厚，刘贡父目之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为侍郎，二部争事于殿门外幄次中，刘贡父过而谓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滕元发少居乡里寺中修业。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赋》，即不申理。"其破题云："僧惟不净，狗也宜偷。饼饵引来，犹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难回顾兔之头。"又云："既欲思于实腹，遂乃设于空喉。"即日传播诸郡。空喉，取狗器也。

刘原父再娶，欧公戏作二诗云："仙家千岁亦何长，人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又云："文章落笔有谁先？坐上诗成海外传。明日京都应纸贵，开帘却扇有新篇。"

颍妓曹苏哥，往岁与悦己者密约相从，而其母禁之至苦，不胜郁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约者联骑出城，登高冢，相对恸哭。既而酣饮。诸客闻之，赏其旷绝于流辈。晏元献闻之，为戏题绝句云："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

黄鲁直戏作《贵耳贱目谜》云："驴耳对轩轩，争酬价十千。眈眈两虎视，不直一文钱。"

梅询侍读尝从真宗东封，因卜命于岳神，梦三牛斗于庭，有称相公通谒者，虽异之而不晓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后吕许公夷简以殿中丞来倅，询见之，疑若所梦谒者，于是委遇至厚。不数年，许公大拜，梅为发运使，按部至濠上，作诗寄许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余尝得预言诗。玉阶步武为霖早，云路风波得志迟。浴凤池深春荡荡，观鱼台古草离离。重来故老休相问，请揭纱笼看旧碑。"

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陈述古作杭守，东坡作倅，述古令东坡作诗云："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诗人谓张籍；公子谓张祜；柱下，张苍；安昌，张禹：皆使姓张事。

文思使，或云量铭云："时文思索。"或说殿名，聚工巧于其侧，因名之曰文思使院。

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时，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幕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

世以鲍昭字明远，读李义山诗云："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乃知名照，非昭也。

唐明皇时，孙逖集中有《寿王瑁妃杨氏废为道士制》，此可见太真妃真寿王妃也。李商隐诗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又云："龙墀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书此事也。

唐李义山《樊南甲乙四六集序》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乙。"

《周礼》："阍十人。"郑玄曰："阍，真气藏者，今谓之宦人也。主闲门户，故阍之。"

东坡先生尝爱梅圣俞《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云："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容夔与契，文章全盛马兼班。眈眈玉宇龙缠栋，霭霭金铺兽啮环。却出常朝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天福中，杨凝式风子笔墨高妙，洛阳寺有题壁。李建中亦有书名，尝题其旁云：“杉松倒涧雪霜干，屋壁麝煤风雨寒。我亦平生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濠守侯德裕侍郎，藏东坡一帖云：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尝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王立之云：“老杜家讳闲，而诗中有‘翩翩戏蝶过闲幔’，或云恐传者谬。又有‘泛爱怜霜鬓，留欢卜夜闲’。余以为皆当以闲为正，临文恐不自讳也。”迂叟李国老云：“余读《新唐书》，方知杜甫父名闲，检杜诗，果无‘闲’字。唯蜀本旧杜诗二十卷内《寒食》诗云：‘邻家闲不违。’后见王琪本作‘问不违’。又云：‘曾闪朱旗北斗闲。’后见赵仁约说薛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用‘闲’字，明矣。”

东坡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

东坡论沈传师书云：“传师虽学二王笔法，后欲破之自立，乃伤变主者也。近世人多学传师，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篱蓦圈，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学，何哉？”

东坡云：“白公晚年诗极高妙。”余请其妙处，坡云：“如‘风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时不到也。”

东坡云：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如平甫七字，复为佳耳。

晋人论三教同异，曰：“将无同。”曾问东坡，坡云：“古人以将为初，是初无同，岂复有异耶？”后以此旨观古人用初字意，皆通于此义。

《宗镜》中有《古德环同见异颂》一首云：“于一端严淫女身，出家耽欲及饿狗。以前尘无决定相，三者分别各不同。”

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坡被酒独行，遍至子云诸黎之舍，作诗云：“符老风情老奈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换扇事。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晁无咎言：晏叔原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

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

世言卢绛病，梦一白衣妇人啖以甘蔗，为歌《菩萨蛮》词，曰：“后相见于固子陂。”其词末句云：“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此词人俱能道之。而杨大年《谈苑》中末句不同，云：“独自凭阑干，衣襟生暮寒。”不知孰是。予尝谓“芭蕉生暮寒”妙甚，与“衣襟”大段相远，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李邦直黄门在政府时，夜梦作《春词》云：“杨花落，燕子横穿朱阁。苦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著。　　绿野带江山落角，桃叶参差残萼。历历危樯沙外泊，东风晚来恶。”

秦少游、贺方回相继以歌词知名。少游有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其后迁谪，卒于藤州光华亭上。方回亦有词云：“当年曾到王陵铺，鼓角秋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卒于北门，门外有王陵铺云。

东坡云：《梁史》：刘凝之为人认所著屐，即与之。后得所失屐，复还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与之。后得所失屐，麟士笑曰：“非卿屐耶？”复受之。士大夫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尝作史诗以讽谏云：“丞相朝来剑佩鸣，千

官侧目寂无声。养成寇盗谋将及，害尽忠良谏不行。亲戚尽连藩屏翰，私门潜蓄爪牙兵。可怜二世秦天子，犹向宫中望太平。”文妃被诛后，其子晋王诵经受诛，母子俱贤也。

东坡守杭州时，有县官贪而无耻，欲黜之，浼张父政解其事。公厉声曰：“古之学者为己，其斯人耶！”张问其故。“掌政名曰有司，掌教名曰儒臣，有司惟欲得之于己，儒官惟欲成就于人”。闻者笑倒。

卷第八

司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谑语。尝作诗云：“由来狱吏少和气，皋陶之状如削瓜。”又有长短句云：“宝髻匆匆梳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紫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风味极不浅，乃《西江月》词也。

今人谓拙直者名方头。陆鲁望作《有怀》诗云：“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苎衣。”亦有此出处矣。

范尧夫丞相尝教子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

南唐给事中乔舜知举，进士及第者五人，即丘旭、乐史、王则、程渥、陈皋也。皆以举数升降等甲。无名子以为乔之榜类陈橘皮，以年多者居上。

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

《集韵》云：鳝，音驰。鱼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鼍鼓使鼍字，非也。此水虫耳。

冯夷者，《清泠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伯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

詹玠，南方人。有《咏梅》诗云：“只有雪争白，更无花似香。”全似裴说《诗格》。《说棋》诗云：“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又《牡

丹》诗云："未尝贫处见，不似土中生。"又尝有诗云："入山不避虎，当路却防人。"格虽不高，真入理之言。

金陵人谓中酒曰酒恶，则知李后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蕊嗅"，用乡人语也。

江州村民呼父曰大老。孟子所谓"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于此可验。

扬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题二绝于壁上者，曰："马蹄轻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楼羞薄幸，自缘无锦不缠头。"又曰："高台已倾池已平，隋家宫殿春草生。千年往事何足叹，广陵非复旧时城。"二诗笔法秀劲，不题名氏。荆公后题云："此沈文通诗。"

刘原父晚守长安，眷官妓蔡娇，所谓添酥者也。其召还，作诗别之曰："玳筵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尽一杯须起舞，关河秋月不胜情。"

韩退之以论佛骨贬潮州，给事中冯宿亦贬歙州刺史，论者谓前一日冯宿于韩家，盖宿教令上疏，遂贬焉。呜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风旨，君子使人必信，难矣！

愁，音曹。忧也。《集韵》：扬雄有《畔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为"心曹"，当用此愁字，即忧也。

宣宗深惩阉宦恣横，以访令孤绹。绹密奏榜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

关东鄙语曰："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

富郑公守青，值荒岁艰食，从朝廷乞斛斗济民，作书与执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难得入手，今方遇之，幸乐成此志也。"

富郑公与欧公书云："某在青州作得一实头事，全活数万人，大胜如二十四考在中书也。谓赈济事。"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

不如闲。”谓严刑、征科、责任、驱役四事也，其深有旨。

东坡自黄移汝，过金陵，见舒王，适陈和叔作守，多同饮会。一日游蒋山，和叔被召将行，舒王顾江山曰：“子瞻可作歌。”坡醉中书云：“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軿凌紫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和叔到任，数日而去。舒王笑曰：“白鹭者，得无意乎？”

张文潜每见亲友书后无月日，便掷于地，更不复观。

川中一士人作《食菜》诗十余韵，其警句云：“溲频倾绿水，溷急走青蛇。浑家青菜子，一肚晚蚕沙。”

张文潜《戏作雪狮绝句》云：“六出装来百兽王，日头出后便郎当。争眉霍眼人谁怕，想你应无热肺肠。”

韩魏王晚谢事归相州，有诗云：“花散晓丛蜂蝶乱，雨匀春圃桔槔闲。”又云：“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黄花晚节香。”皆熙宁纷更法度，争之不胜所作也。

东坡在黄冈，与张从惠吉老同一州。吉老妻，予从姑也。遇生日，请坡夫妇饮，适有新桃，食之见双仁，坡戏作《献寿》诗云：“终须跨个玉麒麟，方丈蓬莱走一巡。敢献些儿长寿物，蟠桃核里有双仁。”

有士人误中秋赋，求人作谢启。或戏与一对云：“莲花里点灯，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

东坡云：予饮少辄醉，卧则鼻鼾如雷，旁舍为厌，而己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鱼头鬼身者，自海中来告云：“广利王来请端明。”予被褐草屦黄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闻风雷声暴如触石，意亦知在深水处。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精宫殿相照耀也。其下则有骊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眩目不可仰视，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广利少间佩冠剑而出，从以二青衣，予对以海上逐客，重烦邀命。广利且欢且笑。顷南溟夫人亦造焉，东华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间，出素鲛绡丈余，命予题诗。予乃赋之曰：“天地虽虚廓，淮海为最大。圣王时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三气

变流光，万里风雨快。灵旗摇红纛，赤虬喷滂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无界。若得明月珠，可偿逐客债。”写竟，进广利，诸仙递看，咸称妙。独广利旁一冠篸水族，谓之鳖相公，进言：“苏轼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王大怒。予退而叹曰：“到处被相公厮坏。”

钱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诚可佳。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大中二年，李卫公谪广州，历宣宗、懿宗两朝，无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为相，俄罢去，历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龙化、大顺、景祐、乾宁，悉无宗相，而宗室陵迟尤甚，居官者不过郡县长，处乡里者或为里胥族。出《岚斋集》。

《东观奏记》云：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谢，宣宗问之曰：“建去京师远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后多建人也，郡极不恶。卿若洁己奉公，绥辑凋瘵，常若在朕前。或挠法度，使远人无聊，即三尺阶前，便是万里。”

贺监为礼部侍郎，祁王赠惠昭太子，补斋挽郎，贺大纳苞苴，为豪子相率诟辱之，吏遽掩门。贺梯墙谓曰：“诸君且散，见说宁王亦甚荧掺矣。”

唐白岑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为淮南小将高适胁取其方，然不甚效。后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于其囊中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写以传布。岑得异方，秘之求利，无济人之心，宜为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报乎！

黄鲁直云：烂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抹南京面作槐叶冷淘，糁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吴人脍，松江之鲈。既饱，以康山谷帘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窗下，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少快。

甲胄者，《广雅》云：“兜鍪谓之胄。”

商贾，《白虎通》云：“商之言商也，商其远近，通四方之物以聚

之也。贾者，固也，固物以待民来求其利也。”

铭者，刻金石以纪德也。《礼》曰：“铭者，自名也。铭义称美不称恶。”郑玄曰：“铭者，名也。”

山谷云：金华俞清老，字子忠，三十年前与予共学于淮南。元丰甲子，相见于广陵，自云荆公欲用之，脱掖逢，著僧伽梨，奉香火于半山宅寺，所谓报宁禅院也。予命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无妻子累，去作半山道人，似不为难事，然生龟脱筒，亦难堪忍。后数年见之，儒冠自若也。因戏和清老诗云：“索索叶自雨，月寒遥夜阑。马嘶车铎鸣，群动不遑安。有人梦超俗，去发脱儒冠。平明视青镜，政尔良独难。”东坡常哦此诗以为戏。

田承君云：东人王居卿在扬州，孙巨源、苏子瞻适相会，居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花与桃李，皆可用也。”东坡曰：“可则可，恐杏花与桃花不敢承当。”一坐为之大笑。

曾说，孝序之子，元符中上书论元符之政，论编入邪，为中等。后为二蔡客，上书诋元祐、美崇宁政事，为正论上等。后因陛对作圣语，令进擢，又背京从卞，言章及之，遂贬丹阳闲居。尝送新茶与蔡天启，天启于简后批一诗云：“欲言正焙香全少，便道沙溪味却嘉。半正半邪谁可会，似君书疏正交加。”

客有自丹阳来过颍见东坡先生，说章子厚学书，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从门入者非宝，章七终不高耳。”

东坡尝作《韩幹马》诗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此画此诗今已矣，人间驽骥谩争驰。”余以为若论诗画，于此尽矣，每诵数过，殆欲常以为法也。

苏二处见东坡先生与其书云：“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秘，学者宜深味之。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华山，寄陈抟诗云："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西归夹路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名。"

山谷建中靖国间例复官职，有诗十首，一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谓东坡也。

韩退之不喜僧，每为僧作诗，必随其浅深侮之。如《送灵师》诗云："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法汗横戈铤。饮酒尽百觞，嘲谐思逾鲜。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言僧之事，乃云围棋、饮酒、六博、醉花、唱曲，良为不雅，可谓出丑矣。又《送澄观》诗，乃清凉国师者，虽不敢如此深诋，亦有"向风长叹不可见，我欲收敛加冠巾"，亦欲令其还俗，是终不喜僧也。

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阳楼外出秋千。"此翁语甚妙绝，只一"出"字，是后人著意道不到处。

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无咎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人以为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

无咎云：比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也。

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好诗也。

《晋世家》云："叔虞，武王之子，姜太公之外孙。"今晋祠是也。

山谷在涪溪，咏水仙花诗云："凌波仙子生尘袜，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山谷云：东坡墨戏，水活石润，与予草书三昧，所谓闭门合辙。

桃黄事，东坡书云："有棋人山居，夜梦溪边有一人溺水，棋人援

而出之。饭后纵步至一溪边，真梦中见者，猎人缚一鹿来，棋人数千得之。鹿逐棋人，跬步不可离。后于所居林间地上得桃一枚，甚大，樵妇过而食之，弃其核而去。棋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黄一块，棋人吞之，自此不复食。”东坡名此鹿为山客。

《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梁春，剑南之烧香春。老杜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裴硎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多以“春”名酒也。

熊执易为补阙，上疏极谏，窃示僚友，归登惨然曰：“愿列一名。雷霆之怒，足下岂可独当？”今之士大夫，有同为朝廷言事，或不从，即先变其议以合之者；或变之不及，即自辨非出己意，倾害同列而幸自脱者，于登良愧矣！

江南道中，壁上有人题云：“蛇蝎性灵生便毒，蕙兰根异死犹香。”不知何人诗，亦妙语也。

东坡作诗，妙于使事，如“剩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麞书”，“弄麞”乃李林甫事；“汤饼客”出刘禹锡赠张盥诗，云：“忆尔悬弧日，余为坐上宾。举箸食汤饼，祝辞天麒麟。”若以为明皇王后事，则不见坐食汤饼之意。公在黄州，邀一隐士相见，但视传舍，不言而去。坡曰：“岂非以身世为传舍乎？”因赠诗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盖用朱桃椎事。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乃简条目，州遂大治。东坡取隐士相见不言之意为诗，真切当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括异志
倦游杂录

[宋] 张师正 撰

傅成 李裕民 校点

目　录

括异志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宋州狂僧
黑杀神降
来和天尊
乐学士
司马待制
后苑亭
衡山僧
南岳真人
会圣宫
曹门谣
陈靖
醴泉观
贾魏公
大名监埽
仆射厅
吕枢密
卷第二
盛枢密
余尚书
郎侍郎
刘密学
刘待制
杨省副
魏侍郎
司马少卿
梁学士
张郎中
韩侍中
张职方
陈少卿

杨状元
郭延卿
卷第三
马少保
潘郎中
乐大卿
徐郎中
刘太博
刁左藏
吕郎中
钱斋郎
邢文济
蒿店巡检
王廷评
樊预
卷第四
陈省副
王待制
石比部
曹郎中
陆龙图
宋中舍
马文思
陈太博
马仲载
夏著作
冀秘丞
梁寺丞
杨郎中
张太博
杨从先
卷第五
李参政
梅侍读
韩宗绪
南州壬子

李侍禁
李氏婢
李比部
胡殿丞
谢判官
刘观察宅
柴氏枯枣
僧缘新
卷第六
王少保
范参政
麦道录
杨道人
李芝
张白
静长官
率子廉
许偏头
张翰
卷第七
张龙图
孙副枢
芙蓉观主
曾屯田
郭上灶
生用之
毕道人
段縠
方道士
高阆
孙锴
杨贯
张酒酒
卷第八
明参政
徐学士

鱼中丞
祖龙图
尚寺丞
高舜臣
王庆李颛附
孙翰林
黄遵
刘德妙
税道士
寇莱公
魏进士
德州民
卷第九
毛郎中
崔禹臣
张郎中
张司封
薛比部
陈良卿
罗著作
陆长绪
寇侍禁
张尚书
姜定国
傅文秀
胡郎中
僧行悦
康定民
郑前
陈州女厉
卷第十
钟离发运
蔡侍禁
白须翁
韩元卿
李敏

乐平港鼍
遵道者
董中正
同州村民
补遗
费孝先
刘烨
冯拯
王无规
婴怪
李德裕系幽狱
女子变男
倦游杂录
校点说明
倦游杂录
唐陵无碑
子孝妻义
皂屏养目
造舟赐号
温泉碑
员外郎
程师孟善谀
终慎思具启切当
熊馆
韩贽好啖瓜虀
匍匐图
觅石
岭南嗜好
啖男胎衣
胡饼
沉香木
石鼓
竹不根而茂
盘量出剩
藏摭诗
始终言新法

阎罗见阙请速赴任
下官踪迹转沉埋
巩大卿献放生
一网打尽
生前嫁妇死后休妻
杜园贾谊
不喜歌舞
平调二曲
录公得替
今日谁非郑校人
范希文蚊诗
善谑驿
着也马留
宋罗江
孔道辅以直言得馆职
柳开强娶钱氏
神宗题韩琦曾公亮墓碑
张咏焚黑店
寇准诚过其才丁谓才过其实
孙沔不许外使居其上
石守道不收馈赠之食
韩丕以槲叶著书
张杲卿谓仁宗孤寒
张亢不先上闻
韩稚圭禁焚尸
眼前何日赤
赐饮宰相第
前任班趁办
街鼓
钟离权诗
清风明月两闲人
张宗永诗
冯端书塞上诗
王平甫点绛唇词
高丽求王平甫诗
蔡子正作喜迁莺词

张退傅诗
王禹玉祭社诗
卢氏凤栖梧词
郑氏死后出家
韩稚圭梦手捧天
张退夫读乐记中第
费孝先作轨革卦影
唐郎中梦寇准为相
欧阳修乞早致仕
移赵师旦事于曹觐
富大监王郎中之廉节
寇丁相轧
谢泌荐士
飞鱼易名鸱吻
慎火木
辰砂
萱虆
华清宫
皂荚合欢
南北方嗜好不同
白石碑
虎畏橐驼
石鱼
沸沙
石燕
阳朔石峰
南海啖槟榔
蚁鲊
杭人好饰门窗什器
木馒头
采珠
蓬莪茂
鱼
凤凰
鸩鸟
汜水关有唐高祖太宗像

象祠
卧仙
皂鹤洞
长沙三绝
山药
罨画流苏钖销
嘲免解者诗
无比店与有巴楼
讥吴善长诗
欧阳景诗
常秩讳学春秋
郑向哭王耿
教坊杂剧
军府杂剧
盛天下苍生
改裴晋公赞
天狗下勾当公事
茶床谜
曹琰落牙诗
蜴蜥求雨
中书有生老病死苦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
权顿幞头
陈亚善对
巩汉卿俊敏有才
文潞公戏题诗
舍人面色如衫色
长沙三拗
语讹
雁
道人诈骗张杲卿
杨孜诡谋杀情妇
史沆诗
王平弹御膳有发
大臣诬奏石介诈死
潘阆

三司黠胥
秋霖赋
矫伪
伺察
踏犁
三虎四圣
诈修庙
许怀德计退夏师
宋夏使臣衣冠
南蕃呼中国为唐
荆公和张掞诗
华清宫题咏
相思河
妇人题佛塔庙诗
范讽诗
杨孺诗
无名子嘲常秩诗
李师中赠唐子方诗
真珠鸡
得志之所勿再往
陶侃梦受杖击
苗振倒绷孩儿
苏易简急于进用
丁谓衔盛度
断望池
郁林风土人才
三英诗
元稹登庸
般若台
黥人
葛清遍体刺白居易诗
判状赦死
徐博世善走
肠痒疾
蝇不集尸
好景难逢

丧礼
常秩自经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括异志

[宋]张师正　撰
傅成　校点

校点说明

《括异志》十卷，宋张师正撰。师正字不疑，襄国（今河北邢台）人。《宋史》无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临川先生文集》、《东轩笔录》等书记载，张师正进士及第，多任武职，曾知宜州，为英州刺史、荆州钤辖。又据宋释文莹《玉壶清话》，知英宗治平三年（1066），张师正为辰州帅，年方五十，至神宗熙宁十年（1077）仍在世，已六十二岁。卒于何时，不得而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师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后宦游四十年，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得二百五十篇。魏泰为之序。"则此书当是张师正晚年的作品。《邵氏闻见后录》引王铚语，谓此书乃魏泰所作而假名于张师正，但是王铚没有提出确切证据，尚难定论。今仍归于张师正名下。

本书记述北宋时期的奇闻异事，篇末多说明故事来源，以示可信。故事主角为当代人物，其事则多荒诞不经，实无可信者，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状。文字描写比较简略，缺少文采。书中有的故事对后代传奇小说产生影响，今人指出，卷二"张郎中"、"张职方"二条与《醒世姻缘传》中某些情节相仿佛；卷三"王廷评"条即是王魁负桂英故事的本事；卷十"钟离发运"条为《醒世恒言》中"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故事的来源等，因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括异志》最早见录于《郡斋读书志》，但是书名作《括异记》（衢州本），一作《括异志纂》（袁州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作"《括异志》十卷，《后志》十卷"。今传本没有《后志》，最早为明正德十年抄本。此本据宋本传录，无魏泰序，共一百三十三篇，较《郡斋读书志》所云二百五十篇少了一百十七篇，可以肯定不是完帙。《四部丛刊》续编曾据以影印。此次整理，以《四部丛刊》续编本作底本，校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南京图书馆藏另一明抄本，并参校《类说》、《说郛》所载各条，如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又从《说郛》中辑得该书佚文七条，附于书末。《说郛》（宛委山堂本）所载"杜紫微"条，乃见于唐李绰《尚书故实》，疑误收，故不录。限于学力，整理工作容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卷第一

宋州狂僧

太祖仕周日，尚未领宋州节钺。时有狂僧，携弹走荆棘中，顾谓人曰：“此地当出天子。”又显德末，一人青巾白衫，登中书政事堂。吏批其颊，曰：“汝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来擒见宰相范质。”质曰：“此病心耳，安足问。”遂叱去。其后太祖果自归德军节度使受禅，遂升宋州为应天府，后号南郡。一名南京。事具国史。

黑杀神降

开宝中，有神降于凤翔府俚民张守真家，自称玄天大圣玉帝辅臣，其声婴儿，历历可辨，远近之民祷祠者旁午。太祖召至京师，设醮于宫廷。降语曰：“天上宫阙成，玉锁开，十月二十日，陛下当归天。”艺祖恳祈曰：“死固不惮，所恨者幽、并未并。乞延三数年，俟克复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晋王有仁心，历数攸属，陛下在天，亦自有位。”时太宗王晋，为开封尹。太祖命系于左军，将无验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践祚。度守真为道士，仍赐紫袍。遂营庙于盩厔之太平镇，神位次序、殿庑规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杀，号为翊圣。至仁宗朝，追谥守真为传真大法师。事见《翊圣别传》。

来和天尊

刑部尚书杨公砺为员外郎时，常梦人引导，云谒来和天尊。及见天尊，年甚少，睟穆之姿若冰玉焉。杨公伏谒，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觉，莫谕其事。后章圣皇帝育德储闱，尹正神州，杨公入幕，始谒而归，语诸子弟曰：“吾适谒皇太子，乃吾顷梦来和天尊之仪状也。”事在砺本传。

乐学士

乐学士史景德末为西都留台御史。尝梦一人，具冠服，称帝命来召。共行十余里，俄见宫阙壮丽，殆非人世。因问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陛见，帝谓曰：“而主求嗣，吾为择之，汝姑伺此。”少选，导

一人至，气色和粹，似醺酣状。帝谓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辞。”即顿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遂唯而去。旁拱立者谓史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尝酣于酒。”帝急呼史至前曰：“适见者，主之嗣也。”寤而识之。既而密以闻，具述所梦，曰：“宫中不久有甲观之庆。”明年，神文诞圣。安退处士刘易尝记斯事。

司马待制

故天章阁待制司马公池，乾兴中以职官知光山县。秩满，考绩于吏部。时章圣临御，一夕梦引对于便殿，仰视黼座，状甚幼冲。即觉，窃语交亲，以谓改官之期方远。铨司既质成课，将取旨，会真宗不豫，神文以皇太子监国，引见资善堂。仰视睿姿，一如所梦。事见庞相国所撰《司马公神道碑》。

后苑亭

嘉祐末，仁宗于后苑建一亭，题其榜曰“迎曙亭”。未几，神文弃天下，英宗嗣位，则亭之名岂徒然哉？昔汉昭帝时，上林柳叶虫蠹成字，曰：“公孙病已立。”霍光既废昌邑，立戾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实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长安小儿叠布蘸水，向日捩之，谓之“拔晕”。懿宗果自郓王嗣立。以今方古，事实符契。古语有云：“干鹊噪而行人至，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况王者之兴，岂无开先之兆也？异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县僧某来湘潭干事，既毕，归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梦行道中车骑戈甲，旌麾仪卫，去地丈余，蹑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时既过，复前。又逢数骑，叱之曰：“安得犯跸！”僧自疏得免，因问：“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职耳。”僧既觉，明日至衡山，白所梦于邑令。令戒僧曰：“秘之，勿妄言。”后数日，闻仁宗遗诏至，考其所梦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匮》云：“武王胜殷纣，大雪平地盈尺，旦日有车马诣军门，行无辙迹。太公曰：‘此四海之神洎河伯来受职也。’因祀之，约束而去。”与此正类。李时亮云。

南岳真人

庞相国籍既致政，居于京师。嘉祐八年春三月，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数刻复生。翌日，命纸笔，屏左右，手书密封，俾其子奏。家人咸谓久病恍惚，书字不谨，遂寝不以闻。公既薨，发视之，云：初死，有人引导，令朝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庞处下列。拜讫，有一人传玉皇诏云："庞某令且归，伺与南岳真人偕来。"既出殿门，又有人前导，云："当见南岳真人。"复至一殿庭列班，庞居上列。卷帘毕，既拜，熟视，乃仁宗皇帝也。时神文久不豫，庞既复苏，觉体候小康，又闻圣躬亦复常膳，乃窃喜，故欲上闻。三月二十七日，庞薨。越一日，仁庙上仙。进士时济得之于与教院主僧惠节。

会圣宫

会圣宫在洛都东八十里望仙桥，祖宗之神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昼漏尽，宫侧之人见王者羽卫陈布道中，最后二人衣赭袍，张黄盖，乘马相次，至宫前乃不见。明日，宫门大敞，诸殿门锁不钥而启，主事者大骇。少时，闻仁庙上仙。

曹门谣

天圣末洎明道中，京师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美嘉者即曰曹门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门高，耆壮童稚，无不道者。景祐初，神文诏册曹王女孙为皇后。曹王为国功臣之冠，虽珪爵蝉联者三世，洎作配宸极，居外戚之尊，可谓高且好矣。王辅艺祖定天下，降蜀平吴，抗丑虏，破强敌，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宜乎后裔之兴也。唐郭尚父功盖天下，位极人臣，侈穷人欲，寿登耆艾。人谓报施之道，犹或歉然。至暧女为宪宗元妃，历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孙之礼。唐史臣谓子仪社稷之功未泯，复钟庆于懿安焉。以曹氏之余烈，近之矣。

陈靖

陈靖字唐臣，巨野人。少倜傥，有气节，通《诗》、《易》。尝从范讽、石延年、刘潜游，景祐五年，以进士特奏名，得三《礼》出身。荐为邑佐，皆有能声。稍迁孝感令，以公事忤郡太守，辄致所事而去。即日僦舟东下，隐于叶山。未几，诏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岁荒，徙家京师，卖药自给。朝之公卿多故人，踵门者辄避去。或遗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尝有所畜。与其妻孔氏皆学辟谷，往往经岁不食。嘉祐

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尽室出彼。王介甫高其行，以诗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东流人自西”之句。既至武陵，结庐于高梧。市居数月，丧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门称疾，惟焚香诵《易》而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纸札，作书遗张郎中颙曰：“近上帝以靖平生无谄，俾主判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张时职江东漕运，得书，以靖为病心者，不复报。是日又躬为一书，封缄甚密，戒其子曰：“张公归乡，以此书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发。违吾言，汝为不孝。”其子谨藏之。自是多为歌诗，皆有脱去世俗之意。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平旦，谓其子曰：“吾数尽矣，后事一托张秘丞主之。”言讫而终。时张秘丞颙将赴官益阳，前一日与靖别，翌日得其讣，亟为办丧事，葬于耆阇山之侧。治平元年七月，张仲孚自江东还，其子庠捧父书号泣来献，封缄如初。发之，其始末皆叙诀之辞，中乃云：“平直司必然失为议定皇嗣事，勿怪草草。”明年秋，英宗由大宗正为皇子，而靖于六年七月为此书，已有选定之语。由是知帝王之兴，皆受命于天，默有符契，非偶然矣。此皆略取张仲举学士所撰《陈靖传》云。

醴泉观

祥符中，京师东南隅醴泉涌，龟蛇见其侧，饮之者疾瘳。即其地营祥源观。其后灾，再加缮构，改号醴泉观。熙宁八年，又易倾朽，荐加垩饰。功毕落成，命教坊伶人奏乐于庭。是日，真武影现于殿脊火珠中，其部从神官旂纛之类，望之悉具，京师奔走观瞩者数千万人。见陈虞部玕云。

贾魏公

贾魏公昌朝先德名注，尝为棣州推官。公方在孕，一夕梦绯衣冠者一人，自空而下，以巨箱捧貂蝉冠以献。俄而公生。始数岁，先令公为瀛幕，公时在膝下。契丹数十万攻围逾月，城甚危，守陴者闻空中神告曰：“城有中朝辅相，勿忧贼也！”数日，虏遁去，城卒无患。公自宰相出镇，拥节钺者垂二十年，官至兼侍中。若然，则贵贱之分，淹速之数，固由默定。世之汲汲于进者，无所不至，岂昧于居易之理乎？

大名监埽

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圮，则以薪蒭窒塞，补蒲增

卑，谓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则命使臣巡视，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捷、桩木之类数十百万，以备决溢。使臣始受命，皆军令约束。熙宁九年，大名府元城县一监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鼋屡来啮岸之薪蒭，似将穴焉，遂彀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梦一绿衣创首，谓监埽曰："汝杀我，我已诉于官矣。"又月余，病疽死，见二使者执之而去，曰："汝尝杀人。"监埽窃思之曰："此必杀鼋事也。"行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当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无他适。"二使既去，仰视高阁，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阍，如道士观所谓龙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视其阁，有榜，题曰"朝元之阁"，下见韩侍中稚珪凭几而坐，侍者数十人，若神仙仪卫。乃再拜讫。韩问来状，遂白煞鼋事，因曰："堤岸有决，当受军令之责，非徒杀也。"韩曰："汝亦何罪。倘见阴官，但乞检《上清格》。"即出门，见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诘以杀鼋事。对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涨溢不常，苟有决漏，则当诛。鼋败吾防，不可不杀。乞检《上清格》。"阴官取格视讫，谓曰："《上清格》云：'无益于世，有害于人，杀而不偿。'罪固难加。"阴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余里，若堕智井，遂寤。事闻之于刘大卿袭礼云。

仆射厅

陈英公执中初以左正言谪为中允，监永州酒税，郡守常以谏官待之。间日，具肴膳，就其所治以延款之。英公即座，周视居宇，忽于榱桷楣间注目久之，顾侍吏曰："见一牌否？"左右对以无睹，郡守而下皆曰未尝有牌。陈笑而杂以他语。及归，家人怪而询之。公曰："宛见一金字牌，书'仆射厅'字。"公由是益自负。既而两正台府，竟践此位。虽以司徒致政，然在仕之时，官为端揆。进士魏泰呼英公为舅祖，得闻其事。

吕枢密

吕枢密公弼，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国妊娠而疾，将去之，命医工陈逊煮药。时方初夜，逮药将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诸药品差锉末再煮之。俄以严鼓，不觉再覆。既而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梦一神人，披黄金甲，持剑叱陈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药加害？"陈恐栗而寤，遂以所梦洎覆鼎事白于秦国，曰："在孕者贵人也，虽疾，当无所损。"其后生宝臣。熙宁中，自枢密使出镇而薨。闻之马瑊运判云。

卷第二

盛枢密

枢密使文肃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尝感疾而死，支体犹温，故家人未敢殓。越宿乃苏，云：始为人追摄，若行田野间，气候昏塞，如欲雨状。良久，入一府，见主者被古诸侯服，起而接公，且谂以同姓名而误追，亟命公还。既而复行田间，远望有数人，皆若旧识。及追视之，乃故相国沈公义伦也，喜揖盛曰："审知学士得还，为我语家人，颇为污脚袜所苦。"草草别去。盛神还，疾亦渐愈。遂以冥中所嘱语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污脚袜之说。及服除，彻相公灵榻，而神座之横桄有败袜焉。究其所自，则守灵老卒之物，偶致于此，旦起忘之，谓已亡失，故不复索。文肃公说。

余尚书

余尚书靖，韶州曲江人。天圣元年第进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将求荐于天府，与一同郡进士刘某偕行。刘已四预计。偕行至洲头驿，有祠颇灵。余谓刘曰："与足下万里图身计，盍乞灵焉。"遂率刘以楮镪香酒祷祠下，乞梦中示以休咎。是夕，余梦神告，召而谓曰："公禄甚厚，贮于数廪。官至尚书，死于秦亭。刘某穷蒲，止有禄六斗耳。"公谢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华，声望赫然，中罹废黜者累岁。其后竟至工部尚书。常语交亲曰："关中任使，决不敢去。"既罢广州，至乌江得疾，遂入金陵就医。舣舟秦淮，扶病登亭，视其榜曰"秦淮亭"。公不怿，数日而薨。刘某者以累举不第，就南迁，遂摄一尉，才逾旬而卒。李供备时亮云。

郎侍郎

郎侍郎简致政之年，将赴阙更图一郡，然后悬车。途次奔牛，宿于堰下。时盛暑，月色澄亮，命从者皆寝，辟船门默坐。乙夜，闻岸侧有人语云："吾儿明日过此，幸若曹悉力曳船。渠齿幼，恐致惊怖。"郎大讶，登岸四顾，人皆酣寝，惟群牛卧齝于屋下。翌日，郎驻舟以伺。俄有称监簿者，年甫弱冠，由途于此。船既及堰，群牛不待呵捶，旋转如风，顷刻而过堰。郎太息曰："吾平生历官治民，自谓无冤抑，安能垂

老更僶俛于王事乎？”即抗章告老，南归余杭。牛之子不传名氏者，郎为之讳也。陈节推之方笔以相示。

刘密学

天禧中，刘密学师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长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见旌旗仪卫，呵导甚厉，民相与拱立道左。因询前驱者曰：“何处大官？”曰：“潭州刘密学授南岳北门侍郎，明日礼上。”是夜复有内臣江供奉者来岳庙烧香，宿庙下，梦供帐纷纭，言新官礼上。洎见，乃刘密学也。又马尚书亮时尹京南，午巳之间，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谒，谓曰：“侍郎已下厅，不敢通刺。”道士曰：“无他事，欲投潭州刘密学书耳。”典谒曰：“既要相见，何不早来？”又曰：“为今日南岳北门侍郎上事毕方来，以故后时。”言讫失道士所在。晚衙马视事，典谒以告。马大惊，以为不祥。数日，凶讣至。考道士求见之辰，刘捐馆之日也。先是，刘在长沙，一旦称受札子赴阙，即具舟舰，立俾徙行李、族属于舟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洗沐讫，穿膝坐正寝，俨然而逝。今衡潭之人严奉之，礼与岳神等。或闻祖舍人士衡有传。今所书者，录马运判瑊、辛都官子言之说耳。

刘待制

待制刘公湜，彭城人。清修检重，时所推与。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时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车驿舍，遂卒。先是，驿居人见驱群羊及负荷酒食横陈之具入驿者，视之则无人，如此累日。刘既卒，始悟鬼神之来迓。水车沟在海、密州界。得之周都官之纯言。

杨省副

杨省副日华自言：应举日，与数同人税宅于饮马巷。居数月，无他异。一日探榜归，时春季颇暄，相与解带，席地而坐。俄觉身之攲侧者再三，以谓地动，问诸仆隶则不知。杨取剔耳篦画甓罅中，罥出浅红线长数寸，以手牵之，有缣衣如线色，随牵而长，约尺余，惧而舍之。其下若有人引之者，徐徐尽入。坐者大骇，莫敢发视。即时迁于旅邸。余任渭州推官日，亲承杨公之说。

魏侍郎

刑部侍郎魏公瓘，初以金部员外郎知洪州。罢官，舟经大孤山，方乘顺风，扬舲甚駃。一女使涤器而坠水，援之不及。舟速浪沸，顷刻已十里余，公惋叹良久。一女奴忽沉冥狂语趋前，而举止语音，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某不幸而溺于水，实命之至是，无所恨。然服勤左右久矣，一旦不以理而终，夫岂不大戚耶？傥岁时月朔，赐草具馔，化楮泉于户外，使某得以歆领，虽泉下亦不忘报。"公与夫人闻之恻然，悉允其求。语次，一渔艇载所溺婢棹及公舟，告曰："溺婢为浪泊而出，获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尝死，而女奴亦不复降语。得之都官郎中任粹云。

司马少卿

太常少卿司马公里自言：未冠时，侍仲父待制光山县，门下客张某者亦年少，同舍肄业，常苦资用不足。张忽叹曰："愿得干汞法，以快吾欲。"旁有黠卒执汛扫之役者，笑曰："秀才年少，安知世间有此事耶？"张曰："神仙之术，不可妄求，岂不知之乎？"卒曰："某尝得此术，愿试之。"张大喜，脱衣质钱，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银一两内鼎中，出小瓢，取药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泥封甚密。炽炭围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风声，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视之，曰："此汞银也。比闻有黠卒得此术，间或鬻之，岂非此人所为乎？"张亦秘而不言。张谓司马曰："斯人而有斯术也，图之固易，然缓而取之，善也。"自此屡以美言抚存之。一日，请浣衣于江滨，去遂不复，竟不知所适。

梁学士

梁状元固，博达俊伟人也。未有室，职于史馆，数年而卒。未克敛，凭侍姬玉儿者降灵语云："吾今弃世才信宿，家事不治乃尔。"又召子弟戒勑曰："吾家素贫，尚有铅器数十事，兼朝廷必有赠赐，足办丧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托祖舍人可也。"家人问曰："学士今居何所？"云："见作阴山谏议，寄任不轻。"又索毫楮作启，令子弟取某书还某家，于某家取所借某书，还者收，取者得。复索茶合，饮一杯已，手自封记，真梁之迹也。须臾乃去，姬如醉醒，诘之殊不自知。进士洪正卿云。

张郎中

张郎中景晟，洛阳人也，去华侍郎之孙。登进士第，始逾强仕，为屯田郎中。熙宁四年，奉朝请于京师，忽疡生于手，痛不可忍。时有御医仇鼎者，专治创痏，呼视之，遂取少药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仇虽复注以善药，而痛不能已，数日而卒。沉困之际，但云："仇鼎杀我，必诉于阴府，不汝致也！"月余，仇坐药肆中，见二人，一衣绯，一衣绿，入鼎家，手持符檄，谓鼎曰："张郎中有状相讼，可往对事。"仇曰："张郎中病疽而死，何预我事？"绯衣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数日之命。二人相顾曰："延三日可矣。"绯衣曰："虽然，当记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见。所印之处即肿溃，创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后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张橐实良厚款，欲先以毒药溃其创，然后加良药愈之，以邀重赂，遂至不救。鬼之来，独鼎见之，左右但见纷纭号诉而已。噫，庸医之视疾，多以药返其病，使困而后治，欲取厚谢，因而致毙者众矣。傥尽若张君之显报，则小人之心，庶几乎革矣！

韩侍中

侍中韩公稚珪知泰州日，卧疾数日，冥冥无所知。倏然而苏，语左右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不觉惊寤。"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宗于春宫，捧天之祥，已兆于庆历中。固知贤臣之勋业，非偶然而致也。太常博士姚复云。

张职方

张职方太宁，宿州人。家富于财，登进士第。性恶鸱，每至官，必下令左右挟弹逐之。熙宁六年，丁内艰，权居于符离之佛寺。尝有鸱巢于殿之鱼尾，育二雏，羽翼渐成，飞跃于外，鸣啸不已。张亲弹之，中丸而毙。既而二大鸱盘空，鸣声甚悲。翌日张步庭中，一鸱下搏其巾。方惊骇，一鸱复来攫伤其鬓，创亦不甚。旬余溃决，腐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报子之仇，义也！孰谓禽兽无仁义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处万物之灵，亲爱之心宜其甚焉。熙宁甲寅、乙卯岁，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啖者，真禽兽之不若也。悲夫！

陈少卿

太常少卿陈公希亮，曩岁刺宿州。厅事后门常扃钥，相传云开则有

怪物见。陈刚方明决，不之信，遽命启之，果有群妖昼夜隐见于房闼间。陈亦不甚惧。一日，偶至土地堂，见土偶数十，疑其为妖，命碎之，投诸汴水。妖遂绝。盖每岁立春，出土牛，牛既为众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置于土地之祠也。张供备宗义言。

杨状元

前进士黄通与状元杨公寘相善。尝梦杨投刺，自称龙首山人。庆历初既登第，丁内艰，未终丧而卒。其后好事者解之曰：龙首谓状元登第也；山人，无禄之称也。

郭延卿

郭延卿，洛阳人。少以文行称于乡里，吕公蒙正、张公齐贤未第时，皆以师友事之。太平兴国中，陈抟自华州被召。抟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进谒。抟倒履迎之，目吕曰："先辈当状元及第，位至宰相。张先辈科名虽在行间，而福禄延永又过于吕。"然殊不言延卿。于是二人相与言曰："郭君文行乡里所推，幸与一目。"抟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草草别去，抟送之门，顾张、吕曰："二君今晚更过访。"及期往，抟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延卿禄蒲。伺吕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张君作相，当得职官耳。"既而吕果状元中第。及为相，荐延卿，得试校书郎。及张作相，益念郭之潦倒，一夕语其子宗诲曰："为我作奏札子，荐郭延卿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札。宗诲草奏，误书"京"字为"职"字，及书可降制，乃职官，皆如抟言也。进士魏泰闻之陆修撰经，云其始末甚详。

卷第三

马少保

太子少保马公亮自言：少肄业于庐州城外佛寺。一夕，临窗烛下阅书，有大手如扇，自窗伸于公前，若有所索。公不为视，阅书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语人。有道士云：“素闻鬼畏雄黄，可试以辟之。”公乃研雄黄渍水，密置案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笔濡雄黄，大书一草字。书毕，闻窗外大呼曰：“速为我涤去。不然，祸及与汝！”公雅不为听，停烛而寝。有顷，怒甚而索涤愈急，公不应。逮晓，更哀鸣而不能缩。且曰：“公将大贵，我且不为他怪，徒以相戏而犯公，何忍遽致我于极地耶？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状，由公以彰暴于世，亦非公之利也。公独不见温峤燃犀照牛渚之事乎？”公大悟，即以水涤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复扰人。怪逊谢而去。进士魏泰言马公尝说于其祖云。

潘郎中

潘郎中继宗，清河人。以明经发第，有吏材。天圣中，自国子博士通判乾宁军。其母亡以十余岁，一日于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状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号哭，母急止之曰：“可于堂西偏隔以帘幕，前下一帘，中安二榻，吾将与伴我者二妇人息焉。”既而语云：“吾死亦无大过，阴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适。汝既升朝，封我为县太君，阴官乃纵我出入。汝前岁知导江县，我尝至彼相视，以水晶柱斧倒置植扉后。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溷汝，聊以为识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门内街西磨坊某人媳妇处为女，因得来此。”家人日夕具饮食，惟闻匕箸声，视之如故。留月余，告去。举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声，久而不闻。潘既受代，道出信都，询之，皆如所说。潘后常以缗帛遗其家。潘之子士龙，今为正郎。胡讷尝著《孝行录》，亦记潘夫人事。

乐大卿

光禄卿乐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学时，尝就祖母寝榻前灯下看书。一夕二鼓后，灯檠摇动，如人携持，周行室中，复止故处。乐亦不惧。明日，言于门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檠置学舍中，明灯而坐。才二鼓，

复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无他异。

徐郎中

徐郎中，莱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岭外。乾兴中，仁宗登极，部贺礼赴阙。至武陵一驿，将舍正寝。驿卒言："其中有物怪往来，无敢居者。愿易他次。"虽不以为然，亦出寝于厅之屏后。夜将半，梦有神人，状甚伟，手携竹篮，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辄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惧愧谢，神乃端视之曰："形相非蒲，但其鼻曲而小。吾与若易之。"遂于篮中择一鼻，先劓徐鼻掷去，以所择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固四际，梦中亦觉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梦易之后，自然端直。历官驾部郎中，致仕，随其子秘书丞朔在维扬签判。治平四年物故。

刘太博

兴州依山为守居，层叠而上，正寝尤高。复构楼于上，俯视仪门如指掌。宝元中，太常博士刘公中达假守是郡。一日与家人登楼，见白衣者入客次，若举人状。刘遽曰："有客至，吾将延之。"遂下楼升厅，果有举人投刺，刘接之。坐移刻，各不语。告去，遂循东庑而下。左右告曰："当自西庑。"举人不答，直趋东庑井次，投身而入。刘大骇，遽索井中，无所得，而亦不能究举人者自何而来。月余刘卒。前进士程觉言。

刁左藏

刁左藏允升尝提举大名府左厢马监，在职岁余卒。其家先寓于大名朝城县。熙宁二年秋，刁捐馆半岁，次子总忽见父坐于城门之侧，行李从者无异平昔，惟从人悉衣白。方惊惧，其父以手招之，即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总问曰："大人今主何事？"刁曰："吾尝事范希文，渠今主阴府，俾我提举行疫者。今欲往许州以南巡按，道出此，故暂来视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当死，但预为备，勿告之，恐渠忧挠。孙某来年五月亦当卒。此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宽。"孙乃总之爱子也。又曰："市中仇某不半岁必刑死。"因怀中取鸦青纸一幅，有金书七十余字，授总曰："善保持，勿失坠。"遂上马呵道，出南门而去，闾巷悉见。行数里，逢市人张五者避立路左。刁谓之曰："我欲倩君可乎？"张曰："诺。"乃谓曰："若暂到我家，语吾儿：后月南市当灾，且慎之。

我已留从者五人防视，必免焚如。”张亦不知是鬼也，遂诣刁宅，欲达其语。闻宅中大哭，少选总出，询方知刁久已弃世。其妻洎孙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灾，日夕戒居人储水，谨火禁。月余，火自空屋发，与刁居密迩。四邻悉焚，惟刁宅独完。仇某者闻当刑死，杜门不出。一日与客弈棋于所居之门下，有诵佛书而丐者，仇屡谢之不去，语颇不逊。仇忘刁之言，殴之，即死，竟毙于枯木。金书人皆不识之，字书亦无。事闻之借职刁绰言。

吕郎中

吕郎中元规治平初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宇在韶州，宅堂之后有园亭，亭下植荔枝数株。夏五月，实尽丹，翌日将召宾僚开樽以赏之。其亭暮则扃鐍，人迹所不至。诘旦启户，无一实在枝，但见壳核盈地，于板壁题诗一绝云：“我曹今日会家亲，手把洪钟饮数巡。满地狼籍不知晓，荔枝还是一番新。”岁余，吕以事去官。其侄子邈言。

钱斋郎

治平中，有钱斋郎者调于吏部，挈其妻居京师。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语言皆男子也，状如病心。召符禁者视之，术皆不效。闻孔监丞者有道术，能已人疾苦，遂诣其居，告以妻之所为。孔许至其居。翌日乃来，与钱偶坐。其妻冠帻束带，往来于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预我家事！”久之，孔都不与语。俄而独曰：“莫须著去否？”孔因谓曰：“汝本何人，辄凭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尝被一命而死，亦曾举进士，颇探释老书。昨到京师，无处寓止，暂凭附于此人。”孔曰：“既若曾涉猎三教，是识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凭之乎？”鬼默然。又谓曰：“汝既言曾探释老，有尔许大虚空，何所不容，而言无寓止之所？”言讫，钱妻瞢然而倒，半日乃寤。询其前事，皆不知也。得之张稚圭言。

邢文济

华阴县云台观道士邢文济，常掌华阴道司事，故得紫其服，号虚寂大师。既免道职，专主金天南祠。乡人岁时献施金帛甚夥，邢悉裒为私藏，间充酒色之费。有巡检某人者知其事，密令人喻旨，邢屡以所得赂之。一夕，邢梦人摄至金天殿下，见巡检亦在廷中，有若胥吏者诘二人

以盗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遣归。邢既寤，觉背间楚痛。遂诣巡检，话昨日之梦。惊曰："我梦亦然。"月余，邢病背疮死，巡检者亦患疽，相继而殂。得之董职方经臣录。

蒿店巡检

渭州蒿店有巡检廨宇，率命班行领卒数百戍焉。庆历中，羌人入寇，巡检张殿直者应援于外，其家悉为蕃贼所俘虏。既入贼境，骨肉皆为赏口，其妻分肄一番酋，俾主汲炀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恸而后归。其家一犬，亦攘掠而得者，常随妻出入，屡衔其衣，呦呦而吠，摇尾前行十数步，回顾又鸣。如此者半岁。妻因泣谓犬曰："汝能导我归汉耶？"犬即跃鸣。妻乃计曰："住此而生，不若逃而死，万一或得达汉。"计遂决。俟夜，随犬南驰。天将晓，犬必择草木岑蔚之处，令妻跧伏，犬即登高阜顾望，意若探候者。时捕雉兔衔致妻前，得以充饥。凡旬日达汉境，巡逻者以闻。访其夫尚在，乃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饲犬。斯事番人具知之。

评曰：犬，六畜也。惟豢养之恋，既陷夷狄之域，尚由思汉，又能导俘虏之妇间关而归，可谓兽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国者，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评

王廷评俊民，莱州人。嘉祐六年进士，状头登第。释褐，廷尉评签书徐州节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试官。未试间，忽谓监试官曰："门外举人喧噪诟我，何为不约束？"令人视之，无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时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惧，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伤。即归本任医治，逾旬创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闻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为厉者。梦一女子至，自言："为王所害，已诉于天，俾我取偿，俟与签判同去尔。"道士知术无所施，遂去。旬余，王亦卒。或闻王未第时，家有井灶婢蠢戾，不顺使令，积怒，乘间排坠井中。又云王向在乡闬与一倡妓切密，私约俟登第娶焉。既登第为状元，遂就媾他族。妓闻之，忿恚自杀。故为女厉所困，夭阏而终。

樊预

樊预，眉州人。登进士第，为杭州观察推官。素有异相，胸生四

乳。一日，忽题于厅之堂扉云：“三声鼓角云中见，一簇楼台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后数日，若有牙兵数百人来，云吴山大王遣以奉迎。预乞延数日，处置家事。迓者乃去。亟召同寮，具以事告，且诉乡里辽远，期津遣孥累之意。同官见其无疾而遽有是语，以为病狂，或讯其事之委曲，终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时正严鼓时也。吴山即子胥之祠，据州中之高阜，有楼殿亭宇之胜。“鼓角”“楼台”之句，乃自谶也。后州民闻甲马巡徼之声，或见樊总督者。州人遂塑其像于神侧，自是不复见。其子祖安亲说。

卷第四

陈省副

庆历初，陈吏部洎自三司副使谪守钟离郡，比曹员外钱愚时为通倅。钱善数术，一日，俾其邑封具酒肴，悉召陈宅之长幼，会于倅居。明日，钱诣陈谢曰：“昨日以菲薄奉邀贵眷者，聊示区区之意，以托后事尔。”陈大惊曰：“足下四体甚安，此言何谓也？”钱曰：“明年正月某日，某当死。乞护送诸孤归京师故栖，则幸甚。”陈知钱善数术，亦不以为然。愚尝谓其妻子曰：“陈亦行尸耳，过明年复旧官，则不可矣。”明年正月，如期而卒。月余，陈徙庐州。未半岁，复召为三司副使。数月，病背疽而死。越三日，陈有少女奴年十二三，忽据榻附而降语曰：“吾昨日已见王，将设酒，我辞以创痛而止。门外从者五十人，悉戴漆皮弁，衣皂绿绯宽衫，乌毡靴，亦无异人世，不复号慕以自苦也。”又数日，复降语，命设榻如宾主位，曰：“此前濠州同官钱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复与比部同官，前日已尝宴会，相得之欢，不异平昔。可令院子传语钱家县君，言比部教善视十一郎，比部幼子，最所钟爱者。今再与陈吏部同事甚乐，勿思念悲恸也。”先是二日，钱之幼女方十余岁，睡中哀号，呼之良久乃寤。曰：我见比部与陈吏部在一高堂上宴会，樽俎帟幕，无不华丽，左右侍卫甚盛。因念父已去世，不觉啼泣，被呼方省。与陈宅女奴降语相符。昔之小说载幽冥事者，多云人间郡县，阴府悉同。若陈吏部之为益州，岂其然乎？比部之子闳，今为供备库副使，言之甚详。

王待制

天章阁待制平晋王公质之谪守海陵也，郡之监兵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艺蔬为圃。一日晨兴，治圃卒起灌畦，见一老媪立射堂中，气貌甚暇。卒惊询之，媪曰：“我乃监兵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监军不闻有母，媪何妄也！”媪曰：“第告，无多诘。”卒入白监军，遽出视之，姿状音息真母也，而言语哀恻。监军号恸，家人已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幂射堂之轩，使不外瞩。”既而询其所从来，母曰：“冥中有一事，应未受生，与见伏牢者皆给假五日。我独汝念，是以来耳。”监军遽谒告，且白平晋公。平晋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

神事质之，皆不对。曰：“幽冥事泄，其罚甚重，无以应公命。”平晋又问：“世传有阎罗王者，果有否？复谁尸之？”曰：“固有，然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请其名氏，则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来宰辅画像以示之，其间独指寇莱公曰：“斯人是也。”复问冥间所尚与所恶事，答曰：“人有不戕害物性者，冥间崇之。而阴谋杀人，其责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晋由此不复肉食。平晋尝为之记。其子复以示魏泰云。

石比部

比部外郎石公弁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监并州之徐沟镇。岁余，梦一鬼，朱发青肤，自中霤下瞰，垂臂捽一女，女子发自地而出，谓之曰：“送汝往李专知家作女。”石惊觉，心悸，遂不寐。逮晓时，有酒税场官姓李者，石因问：“尔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妇生一女子。”石叹异久之。其后婴儿有疾，召一姥视之，曰：“本太原人，随夫寓此，仅四十年。凡官于此者，无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曩日都监之官舍。徐沟旧差班行监当今差京官。今中霤之下者尝有井，李殿直监临日，鞭一女使，不胜楚痛，投井而死。遂废不汲，仍遭大水湮焉。”石愈惊骇，方省前梦之验也。

曹郎中

曹金部元举治平中尝为福建路转运使。廨宇中有池亭，曹朝夕止于是。家人怪其肌体日瘠，精神恍惚，讯之，即曰：“尝有李家娘子甚美，与二婢子来侍我。”咸谓物怪所惑，召医巫视之，悉无效。乃涸池求之，得三鳢，一大二小。曹遽呼曰：“勿害李家娘子！”遂脔而焚之。曹亦谢病归维扬，岁余卒。

陆龙图

龙图陆公诜尹成都日，府宅堂前东南隅有大枇杷一株，其下夜则如数女子聚泣者，烛之则无所见。厥后半岁，陆卒于位。熙宁六年，成都阛阓间遇夜逻卒闻哭声呦呦然，凡数十处，就视之则无有。至七年八年大旱，殍饿盈路，继之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洎至秋麦，则无人收刈。至于绫罗、纱锦、彩笺诸物，鬻者亦少。宜乎魄兆之先见也。丁都官竦目睹。

宋中舍

太子中舍宋传庆，谏议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父性嗜鳖，尝一日得数鳖，付厨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杀，放之沟中。逾年，婢病疫疾，苦心烦热，殆将卒。家人舁致外舍，俾卧以俟终。翌日视之，则自户阈至婢胸胁间皆青泥涂渍，婢亦稍间。讯之，则云不究其泥之来，但烦热减差耳。家人伺之。逮夜，有一大鳖自沟中，被体以泥，直登婢胸冰之。婢逾旬遂愈。询其致鳖之自，婢乃述其本末。天圣中，传庆为遂宁通守，与先君言如此。

马文思

文思副使马公仲方，尚书亮之侄也。遇罢官，多寓家。高邮军细君之妹亦居是邑，尝以牝羊馈于公，未几生一羔。秣饲数月，闲居患无人牧放，乃鬻于屠肆。翌日临格将烹之，出刀于侧，且瀹水以备燖濯。将刲而亡其刀，良久，见其靶于沟中。取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衔而投诸沟，又以足践淖，使勿见。屠者视之大感伤。后以羊归马氏，自此不复屠羊。公亦以羊施佛寺。公尝守全州，尝自书斯事于阅理堂之壁云。

陈太博

太常博士陈公舜俞任明州观察推官，有二子，一男一女，皆六七岁。一日，戏嬉于外，逮归则男子面有墨规其左颊，女子朱规其右颊。家人怪，问其所规之自，则云不知。家人但谓小儿戏而为之，命涤去。翌日复然。如是几月余，日日如是，而无他怪。陈虑为怪之渐也，白转运使求莅他局，遂沿牒于浙西。廨既空，郡给二皂以守舍。一日，二人相与言曰："陈察推向以二儿面有画以为怪，而竟无他，我等当验之。有能独入堂中自朝至暮者，醵钱若干以赏之。"一皂欣然携短剑入堂之西序，醉卧牖下。及醒，日已过午。吏喜其无怪，又喜将获所赏也。徘徊伺晚而出，俄然堂扉启，有数婢从一妇人，臂鹦鹉立堂之杝，若所规画然。吏熟视，默念曰："苟怪止如是，亦何足畏！"方将以刃劫之，忽心动若大悸，不知其身之所有，惊呼携剑，突门以走。犯谯门，穿长街，若发狂失心者。市人睹其持剑，以为有变，皆恐避之。未半里，蹶踣道左。众掖起，夺剑而诘之，移刻始能言，竟不知其何怪也。进士魏泰游明州，亲见此事。

马仲载

熙宁六年，开江南为郡县。既得峡州，筑为安江城，命内殿承制马公仲载统卒三百戍焉。时石鉴以兵马钤辖知辰州，总千兵亦驻城中。一夕，逻卒云："蛮兵数千夜当攻城。"石闻之，即欲遁去。马曰："钤辖傥出，则谁与守？"遂仗剑于门，令曰："敢出者斩！"石遂留，蛮兵亦不至。由此石颇衔之。未数月，马忽仆地，懵然无所知。仆从乃舁辰州就医药。石乃劾其弃城戍，将以军令裁之。马病稍间，就鞠于武陵，乃具馔遥诉司南岳。翌日，有稚子方十岁，未尝读书，忽睡中呼索纸笔，乃书曰："南岳门下牒敕马仲载：念卿遥祭之专勤，听其诉声之怨切。据卿之罪，理当丧命。上天愍卿常行吉心，能守所职，止命降灾夺官。更宜省循，以邀福寿。懋哉幸矣！熙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复取朱笔画一印于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儿复睡，少选而寤。诘之，云："有一人青巾黄衫，以黄敕付我。"亦不知其手自摹写也。仲载之事，武陵人无不知者。《南岳敕》，好事者多录而藏之。

夏著作

尚书郎高公靖，蔡州人。罢官，归乡里村居。尝坐垅上视农事，有耕夫于土壤得铁牌，上有大字云："司法参军夏钧。"高亦不喻。数年，授知道州，相次有长沙人夏钧调本州司法参军。高方悟铁符之前定也。钧官至著作佐郎。

冀秘丞

冀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缑氏县，代人将至，预徙家于洛城，独止于县之正寝。一夕，梦二女子再拜于榻前。问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家女奴也，以过被鞭死，瘗于明府寝榻之下。向来宅眷居此，不敢妄出，恐致惊怛。今夕方敢诚告，乞迁于野，乃幸之大也。"冀可之。明日发其地，果得二枯骨，红梳绣履尚在。命裹以衣絮，祭以酒饭，加之楮钱，埋于近郊。数夕后，梦中前谢而去。乐长官浩言之。

梁寺丞

梁寺丞彦昌，相国之长子也。嘉祐中，知汝之梁县。其内子尝梦一少年，黄衣，束带纱帽，神彩俊爽，谓之曰："君宜事我，不尔且致

祸。”既寤，白梁，梁不之信。既而窃其衣冠簪珥，挂于竹木之杪，变怪万状。梁伺其啸，拔剑击之。鬼曰：“嘻！汝安能中我？”又命道士设醮以禳之。始敕坛，夺道士剑舞于空，无如之何。谓梁曰：“立庙祀我，我当福汝。”既困其扰，不得已立祠于廨舍之侧。又曰：“人不识吾面，可召画工来，我自教之。”绘事既毕，乃内子梦中所见者。会家人有疾，鬼投药与之，服辄愈。归之政事，有不合于理者，洎民间利害隐匿，亦密以告。梁解官，庙为后政所毁，鬼亦不灵。闻之洪正卿进士云。

杨郎中

郎中杨公异性好洁静过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对门民家有子数岁，肤发悉白，俗谓社公儿，异恶焉。屡呼其父，与五缗，令杀之。民得镪，潜徙去。杨止一子，俄病癞，肌溃而卒。近时有人死而复生，云阴府新立速报司。若杨氏之报，信哉！

张太博

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张忘其名知兖州奉符县，太山庙据县之中，令兼主庙事。岁三月，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来献，公往往窃取之。既解官，寓家于东平。一夕，闻中阖外如数十人，语声杂遝不可辨。晨兴视之，其所盗帟幕器皿之类，悉次第罗列于厅庑间。视橐箧，封鐍宛然。如是者凡数夜。张大怖骇，悉取燔之。越三日，奉符旧事发，兖州狱吏持檄来捕。既就逮，左验明白，竟寘牢户。

杨从先

殿直杨从先，至和初监大名马监。其冬，梦授枢密院札子云：“千里重行行，右札付从先。准此。”既觉，不喻其旨。明年春，大雪，牧马多死，监牧使臣冲替者数人。乃悟“千里”，重字也；以配“行”，冲字也；再言之者，皆被责也。

卷第五

李参政

李参政至性修洁夷淡，年几强壮，尚为布衣。开宝中，有省郎典齐安郡，至依门下为学，读书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鸣珮珰，揖李而坐，容态殊丽，风度婉约。李恍不知其所从来，因定神肃容，熟视而问曰："鬼邪？仙邪？"答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亚也。"少时，出户不见。自此月三至，或饮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谈幽显之事，辞简而理明。守将受代，二女复来，谓李曰："与君款奉三年于兹矣，见君居常以礼自持，未省一言及乱，器识洪厚，终当远到。然君前世曾为商贾，负人息钱甚夥，以贫不能偿，故今世俾君羁蹇于壮岁。"因出书一封与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启。不尔，当有祸。"既而太宗践祚，改元太平兴国。启其封，见"太平兴国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果然。后历清显，入参大政，拥旄巨镇而终。乐京著作尝言。

梅侍读

侍读梅公询，端拱二年第进士。清裕有才，早厕文馆，坐在人洎滞者数十年。景德中，尝梦与一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胁，少年者中首。至祥符中，真宗东封，询被选于太平顶行事，宿斋其上。是夕燔香再拜，默祈将来通塞之事。既寝，梦牛马羊布野，有二牛斗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谓牛曰："伺吕公再入中书，斗亦未晚。"牛遂解去。其后自尚书郎带职知濠州，吕申公以太常博士通守郡事，仪状酷似向梦中所见。又守倅之居花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梦，厚结于申公。宝元中，吕公入相，擢梅为天章阁待制。其后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为枢密直学士，判审官院，又迁为侍读学士、群牧使。是岁十二月得疾，出守许州，以至捐馆。梦中所见牛马，乃群牧使也。二牛斗者，其年岁直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评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语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明富贵贫贱，以时而来，不可规图而取。梅公早预俊选，屯蹇不振，年始从欲，方遇知己。官历两省，职居禁近，拥旄巨镇，克享遐龄。始否终泰，岂非命耶？

韩宗绪

韩宗绪，龙图贽之子，以父任补将作监主簿，皇祐秋镇厅预荐。偶于相国寺资圣阁前，见其家旧使老仆，呼谓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此？"曰："某今从送春榜使者。"又问："榜可见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见也。"又谓曰："汝能密询有我姓名乎？苟无，亦可料理否？"仆许诺试为尽力。又问："复于何处为约？"仆云："复期于此，他处难庇某之迹。此地杂沓，人鬼可得参处。"他日如期而往，仆果在焉。遂开掌，见己之名在片纸上。揭其下，乃田宝邻也。仆曰："此人明年当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则不可。"因忽不见。明年，韩登第，曾以兹事说于亲旧间。治平中，韩玉汝龙图与供备库使段继文同使契丹。至雄州，段尝为雄之监军，雄之举人皆上谒，田宝邻刺字厕焉。韩见之大惊，与段尽道所以。段复以韩事本末语之曰："遂斋戒，夜醮，作奏诉于帝。"木炎尝侍父官瓦桥，备知之。熙宁中，炎登第，为岳州巴陵簿。县令王泽尝谈怪异，王云："应举时，闻州东有一人常入冥，言人吉凶甚验，遂率同人数辈就问之。其人在小邸暗室中，既见，遂以将来得失叩之，再三不语。俄又面壁而坐，云：'田宝邻公事至今未了，安敢有他科场事！'不知田宝邻何人也。"炎方省向者韩、段之言。宝邻以累举特奏名，其后官甚卑。

南州壬子

虞部员外郎杜公彬罢滁倅，至阙奉朝请。一日游景德寺，访朝客不值。方假笔札以志门，偶狂僧严法华者自庑下直揖杜君。杜雅闻法华言事多中，因以平生未然之事谘之。僧夺笔索纸，杜以刺字之余授之，大书云："南州壬子。"杜不测其旨。后数月，授知漳州。到州阅图经，则陈氏伪据日，目漳为南州。杜叹讶之。自揆以为"壬子"者，有土之号，岂隐其为州之意邪？后岁余，杜终于任。其子煜用浮屠法作七斋。饭僧次，煜因言及法华之事，取其书以示群僧。因观其壬字中一画差长，若壬字。遂以甲子推杜君卒之日，正壬子也。其子煜言之于魏泰，并出其书。

李侍禁

李侍禁齐善袁、许之术，士大夫多喜之。有别业在华阴之东郊。其妻先卒，买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髫龀。长男年二十余，乃嫡室所出，与其妻谋曰："二子长立，当有婚嫁之费，且分我资产。能致之死地，家资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饱，

笞骂挫辱，无日无之。俄得疾疫，遂绝其药膳，虽杯水亦不与。相继皆物故。妾不胜怨愤，日走伏齐垅，号哭以诉。数月，妾亦死。有邻家子于阒巷见齐手携二子，妾亦侍侧，顾谓邻家子曰："我长男不孝不友，虐杀弟妹，又令此妾衔恨而殁。若可语之，吾亦诉于阴府，不汝置也。"邻家子知是鬼，将走避，因忽不见。邻家子遽来告之，亦不之信。一旦，其妻具酒肴，会亲旧女客于中堂，厥良独坐书阁下。乃父自外至，数其罪，以杖击之。坐客闻其号呼，悉往视，但见仆地叩头服罪，言虐杀二子状。数日乃死。其妻后数月亦死，田宅家资悉籍没。噫！李齐之事不诬矣。世之人父死而谋害幼稚，以图资贿者多矣。目睹数族，虽不若李为鬼灵，但见其身夭折，子孙沦胥，以至无立锥之地。李齐之事，足使狠子庸妇闻之少警其心。董职方经臣亲见兹事云。

李氏婢

贾国傅大冲尝说，有李某屡典郡，既卒，家人归京师旧居。有老婢，凡京城巷陌无不知者，家之贸易饮膳衣着，洎亲家传导往来，悉赖焉。邑君爱之如儿侄。明道春方淘沟，俾至亲家通起居。抵暮不归，数日寻访无迹。邑君曰："是媪苦风眩，疾作坠沟死矣。"即命诸婢设灵座祭焉。家之吉凶，亦来报。邑君泣曰："是媪虽死，不忘吾家。"明年春，自外来，家人皆以为鬼也。媪拜曰："去岁令妾传语某人，至某处，风眩作，堕沟中。某人宅主姥见之，令人拯出，涤去秽污，加以药饵，得不死。某誓佣一年以报。今既期，即辞归。"往询某氏，果然。是夕，有青巾男子见邑君梦曰："我清卫卒也，向死于巷左。昨闻宅上失女使，设位以祭，遂假其名窃享焉。今闻已归。"乃拜辞而去。

李比部

李比部从周景祐四年随乡书来京师，与数同人僦舍于麻秸巷。尝五鼓而兴，将谒亲知于远坊者。始启寝户，即踣于地。奴仆扶视，气息殆绝。至巳午间，始惺然曰："初启关，见一鬼戴短巾，衣绿宽衫，黝面于囟，状若祠庙中所谓判官者。以气嘘之，如霜风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顿于地也。明年校艺，不利于南宫。

胡殿丞

胡殿丞偃，潭州人。至和中授峡州签判，待阙荆州，僦居于公安门

内，暇则坐于厅皅间。尝有持刀镊者，比日过门，植足注视，良久乃去。胡异之。一日，呼与小儿剃发，因问曰：“汝常顾吾门内何也？”曰：“有一亲识，姓某，在峡州为吏，兼管冥曹，事多而身劳，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门而不敢言。”胡未之信。及至任，聚群胥，出姓名问之。有一人前曰：“刀镊汉竟多口。”胡屡询以冥司所职，但云未可轻泄。居无何，胡以先人忌晨饭僧课经，具疏焚楮泉。迨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怀，探昨日所焚疏示，若新写者，已而灰灭。且曰：“殿丞见迫，不敢隐然。某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减禄筭矣。”数日，吏暴卒。期年，胡以病废于家。得之李林秘校云。

谢判官

谢判官，平原人。宝元中，尝为曹州观察推官。视事未几，一夕梦老父引之入大第中。家颇豪盛，奶媪抱婴儿，饰以文绣。指谓谢曰：“此君之后身也。”谢问：“此何郡？复谁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陈郎中宅也。资产甚丰，君心乐乎？”谢亦颔之。既寤，甚不怿，谓妻子曰：“吾其死矣。”日处致后事。既而秩满，复调棣州判官。到官数月，又梦前老父复引至昔之第，有小儿衣纨绮，戏阶下。指谓谢曰：“此前日之婴儿也。今始五岁，尚未语。”既寤，谓家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满，又将赴调，复梦老父导之入门，见昔日之儿冠绯帽，紫袍银带，立于堂皅。顾谓谢曰：“此子已读书矣，君其谢我。”觉，大恶之。月余，病卒。其子讷，庆历六年登进士第，亲说如此。

刘观察宅

京师保康门有刘观察之别第，每僦于人。翰林学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乡贡将试礼部，僦此第以居。一夕不寐，闻厅中有人呼曰：“太尉来！”既而又有若往来问讯，切切细语，或如传授指令，皆以太尉为称，历历可审。甚讶之。翌日，究其宅之坊曲地里，则韩通之故第也。通尝为王彦升族于斯第之下。进士魏泰亲得之于曾子宣云。

柴氏枯枣

邢州城东十余里，周世宗之祖庄也。门侧有井，上有大枣一株，世宗时柯叶茂盛，垂荫一亩。恭帝既禅，枣遂枯死。明道中，枯卉复生一

枝，长一丈余，蔚然可爱，井中水如覆锦绣。柴氏惧，遂塞井伐木。明年，诏求五代帝王之后。柴氏自邢、蔡、虢等州诸族被甄叙入官者三十余人。井枣之祥，亦非虚应。

僧缘新

　　武陵郡西有佛庙，曰栗园。院主僧畜一犬，几十年。一夕，梦犬语云："累岁荷畜养之恩，今当与堤头杜翁家为男，故来奉辞。"僧既觉，不以为意。黎明，侍者以犬毙闻。因大惊，乃策杖至堤头，杜迎门谓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夕檀越家岂有子孙之庆乎？"翁对以息妇夜生一男。及询以何由而知，僧遂以梦告。翁亦骇异，因许之为浮屠，令以披缁剪发，法名缘新。鼎人率知之。

卷第六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开宝八年乙亥拜秘书少监黄州刺史。时王师问罪金陵，公帅师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岁受代，徙传舍。有黄衣来谒，延之坐。乃曰："公总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阴骘垂祐无疆。"袖中出一通青纸，朱篆数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当有黄衣来谒，必能识之。"才出门即不见。及至大孤山，果有黄衣吏至，公大喜，亟召见，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请纸笔，易为真字。"即"乌犀丸"方，书毕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服者无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孙女婿，得黄衣亲书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范参政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圣中以帖职通判陈州。时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祐，筑坛于正寝。郡守召公预其事。公窃笑曰："庸鄙小人，安能达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故，多方以图安耳。"既而复谓道士曰："仲淹将来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问之。"既而秉简贽章伏于坛，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动。试扪其体，则僵矣。殆五更，手足微动，遽扶坐于床，饮以茶药。良久，谓郡守曰："奉贺太夫人，尚有六年寿，所苦不足忧也。"又谓公："禄寿甚盛，必入政府。"郡守问："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天阍，遇放明年进士春榜，观者骈道，不得出，是以稽留。"公益不以为然，问曰："状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涂之，旁注一字，远不可辨。"既而郡守之母疾苦寻平。明年春榜，状头乃王拱寿，御笔改为拱辰。公始叹道士之通神。事闻之毕国傅仲达、陈著作之方云。

麦道录

麦道录本宦者，尝为入内供奉官勾当事材场。一日出西水门，有丐者死于汴河岸之侧，有败席短杖。时方大雪，独不积其身。麦异之，为市衫裤麻屦故巾，瘗之于隙地。他日奉使鄜延，至蒲坂北一邮置，有一贫人诣门请见，仍云："尝受恩，故来致谢。"麦召见，询其由，

曰："自顶至踵，皆君所赐也。"麦罔然良久，方省瘗丐者事。乃延坐与语，屏左右，移时而去。麦既回京，发瘗，但见席杖而已。麦遂弃官为道士，为左街道录，年九十余卒。闻之于朱左藏允中。

杨道人

杨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也。往来郢之京山县、丰国范顿市中。好与小儿戏狎，虽大寒甚暑，而未尝巾帻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赠之，旋即施与丐者。故人尤恶视之。往往逆知人中心事。复州苏绎寺丞得一烧朱砂银法，试之有验，往见之。杨即前曰："涩涩酸，朱砂烧尽水银干。"更不复语。又彭长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纸干之，乞数字。直书云："翻车二十五千。"既而果于翻车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贯市之。熙宁癸丑岁，辛子仪令京山，杨每来谒之，赠以衫帽，或留宿外斋。虽设衾榻，密视之，已安寝于地矣。未几，索纸笔，横作二画，自一二三四书讫，授子仪。谛视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弃世。道涂商贩皆云见其死于数处矣，而形状不改。熙宁七年，卒于范顿豪民张绛家，为买棺埋于市侧。市民朱如玉方容京师，是日见杨来访，不交一言。后朱自京师回，白县，开其藏，惟空棺耳。其异迹甚多，能记其一二也。辛都官子京录示。

李芝

广州新会县道士李芝，性和厚简默，居常若愚者，间为两韵诗，飘飘非尘俗语。常读史传，善吐纳辟谷之术，肤体不屡濯，自然洁清。发有绿光，立则委地。所居房室不施关键，邑人崇向施与金钱衣服无算，人取去，未尝有言。或召设祠醮，一夜有数处见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余方出。谓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亲见之，今则尸解矣。

张白

张白字虚白，自称白云子，清河人。性沉静，博学能文，两举进士不第。会亲丧，乃泣而自谓曰："禄以养亲，今亲不逮，于禄何为？"遂辟谷不食，以养气全神为事，道家之书无不研赜。开宝中，南游荆渚。时乡人韩可玭为通守，延纳甚欢。会朝廷吊伐江吴，军府多事，因褫儒服为道士。适武陵，寓龙兴观，郡守刘公侍郎墀、监兵张延福深加礼

重。尝以方鉴遗张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韬真自晦，日以沉湎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亲者。往往入廛市中，多所诟骂，切中人微隐之事，众皆异之。每遇风雪苦寒，则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湿，气如蒸炊，指顾之间，悉以干燥。或与人为戏，仰视正立，令恶少数辈尽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卧，舒一足，令三四人举之。众但面赪，其足不动。居常饮崔氏酒肆，崔未尝计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来则酒客辐凑。"尝题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应无天上有。南来道士饮一斗，卧在白云深洞口。"自是沽者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应时，亦当时有道之士也，慕其人，常与之游。白天才敏赡，思如涌泉，数日间赋武陵春色诗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里"为题。一旦称疾亟，语观主曰："我固不起，慎勿燔吾尸，恐乡亲寻访。"言讫而绝，身体润泽，异香满室，倾城士女观瞻累日。为买棺葬于西门外。逾年，监兵罢归，其仆遇白于扬州开明桥，问："方鉴在否？为我语汝郎，斯鉴亦不久留。"仆归，具道。张骇曰："渠死久矣，汝何见邪？"寻索鉴熟视，随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扬州，亦遇白携大葫芦货药，亟召安饮于酒肆，话武陵旧游。数日，安告行，白曰："为我附书谢崔氏。"余归致书，崔氏览之大惊，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护命经》，穷极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杂诗。唐、魏集而名为《丹台》，并传于时。大抵神仙之事见于传记，若白之解去，此耳目相接，年祀未甚远。今室而祠之，不惟众所瞻仰，抑将传信于永世也。斯皆柳应辰职方撰祠堂记略云。

静长官

静长官，真定人，登明经第。寡嗜欲，好道家修摄事。一旦弃妻子，游名山，数年不归。天圣中，先君与亲旧杜获、向知古会于磁州慕容太保之第。始然烛，叩门颇急。启之，乃静也，缊袍皂绦，布巾芒屩。把臂甚喜，询其所往，曰："自别浪迹于山水间，良惟素志。今将归真定视妻孥，闻诸君会此，故来相见。"既饮，静曰："方道旧为乐，而酒薄，不可饮。某有药，以资酒味。"于小囊中出药一粒，如弹丸，投瓶中，复羃口。良久饮之，气味极醇烈。夜漏上四鼓，诸公皆酩酊就寝。鸡既鸣，静独谓仆夫曰："或诸公睡起，报云我且归真定也。"既晓，相与叹静药之为神。亟命健仆走真定，问其家，云未尝暂归。余前年寓洛下，有医助教靳袭者，于其家常帷一榻，枕蓐甚洁。人问其故，曰："以待静长官。静今隐嵩少间，岁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仙事之。尝以方书授靳，由是医术大行，家资数千万。静今年逾百岁，状貌

止如四五十人，洛人多知之。

率子廉

衡岳道士率子廉，落魄无他能，嗜酒，性狠悖。于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与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阁，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芜秽委积，而弗加芟扫，以是景趣湮没，阁宇圮坏。游者以其境污人陋，亦罕到焉。故礼部侍郎王公祐以中书舍人守潭州，立夏，将命祀祝融。至衡岳，游览佛寺道庙殆遍，因访所谓魏阁者。群道士告以摧陋无足观，而王公坚欲一视。及至，则子廉犹醉寝。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索之，而子廉酲未解。徐下榻，拭目瞪视王公，久之乃曰：“穷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为罪。”左右皆股栗，而王公欣然无忤。其应答之言虽甚俚野，而气貌自若。王公异之，遂载与还郡，日与之饮酒，所以顾待之甚渥，人亦莫谕何以致然也。间辞归山，复止魏阁者又半年，然王公问遗时时至山，复作诗二章寄之。一日，忽谓人曰：“我将远行，当一别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谒王公，且曰：“将有所适，先来告别。”公曰：“往何地？”则曰：“未有所止，缘某一念所诣，则翩然径行，恐尔时不复得别，故预耳。”王公留与之饮。居二日，辞归魏阁。至之日，以书别衡山观主李公。盥浴饰服，焚香秉简，即中堂而蜕去。闻者惊异。李为买棺厚葬之。殆半岁，有衡岳寺僧自京至，于安上门外见子廉，云：“来看京师，即还。时蒙李观主厚有贶行。”怀中出一书，附僧为谢。李发其封，真子廉之书也。人皆叹王公之默识。张都官子谅言。

许偏头

成都府画师许偏头者，忘其名，善传神，开画肆于观街。一日，有贫人弊衣憔悴，约四十许，负布囊诣许，求传神。许笑曰：“君容状若此，而求传神，得非有所禀而召仆也邪？”曰：“非也。闻君笔妙，故来耳，幸无见鄙。”即解布囊，出黄道服一袭，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顶矣，引其须，应手而黑且长矣，乃一美丈夫也。许大惊，谢曰：“不知神仙降临，前言戏渎，诚负愧惕。”道人笑曰：“君可传吾像，置肆中，后当有识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钱，不可逾也。”许如命。写讫，未及语，携囊而出。许拜谢，已不见。许遂陈所传像于肆，有识之者曰：“此灵泉朱真人也。”求售者日十数，许家资遂日益。后以贪直，画且不给，每像辄云二千。是夕，梦道人谓曰：“汝福有限。吾

尝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忽吾言，促其寿也！”遂掌其左颊。既痞，头遂偏，自是呼为许偏头。庆历中，许年八十余，方卒。朱真人者，乃朱居士桃椎也，见《唐书》列传、杜光庭《列仙传》。事得之裴长官公愿云。

张翰

张翰，江陵人，业进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窦氏，翰，窦出也。窦之生岁月日时不利于夫，遂减岁迁就吉辰而归于张氏。间与厥夫祷嗣于归真观之三清殿，祝辞以所减之齿告焉。继育数子，而翰父物故。会归真观火，窦密以镪五十万与道士修殿宇。少时，窦亦死。后数岁，翰忽为神所凭，以手执髻，鞠躬曰：“听圣语：窦氏以诈伪之岁诬罔上真，又弗询于子，私用家资，已受考于阴府，今则为异类矣。”事皆秘密，众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繇是荆人率闻之。噫！女子增减其年以利适人者，为过虽小，妄以告神则罪大也。专取家帑以用构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责怒，矧非理而用者乎？

卷第七

张龙图

龙图张公焘，即枢密直学士奎之子也。枢直为殿中丞，日奉朝请，在京师税宅于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闭关。一日，有人叩门颇急，大呼曰："小师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张起视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复与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妊娠，是夕生焘。焘景祐元年第进士甲科。后尝误食犬肉，梦黄衣使者逮至一府，宏丽如宫阙。见一道士，谓曰："何故食厌物？"张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误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为若言。"少选复出，谓张曰："可谢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张焘误食厌物。"谢既再拜而寤，汗流浃体。景元神骨清粹，襟怀夷旷，岂非仙曹之被谪者欤？事闻之张容省元云。

孙副枢

宝元中，副枢孙公沔自小谏以言事左迁，监永州市征。尝梦一道士，喻以牵复之期。又曰："吾有少田在部下，为人所盗，可为正之。"俄而孙移倅长沙，因祠岳庙，遍游道观佛寺。至九仙观，见王真人像，克肖梦中之见者。询其公财岁入，则云有田数百亩，为邻畔有力者所侵。遂檄县穷究，尽取故田还之。观乃梁天监中建，后废，唐刺史张觌复加营构。庭有磐石如坛，上可坐三十人。九仙者皆轻举于是地：晋道士陈兴明、施存、尹道全，宋徐灵期，齐陈惠度、张昙要，梁张始珍、王灵舆、邓郁之也。建昌李觏譔祀，章岷书石。

芙蓉观主

庆历中，有朝士冒辰赴起居。至通衢，见美妇三十余人，靓妆丽服，两两并马而行，若前导。俄见丁观文度拥徒按辔，继之而去。朝士惊曰："丁素俭约，何姬侍之众多邪？"有一人最后行，朝士问曰："观文洎宅眷将游何处？"对曰："非也。诸女御迎芙蓉馆主耳。"时丁已在告，顷之，闻丁卒。辛都官子言云。

曾屯田

屯田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莳尤力。凡曾所欲之物，必先致之。呼而问之：“汝常逆知吾意，何也？”老卒曰：“偶然耳。”再三诘之，但唯唯而已。曾自此善待之，时赉之以酒食。一日薄暮，老卒白曾曰：“荷使君厚顾，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园中，有秘术上闻。”曾欣然许诺。及期，将具公服诣之，家人皆曰：“岂有郡守夜半公裳谒一老卒哉？”遽止。黎明，报园子物故，仍于腰下得白金数十两。曾惋叹不已，买棺殡于野。数月，有人自广州来，园卒附书为谢。视其墓，四周摧陷，柩悉破露。发之，但缊袍巾屦在焉。曾以谓尸解也。追悔自咎者累月，因而颇失心。

郭上灶

郭上灶者，不知何许人。天禧中，尝以备雇，瀹汤涤器于州桥茶肆间。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瑰伟，神彩凛然，屡目于郭。郭亦既疑其异人，又窃觇于袖间引出利剑。郭私念曰：“必吕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际遇先生，愿为仆厮。”吕不顾东去，郭乃尾后。至一阒处，吕回顾曰：“若真欲事我耶？可受吾一剑！”郭唯唯延颈以俟。引剑将击，郭大呼，已失吕所在，乃在百万仓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里外幽僻之所无不至，见人必熟视良久方去。问之，则曰：“我寻先生。”自此十年余，不知所在。天圣末，有赵长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镇之别业。忽有丐者缊袍而来，见赵再拜曰：“某郭上灶也。”赵亦尝识之，遂问：“见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之见，今为大数垂尽，故来求一小棺，以藏遗骸。”赵大以为妄，问曰：“何日当尽？”曰：“来日午时。”赵曰：“若然，当为汝买棺。”仍告曰：“棺首开一穴，将一竹竿，通其节，插穴中，庶得通气。”赵虽唯之，殊谓不然。明日午时，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绝。赵大异之，为造棺。河朔乏竹，取故伞柄，通其中，插棺首，瘗之于河岸。仍恐为狐犬所发，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涨，数日乃退。赵虑其柩为水所漂，策杖临视，其棺果露而四际亦开。以杖拨之，但见败絮，是亦尸解矣。赵尝为先君言之如是。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铁冠，常铁冠，邢州人。有道术，祥符中得召见。后隐泰山，复游天台，颇得考召符禁之术。自余杭游姑苏，落魄不事仪检。好饮酒，啖葫蒜犬肉。或传其有道术者，人不之信。庆历

中，薛公纯中舍监苏州市征，尝外嬖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妒，不胜忿怒，谋害其夫。俟薛醉归，以刃贼其要害，家人救之获免。会李之父母过姑苏，闻之，俾其弟持药饮之而毙。即夕为厉于薛氏，击户牖，碎器皿，或灭其灯烛，或啸于堂庑。遂召巫觋辟除之，不能去。不得已，乃告牛，曰："此细事，今夜可除之。"乃设酒馔于正寝，召数客共饮。既夕，牛设一案于戺下，上置铜铎。始乙夜，铎忽鸣，沿案足而下。去地尺余，如人携持，鸣振而去，久乃不闻。牛曰："俾追捕女厉耳。"逮四鼓，铎声自南来。俄顷入门，坐客如负冰雪，毛发尽植。牛乃取一榻，临案而坐，如有所诘。问曰："汝谋杀夫，死实其分，得不弃市乃大幸也，安得更为祟厉，以扰其家？"少选，又曰："汝若不见听，吾当请帝，锢汝于石室中。如止要冠珥袿襦之类，翌日当与汝。"遂丁宁诫励，遣去。明日，遂具其所要洎楮镪数十万，燔之城外。女厉自兹不至。牛后亦不知所在。郁林州推官崔迪，其夕与牛同饮于薛氏之馆，目睹斯事。

毕道人

毕水部田，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尝游江湖间，衣弊褐，携一扇怀袖间。置沙数合，偶有所适，则藉地取沙写风云草木、蛟龙禽兽之字，以扇扇之殆尽，乃欣然而去。尝有贾姓者过洞庭，方离岸，为暴风所漂，几至沉溺。忽见一人循岸，以扇招之入。舟渐逼岸，遂获免。贾德之，默记其形状。乃舣舟寻之，不复见矣。旬日，贾到长沙，偶于阛阓见之，邀归酣饮，出金帛衣物为谢。毕曰："汝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辞不受。强之，乃取衣服数事。旋以施贫者，一无所留。其后竟不知所在。得之李林宗秘校。

段縠

段縠者，许州人。累举进士，家丰于财。后忽如狂，日夕冠帻，衣布袍白银带，行游廛市中。讴吟云："一间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风吹，连檐破碎，斗栱邪欹，看看倒也。每至"倒也"二字，即连呼三五句方已。墙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来归。"遇其出入，则有闾巷小儿数十随而和焉。人以狂待之，不以为异。庆历末病死，权厝于野。后数年营葬，发视，但空棺耳。王允成承制在许州亲见之。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许人，隐于涂阳之西山。磁州有护国灵应公祠，每岁二三月，天下之事神者四集，所献奇禽异兽、巧工妙伎、珍肴异果，无所不有。至期，邻郡之亡人多会于祠下，游览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罢去乃归。方道士无岁不来，常以九蒸黄菁以遗交旧。一岁忽不至，皆谓徙居他山，或以为物故。明年春，城隍庙神座后有死人，埃尘厚且寸余。官吏将检视，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复陪诸君酣饮，月余乃去。自是不复来。闻之学究向知古云。

高阆

高阆，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为郡吏，抵罪亡命，遂易姓名焉。虽眇一目，而神检高爽，善诗。来往江湖间，深得养生之术，饮酒至数斗不乱。许郎中申为江东转运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尝舣舟贵池亭，有九华李山人者，与高有旧，因谒。许延之，使饮，各尽二斗余，殊无醉态。高取钓竿，谓李曰："各钓一鱼，以资语笑。然不得取蟹。"乃钩饵投坐前甓罏中。俄顷，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约钓鱼，今果取蟹，可罚以酒也。"后死于滁之琅琊山僧寺。将终，以玉笛授僧曰："此开元中宁王所吹者。"然不知是否，时已几百岁矣。许申孙子闻诲言。

孙锴

孙锴，不知何许人也。祥符末，尝读书于镇州西山之书院。一日采药，迷入深山，见茅茨数间，有道士据榻而坐。孙再拜问归路，道士俾坐，熟视曰："穷薄人也。今既遇我，当使汝足于衣食。"既而与丹砂一块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以符篆，谓曰："今岁河朔大疫，汝以此砂书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钱，不可过也。召鬼之符止可一用，盖救汝之祸也。再用则不灵。汝其志之。"既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锴遂市一牛骑之，戴铁冠，披绛服，流转至大名府。时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狱，将以妖诞惑众黥配之。锴谓狱官曰："锴非造妖者，间遇神人见教耳。乞乘间白之，言锴能令人见鬼及其祖先。"王闻之，乃曰："昔刘根尝有此术。"命释缚试之，果然，遂送阙下，补司天监保章正专主符禁事。后砂尽术衰，遂逃去。宝元中，尝诏天下捕之。

杨贯

杨贯，开封府宁陵县人也。尝两举进士，不预荐送，即改业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诵法令，苟得入仕，则官业已精熟矣。”一夕，梦五色光来自西南，入寝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贯令起，谓之曰：“汝逮今三为人矣。始为屠；次为人女，既笄而自缢；今乃得为士人。尔顶有戴笄，颈有投缳之痕尚在，可视也。”贯曰：“人之肤理万状，安可便以屠者洎女子相诬乎？”道士曰：“尔以为不然耶？”遂怀中探一鉴，令视之，则鼓刀、施朱之状宛然。贯即再拜谢，又乞谕向去休咎。道士曰：“尔寿过中年，官至令。”既寤而大异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二年，调邛州录事参军。今沆州推官吕昭吉，时任司寇，屡与之饮，数爵之后则颈上绠迹甚明。询其故，贯具言梦之本末。及披发，见肉胝圆五六寸，若窭数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县令，到任而终。

张酒酒

道士张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许人。天圣中，主西都张水县之天禧观。善淬鉴；经其手则光照洞澈，他工不可及。或时童稚持鉴来治者，遇醉则或抵破之，或引之长三尺。小儿惊呼，乃笑曰：“吾与若戏。”乃取药传其上，以败毡覆之，摩拭良久，清莹如故。得钱唯买酒，未尝一日不醉。一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于药柜山中。始，村人见有人立于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经旬往视之，故在，遂闻于乡。啬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僵也。啬夫以为不祥，推仆之。邑尉检视，顶有一窍，如鸡卵大，殊无血渍，面色如生。尉闻啬夫推仆，鞭之。即瘗放于解化之地。

卷第八

明参政

明参政镐器识恢敏，才学优赡。第进士，出入台阁，累历显要。庆历中，自京尹入参大政。未久，疽发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驰至岳庙祭讫，是夜宿庙下。睡中大厌，从者呼觉，曰：“梦神呼我立殿庭，见百余人拥一荷校者，熟视乃参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驱出，我不觉大呼。”遂奔骑而归。明已沉困，召使者问祭之夜梦中奚睹，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数日，即似荒乱。有郎官某人，乃明之同年进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谓曰：“何以不来相视？”郎官曰：“比为参政暂请服药假，不意实抱疾耳。”明曰：“曾见无头鬼语否？”郎官大骇，曰：“岂未朝餐乎？”曰：“已食矣。”又曰：“岂未饵汤剂乎？”曰：“已屡进矣。”曰：“然则斯言何谓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说此事。”又曰：“来矣，可听之。”郎官使闻如游蜂、苍蝇鸣地下。明曰：“语乃胸中出。向者妖贼据甘陵，奉朝命攻讨。外围既固，攻具备设，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国来抚师，将坐而收功。心实忿之，遂妄杀数人。今实称冤于我，病其不起乎！”数日，遂卒。夫为将三世，道家所忌，谓攻城野战，玉石难分耳。明以己之私忿杀无罪者，宜乎见厉于垂死，嗣续汩而不振也。

徐学士

熙宁中，徐学士禧始受职官中书，习学公事，自豫章侍亲之阙下。舟行次彭蠡湖，昧爽而行，期早抵南康军。俄而水面白雾四起，始虑风作，促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雾稍开，见二朱漆万斛巨舰，旌旗赫奕，摇橹者肃而不哗，相去百余丈，东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见朱舰，间以金碧幡旆，尤鲜华，亦相踵而去。少时又逢二白舰，载甲士数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见，俯不敢正视。然望其船远而益小，泊抵他岸，皆若一履。宫庭湖庙，水经具载其灵。近传有小龙者多出处其中，岂其灵变耶？徐学士尝言。

鱼中丞

中丞鱼公周询，天圣四年第进士甲等。初命大理评事，知济州金乡县。尝昼卧书阁中，有守阁老卒入白事，但见乌蛇蟠于榻，矫首冠帻，叱声甚厉。卒走出，呼侍吏共视之，乃见熟寝未寤。后至御史中丞而卒。张都官居方云。

祖龙图

祖龙图无择始登第，倅通齐州。岁余，得告归蔡州营葬，事毕复任。后春季检视官物，于禹城县过石河滩沙中得片石，上有数十字，乃葬其先君之志也。遣人视坟垅，无一抔之缺，竟不测其所从来。范郎中徽之言。

尚寺丞

司勋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山县。有尉李某者，山东人，颇干敏。一旦疾病，尚闻其委顿，日往临问。曰："万一不起，可以后事告也。"尉曰："愿以老母幼女为托。公傥垂仁恻，某虽死，敢忘结草之义乎！"尚泫然愍之。既死，出俸钱送其母及骨函还乡里，嫁其女于士族。一夕，梦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恳求于阴官，今得为公之子，以此为谢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沿流赴阙，或遇滩险，隐约见尉在岸上指呼。将抵荆渚，又梦李报曰："某明日当生，府中必送一合来，宜收之。"翌日，果诞一男子，府尹以合贮粟米遗尚曰："闻邑君育子，以为糜粥之具。"因字颖，曰合儿。颖性纯厚，敏于行而笃于学，官至大理丞。张稚圭说。

高舜臣

大名府进士高舜臣尝言：其从兄祥符中为衙校，董卒数百人，伐木于西山。一日，入山督役迷路，闻乐声合作于山谷间。寻声视之，见妇人数十，衣服华丽，执笙竽会饮于磻石上。居席首者召高坐其侧，亦及以酒肴。谓曰："吾欲妇汝何如？"高但愧谢。又曰："汝今归寨中，吾将继至。"是夜果往，高亦恍然不测。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帐帟枕褥之具备设，晓复失之。若此者逮一月。役兵取材既毕，与高同归。高之父母闻之，大惊曰："此子为石妖木魅所惑也！"因即东庑而居。家人视之，则装寝之具、冠衣之类悉已张陈。高氏家人亦罕见其面，或见其冠珮，或见其裙襦而已。家属相与忧惧，虑久而致祸，乃召巫觋，具符水

禳诅之术。女子笑谓高曰："我岂妖怪害人者，何见疑之深也！"俨然殊不顾，高氏家亦无奈之何。居半岁，高氏会客，烹牛为馔。女子见而大骇曰："我以君积善之家，故愿奉巾栉于子，亦将福汝家。不意暴恶之如是。君家固不当留，亟送我归也。"高白其父母，闻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数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复前，但望山怅恨而归。高氏子竟亦无恙。大名进士陈伦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为信。治平初，予为大名钤兵，进士王詹亦道其事，与陈说正同。舜臣后以累举推恩得州长史。

王庆李颛附

诸司副使王庆，皇祐中差知丰州，性刚暴，刻而少恩。一日视事，忽觉头昏，痛不可忍。扪其首，生两角，仅二寸许。数日大叫而死。

有李颛者，景□初登进士第，性豪荡不检。为邢州观察推官，病疫死。既敛，其顶发如珠，有二角长一寸余。左藏朱允中、大邑主簿王纲言。

孙翰林

庆历中，杨内翰伟郡封坐堂上，见一老妪蓬髻敝衣，径入子舍。询何之，不应。顷之复出，语云："郎君教我来，老息妇不敢自专。"遽呼左右逐之，出中阃，即不见。乃召子妇诘之，云："老妪言来日郎君欲就息妇房中宴饮，方责其妄语，即便走出。"举家惊愕。翌日，宅中浓雾昏塞，子舍尤甚，辛螫口鼻，不可向迩。门阖不能开。久之，闻语笑歌管之声。自辰至申，昏雾渐释，排户而入，询其所以。云："有一少年与我欢饮，器用珍丽，筵设华焕，饮馔音乐，无不精美。我亦忘身为杨氏妇也。"然精神颇亦失常。即召刘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闻翰林孙郎中专主符禁，亟俾视之。曰："此鬼庙在东南三十里，将为神矣，何敢为如此事？"遂书二符，致妇寝室之门。又曰："知某今日到宅，明日定不来，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洎女使二三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妇室，当变怪于外，盖欲诱之出也；出则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虽昏雾如初，独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恶，妇欲奔视，制之不得出。少时雾气解散，郡封亦复故。孙乃与杨公假静宅作坛奏章，自兹不复来。孙云："已囚海上石室矣。"庆州察推张伟尝言之。

黄遵

黄遵者，家兴国军。性疏放，颇知书而能丹青，善传人之形神，曲尽其妙。事母笃孝，凡得画直，未尝私畜，供甘旨外，悉归于母。庆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敛。是夕遵复苏，家人扶坐，问皆不语。遽索纸笔，图一人形容，良久乃语：始入一公府，见廊庑肃静，皆垂帘。阍吏通曰："兴国军黄遵今追到。"有吏问遵曰："尔黄遵耶？"遵曰："唯。"前谓吏曰："遵未尝有过，何以见逮？"吏曰："尔筭尽，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号泣拜曰："母老，无兄弟，乞终母寿。"吏曰："此不敢与闻。"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诚，乃曰："俟主者来，若自告之。"移刻，两庑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轴帘，东北隅有户洞开，朱吏数人前导。见一人紫衣金带者升堂坐，诸吏仅百人列阶下，致恭毕，分入诸局。始见领数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讯讫驱出。已而呼遵，问里闬姓名。遵号恸叩头拜曰："念母老无兄弟，遵若死，母必饿殍。乞终母寿。"遵叩阶额血溅地。紫衣顾左右索籍视之，久乃谓曰："汝母寿尚有十余年，念尔至孝，许终母寿。"紫衣以笔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复呼之，命俯阶戺，问曰："汝在人间与人传神者是乎？"遵曰："愚昧无能，仅成其形耳。"又曰："尔识我否？"遵曰："凡目岂识神仪。"曰："我乃人间所谓崔府君也。尔熟视吾貌，归人间写之。然慎勿多传，若所传惟肖，恐人间祭祀不常，返昏吾虑。记之勿忘。"自后遵在兴国，凡所写者三本，正一画于地藏院，二为好事者所取。厥后十年，母以寿终。既葬，服除，遵一日遍辞亲识，因大醉数日而卒。前进士朱光复尝游兴国军，熟知其事。

刘德妙

宝元中，夏英公为陕西路安抚招讨使，驻兵鄜畤。尝与僚属言：向自知制诰出守安陆郡，有羁管妇人刘德妙，言事颇中，因呼而问之："尔有何能，为丁晋公所知？"刘曰："某本捧日军之营妇也。尝出诣亲家，憩于汴上柳阴。忽一人巾帻紫袍，就己而坐，云：'是扶沟县录事，有事之府，溺水而死。诉于阴官，俾我复生，至则身已坏，然尚得处于阳间。今欲凭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言既验，人必以賝谢。汝若事我，以此为报。'某惧，不敢答。洎归，鬼亦随至，他人不见也。夫亦不信，则夫妇皆苦寒热呕泄，不得已而事之。始则火伍中人来占事，悉验。俄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呼召相继。晋公不欲营妇出入卿相之门，遂度为女冠。丁公南迁，某亦连坐，编致斯郡。实无他术，但萌于心则鬼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尔知之否？"刘曰："知之，但乞先书而糊其外，方敢言也。"某是时苦家贫，干执政求知益

州，遂屏左右，书毕，封置于案。刘言如所书，仍云事亦不谐。既而果然。予榷酒于雕阴，具闻其说。

税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税某善妖幻洎符禁之术。利之富民或有所求不与者，即为坛于密室，置大桶于前，被发仗剑，追其魂神入桶，覆之以石，其人乃病。然后假以符水，或祠醮，厚谢以财，乃去石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鬻笼饼洎诸肉者，求之即愈，不尔遂化为白鸽飞去，或即虫出。利人皆神而畏之。尝怒一僧，遇野外，作法叱之。僧足如植，手亦不能举，恣行鞭棰。僧密讼于官，命贼曹擒捕。先沃以犬彘之血，术无所施。狱具，遂斩于市。

寇莱公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时唐郎中渭方为郡，夕梦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闻有宰相出镇者。晨兴视事，而疆吏报寇廷评入界。唐公惊愕，出郡迓劳，见其风神秀伟，便以公辅待之。仍出诸子罗拜。唐新饬鞯靮，致厅之左。寇既归，其子拯白其父曰："适者寇屡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对以十四秀才。既而力为延誉，拯于孙汉公榜等甲成名。

魏进士

建州进士魏某者，富有词学，履行温悫，家亦颇丰。天圣中，屡冠乡书。既预计偕，梦一衣绯衣人，命徒执之弃市。始谓必捷科第，既而不利于春闱，凡三举皆然。后归乡闾，有邻里少年对语不逊，因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时裴郎中守是郡，闻其学行为众所推，欲骫法脱之，阖郡官吏亦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杀人偿死，职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预荐书，必梦绯衣人命徒执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绯衣也，某邂逅一掌致人于死，市死乃前定也。"将刑，一郡士庶，无不为之嗟惜。管师复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县民某氏者，父子数人，耕田甚力，家颇丰厚。其弟素

贫，佣以养母，兄未尝有甘旨之助也。庆历中，新构瓦室三楹，所居前后植柳数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电，野叉数头相逐绕其居，折柳尽髡，牙击屋瓦。明日视之，无一瓦全者。泥淖中足迹长二尺余，柳棓悉长三四尺，皮尽剥，莹滑如削。远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尝亲至平原，人说如此，亦见其所折柳枝。

卷第九

毛郎中

毛郎中晦熙宁初年惟一妻一子，处家于荆州。常有一女厉，朝夕在其家，语言历历可辨，自称田芙蓉。家人出入动静，无不察也。言与邑君有宿冤。或问："何不遂报之？""渠尚有数年寿耳。"然所须之物，往往应索而至。久之厌苦，邑君谓曰："吾为汝修功，果能他适乎？"鬼曰："善。"因赂二僧，俾诵佛书，具疏燔之。鬼去数日复来，曰："僧之诵经妄矣。止诵一卷，余则未尝读也，是以复来。"语其僧，果然。邻家毁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骂，发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尔！"常曰："我今往瓦市游看。"毛密遣仆，使探其伎艺者。归而询之，一皆符合。其后，毛之子中庸调补永之祈阳簿。舟行次石首县，鬼继至，曰："解缆何故不相告，俾我昼夜奔赴百余里，足今趼矣！"至零陵二岁，邑君卒，鬼自是而绝。余在荆州亲见。

崔禹臣

崔禹臣熙宁初以职官知潍州北海县。冬夜坐书阁中，窗外有小圃，闻若环珮声，又如往来诵佛书者。月色微亮，穴窗视之，见一物长七尺余，周身白毛熠耀，口中咄咄不已。遽呼从人擒之，乃鬼也，面黝发蓬，身萦藻荇，冰乳四垂，行则丁冬。遂以梃殴之，大呼曰："我为若有灾来，此念经消禳，何谓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楇痛击，终不能毙，刃之不伤，火之不灼，但觉缩小，长三尺许，遂锢缚。既晓，投之大水。良久，跃高丈余，已复如旧。少选遂没。是年崔以公事失官。崔亦自有传。陈向秘丞言。

张郎中

张郎中荐，高密人，登明经第。山东风俗，遇正月，取五姓处女年十余岁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梦寐，或若刺文绣，或若事笔砚，或若理管弦。俄顷乃寤，谓之扇平声天卜以乞巧。荐有女十余岁，因卜，有一仙女日来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为伴，他人弗见。自此凡女工、音律、书札，不学而自能。岁余，

女昼寝，忽惊呼而觉，曰：“仙女今日上天赴会，令我与童子偕在园中嬉游。园有一井，覆以巨石，戒童子曰：‘勿令此女窥井也。’仙女既去，我遂发石观之，见群鬼异形怪状，攀缘争出。我惊呼，童子遽取棓乱捶，鬼复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笄而嫁，生数子。先君与荐善熟，闻其事。

张司封

建州有张氏夫妇，俱四十余，无子。居近城隍庙，屡祷于神，以求继嗣。岁余，梦神告曰：“汝夫妇分当无子。我念汝告祷之虔，今以庙中判官与若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进士，举书判拔萃，历台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数郡而卒。其才藻廉劲，为当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饬，垢貌蓬髩，如土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县。其妻卧疾，二婢致药以杀之。薛执二婢送官，劾之伏罪。一婢妊娠已数月，薛以牒诉其诈，遂俱就戮。既而婢与所妊之子形见其室，诉于薛曰：“儿不当死，何以枉害我！”昼夜聆其语，然家有吉凶，鬼亦以报。薛后监凤翔府太平宫，则鬼不至，他所则来。嘉祐中，薛自尚书外郎出典涪州，行至始平县，鬼曰：“公将死，无用往。”即乞分司归长安。不逾年，遂卒。

评曰：父母杀子，于官理置而不论，矧在胞中形气未具者乎？而遽有冤死之诉，岂释氏所谓冤宿世者如是耶？张靖学士云。

陈良卿

进士陈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随乡书赴礼部试。十月至长沙，梦一人引导入巨舰中，见一道士，自称清精先生。与之谈论，辞语高古而义理邃博。谓陈曰：“吾已荐子于尧，为直言极谏。”陈曰：“尧今何在？”曰：“见司南岳。”陈曰：“尧乃古圣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尧，人间之帝也。秉火德而王，弃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陈辞以名宦未立，俟他日应。乃许以十年为期。既寤，甚恶之，为《异梦录》以自宽。明年登甲第，调全州判官，道出岳州南一驿。偶昼寝，梦使者持檄来召，遽惊觉，喟曰：“岂尧命乎！”同行相勉以梦不足信，复执书帙卧读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梦中约以十

年，乃自得梦至卒，正周十月耳。岂鬼神不欲明言，以一月为一年乎？

罗著作

著作罗绍，汉阳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邻家岁畜一豕，以为祀神之具。豕无栏豢，多坏罗之藩篱，入其宅且秽污之。罗屡诫其邻，殊不少听。绍父擒其豕，截去一耳。邻人见之，不胜其愤，日夕诉于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为罗某所损，岁已乏祀，愿神速报之。既而生绍与其弟，各无一耳，余亲见之。五通神能祸福于人，立有应验，其可骇哉！绍进士及第，终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民邓氏者，少时因见二犬交，即戏以刃断其势。后生二子，俱阉。初为荆南牙校，其状貌真阉也。事与罗绍相近，故附之。辛都官子言录。

陆长绪

陆长绪，吴郡人。第进士，以职官知襄州穀城县。其为政务疾恶，而遂至外暴察苛急，视群吏若仇雠，朴挞殆无虚日。一日晚坐厅吧，有黑犬自门直入，怒目狂吠，跃而升厅。陆号呼，群吏竞持梃逐之，入吏舍，忽不见。既而陆妻死，遂百鬼进其舍。陆子幼，有数婢，往往白昼见少年入婢室。陆大怒，缚群婢搒掠，至髡鈇烙炮以讯其奸，而终不得状。又堂前旧作盆池植莲，一日盆出于外，而无发掘之迹。遽命埋之，越宿复然。陆自临视照水，见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陆大怖。又有声于梁栋间，渐与陆语，索纸作诗。始见数字在纸，每读毕一句则一句出，而前句旋灭。其语大略皆讥戏陆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绝。长绪自为人言如此。

寇侍禁

寇侍禁立尝为三司大将，与同列李某者，皇祐中部督香药往广信军。纳毕回京，宿于定州永乐驿之堂。时苦寒，乃炽炭炷灯，拥炉而坐。夜将二鼓，李某先寝，堂后呦呦然如小豚相逐，亦不以为异。俄顷，门轰然大辟，一媪长二尺许，蓬鬓伛偻而前，以口嘘灯，焰碧而将灭。寇大惊，以杖击之。媪走，寇逐之，额抵门扉，偃仆于地。即开堂之前门，将走外厅，呼其从者，忘厅后之有屏也，头又触之而踣，因大呼。驿吏与仆厮秉火而至，见寇额破血流，灯檠且折，门闭如故，李以被蒙首伏床下。询之驿吏，云尝有斯袄出自堂后古城小穴中。寇自说如

此耳。

张尚书

张尚书存，冀州人。家富于财，策进士第，累历台省馆阁清要之职。致政，归乡闾。一夕，圉人见一犊盗食马粟，逐而捶之，但见白光奔宅门，遂失之，门闭如故。翌日，张病，肌骨痛者数日。间策杖诣马厩，问圉人云：“旬日前夜见何物？”圉人曰：“见一犊窃啖马粟，击之，化为白光而去。”张曰：“后或见，不可击也。”圉人颇疑之。岁余病亟，阍者见一犊自宅门出，追视之，乃不见。俄闻宅中哭，乃尚书卒也。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国

高密姜定国，业九经。一夕寝于家塾，梦二人身长而貌狠，怒气勃勃然，谓定国曰：“吾身长丈八，可杀汝，可噬汝。”定国惊魇号呼，拒之而退。明夜复梦如初，大惧，乃徙其寝具，与门下客同榻。客见一蛇至，取刀断之。少顷，一蛇复至，客又杀之。明日度二蛇，果长三寻。定国后登九经第，今为幕职官。闻之吉推官仲容。

傅文秀

礼宾副使傅公文秀尝自京挈家归凤翔府阳平镇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为物所凭，暮则靓妆丽服，处帷帐中，切切如与人语。家人问之，不对。若是者殆半岁。郿有善制鬼者罗禁，以其能符禁，乡人呼为罗禁。傅召使视之，遂以法劾其女。乃云：“吾韩魏公之子也。昔侍父镇关中，以病死于长安驿舍。昨日傅族经由，悦其女美，因而婿之。”罗再三讯诘，辞颇屈伏，遂去。后数夜，号呼于堂下曰：“汝虽绝我婚，当归吾子也！”再饮之以药，下块肉如拳。自此不复至。董职方经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楷庆历中偶会于真州，尝言：有亲旧赴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间，舟忽不进，舟人亦无以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秉再拜，恳诚以祷。良久，舟突然而逝，他船见其舟后有枯木查牙，跃高数丈，复沉于水，不知何物。岂蛟龙之变化乎？

僧行悦

长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禅院之下院也。岁久颓圮，僧行悦志欲营葺，因市灵岩川董将军庄大木百余章。有大榆，其上巨枝岐分，向因雷雨，枝间有大足迹，长仅二尺。僧伐视之，上下如一。因断为数十百片，俾其徒伪称佛所践履，持之化诱诸郡。三岁，得钱五千万，寺宇一新，颇极壮丽。事在天禧中，李省山人目睹。

评曰：佛之徒以因果祸福恣行诱胁，持元元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趋向者十八九。悦又能假诡异之迹，俾夫庸惈者破帑倾箧而甘心焉。呜呼，人之好怪也甚矣！

康定民

康定军未建时，古城卑缺，人得而逾。有邑居王某，与北郊村民联亲。景祐五年秋，村民为子娶妇，王赴其花烛。中夜，二姻家交争纷然，王不喜，遂于厨中得爨馀柴枝长三四尺，持之以归。时月色微明，行二三里，过古城，道有小儿，约十数岁，遽来持王衣裾，啼哭不已。问其家，亦不答，乃力解其手。未数步，又来相逐，遂以所持柴枝击之，即仆地，不闻鼻息。王默念曰："儿定死。"大惧，又虑路人见而迹露，乃疾走，逾毁垣而入。翌日不敢出门，恐官捕杀人者。日既高，不得出里巷伺探消息，寂尔不闻。遂由旧路覆其事，惟见一朽腐棺板，长三尺余，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瘗小儿。盖游魂凭而为变耳。

郑前

治平中，武昌县令郑前尝觉腠理不宁，昼寝曲室。梦一老父，古衣冠，揖郑曰："君小疾，煮地骨皮汤饮之即愈。"郑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汉时与君尝联局事，君已为三世人，我尚留滞幽壤。"即询其名氏，云："前将军何复。或欲寻吾所居，可来费家园也。"临别口占诗一绝云："与子相逢西汉年，半成枯骨半成烟。欲知土室长眠处，门有青松涧有泉。"郑官满之鄂渚，游头陀寺，山下城小路见丛薄蔚然，问寺僧，乃费家园也。道次有断碑，字已漫灭，惟有何复字可辨。冢前有涧水洎老松数株。王承制允成时为巡徼，具知之。

陈州女厉

庆历、皇祐中，陈州通判厅夜有妇人尝出，与人笑语，或见其状颇美。询其名氏，曰：“我孔大姐也，本石太尉家女奴，以过被杀。”问何不他适，云：“此中亦有所属，安得自便耶？”时晏相国镇宛丘，屡倚新声作小词，未出，鬼即呕唱于外。或早暮人有登厅圯，忽于掖下作大声，人恐悸则笑。有市买卒时被惊丧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随。后复来惊，随声斫之。数夕但闻呻吟曰：“聊与汝相戏，何故伤我如是？”自此遂绝。

卷第十

钟离发运

钟离瑾开宝间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将以女归许氏。居一日，谕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与老妪引一女子来。问其何许人，妪曰：“抚之临川人也。幼丧其亲，外氏育之。”女受妪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视事少间归，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骂，诘之，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与母俱丧，无亲戚以为依。时方五岁，育于胥家十年矣，且将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与妪以某应命。适见明府视事，追感吾父，不觉涕零。”君大惊，呼胥妪以审，如女言。诫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书抵许氏，告缓期：“姑将辍吾女之资以嫁焉。”许亦恻然，复曰：“君侯独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愿得以为妇，安事盛饰哉？”卒以二女归许氏。久之，君梦一绿衣丈夫造庭，拜而谢曰：“不图贱息辱赐于君，然得请于帝，愿奉十任有土官，故来致命。”后果历十郡太守，终于江淮发运使。今钟离氏有仕籍于朝常十余，独出君之后，故世为肥之冠族。若许之名爵，父老已失其传。呜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于世者，特发诸至仁耳。彼附贵而亲，靦然自以为得，独何人哉？施报之事，儒者盖鲜言。若蛟龙断蛇，杜回结草，千古岂苟传，亦有以警劝云。

蔡侍禁

蔡侍禁者，故参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属也。景祐中，常为京城西巡检。一日，冠带坐厅事，有绿衣苍头展刺云：“郎君奉谒。”旋见一少年，状貌如十五六人，衣浅黄衫，玉带纱帽，升阶拜伏。自称郎君，云前生与兄为昆弟，固请纳拜。蔡知其异，不得已受其礼。与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视之，曰：“郎君必天地间贵神也，何故惠然相过？”曰：“先居安上门谯三十年，今期满，为皇城司主者所遣，故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廨宇湫隘，岂堪郎君之处也。”即诣西庑下贮蒿秸之室，曰：“乞粪除之，补隟封户，得此足矣。”乃辞去。蔡亦僶俛，令从者洁其室而扃锁焉。少时，有虹梁自东南抵室门而止，驴驾橐驼负载巨橐者，罔知其数。复有金饰犊车，垂珠帘张青盖者数十乘。又有衣锦袍属櫜鞬而骑者，执檛而趋者，左右前后亦数千人。有伶人百

余，衣紫、绯、绿袍，奏乐前导，郎君者乘马按辔徐行。其后又有臂鹰隼率猎犬洎四夷之人数百，偕入于室中。大抵类车驾之仪仗，他人弗之见也。俄顷郎君复至，叙谢再三："幸得居此，必无丝毫奉扰。苟有凶吉，谨当奉报。但勿令家人穴壁窃觇。或要相觌，宜焚香密启，即至矣。"言讫不见。蔡氏举族大恐怖，虽白昼不敢正视其室。月余，寂无他怪。间闻合乐声，如闻风传自远而至者，自此差不惧。蔡之细君由隟窥之，见郎君者乘步辇，拥姬侍数百，皆有殊色；楼观壮丽，池馆邃袤，若宫室然。蔡有男，卒已十余年，亦侍其侧。因燔香已告，郎君即至，曰："嫂何为者？"对以求见亡男。曰："嫂子在郎君处甚乐，无用见，恐因惊而他适，则有所苦。"恳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母见即大恸，急就之，遂灭去。叹曰："果惊去矣。"又数月，遇蔡诞辰，贽纨素数匹以为寿。举视之，若烟绡雾縠，又如以蛛丝组织而成，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轴也。逮半岁，来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检，明日宣下。今先兄往彼择阒室而上焉。扬子江神，相与素善，恐知是亲戚，故起风涛相戏，不须惮也。"言讫即不见，虹梁自室门而起，南望无际，辎重仪卫如来时。翌日，果徙明越巡检。将至任，一日，郎君前方丈悉水陆珍品，顾蔡曰："非敢故为异味，有恪于兄，恐不相益耳。"到任又半年，一旦来见，曰："与兄缘数已尽，从此辞矣。"复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适。蔡族亦无他咎。故客省张公亢守阜凉之日说斯事，公亦有传。

白须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洵为荆州潜江县尉，因徼巡至径头市路次，草中有二女子，年十三四，裸形如丐者，伛偻出马前，云是黄八娘家女奴，来投官乞命。诘之，一婢云："媪怒我啖残𩝐侧里切数脔，鞭笞百余，又以火箸遍灼我身。"一婢云："我作劳少息，不觉媪来，怒我不起，悬我足于梁，以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内空囷中，不食已三日矣。"常问何以得来，云："适有白须翁至囷前，呼某等，令跃出。某云饥惫，而囷且深不可逾。又曰但跃，不觉随声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少选有邑官来，可诉以脱。'"常至县，逮黄媪诘之，一皆承伏。即送府。时魏侍郎瓘尹荆南，劾治，具款赎金而释之。媪今尚在，其悍戾残忍，真狼虺然。尝适数夫，或凌虐而致死，或恐慑而仳離。前此婢媵潜被戕害者数人。每阴晦则厉鬼呼啸所居之前后，媪叱之即泯然。噫，白须翁岂非神灵乎！指导二婢复生，可谓明且仁矣。向之被害者，茹叹衔恨于冥漠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冤，易为力矣。而令幽滞于黄媪之室，岂向所杀者当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亦惮之也？

不可致诘矣。斯事常洵自云。

韩元卿

韩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进士。皇祐中为陕州推官监司，俾鞠狱于武昌。事讫归夷陵，至荆州黄潭驿，忽持刀自刭喉，虽断而未死。祖择之时为荆湖北提刑，韩之同年进士也。即视之，韩不能语，但举手如索纸笔状。因授之，书云："赃滥分明，罪宜处斩。"乃弃笔于地。祖命取桑根线缝其创，自以手褫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调于京师，绐称无妇，娶富室之女，资送良厚。洎挈之到任，则故妻在焉，有男女数人矣。富人之女欲以书诉于家，则提防甚密，无由而达。岁余，悒抑而卒。又不敢权厝于外，但裹以裀席，瘗于廨宇之隟地。韩既死，方具柩而敛焉。赃滥之诛，岂非此耶？

李敏

李敏尝为兖州奉符县主簿，会岳庙炳灵公殿岁久再加营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再拜，启其事于神。"李不应，遂彻瓦。未半，黑云满殿庭，风雹大作。李始惧，披简拜阶下。仰视神座帐上有黄龙长数丈，震霆数声，穿屋而去。凡损稼百余里。炳灵公自后唐明宗听医僧之语，遂赠官立祠。余谓龙蛰于神帐上，因彻瓦而惊，随风雷徙去，未必神之灵变也。向少卿宗道云。

乐平港鼍

潭州乐平桥港乃湘之支流，传有鼍能变怪食人，岁有溺死者。天圣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尸，以为鼍之食也。李民痛切，无方以复其冤，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达于帝。是夜，梦吏若道士画天神之从官者，驱民以行。久之，至一处，深严虚洁，若大府廨。而屏之外有数吏，以铁索絷一物，长数丈，如龙而一角，目光如电，甚可畏。吏指告民曰："尔将与此共见也。"民方悟为鼍妖。已而俱入，立庭下。遥视殿上，若有人物往来，而不辨其详。有顷，一人下殿呼曰："江鼍肆暴，枉害平人，决铁杖一百处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秽上渎高真，宜付王硕决脊杖十五。"遂俱驱出，民觉而历历志之。常惕息寅畏，惧罹罪罟，杜门不预外事。后十余年，侍御史王硕知潭州，民坐遗火延烧一坊，伏罪，竟如所梦。得之长沙僧宝珪云。

遵道者

僧令遵，陕州人也。多智数，善附丽权势。天圣中，出入刘皇城家，因而名闻宫掖，庄献赐与巨万。于陕州造一寺，备极壮丽，凡用钱千余万缗。尝自安业南街乘马而西，呼仆取坠策。时有瞽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异之。过百许步，下马复来，揖之未已，即曰："岂非坠策之僧乎？"遵曰："然。"复曰："若之声名尝达天听，有之乎？"僧曰："有之。"因问将来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岁在丙戌，当有大祸，宜杜门避之。不尔，免死为幸。"僧不怿而起。既归陕，具以瞽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严，祸何由而至。"以谓不然。至庆历六年，传岩渊马道人将图不轨，陕有市民亦预其谋。民将自陈于官，密诣僧谋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过免死而已。我有主人在京师，地连□□，但持我书诣之，因其言以达朝廷，岂止免罪，当获重赏。"民从之。行至洛，党中二卒告变，籍有民名，捕得尽道所以然之状及出遵书。时薛绅守陕郊，大怒，遂黥遵，为武昌城卒。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资户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有年矣，畜镪千余万，寄于董室。其后僧病且死，钱遂没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须呵诋，待我还尔钱！"数日卒。其长男为符离衙校，既殡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钱，有人监督甚急，乞少缓，讵敢诋谰也。"既而又死。宿有乐人张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张弓手店，见衙校者跃马而来。问何之，曰："大人有少缗钱，为券约不明，在兖州对辨，暂往省问。若今归耶，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作书也。"张至宿，诣董宅，将道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四会县尉吕邈云。

同州村民

同州冯翊村民，宝元中有牛生一儿，旋失之。民家有老翁，八十余，夜则来与老翁共语，人皆闻之。忽谓公曰："我昨日往延州与羌贼交战，南兵失利，刘、石二大将皆为贼擒。"邻里相传喧然，闻于邑大夫。方将逮翁诘之，后三日，败闻果至。自兹州县屡有呼问。儿谢翁曰："我住此，令翁家不宁。"遂去，不复来。

补遗

费孝先

费孝先，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谓之轨革。后有卦影，所画皆唐衣冠禄位，亦唐官次，岂非唐之精象数者为之欤？

刘烨

刘烨侍郎有别第在襄阳。烨卒，长子库部又卒，乃鬻其第，为茅处士所得。夜闻呼曰："库部来。"俄一人顶帽，从数鬼，叱茅曰："我第尔何敢据？速出，无贾祸也！"凡三夕至，其声愈厉。茅叱曰："尔昔为人，今为鬼矣，尚恃贵气敢尔？若我擅居尔第，宜迫我出。尔子不肖，不能保有先人旧庐，售货于我，尚敢逐我邪？"言讫，返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冯拯

天圣中，侍中冯拯薨。次年京城南锡庆院侧人家生一驴，腹下白毛成"冯拯"二字。冯氏以金赎之，潜育于槽中。四方皆知之。

王无规

王元规赴吏部选。一夕梦一人衣冠高古，因访以当受何地，官期早晚。书八字与之云："时生一阳，体合三水。"既觉，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从水，到官日正冬至。以上录自宛委山堂本《说郛》弓一百十六。

婴怪

丁晋公谓在政府日，窦夫人生一男，既三日，亲戚来庆。日向中，负姥解褓将浴，儿齐身皆毛，忽跃起，援帐带而上，据竿下视。亟闻于晋公，立命杀之。亲戚大骇，秘不敢言。

李德裕系幽狱

学士冯浩有女适吕氏子。顷有女厉啸其室，言曰："尔前身某甲之妻，我乃妾也。若妒而害我，我诉于帝，抱冤几十年始得伸，遂许复仇。又寻若仅十年，不知再生为吕氏妇，乃今逢焉。俟若今生命尽，相与归阴府对辨耳。"自兹日夕语言，与家人杂处。忽尔不闻其声逾旬，间复至。询其所适，乃曰："往阴府看断李德裕公事。"或问："李德裕唐朝人，逮今二百余年事，何以至今方决？"曰："阴司之狱，以人生死往来之不常，狱系二三百年而决者不为久也。"闻其得罪者多与唐史同，亦有史中无者。

女子变男

广州有萧某家者，尝泛舶过海，故以都网呼之。有侍婢忽妊娠。萧疑与奴仆私通，苦诘之，则曰："与大娘子私合而孕也。"萧有女年十八，向以许嫁王氏子，自十岁后变为男子，而家人不知也。自此始彰焉。吴中舍潜时随兄官番禺，曾假玉仙观为学。萧子亦预焉，好读《文选》，略皆上口，虽须出于颐，然其举止体态亦妇人也。时景祐五年，任谏议中郎知广州。以上录自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四十四。

倦游杂录

[宋]张师正　撰
李裕民　校点

校点说明

《倦游杂录》著者张师正，字不疑，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中进士甲科，得太常博士后转为武官，任渭州推官，知宜州，旋以“慢上”免去英州刺史。仁宗嘉祐八年（1063）任荆州钤辖，英宗治平三年（1066）任辰州帅，神宗熙宁十年（1077）为鼎州帅，哲宗时犹在，享年当在七十以上。除本书外，尚著有《括异志》十卷，存诗五首。

据《郡斋读书志》载张师正自序云：“倦游云者，仕不得志，聊书平生见闻，将以信于世也。自以非史官，虽书善恶而不敢褒贬。”书中对于官场黑暗，多所揭露；并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诗词，有些诗词赖此书得以传世。张师正在南方宦游达四十余年，书中记录了许多南方各地的风俗、特产，大都出于耳闻目睹，比较真实可信。以上种种均可供治史、治文学史者及研究民俗、物产学者参考。

《倦游杂录》当作于熙宁十年之前，后又经修订。《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著录为八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二卷。其书明代时犹存，后散佚。我在1986年时，曾据《说郛》、《宋朝事实类苑》、《靖康缃素杂记》、《类说》、《诗话总龟》、《五朝名臣言行录》、《纪纂渊海》、《永乐大典》等书辑成此书，共得一百六十八条，三万余字。所辑各条以出处较早、内容较全者为主，以其他各本作校。文字劣于主目者，不出校记，并依内容拟题。书后各家著录及有关资料，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重版，依照《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体例要求，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原有的序号及附录资料，均予删去。不妥之处，尚请读者不吝赐教。

倦游杂录

唐陵无碑

唐诸陵皆无碑记，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余尺，螭首龟趺岿然，表里无一字，亦不知其何为而立。《说郛》卷三十七

子孝妻义

刘潜以淄州职官权知郓州平阴县事，一日，与客饮驿亭，左右报太夫人暴疾，潜驰归，已不救矣。潜抱母一恸而绝。其妻见潜死，复抚潜尸，大号而卒。时人伤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义，孝义之美，并集其家。《说郛》卷三十七、卷十四

皂屏养目

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李氏有江南日，中书皆用皂罗糊屏风，所以养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皂罗糊屏障。《说郛》卷十四、卷三十七

造舟赐号

元丰元年春，命安焘、陈陆二学士使高丽，敕明州造万斛船二只，仍赐号一为凌虚致远安济舟，一为赓飞顺济神舟，令御书院勒字、明州造碑。《说郛》卷三十七

温泉碑

安经华清宫温泉碑，唐太宗撰并书，又飞白“贞观”二字于额。天圣初，自粪壤中发出之，再加刻而立于小亭。《说郛》卷三十七

员外郎

石参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为员外郎贴职，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尝率同列往观，或叹曰：“彼兽也，给肉乃尔，

吾辈忝预郎曹，日不过数斤，人翻不及兽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员外郎耳，安可比耶？”同上

程师孟善谀

有善谀者，熙宁中曾以先光禄卿荐守番禺，尝启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躯日益安健，惟愿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说郛》卷十四、卷三十七、《说郛》宛委本弓三十三

终慎思具启切当

终慎思，大名人，家贫苦学，衣冠故敝，风貌寝陋。始来应举，魏之举人，视之蔑如也。既就试，遂为解首。其谢解启曰：“三年于此，众人悉诮于毛生；一军皆惊，大将果归于韩信。”又董储郎中悯其穷，尝以书荐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辙，而士人殊无哀王孙之意。终复取书归，而具启纳于董，曰：“鲁箭高飞，谓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怀赵璧以空归。”人多嘉其切当。《说郛》卷三十七

熊馆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数千里，悉有给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谓之熊馆。惟虎出百里外，则迷失道路。《说郛》卷十四

韩贽好啖瓜齑

韩龙图贽，山东人，乡里食味，好以酱渍瓜啖之，谓之瓜齑。韩为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府中，诸军营多鬻此物，韩尝曰：“某营者最佳，某营者次之。”赵阅道笑曰：“欧阳永叔尝撰《花谱》，蔡君谟亦著《荔枝谱》，今须请韩龙图撰《瓜齑谱》矣。”《说郛》卷十四

匍匐图

陈烈，福州人，博学，不循时态，动遵古礼。蔡君谟居丧于莆田，烈往吊之，将至近境，语门人曰：“《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于是乌巾襕鞹，行二十余里，望门以手据地膝行，号恸而入孝堂，妇女望之皆走，君谟匿笑受吊。即时，李遘画

《匍匐图》。《说郛》卷十四

觅石

今之通远军，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焉。中有水虫，类于鱼，鸣作觅觅之声，见者即以梃刃击之，或化为石，可以为砺，名曰觅石。长尺余，直一二千，兵刃经其磨者，青光而不锈，亦奇物也。《说郛》卷十四

岭南嗜好

岭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鳝，草虫曰茅虾，鼠曰家鹿，虾蟆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鱼之异者，黄鱼化为鹦鹉，泡去声鱼大者如斗，身有刺，化为豪猪，沙鱼之斑者化为鹿。《说郛》卷十四。《类苑》卷六十二引前六句

啖男胎衣

桂州妇女产男者，取其胞衣，净濯细切，五味煎调之，召至亲者合宴，置酒以啖，若不预者，必致忿争。《说郛》卷十四

胡饼

今人呼奢面为汤饼，唐人呼馒头为笼饼，岂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汤饼、笼蒸而食者皆可呼笼饼？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著名之所谓，得非熟于炉而食者，呼为炉饼宜矣。《说郛》卷十四

沉香木

沉香木，岭南诸郡悉有之，濒海州尤多。交干连枝，冈岭相接，数千里不绝。叶如冬青，大者合数人抱，木性虚柔，山民或以构茅庐，或以为桥梁，为饭甑尤善。有香者百无一二，盖木得水方结，多在折枝枯干中。或为沉，或为煎，或为黄熟。自枯死者，谓之水槃香。今南恩、高、窦等州惟产生结香，盖山民入山，见香木之曲干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经年得雨水所渍，遂结香，复以锯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结为班点，亦名鹧鸪班，燔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琼、崖等州，俗谓角沉，乃生木中，取者宜用薰褭。黄熟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药用。其依木皮而

结者谓之青桂，气尤清。在土中岁久不待刓剔而精者，谓之龙鳞。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韧者，谓之黄腊沉香，尤难得。《说郛》卷十四

石鼓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櫺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几希。欧阳论石鼓元在岐阳，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尔。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八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见在，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案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皇帝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传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麄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耳，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靖康缃素杂记》卷六

竹不根而茂

寇莱公卒于海康，诏许归葬，道出荆南公安县，邑人迎祭于道，断竹插地，以挂纸钱，竹遂不根而茂。邑人神之，立庙于侧，奉祀甚谨。《类说》卷十六。《竹谱详录》卷六节引此文

盘量出剩

刘绰，天圣中为京西漕，分遣属官盘量诸都在仓之粮，凡收十万余石，归朝上殿，具札子乞付三司收系。时章献太后垂帘，问曰：“已盘量者余贯许，再盘量否？”曰：“向来盘量官多徇颜情，不肯尽收入历。”又曰：“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

因盘量收出剩斛斗，致身于此。”刘大惭，谓人曰：“当是时，殿上甓罅可入亦入矣。”《类说》

藏擫诗

夏英公咏杂手伎藏擫诗曰：“舞绋抛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同上

始终言新法

王荆公尝云：“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叛而复附，或出或入。”同上

阎罗见阙请速赴任

王介俊爽，语言多易，人谓之心风。熙宁中自省判守湖州，王荆公送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不足多。遥想邦人迎下担，白蘋洲上起沧波。”以风能起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题为十篇，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公笑曰：“阎罗见阙，请速赴任也。”同上

下官踪迹转沉埋

张铸以京东转运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葛源为提举坑冶，取铸脚色，欲发荐状。铸为诗曰：“提司坑冶是新差，职比权纲胜一阶。若发荐章求脚色，下官踪迹转沉埋。”同上

巩大卿献放生

熙宁中，巩大卿申者，善事权贵。王丞相生日，即饭僧具疏笼鹊鸽以献，丞相方家宴，即于客次开笼搢笏，手取鹊鸽，跪而放之，每放一鸟，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同上

一网打尽

苏舜钦监进奏院，因十月余赛神会，馆中同列御史刘元瑜弹击下

狱，坐监主自盗削籍，同会者皆至斥。刘谓时相曰：“与相公一网打尽。”同上

生前嫁妇死后休妻

王雱，丞相之次子，有心疾，娶庞氏，不睦，相离而嫁之。时侯叔献死，其妻帏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时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同上

杜园贾谊

陈和叔为举子，通率少检，后举制科，骤为质朴，时号“热熟颜回”。时孔文仲对制策，言天下有可叹息恸哭者，既而被斥。陈曰：“孔子真杜园贾谊也。”王平甫曰：“杜园贾谊好对热熟颜回。”同上

不喜歌舞

冯当世晚年好佛，知并州，以书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丽，闭目不喜，日以谈禅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谕未达理，闭目不喜，已是一重公案。”同上

平调二曲

神文将葬永昭陵，大行梓宫初发引，王禹玉时为翰林学士，作平调发引二曲，其一曰：“玉宸朝晚，忽忽掩黄衣，愁雾锁金扉。蓬莱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龙輴转西畿，旌旆入云飞。望陵宫女垂红泪，不见翠舆归。”二曰：“上林春晚，曾是奉宸游，水殿戏龙舟。玉箫声断仙人驭，一去隔千秋。重到曲江头，事往涕难收。当时御幄传觞处，依旧水东流。”《说郛》卷十五《广知》引

录公得替

大理寺丞路坦尝宰相中一县，有神录，四年方解役，坦赠诗云：“百里传呼号录公，三年得替普天同。惟君四载过常例，更有何人继后风。”其诗闻于朝，夺坦一官而停之。《类说》

今日谁非郑校人

王介甫为相，引用不次，及再罢相，颇有谮之者。公至金陵，每得生鱼，多放池中。有门人作诗曰："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同上

范希文蚊诗

范希文监泰州西溪盐场，地多蚊蚋，作诗云："饱似樱桃重，饥如柳絮轻。但知从此去，不用问前程。"同上

善谑驿

襄州南有驿，名善却，唐之善谑驿也，乃淳于髡放鹄处，柳子厚《和刘梦得善谑驿奠淳于先生》，即此地也。同上

着也马留

京师优人以杂物布地，遣沐猴认之，即曰："着也马留。"熙宁中，状元叶祖洽赴宴，有下第进士作诗曰："着甚来由去赏春，也应有意惜芳辰。马蹄莫踏乱花碎，留与愁人醉作茵。"同上

宋罗江

庆历中，有亲事官栏入殿门，御史宋禧乞内庭畜罗江之狗，时号宋罗江，亦曰宋神狗。同上

孔道辅以直言得馆职

孔公道辅以刚毅直谅名闻天下，知谏院日，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为中丞日，谏废郭后。其后知兖州日，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仁宗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类苑》卷五

柳开强娶钱氏

柳开知润州，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在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偶已逾期，愿取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姻事。"柳曰："以开之材学，不辱于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礼。钱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乞上殿面诉柳开劫取臣女。仁宗问曰："卿识柳开否？"曰："不识。"上曰："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再言，但拜谢而退。《类苑》卷七

神宗题韩琦曾公亮墓碑

韩侍中薨，差内臣张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自撰墓碑，题其额曰："两朝顾命定册元勋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题其墓碑额曰："两朝顾命赞册亚勋之碑。"《类苑》卷八

张咏焚黑店

张乖崖未第时，尝游汤阴，县令赐束帛万钱，张即时负之于驴，与小僮驱而归。或谓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张曰："秋夜矣，亲老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剑而去。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见咏来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张亦心动，窃闻之，因断柳枝若合拱者为一棓，置室中。店翁问曰："持此何用？"张曰："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张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应，即再三排闼，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跄而入，张擿其首，毙之，曳入阃。少时，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及持剑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呼僮牵驴出门，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举家被焚。"《类苑》卷九

寇准诚过其才丁谓才过其实

袁抗大监尝言，曾守官营道，闻吏官言，寇莱公始谪为州司马，素无公宇，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守土者闻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马复踖蹴不进，寇以策叩马曰："吾尚敢留滞邪？汝何不行？"马即前去，寇泣且曰："语丁

谓，我负若何事？致我于极地邪！”其后丁自朱崖移道州，袁尝接其语论，遂以所闻质之。丁曰：“寇自粗疏。先朝因节日，赐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饮人，时曹利用为枢密副使，不领其意，寇曰：‘某劝太傅酒，何故不饮？’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邪？’曹厉声曰：‘上擢某在枢府，而相公谓之一夫，明日当于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协，厥后发莱公之事者，曹谻也。预谓何事？”然中外皆知莱公之祸，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当太平之盛，至于赞燮王度，亦无善恶之大者。至今天下识与不识，知与不知，闻莱公之名，则许以忠荩；言晋公之为，则目以奸谀。岂非丁以才过其实，寇以诚过其才欤？《类苑》卷十一

孙沔不许外使居其上

孙资政沔出帅环庆，宿管城，值夏州进奉使至，或白当选驿者。公曰：“使夏国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犹当在某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庙闻而嘉之。同上

石守道不收馈赠之食

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渎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便以食还，王咨重之。《类苑》卷十二

韩丕以槲叶著书

骊山白鹿观，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经。结茅庐数十区，讲授生徒几百人，韩丕亦尝从之学。王间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韩挈榼以往。王谓诸生曰：“韩秀才风骨粹重，向去进士不可量也。然到山岁余，未尝见其所业。”命破扃，索其寝室中，于席下得槲叶厚四五寸，或二三叶，或十数叶，以细梗贯之，乃韩之著述也。王见之惊骇，自此厚加礼待。其后官至贰卿、翰林学士。《类苑》卷十二

张杲卿谓仁宗孤寒

张杲卿为御史中丞日，因登对言及家世及履历本末。仁庙曰：“卿

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书生，陛下擢任至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庐，家事有托，自谓非孤寒，陛下可谓孤寒矣。”仁庙徐曰：“亦有说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庙社稷之重，主鬯尚虚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系，是陛下孤寒也。”仁庙改容，颇嘉其意，后遂参柄用。《类苑》卷十七

张亢不先上闻

瀛州城本隘狭，景德中，几为北虏所破。自讲和之后，居民军营，悉在南关。张客省亢守郡日，召郡中高赀户谓之曰：“闻若等产业多在南关，吾欲城入之，然而计工匠楼橹之费，非十余万缗不可。”咸曰：“苟得围入大城，愿备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数，未经旬日，不督而集。乃命官籍其数，募厢库禁卒以充役，既成，始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为，城必不立矣。今兴工而后奏，俟朝旨允与不允，吾城已筑过半矣。傥或得罪，不过斥张亢耳，民获百世之利，又何疑焉？”其后城垂就，而公坐不先上闻，果被左迁漕司。或疑有干没，俾官穷究，无毫厘之欺。治平中，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圮，因而斸去之。今为大郡，寇戎苟至，亦不可攻围矣。公昔守鄜州，鄜州有两城，守居北城，上佐廨宇，器甲军财之帑，皆在南城，渡一小涧，几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谋而后闻，遂并南入北，省守陴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近时闻边建水利，缮城垒，必先计己之恩赏厚薄，然后为之，校乎张公之心，一何异哉？《类苑》卷二十三

韩稚圭禁焚尸

河东人众而地狭，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爇，取骨烬寄僧舍中。以至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韩稚圭镇并州，以官镪市田数顷，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则有敛殡祔葬之礼，惟胡夷洎僧尼，许从夷礼而焚柩，齐民则一皆禁之。今韩公待俗以礼法，真古循吏之事也。《类苑》卷二十三、卷三十二

眼前何日赤

国朝，翰林学士得服金带，朱衣吏一人前导。两府则朱衣吏两人，金笏头带佩金鱼，谓之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

甚时黄？”处内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金甚时黄？”《类苑》卷二十五

赐饮宰相第

真宗朝，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大两省待制以上赴。林尚书以谏议大夫为三司副使，亦预。既而并诸副使，遂以为常。王太尉主会，惟用太官之膳，少加堂飧。自丁晋公助以家馔，今皆踵之。《类苑》卷二十五

前任班趁办

唐朝，官有定员，阙则补之。后唐长兴二年，诏诸州得替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并令随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放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国初，尚多前资官，今阁门仪制，尚有见任、前任防御、团练使。《类苑》卷二十六

街鼓

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鼕鼓，唯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则京师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职废矣。《类苑》卷三十三

钟离权诗

邢州开元寺一僧院壁，有五代时隐士钟离权草书诗二绝，笔势遒逸，诗句亦佳。诗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其二曰：“莫厌追欢语笑频，寻思离乱可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见升平有几人？”后刘从广知邢州，访此寺，遂命刊勒此诗于石。《类苑》卷三十五

清风明月两闲人

赵叔平罢参政，致政居睢阳，欧阳永叔罢参政，致政居汝阴。叔平一日乘安舆来访永叔，时吕晦叔以金华学士知颍州，启宴以召二公。于是欧公自为优人致语及口号，高谊清才，搢绅以为美谈。口号曰：“欲知盛集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

红芳已过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好景难逢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类苑》卷三十五

张宗永诗

张宗永，华州人，倜傥不羁，善为诗。宝元中，以职官知长安县，时郑州陈相尹京兆，宗永尝以事失公意。公有别业在鄠、杜县间，宗永知公好绝句诗，乘间诣之，于厅大书二韵云：“乔松翠竹绝纤埃，门对南山尽日开。应是主人贪报国，功成名遂不归来。”庄督录以闻，公览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永尝有诗云：“大书文字堤防老，剩买峰峦准备闲。”佳句甚多，往往脍炙人口。《类苑》卷三十五

冯端书塞上诗

冯太傅端，尝书一绝句云：“鸣鹘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顾坐客曰：“此可画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之作。”《类苑》卷三十五

王平甫点绛唇词

王平甫学士，以高才硕学，劲正不附丽。熙宁中，判官告院，忽于秋日作宫辞《点绛唇》一阕，其旨盖有所刺，以示其游。魏泰叹曰：“公之辞美矣，然断章乃流离之思，何也？”明年，平甫竟以谗得罪，废归金陵。其词曰：“秋气微凉，梦回明月穿帘幕，井梧萧索，正绕南枝鹊。　　宝瑟尘生，金雁空零落。情无托，鬓云重掠，不似君恩薄。”同上

高丽求王平甫诗

熙宁中，高丽遣使人入贡，且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权知开封府元厚之内翰抄录以赐。时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厚之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类苑》卷三十五

蔡子正作喜迁莺词

蔡子正久在边任，晚年以龙图阁直学士再守平凉，作《喜迁莺》词

一阕以自广，曰：“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汉马嘶风，边鸿翻月，陇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塞垣乐，尽櫜鞬锦领，山西年少。　　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长报平安耗。圣主深仁，威棱遐布，骄虏尚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频倒。”此曲成，大传都下。《类苑》卷三十五

张退傅诗

张退傅相公与陈文惠公同秉政，张既以帝傅致政，有诗寄文惠曰：“赭案当年并命时，蒹葭衰飒倚琼枝。皇恩乞与桑榆老，鸿入高冥凤在池。”张公既退居，年七十八岁，有《除夜》诗：“八十光阴有二年，烟萝门户喜开关。近来无奈山中相，频寄书来许缀班。”退傅以八十二岁薨，正八十有二之谶。《类苑》卷三十五

王禹玉祭社诗

京师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两禁二十年，熙宁三年，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题诗斋宫曰：“邻鸡未动晓骖催，又向灵坛饮福杯。自笑治聋不知足，明年强健更重来。”执政闻而怜之。《类苑》卷三十六

卢氏凤栖梧词

蜀路泥溪驿，天圣中，有女郎卢氏者，随父往汉州作县令，替归，题于驿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临水，不废于讴吟；易羽移商，聊纾于羇思。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无以妇人切弄翰墨为罪。”词曰：“蜀道青天烟霭翳，帝里繁华，迢递何时至？回望锦川挥粉泪，凤钗斜亸乌云腻。　　钿带双垂金缕细，玉佩珠珰，露滴寒如水。从此鸾妆添远意，画眉学得遥山翠。”《类苑》卷三十九

郑氏死后出家

熙宁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庆国夫人郑氏，临终遗言，乞度为女真。敕特许披戴，赐名希真，仍赐紫衣，号冲静大师。《类苑》卷四十三

韩稚圭梦手捧天

韩稚圭侍中知泰州日，卧病数日，冥冥无所知，倏然而苏。语左右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不觉惊寤。”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宗于春宫，捧天之祥已兆于庆历中，固知贤臣勋业，非偶然而致也。《类苑》卷四十五

张退夫读乐记中第

张客省退夫自言，应举时，因醉，乘驴过市，误触倒杂卖担子，其人喧争不已，视担中，只有《乐记疏》一册，遂五十钱市之，其人乃去。张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止阅所买《乐记疏》。无何，省试《黄钟为乐之末节论》，独《乐记》为详，论擅场南省，遂高选，明年擢甲第。《类苑》卷四十五

费孝先作轨革卦影

李璋太尉罢郢州入朝，至襄阳，疾病，止驿舍两月余。璋尝命蜀人费孝先作轨革卦影，先画一凤止于林，下有关焉，又画一凤立于台，又画衣紫而哭者五人。盖襄州南数里，有凤林关，传舍名凤台驿。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闻璋病甚，悉来奔视。至之翌日，璋乃卒，果临其丧者五人。《类苑》卷四十七

唐郎中梦寇准为相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时唐郎中谓方为郡，夕梦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闻朝廷有宰相出镇者。晨兴视事，而疆吏报寇廷评入界，唐公惊喜，出郊迓劳。见其风神秀伟，便以公辅待之，且出诸子罗拜。唐新饰勒韉，置厅之左，寇既归船，其子拯白其父曰：“适者寇屡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对以十四秀才。既而力为延誉，拯于孙汉公榜等甲成名。《类苑》卷四十八

欧阳修乞早致仕

欧阳文忠公在蔡州，屡乞致仕。门下生蔡承禧因间言曰：“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岂容遽去也？”欧阳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惟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俟驱逐乎？”承禧叹息，无以答。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类苑》卷五十三

移赵师旦事于曹觐

依贼破邕州，偶江涨，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时赞善大夫赵师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贼既迫境，谕官属吏民使避贼，谓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监兵洎吾之职也。若曹无预祸。"贼既至，率弱卒不满百，御之，半日，城陷，赵与监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无一二。先是，一日，赵方出其妻，藏于山谷，道上生一子，弃草中。贼去凡三日，复归视之，尚生，人谓忠义之感。有曹觐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贼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余里，为贼所擒。贼首谓曰："汝乃好骂我南人作蛮者也，今日犹不拜邪？"曹竟不屈，至晚，积薪燔死于江壖。时本路主漕运者，与曹有旧，仍移师旦事，勒诗于石。朝廷赠觐太常少卿，子孙弟侄洎女子受官赏命服者数人。赵赠卫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赵史君之事，岭外率知之，康人为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绝。《类苑》卷五十三

富大监王郎中之廉节

扈郎中褒尝言，昔知苏州吴县，苏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无不请托州县，独致仕富大监严三年无事相委。又丘太博舜元言，尝知洪州新建县，洪之右族多挠官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贫杜门，衣食不足而未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尝知其廉节也。《类苑》卷五十四

寇丁相轧

寇莱公与丁晋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为相，丁公尚为两制，莱公曰："屡以丁荐，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为两禁也，稍进，则当国。如斯人者，果可当国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终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倾轧，竟如文靖之言。《类苑》卷五十七、《群书类编故事》卷十七、《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五十

谢泌荐士

谢泌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不过数人，而后皆至卿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荐士也。《类苑》卷五十七

飞鱼易名鸱吻

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唐以来，寺观旧殿宇，尚有为飞鱼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时易名为鸱吻，状亦不类鱼尾。《类苑》卷五十八

慎火木

《酉阳杂俎》云："广州有慎火木，大三四围。慎火，《本草》一名景天，俗亦名护火，多以盆缶植之，置屋上，其花红白细错如锦。"予尝两至番禺，段成式所谓慎火，乃烽火木耳，又名龙骨。其干叶若慎火，断之有白汁，着人肌肤，遂成疮痏。亦无花。盖不识者误传也。《类苑》卷五十九

辰砂

辰州朱砂，嘉者出蛮峒锦州界猎獠峒老鸦井，其井深广十丈，高亦如之。欲取砂，必聚薪于井，俟满，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为烟气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顽石。有砂处，即有小龛，龛中生白石床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镞，大者如芙蓉，光如磬玉可鉴，研之如猩血。砂洎床大者重七、八斤，价十万，小者五六万。晃州亦有，赤色，如箭镞，带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类苑》卷六十

背羹

真宗时，有人奉使交趾，以背羹配笼饼而食，羹中血皆如皂荚子，虽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然。洎回，苦求其法，乃取牛蜱瀹而去其皮耳。同上

华清宫

故华清宫在绣岭之下，山半有玉蕊峰。天圣末，予为学于山之岭所谓朝元阁者。峰侧有夹纻作王母之像，虽小有损腐之处，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阶甃以莲花砖，千余步则栽一石柱，端有孔，相传云：开元、天宝中，贯以红绵絚，宫女攀援而上。庆历中，再游，询王母之像，失之已久，石柱孔已为庸道士烧为灰而涂壁矣。岭之阴，温泉涌流，岭之

南，有丹霞泉者，极寒冽，予尝夏盥于彼。《类苑》卷六十。《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四第一五页引至“攀援而上”。《永乐大典》卷一○九○一第一五页引首句。

皂荚合欢

唐华清宫，今灵泉观也。七圣殿之西隅，十数步间，有皂荚一株，合数人抱，枝干颇瘁。相传云：明皇洎贵妃共植于此，每岁结实，必有十数荚合欢者。京兆尹命老卒数人守视之。移接于他枝，则不复合欢也。《类苑》卷六十

南北方嗜好不同

杜大监植言：南方无好羊洎面，惟鱼稻为嘉，故南人嗜之。北方鱼稻不多，而肉面嘉，故北人嗜之。易地则皆然，不必相非笑也。同上

白石碑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驿，其西有疏陂，东有鸭陂，白碑亦当作陂泽之陂也。盖驿侧数里，有后梁宣、明二帝墓。唐相萧嵩为其祖立碑于驿之北，因此人以陂为碑，误也。同上

虎畏橐驼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青社齐州北境，时河水渐退，葭菼阻深。武臣以橐驼十数头负囊箧，冒暑宵征。有虎蹲于道右，驼既见，鸣且逐之，虎大怖骇，弃三子而走。役卒获其子而鬻之。同上

石鱼

陇西地名鱼龙，出石鱼，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鲫洎鳅，亦有数尾相随者，如以漆描画，鳞鬣肖真，烧之尚作鱼腥。鱼龙，古之陂泽也，岂非鱼生其中，山颓塞渐久，而土凝为石，故破之有鱼形。今衡州有石鱼，无异陇州者。杜甫诗有“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正谓陇州也。同上

沸沙

荆江自湖口而上，有沸沙。舡行或屹然而止，其下即沙，水涌沸，舟子无以施其力，俄顷即至湮溺。为芦簟五七番，置油米于其上，挑之舡下，乃得行。同上

石燕

零陵出石燕，旧传遇雨则飞。尝见同年谢郎中鸿云：“向在乡中山寺为学，高岩石上有如燕状者，因以笔识之。石为烈日所暴，忽有骤雨过，所识者往往坠地，盖寒热相激而迸落，非能飞也。”予向过永州，有人赠一石板，上亦有燕形者在焉，土人呼为燕窠。同上

阳朔石峰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竹木蓊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佳，四面峰峦骈立，故沈水部彬尝题诗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类苑》卷六十

南海啖槟榔

南海地气暑湿，人多患胸中痞滞，故常啖槟榔，日数十口。以教楼藤洎蚬灰同咀之，液如朱色。程师孟知番禺，凡左右侍吏啖槟榔者，悉杖之，或问其故，曰：“我恶其口唇如嗽血耳。”同上

蚁鲊

岭南暑月欲雨，则朽壤中白蚁蔽空而飞，入水翅脱，即为虾。土人遇夜于水次秉炬，蚁见火光，悉投水中，则以竹篵漉取，抟之如合捧，每抟一两钱，以豚脔参之为鲊，号天虾鲊。又有大赤蚁，作窠于木杪，有数升器者。取其卵并蚁，以糁洎姜盐酿为鲊，云味极辛辣。同上

杭人好饰门窗什器

熙宁八年，淮浙大旱，米价翔踊，人多殍饿。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至，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同上

木馒头

木馒头，京师亦有之，谓之无花果，状类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红，味颇甘酸，食之大发瘴。岭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为茶床高饤，故云：“公筵多饤木馒头。”或谓岭南诸州，刻木作馒头状，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样造五十只。”谈者之过也。同上

采珠

《岭南杂录》云：“海滩之上，有珠池，居人采而市之。”予尝知容州，与合浦密迩，颇知其事。珠池凡有十余处，皆海也，非在滩上。自某县岸至某处，是某池，若灵渌、囊村、旧场、条楼、断望，皆池名也，悉相连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断望池接交趾界，产大珠，而蜑往采之，多为交人所掠。海水深数百尺已上方有珠，往往有大鱼护之，蜑亦不敢近。《类苑》卷六十一

蓬莪茂

岭南青姜，根下如合捧，其旁附而生者状如姜，往往大于手，南人取其中者干之，名蓬莪朮，北人乃呼为蓬莪茂。字书亦无茂字。名之为朮，乃是土人病泄痢者，取青姜磨酒煮服之多愈，盖蓬莪朮和气耳。《类苑》卷六十一

鱼

河豚鱼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坠，此鱼大肥，江淮人以为时珍，更相赠遗。脔其肉，杂蕳蒿荻牙，瀹而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

岭南有五脔鱼，百五斜纹，色如虹，或云与蛇为牝牡，春时食其卵，亦能杀人，啖其肉，必致呕泄。又有抱石鱼，状类科斗，生急滩石上，自庐陵、南康、雄、韶人，皆取之酿鲊瀹羹，以为奇味。同上

凤凰

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飞下，猿狖不能至，凤凰巢其上，彼人呼为凤凰山。所食亦虫鱼。遇大风雨，或飘堕其雏，小者犹如

鹤，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嘴，谓之凤凰杯。古书谓凤凰生于丹穴。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独出尘寰之外，能远罗弋，所以为羽族之长者，以其智能远害，逢时而出也。本朝尝集清远合欢树。同上

鸩鸟

至和中，予赴任邕，至金城驿一邮置早膳，闻如以手答腰鼓者，问邮卒曰："何处作乐？"曰："非也，乃鸩鸟禁蛇耳。"同上

汜水关有唐高祖太宗像

汜水关东北十余里，即等慈寺，乃唐太宗擒窦建德时下营之地也。关之西峰曰昭武庙，有唐高祖、太宗塑像，共处一殿。高祖状貌如五十许人，仪状博硕，而不甚长，幅巾缕金，赭袍玉带，蹑靴合爪，西南向立莲花上。太宗状如十七八少年，风骨清瘦，衣浅黄缕金袍，玉带，手捧冠，制度类远游，露首东北向，跣立莲花上。询诸士大夫，竟不知其仪制之由。庙乃会昌中所毁佛寺之殿也，至今不倾圮。《类苑》卷六十二

象祠

道州、永州之间，有地名鼻亭，穷崖绝徼，非人迹可历。其下乃潇水，无湍险，俗谓之麻滩，去两州各二百余里，岸有庙，即象祠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所以富贵之也。"噫！既远不可考知，其以今揆之，此地非迁，孰有肯居也？同上

卧仙

华岳张超谷，岩石下有僵尸，齿发皆完。春时，游人多以酒沥口中，呼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荐之。嘉祐中，有石方十余丈，自上而下，正塞岩口，岂非仙者所蜕，山灵不欲人之亵慢？同上

皂鹤洞

平凉西有崆峒山，乃广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绝壁有石穴，谓之皂鹤洞，鹤顶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岁不过一二出。今其地乃为僧徒所据，鹤或见，则僧必死亡反初者。同上

长沙三绝

长沙人常自咤吾州有三绝，天下不可及。猫儿头笋，一枝重秤；锹黑潭取鱼，一网逾千斤；巨舰漕米，一载万石。同上

山药

山药，按《本草》本名薯蓣，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为药，今英庙讳犯上一字，若却取下一字呼蓣药，于理无害。同上

罨画流苏钖销

昔之歌诗小说，多言罨画流苏者，询之朋游，莫知其状。予尝知广南恩州，恩有匠人求见，问其所能，曰："某善钖销。"亦不晓其事，再诘之，则曰："今京师所谓银泥者是也。"又问更有何艺，曰："亦能罨画。"遽以小儿衣试之，乃今之生色也。又向在京师，常到州西，过一委巷，憩茶肆中，对街乃赁凶具之家，命其徒拆卸却流苏，乃是四角所系盘线绘绣之球，五色，昔谓之同心而下垂者。流苏帐者，古人系帐之四隅以为饰耳。同上

嘲免解者诗

景祐元年九月二日，诏先朝免解者，候将来省试，与特奏名。时有无名子，改王元之《升平词》以嘲曰："旧人相见问行年，名说真宗更已前。但看绿衫包裹了，这回含笑入重泉。"《类苑》卷六十三

无比店与有巴楼

参政赵侍郎宅，在东京丽景门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宋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邸可比，时谓之无比店。李给事师中保厘西京，时驼马市有人新造酒楼，李乘马过其下，悦其壮丽，忽大言曰："有巴。"京师谚语以美好为有巴。时人对曰："梁苑叔平无比店，洛阳君赐有巴楼。"同上

讥吴善长诗

吴善长郎中，仪状恢伟，颇肖富丞相，文学之誉，则未闻焉。有轻薄子赠之诗曰："文章却似呼延赞，风貌全同富相公。"国初，有武臣呼延赞者好吟恶诗，故云。同上

欧阳景诗

洗马欧阳景，素有轻薄名，一旦，金銮长老来上谒，告曰："院门阙斋供，今将索米于玉泉长老，敢乞一书，以为先容。"景笑曰："诺。"翌日，授一缄，既至，玉泉启封，乃诗一首曰："金銮来觅玉泉书，金玉相逢价倍殊。到了不干藤蔓事，葫芦自去缠葫芦。"二僧相视，发笑而已。同上

常秩讳学春秋

常秩旧好治《春秋》，凡著书讲解，仅数十卷，自谓圣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诏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尽讳所学。熙宁六年，两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青苗本钱，权行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公之《春秋》，亦权倚阁乎？"秩色颇赭。《类苑》卷六十五

郑向哭王耿

郑向知杭州，王耿为两浙转运使。二人者，屡以公事相失，以至互有论列，朝廷未推鞠，而耿死，郑往哭之，尽哀。杭州僚属相骇曰："龙图素恶端公，今何哭恸也？"范拯在傍戏曰："诸君不会，龙图待哭斯人久矣。"同上

教坊杂剧

熙宁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献香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卒。伶人丁仙见假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视之，乃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乃有此语。同上

军府杂剧

景祐末，诏以郑州为奉宁军，蔡州为淮康军。范雍自侍郎领淮康节钺，镇延安。时羌人旅拒戍边之卒，延安为盛。有内臣卢押班者钤辖，心尝轻范，一日军府开宴，有军伶人杂剧，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贺曰："黄瓜上有刺，必作黄州刺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见镇府萝卜，须作蔡州节度使。"范疑卢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为城旦。同上

盛天下苍生

有进士曹奎，屡掇上庠南宫高选，居常自负，作大袖袍衣之，袖广数尺。时有进士杨卫怪之，谓曰："袖何广耶？"奎曰："要盛天下苍生。"卫答曰："此但能盛一个耳。"《类苑》卷六十五。《类说》节引此文

改裴晋公赞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将相，尝自赞其写真曰："尔形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盖谓由心吉而致富贵也。张学士丰貌甚美，尝绘其容，以寄兄环，环改裴赞寄之，曰："尔形甚长，尔貌甚扬，不为将，不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类苑》卷六十五。《类说》节录此文

天狗下勾当公事

曾巩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振流民者，各辨辟二两选人充勾当公事。巩一日宴诸使者，座客有言，昨夕三鼓，大星坠于西南，有声甚厉，次又有一小星随之。巩曰："小星必天狗下勾当公事也。"《类苑》卷六十五

茶床谜

陈恭公以待制知扬，性严重，少游宴。时陈少常亚罢官居乡里，一日上谒，公谓曰："近何著述？"亚曰："止作得一谜。"因谓之曰："四个脚子直上，四个脚子直下，经年度岁不曾下，若下，不是风起便雨下。"公思之良久，曰："殊不晓，请言其旨。"亚曰："两个茶床相合

也。""方欲以此为对，然不晓风雨之说。"亚笑曰："乃待制厅上茶床也。苟或宴会，即悭值风，涩值雨也。"公为之启齿，复为之开樽。同上

曹琰落牙诗

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落一牙，戏作诗曰："昨朝饭里有粗砂，隐落翁翁一个牙。为报妻儿莫惆怅，见存足以养浑家。"《类苑》卷六十五、又卷六十七

蜴蜥求雨

熙宁中，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蜴蜥蜴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开封府准堂札责坊巷寺观祈雨甚急，而不能尽得蜴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无能神变者也。小儿更其语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类苑》卷六十五。《类说》、《岁时广记》卷二节引此文

中书有生老病死苦

熙宁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将及引年。时王介甫、赵阅道、唐子方为参政，介甫日进说以更庶政，阅道颇难之，而不能夺，但退坐阁中，弹指言苦。唐子方屡争于上前，既而唐发疽而死。京师人言，中书有生老病死苦之说，谓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阅道苦，子方死也。《类苑》卷六十五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国学试策，问体貌大臣，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体者。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谓文、富丰硕，冯、沈美少也。刘原父遂目沈、冯为有貌大臣。又欧阳永叔主文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有进士散句云"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时哄堂大笑。《类苑》卷六十六。《类说》节引此文

权顿幞头

张逸密学知成都，善待僧。文鉴大师，蜀中民素所礼重。一日，文鉴谒张公，未及见。时华阳主簿张唐辅同候于客次，唐辅欲搔发，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罩于其首，文鉴大怒，喧呶。张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与此官人素不相熟，适来辄将幞头罩某面上。"张公问其故，唐辅对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大师头闲，遂且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张公大笑而已。《类苑》卷六十七。《类说》节引此文

陈亚善对

陈少常亚以滑稽著称，蔡君谟尝以其名戏之曰："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即复曰："蔡襄无口便成衰。"时以为名对。为殿中丞日，知岭南恩州，到任作书与亲旧曰："使君之五马双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两个，真实不虚。"又尝曰："平生得一对最亲切者，是红生对白熟者也。"《类苑》卷六十七。《舆地纪胜》卷九十八、《类说》节引此文

巩汉卿俊敏有才

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陕西提点刑狱丁太夫人忧，寓华下郡，有进士巩汉卿者，俊敏有才，公常与之谈燕。关中养蚕，率是黄丝，故居民夏服多以黄缣为之。因问："何故关右人好着黄绢生衣？"巩对曰："似浙中人好吃紫苏熟水。"及见鸭没池中，公云："鸭入池中董。"巩即曰："蝉鸣树上缁。"公尝撰国初一节将墓碑，其中一句云："某官以生运推移"，巩即下阶磬折曰："日南长至"，公笑为改之。《类苑》卷六十七

文潞公戏题诗

文潞公始登第，以大理评事知并州榆次县，吏新鞔衙鼓，面新洁，公戏题诗于上曰："置向谯楼一任挝，挝多挝少不知它。如今幸有黄绸被，努出头来道放衙。"同上

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秘监旦自知制诰落职，通判襄州时，谢学士泌知州事，尝因过厅饮酒，胡面色发赤，谢戏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应声答曰："学士心头似幞头。"胡时衣绯。同上

长沙三拗

皇祐中，长沙有三拗，开福寺长老有琏，每季一剃头，而致仕樊著作，一日一开顶，一拗也。苏推官居父丧，蹴踘饮乐，而林察推丧妻庐墓，二拗也。时有边臣为郡守，非赂不行，孔目官陆静，平生不受赇遗，三拗也。同上

语讹

关右人或有作京师语音，俗谓之獠语，虽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杨献民，河东人，是时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诗寄郡中寮友。破题曰："县官伐木入烟萝，匠石须材尽日忙。"盖以乡音呼忙为磨，方能叶韵，士人而徇俗不典，亦可笑也。同上

雁

进士刘稹未第，居德州孔子庙中，尝市一雁，翅虽折而尚生，不忍烹。闻自然铜治折伤，乃市数两，燔而淬之末以饲焉。至春晚，遂飞去。是年秋深，忽有群雁集稹所居之后圃，家僮执梃往击，诸雁悉惊飞，一雁不去，因棰杀之。燖剥毳羽，见翅骨肉坏，剖之，中皆若银丝，乃向所养者。稹咨嗟累日。《类苑》卷六十九

道人诈骗张杲卿

张杲卿丞相致政居阳翟，于少室山下造庵，为养性存神之地。间或乘肩舆而往，从者不过五六人，处庵中，往往逾月方归。一日，有道人形神潇洒，野冠山服来谒，公与之语，颇达道要，亦究佛理，待之甚喜。既夕，道人曰："某新自浙中回，得茗芽少许，欲请相公一啜。"公欣然可之，道人乃躬自涤器，进火烹茶以进。公颇称善，良久，又取茶饮从者各一瓯，少时，从者皆昏瞑颠仆且睡，道人即白公曰："某欲往罗浮，炼丹之药剂鼎灶之资，行从多金器，愿赐数事。"公遽呼从者，皆不应，亦无可奈何，任其所取，几十余斤，悉持去。迨晓，从者始醒。《类苑》卷七十

杨孜诡谋杀情妇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尽所有以资之，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给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计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曰：“今傥偕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燔瘗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上

史沆诗

史沆以进士第，为著作佐郎，累坐事羁房州，移襄以卒。沆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长，世亦凶人目之，然亦竟以此败。常过江州琵琶亭，作诗榜于栋，其略曰：“坐上骚人虽有咏，江边寡妇不难欺。若使王涯闻此曲，织罗应过赏花诗。”同上

王平弹御膳有发

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讶之。或曰：“端公有待而发，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闻入札子，众共侦之，乃弹御膳中有发，其弹词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状。”同上

大臣诬奏石介诈死

石介性纯古，学行优敏，以诱掖后进、敦奖风教为己任。庆历中，在太学，生徒咨问经义，日数十人，皆怡颜和气，一一为讲解，殊无倦色。尝请仁庙驾幸太学，欲为儒者荣观，因作《庆历圣德颂》，诋忤当途大臣。既而谤介请驾幸太学，将有他志，介因罢学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通判濮州，待阙于徂徕故栖，岁余病死。当途者诬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实。”遂诏京东提刑司发坟剖棺，验其事。继而有孔直温者，狂悖抵罪，直温昔尝在介书院为学，以为党，遂编置介之子弟于诸郡。呜呼！谗人之口，真可惧哉！同上

潘阆

潘阆，字逍遥，疏荡有清才，最善诗。王继恩都知待之甚厚，往往直造卧内，饮笑于妇女间，未尝信宿不见也。忽去半岁，不知所诣。俄而王生辰，阆携香合来谒，王大喜，延之中堂共宴。席罢，王留之，询其所适，潘曰："虽然游历山水，访寻亲旧，亦为太尉谋一长守之策耳。"问其策谓何，潘曰："上顾君侯恩礼之厚，天下莫不知。君侯恃上之遇，于人亦有不足者矣。况复绾时权，席天宠，媢而疾者，不止南北之朝臣，与诸王戚里亦有不善者。一旦宫车晏驾，君侯之富贵，安得如旧邪？"王瞿然曰："吾亦忧之，先生何以教我？"潘曰："上春秋高，诸子皆贤。何不乘间建白，乞立储嗣？异日有天下，知策自君侯出，何惧富贵之替乎？"王曰："我欲乞立南衙大王，如何？"时章圣以襄阳判开封府。潘曰："南衙自谓当立，岂有德于君侯邪？立其不当者，善也。"王繇是屡以白神功，乞别择诸王嗣位，神功竟不听。其后继恩得罪，章圣嗣位，即逐（遂）出阆，阆遂亡命，诏天下捕之。其后会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召，羁置信州。久之，移泗州散参军而死。《类苑》卷七十一

三司黠胥

陈学士贯为省副时，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狯，潜通权幸，省中之事，率以咨之。胥每声喏使篮前，往往阳为欠伸，不敢当其礼。陈闻而不平，决入省斥逐之。既来参见，严颜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弥谨，禀承明敏，举无留事。岁余，陈亦善待之。一日，陈谓胥曰："宅中欲会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干办？"胥曰："某公事之隙，暂往督视亦可。"陈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尔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须，十未具一。"胥乃携十余岁女子，于东华门街，插纸标于首，曰："为陈省副请女客，令监厨，无钱陪备，今嫁此女子，要若干钱。"遂结皇城司密逻者，俾潜以闻。朝廷将以黜降，赖宰臣辨解，终岁竟罢去，止得集贤学士。旧例，省副罢，皆得待制。《类苑》卷七十三。

秋霖赋

徐仲谋在皇祐中，罢广东提刑，到阙时，京师多雨，遂献《秋霖赋》。其略曰："连绵乎七月八月，渰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霁而终朝礼佛，放朝参而隔夜传宣。泥涂半没于街心，不通车马；波浪将平于桥面，难度舟舡。"时贾文元、陈恭公秉政，共引过于上前，且云："阴阳失序，自当策免，然臣等已屡乞罢，而圣恩未允，致有疏远小臣，以猥语侵侮，臣等实无面目师长百辟。"仁宗怒，降仲谋监邵武军酒税。同上

矫伪

夏英公知安陆日，受大赦举幕职，令录诣京师。有节度推官王某者，粝食敝衣，过为廉慎，一马瘦瘠，仅能移步，席鞯绳辔不胜骑，自二车而下，列状乞以斯人应诏。夏亦自知之，遂改官宰邑，去安陆数百里。洎至任，素履一变，侈衣靡食，恣行贪墨。夏俾亲旧喻之，答曰："某乃妙攫也，必无败露，请舍人无虑。"夏常谓僚属曰："世之矫伪有如此者。"斯人今为正郎，不欲道其名也。同上

伺察

李公素学士为京西漕运时，李君俞以大理评事知河南府福昌县。一日，得漕牒，令体量簿尉，洎邑界巡检者，既而召三人者，从容饮食，谓曰："监司牒，令某奉诇同僚之失，某固知诸君无事，窃恐复遣他人来，幸各防慎也。"三人相顾而笑，乃怀中各出一牒，乃是令簿尉察知县、巡检廉县官也。俱笑而退。后朝廷亦闻其事，乃下诏申戒，其略曰："守倅则互责刺廉，令尉则更容伺察，乃至怨满行路，章交公车。"少时，竟罢伺察之名。同上

踏犁

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具，不用牛，以人力运之。太宗以宋、亳牛多死，得此制，召之造数千具，先遣尧叟于宋州大起冶铸，以给贫民，以时雨沾足，令趁时耕种。参知政事苏易简曰："此长沮、桀溺耦耕之遗象也。"按耦耕以双耜并耕，了非踏犁之制，易简之浅陋甚矣。同上

三虎四圣

考功郎中齐化基，资性贪墨，裒敛不知极，竟以赃抵罢，黥配海外，会赦，得归。家于平原，尝取南郡阳起石，亦贮数十石，他物称是。其后生涯离散，无以自存。庆历中，诏诸郡转运使，各带按察使，于是江东有三虎，山东有四圣。三虎者，监司有王诰、杨闳辈，事务苛察。圣者，探侦之义也，谓俾部下小官，奸憸好进者，廉察属郡官吏之过失。自是吹毛求疵，刑狱滋彰矣。同上

诈修庙

天圣、景祐间，京师建龙观，有道士仇某者，教化修真武阁，冬夏跣足，推一小车。近世士人，洎闾巷小民、军营卒伍，事真武者十有七八，无不倾信，所得钱无算，阁竟未毕功，后以奸监败。因知世间矫伪欺俗之人，固不为少，书之亦可为轻信者之戒也。同上

许怀德计退夏师

康定中，羌人盗边，陷金明县，又迫（追）延州，取北关，王师败于五龙川，都总管刘平、石元孙被擒。后数日，贼乃出塞，时许怀德为鄜延总管，闻贼深入，自东路归，所统兵才数千。至延州东有百余山下，见贼马几万骑，许皇遽妄呼曰："令河东广锐若干指挥往某处，令折家藩兵几万骑往某处。"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见通判计用章，握手窃语曰："不意贼马遂至塞外，其傥早来，亦为擒矣。昨日忽逢贼兵，不觉皇骇，遂诈为河东救兵，妄语分布。今日幸得相见，初勿与他人说也。"相次诸州擒蕃俘，问元昊遁归之因，咸云："闻河东救兵至，遂走出塞。"其钤辖卢押班讼通判计用章之失，自称贼围城时，守捍有功。用章屡进状，言贼之遁去，由许怀德假言河东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怀德也。既而卢、计皆得罪，朝廷嘉怀德之功，擢为殿前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以年逾七十，特减岁数，仍总宿卫之职，凡领节钺者二十余年。《类苑》卷七十五

宋夏使臣衣冠

景祐末，夏羌叛，僭号于其境，改易正朔、冕服制度，遣使来上旌节。旧制，羌人来朝，悉服胡衣冠，既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国命来见大国，头可断，冠服不易。"竟不能夺，遣归。庆历初，羌人输款，保安军倅邵良佐已与戎人议定岁予金帛之数，朝廷遣著作佐郎张子奭假祠曹外郎、殿直王正伦假供奉官阁门祇候至朔方，责戎酋盟书。夏人以金饰头冠胡蹀躞之类，子奭、正伦皆受之，既归，但云："羌人新附，不敢逆其意，止以胡服纳保安军官帑。"朝廷亦不罪，尽与所假官。同上

南蕃呼中国为唐

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龟兹为四镇，以至城郭诸国皆列为郡县。至今广州胡人，呼中国为唐家，华言为唐言。《类苑》卷七十七

荆公和张掞诗

熙宁间，初作东西府，望气者云：“有天子气。”及府成，车驾果幸。张掞以诗庆二府诸公，荆公和云：“曾留上主经过迹，更费高人赋咏才。”《诗话总龟》卷十四

华清宫题咏

临潼县灵泉观，即唐之华清宫也，自唐迄今，题咏者不可胜纪，自小杜五言长韵并三绝，洎郑嵎《津阳门诗》外，少得佳者。本朝张文定、陈文惠，洎前进士杨正伦三篇，虽词非绮靡，而义理可取。文定诗曰：“当时不是不穷奢，民乐升平少叹嗟。姚宋未亡妃子在，尘埃那得到中华？”文惠诗曰：“百首新诗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争如一句伤前事，都为明皇恃太平。”正伦诗曰：“休罪明皇与贵妃，大都衰盛两随时。唯怜一派温泉水，不逐人心冷暖移。”又郑文宝诗：“只见开元无事久，不知贞观用工深。”皆为知音所赏。《类苑》卷三十八。原无出处，《诗话总龟》卷十五引此作《倦游杂录》

相思河

鄜州东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邮置，亦曰相思铺。令狐楚题壁以诗，曰：“谁把相思号此河？塞垣车马往来多。只应自古征人泪，洒向空洲作碧波。”《类苑》卷三十八。原无出处，《诗话总龟》卷十五引此作《倦游杂录》

妇人题佛塔庙诗

大庾岭上有佛塔庙，往来题诗多矣，有妇人题云：“妾幼年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归，父以大庾本有梅岭之名而反无梅，遂植三十株于道之右，因题诗于壁。今随夫之任端溪，复至此寺，前诗已污漫矣，因再书之云：‘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见梅。辍俸买将三十本，清香留与雪中开。’”好事者因以夹道植梅矣。《诗话总龟》卷二十

范讽诗

范讽自给事中谪官数年，方归济南，城西有张聪寺丞园亭，甲于历下，张邀公饮于园中，因作诗云："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诗话总龟》卷二十二

杨孺诗

杨孺尚书以耳聋致仕，居鄠县别业。同里高氏赀厚，有二子，小字大马、小马。一日，里中社饮，小马携酒一榼就杨公曰："此社酒，善治聋，愿持杯酌之无沥。"杨书绝句与之云："数十年来双耳聩，可将社酒使能医。一心更愿青盲子，免见高家小马儿。"《诗话总龟》卷三十五

无名子嘲常秩诗

永叔在政府，将引去，以诗寄颍川常夷甫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致政归颍，又赠之诗曰："赖有东邻常处士，披簑戴笠伴春锄。"明年，夷甫起授侍讲，判国子监，有无名子改前诗，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又云："昔日颍阴常处士，却来马上听朝鸡。"同上

李师中赠唐子方诗

唐子方以言事谪宜春监酒，待制李师中作诗赠别曰："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奸谀骨尚寒。天意若为宗社计，肯教夫子不生还。"《诗话总龟》卷四十一

真珠鸡

真珠鸡生夔、峡山中，畜之甚驯，以其羽毛有白圆点，故号真珠鸡，又名吐绶鸡，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气和暖，颔下出绶带，方尺余，红碧鲜然，头有翠角双立，良久，悉敛于嗉下，披其毛，不复见，或有死者，割其颈臆间，亦无所睹。《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七、《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

得志之所勿再往

陈抟被诏至阙下，间有士大夫诣其所止，愿闻善言以自规诲。陈曰："优好之处勿久恋，得志之处勿再往。"闻者以为至言。《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

陶侃梦受杖击

陶侃梦生八翼，飞而上天，天门九重，比登其八，惟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坠地，折其左翼，及寤犹痛。《记纂渊海》卷二

苗振倒绷孩儿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试馆职，晏相曰："宜稍温习。"振曰："岂有二十年为老娘，而倒绷孩儿者乎？"既试，果不中选。公笑曰："苗君竟倒绷孩儿矣。"同上卷三十七

苏易简急于进用

苏易简晚年急于进用，因召见，颇攻中书之短，遂参大政。《翰苑新书》前集卷四

丁谓衔盛度

丁谓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召为参政，中书以当降麻，盛文肃为学士，以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衔之。《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九第四页、《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十五第六页

断望池

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去岸数十里，蜑人没而得蚌剖珠。蜑家自云：海中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迩，常有怪物护持。《舆地纪胜》卷一二○第四页。按此本为《岭外代答》文，《纪胜》云："张师正《倦游录》。"所载与此略同，故录于此。

郁林风土人才

郁林风土比诸郡为盛，良才秀士好学者多。《舆地纪胜》卷一二一第三页

三英诗

天圣中，礼部郎中孙晃记三英诗：刘元载妻、詹茂光妻、赵晟之母。《早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栏杆。"《寄远》："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惜别》："暖有花枝冷有冰，佳人后会却无凭。预愁离别苦相对，挑尽渔阳一夜灯。"三诗：刘妻哀子无立，詹妻留夫侍母病，赵母惧子远游。孙公爱其才以取之。《竹庄诗话》卷二十二

元稹登庸

元稹在私第独坐，有朱衣吏跃出，曰："相公今日登庸。"言讫趋出，命左右追之，咸曰："无人。"入朝，果有制命。数月，又见朱衣吏云："今日罢相。"迟明，报出中书。《永乐大典》卷五四一第四页

般若台

唐陈文叔常持《金刚经》，有铜山县陈约，为冥司所追，见地下筑台，问之，云："是般若台。筑之待陈文叔。"《涅槃经》："如来自金棺涌身而出，座般若台。"《永乐大典》卷二六○三第十二页

黥人

晋法：奴始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黥眼下。梁法：未断，先刻颊上作劫字。《永乐大典》卷三○○○第五页

葛清遍体刺白居易诗

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诗，"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一树上挂缬，凡刺二十余处，人呼为"白舍人行诗图"。卢言《杂记》云：韦表微堂子流浪不归，其叔将杖之，命去衣，满身札字，有画处，左膊一树，树下一池水，字曰："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波。"《永乐大典》卷五八四○第五页

判状赦死

桑道茂祖为供奉，李晟为神策小将，道茂曰：“足下即贵，某三数年性命当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见侮邪？”道茂怀中取一纸文书，具官衔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语？”道茂乞云：“准状特放。”晟为书之。后朱泚反，道茂复旧职，晟收京城，收逆徒数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状。”取视之，乃昔年所书，晟惊寤释放，以为上客。《永乐大典》卷一○三一○第一○页

徐博世善走

徐博世为皮匠，能为一缝球，晚为道士，能导引，握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随起而足直上。太宗召见，曰：“臣能走。”乃脱履于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永乐大典》卷一二一四八第一二页

肠痒疾

傅舍人忽得肠痒之疾，至剧时，往往对众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之所未有。《永乐大典》卷二○三一一第一页

蝇不集尸

皇祐末，洞贼侬智高陷横山塞，邕州司户参军孔宗旦白郡守陈珙，乞为之备。珙曰：“智高来要招安，岂敢作过也！”宗旦知其不用，贼必东下，遂以粮料院印作移文，具陈贼状，俾沿江郡县设备。既而城陷，贼执之，宗旦叱骂不绝于口，被斫于市，时方盛夏酷热，青蝇旁午，不集其尸，贼亦异焉，命瘗之。《永乐大典》卷九一三第二一页

好景难逢

好景难逢良会少。《记纂渊海》卷五十九

丧礼

居丧之礼，近世灭裂。予尝知辰州，居与蛮獠杂居，其俗，父母

丧，不啖粱盐酪飞走之肉，惟食藜实荞豆鱼菜而已，虽未合于古礼，而诸夏闾里之民不逮也。失礼则求诸野，信哉！《类苑》卷六十二原无出处，文中自称知辰州，与张师正仕履合，故录于此。

常秩自经

颍上常夷甫处士自经而卒。《麈史》卷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稽神录
睽车志

[宋] 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总　目　录

稽神录
睽车志
返回总目录

稽 神 录

［宋］徐　铉　撰
傅　成　校点

校点说明

《稽神录》，著者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吴，后转仕南唐，随后主李煜降宋，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中常侍。善属文，与韩熙载齐名。精小学，与其弟徐锴号称“二徐”。入宋后曾参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丛书。所著除本书外，今存有《骑省集》。

《稽神录》是一部志怪小说集。书中所记多为灵异神怪之事，宣扬神灵显圣，因果报应。《宋史》本传云徐铉“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所著《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引杨亿（大年）《谈苑》语云：“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馆于门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又引《稽神录》原序（今已佚），称此书编撰，“自乙未岁至乙卯，凡二十年，仅得百五十事”。乙卯为南唐保大十三年（955），今本不止一百五十条，且书中有叙及后周显德五年（958）及宋代年月，知后来陆续又有增补。由此可见，《稽神录》乃徐铉长期搜集、刻意经营而撰成者。从总体上看，“其文平实简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有的篇章也写得幽凄委婉，曲折动人。此书开宋人志怪小说欲人可信和果报迷信的风气，以后吴淑撰《江淮异人录》，洪迈撰《夷坚志》，都明显受其影响。

《稽神录》的版本，《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十卷；《郡斋读书志》作六卷；《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六卷，并云：“元

本十卷。今无卷第，总作一卷，当是自他书中录出者。”说明在宋代即有不同的版本。明代毛晋刻《津逮秘书》，清代张海鹏刻《学津讨原》，均收入此书，并作六卷，附拾遗一卷。据《枫窗小牍》，修《太平广记》时，徐铉经总编纂李昉同意，将所著《稽神录》收入书中。四库馆臣怀疑本书是后人从《太平广记》录出成帙。后陆心源据《太平广记》校异补遗，于原书拾遗十三条外又得三十四条。1919年商务印书馆又用经陈仲鱼以宋本校过的《太平广记》和《类说》再作校勘，复从《类说》中辑得《广记》未收者十二条，与陆氏所补合为补遗一卷。是为《稽神录》较为完备的本子。本次整理，即以涵芬楼本为底本，参校《学津讨原》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类说》以及有关史志，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其中有数条与《广记》所载出处不同，疑有误收者；又涵芬楼本据《类说》补遗的“杨祐患头风”、“郑玄老奴”、“耻与魑魅争光”三条，经核天启本《类说》，乃出《幽明录》，非《稽神录》佚文；“采菱遇蛟”、“北斗君主簿”二条不见天启本《类说》，《广记》所载注出《幽明录》。今为保持原书面貌，仍予保留。整理工作或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卷之一
朱拯
韦建
郑就
董昌
熊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诚
茅山生
番禺村女
江西村妪
甘露寺
南康县令
犬吠石
瓮形石
金蚕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徐善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珰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之二
紫石
杨迈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食虎
鞭生
王姥
陈璋
吴宗嗣
孙汉威
唐道袭
鬻醯者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枢
豫章中官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建康乐人
黄廷让
张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田达诚
卷之三
徐彦成
周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诩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鹭
舒州军吏
田颓
钟传
顿金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渔人妻
陈寨
卷之四
陶俊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施汴

朱庆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薛老峰
王慎辞
姚氏
彭颙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黄仁濬
孙德遵
木成文
柳翁
李禅
蚓疮
蜂余
熊迺
刘威
马希范
卷之五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稼
王延政
洪州樵人
法曹吏
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
吴景
周宝
陈师
陈金
沈彬
梅真君
康氏
豫章人
陈濬
建安村人
蔡彦卿
岑氏
建州村人
徐仲宝
邢氏
林氏
曹真

破木有肉
登第皂荚
张怀武
卷之六
李攻
赵瑜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铤
浔阳县吏
朱元吉
酤酒王氏
鲍回
梨山庙
吴延瑫
贝禧
支戬
食黄精婢
豫章人
稽神录拾遗
龙昌裔
李生

徐明府
华阴店妪
刘处士
张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稽神录补遗
李汉雄
高安村小儿
陈勋
钟遵
鲁思郾女
袁弘御
蒯亮
张易
广陵木工
郭厚
彭虎子
马举
陈龟范
马思道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陈褒
朱氏子
张某妻
张谨
合肥富人
平固人
海陵斗鹅
海陵人
广陵少年
染人
海上人
契丹
杨蘧
洞中道士对棋
波中妇人
采菱遇蛟
北斗君主簿
杨祐患头风
郑玄老奴
耻与魑魅争光
邓公场采银

李白旧宅酒榼
老猿窃妇人
凶宅掘银
紫薇宫题壁

返回总目录

卷之一

朱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都。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拯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其数。《广记》卷二百八十一。

韦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导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广记》卷二百八十一。

郑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尝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就曰：“可于里东掘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广记》卷二百八十一，曾慥《类说》亦引。

董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读曰："天命早已归我，我为天子矣。"乃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函中，有碧纸朱书，其文人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合兴董氏。"又有王守贞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绘宫嫔，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尤兴百艺幻惑之术。昌每言："我闻兔子上金床，谶我也。我卯生，来岁属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衮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曰："卿道得这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无奈何也。"盖缘工人所制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时人闻者，皆大笑之。《广记》卷二百九十引《会稽典录》，当删，因系原本误收，姑存以备考。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广记》卷三百九十二。

彭城佛寺

国初杨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外，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广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顷之雨止，则炎风赫日。经月雹乃消尽。《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家妻少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漂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庐山卖油者

庐山下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日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绯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常用其油，腥气薰蒸，灵仙不降。其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李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常使傔人李诚来往检事。乙卯岁六月，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时盛暑赫日，持伞自覆。忽起大风，飞沙拔木，卷其伞盖而去，惟持伞柄。行数十步，雷雨大至，方忧濡湿，忽有飘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旁数家之中，卷去一家屋室，向东北而去。顷之震其居，荡然无复遗者。老幼十余，皆聚桑林中，一无所伤。舍前有足迹，长三尺。诚又西行数里，遇一人，求买所覆席，即与之。复里余，又遇一人，求买所持伞柄。诚乃异之，曰："此物无用，尔何为者乃买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终不言其故。随行数百步，与之乃去。《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茅山牛

庚寅岁，有茅山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曝于草上而假寐。及觉，失之。惟一邻儿在旁，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汝！"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不已。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广记》卷三百九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番禺村女

庚申岁，番禺村女，有老姥与之饷田。忽云雨晦冥，及霁，乃失其女。姥号哭，乃求访，诸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干鱼、果实、酒醢，甚丰腆。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使归返，而他日不可再归矣。姥问："雷郎可得见耶？"曰："不可得。"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可见矣。《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江西村妪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妪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既而空中有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瘥。”妪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丹也，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摄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误矣！可急取蚯蚓捣烂，傅脐中，当瘥。”如言傅之，乃苏。《广记》卷三百九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独游浙西甘露寺。出殿后门，将登北轩，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旁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洁，新衣恐污，心不悦。俄而牵一黄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顾张目，其光如电，范始畏惧。顷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雳取龙，子闻之乎？”范固不知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南康县令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过南康，县令胡侃置酒于县南莲华馆水轩。忽有暴雨吹沙从南来，因手掩目，闻盘中器物蔌蔌有声，若物飞过。良久开目，见食器微仄，其银酒杯与杯之舟皆狭长。时东西影壁旁有大桐树，亦拔出，投于一里外，皆此风雨。常遥闻馆中迅雷，而馆中初不闻也。胡亦无恙。《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犬吠石

婺源县有大黄石，自山坠于溪侧，莹彻可爱，群犬见而竞吠之。数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与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瓮形石

潘祚为鄱阳令，县治后连带石城，其中隙荒数十亩。祚尝还家，望月于此，见城下草中有光，高数丈，其间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处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瓮，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归其家，发其口，不可开。令击碎之，乃一石如瓮之形，若冰冻之凝结者。复碎而弃之，于中讫无所得。《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金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圆石，如球形。式加砻斫，乃重叠如壳相包，斫之至尽，其大如拳。破视之，中有一蚕，如蛴螬，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蜀下，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蚨西送还钱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蓄之，则宝货自至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蛴螬也。《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濠州井

戊子岁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积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应募者，乃子先入，倚锸而死；其父继下，亦卒。观者如堵，无敢复入。引绳出尸，竟不复凿。《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鸡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赌。甚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者。有屠儿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涌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稍而熄，井中惟鸡骨一具，人骨二具。此事数闻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军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湮塞。壬子岁，军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缒我，我急引绳即出之。”既入久之，忽掣其绳甚急，即出之，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邑庐，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欲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尝奉使镇此井。《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金华令

王祝从子某为金华令，筑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东南隅，如灌漏巵，顷刻而尽。其地成井，深不可测。以丝絙缒石而测之，数十丈乃及底。得一新馒头而出，与人间尝食者无小异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徐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寇豫章，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求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旧族，不当与戎士为婚，固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扬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庭甚严，僭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旦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渥即命购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广记》卷二百七十七。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学。尝从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惟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矣。善自爱。"致雍后受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表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官。《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痼。忽梦一道士，衣金花紫帔，从一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厉色曰：“甚则有之！”既寤，疾甚。数夜复梦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因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

《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王玙

伪吴鄂帅王玙，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堕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玙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飞石，正中其栅木及玙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玙无伤。因叹曰："流星正谓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谢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尝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玉为之。谓万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陆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与之尤善。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容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君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由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至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受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默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客候之，谓曰：“明日君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尝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惟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示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惟记其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后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惟一婢，名丹砂。《广记》卷二百七十九引作《广异记》。

王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诏奉召君。”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隘狭，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曰：“至期平旦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梦人告云：“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陶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卷之二

紫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某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罝捕而获之。剳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纵好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能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广记》卷四百四十三。

杨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鞲。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其兔，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广记》卷四百四十三，曾慥《类说》亦引。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而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按此蛇生不能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贾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橘，其大如升，将表献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有蠕蠕而动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长数寸。《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姚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内，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王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惟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生，积年十余。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培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间，卖薪将尽，有一蛇苍白色，蟠于船舷，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得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展拨，应手啮其指，毛失声颠仆，遂卒。良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食虎

建安山中人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塌尾，过去甚速。俄有一兽，如虎而稍小，蹑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视，其虎被食略尽，但存少骨。

《广记》卷四百三十二。

鞭牛

京口居人晚出，见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青背赤，戏于水滨。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王姥

广陵有王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溪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以归。《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陈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昪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璋驰一赤骥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昪至，璋扶疾而出，昪坐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杀汝。”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死之。是夕圉人窃秣之，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刍。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数之曰：“尔既知罪，吾赦尔。”马跳跃而去，是夕乃饮食如故。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之中，马亦悲鸣而死。《广记》卷四百三十五。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某府吏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责之曰：“我前世负尔钱，我今还矣。尔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吏白衣而入，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用复偿？”吏不答，径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诘之，云死已翌日矣。驹长，卖之，正得所负钱数。《广记》卷四百三十六。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厩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状若散火，群马惊嘶。汉威以为妖，拔剑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史。《广记》卷四百三十六。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雷雹大至，化为龙而去。《广记》卷四百四十。

鬻醯者

建康有鬻醯者某，蓄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犹置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中。既入水，猫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获之，缏而鐍之铺中，镤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索啮壁而去，竟不复见。《广记》卷四百四十，曾慥《类说》亦引。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人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焉，惟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广记》卷四百四十。

卢嵩

太庙斋郎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其年嵩选补兴化尉，竟无怪。《广记》卷四百四十。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尝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压糜碎。再用后为卢、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广记》卷四百四十。

苏长史

苏长史者，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尔恶此宅，吾必独住。”始宿之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道士冠，衣褐，来谒苏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祸及。”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其处，获白鼠三十余头，皆杀之。宅不复凶矣。《广记》卷四百四十。

卢枢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尝暑夜独居寝室，望月于中庭。既出户，忽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乐，但白老将至，奈何？”因叹叱。须臾，坐中皆突入阴沟中，遂不见。后数日，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广记》卷四百四十，曾慥《类说》亦引。

豫章中官

天复甲子岁，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聚语喧愿，如前所闻。《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漂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之，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皆如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应。已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殷富。遂至其王宫，正值大宴群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如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窥之。俄而王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阳地使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坐于别室，王及其群臣来祀祝。客据案而食。俄有仆夫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思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具为思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至为余言。《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辎重甚众，扣门。吏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因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新移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可矣。”元枢惊曰：“何至是？”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记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元枢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临吾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司空，周书记木石□（此处为方框）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将出，乃在马前，左右皆见之。入府，遇乱兵伤胸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者，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而毙。《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擒而殴之。令惊怒大呼，而远方人绝，竟无知者。且行且殴，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父暮归，复为所殴，即俱往迎之。及至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从者击之，困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吾舒有山鬼，善为此厉。盖黎丘之徒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一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及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黄廷让

建康吏黄廷让，尝饮酒于亲家。迨夜而散，不甚醉，而恍然身浮，飘飘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床。廷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张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妇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顾，化为旋风扑瑗。瑗马倒伤面，月余乃复。初，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提一足而行，竟亦无他怪祸。《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婺源建威军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孰无母子之情，乃虐我儿女如是耶！吾比诉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具酒食。便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语如常。他人但闻其声，惟夫妻见之。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詈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遂入。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广记》卷三百五十三，曾慥《类说》亦引。

陈德遇

辛亥岁，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遂去。尔日，德遇晨起如厕，乃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冶城之西。《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八，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黄衣前白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记之。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业，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成，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呵问之：“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惟有厅事耳。”即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吾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亦严整家中人慎火，万一不虞，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付之。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吾亦尝好之，可唱和耳。”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十篇，皆有意趣，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傥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也。”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亦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大字南头一段红。”众不喻也。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亦虚其堂，以幕帷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达诚辞谢，即召婢笞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云：“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忧之。鬼复至曰：“君家忧主人耶？吾将省之。”翌日乃还，曰：“主政在扬州，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耳。”大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竟不获。《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卷之三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汭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席，宾礼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今肯辱枉顾乎？”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帅殂，纳杉板为棺，以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广市珍玩，复往汭口，以酬少年。更与交易于市。三往返，获其厚利。间一岁复往，但见村落如故，了无所见。询其里中，竟无能知之者。

《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周洁

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升高而望，遥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愧无以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妇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听，悄无人声，洁方竦然而惧。向晓将去，便呼二女告别，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瘗之。《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杨副使

壬午岁，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亟。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又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又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杨副使被召之扬都，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尝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辞脱，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谓掠剩？”曰：“凡市人卖贩，利息皆有常数。过数得之为掠剩，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用也。”章即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色，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我与鬼同游，复持鬼物，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有同院人觉其面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尝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昼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仗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处。君既坚贞，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疏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有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墨宛然。鬼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物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必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地，夜即相与登岸，深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皎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艘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床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直。"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故，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妇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恸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死有金，尔何以不供母，乃自藏耶？”即往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傥杀尔妻，必谓我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复自提刀，送其妻归母家。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主至贫，复丧一子，未有以殓。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号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梳两鬟髻者，径入其家，负尸而去，莫知所之。《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清源都将

清源人杨某，为本郡防遏营副将，有大第在西郭。侵晨趋府未归，家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郭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令其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杀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女二，长女入厨切肉具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白父曰："砧下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疾。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之背，女走至堂前，复失之。亦成疾。乃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因而遂绝。某其年亦卒。《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王诇妻

王诇者，南安县大盆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诇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岁余乃见形，自腰已下可见。人未尝来者亦不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溥。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问于地府，乃前生隐瞒阿姐钱一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词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复见。《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林昌业

林昌业者，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羊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工力未集。忽有一男子，年可三十，髭鬋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有砻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砻之。林问："无故辛苦。"而鬼亦笑不言。复置丰馔饭蔬而已。凡月余，砻谷不辍，鬼复自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再来矣。《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潘袭

潘袭为建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惟一妇人，应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箧什器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席下得一书，即所失公牒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胡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口具，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耳。”言讫不见。澄遂为僧焉。《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王攀

高邮县医士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视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曙，至城东常宿之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又见其襦故在腰下。即复诣宿处寻之，但一古冢，并无人家。《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门者，曰：“君家纳婢，其名籍在此。”婢忽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著，皆卒。甲寅岁春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刘鹭

洪州高安人刘鹭，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虏。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金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葬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虏，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任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因通信至其家，鹭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觇之，方见洒扫庭内，曰：“吾阿兄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家使来。”乃曰：“非兄名鹭，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小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抚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来恒为诸兄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健，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鹭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鹭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鹭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测其甚深。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鹭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百十余辈持刀仗剑，几中我面，故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今至举身犹痛。”鹭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戍。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津桥之西。前生因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人，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琪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比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今愈矣。"《广记》卷三百五十八。

田頵

宣州节度田頵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惟甲兵存焉。頵资以起事，于明年遂败。《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钟传

南平王钟传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第。岁余，御史中丞薛昭纬贬官至豫章，传取此第以居之。后遂卒于是。《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顿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襕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宋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江，见水滨人物喧聚，乃渔人得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舟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某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曰：“然。”“我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困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予将有以奉报。君之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乌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者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莳田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有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有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长可三尺，为网乱綖所萦，浃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肩，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渔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细，见一大鼋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鼋亦下，未及水，死于岸侧。意者鬼神使此鼋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侵，恐屋坏，榻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而去。《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枚，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蓄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撤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李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踞地而坐，不可推动，不食不语者累日。所有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江中，其尼乃愈。《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瘦疾，转相传染，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中，多得鳗鲞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至今尚无恙。《广记》卷二百二十。

陈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咒之术，为人治疾多效者。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寤，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十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旁。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广记》卷二百二十。

卷之四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傔力曰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都瘥，操篙理缆，尤觉轻捷。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复还，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广记》卷二百二十。

延陵村人妻

延陵灵宝观道人谢及损，近县村人有丧妇者，请及损为斋。妇死已半月矣，忽闻摧棺而呼，众皆惊走。其夫开棺视之，乃起坐，顷之能言。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使之执爨。其居处甚闲洁，但苦无水。一日，见沟中水甚清，因取以酿馈。姑见之大怒，曰："我不知尔不洁如是，用尔何为！"乃逐之使回。走出门，遂苏。今尚无恙。《广记》卷三百八十六。

赵某妻

丁亥岁，浙西有典客吏赵某妻死，未及旬，将葬，忽大叫而活。云：为一吏所录，至鹤林门内，有府署，侍卫严整。官吏谘事及领囚集者甚众。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绿衣一白衣偶坐。绿衣谓吏曰："汝误，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绿衣不从。相质食顷，绿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趋出，路经一桥，数十人方修桥，其板有钉。吏持之走过，钉伤足，因痛失声，遂活。视足果伤。俄而邻妇遂卒，不复苏矣。《广记》卷三百八十六。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粟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己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尝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广记》卷一百三十三引作《搜神记》。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常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饼以饲马，马齿酸楚，不能食，竟致死亡。后因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广记》卷一百三十三。

施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广记》卷一百三十四。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还，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堰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广记》卷一百三十八。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西堂西北隅地中，绕堂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屋梁上有小窗，外隙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木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朱从本

李遇为宣州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本家厩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弃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頵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广记》卷三百三十六。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大峰，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间大风雨，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广记》卷三百三十六。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尝与亲友宴游于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闻犬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而视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姚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彭颙

宣州盐铁院官彭颙，常病数月，恍惚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优乐工数十人，长皆数寸，合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颙视之，或时欣笑，或愤懑，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颙后病愈，亦不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篆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中，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亦尽。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崔彦章

饶州刺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宴，忽有一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至彦章前，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绝倒，携舆归州而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润州气

戊子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立，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丧于此堂。《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黄极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男子，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熊勋

军吏熊勋家于建康长乐坡之东。尝日晚，见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被缯彩包一鸡卵壳也。铿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广记》卷三百六十七引，不注出处。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僭，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妪携少女过于前，衣服褴褛，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尔终身可乎？”妪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妪及女始脱故衣，皆化为凝血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寤，忽有双髻青衣女子，姿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扃鐍。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其髻中。其夜，佯寝以阅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为置髻中，升床而寝，无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至暮登舟，遂长往。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时甚热，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紞然有声。因尔遂绝。《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黄仁濬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濬，自言：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至凤翔，有文殊寺，寺中有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如醉人状，食顷不止。旁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得其应验。《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孙德遵

舒州都虞候孙德遵，其家寝室中铁灯檠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至灯檠所，忽尔仆地，遂卒。《广记》卷同上。

木成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隶书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入贡。司天少监徐鸿独谓其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为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书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广记》卷一百六十三。

柳翁

天祐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之。凡鄱人渔钓者，咸谘访而后行。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役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大木，长数丈，交加构叠之，累积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腥涎萦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为患。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惟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瓦盆贮之。中有一鳝鱼，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广记》卷四百二十三。

李禅

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寝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竟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出院门，扑之亦不中。及飞出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輀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蚓疮

天祐中，浙西重建慈和寺。画地既毕，每为蚯蚓穿穴，执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杀蚯蚓无数。顷之，其僧病，举身皆痒，曰："须得长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疮，疮中辄得死蚯蚓一条，殆数百千条。肉尽至骨而死。《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蜂余

庐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吾家贫，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惟闻讧讧之声。既晓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常患风，因而遂愈，盖食蜂之余尔。《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熊迺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远，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迺，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自东来，传呼甚厉。迺弟恐惧，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有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而去，度其远，乃敢起行。迨晓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余里，隔溪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者，遥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贮在庭中，以火烧之，少时荡尽。众口所哭，迺亦寻患足肿，癰于瓮，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终。《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刘威

丁卯岁，庐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乃止。《广记》卷三百七十三。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遂亡。《广记》卷三百七十三。

卷之五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木，常于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内有金漆柏床六张，茭荐芒簟皆新，金银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恐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睹。《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镤悬于岩下，非旁道所至，不知其所从。其二鹤嘴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簟为井，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姻即成。"师粲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绕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辛酉岁，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至今犹为军士。《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卖饼王老

有卖饼王老，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乡伍方按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其罪。《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桃林禾稼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克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其子延义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未已，收获稌粳在迩，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义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无所得。其夕复梦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以饰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竞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见。《广记》卷三百七十四，不注出处。

法曹吏

庐州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何故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固如旧。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死之日即遇诸涂，百计禳谢，月余，竟死。《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刘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谮，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扬都。存遂缢之于狱。既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邺为黄州刺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与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邺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往矣，宁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以祭。数日，存败绩，死之。《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重，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后宣赦。罢归至新喻邑，邑客冯氏具卮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没。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其他。明日方饮，暴卒。《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刘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陵市。璠将死，谓监刑者曰：“与我白诸妻儿，多置纸笔于棺中，予将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即刘璠也。”命以酒食祭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黥面，后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说其人，乃抚膺叹曰：“吾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中矣。《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吴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辛酉岁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军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之设斋，正为是也。”即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祈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还尔命！”于是颠仆而卒。《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周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冢，棺椟将腐。发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墓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其辆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辆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之上，冉冉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广记》卷七十。

陈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匕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静，试寻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既入，见道士衣冠华洁，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虽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曰："此而后不可复继见矣。"《广记》卷五十一。

陈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时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馥。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成仙，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之而出。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浸食，至尽。城平，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其祖好道，有异人教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开，当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惟衣裳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广记》卷五十一。

沈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焚修服饵为事。尝游都下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表，见仙女数十，冉冉而下，往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视之，几案上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不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室中正是吉地，死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圹，制造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卒。其后豫章有渔人，投生米于潭中捕鱼，不觉行远。忽入一石门，焕然明朗。行数百步，见一白髯翁，谛视之，颇类彬，谓渔人曰：“此非尔所宜来，速出犹可。”渔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山天宝洞之南门也。《广记》卷五十四。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甚富。尝有道士，自言姓梅，来访崔，崔客之数月。景唐市得玉案，将之寿春，以献节度使高审思。谓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将诣寿春，旬月而还。使儿侄辈奉事，无所忧也。"梅曰："吾乃寿春人也，将访一亲知，已将还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报。君家有水银乎？"曰："有。"即以十两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炼之，少久即成白银矣。因以与景唐，曰："以此为路粮。君至寿春，可于城东访吾家也。"即与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寿春，即诣城东访梅氏，数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无梅家，亦无为道士者。惟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访之，果梅真君矣。自后竟不复遇。《广记》卷四十五。

康氏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贷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稿，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久之。乃走如舍西，訇然有声。康适归，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钱五千，羊牛羫，樽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入获富，日以富赡，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长，遂为富人。有李浔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广记》卷四百一。

豫章人

天复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匮。发之，得金人十二躯，各长数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属，镌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宝祠之，因以致口福。时兵革未定，遂为戍将劫之，后不知所终。《广记》卷四百一。

陈濬

江南陈濬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性疏简，喜宾客。尝有二道士，一黄衣，一白衣，诣其家求舍，舍之厅事。夜分，闻二客床坏。訇然有声，久之，若无人者。秉烛视之，见白衣人卧于壁下，乃银人也；黄衣人不复见矣。自是丰富。

《广记》卷四百一。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经过舍南大冢，冢旁恒有一黄衣人，与之较力为戏。其主因归迟，将责之，奴以实告。往觇之，信然。一日挟挝而往，伏于草间。小奴至，黄衣儿复出，即起击之，应手而仆，乃金儿也。因持以归，家遂殷富。《广记》卷四百一。

蔡彦卿

庐州军吏蔡彦卿，为拓皋镇将。暑夜坐镇门外纳凉，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而舞，即击之，坠地乃白金一饼。复掘地，获银数千两，遂致富裕云。《广记》卷四百一。

岑氏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归置巾箱中。其夕，梦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来侍左右。既寤，益知二石之异也，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有波斯国人邀而问之：“君有宝耶？”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欲以三万为价得之。岑虽宝藏而实无用，得钱甚喜，因以与之。胡谢而去。岑氏因此而赡，但恨不能问其名与所用云。《广记》卷四百四。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忽见山上有数钱流下。稍上寻之，累获数十。未及山半，有大树，下一瓮，高五六尺，钱满其中，而瓮小欹，故钱流出。于是推而正之，以石支之，纳衣襟得五百而归。尽率其家人复往，将尽取。既至，得旧路，见大树而亡其瓮。村人徘徊数日，不能去。夜梦人告之曰："此钱有主，向为瓮欹，以五百雇而正之，不可再得也。"《广记》卷四百五。

徐仲宝

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需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都，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蛱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于厨侧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广记》卷四百五。

邢氏

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夕，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堕地者。明旦视之，皆钱也。其妻乃告邢，使埋瘞之。再视，则皆亡矣，邢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装置巾箱中。自尔稍稍充足，后颇富饶矣。《广记》卷四百五。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速止，林氏之福也。”应声而止，所收已钜万。至今为富人云。《广记》卷四百五。

曹真

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千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又舒州桐城县双戍港有因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石城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

《广记》卷四百五。

破木有肉

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许，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穷究者矣。《广记》卷四百七。

登第皂荚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冠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即生一荚，以为常矣。梁贞明中，忽然生一荚有半，人莫喻其意。乃其年州人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隶学究及第。仁隶耻之，复应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隶及第。后数年，庙为火焚。其年闽自称尊号，不复生荚，遂至今矣。《广记》卷四百七。

张怀武

南平王钟传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醮罢，夜坐廊庑间。忽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尝为军将。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醴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裨将，某之长吏也。顷甲辰年大饥，闻豫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帅其属奔豫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武昌，衅隙大作，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戍楼云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战？夫战，必强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为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徒召难矣。’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豫章，无人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彬因述记以申明之。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士，故以肸蚃告人乎？《广记》卷三百十三。

卷之六

李攻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攻，自言少时因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颢专废立之权，威震中外。攻时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绰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绰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颢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月，而闻颢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罢，攻复谓绰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不数月，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亲见之。《广记》卷三百十三。

赵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矣。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求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归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与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折者。《广记》卷三百十三。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丰，遍及从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尔。”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广记》卷三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覆者数矣。海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豕牙，貌甚可畏。妇人径上船，问："有好发髢，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箧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鸟爪也。持髢而去，舟乃达口。廷禹又言：其所亲自江西如广陵，携一十岁儿。行至马当泊舟，登岸晚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彩毛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积久愈。《广记》卷三百十四。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惟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广记》卷三百十四。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正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燕支，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燕支托遗其妇，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有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传云往往有遇者，不知其详。《广记》卷三百十四。

刘宣

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而卒。《广记》卷三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黄鲁

徐三诲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俚人，年少，颇白晰。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月余不至，三诲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召募伏于草间以伺。三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

《广记》卷三百十四。

张铤

张铤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使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铤大恶之，使巫祝于神曰：“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秽如是耶？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鸮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广记》卷三百十四。

浔阳县吏

庚寅岁，江西节度使徐知谏以钱百万修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召一画工俱往，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衣带投地，画工以吏为醉而随之。须臾，复脱衣弃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谁能得会！"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庙中告人，竞往视之。卒已不见，其吏犹坐水中，已死矣。乃阅其出纳之籍，则已乾没过半。进士谢岳见之。《广记》卷三百十四。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版木如丘陵，复有诸人运溺者财物入库中甚多。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广记》卷三百十四。

酤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撅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曰：“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白：“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夜至店前，使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一日，江宁大火，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广记》卷三百十四。

鲍回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广记》卷三百十四。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廻之庙。廻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廻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人。”其夕，梦神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

《广记》卷三百十五。

吴延瑫

广陵有仓官吴延瑫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某妪，素受吴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云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正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妪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及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妪曰："闻君为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妪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耶？"女因自言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耶？"妪曰："诺，将问之。"归以告延瑫，异之，未敢言。数日，忽有车舆数乘诣邻妪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却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合，岂当嫌老少耶？"瑫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匹，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妪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妪曰："吾家至富，人不知尔。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金，二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旁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有被惊声，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妪曰："蛇岂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与妪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妪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妪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少顷，乃见自外而入，

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妪在此，固辞得还。”妪回，益骇异，而不敢言。又月余，复召妪，云：“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妪至葬所，葬于杨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氏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厚赠妪，举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妪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处。后十年，广陵乱□（此处为方框），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广记》卷三百十五。

贝禧

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宿于荧渎别业。夜分，忽闻扣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某姓周，第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余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殷徐谓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俄有从者持床褥、食案、帷幕，陈设毕，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随之，箱中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将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与偕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复归，安得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殷谓禧曰：“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晚，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致泉帛、车马、廪饩，甚丰备。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空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有数厨，皆宝玉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

作“陕州”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至晚，周、殷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还，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及己祸福寿夭之事，将归，昏然尽忘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茭渎村中。入室，见己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广记》卷三百七十八。

支戬

江左有支戬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戬，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觜，使画盘粉以卜。戬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戬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惟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戬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广记》卷一百五十八。

食黄精婢

临川有士人唐遇，虐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粮尽，饥甚，坐水边。见野草枝叶可爱，即拔取濯水中，连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饥而更轻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兽走，以为虎而惧，因念得上树杪乃生也。正尔念之，而身已在树杪矣。及晓又念当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辄飘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顶，若飞鸟焉。数岁，其家人伐薪见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绝壁下，即以网三面围之。俄而腾上山顶。其主亦骇异，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过得灵药饵之尔。试以盛馔，多其五味，令甚香美，致其往来之路，观其食否。”果如其言，常来就食，食讫不复能远去，遂为所擒，具述其故。问其所食草之形状，即黄精也。复使寻之，遂不能得。其婢数年亦卒。《广记》卷四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厨屋施瓦者，下视无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倮身绕釜而走，倏忽投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蕈，工人独不食，亦不言其故。既暮，其食蕈者皆卒。《广记》卷四百十七。

稽神录拾遗

龙昌裔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朵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书一纸，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嵎，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考。《广记》卷二百四十三。

李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相孚。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小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易，今人或贵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如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子智修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修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轨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广记》卷八十五。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人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刘氏既亟，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广记》卷八十五。

华阴店妪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逆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意，亦甚忧闷。会豫章郎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于天，必获梦寐之报。纵无梦，则此店之妪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曙，店妪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怏怏。将行，忽失所著鞋，诘责僮仆甚喧。既即路，妪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妪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则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不足为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为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妪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广记》卷八十五。

刘处士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游。刘常卖药于市，市中人负其直，刘从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骂刘。刘归，谓易曰：“彼愚人不识理，于是吾当小惩之。不尔，必将为土地神灵之所重谴也。”既夜，灭烛就寝，积薪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神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追曙，不复见。易后求其间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使吹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刘恒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礼，会与梁太祖食，思鱼鲙，全义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刘公。使掘小坎，汲水满之，垂钓良久，即获鱼数头。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广记》卷八十五。

张武

张武者，始为庐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已留师，行又日晚，但宿无苦也。”武室中惟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己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今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广记》卷八十五。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雪寒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铁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竟不复见也。《广记》卷八十五。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者。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晓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树，锉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广记》卷八十五。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某，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瘳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讶赚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欲食，常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三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饮啖如故矣。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向使儿病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广记》卷八十五。

蒋舜卿

光州检日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以二枚与之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人善医，令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匕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饮食如常。既归，他日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广记》卷八十五。

卢延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途阻风，泊舟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窥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逐。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我商贾也，顷岁漂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需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过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复有遇之者。

《广记》卷八十六。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人，恒来市药，未尝还直。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天市版木，比及再求，足以并酬君矣。”杜许之。既去，久之乃还，赠杜山木棒十条，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转遗亲友。所存三条，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铁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间作兽头，制作精巧，不类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为人取去，今失所在。杜又尝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留方寸之土，曰：“以此为别。”遂去，不复来。其土坚致，有异于常。杜置药肆中，不以为贵。数年，杜之居为火所焚，屋坏土裂，视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萦绕一白石龟，大可三二寸。蛇去而龟尚存，至今宝藏于杜氏。《广记》卷八十六。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微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因坐石上，为持竿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砍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免碍旗幡。”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书之。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数亦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生。或问狂僧曰：“待何时当安？”答曰：“侬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竟平，皆如其言。《广记》卷八十六。

稽神录补遗

李汉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广记》卷八十。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作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某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尔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径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遂伏罪。《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陈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魂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雠。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勋仗剑从之。至县，遇一雠吏于桥上，勋以剑击其首，吏即颠仆而死。既入门，勋径之曹署，以次击之，中者皆死。十杀其八，二吏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钟遵

江南大理评事钟遵，南平王传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子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吾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钟评事！钟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鲁思郾女

内臣鲁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郾自问其故，答曰："己扬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录事某以事至扬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郾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广记》卷一百三十。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自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鏁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广记》卷二百十五。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猘犬所龅，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广记》卷二百二十。

张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惙且甚。恍惚见一神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嗛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广记》卷二百二十。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饵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饵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广记》卷二百二十。

郭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中（下有脱……）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下有脱……）“王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椁，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语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藉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广记》卷三百十四。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广记》卷三百十八。

马举

马举尝为山南步奏官，间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无火。”求席，隔屋掷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陈龟范

陈龟范，明州人。客游广陵，因事赞善马潜。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视牒，曰：“吾追陈龟谋，何故追龟范耶？”范对曰：“范本名龟谋，近事马赞善，马公讳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来。”顷之一吏持簿至，视之乃龟谋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讼君，已引退矣，君当得还也。”龟范因自言：“平生多难，贫苦备至。人生固当死，今已至此，不愿还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愿知将来穷达之事。”吏因为检簿，曰：“君他日甚善，虽不至富贵，然职禄无阙。”又问寿几何，曰：“此固不可言也。”又问卒于何处，曰：“不在扬州，不在鄂州。”送还家，寤。后潜历典二郡，甚见委用。潜卒，归于扬州。奉使鄂州，既还，卒于彭泽。《广记》卷三百八十五。

马思道

洪州医博士马思道病笃，忽自叹曰：“吾平生不省为恶，何故乃为女子？今在条子坊朱氏妇所托生矣。”其子试寻之，其家妇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实女子也。《广记》卷三百八十八。

海陵夏氏

戊戌岁，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有红锦被，文彩尤异。夏方贫，皆取卖之，人竞以善价买去。其余冢虽历年未及，而皆腐败矣。《广记》卷三百九十。

庐陵彭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欻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广记》卷三百九十。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中有胫骨一节。土人谓之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绝壑，俯见一函，其上题云：“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者记之。后至润州，果得张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数岁。因发其墓，则空棺矣。《广记》卷三百九十。

林赞尧

丙午岁，漳州裨将林赞尧杀监军中使，据郡及保山岩以为营。掘地得一古冢，棺椁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举体犹有暖气。军士取其金银钗镮而弃其尸。又发一冢，开棺见一人被发覆面，蹲于棺中。军士骇惧，致死者数人。赞尧竟伏诛。《广记》卷三百九十。

张绍军卒

丙午岁，江南之师围留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杯，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杯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广记》卷三百九十。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椁已腐，唯一骷髅，长三尺。陈人左鹏亲见之焉。《广记》卷三百九十。

秦进崇

周显德乙卯岁，伪涟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成隶字云：“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广记》卷三百九十。

陈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广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去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广记》卷四百三十二。

朱氏子

广陵有朱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牛，所杀无数。尝于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热如此，汝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舐唇咬齿而怒，性益狠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死之。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广记》卷四百四十二。

张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昃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矣。"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匹以谢之。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傔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谨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匹，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广记》卷四百五十五。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肘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广记》卷四百六十一，曾慥《类说》亦引。

平固人

虔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海陵斗鹅

乙卯岁，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堕地。其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鸜鹆，甚爱之。笼槛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瘞于野。至城门，阍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鸜鹆，乃获免。《广记》卷四百六十二，曾慥《类说》亦引。

染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既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栖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

《广记》卷四百六十七。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广记》卷四百六十七。

契丹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又绝塞射猎，以给军食。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粲然。众皆惧。捕得蕃人问之，乃所谓笪却日也。此地以为寻常，当复矣。顷之乃明，日犹午也。又云：常于无定河见人脑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云。《广记》卷四百八十。

杨蘧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常爱之，谈不容口。蘧尝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此言岭外之地，非贬不去。《广记》卷五百。

洞中道士对棋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郑道士以绳缒下百余丈，旁有光，往视之，路穷阻水，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对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问：“欲渡否？”答曰：“当还。”童子回舟而去。郑复缒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笋塞其口，自是无入者。曾慥《类说》。

波中妇人

谢仲宣泛舟西江，见一妇人没波中，腰以下乃鱼也。竟不知人化鱼，鱼化人。曾慥《类说》。

采菱遇蛟

晋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盛以叉杀之，惧而还家。后数年亢旱，盛步至湖，见先叉在地，拾取之。忽心痛，还家而卒。曾慥《类说》。

北斗君主簿

许攸梦乌衣叟奉漆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陈康为主簿。"既觉，康忽来谒，攸告之。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得北斗主簿，主为忝矣。"明年，同日而死。曾慥《类说》。

杨祜患头风

杨祜常患头风，医欲治之，祜曰：“吾生三日时，首向北，北户觉风吹项，意甚患之，不能语耳。病源已远，不可治也。”曾慥《类说》。

郑玄老奴

王辅嗣注《易》，笑郑玄云：“老奴甚无意。”夜久，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入，自云是郑玄，曰：“君年少，何以穿凿文句，妄讥老子。”言讫而去。辅嗣暴卒。曾慥《类说》。

耻与魑魅争光

嵇康灯下弹琴，忽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曾慥《类说》。

邓公场采银

饶州邓公场，采银之所，山有涧水出底。天祐末，银夫十余人，傍涧凿地道。入数步，空阔明朗，山顶有穴如天窗，日光下照，楼阁四柱石皆白银也。采银者复出，持斧而入，将斫取之。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顷之流血自涧出，数日不绝。自是无敢入者。曾慥《类说》。

李白旧宅酒榼

沧州有李巡官，居洛阳空宅。其子夜读书，有皂衣肥短人，被酒排闼而入。其子惧走。皂衣人怒曰：“李白尚与我为友，汝何为者耶！”其子疑其神仙，再拜延坐。皂衣曰：“吾有酒，与汝饮。”乃以席帽盛酒，而至数杯。其父从户外窥见，以为怪魅，以砖掷之，皂衣走。视其帽，酒榼盖也。明日，粪壤中得榼一只。故老云李翰林旧宅也。曾慥《类说》。

老猿窃妇人

晋州含山有妖鬼，好窃妇人。尝有士人行至含山，夜失其妻，旦而寻求，入深山。一大石，有五六妇人共坐，问曰：“君何至此？”具言其故。妇人曰：“贤夫人昨夜至此，在石室中。吾等皆经过，为所窃也。将军窃人至此，与行容、彭之术，每十日一试。取索练周缠其身及手足，作法运气，练皆断裂。每一试辄增一匹，明日当五匹。君明旦至此伺之，吾等当以六七匹急缠其身。俟君至，即共杀之，可乎？”其人如期而往，见一人貌甚可畏，众妇以练缚之。至六匹，乃直前格之，遂杀之，乃一老猿也。因获其妻，众妇皆得出。其怪遂绝。曾慥《类说》。

凶宅掘银

寿州大将赵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入居之，独据中堂。夜有物推床曰：“我等在此已久，为君所压，甚不快。君可速去。”鬼乃相与移其床于庭下，璘亦安寝。明日，于堂上置床处掘得银一窖，宅遂安。曾慥《类说》。

紫薇宫题壁

建业市有卜者，忽于紫薇宫题壁云：“昨日朝天过紫薇，玉坛风冷杏花稀。碧桃昵我传消息，何事人间更不归？”自是绝迹，人皆言其上升。曾慥《类说》。

睽 车 志

［宋］郭　象　撰
李梦生　校点

校点说明

《睽车志》六卷，宋郭彖撰。郭彖，字伯象，和州（今安徽和县）人。登进士第，官至知兴国军。又，从本书卷六“绍兴丁卯秋”条及《宋会要辑稿·选举》，知其绍兴十七年（1147）官浙江某县主簿，被漕檄考试括苍；淳熙间由监左藏南库任贡举点检试卷官，盖南宋高宗、孝宗时人。

本书书名取自《易·睽》“载鬼一车”，显见为志怪小说。书承六朝志怪体，专记耳闻目睹之神鬼异谈，“多建炎、绍兴与乾道、淳熙间事，而汴京旧闻，亦间为录入。各条之末悉分注某人所说，盖用洪迈《夷坚志》之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种注记资料来源以求征信的做法，后世多有承袭，如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即如此。

本书所记，大多为因果报应之事，以寓作者劝惩垂戒之意，对时事也时有针砭；内容虽荒诞不经，无裨考证，然有资谈助。纪事以简捷为主，其恢奇可喜之处，间为后人小说所采纳。如卷一记刘尧举事，被《初刻拍案惊奇》卷三收入入话；卷五述陆大郎事，被《初刻拍案惊奇》卷五收入入话；周清原《西湖二集》，也有采录。

本书《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作五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今传世有《稗海》、《说海汇编》等本，均作五卷，续一卷，续卷题“睽车续志卷之六”；《四库全书》本作六卷。现以《稗海》本作底本，校以《四库》本，卷次依《四库》本作六卷。《四库》本卷四较

《稗海》本少“宣和间”、“逆亮”二条，但于《稗海》本缺字误刻多有补正。凡底本错讹，依本丛书体例，径行改正，不出校。

目　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返回总目录

卷一

宣政间，长安人有牧牛于野者，数亡其牛，寻之，牛卧一处，荐草肥软，方丈之内异于常草。自后每于其处寻，辄得之。一日大雪，视牛卧处独不积，异而掘之，深二丈许，得石匣，刻曰：“开元祭地黄琮。”启之，得琮形如今制，但白色美玉，而其中方寸许作新粟也。大资郑公亿年说三事。

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纷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

宣和间，林灵素希世宠幸，数召入禁中，赐坐便殿。一日，灵素倏起趋阶下曰：“九华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有顷，果中宫至。灵素再拜殿下。继又曰：“神霄某夫人来。”已而，果有贵嫔继至者。灵素曰：“在仙班中与臣等列，礼不当拜。”长揖而坐。俄忽睱视啃曰：“是间何乃有妖魅气耶？”时露台妓李师师者出入宫禁，言讫而师师至，灵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炉火箸逐而击之，内侍救护得免。灵素曰：“若杀此人，其尸无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诛。”上笑而不从。

林灵素未遭遇时，落魄不检。尝从旗亭贳酒，久不归直。其人督之，灵素计窘，即举手自扪其面，则左颊已成枯骨髑髅，而余半面如

故，谓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扪右颊矣。"其人惊怖，竟为折券。韩亚卿知丞说。

左赍字彦文，有道术，游京师依段氏，甚礼重之。段氏母病，赍为拜章祈福，乙夜羽衣伏坛上，五鼓始苏，怆然不怿久之。段氏甚惧，诘之，赍曰："太夫人无苦，三日当愈，禄筭尚永。"段问："先生何为不怿？"赍曰："适出金阙，忽遇先师，力见邀，已不可辞，后五日当去。赍本意且欲住世广行利益，今志不遂，故不乐耳。"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越二日，赍竟卒。段氏悲悼，具棺衾敛之。赍兄居洛，段命凶肆数人舁棺送之，既举棺，辞不肯往，云："棺必无尸。某等业此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举棺即知之。今此甚轻，是必假致它物，至彼或遭讯诘。"段与之约曰："苟为累，吾自当之。"既至，兄果疑，发视，衣衾而已。段言其故，乃悟其尸解。紫微王舍人稽中说二事。

孟通判者，密州人。丞郡青社，秩满还里，素慕神仙长生之说。一日有道者谒之，故絮蓝缕，疥癞狼藉，谓孟曰："以公好道，故来谒公。顷在青州印施《度人经》，我尝受一轴，公颇忆否？"视文书御轴取观，真曩所施也。又曰："我能烧汞为白金，愿以相授。"孟曰："某不愿也。"乃曰："必不欲，姑试一观。"自于腰间取镪数百，顾孟从者，令市汞至，则以实鼎炽炭环之，解带间剂投其中，有顷，取倾出，真白金也。它日，又至，曰："我来与公别。适得佳茗，愿共尝之。"探怀出建茶一块，裹以坏布，虮虱仆缘。孟有难色，辞以无茶具。道者取纸裹槌碎，顾炉中银铛取水煮之，分注两盏，揖孟举啜。孟辞以太热。久之，又言已冷，当留候再温饮之。道者愠曰："果相恶耶？"取茗覆之，不揖而起，孟犹送之门，还见所覆茗地皆黄金，其盏及铛茗所渍处表里皆金，始知其异人，亟追访之，已失所在。

仪真报恩长老子照言：绍兴间，尝与同辈三人行脚至湖南，经山谷

间，迷惑失道。暮抵一古废兰若，相与投宿。墙屋颓圮，寂无人声，一室掩户，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炉，以灰掩微火，傍置一瓦缶，视之则煮芋也。诸僧正饥，食之甚美。已而视糊窗，乃淳化中故绫纸度牒，室中有数大瓮，所贮或芋或栗或山蓣，了无盐醯之属。俄有一人荷插负芋栗自外归，被发，体皆黄毛，衣故败僧衲，直入坐土榻，见客不交一谈，与语亦不应答。夜既深，皆倚墙壁坐睡，暨天晓，已失其人所在，惟炉火旁置四瓦缶，其一已空，盖其人食之而出，余三缶皆芋栗，煮已糜熟，若以饷客者。三人食之而出，又行岩谷荆莽中二十余里，乃得路还。

绍兴二十八年，外舅杨紫微与陈申公俊卿同为小著，省中共处一位，在国史局堂之西阁，其东阁则大著位也，时方虚其处。一日晨入省，则有老兵雉经于西阁，挂梁间，趣命解之，已死。二公不欲遽入，乃暂徙东位。外舅谓同省诸公曰：“僭居此位，殊厚颜也。”俄报二公同除大著。事虽仓卒，而应兆如此。

赵汝言字允之，死已数年，有遗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兄谦之怜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梦至一所，高阙长廊，金碧辉焕，汝言在其间，方与一金紫老人对立而语。问老人为谁，旁侍者曰：“凌待制也。”汝言援笔题诗于壁曰：“弹指红尘二十年，归来瀛海浩无边。梦魂相遇因随念，珍重前生兄弟缘。”老人继题其后曰：“处世休论大小年，瀛关从此断尘缘。芝阶云路逍遥处，羽盖飞鲵不用鞭。”汝言复顾语曰：“住子已无恙，以兄念至，缘因念结，故得与兄暂相遇耳。”谦之方悟其已死，恸哭而觉。谦之自传其事甚详。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县大火，屋居焚爇大半，灼烂死者十余人。先一夕，许浦戍卒自府请冬衣还，顿止距县一舍。戍将梦被追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戍将至庭下，谓之曰：“明日常熟有变，毋

得纵部下为乱。”且令责军令状。既寤惊疑。及晓令戍卒皆止未得进，独从数卒先止郭外塔院，迟疑未敢入，俄而火作。方烈焰猛炽，若戍卒入邑，必因救火剽掠为乱矣。神告何其昭昭也。

平江里俗旧传谶记云：“潮过唯亭出状元。”又云：“西山石移，状元南归。”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吴县穹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石所经草木皆压藉，宛然行迹可验。其秋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过唯亭，环城而西。穹隆在城西，唯亭距城东北四十五里。明年省试，平江岁贡者尽下，唯黄由以国学解中选，未廷试，皆传黄由魁天下。已而唱名，果然。由字子由，平江人，而用国学发荐，南归之验也。

承节郎孙俊民家于震泽，岁除夜，梦长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拟门上，欲钉之。梦中与之辨解，长人乃去，以其角钉对门姚氏家。其春，姚氏举家病疫，死者数人。

湖妓杨韵手写《法华经》，每执笔，必先斋素，盥沐更衣。后病死。死之夜，其母梦韵来别云：“以经之力，今即往生乌程县厅吏蔡家作女。”时蔡妻方娠，是夜梦有肩舆及门者，迎之，则韵也，云来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来视，女为之哑然一笑，人咸异之。

龙舒人刘观任平江许浦监酒。其子尧举，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试，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尧举调之。舟人防闲甚严，无由得间。既引试，舟人以其重扃棘闱，无它虑也，日出市贸易。而试题适唐卿私课，既得意，出院甚早，比两场皆然，遂与舟女得谐私约。观夫妇一夕梦黄衣二人驰至，报榜云：“郎君首荐。”观前欲视其榜，旁一人忽掣去云：“刘尧举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举矣。”觉言其梦而协，颇惊异。俄而拆卷，尧举以杂犯见黜，主文皆叹惜其文。既归，观以梦语之，且诘

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举果首荐于舒，然至今未第也。国传姚行可说。

衢州江山毛知录，尝梦入冥吏引至一处，若官府，两庑皆大屋，贮钱满中，各以官为标识。问之，曰：“此俸禄也。”毛视其俸，吏指一处积镪五百余千，曰：“此尔俸也。位至丞郡。”又见旁别积十二千，题曰饶州德兴某人俸。毛后为徽州录参，值方寇作，州倅逃去，毛摄倅两月而贼至遇害。德兴某人者，后登第，授一尉，到官一月而卒。刘运使文伯说。

信州小儿医蔡助教者，其邻尝遗火，随即扑灭，事不闻官。它日，蔡与郡官偶语及，郡官曰：“是不可不惩。”即白郡将，逮其邻人，系之数日，乃挞而遣之。邻人在系染疫，归即传其家，不一月，尽室皆死。后数岁，蔡如厕，忽见邻人逐而殴之，即得疾死。其乡人有干之临安者，见蔡于通衢，露首，二黄衣人驱之北去。乡人前问劳，蔡曰：“吾以公事被逮，将往棘寺。”匆匆而别。乡人归，始知蔡已殂，其见之日乃其死之日也。周济美左司说。

大参王公子明未贵时，待一倅阙。夫人尝梦有人见呼运使恭人，喜以语公，公亦自喜将为监司。后果为浙漕，而夫人死。其后公登政府，始知前梦神告其止于为运使妻尔。黄倅掞说。

文学杨良能邦礼，其妻华亭郑氏归宁，适其家改葬祖姑，启棺，俨然不朽，视其面貌长短与郑氏无小异。计其死之年，乃郑氏生之年也。众皆惊异。郑氏甚恶之，因感疾，未几而卒。杨良能说。

宗室士纡，宣和间以未有子，每岁生朝为千道斋以祈嗣续。一日斋坐已定，忽有丐者喧门求入。士纡纳之，坐者莫肯与齿，竟就下位。食

已，众皆散去，丐者独留彷徨。士纡揖与语，乃问："公所求何事耶？"告之故，则曰："此亦易事。"士纡方督视彻器，不暇详款，丐者告去，期明日来，且探怀出药七粒曰："食药也。"令士纡吞之。邑君自屏间望见，遥呼止之。丐者笑而去。士纡握药以入，邑君令舒视之，但一朱书吕字，数日不消。王彦正舍人说二事。

蔡纯诚通判与一僧相善，尊宿也。忽得书招蔡，既至而僧已趺坐而逝。先封小合嘱其徒云："蔡至贫，此合中吾衣钵金二两，来则与之。"蔡至，哭之恸，僧复开目与语良久，且云："当有道人来烧香，非常人也，可随之，当有所遇。"言讫瞑目长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前揖之，道者爇香径去。蔡随其所往，行甚远，道者问："随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百方不愈。道者乃握其两手，顷之其热如灼。蔡云："今偏体皆暖，惟脑尚冷。"则又以手熨其脑，应手即温。乃谓蔡曰："勿庸随我。"用所衣布袍赠蔡曰："某年月日岳阳楼前用钱三百七十买此。"言已，长揖别去。蔡收其袍藏之。它年，蔡有故至山东一郡茶肆中，复遇道者，相见甚喜，袖间出纶竿缉布缕为钓，笑掷地，徐引之，得大鲤，相携酒垆脍食之而去。

吴兴杨礼承务，其母县主素与尼法安善。安尝夜梦有青莲花，其女曰莲师，自婴孩则口常作莲花香，然生四岁而夭，火之，其骨自颇至足皆相钩联，举之不绝。杨礼承务说三事。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狯，为一乡之害。年五十，忽悟所为，痛自刻励，日诵佛号，数年不暂辍。忽一日，遍诣素所往来者，自言所积恶业至重，须焚身以忏，各丐薪数束，不旬日，得薪数百束，积高二丈许。结纸庵其颠，刻日自焚。观者环绕，然村人犹畏之，无敢与之下火。相乃口衔炬，合掌端坐庵中，以炬四然，须臾烟焰周合，乃至指节烬落，凝然不动。

临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忏累年，置火鏊于像前，昼夜持诵环绕，遇困倦即以指触鏊而醒之。晚年两手惟存四指。建忏堂甚雄，每架一椽，甃一甓，辄诵大悲神咒七遍。建炎间，虏至，积薪其下焚之，薪为之尽而屋不然，乃不复焚。

岳侯死后，临安西溪寨军将子弟因请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书其名。众皆惊愕，谓其花押则宛然平日真迹也。复书一绝云："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丞相秦公闻而恶之，擒治其徒，流窜者数人，有死者。左司周济美说。

皇甫坦自云数百岁人，言人休咎时验。尝馆于道院，有人访之，值其它出。其人素与相善，留待之。启其门封，惟一榻萧然，索席下得一半臂，鲜血淋漓。惊惧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欢。顾谓童子："风冷，可于席下取吾着睡衣来。"童子即取半臂，坦对客衣之。衣甚新洁，初无血也。喜为人书字，亦多验者。汪国正远猷登第已逾壮室，以未有子为忧，求字于坦，书一湧字，已而汪授吴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试，坦书落字与之，士人不乐。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视其字，草头即二十，其傍从水不为点而作三画，各字右笔止作一点，乃名字耳。汪彦远国正说。

李知己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楼，怪不可居，或飞掷瓦砾，或闻叹息讴吟之声。家人畏惧，莫敢正视，惟知己在家则寂然。一日，郡庠季试，教官例当宿直舍。知己预忧其扰，乃置几案笔砚于楼上，连纸数幅题其前，问怪所从来，令书其后以对。已乃筛灰其下，扃鐍谨识而出。间二日归，询其家，则怪不复作。启钥视灰，凝然无迹，而案上纸书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顷随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溺死，逮今二十年，营魂荡无所归，偶见此楼空闲，故暂寄此，非敢为厉。近媒者为议城南洪

秀才姻，方且归彼，不复此留矣。字体纤弱，真女子笔迹。书辞数百言，缅缅有条理。知己亦敬异之。它日偶至城南忠义庙，其间神像果有洪秀才，盖义兵拒寇死事者也。永嘉陈韶美说。

孙机仲郎中绍远父元善价居平江，尝有干过市，见鬻笼饼者，乃其亡仆。孙自疑白昼见鬼，唾之，仆遽前拜祈曰："主翁无然，将使某贾不售。"孙问："尔已死，何乃在此？"仆请孙至居人稀僻处，曰："寿数未尽，药误致殂，而阴府不见收录，营魂泛然无所之适，故为此以度日。今阛阓中如某者且千数，只如宅中广官人乳媪亦是也。有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复与儿同寝，彼将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杨枝炭火醋淬之，以灼其体，必有异。"孙甚惊，归如其说火之，所灼忽有青烟出衣被间，俄而烟绝，乳媪已失所在，衣被如蝉蜕焉。广官人者，机仲弟绍祖，字文仲者也。张判院良臣汉卿说四事。

支提长老善秀，言其乡里有人以田猎毕弋为业者，其妻昼寝，忽见床前地裂，深不可测，俯视见城郭屋宇。恍惚间，身堕其间，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头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断其手足，剖割心肺县挂之，自踵至顶细锉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团块，业风吹之，俄复为人。方其身被惨毒，而其识神在旁，见其屠剥痛苦不可名状。既醒，则身故在榻上，移时始能言，百体余痛，经日乃定。自后或经岁，或半载，所见辄如此，不胜其苦。一日又然，则闻殿上人谓之曰："当往求善秀长老说忏悔可以灭罪。"乃如其言谒秀，道其故。秀教之诵破地狱真言，具为演说忏涤，自后乃不复睹前事，竟亦善终。

成忠郎傅霖，淳熙庚子任临安监。尝建请于北关创立新仓，攘取民居八十余家，毁撤屋宇，老稚流离，怨嗟欢沸。初霖夜坐书阁，草定建请利便，忽见其姊婿林路分家二亡婢自前行过，径趋宅堂。方惊愕间，其妻及女皆寐焉。急呼醒，问之，云："适见其婢自外来，云与小娘子

作伐。”询其女而梦协，甚恶之。其女遂病。仓成而地卑湿，或言曩数有淹没之患，霖愈益忧恐。乃高为地版，离地二尺，所费不赀。又欲大营备水车骨之具，官无余镪，其家素富，乃从妻丐五百缗，妻拒不与。霖窘迫，以刃自裁，收之不死，医者以桑皮缝合其创傅药，虽愈而颔颈挛不复伸，俯首不能仰视，神识沮丧，遂成心疾，请祠禄以归。

卷二

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性嗜杀，日以弹射臂鹰走狗为乐，所杀不可胜纪。营一宅新成，迁居之，房闼间巨蛇纵横，至相纠结如辫，杀之复然。家有三男二女，长曰嗣昌，业进士，忽得心疾，朝夕恸哭，云忆其亡父母。其妻谓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愤然曰："此人乃害吾父母者，恨未能杀之以复仇，然不可与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禁止，乃听其外居。嗣昌竟以病惑死。次子、季子不数年相继殂，晚年仲复丧妻，生计益落，孑然一身，独享高寿，而健啖康强，嗜杀如故。岂佛经所谓魔力所持者耶？

杨虞仲，眉州人，丁丑王榜甲科擢第，官亦早达。典蜀郡。先是普州乐至县有临水精舍，主僧夜梦一贵人跨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暂还，不久当复往归。"寤而有金堂县尉令狐习舆病适至，信宿而卒。习父执家居，初未闻习病，一夕梦习缘檄归，喜甚，亟迎门，及下马，揖而言曰："习不孝，不得终事父母，今当为眉山杨氏子，名虞仲，后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职显于今世矣。"辞诀而去。父惊愕而寤。其日讣至，执痛悼甚。它日物色访眉山杨氏，实以是岁生子，及长，名虞仲，登第之年正习死后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悫作习墓表，述其事甚详。虞仲倅遂宁日，令狐氏有讼事，自它郡送遂宁，虑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宾达之。虞仲亦隐其事，然蜀人多知之者。表弟沈作肃录其墓表见遗。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书至云：“关大王有书。”公甚骇愕，视其缄云：“书上元城县尉李尚书，汉前将军关云长押。”诘民何自得之，云：“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诣县，由某地逢著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觉惊异，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书，不敢不持达。”公发书，其间皆预言靖康祸变，以事涉怪，即火其书，遣其人不复问，作诗纪之云：“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事大荒虚。”公后果贵显，卒蹈围城之祸。兆朕之萌，神告之矣。公始名若水，后改赐今名。其子浚淳记其事刻之石。

绍兴府治依山，林樾深茂，往往有怪。淳熙辛丑，有数卒直宿蓬莱阁，夏热，各散寝。中夜，一卒曰张富者，见红裳女子冉冉逼近，直前坐其腹上，奋起捽之，忽不见，但两手狐毛满把。

汀、漳间有古驿多怪。尝有士人独宿西厢，乙夜见群鼠自梁栱间缘壁下地，莫知其数，固已异之。俄又见数鼠共挈一物，若小箱箧然，置地，发之，皆袍帻之属，竞取服之，俨如唐装，冠屦皆备。既而递为进趋揖逊之状。士人素有胆气，拊床叱之曰：“鼠辈敢尔扰人！”殊不惊避。遽起取席下白梃乱击之，仓猝间误触灯灭，益尽力挝击，俄而寂然。明旦视床前死鼠满地。扬州教官陈德明光宗说。

道州孚惠庙，灵响甚著。淳熙己亥，郴寇大作，侵轶州境。郡守赵公郎中汝谊以郡无城池，听民避寇自便，而自誓死守。指使樊谨请入贼说以祸福，不从则死之，即日见害。贼进至江华，距城不一舍。公益忧愤，倦而假寐。见二大夫儒衣冠，貌甚伟岸，来谒，且言毋恐。公意其孚惠之神也，即具冠带往谒。俄有燕数千自祠所随公朱轓蜚集黄堂上，翔而为三起而复集，喙皆外向如一。漏尽数刻，繇所从方陈而去。是夕寇遁。民有被俘逃还者，闻贼言道州号令明信，能使人不可犯，乃舍而

去。郡教官章颖记其事刻石。

贰卿周公自彊，淳熙辛丑自静江移镇丹阳。有第宅在上饶，将取道过家。未至，前守舍卒正昼闻钲声自宅堂出，亟启钥视之，则声在后堂大柜中，复开柜寻之，则声在地下，久之觉声寖远而灭。后数月，公捐馆。陈宏甫承务说。

提辖左帑张朝奉逊，四明人。始改秩知常州晋陵县，任满挈家东还，夜泊宜兴驿前。时正暑，张有子年二十许，独与之寝于舡之头仓。是夜月明如昼，四鼓后，婢辈忽若惊魇，欢言暗中若有人手丛杂扪索之状，又闻舡背亦如拿攫之声。张惊起，呼叱，久乃定。即开舡门出立舷边，号召舟子辈，盖疑其盗也。已乃还寝，则不见其子，呼之不应。明烛索之，无所得。诘舡外人，初未尝见其出。举舟惶骇，扰扰以至天晓，对岸有泊舟者遥谓舟人曰："我曹夜寝舡背，约四鼓时，忽见彼舡背长大人十数，若有所求索，俄有长臂大手十数出水中，共捽一人入水矣。"乃使人没水求之，得其尸焉。同年陈子荣宗丞说。

泉司干官陈子永泳，每夜用释氏法诵咒施食，仍爇尊胜咒幡数纸。尝宿铅山驿舍中，夜有妇人立床前，叱之，云："无恐，我来从官人觅经幡耳。"许之，忽不见。明日祝而烧之，夜复来拜谢而去。陈宏甫承务说。

平江黄埭张虞部家豪于财，第宅甚宏壮。张为人质直，素不信巫怪之说，每有兴筑，不择时日。尝作一亭，掘地得肉块混然，初无割剥之迹，俗谓太岁神。张不为异，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竟就基创，且遂名为太岁亭。又尝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应者，俄而所畜犬首顶其帽束带其背而出，左右骇愕，张徐谓犬曰："养汝几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毙于庭矣。王日章承务说。

秀州海盐县渔户杨刺旗，尝寝渔舟，夜梦被人擒去，刺其面为旗，惊寤而面颊犹痛。俄而天晓，亟起就舡舷照之，初无迹，第见鱼虾拥出水面，团结成块。擲网尽得之，中有一物如鼎状，持归刮洗泥垢，则纯金也，因是致富。秀人至今呼为杨刺旗家。承信郎杨伯详说。

华亭陈之方为泉司属官，未赴任间，故人有任维扬倅者，陈往谒之，留馆厅事之侧。一夕就寝，似梦非梦，见一妇人来言曰：“我城隍夫人也。今城隍当代去，次及公，故来相报。”陈还家而卒。潘周翰承务说七事。

闽中一士人居华亭，有赵通判者居乌程，约士人为馆客，久未得往。士人偶闲步至狱祠，见一妇人缓行，一仆持一小青盖且挈香合背子从其后，遍诣殿庑拜而焚香，毕事而出。士人随之行数十步，妇人回顾问士人何姓，士人告之，因复问妇人姓氏，则不答，笑以所持扇示之，上有“书念七”三字。士人疑其娼家姓第，但怪无书姓者，未及详语，妇人遽取仆所持铜丝香合以授士人，即前行去。复随之一里许，入一寺中，人迹稠杂，忽失妇人所在。后数日，赵倅遣仆马持书来迎，正二十七日书也。士人异之。既至书馆，每以所得香合爱玩，常置几间。一婢常来书馆视童稚辈，每谛视香合，酷似赵亡妻棺中旧物，入言之。倅取验视信然，因问士人所从得。初犹讳之，扣之再四，乃备言曩日所遇。倅问妇人服饰状貌，乃其亡妻丛涂寺中也，悲惋久之，即议举葬。启殡视棺侧有小窍，仅容指云。

淳熙庚子夏四月，湖州乌程岳祠启黄箓醮会。西殿鸱吻有蛇蟠绕其上，法师叶以十四日夜拜章言于众，曰一二日必有风雷之变。时连日晴明，天宇澄廓，纤云不飞，众以其言不验。至十六日暮夜，浓云郁兴，须臾蔽空，迅雷风烈，雨雹交下，雹大如弹，屋瓦为碎。众皆凛然，移时乃定。灵坛供具幡旗之属，俨然如旧，略无漂濡。乙夜云敛月明，视

鸱吻并与蛇皆失所在。翌日访郊外，初无风雹之惊，盖是时飘击之势，止数百步间也。

平江士人王大卞家贫，既卒，其友周逸卿为率平日交游裒金作设冥佛事以荐悼之。翌日，逸卿有故出城，嘱其家谨扃钥。初夜外门轰然自开，若有人直入，连呼“逸卿，大卞专来奉谢”，家人惊遽出视，但门已辟，阒无他睹。

平江潘择可，崇宁五年以舍法贡入京。未至，夜梦衣褐挽车三十辆，其弟端夫衣绿随其后。至政和三年，择可以上舍释褐。后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车三十者，三十载也。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痁半年，百药无效。沉顿中，梦黄衣人告云：“汝勿食牛则生，更食则死。”既寤，誓不复食，病亦随愈。

京师有道人姓郑，持一铜铃，终日摇鸣阛阓间，丐钱为食用，余则分惠贫者，号为郑摇铃。宣和末忽迤逦南来维扬，摇铃丐钱如故，夜则寄宿逆旅。久之，谓主人曰：“吾将死，愿以随身衣物悉置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舁棺出城，举者觉渐轻，复闻铃声如在数十步外。俄而铃声渐远，则棺愈轻，若无尸。至焚所，启盖视之，惟一竹杖而已。

吴江檀丘村人陈布袋，业匠氏。其妇家在震泽。淳熙辛丑有故来谒其外姑，将至路，逢相识金大郎者，相揖而过。陈先闻已死月余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谒其信否。入门拜其外姑，又拜其妻祖，而伏不能起，挟掖已不省人。舁卧榻上，手足拘挛若被执缚状，阅两时顷乃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时，金忽自外入，直控其颈，即觉昏愦，若有人捽之东去海岸山颠，执问曾见金某日为某事否，对以与金初无干涉，皆不

知之。旁有人持文书展视云："误矣。"即执陈投别一山上，乃自寻路归。自临安由德清，所过街衢人物不异常时，至浔溪距震泽十八里，见岳祠甚雄，面正向北，门外路平阔七八丈，入者纷纷，绝无出者，凡其所识近亡殁者，往往见之。浔溪素无岳庙，心独怪之。既入门，栏楯皆纯铁，有人叱之出曰："汝未当留。"即由路东还，过市桥后，遇金，露首，有人驱之甚速。陈问何匆猝如此，金且行且应曰："被急取案追摄对公事耳。"陈徐至家，若过高阜甚峻，有人自后推仆，遂醒。沈榎省干说二事。

吴江蠡泽村人朱三，有子年十三四，佣于应天寺僧子孚房为行童。淳熙戊戌九月间，孚往近市张湾桥黄家作佛事，朱童立门外，见群儿拾螺蚌水中，往从之。忽见白衣人呼之，与偕行，至塘岸，与坐地上取泥作团，强令吞之，复以泥窒其鼻耳，则昏不知人。俄觉有人殴其背，泥尽脱出，开目见金甲人，令跨一犬乘之，若南去甚驶，即至其家，犬跃去而朱童仆卧篱落间。家闻呻吟，出视甚惊，莫知所从来，诘之不能语，舁归久之始醒，乃言其事。其家素事真武甚谨，疑其阴护也。

沈蒙老博士初为太学率履斋生，晨起盥颒已，盆水尚温，忽变牡丹花状，枝叶扶疏，蕊萼相承，宛然如画。次年同舍登科者十余人。蒙老孙楞说四事。

开德府有士人家贮水瓷瓮忽有菌生其腹，隐然而出，植根甚坚，触之不落，数日大如人手，光润烨然，真芝草也。陶器坚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诘。

陇州汧源县公宇，一夕堂门已扃锁，忽有妓女数人执乐器游于庭下。令之妻适见之，妓女俱前祷曰："妾等久为土地祠乐妓，丐为诵《法华经》回向则可藉以往生。"妻以语令，翌日乃请僧诵经于庙，其

夜复见前妓来谢而去。数日，又有如前来祷者，亦为诵经，如是者三。后令君夜独燕坐，忽有鬼物，状甚狞怪，前曰：“土地神谢君，妓女无几，即皆令往生，吾且乏使，当移祸君家。”令叱之，遂不见。自后妓女亦无再来祷者，令家亦无恙。

沧州有妇人不食，惟日饮水数杯，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悦怿。人问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值岁歉，谷贵艰食，乃仰天祷曰：“今日所获不足以活二人，愿天悯之，使我饮水不饥，庶所得可尽以供母。”遂临井饮一杯，果不饥，自是亦不思食。又数岁而母卒，时不食已三十年矣。

执政府候兵任章，尝因小疾，忽昏愦不知人。越一日乃醒，自言初见二人若公皂，持檄来逮去。如行山野间，数十里入大城门，至一官府，引立庭下。有王者坐殿上，问姓名乡里，叱吏云：“误矣！”令引观地狱数处，指示受罪者云：“此皆不忠不孝、昧心害物者。”已而复引出城，若非向来所经。或过市里通衢，见人鬼淆混，有相识者，与语如不闻也。俄出一崖穴，送至其家。入门见身卧榻上，追者先留一人守视其旁，迎语送者曰：“复还耶？吾守之久，馁甚，已食其心半矣，奈何？”恍惚间推仆榻上，乃苏。自此疾虽愈而常怔忡恐悸，或遗亡颠错，若失心状。久之，因出行，中途遇一道人，瞪目视之，曰：“汝心乃失其半也。吾为汝疗之。”令市一牛心，至则道人割取其半，咒祝已，令食之。章顿觉心地安泰，不复惊怯。问道人姓氏，怒曰：“吾牛心道人也，何问为？”不受谢而去。章追逐至稠人间，遂失所在。右史赵舍人说。

镇江士人亡其姓名。妻悍妒，买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能堪，屡欲投缳，士人忧之。有干之金陵，丁宁恳谕其妻而行。去家才两日，忽中夜闻枕前切切之声，不见其形，自言即其妾，引决死矣，恳求为诵经

追修。士人大忧恐，亟遣仆归，为其区处。暨仆还，得家信，则妾故无恙。鬼复夜至，士人诘其妄，欲奏章治之。鬼哀祈："实非妾，因公忧虑之切，故假此以觊荐拔，自此不敢复出，幸勿见治。但今业已至此，不能独回，须且相随以俟公归。"许之。自此悄然。士人干毕将还，约亲故十人同游钟山。士人先至，憩僧房以俟。忽复闻鬼语，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为厉，有少事奉报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间第几人乘骡，第几人骑白马，此二人它日贵人也。"问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遇鬼物皆避道，馀则不然。"二人者，叶审言枢密其一也，时方为小官云。

绍兴甲寅七月十四日，吴县光福雅宜山一村夫，以事私恨其母，遂萌枭獍之心，怀刃挈榼，与母同之近村看亲。中路，请母藉草饮，意欲乘醉行逆。时天晴霁，俄有黑云骤起，大震一声，击其子殒道旁。母初不知，而怪其衣中怀刃，有知其谋者，始以告焉。又长洲县北原村农夫谢三二，不敬其母，动有悖言。乾道庚寅夏五月，雨霁，欲放田水，詈母而出，才至田所，大雷震死。范公懋德老承务说九事。

绍兴五年六月大雷电，无锡苏村一民家所用斗秤尽挂于门外大树之杪，行人皆见之。盖其家每轻重其手也。

绍兴三年癸丑八月五日，平江长洲县地震，自西北方来，树林皆摇动。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尝如此。又绍兴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大雪盈尺。

熙宁间，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陈乞改名雍观。时王荆公当国，怪其名无义理，因问改名之故，对云："梦中神告如此，固亦自不晓其义。"后其人之官，一日自城还邑，从吏卒行渡浮桥，忽大风骤起，鼓其衣裾，尽没淮水。已而从者拯救皆免，独不得令。事闻朝廷，荆公

曰："向见此人无故改名，且疑雍观二字或有出处。因阅《山海经》，乃知其为水官之名，固虑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后县僚或梦雍观驺从甚盛，往来淮岸，疑其死为水官也。

常熟县东北百余里，地名涂松，有姓陆人，业屠。隆兴初，絷一牛，始下刃，牛极力索绝，负刃而逃。陆追之数里相及，牛反顾，以角触陆腹，穿肠溃立死。

钱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梦青衣数百哀鸣乞命。明日适见鬻田鸡者，感梦，买放，倾笼出之，其数与梦无差。

常熟县湖南村富人王翊烹一鹅，已去毛入釜，鹅忽鸣。家人走报，翊不之异，熟而食之。后数日疽发于背，病甚，顾家人云："前有二吏追我，且与茶，令先去。"越二日，又云："官逮我急，势须一往。"问追者限在何日，复自应曰："明日。"翌旦果殂。

卷三

淳熙庚子辛丑岁，平江比年大旱。常熟县虞山北葛市村有农夫姓过，种田六十亩，岁常丰熟。过觊例免秋赋，亦伪以旱伤闻，官果得免输，自以得计。明年壬寅夏，飞蝗骤至，首集过田，禾穟皆尽，而邻比接壤之田，蝗过不食。又有二农家，不得其姓，畒亩东西相接。东家淳朴守分，西则狡狯暴狠，淳朴之家常苦之。是年蝗至，尽集西家之田，而不入东界。西农怪之，夜以布囊贮蝗移置东田，有报东家农，弗之较，但祝云："果有神明，蝗当自去。"明日蝗复飞集西家，东田无伤焉。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妇。妇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妇嘱姑为毕其炊。媪盲无所睹，饭成扪器贮之，误得溺器。妇归不敢言，先取其当中洁者食姑，次以馈夫，其亲器臭恶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昼暝，觌面不相睹，其妇暗中若为人摄去。俄顷开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怀掖间得小布囊，贮米三四升，适足给朝晡。明旦视囊米复如故，宝之至今。予始闻此事，窃谓昼暝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类。至谓囊米旦旦常盈，则颇近迂诞。然范德老为人诚悫，必不妄传，而村妇一节如此，亦可尚也，故录以为劝云。

常倅陈森按视北使宿顿，至属县无锡，暴得疾。其子充弃兄弟自城拿舟迎候，解维已昏暮，时夜暗舟中明烛，充忧懑不能寐。舟有偕行者，炙肉饮酒，三鼓后，忽有物状如猕猴，自水中跃登，船舻偏重且

没。舟人惶遽叱之，其物索肉，亟掷与之，乃没。魏掞上舍说三事。

宜兴陈宰冕，有干过宿富阳客邸中。夜灯暗且灭，见壁间有人影，举动若傀儡状。陈惊惧，掷枕抵壁。邸主问知其故，推门为明其灯乃已。明日询之，乃一弄傀儡人客死其室方数日也。

盐官马大夫中行妻悍妒，一婢免乳即沉其子，杂糠谷为粥，乘热以食，婢竟以血癖而殂，乃取死子同坎瘗之。后数年，妻为厉所凭，自言坐血池中，受无量苦，上诉于天，今当偕诣阴府。其家祷之，且许以诵经饭僧，皆不从，且云："主母今亦数尽，故我得相近。"又云马在世仅有三年之寿。妻竟死。传此事时马尚存。

盛大监勋绍兴初知襄阳，单骑之官。府治有一楼，为公退燕息之所。勋常独居楼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卧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汉江水满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勋昼寝，登梯隙壁窃视，乃见一大鲤鱼，金鳞赪鬣，游泳斛中，如觉有窥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惊惧趋下。自是彻去斛，不复取水。岳州张佐才承务说。

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雨旸致祷，则设宴席于城隍祠，东向坐神像之侧，举酒若相献酬，往往获应。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令典客声喏传言以致之。间有得缗钱于香案之侧，若神以劳送者。尝晨兴呼谯门鼓吏，问夜来三更不闻鼓声，吏惶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缠绕其鼓，故不敢近。米颔之，叱吏去，不复问。故郡人皆疑其蟒精，至今父老犹传道之。

刘知常，襄阳人。其兄为襄阳县之胥魁。知常始生，皓首赭面，里俗谓之社公儿。年十四五，随闾里出游万山。俄独行迷路，望远峰之颠有光景，趋即之，见一道士，坐磐石上，诉以迷路之状，且告之饥。道

士袖出一物饵之，顿觉果然。道士指以归路，且约明日复会此。知常既归，一宿而皓首变黑，面皙如玉。如期而往，道士已在，遂授金丹之诀，且告之曰："吾桐柏真人。若归，他日苟欲见我，一念及我即至。"遂辞归。自是脱然有遗去尘世之志，以母老，不能违侍侧，乃于所居之旁辟草庐以居，时人谓之草庵居士，而真人常降其室。崇观间，徽宗闻其名，诏蕊珠殿侍宸往襄阳寻访，知常与偕至京师，见于内殿，验其方术。知常取盐数斛布地上，疏为畦畛，每畦相去数寸为一窍，取药置窍中，有顷悉成金莲子。又取故败铁器钱镈之类，以药点化，皆成黄金。上神其术，赐以金冠象简、绯袍皂襈，号丹华处士，睬朝散大夫，以其所作黄金为金宝轮，颁藏天下神霄宫。知常又自作金合数百，贮所炼丹，分遗公卿。太师蔡元长京尝赠之诗，有"万镒黄金手化铁，五色彩云神授丹"之句，盖记其实也。无为胡知县说。

和州兵火前尝新建兵官廨舍，既成，兵官者挈妻孥入居之。翌日，日晏而门不启，兵级辈怪之，呼门不应，乃毁壁以入，而室之户扃，复毁而入，乃见布席于地，杯盘肴核狼藉其上，而兵官与其妻孥数人皆踣其旁死矣。众甚骇惧，即以闻府，乃掘其处，深数尺，得二长石，发其下，各有二骸。疑其滞魄之为怪也。

无为军城内有秀溪者，初名锦绣溪。始未有城，溪水与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足或履之，其大如席，旋即失之，盖亦灵异。或夜傍水际启壳吐其光，明皎如月，照地数丈。秀之名盖取川媚之义也。其后筑城，绝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在。

泉州故陈洪进所据也。州之便厅，至今郡守不敢登。厅阶常有剑影，极分明，障之不能掩，削之不能去，郡人神而畏之。屋今敝甚，而不敢葺。近城法石寺，洪进墓在焉。旁有小冢，则其女之殡也。女年及笄，未嫁而死，时或形见，遇者辄死。有连江尉龚遂良游寺中，夜见

之，翌日与人言：“吾体中大觉不佳。”且嘱后事。肩舆亟送至家而殂。又士人王宗衡因至寺中，偶便旋于墓侧，即得心疾，狂易不知人，逾年乃愈。李顾言朝奉说二事。

治平丁未岁，漳州地震，裂长数十丈，阔丈余，有狗自中走出，视其底皆林木，枝叶蔚然。

泉州永春县毗湖村民苏二十一郎为行商，死于外，同辈以烬骨还其家。苏之神随至，语言如婴儿，或见其形，亦能预言人休咎。有亲旧往视者，苏辄令其妻具饮馔待之，酒肴皆不索自至。其神每来，率以黎明时，先远闻空中击钲声渐近，既至，如风雨然自檐楹间而入。村人敬而畏之，相与立庙祀焉，至今犹存。黄童朝散说。

翟公逊大参汝文镇会稽，岁尝大旱，于便坐供张，命典谒者迎释迦佛及龙王像，与府丞同席而自坐西向，盛具乞雨于二像。明日，大雨霶霈。临街有楼，怪不可居，民因作神像于楼上，事之甚谨，莫敢正视。公逊过之，有瓦砾自楼飞掷，正中帽檐。公逊大怒，驻车召戎官撤去神像，毁其楼为酒肆。一日出游，闻路旁民舍聚哭，问之，曰：“家有妇为鬼所凭，召僧道作法治之，莫能已。”公逊曰：“审如是，胡不投牒讼于府？”民勉从之，明日状其事诉焉。公逊大书曰：“送城隍庙依法施行。”令民赍诣庙，以楮镪焚之，且嘱曰：“三日鬼不去，可来告。”至次日中夜，民家觉大旋风绕舍，屋瓦皆飞，病妇忽自床起，颠倒踉跄，投门而出。家人追及门外，共执持之，移时乃苏，云：“初见有人持牒来，云城隍追汝，遂随之出，皆不省其他也。”自此遂愈。公逊罢镇归，渡钱塘，潮未当应。公逊祷而请之，须臾潮至。其异事皆此类。而性资诙诡，居于常州，建大第，市瓦数十万。公逊取视之，嫌有布纹，曰：“吾方奉亲居此，岂可置布纹于头上耶？”以巨梃一时击碎。陶者请

曰："即不用布，无以藉坯。"公逊命取罗数十匹给之。郑咸平老奉议说。

光州定城主簿富某，秩满挈家还乡，道经合肥，与其帅有旧，留连数日，馆于佛寺。一夕既寝，闻箱箧中切切有声，疑其鼠也，明旦发视，中有金钗数只，皆寸截之，别箧贮罗縠甚多，皆细剪如簟纹。富大惊异，出对寺僧说之。僧曰："是何愚鬼，此寺素未有怪也。"言讫，僧所服三衣皆已剪如绫縠矣。明日谒帅作于客次复举其事，且云："所将匹帛悉坏，惟衣服幸全尔。"俄视其衣，已剪如前。富大惧，亟辞而去。后亦无它。无为进士李记言说。

明州育王塔，灵感甚多。魏丞相南夫母秦国太夫人祥除，饭僧寺中。丞相夫人庆国姜氏然香于臂，有高丽僧适在其间，咨嗟赞异。俄丞相之犹子鲤门指塔级间有佛现，丞相随所指视之，良信。众皆争睹，悉见佛像，而各不同，或见金像、铁像，或肉色相，或见半身，或惟见头髻，或惟见面，观者骇异。丞相乃于诸像中询众目所同见多者，命工图之。

程迥者，伊川之后。绍兴八年，来居临安之后洋街。门临通衢，垂帘为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飞入，径著于堂壁。家人就视，乃一美妇，仅长五六寸，而形体皆具，容服甚丽，见人殊不惊，小声历历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为祸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为小龛，香火奉之，颇能预言，休咎皆验。好事者争往求观，人输百钱，乃为启龛，至者络绎，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复飞去，不知所在。

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艳而性静默，居常外户不窥，惟暮夜独行后圃。璋初不以为异，但每自后归，则口吻间若咀嚼物。他日密随觇之，则徐氏入一竹丛间，俯而扪地，若有所索，归仍咀嚼。夜于枕边摸得一

白石子，但视皆有齿痕若啮残然。已而视其箱中齿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诘之，终隐不言。始徐氏甚妒，自齿石之后，遂不复妒，更为宽容，璋寝婢子别榻，皆纵不问。如是累年，乃病卒。

四明人郑邦杰以泛海贸迁为业，往来高丽、日本。一夕舟行，闻铙鼓声自远而至，既而渐近，则见一舟甚长，旌旗闪烁，两舷坐数十百人，啸呼鼓棹，疾进渐近，若畏人舟，径没水半里所复出，鼓棹如前。舟师云此谓鬼划舡，盖前后溺死者所为，见之者不利。邦杰乃还。

张甭初为福州安南县丞，郡有指使张悦，以州檄到县，颇傲慢不逊，甭心衔之。后知福州，而悦为本路巡辖马递，至州上谒，甭踞坐厅事，引悦廷参。悦甚不堪，诵语纷纭，甭命廷卒加捶。时韩王世忠驻建州，甭即械送之，申牒诉言悦常私悦田路分之女，强逼与乱。韩王大怒，斩悦于军门。甭后知袁州，日坐书室，忽如中恶，仆地不醒人。左右扶掖进汤药，以少苏，乃亟命取朝服来。家人问之，答曰：“适见张巡辖来，便相捽拽，今须与同往辨理。”言讫而卒。从义郎吕仲权说二事。

绍兴初，福建寇乱，贼魁曰张义、张万全、叶百三，凶焰颇盛。提刑李稷臣谕降之。二张谮叶于稷臣，且言初无降意，将复为变。稷臣信之，乃植大柱于通衢，取叶以铁索锁缚于柱，炽炭围绕，醯和五辛饮之，备极楚毒。稷臣躬临视之，叶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体皆焦烂，乃死。自是稷臣每独坐时见叶在侧，大恶之。后三年，稷臣遍体生疮疱，状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王圣图，元城先生之外舅也。未第前，尝梦被命除给事。以有笺榜来议姻者，视其家世，惟题四字曰灵泽夫人。明年登上第，晚年得知潞州，吏白典祠当谒者，而灵泽夫人在其数。圣图恍然，甚惊异之。期年，以给事召。圣图私念前梦，忽忽不乐，不复理装为行计。一日，过

灵泽庙阙门，状甚惶遽，人问其故，曰："此夜连梦。"遂卒。

元城先生幼子景道。元城在贬所，尝昼寝，梦一道士来谒，顷之得家书，报其内子生男，而诞辰即梦道士日也，先生异之。俄还自贬所，视所生男，状貌宛然梦中所见也，故名之曰景道，钟爱之异于它子。暨元城再贬岭外，景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于家。元城闻之，悲悼不能自胜。南海道士有异术，元城命醮以致其魂，景道果见形于位，谓元城曰："我昔为道士，公为淄青节度，因射误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抚育之恩，犹当偿其半。"元城于是为刺臂血书《般若心经》以荐之。

汴河岸有卖粥妪，日以所得钱置缻筒中，暮则数而缗之。间得楮镪二，惊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自物色买粥者，有一妇人，青衫素裲裆，日以二钱市粥，风雨不渝。乃别贮其钱，乃暮视之，宛然楮镪也。密随所往，则北去一里所，阒无人境，妇人辄四顾入丛薄间而灭。如是者一年。忽妇人来谓妪曰："我久寄寓比邻，今良人见迎，将别妪去矣。"妪问其故，曰："吾固欲言，有以属妪。我李大夫妾也，舟行赴官，至此死于蓐间，藁葬而去。我既掩圹而子随生，我死无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岁。李今来发丛，若闻儿啼，必惊怪恐，遂不举此子。乞妪为道其故，俾取儿善视之。"以金钗为赠而别。俄有大舟抵岸，问之，则李大夫也。径往发丛，妪因随之，举柩而儿果啼。李大夫骇惧，因为言，且取钗示之。李谛视信亡妾之物，乃发棺取儿养之。李知县明仲说。

王陔字希武，参政绹之子，有第宅在平江之昆山。陔居家艰，独处于厅事之侧，其家婢妾颇众，夜则扃锁堂门而寝。一夕，有老乳婢梦中若惊魇，其声初甚微，叫呼不醒者久之。婢辈惊起，就榻视之，则无见矣。举家惊骇，明烛四索，无所得，乃开扃遍索于外，得之西圃池亭之

侧，坐以胡床，而耳目鼻口悉为泥塞。急扶掖洗剔去之，则已昏然不知人矣。舁归灌沃汤药，移时竟死。其宅墙垣四周，而中门扃锁则不通内外，不知何从而出也。时传其地基故漏泽园也。

宣政间，河决，湍流横溃，不复可塞。有河清卒牢吉，往来坏堰之旁，相视塞河之策。忽闻有呼其姓名者，至于三四，亲比近阒无人，寻呼声出葭苇间，追视乃一大虾蟆，蹲高如人。异而拜之，蟆问："尔数往来何为者？"对以河决不可塞之状。蟆即吐一物举蹯承之，状如生离支，以与吉曰："吞此可没水七日，即能穷堰决之源。或有所睹，切勿惊也。"且授以沉置茭楗之法，云："堰成须庙以镇之。"吉拜谢，忽失蟆所在。自此遂善没水，深行河底，见决处下有龙方熟寐。出如蟆所教，河决迄塞而建庙焉。李知县昭明仲说。

许式字叔矜，赴调京师，归行由汴。岸舟有呼许侍郎者，直诣式舟。式曰："误矣，某小官也。"其人笑曰："君即是矣。某与君有先契，闻君将归，故欲一见。"因探怀出物一袭曰："以此赠行，异日得十四岁女子乳即可饵也。"许大讶，且奇之，徐发袭，得白石数块，坚莹可爱，因缄藏之。是后凡历数任，得倅博州。一日行县还，太守谓曰："近一事异甚，民家一小女不夫而孕，父母弗能堪，今在禁矣，而情未得也。"许曰："其年几何？"曰："十四岁矣。"许忽记曩事，特诘问之。女子涕泣曰："实无它，但一日尝浣衣溪旁，南岸忽有人呼某小字者，误应之，乃一道者，熟视都无一语，径去。方应声间，忽若有感，自尔成孕，初不知其所自也。"许因访道者容状衣服，即汴岸所见者也。大神其事，令人谨养视女子，及产子，取乳以磨所藏之石，应手如膏，因即饵之，经月饵尽，乳即止而子死。召其父母，告以实而释之。其后果登禁从，享年八十，容色童润，如少壮时云。乡人蔡津退若说。

卷四

姚大夫安礼尝暮宿驿舍，仆辈各已休寝。时夏夜盛热不得寐，独起散步屏后，闻庭下蔌蔌有声，隙屏窥之，正见一叟，皤然素衣顶冠，长才尺许，策杖缓行，仰首视月，以手加额。姚初意其神物，屏息不敢惊。俄一蜣螂飞过其前，叟即举杖一击堕地，俯拾裂食之。姚乃拔剑逐之，转过厅侧廊庑后，走入郁栖而灭，插剑识之。明旦，命仆发视，得一白猬甚大，旁有故铁托火箸各一，盖其冠杖也，乃杀之。驿舍旧多怪，自此遂绝。陈襄仲谟说二事。

张无尽之子龙图公，家于义兴郭外。有故遣仆入邑，舟行数里，日将没，见一妇人行岸上，手挈油罂，迎舟而过。仆熟视，即家故婢招喜也，名呼之不应，去愈疾。停舟追及之，方悟其已死，因问："尔今安在？"妇人远指岸侧一古木曰："吾居是间。"复问："须油安用？"曰："吾遍体创裂，借此膏润则痛少差耳。"且谓仆："郭门外精舍老僧戒行严洁，惟日诵《金光明经》，为吾求诵十部以资冥福，当即往生。"仆如其言访僧诵经，还过其处，击木呼之，俄有白衣叟出木穴中，曰："招喜得经已受生矣。烦再为吾诵十部。"仆方问其何人，忽不复见。他日复访僧诵经，但以木中老人回向云。

宋左藏陨尝言：家故泽州，有第宅园圃。墙角有古冢，因治地发之，得一石志，题曰郡守李公之墓。垒石为藏，棺中朽骨一具，无它物，而棺之侧斫石为乳婢抱哺一婴儿。不知其何为也。

士人李武锡尝得疾，惟脊骨间痛不可忍，百药攻治不效，若此数十年。后因改葬其父，易棺迁其骸，脊骨节间有大白虫，乃拨去之，自此脊痛顿愈。吴大任承务说。

宗室赵伯琯居明州小溪，游侠尚气，建第宅甚雄。尝暮行溪滨，见有物自其宅门出，乃一熏笼，自行蹒跚勃窣，徐过其前。惊顾之间，乃疾行入水而没。俄而伯琯死。张汉卿省幹说。

常州华严寺僧道良，为知库数年，多所干没。忽卧病危惙，长老道素夜梦良来云："且往近庄养疾去。"逮晓则报良已卒。俄近庄报牛夜产犊而病一目，良素眇，皆惊讶。他日道素按视近庄，取犊视之，见素泪下。素谓曰："汝知库耶？业报如此，当随吾还寺，曳硙作面供众以偿宿负。"犊即随肩舆以行，不待驱逐。既至寺，日作面两石。有常课主者窃增其数，犊至常课即止，驱之竟不行。或呼知库良公抚劳之，则泪下。有僮行斥良名骂之曰："盗常住贼！"则怒目奔触，人力不能制。素令日以僧食啖之，酸赚至顿食五十枚。僧从简言亲见其事。

绍兴辛未岁，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余日，抵一山下。连日风涛，不能前，商登岸闲步，绝无居人，一径极高峻。乃攀蹑而登至绝顶，有梵宫焉，彩碧轮奂，金书榜额，字不可识。商人游其间，阒然无人，惟丈室一僧独坐禅榻。商前作礼，僧起接坐。商曰："舟久阻风，欲饭僧五百，以祈福祐。"僧曰："诺。"期以明日。商乃还舟，如期造焉，僧堂之履已满矣，盖不知其所从来也。斋毕，僧引入小轩，焚香瀹茗，视窗外竹数个，干叶如丹。商坚求一二竿，曰："欲持归中国为伟异之观。"僧自起斩一根与之。商持还，即得便风，就舟口裁其竹为杖，每以刀锲削辄随刃有光，益异之。前至一国，偶携其杖登岸，有老叟见之，惊曰："君何自得之？请易箪珠。"商贪其赂而与焉。叟曰："君亲至普陀落伽山，此观音坐后旃檀林紫竹也。"商始惊悔，归舟中，取削

叶余札宝藏之，有久病医药无效者，取札煎汤饮之辄愈。陈仲谟知录说。

程泳之沂为平江昆山宰，秩满，其弟钜为府监仓，乃携其家就居焉。一日，泳之方与妻对食，忽有髑髅自空堕几案间，举家骇愕。泳之为祭父而埋之。不数日，泳之妻病，日浸加剧，一夕为鬼所凭，下语云："我李贯也。尔先为吾妻，酷妒特甚，三婢怀妊，皆手杀之，今使吾无后，职汝之由。吾既死，资财且多，曾不为吾广作佛事，以伸荐悼，乃尽奄有为再嫁资。吾已讼于阴府，不汝置也。"妻遂冥然。有道士善治鬼，使视之，道士取幅纸密咒，展示童子，童子怖曰："正见一庭下有人，袍笏而立，旁有三妇人，皆被发流血，庭中捽一妇人鞭之甚楚。"程视之果然，遭鞭者乃其妻也。道士曰："此已为阴府所逮，疾不可为也。"程恳祈徒欲其少苏而诀，道士复作法书篆文焚之，童子复视，则曰："鞭者已停棰矣。"程亟入视其妻，果渐苏醒，能言，问之，乃言前嫁为李贯妻，实尝杀婢，故为所诉。乃嘱程集箧中某物，皆贯故物也，可货以饭僧。已而竟卒。陈监仓钜说。

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询其所从来，辄云所居在近。诘其姓氏，即不答，且云："相慕而来，何乃见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第诘之终不言。居月余，士人复诘之，女子乃曰："方将自陈，君宜勿讶。我实非人，然亦非鬼也。乃数政前郡倅马公之第几女，小字绚娘，死于公廨，丛涂于此，即君所居之邻空室是也。然将还生，得接燕寝之久，今体已苏矣。君可具斤锸，夜密发棺，我自于中相助。然棺既开，则不复能施力矣，当懵然如熟寐，君但逼耳连呼我小字及行第，当微开目，即拥致卧榻，饮之醇酒，放令安寝，既寤即复生矣。君能相从，再生之日，君之赐也，誓终身奉箕帚。"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脱金握臂俾士人办装，与俱遁去，转徙湖湘间，数年生二子。其后马倅来衢，迁葬此女，视殡有损，棺空无

物，大惊闻官，尽逮寺僧鞫之，莫知所以。马亦疑若为盗发取金帛，则不应失其尸。有一僧默念数岁前士人邻居久之，不告而去，物色访之，得之湖湘间。士人先孑然，复疑其有妻子，问其所娶，则云马氏女也。因逮士人，问得妻之由。女曰："可并以我书寄父，业已委身从人，惟父母勿念。"父得书，真其亡女笔札，遣老仆往视，女出与语，问家人良苦，无一遗误。士人略述本末，而隐其发棺一事。马亦恶其涉怪，不复终诘，亦忌见其女，第遣人问劳之而已。卢县丞连德广说二事。

待制卢知原，知某州日，有军卒妻生子，未周岁而死，既殡葬，辄夜归乳其子，卒与语则不应。复谓之曰："死生异路，生儿饮亡者乳，恐不相益。"亦不应。如是比夜而至，卒惧且疑，曰："是未必果亡妻，或鬼物所为，不去必害此儿。"乃密置刃席下，是夜复至，举刃逆之，应手而灭。明旦卒卧未起，有扣门者，出应，乃捕吏，即执之，曰："尔杀人。"视血踪自藏寻之直至妻墓，有尸伏于冢上，其腰被刃，流血而踣。卒辞实不杀人，视尸状貌衣服，宛然亡妻也。因自述其事，邻里为证妻实病死，葬且多日。乃发冢验之，棺空无物。待制之子连亲为予言，且云"此狱适当卢公罢州之际，竟不知后政何以决之"。

苏州昆山慧聚寺僧如远，善医，多受谢遗致富，而不守戒律。一日遇寒食节，邑人陈监仓裹作裹蒸百枚，分半馈之，远发器食解包，尽成泥块。俄而远卒。陈仲谟说。

蜀道多山鬼，有小吏远迓宪车，同徒数人，日将暮，见道旁一妇人，携汲器立溪侧。小吏就丐饮，且挑狎之。妇人初无难色，谈笑而道之。吏引手扪其胸臆间皆青毛，长数寸，冷如冰。吏惊呼而走，妇人大笑，挈汲器徐步而去。李仲明云司马端行说。

辛未赵榜有进士鲁璪，省试纳卷毕，将出门，偶思省题诗误押旁

韵，仓皇反走五幕求之。时卷轴混淆山积，人语喧哄，决谓不可检寻，叹恨忧沮。适一老吏问其故，曰：“吾能为公取之。”璪赂镪二十千，吏即入幕，于乱卷中一探得之，以授璪，乃涂窜其误。吏嘱曰：“谢镪幸为送吴山坊某人家，即我家也。”璪喜谢而去。越三日，往访其家，则云某人者故太常吏人，死已旬日矣。询其状貌，正贡院所见者也。璪惊啃，因语其故，且感其德，以镪付其家。已而登第。

建炎间，泉州有人泛海，值恶风，漂至一岛。其徒数人登岸，但见花草甚芳美，初无路径。行入一大林，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浅。众皆揭涉，得一径，入大山谷间。俄见长人数十，身皆丈余，耳垂至腹，即前擒数人者，每两手各挈一人，提携而去，至山谷深处，举大铁笼罩之。长人常一人看守，倦即卧石上，卷其耳为枕焉。时揭罩取一人，褫去其衣，众共裂食之。内一人窃于罩下抔土为窟，每守者睡熟即极力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边，值番舶得还。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武康郑丞咸平老说。

湖州武康监税周光以职事被檄入府，馆于一寺之僧堂。每夜常见圣僧像前，鼠盗其供物果实之类入于像座之下。一日，乘间于座下寻之，则鼠乃聚故碎经纸为窠，内有新生鼠四枚，皆无足，宛转啾啾然。盖毁经盗果之报也。

昆山慧聚寺山岩中有开山响大师石像，前有二石虎，一夕忽失其一。他日有人见于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仓卒徙置，盖岁久能为怪耳。

金陵舟梢李某者，其妻言，有一姊平日惟诵《金刚经》，死十余年。近其夫家欲火其骨，启殡，朽化都尽，惟其肝心宛然独存于白骨间，略无损败。既火化，愈坚如腊然。盖诵经之验也。

建炎间，术者周生观人书字分配笔画以知休咎。车驾自明驻杭时，虏骑惊扰之余，人心危疑。执政戏呼周生，偶书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虏骑将逼。”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木为术，下即为兀。不旬日，果传兀朮南侵。赵相、秦枢庙谟不协，各欲引退，二公各书退字示之。周曰：“赵公即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踪迹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验。

吉州民家有画入定观音像，供事谨甚。一日，像忽开目。其家初疑儿童为戏，明日视之，复闭如初，方大惊异。后数日，其家一仆忽自经于佛堂。黄知县童士季说。

绍兴壬午岁，海陵有货药者，牵一牛，臂胜间生一人面，耳目口鼻皆具，旁出一人手如婴儿臂。外兄胡元常亲见之。

峡江水中有物，头似狻猊而无足，自颈以下扁阔如匹练，粘涎如胶，喜食马，土人谓之马皮婆。有浴马于江者，辄伺无人，揭举其尾覆罥马背腹间，曳之入水。土人或縶马于岸，其物掷尾罥之，马縶不得去，而其物胶不得脱，则捕而杀之。李昭明仲说。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贫窭，思文以钩距心计致富。初一武臣忘其姓名。监秀州华亭县盐场，赃污不法，多受亭户贿赂，任思文以为肘臂，约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欲匿其迹，故受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满受代，乃从而取之，思文尽干没不与。武臣者不胜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钟爱之，而其子幼则多病，治疗之费，竭产不恤。年六七岁竟死，思文恸悼，恨不身代之也。盖棺之际，痛不能舍，复举面幂抚之，则其子面已变如向武臣之状，盛怒勃然，惧而亟瘞之。赵谦之司户说。

成都杨道人，本坊正也，素嗜酒无行，遭杖罚者屡矣。尝于市肆遇异人，风采秀耸，杨日与之饮，凡日所得悉为饮费。久之，异人曰：“能从我游乎？然子有妻子之累，如何？”杨曰：“弃此直差易耳。”归则手书与妻诀，仍寻配嫁之，一子数岁，以予人。他日，复遇异人，则曰：“累已遣矣。”因自述其详。异人曰：“诚然乎？当随我所之。”杨敬诺，从之，复痛饮酒垆，日暮乃相将出城。是夜月明如昼，异人前行，相去常百步。初如行十余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处，渐行草莽中，又数里，杨觉履地甚湿，继而水没足，乃大声呼曰：“迷路入水矣！”异人曰：“第前，无苦也。”杨复前行，水浸深。又行一二里，则没膝及股，而异人前行无异平地也。乃解衣深涉，水及腹，俄及胸臆，杨犹进不已，则水已承颐，乃复大呼，以水深不可进。异人嗟曰：“惜哉，子未可往也！”恍惚间如梦觉，乃身在城濠桥上，异人亦在其旁。即于桥下取一小铁铛，及于腰间解一皮箧，赠之曰：“子缘未至。”乃长揖而去。追之数百步，忽不见。杨自是发狂，乍悲乍喜，语言无伦，如病心人，往往预言人休咎，学道者从之浸多。每月八日，辄施贫丐者，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两边，直抵城门，杨以铛煮粥，令其徒舁以自随，躬以杓盛粥给丐者。仍于皮箧中取钱与之，人二十文。丐者率数百人，而所给常足。李修撰任四川都漕，治所在成都，常邀相见，敬待之。子弟辈与之狎，或戏匿其箧，杨索之不得而去。度明当施贫，乃来求取甚力，既得，即欣然置腰间，以手抚之，钱已满矣。身衣敝衲，或赠以新衣，即服之，顾视喜笑，仍收其故衲。或求之不与，明日视之，敝衲如故，新衣随即施于贫者尽矣。一日谒李，时方独坐后圃之舫斋，杨视左右无人，曰：“吾饷使君一物。”即作呕哕之状，鼻涕涎沫交下，吐出一物，以掌承之，明彻如冰玉，命李吞之。李有难色，迟疑间，杨即复自吞之，跳入斋前池水中，大呼杀人数声。李命左右扶去。不数月而李卒。又有寇先生者，有道之士，李亦招接之。一日，寇自山居诣城谒，李适出赴府会，子弟请坐书室。寇忽问曰：“运使每出赴公

会，宅厨亦破食料否？”子弟曰：“然。”寇曰：“某来特报一事：近至冥府，视运使食簿无几，宜极裁节。”子弟初不之信，未几而李果卒。二事殿撰之孙明仲亲为予言。又云是时复有席子先生者，不知其何许人，亦莫详其姓氏，蓬头垢面，以一席裹身，伏于官道之侧。以食与之，即伸首取食必尽，数日不与食，亦不饥。所处不复移徙，未常见其溲便。盖亦异人也。李明仲言四事。

宣和间，沂密有优人，持二子，号曰胡孩儿，年各六七岁，童首而长鬣，所至观者如堵。自云其妇孪生，此二儿生而有髭。亦不知优人所自来，后失所在。寻而胡丑乱华，盖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制尖靴，头极长锐，云便于取镫，而足指所不及，谓之不到头。又为短鞭，仅存其半，谓之没下鞘。其后渝盟犯顺，果为其下所戕，死于江上。

卷五

李尚书倞居密州城东都曹之旧廨，素传多怪，空不敢居。李初得之，未徙居间，一日有鬻冠珥者过其后门，见数妇人各买冠珥以入。鬻者意李之后房，待其取直，久立门侧，阒不复出。转至大门询之，则扃镝甚严，见守舍卒告之故，卒曰："空宅耳。"乃与启关入视，则冠珥之属或列置灶上，或悬挂壁间。李既入居，一夕独坐书室张灯观书，令满注膏油，婢仆各休寝。夜分，灯釭忽无故自坠，覆书册上。李亟呼烛视之，釭正安几上，油膏如故，无涓滴沾污。乳母携小儿戏，便坐阶侧，有竹篇满贮石灰，小儿至篇所大惊呼，乳母走从之，云适见一小人，立灰中，面甚丑怪。他日视土地祠中木偶，小儿指曰："此即前日灰中所见也。"李后修治其屋，开通屏障，撤屋瓦改覆，每瓦沟下置细书天童神咒一轴以厌之，怪不复见。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遴择佳婿，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陈察推者通谒，与李有旧，叙话甚款，因言近丧偶，且及期矣，言及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胜。李女自青琐间窥之，窃谓侍婢曰："是人笃于情义，如此决非轻薄者，得为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询其姓氏，每言辄及之。陈时年逾强仕，瘠黑而多髯，容状尘垢，素好学，能诗，妙书札。李喜之，每叹曰："使其年貌稍称吾女，亦足婿矣。"女闻之，窃谓傅姆曰："女子托身惟择所归，年之长少，貌之美丑，岂论也哉！"由是家人颇识女意。媒议他姻，则默不乐，父母怪之，曰："岂宿缘耶？"乃遣媒通约。陈初固拒，以年长

非偶，其议屡格，则女辄忧愤，或愠不食。父母忧之，固请，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俪和鸣，抚陈之二女如己所生。谓陈曰："女已长，婚对当及时，不宜缓也。"朝夕屡以为言，且广询媒妁，不半载而嫁其长女，倾资奉之。陈曰："季女尚可二三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陈辞曰："纵得婿，今无以备奁具。"妻曰："第求婿，吾为营办。"又数月，亦受币，亟议嫁遣。陈曰："奈何？"妻忽谓陈曰："君昔贮金五十星于小罂中，埋床下，盍取用之？岂于己女而有吝耶？"陈大惊曰："汝何从知之？"但笑而不言。盖陈实尝埋金，他人无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适。妻谓陈曰："吾责已塞，今无余事矣，当置酒相贺。"乃与陈对饮，极量欢甚，各大醉而寝。翌日醒觉，妻忽惊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顾陈曰："尔何人也？"陈大惊，疑其心疾，媵侍辈围守。妻惊恐惶惑，问曰："我何为在此？"媵侍曰："夫人成亲一年，岂不省耶？"妻都不晓。俄其父母至，抚慰之，因历言其本末。妻大恸曰："父母生女不为择配，此人丑老可恶，忍以我弃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梦觉，前事皆不知之。陈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亡妻知之，疑其系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毕姻嫁也。后竟仳离而改醮焉，异哉！王教授伯广师德言。

李允升字子猷，毗陵人。绍兴甲戌岁登第，再调官知建康府上元县。方待阙次，一日，家居燕坐书室，忽见黄衣声喏于庭下，云："赍到敕牒。"李惊曰："吾新任敕牒久已取至，岂复有此？"黄衣人即探怀取一黄牒授之，乃大署曰："李某可充荆阳坊土地。"李方以自有新任辨争间，则已有人从罗列庭下。黄衣人曰："必未欲赴，须白之城隍。"乃扶上马，径诣城隍祠，亦以新任自理。神曰："天符不可违，可自署状，愿新任满日赴上。"从之，神命送之还。将出，见里人张某者荷械于庑下，李悟其已死，前问其良苦。张曰："烦归谓吾儿，吾尝于某年月日发心作一醮事，手疏钉置梁栱间，人无知者，令为我偿此心

愿。”生至家，从者乃声喏辞去。怳然身乃坐胡床上，历历记其事似梦非梦，家人皆不睹其他，但见其咄咄独语，复举手如握笔书字状。因诣张氏，道其所见。其家如言索之，果得张手疏，宛然不差。李后到任，坐罪流岭南，竟未晓荆阳之说。

蜀人孙思文，美风姿，每自负其标韵。娶妻姝丽，伉俪之间，相得欢甚。一日，偕诣神祠纵观，思文指神像谓妻曰：“彼孰与我美？”妻曰：“卿似胜也。”夜归，思文梦神召责之，叱令换其面。即有数鬼捽至一处，见若假面数十，取其间钘颐蹙頞大丑者割去面而易之，惊呼而寤，以手扪面，觉有异，呼烛视之，果然。妻即怖死，孙大悔恨而已。

临川屠者张某，晚年颇悔其业，自以宰杀物命至多，必受恶报。又其体至丰肥，乃日诵佛号数百声，画佛像瞻礼，惟祈命终之日不值暑热，人皆笑之。如是积十数年，忽盛夏死。其家素贫，无以棺敛，人谓必臭溃矣。俄天大雨，停尸破屋之下，漏下如注，遍湿其体，经夕悉凝为冰。凡停三日，略无变动，邻里为营葬之。魏良佐通判说二事。

表弟魏良佐尝自长沙逆妇折氏还三衢，未至家十里，暮夜不能前，泊舟溪岸。中夜月色如昼，舟人皆寝，闻舳尾拍浮之声，疑其盗也，起视，见一人援柂欲上，操篙击之，其人释柂而詈，语音嘲哳不可晓，始惧其为鬼物，仓猝移舟避之。随舟而骂，声益厉。中流极深，而其人常出半身于水面，且行且骂，三二里去舟益远，乃默无声，谛视，乃流尸也。至家未久，而折氏病卒。

福州郡治，王审知故宫也。便坐极雄丽，郡守至者莫敢升，稍涉庭阶，即有文身见于梁间。郡人或传昔尝有郡守失其姓名。不之信，至即视事于便坐。须臾有叱声出于屏间，守谓曰：“吾以朝命守此，便坐吾所宜居，鬼物若何扰人？”应曰：“吾居此久矣，累政皆见避，公何独见逼

耶？”守叱之，鬼曰：“吾不汝校，当有与汝抗者。”守不以为然。自是比日升便坐，旬余，守方据案，有卒被酒挺刃突阍而入，刺守杀之，左右亦杀卒。噫，是果审知之神乎？将卒以酒而狂易，适与神之言会乎？抑守之命固及此，而神因借以为灵乎？夫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则神或有之矣。然郡守而视事于便坐，正也，鬼而乱人之居，非正也。以非正而害正，不为滥诛乎？昭昭在上，其又听而弗问乎？或者以审知故国，天假其灵，使有所归，则庙食足矣，奚至奸乱于人如此乎？昔吴兴郡于厅事为神坐以祀项羽，号愤王，甚灵响。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轭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萧彦喻为太守，著履登厅事，果闻室中有叱声。彦喻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事，何也？”因迁之于庙，而废槌牛之祀，竟亦无他。以羽而视审知，固不可同日道，至其为鬼，亦不若羽之服义也。

绍兴间，一郎官，不欲言其姓字，疏荡不检。一朝士与之善。朝士家有数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与一妓私相悦慕，而未得间。一日郎官折简寄妓与为私约，朝士适见之，妓不敢隐，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则非尔之过，当为尔辈为一笑资。姑答简，与之期以来夕密会于西厢，且云主人者适有故之城外，越日乃归，此机不可失。”郎官得简，喜不自胜，如期赴之，妓已先待于会所。引入屏后曲房，妓先登榻垂幔，命郎官解衣而登。暨前褰幔，则妓已自榻后潜去，朝士者方偃卧榻上，瞠目视之。郎官羸露，惶遽欲走，则门已闭。朝士谩为好辞谑之曰：“与公厚善，何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欢，已遣归矣。惟公勿讶。”徐起复曰：“某家使令稍众，不略相惩，彼将观望，无所畏惮。”乃呼群仆掖之于柱，以巨竹梃挞之二十，流血及髁，呼服谢罪。复谓曰：“与公素善，故不欲闻官，薄示庭训，亦不泄于它人也。”乃遣出，亦不与衣。其人狼狈遁还。明日朝路，仍复相见如故云。虑德广说。

无为有陈氏，家资累百巨万，而主人者貌甚寝陋，时谓之陈猕猴。起宅于郡治之西南，颇华壮而多怪。绍兴改元，大盗焚劫之余，触目荆棘，有贾知丞和伯借其宅居之。堂后地形隆高，夏夜纳凉，忽闻丝竹之声甚微，而清远可听。属耳久之，乃在地中。疑古冢也。

平江陆大郎者，家颇富厚，有别业在平山。一庵僧与之素善，僧所置产业，率皆寄陆户内。既久，陆遂萌干没之心，僧索之不与，乃讼之官。陆多推金钱赂胥辈，僧不得直，反坐诬诈。僧不胜忿恨，乃日焚香望陆门而拜且祷，愿为其子，取偿所负。久之，僧死。逾年，而陆生子，以年长始立嗣，钟爱之，号曰小大郎。稍长，游荡不检，家资为耗，陆不之禁也。及陆死，小大郎者奉葬甚厚，是后妄费益侈，不数年，财产荡尽。无以为计，乃伐墓木以易斗升，既童其山，则又托言风水不利，发取其棺及甃甓之属，尽卖之，焚其骨，弃烬湖中。人皆谓小大郎即僧后身，盖伐墓焚尸之酷，非至雠不忍为也。今世之不肖子以贫故，若小大郎所为者多矣。是虽名为子孙，安知非宿世冤憎，愿力之重，假托以偿其忿耶？但业缘所牵，一经歌罗逻位则不复自知耳。郑光锡都承说。

游学士酵捐馆，棺际舍利涌出，灵座亦有之。其邑封爇香祝之曰："性相空寂，况此幻身，本来无有，既到这里，莫作野狐精魅。"俄而舍利皆不见。表兄魏守高佐说。

闽人郑鉴虚中，假玉泉僧舍教授生徒。居久之，日觉瘦悴。友人访之，见其露臂，肤革虚黄如蝉蜕然，怪而问之，虚中恍惚若谵言者曰："居妻家亦颇乐，偶自瘦尔。"虚中初无室家，友人疑其妖魅所感，惊谓之曰："君未尝娶，何者为妻家？得无妄想耶？"虚中遽若省悟，但唯唯愧谢而已。是夜即得疾，继而殂。寺僧云其所寓室有数政前兵官子妇之棺瘗其下，而郑初不之知也。他日兵官之家发取其殡，棺坏易

之，见其尸初不朽，而自腰腹以下肌肉如生。人始悟虚中盖与之遇也。何庇县尉说。

朱藻字元章，徽人。某年南宫奏名，方待廷试，有士人同寓旅邸。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观优，有邻坐者，士人与语颇狎，因问其姓字乡里，皆与元章同。士人讶之。又云：“某幸已过省，而不得及第，今且欲部中注授差遣。”士人益怪之，未及详诘，适优者散场，观者哄然而出。士人与邻坐者亦起出门，将邀就茶肆与语，而稠人中遂相失。士人归邸，与朱言及，共拊掌笑其妄人，以朱登科故冒其名字也。顷之庭对，而朱以犯讳降学究出身，且就部阙。因追忆曩者士人所遇，盖鬼也，益知科名无非前定。司农及寺丞躬明说。

秦奎为鄂州都统司干官，尝于临安买一妾归，居数年，生一男。其妻尝以事怒之过甚，妾不胜忿，厉声曰：“我非人也，何乃苦见凌逼！”妻叱之曰：“汝非人，是何物？”妾即应曰：“我乃鬼耳。”忽变其形长大，容质不异，而颡抵屋极。举家骇愕，已复如故。诘问之，终不言其所以。其家以其子慕恋之故，亦不遣之，今犹在其家。周师禹左藏说。

曹滋字仲益，尝以干至衢州江山县。县有江郎庙，滋闻其灵响，往拜谒焉。庙有二女像，甚美，俗传江郎之女。滋心悦慕，注视甚久。见一像若动目相盼者，惊惧而还。夜梦其女来与之偶，久益狎，往往暮夜不梦而至。间与滋论文，多所启发。俄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驱之。女怒曰：“相慕而来，非有不利于子，何乃见逐？吾不可复留此。”会曹亦将行，送之出州境，泣别而去。七舍郑称说。

靳瑶者，丹阳牙校，尝得谴，避地维扬，与其妻偕谒后土祠。甫瞻礼间，妻遽得心痛，浸剧不省人，与归即死。郡人素传有五通神依后土

祠为祟，瑶不胜哀愤，既敛火化毕事，即具羊酒诣城隍祠祷且讼。翌日暮归，还经后土祠东空旷处，见妇人独行渐近，乃其妻也。相持悲恸。妻曰：“我感君挂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既讼于神，神俾我还。既被焚，乃无所依。君若不忘平生伉俪之情，当为至恳，万一再生。”瑶请其故。妻曰：“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术，君往求焉。”言讫而隐。瑶诘朝走城南访茅君，果得于村巷中。茅檐荆扉，教授村童十数人。瑶前拜之，茅起逊谢再四不已。茅问来意，瑶具陈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继之以怒。瑶恳益勤。茅默然良久曰：“君真笃于伉俪者，姑以事状来。”瑶已素备，即探怀出状。茅览之，就其书几取笔连书数十字，类隶草，淡墨攲横，茫然不可晓，语瑶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当有应者，即以授之。”瑶如其言，至则茂林荫翳，庙极邃深，森然可畏。勉扣其扉，有青衣童出，受书而入。俄顷复出，斩竹一根，嘱瑶曰：“骑此，但闭目东行，当有所睹。”瑶跨竹去如驶马时，窃开目则竹止不行，所向皆荆棘，复闭目则又迅驰。久之，忽觉自止，开目乃见粉垣华居若王侯居第，有人引瑶入，指东庑下小门，令瑶入观。回廊四合，中有妇女，或笄或丱以百数，而妻在焉。近语瑶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许借体还生。城东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当死，我之精魄径投其体，则再生矣。然彼身则朱氏女也，君当往求婚。冥数如此，必可再合也。”复遽曰：“君不宜久此。”送瑶庑门。瑶出，门亦随闭，回视殿堂皆神物塑像。亟趍出门，所乘竹故在，仓卒复跨之，瞑目，觉去愈疾。如行三里所，忽若马蹶堕地，惊顾，乃在城濠侧，已昏暗严鼓后矣。褰衣揭水，攀垝垣以入。至其日，访城东朱氏，闻其女病甚。瑶固已疑，徊翔邻近，至午后，闻其家哭声甚哀，移顷哭声遽止，询之，云女复苏矣。瑶怪其事颇验，暨复访茅君，则室已虚矣。自是暇日时一至城东，密访其邻，皆云朱氏女自还魂，神识不复如旧，至不识其父母兄弟，但口时问靳瑶何在。瑶因托媒氏通意。父母闻瑶姓名已骇愕，遽入谓女曰：“靳瑶今来议汝姻

矣。”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靳瑶。其家竟以归之。它日瑶从容访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云。新广州李司理篪说。

毗陵薛季成元功，绍兴乙卯登科，再为邑令，不能脱选，时意倦游，乃请于朝以归。命下，以通直郎致仕，未几病卒。无子，其侄为主后事，且录致仕告身置之棺，仓卒间误书左字为右，其侄亦不之审也。居无何，梦为人逮至一官府，季成据案坐，作色数之曰：“吾平生读书，仅得一官，自谓不负笔研，今乃诬吾进非科第，使吾愧见同列，奈何？”命左右挺之数十。侄惘然梦中忆昨误，乃再三引咎。季成色稍霁，叱令改正，乃释之使去。侄既醒，别书告焚之，后不复梦。人疑其为神云。费兖承务说三事。

晋陵丁瑞叔连，乾道初元赴乡举。未试前数日，梦人授以敕牒，视其文曰乡贡进士丁可留云。端叔既寤，私喜，欲易名可留，又念语不雅驯，乃止。既试毕，考官丁可者见一试卷，绝爱之，以病先出院，属同考官必令置之前列。及发封，乃端叔也。始悟丁可留之证。竟以是举登科。

锡山许宗美琮，绍兴己卯随计吏试礼部，与同舍祷于太一宫，默以所见为得失之谶。触目一牌云“竺落黄茄天宗美”，以犯落字，大恶之。是岁果被黜。后入太学为诸生，以寿皇登极恩赴省，复诣宫如前祷焉。祷已，周行廊庑间，才举足，则见二神位云“河魁、从魁”，宗美甚喜而出。洎南宫揭榜，何自然为省元，而宗美以诗赋魁。前场盖谶二魁之姓名云。

卷六

盐官上管场亭户郛守兴，绍兴十八年夏旱，田苗皆槁，邻人相率诉于县官以免税。守兴曰：“吾闻旱干而投诉，即是诉天。且吾家二税并是折盐，何用诉为？”乃独不预名。明年夏复大旱，一乡尽成枯槁，惟守兴田时时得雨，是岁独稔，收倍常年。曹元裕省干说。

成忠郎张珏，靖康间隶禁旅。都城失守，众溃为盗。常过金州一山寺，缁徒皆已窜避，乃闻一僧房后妇人笑语声。怪而寻之，乃大蛇蟠结数堆，惊视之际，俄失所在。知光州赵谦之说四事。

邵彪大夫未第前，梦黄衣人持春榜来，欣然取视，榜背乃有己姓名，而下注一龙字。寤而自解，谓必应龙首之选。来春登第，乃在行间，余年而耳聩，始悟龙者谓聋也。

宣和间元夕，州西酒楼一道人来索酒痛饮，初不持钱，将去，取笔题诗壁间：“偶到皇都玩月华，笙歌留我醉流霞。劝君不用悲尘世，天上人间只一家。”乃探怀取药匕许，拭杯即成黄金，以偿酒直。明日哗传都下，禁中闻之，以金十两易其杯去。

奉直大夫钱璘乾道丙戌任临安倅，尝梦一伟丈夫黄衣冠曰：“吾土宿也。”熟视钱久之，曰：“一军足矣。”觉言其梦，谓当得军垒，俄而病卒。初钱再娶张氏，悍妒，且不事事，倾橐嫁其二女，家资荡尽，至不能葬。时叶梦锡丞相奉使饷军朱方，其子说之诣叶告急，乃俾部无为

军钱纲，得水脚资数百千以毕葬事，始验一军之说。

吕仲发显谟宰安吉日，县圃有大杏一株，十月间忽开花四朵，全是蔷薇，殊不类杏。自是吕从刘恭甫枢密之辟，不逾年，凡四迁秩。亦花之瑞也。仲发自言。

平江凌知县建宅桑林巷，颇壮丽而多怪，门户时自开阖，或飞掷瓦砾。居既不安，乃损价鬻之。有阎太尉者买之以居，其怪如故。人皆谓凶宅，转鬻不复售。适官创武宪公廨，乃拆买其材，而总管开兆得其地。上有银杏树，大数围，枝干尉茂，覆地甚广。开疑怪所依，乃伐去之，且发其根下，得遗骸一具，支节皆全，弃湖中。今复为宅，而怪不复见。许昇助教说。

绍兴丁卯秋，枢密沈公以临安教授被漕檄考试括苍。既入院，梦朱衣六人坐于堂而会议。时考官至者已六人，予亦被檄考校，而独后未至。沈与同官言其梦，曰："郭簿必不来矣。"暨予寻至，皆谓其梦无验。俄而同官龙游县丞有亲戚当就试者，举子哗言纷纷，丞竟不自安，引嫌不待试而出。考校竟止六人。

常熟县破山寺僧堂，李唐新建，柱有雷神书凡三处，盖昔人所传谢仙火之类。内一柱题字最端谨可识，云："勛溪作火田。"凡五字，上一字作从貝从力，字书所无。字皆作隶体，倒书，入木三分，不类雕刻，然各去地丈余，与旧说身长三尺者差异。

刘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余，居衡岳紫盖峰下。间出衡山县市，从人丐得钱，则市盐酪径归，尽则更出。日携一竹篮，中贮大小笔棕帚麻拂数事，遍游诸寺庙，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窍有尘土即以笔拈出之，率以为常，环百里人皆熟识之。县市一富人尝赠一衲袍，刘欣谢而去。

越数日见之，则故褐如初。问之，云：“吾几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门不掩，既归就寝，门亦不扃。自得袍之后，不衣而出则心系念，因市一锁，出则锁之。或衣以出，夜归则牢关以备盗。数日营营，不能自决。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适遇一人过前，即脱袍与之，吾心方坦然无复系念。嘻，吾几为子所累矣！”尝至上封，归路遇雨，视道边一冢有穴，遂入以避。会昏暮，因就寝。夜将半，睡觉，雨止，月明透穴，照圹中历历可见，甓甃甚光洁，比壁惟白骨一具，自顶至足俱全，余无一物。刘方起坐，少近视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刘。刘极力奋击，乃零落堕地，不复动矣。刘出每与人谈此异。或曰：此非怪也，刘真气壮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儿童拔鸡羽置之怀，以手指上下引之，随应，羽稍折断即不应，亦此类也。

赵三翁名进，字从先，中牟县白沙镇人。自言遇孙思邈，授以道要，从之十稔。一日留于县境淳泽村，曰：“切勿离此，非天子召勿往也。俟吾再来，与汝同归。”宣和壬寅岁，果被召，见馆于葆真宫。顷之丐归，徽庙询所欲，奏曰：“臣本归兵，去役未有放停公凭，愿得给赐，余无所欲。”即日降旨，命开封尹盛章出给与，其实年已一百八岁矣。技术无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来事，吹呵按摩，疾痛立愈。密县堕门山道友席洞云筑室于独纥岭瀑水潭侧，慕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迁入，百怪毕见，未及一年，祸变相踵。席谒翁，且告之故。翁曰：“得无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说多矣，素不闻五箭之说，敢问何谓也？”翁曰：“峰颠、岭脊、陵首、陇背、土囊之口，直当风门，急如激矢者，名曰风箭；峻溪、急流、悬泉、泻瀑，冲石走沙，声如雷动，昼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坚刚、烁燥、斥卤、沙碛，不生草木，不泽水泉，硬铁腥锡，毒虫蚁聚，散若坏壤者，名曰土箭；层崖、叠巘、峻壁、巉岩、锐峰、峭岫，拔刃攒锷，耸齿露骨，状如浮图者，

名曰石箭；长林、古木、茂樾、丛薄，翳天蔽日，垂萝蔓藤，阴森肃冽，如墟墓间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伤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环纡抱，气象明邃，形势宽闲，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归，依我言，去凶就吉，当自无恙。”席悉遵其教，居止遂安。有顿保义公孺者，苦冷疾二年矣，几至骨立，百药不效。一日方灼艾，翁过之，询其病源，顿以实告。翁令彻去火艾。时方盛暑，俾就屋开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令顿仰卧，揉艾遍布腹上，约十数斤，就日光炙之。移时觉热透脐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鸣，冷气下泄，口鼻间皆浓艾气，乃止。明日又复为之。如是一月，疾愈。仍令为之一百二十日。自此病不作，壮健如初。且曰：“此孙真人秘诀也。世人但知着艾炷而不知点穴虚忍痛楚，耗损气力。日者太阳真火，艾既遍腹，又且徐徐照射，功力极大，但五六七月为上。若秋冬间当以艾十数斤铺腹，蒙以绵衣，熨斗盛炭火徐熨之，候闻浓艾气方止，亦其次也。”其术每出奇而中理，事迹甚多。嵩山张寿昌朋父为作记。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鸡肋编

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目　录

校点说明
鸡肋编
卷上
卷中
卷下
贵耳集
校点说明
卷上
卷中
卷下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鸡肋编

［宋］庄　绰　撰

李保民　校点

校点说明

《鸡肋编》作者庄绰，字季裕，清源（今属山西）人，一说福建惠安人，生卒年月已不可考。据本书和宋人有关记载推测，庄绰大约生活在南渡前后。他曾官于襄阳、顺昌、澧州、鄂州、南雄州等地，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到各地不同阶层的人士，了解当地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山川物产以及种种异闻琐事。

《鸡肋编》三卷，共收三百余条笔记。诸如名物考辨、诗文评说、本草方书、岁时习俗、工艺制作、时局朝政、旧闻逸事等均有论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少条目内容翔实，不作泛泛空论，反映出作者谨严笃实的治学态度。又因为书中所载大都得之于亲身见闻或可靠的文献稽考，故其可信程度远非拉杂采摭前人典籍而成的笔记可比，为宋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与此同时，书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反映在记妖异神怪、凶杀报应方面，终不免入怪异荒诞之道，无积极的意义可言。

《鸡肋编》流传较早的有元人影刻宋钞本。清咸丰年间，胡珽以清人影元钞本对照文澜阁本，详加校勘，用力甚勤，后以活字板印入《琳琅秘室丛书》。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印行了夏敬观据邵懿辰钞文澜阁本校《琳琅丛书》本，是为“涵芬楼本”。现以《琳琅秘室丛书》本为底本，用影元钞本和涵芬楼本进行参校，博采众家之长。为避免繁琐，遇有脱讹衍误处径行改正，不出校记。

卷上

昔曹孟德既平汉中，欲因讨蜀而不得进，守之又难为功，操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莫能晓。杨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阿瞒之绩无见于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后，是岂非鸡肋之腊邪？然方其撅芦菔、凫茈而饿于墙壁之间，幸而得之，虽不及于兔肩，视牛骨为愈矣。予之此书殆类于是，故以“鸡肋”名之。绍兴三年二月九日，清源庄季裕云。

欧阳文忠有《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余少时闻人谓吏部乃隐侯，非文公也；翰林诗无三千，亦非太白。后见《沈约传》，虽尝为吏部郎，及称谢朓云：“二百年来无此诗。”谓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余年，举其全数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余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则远矣，则吏部盖指韩也。郑谷有《题太白集》诗云：“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间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语，加于退之，以对翰林三千首耳。诗年之数，安在如书马数马乎？

篰屐之谜载于前史，《鲍照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长、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其原出于反正止戈，而后人因作字谜。王介甫作字谜云：“兄弟四人两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两口，任是凶年也得过。”又作谜云：“常随措大官人，满腹文章儒雅。有时一面红妆，爱向风前月下。”至于酒席之间，亦专以文字为戏。常为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饪，贩金与锦。至关，关吏告之曰：“任饪任入，金锦禁急。”又云：“亲兄弟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亲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钤。”又云：“撅地去土，添水成池。”皆无有能酬者。有为字

中一点谜云：“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县，三人入州。在村里只在村里，在市头只在市头。”又为叠字下两点谜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识我，先识家兄。不识家兄，知我为谁？”又妇字谜云：“左七右七，横山倒出。”甑字谜云：“将军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将心腹为苍生。”

京师卖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触其实，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为好，至食者须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阅待制字子光，朝中戏以为谜云：“卖者不识买者识。”盖以“识”为“拭”也。

元丰中，有以当时士人姓名为对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江鬲，人亦戏云：“江鬲隔江，问巫马期骑马无？”未有对者。元祐中，有石万石授石州离石县令，人讶其远宦，云“要令后世无对”。元丰中，又有“马子山骑山子马”之句。偶有姓钱人任衡水知县，人遂以“钱衡水盗水衡钱”。其人闻之大怒，欲辨其事。对者谢曰：“君虽实无，且欲与山子马为偶耳。”

大观中，有曹孝忠本医工也，得幸于时，遂任子为文资，擢置馆阁。其子因与父相诟，既至馆中，气尚未平，独坐屏处。时秋阳方烈，为日所射，久不迁坐。有同僚怪之，问何故负暄，乃大怒云：“家私闲事，关公甚底？”问者初尚未悟，久乃知之，莫不传笑。既而易为他官。又宗室仲𫔎，知大宗正司，以待漏院为大小字，如此者甚众。其长仲忽以闻，亦罢。此与前世浇手、弄獐、聚忧、伏猎，无以异矣。又有杨通者，任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于续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涛恣雕瘵。”与济逝为韵。《种莴苣》云：“信宿罢潇洒。”与耳始同押。《后出塞》云：“恐是霍票

姚。”作平声。《八仙歌》押两船字，《狄明府》两济字。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侧界。去病为票姚校尉，服虔注《汉书》：“音飘摇。”颜师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劲疾之貌也。”荀悦《汉纪》作票鹞字。去病后为票骑将军，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读者音飘摇，则不当其义也。诗人拘于声律，取其意而略其义也，如济济清济，音虽同而义异。故两船字或者遂谓不上船为蜀人以衣襟为船。余尝至舟中问土人，则不然。后见范传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泛白莲池，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盖此事尔。

黄鲁直《送张谟河东漕使》诗云：“紫参可撅宜包贡，青铁无多莫铸钱。”时范忠宣帅太原，方论冶多铸广，故物重为弊。其子子夷亦能诗，尝云：“当易‘无’字作‘虽’乃可。”又一篇云：“虎头墨妙能频寄，马乳蒲萄不待求。”议者又谓：“维摩画像一本足矣，何用多为？”盖贬驳他人易于为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况余者乎？

退之《昭王庙》诗，今集中皆作“丘原满目”，余亲到宜城祠，见刻为“丘坟”。韩公井在焉，今之道稍远，人无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犹相见也。又《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云：“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处，几行衰泪落烟霞。”唐赵璘《因话录》载此诗以“保”为“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

“健儿”之语，见于《晋史》段灼、《梁史》陈伯之传，至唐尤多。余少时过荆南白碑驿，见丰碑刻唐官衔，有“招募健儿使”。其碑石莹白，驿因得名。或云后制大晟乐，取石为磬，未知信否。

李杜、苏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历代所称，兼于文行故也。余尝以一绝记其闻者：“大义终全显汉廷，李固、杜乔。名标八俊接英声。李膺、杜密。文章万古犹光焰，李白、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师，

苏武、李陵。资历文章亦等夷。苏味道、李峤。思若涌泉名海内，苏颋、李乂。从来苏李擅当时。”

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枫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杂以他木，陷作禽鸟花草，色像如画，他处所未见。又出青甆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见士大夫有间用蜡裹咫尺之木，以书传言，谓之“柬版”，既便报答，又免谬误。其后事欲无迹者，废纸而用版，浸为金漆之类，其制甚众。加以缄绳，有盛以囊者，至崇宁时家有数枚。自非远书公礼，几无用笺楮。然利害所系，有濡纸而摹印字画以为左验者。俗之薄恶，亦可见矣！

凤翔府园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盖为中尉韩全诲等劫幸李茂贞军，朱全忠以兵围城，尝徘徊其下也。华州子城西北有齐云楼基，昭宗驻跸韩建军，尝登其上，赋《菩萨蛮》词，云“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者是也。其石堤谷在城西南十余里，杀十一王处。今有堂作释氏十王像焉。

陈州城外有厄台寺，乃夫子绝粮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旧榜是文宣王，因风雨洗剥，但存“一宣王”，而释子附会为“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犹是颜渊之状。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盖不可胜数。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诊太素脉，知人吉凶，虽心性隐微，皆可推测。尝诊司法孙评云：“据脉当作僧道，然细审之却有名无实。幼时须曾出家，不尔亦见于小字也。”问之果尔，以多病

尝舍于释氏，小名行者。余颇讶其别有他术，云法中脉出寸口者当为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见或隐，故以有名无实断之。后得其书，以十二经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宫之法，身命运限，亦各有术。逐日随支，轮脉直事，故目下灾福，纤悉皆可见。其书序云："本唐隐者董威辈以授张太素，太素始行其术，故以为名。"后于京师四方多见诊太素脉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诗云："饭抄云子白，瓜嚼水晶寒。"李义山《河阳》诗亦云："梓泽东来七十里，长沟复堑埋云子。"世莫识"云子"为何物。白彦惇云：其姑婿高士新为吉州兵官，任满还都，暑月见其榻上数囊，更为枕抱。视之皆碎石，匀大如乌头，洁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云子石"。而周焘子演云："云子，雹也。"见唐小说，而不记其书名。义山谓埋于沟堑，则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饭者，是此石也。

杨何，字汉臣，莆田人也。登进士第，为南阳士掾，狂率喜功。刘汲作帅，就辟幕府。金人破邓，全家皆死于兵。始在乡校以薄德取怨于众，人嘲之曰："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盖谓父本黄冠，母尝为尼也。

襄阳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今门阀犹存。介甫诗云："四叶表闾唐尹氏，一门逃世汉庞公。"而史不书。余摄尉襄阳，尝得尹孝子母墓志于卧佛僧舍，以为柱础，未暇取而罢。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馓子，又名环饼，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绍圣中，昭慈被废居瑶华宫，而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

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东坡在儋耳，邻居有老妪业此，请诗于公甚勤。戏云："纤手握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产媪，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后登进士第。善书，尤工临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为其模易真本。至于纸素破污，皆能为之，卒莫辨也。有好洁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庙，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椟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为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藉，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乃知洁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其作文亦狂怪，尝作诗云："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实，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观中，至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卒。

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亲王纳夫人，亦用拜先灵、合髻等俗礼。李广结发与凶奴战，谓始胜冠年少时也。故杜甫《新婚别》云："结发为君妇。"而后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发合梳为髻，谓之结发，甚可笑也。其不经不可以概举。南方之俗，尤异于中原故习。如近日车驾在越，尝有一执政家娶妇，本吴人也，用其乡法，以灰和蛤粉，用红纸作数百包，令妇自登舆，手不辍掷于道中，名曰"护姑粉"。妇既至门，以酒馔迎祭，使巫祝焚楮钱禳祝，以驱逐女氏家亲。妇下舆，使女之亲男女抱以登床。尊章会客，三爵之后，其子出拜，坐人设席子妇傍，饮三杯乃行合髻等诸礼，颇多异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盖，放人纵观。处子则坐于榻上，再适者坐于榻前。其观者若称叹美好，虽男子怜抚之，亦喜之而不以为非也。丧家率用乐，衢州开化县为昭慈太

后举哀亦然。今适邻郡，人皆以为当然，不复禁之。如士旅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多停柩其家，亦不设涂甓，至顿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过卒哭则不祭，唯旦望节序，薄具酒殽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而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每有败获，估赃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系以苦之，则惮于囚众。单州成武令聂忞，兖州人，起于白屋，知民间利病，有获此偷，即依法决遣。而据所征赃钱，随多寡，必分十限付于其家。远都保伍，畏于逃逸，系累之急，甚于官司。如限三日，即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轻，每限出头，加以棰楚。虽欲一日并纳赃罚，里正谕意，亦不听输。于是一邑桑柘，春阴蔽野，人大受赐。人有相仇害者，于树干中去皮尺许，令周匝，谓之“系裹肚”，虽大木亦枯死。有一夕伤数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细民，故以此报之也。

兰、蕙叶皆如菖蒲而稍长大，经冬不凋，生山间林篁中。花再重皆三叶，外大内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内重一叶色白无文，覆卷向下，通若飞蝉之状。以春秋二时开，茎短，每枝一花者为兰；茎长，一枝数花者为蕙。《本草》载兰草、马兰、泽兰、山兰四种。兰草叶似泽兰，尖长有枝，花红白色而香，生下湿地。泽兰生下地水傍，叶似兰草，赤节，四叶相值歧节间。马兰生泽傍，气臭，花似菊而紫。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叶无桠不对生，花心微黄赤。又有木兰，乃大树。皆非骚人所歌咏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茎叶都不与蕙相类。岂二物不入药用而遗之乎？后至衢州开化县，山间多春兰，而医僧允济谓兰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隐居谓近道处处有之。又与兰小异，然药肆皆收货为白薇，未知是否？夷齐采食，岂谓是邪？味虽苦咸大寒而无毒也。

蕨有青、紫二种，生山间，以紫者为胜。春时嫩芽如小儿拳，人以为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阴者可煅金石，叶大则与贯众、狗脊相类。取置田中，或烧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叶瘦硬，人取以覆墙，又杂泥中，以砌阶甓，涩而难坏。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干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糍，俗名乌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绍兴二年，浙东艰食，取蕨根为粮者几遍山谷。而《本草》亦不载也。

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故人多伤于贼风，水虽冷饮无患。东南则反是，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卧则以首外向。檐下篱壁皆不泥隙，四时未尝有烈风。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则常苦旱暵，如东坡诗云："春雨如暗尘，春风吹倒人。"皆不施于浙江也。

越州在鉴湖之中，绕以秦望等山，而鱼薪艰得。故谚云："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又井深者不过丈尺，浅者可以手汲。霖雨时平地发之则泉出，然旱不旬日，则井已涸矣。皆谓泉乃横流故尔。盖灭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广也。又谚云："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此语通二浙皆云。

浙西谚曰："苏杭两浙，春寒秋热。对面厮啜，背地厮说。"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热，不论春夏与秋冬。"言其无常也。此言亦通东西为然。九州以扬名地，本其水波轻扬为目。汉三王策亦有五湖轻心之戒。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盱鬲可见于眉睫间。不为风俗所移者，唯贤哲为能耳。

孙真人《千金方》，有治虱症方，以故梳篦二物烧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犹未以为信。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

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几不辍手。旁与人笑语不为羞，而视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为不妄也。又在剑川见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虽裈袴亦然，虱皆浮于水上。此与生食者少间矣。其治蚤则置衣茶药焙中，火熘令出，则以熨斗烙杀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殓，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緡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误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称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州获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处州龙泉人，其乡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虚实，乃委之穷究。如以杂物数件问之，能识其名则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如不事祖先裸葬之类，固已害风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尤憎恶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

既广，又当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谓薄其刑典，除去籍财之令，但治其魁首，则可以弭也。

余既书此未一岁，而衢州开化县余五婆者，为人所告，逃于严州遂安县之白马洞缪罗家。捕之则阻险为拒，杀害官吏。至遣官军平荡，两州被患，延及平民甚众，殊可伤悯。

南方多枭而西北绝少，龙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劳疾。汉重五日，以枭羹赐群臣，可验其无毒，然医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讳，亦有谓而然。渭州潘原讳“赖”。云始太祖微时，往凤翔谒节度使王彦才，得钱数千，遂过原州，卧于田间，而树阴覆之不移，至今犹存，谓之“龙潜木”。至潘原与市人博，大胜，邑人欺其客也，殴而夺之。及即位无几，欲迁废此县，故以赖为耻，然未知以欺为赖，其义何见。常州讳“打爷贼”。云有子为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挞之楚而自施杖焉。虽有爱心，于礼教则疏矣。楚州讳“乌龟头”。云郡城像龟形，尝被攻，而术者教以击其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讳“靠山子”。真州多回禄，故讳“火柴头”。涟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芦根为讳。苏州人喜盗，讳言“贼”。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贼，乃曰“看参政乡人”，是可笑也。而京师僧讳和尚，称曰“大师”。尼讳“师姑”，呼为“女和尚”。南方举子至都讳“蹄子”，谓其为爪，与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讳“佛种”，以昔有回头和尚以奸败，良家女多为所染故尔。卫卒讳“乾”，医家讳“颠狂”，皆阳盛而然。疑乾者谓健也。俗谓神气不足为九百，或以乾为九数，又以成呼之，亦重阳之义耳。蜀人讳“云”，以其近风也。刘宽以客骂奴为畜产，恐其被辱而自杀。浙人虽父子朋友，以畜生为戏语，而对子孙呼父祖名，为伤毁之极。在龙泉，见村人有刻石而名蛮名娇之类，可耻贱者，问之，云欲人难犯，又可怪

也。

天长县炒米为粉，和以为团，有大数升者，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状，谓之“炒团”。而反以“炒团”为讳，想必有说，特未知耳。

唐《方技传》云，长社人张憬藏技与袁天纲埒，载其相蒋俨等八九事甚异。而《刘义节传》云，其子思礼相人于张憬藏，憬藏谓思礼位至太师。后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师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结綦连耀谋反，斩于市。然则其术不无中否，但采其中者称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历论命者多矣。今录贵而凶终者数人，方其盛时，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灾也。以此知阴阳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为可恃耳。张邦昌，元丰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时；王黼，元丰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时；燕瑛，熙宁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时；聂山，元丰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时；赵野，元丰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时；朱勔，熙宁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时；王寀，元丰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时；蔡攸，熙宁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时；邓绍密，熙宁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时。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时如岁者。童贯，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时。

《汉史》云燕地，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颇稍止，然终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闻半皆良家，以色选差，如中国之庸役更代，不以为耻也。后复燕山，诸将尝大会，各指名以召诸娼，莫有至者。怪而问之，云待之轻薄故不来。盖以众客共要一妓，始为厚也。凡娼皆用子为名，若香子、花子之类。无寒暑必系绵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

其异于南方如此。

唐李道广，字太丘，相武后。元纮，字天纲，相玄宗。皆陵之后。韩愈亦颓当之裔也。见《宰相世系表》。

《春秋》：“郑伯突入于栎。”注云：“郑别都，今河南阳翟县。”陆德明音翟，徒历反。《广韵》乃音宅，魏翟璜、汉翟公，皆同音。至方进则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据也。

扁鹊姓，《前汉书》注：颜师古：“音步典反。”《千姓编》乃音辫，云《庄子》有扁庆子。陆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长孙顺德丧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谓房玄龄曰：“顺德无刚气，以儿女牵爱至大病，何足恤！”太宗儿女三十五人，晋阳公主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太子承乾废，欲立晋王，未决，至投床取佩刀自向。既立晋王，又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岂不以儿女牵爱乎？若引佩刀欲坚群臣之心，谓之权术可也，而日数十哀，当忘“无刚气”之语矣。

太宗尝玩禁中树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从旁美叹，帝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廷玩一嘉树，姜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义方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嘉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谓其“湛棋废务”，罢发运使，笑曰：“遂与‘多酒慢公’为对矣。”盖谚语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见《北史》。

宣和壬寅岁，自京师至关西，槐树皆无花。老农云：“当应来年之旱与二麦不登。”已而信然。谚云：“槐宜来岁麦，枣熟当年禾。”

彭城学中有古碑，夜辄有声如击磬。刘愿恭叔秦州人，行为徐州教官，云尝闻之。原州真宁县要册湫庙中，崇宁间众碑津润如流，独一碑否，是岁多疫。宣和中复如此。

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黏齿不可食。如熙州斤面，则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膻臊。惟原州二物皆美，面以纸囊送四旁为佳遗。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无之则不清。尝在平江常熟县，见官务有烧灰柴，麻漕司破钱收买，每醅一石，用石灰九两。以朴木先烧石灰令赤，并木灰皆冷投醅中。私务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朴木，叶类青杨也。李百药为杜伏威欲杀，饮以石灰酒，因大利濒死，既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饮之无恙，岂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郑州去京师两程，当川陕驿路，有纪事诗十余韵。其切当者：“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四时八节无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灰烟中两座城。”又云：“土洞里头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谓中倚高山，自过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宁州亦云：“鸡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转一条街。”盖州依山而立，通衢宛转而上也。三水会于城下，故驿名三河。谓九陵、三桥、马岭，皆合流于泾。九陵河在东南，出庆州华池县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桥河在城西北，自襄乐界来，不知其源；马岭河在城西，自庆州乐蟠县界天固府下流至县。《水经注》云：洛水，一名马岭川。俗谓宁州有三不可：斩、蹴踘、晒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有诗云：“宪州浑如枉死市，苛岚仿佛似阳间。”邠州有十拗，谓雪下炭

贱，雨下水贵，出北门游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马涧张氏舍。时山上设烽火，夕举以报平安。留月余，即过浙东。临行书一绝于壁间云：“昔年随牒佐边侯，愁望长安向戍楼。今日衰颓来泽国，又看烽火照长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归。白马涧去城十八里，张氏数宅百余区，尽被焚毁，独留余所居。于壁边题“耿先生到此不烧”七字。

谚云：“麦过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麦多高于人者，既熟，大雨，所损十八。

顺昌种谷道人云：“大风先倒无根树，伤寒偏死下虚人。”王恬智叟云：“犯色伤寒犹易治，伤寒犯色最难医。”王丹元素云：“治风先治脾，治痰先治气。”皆卫生之要也。

人家养鸡虽百数，独一擅场者乃鸣，余莫敢应。故谚谓“一鸡死后一鸡鸣”。尝在处州敛川，见佑圣僧舍养二雄鸡，每啼则更互竞发，饮啄栖游，亦不相斗。古云“两雄不并栖”，此岂无所竞而然邪？广南则群雄竞鸣，又不可解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验者，有一绝载云：“欲识为人贱，先须看四般。饭迟屙屎疾，睡易著衣难。”盖无不应者。

宁州要册湫庙殿壁山水，皆范宽所画。土地堂壁有包氏画虎，赵评事马，皆奇笔。庙东兴教院人物亦宽画，张芸叟谓：“面目大小锐，失王者之相。”盖人物非所工者。后殿有甘草一枝，长二丈余，其大如臂，亦异物也。

宁州龙兴寺有开元二十二年所写《华严经》，记唐忌辰。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遗其崩日者。

河间老卒云："蚕子最耐寒热，腊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新水浴过，至三月间，虽热而桑未可采，则以绵絮裹置深密处，则不生。欲令生，则出置风日中。每捶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

白乐天《地黄诗》云："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二者当俱可信也。汉水渔者取蚕肠以作钓丝，云虽挂千斤亦不断。长只数寸，盖皆未吐之丝耳。南人养蚕室中，以炽火逼之，欲其蚤老而省食，此其丝细弱，不逮于北方也。《本草》谓蚕妇不可食苦荬，令蚕烂坏。处州人言，此菜家家养蚕，不闻有损。方书有治蚕啮药，亦未尝闻见被伤者。

汝阴尉李仲舒汉臣，山阳人，生平戒杀。云释教令置虱于绵絮筒中，久亦饥死。有人教使置青草叶上，经宿沾露，则化为青虫飞去。尝试之信然，皆背坼而化。

生姜苗铺荐席下去壁虱，椒叶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此草叶如狗舌，夏秋生细花，始白渐黄，无甚香臭。花茎长出叶上，根已枯而叶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细，以干姜滋味和之，作馄饨饼夹食之，已泄利。叶捣如泥，可煅硫黄。原人裴棐和之云，尝用之也。

本朝借绯紫服者，皆不佩鱼。绍圣中，有引白乐天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自是始并鱼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而唐牛丛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帝面赐金紫。谢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绯，即赐紫为越等。"乃赐银

绯。岂唐制赴日许服于朝，罢日则否，与今为异乎？

余尝行役，元日至邓州顺阳县，家家闭户，无所得食。令仆叩门籴米，其家辄叫怒，谓惊其家亲，卒不得。赖蔓菁根有大数斤者，煮之甘软，遂以充肠。宁州腊月八日，人家竞作白粥，于上以柿栗之类，染以众色为花鸟象，更相送遗。浙人七夕，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聚饮门首，谓之“吃巧”。不庆冬至，惟重岁节。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发声，即市人群儿环呼曰：“大熟。”如是达旦。其送节物，必以大竹两竿随之。广南则呼“万岁”，尤可骇者。宁州城倚北山，遇上元节，于南山巅维一绳下达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贯以环索，自上坠下，遥望如大奔星，土人呼为“彗星灯”。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逐村之人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身挂楮钱，或争驶驱击，有致死者，则此人甘斗杀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出城必奔骤于前。夹道作棚为五七层，人立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

以阅。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容数十斛，买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云。亦间有异人奇诡之事。方太平盛时，公私富实，上下佚乐，不可一一载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仪物皆王者所用，唯赭伞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轻木制大舟，长数十丈，舳舻樯柁，无一不备，饰以五采。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以载于舟中，浮之江中，谓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费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佛寺俱空，塑像尽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殡无完柩，大逵已蔽于蓬蒿，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刚经》一藏，带帙皆为人取去，散弃墙壁间。乃太平兴国中所赐，字画纸饰，颇极精好。后见家人辈私携其三卷以来，常念欲转以授人。值欧阳延世庆长与二弟自海陵过常熟，相过偶话：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游城隍庙，见塑妇人而关三木，旁有狱吏展案牍者，乃戏解其缧，于牍上书一“放”字。是夕遂梦至庙中，狱吏诘：“一妇人对词未竟，君辄纵去，当复为我摄之。”士子谰不谓行。吏前捉其臂，已觉酸楚，久之，又击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诵《金刚经》，幸见恕。”吏即引之见王，召令升殿诵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默诵，但常读耳。”王命吏取经，顷刻已至，视之乃其家本也。读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无数，皆合掌默听。至卷终，王语吏云：“可放其去，失囚当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门，以衣袖拂其背，痛即顿除，而喜于得脱，忘使治捉臂之处。既觉，明日命僧讽诵经庙中，以为阴报，而臂上遂发大疽，破溃月余方愈。庆长兄弟亲所闻见，亦欲持诵此经，恨无善本，遂以与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真实之语，其利为博也。

《灵棋》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货”，亦曰“初吉”。繇文云：“客从南来，遗我良财，宝货珍玩，金碗玉杯。”晋颜幼明解

曰："以阴处中，应乎外阳。有朋远来，不亦宜乎？南者阳位，故曰南来。宝货珍玩，贵人之资也。金碗玉杯，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为"大吉之卦"。杨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赐。吴幵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迁给事中，赐对衣金带鞍马。而《南史》载齐江谧，武帝出为东海太守，未发忧甚，以奕棋占卦，云"有客南来，金碗玉杯"。及诏赐死，果以金罂盛药鸩之。然则繇文如卦影之象，虽人各有其应，而吉凶特未定也。岂祸福天之所秘，终不容人推测乎？

寒食火禁，盛于河东，而陕右亦不举爨者三日。以冬至后一百四日，谓之"炊熟日"，饭面饼饵之类，皆为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为甜团，切破暴干，尤可以留久。以柳枝插枣糕置门楣，呼为"子推"，留之经岁，云可以治口疮。寒食日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于空中，谓之"擘钱"。而京师四方因缘拜扫，遂设酒馔，携家春游。或寒食日阴雨，及有坟墓异地者，必择良辰相继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谓寒食为"一月节"。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种种备具，至有箫鼓乐器，亦储以待用者。

《后汉·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下至计食令史，皆服青帻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亦皆以岁日为别。州县官更执鞭击之，以示劝农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争夺，而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处处皆用平旦，而衢州开化县须俟交气时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麽，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汉志》又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时无有行者。

《汉文帝赞》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以成帝营昌陵不成，复归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谏曰：“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而《晋史》愍帝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纪。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后世疑瓦器为不然。按，赤眉在长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汉文亦在其间，皆唐末五代之所发者。盖摸金之人，但见巍然大冢，安知其中为无有？自非不封不树，则未有不发之墓也。世云张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盗，张以所得甚厚，故不伤其尸，而晏以徒劳，遂破其头颅而去。此乃俭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论也。今葬者必瘗志文，盖备其必发。不然，何用置于圹中乎？

江浙无兔，系笔多用羊毛，惟明、信州为佳，毛柔和而不挛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秃。湖南二广又用鸡毛，尤为软弱。高丽用猩猩毛，反太坚劲也。其用鼠须，只一两茎置笔心中。如狸毛则见于《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蒸湿，墨皆胶败滞笔而无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则阴润不能坏也。

建中靖国初，韩忠彦、曾布同为宰相，曾短瘦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游处未尝不与之俱，人呼为“内翰夹袋子”。秦观之子湛大鼻类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为“娇波斯”。有扬州人黎珣，字东美，崇宁中作郎官监司，又有京师开书铺人陈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为“鰕蟆”。而琼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号“鰕蟆亭”。天清寺前多积潦，亦名“鰕蟆窝”。都中轻薄子戏咏鰕蟆诗曰：“佳名标上苑，窝窟近天清。道士行为气，梢公打作更。嘉言呼舍弟，东美是家兄。莫向南方去，将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载官片大腊茶与白矾二物，解百毒，以为奇绝。《本草》：茶茗荈樣皆一种，俱无治毒之功。后见剑川僧志坚云：“向游闽中，至建州坤口，见土人竞采盐麸木叶，蒸捣置模中，为大方片。问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赐茶也。更无茶与他木。”然后知此茶乃五倍子叶耳，以之治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盐麸木叶下，故一名盐麸桃。衢州开化又名仙人胆。陈藏器云：“蜀人谓之酸桷，又名醋桷。吴人呼乌盐。”按《玉篇》：樠字皮秘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盐，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吴蜀山。余疑五倍子乃吴樠子声误而然耳。

疮发于足胫骨傍，肉冷难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谓之“臁疮”，南人呼为“骭疮”，其实一也。然西北之人，千万之中患者乃无一二。妇人以下实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妇女亦多苦之，盖俗喜饮白酒，食鱼鲞，嗜盐味。而盐则散血走下，鱼乃发热作疮，酒则行药有毒。三物气味皆入于脾肾，而足骭之间二脉皆由之，故疮之发，必在其所。《素问》云：“鱼盐之地，海滨傍水，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鱼发疮则热中之信，盐发热则胜血之征。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血热而弱故有此。又《本草》：酒大热有毒，能行百药。服石人不可长以酒下，遂引药气入于四肢，滞血化为痈疽。今白酒曲中多用草乌头之药，皆有大毒，甚于诸石。释经谓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于目前者乎？谚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赠忆李白及寄姓名于他诗者，凡十有三篇。《昔游诗》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又有《登兖州城楼》诗，盖鲁、砀相邻。而太白亦有《鲁郡尧祠送别》长句，虽不著为谁而作，然二公皆尝至彼矣。世谓太白惟“饭颗山”一绝外，无与少陵之诗。史称《蜀道难》为杜而发。二公以文章齐名，相从之款，不应无酬唱赠送，恐或遗

落耳。按工部行二，高适、严武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子》诗一篇，余谓题下特脱一“美”字耳。杜赠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飞蓬各自远”云。以此考之，各无疑者。俗子遂谓翰林争名自绝，因辨是诗以释争名之谤。“醉别复几日，登临适池台。”后言“何时石门路，重有金尊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林中杯”。又有《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诗》云：“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少陵《壮游》诗云：“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李所谓友人者，疑亦杜子美也。

“大人”以大对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称父为然，若施之于他，则众骇笑之矣。今略举经史子传之所云，以证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谓贤人君子。《论语》：“畏大人。”注：大人，即圣人。《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注：大人，谓国君。“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谓辅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谓大丈夫不为利害动移者。“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注：务口腹者为小人，治心志者为大人。如“大人弗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义亦类此。唯汉高祖云：“始大人以臣为亡赖。”霍去病云：“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崔钧云：“大人少有英称。”晋陈骞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苦辄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则又名其叔。张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盖谓其母。唐柳宗元谓刘禹锡之母，亦曰：“无辞以白其大人。”《苏章传》：“苏纯三辅号为大人。”注：大人，长老称，尊事之也。《岑彭传》：“韩歆，南阳大人。”注：谓大家豪右。《高骈传》：女巫王奉先谓毕师铎曰：“扬州灾，有大人死。”秦彦曰：“非高公邪？”《呼韩邪单于传》：“大人相难久之。”后汉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唐盖苏文父为东部大人，则外国亦指

尊长为大人也。梁元帝《金楼子》云："荆间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称我，向子恒称名，此其异也。"又有名子为大人者，此人恒呼子为"大人"，此尤异也。又且鞮侯单于谓："汉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称也。故《荆轲传》：高渐离"家丈人召使前击筑"。杜甫《赠韦济》诗云："丈人试静听。"而柳宗元呼妻父杨詹事丈人，母独孤氏为丈母。故今时惟婿呼妇翁为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讥笑。至呼父为爹，谓母为妈，以兄为哥，举世皆然。问其义，则无说，而莫知以为愧。风俗移人，咻于众楚，岂特是而已哉！爹字虽见于《南史》梁始兴王憺云："始兴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乳哺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乃音徒我切。又与世人所呼之音异也。

王逸少好鹅，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鹅为"右军"，梅为"曹公"。前人已载尺牍有"汤浔右军一只，蜜浸曹公两瓶"，以为笑矣。有张元裕云：邓雍尝有柬招渠曰："今日偶有惠左军者，已令具面，幸遇此同享。"初不识左军为何物，既食乃鸭也。问其所名之出，在鹅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语。邓官至待制典荆州，洵武枢密之子。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观，遂谓妻母为"泰水"，正可与"左军"为对也。

"北敌焉知鼎重轻，指踪原是汉公卿。襄阳只有庞居士，受禅碑中无姓名"。人云吕本中居仁诗也。而其父好问在围城中，预请立张邦昌之人，遂为伪楚门下侍郎。有无名子大书此绝于常山县驿，云吕本中骂厥顽之作云。

衢州府江山县，每春时昏翳如雾，土人谓之"黄沙落"。云有沙堕于田苗果菜之中，皆能伤败，沾桑叶尤损蚕，中人亦能生疾。是亦岚瘴之类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长老法英，少有道誉，兼通外学，后退居在东都净因

院。尝有堂僧以十二时歌赞之。既去，即掷之于地曰："是何乱道！"不谓其僧伫立户内，皆闻见之。已而僧自他适，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狱，而京师勘鞫初到，皆未示问目，但责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状其过者，英对以不知所犯。于是押足缚之，仰卧牢上，以书卷令读，尽僧之法名凡数千名，问令供孰与相识。阅之累日，乃记赞歌之人，遂以告狱吏。吏询游从因由，即具道素不交关，但尝一见而有轻笑其文之憾，恐挟此诬诋。其僧乃张怀素之党，云与英诘谋入蜀为乱。究之既无实迹，询其妄引之由，果见薄之恨也。其僧坐死，英得释放。伤人之言深于矛戟，信可为戒。一毁其文而遽以死逮之，为报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车驾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为之。食者多苦腰痛，当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载，竟不知为何木。或云以沐头则退发，而南方妇人竟岁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东而西为左转，一昼夜一周，日月自西而东为右行，月一月、日一岁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东出而西没。古人譬之如蚁行磨上，磨左旋而蚁右动，磨急而蚁缓，故但见蚁随磨转也。释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右绕。《华严经·净行品》云："右绕于塔，当愿众生所行无逆，成一切智。"所谓顺者，如右臂之内向，日月之东行是也。而今僧徒行道与转轮经藏，皆自东南以至西北，乃左绕而逆行。李长者于《合论》中亦辨此失，但众习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斋素，谓之"三长善月"。其事盖出于佛书，云大海之内凡有四洲，中国与四夷特南赡部一洲耳。天帝之宫有一镜，

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祸福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诏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杀。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为恶月，不肯交印视事。或谓唐之节度使与刺史，凡有兵者，初至当犒设，而此三月禁屠故迁避，而他官亦循仿为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数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为“上瓦”，五月为“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于临官。其八卦者，以巽为“上瓦”，坤为“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术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执政必登舟朝谒。行于沮洳，则蹑芒鞋。吕元直时为宰相，顾同列戏曰：“草履便将为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积稻杆以进，参政范觉民曰：“稻秸聊以当沙堤。”

高卫、黎確为吏部侍郎，孟庾为户部侍郎，髭发皆白，而趋朝立班常相随，时呼为“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给事中洪拟戏之曰：“公乃借补老君也。”盖是时文武官多借补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语黎、孟曰：“吾三人趋朝，当独早于他官。”二公问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尚何疑乎？”

赵普以佐命功封韩王。车驾在临安，赵子画、韩肖胄、王衣同为贰卿，时人目之为“赵韩王”。

周曼，衢州开化县孔家步人，绍兴二年，以特奏名补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县尉，待阙。有人以柬与之，往寻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唤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县中吃棒。”又尝夜至邑中灵山寺，以知事不出参，呼而捶之，曰：“我是国家命官，怎敢恁地无去就？”欲作状解官，群僧祷之，且令其仆取赂而已。曾乾曜有《丑奴儿》词十三首，皆咏外州风物。其一云：“蓦地厮看时。赤帕那，迪功

郎儿。气岸昂昂因权县，厅子叫道，宣教请后，有无限威仪。　　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划地胡挥。甚时得归京里去？两省八座，横行正任，却会嫌卑。”令观周所为，则曾词摹写，已大奈富贵矣。

油通四方，可食与然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谓雨旸时则薄收，大旱方大熟，开花向下，结子向上，炒焦压榨，才得生油，膏车则滑，钻针乃涩也。而河东食大麻油，气臭，与荏子皆堪作雨衣。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镫。祖珽以蔓菁子薰目，以致失明。今不闻为患。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此当治风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为镫，但烟浓污物，画像之类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涤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误食之，令人吐利。饮酒或茶，皆能荡涤，盖南方酒中多灰尔。尝有妇人误以膏发，黏结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髠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乌药，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乌桕子油如脂，可灌烛，广南皆用，处、婺州亦有。颍州亦食鱼油，颇腥气。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炼脑为油以食，贩于四方，莫能辨也。

《本草》：麻蕡，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谓尘为勃土。果木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面而以干者傅之，亦曰面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谓之米糒，音佩，而从力者韵无两音。《大业杂记》载尚食直长谢讽造《淮南王食经》，有《四时饮》，凡三十七种，并加米糒。乃知此书如茶饮、茗饮、桂饮、酪饮皆然，未知与今同否也？

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单州成武县织薄缣，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如雾著，故浣之亦不纰疏。鄢陵

有一种绢，幅甚狭而光密，蚕出独早，旧尝端午充贡。泾州虽小儿皆能拈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者，宣和间，一匹铁钱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铁石之类，甚工巧，尺一对至五六千，番镊子每枚两贯。邠、宁州出绵绸。凤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数十缗。原州善造铁衔镫、水绳、隐花皮，作鞍之华好者，用七宝镆厕，饰以马价珠，多者费直数千缗。西夏兴州出良弓，中国购得，云每张数百千。时边将有以十数献童贯者。河间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为靶，钑镂如丝发。陈起宗为詹度机宜，罢官至有数百副。衢州开化山僻，人极粗鲁，而制茶笼、铁锁亦佳。苏州以黄草心织布，色白而细，几若罗縠。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陷织”耳，名著天下。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但丝缕中细，不可与无极、临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为宰相，张说以素憾惧，潜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开元二十四年，帝在东都欲还长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阳蹇独在后，帝问故，对曰：“臣非疾也，愿奏事。二都本帝王东西宫，往来何所待时？假令妨农，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后竟罢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荡覆天下。林甫之术，盖祖于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贼乱之人犹假以为恶，况资权谲者乎！

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因更修，见其铁枢铸字，云“风和二年六月造”。纪元之名，不见载籍。门西道北有晁错庙，范忠宣再典许州有惠政，邦人为营房祠于庙傍，掘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笼床之状，高尺许，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

此制，亦莫知何时所创也。余后官五原，邻郡如镇戒、怀德，边寨皆流沙，不可凿井，教以此制，遂获其利。

陕西地既高寒，又土纹皆竖，官仓积谷，皆不以物藉，虽小麦最为难久，至二十年无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开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谷多寡，四周展之。土若金色，更无沙石，以火烧过，绞草絙钉于四壁，盛谷多至数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实其口，上仍种植，禾黍滋茂于旧，唯叩地有声，雪易消释，以此可知。夏人犯边，多为所发，而官兵至虏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仓庾去地数尺，以板为底，稻连秆作把收，虽富家亦日治米为食，积久者不过两岁而转。地卑湿而梅雨郁蒸，虽穹梁屋间，犹若露珠点缀也。

杜预好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沉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今州城在岘、万两山之间，刘景升墓在城中，盖非古所治也。岘山在东，上有羊叔子庙；万山在西，元凯祠在焉。去三顾门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阑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后圃。过山十余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乐，相传躬耕歌《梁甫吟》于此。万山又名小岘，或曰西岘，故子美诗云："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孟浩然葬凤林关外，后人迁其墓碑于谷隐寺中，遂失冢所在。习池在凤林寺山，北岸为汉江所啮，甚迩，数十年后当不复见矣。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岁余及祸。石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人以为灭族之应。郑注败前，褚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变如拳，或作血，或作芜菁子，期年而卒。

《笔谈》载陕右以蟹辟疟鬼。余在安定，尝会客曹黄中庸，食虾驹不去鷇，齿龈皆伤，遂掷去之。都监杨璋见琼枝皆拨去，曰：“不喜食此脆骨。”游师雄景叔，长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鱼皮，煮熟翦以为羹，一缕可作一瓯。食既，范问游：“味新觉胜乎常否？”答云：“将谓是怀饦，已哈了。”盖西人食面几不嚼也，南人罕作面饵。有戏语云：“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柱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盖讥不北食也。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晋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劭亦有父风，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王恺乃逾于劭，一食万钱，犹曰无可下箸处。而唯曾著于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万”之语也。

先公元祐中为尚书郎，时黄鲁直在馆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笔墨来易米。报谢积久，尺牍盈轴，目之为“乞米帖”。后领漕淮南。诸公皆南迁，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东坡到惠州有书来谢云：“蒙假二卒，大济旅途风水之虞，感戴高谊，无以云喻。方走海上益远，言之怅焉永慨！”余池饬宝之。崇宁初，晁无咎尝跋其后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则莫不按剑而相盼，况嗜好吴越哉？季裕加于人数等矣！”又有昭陵于金花盘龙笺上飞白“清净”二字，其六点作鱼龙鸟兽之象，乃王著所献三百点中所无者。又十幅红罗上飞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东坡书《白纻词》与四学士各写其诗词，凡二十轴，悬之照耀堂宇。为利诱势胁，于大观之后，幸能保守。靖康中，颍川遭金国之祸，化为烟尘。往来于心，迨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阴颍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夹淮为二镇，号东西正阳。其西属颍

镇，城之中有砖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终于正阳。云后若干年，僧伽缘尽，彼当代其扬化。今亦下临淮流，虽大涨不过塔基之陛。东坡守颍，有文祭之。祷雪即应，一方事之甚严。建炎元年，泗州浮门内火发，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焰出，一爇皆尽。僧伽真像，僧徒仅能营救，别建殿以庇。方就而北兵已来，又皆烧毁，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真像金人负之北去，疑释子讳为灰烟也。然劫烧之来，丽于形质，孰不归空？数缘既尽，虽云坚固，亦自当灭。岂佛陀之谶，其在是乎？

管中窥豹，世人唯知为王献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语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豹。"

卷中

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又禁销金。时皇弟肃王使虏，为其拘留未归，种师道欲击虏，而议和既定，踪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轻薄子为之语曰："不救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其后，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塞，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时赵明诚妻李氏清照亦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

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

吴辉子华中奉云，渠倅严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胜陀罗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万州，有一妓忽持白纸至郡，视其神色大异平日。问其所诉，乃云："某乃境内之神，每荷公厚赐，欲以少事相报，愿使吏以授其言。"遂令书之，云："某月日郡界当有灾，比邻境为轻，冀无惊惧。"欲再询其名号，则妓已省，不自知其来也。至其日果

大风雨，已而震雷大雹，伤害田稼，但循江而过，两岸所及不广。比郡至杀人畜，田之损者十多八九。又尝自钱唐将还家，泛舟已到桐庐。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寻李大府船。李惊起视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贼发，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询其子细，则已不见。遂遽还会稽。乃方腊已至睦州，同行数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后守严，尽饰境内神祠。有一庙神像皆毁，惟三躯独存，而吴不记其名。严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吴亦不忆其始因也。则尊胜之利于幽冥，盖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后，以国用窘匮，凡故例群臣锡予，多从废省，惟从官初除，鞍马对衣之赐犹存，而省其半。绍兴二年，黎确由谏议大夫除吏部侍郎，见其赐目，后用御宝，而云"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甚可笑也。然皆计直给钱，但当减半计数可矣。时有司之陋，大抵多类此。

两朝誓书，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圣旨令上石于天章阁。其词曰："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垅亩稼穑，南北勿纵绎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沟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报书云："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

惠顾，特下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明神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自是两国百有余年坚守盟书，民获休息。而宣和中与大金结好，亦有“不克享国”之言。后先渝之，至以失信为责，改立伪楚，四海之人肝胆涂地。孔子以兵食为可去，可见矣。昭陵时，吕夷简为相，缘西夏事，虏人遣刘六符来索故地，又增银绢各十万。富郑公报使，仅免败盟，不用献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尽。省曹、台阁，皆令老吏记忆旧事，按以为法，谓之“省记条”。皆临时徇私自便。而敌骑自浙中渡江北归，官军败于建康江中，督将尚奏功，云其四太子几乎捉获，亦为之推赏。时谓以省记条推几乎赏。

范觉民为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万格刻薄苛细，士夫多被其害。时为之语曰：“逢寓多龃龉，遇格必阻隔。”后欲行讨论法，乃宥大奸而滥及众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缘此被逐。

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其后半复中损，至于再三，遂至正任观察使才请两石六斗。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若刘、韩二开府，张浚太尉、王瓔承宣等，乃为统兵官。如殿前马步三帅，皆不得预。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云：“昔为殿前班长行，请米四石八斗；今作步军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为统兵官，是尤可笑也。盖是时殿前诸军数才数百。见殿帅郭仲荀云，窠坐之外三十八人，每人卫宿有从者，只十五人也。

开府刘光世，延安人，其先以夏将归朝。及建炎之后，以功臣检校太傅、西镇节使开府，部曲皆西人。有斗将王德，勇悍而丑，军中目为王夜叉，最为有名。时文士济南王冶，字梦良，亦木强少和，言必厉声，性又刚果，后为大理治狱正，人亦呼之为王夜叉，以比阴狱牛头夜

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于商，而赐姓子氏。周封微子启于宋。后十一世孔父嘉之孙以王父字为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宋华督之难，奔鲁为大夫，因家于鲁。其曾孙是为先圣。而郑有孔张，出于子孔；卫有孔达，又有孔悝，出于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后也。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十月庚子日生，即鲁襄公之二十二年。敬王二十一年四月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颜氏之第三女，名徵在。娶宋之并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叔梁纥为齐国公，母鲁国太夫人，妻郓国夫人。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文宣尼父。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邹国公。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赠太师。则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开元二十七年，谥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号玄圣文宣王，续改至圣。其嗣袭，魏封鲁国文信君，秦封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封奉嗣君，平帝改褒成侯，后汉明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圣侯，晋武帝改奉圣亭侯，宋文帝崇圣侯，后魏文帝崇圣大夫，孝文帝复为侯，北齐文帝改恭圣侯，后周宣帝封邹国公，隋炀帝绍圣侯，唐太宗褒圣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圣公，哲宗改奉圣，崇宁三年复封衍圣公，制云：“孔子之后，自汉元帝封其爵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去国名而袭谥号，礼之失也。谓宜去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允。宜改封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庙中有孔子手植桧三株，两株双立御赞殿前，高六丈余，围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坛东南，高五丈余，围一丈三尺。晋永嘉三年枯死，至隋义宁元年复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复生。盖千五百余岁矣。庙中后汉碑三，魏碑三，齐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鱼墓前，漫灭不可读。汉碑九。孔氏宅除诸住外，祖庙殿廷

廊庑尚三百一十六间。其四十七代孙传作《东家杂记》，所载甚详，此其大略者也。

章谊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绍兴二年出租预买绢三匹，三年增九匹，叹其赋重。从兄彦武在傍曰：“此作法自弊之过也。”初，宜叟为大理卿，户部侍郎柳庭俊乃是妻兄，寓居章舍。一日会饮，钳醉昼寝，遂至暮不醒。柳弟来白：“明当进对，未有札子。”柳惊起，即问章有何事可论。章戏曰：“方今财用窘匮，将天下官户赋役同于编氓，此急务也。”柳大喜为然。明日陛对，具陈此事，遂即施行。士夫之家既不能躬耕以尽地利，分租已薄，又无商贾他业，而与庶民庸调相等。其受害盖出于一言之戏，“自弊”之语，诚有味也。

杜甫有《义鹘行》。张九龄有《鹰图赞》序曰：“鸟之鸷者，曰鹰曰鹘。鹰也，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迹隐于古人，史阙其载。岂昔之多识物亦有遗，将今而嘉生材无不出，为所呼之变，与所记不同者耶？”按：古人称雕鹗，又“鸷鸟累百不如一鹗”。而鹗今不见于世，岂名之变耶？然鹘又不可居鹰雕之右也。

杜甫《雕赋》云：“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此雕之大略也。”则甫盖以雕为鹗矣。而孟康注《汉书》云：“鹗，大雕也。”颜师古曰：“鹰，鹯之属，非雕也。”《礼部韵》：“鹗，雕属也。”颜师古注《汉书》云：“隼，鸷鸟，即今鸩也。说者以为鹞，失之矣。鸩字音胡骨反，鸩与鹘同。”又《货殖传》：“隼亦鸷鸟，即今所呼为鹘者。”

唐明皇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张曲江有贺状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

列，万姓知归。”今《孝经》盛行，《道德经》亦有石刻，唯《金刚经》罕见于世也。《张文献集》载《贺上仙公主灵应状》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灵座有祥风瑞虹之应，爰至启殡，乃知尸解。又承特禀清虚，薄于滋味，素含真气，自不食盐。洎于迁神，更标奇迹。伏望宣付史馆，以昭灵异。仍望宣示百官。”诏曰：“道有默仙，谓之形解，古来既尔，今亦将然。童幼之年，伤其夭促；灵变之理，乃入玄真。且与方外为心，不比人间结念。所谓书诸国史，以袭美玄，卿亦史官，任为凡例。兼请宣示者并依。”而《新史》不载，岂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号为端士，亦复为此，将非林甫辈迫之故耶？至上仙之语，今虽帝子之贵不敢用矣！

钓丝之半，系以荻梗，谓之浮子。视其没则知鱼之中钩。韩退之钓鱼诗云：“羽沈知食驶。”则唐世盖浮以羽也。

唐《张曲江集》载明皇《敕突厥书》云：“敕儿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祸钟彼国。苾伽可汗倾逝，闻已恻然。自二十年间结为父子，及此痛悼，何异所生？朕与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与朕为子，可汗即合为孙。以孙比儿，似疏少许。今修先父之业，复继往时之好，此情更重，只可从亲。故欲可汗今者还且为儿。”故其下书皆呼为儿。而宋朝与契丹，始以年齿约为兄弟，而彼主享国之永，至哲宗时遂为大父行。与谓汉为丈人，唐敕称可汗呼儿，异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废皇后立武昭仪，李勣称疾不入，褚遂良以死争。他日，勣独入见，帝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武惠妃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帝欲皆废之，张九龄不奉诏。李林甫初无所言，退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问外人？”帝犹豫未决。九龄罢相，帝召宰相审之，林甫对

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帝意乃决。德宗欲废太子，立侄舒王，李泌曰："赖陛下语臣，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今臣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获免。李勣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恶。至德宗便谓当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则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长源能保其家族，而敬业之祸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报，亦可以鉴矣！而蹈覆辙者相接。哀哉！

《常衮集》有《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陈良史之官；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绂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则知唐世玉带施于绯衣，而银鱼亦悬于玉带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环卫官，皆以皇伯叔侄加于衔上，更不书姓，虽袒免外亲亦然。熙宁中，始有换授外官者，则去皇属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时以为非。靖康中，乃复旧制。《常衮集》载李譓《除秘书监词》云："昔刘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秘宝岂可避亲？再从叔正议大夫、守光禄卿同正员、嗣泽王譓，幼嗣藩国，夙彰忠孝。"盖唐世非期亲不加皇字，虽出阁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从载于衔上，似为得也。然本朝宗子皆复名而连字，宗派服属，见而知之，又汉、唐以来所弗逮者。

柳子厚《龙城录》载："贾宣伯爱金华山，即今双溪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刘先生隐身处。其内有三十六宝，广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刘严字仲卿，汉射声校尉。当恭、显之际极谏，贬于东

陬，隐迹于此，莫知所终’。则道士萧玉玄所记也。山口人时得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寻溪口边得此者当巨富。此亦未必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余尝观《金华图经》，乃谓刘孝标居此洞以集《文选》。其谬误如此。绍兴中，欧阳文忠公孙懋守婺，余尝录仲卿事与之，使改正旧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凤林县凤林关，襄阳府襄阳县凤林山凤林关，严州遂安县有凤林乡，弘农郡隋改曰凤林郡。婺州金华县，梓州射洪县，皆有金华山。如龙门、丙穴之类，亦有数处。

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人中时倾写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临终作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则东坡谓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盖廋语矣。

赵叔问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厌宾客。在省还家，常挂歇息牌于门首，呼为“三觉侍郎”。谓朝回、饭后、归第故也。

范觉民作相方三十二岁，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览镜，时谓“三照相公”。

二浙旧少冰雪，绍兴壬子，车驾在钱唐，是冬大寒屡雪，冰厚数寸。北人遂窖藏之，烧地作荫，皆如京师之法。临安府委诸县皆藏，率请北人教其制度。明年五月天中节日，天适晴暑，供奉行宫，有司大获犒赏。其后钱唐无冰可收，时韩世忠在镇江，率以舟载至行在，兼昼夜

牵挽疾驰，谓之“进冰船”。

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福州以为僧擎，至他男子则不肯肩也。

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又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岂秀美之气钟于绿珠而已邪？

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色类獐麂，人取其皮以为衾褥。又彼中造嗗酒，以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盖谓此也。

刘光世为浙西安抚大使，父延庆本夏人也。参议官范正舆除直龙图阁告词云：“入幕之宾，以折冲尊俎为任；从军之乐，以决胜笑谈为功。高适受歌舒之知，石洪应重祚之辟。”盖翰与乌皆蕃人，且讥其尊俎笑谈以为功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词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属，以予观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羡数。考冢宰官府之六属，各为六十，而天官则六十四，地官则七十，夏官则六十七，秋官则六十六。盖断简失次而然，非实散亡也。取其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汝尚深加考核，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则六职者均一，非特可正历代之违，抑亦见今日辨治之精且详也。非汝其谁任？”此皆洪炎之词。后洪除在京宫祠，请给人从班著并依旧。而同列赵思诚缴驳，以谓士指为不厘务中书舍人，其任代言之职，自有国以来，未有如此之谬者。遂罢为在外宫观。

自熙宁中分三省职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书，宰相进拟差除及应

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门下但掌省审封驳，尚书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请差遣得判中字者，更无不得之理。然蔡京为相，欲要时誉，凡有丐乞，皆对其人面书中字。莫不欢欣称颂，而有真、行、草之殊。堂吏阴识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须再呈，其不与者，则加一笔而为申。作伪心劳，遂使真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誉之有？

凡天下狱案谳，其状前贴方寸之纸，当笔宰相视之，书字其上。房吏节录案词大略，黏所判笔，以尚书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虽系人命百数，亦以一二字为决。得“上”字者则皆贷，“下”字者并依法；“中”字则奏请有所轻重，“聚”则随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议。“三聚”则会三省同议。不过此数字而已，此岂所以为化笔欤！

宋煇字元实，春明坊宣献公之族子也。腯伟而黑色，无他才能。在扬州尝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记录，历登运使，以殿撰知临安府，士民皆诋恶之，目为“油浇石佛”，甚者呼为“乌贼鱼”，谓其色黑，其政残，其性愚也。又作赋云：“身衣紫袍，则容服之相称；坐乘乌马，因人畜以无殊。”仍谜以詈之曰：“临安府城里两个活畜生：一个上面坐，一个下面行。”以其常乘乌马故也。尝有舟人杀士人一家，乃经府陈状云：“经风涛损失。”煇更不会问，便判状令执照。后事败于严州，尚执此状以自明。鞫之，前后此舟凡杀二十余家矣。其在临安，凡两经遗火，焚一城几尽。人谓府中有“送火军”，故致回禄。盖取其姓名，移析为此语。竟以言者论其谬政而罢。不数月，即除沿海制置使。终以扶持之劳，简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稚，豫章南昌人。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蕃传云：为乐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

去则悬之。”蕃自乐安左转修武令，迁尚书，出为豫章太守，则为孺子下榻，乃在璆至之后，而不著者，岂周无他事而徐有传，且又载于《世说》与《滕王阁序》，故显于后世耶？亦犹“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本邹阳之书，元初中，樊准上疏荐庞参已用之，而人独称为孔融荐祢衡之语。“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此刘陶之疏，而世但知为范蔚宗论也。

京师新门里向氏南宅，乃丞相旧居，后钦圣宪肃别为居第，故有南北之号。其南第屡经回禄，独厅事不焚。后因翻瓦，于屋极中得《华严经》一卷。余尝刊《净行品》施人帖于屋柱间，凡数十年，已万余本矣。后以遗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张博南叟帖于竹窗上。绍兴二年腊月八日，临安大火烧数万家，张氏之居亦尽被焚爇。其竹窗半焚，至所帖经处而止。其上屋一间亦独存，是皆可异者也。

绍兴三年七月，朱胜非以右仆射丁母忧，未卒哭，降起复制词，吏部侍郎、权直学士院陈与义之文也。以“兹宅大忧”四字，令翰林学士綦崇礼帖改为“方服私艰”，陈待罪而放。议者谓麻制中有“於戏！邦势若此，念积薪之已然；民力几何，惧奔驷之将败。朕之论相，何可以不备？卿之图功，亦在于攸终”。同列恶其言，故以“宅忧”疪之。昔杨文公以真庙御笔改“邻壤”一字，即辞职而去，后许□□作哲宗哀册，云“攀灵舆而增痛”，上皇改“攀”为“抚”、“痛”为“怆”，亦以不称辞位。留之再三，竟改礼部尚书。今使他人窜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郑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札子，即不许收接文字。皆非故事，盖时异不得而同也。

曾巩子固为越倅，作《鉴湖图序》曰：“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溱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东南者皆委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

已，盖田之至江者，九千顷而已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径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近，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一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宋兴，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奸民日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十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峒坞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云云。宣和中，王仲嶷为太守，遂尽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二十五亩以献于官，则民之盗者不复禁戢。其蒋堂、杜杞、吴奎、范师道、施元长、张伯玉、陈宗言、赵诚复湖之议，与钱镠之遗法，后世不复可考矣。

国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祀，岁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后亥祭先农，后丑祀风师，皆于东郊；孟春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仲春上丁释奠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昭烈武成王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祭五龙祠。刚日祭马祖于西郊。春分朝日于东郊，是日祠东太一宫，开冰祭司寒于冰井。季春吉巳祭先蚕于东郊，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后申祀雨师、雷师于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五年一禘，则停时享。夏至祭皇地祇于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夏土王，祀黄帝于南郊，祀中霤于太庙之廷。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后辰祀灵星于南郊。孟秋享太庙、后庙。仲秋上丁释奠于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于昭烈武成王

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刚日祀马社于西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是日祠太一宫，祀寿星于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后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享太庙、后庙。三年一祫，则停时享。祭司寒于北郊，刚日祭马步于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冬戊日蜡百神、大明、夜明于南郊。腊享太庙、后庙，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于冰井。右并司天监于一季前，以择定日供报太常礼院参详讫还监，乃牒尚书祠部，具画日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乐，内中祠风、雨、雷师、五龙堂、先蚕，并不用。天地、日月、九宫原阙日遇忌日，不妨作乐。太社、太稷以下，则备而不作。天地、宗庙、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宫贵神、蜡祭百神、太庙奏告，并为大祠，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先农、风师、雨师、雷师、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龙堂、先蚕、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并为中祠，散斋三日，致斋二日；马祖、先牧、中霤、灵星、寿星、马社、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马步，并为小祠，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曰："予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始终之义，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有焚稿者，非欤？曰非伊尹、周公为之，近世取区区小亮者为之耳。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己也，岂爱君

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曰此非圣人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

王令逢原《上刘莘老书》论诗之弊曰：“古之为诗者有道，礼义政治，诗之主也；风、雅、颂，诗之体也；比、赋、兴，诗之言也。正之与变，诗之时也；鸟兽草木，诗之文也。夫礼义政治之道得，则君臣之道正，家国之道顺，天下之为父子夫妇之道定。则风者本是以为风，雅者用是以为雅，颂者取是以为颂。则赋者，赋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兴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与变，得失于此者也；鸟兽草木，文此者也。是古之为诗者有主，则赋、比、兴、风、雅、颂以成之，而鸟兽草木以文之而已尔。后之诗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鸟兽草木之文以纷更之，恶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台记》云：“淮阳之南，地名曰厄台，询其父老，夫子绝粮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万物岂知大德乎？日月不晦，万物岂知大明乎？天下至圣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尧有洪水之灾，舜有井廪之苦，禹有殛鲧之祸，汤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武王有夷、齐之讥，周公有管、蔡之谤，孔子有绝粮之难。噫！圣人承万古之美，岂以一身为贵乎？是知合于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数；齐日月之明，不能违日月之道。泰而不否，岂见圣人之志乎？明而不晦，岂见圣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陈也，讲诵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围之出，列从而行，怡然而歌，美之为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业。果哉！身殁之后，圣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绝。有开必先，信其然也。於戏！先师夫子聘于时，民不否，遁于世，民不泰也。否则否于一时，泰则泰于万世。是使后之王

者，知我先师之道，舍之则违，因之则昌，习之则贵，败之则亡。道之美此，孰为厄乎？”

李邦直作《韩太保墓表》云：“公讳惟忠，著籍真定，为灵寿人忠宪公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宪公赠太保。太保之子讳处均，韩国公；韩国公之子讳保枢，鲁国公；鲁国公之子则忠宪公也，封陈国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诸孙尤众。自忠宪公至高祖，四世赠一品，上下衣冠七世。盖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缠于兵火之毒者二百余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垦除祸难，提携赤子，而置之太平安乐之地，累圣继之，以休养生息为事。其顾指左右，驾驭驰骋，莫非一时之豪杰。考诸《国史》，则累朝将相颇多河北人，若赵韩王普，实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莘人，张尚书咏清丰人，柳公开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乡人，张文节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献公绶平棘人，韩忠献公琦安阳人，余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数。窃尝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横亘中国，号为天下脊，而大河自积石行万里砥柱，傍缘太行至大伾，斗折而东，下走大海。长冈巨阜，纡余盘屈，以相拱揖抱负。小则绵一州，大则连数郡，其气象如此。而土风浑厚，人性质朴，则慷慨忠义之士，固宜出于其中。虽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淹郁渟蓄，声发益大，泽浸益远。以施于子孙，亦自然之理也。元丰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镇定武，乃诣灵寿，既祠谒墓下，因属清臣为之表，而得阳翟孙曼叔书于石。不独著太保公之系，将以遍示天下为人子孙者焉。”忠宪公名亿，事仁宗为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八子，绛、缜为宰相，维为门下侍郎，四为员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黄鲁直为子华挽诗云“八龙归月旦，三凤继天衢”者，盖实录也。

蔡京《太清楼侍宴记》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诏臣京宥过省愆，复官就第。诏以是月八日开后苑宴太清楼，召臣执中、臣俣、臣

偲、臣京、臣绅、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俅、臣贯于崇政殿赐坐，命宫人击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诏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殿止三楹，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字纯朱，上栋纯绿，饰缘无文采。东西庑各有殿，东曰琼兰，西曰凝芳，后曰积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右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玉华之侧有御书榜曰玉洞琼文之殿，旁有种玉绿云轩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絜齐清虚，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日午，谒者引执中已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下；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顾谓群臣曰：‘承平无事，君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居，当自便无闲。’已而群臣尽醉。”京又为《皇帝幸鸣銮堂记》曰：“宣和元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龙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鸣銮堂，淑妃从。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内侍连呼曰‘妃答拜’。臣欲谢，内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岁四幸鸣銮矣。’臣顿首曰：‘昔人三顾，堂成已六幸，千载荣遇，鸣銮固卑陋。且家素窭无具，愿留少顷，使得伸尊奉意。’上曰：‘为卿从容。’臣退西庑视庖膳，上为举箸屡酬，欢笑如家人。又遣使持码磁大杯赐酒，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视卧内，嗟其弊恶。步至芝所，上立门屏侧语臣曰：‘不御袍带，不可相见，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当万死！’上曰：‘既为姻家，置君臣礼，当叙亲。’上亲以手持橄榄以赐。时屏内御坐有嫔在侧，咫尺不敢望。众哗曰‘妃也’。妃兴顾，遽起立。臣附童贯致礼，乃奏乞遣贯为妃寿。上乃酌酒授贯，妃饮竟，上又酌为妃酬酒。上调羹，妃剖橙榴，折芭蕉，分余甘，遣臣婢竟遗赐，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赐师相，无顷刻废忘。谕师相知无忘。’臣怀

感叹谢。上又赐酒命贯酌，曰：‘可与贯语。’贯为臣言：‘君臣相与，古今无若者。’臣呜咽嗟惜，因语：‘身危，非主上几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彦纯事是也。’贯遽以闻，上骇曰：‘御卿若此，小人犹敢尔？昨日聂山对，请穷治彦纯，已觉其离间，故罢山尹事。朕岂以一语罪卿？小人以细故罗织耳！’亟索纸，即屏上草诏释彦纯，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贯陪，遂醉，诸孙掖出。”京之叙致覼缕如此，不特欲夸耀于世，又将以恐动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为荣也，而适足以为国家之辱焉。时以其居尚露土木，赐紫罗万匹，使制帟幕，而京之献遗亦数十万缗。后户部侍郎王蕃发之，究治皆榷货务钱也。所谓天波溪者，由景龙门宝箓宫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鯈上书其父，谓“今日恩波，他年祸水”。而小民谣言《十不羡》中“万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幸获安居。连年瘴疠，至有灭门。如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骑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富家遣人负载，蹈冰可行，遽又泮坼，陷而没者亦众。泛舟而往，率遇巨风激水，舟皆即冰冻重而覆溺，复不能免。又是岁八月十八日，钱唐观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许，上多积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风驾洪涛出岸，激薪崩摧，死者有数百人。衢州开化县界严、徽、信州之间，万山所环，路不通驿。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处。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众事魔，有白马洞缪罗者，杀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辄衣赭服传宣喧动。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兴化军忽大水，城内七尺，连及泉州界，漂千余家。前此父老所不记。盖九州之内，几无地能保其生者。岂一时之人数当尔邪？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长曰纯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时为指使，皆礼异之；又教狄以《左传》，幕府得人，多所荐达。又通兵书，学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观坐，为妹婿蔡交以杖击户，神惊不归，自尔遂失心。然居丧犹如礼，草文正行状皆不误失。至其得疾之岁，即书曰："自此天下大乱。"遂掷笔于地，盖其心之乱也。有子早世。只一孙女，丧夫亦病狂。尝闭于室中，窗外有大桃树，花适盛开，一夕断檽登木食桃花几尽。明旦，人见其裸身坐于树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议郎任谞，以寿终。

中书舍人四员，分掌六房，事无巨细，皆与宰相通签，奏状书衔亦俱平写。但押字即在纸后印窠心中，与他官司异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驰誉上庠。一目患翳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然喜嘲谑，尝玩一友人，其人恚曰："公状貌如此，曾自为其目否？"任见其怒，即曰："吾亦自有诗也。"问之，云："有个官人靡恃己，著领蓝袍罔谈彼。面上带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陈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后语也。

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如贫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营嫁装，办而后嫁。其所喜者，父母即从而归之，初无一钱之费也。

全州兴安县石灰铺，有陶弼商公诗云："马度严关口，生归喜复嗟。天文离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势一两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问

路，云下是吾家。”鲁直题其后云：“修水黄庭坚窜宜州，少休于此。观商公五言，叹赏久之。崇宁三年五月癸酉，南风小雨。”至绍兴中，字墨犹存。

黄策在平江府出卖蔡京籍没财物，得京亲书《亲奉圣语札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内东门小殿，上曰：‘废后久处瑶华，皇太后极所矜怜，今欲复其位号，召卿草制。’奏曰：‘臣曾草废后诏，今又草复后制，臣岂得无罪？’上曰：‘此岂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废后，亦有悔意，曾语与皇太后。今先帝上仙，追前意与复位号，于理无嫌。’臣京对曰：‘古无两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怜，理亦无妨。但臣闻有复必有废，未知圣意如何？存之何害？废之何益？’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号已定，岂可更废之？适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圣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于朝廷？废之适足快报怨于先帝之人。存废于朝廷无利害，恭闻德音，有以见陛下尽兄弟之义，皇太后敦母爱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当时备载一时之语，盖欲彰大有功于昭怀尔，初未尝致意于昭慈圣献之废。哲庙尝有悔意也。绍兴初，取京亲书，因下诏曰：“隆祐皇太后仙游不反，殡奉有期，永怀保祐之功，务极褒崇之典。爰念蒙垢于绍圣之末，即瑶华而退居，复位于建中之初，实钦圣之慈旨。属奸臣之当制，乃隐没而不言。莫洗谤伤，久淹岁月。”至三年八月，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隐没不言之事，天下未知，乞将京所进《录圣语札子》宣付史馆，遂从其请焉。

范忠宣公自随守责永州安置诰词，有“谤诬先烈”之语，公读之泣下曰：“神考于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无以报，何敢更加诬诋？”盖李逢乃公外弟，尝假贷不满，憾公。后逢与宗室世居狂谋，事露系狱，吏问其发意之端，乃云因于公家见《推背图》，故有谋。时王介甫方怒公排

议新法，遽请追逮，神考不许，曰：“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谓此耳。

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韩退之《送僧澄观》诗云：“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凡释氏营建作大缘事，虽赖行业，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县有僧文用，目不识字而有心术。始欲建寺，即倡云：“城西北有山，而东南乃湖水，客胜于主，在术家为不利。若于湖滨建为梵宫，起塔其上，则百里之内，四民道释，当日隆于前矣。”乃规沮洳浅水之中，欲置寺基于是。邑人欣然从之，老幼负土，虽闺房妇女，亦以裙裾包裹瓦石填委其上，不旬月遂为皋陆。乃创为甓塔，再级则止。又作轮藏，殊极么麽。他寺每转三匝，率用钱三百六十，而此一转，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运不绝，遂铸大钟，用铜三千斤。时慧日、东灵二寺，已为亡人撞无常钟，若又加一处，不特不多，且有争夺之嫌。文用乃特为长生钟，为生者诞日而击，随所生时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碍，获施不赀。先是酒务有漏瓶弃之，文用乞得数千枚散于邑中编户，每淘炊时，丐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谓之“旬头米”。工匠百数，赖此足食。慧日禅寺为屯兵残毁，县宰欲请长老住持，患无以供给，文用首助钱五百千，由此上下乐之，施利日广。自建炎戊申至绍兴癸丑，六岁之间，化钱余十五万缗。又请朱勔坟寺旧额为崇教兴福院，不数年，遂为大刹矣。其人故未可与澄观拟，但其所为皆用权术，悦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兴化军莆田县去城六十里，有通应侯庙，江水在其下，亦曰通应。地名迎仙。水极深缓，海潮之来亦至庙所，故其江水咸淡得中，子鱼出

其间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数里鱼味即异，颇难多得。故通应子鱼，名传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谓子鱼大可容印者为佳。虽山谷之博闻，犹以通印䱇鱼为披绵黄雀之对也。至云“䱇鱼背上通三印”，则传者益误，正可与“一麾”为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为贵也。

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癸丑，七岁之间，在执政者三十有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吕颐浩、朱胜非皆再入，盖无岁不罢易也。时以地褊员多，惟选人得终三考，京朝官以上，率二年成资即替。从官郎曹，率以递升。岁余不迁者，已有淹滞之叹。士子戏谓自周岁以至三年，盖有高下之序也。

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韧不可断。时平江童谣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齐行。”台臣论其事，因下求言之诏。宰相吕颐浩由此以罪罢。按《晋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孙盛以为人劳之异。其后征伐征敛赋役无宁岁，天下劳扰，百姓疲怨焉。时军卒多虏掠妇女，人有三四，每随军而行，谓之老小。方韩、刘自建康、镇江更戍。既而，刘移屯池州，韩复分军江宁，王𤫉往湖南，岳飞自江外来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数十万人也。

临沂县韩彦文作《二府除拜录》，载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绍兴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间，任二府执政者三百四十余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十二，为最少；毕文简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为最老。执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毕文简与拜相同岁，二人亦皆为长幼之冠。西枢一百三十四人，章质夫楶崇宁元年年七十六，为同知院事；寇莱公准淳化二年为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尧俞为中书侍郎，韩崇训、曹辅为枢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内除七十七人互见，实二百七十一人，周朝旧相亦在其中。

周邦彦待制尝为刘昺之祖作埋铭，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不受。刘无以报之，因除户部尚书，荐以自代。后刘缘坐王寀妖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职，罢知顺昌府宫祠。周笑谓人曰：“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独邦彦乃为举主所累，亦异事也。”

顾临子敦内翰，姿状雄伟，少未显时，人以“顾屠”嘲之。元祐中，自给事中为河北都运使，苏子瞻作诗送之云：“我友顾子敦，躯胆两雄伟。便便十围腹，不得贮书史。容君数百人，一笑万事已。十年卧江海，了不见愠喜。磨刀向猪羊，釃酒会邻里。归来如一梦，丰颊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浓墨写黄纸。会当勒燕然，廊庙登剑履。翻然向河朔，坐念东郡水。河来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顾得之不乐。既行，群公祖道郊外，子瞻辞疾不往，和前韵以送，因以自解焉：“君为江南英，面作河朔伟。人间一好汉，谁似张长史？上书苦留君，言拙辄报已。置之勿复道，出处俱可喜。攀舆共六尺，食肉飞万里。谁言远近殊？等是朝廷美。遥知别送处，醉墨争淋纸。我以病杜门，《商颂》空振履。后会知何日？一欢如覆水。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

綦叔厚云：进士登第赴燕琼林，结婚之家为办支费，谓之铺地钱。至庶姓而攀华胄，则谓之买门钱。今通名为系捉钱。凡有官者皆然，不论其非榜下也。

白乐天诗云：“岁盏后推蓝尾酒，辛盘先劝胶牙饧。”又云：“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而东坡亦云：“蓝尾忽惊新火后，乐天寒食诗云“三杯蓝尾酒”。遨头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皆用蓝字。余尝见唐小说，载有翁媪共食一饼，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于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独多，故用贪婪之字。如岁盏屠苏酒，自小饮至大，老人最后，所余为多，则亦有贪婪之意。以饧胶牙，俗亦于岁旦嚼琥珀饧，以验齿之坚脱，故或用较字。然二者又

施之寒食，岂唐世与今异乎？

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多不晓玉楼银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见于道家，谓肩与目也。”又有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谚语也。若无杯枕，则后世不知其为酒与睡矣。

元祐末，已有绍述之论。时来之邵为御史，议事率多首鼠，世目之为“两来子”。绍兴中，吕元直为相，骤引席益为参政，故席感恩，悉力为助。已而徐师川在西枢得君，与吕不协，席乃阴与徐结，于时又号为“二形人”。谓阳与吕合而阴与徐交也。吕既出，而欲为刺虎之术，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轴相搏，因先敛钱以二瓢为试，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跃相就，上下宛转不止。人皆竞出钱，欲看石轴相击。遂有告其造妖术惑众，收赴狱中，锢以铁锁，灌之猪血。其人诉云：“二瓢尚在怀中。乃捣磁石错铁末，以胶涂瓢中各半边，铁为石气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绐众以率钱耳。”破之信然，久乃释之。

绍兴中，在钱唐八座止两人，洪拟、黄叔敖也。每传呼尚书，则市人相戏问：“是何颜色者？”

世有自讳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间为南宫留守，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又有典乐徐申知常州，押纲使臣被盗，具状申乞收捕，不为施行。此人不知，至于再三，竟寝不报。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见之云：“某累申被贼，而不依申行遣，当申提刑，申转运，申廉访，申帅司，申省部，申御史台，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许先之监左藏库，方请衣，人

众，有武臣亲往恳之曰：“某无使令，故躬来请，乞先支给。”许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适蒙许先支，今尚未得。”许谕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彦作西枢，有副承旨当唤状，而陈牒姓张校尉，名与汪同，遂止呼张校尉。其人不知为谁，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彦。”左右笑恐。汪骂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复出。

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

崇宁中，方严党禁，凡系籍入子孙，不听仕宦及身至京畿。时司马朴文季，温公之侄孙，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张芸叟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泽，世谓对佛杀了无罪也。又晁十二之道自为优人过阶语云：“但仆元祐间诗赋登科，靖国中宏词入等，尚之唤作哥哥，补之呼为弟弟。甚人上书耶？甚人晁咏之！”闻者莫不绝倒。

金人南牧，上皇逊位，虏将及都城，乃与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纲小舟东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买鱼，酬价未谐，估人呼为保仪。上皇顾攸笑曰：“这汉毒也。”归犹赋诗，用“就船鱼美”故事，初不以为戚。

秦鲁国大长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钱景臻太傅，于今上为曾祖姑。二子忱、愐，皆为节度使，靖康中，换为上将军，遂无俸给。幼子遥郡防御使。至绍兴间，新制非经参部人不勘支俸钱，三子遂俱无禄。独大主所请钱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遍走二广，所至多不给。时年余七

十，上表乞赴行阙不允，再具奏："妾虽迫于饥窘，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瘴疠之余，得一望清光，虽死不恨。"始听来朝。上皇改公、郡、县主为帝宗族姬，时以语音为不祥。至是饥窘之言，果见于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与兄元宪，少时尝谒杨大年，坐中赋《落花诗》。元宪云："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香"。景文云："将飘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文公以兄为胜。谓景文小巧，他日富贵亦不逭其兄，且不当更用"落"字也。

谚有"巧息妇做不得没面馎饦"与"远井不救近渴"之语。陈无己用以为诗云："巧手莫为无面饼，谁能救渴需远井？"遂不知为俗语。世谓少陵"鸡狗亦得将"用"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或几是也。

绍兴年间，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为伪齐、金人所据，一付张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闽、广而已。员多阙少，如诸州通判佳处，见任与待阙者，率常四五人。时洪拟尚书与梁弁为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拟之子光祖又在弁后，遂为营求为枢密院计议官，又当待阙三岁。弁作启谢洪曰："虽云出谷以迁乔，殆类进寸而退尺。"或谓计议之比倅，实进非退，不若以"远井近渴"为对也。后台章论之，还梁故任而罢光祖。

上皇始爱灵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远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后又撅于衢州之常山县南私村，其石皆峰岩青润，可置几案，号为巧石。乃以大者叠为山岭，上设殿亭。所用既广，取之不绝，舳舻相衔。渊圣即位，罢花石纲，沿流皆委弃道傍。金人围都城，城中之机石多碎以为炮。虏既去，晁说之以道舍人东下过符离，有高况者以二石遗之，晁以诗谢曰："泗滨浮石岂不好？怊怅上方承眷时。今日道傍谁著

眼？女墙犹得掷胡儿！”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职知亳州，限三日到任，仓皇东下，夜至酂阳镇，已属亳境。使人语镇官，假一介就州呼迓人。时宣义郎王伟为监官，初未闻报，且讶行李萧条，疑以为伪，叱去不与。王惧于逾期，遂以敕呈之。时谓郡守呈敕于监镇，世未尝有也。或云堂札误书赴字为到，然王乃蔡京所恶，时为宰相，乃故，非误也。

许昌至京师道中，有重阜如馲驼之峰，故名馲驼堰。皆积沙难行，俗因呼为“馲驼嫣”。又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洳泥淖，遂易为“麏糟陂”。如小姑山、彭郎矶之类，为世俗所乱者，盖不可胜数也。

蔡襄为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费数为准，每遇大礼，依附封桩，仍乞遣朝臣诸路划发钱帛，至今行之。其支赐度钱九十六万二千余贯，银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绢一百二十万八百余匹，绸四十万一百余匹，金六千七百七十两。第二等生衣物计钱四十五万贯，锦、绫、罗、鹿胎、透背等，计钱九万九千八百余贯，丝三十八万八千两，绵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余两。

绍兴中，统兵有神武五军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帅，都计无二十万众。而刘军不及三之一，月费米三万石，钱二十八万贯。比之行在诸军之费，米减万余石而钱二三万缗。盖人虽少而官资率高，且莫能究其实也。时天下州郡没于金人，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兵费反逾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官吏多不请俸或倚阁，人有饥寒之叹也。

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即所云矍相圃之东北也。杏坛在鲁城内，灵光殿为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所立。王延寿赋序，因鲁僖基兆而营也。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南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堕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爇之厄，可叹也夫！此条系遵阁本，而影元钞本与此互异，今附录于此。

>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爇。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

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其子仲修，元丰中登第。公有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兴国以来，四世凡十榜登科。"后侄仲原子砉、仲孜子昴相继登科，昴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与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赐出身也。崇宁四年，砉初及第，岐公长子仲修作诗庆之曰："锡宴便倾光禄酒，赐袍还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书日，六世词科只一家。"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闾丘籲、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亦可谓华宗盛族矣。

东坡《石炭诗引》云："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按《东汉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然以爨。"则前世已见于东南矣。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

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东坡已呼为遗宝，况使见于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凿之扰，故不敢言也。

参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发于闻见，即举身战栗，至于几绝。其见母与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见。又恶闻徐姓及打银打铁声，买物不得见有余钱，亦不欲留一文。尝有一婢，使之十余年甚得力，极喜之。一日偶问其家所为业，婢云“打银”，疾亦遂作，更不可见，竟逐去之。至于其他，皆无所差失，医祝无能施其术。盖前世所未尝闻也。

甄彻字见独，本中山人，后居宛丘，大观中登进士第。时林摅为同知枢密院，当唱名，读甄为坚音，上皇以为真音，摅辨不逊，呼彻问之，则从帝所呼，摅遂以不识字坐黜。后见甄氏旧谱，乃彻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记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于陈，为楚惠王所灭。至烈王时，有陈通奔周，王以为忠，将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职，命为甄氏，皆通之后，而居中山者于邯为近。按许慎《说文》‘甄，匋也，从瓦垔音，居延反。’《吴书》孙坚入洛，屯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相协，以为受命之符。则三国以前，未有音为之人切者矣。孙权即位，尊坚为武烈皇帝，江左诸儒为吴讳，故以匋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转而音真。《说文》颠、蹎、滇、阗以真为声，烟、咽以甄为声，驯、紃以川为声，诜、侁、駪以先为声，此皆先真韵中互以为声也。况吴人亦以甄音旃，则与真愈近矣。其后秦为世祖苻坚，隋为高祖杨坚，皆同吴音，暂避其讳。然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才三十七载，避讳不久，寻即还复，既殊汉庆为贺，又异唐丙为景。字且不易，恶能遽改？故世处真定者，犹守旧姓，奈何世俗罕识本音？纵不以真见呼，又乃反为坚字。虑后从俗，致汩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参考世系，叙为家谱云。”余按《千姓编》通作二音，而张

孟押韵，真与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滨，因以为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训察与免，而不言陶与氏也。坚自音经天切，与甄之音异矣。嘉祐中，王陶作彻之曾祖说马济墓铭云：“甄以舜陶，氏出于陈。避吴、苻、隋，时有为甄。南北溷讹，姓音莫分。本之于古，乃识其真。”

绍兴元年，车驾在越，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军兵钱二十五万八百二十三贯，米四万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麦四千一百七十六石，谷六百七十一石，草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概，而军兵去来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蒋仲本论铸钱事云，熙宁、元丰间，置十九监，岁铸六百余万贯。元祐初，权罢十监。至四年，又于江、池、饶三监权住添铸内藏库钱三十五万贯。见今十监，岁铸二百八十一万贯，而岁不及额。自开宝以来，铸宋通、咸平、太平钱，最为精好。今宋通钱每重四斤九两。国朝铸钱料例，凡四次增减。自咸平五年后来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景祐三年，依开通钱料例，每料用五斤三两，收净四斤十三两。庆历四年，依太平钱料例，又减五两半，收净四斤八两。庆历七年，以建州钱轻怯粗弱，遂却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锡不足，减锡添铅。嘉祐三年，以有铅气方始依旧。嘉祐四年，池州乞减铅锡各三两，添铜六两。治平元年，江东转运司乞依旧减铜添铅锡。提点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画，省部以议论不一，遂依旧法，用五斤八两，收净五斤到今。其说以为钱轻有利，则盗铸难禁。殊不知盗铸不缘料例，而开通钱自唐武德至今四百余年，岂可谓轻怯而易坏乎？缘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据十监岁额二百八十一万贯，合减料八十七万八千余斤，可铸钱一十六万九千余贯。

后汉王延寿作《王孙赋》云："有王孙之狡兽，形陋观而丑仪。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储粮食于耳颊，稍委输于胃脾。同甘苦于人类，好餔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孙》，其名盖出于此。余谓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孙寄之耳。

浙东人以畜产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则为莫大怨辱，有殴击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语音讹谬，讳避尤可笑。处州遂昌县有大姓潘二者，人呼为"两翁"，问之，则其父名义也。

单州有单父县，有王莽村，衢州江山县有禄山院。禄山犹有意义，而王莽则莫得而推。胜母、朝歌，尚所可恶，况于此乎？

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谓"润物细无声"。而东坡诗云："春雨如暗尘，东风吹倒人。"韩持国亦有"轻云薄务，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则霜霪苦雨，岁以为常。二浙四时皆无巨风，春多大雷雨，霖霪不已。至夏为"梅雨"，相继为"洗梅"。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自此雨不周遍，犹北人呼"隔辙"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须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数年间，未尝见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异也。

有人自金逃归云，过燕山道间僧寺，有上皇书绝句云："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天下闻而伤之。使尚在位，岂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刚谓"未至豫言，固当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者，是矣。杜牧谓"后人哀之"，可不鉴哉！

冉闵诛诸部，凡死者二十余万，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汉袁绍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者二

千余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谓其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赐。"而高鼻无须，岂非遗体天与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以脱祸也！

三代之世，无九年之蓄为不足，而后世常乏终岁之储，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众，亦酒醴以糜之耳。盖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饮酒则有至于无算。前代以水旱资储未丰，皆禁酤酒，至于饴糖亦然。今略举以见：汉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后元年夏始得酤，凡五年。武帝天汉三年，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罢榷升四钱。后汉和帝永光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见开禁之日。顺帝汉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时，天旱禁酒。晋孝武太元八年，开酒禁。不见始禁之年。安帝隆安五年，岁饥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复禁酒，恤饥也。二十二年八月开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谷贵禁酒。肃宗至德三载三月辛卯，以岁饥禁酤酒，俟麦熟依常式。德宗大历十四年罢榷酤，建中三年复榷。宋明帝时岁旱人饥，颜峻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绍兴初谷贵，酒价不足以偿米曲之直。余尝献议，欲以谷代俸钱而禁酤酒，时以为讶。

宗室子栎字梦授，宣和中以进韩文、杜诗二谱，为本朝除从官之始。然必欲次叙作文岁月先后，颇多穿凿。又喜吟诗，每对客使其甥讽诵，源源不已。尝作《杜鹃》诗，夸于人，谓虽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鹃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渊明。"闻者笑不能忍。至"夜棋三百子，晓发一千梳"，"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亦其工者。

临安府城中有宝积山，车驾驻跸时，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监察御史魏砫、明缟、周纲皆居其上，人遂呼为"五台山"。

车驾驻跸临安，以府廨为行宫。绍兴四年，大飨明堂，更修射殿以为飨所。其基即钱氏时握发殿，吴人语讹，乃云“恶发殿”，谓钱王怒即升此殿也。时殿柱大者，每条二百四十千足，总木价六万五千余贯，则壮丽可见。言者屡及而不能止。

卷下

蜀人司马先，元祐中为荣州曹官。自云以温公之故，每监司到，彼独后去而不得汤饮。盖众客旅进退，必特留问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则不复延坐，遂趋而出也。

鸷禽来自海东，唯青鸡最嘉，故号“海东青”。兖守王仲仪龙图以五枚赠威敏孙公，皆皂颊鸦，不堪搏击。公作诗戏之曰：“海东霜隼品仍多，万里秋天数刻过。狡兔积年安茂草，弋人终日望沧波。青鸡独击归林麓，皂颊群飞入网罗。为谢文登贤太守，求方逐恶意如何？”后辽国求于女真，以致大乱，由此鸟也。

绍兴四年，温州瑞安县井鸣如钟声，继而州中亦然。前史灾异所未有。或云去岁闽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没之害。或云止如蚯蚓鸣，叩栏即止，非井鸣也。

唐以鄚与郑、豳与幽相类，文移差误，故鄚去邑，豳为邠。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县郭辅之奏：“西川维州与京东潍州相去仅六十里，而递角逃军，转递差误，乞改州名。”上取地图观之，以维州以威服西山八国，遂改为威州焉。

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上宰相书云：“自河北州府军县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十万五千七百户，官吏在职者一千二百余员，厢禁军马义勇民兵共四十七万七千人骑，岁支粮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非常之用不与焉。”尹洙《叙息戍篇》曰：“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屡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

纪明出征，用才五十四亿，而翦灭殆尽。今西北四帅，泾源、邠宁、秦、延。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率骑卒与冗兵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众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

皇祐中，右司谏钱彦远乞置劝农司云：“唐开元年有户口八百九十余万，定垦田二千四百三十余万顷。国家有户九百五十余万，定垦田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间逃废之田，不下三十余万顷，不及开元三分之一。是田畴不辟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为太宰，王黼为少宰。是时上皇多微行，而司谏曹辅言之。一日上皇独留黼，问辅何自而知。对曰：“辅南剑人，而余深门客乃辅兄弟，恐深与客言而达于辅也。”上皇然之。即下开封府捕深客，锢身押归本贯。内外惊骇，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与客语？又曹只同姓同郡，实非亲也。未几，王独赐玉带，余遂求罢，即得请。黼遽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从弟珪、瓘、玘、琉，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学取富贵，不藉父兄资荫者，唯韩亿诸子及王氏而已。时翰林学士彭乘不训子弟，文学参军范宗韩上启责之曰：“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

王琪为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义仓曰：“谨按隋开皇五年，工部尚书孙平建言，诸州共立义仓于当社。唐贞观初，尚书左丞戴胄议立条制，王公已下垦田，亩税二升。至天宝八年，天下义仓，共六千三百八十七万七千六百余石。臣上此议，今十七年矣。若于夏秋正税外，每二升别纳一升，计一中郡岁可得五千石，岂减天宝之多乎？”于是诏天

下皆立义仓，惟广南以纳身丁米，故独不输。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始于前汉武帝，而文帝已尝举贤良文学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举贤良，一举茂才。孝元十六年间，一举贤良，一举茂才。成帝三十六年间，四举方正直言。后汉光武三十二年，两举贤良。章帝十三年，两举直言。和帝十七年，一举贤良。安帝、顺帝各十七年，皆两举贤良。

杭州遭方腊之乱，谯门州宇皆被焚。翁彦国坏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师成书宁海军大都督府二榜。军字中心一笔上出，督下从日，时谓“督无目，军出头”。继有叛卒陈通之变，乃取二牌焚之。

绍兴之后，巨盗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赞舍人宠之。时以此官为耻。然清流者寄禄官下皆有兼字，至贼辈则无。又加遥郡者，尽以忠州处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旷荡欲安反侧之意也。

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浚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然既苦楚，又有费用，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绍兴四年夏，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军中戏曰：“韩太尉铜脸，张太尉铁脸。”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为铁脸也。

世人名子，多连上下一字，或从偏旁，唯李复圭修撰兄弟三房名子，或曰执柔、袭誉、传正，人莫晓其意义，乃以仄平、仄仄、平仄为异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即以八元名之。

后诸房果得子八人，两房遂绝。人谓数已谶于其始。然蔡子正枢密之子，以五行为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应六府。晚年又得一子，遂命之为修，亦岂在是也？河阳张望九子，皆连“立”字，令以“立、门、金、石、心”为序。靖生阁，阁之女嫁郑居中长子修年，而台卿诸子因更从“年”。慕势而违祖训，金石之心遂从革矣。

古所谓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亲近为言，已极鄙陋。而浙人呼为“贴身”，或曰“横床”，江南又云“横门”，尤为可笑。

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敷买绢事削官，谢表云：“忍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定知晁氏之危。”后拜参政，温人宋之方作启贺之曰：“昔镇藩维，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庙，永图刘氏之安。”盖用其语也。

绍兴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间，太白在日后昼见，临安之人，万众仰观。迨暮光芒数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昼见，天文官失于观瞻。然行未道，非过午也，但罚宿三十直而已。”时谓有昏迷之罪，而免无赦之诛，人以为恨。然行未道不为经天，又不知何所据而言也。

建炎之后，除殿前马步三帅外，诸将兵统于御营使司，后分为神武五军，刘光世、韩世忠、张浚、王𤫉、杨沂中为五帅。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一十万四千贯，系朝廷应副，余仰漕司也。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赏回易之费不在焉。韩军不知其实，但朝廷应副钱月二十一万余贯，则五军可略见矣。至绍兴中，吴玠一军在蜀，岁用至四千万。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月

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而马刍秣不预焉。

前世谓“阿堵”，犹今谚云“兀底”，“宁馨”，犹“恁地”也，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词。故“阿堵”有钱目之异，“宁馨”有美恶之殊。而张谓诗云：“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与款头无异矣。

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钱氏为戏云：俶时有宰相姓沈者，倚为谋臣，号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尽集群臣问计，云：“若移兵此来，谁可为御？”三问无敢应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倾耳以为必有奇谋。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时人呼诸将，皆以第行加于官称。刘三、张七、韩五、王三十，皆神武五军大将。王三十者名瓔，官承宣带四厢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辄负败，未尝成功。时谓“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后，始得“王三十太尉”，遂为名对也。

从官门状，参云“起居”，辞云“攀违，某官谨状”，无“候裁台旨”之文，虽见执政亦然，亦无贺状。虽无条式，相循以为故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谓非以为尊大，侍从之臣，于同列难施候旨之辞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则不澄而易败，故买灰官自破钱。如衢州岁用数千缗。凡僧寺灶灰，民皆断扑。收买既久，以柴薪再烧，以验美恶。以掷地散远而浮扬者为佳，以其轻滑炼之熟也。官得之，尚再以柴煅方可用。医方用冬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朴木以煅石灰而并用之，又差异于浙东也。

章子厚为相，靳侮朝士。常差一从官使高丽，其人陈情，力辞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恳之。章云：“以公所陈不诚，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陈，莫非情实。”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诚难过海。”

钱谂以郎官作张浚随军转运，自请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夸于众云：“方患简佩未有，而富枢以笏相赠，范相亦惠以金鱼。”赵叔问在坐，戏之曰：“可以一联为庆：所谓手持枢府之圭，臀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绝倒。

张子厚知太常礼院，定龙女衣冠，以其封善济夫人，故依夫人品。程正叔以为不然，曰：“龙既不当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灵，朝廷之德，吏士之劳，龙何功之有？又闻龙女有五十三庙，皆三娘子。一龙邪？五十三龙邪？一龙则不应有五十三庙，五十三龙则不应尽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主上闻之，因登对问曰：“闻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上喜，以为其能崇儒。乃曰：“今呼为萌儿矣。”上为之一笑。后镇江帅沈晦因敌退锡宴，自为致词，其末云：“饮罢三军应击楫，渡江金鼓响如雷。”韩闻之，即悟其旨，云：“给事，世忠非不敢过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劝之。继而使诸将竞献。沈不胜杯酌，屡致呕吐。后至参佐僚属，斟既不满，又容其倾泻。韩怒曰：“萌儿辈终是相护！”又戏沈云：“向道教给事休引惹边事。”盖指其词为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东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篆，草木经冬不凋，号曰青原，即七祖思可妙应真寂大师道场。今寺名靖居，有颜鲁公书碑，又有卓锡、虎跑、雷踊、天竺四泉。其一不生草木，号曰黄原，正在州东。故古语谶云：“最好黄原天卯山，此方盗贼起应难。”自建炎己酉岁，忽洪水发于两山，土人谓之山笑。青原飘屋六十余楹，而山不摧圮，黄原山遂破裂。自是诸县相继为贼残毁，经六年犹未息。丙辰岁，青、黄二原又发洪水，冲决尤甚。是冬，敌人破永丰、吉水，傅州城，入太和、万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汉赣县，属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婴屯兵以扼尉佗。隋开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为名。本十二县，远者去州七百余里。本朝淳化中，分二县以置南安军州城，梁徙于章、贡二水间。贡水在东，章水在西，夹城北流一里许，合流为赣江。江中巨石森耸如笋，水湍激，历十八滩，凡三百里始入吉州万安县界为安流。州之四傍皆连山，与庾岭、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为盗贼，犯上冒禁，不畏诛杀。建炎初，太后携六宫避寇至彼，而陈大五长者首为狂悖。自后十余年，十县处处盗起，招来捕戮，终莫能禁。余尝至彼，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卒告以持钱市物不售，问市人何故？则云"宣政、政和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无礼不循法度盖天性，亦山水风气致然也。

绍兴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连大雷电，雨雪沍寒。虽立春数日，然于候为早。老杜诗载"十月荆南雷怒号"，亦以为异。赵正之都运云："渠在蜀中，十月闻雷，土人相庆，以为丰年之兆。"盖四方远俗，未可以一理论也。

王摩诘画其所居辋川，有辋水、华子冈、孟城坳、辋口庄、文杏馆、斤竹岭、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鹿柴、北垞、欹湖、临湖亭、栾家濑、金屑泉、南垞、白石滩、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凡二十一所。与裴迪赋诗，以纪诸景。《唐人记》云"后表所居为鹿庄寺"，而《长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所据。旧史载本宋之问别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诗"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则又非西都蓝田之墅也。杜有和裴迪三诗。裴事业未见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为御史，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天圣中一岁二千三百余人，当时患其数多，大议改制。元丰岁率二千三百余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余人；三年，三千人已上。按《国朝会要》，淳化初置祥覆

官，专阅天下奏到已断案牍。熙宁中，始罢闻奏之法，止申刑部。元丰中，又罢申省，独委提刑司详覆，刑部但抽摘审核。元祐初，始复刑部详覆司，然不专任官属，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祖宗法，专委刑部郎官三两员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数，尽覆天下之案。庶令内外官司知所畏惧，而尽心于刑狱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阙官，尚书左选一百六十二员，侍郎左选八百余员，并使一年以上，至二年两季阙。尚书右选二百八十三员，侍郎左选五百三十七员，并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阙。四选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余员。

黄鲁直在众会作一酒令云："虱去乁为蝨，添几却是風。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东坡，坡应声曰："江去水为工，添糸即是红。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虽创意为妙，而敏捷过之。苏公尝会孙贲公素，孙畏内殊甚，有官妓善商谜，苏即云："蒯通劝韩信反，韩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孙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负汉也。"苏大喜，厚赏之。

朱希亮，颍川人，为邓州教官。有乔世贤者，恃才轻忽，偶与朱相值，遽问之云："君名希亮，谓希何亮？"朱报云："何世无贤？今未问君名，姓将何出？"乔愕然不能答。盖古惟有桥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彝及知之。或云匈奴贵姓也。

余家故书有吕缙叔夏卿文集，载《淮阴节妇传》云：妇年少美色，事姑甚谨。夫为商，与里人共财出贩，深相亲好，至通家往来。其里人悦妇之美，因同江行，会傍无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当为证！"既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即号恸为之制服如兄弟，厚为棺敛，送终之礼甚备。录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贩货得利，

亦均分著籍。既归，尽举以付其母，为择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亲，若是者累年。妇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义也。姑以妇尚少，里人未娶，视之犹子，故以妇嫁之。夫妇尤欢睦，后有儿女数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独坐檐下，视庭中积水窃笑。妇问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妇相欢，又有数子，待己必厚，故以诚语之曰："吾以爱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时指水泡为证，今见水泡，竟何能为？此其所以笑也。"妇亦笑而已。后伺里人之出，即诉于官，鞫实其罪而行法焉。妇恸哭曰："以吾之色而杀二夫，亦何以生为？"遂赴淮而死。此书吕氏既无，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记，姑叙其大略而已。

《笔谈》载吕缙叔临终，身缩才数尺。洛人范季平子妇病瘦累年，浸亦短缩，绍兴六年春，卒于临川，才如六七岁儿，亦可怪也。

江南人谓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边有此石兽，故以为名。余过彼得破甓，上有隶书"开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为何人。又洪、抚之间，地名清远，有净居院。余又得一砖，四傍皆印开皇十六年字。寺后山上有寿章亭，亭前樟木围三寻，多题诗，云三经霹雳，中有巨蛇也。东坡葬汝州，其墓甓皆印东坡二字，洛人王寿卿所篆。余在襄阳，得隶书宋昇明三年韦长史墓砖，考之睿之父也。余六百年矣，坚实可作研。避地亦弃于阳翟善财寺中。

韩岊知刚，福州长乐人，尝监建溪茶场，云茶树高丈余者极难得。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长半寸许，采之浸水中，俟及半斤，方剥去外包，取其心如针细，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谓之水芽。然须十胯中入去岁旧水芽两胯，方能有味。初进止二十胯，谓之贡新。一岁如

此者，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剥下者，杂用于龙团之中，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旧米价贱，水芽一胯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岁费常万缗。官焙有紧慢火候，慢火养数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间无力养火，故茶虽好而色亦青黑。宣和中，腊月贡，或以小株用硫黄之类发于荫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旧者，止微取新香之气而已。入香龙茶，每斤不过用脑子一钱，而香气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历日中治水龙数，乃自元日之后，逢辰为支，即是。得寅卯在六日，为丰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术，于阴阳书多通。

吕丞相元直以使相领宫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诵少陵“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况。时赋诗者百数。李伯纪职大观文、官银青、帅福唐，亦寄题二篇，其末章云：“片帆云海无多地，叹息何由厕末宾？”时谓二公穷老，末宾，何言之谦也！

《晋史·温峤传》：司隶命为都官从事。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敳传云：温峤奏之，敳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而《和峤传》亦云：太傅从事中郎庾敳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磥砢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二峤传皆载，未知孰为是也。

楚州有卖鱼人姓孙，颇前知人灾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箓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驾至，遍诣诸殿烧香，末乃至小殿。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皇虽讶其异，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识。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东破四明，明年退去。时吕源知吉州，葺筑州城，役夫于城脚发地，得铜钟一枚，下覆瓷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竞往发之，乃枯骨而已。众忿其劳力，尽投于江中。视铜钟之上有刻文云："唐兴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陨于西垒之巅。吾时司天文，昭政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营于他山，就瘗于西垒之垠。吾卜兹土，后当火德，五九之间，世衰道微。浙、梁相继丧乱之时，章、贡唐昌之日，复工是垒，吾亦复出是邦。东平枭工决使吾爱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记。"按唐兴元元年甲子岁，朱泚、李怀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岁。二月十二日甲子，李怀光反，中巳盖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则六月甲辰泚始伏诛，七月壬午至自兴元之时也，迨建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继，唐昌、东平水府之谶，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数未解，而复出是邦，未知为谁。则逸翁之术，亦可谓精矣！

崇宁中，李诫编《营造法式》云：旧例以围三径一方五斜七为据，疏略颇多。今按《九章算经》：圆径七，其围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棱径六十，每面二十五，其斜六十有五。六棱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圆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内取圆径一得一，六棱八棱，取圆准此。又载名物之异曰：墙名五。墙、墉、垣、缭、壁。柱础名六。础、礩、碣、磌、墄、磉，今谓之石碇，音顶。材名三。章、材、方桁。栱名六。闬、楶、薄曲、枅、弈、栱。飞昂名五。忏、飞昂、英昂、斜角、下昂。爵头名四。爵头、耍头、胡孙头、蜉蜒头。枓名五。楶、㮵、栌、楮、欂、枓。平坐名五。阁道、灯道、飞陛、平坐、鼓坐。梁名三。梁、宋廇、㭔。柱名三。桓、楹、柱。阳马名五。觚棱、阳马、阙角、角梁、梁抹。侏儒柱名六。悦、侏儒柱、浮柱、棳、上楹、蜀柱。斜柱名五。斜柱、梧、迕、枝撑、叉手。栋名九。栋、桴、穩、棼、甍、极、搏、标、櫋。搏风名二。荣、搏风。柎名三。柎、复栋、替木。椽名

四。桷、椽、欀、橑。短椽名二。栋、禁槁。檐名十四。檐、宇、樀、楣、屋垂、梠、櫺、联櫋、橝、庌、庑、槾、㮰、廇。举折名三。陠峻、陠峭、举折。乌头门名三。乌头大门、表楬、阀阅。今呼为櫺星门。平基名三。平机、平撩、平基。俗谓之平起，以方椽施素版者谓之平阇。斗八藻井名三。藻井、圆泉、方井。今谓之。钩兰名八。櫺槛、轩槛、栊、梐牢、阑、楯、柃、阶槛。拒马义子名四。梐枑、梐柜、柝、马。屏风名四。皇邸、后板、扆、屏风。露篱名五。樆、栅、据、藩、落。今谓之。涂名四。场、墐、涂、泥。阶名四。阶、陛、陔、墑。瓦名二。瓦、甍。砖名四。甓、瓴甋、毂、甗砖。又云，《史记》居千章之萩。注：章，材也。《说文》栔。注：栔，櫼也，音至。按构屋之法，皆以材为祖。祖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长短，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材上加栔者，谓之足材。其规短制度，皆以章栔为祖。今人以举止失措者，谓之失章失栔，盖谓此也。宋祁《笔录》：“今造屋有曲折者，谓之庯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观者，谓之庯峭。”盖庯峻也。今俗谓之举折。

陶隐居注《本草》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余官原州时，官库庆锦堂酒取数绝少，醇旨最于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见司马温公《苦寒行》云：“并州从来号惨烈，今日乃信非虚名。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则塞上之寒，隐居生于东南，盖未之见耳。

苏子瞻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公素会于吴兴，时张子野在坐，作《定风波》词，以咏六客。卒章云：“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后十五年，苏公再至吴兴，则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张秉道、苏伯固、曹子方、刘景文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前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

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程俱致道，以外氏荫入官，少有文称，车驾在钱唐，不试而除正字。其谢表云：“以权德舆之器业，李卫公之才猷，宋绶之该通，韩维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华。若杨大年之一世英豪，欧阳修之诸儒领袖，安石之经术，苏轼之文章，故皆不待试言，径司辞命。如臣何者，滥继前修？”盖自唐以来才十数人，亦可谓荣矣！然自是率多不试，人反以为滥也。

吴幵正仲家蓄唐以来墨，诸李所制皆有之。云无出廷珪之右者，其坚利可以削木。渠书《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王彦若《墨说》云：“赵韩王从太祖至洛，行故宫，见架间一簏，取视之，皆李氏父之所制墨也。因尽以赐王。后王之子妇蓐中血运危甚，医求古墨为药，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乃尽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尝和吴观墨诗云：“赖召陈玄典籍传，肯教边腹擅便便。竟夸削木真馀事，却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颖后，五军仍在楮生前。只愁公子从医说，火煅生分不直钱！”

吴幵正仲著《漫堂集》，载唐顾况老失子作诗云：“老人哭爱子，泪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每诵诗，哭之哀甚。未几，复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闻其父哭并诗，不胜其哀，恳于冥官，复为况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朱明发晋叔，绍兴辛亥十月末，在苍梧失子。其子未病时，书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梦于其母，且复为子。壬子十月十日，于五羊果复得子。其事颇与非熊类，可谓异矣。晋叔贤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识晋叔，宋城人，丁巳岁为浙西提举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阳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孙也。

吉州万安县至虔州，陆路二百六十里，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石惶恐滩，在县南五里。东坡贬岭南，有《初入赣》诗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错喜欢铺。"入赣有大小惶恐滩，天设此对也。其《北归》云："予发虔州，江水清涨丈余，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昆仑、梁口、横石、清洲、铜盘、落濑、太湖、狗脚、小湖、砮机、天注、鳖口，凡十八滩。自梁口滩属虔州界。又有锡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涨或落皆可行，惟石没水不深为可畏也。"

蔡确持正始为京兆府司理参军，会韩子华建节出镇，初到设燕，蔡作口号，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将坛今拜汉将军"之句。公喜荐之，改京秩。元丰中，致位宰相。元祐初，责知安州，后圃有浮云楼，楼下临浛河，尝赋十诗，有"叶底出巢黄口闹，溪边逐队小鱼忙"之句。又一绝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斯公抚碧湾！"时宣仁圣烈皇后听政，知汉阳军吴处厚皆注释以进，坐谤讪贬新州而死。其始终盛衰，皆以诗句，亦可异也。然元祐党人之祸自此而起，几与牛李之策相类。

太史公作《伯夷传》，但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论语》音注引《春秋·少阳篇》，谓"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谥也。"陆德明取之。不知《少阳篇》何人所著，今世犹有此书否？如赵岐谓孟轲字则未闻，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记》云字子舆，今观《史记》则未尝有。刘孝标亦云子舆困臧仓之诉，五臣注为孟轲字也。

蔡忠愍既以诗得罪，遂以言为戒。其往新州，止携一爱妾，号琵琶姐；又蓄一鹦鹉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击小钟，鹦鹉闻之，即传呼

琵琶姐。未几，其妾瘴疠而死，自是不复击钟。一日，因圣节开启，遂服冠裳，而带尾误击钟有声，鹦鹉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怆，因赋诗云：“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自是郁郁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笔谈》载雷火熔宝剑而鞘不焚，举王冰注《素问》，谓龙火得水而炽，投火而灭，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绍兴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视事。是日大雷破树者数处，而福慧寺普贤像亦裂，其所乘狮子，凡金所饰与像面皆销释，而其余采色如故。与沈所书盖相符也。

渊圣皇帝《以星变责躬诏》云：“常膳百品，十减其七；放减宫女，凡六千余人。”则道君朝盖以万计矣。见吴幵承旨《摛文集》。

茈胡，《本草》音柴，而刘禹锡集音紫。按《广韵》茈字有二音，茈胡则音柴，茈草、茈姜则音紫。按少陵诗云：“省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则刘集音恐误也。又仙灵脾，柳子厚作毗字，宜当从柳。《本草》木部盐麸子，云树叶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盐，食之酸咸止渴，一名叛奴盐。而五倍子生此木叶下，本一物也，乃载于草部。按《玉篇》[illegible]音皮秘、平秘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盐状，可食，味酸美，即盐麸子也。《本草》云生吴、蜀山谷。五倍子疑为吴[illegible]子，语讹而然耳。又猪苓一名猳猪屎，陶隐居云：“旧云是枫树苓，其皮至黑，作块似猪屎，故以名之。”按《通俗文》猪屎曰[illegible]，音灵，恐当用[illegible]字。

东坡居士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南雄州在大庾岭下才数十里，与江南未相远也，而气候顿异。二月半梨花已谢，绿叶皆成阴矣。如石榴四时开花，橘已实仍蕊，或发于大本之上，却无枝叶，此尤可怪。然花发不数日辄谢，香气亦薄，盖其津脉漏泄者多也。故退之诗

云：“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怕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又其开发先在西北枝，而北向常盛者，缘日行非南至之极，则犹在其北故尔。

高适调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为右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杜子美有诗送之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退之作荆南法曹，与张籍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之亦有《寄小侄阿宜》诗云：“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则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于鞭扑，而史不载。所以责官多使为之，欲重为困辱也。

熙宁初，有士子上书迎合时宰，遂得堂除。苏长公以俚语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而其后禅林释子趋利谀佞，又有甚焉。懒散杨峒续成一绝云：“当时选调出常调，今日僧家胜俗家！”

历日中有载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异，必自有说，而未能辨之者。或谓附肉为甲，则甲何可除也？广南俚俗多撰字画，以⿱大心为恩，⿱不坐为稳，⿱不長为矮，如此甚众。又呼舅为官，姑为家，竹舆为逍遥子，女婿作驸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岁除爆竹，军民环聚，大呼“万岁”，尤可骇者。

颜延年《咏阮始平》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勖性自矜，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为挥斥之字。而杜牧之《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绝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后人因此遂专作旌麾，以对五马，为太守故事。而牧之《黄州即事》云：“莫笑一麾东下计，满江秋浪碧参差。”乃在吴兴之前，时无“把”字，不知训

麾为何义也。

南安军上犹县北七十里石门保小逻村出坚石，堪作茶磨，其佳者号“掌中金”。小逻之东南三十里，地名童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盖其次也。其小逻村所出亦有美恶，须石出水中色如角者为上。其磨茶四周皆匀如雪片，齿虽久更开断。去虔州百余里，价直五千足，亦颇艰得。世多称耒阳为上，或谓不若上犹之坚小而快也。

韶州有汉隶书《周府君功勋记铭》曰：“讳璟字君光，下邳人，熹平二年为桂阳守，开昌乐泷，为舟人之利，庙食连州。”而碑在曲江郊外，为风日所剥，绍兴七年，始迁于城中。其后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体。按太和之号，乃魏明、晋废、后魏孝文、石勒、李势，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晋太和之岁数未尝至九。疑唐文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岁矣。又至绍兴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画不能如是之完也。

刘伯龙欲谋什一而为鬼揶揄，则贫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颍昌士人马磐，能文有行义，受业之徒多中科第，独未尝得预乡荐，其贫几无壁立。有女年长，无资以适人，众为敛钱以嫁。未几归宁，感寒疾，数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贷以殓。既阖棺，闻其呼声云“复生”，钉不可发，破木以出。视其殓衣，皆使脱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寝。是夕盗者尽偷衣衾之属，莫有觉者。至明方申官捕贼，则其女复死矣。天之穷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学而能者，儒家则谓之天性，释氏则以为宿习，其事甚众。唐以文称，如白乐天七月而识“之无”二字。权德舆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韩退之自云“七岁读书，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

赋“方圆动静”，刘宴之正“朋”字，岂学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识庾环之处推之，则宿习为言，信矣！

章谊宜叟为户部尚书，闭门谢客，虽交旧亦莫之接。有轻薄子一日留刺阍者，多与之钱，属其必达。章视其衔，乃崖州司户参军薛柳也，遂解门者至临安府，人益以为笑。又有太府寺丞华某上留守吕丞相书，于纸尾图男女之状。又与中丞周子武书，于其衔下云“男愚儿上周某”，皆一时异事也。

吴幵正仲云，渠为从官，与数同列往见蔡京，坐于后阁。京谕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窃怪之。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帘，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濛濛满坐，几不相睹，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是之浓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宁之前，不以服属，皆赐名补环卫官。尝有同时赐名为叔总、叔是、叔浑、叔龄之隐诋，因以致讼。后虽不敢，然亲昆弟有名不迹、不迩者，讫不知改。后袒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辄为抱券人误写作𤥨，遂仍其谬。既而试进士中第，自范致虚唱名误呼甄姓，后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广韵》、《玉篇》，凡字书中皆无玉旁作恭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众皆不悟，遂形诰敕。后世当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庐山西林乾明寺经藏壁间，有唐戊辰岁樵人王翰画须菩提像，世以王为与杜子美卜邻者。按《文苑传》：“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开元十一年，张说辅政，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家蓄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十四年，说罢宰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日与才

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则西林所画，盖自仙州贬营道时过九江也。笔墨简古，非画工所能。自开元十六年戊辰，逮绍兴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独石刻存焉。

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傍，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谓之“养柑蚁”。

艺祖皇帝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其夕有云物之异。自是每岁忌辰，必有雨雪风冽之变。至绍兴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灵如在。视唐文皇玉衣之举，铁马之汗，盖过之远矣。其神异之事。已载于国史。方潜隐时，自凤翔道过原州，尝息棠木之阴，日已转而荫不移。至今其木枝条皆有龙角之状，其所寝之地，草独不生。此《实录》之所遗者。余作倅临泾，尝亲至其下，为筑垣以护。

惠州博、罗二山，罗山傍海，博山祠并又在海中，形圆而尖，今博山香炉取其状类也。罗山又名罗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尝有柑一株，太平兴国中，有中人取其实以进，爱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贵之，竟传罗浮柑。今山中更不复有，而其名不泯。

吕惠卿吉甫，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大观中始召至京师，为太一宫使，时年八十岁矣。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意气颇自得。一日延见众客，有道士亦在其间，自称宗人，礼数简易。吕视之不平，因问其所能，曰“能诗”。吕顾空中有纸鸢，即使赋之。道士应声曰：“因风相激在云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吕知其讥己，有惭色，方顾他客，已失所在。其风骨如世之画吕洞宾，人皆疑其是也。

绍兴九年岁在己未，秋冬之间，湖北牛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麞、鹿、野猪、虎、狼皆死。至于蛇虺，亦僵于路傍。此传记所未尝载者。若以恶兽毒螫之物自毙为可喜，而牛马亦被其灾，是未可解也。

东坡在惠州作《梅》词云：“玉骨那愁烟瘴，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尝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易逐海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广南有绿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状类鹦鹉，栖集皆倒悬于枝上，土人呼为“倒挂子”。而梅花叶四周皆红，故有“洗妆”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倢，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坛凡数百枚，食之止余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不可及，遂失所在。孙威敏公夫人边氏喜食鲙，须目见割鲜者，食之方美。一日亲视庖人将生鱼已断成脔，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鱼于器，俟觉而切。乃梦器中放大光明，有观音菩萨坐其内。遽起视鱼，诸脔皆动，因弃于水中。自是终身蔬食。余在顺昌，见同官二人年六十余，以无子戒不食鱼，未几皆有子，遂刻文以劝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谓鲑鱼出水即死，食之非杀，亦断为脔，至暮欲再烹而动。此皆与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无善缘，刚强不可化者，亦不复见此事也。

唐李贺父名晋肃，而贺不敢应进士举，韩愈作《讳辩》以讥避之为非。绍兴中，范漴知鄂州，以父名崿辞，不听。而唐冯宿父名子华，及出为华州刺史，乃以避讳不拜。贾曾景云二年授中书舍人，以父名忠言固辞，拜谏议大夫；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又固辞。议者以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而字别，于礼无嫌，乃就职。此字同而音异，与字异而音同，事盖相类。又二名偏讳，皆所不当避者，而唐世法乃听之，与今条令盖少异矣。宗室令畤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举万寿观，虽字有

古今之殊，比之子华，则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许。法谓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马隲父名安仁，绍兴八年知衡州，以县有安仁乞避，则遂听其辞。虽不应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草》载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九月十日采捕之。《图经》云："其文作方胜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断之。其骨刺伤人与生螫无异。"今医家所用，惟取蕲州蕲阳镇山中者。去镇五六里有灵峰寺，寺后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极难得。得之者以充贡。洞内外所产，虽枯两目犹明。至黄梅诸县虽邻境，枯则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县又与黄梅为邻，间亦有之，枯则两目皆不明矣。市者视此为验，以轻小者为佳，四两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寻其蛰处而掘取之，夏月食盖盆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绳网以系其首，剖腹乃死。入药以酒浸煮，去首与鳞骨，三两可得肉一两用也。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云：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以此也。其虻虫水蛭之类，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后有用鸡子者，则云用先破者有力。于妇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择食时，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杀，令子短寿。《鲤鱼汤》与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鱼。论诸毒螫，则云：凡见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恶心向之，亦不得杀。若辄杀者，后必遭螫，治亦难差。小儿狗啮方云：勿令狗主打狗。于毒螫伤人之物，尚不忍生心而加棰，况其他乎？其仁慈可谓至矣。而《新校治妇人妊娠诸方》皆用乌鸡之类，割颈取血以煎药，乃高保衡、孙奇、林亿以《崔氏纂要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虑后世更疑不用生命，以为虚语。故余于《本草蒙

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载于此，以释来者之惑云。

《庐山记》载锦绣谷三四月间，红紫匝地，如被锦绣，故以为名。今山间幽房小槛，往往种瑞香，太平观、东林寺为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群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人闻其香，寻而得之，栽培数年则大茂。今移贾几遍天下，盖出此山云。余尝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园有瑞香亭，刻石为记，云其高丈余。大观中余官于彼，亭记虽存而花不复见。东都贵人之家有高尺余者，已为珍木，置于阴室，溉以佳茗。而邓州人家园圃中作畦种之，至连大枝采斫，不甚爱惜。花有子，岁取以种。其初盖亦得于山中，不独江南有也。

《韩信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后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徐广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汉书》作跨，同耳。"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与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两股间也。胯，两股间也。音与跨同。胯、跨字相类，而音韵不同。今学者亦未尝分别，前读胯为库音，世必笑之。诸书音如此者甚众，聊举其一焉。

会稽士人有钱唐休者，颇有声于时，赵丞相当国，人荐之者，方议除擢，会有边报小警，视奏目中适见其姓名，赵不悦曰："钱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后赵引折彦质为枢密，其院中奏牍书名相次，人有谮之者，谓赵鼎折为不祥，乃与钱事相类。古今以谶语而为祸福者多矣，虽有幸不幸，盖亦数使之然也。可胜叹哉！

余寓居上饶，数问信州之得名于邦人，莫有知者。后观《图经》载弋阳县有信义港，以地极肥饶，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为称，或以是

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诗云“俱客古信州”者，盖谓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于附郭治花圃，创为一堂，前后两庑，颇极爽丽。每延过客游宴，屡乞堂名而未得。一日，梦一贵人坐其堂上，士子从之游，亦若平日，恳以堂名，顾视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觉，殊不晓命名之旨。未几，蔡持正坐讥讪贬新州，既至，无宅可居，遂求堂以处，士子欣然纳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彼。蔡之贬，人谓刘莘老为有力。至绍圣初，刘既坐责，当路者故以新处之。其至方暑，尤急于问舍，又欲假堂为馆，士子以二相为不祥，不许。而刘请甚坚，不得已以梦告之。刘以蒸湿不堪，又以其言为未信，竟借以居，亦终于堂中。则二相之名，盖预定于数矣！与灵公之为灵，何以异哉？

杜少陵《新婚别》云“鸡狗亦得将”，世谓谚云“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之语也。而陈无己诗，亦多用一时俚语。如“昔日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窗空一罅。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百巧千穷只短檠。起倒不供聊应俗。经事长一智。称家丰俭不求余。卒行好步不两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为无面饼，巧媳妇做不得无面馎饦。不应远水救近渴。谁能留渴须远井，远水不救近渴。瓶悬瓽间终一碎，瓦罐终须井上破。急行宁小缓。急行赶过慢行迟。早作千年调，一生也作千年调，人作千年调，鬼见拍手笑。拙勤终不补。将勤补拙。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丁手摩婆。惊鸡透篱犬升屋。鸡飞狗上屋。割白鹭股何足难。鹭鸶腿上割股。荐贤仍赌命。”而东坡亦有“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皆世俗语。如“赌命”“软饱”犹可解，而“黑甜”后世不知其为谁矣。如《诗》之“串夷载路”，《书》云“吊由灵”，安知非当时之常谈也。

西北人生子，其侪辈即科其父首，使作会宴客而后已，谓之捋帽会。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毕嫁，亦大会亲宾，谓之倒箱会。广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饮，名曰女酒。贫家终身布衣，惟娶妇服绢三日，谓为郎衣。此皆可为对者。蜀人每食之余，不问何物，皆投于一器中，过三月方取食，谓之百日浆，极贵重之，非至亲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闽中公私酝酿，皆红曲酒，至秋尽食红糟，蔬菜鱼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红糟煮鲮鲤肉卖。鲮鲤，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枢密院奉祠居婺州，忽梦行道上，憩大木下，有人止岐路云："此入闽中路也。"未几，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时方秋暑，从者疲苶，果憩于大木之下。有过之者曰："此入闽中路也。"宛如梦中所见，乃太息曰："虽欲不来，其可得也？"

刘岑季高闲居湖州，梦廖用中云："刚与郑顾道却是同年。"时廖为中丞，郑望之侍郎领宫祠居上饶。后数月，刘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宫观罢归南剑，道由信上，郑往谒之。初未相识，问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会，方坐，即云："郑顾道在此，某与之却是同年。"与梦中所闻略无少异。则出处升沈，动静语默，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后，时方用兵，急于人才，故士大夫多夺哀起复。自是凡军假摄，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虽非军旅及藉材干，多以急禄而起。李将仕东云："在兴国军，有通山县尉以丧母在告，既而出参，人皆骇愕而不敢问。数日之后，同僚见其巾用缟素，问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参告？云某已于几筵前拈香起复矣。"礼义之丧，一至于此。是可叹也！

宣和中，济南州宅中有鬼为美妇人以媚太守。其后，林震成材司业

出守是州。初到，乃杂于官奴中，黔衣浅色无妆饰，颀长而美，颇异于众。林儒者，虽心怪之，未欲询究。后屡阅公宴，竟不见此人，乃问之队长，告以服饰状貌，众皆云无，林方惑之。次日遂径入堂室，林遂亲爱之。自是与家人杂处，无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儿戏于堂上，妇人过而衣裾误拂儿面，其人诟之，妇人笑而回，以手捧儿面捩之，面遂视背，不能回转。举家大异，始知妖异。时何执中为丞相，林乃其婿，奏闻徽宗，至遣法师以符箓驱治，终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几，林竟卒。

吕洞宾尝游宿州天庆观，道士不纳，乃宿于三门下，采柏叶而食，逾月方去。临行，以石榴皮书于道士门扉上云："手传丹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字皆入木极深。后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门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极宫门楣壁上，亦有题诗云："宫门一闲人，临水凭阑立。无人知我来，朱顶鹤声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车驾自维扬渡江，金人分兵逼寿春，众劫太守马识远使投拜，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敌退，其尝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谋杀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辈终不得全。"幕官王大节曰："彼有家属，如何？"于是尽杀，推大节权领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退兵尚不肯用建炎年号具奏朝廷，乃擢大节通判权州事。绍兴二年，大节与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节与徐论禅曰："罪福之事，报应有无？"徐云："未了还须偿宿债。"大节曰："如何可脱？"徐曰："法心觉了无一物。赵州和尚道'放得下时都没事'。若放不下，冤债到来，何由辨免？"王面发赤。次日具饭邀徐，密告寿春之事，曰："还可脱免否？"明叔曰："如赵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觉能了。"翌日，徐与同官王昌俱访大节，忽言"病来"，又

曰“了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脐中，方三四壮，矍然而起曰：“知罪过！知罪过！”又曰：“且放宽我。”语言纷纭，莫能悉记。二公惊出，但闻哀祈之声，久之竟死。孟与徐皆能道其事。

齐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状如伤寒发热，已而手足厥冷，汤剂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汤饼，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面抟成块龁啮之。家人惊异，乃曰：“朝议才省来，且慢吃。”遂怒目曰：“那得朝议来？我是密州高安县贩邵武军客人，被你朝议在吉州权县，将我六个平人，悉做大辟杀了，今来取命。你朝议已去久矣！”家人听其声，乃东人语音，状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顷遂仆。徐明叔与齐乡人，知其不妄。

孙延直德中云，渠在官时，有尉李脩，以捕盗尝改承务郎，而盗中一名乃逃军，李以拒捕杀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为庆。明日五口阶生瘰疬，数月之间，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为夫所礼，乃独存。李临终疬溃透脑，脑髓流出，数日方死。又一同官性严酷，讯囚多过数。晚年苦两足浮肿，医疗莫效，久之肉烂指落，浸淫溃至半胫而死。不可不戒也！

陈寺丞宝之，徐州彭城人，庆历元年，以外舅庞颍公籍任为太庙斋郎，后为雍丘县主簿，荐改官者凡十七人廷见，仁宗怪其多。时颍公为枢密使，仁宗务抑势家，特不与改。再授忠武军节度推官，既罢，举者亦十余人，乃止以五名应格。比引对，其一举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迁大理寺寺丞。世徒知以多而报罢，不知后以少而失。信乎为有命也！其子师道无己，作《先君事状》亦载此。

信州弋阳县海棠满山，村人至并花伐以为薪。广南以枨啖猪，处州

龙泉以笋亦然。温州四时有兰，各是一种。衡州耒阳县有桃一株，结子而穰不甚实。广州有无核枇杷，海南有无核荔支一株。严州通判厅下有花数种而合为一树，云见于唐杜牧诗中。宣和间欲移取屡矣，卒以盘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终无能名者。

仙茅一名婆罗门参，出南雄州大庾岭上，以路北云封寺后者为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处者，即心有黑晕，以此为别。

婺州义乌县有叶炼师者，本菩蕾村田家女，随嫂浣纱于溪中，见一巨桃流于水上，乃取以遗嫂。时方仲冬，嫂以其非时，又若食余，因弃不取。女乃啖之，归遂绝粒。逾年之后，性极通慧，初不识字，便乃能操笔书，有楷法。徽宗闻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赐号“炼师”。

孙延寿向仲云，渠知余杭县日，有临安铁塔院僧志添，来为县人作水陆斋，时周常仲脩侍郎居乌墩，有二弟元宾、元辅在余杭，添见元宾曰：“侍郎安否？承务可急往见之。昨夜水陆会中，却见侍郎来赴也。”周信之，亟买舟而去，至则仲脩已不幸矣。又尝谓周邠开祖曰：“公何故来看水陆？且宜将息。”未几，周亦卒。添作水陆斋极严洁，多见亡者，道其形貌语言甚异，人归向之。黄鲁直为之写《草庵歌》，刻石传于世。

廖刚为中丞，建议令两制举士拔擢超用。时李光自江西帅作参政，有机宜，吕广问欲加引用，廖与给事中刘一止、中书舍人周葵，遂通荐之。李又求于秦相，欲置之文馆，虽已许之，久而未上。乃以吕贺其执政启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讲和而和未决，倾国以养兵而兵愈骄。”丞相固已不乐。至“四方属意，固异于前后碌碌无闻之人；百辟承风，尤在于朝夕赫赫有为之际”，秦意愈怒，讫不与之，至争辩于上前。李由是罢，廖与周、刘亦被逐，及其门人又成一党。

宗人赵舜辅希元自负诗文，每以东坡为标准，居处斋室，皆取其言以为名。尝种芍药于亭下，以苏诗有“亭下殿余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为衢州兵官。时赵令衿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咏，每相讥评。后表之除浙西宪，舜辅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严州，而宪亦罢焉。

郑范季洪信州贵溪人，登第久不仕。尝献书五十篇，言当世之务，号《刍荛论》，朝廷止除充严州教授而已。其《论相篇》云：“臣观汉有天下三百年，其为辅相者四十有七人，独前称萧、曹，后称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为辅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汉、唐历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几十倍之差，疑汉有所遗，而后世任相，亦不专于前古也。”又《灾异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汉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汉载于史者亦五，东汉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则灾异亦浸多于古。”余在绍圣间，见东京相国寺慧林禅院长老佛陀禅师德逊云：“少时尝以平岁秋成粟穗，量其短长，数其粒数。至中年已后，数量较之，渐不及前。至其晚年，丰岁反不逮少时之凶年。信释氏入末劫之说为然。”则灾异之多，疑与逊之言亦相符也。至于人之寿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诞日禁屠宰，始于隋文帝为先帝先后追福，其后不见于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于令，从之。文宗长庆四年十月十日庆成节，诏“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常为永例”。武宗开成五年，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六月十二日皇帝载诞之辰为庆阳节，懿宗七月四日为延庆节，昭宗二月二十二日为嘉会节，哀帝九月三日为乾和节，余不尽见。皆三教入殿讲论，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然初即位，

未便立节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见于唐《旧史》，而《新史》又止载千秋节名，后世遂为盛礼，天下宴饮，公私劳费，虽禁屠宰，而杀害物命甚多。崇宁中如有献议。令宴设止用羊豖。余在靖康间，尝乞废罢，献谀已久，讫莫肯从。

唐刘思礼少尝学相术于许州张憬藏，相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及为箕州刺史，益自喜，以为太师之职，位极人臣，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綦连耀谋反被诛。憬藏以善相在《方伎传》。然其所载，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礼之谬，盖不少也。

王介甫作韩魏公挽诗云："木稼尝云达官怕，山摧今见哲人萎。"时华山崩，京师木冰，极为中的。人多不见木稼出处。按《旧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冻洌而数日不解。宁王见而叹曰：'谚云，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其月王薨。"

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嬉戏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亦有之。见《旧唐·音乐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汉武帝乐工丘仲所造，云其元出于羌中。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边地，其声悲。亦云：边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藏琴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

张易之，行成之族孙，则天临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荐易之器用过臣，即令召见，俱承辟阳之宠。右补阙朱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昌宗、易之，固应足矣。近闻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

壮伟，过于薛怀义。争欲自进，堪充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义，溢于朝听。臣愚，职在练诤，不敢不奏。”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唐之《旧书》，详载斯语。父子兄弟君臣荐进献纳如此，亦可谓之秽史矣。

王珪自谓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为剑南道巡省大使，激浊扬清，甚获当时之誉，此亦《旧史》之文。今若用激浊扬清为大亮，则人多以为怪矣。若不记万卷书，未可轻议人文章也。

唐《旧史》云：永王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伆又勇而有力，遇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柬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堕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则李太白初从其行，盖璘未露其迹。不然，岂肯从其为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书》皆略而不载，不特璘之本谋便为犯顺，至于翰林之贬，犹为轻典矣。

乔大观，维扬人，绍兴中仕宦于朝。尝有人戏之曰：“公可与郑元和对。”乔云：“某岂有遗行若彼邪？”曰：“非为此也。特以名同年号，世未见其比耳。”又叶三省景参，严州人，尝仕起居舍人，姓名与字皆有两呼，亦所鲜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按《旧史·敬羽传》：羽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为宗子若水告其赃私，诏羽按之。羽延遵各危

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遵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邪？"遵绝倒者数四。则《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

《易》正义释朵颐云，朵是动义，如手之捉物，谓之朵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儿学行谓之多，莫知其义。以此观之，乃用手捉，则当为朵也。

世俗简牍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义，余问于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后因检《礼部韵略》恅字注云："憦恅，心乱也。"疑本出此，传用之讹，故去"心"耳。

徽宗尝问近臣："七夕何以无假？"时王黼为相，对云："古今无假。"徽宗喜甚，还语近侍，以黼奏对有格制。盖柳永《七夕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而俗谓事之得体者，为有格致也。

真宗不豫，寇莱公与内侍周怀政密请于上，欲传位皇太子，上许之。皇后令军校杨崇勋告莱公谋废上，遂诛怀政，莱公贬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赐谥忠愍，命知制诰丁度为词曰："夫徇义保躬，贤哲罕兼其致；原心观行，褒沮得伸其公。惟节惠之旧章，实经世之明劝。不有正议，孰旌遗烈？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国、莱国公寇准，器资庄重，风猷简贵，感会先圣，绸缪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实乃秉钧之秋。图惟协恭，罔有二事。遭盗言之噂喈，挟危法以中伤。白璧易污，贝锦难辩，再罹遐谪，遂及云亡。终悲零露之归，徒轸幽泉之痛。间虽洊伸澄雪，追贲宠嘉。而诔功易名，尚阙恩礼。沈谋秘书，沦于疑论。逝者莫诉，朕甚闵之。《谥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国遭忧曰愍，合是休典，慰其营魂，宜特赐谥曰忠愍。"今公安县、道州、邓州皆有生祠，邓州后赐名忠烈庙，道州刊公诗二百四十

篇，州宅有楼号“寇公”。而公安插竹挂纸钱，焚以祭公，今生成林，尤为异也。

贵耳集

［宋］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校点说明

张端义（1179—？），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今属河南）人，寓居苏州。少时勤学苦读，兼习武艺，稍长游学于名儒项安世、杨简、魏了翁门下。生平酷爱诗词小赋。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上书，因直言得罪，被放逐到广南韶州。《贵耳集》一书即在韶州所作。

是书凡三集，每集一卷，卷首皆有作者自序，剖析写作的缘起和动机。一集成于淳祐元年（1241），多记朝中见闻和文人诗话。为研究宋代文史之重要资料。二集成于淳祐四年（1244），南渡前后朝野杂事居多，兼及经史考证等。三集成于淳祐八年（1248），为补拾前二集之遗漏而作。目的在于“粗可备稗官虞初之求”，故不少条目有较强的故事意味，久传于人口。如记汴京名妓李师师与周邦彦事，不仅在宋代广为流传，甚至到了明代还被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所采用，盛传不衰。此外，书中部分条目还记载了有关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的事迹，保存了一些伶人活动的戏剧史资料，为他书所罕见，值得重视。

《贵耳集》宋本久佚，现今能够看到的都为明、清两代刻本。明嘉靖李栻辑刊《历代小史》丛书，收入本书仅有一卷，颇多删节。其后陈继儒刻入《宝颜堂秘笈》中，将原书的下集析成二卷，并佚去序文，也不完整。明末毛晋从闵元衢处假得足本刻入《津逮秘书》，是为三卷本。清嘉庆间，张海鹏又据《津逮秘书》本校勘一过，刻入《学津讨原》。这次校点，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校以《历代小史》本、《宝颜堂秘笈》本及《学津讨原》本。凡底本有误，皆据别本径加改正，不出校记。

卷上

余从江湖游，接诸老绪余，半生钻研，仅得《短长录》一帙。秀岩李心传先生见之，则曰："余有《朝野杂录》至戊己矣，借此以助参订之阙。"余端平上书，得罪落南，无一书相随。思得此录增补近事，贻书索诸妇，报云："子录非《资治通鉴》，奚益于迁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悒快弥日，叹曰："妇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间，惟闲中日月最难得。使余块然一物，与世相忘，视笔砚简编为土苴，固亦可乐。幸而精力气血未衰，岂忍自叛于笔砚简编之旧？对越天地，报答日月，舍是而何为耶？"因追忆旧录，记一事，必一书，积至百，则名之《贵耳录》。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又有贵耳贱目之说。怅前录之已灰，喜斯集之脱稿，得妇在千里外，虽闻有此录，束缊之怒不及矣。录尾述其大略，窃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东里张端义序。

思陵偶持一扇，乃祐陵御笔，画林檎花上一鸜鹆。令曾觌进诗云："玉辇神游事已空，尚余奎藻写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意，尽在苍梧落照中。"思陵感动出涕。《桯史》所载康与之，非也。

孝宗朝尚书鹿何年四十余，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臣问其由，何对："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故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语奏，上姑遂其请。在朝者皆以诗祖之。何归遂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之句。

慈圣一日见神考不悦，问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谤讪朝政者，欲议行。"慈圣曰："莫非轼、辙也。老身尝见仁祖时策士，大悦得

二文士。问是谁，曰轼、辙也，朕留与子孙用。”神考色渐和。东坡始有黄州之谪，在台狱有二诗别子由。诗奏神考，慈圣亦阅之。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狱中闻湖、杭民作解厄道场屡月，故有此语。

徽考宝箓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章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娼能之臣，谮言不入。虽道流之言出于怳恍，然不为无补也。

寿皇未尝忘中兴之图，有《新秋雨霁》诗云：“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尝忧勤，规恢须广大。”曾作《春赋》有曰：“予将观登台之熙熙，包八荒之为家。穆然若东风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无时不佳，又何羡乎炫目之芳华？”示徐本中，命其校订。曾觌因谮徐云：“上《春赋》，本中在外言，曾为润色。”寿皇颇不悦。本中自知阁换集英殿修撰，江东漕。后许国用此典故换文阶。端平间，试词科出寿皇《春赋颂》，试者皆不知之。此无五十年间事，士大夫罔闻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灵隐，有辉僧相随，见飞来峰，问辉曰：“既是飞来，如何不飞去？”对曰：“一动不如一静。”又有观音像，手持数珠，问曰：“何用？”曰：“要念观音菩萨。”问：“自念则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进《圆觉经》二句“使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经本四字一句，以三句合而为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入石。

汉初黜申、韩，崇黄、老，盖公有曰：治道贵清静。仲舒三策本于黄、老，不失为儒者。积至五七百年，东晋清谈之士，酷嗜庄、老，以旷达超诣为第一等人物。

德寿中兴之后，寿皇嗣服之时，《庄》、《老》二书，未尝不在几格间。或得一二缁黄之讲说，息兵爱民，不事纷华，深得简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规，惟吕东莱言之甚切。尝读《中庸》、《大学》之书，不当流异端之学。殊不知圣心自与此理圆明，虽曰异端，自有理到处。尊经之意，不得不严。

章圣讲《周礼》，至《典瑞》有“琀玉”，问之何义？讲官答曰：“人臣卒，给之琀玉，欲使骨不朽耳。”章圣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为？”

德寿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

韦太后自北归，有四圣一图，奉之甚严。委中官张去为建四圣观，秦相偶见之，问所以然。退以堂帖呼张去为，张窘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语及建四圣观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宫观，致有靖康之变。内庭有所营造，岂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贵自专，非宗社之福。”即日罢役，改为都亭驿。后三年，思陵谕秦相，以孤山为四圣观。殿宇至今简陋。

德寿在南内，寿皇奉亲之孝，极尽其意。德寿好游乐，寿皇一日醉中，许进二十万缗。久而不进，德寿问吴后：“北内曾许进二十万缗，何不进来？”吴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银是钱，未敢遽进。”德寿云：“要钱用耳。”吴后代进二十万缗。寿皇感吴后之意，调

娱父子之欢，倍四十万缗以献。本朝女后之贤，皆类此也。

曾怀在版曹，效蜀中造会子，始得三百万。孝庙在宫中积三百万见镪，准备换会。三五年，浙中粟贱，造六百万为和籴用。继后印造，不止六百万万矣。辛未以二易一，当时议者，必曰贻害于后。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后出，又将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项利害，难以虚言胜。愚民之术，至此而穷，学士大夫强出新奇，欲行称提之法，愈称提，则愈折阅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将一褐行质于予，本家无钱可赎，欲往其家讲说《语》、《孟》，汝将所质见还。天下必无此理。今之称提空谈，何异讲《语》、《孟》而取质也？

秦会之当国，偶虔州贼发，秦相得报，夜呼堂吏行札，数日以贼闻。一日，德寿问："虔州有贼，何不奏闻？"秦云："小窃，不敢上劳圣听，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普安说。"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宫给使，请俸不齐，取榜来。"遂阁两月。寿皇圣度高远，亦不以此为意。议者疏秦擅专之罪。德寿建思堂落成，寿皇同宴，问德寿何以曰"思堂"，德寿答曰："思秦会也。"由是秦氏之议少息。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寿皇曰："此间思堂春不好，宰执却不敢受。"嘉定以来，有珠玉之贡，闻此可愧矣。

寿皇议遣汤鹏举使虏，沈詹事枢在同列间发一语，操吴音曰："官家好呆。"此语遂达于上，大怒，差四从官审责沈，曾与不曾有此语。对云："臣有此语。"即日谪筠州。汤侍御史使虏，寿皇专差中贵峈峈等人，使回程先取国书，星夜以闻。寿皇得之，启匣，元封不开，国书复回。汤以专对失职得谪，沈以先言有验得归。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书舍人为祈请使，至虏庭，颇立节。葛王临辞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忧天下之不归。”寿皇所以圣德日新，基于此也。

寿皇欲除知阁张说签书枢密院，在朝诸公力争，独石湖不答，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寿皇语及张说，石湖奏云：“知阁如州郡典客，不应使典客便与知阁通判同列，何以令众庶见？”寿皇感悟，遂寝此除。《易》曰：“纳约自牖。”此之谓也。

周益公以内相将过府，寿皇问：“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职，无人可代。有文士，可荐二人来。”益公以庞祐甫、崔敦诗荐。上问：“曾见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业，内铙歌甚好，可进来。”是年适郊祀，公即日进入。寿皇后与公言：“庞之文不甚温润，崔之文颇得体。”崔自运司斛面官，除秘书省正字，兼翰林权直。权直自崔始。

孝宗万机余暇，留神棋局，诏国手赵鄂供奉，由是遭际，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钤。因郊祀，乞奏补，恳祈甚至。圣语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久之，云：“卿与后省官员，有相识否？”赵云：“葛中书臣之恩家，试与他说看。”赵往见葛，具陈上言。答曰：“尔是我家里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碍祖宗格法。技术官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后供奉间，从容奏曰：“向蒙圣旨，今臣去见葛中书具说，坚执不从。”寿皇曰：“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赵之请乃止。寿皇圣明，非特处君子有道，虽处小人亦有道也。

叶丞相颙与林安宅最厚，尝有简往来。丞相之子用林简粘于壁，林后谒丞相，见之不乐而去。林后除察院，首章论丞相，由是去国。疏上，事以风闻。彼时君臣得以自通，叶抗章自辨。寿皇付棘寺穷究。林之所言，乃是叶衡丞相之事。林以诬罔得谪，叶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潜邸，高庙乃书《兰亭序》二篇赐二王，依此样各进五百本。孝皇书七百本上之，恩平卒无所进。高庙赐二王宫女各十人。普安问：“礼之当何如？”史浩云：“当以庶母之礼待之。”高庙问二王待遇之状，言普安加礼，恩平无不昵之者。大计由此而决。

殿司军籍阙，招三千人，诸军掠人于市，行都骚然。有军人秦忠、杨忠，擅入胡珍家，毁击器具，送棘寺。上欲以军人秦忠、杨忠与百姓陆庆童，皆从军法。浩曰：“治百姓自有常法，岂可一旦律之军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诸军有怨言，故必欲两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陈胜、吴广等死国可乎？”上变色震怒，曰：“如此，则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径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备位宰相，言不见听，使民无罪以死法，即奉祠，相不及数月而去。

莫济宰钱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县，咆哮无礼，不问其从来，杖而去之，即德寿宫幕士也。大珰奏知，高庙大怒，宣谕孝宗，莫济即日罢。一年后，偶常州阙守，宰执奏欲得有风力之人，可以整顿凋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寿宫幕士者，莫济也。”即知常州。莫才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不次用人如此。

宪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坚名也。宣和间，有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盖不经兵火。今中秘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

南轩自桂帅入朝，以平日所著之书并奏议讲解百余册，装潢以进。方铺陈殿陛间，有小黄门忽问左司：“甚文字许多？”张南轩斥之曰：“教官家治国平天下。”小黄门答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兴邦。”孝

宗闻此言亦笑。东莱修《文鉴》成，独进一本于上前，满朝皆未得见，惟大珰甘昺有之，公论颇不与。得旨除直秘阁，为中书陈骙所缴。载于陈之行状。

哲庙绍圣四年，进八宝，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卢祖皋在玉堂草诏，用元符典故。太学前廊茅汇征与卢言，诏不当用元符事，卢始惊。茅不愿推宝赏，改崇庆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

济邸择妃，大珰王俞来宣聘，宪圣之侄孙女独尊长。节度使吴铸不悦，同侄孙女辞家庙。铸泣与大珰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宪圣，可以主张门户，甚次第光辉，不藉此女，只有疏脱。"大珰云："只是官家中殿圣意，节使如何有此说？"铸云："他父母不晓事，非铸本心。他日必为宪圣累，莫道铸不曾说。"后有黄冠之命，铸亦可谓贤矣。

宣和间，有诏表文语忌。诏云："朕笃奉先烈。"表云："陛下德迈九皇。"札皇子文有"克长克君"，此刘嗣明撰也。《容斋随笔》云：京师二吏，一翰林孔目官，不肯进"克长克君"之文，一太常书史刘珏，奏用祭服克军裾。吏云：在《礼》，"祭服弊则焚之"。虽国家危迫，不当以常时论。然容台秉礼，俟朝廷索则予之，贤于背礼而先献也。

泰陵书《戒石铭》赐郡国，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蜀梼杌》中所载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是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称。后熙陵表出，言简理尽，遂成王言。

赵忠定庚申生，韩平原壬申生、继庚申，史忠献甲申生、继壬申，郑左相丙申生、继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状元陈亮死之，乙丑，状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状元吴潜造阙后遭论。四十年间，有四申三丑之验。遭论恐作遭谪

嵩山祖宗陵寝所，自靖康之后，所存特昌陵而已。绍兴间，榷场通货，持陵寝中宝器来，思陵尝得之，为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复故土，志在此也。端平初，金虏失国，鞑酋许本朝遣使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师一出，鞑酋大怒，尽将陵庙犁为墟矣。七庙何其不幸耶！

自古以来，地势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东。金亡都汴，燕、赵、青、齐之野，皆成草莽，上蔡天地之中气，三十年来地气不乘，兵革日寻，民无生意。蜀自晋未尝经残破，嘉熙戊戌，鞑虏四至，如入无人之境。成都一夕焚尽，死者何止百万人，至今不容经理。鞑贼往来未已，地之气今为不毛，江之源今为污浊。不幸江左当地势之南，江流之东，建瓴之势，为夷虏得之。

李唐樊若水尝驾小舟，以丝量江面阔狭之数，献于太祖。后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国史载之甚详。不意百有四十年后，高庙中兴，驻跸临安，自淮以北，非吾土也。昔时以汴京为万世不拔之业，谁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万一夷狄傥用若水之说，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领兵，盖因真皇澶渊之幸，高皇靖康之变，以皇子除兵马大元帅，定建炎中兴之业。嘉定间，赵善湘开金陵制府，诛李全，识者有宗室不领兵之议，遂有行宫之谤。尝记帅逢原为池州军帅，有一士挟南班书见之，书史云：“祖宗典故，管军不受宗室。书恐违制。”近来兵将，皆受宗室荐举矣。

自渡江以前，无今之筭，只是乘马，所以有修帽护尘之服。士皆服衫帽凉衫为礼。紫衫，戎服也。思陵在维扬，一时扰乱中遇雨，传旨百官，许乘肩舆，因循至此，故制尽泯。今台谏出台，亲事官用凉衫略展登轿，尚存旧制，他无复见之。

绍兴乾道间，都下安敢张盖，虽曾为朝士，或外任监司州郡，入京未尝有盖，只是持袋扇障日。开禧间，始创出皂盖。程覃尹京出赏，严皂盖之禁。有越士张盖过府门，遂为所治。后学中有诗云："冠盖相望自古传，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数顶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时山东盗贼纷起，故有此诗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荫子除者三人：王秬初寮之孙，韩元吉桐韩之孙，刘孝韪皆为之。自嘉泰、嘉定以来，百官见宰相，尽不纳所业。至端平，衔袖书启亦废。求举者，纳脚色；求阙者，纳阙札而已。文人才士无有自见，碌碌无闻者杂进。三十年间，词科又罢，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不过人主上臣下一启耳，初无王言训诰之体，如拜平章、二相三制，岂不有惭于东坡？如改元、灾异、罪己诸诏，岂不有愧于陆贽？因读陆放翁《南唐书》，李王小国耳，自有陶穀、徐铉，钱王尚有罗隐，不意堂堂中国，不能得一士如小国之陶、徐，两浙之罗隐者，良可叹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后名惇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二程父为别驾。南轩，张魏公之长子。文公，朱郎中之子，奉使朱弁之侄。东莱，吕枢密之孙。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横渠、象山，士子也。

张魏公开建业幕府，有一术者来谒，取辟客命推算。术者云："皆非贵人。"公不乐曰："要作国家大事，幕下如何无三五人宰执侍从？此

亦智将不如福将也。”魏公之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谦仲，范宗尹之客贺宗礼，皆宰执也。开禧毕再遇帅扬，起身行伍，骤为名将，亦非偶然。麾下有二十余人，都统制殿帅四人，则知魏公推命之不诬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统之宗，用大臣荐，为崇政殿说书。以帝王之学，辅赞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论事，始分朋党。伊川则曰洛党，如朱光庭、贾易附之，力攻蜀党苏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党。小人立党，初不是专意宗社计，借此阴移人主祸福之柄，窃取爵禄而已。如君子不立党，伊川见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则曰道学，庆元则曰伪党。深思由来，皆非国家福。

沿边有州县城池处，扬、楚、天长、六合，东淮之控；庐、和、巢县，西淮之控；襄阳、江陵、德安，荆鄂之控。嘉定始议诸州县筑城，东淮则通、泰、高邮、盱眙、盐城、兴化，西淮则蕲、黄、舒、濠、无为、安丰、定远、固始、钟离，京襄则枣阳、随、复、荆门、汉阳、光化。城池日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后，高宗、孝宗非不神武，圣虑非不宏远，独注意扬、楚、庐、和、襄阳，城壁而已。不欲修沿边诸城，虑敌人万一得之，恐为家基。彼若坚守，此必难取，如盱眙一失，无计可取。后说以货而归之，初未尝以兵而复也。不幸楚州毁于许国刘倬，蕲、黄毁于何大节，襄阳失于赵范。怅念襄、楚二城，版筑之用，金粟与城齐矣。此三朝留神之地，一旦弃毁，诚为国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自宣政间，周美成、柳耆卿辈出，自制乐章，有曰《侧犯》、《尾犯》、《花犯》、《玲珑四犯》。八音杂律，宫吕夺伦，是不克谐矣。天宝后，曲遍繁声，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义，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义，二帝北狩。曲中之谶，深可畏哉！

张子韶曰："一吁一俞，治乱所关。放齐举丹朱曰吁，讙兜举共工亦曰吁。使尧俞之，则小人得志。师锡虞舜，尧曰俞；佥举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则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则吁，故天下莫不畏；可俞则俞，故天下莫不服。"

独乐园，司马公居洛时建。东坡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有园丁吕直，性愚而鲠，公以直名之。夏月游人入园，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后几日，自建一井亭，公问之直，以十千为对。复曰："端明要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为渡江以来，相府厮役者之劝。

《毛诗》圣人取小夫贱隶之言，最于人情道理处，诚使人一唱三叹。如《山有枢》三章，闻之者可以为戒。言衣裳车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钟鼓，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愉保犹可说，至于入室，则鄙吝之言极矣。

东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儿致语云："自古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愿生贤圣之子孙。"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遂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

东坡会葬，有斋筵，李方叔作致语云："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

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

怪也。”用子厚语。

东坡因访吕微仲，偶在书室坐久，因见盆中养一龟有六目。微仲出与东坡言：“偶昼寝久坐。”东坡云盆中之龟，作得一口号奉白：“莫要闹，莫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却比他人睡三觉。”吕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门，近臣皆进诗。有问王岐公，用甚故事，答以凤辇鳌山。问者不乐而去。谁不知凤辇鳌山，故相谑耳！岐公进诗云：“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闻者叹服。作诗要融化，岂可执而不通。

紫岩张公谪居永州二水，忧国耿耿。一日，慨然作《丸墨筇杖铭》。墨之铭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为潇湘之宝，予将与之消摇。”筇之铭曰：“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危不持，颠不扶，将焉用彼？”

种放见陈图南，南曰：“意谓子有仙风道骨，奈何尚隔一尘？一尘谓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谏议。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间无全名。子名将起，物必败之。”放晚节，果如图南所言。

南宫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职，每岁贺雪表，尤难下笔。曾有一联云：“普天咸有，率土莫非。”此何等语也？

周益公与韩无咎同赋词科，试交趾国进象表，有“备法驾之前陈”，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陈”字作“驱”字，遂中大科。陈字不切，驱字象上有用。又用拜舞周章，出《本草》注。

綦内相崇礼在太学前廊，裕陵有进枸杞，根如犬大，作贺表。学官

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笔，綦欣然当之。其用一句“灵根夜吠”，举学皆服。用东坡诗云：“灵厖或夜吠。”又出白乐天《枸杞》诗。因此后登玉堂。

余外祖王禂子文，《上蒋子礼除右相启》曰：“早登黄阁，独见名公之少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皆用杜诗语“扈圣登黄阁，名公独少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为洪文敏称赏，载之《随笔》。

李大异为广西宪，庚申年《谢历日表》云：“岁次庚申，乃艺祖开基之日；朔临戊子，是吾皇诞圣之辰。”当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亲切。旋召入舍人院。

杨冠卿馆于九江戎司，赵温叔罢相帅荆南，道由九江，守帅合宴。杨作致语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衮绣之东归；浔阳无管弦，且听琵琶之旧曲。”温叔再三称道。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语云：“三月三日，多长安之丽人；一咏一觞，修山阴之旧事。”要作骈俪，当如此用事。

乔平章为左相，时已年八十余，因榜府门曰：“七十者许乞致仕。”为一轻薄子书一诗于右曰：“左相门前有指挥，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当致仕，八十公公也合归。”因是卷榜而入。

郑卫之音，皆淫声也。夫子独曰放郑声，不及卫音，何也？《卫》诗所载，皆男奔女；《郑》诗所载，皆女奔男。所以放之，圣人之意微矣。

朱希真，南渡以词得名，月词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赋梅词如不食烟火人语。“横枝销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语意奇绝。词集曰《太平樵唱》。

赵介庵名彦端，字德庄，宗室之秀，能作文。赋《西湖·谒金门》“波底夕阳红绉”，阜陵问谁词，答云：“彦端所作。”“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喜甚。有《介庵集》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且《秋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用《文选》诸赋格。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有《易安文集》。

刘季孙，左班殿直，监饶州酒。荆公为江东宪，巡部至饶，因按酒务，屏间一诗云：“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称赏之。郡生持状乞差官摄学事，荆公判监酒殿直，一郡皆惊，刘名遂著。

赵嗣良，绛人也，以能文为裕陵眷遇。曾兼史局，如《通鉴长编》。重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会要》，帝系、后妃、吉礼三类，赏嗣良以参详转秩。后窜回北，上京破，有诗曰：“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干。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此殿曰“五銮”，乃保机之故巢也。

北人张侍御有侍儿，意状可怜，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又翰林吴激赋小词云：“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

飞入谁家？　　恍然相遇，仙姿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湿泪，同在天涯。”

卫元卿，洋州人，曾领荐不得志，游山谷间，作《谒金门》词曰：“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燕子归来愁不语，故巢无觅处。　　谁在玉楼歌舞？谁在玉关辛苦？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

北状元汪世显者，凤翔帅，随达人统兵入蜀。绵州道中题诗云：“拥骑南来春正浓，鞭弰轻拂杏花红。绿林战退千山月，细柳横拖一巷风。玉勒有时闲骏马，锦绦无力挂弨弓。六军休动三衙鼓，梦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且远客在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长不能寝，起坐凄恻而闻雨声，其为一诗襟抱。以海喻愁，非过语也。

“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渊明诗，绝句之祖，一句一绝也。作诗有句法，意连句圆。有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句一接，未尝间断。作诗当参此意，便有神圣工巧。

作文之法，先观时节，次看人品，又当玩味其立意。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铭》，自“士穷而见节义”，三四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东坡《韩文公庙碑》有云“匹夫为百世师，一言为天下法”，此岂非东坡之自课乎？或者议退之不当作《符读书城南》，与《原道》出二手。

嵩山极峻，法堂壁上有一诗曰：“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红。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字画老草，旁有四字：“勿毁此诗。”此司马公书，柱间大隶书旦光颐来。旦，公兄；颐，程正叔

也。壁门题云：“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实地则不危。”皆公八分书。

陆放翁，茶山上足，自《剑南藁》后有万余首诗。在京楼有诗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桥南书院》云：“春寒催唤客尝酒，夜静卧听儿读书。”《感秋》云：“玉阶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辞故枝。”隐括道藏语也。

萧千岩亦师茶山，有《樵夫》诗云：“一担干柴古渡头，盘缠一日颇优游。归来涧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谋。”乃寓苟且一时之意。

周希稷名承勋，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午》一诗，殊有讽刺：“谁家解祟吐千瓶，丹墨交辉走百灵。尽使蛙蛇归药笼，又缠萧艾作人形。逸二句安得彩丝十万丈，东南西北系飘零。”吐祟千瓶，出《太玄经》。

赵昌父名蕃，号章泉，郑州管城人，与益公同里也。益公当轴，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调，居信上，一时名胜纳交，户外之屦常满。放翁皆有诗。寿九十余，公朝尊老，以秘阁正郎聘之，不至。石屏诗云：“君为山中人，世事安得闻。入山恐未深，更入几重云。”

王泸溪廷珪，作诗送胡忠简谪新州：“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特他年公议定，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初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颠危。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有闻于申国，坐以谤讪，流夜郎，时年七十。阜陵初政召对，特改承奉郎，除国子监主簿，坚不留，乞祠而去，告老于家。寿九十有三。

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尝为潭教，与帅启云：“抆泪过故人之墓，惊鬓发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峰，喜山色之如旧。”

竹隐徐渊子似道，天台人，韵度清雅。《买砚》诗云：“俸余宜办买山钱，却买端州一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出，买山之事定何年。”《游庐山得蟹》诗曰：“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亦知二者古难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庐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来酒边。持螯把酒与山对，世无此乐三百年。”“时人爱画陶靖节，菊绕东篱手亲折。何如更画我持螯，共对庐山作三绝。”渊子为小蓬，朝闻弹疏，坐以小舟，载菖蒲数盆，翩然而去。道间争望，若神仙然。

秋塘陈敬甫善，有《雪篷夜话》三卷。淳熙间，一豪士尝书贵家扇云：“春风一日归深院，巫峡千山锁暮云。”有《满江红》词曰：“三月风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无力。”《上李季章启》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学士，跻中朝公辅之班。”《送辅汉卿过考亭》诗云：“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

蒲江卢申之祖皋，貌宇修整，作小词纤雅，曰《蒲江集》。曾为《玉堂有感》诗：“两山风雨故留寒，九陌香泥苦未干。开到海棠春烂熳，担头时得数枝看。”有《舟中独酌》诗：“山川似旧客怀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别》诗：“明月垂虹几度秋，短篷长是系人愁。暮烟疏雨分携地，更上松江百尺楼。”余领先生词外之旨。

赵天乐，叶水心、四灵之友也。名师秀，字紫芝，作晚唐诗，“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白石岩》云：“起来闲把青衣袖，裹得阑干一片云。”又云：“有约不来过夜半，独敲棋子落灯花。”《移居》

云："笋从坏砌砖中出，山在邻家树上青。"《呈二友》云："禽翻竹叶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叶初落，数联诗已清。"《再移居》云："地僻传闻新事少，路遥牵率故人多。"

庐陵刘过字改之，有词云："行道桥南无酒卖，老天犹困英雄。"《南楼》词："芦叶满汀洲，寒沙浅带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曾到不？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华重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上周相》诗云："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无奈何。"《送王简卿》诗："班行失士国轻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事可语人酬对易，面无惭色去留轻。世事看来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刘仙伦，亦以诗名。淳熙间，有庐陵二刘。

翁卷字灵舒，四灵也。有《晓对》诗："梅花分地落，井气隔帘生。"《瀑布》云："千年流不尽，六月地长寒。"《春日》云："一阶春草碧，几片落花轻。"《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见鹤来。"《吾庐》云："移花连旧土，买石带新苔。"

野斋周晋仙文璞，曾语余曰："《花间集》只有五字绝佳，'细雨湿流光'，景意俱微妙。"《题钟山》云："往在秦淮问六朝，江楼只有女吹箫。昭阳太极无行路，几岁鹅黄上柳条。"《晨起》云："闭门不与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晓偶然随鹤出，野风吹折白樱桃。"有《灌口二郎歌》、《听欧阳琴行》、《金铜塔歌》，不减贺、白。余有挽晋仙诗，载《江湖集》中。

铦朴翁，秦望山人，能诗，诗愈工，俗念愈炽。后加冠巾曰葛天民，筑室苏堤，自号"柳下"。《即事》云："壁为题诗暗，池因洗砚浑。闲知真富贵，醉到古乾坤。"《清明访白石》云："花荠悬灯柳插

檐，老怀那复似饧甜。画船已载先生去，燕子无人自入帘。”《绝句》云：“夜雨涨波高一尺，失却捣衣平正石。明朝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江头送客》云：“大江中夜满，双橹半空鸣。”后有羽轩李翔高，善为绝句，卢蒲江甚爱之，有云：“春愁自是无重数，又被东风揭绣帘。”老子兴不浅也。“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锦帆游。人间无此春风乐，乐极人间无此愁。”朴翁绝唱，故录记之。

山中赵仲白庚夫，有《岁除即事》曰：“缝纫连夜办，今朝杵臼频。买花簪稚女，送米赠贫邻。宦薄惟名在，年华与鬓新。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稍得》诗云：“鹤残篱外笋，鼠舐墨中胶。”《读文清曾公集》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寄僧》云：“诗句日从窗眼写，墨丸夜入枕头收。”久从方诗境，晚亦落魄，终于右选。有子殿试，前四名登第。所谓不在其身，在其子孙也。

高九万越人，号菊磵，好作唐诗。有《春词》：“斗草归来上玉阶，香泥微污合欢鞋。全筹赢得无人赏，依旧春愁自满怀。”《孤山》云：“雪后骑驴行步迟，孤山何似灞桥时。近来行辈无和靖，见说梅花不要诗。”辇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周晋仙睡》有云：“更有诗人穷似我，夜深来共纸衾眠。”

张韩伯名弋，又名奕，有《秋烟草》，颀然而长，面带燕赵色，口中亦作北语。《寄秋塘》诗：“五湖风雪分头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真成妄男子，谈诗长忆老先生。塘边瓜茹须频灌，郭外田畴粗可耕。莫倚瘦筇吟白发，浪传诗句入都城。”许定夫馆于麾下，欲命之官，不受。周宗圣有张韩伯欲为羽士，赵紫芝作疏之诗。后死于建业，定夫葬蒋山下，题曰“大宋诗人张奕墓”。

谢耕道耘，天台人，自号曰“谢一犁”，有《犁春图》，诸公喜于纳交。善滑稽，三十年间，天下诗人，未有不至其室。诗轴不知几牛腰，巾高二尺余，方口大面，行于市，孰不曰“谢一犁”，因是名满京洛。壁间写诗，中有一联云：“路深容马窄，楼小插花多。”事继母极孝。母九十七八岁，该庆典，初封，人荣之。

戴石屏式之，名复古，黄岩人，有《石屏诗藁》。赋《淮村兵后》云：“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秋怀》云：“诗谈天下事，愁到酒樽前。”《晚春》云：“莺啼花雨歇，燕立柳风微。”《城西》云：“诗骨梅花瘦，归心江水流。”《春日》云：“客愁茅店雨，诗思柳桥春。”《九日》云：“黄花一杯酒，白发几重阳。”

叶元吉名祐之，仪矩峻洁，癯然玉树之清。家素贫，典衣买书读。悟性理之学，诵诸尊宿语录，先后次序数百言，洒洒可听。有《同庵文集》二十卷，卢蒲江深尊敬之。作《喜雨》诗云：“木叶临风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声。”余，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以兄事之，事之以师礼。手抄诗一卷见授，自跋云：李长吉有表弟，得长吉诗草，皆投之溷中，为长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长吉待元吉也。忍四十年之贫，烂醉而死，余哭之独哀，不忍师道之已矣乎！嘉禾有沈巩，字元吉，相颉颃于苏、秀二州，皆为慈湖先生上弟。

张端义，字正夫，荃翁自号也，郑州人。居姑苏，大父云庄公登辛未赵榜，先君咏斋为淮南漕。光宗即位初年，应诏上书，下后省看详。罗紫薇点、刘左史光宗极称赏之。将上，谓时宰所沮。予少苦读书，肄举子业，勇于弓马，尝拜平斋项先生于荆南。如慈湖、说斋、鹤山、菊坡、习庵，皆从之游。爱作诗赋小词，卢蒲江取“碧云千里暮，红叶十分秋”之句，周晋仙取“怨春红艳冷”之句，孟藏春取蝶诗“不因花退尽，

必是梦残时”之句。凡海内名胜来吴，必访乐圃之张。书桃符曰：“江湖且过，诗酒丛林。”应端平更化诏，上第一书。二年再应诏，上第二书。三年明堂雷，应诏上第三书，得旨韶州安置，以蝼蚁之微，婴斧钺之威，人皆危之。当国者云：“诏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脱万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执侍从，居住待庶官，听读待士子，自效待军将，小臣用大臣之法，误矣！或者以安置为窜谪之极典，又非也。余三十年前，赋《秋江图》一绝云：“浪静风平月正中，自摇柔舻驾孤篷。若无三万六千顷，把甚江湖着此翁。”今白发种种，傥符此诗语，吾志毕矣。余生于淳熙之己亥，书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皇帝三书，诗五百首，词二百首，杂著三百篇，曰《荃翁集》。

卷中

《贵耳》二集续成，余谪八年，强自卓立，惟恐与草木俱腐。著书垂世，又犯大不韪，志非抑郁而怨于书也，又非臧否而讽于书也，又非谲怪而诞于书也，随所闻而笔焉，微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来，隆、绍间士大夫，犹语元符、宣政旧事，淳熙间士大夫，犹语炎、隆旧事，庆元去淳熙未远，士大夫知前事者渐少，嘉定以后，视宣、炎间事，十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使《贵耳集》不付子云之覆酱瓿，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东里张端义书。

绍兴三十二年，寿皇登极，诸路帅臣监司郡守进贡，总数为金约百五十两，为银约一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三两有奇，为绢约三万四千五百匹，为马约五十匹。此许及之谏稿内载。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称寿。徽考在御，尝闻人使往来，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耻中国反无此器，遂遣人于阗国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为中节往辽，觇其小大短长，如其制度而琢之。因圣节，北使在庭，得见此注，目睨之久。归虏，首问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国亦有此注。女真灭辽，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阙，亦索此注，与辽注为对，今又不知归达人否？高宗南渡，有将水晶注碗在榷场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此哲庙陵寝中物也。”

太后谥圣字者，垂帘典故，用四字谥，慈圣光献曹后，宣仁圣烈高后，钦圣献肃向后，昭慈圣宪孟后，宪圣慈烈吴后，恭圣仁烈杨后。章献明肃刘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诸贤在朝，天下泰和，谥不及圣字。或者议有玉泉长芦之谶，起于侧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订之。章献属

疾，语于仁宗曰："愿与祖宗同日为忌。"三月二十九日上仙，乃太宗大忌，后仁宗亦同。前为翁妇，后为母子，此亦国朝之异事。

孝庙在御，北使进国书，必起御座三步，中贵取进。忽贺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数十步，必欲屈万乘亲临。移时不决，知阁王抃忽撤起国书云："驾兴。"虏使失仪，而孝庙喜王抃之机捷。孝庙圣语云："在朝无一人乞斩北使者。"毗陵丁逢，以选人上书，乞斩北使不执臣礼，以存中国之体。孝庙大喜，即改京秩。

京师大相国寺有术士，蜀人，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显肃后父郑绅贫无藉，有侄居中，在太学为前廊，侄约叔同往议命。叔笑曰："何不留钱沽酒市肉耶？"强之乃往，如其所约。术士先说绅命，只云异姓真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是异姓真王，因前命而发。绅以后贵，积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华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自绅始。

寿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尝直降指挥，于差敕内，必首称面奉德寿皇帝圣旨除某人，至今秀邸差札可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艺祖载诸太庙，独赵忠定特出此典故，《随笔》却称云："不受相麻而除枢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晓也。

本朝年号，或者皆曰有谶讳于其间。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刘后并政，天圣，曰二圣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钱上字，蔡京书崇字，自山字一笔下，寧字去心，当时有云："有意破宗，无心寧国。"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力者喜。

宣仁太后劝神庙不可轻用兵，当以两国生灵为重，纵使获捷献俘，不过主上坐正殿受贺而已；生灵肝脑涂地万万矣。此真女主尧舜。神庙自此兵议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来和天尊”，出杨砺之梦，载诸国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宫观，专尚祥瑞。王钦若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余本，独孙奭不然其事。真宗久无嗣，用方士拜章至所，有赤脚大仙辞之久，玉帝云：“当遣几个好人去相辅赞。”仁宗在禁中，未尝尚鞋，惟坐殿方尚鞋袜，下殿即去之。庆历诸贤，皆天人也。徽宗即江南李王，神宗幸秘书省，阅江南李王图，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继时徽宗生，所以文彩风流，过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王见艺祖时典故。高宗韦后生，徽宗梦钱王再三乞还两浙。梦觉，与郑后言：“朕夜来被钱王取两浙甚急。”郑后奏云昨夜韦后诞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钱塘，百有余年，岂非应乞两浙之梦乎？

《夷门志》载，宣和间，禁中有物曰“⿰犭雷”，块然一物，无头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声如雷。禁中人皆曰，⿰犭雷来诸阁分皆扃户，徽庙亦避之，甚至登元金坐。移时，或往诣嫔妃榻中睡。以手抚之，亦温暖。晓则自榻滚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宫妃梦中有与朱温同寝者，即此⿰犭雷也，或者云朱温之厉所化。《左传》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诬也。

孝庙将授受于光庙，择正月使人离阙选日，讲行大典。孝庙与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蚀，避正殿未满旬日，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当之，俟日蚀后别择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姜特立来谒益公，云：“宫中已知人使离阙廷，便讲授受之典，寂然不闻。”益公正色答云：“朝廷大事，外庭岂可预闻？恐非春坊所当言。”自此谮言先入，益公相光庙，不数月而免。今平园有光庙御书跋语，载之甚详。

孝庙欲除张说签书枢密事，在廷诸儒力争，孝庙一日盛怒，与周益公言：“朕将用花臂膊者为枢密使。”益公答云：“臣敢为天下倡。”秘书省正字沈瀛当轮对，一奏札荐张说，反不称旨，即自免。周益公后至宰辅，沈正字止如此。识见浅深，亦足以卜前程远近。

寿皇一日过南内，有唐突人通州高柟，在望仙桥里山呼。寿皇止辇，问理会何事？奏云诉分。即时降旨送棘寺。寿皇取案牍自阅，内有一台官贻书，即时国门吴邑令赵善宣却金不受，特转一官，讼无半月而决。寿皇断狱，如此圣明。

萧鹧巴恭奉孝庙击球，每圣语许除步帅，久不降旨，孝庙亦以北人不欲处三衙。忽鹧巴醉中语侵孝庙云：“官家会乱说，许臣除步帅数次，久不降旨。”孝庙怒，送福州居住。居数月，德寿忽语孝庙云：“萧鹧巴如何不见？”孝庙举前说奏知，德寿云：“北人性直，官家不当戏之。”唤取归来，德寿赐钱五千缗，仰福帅津遣赴阙，仍旧还职。及德寿发引日，鹧巴号哭于路欲绝。北人归顺本朝，真终始而不变者也。

秦桧一日瞻高庙天颜不悦，奏云：“何事上劳圣虑？”答云：“郊祀匹帛，阙五百万支，散臣当为陛下任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赐臣酒四金壶，将某日宣赐。”秦约张、韩二将来议事，自朝至午未间未得谒入，但见中使宣赐御酒来，心愈惑且惊。移时，秦与张、韩进，并不发一语，忽云：“御前赐酒，同饮一杯。”张、韩奉卮战栗不敢饮，秦先取酒饮一勺，少定缓云：“主上要与二将各假一千万缗，以奉郊祀，祭毕后拨赐。”张、韩谨奉令。奏知高庙，得旨止假五百万缗。

孝宗末年，宰相奏试馆职，圣语云：“可求二人，远方人试。”吴猎字德夫，潭州人，项安世字平甫，荆南人。后德夫为四川宣谕使，曦变化息，安丙新有复蜀之功，声势赫赫。德平时轻财重义，适德诞日，安

致馈玉带一条，直数千缗。与幕属宴，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带可得观否？”德夫发匣而示之，客抚之良久，德夫取酒来，举带为客寿。安闻之，始服其量。德夫归自蜀，至归峡间泊舟，呼其主帑者，可具随行信匣数来，近得四千枚，乃与诸客言：“某入蜀之初，诸处致馈，本不欲受，恐以某绝。物受之未尝启封，行归田里，何以见亲旧？四方书来，或从婚葬见告，某未有以应之，今得策矣。”呼书吏来写掩帖，某人几掩几匣，但不必问其物，亦赌采耳。弟道夫至，首询其兄，出蜀何以伏腊计。德夫举余掩匣与之。德夫一世伟人，凡所举动，必异于人如此。

刘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时召从臣，未达时贫甚，用选官图为下饭，饥时以水沃饭，一掷举一匙，如此苦淡。常云：“不曾为小人事，下棋时未能不为小人也。”能知人缓急，在朝凡受人所托事，了无书，但与来介云：“传语官人，说事已了，不及作书。若得书，则事未了。”诸朋友多以不得书为喜。帅维扬日，有一旧同官之子，以父未葬为请。季高戚然兴念，扣之买山几何，砻甓几何，缁黄不须问。其子历历具陈。“此某之责，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亲信人，赍数百缗往其家，买山办其终事。两月亲信人回，始与其说丧已举矣，子无虑，方遣其归。季高与人说：“观子之气太爽，得钱必不从亲为重，此一事不了，终为吾辈累，不若留此而毕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真急义人也。今之视座主之子孙，邈若路人，况同官之子乎？

荆公在钟山读书，有一长老曰：“先辈必做宰相，但不可念旧恶，改坏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问作宰相，并坏祖宗格法，僧戏言也。”老僧云：“曾坐禅入定，见秦王入寺来，知先辈秦王后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有三数事不可泯没。造一十八字，埊为地，恖为臣，曌为照，圀为国。郑渔仲云：“皆有所祖。《篆文纂》中埊

字，出《战国策》。《孔子庙堂记》，欧阳询书，有大周额，价十倍于无额。释氏《华严经》序：‘天册金轮皇帝御制。’即武后也。”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此宰制天下之小术也。

建炎之初，虏势未衰，讲和之使来，必烦百官郊迎其书。在廷失色，秦相恬不为意，尽遣省部吏人迎之。朝见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礼，秦相待之甚当。是日朝见，殿庭之内，皆以紫幕铺满，北人无辞而退。

澹庵有《荐贤录》，首章谓上欲求诗人，遂荐十五人。以王庭珪为首，晦翁亦以能诗荐。此时伊洛之学，未甚专门也。

太学有鼓占云：“无火灾，不出宰相。”开禧陈自强相，端平郑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太学櫺星门，鼓占不验矣。又有鼓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学中燕未尝来巢，蚊独多他处。

《中庸》、《大学》二书，朱文公或问解说，学士书生以为理学之祖，或者云出于汉儒之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与《易》之《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句法何异？《子路问强》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孙也。岂有孙可称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学》在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国平天下，倒大功用。后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文汉儒之言杂入也。

大灵豆，华山陈抟有灵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饥，筋力如故，颜色若婴儿，世罕得服之者。

华山陈真人而隐于睡，小则亘月，大则几年，方一觉。冯翊羽士寇朝一事处士，得睡之大略，还全神观，唯睡而已。小童刘垂範往寇，其徒以睡告。刘坐寝外闻鼻鼾之声，雄美可听，曰：“寇先生睡有乐，乃华胥调，既有曲谱记如何？”刘以浓墨涂满纸，题曰《混沌谱》。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华山寄陈抟诗云：“世人大底重官荣，见我西归夹道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生。”

种放往见陈希夷，希夷曰：“君当富贵，名闻天下。”又希夷尝为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见之云：“地固佳，而稍后，世当出名将。”其侄世衡，果为名将。

《谈苑》云：陈抟字图南，唐谯郡人，不第，隐武当山，辟谷炼气。后居华山云台观，闭门高卧，经月方醒。太宗召之，雍熙初赐号“希夷先生”。

《邵氏闻见录》：抟，长兴中进士，有大志，隐武当山。常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涂闻艺祖登极，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华山居焉。

钱若水谒陈抟求相，约曰过半月来。至期，陈邀入山斋。山中一老僧拥衲附火，钱揖之，僧开目而已。默坐久之，陈问僧曰：“如何？”僧摇头曰：“无此等骨。”陈语若水曰：“吾见子神观清粹，谓可学神仙。余见之未精，不敢奉许，决之老僧。渠云子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即麻衣道者。

真宗忽问陈抟国祚灵长之数，陈奏云：“过唐不及汉，纸钱使不得。”已先知纸钱之谶。

太宗谕陈抟往见诸王，至寿王邸即回云：“寿王门下皆将相。”张耆、夏守赟、杨崇勋，皆登枢府。

《左传》云：物从中国，名从主人。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太卤，莒师于蚡泉。《公羊》曰于濆泉，直泉也。善道当为善稻，长狄谓之伊缓，贲泉，夷狄谓之失台。

楚有材，晋实用之。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楚师宵溃，楚失华夏，析公之为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彭城之役，楚遇于靡角，楚师宵溃，楚失东夷，雍子之为也。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通吴叛楚，至今为患，子灵之为也。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鄢陵之役，楚师大败，楚失诸侯，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注曰：“言楚亡臣多在晋。”

表著，叔向曰：朝有著定，会有表，文有襘，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邾子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晋，师旷曰：“石不能言，或冯焉。”晋方筑虒祈之宫，叔向曰：“是宫也，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唐开元龙池圣德颂，石自鸣。《春秋传》：怨讟动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广明元年，华岳庙玄宗御制碑，隐然有声闻数里。刘曜时，石言于峡。永嘉五年，石言于平阳，怀帝蒙尘。建兴五年，愍帝蒙尘，石言于平阳。宣和间，艮岳成，朱勔进太湖石，有大者数千人輂不动。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为大将军，赐金带横于石上，石始輂动，何异石言也。

雨雹罪藏冰，缪矣！此申丰答季武子之问。

叔向曰：“有《谗鼎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服虔曰：“疾谗之鼎，明堂位曰崇鼎。”一云：“谗者地名，铸于甘谗之地。”

吴子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注云：“吴地贵缟，郑地贵纻。”

宋公杀世子座传，惠墙伊戾告太子将为乱，与楚客盟。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请，日中不来，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晋献杀世子申生，一百九年，杀世子二，晋、宋之君皆暗。秦用赵高杀扶苏，汉信江充，戾园亦缢。汉安帝信江京废顺帝，唐宗以武后杀三世子，明皇听李林甫杀太子瑛，文宗信刘楚材，太子永暴薨。昭六年，宋寺人柳怨华合比，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纳亡人华臣，盟于北郭。”公初信戾而杀世子，后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牲为盟书以诬人，为可畏也。

《传》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之地一同。”注云：“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经》云：“宋华合比出奔卫。”按，秦任赵高，杀世子扶苏，诛大臣蒙恬、李斯辈，秦亡。汉元帝任恭显，杀萧望之、张猛，安帝任江京、樊丰，谮废顺帝。桓帝任单超、徐璜等，杀李云、杜众，权归宦官，致党锢之祸。灵帝以张让为父，赵忠为母，任侯览、王甫、曹节、段珪，杀太后，诛李膺、陈蕃，黄巾大起。至小黄门蹇硕作元帅，袁绍乘中外之愤，尽诛阉人，汉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书。唐明皇任高力士，虽将相亦厚结之。肃、代以后，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吐突

承璀、窦文场、王守澄、馔陈洪志、仇士良、田令孜、刘季述之辈，毒乱宗社，擢发不足以续其罪。续字必有来处。

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明夷，日也。日之数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而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注云："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日之数十，自甲至癸，日中盛明，故以为王。"

晋梦黄能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能，入于羽渊。"注作熊。贾逵曰："熊，兽也。"《说文》："似豕，山居冬蛰。"《释鱼》云："鳖三足曰能。"《汲冢琐语》云："平公梦见赤熊。"《国语》曰："梦黄熊。"

郑裨灶曰："妃以五成。"注云："陈，颛顼之后，故为水属。火畏水，故为之妃。火，心星也，水得妃而兴，陈则楚襄妃，合也。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五，及鹑火，火盛水衰。"

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介者，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胶沙播之，为介鸡。郑氏云："介，甲也，为鸡着甲。"庄子云："纪渻子为王养鸡，乃十日，复望之，似木鸡。"唐明皇好斗鸡，贫者或弄木鸡。帝生酉岁，斗者兵象。

周索戎索。索，法也。书序云："九丘八索。"即此索也。

定四年，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弓也。

朱晦翁、王伯照琴说：琴大弦散，声中黄钟，二太簇，三仲吕，四林钟，五南吕，六黄钟，七太簇清。若按中徽，其所中之律为如此，则

是专以黄钟为宫，不复可遗想矣。今世所传琴曲五调，余尝以音律考之，皆仲吕一均也。宫调乃仲吕，余调仿此。夫仲吕，四月之律，万物长养之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此之谓乎？后人增为七弦，乃加其清声，此段说仲吕一均，又与前说不同。均字，郑渔仲书略注云：作韵也。

司马公语元城曰："因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公平日之奸，至此尽矣。临死作遗令。令者，世之遗嘱也。操之遗令，谆谆数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独禅代之事，此子孙自为，吾未尝教为之。实以天下遗子孙，自享汉臣之名。奸雄虽死，亦有术也。操夜卧圆枕，啖野葛尺许，饮鸩酒至一盏，恐人报己，扬此声以诳人，遗令又扬此声以诳后世。"

高祖戚姬，生赵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废嫡立少，张子房得画计，厚币迎四皓，怪问何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曰："今闻太子恭敬爱士，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指示戚姬，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摇矣。良之为太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以秦府多骁将，密以金银器结尉迟敬德，智略之士可惮者，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已而秦王竟以兵杀建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风响气焰，岂建成、元吉所可当？诸将勇武，皆乐为用，使汉太子有尉迟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有四皓，建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皆用隋之旧臣。杜如晦，隋进士；房玄龄，隋羽骑校尉；储秘书、于志宁、苏世长，王世充右仆射；薛收，隋侍郎道衡之子；褚亮，陈后主召试为薛举黄门侍郎；姚思廉，陈吏部察之子，仕隋为史官；陆德明，陈大建中，

后主为太子，集名儒入讲；孔颖达，隋大业明经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详；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陈灭入隋，大业中秘书郎；蔡允恭、颜相时无传；许敬宗，正观中除著作郎，后在《奸臣传》；薛元敬，隋部侍郎之子；盖文达，时与孔颖达专门受业；苏勖，无传。此唐皆用陈隋旧人，置之文学，是以尊崇之，使之究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诸国有名之士入弘文馆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徐铉、陶穀之笔，是亦祖唐之遗意。

盗亦有道，黄巢后为缁徒，曾住大刹，禅道为丛林推重，临入寂时，指脚之下有黄巢二字。侬智高，虽邕州溃，即逃往外夷。方腊旧名朕此，童贯改曰腊，后亦不知所终。就擒者非腊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诗名《昔昔盐》，十韵，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录》载籧篨三娘唱《河鹊盐曲》，又有《突厥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雀盐》、《疏勒盐》、《满座盐》、《归国盐》。唐诗“媚赖吴娘唱是盐，更奏新声利骨盐”，谓之盐者，吟行曲引之类，乐府解题谓之杖鼓曲也。

郑渔仲《通志总序》，不取班固作。西汉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后，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其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

郭尚贤，耽书落魄，自阳翟尉致事，尝云：服饵引导之余，有二事乃养生之大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曰：“梳头浴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

章子厚，元和初帘前争事无礼，责出知汝州。钱穆父行词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子厚后见穆父，责其语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杂职，安敢轻行杖。”

马子方作守，令幕下黄次山作启与庙堂，不入意，自改云：“方四十九之年，买臣自知其将贵当；乙巳之岁，渊明已赋其归来。固不敢自比于古人，欲以此折衷于夫子。”黄大服。

建阳孟贯，献诗于世宗，遂联九品。有《药性论》，其略曰：性既感摄，体从变通，浮萍作杨花之义子，红苋为跛鳖之还丹。吴盐治饐，秦麝去疳，断可识矣。

逊道者，明水开山第一代，通慧入定，片时便知未来已往。有一士人，志诚恳请问自己功名，逊答云：“待老僧及第时，公也及第。”其人以为戏己，大不乐而去。后二十年唱第殿廷，期集所拜黄甲，推最少者拜年高者，问者适当年高选，众推一少年者，即逊道者，名李弥逊，状貌与前身无异。其人大惊，急往西江明水问逊道，已迁化，年月即弥逊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书舍人，二十八岁见圜悟，云逊师兄错了也，公不觉潸然泪下。二十八岁便致其事，年六十余坐脱而逝，珏琪，皆孙也。

皎如晦请一村僧住长芦疏云：“这般梵刹，顾非些少丛林；个样村僧，岂是寻常种草？要得门当户对，还他景胜人奇。一公长老，生铁面皮；泼天声价。尽大地捏成院子，未称全提；将河沙却作衲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萨面，漾却朵根尊者家。来撑没底船，击起芦花千尺浪；全提末后句，祝延玉叶万年人。”

丹经亦道家流，始于离，修养起于离坎。离中虚☲，坎中满☵。二

阳中有一阴，坎水也；二阴中有一阳，离火也。离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郑渔仲亦云：离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济为用。运于一身亦然。心为离，肾为坎，心火下水济肾，肾水上火济心，此母子胎养法。丹诀以辰砂煅出水银，砂属离，水银即真水；以水银炼成灵砂，水银属坎，灵砂即真火。要知内外交养法，不出此坎离。成都道人亲说此妙术。

谢道人，嘉州洪雅人，尝赋《苕帚》诗："埽此图清净，愈埽愈不净。欲要埽教净，放下苕帚柄。"在彭州葛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缠身，三五日不去。移上深山中打坐，忽一日，以青褐寄观主"我去矣"，数日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观主瘗之。是日有一老，持谢道人简来取青褐，老云："偶相遇在阆州。"始知其尸解矣。

杨青，不知何许人，自云从军遇异人，来隐南华山中，以缚茅为荸笼，饮食寝处其间；又当虎狼蛇虺出没之地，虽三更亦归，风雨不渝。

月湖何文昌异，为广幕，校文惠州，因游罗浮。至大石楼，遇黄野人，一见便言做得尚书。年九十，袖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无疾，后果如其言。或云黄野人有云篪，长三丈余，止一节，授一篪于月湖。问其孙，未尝有之。

尝闻老儒言，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后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邵尧夫云："凡一代立国，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谓大横庚庚是也。"

尧舜授受相传，至禹传之子，东坡云："尧舜虑天下也深，大禹虑后世也远。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舍此别无他语。禹之传则曰有典

有则，贻厥子孙。《商书》则曰垂裕后昆，俾辅予尔后嗣，启迪后人。《周书》则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启佑我后人。《诗》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文王孙子，有商孙子。’吁！尧舜之世，未尝有一语及子孙，则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后，子孙之念重，所以汤放桀，武王伐纣，周之平王东迁，子孙贤不肖可知矣。自秦汉以下，哀殇恭冲，悲夫！”

《文选》，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时亦郁郁不乐，移此志于《文选》。考之集中，诸公负一世名者，皆不得其善终。班固、张华、郭璞、机、云、嵇康、潘岳、谢灵运辈，尝读其诗，感怆之言，近似鬼语。屈原《离骚》有山鬼殇，良可哀也。

戎州有蔡次律，家于近郊，山谷尝过之。小轩极洁，外种余甘子，因名味谏。后王子平送橄榄于山谷诗曰：“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钱自汉以五铢行，王莽罢小大钱，改作货载之建布货泉，乃令民且独行大钱。后魏铸太和五铢，梁有东钱西钱长钱，周铸五行大布钱，一当十，又铸永通万国钱，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唐铸乾封泉货宝钱，一当十，女真铸太和钱，一当十，端平铸钱，一当五，辇下置监，铸不及千缗，费用朝廷万缗，不一月罢。大钱皆非治世所当铸，大观、太和可以监也。

岳与秦为世仇，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贼秦。最有大利害处，总领百官，渡江以后秦会之收诸将兵柄时所建。岳肃之一为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则曰君命也。则曰昔文及甫，潞公之子，曾除长平使者，力辞不受，先臣所争，不当有此官，子受之，是背父命，终不肯拜。岳失于不辞也。《吁天集》载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苗刘之变尚新领兵，突有此

议，自蹈危机。岳引司马公作运使曰，乞仁庙建立皇太子事，拟非其伦。司马公儒者，岳勇将，道不同矣。

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古侠士志。《题崆峒》诗曰："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又云："踏碎贺兰石，埽清西海尘。"《鹦鹉》诗云："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入别人家。"张吴径之西夏，范文正公追之不及，独表姚入幕府，朝廷困西兵十余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后六十年，有施宜生改名方，南人也，入大金，曾为奉使来朝。逆亮欲南牧，登北高峰发一语云："北风甚紧。"次年，逆亮来。开禧有柳虚心过北境，问其在南作何官，答云："发两解博，不得一官。"北云："尔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学士。"北即授此官。凡嫚书之来，皆其笔也。

王景文质，兴国人，在上庠公私试必魁。一日，试《文帝道德为丽论》，终日阁笔，欲袖卷出。方拟议间，忽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乐。"景文得之，一笔而就，果为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处难忘酒，蛮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无力洗苍溟。豪杰将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时无一盏，壮气激雷霆。""何处难忘酒，奸邪太陆梁。腐儒还有郦，好汉总无张。曹赵扶开国，王徐卖靖康。此时无一盏，泪滴海茫茫。""何处难忘酒，英雄太屈蟠。时违聊置畚，运至即登坛。《梁甫吟》声苦，干将宝气寒。此时无一盏，拍碎玉阑干。""何处难忘酒，生民太困穷。百无一人饱，十有九家空。人说天方解，时和气自丰。此时无一盏，入地诉英雄。"曾入张魏公幕，有《雪斋集》。《何处难忘酒》四篇。

诗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觉有清意。自何逊之后，用梅花不知几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诗，惟"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绝

唱。有作听角词："五更角里梅花调，吹落梢头那个花。"又有云："小窗细嚼梅花蕊，吐出新诗字字香。"杜小山云："窗前一样寻常月，才着梅花便不同。""绿窗昨夜东风少，开遍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梦香。""玉人和月嗅梅花。""纸帐梅花醉梦间。""夜寒无可伴，移火近梅花。""惆怅后庭风味别，自锄明月种梅花。"

鹭鸶一名舂锄，《尔雅》注："行如舂锄。"山谷亦有诗，独雍陶一联，曲尽写物之妙。"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以属玉为鹭鸶，非也。

张冠之名甫，号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从于湖交游，豪放飘荡，不受拘羁。淳熙间，淮有三士，舒之张用晦，和之张进卿，真之张冠之也。《寄荆南》诗："余生自判一虚舟，未审寻诗慰客愁。梅欲飘零犹酝藉，柳才依约已风流。关心弟妹无黄犬，入梦江湖有白鸥。别后故人相念否？东风应倚仲宣楼。"

雉山周宗圣师成，雪之长兴人，少年秀丽，读书善记，议论古今，落落可听；有诗高远，爱作《选》格。有《梅》诗曰："采采芳梅枝，琐碎白云姿。在山千花怨，出山百鸟啼。操持思所寄，转趾述所思。清披太始风，寒应太虚月。一日拂人衣，三岁香不歇。"仕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圣之徒。

徐肇祀其先人曰："当夜半可祭，盖俟鬼宿渡河之后。"翟公巽作《祭仪》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也。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俟之。"叶少蕴云："公巽博学多闻，援证有据，必不妄发。"惟洪文敏不然其说，但载牛女渡河之说，用少陵诗，或者又曰：鬼渡萧关则祭。二者当与知礼者质之。

《诗》序曰：《国风》、《雅》、《颂》，分为四诗。以元城公言之，四诗自是四家，《鲁诗》本之申公，《齐诗》本之辕固，《韩诗》本之韩婴，《毛诗》本之毛氏。汉四家诗各有短长，如《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今未见申、辕、婴诗久矣。《韩诗》有四十一卷，庆历中将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诗》在四诗中之一诗也。

黄州黄陂县有李藏器一军，朝廷养之既久，初无他心，因赵文仲与杨伯洪交承之间相失，密与王旻谋，说尚全作乱，初意不过撼扬之下自安耳。黄陂北军初未尝有叛志，生计差丰，重离土，王旻无以复命。一夕呼千人窜投德安，王旻开门纳之，又出数千人与于都统战。李虎自淮东来，文仲出五十里迓之，独与李虎并辔而行，谋灭王旻之口。虎至，即调王旻往均州，去未数日王旻复回。王旻寨栅尽为虎军所占，王旻军犹此扰扰。虎、旻二军互争于市，文仲弹压不定，呼王旻来议事，李虎就马上杀之。南北两军巷战纵火，文仲见事势急，弃城宵遁，李漕全家死，见任官死者数人，城中之火近旬不灭。呜呼！怀相嫉之心，稔天之祸，借兵权而修私怨，朝廷何负耶？

杨伯洪知黄州，忽一日早饭，觉有薄荷气，食之后疑。素养白鸡黑犬，就其内饲之，鸡与犬俱毙。有孙来前，以匙数粒食之，晚亦毙。杨始惊，急服解毒药，呕血数升。遂将庖者鞫之，乃云童德兴授其药。庖则荆湖制司人，复改为饭局，童谕之，药不验，当以薄荷可发。朝廷知之，差中使赍金器宣赐。兼抚问伯洪，引庖者对中使自白本末，中使亦惊。复奏童德兴赴召，虑事觉，先饮药而卒。

《礼》云：私讳不出门，二名不偏讳，临文不讳。韩文公《辩讳》一论，其说详尽。近年以来，士大夫之避讳，自避于家则可，临官因致人罪则未可。赵清臣之父名不陋，使客吏整一漏处，呼而问之，答

曰："今次修了不漏。"遂黥客吏。赵文仲在楚，赵倡家初至，问其何来，答云："因求一碗饭方到此。"赵怒及其己名，又及其父名，立斩之。陈立道知宁国府，有新司法饶州人，初参，问其何往，答云："在安仁县寓居。"径入，大恸于家庙。属吏辄称先世之名，为司法旁皇失措，即寻医而去。杨烨之父名王休，同乡有老儒王休，合改选，郡吏不敢呈拟，数年不调，后郑昭文当国，始得改秩。王立之父名蒙，凡仕宦处，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见时切莫道及蒙字，丁宁再三。可怪习尚如此，但未能各家自刊《礼部韵略》耳。

尝读《樊哙传》，有贩缯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深切喜之。宁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通十八举，取士九千人，今为朝廷任事者皆无科目人。奉使王枏免，铨使薛及大法过府，许国白身人。赵拱、澄观之徒，赵范、赵葵并不曾铨试。全子才白身人，王夬亨、彭大雅、余玠曾发解，贾涉、曾式中、何元寿、李曾伯皆任子，下有姓名官职不称者不载。

建业间，园丁种梨曰蜜父，种枇杷曰蜡儿。新罗使者多携松子赂公卿家，问其名，有玉角子，龙牙子。

茋最盛无如燕、赵，车骋担列，道路俱香。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选。"

闽士赴科，吴人赴调，各以乡产自夸。闽曰荔支，吴曰杨梅。有题壁曰："闽乡玉女含冰雪，吴郡星郎驾火云。"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亲，秦尚刑名，西汉尚材谋，东汉尚节义，魏尚辞章，晋尚清谈，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

耿南仲作广东宪，过梅岭，宿次水驿，读书听蛙鸣，厌之，使虞侯传语，其声愈闹，用纸作钉缄其口，蛙覆死，不受虞兵传语，蛙仰死，即是虞兵不曾传语。明日视之皆仰死，至今沙水无蛙。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浔州一土神，并无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长五尺余，半在地，书云“唐御史李伯行”。殿上庚艮罗列，无一敢擅取者，立见报应。考之《唐书》无传。

李珏，闽人，随兄尉永新。邑妓刘兴祖貌不妍，受纳士友，李以兄任满欲归，适有江西漕试，复留候试了而别。刘有楼差洁，李修读其上。及试，刘津其行李。捷至，刘备犒捷之费。李复来治省课，居数月如京，行囊色色取办，辇镪束帛，以壮其行。祝李早擢第，富贵无相忘。省捷时，犒倍之。邻里姗笑刘之愚，李不来矣。李还家一年无信，邻里昨笑者又复揶揄之。忽一日，李书至，刘虽知李有来音，犹未知李之可践盟否？李首谒令乞刘去籍，令欣然予之。夙有约，事主母当恭孝，抚儿女如己子，执釜鬶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久。李许其约。归近李舍，先书问信主母，进退唯命。主母知其来，越二十里外迓之，一见如妯娌然。李今某处任。此韶教曾茂实言之。

庐陵王排岸之女孙，眉目秀丽，能琴棋，弄翰墨，失身富家，常郁郁不乐，慕名胜而终焉。郡有朱渊未第，其室寝废，家事不治，经营一妾，颇难其人。邻媪云：“王排岸女孙归久，试与官人谋之。”朱笑曰：“恐无此理。”行成，以八百券为质。一至其家，内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一二日夜，梦入一宫，有二黄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来耶？见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写端平几年，吉州解试榜。王欲看，判官云：“汝手触，未可看。”行三四里，过小池塘碧色，掬水濯手，二小金龙绕指不下，始得见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过省及第。二姬坚欲留，黄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璃碗酒一勺，枣二

枚，一姬就首上取金凤钗插其首，黄袍以一诗绛囊置之胸间。寤已五鼓，历历与朱言之，相对惊诧。朱云："试已同往仰山炷香。"才至庙，与梦中所见更无少异，玻璃碗见在后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无金凤钗。祝者云："七月十二三间失去。"还舍，越一夕揭晓，朱某第三名。次年过省登第。后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黄袍所展之数。其第梦王来云："今为仰山第三姬也。"朱为南雄法曹，自作一传，以纪其本末。

卷下

传曰：多闻阙疑。谨言其余则寡尤。夫尤者，言之所由出也。闻不厌多，疑则有阙，言之谨余，尤则寡矣。余《贵耳》三集成，乃补拾前二集之遗，可以绝笔矣。未能守圣门寡尤之训，粗可备稗官虞初之求，必不忘其事之陋也。绍兴间，秦发与会之失欢，诸子多稡前朝所闻，犹未成编，或者以作私史告，稔成书祸，则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言之为言，尤之阶也。余每得江湖朋旧书，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谓不善处患难者。余答书云：“仪舌尚在，焉可忘言，子非鱼，焉知鱼之东？”东里张端义，淳祐丙午闰四月四日书。

宣和七年，南郊毕，恭谢上清储祥宫，闻金人已破燕山，车驾亟还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兟持宸翰一纸宣示，惟书黄中来。既入对，上独坐一横榻，两宫娥擎烛。上曰：“边警如此，尽是蔡攸匿下，不令朕知，烦卿先草一诏，尽言朕失，以谢天下。”连进二草，皆不称上意，再三宣谕，只要感动人心，不须归过宰辅，只说朕不是。第三草稍惬上意，亲笔改写成，即时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适来李邦彦等，皆诪张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诏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与卿说。朕欲遣王黼、蔡攸等分守大河，尽籍内臣贵戚幸佞家财抵备犒军，朕传位与皇太子，渊圣名。朕移军长安，保扞关中为根本。卿可就此为朕处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银台门矣，罪己诏下。忽吴敏拜少宰，李纲拜尚书左丞。渊圣登极，道君南幸，向来御笔皆不行。内禅之前，上谕曰：“处置许多事，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劳。”渊圣嗣位，台谏交章请诛京、攸，虽杨中立不免宣言蔡攸无罪之语。但见论者，纷然以诛王黼为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谍者持一黄中单来，御书云“赵岐注《孟子》”，付黄潜善诸人审思之。孟即瑶华太后，赵即康王，高宗由是中兴。载《泣血录》。

真庙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闻者竦立。

昔闻仁宗时，有外臣奏陛下不早立太子，有播迁之祸，仁宗大怒，问宰执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迁之祸？”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迁，不及明皇，当时明皇幸蜀，尚有肃宗即位灵武，陛下无肃宗为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释，建立之议始坚。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赵丞相、施元枢、周大参，幸一燕，咨访政事。驾方御座，见御案上有一黄绫册，上忽驾兴，二相不敢近看，独周大参略开一看，不觉吐舌，复掩册如初。移时上来，遽问卿等不曾看此册否？皆以不敢对。来日，周大参入堂，首与二相言，此册即是前宰执所进台谏姓名，见今宰执所进拟者皆在焉。孝皇圣断，不可测度，前相既去，后相即拜，却除前相进拟台谏，后相虽有进拟，虑其立党不除，恐台谏奉承后相风旨，以攻前相，所以存进退大臣之体。今则不然，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况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规废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诏，先一日，奉诏露天默祷曰：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愿天生几个好人，来辅助国家。及进殿试策题，临轩唱名，必三日前精祷于天。所以绍兴、淳熙文人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寿皇过南内，德寿问近日台臣有甚章疏，寿皇奏云：“台臣论知阁

郑藻。”德寿云：“说甚事？不是说他娶嫂？”寿皇奏云：“正说此事。”德寿云：“不看执柯者面？”寿皇问：“执柯者谁？”德寿云：“朕也。”寿皇惊灼而退，台臣即时去国。

德寿丁亥降圣，遇丙午庆八十，寿皇讲行庆礼上尊号，周益公当国，差官撰册文。读册书册，拟杨诚斋、尤延之，各撰一本，预先进呈。益公与诚斋乡人，借此欲除诚斋一侍从为润笔。册文寿皇披阅至再，即宣谕益公：“杨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读时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温润。”益公又思所以处诚斋，奏为读册官。寿皇云：“杨江西人，声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册。”寿皇过内，奏册宝仪节，及行礼官读至杨某，德寿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如何不去？”寿皇奏云：“不晓圣意。”德寿曰：“杨某殿册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杨即日除江东漕，诚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虽多，其读书作文不减儒生，应制燕闲，未可轻视。当仓卒汗墨之奉，岂容宿撰？曾觌、龙大渊（本名斎，孝宗写开二字）张抡、徐本中、王抃、赵弗、刘弼，中贵则有甘昪、张去非、弟去为，外戚则有张说、吴琚，北人则有辛弃疾、王佐，伶人则有王喜，棋国手则有赵鄂，当时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龙、张、徐之门者。

张景卿因奏对，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张对曰：“臣本书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虚，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纳之。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虏必有赐赉，一赐必要一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

孝皇圣明，亦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辞，有宦者奏知，来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寿皇问："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语云："裹上幞头西字脸，恐官家见了笑，只得先奏。"所谓知州者，面大而横阔，故有此语。来日上殿，寿皇一见，忆得先语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读，容朕宫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来天颜甚悦，以某奏札称旨。"殊不知西字脸先入之言，所以动寿皇之笑也。

王尚之为郎日，轮对一札，乞减宫嫔之冗。寿皇问：“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宫中事？”“臣备员内府丞，见每月宫中请给，历历具道大小请给细数。”寿皇大喜，即日除浙漕，却不及作侍从，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帅蜀必要临遣，未尝就外除，亦以蜀为重事。庙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觉菊坡之意未就，司谏王贯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辞难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后，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时，余往见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乱，令某整齐之。”余进曰：“今天下散乱，岂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齐天下之散乱，而独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近汤季能有辞难避事之疏，三十年间两见之，恨无菊坡再见此疏也。

寿皇问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极可观，此间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举手便可观；南人袖内外俱宽大，举手便不可看。”北人视此为大礼数，德寿、孝宗在御时，阁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以来，多是明、台、温、越人在阁门，其声皆鲍鱼音矣。

寿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孙寺丞，失记其名，匿服不丁母忧，寿皇怒，欲诛之，奏知德寿云：“孙某不孝，欲将肆诸市朝。”德寿云：“莫也太甚。”遂黥面配广南，数年得归。余儿时曾见之。今之士大夫，甚至闻讣，仕宦冒荣自若，衰绖有不曾著者，食稻衣锦，汝安则为之，圣门之训，天理灭绝，去禽兽几希！

宣和元年间，高丽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医，上择二良医往，岁余方归。二医奏王馆医甚勤，谓曰：“高丽小国，世荷国恩不敢忘。闻天子用兵，辽实兄弟国，苟存之，犹是为中国捍边，女真乃虎狼，不可交也。愿二医告诸天子，早为之备。”

慈宁殿赏牡丹，时椒房受册，三殿极欢。上洞达音律，自制曲，赐名《舞杨花》，停觞命小臣赋词，俾贵人歌以侑玉卮为寿，左右皆呼万岁。词云："牡丹半坼初经雨，雕槛翠幕朝阳。娇困倚东风，羞谢了群芳。洗烟凝露向清晓，步瑶台月底霓裳。轻笑淡拂宫黄，浅拟飞燕新妆。杨柳啼鸦昼永，正秋千庭馆，风絮池塘。三十六宫簪艳粉浓香。慈宁玉殿庆清赏。占东君谁比花王。良夜万烛，荧煌影里，留住年光。"此康伯可乐府所载。

寿皇使御前画工写曾海野喜容，带牡丹一枝，寿皇命徐本中作赞，云："一枝国艳，两鬓东风。"寿皇大喜。

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圣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圣环，且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所谓工执艺事以谏。

向芗林因入对，论奏甚久，上顾问再三，中书舍人潘良贵摄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时暑甚，向某不合以无益之言，久勤圣听。"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谓榻前因奏端研书画，潘有此言。五峰行状大略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腊作乱，朝廷捕之，献言者曰："若急请于朝，以刘公安世守南都，陈公瓘镇金陵，人望归之，可不劳兵而破矣。"此芗林语也，致堂先生行状中载之。

王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

孝皇朝不许宰相进拟乡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乡人，八年不复得命。

吴越钱王入朝，太祖曰谋下江南，许以举兵援助，归语其臣沈伦，伦再三嗟叹。钱王扣之，伦云：“江南是两浙之藩篱，藩篱若撤，堂奥岂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纳土矣。”宣和年结女真攻契丹，契丹果灭，随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篱也。今又以鞑兵灭女真，鞑兵横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篱矣。乔行简为淮西漕，便民五事，曾说此一项，是亦祖江南之沈伦也。

寿皇赐宰执宴，御前杂剧妆秀才三人，首问曰：第一秀才仙乡何处？曰：上党人。次问第二秀才仙乡何处？曰：泽州人。又问第三秀才仙乡何处？曰：湖州人。又问上党秀才，汝乡出甚生药？某乡出人参；次问泽州秀才，汝乡出甚生药？某乡出甘草；次问湖州出甚生药？出黄蘗。如何湖州出黄蘗？最是黄蘗苦人。当时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语。寿皇即日召入，赐第奉朝请。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并库，寿皇从之。方且讲究未定，御前有燕，杂剧伶人妆一卖故衣者，持裤一腰，只有一只裤口，买者得之，问如何着？卖者云：“两脚并做一裤口。”买者云：“裤却并了，只恐行不得。”寿皇即寝此议。

世之巧宦者，皆谓之钻。班固云：“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嘉定间，士大夫有一戏论，于从政云，将仕皆得改官，独颜子孔门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颜子钻错了。钻之弥坚，如何改官。

天宝间，杨贵妃宠盛，安禄山、史思明之作乱，遂有杨安史之谣。

嘉定间，杨太后、史丞相、安枢密，亦有杨安史之谣。时异事异，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异人，得验状法，遭际三殿，赐通真先生。寿皇一日使中贵持白纸三幅，默祷在内，令通真书来。中贵先排定资次，第一纸书不可行，第二纸书无分，第三纸书真真二字，奏呈寿皇，隔数月皆验。不可行，要请陵寝，北报不从；无分，乃小刘娘子要册后半年而殂；真真二字，乃受禅光宗。后来光宗有心疾，寿皇宣通真，私问二真字，通真奏云："臣书先定，二真合成一字，即䡫字。"寿皇大喜，前定皆验，赐赉甚厚。此袁通真亲与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题一诗在僦楼之壁曰："朝看贝叶牢笼佛，夜礼星辰取奉天。呼召归来闻好语，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即二仆也。因此诗传摇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漉出洗净晒干，不知几年，积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绝粮，此僧即用所收之饭，复用水淘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赖之无饥。呜呼！暴殄天物，圣人有戒。宣和年间，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虽沟渠污秽中，弃散五谷，及其饿馁之时，非僧积累之久，一家皆绝食而死，可以为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词赋尊经，独《春秋》非圣经不试，所以元祐诸人多作《春秋传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孙莘老辈，皆有《春秋集解》，则知熙宁、元祐诸人议论，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必从，然谓之尊君则不可；挟六经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谓之尊经则不可。"

蜀士胡其姓者，知其女贵，能生子作宰相，携入京师，寻一朝士生宰相者，即与之。遇道间见韩光禄国华，拜于马首云：“三年在京师，阅人多矣。光禄必生宰相子，敢以女为献。”后果生魏公。今韩氏家庙有胡夫人，即斯人女也。

钱参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进拟浙东漕，孝皇忽云：“执政妻党，便得好官。”参政李彦颖奏云：“章守南康有声，诸台列荐，以此除激励作郡者。”章某见乞祠，孝皇云：“且与祠。”章由是而不复起矣。

谢文昌源明，馆伴北使，时宁庙初即位，定册时诸臣颇有议论，北使忽问谢云：“伊尹放太甲于桐，此何义？”指光宗属疾而言。谢答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不可。”避一篡字，朝论甚伟。

李季章奉使北庭，虏馆伴发一语云：“东坡作文爱用佛书中语。”李答云：“曾记《赤壁》词云：‘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字，乃《圆觉经》语云：‘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北使默无语。

开禧议和，首遣方信孺通书奉使，和议未成，欲遣辅汉乡，辅辞以考亭诸生，老不称使，乃荐王都厢柟代为行人。王往返至四，虏有一伴使颜元者，问韩侂胄是什么人？答云：“魏公之孙，吴太后之肺腑，有拥佑之勋。”又问云：“官里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圣断。”伴使就怀中取出本朝省札，韩侂胄军怒，已击死。王为之惊骇。当时一语之差，岂不失两国之体？则知专对之为难事也。

卫社稷宗社者，大臣职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不幸也。韩侂胄柄国，皆由道学诸公激之使然。绍熙五年七月，光宗属疾，宁皇未内

禅，外朝与中禁势相隔绝，赵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关礼同任往来之旨。宁庙即位，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劳，嗾台谏给舍攻其专辄之罪，此时侂胄本不知弄权怙势为何等事，道学诸公反教之如此为之弄权，如此为之怙势，及至太阿倒持，道学之祸起矣。后十年，坤鉴一进资善一疏，起于张镃、吴衡、王居安之谋，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和议成，奉使许奕，吴衡副之。虏索首谋，函首至濠，二使不敢进，小使往返数次。虏云既是讲和，必无创出礼数，国信不必虑。函首才至虏界，虏中台谏交章言：韩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将函首袝葬于魏公韩某墓下，仍札报南朝。当时丘宗卿开督府在建康，备坐北札，遍札诸州监司。先父适漕淮东，亲得此札，幸一见之。

依智高发三解不得志，遂起兵两广，遂有两解试摄官之格。张元因殿试落第，径往西夏，自此殿无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贺正使来，韩子师馆伴，因语《日射三十六熊赋》云："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万骑对三十六熊，何其鲜哉！宜生语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书，司射所载，熊即候也，非兽也。

乖厓张公帅蜀时，请于朝创用楮币，约以百界。尝见蜀老儒辈言，谓此是世数所关，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阃建议，虚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谓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坏。时数之论，于是为可信。

辛卯岁，北来人数百辈，暂寓于襄阳府九华寺，有一人题诗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鹡鸰信断云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时。"虽未为绝唱，读之亦使人增感也。

少游《郴阳》词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诗话谓“斜阳暮”语近重叠，或改“帘栊暮”。既是“孤馆闭春寒”，安得见所谓帘栊？二说皆非。尝见少游真本，乃“斜阳树”，后避庙讳，故改定耳。山谷词“杯行到手莫留残，不到月斜人散”，诗话谓或作“莫留连”，意思殊短。又尝见山谷真迹，乃是“更留残”，词意便有斡旋也。

鹤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时，其先公昼寝，梦有人朝服入其卧内，因问为谁？答曰：“陈了翁。”觉而鹤山生，所以用其号而命名。陈莹中前三名登第，后两甲子，鹤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处风节相似处极多。在东南时，有了翁家子孙，必异遇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悖贼邦曲之号。一日，邦直又复唐巾裹，子厚曰：“未消争竞，只烦公令嗣戴来略看。”子由语张文潜曰：“庙堂之上，谑语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风靡？”

王嘉叟题王龟龄詹事祠堂诗：“当时孤论偶相同，终始知心每愧公。才见安车延绮季，遽嗟石室祀文翁。百年公议分明在，一饷纷华究竟空。白发旧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对高风。”自注云：“始予与龟龄别，尝谓吾辈会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异时可复相见。龟龄再三击节，后一见必诵此言。”

东坡《水龙吟·笛词》八字谥：“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质也；“龙须半翦，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此笛之状也；“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此笛之时也；“自中郎不见，将军去后，知孤负，秋多少”，此笛之事也；“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此笛之人也；“绮窗学弄，凉州初试，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此笛之音也；“为史君洗尽，

蛮烟瘴雨，作霜天晓”，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乏一“角”字。“霜天晓”，歇后一“角”字。

欧阳公《论琴帖》：为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屼，盖常琴；后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张粤琴也；后作学士，又得一琴，则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及作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无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

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惇赜，惇颐传二程。濂溪得道于异僧寿涯，晦庵亦未然其事，以异端疑之。

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

韩愈、皇甫湜，一世龙门，牛僧孺携所业谒之，其首篇《说乐》，韩见题，即掩卷而问曰：“且道拍板唤作甚？”牛曰：“乐句。”二公大称赏之，因此名动京师。

黄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客星历紫宫而刘聪殒，彗星埽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晋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阙，江东无他，而季龙频年闭关。余甲子年侍亲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间见一星自东南飞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状，其光数丈长，久而成一皇字。丙寅冬，吴曦叛。丁亥年，余为仪真录参，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观天象，见一星入月，算历者邹淮绝早相别云：“昨夜星入月，恐两淮兵动不可

住。”径唤渡过建康。余问之前有此否？邹云：“汉献帝时，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见也。”十一月十二日，刘倬举兵僇季姑，姑反戈，一城狼钡，倬以身免，继此兵祸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间近午日色略觉昏，意谓日蚀，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动。是年有缪春武库之变。余尝在方册间，或书此怪异，终未便信，岂谓身自见之。

东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盘屈三千里，其卑枝向东北曰鬼门，万鬼应由往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与，一曰郁雷，主治害鬼。世人刊此桃梗，正岁以置门户，此出《战国策》桃梗注。

粉白黛黑，《战国策》张仪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注云：“黛黑，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汉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丽，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辞·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泽只。”惟韩文公《送李愿归盘谷序》乃云“粉白黛绿”，东坡《答王定国书》“粉白黛绿者，系君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以道眼看破”，方变黑为绿字。

丘宗卿帅蜀，陛辞奏寿皇：“吴家兵太专，他日必有可虑。此时吴挺为兴州都统，兼知兴州，乞得二庚牌，臣缓急可用。”居无何，挺殂，宗卿急发庚牌，檄张诏交军，除兴州都统，西兵姓移于他姓。自开禧间，吴曦再领兴州兵，北伐之事兴，曦果以叛闻，人服宗卿之远见。宗卿与京仲远为代，京在蜀时，适有泸州张庭芬之变，仲远宽厚，僇其渠魁，余皆从释。京偶带都吏行，宗卿就仲远舟中擒去，立斩之，仲远大不乐。后仲远作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吴氏之兵必叛，不知仲远之作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开禧兵兴，始开制阃，主行和议，复开督府，年已八十余矣。

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联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应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巢之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移共桃花一处开。”跋扈之意，已见婴孩之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

笔之用以月计，墨之用以岁计，砚之用以世计。笔最锐，墨次之，砚钝者也，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乎？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于是得养生焉，以钝为体，以静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砚铭》。

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藁，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王万年副都统，因贻书岷峨山拗牛和尚，不答书，但与来人说：“传语太尉早归。”人至，问和尚有书无书，坚不肯说。万年云：“我已知了，尔直说。”久而方云：“和尚请太尉早归。”三日后，盥漱间即逝。人问拗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万年鬼王，所以姓王名万年。

均州武当山，真武上升之地，其灵应如响。均州未变之前，鞑至，圣降笔曰：“北方黑煞来，吾当避之。”继而真武在大松顶现身三日，民皆见之。次年有范用吉之变。鞑犯武当，宫殿皆为一空，有一百单五岁道人，首杀之，则知神示人有去意矣。浮光未破之前，开城濠得一铁坐佛，高三丈，城东元有铁佛寺，其僧请归本寺，百余军舆之不动，军帅祷之，许以草创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辈小儿舆之即行。后差老巫媪奉事，凡有病告者，饮佛水即安。端平四年，鞑围城，炮声震天，铁佛为之撼战。后鞑攻定城，鞑人以炮坐罩铁佛于其下，光州遂失。《左传》

云："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即此意也。

欧阳询《艺文类聚》有为禽兽九锡，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公者。吴越毛胜撰《水族加恩簿》，以海龙为君，各有词令，祖欧阳之遗意也。

仕之不称者，许郡将或部使者两易其任，谓之对移。汉薛宣为左冯翊，以频赐令薛恭本县孝者，未尝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赏久用事，宣即奏赏与恭换县，乃对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转，地道尚右，瓜瓠右累。蚁穴知雨，鸟鹊知风，燕逊戊己，鹊背太岁，鱼聚北道，针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陨霜，此物之灵也。人有不节醉饱，不谨寒暑，孰谓人为万物之灵？因书为座右铭。

《四夷附录》内典云："人火得水而灭，龙火得水而炽。"信有此理。阴阳自然变化论云："龙能变水，人能变火，龙不见石，人不见风，鱼不见水，鬼不见地。"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虚名，虚名一胜，不为朝廷福。真西山负一世盛名，岂西山真欲爱名于天下，天下自闻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誉小减。省试主文，为轻薄子作赋曰："误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饿夫！"都下谚曰："若要百物贱，须是真直院。及至唤得来，搅做一镬面。"如是则声名自是一项，事业自是一项。江南地土浅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项，做不得两项。

市井呼卢，卢四也。博徒索采曰四，红赤绯皆一骰色也，俗说唐明皇与贵妃喝采，若成卢，即赐绯之义。《楚辞·招魂》"成枭而牟"，牟

即卢也，又曰𦈏。杜子美诗“绕床大叫呼五白，袒裼不肯成枭卢”，注谓刘穆之兄刘毅，家无儋石之储，呼卢一掷百万，共举大事，何谓无成？又诗“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唐李翱撰《五木经》，元革注云：“雉为二，枭为六，卢为四。”

钱穆父尹开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独赁一房，每日以新钱三千置之座侧，沽酒市肉，迄暮而返，乃携炭一小篮入房中，人语小定，则拥炉铸钱，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逻之，道人迎揖曰：“大尹来要贫道否？”至庭下，穆父诘之曰：“尔必有术，何敢于辇毂下为之？”道人曰：“贫道铸者泥钱，不曾用铜，似不碍法令，但得半干半湿泥一块，以两钱脱就便可成。”穆父命取泥试之，逡巡成泥钱一千，以索贯之呈。穆父大怒，掷于案旁，激而有声，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见。取其钱重穿之，每钱背二口字，知其洞宾也。今以铁化铜为钱，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间，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试，用卷子写一枝竹，题曰“画竹一竿”，送上试官。朝廷亦优容之，以省元身后一官与其子，子亦恙，官亦绝。

席大光以母葬，碑铭皆数千言，屈吴傅朋书之，大光立于碑侧，不数字，必请傅朋憩偃，终日不能兼备，傅朋病之。至夜分，潜起秉烛而书，大光闻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尽归之，预储六千缗而润毫。或曰傅朋之贫脱矣。未几而大光死，傅朋叹曰：“吾之贫，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历寺有藏殿，虽小而精巧，藏经皆唐宫人所书，经尾题名氏极可观。佛龛上有一匣，开钥有古锦俨然，有开元赐藏经敕书，及会昌以前赐免拆殿敕书。有涂金匣《藏心经》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

曰：“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寺僧珍宝之。

吴江长桥，焚于庚戌之虏。绍兴四年，新桥复成，县令杨同者，谋新之始，未尝委一吏，未尝科一夫，但命十僧分干。一桥之利，可支百年，始谋兴工，亦俾诸僧分谕上户，往往出资为助。震泽王闱者，朱勔之党，乃积逋数千缗，连券百纸，请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岂可督也！”徐命闱坐，取火尽焚其券。同以台疏因扰民而罢，此闱嗾之。

曹友闻，凤州人，为天水军教授。有学职时当可，乃天水巨室，辛卯冬，闻鞑寇深入，天水守倅弃城不守，时当可籍家丁，推友闻为主守城。李说斋作帅，知其事实，写旗赠之曰：“状元及第三年有，教授提兵四海无。”后战死于大安军鸡翁关，此丙申年也。

李昴英，字俊明，广人也。主上谅阴榜第三名及第，初任临汀推官，陈孝严激军变，尽出家资抚定之。曾治凤帅广，激曾忠之变。崔菊坡临城，借用经略司印抚谕，李缒城入贼，晓以祸福，五羊城郭得全。贼之肇庆就捕，朝廷录功名之首，除荣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请，李力辞不供职，但云素无学问，难以移气习。士论韪之。

陈习庵名埙，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禅师就上写一偈，末后二句云：“诸佛菩提齐着力，只今生个大男儿。”此十月三十日书，至十二月三十日习庵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觉老，余亲见二状。习庵无髭，有则去之，凡有除目，即先梦见住院前身，即一尊宿也。

临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之来，数十年间，向之术行者，皆多不验，惟后进者，术皆奇中。有老于谈命者，下问后进，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后进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贵生旺，皆是贵

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守帅阃者，日以杀人为事，汝之术所以不验也。”老者叹服而去。

伶者，自汉武时东方朔以谐谑进，其间以言语尽规导之意，至唐高力士辈出，人主溺于宴安鸩毒，为君之道绝矣！及五代李亚子，欧阳公作《伶人传》首焉，极称请箭前驱，缟素从戎，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何其壮哉！晚年耽于诙谐，与周匝、景进、敬新磨狎泄，终至亡国，死无以葬，以乐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后荒迷耶？尝读放翁《南唐书》，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将欲害之，酌酒一杯与其将饮，将知内有毒，坚不肯饮，奉杯前曰："臣当先奉为王寿。"君臣交争不决。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先饮。"夺将手中杯，一举而尽。再舞下殿，及殿门而卒。一时仓卒，遂解君臣之疑。虽曰小人以一死存国体，可谓知几之士矣。

晋王衍口不言钱，强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贪之谓也。古语云："少则乐，无则忧，多则累。"又曰："牢收长物金三品，密写虚名墨一行。"又曰："须知世上金银宝，借汝闲看六十年。"又曰："饶君且恁埋藏却，瞰有人曾作主来。"积而能散，君子韪之，为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张相国以铁铸，六祖禅师以铜铸，俗语云："铁胎相公，铜身六祖。"铁胎有二身，一在庙，一在郡庠；铜身在大鉴寺。广州天庆观有铜铸刘王像，当铸时，不像其容，杀数匠始成，衮冕具在。

达官有瘫缓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坏，今人未死身先坏。"信知古人之死数虽尽，而所养固在，至于百年之岁，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贪利禄则损其心，穷嗜欲则丧其本，数未尽而躯已腐矣。

杨诚斋帅某处，有教授狎一官妓，诚斋怒，黥妓之面，押往谢辞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为别，赋《眼儿媚》：“鬓边一点似飞鸦，莫把翠钿遮。三年两载，千捆百就，今日天涯。杨花又逐东风去，随分落谁家？若还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杨诚斋得词，方知教官是文士，即举妓送之。

《史记·匈奴传》“汉遗单于有黄金饰具带一饬”。《汉书要义》曰“腰中大带，黄金骨纰”。徐广曰犀毗，引《战国策》赵武灵王赐周绍具带黄金师比，即带约也。师比，即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饮酒，有数石不乱者。班固论一夫百亩，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岂有一人能饮数石，日食五升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门而不见公卿面目，一辱也；对公卿面目而莫测公卿之心，二辱也；识公卿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宁就万死，不受一辱。

韶州涔水场，以卤水浸铜之地，会百万斤铁，浸炼二十万铜，且二广三十八郡，皆有所输。或供铅锡，或供银，或供钱，岁计四五万缗。饶监所铸，岁止十五万，二广未尝曾见一新钱，所在州县村落，未尝一日无铜钱，殊不可晓。所谓会子，皆视之弃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广，只使见钱，不知会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间，有二妇人能继李易安之后：清庵鲍氏，秀斋方氏。方即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笔端极有可观。清庵即鲍守之妻，秀斋即陈日华之室。秀斋能识人，有两馆客，一陈勉之丞相，一陈景南内相。

乾道间，有一媵随嫁单氏，而生尚书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

及死，尚书、侍郎争葬其母，事达朝廷，寿皇云：“二子无争，朕为葬之。”衣冠家至今为美谈。

吕婹即吕正己之妻，淳熙间，姓名亦达天听。苏养直家孙女曰苏婹，其严毅不可当，三五十年，朝报奏疏，琅琅口诵，不脱一字。旧京畿有二漕，一吕摺，一吕正己。摺家诸姬甚盛，必约正己通宵饮。吕婹一日大怒，逾墙相詈，摺之子一弹碎其冠，事彻孝皇，两漕即日罢。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吕婹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触其怒，竟逐之。今稼轩“桃叶渡”词因此而作。

袁彦纯尹京，专□留意酒政，煮酒卖尽，取常州宜兴县酒，衢州龙游县酒，在都下卖。御前杂剧，三个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争座位，常守让京尹曰：“岂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争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问云：“如何有此说？”衢守云：“他是我两州拍户。”宁庙亦大笑。

韶州南华寺，乃六祖大鉴禅师真身道场，有达么衣钵存焉。所谓袈裟，尚有仿佛，而钵犹存有一痕，伪刘公主所触。今寺有补钵庄，即公主舍也。有虎夜必来守衣钵。如则天所赐皆不存，独有柳子厚文，亦非旧本。更有黄叶斋僧文，自称率土大将军，唐之丁酉年。后彭帅为经略，适有曾忠之变，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阴乃东坡饭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

东坡《艾子》有曰：“禽大禽大，无事早下山去。”托此为谈谑之助，世人相传笑话，余因录一二事以资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满，交代遽至，在任者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诸寨兵、外县弓手攻城；在任者见事势急，率厢禁军守城。监司得知按发，朝廷曰：“攻城者以违年不赴，守城者以擅离任所。”闻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为富不仁，为人撰一说以讥之。有一多钱翁，每自夸侈，我世间饮食品馔，水陆毕陈，饱饫醲鲜尽矣。思得天上美馔，略供匕箸，可以延年益寿。或者告之，须是斋戒设醮，拜章精祷，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赐汝美馔。如此祷告数年。忽一夕正启醮间，有二天神自虚空而下，奉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赐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发合取食，但见两枚火烧而已。愚民懊恨许多时祷告，却得两个火烧，此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晓事，汝寻常但吃人火烧，今次吃天火烧也。”

史同叔为相日，府中开宴，用杂剧，人作一士人念诗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自后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杂剧。

广州有二事可怪，盐步头水，客人所买盐箩，必以此水洒之，经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为番船必取，经年不臭不坏。他水不数日必败，物理不可晓如此。贪泉虽有吴隐之诗及有二裨，或曰在石门，今则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在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遣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样。今诸郡守倅，必坐银校椅，此藩镇所用之物，今改为太师样，非古制也。

馀干有王德者，僭窃九十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校之椅，手执铜锤之錁。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应文武百官，不许著草屦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诏免。

徐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圣，遂三次往行在看拜郊，画成图归。装官家驾出迎神，呼八千人为细甲军，皆用金银二纸为之，卤簿仪卫俱全。又装一人，俨然赭袍坐于辇上。后州郡因诉词，取社首数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怪事，所以迎神社火有禁，故有意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等　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螨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尚成　校点

程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东轩笔录

懒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目　录

东轩笔录
校点说明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嬾真子录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东轩笔录

宋魏泰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东轩笔录》十五卷，宋魏泰撰。泰字道辅，号溪上丈人，晚号临汉隐居，襄阳（今属湖北）人。曾布妻弟。生活于神宗、哲宗、徽宗时期。为人无行，因依仗布势而为乡里患苦。数举进士不第，曾因忿争而殴主考官，坐是不许取应。章惇为相，欲荐以官，不就。博极群书，恃才傲物，有口辩，工文章。著作除本书外，另有《续录》一卷、《订误集》二卷、《书可记》一卷、《襄阳题咏》二卷、《临汉隐居集》二十卷、《襄阳形胜赋》等，今仅存《东轩笔录》、《诗话》及诗四首。

魏泰喜谈论朝野间事，又常与王安石、王安国、王雱、黄庭坚、黄大临、徐禧、章惇等交游，故书中所记多为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间的朝野遗闻，尤以王安石变法最有史料价值。书中对当时朝臣趋炎附势、贪污受贿等诸多丑恶现象亦有揭发；卷十所记宋英宗庇护皇亲之事，尤为他书所未敢道。然书中亦有失实之处，《旧闻证误》、《容斋随笔》等均有驳正。另书中亦多小说故事，并多为后世戏曲、小说所取材演义。

本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五卷。今有明嘉靖本、《稗海》本、《四库全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等（各本皆有佚文，可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校点本的“佚文”部分）。此次校点，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他书，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卷之一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禀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已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太宗即位，即一举平晋也。

钱俶初入朝，既而赐归国，群臣多请留俶，而使之献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归治兵，以攻其后，则吾之兵力可减半。江南若下，俶敢不归乎？”既而皆如所处。

武陵、辰阳、澧阳、清湘、邵阳五州，各有蛮瑶保聚，依山阻江，迨十余万。在马希范、周行逢时，数出寇边，以至围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岁岁不宁。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瑶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伏之。太祖召至阙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蛮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尽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慨异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选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徕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再召至阙，面加奖激。再雄伏地流涕，呜咽不胜。改辰州团练使。又以其门客王允成为本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圉，

故终太祖世，无蛮貊之患，五州连衮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而边境妥安，由神机驾驭用一再雄而已。

陈抟字图南，有经世之才，生唐末，厌五代之乱，入武当山，学神仙导养之术，能辟谷，或一睡三年。后隐于华山。自晋、汉已后，每闻一朝革命，则嚬蹙数日；人有问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驴游华阴，市人相语曰："赵点检作官家。"抟惊喜大笑，人问其故，又笑曰："天下这回定叠也！"太祖事周为殿前都点检，抟尝见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骧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见之，因问曰："古者以官奴婢赐臣下，遂与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骧曰："古人制贵贱之分，使不可渎，恐后世谱牒不明，有以奴主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叹重久之。自后，每德骧奏事，虽在燕处，必御袍带以见。

周世宗寿春之役，太祖为将，太宗亦在军中，是时寿春久不下，世宗决淮水灌其城。一日，艺祖、太宗及节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于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镣炉，世谓之茶酒司，一矢而毙，太祖、太宗安坐以至回舟，矢石终不能及。

太祖、太宗下诸国，其伪命臣僚忠于所事者，无不面加奖激，以至弃瑕录用，故徐铉、潘耆修辈皆承眷礼。至如卫融、张洎应答不逊，犹优假之，故虽疏远寇仇，无不尽其忠力。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故铉之为碑，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其警句云："东邻遘祸，南箕扇疑。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里妇之谈。始劳因垒之师，终复涂山之会。"又有偃王仁义之比，太宗览读称叹。异日复得铉所撰《吴王挽词》三首，尤加叹赏，每对宰臣称铉之忠义。《吴王挽词》今记者二首，曰："倏忽千龄尽，冥茫万事空。青松洛阳陌，芳草建康宫。道德遗文在，兴衰自古同。受恩无补报，反袂泣途穷。""土德承余烈，江南广旧恩。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哀挽周原道，铭旌郑国门。此生虽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录》乃铉与汤悦奉诏撰，故有邻国信书之句。东邻

谓钱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张文定公齐贤时以布衣献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陈其事。文定以手画地，条陈十策。内四说称旨，文定坚执其六说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车驾还京，语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汝可收之，使辅汝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进士榜，决欲置于高等，而有司偶失抡选，置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悦。及注官，有旨一榜尽与京官通判。文定释褐将作监丞、通判衡州，十年果为相。

陶穀，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自汉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祸，由是缙绅莫不畏而忌之。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华足用，故尚置于翰苑。穀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穀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虽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诸子，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张旻、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异日，张旻侍中，杨崇勋使相，皆如抟之相也。

真宗天纵睿明，博综文学，尤重儒术，凡侍从之臣每因赐对，未始不从容顾问。真宗善设论，虽造次应答，皆典雅有伦。当时儒学之士，擢为侍从，则有终身不为外官者。杜镐以博学尤承眷礼，晚年苦肺疾，累乞闲地，真宗不允。至数年加剧，又于便坐恳述，真宗曰：“卿自择一人，学术可以代卿者。”镐于是荐戚纶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请而卒。

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为知制诰，坐事责守黄州，谢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问，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唯期身后”之语。真宗览表，惊其词之悲，方欲内徙，会黄州境有二虎斗

而食其一，占者以为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蕲州，以避其变，敕下而禹偁死矣。

澶渊之役，王超、傅潜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议不一，至有以北戎狃开运之胜闻于上者。唯寇莱公准首乞亲征，李沆、宋湜赞之，然而群下终以未必胜为言。时陈尧叟请幸蜀，王钦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寇莱公语曰："有人劝朕幸江南与西川者，卿以为如何？"莱公答曰："不知何人发此二谋？"真宗曰："卿姑断其可否，勿问其人也。"莱公曰："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衅鼓，然后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决澶渊之行。

真宗次澶渊，一日，语莱公曰："今虏骑未退，而天雄军截在贼后，万一陷没，则河朔皆虏境也。何人可为朕守？"魏莱公曰："当此之际，无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将不如福将。臣观参知政事王钦若福禄未艾，宜可为守。"于是即时进熟敕。退召王公于行府，谕以上意，授敕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莱公遽曰："主上亲征，非臣子辟难之日。参政为国柄臣，当体此意。驿骑已集，仍放朝辞，便宜即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饮之，命曰"上马杯"。王公惊惧，不敢辞，饮讫拜别。莱公答拜，且曰："参政勉之，回日即为同列也。"王公驰骑入天雄，方戎虏满野，无以为计，但屯塞四门，终日危坐。越七日，虏骑退，召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如莱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数进疑辞于上前，故莱公因事出之，以成胜敌之绩耳。

虏犯澶渊，傅潜坚壁不战，河北诸郡城守者，多为蕃兵所陷。或守城，或弃城出奔。当是时，魏能守安肃军，杨延朗守广信军，乃世所谓"梁门、遂城"者也。二军最切虏境，而攻围百战不能下，以至贼退出界，而延朗追蹑转战，未尝衄败。故时人目二军为"铜梁门、铁遂城"，盖由二将善守也。

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入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至于仁民爱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书降左承天门鸱尾上，既而又降于朱能家，于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应宫，建宝符阁，尽裒天书，置阁中。虽上意笃信，而臣下或以为非，若孙奭、张咏，尤极诋訿。未几，朱能谋叛天下，愈知其诈。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曾当国，建议以为天书本为先帝而降，不当留在人间。于是尽以葬于永定陵，无一字留者。文正之识虑微密，皆如此也。

卷之二

唃厮啰，唐吐蕃赞普之后，据邈川之宗哥城，尽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将众十万，穿古渭州入寇。时曹玮以引进使知秦州，领骑卒六千，守伏羌城。闻贼已过毕利城，玮率诸将渡渭逆之，遂合战于三都谷。贼军虽众，然器甲殊少，在后者所持皆白棓毛连，以备劫虏而已。玮知其势弱不足畏，欲以气陵之，自引百骑穿贼阵，出其后，升高指挥，军中鼓噪夹击，贼大溃，斩首三千级。明日，视林薄间，中伤及投崖死者万计。玮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冯拯之父为中令赵普家内知，内知盖勾当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帘独坐，拯方十余岁，弹雀于帘前，中令熟视之，召坐与语。其父遽至，惶恐谢过，中令曰："吾视汝之子，乃至贵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当至吾位。"冯后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丁谓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为奸邪。及稍进用，即启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应宫，耗费国帑，不可胜纪。谓既为宫使，夏竦以知制诰为判官。一日，宴官僚于斋厅，有杂手伎俗谓弄碗注者，献艺于廷。丁顾语夏曰："古无咏碗注诗，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赋诗曰："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览读变色。

种放隐终南山，往华山访陈抟。抟闻其来，倒屣迎之。既即坐，

熟视曰："君他日甚显，官至丞郎。"种曰："我之来也，求道义之益，而乃言及爵禄，非我意也。"陈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亦犹贱者不可为贵也。君骨法合为此官，虽晦迹山林，终恐不能安耳。今虽不信，异日当自知之。"放不怿而去。至真宗时，以司谏召至阙下，及辞还山，迁谏议大夫，东封，改给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竟如抟之相也。

寇莱公始与丁晋公善，尝以丁之才荐于李文靖公沆屡矣，而终未用。一日，莱公语文靖曰："准屡言丁谓之才，而相公终不用，岂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听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则才矣，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莱公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晚年与寇权宠相轧，交至倾夺，竟有海康之祸，始伏文靖之识。

王克正仕江南，历贵官，归本朝，直舍人院。及死，无子，其家修佛事为道场，唯一女十余岁，缞绖跪捧手炉于像前。会陈抟入吊，出语人曰："王氏女，吾虽不见其面，但观其捧炉手相甚贵。若是男子，当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为国夫人矣。"后数年，陈晋公恕为参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从容问曰："卿娶谁氏，有几子？"晋公对曰："臣无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旧族，身后唯一女，颇闻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晋公辞以年高，不愿娶。太宗敦谕再三，晋公不敢辞，遂纳为室。不数日，封郡夫人，如陈之相也。

鞠咏为进士，以文受知于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咏擢第，释褐为大理评事，知杭州仁和县。将之官，先以书及所作诗寄王公，以谢平昔奖进，今复为吏，得以文字相乐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礼，课其职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复冀其相知，而专修吏干矣。其后王公入为参知政事，首以咏荐。人或问其故，答曰："鞠咏之才，不患不达。所忧者气峻而骄，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闻之，始以王公为真相知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虽疏远小臣，苟欲询访，皆得登对。王禹偁大以为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比因使还，亦得上殿"云云。当时盛传此语。未几，王坐论妖尼道安、救徐铉事，责为商州团练副使。一日，从太守赴国忌行香，天未明，仿佛

见一人紫袍秉笏，立于佛殿之侧。王意恐官高，欲与之叙位，其人敛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晓其言而问之，其人曰："公尝疏云：'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官为借职，是即可知也。"王怃然自失，闻者莫不笑。

陈晋公恕自升朝入三司为判官，既置盐铁使，又为总计使，洎罢参政，复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于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权，真宗谕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是时，寇莱公罢枢密副使归班，晋公即荐以自代。真宗用莱公为三司使，而晋公为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莱公入省，检寻晋公前后改革创立事件，类为方册，及以所出榜示，别用新板题扁，躬至其第，请晋公判押。晋公亦不让，一一与押字既，而莱公拜于庭下而去，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贯。至李谘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晋公之规模渐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则无复有存者矣。

丁晋公为玉清昭应宫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鹤盘舞于殿庑之上。及记真宗东封事，亦言宿奉高宫之夕，有仙鹤飞于宫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鹤迎舞前导者，塞望不知其数。又天书每降，必奏有仙鹤前导。是时莱公判陕府，一日，坐山亭中，有乌鸦数十，飞鸣而过。莱公笑顾属僚曰："使丁谓见之，当目为玄鹤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鹤，故但呼为"鹤相"，犹李逢吉呼牛僧孺为"丑座"也。

张文定公齐贤以右拾遗为江南转运使，一日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中，文定自帘下熟视不问。尔后文定三为宰相，门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禄。奴乘间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后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独遗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悯然语曰："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忆江南日盗吾银器数事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吾备位宰相，进退百官，志在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钱三百千，汝其去吾门下，自择所安。盖吾既发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于吾，而不可复留也。"奴震骇，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瀹茗，林麓回抱，境亦幽胜。寇莱公谪守雷州，经此酌泉，志壁而去。未几，丁晋公窜朱崖，复经此礼佛，留题而行。天圣中，范讽以殿中丞安抚湖外，至此寺，睹二相留题，徘徊慨叹，作诗以志其旁曰："平仲酌泉

方顿辔，谓之礼佛继南行。层峦下瞰岚烟路，转使高僧薄宠荣。”

苏易简特受太宗顾遇，在翰林恩礼尤渥，其子作《续翰林志》，叙之详矣。然性特躁进，罢参政，为礼部侍郎、知邓州，才逾壮岁，而其心郁悒，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老僧，独处郊寺，苏赠诗曰：“憔悴二卿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又移书于旧友曰：“退位菩萨难做。”竟不登强仕而卒。世言躁进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遗为馆职，平生好烧银而乐文字之职，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壹钱、知制诰一日，无恨矣。”然二事俱不谐而卒。钱僖公惟演自枢密使为使相，而恨不得为真宰，居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旧制：学士以上，并有一人朱衣吏引马，所服带用黄金，而无鱼；至入两府，则朱衣二人引马，谓之双引，金带悬鱼，谓之重金矣。世传馆阁望为学士者赋诗云：“眼里何时赤，腰间甚日黄。”及为学士，又作诗曰：“眼赤何时两，腰黄几日重。”谓双引重金也。“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白乐天诗也。

夏郑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读书，攻为诗。一日，携所业，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于马首而献之。文靖读其句，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句，深爱之，终卷皆佳句。翌日，袖诗呈真宗，及叙其死事之后，家贫，乞与换一文资，遂改润州金坛主簿。后数年，举制科，对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阅人多矣，视贤良，他日必贵，乞一诗，以志今日之事。”因以吴绫手巾展于前。郑公乘兴题曰：“帘内衮衣明黼黻，殿前旌旆杂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为诗，皆有所属。初罢枢府，为南京留守，时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诗曰：“造化平分何大钧，腰间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拟睢阳过十春。”又曰：“海雁桥边春水深，略无尘土到花阴。忘机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鸥信此心。”晚年流落，仇敌益众，而抨弹之疏不辍上闻，因作诗送一台官曰：“弱羽轻弦势未安，孤飞殊不碍鹓鸾。黄金自有双南贵，莫与游人作弹丸。”始王沂公曾当国，郑公为翰林学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诗》曰：“日上西山舞鸾鹤，波翻碧海斗蛟龙。直钩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真宗晚年欲策后，时王旦为宰相，赵安仁参知政事，将问执政，会王旦告病去，遂独问安仁曰：“朕欲以贤妃刘氏为后，卿意何如？”赵对曰：“刘氏出于侧微，恐不可母仪天下。”真宗不怿。翌

日，以赵之语告王冀公钦若，冀公曰："陛下姑问安仁，意欲以何人为后。"异时，上果以冀公之言问，赵对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伦之家，宜可以作配圣主。"真宗翌日以语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盖赵安仁尝为沈伦门客。"真宗深以为然。未几，罢安仁参知政事，转钦若一官，为天书扶持使；刘氏竟立，即明肃太后也。冀公权宠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才十余岁，唯有一弟七岁，太后临别，手结刻丝鞶囊与之，拍其背泣曰："汝虽沦落颠沛，不可弃此囊。异时我若遭遇，必访汝，以此为物色也。"言讫，不胜呜咽而去。后其弟佣于凿纸钱家，然常以囊悬于胸臆间，未尝斯须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势将不救，为纸家弃于道左。有入内院子者，见而怜之，收养于家。怪其衣服百结，而胸悬鞶囊，因问之，具以告。院子者愁然惊异，盖尝受旨于太后，令物色访其弟也。复问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时，太后封宸妃，时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闻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为右班殿直，即所谓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谥曰"章懿"，召用和擢以显官，后至殿前都指挥使，领节钺、赠陇西郡王，世所谓李国舅者是也。

杨景宗即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既入掖廷，景宗无赖，以罪隶军营务，黥墨其面，至无见肤。真宗幸玉清昭应宫，将还内，而六宫皆乘金车迎驾于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沟之外，太后车中指景宗，令问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实对，太后泣于车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后至观察留守。后景宗既在仕，遂用药去其黥痕，无芥粟存者，既贵而肥晢如玉。性恣横，好以木挝击人，世谓之"杨骨捶"云。始丁晋公作相，造宅于保康门外，景宗时以役夫荷土筑地。及晋公事败，籍没入官，晚年以宅赐景宗，其正寝乃向日荷土所筑之地也，世叹异之。又见十五卷。

卷之三

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明肃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莱公探此意，遂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勉等叶力，处画已定，凡诏命，尽使杨亿为之，且将举事。会莱公因醉漏言，有人驰报晋公，晋公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明日，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及真宗上仙，乃指莱公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类上官仪者，天下冤之。杨亿临死，取当时所为诏诰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献上仙，遵勉乃抱亿所留书进呈仁宗，及叙本末。仁宗尽见当日曲直，感叹再三，遂下诏湔涤其冤，赠中书令，谥曰“忠愍”。又赠杨亿礼部尚书，谥曰“文”，凡预莱公党而被逐者，皆诏雪之。故亿赠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渐中闱，能叶元臣，力屏储极”，盖谓是也。

真宗初上仙，丁晋公、王沂公同在中书。沂公独入札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内降文字，中外并不得施行；又乞今后凡两府行下文字，中书须宰臣参政，密院枢密使、副、签书员同在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晋公闻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矣。

真宗崩，丁晋公为山陵大礼使，宦者雷允恭为山陵都监。及开皇堂，泉脉坌涌，丁私欲庇覆，遂更不闻奏，擅移数十丈。当时以为移在绝地，于是朝论大喧。是时，吕公夷简权知开封府，推鞠此狱，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众咸目为不轨，以至取彼头颅，置之郊社云云。

狱既起，丁犹秉政，许公雅知丁多智数，凡行移、推勘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无及丁之语。狱具，欲上闻，丁信以为无疑，令许公对。公至上前，方暴其绝地之事，谓竟以此投海外，许公遂参知政事矣。

丁晋公既投朱崖，几十年。天圣末，明肃太后上仙，仁宗独览万机。当时仇敌多不在要地，晋公乃草一表，极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诬构之事，言甚哀切。自以无缘上达，乃外封题云"启上昭文相公"。是时，王冀公钦若执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启入京，戒云："须俟王公见客日，方得当面投纳。"其奴如戒，冀公得之，惊不敢启封，遽以上闻。仁宗拆表，读而怜之，乃命移道州司马。晋公有诗数首，略曰："君心应念前朝老，十载漂流若断蓬。"又曰："九万里鹏容出海，一千年鹤许归辽。且作潇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复用矣。穆修闻道州之徙，作诗曰："却讶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谓失人心如此。

丁晋公至朱崖，作诗曰："且作白衣菩萨观，海边孤绝宝陀山。"作《青衿集》百余篇，皆为一字题，寄归西洛。又作《天香传》，叙海南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题咏百余篇，盖未尝废笔砚也。后移道州，旋以秘书监致仕，许于光州居住。流落贬窜十五年，髭鬓无班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亲知皆会，至食不足，转运使表闻。有旨给东京房钱一万贯，为其子珙数月呼传而尽。临终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诵佛书，以沉香煎汤，时时呷少许。启手足之际，付嘱后事，神识不乱，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荣辱两忘，而大变不怛，真异人也。

马尚书亮以尚书员外郎直史馆，使淮南时，吕许公夷简尚为布衣，方侍其父罢江外县令，亦至淮甸，上书求见。马公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后许公果为宰相。马公知江宁府，时陈恭公执中以光禄寺丞经过，马接之极厚，且谓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数子出拜曰："愿以老夫之故，他日稍在陶铸之末。"曾谏议致尧性刚介，少许可。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晏，李之婿也，时方为奉礼郎。谏议熟视之曰："晏奉礼他日贵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见子为相也。"吕许公夷简为相日，文潞公彦博为太常博士，进谒，许公改容礼接，因语之曰："太博此去十年，当践某位。"夏英公竦谪守黄州，时庞颖公司理参军，英公曰："庞司理他日

富贵远过于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贵人多识贵人，信有之也。

钱文僖公惟演生贵家，而文雅乐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时通判谢绛、掌书记尹洙、留府推官欧阳修，皆一时文士，游宴吟咏，未尝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园囿之胜，无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与张文定公、吕文穆公游，累举不第，以文行称于乡闾。张、吕相继作相，更荐之，得职官，然延卿亦未尝出仕，葺幽亭，艺花卉，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余矣。一日，文僖率僚属往游，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骑从，腰舆张盖而访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过客众，延卿未始出，盖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对谈而已。数公疏爽闿朗，天下之选。延卿笑曰：“陋居罕有过从，而平日所接之人，亦无若数君者。老夫甚惬，愿少留，对花小酌也。”于是以陶樽果蔬而进，文僖爱其野逸，为引满不辞。既而吏报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图相国肯顾野人。”遂相与大笑。又曰：“尚能饮否？”文僖欣然从之，又数杯。延客之礼数杯盘，无少加于前，而谈笑自若。日入辞去，延卿送之门，顾曰：“老病不能造谢，希勿讶也。”文僖登车，茫然自失。翌日，语僚属曰：“此真隐者也，彼视富贵为何等物耶？”叹息累日不止。

陈恭公执中以卫尉寺丞知梧州，驿递上疏，以乞立储贰。真宗嘉其敢言。翌日临朝，袖其疏以示执政，叹奖久之，召为右正言，然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赋《御沟柳》诗，宣示宰相两省皆和进。恭公因进诗曰：“一度春来一度新，翠花长得照龙津。君王自爱天然态，恨杀昭阳学舞人。”

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窄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削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瞑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仁宗圣性好学，博通古今，自即位，常开迩英讲筵，使侍讲、侍读日进经史，孜孜听览，中昃忘倦。有林瑀者，自言于《周易》得圣人秘义，每当人君即位之始，则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为人君所行之事，其说支离诡驳，不近人情。及为侍读，遽奏仁宗曰："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体天而变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故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骇其言。翌日，问贾魏公昌朝，魏公对曰："此乃诬经籍，以文奸言，真小人也。"仁宗大以为然，于是逐瑀，终身不齿矣。

李淑在翰林，奉诏撰《陈文惠公神道碑》。李为人高亢，少许可与，文章尤尚奇涩。碑成，殊不称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为二韵小诗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恳乞改去二韵等字，答以"已经进呈，不可刊削"，述古极衔之。会其年李出知郑州，奉时祀于恭陵，而作恭帝诗曰："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半仗来。"述古得其诗，遽讽寺僧刻石，打墨百本，传于都下。俄有以诗上闻者，仁宗以其诗送中书，翰林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恶之，遂落李所居职，自是连蹇于侍从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吕许公夷简为郡守，上言乞不税农器。真宗知其可为宰相，记名殿壁，后果正台席。燕肃为郡守，上言："应天下疑狱，并具事节，奏取敕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后至龙图阁直学士。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莱州阿芸谋杀夫，以为案问，欲举免所因之罪，主上决意用为辅相。自燕肃之说进，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问之律行，凡临刻而首陈者，皆得原减。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选人，用三员保任，方得为县令，当时推行其言，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

唐末西北蕃在者有回鹘、吐蕃，而吐蕃又分为唃厮啰，始甚强盛，自祥符间，衄于三都谷，势遂衰弱，视中国为神明，愓息不敢

动。异时，与回鹘皆遣使，自兰州入镇戎军，以修朝贡。及元昊将叛，虑唃氏制其后，举兵攻破莱州诸羌，南侵至于马衔山，筑瓦川会，断兰州旧路，留兵镇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贡，而回鹘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为边害，朝廷患之。议者以为唃氏尚在河、隍间，又与元昊世仇，傥遣使通谕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后顾之忧，则边备解矣。仁宗然之。宝元二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涣自古渭州抵青堂城，始与唃氏遇，涣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统爵命授之，俾掎角以攻元昊。厮啰谢恩大喜，请举兵助中国讨贼，自此元昊始病于牵制，而唃氏复与中国通矣。

宝元中，御史府久阙中丞。一日，李淑对，仁宗偶问以宪长久虚之故。李奏曰："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臣闻夷简已许绅矣。"仁宗疑之。异时，因问许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许公奏曰："中丞者，风宪之长，自宰相而下皆得弹击，其选用当出圣意，臣等岂敢铨量之？"仁宗颔之，自是知其直矣。

范文正公仲淹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内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

王文康公苦淋，百疗不瘥，洎为枢密副使，疾顿除；及罢，而疾复作。或戏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枢密副使，仍须常服，始得不发。"梅金华询久为侍从，急于进用，晚年多病，石参政中立戏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凉散即瘥也。"盖两府在京，许张青盖耳。

卷之四

狄青之征侬智高也，自过桂林，即以辨色时先锋行，先锋既行，青乃出帐，受衙罢，命诸将坐，饮酒一卮，小餐，然后中军行，率以为常。及顿军昆仑关下，翌日，将度关，辰起，诸将张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亲吏疑之，遽入帐周视，则不知青所在，诸将方相顾惊怛，俄有军候至曰：“宣徽传语诸官，请过关吃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锋度关矣。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倩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知制诰，人或传有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叹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

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馔；至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承例卖拆封纸以充。舜钦欲因其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千助

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愿预醵厕会，而舜钦不纳。定衔之，遂腾谤于都下。既而御史刘元瑜有所希合，弹奏其事。事下右军穷治，舜钦以监主自盗论，削籍为民。坐客皆斥逐，梅尧臣亦被逐者也。尧臣作《客至》诗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盖为定发也。

刘侍制元瑜既弹苏舜钦，而连坐者甚众，同时俊彦，为之一空。刘见宰相曰："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是时，南郊大礼，而舜钦之狱断于赦前数日。舜钦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盖谓不得预赦免之囚也。舜钦死，欧阳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赛神之事，略曰："一时俊彦，举网而尽矣。"盖述御史之言也。舜钦以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废为民，后二年，得湖州长史，年四十余卒。

范文正公仲淹为参知政事，建言乞立学校、劝农桑、责吏课、以年任子等事，颇与执政不合。会有言边鄙未宁者，文正乞自往经抚，于是以参知政事为河东陕西安抚使。时吕许公夷简谢事居圃田，文正往候之，许公问曰："何事遽出也？"范答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矣"。许公曰："参政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文正谕其旨，果使事未还，而以资政殿学士知邠州。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谪守滁州，到任谢表略曰："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遗爱，滁州怀之，画其像于堂以祠焉。庆历中，欧阳修责守滁州，观禹偁遗像而作诗曰："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犹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昏尘。"皆用其表中语也。

苏舜钦奏邸之会，预坐者多馆阁同舍，一时被责十余人。仁宗临朝，叹以轻薄少年，不足为台阁之重。宰相探其旨，自是务引用老成，往往不惬人望。甚者，语言文章，为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杨安国之在经筵是也。

御史有阍吏，隶台中四十余年，事二十余中丞矣，颇能道其事，尤善评其优劣。每声诺之时，以所执之梃，待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中丞不贤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梃

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阍吏每声诺，必横其梃。一日，范视事；次日，阍吏报事，范视之，其梃直矣。范大惊，立召问曰："尔梃忽直，岂睹我之失邪？"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日见中丞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教诫者，又数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而可厌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明日视之，梃复横矣。

楚执中性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执中曰："虏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邪？"韩公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运粮，驴行速，可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也。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肃方听政，有旨令凿内城垣以出柩。是时，吕文靖公夷简当国，遽求对，而明肃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内都知罗崇勋问有何事。文靖具奏凿垣非礼，宜开西华门以出神柩。明肃使崇勋报曰："向夷简道，岂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备位宰相，朝廷大事当廷争，太后不允，臣终不退。"崇勋三返，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主，而送终之礼如此，异时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简不争。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开述讽导，当为罪魁矣。"崇勋大惧，驰告明肃，于是始允所请。

王文正公曾在中书，得光州奏秘书监丁谓卒。文正顾谓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数，不可测，其在海外，犹能用智而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复献《继圣图》，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岁，天书降；后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复是天庆节。是天书于二纪已前，为陛下降圣之兆也。又迩来市民染帛，以油渍紫色，谓之'油紫'。油紫者，犹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视仁宗为诸父，此犹子之义也。"又云："京师自二年来，里巷间多云'着

个羊’。陛下生于辛未，羊为未神，此又语瑞也。”又以御名拆其点画，使两目相并，为离明继照之义，其言诡诞不经。英宗圣性高明，尤恶谄谀，书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书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鉴。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以耕凿，而其价腾踊十倍。涣复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涣权宜之术也。

神宗皇帝在春宫时，极冲幼，孙思恭为侍读。一日，讲《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顺之事，而不及亲戚畔之者。主上顾曰：“微子，纣之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亲戚畔之耶？”思恭释然骇伏。上之睿明，可谓闻一知十矣。

熙宁十年夏，京辅大旱，主上以祈祷未应，圣虑焦劳。一夕，梦异僧吐云雾致雨，翌日，甘澍滂足，遂以其像求之旁阁中，乃第十尊罗汉也。上之精虔感应如此。时集贤王丞相珪有《贺雨诗》，略曰：“良弼为霖孤宿望，神僧作雾应精求。”即其事也。

欧阳修致仕，居颍，蔡承禧经由颍上，谒于私第，从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岂天下所望也！”欧阳公曰：“吾与世多忤，晚年不幸为小人诬蔑，止有进退之节，不可复令有言而俟逐也，今日乞身已为晚矣。”小人盖指蒋之奇也。欧阳公在颍，唯衣道服，称“六一居士”，又为传以自序。

王荆公安石当国，以徭役害民，而游手无所事，故率农人出钱，募游手给役，则农役异业，两不相妨。行之数年，荆公出判金陵，荐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温卿之言，使免役钱依旧，而拨诸路闲田募役。既而闲田少，役人多，不能均济，天下方患其法不可行，而中丞邓绾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毁乙，故坏新法。于是不行温卿之言，依旧给钱募役。

王荆公当国，始建常平钱之议，以谓百姓当五谷青黄未接之时，势多窘迫，贷钱于兼并之家，必有倍蓗之息。官于是结甲请钱，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济贫民而抑兼并之道，而民间呼为“青苗钱”。范镇

时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误会此意，将谓如建中间税青苗于田中也，遽上疏，略曰：“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贵而散之，贱而敛之，虽尧舜无易也。青苗者，荒乱之世，所请青苗在田，贱估其直，敛收未毕，而责其偿，此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所以惊疑也。”疏奏请停之，众谓不然，落翰林学士守本官致仕。制有“举直措枉，古之善政；服谗搜慝，义所当诛”。盖谓是也。

常平法既行，而同知谏院孙觉上言：“府界诸县百姓率不愿请，往往追呼抑配，深为民害。”主上俾觉同府界提点往诸县体量，有无追呼抑配之事。孙面奏曰：“敢不虔奉诏旨，即日治行。”既而又上疏曰：“臣闻古者设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责其必行，行者不责其能言。臣备员谏省，以言语为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所有同体量指挥，望赐寝罢。”主上怒其反覆，落同修起居注，知广德军。

曾布为三司使，极论京师市易不便，其大概以为：天下之财匮乏，良由货不流通；货不流通，由商贾不行；商贾不行，由兼并之巧为挫抑。故朝廷市易于京师，以售四方之货，常低昂其价，使高于兼并之家，而低于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则商贾自然无滞矣。虽然官中非觊利也，特欲抑兼并耳，必也官无可买；官无可卖，即是兼并不敢侵牟，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吕嘉问提举市易，乃差官于四方买物货，禁客旅，须俟官中买足，方得交易，以息钱多寡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唯恐裒之不尽，而取息不夥，则是官中自为兼并，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事下两制详议，而吕惠卿以为沮坏新法，王荆公大怒，遂置狱劾其事。又三司会计差失，即以为上书诈不实，曾落翰林学士、知制诰，以起居舍人知饶州，惠卿遂参知政事矣。而市易差官置物畴劳如故。

常秩以处士起为左正言，直集贤院，判国子监。不逾年，待制宝文阁，兼判太常寺。中间谒告归汝阴，主上特降诏自秩始也。会放进士徐铎榜，秩密以太学生之薄于行者，籍名于方册，伫怀袖间，每唱名有之，则揭册指名进呈，乞赐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阅试卷，或与执政语，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为沮，遂谒告不朝。一日，翰林学士杨绘方坐禁中，俄有报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绘昔掌判事，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询其来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谒告月余，未有诏

起，令探刺消息。”杨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于法，则连及待制，汝速出，无取祸也。”先是，秩未谒告时，差护向经葬事，至是经葬有日，上亲奠祭，护葬官例合迎驾，秩不候朝参而出，迎驾于经门。上祭奠毕，登辇而去，亦不顾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参而出就职，又尝私觇禁中，台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还汝阴，既而卒。或云：方卒时，狂乱若心疾，将自杀者。然未得其详。

卷之五

王安国性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吕大以为议己，自是尤与平甫相失也。

熙宁六、七年，河东、河北、陕西大饥，百姓流移于京西就食者，无虑数万，朝廷遣使赈恤。或云：使者隐落其数，十不奏一，然而流连襁负，取道于京师者，日有千数。选人郑侠监安上门，遂画《流民图》，及疏言时政之失，其词激讦讥讪，往往不实。书奏，侠坐流窜，而中丞邓绾、知谏院邓润甫言“王安国尝借侠奏稿观之，而有奖成之言，意在非毁其兄”。是时，平甫以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判官告院，坐此放归田里。逾年，起为大理寺丞，监真州粮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其罪，而又不寿，世共惜。台官希执政之旨，且将因此以悦荆公也。余尝为挽词二首，颇道其事，云：“海内文章杰，朝廷亮直闻。黄琼起处士，子夏遽修文。贝锦生迁怒，江湖久离群。伤心王佐略，不得致华勋。”又曰：“今日临风泪，萧萧似绠縻。空怀徐稚絮，谁立郑玄碑？无力酬推毂，平时愤抵巇。何人令枉状，路粹岂能为？”盖谓是也。

冯京与吕惠卿同为参知政事，吕每有所为，冯虽不抑，而心不以为善，至于议事，亦多矛盾。会郑侠狱起，言事者以侠常游京之门，

推劾百端，冯竟以本官知亳州。岁余，加资政殿学士，知会州。舍人钱藻当制，有“大臣进退，系时安危”及“持正莫为，一节不挠”之语。中丞邓绾惧冯再入，又将希合吕公，遽言：“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而曰‘系时安危’；京朋邪徇俗，怀利而己，而曰‘持正不挠’。乞罢钱藻，以谕中外。”而藻竟罢直院。

熙宁七年，元绛为三司使，宋迪为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药，而遗火延烧计府，自午至申，焚伤殆尽。方火炽，神宗御西角以观，是时章惇以知制诰判军器监，遽部本监役兵往救火，经由角楼以过。上顾问左右，以惇为对。翌日，迪夺官勒停，绛罢使，以章惇代之。

国朝旧制：父子兄弟及亲近之在两府者，与侍从执政之官，必相回避。熙宁初，吕公弼为枢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于逸用，尚有避于当涂。”公弼闻之，义不能安，遂乞罢枢府。久之，以观文殿学士知并州。

神宗即位，岐王、嘉王犹在禁中，秘书丞章辟光献言乞迁于外，而朝论以为疏远小臣，妄论离间，于义当议。有旨送中书，王荆公以为其言非过，依违不行。会中丞吕诲极言其不可，而兼及荆公，遂夺辟光官，降衡州监税。

延州当西戎三路之冲，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东北怀宁寨，而怀宁直横山，最为控要。顷薛尚、种谔取绥州，建为绥德城，据无定河，连野鸡谷，将谋复横山，而朝廷责其擅兵，二人者皆黜罢。熙宁五年，韩丞相绛以宰相宣抚陕西，复取前议，遂自绥州以北，筑宾草坪，正东筑吴堡，将城银州；会抽沙，不可筑而罢，遂建罗兀城，欲通河东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粮运不继，言事者屡沮止之。旋属庆州卒叛，遽班师，韩以本官知邓州，副使吕大防夺职，知临江军，弃罗兀等城，而河东路不能通矣。

李士宁者，蜀人。得导气养生之术，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与之有旧，每延于东府，迹甚熟。荆公镇金陵，吕惠卿参大政，会山东告李逢、刘育之变，事连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狱推治之。劾者言士宁尝预此谋，敕天下捕治，狱具，世居赐死，李逢、刘育磔于市，士宁决杖，流永州，连坐者甚众。始兴此狱，引士宁者，意欲有所诬蔑，会荆公再入秉政，谋遂不行。

太一宫旧在京城西苏村，谓之西太一。熙宁初，百官奏太一临中国，主天下康阜，诏作宫于京城之东南隅，谓之中太一。方蒇事，命三司副使李寿朋往苏村祭告。是日，寿朋饮酒食肉而入，俄得疾于殿上，扶归斋厅，七窍流血，肩舆上道，未及国门而卒。

翰林故事：学士每白事于中书，皆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学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礼不行久矣。章惇为制诰直学士院，力欲行之。会一日，两制俱白事于中书，其中学士皆鞹足秉笏，而惇独散手系鞋。翰林故事，十废七八，忽行此礼，大喧物议，而中丞邓绾尤肆抵毁。既而罢惇直院，而系鞋之礼后亦无肯行之者。

熙宁四年，王荆公当国，欲以朱柬之监左藏库，柬之辞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闻欲除某人勾当进奏院，忘其人名。实愿易之。"荆公许诺。翌日，于上前进某人监左藏库，上曰："不用朱柬之监左藏库，何也？"荆公震骇，莫测其由。上之机神临下，多知外事，虽纤微，莫可隐也。

熙宁七年，王荆公初罢相，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金陵，荐吕惠卿为参政而去。既而吕得君怙权，虑荆公复进，因郊礼，荐荆公为节度使平章事。方进熟敕，上察其情，遽问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惠卿知无以对。明年，复召荆公秉政，而王、吕益相失矣。

王安国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即位，韩绛、邵亢为枢密副使，同以《序言》进，上御批称美，令召试学士院，将不次进用，而大臣有不喜者，止得两使职官，从辟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后中丞吕诲弹奏王荆公，犹引以为推恩太重。平甫博学，工文章，通古今，达治道，劲直寡合，不阿时之好恶；虽与荆公论议亦不苟合，故异时执政得以中伤，而言事者谓非毁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为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纪而仅获寸进，谗夫一言而应声榻翼。"盖谓是也。

王观文韶始为建昌军司理参军，时蔡枢密挺提点江西刑狱，一见知其必贵，顾待甚厚。数年，蔡知庆州，王调官关中，遂谒蔡于庆阳，且言将应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后士大夫之言，及边事者皆示之，其间有向宝议洮河一说，王悦之，以为可行。后掌秦州机

宜，遂乞复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勾蕃部，自是其谋寖广，欲进取兰州、鄯、廓，知秦州李师中以为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驿参验其事，克臣亦依违两可。既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盗官物，兴起大狱，俾蔡确推劾，蔡明其无罪，自是君相之意，断然不疑。不数年，克青唐、武胜，城熙河，取洮、河、叠、宕、西团，为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职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岁满，除知兴元府。先是，由判曹得监司者甚众，枚素有所望，洎得郡，殊自失，历干执政，皆不允。时陈升之知枢密院，枚往谒求荐，陈公辞以备位执政，不当私荐一士。枚愀然叹息曰："兴元道远，枚本浙人，家贫无力之任，惟有两女当卖人为婢，庶得资以行耳。"陈公鄙其言，遽索汤使起。枚得汤，三奠于地而辞去。陈大骇。是时，枚将还浙右待阙，已登舟，其日作诗书于船窗曰："西梁万里何时到？争似怀沙入九泉。"是夕，溺死汴水。初执政以枚无正室，疑奸吏而谋杀者，方将穷治，会陈公言卖女奠汤事，及得牖间自题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也。

吕升卿为京东察访，游太山，题名于真宗御制《封禅碑》之阴，刊刻拓本，传于四方。后二年，升卿判国子监，会蔡承禧为御史，言其题名事，以为大不恭，遂罢升卿判监。既而邓绾又言升卿兄弟顷居丧润州，尝令华亭知县张若济置买土田，若济遂因此贷部民朱庠、卫公佐、吴延亮、卢及远、押司录事王利用等钱四千余贯，强买民田。既而若济坐赃事发，惠卿已在中书，百计营救，及言惠卿纵亲情郑膺干挠政事，如此等事凡十余端，猥不可具载。朝廷起狱于秀州，既而惠卿罢参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升卿和州监酒，温卿勒停，张若济除名编管，缘此党人降黜者纷纷矣。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叶。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匪新进之士也。洎三司论市易，而吕参政指为沮法，荆公以为然，坚乞罢相。神宗重违其意，自礼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改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麻既出，吕嘉问、张谔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二子收泪。及惠卿入参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邓绾、邓润甫枉状发王安国，而李逢之狱又挟李士宁以撼荆公，又言《熙宁编敕》不便，乞重编修。及令百姓手实供家赋，以造簿，又欲给田募役

以破役法，其他事夤缘事故非议前宰相者甚众，而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天子断意再召秉政。邓绾惧不安，欲弭前迹，遂发张若济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张谔为两浙路察访，以验其事。谔犹欲掩覆，而邓绾复观望意旨，荐引匪人，于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贰。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绾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张谔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一，门下之人皆无固志。荆公无与共图事者，又复请去，而再镇金陵。故诗有“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难终老柏青”，盖谓是也。

王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与其子雱机谋，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求闲地，久之，得会灵观使，居于金陵。一日，豫国夫人之弟吴生者来省荆公，寓止于佛寺行香厅。会同天节建道场，府僚当会于所谓行香厅，太守叶均使人白遣吴生，吴生不肯迁。洎行香毕，大会于其厅，而吴生于屏后慢骂不止。叶均俯首不听，而转运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问。州遣二皂持牒追吴生，吴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不知其事也，顷二皂至门下，云捕人，而喧忿于庭。荆公偶出见之，犹纷纭不已，公叱二皂去。叶均闻之，遂杖二皂，而与毛抗、李琮皆诣荆公，谢以公皂生疏，失于戒束。荆公唯唯不答，而豫国夫人于屏后叱均、抗等曰：“相公罢政，门下之人解体者十七八，然亦无敢捕吾亲属于庭者，汝等乃敢尔耶！”均等趋出，会中使抚问适至，而闻争厅事。中使回日，首以此奏闻，于是叶均、毛抗、李琮皆罢，而以吕嘉问为守。又除王安上提点江东刑狱，俾迁治于所居金陵。

熙宁三年，京辅猛风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数寸，既而华山震，阜头谷圮折数十百丈，荡摇十余里，覆压甚众。唐天宝中冰稼而宁王死，故当时谚曰：“冬凌树稼达官怕。”又诗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之说，众谓大臣当之。未数年，而司徒侍中魏国韩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词，略曰：“冰稼尝闻达官怕，山颓今见哲人萎。”盖谓是也。

卷之六

韩魏公以病乞乡郡，遂以使相侍中判相州，既而疾革。一夕，星陨于园中，枥马皆鸣。翌日，公薨。上为神道碑，具述其事。

熙宁初，朝廷初置条例司，诸路各置提举常平司，及俵常平钱，收二分之息。时韩魏公镇北都，上章论其事，乞罢诸路提举官，常平法依旧，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于章表，其说从容详悉，无所伤忤。有皇城使沈惟恭者辄令其门客孙棐诈作魏公之表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表成，惟恭以示阁门使李评，评夺其稿以闻。上大骇，下惟恭、孙棐于大理，而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便坐奏事，犹以棐言为实。上出魏公章送条例司，惟恭流海上，孙棐杖杀于市，罢公著中丞，出知颍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而与对，乃厚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盖因此耳。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时王荆公初及第，为校书郎、签书判官厅公事，议论多与韩公不合。洎嘉祐末，魏公为相，荆公知制诰，因论起注降官词头，遂上疏争舍人院职分，其言颇侵执政。又为纠察刑狱，驳开封府断争鹌鹑公事，而魏公以开封为直，自是往还文字甚多。及荆公秉政，又与常平议不合。然而荆公每评近代宰相，即曰韩公。韩公薨，为挽词曰："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又曰："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

王荆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任。时沈括为三司使，密条常平

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而蔡确为御史知杂，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之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信，故推行无疑。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括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考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况括身为近侍，日对清光，事有可言，自当面奏，岂可以朝廷公议私于宰相，乃挟邪害政之人，不可置在侍从。"疏入，落括翰林学士、知制诰，以本官知宣州。

京师有僧化成，能推人命贵贱。予尝以王安国之命问之，化成曰："平甫之命，绝似苏子美。"子美，舜钦字。及平甫放逐，逾年，复大理寺丞。既卒，年四十七，与舜钦官职废斥，年寿无小异者。

熙宁十年，京师旱，上焦劳甚，枢密副使王韶言："昔桑弘羊为汉武帝笼天下之利，是时，卜式乞烹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务裒剥民利，十倍弘羊，而比来官吏失于奉行者多至黜免。今之大旱皆由吕嘉问作法害人，以致和气不召，臣乞烹嘉问以谢天下，宜甘泽之可致也。"

王安国，熙宁六年冬直宿崇文院，梦有邀之至海上，见海中宫殿甚盛，其中乐作，笙箫鼓吹之伎甚众，题其宫曰"灵芝宫"，邀平甫者，欲与之俱往。有人在宫侧，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梦觉，禁中已鸣钟矣。平甫颇自负其不凡，为诗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是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后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常梦往灵芝宫，其果然乎？当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音声接于人者，其家复哭，以钱卜之曰："往灵芝宫，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曾阜梦与平甫会，因吊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处良苦如何？"但见平甫笑不止，旁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乐非尘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

熙宁五年，辰州人张翘与流人李资诣阙上书，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腊，良田数千万顷，入路无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师压境上，臣二人说之，可使纳地为郡县。"书奏，即以章惇察访荆湖南北路，经制南江事。章次辰州，遂令李资、张

竑、明夷中、僧愿成等十余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资等褊宕无谋，亵慢夷境，遂为蛮酋田元猛所杀。章知不可以说下也，即进兵诛斩，而建沅、懿等州。又以潭之梅山、邵之飞山为苏方、杨光潜所据，遂乘兵势进克梅山，建安化县。又令李诰将兵取光潜，师至飞山，扼险不能度而还。当是时张颉居忧于鼎州，目睹其事，遂以书诋朝贵，言："南江杀戮过甚，无罪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惇病其说，且欲其分功以啖之，乃上言："昔张颉知潭州益杨县，尝建取梅山之议，今臣成功，乃用颉之议也。"朝廷赐颉绢三百匹，而执政犹患其异议。会颉服阕，乃就除为江淮发运使，便道之官，而不敢食鱼之说息矣。

王荆公当国，郭祥正知邵州武岗县，实封附递奏书，乞以天下之计专听王安石处画，凡议论有异于安石者，虽大吏，亦当屏黜。表辞亦甚辨畅，上览而异之。一日，问荆公曰："卿识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顷在江东，尝识之，其为人才近纵横，言近捭阖而薄于行，不知何人引荐，而圣聪闻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公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不可用而止。是时，祥正方从章惇辟，以军功迁殿中丞，及闻荆公上前之语，遂以本官致仕。

李师中平日议论多与荆公违戾，及荆公权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传岩亭，盖以公尝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吴孝宗对策，方诋熙宁新法。既而复为《巷议》十篇，言闾巷之间，皆议新法之善，写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礼之。

本朝状元及第，不五六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滞于馆职甚久，熙宁初冬月，圣驾出，馆职例当迎驾。方序立次，衡顾同列而叹曰："顷年迎驾于此，眼看冻倒掌禹锡，倏忽已十年矣。"执政闻而怜之，遂得同修起注。

京师春秋社祭，多差两制摄事。王仆射珪为内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屡矣。熙宁四年，复以翰林承旨摄太尉，因作诗曰："鸡声初动晓骖催，又向灵坛饮福杯。自笑怡声不辞醉，明年强健更须来。"是冬，遂参知政事。

蔡挺自宝元以后历边任，至于熙宁初犹帅平凉，会边境无事，因作乐歌以教边人，有"谁念玉关人老"之句。此曲盛传都下，未几，召

为枢密副使。

曾肇为集贤校理兼国子监直讲，修将作监敕。会其兄论市易事被责，执政怒未已，遂罢肇主判，滞于馆下，最为闲冷，又多希旨窥伺之者，众皆危之，曾处之恬然无闷。余尝赠之诗，有“直躬忘坎窞，祥履任巑岏”，盖谓是也。既而曾鲁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状》，上览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编修官，复得主判局务。

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一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已来榜榜有之。熙宁中，吴人余中为状元，首乞罢期集，废宴席探花，以厚风俗，执政从之；既而擢中为国子监直讲，以为斯人真可以厚风俗矣。未几，坐受举人贿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参对，狱具，停废。熙宁执政者力欲致风俗之厚，士人多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为败风俗，而身抵赇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陈绎晚为敦朴之状，时为之“热熟颜回”。熙宁中，台州推官孔文仲举制科，庭试对策，言时事有可痛哭太息者，执政恶而黜之。绎时为翰林学士，语于众曰：“文仲狂躁，真杜园贾谊也。”王平甫笑曰：“‘杜园贾谊’可对‘热熟颜回’。”合坐大噱，绎有惭色。杜园、热熟，皆当时鄙语。

熙宁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吕惠卿，而门下之人复为谀媚以自安。而荆公求告去尤切，有练亨甫者谓中丞邓绾曰：“公何不言于上，以殊礼待宰相，则庶几可留也。所谓殊礼，以丞相之礼雱为枢密使，诸弟皆为两制，婿侄皆馆职，京师赐地宅田邸，则为礼备矣。”绾一一如所戒而言，上察知其阿党，亦颔之而已。一日，荆公复于上前求去，上曰：“卿勉为朕留，朕当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稳便第宅耳。”荆公骇曰：“臣有何欲，而何为赐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荆公恳请其由，上出绾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绾欲用其党方扬为台官，惧不厌人望，乃并彭汝砺而荐之，其实意在扬也。无何，上黜彭汝砺，绾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砺之为人，昨所举卤莽，乞不行前状。”即此二事，上察见其奸，遂落绾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夺校书，为漳州推官。绾《制》曰：“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士荐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义形于色；汝之事朕者，志在于邪。”盖谓是也。

张谔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事，上言“天下祠庙，岁时有烧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场，召人买拆”。王荆公秉政，多主谔言，故凡司农启请，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卖庙敕既下，而天下祠庙各以紧慢，价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庙，平日绝无祈祭，县吏抑勒，祝史仅能酬十千。是时，张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财，当自有理，岂可以古先帝王祠庙卖与百姓，以规十千之利乎？”上览疏大骇，遂穷问其由，乃知张谔建言，而中书未尝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请，必须奏禀，方得施行。卖庙事寻罢。

张谔判司农寺，吏人盗用公使库钱，事发，下开封府鞫劾，久之未决。谔阴以柬祷知府陈绎，俾勿支蔓，绎遂灭裂其事。上颇闻之，遂令移狱穷治，尽得谔请求之迹，狱具，落谔直舍人院，追两官，勒停，落绎翰林学士，降授秘书监知滁州。

曾鲁公识度精审，达练治体。当其在中书，方天下奏报纷纭，虽日月旷久，未尝有废忘之者。其为文章，尤长于四六，虽造次柬牍，亦属对精切。曾布为三司使，论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柬别之，略曰：“塞翁失马，今未足悲；楚相断蛇，后必为福。”曾赴饶州，道过金陵，为荆公诵之，亦叹爱不已。

王荆公初罢相，知金陵，作诗曰：“投老妇来一幅巾，君恩犹许备藩臣。芙蓉堂下观秋水，聊与龟鱼作主人。”及再罢，乞宫观，以会灵观使居钟山，又作诗曰：“乞得胶胶扰扰身，钟山松竹替埃尘。只将凫雁同为客，不与龟鱼作主人。”

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锡庆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凡试而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会秋试有期，而御史黄廉上言：“乞不令直讲判监为开封国学试官。”又有饶州进士虞蕃伐登闻鼓，言：“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说，疑程考有私，遂下蕃于开封府。而蕃言参知政事元绛之子耆宁尝私荐其亲知，而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用赂结直讲余中、王沇之、判监沈季长，而皆补中上舍。是时，许将权知开封府，恶蕃之告讦，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于御史府，追逮甚众。而蕃言许将亦尝荐

亲知于直讲，于是摄许将、元耆宁及监判沈季长、黄履、直讲余中、唐懿、叶涛、龚原、王沇之、沈铢等皆下狱。其间亦有受请求及纳赂者。狱具，许将落翰林学士，知蕲州。沈季长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耆宁落馆职，元绛罢参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沇之、余中皆除名，其余停任，诸生坐决杖编管者数十，而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卷之七

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权倾天下。时元参政绛为翰林学士、判群牧，常问三命僧化成曰：“吕参政早晚为相？”化成曰：“吕给事为参政，譬如草屋上置鸱吻耳。”元曰：“然则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时春方半，元曰：“事应在何时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怃然不测，亦潜纪之。既而吕权日盛，台谏噤口，无敢指议之者。会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语府界提举蔡确曰：“化成言吕参政祸在今日，真漫浪之语也。”二公相视而笑，遂同还群牧，促召成而诮之。成曰：“言必无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术之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马。是时，曾待制孝宽同判群牧，薄晚来过厅，方即坐，元因访今日有何事，曾曰：“但闻御史蔡承禧入札子，不知言何等事者也。”语未已，内探报，今日蔡察院言吕参政兄弟。元闻之大骇，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吕罢政事，实始此日也。

熙河之役，高遵裕为总管，有高学究者，以宗人谒遵裕，因隶名军中。会王观文韶以兵攻香子城，学究从行。是日，合战大胜，至晚旋师，寨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贺，独不见高学究。遵裕叹曰：“高生且死于敌矣。”已而士卒献俘馘于庭，以烛视之，则学究之首在焉。遵裕大骇，即推究所斩之人，有军士遽伏罪曰：“是军回日暮，见高生独骑，遂斩以冒赏。”韶大怒，磔军士于辕门。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

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是时，有工部员外郎侯叔献者，荆公之门人也，取魏氏女为妻，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去磨平浆水，今见碓捣冬凌。"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时窦卞通判汝州，与之接熟。尔后卞知深州，永年复为州监押，益相亲昵，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师，永年求监金曜门书库，卞为干提举监司杨绘，绘遂荐之。永年常置酒延卞、绘于私室，出其妻间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饮卞、绘，谓之曰"白玉莲花杯"，其亵狎至是。后永年盗卖库书，事发下狱，永年引卞、绘尝受其馈送，乃尝纳玑贝于两家，方穷治未竟，而永年死狱中。朝议有两制交通匪人，至为奸利，落绘翰林学士制知诰，降为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监舒州灵仙观。明年，卞卒于贬所。绘性少真，无检操，居荆南，日事游宴，往往与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饮，有选人胡师文预会。师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为荆南府学教授，尤少士检。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自屏后窥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于屏后。师文离席排绘，使呼妓出，绘愧于其妻，遽欲彻席。师文狂怒，奋拳殴绘，赖众客救之，几至委顿。近臣不自重，至为小人凌暴，士论尤鄙之。

寿州张侍中、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翟地，相去数里。有发冢盗，先筑室于二冢之间，自其家窾穴以通其隧道。始发张墓，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椁，以掩覆其穴。次发晏公墓，若有猛兽嗥吼，盗甚惧，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闻兵甲鼓噪之声，盗益惧；又呼一人同之，则寂然无响。三盗笑曰："丞相之神，尽于是矣。"及穿椋椁，殊无所有，供设之器皆陶甓为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带壹条，金无数两，余皆衣服，腐朽如尘矣。盗失望而恚，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既而货张墓金盂于市，为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谓均破冢而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王介性轻率，语言无伦，时人以为心风。与王荆公旧交。公作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临下担，白蘋洲上起沧波。”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荆公，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正直聪明神鬼畏，死时应合作阎罗。”荆公笑曰：“阎罗见阙，可速赴任也。”

张尧佐以进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员外郎、知开州。会其侄女有宠于仁宗，册为修媛，尧佐遂骤迁擢，一日中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是时，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宝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与谏官包拯、吴奎等七人论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争，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两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几，尧佐复除宣徽使，知河阳。唐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耶？”同列依违不前，唐遂独争之，不能夺。仁宗谕曰：“差除自是中书。”介遂极言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媚贵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结尧佐，请逐彦博而相富弼。又言谏官观望挟奸，而言涉宫掖，语甚切直。仁宗怒，趋召两府，以疏示之。介犹诤不已，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使下殿，介诤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厉，众恐祸出不测。是时，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进曰：“介诚狂直，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遂贬春州别驾。翌日，御史中丞王举正救解之，改为英州别驾。始，上怒未已，两府窃议曰：“必重贬介，则彦博不安。彦博去，则吾属递迁矣。”既而果如其料。当是时，梅尧臣作《书窜》诗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日朝有臣奸，臣介所愤疾。愿条一二事，臣职敢妄率。臣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时守成都，委曲媚贵昵。银珰插左貂，穷腊使驰驲。邦媛将夸侈，中赍金十镒。为我寄使君，奇纹织纤密。遂倾西蜀巧，日夜急鞭抶。红经纬金缕，排科斗八七。比比双莲花，篝灯戴心出。几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观上元，被服稳称质。璨然惊上目，遽尔有薄诘。既闻所从来，佞对似未失。且云奉至尊，于妾岂能必。遂回天子颜，百事容丐乞。臣今得初陈，狡猾彼非一。偷威与卖利，次第推甲乙。是唯阴猾雄，仁断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无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恤？君旁有侧目，喑哑横诋叱。指言为罔上，废汝还蓬荜。是时白此心，尚不避斧锧。虽令禁魑魅，甘且同饴蜜。既如勿可惧，复以强词窒。帝声亦大厉，论奏不容必。介也容甚闲，猛士胆为栗。立贬岭外春，速欲为异物。内外臣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谁？襄执左史笔。谓此傥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执法，怀疏

又坚述。介言或以狂，百岂无一实。恐伤四海和，幸勿若仓卒。亟许迁英州，衢路有嗟咄。翌日宣白麻，称快口盈溢。阿附连谏官，去若怀絮虱。其间因获利，窃笑等蚌鹬。英州五千里，瘦马行馱馱。毒蛇喷晓雾，昼与岚气没。妻孥不同途，风浪过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馆愁伤骨。饥仆时后先，随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黄甘杂丹橘。万室通酿酤，抚远无禁律。醉去不须钱，醒来弄鸣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愁郁。莫作楚大夫，怀沙自沉汨。西汉梅子真，出为吴市卒。市卒且不惭，况兹别秉秩。”始尧臣作此诗，不敢示人。及欧阳文忠公为编其集，时有嫌避，又削去此诗，是以人少知者，故今尽录。

唐子方始弹张尧佐，与谏官皆上疏。及弹文公，则吴奎畏缩不前，当时为曳动阵脚。及唐争论于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约，执政又黜奎，而文公益不安，遂罢政事。时李师中作诗送唐，略曰：“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厚颜之句，为奎发也。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试馆职。一日，谒晏丞相，晏语之曰：“君久从吏事，必疏笔砚，今将就试，宜稍温习也。”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䙁孩儿者乎？”晏公俯而哂之。既而试《泽宫选士赋》，韵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滨莫非王。”由是不中选。晏公闻而笑曰：“苗君竟倒䙁孩儿矣。”

越州僧愿成客京师，能为符箓咒。时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咒而止，雱虽德之，然性靳啬。会章惇察访荆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经略溪洞，或云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雱即荐成于章。章至辰州，先遣张裕、李资、明夷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裕等至洞而秽乱蛮妇，酋田元猛者不胜其愤，尽缚来使，斩刳于柱。次至成，成抟颊求哀，元猛素佛事，乃不杀，押而遣之。愿成不以为耻，乃更乘大马拥檛斧以自从，称察访大师，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时又有随州僧知缘，尝以医术供奉仁宗、英宗。熙宁中，朝廷取青唐武胜，缘遂因执政上言：“乞往鄯、廓，见董毡，说令纳地。”上召见后苑，赐白金以遣行。遂自称经略大师，深为王韶所恶，罢归。朝廷怜其意，犹得左街首座，卒。

仁宗时，西戎方炽，韩魏公琦为经略招讨副使，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时范文公仲淹守庆州，坚持不可。是时，尹洙为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一日，将魏公命至庆州，约范公以进兵。范公曰：“我师

新败，士卒气沮，当自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耶？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洙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洙议不合，遽还。魏公遂举兵入界，既而师次好水川，元昊设覆，全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魏公遽还，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皆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既而哀恸声震天地，魏公不胜悲愤，掩泣驻马，不能前者数刻。范公闻而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败于度外也？”

王韶罢枢密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绩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既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王沂公曾当国，屡荐吕许公夷简。是时，明肃太后听政，沂公奏曰：“臣屡言吕夷简才望可当政柄，而两宫终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枢密使张旻之上耳。且旻亦赤脚健儿，岂容妨贤如此？”太后曰：“固无此意，行且用夷简矣。”沂公曰：“两宫既以许臣，臣请即今宣召学士草麻。”太后从之。及许公大拜，渐与沂公不协。晚年睽异，势同水火，当时士大夫各有附丽，故庆历中朝廷有党人之论矣。

卷之八

陈恭公初罢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亲族往往献《老人星图》以为寿，独其侄世修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纳节。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熙宁初，有朝士忘其氏，知河中府龙门县。有薛少卿占籍是邑，一旦为盗斫坟茔之松槚，薛君投牒，诉其事。朝士，迂儒也，喜为异论，乃判其状曰：“周文王之苑囿，独得蒭荛；薛少卿之坟茔，乃禁樵采。”时又有周师厚者，为荆湖北路提举常平永利。是时，初定募役之法，师厚书成，上于司农，其间曰：“散从官逐月佣钱三贯文，如遇差作市买，即每月添钱一贯文。”

明肃太后临朝，一日，问宰相曰：“福州陈绛赃污狼籍，卿等闻否？”王沂公对曰：“亦颇闻之。”太后曰：“既闻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又大也。”太后曰：“速选有风力更事任一人为福建路转运使。”二相禀旨而退，至中书，沂公曰：“陈绛，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进熟。吕许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谕。时耿为侍御史，遂以转运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马首，云：“押进奉荔支到京。”耿偶问其道路山川风候，而其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耿遂密访绛所为，校辄泣曰：“福州之人，以为终世不见天日也，岂料端公赐问。”然某尤

为绛所苦者也，遂条陈数十事，皆不法之极。耿大喜，遂留校于行台，俾之干事。耿子不肖，私纳校玳瑁器皿。洎至闽中，耿尽发校所言之事，既置诏狱，事皆不实，而校遽首常纳禁器于耿子。事闻，太后大怒，下耿吏，狱具，谪耿淮南副使，皆如许公之料也。

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屡以犯人。熙宁中，为开封府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刘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也。"又有请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盖南苑豢驯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间也。马默为台官，弹奏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闻而叹曰："既为马默，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三司使曾布劾其违法，王荆公惑党人之说，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请，而嘉问治事如故。攽闻而叹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乎？"望之，嘉问字也。

熙宁中，曾孝宽以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公事，未几，以父鲁公忧解去。服除，判司农寺。旧例：百官以事至中书，即宰相据案，百官北向而坐。前两府白事，即宰去案，叙宾主东西行坐，时谓之掇案。及孝宽之至司农也，吴正宪公当国，不以前两府礼之待之，每至中书，不为掇案。自后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儒诣中书，孝宽不至矣，正宪颇疑之。未几，除直儒为两浙提刑，以张璪判寺，璪为翰林学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长也。异时白事，皆璪诣中书，而孝宽亦竟不至，于是正宪知其果以掇案为嫌，而世亦讥其隘矣。

尚书郎李观自言：为进士时，往游南岳，道过潭州圣旗亭买酒，忽有一人荷竹奁，持钉校之具径至，问观曰："闻君将之南岳，颇识养素先生蓝方否？"观曰："固将往见之。"其人曰："奉烦寄声云：刘处士奉问先生，十月怀胎，如何出得？"言讫，径出不顾。观至南岳访方，具道其语，方愍然惊异，因问曰："其人眉间得无有白志乎？"观曰："然。"方大惊，叹曰："吾不遇是人，命也！此所谓刘海蟾者也。吾养圣胎已成，患无术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声闻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观急回，访于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萧注在仁宗时以阁门使知邕州几十年，屡献取交趾之谋，朝廷不

从。末年，交趾寇左、右江，杀巡检左明、宋士尧等，注坐备御无状，降为荆南钤辖。是时，李师中为广西提点刑狱，又言“注在邕州擅发洞丁采金矿，无文历钩考”，遂下注桂州狱，狱具，贬秦州团练副使，移洪州节度副使。英宗即位，起为监门卫将军、邠州都监，移渭州钤辖，又知宁州。神宗即位，王荆公执政，注度朝廷方以开边为意，又以黜官未复，思有以动君相之意，乃言向日久在邕州，知交趾可取。朝廷遽召，复阁门使，俾知桂州兼广西经略安抚。注至桂二年，而缪慤无状，有旨召还，死于潭州。然朝廷尚以交趾为可取，又以沈起知桂州。起至桂，先取宜州王口寨，而兵屡折衄；又作战舰聚军储，虽兴作百端，而不中机。会朝廷疑其逗留，移知潭州，而以刘彝守桂。既而计谋喧露，一旦交趾浮海载兵击陷廉、白、钦三郡，围邕州，仅四十日，城陷，杀知州苏缄，屠其城，掠四郡生口而去。朝廷尽鉴前后守臣之罪，以次贬出，赠苏缄节度使，料秦晋锐兵十万人，发车骑讨南，诏以赵卨为经略使。卨引郭逵共事，遂以逵为宣徽使，而卨副之。逵顿兵邕州，久之，进克广源州杭郎县，而贼据富良江以扼我师。逵闭壁四十日，竟不能度；既而粮道不继，瘴毒日甚，十万之众死亡十九，仅得交趾降表，遂班师。朝廷夺逵宣徽使而斥之，卨亦削官，而建广源为顺州。明年，交人始入贡，广源岚瘴特甚，自置州，凡知州及官吏戍兵至者辄死，数年间，死者不可纪。每更戍之卒决知不还，皆与骨肉死别，至举营号哭不绝者月余，以是人情极不安。会曾布帅桂，擒得交趾将侬智春，交人稍惧，曾因建议乞因此机会，许交趾还向所虏生口而弃顺州，朝廷从之。明年，交人归生口数百，遂以广源与之。复曾龙图阁直学士，将佐迁官有差。自萧注等为经略，或挟诈以罔上下，或不绥御远人，致陷四郡。而郭逵逗挠自髡，仅得广源，又不可守，竟弃之，生口十不得一，而朝廷财费亿万，二广之民自此大困。

侯叔献为汜县尉，有逃佃及户绝没官田最多，虽累经检估，或云定价不均。内有一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府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前已估及一万五千贯，未有人承买者。贾魏公当国，欲添为二万贯卖之，遂命陈道古衔命计会本县令佐，视田美恶而增损其价。道古至汜，阅视诸田，而议增李田之直。叔献曰：“李田本以价高，故无人承买；今又增五千贯，何也？”坚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献不可欺，因以其事语之，叔献叹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诚者，太祖时为邑酒务专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护官物，遂估所损物直计五千贯，勒诚偿之。是时，朝廷出度支使钱，俵

民间预买箭秆雕翎弓弩之材。未几，李重进叛，王师征淮南，而预买翎秆未集，太祖大怒，一应欠负官钱者田产并令籍没。诚非预买之人，而当时官吏畏惧不敢开析，故此田亦在籍没。今诚有子孙，见居邑中，相国纵未能恤其无辜而以田给之，莫若损五千贯，俾诚孙买之为便。”道古大惊曰：“始实不知，但受命而来，审如是，君言为当，而吾亦有以报相国矣。”即损五千贯而去。叔献乃召诚孙，俾买其田，孙曰：“实荷公惠，奈甚贫何？”叔献曰：“吾有策矣。”即召见佃百户，谕之曰：“汝辈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今李孙欲买田，而患无力，若使他买之，必遣汝辈矣。汝辈必毁宅撤廪，离业而去，不免流离失职。何若醵钱借与诚孙，俾得此田，而汝辈常为佃户，不失居业，而两获所利耶？”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孙卒得此田矣。叔献之为尉，与管界巡检者相善，县多盗贼，巡检每与叔献约，闻盗起，当急相报。一旦有强盗十六人经其邑，叔献尽擒之。既而叹曰：“巡检岂以我为负约耶！机会之速不及报，然不可夺其功也。”于是尽推捕盗之劳于其下，而竟不受赏。当其获盗时，叔献躬押至开封府，府尹李绚谓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见本官推官判官，吾当率以同状荐子也。”叔献辞曰：“本以公事至府，事毕归邑。若投谒以求荐，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蔡襄尹京兆，询知其弊，建言乞取内东门买物字号付杂买务，今后乞不令内东门买物，遇逐月宫中请俸钱时，许杂买具供过物价，径牒内藏库截支，以给行人。仁宗大以为然，其事至今行矣。

熙宁中，高丽人使至京，语知开封府元绛曰：“闻内翰与王安国相善，本国欲得其歌诗，愿内翰访求之。”元自往见平甫，求其题咏，方大雪，平甫以诗戏元，略曰：“岂意诗仙来凤沼，为传贾客过鸡林。”即其事也。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冲，但城中无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谓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庆历中，有戎人谓元昊云：“麟州无井，若围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围之，数日不解，城中大窘。有军士献策曰：“彼围不解，必以无

水穷我。今愿取沟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积，使贼见之，亦伐谋之一端也。”州将从之。元昊望见，遽语献策戎人曰：“尔言无井，今乃有泥以护草积，何也？”即斩戎而解去。此时虽幸脱，然终以无水为忧。熙宁中，吕公弼帅河东，令勾当公事邓子乔往视其地，子乔曰：“古有拔轴法，谓掘去抽沙，而实以炭末，墐土即其上，可以筑城，城亦不复崩矣。愿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内，则此州守也。”吕从之，于是大兴版筑，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坚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吴奎为参知政事，会御史中丞王陶以韩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两府，奎乃上章言：“迩来天文谪见，皆为王陶召之。”又尝于上前荐滕甫可为边帅，上问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将略可取，至于躯干膂力，自可被两重铁甲。”异时，上语其事于侍臣，且曰：“吴奎论事，大概皆此类也。”

元昊分山界战士为二箱，命两将统之，刚浪陵统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统天都右箱，二将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战，中间刘平、石元孙、任福、葛怀敏之败，皆二将之谋也。庆历中，种世衡守青涧城，谋用间以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边人谓之“土和尚”，多往来蕃部中。世衡尝厚给酒肉，善遇之，一日语信曰：“我有书答野利相公，若我为赍之。”即以书授信。临发，复召饮之酒而谓曰：“寨外苦寒，吾为若纳一袄，可衣之以行，回日当复以归我。”信始及山界，即为逻兵所擒，及得赍书以见元昊。元昊发其书，即寻常寒暄之问。元昊疑之，遂缚信拷掠千余，至胁以兵刃，信终言无它。元昊益疑，顾见信所衣之袄甚新洁，立命劈折，即中得与遇乞之书，其言：“前承书有归投之约，寻闻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报，当如期举兵入界，惟尽以一箱人马为内应，傥获元昊，朝廷当以靖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奉赏。”元昊大怒，自此夺遇乞之兵，既又杀之。遇乞死，山界无良将统领，不复有侵掠之患，而边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贡，信得归，改名嵩，仕终左藏库副使。

卷之九

王荆公与唐质肃公介同为参知政事，议论未尝少合。荆公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一日，于上前语及此事，介曰："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岂可亦谓之非纯臣也！"质肃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荆公为之变色。其议论不合，多至相侵，率此类也。

刘攽、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举人有用"畜"字者，介谓音犯主上嫌名，攽谓礼部先未尝定此名为讳，不可用以黜落，因纷争不已，而介以恶语侵攽，攽不校。既而御史张戬、程灏并弹之，遂皆赎金。御史中丞吕公著又以为议罪太轻，遂夺其主判，其实中丞不乐攽也。谢表略曰："彍弩射市，薄命难逃。飘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术，唯恐不伤；而田主之牛，夺之已甚。"盖谓是也。

陈恭公执中为相，事方严少和裕，尤恶士大夫之急进。庆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盐利害，朝廷遂除祥陕西提刑兼制置盐事，祥诣中书巡白曰："提点刑狱而兼利权，殆非无故，乞纳敕别俟差遣。"恭公曰："提点刑狱乃足下资序合入，制置盐事乃国家试才，比已降敕陕西都运司，以解盐事尽交与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将如何也？苟有补于朝廷，固不惜一转运司也，若静言庸违，自有诛责，岂可预欲侥求！"祥以言中其隐，震灼而去。至和初，王荆公力辞召试，而有旨与在京差遣，遂除群牧判官。时沈康为馆职，诣恭公曰："某久在馆

下，屡求为群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带职朝官，又历任比某为浅，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岂复屑屑计资任也。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之才，亦当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学士之颜视王君宜厚矣。”康惭沮而去。

明肃太后临朝，袭真宗政事，留心庶狱，日遣中使至军巡院、御史台，体问鞫囚情节。又好问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询究，故百司细微，无不知者。有孙良孺为军巡判官，喜诈伪，能为朴野之状。一日，市布数十端，杂染五色，陈于庭下。中使怪而问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适在近，与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骇，回为太后言之。太后叹其清苦，即命厚赐金帛。京师人多赁马出入，驭者先许其直，必问曰：“一去耶？却来耶？”苟乘以往来，则其价倍于一去也。良孺以贫，不养马，每出，必赁之。一日，将押辟囚弃市，而赁马以往，其驭者问曰：“官人将何之？”良孺曰：“至法场头。”驭者曰：“一去耶？却来耶？”闻者骇笑。

杨安国，胶东经生也，累官至天章阁侍讲。其为人讦激矫伪，言行鄙朴，动有可笑；每进讲则杂以俚下鄽市之语，自扆坐至侍臣、中官见其举止，已先发笑。一日，侍仁宗，讲至“一箪食，一瓢饮”，安国操东音曰：“颜回甚穷，但有一罗粟米饭，一葫芦浆水。”又讲“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安国遽启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仁宗哂之。翌日，遍赐讲官，皆恳辞不拜，唯安国受之而已。时又有彭乘为翰林学士，文章诰命尤为可笑。有边帅乞朝觐，仁宗许其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之诏曰：“当俟萧萧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之成都府，会西蜀荒歉，饥民流离，况始入剑门，即发仓赈济，既而上表待罪，乘又当批答曰：“才度岩岩之险，便兴恻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诮，及乘死也，琪为挽词，有“最是萧萧句，无人继后风”，盖谓是耳。

刘彝所至多善政，其知处州也，会江西饥歉，民多弃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会仓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视。又推行于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子养，故一境弃子无夭阏者。一日，谒曾鲁公公亮，鲁公曰：“久知都官治状，屡欲进擢，然议论有所不合，姑少迟之，吾终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诎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记，而尚屈于不合之论，亦某之命也。”鲁公叹曰：“比来士大夫见执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归怨，而君

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将十年，未见如君之言。”

熙宁初，富郑公弼、曾鲁公公亮为相，唐质肃公介、赵少师忭、王荆公安石为参知政事。是时，荆公方得君，锐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吕诲、范纯仁、钱頔、钱颢之伦尤极诋訾，天下之人皆莫为生事。是时，郑公以病足，鲁公以年老，皆去。唐质肃屡争上前，不能；未几，疽发于背而死。赵少师力不胜，但终日叹息，遇一事更改，即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彦国病、子方死、悦道苦也。

欧阳文忠公自历官至为两府，凡有建明于上前，其词意坚确，持守不变，且勇于敢为，王荆公尝叹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辅政，多所更张，而同列少与合者。是时，欧阳公以观文殿学士知蔡州。荆公乃进之为宣徽使，判太原府，许朝觐，意在引之执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欧阳公惩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辞恩命，继以请老而去。荆公深叹惜之。

富郑公弼，庆历中以知制诰使北虏还。仁宗嘉其有劳，命为枢密副使，郑公力辞不拜，乃改资政殿学士。一日，王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仁宗曰：“不然。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财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财物岂不出于生民耶？”仁宗曰：“国家经费，取之非一日之积，岁出以赐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兴调发，岁出不赀，非若今之缓取也。”拱辰曰：“犬戎无厌，好窥中国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万一欲请和亲，则如之何？”仁宗悯然动色曰：“苟利社稷，朕亦岂爱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谮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爱民如此，真尧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许将坐太学狱，下御史台禁勘，仅一月日，洎伏罪，台吏告曰：“内翰今晚当出矣。”许曰：“审如是，当为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尚有一节未完，须再供答。”及对毕，开门，已及二更已后，而从人谓许未出，人马却还矣。许坐于台门，不能进退，适有逻卒过前，遂呼告之曰：“我台中放出官员也，病不能行，可烦为于市桥赁一马。”逻卒怜之，与呼一马至，遂跨而行。是时，许初罢判开封府，税居于甜水巷，驭者惧逼

夜禁，急鞭马跃，许失绥坠地，腰膝尽伤。驭者扶之于鞍，又疾驱而去，至则宅门已闭。许下马坐于砌上，俾驭者扣门，久之无应者。驭者曰：“愿得主名以呼之。”许曰：“但云内翰已归可也。”驭者方知其为判官许内翰，且惧获坠马之罪，遽策而走。许以坠伤，气息不属，不能起以扣门，又无力呼叫，是时十月，京师已寒，地坐至晓，迨宅门开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执政事奏罢，谈时政，而共美上以聪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状。仁宗曰：“卿等谓林瑀去，而朝廷遂无小人耶？”执政曰：“未谕圣旨，不识小人为谁？”仁宗从容曰：“苏绅可侍读学士，知河阳。”

庆历中，吕许公罢政事，以司徒归第，拜晏元献公殊、章郇公得象为相，又以谏官欧阳修、余靖上疏，罢夏竦枢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时石介为国子监直讲，献《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而于夏竦尤极诋斥，至目之为不肖，及有“手锄奸枿”之句。颂出，泰山孙复谓介曰：“子之祸自此始矣。”未几，党议起，介在指名，遂罢监事，通判濮州，归徂徕山而病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又出中使与京东部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是时，吕居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则虽孥戮，不足以为酷。万一介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中使曰：“诚如金部言，然则若之何以应中旨？”居简曰：“介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问之，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任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大以为然，遂自介亲属及门人姜潜已下并凶肆棺敛舁柩之人合数百状，皆结罪保证。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而世以居简为长者。

夏郑公之死也，仁宗将往浇奠，吴奎言于上曰：“夏竦多诈，今亦死矣。”仁宗怃然，至其家浇奠毕，踌躇久之，命大阉去竦面幕而视之。世谓剖棺之与去面幕，其为人主疑一也，亦所谓报应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节度使知延州。环庆大将刘平、石元孙之兵二万自合水走延州，次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军士晚餐毕，列队而行，至地名大柳树，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来使，俗谓急脚子

者宣状，且云："延州范太尉传语已在东门奉候，然暮夜入门，恐透漏奸细，请窎放人马，庶辨真伪也。"二将唯诺，遂下马，据胡床，躬拨队伍，每一队行及五里以来，又放一队，将及一更以后，约放及五十队矣，二将忽顾问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将大惊，遽使人侦视，即云延州城上并无灯火，而前队不知所之矣。二将知有变，遂整阵而前，至五龙川，去延州才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鸣，埃烟斗合，蕃兵墙进，倏忽之际，已陷重围。盖西贼前一夕偷号入金明寨，杀李士彬，故东北路断而贼兵压境，以致二将于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时，监军内臣黄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龙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势窘甚，裨将郭遵策马奋刃，突围而出，请救于德和，德和畏惧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语。遵又赴延州求救于雍，已城守不出，逮晓，全师俱没，二将面缚，遵亦战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东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围延州，州几陷，会大雪，戎马多冻死，乃解去。德和诬奏二将降贼，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属出，御史文彦博鞠劾，彦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遁还之状，又明二将不降。朝廷命斩德和于河中府，解二将家属禁锢而录其子孙焉。

李重进之叛也，有二子方为宿卫。太祖夜召面语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无良将，谁与共图事者？汝速乘传往晓之，吾不杀汝也。"二子伏泣战汗，太祖趋遣之。重进方坐辕门，与诸军议事，忽二子至，又闻圣语，皆相顾大骇；士卒闻之，惊疑不测，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师压境，重进不知所为，与家属赴火死，扬州平。

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曰："此行上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开宝中，遣将平金陵，亲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故彬于江南得王师吊伐之体，由圣训丁宁也。真宗常语宰臣，以河东之役，兵力十倍，当一举克捷，良由上党发愿之时，左右有闻之者，贼闻此语，知神兵自戢，故坚守不下，至烦再举也。

卷之十

曹翰以罪谪为汝州副使，凡数年。一日，有内侍使京西，朝辞日，太宗密谕之曰：“卿至汝州，当一访曹翰，观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内侍如旨，往见，因序其迁谪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圣恩不杀，死无以报，敢诉苦耶？但以口众食贫，不能度日，幸内侍哀怜，欲以故衣质十千以继饭粥，可乎？”内侍曰：“太尉有所须，敢不应命，何烦质也。”翰固不可，于是封裹一复以授，内侍收复，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语及言质衣事，太宗命取其复，开视之，乃一大幅画幛，题曰“下江南图”。太宗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诏赴阙，稍复金吾将军。盖江南之役，翰为先锋也。

仁宗以西戎方炽，叹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录之。杜丞相衍经抚关中，荐长安布衣雷简夫才器可任，遽命赐对于便殿。简夫辩给，善敷奏，条列西事甚详，仁宗嘉之，即降旨中书，令照真宗召种放事。是时，吕许公当国，为上言曰：“臣观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实效，今遽爵之以美官，异时用有不周，即难于进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观其能，果可用，迁擢未晚。”仁宗以为然，遂除耀州幕官。简夫后累官至员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实无大过人者。

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之，仍处女

也。张在蜀，一日，有术士上谒，自言能锻汞为白金。张曰：“若能一火锻百两乎？”术士曰：“能之。”张即市汞百两俾锻，一火而成，不耗铢两。张叹曰：“若之术至矣！然此物不可用于私家。”立命工锻为一大火炉，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寻送寺中。以酒榼遗术者而谢绝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职，知饶州。舍人许将当制，颇多斥词，制下，将往见曾而告曰：“始得词头，深欲缴纳，又思之，衅隙如此，不过同贬耳，于公无所益也，遂黾勉为此。然其中语言颇经改易，公它日当自知也。”曾曰：“君不闻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献当国，子京为翰林学士，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归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昨夕余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盖此事由来久矣，何足校耶！”许亦怃然而去。

天圣五年，王文安公尧臣状元及第，释褐将作监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圣营为卒，晚年同入枢密院，武襄为使，文安副焉。

宋郑公庠初为翰林学士，仁宗尝对执政称其文学才望可大用者，候两府有缺，进名。是时，曾鲁公公亮为馆职，在京师，传闻上有此言，遽过郑公而贺之。郑公蹙额曰：“审有是言，免祸幸矣。”鲁公惘然不测而退。明年，枢副阙，执政进名，仁宗熟视久之，徐曰：“召张观。”执政曰：“去岁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观是先朝状元，合先用也。”又尝对执政称三司使杨察、判开封府王拱辰才望履历，将来两府有阙，进此二人。既而梁庄肃公适罢相，两府次迁，执政以二人名闻，仁宗曰：“可召程戡。”执政复以异时上语奏陈，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执政遂不敢言。盖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挤，上之英鉴，皆类此也。

先朝翰林学士不领它局，故俸给最薄。杨亿久为学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虚忝甘泉之从官，终作莫敖之饿鬼。”又有“方朔之饥欲死”之句，自后乃得判他局。至元丰改官制，而学士无主判如先朝矣。

丁宝臣守端州，侬智高入境，宝臣弃州遁，坐废累年。嘉祐末，大臣荐，得编校馆阁书籍，久之，除集贤校理。是时，苏寀新得御史知杂，首采其端州弃城事，遂出宝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诗云："病鸾方振翼，饥隼乍离鞲。"盖谓是也。

曾鲁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宁中尚在中书，虽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台谏无非之者，唯李复圭以为不可，作诗云："老凤池边蹲不去，饿乌台上噤无声。"未几，鲁公亦致仕而去。

熙宁以来，凡近臣有风望者，同列忌其进用，多求瑕纇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听。曾子先罢司农也，吕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农未尽未便之事件。张粹明罢司农也，舒亶代之，尽纳丞簿，言不了事件甚众。又河北、陕西、河东为帅者，各矜功徼进，往往暴漏边事，污蔑邻帅得罪，则边功在己。此风久矣，而熙宁、元丰为甚也。

光禄卿巩申，佞而好进，老为省判，趋附不已。王荆公为相，每生日，朝士献诗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谓之放生。申既不闲诗什，又不能诵经，于是以大笼贮雀；诣客次，搢笏开笼，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时有边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献者，天下骇笑。或对曰："虞候为县君割股，大卿与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郑公为相，刘丞相沆、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始议立皇嗣，而事秘不传，虽英宗亦莫知也。元丰中，文安子同老上书，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议也，其始终事并藏于家"。及宣取，上惊叹久之。是时，郑公、刘公、王公皆已薨，独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阙，慰藉恩礼，穷极隆厚，册拜太尉。及还西都，上作诗送行，有"报主不言功"之句。两府并出饯，皆有诗，王丞相禹玉诗有"功业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贝州时"，盖谓是也。

余充为环庆经略使，风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称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时，并无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称于刘惟简，惟简曰："以臣观之，恐只是猝死也。"

吴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为先，首荐齐谌并亮采。洎二人登

对，咸不称旨，又荐李师德为台官，而师德不才。自是秉政数年，以至薨日，更不复荐士，而三人者，亦竟无闻于时也。

嘉祐中，近臣执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独有异议。洎英宗立，襄方为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财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经画，仅能给足，用是数被诘责。永昭复立，蔡遂乞杭州，英宗即允所请。韩魏公时为相，因奏曰："自来两制请郡，须三两章，今一请而允，礼数似太简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卒与杭州。其为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璋家犯销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穷治。知开封府沈遘从容奏曰："陛下出继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学士为我平之。"遘退坐府，召众匠出衣示曰："此销金乎？销铜乎？"匠曰："铜也。"沈即命火焚衣而罢。

司农少卿朱寿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长，仕于四方，孜孜寻访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传其母嫁于关中民妻，寿昌即弃官入关中，得母于陕州。士大夫嘉其孝节，多以歌诗美之。苏子瞻为作诗序，且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其序，大惋恨，会定为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将致不测，赖上保持之，止黜轼黄州团练副使。轼素喜作诗，自是咋舌，不敢为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张方平自承旨为参知政事，不数日，而以忧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学士院，以承旨阁子为不利市，凡入翰林无肯居之者。熙宁初，王珪为承旨，韩绛戏之曰："禹玉行将入宣徽营矣。"未几，禹玉除参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丰官制改换左仆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于位，近世承旨之达无比也。

进退宰相，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旧制：学士有阙，则第一厅舍人为之。嘉祐末，王荆公为阁老，会学士有阙，韩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学士张方平为承旨，盖用旧学士也。既而魏公罢政，凡议论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贵者为殿直，押兵过金陵，张忠定公见为守，因问曰："天使沿路来，还曾见好官员否？"延贵曰："昨过袁州萍乡，县邑宰张希颜著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忠定曰："何以言

之？”延贵曰：“自入萍乡县境，驿传桥道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惰农，及至邑则鄽肆无赌博，市易不敢喧争，夜宿邸中，闻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颜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员也。”即日同荐于朝。希颜后为发运使，延贵亦阁门祗候，皆号能吏也。

孙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语未已，钱易进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场不开者十年。

蔡挺为江东提点刑狱，有处州职官谮本州幕掾奸利事，蔡留职官于坐，呼掾面证之，而初无是事，职官惭惧辞伏，蔡责之曰：“汝小人也！吾虽可欺，奈何谮无过之人乎！”叱去之。自是无复谮毁，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潭州人士夏钧罢官，过永州，谒何仙姑而问曰：“世人多言吕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专记之。到潭日，首于兴化寺取斋历视之，其日果有华州回客设供。顷年，滕宗亮谪守巴陵郡，有华州回道士上谒，风骨耸秀，神脸清迈。滕知其异人，口占一诗赠之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山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回闻之，怃然大笑而别，莫知所之。

谢泌谏议居官不妄荐士，或荐一人，则焚香捧表，望阙再拜而遣置。所荐虽少，而无不显者。泌知襄州日，张密学逸为邓城县令，有善政。邓城去襄城，渡汉水才十余里，泌暇日多乘小车，从数吏，渡汉水入邓城界，以观风谣。或载酒邀张野酌，吟啸终日而去，其高逸乐善如此。张亦其所荐也。

欧阳文忠公自馆下谪夷陵令，移光化军乾德县。知军者虞部员外郎张询，询河北经生也，不能知文忠，而待以常礼。后二年，询移知清德军，而文忠自龙图阁学士为河北都转运使，询乃部属，初迎见文忠于郊外，询虽负恐惕，犹敛板操北音曰：“龙图久别安乐，诸事且望掩恶扬善。”文忠知其村野，亦笑之而已。

至和中，陈恭公秉政，会嬖妾张氏笞女奴迎儿杀之。时蔡襄权知开封府，事下开封穷治，而仁宗于恭公宠眷未衰，别差正郎齐廓看详

公案。时王素为待制，以诗戏廓曰："李膺破柱擒张朔，董令回车击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无？"廓知事不可直，以简报王曰："不用临坑推人。"

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关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之后也。至和、嘉祐之间，狄武襄为枢密使。一夕夜醮，而勾当人偶失告报，中夕聚有火光，探子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比厢主判府到宅，则火灭久之。翌日，都下盛传狄枢相家夜有光怪烛天者。时刘敞为知制诰，闻之，语权开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沟，夜多光怪出屋，邻里谓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异得无类乎？"此语喧于缙绅间，狄不自安，遽乞陈州，遂薨于镇，而夜醮之事竟无人辨之者。

有朝士陆东，通判苏州而权州事，因断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毕，幕中相与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时之旨。今此人应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东大恐，即改"特刺"字为"准条"字，再黥之，颇为人所笑。后有荐东之才于两府者，石参政闻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权苏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雱自崇政殿说书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谢，而从其父荆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镇江，雱勉乘马，先入东府，翌日，疾再作，岁余遂卒，竟不及告谢，而跨狨坐者，止得一日。

陆经，庆历中为馆职。一日，饮于相国寺僧秘演房，语笑方洽，有一人箕踞于旁，睥睨经曰："祸作矣，仅在顷刻，能复饮乎？"陆大怒，欲捕之，为秘演劝免而止。薄暮，饮罢上马，而追牒已俟于门，陆惶惧不知所为。复见箕踞者行且笑曰："无苦，终复故物。"既而陆得罪，斥废累年。嘉祐初，乃复馆职。

嘉祐初，李仲昌议开六漯河。王荆公时为馆职，颇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赃败。刘敞侍读以书戏荆公，曰："要当如宗人夷甫，不与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坏而难合者，正以诸贤无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圣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宁中，诏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经义，成，加荆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雱龙图阁直学士，同日授命。故参政绛贺诗曰："陈前舆马同桓

傅，拜后金珠有鲁公。”

卷之十一

熙宁中，周师厚为湖北提举常平，张商英监荆南盐院，师厚移官，有供给酒数十瓶，阴俾张卖之。张言于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师厚坐是降官。后数年，商英为馆职，嘱举子判监于舒亶，亶缴奏其简，商英坐是夺官。始舒亶为县尉，斩弓手节级，废斥累年矣。熙宁中，张商英为御史，力荐引之，遂复进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谓报应者也。

陈恭公在真宗时，自疏远小臣始建储嗣之议，仁宗德之，庆历中，由参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学士张方平谕曰："卿草陈执中麻，当令中外无言，乃善。"故有"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语，仁宗称善，世亦无敢议者。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内外将校厢军皆加恩。是时，荆南所给缣帛，皆故恶不堪，既陈于庭下，军士睨之失色，扬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给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赐，而偶语纷纷不已。转运使刘述大惧，不知所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变起矣。是时，张师正为州钤辖，驰入军资库，呼将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无预备，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辈不肯拜赐，将何为也？必欲反，则非杀我不可。"遂掷剑于庭下，披胸示之，群校茫然自失，遽声喏，受赐而去。

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老、潘良器等因

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又因借司寮船家人而坐计佣者，有作丝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纷纷。是时，孔嗣宗为河北提点刑狱，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启事，叙其意，略曰："弊室数椽，聊避风雨；先畴二顷，粗足衣粮。这回自在赴筵，到处不妨听乐。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计佣；卖了黑黍新丝，不忧剩利。"盖谓是也。

刘攽、刘恕同在馆下。攽一日问恕曰："前日闻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访丁君，闲冷无人过从，我故冒雨往见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请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诟骂。攽曰："我偶与子戏耳，何忿之深也。"然终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测。异时，方知是日恕实有请求于丁，攽初不知，误中其讳耳。

王汾口吃，刘攽尝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唯闻艾气。"盖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又尝同趋朝，闻叫班声，汾谓曰："紫宸殿下频呼汝。"攽应声答曰："寒食原头屡见君。"各以其名为戏也。

仁宗朝，两制近臣得罪，虽有赃污，亦止降为散官，无下狱者，旋亦收叙。熙宁初，龙图阁学士祖无择始以台官下秀州狱，是时，郑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尔后，许将、沈季长、刘奉世、舒亶相继下台狱，而天下习熟见闻，莫有为救解之者。

钱俶入朝，太祖眷礼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从。及赐还本国，复宴饯于便殿，屡劝以巨觥，陛辞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于殿内取一黄复，封识甚密，以赐俶，且戒以途中密观。洎即途启之，凡数十轴，皆群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惧，江南平，遂乞纳土。

太祖常与赵中令普议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左右皆稽颡动容，呼万岁者久之。圣性仁恕如此。

孙觉、孙洙同在三馆，觉肥而长，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刘攽呼为“大胡孙”、“小胡孙”。顾临字子敦，亦同为馆职，为人伟仪干而好谈兵，攽目为“顾将军”，而又好以反语呼之为“顿子姑”。攽尝与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试《节以制度不伤财赋》，举子多用畜积字，畜本音五六反，《广韵》又呼玉反，声近御名，介坚欲黜落；攽争之，遂至喧忿。监试陈襄闻其事，二人皆赎金，而中丞吕公著又言责之太轻，遂皆夺主判。是时，雍子方为开封府推官，戏攽曰：“据罪名，当决臀杖十三。”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词曰：‘切见开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长大，臀腿丰肥，臣实不如，举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为馆职，与滕甫同为开封府试官，甫屡称一试卷，荆公重违其言，置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观也。观平日与甫亲善，其为人薄于行，荆公素恶之，至是疑为滕所卖，忿见于色辞。滕遽操俚言以自辩，且曰：“苟有意卖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恺悌？凡事须权轻重，岂可以太夫人为咒也。”荆公又不喜郑獬，至是目为“滕屠郑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诸公皆入两府，是时包孝肃公拯为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风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谚语曰：“拨队为参政，成都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明年，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景文道长安，以诗寄梁丞相，略曰：“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盖谓差除两府足，方被召也。为承旨，又作诗曰：“粉署重来忆旧游，蟠桃开尽海山秋。宁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鳌峰更上头。”

慈圣光献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识者，自言神术可使死者复生。上命试其术，置坛于外苑，凡数旬，无效。乃曰：“臣见太皇后方与仁宗宴，临白玉栏干，赏牡丹，无意复来人间也。”上知诞妄，亦不深罪，止斥于郴州。蔡承禧进挽词曰：“天上玉栏花已折，人间

方士术何施？”盖谓是也。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张密学奎、张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纵跅弛。世言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杨景宗本以军营卒，由椒房故为观察使，暴横无赖，世谓之“杨骨槌”。一日语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爱，只是性粗疏。”奎怏然不悦，归语亢曰：“汝本世家，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杨骨槌恶汝粗疏也。”

林洙少服苣胜，晚年发热多烦躁，知寿州日，夏夜露卧于堂下，为鼓角匠以铁连鑻击杀之。洎擒鼓角匠，问所以杀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导，见故榜上铁连鑻，遂携之以行。自谯楼至使宅堂前，盖甚远，而诸门扃钥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杀，起狱穷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时富郑公为相，以洙无正室，颇疑奸吏共谋杀者。曾鲁公为参政，独曰：“若是谋杀，必持锋刃。”郑公之疑遂解。

欧阳文忠公与李端明淑素不相乐。嘉祐中，文忠为翰林学士，会除李为承旨，欧阳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请而李卒，既而文忠为枢密副使。

王章惠公随知扬州，许元以举子上谒，自陈世家，乃唐许远之后。章惠率同僚上表，荐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从，章惠遂独状荐之，朝廷以为郊社斋郎。元有材谋，晓钱毂，为江淮制置发运判官，以至为使，凡十余年，号为能臣，终天章阁待制。

韩忠宪公亿知扬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诬执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认之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㧾橐之畜。嫂侄皆诉于州提刑转运使，每勘劾，多为甲行赂于胥吏，其嫂侄被笞掠，反自诬服，受杖而去，积十余年矣。洎韩至，又出诉，韩察其冤，因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

其党立庭下，出乳医示之，众皆伏罪，子母复归如初。

常秩居颍州，仁宗时，近臣荐其文行，召不赴。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尤礼重之，尝因早朝作诗寄秩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熙宁中，文忠致仕居颍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诗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

尚书郎周越以书名盛行于天圣、景祐间，然字法软俗，殊无古气。梅尧臣作诗，务为清切闲谈，近代诗人鲜及也。皇祐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苏舜钦喜为健句，草书尤俊快，尝曰：“吾不幸，写字为人比周越，作诗为人比梅尧臣，良可叹也。”盖欧阳公常目为苏、梅耳。

有近臣知潭州，会侬智高犯邕筦，以致乘船至广东，广州被围，凡官军战者皆败。近臣因会客次，客有叹曰：“此皆士卒素不练习行阵，一旦用以应敌，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异‘歐’市人以战也。”盖《汉书》作“敺”字，音驱，而近臣不识，误读为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猎侍郎状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坰知谏院，成都人费孝先为作卦影，画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鸡。坰语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即鸡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则我亦从而贵矣。”翌日，抗疏以弹荆公，又乞留班，颇喧于殿陛。主上怒降坰为太常寺太祝、监广州军资库，以是年八月被责，坰叹曰：“射落之鸡，乃我也。”

李璋尝令费孝先作卦影，画凤立于双剑上，又画一凤据厅所，又画一凤于城门，又画一凤立重屋上；其末画一人，紫绶，偃卧，四孝服卧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验：剑上双凤者，璋为凤宁军节度使也；厅所者，尝知凤翔府；末年谪官郢州，召还，卒于襄州凤台驿，襄州有凤林阙也；两子侍行，璋既病久，复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缞服之应也。

自至和、嘉祐已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独王平甫不喜之，尝语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验于事后，何足问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县。甫之弟申狼暴无礼，其母尤笃爱，因

是每陵侮其兄，而阃政多紊，人讥笑不一。门下章惇与甫游旧，多戏玩。一日，语之曰：“公多类虞舜，然亦有不似者。”滕究其说，章曰：“类者父顽、母嚣、象傲，不似者克谐以孝耳。”

陈恭公拜集贤殿太学士，时贾文元公昌朝当国，张方平草麻，有“万事不理，繄胡广之能言；四夷未平，赖陈平之达识”，贾公深恶之。韩魏公知定州日，作阅古堂，自为记，书于石后，又画魏公像于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乐歌十阕，其曰：“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真将相，刻石好文章。”魏公闻之不喜。

宋元献公庠初罢参知政事知扬州，尝以双鹅赠梅尧臣。尧臣作诗曰：“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宋公得诗殊不悦。

卷之十二

吕惠卿尝语王荆公曰：“公面有䵟，用园荽洗之当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吕曰：“园荽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张铸，河北转运使，缘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时，葛原初得江东西提点银铜坑冶，欲荐铸，而移文取其脚色。铸不与，但以诗答之曰：“银铜坑冶是新差，职比催纲胜一阶。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纵迹转沉埋。”

吴孝宗字子经，抚州人。少落拓，不护细行，然文辞俊拔，有大过人者。嘉祐初，始作书谒欧阳文忠公，且贽其所著《法语》十余篇，文忠读而骇叹，问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乡人，亦未尝称子，何也？”孝宗具言少无乡曲之誉，故不见礼于二公。文忠尤怜之，于其行赠之诗曰：“自我得曾子，于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欢。古士不并出，百年犹比肩。区区彼江南，其产多材贤。吴生初自疑，所拟岂其伦！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渺盈百川。疏夬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吴生始见我，袖藏新文编。忽从布褐中，百宝薄在前。明珠杂玑贝，磊砢或不圆。问生久怀此，奈何初无闻？吴生不自隐，欲语羞俯颜。少也不自重，不为乡人怜。中虽知自悔，学问苦贫贱。自谓久乃信，力行困弥坚。今来决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谓吴生，尔其听我言。世所谓君子，何异于众人？众人为不

信，积微成灭身。君子能自知，改过不逡巡。于斯二者间，愚智遂以分。颜子不贰过，后世称其仁。孔子过而改，日月披浮云。子路初来时，冠鸡佩猳豚。斩蛟射白额，后卒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谁御其新。丑夫事上帝，孟子岂不云。临行赠此言。庶可以书绅。”孝宗至熙宁间，始以进士得第一，命为主簿，而卒。既尝忤王荆公，无复荐引之者，家贫无子，其书亦将散落而无传矣，故尽录文忠之诗，亦庶以见其迹也。

陈晋公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晋公阅之，为第三等，语副使宋太初曰：“吾观上等之说，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唯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于是为三等税法，行之数年，货财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实。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陈公为称首。后李侍郎谘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后虽屡变，然非复晋公之旧法也。

皇祐中，梁庄肃公为相，以益州路转运张掞为三司副使，时议不厌。是时，王逵罢淮南转运使，至京，久无差遣，人或问曰：“何为后于张掞也？”逵曰：“我空手冷面至京，岂得省副耶？”此论尤喧，故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迭上疏论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诰蔡襄缴词头，不肯草制，又论其事，故庄肃亦罢去。景初谢表略曰：“丞相以奸而犯法，政当奈何；御史之职在触邪，死亦不避。”盖谓是也。

孙参政抃为御史中丞，荐唐介、吴中复为御史。人或问曰：“闻君未尝与二人相识，而遽荐之，何也？”孙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岂求识面台官也！”后二人皆以风力称于天下。孙晚年执政，尝叹曰：“吾何功以辅政，唯荐二台官为无愧耳。”

庆历中，卫士有变，震惊宫掖，寻捕杀之。时台官宋禧上言：“此盖平日防闲不致，所以致患。臣闻蜀有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愿养此狗于掖庭，以警仓卒。”时谓之“宋罗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诏狱毕上殿，仁宗问其事，平曰：“已从车边斤矣。”时谓之“斤车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吕溱知杭州，时张纪为御史，因弹吕溱昔知杭州时，以宴游废政，乞不令再往，其诰词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尽发淫风”，尤为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宁中致仕，归郓州，多置田产，又自明州市材为堂，舟载归郓。时王逵亦致仕，作诗嘲振曰：“田从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来。”此句传至京师，王荆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两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无择亦有奸科之迹，于是明州、秀州各起狱鞠治，振与无择败斥。熙宁已后，数以谣言起狱，然自逵诗为始也。

欧阳文忠公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天圣已后，文章多尚四六，是时随州试《左氏失之诬论》，文忠论之，条列左氏之诬甚悉，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今集中无此论，顷见连庠诵之耳。

王平甫学士躯干魁硕而眉宇秀朗，尝盛夏入馆中，方下马，流汗浃衣，刘攽见而笑曰：“君真所谓‘汗淋学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册号，其原寝皆用红泥杂餙，攽谓同舍王汾曰：“比闻王赍赐绯，得非子自银章之命耶？”其喜谑浪如此。

余为儿童时，尝闻祖母集庆郡太守陈夫人言：江南有国日，有县令钟离君与县令许君结姻。钟离女将出适，买一婢以从嫁。一日，其婢执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视地之洼处，恻然泣下。钟离君适见，怪问之，婢泣曰：“幼时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道我戏剧，岁久矣，而洼处未改也。”钟离君惊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间，而更卖为婢。”钟离君遽呼牙侩问之，复质于老吏，是得其实。是时，许令子纳采有日，钟离君遽以书抵于令而止其子，且曰：“吾买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义不可久辱，当辍吾女之奁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别为吾女营办嫁资，以归君子，可乎？”许君答书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何自专仁义？愿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后君别求良奥，以嫁君女。”于是前令之女卒归许氏。祖母语毕，叹曰：“此等事，前辈之所常行，今则不复见矣。”余时尚幼，恨不记二令之名，姑书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义也。钟离名瑾，合肥人也。

张待问为淄州长山县主簿，县有卢伯达者，与曹侍中利用通姻，复凭世荫，大为一邑之患。县令惮其势，莫与之校。张一日承令乏，适会伯达以讼至庭，即数其累犯，杖之。未几，伯达之侄士伦来为本

路转运使，众皆为张危之，或劝以自免而去，张曰：“卢公固贤者，安肯衔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婴意。一日，士伦巡案至邑，召张语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赖君惩之，今变节为善士矣。”为发荐章而去。

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

元丰中，屡失皇子，有承议郎吴处厚诣阁门上书云：“昔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尝因下宫之难而全赵氏之孤，最有功于社稷，而皆死忠义，逮今千有余岁，庙食弗显，魂无所依，疑有祟厉者。愿遣使寻访冢墓，饰祠加封，使血食有归，庶或变厉为福。”是时，郓王疾亟，主上即命寻访。未数月，得二冢于绛州太平县之赵村。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大建庙，以时致祭，而以处厚为将作监丞云。

冯枢密京，熙宁初，以端明殿学士帅太原。时王左丞安礼以池州司户参军掌机宜文字，冯雅相好，因以书诧于王平甫曰：“并门歌舞妙丽，吾闭目不窥，但日与和甫谈禅耳。”平甫答曰：“所谓禅者，直恐明公未达也，盖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冯深伏其言。

苏舜元为京西转运使，廨宇在许州。舜元好进，不喜为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语亲识：“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于许州过了二年矣。”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不见之，独与余坐西庑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于南门外。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

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季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近古。”吉甫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而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君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尔，顾岂党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评诗，亦多与存中合。顷年尝与王荆公评，余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原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欧阳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亦谓有味矣。”然余至思之，不见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强同也。

陈恭公事仁宗两为相，悉心尽瘁，百度振举。然性严重，语言简直，与人少周旋，接宾客，以至亲戚骨肉，未尝从容谈笑，尤靳恩泽，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尝曰：“不昧我者，唯陈执中耳。”及终也，韩维、张洞谥之曰“荣灵”，仁宗特赐曰“恭”。薨复月余，夫人谢氏继卒，一子才七岁，诸侄俱之官。葬日，门下之人唯解宾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尧臣作挽词两首，具载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锡谥无。再调金铉鼎，屡刻玉麟符。已叹鸾同穴，还悲凤少雏。拥涂看卤簿，谁为毕三虞？”“公在中书日，朝廷百事丛。王官多不喜，天子以为忠。富贵人间少，恩荣殁后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风。”

刘丞相沆镇陈州日，郑獬经由陈，丞相为启宴于外庭，使妓乐迎引至通衢，有朱衣乐人误旨，公性卞急，遽杖于马前。既即席，酒数行而公得疾，舁还府衙而终。先是，张侍读环梦公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变。梅尧臣为公挽词诗二首，具载其事，云：“处外诸侯重，居朝圣主知。祆逢庚子日，梦异戊丁时，归椁江山远，凝笳道路悲。欲传千古迹，佐世本无为。”“古今皆可见，富贵不常存。歌者未离席，吊宾俄在门。朱轮空返辙，渌酒尚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贻后昆。”

皇祐末，诸司使陈拱知邕州，有旨任内无边事与除阁门使。是时，广源蛮酋侬智高檄邕州，乞于界首置榷场，以通两界之货，拱不

报。久之，智高以兵犯横山寨，掠居民畜产而去。拱虑起事而失阁门使也，皆寝不奏，亦不为备。司户参军孔宗旦知其必为患，移书于拱，乞为备卫，拱不省。宗旦以粮料院印作移文，遍檄邻州及沿江郡县，俾为应援。未几，智高乘水涨以兵犯邕，杀拱而屠其城；执宗旦欲降之，宗旦瞋目大骂，智高命斩于市，陈尸于路。时盛暑，蝇不集而尸亦不坏，智高惧，命埋之而去。

卷之十三

仲简知处州，治为浙东第一，朝廷累擢为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会侬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数郡，遂围广州，而简应敌之备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门县，有治绩，朝廷擢为御史，后拜待制、知桂州。会宜州蛮瑶侵王口寨，起备卫甚乖，又欲征交趾，愈益疏缪，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孙永俊明文雅，称于时，中间以龙图学士知秦州，会边有警，永以怯懦为边人所轻。三人者皆才臣，一当边患而败事被斥，岂将帅自有体，固非可以常才强也。

旧制：转运使官衔带“按察”二字。庆历中，沈邈、薛坤为京东转运使，欲尽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憸猾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侦伺一路。而四人怙权，颇致搔扰，时谓之“山东四伥”。王达、杨纨、王鼎皆为转运按察，尤苛暴虐，时谓之“江东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诏戒敕，削去“按察”二字。后浇风渐革，而士大夫务崇宽厚，无复暴察之名矣。至熙宁中，执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禄养交，政事颓靡，务相容贷，盖由在上无督责之实。于是出台阁新进，分按诸路，谓之察访。既而又分三院御史为六察官，领六察按，以督举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复行矣。

章枢密惇少喜养生，性尤真率，尝云：“若遇饥则虽不相识处，亦须索饭；若食饱时，见父亦不拜。”在门下省及枢密，益喜丹灶、饵茯苓以却粒，骨气清粹，真神仙中人。苏子瞻赠之诗云：“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盖谓是也。

秦州徐二公者，异人也。无家无子孙亲属，亦不知其何许人，日持一帚，以扫神祠佛殿，未尝与人言；有问则不对而走，忽发一言，则应祸福。吕参政惠卿既除丧，将赴阙，便道访二公，拜而问之。二公惊走，吕追之，忽回顾曰："善守。"吕再拜而去，意谓俾其善守富贵也。及还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败，恳辞不行，又乞与两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资政殿学士知单州，即善守之应也。

石参政中立事太宗为馆职，至真宗末年犹为学士。一夕，梦朝太宗，面谕以将有进用之意，石谢讫，将下殿，不觉锵然有声，顾视乃鱼袋坠于墀上。及觉，大异之。不数日，有参预之命，谢日，方拜起，亦觉有声，顾视则鱼袋坠地矣。

欧阳文忠公尝言：昔日夷陵从乾德泊舟于汉江野岸，中夕后闻语言歌笑，男女老幼甚众，亦有交易评议及叫卖果饵之声若市井然，迨晓方止。翌日，舟人问之，云闻声但不见人，而四瞻皆旷野，无复踪路。文忠乃步于岸，远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询之，即曰古隋地也。

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至今地属信陵坊，寺前旧有公子亭。丁谓开保康门，对寺架桥，始移亭子近东寺，基旧极大，包数坊之地，今南北讲堂巷即寺之讲院，戒身巷即寺之戒坛也。

王朴为学士，居近浚仪桥，常便服，顶席帽，步行沿河，以访亲故。王嗣宗为中丞，退朝，适见市人夺物而走，嗣宗跃马追及，斥左右縶之。宋白为翰林承旨，游委巷，为赵庆所持。鲁宗道为宫僚饮于仁和酒店。前辈通脱简率如此，亦法制宽简也。

旧制：宪府不预游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赵昌言；上元观灯，召知杂谢泌。宪官预宴，自二人始。

国初知、判州府，不以履历先后分州郡小大，但急于用人，或遇阙即差。陈晋公恕先知大名府，后知代州；翟守素先知西京，后知商州；张鉴先知广州，后知朗州，皆非谪降也。

太宗时，灵州之役转运使陈纬死之；神宗朝永乐之役，转军使李稷死之。

陈晋公恕知贡举，精选文行之士，黜落极众，省榜才放七十二

人，而韩忠宪公亿预在高等。晋公之子楚国公执中，至和中再为相，荐忠宪之孙宗彦为馆职，故翊世交契为重。及楚公薨，忠宪之子维为礼官，谥楚公为荣灵，而谥议之中尤多诋毁。吕内翰溱常叹斯事，以为风义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开封落待制，以吏部员外郎知饶州，出都时，唯王待制质饯宿于城外，泊水道之官，历十余州，无一人出迎迓者。时陈恭公执中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扬州，迎送问劳甚至，虽时宰好恶能移众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变也。

旧制：凡责授散官，即服章亦从本官职，虽近侍宰相不免也。杨凭自京兆尹谪临贺尉，张籍咏之曰："身著青衫骑恶马，东门之东无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韩退之《祭湘君文》云"今日获位于朝，复其章绶"是也。国初尚有此制，卢多逊自宰相责崖州司户参军，出狱日，青衫跨驴。

祖宗朝，赤县管库犹差馆职人，故钱易知开封县，孙仅知浚仪县，韩魏公琦监左藏库，皆馆职也。

国初，官舟数少，非达官贵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谪衡州副使，郑载在淮南为假张驰子客舟以行。朱严第三人及第，赁舟赴任，王禹偁送诗曰："赁船东下历阳湖，榜眼科名释褐初。"

丁谓为宰相，将治第于水柜街，患其卑下，既而于集禧观凿池，取弃土以实其基，遂高爽；又奏开保康门为通衢，而宅据要会矣。

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

自古为国兴财利者，鲜克令终，不然亦祸及其后。汉之桑弘羊、唐之韦坚、王鉷、杨慎矜、刘晏之徒，不可胜纪，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谘、元绛、陈恕、林特子孙不免非命，岂剥下益上，阴责最大乎？

汉丞相子犹不免戍边，唐王方庆为宰相，子为西川参军。国初，侯仁宝，赵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陈恭公父为参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县移知梧州。今两府子弟未尝有历川、广差遣者，而终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纵逸，多外宠，往往涉旬不归。敏中方秉政，每优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笃，敏中妻深以为忧，且有恚怒之词。敏中不得已，具札子乞与泌离婿。一日奏事毕，方欲开陈，真宗圣体似不和，遽离扆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语方至此，真宗连应曰："甚好，甚好，会得。"已还内矣。敏中词不及毕，下殿不觉抆泪，盖莫知圣意如何。已而传诏中书，皇甫泌特转两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论，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刘沆为集贤相，欲以刁约为三司判官，与首台陈恭公议不合；刘再三言之，恭公始见允。一日，刘作奏札子，怀之，与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谁可守者？"二相未对，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陈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约荒饮无度，犹在馆，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刘公惘然惊惧。于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约荐焉。

卷之十四

吕惠卿与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为宫使，居钟山，以启讲和，荆公谢之，今具载于此。吕书曰：“惠卿启：合乃相从，疑有殊于天属；析虽或使，殆不自于人为。然以情论形，则已析者，宜难于复合；以道致命，则自天者，讵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谬意同心之列。忘怀履坦，失戒同巇。关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辞未已。而溢言皆达，苐气并生。既莫知其所终，兹不疑于有敌。而门墙责善，数移两解之书；殿陛对休，亲奉再和之诏。固其愿也，方且图之。重罹苫块之忧，遂稽竿牍之献。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将随数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恭惟观文特进相公知德之奥，达命之情。亲疏冥于所同，憎爱融于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傥示于至恩；桑榆之收继此，请图于改事。侧躬以待，唯命之从。”荆公答曰：“安石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预焉，则公亦何尤于我？趋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亦宜照于此。开谕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诚无细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旧恶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茶然衰疾，将待尽于山林。趋舍异事，则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之愈也。趋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爱。”荆公巽言自解如此。

上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政，相司马光，又擢用苏轼、苏辙兄弟。于是吕惠卿自太原移扬州，表乞宫观，旋以台官有言，遂除分司，朝

论未决而谏官苏辙上疏："臣闻汉武世，御史大夫张汤挟持诈，以迎合上意，变乱货币，崇长犴狱，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武帝觉悟，诛汤而后天下安。唐德宗宰相卢杞妒贤嫉能，戕害善类，力劝征伐，助成暴敛，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德宗觉悟，逐杞而社稷存。盖小人天赋倾邪，安于不义；性本险贼，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终必为患。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巧诈，挟卢杞之奸凶，诡变多端，敢行非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强愎傲诞，其于吏政实无所知。惠卿指擿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遑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陈邪说，荧惑圣心，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辨，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狱，以震动天下。自是诤臣吞声，有识丧气，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钱，置田产，使舅郑英请夺民田，使僧文捷请夺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辅推鞠其事，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复视也。惠卿言安石相与为奸，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谓冯京也，安石与京同生于辛酉，故谓之齐年，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抉摘不遗余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见其在位，侧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于己，必取信于父兄，信于师友，然后付之以事。故放麑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则至于杀君。栾布唯不废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贤；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评其义。二人终事二主，俱为名臣，何者？人心所存，无施不可，虽公私有异，而忠厚不殊。至于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杀王恭，事司马元显，则杀元显。皆逆人理，世所共弃。故吕布见诛于曹公，而牢之见诛于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驾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终畏此人。今朝廷选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间，薰莸杂处，枭鸾并栖，不唯势不两立，兼亦恶者必胜。况自比岁已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利争，或以渎兵，以事害民，皆在叱谴。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论奏奸

邪，至邓绾、李定之徒，微细必举，而不及惠卿者，盖其凶悍猜忍，性如蝮蝎，万一复用，睚眦必报，是以言者未肯轻发。臣愚蠢寡虑，以为备位言责，与元恶同时，而退避隐忍，辜负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献此愚直。伏乞判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界四裔，以御魑魅。”疏奏，贬惠卿为团练副使、建州安置。是时，苏轼为舍人，行其制曰：“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稽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输均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丸。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责之辅郡；止宜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汗涣之文，止为疑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国有常宪，朕不敢恕，可责授。”云云。始徐禧为布衣，惠卿方修撰经义，引为检讨，暨而禧拜官，历台阁。元丰中，以给事中计议边事，遂与沈括同城永乐，西戎攻陷永乐，禧死之，“力引狂生”，盖指禧也。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异人，与桃食之，遂不饥，无漏，自是能逆知人祸福，乡人神之，为构楼以居，世谓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王达为湖北运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留数日。是时，魏绾知潭州，与达不叶，因奏达在永州，取无夫妇人阿何于舟中止宿。又有周师厚者为湖北路提举常平，人或呼为“梦见公”，盖以其姓周也。蒲宗孟为湖北察访，因奏师厚昏不晓事，致吏民呼为“梦公”。二人者皆以此罢去，盖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权，尤不爱士大夫之论事。赵中令普当国，每臣僚上殿，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方许登对。田锡为谏官，尝论此事，后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补。王禹偁在扬州，以诗送人云：“若见鳌头为借问，为言枨也减刚肠。”又丁谓留滞外甚久，及为

知制诰，以启谢时宰，有“效慎密于孔光，不言温树；体风流于谢客，但咏苍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十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傥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王沂公曾青州发解，及南省程试，皆为首冠。中山刘子仪为翰林学士，戏语之曰：“状元试三场，一生吃著不尽。”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本朝状元多同岁，比于星历，必有可推者，但数问术士，无能晓之尔。前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寘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咨、王整皆生于庚午。

章郇公庆历中罢相知陈州，舣舟蔡河上。张方平、宋子京俱为学士，同谒公，公曰：“人生贵贱，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时胎有三处合者，不为宰相，亦为枢密副使。”张、宋退召术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适、吕公弼二命，各有三处合，张、宋叹息而已。是时，梁、吕皆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为相，熙宁中，吕为枢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晏元献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忧，权掌西监。一曰，晏谓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为我择婿。”范曰：“监中有举子富皋、张为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为婿。皋后改名，即丞相郑国富公弼。

祖宗朝，两府名臣虽在外镇，亦以位势自高，虽省府判官出按

事，至其所部，亦绝燕饮之礼，盖时风如是。武穆曹公玮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皞自司判官计置河北军粮，至定，武穆一见，接之加礼，往往亲自伴食，然酒止五行，盖已为殊待矣。一日，语皞曰："獯狁自保欢好，可百年无事。吾闻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谋，能得士心，吾密令画史图其状观之，信英物也。异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为西边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当此变，勉之，勉之！"皞莫测其言。后十余年，元昊叛，西陲大扰，王皞果当此时为枢密使，处置失宜，罢知西京。皞尝为亲僚言之，深叹武穆之明识也。

卷之十五

秦皇帝讳政，至今呼正月为征月。伪赵避石勒讳，至今改罗勒为兰香。宋高祖父名诚，至今京师呼城外有州东、州西、州南、州北，而韦城、相城、胙城等县但呼韦县、相县、胙县是也。

唐小说载韩退之尝登华山，攀缘极峻，而不能下，发狂大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始得下。沈颜作《聱书》辨之，以为无此事，岂有贤者而轻命如此。予见退之《答张彻诗》，叙及游华山事，句有“磴苏远拳跼，梯飚冷傳。悔狂已咋齿，垂戒仍刻铭”，则知小说为信，而沈颜为妄辨也。国朝王履道《游华山记》云：“铁索铜桩或扶之而过，或攀之而升，皆绝壁也。”

《易》曰“家人，有严君”，父母之谓也。范滂与母别曰：“唯愿太人割爱。”是母亦可称严君、大人也。近世书问自尊与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备。”朋友交驰，即曰：“不宣。”三字义皆同，而例无轻重之说，不知何人，世莫敢乱，亦可怪也。

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已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故老杜云：“书贵瘦硬方有神。”虽其言为篆字而发，亦似有激于当时也。正元、元和已后，柳、沈之徒，复上清劲。唐末五代，字学大坏，无可观者。其间杨凝式至国初李建中妙绝一时，而行笔结字亦主于肥厚，

至李昌武以书著名，而不免于重浊。故欧阳永叔评书曰：“书之肥者，譬如厚皮馒头，食之味必不佳，而命之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之书，有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

余为儿童时，见端溪砚有三种，曰岩石，曰西坑，曰后历。石色深紫，衬手而润，几于有水，叩之声清远。石上有点，青绿间，晕圆小而紧者，谓之“鸜鹆眼”，此乃岩石也，采于水底，最为土人贵重。又其次，则石色亦赤，呵之乃润，叩之有声，但不甚清远，亦有鸜鹆眼，色紫绿，晕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朗侧视，有碎星，光照如沙中云母，石理极慢，干而少润，扣之声重浊，亦有鸜鹆眼，极大而偏斜不紧，谓之“后历石”，土人贱之。西坑砚三当岩石之一，后历砚三当西坑之一，则其品价相悬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见士大夫言亦得端岩石砚者，予观之皆西坑石也。迩来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后历石也。岂唯世无岩石，虽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见矣。

丁晋公治第，杨景宗为役卒，荷土筑基。丁后籍没，而景宗贵，以其第赐景宗。

钱思公嫁女，令银匠袭美打造装奁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为妹婿，向所打造器皿归美家。

边人传诵一诗云：“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骢。”有张师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悦人，晚年尤甚，洛中号曰“蜜翁翁”。出官在边郡，一夕，贼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晓，方见师雄重衣披裘，伏于土窟中，已痴矣。西人呼土窟为空，寻为人改旧诗以嘲曰：“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着皮裘入土空。”张亢尝谓“蜜翁翁”无可为对者，一日，亢有侄不率教令，将杖之。其侄方醉，大呼曰：“安能挞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对蜜翁翁。”释而不问。

唐张祜《宫词》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天圣中，章仲昌坐讼科场，其叔郇公奏乞押归本乡建州，时王宗道为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萧定基发解为举人，作《河满子》以嘲。龙图阁直学士王博文为三司使，自以久次，

泣诉于上前，遂除为枢密副使。时人增改祐诗，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

杨察侍郎谪信州，及召还，有士子十二人送于境上，临别，察即席赋诗，皆用十二事，而引谕精至，士子无能属和者，其诗曰："十二天之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极醉巫山侧，联吟嶰管清。他年为舜牧，叶力济苍生。"

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无乃是登溷之诗乎？"

段少连性夷旷，亦甚滑稽，陈州人。晚年，因官还里中，与乡老会饮。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座中有知音者，亦皆以乐器和之。有一老儒独叹曰："某命中无金星之助，是以不能乐艺。"段笑曰："岂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礼部引试举人，常在正月末，及试经学，已在二月中旬，京师适淘渠矣。旧省前乃大渠，有"三礼"生就试，误坠渠中，举体沾湿。中春尚寒，晨兴尤甚，"三礼"者体不胜其苦，遂于帘前白知举石内翰中立，乞给少火，炙干衣服。石公素喜谑浪，遽告曰："不用炙，当自安乐。"同列讶而诘之，石曰："何不闻世传'欲得安，"三礼"莫教干'乎？"

张亢滑稽敏捷，有门客因会话，亢问曰："近日作赋乎？"门客曰："近作《坤厚载物赋》。"因自举其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应声答曰："奉为续两句，可移赠和尚。续曰'非讲经之座主，是传法之沙门'。"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县，以忧去，服除再知玉山县，带京债八百千赴任。既而玉山县数豪僧为偿其债，郇公作诗谢其僧，僧以石刻之，流布四方，而时无贬议者。玉山有举子徐生，郇公与之游，尝过生，生置酒，酣，郇公作诗书于壁曰："村醪山果簇杯盘，措大家风总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凭君莫作长官看。"

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

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

胡旦作《长鲸吞舟赋》，其状鲸之大曰："鱼不知舟在腹中，其乐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内，其乐也泄泄。"又曰："双须竿直，两目星溢。"杨孜览而笑曰："许大鱼眼何小也。"

王雱尝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咸。盖酸得木性而上，咸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惟方偕一举而尽。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

唐卢氏《逸史》载：裴晋公度与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裴尝戏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与庞颖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贵而庞尚为小官，尝戏庞曰："君乃小戊子耳。"后颖公大拜，文惠致书贺曰："今日大戊子却为小戊子矣。"颖公笑之。

钱公辅与王荆公坐，忽言荆公曰："周武王真圣人也。"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辅曰："武王年八十，犹为太子，非圣人，讵能如是？"荆公曰："是时文王尚在，安得不为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知洪州，学佛，事长老祖心。一日，拜而问曰："昔未闻道，罪障固多；今闻道矣，罪障灭乎？"心曰："今有人贫，日负债，及贵而遇债主，其债还乎，否也？"韶曰："必还。"曰："然则虽闻道矣，奈债主不相放邪！"怏然不悦。韶未几疽发于脑而卒。

苏子美谪居吴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之句，盖谓是也。

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建议，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

者，唯西凉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议，拜潘罗丐为西凉节度使，旁泥埋为鄯州防御使，俾掎角攻讨，卒致继迁之死。�氏遂保宗歌城，用僧立遵，奉为谋主，部落归劲兵数万。祥符末，遣使贡名马，请为朝廷讨夏州。真宗以戎人多诈，命曹玮知秦州，以备之，果得其诈伪之情。及玮破鱼角阵，戮贵样丹，又于三都谷大破西凉入寇之兵，复以奇计斩立遵，于是西凉破胆矣。

元昊未叛时，先以兵破回鹘，击吐蕃，修筑边障。谅祚亦连年攻犄氏，又破连珠城，然后以兵犯边。世人每见夷狄自相攻讨，以为中国之利，不知其先绝后顾之患，然后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诸葛亮岂乐为渡泸之役，而矜能于孟获辈哉？亦欲先绝后患，而专意于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东路，犯安南、承平两寨；又以兵犯西路，声言将袭保安军，故延州发兵八万，支东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虚由北路击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龙川，破刘平、石元孙，遂围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谅祚二年间连以兵屯窟野河，进逼边界，聚而复散。故武戡、郭思习以为常，轻兵而出，至忽理堆，覆发而兵败。然则敌人出没聚散，盖将有谋，知兵机者宜深察也。

西边城寨皆在平地，绥、银、灵、夏、宽、宥等州皆然也。太宗时，钱若水言绥州不可城，以其下有无定河，岁被水害。今绥州建于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甚得胜势。元丰中，收葭芦、米脂等寨，亦据山而城。及城永乐，徐给事禧坚欲于平地建筑，未就，为西戎所陷。

真宗与北蕃谋和，约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东封太山，遣秘书监孙奭特报，亦只到雄州而止，奭牒北界，请差人到白沟交授书函。是时，北朝遣阁门使丁振至白沟，以授孙奭。厥后，北蕃欲讨高丽，遣耶律宁持书来告。是时，知雄州李允则不能如约止绝，乃遣人引道耶律宁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扰边，仁宗泛使郭积金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萧英、刘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纷纷矣。

嬾真子录

宋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校点说明

《嬾真子录》五卷，又名《嬾真子》，宋马永卿撰。永卿字大年，一作名大年，字永卿，扬州（今属江苏）人。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为永城主簿。后历官江都丞、淅川令、夏县令。在永城时，刘安世谪亳州，亦寓居是县，永卿因求教，遂从其学二十六年。后追录安世之语作《元城语录》及本书。其事迹见《宋史翼》卷二三。

据书末署绍兴六年（1136），知成书于南渡以后。书中记北宋以来之闻见及读书所得，内容较杂，既有轶闻遗事，亦有小说故事，卷三以后又多考证艺文，诠释诗赋，虽能发前人所未发，然未免有扬才露己之嫌。另外，于作家作品之本事亦有记述。

本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五卷。后收入商濬《稗海》中，但刊刻之误甚多，胡珽（心耘）因而作《嬾真子录集证》，但未见刊行。后劳平甫据旧钞本校以他书，并采用了胡氏《集证》。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收入劳平甫校本，傅增湘又校以《说郛》等书（详见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嬾真子录》夏敬观跋）。此次校点，即以涵芬楼《宋人小说》丛书本（即劳平甫校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等。凡底本有误者，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唯卷二末条中“二千石曹主”以下明显有缺文。按，《丛书集成》本此处有校点者缪荃孙的校记，云：“荃孙按，此下有脱简。再按，目录内‘尚书八座’条下（《丛书集成》本并无目录，但每条前有小标题。———校点者）有‘治性’、‘咏魏帝庙’、‘韩文少作宏放’三条。‘治地者以下’云云，即‘韩少作宏放’条文。商氏《稗海》刻并一条，误。”因情况特殊，故附及之。

卷第一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中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公微数责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陇在鸣条山，坟所有余庆寺。公一日省坟，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辈上谒云：“欲献薄礼。”乃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真饭土簋、啜土铏也。公享之如太牢。既毕，复前启曰：“某等闻端明在县，日为诸生讲书，村人不及往听，今幸略说。”公即取纸笔，书《庶人章》讲之。既已，复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两句，此独无有，何也？”公默然，少许，谢曰：“某平生虑不及此，当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见人曰：“我讲书曾难倒司马端明。”公闻之，不介意。

庐山东林寺有画须菩提像，如人许大，梵相奇古，笔法简易，真奇画也。题曰：“戊辰岁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开宝四年画也。南唐自显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为耻，故江南寺观中碑多不题年号，而但书甲子而已。后戊辰七年，岁次乙亥，遂收江南。

仆友人陈师黯子直尝谓仆曰：“汉诸儒所传《六经》，与今所行《六经》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辞论也。王嘉奏封事曰：臣闻咎繇戒帝舜曰：‘无敖逸，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幾。’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有国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当戒慎危惧，以理万事之幾也。’”今《尚书》乃作“无教逸，欲有邦”，

恐“敖”字转写作“教”字耳。若谓天子教诸侯逸欲，恐非是也。仆曰：《书·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所写讹，或有此理。

自唐以来呼太常卿为“乐卿”，或云太常礼乐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为“礼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汉·食货志》武帝“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级曰“乐卿”，故后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无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传》称：帝仆所为碑，停叔玉昏，顾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郑公之德，国史可传，何赖于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败其家。仆后考魏氏之谱，郑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华，华生商，商生明，明生冯，冯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祸或若房、杜，岂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信哉！

《杜牧传》称牧仕宦不合意，而从兄悰位将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仆以《杜氏家谱》考之：襄阳杜氏出自当阳侯预，而佑盖其后也。佑生三子：师损、式方、从郁。师损三子：诠、愉、羔。式方五子：恽、憓、悰、恂、慆。从郁二子：牧、顗。群从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岂以富贵声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岂以其仕宦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唐史》称杜审言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审言生闲，闲生甫。由此言之，则甫、杜佑同出于预，而家谱不载。未详。

陕府平陆主簿张贻孙子训尝问仆鱼袋制度，仆曰：今之鱼袋，乃古之鱼符也。必以鱼者，盖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鱼，今人乃以鱼为袋之饰，非古制也。《唐·车服志》曰：随身鱼符，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景云中，诏衣紫者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谓之章服，盖有以据也。

天道远矣。汉再受天命，其兆见于孝景程姬之事。然长沙定王发，凡有十五子，并载于王子侯者：《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

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酉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内舂陵侯买乃其一也。舂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舂陵节侯买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为城阳王，盖以祉者，舂陵之正统也，故光武立为王。然则国之兴废岂偶然哉？仆以光武出于舂陵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发，本传中不载，其详因备载之。

张子训尝问仆曰："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仆曰："非也。古非无笔，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尔雅》曰：'不律谓之笔。'史载笔诗云'贻我彤管'，'夫子绝笔获麟'。《庄子》云：'舐笔和墨。'是知其来远矣。但古笔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笔，故其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颖传》备载之。"

田敬仲、田稺孟、田湣、田须无、田无宇、田开、田乞、田常，"五世之后，并为正卿"，谓田无宇也；"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谓田常也。自齐桓公十四年陈公子完来奔，岁在己酉，至简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验。《史记》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谓之齐，不与其篡也，与《庄子·胠箧篇》同义。

元城先生尝言：古之史出于一人之手，故寓意深远。且如《前汉书》，每同列传者，亦各有意。杨王孙，武帝时人；胡建，昭帝时人；朱云，元帝时人；梅福，成帝时人；云敞，平帝时人；为一列传，盖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则皆可取。王孙裸葬，虽非圣人之道，然其意在于矫厚葬也。胡建为军正丞，不上请而擅斩御史，然其意在于明军法也。朱云以区区口舌斩师傅，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疏远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权臣之间，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师，虽非中道，然忠义所激耳，稍近其中。故《叙传》云："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注云："远也。"刺凤。是谓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独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为一列传。

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尝记开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献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三郎"谓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为太子时号为"五王宅"。宁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

皇弟也，故谓之“三郎”。“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过三四日。绍兴癸丑岁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日，他皆仿此。

王禹玉，年二十许，就扬州秋解试，《瑚琏赋》官韵“端木赐为宗庙之器”。满场中多第二韵用“木”字，云“唯彼圣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独于第六韵用之：“上晞颜氏，愿为可铸之金；下笑宰予，耻作不雕之木。”则其奇巧亦异矣哉。

世所传《五柳集》数本不同，谨按：渊明乙丑生，至乙巳岁赋《归去来》，是时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诗》或云辛丑岁，则方三十七岁；或云辛酉岁，则已五十七；而诗云：“开岁倏五十。”皆非也。若云“开岁倏五日”，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言开岁倏忽五日耳。近得庐山东林旧本，作“五日”，宜以为正。又旧“气和天象澄”作“此象”，讹耳。集中如此类极多，今特举此一篇。

《诗》、《书》之序，旧同在一处，不与本篇相连，如《尧典》、《舜典》以下，《关雎》、《葛覃》以下，并一简牍而书之，至孔安国乃移之，故曰《书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后毛公为《诗传》，亦复如是。故《逸书》、《逸诗》之名可以见者，缘与今所存之序同此一处故也。若各冠其篇者首，亡之矣，盖其余则简编众多，故或逸之，今之《逸书》、《逸诗》是也。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汤之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注云：“成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据此文意，则成汤之后，中间别无君也。然《孟子》云：“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据此，则中间又有两君矣。《史记》：“汤崩，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以此考之，然则《书》所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者，盖谓伊尹欲明言成汤之德以训于王，故须先言成汤既没，非谓中间无二君也。而注误认此语，遂失之，当以《孟

子》、《史记》为之正。

五柳《与商晋安别诗》旧本十韵，第九韵云：“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云：“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今世有本无第十韵，故东坡诗《送张中》亦止于“贫”字，云：“不救归装贫。”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长，一遇尽因勤。”而旧本云：“游好非少长，一遇定因勤。”盖其意云：吾与子非少时长时游从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语最妙，识者宜自知之。

唐秘书省吏凡六十七人，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且世但知乡村之吏谓之“亭长”，殊不知唐诸司多有之。《尚书省志》云：“以亭长启闭传禁约。”则知三省亦有也。然装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谓之潢，其义未详。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日，并行诗赋、经义，《书》题中“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者，拒之使不得进也。难任人，则忠信昭而四夷服。”东坡习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而新经与注意同。当时举子以谓东坡故与金陵异说，以谓难于任人则得贤者，故四夷服。及东坡见是说，怒曰：“举子至不识字。”辄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尽黜之，惟作“难”去声字者皆得。盖东坡元不曾见新经，而举子未尝读注故也。闻之于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资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词》云：“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东方朔云：“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展了十岁。此事真可绝倒。

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微细之物皆能见之。若夫与客对谈，急趋而过，则何暇视详至于如是哉？仆尝以此理问仆舅氏，舅氏曰：“《东山》之诗盖尝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此物寻常亦有之，但人独居闲时乃见之耳。杜诗之源，盖出于此也。”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长晏如。想兹栖禅夜，见月东峰初。鸣钟落岩壑，焚香满空虚。叨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余。茂苑文华地，流水古僧居。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躇。”右韦苏州《招昼公》诗。昼公即皎然也，居于湖。旧说皎然欲见韦苏州，恐诗体不合，遂作古诗投之。苏州一见，大不满意。继而皎然复献旧诗，苏州大称赏曰：“几误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长见示，而辄希老夫之意？”且苏州诗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效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然只一妃耳。土人云：“冯瀛王之女也。”夏县司马才仲戏题诗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过客读之，无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槱，皆温公之侄孙，豪杰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惨然也。

圣人之言何其远哉，虽弟子皆可与闻，而又择其中尤可与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为上首，故孔子与之言《孝经》。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须菩提为上首，故佛与之言《金刚经》，余弟子不与也。

《楚辞·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仆读至此，始悟《庄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嚬，邻人效之，人商本无人字。皆弃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嚬，无不佳者，如屈子以笑为宜，而庄子以嚬为美也。若丑人则嚬固增丑状，而笑亦不宜矣。屈、庄皆方外人，而言世间事，曲尽其妙，然而不害为道人也。

襄、邓之间多隐君子。仆为淅川令，日与一老士人郑茳字楚老往还。楚老之言可取者极多，今但记其论天一说。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无所考据，独一说简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终日在天中行止。”张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仆初未信其言，俄被差为金州考试官，行金房道中，过外朝、鸡鸣、马息、女娲诸岭，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则自下望之，岂不在天中行乎？后又观《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则乘气刚而行。盖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则为神灵之所居，三光之所县，盖天积气耳，非若形质而有拘碍，但愈高则愈远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仆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侄王砅评事》诗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云："次问最少年，虬须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于《丙吉传》云："武帝曾孙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语盖出于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举此一篇。

县尉呼为"少府"者，古官名也。《汉·百官表》云：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曰"禁钱"，自是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以亚大司农也。盖国朝之初，县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曰"少府"，以亚于县令。

东坡至黄州，邀一隐士相见，但视传舍，不言而去。东坡曰："岂非以身世为传舍相戒乎？"因赠以诗，末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此盖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乃简条目，州遂大治。东坡用事之切当如此，皆取隐士相见不言之义也。

今之夷狄谓中国为汉者，盖有说也。《西域传》载武帝《轮台诏》曰："匈奴缚马前后足，言秦人我丐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故今夷狄谓中国为"汉"，亦由是也。

《郑吉传》云："威振西域，并护西北道，故号都护。""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成于郑吉。"仆以《西域传》考之，乌垒距龟兹国三百五十里，而乌垒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于西域为中。然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余国，咸听指挥，盖汉积威之所致也。始信女真以三五胡人守中国一大郡，而人不敢图者，良有以夫。

沈传师《游岳麓寺》诗云："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盖用严助故事也。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今以《传师传》考之：穆宗时，"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阙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职。俄出为湖南观察使"。故传师于诗以见其志。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一日不相见。尝记东坡自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虏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

卷第二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禅学亦自高远。仆游阿育王山，见皇祐中所赐大觉禅师怀琏御书五十三卷，而偈、颂极多。内有一颂留怀琏住京师云：“虚空本无碍，智解来作祟。山即如如体，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颂，后作一圆相，下注两行云：“道着丧身失命，道不着瞒肝佛性。”仰窥见解，实历代祖师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万物，外则不为奸邪所蔽，内则不为声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绪余，燕及天下；昆虫草木，咸受上赐。故《宸奎阁记》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衔带译经润文使，盖本于唐也。显庆元年正月，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翻译西天所得梵本经论。时有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问“古来译仪式如何”，师答云：“苻坚时，昙摩瞿译，中书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时，菩提留支译，侍中崔光执笔。贞观中，波罗颇那译，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今独无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传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时为看阅，有不稳当处，即随事润色之。”右出《藏经·三藏法师传》。

关中隐士骆耕文道常言：“修养之士，当书《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节嗜欲，冬至宜禁嗜欲。盖一阳初生，其气微矣，如草木萌

生，易于伤伐，故当禁之，不特节也。且嗜欲四时皆损人，但冬夏二至，阴阳争之时，大损人耳。”仆曰：不独《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余，有强力人问其术，对曰：“吾平生未尝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气佐喜怒。”此亦可为座右铭也。耕道曰然。

旧说载：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诗云：“晨光未动晓骖催，又向坛头饮社杯。自笑治聋终不是，明年强健更重来。”或曰：“古人之诗有此意乎？”仆曰：“白乐天《为忠州刺史九日题涂溪》云：‘蕃草席铺枫岸叶，竹枝歌送菊花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作重阳更一来。’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诗必有所拟，谓之‘神仙换骨法’，然非深于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于景德之四年，至庆历五年坐言者论张氏事，责知滁州，时方年三十九矣。未及强仕之年，已有“醉翁”之号，其意深矣。后韩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长魏公一岁，魏公诸事颇从之。至议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遗令托魏公作墓志。墓志中盛言初议推尊时，乃政府熟议，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当此事，以破后世之惑耳。或云：张氏事虽下六一千百辈人，犹且不为。至若推尊，则遽忘前朝盛德，而大违典礼，故诸公攻之，不少贷也。然六一深以此事为然，故于《五代史·义儿传》极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犹其面也。此言得之。

温公熙宁、元丰间，尝往来于陕、洛之间，从者才三两人，跨驴道上，人不知其温公也。每过州县，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趋陕。时陕守刘仲通讳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来，使人迓之，公已从城外过天阳津矣。刘遽使以酒四樽遗之，公不受。来使告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两壶。行三十里，至张店镇，乃古傅岩故地，于镇官处借人，复还之。后因于陕之使宅建“四公堂”，谓召公、傅公、姚公、温公，此四公者，皆陕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陕之硖石人，今陕县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峤之书并撰。

仆少时在高邮学，读《送穷文》至“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仆不觉大笑。时同舍王抃彦法问曰：“何矧？”笑至甚为矧。仆曰：“岂退之真见鬼乎？”彦法曰：“此乃髑髅之深嚬蹙頞，盖想当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拟，此拟扬子云《逐贫赋》也。”仆后以此言问于舅氏张奉议从圣作，舅氏曰：“不然。规

矩，方圆之至也，若与规矩合，则方圆自然同也。若学问至古人，自然与古人同，不必拟也。譬如善射，后矢续前矢；善马，后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读韩文，忽忆此话，今三十年矣，抚卷惊叹者久之。

诗人之言，为用固寡，然大有益于世者，若《长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台之恶，而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故世人罕知其为寿王瑁之妃也。《春秋》为尊者讳，此歌真得之。

谥之曰“灵”，盖有二义。《谥法》曰：“德之精明曰灵。”又曰：“乱而不损曰灵。”若周灵王、卫灵公，是美谥也；若楚灵王、汉灵帝，是恶谥也。《庄子》曰：“灵公之为灵也，久矣。”此褒之也。《汉·赞》曰：“灵帝之为灵也优哉！”此贬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恶两义。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为冠，公绰唱之，仲郢和之，其余名士亦各修整。旧传：柳氏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闻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侩议价。婢于窗隙偶见，因作中风状，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问曰：“汝有此疾，几何时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岂忍伏事卖绢牙郎也？”其标韵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为尘垢卑贱，故婢化之，乃至如此。虽今士大夫妻有此见识者，少矣，哀哉！闻之于田亘元邈。

仆友王彦法善谈名理，尝谓世人但知韩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观其《送高闲上人序》云：“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观此言语，乃深得历代祖师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见处大胜裴休。且休尝为《圆觉经序》，考其造诣，不及退之远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最号为毁佛，两人所得浅深乃相反如此，始知循名失实，世间如此者多矣。彦法名抃，高邮人，慕清献之为人，卒于布衣。仆今日偶读《圆觉经序》，因追书之。

退之《感二鸟赋》云：“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东归。”又

云："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详考之，是年乃贞元十一年也。今按：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书宰相，不遇而出关，故曰"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从董晋平汴州，至十五年二月晋薨，退之护丧归葬洛阳，半道闻汴州乱。退之既至洛阳，径走彭城省视其家，遂复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是年五月作《董晋行状》，其后书云："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颍等州观察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韩愈状。"是时，退之年三十一，则知作《感二鸟赋》时贞元十一年明矣，但后人误书十五年也。

杜牧之《华萼楼》诗云："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得上金铺。""金铺"出《甘泉赋》云："排玉户而飏金铺。"注云："金铺，门首也。言风之所至，排门飏铺，击鼓鍰钮。"盖此楼久无人登，而苔藓生其门上矣。汉以金盘承露，而唐以丝囊。丝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

襄、邓之间多隐君子。仆尝记陕州夏县士人乐举明远尝云："二十四气其名皆可解，独小满、芒种说者不一。"仆因问之，明远曰："皆谓麦也。'小满'四月中，谓麦之气至此，方小满而未熟也。'芒种'五月节，'种'读如'种类'之'种'，谓种之有芒者，麦也，至是当熟矣。"仆因记《周礼》：稻人"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注云："泽草之所生，其地可种芒种。芒种，稻麦也。"仆近为老农，始知过五月节，则稻不可种。所谓芒种五月节者，谓麦至是而始可收，稻过是而不可种矣。古人名节之意，所以告农候之早晚深矣。

《庄子》之言，有与人意合者，今辄记之。《庄子》之言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侧足而垫之，致黄泉。"解之者曰：垫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过容足。若使侧足之外，掘至黄泉，则人战栗不能行矣。仆因从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无余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为贪；正也，而人以为淫。何也？以廉正之外，无余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则人无不信者，以有余地也。故曰：君子能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信，当求之己，不可求之人。

政和中，仆为邓州淅川县令，与顺阳主簿张持执权同为金州考试官。毕，同途而归，至均州界中，宿于临汉江一寺。寺前水分为两

股，行十余里复合。主僧年六十余，极善谈论。因言股河，主僧曰："不独江汉如此，天汉亦复如是。"因取《天汉图》相示：天汉起于东方，经箕尾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道则经傅说星、天籥星、天弁星、河鼓星；其北道则经龟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为一道。故知股河，天地皆然也。仆曰："凡水之行，前遇堆阜，则左右分流，遂如股之状。今天汉乃水象，亦有高卑坳平之状乎？"其僧笑曰："吾不知也。"后有知星者亦不能答。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辄记之。子路在弟子中号为好勇，天下之至刚强人也；而卫弥子瑕者，至以色悦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为友婿。故《孟子》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夫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夷考其时正卫灵公之时，何二人赋性之殊也？《尔雅》曰："两婿相谓为亚。"注云："今江东人呼同门为僚婿，严助传呼友婿。江北人呼连袂，又呼连襟。"

"志士感恩起，变衣非变性。朋友改旧观，僮仆生新敬。"右孟东野《赠韩退之为行军司马》诗。以《传》考之，非也。东野卒于元和九年，时退之为史馆修撰，至元和十二年冬，乃以右庶子为彰义军行军司马，而东野不及见也。前诗乃退之从董晋入汴州为汴州观察推官时诗也。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四五年不得官，至贞元十二年乃为董相从事，故有"旧观新敬"之语。其后为中书舍人，左迁右庶子，乃为行军司马，位望隆盛久矣，何"新敬"之说哉。

《曹成王碑》句读差讹，说不可解；又为人转易其字，故愈不可解。仆旧得柴慎微善本，今易正之。一本云："观察使残虐使将国良戍界，良以武冈叛。"柴本作："初，观察使虐使将国良，往戍界。"本无"残"字。盖虐使其将国良，往戍界，故良不往，以武冈叛也。又一本云："披安三县，诛其州，斩伪刺史。"柴本"诛"字作"訹"。披音昔靡反，盖言披剥安州之三县，故以威名訹惧其州人，使斩其不当为刺史者。盖当时刺史，李希烈之党也。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结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国以月晦为一月，而天竺以月满为一月。《唐西域记》云："月生至满谓之白月，月亏至晦谓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国建寅之类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为额沙荼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

五日，谓之室罗伐拿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谓之婆达罗钵陁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国节气与印度遁争半月，中国以二十九日为小尽，印度以十四日为小尽；中国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结夏之制，宜如《西域记》用四月十六日，盖四月十五日乃属逝瑟吒月，乃印度四月尽日也。仆因读《藏经》，故谩录出之。

《泷吏》诗云："瓬大瓶罂小，所任自有宜。"《考工记》"砖埴之工陶瓬"，注云："瓬，读为甫始之甫。"郑玄谓瓬读如放，《音义》"甫冈切"，《韵略》："甫两切，与昉同音，注云：砖埴工。"以此考之，则瓬者乃砖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之乃言"瓬大瓶瓮小"者，何也？《考工记》："瓬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觳，崇尺。"注："觳受斗二升，豆实四升。"故云"豆实三而成觳"。然则瓬人所作器，大者不过能容斗二升，小者不过能容四升耳。《考工记》前作"陶瓬"，后作"瓬人"，当以后为正。

退之《石鼓歌》云："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况也。淮西之碑，君相独委退之，故于此见意。此说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曹徵为博士，时有故人在右辅，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橐驼载十石鼓安太学，其事不从。后六年，退之为东都分司郎官，及为河南令，始为此诗。歌中备载此事明甚。后元和十二年春，退之始被命为《淮西碑》，前歌乃其谶也。又云"日消月铄就埋没"，而《淮西碑》亦竟磨灭，恐亦谶也。

《曹成王碑》云："王姓李氏，讳皋，字子兰，谥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国曹。"又云："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今按：曹王明之母杨氏，乃齐王元吉之妃也，后太宗以明出继元吉后，此人伦之大恶也。故退之为国讳，既言"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国曹"，又云"太支十三，曹于弟季"。其言"弟季"，或尤有深意，盖元吉之变在于蚤年，及其暮年，乃有曹王，故曰"弟季"，盖非东昏奴之比也。前辈用意皆出忠厚，诚可法哉。

李方叔初名豸，从东坡游。东坡曰："《五经》中无公名。独《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故后人以为'虫豸'之'豸'。又《周礼》：'置其綒。'亦音雉，乃牛鼻绳也。独《玉篇》有

此‘豸’字。非《五经》不可用，今宜易名曰‘廌’。”方叔遂用之。秦少游见而嘲之曰：“昔为有脚之狐乎？今作无头之箭乎？”豸以况狐，廌以况箭，方叔仓卒无以答之，终身以为恨。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进士题名石刻，虽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后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柳瑊集而刻之石，亦为奇玩，然不载雁塔本末。仆读《藏经》，因谩记之。唐玄奘法师贞观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经，十九年正月复至京师，得如来舍利一百五十粒，梵夹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译。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为文德皇后于宫城南晋昌里建太慈恩寺。寺成，令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师乃于寺造砖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灾也。所以谓之雁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娑窣堵波。僧娑者，唐言雁，窣堵波者，唐言塔也。师至王舍城，尝礼是塔，因问其因缘，云：“昔此地有伽蓝依小乘食三净食。三净者，谓雁也、犊也、鹿也。一日，众僧无食，仰见群雁翔飞，辄戏言曰：‘今日众僧阙供摩诃萨埵，宜知之。’其引前者应声而坠。众僧饮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净，仍建塔，以雁埋其下。”故师因此名塔。先是，师先翻《瑜珈师地论》，成，进御，太宗制《大唐三藏圣教序》，时皇太子治又制《述三藏圣记》。有洪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字，勒二文于碑。及雁塔成，褚遂良乃书二帝序、记，安二碑于塔上，其后遂为游人盛集之地。故章八元诗云：“七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讶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瑞雨濛濛。”此诗人所脍炙，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诗人所易见，此更不录。

唐人欲作《寒食》诗，欲押“饧”字，以无出处，遂不用。殊不知出于《六经》及《楚辞》也。《周礼》：“小师掌教箫。”注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饴饧所吹者。”《有瞽》诗：“箫管备举。”《笺》云：“箫，小竹管，如今卖饴饧所吹也。管如篴，并而吹之。”《招魂》曰：“粔籹蜜饵，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饧也。”盖战国时以饧为餦餭，至后汉时亦谓之饧耳。

尚书谓之八座，其来久矣，然学者少究其源。或以六曹二丞为八座，或以六曹二仆为八座，皆非也。此事载于《晋书·职官志》甚详，今录于左。汉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

朝驾事，二千石曹（下有缺文）主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题云“前乡贡进士韩愈撰”，乃知作此文时年未三十，故能豪放如此。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后三试博学宏辞科，皆被黜，故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继而以乡贡进士三上书宰相，复不遇，即出关，时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文辞宏放如此而被黜，何哉？盖唐人之文皆尚华丽妥贴，而退之乃聱牙如此，宜乎点额也。

卷第三

艺祖既平江南，诏以兵器尽纳扬州，不得支动，号曰“禁库”。方腊作乱，童贯出征，许于逐州军选练兵仗。既开禁库，两方将士望见所贮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试之，宛然如新。是日，弓数千张立尽。噫！自开宝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胶漆不脱，可谓异矣。女真犯阙，东南起勤王之师。仆时为江都丞，帅臣翁彦国令扬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当时识者以为国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于旬日之间，宜乎美恶之相绝也。仆考《考工记》，然后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凡为弓，冬析簳，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春被弦”，则一年之事。郑氏注云：“期年乃可用。”且三代之时，百工传氏，孙袭祖业，子受父训，故其利害如此详尽。我艺祖奋起于五代之后，而制作之妙远合三代，不亦圣谟之宏远乎？

洛中邵康节先生，术数既高，而心术亦自过人。所居有圭窦、瓮牖。圭窦者，墙上凿门，上锐下方，如圭之状；瓮牖者，以败瓮口安于室之东西，用赤白纸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谓之“安乐窝”。先生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公家。诸公家欲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迎入窝，争前问劳，且听先生之言。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能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厌饮数日，徐游一家，月余乃归。非独见其心术之妙，亦可想见洛中士风之美。闻之于司马文仲楫。

《前汉·百官表》“少府”之属官凡五十余人，有導官掌米谷以奉至尊。然学者多疑“導”字之义。仆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择米麦，凡九谷皆随精麁，考其耗损而供”。然《汉》“導”字下从“寸”，《唐》“䆃”字下从“禾”。今按：《韵略》：“瑞禾一茎六穗谓之䆃。”恐唐以瑞禾名官也。仆尝以此问舅氏，笑云：“此盖读司马长卿《封禅书》误耳。《书》云：‘䆃一茎六穗于庖。’注云：‘䆃，择也。一茎六穗，谓嘉禾之米也。’后人误以瑞禾为䆃，遂并官名失之，可一笑也。”舅氏张文林相茂实，端方不偶，而卒于铨曹。於戏！

前汉初去古未远，风俗质略，故太上皇无名，母媪无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刘氏所出云：“昔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自为刘氏。秦灭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号丰公。生煓，煓音湍。字执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汉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汉史不载其名，而唐史乃载之。此事亦可一笑。

《唐史·韩退之传》：“擢监察御史，上疏极谏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此说非也。集中自载《御史台上论天旱人所状》，故退之《寄三学士》诗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以此验之，其不因宫市明矣。然退之所论，亦一时常事，而遽得罪者，盖疏中有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执政者恶之，遽遭贬也。既贬，未几有“八司马”之事。使退之不贬，与刘、柳辈俱陷党中，则终身废锢矣。或云：退之岂与柳、刘辈同乎？仆曰：退之前诗又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使其不去，未必不落党中，然则阳山之贬，其天相哉？司空谓杜佑也，《宰相年表》十九年三月“佑检校司空”。

俗谚云：“一絇丝能得几时络。”以谕小人之逐目前之乐也。然“絇”字当作“緰”。《太玄经》“务之次五”曰：“蜘蛛之务，不如蚕一緰之利。”“緰”音七侯反，与“絇”同音。今以《太玄》证之，故“絇”当作“緰”。

唐时前辈多自重，而后辈亦尊仰前辈而师事之，此风最淳厚。杜工部于《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早。”又云：“座中薛华善醉歌，醉歌自作风格老。”且一篇之

中，连呼三人之名，想见当时士人一经老杜品题，即有声价。故世愿得其品题，不以呼名为耻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复敦笃，虽前辈诗中亦不敢斥后进之名，而后进亦不复尊仰前辈，可胜叹哉！

陈待制邦光字应贤，初任差作试官，发解进士程文中犯圣祖讳，冲替。问之，云："因用《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而《疏》云：'县字，古悬字，多不著"心"。悬，高也，谓求高名令闻也。'"然仆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鲵鲋，其于得大鱼亦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盖"揭竿累"以譬"饰小说"也，"守鲵鲋"以譬"干县令"也。彼成玄英肤浅，不知《庄子》之时已有县令，故为是说。《史记·庄子列传》：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史记·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一年也，且周尝往来于楚、魏之间，所谓监河侯，乃西河上一县令也，时但以"侯"称之耳。而《疏》乃以为魏文侯，不知与惠王之时相去远矣。且监河侯云"我得邑金"，是以知为县令也。若晋申公巫臣为邢大夫，而其子称邢侯之类是也。

唐人字画见于经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唐·选举志》云："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或曰：此敝政也，岂可以字画取人乎！难之者曰："今之士人于此状貌奇伟，言辞辩博，判断公事既极优长，而更加以字画遒美，有欧、虞、褚、薛、颜、柳之法，士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难得，况铨选之间乎？"闻之者皆服。

天圣中，邓州秋举，旧例主文到县，乡中长上率后进见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职官，年老，须鬓皓然。既贽，见有轻薄后生前曰："举人所系甚大，愿先生无渴睡。"既引试，赋《桐始华》，以"姑洗之月，桐始华矣"依次用韵。满场阁笔不下，乃复至帘前启曰："前日无状后进辄以妄言仰渎先生，果蒙以难韵见困，愿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来日再见访。"诸生诺而退。是夜，主文遂遁去，申运司云："邓州满场曳白。"是年遂罢举。闻之于南阳老儒李亿。亿又云："昔时监司极少，又士人多自重，不肯妄求，故多老于选调。"

今印文榜额有“之”字者，盖其来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注云：“汉用土数五，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仆仕于陕洛之间，多见古印。于蒲氏见“廷尉之印章”，于司马氏见“军曲侯丞章”，此皆太初以后五字印也。后世不然，印文榜额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也。

五柳《与子俨等疏》云“汝等虽不同生”，又云“况共父之人”，则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无庶出，但前后嫡母耳。仆以《责子》诗考之，正自不然。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则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醒轩云：“安知雍、端非双生子？”

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明、楚建中、刘几邵先生同会。是时，牡丹一栏凡数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且请先生筮之。”既毕，曰：“凡若干朵。”使人数之，如先生言。又问曰：“此花几时开？尽请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尽来日午时。”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视屋。郑公因曰：“来日食后可会于此，以验先生之言。”坐客曰：“诺。”次日食罢，花尚无恙。洎烹茶之际，忽然群马厩中逸出，与坐客马相蹄啮，奔出践花丛中。既定，花尽毁折矣。于是洛中逾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传易堂”，著《皇极经世集》行于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传矣。闻之于司马文季朴。

元城先生尝言：异哉，卢杞之为人也！不独愧见父祖，又且愧见其子也。卢氏，唐甲族也，而怀慎一派为盛。怀慎以清德相玄宗，号为名相。而生东都留台弈，弈骂禄山被害，在《忠义传》。弈生杞，相德宗，败乱天下，在《奸臣传》。杞生元辅，《元辅传》云：“端静介正，能绍其祖。故历显剧任，而人不以杞之恶为累。”亦附《忠义传》。故曰：杞不独愧见其父祖，又且愧见其子也。元城先生刘待制安世字器之云。

“秋灰初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晖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直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頳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右韩退之《游青龙寺》诗。仆旧读此诗，以为此言乃谕画壁之状。后见《长安志》云：“青龙寺有柿万株。”此盖言柿熟之状，“火伞”、“頳虬卵”、“赤气冲融”、“九轮照烛”，皆其似也。青龙寺在长安城中，白乐天《新昌新居》诗云：“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以此可知。长安诸寺多柿。故郑虔知慈恩寺，有柿叶数屋，取之学书。仆仕于关陕，行村落间，常见柿连数里，欲作一诗，竟不能奇，每嗟“火伞”等语，诚为善谕。

东坡诗云：“剩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麞书。”“弄麞”，乃李林甫事。“汤饼”，人皆以为明皇王后故事，非也。刘禹锡《赠进士张盥》诗云：“忆尔悬弧日，余为座上宾。举箸食汤饼，祝辞天麒麟。”东坡正用此诗，故谓之“汤饼客”也。必食汤饼者，则世所谓长命面者也。

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谓“阿堵”者，乃今所谓“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钱，家人欲试之，以钱绕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谓口不言去却钱，但云去却兀底尔。如“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盖当时以手指眼，谓在兀底中尔。后人遂以钱为“阿堵物”，眼为“阿堵中”，皆非是。盖此两“堵”，同一意也。然“去”有两音：一丘据反，乃去来之“去”。世常从此音，非也，当作口举反，《韵略》云：“撤也。”然此义亦非也。苏武掘鼠所去草实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盖衍之意，以谓此钱不当置于此，当屏藏之于他处也。

蔡忠怀確持正少年，尝梦为执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状元时，汝为执政也。”持正觉而笑曰：“鬼物乃相戏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闲居，乃云作状元，何也？”后持正果作执政。一日，侍殿上听唱进士第，状元乃黄裳也。持正不觉失惊，且叹梦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黄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故老于铨曹。常为建阳令，及替，囊无建阳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后以赞善大夫为镇安军节度推官。镇安，陈州也。官满，贫不能归，故忠怀遂为陈州人。此闻之于忠怀之孙撙子正。仆问子正：“为幕职而带赞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时官制，盖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仆仕于关中，尝见一方寸古印，印文云：“关外侯印。”其字作古隶，气象颇类《受禅碑》。仆意必汉末时物也，然疑只闻有“关内侯”，不闻有“关外侯”。后于《魏志》见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级以赏军功，“关外侯”乃其一也。注云：“今之虚封，盖始于此。”

扬州检法寇中大庠，河朔人也。好为大言，以屈座人。一日，于客次中问坐客云：“《左传》‘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注云：‘贾如在山海，不加贵’，何也？”庠乃以此八字平分作两句，故座客卒然不能答，庠意气甚自得。时仆为江都丞，独后至，见诸人默然，庠复举前语问仆。笑曰：“此乃一句，何为分为两句也？”庠笑曰：“果然谩不得。”盖晏子之意，以谓陈氏施私恩以收人心，故低价以授与民，是以山木鱼盐之类，虽在齐国，如在山海之中，不加贵也。“贾”读如“价”，非“商贾”之“贾”。

今之同席者皆谓之“客”，非也。古席面谓之“客”，列座谓之“旅”；主谓之“献”，客谓之“酬”。故“宋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注云：“客，一坐所尊也。”“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樽洁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献酬礼毕而通行为旅。”然则古者主先献客，客复酬之，然后同席皆饮；不如今之时，不待献酬而同席皆饮也。

韩退之《上宰相书》云：“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仆尝怪：贞元七年兵部侍郎陆贽知礼部贡举，退之是时及第。八年四月，贽拜相，而退之以宰相门生连三年试于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贽罢为太子宾客。十一年，退之于正月、二月、三月连三上书于贾耽辈，不亦疏乎？只取辱耳。后世之士可以为戒。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盖有一榜有宰相数人者，古无有也。太平五年，苏易简下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咸；十五年，王曾下王随、章得象；淳化三年，孙何下丁谓、王钦若、张士逊；庆历三年，杨寘下王珪、韩绛、王安石、吕公著、韩缜、苏颂；元丰八年，焦蹈下白时中、郑居中、刘正夫；其余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大验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

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佛果禅师川勤，极善谈禅，纚纚可听。尝云："阎浮提雨清净水，具诸天相。方时大旱，雨时忽降，莫知其价，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实害人命，此阿修罗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时，人皆饱足，此护世城中雨美膳也。但名不同，其实一也。"坐客云："经中所言，皆譬喻也，岂有雨宝珠等事乎？"仆曰："不然。雨金、雨血、雨土，皆班班载于前史，何况六合外事，其有无不可悬料也。"坐客咸以为然。其上因缘出《华严经》第十五卷。

二十八宿，今《韵略》所呼与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韵略》"宿"音绣，"亢"音刚，"氐"言低，"觜"音訾，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谓之二十八舍，又谓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绣，此何理也？《尔雅》云："寿星，角亢也。"注云："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有高亢之义，今乃音刚，非也，《尔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其义如《周礼》"四圭有邸"、《汉书》"诸侯上邸"之"邸"，音低误矣。西方白虎，而参觜为虎首，故有觜之义，音訾误矣。彼《韵略》不知，但欲异于俗，不知害于义也。学者当如其字呼之。

国初号令，犹有汉唐之遗风。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书降，大赦改元，东都赐酺五日，天下赐酺三日。此盖汉遗事也。汉律：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故汉以赐酺为惠泽，令得群饮酒也。酺，音"蒲"，注曰："王德布于天下，而令聚饮食为酺。"或问："赐酺起于汉乎？"仆对曰："《赵世家》载：武灵王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则自战国时已如此矣。"祥符诏书圣祖殿有石刻。

吾祖仆射忠肃公亮知荆南府日，常苦嗣续寡少。因闻玉泉山顶有道人卓庵其上，号白骨观。道人年八十矣，宴坐庵中，常想自身表里洞达，惟见白骨，自观它人亦复如是，如此五十年矣。忠肃因使人问讯，亦不答；赠遗，亦不受。频频如此，亦略受。公继而入山访之，道人亦喜，因请出山，暂至府第，延之正寝安下，经月乃归。一日，忠肃梦道人策杖径入正寝，方惊愕间，梦觉。且叹讶之，急使人往问讯，曰："昨夕已迁化矣。"既毗荼，骨有舍利。后遂生给事子山，仲用。两岁已能趺坐，方学语时，但言见人皆是白骨。后至七岁，已往

渐不见。噫！其性移矣。给事学佛有见处，古君子也。仆以此语长芦了老，了老云："吾门谓之空门，今作白骨观，已自堕落，况有人诱引之乎！"仆以此言为然。

俗说以人嚏喷为人说，此盖古语也。《终风》之诗曰："寤言不寐，愿言则嚏。"笺云："言我愿思也。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汉·艺文志》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内"《嚏耳鸣杂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计反。"然则嚏、耳鸣皆有吉凶，今则此术亡矣。

山涛见王衍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犹言"恁地"也。宋前废帝悖逆，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此两"宁馨"同为一意。

仆仕于关中，于士人王𢡃君求家见一古物，似玉，长短广狭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隶，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认。问之君求，云："前汉刚卯字也。"汉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胜、春幡，亦古制也。盖刚者，强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国姓也，与陈汤所谓强汉者同义。

《兰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伦比。或曰：丝即是弦，竹即是管，今叠四字，故遗之。然此四字乃出《张禹传》云："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始知右军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选》中在《兰亭》下者多矣，此盖昭明之误耳。

蔡忠怀确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为陈州幕官，遂不复归。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一日，与郡士人张湜师是同行。张亦贫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视持正久之，因谩问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问曰："何如？"曰："先辈状貌极似李德裕。"持正以为戏己，因戏问曰："为相乎？"曰："然。""南迁乎？"曰："然。"复相师是，曰"当为卿监。家五十口时"，指持正云："公当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贫儒，故相戏耳。"后持正谪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师是书云"以为司农无补，然阖门五十口居京师，食贫。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读至此，忽忆道人之言，遂不复读。数日，得疾而卒。闻之于忠怀之孙

撢子正。

有客问仆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汉时太守赫赫如此，何也？”仆曰：“汉郡极大，又属吏皆所自除，故其势炎炎，非后世比。只此会稽郡考之：县二十六，吴即苏州也；乌伤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阴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槜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乌程，湖州也；余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东西之地，乃汉一郡尔，宜乎朱买臣等为之，气焰赫赫如此也。”

《前汉》凡三处载召平：《萧何传》，召平即东陵侯也；《项羽传》，召平即广陵人也；《齐悼惠王传》，齐相召平，不知何许人，为魏勃所绐至自杀，乃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仆顷在海州，常与任景初、陈子直论之。景初曰：“此必非东陵侯。且淮阴侯在萧何术中，而东陵常为何画策，其术高矣，必不为勃所绐。”子直曰：“不然。夫为人画策则工，若自为计多拙，故曰：旁观者审，当局者迷。”二人争论不已。仆从旁解之曰：“谓之非东陵侯，既无所据；必为东陵侯，恐受屈。”子直曰：“独广陵召平不在论中，何也？”仆因大笑，曰：“仆广陵人也，上不敢望东陵，下不肯为齐相。况仆平生处己常在于才与不才之间，宜乎不在论中也。”子直由此号余为“广陵召平”。

仆自南渡以来，始信前人言之可信也。盖胡人长于骑射，其所以取胜，独以马耳。故一胡人有两马，此古法也。《北征》诗云：“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是知一胡人两马也。中国若不修马政，岂能胜之？盖用兵之法，弓、马必有副。《诗》云“交韔二弓”，备毁折也，与两马同意。

元城先生与仆论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盖亦疏矣。考其时乃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时，李训谋以甘露降于禁中，诏百官入贺，因此欲杀宦官耳。十一月末岂甘露降之时耶？其谋之疏，想见大抵色色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谋久矣，故不可得而杀。且天下之事，有大于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无不为也。若当时只贬黜之，其祸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疏略如此，宜其败也。《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圣人之言，信矣。”

卷第四

章圣皇帝东封，礼成，幸曲阜县，谒先圣庙，时丁晋公扈从。前一日，与同辈两三人先驰至庙，省视馔具，因入后殿，乃孔子妃也。问其孔氏之族，孔氏之妃何姓，延祐、延渥同对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女，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而卒，时孔子七十矣。”次日，上至妃殿，亦问其姓。众人未及对，晋公以延祐之言对。上曰：“出何典据？”晋公错愕不及答。延祐徐前曰：“出《孔子家语》。”时扈从者皆以此事为耻。闻之于舒州下塞老儒俞汝平。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右杜牧之自尚书郎出为郡守之作，其意深矣。盖乐游原者，汉宣帝之寝庙在焉，昭陵即唐太宗之陵也。牧之之意，盖自伤不遇宣帝、太宗之时，而远为郡守也。藉使意不出此，以景趣为意，亦自不凡，况感寓之深乎！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元城先生与仆论《礼记·内则》“鸡鸣而起，适父母之所”，仆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礼事父与君，一等一体。父召无诺，君命召无诺；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谒者必以鸡鸣而起，适君之所，而人不以为劳，盖以刑驱其后也。今世俗薄恶，故事父母之礼得已而已尔。若士人畏犯义如犯刑，则今人可为古人矣。”仆闻其言，至今愧之。

余中行老、朱服行中、邵刚刚中、叶唐懿中美、何执中伯通、王

汉之彦昭，彦昭常于期集处自叹曰："某独不幸，名字无中字，故为第六。"行老应之曰："只为圣不中。"时以为名答。

阳翟涧上丈人陈恬叔易，一日忽改名钦命。或者疑之，曰："岂非钦若王之休命，而有仕宦之意乎？"叔易曰："不然。吾正以时人不畏天，故欲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建中间，京西都运宋乔年以遗逸举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诗嘲之曰："文林换却山林兴，谁道山人索价高。"晁以道嘲之曰："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到京华。今朝老子成长笑，六六峰前只一家。"闻之于王元道敦古。

淳化二年，均州武当山道士邓若拙善出神。尝至一处，见二仙官议曰："来春进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极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不若以第二甲为第一甲。"道士既觉，与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适有宫中之喜，因谓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几人，言止即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孙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谓第四人，王钦若第十一人，张士逊第二百六十人。后士逊三人入相。致仕归乡，游武当山，若拙弟子常为公言之。仆为邓州淅川令日，闻之于郧乡士人刘可道。

仆尝问元城先生："先儒注《太玄经》，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玄经》凡七百二十九赞，乃此数也。"仆曰："七百二十九赞外而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不相应，何也？"先生曰："扬氏之意，以谓其半不可合也，故有踦赞、嬴赞，以应周天之数。汉之正统，以象岁也；莽之僭窃，乃闰位也。故先儒于踦赞、嬴赞之下，注'以为水火之闰'，而《王莽传·赞》所称'余分闰位'者，盖谓是也。"噫！子云之数深矣。

《同年小录》载小名小字，或问："有故事乎？"或曰："始于司马犬子。"仆曰："不然，《离骚经》曰：'皇览揆予于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则兮，字予曰灵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则、灵均，则其小字、小名也。所谓'皇'者，三闾称其父也，而后人遂以皇览为进御之书，误矣。"

《唐·外戚传》云：“外家之成败，视主德之何如耳。”至哉，此言也！明皇之宠太真，极矣！故有马嵬之事。故《老子》云：“甚爱必大费。”《孟子》云：“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惟老杜于此事殊为得体，诗云：“不闻商周衰，中自诛褒妲。”谓若此事自出于明皇之意，与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远矣。

仆友司马文季朴极知星，尝云：“《前汉·天文志》：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将；左右星，左右将。此说非也。且何鼓乃牵牛也，今分为二，则失之矣。《尔雅》云：‘何鼓谓之牵牛。’注云：‘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檐鼓。檐者，荷也。’盖此星状如鼓，左右两星若担鼓之状，故谓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见何鼓在天汉之间，故易谓河，非也。”

仆为夏县令，寄居司马文季朴家。出藏先圣画像示仆，传云王摩诘笔也。仆因令善工摹本，眼中神彩殊不相类，使人意不满。画像上长下短，其背微偻，以传考之，想当然尔。《庄子》载：老莱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注云：“长上而促下，耳却近后而上偻。末偻，谓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画。若夫“视若营四海”，乃圣人忧天下之容，非摩诘不能作。

关中名医骆耕耕道曰：庄子之言，有与孙真人医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为主，故曰五苓。庄子之言曰：“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廱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郭注云：“当其所须则无贱，非其时则无贵。”故此数种，若当其时而用之则为主，故曰是时为帝者也。疏曰：“药无贵贱，愈病则良。”斯得之矣。故药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风，则以堇为君，堇，乌头也。去水则豕零为君，豕零，水猪零也。他皆类此。彼俗医乃以《本草》所录上品药为君，中品药为臣，下品药为佐使，可一笑也。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右白乐天《游玉泉寺》诗。李训、郑注初用事，公知其必败，辄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归。时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舆好猎，故及之，而“曳尾龟”所以自喻也。龙醢事见《左氏》，麟脯事见《列仙传》。

《晋史》乃唐时文士所为，但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以“民”为“人”，且太宗不应自避其名。又“洛书乾曜度”。以“乾”为“甄”，则太宗又不应为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见乃当时臣下所为尔。臣下之文驾其名于人主，已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辞，两胥失矣。

仆之故友柴慎微尝云：开元元年，宰相七人，五人出太平公主门下，谓岑羲、窦怀真、萧至忠、崔湜、陆象先也；二人明皇自用，谓张说、郭元振也。且象先，贤者也，何以预五人之列？按《象先传》：太平公主欲相崔湜，湜力荐象先于主，故遂相之。噫！象先何为交结崔湜也。开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既败，而宰相出门下者如岑羲等四人皆被诛，独象先免。使其不幸，与四人者皆死，岂不痛哉！然则士大夫之所处，宜以此为戒。

老杜《遣闷》诗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所说不同。《笔谈》以为鸬鹚，能捕黄鱼，非也。黄鱼极大，至数百斤，小者亦数十斤，故杜诗云：“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又有《白小》诗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占水族，风俗当园蔬。”盖言鱼大小之不同也。仆亲见一峡中士人夏侯节立夫言：“乌鬼，猪也。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乌鬼’以别之。”此言良是。仆又见浙人呼海错为“鲲菜”，每食不可阙，始悟“风俗当园蔬”之意。

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然《隽不疑传》云“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且“廷尉逮召乡里识之者张宗禄等”，则人识之者多矣，不应如此差舛。然若以纪传不相照，误立两姓名，则《不疑传》末又云“一姓张名延年”，则是当时廷尉验问之时，一人已有两姓名矣，则是非未可定也，故史家于此微见其意。初，不疑缚送诏狱之时，已自云：“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天子与大将军闻而嘉之。史著此语，亦欲后人推原其意耳。

汉时送葬之礼极厚。武帝之葬，昭帝幼弱，霍光不学，取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以后宫守园陵，于是园妾自此始矣。后世因之，遂不复变。白乐天有《园陵妾》诗，读者伤之。

今之阙角谓之“觚棱”，盖取其有四棱也。仆友柴慎微云：“觚，酒器也，可容二升，腹与足皆有四棱。汉宫阙取其制以为角隅，安兽处也，故曰‘上觚棱而栖金爵’。爵、觚，皆酒器名，其腹之四棱，削之可以为圆，故《汉书》曰‘破觚为圜’。”

南方朱鸟。盖未为鹑首，午为鹑火，巳为鹑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转，而朱鸟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为朱鸟之象。《汉·天文志》：柳为鸟咮，星为鸟颈，张为鸟嗉，翼为鸟翼。或问：“朱鸟而独取于鹑，何也？”仆对曰：“朱鸟之象，止于翼宿，而不言尾，有似于鹑，故以名之。”然谓之鹑尾者，尝问元城先生，先生曰：“盖以翼为尾云故。《甘氏星经》云：‘鸟之斗，竦其尾；鹑之斗，竦其翼。’以此知之。”

柴慎微言：“《春秋》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为简册无几耳，故多从省文。后世妄行穿凿，故其说不胜繁芜。且如成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左氏》曰：‘称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殊不知乃经之省文也，经中若此书者多矣。《左传》：宣十八年‘公孙归父如晋’，‘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昭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十四年‘意如至自晋’，二十三年‘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二十四年‘婼至自晋’，皆省文也。譬之水性本清，尘泥汩之，则浊也；若复去之，则水性明矣。今读《春秋》者，但不为诸家所汩，则圣人之意见矣。”

古人重谱系，故虽世胄绵远，可以考究。渊明《命子》诗云：“天集有汉，眷余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夙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今按：《汉书·高帝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马从汉破代，封侯。昔高帝与功臣盟云：“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谓参誓山河，谓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此盖谓陶青也。今按：《汉·高帝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汉·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亚夫为丞相”。所谓“群川众条”，以喻枝派之分散也；“语默隆窊”，以言自陶青后未有显者也。渊明乃长沙公之

曾孙，然《侃传》不载世家，独以此见之。后世累经乱离，谱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灭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谱不传于世，惜哉！

亳州祁家极收本朝前辈书帖。仆尝见其家所收孙宣公奭书尺有云：“行李鼎来。”盖古之“行李”，乃今之“行使”也。鲁僖公之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困乏。”注云：“行李，使人也。”鲁襄公之八年，郑及楚平晋，责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注云：“一个，独使也。行李，行人也。”然古之“李”字从“山”下“人”、“人”下“子”，作“𡵉”，后人乃转作“李”也。“一个行李”谓“一个行使”，今人以“行李”为随行之物，失之远矣。

司马温公祖茔在陕府夏县之西二十四里，城名“鸣条”，山有坟，寺曰“余庆”，山下即温公之祖居也。仆为夏县令日，屡至其处。又十里许有涑水，故温公号“涑水先生”。鸣条山即汤与桀战之地；去解州安邑县五十里，乃桀之都也。吕相《绝秦书》曰：“伐我涑川，得我王官。”以此见秦、晋两国境上二邑也。涑川即涑水也。王官属今河中府虞乡县，唐末司空表圣隐于王官谷，有天柱峰、休休亭，乃一绝境也。

韩退之三上宰相书，但著月日而无年。今按：李汉云：“公生于大历戊申。”而退之书云：“今有人生二十有八年矣。”大历三年戊申至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时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贾耽、卢迈、赵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为何人耳？且以前乡贡进士上书而文格大与当时不同，非贤相不能举也，岂耽辈所能识哉？

今之士人简尺中，或以“薢茩”字易“邂逅”字，非也。《离骚经》云“制芰荷以为衣兮”，王逸注云：“芰，蔆也。秦人曰：‘薢茩。’薢音皆，茩音苟。”仆仕于关、陕之间，不闻此呼，正恐王逸别有义尔。后又读《尔雅》“薢茩芵光”，注云：“芵，明也。或曰∈也，关西谓之薢茩。”以仆所见，芵光者，即今之草决明也。其叶初出，可以为茹；其子可以治目疾。盖谓可以解去垢秽，或恐以此得名。又《尔雅》云：“蔆，蕨攈。”注云：“蔆也，今水中芰。”然则蔆自有正名，不谓之薢茩明矣。或曰：然则王逸、郭璞皆误乎？仆曰：“古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郭璞多引用《离骚》注，故承王逸之疑。而多出此注，所以广异闻也，学者幸再考之。”

“夜梦神官与我言，罗缕道妙角与根。挈携陬维口澜翻，百二十刻须臾间。”右退之《记梦》诗，殊为难解。仆尝考之，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尔雅》曰：“寿星，角亢也。”注云：“数起角亢，列宿之长。”又曰：“天根，氐也。”注云：“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娵觜之口，营室东辟也。”注云：“营室东壁，星四方似口，故以名之。”所谓“百二十刻”者，盖浑天仪之法，二十八宿，从右逆行，经十二辰之舍次，每辰十二刻，故云百二十刻。所谓“壮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语一字难”者，只上所谓哦字也，退之欲神其事，故隐其语。

元城先生与仆论十五国风次序，仆曰：“《王·黍离》在《邶》、《鄘》、《卫》之后，且天子何在诸侯后乎？”先生曰：“非诸侯也，盖存二代之后也。周既灭商，分其畿内为三国，即邶、鄘、卫是也。自纣城以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故邶以封纣子武庚也；鄘，管叔尸之；卫，蔡叔尸之，以监商民，谓之三监。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诗》十九篇，《鄘诗》十篇，《卫诗》十篇，共三十九篇，皆卫诗也。序诗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于《王·黍离》上，且列为三国，而独不谓之卫，其意深矣。”以毛、郑不出此意，故备载之。

鄱阳湖水连南康军江一带，至冬深水落，鱼尽入深潭中。土人集船二百艘，以竹竿搅潭中，以金鼓振动之，候鱼惊出，即入大网中，多不能脱。惟大赤鲤鱼最能跃，出至高丈余后，入他网中，则不能复跃矣，盖不能三跃也。故禹门化龙者大赤鲤鱼，他鱼不能也。杜子美《观打鱼歌》云：“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鱼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常才尽却去，赤鲤腾出如有神。”仆亲见捕鱼，故知此诗之工。

亳州士人祁家多收本朝前辈书帖，内有李西台所书小词，中“罗敷”作“罗紨”。初亦疑之，后读《汉书》，昌邑王贺妻十六人，生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其妻中一人严罗紨，紨音敷，乃执金吾严延年长孙之女。罗紨生女曰持辔，乃十一中一人也。盖采桑女之名偶同尔。

自古中国与夷狄战多用弩。晁错上疏曰：“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平城之歌曰：“不能控弩。”李陵以连弩射单于，马隆用弩阵取

凉州，盖中国各用所长。夫骑射，夷狄所长也；弩车，中国所长也。盖车能作阵而骑不可突，弩能远而入深，可以胜弓，且得其矢，而夷狄不可用。近世独不用弩，当讲求之。

《孝经序》云：“鲁史《春秋》，学开五传。”韩退之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然今独有三家。今按：《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邹氏、夹氏，而邹氏、夹氏有录无书，乃知二氏特有名尔。然《王阳传》称能为驺氏《春秋》，何也？岂非至后汉之初，此书亦亡乎？故曰有录无书。前汉“邹”、“驺”同音通用。

《韩退之列传》云：“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以仆观之，郊、籍非辈行也。东野乃退之朋友，张籍乃退之为汴宋观察推官日所解进士也，而李翱、皇甫湜则从退之学问者也。故诗云：“东野窥禹穴，李翱观涛江。”又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故于东野则称字，而于群弟子则称名，若孔子称蘧伯玉、子产、回也、由也之类。而《唐史》乃使东野与群弟子同附于退之传之后，而世人不知，遂皆称为韩门弟子，误矣。

老杜《赠李潮八分歌》云：“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峄山之碑”至于“苦县光和”人多未详，王内翰亦不解。谨按：老子，苦县人也，今为亳州卫真县。县有明道宫，宫中有汉光和年中所立碑，蔡邕所书。仆大观中为永城主簿日，缘檄到县，得见之。字画劲拔，真奇笔也。且杜工部时已非峄山真笔，况于今乎？然今所传摹本亦自奇绝，想见真刻奇伟哉。

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甫之后”，盖出于《司马迁传》，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故涑水引用之耳。伯休甫者，其字也。古字一字多矣，如爰丝、房乔、颜籀之类，三字无之。独本朝有刘伯贡父、刘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贡甫、原甫，以犯高鲁王讳，故去“甫”而加“伯”“中”，时人因并三字呼之。此说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甫墓志》云：“公讳敞，字仲原父，姓刘氏。”“熙宁元年四月八日卒。”以此可知，彼但见钱穆甫以避讳，人或呼为钱穆，或呼为穆四，遂并二

刘而失之误矣。

《曹成王碑》句法严古，不可猝解，今取其尤者笺之。“大选江州，群能著直略反。职。王亲教之，抟徒官反。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诛五畀必利反”。今释于此：著职者，各安守其职也。抟力者，结集其力也。勾卒者，伍相勾连也。羸越之法，“羸”当为“嬴”，谓秦商君、越勾践教兵之法。曹诛五畀者，曹，朋曹也；若有罪，则凡与之为朋曹者咸诛之。伍，什伍也，凡有所获，则分而畀其什伍之兵也。盖利害相及，则战不敢溃，而居不敢盗，此乃勾卒嬴越之法。或曰：羸，谓衰羸也；越，谓超越也；凡战，罚其衰羸，赏其超越也。然无勾卒之义，当从前说。

“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右杜工部《严武厅咏蜀道画图》。是时，武跋扈，微有割据之意，故甫于诗讽之。云“山不断”、“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据也。幕下有益于东道者，有如此也。

鲁臧武仲名纥。孔子之父，郰人。纥，乃叔梁纥也。皆音恨发反，而世人多呼为核。有一小说：唐萧颖士轻薄，有同人误呼武仲名，因曰：“汝纥字也不识。”或以为瞎字也，不识误矣。

亳州永城县之七十里有芒砀山，山有岩曰紫气，此盖高帝避难所也；复有梁孝王墓。仆尝与宿州知录邵渡同游，入隧道中百余步，至皇堂。如五间七架屋许大，周回有石阁子十许，上镌作内臣宫女状。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悬棺□□复不见矣。入时必用油圈以为烛。其中盛夏极凉，如暮秋。时山下有居民数百家，今谓之保安镇，盖当时守冢之遗种也。土人呼墓为梁王避暑宫，故老云：“前数十年，时有人入其中，尝得黄金而出，今不复有矣。”《孝王传》云：未死“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府藏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想见当时送葬之物厚矣。魏武帝置发冢中郎、摸金校尉，如此冢盖无不发者。然古人作事奇伟可惊，非后世比也。

卷第五

绍兴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净昙，以宸奎阁所藏仁宗御书诣行在。所献书凡五十三轴，字体有三：一曰真书，二曰飞白，三曰梵书。且上二书世多见之，而梵书亦自奇古可骇愕也。又有团绢扇三柄，皆有御书。一长柄者三尺许，恐是打扇，用白藤缚柄。而三扇皆以青笺纸为上下承萼，制度极草草，今中产之民所耻也。大哉，仁宗之盛德也！

《唐史》载：郑虔集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目其书为《荟蕞》。老杜《哀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诗云："荟蕞何技痒。"今按，《韵略》：荟，乌外切，草多貌，如"荟兮蔚兮"之"荟"。蕞，徂外切，小也，如"蕞尔国"之"蕞"。虔自谓其书虽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后人乃误呼为"荟稡"，意谓会取其纯稡也，失之远矣。盖名士目所著书多自贬，若《鸡肋》、《脞说》之类，皆是意也。"技痒"者，谓人有技艺不能自忍，如人之痒也，老杜以谓虔私撰国史，亦不能自忍尔。"蕞"一音在外切，小也，两音意。

楚子问齐师之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马牛之风佚，盖末界之微事，故以取谕。"然注意未甚明白。仆后以此事问元城先生，曰："此极易解，乃丑诋之辞尔。齐、楚相去南北如此之远，虽马牛之病风者，犹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辄入吾地，何也？"仆始悟其说，即《书》所谓"马牛其风"，注云"马牛其有风佚"，此两"风"字同为一

意。

仆读《史记》，因叹曰："天道远矣。吁，可畏也！"秦昭王四十八年，始皇生于邯郸，年十三即位，是岁甲寅。然是年丰沛已生汉高皇帝矣。后十五年己巳，项羽生；三十七年，始皇南巡会稽，时年已二十三矣。其年七月，始皇崩。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沛，时年三十九；项羽起会稽，时年二十四。汉元年，高帝至灞上，时年四十二。十二月，羽继至，遂杀子婴而灭秦。高帝在位十二年，五十三而崩，时岁在丙午。噫！消长倚伏，其运密矣。

政和中，仆仕关中，于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后，见汉印文云"辑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隶非篆，在汉印中最佳。辑濯，乃水衡属官。"辑"读如"楫"，"濯"读如"櫂"，盖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辑濯有令丞，此盖丞印也。然皆太初元年已前所刻，太初已后皆五字故也。

元城先生尝与仆论魏丞相不能救盖宽饶之死，今追录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有罪下有司，自杀。三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薨。识者以谓有天道焉，且相尝谓"次公醒而狂"，且以字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则宣帝之怒，相必无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其书中二千石议也，执金吾议以为大逆不道。然则中二千石共议以为大逆不道，独执金吾一人耳。《百官表》神爵二年，南阳太守贤为执金吾，不知贤者何人也，必丑邪恶正，常为盖司隶所劾者也。贤不足道也，独相号为贤相，又与宽饶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独不能为地，相何责哉！

《礼记》载：曾子数子夏之罪云："吾昔与汝从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汝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称师也。"盖古之君子言必称师，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张》一篇载群弟子之语，子夏之言十，而未尝称师；曾子之言五，而三称曰"吾闻诸夫子"，则子夏为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礼记》"乐正子春曰：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盖曾子称师，故子春亦称师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后人妄意穿凿也。

渊明之为县令，盖为酒尔。非为酒也，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

资。盖欲得公田之利，以为三径闲居之资用尔，非谓旋创田园也。旧本云：公田之利过足为润，后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种秫之说。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此非种秫时也。故凡本传所载与《归去来辞序》不同者，当以序为正。

高邮老儒黄移忠彦和，仆幼稚尝师之。尝谓：孟子去齐，三宿而出昼，“昼”读如昼夜之“昼”，非也。《史记·田单传》后载“燕初入齐，闻昼邑人王蠋贤”，刘熙注云：“齐西南近邑。音获。”故孟子三宿而出，时人以为濡滞。

今之书尺称人之德美，继之曰“不佞”，某意谓不敢谄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载奋扬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汉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论语》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训“才”。《左氏》载祝鮀之言行极备，盖卫之君子也。卫之宋朝姿貌甚美，卫灵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盖为无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则取死之道，故曰“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仆友孙亚之自呼曰“雅”，朱耆卿自呼曰“刑”。或问：有故事乎？仆曰：“孟施舍之养，勇也。”又曰：“舍岂能为必胜哉？”注曰：“施舍自言其名。”但曰舍，盖其好勇而气急也，恐起于此。

仆任夏县令，一日，会客于莲塘上，时苦蛙声。坐中有州官，乃长安人，以微言相戏，妄谓仆：“南人食此也。”仆答曰：“此是长安故事。”客曰：“未闻也。”仆取《东方朔传》示之，客始伏。武帝欲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为上林苑，朔谏以谓：此地土宜姜芋，水多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师古曰：“鼃即‘蛙’字，似虾蟆而小，长脚，盖人亦取食之。”

仆尝与陈子直、查仲本论“将无同”。仲本曰：“此极易解，谓言至无处皆同也。”子直曰：“不然。晋人谓将为初，初无同处，言各异也。”仆曰：“请以唐时一事证之：霍王元轨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王所长于平，曰：‘王无所长。’问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则见所长。’盖阮瞻之意，以谓有同则有异；今初无同，何况于异乎？此言为最妙，故当时谓之‘三语掾’。”二子皆肯之。

扬州天长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见之，土

人呼为“琉璃王冢”。按：广陵王胥，武帝子也，都于广陵。后至宣帝时，坐谋不轨，赐死，谥曰厉。后人误以刘厉为琉璃尔。汉制：天子、诸侯即位，即立太子，起陵冢，故能如此高大。胥虽以罪死，尚葬其中，故胥且死，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旁有居民数十家，地名“甘泉”，恐或胥僭拟云。

文房四物见于传记者，若纸、笔、墨皆有据；至于砚，即不见之。独前汉张彭祖少与上同砚席书。又薛宣思省吏职，下至笔砚，皆为设方略。盖古无“砚”字，古人诸事简易，凡研墨处必研，但可研处只为之尔，矛盾、螭蚴载于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冗长，故只为之研，不谓之砚。然伍缉之《从征记》：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经史，不足信。

荆公字解“妙”字云：“为少为女，为无妄小女，即不以外伤内者也。”人多以此言为质，殊不知此乃郭象语也。《庄子》云：“绰约若处子。”注云：“处子不以外伤内。”公之言盖出于此。

退之以毛颖为中山人者，盖出于右军《经》云：“唯赵国毫中用。”盖赵国平原广泽，无杂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毫长而锐，此良笔也。

《孟子》云“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又云“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盖“庄岳”乃齐国繁会之地也，孟子在齐久，故知其处。今以《左传》考之，可见庄岳之地。襄公二十八年，齐乱，十一月丁亥，庆封“伐西门，弗克。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注云：“岳，里名也。”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以甲入于公宫。国夏、高张“乘如公，战于庄，败”。注云：“庄，六轨之道也。”以最繁会，故可令学齐语，若今马行界身之类。

古以“右”为上，且以“左”相言之，谓非正相，如辅佐之“佐”耳。《左氏传》：薛宰之言“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又“齐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盖伊尹者，汤之相也，而仲虺特辅佐伊尹耳，故曰左相。崔杼、庆封亦复如此。故汉孝惠时，王陵为右丞相；王陵既免，徙平为右丞相。文帝初立，周勃功高，陈平谢病。上“怪平病，问之。平曰：‘高帝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不如

勃。愿以相逊勃。’于是以太尉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平为左丞相，位第二”。非独如此，周昌自御史大夫左迁为赵相，黄霸以财入官而府不与右职，与此同类。今人亦以降为左迁。

古人姓名有不可解者。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注云：“高阳，颛顼帝号也。八人，其苗裔。”“苍舒、隤敳、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注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皋陶字也。”然有可疑者：文公五年，楚灭六、蓼，臧文仲闻六、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注云：“六、蓼，皆皋陶后也。”且既云庭坚即皋陶字，则文仲不应既曰“皋陶”，又曰“庭坚”也。若据其意，则皋陶、庭坚又似两人。山谷老人名“庭坚”字“鲁直”，其义不可解。或云慕季文子之逐莒仆，故曰“鲁直”。

《唐史》载：崔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常暮出端门，缓辔讽诗。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仆初读此，谓说之年迟暮，与湜相去绝矣。及以二人本传考之，相去才四岁尔。今按《宰相年表》：湜执政时乃景龙二年戊申，推而上之，生于咸亨二年之辛未。《张说传》称说开元十八年卒，年六十四。推而上之，乃生于乾封二年之丁卯；至景龙二年戊申，说才年四十二岁，而叹慕之如此，藉使宋广平见之，必无此语。广平常见萧至忠出太平公主第，谓至忠曰：“非所望于萧傅。”非独不慕，且以为戒。

眉山苏氏《文集》有《权书》、《衡论》。《衡论》，世皆知出处，独《权书》人少知之。汉哀帝时，欲辞匈奴使不来朝，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高皇后尝怒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于是大臣权书遗之。”注曰：“以权道为书，顺辞以答之。”“权书”之名盖出于此。衡取其平，权取其变；衡为一定之论，权乃变通之书。

柴慎微云：淮阴侯可谓忠矣，汉待之何其薄也。《赞》曰：天下既定，命韩信申军法。此乃信为淮阴侯在长安奉朝请时也。汉五年二月，汉王即皇帝位；六年十二月，执信于陈；十二年六月，伏诛。且信之在长安也。汉实囚之，而乃能为汉申军法，即其忠可知矣。盖汉实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韩信，又治关中”，则知此两事乃当时安危存亡之机。且信之声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李百药父与友陆乂等共读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语，叹不得其事。百药进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预谓在琅邪。”客大惊，号奇童。今按：昭公十八年《传》“鄅人藉稻”注云：“鄅，妘姓国也。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经书“邾人入鄅”注云：“鄅国，今琅邪开阳县也。”盖“籍”当呼为“典籍”之“籍”，谓履行之而记其数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为刈，非矣。

《庄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无鬼》语武侯相马曰：“直者中绳，曲者中钩，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谓马步骤回旋，中规矩钩绳也。故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同一意也。《疏》乃以直为马齿，曲为马项，方为马头，圆为马眼。且世间岂有四方马头乎？故可以一大笑。

《唐中兴颂》云：“复复指期。”或云：以复两京，故曰复复。非也，此两字出《汉书》。今按：《匡衡传》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注云：“下复扶目反。”又“何武为九卿时，奏言宜置三公官，又与翟方进共奏罢刺史，更置州牧。后皆复复故”。注云：“依其旧也。下复扶目反。”盖上音服，下音福，谓复如故也。《唐中兴颂》宜亦如此读之。

“玉子纹楸一语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右杜牧之《赠国棋王逢》诗。或云此真赠国手诗也。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猛势横来”，则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诗也。魏收魏字阙收作牧。尝云：“棋于贪功之际，所得多矣。”“七十更万日”者，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犹有万日。

韩魏公父谏议大夫国华，尝仕于蜀。蜀中士人胡广李邦直撰《魏公行状》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觉之女，追封秦国太夫人。”此云名广，误。善相术，见谏议，大奇之，曰：“是必生贵子，请纳女焉。”后谏议出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岁七月二日生魏公于泉州州宅。仆与韩氏交游，尝见谏议、胡夫人画像，皆奇伟，宜其生贵人也。世言魏公世居河朔，故其状貌奇伟，而有厚重之德。然生于泉州，故为人亦微任术数，深不可测，有闽之风，皆其土风然也。闻者

以为然。

或问汉臣朝服，仆云：张敞议云：“敞备皂衣二十余年。”注云：“虽有五时服，至朝皆着皂衣。”又谷永书云：“擢之皂衣之吏，厕之诤臣之末。”则知汉朝之服皆皂衣也。《周礼》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希冕三章，元冕衣无文、裳刺黻而已。故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则皂衣者，乃周之卿大夫元冕也。汉之皂衣，盖本于此。

《金陵》诗云：“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苍官”谓松也，“青女”谓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犹不消也。“横陈”出《楞严经》，六欲界中云：“我无欲应女行事，当横陈时，味如嚼蜡。”以言道人处世间，虽有欲而无味也。盖荆公自谓如苍官自保，但青女横陈不能已耳。此言近于雅谑，殊有深意。

元城先生尝论及汉高帝功臣曰“屠狗贩缯之徒”，呼“缯”字与“饧”相近，后检《汉·灌婴传》注，但云“帛之总名”而已。今按《韵略》：缯，慈陵切。注云：“帛也。增，咨登切。”则世人以缯为增，诚非也。《尚书》“厥篚玄纤缟”注云：“玄，黑缯也；缟，白缯也。”释音云：“似陵反。”《礼运》云：“瘗缯。”注云：“币帛曰缯。”释音“似仍反”。《左氏》：卫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缯。”“缯，疾陵切。”《晋书·地理志》：“缯，才陵反。”以诸音义考之，当以疾陵为正。

许、洛之间极多奇士。宣和中，崔朝奉鶠德符监洛阳稻田公务。一日，送客于会节园。宦官容佐拘入会节，以为景华御苑，德符不知也。晚春，复骑瘠马，与老兵游园内，坐梅下哦诗，其间有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少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次日，佐入园，见地有马粪，知是崔朝奉。是时，府官事佐恐不及，而德符未尝谒之，因此劾奏擅入御苑作践，遂勒停。德符传食于诸人家，久之，敛钱复归阳翟。闻之田元邈云。

洛中士人张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为生，居于会节园侧，年四十余。一日，行于内，前见有西来行李甚盛。问之，曰：“文枢密知成都回也。”侍姬皆骑马，锦绣兰麝，溢人眼鼻。起宗自叹曰：“我丙午生相远如此。”旁有瞽卜辄曰：“秀才，我与汝算命。”因与藉地，卜

者出算子约百余布地上，几长丈余，凡关两时，曰："好笑诸事不同。但三十年后，有某星临某所，两人皆同，当并案而食者九个月。"起宗后七十余岁，时文公亦居于洛。起宗视其所交游饮宴者，皆一时贵人，辄自疑曰："余安得并案而食乎？"一日，公独游会节园，问其下曰："吾适来，闻园侧教学者甚人？"对曰："老张先生。"公曰："请来。"及见，大喜，问其甲子，又与之同，因呼为会节先生。公每召客，必预；若赴人会，无先生则不往。公为主人，则拐于左；公为客，则拐于右。并案而食者，将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阳府，公往视之。公所居私第地名东田，有小姬四人，谓之东田小藉，共升大车随行。祖于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为口号曰："东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车；会节先生，暂别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复归洛，不复召之矣。瞽卜之言异哉！闻之于司马文季。

苏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五木"名之。然白乐天为杭州太守日，有诗序曰："钱湖州以箬下酒，李苏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诗云："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铛脚三州何处会，瓮头一盏几时同？倾如竹叶盈尊绿，饮作桃花上脸红。莫怪殷勤最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仆尝以此问于仆之七舅氏，云："'酘'字与'羖'同意，乃今之羊羔儿酒也。详其诗意，当以五羔为之。以是酒名，故从'酉'云。乐天诗云'竹叶盈樽绿'，谓箬下酒，取竹有绿之意也。'桃花上面红'，谓五酘酒，取桃花五叶也。后人不知，转其名为五木，盖失之矣。"仆检韵中"酘"字乃窦同音，注云："重酿酒也。"恐"酘"难转而为"木"。

温公夏县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质朴而严洁，去市不远，如在山林中。厅事前有棣华斋，乃诸子弟肄业之所也。转斋而东，有柳坞，水四环之，待月亭及竹阁西东水亭也。巫咸榭乃附县城为之，正对巫咸山。后有赐阁，贮三朝所赐之书籍。诸处榜额皆公染指书，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头，指头上节微屈，染墨书之。字亦尺许大，如世所见"公生明"三字，惟巫咸榭字差大尔。园圃在宅之东，温公尝宿于阁下，东畔小阁侍吏惟一老仆。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看书至夜分，乃自掩火灭烛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发烛点灯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于床前问劳，说毕即回阁下。

驸马都尉之名起于三国，故何晏尚魏公主，谓之驸马都尉。然不

独官名以驸马给之，盖御马之副谓之驸马，从而给之示亲爱也。故杜预尚晋文帝妹高陆公主，至武帝践祚，拜镇南大将军，给追锋车第二驸马。且晏如傅粉，宜为禁脔。若预乃瘿如瓠尔，何至妻帝之女也。始信前古帝婿惟择人材，不专以貌也。后世浸失此意，惜哉！

后汉以来方书中有五石散，又谓之寒食散。论者曰："服金石人不可食热物，服之则两热相激，故名谓之寒食。"则可知也。然《晋史》载裴秀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薨，年四十八。据此，则又是不可饮冷物也。又问一名医，答云："食物则宜冷，而酒则宜热。"仆初不信，后读《千金方》第二十五卷："解五石毒，一切冷食，唯酒须令温。"然则《裴秀传》所谓"当饮热酒"亦非。

王元道尝言：《陕西于仙姑传》云："得道术，能不食，年约三十许，不知其实年也。"陕西提刑阳翟李熙民逸老，正直刚毅人也，闻人所传，甚异，乃往清平军自验之。既见道貌高古，不觉心服，因曰："欲献茶一盏，可乎？"姑曰："不食茶久矣，今勉强一啜。"既食少顷，垂两手出，玉雪如也；须臾，所食之茶从十指甲出，凝于地，色犹不变。逸老令就地刮取，且使尝之，香味如故，因大奇之。

绍兴六年夏，仆与年兄何元章会于钱塘江上。余因举东坡诗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元章云："立字最为有力，乃水踊起之貌。老杜《二大礼赋》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欲立。'东坡之意，盖出于此。或者妄易'立'为'至'，只可一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

点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 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 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 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 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 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 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 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 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 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 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 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 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 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羨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渑水燕谈录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 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目　录

渑水燕谈录
校点说明
渑水燕谈录序
卷第一
帝德
谠论
卷第二
名臣
卷第三
知人
奇节
卷第四
忠孝
才识
高逸
卷第五
官制
卷第六
贡举
文儒
先兆
卷第七
歌咏
书画
卷第八
事志
卷第九
杂录
卷第十
谈谑
补遗
西塘集耆旧续闻
校点说明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渑水燕谈录

[宋]王辟之　撰
韩谷　校点

校点说明

《渑水燕谈录》，宋王辟之（1032—？）撰。辟之字圣涂，山东临淄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前后三十年在地方州县为官，绍圣四年（1097）于忠州任上致仕。

此书的成书据作者自序题为绍圣二年（1095），又作者同年进士满思复曰："元祐四年（1089），予来守蒲，圣涂方为邑河东，因得其录而观之。"可知前此已大致成书。渑水，古水名，源出今山东临淄西北。作者写此书是其"将归渑水之上，治先人旧庐与田大夫樵叟闲燕而谈说也"，所记录的"贤士大夫谈议"，"得三百六十余事"，内容涉及政事、官制、文儒等诸多轶闻、掌故。凡北宋名臣，均有记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记质实可信"，元人袁桷曾将此书列入《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之采样书目中。于此可见这是一本颇具史料价值的笔记。

据作者自序及《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知此书为十卷，但较通行的《稗海》本虽亦称十卷，实非全帙。知不足斋以明正德白沙贡大章钞本、赵清常家藏本为底本刻印，收入《知不足斋丛书》。1919年涵芬楼即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又校以黄丕烈校本、《四库全书》本、《说郛》本及朱熹《名臣言行录》所引，出版发行，是一较为完整的旧本。今以涵芬楼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以《皇宋事实类苑》等有关宋人笔记、史料参校，凡有异文，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原校也一律删除，以就《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体例云。

渑水燕谈录序

《渑水谈》者，齐国王辟之将归渑水之上，治先人旧庐，与田夫樵叟闲燕而谈说也。余登科从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国，而为贫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渑，齐水之名。其事随所录得之，故无先后之序。绍圣二年正月甲子序。

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屑屑记录以为谈助而已哉？齐国王辟之圣涂，余同年进士也，从仕已来，每于燕闲得一嘉话辄录之。凡数百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赋咏谈谑，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来守蒲，圣涂方为邑河东，因得其录而观之。十二月朔，昌邑满中行思复碧莎厅题。

卷第一

帝德凡十八事

西都北寺应天禅院，乃太祖诞圣之地，国初为传舍。真宗幸洛阳，顾瞻遗迹，徘徊感怆，乃命建为僧舍。功成，赐院额，奉安神御，命知制诰刘筠志之。仁宗初，又建别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圣像，丞相王钦若为之记。后园植牡丹万本，皆洛中尤品。庆历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艺祖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孝”。今为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远，故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此之谓也。

开宝中，教坊使魏某，年老当补外，援后唐故事，求领小郡。太祖曰：“伶人为刺史，岂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于本部中迁叙，乃以为太常太乐令。

兴国中，张观、乐史鏁厅合格，不得进士第，止以为幕职官。太宗之爱惜科名如此。

庆历中，郎官吕觉者勘公事已回，登对，自陈衣绯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别差遣，与卿换章服。朕不欲因鞫狱与人恩泽，虑刻薄之徒望风希进，加人深罪耳。”帝宽厚钦恤之德如此，庙号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礼。就耕位，侍中奉耒进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礼仪使奏礼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愿终亩以劝天下。”礼仪使复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礼毕诗》，赐宰臣已下和进，寻诏吕文靖公编为《籍田记》。时许开封国学举人陪位，因得免解。

宝元、康定间，西方用兵，急于边用，言利者多捃摭细微，颇伤大体。仁宗厌之，乃诏曰：“议者并须究知本末，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白无状、事效不著者当施重罚。”于是轻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剑州上言："石碑等银矿可发。"上谓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则为国利；或于民有害，岂可行也。"上之恤爱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为仁宗所优异，帝以君子长者称之。天禧初，因草诏得对，命坐赐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顾左右取烛与学士，中使就御前取烛，执以前导之，出内门，传付从使。后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又常侍宴，赐禁中名花。故事，惟亲王、宰臣即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上忽顾公，令内侍为戴花，观者荣之。其孙端禀尝为余言。

咸平二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牍未决者常几百事，近日逾月并无公案。汉文决死刑四百，唐太宗决死罪三百，史臣书之，以为刑措；今以四海之广而奏牍不闻，动辄逾月，足以知民识礼义而不犯于有司也，请载之史笔。"

祥符中，诸王有以翰林使医有效，乞除遥郡。真宗曰："医之为郡，非治朝美事，厚赐之可也。"仍令宰相谕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学士对。既退，中人就院宣谕曰："朕适忘御袍带，卿无讶焉。"学士将降谢，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责，有旨放谢。"真宗礼遇词臣厚矣。

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椿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会上晏驾，乃寝。后改曰左藏库，今为内藏库。

太祖登极数年，石守信等犹典禁卫，赵忠献屡请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旧甚欢，从容曰："朕与卿等义均手足，岂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择善地，出就藩镇，租赋之入，奉养甚厚，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有数女，与卿结亲，庶无间耳。"皆感称谢。于是诸帅归镇或有至二十余年者，常富贵荣宠，极于一时。前代之保全功

臣，无以过也。

真宗尝谕宰臣一外补郎官，称其才行甚美，俟罢郡还朝，与除监司。及还，帝又语及之。执政拟奏，将以次日上之，晚归里第，其人来谒。明日，只以名荐奏。上默然不许。察所以，乃知已为伺察密报矣。终真宗朝，其人不复进用，真宗恶人奔竞如此。

庆历中，滕子京守庆州，属羌数千人内附，滕厚加劳遗，以结其心。御史梁坚言滕妄费公库钱。仁宗曰："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内铨引改京官人李师锡，上览其荐者三十余人，问其族系，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止与师锡循资。后翰林学士胡宿子宗尧磨勘，以保官亦令循资。帝之照见物情、抑权势、进孤寒，圣矣。

英宗治平中，燕国惠和公主下降王师约。异时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为恭，帝疾之，曰："此废人伦之序，不可以为法。"思有以厚风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于令。及神宗践阼，乃诏公主出降，皆行见舅姑礼。是时师约父克臣为开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见，行盥馈礼。礼成，遂大设乐，天下荣之。三宫嫔御还者，莫不嗟叹。近姻贵戚，相与震动，以为天姬之贵尚执行妇道，盖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亲执笄，行盥馈之礼，曰："吾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风矣。

鲁人李廷臣顷官琼管，一日过市，有獠子持锦臂鞲鬻于市者，织成诗，取而视之，仁庙景祐五年赐新进士诗也，云："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掞丽，固足以流播荒服，盖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浃夷獠之心，故使爱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间，以为朝夕之玩。

说论凡十一事

庆历中，开宝寺塔灾。国家遣人凿塔基，得旧瘗舍利，迎入内庭，

送本寺，令士庶瞻仰。传言在内庭时颇有光怪，将复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卫，何福逮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圆者夜亦有光，乌足异也？梁武造长干塔，舍利长有光，台城之败，何能致福！乞不营造。”仁宗从之。

夏竦薨，仁宗赐谥曰文正，刘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时司马温公知礼院，上书曰：“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光书再上，遂改谥文献。知制诰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谥也。”封还其目，不为草诏，于是太常更谥竦文庄。

嘉祐中，内臣麦允言死，以其尝有军功，特给卤簿。司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习之人，非有大功大勋，而赠以一品，给以卤簿，不可以为法。”仁宗嘉纳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当食而阴云不见，事同不食，故事当贺。”司马光曰：“日食，四方皆见而京师独不见，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尤甚，不当贺。”诏嘉其言，后以为例。

景祐中，赵元昊尚修职贡，蔡州进士赵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请为边备。宰相以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归京，上书自理。宰相益怒，下禹开封府狱。是时陈希亮为司录，言禹可赏不可罪，宰相不从，希亮争不已，卒从希亮言，以禹为徐州推官。徂徕先生石守道有诗曰：“蔡牧男儿忽议兵。”谓禹也。

咸平中，孙冕乞于江、淮、荆湖通商卖盐，许商人于边上入粮草、或京中纳钱帛，一年之内，国家预得江、淮、荆湖三路卖盐课额，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为陈恕等沮之，遂寝。

临淄贾公疏先生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颇类《孟子》。常奏《谏书》四篇，谓“丁谓造作符瑞，以诬皇天，以欺先帝，今幸谓奸发，请明告天下，正其事”。无几，又谓“谓既窜逐，寇莱公犹在雷州，宜还莱公，以明忠邪”。先生终以孤直不偶。既晚，得进士出身，不乐为吏。久之，李文定公窃其诰敕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后门人李冠元伯、刘颜子望相与谥曰存道先生。初，先生

得出身，真宗赐名同，改字希得。案公疏元名罔，故赐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岭南，仁宗欲以为枢密使、平章事。庞庄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赐钱二十万，其重慎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远矣，若用为平章事，富贵已极，后安肯为陛下用？万一后有寇盗，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赏之？"乃以青为护国军节度，诸子皆优官，厚赐金帛。

真宗初上仙，庄献攀慕号切，凡丧祭之礼，务极崇厚。吕文靖公奏曰："太后为先帝丧纪之数，宗庙之仪，不忍裁减，曲尽尊奉，此虽至孝之道，以臣所见，尚未足报先帝恩遇之厚。唯是远奸邪，奖忠直，惜民财，拔擢时彦，使边徼宁靖，人物富安，皇帝德业日茂，太后寿乐无忧，此报先帝之大节也。"

祥符中，玉清昭应等宫成，大臣率兼使领。天圣中，玉清灾，庄献泣曰："先帝尊道奉天，故大建馆御以尽祇肃之道，今忽灾毁，何以称先帝遗意？"吕文靖公恐后复议缮完，因推《洪范》灾异之端，乞罢营建，恳让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锡以谠直事太宗，知无不言，深得诤臣之体。一日，诣中书谒赵忠献公曰："公以元勋当轴，宜自谦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经堂，岂尊君之义也。谏台章疏，令阁门进状，尤失风宪之体。"赵竦然谢之，遽从其言。

卷第二

名臣凡五十事

宰相王溥父祚，少为太原掾属，累迁宿州防御使。既老，溥劝其退居洛阳，居常怏怏。及溥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学生劳贤者起避耶？”

张忠定公咏布衣时，希夷先生一见奇之。公曰：“愿分华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别赠以毫楮。公曰：“是将婴我以世务也。”后公贵显，以名德重天下，将赴剑南，以诗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流清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道，回头惭愧华山云。”及还，又有诗曰：“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东归夹道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虚名。”

王元之尝草李继迁制，继迁送马五十匹润笔，公却之。后守永阳，闽人郑褒有文行，徒步谒公，及还，公买一马遗之。或谤其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匹，顾肯亏一匹马价耶？”

曹冀王彬，前后帅师征讨诸国，凡降四国主：江南、西川、广南、湖南也，未尝杀一无辜，功名显著，为诸将之首。诸子皆贤令，玮、琮、璨继领旄钺。陶弼《观王画像有诗》曰：“搜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登上将坛。”其后少子玘追封王爵，实生光献慈圣太皇太后，辅佐仁宗，母仪天下。累朝圣功仁德，天下怀慕，以至济阴，生享王爵，子孙昌炽，世世无比；非元功阴德，享报深厚何以及此，虽汉马、唐郭，追无以过此。呜呼盛哉！

张仆射齐贤以吏部尚书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静，民颇安之。好事者或谤其居官弛慢，朝廷召还。公或语人曰：“向作宰相，幸无大过；今典一郡，乃招物议。正如监御厨三十年，临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闻之深罪谤者。曾孙仲平为余言。

真宗晏驾，二府受遗制：“辅立仁宗及皇太后权听断军国事。”宰相

丁谓欲去“权”字，王沂公时参大政，独执之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非国家常典，称‘权’犹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谓深感其言，“权”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赵德明上言本国饥，来借粟百万斛。大臣皆请以违誓责之，王魏公旦独请具粟如其数于京师，诏德明入京来取。德明大惭，且叹朝廷有人。真宗喜。

真宗朝，宦者刘承珪以端谨事上，病且死，求为节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执不从，曰：“复有求为枢密使者，何以绝之？”至今宦者官不过留后。

王魏公旦与杨文公大年友善。疾笃，大年于卧内，托草遗奏，言“为宰相，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平生遭遇之际。表上，真宗叹之，遽遣就第，名数进录。

谏议大夫陈省华生三子，皆登进士第，而伯仲皆为天下第一。晚年与燕国夫人冯氏俱康宁，长子尧叟知枢密院，次子尧佐直史馆，少子尧咨知制诰。每对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华曰：“学生辈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陈氏为荣。

晁文元公迥少闻方士之术，凡人耳有灵响，目有神光，其后听于静中，若铃声远闻。耆年之后，愈觉清彻。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声摇空，三曰秋蝉曳绪。尝闻其裔孙端礼云。

景德中，朝廷始与北虏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为太重，请但称契丹本号可也。真宗激赏再三，朝论韪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耶律祥颇肆谈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矣。

真宗上仙，时虽仲春而大雪苦寒。庄献太后诏赐坐甲卫士酒，独王德用令所辖禁旅不得饮。后以问德用，德用曰：“卫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纵饮；矧嗣君尚少，未亲万机，不幸一夫酗酒，奋臂狂呼，得不动人心耶？”后大叹赏，自是有意大用。

李文靖公为相，王魏公旦方参预政府，时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叹：“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文靖公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它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其后北戎讲和，西戎纳款，而封禅祠祀，搜讲坠典，靡有虚日。魏公始叹文靖之先识过人远矣。

乾兴初，丁谓欲每议大政则太后后殿朝执政，朔望则皇帝前殿朝群臣，其余常事，独令入内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传命二府。众以为隔绝中外，不便。王沂公时判礼院，引东汉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帘，中书、枢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侬智高陷二广，诏枢密副使狄青督诸将讨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专用，请以文臣副之。仁宗以问庞庄敏公。曰：“向者王师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人自用，故遇敌辄北。刘平以来，败军覆将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办贼，愿勿忧。”仁宗乃诏行营诸军皆受青节制；贼平，处置民事则与孙沔、余靖同议。及捷报至，上喜谓庄敏曰：“岭表平殄，皆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进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进士，例当降甲。”仁宗览家状，曰：“汾，先朝学士禹偁曾孙。”遂不降甲。其后，汾以便粜赏劳改官，亦以黄州孙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触宰相，黜守饶州，到任，谢表云：“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天下叹公至诚，许国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

范文正公以龙图阁直学士帅邠、延、泾、庆四郡，威德著闻，夷夏耸服，属户蕃部率称曰“龙图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是呼之。

太子宾客谢涛生平清慎，恬于荣利。晚节乞知西台，寻分务洛中，不接宾客，屏去外事，日览旧史一编，以代宾话。将终前一日，梦中得诗一章，觉，呼其孙景初录之，曰：“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浸生民。”足以见笃于仁义，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乱也。

皇祐末，契丹请观太庙乐。仁宗以问宰相，对曰："恐非享祀，不可习也。"枢密副使孙公沔曰："当以礼折之，请谓使者曰：'庙乐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它国可用邪！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观之。'"仁宗从其言，使者不敢复请。

陈文惠将终前一日，自为墓志曰："宋有颍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馀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栖神之域，吾何恨哉！"

初，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待制质独扶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

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尔。"其为外夷敬服也如此。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乞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无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职，与同罪。"仁宗从之。翌日，都知叩首乞罢诸监军。士大夫嘉公有谋。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仍落天章阁待制，黜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辩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云："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谓若讷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是时西边用兵，公以才勇知略，频立战功。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而尤为韩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称为国器。文正以《春秋》、《汉书》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辅弼，书史策，配享宗庙，为宋名将，天下称其贤。公初为延州指使，后显贵，天下犹呼公为狄天使。

庆历中，仁宗服药，久不视朝。一日，圣体康复，思见执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数促公，同列亦赞公速行，公愈缓步。既见，上曰："久疾方平，喜与公等相见，而迟迟其来，何也？"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虑人惊动耳。"上以为得辅臣之体。

陈贯自盐铁副使除直昭文馆，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贯独得直馆。或唁贯者，贯曰："与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为有道学士。"唁者愧服。贯子安石，今为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赵元昊既虏刘平，遂约吐蕃毋与中国通，阴相为援。朝廷患之，择能使绝域者，将以恩信谯让唃氏。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上书请行。间道驰至青唐城，谯唃氏，皆顿首悔谢，请以死捍边。因尽图其地形，并誓书还奏。仁宗嘉叹，进直昭文馆。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赐金紫。初，涣之奉使也，或数日不得食，于佩囊中得风药数粒咀润咽喉。原本注云：下疑有脱文。唃嘶啰吐蕃呼佛曰唃，如厮啰译为"儿子"二字，称佛之儿子。更鼓自昏达旦，三挝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绵裹其讼牒，物多者为有理。

王武恭公德用，宽厚善抚士。其貌魁伟，而面色正黑，虽匹夫下卒、闾巷小儿，外至远夷君长，皆知其名，识与不识，称之曰黑王相公。北虏常呼其名以惊小儿，其为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与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为枢密使、富公为相，得人矣。"上闻尤喜。

治平中，夏国泛使至，将以十事闻于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时太常少卿祝谘主馆伴，既受命，先见枢府，已而见丞相韩魏公。公曰："枢

密何语？”谘曰：“枢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馆伴，不敢辄及边事。’”公笑曰：“岂有止主饮食，不及他语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则以某辞辩，言某事则以某辞折。”祝唯而退。及宴，见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耸服。祝常以谓魏公真贤相，非他人可比也。

元丰中，尚书省百官谥曾鲁公，始曰忠献，礼官刘挚驳曰：“丞相位居三事，不闻荐一士，安得谓之忠？家累千金，未尝济一物，安得谓之献？”众不能夺其议，改谥曰宣靖。

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余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以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为公《独乐园》诗曰：“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盖纪实也。

元丰七年春，文太师既告老，奏乞赴阙，亲辞天陛，庶尽臣子之诚。既见，神宗即日对御赐宴，顾问温渥，上酌御盏亲劝。数日，朝辞，上遣中使以手札谕公留过清明，饬有司令与公备二舟，溯汴还洛。清明日，锡宴玉津园，公作诗示同席。翌日，上用公韵属和，亲洒宸翰，就第赐公。将行，特命三省以上赴琼林苑宴饯，复赐御诗送行。公留京师一月，凡对上者五，锡宴者三，锡诗者再，顾问不名，称曰“太师”，宠数优异，近世无比。

富公熙宁中罢相镇亳，常深居养病，罕出视事。时幕府诸公事须禀命，常以状白公，公批数字于纸尾，莫不尽其理。或有难决之事、诸公忧疑不能措手者，相与求见公。公以一二言裁处，徐语它事。诸公晓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叹服，以为世莫可及也。公早使虏，以片言折狡谋，尊中国。及总大政，视天下事若不足为者，矧退处一郡乎！

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

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其后，公子忠彦奉使，辽主问尝使中国者曰："国使类丞相否？"或曰："类。"即命工图之。

国朝享国百三十余年，人臣为太师者，惟赵忠献、文潞公二人耳。庆历二年十二月，诏拜吕文靖公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献公又以司空平章军国事，父子继以三公平章军国，古所未有也。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缞绖数人营理葬具者。公亟令询之，乃寓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赗敛棺椁，皆所未具。公怃然，即彻宴席，厚赒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

崔遵度清节纯德，泊于荣利。事太宗为右史十余年，每侍殿陛，侧身轩楹，以自屏蔽，不欲当上顾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尝著琴静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见其面。

庆历末，富文忠公镇青州，会河决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东。公劝所抚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赈给，各因坊村择寺庙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为窟室，以处流离。择寓居官无职事者，各给以俸，即民所赘聚，籍而受券，以时给之。器物薪刍，无不完具。不幸死者，为丛冢收瘗，自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计其道里资遣还业。八州之间所活者，无虑五十余万人，其募为兵者又万余人。仁宗嘉之，拜公礼部侍郎，公曰："恤灾赈乏，臣之职也。"卒辞不受。

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虽宰臣亦不得见。富文忠公求入视疾，内侍以公未有诏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见天子！"遂趋入见。因乞监侍祈祷，留宿殿中。自是，事无巨细，皆白执政而后行，上下晏然。

司马温公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故得天下之望。居洛十五年，天下之人日望以为相。神宗上仙，公赴阙哭临，卫士见公，皆以手加额曰"司马相公"也。民遮道曰："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

在数千人观之。公惧，径归。诏除知陈州，过阙，留拜门下侍郎，遂为左仆射。及薨，京师民刻画其像，家置一本，四方争购之，画工有致富者。公之功德为民爱如此。

孔公道辅以刚毅直谅名闻天下。知谏院日，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为中丞日，谏废郭后。其后知兖州日，近臣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仁宗曰："是诗虽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献，宰臣将率百官称贺，王魏公旦独执不可。数日，方朝，飞蝗蔽天，真宗叹曰："使百官将贺而蝗遽至，岂不为天下笑耶！"

张忠定公詠知通进银台司，并州有军校笞他部卒至死，狱具，奏上。法官谓非所部，当如凡人。公执奏之曰："并接羌、胡，兵数十万，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轻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于权宜为便。"上如法官议。不数日，并卒怨本校，白昼五六辈提刀趍喧，争前刺校，心胃狼籍尸下，遂窜去。朝廷方以公向所执为是。

忠定公为御史中丞，一日于行香所，宰相张齐贤呼参知政事温仲舒为乡弟，及他语尤鄙。钱希白所撰公志曰"弹执政之事失辞"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体，遂弹奏之。齐贤深以为恨，后于上前短公曰："张詠本无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齐贤罢相麻词，其辞丑诋。及再入中书，禹偁亦再知制诰，故两中伤之。公闻，自辩曰："臣苦心文学，缙绅莫不知。今齐贤以臣假手于人，是掩上之明，诬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几多？可进来。"公遂以所著进。上阅于龙图阁，未竟，赐坐，曰："今日暑甚。"顾黄门于御几取常所执红绡金龙扇赐公，且称文善。公起，再拜，乃纳扇于几。上曰："便以赐卿，美今日献文事也。"

忠定公后自金陵入，苦脑疽，未朝见，御史阁门累有奏，上宽其告，俾养疾。公恨不得面陈所怀，乃抗论"近年以来，虚国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不报。出知陈州。

孙明复先生退居太山之阳，枯槁憔悴，鬓发皓白，著《春秋尊王发

微》十五篇，为《春秋》学者，未有过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兖，就见之，叹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独居，谁事左右？不幸风雨饮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贤，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辞。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过为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荣贵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贵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国之贤，古无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国之贤！”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尽妇道，当时士大夫莫不贤之。

卷第三

知人凡四事

希夷先生陈抟语人祸福合若符契。王世则与韩见素、赵谏同诣先生，世则伪为仆，拜于堂下。先生笑之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则坐于诸坐之右：“将来科名，君为首，冠诸君之次，正如此会。”明年，世则举进士第一，余如坐次。

河东柳先生开以高文苦学为世宗师，后进经其题品者，翕然名重于世。尝有诗赠诸进士曰：“今年举进士，必谁登高第？孙何及孙仅，外复有丁谓。”未几，何、仅连榜状元，谓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

孙何、孙仅学行文辞倾动场屋。何既为状元，王黄州览仅文编，书其后曰：“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后榜仅果为第一。黄州复以诗寄之云：“病中何幸忽开颜，记得诗称小状元。粉壁乍悬龙虎榜，锦标终属鹡鸰原。”并寄何诗曰：“惟爱君家棣华榜，《登科记》上并龙头。”潘逍遥亦有诗曰：“归来遍检《登科记》，未见连年放弟兄。”而陈尧叟、尧咨兄弟亦前后相继为状元，士林皆以为盛事。

庆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韩公为枢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欢快。徂徕先生石守道作《圣德》诗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礌，岂视店楔，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后富、范为宋之名臣，而魏公定策两朝，措天下于太山之安，人始叹先生之知人也。

奇节凡十三事

国初，御史中丞刘温叟博学纯厚，动必由礼，父讳岳，温叟终身不听丝竹。尝令子和药，有天灵盖，温叟见之，亟令致奠埋于郊。五代士人鲜蹈礼义，独温叟笃行，为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诏访天下高年。前青州录事参军麻希梦年九十余，居临淄，召至阙下，延见便殿，赐坐。语极从容，询及人间利害，对之尤详，多蒙听纳。他日，访以养生之理，对曰："臣无他术，惟少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诏以为尚书工部郎中致仕，赐金紫。工部好学，善训子孙。子景孙，兴国中登进士甲科。孙温其、温舒，祥符中相继登进士第，为天下第三人。衣冠以为盛事，而天下称麻氏教子有法。予祖母长安县君，工部孙也，故闻之详。

赵邻几好学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诰，逾月，卒。子东之亦有文才，前以职事死塞下。家极贫，三女皆幼，无田以养，无宅以居。仆有赵延嗣者，久事舍人，义不忍去，竭力营衣食以给之，虽劳苦不避。如是者十余年，三女皆长，延嗣未尝见其面，至京师访舍人之旧，谋嫁三女。见宋翰林白、杨侍郎徽之，发声大哭，具道所以。二公惊谢曰："吾被衣冠，且与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远矣！"即迎三女归京师，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归，延嗣乃去。徂徕先生石守道为之传，以厉天下云。

徂徕先生石守道，少以进士登甲科，好为古文章。虽在下位，不忘天下之忧，其言以排斥佛老，诛贬奸邪为己任。庆历中，天子罢二相，进用韩魏公、富韩公、范文正公，增置谏官，锐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为博士，雅颂，吾职也。"乃作《庆历圣德》诗五百言，所以别白邪正甚详。太山孙明复见之曰："子祸起矣！"由是谤论喧然，奸人嫉妒，相与挤之，欲其死而后已。不幸先生病卒。有以媾祸中伤大臣者，指先生之起事曰："石某诈死，北走胡矣。"请斫棺以验。朝廷知其诬，不发棺。欧阳文忠公哭先生以诗曰："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先生没后，妻子流落寒饿，魏公分俸买田以给之。所谓大臣，乃先生尝荐于朝者；奸人，即先生诗所斥者也。元祐中，执政荐先生之直，即诏官其子。

王沂公当轴，以厚重镇天下，尤抑奔竞。张师德久次馆阁，博学有时望，而不事造请，最为鲁肃简公所知。一日，中书议除知制诰者，鲁

盛称张才德，沂公以未识为辞。鲁密讽张见沂公，张辞不往，鲁屡讽之，张重违鲁意。始缘职事一往，沂公辞不见，张大悔恨。他日中书复议，鲁无以易张，曰：“向已为公言之矣。”沂公曰：“张君器识行义，足以为此，然尚有请谒耳。”逾年，方命掌诰。沂公之取人如此，故当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焉。

庆历中，张宗诲以秘书监致仕，居洛阳。一日，谒留守，其子庚言：“唐贺监知章以道士服归会稽，明皇赐以鉴湖，今洛中嵩、少佳景虽非朝廷所赐，大人可衣羽服优游其间，何必事请谒？”宗诲曰：“吾作白头老监枕书而眠，何必学贺老作道士服邪？”时以为名言。宗诲，英公齐贤子。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一夕，盗入其家，诸子擒之，乃邻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何苦而为盗邪？”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汝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愧，卒为良民。乡里称君为善士。君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仿，举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

丹阳顾方，笃行君子也。皇祐末，登进士第，再调明州象山县令。视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询问民间利害及境内士民之善恶。善者访而亲劝之，使勿怠；恶者喻而戒之，使自修。又建学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亲为讲说，掖诱使进于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钱诣塔庙祈祷者数千百人，为脔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号泣思慕，如失父母。与立祠，以岁时祀方。余观近世为县者，类以簿书期会为急务，鲜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独以仁义教治其民，使民知爱慕如此。丹阳钱君倚、毗陵胡完夫皆为方记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诗颂遗美者不可胜纪。顾予贱，不得列其事于史官，传为循吏，每以为恨。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进退为意。在文馆二十余年，每语后进

曰：“富贵贫贱，莫不有命，士人当修身俟时，无为造物者所嗤。”世以为名言。

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作为偈颂，以发明禅理。独司马温公患之，尝为《解禅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已。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之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虽中国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予之所知也。”“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回甘陋巷，孟轲安自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不坏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

山阳徐积仲车博学志行，父石少亡，积终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之。尝冒暑道遇奔丧者，辍马以遗之，徒行还家。憩户外，风乘之，得聋疾。年仅四十，勉从母命作诗赋，一举登进士第。久之，丧母，哀毁过人，乡里化之。葬母，助葬者数千人。

河东先生柳仲涂少时纵饮酒肆，坐侧有书生，接语，乃以贫未葬父母，将谒魏守王公祜，求资以给襄事。先生问所费几何，曰：“得钱二十万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为子营之。”罄其资，得白金百两，钱数万，遗之。议者以郭代公之义，不能远过。

刘温叟以德义世其家，当时推服。为御史中丞，家极贫。时太宗尹京，知其贫，致五百千以赠温叟，温叟拜受，以大匮封贮御史之西廊。或有诘之者，曰：“晋王身为京尹，兄为天子，拒之则失敬；吾方为御史，受而用之，则何以清流品也。”初，温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无所欲，但冀世治民和，与此儿皆为温洛之叟，耕钓烟月，酣咏太平之化足矣。”温叟忆父语，遂以为名云耳。

卷第四

忠孝凡十五事

咸平中，契丹举国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垒不完，刺史吏民皆欲弃城奔于南山，兵马监押张蕴按剑厉声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库？大众一溃，更相剿夺，狄未至而吾已残矣。刺史若出，吾当斩以徇。”由是无敢动者。后君为环州马岭镇监押，虽处穷塞，犹建孔子祠，刻石为之记。庆历中，范文正公过其地，书其碑阴以美之。其子揆、掞，以文学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从。

铅山刘辉俊美有辞学，嘉祐中，连冠国庠及天府进士。四年，崇政殿试又为天下第一，得大理评事，签书建康军判官。丧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孙承重服，国朝有诸叔而嫡孙承重服者自辉始。辉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四方之人从辉学者甚众，乃择山溪胜处处之。县大夫易其里曰义荣社，名其馆曰义荣斋。未终丧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吴文肃公皆有志置义田，及后登二府，禄赐丰厚，方能成其志。而辉于初仕，家无余资，能力为之，今士君子尤以为难。

冯守信仕真宗为步军指挥使。会郊礼，其弟欲以其子为守信之子冒取高荫，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无以报称，奈何欺之邪！”是岁己子无所荫，以明于弟无所爱。

孔公道辅祥符中进士及第，补宁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数出像前，人以为神。州将率其属往拜之，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众大惊服。徂徕先生石守道尝为公《击蛇笏铭》。

自唐末用兵，文臣给、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丧父母者，急于国事，以义断哀，往往以墨缞从事。既辍哀，则莅事如故，号曰起复。国朝袭唐制不改，论者以时无金革，士大夫解官终制可也。

庆历中，田元均帅秦凤，丧其父，奏乞解官终丧，仁宗累降手诏，又遣中使勉谕。元均既葬，托边事求见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

边隅无事，而区区犬马之心不得自从。”因泣下。上视其貌瘠，乃许终丧。其后富公以宰相丁母忧，仁宗诏数下，竟终丧乃起。盖大臣终丧自二公始。

范文正公轻财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贵，于姑苏近郭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择族人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纳。人日食米一升，岁衣缣一匹，嫁娶丧葬皆有赡给。聚族人仅百口。公殁逾四十年，子孙贤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废弛。

寇莱公秉政，丁谓初为参知政事，尝会食中书，羹污莱公须，谓为公拂之。公曰："君为参政大臣而为宰相拂须耶！"谓大愧。及章圣倦政，谓迎合太后，建临朝之策。莱公言太子德足以任天下事，极言谓奸邪，不可辅幼主。明日，谓党飞语中公，罢相，贬雷州司户。其后范文正公作《药石》诗，言公诬。存道先生贾罔奏谏书云："谓既窜逐，宜还公，以辨忠邪。"天圣初，移衡州司马，而公前死贬所。寻复官爵，赐谥忠愍。景祐初，上知公忠鲠，诏学士与公撰碑，上亲篆额曰"旌忠之碑"。

皇祐四年五月，侬智高寇二广，诸郡皆弃城避贼，独赞善大夫知康州赵师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觐城守死。方贼之至康州也，赞善阅兵，得羸兵二百余人，扼战，斩贼数十人。明日，兵尽城破，诟贼，贼度不可屈，害之。时方暑，越三日，尸不可视，独姿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贼，女生始三日，弃之草间，信宿回视，无苦，人以谓忠义之感。贼平，朝廷赠光禄少卿，而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荆公志其葬，博士梅圣俞表其墓尤悉。所弃女，予子采妇也。

庆历末，妖贼王则盗据贝州，贾魏公镇北门，仓卒遣将，引兵环城，未有破贼之计，公日夜忧思。有指使马遂者白公曰："坚城深池，不可力取。愿得公一言，入城杀元凶，馀党可说而下也。"公壮其言，遣行，丁宁祝之曰："壮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垂匹练缒身以上。见贼隅坐，为陈朝廷恩信："尔能束身出城，公为尔请于朝，亦不失富贵；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将提兵数千，

不日城下，血膏战地，肉饱犬彘，悔无及矣。”辞尤激切，贼不答。遂度终不能听，遂急击，贼仆地，扼其喉几死。左右兵之，遂被杀，闻者莫不义之。是时翰林郑毅夫方客魏，为之作传。

荣州张昭及刚毅不畏强御，故为栎阳主簿，陈尧咨庄仆恃势干县政，输赋不以时，昭及捕而杖之。尧咨闻而叹曰：“张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当荐为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往也。

唐贞元中调卒戍边，河中府永乐县民姚栖云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无往，某幸已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没塞上。时栖云方三岁。后其母再嫁，栖云鞠于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云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庐于墓次，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旌表其乡曰孝悌，社曰义节，里曰爱敬。栖云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自岳至师正，仍世庐墓。五世孙厚，六世孙雅，七世孙文，八世孙敬真，九世孙直，十世孙宗明。庆历初，本府奏：“自栖云十世同居，显有孝行。”仁宗诏赐旌表，复其徭役。十一世孙用和，十二世孙士明，十三世孙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庆历至今又五十余年，而其家孝友如故。姚氏世为农，无为学者，家不甚富，田数十顷，族聚百余口，子孙躬耕农桑，仅能给衣食，历三百余年，无一人辞异者。经唐末、五代兵戈乱离，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乐、熙宁初，并隶河东。余元祐中知河东，以状列于府，乞特赐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户徭钱，以旌孝义，以厉风俗。以状上尚书，不报。

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间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无不勤。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而能人人孝悌友顺，六世几二百年，百口无一口小异，亦可尚也。

曹修古明道初为御史知杂，上书乞庄献太后还政，谪守兴化军，暴疾，终于官。家贫，死之日无衣以敛，郡之僚属若吏民之贤者，莫不号慕叹息，相与出钱帛数十万赙其家。曹女始笄，泣语其母曰：“先人忠

节名闻天下，不幸以直言谪死，且‘君子不家于丧’，安可受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谢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钱，其纯孝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资州资阳县支渐熙宁中丧母，既葬，庐墓，日三时号泣，肘行膝步，负土成坟。有双白雀徘徊松叶上。明年，有驯鹿助渐上土。又有异乌，一目如丹，每渐哭，乌亦悲鸣。夜有二狸环呼坟侧，如巡警状。久之，有群乌翔集，中有一白乌，独日至。又有五色雀万余，随渐行哭，七日而去。渐年七十，每号恸，哭泣如雨，日食脱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烂不易，须发蓬乱，久皆断落，见者为之凄怆。邻舍句氏子，自娶，弃其父母，观渐至行，因大愧感，迎其亲，供奉不怠。后年八十馀，与其妻王氏皆康宁，渐白发再黑，四齿已脱复生，步行轻捷，饮食如少年，人以为至孝之感。神宗诏赐渐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优与旌奖，以劝孝悌，诏以为资州助教。

才识凡十三事

卢朱崖父亿性俭素，恬于荣进。以少府监告老归洛中，以棋酒自放，不亲俗事。及多逊参大政，服玩渐侈，亿叹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贵骤至，不知税驾地矣！”其后多逊果败。士大夫高其先识也。

刘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礼选，及御试，诗赋外别召升殿，赐御题，赋诗数首，皆有旨意，授校书郎，令于三馆读书。故王元之爱其少俊，而赠之诗曰：“待学韩退之，矜夸李长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气凌物，尝语人曰：“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随计之秋，郡守坐中闻雁，旦赋诗曰：“明年春色里，领取一行归。”人皆壮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终以俊才忤物，不登显位而卒。

胡旦文辞敏丽，见推一时，晚年病目，闭门闲居。一日，史馆共议作一贵侯传，其人少贱，尝屠豕猪，史官以为讳之即非实录，书之即难为辞，相与见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

志’。”莫不叹服。

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国学补试国学解，礼部奏登甲科。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尝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思公恐其废职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会，语及寇莱公，思公曰：“诸君知莱公所以取祸否？由晚节奢纵、宴饮过度耳。”文忠遽曰：“宴饮小过，不足以招祸；莱公之责，由老不知退尔。”坐客为之耸然，时思公年已七十。

苏子美有逸才，词气俊伟，飘然有超世之格。庆历中，监奏邸，承旧例以拆卖故纸钱祠神，因以其余享宾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弹击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狱，皆一时名士。都下为之纷骇，左右无敢救解者。独韩魏公从容言于仁宗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见于色。魏公之仁厚爱贤实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吴遵路乘民未饥，募富者，得钱万贯，分遣衙校航海籴米于苏、秀，使物价不增。又使民采薪刍，官为收买，以其直籴官米。至冬，大雪寒，即以元价易薪刍与民，官不伤财，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间以处流民，捐俸钱置办盐蔬，日与茶饭参俵，有疾者给药以理之，其愿归者，具舟续食，还之本土。是岁，诸郡率多转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岁也，故其民爱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抚淮、浙，上公绩状，颁下诸郡。熙宁中，予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犹咏诵未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与安道奉使河东。既行，安道昼访夕思，所至郡县，考图籍，见守令，按视民兵、刍粟、山川、道路，莫不究尽利害，尚虑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饮酒吟诗若不为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与曼卿并命，今一道兵马粮喂虽已留意，而窃惧愚不能烛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则事无遗举矣。”曼卿笑曰：“国家大事安敢忽邪？延年已熟计之矣。”因徐举将兵

之勇怯，刍粮之多寡，山川之险易，道路之通塞，纤悉具备，如宿所经虑者。安道乃大惊服，以为天下之奇才，且叹其不可及也。

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传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邵迎，高邮人，博学强记，文章清丽而尤长于诗。为人恭俭孝友，颇精法律，长于吏事，而清羸多病，尪然不能胜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进士十余年，而官止州县，穷死无嗣，其妻苦于饥寒。苏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为之引，以为“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人犹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与善，予于此疑焉。

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于珠玉。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间遭佥人媒孽，谪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琴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邪？’对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谈善谑，皆此类也。

翰林沈公遘为京尹，敏于政事，号称严明。平时治开封府者，晨起视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废饮食。及公尹府，旦昼决事，日中则府无留人，出谢宾客，从容谈燕。人皆怪其日有馀力，而翕然以称治。

太子中舍于焘彭年青州寿光人，博学能为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简公荐堪将领，以为武学教授。庆历中，元昊数寇边，北虏乘衅，聚兵来求关南地。丞相吕文靖公召彭年计之。彭年云：“夷狄不可校义理，今幸岁德在我，为主者胜，宜治西北行宫，若将亲征者，以压其

谋。"乃以大名府为北都。未几，西戎请盟，虏亦通好。吕丞相称之，彭年谢不复见。庆历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岠嵎山数震，郡以言。彭年上疏曰："岠嵎极东方，殆东朝未建，人心摇动之象。宜早定储，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齐为节度。逮英宗入继，乃由齐邸，遂为兴德军，人以先识称之。

高逸凡二十二事

镇阳道士澄隐博学多识，道行精洁。太祖北征召见，时年已九十，而形气不衰。帝欲留建隆观，隐曰："帝都纷华，非野人之所宜处。"上访以养生之术，隐曰："养生之法，不过清心练气耳。帝王之道则异于此，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轩辕、帝尧享国延年，率由此道。"帝尤嘉之，赐以茶币。

王昭素先生，酸枣县人，博学通《五经》，尤长于《易》，作《易论》二十三篇，学者称之。李穆荐之太祖，召见，年八十，貌不衰。太祖问："何不求仕，致相见之晚？"对曰："草野陋儒，无补圣化。"赐坐，讲《易》，帝嘉之，以为国子博士。逾月，赐茶药遣还。先生善摄养，年九十方卒。

陈抟，周世宗常召见，赐号白云先生。太平兴国初，召赴阙，太宗赐御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先生服华阳巾，草屦垂绦，以宾礼见，赐坐。上方欲征河东，先生谏止，会军已兴，令寝于御园。兵还，果无功。百余日方起，恩礼特异，赐号希夷，屡与之属和。久之，辞归，进诗以见志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处不称臣。"上知不可留，赐宴便殿，宰相两禁傅坐，为诗以宠其归。

王昭素先生素纯直，入市买物随所索偿其直，不复商较。或曰："市井徒例高其价以邀利，非实直也。"先生曰："彼肯欺我邪？"给之不疑。自是，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率以实告。无敢绐之者。

田征君诰，字象宜，笃学好文，理致高古。尝学诗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诗评》授之，故诗尤清丽。平居寡薄，志在经世。太祖建国，思得异人，诏诣公车，会遭父母丧。久之，东游过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贻书勉进其道。会大河决溢，君推明鲧、禹之所治，著《禹元经》三卷，将上之，不果。已而得水树于济南明水，将隐居焉，故致书徐常侍铉，质其去就。铉答曰："负鼎叩角，顾庐筑岩，各由其时。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决高蹈之志，发《易》筮之，遇《睽》，因自号睽叟。从学者常数百人，宋维翰、许衮最其高弟。二子登朝，盛称其师。淳化中，韩丕言于天子，召君赴阙，诏书及门而卒。其后文多散坠。皇祐中，济南翟书耽伯裒其遗逸，得四十八篇，析为三卷，又次其出处，为《睽叟别传》云。

景德中，种放赐号先生，暂还嵩山，真宗置酒资政殿饯放，侍臣当直者四人预。时所司不宿具，皆相顾不敢坐，上乃亲定位次：翰林学士晁迥西向，资政殿学士王钦若东向，知制诰朱巽西向，次迥，待制戚纶东向，次钦若，放北面对上，特示客礼。酒半，上赋七言诗一章赐放和，侍臣皆赋，士大夫荣之。

孙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郓。一日置宴御诗厅，仁宗尝赐诗，刻石所居之厅壁上。语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归。'今老夫归矣。"喜动于色。复顾石守道讽《易·离卦》九三爻辞，且曰："乐以忘忧，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兴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奥学劝讲禁中二十余年，晚节勇退，优游里中，终始全德，近世少匹。

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顾近臣曰："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故蒋永《叔荐放侄孙谦》云："放早以逸民被遇，章圣有握手登楼之眷。"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辞乃止。惜夫！

种放明逸，少举进士不第，希夷先生谓之曰："此去逢豹则止，他日当出于众人。"初莫谕其意。故放隐于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见，宠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别业在终南山，学行高古，后生从之学者尤众。性颇嗜酒，躬耕种秫以自酿。所居有林泉之胜，尤为幽绝。真宗闻之，遣中使携画工图之，开龙图阁，召辅臣观焉，上叹赏之。其

后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图之，故野有诗云：“幽居帝画看。”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岁能诗，随侍父官鄜州。时宋翰林白方谪官鄜畤，闻而召之。坐赋诗十篇，宋大称赏。翌日，宋以浣溪笺、李廷珪墨、诸葛氏笔遗之，乃赠以诗曰：“宣毫歙墨川笺纸，寄与麻家小秀才。七岁能吟天骨异，前生已折桂枝来。”十七，一试礼部归。以二亲既丧，禄不及养，无复仕宦意，退居临淄辨士里别墅。久而记览该洽，行义高洁，乡党化服。邻里有争讼者，不决于有司而听先生辨之。虽凶年，盗不入其家。富韩公、文潞公守青，皆尝致书币。庞庄敏公出镇，遣其子奉书召至府中，礼之极厚，屡以诗贻之；荐其行义于朝，诏以为国子四门助教、州学教授，东方学者争师之。卒年九十。先生，予祖母长安县君兄也。或以为宋诗云“前生已折桂枝来”，即今世不复“折桂”也。先生一试不第，终身罢举，宋诗已谶之矣。

陕右魏处士野、蒲中李徵君渎乃中表也，俱有高节，以吟咏相善。野于东郊凿土室方丈，荫以修竹，泉流其前，曰乐天洞；渎结茅斋中条之阴，曰浮云堂，皆有萧洒之趣。每乘兴相过，赋诗饮酒，累日乃去。一日，渎过野曰：“前夕恍惚若梦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即正其误曰：‘盍云：坐看云起时。’对曰：‘此浮云安得兴起邪？’渎水命，此必死期，故来访别。”还家，未几卒。

史延寿，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师，贵人争延之。视贵贱如一，坐辄箕踞称我，人号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吕文靖公尝邀之，延寿至，怒阍者不开门，批之，阍者曰：“此相公宅，虽侍臣亦就客次。”延寿曰：“彼来者皆有求于相公，我无求，相公自欲见我耳。不开门，我竟还矣。”阍者走白公，开门迎之。延寿挟术以游于世，无心于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黄晞庆历中游京师，高文苦学，为世称重。著书数万言，自号聱隅子。贫有守，不干科举，而貌寝气寒，不自修饰。石守道在太学，率学官生员厚礼币，聘为学正，晞逾垣避之。故欧阳文忠诗曰：“羔雁聘黄晞，晞惊走邻家。”近臣交章荐其道义，诏授京官，将以为国子司

业。拜命数日，一夕，暴卒于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庆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与太子宾客致仕王涣、光禄卿致仕毕世长、兵部郎中、分司朱贯、尚书郎致仕冯平为“五老会”，吟醉相欢，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为天下倾慕，兵部诗云：“九老且无元老贵，莫将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余，康宁爽健，相得甚欢，故祁公诗云：“五人四百有余岁，俱称分曹与挂冠。”而毕年最高，时已九十余，故其诗云：“非才最忝预高年。”是时欧阳文忠公留守睢阳，闻而叹慕，借其诗观之，因次韵以谢，卒章云：“闻说优游多唱和，新诗何惜借传看。”

初，欧阳文忠公与赵少师槩同在中书，尝约还政后再相会。及告老，赵自南京访文忠公于颍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仍赋诗以志一时盛事。时翰林吕学士公著方牧颍，职兼侍读及龙图，特置酒于堂，宴二公。文忠公亲作口号，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之句，天下传之。

治平初，龙图阁直学士赵公抃镇成都，有张山人者，不知所居，数至李道士舍。一日，语李曰：“白龙图公促治装，行当入觐，且参大政矣。”赵闻而异之，喻李令与俱来。及再至，李邀欲同见公，张固辞曰：“与公相见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来白，当屏去导从，潜往见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张遽求还，留之，不可，曰：“龙图且来矣。”公方命驾，闻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几果膺召命，乃参政柄。及出镇青社，熙宁五年，张遗书云：“当来相见。”公大喜，语宾佐曰：“张山人且来矣。”久之，无耗。至秋，公奉诏再领成都，方悟曰：“山人言来，乃吾当往也。”故将行，先寄张诗，有“不同参政初时入，谓吕馀庆。也学尚书两度来。谓张乖崖。到日先生应笑我，白头犹自走尘埃”之句。

富韩公熙宁四年以司空归洛，时年六十八。是年司马端明不拜枢密副使，求判西台，时年五十三。二公安居冲默，不交世务。后十一年，当元丰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于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于韩公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即又命郑奂图形妙觉僧舍，各赋诗一首，时人呼之曰“洛阳耆英会”，而司马为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旧俗，叙齿不尚官。时韩公年七十九，潞公与司封郎中席

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议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七十，司马六十四，故潞公诗云："当年尚齿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韩公《赠潞公》诗云："顾我年龄虽第一，在公勋德自无双。"潞公《再答韩公》诗云："惟公福禄并功德，合是人间第一人。"是时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贻诗二公，愿预其数，凡十三人也。

司马温公优游洛中，不屑世务，弃物我，一穷通，自称曰齐物子。元丰中，秋与乐全子访亲洛汭，并辔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趋嵩阳，造崇福宫、紫极观，至紫虚谷，寻会善寺，过轘辕，遽达西洛。少留广度寺，历龙门，至伊阳，以访奉先寺。登华严阁，观千佛岩，蹑山径，瞻高公真堂。步潜溪，还宝应，观文、富二公庵，之广化寺，拜汾阳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诣黄龛院，倚石楼，临八节滩，还伊口。凡所经游，发为咏歌，归叙之以为《洛游录》，士大夫争传之。

荆南朱昂博学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谢，真宗赐坐，宠诏留候秋凉还荆南，故吴淑赠行诗曰："浴殿夜凉初阁笔，渚宫秋晚得悬车。"比行，赐宴玉津园，侍臣皆赴，坐中，内侍传诏各赋诗饯行，凡四十八篇，独李翰长维诗最奇绝，云："清朝纳禄犹强健，白首还家正太平。"昂弟协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余，时谓"渚宫二疏"。主帅表其闾曰东、西致政坊。昂薨，门人谥曰正裕先生。

刘孟节先生槩，青州寿光人。少师种放，笃古好学，酷嗜山水，而天姿绝俗，与世相龃龉，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为吏。庆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访遗逸，安抚使以先生名闻，诏命之官，先生亦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欧冶子铸剑之地，山奇水清，旁无人烟，丛�古木，气象幽绝。富韩公之镇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间，为筑室泉上，为诗并序以饯之曰："先生已归隐，山东人物空。"且言先生有与于名，不幸无位，不克施于时，著书以见志，谓先

生虽隐，其道与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后范文正公、文潞公皆优礼之，欲荐之朝廷，先生恳祈，亦不敢强，以成其高。先生少时，多寓居龙兴僧舍之西轩，往往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干。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司马温公《诗话》所载者是也。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击剑，有概世之志。庐梓桐山下，称淄右书生，不交尘务。山东贾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内寇，举族北俘。潜入虏中访其亲，累年不获，乃归。持诸丧，刻木为亲，葬奂山东，立祠，奉侍终身。太守刘通诣樵，逾垣遁去。其后高弁知州事，范讽为通判，相与就见之。李冠以诗寄之曰："霜台御史新为郡，棘寺廷评继下车。首谒梓桐王处士，教风从此重诗书。"晚自号赘世翁，为赞，书其门曰："书生王樵，薄命寡志，无益于人，道号赘世。"豫卜地为窌，卯名茧室，中垒石榻，刻铭其上曰："生前投躯，以虞不备，殁后寄魄，以备不虞。"后感疾，即入茧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剑殉葬。著《游边集》二卷、《安边》三策、《说史》十篇，皆已散失。济南李芝为《赘世先生传》，载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资，即其地为茧室，亦起堂祠樵。文幼薄能为诗，精阴阳地理。

蒲中李渎处士父莹，国初为侍御史，有直声。渎少好学，有高志，长庐中条山下，以泉石吟咏自乐，未尝造州县。真宗祀汾阴，诏赴行在，渎不起，有表称谢云："十行温诏，初闻丹凤衔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真宗制诗以赐之。时有同郡刘巽，治《三传》，年老博学，躬耕不仕，以讲授为业，真宗亦以一绝赐之。

卷第五

官制凡二十七事

唐以中官为枢密使，与中尉谓之“内贵”。梁为崇政院使，后唐旧有带相印者，分东、西二院。晋废，国初复置，与中书为二府，亦名二院，但行东院印耳。其后除授不常，以检校官充使不带正官自赵普始，带节钺自曹彬始，签书院事自石熙载始，文资正官充使亦自熙载始，知院自张士逊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钦若始，签书兼藩镇自曹玮始。今官制复古，而枢密之职如旧，与三省长官通谓之执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盐铁、户部，专领财赋；唐明宗始号三司，总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权判，或曰点检三司。开宝中，以参知政事二人点检三司，既而更用宰相为提举。兴国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复析为三使。淳化中，又合为三司，而又以天下为十道，二京为左、右计，置二计使，分判十道。别命三司揔计使判左、右计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轻，则曰发遣，迄元丰初不废，今悉归尚书省。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虞候以衙校为之，太祖虑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参军，以进士、九经及第人充之。河东柳开先生初及第，为宋州司寇参军。后又改曰司理参军，至今俚俗犹以司理院为马步院。

建隆中，择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祁屿知大名府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选朝官知县自此始。太祖重县令之任至矣。

国朝孔子之后率袭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择之言：“文宣，圣谥号，后嗣不当以为封爵。”下学士院更定美称，仍改封其四十九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元祐初，孔宗翰言：“先圣之后，世袭封爵以奉祠事，末流不竞，或领官他州，至有公爵为县尉廷参州守者。”下至庙户减耗，祠宇隳隤，公悉条具以闻。愿下所司，讲究废堕，增锡土田，别异世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崇孔子之意。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承爵者即除

寄禄官，不领他职。其考迁改，所给廪俸并视在官。给田亩，赐监书，置学官以训其子弟。

故事，亲王女皆封郡、县主。赵普以元勋，诸女封郡主，高怀德二女特封县主，当时礼官不言其失，谏官不言其非，此典礼之误也。

国初赵普为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吕馀庆同政事而不欲令与普齐，难其名号。诏问，陶穀曰：“唐有参知政事、知枢务，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参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案唐裴寂以仆射参知政事，郭待举以资任浅，于中书、门下同受承进止平章事，然则平章下于参政，穀乃以为参政下宰相一等，失之远矣。其后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罢。

国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将吏不乐久居京师，又符移行下率多稽迟，或漏泄机事。太平兴国初，起居郎何保枢奏置钤辖诸道都进奏院以革其弊，人给铜朱记一纽。院即石熙载旧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予妻曾祖父也。

国初，江、淮、湖、浙上供军粮岁无定数。景德中，发运使李溥奏立年额，诏岁以六百万斛为定，有灾即申乞减数，至今以为常。

国初，令民田七顷纳牛皮一张、角一对、筋四两。建隆中，令供纳价钱一贯五百文，税额中牛皮钱是也。

国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构木结彩，至尊所御，非所以备不虞。天圣中，魏馀庆上言：“乞优给价直，收买民田，除放租赋，为瓦殿七间。”依奏。

升朝官每岁诞辰、端午、初冬赐时服，止于单袍。太祖讶方冬犹赐单衣，命易以夹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则用夹。

前朝宰相朝罢赐坐，凡军国大事参议之，从容赐茶而退，所谓坐而论道也。其他事无小大，一用熟状拟进，入上亲批，可其奏，印以御宝，谓之印画。降出，宰相奉行。国初，范质等在相位，自以前朝旧臣，乃具札子，面取进止，退，各执所得旨，同列连书以记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赐茶之礼亦寝，无复坐论也。

王元之尝请宰相于政事堂、枢密于都堂同时见客，不许本厅私接；议者以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寝。或以元之所请为当，但难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共见耳。其后二府乞以朝退时聚厅见客，以杜请谒，从之，卒如元之之言。

太宗慎重刑罚，淳化二年，始置审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设详议六人，择京朝晓律、常任法寺官者为之。每奏，一人从知院上殿，例得赐绯，故士大夫以审刑为朝官染院。

旧制，郊祀礼成，驾还阙门，有勘契之仪。其制以札为箭，长三尺，镂金饰其端，缄以泥金绛囊，金吾掌之。金涂铜为镞，长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贮以泥金紫囊，驾前掌之。驾至端门，阁吏阖扉以问曰："南来者为谁？"驾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请行勘箭之仪，交勘，奏曰："勘讫。"又审曰："是否？"赞者齐声曰："是。"三审，乃启扉，列班起居，驾乃入。契刻檀为鱼，金饰鳞鬣。别刻檀板为坎，足以容鱼。驾前掌鱼，殿前掌板，驾过殿门，合鱼乃启扉，其制如勘箭之仪。熙宁中，诏罢其制。

至道中，朝廷始遣洛苑副使杨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太子中舍王子舆为江、淮、两浙发运使，兼制置茶盐，就淮南创为局。后兼领荆湖路，又旋加"都大"字。后废，景德中复置，迄今事权尤重。

蔡文忠公自为布衣时，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异，见者多耸动。祥符中，擢进士，为天下第一。真宗临轩，目其堂堂英伟，进退有法，大悦之，顾寇莱公曰："得人矣！"特诏给金吾卫士七人清道，时以为荣。寻诏："自今第一人及第，给金吾七人当直，许出两对引喝。"上闻公单贫，佣僦仆隶，故有是命。

陈尧咨以龙图阁学士换观察使，自陈："臣本儒生，少习俎豆，今荷圣恩，易以武弁，愿佩金鱼以示优异。"特诏从之。

旧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为限。景德初，陈纲提点河北路刑狱，上言请制杖罪枷十五斤为三等，诏可其奏，遂为常法。

景德中，真宗御笔六事以示近辅，三曰提点刑狱，乃于朝臣及武臣

使副中选清干者，使提点一路刑狱，按举官吏贤否。后又加劝农使，迨今不废，而武臣废置不常。

京师品官之丧，用浮屠法击钟，初无定制。景德中，令文臣卿监、武臣大将军、命妇郡夫人以上，令于天清、开宝击钟，至今为例。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狱讼之繁，惧有冤滞，始置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省冤滥，命知制诰周起、侍御史赵湘为之。凡在京师刑狱，御史、开封府皆得纠之。起虑抑屈者不能尽知，乞许令诣纠察陈状，从之，但不鞫狱。

祥符中，诏以圣祖神化金宝牌分给京城寺观及外州名山福地。牌长二寸，阔一寸，面文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其背文曰“永镇福地敕”。四周皆隐起蛇龙花卉之状，盛以绛纱囊，髹涂函，御题其上。

天圣中，诏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该封赠者，许列状陈乞，特比常例，优加封叙。从王子融请也。

《周礼》，卿大夫卒，太史于葬前赐谥，祖奠之日，读诔。后世有司失于申明典礼，故须门生故吏录行状，子孙请谥。近世遂有既葬而谥号终不及者。天圣中，孙奭、王子融言：“乞臣僚薨谢不待本家请谥，在官品合加谥者，并令有司举行。”诏从之。

宣徽使位在枢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莹为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从之，遂为例。

卷第六

贡举凡十四事

国初，诏诸州贡举人员群见讫，就国子监谒先师，迄今行之，循唐制也。

苏德祥，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言虽俚俗而颇尽其实。德祥孙丕有高行，少时一试礼部不中，拂衣去，居淄水之滨，五十年不践城中。欧阳文忠公镇青，言于朝廷，赐号冲退处士，年八十余卒。

进士之举至今，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开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诉讼，帝御讲武殿覆试，覆试自此始。赐诗自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分甲次自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赐袍笏自祥符中姚晔榜始。赐宴自吕蒙正榜始。赐同出身自王世则榜始。赐别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颢榜始。弥封、誊录、覆考、编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间。讲武后殿，今日崇政殿也。

唐制，礼部试举人，夜试以三鼓为定。无名子嘲之曰："三条烛尽，烧残学士之心；八韵赋成，笑破侍郎之口。"后唐长兴，改令昼试。侍郎窦贞固以短晷难成，文字不尽意，非取士之道，奏复夜试。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昼，不复继烛。

雍熙中，著作佐郎乐史特赐进士及第，诏附于兴国五年第一等之下，赐第附榜始于此。

太宗朝，赵昌国者，自陈乞应百篇举。帝亲出五言四句为题，云："秋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为五篇，篇四韵。至晚，仅能成数篇，辞意无足取，亦赐及第，用劝学者。

真宗朝，钱希白贤良方正擢第，庆历中，子明逸子飞、彦远子高相继制举登科；嘉祐末，苏轼子瞻、弟辙子由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为盛

事。故子高谢启云："两朝之间，相继者父子；十年之内，并进者弟兄。"子瞻《汝州谢表》曰："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其谢启曰："误玷久虚之等。"希白从孙藻，皇祐五年登进士第。是年说书中选，后十年复登制科，其谢启曰："十年二第，屡玷于主司；一门四人，无替于祖烈。"

咸平元年，开封发解以高辅尧为首，钱易次之。易有时名，不得魁荐，颇不平之，上书言试题语涉讥讽。辅尧亦请以解头让易。上命钱若水覆考，既而上以为士人争进，几不可长，止令擢文行兼著者一人为首，乃以孙暨为第一，辅尧次之，易第三，余如旧。

祥符二年，真宗东封岱山，六月，放梁固已下进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于汾阴，十一月，放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状元颢之子；师德，建隆二年状元去华之子。两家父子状元，当时士大夫荣之。甘棠魏野闻而以诗贺之曰："封禅汾阴连岁榜，状元俱是状元儿。"

和鲁公凝，梁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后唐长兴四年知贡举，独爱范鲁公质程文，语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暂屈居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时以为荣。其后相继为相。当时有赠诗者曰："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尽相传。"

嘉祐中，苏辙举贤良对策，极言阙失，其略云："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考官以上初无此事，辙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张邓公士逊以监察御史为诸科考试官，以举子有当避亲者，求免去，主司不从。真宗嘉之。自后试官亲戚，悉牒送别头考校，至今著为令。

熙宁中，孔文仲举贤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时政，不推恩。孙靖公固言："科举徒取一日之长，言之虚华不足校，矧制举本以求直言，岂以忤而黜之耶！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

言，而以文仲之黜为惑。”论者嘉之。

庆历五年，仁宗临轩赐进士第，审刑详议官祝谏侍廷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弟谘、一婿忘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许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称谢，是日谏五拜殿下。仁宗以问近臣，对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赏之。

文儒书籍附凡十四事

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初以《建康实录》为本，蒙史笔无法，拙于叙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为纪六十卷，其繁如此。传事尽于纪，而传止次履历，先后无序，美恶失实，殊无足取。天圣中，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议分撰。后师鲁别为《五代春秋》，止四千余言，简有史法。而文忠卒重修《五代》，文约而事详，褒贬去取得《春秋》之法，迁、固之流。

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白乐天尝谪官江州，多游东林，即今庐山寺。有天祐中僧修睦记云：“寺有莲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传云居易自写，同远大师文集不许出寺。广明初，高骈强取去以遗相。”后四十余年，有王长史者，遍求善本校正，录而藏之。旋又为长史易去，颇多舛谬。真宗诏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诸本参校缮写，付寺僧谨藏之。时真宗对侍臣语及居易与元稹齐名，而居易保持名节，终始不易，故不至相位，叹惜久之。

真宗朝，殿中丞崔颐正直讲国子监，以老疾不任朝请，乞以本官致仕，从之，仍为直讲。真宗优儒学，故遂其闲逸而不罢其职俸焉。

晏元献公七岁文章敏妙，张文节公荐之，真宗召见，赐出身。后二日，又召试诗赋，公徐曰：“臣尝私为此赋，不敢隐，乞易题。”真宗益叹异之，乃易以他题。

青州寿光张荷若山，早依田告为学。告卒，入终南，师事种放，而吴遁、魏野、杨朴、宋澥皆友也。性高洁，为文奇涩。初，高弁公仪作《帝形》五篇以示放，放叹曰：“隋唐以来，缀文之士罕能及之。”学者翕然竞传其文。及荷著《过非》九篇成，放见之，曰：“又在《帝形》之上矣。”终以连蹇不遇卒。子孙流落，荷之文散亡无几。捃收其遗，得文若诗凡一百一十五篇，为三卷，藏于家，将以遗荷之子孙焉。

唐杜暹家书跋尾皆自题诗以戒子孙，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京苏维岳家杜氏书尤多，所题皆完。近年朝议大夫谢晔好蓄书，率自校正，以二十厨贮之，取杜诗一首二十字，厨刻一字，以别书部。谢氏子孙多贤令，子仲弓。广文，孙牧，皆登甲科。少微，尝举茂才。

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餗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

刘原父文章敏赡，尝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成，文辞典丽，各得其体，真天才也。欧阳文忠公闻而叹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

济州晁端友，文元公之孙也，沉静清介，君子人也。工文辞，尤长于诗。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无知者。以进士从仕二十余年，为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补之录诗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通守杭也，端友为新城令，与游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为诗。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贤，而又相从久，犹有所不知，则士之蕴文行，不自求闻达，卒不为世知者，可胜数耶！

孙洙巨源博学长才，初举贤良方正，奏论五十篇，皆陈祖宗政事，指切治体，推往验今，著见得失，天下争传写之，目曰《经纬集》。韩魏公览而叹曰：“恸哭太息以论天下事，今贾谊也。”

赵师民周翰博学醇德，为本朝名儒，尤为仁宗所眷。自登第即入学馆，豫校雠，登经筵，参侍几三十年。晚以龙图阁直学士出守耀州，仁

宗亲笔御诗以宠其行，序有“儒林旧德，出守近藩”之语。后宋次道撰公碑，题其额曰“儒林旧德之碑”，世以为荣。

龙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别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道德经》，携所注游京师。范雍荐之朝，不用。韩魏公安抚剑南，奏以为国子四门助教。文潞公又荐，授校书郎，讲说府学。明镐再奏，授太子洗马致仕。明堂泛恩，改殿中丞。又注《礼论》，注《政书》、《帝王心鉴》、《八卦图精义》、《入神绝笔书》、《河图》、《炤心宝鉴》、《春秋复道三教图》、《通天保正名等论》、《竹轩小集》。昌期该洽过人，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又好排斥先儒，故为通人所罪，而其书亦不行。年八十九卒，鲜于子骏为志其墓。

李畋渭卿自号谷子，少师任奉古，博通经史，以著述为志。性静退，不乐仕进，士大夫多称之，为张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试，后隐居永康军白沙山，后生从之学者甚众。任中正荐，乞赐处士之号，诏以为试校书郎。凌策又荐之，召授试怀宁主簿、国子监说书，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国子监说书，以终其业。著《孔子弟子传赞》六十卷上之，得知荣州。秩满，以国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经疏》二十卷、《张乖崖语录》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诗杂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凡二十一事

艾颖侍郎少以乡贡入京师，中途逢一叟，谓颖曰：“子相甚贵，此去当登第。”授颖书一策，乃《春秋左氏传》，颖熟读之。礼部试《铸鼎象物赋》，出所得书，颖甚喜，援笔立成，若有相之者。主司爱叹，擢至甲科。

王元之谪守黄州，有二虎斗，一虎死，食之殆半。群鸡夜鸣。日官谓守土者当其咎，真宗惜其才，即徙蕲州。谢表有“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之语，帝深异之，促诏还台，未行，捐馆。帝甚叹息之。

初，寇莱公十九擢进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贵，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终；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祸。盖君骨类卢多逊耳。"后果如其言。

丁朱崖当政日，置宴私第，忽语于众曰："尝闻江南国主钟爱一女，一日谕大臣曰：'吾止一女，姿仪性识特异于人，卿等为择佳婿，须年少美风仪，有才学，门第高者。'或曰：'洪州刘生为郡参谋，年方弱冠，风骨秀美，大门尝任贰卿，博学有文，可以充选。'国主亟令召至，见之大喜，寻尚主，拜驸马都尉。鸣珂锵玉，出入禁闼，良田甲第，珍宝奇玩，豪华富贵，冠于一时。未几，主告殂，国主悲悼不胜，曰：'吾将不复见刘生。'削其官，一物不与，遣还洪州。生恍疑梦觉，触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刘参谋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几，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吴文肃公奎将举贤良，一夕，梦入魏文帝庙，召升殿，顾问群臣优劣。公未及对，帝曰："韩延寿为最。"是夕，门下抄书吏杨开者，梦公读《杨阜传》。翌日，告公。公异之，即取二传览之。及秘阁试六论，一题乃"韩延寿杨阜孰优论"，公遂膺首选。

王元规景仁，庆历末将赴吏部选。一夕，梦一人衣冠高古若术士者，因访以当受何地、官期早晚。书八字与之云："时生一阳，体合三水。"既觉，不悟其意也。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皆从水，到官日正冬至。

赵少师少名公禋，一夕，梦人持名籍，有金书"赵概"字，及觉，改名概。又尝梦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颇相类。

歙州三灵山人程惟象，少逢异人，授要诀，退而精思其术，言人贵贱寿夭多中。御史马遵应举时问于惟象，言："二十四当成名，不出十年，当知南方大邑。仍损初妻，再婚徽姓贵族。"皆如其言。后为御史，言事责宣城。过仪真，见惟象，言："不久复职，定寿四十七。"俄复京本曹，数日，还台卒，年四十七。吕景初自殿中御史出通判江宁

府，以父讳欲乞换郡，惟象曰：“不必，行别有命。”果移卫州。张宣徽方平问一丁酉人命，曰：“天宾星行初度，不当作内臣，寿止五十四。”乃中人也，是年，除内相，未拜命而卒。庆历中，三发运使向传式、袁杭、许元问命，言：“二月、八月俱动，惟许动中见喜，谓动非动。”二月，袁召充省副，八月向为省副，许至八月自判官迁发运副使，迁而不离也。仍言许终作两制，众以为许门荫难登近侍，后赐出身，遂为待制。杜杞移浙漕，惟象曰：“此去百日，三朝官俱寿尽。”乃比部陈执古、内翰苏绅、待制滕宗谅。故杞赠诗云：“有验如有神。”惟象于所居构瑞墨阁，士大夫多留诗其上。

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一日，郡僚绘其像渭州僧舍，或为其色不类，令以粉笔涂其面，将别图貌。未及，促诏赴阙，命经制戎、泸贼寇。人睹其无首，咸以为不祥。明年，存宝果以奏功不实伏诛。

冯当世少孤，寓武昌，纵饮不羁。一夕，醉卧郊外溪边。有渔者罢渔，舣舟困眠，有人叱之曰：“冯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渔者惊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寝草间。询之，知为冯也，即拜曰：“秀才他日贵显，幸勿忘。”具以梦告，因请卧舟中，以避风露。冯睡至晓，与其载入郡。其后冯贵，使访渔舟，不复见。

庆历末，武昌阳传为予言：杨寘审贤少聪，既长，文辞学行为天下所称。十九游太学，补试，遂冠诸生。后试国学、礼部、殿前，皆为天下第一。得将作监丞，通判颍州。未行，丁母忧，哀毁致疾，度必死，曰：“友人莫孝先尝梦我龙首山人，龙首，盖言四为贡首；山人，无位之称也，我必死矣。”后数日果终，年三十一，天下痛惜之。

王猎，酸枣人，天圣末，累举未第。一夕，梦紫衣吏召，至一宫门，守卫甚盛，揖入升厅。对拜者紫衣金带，年三十许，礼甚恭，既坐，辞甚逊，觉后私记其年月。猎后困于场屋，久之推恩五举，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馀年，年且七十，始为尚书员外郎。将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会英庙入继为皇子，近臣荐公为宫僚。赴皇子位，门阑守

卫，宛如梦中，及升厅拜揖，则衣冠仪貌亦与所梦无异。归视箧中所记，乃英庙所生时也。侍读宫邸未及期年，英庙即位，遂登侍从。吴文肃公尝对予言：“余天圣末方为长垣主簿，与猎友善，故闻之详。”

进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讯命日者，曰：“君遇三韩即发禄。”李乃遍谒贵人韩姓者，冀蒙推毂，而卒无知者。元丰中，朝廷遣使高丽，有与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国，考图籍，乃古三韩之地也。使还，赐出身，果符日者之言。以下原本缺一叶。　　以上原本缺一叶。此乃陈州崔度为安厚卿所辟，归得出仕耳。

孙莘老初为太平令，有吕同者学于孙。一夕梦试南宫，中高选，主文，孙也，衣绯鱼。觉以告孙，孙曰：“子学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县，何事文衡？况朱衣岂主文服耶？”熙宁初，吕赴礼部试，孙以记注、知谏院同知贡举，尚衣绯。吕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怅恨，自放江湖，无复仕宦意。元丰初，吕以五举免解，再赴礼部。孙以秘书少监知举，尚衣五品服。榜出，吕预高荐。及贽谢，孙厅宇侍执，宛如平昔之梦。

皇祐二年，陈珙知邕州。冬至日，珙旦坐厅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贯庭，自天属地。明年五月，龙斗于城南江中，驰逐往来，久之江水暴涨。未几，侬智高陷二广。前此，陶弼以诗贻杨畋，请为备，云“虹头穿府署，龙角陷城门”也。

元丰中，汶上梁逖一夕梦奏事殿中，见御座前揭一牌，箔金大书“黄裳”二字，意必贵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御前唱进士第，南剑黄裳为天下第一。

王彦祖初名亢宗，庆历二年，方胜冠，廷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罢，寝旅舍，梦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当中第。”彦祖尤不平，且责之曰：“子未尝见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从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选，赋题‘天’字在下，君当三中选，皆然。今题‘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预选。次举春试，不利于礼部。八年再预廷试，盖《轸象天地赋》又复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礼部。前以卧疾困眠，梦至一大府，见二人，因恳求生平禄命，二人笑不

答。再叩来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也。”觉，以为无理，而池水不能分流，决无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试礼部《严父莫大于配天赋》，廷试《圆丘象天》，皆中高选。其后召试学士院，又赋《明王谨于事天》，得贴馆职。皆符梦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东，一日，与郡僚旅见提刑孙亚夫，孙曰：“近日府中角声不和，应在太守。”时蒲资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职知虢州。数日，余独见孙，曰：“角声愈不和矣。”未几，王震待制自同复镇蒲，七日，丁母夫人忧去。至九月中，孙复语郡官曰：“角声不和尤甚前日。”寻报蒲中行龙图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验如此，不知何术也。

成都谯开博极群书而不求荣利，简静冲退，好修身之术。日游大慈寺，博访异闻，以广所学。久为蜀中士大夫所称，文同与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触其户，开秉烛视之，一叟白须布裘，酣寝户外。开呼之使去，行且语曰：“明年正月，圣人当出。”开意其狂醉，不以为怪，视睡处，一烧饼，一药帖，逐之已不见。与可取饼、药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宁州府宅，一夕，梦一山叟贻诗曰：“故国路遥归去来。”玠和之曰：“春风天远望不尽。”既觉，自笑曰：“吾其死乎！”数日，不病而逝。

术士李某忘其名。者，亦传管辂轨格法，画卦影颇有验。今丞相颂尝问之，卦影画水边一月，中有十口，未几，除知湖州。又卢龙图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虽不同，而其影皆符。

卷第七

歌咏凡二十四事

艺祖收河东凯旋，范杲叩马进诗曰："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上爱叹不已，增秩，赐章服。杲，鲁公质之侄，好学有文，时称高、梁、柳、范，谓高弁、梁周翰、柳开与杲也。

杨侍读徽之以能诗闻于祖宗朝。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献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太宗和赐，且语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礼部侍郎，选十联写于御屏。梁周翰贻之诗曰："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风。"《江行》云："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巂州。"《哭江为》云："废宅寒塘水，荒坟宿草烟。"《元夜》云："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迟桐叶雨声寒。"

王元之谪黄州，实由宰相不悦，交亲无敢私见，惟窦元宾握手泣言于阁门曰："天乎，使公屡出，岂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诗谢之云："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予垂泪阁门前。"

元之初知制诰，上疏雪徐铉，贬商州；召入为学士，坐辨孝章皇后不实，谪滁州；复召知制诰，撰《太祖尊号册》，坐轻诬，谪黄州，作《三黜赋》以自述。时苏易简知举，适放榜，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将全榜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诸生别元之。口占一绝，付状元孙何曰："为我多谢苏易简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

杨文公初为光禄丞，太宗颇爱其才。一日，后苑赏花宴词臣，公不

得预，以诗贻诸馆阁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迴不同。"诸公不敢匿，以诗进呈。上诘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贴职，例不得预。即命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晚宴，时以为荣。

唐韩吏部序侯喜、刘师服与道士轩辕弥明《石鼎联句》，其事颇怪。弥明之词警绝远甚，世以谓非神则仙，殆非人思所能到。孙汉公以为皆退之语也，盖以其词多讥刺，虑为人所知，故假以神其事。

夏文庄公竦初侍其父监通州狼山盐场，《渡口》诗曰："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尤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业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直钱。"时年十七，后之题诗无出其右。识者以谓"甘雨过闲田"虽有为霖之志，而终无济物之泽。

陈文惠公尧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时公兄弟俱未仕，父省华尚为小官，家极贫。魏野以诗贺之曰："放人少处先登第，举族贫时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间相继状元及第，其后更践政府，及罢相镇青，又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镇兖海诗有"锦标夺得曾相继，金鼎调时亦践更"之句，又云："并土儿童君再见，会稽章绂我偏荣。"盖文定再镇兖，而青社，文正乡里也。

庆历中，欧阳文忠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爱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遗遵，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词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殁。其后，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子瞻，以补其阙。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好事者争传。其词曰："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第二叠泛声同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两三弦。"方其补词，闲为弦其声，居

士倚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遵之子为比丘，号本觉法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

海陵西溪盐场，初，文靖公尝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诗刻石。后范文正公亦尝临莅，复题一绝："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后人以二公诗笔故，题咏极多，而花亦为人贵重，护以朱栏，不忍采折。岁久茂盛，枝覆数丈，每岁花开数百朵，为海滨之奇观。

范鲁公之孙令孙有学行，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王魏公旦妻以息女。令孙常为《登览》诗曰："孤云不为雨，尽日却归山。"识者以谓不及进用之兆。令孙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青州布衣张在少能文，尤精于诗。奇蹇不遇，老死场屋。尝题龙兴寺老柏院诗云："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日几回？惟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大为人传诵。文潞公皇祐中镇青，诣老柏院，访在所题，字已漫灭。公惜其不传，为大字书于西廊之壁。后三十余年，当元丰癸亥，东平毕仲甫将叔见公于洛下，公诵其诗，嘱毕往观。毕至青，访其故处，壁已圮毁，不可得，为刻于天宫石柱，又刊其故所题之处。

苏子美庆历末谪居姑苏，以诗自放。一日，观鱼沧浪亭，有诗云："我嗟不及游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识者以为不祥。未几，果卒，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濮人杜默师雄少有逸才，尤长于歌篇。师事石守道，作《三豪》诗以遗之，称默为"歌豪"，石曼卿"诗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诗曰："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久不第，落魄不调，不护名节，屡以私干欧阳公。公稍异之，默怨愤，作《桃花》诗以讽，由是士大夫薄其为人。

郑毅夫诗格飘放，晚年为《雨》诗曰："老火烧空未肯休，忽惊快雨破新秋。晚云浓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头。"未几，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邮亭下，乃卒。是何自谶之明。

赵文度，青州人，名犯宣祖讳上字。清泰三年进士第六人及第。能诗，有《观光集》传于世，颇有佳句。尝为刘崇幕客，及崇僭位，拜伪相。后与崇不和，出守岚州。及太祖征河东，文度以城归国，拜华州节度使。后因郊礼移镇耀州，有诗寄其乡人云："圣主覃恩遍九垓，碧油红旆出关来。乡中父老如相问，十五年前赵秀才。"予姑之夫晋卿，文度孙也。其诗尚在。

石曼卿天圣、宝元间以歌诗豪于一时。尝于平阳作《代意寄师鲁》一篇，词意深美，曰："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黛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水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曼卿死后，故人关詠梦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诗多矣，独常自以为《代平阳》一首最为得意，而世人罕称之。能令予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尔。"詠觉，增广其词为曲，度以《迷仙引》，于是人争歌之。他日，复梦曼卿谢焉。詠字永言。

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曰："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垅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陈文惠薨，淑奉诏为墓志，淑言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陈之诸子请易之，淑不从，乃言其诗谤太祖。落淑侍读学士。

祥符中，有刘偁者久困铨调，为陕州司法参军，廉慎至贫。及罢官，无以为归计，卖所乘马办装，跨驴以归。魏野以诗赠行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乘马去骑驴。"未几，真宗祀汾阴，过陕，诏征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诏。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赠偁诗，上叹赏久之，语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贫如此者。"使召之。偁方为江南幕吏，至，以为京官知青州博兴县。后有差除，上曰："得如刘偁者可矣。"未数年，亟迁主客郎中、三司户部判官。真宗之奖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诗发之也。

濮人李植成伯与张续禹功师徂徕石守道，为门人高弟。欧阳文忠《读徂徕集》诗云："常、续最高弟，骞、游各名科。"成伯少名常。嘉祐中，诏举天下行义之士，发遣诣阙，成伯首被此举，诏书方下而卒，士大夫惜之。时禹功居曹南，成伯前卒数日，以诗寄禹功，其末句云："野堂吹落读残书。"禹功怪其语不祥，亟往访之，未至濮，成伯已卒。野堂，成伯读书堂也。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极厚，尝侍燕琼林，独召至御榻顾问。帝语宰相曰："王某文章独步当代，异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诗云："琼林侍游宴，金口独褒扬。"

范文正公未免乳丧其父，随母嫁淄州长白山朱氏。既冠，文章过人，一试为南宫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镇青，西望故居，才百余里，以诗寄其乡人曰："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书画凡十一事

唐刘忠州晏《重修禹庙碑》，崔巨文，段季展书。刘，当世显人，所记撰及书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书有过人者，而其名不著于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为三门发运判官，始以墨本传京师。越书为当时所重，以是季展书亦为人所爱。其后屯田左员外瑾虑其刓阙，构宇以覆其碑，而模刻于他石，以广其传焉。季展书，刻石者少，有《洛祠记》、《多心经》不著姓氏，验其笔画，亦季展书也。

太宗朝，有王著学右军书，深得其法，侍书翰林。帝听政之余，留心笔札，数遣内侍持书示著，著每以为未善。太宗益刻意临学，又以问著，对如初。或询其意，著曰："书固佳矣，若遽称善，恐帝不复用意。"其后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

营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羁，喜酒善琴，好为歌诗，尤妙画山水。周枢密使王朴与之友善，为召至京，将以处士荐之，会朴卒。乾德中，陈守大司农卫融，以乡里之旧延之郡斋，日恣饮，竟死于酒。子觉，仕至国子博士、直史馆。赠成为光禄寺丞，葬于浚仪之魏陵，宋翰长白为之志。成画《平远寒林》，前人所未尝为，气韵萧洒，烟林清旷，笔势颖脱，墨法精绝，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画家百世师也。虽昔王维、

李思训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语。其后燕贵、翟院深、许道宁辈，或仅得一体，语全则远矣。考白所作成志，则成未尝仕，而欧阳文忠公以为成仕至尚书郎。按白与成同时人，又与成子觉并列史馆，其所纪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据也，正当以志为定。

翟院深，营丘伶人，师李成山水，颇得其体。一日，府宴张乐，院深击鼓为节，忽停挝仰望，鼓声不续。左右惊愕，太守召问之，对曰："适乐作次，有孤云横飞，淡伫可爱。意欲图写，凝思久之，不知鼓声之失节也。"太守笑而释之。

北都临清县北王舍城僧寺东一古殿，皆吴生画佛像，旁有题记，类褚河南笔法。国朝已来奉使大辽者，道出寺下，例往观之，题名粉板，或剔取一二像，今且尽。

欧阳文忠公文章道义，天下宗师，凡世俗所嗜，一无留意，独好古石刻。自岐阳石鼓，岱山、邹峄之篆，下及汉、魏已来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冢，莫不皆取，以为《集古录》。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并载可以正史学之阙谬者，以传后学。跋尾多公自题，复为之序，请蔡君谟书之，真一代绝笔也。公之守亳也，余主蒙城簿，尝得阅之。

玉堂北壁有毗陵董羽画水，波涛若动，见者骇目。岁久，其下稍坏。学士苏易简受命知举，将入南宫，语学士韩丕择名笔完补之。丕呼圬者墁其下，以朱栏护之。苏出院，以是怅惜不已。

陈文惠公善八分书，变古之法，自成一家。虽点画肥重而笔力劲健。能为方丈字，谓之堆墨，目为八分。凡天下名山胜处，碑刻题榜，多公亲迹。世或效之，皆莫能及。

祥符中，丁晋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卧雪图》赐之，真古妙手，或言周昉笔，亦莫可辨。至金陵，择城之西南隅旷绝之地，建赏心亭，中设巨屏，置图其上，遂为金陵奇观。岁久颇失覆护，缣素败裂，稍为好事者窃去。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诣观之，惜其剽取已尽，嗟之尤久，作诗题其旁云："昔人已化辽天鹤，往事难寻《卧雪图》。"

皇祐中，仁宗命待诏高克明辈画三朝圣迹一百事，人物才寸余，宫殿、山川、车驾、仪卫咸具。诏学士李淑等撰次序赞，为十卷，曰《三朝训鉴图》，镂板印贻大臣宗室。

保塞军东北数里曰路疃，一小寺殿后照壁旧有画水，世传张僧繇笔，势若摇动，真名手也。熙宁中，地震壁坏，好事者或取二三段藏去，今无复可见矣。

卷第八

事志凡三十六事

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聪慧者数十人于教坊习乐，名箫韶部，改曰云韶部，内宴则用之。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名曰引龙直，游幸，骑而导驾。后曰钧容直，取钧天之义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贡马特异，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纹如云霞，因目曰碧云霞。上征太原，往来乘之，上下山岭如履平地。上则屈前足，下则屈后足，上下如坐安舆，不知登降高下之劳。圉人供刍粟或少倨，则嘶鸣奋跃，踶啮不已，此尤异他马也。上崩，悲鸣不食，骨立，人不忍视。真宗遣从灵驾，至永熙陵，乃毙。诏与桃花犬同坎瘗。

洛阳至京六驿，旧未尝进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进。岁差府校一人，乘驿马，昼夜驰至京师。所进止姚黄、魏紫三四朵，用菜叶实笼中，藉覆上下，使马不动摇，亦所以御日气；又以蜡封花蒂，可数日不落。至今岁贡不绝。

朐山有花，类海棠而枝长，花尤密，惜其不香无子。既开，繁丽袅袅，如曳锦带，故淮南人以“锦带”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诗曰：“春憎窈窕教无子，天为妖娆不与香。”又曰：“锦带为名卑且俗，为君呼作海仙花。”

莱公贬死雷州，丧还，过荆南公安县，民怀公德，以竹插地，挂物为祭，焚之。后生笋成林，以为神，因为公立祠，目其竹为“相公竹。”王乐道为记刊石。李承之有诗曰：“已枯断竹钧私被，既没贤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谁识大忠心。”

莱公初及第，知归州巴东县，手植双柏于庭，至今民爱之，以比甘棠，谓之莱公柏焉。

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

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龙尾石不复出。嘉祐中，校理钱仙芝知歙州，访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常患溪深不可入，断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远，导之如昔，石乃绝。仙芝移溪还故道，石乃复出，遂与端溪并行。

莆阳蔡君谟尝评李廷珪墨能削木，坠沟中经月不坏。李超，易水人，唐末与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珪或为邽。珪弟廷宽，男承宴，承宴男乂用，皆有闻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著名当时。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龙纹，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别州府，今人间已少传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群玉殿，尝以墨赐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后翰林诸君承赐者，皆廷珪双脊龙样，尤为佳品。

咸平中，陈文惠谪官潮州，时州人张氏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公曰：“昔韩吏部以文投恶溪，鳄鱼为吏部远徙，今鳄鱼既食人，则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渔者网而得之，鸣鼓告其罪，戮之于市，图其形为之赞，至今多传之。鳄大者数丈，或玄黄，或苍白色，似龙而无角，类蛇而有足，睅目利齿，见者骇之。卵化山谷间，大率为鳄者十二三，其余或为鼋为龟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谓匿空旁出者也。祥符中，真宗祀汾阴，驻跸蒲中，车驾临观，赐名广孝泉，并以名其坊，御制赞纪之。蒲滨河，地卤泉咸，独此井甘美，世以为异。

亳州法相禅院矮桧，高才数尺，偃亚蟠屈，枝叶繁茂，不可图状。唐大中年，李待价石记云：“圆荫三丈余。”距今又百余年，广袤五六丈，为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栝。真宗祀老子，尝驻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陆子履诗云：“先皇玉座亲临地，故老于今涕泫然。”

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

不敢自试。有嘉客，出而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耶。

通州狼山广教寺，在唐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诗云：“飞来灵鹫岭，化作宝陀山。”前后乃江海相接处，舟出二山间，水湍碍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护之，舟无触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后皆陆田，后人又有诗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马蹄痕。”皆纪实也。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叛，诏明镐加讨，久无功。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未逾月而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贝州为恩州。

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岁久木大而花繁，世俗目为琼花，不知实何木也。世以为天下无之，惟此一株。孙冕镇维扬，使访之山中，甚多，但岁苦樵斧野烧，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为人贵。孙伤之，作诗曰：“可怜遐地产，常化燎原灰。”近年京师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饶所赋“玉蕊花”也。

长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庄献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时姜遵知永兴，尽力于塔，悉取碑碣以为塔材，汉、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杨大年《谈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国百余年，长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

契丹国产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常以羊乳饲之。顷年虏使尝携至京，烹以进御。今朝臣奉使其国者皆得食之，然中国人亦不嗜其味也。

唐李卫公云：“维州，土蕃得之，号曰无忧城。”景祐中，或以其与潍州名相乱，邮置文字，率多往来住滞，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

淄州淄川县梓桐山石门涧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杂，其文如铜屑，或云即自然铜也，理细密。范文正公早居长白山，往来于此，尝见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为砚，极发墨，颇类歙石。今东方人

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则不免断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屡坏，率尝损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

庆历中，洪州江岸崩，得谢朓撰并书《齐海陵王墓铭》石。朓文固奇，而书亦有法，类钟繇书。石入沈括家十余年，后为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镇青，龙兴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似非人间世也。欧阳文忠公、刘翰林贡父及诸名公多赋诗刻石，而文忠公及张禹功、苏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为营丘佳处。元祐中，青守以其地与王氏为水硙，稍复完葺。

华阳杨裦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故欧阳公赠之诗云：“三脚木床坐调曲。”盖言裦之贫也。裦，皇祐中宿华州西溪寺，夜阑灯灭，于暗中见光煜然，旦起视之，石也。询寺僧，云：“西溪，华下最胜处，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镇内耳。”至夜，裦移至别地，光复在焉。意其蕴玉，因求得之。辇至都下，使玉工视之，以为然。剖之，得玉，径数寸，温润纯美，光采粲然。玉人惊之曰：“至宝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会朝廷求良玉琢镇国宝，裦因献之，遂为玺。镇国，华州军额，朝廷以名与玺同，乃改曰镇潼军，此亦异也。余叔父博士为华州幕官，故知其详。或以为裦所献琢为苍璧，未知孰是。

洛阳牡丹，岁久虫蠹，则花开稍小，园户以硫黄簪其穴，虫死，复

盛大。其园户相妒，则以乌贼鱼骨刺花树枝皮中，花必死，盖牡丹忌此鱼耳。

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公以旧格不合礼意，更定新格。以为倾邪险诐，不足为善，而旧图反为奇箭，多与之算，如倚竿带剑之类，今皆废其算以罚之。颠倒反覆，恶之大者，奈何以为上，如倒中之类，今当尽废壶中算，以明逆顺。大底以精审者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徼幸者无所措手。此足以见公之志，虽嬉戏之间，亦不忘于正也。

唐彦猷清简寡欲，不以世务为意。公退居，一室萧然，终日默坐，惟吟诗临书、烹茶试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红丝石于黑山，琢以为砚。其理红黄相参，文如林木，或如月晕，或如山峰，或如云雾花卉。石自有膏润，浮泛墨色，覆之以匣，数日不干。彦猷作《砚录》，品为第一，以为自得此石，端溪、龙尾，皆置不复视矣。

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

李谦溥，太祖朝名将也。在汾、晋二十余年，大小百余战，未尝少衄。每巡边，老幼望拜，呼以为父。晚治第于道德坊，中为小圃，购花木竹石植之，颇与朝士大夫游。久之，以从弟谦昇女适皇子陈王，贫无以资用，遂以所居之第质于宋延偓。后其子允正为通事舍人，侍太宗。问曰：“尔父力边三十年，止余一第，忍属他姓？”允正具所以对，太宗即遣中使出内府钱付延偓赎还。王禹偁作记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构。宰相毕士安而下及诸名公赋诗纪述，自成一编。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微碧，文细，石为轸，制作精巧，音韵清越。中刊李阳冰篆三十九字，其略云：“南溟夷岛产木名伽

陀罗，文横如银屑，其坚如石，遂用作此临岳。”沈括《笔谈》、朱长文《琴史》著此琴，即唐相汧公李勉所制响泉也。响泉之名，见《李勉传》。元祐末，和死，州状其事，以其琴匣送尚书礼部，符太常帐管，好事者时时鼓之。

钱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晋陵子铭云：“卓哉斯器，乐惟至正。音清韵古，月澄风劲。三余神爽，泛绝机静。雪夜敲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之，岂独知政。”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声极清实。山茌陈圣与名知琴，少在钱塘，从振借琴弹，酷爱之。后三十年，圣与官太常，会振侄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几，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于僧清道，转落于太一道士杨英。久之，圣与以五十千购得，极珍秘之。或以晋陵子，杜牧之道号。篆法类李义山笔，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释普明，齐州人，久止灵岩。晚游五台，得风疾，眉发俱堕，百骸腐溃，哀号苦楚，人不忍闻。忽有异人教服长松，明不识之，复告云：“长松，长古松下，取根饵之。皮色如荠苨，长三五寸，味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无毒，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明采服，不旬日，发复生，颜貌如故。今并、代间士人多以长松参甘草、山药为汤，殊佳，然《本草》及诸方书并不著，独释惠祥作《清凉传》始叙之，然失于怪诞。

元祐中上元，驾幸迎祥池宴从臣，教坊伶人以先圣为戏。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时尝有为此戏者，诏斥去之。今圣君宴犒群臣，岂宜尚容有此？”诏付伶官置于理。或曰：“此细事，何足言？”孔曰：“非尔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乐道，而贱伎乃尔亵慢，纵而不治，岂不累圣德乎！”闻者惭羞叹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诸国，木如棕榈，大者高百余尺，花白，如千叶芙蓉。一本，花不过数十朵，实不过三五颗，其大如斗，至老差小。外有黄毛软皮，中有壳，正类槟榔，故有人为诗云：“百果之中尔最珍，

槟榔应是汝玄孙。”沈佺期亦有《题椰子》诗云：“丛生雕胡首，圆实槟榔身。”壳止有二穴，芽出穴中。壳肉类罗菔，皮味苦，肉极甘脆，蛮人甚珍之。中有湩，大者一二升，蛮人谓之椰子酒，饮之得醉，《交州记》以为浆者是也。治消渴，涂髭发立黑。皮煮汁止血，疗吐逆。肉益气去风。

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学。而世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国多事盗据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古人云：“与其蓄聚敛之臣，宁蓄盗臣。”聚敛之为害如此，可不戒哉！均则本神卫卒校，盖赵延顺怨钤辖符昭寿，推均为帅尔。

犀之类不一，生邕管之内及交趾者，角纹如麻实，理燥，少温润。来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润而缀，光采彻莹，甚类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纹。而尤异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云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飞走，或成龙鱼，或成神仙，或成宫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鳞角完具，若绘画然，为世所贵，其价不赀。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为犀爱一物，玩之久，则物形潜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纹有正插者，有倒插者，有腰鼓插者，其类不一。方其角未解也，虽海人亦未知其为异也，故波斯以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以其难别识也。犀之有通天花纹者，自顾其影则怖，尝饮浊水，不欲照见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于山麓植木，如列羊栈，久则木朽。犀前足短，止则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杀之。犀岁久亦退角，掊土埋僻处，海人侦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谓犀为竭伽，角为毗沙拏，言一角也。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

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卷第九

杂录凡三十六事

唐太宗问一行世数，禅师制叶子格进之。叶子，言“二十世李”也，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其后有柴氏、赵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红鹤格为贵，禁中则以花虫为宗。近世职方员外郎曹谷损益旧本，撰《旧欢新格》，尤为详密。其法，用匾骰子六只，犀牙师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门。门各有说，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总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无能为者。

周显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以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景威子莹，国初为枢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俭之后。祖彦谦，有诗名，号鹿门先生。穀避晋祖名改姓陶，后历事累朝，不复还本姓，士大夫讥之。

刘鋹据岭南，置兵八千人，专以采珠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属也。久之，珠玑充积内库，所居殿宇梁栋帘箔率以珠为饰，穷极华丽。及王师入城，一火而尽。艺祖废媚川都，黥其壮者为军，老者放归田里，仍诏百姓不得以采珠为业，于是俗知务农矣。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殒如雨，点或大或小，光彩煜然，未至地而灭。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殒极多，明日视之，皆石。闻今忻民犹有蓄之。乃知《公羊传》以雨星不及地而复，其说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与雨偕，非也。

幽蓟八州陷北虏几二百年，其间英主贤臣欲图收复，功垂成而辄废者三矣，此豪杰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关南，欲乘胜进攻幽州，将行，夜中疾作，乃止。艺祖贮财别库，欲事攻取，会上仙，乃寝。柳仲塗守宁边，今博野也。结客白万德，使说其酋豪，将纳质定誓，以为内应，掩其不备，疾趋直取幽州，会仲塗易地而罢。河朔之

人，逮今为憾。

国初有王彦升者，本市井贩缯人。及壮从军，累立战功，至防御使。性极残忍，俘获戎人，则置酒宴饮，引戎人以手捉其耳，对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彦升笑语自若。前后啖数十百人。亦可怪也。

开宝中，鄢陵许永为郓州卢县尉，自言七十五岁，其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艺祖召琼问唐季事，对尤详，赐以衣币鞍马。父子俱享福寿，世罕有也。

卢丞相多逊谪死朱崖，旅殡海上。天庆观道士练惟，一夜闻窗外有人读书，审其声韵，有类多逊。明日，有诗题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闻窗下读书声。孤魂千里不归去，辜负洛阳花满城。"笔迹亦类之。明年，归葬洛。此说得之孙巨源。而杨文公云，其子全扶柩归葬江陵佛舍，与此不同。未知孰是，姑两录之。

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以来，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自天圣后，数十年不通中国。熙宁四年，始复遣使修贡，因泉州黄慎者为向道，将由四明登岸。比至，为海风飘至通州海门县新港。先以状致通州谢太守云："望斗极以乘槎，初离下国；指桃源而迷路，误到仙乡。"词甚切当。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与同行朴寅亮诗尤精，如《泗州龟山寺》诗云"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棋白日闲"等句，中土士人亦称之。寅亮尝为其国词臣，以罪废，久之，从金第使中国。

卢多逊南迁朱崖，逾岭，憩一山店。店妪举止和淑，颇能谈京华事。卢访之，妪不知为卢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县，卢相公违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诬窜南方。到方周岁，尽室沦丧，独残老躯，流落居此，意有所待。卢相欺上罔下，倚势害物，天道昭昭，行当南窜，未亡间庶见于此，以快宿憾尔。"因号呼泣下。卢不待食，促驾而去。

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

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祷者，神必亲享，杯盘悉空。远近奔赴。盖狐穴神座下，通寝殿下，复门绣箔，人莫得窥。群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负刚正，及镇邠土，乃骑兵挟矢，驱鹰犬，投薪穴中，纵火焚之。群狐奔逸，擒杀悉尽。鞭庙祝背，徙其家，毁其祠，妖狐遂绝。初，公在长安也，极疏种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诗云：“终南隐士声名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输王太守，圣朝方信有英雄。”

杨光远之叛青州也，有孙中舍忘其名。居围城中，族人在州西别墅。城闭既久，内外隔绝，食且尽，举族愁叹。有畜犬徬徨其侧，若有忧思，中舍因嘱曰：“尔能为我至庄取米邪？”犬摇尾应之。至夜，为置一布囊，并简系犬背上。犬即由水窦出，至庄，鸣吠。居者开门，识其犬，取简视之，令负米还，未晓入城。如此数月，比至城开，孙氏阖门数十口独得不馁。孙氏愈爱畜之。后数年毙，葬于别墅之南。至其孙彭年语龙图赵公师民，刻石表其墓，曰《灵犬志》。

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贤”，寇准曰“旌忠”，李迪曰“遗直”，晏殊曰“旧学”，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彦博父均曰“教忠积庆”，李用和曰“亲贤”，范仲淹曰“褒贤”，曹利用曰“旌功”，吕夷简曰“怀忠”，张士逊曰“旧德”，狄青曰“旌忠元勋”，其余不可悉记。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题裴耀卿碑额献之，仁宗乃赐文正碑曰“旌贤”，大臣碑额赐篆，盖始于此。其后英庙、神考，亦屡有赐者。

祥符初，王旭知颍州，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一千输一缣。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于天下，于岁首给之，谓之和买绢，或曰预买，始于旭也。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间，咸平初，遇一人于南康逆旅，衣道士服，仪状奇俊。后屡见之，授以黄金术，仍付以神剑，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后佯狂，叫呼上饶市中，配流岭南。逃归京，挝登闻鼓自陈。上召与语，悦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刘承珪家，珪上言：“数闻中正与人语，声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亟

迁神武大将军、康州团练使。常以药、金银献上，以助国费。卒，赠岭南节度使，世谓之烧金王先生，建祠永宁院西。至今御府犹有中正所献金及炉钳残药。

直史馆孙公冕，文学政事有闻于时，而赋性刚明，以别白贤不肖为事。天禧中，连守数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谈朝廷除授，亦未尝览除目。每得邸吏报状，则纳怀中，不复省视。或诘其意，曰："某人贤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骤居显官，见之令人不快尔。"或讥其不广，然其好贤嫉恶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圣中退朝归私第，中衢逢狂人夺其枢密使印，心独恶之。未几，侄芮为不法事败，治狱者锻成其事，芮死，公贬随州，再贬房陵。行至襄阳，监者迫自尽，天下冤之。

平原刘永锡，天圣末以虞曹员外郎知千乘县。一日，与门生对食，永锡以馒头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所讥，况珍味耶？"犬不食，瞋视之以去，数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跪门阈下，将入。生起视之，知其将害己，卷衾，诈作人卧床上，升栋以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觉非人，吼怒出户，掷尾作声，移刻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贵游门下，以猎哺啜，嗟来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庆历中，皇叔燕王元俨薨，仁宗追悼尤深，诏有司择位号之尤尊美者以追荣之，乃特赠天策上将军，非常典也。王性严毅，威望著于天下，士民识与不识，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惮之。

李尚书公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

江阴军北距大江，地僻，鲜过客，无将迎之烦，所隶一县，公事绝少。通州南阻江，东北滨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讼稀事简。仕宦二州者最为优逸，故士大夫谓江阴为两浙道院，通州为淮南道院。

旧说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声，以威慑人。人或不惧，虎

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儿不知惧，则虎畏而不食。苏子由作《孟德传》，以为德禁卒，既逃，不顾死，见虎不为动，弭耳而去。

萧楙字大珍，后梁宗室，为青州刺史，有惠爱，笃信于民。及死，民为立祠千乘县西，相与谥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颓敝，主庙者贾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苍头也，幼苦伤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偻而丐且十年，一旦人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语：'能为吾修庙，则使尔腰伸。'诺之，腰即伸。"于是远近闻之凑奔，争施钱帛，以新庙貌，逾年得钱数千缗。功未卒而二人争钱相殴，事稍喧，施者因不复来。

熙宁八年，淮浙大饥，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抚，同监司赈济，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爱养元元之意。安抚先檄郡县，以厚朴炒豆为屑，开饥民胃口，提刑司督诸郡多造纸袄，以衣贫民，提举司印榜招谕富民布施钱以种福田，大取识者嗤笑。安抚至通州，劝富民出米麦以食饥者。或对曰："安抚勿恤，东南饥民胃口以开，有纸袄为衣，而又得福田居之，安抚可无虑矣。"闻者大惭。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谏议大夫崔颂，博学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闲闺门过于严密。圬者涂室，以帛幕其目，恐窃视其私也，与夫罗灰、扃户殆不远。

陈亚少卿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之所宝者。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怪石一株尤奇峭，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所居。为诗以戒子孙："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未几，皆散落民间矣。

小词有"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破黄昏"之语，或以为黄昏不当烛。已见跋解者曰："此草庐窭陋者之论，殊不知贵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张烛者矣。"

士大夫筵馔，率以馎饦，或在水饭之前。予近预河中府蒲左丞会，初坐，即食罨生馎饦。予惊问之，蒲笑曰："世谓馎饦为头食，宜为群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乱离之际，失其次第，久抑下列，颇郁，舆论牵复。"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尚秦国贤肃大长公主，至曾孙师约，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选尚惠国公主。昔汉窦氏一门三公主，于时亲戚功臣莫与比。唐薛儆与其子鏽相继尚睿宗、明皇女，独称唐薛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继，惟王氏一门。

江南一县，郊外古寺，地僻山险，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僧游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将与之谋所以惊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罗汉，择一貌类己，衣其衣，顶其笠。策其杖，入县削发，误为刀伤其顶，解衣带白药傅之，留杖为质，约至寺，将遗千钱。削者如期而往，方入寺，阍者殴之曰："罗汉亡杖已半年，乃尔盗耶！"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与见主僧，更异之。共开罗汉堂，门锁生涩，尘凝坐榻，如久不开者。视亡杖罗汉，衣笠皆所见者，顶有伤处，血渍药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钱，贯且朽。因共叹异之。传闻远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数年，其徒有争财者，其谋稍泄。得之外氏。

元丰中，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寅亮答诗序有"花面艳吹，愧邻妇青唇之敛；桑间陋曲，续郢人白雪之音"之语。有司劾："中，小官，不当外交夷使。"奏上，神宗顾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对。乃以问赵元老，元老奏："不经之语，不敢以闻。"神宗再谕之，元老诵《太平广记》云："有睹邻夫见其妇吹火，赠诗云：'吹火朱唇敛，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其妇告其夫曰：'君岂不能学也！'夫曰：'汝当吹火，吾亦效之。'夫乃为诗云：'吹火青唇敛，添薪墨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槃荼。'"元老之强记如此，虽怪僻小说，无不该览。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当时举子之于先达者，其礼如此之恭。近岁举子不复行此礼，而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

钱镠之据钱塘也，子跛，镠钟爱之。谚谓"跛"为"瘸"，杭人为讳之，乃称"茄"为"落苏"。杨行密之据淮阳，淮人避其名，以"密"为"蜂

糖”，尤见淮、浙之音误也。以“瘸”为“茄”，以“蜜”为“密”，良可咍也。

熙宁中，淮西连岁蝗旱，居民艰食，通、泰农田中生菌被野，饥民得以采食。元丰中，青、淄荐饥，山中及平地皆生石面，白石如灰而腻，民有得数十斛，以少面同和为汤饼，可食，大济乏绝。二事颇异，皆所目见。

卷第十

谈谑凡二十三事

国初，将军王景咸尝守邢州，使臣王班衔命至郡，景咸宴之，坐中厉声曰：“请王班满饮。”景咸以为官也。左右曰：“王班，姓名也。”景咸大惭，责左右：“尔辈何不先教我！”坐中大噱。

国初，聂崇义精《礼》学，著《三礼图》上之，盛行于世，诏给于国子监讲堂。郭忠恕尝诮其姓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终是未为聪。”崇义曰：“仆不能诗，聊以一联奉酬，勿笑：有三耳犹胜畜二心。”其敏而善谑，亦可嘉也。

寇莱公与张洎同为给事中，公年少气锐，尝为《庭雀》诗玩张洎曰：“少年挟弹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蜡丸。”讥洎在金陵围城中，尝为其主作诏纳蜡丸中追上江救兵也。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自是一体，世谓之堆墨书，尤宜施之题榜。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一幅大纸浓墨涂之，当中以粉笔点四点。问之：“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丞相王公之夫人郑氏奉佛至谨，临终嘱其夫曰：“即死，愿得落发为尼。”及死，公奏乞赐法名师号，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为备礼嫁之。好事者戏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妇，郑夫人死后出家。”人以为异。又工部郎中侯叔献妻悍戾，叔献既殂，儿女不胜其酷，诏离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后休妻。”

王琪、张亢同在南京晏元献公幕下。张肥大，王以大牢目之；王瘦小，张以弥猴目之。一日，有米纲至八百里村，水浅当剥载，府檄张往督之，王曰：“所谓八百里駮也。”张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献为之启齿。

刘贡父文学过人，而又滑稽善谑。知曹州日，于伋书记自京还，贡父问：“尝见王学士，渠有老态否？”于曰：“颜犹未老，而鬓已斑。”贡

父曰："岂非急进至然也。"贡父之警辨多类此。

往年士大夫好讲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为农田者。或诘之曰："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诸水并入，何以受之？"贡父适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凿一池，大小正同，则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绝倒，言者大惭沮。

颍上常夷甫处士，以行义为士大夫所推，近臣屡荐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欧阳公晚治第于颍，久参政柄，将乞身以去，顾未得谢，而思颍之心日切，尝有诗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后公既还政，而处士被召赴阙，为天章阁待制，日奉朝请。有轻薄子改公诗以戏之曰："却笑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

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冯吉，瀛王道之子，少学能文，而轻佻善谑，尤精胡琴。尝因家会，道命弹胡琴，曲终，赐之束帛以辱之。吉致帛于项，以左手抱琴，右手按膝，如伶人拜起，举家大笑。终以浮薄不登清近。仕皇朝，终少列。

顷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无不从。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名氏，负以瓦瓿卖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弹指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语以王姓为甜采。

胡秘监旦学冠一时，而轻躁喜玩人。其在西掖也，尝草《江仲甫升使额诰词》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实有功。"盖江小字芒儿，俚语以牧童为芒儿。胡又尝行巨珰诰词云："以尔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诸竖切齿。范应辰为大理评事，旦画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遗范，题云"袋里贫士"也。

刘攽贡父、王汾彦祖同在馆阁，皆好谈谑。一日，刘谒王曰："君

改赐章服，故致贺尔。”王曰：“未尝受命。”“且早闻阁门传报，君但询之。”王密使人询之阁门，乃是有旨：诸王坟得用红泥涂之尔。

贡父晚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贡父恨怅不已。贡父晚年鼻既断烂，日忧死亡，客戏之云：“颜渊、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见一塔，相与匿于塔后。孔子既过，颜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谓避孔子塔也。’”

有张献图者，应举久不第。好嘲戏，以王年推恩，得三班奉职，以诗寄其妻云：“吾今为奉职，子莫怨鸾孤。”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

张文宝，永州人，博学有文。从子仲达以诗一轴示文宝，自衒《鹭丝》诗最为得意，云：“沧浪最深处，鲈鱼初得时。”文宝云：“更宜雕琢。”仲达云：“如何雕琢？”文宝云：“诗固佳矣，但鹭丝脚太长尔。”仲达赧服。

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

顾临学士魁伟好谈兵，馆中戏谓之顾将军。一日，同馆诸公游景德寺，至寺前柏林，雨暴作，顾戏同舍林希曰：“雨中林学士。”遽答曰：“柏下顾将军。”诸公大噱，以为精对。

熙宁中，学士以《字解》相上，或问贡父曰：“曾得字学新说否？”贡父曰：“字有三牛为犇字，三鹿为麤字。窃以牛为麤而行缓，非

善犇者；鹿善犇而体瘦，非麤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会其意。”闻者大笑。

予元丰元年调博州高唐县令，时黄夷仲廉为监察御史，予往别焉。夷仲口占一绝句见谑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风物由来各异乡。若向此中求梦雨，只应愁杀楚襄王。”盖讥河朔风土人物之质朴也。

荆国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并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

补遗

元祐九年，巴东大火，柏与公祠俱焚。明年，莆阳郑赣来为令，悼柏之焚，惜公手植，不忍翦伐，种凌霄于下，使附干以上，以著公遗迹，且慰邦人之思。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四之二《寇忠愍公准》。

蔡文忠公喜酒，饮量过人。既登第，通判济州，日饮醇酎，往往至醉。是时太夫人年已高，颇忧之。一日，山东贾存道先生过济，文忠馆之。数日，先生爱文忠之贤，虑其酒废学生疾，乃为诗示文忠曰："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瞿然起谢之。自是非亲客不对酒，终身未尝至醉。《五朝名臣言行录》五之一《蔡文忠公齐》。

明肃太后临朝，一日，问宰相曰："福州陈绛赃污狼籍，卿等闻否？"王沂公对曰："亦颇闻之。"太后曰："既闻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尤大也。"太后曰："速选有风力、更事任一人为福建路转运使。"二相禀旨而退，至中书，沂公曰："陈绛，滑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进熟。吕许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谕。时耿为侍御史，遂以为转运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马首，云："押进奉荔枝到京。"耿偶问其道路山川风候，而其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耿遂密访绛所为，校辄泣曰："福州之人以为终世不见天日也，岂料端公赐问，然某尤为绛所苦者也。"遂条陈数十事，皆不法之极。耿大喜，遂留校于行台，俾之干事。既置诏狱，事皆不实，而校遂首常纳禁器于耿。事闻，太后大怒，下耿吏，狱具，谪耿淮南副使。皆如许公之料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六之一《吕文靖公夷简》。

是岁大旱蝗，诏公奉使安抚江、淮。还，以太平州贫民所食乌昧草进呈，乞宣示六宫戚里，用抑奢侈。《五朝名臣言行录》七之二《范文正公仲淹》。

徂徕石守道常语学者曰："古之学者，急于求师。孔子，大圣人也，犹学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矧其下者乎！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蔽也。"乃为《师说》以喻学者。是时孙明复先生居太山之阳，道纯德备，深于《春秋》，守道率张洞北面而师之，访问讲解，日夕不怠。明复行则从，升降拜起则执杖屦以侍。二人者，久为鲁人所高，因二人而明复之道愈尊。于是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四《徂徕石先生介》。

公旧有德于关中，秦人爱之。后子华自丞相出宣抚陕西，父老有远来观于道旁者，愕然相谓曰：“吾以谓韩公，乃非也。”于是相引以去。

《三朝名臣言行录》一之一《韩忠献公琦》。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陈鹄　撰
郑世刚　校点

校点说明

《西塘集耆旧续闻》，又称《耆旧续闻》，十卷，南宋陈鹄撰。鹄，号西塘，河南南阳人。其生平行事无从考见。仅据本书零星记述反映，陈鹄生活在南宋孝宗、宁宗时期。二十岁左右客居浙东，往来于临安、会稽、湖州一带。他“少学诗”，后贡入太学为诸生。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安郡庠”。绍熙元年（1190）洪迈知绍兴府时，他在会稽“乘间”与之论学。嘉定八年（1215），任职为滁州教授。

《耆旧续闻》近四分之一篇幅论述柳宗元、苏轼等唐宋文贤六十余人的诗词作品，虽一鳞半爪，然搜罗旧闻，捃拾典故，不乏有真知灼见者。其辩证东坡《贺新郎》词中“榴花”为妾名一条，论见就自成一说。《乡音是处不同》等条论述，精彩警绝，多为后来学者所援引。所记典章制度、士林习尚亦较有史料价值。

此书《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有《耆旧续闻》，并注曰“旧钞此书，人间绝无”，说明在明末清初流传的是钞本，且数量不多。清乾隆时抄入《四库全书》。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刊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周星诒《附录》说本书“旧钞本俱分二卷”。邵伯炯《续录》也说本书“明清钞本皆二卷”。然《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却著录为十卷。现在上海图书馆藏明红格残钞本《耆旧续闻》为六至十卷部分。可见“明清钞本皆二卷”之说无根据。这次校点，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与《四库全书》本和明红格残钞本对校，同时参校《丛书集成》本、《旧小说》节本及《宋史》、《范文正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山谷集》、《东坡乐府》等书。又原书无标目，为便于检索，今为各条拟题作为目录。校点中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指正。

卷第一

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偶一日谒至，典谒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达姓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钞《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曰：“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命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叔旸云。

中书待制公翌新仲尝言：后学读书未博，观人文字，不可轻诋。且如欧阳公与王荆公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欧公笑曰：“介甫错认某意，所用事，乃谢朓为吏部尚书郎，沈约与之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若韩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后名公诗话，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欧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诗为误。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见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二百年来无此文也。”欧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尝曰：“欧公坐读书未博耳。”虽然，荆公亦有强辩处。尝有诗云：“黄昏风雨满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公见而戏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传语诗人仔细吟。”荆公闻之，曰：“永叔独不见《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词》虽有“落英”之语，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阴阳之精蕊，动以香净自润泽尔。所谓“落英”者，非飘零满地之谓也。夫百卉皆雕落，独菊花枝上枯，虽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动辄引经为证，故新法之行，亦取合于《周官》之书，其大概类此尔。

待制公十八岁时，尝作乐府云："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横枝亚。雪花飞下，全胜江南画。白璧青钱，欲买应无价。归来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朱希真访司农公不值，于几案间见此词，惊赏不已，遂书于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觉範见之，扣其所从得，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谒司农公问之，公亦愕然。客退，从容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对，既而以实告。司农公责之曰："儿曹读书，正当留意经史间，何用作此等语邪！"然其心实喜之，以为此儿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诸家词集及《渔隐丛话》皆以为孙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正如《咏折叠扇》词云："宫纱蜂趁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　　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余尝亲见稿本于公家。今《于湖集》乃载此词，盖张安国尝为人题此词于扇故也。大抵公于文不苟作，虽游戏嘲谑，必极其精妙。尝咏五月菊，词云："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　　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卧羲皇。"又与秦师垣启："鸡鸣函谷，孟尝蹶是以出关；雁落上林，属国已闻于归汉。"盖秦尝留金庭，未几纵还，既而金人复悔，遣骑追之，已无及矣。公之用事亲切多类此，遂得擢用。

吕伯恭先生尝言往日见苏仁仲提举，坐语移时，因论及诗。苏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严陵。时汪彦章南迁，便道过新仲，适值清明，朱送行诗云："天气未佳宜且住，风波如此欲安之。"盖用颜鲁公帖及谢安事，语意浑成，全不觉用事。二十年欲效此体，用意不到，比作陆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残年但愿长相见，今雨那知更不来。"盖用杜子美诗句"但愿残年饱吃饭"、"但愿无事常相见"，及《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亦不觉用事也。恐可庶几焉。乃知待制公之诗，在当时已为前辈所推重如此。苏训直云。

有问刘元城先生："'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说此多矣，但难得经旨贯串。"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与'亡'字，自然意贯。'有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阙文。夫有马而借人乘，非难底事，而史且载此，必是阙文。'及'，如及见之谓。圣人在衰周，犹及见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见忠厚之意。至后人见此语颇无谓，遂从而削去之，故圣人叹曰'今亡矣夫'，盖叹此句之不存也。故圣

人作《春秋》，于‘郭公’、‘夏五’皆存之于经者，盖虑后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书之所以示训也。”故先生尝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当为‘正以直内’。‘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当为‘能研诸虑’。如此类者，五经中极多，前辈恐倡后生穿凿之端，故不敢著论。若或为之倡，后生竞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经无全书矣，其害多于无人论说之时。此前辈所以谨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于圣人阙文之意。”又问：“汉之四皓，扬子云尝称其美行，子云于高帝世为近，必其事之不可诬者。司马温公作《通鉴》，削而去之，以为高祖不废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岂山林四叟片言能柅其事哉？若四叟实能制高祖使不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留侯岂为是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其事，故云。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鉴》，欲示后世劝戒之意。正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夫子既告之以绘事后素，又发起予之叹。至于删《诗》则削而去之。今《硕人》诗之二章，无‘素以为绚兮’一句，盖礼与生俱生，不可后也。子夏疑之曰：‘礼后乎？’故夫子许其可与言诗。若此之类，又不可以概论。”曾原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从诸舅游，见元城先生谈论间多及《论语》，其言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实处便是真知。才以不知为知，必是欺伪底人，如此，则所丧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个‘诚’字，又言‘诚自不妄语中入’，盖为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则大有识义理者，岂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人可以为禹之意。盖当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之义。圣人能以理晓人，至于知处，贵乎自得，非口耳可传授，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陆太傅轸，会稽人，神采秀异，好为方外游，七岁犹不能语。一日，乳媪携往后园，俄而吟诗曰：“昔时家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在人间。”后仕至兵部郎官，力请老归稽山。宋元宪公、杜祁公一时名胜，皆有送行诗，篇中多及神仙之事，盖公之雅志也。公晚年专意炉鼎，丹将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击碎其丹，化为双鹤飞去。尝视诸孙中，指农师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儿有仙风道骨。”

承奉公倚，少无宦情，家人勉其从吏。初为余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鬓翁，遽下拜之。翁趋避，公随其所之。翁知其势不可辞，遂曰："尊官何以知某为异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独无，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学者何术邪？贫道有黄白之术，当奉传。"曰："不愿。"又欲授以黄帝房中秘术，皆不愿。翁曰："然则尊官所欲者何？"曰："所愿延年益寿神仙之术尔。"翁遂授之以秘诀。同行里许，忽不见。公即弃官，迳归其家，筑草堂三间于家侧，日夜寝处其中。独有一老兵执役，每日濯其冠，弊则更之。老兵不执役，则屏于舍外，常闻其中若有对语者，近听之则寂然。如是者四十余年，虽去家跬步，未尝过而问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扫，具朝衣香案。其子怪问其故，公曰："少顷，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阙。公谢恩毕，辞命，复入草堂。其后将终，谓其子曰："死生如旦昼，勿以为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庆观羽士梦有神人告之曰："陆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骑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涨，浸没其家三尺许，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顷刻水退，舁敛，轻如纸，则公为水仙矣。

太傅公尝守会稽，上元夕放灯特盛，士女骈阗，有一士人从贵宦幕外过，见其女乐甚都，注目久之，观者狎至，触坠其幕。贵宦者执其士以闻于府，公呼而责之，曰："为士不克自检，何邪？"对曰："观者皆然，竟自脱去，独某居后，所以被辱。"公观其应对不凡，必是佳士，因谓曰："子能赋此斑竹帘诗，当释子罪。"盖用斑竹帘为幕也。士子索笔，落纸立就。其诗曰："春风憾憾动帘帷，绣户朱门镇日垂。为爱好花成片段，故教直节有参差。"又曰："昔年珠泪浥虞姬，今日侯门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荣华到底是危机。"公览诗，大奇之，延为上客。子逸云。

卷第二

陆辰州子逸，左丞农师之孙，太傅公之玄孙也。晚以疾废，卜筑于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遨其间，不复有荣念。对客，则终日清谈不倦，尤好语及前辈事，纚纚倾人听。余尝登门，出近作《赠别》长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绵，吹绵时杜鹃。"公赏诵久之。是后，从游颇密。公尝谓余曰："曾看东坡《贺新郎》词否？"余对以世所共歌者。公云："东坡此词，人皆知其为佳，但后攧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尝于晁以道家见东坡真迹，晁氏云：东坡有妾名曰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东坡尝作《西江月》一阕，寓意于梅，所谓'高情已逐晓云空'是也。惟榴花独存，故其词多及之。观'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可见其意矣。又《南歌子》词云：'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　冰簟堆云髻，金樽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意有所属也。"或云赠王晋卿侍儿，未知其然否也？

余谓后辈作词，无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转换尔。《三山老人语录》云："从来九日用落帽事，东坡独云'破帽多情却恋头'，尤为奇特。"不知东坡用杜子美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整冠"。近日陈子高作《谒金门》云："春满院，飞去飞来双燕。红雨入帘寒不卷，小屏山六扇。"乃《花间集》和凝词："拂水双飞来去燕，曲槛小屏山六扇。"赵德庄词云："波底夕阳红湿。""红湿"二字以为新奇，不知盖用李后主"细雨湿流光"，与《花间集》"一帘疏雨湿春愁"之"湿"。辛幼安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人皆以为佳，不知赵德庄《鹊桥仙》词云："春愁元是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盖德庄又本李汉老《杨花》词"蓦地便和春、带将归去"。大抵后之作者，往往难追前人。盖唐词多艳句，后人好为谑语；唐人词多令曲，后人增为大拍。又况屋下架屋，陈腐冗长，所以全篇难得好语也。公之词传于曲编者，独《瑞鹤仙》"脸霞红印枕"之句。有和李汉老"叫云吹断横玉"，词

语高妙，惜其不传于世。其词云：“黄橙紫蟹映金壶，潋滟新醅浮绿。共赏西楼今夜月，极目云无一粟。挥麈高谈，倚栏长啸，下视鳞鳞屋。轰然何处，瑞龙声喷蕲竹。　　何况露白风清，银河澈汉，仿佛如悬瀑。此景古今如有价，岂惜明珠千斛。灏气盈襟，泠风入袖，只欲骑鸿鹄。广寒宫殿，看人颜似冰玉。”观公之词，可以知其风流酝藉矣。

鲁直跋东坡道人黄州所作《卜算子》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此真知东坡者也。盖“拣尽寒枝不肯栖”，取兴鸟择木之意，所以谓之高妙。而《苕溪渔隐丛话》乃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当为东坡称屈可也。又古词：“水竹旧院落，樱笋新蔬果。”盖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厨及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此乃夏初，词正用此事。而《丛话》乃云“莺引新雏过”，而以樱笋为非。岂知古词首句多是属对，而樱笋事尤切时耶。

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按唐人词，旧本作‘试教弹作忽雷声’，盖《乐府杂录》云：‘康昆仑尝见一女郎弹琵琶，发声如雷。而文宗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忽雷、小忽雷，郑中丞尝弹之。’今本作‘辊雷声’，而傅幹注亦以‘辊雷’为证，考之传记无有。”又云：“余顷于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迹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也。又《南歌子》云‘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十三间楼，在钱塘西湖北上。此词在钱塘作。旧注云汴京旧有十三楼，非也。”

曩见陆辰州，语余以《贺新郎》词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书其语，今十年矣，亦未尝深考。近观顾景蕃续注，因悟东坡词中用“白团扇”、“瑶台曲”，皆侍妾故事。按晋中书令王珉好执白团扇，婢作《白团扇歌》以赠珉。又《唐逸史》：“许浑暴卒复悟，作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惟见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复寝，惊起，改第二句，云：‘昨日梦到瑶池，飞琼令改之，云不欲世间知有我也。’”按《汉武帝内传》所载，董双成、许飞琼皆西王母侍儿，东坡用此事，乃知陆辰州得榴花之事于晁氏为不妄也。《本事词》载榴

花事极鄙俚，诚为妄诞。

徐师川云："东坡《橄榄》诗云'纷纷青子落红盐'，盖北人相传，以为橄榄树高难取，南人用盐擦，则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榄虽不然，然犹有此语也，东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鱼，出于莆田通应王祠前者味最胜，诗人遂云：'通印子鱼犹带骨'，又云'子鱼俎上通三印'，盖亦传者之讹也。世只疑'红盐'二字，以为别有故事，不知此即《本草》论盐有数种，北海青，南海赤。橄榄生于南海，故用红盐也。又《太平广记》云：'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数尺，有末盐红紫，色鲜味甘。'本朝建炎间亦有贡红盐者。'红盐'字雅，宜用之。"

吕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

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

韩退之《答李翱书》、老苏《上欧阳公书》，最见为文养气妙处。

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己见，而古学远矣。此学者所宜深戒。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

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

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周礼》及《新序》、《说苑》之类，皆当贯串熟考，则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

学者当以质直为本。孔子曰："质直而好义。"孟子曰："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放勋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养而无

害。”《楞严经》亦言：“三世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觉。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维摩经》言：“直心是菩萨净土。”但观古人为学，只是一个“直”字，学者不可忽也。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主，此数书既深晓，然后专治一经，以为一生受用。说受用，已是不是，只要成自己之性而已。

大凡为学，须以见贤为主。孟子言：“友一乡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谓贤者，必须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谓“定其交而后求”者是也。既能见贤，须尊贤，若但见而不能尊，则与兽畜之无异。今人于有势者则能屈，而于贤者则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韩退之作《师说》，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为荣，今人以为耻，于不能尊贤之类是也。

威仪辞令，最是古人所谨。春秋时人，以此定吉凶兴衰。曾子临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养成处。

作文不可强为，要须遇事乃作。须是发于既溢之余，流于已足之后，方是极头。所谓“既溢”、“已足”者，必从学问该博中来也。

后生为学必须严定课程，必须数年劳苦，虽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晓，且须广以文字淹渍，久久之间，自然成熟。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

老杜歌行，并长韵律诗，切宜留意。

老苏作文，真所谓意尽而言止也，学者亦当细观。

外弟赵承国至诚乐善，同辈殆未见其比。盖其性质甚良，不可以他人语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当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于楚州宝应，求余论为学之道甚勤，因录予之闻于先生长者本末告之，随其所问，信笔便书，不复铨次，当更求充之考人印证也。

古人年长而为学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时司马子立，年逾二十，不甚知书，人多以为懦弱。后更激励苦学，不舍昼夜，从伊川、张

思叔诸人讲求大义，数年之间，洛中人士翕然称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学之不可以已也。承国既以余言为然，便当有力行之实。“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真要语也。

东莱此帖，今藏承国之家。承国乃侍讲荥阳公之外孙也。

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故苏有《闻太皇太后服药赦诗》及挽词甚哀。

王嵎升之，少从东坡学，甚俊敏。东坡既除西掖，乃以古槐简赠嵎，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对议事不合而逐，曾对御史诏狱，曾不试除三字，毋轻吾笏。”

宣和间，重华葆真宫曹王南宫也。烧灯盛于都下。癸卯上元，馆职约集，而蔡老携家以来，珠翠阗溢，僮仆杂行，诸名士几遭排斥。已而步过池北，游人纵观，时少蓬韩驹子苍咏小诗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峥嵘。谁言水北无人到，亦有槃跚勃窣行。”

大观初，上元赐诗曰：“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群臣应制，皆莫能及，独府尹宋乔年诗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乃赵鱋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学于陈无己。有句法。

陈无己少有誉，曾子固过徐，徐守孙莘老荐无己往见，投贽甚富。子固无一语，无己甚惭。诉于莘老。子固云：“且读《史记》数年。”子固自明守亳，无己走泗州间，携文谒之，甚欢，曰：“读《史记》有味乎？”故无己于文以子固为师。元祐初，东坡率莘老、李公择荐之，得徐州教授，徙颍州。东坡出守，无己但呼二丈，而谓子固南丰先生也。《过六一堂》诗略云：“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世虽嫡孙行，名在恶子中。斯人日已远，千岁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湿寒蛩。”盖不以东坡比欧阳公也。至论诗，即以鲁直为师，谓豫章先生。无己晚得正字，贫且病，鲁直《荆州南》十诗曰：“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春风吹泪古藤州。”无己殊不乐，以“闭门觅句”为歉，又与死者相对为恶。未几，果卒也。

卷第三

陈恭公执中当国时，曾鲁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群牧使。恭公弟妇，王冀公孙女，曾出也。岁旦拜恭公，恭公迎谓：“六新妇，曾三除从官，喜否？”王固未尝归外家，辄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录，但太夫人不乐，责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废学，丞相姻家备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几，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举，失于夷考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无咎闲居济州金乡，葺东皋归去来园，楼观堂亭，位置极萧洒，尽用陶语名目之。自画为大图，书记其上，书尤妙。始无咎请开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叶梦得舅也，故比诸人独获安便。尝以长短句曰《摸鱼儿》者寄蔡，蔡赏叹，每自歌，其群从之。道语余：“梦无咎监泗州税，何祥也？”已而吏部调知达州，张无尽改泗州，言者论罢，令赴通州。无咎不乐，舣舟收税亭下，以疾不起，果有数乎？

晁咏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词第一人。负其才，可凌厉要途，以元符封事废。有诗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国有赦。”又有“已失青云空老去”之语。后为西京管库，蔡元度留守稍礼之，以系籍不能荐，忽谓晁曰：“如子之才，何必上书？”之道罔措，徐曰：“只是没处顿文章。”蔡亦大笑。之道年四十余，终朝请郎。

许尚书光凝君谋论本朝内制，惟王岐公《华阳集》最为得体。盖禹玉仕早达，所与唱和，无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欧阳公与王荆公铭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贵气粲然。君谋，岐公婿也。

黄鲁直少有诗名，未入馆时，在叶县、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诗已卓绝。后以史事待罪陈留，偶自编《退听堂诗》，初无意尽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州，首为鲁直类诗文为《豫章集》，命洛阳朱敦儒、山房李彤编集，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以前好诗皆不收，而不用吕汲老杜编年为法，前后参错，殊牴牾也。反不

如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叙，又绝少舛谬，极可赏也。庐陵守陈诚虚中，刊欧阳公《居士集》，亦无伦次，盖不知编摩之体耳。

祖宗故事，凡仆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保、武威军节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初，白丞相请外，特进大观文，时李河内公士美当国，考故事，除判寿春府。建炎四年，吕相及刘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镇江浙，吕知池州，刘知镇江府，又失之也。吕以使相罢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实封，亦非故事。

陈述古诸女，亦多有文。有适李氏者，从其夫任晋宁军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诗，李妇自作黄鲁直小楷，题其上二绝云："蓼淡芦攲曲水通，几双容与对西风。扁舟阻向江乡去，却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谁画小潇湘，雁落秋风蓼半黄。云淡雨疏孤屿远，会令清梦绕寒塘。"

林文节子中帅并门，席间与幕府唱和。有徐姓帅属，忘其名，内子能诗，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写韵归，众方操觚，内子诗已来，必可观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时和林公"藜"字，其诗曰："幕中舞客呈鸲鹆，帐下牙兵困蒺藜。"又送一属官径除监司，林公押"僚"字，徐妇和曰："华衮自宜还旧物，绣衣先见冠同僚。"监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赏之。

程文简公就试，梦观音从天乘彩车下降，惊觉，乃类旌旂车辂事，果试《德车结旌赋》。平生五更诵观音菩萨数百遍，晚年亦不废。

蔡絛作《西清诗话》，载江南李后主《临江仙》，云"围城中书，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经》及杂书二本，皆作梵叶，中有《临江仙》，涂注数字，未尝不全。其后则书李太白诗数章，似平日学书也。本江南中书舍人王克正家物，后归陈魏公之孙世功君懋，余陈氏婿也。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后有苏子由题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

喜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将老，置辅非韩

即吕。故王介甫结韩持国，又因持国以结子华。持国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经术，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学士召，又与子华同入爰立。遂用晦叔为中丞。已而不合，虽子华极力弥缝亦不乐。而持国、晦叔，几若世仇。然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既贵，而子固不屈，故外补近二十年，元丰末方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日录》可考也。

介甫既归钟山，有诗曰："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此盖平生之志，非特丘壑间也。赵伯山云。

书评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儓者耶。"

世传米芾有洁病，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余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此岂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须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不为绝赏。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趋向。然家鸡野鹄，与草木俱腐者。

徽庙尤喜书，立学养士，惟得杜应稽一人，余皆体仿，了无精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

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联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采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皂鸾鹊水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高宗御书赐曹勋。

仁庙将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检寻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国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宫，有晋阳之号。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华，皆为美名。乃诏封长女福康公主，次女崇庆公主，盖用明皇故事也。

国朝命妃，未尝行册礼，然故事，须候旨方以诰授之。凡降诰，皆自学士院待诏书词，送都堂，列三省衔，官诰院用印，然后进入。庆历间，加封张贵妃，时宋翰林当制，宣麻毕，宋止就写告，直取官诰院印用之。遽封以进。妃宠方盛，欲行册命之礼，怒掷地不肯受。宋祁落职知许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礼。宋氏子弟云：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张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张贵妃制》，今见本集。

宋子京素有士望，而才高为众所媢，竟不至两地。初，在翰苑时，兄莒公执政，一日对昭陵，天颜不怿，久乃曰："岂有为人兄而不能诏其弟乎？"莒公知谮者，因答云："臣弟兄才薄非据，冒荣过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将取文字来。"对毕，同时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维扬，子京守寿春。凡贵臣出守，朝辞例有颁赐，子京告下，遂入朝辞榜子。宰相吕许公于漏舍呼阁门询之曰："宋学士甚日朝辞？"阁门云："已得班。"许公于是愕然曰："敏哉！"盖欲放谢辞，截其颁赐也。子京辞退，到都堂叙述兄弟久叨至庇，今兹外补扬、寿，相去不远，尽

出陶镕之恩。许公曰："更三年后相见。"此语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听说中山好》，其一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新将相，刻石好文章。"有谮于韩魏公者，魏公于是亦不喜之。

欧阳文忠撰《薛参政墓志》云："明道二年，章献明肃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见太庙，臣下依违不决，公独争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见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夺，为改他服。"则是太后不以衮冕谒庙。而《宋景文公奏议》乃云："太后晚节，恪于还政，弗及永图。厌内闱之靓闲，乐外朝之焜照，执镇圭，乘大辂，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衮，率百官，陈万骑，跪奉币瓒，历见祖宗。古今未闻，典礼不载，此亦一眚之咎，所共知也。"盖是时有旨差赴编修明道参谢宗庙记所检讨校勘，故宋公《奏议》如此。然则《墓志》又不足据。此事正与东坡记欧阳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类。碑载章献太后临朝时，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轼先君修《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牍具在，本末无谏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忠，文忠曰："文正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余谓文忠于志不苟作，况一时耳目所闻睹，二事岂皆误耶？盖所以书于墓志者，不欲开后世弱人主、强母后之渐，而公文必传于不朽，其为戒深矣。

卷第四

阆州有三雅池，《潘蓬记闻》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铜器，状如酒杯，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谓刘表二子好酒，尝制三爵，大曰伯雅，受一㪷；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赵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饮器也。"余以问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躯干大，升合小。"王仲弓《伤寒证治论·汤剂注》云："古方三两当今一两，三升当今一升。"然则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广韵》"盉"字，注云"酒器"。"盉"、"雅"同音，则"盉"字盖借用，"三雅"乃酒杯也，无可疑者。

过曾大中书室，因论法帖载孙权遣方士取鲻鱼作脍，人皆不解"鲻鱼"，作"图"音读。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镇，见人家壁间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经》："终日行而不离鲻重。""辎"字偏旁作"畐"，乃悟"鲻"为"鲻"也。然则考古者，不可不博也。《温氏杂志》。

天禧元年八月敕："自今两省、谏舍、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止。"仍绝采捕。此乃狨座之始也。

故刑部胡尚书尝云："祖宗时，馆职暑月许开角门，于大庆殿廊纳凉。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对，寻有约束，自后不复开矣。"

故事，馆职每洛阳贡花到，例赐百朵，并南库法一有"过"字。酒。此二者，《麟台故事》不载，因并志之。

曾元忠谏议云，先朝郎官兼修日历者，衔上但称"兼著作"，无"郎"字。

庆历二年，西方用兵，张安道奏议，乞并枢密院归中书。因除昭文相吕申公兼判枢密院，除集贤相章郇公兼枢密使，而加晏元献同平章事，依旧枢密使。时宋元宪知维扬，王荆公为佥判，代作贺启三首。内昭文一首，宋公别撰，涂抹殆遍，前辈于礼仪语言间谨重如此。宋氏稿副尚存，顷获观之，乃具录焉。荆公启云："恭审肃被宠灵，参司枢要，伏惟庆慰。窃以安危所系，文武相须，眷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异礼。至若万务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门，简在休辰，职繇全德。恭以昭

文相公风华博照，天韵雄成，挟旦、奭之谋谟，袭韦、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弥高。清议被民，卓冠一时之杰；丰规振俗，遹跻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边吏；有严天讨，爰整王师。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谋而取重。畀兹全责，钦若壮猷，舆讼所同，岩瞻惟允。昔馈通函谷，繄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实汉家之良相。宜今具美，与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烦善庇。伏藩城而待罪，隐若自安；占宿邸之移文，趯然滋喜。依归之素，有过等夷。”宋公自作启云：“右某启：近得本州进奏院状报，伏承诞膺明制，兼管鸿枢，伏惟庆慰。恭以昭文仆射相公业总将明，地尊弼直。绸缪三事，敷燮九功。穆醱假以无言，陟大猷于同体。屡还休册，专逊硕肤，列让弥高，群瞻益治。向属戎亭之警，载繄庙略之勤。唯是本兵，别归谋幄，弥纶虽一，名分或殊。果咨相府之尊，并统机庭之重。特颁圣训，参告治朝。创宥密之判规，宠裁成之政本。协修一德，允赖于汤臣；外抚四夷，更光于汉业。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观元宪之意，谓国朝未有判枢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创宥密之判规，宠裁成之政本”也。

四声分韵，始于沈约。至唐以来，乃以声律取士，则今之律赋是也。凡表、启之类，近代声律尤严，或乖平仄，则谓之“失粘”。然文人出奇，时有不拘此格者。《缄启新范》载《李秀才贺滕学士》一启，全用侧声结句，其辞云：“伏审荣承紫涣，进联闺彦。某被遇有素，起抃惭后。且贤者器业，本不在于文藻；而国之钧轴，实籍此而进用。恭以某官率志雅远，持论忠实，惜舒卷尚曰淹晚。今幸以材而抡擢，必将副之。必知所谓豪俊，骤扬庭选，伫见风节，耸闻天下。某成乐樊圃，系心京毂，伏冀上为宗稷，精治兴寝。”

梅圣俞尝云：“古人造语，有纯用平声琢句，天然浑成者，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有纯用侧声作诗，云：‘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

内翰洪公帅会稽日，余尝乘间问曰：“禹穴有二处，其一在禹庙告成观，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庙十余里，名曰‘阳明洞天’，即稽山

之麓，有石径丈余，中裂为一罅，阔不盈尺，相传指此为禹穴。图经云：‘禹治水投玉简于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马迁书，虽其事不经，必是秦、汉以来相传如此。张晏注《汉书》云：‘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又不经之尤者。要之，子长谓‘上会稽，探禹穴’，言极其高深也，‘探’者取极深之义。今阳明穴中，投物于中，不知其底止，当以此为禹穴可也，非谓禹葬之地。”又问：“若耶溪，去镜湖二十余里，乃一小涧水，溪旁人烟极萧条，但有云门寺犹存焉。唐人诗中多言‘若耶溪畔采莲女’，何也？”公曰：“所谓采莲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时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胜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许，地颇平旷，世传以为虞世南宅之旧址；杜子美诗云‘若耶溪，云门寺，青鞋布袜从此始。’则为唐之胜地可知矣。”予因言：“《史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所谓狭中者，即今富阳县，绝江而东，取紫霄宫路是也。江流至此极狭，去步才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从此渡，取暨阳界至会稽山。今暨阳县外有始皇祠宇，乃经从之处。徐广注《史记》直指以为在余杭，不知余杭非江流之所经也。”公深以为然。

郑戬，字天休，知开封府。府吏冯元者，奸巧通结权贵，号为“立地京兆尹”。戬穷其罪，流于海岛。后移守长安，有表曰：“听严宸之钟鼓，未卜何辰；植劲柏于雪霜，更观晚节。”上称诵者数四。代范仲淹为西路招讨，置府于泾州。元昊拥众临黑山，戬勒兵巡边，趋莲花堡，时天寒风劲，置酒高会，旗帜绛野，铙鼓聒天，虏众十万不敢动。元昊曰：“已遣使称臣，何为复用此公护诸将！”观此，则守帅谢表亦可以见其志节也。范文正公守饶州，谢表云：“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天下叹公至诚许国，终始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谢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藉君恩。”欧阳公取其语，发为歌咏云：“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

饱暖荷君恩。”亦见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义也。自祖宗以来，凡外郡谢表未有不报行者。庆元初，权奸用事，轮对官希旨，乞勿报行，遂以为例矣。

许下士夫云，章子厚当轴，喜骂士人，常对众云：“今时士人如人家婢子，才出外求食，个个要作行首。”张天觉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个角妓否？”章笑，久之遂迁职。子厚之孙章大方云：“不然。天觉好诙谐，先祖丞相曰：‘岂有禁从作是俳语，好挞！’天觉应声云：‘某权某职且二年，切告相公挞下“权”字。’丞相笑，未几，乃落‘权’字。”

子厚为商州推官，时子瞻为凤翔幕佥，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子瞻云：“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异时奸计，已见于此矣。

卷第五

古人作文，多为伐山语。盖取诸书句要入之文字中，贵其简严。杜子美诗云：“配极玄都閟。”取“是谓配天之极”也。又尝见宋宣献青词，用“渊宗”二字，取“渊兮似万物之宗”也。此类甚多，而“配极”、“渊宗”二语特妙。《温氏杂志》。

又云：作诗用经语，尤难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赐衣》诗：“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轻。”“自天”、“当暑”皆经语，而用之不觉其弱，此可为省题诗法。至落句云：“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其语又妙。余谓近日辛幼安作长短句有用经语者，《水调歌》云：“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亦为新奇。

又云：诗有律。子美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余少学诗，乡先生云：“‘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此细律也。”唐之诗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龟父诗云：“琅玕严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珰鸣佛屋。”亦谓于律不合也。余谓陆务观尝学诗于曾文清公，有《赠赵教授》诗云：“忆昔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律令合时方贴妥，工夫深处却平夷。每愁老死无人付，不谓穷荒有此奇。世间有恨知多少，未得从君谒老师。”亦以合律为工。“穷荒有此奇”，见东坡帖“穷荒有此奇观”，用字皆有来处。

前辈曰：为文叙事，要在切当，不必引证以求奇也。唐李石镇荆南日，崔铉为从事，未几，入为司勋员外郎，历翰林学士，不二岁，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而石尚在镇，其贺崔相状曰：“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熔之下。”盖节度巡官李陟词也。其后，崔铉自右仆射镇淮海，杨收以前太常博士从铉为支使，未几，入为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历翰林学士，甫二岁，拜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镇。其贺杨相状曰：“前时里巷，初迎避马之威；今日藩垣，已仰问牛之化。”盖崔澹之词也。

四六用经史全语，必须词旨相贯，若徒积叠以为奇，乃如集句也。

杨文公居阳翟时，谢希深与之启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弗顾，公其如苍生何！”文公书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盖善其用经史语如自己出，特为豪健。张安道为曹修节度使副制云：“世载其德，有狐、赵之旧勋；文定厥祥，实姜、任之高姓。”王荆公知制诰，见其稿，深加叹赏，此亦全语最亲切者也。

东坡自海外归，谢表云：“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盖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觉也。

曾元丰为南宫舍人，时相令撰秋宴乐语，因问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对甚语？”久之，坐客云：“苦无全句可偶，当劈破用。”曾于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万宝。”坐客称善。既而文成，颂圣德一联云：“惟天为大，荡荡乎无能名焉；如日之升，皓皓乎不可尚已。”坐客皆击节赏之。

东坡谪黄冈，元丰末，移汝州团练副使，制词云：“苏某谪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坡甚叹服，盖王子发词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与子发同僚，和子发诗云：“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盖为此也。

唐制，给事中亦行词，高宗改给事中曰“东台舍人”是也。德宗时，给事中袁高宿直，当撰卢新州为饶州刺史诰，高执以诣宰相，宰相不从，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陈莹中赠大谏，词云：“汲黯何为，坐致淮南之惧；魏公若在，必辍辽东之行。”盖谭勉翁词也。其后勉翁赠官，汪彦章为之词云：“虽甄济佯喑，终逃天宝之难；而龚胜已死，不见南阳之兴。”识者美之。吴丞相元中谕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养之休；忠义百年，系父老训诲之力。”徽庙极称赏之。又宣和末，为徽庙罪己诏云：“重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养天下百年之余；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识者韪之。又谢右揆表云：“上圣中兴，方拥风云之会；下臣孤进，忽叨梦卜之求。”又云：“从唐尧于汾水之阳，骇莫惊于思虑；赞黄帝于涿鹿之野，恨未畅于声威。”词人多美之。元中居仪真

时，复职奉祠，谢表云："流年往矣，渐知蘧瑗之非；此道茫然，未愿漆雕之仕。"人皆传诵。王达可自翰苑出知镇江，吴元中与之诗云："醉中掷笔金銮殿，睡起鸣笳铁瓮城。"可谓壮语。

东坡十岁时，侍老苏侧，诵欧公《谢对衣金带马表》，因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笑曰："此子他日当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为承旨，谢表乃益以两句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梅和胜执礼，宣和初为给事中，与时相王黼论事不合，改礼部侍郎，守蕲。复落职，责守滁。王黼罢，复职镇江。靖康初，以翰林学士召，其谢表云："喜照壁间而见蝎，乍离枫下而闻钟。"盖"照壁喜见蝎"，此韩退之诗也。而"离枫下闻钟"事，偶不记。后数年，因阅刘禹锡自武陵例召赴京诗曰："云雨湘江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盖用此也。和胜，婺之浦江人也。未冠时，家极贫，而亲老无以为养，大雪中，以诗谒邑宰云："有令可干难闭户，无人堪访懒移舟。"邑令延之，令训其子弟。后蔡嶷榜登科，终于户部尚书，死于靖康之难。庚溪。

温叔皮《杂志》云：舍人行词或有未当，则执政请以稿议改定。杨文公有重名于世，尝因草制，为执政者多所点窜，杨甚不平，因以稿上涂抹处以浓墨傅之，就加为鞋底样，题其榜曰："世业杨家鞋底。"或问其故？曰："是他别人脚迹。"当时传以为嗢噱。自后舍人行词遇涂抹者，必相谑云："又遭鞋底。"

杨文公尝草答契丹书，有"邻壤交欢"之语。进草既入，章圣自注其侧云："鼠壤、粪壤？"文公遽改为"邻境"。盖当时以改制为常。又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复进封西平王，时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湜赜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词曰："先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逮汉坛之未遂。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日，参大政。

仁宗朝，晏元献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题云："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言诞育圣躬，实系章懿。然仁庙

夙以母仪事明肃太后，膺先帝拥幼之托，难为直致。才者虽爱其善比，独仁庙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当更别改。”晏曰：“已焚稿于神寝。”上终不悦。逮升祔二后赦文，孙抃承旨当笔，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拥庆衍，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御既往，仙游斯藐。嗟夫！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上览之，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岁余，遂参大政。

景祐初，张唐卿榜赐特恩出身章服等诰词，略云：“青衿就学，白首空归。屡尘乡版之书，不预贤能之选。靡务激昂以自励，止期皓首以见收。”仁宗怒曰：“后世得不贻子孙之羞乎！”御笔抹去。宋郑公庠别进云：“久沦岩穴，夙蕴经纶。莺迁未出于乔林，鹗荐屡先于乡版。纵辔诚希于远到，抟风勉屈于卑飞。”上颇悦。

庆历七年春旱，杨察隐甫草诏。既进，上以罪己之词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时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动，以戒朕躬。兹用屈己谢愆，归诚上叩。冀高穹之降监，闵下民之无辜，与其降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自今避殿减膳，中外实封言事。”《金坡遗事》。

自苏子美监奏邸，旧例，鬻故官牓以赛神，因而宴客。时馆阁诸名公毕集，独李定不预，遂捃摭其事，言于中丞王拱辰。御史刘元瑜迎合时宰之意，兴奏邸之狱，一时英俊斥逐殆尽，有“一网打尽”之语。故梅圣俞有诗云：“一客不得食，覆羹伤众宾。”盖指李定也。自此禁苑阙人。上谓少年轻薄，不足为馆阁重。时宰探上意，乃引彭乘备数。乘，蜀人，少时尝欲贽所业于张忠定公，因门僧文鉴求见。僧先以所贽示公，公览之殆遍，都掷于地。乘大惭而退，其缪可知矣。及在翰林，有边帅乞朝觐，上许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诏云：“当俟肃肃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两蜀荒歉，饥民流离，况即发仓赈济，既而上表待罪。乘又当批答云：“才度岩岩之崄，便兴恻恻之情。”人传以为笑。后观赵子崧《中外旧事》云：嘉祐丁酉，李驸马都尉和文之子少师端愿，作“来燕堂”，会翰林赵叔平概、欧阳永叔修、王禹玉珪，侍读王原叔洙，舍人韩子华绛。永叔命名，原叔题榜，联句刻之石，可以想见

一时人物之盛。盖仁宗末年，文、富二公为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间，周益公子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巘子山当制，词中有“三毋”之戒。公力辞不拜命。寿皇宣谕，令改之。然制麻已廷告，既而复改，人颇异之。不知祖宗朝改制率以为常，但改之于未宣之前尔。又有中书舍人权直崔敦诗，时谢后自贵妃册后，内廷文字颇多，崔非所长，苦思遂成瘵疾，临卒，有子尚幼，手书一纸，戒其子无学属文，悉取其所为稿焚之。王右司公衮吉老尝语余云。余后读本朝《名臣传》，翰林学士彭乘不训其子文学，参军范宗翰学士责之曰：“王氏之珙、珪、玘、琰，器尽璠玙；韩氏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二事绝相类。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二公乃以属文为戒，与窦禹钧、麻希孟之训子异矣。此可以续《金坡遗事》。

卷第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称王元之、杨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献、夏文庄、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补外，贺同时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犹有渔翁之叹。"又《滁州谢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赖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谒告，兄弟径归许下，责授秘书监，分司西京，谢表云："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汝州，言者攻击不已，公又有启云："已挤沟壑，犹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弯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随母嫁朱氏，后复姓，谢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文庄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没于王事。后丁母忧，起复，奉使契丹，辞表云："父没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荆公尤工于四六，并见本集。吕吉甫监杭州酒务，时元厚之自侍从出守，每过之，必论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见荆公问："钱塘往来之冲，有佳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极难得，如元某，好个翰林学士。"公曰："有甚制作？"吉甫乃于书瓮中出其一编，皆元所为文也。荆公熟味，甚喜。已而元为词臣，多士犹未深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砺与舟，世莫先于汝作；惟衮及绣，人久伫于公归。"于是众皆叹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县簿，吉甫一见奇之，未知其有文也。会熙河奏捷，履道代为贺表云："方叔壮猷，顾自嗟于老矣；皋陶赓载，尚希赞于康哉。"盖能发其微也。

南渡内外制多出汪内翰彦章之手，脍炙人口。同时有孙仲益、韩子苍、程致道、张焘、朱新仲、徐师川、刘无言，后有三洪兄弟。至辛巳岁，容斋草亲征诏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临于吴分，定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战。"是时，岁星在楚。檄书曰："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徯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绹复官制》曰："圣人之

心，如权衡之公，法无私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卫侯醇谨，初岂有于他肠；颜子庶几，尚何忧于贰过。”《赐王绹为从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诏》曰：“昔羊舌坐诛，靡连叔向；王敦稔恶，犹赦茂弘。盖古者君臣相与于腹心之间，未尝以兄弟辄投于形迹之地。”《代嘉王谢及第表》：“鹏击天潢之浪，莺迁帝苑之春。昔惭假宠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知徽州乡郡，《谢封新安郡侯表》：“久客还家，方憩南飞之鹊；通侯授印，忽成左顾之龟。宋人洴澼以得封，望胡及此；汉将银黄而夸里，荣乃过之。”《贺收复杭州表》：“河有防而蚁为之决，稼太盛则螟生其间。唯兹啸聚之徒，盖以承平之久，敢摇蜂虿之毒，盗弄萑苻之兵。折棰一笞，投戈四溃。旃戎所向，举江山归指顾之中；帅藩复完，他郡县可谈笑而得。”靖康末，《代群臣劝进表》：“辄慕周勃安刘之计，庶伸程婴存赵之忠。幸率土相从而归启，且诸侯不辍以事周。”又表：“整襄城之驾，而早戒修涂；除高邑之坛，而亟临大宝。方图后效，如成王《小毖》之诗；光复丕基，迈文帝大横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诏》：“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于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词章为一时之冠。《辞免直学士院状》云：“顾仙岭之提鳌，自存大手；矧明庭之仪凤，方集奇才。”《谢内相表》：“视淮南之书，岂但矜夸于下国；听山东之诏，固当裨助于中兴。”《谢衣带鞍马表》：“褐衣褐见，莫陈汉戍之便宜；马去马归，敢计塞翁之倚伏。”除大观文，判潭州，以言者夺职罢镇，后复职仍判潭州，到任，谢表云：“谓昔之销印，重违白笔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衷之本意。踦类雁门之复，梦成鹿野之真。”又《谢复职表》云：“华阳黑水，裂地而封；旧物青毡，从天而下。”人皆传诵。

郑元枢惠叔知建宁日，因前所荐舒光改秩，后光以贿败，公坐降两秩，谢表云：“视所以，观所由，不加详审；听其言，信其行，竟堕欺诬。迨兹累年，果尔连坐；亦羿有罪，于予何诛。”又云：“敢不励《缁

衣》好贤之心，谨推毂下士之礼。期不坠于家世，庶少酬于国恩。”盖用郑家事，尤为亲切。

吕洞宾先生多游人间，丁晋公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公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他日富贵皆如之。”公咸平初与杨文公言其事，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屣迎见之，洞宾自言吕渭之后，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载。索笔八分书七言四韵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末句云：“成功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谶也。滕宗谅守巴陵，回道士上谒，滕口占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留何处？秋空一剑横。”回大笑而去。吕有诗在人间极多：“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又：“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锅内煮山川。”并见杨公《谈苑》。又：“卖墨年年到鼎州，无端知府问踪由。家居北斗魁星下，剑挂南窗月角头。”《东坡诗话》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壁上，自称回道人。出门至石桥上，先度桥数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吕洞宾也。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此东坡倅钱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画壁犹存所画之像，藤蔓交蔽其体，惟面貌独出。余往来苕霅，屡见之。其他如磨铁镜，舞画鹤，设僧供于长沙，隐姓名于谷客，其异迹固多有之。惟渡江以来，近在辛卯岁，尝游毗陵。系青结巾，黄道服，皂绦、草履，手持棕笠，自题曰“知命先生”，自呼于市。荆门守胡公倚闻其声颇异，延之问命，先生曰：“公有寿，且得见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在清明后七日。”至期，忽得报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后，又得报云：“见政有召命。”胡始知其为异人，乃悟“知命”字皆从“口”，必是吕洞宾无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追想其状貌，欲使画工图之，不可得。及至荆门半载，忽一日，公厅肃客，有急足声喏云：“某知州府有书信，今且往某州下书，回途却请回书。”客退开书，通寒暄外无他语，有一轴信，开

视，乃是南京石本吕公画像，与在毗陵日所见衣巾状貌无少异，公益叹慕。胡后守滁州，为刻石以志其事。余乙亥岁为滁教，距辛卯岁五十余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尝不游人间，但世人少有仙风道骨，遇之者鲜矣。

华山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尝作《雪》诗云："七星仗剑搅天池，倒卷银河落地机。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又《鹰》诗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其诗怪谲多类此。韩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后流落窜西夏，教元昊为边患。及公抚陕右，书生姚嗣宗献诗云："踏破贺兰石，扫空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遂表荐官之。又尝题诗于关中驿舍云："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东坡见而志之，后闻乃嗣宗诗。又有诗云："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饱昼眠。"皆豪语也。

施逵字必达，建阳人。少负其才，有诗名。建炎间，早擢上第，为颍州教官，秩满而归。时范汝为为寇，据建城，执逵而胁之，令书旗帜，遂陷贼党。朝廷命韩世忠讨之，城破，乃捕逵付军帐，至临安，送府狱，编隶湖外。离家之日，度此去必无生还，乃嘱其妻令改适。其妻悲泣，鬻奁具所有以给行囊。及出狱，赂防送卒使缓其行。买一获自随，所至宿舍，纵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饮，中夜酣卧，手刃二卒及婢，乃变衣易姓名窜于淮甸滁、黄间。后朝廷图影重赏捕之甚急，逵乃为僧，行入边界山寺中。主僧见其执役惟谨，亦异顾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众使出，独留逵在，呼而问曰："朝廷严赏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实告我，却为汝寻一生路脱去。不然，不独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门。"逵力讳拒。僧曰："我观汝面目不是庸人，爱汝故尔。"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己，谓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卧内取一箱袱来。"预作一书并白金数两取出赠之，云："可速入彼界，寻某寺僧某投之。"逵拜谢而去，遂至某寺。岁余，主寺见其能书翰，甚喜之。逵于暇日，买北庭举业习之，易名宜生。举进士，廷试《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赋，云："圣天子内敷文

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于金国，后为中书舍人，入翰苑。绍兴庚辰，逆亮谋犯淮，先遣逵为贺正使，凭狐据慢。朝廷以尚书张焘为馆伴使，每以首丘桑梓之语动之，意气自若。临歧顾张曰：“北风甚劲。”张因奏“早为备”。逵少时尝有诗云：“久坐乡关梦已迷，归来投宿旧沙溪。一天风雨龙移穴，半夜林峦鸟择栖。卖菜无人求好语，种瓜何地不成畦。男儿未老中原在，寄与鹍鸡莫浪啼。”又《严子陵钓台》诗：“悬崖断壑少人踪，只合先生卧此中。汉业已无一抔土，钓台今是几秋风。”“同学刘郎已冕旒，未应换与此羊裘。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至黄州《吊东坡》诗：“文星落处天应泣，此老已知吾道穷。事业漫夸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至一寺中，为僧题屏风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芦伐尽州渚阔。欲下未下风悠扬，影落寒潭三两行。天涯是处有菰米，如何偏爱来潇湘？”此诗已有异志。又《感春》诗云：“感事伤怀谁得知？故园闲日自晖晖。江南地暖先花发，塞北天寒迟雁归。梦里江河依旧是，眼前阡陌似疑非。无愁只有双蝴蝶，解趁残红作阵飞。”又《感钱王战台》诗：“层层楼阁捧昭回，元是钱王旧战台。山色不随兴废去，水声长逐古今来。年光似月生还没，世事如花落又开，多少英雄无处问，夕阳行客自徘徊。”此诗是出塞作。又《题将台》诗：“梅花摘索未全开，老倦无心上将台。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鸿时送客愁来。”此诗奉使本朝时作。又《题壁》云：“君子虽穷道不穷，人生自古有飘蓬。文章笔下千堆锦，志气胸中万丈虹。大抵养龙须是海，算来栖凤莫非桐。山东宰相山西将，莫把前功论后功。”逵尝卜葬地，卜者曰：“若近里葬，三纪后可出侍从，子孙绵远；近前，一纪年穷困，后方显达，但不归家乡。”逵曰：“子孙富贵何预于我邪？”即从前葬。韩蕲王之孙枝尝语余云。后见赵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难，有族人陷于北境。叶倅者，建宁人，仕于南京，亦留金国。逵为其子叶寮执伐，娶赵氏。后和好既成，金还河南地，于是陷金者皆得归江南。寮，今为杂卖场监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逵祖坟，今在邵武建宁县施村，土人犹能言

其事，墓尚存。

卷第七

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陆德明作《释音》，韵切亦多浙音。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与“旂”相近，缓急何以分别。《小雅·庭燎》诗“言观其旂”，《左传》“龙尾伏辰，取虢之旂”，然则此“旂”当为“芹”音耳。关中人言清浊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则为“萋”音。又以“中”为“蒸”，“虫”为“尘”。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语转，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闽人以“高”为“歌”，荆楚人以“南”为“难”、“荆”为“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考官闽人，遂中选。《古今诗话》。

荆南进士为雪诗，始用“先”字，后云“十二峰峦旋旋添”，以“添”为“天”也。向敏中镇长安，土人不敢卖蒸饼。陈辅之。

余闻英华之事旧矣。岁在庚辰，道出缙云，访其遗迹，得缙云令林毅夫赠《英华诗集》一编。考其年代姓名，乃元丰二年夏五月，县令开封李长卿女也。李有二女，慧性过人，闻诵诗书，皆默记之。姿度不凡，俄染疠疾而逝，殡于邑之仙岩寺三峰阁。李公满罢，因舁以归。宣和庚子，盗起严之青溪，所过焚燎无遗，惟三峰阁独存，主簿以为廨舍。每见女子态貌绰约，彩衣翩跹，啸歌自得。命玉虚羽士奏词，终莫能去。簿遂移于寺之浴堂故址，别创廨宇，遂无所见。代者济南王传庆长兴，与弟传及、内表曹颖偕来，馆曹于厅治之东。未几，曹神气恍惚，若有所凭。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与女罗觞豆，献酬欢洽。严更者黎明告于簿，簿惊愕，力扣曹。曹不可隐，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扃而至，与语皆出尘气象，诘其姓氏，曰：“开封李长卿女，秀萼其名，英华其字。父任邑令，随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谷有年，身轻于羽，蓬莱虽远，一念至则瞬息间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游息之所也。仙都洼尊，特侨寓尔。知子鳏居，故来相慰。”更唱迭和，殆无虚日。时长至节，传庆休于中堂，空中闻笑语声，王云：“汝非英华邪？”揖而问焉，与曹之言无少异。自是形迹不秘，去来不时，窗壁题染，在在可录。王尽室见之，不以为怪。有亲陈观察者，挽之从军，

将就道，英华情不忍释，祖于黄龙之僧舍，与诀曰：“妾与子缘断矣。念寓簿舍日，子尝求我辟谷方，岂靳而不与者？但子宿缘寡浅，尘业未偿，非仙举之姿，他时当有兵难，妾岂能终为子保？敬授灵香一瓣，有急请爇以告，当阴有所护，不然，亦无如之何也。”曹公勇为朔方之行，不意获谴麾下，追惟英华之言，欲取所遗香爇之，军行无宿火，卒正法。英华诗百余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怀》二绝，云：“三月园林丽日长，落花无语送春忙。柳绵不解相思恨，也逐游蜂过短墙。”“园林簇簇日晖晖，白蝶黄蜂自在飞。公子醉眠芳草岸，风移花片点春衣。”又云：“醒酒清风摇竹去，催诗小雨过山来。”又：“绿发照波秧正暖，黄云卧陇梦初成。”非诗人所易到也。其诗无凄凉悲怨之词，皆艳丽欢愉之语，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异。余友人曾亨仲，少随表兄陈梦良任岳之嘉鱼尉，秩满，移寓于崔府君祠下，馆曾于东庑。忽一夕，闻窗外异香扑鼻，微吟云：“芳心欲割凭谁诉，惟有清风明月知。”次夜复吟，曾穴窗视之，仿佛有女子过庑下，但见云鬟斜軃，若懒妆之态。是夕忽入，与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强绝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问其年若干，云：“年当二八时。”又问：“何故懒妆？”云：“对妆慵览镜。”又问：“答我一似吟诗？”云：“拈笔爱题诗。”一日，曾往祠下遍阅，无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觉，欲绝之。女云：“君若见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辈候迎于门。延至中堂，茶汤罢，登望月台，罗列殽馔，酒果甚设，酬劝浃洽。台旁有碑，记其岁月，云“无为子撰”。曾问：“无为子是何人？”云：“即妾也。”酒罢，已五鼓，曾携果核归，醉寝，其子侄至，取其果与之，无异人间者。又尝吟云：“欲择纯良婿，须求才学儿。期君终远大，富贵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间善恶祸福各有簿，吾尝窃视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鸡年即发。”自此每夕寝处如常，但神情颇瘁，其家疑为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实告。郡有孔法师，符法甚灵，乃密以状告。孔为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见报。”是夕，府君从窗外长叹而过，有数狱卒押

其女随后，女举手指曾，数其负约。翌旦，孔咒符与饮，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为漕试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复来。自后往来不可禁，唱和诗词盈轴，其家视以为常，亦不复怪。来春，曾欲试上庠，女泣别曰："与君相从许久，苦留不住。先动必有灾，前途宜自谨。"曾至黄池镇，一夕，被寇席卷而去，曾狼狈而归。至中都，复丁母艰，始验其言。后累举遇鸡年，皆不验。后馆于赵大资德老之门，至癸酉岁，果请浙漕荐，年几七旬矣。女子之言异哉。余谓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毙者，独二子所遇，不能为之害。曹果死于兵难；曾虽蹭蹬不第，年逾八秩，以寿终。余淳熙甲辰，初识曾于临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尝为作传以纪其事矣。亨仲乃郑鉴自明之内表，尝以其事语于伯恭先生，士夫间亦有闻之者。偶读《李英华集》，某以其事正相类，因并录之。

温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沪渎，余谒之，因谈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过泗州，有解太素脉者，诊之，云："公来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当得何病？"曰："有痈疽病。"士留五日，求为处一方。脉者竟不能为之，乃指京师某人者，俾访之。士子到京，来年，果登第。求诊脉于医，医问："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物皆吃。"医曰："吃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买二百许，每日食毕，恣啖之。"一两旬，复谒医，医问："啖多少梨？"答云："二百许。"医曰："可喜，今君无事矣。然须生疮。"既而三四日间，遍身患大疮，以药调和其内，寻愈。出京过泗州，见向诊脉者，问："君得官，又安乐，医以何药疗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疮尔。"医者诘之，乃以食梨事对。脉者呼其子设香案，望京师而拜，曰："不可谓世间无人。"乃志其方。盖以梨发散其痈疽之气，变作浑身疮尔。士子及太素脉者，忘其姓名，唯记京师医者，是大马刘家。

张文定公年十六发解入京，从汴岸日者问休咎。日者曰："子来正及时，吾嗜酒，然术甚高。每醉则不能推测，今日偶不饮，当为尽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当以三人及第。又二年当为状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第，岂再魁乎！"拂衣而去。是岁下第。后

十年，始以茂才异等除校书郎，知昆山县，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举贤良方正，除将作监丞，通判睦州，状元恩例也。文定公孙婿曾统云。同上。

郑燕公居中达夫，开封人。少游上庠，登舍选。职学事，每休沐，常与郑绅游，绅尝为省直官，官罢，贫不事生产，公每给之。一日，同至相国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万钱，公如其数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贵，与蔡太师相类。"究其详，则拾起卦子，不复言矣。行数步许，语郑曰："汝试令看。"郑笑曰："我有万钱，即登旗亭痛饮，决不与此曹。"公云："吾为偿金。"强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时，可预录下，来日见访。"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咤！这五行又与孟太尉相类。"公颇不乐而去。盖公少年驰声学校，意气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试以郑验其术，何从解贵。然心怀觊望，又语郑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纳。谕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贵。先看者，将来与蔡太师同官。后看者却先发，大抵相去不远。"公复问："何时当贵？"日者曰："若见雪纷纷下时，却来相谢。"公戏郑曰："术者道我贵，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贵亦不难。谓汝贵时，恐无此理。"郑徐答曰："我亦有少夤缘，但不欲言。"公力诘之，乃曰："某自丧偶后，有息女甫七岁，无人鞠养，将与中贵为养女，闻尝进入内，性极慧黠，颇得宠遇。恐异时因此进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语人。"公闻之，沾沾自喜，且欲验日者之言，与郑剧饮而归。后复与郑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时汝当贵。"郑曰："今得一杯暖寒足矣，望岂及此？"公因留外馆，流连逾日。忽有快行屡至学，寻问颇急，学臧辈不知公寓处，及归，乃以告。公亦惊讶，未知何事。语未竟，复至，喜曰："幸得见学士。慈德宫郑押班欲寻其父，遍问莫有知其家者，闻常与学士相过。"公曰："少顷须至。但贫甚，吾每赒之，更宽两日，为办些衣服方可去。"时公新婚，奁具甚厚，有银盂在侧，持以予之，曰："谩为酒资，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过望，悉以其语达，押班甚德之。及郑入见，具言居贫，每藉公赒恤，谊过手足。郑自此有居第，庖供日丰，与公往还，情

好愈笃。及徽庙登极，慈德太后以押班赐上，封贤妃。未几，为贵妃，恩宠日盛，六宫无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绅为乐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绍圣初，为太学博士。上即位，迁大宗正丞。崇宁间，自礼部郎召试中书舍人，除知枢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与之同相。日者之言异哉。葛文安公与公之孙为僚婿，尝语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满罢，除浙东机幕待次。有相士赵蓑衣者，谓某曰：'公面有忧色，主服。然便得见任，不待终，更召为学官，历清要，不出国门至宰相。'月余，果丧偶。又数月，报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刘侍郎孝唯榻前特荐，除太学博士。及为给舍时，赵来见，某令看两府谁先入相，时赵雄为枢密，相士所言皆不验。岂其术偶中，亦有时而差邪。"余后读范蜀公《蒙求》，云张邓公尝谓范公曰："某举进士时，与寇莱公游相国寺，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张齐贤、王随，复往卜之。卜者大惊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顾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声，不复有人问之，卒穷饿以死。"其后四人皆如其言。邓公欲为之作传，因循未能。时公已致仕，犹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绍兴初，日者韩操、曹谷，皆奇术也。汤丞相进之、史丞相二公微时，尝往扣之。一日，调官中都，复同往。韩偶修屋，无延坐处，其家给云："出去。"韩瞽者，闻其声而诧之，亟呼曰："二相公来，岂可不留坐！"后皆如其言。又刘枢密珙父、吕检详仲发同访之，时二公已京秩为干官，韩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刘后当至枢使，吕为卿监。后刘果为枢密，但非使尔。吕为检详，直显谟阁，终朝议大夫，亦卿监资序。又余同里前辈林佥判元祖，省试已迫期，病甚，肩舆往扣之。韩云："今年当第，临试前一日自愈。"是岁果第。余幼年犹及见之，与余言及。曹谷与韩齐名，晚年术多差。曹，丹阳人，有士人初荐，问省试得失，曹不许，云："须至免举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举，复扣之，曹又不许。士子曰："公向年许我免举登第，何相反邪？"曹曰："若果

是曹谷相许，但以往日之言为据。是时命运通利，所言无不中。今时运不如昔，故亦有时而差尔。”后果第，然则日者之术验否，亦系时运，不专在术邪？

卷第八

王钦若乡荐赴阙，张仆射齐贤时为江南漕，以书荐于钱希白易。钱时以才名独步馆阁，适延一术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谒。王局蹙门下，厉声诟阍人，术者遥闻之，谓钱曰："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称，世无此贵者，但恐形不副声尔。愿延之，使某获见。"希白召之。冀公单微远人，神貌竦瘦，复赘于颈，举止山野，希白蔑视之。术者悚然，侧目谛视。既退，术者稽颡兴叹曰："人中之贵，有此十全者！"钱戏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术者正色曰："公何言欤！且宰相何时而无，此君不作则已，若作，则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庆而无吊。不完者，但无子而已。"钱戏曰："他日当陶铸吾辈乎？"术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愿公毋忽。"后希白方为翰林学士，冀公已真拜。

马尚书亮使淮南，时吕许公为布衣，侍其父罢江外县令，亦至淮甸，上书求见。马公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马公知江宁时，陈执中以光禄寺丞经过，马谓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诸子出拜，"愿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预陶铸之末"。曾致尧谏议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公，李之婿也，时方奉礼郎，曾熟视之，曰："他日甚贵，但老夫不及见子为相也。"

黄朝美云：风鉴一事，乃昔人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贾鬻取赀者。前世郭林宗、裴行俭又考器识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概，尝与富文忠论之。文忠曰："观子之论，多取丰厚，若是，屠儿、餠饦师皆贵矣。"余复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气与心术，更或丰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于语中。如"照地骐音"佶"。麟袍"，"雪摆胡音"鹘"。腾衫"，"栏干三百六十音"谌"。桥"。晏殊尝评之曰："诗人乘俊语，当如此用字。"故晏公与郑侠诗云："春风不是长来客，主张去声。繁华能几时。"然杜诗如此用字亦多，"将军只数汉嫖姚"，《汉书》音漂鹞，而杜作平声之类。李嘉祐诗云："门临苍茫经年闭，身逐嫖姚几日归。"又张祐诗："洛水暮天横苍莽，邙山落日露崔

嵬。”东坡诗：“峥嵘依绝壁，苍茫瞰奔流。”“苍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声，而此作仄声。又《石鼻城诗》：“独穿暗月朦胧里，愁渡奔河苍茫间。”亦作仄声。鲁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笔谈》云：“治平初，杭州南新县今新城。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予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其木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时正中原全盛之时，安知有驻跸临安之事，此正符中兴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谓之“大国”，而“天”字不破，乃中兴再纂绍鸿图之谶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记其字体之异，岂知有后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祏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穀、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祏已有此号矣。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叛，参政文彦博请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文’为‘败’，卿擒贼必矣。”逾月，以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改“贝”为“恩”。此与真宗幸澶渊，院尉宋捷迎驾，上喜，以为必破虏，其先兆相类。

凤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猿狖不能至。凤皇巢其上，彼人呼为凤凰山。所食亦虫鱼，遇大风雨，或飘坠其雏，小者犹如鹤，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觜，谓之凤皇杯。古书凤凰生于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独出于尘寰之外，能远罗弋，其智能远害，逢时而出也。本朝常集清远合欢树。

腊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为上。自景祐已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铸上。鲁直与陈季常帖云：“双

井前所选，乃家园第一。如所论不可解，窃意似南方士人观国尔。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见县巷燕支铺群婢，即叹息以为燕赵之绝色；及其游界南北，真见妖丽之姝，遂复寻常尔。岂曩时所见长鹰爪者，初至县巷者乎？今谩寄数两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题之后，双井之名益著，东坡虽欲臣双井，其可得哉？

东坡云：“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也。盐则不可。”东坡之说如此，不知今吴门、毗陵、京口煎点茶用盐，其来已久，却不曾有用姜者。风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诗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君谟谓公曰：“今茶绝品者甚白，翠绿乃下者尔。”欲改为“玉尘飞”、“素涛起”。君谟之说固然。然今自头纲贡茶之外，次纲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带微绿为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国茶，以此遗朝贵，而夸茶不为重矣。唐李泌《茶》诗“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为贵。今诸郡产茶去处，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论。

前辈谓伊川尝见秦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又见晏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一作“束”。又踏杨花过谢桥”，乃曰：“此鬼语也。”盖少游乃本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过于媟渎。少游竟死于贬所，叔原寿亦不永，虽曰有数，亦口舌劝淫之过。

管宁泛海几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头，三晨晏起，其过在此。今人有愧于冥冥之中者，其过何止“科头”、“晏起”而已哉？东坡云：“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尔。’”《晁氏客语》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与苏子由云“但置一卷历子，日有所为皆书之”相类。

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两卷，号曰“双行”，谓之多矣。故桑魏公维翰只行五首赋，李相愚只行五首

诗，便取大名，以至大位，岂必以多为贵哉？裴说补阙只行五言十九首，至来秋复行旧卷，人有讥之者，乃云：“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见知，何暇别卷哉！”余谓国初尚有唐人之风。赵叔灵，清献之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遂擢第。有诗集数十篇，闲雅清淡，不作晚唐体，自成一家。清献漕成都日，宋祁公镇益都，为序其诗。

卷第九

夏文庄举制科，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遽邀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笔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杂记》所载。又《东轩笔录》与此少异，云公举制科对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阅人多矣，视贤良他日必贵，求一诗以志今日之事。"因以吴绫手巾展前，公乘兴题曰："帘内衮衣明黼黻，殿中旗旆杂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诗用字之工。所谓宦者以吴绫手巾求诗，想必有此。至今殿试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诗，但句语少有工者，诗亦不足重矣。

祖宗朝，一时翰苑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诗："西掖深沈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书。天关启钥趋朝后，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黄扉陪汉相，彩笔代尧言。"又《和人见贺》："分班晓入翔鸾阁，直阁旁联浴凤池。彩笔间批五色诏，好风时动万年枝。"又："太□西入凤池边，□阁凌云为起烟。彩笔时批尺一诏，直庐深在九重天。"又《内直》诗："紫泥初熟诏书成，红药翻阶昼影清。屋瓦生烟宫漏永，时闻幽鸟自呼名。"李昉《燕会》诗："衣惹御香拖瑞锦，笔宣皇泽洒春霖。"贾黄中："青纶辉映轻前古，丹地深严隔世尘。"钱若水："日上花梢帘卷后，柳遮铃索雨晴初。"杨徽之："诏出紫泥封去润，朝回莲烛赐来香。"皆灿然有贵气。

王元之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后知制诰，忤时相，出知黄州。苏易简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余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臣欲令榜下诸生送于郊。"奏可之。禹偁作诗谢曰："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时交亲循时好恶，不敢私近，独窦元宾执手泣于阁门，公后以诗谢之，曰："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权德舆不由科第，知贡举三年，门下诸

公继为公相，以元之之才不得知贡举，抑命也夫！

前辈论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以手摸之，相传以谓素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画之妙当以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于评画者。然余观近代酷收古帖者，无如米元章；识画者，无如唐彦猷。元章广收六朝笔帖，可谓精于书矣，然亦多赝本。东坡跋米所收书云：“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山谷和云：“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又云“拙者窃钩辄折趾”，盖讥之也。杨次翁守丹阳，元章过郡留数日。元章好易他人书画，次翁作羹以饭之，曰：“今日为君作河豚。”其实他鱼。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无疑，此赝本尔。”因以讥之。唐彦猷博学好古，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彦猷畜书画最多，取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名画较之，俱不及。题曰“锦江钓叟笔”，绢色晦淡，酷类唐缣。其弟彦范揭图角绢视之，大笑曰：“黄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买绢印，后人矫为之。”遂还其人。以此观之，真赝岂易辨邪？世之溺于书画者，虽不失为雅好，然亦一癖尔。欧阳公有《牡丹图》，一猫卧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见之，曰：“此必午时牡丹也。猫眼至午，精细而长，至晚，则大而圆。”此亦善于鉴画者。

欧阳公《石月屏序》云：“张景山在虢州时，命治石桥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虽世之工于画者不能为，盖奇物也。景山因谪，留以遗予，因令善画工模写以为图，并书以遗苏子美。其月满，西旁微有不满处，正如十三四时。其树横生，一枝外出。皆其实如此，不敢增损，贵可信也。”子美、圣俞皆有诗。余尝于赤岸陈文惠裔孙忠懿家，出示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树、枝、叶，与公之序无少异，但其图与石屏微不类尔，岂公所谓“世之工于画者不能为”乎？忠懿且求余跋语，余谓：欧公方夸此石：“自云每到月满时，石在暗室光出檐。”圣俞则曰：“曾无纤毫光，未若灯照席。徒为顽璞一片圆，温润又不如圭璧。”何贬此石之

甚邪！虽然，此屏不幸而遇圣俞，亦幸而有圣俞，则此屏可以长宝，而不为好事者夺。岂愿复有欧阳公者，出而见之乎？

容斋先生语余云：“唐金城冯贽编《云仙散录》，不著出处，皆为伪撰，初无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读之，有张曲江语人曰：‘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笔头涌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耶在会稽云门寺前，特一涧水耳，何得言‘涌’耶？以此知其伪明矣。观贽自叙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伪作《东坡注杜诗》，内有《遭田父泥饮》篇“欲起时被肘”云：“孔文举就里人饮，夜深而归，家人责其迟，曰：‘欲命驾，数被肘。’工部造诗要妙，胸中无国子监书者，不可读其书。”此大疏脱处，不知国子监能有几书，亦何尝有此书邪？余谓“笔头涌若耶溪水”与“胸中无国子监书”，可谓的对。后以语容斋，遂共发一笑。

伪注《赠王中允维》末句云：“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旧注虞卿著《白头吟》，以人情乐新而厌旧，义自明白。伪注乃云：“张跋欲娶妾，其妻曰：‘子试诵《白头吟》，妾当听之。’跋惭而止。此妇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头吟》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特引史传所有之事及东坡已载于笔录者，饰伪乱真，其言又皆鄙缪。近日有刊《东莱家塾诗武库》，如引伪注“苦吟诗瘦”、“翠屏晚对”、“眼前无俗物”、“短发不胜簪”、“日月不相饶”、“独立万端忧”等事，伪作东坡注，不知此何传记邪？世俗浅识辈，又引其注为故事用，岂不误后学哉！所谓《诗武库》者，又伪指为东莱之书也。余后观周少隐《竹溪录》云，东坡煮猪肉诗有“火候足”之句，乃引《云仙录》“火候足”之语以为证。然此亦常语，何必用事？乃知少隐亦误以此书为真，后来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词《汉宫春》，人皆以为李汉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赠王逐客之作。王甫为翰林，权直内宿，有宫娥新得幸，仲甫应制赋词云：“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　锦裀舞彻凉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唤，六宫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闻之，语宰相曰：“岂有馆阁儒臣应制作狎词耶？”既而弹章罢。然馆中同僚相约祖饯，及期，无一至者，独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词赠别

云："无情燕子，怕春寒、轻失花期。"正谓此尔。又云："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指翰苑之玉堂。《苕溪丛话》却引唐人诗"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谓人间之玉堂，盖未知此作也。又"伤心故人去后，零落清诗"，今之歌者，类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适》诗："自从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盖"零"字与"泠"字同音，人但见"泠"字去一点为"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号为"逐客"，有《冠卿集》行于世。陆务观云。

余尝见《本事曲·鱼游春水》词云：因开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词，以为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绿杨轻拂黄金穟"，盖用唐人诗"杨柳黄金穟，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处，乃改作"黄金蕊"或"黄金缕"。又如周美成《西河》词"赏心东畔淮水"，今作"伤心"。如此之类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云："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曰："霞散绮，月沈钩，帘卷未央楼。夜深河汉截天流，宫殿锁清秋。　　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上大悦。

熙宁中，高丽遣使入贡，且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权知开封府元厚之内翰钞录以赐。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之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

王建《宫词》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搨得滕王蛱蝶图"。滕王元婴，高帝子，新、旧《唐书》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画录》略言其善画，不云其工蛱蝶也。唐世一艺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琵琶、米嘉荣歌，皆见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当世。其时山林田亩潜德隐行君子，不闻于世者多矣，而贱工末技得所附托，乃垂于不朽，盖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喜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称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鮆鱼繁，豉添莼菜紫"。魏泰尝于圣俞处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

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诗人好恶去取，不可强同也。

元献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发之‘生’。”晏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宋景文笔记》。

赵龙图师民，名重当世，而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又“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前辈名流所未到也。

卷第十

东坡论柳子厚诗在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则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类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也。周少隐云：诗人多喜效渊明体者，非不多，但使渊明愧其雄丽耳。韦苏州诗云："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夕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非惟语似，而意亦大似。故东坡论柳子厚诗晚年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诗之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子厚南迁后诗："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清深纡余，大率类此。故谓子厚诗在渊明下，苏州上。山谷书柳子厚诗数篇与王观复，欲知子厚如此学渊明，乃能近之耳。如白乐天自云效渊明数十篇，终不近也。

沈存中云："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遇豁宿，历名下书'肠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綃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公官南昌日，代还，有赠别词云："雨断西山晚照明，悄

无人、幽梦自惊。说道去多时也，到如今、真个是行。　　远山已是无心画，小楼空、斜掩绣屏。你嚎早收心呵，趁刘郎、双鬓未星。”又闲居三山日，方务德帅绍兴，携妓访之。公有词云：“三山山下闲居士，巾履萧然，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二词并不载于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家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陆子逸实预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艺殊绝，公每属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预捧觞之列，陆因问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犹在脸，公为赋《瑞鹤仙》，有“脸霞红印枕”之句，一时盛传之，逮今为雅唱。后盼盼亦归陆氏。二陆兄弟，俱有时名，子逸词胜，而诗不及其弟。

秦埙以状元及第，李文肃公邴贺秦相：“一经教子，素钦丞相之贤；累月笞儿，敢起邻翁之羡。”秦甚喜。浮溪贺启：“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乃东阁郎君之未有。虽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结此眷知，行见鲁公之拜后。”或以为讥刺，用是得谤。文肃贺除太师启云：“推赤心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勋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以为讥己，答云：“君既同于光武，仰归美报上之诚；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贪天之戒？”文肃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终不加害也。

徐渊子贺谢相深甫二子登科启云：“三槐正位，人瞻衮绣之荣；双桂联芳，天发阶庭之秀。出则告辰猷于虎拜稽手之际，入则训义方于鲤趋过庭之时。沧海珠胎，发为朝采；蓝田玉种，积有夜光。”又云：“虽官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岂人力之能为。”谢以为讥己，亦不乐之。

本朝状元多同岁，但数问术者无从晓之尔。徐爽、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寘，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佐、王整，皆生于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钱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时生。王十九日，钱二十日。钱以嘉祐二年六月卒，时王公已病。或谓王公起于寒素，早岁蹇剥，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曰：“钱虽少年荣进，晚节滞留；王虽早岁奇蹇，晚节迁擢。长短比折，祸福适均。”王公竟不起。王端明素、

卢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生，而王出于贵胄，卢起于军伍；王卒于边藩，卢薨于殿帅。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卢之寿耇有过于王，得非以少年微贱耶。《青箱杂记》。

刘贡父、王介同为考试官，因忿争，介以恶语侵攽，攽不与较，遂皆赎金。中丞吕公著意不乐攽，以为议罪太轻，遂夺主判。攽谢表曰："彍弩射市，薄命难逃；飘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术，惟恐不伤；而田主之牛，夺之已甚。"然《左传》"蹊人之田，而夺之牛"，本无"主"字。语又俗。"惟恐不伤"是全句，"已甚"字外来。盍云"在伤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夺之已甚"，方停匀。贡父工于四六者，岂不知？盖出于一时之愤气，不暇精思尔。熙宁初，张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诗贺王介甫，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说燕台。"陆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观此，则二公之文章，优劣可知矣。

唐刘邺，特赐进士第，韦岫贺之曰："三十浮名，每科皆有；九重知己，旷代所无。"

进士褚载投贽于苏威侍郎，有数字犯讳，谢启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点；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

《国史补》云："元和之后，文章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鲁直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或传云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谓出此言未失。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论文之工拙。盖尝观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而劣《醉翁记》，是荆言无疑也。"

东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亦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陈后

山云："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其名醉为号耳。富文忠公尝寄公诗，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气豪一吐阊阖风。"盖谓公寓意于此，故以为"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岂不知记体耶。观二公之论，则优《竹楼》而劣《醉翁亭记》必非荆公之言也。

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善捭阖以迎主意。未几，以谏议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字不得。"虽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捭阖之术穷矣。

王嗣宗，太祖时以魁甲登第，多历外郡，晚方入朝。真宗时，为副枢，以老辞位，真宗遽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迟开二十年。"

蔡忠怀公持正为某州司理日，韩康公宣抚陕右河东，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乐语口号，一联云："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康公极喜，请相见。观其人物高爽，议论不凡，谓群将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因相与荐之改秩，已而荐与弟持国。时持国知开封府，初置八厢，乃辟为都厢。暇日相见，颇加礼接，后已举为府曹。持国既入翰苑，刘彦尹京，趋上幕府阶墀，持正独否，刘大怒，奏闻得旨取勘。持正不答，乞移棘寺，乃供状云："京朝官著令无阶墀，盖太宗、真宗为牧时讲此礼。今辇毂之下，比肩事主，虽故事不可用，而开封府尚仍旧例，未当。"大理卿求对，特袖蔡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确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馆职。"到馆，复进《百官图》，识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贬，程颢有忧色，盖忧其已甚也。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食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曰不见日食。是日，有皇子之庆，百官入贺。蔡持正为枢副，献诗前

四句曰："昨日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食，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 郭象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 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 [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 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 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 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投辖录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目　录

投辖录
校点说明
投辖录序
投辖录
- 蓬莱三山
- 百宝念珠
- 华山崩
- 翟惟康
- 章丞相
- 蒲恭敏
- 张宗颜
- 邹志完
- 衡州老人
- 李氏女
- 尼法悟
- 贾生
- 玉条脱
- 申天规
- 刘快活
- 毛女
- 范竑父
- 张夫人
- 水太尉
- 江彦文
- 淮南道士
- 周宪之
- 赵诜之
- 沈元用
- 沈生
- 猪嘴道人
- 张忠文
- 林灵素
- 郑子卿

龙主
任莀臣
虹县良家子
祝舜俞
何丞相
黄大夫
左文琰
驼坊使臣
吕子原
孙大中
路真官
张中孚
僧妙应
曾元宾
相字
舒州刊匠
楚先觉
王子宣
汀州民
淮南士子
玉照新志
校点说明
玉照新志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投辖录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校点

校点说明

《投辖录》，宋王明清著，成书于绍兴己卯（1159）十月，时年三十三岁。此外，尚著有《摭青杂说》一卷、《挥麈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玉照新志》等，另《清林诗话》已佚。

明清字仲言，汝阴（安徽阜阳）人，生卒年份无详明记载。《挥麈前录》卷四有云：“绍兴丙辰（一一三六），明清甫十岁。”据此当生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至嘉泰二年壬戌，任浙西参议官，则已七十有六矣。《前录》自跋之前，有题目一行曰‘王知府跋’。《余话》目录后又有龙山书堂牌子云‘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敬三复校正锓木’，第不知其以某官知某府耳。”由此得知明清卒于七十六岁以后。

明清身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滁州来安令、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泰州通判、浙西参议官、某府知府等职。

明清五世祖王昭素乃太祖时博通九经的著名学者。祖父王莘师从欧阳修，藏书数万卷皆亲自校雠，声名籍甚于神宗、哲宗之时。父王铚曾任枢密院编修官，著书宏富，人称雪溪先生。外祖曾纡、舅氏曾惇、外舅方滋皆当时达官望族。明清自幼及长，或居家研读，或随亲长游宦四方。受知于尤袤、朱敦儒、李焘、李垕等大儒，备受赏识。其家学师承之渊源由此可见。耳听目濡，考其实而笔录之。内容多为正史之所未见。尤其是南渡以来，简册散佚，尤显其价值。

《投辖录》多记奇闻异事，偶亦涉及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如《林灵素》、《郑子卿》等篇，反映了北宋末期统治阶层荒淫腐朽，权臣误

国，君主惑于方士无稽之术，疏于政事，北宋焉得不亡。

《投辖录》流传至今已八百余年，其间传钞刻印，颇多遗误。明祁氏淡生堂刊本罕见，现据璜川吴氏钞本涵芬楼藏版（共四十九则），参校明陶宗仪纂《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录四则）、《五朝小说大观》（仅录三则）及景文渊阁本（四十四则）有关部分。

此次整理参照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投辖录》、《玉照新志》合刊本，按《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的体例重新加以整理修订。遗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投辖录序

迅雷、倏电，剧雨，飚风，波涛喷激，龙蛟蜕见，亦可谓之怪矣！以其有目所觌，习而为常，故弗之异。鬼神之情状，若石言于晋，神降于野，齐桓之疾，彭生之厉，存之书传，以为不然，可乎？《齐谐》志怪，由古至今，无虑千帙，仆少年时惟所耆读，家藏目览，鳞集麐至，十逾六七。间有以新奇事相告语者，思欲识之，以续前闻，因仍未能。属者屏迹杜门，居多暇日，记忆曩岁之所剽聆，遗亡之余，仅存数十事，笔之简编。因念晤言一室，亲友话情，夜漏既深，互谈所觌，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稚子不敢左顾，童仆颜变于外，则坐客忻忻，怡怡忘倦，神跃色扬，不待投辖，自然肯留，故命以为名。后之仆同志者，当知斯言之不诬。

绍兴己卯十月旦日叙。

投辖录

蓬莱三山

祥符中，封禅事竣，宰执对于后殿，真宗曰："治平无事，久欲与卿等至一二处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内侍数人入一小殿。殿后有假山甚高，而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复招群公从行。初觉暗甚，行数十步，则天宇豁然，千峰百嶂，杂花流水，尽天下之伟观。少焉，至一所，重楼复阁，金碧照辉。有二道士，貌亦奇古，来揖上，执礼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逊让，然后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论皆玄妙之旨，而肴醴之属，又非人间所见也。鸾鹄舞于堂，笙箫振林木，至夕而罢。道士送上出门而别，曰："万机之暇，毋惜与诸公频见过也。"复由旧路以归。臣下因以请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者。"群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后亦不复再往，不知何术以致之。祖父闻于欧阳文忠公。

百宝念珠

慈圣曹后，嘉祐中幸相国寺烧香。后有百宝念珠价直千万，挂领间，登殿之次忽不见。仁宗大怒，命尽系从卫之人，大索都下。捕吏惶惧，物色不可得。因念寺前常有小儿数人嬉戏自若，而不知其所从来，漫往问之。中一丫髻女子，年十二三，忽笑谓吏曰：“前日偶取之，忘记还去，今见挂寺塔之颠火珠上，当自往取之。”吏知其异人也，再拜以请，女子还，遂入塔中。吏辈仰视，见第十三级窗中出一手，与相轮等，观者万人，恐怖毛竖，须臾不见。而女子手提数珠而下，授吏。复请曰：“中旨严急，愿俱往以取信。”儿亦不辞，行数十步，立化通衢。开封尹上其事，上嗟异久之，凡坐累者皆获赦云。

华山崩

熙宁中，神宗遣内侍高伟使蜀，既还，道由华阴，投宿县驿中。忽一老卒若抱关者，前白曰："某住此多年，今夕气候非常，必有大灾异，官人速去，或可免，不可留也。"坚请其行甚切。伟疑其有它，迟回来往未肯发。老卒曰："若某妄语，来日官人回此穷治未晚，今已急矣，速去犹可投于前铺。"伟异其言，不得已上马。未十余里，天色已曛，得小马铺止宿。俄而风雨雷电大作，震荡轰磕，若天翻地转，通夕惶怖。诘朝澄霁，遣人回视旧路，则曰："昨日华山崩。少西十里，则高山大石，弥望不知几里，非复故道矣。"伟皇恐归奏。

先是，华山三峰，其高际天，有阜头谷在华山之阳。至是谷崩，风雷簸拽，自山之背隃华山甚远，此石方坠地，压覆二十七村，被其害者百余里，平地为山，迷失旧处，邮驿不通者累旬，方疏凿之，而后成路。朝廷遣官致祭，诏恤其邑，《实录》中亦略载其事。山下立庙，俗为"翻山大王"云。

伟后仕祐陵，亦甚显名。

翟惟康

翟惟康，武林人，少有俊声，年十八九即随计入京。省试既罢，馆于姊夫开封府推官沈扶家。会其女兄有娠入月，遣惟康市少备用药饵之属，偶自持之过相国寺，有瞽者善揣骨听声，惟康试叩之焉。瞽者曰：“子手中所持何物耶？”惟康曰：“吾来卜于子，焉问此为？”瞽者曰：“此非催生药乎？此妇必生男子，非常之人也，子之前程实有系焉。俟此儿高官，子当受其荫，始入仕。”惟康笑其狂诞一至于此，不问其他而去。是月，惟康之姊免身得雄，惟康自此连蹇。其儿即沈文通也，中甲科，三十为侍从，出守杭州。惟康为其持贡奉表，贺神宗登极，补太庙斋郎。元丰中，与先祖为僚，自言其详，精妙如此，可以言术矣。《王荆公集》中载沈扶妻翟夫人之志铭云：“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惟康奉献得仕”是也。惟康后至正郎云。已上三事先太史云。

章丞相

章丞相初来京师，年少，美丰姿。当日晚，独步禁街，睹车子数乘，舆卫甚都，最后者，辕后一妇人，美而艳，揭帘目逆。丞相因信步随之，不觉至夕。妇人以手招丞相，丞相遂登车与之共载，至一甲第，甚雄壮。妇人遮蔽丞相，杂众人以入一院，深邃若久无人居者。少顷，前妇人始至，备酒馔之属亦甚珍。丞相因问其所，妇人笑而不答。自是妇人引侪类辈迭相往来，俱媚甚，询之皆不顾而言它，每去则必以巨锁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体为之弊，甚彷徨。一姬年差长，忽发问曰："此岂郎君所游之地，何为而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宠婢多而无嗣，每钩致少年之徒与群妾合，久则毙之，此地凡数人矣。"丞相惶骇曰："果尔，为之奈何？"姬曰："观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免。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日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复锁子门，俟至五鼓，则吾当来呼子，子亟随我登厅事，我当以厮役之服披子，随前驺以出，可以无患矣。尔后慎勿以语人，亦不可复由此街。不然，吾与若彼此皆祸不旋踵矣。"诘旦，其姬果来扣户，而丞相乃用其术，得免于其难。后丞相既贵，犹以此事语族中所厚而善者，云后得其主之姓名，但不欲晓之于人耳。李平仲云。

蒲恭敏

蒲恭敏帅益都日，有道人造谒，阍者辞之，留文字一轴而去。恭敏启视，云：“我居清空表，君隐尘埃中。声形不相吊，兹事难形容。”又云：“欲乘明月光，于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到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奇才。君才不可尽，玉尺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阁百千仞，霞衣杂与云烟浮。”后题云：“上清鉴逸真人李白。”恭敏惊怅，绳治阍吏，遍访迹于闾巷，不可复得。

张宗颜

近有逸人张宗颜，游杭州三茅观，松径中遇白衣道士，裙裳破敝，自云观中人也。相与游，行坐堂上，宗颜问曰：“此有龙否？”曰：“诚真龙也，不必井中。”指抵下泥淖曰：“只此亦有龙。”下庭驱焉。果有小龙宛转泥中，与今画工所为无异，角耸、鬣髯、绿鳞、黄鬣、赤目，但长晶明，非常画像所比。良久，雨雾倏合，从霹雳飞去。道士与宗颜出，中涂遇主宫道士语，乃失驱龙者，因道其事，且曰：“此非观中人也。”宗颜始悟非常士，观斋宫画像中有真君像，状貌特肖所遇者，其裾为风雨所坏矣，但嗟叹致拜而退。

宗颜年绝高，能详言国初事，性沈静，寡言语，以其言非诞谩，乃纪云。大观中阅澥子云之所云耳。

邹志完

建中靖国初，邹志完自新州北归，次英、韶之间，马上忽睹一物自空中飞至，近睹之，乃一人耳。但见面目髭髯，余皆云雾蔽之，熟视志完而去。少焉，休鞭宿于道旁旅邸中，方晚饭，心念适之所见。疑虑之次，忽其物又自天井中飞入，语志完云：“不意公惓惓不相忘如此，故特来求一面耳。”时志完举酒问能少饮乎？物肯首。以一觞饫之，遂酎若醺醉状，瞑目少刻而醒，谓志完曰：“君此去便登禁闼，可无他虑也。”揖志完而别。志完询其姓氏，不答飞去，竟不知何怪。已而志完入朝，拜中书舍人。

衡州老人

衡州有一老父，荷担卖生姜三十余年，老稚见之颜貌不改。或问之，曰：“吾所居在回雁峰后，人迹罕至，人亦不暇访吾庐也。”一日，有道人延入茶肆，会曰：“吾有黄白之术，求其常德者授之。吾见翁数十年未曾改操，吾将遗翁此术如何？”翁即就担中取姜一块纳口中，少顷取出已成黄金矣。乃笑曰：“吾有此术尚不为，况其他耶？”市人惊叹聚观，若便旋而失之，自是之后，亦不复见其人矣。此曾文肃谪居衡阳日目睹者也。

李氏女

昭德，赵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往岁泊舟僧伽浮图下，梦人教改名曰昭德，遂依用之。熙宁甲寅岁春，随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梦一妇人年三十许者，面正圆而身长，莫能省识，曰：“汝负我命，岁在戊午，我得复冤。”是岁九月，梦一神女从空中而下，指昭德曰：“汝不是汝母九五齐行遍，汝今正好修。”方梦时不知问“九五齐行”是何义，觉而问人，莫能训说。由此寄心香火因缘，不视世间事，且二岁余。母氏怒曰：“女子无所归，他日吾目不瞑。”昭德惧，夙夜女工。元丰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梦曲江所梦之妇，曰：“我来矣，汝偿我债。”以物正刺昭德之心而去。从此遂病心痛，针灸、艾药熨、卜祭鬼，尽世间法，楚毒增剧，家人莫知所为。庚寅日昳时，忽得寐梦一女子，从卫如贵人，熟视之，乃甲寅所梦见之神女也，曰：“汝不感我语今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垂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为汝，惟佛能之。”即将昭德诣佛。仰见宫殿庄严，诣佛皆语。昭德拜且泣，道所以来。内一佛曰：“冤对相逢，如世索债，须彼此息心，当自悟。”昭德曰：“世业所薰，根索牢固，安能顿悟。”佛曰：“当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复哀请百余语，佛曰：“汝但发菩提心，尽此形寿，回向三宝，乃可以度脱出厄。不尔，二十五岁债偿复来，虽吾亦不能为汝。”佛乃为其作法，以手加昭德项后旋绕三匝，曰：“吾为汝解冤意，汝归，心安矣。”既觉，病去十九，顷之遂平。昭德从此心绝华慕，口绝腥膻，身绝粉黛、绮绣、洗濯三业，亦不复善心诸梦，故追忆梦时，存其梗概。

尼法悟

法悟，清源陈氏戊申女，早慧，能诵《金刚经》。尝许适其姑之子，姑爱之异常。元祐三年二月初一日，在本家道堂内，忽以剪刀断其发。母见，持之而泣。顷刻兄嫂弟妹毕集，诱谕迫胁，无所不致。法悟神色怡然，笑而不答，曰：“法悟自有境界，已发大愿，若遇明眼善知识或敢言其一二。”举家莫能为计，异日谋请建隆长老为举扬般若违恩义罪谴无边。语未竟，法悟直前拈香低头礼拜，言曰：“正月一日晡时，在道堂坐，忽见眼前黑暗，见远处有火光，举身从之，约行数里入大门，榜曰‘报冤门’，有绿衣判官持簿籍曰：‘汝未可来，何为至此？汝有宿冤当报，知否？’法悟心悸，对曰：‘得生人间，未曾为恶，何得有冤？’判官曰：‘汝前世之妻乃汝今生之夫，以嫉妒故，伤汝左耳，因而致死。今反为汝之夫，合正其命。’法悟曰：‘我虽有此宿冤，心不欲报。’判官曰：‘此自当报，不由汝心。’法悟曰：‘我若报冤，冤冤相报，无有了期。’判官曰：‘不然，如世间杀人，若有不偿报者，其冤终在。’法悟曰：‘我但不生嗔恨，冤自消释。譬如释迦世尊，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节节支解，不生嗔恨，我今亦不生嗔恨。’法悟仍见世间冤对，尽载簿内，念得火炬焚却此簿，令一切冤仇尽得解脱。判官忽扬眉怒曰：‘汝是何人，辄来乱吾法也。’叱之使去。震恐之际，不觉身在郊外，号泣曰：‘是何恶业，却教杀人报冤，观世音菩萨来救取我去。’忽见一老僧云：‘童子过来，汝须发愿。’法悟应声曰：‘我若事人，愿碎身如微尘河沙劫，不生人道。’僧曰：‘善哉！当听吾偈：万丈红丝结，何时解得彻？但修顿教门，那见弥勒法。’法悟知僧不凡，因前问前生父母何在。曰：‘汝母已生天，父犹沈滞。可礼阿育王宝塔，一会与父。’法悟旋归，失足堕井中，惊不觉醒，乃见身在道堂内，约日色止逾一食时，而自初觉眼前黑暗，至入门与判官议论，及被叱见老僧语言，不啻如终日也。法悟既觉，心极惶骇，又重舍其姑之恩义，彷徨不

决，至当月晦夜，忽梦前所见老僧，以手摩法悟顶。法悟确意，遂于翌日对佛发愿，愿云：‘若果有出家缘分，愿剪发时无人来见。’遂剪二十四刀，尽断其发，再以剪刀齐其蓬。母忽见之。”建隆闻说，不复阻难，但云“不可思议”。先是，法悟之母某氏，学道参请已三十年矣，未有悟入。是日辰时，因举之而故犯因缘，恍然有省，乃知时因缘不约并至，非拟议所及。时在扬州北门居。

右二事，黄太史鲁直子书云尔，不改易也。真迹在周渤惟深家，绍兴初献于御府。

贾 生

拱州贾氏子，正议大夫昌衡之孙，美风姿，读书能作诗与长短句，怨抑凄断，富与才情，又奉佛乐施，奉佛尤力事，交友驯谨而简谅，人皆喜之。常与其友相约如京师观灯，寓于州西贤寺，教院妙空曰："华严旧所住也。"监寺僧慈航作黑布直裰五六领，皆缀以帛，书寺名、为某事丐钱。贾戏披之以为笑，且曰："今晚为寺中教化。"夜，果戏出丐钱，风度秀峙，词辨横出，士女竞施，寺僧遣二力舁钱归，几不能举。翌日，其友戏之曰："称职哉！"贾曰："都人美丽，不容傍窥。惟行者丐钱得恣观视，虽邀逐而取焉，无害也。此吾亦薄有利焉耳！"夜，贾固欲往，而寺僧利其入，纵臾之，遂尽五夜。翌日其友睡未起，贾曰："略出矣。"友欲与语，而贾已去。抵暮而还，袖中出黄柑两枚，奇香数种，分柑爇香，谈笑无异也。又两日，友约以归，贾但以一书致家。自是抵春暮而犹在京师也。闻有人自京师来，说贾瘦瘠。又言携一妇人，但瘦瘠耳。即同归，归而瘦益甚，服药不验，举止无少差误，但不喜其旧妾，独寝于宅后书庵中，为少异也。问之，则曰："病而绝此，自啬养耳。"瘦日甚，举家不知所为，老乳媪夜半后往候之。闻庵中切切有妇女家语，比晓告其兄弟，乃知贾为鬼物所病也。百方禁断之不能去。贾故自若，且曰："我病在经络脏腑，而禁咒何益哉？"

五六月间，天宁寺作般若会，长老宗戒请贾之昆季与贾之友往斋。既罢，同游纳凉，寺之僧堂高广，蔽以大殿，无西日，堂之前有风阴阴焉。并门长连床，一寓僧坐其上。戒老与客俱至，先语僧曰："兄弟勿动，同此纳凉，诸官皆道友也。"瀹茗剖瓜均行，而食之从容，戒老忽曰："今岁贾宅几官，人独不在此，闻久病，日来亦少瘥否？"其兄言其曲折，且曰："知其为鬼所困，而不能治也。"长连床上寓僧忽曰："审如此，我能治之。"众竞起问之，则天台僧道清也。僧取净土斗许，念咒百余遍，以授其兄，使候其来，以土围之，连墙壁处穴穿敷土令相

接，或置之墙上令遍，或以意想为得，至哀鸣求免，即开庵中土而使之去，慎勿至日出也。如其言围之，方四鼓忽闻庵中忿厉声达于外，至五鼓且哭且悔。贾兄问之，称罪曰："我京城之庙灵也，有封爵，惭不能自言。悦其风姿，不少忍，以至于此。明，则丑恶俱露矣，伏愿见怜。"曰："复来乎？"曰："我恃神力，以为无如我何，不知遭此，今得免，当洗心省咎，岂敢再至。"曰："神见何物而惧也？"曰："身在铁城中，高际天矣。""欲自何方去？"曰："西北。"即开土尺许。既泣且谢，肃然有冷风自西北而去。比明，视之，则贾尚寝矣。亟往谢道清，施以二万钱，不受，与之香数十两，各取一片如指面许，插笠中曰："方往五灵台山，檀越于文殊前，烧结缘也。"问其咒，曰："《观世音菩萨羂索部》三十卷中《咒土法藏经》具载。"即诵一遍。问："何为如此灵？"曰："但人心念不一，若念一，则灵尔。"又问："贾生所遭何物也？"曰："何必问哉，神耶、鬼耶、精魅耶、狐妖耶，此咒土皆可令去也。若爱欲缠缚，见造业而死，堕落其间，盖头下迎来者，非某咒土法所能了，诸官善思之。"闻者悚然，即邀上堂，食毕揖辞，以腰抵柱，系包戴笠而去。后月余，贾生亦渐安，其友问之，曰："自初教化钱，每夕一奇妇人施我百金，转盼与我言。至第五夜，意愈密，并得一钱箧，箧中有片纸书，约以城西张园之后小圃中相见，或有问者，第云表兄则善。此乃我翌旦独往时也。既赴约，至园，有小圃，中见从卫如郡府吏，呵止之，答以'表兄'，乃径入宇内，与此妇人相见。置酒，姿态绝出，神仙中恐无有也，且约翌日天清寺僧房款昵。自是惑之，朝暮往来，或相逐亦与世人无异。比归，更不念世间可乐者，相随亦来，乡中每人作法禁咒时，亦不去，但以手画圈相围我及渠曰：'彼如我们何？'衣服饮食珍丽，颜色则世所未见，人间亦无有也。"噫！道清之言贤哉。人之为贾病遇道清，亦奉佛施药之报者也。

贾生字显之，所谓友则同郡之许顗彦周是也。其后先太史于《大藏》中检得《羂索经》咒，今亦藏之于家也。

玉条脱

大桶张氏者，以财雄长京师。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其半，谓之行钱，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或过行钱之家，其人设特位置酒，妇人出劝，主人反立侍，富人逊谢，强令坐，再三乃敢就宾位，其谨如此。张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归过其行钱孙助教家。孙置酒，张勉令坐。孙氏未嫁女出劝酒，其女方笄矣，容色绝世。张目之曰："我欲娶为妇。"孙惶恐曰："不可。"张曰："愿必得之。"言益确。孙曰："予，公之家奴也，奴为郎主丈人，邻里笑怪。"张曰："不然，我自欲之，盖烦其女为我主管少钱物耳，岂敢相仆隶也。且于皇法无碍，如我资产人才为公家之婿，不劳苦相阻也。"孙愈惶恐。张笑曰："言已定矣，不可移易。"张固豪侈，奇衣饬物，即取臂上所带古玉条脱，俾与其女带之，且曰："择日作书纳币也。"饮罢而去。孙之邻里交来贺曰："行为百万财王主人之妇翁，女为百万财主之母矣。"其后张为人所诱，别议其亲，孙念势不匹敌，不敢往问期，而张亦若相忘者。

逾年张就婚他族，而孙之女不肯嫁，其母密谕之曰："张已别娶妻矣。"女不对而私自论曰："岂有如此而别娶乎？"父乃复因张与妻祀神回，并邀饮其家，而令女窥之，既去，曰："汝适见其有妻，可以别嫁矣。"女语塞，去房内以被蒙头，少刻遂死。父母哀恸，呼其邻郑三者告之，使治丧具，郑以送丧为业，世所谓仵作行者是也。且曰："小口死勿停丧，就今日穴壁出瘗之。"告郑以致死之由，且语且哭。郑办丧具至，见其臂古玉条脱，时值数十万钱，郑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园在西。"孙谢之曰："良善而便也，当厚相酬。"号恸不忍视，急挥去之，即与亲族往送其殡而归。郑盖利其独瘗己园中也。半夜月明，郑发棺欲取玉条脱，女压然而起曰："此何处也？"顾见郑，曰："我何故在此？"女自幼亦识郑面目，郑乃畏其事彰而以言恐之曰："汝父怒汝不肯

嫁，而张氏为念若辱其门户，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实不忍，乃私发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还父母，勿恤其他。”“若送汝归家，汝还定死，我亦得罪矣。”女乃久之曰：“惟汝所听。”郑即匿之它处，以为己妻，完其殡而徙居来州。郑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妇，彼小人不暇问所从来也。积数年无子，每言张氏，辄恨怒忿恚如欲往扣问者，郑每劝且防闲之甚。

至崇宁元年，钦成上仙治园陵，郑差往永安，临行告其母勿令其妇出游。居一日，郑之母昼睡，孙氏女出僦马直诣张氏门，语其仆曰：“孙氏几女欲见某人。”其仆往通之，张且惊且怒，以仆为戏己，骂曰：“贼奴侮我耶？谁教汝如此？”其仆曰：“实有之。”张与其仆俱往视之。孙氏见张，跳踉而前，曳其衣。其仆以妇人女子不敢往解。张认以为鬼，惊避退走，而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且破，血流，推去之，仆地而死。僦马者怪其不出，恐累于己，往报郑家，推求得郑母，曰：“我子妇也。”诉之有司，因追取郑对狱具伏。已而园陵复土，郑之发塚等罪止于流，以赦得原。而张实伤而杀之，杂死罪也。虽奏获贷，犹杖脊，竟忧畏死狱中。困果冤对有如此哉！是时吴拭顾道尹京云以上二事。

许彦周云：又政和中，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公衮摄守丹阳，属邑丹徒县主簿李某者，以漕檄往湖州境内，方由郡中差二小吏徐璋、蔡禋者，以补驱使。既至境，休于郊外之观音院。僧室之邻有小房，扃锁颇密，二吏窃窥之，有画女子之像甚美，张于壁下，设供养之属。二人私自谓曰：“吾遭逆旅，得有若彼者来为一笑，何幸？”偶询院中僧，云：“郡人张姓者，今为明州象山令，此即其长妇。死，殡于房中地下，画其像，岁时祀之也。”是夕，蔡禋者寐未熟，忽见女子搴帏而入，谓禋曰：“若尝有意属于我，故来奉子之周旋，幸勿以语人，及勿以怪而疑惧焉。”禋欣然领其意，自此与璋异榻，每夕即至，相与甚欢，如此者逾月。二吏以行囊告竭，告于主簿者，主簿曰：“璋善笔札，吾不可阙。禋可行也。”是夜妇女者来语禋曰：“闻子欲归，何也？”禋告以故。妇人曰：“吾有金钗遗子，可货之足以稍济，幸无往也。”言毕于鬓间取钗与之。禋诣铺中售之得钱万六千文以归，绐谓璋曰：“我适入城遇亲人，惠然见假，勿须言归也。”璋嘿然，念我二人者同居里巷，岂有乡人而己不识者，且闻禋夜若与女子窃语，他时事露，宁不自累？由此每夕伺之。一日，天欲晓，果见妇人下自禋榻。璋急向前掩之，仆于地，若初死状，衣冠俨然。二吏大惊，诘问，亟以告。主簿者属之寺僧

谨视之，拘系二吏于狱，诘问，并无异词。遂牒象山令，令其家人共发棺视之，已空矣。及往铺索其金钗验之，诚张死时所带者也。二吏遂得释，未几还丹阳，皆以惊忧得疾，不久而殂。仲舅目睹。与张氏事相类，并录于此云。

申天规

熙宁中，有大理寺丞申天规者，请于朝，自言本农家，父好道，从方外之士游，天规十余岁时，忽□去其家，不知所适。至天规登第唱名出东华门，忽于稠人中见之，庆其登科，设拜方起，遂不复见。又累年任江南一县令，考满造朝，遇之道中，忽隔水呼天规，亟渡河见之，拜起欲语，又失所在。既更秩，乞解官给朝假，以访之，然不可得也。元丰末，先祖任武陵令，暇中游桃源观，中有道人潇洒不凡，言语有理趣，因询其姓，即申天规之父也。翌日，遣人邀之，则已告去。时天规已自老矣，计其父寿将已逾百岁矣。后见马子约云："申父名交，其姻家也。"

刘快活

刘快活者，名信，本兵也。滕章敏知池州，因捕逃卒得于九华山，自言有公据放停。滕章敏取视之，乃周显德间所给，章敏惊异之。已而扣之，果有道者，虚堂以舍焉。时章敏坐妖言被谴，不敢久留，因遣人送之王荆公。荆公与之言甚契，然不肯为之留，又以属之曾文肃。文肃馆于家者凡十余年。每酣饮，必大呼连唱“快活”二字，故人以此目焉。文肃事之如神。文肃守河阳，忽感便血，气绝不复苏，夫人泣请于刘。刘曰：“若将酒一㪷与苏合香丸二两与我。”信既得之，酒与药一引而尽，与文肃公入密室经夕，天欲晓，亟叫“快活”数声，家人竞起视之，则文肃起居已如常矣。问之，但云：“过此更寿一纪，位登台衮。”询之它，皆不言。文肃登庸登第后，出镇朱方，舟次南都，忽告别，语文肃曰：“不能远适矣。”文肃颇解其意，亦不强留。既去之后，不久，而文肃果南还。后不知所终。

毛 女

蔡元长自长安易镇四川，道出华山，旧闻毛女之异，一见向晚，从者见岳庙烧纸钱炉中有物甚异，以告元长，亟往视之，乃一妇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绀碧而发如漆，目光射人，顾元长曰：“万不为有余，一不为不足。”言讫而去，其疾如飞。既至成都，命追写其像以祀之。元长亲语先太史如此，并橅其像见遗。

范竑父

范竑父镗，少年漂泊，尝徒步过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梦黑龙绕其居，既觉，闲步出户，见有穷士凄然坐于山门，僧邀入，解榻推食以待之，且问其所向。竑父曰："某赴开封试，途穷不能前，奈何！"僧乃倾囊以济其行，其徒且笑且排之。是岁首荐，明年登科，后以龙图阁学士帅江西。其僧尚在，竑父厚报之。仲舅云。

张夫人

张子龙妙龄甲科中第。乡里宗氏，衣冠望族也，有女始笄，色冠一时，脔以为婿。成礼之后，张虽少年文采，驰誉当世，而宗常有不足之色，坐是琴瑟不甚洽浃。张任太学博士，宗忽告曰：“吾某处之神也，尝以过，罚为人之室。岁满合归，幸毋以为念，子行亦光显矣。然有三事嘱子：吾平时与子不甚叶，吾没之后，父母必来问吾既死之状，慎勿揭吾面帛。其次，毋再娶。又其次，吾有二婢，人物不至陋，他日足以区处子之家事，勿令去。苟背吾言，吾将祸子不得其死。”言毕而逝。已而宗父母果来，张告以此，翁媪益疑焉，竟启视之，乃如所画夜叉，若将起攫人状，众惧而急覆之。未几，擢侍从，益贵幸。一日登对，徽考语之曰：“卿妇死数年，为何尚未娶？枢密邓洵仁女甚美且贤，知经术，尝随其母入禁中，宫女呼为邓五经，朕当为卿娶之。”张力辞以他，不可，已而言定邓氏。邓氏欲逐其二婢，张亦不得已又去之。合卺之夜，夫妇方结发，忽火起床下，帏幔俱烬。翌日，张奏厕，见故妻如死后状，前搏子龙，遂残其势，自是张遂不能为人。靖康末，竟以失节窜湘中，已而赐死于家。姚令声云。

水太尉

大观中，李遘字夷旷，公择之子也，为湖北提举学事司勾当公事。尝以职事至沔鄂之间。湖外地广而传舍每远，稍舍之则食宿皆无所向。一日晚，将次一驿，遣健步卒先令往占，以备夕泊之所。比至，则厅事尽以青布幕之，中挂一牌曰“水太尉占”而外无从者可询，遂急回以告夷旷。夷旷曰：“舍此将何之？不若就歇其廊庑，为一宵之计。”既至，果然。夷旷意以谓必中人之衔，密命从者漫往谒之，投刺子于幕外。独有一灯擎挂幕上，久之始有人自幕中取刺子以入，若女子声曰：“暂坐，少顷出矣。”又闻其内多婢妾忸怩之言，四方之音毕备，间有诮让之词，以谓谒客者来何暮，是欲逐我辈使去此耳。夷旷徘徊既久，又不欲遽退，忽一髽角少年衣青衣，状若世所塑勾芒神，一手持球杖，一手牵一物似犬而高，似羊无角。闻空中喝云：“揖太尉，揖！”夷旷俯首应之，答喏者即其人也。惊骇之次，引丽人数十辈疾趋而出，布幕灯檠悉不复见。既迁入正寝，但见淆核满地而已，他无所睹。

江彦文

江纬彦文，少年美风仪，尝得瘵疾，医莫能疗。有道人教之休粮、不语、不衣，令入中岳观，但以木叶蔽体。如是者三载，观中道士以为奇货，每月游客必引令观之，号为仙人焉。疾既愈，还家温旧业。元符初，上书陈大中至正之道于朝廷，上召见，赐进士出身，为太学录，陆师农以女妻之。自此晋用，既有妻妾。因与同舍郎通家，一日坐间，各言微异事，郎之妻曰：“顷在室日，父母携游嵩山，尝得睹神仙于观中，今画像似之。”彦文令取视之，即己像也，因言其事，坐间之人莫不大笑。陆务观云。

淮南道士

淮南山有道士善《易》术，知休咎，学者多从之。一日，有门人造其舍，道士忽愀然不乐，曰：“早筮卦得《乾》之《离》，九三爻动，其词曰：‘焚如，死如，弃如。’不知何祥耶？”门生才下山，有盗过其居，掠其所有，杀人投尸江中，火其居而去。

周宪之

周武仲宪之，初登第为淮南一尉。近村一寺，每遇宪之来，必洒扫迎谒甚恭，如是数四。一日，宪之再到，则寂然非复如前日。宪之讶之，诘其故。云：“寺中有老僧，每遇公将至，必梦山神戒令预治道，云候相公之来。前夕，忽梦云公以某事受贿若干，致被阴谴，禄算俱将尽，以此不复来告矣。”宪之惊悸，愕然亟归，却其所遗，命僧祷于神。后数月，再梦于僧曰：“吾尝为询之，受而能悔，情亦可矜，镌寿一纪，官爵减半。”后果止于御史中丞。

赵诜之

徽考朝，有宗室诜之者，自南京来赴春试。暇日步郊外，过一尼院，极幽寂，见老尼持诵，独行廊下，指西隅谓之曰："此间有大佳处，往一观否？"生从其言。但废屋数间，芜秽不治。有碑一所甚高，亦复残缺。生试以手抚之，碑忽洞开若门宇。生试入，视之则皆非世所睹也。楼观参差，万门千户，世所谓玉宇金屋者皆不足道。香风馥然，有妇人数十，皆国色也。见生迎拜甚恭，生恍然自失。引生登堂，若人间宫殿，金璧罗列粲然，多所不识。有女子西向而坐，方二十余，颜色之美，又大胜前所睹，群妇人皆列侍焉。问生曰："子岂非赵某乎？候子久矣。"生愈骇惧。遂命置酒，合乐妙舞更奏，服勤执事并男子，食前方丈，乐声嘹嘹，真钧天之奏也。至夜，遂相与共寝，亦极欢洽。生询其地，答曰："但知非人间即已，何劳固问，且勿为疑虑可也。"如是留几旬浃。女子忽谓生曰："外访子甚急，引试亦有日，子须亟归，时见思。"遂命酒作乐，酒罢曰："此中物虽多，悉非子所可携。玉环一、北珠直系一奉之，以为想思之资。环幸毋弃之，直系可货而用也。"众人送出门，各皆吁嗟挥泪，生亦不自胜情。既出，则身在相国寺三门下，恍如梦觉，但腰间古玉环与北珠直系在焉。亟归，即见同舍与诸仆惊喜曰："试期甚迩，郎君前何往乎，如是之久耶？"生具以事告。入试罢，与二三子再访，兰若曲廊、残碑宛然，无改如前，但扣之不复开矣；诵经之尼亦复无见，怅然而返。已而下第，货其直系，得钱百余万，古玉环至今犹存。赵生自云。

沈元用

沈元用未赴殿试时，忽观卖故物担上有旧书一小帙，问取视之，乃历书也。沈以十余钱买之以归，且试观之终篇。未几廷对策问历数，元用素未始经意，殊惘然。因追思小书所记以对，不复遗忘。策成，与大问悉契，自谓神功，喜不自胜。已而唱名，果擢第一，殆岂偶然哉。

沈生

沈元用自言与其从兄俱试南宫，共客长安，从兄贫不可言，每仰于元用，忽谓元用曰："我偶一伎甚妙丽。"约其俱往见之。元用惊曰："兄穷困如此，何以致之？"兄曰："我前日偶至某处，有一妇人忽然招我入其家，自言倡也，馆我甚厚，且令我与子俱来，幸同往也。"元用从之，同至东一委巷中，有小宅子一所，门宇甚卑陋，入户则堂宇极雄壮，妇人者人物真绝代也。置酒欢甚，因谓沈兄曰："闻君未偶，他日中第肯以为汝家妇？吾家累千金，室无他人，君年亦长矣，使名门贵胄未必能逮我之容与资也，幸君勿以自媒为诮。倘子文战不利，吾亦当别为之图，亦须痛饮而别。"且笑指元用曰："君在此知状者也。"自是沈兄凡客中用度，悉取给于妇人，亦略无倦意，元用亦不时同造。及榜出，元用奏名，兄不预。有日东下，约元用一二客偕往妇人家，一见大怅然，谓沈曰："志愿相违，乃复如此。今夕须尽欢，然后分袂。"系觥釃酒，合樽促席。妇人歌别离之辞以侑觞，酒酣挥泪不止。中夜忽狂风振地，门牖皆开，堂上烛灭，寂无人声。与诸客呼妇人常在家之使用者，皆不应。二三子各移坐席相近，战悚而已。至晓，但见各坐一椅子，败屋数间之下，向来所睹悉皆不见。亟走以问邻近，皆曰："某氏之废宅，久无人居，亦未始睹诸君子之往来也。"竟不知何怪云。二事者赵宣明亦所亲闻之于元用者也。

猪嘴道人

宣和初，西京有道人来，行吟跌宕，或负担卖查桃梨杏之属，不常厥居，往往能道人未来事，而无所希求。以其喙长，号曰“猪嘴道人”。居雒甚久，有贾邈、李瓛者以家资豪侈，少年凭藉好客喜事，屡招与饮，至斗酒不乱。

一日，闲步郊外，因谓曰：“诸君得无馁乎？”怀中探纸，裹小麦舍于地，如种艺状。顷之，即擢秀骈实，因挽取以手摩，麵纷然而落，汲水和饼，复内怀中，顷取出已焦熟矣！掷之地中，出火气，然后可食。同行下逮仆隶悉皆累日不饥，二子自此颇敬之。洛人素种桃花，时盛夏，置酒家圃水阁中，曰：“我能令小池尽开桃花，杂于荷叶中。”又探怀中取小砾土掷之。酒未半，莲跗冉冉擎桃开花，浮于水面，花叶映带，深为奇绝。乡人亲旧闻之嗟骇竞赏，几旬而后谢。其余奇异悉皆此类。

李之外姻有陈朝议者，自东南罢守，僦居于雒。陈故贵家，后房十余人皆姝绝，而号越珍者，尤出众姬右，亲旧未尝得见。李尝因春游邂逅相遇，与之目成，归家神观骀荡，念虑不已。一日，道人者来谓之曰：“子之所志我知之矣，盍从我游乎？”因出城，古社坛屋中取一砾，如指许，云：“子以此划壁可也。”李如言试划之，即开去，如一角门，才入，即有曲房绣帐，不知何所。褰帏则越珍方昼寝于中，李惊喜，撼之使觉。越珍亦欣然曰：“我前日见君，固知君之在念，然门宇深严，昼日何能至此？”李不告以实，但言间关之状。越珍叹息曰：“有心之士哉！”从容小款，备极其欢狎，留信宿方出。因遵旧路，门阒割然复合，社壁如故，早来方雨时顷矣。道人曰：“何遽相忘而不返耶？”因谓曰：“划壁之砾在乎？”曰：“偶忘之矣。”因亟命李寻之，且曰：“子异日欲往，但持此砾如前即至。”自是李欲往即至，缔好甚密，将逾岁

矣。后李醉偶道其事于贾，贾且尤欲俱往，道人谓李曰："吾与子缘亦尽矣，子之不自慎，我亦不能安，子其饯我。"饮半揖诸君曰："移园中假山石来。"叱之曰："开门！"及开门，望见楼台屋宇如人间然，道人投身而入，石合如故。其后李往扣社壁不复开矣。后李生以为梦也，遣人物色越珍，道往来之迹，历历皆合。社坛距陈居各在一隅，相去数十里云。朱先生希真语。

张忠文

张忠文嵇仲作武官日，差往蜀中，遇道人于逆旅，风骨甚异，熟视嵇仲笑曰："子它日当历清要至二府。"嵇仲以为骶己之辞，问道人："若有何能？"道人云："惟命所试。"嵇仲益笑其大言，谓曰："汝能诗否？"道人请示其题，嵇仲指其所携葫芦令赋之。道人拈笔立成云："莫笑葫芦子，其中天地宽。流金不着暑，裂石岂知寒？拖后寻踪易，吹时觅缝难。从教灰尽却，留与后人看。"言既腾空而去。嵇仲后试换，历小蓬当制宗伯修史，最后知枢密院，悉如道人之言。

林灵素

林灵素在徽考朝，既以术动主听，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所居宫在城之外，尝奏上：“愿与诸朝士少春容，免拘门禁之文，幸甚。”上可其请。于是先召馆阁之士十余人饮，至夕曰：“诸公清夜何以为娱？仆愿为少致殷勤之欢，幸无形迹。”因曰：“街市倡优悉可呼，然不足以陪君子，但诸公平日属意或尝奉周旋者，千里之内皆能致，第各言其姓氏与夫所居之地，今夕将毕集焉。”诸人以为荒唐缪悠之词，醉中故以所志应之。遂自燕集之所至一竹林中，有堂高极净洁，后有小斋阁十余所，户牖茵屏之属悉备，各令谒其一。更阑之后，凡所言者妇人，皆启户而入，或与之有故者，叙问契阔，及道平时昵语它人不得而闻者皆说焉。安寝至晓，灵素扣户呼曰：“吾非忘矣，可起也。”诸公推枕，惘然恍如梦觉，各不知所以，但相视骇叹而已，因扣之。灵素曰：“此亦末事，诸君幸有识者它日询之可也。”其间有密往之者，则曰：“是夜梦有人召去奉一笑之适。”问其处所言语，无少异也。山阳徐望渭老言其从父公裕，时为秘书丞，亲预其会也。

郑子卿

林灵素得幸之后，凡有艺能之人至京师，皆擠匿不以闻之于上，或恐有胜于己者之故也。忽有道人自江南来，年甚少，愿供洒扫之役。会禁中设醮，命道士辈书青词，稍卤莽，灵素躁怒。道人前来曰：“某愿为之。”灵素命吉蠲笔墨之属。道人曰：“不须也，将纸来。”但以寻常所用笔倚而写之，众窃怪且笑其不知事体也。俄顷书就，端谨精密，前所未见，灵素固已讶之，自是遇之良厚。凡事过目即解，且度越他人。灵素亦奇而忌之，每戒其徒，遇警跸府临，即勿令出。一日，徽考幸其舍，语及黄白事，叹息以谓未始一遇其人，既而去。道人告灵素曰：“某实有是术，愿先生姑试之。”灵素前已异之，取道像前古铜香炉与之，曰：“汝可以此为银者乎？”道人曰：“甚易耳！”即于腰间小瓢中取药少许，微以手擦之，持以示灵素，则已为黄金矣，银不足道。灵素见之大骇赏，延之上座，少选遂不见，呼之则已逸去。后数日，上幸灵素所居，忽仰视见三清阁牌上有金书小字两行，尝目所不睹。阁既高而牌出飞簷之外，人迹所不能到者，上甚讶之。亟令人缚梯往观，字云：“郑子卿居此两月，不得见上而去。”上即问之，灵素直言其事，且谢不敏。上令取其榜置之禁中，灵素自此眷衰。廉宣仲云。

龙 主

宣和七年元日，有太学生数人，共登丰乐楼会饮。都城楼上酒客坐所，各有小室，谓之“酒阁子”。邻阁有一客，引杯独酌至数斗，浩歌箕踞，旁若无人，衣冠甚伟。诸生异之，因相率与之揖，且邀之共坐。客亦不辞，来前又饮斗余，议论锋出，凡所启问悉出人意表。诸生降问及姓氏。曰主姓龙，弃家访道，随所寓而安之，亦有年矣。诸生因以先生目之，问曰：“先生休歇之地可得闻乎？”客曰：“在景龙门外某人小邸中安下。诸公翌日幸早至彼，恐差晚则某亦出矣。”诸生中有如期访之者，客果在焉。一室潇然，一榻、一老仆，他无有也。语诸生曰：“某亦欲与诸君小款，但逆旅非所宜，某日有暇，幸与前日同席诸公子偕行出郊，为之毕集，某之愿也。”生诺之以告二三子。至日，谒告以往，客复在焉。命老仆携钱数千，出都门外沽酒，市果饵。徜徉一二小圃中欢饮终日，间以经史未通处问之，皆迎刃而解。诸生中有以弧矢自随者，会空中有群雁穿云而过，客取弓调矢，一箭双雁坠地，诸生又惊服。自是，每有暇则访之，客必在焉。一日，俱过新城下，时土木方毕，连楼郁峙，客忽指示诸生曰：“不过一岁，此城当毁，虽外城亦然，地皆瓦砾之场。”言讫叹息。时告密者分布闾巷，诸生惶恐，重足周视而不敢答。复引诸生至近郊人稍稀处，曰：“幸诸君游既久，亦有以告语者，幸毋忽。”诸生请所以。客曰：“胡骑将犯阙，天子当北狩，城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乱。诸君毋以升斗之计顾惜弗归，宜各怀亲念家，急出都即可免。不然非某所知，吾亦从此逝矣。”言毕而散。翌早，诸生再访其居将以扣其详，则店媪云：“昨夕已告去矣。”诸生以为异也，遂请告，各给长假还里中，后悉如其言。

叔外祖曾台州公永语仆如此云，后观《华严经》中有龙主鸠盘荼王，始悟即其人也。

任荩臣

任荩臣者，蜀士也。建炎初，以干出川，泊舟峡口，与同行二三客纵步岸次。有老人衣紫，戴卷云冠，貌甚古雅，揖诸君曰：“敝居距此不远，可以暂一枉驾否？”诸君从之，行里余，入栢径，深林茂密，中有大屋三间，如庙宇。老人先入，面南而坐，诸生东西相向，心已疑之。未及语次，见簷上有声如雷，坠下一物，乃铁槽也，大如一船，其中有汤正沸，浮一金紫人，须臾火炽糜烂，诸君大惊，起询老人，则如木偶然，不复应，已而其物复凌空而去，老人始语曰：“诸公知所谓无间地狱乎？此即是也，幸毋久住。”诸公急趋以出，不敢回顾，仓惶至舟次，则苍壁万仞，不复有路矣。

虹县良家子

建炎初，李成自下邳寇宿州。或劝成先袭虹县，伺其怠而后取之，成以为然。兵趋虹，虹开壁以纳贼。明年秋，贼将史亮悉勒兵赴宿，攻城陷之。成后军亦杀虹县人以应，横尸数里。有良家子脱死于刃，望见衣冠数人，兵吏悉绀肤朱发，载簿籍随之。良家子瞑目佯死，有吏呼曰：“此人何报得脱？”一兵前趋，将挝杀之。吏曰：“待检籍视姓名。乃安禄山时，尝为贼军，不杀无辜，俾免兵死。以其曾为贼，令今世预于阵焉。”以上二事蜀僧秀祖云。

祝舜俞

祝师龙舜俞，绍兴初，随孟传文为宣抚司属官。自闽中还朝，道出永嘉，偶与二三同官登郡楼避暑。有雪髯褐衣之士先已在焉。因与之语，问其姓氏。云：“唐，姓潘，郡人也。尝为舒州教授，挂冠已久。”自言：“善知人休咎。”时舜俞将结局奏功，谓必膺异赏，因以己之生月叩之。答曰：“子凡事皆缓，此去十年，当上殿，始脱选调，冠豸为卿。自是又须闲十余年作帅，此外不须问也。改官后始有子。”舜俞见其辞夷色庄。议论过人，心甚喜之。翌日，访其居，投刺焉。久之不出，意颇忿其无礼。忽一年少出曰：“公何从而识伯氏？自舒州考满休官后，未尝与人接，今死又十年矣。”舜俞因告以所遇状。其人饮泣，徐曰：“伯氏顷实留心于李虚中之学，某兄弟悉能之。”再求舜俞甲庚占之，与前所言颇合。舜俞是行过剡中，与先太史自言如此。已而赏下，循资而已。其后赐对，再秩入台，迁太府少卿，逾年以论列，奉祠者十载，得郡房陵，迁帅襄阳，以疾复请崇道而归，废于家，其言始验八九矣。潘唐者，实先祖之门生也。

又舜俞之侄协，娶曾氏，仆之从姨也，叔外祖谏坡，元忠之婿。当调官京师，游相蓝，遇官人，骑从甚都，前揖祝，自称：“前澶渊司录钱皞也。亦娶曾氏，子室人之故亲。”意其殷勤。约它日过其居。时谏坡为郎，祝归，因以告之。坡惊曰：“钱郎死已数年，君何从而见之耶？”二事姻旧间多闻之。仙耶？鬼耶？不可致诘。

何丞相

何丞相伯通布衣时，与里中一举子俱下第南归，举子至泗州得暴疾不救，权厝于道旁僧舍，丞相每经由，必奠酹之，有年矣。一日，丞相自郎官谒告，焚黄于括苍，假道泗州，暝晦未久，舣舟初定，举子忽通谒于舟次，偶丞相忘之，俾呼来前，劳苦若平生欢，久之始悟其死，乃语之曰："吾往来于此久矣，今夕忽见访，岂吾禄命将衰殆，不利于吾耶？"举子曰："不然，前此荷公每来必祭我，我亦屡欲一见公，适多白昼，或夜则烛光烁我，不容进。公今日所用烛乃牛脂为之，我不复惧，故使我能入公船。公自此当亨通矣；位至相府，寿考康宁，举子无与比，幸自爱无它疑。异日使我归骨乡里足矣，此外无所求也。"言毕洒涕呜咽，不自胜情。丞相亦恻然伤之，酌酒以别。遣人迹其后，登岸数步而没。丞相既贵，厚抚其家，俾归葬于里中。何氏子弟，至今每戒人不可以脂烛照夜。

黄大夫

闽人黄大夫者，少筮仕作邵武尉，获强犯七人，捕送郡，或疑以为非真者，黄力执其说，竟杀之，用赏更秩，然终身以为慊。中年后，事斗甚谨，遂见形于云间，如是有岁矣。既老病于家，斗日益近。洎至晚，景遂入其室。熟视之非斗也，乃七人披发者，血淋其身。自云："即邵武冤者，前以君福气方盛，虽每现形终未敢近。今君禄将谢，吾将子辩前事于冥间耳！"惶恐扑地，犹能语其子而卒。以上二事，宣仲云。

左文琰

台州士人左玭，字文琰，有声场屋。戊辰岁，赴省闱考。试官某者，房中有《周礼》义卷子极佳，立号甚优，将白主文者置之上列，玩味之际，忽假寝于几间。梦中有人谓：“此台州进士左玭程文也，合中第久矣，顷因嘱某事受贿五十万，致有枉死者，坐此以获阴谴，减折寿禄，未得登科。然一第之后，其人即死，君幸无取之也。”既寤，且信且疑。如是者凡三日三梦，悉符于前，竟默摈之。洎出院，于落卷中检视，果玭之文，考官甚惊异，后每以语人。玭至王十朋龟龄榜始得解褐，是年即随孙道夫太冲奉使为书状官，死于燕山，亦谓验矣。王夷仲云。

驼坊使臣

顷岁有驼坊使臣夜坐未寐，闻户外有二人偶语云：“舍人来日当有万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将奈何？”复答曰：“谏议愿自宽，何戚戚？会当免耳！”其声甚雄。使臣窃窥之，乃二骆驼系庭中。翌日早，有旨下坊中，差骆驼一头载军衣入蜀，乃庭下语者。继闻驼至蜀而死。不知二畜前境何人，而其罚如是之酷耶？

吕子原

吕源子原守吉州日，尝令修城，掘土得旧棺一，既舁置江中，始得石志于旁，乃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略曰："后十六甲子，东平公守此郡，吾儿当出而从河伯之游矣。"算术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仲舅云。

孙大中

诸暨举子孙大中，政和中在上庠升补颇高。一夕，忽梦有人谓曰："俟再兴太学，子始及第。"既觉，殊不可晓，连蹇甚久。靖康之乱，成均遂废，至绍兴壬戌再兴贤关，大中复补试入籍，始登第云。薛叔器云。

路真官

路时公，字当可，解捕逐鬼物，世人目之曰“路真官”。而荐绅或指为诞妄不信也。建炎间，与先太史同避地婺女时，李倞冲季在焉。冲季常抱疾，邑邑不足，日益癯瘠，非医砭所能疗；试以询，当可每但唯唯而已。冲季因以属先太史曰：“岂若有所避而不明以告我乎？公与我厚，试一叩之。”先太史于是访当可以问之。当可曰：“固为询之矣，第以费义事制肘。”先太史因以语，冲季蹙额惨怛，久之而言曰：“顷岁三舍法行，先人季广实为夔州路提举学士，会诏天下州县学举人，程文中有害道讥切者，专一令学士司检察具名闻奏。时先人既老，且久去词场，所至多以畀某详定。因见忠州一学生费义者，策卷中多言诽谤，至不忍闻。时赵谂事未久，虑蜀中狂人复生，因白大人，奏上其事，始以谓不过重罚，屏斥不齿，足以劝励。既而敕下，窜义海外。视之，乃一村邑陋儒，不识时忌所以然者耳！甚悔，为之怅然，恨累日。继而闻义道死，心每以为慊，亦未尝以语诸人，以此知当可之术未易轻。”仆后因阅宣和徽宗皇帝诏旨，备见费义削章云。

张中孚

己未岁，虏人入我河南故地，大将张中孚、中彦兄弟自陕右来朝行在所。道出雒阳建昌宫故基之侧，与二三将士张烛夜饮于邮亭。忽有妇人，衣服奇古，而姿色绝妙，执役来歌于尊前，曰："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故址颓垣，荒烟衰草，溪前宫阙。　　长安道上行客，念依旧，名深利切。改变容颜，销磨古今，陇头残月。"中孚兄弟大惊异，诘其所自，不应而去。张仲益所云。

僧妙应

僧妙应，能言人未来事，名重上国。吴元中丞相在掖垣日，忽造之，曰："天下将乱，子作相矣，吾欲南适，俟见子于岭外，吾其死时矣！是时公亦将不免。"言讫而别。宣和末，元中以内禅功，自给事中两月至相位，未逾年即南窜。建炎中，起家为宣抚使，力辞不拜，避地柳州，再与妙应遇。因语之曰："师之前言验矣。奈何！"与之弈棋，罢，妙应归所寓寺，翌日访之，已蝉蜕矣。未几元中亦薨。僧仲躬云耳。

曾元宾

温州平阳县桂岭里东溪人曾元宾者，三子：长曰雄飞、次曰伊仲、季曰长翰。绍兴丁巳夏初，幼子长翰纵走山谷间，睹小青衣容貌奇丽，夷然而前，曰："真仙欲邀君言少事。"长翰恍惚若惊，从而往之。萦迂行数里，至一林下，异香馥郁，非尘俗比。俄有五女子、二从者拥盖而出，珠珮盛饰，奇容艳妆，世所稀见，真神仙中人也。长翰愈惊其异，勉而问曰："子为谁乎？"曰："吾五人者，乃蓬莱岛之真仙也，一曰仁静字德俊、二曰仁粹字德材、三曰仁娇字德懋、四曰仁玉字德全、五曰仁姝字德高。"顾二侍者曰："此二人乃吾之嫔娥也，曰媚真、曰美真。吾于君家有宿缘，不远万里而来，君之昆季三人久虽当贵，然未有不学而自成者也。吾等博学谈古，无所不至，欲师授汝等昆仲，以未知汝家君可否耳。可以此言白父兄，如其可从，即于汝居之前山顶巅营屋三室，几案之属亦可略备，吾当择日自赴。如不愿从，亦无固必。"言讫辞谢，由故道而去。长翰彷徨不能自存，归告父兄。元宾者欣跃谓众子曰："果吾家兴焉！"如戒营室，累日而成，三子俟之。一日，果至，命其室曰山堂。仁静作诗戒三子曰："东晋生华气，儒生颇好闲。所居得山堂，楹槛稍虚宽。森罗对草树，晚暮清阴寒。洒扫布几席，气体粗可安。图书虽非多，亦足侈览观。望令述事业，细大无不完。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得趣，自可忘寝飡。勉哉二三子，及时张羽翰。毋为玩嬉戏，玩取一笑欢。壮年不重来，光景如流丸。"自后教导日新，规矩峻整，小有违犯亦加棰楚。三人语人曰："真仙虽日来夜去，某事不敢懈怠，无不知者。"它人罕见其形，但与人杯酌谈笑，或有求文者，但展纸于案，惟闻墨笔削劉之声，俄顷挥翰盈纸。一日，友人张彦忠大夫不信而谒之，得诗曰："秀仙溪分一石崖，等闲居此象蓬莱。举眸尽是山林趣，何必东都长者来。"又曰："特承临访索诗篇，无愧高谈振坐前。细柳真风浑秀异，伫膺纶诏赴中天。"又曰："曾统三军

执要权，妖氛扫尽复宁边。盐梅实是和羹手，共贺中兴亿万年。”又曰：“忠心报国不辞难，竭尽英雄险阻间。孽寇生擒如拾芥，未饶三箭定天山。”又林小尹左司乃元宾亲家也，亦谒之，得诗与辞，其余赋论策题不可胜记焉。约自永嘉过会稽，语先太史云在郡所目睹。别后，又录其甥郭汤求彦同所叙云尔，驰寄书中。且云事有不可胜言者，其后不闻。

相 字

赵元镇、秦会之同作左右相，客言有术者善相字，甚奇，二公令呼来姑试之，各书一“退”字视之。术者熟视久之，曰：“左相行须引去，右相宜在中书。”二公问其故，曰：“左所书日下人远，右书人向日边。”已而果然。赵晋望云。

舒州刊匠

近岁，淮西路漕司下诸州分开圣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凡用药物故意令误，不如本方。忽大雷电，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苏训直云。

楚先觉

廉宣仲布、吕安老祉二人同年生，且极厚善。既中第，闻有楚先觉者，以门术闻都下，二公相率往问卜，各以八字叩之。楚笑曰：“俱新进士耶？”复问姓氏云：“廉君目下又有小喜，不出明年即官中都，然终身官爵止于此矣。吕君后数年始入朝，便须进用。又数年，出而再入，为八座，将不得令终，盖五行全似徐德占也。吕君亡后二十年，廉君始死。”二公以谓一时孟浪之语不足信。未几，宣仲为张子婿，明年以博士徵，已而坐妻党摈不用。安老数年后始被召，遂登言路，未久遭逐，又数年再召，浸为大戎，提师淮西。兵乱，为其下所杀。宣仲虽以疾挂冠，今尚存，距安老之死，殆十八九年矣。术者之言有验如此者，无异于毛十八仙翁也。

又，秦会之初罢右相，居温州日，尝邀街市卖卜者问之。曰：“相公明年再秉钧衡，二十年间位极人臣，古今罕俪。代公位者，永嘉知县沈该也。”其后果然，此尤可怪。宣仲云。

王子宣

王藩子宣，宣和间自侍从出帅秦州。一日，境内积雨山崩，令僚属往视之，中有古穴甚大，棺椁悉无，旁有石匣，其内复有白金函，函置剑一口，甚锋利，僚持以献于子宣，子宣甚宝之。未久，子宣以忧去位，服终，复迁兵部尚书。会金人渝盟，京师俶扰，渊圣命子宣督师东南，奉使失指窜海上。时子宣兄鞈得两浙提刑，分袂江表，子宣以是剑赠行，鞈携以之官。治会稽，视事逾年，戎将胡人参婴城判，执鞈于禹迹寺之禅省院。鞈长子素勇敢，闻乱，提此剑以赴难，至贼所犹格杀数人而入，卒为其党所缚，父子俱毙于剑下。人参取以自佩，不旋踵，人参败，剑不知所在。物之为祸有如此者乎。子宣之子钳自云。

汀州民

甲戌岁，汀州有村氓入山采薪，小歇树下。旁有一石忽裂开，有老人顶帽衣白，自其中跃出，谓氓曰：“观子骨格贵不可言。”因授以衮冕，使氓冠衣之。老人复入，石合如故。氓持以出，示墟中人。有桀黠者识之，遂群集不逞，得数百人，告以符命，推氓为首，剽掠邑镇，未几而败。既就执，有司取其石观之，无以异于它，而衮冕非外方所制，遂戮氓而焚其物。方夷吾云。

淮南士子

顷岁，两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还山阳，视其故业。道由维扬，舍于北门外，日已暮矣。主人者慰藉绸缪，云：“是间不洁净，又有盗，不可宿。距此十里，某氏庄极宽雅而尝有备以戒不虞，愿以二马二健仆相随至彼。”士子观其词颇诚，兼其庄旧所熟也，领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别，且祝其回。日过夜未半，抵某氏庄，庄夫出迎，云：“此地多鬼，胡为夜行？”因告所以，方欲解鞍，觉二仆与马屹然不动，亟跃下取火视之，但见大枯竹二竿，大凳二条而已，即命碎之，后亦无他。王道山云。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汪新森 朱菊如　校点

校点说明

宋王明清著。成书于庆元四年戊午（1198），时年七十三岁。

《玉照新志》以北宋后期的朝野旧闻涉及政治军事等方面为多。反映了北宋朝廷腐败，权臣误国，百姓苦于战火，流离失所的情景。如卷三《胡伟元》条通过对韩世忠的描述，反映出执掌军权者之间的矛盾及其私生活的糜烂。又如卷四《秦桧初擢第》条，记叙秦桧降金并与金人勾结卖国的内幕。书中前人逸著亦占有篇幅。如安尧臣《谏取燕云疏》、李长民《广汴都赋》、姚平仲《拟劫寨破敌露布》等诸篇，皆首见全文于此。又如曾布冯燕《水调歌头》排遍七章，为词谱之所未载，宋大曲之式，于此足以窥见。书中亦有若干神怪迷信的记叙 。

《玉照新志》是以清张海鹏《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对校明钞本，通校了明尚白斋镌、陈眉公订正、沈士龙、沈德先、沈孚先同校本。明钞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卷首有“礼部员外郎吴郡扬仪校”方章。卷尾有清人吴焘（子冕）眉批云：“此宋人稗史也，明杨仪校，抄即其甥莫云卿之笔。”尚白本（上图藏），海盐姚士麟作《尚白斋秘籍叙》云：“此刻为友人沈天生及其弟水部白生斋头所藏，亦以不传为虑，爰检小史、学稗诸海所无者，自梁、宋、辽、元至今，凡得二十种，昆季手校，授之剞劂。”

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投辖录》、《玉照新志》合刊本中《玉照新志》校点本原系汪新森先生遗稿，此次整理，由朱菊如按《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的体例重新加以整理修订。遗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玉照新志序

庆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于友人永嘉鲍子正，色泽温润，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宝也。又获米南宫书“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迹杜门，思索旧闻凡数十则，缀缉之，名曰《玉照新志》。务在直书，初无私意，为善者固可以为韦弦，为恶者又足以为龟鉴。间有奇怪谐谑，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祸天刑，则付之无心可也。长至日，汝阴王明清书。

卷第一

神庙圣意，锐于图治。熙宁之政，既一切变更法度，开边之议遂兴。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后经理西南小羌。韩存宝以弗绩诛，继而永洛大衄，徐禧之徒死之。由是耻于用兵，上亦郁陶成疾。元祐初政，庙堂诸公共议，捐其所取。绍圣、崇宁绍述之说举，窜逐弃地之柄臣，取青唐，进筑湟鄯银夏。至童贯、蔡攸乃启燕云之役，驯至靖康之祸，悉本二子绍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莫不推尊之。绍圣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长当国，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间，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颁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别，至于前日诋訾元祐之政者，亦获厕名矣，唯有识讲论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祸根实基于元祐嫉恶太甚焉。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六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实录》，秉笔者极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张是也，故词采粲然，高出前代。绍圣初，邓圣求、蔡元长上章，指以为谤史，乞行重修。盖旧文多取司马文正公《涑水纪闻》，如韩、富、欧阳诸公传，及叙刘永年家世载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诋永年、常山，吕正献之评曾南丰、邵安简借书多不还，陈秀公母贱之类，所引甚多。至新史，于是《裕陵实录》皆以朱笔抹之，且究问前日史臣，悉行迁斥，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以删修焉，号"朱墨本"，陈莹中上书曾文肃，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也。其所从来亦有本焉，览者熟究而考之，当知此言不诬。

绍兴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归我，诏以孟富文庾为东京留守，富文

辟毕少董良史以自随。未几，金败盟，少董身陷伪地者累年。尝于相国寺鬻故书处，得《熙丰日历》残帙数叶，无复伦序。少董南归，出以相示，于是缉其可以传信者凡八条，今录于编，亦有已见《裕陵实录》中者，并存之。

云中书札子：度支员外郎、充龙图待制，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吕大防奏："伏见本路凤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文院校书郎张载，学术精深，性资方毅，昨因得告寻医，未蒙朝廷召命，义难自进，老于田闾，众所共惜。臣未敢别乞朝廷任使，欲望圣慈，且令召还书馆旧职。有不如臣所举，甘坐罔上不忠之罪。候敕旨。"奉圣旨依奏，许朝参，令发来赴阙，依旧供职。

又云中书省札子：已降敕旨，奉使高丽船，第一只赐号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只赐号灵飞顺济神舟。右奉圣旨。额且令御书院如法书写，一面疾速入急递至明州交割，及本州制造牌额安排。所有敕牒，令安焘等收掌。

又云均州奏：为本州编管、前漳州军事判官练亨甫，逐次与兄练劼、弟练冲甫往女弟子鲁丽华家逾滥。后收养在宝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见鲁丽华与百姓王九在店饮酒，唤归寺，殴打鲁丽华。致乐营将申举，已送司理院照对去讫。奏闻。

又云晋州奏：据雄州防御推官、知秀州崇德县事、充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状，欲乞令今后春秋释奠，并以兖邹二公配享。如允所请，乞即下礼部定夺次序立式，伏乞备录闻奏。州司所据陆长愈状奏闻，候敕旨。寻下太常寺定夺申部，今据本寺状看详："先圣文宣王以先师颜子配享，及以次从祀，皆其门弟子也。孟子知道，固当知尊礼，然与孔子异代，难与颜子并行配享之礼，所请难议施行。"申部看详："太常寺所定未得允当。古者配享及从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时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先农之配，即以后稷神。勾芒为少昊氏之子，祝融为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则勾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气之日，又为从祀，是异代之人得为配祀明矣。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伏胜、高堂生、杜预、范宁之徒二十一贤，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至今犹为从祀。孟子于孔圣之门，当在颜子之列。至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享，诚为阙典。伏请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所有

荀况、扬雄、韩愈，并以世次先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所贵上称圣朝褒崇儒贤、备修祀典之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帖捡会左丘明至范宁等二十一人并封伯爵。如允所请，即乞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自国子监及天下，至圣文宣王庙皆塑邹国公像，其冠服同衮国公。仍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荀况在左丘明之下，扬雄在刘向之下，韩愈在范宁之下，冠服皆从封爵。奉圣旨依。

又云敕下江东转运司断：“太中大夫、充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陈绎为前知广州日，将造到公使库檀木观音，将松木观音换檀木观音入己；并将公使钱籴粮喂饲自己白鹇等；并役使土丁枪手修筑廨宇内地基；及并将官乳香于神寺独自焚烧，并申奏辨明所犯虚诈，及取勘时逐次虚妄等罪。并男承务郎、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务陈彦辅，役使广州军人织造木绵生活等罪，并取勘虚妄；并将仕郎、试国子监四门助教郭应之于广州公使库受供给，与陈绎管勾宅库，买物亏价。陈绎合追见在太中大夫，旧官谏议大夫、龙图阁待制。或以职当徒一年勒停，缘前项轻罪内犯盗赃一匹，仍令准例追毁出身以来诰敕文字，除名勒停。放陈彦辅各从杖一百。私罪上定断罚铜十斤。放郭应之该赦。”奉敕并依断，内陈绎特免除名勒停，落龙图阁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军替郑琰成资过满阙，陈彦辅特冲替。

又云王安石札子奏：“幸遭圣运，超拔等夷，知奖眷怜，逮兼父子，戴天负地，感涕难胜。顾迫衰残，縻捐何补，不胜蝼蚁微愿，以臣今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为僧寺一所，永远祝延圣寿。如蒙矜许，特赐名额，广昭希旷，荣遇一时，仰凭威神，誓报无已。取进止。”奉圣旨，依所乞，以报本禅寺为名额。其中载练亨甫事，亨甫以知经术驰名熙宁间，为王荆公之高弟，而所坐乃尔，殊不可晓。又恐在谪籍，一时官吏迎合观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圣朝，种明逸抗疏辞归终南旧隐。上命设宴禁中，令廷臣赋诗以宠其行。独翰林学士杜镐辞以素不习诗，诵《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怿，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处哉？”熙宁中，王荆公进用时，有王介中甫者，以诗诋之云：“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荆公不以为忤，但赋绝句云：“莫向空山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盖取于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时中制科，仕裕陵为从官。子沇之彦允、汉之彦周、涣之彦昭、沩之彦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熙宁中，有太庙斋郎姜适者，淄川人，枢密遵之孙。尝从开封府觅举，还乡途中，有平舆数乘，每相先后，初亦不暇问之，既抵里中，乃径趋其家。适出询之。有妇人焉，颜色绝代，方二十余，语适曰："吾来为汝家妇。"适曰："吾纳室久矣，岂容他人？"妇云："使足下自有妻，我愿妾御无悔。"反覆酬酢久之。适知其怪，然势不容拒，遂以廊庑间空屋数楹处之，徐观其变。妇者亦有使令，自置烟爨，烹炰饮食，无异常人，略无毫发之扰，亦不与之讲男女之好也。既无从诘其来历，但合门畏惧而已。积是逾年，人情相与亦颇稔熟。忽有道人直造舍，妇一见掩袂大哭。道人者语适云："子倘不遇我，祸有不可言者。此妇人剑仙也，始与其夫亦甚和鸣，终乃反目。妇易形外避，其夫访于天下，今将迹至君家来杀此妇，并及君焉。吾先知之，万里来救君命。今夕必有异，子但闭目勿开，安以待之，可保无虞。"是夜三鼓后，忽窗中划然有声，见二剑自空飞入。适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剑盘旋于适头之前后。天将晓矣，忽闻喝声甚厉，云："可启观！"即早来之道人也。下视之，有人首一，血流满地。道人曰："可贺矣。"腰间瓢中取药一捻布之，血化为白水，人首与道人俱不见。次日，妇人亦辞谢而去。适自此神气秀爽，不复以利名萦心。屏妻子，常往来鄠杜之间，以药饵、符水疗人之疾，数见奇效，时人敬之。其后孙处恭安礼所言如此。安礼君子人也，所言必不妄。

明清近观《熙丰起居注》云：元丰四年，慈圣光献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寝食。适诣阙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试其术。且载其施行云："太庙斋郎姜适进状，称系虞部郎中正观之子，光禄寺丞纬之侄，为学道休官，有法，能致太皇太后复生。诏差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中书、密院两府南厅聚询，本人称限六十日内当如其所陈。于京师城西金明池内修坛作醮，差御药监及宣使赐净衣一套。至期无验，复诘之，云：'太后方与仁宗凭玉阑干，赏千树梅花，无意复思人间。'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编管，后不知所终。"

元祐四年，东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钱塘，道由毗陵之洛社。时孙仲益之父教村童于野市茅檐之下，仲益方七八岁，立于岸侧。东坡望见，奇之，呼来前与语，果不凡，询其所学，方为七字对矣。与之题云"衡茅稚子璠玙器"，仲益随声应之云："翰苑仙人锦绣肠。"大加赏叹，赠之以缣酒，嘱其父善视之，后来果为斯文之主盟。

赵谂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党来降，赐以国姓。至谂，不

量其力，乃与其党李造、贾时成等宣言，欲除君侧之奸，词语颇肆狂悖，然初无弄兵之谋。建中靖国时事既变，谂亦幡然息心，来京师注官。时曾文肃当国，一见，奇其才而荐之，擢国子博士。谂谒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句群以前事告变，狱就，遂以反逆伏诛，父母妻子悉皆流窜。改其乡里渝州为恭州。文肃亦坐责。告词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辄荐逆谋之首"是也。究其始，止由狷忿妄作，遂至杀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负寇盗之名，学者亦当以轻剽为戒焉。

明清每阅《唐史》甘露事，未尝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处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后来无人别白，可恨！近观《续皇王宝运录》云："僖宗光启四年正月诏云：'大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愤终被冤诬，六十余年幽枉无诉。宜沾沛泽，用慰泉扃，并与洗雪，各复官爵，兼访其子孙与官。'"使衔冤之魂，亦伸眉于九原矣！惜乎刘昫、宋景文、欧阳文忠不见此书，载之于新、旧唐史，殊为阙文。如褒赠常濬、孟昭图二人之文亦其时，已见之洪景卢《容斋三笔》，不复重录。

明清家昔有卢载《范阳家志》一书，叙其祖多逊行事之详，为陆务观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仿佛记其二三。一则云：多逊素与李孟雍穆厚善。多逊窜逐后，万里相望，声迹眇绝。时法禁严，邸报不至海外。一日，忽赦书至，后有"参知政事李"。多逊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辕。"戒舍人僦装，已而果移容州团练副使。未渡巨浸间，忽见江南李后主，衣冠如平生，问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逊云："屈。"后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又多逊门下士有种英、苏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后，宾客云散，独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还。英后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简，魁天下，为参知政事。

本朝有两张先，皆字子野：一则枢密副使逊之孙，与欧阳文忠同在洛阳幕府，其后文忠为作墓志铭，称其"志守端方，临事敢决"者。一乃与东坡先生游，东坡推为前辈，诗中所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能为乐府，号张三影者。有两苏世美：一东坡作哀词者，一苏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举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后以传其词遍国中，于是改名蘧，易字子开。与苏、黄游甚稔，见于尺牍。东坡先生又

作《芙蓉城诗》云："决别之时，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无戚戚，后当偕老于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开时方十八九，已而结婚向氏，十年而鳏居。年四十，再娶江阴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后，视其妻则倩盼冶容，修短合度，与前所遇无纤毫之异。询以前语，则惘然莫晓。而澄江，江阴之里名也。子开由是遂为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余，康强无疾。明清壬午岁，从外舅帅淮西，子开之孙明之謤在幕府，相与游从，每以见语如此。此事与《云溪友议》玉箫事绝相类。子开，赵州人，忠穆䜣之孙，虞部员外郎正路之子。仕至中散大夫，晚归守濡须，祠堂在焉。贺方回为子开挽诗词云："我昔官房子，尝闻忠穆贤。"又云："和璧终归赵，干将不葬吴。"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为和宁也，少游没于元符末，子开大观中犹在，其误明矣。

元符中，饶州举子张生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者好甚密。会张生南宫不利，归，妓欲与之俱，而张不可，约半岁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则任其从人。张偶以亲之命，后约几月，始至京师。首访旧游，其邻僦舍者迎谓曰："君非饶州张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约，日托我访来期于学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归洛阳富人张氏，遂偕去矣。临发涕泣，多与我金钱，令候君来，引观故居毕，乃僦后人。"生入观则小楼奥室，欢馆宛然，几榻犹设不动，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怆，不能自持，迹其所向，百计不能知矣。作《雨中花》词，盛传于都下云。或云即知常之子子功焘也。其词云："事往人离，还似暮峡归云，陇上流泉。强分圆镜，枉断哀弦。曾记酒阑歌罢，难忘月底花前。旧携手处，层楼朱户，触目依然。　　从来懒向，绣纬罗帐，镇交比翼文鸳。谁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户不如飞絮，傍怀争及炉烟。这回休也，一生心事，为尔萦牵。"此得之廉宣仲布所记云。

明清述《挥麈录》，列本朝诸帝以潜藩为军府。今又敬以徽宗诏旨考之，云：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贯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为遂宁郡武信军节度使。元丰八年，陛下初封遂宁郡王。绍圣元年，复以遂宁郡王出阁，与苏、润二州时同而事均。缘本州遂宁县，元符二年，县下慧明院，秋冬间，忽观佛像五次出现，父老咸曰：遂宁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嗣登宝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额。"诏陞为遂宁府。又诏：主上尝封蜀国公，陞蜀州为崇庆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诏以宿州零壁为灵壁县，以真州为仪真郡，通州为静海郡，秀州为嘉兴郡，从《九域图志》所奏请也。《实录》与三州图经及《仪真》、《通州》、《嘉兴》三志皆所不载。明清尝陈于礼

部，乞行下逐州照会施行。

是岁十二月甲申，司勋员外郎张大亨奏："切见朝廷讲读之官，在天子所者谓之侍读、侍讲，而诸王府亦有侍读、侍讲官。不当比拟，称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于是。太宗皇帝初为韩、冀诸王置侍讲，后有欲为皇族子孙置之。议者以唐文宗改诸王侍讲为奉诸王讲，请以教授为名。从之。且皇族学官，尚不可与王府同称，而王府官岂可同天子讲读之号？"诏诸王府侍讲改为直讲，侍读改为赞读。大亨字嘉甫，一时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苏起奏："臣昨谨将耕藉诏书刻石被以云鹤，安奉厅事。仍行下四县依此施行。自此风雨调顺，禾稼茂盛，既已收获，枯荄又复生穗，每亩得谷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诸路州县，效此施行。"祐陵览奏不乐，云："起谄佞一至于此，何以儆在位？其华饰手韶，岂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陈莹中《谏垣集》言之详矣。削籍于建中靖国。崇宁初，蔡元长召拜同知枢密院事，卒于位，恩数甚渥。后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转运判官，登对归，与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终当有播迁之厄。"客告其语，遂坐诛。弟邦送涪州编管，处厚亦追贬单州团练副使。具列诏旨。至重和元年，燕云之伐兴，处厚之侄孙尧臣，以布衣诣京师，扣阍上书，力陈不可，且极言一时之失，逾万言。永祐御批云："比缘大臣建议，欲恢复燕云故地，安尧臣远方书生，能陈历代兴衰之迹，达于朕听，臣僚咸谓毁薄时政，首沮大事，乞行窜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谏之士不当置之典刑，优加爵赏，佥论何私。尧臣崇宁四年已曾许用处厚遗表恩泽奏补，因处厚责降，遂寝不行。今处厚未尽复旧官，可特追复正奉大夫，给还遗表恩泽，特先补尧臣承务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读至是，泪落阑干，始知永祐从谏如转圜，而渊衷初亦知北征为非，特当时大臣，惟务迎合将顺以邀功，不能身任死争，卒至祸乱，可不痛哉！今尽列尧臣之疏于左：

臣观商高宗尝命傅说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说复陈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读至此，未尝不掩卷太息，以谓天下万几，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堂上远于百里，以九重之深，而欲尽闻四方万里之远，百辟之忠邪贤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顾不难哉。是以帝王之

德盛于纳谏，谏行言听则膏泽下于民，天下同臻于晏然之域，社稷之利也。臣闻陛下临御之初，从谏如流，尝下求言之诏曰："言而不当，朕不加罪。"于是謇谔之士，冒昧自竭，咸尽愚衷。而憸人欲杜塞言路，窃弄威柄，乃荧惑陛下，加以诋诬之罪，遂使陛下负拒谏之谤于天下矣。比年以来，言事之臣朝奏夕贬，天下之人结舌杜口，以言为讳。乃者，宦寺专命，交结权臣，共唱北伐之议，思所以蠹国而害民。上自宰执，下至台谏，曾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咸以前事为戒，陛下复何赖焉？臣愚谓燕云之役兴，则边隙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此臣所以日夜为陛下寒心也。臣蝼蝗之微，自顶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钺。倘使上冒天威，必罚无赦，臣虽就死无悔，何惮而不言哉？愿毕其说以献焉。臣闻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而有外惧，盖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果来。圣人以一身寄于巍巍之上，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安危之机，不在于夷狄之服叛去来也。有天下国家者，必固本以释末，未尝竭内以事外。虽羁縻制御之不失，徒使为中国之藩篱耳，曷尝与之谋大事、图大功，俾忧生于内也？昔王郁说契丹入塞以牵晋，兵定，人皆以为后患，可不鉴哉！古者夷狄，忧在内不在外。外忧之患，吾能固本以释末，将贤而士勇，随即翦灭，其患不及中原，太山之安，有足恃者。内忧之惧，由吾竭内以事外，邦本凋残，海内虚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无忧，甚可惧也，陛下亦思之乎？厥今天下之势，危于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术，委任奸臣，竭生灵膏血，数挑强胡，以取必争之地，使上累圣德，亿兆同忧。且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乃摇尾乞怜，非畏吾也，盖边境之上，未有可乘之衅使之来寇，彼故茫然不以动其心。陛下将启燕云之役，异日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锐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将见四夷交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昔秦始皇缵累世之余烈，既并六国，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万里。其意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乃贪利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叛。汉孝武资累世之积蓄，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务恢封略，图制匈奴，患其兼徙西国，结党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师旅之费，不可数计，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车。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始弃轮台之地，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汉文、景，分命诸将，攻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师，因而国乱。陈宣帝缵业之后，拓土开

疆，志大不已，遂有吕梁之败，江左日蹙，力殚财竭，旋为隋氏所灭。隋炀帝恃其富强之资，逞无厌之欲，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出，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唐太宗定海内，时称英主，然而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师旅数动，百姓疲劳，虽未至于祸乱，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议。明皇开元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战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燕寇乘之，天下离溃。是皆贪地穷兵，好功勤远，忽守成持盈之道，不顾劳民之弊。昔者，周宣中兴，玁狁为害，追至太原，及境而止，盖不欲弊中国、怒远夷也。故享国日久，诗人咏其美。孝文专务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匈奴结和亲，后乃背盟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劳百姓。是以国富刑清，汉祚日永，天下归仁。孝元亦纳贾捐之之议，弃珠崖之陋，后世以为美谈。东汉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宫、马武清伐匈奴，报曰："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可谓深达治源者乎。

历观前世，虽征讨殊类，时有异同，势有可否，谋有得失，事有成败，然毒螫四表，疮痍兆姓，未尝不由好大喜功，竭内事外者也。人谓国虽大，好战必亡。故圣人务德不务广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内诸夏而外夷狄，非谓中国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种类乖殊，习俗诡异，居于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山谷险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诚不欲竭内以事外也。故樊哙尝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谓其可斩。冯奉世矫诏斩沙车王，宣帝议加爵赏，萧望之谓矫诏违命，虽有功不可为法，恐后奉使者为国家生事。陈汤诛郅支，匡衡劾其矫制而专命。郝灵荃斩默啜，姚崇卢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终不加爵赏，抑有由矣。是知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羁縻不绝，使曲在彼，乃圣人制御夷狄之常道也。在昔，东胡避李牧，北虏惮郅都，南蛮服孔明，西戎畏郝玭。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君臣同体，固守边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志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或有侥幸一时，为国生事，兴造边隙，邦宪具在，夫何患云。

我宋太祖皇帝，拨乱反正，躬擐甲胄，总熊罴之众，当时将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两州之残寇，岂勇力智慧不足哉？

盖两州之地，犬戎所必争者，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锋镝，乃置而不问。章圣皇帝澶渊之役，以匈奴举国来寇，不得已而与战，既战而胜，乃听其求和，遂与之盟，逡巡引兵而退。盖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愿陛下思祖宗积累之艰，鉴历代君臣之失，永塞边隙，务守景德旧好。选忠信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险塞，而严军高垒毋战，据关扼险，荷戟而守之，无使夷狄乘间伺隙，窥我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岂不伟欤；臣前所谓燕云之役兴，则边隙遂开者，此也。

臣观自古国家之败，未尝不由宦者专政。当时，时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断而驭之。故终至委靡颓弊，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后已。大抵此曹手执帝爵，口衔天宪，则臣下之死生祸福在焉。出入卧内，靡间朝夕，巧于将迎，则君心为之必移。况隆以高爵，分以厚禄，加之信任，以资其威福之权哉。我宋开基太祖皇帝，鉴前代之弊，务行划革，内品供奉不过二十人，徒使供门户洒扫之役。宝元以后，员数倍增，禄廪从优。咸平中，秦翰、雷有终因讨王均之乱，既而有功，授以恩州刺史。自后刘宝信等，初无纤毫之功，咸起侥幸之心，乃攀援二人，遂皆遥领团防刺史，议者否之。继以明道，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宦寺，斜封墨敕，授之匪人，委用渐大，兹风一扇，先朝之典制尽废。当时台谏以死争之，期必行而后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数不知其几，但见腰金袍紫，充满朝廷。处富贵之极，忘分守之严。专想威权，决议中禁，蔽九重之聪明，擅四海之生杀。怀谄谀之心，巧媚曲求者则举而登用，励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则立见排斥。以致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府第罗列天都，亲族布满丹陛。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侔于天子；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僭拟后宫。狗马饰雕文，土木被锦绣。更相援引，同恶相济。一日再赐，一月屡封，爵命极矣，田园广矣，金缯溢矣，奴婢官矣，搢绅、士大夫尽出其门矣，非复向时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矣。皇纲何由而振耶？是以贤才怨讟，志士穷栖，莫此为甚。昔人谓宦者专而国命危，良有以也。

臣布衣贱士，无官守言责，不敢纤悉条具，上渎圣听，请以误国之大者言之：童贯起自腐贱，本无智谋，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机密。自出师陕右，已弥岁禩，专以欺君罔上为心。虚立城寨，妄报边捷，以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将吏，以植私党。交通馈遗，鬻卖官爵，超躐除授，紊乱典常。有自选调，不由举荐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资格而得防团者；有放逐田里，不应甄叙而擢登清禁者；有托儒为名，了不知书而任以兰省者。或陵德鲜礼，不通世务，徒以家累亿金，望尘罗

拜，公行贿赂而致身青云者，比比皆是；或养骄恃势，不知古今，徒以门高阀贵，摇尾乞怜，侥幸请托而立登要津者，纷纷接踵。一时鲜俪寡廉鲜耻之人，争相慕悦，侵渔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后。《兵法》：“战士冒矢石被伤，生有金帛之赐，死有褒赠之荣。”自兵权归贯，纷更殆尽，战场之卒秋毫无所得，死者又诬以逃亡之罪，赏罚不明，兵气委靡。凯旋未久，秩品已崇，庖人厩卒，扫门执鞭之隶，冒功奏赏，有驯致节钺者，名器一何轻哉！山西劲卒，贯尽选为亲兵，实以自卫。屯攻战伐之际，他兵躬行阵之劳；振旅班师之后，亲兵冒无功之赏。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愤，而陛下恬不顾也。贯为将帅，每得内帑金帛以济军须，悉充私藏，乃立军期之法，取偿于州县，依势作威，倚法肆贪，暴赋横敛，民不堪命，将士为之解体。贯方且意气洋洋，自为得计，凶焰傲然。台谏之中，间有刚毅不回之士，爱君忧国，一言议己，则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归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谓贯深结蔡京，同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并倡北伐之议。经营既久，国用匮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税，均籴以充军储。茶盐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饥馑，迫之以重敛，其势必无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则赤子膏血，不为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兹毒蠹久矣，其贫至矣，养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

昔人谓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应之焉。臣愚，深恐无常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萌不肖之心，其患有至于不可御者。又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怨气，天心悯焉，非朝廷之福也。刘蕡谓：“自古宦官领军政，未有不败国丧师者。”其言载之青史，虽愚夫愚妇莫之或非。陛下倘优悠不断，异时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追悔何及。伏愿陛下廓天日之明，塞阴邪之路，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宦寺之役，使安其分可也。臣亦谓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陛下若昵之，此臣愚所不识也。恭惟陛下以社稷为心，以生灵为念，思祸患于未萌之机，戒其所当戒，更其所当更，自宸衷决而行之，无恤邪论之纷纷。天下幸甚！臣前所谓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者，此也。

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禄，沐浴陛下之膏泽久矣。当此之时，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臣独辄吐狂直，上触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祸从，计行而身戮。盖痛纪纲之坏，哀生灵之困，变乱将起，社稷将危，忠愤所激，有不能自已者。不识陛下能赦之否？臣闻唐贞观时，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皇厌之，欲加黜责，郑公谏曰：“古者立谤木欲闻己过，

封事其谤木之遗乎！陛下思闻得失当否，咨其所陈言。言而是乎，为朝廷之益；非乎，无损于政。”帝悦，皆劳遣之。今臣惓惓之私，非敢望陛下咨其所陈，□□□采其实而行之，使纳谏之君，不独专美于前代，臣子之至愿也，惟陛下裁之。呜呼！犯颜批鳞者，人臣之尽忠，广览兼听者，圣王之盛德。臣之所以自处者，可谓忠矣；陛下所以处臣者，宜何如焉？愿少缓天诛，庶开忠谠之路，永保无穷之基。倘或不容，身首异处，取笑士类，亦臣所不恤也。

靖康初，尧臣为宣义郎、成都府华阳丞。钦宗亲批云：“安尧臣昨所上书，议论慷慨，爱君忧国，出于诚心。可特转奉议郎，除见缺台谏官。”聘书甫下，而尧臣死矣。

卷第二

“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便忍使、鸳鸯只。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祐陵亲书其后云：“此词甚佳，不知何人作？奏来。”盖以询曹组者，今宸翰尚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讹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报池面莲花盛开，非常年比。祐陵携嫔御阉宦凡数十人往观之。既至彼，则有妇人俯首凭栏者，若熟寝状。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之。见其缜发如云，素颈粲玉，呼之，凝然不顾。上讶之，自以所执玉麈微触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须髯如棘，面长尺余，两目如电，极为可畏。从驾之人悉皆辟易惊仆，上亦为之失措。逡巡不见，上亟回辇。未几，京城失守，狩于朔方。

明清《挥麈余话》记周美成《瑞鹤仙》事，近于故箧中得先人所叙特为详备，今具载之。美成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杭徙居睦州，梦中作长短句《瑞鹤仙》一阕，既觉犹能全记，了不详其所谓也。未几，青溪贼方腊起，逮其鸱张，方还杭州旧居，而道路兵戈已满，仅得脱死。始入钱塘门，但见杭人仓皇奔避，如蜂屯蚁沸。视落日半在鼓角楼檐间，即词中所谓“斜阳映山落。敛余晖犹恋，孤城栏角”者应矣。当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吴越享安闲之乐，而狂寇啸聚，径自睦州直捣苏杭，声言遂踞二浙。浙人传闻，内外响应，求死不暇。美成旧居既不可往，是日无处得食，饥甚。忽于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视之，乡人之侍儿，素所识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舍车过酒家乎？”美成从之。惊遽间，连引数杯散去，腹枵顿解。乃词中所谓“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之句验矣。饮罢，觉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径出城北，江涨桥诸寺士女已盈满，不能驻足。独一小寺经阁，偶无人，遂宿其上。即词中所谓“上马

谁扶，醉眠朱阁”又应矣。既见两浙处处奔避，遂绝江居扬州。未及息肩，而传闻方贼已尽据二浙，将涉江之淮泗。因自计方领南京鸿庆宫，有斋厅可居，乃挈家往焉。则词中所谓“念西园已是，花深无路，东风又恶”之语应矣。至鸿庆未几，以疾卒。则“任流光过了，归来洞天自乐”，又应于身后矣。美成平生好作乐府，将死之际，梦中得句，而字字俱应，卒章又验于身后，岂偶然哉！美成之守颍上，与仆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词见寄，尚不知此词之言，待其死乃尽验如此。

明清《挥麈录》载雍孝闻事颇详。近见狄浦朱去奢云：“孝闻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尝有诗云：‘官田种秫陶元亮，私釜生尘范史云。’至今郡人犹传诵之。”孝闻没后，有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为孝闻，走江淮间，其才亦不下孝闻。有《吊项羽庙文》云：“无守陵之蕙帐，有照夜之寒釭。”过东坡墓题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外何人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在瑶宫。”宣和初，至京师，遂得幸祐陵，谓其人可及林灵素之半，赐姓名朱广汉。至绍兴中犹在，寓会稽之天长观，明清尚及识之。而洪景卢《夷坚志》记其一事云。

郑绅者，京师人，少日以宾赞事政府，坐累被逐，贫窭之甚。妻弃去适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访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监问命于日者，日者惊曰：“后当官隆极品，未论其他，而今已为观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识焉。”同行侪辈笑且排之。甫出寺门，有快行家者数辈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即除阁门宣赞舍人。未及岁，以女正长秋，得拜廉车。不数年位登师垣，爵封郡王，极其富贵荣宠。妻再适张公缊，夤缘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韩髦斯士，郑氏婿也，见语如此。

东坡先生知杭州，马中玉成为浙漕，东坡被召赴阙，中玉席间作词曰：“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东坡和之，所谓“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是也。中玉，忠肃亮之子仲甫犹子也。

裕陵初复西边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询之边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赵。”“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为谁人？”云：“包枢密拯是也。”于是推其族类，各从其姓。至今有仕于中

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挥麈前录》载中书令舍人红鞓，自叶少蕴始。出于姚令威《丛话》。近观孙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状》云："以大观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试中书舍人，赐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带佩金鱼为饰。一日，徽宗顾见公，谓左右曰：'给、舍等耳，而服色相绝如此。'诏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带垂鱼，自公始也。"与姚所记少异。

汤举者，处州缙云人，与先人太学同舍生，有才名于宣、政间，登第之后，累任州县，积官至承议郎。居乡邑，以疾不起。举适上课，当迁员外郎，而纶轴未颁。有王令洙者，南都人，文安尧臣之后，为缙云令。告其家云："未须发丧，少俟命下。"举妻惧不敢，令洙力勉之，且为亟遣价疾驰入都，趣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后举哀，令洙为保任申郡，遗泽遂沾其子，即进之思退也。后中词科，赐出身，尽历华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时，亦异事也，故书之。

秦妙观，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画工多图其貌，售于外方。陆升之仲高，山阴胜流，词翰俱妙，晚坐秦党，遂废于家。尝语明清曰："顷客临安，雨中见一老妇人，蓬头垢面丐于市，藉檐溜以濯足，泣诉于升之曰：'官人曾闻秦妙观名否？妾即是也。'虽掩抑困悴，而声音举措固自若也。多与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泪落盈襟，盖自怆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尔。言犹在耳，兴怀太息。

明清《挥麈余话》载李元叔上《广汴都赋》于祐陵，由此进用。近得全篇于其从孙申父直柔，今尽列于后：

臣窃惟皇宋艺祖受命，奠都于大梁，于今垂二百载。列圣相承，增饰崇丽，煌煌乎天子之宅，栋宇以来未之有也。昔在元丰中，太学生周邦彦，尝草《汴都赋》奉御神考，遂托国势之重，传播士林。然其所纪述大率略而未备，若乃比岁以来，宫室轮奂之美，礼乐声容之华，则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兹矣。耳目所闻见，亦粗得其梗概，辄鼓舞阴阳，以鸣国家之盛，因改前赋而推广焉。始则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维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奥，任贤使能之效，而终之以持守，冀备乙览之末。为赋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国而游上京，遇大梁公子于路，相与问答，倾盖如

故，因纵言至于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证之曰：“我闻在昔受命帝王，继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诸夏之根本，肇隆亿载之规模。若乃贲饰恢宏之美，概见于《书》；经营先后之次，备载于《礼》。宅中图大，则有姬公之明训；权宜拓制，则自萧公而经始。余不敢高谈羲皇，远举夏商，试即周而陈之。二华对峙，八川交注。褒斜陇首之攸届，函谷二崤之并据。此宗固所都，或假山河之险固，汉高因之而启帝祚焉。孟津后达，大谷前通。导以伊洛瀍涧之泽，控以成皋广武之冲。此成周所都，适当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毕昴之次，河冀之津。风俗渐乎虞夏，疆域逮乎齐秦。魏都之爽垲，信无伦也。衡岳镇野，龙川带坰。列戈船于三江，储戎车于石城。吴都之雄壮，信足称也。接壤邛笮，通商滇僰。地蓄竹木之产，民厌稻鱼之食。蜀都之富饶，信无敌也。凡兹都邑之盛，实俪美而争雄。旁睨而论，虽辨若炙輠，继日而莫能穷。”

公子闻之，始若瞑眙，已而哂曰：“先生于古诚博矣，孰若我目睹汴都之伟观乎？顾其所以设险，则道德之藩，仁义之垣，岂独依于山川？所以建中，则皇极在上，九畴咸若，岂必宅于河雒？其爽垲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轶人寰之埃壒，极天下之高明。其雄壮也，有如钩陈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则万物伏，怒刑则四夷竦。其富饶也，有如海涵地负，深厚莫测，追鱼丽之盛多，迈驺虞之蕃殖。彼两汉之杂霸，虽仍于周家之旧墟；三国之鼎峙，虽临乎一方之都会。较而论之于今日，正犹拳石涓水，欲与五岳四渎为比拟，所谓谈何容易！”

先生曰：“余生长太平和气中亦既有日，而处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益，骤来神州，恍然似失。目虽骇乎阙庭楼观之丽，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虽熟乎声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礼乐之情。子年在英妙，博闻强记，幸为我紊言之。”

公子曰：“仆实不敏，窃闻先进有言。昔自唐室不竞，王纲浸圮，陵夷五季，纷纶四纪。上帝悯斯民之涂炭，眷求一德作之君师。肆我艺祖，应天顺人，出御昌期。若时众大之居，实古大梁之域。在汉则郡，以陈留而命名；在唐则军，以宣武而分额。考其地望，虽卓荦乎诸夏，而川流休气，犹盘礴而郁积。时乎有待，世莫能测。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画圻。匪梁人之能谋，天实启之；匪天私彼有梁，实兆宋基。观天文分野之次舍，则房心腾其辉，实沈寄其耀，仰星躔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之丰衍，则高者磊砢，下者坟垆，廓陂陀之恺泽，极

灌溉之膏腴。语地形之高兮，则自泗而西，涉川上，历濉阳，遂东至于通津，冈阜隐鳞，烟云飞屯，其上郁律，势与天连。语汴渠之驶兮，则自巩而东，达时门，抵宣泽，障洪河之浊流，导温洛之和液，中贯都城，偃若云霓，溯湍悍而不穷，上接云汉之无倪。语雉堞之固，则伟拔金墉，缭以汤池，仰宪太微之象，屹临赤县之畿。语郊闉之壮，则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华榜以干霄，谨严更而警夜。维是都之建也，虽自于梁，逮艺祖而始兴，至太宗而浸昌，列圣相承，洎于今日。当国家之闲暇，肆乘时而增葺，遂跨三都，越两京，拟二周而抗衡。数其南，则神霄之府，上膺南极。伟殊祥之创见，恍微妙之难测。岁在丁酉，大阐真机，用端命于上帝，而彰信于群黎。爰设定命之符，妙以虫鱼之篆。继乾元之用九，参八宝而垂范。乃严像设，只奉兹宫。俨一殿以居上，总诸天而位中。灵妃上嫔列于西，仙伯天辅列于东。谔谔群卿，峨冠景从。往往名在丹台，而身为世辅。像图孔肖，后先攸序。辟金堂，启玉室，骇宝轮之飞动，森鸾仗之纷饰。其侧乃有元命之殿，实总会乎众福。本始载叶，葳礼惟穆。罄华封请祝之诚，效《天保》无疆之卜。若夫阳德之建，咸秩火神，于赫荧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时谓大辰。配曰阏伯，以序而陈。原夫帝业之创，自于宋地，盖乘是德而王天下，饰之灵鉦，赤文婀娜，举以示众，遂定区夏。岂必赤伏合信于鄗南之亭，神母告符于丰西之夜。主上承纪，奉祀致严，审辰出戌入之度，有视蕊礼明之占。遂维五帝之象夏，体重离而面南。谐祉声于乐府，验朱草于灵篇。火得其性，景贶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历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载旋，相我昌运，于千万年。出南薰，望泰坛，隐若天高，浑若天圆，钦柴于兹，佥曰称焉。先是有司，仍国旧贯，明宫斋庐，悉取缯缦。后洎绍圣，端诚攸建，精意孔昭，礼文弥粲。主上改元之初载，辛巳长至，始亲郊见。逮至癸巳之岁，盖四举兹礼矣。申敕春官，益严祀事。于是规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玄圭，天道是循。百官显相，斋戒惟寅。帝登玉辂，皇衢再遵。已而日景晏温，天真降临。衣冠幢节之辉映，彩仗辇辂之参差，岂徒若见于渭阳，而接拜于交门。仰重瞳之四瞩，耸群目而动心。乃辟琳馆，揭号‘迎真’。用伸昭报，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亩维千。上春展事，务崇吉蠲，于时农祥晨正，东作是先。载黛耜于玉辂，敞云幄于绀坛，葱犗驯服于广阼之侧，青旗晻霭于黄麾之间。帝御思文，饬躬祷专。屈帝尊以秉耒，勤天步而降轩。三推告毕，贵贱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种，以成高廪之丰年。然后获之秷秷，瑞禾是导。郊庙明堂之大享，亲奉粢盛以致告。岂惟率天下之农而敦本，盖将劝天下之养而教孝。层台岧峣，上观昭回，厥基孔固，下镇地维。仪象一新，于焉具设，上下互映，俯仰并

察。天体斯著，辰曜斯列，云鳌上承，金虬四匝。备璇玑玉衡之制，兼冯相保章之法。陋灵台铜浑之规，斥《周髀》宣夜之说。于以观星，则进退伏见，不失其正；于以观云，则分至启闭，各得其应。以候钟律，则清浊之均协；以候晷影，则长短之度称。遂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征既效，丛祥并膺。至若秘书之建，典籍是藏。法西昆之玉府，萃东壁之灵光。凡微言大义之渊源，秘录幽经之浩博，贯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万卷绮错，犀轴牙签，辉耀有烁，金匮石室，载严封钥。或资讨论，则分隶于三馆；或备奏御，则会萃于秘阁。以至字画所传，则妙极六书，巧穷八体，有龟文鸟迹之象，有凤翥龙腾之势。真伪既辨，众美斯备。图画所载，则三祖余范，七圣妙迹。睹名马于曹韩，览古松于韦毕。繄绝艺之入神，骇众观而动色。肇建古文，宏琏丰敞，择一时之英髦，命于焉而涵养。天下歆艳，不啻登瀛洲而隐藏室。名卿巨公，由此涂出。若夫龙津所在，大辟贤关，作庇寒士，今逾百年。勒丰碑以正文字之讹，建华构以藏载籍之传。其中则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圣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阙里。其配享也，则惟颜孟之亚圣；其从祀也，则多邹鲁之儒士。俨威仪之若存，肃冠裳之有伟。至于庠序学校之教也，首善于京，自熙丰始，乃详备讲说，谨严课诵，规绳以励其行，舍选以作其气。发挥《诗》《书》之奥，顿革声律之弊。尔乃采芑新田，育莪中沚，人才于此乎辈出，圣道因之而不坠。其外则用建原庙，近傚元丰，伻图程度，罔或不同。朱甍相望而特起，缥垣对峙而比崇。界以驰道之广，临乎魏厥之雄。祥烟瑞霭，焕烂蒙笼。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亲弥笃，兄弟之义弥隆。届四孟之改律，感节物于春冬。怆衣冠之出游，轸羹墙于帝衷。既进祠于东宫之七殿，御洁诚以致恭。想睟容之如在，备享献而肃雍。参以时王之礼，肆浸盛乎威容。饬兹惟谨，稽首拜颙。牙盘或荐，玉馔惟充。有飶其香，斋诚默通。愿灵心之响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台所寄，众务渊薮，象应乎文昌，运侔乎北斗。四方利害，于是乎上达；三省政令，于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亢爽之所，度宏基而易旧。太社为之向，西掖直其后。形胜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为六部，自吏洎工位于左，自户洎刑位于右。公庭肃若，百吏辐辏。于是纠以虞舜黜陟之公，辅以周公训迪之悉。黠胥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责。秩秩乎天地四时之联，各率属而分职，有伦有要，有典有则，用能效臂指之相应，总纪纲而并饬。至如天府之雄，统以京尹。民物浩穰于三辅之虚，聚邑列布于千里之轸。风俗枢机，教化原本。当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务谨。职业斯励，名实斯允。爰择拨烦之才，俾长治于尔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沿之积弊；原庙之近，人无棰楚之喧嚣。遭承平之日久，匪弹压之是务。皇仁如天，

万物覆露。矧兹辇毂之下，日薰陶而餍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于拳梏。日无滞讼，岁无留狱。贯索之象既虚，圜扉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极功，颂声作而民和睦。尔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灵沼，相直匪赊。伊苑囿之非一，聚众芳而骈罗。神木千岁而不凋，仙卉四时而常花。宗生族茂，厥类实多。当青鸟之司开，正条风之暄暖。命啬夫而启禁籞，纵都人而游览。我皇践祚之五载，六飞始御于苑门。盖将顺民心之所乐，达余阳于暮春。指金明而驻跸，观曼衍之星陈。兰挠飞动，采仗缤纷。帝曰：‘斯乐，予何敢专！’遂践琼林，宴宝津，零湛露于九重，均禊饮于群臣。修先朝之故事，张太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于平世，励武志而弥勤。其北则营坛再成，亶为方丘。伫柔祇之歆飨，故神舆之是侔。考一代合祭之失，实千载循袭之尤。敦牂比至，旷典聿修。帝躬临于泽中，即阴位而类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岳渎之俦。乃奠黄琮，震于神休。乃奏函钟，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畅协气以横流。顾瞻空际，密迩灵斿，有持戈者，有执戟者，有质若兽者，有喙若鸟者。地之百灵秘怪，感帝德而来游。景光为之烛曜，祥云为之飞浮。侍卫骇愕，莫测其由。衰时之对，上轶成周，岂若汉祠后皇，徒歌乎物发冀州。至其棣萼之庭建，盖示优于同气。主上钦承永泰之基，益隆则友之义。兢兢业业，欲尽继述之志。永绍裕陵，垂法万世。载因心以抚存，肆匹休于棠棣。爵以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两镇之节，厚以三接之赐。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贵，何愧建初岁入之丰也。每当岁时之衎乐，俪雁齿而密侍，和乐且湛，靡拘堂陛无间劝侑之勤。有继饮酒之饫，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龙翔效瑞，鹡鸰来集，数以万计。嘉首尾之胥应，感弟昆之是类。洒宸翰以体物，用阐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内齐外。自天申命，支本昌炽。考祥罴之应梦，演庆源而毓粹。蔼螽斯蛰蛰之众，假乐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职，又合乎尧帝。肇正元嗣于春宫，申眷后王而加惠。冠礼荐行，三加攸次。诏以成人之道，载隆出阁之制。卜吉壤以图居，惟宫隅之是迩。标蕃衍之美名，彰皇家之盛事。顾启处之获宁，信皇慈之曲被。于是宾师友，简僚吏，习礼节，讲儒艺，日奉朝著，克勤无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训，而臣子之义备至。若宗正著录，枝派实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广睦，恩义两敦。第族属之疏戚，班禄秩以维均。远则褒崇艺祖之胄，近则加厚濮邸之孙。配天其泽，同姓悉沾。歌《湛露》，咏《行苇》，戒《杕杜》，鄙《葛藟》。衍蛰蛰于《螽斯》，继振振于《麟趾》。于赫帝命，属籍是典，皇宗取则，率遵绳检。岁月薰陶，朝夕渐染。蔼蔼宾兴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时则有清静如辟疆，精忠如更生，文若东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

自奋，腾实飞声。于是参亲疏而两用，冀羽仪于王国，遂壮周家之藩屏，固汉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纵观，下天汉而北望，千门万户，将将有伉。言观其阳，则仍宣德之旧称，定五门而改创。其始也，宪陬訾，摹大壮，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来，则靡烦于鼛鼓；瑰材山积，则又疑于神贶。其上则藻色丽乎方井，云气萃乎修楣。跃水波于柏栋，列绣文于兰栭。罔不随色象类，因木生姿。穷极奇巧，岂人能为，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其旁则檐牙高张，栏楯周布，往往雕鸾刻凤，盘兽伏虎，或连拳欲立，或猛据若怒，或奋翼东厢，或圈首西序，殊形诡制，见者内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总八方而为极。披路三条，则梐枑森以相连；立观两隅，则罘罳俨以并饰。善颂落成，上下用怿。言观其阴，则哓哓北阙，时谓景龙，于焉采民谣，于焉观民风。阅夫阛阓，则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贾，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贝玉之珍，刀布泉货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鱼盐果蓏之丰。贸迁化居，射利无穷。览夫康衢，则四通五达，连骑方轨。青槐夏荫，红尘昼起。乃有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扶宫夹道，若北辰之籓卫。太平既久，民俗熙熙。观夫仙倡效技，侲童逞材，或寻橦走索，舞豹戏罴，则观者为之目衔；或铿金击石，吹竹弹丝，则听者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黄醅，葡萄泛觞，竹叶倾罍，羌既醉而饱德，谓‘帝力何有于我哉’。瞻彼艮维，肇崇琳阙。始真天祥，旷分彪列。妙道由是聿兴，至教于是旁达。辛卯之梦既符，壬辰之运斯协。外则立仁济辅正之亭，行玉笥考召之法。博施于民，俾绝夭阏。神符一出，群邪四詟。馘毒治病，功深效捷。内则艮岳屹以神秀，介亭耸以巀嶪。天人交际之夕，清供于此备设。俄而玉斝自倾！宝剑如掣，骇震霆之轰轰，灵圉下兮杂遝。逮夫应钟纪律，里社开祥。凡预臣子之列，欲倾颂祷之觞。即兹宫以效报，期万寿之无疆。于时演大梵希夷之音，讽《太元》空洞之经。遂颁秘箓，八百联名。猗彼乾维，龙德是营。地直天奥！上郁化精。有冈连岭属之势，有龙盘虎踞之形。储休发祥，繄我圣明。惟崇饰之弥丽，正土木之夸矜。盖示不忘其所自，为万世之式程。彼汉之代邸既琐琐焉；唐之兴庆又奚足称。爰有瑶池波湛，翠水渊渟。峨方壶，起蓬瀛，大君戾止，广殿欢腾，九奏备，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蹑神山而游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于黄秘之庭，其位在西北，则临乎是宫之地。于辰为阉茂，适契乎元命之晶。诏鸠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灵。十神载别，五福来宁。至于端闱之内，大庆耽耽，路寝斯在。有大符贶于此乎躬受，有大祭祀于此而斋戒。日精东承，月华西对。重轩三阶，翕赩动彩。左城右平，相与映带。睨灵光犹培塿，晞景福之丛芮。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张绝盛，法物咸萃。乃

建招摇以环合，蒲牢发乎轻奏，正宁当阳，天极是配。九宾星拱，垂绅委珮。乐奏《乾安》，间以韐韎。上公荐寿，捧觞拜跪。天子万世，兆民永赖。其左则合宫之制，高出百王，上圆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经纬乎阴阳。旋四序之和于四阿，达八风之气于八窗。渊衷默定，圣画允臧。重屋告成，保我家邦。于以飨帝而飨亲，则日卜上辛，时丁肃霜。乐调黄钟，享维牛羊。爰熙太室，恭荐馨香。肆推尊于神考，用严配于上苍。于以视朔而布政，则春期青阳，秋觐总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册以极其变，内经以考其常。钦授于人，遂正天纲。其右则徽调之阁，严凝密靓。神鼎内藏，天所保定。侔郏鄏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称。其始铸也，穷制作之妙于系表，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一铸而就，光应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吴不敖，龙变光润，气明焰消。维鼎鼐之重，作镇神皋。数极九变，象该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庙朝。曰苍曰彤，以奠齐楚之域；曰晶曰宝，以奠秦赵之郊。有位东南，有位西南者；有位东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调。宜乎卜世卜年，过于周历，永保兹器，与天无极。至其内朝则祥曦、延和，清穆顾问。亲臣列侍，禁卫弥庆。治朝则紫宸、垂拱，丹青有焕，一日万几，此焉听断。厥或进拜将相，号令华夷，爰即文德，播告唯宜。燕乐群臣，详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时蒇事。又有龙图、天章、宝文、显谟以洎徽猷，五阁渠渠，奉祖宗之彝训，示子孙之楷模。言追盘诰，道契图书。翳秘藏之靡怠，仰圣孝之如初。次则东西分台，政事所会。始揆而议，则可否有蓍龟之决；既审而行，则出内擅喉舌之寄。于以斡旋钧轴，辅成至治。其在西枢掌武之庭，则有将印之重，军符之严。尔乃运筹帷幄之中，折冲尊俎之间，爰戢五兵，坐镇百蛮。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则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导。尔乃覃思润色，追风浑灏，遂继东里之才，允符内相之号。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翚飞跂翼。宪睿思之始谋，因绍圣之故迹。凝芳琼兰，重熙环碧，轮焉奂焉，光动两侧。听政之暇，来游来息。搜古制于鼎彝，纵多能于翰墨，致一凝神，优入圣域。爰命迩臣，于焉寓直，罄启沃之丹诚，庶密效于裨益。申绍纪元，昭示万亿。视彼元狩、元鼎、神爵、五凤之号，讵能专美于史册。至如亲蚕之所也，延福邃深，有严金铺。当春日之载阳，率六宫而与俱。懿箱既饰，柔桑既敷。鞠衣东乡，三采踌躇。风戾川浴，地温气舒。然后龙精报贶，瑞茧纷如。五色之丝，允侔乎东海，八蚕之绵，富倍于吴都。献于天子祭服所须。由此率先天下，则无斁之化，斯并美于《关雎》。以至掖门曲榭之奥，周庐徼道之肃，长廊广庑之连延，珍台秘馆之重复，倬然在列，璇题辉映。虽使广延墨客，众集画史，曷足以纪兹区宇之盛。”

先生闻而称赞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修何饰而臻此乎？"

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资才，受天眷命为天下君。其所以图为宰制，独运椝彟之中者，愚不得而测也。切仰庙堂之所先务者，任贤使能而已。试为子陈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广，岂曰乏才？观夫燕、赵、汝、颍之英，勾吴、于越之秀；两蜀文雅，三齐质厚；以至关东旧相之家，山西名将之胄，感会风云，杂然入彀。矧兹神圣之都，是为英俊之躔。元精于此回复，间气于此蜿蜒。以言乎儒风，则长者之称，自汉而著；以言乎世族，则文士之盛，自晋而传。隐逸有夷门之操，文章出濉涣之间。帝赉岳降，运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绂冕，迈杜陵韦曲之衣冠。譬犹俶傥权奇，素多于冀北；璠玙结绿，自富于荆山。上乃以道观能，兼收并取，明明在公，济济列布，同寅协恭，相与修辅。故得朝廷清明，纪纲振举，威武纷纭，声教布濩。北渐鸭绿，南洎铜柱。深极沙漠，远逾羌虏。陆詟水怀，奔走来慕。雕题、交趾、左衽、辫发之俗，愿袭于华风；金革、玉璞、犀珠、象齿之贡，愿献于御府。于斯时也，治定而五礼具焉。则采《周官》之仪物，稽曲台之典故。考吉礼、嘉礼之义，正婚礼、冠礼之序。车舆旗常，衣冠服制，职在太常，各有攸叙。功成而六乐举焉，则诏后夔辨舞行，命伶伦定律吕。法太始五运之先，谐中正五均之度。笙镛鞉磬，琴瑟柷敔，职在太晟，各有攸部。众制备，群音叶，天地应，神人悦，修贡效珍，应图合牒。上则膏露降，德星明，祥风至，甘露零；下则嘉禾兴，朱草生，醴泉流，浊河清。一角五趾之兽，为时而出；殊本连理之木，感气而荣。嘉林六目之龟，来游于沼；芝田千岁之鹤，下集于庭。期应绍至，不可殚形。是宜登泰山，蹑梁父，泥金检玉，诞扬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犹谦挹而未俞也。于是亲事法宫之中，斋心大庭之馆，思所以持盈守成，垂万世之彝宪。躬执道枢，卓然独断，仰以顺天时，俯以从人愿。规模则惟《周官》之隆是循，政事则惟元丰所行是缵。其在官也，绝侥幸之路，汰冗滥之员。奉诏者戒于倚法，治民者戒于为奸。其在士也，纳谠言于群试，复科举于四远。保桑梓者遂孝养之心，在流寓者获游学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滥之科，蠲不急之务。农人服田，以效力穑之勤；父老扶杖，以听诏书之布。遂使四海之内，返朴还淳，皆敦本而弃末。皞皞乎太古之风，各安居而乐业。"

先生闻之叹美不暇，乃谓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颂

德之秋也。顾惟疏远之踪，名不通于朝籍，虽欲抽思骋词，作为声诗，少述区区之志，天门九重，势难自达。则乙夜之览，何敢冀哉？”因击节而歌曰：“严哉神圣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旷然丕变还淳风，金革不用囹圄空，千龄亨运今适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儿童歌帝功。”歌毕，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总一赋之义焉。

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极兮。一祖六宗，世增饰兮。光明神丽，观万国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丛霄，履帝位兮。体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奸詟兮。玉镇定命，垂奕叶兮。天地并应，符瑞著兮。膺图合牒，千百禩兮。坐以受之，开明堂兮。三灵悦豫，颂声兴兮。元臣硕辅，侍帝旁兮。相与弼亮，守太平兮。运丁壬辰，化道行兮。己酉复元，宝历昌兮。天子万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赖，跻仁寿兮。”

元叔，名长民，元丰内相定之孙。其后建炎中为监察御史，以名字典州，终江西提点刑狱公事。有子澥，文亦工。

明清《投辖录》所叙刘快活事，后来思索所未尽者，今列于编。外祖曾空青，文肃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运使”呼之，后果终曹輓。舅氏宏父，谈天者多言他日必为卿相，刘笑曰：“官职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肃当国，先祖为起曹郎中。一日忽见过，曰：“我今日见曾三女儿，他日当为公之子妇。”时先妣方五六岁。又谓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归见文肃，呼先祖字云：“王乐道之子，三运使之婿，此儿他日名满天下，然位寿俱啬，奈何！”已而，文肃罢相，迁宅衡阳。北归后，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访文肃于京口，一见奇之，遂以先妣归焉。后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厘。其他类此尚多，不能悉记，异哉！

《冯燕传》见之《丽情集》，唐贾耽守太原时事也。元祐中，曾文肃帅并门，感叹其义风，自制《水调歌头》，以亚大曲，然世失其传。近阅故书得其本，恐久而湮没，尽录于后。

排遍第一

魏豪有冯燕，年少客幽并。击球斗鸡为戏，游侠久知名。因避仇，来东郡，元戎逼属中军。直气凌貔虎，须臾叱咤，风云凛凛坐中。偶乘

佳兴，轻裘锦带，东风跃马，往来寻访幽胜。游冶出东城，堤上莺花掩乱，香车宝马纵横。草软平沙稳，高楼两岸，春风笑语隔帘声。

排遍第二

袖笼鞭敲蹬，无语独闲行。绿杨下、人初静，烟澹夕阳明。窈窕佳人，独立瑶阶，掷果潘郎，瞥见红颜横波盼，不胜娇软倚银屏。曳红裳频推朱户，半开还掩，似欲倚咿哑声里，细说深情。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珮，绸缪相顾不胜情。

排遍第三

说良人滑将张婴。从来嗜酒还家，镇长酩酊狂酲。屋上鸣鸠空斗，梁间客燕相惊。谁与花为主，兰房从此，朝云夕雨两牵萦。似游丝飘荡，随风无定，奈何岁华荏苒，欢计苦难凭。惟见新恩缱绻，连枝并翼，香闺日日为郎，谁知松萝托蔓，一比一毫轻。

排遍第四

一夕还醉，开户起相迎。为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潜形。情深无隐。欲郎乘间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抚弄，不忍欺心。尔能负心于彼，于我必无情。熟视花钿不足，刚肠终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挥霜刃，窗间粉颈断瑶琼。

排遍第五

凤凰钗、宝玉凋零。惨然怅、娇魂怨，饮泣吞声。还被凌波呼唤，相将金谷同游，想见逢迎处，揶揄羞面，妆脸泪盈盈。醉眠人醒。来晨起，血凝螓首，但惊喧，白邻里，骇我卒难明。致幽囚推究，覆盆无计哀鸣。丹笔终诬服，圜门驱拥，衔冤垂首欲临刑。

排遍第六带花遍

向红尘里，有喧呼攘臂，转身辟众，莫遣人冤滥，杀张室，忍偷生。僚吏惊呼呵叱，狂辞不变如初，投身属吏，慷慨吐丹诚。仿佛缧绁，自疑梦中，闻者皆惊叹，为不平。割爱无心，泣对虞姬，手戮倾城宠，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负冤声。

排遍第七攧花十八

义城元靖贤相国，嘉慕英雄士，赐金缯。闻斯事，频叹赏，封章归印。请赎冯燕罪，日边紫泥封诏，阖境赦深刑。万古三河风义在，青简上、众知名。河东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难泯。至今乐府歌咏，流入管弦声。

卷第三

高公轩者，宣仁之疏族也。政和末，为沧州仪曹，考满，哀鸣于外台，及将曰："自惟孤寒，无从求知于当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归，以张乡闾，足矣！"人皆怜而与之。既至京师，乃诣部自陈荐状已足，乞以照牒为用，先次放散。适有主之者，从其说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长时当国，闻之，遂下令今后不得妄发照牒。公轩中兴后为检正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举送贡士张彦正纲；宣和末，守秀水，举送沈元用晦；绍兴间，牧上饶，举送汪圣锡应辰，三人皆以廷试第一。其后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鸣燕坐上，作诗以饯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未必坠家声。"是岁，天台全军尽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孙也，初名杰，家于秀之崇德县。坐为人假手，奏案至祐陵榻前，上阅之云："名见《梁四公子传》，此人必不凡，可从阔略。"时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止令今后不得入科场而已。彷徨无所往。时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为湖州司录，来省侍。妓长杨丽者，才色冠一时，舅氏悦之。席间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文艺绝伦，不幸坐累，遂无试所，奈何！"宏父云："审如若言，吾合牒门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访舅氏，一见契合，易其名曰晦。是岁，漕司首送，明年，为大魁，才数月即入馆为郎，奉使二浙，经由嘉禾。丽张其徒曰："我今日乃往庭参门生耶！"

张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长同肄业乡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时东西两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同步河之西，见一妇人在前，衣妆楚楚。因纵步觇之，常不及焉。至空迥处，忽回顾二人而笑，真绝色也。方欲询之，乃缓步自水面而东。二公惊骇而退。

王磐安国，合肥人。政和中，为郎京师，其子妇免身，访乳婢，女侩云："有一人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国以三万得之。又三年，安国

自国子司业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喏于轿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国惊骇，欲究其详，忽不见。归语乳婢，亦愕然无说。至夜，乳婢忽窜去，遍索不可得。诘旦，舟尾乃见尸浮于水面。

元符末，巨公为太学博士，轮对，建言："比因行事太庙，冠冕皆前俯后仰，不合古制。"诏行下太常寺。寺中奏云："自来前仰后俯，必是本官行礼之时倒戴之误。"哲宗顾宰臣笑云："如此，岂可作学官，可与一闲散去处。"改端王府记室参军。未几，端邸龙飞，风云感会，至登宰席，宠禄光大，震耀一时。绍兴中，亦有为馆职者，于言路有宿憾，欲露章以论。既闻之，诉于当路，乞易地以避焉。改普安郡王府教授。已而，孝宗正储位，以潜邸旧恩，位极人臣，荣冠今古。二公之事绝相似，祸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汉老邴少年日，作《汉宫春》词，脍炙人口，所谓"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者是也。政和间，自书省丁忧归山东，服终造朝，举国无与立谈者。方怅怅无计，时王黼为首相，忽遣人招至东阁，开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数十人，皆绝色也。汉老惘然莫晓。酒半，群唱是词以侑觞，汉老私窃自欣，除目可无虑矣。喜甚，大醉而归。又数日，有馆阁之命。不数年，遂入翰苑。

江纬字彦文，三衢人。元符中，为太学生。徽宗登极，应诏上书，陈大中至正之道，言颇剀切。上大喜。召对称旨，赐进士及第，除太学正，自此声名籍甚。陆农师为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为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将有礼篮之命。时陆氏已亡，再娶钱氏，秦鲁大主女也。偶因对扬，奏毕，上忽问云："闻卿近纳钱景臻女为室，亦好亲情。"言讫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彦文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处州，由是遂摈不复用。

明清《挥麈余话》载马伸首陈乞立赵氏事，后询之游诚之，凡言与前说各有异同者，今重录其所记于后。靖康初，秦桧为中丞，马伸为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台云："金军前令推立异姓。"秦未及应语之间，马遽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今舍赵氏其谁立？"秦始入议状，连名书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独马公主台事，排日以状申张邦昌云："伏睹大金以太宰相公权主国事，未审何日复辟？谨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挥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有门弟子何兑

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师事马公。其后，秦桧南归，擅立赵氏之功归己，尽掠其美名取富贵，位极公槐，势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师之事湮没，欲辩明其忠。每引纸将书，辄为其子所谏，以谓秦方势焰震主，岂可自蹈危机，掇家族之祸。然何公私自为《马公行状》一通，常在也。绍兴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将满，一夕，忽梦马公衣冠相见，与语如平生亲。既寤，喻其子曰："马先生英灵不没，赍恨九京，如此有意属我乎？"挂其遗像，哭之。其子镐哀劝不从，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万一我先死，瞑目有余恨。后日当受代。"即手书一状闻于朝，其词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师公相陷金之后，独殿中侍御史马伸，排日以复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状》缴纳，乞付史馆立传，以旌其忠。入马递驰达，然后解组以归。秦得之，怒，凡一路铺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狱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张姓者，惊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苏，扶掖至厅事，才启封视牒，则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兑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对吏，而柏台老吏已先在棘寺，但谓"靖康虽有马伸为殿院，未尝闻有此状也"。令台吏勒军令状，棘寺以上书不实，拟降一官，罢前任。思陵重违桧意，圣语曰："所拟太轻，特追两官，羁置英州。"盖绍兴甲戌岁也。后一年乙亥，桧死日，御批何兑所犯，委是冤枉，令有司别定，遂复元官，放逐便，仍理元来磨勘，为左朝散郎。何在贬所皆无恙。归至里门，遇亲戚相见，喜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发。朝廷虽欲用之弗果，仅能食祠官之禄一年而已。镐乃诚之姨夫，是以知其详。及建宁诸乡长搢绅之与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于后，云："伸伏见金人犯顺，劫二圣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国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敌兵之退，必能复辟也。忠臣义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立赵孤也。今敌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狱讼讴歌，又皆归往。相公尚处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传言，以谓相公外挟强敌之威，使人游说康王，自令南遁，然后据有中原，为久假不归之计。伸知相公必无是心，但为金人所迫，未能遽改。虽然如此，亦大不便。盖人心未孚，一旦喧哄，虽有忠义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满城生灵，必遭涂炭，孤负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归省，庶事禀取太后命而后行，仍亟迎奉康王归京，日下开门搿劳四方勤王之师，以示无间内外。赦书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权行拘收，候立赵氏日，然后施行。庶几中外释疑，转祸为福。伊、周再出，无以复加。倘以伸言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附相公为叛臣也。"邦昌于是始下令一切改正。

明清《挥麈后录》载周𨙶所记陈尧臣决伐燕之策，盖出于天下公论，而尧臣之子倚以财雄行都。张全真参政日，载真伪作一帧，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览李仁甫《长编》云："绍兴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书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于误国，自古误国之祸，莫大于燕云之役者。燕山议首与夫用事之臣，大者诛戮，小者流放。而陈尧臣者，独仍旧故秩，廪食县官，置而不治，岂所以上慰宗社之神灵，下泄四方之痛愤哉？尧臣为国召乱，不知罪恶之重，乃敢自引矜，乞为郡守。今虽为宫祠，叨窃食禄。臣愚伏望睿旨削夺尧臣在身官爵，投窜遐方，以惩其恶，以谢生灵，为后世臣子误国之戒。'诏：'尧臣主管临安府洞霄宫指挥，更不施行。'"书之于编，盖知𨙶之言不厚诬，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见《长编》第一百五十九之注。后阅《中兴日历》，宰执奏乞行迁责，高宗云："岂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贬邪？"止罢祠焉。

王彦国献臣，招信人，居县之近郊。建炎初，金人将渡淮，献臣坐于所居小楼，望见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间，携一小仆，负一匣，埋于空迥之所。献臣默识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启匣乃白乐天手书诗一纸，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叶杯中酒十分。满院弟兄皆痛饮，就中大户不如君。"献臣后南渡，寓居余姚，尝出以示余，真奇物也。闻后以归刘纲公举矣。

献臣又云：建炎间，避地至奉化境上，一二仆隶偕行。尝夜过渡，月色微明，有数人先往焉。忽问云："非王献臣解元行李否？"但见其躯干长大，语声雄厉，心窃疑之。方欲复询之，忽径自划水而渡彼岸，波涛汹涌久之。献臣惶怖几溺，竟不知为何怪，后亦无他。

胡伟元迈，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录》、《己酉避乱录》二书相示，叙俶扰时事，文虽不工，颇得其实，今列于后：

《乙巳泗州录》云：宣和乙巳，子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厅，适在宝积门，出门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郑况仰荀，其父为发运司属官，廨宇在焉。以故无三五日予不至南山。常时至彼讲论文字，谈说时事。是时，朱勔父子正得志，势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则称往来降御香，其实欲所过州县将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贤自浙中来，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许，在淮南西岸，过是无路可行，故止于此邀迎其船。汝贤传指挥，到城中亭子上相见，官吏皆回候

于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谒者曰：“承宣歇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睡着矣。”抵暮，方见守倅而已。傍观者见其骄傲，皆为之不平。予辈时谈此事于南山，曰：“我辈恐未死，且看朱勔父子终竟如何。”其冬，金人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闻京师事不一。未几，朱勔首以小舠子东下，曰勔已放归田里矣。不敢出见人，人亦不顾之。日有京师权贵与中官下来者颇多，皆着皂衫而系皂绦，行于街市。又几日，曰上皇已在发运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观，但见座船一只，泊于河步，以结徽壁矢张于船前。问之，上皇果在，衙中侍卫萧然。又数日，军马才到，市上皂衫贵人益多。凡前此闻所贵幸宦侍之用事者，问之，往往在焉。俄又闻童贯亦至，或有见坐帷帐中，黑肥，躯干极大者，问之，童大王也。军马至，皆渡淮，驻于南山后。闻高俅于南山把隘。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觉老请斋于南山，始知之。是时也，把隘南山，即已弃淮之北矣，实今日之先兆，亦自东京来至南山，无控扼之所也。俄又闻上皇登发运衙城上之亭，观渔人取鱼于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卫自京师而至益盛。一槖驼踏浮桥倾倒，遂入淮中，以负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阅岁时，上皇驾还，皆亲至塔下烧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驱出。施僧伽钵盂、袈裟，至亲与着于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为神霄玉清宫，至是，御笔画图，以半还寺。寺僧送驾出城，得御笔，欢喜。上皇初至寺时，寺之紧要屋宇还之益多。始所还，道流尽拆去门窗；及再还，即并所拆门窗得之，道流褫气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国学赴试，汝士预荐，而余遭黜，独还泗州侍亲。时伯兄汝明再为监察御史，汝士寓南台公廨，以待省试，因再遭围，闷病几死。盖国学诸生例患脚气，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预荐，必死于京师。及闻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于发运方孟卿，遂侍亲来湖州，船才过闸即潮落，不可复开，而泗州寻亦乱矣。

呜呼！金敌凭陵，国家颠危，实上之人为权幸诱惑，造成此祸，而勔一人亦在数。盖勔乃姑苏市井人，始以高资交结近习，进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积二十年，职以充进奉监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违御笔绳之。应造什物，皆科于州县，所献才及万分之一，余皆窃以自润及分遗权幸，以徼恩宠。故勔建节旄，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日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勔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于是勔之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者。居处园地悉拟宫禁，服食器用

上僭乘舆，建御容殿于私家。在京则以养种园为名，徙居民以为宅所。占官舟兵级月费钱粮，供其私用。及上皇禅位，放勔归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遮蔽船门，惟恐人知之，亦无面以见人。未几，渊圣以台谏论勔，安置广南，籍没财产。既而取首级，家属悉窜。以此观之，宜乎召金人之祸，而致国家之颠危焉。然所以造祸者，岂止勔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间，京师奢侈正盛，一相识言曰："《书》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古人法度之严如此。是数者有一则必亡，岂有兼是数者，而复有逾于此者，安得无祸乎？"靖康果有其应。或曰："若如此而无祸，则古人之言必妄，《诗》、《书》皆不足信者，而喋喋颇费辞说。"自念老矣，切虑遗忘，遂追思所见，笔之于册云。

《避乱录》：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讳舜陟，字汝明，帅建康，与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时领兵驻建康，充自遣将来夺取经制司钱物。待制闻于朝，充往往亦知而后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两浙宣司参谋。时周望自枢府出为宣抚。望老缪，本由八行举，与论军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坚守平江，所措置初无可守之计，待制有奇谋，皆不用。金人自广德由安吉抵钱塘，渡江破明越，北还，假道平江，所措置初无守御者，皆知必败矣。待制谓望，本司金帛既尽为敌人所得，曷若为携往昆山而北，庶可存也。望既遣金帛来吾家，始以船附鲁珏辎重中，舣平江齐门。翌日，到昆山，依李阎、罗贵，泊于梅里，寻移许浦。未几，金兵犯平江，望走青龙，平江城不战而破。诸将如郭仲威辈，先敌未至，已劫略城中几无遗。望尝不快于韩世忠。是时，世忠兵盛权重，驻镇江，闻望窜，遣将董旻邀虏之。旻至许浦，以为望在，适吾家老小在彼，旻来见待制，遂邀以行。始旻将至，兵稍遥，望皆以为敌舟，率弃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温宏等守之。老小系道，弟舜举、侄仔，径走吴兴；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人等，茫无所之，第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来追，坚欲吾家还船。予谓："若金人则不可从，若世忠军则中国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时，往其军中亦自有所托，何为不可？"待制以为然，因举家从以还。时已行三二十里，连夜从其使臣以还，偶天晴，及晓才到，船皆无恙，一簪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军于镇江。盖旻之意，虏望不及，且取参谋以塞其责。而旻欲虏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军阵船到于江，唯吾家一船在许浦港口未出江。旻乃率吾家船入其军，趋水而下往青龙，必欲得望。及至青龙江口，闻望已还军而西。旻遂溯江而上之镇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镇江，待制欲见世忠，旻遮之不使见。未几，遣一船来换，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

谓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诸将不欲令金帛离军去，殆有谋焉。有言于望故也。得所换之船，吾家移过，自留少米，余皆与之，本有百余石。所换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于焦山，杂于韩军杂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游戏于焦山而已。时金已破镇江，日见胡骑驰逐于江岸。坐见其焚甘露寺，但留双铁塔。世忠以江船凿沉于闸口，拒金人之出，敌船实不可出，以闸口沉船纵横也。世忠军皆海船，阵于江中，中军船最大，处于中，余四军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观。辎重船皆列于山后。予日登焦山顶观之，山前但见作院等船耳。工人为兵器于寺前，又有镇江见任官及寺中之船，皆于寺前，太守李汝为亦在焉。汝为亦韩军中人，世忠命为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东北风作，至夜益甚，江中飘水皆成冰。予尝夜独宿船中守行李，时吾家复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载不尽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笼相随，欲入船搬移衣物，又携钱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风大，船荡不可卧。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将半，叩问朱梢："船如何？"朱曰："风大甚。"夜益深，但闻朱梢焚香于神前，有祷祈护卫者。复问朱云："如何？"朱曰："风大了不得也。"问："吾小船安在？"曰："不见久矣，随风以去也。"是日昼，余观大船之碇索，其外似已旧烂，其中一截斩新。予尝语朱："此船藉此索为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旧者于里，出其新者于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当然。"予曰："明日潮来水满，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许之。至是风作之甚，又思其索旧且朽，愈不遑安。是时，金兵在南岸，碇索若断，必随北风至彼，当碎身与船于敌手矣。船为风震，不得睡，思之惶恐无限。及晓，幸吾船无恙，但不能举头，以恶心故也。朱梢寻以面汤来，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视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余皆不知所在。遥视赵都监者，步履于山上，如神仙中人。点心时，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来，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发耳。予寻登山顶望世忠军，极目江中，无一船之存，辎重在山后者，亦略不见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既塞闸口之河，金人乃别开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饭时，有敌船二只出在江，但望见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铁甲也。此间船皆起碇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见诸方为佛事。未几，诸僧皆在船中，盖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属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随例起碇以下，至垂山风适顺，乃令朱梢张帆顺流而下。韩军望见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应。时船中有韩军二卒，亦令船住，复勿听，二卒盖世忠令守吾家者也。行稍远，始语二卒："待吾家至苏湖，却以金帛遣汝回，否则，无好到汝也。"二卒顾势不可住，乃俯首从之。船过圌山，风正

顺。夜过江阴，晓抵福山，不知其几里。福山别得船，又正北风作，抵常熟，过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并无一屋存者，但见人家宅后林木而已。菜园中间有屋，亦止半间许。河岸倒尸则无数。出城，河中更无水可饮，以水皆浮尸。至吴江，止存屋三间，其下横尸无数。垂虹亭、横桥皆已无，止于亭下取得少水堪饮。自吴江而南，有浮尸益多，有桥皆已断，其处尸最多。后问之，云："敌骑推人过，皆死于水。"时燕子已来，无屋可巢，吾船用帆，乃衔泥作巢于帆。缘岸皆为灶圈，云金人缘岸泊故也。所杀牛频频有之，其骨与头足并存，但并无角，必金人取以去。陈思恭所击敌船沉陷者，尚有数只于第四桥之南。思恭，周望军统制官也。待制尝语望云："枢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军吴江，据太湖天险，吾辈以中军扼其前，使诸将以小舟自太湖旁击之，可必胜。"望不主其议，但令召诸将议之。及诸将毕集，望命待制语方略，诸将不从。盖诸将如郭仲威辈皆贼魁，喜乱，志在为贼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闻此谋跃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愿为先锋。"自余不从，竟已。及敌过吴江，思恭不禀望，自以兵出太湖，横击其尾。乃中军系虏之民，闻兵至，皆为内应，纵火焚舟，几获四太子者。思恭虽胜，望怒其不白，然竟不迁官。所沉敌舟，凡半年许尚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东风又发，又一帆至吴兴。时望军已驻吴兴矣。凡曲折得风，自垂山至吴兴，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归，始见弟妷，已抵吴兴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书与信寄谢世忠、董旻辈。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敕之寄军中者。既取以归，闻世忠舟师败于金人。始敌在镇江，不可出，故即陆往建康，尝聚吾宋士大夫，令筹所以破世忠军，皆云：海船如遇风不可当，船大而止，且使风可四面，卒难制，如风使舟耳，卒难摇动。敌然之，选舟载兵，舟橹七八，乘天晓风未动，急摇近世忠，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无风，船不可动，遂大败，陷前军十数舟，自余得遁。盖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亦溯江以舟师与对垒，时议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于水内，半济而击之，利。'今乃迎之于水内，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见世忠陈兵江中，而镇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动下视吾军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诸将来禀议，络绎不绝，皆用小舟。明知大者为世忠，自余五军船，历历可数。吾尝自念，吾军中事，金人莫不目见耳闻；而敌人军中事，吾军略不知之，亦可虑矣。终抵于败，何智术之疏耶！于是金人安然渡江北归。然世忠进官加恩，犹自若也。不数月，待制守钱塘，世忠入觐，时车驾驻会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却恨前此失于一见，且詈董旻为之障。旻来谒，亦有惭色。闻世忠将入钱塘界，谓旻曰："胡待制今却相见，如何？"旻无语，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携杭妓吕小小，即时以

去。初，小小以有罪系于狱，其家欲脱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饭，因劝酒，启曰："某有少事告待制，若从所请，当饮巨觥。"待制请言之，即以此妓为恳。待制为破械，世忠欣跃，连饮数觥。会散，携妓以归。妓后易姓茅。

明清尝于毕少董处，睹种明逸手书所作诗一首，殆五十年犹能全记。今录于此："楼台缥缈路歧旁，共说祈真白玉堂。珠树风高低绛节，灵台香冷醮虚皇。名传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识当年汉家意，竹宫梧殿更凄凉。"

世传《太公家教》，其言极浅陋鄙俚。然见之唐《李习之文集》，至以《文中子》为一律。观其中犹引周汉以来事，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太公者犹曾、高祖之类，非渭滨之师臣明矣。《文中子》，想亦是唐所录，其言未免疏略。经本朝阮逸为之润色，所以辞达于理，学者宜熟究之焉。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

明清家旧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馆阁同舍诸公手状，如黄、秦、晁、张诸名人皆在焉。后为龚养正颐正易去。比观洪景卢《容斋三笔》，乃云见于王顺伯所，以为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阴人，与家中有乡曲之旧，夷父秩之子。熙宁初，父子俱以处士起家，子允为崇文馆校书郎。元祐中，再入馆。后坐党籍，谪永州监税以卒，石刻碑中可考。此卷乃子允与大父者。而景卢乃指以为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饮中八仙歌》，叙酒中之乐甚至。由是观之，子美盖亦好饮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诋严武，几至杀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阳，有堂胥之子韩琎者，以御笔来为转运司勾当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一日，语外祖云："先丈尝为何处差遣？"外祖答云："曾在中书。"复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国之初，自右府而过。"琎大笑云："岂有察院而过中书省乎？"盖谓其侪类而然。外祖即应之云："先公自知枢密院拜右仆射。"琎默然，阖席为之哄堂绝倒。

雷轰荐福碑事，见楚僧惠洪《冷斋夜话》。去岁，娄彦发机自饶州

通判归，询之，云：“荐福寺虽号番阳巨刹，元无此碑，乃惠洪伪为是说。”然东坡先生已有诗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之句矣。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张天觉罢相，坐通关节，窜海外。又数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觉范。考此书距坡下世已逾一纪，洪与坡盖未尝相接，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则非洪之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尝为县小吏。黄山谷喜其聪慧，教令读书，为浮屠氏，其后海内推为名僧。韩驹作《寂音尊者塔铭》，即其人也。

韩子苍驹，本蜀人。父为峡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苍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内侍贾祥者，先坐罪窜是郡，驹父事祥甚谨，祥不能忘。子苍于父逐之后，走京师，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苍困甚倦游，漫往投之，祥不知得罪于其父也，献其所业。偶祐陵忽问迁谪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苍诗文以进。首篇“太乙真人莲叶”之句，上一览奇之，即批出赐进士及第，除秘书省正字。不数年，遂掌外制。

绍圣中，有王毅者，文贞之孙，以滑稽得名。除知泽州，不称其意，往别时宰章子厚，子厚曰：“泽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饧极妙。”毅曰：“启相公，待到后，当终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饧也。”子厚亦为之启齿。毅之子伦也。

石才叔苍舒，雍人也。与山谷游从，尤妙于笔札，家蓄图书甚富。文潞公帅长安，从其借所藏褚遂良《圣教序》墨迹一观。潞公爱玩不已，因令子弟临一本。休日宴僚属，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盛称公者为真，反以才叔所收为伪。才叔不出一语以辨，但笑启潞公云：“今日方知苍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卷第四

中兴初政，治宋齐愈退翁狱断案，得之陆务观，云是年大驾自维扬仓猝南狩，文书悉皆散失，未必存于有司，因录于左。然绍兴中，赵鼎、张浚为左右相，尝共启于高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议立伪主，意在张邦昌，而退翁适在众中，发于愤躁，掌上密书以示所厚，云夷狄设意如是。坐有奸人，随声唱之，故及于祸。思陵恻然怜之。诏追复元官，录其子孙。元牍云：

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尚书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谏议大夫宋齐愈，昨三月初间，同王时雍等在皇城司聚议，乞立张邦昌。拜大金赐诏毕，书立状时，虽时雍等恐惧不敢填写张邦昌姓名，而齐愈执笔，奋然大书'张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状以示四坐，无不惊骇。齐愈自言'自从二月在告不出'，欺诞若此。闻左右时雍等实齐愈也。今使居谏议大夫之任，一时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论，更乞圣裁。"七月八日同奉圣旨：宋齐愈罢谏议大夫，令御史台王宾置司根勘，具案奏闻。今据王宾勘到："宋齐愈招金人邀请渊圣皇帝出城，未回，知孙傅承军前，遣吴幵等将文字称废渊圣，共举堪为人主一人。及知孙傅等乞不废渊圣皇帝，不许，须管于异姓中选举姓名通申。齐愈知孙傅等在皇城司集议，遂到本司，见众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论资次，管举一人。齐愈问王时雍：'举谁？'时雍曰：'金人令吴幵来密喻，旨意在张邦昌，今已写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来文字，请举军前南官。以此参验，王时雍言语即是要举张邦昌。齐愈恐违时雍，别生不测，为时雍曾说吴幵密谕张邦昌，亦欲蚤了图出，齐愈辄自举笔于纸上书写'张邦昌'姓名三字，欲要于举状内填写，却将呈时雍，称是；又节次遍呈在座元集议官。齐愈令人吏依纸上所写'张邦昌'三字，别写申状，系时雍等姓名，分付吴幵莫俦将去。其举状内别无齐愈姓名。初蒙勘问时，惧罪隐下不招。再蒙取会到中书舍人李会状：'二月下旬间，忽有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至，见商议未定，即于本司厅前取纸笔，就卓子上取纸一片，书写"张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书，遍呈在坐，相顾失色，皆莫敢应，

别无语言。其所写姓名文字系宋齐愈手自捋去，会即时起去。是时，只记得胡舜陟在坐，司业董逌午间亦在坐，未委见与不见。其余卿监郎官，会以到局未久，多不识之。’及根取元状单子勘，方招。捡准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书内一项：‘昨金人迫胁张邦昌僭号，实非本心，已复归旧班，其应干供奉行事之人，并与放免。法寺称宋齐愈系谋叛不道已上皆斩，不分首从；敕犯恶逆以上罪至斩，依法用刑。宋齐愈合处斩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从赦后虚妄，杖一百，罚铜十斤。情重奏裁。’同奉圣旨：宋齐愈身为士大夫，当守节义，国家艰难之际，不能死节，乃探金人之情，亲书僭逆之名姓，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伪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断，仍命尚书省出榜晓谕。”吴江王之孺云：“唱之者杨愿也，绍兴中，附丽秦桧为签书枢密院命矣。”

夫近又得张栻敬夫记其父魏公浚语，益明其风指左证之冤。今备书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京为虞部员外郎，时宋退翁齐愈为谏议大夫，旧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创，就置三省于行宫，李公纲秉政月余矣。一日，夜漏下，大人过退翁省中，见退翁笑曰：“今日李仆射有三札，李公素有名誉，所建明乃尔！一欲尽括天下之马；其二欲括东南民财，听富室尽输，不限以数；其三欲郡增置兵，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子以为何如？”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然。西北边之马，今不可得，今独江淮以南耳，其马可用耶？民财，第其等限而取之，犹恐其扰，况此可艺极耶？至于兵，假若郡增二千，月费十万缗以养，今时州郡堪此耶？素有额者且不能满，况外增耶？某方论其不可矣。”复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也。”退翁愕然曰：“公知其札已是不可，某论之而云‘不可上’，何也？”大人曰：“宰相不胜任，论去，谏官职也。岂有身为相未几，上三事而公尽力驳之，彼且独不怒者？公欲论其不可相耳。”退翁不乐，曰：“吾故为其有虚名，但欲论此三事。”既而语颇厉，大人即退卧省中，展转曰：“人虽至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遇朝参，郎省亦入见，退翁上对。少顷出，过省门相遇，望见其有得色。前执手曰：“适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摇首曰：“恐公受祸自此始矣。”退翁犹怃然而去。居四日而难作。张邦昌之挟贼以僭也，在金营议已定，今载于诸录，可考验也。退翁自会议所归，遇乡人问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谁？”退翁书邦昌姓名于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狱观望，以为退翁。丞相竟匿其稿，而执李会章论退翁死。李公旋罢相。后上亦闻其详，恻然仁闵，复退翁官而官其子。己卯夏，栻侍旁闻之，敢私志云。见之《长编》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定号

为中兴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复如是，与夫褚河南之谮刘洎，陆敬舆之短窦参，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胜叹喟。其后御史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为言。

洪刍驹父等狱案，亦得之陆务观，云亦是省部散失史册所遗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书省送到侍御史黎确奏：准尚书省札子，五月十八日同奉圣旨："访闻昨来京城围闭，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银，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陈冲等，因缘为奸，隐匿财物万数浩瀚，及聚饮歌乐，无所不为。士大夫负国至此，难以一例宽贷。可差黎确、马伸就台根勘，具案闻奏施行。"洪刍罢谏议大夫，张才卿罢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陈冲并先已放罢。今勘到具撮明白刑名下项：降受朝散郎、前太仆少卿陈冲，差往亲懿宅抄札，将王府果子吃用，摘花归家，与内人同坐吃酒，令内人唱曲子；见牙简隐匿，公然受犒赏酒，并钱将出，剩金银，待隐匿入己收掌，未曾取。讨绢六百一十五匹。除轻罪外，准条监主自盗，合绞刑，赃罪处死，除名，该大赦原免，缘五月十八日奉圣旨"难以一例宽贷"，根勘闻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景王府，吃蜜煎等，将摩孩罗、士女孩儿等归家，受犒设酒，及吃宫人酒果交观，计赃六匹六尺。除罪外，准条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赃外，笞五十。不曾计到摩孩罗赃，如不满百文，系城内窃盗，杖八十；如满百文，杖一百，赃罪定断议赃外，杖九十，罚铜九斤，入官。放罢。在赦前，合原朝议大夫、前刑部郎中张才卿差起发懿亲宅金银，吃内人酒果等，与内人边氏离三四步坐吃酒，令内人张福喜唱曲子，受犒设酒，将抄札扇儿、摩孩罗等归家，受酒估赃，计绢八匹罗七尺。除轻罪外，准条与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减外，徒二年半。罚铜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刍差抄札见景王府祗候人曹三马，后嘱托余大均放出，将来本家同宿，顾作祗候人。准条监守自犯奸，合流三千里。私罪议减外，徒三年，追一官，罚铜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请郎、前吏部员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银，见官属将宁德皇后亲妹追提苦辱，并不施行，及吃受沂王府婕妤位酒食，不钤束觉察人吏，与郑绅家女使娇奴等私通。及犒设酒，根括金银，买抵包换入己。计赃二十五匹。除轻罪外，准条系以私物贸易官物计利，以盗论，合加徒流赃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农卿胡思推择张邦昌表内，添入谄奉语言，及抄札棣华宅，有祖宗实录借看，及罢馆伴，不合借破马，太仆寺差到，马点数不见，是大王府公然乘骑；不见实录十册，认是亲事官失去。除轻罪外，系不应为重，合杖八十，赃罪外，杖六十，先次据于照人说出逐人罪犯。朝请郎、前添差开封少尹余大均

往景王府乔贵妃位抄札到金银，与内人乔念奴并坐饮酒唱曲子，以赍首金银为由，放乔念奴乘马归家，收养作祗候人；隐藏根括笼子一只，寄金银库内，于内取出麝香二十脐、余被府尹纳了。除轻罪外，据内不估到所盗麝香钱，如满十贯，系监主自盗，加役流远，追举官，除名勒停。如满三十五匹，合绞刑，赃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员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札，与内人曹氏等饮酒，及与内人乔念奴等饮酒并坐，知余大均、洪刍等待雇买曹氏等，放令逐便，请洪刍等筵会，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轻罪外，准条，李彝系不应出谒而出谒，合徒二年，私罪追两官，勒停。案后收坐，该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圣旨：余大均、陈冲、洪刍情犯深重，论并当诛戮，各特贷命，除名勒停，长流沙门岛，永不放还，至登州交割；张才卿责受文州别驾，雷州安置；李彝责授茂州别驾，新州安置；王及之责授随州别驾，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责授陇州别驾，英州安置；胡思责授沂州别驾，连州安置。并依断。其后驹父渡海有诗云："关山不隔还家梦，风月犹随过海身。"竟没于岛上，又由妇人焉，死甚可哀，言之丑也，不欲宣之。有子柟，字仲本，亦能诗，为徐师川婿，尝出知永州。

黄进者，本舒州村人。少为富室苍头奴，随其主翁为父择葬地于郊外山间。每葬师偕行，得一穴最胜，师指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须出名将。"进在傍默识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遗骸瘗于其所，主家初不知为何人也。已而逃去为盗，坐法黥流。又数年，天下乱，进鸠集党类，改涅其面为两旗，自号"旗儿军"，寇攘淮甸间，人颇识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众降，制授右阶。后累立战功，至防御使。

自绍兴讲和以来，金使经由官私牌额，悉以纸覆之，盖常年之例也。隆兴间，金使往天竺山烧香，过太学门，临安尹命官吏持纸往幂"太学"二字。有直学程宏图者，襕幞立其下，曰："太学，贤士之关，国家储材之地，何歉于远夷？"坚执不令登梯。吏以白于尹，尹以上闻，阜陵嘉叹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图后登第，上记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迁丞而卒。宏图，番阳人，词翰亦佳，然使酒难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赵渭磻老为临安尹。时巨珰甘升，权震一时，有别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连郡之社坛，升欲取以广其圃，磻老欣然领命。有州学教授者，入议状，以谓"戎祀国之大事，岂可轻徇阍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争之，卒不能夺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陆九渊，未知孰

是焉。

钱处和，绍兴甲子岁为明州通判，招魏南夫处宾馆。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横逆拘系。适岁当行科举，南夫为请于处和，处和怜之，恳太守始得就试，遂预首荐。明年，登进士第，调余姚尉，复与南夫为代。其后二公皆登揆路。处和虽止参预，然常行宰相事。异哉！

思陵绍兴乙亥岁，秦桧之殂，更化之初，窜告讦之徒张常先而下前后凡十四人。此盛德大业，耻言人过，仁厚之风，合符昭陵。后来编纂《圣政录》，适秉笔之臣，有托其间，群从者略而不书，是致读者为之愤然。近修《实录》乃用其徒子弟位长史局，不但未必发明伟绩，且使秦氏奸恶，殆将并揜，深用叹惋。

高抑崇阅，绍兴中为礼部侍郎，忤秦桧，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笃丐休致，且以书诉于秦，觊复职名，庶几禄及后人。盖是时有制，虽侍从未复元职，格其赏延故也。述其穷困之状，言极激切。秦览书，初亦怜之，呼持书之仆来，询其生计如何。而仆者强解事，乃为夸大之语，妄增其产业以白于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犹诳人如此。"竟寝其请。至秦亡，始追贲次对而获恤典。

隆兴初，有太学生张行简者，临安人也。尝与同舍生游西湖，俱大醉，委之而去，卧于大佛头石像之阴。夜半，月色如昼，酒亦少醒。有素衣妇人者至其所，云："妾家距此不远，可同归少款否？"生领略之。至其舍，屋宇帷帐甚为雅洁，亦有使令之属，逢迎悉如意旨，遂寓止焉。由是流连数日，燕饮甚欢，情意既洽，遂至忘归。妇曰："君怀家否？往返当自若也。"自是生时造之，益以胶固。生曰："吾家稍宽敞，可以偕往否？"妇曰："此亦不惮，但有所碍而不可入禁城，奈何！"再三询之，云："君诚有意，可访寻鹁梧丁二枚，贴于钱塘门，即无所惧矣。"生扣问为何物，妇曰："刑人之杖疮膏药靥也。"生为经营得之。抱关者疑而问焉，生云："有所厌胜而然耳。"已而，妇果与之俱造其庐，亦无以异于常人。然自此多疾疢，日觉羸瘠。忽有道人至其门，见之，云："君之所遇，乃草木之妖，若不舍之，必有性命之虞。"生皇惧，询之，曰："此魅不敢过江，且亟往浙东避之即免。"生从其言。挈囊登舟之际，妇人者踉跳戟手岸侧而詈。既次会稽，偶有同斋生延伫以处，自是日向安宁，出入起居如常。积是三阅寒暑，或有勉其还家者，且曰："岁月既久，魅必他往，不能为祟，可无所虑焉。"生于是整棹西

归。方登石塘，妇已先在焉，喜气可掬，遂与之同归。不数月，生疾复作而死，竟不知为何怪也。

隆兴三年，赵丞相汝愚廷试第一。时外舅为刑部侍郎，胪传既归，明清启云："适曾称贺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创见，可谓熙朝盛事，礼宜为庆。"外舅击节云："班行中适无一人举此，今无及矣。"太息久之。

绍兴乙卯，张安国为右史，明清与仲信兄在左，郑举善、郭世模从范、李大正正之、李泳子永多馆于安国家。春日，诸友同游西湖，至普安寺。于窗户间得玉钗半股、青蚨半文，想是游人欢洽所分授偶遗之者。各赋诗以记其事，归以录示安国。安国云："我当为诸公考校之。"明清云："凄凉宝钿初分际，愁绝清光欲破时。"安国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余年矣，主宾六人俱为泉下之尘，明清独苟存于世，追怀如梦，黯而记之。

左与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孙裒其乐章，求为序其后云：政宣之际，文物鼎盛，异才坌出。天台左君与言，委羽之诗裔，饱经史而下笔有神，名重一时，学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后，籍甚宦途，屡彰美效，蔼闻荐绅。著书立言，自托不朽。平日行事，盖见之国子虞仲容所述志碑详矣。吟咏诗句，清新妩丽，而乐府之词，调高韵胜，好事者尤所争先快睹。豪右左戚，尊席一笑，增气忘倦。承平之日，钱塘幕府乐籍，有名姝张足女名浓者，色艺妙天下，君颇顾之。如"无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与"一段离愁堪画处，横风斜雨摇衰柳"，及"堆云翦水，滴粉搓酥"，皆为浓而作。当时都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之对，其风流人物可以想像。俶扰之后，浓委身于立勋大将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国。绍兴中，君因觅官行阙，暇日访西湖两山间，忽逢车舆甚盛，中睹一丽人，褰帘顾君而颦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视之，乃浓也。君醒然悟入，即拂衣东渡，一意空门，不复以名利关心。老禅宿德，莫不降伏皈依。此殆与夫僧史所载楼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孙文本，编次遗词若干首，名曰筠翁长短句，欲以刻行，求余为序。筠翁，君之自号，与言其字，字盖析其名云。余既识之，服膺三叹，并为书此一段奇事。

绍兴辛巳冬，完颜亮自毙于扬州。明年正月，诏起外舅方务德帅淮西，明清实从行。至建康，与张安国会于郊外。安国之妹夫季瞻伯山、

外姑之甥郑端本德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时得旨，令募童行往揜战没之骼于淮上，外舅从蒋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辈。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一大舰渡长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与伯山、德初俱以异姓补官，外舅、安国皆正席禁路，僧雏悉祝发为浮屠，想是日日辰绝佳耳。

欧阳文忠公诗云苏子美挽词“奏邸狱冤谁与辨，高桥客死世通悲”，以为用事亲切，而世不知“高桥客死”之义。后来，绍兴中，秦熺势方鼎盛，尝托其客陆升之仲高下问于明清。偶省记得见《吴地记》，后汉梁鸿客食吴门，死于高桥，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赏激。未几，会之殂，熺亦逐矣。

绍兴辛酉冬，仲信兄客临安，尝观是岁南郊仪仗于龙山茶肆。忽一长须伟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叹息云：“吾元丰五年游京师，一见之后，不曾再睹。今日之盛，殆与昔时无异焉。”仲信知其异人也，亟下拜，俯兴已失之矣。

绍熙癸丑岁，明清任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时括苍蒋世修继周，以独座前资来为郡守。宣城旧例，每发军食，则幕职兵官俱集仓中。是岁十二月散粮，明清以私务入仓小缓，逮至其门，见诸君联车而出，悉有仓黄之状。询之，曰：“通判周世修建议，欲以去岁旧粟支其半，群卒恶其陈腐，横梃于庭，出不逊语，欲入白黄堂矣。”且众兵随其后。明清亟止之云：“可复归旧次。”一面令车前二卒长传呼喻之云：“佥判适自府中来，已得中丞台旨，令尽支新米。”亟令专知吏往白史君，告以从权便宜之故。于是卒徒欢呼帖服，无敢哗者。不然亦几殆焉。蒋守由此遂相论荐，然露章中不欲及也。

汪彦章在京师，尝作小阕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涵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如酒。”绍兴中，彦章知徽州，仍令席间声之。坐客有挟怨者，亟以纳桧相指为新制，以讥会之。会之怒，讽言者迁之于永。

王纶字子霞。其家尝有神降，自称西华宝懿夫人，年二十余，绝代之容也。其形或隐或现。有二诗以遗子霞，今录于左：“灵台本清明，花木相葳蕤。宫深藏白日，金堂吐华辉。弹棋玉局寒，斗草珠露晞。阆苑多美人，形飞心不移。醉眼凭春风，惟有蝴蝶知。如何忽相失，负我云际期。而今两鬓脚，迤逦秋妇丝。紫清秘消息，行云住无时。世间若

寂寞，空此随盛衰。”又云：“洞境春色长，人间夜寒早。西真不翦天外花，东君自戮云边草。玉女焊萼香满枝，碧玉养根红落稀。青玉楼台二十里，二十里花尽桃李。凌风人去鹤不还，万年依旧瑶池水。阑干有曲通太无，宝井霞牵金辘轳。风回紫伞绣衣卷，流金影转烟鸾孤。可怜世事杳难尽，至道虽元眉睫近。埃尘点染空自悲，此时不来来何时。”字画尤佳，今尚藏子霞所，虽置在李太白诗中，谁复疑其非耶。

靖康丙午，何文缜㮚作相，敌骑初退时，议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龙节上寿，文缜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为三表，才上，即允所请，后二表不复用。文缜与允迪柬称叹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当诵佳句于百僚之土也。”今列于后：

第二表云：立为天子，肇兴黄帝之英姿；请祝圣人，允执唐尧之谦柄。载陈悃愊，冀动渊衷。中谢。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聪明性禀。东宫主器，盛德久孚于寰瀛；内禅膺图，大计果安于社稷。厉精为治，侧身修行，俭奉己而厚事亲，宽御众而亟承祖。维震夙之令旦，萃普率之欢呼。五百岁为春秋，宁俯稽于南楚；一千年而华实，盍远取于西池。何睿意之勿休，当缛仪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庆，纳万寿之无疆。陋彼太宗，南向辞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赐俞音，式符公愿。

第三表云：节纪千秋，归美洊形于剡牍；享加三夏，隆谦再却乎举觞。效罄舆情，颇干宸听。皇帝陛下兆于变化，生而神灵。举建已诞弥之辰，应流虹长发之端。尽仁皇之忠厚，指乾元于向辰；有神祖之聪明，数同天于过信。正心诚意，勤邦俭家。地辟天开而除妖灾，雷厉风行而成功治。龙楼问寝，欣西宫鸣跸之还；虎符发兵，致北鄙控弦之远。式全丕构，允谓中兴。岂有首临兰殿之期，而当力拒华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敛福用锡民。登五咸三，伟示慈之高宴；桑田东海，协称寿之欢谣。罔违就日之怀，克受后天之算。

陈桥驿，在京师陈桥、封丘二门之间，唐为上元驿，朱全忠纵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艺祖启运立极之地也。始艺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距而不纳，遂如封丘门，抱关吏望风启钥。逮即帝位，斩封丘而官陈桥者，以旌其忠于所事焉。后来以陈桥驿为班荆馆，为夷使迎饯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谠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锡号曰鸿烈观。俶扰之后，又不知如何耳。谠字徽言，鲁公之曾孙，慥之父也。

宋咸茂谈录云：祖宗以来，殿试用三题，为以先纳卷子、无杂犯者为魁。开宝八年廷考，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艺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而嗣宗胜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识为第二人。其后嗣宗帅长安，种放自从官归终南山旧隐。一日，嗣宗往访之，放命诸侄罗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为非而诮焉。嗣宗怒云："舍人教牧牛儿时，嗣宗已状元及第矣。"放曰："吾岂与'角力儿'较曲直耶？"遂至忿争。事既上闻，诏放徙居洛川以避之。已上宋录中云，盖亦略见之《三朝史》矣。而司马温公《涑水纪闻》乃云："嗣宗与赵昌言角力而胜。"昌言乃太平兴国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试所争乃陈识，温公所纪偶误焉。嗣宗是岁以《桥梁渡长江》为赋题，盖当年下江南一时胜捷故耳。

蔡襄在昭陵朝，与欧阳文忠公齐名一时。英宗即位，韩魏公当国，首荐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谟守泉南日，晋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谟按以赃罪，坐废终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既讼冤于朝，又撰造君谟《乞不立厚陵为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蓝。中人市得之，遂干乙览，英宗大怒，君谟几陷不测。魏公力为营救。事见司马温公《斋记》及欧公《奏事录》，记之甚详。君谟终不自安，乞补外，出官杭州。已而忧去，遂终。故魏公与君谟帖云："尚抑柄用，此当轴者之愧也。"亲笔今藏吕子和平叔处。

先祖旧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携欧文忠公书贽见王文恪于宛丘。一见甚青顾，云："某与公俱六一先生门下士，他日齐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当以我之字为遗。"先祖遂更字曰乐道。今世多指为一人。先祖位虽不及文恪，而名誉籍甚于熙、丰、符、祐之时。文恪长子仲弓实韩持国婿，持国夫人实祖母亲姑，由是情益以稔熟。仲弓之弟即幼安，始名宁，后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旧字。靖康初，以知枢密院为南道总管，辟先人为属，偕行。有《督勤王师檄文》，荐绅多能诵之。

秦桧初擢第，王仲岏以其子妻之。仲岏后避靖康讳，改名仲山。仲山朴鲁庸人也，禹玉子。而郑达夫，禹玉婿，达夫之室，盖桧妻之亲姑也。达夫当阙，处以密州教授。翟公巽为守，前席之；代还，荐于朝，得学官。继而夤缘郑氏，中宏词科。吴幵力荐其才学，除郎。靖康中，张邦昌使金，辟置为属以行。邦昌使还，拜相，属吕舜徒好问荐引入台，浸迁中司。金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监察御史马伸首倡大义，上书粘罕言甚不然，桧偶为台长，列名为冠。酋怒，拘桧与其妻王氏于北

方。桧既陷金，无以自存，托迹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门。悟室素主和议者也。凡经四载，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领，约以待时而举，密纵之，使挈其妻航海南归，抵涟水军。敌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领郡事。敌再至，遂杀超。敌退，众复推超子禩领军事，年方十八九矣。禩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几为郡守杨揆所斩，赖揆之馆宾管当可捄之得免。时韩蕲王世忠驻军高邮，会之不敢取道于彼，复自楚泛洋至会稽，入三江门。思陵方自温明乘槎入越，暂以驻驛。富季申为中丞，露章乞逊其职于桧，上亦怀其前日之忠，即从季申之请。寻登政府，继拜右揆，引公巽为参政，季申为右府。富、翟二公后卒不合而纷竞。二公罢政，然悉存其职名，示以报德。桧乃建“北客归北，南人留南”之策，盖欲与悟室相应。大咈人情，遂从策免。故制云：“自诡得权而举事，尝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褫职告云：“耸动四方之听，朕志为移；建明二策之谋，尔材可见。”投闲屡岁，吕颐浩、赵鼎、张浚前后为相，皆主战者也。适郦琼以庐州叛，而德远以弗绩责。粘罕诛死。刘豫废斥，悟室大用事。思陵兴念疆埸生灵，久罹锋镝，亦厌佳兵。桧起帅浙东，入对之际，揣摩天意，适中机会，申讲和之谋，遂为己任焉。大契渊衷，继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敌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尽取兵权，杀岳飞父子，其议乃定。逮太母回銮，卧鼓灭烽逾二十年，此桧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于稠人广众中，昌言室撚托其寄声之语，切中其病，乃遭远窜。及夫求表勋之后，挟金之势，权倾海内，不知有上。钤制中外，胁持荐绅，开告讦之门，兴罗织之狱，士大夫重足而立。使其无死，奈何！后来，完颜亮举国南寇，豕突两淮，极其蹂践。适有天幸，颜亮自毙，不然，殆哉！由桧之军政弛备所以致此，桧之罪不可逃者也。纪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后挽达夫之子亿年视仪执政。玕以滔天之罪，流于南州，既放逐，便卜居于章贡。以其婿曾慥作郡守，王安道为江淮守帅，以禩为观察使，邦昌家属悉得还浙中，皆酬私恩也。

卷第五

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若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活其命。绍兴间，有知名士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应存留，乞绝其所急，使尽残年。”秦得其牍，令札付岳氏知而已。士大夫为官爵所钓，用心至是，可谓“狗彘不食其余”矣。不欲显言其姓名，以为荐绅之玷。

明清前志纪孙仲益童子之年对东坡先生之句，始得之仲益之从子长文，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盖仲益之先人教村童于市中，东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时也。案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岁矣。近观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得之于葛常之立方所著《韵语阳秋》，且辨之云：“东坡自南海归时，仲益已年二十一矣，当是元丰乙丑自汴过常州时。”东坡自黄州内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归，终于毗陵。由是而知葛、周二说皆非，当以长文之言为正也。

东坡先生南迁北归，次毗陵时，久旱得雨，有里人袁点思与有一绝云：“青盖美人回凤带，绣衣男子返云车。上天一笑浑无事，从此人间乐有余。”书以呈东坡。坡大喜，为之重写，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于家。点字思与，后登第，仕至朝请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仲弥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后，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杨娼韵者，以色艺显名一时，弥性惑之，誓与偕老。韵以诞日尝作醮供，弥性为代作醮词云：“身若萍浮，尚乞怜于尘世；命如叶薄，敢祈祐于元穹。适届生初，用输诚曲。妾缘业如许，流落至今。桃李半残，何滋于苑囿；燕莺已懒，空锁于樊笼。只影自怜，寸心谁亮？香炉经卷，早修清净之缘；歌扇舞衫，尚挂平康之籍。伏愿来吉祥于天上，脱禁锢于人间。改往修来，收因结果。辟纑织屦，早谐夫夫妇妇之仪；堕珥遗簪，永脱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愿，天不可诬。”仲杨故事虽甚亲切，然黩穹甚矣，寻即俱去。适王承可鈇为郡守，与之启云：“方将歌别驾之功，闻已泛扁舟而去。”已而兴大狱，弥性坐废二十余年，逮

秦桧殂，始获昭雪。继而入丞光禄，出守蕲春，以疾终于淮东仪幕。

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鱼入京师，而能人言，号曰“海哥”，炫耀于市井间。豪右左戚争先快睹，亦尝召至禁中。由是缠头赏赉，所获盈积。常自声一辞云：“海哥风措。被渔人下网打住。将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语。甚时节、放我归去？龙王传语，这里思量你，千回万度。螃蟹最恓惶，鲇鱼尤忧虑。”李氏园作场，跃入池中，不复可获。是岁，黄河大决，水入都门，坏民室宇数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熙宁辛亥壬子闻武侯李，忘其名，以供奉官为衡州管界巡检。一日，捕盗入九疑山，深历岩洞，人迹罕到，忽瞻绝岭，路穷不可上。徘徊民舍，遥见岭中间有青烟一点，了然可辨。指以示村民，云：“居常见之，但不知为何人所燎，樵夫牧子皆不能到也。”李侯识其处，归以告同姓李君彦高者。李君业文，志未就，尝以养生不死为意，每闻有方士异人，必访之，与游处者皆此类，恨未有得也。闻侯言，颇喜。即裹粮，假侯所与同行从者一人，往诣之。至其所，则独寻路望青烟处，攀缘藤而上，崄危备历。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数间。叩门而入，见一老人燕坐其中。忽睹李君，惊相谓曰：“何为至此？此非人迹可到也。”李揖前，叙以久慕仙道，闻所闻而来。老人笑揖，与之坐。李问老人姓名。曰：“吾唐末人，因离乱避世，隐历名山，来此亦三五十春秋矣。姓邢氏，名字不必问，吾亦不欲闻于世。”李意其为邢和璞，问之。则曰：“非也。”因问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闻今国号宋，不知天子姓氏，传代几叶，年号谓何？”又指面前二小池，仍有竹筒作刻漏状，曰：“从来甲子日辰，吾尽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国姓、年号耳。”李因尽告以熙宁天子姓号，传序年月。仙老颔之而已。李又问：“仙翁居此既久，曾略下山乎？”曰：“从来此，凡三因取水到半山下，他时未尝出也。”因叩以仙经道术要诀。则曰：“此当修养自到，难以口耳传授。”但以修心治性，凡为人伦、慈爱、忠孝事告之。李不得问，粮尽乃归。又数日，即为五日粮裹之而去，复至其所。其人笑喜问劳，李遂留五日。复叩之，则告以吐纳炼养之事。每坐语倦，则援瑟鼓之，其声韵非世间之音。李绝不能辨其曲操，但觉草堂中逡巡如惊雷怒涛之声，既罢，而余韵不绝也。左右凡四窗，皆长。几上文史如世间书，李窃视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间以朱字，如刊正校雠者，李皆不能晓。五日粮尽，又归。归数日，又携五日粮以往，仙翁复笑延之如故，渐无间矣。李复叩之，遂以内丹真诀语之。李所说如此，恐其别有得，亦不传也。因谓李曰：“吾以天上校对天书，自有程课，不须复来，恐

妨吾事，吾亦不久徙居他处矣。”李问以窗间道书。云：“此皆仙房所著天上书，凡系仙籍，皆与分校勘。此吾所校，已则归之，别给他书也。”因赠李十二诗，临行又书一绝，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识。其后竟不复往，莫知所之也。李得诗凡与同志或吾徒中善隶篆者讨寻十八年，方尽识十三篇，遂以传世。李今在衡、汾、湘间，颇有所得，但人无知者耳。罗君言如此。罗善篆，亲授于李君天篆本摹之，许他时见赠，因默记十三篇，手录示予，云：“此湘潭罗仲卫所记”云。诗列于后。其题云《诗赠晚学李君》。

虚皇天诏下仙家，不久星横借客槎。壁上风云三尺剑，林前龙虎一炉砂。行乘海屿千年鹤，坐折壶中四季花。为爱《阴符》问玄义，更随骊海入烟霞。

久掩山斋看古经，但矜猸鹤事高情。炉中且喜丹砂死，岩下近闻朱草生。堪鄙尘寰驰妄理，莫教流俗听希声。清溪有路无人识，独弄沧浪一濯缨。

诘曲川原几里深，偶寻岩壑在前林。长怀万古典坟乐，果称几年泉石心。将著道经延白日，偷收岩药化黄金。山中欲访逍遥客，为报白云深处寻。

人稀境静绝尘埃，野客寻源或到来。怪石结成真洞府，乱山堆就假楼台。久穷至理难期老，独放真机学未该。得共山翁话虚寂，不妨岩下且徘徊。

翠微堆里隐云烟，石拥藤萝小洞天。常篆丹符驱木魅，每呼山鬼汲溪泉。养成玉座千年石，炼过河车九转铅。记得潜虚真伴侣，出门争赠买山钱。

秋景澄清物象希，山家沉寂俗难齐。常听岭瀑连云泻，时有林猿隔岫啼。月黑笈明灵武动，夜寒囊破蹇驴嘶。收身已脱人间世，赢得烟萝在处题。

丹雄初伏柜方灵，万里蓬壶第一程。神室不封添夜火，金砂新浴炼真形。稚川箧里藏丹诀，《鸿宝》方中检药名。既得仙人小龙虎，便寻根本到长生。

旋滴岩头石里泉，研硃将点《洞灵篇》。只看壁外数千卷，胜走人间三百年。何事役心求妙友，便须穷理到真仙。竹关松径逍遥境，雅使山翁恣意眠。

眼前龙虎实纷纭，说破丹砂世莫闻。故脱衣冠寻旧隐，便将猿鹤入深云。闲编野录前朝事，静校仙经古篆文。满腹分明惟自识，尘寰谁认紫阳君？

无言隐几闭松扃，万古襟怀独自灵。笔研特铺三卷篆，弹冠尝动一簪星。青童去撅南山术，野客来寻北帝经。天道不须窥牖见，满门山岳自青青。

山家何物是知音，也胜人间枉用心。学就万年龟喘息，习成千岁鹤呻吟。冲和久养通灵兽，关节常调不死禽。独对翠微谁更问，鼎分三足伴光阴。

世事功名不足论，好乘年少入真门。浑如一梦庄仙蝶，况是千年柱史孙。须向《黄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秘乾坤。他年陵谷还迁变，家住蓬瀛我尚存。外一绝云：

日转蓬窗影渐移，罗浮旧隐别多时。瀛州伴侣无消息，风撼岩前紫桂枝。

靖康元年，金人初犯京师，种师道为宣抚使，李伯纪以右丞为亲征行营使。伯纪命大将姚平仲谋劫贼寨，数日前，行路皆知之，敌先为备。初出师，以为功在顷刻，令属官方允迪为露布。忽报失利，上震惊，于是免伯纪，师道亦罢，复建和议。汪彦章《靖康诏旨》云“方会之文”，非也。今列于后：

臣闻天生五材，自古无去兵之理；武有七德，圣王以保大为先。盖中国之抚四夷，犹上穹之统群物，必春生而秋杀，当仁育而义正。故黄帝神灵，爰亲征于涿鹿。高宗嘉靖，尚远克于鬼方。夏禹舞干而格有苗，周宣饬车而伐玁狁。著在前籍，蔚为显庸。矧当真人之勃兴，端慎昌时之全盛。蠢尔羯寇，干于天诛。猛将如云，愤四郊之多垒；元甲耀日，赫一怒以安民。爰铺张于洪休，以明示于德意。恭惟皇帝陛下，勇由天锡，圣本生知。挺表正万邦之资，擅冠带百蛮之势。《春秋》书王

者大一统，会兹御极之年；夷狄闻中国有至仁，盍效充庭之贡。顾肃慎之末裔，为女真之小邦。宜修献楛之恭，自甘张革之陋。乃连叛将，共纵野心。始盗燕云之七州，旋陷浚邢之两郡。敢逾天险，径窥日畿。负上皇不资之异恩，恣其悖侮；意天朝久安而驰备，可以凭陵。骤驱羊群，辄攻雉堞。注飞矢以如雨，仅此射天；倚长梯而侵云，难于超海。尽矣豺狼之技，屹然金汤之雄。少却阵以暂休，假请和而骄索，求五府巨储之金帛，割三镇难捐之土疆。且质宰臣，仍要帝弟。惟兼忧外夷之生命，深轸渊衷，而曲从近弼之远猷，勉徇溪欲。其金贼谓我怯懦，愈怀贪婪。敛重赂而弗厌，散轻兵而益骋。蹈籍我郡县，惊扰我辅邑，虏掠我人民，敚攘我牛马。发冢取货，增盛怒于田单；髡发为兵，渺长思于管仲。神夺其魄，肆眈荒淫，罪通于天，决取殄灭。特游魂于死地，似绝命于归途。可破之形，有识共见。臣恪遵睿训，大整军容。近越三旬之间，式备六师之众。威名有素，敢期草木之能知；号令所加，庶几旗帜之改色。数出精锐，分据要冲。拥旄之宿将鼎来，勤王之勇士雾集。正月某日，某官种师道统若干人来；某日，某官姚平仲统若干人来；某官种师中统若干人来，诸处将兵，排日以列于此，以夸大之。各怀义概，愿净妖氛。奋不顾身，古之名将弗过；前无横阵，誓难与贼俱生。驰逐习而进止闲，约束明而申令熟。御得其道而咸作使，虑善以动而惟厥时。以战，谁能御之；有礼，其可用也。筹运玉帐，无亡矢遗镞之劳；气吞沙场，断匹马奇轮之返。二月一日，计议已定，部分最严。是夜子时，遣范琼领二千骑，衔枚而西，斫营以入，致群贼之自扰，引大兵而夹攻、杀气干霄，呼声动地。臣于是时，躬帅禁旅，嗣承德音，出荣德门至班荆馆，既亲行阵而督战，亦度缓急以济师。蜚廉效灵，鼓疾风而向敌，回禄助顺，扇烈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争奋。埽窟穴之盘结，变灰烬于须臾。臣又分兵以解范琼之围，遣骑以助平仲之进。疾如破竹，顺若建瓴。日逐温禺，已示染锷衅鼓之状。章于行说，将罹系颈笞背之刑。观获丑之继来，信犁庭之可待。其金贼道穷矢尽，粮绝人饥，走未□于白驼，斗犹同于困兽。三日卯时，出师而载战，围贼垒者数重。士怒益张，马逸不止。竞执讯而折馘，纷蹀血而履肠。其日午时，某人先遣卫兵三百，易皇弟康王从行之人，出金贼不意，挟康王上马，由某门以归。众智同符，神谋间发。全棠棣之爱，副鹡鸰之求。子仪见虏之诚，斯焉可拟；平原归赵之计，彼若亡奇。其日申时，某人手刃金贼太子，某人擒获叛将药师。剿厥渠魁，垂街张不漏之网；生致反虏，下吏责未酬之恩。凶徒溃而冰消，余众惊而鸟散，亟加追蹑，宁俾逋逃。宝货具存，荀息讵惭于马齿；武威方用，苌弘未议于虎皮。遂收十全之功，何谢八先之略。臣载惟上帝以儆晋佑宋，睿主以昌唐应天。

日表龙姿，夙膺神与之异；风声鹤唳，助成师至之威。岂容小丑之迷昏，未知初政之精厉，临事而惧，虽有在庭之合辞；惟断乃成，尽出当阳之独运。果因多算，遂奏肤功，挽天河以洗甲兵，裂属国而夷坑谷。受命清庙，方定谋以出征；饬喜端门，俄大献而奏凯。火通甘泉而启文帝，骑至渭水而激太宗。故知王业之难，允发天颜之喜。折随何而置酒，效岂专于用儒；贺小白而举觞，请无忘于在莒。臣猥参迩列，愧乏长才。圣谟洋洋，上禀新书之妙；虎臣矫矫，旁资群策之良。不敢贪天以为功，正欲与众而偕乐。臣无任瞻天望圣、踊跃庆快之至，谨差某官，奉露布以闻。

建炎己酉春，康志升允之帅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时高宗皇帝六飞南幸，先人揣知金敌之乱未已也，辞之。临行，移书志升，乞备西境，言极激切。是冬，敌骑果至，取道之境，悉如先人之言。今载于后：

某闻及其时而弗思，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坏而不可救药也。先事而图者，非利害有以见于外，英明有以主于内，则丝纷满前，一是一非，何以适从。此贱子辄献瞽言，冀于信察也。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宾筵初启，首蒙辟置，恩德重大，非特一己知之，士大夫传以耸动也。昨辞去属邑，不以为忤，未忍默默以负于门下也。切惟朝廷以钱塘重镇、东南要冲控扼之地付于左右，拊绥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虔奉睿意，令以威驾，风驰电驶，惩恶护善，百废俱起。千里之间，歌颂载涂，杭民图像以事，晨炷香如供佛、事父母。明公既保令名而与俱矣，则图惟厥终，所谓公之安危即国家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于此，为日滋久，览观山川，考验图史，辄有以为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三郡，因钱氏建国始盛。请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润，下连大江，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京口，盖相距数百里形势也。其东沧溟，虽海山际天，风涛豪壮，然海门中流至浅狭，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窥。其南则浙江以限吴越。惟州西境无大山长川，虚怯可虞。钱镠本临安人，始因宣歙群盗，米直曹师雄作乱，自乡里起兵，保有临安，人始因余姚，至败黄巢于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于两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应。新城县圣安都，杜稜守之；富阳县静江都，闻人宇守之；临安县石镜都，董昌守之；余杭县龙泉都，凌大举守之；盐官县海昌都，则徐友及；北关镇则刘孟容；临平镇则曹信；浙江镇则阮结。又置都知兵马寨于龙泉、临安以为援。建八都堂于府第，日与宾幕聚议。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兴佛寺于西湖，匪特祈福为

观美而已，实据诸峰之险为候望也。结婚宣歙节度使田頵，犄角以备江南李氏。盖钱镠本临安人，又立功起于西境，故知此形势为尽，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观之，今昔虽异，利害一同。自余杭龙泉无五十里，地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径抵城下。龙泉拒安吉、广德甚迩。今日议者，惟于苏润二州，置帅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务也。某愚戆过计，万一敌骑过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广德，以摇钱塘，则数百里响动，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从邦人之至愿，考八都旧迹，别行措置，闻诸朝廷，使金陵、宣、歙与我相为表里，出兵据险守要，事无不济。余杭、临安两邑土豪，比诸县最为骁锐，择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于金汤之固矣。某少游蒲中，观唐睢阳画像，私切叹曰："此眉宇英威凛然，真足以定睢阳矣，况其胸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与圣旨相唯诺，何惜建此于朝，而始终钱塘之人也。张睢阳守一城，捍天下以蔽遮江淮，沮遏贼势。今皇舆新渡浙江，明公能自此郊大振军声，连络江东，挫贼锋，使胡马不敢南牧。较事机轻重，张睢阳何足道哉！有《守御图》一本，随以为献。犯分妄言，无以辞诛。或稍因闲暇，呼之使前，更毕其初说，又幸矣。

曾吉父早岁入馆，然平生不曾关升，以故后来虽为监司、郡守，犹带权发遣也。□□如州资□□□人纵有罢□□□荐剡自若□□也。吉父为广西漕，尝举其属吏姓黄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启吉父云："有一事久拟奉白，先生早往下关升，于门生实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与客言，以资一笑。徐敦立守滁阳，有郡博士葛镇者，欲上书于朝，大诋王荆公，有云："乞将王安石之亲党尽行窜谪，使天下后世以为邪说之劝。"以副本呈似敦立，敦立笑云："度之斥谪不足道，然公却有利害。"镇询其说，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婿，倘从公言，折了一纸举状矣。"镇赧然而退。二事特相类，并记之云。

《诗话》云："昭陵时，近臣赋诗，一联云：'秦帝宫成陈胜起，明皇殿就禄山来。'或有谮于九重者，上览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台'，即不复视，天语以为器量如此，何足观耶？谤焰遂熄。"呜呼！昭陵岂不见全篇？倘尽以过目，则不可以回互矣。此尧舜之用心，宜乎享国长久。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 等撰 王根林 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 等撰 王根林 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 陶潜 撰 曹光甫 王根林 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撰 ［梁］刘孝标 注 王根林 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羡生 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 等撰 曹中孚 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李复言 撰 田松青 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唐］李德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 裴铏 撰 萧逸 田松青 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羡生 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五代］王仁裕 等撰　丁如明 等校点

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 撰　林艾园 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宋］陶榖 吴淑 撰　孔一 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宋］徐铉 郭彖 撰　傅成 李梦生 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宋］张洎 司马光 撰　孔一 王根林 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宋］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 陈师道 撰　李裕民 李伟国 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宋］欧阳修 等撰　韩谷 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宋］宋敏求 等撰　尚成 等校点

青琐高议［宋］刘斧 撰　施林良 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宋］王辟之 陈鹄 撰　韩谷 郑世刚 校点

麈史·侯鲭录［宋］王得臣 赵令畤 撰　俞宗宪 傅成 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宋］文莹 撰　黄益元 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宋］吴处厚 何薳 撰　尚成 钟振振 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宋］邵伯温 邵博 撰　王根林 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宋］惠洪 费衮 撰　李保民 金圆 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宋］朱彧 陆游 撰　李伟国 高克勤 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 撰 田松青 徐时仪 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 马永卿 撰 田松青 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 朱弁 撰 孙菊园 王根林 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 曾敏行 撰 李梦生 朱杰人 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 撰 田松清 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撰 朱菊如 汪新森 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 张端义 撰 李保民 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 徐度 撰 傅成 尚成 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 王铚 撰 黄益元 孔一 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 张邦基 撰 孔一 丁如明 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 周煇 撰 尚成 秦克 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 陈世崇 撰 尚成 郭明道 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 撰 孙雪霄 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 撰 黄益元 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 撰 王根林 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 撰 黄益元 李梦生 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 等撰　吴东昆 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 撰　王岚 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 撰　李健莉 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 郑晓 撰　马镛 杨晓波 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 撰　李剑雄 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 撰　孔一 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 撰　傅成 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撰　杨万里 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 撰　王根林 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 刘廷玑 撰　蒋文仙 吴法源 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 辑　王根林 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 辑撰　李梦生 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 撰　以柔 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 撰　李保民 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 捧花生 撰 曹光甫 赵丽琰 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 撰 孟斐 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 撰 阳羡生 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 撰 吴蒙 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 撰 冬青 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 王晫 撰 曹光甫 陈大康 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 撰 冬青 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 撰 庄葳 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南村辍耕录

[元] 陶宗仪 撰
李梦生 校点

目　录

校点说明
南村辍耕录叙
南村辍耕录疏
卷一
大元宗室世系
列圣授受正统
氏族
平江南
独松关
浙江潮
宋兴亡
万岁山
大军渡河
檄
朝仪
科举
江南谣
白道子
宦不致仕
答剌罕
皇族列拜
内八府宰相
云都赤
大汉
贵由赤

昔宝赤
卷二
圣聪
隆师重道
受佛戒
减御膳
圣俭
后德
端本堂
征聘
治天下匠
以官为氏
受孔子戒
不食死
染髭
杀虎张
御史举荐
切谏
丁祭
高学士
大黄愈疾
置台宪
内御史署衔
令史
臺字
诏西番
五刑

钱币
巴而思
善谏
使交趾
刻名印
国玺
宣文阁
占验
权臣擅政
怀孟蛙
贼臣摄祭
叛党告迁地
土人作掾
萧先生
端厚
字
卷三
正统辨
贞烈
岳鄂王
木乃伊
卷四
发宋陵寝
相术
前辈谦让
不苟取
论诗

妻贤致贵
奇遇
贤烈
挽文丞相诗
祷雨
广寒秋
无恙
不乱附妾
卷五
角端
劈正斧
兴隆笙
尚食面磨
僧有口才
邓中斋
汪水云
厚德长者
毁前朝玉玺
披秉歌诀
三教
授时历法
功布
人中
发烛
嫁故人女
平反
勘钉

碑志书法
雕刻精绝
题跋
隆友道
朱张
交谊
假宅以死
清风堂尸迹
坐右铭
掘坟贼
廉介
甲午节气
先辈谦让
双竹杖
卷六
兰亭集刻
禊帖考
丧师衰绖
廉使长厚
私第延宾
句曲山房熟水
法帖谱系
评帖
淳化祖石刻
家翁
奴材
沙魇

孝行
吾竹房先生
抗疏谏伐宋
发膹
鬼贓
居士
亲家
宝晋斋研山图
卫夫人
卷七
赵魏公书画
金鳌山
委羽山
斛铭
孝感
火失刺把都
屈戌
回回石头
黄巢地藏
宫奴
梵嫂
房老
驾衾
奚奴温酒
挂牌延客
买宅有谶
待士

雇仆役
志异
课马
客作
咸杭子
奎章政要
义奴
忠倡
鹰背狗
志怪
鬻爵
还金绝交
画鬼
卷八
写山水诀
写山水诀
邓山房
狗站
五马入门
隐逸
关节梯媒
利市
志苗
双砚堂
嫁妾犹处子
聂碧窗诗
玉腴

解断
作今乐府法
岷江绿
温暾
飞云渡
汉子
长年
龙见嘉兴
星入月
军中礼士
不耐烦
阿谁
卷九
文章宗旨
麻答把历
续演雅发挥
面花子
奇疾
磨兜鞬
葛大哥
万柳堂
树鸣
松江官号
割势
题屏谢客
婚启
陶母碑

许文懿先生
谣言
兽医
想肉
王眉叟
钱唐
漱芳亭
食品有名
火灾
落水兰亭
阴府辩词
诗法
姓名考
女谏买印
吴江塔颠篙
素领
卷十
御史五常
官仓入粟
食物相反
先辈谐谑
马判
字训
丘真人
南池蛙
雁子
趁办官钱

鼎作牛鸣
麋糟
越民考
三姑六婆
不中用
国字
水畜
缠足
溺水不跃
锁阳
辊吝谝三卦
乌蜑户
重台
日子
卷十一
写像诀
写像秘诀
采绘法
相地理
狎娼遭毒
梦
白醉
贤母辞拾遗钞
女奴义烈
龙广寒
夜航船
不快

雷雪
分疏
西皮
暖屋
鬼室
牙郎
墓尸如生
枯井有毒
贤孝
事物异名
金鎞刺肉
杭人遭难
承天阁
阿⿸疒会⿸疒会
海运
夫妇死孝
猪妖
卷十二
园池记
厕筹
拗花
连枝秀
却鞭
奉母避难
匠官仁慈
著衣吃饭
文章政事

浙江潮候
贞烈墓
特健药
乞求
张道人
阴德延寿
帝师
卷十三
中书鬼案
乌宝传
绿窗遗稿
为将嗜杀
释怨结姻
杜荀鹤诗
太公
刚介
发墓
卷十四
忠烈
瘗鹤铭
风入松
四卦
点鬼录
房中术
妇女曰娘
古刻
上头入月

人腊
张翰林诗
卷十五
淳化阁帖
幽圄
煮豆帖
妓妾守节
与妓下火文
贺人妾得子启
吊四状元诗
鸡妖
胡烈女
蛙狱
沁园春
恭敏坊
隐趣
日书三万字
妓出家
河南王
妖异
塔影入屋
钱唐怀古词
人命至重
度量宏深
高丽氏守节
寒号虫
邓思贤

医科
卷十六
陶氏二谱
书陶栗里谱
书陶华阳谱
药谱
药谱
世系
卷十七
古铜器
石敢当
方头
七十二
旃檀佛
传席
归妇吟
穿耳
丫头
点心
奴婢
愠羝
天子争臣
媑妗
黄金缕
哨遍
花蕊夫人
崔丽人

江浙省地分
改常
卷十八
叙画
记宋宫殿
廉察
宣发
檄书露布
鞁鞋
书手
卷十九
脉
四司六局
稽古阁
经纪
庞居士
宋朝家法
阑驾上书
钱武肃铁券
射字法
神人狮子
至元钞样
妓聪敏
日无光
松江志异
郡县君
面不畏寒

卷二十
纳音
化气
应聘不遇
皇舅墓
真率会
珠帘秀
汉儿字圣旨
碧澜妾
箕仙咏史
夫妇同棺
宋幼主诗
孔掾史
挽文教授诗
狷洁
雁书
碑刻印识
九姑玄女课
白翎雀
天下士
卷二十一
宫阙制度
公宇
喝盏
碧珠示谶
卷二十二
圣门弟子

黄河源
皇太子署牒
禽戏
虎祸
河南妇死
玉堂嫁妓
数谶
戎显再生
算命得子
夫妇入道
项节妇
西域奇术
童子属对
先辈风致
司马善谏
俞竹心
犬胁生子
卷二十三
书画褾轴
炉鸣
田夫人
嗓
金莲杯
大佛头
扬州白菜
谲诞有配
检田吏

玉辘轳

猴盗

盗有道

预知改元

醉太平小令

讥省台

造物有报复

锁锁

叶氏还金

傅氏死义

武官可笑

鞫狱

圣铁

鬼爷爷

死护文庙

卷二十四

结交重义气

帝廷神兽

勾阑压

鹁鸽传书

待士鄙吝

陈公子

汉魏正闰

刚卯

倜傥好义

道士寿函

馄饨方

精塑佛像
缪孝子
赵孝子
王义士
木冰
龙湫献灵
王一山
误堕龙窟
鸡司晨有准
黄道婆
天陨鱼
十二生子
刘节妇
历代医师
卷二十五
论秦蜀
院本名目
遁母
天竺观音
卷二十六
传国玺
瑞应泉
疑冢
卢橘
五龙车
伏波将军
至元钞料

雕传
三瓦戒
酸斋辞世诗
高昌世家
后德
文宗能画
武当山降笔
箕仙有验
诗画题三绝
浙西园苑
吴江长桥
卷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金果
李哥贞烈
刘节妇
病洁
杂剧曲名
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庄蓼塘藏书
买假山
戴氏绝嗣
妓妾守志
讥伯颜太师
讥方士
燕都赋
裱背十三科

厉狄
旗联
桃符谶
金甲
蔺节妇
忠孝里
胡仲彬聚众
扶箕诗
卷二十八
非程文
于阗玉佛
处士门前怯薛
宪佥案判
诗谶
丘机山
不孝陷地死
嘲回回
白县尹诗
废家子孙诗
乐曲
爇梅花文
如梦令
黄门
花山贼
爵禄前定
醋钵儿
棋谱

军前请法师
凌总管出对
承天寺
义丈夫
解语杯
戏题小像
水仙子
铜钱代著
刑赏失宜
画家十三科
卷二十九
纪隆平
降真香
宋二十一帝
字音
许负
李玉溪先生
称地为双
骨咄犀
一门五节
一门三节
黄龙洞
粘接纸缝法
井珠
一钱太守庙
全真教
马孝子

杨贞妇
窑器
墨
斫琴名手
古琴名
戏语
日家安命法
淮涡神
寄衣诗
卷三十
印章制度
银工
祖孝子
白日圜文
金灵马
髹器
只孙宴服
三教一源图
银锭字号
学宫讲说
松江之变
果典坐
诗谶
书画楼
物必遇主
枪金银法
磨兜坚箴

三笑图
官制字讹
巾帻考
屦舄履考
返回总目录

校点说明

《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元陶宗仪著。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一号泗滨老人，黄岩（今属浙江）人。约生于延祐末、至元初，卒于明建文中。又据近人昌彼得考证，谓生于延祐三年（1316）。二十岁左右曾举进士不第，后弃去，以撰述为事，洪武间曾任教官。因妻费氏为松江（今属上海）人，中年时即隐松江南，因以南村为号。著有《四书备遗》、《南村诗集》等，纂有《书史会要》等。尤注重于稗官野史，除著有《辍耕录》外，还汇辑历代文献成丛书《说郛》一百卷。

《南村辍耕录》书前有元至正丙午（1366）孙作序，结合书中未提及明一统后事，知作于元末。序云作者时隐松江，劳作之余，辍耕树荫，遇事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前后十载，积十数盎，因编录成书，名“辍耕”。然书中征引广泛，常整篇抄录他人作品，绝非“辍耕树荫”而摘叶书者，如全录杨维桢《正统辨》、燕南芝庵《唱论》等，即为明证。

全书涉及广泛，大凡朝廷典章、法令制度，文人轶事、风俗趣闻，均有涉及。尤其是元末东南一带史事，尤为详赡，足补史传阙失。于里巷丛谈、奇闻怪事，亦津津录之，多为后世小说所采摭；涉及法书伎艺、戏曲演唱的一些条目，极为后世研究者所重。

本书版本，存世有元刊本（1923年武进陶湘、《四部丛刊》三编曾据以影印）、明成化十年刊本、明玉兰草堂刊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一年刊本等。这次标点，以陶湘影元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二本编排次序及收目略有不同，以卷六为

例，《四库》本“亲家”条列“宝晋斋研山图”后，“廉使长厚”、“私第延宾”、“句曲山房熟水”三条列“法帖谱系”之后；《四库》本“梵嫂”、“房老”、“官奴”三条，见元本卷七；《四库》本比元本少“卫夫人”一条。元本每条原无标目，今据《四库》本补上，凡底本误字，径行参校补正，不出校记。

南村辍耕录叙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论议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虽周室之藏，郯子之对，有不待环辙而后知，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哉！九成，名宗仪，少工举子业，晚乃弃去，阖户著书，此其一云。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阴孙作大雅序。

南村辍耕录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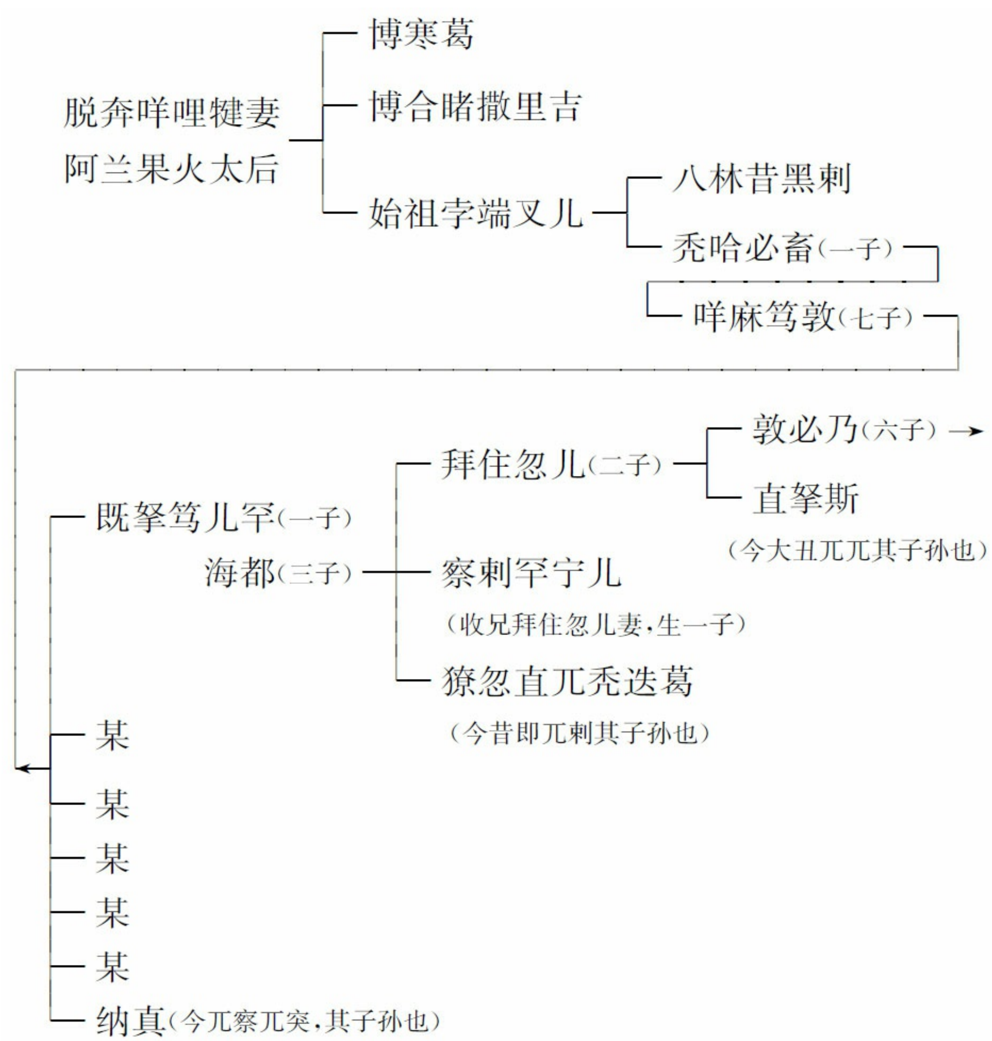
南村田叟陶君九成，著书三十卷。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而录之，非徒作也。然又能不忘稼穑艰难，盖有取于圣门“馁在其中、禄在其中”之旨，乃名之曰南村辍耕录。朋游间咸欲为之版行，以备太史氏采择，而未有倡首之者。于是僭为疏引，以伸其意。同志之士有观其书者，必皆乐闻而兴起焉。

伏以儿宽带经而鉏，名高前史；陶亮既耕还读，教及后昆。顾服田力穑，乃士之常；然著书立言，于世为重。比睹《辍耕》之录，实为载道之文。凡例既明，书法尤备。钩玄提要，匪按图索骥之空言；考古验今，得闭户斫轮之大意。盍亦写诸琬琰，庶可缉于简编。惟锓板乃见全书，在司帑当无难色。同门曰朋，合志曰友，幸怂恿以相成；副墨之子，洛诵之孙，共流传于不朽。学海之波澜无障，研田之稼穑有秋。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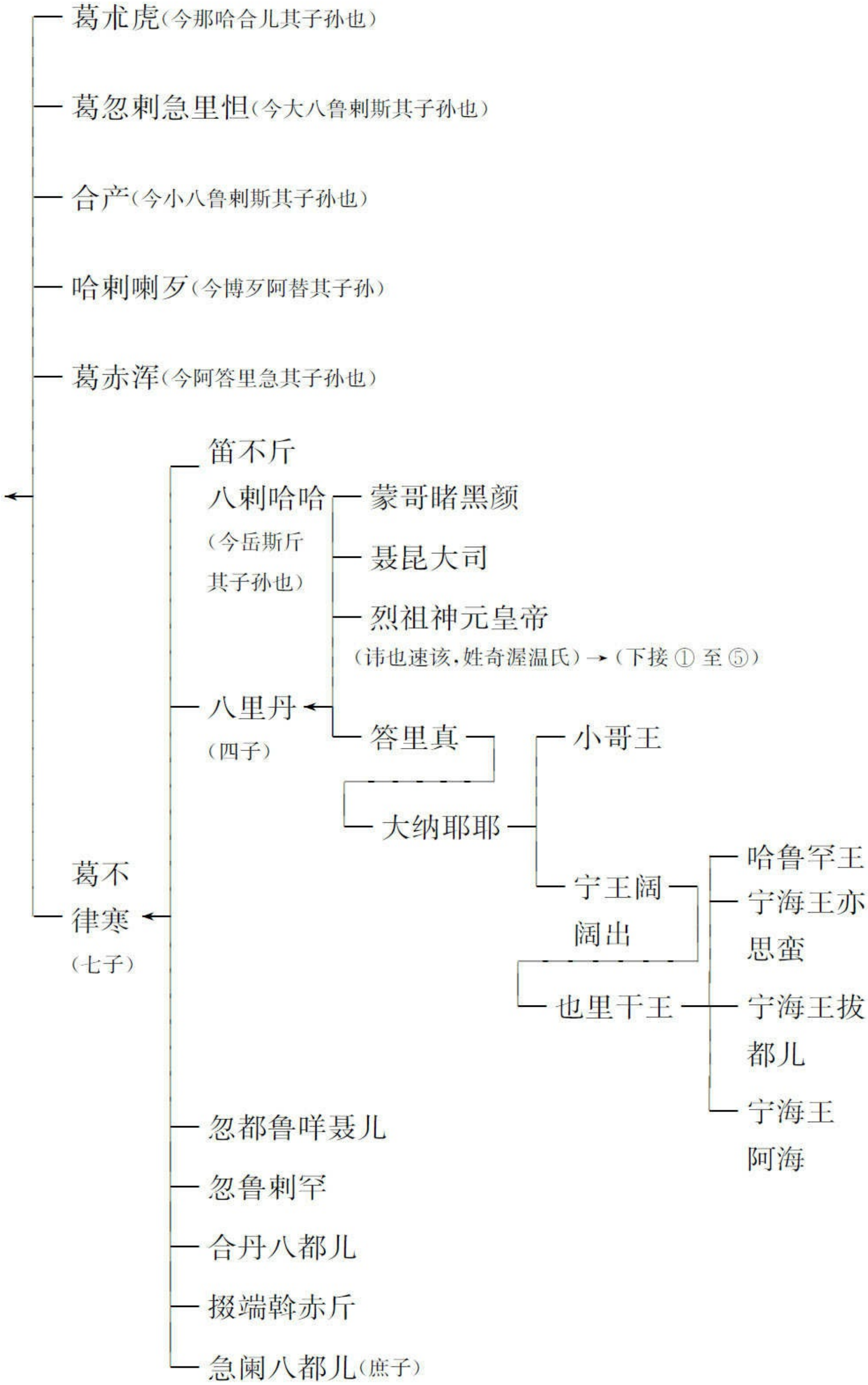
今月　日疏　青溪野史邵亨贞。

卷一

大元宗室世系



脱奔咩哩犍妻
阿兰果火太后
博寒葛
博合睹撒里吉
始祖孛端叉儿
八林昔黑剌
秃哈必畜（一子）
咩麻笃敦（七子）
既拏笃儿罕（一子）
海都（三子）
拜住忽儿（二子）
敦必乃（六子）
直拏斯
（今大丑兀兀其子孙也）
察剌罕宁儿
（收兄拜住忽儿妻，生一子）
獠忽直兀秃迭葛
（今昔即兀剌其子孙也）
某
某
某
某
某
纳真（今兀察兀突，其子孙也）



葛朮虎（今那哈合儿其子孙也）
葛忽剌急里怛（今大八鲁剌斯其子孙也）
合产（今小八鲁剌斯其子孙也）
哈剌喇歹（今博歹阿替其子孙）
葛赤浑（今阿答里急其子孙也）
笛不斤
八剌哈哈
（今岳斯斤其子孙也）
蒙哥睹黑颜
聂昆大司
烈祖神元皇帝
（讳也速该，姓奇渥温氏）→（下接 ① 至 ⑤）
八里丹
（四子）
答里真
小哥王
大纳耶耶
葛不律寒
（七子）
宁王阔阔出
哈鲁罕王
宁海王亦思蛮
也里干王
宁海王拔都儿
宁海王阿海
忽都鲁咩聂儿
忽鲁剌罕
合丹八都儿
掇端斡赤斤
急阑八都儿（庶子）

太祖皇帝（六子）← ①

- 朮赤太子
  - 拔都王
  - 撒里答王
  - 忙哥帖木儿王
  - 脱脱蒙哥王
  - 宁肃王脱脱 — 肃王宽彻
  - 伯忽王
  - 月即列王 — 札尼列王
- 察合台太子
  - 也速蒙哥王
  - 合剌旭烈王
    - 阿鲁忽王
    - 八剌王 — 兖王买住韩
    - 威远王阿只吉
      - 威远王忽都帖木儿
      - 赤因帖木儿越王秃剌
    - 帖木儿不花王 — 南答失里王
- 太宗皇帝 →（下接⑥至⑫）
- 睿宗皇帝 →（下接⑬至㉓）
- 兀鲁赤太子
- 果里干太子（即缺别暨）→（下接㉔）

← ② 淄王搠只哈撒儿

- 淄川王也苦 — 爱哥阿不干王
- 移相哥王
- 势都儿王
  - 齐王八不沙
  - 必烈虎王
  - 黄兀儿王
    - 伯木儿王
    - 齐王龙帖木儿
    - 别儿帖木儿王
- 脱忽王

- ← ③ 济王哈赤温济
  - 南王按只吉歹
    - 哈丹王 — 陇王忽剌出
    - 察忽烈王 — 济南王也里只
    - 忽烈虎儿王 — 吴王木喃子
    - 吴王朵列纳 — 济阳王泼皮

- ← ④ 铁木哥斡赤国王（即斡真那颜）
  - 斡端王
    - 阿术鲁王
    - 爱牙哈赤王
  - 只不干王
    - 塔察儿王
      - 寿王乃蛮台
      - 也不干王
      - 兀剌儿吉歹王
      - 奥速海王
      - 察剌海王
      - 孛罗歹王 — 西宁王搠鲁蛮
        - 卯罕王
        - 本伯王
        - 也只王
        - 不只儿王

- ← ⑤ 广宁王别里古台（即孛鲁古歹）
  - 也速不花王 — 广陵王瓜都
    - 帖木儿王
    - 乃颜王 — 脱铁木儿王
  - 口温不花王
    - 灭里吉歹王
      - 潢察王
      - 抹扎儿王
      - 撒里蛮王
      - 阔阔出王 — 定王薛彻干 — 定王察儿台
    - 瓮吉剌歹王
  - 罕秃忽王 — 霍力极王 — 塔出王

← ⑥ 定宗皇帝
- 忽察王
  - 亦儿监藏王
  - 完者也不干王
- 脑忽歹太子
- 禾忽王 — 南平王秃鲁

← ⑦ 阔端太子
- 灭里吉歹王 — 也速不花王
- 蒙哥都王 — 亦怜真王
- 只必帖木儿王
- 帖必烈王
- 曲列鲁王 — 汾阳王别帖木儿 — 荆王也速不干

← ⑧ 曲出太子 — 昔列门太子 — 孛罗赤王
- 靖远王哈歹
- 襄宁王阿鲁灰 — 襄宁王也速不干

← ⑨ 哈剌察儿王 — 脱脱王
- 月别台
- 沙蓝朵儿只

← ⑩ 合昔歹王 — 海都王 — 汝宁王察八儿 — 汝宁王忽剌台

← ⑪ 合丹王
- 睹尔赤王 — 小薛王 — 星吉斑王
- 也不干王 — 陇王火郎撒
- 也迭儿王
- 也孙脱王
- 火你王
  - 咬住王
  - 那海王

← ⑫ 灭里王 — 脱忽王 — 俺都剌王
- 爱牙赤王 — 阳翟王太平
- 阳翟王秃满 — 阳翟王曲春 — 阳翟王帖木儿赤

← ⑬ 宪宗皇帝
- 班秃王
- 阿速歹王
- 玉龙答失王
  - 撒里吉王
  - 卫王完泽 — 郯王胤胤秃
- 河平王昔里吉
  - 兀鲁思不花王
  - 并王晃火帖木儿
    - 嘉王火你忽
    - 答沙亦思的王
- 辩都

← ⑭—忽睍都

← ⑮—次三失其名

← ⑯ 世祖皇帝
- 朵儿只（一作都儿真）
- 裕宗皇帝
  - 显宗皇帝
    - 梁王松山
    - 泰定皇帝
    - 湘宁王迭里哥儿不花 — 湘宁王八剌失里
  - 顺宗皇帝
    - 魏王阿木哥
      - 脱不花王
      - 蛮子王
      - 西靖王阿鲁
      - 魏王孛鲁帖木儿
      - 唐兀台王
      - 答儿蛮失里王
      - 孛罗王
    - 武宗皇帝
      - 明宗皇帝
        - 今上皇帝 — 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 — 买的里八剌
        - 宁宗皇帝
      - 文宗皇帝
        - 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
        - 燕帖古思太子
        - 太平讷太子
      - 仁宗皇帝
        - 英宗皇帝
        - 安王兀都思不花
  - 成宗皇帝 — 皇太子德寿
- （下接㉕）

← ⑰ 次五失其名

← ⑱ 旭烈兀王
- 阿八哈王 — 阿鲁王
  - 靖远王合赞
  - 康平王哈儿班答 — 豳王出伯 — 豳王喃忽里
- 亦怜真朵儿只王 — 脱脱木儿王 — 某 — 亦怜真八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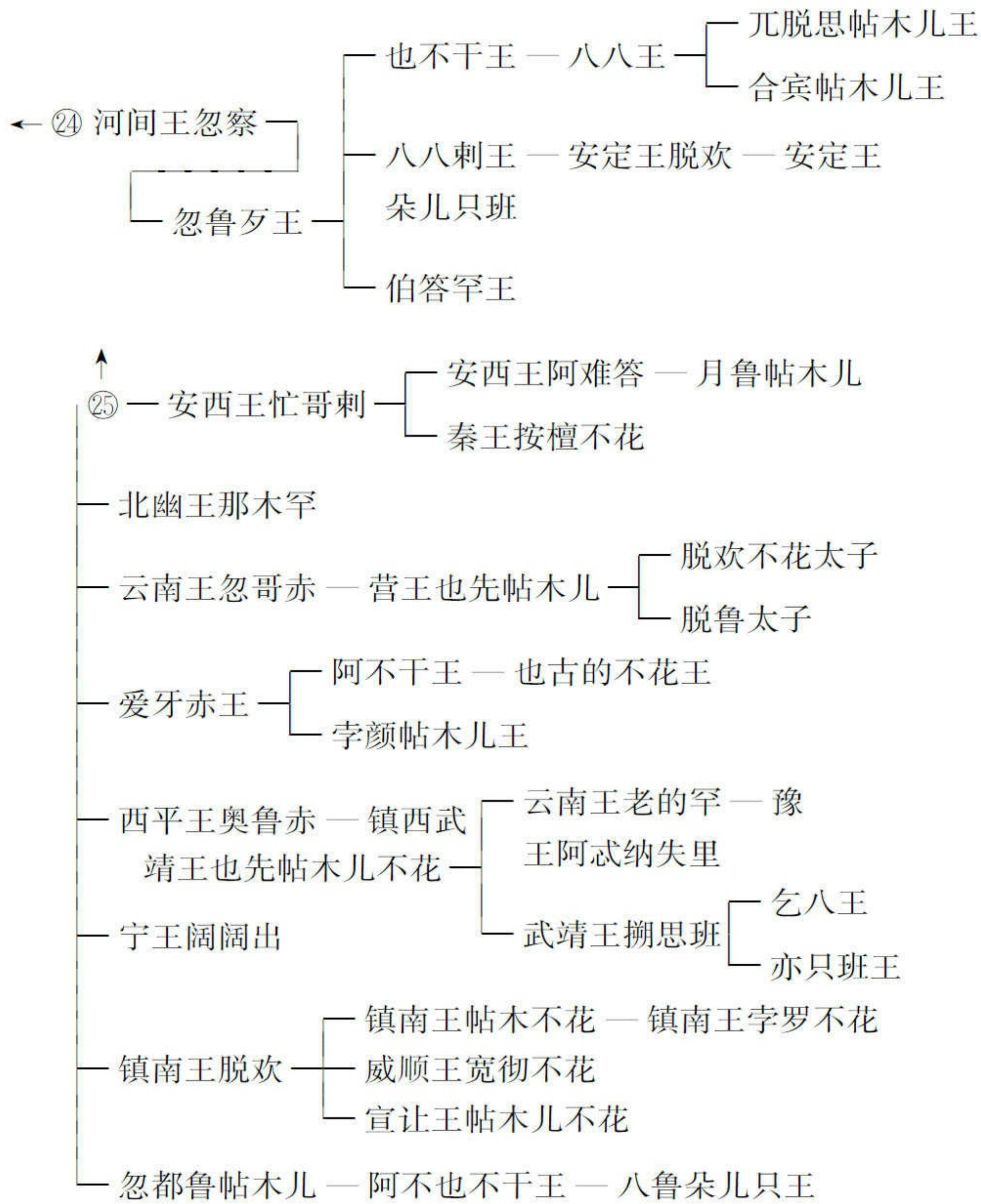
← ⑲ 阿里不哥王
- 威定王玉木忽尔
- 乃剌忽不花王
  - 魏王孛颜帖木儿
  - 完者帖木儿王
  - 冀王孛罗 — 铁木儿脱
  - 定王乐木忽儿 — 某 — 燕大王
- 剌甘失甘王 — 镇宁王那海

← ⑳ 拨绰王 — 薛必列杰儿王 — 楚王牙忽都 — 楚王脱烈铁木儿 — 楚王八都儿
- 燕帖木儿王
- 速哥帖木儿王
- 朵罗不花王

← ㉑ 末哥王 — 昌童王 — 伯帖木儿王 — 永宁王伯颜木儿

← ㉒ 岁都哥王 — 速不歹王
- 荆王脱脱木儿
- 哈鲁孙王 — 荆王也速不坚

← ㉓ 雪别台王 — 某
- 月鲁帖木儿
- 买闾也先



列圣授受正统

始祖讳孛端叉儿。

烈祖神元皇帝讳也速该，姓奇渥温氏。

太祖应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国语曰成吉思。　宋开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即位于斡难河，自号可汗。至宋宝庆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萨里

川。在位二十二年，寿六十六。葬起辇谷。

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　宋绍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于忽鲁班雪不只。至宋淳祐元年辛丑十一月崩于胡阑山。在位一十三年，寿五十六。葬起辇谷。　六皇后秃里吉纳临朝称制。皇后乃马真氏。

睿宗仁圣景襄皇帝讳拖雷。　宪宗追谥。

定宗简平皇帝讳贵由。　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皇后当国，丙午七月归政。即位于答兰答八思。至戊申三月崩于胡眉斜阳吉儿。在位三年，寿四十三。葬起辇谷。皇太后秃里吉纳复治国事。

宪宗桓肃皇帝讳蒙哥。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即位于阔帖兀阿兰。至宋开庆元年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癸亥崩于钓鱼山。在位九年，寿五十二。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国语曰薛禅。　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即位于开平，建元中统。至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十九日庚午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葬起辇谷。中统四，至元三十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讳真金。　成宗追谥。

顺宗昭圣衍孝皇帝讳答剌麻八剌。　武宗追谥。

成宗钦明广孝皇帝讳铁木耳，国语曰完者笃。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甲午即位于上都，改至元三十二为元贞。至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于玉德殿。在位十三年，寿四十二。葬起辇谷。元贞二，大德十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讳海山，国语曰曲律。　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十一日甲戌即位于上都，十二月，诏改大德十二为至大。至四年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于玉德殿。在位四年，寿三十一。葬起辇谷。至大四。

仁宗圣文钦孝皇帝讳爱育黎拔力八达，国语曰普颜笃。　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十八日庚寅即位于大明殿，九月壬子，诏改至大五为皇庆。至延祐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于光天宫。在位九年，寿三十六。葬起辇谷。皇庆二，延祐七。

英宗睿圣文孝皇帝讳硕德八剌，国语曰革坚。　延祐七年庚申三月十一日庚寅即位，十二月乙巳，诏改延祐八为至治。至三年癸亥八月四日癸亥遇弑，崩于上都途中南坡行幄。在位四年，寿二十一。从葬诸帝陵。至治三。

显宗光圣仁孝皇帝讳甘麻剌。　泰定追谥，今出庙。

泰定皇帝讳也孙帖木儿，原封晋王。　至治三年癸亥九月四日癸巳即位于上都龙居河，十二月丁亥，诏改至治四为泰定。至五年戊辰二月庚申改致和，七月十日庚午崩。文宗追废。在位五年，寿二十六。泰定四，泰定伍，改致和，文宗即位，改天历。

明宗翼献景孝皇帝讳和世剌，国语曰忽都笃。　天历二年己巳正月二十八日丙戌即位于和宁北，八月二日，大驾次王忽察都，六日，暴崩。不改元。在位八月，寿三十。葬起辇谷。

文宗圣明元孝皇帝讳图脱木儿，国语曰扎牙笃。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十三日壬申即位于大明殿，改元天历，诏让大兄明宗。明年己巳五月，帝发京师北迎。八月二日丙戌，遇于王忽察都。庚寅，明宗暴崩。己亥，复即位于上都。至三年庚午五月戊午改至顺，至三年壬申八月十二

日己酉崩。在位五年，寿二十九。葬起辇谷。后至元六年庚辰六月丙申，以帝谋不轨，使明宗饮恨而崩，诏撤其庙主。天历二，至顺三。

宁宗冲圣嗣孝皇帝讳懿璘质班。　至顺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即位于大明殿。至十一月十六日壬午崩。不改元。年七岁。葬起辇谷。

今上皇帝御名妥欢帖睦尔。　至顺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位于上都，十月戊辰，改元元统。至三年乙亥十一月辛丑，改至元，至七年正月一日，改至正。元统二，至元六，至正今二十六年。

氏族

蒙古七十二种

阿剌剌	别速歹	阿儿剌歹	那颜吉歹
晃忽摊	塔塔歹	末里乞歹	木里乞
别剌歹	札剌儿歹	颜不草歹	伯要歹
曲吕律	永吉列思	那颜乞台	许大歹
塔塔儿	怯烈歹	忽神忙兀歹	木温塔歹
列朮歹	也里吉斤	兀鲁兀	阿塔力吉歹
灭里吉歹	哈答吉	秃别歹	瓮吉剌歹
蛮歹	颜不花歹	扎剌只剌	郭儿剌思
亦乞列歹	阿大里吉歹	散儿歹	八鲁剌忽
外抹歹	也可抹合剌	歹列里养赛	脱里别歹
外剌歹	合忒乞歹	兀罗歹	乞要歹
散朮兀歹	忽神	扎马儿歹	朵里别歹
别帖里歹	塔一儿	也可林合剌	哈答歹
阿塔里吉歹	阿火里力歹	外抹歹乃	灭里吉
外兀歹	别帖乞乃蛮歹	八鲁忽歹	答答儿歹
捏古歹	忙古歹	撒朮歹	朮里歹
晃兀摊	察里吉歹	兀罗罗歹	八怜
忙兀歹	兀鲁歹	瓮吉歹	外剌

色目三十一种

哈剌鲁	钦察	唐兀	阿速
秃八	康里	苦里鲁	剌乞歹
赤乞歹	畏吾兀	回回	乃蛮歹
阿儿浑	合鲁歹	火里剌	撒里哥
秃伯歹	雍古歹	蜜赤思	夯力
苦鲁丁	贵赤	匣剌鲁	秃鲁花
哈剌吉答歹	拙儿察歹	秃鲁八歹	火里剌
甘木鲁	彻儿哥	乞失迷儿	

汉人八种

契丹	高丽	女直	竹因歹
朮里阔歹	竹温	竹赤歹	渤海女直同

金人姓氏

完颜汉姓曰王	都烈曰强	尼忙古曰鱼	奥屯曰曹
女奚烈曰郎	仆散曰林	温敦曰空	纳剌曰康
温迪罕曰温	乌古论曰商	散答曰骆	斡准曰赵
移剌曰刘	兀颜曰朱	朮虎曰董	吾鲁曰惠
裴满曰麻	石抹曰萧	乞石烈曰高	呵不哈曰田
阿里侃曰何	斡勒曰石	蒲察曰李	古里甲曰汪
徒单曰杜	孛朮鲁曰鲁	阿典曰雷	乌林答曰蔡
颜盏曰张	夹谷曰仝	抹颜曰孟	

平江南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世祖命中书右丞相伯颜总制大军取宋。谕之若曰：“朕闻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

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伯颜叩首奉命惟谨。既而混一职方，岂非不嗜杀人之验与？

独松关

明年乙亥春，诸郡望风降败，丞相伯颜遣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闻。世皇喜，顾谓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兹若遣使议和，邀索岁币，想无不从者。”遂敕伯颜按兵，乃命礼部尚书廉希贤、侍郎严忠范、计议官宋德秀、秘书丞柴紫芝等，赍奉国书使宋。次建康，希贤等借兵卫送。伯颜曰：“方今两军相厄，互有设险，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若便拥兵前进，吾恐别生罅隙，则和议之事必难成矣。”希贤等坚请，乃简阅锐卒五百畀之。至独松关，戍关者宋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也，以为北兵叩关，率众掩击，杀忠范、执希贤。希贤亦病创死。世皇闻之大怒，趣进攻。嗟夫！宋之亡也，非有桀纣之恶，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肇天兵之兴，终之以误杀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独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数也与！

浙江潮

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颜驻军皋亭山，宋奉表及国玺以降，遣千户囊加歹等入城慰谕，令居民门首各贴“好投拜”三字。及闻益王、广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诸门。范文虎安营浙江沙浒。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灵，当使波涛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军马晏然。文虎，吕文焕婿，安庆守臣，降于我者。

宋兴亡

宋之兴，始于后周恭帝显德七年，恭帝方八岁。及其亡也，终于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时四岁，名显，而显德二字，竟与得国时合。周以主幼而失国，宋亦以主幼而失国。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终兴亡之数，昭然如此。

万岁山

万岁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其山皆以玲珑石叠垒，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斢，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山前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之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车驾岁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浙省参政赫德尔尝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时，闻故老言：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计无所出。时国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贡。既而曰："它无所冀，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耳。"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今名云。留守司在宫城西南角楼之南，专掌宫禁工役者。

大军渡河

世皇取江南，大军次黄河，苦乏舟楫。夜梦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当随我来。"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标识之。及觉，历历可记。明日，循行河浒，寻梦中所见处，果是。方惊顾间，忽

有人进曰："此间水浅，可渡。"时帝征梦中语，因谓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军自后从之，无一不济。帝欲重旌其功，对曰："富与贵悉非所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为答剌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食之。今其子孙尚有存者。此事，杨元诚太史瑀所云。

檄

世皇下江南檄，枚举贾似道无君之罪，宋国臣民其有不诚服者与？其文曰：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极汝海隅而混一。堪嗟此宋，信任非人。处之师相之尊，委以国柄之重。世济其恶，真凶悖之贾充；谋及乃心，效奸雄之曹操。不学无识，舞术弄权。夸浒黄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绩。承君之宠，如彼之专。贪天之功，确乎不拔。借官爵以总宝货，苛条法以苦贤才。夺土田而无地可耕，变关会而物价溢涌。藉鄙猥者伴食于庙堂，任反侧者失兵于边徼。恬视雷星之召异，罔闻水火之降灾。满朝皆其私人，用将因其重赂。用白札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笔而容天讨之刑。民心已离而不知，天命将革而未悟。方且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弗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乃乘君宠，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硕德，而自比于周公；欺人寡妇孤儿，反不如于石勒。深怀祸慝，恣肆奸邪。合正两观之诛，可纾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聪明智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杀而混海宇；振兵略地，随所向而宣皇威。一战乘胜而渡江，诸将列降而献土。厥角稽首，迎我前矛。后实先声，易如破竹。昭然天顺人信之助，成我风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宁，苏人民而镇抚。恩宽幼主以下，罪止元恶之身。自今檄到，应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赏外，仍其官职。谨檄。

朝仪

大元受天命，肇造区夏，列圣相承，至于世皇，至元初，尚未遑兴建宫阙。凡遇称贺，则臣庶皆集帐前，无有尊卑贵贱之辨。执法官厌其喧杂，挥杖击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时兼太常卿，虑将贻笑外国，奏请立朝仪，遂如其言。

科举

皇庆癸丑冬十一月，诏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明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按遗山元公好问所撰《廉访使杨文宪公奂墓碑》云：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开举选，特诏宣德课税使刘公用之试诸道进士。公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奏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则国朝科举之设，已肇于此。寥寥七十余年，而普颜笃皇帝克不坠祖宗之令典，尊号曰仁，不亦宜乎？初焉试论赋，盖反宋金余习，后则一以经学为本，非复向时比矣。

江南谣

汲郡王公《玉堂嘉话》云：宋未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

白道子

太宗时，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耶律文正王楚材进奏曰："愿

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故也。

官不致仕

大德七年，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时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知太史院事，以旧臣，且熟朝廷所施为，独不许其请。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

答剌罕

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太祖龙飞日，朝廷草创，官制简古，惟左右万户，次及千户而已。丞相顺德忠献王哈剌哈孙之曾祖启昔礼，以英材见遇，擢任千户，锡号答剌罕。至元壬申，世祖录勋臣后，拜王宿卫官袭号答剌罕。

皇族列拜

己丑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耶律文正王时为中书令，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

内八府宰相

内八府宰相八员，视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中书照会之任而已，寄位于翰林之埽邻。埽邻，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也。所职视草制，若诏赦之文，则非其掌也。至于院之公事，亦不得与焉。例以国戚与勋贵之子弟充之。

云都赤

国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卫供奉之士为四番，番三昼夜。凡上之起居饮食，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长皆总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诸司，亦三日一次，轮流入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宫车之前，上御殿廷，则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今中书移咨各省，或有须备录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等，以此之故。余又究骨朵字义，尝记宋景文《笔记》云：关中人以腹大为胍肫，上音孤，下音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亦曰胍肫，后讹为骨朵。朵，平声。

大汉

国朝镇殿将军，募选身躯长大异常者充。凡有所请给，名曰大汉衣粮。年过五十，方许出官。

贵由赤

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故监临之官齐其名数而约之以绳，使无后先参差之争，然后去绳放行。在大都则自河西务起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壹饼，余则缎匹有差。

昔宝赤

昔宝赤，鹰房之执役者。每岁以所养海青获头鹅者，赏黄金壹锭。头鹅，天鹅也。以首得之，又重过三十余斤，且以进御膳，故曰头。

卷二

圣聪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诏，黜谪太师伯颜。诏文有云：“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时字。”时伯颜以飞放为名，挟持皇太子在柳林，意将犯分。诏既成，遣中书平章只理瓦歹赍至彼处开读，奉皇太子归国，而各枝军马即时散去。盖一字之中，利害系焉。亶聪明，作元后，于此有以见之矣。

隆师重道

文定王沙剌班，今上之师也。为学士时，尝在上左右。一日，体少倦，遂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就寐。上以藉坐方褥，国语所谓朵儿别真者，亲扶其首而枕之。后尝患疖额上，上于金钵中取佛手膏躬与贴之。上之隆师重道，可谓至矣尽矣。王字敬臣，号山斋，畏吾人。

受佛戒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此国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坛时，见马哈剌佛前有物为供，因问学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闻用人心肝者，有诸？”曰：“尝闻之，而未尝目睹，请问剌马。”剌马

者，帝师也。上遂命沙剌班传旨问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觉，则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复奏。上复命问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师无答。

减御膳

国朝日进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以岁计之，为数多矣。

圣俭

太府少监阿鲁奏取黄金三两，为御靴刺花用。上曰：“不可。”因请易以银而镀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银，首饰也。今民间所用何物？”对曰：“用铜。”上曰：“可。”右五事，杨太史瑀所言。太史居官时，日侍上，故知其详。

后德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东宫也，设谕德，置端本堂，以处太子讲读。忽一日，帝师来启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母后曰：“我虽居于深宫，不知道德。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舍此它求，即为异端。佛法虽好，乃余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帝师赧服而退。

端本堂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读书，近侍之尝以飞放从者，辄臂鹰至廊庑间，

喧呼驰逐，以惑乱之，将勾引出游为乐。太子授业毕，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读书之所，先生长者在前，汝辈安敢亵狎如此？急引去，毋召责也。”众皆惊惧而退。右二事，乃贡尚书师泰授经宣文阁下日所目见者。至正丙申间，避地云间，每谈朝廷典故，因及此。

征聘

中书左丞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衡，中统元年，应召赴都日，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征刘先生至，以为赞善大夫，未几，辞去。又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

治天下匠

中书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晋卿，在金为燕京行省员外郎，国亡，归于我朝，从太祖征伐诸国。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见知于上，诧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闻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以官为氏

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字善甫，封恒阳王，谥文正。本畏吾氏。王之父讳布鲁凯，为回鹘王，归朝，官至顺德诸路宣慰使，封魏国公，谥孝懿。拜廉访使之命，时适王生，顾曰：“是儿必大吾门。吾闻古者以官受氏，天将以廉氏吾宗乎？吾其从之。”举族承命。

受孔子戒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国师，对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门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不食死

谢君直先生枋得，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宋景定甲子，江东漕闱校文，发策问“权奸误国，赵氏必亡”，忤贾似道，贬兴国军。三年，遇赦得还。天兵南下，郡城溃，弃家入闽。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梦炎等交荐，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复被诏旨，集守令戍将，迫蹙上道。临行，以诗别常所往来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师，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归葬，门人诔而题之曰：“文节先生谢公墓。”嗟乎！伯夷、叔齐，在周虽为顽民，而在商则为义士，孰谓数千载后，有商义士之风者，复见先生焉。

染髭

中书丞相史忠武王天泽，髭髯已白，一朝忽尽黑。世皇见之，惊问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对曰：“臣用药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览镜见髭髯白，窃伤年且暮，尽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报效之心不异畴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

捷于奏对，推此一事，则余可知矣。汉人赐名拔都者，惟王与太师张献武王弘范及真定新军张万户兴祖耳。

杀虎张

真定新军张万户兴祖，中山无极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国文定公阿里海涯以中书右丞南取汉郢，公实从，有功，授前职。平生射虎数十。一日遇虎，一发而踣。语人曰："吾闻生虎之髭剔齿疾，可已风。"因拔之。虎怒，爪靴裂，赖其气息垂尽，不能伤足。由是人目之曰杀虎张。后以国言赐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与突，字虽异而声相近，盖译语无正音故也。

御史举荐

姚文公先生燧，为中台监察御史时，忽御史大夫谓曰："我天子以汝贤，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岁余，至如兴利除害之事，未尝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荐举为务，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荐者已百有余人，皆经世之才，其在中外，并能上裨圣治，则某之报效亦勤矣，又何待屑屑于兴利除害然后为监察御史之职任乎？"大夫曰："真宰相器也。"叹赏久之。

切谏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与大臣酣饮。耶律文正王数言之，不听。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进，曰："此乃铁耳，为酒所蚀，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邪？"上说，赐以金帛。仍敕左右，日惟进酒三钟而止。夫以王之切谏不已，而上终纳之，可谓君明臣良者矣。

丁祭

内翰王文康公鹗，字百一，开州东明人。国初，自保定应聘北行。时故人马云汉，以宣圣画像为赠。既达北庭，值秋丁，公奏行释奠礼。世祖说，即命举其事。公为祝文，行三献礼。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沾所赐。自是春秋二仲，岁以为常。盖上之所以尊师重道者，实公有以启之也。

高学士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学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大黄愈疾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从太祖下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吁！廉而不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见之明，则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置台宪

御史台，至元五年置，秩从二品。二十一年，升正二品。大德十一年，升从一品。台有大夫一人，后增一人。中丞二人，后又增二人，随复故。侍御史二人，治书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

典事二人，掌幕府文书之事，后改为都事三人，后又以都事之长蒙古若色目一人为经历。检法二人，后废。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监察御史十二人，后增至十六人，皆汉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汉人之数，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台。二十七年，专莅江南之地，号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秩如内台，而监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台，初由云南廉访司升行台，大德元年移治陕西，号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莅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之地，延祐间暂废，随复其官，秩如南台，而监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佥事、察判、经历、知事。二十八年，改肃政廉访司，使、副使、佥事各二人。大司农奏罢各道劝农司，以农事归宪司，增佥事二人，经历、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台时大夫则塔察儿也。

内御史署衔

内监察御史署衔无御史台三字，以为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台则不然。

令史

国朝凡省台院吏曰掾史，独江南行台作令史者，盖缘至元十四年初立行台日，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后虽升一品，而乐因循者不为申明改正。西台立，视南台已升品秩，则曰掾史焉。

臺字

三臺，凡公文所书臺字，并从士从口，不敢作其字头，若然，则伪

文也。按许氏《说文》："臺，从至从之从高省。"则土乃之之正书耳，当从土从口为是。

诏西番

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

五刑

国初立法以来，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下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丽徒者也。盐徒既决而又镣之，使居役也。数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数，今匿税者笞五十，犯私盐茶者杖七十，私宰马牛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书王约数上言："国朝用刑宽恕，笞杖十减其三，故笞一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反加十也。"议者惮于变更，其事遂寝。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死，则有斩，有凌迟，而无绞。

钱币

世皇尝以钱币问太保刘文贞公秉忠，公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遂绝不用钱。迨武宗，颇用之，不久辄罢。此虽术数谶纬之学，然验之于今，果如所言。

巴而思

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姚忠肃公天福，字君祥，平阳人。至元十一年，拜监察御史，弹击权臣无所顾畏，世祖赐名巴而思，国言虎也。后条奏宰相阿合马罪二十有四，召廷辩，公枚数之，彼辄引服，数至于三，气沮色丧。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违太祖之制、干朕之纪者，汝抨击毋隐。"廷臣皆震悚。时方倚相理财，姑释不问，众人莫不为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贤识，勖之曰："为国者忘其家，汝第尽力效忠，果不测，吾追踪陵母，死日犹生年也。"公泣谢，白其长曰："万一得谴，乞不以老母坐连。"语闻，上叹曰："是母子有古义烈。"敕侍臣符宝郎董文忠宣付史馆书之。

善谏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为尚书丞相也，专权擅政，虐焰薰天，贿赂公行，略无畏避。中书平章武宁正献王彻理时为利用监，独奋然数其奸赃于上前。上怒，以为丑诋大臣，命左右批其颊。王辨不为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畜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箠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北史·宋游道传》：毕义云奏劾游道，杨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犬。"诏除名。则王之以犬自况，为有所本矣。

使交趾

翰林学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复初，清河人。参议中书日，会朝廷遣

蒙古大臣一员使交趾，公副之。将还，国之伪主赆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辞。伪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独何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国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国之体。"伪主叹服。

刻名印

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谷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国玺

文宗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臣杨瑀篆文。洪禧，璞纯白而龟纽墨色。

宣文阁

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之西廊，为屋三间，高明敞爽。南间以藏物，中间诸官入直所，北间南向设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玉内司掌之。阁官署衔，初名奎章阁，阶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后文宗复位，乃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幕职置参书二员，典签二员，并兼经筵参赞官；照磨一员；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检讨；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译史二名，典书四名。属官则有群玉内司，阶正三品，置监群玉内司一员，司尉一员，亚尉二员，佥司二员，典簿

一员，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钥二名，司膳四名，给使八名，专掌秘玩古物。艺文监，阶正三品，置太监兼检校书籍事二员，少监同检校书籍事二员，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二员，或有兼经筵官者，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名，典吏二名，专掌书籍。鉴书博士司，阶正五品，置博士兼经筵参赞官二员，书吏一名，专一鉴辨书画。授经郎，阶正七品，置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二员，专一训教怯薛官大臣子孙。艺林库，阶从六品，置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司吏二名，库子一名，专一收贮书籍。广成局，阶从七品，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司吏二名，专一印行祖宗圣训及国制等书。特恩创制象齿小牌五十，上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与畏吾儿字，分散各官悬佩，出入宫门无禁。学士院凡与诸司往复，惟札送参书厅行移而已。命侍书学士虞集撰记，御书，刻石阁中。今上即位改奎章曰宣文。其记曰：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斫，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书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争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知，善于怡心养神，培本浚源，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至顺辛未孟春二日记。

占验

傅初庵先生立以占筮起东南。时杭州初内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资力殷盛，得无有再兴者，命占其将来如何。卦既成，对曰："其地六七十年后，会见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连厄于火，自至正壬辰以来，又数毁于兵，昔时歌舞之地，悉为草莽之墟，军旅填门，畜豕载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番阳祝泌甥，泌精皇极数。

权臣擅政

中书右丞相伯颜所署官衔计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必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当其擅政之日，前后左右，无非阴邪小辈，惟恐献谄进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爱民之事！有一王爵者驿奏云："薛禅二字，人皆可以为名，自世祖皇帝庙号之后，遂不敢用。今太师伯颜功高德重，可以薛禅名字与之。"时御史大夫帖木儿不花亦其心腹，每阴嗾省臣奏允其请。文定王沙剌班时为学士，从容言于上曰："万一曲从所请，关系非轻。"遂命学士欧阳

玄、监丞揭徯斯会议，以“元德上辅”四字代之，加于功臣之上。又典瑞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调军马者必佩虎符，今太师伯颜难与他人同，宜锡龙凤牌以宠异之。”制可。遂制龙凤牌一面，其三珠各函径寸真珠一枚，而饰以红剌鸦忽宝石，牌身脱钑元德上辅功臣号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计直数万锭。既被贬黜，毁其牌，就以珠宝给还物主，盖督勒有司和买原价尚未酬也。又京畿都运纳速剌上言：“太师伯颜，功勋盖世，所授宣命，难与百官一体，合用泥金书词以尊荣之。”省台院官议不可行，宛转禀白，止金书“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字，余仍墨笔云。

怀孟蛙

大德间，仁宗在潜邸日，奉答吉太后驻辇怀孟，特苦群蛙乱喧，终夕无寐，翼旦，太后命近侍传旨谕之曰：“吾母子方愦愦，蛙忍恼人耶？自后其毋再鸣。”故至今此地虽有蛙而不作声。后仁宗入京，诛安西王阿难答等，迎武宗即位，时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继登大宝。则知元后者天命攸归，岂行在之所，虽未践祚，而山川鬼神已阴来相之，不然，则虫鱼微物耳，又能听令者乎？但迄今不鸣，尤可异矣。

贼臣摄祭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晋邸入继大统，告祭太庙之顷，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时全思诚以国子生充斋郎，目击之。此无他，必祖宗威灵在上，不使奸臣贼子得以有事于太庙，而明示严谴之耳。彼徒罪无所逃，至于身诛族赤而后已。吁，可畏哉！

叛党告迁地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后伏诛，徙其余党于庆元之定海县。延祐间，倚纳脱脱公来为浙相，其党屡以水土不便为诉，乞迁善也。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当为汝迁之。”众遂不敢再言。

土人作掾

至元间，别儿怯不花公为江浙丞相，议以本省所辖土人不得为掾史。时左丞佛住公谓曰：“若然，则中书掾当用外国人为之矣。”相有赧色，议遂不行。

萧先生

萧贞敏公𣂏，字维斗，京兆人。早岁□（此处原文为框）吏于府。一日□（此处原文为框），呈牍尹前，尹偶坠笔，目公拾之，公阳为不解，而止白所议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笔责在皂隶，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辞退，隐居十五年，惟以读书为志，从公游者，屦交户外。平章咸宁王野仙闻其贤，荐之于世祖。征不至，授陕西儒学提举。继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征，授国子司业、集贤直学士，未赴。改集贤侍讲，又以太子右谕德征，始至京师。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寻复得告还山。年七十七，以寿终。谥贞敏。

端厚

文贞王阿怜帖木儿尝言：“娄师德唾面自干，以为美事。我思之，

虽狗亦不可恶它。且如有一狗自卧于地，无故以足蹴之，或掷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数声而去，却有甚好听处。”

弓字

弓即卷字，《真诰》中谓一卷为一弓。或以为吊字及篇字者，皆非。

卷三

正统辨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宁殿，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奏命史臣纂修宋、辽、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进《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金史》本纪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进《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会稽杨维祯尝进《正统辨》，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维祯，字廉夫，号铁崖，人咸称之曰铁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当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睹皇帝诏旨，起大梁张□（此处原文为框）、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臣维祯谨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谨表以上者右。伏以历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于人心是非之公。盖统正而例可兴，犹纲举而目可备。前代异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论既明，正闰之统可定。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共惟世祖皇帝，以汤武而立国；皇帝陛下，以尧舜而为君。建极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统以书元。尝怪辽、金史之未成，必列赵宋编而全备。芸台大启，草泽高升。宜开三百载之编年，以垂千万代之大典。岂料诸儒之谦笔，徒为三国之志书。《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臣维祯素读《春秋》之王正月，

《公羊》谓大一统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继周统，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灭盗而不始于武德。稽之千古，证之于今。况当世祖命伯颜平江南之时，式应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岁。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故臣维桢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冒干天听，深惧冰兢，下情无任瞻天望阙激切屏营之至。辩曰：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历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于人乎？故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于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统也。五伯之权，非不强于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统也。吴楚之号，非不窃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统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于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于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挈统者在蜀晋，而抑统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降秦，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群盗既夷之后而不始于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三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于南之后，拘于辽、

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于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势浸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九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君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于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于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氏为篡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于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契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远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昪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于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闰为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

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虏，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于五代之年，皆细注于岁之下，其余意固有待于宋矣。有待于宋，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厄，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疏远，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矧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于《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咈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

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发，一日之命未绝，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绝，则当日之统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于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巨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观览经史，有志于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於乎！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巨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

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于上也。故私著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辩》，以伺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

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颜以中书右相统兵入杭，宋谢、全两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仪者，题《满江红》词于驿云：“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昭仪名清蕙，字冲华，后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见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宫人安定夫人陈氏、安康夫人朱氏与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缢死。朱夫人遗四言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明日奏闻，上命断其首悬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贞烈，视前日之托隐忧于辞章者，相去盖万万矣。是年，丞相偏师徇台。台之临海民妇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师中。千夫长杀其舅姑与夫，而欲私之，妇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阳曰：“能俾我为舅姑与夫服期月，乃可事君。”千夫见其不难于死，从所请，仍使俘妇杂守之。师还，挈行至嵊，过上清风岭，妇仰天窃叹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啮拇指出血，写口占诗于崖石上曰：“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写毕，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距今且将八九十年，石上血偾起如始写时，不为风雨所剥蚀。予昔过其下，尚能读所写诗。嵊

丞徐君端树石祠，刻碑于死所。浙东元帅白野泰不华公字兼善，状元及第，守越日，为立庙像。乡之人私表曰贞妇，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为记。郡上其事于朝，请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时，韩氏为游卒所掠，以献诸主将。韩知必不免，乘间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尸，于练裙中题五言长句曰：“宋未有天下，坚正臣礼秉。开国百战功，每阵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击尾，此行当系颈。即日辞陛行，尽敌心欲逞。陈桥忽兵变，不得守箕颍。禅让法尧舜，民物普安静。有国三百年，仁义道驰骋。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细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丧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诚不独活，臣实无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当耿耿。江南无谢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马来，飞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谁谓如画饼。烈火燎昆冈，不辨金玉矿。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与尚书儿，衔署紫兰省。直以才德合，不弃宿瘤瘿。初结合欢带，誓比日月昺。鸳鸯会双飞，比目愿常并。岂期金石坚，化作桑榆景。旄头势正然，蚩尤气先屏。不意风马牛，复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虏，六族死俄顷。退鹢落迅风，孤鸾吊空影。簪坚折白玉，瓶沉断青绠。一死空冥府，忧心长炳炳。意坚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琏器，安肯作溺皿。志节匪转石，气噎如吞鲠。不作爝火然，愿为死灰冷。贪生念曲蛾，乞怜羞虎阱。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领。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请。愿魂化精卫，填海使成岭。”此诗士大夫多称道之。韩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孙襄阳贾尚书之子琼之妇。死且三十余年，而其英爽不昧，复能托梦赵魏公，为书其诗，则节妇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宝妻某氏，亦同时被虏来杭，居韩蕲王府。自岳至杭，相从数千里，其主者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将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

诺，即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词曰："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杭徐子祥与韩府居相邻，尝闻长老嗟悼之，及见所书词，故能言其详。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将相贞守一节若此数妇者，则岂有卖降覆国之祸哉，宜乎秦、贾之徒为万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飞墓，在杭栖霞岭下，王之子云祔焉。自国初以来，坟渐倾圮。江州岳氏讳士迪者，于王为六世孙，与宜兴州岳氏通谱，合力以起废，庙与寺复完美。久之，王之诸孙有为僧者，居坟之西，为其废坏，庙与寺靡有孑遗，天台僧可观以诉于官。时何君颐贞为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书白其事，田之没于人者复归，然庙与寺无寸椽片瓦。会李君全初为杭总管府经历，慨然以兴废为己任，而郑君明德元祐为作疏语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禅寺，窃见故宋赠太师武穆岳鄂王，忠孝绝人，功名盖世。方略如霍骠姚，不逢汉武，徒结志于忘家；意气如祖豫州，乃遇晋元，空誓言于击楫。赐墓田栖霞岭下，建祀祠秋水观西。落日鼓钟，长为声冤于草木；空山香火，犹将荐爽于渊泉。岂期破荡子孙，尽坏久长规制。典祊田，堕佛宇，春秋无所烝尝；塞墓道，毁神栖，风雨遂颓庙貌。休留夜啼拱木，踯躅春开断垣。泪落路人，事关世教。盖忠臣烈士，每诏条有致祭之文；岂狂子野僧，挽国典出募缘之疏。望明有司告之台省，冀圣天子锡之珪璋。褒忠义在天之灵，激死生为臣之劝。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遗经；唐宗建白起祠，恩覃异代。"疏

成，郡人王华父一力兴建，于是寺与庙又复完美。且杭州路申明浙省，转咨中书，以求褒赠。适赵公子期在礼部，倡议奏闻，降命敕封并如宋，止加“保义”二字。自我元统一函夏以来，名人佳士，多有诗吊之，不下数十百篇。其最脍炙人口者，如叶靖逸先生绍翁云：“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怜。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赵魏公孟頫云：“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高则诚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内廷不下班师诏，绝漠全收大将旗。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纯云：“海门寒日澹无辉，偃月堂深昼漏迟。万灶貔貅江上老，两宫环珮梦中归。内园羯鼓催花发，小殿珠帘看雪飞。不道帐前胡旋舞，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谁收将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吴。孤冢有人来下马，六陵无树可栖乌。庙堂短计惭嫠妇，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观如败局，一龛灯火属浮屠。”读此数诗而不堕泪者几希。然贼桧欺君卖国，虽擢发不足以数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恶，而武穆之精忠，霭然与天地相终始，死犹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奸邪，竟无父兄之念，亦独何心哉！故余亦有诗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坟感昔游。断碣草深蒙赑屃，空山日落叫钩辀。天移宋祚难恢复，帝幸燕云困虏囚。逆桧阴图倾大业，昭陵无意问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饮痛甘忘父母仇。信使北和怜屈膝，策文南驻忍含羞。两宫五国瞻征帜，丹诏班师下节楼。万里长城真自坏，中兴武绩遂云休。乌乎竟死奸邪手，颠沛谁为社稷忧。黯黯冤魂游狴犴，纷纷雨泪泣貔貅。唯余满地苌弘血，不见中流祖逖舟。氛𡐓已尘金匼匝，冕旒终换铁兜鍪。姓名竹帛书千载，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树尚知朝禹穴，遗黎总解说王猷。复田起废怜僧寺，移檄褒嘉赖省侯。圣世即今崇祀典，伫看宠渥到松楸。”精忠，宋

所赐庙额，此诗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时至正己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镌志岁月于棺盖，瘗之，俟百年启封，则蜜剂也。凡人损折肢体，食匕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卷四

发宋陵寝

吴兴王筠庵先生国器，示余所藏《唐义士传》，读之不觉令人泣下，谨录之。传曰：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过余溪上，示《游杭杂藁》，中有识唐玉潜事一篇。余读大惊，顿足起立曰："异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愿详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潜，会稽山阴人。家贫，聚徒授经，营滫瀡以养其母。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唐时年三十二岁，闻之痛愤，亟货家具，得白金百星许，执券行贷，得白金又百星许，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辈，狎坐轰饮。酒且酣，少年起请曰："君儒者，若是将何为焉？"唐惨然具以告，愿收遗骸共瘗之。众谢曰："诺。"中一少年曰："发丘中郎将，眈眈饿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筹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窜以易，谁复知之？"乃斫文木为匮，复黄绢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蕝地以藏，为文而告。诘旦，事讫，来集，出白金羡余酬，戒勿泄。越七日，总浮屠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视，了不知陵骨之犹存也。祸淫不爽，流传京师，上达四聪，天怒赫赫，飞风雷号令，捽首祸者北焉，山阴人始有籍籍传唐事者。由是唐之义风，震动吴越，声生势长，若胥江掀八月之涛。名虽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后上元两日，唐出观灯归，忽坐殒，息奄奄，若将绝者。良久始苏，曰："吾见黄衣吏持文书来告

曰：‘王召君。’导我往，观阙巍峨，宫宇靓丽，殆非人间。有一冕旒坐殿上，数黄衣贵人逡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报。’唐乃升谒，造王前。王谓曰：‘汝受命窭且贫，兼无妻若子，今忠义动天，帝命锡汝伉俪子三人，田三顷。’拜谢，降出，遂觉，罔不知其何也。”逾时，越有治中袁俊斋至，始下车，为子求师。有以唐荐者，一见，置宾馆。一日，问曰：“吾渡江，闻有唐氏瘗宋诸陵骨，子岂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骇，拱手曰：“君此举，豫让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纳拜焉。礼敬特加，情款益笃。叩知家徒四壁，恻然嗟矜，语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当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给。”左右逢迎，爰诹爰度，不数月，二事俱惬，聘妇偶故国之公女，负郭食故国之公田，所费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节，而又奇唐之遇，两高之，曰：“二公真义士。”义士尔后获三丈夫子，鼎立颀颀。凡梦中神所许，稽其数，无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后，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树，植于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马棰问髐形，南面欲起语。野麇尚纯束，何物敢盗取。余花拾飘荡，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蜕龙挂茅宇。老天鉴区区，千载护风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复有《梦中诗》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龙睡，轩弊宁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幽草，四山风雨鬼神惊。”“一坏自筑珠丘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珠凫玉雁又成埃，班竹临江首重回。犹忆年时寒食节，天家一骑奉香来。”余客钱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无恙。灵卿既具闻始末，谓端叟曰：“江左运穷，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为白旄黄钺之招也。直以千载河清，六合势一，木火运移，衣冠道尽，卧榻侧难容它人鼾睡耳。圣朝量包覆焘，恩完貐狨，煦育亡国遗胤，坦无惊猜，何物异端，无忌惮敢尔！至今言之，可为痛哭已。抑吾不能无慨，异时会稽近畿，世家林

立，虽蓬莱清浅，陵岸变迁，岂无一二慷慨仅存者，卓哉斯举，乃出闾里一寒士，何欤？岂所养非所用，而民彝物则，独具于势卑位下者之资禀与？”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穷通祸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变。今忠义所感，定命靡常，六极转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枢机由人，虽天有所不能制，圣言岂欺我哉！一介行通神明，捷于景响，况力又有大者，其积弥厚，其泽当弥长，又可以概量乎哉！吾谓赵氏昔者家已破，程婴、公孙杵臼强育其真孤。今者国已亡，唐君玉潜匮藏其真骨。两雄力当，无能优劣。以其系人伦，关世教，有足多尚，援笔以纪，待编野史者采焉。此云溪罗先生有开所撰也。先生德兴人。董石林吉翁题其后曰：“释焰熏天，墨毒残骨，不啻鞭尸刖骸之惨。势张威慑，孰撄其锋？儒流唐进士，念世籍阳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愤激发，毁室捐资，仗义集侍，潜遗骼于暴露之后，拔游魂于兽髑之中，身首免异处，支体脱烈炎，视漆身陨钺者尽在下风。精诚动天，奇节震世。锡佳丽偶，送麒麟儿，阳施阴报，捷若景响，善者劝矣。”詹厚斋载道复题曰：“尝疑武王伐商剑钺斩击事，窃意王者之师，未必尔也。纣死矣，既击之，又断其首挂大白，不已甚乎？当时举天下无非之者，而西山饿夫独非之。昌黎颂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会稽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当时曾无一人动孟阳之哀者，呜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势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国遗黎，不忍视其上之人之祸之惨，愤激于中，毁家取义，为人所不敢为于不可为之时，深谋秘计，全而归之。智名勇功，足以惊世绝俗，视伯夷固未易同日语，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顾，岂非韩子所谓千百年乃一人者与？余读罗君所为传，为之掩卷泣下。呜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应之理，有感必应，其得报固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时而难必，神者有时而难明，善者怠矣。厥后越有新治中来，闻其事，义其人，下车首物色得之，亟拜亟为礼，罗而致之馆下，又从而振德之。唐固义士，治中亦伟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

能成治中之义，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于人伦世教者也，此传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庆二年夏五月题。”及见遂昌郑明德先生元祐所书《林义士事迹》云：宋太学生林德阳，字景曦，号霁山。当杨总统发掘诸陵寝时，林故为杭丐者，背竹箩，手持竹夹，遇物即以夹投箩中。林铸银作两许小牌百十，系腰间，取贿西番僧曰：“余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两朝骨，为两函贮之，归葬于东嘉。其诗有《梦中作》十首，其一绝曰：“一坏未筑珠宫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东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更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又曰：“乔山弓剑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开。犹记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骑捧香来。”余七首，犹凄怨，则忘之。葬后，林于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于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隔江风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云气龙所藏，寻常蝼蚁不敢穴。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记，羊之年，马之月，霹雳一声山石裂。”闻其事甚异，不欲书。若林霁山者，其亦可谓义士也已。此五诗，与前所录语句微不同，诗中有双匣字，则是收两陵骨之意。得非林义士诗，而罗云溪以传者之误而写入传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诗》，吾意会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东嘉，相望千余里，岂能容易持去，纵持去，又岂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则又疑是唐义士诗。且葬骨一事，岂唐方起谋时，林已先得高、孝两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盖各行其所志，不相知会，理固有之。载考之齐人周草窗先生密《癸辛杂识》所记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长寺福僧闻号西山者，成于演福寺剡僧泽号云梦者。初，天长乃魏宪靖王坟寺，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旋又发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告词，出

给文书，将带河西僧及凶党如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时有中官陵使罗铣者，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痛棰，胁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启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启棺之初，有白气亘天，盖宝气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锦之下，承以竹丝细簟，一小厮攫取，掷地有声，乃金丝所成。或对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髅，可以厌胜致富，故盗去耳。事竟，罗陵使买棺制衣收敛，大恸垂绝，邻里为之感泣。是夕，闻西山皆有哭声，凡昼夜不绝。至十一月，复发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初，钦、徽葬五国城，数遣使祈请于金人，欲归梓宫，凡六七年，而后许以梓宫还行在。高宗亲至临平奉迎，易缌服，寓于龙德别宫，一时朝野以为大事。诸公论功受赏，费于官帑者不资。先是，选人杨炜贻书执政，乞奏闻，命大臣取神榇之最下者斫而视之。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仍纳衮冕翚衣于椁中，不改敛。从之。至此，被发掘。钦、徽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钦陵有木灯檠一枚而已。盖当时已料其真伪不可知，不欲逆诈，亦以慰一时之人心耳。而二帝遗骸，浮沉沙漠，初未尝还也。高宗陵，骨发尽化，略无寸余，止锡器数件，端砚一只，砚为泽所得。孝陵亦蜕化无余，止顶骨小片，内有玉炉瓶一副，古铜鬲一只，亦为泽所得。昔闻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闻并骨蜕者，真天人也。若光宁与诸后，俨然如生，罗陵使亦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可谓忠且义矣，当与张承业同传。陵中金钱以万计，皆为尸气所蚀，如铜铁状，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氓所得。间有得猫睛异宝者。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其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髻根有短金钗，遂取以归，以其帝后遗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丰。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龙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时，泽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一点，起于

足心，自此苦足疾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亡。闻既得志，且富不义之财，复倚杨髡势，豪夺乡人产业，后为乡夫二十人伺道间，屠而脔之，罪不加众，各不过受杖而已。其恺与杨髡分赃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据此说，则云溪所传，岁月绝不同。盖尝论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但云高宗陵骨发尽化，孝宗陵顶骨小片，不知唐义士所易者何骨也，林义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识宋季以来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两朝典故之人问焉。

相术

国初有李国用者自北来杭，能望气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时贵咸敬之。谢后诸孙字退乐者，设早馔延致，至即据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祸福。时赵文敏公谓之七司户，与谢姻戚，屈来同饭。文敏公风疮满面，李遥见，即起迎，谓坐客曰："我过江仅见此人耳。疮愈即面君。公辈记取，异日官至一品，名闻四海。"方襄阳未破时，世皇命其即军中望气。行逾三两舍，遄还，奏曰："臣见卒伍中往往有台辅器。"襄阳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于何地。噫，李之术亦神矣！国用，登州人，尝为卒，遇神仙，教以观日之法，能洞见肺腑，世称神相。

前辈谦让

延祐间，兴圣宫成，中官李丞相邦宁传奉太后懿旨，命赵集贤孟頫书额，对曰："凡禁扁皆李雪庵所书，公宜奏闻。"既而，命李、赵偕至

雪庵处。雪庵曰："子昂何不书，而以属吾耶？"李因具言之，雪庵遂不固辞。前辈推让之风，岂后人所可企哉！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长孺，号石塘，特立独行，刚介有守。赵松雪尝为罗司徒奉钞百锭，为先生润笔，请作乃父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是日，先生正绝粮，其子以情白，坐上诸客咸劝受之，先生却愈坚。观此，则一毫不苟取于人，从可知矣，故虽冻馁有所不顾也。先生送蔡如愚归东阳诗有云："薄糜不继袄不暖，讴吟犹是钟球鸣。"语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粮方也。"

论诗

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弘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继有诗送袁伯长先生桷扈驾上都，以所作诗介他人质诸杨先生。先生曰："此诗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尝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曰："伯生学问高，余曾授以作诗法，馀莫能及。"又以诣赵魏公孟頫，诗中有"山连阁道晨留辇，野散周庐夜属櫜"之句，公曰："美则美矣，若改山为天，野为星，则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范即德机先生椁，揭即曼硕先生傒斯也。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

妻贤致贵

程公鹏举，在宋季被虏，于兴元板桥张万户家为奴。张以虏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窃谓其夫曰：“观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后者，何不为去计，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试己也，诉于张。张命棰之。越三日，复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则终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诉于张。张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临行，以所穿绣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执此相见矣。”程感悟，奔归宋，时年十七八，以荫补入官。迨国朝统一海宇，程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自与妻别已三十余年，义其为人，未尝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鞋履，往兴元访求之。市家云：“此妇到吾家，执作甚勤，遇夜未尝解衣以寝，每纺织达旦，毅然莫可犯。吾妻异之，视如己女。将半载，以所成布匹偿原鬻镪物，乞身为尼，吾妻施资，以成其志。见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寻见，以曝衣为由，故遗鞋履在地。尼见之，询其所从来。曰：“吾主翁程参政使寻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复全，吾之愿毕矣，归见程相公与夫人，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参政未尝娶，终不出。旋报程，移文本省，遣使檄兴元路，路官为具礼，委幕属李克复防护其车舆至陕西，重为夫妇焉。

奇遇

揭曼硕先生未达时，多游湖湘间。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揽衣露坐，仰视明月如昼，忽中流一棹，渐逼舟侧，中有素妆女子，敛衽而起，容仪甚清雅。先生问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妇也，良人久不归，闻君远来，故相迓耳。”因与谈论，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与君有夙缘，非同人间之淫奔者，幸勿见却。”先生深异之。迨晓，恋恋不

忍去。临别，谓先生曰：“君大富贵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诗曰：“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作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明日，舟阻风，上岸沽酒，问其地，即盘塘镇。行数步，见一水仙祠，墙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设象与夜中女子无异。余往闻先生之侄孙立礼说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诬矣。

贤烈

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已。

挽文丞相诗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诗挽之曰：“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斫颜时。乾坤日月华夷见，岭海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可谓善风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诗曰：“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安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何须更上新亭饮，大不如前洒泪时。”读此二诗而不泣下者几希。

祷雨

往往见蒙古人之祷雨者，非若方士然，至于印令、旗剑、符图、气诀之类，一无所用，惟取净水一盆，浸石子数枚而已，其大者若鸡卵，小者不等。然后默持密咒，将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辄有雨。岂其静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耶？抑果异物耶？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所产，独牛马者最妙，恐亦是牛黄狗宝之属耳。

广寒秋

虞邵庵先生集在翰苑时，宴散散学士家，歌儿郭氏顺时秀者，唱今乐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铜细袅香风。”一句而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先生爱其新奇，席上偶谈蜀汉事，因命纸笔，亦赋一曲曰：“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与。”盖两字一韵，比之一句两韵者为尤难。先生之学问该博，虽一时娱戏，亦过人远矣。《折桂令》一名《广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宫引》，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

无恙

《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岁无恙耶？王亦无恙耶？”《楚辞·九辩》曰：“还及君之无恙。”《说苑》魏文侯语仓庚曰：“击无恙乎？”又曰：“子之君无恙乎？”《汉书》元帝诏贡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礼》亦曰：“公问君，宾对，公再

拜。”郑注云：“拜其无恙者。”顾恺之与殷仲堪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隋日本遣使，称日出处皇帝致书日没处皇帝无恙。《神异经》曰：“北方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疾，名曰獇。獇，恙也。尝入人室屋，黄帝杀之。”人无忧疾，谓之无恙。《尔雅》曰：“恙，忧也。”应劭《风俗通》曰：“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善食人心，人患苦之，凡相问云无恙。”恙，或以为兽，或以为虫，或谓无忧。《广干禄书》兼取忧及虫，《事物纪原》兼取忧及兽。《广韵》獇字下云：“獇，兽，如狮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忧也，病也，噬虫，善食人心。”是獇、恙二义，《神异经》合而一之，则误矣。

不乱附妾

维杨秦君昭妙年游京师，其执友邓载酒祖饯，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为部主事某人所买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达。”秦弗敢诺。邓作色曰：“纵君自得之，亦不过二千五百缗耳，何峻辞乃尔？”秦勉强从命。迤逦至临清，天渐暄，夜多蚊蚋可畏，内之帐中同寝，直抵都下，置舍馆主妇处，持书往见主事，问曰：“足下与家眷来耶？”曰：“无有。”主事意极不悦，随以小车取归。逾三日，谒谢曰：“足下长者也。昨已作答简附便驿报吾邓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托之意矣。”遂相与痛饮，尽欢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颜叔子独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执烛，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为美事。今秦之于此女子也，相从数千里，饮食起居无适而不同，又非造次颠沛者之比，可谓厚德君子矣。后秦之子孙咸至显宦。

卷五

角端

金华黄先生溍尝云："子将以举子经学取科第，有一赋题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实否乎？"余曰："未也。"因记《史记·司马相如传》"兽则麒麟角䚢"之语，退而阅之，按注，郭璞曰："角䚢，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无角。"《毛诗》疏云："麟黄色，角端有肉。"张楫云："角端似牛角，可以为弓。"以此推之，岂亦麟之属与？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杂识》等书，乃始得其详。盖太祖皇帝驻师西印度，忽有大兽，其高数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语，云："此非帝世界，宜速还。"左右皆震慑。独耶律文正王进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圣人在位，则斯兽奉书而至，且能日驰万八千里，灵异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驭。载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飞菟，日行三万里，而未尝善言也。又后土跌蹄之兽至，善言，而未闻其独角也。轩辕获飞黄而独角，汉武获兽并角而五蹄，又未尝闻其能言善驰也。及圣祖诞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而万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无远弗届，此又天将开天下于大一统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乡试，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仿佛见一物，驰过甚疾，其状若猛兽者，军卒从而喧哄，因出角端为赋题。

劈正斧

劈正斧，以苍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广半之，遍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时流传至今者。如天子登极、正旦、天寿节、御大明殿会朝时，则一人执之，立于陛下酒海之前，盖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兴隆笙

兴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众管于柔韦，以象大匏土鼓，二韦橐。按其管，则簧鸣。笙首为二孔雀，笙鸣机动，则应而舞。凡燕会之日，此笙一鸣，众乐皆作，笙止乐亦止。

尚食面磨

尚食局进御麦面，其磨在楼上，于楼下设机轴以旋之。驴畜之蹂践，人役之往来，皆不能及，且无尘土臭秽所侵。乃巧工瞿氏造者。

僧有口才

大德间，僧胆巴者，一时朝贵咸敬之。德寿太子病瘫薨，不鲁罕皇后遣人问曰："我夫妇崇信佛法，以师事汝，止有一子，宁不能延其寿邪？"答曰："佛法譬犹灯笼，风雨至，乃可蔽，若烛尽，则无如之何矣。"此语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异端中得此，亦可谓有口才者矣。

邓中斋

邓光荐先生剡，号中斋，庐陵人。宋亡，以义行著。其所赋《鹧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见矣。又有赞文

丞相像曰：“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世间！”

汪水云

汪元量先生大有，号水云。天兵平杭日，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鸾。童儿剩遣追徐福，疠鬼终当灭贺兰。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应是嫁呼韩。”此语尤悲哽。先生诗有《水云集》。

厚德长者

徐文献公琰，字子方。至元间，为陕西省郎中。有属路申解到省，误漏圣字，案吏指为不敬，议欲问罪。公改其牍云：“照得来解内第一行脱去第三字，今将元文随此发下，可重别申来。”时皆称为厚德长者。

毁前朝玉玺

后至元间，太师伯颜出太府监所藏历代玉玺，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图书及鹰坠等物，以分散其党与，盖先已奏请故也。独唐武氏玺，玉色莹白，制作如官印，璞仅半寸许，因不可他用，遂付艺文监收之，竟获永存。岂武氏之智能逆料之乎？

披秉歌诀

天子郊祀与祭太庙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须依歌诀次第，则免颠倒之失。歌曰：“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绶绅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佩丁当冠笏全。”

三教

孛术鲁翀子翚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上大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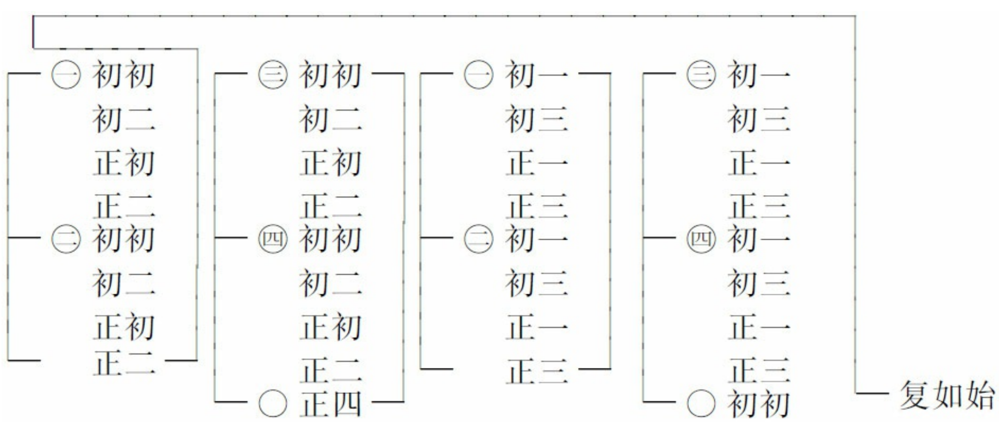
授时历法

《授时历要法歌》曰：“授时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旧历推。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干者，为诗句所拘，然举支以见干也。当推九年前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后法数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数也，子至申，九数也，即以戊申为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己，四数也，寅至酉，八数也，即以己酉为今月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月大三十日无差，如初一日己酉，数至次月朔见己卯，即月大也。月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数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节气只凭九年历，假若造甲午年历，则看丙戌年节气。二十四气真端的。要知今年节气，则看前九年中是何节气。天干三数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见乙，三数，亥见己，七数也。熟记心中须历历。定时二十四年取，逢时遇八君无虑。如逢子时交节气，却用未时亦交也，中气如之。若依此法个中推，方省阴阳玄奥处。闰月本来中气无，古云：闰月无中气。何劳物外更他图。世

人谙得神仙术，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该九十七个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转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无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冲对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冲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气准此。闰月无中气，说与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数至九九，则春已分矣，正如至后一百六日为寒食之类。岂特此为然，凡推算皆有约法。《推闰歌括》云：“欲知来岁闰，先算至之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殊。”谓如来岁合置闰，止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则本月尚余八日，则来年之闰，当在八月。或小尽，则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十二日足，则复起一数焉。《推节气歌括》云：“中气与节气，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细，两时零五刻。”谓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初刻立春，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推立春歌括》云：“今岁先知来岁春，但隔五日三时辰。”谓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若夫刻数，则用前法推之。又《求节气歌》曰：“惊蛰五时二刻求，清明十时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时六，芒种一日九时周，小暑二日二时二，立秋二日七时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时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时四，小寒四日九时六，五日三时交新岁，节遇子时加一日，此为捷法君须记。”又《一年约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时。一月节，三十日零五时二刻。半月一气，十五日零二时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阳配阳，阴配阴是也。又《时刻约法歌》云：“二十四气渐差除，循环时刻四同途。单逢正四换初一，正三依旧复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气时刻云：其法不论何岁何月，但以日为百数，时为十数，刻为零数。初一至初十，于百上下数。如过

初十，于千上下数。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气，则先下一千一百数，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数，亥时故也。如子一、丑二之类，复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数，共得二七三三，则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为初二刻？盖零一数初初刻，二数初一刻，三数初二刻，四数初三刻，五数正初刻，六数正一刻，七数正二刻，八数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数，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节，则于前数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项数，节气中气皆以之加用。为前正月小尽，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算中气则不除大小月。剩下一三五八，则十三日辰时正三刻惊蛰也。余仿此。十二时为一日，如遇十三时以上，则退十二时为一日，八刻为一时。如遇九刻以上，则退八刻为一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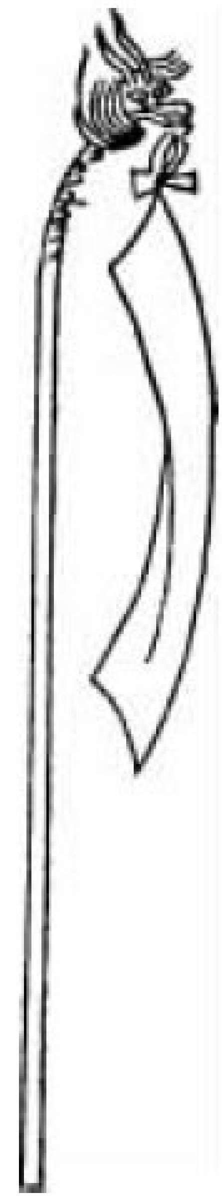
时刻约法图



功布

《丧·大记》云："士葬用国车，国音辁，示专反。或作团。又误作国。二綍，无碑。比出宫，用功布。"注云："比出宫，用功布。"则出宫而止，至圹无矣。旧图云：功布，谓以大功之布长三尺以御柩，居前，为行者之节度。又隐义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则旌旗无旒者，周

谓之大麾。《既夕礼》云："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贾释云："谓以葬时乘人，故有柩车前执引者，及在柩车傍执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车之前，若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抑扬左右之节，使执引者执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谓下阪时也。道有仰，谓上阪时也。倾亏，谓道之两边在柩车左右辙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则抑下其布，使执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则扬举其布，使执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车左边右边或高下倾亏，亦左右其布，使知道有倾亏也。假令车之东辙下，则抑下其布向东，使西边执披者持之。若车之西辙下，则抑下其布向西，使东边执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车不倾亏也。大夫御柩以茅，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后左右，皆如功布之施为也。又《既夕礼》："将葬启殡音异时，商祝免袒，执功布入，升自西阶。"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执之，以接神为有所拂扐。方周反"贾释云："拂扐，犹言拂拭也。"故下经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尘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谓拂拭去凶邪之气也。出聂崇义《三礼图》。



人中

钱唐陈鉴如，以写神见推一时。尝持赵文敏公真像来呈，公援笔改其所未然者，因谓曰："唇之上何以谓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则当在脐腹间。盖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单窍。三画阴，三画阳，成《泰》卦也。"

发烛

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黄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焠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史载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岂即杭人之所制与？宋翰林学士陶公谷《清异录》云：“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知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按此，则焠寸声相近，字之讹也。然引光奴之名为新。

嫁故人女

沈仲说古，姑苏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邹氏候其他适，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归，命出拜，将以奉枕席。仲说询其乡贯祖父来历，始不肯言，询之再，泣而曰：“妾范复初女也。父丧家贫，老母见鬻于此。”仲说恻然下泪，因嘱妻曰：“此女父吴中名士，乃吾故人，岂可以为妾，当如己子视之。”即寻其母使择婿，仲说备奁具嫁之。邦人称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以为妾、为妓、为娼者，古有其人矣，今则未闻也，仲说诚贤矣哉。

平反

中书左丞李忠宣公德辉，字仲实，通州潞县人。至元七年庚午，公为户部尚书，岁旱蝗，世祖特命公录山西河东囚。行至怀仁，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厌胜谋杀己。经数狱，服词皆具，自以为不免。公烛其诬，召鞫魏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晷。盖妒其女君，谓独陷以是罪，可必杀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爱受欺，当妾罪死。

观者神之，或咨赏泣下。

勘钉

姚忠肃公，至元二十年癸未，为辽东按察使。武平县民刘义讼其嫂与其所私同杀其兄成。县尹丁钦，以成尸无伤，忧懑不食。妻韩问之，钦语其故。韩曰："恐顶卤有钉，涂其迹耳。"验之，果然。狱定，上谳。公召钦，谛询之，钦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处子邪？"曰："再醮。"令有司开其夫棺，毒与成类，并正其辜，钦悸卒。时比公为宋包孝肃公拯云。

碑志书法

尝闻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单书国号曰汉、曰宋者，盖其建国号诏曰汉、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诏旨，不可单用。又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莫可考矣。又篆盖二字，止可施诸圹石，若于碑，须曰篆额为是。

雕刻精绝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无比。尝见所造鸟笼，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具备，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求之二百余年来，无复此一人矣。

题跋

刘须溪先生会孟《题苏李泣别图》云："事已矣，泣何为？苏武

节，李陵诗。噫！”冯海粟先生子振《题杨妃病齿图》云：“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陈伯敷先生绎曾《题杨妃上马娇图》云：“此索《清平调》词赴沉香亭时耶？抑闻渔阳鼙鼓声赴马嵬坡时耶？上马固相似，情状大不同，观者当审诸。”余观三先生之跋语，痛快严峻，抑扬感伤，使后世之为人君而荒于色，为人臣而失其节者，见之宁不知惧乎？

隆友道

张毅父先生千载，庐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贵显时，屡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内属，公自广还，过吉州城下，先生来见，曰：“今日丞相赴北，某当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侧近，日以美馔馈，凡三载，始终如一。且潜制一椟，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复访求公之室欧阳氏于俘虏中，俾出焚其尸。先生收拾骸骨，袭以重囊，与先所函椟南归，付公家葬之。后公之子忽梦公怒云：“绳锯发断。”明日启视，果有绳束发。其英爽尚如此。刘须溪纪其事，赞于公画像上曰：“闲居忽忽，万古咄咄，天风惨然，如动生发。如何寻约，亦念束发，岂其英爽，犹累形躯。同时之人，能不颡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邓中斋题曰：“目炯炯兮，疏星晓寒。气郁郁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曾谓斯人，不在世间。”

朱张

宋季年，群亡赖子相聚，乘舟钞掠海上，朱清、张瑄最为雄长，阴部曲曹伍之。当时海滨沙民富家以为苦，崇明镇特甚。清尝佣杨氏，夜杀杨氏，盗妻子货财去。若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

与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杭、吴、明、越、扬、楚与幽、蓟、莱、密、辽、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堆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议，兵方兴，请事招怀，奏可。清、瑄即日来，以吏部侍郎左迁七资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属，为防海民义，隶提刑，节制水军。江南既内附，二人者从宰相入见，授金符千户。时方挽漕东南供京师，运河隘浅，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辄为堰潴水，又绝江、淮，溯泗水，吕梁、彭城，古称险处，会通河未凿，东阿、茌平道中，车运三百里，转输艰而糜费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试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向之，初年不过百万石，后乃至三百万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左右仆从皆佩於菟金符，为万户、千户，累爵积资，气意自得。二人者既满盈，父子同时夷戮殆尽，没资产县官，党与家破禁锢，大德六年冬也。见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长者传》。

交谊

陈子方、闵仲达，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陈月日在前，闵以计力反先之，陈殊无怒意。因赴都，以荐举入仕，历官浙西廉访司佥事。闵方升书吏，闻陈来，叹曰："复何面目见之？"遂称疾不出。陈下车即问左右曰："闵仲达何在？"众以疾对。陈曰："必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闵皇恐出肃。陈曰："吾与君气谊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禄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宁舍我与？"闵感激从事，相好如初。

假宅以死

吾乡周待制先生仁荣，字本心，筑一室，才落成，友人杨公道舆疾至门曰："愿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让正寝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顾。未几，杨死，籍财廿八，莫有主者。杨之弟诣先生求分财，先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在是。"丧事之费自己出，终不利其一毫，对众封籍，自平阳呼其子来，悉付与之。

清风堂尸迹

福州郑丞相府清风堂，石阶上有卧尸迹，天阴雨时，迹尤显。盖其当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几拜相，至今闾巷表之曰耆德魁辅之坊。郑显时，侵渔百姓，至夺其屋庐以广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杀于此。今所居为官势豪夺，子孙不绝如线。因记宋临川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建炎四年五月，杨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妇人，逼胁欲犯之，妇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横尸道傍。贼退，人为收瘗之，而其尸枕藉处，痕迹隐然不灭，每雨则其迹干，晴即湿，宛如人影，往来者莫不嗟异。乡人或削去之，随即复见。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与顺昌军员范旺事略同。但范现迹街砖，而此现于土上耳。范死以忠，妇死以节。小常村去剑浦县治二十里，以《漫录》言之，则二人之死，足以惊动万世，宜其英烈之气，不泯如此。若清风堂者，不过冤抑之志不伸，以决绝于一时耳，亦何为而然哉？岂幽愤所积结致是耶？此理殆不可晓。

坐右铭

翰林学士卢疏斋先生挚，字处道，涿郡人。坐右铭大书一“天”字，其下细注六字云：“有记性，不急性。”可谓知畏天者矣。

掘坟贼

杭玛瑙寺僧温日观，能书，所画蒲萄，须梗枝叶皆草书法也。性嗜酒，然杨总统饮以酒，则不一沾唇，见辄骂曰“掘坟贼，掘坟贼”云。

廉介

李仲谦思让，滕州邹县人。前至元间，由嘉兴路吏员补浙西按察司书吏，廉介有为。上侍父母，下抚两弟，每退食自公，则闭户读书，稽今考古，而教训之俸薄，奉养不给，妇躬纺绩，以益薪水之费。仲谦止有一布衫，或须浣濯补纫，必俟休假日。至是，若宾客见访，则俾小子致谢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彦正号苦斋者，清正慎许可人也，时为使，偶戏谓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著珍珠。”仲谦略不答，徐至本案，书写辞退呈状，压几上而归。使知深悔失言，亲谒谢过，请其出，终不允。使去，他使来，复往请，始复役。后仕至宪官。

甲午节气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岁节气；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惊蛰。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种。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先辈谦让

武林钱思复先生惟善尝言：年十六七时，以诗见息斋李公于州桥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辞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辞。徐永之先生为江浙提举日，客往访之者，无间亲疏贵贱，必送之于门外，客或请纳步，则曰："不可，妇人送迎不逾阈。"右二事，可见前辈诸老谦恭退抑，汲引后进，待人接物者如此。

双竹杖

白廷玉先生珽，号湛渊，钱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歧为二，人皆异之。赋《双竹杖》诗，未几，先生殁，先生有二子，或以为先兆云。

卷六

兰亭集刻

《兰亭》一百一十七刻，装褫作十册，乃宋理宗内府所藏，每版有内府图书钤缝玉池上，后归贾平章。至国朝有江南，八十余年之间，凡又易数主矣。往在钱唐谢氏处见之，后陆国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阅，并录其目，真传世之宝也。

甲集一十二刻州郡

修城本叶仲山跋。　定武阔行若合一契行阔。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霍子明跋。　定武缺石　定武断石　定武古刻　西京断石　永兴　古懿郡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旧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苕真草　临川麻石　临贺　豫章二　静江府　复州　鼎州后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苏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枣木　道州　金陵三米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永嘉　古霅断石　隆州　郴州　兰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绍兴府治二　绍兴仓司　绍兴府学　绍兴古刻　余姚县治　曲水诗兰亭　曲水诗前　曲水诗后　婺州府治褚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内府

高宗临定武米友仁跋。　唐贞观　太清开皇　秘省　内殿　内司四　京师玉堂

己集九刻杂集

玉枕　花石　柳诚悬大字。　唐人硬黄临　唐人双钩　晋唐刻　孙过庭草　京师鹅黄枣木黄纸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故家

蔡君谟临　薛绍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谦之　绍兴汤氏　南昌京氏　庐陵故氏　蜀刘泾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吴诜草书　吴璜　刘无言临　龙潭潘氏　方朔习写　周平所藏　临江张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庐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米芾跋云：“壬午闰六月九日，大江济川亭，舣宝晋斋，艎对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风消暑，重装。”　番阳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毕氏　庐山吴氏　绍兴曾氏　绍兴石氏二　毗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阴丘氏二　东阳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赵虚斋　吕氏家藏　建邺朱氏　大梁曾朴　陆子与　韩松　陆载之　胡氏将　玉林二　赵菊坡　不题名二　钱唐李和

禊帖考

姜白石先生《禊帖偏傍考》云：永字，无画，发笔处微折转。和字，口下横笔稍出。年字，悬笔上凑顶。在字，左反剔。岁字，有点在山之下、戈画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内𠫓字处就回笔，不是点。殊字，挑脚带横。是字，下疋凡三转，不断。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之状，不是捺。抱字，已开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点。兴感，感字，戈边是直作一笔，不是点。未尝不，不字，下反挑脚处有一阙。右法如此甚多，略举其大概，持此法，亦可以观天下之兰亭矣。五字损本者，“湍、流、带、右、天”五字有损也。

丧师衰绖

顾德玉，字润之，槜李人。自幼从宁国路儒学教授俞观光先生学，先生无子，尝与人曰：“昔吾寝疾于杭，润之侍汤药，情至切，若父子，医为之感动，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既而访医吴中，病且革，趣舟归润之，进次尹山卒，时后至元初元闰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槜李。润之奉其尸敛于家，衰绖就位。邦人士为润之来吊者，润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盐，迩顾氏之先茔，岁时祭享惟谨。或曰：“敛于家，礼与？”曰：“吾闻师哭诸寝。又云：生于我乎养，死于我乎殡。非家敛之则将师尸委诸草莽。生服其训，死而委诸草莽，有

人心者弗为也。”曰：“师无服，而为衰绖，固近于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绖带，礼也。故曰：二三子绖而出，至葬，除之，心丧戚容终三年。夫民生于三，师居其一，于父也何异？今吾则加一等以行之，盖出于人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闻者叹伏。先生讳长孺，越之新昌人。吁！圣远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为师生而暮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润之乃独能行人之所难行于不可行之时，盖绝无而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后世之为人弟子而忘其师，闻润之之言，宁不有动于中与？

廉使长厚

徐文献公为浙西廉使时，治所尚在平江，有旨迁置于杭。岁云暮矣，择日启行。一书吏者掌照制支郡诸司案牍，官吏合受稽违罪责，已皆取状，至是引决。公谓曰：“正旦在迩，此曹乃职官俸吏，礼宜陪位，望阙致贺，受刑而从事，无耻也，否则为不敬，盍别议之。”吏以白于幕官，因进曰：“相公长厚之道固如此，然将若之何？”公曰：“奚难，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欢声如雷。此亦厚风化之一端，故记之。

私第延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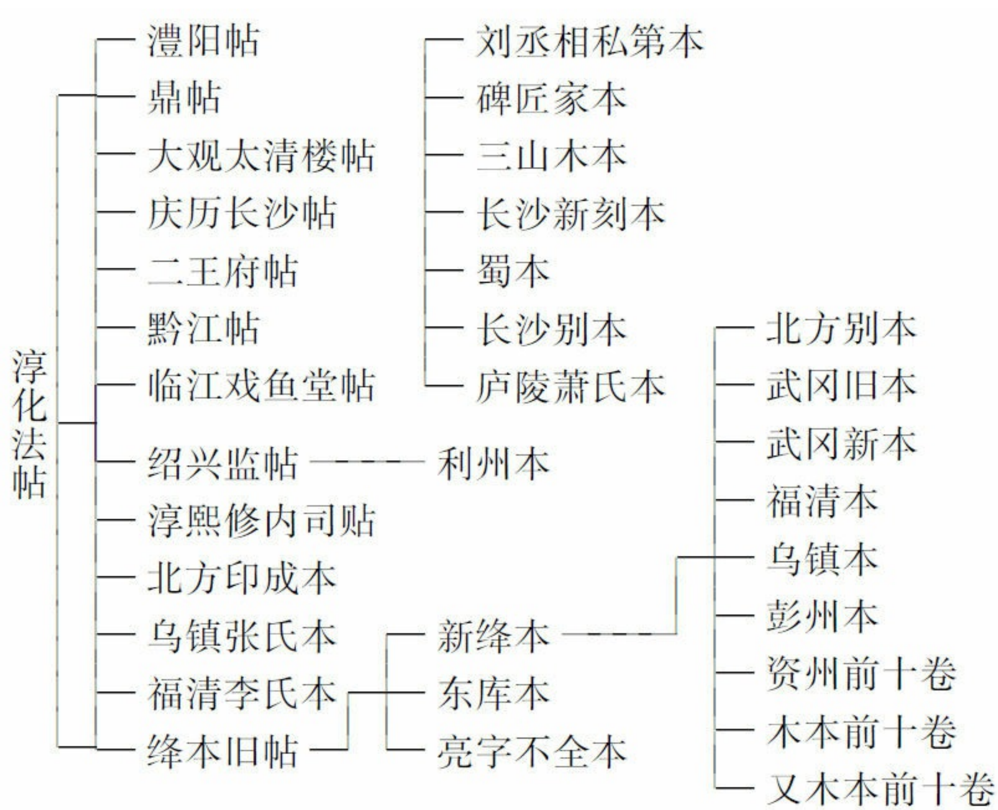
公既迁司至杭，一日，有本路总管与一万户谒公私第，公以宾礼延之上坐。适书吏从外来，见而趋避。伺其退，入见曰：“总管、万户，皆属官耳，得无体貌之过与？”公曰：“在公府，则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须明主客之分。我辈能廉介，则百司自然知惧，何待恃威势以骄凌之然后为尊严乎？”吏赧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钉数个，插入林檎中，置瓶内，沃以沸汤，密封瓶口，久之乃饮，其妙莫量。

法帖谱系

法帖谱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载橐弓矢，文治之余，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历代真迹，命侍书王著摹勒，刻版禁中，厘为十卷，各于卷尾题奉圣旨模勒入石，此历代法帖之祖。



评帖

刘后村先生云：阁帖为祖，十弓。绛帖次之，二十弓。临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冈又次之。大观尤妙。武冈佳者可乱绛，临江佳者可乱阁。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风味。希白工于摹字，拙于寻行数墨，文理错缪，然则虽工，其如难读何？其字比之淳化帖为胜，东坡推潭帖胜阁帖。韩侂胄家开群玉帖，字好。薛绍彭亦有家塾帖，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刘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妇翁张君锡携余同观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题识。第一卷边，高平范仲淹曾观，年月日题。第五卷，东坡、张文潜等题。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阳伊川老夫，不知为何人。又太学博士陈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苏舜钦题。第七卷，陈简斋奉旨观于秋香亭下，云：魏晋法书，非人间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宠锡下方，见不满十数，臣与义顿首谨书。第八卷，苏颂云：此帖世不多见，是日赏牡丹，得观于相君西斋。张舜民题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书：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赐毕士安。赐字上宝。后段，毕丞相黄字书“子孙保享”等语百余字。逐卷有高宗内府印百余颗。后有贾氏长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缝，云是蔡太师印。山和尚锦装褫，签头题云“淳化祖石刻”。及见吴郡陆友仁又云：尝观褚伯秀所记，江南李后主命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升元帖，此则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刘、陆之说，殊不相合。偶读刘跋《暇日记》，亦载此事，云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版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一二卷。然阁帖于各卷尾篆书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此侍书王著笔也。而陈简斋亦云太宗刻石，则衍卿所谓祖石刻，岂即南唐

时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铉、马传庆二说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阁帖用银锭闩枣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印者，则传庆板本之说合。故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亦云用枣木板摹刻，故时有银锭纹。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污手。余尝见阁本数十，止三本真者，其纸墨法度，种种迥别，妙在心悟，固难以言语形容。然又传仁宗尝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尾无篆书题字，所谓祖石刻者，岂即此与？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谓郭子仪曰：“鄙谚有云：不痴不聋，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

沙魇

湖南益阳州，夜中同寝之人，无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魇。土人熟此，不以为异，唯取冷水喷噀，候稍息，饮之汤，徐就醒，然犹二三日如醉余，不知者殊用惊骇。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钱氏，年六十余，病将死，良吉沐浴祷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脔，煮粥以饮母，母食

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邻里怜其且欲绝，乃裒财，命颐真观道士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阴祐之。是日，邑人俞浩斋闻而过其家，视良吉胸间疮裂几五寸，气腾出，痛莫能言。俞为纳其心，以桑白皮线缝合，未及期月，已无恙矣。俞因述其事以为世劝。吴郡宋翠岩先生有诗纪之，其小序曰：夫孝为百行宗。人以父母遗体而生，乳哺鞠育，教诲劬劳，其恩号罔极。然而剖心刲股，恐其伤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观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视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当旌异，为世教劝，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纯，剖心之际，动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赏之于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阴录其孝矣。《太上感应篇》所谓“若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今日谢世，明日为地下主，进补仙阶”，若良吉者有焉。故为显白其孝，以为人子之劝省也。宗仪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传道之，会稽张君思廉尝书于杨铁崖先生所撰墓铭之后矣，今并录于此云：元故白云漫士陶明元氏，讳煜。弱冠时，用道家法，事所谓玄武神，甚谨。明元母病心痛，痛则拍张跳躅，啮床箦衾褥，号叫以纾苦楚。岁濒死者六七发，医莫能愈。明元每掏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计无所出，走祷玄武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礼，在法当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脔为汤剂，神尔有灵，疾庶几其瘳。”祷毕，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跃入，叱曰：“毋自损，我天医也！”明元大骇，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笔，书十数字于几面。掷笔，二童子咸仆地。随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苏，乃邻氏儿也，叩之，无所知焉。视其书，药方也，随读随隐。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药甫及口，而痛已失，终母身不再举。张子曰：齐谐志怪，圣人不道。左氏尚诬，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郑元祐状行，会稽先生杨维祯志墓，皆不书，非逸也，畏讥而削之也。彼以谓玄武神者，西北方之气也，莽苍无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投汤熨火，抉肠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书。虽

然，动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气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凭精魄，以遂孝子之请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体而有所谓天医乎？明元子宗仪与余友善，其寓殡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远，以是得其实尤详。故宁受左氏之讥，不敢没明元之孝。《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先王之过盖如此。会稽张宪撰。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太末人。大父为宋太学诸生，因家钱唐。先生旷放，高不仕之节。其所厌弃者或请谒，从楼上遥谓曰：“吾出有间矣。”顾弹琴，吹洞箫，抚弄如意不辍。求室委巷，教小学常数十人，与客对笑谈喧，楼上下群童一是肃安。其所著述，有《尚书要略》、《听玄集》、《造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谱辞》、《重正卦气》、《楚史梼杌》、《晋文春秋》。兼通声音律吕之学，工篆书。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赵君天锡，为买酒家孤女为妾。年饥，女尝事人，后夫知妻在先生所，讼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伪楮币事觉，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逻捽辱先生，南出数百步，录事张君景亮识先生，叱逻曰：“是不知情，摄之何为？”即解纵遣归。先生不胜惭，明日，持玄绦缁笠，诣仇山村先生别。值晨出，因留诗一章，有“西泠桥外断桥边”之句，意将从灵均于斯。明日，有得遗履于桥上者。后卫大隐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顺流象，曰：“是其骨朽渊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宝院僧可权，从先生学，闻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遗文于后山，与其师骨塔相对，曰：“皆吾师。”仍乞铭于胡石塘先生，庶几先生有后世名。铭曰：“生弗渎，死弗辱，贞哉白。”余习篆书，极爱先生翰墨，得一纸半幅，如获至珍，以故于书法颇有助。偶与郑遂昌先生谈先生之始末，就识之。竹房、竹素、贞白，皆先生号也。

抗疏谏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师长春宫道士也。会世皇将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国信使翰林学士郝文忠公经使江南，殁于真州。至正间，诏追赠二品官。有人作诗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无罪，空留北使欲何为。忠魂久掩孤城馆，褒诏新镌二品碑。地上若逢奸似道，为言故国黍离离。”

发䐈

妇人头发有时为膏泽所黏，必沐乃解者，谓之䐈。按《考工记·弓人》注云：“䐈，亦黏也，音职。”则发䐈之䐈，正当用此字。

鬼赃

陕西某县一老妪者，住村庄间，日有道流乞食，与之无吝色。忽问曰：“汝家得无为妖异所苦乎？”妪曰：“然。”曰：“我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顷之，闻他所有震霆声。曰：“妖已诛殛，才遁其一。廿年后，汝家当有难。今以铁简授汝，至时，亟投诸火。”言讫而去。自是久之，妪之女长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骑从甚都，借宿妪家，遣左右谓曰：“闻尝得异人铁简，可出示否？”盖妪平日数为他人借观，因造一伪物，而以真者悬腰间，不置也，遂用伪献。留不还，谓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辞。大王怒，便欲为奸意。妪窃思道流之说，计算岁数又合，乃解所佩铁简投酒灶火内，既而电掣雷轰，烟火满室，须臾平息，击死猕猴数十，其一最巨，疑即向之逃者。所赍随行器用，悉系金银宝玉，走告有司，籍入官库。泰不华元帅为西台御史日，

阅其案朱语曰鬼赃云。余亲闻泰公说甚详，且有钞具案文，惜不随即纪录，今则忘邑里姓名岁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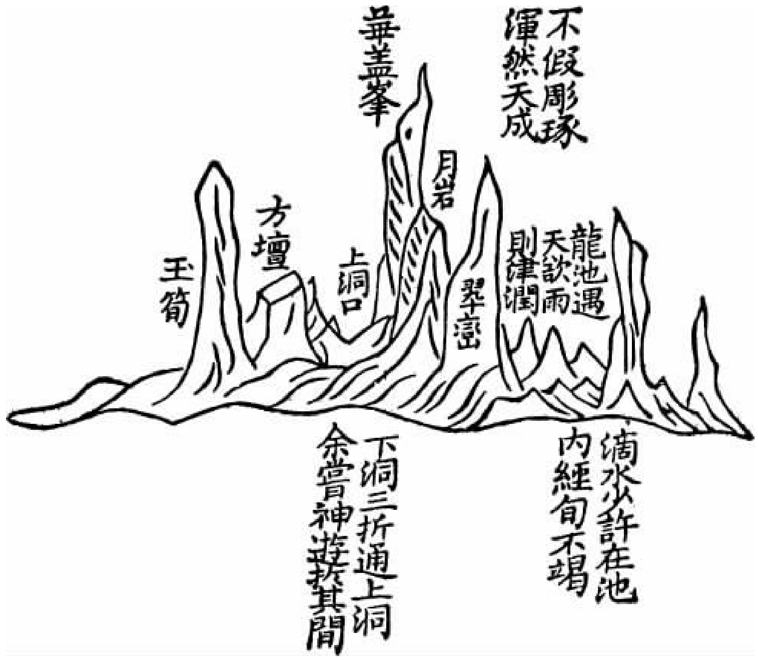
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号者甚多。考之六经中，惟《礼记·玉藻》有曰“居士锦带”，注谓道艺处士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居士之号，始于商周之时。按《韩非子》书曰：太公封于齐，东海上有居士任矞、华仕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吾无求于人，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仕而事力”云云。然则居士云者，处士之类是已。

亲家

凡男女缔姻者，两家相谓曰亲家，此二字见《唐·萧嵩传》。今北方以亲字为去声。按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则是亦有所祖。亲家又曰亲家翁，《五代史·刘昫传》：昫与冯道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之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诮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苏氏《开谈录》：冯道与赵凤同在中书，凤有女适道中子，以饮食不中，为道夫人谴骂，赵令婢长号知院者来诉，凡数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传语亲家翁，今日好雪。”

宝晋斋研山图



右此石是南唐宝石，久为吾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旧有诗云：“研山不易见，移得小翠峰。润色裛书几，隐约烟朦胧。巉岩自有古，独立高崧巃。安知无云霞，造化与天通。立壁照春野，当有千丈松。崎岖浮波澜，偃仰蟠蛟龙。萧萧生风雨，俨若山林中。尘梦忽不到，触目万虑空。公家富奇石，不许常人同。研山出层碧，峥嵘实天工。淋漓上山泉，滴沥助毫端。挥成惊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风远洞庭宽。往往入佳趣，挥扫出妙言。愿公珍此石，美与众物肩。何必嵩少隐，可藏为地仙。”今每诵此诗，必怀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示，绍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秀气尤不复泯矣。崇宁元年八月望，米芾书。余二十年前，嘉兴吴仲圭为画图，钱唐吴孟思书文。后携至吴兴，毁于兵。偶因清暇，默怀往事，漫记于此。

卫夫人

《翰墨志》云：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妻。善钟法，能正书，入妙，王逸少师之。《西溪丛语》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恒之从妹，中书郎李充之母。

卷七

赵魏公书画

魏国赵文敏公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其书，人但知自魏晋中来，晚年则稍入李北海耳。尝见《千字文》一卷，以为唐人字，绝无一点一画似公法度，阅至后，方知为公书。公自题云："仆廿年来写《千文》以百数，此卷殆数年前所书，当时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今日视之，不知孰为胜也。田君良卿，于骆驼桥市中买得此卷，持来求跋，为书其后。因思自五岁入小学学书，不过如世人漫尔学之耳，不意时人持去，可以鬻钱，而吾良卿又捐钱若干缗以购之，皆可笑也。元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题。"则知公之书所以妙者，无帖不习也。又尝见公题所画马云："吾自幼好画马，自谓颇尽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尝赠余诗云：'世人但解比龙眠，那知已出曹韩上。'曹、韩固是过许，使龙眠无恙，当与之并驱耳。"然往往阅公所画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鸟等图，无虑数十百轴，又岂止龙眠并驱而已哉！又闻公偶得米海岳书《壮怀赋》一卷，中阙数行，因取刻本摹拓，以补其阙，凡易五七纸，终不如意，乃叹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为国朝第一，犹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仅能点画如法便自夸大者，于公宁不愧乎！

金鳌山

吾乡于佩远先生演题金鳌山诗曰："金鳌之山金碧浮，重玄宝坊居

上头。钟声夜渡海门月，树色远揽丰山秋。龙伯国人真妙手，掣此巨灵镇江口。丹丘逸士来跨之，石洼为尊江当酒。黄须天子七宝鞭，黄头渔郎棹江船。百年尘迹果何在，芒砀云去山苍然。历试诸难固天造，中兴开国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无声天地老。两宫不归汴水流，此地空传帝子游。惜无健笔驱风雨，一洗江山万古愁。"此诗至今脍炙人口。山枕海，属临海县章安镇。初，宋高宗在潜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来事，群阉言于徽宗，召至，以宾礼接之。一日，献诗于帝曰："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西去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上金鳌背上行。"及两宫北狩，匹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镇，滩浅阁舟，落帆于镇之福济寺前以候潮，顾问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鳌山。"又问："此何所？"曰："牡蛎滩。"因默思神翁之诗，乃屏去警跸，易衣徒步登岸，见此诗在寺壁间，题墨若新，方信其为异人也。时住持僧方升坐，道祝圣之词，帝趾忽前，闻其称赞之语甚喜，戒左右勿惊怖，而谛听之。少焉，千乘万骑毕集，终知为六飞临幸。野僧初不闲礼节，恐怖失措，从行有司，教以起居之仪。山下曰黄椒村，村之妇女闻天子至，咸来瞻拜龙颜，欢声如雷，曰："不图今日得睹天日。"帝喜，敕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妇皆曰夫人，虽易世，其称谓尚然不改。《宋史》但载御舟幸章安镇，而不见金鳌之详。偶与张善初话乡中旧事，因笔之。善初，章安人也。

委羽山

吾乡台之黄岩诸山，脉络相连，属大江越州治北。自州出南门，陆行四五里许，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凤，故得名。然州人与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为胜。山旁广而中深，青树翠蔓，阴翳蓊郁，幽泉琮琤，若鸣珮环于修竹间，千变万态，不可状其略。中藏洞穴，仙家所谓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尝持炬入，行两日，不可穷，闻橹声乃

出。洞之侧产方石，周正光泽，五色错杂，虽加琢磨，殆不是过，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无不端方。见长老言，尝有素服靓妆飘飘若仙之女者，当风清月白时，则逍遥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时变服叩里人门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异其状，密觇之，迤逦从洞中去。里人以为怪，粪其地。越数日，里人家夜失火，势张甚，不可灭，室宇一空，妻子仅以身免，遂离他处。识者以为厌秽仙境，故致此奇祸。自是仙女不复出矣。余幼时尚及见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粮撮许，往洞口撒之，随意拾地上土，则有石在土中，不尔，绝无有也。

斛铭

镇国上将军福建宣慰使费荣敏公松，余内子之曾大父也，吴兴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贵骄人。轻财好施，勇于为义，人皆称曰费佛子。陵阳牟先生巘所撰墓志铭，载其事甚详。家之量衡无二致，刻铭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孙永如是。”推此则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内子之大父良显侯拱辰，父昭武大将军雄，皆世守其业，克不坠先志云。

孝感

越枫桥里人丁氏，母双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讫，即舐母之目，积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复明。宪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闾曰孝子之门，至治年间也。因读《江南别录》：彭李者，世为义门陈氏之佣，夫丧明已久，有子一人，尝闻陈之子弟言，舜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归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诚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刘，双目久失明，医弗能愈，先生中乡举，一目忽自见

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虽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学业有成所致与？传曰：“立身扬名，以显于后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谓焉。先生讳天祐，汴梁兰陵人，仕至江浙儒学提举。

火失剌把都

火失剌把都者，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鳖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种证，每证有汤引。

屈戌

今人家窗户设铰具，或铁或铜，名曰环纽，即古金铺之遗意。北方谓之屈戌，其称甚古。梁简文诗：“织成屏风金屈戌。”李商隐诗：“锁香金屈戌。”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屈膝，当是屈戌。

回回石头

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剌，亦方言也。今问得其种类之名，具记于后：

红石头四种，同出一坑，俱无白水。

剌淡红色，娇。　避者达深红色，石薄方娇。　昔剌泥黑红色。　苦木兰红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

绿石头三种，同出一坑。

助把避上等暗深绿色。　助木剌中等明绿色。　撒卜泥下等带石，浅绿色。

鸦鹘

红亚姑上有白水。　马思艮底带石，无光，二种，同坑。　青亚姑上等深青色。　你蓝中等浅青色。　屋扑你蓝下等如冰样，带石，浑青色。　黄亚姑　白亚姑

猫睛

猫睛中含活光一缕。　走水石新坑出者，似猫睛而无光。

甸子

你舍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　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　荆州石即襄阳甸子，色变。

黄巢地藏

赵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贫，居闽之深山，业薪以自给。一日，伐木溪浒，忽见一巨蛇，章质尽白，昂首吐舌，若将噬己，生弃斧斤奔避，得脱。妻问故，具以言。因窃念曰："白鼠白蛇，岂宝物变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见其夫妇来，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数百步，则入一岩穴中。就启之，得石，石阴刻押字与岁月、姓名，乃黄巢手瘗，治为九穴，中穴置金甲，余八穴金银无算。生掊取畸零，仍旧掩盖。自是家用日饶，不复事事。邻家疑其为盗，告其姊之夫尝为吏者。吏询之严，不敢隐，随馈白金五锭。吏贪求无厌，讼之官。

生不获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广行贿赂，有司莫能问。追帅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献金甲，因回申云：“具问本根所以，实不曾掘发宝藏。”其事遂绝。路官得金甲，珍袭甚，至任满他适，其妻徙置榻下，一夕，闻绕榻风雨声，顷刻而止，颇怪之，夫归共取视，鐍钥如故，启笼乃无有也。生无子，夫妇终老巨室。嗟夫！天地间物苟非我有，虽得之亦终失也。巢之乱唐天下，剽掠宝货，历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为编氓所得。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归于富家。其路官得金甲，自以为子孙百世计，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何为贪婪妄求者劝。

官奴

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周礼·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梵嫂

唐郑熊《番禺杂记》：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陶谷《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王子年《拾遗记》：石季伦有妾名翔风，及色衰，退为房老。

鸳衾

孟蜀主一锦被，其阔犹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织成。被头作二穴，若

云版样，盖以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则拥覆于肩，此之谓鸳衾也。杨元诚太史言，儿时闻尊人枢密公云，尝于宋官库见之。

奚奴温酒

宋季，参政家公铉翁，于杭将求一容貌才艺兼全之妾，经旬余，未能惬意。忽有奚奴者至，姿色固美，问其艺，则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尔留试之。及执事，初甚热，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饮。既而每日并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纳焉，终公之身，未尝有过不及时。归附后，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为所有，因而巨富，人称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贱隶耳，一事精至，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学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当然之极者，视彼有间矣。

挂牌延客

江右胡存斋参政，能折节下士，宾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经过其地，无不愿见者。每虞阍人不为通刺，苟不出日，即于门首挂一牌云“胡存斋在家”。

买宅有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继夏氏。尝买废宅，修葺前厅，梁内有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时客商所记姓名，人以为有定数云。

待士

恒阳廉文正王希宪，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潈凯官廉访使，氏焉。国初，拜平章政事。秉政日，中书右丞刘武敏公整，以初附为都元帅，骑从甚都，诣门求见。王之兄弟凡十人，后皆至一品，内王弟昭文馆大学士、光禄大夫、蓟国公希贡，犹布衣，为通报。王方读书，略不答。蓟公出，整复浼入言之。因令彻去坐椅，自据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侧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谓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及出，愧赧无人色。顷之，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褛，袖诗求见，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出酒馔，执礼甚恭，且录其居止。诸儒但言困苦，乞归。王明日遂言于世皇，皆遂其请。是夜，诸兄弟问曰："今日刘元帅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无疑。"王曰："我是国家大臣，言动嚬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王之作兴斯文若此，是大有功于名教者也。

雇仆役

许鲁斋先生在中书日，命牙侩雇一仆役，特选一能应对闲礼节者进，却之，曰："特欲老实耳。"他日，领一蓬首垢面愚呆之人来，遂用之。侩请问其故，先生曰："谚云：马骑上等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马上等能致远，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驯。若其聪明过我，则我反为所使矣。假如司马温公家一仆，三十年止称君实秀才，苏子瞻学士来谒，闻而教之，明日，改称大参相公，公惊问，以实告，公曰：'好一仆，被苏东坡教坏了。'这便是样子。"

志异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难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气亘天，雷电以雨，有物若果核，与雨杂下，五色间错，光莹坚固，破其实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树子。闰月十二日，复雨。八月，过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为异。及九月十日，红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无有处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仪凤桥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时，桥四向为最多，信前言不诬也。后闻池州亦然，与杭日同，池州之祸，尤可惨也。按白乐天诗集载月中尝坠桂子于天竺寺，叶石林《玉涧杂书》亦云仁宗天圣中，七月八月两月之望，有桂子从空降如雨，其大如豆，杂黄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种，得二十五本。二书岂尽妄耶？此理殊不可晓。但今又为时谶，尤可异也。

课马

俗呼牝马为课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岁课驹犊也。

客作

今人之指佣工者曰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

咸杭子

今人以米汤和入盐草灰以团鸭卵，谓曰咸杬子。按《齐民要术》：用杬木皮淹渍，故名之。若用圆字写，则误矣。

官制资品

公服俱右衽幞头系舒脚	紫罗服，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玉带		紫罗服，小独花直径三寸，花犀带		紫罗服，散答花直径二寸，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乌犀带		六品七品绯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乌犀带		八品九品明绿无纹罗服，乌犀带		路提控案牍府州都吏目典吏等檀褐罗窄衫，乌犀束带	
	正一	从一	正二	从二	正三	从三	正四	从四	正五	从五	正六	从六	正七	从七	正八	从八
爵	国公		郡公		郡侯		郡伯		县子	县男						
勋	上柱国	柱国	上护军	护军	上轻车都尉	轻车都尉	上骑都尉	骑都尉	骁骑尉	飞骑尉						
母妻	国夫人		郡公夫人		郡侯夫人		郡君		县君		恭人		宜人			
文	开府仪同三司 仪同三司 崇进特进 金紫光禄大夫 银青荣禄大夫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资德大夫 资政大夫 资善大夫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正议大夫 通议大夫 嘉议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亚中大夫	中议大夫 中宪大夫 中顺大夫	朝请大夫 朝散大夫 朝列大夫	奉政大夫 奉议大夫	奉直大夫 奉训大夫	承德郎 承直郎	儒林郎 承务郎	文林郎 承事郎	徵事郎 从事郎	登仕郎 将仕郎	登仕佐郎 将仕佐郎

（续表）

公服俱右衽幞头系舒脚	紫罗服，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玉带		紫罗服，小独花直径三寸，花犀带		紫罗服，散答花直径二寸，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乌犀带		六品七品绯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乌犀带		八品九品明绿无纹罗服，乌犀带		路提控案牍府州都吏目典吏等檀褐罗窄衫，乌犀束带	
武			龙虎卫上将军 金吾卫上将军 骠骑卫上将军	奉国上将军 辅国上将军 镇国上将军	昭武大将军 昭毅大将军 昭勇大将军	安远大将军 定远大将军 怀远大将军	广威将军 宣威将军 明威将军	信武将军 显武将军 宣武将军	武节将军 武德将军	武义将军 武略将军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忠武校尉 忠显校尉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保义校尉 进义校尉	保义副尉 进义副尉
司天						钦象大夫 正议大夫	明时大夫 颁朔大夫	保章大夫	司玄大夫	授时郎	灵台郎	候仪郎	司正郎	平秩郎	正纪郎 挈壶郎	司历郎 司辰郎
太医						保康大夫 保宜大夫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保顺大夫	保冲大夫	保全郎	成安郎	成和郎	成全郎	医正郎	医效郎	医痊郎

（续表）

公服俱右衽幞头系舒脚	紫罗服，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玉带		紫罗服，小独花直径三寸，花犀带		紫罗服，散答花直径二寸，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荔枝金带		紫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半，乌犀带		六品七品绯罗服，小杂花直径一寸，乌犀带		八品九品明绿无纹罗服，乌犀带		路提控案牍府州都吏目典吏等檀褐罗窄衫，乌犀束带	
内侍			中散大夫	中引大夫	中仪大夫	中御大夫	中卫大夫	中涓大夫	通侍郎	通御郎	侍正郎	侍直郎	司谒郎	司阍郎	司仆郎	司奉郎 司引郎
教坊						云韶大夫 仙韶大夫	长宁大夫 德和大夫	协律大夫	嘉成大夫	纯和郎	调音郎	司乐郎	协乐郎	和乐郎	司律郎 司音郎	弘声郎 和节郎
文官子荫	正五	从五	正六	从六	正七	从七	正八	从八	正九	从九	省札六十月升从九品	务提领七十二月升从九	使一百八月升从九	监百四十四月升从九	大德四年八月奏准色目人比汉人高一等	
正五两考须历上州尹一任，如无上州尹缺，再历正五一任，方入四品，正从四品内外不分，通八十月与三品正从三品非有司定夺		三考升正五	两考升从五	三考升从五	两考升从六	三考升正七呈省	两考升从七	三考升从七	两考升从八	三考升从八	外任官转升例	至元六年三月奏准外任若三考不及九十月八十一月之上升，两考不及六十月五十五月之上升，所少月日后任贴补，朝官一考升一等，一十五月之上减外任一资，一十五月之上同一等所少月日后任贴补，通升三等止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著一书曰《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几之暇，每赐披览。及晏朝，有画“授经郎献书图”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张雨题诗曰：“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中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盖柯作画，虞必题，故云。

义奴

刘信甫，扬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濒死，以孤托之。孤渐长，孤之叔利孤财，妄诉于府曰：“某家资产未尝分析，今悉为侄所据。”郡守刘察其诈，直之。叔之子以父讼不胜，惭且愤，毒父死，而复诉于府曰：“弟挟怨杀吾父。”适达鲁花赤马马火者，受署之初，与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余人，皆抑使诬服，曰孤俾某等杀叔，

守受孤贿若干。末鞫信甫，信甫曰："杀人者某也，孤实不知，守亦无贿。"既被锻炼无完肤，终无两辞。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至京师，避于一达宦家，嘱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赂达鲁花赤，孤得无预，而信甫减死。既出，叩跸陈告，达鲁花赤以罪罢去，守复官。凡狱讼道里费盖巨万计，孤归，悉算偿。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荫也。今主有难，奴救脱之，分内事耳，宁望求报哉！"力辞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边寇陷常州，守吏望风奔溃。徐妇，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愤詈弗从，竟刺死之。未几，江浙平章定定来克复，儒流吴寅夫、赵君谟等以从逆伏诛。嘉兴张翔南翼作《忠徐倡诗》以白于世曰："西神峨峨，睢孽蔓乘。兵涂甿膏，国武乏兴。啃尔尸素营贿朋，城弗典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伦魁能，蒲伏袭服，倒授太阿俛以承。天廓不白暑雨冰，纲常沦堕，线绝罔凭。胡为优徐倡，冶容倚市矜。鬟妖驱之俾侑乐，頩玉肆詈无凌兢。噤讴褫舞余，怒鬟植鬅鬙。铅为钢，刃划膺，载营霸，灼上升。顾守臣巨儒，汗恧衔愧死莫惩。二仪磅礴忠义气，独出下里孰可仍。桓桓执夷徒，乃反经沟塍。尔倡丹衷烛日月，易粉黛誉声绳绳。污渎流，回清澄。"盖吴尝室其少妹，且与生子，名教中所不齿者，一死固有余辜。赵颇纯谨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随隐漫录》载宋端平二年，李全据高邮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骂曰："汝本健儿，官家何负于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为反贼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脔之，骂至死不绝。后阃臣以闻，特封英烈夫人，且赐庙。潘紫岩有诗曰："淮海艳姬毛惜惜，蛾眉有此万人英。恨无匕首学秦女，向使裹头真杲卿。玉骨花颜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间名。古今无限腰金者，歌舞筵中过一生。"噫！当是时也，奸凶得志，势焰熏天，虽厚禄重臣，峨冠世儒，罔不效力执事，战兢奔走于指麾之下，

而倡优下贱，乃能奋不顾身，独何人与？夫徐氏之与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无有为之举申朝廷，褒赠封号，以为世劝，惜哉！

鹰背狗

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穷巢探卵，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护，日觇视之，及其成鷇，一乃狗耳，取以饲养，进之于朝。其状与狗无异，但耳尾上多毛羽数根而已。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名曰鹰背狗。

志怪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时，平江在城忽闻东南方军声且渐近，惊走觇视，他无所有，但见黑云一簇中，仿佛皆类人马，而前后火光若灯烛者，莫知其算，迤逦由西北方而没。惟葑门至齐门居民屋脊龙腰悉揭去，屋内床榻屏风俱仆。醋坊桥董家杂物铺失白米十余石，酱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晓。

鬻爵

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众皆号泣告诉，曾弗之顾，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达鲁花赤卒不避谴斥，力争以为不可，竟无一人应募者。崔闻之，深自悔赧。

还金绝交

曹公克明鉴，号以斋，宛平人。为湖广行省员外郎日，麻阳主簿顾渊白致书问讯，且以辰砂一包见寄，未及启封，漫尔置箧笥中。后有宪官过访，因论制药，谓苦无好辰砂。公曰："我有一故人尝以此为惠，当奉送。"及取视，乃有砂金三两杂其内。公惊叹曰："渊白以我为何如人也？"时渊白已没，呼其子归之。其廉洁如此。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穆。

画鬼

王渊，字若水，钱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长于花竹翎毛。幼时获侍赵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傅色特妙。天历中，画集庆龙翔寺两庑壁。时都下刘总管者总其事，刘命若水于门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余，难于著笔，因取纸连粘粉本以呈。刘曰："好则好矣，其如手足长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礼再拜求教于刘。刘曰："子能不耻下问，吾当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画为裸体，然后加以衣冠，则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为之，果善。

卷八

写山水诀

黄子久散人公望，自号大痴，又号一峰，本姓陆，世居平江之常熟，继永嘉黄氏。颖悟明敏，博学强记。画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写山水诀》，亦有理致，迩来初学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仿佛者，正所谓画虎刻鹄之不成也。

写山水诀

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笔法，树石各不相似，学者当尽心焉。

树要四面俱有干与枝，盖取其圆润。

树要有身分，画家谓之纽子。要折搭得中，树身各要有发生。

树要偃仰稀密相间，有叶树枝，软面后皆有仰枝。

画石之法，先从淡墨起，可改可救，渐用浓墨者为上。

石无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圆之法，须方多圆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画建康山势，董石谓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笔画边皴起，然后用淡墨破，其深凹处，着色不离乎此，石着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谓之矾头。山中有云气，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渗软，下有沙地，用淡墨扫屈曲为之，再用淡墨破。

山论三远：从下相连不断，谓之平远；从近隔开相对，谓之阔远；从山外远景，谓之高远。

山水中用笔法，谓之筋骨相连，有笔有墨之分。用描处糊突其笔，谓之有墨；水笔不动描法，谓之有笔。此画家紧要处。山石树木皆用此。

大概树要填空，去声。小树大树，一偃一仰，向背浓淡，各不可相犯。繁处间疏处，须要得中。若画得纯熟，自然笔法出现。

画石之妙，用藤黄水侵入墨笔，自然润色。不可用多，多则要滞笔。间用螺青入墨，亦妙。吴妆容易入眼，使墨士气。

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登楼望空阔处气韵，看云采即是山头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画石如云，古人云天开图画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难画。

远水无痕，远人无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断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头要折搭转换，山脉皆顺，此活法也。众峰如相揖逊，万树相从，如大军领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写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从此有生气。山腰用云气，见

得山势高不可测。

画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恶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侧，皆可为面。临笔之际，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谓之濑，画此甚有生意，四边用树簇之。

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才多，便入画工之流矣。

或画山水一幅，先立题目，然后著笔，若无题目，便不成画。更要记春夏秋冬景色，春则万物发生，夏则树木繁冗，秋则万象肃杀，冬则烟云黯淡。天色模糊，能画此者为上矣。

李成画坡脚，须要数层，取其湿厚。米元章论李光丞有后代儿孙昌盛，果出为官者最多。画亦有风水存焉。

松树不见根，喻君子在野。杂树，喻小人峥嵘之意。

夏山欲雨，要带水笔。山上有石，小块堆在上，谓之矾头。用水笔晕开，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润画，不过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为雪，要薄粉晕山头。

山水之法，在乎随机应变，先记皴法不杂，布置远近相映，大概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纸上难画，绢上矾了，好著笔，好用颜色，易入眼。先命题目，此谓之上品。古人作画，胸次宽阔，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画法尽矣。

好绢用水喷湿，石上槌眼匾，然后上帧子。矾法，春秋胶矾停，夏日胶多矾少，冬天矾多胶少。着色，螺青拂石上，藤黄入墨画树，甚色

润好看。

作画只是个理字最紧要，吴融诗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

邓山房

平江会道观主邓山房道枢，绵州人，在宋季为道士，时斋法已精，际遇理、度两朝。一日，谢后遣巨珰召至内后门，泣降德音，且令其责军令状，使无泄，然后谓曰：“吾昨夜梦见济王怒甚，以为吾且将兵由独松关入，灭汝社稷矣。吾此梦颇可怪，汝可就南高峰顶，为誊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黄头先锋斩关而来。宋亡后，邓遂筑今观。

狗站

高丽以北名别十八，华言连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儿干者，必经此。其地极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狗悉谙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克减之，必啮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马入门

吾乡陈刚中先生孚，临海县人。国初时，尝为僧，以避世变。一日，大书所作诗于其父执某之粉墙上云：“我不学寇丞相，地黄变发发

如漆。又不学张长史，醉后挥毫扫狂墨。平生绀发三千丈，几度和云眠石上。不合感时怒冲冠，天公罚作圆顶相。肺肝本无儿女情，亦岂惜此双鬓青。只忆山间秋月冷，搔首不见鬖髿影。”父执见之，曰：“此子欲归俗也。”呼来馆谷之，命养发。经半年余，谓曰：“汝当娶，吾将以女事汝。”先生辞谢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择日迎归。父执喜曰：“五马入门矣。”先生虽获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馆阁诸老，交章荐举，入翰林。会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礼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尝有诗曰：“老母越南垂白发，病妻塞北倚黄昏。蛮烟瘴雨交州客，三处相思一梦魂。”及抵安南国，以文字言语谕之，其国遂降，将其世子并国相入朝。后以功授治中，典乡郡，终老焉。若父执者，可谓识人也已。

隐逸

吾乡吕徽之先生□□（此处原文为框），家仙居万山中，博学能诗文，问无不知者，而安贫乐道，常逃其名，耕渔以自给。一日，携楮币诣富家易谷种，值大雪，立门下，人弗之顾。徐至庭前，闻东阁中有人分韵作雪诗，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觉失笑。阁中诸贵游子弟辈闻得，遣左右诘之，先生初不言，众愈疑，亲自出见，先生露顶短褐，布袜草屦，辄侮之，询其见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举滕王蛱蝶事耳。”众始叹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状，安可厕诸君子间？”请之益坚，遂入阁。众以“藤、滕”二字请先生足之，即援笔书曰：“天上九龙施法水，人间一鼠啮枯藤。鹜鹅声乱功收蔡，蝴蝶飞来妙过滕。”复请粘“昙”字韵诗，又随笔写云：“万里关河冻欲含，浑如天地尚函三。桥边驴子诗何思，帐底羔儿酒正酣。竹委长身寒郭索，松埋短发老瞿昙。不如乘此擒元济，一洗江南草木惭。”写讫，便出门，留之不可得，问其姓字亦不答。皆惊讶曰：“尝闻吕处士名，欲

一见而不能，先生岂其人邪？”曰：“我农家，安知吕处士为何如人？”惠之谷，怒曰：“我岂取不义之财。”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遥尾其后，路甚僻远，识其所而返。雪晴，往访焉，惟草屋一间，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试问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鱼。”始知真为先生矣。至彼果见之，告以特来候谢之意。隔溪谓曰：“诸公先到舍下，我得鱼，当换酒饮诸公也。”少顷携鱼与酒至，尽欢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暂憩一露棚下，适主人自外归，乃尝识面者，问所从来，语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愿见者。”止客宿，翼旦，客别，主人蹑其踪，则先生已迁居矣。又一日，先生与陈刚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驴，时犹布衣，见先生风神高简，问曰：“得非吕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陈刚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欢，共论驴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余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记得有某出某书，某出某传。”又三十余事。治中深敬之。

关节梯媒

《杜阳杂编》云：元载宠姬薛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相递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赵娟本岐王爱妾，后出为薛氏妻，生瑶英三人，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颔之，天下赍宝货求大官，无不恃载权势，指薛卓为梯媒。又李肇《国史补》总叙进士科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牛轲《牛羊日历》云：“由是轻薄奔走，扬鞭驰骛，以关节紧慢为甲乙。”以此推之，则谚所谓打关节，有梯媒者，不为无祖矣。

利市

利市之说，到处皆然。《易·说卦》：“巽为利市三倍。”

志苗

杨完者，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为人阴鸷酷烈，嗜斩杀。初，群无赖啸聚溪洞，完者内深贼，持权诈，故众推以为长。王事日棘，湖广陶梦祯氏举师勤王，闻苗有众，刁斗击，遣使往招之，由千户累阶至元帅。梦祯死，枢密院判阿鲁恢总兵驻淮西，仍用招纳。既得旁缘入中国，不复可控制，略上江，顺流而下，直抵扬州。禽兽之行，绝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义，攻杀之。余党奔溃，度扬子，宿留广德、吴兴间。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时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塔失帖木儿有旨得便宜从事，嘉兴北连平江，南去杭州无二百里，为藩镇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驿使交道中不绝，丞相兵少，策无所出，以完者来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升本省参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设左丞。所统苗獠洞猺答剌罕等，无尺籍伍符，无统属，相谓曰阿哥，曰麻线，至称主将亦然。喜著斑斓衣，制衣袖广狭修短与臂同，衣幅长不过膝，袴如袖，裙如衣，总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兽皮，曰护项。束腰以帛，两端悬尻后若尾。无间晴雨，被毡毯，状绝类犬。按《邕管杂记》、《溪蛮丛笑》等书所载，五溪之蛮，尽槃瓠种属，曰貓，曰猺，曰⿰犭览，曰犵狑，曰犵狫，字皆从犬，则谚所谓苗犬者，信然。军中无金鼓，杂鸣小锣，以节进止。其锣若卖货郎担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军行尚首功，资抄掠。抄掠曰检刮，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所过无不残灭。掳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杀之，壮者曰土乖，幼者曰赖子，皆驱以为奴。人之投其党者，曰入火。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人有三四妇，多至十数，一语不合，即刲以刃，与之处者，得至日暮无恙，则心窃自贺。古云“好则人，怒则兽”，形容尽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与敬摄元帅事，

守松江。与敬据郡应平江，完者遣部将萧亮员成来，与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绝，城邑殆无噍类。偶获免者，亦举刖去两耳。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万余，籍为己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淀湖栅，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将吴大旺败，完者自嘉兴来，驻兵城东菜市桥外，未即进，民自为战胜，完者兵淫刑以逞，嘉兴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穷目力所至无寸草尺木处。完者虽阳浮尊事丞相，生杀予夺，于己是决，丞相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则行御史台总督官迈里古思，建德路则达鲁花赤古笃鲁丁，各自为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仅行于杭州、嘉兴两郡而已。筑营德胜堰，周围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为郿坞计。用法刻深，任势立威，而邓子文、金希尹、王彦良之徒，又悉邪佞轻佻，左右交煽，气焰翕忽。时左丞李伯升、行枢密同知史文炳、行枢密同佥吕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顺者，丞相以其众攻杀之。既受围，遣吏致牲酒于文炳，为可怜之意曰："愿少须臾毋死，得以底里上露。"报不可。完者乘躁力战，败，尽杀所有妇女，自经以死。独平章庆童女，以先往在富阳，得免。平章女已尝许嫁亲王，为完者强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数其罪者此居首。诸军开门纳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尸瘗之，祭哭尽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将宋兴在嘉兴闭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毁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南村野史曰：苗入华夏，民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也。国以民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宁？为之将若相者，在于明黜陟，严赏罚，奉将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讨之，以培国家之本可也。顾于此而不为，又无他奇谋远略，而乃借重于非类，正犹开虎兕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冀保民命为社稷计，一何愚哉！罪恶贯盈，天怒于上，败亡戮辱，身膏草野，民争以为快，实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则有说焉。完者宠荣过望，岂有贰志，忠君爱民之道，颇亦见诸行事，独矜己犯分，贪财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责备贤者，于此可以略之，则罪亦未至于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视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

之则恐内变，缓之则坏法败度，遂卒至于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举，断自一时，吾恐国家之本铲刈殆尽，虽有智谋之士，亦无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双砚堂

周待制月岩先生仁荣买地于府城之郑捏儿坊，创义塾以淑后进。筑础时，掘地深才数尺，有青石，获双砚，砚有款识，乃唐郑司户虔故物。塾既成，遂名双砚堂。尔后，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弱齐，俗讹为捏儿云。

嫁妾犹处子

先师钱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进士。端重清慎，语不伤气。尝纳一女鬟，风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劝先生私之，正色而答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栉耳，岂有他意哉！汝乃反欲败吾德耶？”即具资嫁之，果处子也。先生，云间人。

聂碧窗诗

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江西人，尝为龙翔宫书记。国初时，诏赦至，感而有诗曰：“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累朝谁念旧恩深。分茅列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丽正立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襟。”又哀被虏妇云：“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又咏胡妇云：“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

玉腴

江邻几《杂志》云：丁正臣赍玉腴来馆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谓之佩羹。”即今鱼脬是也。

蟹断

陆龟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而奔，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断。然“纬萧”二字尤奇。

作今乐府法

乔孟符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此所谓乐府，乃今乐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类。

岷江绿

太师伯颜擅权之日，剡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皆以无罪杀。山东宪吏曹明善时在都下，作《岷江绿》二曲以风之，大书揭于五门之上。伯颜怒，令左右暗察得实，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吴中一僧舍。居数年，伯颜事败，方再入京。其曲曰：“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柔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此曲又名

《清江引》，俗曰《江儿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微暖也。唐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又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则古已然矣。

飞云渡

飞云渡风浪甚恶，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纵不羁，尝以所生年月日时就日者问平生富贫寿夭，有告曰：“汝之寿莫能逾三旬。”及遍叩他日者，言亦多同。于是意谓非久于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产作业，每以轻财仗义为志。尝俟船渡傍，见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将赴水，少年亟止之，问曰：“何为轻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暂借亲眷珠子耳环一双，直钞三十余锭，今日送还，竟于中途失去，宁死耳，焉敢归？”少年曰：“我适拾得，但不审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问颗数装束，实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谢，欲赠以礼，辞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业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咫尺间。期岁，少年与同行二十有八人将过渡，道遇一妇人，拜且谢，视之，乃失环女也，因告其故于夫，屈留午饭。余人先登舟，俄风涛大作，皆葬鱼腹。盖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答之。后少年以寿终。渡在温之瑞安。

汉子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按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又段成式《庐陵官下记》：韦

令去西蜀时，彭州刺史被县令密论诉，韦前期勘知，屈刺史诣府陈谢。及回日，诸县令悉远迎，所诉者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谓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则公便自研朱汉子也。”

长年

吾乡称舟人之老者曰长年。长，上声。盖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诗云：“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古今诗话》谓川峡以篙手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长年、三老之意。

龙见嘉兴

槜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东马桥上白龙挂，盲风怪雨，天暗黑若深夜然，坏民居五百余所，大木尽拔，木自半空坠下，悉折为二，杂以万瓦乱飞，溪水直立，人皆叫号奔走，不暇顾妻子。龙由马桥历城北北丽桥，望太湖而去。时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许，如闻万屋齐压。急出户四望，黑云汹涌，失府城所在。经一二时，方乃开霁。不一年，为战斗之地。凡龙所过处，荆棘寒烟，衰草野磷，视昔时之繁华如一梦也。

星入月

松江孙元璘言：至正乙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归，泊舟城西栅口，方掀蓬露坐，忽见一星，大如杯碗，色白而微青，尾长四五丈，光焰烛天，戛然有声，由东北方飞入月中而止。此时月如仰瓦，正乘之，无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尝记宋张端义《贵耳集》云：丁亥年，余为

仪真录参。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观天象，见一星入月。算历者邹淮绝早相别，云：“昨夜星入月，恐两淮兵动，不可住，径唤渡过建康。”余问之：“古有此否？”邹云：“汉献帝时，一次星入月，今再见也。”十一月十二日，刘倬举兵僇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狈，仅以身免，继此兵祸未泯也。据此说，则松江之祸，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军乱，越三日，苗来克复，首尾两月之间，焚杀掳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砾之区，视他郡尤可畏。是则星入月不知此时在于何所分野，顾乃松江独应其兆与？

军中礼士

浙省参政董公搏霄，字孟起，以名行。当至正癸巳之间，总兵成昱岭、独松、千秋三关日，号令严肃，民赖以安，及克复诸郡，不杀掳，不抄掠。其御将帅也，凛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归之者，礼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觞，既恭且和，然复取其所长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谓得待士之体矣。

不耐烦

不耐烦三字，见《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

阿谁

阿谁二字，见《三国志·庞统传》。

卷九

文章宗旨

卢疏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夫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斯得性情之正，古人于此观风焉。赋者，古诗之流也。前极宏侈之规，后归简约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赋，冠绝千古，前极铺张巨丽，故后必称典谟训诰之作终焉。厥后十数作者，仿而效之，盖诗人之赋必丽以则也。古今文章，大家数甚不多见。六经不可尚矣。战国之文，反覆善辨，孟轲之条畅，庄周之奇伟，屈原之清深，为大家。西汉之文，浑厚典雅，贾谊之俊健，司马之雄放，为大家。三国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诸子之数书而已。西晋之文。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王逸少《兰亭叙》而已。唐之文，韩之雅健，柳之刻削，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数。汉文司马相如、扬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韩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师作为苦涩，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盖清庙茅屋谓之古，朱门大厦谓之华屋可，谓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谓之古，八珍谓之美味可，谓之古不可。知此者，可与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为高，无排句，无陈言，无赘辞。夫记者，所以纪日月之远近，工费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书史法，《尚书·顾命》是也，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然不可多，盖记者，以备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语，前之说勿施于后，后之说勿施于前，其语次第不可颠倒，故次叙其语曰叙。《尚书》序、

《毛诗》序，古今作序大格样。《书》序首言画卦书契之始，次言皇坟帝典三代之书，及夫子定书之由，又次言秦亡汉兴求书之事。《诗》序首言六义之始，次言变风变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韩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决不再行蹈袭。神道碑揭于外，行文稍可加详，埋文圹记，最宜谨严，铭字从金，一字不泛用。善为文者，宜如古诗雅颂之作，行实之作当取其人平生忠孝大节，其余小善寸长，书法宜略。为人立传之法亦然。跋，取古诗“狼跋其胡”之义，犯前则躐其胡，跋语不可多，多则冗，尾语宜峻峭，以其不可复加之意。说，则出自己意，横说竖说，其文详赡抑扬，无所不可，如韩公《师说》是也。真公编次古文，自西汉而下，它并不录，迄唐，惟存韩公四记、柳公游西山六记而已。古文之难，岂其然乎。

麻答把历

耶律文正王于星历、医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乃作麻答把历，盖回鹘历名也。

续演雅发挥

白湛渊先生《续演雅》十诗发挥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沉大舟，关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缘扑之即坠。物受于所制者，无小大也。”右一“‘草食押不芦，虽死元不死，未见涤肠人，先闻弃箦子’者，漠北有名押不芦，食其汁立死，然以它药解之即苏。华佗洗肠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二“‘谁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肠，仁人不为宝，良贾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杂宝也。”右三“‘婴啼闻木枝，羝乳见茅茹，何如百年身，反尔无根据’者，漠北种羊角，

能产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婴啼木枝，见《山海经》所载。”右四“‘西狩获白麟，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诸国语’者，角端，北地异兽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图。”右五“‘才脱海鹤喙，已登方物舆，仰面勿啾啾，我长非侨如’者，小人长仅七寸，夫妇二枚，形体毕具也。”右六“‘羯尾大如斛，坚车载不起，此以不掉灭，彼以不掉死’者，西漠有羯，尾大于身之半，非车载尾，不可行也。”右七“‘八珍殽龙凤，此出龙凤外，荔枝配江𧊅，徒夸有风味’者，谓迤北八珍也。所谓八珍，则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也。玄玉浆即马妳子。”右八“‘滦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无奚超勇，惆怅度易水’者，取松煤于滦阳，即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围，居人薪之，将八百里也。”右九“‘两驼侍雪立，终日饥不起，一觉沙日黄，肉屏那足拟’者，沙漠雪盛，命两驼趺其旁，终夜不动，用断梗架片毡其上，而寝处于下，暖胜肉屏，且不起心兵也。”右十

面花子

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黥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黥、钱黥。事见《酉阳杂俎》。

奇疾

今上之长公主之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因坠马，得一奇疾，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乃也里可温人也，尝识此证，遂剪去之。顷间，复生一舌，亦剪之，又于真舌两侧各

去一指许，却涂以药而愈。时元统癸酉也。广惠司者，回回之为医者隶焉。

磨兜鞬

襄州谷城县城门外道傍石人缺剥，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县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题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详也。《浮休阅目集》

葛大哥

吾乡临海章安镇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归，道由东山。东山，众所殡葬之处。蔡沉醉中，将谓抵家，扪其棺，曰："是我榻也。"寝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闻一人高叫，棺中应云："唤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损证，盖其后园葛大哥淫之耳，却请法师捉鬼，我与你同行一观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惊喜，许以厚谢。因问屋后曾种葛否，曰："然。"蔡遍地翻掘，内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痊。

万柳堂

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璚珠乱

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富贫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宴赏，饮芳醑，浅斟低歌。且酩酊，从教二轮，来往如梭。”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此诗集中无。《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

树鸣

金石草木之变异，杂见于传记，数年来，天下扰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书不诬也。至正丙申，浙西诸郡皆有兵，正月，嘉兴枫泾镇戴君实门首柳树若牛鸣者三，主人与仆从悉闻之，斩其树。不一月，苗军抄掠资产。又两月，屋毁于兵。是岁寒食日，海盐州赵初心率子侄辈诣先垅汛扫松楸，忽闻如老鹳作声，戛戛不绝，审听所在，乃是一柏树。顷间，众树同声和之，一二时方止，举家惶惑。至八月，苗军火其居。明年六月，红军掠货财妇女，而侄善如死于难。余亲见君实馆宾黄伯成与初心之孙元衡说。元衡，善如子也。其事虽迟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祸则一。吁，诚异哉！

松江官号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号，给散吏兵佩带，以防奸伪。号之制作，画为圆圈，绕圈皆火焰，圈之内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间谣曰：“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势

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所尝结庐处。其徒弟沈生，狎近侧一女道姑，同门有欲白之于师，沈惧，引厨刀自割其势，几死。众救得活，而疮口流血，经月余不合。偶问诸阉奴，教以煅所割势，捣粉酒服。如其言，不数日而愈。

题屏谢客

三宝柱，字廷珪，色目人，颇以才学知名。虽湛于酒色，而能练达吏事，刚正有守。为浙省郎中日，大书四句于门屏之上曰："逆刮蛟龙鳞，顺捋虎豹尾，若将二伎论，尤比干人易。"其意盖以杜绝人之求请耳，然亦隘矣哉，终不大显达，而死于难。

婚启

至元间，平原郡公赵氏与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斋少保之女，婚启内一联云："依光蓟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尽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发人伦之本，将示教于天下，谓朴散俗坏，乐溃礼阙，有子不教，不至于道，若失大训，不可登于伟望。乃求师傅，延英茂，终日迫于用，不欲子却客。俄而车盖载止，饩馈并竭，苟失其人，子将不进。计画始成，确然独断，谓发可弃，训不可失。乃金刀既

止，鬒发云散，怡然无咨嗟之色，俨若待宾之具。上恐不足以显恭，下未可谓训子。顾其母激忿填膺，寸晷是学，不追于至，以超圣人之域，焕乎贤者之业。且礼信仁义，君子之事，妇人何得而知？盖世道大丧，其俗已乱，故妇人贤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独明。当时为人之父，为人之母，睹斯行，闻斯举，得不激厉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则天下皆陶之子也。盖人谓子幼而蒙稚，不致精训，致悖大道，乱人纪，良可惜哉。铭曰：发也者，为养之具。宾也者，致教之英。苟非异礼，孰能作世之程。千载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继乎齐英。宗仪因读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见《陶母碑》，不觉泣数行下。追惟先妣拳拳于教子，真有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蜕庵张先生翥所撰墓铭有曰“夫家贫，劬力纺绩，以给诸子，无废学”之辞，自顾不肖，不克勉于学，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谨录于此，庶亦可以自惧也。

许文懿先生

婺州许白云先生谦，字益之，隐居金华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书立言，足以垂教后世。浙东廉使王公继学访先生于山中，谓先生清气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学行荐于朝。有录其举文至者，先生方讲说，目不一少视，其无意于仕宦如此。先生殁，追谥文懿先生。

谣言

后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盖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晓。经十余

日才息。自后有贵贱、贫富、长幼、妍丑匹配之不齐者，各生悔怨，或夫弃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夭，此亦天下之大变，从古未之闻也。吴中僧祖柏号子庭者，素称滑稽，口占绝句曰："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风烛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须睡，明日池塘是绿阴。"可谓深于命意者矣。

兽医

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兽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与唐初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者无异，固在所不足论。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武后时，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止于客舍，饮之醉，并杀之，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知之，逾墙而遁，以告县令。令诘之，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李廓在颍州，获火光贼七人，前后杀人，必食其肉。狱具，廓问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于巨盗，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魇不寤者。"《卢氏杂说》云：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

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肕，争堪吃？”《五代史》云：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之。赵思绾好食人肝，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每犒军，辄屠数百人。《九国志》云：吴将高澧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宋庄季裕《鸡肋编》云：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瘦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赵与时《宾退录》云：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间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又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间之流惨耳，君子所不愿闻者。其薛震辈，当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为显宦，岂无珍羞美膳足以厌其口腹，顾乃喜啖人肉，是虽人类而无人性者矣，终至于诛斩窜逐而后已，天之报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寿衍，号溪月，杭州人。出家为道士，受知晋邸，后以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管领郡之开元宫。浙省都事刘君时中致者，海内名士也，既卒，贫无以为葬，躬往吊哭，周其遗孤，举其柩葬于德清县，与己之寿穴相近，春秋祭扫不怠。然此事行之于异教中，尤不易得。

钱唐

钱唐二字，其来甚远。按《史记·始皇本纪》：至云梦，浮江下丹

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立石刻颂秦德。《西汉·地理志》亦有钱唐县。今唐字从土，则误矣。盖以钱易土，及捐钱筑塘等事，皆傅会之辞，自注《世说》者已然，况后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张伯雨，雨号句曲外史，又号贞居，尝从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吴闲闲宗师全节时为嗣师，新从江南移至，护以穹庐，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与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觉熟寝于中。真人终日不见伯雨，深以为忧，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梦觉，日已暮矣，归道所由，嗣师笑曰："伯雨素有诗名，宜作诗以赎过。"伯雨遂赋长诗，有"风沙不惮五千里，将身跳入仙人壶"之句。嗣师大喜，送翰林集贤尝所往来者袁学士伯长、谢博士敬德、马御史伯庸、吴助教养浩、虞修撰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谒谢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问道家典故，虽答之，或不能详。末问："能作几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试书之，以质是否。"连书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浃背，辄下拜曰："真吾师也。"自是托交甚契，故与先生书，必称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咸淡相交处产河豚。河豚，鱼类也，无鳞颊，常怒气满腹，形殊弗雅，然味极佳。煮治不精，则能杀人，所以东坡先生在资善堂与人谈河豚之美云："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阴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时，必用羞祭品毕，然后作羹，而邻里间互相馈送以为礼。腹中之脺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妇耳，岂乳亦异于人耶？顾千载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则夫差之亡国非偶然矣。若鲚鱼子名螳螂子，及松

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宁人，皆喜食蜞蜞螯，名曰鹦哥嘴，以有极红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类编·鱼部》引《博雅》云：“鯸鲐盈之反。鲀也，背青腹白，触物即怒，其肝杀人。”正今人名为河豚者也。然则豚当为鲀。

火灾

至正辛巳暮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红，儿童谣曰：“火殃来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灾，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烧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灾，尤甚于先，自昔所未有也。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实基于此。

落水兰亭

余尝见落水《兰亭》一卷，乃五字不损本，今吴中分湖陆氏所藏，而赵彝斋之物也。彝斋宋宗室子，讳孟坚，字子固，彝斋其自号。居嘉兴之广戍，酷嗜古法书名画，能作墨花，于水仙尤长。此帖，姜白石旧藏，后归雪川俞寿翁，彝斋复从寿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棹，至升山，大风覆舟，行李皆渰溺无余，彝斋立浅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介吾意也。”因题八字于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

阴府辩词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牍李宗庆子也。侧室刁氏有娠，妻怒之，

棰挞苦楚，昼夜不息，数次自经与溺，以省觉不得死。窃自念曰：“我若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为幸？”因多食海蛰与冷水，胎既落，血上冲心，而身随亡。不数日，鬼怪百出。妻得奇疾，宛若死者，但只心胸微温，支体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窍，任其便溺，时以少饭纳口中辄咽，不与亦不言饥。经三年余，形骸枯槁，无复生理，家人益厌之。一夕，忽诣舅姑所，叩寝室户。舅姑曰：“汝恶得至此？必为鬼矣。”曰：“妾已复生，实非鬼也，愿见舅姑，具告所然。”舅姑惊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烛之，果此病躯，及觇其卧榻已空，始信之。因问其详，曰：“妾为亡婢诉冤，摄至阴府，即今岳祠也。命妾与婢对词，妾以汝怀孕时打骂则或有之，然未尝令汝吞药损堕。婢仇执甚坚，妾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圄中，日得小叔以饼饵粥饭之类相馈，故不馁。今复得送妾还。入门，弄其儿，戏挞之一下，儿哭，遂推妾置灶上，即若梦觉者，但觉怠倦，故勉强至此。”舅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释？”曰：“会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妻问之，曰：“适间儿子惊啼，云梦见乃父击其首。”小郎盖提控之次子泰甫，先为其妹夫金可大所杀者。此妇至今强健，与夫见寓府城西郭，又复生两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书于此，以为世之妒妇劝。

诗法

赵魏公云：作诗用虚字殊不佳，中两联填满方好，出处才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考

庄绰《鸡肋编》云：太史公作《伯夷传》，但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论语音注》引《春秋少阳篇》，谓伯夷姓墨，名

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谥也。陆德明取之。不知《少阳篇》何人所著，今世犹有此书否？吾衍《闲居录》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见《孔丛子》注。中子名伯辽，见周昙《咏史诗》注。伯，当作仲。若如吾说，则伯夷、叔齐似又是名，非谥矣。

女谏买印

淮海龚翠岩先生开寓吴门日，一僧权道衡者，颇聪慧，识道理，先生与之游。偶市肆鬻汉印一颗，权尝酬价，归取镪，先生适见，主人以实告，遂用十五缗买之，语诸女。女曰："大人乃亦夺人所好。"先生惊悟，即持送权，遇诸道，权曰："先生爱而收藏，奚以赠？"曰："在彼犹在此也。"权固辞曰："在彼犹在此也。"相让久之，沉诸渊而别。吁，若先生者，可谓善矣！孰谓异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吴江塔颠箭

吴江华严寺浮图之颠，望之，二矢著其上，簳羽宛然可辨。相传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发而中。又贾似道出督时，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题者有"至今塔杪留遗镞，犹是元戎金仆姑"之句。大德庚子春，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图，更其颠而新之，视向二矢，实圆铁条二，交贯横亘，盖必昔人以是辅颠，且以防鹳鹘之巢故耳，传者所谓，乃大妄也。因著此，以祛后世之惑。长乐郭德基，尝有《华严塔颠辨疑》行于时，盖郭尝官此州，目击其非。

素领

项后白发曰素领。汉冯唐白首为郎官，素发垂领。

卷十

御史五常

周景远先生，驰名能文，为南台御史时，分治过浙省，每日与朋友往复。其书吏不乐，似有举刺之意，大书壁上曰：“御史某日访某人，某日某人来访。”御史忽见之，呼谓曰：“我尝又访某人，汝乃失记，何也？第补书之。”因复谓曰：“人之所以读书为士君子者，正欲为五常主张也。使我今日谢绝故旧，是为御史而无一常。宁不为御史，不可灭人理。”吏赧服而退。

官仓入粟

今官府收敛秋粮之际，比先涓吉启仓，于青龙方厫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应日。盖国家初无定制，不知各处何以一皆如此，余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汤药，恐内有荆芥，盖与此物大相反，亦恶乌头、附子之属。余在江阴时，亲见一儒者因此丧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胀死，尝水浸试之，经宿，颗大如芡实。世传中其毒者，亟饮秽物乃解，否则必亡。又闻不必用此，以龙脑浸水，或至宝丹，或橄榄，皆可解。后得一方，用槐花微炒过，与干燕支各等分，同捣粉，水

调灌，大妙。

先辈谐谑

赵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宫道人”，钱唐周草窗先生密以“玛瑙寺行者”属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后见先生同郡崔进之药肆悬一牌曰“养生主药室”，乃以“敢死军医人”对之，进之亦不复设此牌。魏公语人曰：“吾今日方为水晶宫吐气矣。”先辈虽谐谑，自是可喜。

马判

冯公士启梦弼尝言，为八番云南宣慰司令史日，尝因公差抵一站，日已暮矣，站吏告曰：“今夜马判上岸，麻线须暂停驿程以避之。”问其故，闭目摇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马，行数十里，至大溪，忽见一物如屋，所谓乌剌赤者，下马跪泣，若告诉状，呼问何为，亦闭目摇手弗答。于是下马祝之曰：“某许昌人，窃禄来此，苟天命合尽，尔其啖之，否则容我行。”祝毕即转入溪中，腥风臭雾，触人口鼻。既而各上马，比曙，抵前站。站吏惊曰：“是何麻线，大胆若是耶？”公问此为何物，始敢言曰：“马蟥精也。”麻线，方言曰官人。乌剌赤，站之牧马者。公官至礼部尚书。

字训

善字训多字，《诗·载驰》：“女子善怀。”郑笺：“善，犹多也。”《汉书》“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大宗师长春真人，姓丘氏，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县滨都里人也。祖父业农，世称善门。金皇统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聪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当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辞亲居昆仑山，依道者修真。丁亥，谒重阳全真开化王真君嘉于海宁，请为弟子。戊申，召见阙下，随还终南山。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复召，不起。己卯，居莱州，时齐鲁入宋，宋遣使来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蛮国遣近侍刘仲禄持手诏致聘，十二月，至隐所。诏文云："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祐，获承至尊。南连赵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犹惧有阙。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已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形。阐祖宗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径，莫可称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之愿哉。故兹诏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

笔。”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俟驾回朝谒，仲录令从官曷刺驰奏，真人进表陈情。表曰：“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兼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龙儿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刺回，复奉敕旨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扬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过铁门关。四月，达行在所。时上在雪山之阳，舍馆定，入见。上劳曰：“它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赐坐，就食，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之，约日问道。以回纥叛，亲征，不果。至九月，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

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命左史书诸策。癸未，乞东还。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极宫。丁亥五月，特改太极为长春。七月九日，留颂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诏赠五祖七真徽号，而曰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见《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初，真人自行在归，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礼致下顾，将冀一言以为福。既入其室，默然无语，辄以所持铁拄杖于窗房墙壁上，颇毁数处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尔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毁，理势然也。吾不尔毁，尔将无以图厥终。今毁矣，尔宜思其毁而欲完，克保全之，则尔与尔子子孙孙，庶几歌斯哭斯，永终弗替。"主人说服。吁，真人真知道哉！

南池蛙

宋季，城信州，掘土处为濠百亩许，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旧为里人屋。归附后，达鲁花赤灭彻据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蛙聒耳，寝食不安。会三十八代天师张广微与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师朱书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雁子

《汉书》："太液池中，凫雏雁子，布满充积。"用雁子甚佳。王维诗"芦笋穿荷叶，菱花罥雁儿"，又新。

趁办官钱

浙省广济库，岁差杭城諲实户若干名充役库子，以司出纳。比一家

中侵用官钱太多，无可为偿。府判王某，素号残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无可为计，则命小舟载之，求食于西湖，以资纳官。鬼妾鬼马，不肖辈群趋焉。鲜于伯几先生枢作《湖边曲》云：“湖边荡桨谁家女，绿惨红愁羞不语。低回忍泪傍郎船，贪得缠头强歌舞。玉壶美酒不须忧，鱼腹熊蹯弃如土。阳台梦短匆匆去，鸳锁生寒愁日暮。安得义士掷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后王之子孙有为娼者，天之报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鸣

义兴王子明，家饶于财，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来法书名画，实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签于烈帝庙，以卜休咎。一岁，签词有曰“开沟凿井，当得古鼎”，殊不以为意。家人以商贾至汴，夹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绝精妙，示之曰：“恐尔主翁未必有此物也。”归以白，即遣赍金购得之，比旧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蕲黄，将由义兴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鸣者七夜，颇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后遭发掘，独此彝获存。

鏖糟

俗语以不洁为鏖糟。按《霍去病传》“鏖皋兰”下注：“世俗谓尽死杀人为鏖糟。”然义虽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迈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侨居松江。家贫，授徒以养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羁，善谐谑，名人士多与之游。至正甲午，进士及第，授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比视篆，天下云扰，所在悉瘵瘵，君抚字周

至，民爱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遄即克复。浙省左丞杨完者以本部苗将持露布至，统洞蛮甚众，意实觇视虚实，又将流毒于我民也。纵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与争。无故劫府架阁照磨陈修家，妻妾几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挥吏兵收之，郡民欢呼从事，苗遂尽死。后完者闻越民结义且固，终不敢调兵渡浙江。方集庆陷时，江南行台官流避抵庆元，奉旨置治所于越，遂檄君总督义民，护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余人，以果毅二字为号，曰果毅军。练习武事，分拨守要害。乃日与常所往来者，击鲜饫醲，酣咏叫啸，以为娱乐，虽户外上官坌至，不少延纳。永康寇起，据有县境，君收复，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访司知事。未上，又除江东建康道经历。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儿便宜除行枢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诸参谋为幕官，曰经历，曰都事者，不可枚举。时御史大夫拜住哥任奸黠吏为爪牙，又自统军三千，曰台军，纪律不严，民横被扰害。有诉于君，君辄抑之，众军皆怨怒，然拜委琐龌龊，惟以钩距致财为务，君不礼之。或以谏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问其他。"拜颇闻，衔之，遂与台军元帅列占、永安张某、万户阎塔思不花、王哈剌帖木儿等谋杀之，未得间。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逾曹娥江，与平章方国珍部下万户冯某斗，既不利，驻军东关，单骑驰归，拜意决矣。廿三日迟明，召君私第议事。入至中门，左右以铁槌挝杀之。初甚秘，守阍军自相谓，无已杀总督官，我辈幸也。民始有闻之者，走白君部将浙东佥元帅黄中。诸参谋闻变，奔避不顾，至有坠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军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卧病，方饮药，得少汗，尚昏溃困顿，左右扶翼，擐甲上马，遇台军于江桥，斗十数合，破阵陷坚，身当矢石。郡民老幼皆号泣曰："杀我总督官，我尚何生为？"壮者助中军殊死战，台军一败涂地，屠其二营。入拜家，姬侍奴隶，死者相枕藉，一女为队官陈某所掠。举君尸，无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与二子匿梵宇幽隐处，民搜见之，齐唾其面，且骂曰："瞎贼！我总督官何罪，而令致于此耶？"不自杀，执以归

中，冀中杀之。中解其缚，率诸军罗拜之曰：“总督官忠肝义胆，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憸邪，使国之柱石陨于无辜。我之复仇，明大义也。杀我主将者既已斩之，公幸毋罪。”拜执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既而军民为君持服为位以祭，私谥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刎，纳印绶去。其印是夜遗失，中以白金百两购得于一卒以还行台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杯碗，红光烛天，坠镇粤门，化为石。及君出师，识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验云。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战，逆德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答子路行三军之问。夫迈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贤县令之风。一握兵柄，志满意得，酣贪废事，轻谋首乱，不旋踵而身首异处，盖亦平昔越己之过有以酿成此祸与？微中，则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矣。原其忠君爱民之心，昺然与日星相昭明者，则无可议也。拜住哥为国大臣，坐镇四省，百官庶司，孰不听令。迈之不奉台檄，擅兴师旅，明问其罪，黜之可也，斩之可也，而乃阴结小丑，作为此态，是盗杀之，非公论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禄，而当国步艰难之日，既不思涓埃补报之道，又不责自己贪饕之非，反以谋害忠良为先务，谓之无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实自取之，尚复何怜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传》成二年：郤子曰：“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杜预注：“不中为之役使。”

国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化蕃书，及国朝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至正壬午，中书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辞疾不行，盘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巎巎时来访，一日，语及声律之学，因问国字何以用不喉音，有音无字。字为首。先生曰：“正如婴儿初堕地时作此一声，乃得天地之全气也。”平章甚说服。

水畜

陶朱公《养鱼经》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鱼也。此二字亦奇。

缠足

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乐府、《玉台新咏》，皆六朝词人纤艳之言，类多体状美人容色之姝丽，及言妆饰之华，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类，无一言称缠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隐之辈，作诗多言闺帏之事，亦无及之者。韩偓《香奁集》有咏屧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

《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溺水不跃

漳州龙溪县澳里人陈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后至元间，本处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妇女同舟避难，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渍衣，寇视三玉有姿色，欲先污之。三玉绐曰：“衣湿，更求衣。”间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跃。”以长竿络钩，俟其跃而举之。尸竟不跃。寇退，三玉之父端广，舟次上流，尸逆流附父舟，捭之不去。移舟溯河而上，尸从之上者三。父异甚，视则其女也。夫三玉，一妇人耳，宁死不辱，出于天性，宜其贞爽不昧如此。

锁阳

鞑靼田地野马或与蛟龙交，遗精入地，久之，发起如笋，上丰下俭，鳞甲栉比，筋脉联络，其形绝类男阴，名曰锁阳，即肉从容之类。或谓里妇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阴气，勃然怒长。土人掘取，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功力百倍于从容也。

辊吝谝三卦

淮南潘子素纯尝作《辊卦》，讥世之人以突梯滑稽而得显爵者，虽

曰资一时之谑浪调笑，不为无补于名教。卦辞曰："辊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辊亨，天地辊而四时行，日月辊而昼夜明，上下辊而万事成，辊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辊，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辊出门，无咎。象曰：'出门便辊，又何咎也。'六二，傅于铁轕。象曰：'傅于铁轕，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终日辊辊，厉无咎。象曰：'终日辊辊，虽危无咎也。'九四，模棱吉。象曰：'模棱之吉，以随时也。'六五，神辊。象曰：'六五神辊，老于事也。'上六，或锡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辊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谓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审是否。后平江蔡宗鲁卫作《吝卦》以配之，曰："吝亨，利居闲，不利有所为。象曰：'吝，鄙啬也。利居闲，无所求也。不利有所为，恐致祸也。'初六，居富，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于周急，莫恤其贫也。悔亡，无攸利，已终有望也。'六二，听妇言，至吝，不养其亲，不恤其弟，贞凶。象曰：'听妇言，昵于私也。不养其亲，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义也。虽养弗时，亦致灾也，故贞凶。'九三，极吝，吝其财，不吝其身，于行非宜。象曰：'吝其财，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轻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于君子，虽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虽不有言，终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务所欲，终以死亡，凶，朋来，吝于酒食，弗克欢，无咎。象曰：'不吝于色，惑于淫也。务所欲，乐其顺从也。终以死亡，凶可知也。朋来，从其类也。吝于酒食，诚大谬也。虽弗克欢，可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内，吝于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内，畏寡妻也。吝于教子，终无所成也。'"近扶风马文璧琬又作《谝卦》曰："谝，贞亨，初吉终凶，利见小人，不利于君子。象曰：'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谝或庶几也。终凶，谝不由初也。利见小人，犹同类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丽口掉舌，谝，君子以求名干禄。'初九，谝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于谝，又谁咎也。'九二，略施于民，

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众听也。’六三，来其谝，酒食用享。象曰：‘来其谝，民取则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饰言如簧，以娱彼心，乃获南金。象曰：‘娱人获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终日高谝，王用征，安车以迎，终岁弗宁，后有凶。象曰：‘以谝受征，不羞也。终岁弗宁，只足烦劳也。后有凶，不副实也。’上六，莽谝不已，四方欲杀之。象曰：‘莽谝取怒，杀之何过也。’”右三卦切中时病，真得风刺之正，因并录之。

乌蜑户

广海采珠之人，悬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挈出之，葬于鼋鼍蛟龙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乌蜑户。蜑，音但。仁宗登极，特旨放免。时敬公威卿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俾该管掾史立案，令广东帅府抄具乌蜑户一一籍贯姓名，置册申解他省。官曰：“中书咨文无是，恐不必也。”公曰：“万一申明旧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几，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见之明。

重台

凡婢役于婢者，俗谓之重台。按《左氏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以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注云：“日中为王，食时为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台。”则所谓台者，十等之至卑，今岂亦本是与？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选·曹公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发檄时也。”

卷十一

写像诀

王思善绎，自号痴绝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门，笃志好学，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间，槜李叶居仲广居寓思善之东里教授，余从永嘉李五峰先生孝光往访之。时思善在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写真。先生即俾作一圆光小像，面部仅大如钱，而宛然无毫发异。先生喜，作文以华之。尔后余复托交于其尊人日华晔，遂与思善为忘年友。思善继得吴中顾周道逵绪言开发，益造精微，是故于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气。尝授余秘诀并采绘法，今著于此，与好事者共之。

写像秘诀

凡写像，须通晓相法。盖人之面貌部位，与夫五岳四渎，各各不侔，自有相对照处，而四时气色亦异。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本真性情发见，我则静而求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然后以淡墨霸定，逐旋积起。先兰台廷尉，次鼻准。鼻准既成，以之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笔下来，如低，取眼堂边一笔下来，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则侧边一笔下来。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额，次颊，次发际，次耳，次发，次头，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对去，庶几无纤毫遗失。近代俗工，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传写，因是万无一得，此又何

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绘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腻粉、方粉、藤黄、檀子、土黄、京墨合和衬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笼，然后用檀子、墨水斡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黄，燕支不用，燕支则三朱。红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燕支。黄者，粉土黄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黄、老青各一点，粉薄罩，檀墨斡。已上看颜色清浊加減用，又不可执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带笑容，口角两笔略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两笔，次用烟子点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折，便笑。

口唇上，燕支蓦。

鼻色，红燕支微笼。

面雀斑，淡墨水斡。麻，檀水斡。

髯色，黑者，依鬓发渲。紫者，檀墨间渲。黄红者，藤黄、檀子渲。

发，先用墨染，次用烟子渲。有间渲、排渲、乱渲，当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妇女面色，燕支粉衬，薄粉笼，淡檀墨斡。

凡染法，白纸上先染后却罩粉，然后再染提掇，绢则先衬背后。

凡调合服饰器用颜色者：绯红，用银朱紫花合。桃红，用银朱燕支合。肉红，用粉为主，入燕支合。柏枝绿，用枝条绿入漆绿合。黑绿，用漆绿入螺青合。柳绿，用枝条绿入槐花合。官绿，即枝条绿是。鸭头绿，用枝条绿入高漆绿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柳黄，用粉入三绿标，并少藤黄合。鹅黄，用粉入槐花合。砖褐，用粉入烟合。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标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黄、檀子合。鹰背褐，用粉入檀子、烟墨、土黄合。银褐，用粉入藤黄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黄、燕支合。藕丝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黄、檀子合。茶褐，用土黄为主，入漆绿、烟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黄、檀子入烟墨合。檀褐，用土黄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黄标合。枯竹褐，用粉土黄入檀子一点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绿合。葱白褐，用粉入三绿标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黄、银朱合。秋茶褐，用土黄入三绿槐花合。油里墨，用紫花、土黄、烟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绿合。鸵色，用粉漆、绿标墨入少土黄合。氁子，用粉、土黄、檀子入墨一点合。蓝青，用三青入高三绿合。金黄，用槐花粉入燕支合。雅青，用苏青衬，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黄粉入墨合。不老红，用紫花、银朱合。蒲萄褐，用粉入三绿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红为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绒，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氁绫，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样。番皮，用土黄、银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样。水獭毡，用粉土黄合。牙笏，用好粉一点，土黄粉凝。皂靴，用烟墨标。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黄、烟墨合。金丝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燕支合。其余不能一一备载，在对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颜色细色，头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浅中青、螺青、苏青、二绿、三绿、花叶绿、枝条绿、南绿、油绿、漆绿、黄丹、飞丹、

三朱、土朱、银朱、枝红、紫花、藤黄、槐花、削粉、石榴、颗绵、燕支、檀子。其檀子，用银朱浅入老墨、燕支合。

相地理

江阴州，宋季时，兵马司在州治东南里许平地上，司之后置土牢。归附后，有善地理者，以为宜帝王居之。人问其故，曰："君山龙脉正结于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数年，就其上起盖三皇庙。亦奇术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苏郑君辅，放浪不羁，为漕府小吏，时督运至直沽，狎游群娼，挑达太甚，殊弗堪之。或有进药于郑曰："此助阳奇剂也。"郑试傅之，数日后，阴器消缩，若阉宦然，竟以此终其身。漫书为后人戒。

梦

应之绍才，钱唐人，以乡贡下第，任嘉兴学正。丁父忧，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难于其诸生李氏子家，去城数十里，曰奉贤乡。李之从祖号太无，为道士，住持紫虚观。之绍一见，若平生欢。八月廿九日，太无得中风疾，之绍馈药疗之，获苏，日一再诣问。九月四日，又自紫虚问疾，还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杨氏，太史同佥瑀之女，就所馆治丧，且以讣其母若弟于海宁及嘉兴城中。紫虚之徒以其疾与太无同，不以告。是夜将半，太无忽呼弟子卓处潜辈谓曰："适得梦甚怪。"俾取纸笔书之。云于本观所奉岳祠之前，见有某姓名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并持公文而来。因读其词，曰："嘉兴路城隍司准海

宁州城隍司牒，为陆小莲告至正八年内溺水事，冤屈未伸。今发陈喜儿、应伟，前去勒要应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问。”太无询来使之详，答曰：“陆小莲者，嘉兴百福坊人，而应才之婢也。为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陈喜儿者，才之母也，时居海宁。伟，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兴城东，谓彼时不为救护，故连逮耳。”太无见陈氏带锁，衣白衣黄裙。问之，年六十有四。应伟荷校，衣青衣。录其罪状，皆历历可记。来使云：“今若贵司移牒温都统，为之解释，则尚可也。”遂觉。始知之绍已逝。王昌言与之绍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来紫虚。太无因问应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梦，乃以告之。昌言驰报杨氏。杨即诣紫虚，拜恳太无于床下，谓梦中事皆实有之，复自诉其详，且言其夫胸间尚温，手足犹软，故求移文解释。仍躬祷岳祠，冀之绍之复生也。是日午后，之奇自城东来，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与兄同，所见如太无梦，今虽少苏，犹愦愦莫知所以然。至夜，杨氏以忧惧，亦疾作，旋即无他。而之绍气已绝矣。时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虚，目击其事，翼日遂行，不知往讣陈氏者归报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各制一铭，其三为“冬日初出”，铭曰：“折胶堕指，梦想负背，金锣腾空，映檐白醉。”见《清异录》。楼攻愧尝取“白醉”二字以名阁。

贤母辞拾遗钞

聂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卖菜，拾得至元钞十五锭，归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盗来而欺我乎？纵有遗失，亦不过三两张耳，宁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尝有此，立当祸至，可急速送还，毋累我为

也。”言之再，子弗从。母曰：“必如是，我须诉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还何人？”母曰：“但于元拾处俟候，定有失主来矣。”子遂依命携往。顷间，果见寻钞者。村人本朴质，竟不诘其数，便以付还。傍观之人，皆令分取为赏。失主靳曰：“我元三十锭，今才一半，安可赏之？”争闹不已，相持至厅事下。聂推问村人，其辞实，又暗唤其母审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实三十锭得者实十五锭文状在官后，却谓失主曰：“此非汝钞，必天赐贤母以养老者。若三十锭，则汝钞也，可自别寻去。”遂给付母子。闻者称快。

女奴义烈

朵那者，杭城东伟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谨愿。主卒某郡官所，朵那奉主妇日谨，主妇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库。至伟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妇柱下，拔刀砺颈上。诸侍婢皆散走，朵那独以身覆主妇，请代死，且告曰：“将军利吾财，岂利杀人哉！凡家之货宝，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当悉与将军不吝。”寇允解主妇缚，朵那乃探金银珠玉币帛等散置堂上，寇争夺，竟又欲犯朵那身。朵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贼乎？”寇惊异，舍而去。朵那泣拜主妇曰：“弃主货，全主命，权也。妾受命主钥货，今失货而全身，非义也，请从此死。”遂自杀。时人莫不称之曰义烈、义烈云。

龙广寒

龙广寒，江西人，移居钱唐。挟预知之术，游湖海间，咸推为异人，或谓专持寂感报耳秘咒故尔。寂感，即俗所谓万回哥哥之师号也。《释氏传灯录》：师姓张，九岁乃能语，兄戍安西，父母遣问讯，朝往

夕返，以万里而回，号万回。又《护法论》：虢州阌乡张万回法云公者，生于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有兄万年，久征辽左，相去万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书而还。《护法论》乃宋无尽居士张商英撰，必有所据。按此，则师之灵通容有之。广寒又行服气导引之法，常佩小龟十数于身，至晚仍解饲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举觞为寿，忽见北窗外梅花一枝盛开，人皆以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称之曰孝梅，赠诗者甚多，惟张菊存一篇最可脍炙，曰：“南风吹南枝，一白点万绿。岁寒谁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间，广寒卒，时年百有八岁，犹童颜绿发云。

夜航船

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然古乐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诗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之句，则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谓有疾曰不快。陈寿作《华佗传》已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诸郡震霆掣电，雪大如掌，顷刻积深尺许，人甚惊异。后阅李复中《青唐杂记》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镇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余雷，雪深二尺。后旬日，西羌叛，以有备无患，出师大捷。又周密《癸辛杂识》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陆，大雷，雪下如织，而雷不止，天地为之陡黑，

平生所未见。据二说如此，然杭州自去岁十二月被围至三月兵退，岂即青唐之谶与？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声。《汉书·袁盎传》“不以亲为解”，颜师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称西皮者，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时复改易，五色相叠，马镫磨擦有凹处，粲然成文，遂以髹器仿为之。事见《因话录》。

暖屋

今之入宅与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谓曰暖屋，或曰暖房。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则暖屋之礼，其来尚矣。

鬼室

温州监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钟爱者。以疾卒，命画工写其像，岁序张设哭奠，常时则庋置之。任满，偶忘取去。新监郡复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窃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愿事足矣。”因以悬于卧室。一夕，见其下，从轴中诣榻前，叙殷

勤，遂与好合。自此无夜不来。逾半载，形状羸弱。父母诘责，以实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赍佳果啖我，我答与饼饵，则坚却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须力劝之。既而女不得辞，为咽少许，天渐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语而已，遂真为夫妇，而病亦无恙矣。此事余童子时闻之甚熟，惜不能记两监郡之名。近读杜荀鹤《松窗杂记》云：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可令生，余愿纳为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乃应曰“诺”，急以百家彩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却上软障。睹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画焉。读竟，转怀旧闻，已三十余年，若杜公所书不虚，则监郡子之异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谓驵侩者为牙郎，本谓之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牙，互与牙字相似，因讹而为牙耳。

墓尸如生

松江蟠龙塘普门寺侧，一无主古墓，至正己亥春，为其里之张雕盗发，有志石，乃宋时钱参政良仁妹，讳惠净，以该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尝舍田入寺，因于绍熙四年十月，祔夫墓之右。破棺，无秽气，颜色如生，口脂面泽，若初傅者，冠服鲜新，亦不朽腐，

得金银首饰器皿甚多。至脱其绣履，传相玩弄，人以为异。余闻汉广川王去疾发魏王子且渠冢，无棺椁，有石床，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二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余，东首裸卧，颜色如生人，鬓发亦如生人。此恐是云母之功。今此妇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损坏，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眉桥叶剃者，门首檐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许。偶所畜猫坠入，适邻家浚井，遂与井夫钱一缗，俾其取猫。夫父子诺。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继入视之，亦不出。叶惶恐，系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将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体已僵木如尸，而气息奄奄。乡里救活之，白于官。官来验视，令篾火下烛，仿佛见若有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横卧地上，一斜倚不倒。钩其发提出，遍身无它恙，止紫黑耳。众议以恐是蛟蜃之属，实之土焉。余意山岚蛮瘴，尚能杀人，何况久年干涸，阴毒凝结，纳其气而死，复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后读《酉阳杂俎》，有云：凡冢井间气，秋夏多杀人，先以鸡毛投之，直下无毒，回舞而下者不可犯，当以泔数斗浇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诚是也。

贤孝

前至元间，杭州有郑万户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事母夫人备极孝道。母诞日垂至，预市文绣毽段，制袍为寿。针工持归，缝缀既成，为油所污。时估贵重，工莫能偿，自经不死。邻妇有识其母者，潜送入白之。至日，卧不起。子至，候问安否，见有忧色，请其故。曰：“昨暮偶视新袍，适几上油缶翻，溅渍成玷，我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坏，复制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尔！”母阳为自解，遂起

受子孙拜贺，如常岁仪。人咸以此为贤母，而益见万户之孝。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惟处子则不得衣焉。今万户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岂达靼与？然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袍，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概曰袍。

事物异名

暇日读书，遇事物之异名者，偶记一二，以备采览云。

割政　割剥之政也。《史记》帝纪三。

毳布　罽也。《说文》曰："西胡毳布。"

藏鱼　《说文》："鲊，藏鱼也。"

猊糖　狮子乳糖也。《后汉·显宗纪》。

毛席　毡也。《后汉·西域传》注。

竹萌　笋也。《说文》。

南威　橄榄也。《太平广记》。

木蜜　枣子也。同上。

脂炬　烛也。《杜阳杂编》。

调香　和香也。《华严经》曰："鬻香长者善调香。"

毛布　褐也。《诗·七月》笺。

玉窪　酒器也。《纬略》。

浃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传》成九年。

父马　牡马也。《史记·平准书》。

香物　《梦书》曰："梦得香物，妇女归也。"

请室　狱也。《史记·袁盎传》。

令草　宜男花也。傅玄赋。

竹練　竹布也。庾翼与燕王书曰："竹練三端。"
练香　和香也。李贺诗"练香熏宋鹊。"
石蜜　樱桃也。同上。
杂馥　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竹胎　笋也。《说文》。
猎碣　石鼓曰猎碣。苏勖《载记》。
浃日　从甲至癸，凡十日也。《周礼·天官》。
丹若　石榴也。《酉阳杂俎》。

金鎞刺肉

木八剌，字西瑛，西域人，其躯干魁伟，故人咸曰长西瑛云。一日，方与妻对饭，妻以小金鎞刺脔肉，将入口，门外有客至，西瑛出肃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无觅金鎞处。时一小婢在侧执作，意其窃取，拷问万端，终无认辞，竟至陨命。岁余，召匠者整屋扫瓦瓴积垢，忽一物落石上有声，取视之，乃向所失金鎞也，与朽骨一块同坠。原其所以，必是猫来偷肉，故带而去，婢偶不及见，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书焉，以为后人鉴也。

杭人遭难

杭民尚淫奢，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至如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价贵者，稍贱便鄙之，纵欲买又恐贻笑邻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城中米价涌贵，一斗直二十五缗。越数日，米既尽，糟糠亦与常日米价等，有资力人则得食，贫者不能也。又数日，糟

糠亦尽，乃以油车家糠饼捣屑啖之。老幼妇女，三五为群，行乞于市，虽姿色艳丽而衣裳济楚，不暇自惭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妇、兄弟，结袂把臂，共沉于水，亦可怜已。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岂平昔浮靡暴殄之过，造物者有以警之与？

承天阁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将造千佛阁。会浙省灾，责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价。寺一黠僧，于阁木上皆凿万岁阁三字，于是有司不敢取。及阁成，其字固在。诸寺观凡起造必作俪语题两梁间，其余则记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独承天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张太尉士诚未归顺时，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历曰明时，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尽撤去殿上像，设坐于其中，且以僧元凿字名其阁。岂亦有定数乎？

阿癐癐

淮人寇江南日，于临阵之际，齐声大减“阿癐癐”以助军威。按《朝野佥载》：武后时，沧州南皮县丞郭胜静，每巡乡，唤百姓妇，托以缝补而奸之。其夫至，缚胜静，鞭数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胜静羞，讳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癐癐，胜静不被打，阿癐癐。”据此，乃有所本。

海运

国朝海运粮储，自朱清、张瑄始，以为古来未尝有此。按杜工部诗

《出塞》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蓬莱。”如此，则唐时已有海运矣，朱、张特举行耳。

夫妇死孝

杜阳父友开，江阴人，隐居教授，妻吴辟𬘘以资之。天历间，浙右灾荒，米价腾踊，学徒散去，困于饥饿。吴之兄弟，屡劝斩丘木、鬻墓地，以少延余息，阳父坚持不可。继欲挈吴归，吴曰：“夫既尽孝，妾独不以义自处？宁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阴永宁乡陆氏家，一猪产十四儿，内一儿，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卷十二

园池记

唐南阳樊宗师，字绍述。所撰《绛守居园池记》，艰深奇涩，读之往往昧其句读，况义乎哉！韩文公谓其文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观此记，则诚然矣。宋王晟、刘忱尝为解释，今不复有。偶得滦阳赵仁举字伯昂笺注本，句分字析，词理焕然。因书其记，传其句读，以使披览云。有未解者，又须观全注可也。点法：〇为句，○为读。记曰：绛即东雍〇雍去声。为守去声。理所〇禀参所今切。实沈分〇分去声。气畜两河润〇有陶唐冀遗风余思〇思去声。晋韩魏之相剥剖〇世说总其土田士人〇令无硗口交切。杂扰〇宜〇得地形胜泻水施法〇岂新田又蕞猥不可居〇州地或自有兴废〇州字或属上句。人因得附为奢俭〇将为守悦致平理与〇与平声。益侈心耗物害时与〇与平声。自将失敦穷华〇终披夷不可知〇陴缅音睥睨也。缅疑作陑。孤颠〇跒倨〇上苦下切下渠勿切。玄武踞〇守居割有北〇自甲辛苞大池泓〇横硖旁〇潭中癸次〇木腔瀑三丈〇余〇或属上句。涎玉沫珠〇子午梁贯亭曰洄涟〇虹霓雄雌〇穹鞠觑蝨〇时忍切。碍佷胡恳切。岛坻〇音池。淹淹委委〇平声。莎靡缦〇莫半切。萝薔翠蔓红刺相拂缀〇南连轩井〇阵中涌曰香〇承守寝睟虽遂切。思〇西南有门曰虎豹〇左画虎搏补各切。立〇万力千气〇底音旨。发〇彘匿地〇努肩脑口牙快抗〇电火雷风黑山震将合〇右胡人鬅〇黄𤘍于元切。累力追切。珠〇丹碧锦袄〇身刀囊靴檛绦〇上刀切。白豹玄斑〇饫距〇掌胛〇意相得〇东南有亭曰新〇前含音颔。曰槐〇有槐屃虚器切。护〇䨏郁荫后颐〇渠决决缘池西直南折庑赴〇可宴可衙〇又东骞渠曰望月〇骞音轩。又东骞穷角池〇研云曰

柏〇有柏苍官青士〇拥列与槐朋友〇巉鉏衔切。阴洽色〇北俯渠〇憧憧来〇刮级回西〇巽瞤疑作隅。间〇黄原玦天〇汾水钩带〇白言谒〇行旦艮间〇远冈青萦〇近楼台井闾点画察〇可四时合奇士〇观云风霜露雨雪〇所为去声。发生收敛赋歌诗〇正东曰苍塘〇蹲濒西漭望〇瑶翻碧潋〇光文切镂〇梨深挠挠奴巧切。收穷〇正北曰风堤〇乘携左右〇堤势北回股努〇徒计切。捩力计切。蹴墉〇衔渠歆池〇南楯楹〇景怪烛〇蛟龙钩牵〇宝龟灵鼊〇薄猛切一音脾。文文章章〇阴欱呼合切。垫都念切。瞰〇呼恬切。烟溃霭聚桃李兰蕙〇神君仙人衣裳雅冶〇可会脱赤热〇西北曰鳌〇蟓音灰。原〇开咍呼来切。储〇虚明茫茫〇嵬眼顽耳〇可大客旅钟鼓乐〇提鹇挈鹭〇㑡音弼。池豪渠〇憎乖怜围〇正西曰白滨〇荟乌外切。深〇梨〇素女雪舞百佾〇水翠披〇噉噉虚郭切。千幅〇迎西引东土长崖〇挟横埒〇埒字音劣。日卯酉〇日或作自。樵途坞径幽委〇虫鸟声无人〇风日灯火之〇昼夜漏刻诡媿鱼毁切。绚化〇大小亭饾池渠间〇走池堤上亭后前〇陴乘墉〇如连山群峰拥〇地高下〇如原隰堤溪壑〇水引古〇自源三十里〇凿高〇槽绝〇窦墉〇为或作其。池沟沼渠瀑潨音丛潺终出〇汩汩于笔切。音骨，非。街巷畦町阡陌间〇入汾〇巨树木〇资土悍〇水沮〇沮将预切。宗族盛茂〇旁荫远映〇锦绣交果枝香〇畹丽〇又上下可通作一句。绝他郡〇考其台亭沼池之增〇盖豪王才侯袭以奇意相胜〇至今过客尚往往有指可创起处〇余退常吁〇后其能无〇果有不〇音否。补建者〇池由于炀〇及当作反。者雅文安〇薛雅裴文安二人。发土筑台为拒〇几乎。附于污宫〇水本于正平轨〇病井卤生物瘠〇引古〇沃浣人便〇几附于河渠〇呜呼〇为附于河渠则可〇为附于污宫其可〇书以荐后君子〇长庆三年五月十七日记。又见一本，亦注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读与前略有不同处，并附于此：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作一句。世说△土田△士人△宜△得地形胜△自将失敦穷华△陴缅孤颠△跒倔玄武△守居〇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横硖旁作一句。潭中△癸次木腔作一句。△瀑三丈余作一句。△子午梁

△虹霓雄雌穹鞫觑蠡作一句。△莎靡缦△南连轩井△阵△左画虎搏立△万力千气底发作一句。△𣁽匿地△电火△雷风△右胡人△鬅△黄𫄨累珠△丹碧锦袄△身刀△囊△靴△挝△绦△白豹玄班△饫距掌胛作一句。有槐屃护𩂯作一句。△郁荫△渠决决△缘池西△直南折庑赴△拥列△与槐朋友△巽隅间△白言谒行△旦艮间△远冈青萦△近△可四时合奇士△观云△风△霜△露△雨△雪△所为发生收敛△正东曰苍塘蹲濒西漭望作一句。△瑶翻碧潋△正北曰风堤乘携左右作一句。△堤势北回股努𢫫捩蹴墉作一句。△南楯楹△景怪烛△蛟龙钩牵△烟溃霭聚△开哈储△虚明茫茫△提鹂△挈鹭△暾暾千幅△迎西引东△日卯酉樵途坞径幽委〇虫鸟声〇昼夜〇大小亭饾〇池渠间〇间作去声。走池堤上〇亭后前障乘墉作一句。如连山群峰△拥地高下作一句。凿高槽作一句。绝窦墉作一句。为此作其。池沟沼渠瀑潀每字。△汨汨街巷△畦町阡陌每字。△间入汾作一句。水沮宗族茂盛作一句。旁荫远映△锦绣交果枝香畹△丽绝地郡作一句。考其台亭沼沚之增△后其能无果有不补建者作一句。池由于炀及者雅文安作一句。诛△此本多此字。病井卤△生物瘠△引古沃浣作一句。人便几附于河渠作一句。

厕筹

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圊中，名曰厕筹。《北史》：齐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虽以杨愔为相，使进厕筹。然则愔所进者，岂即此与？按《说文》厕，清也，从广，则声。韵书初吏切，间也，杂也，次也，圊也。居高临垂边曰厕，高岸夹水曰厕。《史记·太仓公传》：竖奉剑从王之厕。《汲黯传》：卫青大将军侍中，上踞厕见之。注：如淳曰："厕，音则，谓床边，据床视之。"一云：溷，厕也。厕，床边侧。《汉书》注：如淳曰："厕，溷也。"孟康曰："厕，边侧也。"师古

曰："如说是也。"仲冯曰："厕，当从孟说。"愚意古者见大臣，则御坐为起，夫武帝固以奴隶待青，亦不应踞溷圊而见之。然汉文居灞北，临厕，使慎夫人鼓瑟。注：韦昭曰："高岸夹水为厕。"即此推之，则凡厕者，皆取其在两物间为义。又《郅都传》：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命都击之。则此之如厕，亦恐非是溷圊。它如《刘安别传》：谪守都厕三年。《庄子·庚桑篇》"适其偃"，注："偃，屏厕也。"屏厕则以偃溲。《仪礼·既夕礼》：甸人筑玲坎，隶人温厕塞厕。《万石君传》：建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洒。注：孟康曰："厕，行清，牏，行中受粪函也。"至于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执豫让，高祖鸿门会如厕召樊哙等，及如厕见柏人，金日磾如厕擒莽何罗，范雎佯死置厕中，李斯如厕见鼠，陶侃如厕见朱衣，王敦如厕食枣，刘寔误入石崇厕，郭璞被发厕上，刘季和厕上置香炉，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钱义厕神，李赤厕鬼，蒯聩盟孔悝于厕，曹植戒露顶入厕之类，则真溷圊矣。

拗花

南方或谓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诗："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又古乐府："拗折杨柳枝。"

连枝秀

京师教坊官妓连枝秀，姓孙氏，盖以色事人者。年四十余，因投礼逸士风高老为师，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静慧散人之号，挟二女童，放浪江海间。偶至松江，爱其风物秀丽，将结数椽为栖息所。郡人陆宅之居仁尝往访焉，秀颇不以礼貌。因其请作募缘疏，遂为撰之，疏曰：京师第一部教坊，占排场曾使万人喝彩。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锁钥只因片语投

机。向林下得大道高风，指云间问前缘福地。一跳身才离了百戏棚中圈子，双摆手便作个三清门下闲人。赤紧地无是无非，到大来自由自在。识尽悲欢离合幻，打开老病生死关。交媾功成，阴阳炭烧空欲海；修持行满，雌雄剑劈破愁城。七星冠刚替下凤头钗，合欢带生纫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强名曰道。往常时红裙翠袖生绡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皂绦。销金帐冷落风情，养丹炉消磨火性。半世连枝带叶，算从前历尽虚花；一朝划草除根，到此际方成结果。寻几个烟霞外逍遥伴侣，抵多少尘埃中浮浪男儿。存一点志诚心，百事可做；少几处风流债，一笔都勾。试问他浊酒狂歌，争如我清茶淡话。迷魂阵当时落陷，人负我，我负人，总是虚脾；玄关窍今日点开，心即道，道即心，无非妙用。牢着眼看乌飞兔走，急回头怕鹤怨猿啼。五陵人买笑追欢，掉头不顾；三岛客谈玄论道，稽首相迎。大都来几个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楼花下千钟酒，几番歌《白苎》，遏行云；纸帐梅边一炷香，从此诵《黄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长醉白云乡。皓齿细腰，打叠少年歌舞；锦心绣腹，宣扬老子经文。发科打诨，不离机锋；课嘴撩牙，长存道眼。烧夜香非寻佳偶，披鹤氅星月下礼拜茅君；登春台不望远人，驾鸾车云霄上追寻萧史。歌馆化为仙馆静，戏房翻作道房幽。净洗燕支，见全真本来面目；轻敲檀板，听步虚别是宫商。人尽夸七真台添上个小孙姑，我只道五城山册立了新王母。不比寻常钩子，曾经老大钳锤。百炼不回，万夫莫敌。畴昔微通一笑，白面郎争与缠头；如今顿悟三生，青眼人便当抬手。既不作入梦朝云暮雨，也须撇等闲秋月春风。若教了蒲团上工夫，便可到蓬壶中境界。肯庄严一处千年香火，是成就到头陆地神仙。金银钞等物，是必大块子舍来；福禄寿利钱，拟定加倍儿还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宫宝殿，日月交辉；爱人者必亲，仗玉磬金钟，晨昏报德。疏文一出，远迩传诵，以资笑谈。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虽新奇，固近于俳，视厚德君子有间矣，而其帷簿之不修者，岂偶然哉。

却鞭

文贞王阿怜帖木儿之夫人举月思的斤，以贤行称。一日，有献马鞭于王者，鞭内暗藏一铁简，拔靶取之则得。王喜，持示夫人，将酬以币。夫人曰“君平昔若尝害人，则防人之必我害也。苟无此心，焉用为？”王悟，亟还之。

奉母避难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养母。至正壬辰，红巾压境，兄弟负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辞母归，惟弟与母借居田舍。后城陷，其一房尽遭杀戮，独弟之妻子获免，乘间奔避，适夫妇父子相会，时传为孝行所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国器世荣，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违，案具，吏请引决。罗曰：“吾闻其新娶，若责之，舅姑必以新妇不利，口舌之余，不测系焉，姑置勿问，后或再犯，重加惩治可也。”夫罗职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则反贪墨苛惨，惟以鞭扑立威为务，哀哉！

著衣吃饭

谚云：“三代仕宦，学不得著衣吃饭。”按《魏书》，文帝诏群臣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则古已有此语。

文章政事

吕仲实先生思诚佥浙西宪司事时，有自首不合令女习学讴唱者。先生案议云："男女无父母之命，私有所从，王法不许。父母违男女之愿，置之非地，公论岂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断。"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殴人者，案议云："既能为不能为之事，必当受不当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而廉洁不污，家甚贫。至正间，官至中书左丞。先生未显时，一日，晨炊不继，欲携布袍贸米于人，室氏有吝色，因戏作一诗曰："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钱唐江，一名罗刹江。所谓罗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横截波涛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风涛所困而倾覆，遂呼云。此事见吴越时僧赞宁传载中。其昼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诗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轮。"此昼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则六时对冲，子午丑未之类。汉东宣伯聚先生昭尝作《浙江潮候图说》云：大江而东，凡水之入于海者，无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独为天下奇观，地势然也。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龛山，其北曰赭山，并峙于江海之会，谓之海门。下有沙潬，跨江西东三百余里，若伏槛然。潮之入于浙江也，发乎浩渺之区，而顿就敛束，逼碍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趋于两山之间，拗怒不泄，则奋而上隮，如素霓横空，奔雷殷地，观者胆掉，涉者心悸，故为东南之至险，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长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机翕张。

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阴而附阳，曰随日而应月。地志涛经，言殊旨异，胡可得而一哉！盖圆则之运，大气举之，方仪之静，大水承之，气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虚，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虚于两弦，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准焉。月为阴精，水之所生，日为阳宗，水之所从，故昼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阴阳之交，故潮大于余月。大梁析木，河汉之津也。朔望之后，天地之变，故潮大于余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虚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经于上，水纬于下，进退消长，相为生成，历数可推，豪厘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赞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为郡，枕带江海，远引瓯闽，近控吴越，商贾之所辐凑，舟航之所骈集，则浙江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无不毕听于潮汐者。或违其大小之信，爽其缓急之宜，则必至于倾垫底滞，故不可以不之谨也。某承乏兹郡，属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来，师旅之进退，虽期会纷纭，边陲警急，必告之曰："谨候潮汐，毋躁进以自危。"然而迹累肩摩，晨驰夕骛，有不能人喻而户说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时潮候图》，简明可信，故为之说，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间，使凡行李之过此者，皆得而观之，以毋蹈夫触险躁进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预防之之意云。此说博极群书，辞理超诣，而古今之论潮候者盖莫能过之矣，因并录之。

贞烈墓

千夫长李某戍天台县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见之者无不啧啧称赏，李心慕焉。去县七八十里，有私盐出没处，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计调之，郭氏毅然莫犯。经半载，夫归，具以白，为属所辖，罔敢谁何。一日，李过卒门，卒邀入，治茶，忽忆得前事，怒形于色，亟转身持刃出，而李幸脱，走诉于县。县捕系穷竟，案

议，持刃杀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从而邑之恶少年，与官之吏胥皂隶辈，无有不起觊觎之心者。郭氏躬馈食于卒外，闭户业绩纺，以资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调黄岩州一狱卒叶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顾视其卒，日饮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传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斩决罪囚者。叶报卒知，且谓曰："汝或可活，我与为义兄弟。万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才八九岁耳，奚以依？顾我尚未娶，宁肯俾为我室乎？若然，我之视汝子女犹我子女也。"卒喜诺。叶遂令郭氏私见卒。卒谓曰："我死有日，此叶押狱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贰适以求生乎？"既归，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爷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儿无所怙恃，终必死于饥寒，我今卖汝与人。娘岂忍哉，盖势不容已，将复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如是娇痴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岁时能以卮酒奠父母，则是我有后矣。"其子女颇聪慧，解母语意，抱母而号，引裾不肯释手。遂携二儿出市，召人与之，行路亦为之堕泪。邑人有怜之者，纳其子女，赠钱三十缗。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馔，携至狱门，谓叶曰："愿与夫一再见。"叶听入，哽咽不能语。既而曰："君扰押狱多矣，可用此少礼答之。又有钱若干，可收取自给。我去一富家执作，为口食计，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别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处水极险恶，竟不为冲激倒仆。人有见者，报之县。县官往验视，得实，皆惊异失色，为具棺敛，就葬于死所之侧山下，又为申达上司，仍表其墓曰"贞烈郭氏之墓"，大书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抚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释之，人遂付还子女，终身誓不再娶。

特健药

《墨薮》载《徐氏书记》云：平一龆龀之岁，见育宫中，尝睹先后

阅书法数轴，将拓以赐藩邸，令女学内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缥，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缥玳瑁轴者，云是梁氏旧迹，楷书，每函可二十余卷，别有一小函有十余卷，所记忆者，是扇书《乐毅》、《告誓》、《黄庭》。私访于所主女学，问其函出尽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几。"至中宗神龙初，贵戚宠盛，宫禁不严，御府之珍，多归私室，先尽金璧，次及书法。嫔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报安乐公主者，于内出二十余函。驸马武延秀久践虏庭，无功于此，徒闻二王之迹，强效宝持，时呼薛稷、郑愔及平一，详其善恶，诸人随事答称。上者，登时去牙轴紫缥，易以漆轴黄麻纸缥，题云"特健药"，云是虏语其书合作者，时有太宗御笔于后题之，叹其雄逸云云。及考之《书苑菁华》，特健药作特健乐，恐是锓梓者之误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盖谓正欲若是也。然唐时已有此言。王建《宫词》："只恐他时身到此，乞求自在得还家。"又花蕊夫人《宫词》："种得海柑才结子，乞求自过与君王。"

张道人

暨阳之南门桥军人张旺者，人咸称之曰张牌，素凶狠无赖。尝夜盗城西田父菜，被执，濡其首溺池而释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为报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罂往烧其家，道由观沟，时月色微明，画师吴碧山尚未寝，偶闻步履声，穴窗窥之，见张前行，而殇鬼百数踵其后。饭顷，又闻步履声，复窥之，则张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导焉。吴甚惊怪，盖张乃吴常所厚善者，诘旦，往叩张，张初不承。及语之审，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实欲毁其室，以快所愤，因念冤冤相报，无有了

时，遂弃火归，他无见也。”吴乃告以其详。张大感悟，曰：“一念之顷，可不谨哉！”即舍俗出家，人又咸称之曰张道人。后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阴德延寿

昔真州一巨商，每岁贩鬻至杭。时有挟姑布子之术曰鬼眼者，设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门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后三日内数不可逃。”商惧，即戒程。时八月之初，舟次扬子江，见江滨一妇，仰天大号。商问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经纪，止有本钱五十缗，每买鹅鸭过江货卖，归则计本于妾，然后持赢息易柴米，余资尽付酒家，率以为常。今妾偶遗失所留本钱，非惟饮食之计无所措，亦必被棰死，宁自沉。”商闻之，叹曰：“我今厄于命，设令铸金可代，我无虞矣。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赠钱一百缗，妇感谢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与亲戚故旧叙永诀，闭门待尽。父母亲故宛转宽解，终弗自悟。逾期，无他故，复之杭。舟阻风，偶泊向时赠钱处，登岸散步。适此妇襁负婴孩，遇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数日后乃产，妾母子二人没齿感再生之赐者，岂敢忘哉！”商至杭，便过鬼眼所，惊顾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详观其形色而笑曰：“公阴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阴少阳之命矣。”商异其术，捐钱若干以报之。

帝师

巴思八帝师法号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板的达巴思八八合失。

卷十三

中书鬼案

中书省准陕西行省咨，察罕脑儿宣慰司呈，八匝街礼敬坊王弼告：至正三年九月内，到义利坊平易店，见有算卦王先生，因问来历致争。当月廿九日夜，睡房窗下，似风吹葫芦声，不时有之。请到李法师遣送，虚空人言，算卦先生使我来，哭声内称冤枉。弼祝之曰：“尔神，尔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丰州黑河村周大亲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后院，被这王先生将我杀了，做奴婢使唤，如今教在尔家作怪。”哭者索要衣服。抄写所说，赴官陈告。差卢捕盗等与社长吴信甫，于王先生房内，搜获木印二颗，黑罗绳二条，上钉铁针四个，魇镇女身，小纸人八个，五色彩，五色绒，上俱有头发相缠。又小葫芦一个，上拴红头绳一条，内盛琥珀珠二颗，外包五色绒，朱书符命一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开张机房耿大第二男顽驴，这先生改名顽童。我年一十八岁，被那老先生引三个伴当杀了我。”二十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脑儿李帖家孩儿延奴，又名抢灰，那老贼杀了我，改名买卖。我被杀时，年一十四岁。”勘问得犯人王万里，即王先生状招，年五十一岁，江西省吉安路民，于襄阳周先生处习会阴阳课命。至顺二年三月内，到兴元府，逢见刘先生，云：“我能使术法迷惑人心，收采生魂，使去人家作祸，广得财物。我有收下的，卖与你一个。”随于身畔取出五色彩帛，并头发相结一块，言称这个小名唤延奴。我课算，拣性格聪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语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剖腹

掏割心肝各小块晒干，捣罗为末，收裹，及用五色彩帛同生魂头发相结，用纸作人形样，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根随到伊下处，至夜，刘先生焚香念咒烧符，听得口言，不见形影，问：“师父，你教我谁家里，索甚去？”刘先生分付：“李延奴，你与这先生做伴去。”说罢，将咒语收禁。万里与讫钞七十五两，买得五色彩帛头发相结一块，称说我改名买卖，传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吃。续后于房州山地面经过，逢见广州旧识邝先生，云：“我亦会遣使鬼魂，我有收下的生魂，卖与你。”万里与讫钞一锭。邝先生取出五色彩帛头发相结纸人儿一个，云此名耿顽童。万里将与李买卖一处遣使，以课算为由，前到大同路丰州黑河村地面往来。至正二年八月内，到于周大家课命，将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聪慧，要将杀害，收采生魂。至九月十七日夜，于周大住宅后院墙下黑影内潜藏间，见一人往后院内来，认得系是月惜，在彼出后，万里密念咒语，向前拖拽，往东奔走，将月惜禁止端立，脱下沿身衣服，用原带鱼刀，将其额皮割开，扯下悬盖眼睛，及将头发割下一缕，用纸人并五色彩帛绒线结成一块，如人形样，然后割下鼻、口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梢、脚十趾梢，却剖开胸腹，才方倒地气绝。又将心、肝、肺各割一块，晒干捣末，装于小葫芦内。至正三年九月内，来到察罕脑儿平易店安下，开张卦肆，与王弼相争挟仇，令生魂周月惜等三名，前往伊家作祸。为买马肉食，因店内将牛肉作马肉卖与，因此不能收禁，事发到官。及责得李福宝，即李帖，状结，生到孩儿延奴，常有疾病，于五岳观口许出家，落在纸灰内，改名抢灰。天历二年二月内，令其赶牛牧放，不归，此时饥荒，想得被人亏害，不曾根寻。及行移奉元路咸宁县并大同路丰州，照勘耿顽童、周月惜致死缘由相同，呈乞咨请施行。准此，送据刑部，拟得王万里残忍不道，合令凌迟处死，其妻子迁徙海南安置。

乌宝传

余幼时，尝见胡石塘先生《玄宝传》，今不能记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则诚明《乌宝传》相示，虽曰以文为戏，要亦有关于世教。传曰：乌宝者，其先出于会稽褚氏，世尚儒，务词藻，然皆不甚显。至宝，厌祖父业，变姓名，从墨氏游，尽得其通神之术，由是知名。初，宝之先有钱氏者，亦以通神之术显，迨宝出，而钱氏遂废，然其术亦颇相类，故不知者犹以为钱云。宝轻薄柔默，外若方正，内实垢污。善随时舒卷，常自得圣人一贯之道，故无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谋于宝，小大轻重，多寡精粗，无不曲随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其子姓蕃衍，散处郡国者，皆官给庐舍而加守护焉。其有老死者，则官为聚其尸而焚之，盖知墨之末俗也。宝之所在，人争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则老稚婢隶，无不忻悦，且重扃邃宇，敬事保爱，惟恐其他适也。然素趋势利，其富室势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其窭人贫氓，有倾心愿见，终不肯一往。尤不喜儒，虽有暂相与往来者，亦终不能久留也。盖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宝好逸恶劳，爱俭素，疾华侈。常客于弘农田氏。田氏朴且啬，宝竭诚与交，田氏没，其子好奢靡，日以声色宴游为事，宝甚厌之，邻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盖墨之道贵清净故也。然其为人多诈，反覆不常，凡达官势人，无不愿交，而率皆不利败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与宝交。自宝之术行，挟诈者往往伪为宝术以售于时，后皆败死，故宝之术益尊。是时，昆仑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从革生，皆能济人，与世俯仰，曲随人意，而三人者亦愿与宝交，苟得宝一往，则三人亦无不可致，故时誉咸归于宝焉。宝族虽伙，然其状貌技术，亦颇相似，知与不知，咸谓之乌宝云。论曰：乌氏见于《春秋》、《世本》、《姓苑》，若存余技乌获，皆为显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宝而益著。宝裔本褚氏，

而自谓乌氏，则变诈亦可知矣。宝之学虽出于墨，而其害道伤化尤甚，虽孟轲氏复生，不能辟也。然使宝生于唐虞三代时，其术未必若是显。然则宝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呜呼，岂独宝之罪哉！

绿窗遗稿

新喻傅汝砺先生若金尝志其妻殡云；君讳淑，字蕙兰，姓孙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归我于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岁，母卒，父教以书。稍长，习女工。晨起，独先盥栉，适父母所，问安毕，佐诸母具食饮，退治女工。晡时，观经史，或鸣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说古贞女孝妇传。烛至，治女工如初。富贵家多求婚，父不许。及以许余，家人不悦。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动之。君曰：“大人以爱子许人，必慎所择矣，即有不讳，命也，若等谓我且慕世俗富贵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谢，不敢复言。事继母尽孝道，死之日，母大恸，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宽，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为父母所偏爱，即死，必伤其心，然终必死矣，为将奈何？君后富贵，幸念之。”言既，复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后三日，寓殡湘中。及序其遗稿云：故妻孙氏蕙兰，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经》、《论语》及《凡女诫》之书教之，诗固未之学也。因其弟受唐诗家法于庭，取而读之，得其音格，辄能为近体五七言，语皆闲雅可诵，非苟学所能至者。然不多为，又恒毁其稿。家人或窃收之，令勿毁，则曰：“偶适情耳。女子当治织纴组紃以致其孝敬，辞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称之，因出其稿，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为编集成帙，题曰《绿窗遗稿》，序而藏之。五言诗曰：“窗里人初起，窗前柳正娇。卷廉冲落絮，开镜见垂条。坐对分金线，行防拂翠翘。流莺空巧语，倦听不须调。”右一“小阁烹香茗，疏帘

下玉钩。灯光翻出鼎，钗影倒沉瓯。婢捧消春困，亲尝散暮愁。吟诗因坐久，月转晚妆楼。”右二“灯前催晓妆，把酒向高堂。但愿梅花月，年年映寿觞。”右三“采阁闭朝寒，妆成拟问安。忽闻春雪下，唤婢卷帘看。”右四“粲粲梅花树，盈盈似玉人。甘心对冰雪，不爱艳阳春。”右五“小小春罗扇，团团秋月生。蟠桃花树里，绣得董双成。”右六“自拂双眉黛，何曾惯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七言诗曰：“楼前杨柳发青枝，楼下春寒病起时。独坐小窗无气力，隔帘风乱海棠丝。”右一“绿窗寂寞掩残春，绣得罗衣懒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满帘飞絮正愁人。”右二“小妹方才习孝经，可怜娇怯性偏灵。自寻女诫窗前读，嗔道家人不与听。”右三“几点梅花发小盆，冰肌玉骨伴黄昏。隔窗坐久怜清影，闲划金钗记月痕。”右四“绣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上听春鹃。明朝又是清明节，愁见人家买纸钱。”右五“春雨随风湿粉墙，园花滴滴断人肠。愁红怨白知多少，流过长沟水亦香。”右六“春风昨夜碧桃开，正想瑶池月满台。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鸾飞去几时来。”右七“空阶日晚雨才干，小婢相随倚画阑。金钗误挂绯桃落，罗袖愁依翠竹寒。”右八“小窗今夕绣针闲，坐对银蟾整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宫依旧似人间。”右九“乞巧楼前雨乍晴，弯弯新月伴双星。邻家小女都相学，斗取金盆看五生。”右十“庭院深深早闭门，停针无语对黄昏。碧纱窗外初生月，照见梅花欲断魂。”右十一未成章诗曰：“露下庭梧叶，风吹月桂花。”“登楼闻过雁，开户见栖鸦。”“绣帘当雪卷，银烛背风然。”“雪晴山显翠，风暖水生纹。”“萱草当阶绿，樱桃落地红。”“芍药开时病，荼蘼落处愁。”“玉钗簪茉莉，罗扇绣芙蓉。”“窗前垂柳分春色，镜里幽兰对晓妆。”“花间影过那知燕，柳外声来不见莺。”“慈亲教婢回金剪，娇妹嗔人夺绣针。”“妆成宝镜杨花过，行出珠帘燕子归。”“自倾瓮里春泉水，亲灌阶前石竹花。”“海棠带雨燕支重，杨柳凝烟翡翠浓。”先生既丧妻，哀戚之情，多见于诗。《悼亡》曰：“惊飙吹

罗幕，明月照阶阯。春草忽不芳，秋兰亦同死。斯人蕴淑德，夙昔明诗礼。灵质奄独化，孤魂将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水深有时极，山高有时已。忧思何能齐，日月从此始。”右一“皇天平四时，白日一何遽。勤俭毕婚姻，新人忽复故。衾裳敛遗袭，棺椁无完具。送葬出北门，徘徊怛归路。玉颜不可恃，况乃纨与素。累累花下坟，郁郁茔西树。他人亮同此，胡为独哀慕。”右二“新婚誓偕老，恩义永且深。旦暮为夫妇，哀戚奄相寻。凉月烛西楼，悲风鸣北林。空帷奠巾栉，中房虚织纴。辞章余婉娈，琴瑟有余音。眷言瞻故物，恻怆内不任。岂无新人好，焉知谐我心。掩穴抚长暮，涕下沾衣襟。”右三“人生贵有别，室家各有宜。贫贱远结婚，中心两不移。前日良宴会，今为死别离。亲戚各在前，临诀不成辞。傍人拭我泪，令我要裁悲。共尽固人理，谁能心勿思。”右四《感独》曰：“幽幽蕙草晚，靡靡兰芳断。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复旦。流尘栖暗壁，凉吹经虚幔。无论欢意消，日复愁思乱。魂伤夕方永，气变秋将晏。当窗惨断素，捐箧悲柔翰。忆初成好合，誓且同忧患。何言遂长终，独处增永叹。寤寐忽如在，展转惊复散。念兹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曰：“人生悲死别，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久，杳杳遽何之。昔为连理木，今为断肠枝。相去时几何，百日奄在兹。亏月有圆夕，逝水无还期。弃置非人情，何以慰我思。”《入室》曰：“妆阁闭长夜，幽兰坐复春。犹疑挑锦字，不见掩罗巾。故物空在目，萧条生网尘。”右一“虚窗明月满，芳砌绿苔滋。花间时染翰，尚忆解题诗。寂寞幽泉下，贞心空自知。”右二《追和蕙兰》曰：“小窗开尽碧桃枝，忆得青鸾化去时。昨夜秋风妒幽怨，梦中吹断素琴丝。”右一“江上愁时复值春，带围宽尽不宜身。阶前旧种樱桃树，日暮飞花故著人。”右二嗟夫！孙氏之诗，依乎礼义，先生之诗，哀而不伤，举得性情之正，是可传也已。

为将嗜杀

王皮者，住凤翔府城外八九里许。盛暑中，入城买皮料，归至中途，憩道傍大树下。忽有二卒来前，状貌奇怪，似非凡世间人，遽问曰：“汝王皮与？”王窃疑惧，然不敢不以实对，乃曰：“某是已。”卒曰：“阴府摄汝。”王曰：“某平生无他过恶，望赐矜怜。”卒不诺。又告曰：“容到家与妻子一别可乎？”卒乃诺。将及门，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比妻子来前，王已仆地气绝。既敛，胸间微暖如生，经宿未敢盖棺。王于冥漠中随卒至一所，俨若王者之庭，仪卫吏隶，无不备具。问曰：“汝为秦白起偏将，坑赵降卒四十万，知其罪否？”王答曰：“某佣工，平生不曾读书，不知白起为何人，亦不知降卒为何事。”于是令王起，凡再历二庭，问亦如之，答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边，取池中泥涂其胸，寒气凛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记前身事矣。”遂解其缚，复引至元问第三庭。王告曰：“某当年曾为白起偏将，其杀赵降卒时，某曾力谏，不从，非某之罪。”顷间，牵一荷铁校者跪王侧，王认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盖因久囚故也。起见王曰：“子来矣，余复何言。”方招承。庭吏发王还第一庭，检录阳寿，及阅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元摄卒引至原憩树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跃而起。妻子亲邻，既惊且喜，叩问之，备言其故。有传之至京师者，差进士禼哲笃来凤翔覆察，果实。时王元吉为本府照磨，元吉能备言其详，且有抄录公文。此一事然虽若幻诞，端可为为将而嗜杀人者之戒，故略节大概如上。

释怨结姻

扬州泰兴县马驼沙农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陈氏之佃家也。家贫，

不能出租以输主，乃将以所佃田转质于他姓。陈氏田旁有李庆四者，亦业佃种，潜赂主家儿，约能夺田与我而不以与陈氏者，以所酬钱十倍之一分之。家儿素用事，因以利啖其主，主听，夺田归李氏，司固无可奈何。既以谷田不相侔，轻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会归，而李与尝所用力及为立券者，杀鸡饮酒，司因随所之。李欲却司，辄先持一卮酒饮之。司忿恨去，对妻语所以与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谏曰："吾之穷，命也，奈何仇人哉！"不听，夜持炬火往烧其家。忽闻得内有人娩，司窃念："吾所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杀其母子？"遂弃火沟中而归。司无以为养生计，即所偿钱为豆乳酿酒，货卖以给食。久之，不复乏绝，更自有余。而李日益贫。更十年，李复出所佃田质陈氏，司还用李计复其田，过种之钱比前又损其一，为券悉值前人，相视惊叹。司纪为李所辱时，今幸可一报复，遂具鸡酒，饮亦如之。李忘前过，不自责，反怨薄己，怒甚，归积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犹豫间，闻人启户，惧事觉，遗火亟走，而司家实不有人。旦得火器场中，验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产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产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钱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无状，失礼义，不得共饮，兹愿少伸谢意，幸毋督过。"李疑，绐以疾，卧不起。强请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儿与饮。酒半，自起酌酒，劝李曰："子之孙某年月日夜子时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时生，怨仇之事，慎勿复为。"具白前所仇事，沥酒为誓，语酤儿曰："子识之，试用此警世间人，不善慎勿为也。"剧饮尽欢，乃更约为婚姻。自是李亦不贫，两家至今丰给。此在至正初元间。吾谓司氏妇之极谏，与司氏之易虑时，天固已监之，所以李不复可加害也。向使司氏决快所欲，未必能复田，纵复田，未必不无祸。一念之善，从而两家子孙皆蒙其利泽。《书》曰："天道福善祸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呜呼，天岂远人哉！天岂远人哉！

杜荀鹤诗

尝读杜荀鹤诗，其《乱后逢村叟》曰：“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于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山中寡妇》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尔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乱》曰“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掘作甃城砖。郡侯逐去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

太公

今人谓曾祖父曰太公，此盖相承之谬，当称祖父为是。后汉李固之父郃为司空，固女当固伏诛日，曰：“太公以来云。”注：“太公谓祖父郃也。”

刚介

御史台准陕西行台咨，监察御史乌古孙良祯呈：伏闻纲常者，天之所以经天下者也。天子，所以为天守纲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触罪于纲常者，不容于死，又乌可处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谨按：辽阳行省丞相答失帖木儿，即驸马丞相也。心怀阴险，行畜奸邪，败坏彝伦，反侧不道，通天之罪，无所于容。昔在晋邸，擢登首相，居百僚之上，极一品之荣。受任托孤，躬承顾命，君臣分义，至重且深。及乎大

事之时，干戈之际，尽领北土之兵，以救颠危。本官阴畜二心，坐观成败，南至红桥，逗遛不进，致于败亡，不能死义，腼面入降，大亏臣节，反以藉口，矜为己功，天下义士闻之，莫不为耻。昔丁公为项王一将耳，尝二心于汉，及天下定，高帝诛之，后世称其明断。方楚之与汉，敌国之势未分，尚以大义责之，以示垂戒。今答失帖木儿之于晋邸，爵禄之宠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况天历之初，营充枢密知院，御史已尝纠言，又复贿赂权臣，出为江西行省丞相。两居江浙，至与房邻拜降都运，贿赂交通，坏乱盐法，至今官民皆被其害。中间徇私败政，不可枚举。所至之处，流毒一方。今则移置辽阳，辽阳之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今岂尽节。又兼辽阳即系东方重镇，反覆之人，岂宜处此，脱有边衅，关系非轻。似此卖国卖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犹当追贬，今既未死，得以幸逭天禄，设居相位，是国法不行，邪正不辨，愚恐奸臣贼子接迹仿效，甚非国家之福。伏望闻奏，为天下正纲常之义，将答失帖木儿流窜遐荒，追夺累受宣命，庶几人臣分严，罪于纲常者，死有余辜，以为不忠不道之劝，其于治道不为小补，天下幸甚，公论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别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鲁秃纳钵里、有时分云都赤、汪家奴、殿中百撒里、大夫亦怜真班、经历藏吉、蒙古必阇赤朵朵等奏，台官备著西台文书：俺商量来行与省家文书，将他见行的勾当黜罢了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初，良祯之父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润甫公泽，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为忧，屡请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广时，闻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为公谋聘之。既归，执妇礼甚恭。长夫人数岁，夫人推让正寝以居之。相处雍睦，宛若姊娣，饮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独内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桢。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妇，所以再娶妾者，为嗣续计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袭以示曰：“妾之志决矣，请从此辞。”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谓夫人曰：“向吾再娶，惧无后也，若不改图，人其以我为

汰乎？”乃听王氏去，奁资万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庵，戒行严谨，人未尝能见其面，而夫人岁时问遗弥至。后良桢贵显，迎以归，事之如亲母。嗟夫！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良桢外有严君，内有贤母，教诲造就之道，有过人者，宜乎在家为孝子而在朝为忠臣也。然其扬历台省，秉性刚介，不畏强御，事无不言，言必有中，如驸马丞相，恃居国戚，莫敢孰何，乃必发其底里，直使去位而后已。推此一节，则凡忠君之事，类可知矣。后至中书左丞而卒。

发墓

至元间，释氏豪横，改宫观为寺，削道士为髡。且各处陵墓，发掘迨尽。孤山林和靖处士墓，尸骨皆空，惟遗一玉簪。时有人作诗以悼之曰：“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

卷十四

忠烈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漳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砦，皆惧靡求生，未有若此饿夫之倔强者。察其志终不为吾用，留之衹取辱耳。”遂缚之于树，刲其肉，使自啖之。且嚼且骂曰：“我食我肉，无若汝贼行将万段，狗彘弃不食！”贼怒，绝其舌而死。又江州路总管李黼，字子威，汝宁人。泰定丁卯，状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来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红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谓九江为豫章藩屏之地，蕲黄乃九江唇齿之邦，不可不早为进兵守护。或者非其过虑，公乃张文榜以谕民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尽死守土而已，所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者也。”闻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蕲黄属邑，公复上言：“宜速乘机进援，苟淮西失守，长江之险，与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报。既而蕲州陷。冬十月，黄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秃坚不花奉中书省命，领兵至，公极陈攻守之策，秃坚不花以堤备把截为辞。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奉总兵御史大夫领枢密院也先帖木儿命，领兵进攻淮西，亦来屯驻，逗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秃坚不花、孛罗帖木儿皆遁去，僚佐司属，悉为一空。

公亟发廪赈民，收召士卒。数日，稍辑。机务繁剧，不遑寝食。以二十三日卧病，然犹扶惫乘肩舆领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诚昭著，授本省参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路军民都总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秃坚不花惧台宪公议，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纵火焚西门。公立城上，身当矢石。秃坚不花从北门遁去。日中，势益炽，分众攻北门，城遂陷，公犹执铁檛指挥左右迎战。众惊溃，公被执，胁以刃，不肯降，口骂不绝声，遂杀之。侄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时，公谓子秉方曰："我国之守臣，当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后。"秉方曰："父死国，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则叔父无后，不孝莫大于是。某当与叔父同死生矣，兄无虑焉。"秉方不获已，买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迟留不忍舍。公闻之，手批责以大义，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字时中，郓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红巾自徽犯杭，时公守宿卫于省，有报已入北关门，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独被甲上马，率宿卫兵急出省，将救关。从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废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将，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适？"遂跃马逆战以死，死时犹嚼齿骂不绝声。死之所，则天水桥也。又福宁州尹王伯颜，字伯敬，滨州人，由湖广行省知印，历官至兹任。抚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盐运司同知。将行，会邻境贼众势颇张，州民群拥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岂容舍我去？方今兵戈蜂起，公去，吾民将孰赖？"父老千余人，诣上司乞留公。遂复留。至秋，贼众自邵武间道迫福宁，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余人，为守御备。冬十一月庚辰，贼进至青皎，屯杨梅岭。公与中子相引兵直抵其营，与战，破之。既而益众，复进，我兵仅千余人，乃分为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还守州治。壬午，贼众万余，平旦攻西门，众寡不敌，吏卒奔溃，公独身奋以死自誓。俄马中流矢，遂为贼所执。其魁首

王兼善者，谓曰：“闻公廉能著称，欲屈再尹此州。”公厉声叱曰：“我天子守臣，义当杀贼，不幸败，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岂跪贼耶？”魁益怒，令左右殴之。公曰：“我为人臣，当为国死。”乃啮舌出血，喷其面，骂曰：“杀我即杀，殴何也？然可杀我，不可害吾民。官军旦暮且至，杀尔等无噍类矣。”会其执达鲁花赤阿撒都剌至，责之曰：“汝何得与王尹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剌股栗口噤，不能对。公曰：“吾义当起兵杀贼，何名拒汝？”因大骂不绝口，且曰：“我死当为神以杀汝曹。”魁大怒，遂害之。临死，色不变，立而受刃，颈断，微有血如乳。时年七十矣。子相，亦被执，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杀吾父，义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讵能事贼邪？”魁知不可屈，亦杀之。相妻潘氏逃民间，有恶少欲乱之，不从，执献魁。潘恸哭曰：“吾既失所天，义岂受辱！”乃绝不饮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阳儒学教授林梦正，字古泉，吾乡人，中书以著述荐，得官。是岁，贼众寇溧阳，获其魁张某。先生问曰：“尔何人也？”应曰：“我父为军千户，红巾入境，逼我父为帅，父以年老，不堪从事，令我代。”先生痛骂之曰：“尔之父祖，世为国家臣子，而尔忍伪邪？”既而其势复盛，竟夺张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赏。”先生匿他处，搜得，张曰：“前日骂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张曰：“降我，则俾尔为元帅，同享富贵。”先生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再三终不屈。缚于树，不解衣冠而杀之。又江浙行省员外郎杨乘，字文载，滨州人，早为天官小史，辟中书参议掾，历官至谷城、介休二县尹，拜监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与郎中赫德尔、王仲温、员外月忽难、都事张镛，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龙镇。后御史台以公等职在赞理，不当罪，宜复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连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吴县丞张经等，赍礼币造请。公遣人告曰：“吾废处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当择日受命，请以币置里门外。”经等如其言。公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祢，既竣事，复命酒饮，

逮暮，起行后圃中，顾西日晴好，慨然曰：“晚节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处置家事，如平日。抚其孙虎林，若怡怡自得也。归，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将就寝。”公俭约，无姬侍，其燕息寝处，人莫得与俱。诘旦，卣等怪寝门未启，发视之，则公已自经。得手书遗语，大意言死生昼夜之理，且以得全晚节为快。又西台监察御史张公，谢职居确山县，县陷贼。贼魁者，素闻公有治绩，置公上坐，胁之受伪官，公唾骂之。遂缚公妻孥九人至前，先杀妾，次杀子女以及妻，每杀一人，则谕公曰：“御史若降，余可免。”公弗为动容，其骂如初。魁怒，拽下坐，杀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间。公讳桓，字彦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战争，十有余年于兹矣。为臣辱国，为将辱师，败降奔窜，不可胜计。甚者含诟忍耻，偷生冒荣，以为得志，名节大闲，一荡去弗顾。求其忠义英烈，于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义英烈虽出于天性，要亦讲之有素，处之甚安，故于造次颠沛之际，决然行之而无疑。如李总管黼、王州尹伯颜、樊参政执敬、张御史桓、林教授梦正、萧处士景茂之杀身成仁，视死如归，是必讲之熟而处之当，一旦出于人所不肯为，遂以惊动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气在宇宙间与嵩华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闲地，乘之久坐废黜，梦正之分颛讲教，视握将帅之权，受民社之托，任大而责重者，有间矣，一皆从容就义，是尤难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尝得斗升之禄以养其父母，尺寸之组以荣其身，始于保民，终于报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称烈丈夫，又岂能过是与？至于子为父死，妇为夫死，声光赫奕，照映史册，使百世而下，知纲常大义之不可废，天理人心之不可灭如此，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

瘗鹤铭

《瘗鹤铭》，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

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邪，奚夺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乃征前事，我传尔铭。余欲无言，尔其藏灵。雷门去鼓，华表留形。义惟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门，历下华亭。奚集真侣，瘗尔作铭。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右刻在镇江焦山下顽石上，潮落方可模，相传为晋王右军书，惟宋黄睿《东观余论》云为陶隐居书，良是。其曰：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者，岂其别号与？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后又有题丹阳尉江阴宰数字，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王逸少以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闲居，不应三十二岁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决非王右军书也审矣。欧阳文忠公以为不类王右军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王瓒，皆非。睿字长孺，号云林子，邵武人。又董逌书跋第六卷，载南阳张举子厚所记云：《瘗鹤铭》，今存于焦山，凡文字句读之可识，及点画之仅存者，百三十余言，而所亡失几五十字。计其完书盖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预焉。熙宁三年春，余索其逸遗于焦山之阴，偶得十二字于乱石间。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后可读。故昔人未之见，而世不传。其后又有“丹阳外仙，江阴真宰”八字，与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为似是真侣之号。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书其后云：文忠《集古录》谓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为行凡十，行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书之误也。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诗，诗在贞观

中，已列铭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集古录》岂又并诗系之耶？君字彦远，号广川，东平人。又国朝郑杓《衍极》第二卷，论《瘗鹤铭》，而刘有定释云：《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或曰华阳真逸，顾况号也。蔡君谟曰：《瘗鹤》文非逸少字。东汉末多善书，惟隶最盛，至于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曹士冕曰：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为华阳真逸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隐居朱阳馆帖参校，然后众疑释然，其鉴赏可谓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书"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传尔铭"作"出于上真"，"尔其藏灵"作"纪尔岁辰"。张举本作"丹阳外仙"，邵亢本作"丹阳仙尉"，又有作"丹阳外仙尉"者。且中间词句，亦多先后不同。尚俟拏舟过扬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风入松

吾乡柯敬仲先生九思，际遇文宗，起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时虞邵庵先生在馆阁，赋《风入松》长短句寄博士云："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锦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遍满海内矣。剪，一作试。

四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尝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难，终吉，

利君子，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刚发乎内，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难，乃终有吉。唯君子为能动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浅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则乱大谋。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乱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济。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济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亲，祸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汉功，韩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汉之功，大功也。”次五，张公艺九世同居，书一忍字以对于天子。象曰：“同居之义，忍克致也，积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象曰：“方刚之气，忍则灭也，形而为斗，自求祸也。”其《默卦》曰：默，无咎，可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也，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穷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辨养静。”初一，守口如瓶，终吉。象曰：“守口如瓶，谨所出也。其初能默，终则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驷不及舌，有悔。象曰：“驷不及舌，滕口说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无以利口乱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轻，亦可戒也。”次五，圣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渊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语。象曰：“时然后言，默不可长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终吉。象曰：“恕之为道，善推其所为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终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恶，同物我。”初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强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违道不远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象曰：“拂人从欲，身之灾也。”次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象曰：“立而达，恕以从人也。”次五，圣人与众同欲。象曰：“与众同

欲，圣人之恕也。”上六，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责己之道，不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象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则退而昃，月盈则退而亏，四时之运，成功者退，而况于人乎？退之时义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于密。”初一，退旡咎。象曰：“其进未锐，义旡咎也。”次二，难进易退。象曰：“难进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象曰：“知难而退，终无尤也。”次五，终日如愚，以退为进，颜子以之。象曰：“颜子之退，进不可御也。”上六，蝜蝂升高，踬而不悔。象曰：“蝜蝂升高，其道穷也，踬而不悔，亦可戒也。”

点鬼录

文章用事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录，又谓之堆垛死尸。见江氏《类苑》。

房中术

今人以邪僻不经之术，如运气、逆流、采战之类，曰房中术。按史，周有《房中乐》。《汉书·礼乐志》：高祖时有《房中祠乐》，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时，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礼记》曾子问，众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妇人也。”然房中之谓，岂取此二书与？

妇女曰娘

娘字，俗书也，古无之，当作孃。按《说文》：烦扰也，肥大也。从女，襄声，女良切。其义如此。今乃通为妇女之称。故子谓母曰娘，而世谓稳婆曰老娘，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娼妇曰花娘，达旦又谓草娘，苗人谓妻曰夫娘，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谓妇人之卑贱者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风俗通》，汉何敞为鬼苏珠娘，按诛亭长龚寿。《隋书》：韦世康为绛州刺史，与子弟书云："况娘春秋已高，温凊宜奉。"《教坊记》：北齐时，丈夫著妇人衣行歌，旁人齐和，云踏谣娘。《南史》：梁元徐妃与帝左右竖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虽老，尚犹多情。"又梁临川王宏侵魏，魏遗以《巾帼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谓韦睿、吕僧珍也。《大业拾遗》：隋炀帝宫婢曰雅娘。《唐史》：张旭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通神。又，武承嗣闻乔知之婢窈娘美，夺取之。杜工部诗："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黄四娘家花满蹊。"白乐天诗："吴娘暮雨萧萧曲。"韦应物诗："春风一曲杜韦娘。"柳子厚《下殇女墓砖记》："始名和娘。"《乐府杂录》：张红红唱歌丐于市，韦青纳为姬，敬宗召入宫，号记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姬谢秋娘所制。《明皇杂录》称白鹦鹉为雪衣娘。《甘泽谣》：武三思晚获一妓，曰绮娘。狄仁杰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为李锜妾。锜败，入宫，后坐谴归故里。又窦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贺集：贺撰《申胡子觱栗歌》成，朔客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刘宾客集》：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河东记》：唐进士段何卧病，遇妊娘留诗而愈。传奇：崔氏莺莺婢曰红娘。《霍小玉传》：长安中，有媒氏鲍十二娘，薛苍驸马青衣也。《余媚娘

叙录》：陆希声娶余媚娘，媚娘约媒曰："陆郎中若必得儿侍巾栉，须立誓不置侧室及女奴。"《图经》：蚕神谓之马头娘。《杜阳杂编》：南海贡奇女卢媚娘，工巧无比。《丽情集》：陈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与款狎。《续齐谐记》：齐颖寓山阴，夜见前宰妾万文娘。《墨庄漫录》：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右略举一二，不能悉载。是则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国夫人，皆曰娘子，未尝有称夫人、郡君等封赠者。载考之史，隋柴绍妻李氏，起兵应李渊，与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唐平阳公主兵与秦王定京师，号娘子军。花蕊夫人《宫词》："诸院各分娘子位。"韩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宫妃，已与民间共称娘子，则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来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于古城基内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张翼同为利。不在常，不在扬，切须款款细思量。且卜水，莫问米，浮图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右不晓所言何事，姑识之。或者以为，三十六，四九也。张翼，巳午之交也。今张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乱者适十八人，即十八子也，岂其然与？

上头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头，而倡家处女初得荐寝于人亦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又天癸曰月事。《黄帝内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又曰："女子不

月。”《史记》：济北王侍者韩女，病月事不下，诊其肾脉，啬而不属，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愿进。注：“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的的为识，令女史见之。”王察《神女赋》：“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国宝袖人腊出售，余获一观。其形，长六寸许，口目耳鼻，与人无异，亦有髭髯，头发披至臂下，须发皆黄色，间有白发一根，遍身黄毛长二分许，脐下阴物，乃男子也。相传云：至元间，世皇受外国贡献，以赐国公阿你哥者，无几何时即死，因剖开背后，剜去肠脏，实以他物，仍缝合烘干，故至今无恙。按《汉武故事》：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名巨灵。《神异经》：西海有一鹤国，人长七寸。《山海经》有小人国，名靖人。《诗含神雾》：东北极有人长九寸。殆谓此小人也。靖或作竫，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将九寸矣。则所腊者，岂其人与？

张翰林诗

“天子临轩授钺频，东南无地不红巾。铁衣远道三军老，白骨中原万鬼新。义士精灵虹贯日，仙家谈笑海扬尘。都将两眼凄凉泪，哭尽平生几故人。”此至正辛丑间，张蜕庵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参政伯琦诗也。夫翰苑词臣而寓言如此，则感时之意从可知矣。

卷十五

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非精于鉴赏者，莫能辨其真伪；非博于讨论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尝记祖石刻之说。今复究研大略于稽古之书，质正是否于好事之人，用赘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书王著临榻，以枣木镂刻，厘为十卷，于每卷末篆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诏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前有目录，卷后无篆题，世传以为二王府帖者，非也。盖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横裂纹，时有皴皵失字处。亲贤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绍兴中国子监本，其首尾与淳化略无少异。当时御前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自后碑工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铤闩痕以愚人，但损剥，非复拓本之遒劲矣。初，徽宗建中靖国间，出内府续所收书令刻石，即今续法帖也。大观中，又奉旨摹榻历代真迹，刻石于太清楼，字行稍高，而先后之次，与淳化则少异，其间数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题云："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此蔡京书也。而以建中靖国续帖十卷，易去岁月名衔，以为后帖。又刻孙过庭《书谱》及贞观《十七帖》，总为二十二卷，谓之大观太清楼帖。绛帖者，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虽与淳化官帖不同，而实则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单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复多见。其次绛帖最佳，而旧本亦已艰得。尝以数本较之，字画多不侔。

炜家藏旧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内，今本多误，笔法且俗。”曹士冕曰：“帖总二十卷，元无字号及断眼数目。”单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传潘氏析居，法帖分而为二，其后绛州公库乃得其一，于是补刻余帖，名东库本，第九卷之舛误，盖始于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号，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为次第。后避金主亮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去右边转笔，谓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绛本，北方别本，武冈新旧本，福清、乌镇、彭州、资州本木本，前十卷等，类皆绛帖之别也。潭帖者，庆历中，刘丞相帅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师希白模刻于石，置之郡斋，增入伤寒、十七日、王濛、颜真卿诸帖，而字行颇高，与淳化阁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师希白重模字，而岁月各异，中间缪处甚多，朱文公讥其极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别，则有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庐陵萧氏本，等类甚多。戏鱼，即临江帖也。元祐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于戏鱼堂，除去篆题，而增释文。庆元中，四川总领权安节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于长沙买石摹僧实月古法帖十卷。宝月，慧照也。谋舟载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绍圣院后，题云“长沙汤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诸帖增益最多。澧阳石刻散失，仅存者右军数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内司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类，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笔意，无足观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建集古堂，藏奇书秘迹金石遗文二千卷，著《淳化阁帖辨记》共十卷，极为详备。末云：其本乃木刻，计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银铤印痕，则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丰腴，比诸刻为肥。刘潜夫曰：近人多不识阁帖，某家宝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极丰穰，有神采。如潭、绛则太瘦，临江则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记阁帖行数，恨无真帖参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见之曰：“宝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数条，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数在上，

版数在下，惟此本卷数、版数，字皆相联属，二也。他本行数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数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浓，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纸，无接粘处，一部十卷，无一版不与端明所记合。乃知昔人装褙之际，宁使每版行数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凑合者，欲存旧帖之真面目，四也。

幽圄

太师丞相脱脱之死，盖副枢哈马与其弟雪雪，并詹事纇哥失里等所以挤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纇在东宫为近幸，故哈党纇，而私相誓曰："若太师去位后，我能作右相，则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书，又虞纇来，其权不颛，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为御史大夫，纇殊失所望。未几，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药死。初，纇有侍从人亦曰桑哥失里，止纇、桑一字之异耳。服劳执事，得纇意，纇举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长逝，经日乃醒，云：方坐卧室榻上，见二卒自外跃入，导之往至都城隍庙，转发岳祠。祠吏曰："来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内，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视之，则太师也。太师曰："我所摄者，院使也，于汝无预。"因俾左右引观幽圄，见哈兄弟，括发关械，顾桑，泣下。及出，太师谓曰："汝可即归，此非人间世也。"退而觉，恍若一梦然。明日，同寅有来约往院使家，桑辞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众问其故，告以详，皆相顾惊愕曰："昨日院使将上马，以体少不安而入，岂遽至此乎？"语未终，有报院使已暴卒。近见浙西宪司经历何伯大所说甚详，此特其略耳。

煮豆帖

黄山谷《煮豆帖》云：庭坚顿首，失牛儿来，终日惘然，至今头昏

眼痛，虽取所喜者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问。辱手诲，喜承日用轻安，所须诸方，既无人可抄，又意绪不佳，懒动耳。煮黑豆法，碓豆一升，挼莎极净，用贯众一斤，细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干之，翻覆令展尽余汁，簸取黑豆，去贯众，空心日啖五七粒，食百草木枝叶，皆有味，可饱也。世间不强学力行，自致于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坚顿首翰礼秘校足下。

妓妾守节

妓妾之以色艺取怜，妒宠于主家者，亦曰我之富与贵有以感动其中耳。设遇患难贫病，彼必戚戚然求为脱身之计，又肯守志不贰者哉！如金谷园绿珠、燕子楼盼盼、韩香之于叶氏、爱爱之于张逞者，真绝无而仅有也。大元混一以来，得三人焉。李翠娥，维扬名倡也，石九山万户纳置别业。石没，李誓不适他姓以辱身，终日闭阁诵经而已。年及七十余，万户之子若孙，遇岁时咸往拜之，乐籍中相传以为盛事。王巧儿，京师上色也，陈云峤同知与之狎，携至杭。陈卒，奉正室铁氏，以清慎勤俭终其身。汪怜怜，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经历常属意焉。汪曰：“君若不弃寒征，当以侧室处妾，鼠窃狗偷，妾决不为此态。”涅乃遣媒妁，备财礼，娶之。经三载，死，汪髡发尼寺。时公卿士夫有往访之者，汪故毁其身形，以绝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与妓下火文

钱唐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病且革，顾谓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须自执薪，还肯作一转语乎？夫妾，歌儿也，卿能集曲调于妾未死时，使预闻之，虽死无憾矣。”洪固滑稽轻佻者，遂作文

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共惟称呼，秀钟谷水，声遏楚云。玉交枝坚一片心，锦缠道余二十载。遽成如梦令，休忆少年游。哭相思两手托空，意难忘一笔勾断。且道如何是一笔勾断，孝顺哥终无孝顺，逍遥乐永遂逍遥。”听毕，一笑而卒。因记《中吴纪闻》载一事云：昆山倡周氏，系籍部中，张子韶为守时，倡暴亡，适道川来访，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许，可惜许，大家且道可惜许个甚么？可惜巫山一段云，眼如新水点绛唇。昔年绣阁迎仙客，今日桃源忆故人。休记丑奴儿脸子，便须抖擞好精神。南柯梦断如何也，一曲离愁别是春。大众还知某人向甚么处去？这里分明，会得蓦山溪畔，头头尽是喜相逢；芳草渡头，处处六幺花十八。其或未然，更听下句。咦！与君一把无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其事颇相类，并附于此。

贺人妾得子启

陆伯麟侧室育子，友人陆象翁以启戏贺之曰：“犯帘前禁，寻灶下盟。玉虽种于蓝田，珠将还于合浦。移夜半鹭鸶之步，几度惊惶；得天上麒麟之儿，这回喝采。既可续诗书礼乐之脉，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苏东坡咏婢谑词，有“揭起裙儿，一阵油盐酱醋香”之句。

吊四状元诗

平江一驿舟中，有题吊四状元诗者，不知谁所作。诗曰：“四榜状元逢此日，他年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公平争似子威高。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元举，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进士，时为湖广宪佥。兼善，泰不华字也，时为台州路达鲁花赤。公平，李齐字也，时为高邮府

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时为江州路总管。此四公者，或大亏臣节，或尽忠王事，或遇难而亡，故云。若论其优劣，则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足道矣。

鸡妖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胜一家，鸡伏七雏，一雏作大鸡状，鼓翼长鸣。明年戊戌春正月，钱唐卢子明家，一鸡伏九雏，一雏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后。三月，诸暨袁彦诚家，一鸡伏五雏，一雏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数日皆死，而各家亦无他异。

胡烈女

越嵊县剡溪胡氏，讳妙端，适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为苗獠虏至金华县，将妻之，义不受辱，乘间啮指血题诗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帅服其节，为立庙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庙。诗曰："弱质空怀漆室忧，搜山千骑入深幽。旌旗影乱天同惨，金鼓声淫鬼亦愁。父母劬劳何日报，夫妻恩爱此时休。九泉有路还归去，那个云边是越州。"

蛙狱

卢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蛙登厅前，两目瞠视，类有所诉者。令卒尾之行，去县六七里，有废井，遂跳入不出。既得报，往集里社，汲井获死尸，乃两日前二人同出为商，一人谋其财而杀之。掩捕究问，抵罪。死者之家属云，其在生不食蛙，见即买放。岂一念之善，为造物者固已鉴之。蛙能雪冤，良有以也。

沁园春

宋刘改之先生过，词赡逸有思致，赋《沁园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与足者，尤纤丽可爱，一曰："销薄春冰，碾轻寒玉，渐长渐弯。见凰鞋泥污，偎人强剔，龙涎香断，拨火轻翻。学抚瑶琴，时时欲剪，更掬水，鱼鳞波底寒。纤柔处，试摘花香满，镂枣成斑。　时将粉泪偷弹。记绾玉，曾教柳传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体；归期暗数，画遍阑干。每到相思，沉吟静处，斜倚朱唇皓齿间。风流甚，把仙郎暗掏，莫放春闲。"一曰："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衬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　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忆金莲移换，文鸳得侣，绣茵催衮，舞凤轻分。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近邵青溪亨贞嗣其体调以咏眉目，真隽永有味。一曰："巧斗弯环，纤凝妩媚，明妆未收。似江亭晓玩，遥山拂翠，宫帘暮卷，新月横钩。扫黛嫌浓，涂铅讶浅，能画张郎不自由。伤春倦，为皱多无力，翻做娇羞。　填来不满横秋。料著得，人间多少愁。记鱼笺缄启，背人偷敛，雁钿胶并，运指轻揉。有喜先占，长颦难效，柳叶轻黄今在否。双尖锁，试临鸾一展，依旧风流。"一曰："漆点填眶，凤梢侵鬓，天然俊生。记隔花瞥见，疏星炯炯，倚阑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窥帘，梦腾并枕，睥睨檀郎长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将成。　困酣曾被莺惊。强临镜，挼挲犹未醒。忆帐中亲见，似嫌罗密，尊前相顾，翻怕灯明。醉后看承，歌阑斗弄，几度孜孜频送情。难忘处，是鲛绡揾透，别泪双零。"

恭敏坊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阴之南门，其门首巷坊亦题曰恭敏，不知当日名坊之义，而七八十年来，子孙消削，第宅倾圮殆尽，弃遗故址，竟为里豪薛德昭所吞，土木一新，乡闾健羡。忽有人献谄于薛云："若不除去旧坊，终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数恭敏之族尊且长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赠泉百缗，李忻然撤之。一夕，呓语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觉，问其故，曰："我梦见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责以不能世守其业，又毁其坊，既骂且挞。我负痛叫号，故致此耳。"语既，暴死，莫救。又数年，城毁于兵，薛氏室屋财产悉空，贫无为计，遂执干役于时贵之家。噫！子孙之不肖，强霸之用心，皆可为后人鉴也。

隐趣

余家天台万山中，茅屋可以蔽风雨，石田可以具饘粥，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偶读卢陵罗景纶大经所著《鹤林玉露》，有曰：唐子西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

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绝妙。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罗君语也，余盖亦知此妙久矣。风尘澒洞，豺虎咬人，几赋归与之诗，计无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为之三叹。

日书三万字

江浙平章子山公，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得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公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康里人。

妓出家

李当当者，教坊名妓也，姿艺超出辈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学提举段吉甫先生天祐，赠之以诗曰："歌舞当今第一流，洗妆拭面别青楼。便随南岳夫人去，不与苏州刺史留。璚馆月明箫凤下，绮窗云散镜鸾收。却嫌痴绝浔阳妇，嫁得商人已白头。"《能改斋漫录》云：唐阳郇伯作妓人出家诗曰："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鬟剪落向残春。暂惊风烛难留世，便是池莲不染身。贝叶欲翻迷锦字，梵声初学误梁尘。从今艳色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湘山野录》乃谓陈彭年作，此不考之过也。吁，二先生之风流余韵，于此可以想见矣！

河南王

河南王卜怜吉歹为本省丞相时，一日，掾史田荣甫抱牍诣府请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开匣取印至前。田误触坠地，王适更新衣，而印朱溅污满襟，王色不少动，欢饮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气且暄，王易凉帽，左右捧笠侍，风吹堕石上，击碎御赐玉顶，王笑曰："是有数也。"谕令毋惧。噫，此其所以为丞相之量。

妖异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开花。又嘉兴儒学阍人陶氏磨上木肘发青条，开白花。又吴江分湖里煅工一柳树桩以安铁砧者，且十余年矣，发长条数茎如苇。三家虽有此怪，而皆无恙，岂非关系国家之气数乎！

塔影入屋

平江虎丘阁，版上有一窍，当日色清朗时，以掌大白纸承其影，则一寺之形胜，悉于此见之，但顶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东南曰兴圣。夏监运家乃在四塔之东，而小室内却有一塔影，长五寸许，倒悬于西壁之上，不知从何而来。然不常有，或时见之焉，是又不可晓也。

钱唐怀古词

傅按察者，忘其名，钱唐怀古，尝作一词云："静中看，记昔日湖

山隐隐，宛若虎踞龙蟠。下襄樊，指挥湘汉，鞭云骑，围绕江干。势不成三，时当混一，过唐之数不为难。陈桥驿，孤儿寡妇，久假当还。挂征帆，龙舟催发，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晕碧，辇路悄，诃喝声干。纵余得西湖风景，花柳亦凋残。去国三千，游仙一梦，依然天淡夕阳闲。昨宵也，一轮明月，还照临安。”盖《鸭头绿》调也。

人命至重

后至元间，同知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事赵君伯常，休日与书吏谈官府政事，因曰：吾曩为中书提控掾史时，夜坐私第一室，忽有两隶来前，传都堂钧旨呼唤。遂即上马，隶前导，至一官府，树木阴翳，大官危坐厅事上，问云：“河南饥，省咨至，乃缓七日不报，彼处死者甚众，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提控耳，该掾稽迟之罪，已尝呈举。”官沉思良久，曰：“非汝过也，汝退。”又命前隶曰：“可急追该掾某人来。”吾遂觉，梦也。明日晨起，令人觇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尔辈其慎之。

度量宏深

建德路达鲁花赤古笃鲁丁，字志道，守赣州路。任满听除时，有故吏丘往临江贴补，介鲁尺牍，见总管木八剌木，即日录用，就遣丘持俸钞五十锭馈鲁。盖鲁以廉故，家甚贫，朋友间每分财以济之。丘竟匿其钞。后木数得鲁书，而谢不及此，疑焉，因便使问之。鲁知为丘匿有，即具书请失谢之罪。丘闻此，惶赧无地，令儿子奉钞还鲁，终不受，且为隐其恶，未尝与人言。夫鲁，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谓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责哉！

高丽氏守节

中书平章阔阔歹之侧室高丽氏，有贤行。平章死，誓弗贰适。正室子拜马朵儿赤说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纳环子献于太师伯颜，此物盖伯颜所属意者。伯颜喜，问所欲，遂白前事。伯颜特为奏闻，奉旨命拜马朵儿赤收继小母高丽氏。高丽氏夜与亲母逾垣而出，削发为尼。伯颜怒，以为故违圣旨，再奏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鞫问。诸官奉命惟谨，锻炼备极惨酷。时国公阔里吉思于鞫问官中独秉权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数致语曰："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节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国公悟，为言于伯颜之前，宛曲解释，其事遂已。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后至监察御史而卒。

寒号虫

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当盛暑时，文采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至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索然如鷇雏，遂自鸣曰"得过且过"。嗟夫！世之人中无所守者，率不甘湛涪乡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诧九族侪类，则便志满意得，出肆入扬，以为天下无复我加矣。及乎稍遇贬抑，遽若丧家之狗，垂首帖耳，摇尾乞怜，惟恐人不我恤，视寒号虫何异哉，是可哀已。

邓思贤

尝见人戏呼一哗讦者为邓思贤，初不可晓。后读《笔谈》，始得其

说云：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医科

医有十三科，考之《圣济总录》：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则通兼言。

卷十六

陶氏二谱

宋泰山王质所著《云韬堂绍陶录》，录中首载栗里、华阳二谱。惟先生之大节高风，流播千古，而质者乃能次第其出处，作为年谱，且以名吾书绍陶之志，是可尚已，遂录于此云。

书陶栗里谱

元亮高风，发于宋晋去就之际。君曾祖事晋，懋著勋劳。自宋武帝芟元复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将收贤士，以系人心，见要，亦不应。陶、谢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僻，而灵运为武帝秉任，最后乃欲诡忠义，杂江海，远公送君过虎溪，而却灵运不入莲社，素心皆所鉴知。谱具左方。

兴宁三年乙丑　晋哀帝

君生于浔阳柴桑，今德安县楚城市是。父轶名，命子诗云："于穆仁考，澹焉虚止，寄迹风云，置兹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后裔稍袭故风，多流乱歧，盖折翼之祥，发之旁派。传淡传君父子，皆以隐德著称。侃女适孟嘉，嘉女适君父，是生君。其气所传，造化必有可言者。

太元元年丙子　晋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太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调》诗云：“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谓“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当是翟。汤家，汤庄、矫、法、赐，四世以隐行知名。亦柴桑。

太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归园田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初为州祭酒，当在其前，不堪，乃解归，故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寻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晋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从都还阻风规林》诗，当是参镇军，衔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后。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温颜”，又云“久游恋所生”。父为人度不肯适都，当是已舍单行，见《还旧居》诗。军僚差强郡吏，故云“时来苟冥会，婉恋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诗云“开岁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当是故岁五月还浔阳，今岁七月适江陵，有《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留浔阳逾年，当是予告在乡，至是往赴，云“闲居三十载”，自未参镇军以前，得三十六年，当是不堪劳役，遂起归意，故云“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

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触事未远，书疏犹存。”当是妹自武昌报江陵时，父在柴桑。

元兴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怀古田舍》诗，当是自江陵归柴桑，复适京都，宅忧居家，思溢城，故有怀古田舍，又云良苗怀新。十二月，有《与从弟敬远》诗云“寝迹衡门下”，在都亦当是处野。

元兴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连雨独饮》诗云：“僶俯四十年。”有《饮酒》诗云：“是时向立年，志气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当是在壬辰癸巳为州祭酒之时，所谓“投耒去学仕”。又云：“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至是，得十二年。

义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当是故岁自都还里即吉，庚子始事镇军，继事建威，中经罹忧，至是得六年，复衔命至都，其家尚未归柴桑。《还旧居》诗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往来时经乡闾，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至是始定居，断他适。十一月，有《归去来辞》。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泽，至是免归。当是不堪军役，故求县，不堪县役，故归家。所谓“风波未定，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足以为酒，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平生之志始决”。见序及辞甚详。《失妹》所谓“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是岁，刘将军录尚书。

义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谓“服制再周”。

义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诗云：“奄出四十年。”

义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诗。

义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获早稻》诗。

义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从弟敬远》文云：“绝粒委务，考槃山阴。晨采上药，夕闲素琴。”当是同志，见文甚详。

义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杂诗》云：“奈何五十年。”弃官来归，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

义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与子俨等疏》云：“年过五十”。又云：“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

至，自号羲皇上人。”见疏甚详。

义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获》诗云：“曰余为此来，三四星火颓。”当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间。

义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调》云：“僶俯六九年。”召为著作佐郎，不应。是岁，宋公为相国。

元熙元年己未　晋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为江州，自造不得见，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于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与相闻，极欢终日。尝九日把菊无酒，休元饷之，有《九日闲居》诗，所谓“秋菊满园，时醪靡至”，当是未获所遗。休元在江州几六载，未审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讫死未尝他适，独暂为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隐周续之召至都，为颜延之连挫。义熙间，檀韶为江州，邀续之在城北讲礼雠书。有《示周掾祖谢》诗云：“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又云：“但愿还渚中，从我颍水滨。”江城尚不欲周往，奚况京师。刘遗民亦同隐。有《和刘柴桑》诗云：“挈杖还西庐。”又云：“春醪解饥劬。”其还以春，有《酬刘柴桑》云：“嘉穟眷南畴。”又云：“慨然知已秋。”其还至是及秋。初自西庐移南村，有《移居》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朝夕。”又

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迁居殆为遗民之徒，寻还西庐，度相距亦不远，与遗民更相酬酢不改。赏文析义之时，未审的在何年。或恐刘柴桑似县令，刘或尝为此县，存此呼，或有命不为，犹续之尝命为抚军参军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时为宰者语。皆冷交，非热官。《丁柴桑》诗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此乃当官无疑。寻诗，钟情于刘，过厚于周，遗民自隐之余无闻。续之在隐之中微婉。君与周、刘，号浔阳三隐。校情义，稍有浅深。是岁，宋武帝践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晋营阳王

君年五十九。颜延之为始安，过浔阳日，造饮酣醉，临去，留二万钱，悉送酒家。相知久间，骤见益欢。延之未审何时来柴桑，所谓“自尔分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当是不诣刘穆之之时。又未审何时去柴桑，当是为豫章世子参军之时。据诔，参传，略见。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济为江州。时抱羸疾，多瘠馁。往候，馈以粱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无射。”《拟挽歌》诗云：“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当是杪秋下世。颜延之诔云：“视化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祠弗恤。”其临终高态，见诔甚详。君平生好谈归尽，萧统以为“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驹，寄寓逆旅，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放荡，岂能劳

于忧畏，役于人间”，最知深心。形赠影答，神释本趣，略见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复何言。杜甫许避俗未许达道，识者更详之。

书陶华阳谱

通明高风，发于梁、齐、宋去就之际，君祖父皆食宋禄，身又生宋代，自齐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齐，益退藏。平时以师待君，然大节有定操，岂复以恩礼推移。暂至丹阳，应简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怀，抑何其坚忍。壮年果于遗世，照之审，故判之不疑。谱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于丹阳秣陵，今上元县冶村是。母郝氏，梦两天人持炉爇香来前，有娠。今世为君，再世为孙思邈。两世肇启于郝，故其兆先形，当是本居天仙趣，报尽还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异。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极阴日，悉禀纯阳，多起飞心，累功积行，所升当益高。推佛言，参君迹，略见。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岁。常持荻画灰学书。

秦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即有志养生。语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觉为远。及长，博读书，邃解文武诸伎。自后天文、地

理、人事，虽至渊妙，咸臻底极。当时已罕传，历年愈远，行世寖稀。梁传所载十二种，今传惟三种，传不能纪十种。唐志所载九种，今传惟四种。传有志无八种，传无志有五种。《本草》，后人增衍，考正益详，间与集注差异。

元徽二年甲寅　宋苍梧王

君年十九。萧将军录尚书，引为诸王侍读。故事：止典文学，无他务。除奉朝请，故事：止奉朝会请召。本不为官，虽在宦途，亦居静地。及求县，乃不遂，缘势可见。

永明十年壬申　齐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贫，求宰县，不遂，脱朝服挂神武门去。止句曲山，体即轻捷。性嗜山水，所历必吟咏盘旋不已。语人："吾见朱门广厦，虽适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难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禄，得辄差舛。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亦缘势使然。"此语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缘，次有势，相符乃入。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惟难契，故旷世难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齐郁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约为东阳，屡要不至，自栖句曲不出。所谓遍历名山，求访仙药，或未然。一至句章，礼育王塔。一至丹阳，应太子召。他适皆无考。又言"往东阳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亦无考。惟杨羲《灵宝五符》，传句容葛粲，粲以传陆修静，陆以传孙许翙。《二景歌》，东阳章灵民出都遇得，以与孙。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间，非远适而后传。

永元元年己卯　齐东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筑楼高三层，身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不娶，无子，他眷亦不通。先断此根，可议他事。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聆响为乐，间独游泉石。此门忌浊便清，神仙上景多云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类是。所谓熟之、养之、覆之，若欲成办，必加将护，大要离尘换境为上。

中兴元年辛巳　齐和帝

君年四十六。萧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谒。初，齐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谶文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遂以梁建国。后覆没，亦预言“朱点己巳”诗，叹朝阳重离七元，卒验。虽隐茅山，不却人主询谋。中大通初，献善胜、成胜二刀。度武帝狃陈庆之覆魏洛阳，好大之心寖侈，参会侯景，大触骇机，岂尽忘救世者，但观时耳。早慕张良甚深，黄石编书，盖传真秘谍兵法。其间余事，推己及物，亦致平绪术。此门隐除魔，显定乱，学道者问及，君著水镜，握镜当是早为，岂挂晚念。

天监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与游，及即位，恩礼弥笃，问讯弗绝，屡招不出。画两牛，一牧放水草之间，一金络头人执杖驱之，知不可复致。旁族季直，亦不肯事梁。武帝尝叹：“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门风，何繇乃尔！”

天监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积金涧，泉石益奇，无蛇虎，有佳木及杂药。初乏青林，及来居，皆自茂。在句曲东垄。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异人宣闾，以《本草》用虻虫、水蛭之属，伤物，迟一纪，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余种。世传：闾自青城来句曲，先升，以君闻帝，录其积水之功。化后，为蓬莱都水监。见《仙传》及《拾遗》，甚略，今茅山相传稍详，但微涉异。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只眼或方，梦胜力菩萨授《菩提记》。乃诣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传吕岩从钟离权受剑诀，后二百余年，来参黄龙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觉，别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岛，绝于人境。报尽还来，散入诸趣。晚年始坚此愿。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师传》。当时佛教虽隆，禅宗未开，圆觉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留台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见。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克亡日，仍为《告逝》诗。及卒，颜色如常，香气弥山。《华阳颂》云：“号期行当满，亥数未终丁。迨乃承唐世，将宾来圣庭。”化后，一遇丁亥，为陈临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为唐太宗贞观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圣庭当是此时。初，隋文帝辅周，以国子博士召孙思邈，不应，密言：“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以济人。”宣政元年至贞观元年，适满五十年，应命来见。太宗官之，不受，辞归太白山。风素极类隐居，他无种不类，形有转移，神无变易。自是至丁卯，独孤信镇洛阳之

时，正七岁。至丁亥，太宗召至长安之时，得八十七岁。暮龄有少容，所以惊嗟。卢照邻称其自谓生开皇辛酉，当时已不信。若尔，岂得圣童之称。博士之召，贞观丁亥，方二十七岁，岂得少容之叹。若言数百岁，岂得七岁弱冠之誉。度思邈之生，适继隐居之没，其为后身何疑。《挺契颂》又云："重离倘或似。"谓简文与武帝俱非令终。又云："七夕乃扶胥。"谓武帝凡七改元。世称推戴为策立，侯景尝为怀朔镇功曹吏，至是篡梁，称汉，故云扶胥。所谓篇中字皆有义旨，后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则《机萌》一颂二十字，顾岂虚设，矧又彰明。《业运颂》又云："济神既有在，去留从所宜。"神既济矣，在于何所？华原孙氏，即其所在也已。当知佛言报尽还来，及舍生趣生，至确可信，识者更推之。

药谱

《清异录》二卷，乃宋陶翰林谷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行、君子、幺么、释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药、禽兽、虫鱼、支体、作用、居室、衣服、妆饰、陈设、器具、文用、武器、酒浆、茗荈、馔羞、丧葬、鬼妖，皆创为异名新说，而"药谱"一则尤奇甚，因备录之。

药谱

苾蒭清本良于医，药数百品，各以角贴，所题名字诡异。余大骇，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进士侯宁极戏造《药谱》一卷，尽出新意，改立别名，因时多艰，不传于世，余以礼求假录一通，和娱闲暇。"

假君子牵牛
木叔胡椒
馘毒仙预知子
化米先生神曲
三闾小玉白芷
导河掾木猪苓
曲方氏防风
黄英古檀香
禹孙泽泻
雪如来白芨
骨鲠元君萆薢
黑司命从容
既济公升麻
涩翁诃梨勒
斜枝大士草龙胆
玄房仲长统皂荚
石仲宁滑石
水状元紫苏
金山力士自然铜
草东床大腹皮
玲珑霍去病藿香
水银腊轻粉
显明犯阿胶
疮帚何首乌
海腊骐驎竭
无忧扇枇杷叶
续命筒干漆
羽化魁五加皮
翻胃木常山
玉皇瓜马兜铃
混沌螟蛉寄生
药本五灵脂
迎阳子兔丝子
甜面淳于蜜陀僧

昌明童子川乌头
雪眉同气白扁豆
贵老陈皮
九日三官吴茱萸
中黄节士麻黄
嗽神五味子
白大寿吴朮
绿剑真人菖蒲
橐籥尊师仙灵脾
风味团头缩砂
苦督邮黄芩
知微老白薇
冷翠金刚石楠叶
抱雪居士香附子
野丈白头翁
从生药王覆盆子
命门录事安息香
飞风道者牙硝
麝男甘松
肾曹都护葫芦巴
千眼油蕤人
黄香影子栀子
出样珊瑚木通
支解黄丁香
水磨橄榄金铃子
鬼木串槐角
蛮龙舌血没药
度厄钱连翘
汤主山茱萸
偷蜜珊瑚甘草
永嘉圣脯干姜
静风尾荆介
山屠黄蘗
剔骨香青皮

淡伯厚朴
含丸使者花椒
远秀卿沉香
焰叟硫黄
时美中莳萝
削坚中尉三棱
洞庭奴隶枳壳
魏去疾阿魏
风棱御史史君子
赦肺侯款冬花
调睡参军酸枣仁
太青尊者朴硝
脱核婴儿桃仁
随汤给事中甘遂
建阳八座蛇床子
仁枣川练子
隐上座郁李仁
毕和尚荜澄茄
冰喉尉薄荷
寿祖威灵仙
延年卷雪桑白皮
六停剂五味子
中央粉蒲黄
洗瘴丹槟郎
无名印地榆
黑杀星夜明砂
清凉种香蓠
圣茏松瞿麦
醒心杖远志
德儿杏仁
红心石赤石脂
正坐丹砂附子
脾家瑞气肉豆蔻
痰宫霹雳半夏

玉虚饭龙脑
小帝青青盐
半夏精天南星
无声虎大黄
巢烟九肋乌梅
琥珀孙松脂
火泉竹沥
地白瓜蒌根
新罗白肉白附子
玉丝皮杜仲
九女春鹿茸
通天柱杖牛膝
百丈须石斛
郓芝天麻
茅君宝荚苍朮
芦头豹子柴胡
九畹菜泽兰
旱水晶硼砂
死冰白僵蚕
无情手硇砂
笑靥金菊花
银条德星山药
破军杀大戟
线子檀茅香
滴金卵延胡索
瓦垅斑贝母
秦尖疾黎
五福腐白敛
蒜脑薯百合
玉灵片石膏

锁眉根苦参
百辣云生姜
夜金雄黄
小昌明草乌头
百子堂草果子
贼参荠苨
比目沉香乌药
天豆破故纸
瘦香娇丁香
血柜牡丹皮
百药绵黄耆
赤天佩姜黄
飞天蕊旋覆花
锦绣根芍药
尉佗圭桂
丑宝牛黄
女二天当归
还元大品地黄
一寸楼台蜂窠
拔萃团麝香
走根梅干葛
埋光乌药良姜
吉祥杵桔梗
良医匕首亭历
鬼丹卢会
孝梗知母
西天蔓前胡
保生丛藁本
备身弩芫花

黑龙衣鳖甲
绶带米麦蘖
沙田髓黄精
草兵巴豆
皱面还丹人参
不死面茯苓
陆续丸蔓荆子
滴胆芝黄连
破关符蓬莪朮
川元蠹川芎
英华库益智
丹田霖雨巴戟
安神队杖麦门冬
草鱼目薏苡
炼形松子柏子仁
肚里屏风艾
大通绿木香
两平草羌活
三尸箓构杞
绿须姜细辛
八月珠茴香
椹圣荜拨
金母蜕郁金
产家大器秦艽
宜州样子白豆蔻
万金茸紫苑
蕨臣卷柏
戎奴狗脊
帝膏苏合香

世系

宋马永卿《懒真子》录云：古人重谱系故虽世胄绵远，可以考究。渊明《命子诗》云：“天集有汉，眷于愍侯。赫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按《汉功臣表》，开封愍侯舍，以右司马从汉破代，封侯。昔高帝与功臣盟云：“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谓参誓山河，谓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郁郁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同隆窊。”此盖谓青也。《功臣表》：开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谓群川众条，以谕支派之分散也。语默隆窊，以言自青后未有显者也。渊明乃长沙公之曾孙，然侃传不载，世家独于此见之。后世累经乱离，谱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灭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谱不传于世，惜哉！

卷十七

古铜器

宋番阳张世南《游宦纪闻》云：辨博书画古器，前辈盖尝著书矣。其间有论议而未详明者，如临、摹、硬黄、响榻，是四者各有其说，今人皆谓临摹为一体，殊不知临之与摹，迥然不同。临，谓置纸在傍，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婉转用笔曰摹。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毫厘必见。响榻，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辨古器，则有所谓款识，腊茶色、朱砂斑、真青绿井口之类，方为真古。其制作，有云纹、雷纹、山纹、轻重雷纹、垂花雷纹、鳞纹、细纹、粟纹、蝉纹、黄目、飞廉、饕餮、蛟螭、虬龙、麟凤、熊虎、龟蛇、鹿马、象鸾、夔牺、蜼凫、双鱼、蟠虺、如意、圜络、盘云、百孔、鹦耳、贯耳、偃耳、直耳、附耳、挟耳、兽耳、虎耳、兽足、夔足、百兽、三螭、穟草、瑞草、篆带、若蚪结之势。星带、四旁饰以星象。辅乳、钟名，用以节乐者。碎乳、钟名，大乳三十六，外复有小乳周之。立夔、双夔之类。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则以名之，如云雷钟、鹿马洗、鹦耳壶之类是也。如有款识，则以款识名，如周叔液鼎、齐侯钟之类是也。古器之名，则有钟、大曰特，中曰镈，小曰编。鼎、尊、罍、彝、舟、类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盖，足类壶。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嘴也。卮、觯、之豉切，酒觞也。角、类彝而无柱。杯、敦、簠、其形方。簋、类鼎而矮盖，有四足。豆、甗、牛偃切，无底甑也。锭、徒径切，又都定切。斝、觚、鬲、形制同鼎，汉志谓空足曰鬲。

鍑、方宥切。《玉篇》云：似釜而大。其实类小瓮而有环。盉、户戈切，又胡卧切，盛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盖，有嘴，有执攀。壶、其类有四，曰圆，曰匾，曰方，曰温。盦、于含切，覆盖也。似洗样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瓿、蒲后切，类壶而矮。铺、类豆，铺陈荐献之义。罂、类釜。鉴、盛冰器，上方如斗，镂底如风窗，下设盘以盛之。匜、弋支切，沃盥器。盘、洗、盆、鋗、呼玄切，类洗。《玉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铎、钲、类钟而矮。铙、戚、镦、饰物柄者。奁、鉴、即镜。节、钺、戈、矛、盾、弩、机、表坐、旂铃、刀笔、杖头、蹲龙、宫庙乘舆之饰，或云阑楯间物。鸠车、儿戏之具。提梁、龟蛇砚滴、车辂、托辕之属。此其大概，难于尽备。然知此者，亦思过半矣。所谓款识，乃分二义。款，谓阴字，是凹入者，刻画成之。识，谓阳字，是挺出者。正如临之与摹，各自不同也。腊茶色，亦有差别。三代及秦汉间器，流传世间，岁月寖久，其色微黄而润泽。今士大夫间论古器，以极薄为真，此盖一偏之见也。亦有极薄者，有极厚者，但观制作色泽，自可见也。亦有数百年前句容所铸，其艺亦精，今铸不及。必竟黑而燥，须自然古色，方为真古也。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质素无文，周器雕篆细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论。而夏器独不然。余尝见夏雕戈，于铜上相嵌以金，其细如发。夏器大抵皆然。岁久金脱，则成阴窾，以其刻画者成凹也。铜器入土千年，纯青如铺翠，其色子后稍淡，午后乘阴气，翠润欲滴。间有土蚀处，或穿或剥，并如蜗篆自然，或有斧凿痕，则是伪也。铜器坠水千年，则纯绿色，而莹如玉。未及千年，绿而不莹，其蚀处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体轻者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铜性未尽，其重止能减三分之一，或减半。器小而薄者，铜性为水土蒸淘易尽，至有锄击破处，并不见铜色，惟翠绿彻骨，或其中有一线红色如丹，然尚有铜声。传世古，则不曾入水土，惟流传人间，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

汤煮之，良久，斑愈见。伪者，以漆调朱为之，易辨也。三代古铜，并无腥气，惟土古。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识文、款纹亦不同。识，乃篆字，以纪功，所谓铭书钟鼎。夏用鸟迹篆，商则虫鱼篆，周以虫鱼大篆，秦用大小篆，汉以小篆隶书，三国隶书，晋、宋以来皆用楷书，唐用楷隶。三代用阴识，谓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汉以来，或用阳识，其字凸，间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镌碑。盖阴识难铸，阳识易为，决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纹，以为饰。古器款居外而凸，识居内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识，商器多无款有识。古人作事精致，工人预四民之列，非若后世贱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细如发，而匀整分晓，无纤毫模糊。识文笔画，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浅如一，亦明净分晓，绝无纤毫模糊。此盖用铜之精者，并无砂颗，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为，三也。今设有古器，款识稍或模糊，必是伪作。质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伪古铜器，其法以水银杂锡末，即今磨镜药是也。先上在新铜器上，令匀，然后以酽醋调细硇沙末，笔醮匀上，候如腊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满浸，即成腊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缓，即变色矣。若不入水，则成纯翠色。三者并以新布擦，令光莹。其铜腥为水银所匮，并不发露。然古铜声微而清，新铜声浓而哄，不能逃识者之鉴。古人惟钟鼎祭器，称功颂德，则有识。盘盂寓戒，则有识。他器亦有无识者，不可遽以为非，但辨其体质、款纹、颜色、臭味足矣。夫二书之论铜器，固已粲然具备，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读经传纪录，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识法帖》及《重广钟鼎韵》七卷者，《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黄睿《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等书，皆当熟味遍参而断之以经，庶可言精鉴也。

石敢当

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按西汉史游《急就章》云：石敢当。颜师古注曰：“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据所说，则世之用此，亦欲以为保障之意。

方头

俗谓不通时宜者为方头。陆鲁望诗云：“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纻衣。”

七十二

《玉台》诗：“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孟东野《和蔷薇歌》：“仙机轧轧飞凤皇，花开七十有二行。”二诗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师旃檀佛，以灵异著闻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妇女，捐金庄严，以丐福利者，岁无虚日。故老相传云：其像四体无所倚著。人君有道，则至其国。国初时，尚可通一线无碍，今则不然矣。按翰林学士程巨夫《瑞像殿碑刻》云：释迦如来，初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弃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优填国王自以久

失瞻仰于如来，欲见无从，乃刻旃檀为像。目犍连尊者虑有阙陋，躬以神力，摄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谛观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国王臣民奉之犹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复至人间，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腾步空中，向佛稽首。佛为摩顶授记曰："我灭度千年之后，汝从震旦，东土也。广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龟兹六十八年，凉州十四年，长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复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圣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二十年，南还燕宫内殿五十四年。丁丑岁三月，燕宫火，迎还圣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岁，当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罗等四众，备法驾仗卫音伎，迎奉万寿山仁智殿。丁丑，建大圣安寺。己丑岁，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后殿，大作佛事。瑞像计自优填王造始之岁，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释氏感通录》云：梁武帝遣郝骞等往天竺国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骞。天监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极殿，建斋度僧，大赦断杀，自是蔬食绝欲。据此说，又与碑文不同。即今圣安寺所安之像，抑优填之所刻欤？天竺之摹刻欤？

传席

今人家娶妇，舆斩迎至大门，则传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尔。乐天《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去声。毡褥，锦绣一条斜。"

归妇吟

吉之永丰刘氏女，天兵南下日，为东平王郎中宥所虏。后王闻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归，且作《归妇吟》以送之，诗曰："烈

火都将玉石焚，死生契阔忆中分。信音一绝思青鸟，泪眼双穿望白云。残日鹊鸰还有难，北风鸿雁正离群。新诗送尔还家去，重续当年织锦文。”吁，固虽刘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穿耳

或者谓晋唐间人所画士女多不带耳环，以为古无穿耳者。然《庄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叉揃，不穿耳。”则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丫头

吴中呼女子之贱者为丫头。刘宾客《寄赠小樊》诗：“花面丫头十二三，春来绰约向人时。”

点心

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唐史》：郑傪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则此语唐时已然。

奴婢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又有曰陪送者，则摽拨随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若良家愿娶其女者听。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财，则俟少有过犯，

杖而锢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愿纳财以求脱免奴籍，则主署执凭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按《周礼》，其奴，男子入于皂隶，女子入于舂藁。《说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无罪恶，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儿。按《汉书·陈胜传》："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则家生儿亦有所据。

愠羝

愠羝，谓腋气也。唐崔令钦《教坊记》云：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

天子争臣

张公可与者，济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纳忠于国，虽斧钺有所不避。为中书郎中日，先帝时一大奸以元恶受显戮，后二子夤缘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陛辞，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获沾一命之荣，当不瞑目。臣敢昧死请。"上命左右传旨中书，独公不奉诏。越数日，上召丞相面谕之。丞相退，谓公曰："圣意宠遇之深，当复奈何？"公曰："朝廷果欲举行赠典，必须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诛之，以先帝为何如主哉？则上之于先帝，反不若大奸之有后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备公言以闻，上为动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诉宗室谋逆，奏送刑部问状，违鞫，有证验，而死于狱。宗室之妻见上泣曰："臣妾夫某，无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谓其已死，圣怒，命御史台鞫问。丞相惧，谋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牍补署花押，众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错，欲照略耳，非谓此也。"公

曰："自丞相以下，皆当听问，某何独求免邪？"既而缄牍令该掾抱诣台，台官首问曰："张郎中曾书卷否？"曰："然。"台官议曰："张郎中所行未尝差错，况此一事，中书得旨施行，执法者复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颔之，其事遂寝。如公者，诚天子之争臣也矣。

婶妗

宋张文潜《明道杂志》云：经传中无"婶妗"二字。婶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两字音为一。

黄金缕

苏小小见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图写以玩之，一何动人也如此哉！《春渚纪闻》云：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唐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唐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等，遂为钱唐幕官，其廨舍后，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章为钱唐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而火起舟尾。仓忙走报，家已恸哭矣。《能改斋漫录》云：刘次庄《乐府解题》曰：《钱唐苏小小歌》，苏小小非唐人，世见乐天、梦得诗多称咏，遂谓与之同时耳。次庄虽知苏小小非唐人而无所据。余按郭茂倩所编引《广题》曰：苏小小，钱唐名娼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唐江之西，故古辞云："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尝记《虞美人》长短句云："槐阴别院宜清昼，人坐春

风秀。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亦蕴藉可喜，乃元遗山先生所作也。

哨遍

某人以善经纪，积资至巨万计，而既鄙且啬，不欲书其姓名。其尊行钱素庵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间，善诗曲，有集行于世。某尝以贵富骄之，故作今乐府一阕讥警焉：〔哨遍〕试把贤愚穷究，看钱奴，自古呼铜臭。徇己苦贪求，特不教泉货周流。忍包羞，油铛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后。晓夜寻思机彀，缘情钩距，巧取旁搜。蝇头场上苦驱驰，马足尘中厮追逐，积儹下无厌就。舍死忘生，出乖弄丑。〔耍孩儿〕安贫知足神明佑，好聚敛多招悔尤。王戎遗下旧牙筹，夜连明计算无休。不思日月搬乌兔，只与儿孙作马牛。添消瘦，不调祻鼎，姿逞戈矛。〔十煞〕渐消磨双脸春，已凋飕两鬓秋，终朝不乐眉长皱。恨不得，柜头钱五分息，招人借架上祒。一周年不放赎，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九〕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唤甚半州，忍饥寒儹得家私厚。待垒做钱山儿，倩军士喝号提铃守。怕化做钱龙儿，请法官行罡布气留。半炊儿，八遍把牙关叩。只愿得无支有管，少出多收。〔八〕亏心事尽意为，不义财尽力掊。那里问，亲弟兄，亲姊妹，亲姑舅。只待要春风金谷骄王恺，一任教夜雨新丰困马周。无亲旧，只知敬明眸皓齿，不想共肥马轻裘。〔七〕资生利转多，贪婪意不休，为锱铢舍命寻争斗。田连阡陌心犹窄，架插诗书眼不瞅。也学采东篱菊，子是个装呵元亮，豹子浮丘。〔六〕恨不得扬子江变做酒，枣穰金积到斗。为几文贉背钱，受了些旁人咒。一斗粟与亲眷分了颜面，二斤麻把相知结下寇仇。真纰缪，一味的骄而且吝，甚的是乐以忘忧。〔五〕这财曾燃了董卓脐，曾枭了元载头，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

堆金积玉连城富，眨眼早，野草闲花满地愁。干生受，生财有道，受用无由。〔四〕有一日大小运并在命宫，死囚限缠在卯酉。甚的散得疾，子为你聚来得骤。恰待调和新曲歌金帐，逼临得佳人坠玉楼。难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烂额焦头。〔三〕窗隔每都飐飐的飞，椅卓每都出出的走。金银钱米，都消为尘垢。山魈木客相呼唤，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昼，花月妖将家人狐媚，虚耗鬼把仓库潜偷。〔二〕恼天公，降下灾，犯官刑，系在囚。他用钱时难参透，待买他，上木驴钉子轻轻钉，吊脊筋钩儿浅浅钩。便用杀，难宽宥。魂飞荡荡，魄散悠悠。〔尾〕出落他平生聚敛的情，都写做临刑犯罪由。将它死骨头告示向通衢里甃，任它日炙风吹慢慢朽。乐府中押逐赎菊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此曲虽曰为某而作，然亦可以为世劝。

花蕊夫人

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之翾轻也。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

崔丽人

余向在武林日，于一友人处见陈居中所画唐崔丽人图，其上有题云：“““并燕莺为字，联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秀玉胜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厢旧红树，曾与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衔命陕右，道出于蒲东普救之僧舍，所谓西厢者，有唐丽人崔氏女遗照在焉。因命画师陈居中绘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将勉情钟始终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劳之歌以记云。泰和丁卯林钟吉日，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延祐庚申春二月，余传命至东平，顾市鬻《双鹰图》，观久之，弗见主人而归。夜宿府治西轩，梦一丽人，绡裳玉质，

逡巡而前曰："君玩《双鹰图》虽佳，非君几席间物，妾流落久矣，有双鹰名冠古今，愿托君为重。"觉而怪之，未卜其何祥。迟明欲行，忽主人携鹰图来，且四轴，余意丽人双鹰，符此数耳。继出一小轴，乃梦所见，有诗四十字，跋语九十八，识曰"泰和丁卯，出蒲东普救僧舍，绘唐崔氏莺莺真。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画、诗、书，皆绝神品也。余惊诧良久。时有司群官吏环视，因缩不目，托以跋语佳胜赎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岂法书名画自有灵邪？抑名不朽者随神耶？遇合有定数耶？余尝谓，《关雎》、《硕人》，姿德兼备，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艳联芳，文士之偶也。自诗书道废，丈夫弗学，况女流乎？故近世非无秀色，往往脂粉腥秽，鸦凤莫辨，求其彷佛待月章之万一，绝代无闻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归于我，义弗辞已。宜之者，盖前金赵愚轩之字，曾为巩西簿。遗山谓泰和有诗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见士思容题。"右共五百九字，虽不知壁水见士为何如人，然二君之风韵可想见矣。因俾嘉禾绘工盛懋临写一轴。适舅氏赵公待制雝见而爱之，就为录文于上。按唐元微之传奇莺莺事，以为张生寓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亦止兹寺。崔氏妇，郑氏也。生出于郑，视郑则异派之从母。因丁文雅军扰掠蒲人，郑惶骇不知所措，生与将之党善，请吏护之，不及于难。郑厚生德，谓曰："姨之弱子幼女，当以仁兄之礼奉承。"命莺莺出拜，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生问其年纪，郑曰："十七岁矣。"生自是惓之，私礼莺莺之侍婢红娘，间道其衷。既而诗章往复，遂酬所愿。中间离合多故，然不能终谐伉俪。说者以为生即张子野，宋王性之著传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郑氏墓铭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又作陆氏志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氏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传奇言生年二十二。乐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至贞元庚辰，正二十二岁。凡此数

端，决为微之无疑，特托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鲭录》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陆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则四千四百四十里。东至大海，四百九里，顺风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国。西至鄱阳湖，接连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州路，接连广东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扬子江，接连淮南省扬州界，七百二十里。东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广东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扬州路，七百六十五里。东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东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连河南省安庆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行省，则又不同矣。

改常

今人谓易其所守者为改常。《北梦琐言》：左军容使严遵美，阉官中仁人也。尝一日发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谓犬曰：“军容改常也。”

卷十八

叙画

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十卷，自轩辕时至会昌元年，能画者三百七十余人。其叙画之源流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古先圣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已来，皆有此瑞。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按字学之部，其六曰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广雅》云：“画，类也。”《尔雅》云：“画，形也。”《说文》云：“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释名》云：“画，挂也，以采色挂物象也。”故钟鼎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旗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清庙肃而尊彝陈，广轮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故陆士衡云：“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其论画六法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傅采，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之。彦远试论之曰：古之画，或能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

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乎立意，而归乎用笔。顾恺之曰："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台阁一定器耳，差易为也。"斯言得之。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故韩子曰："狗马难，鬼神易。狗马乃凡俗所见，鬼神乃谲怪之状。"斯言得之。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采色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其论画体工用榻写曰：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其间诠量，可有数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慧者，岂可议乎知画。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六卷，自唐会昌元年至神宗熙宁七年能画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论制作楷模曰：大率图画风力气韵，固在当人，其如种种之要，不可不察。画人物，必分贵贱气韵，朝代衣冠。释门有善功方便之颜，道像具修真度世之范，帝王崇上圣天日之表，外夷得慕华钦顺之情，儒贤见忠信礼义之风，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隐逸识肥遁高世之节，贵戚尚纷华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严重之仪，鬼神作醜𩴁尺者反。驰趡于鬼反。之状，士女宜秀色婑乌果反。媠奴坐反。之态，田家有醇甿朴野之真。画衣纹林石，用笔全类于书。衣纹有重大而调畅者，有缜细而劲健者，勾绰纵掣，理无妄下，以状高侧深斜卷折飘举之势。林木有樛枝挺干，屈节皴皮，纽裂多端，分敷万状，作怒龙惊虺之势，耸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矾头，亦为棱面，落笔便

见坚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难。画畜兽，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质肥圆，毛骨隐起。画龙，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画水，汤汤若动，使观者有浩然之思。画屋木，折算无亏，笔画匀壮，深远透空。画花竹，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箨老嫩，苞萼先后，自然艳丽间野。逮诸园蔬、野草，咸有出土体性。画禽鸟，识形体名件之异，悟翔举飞集之态。其论气韵非师曰：谢赫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其论用笔得失曰：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意在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画有三病，皆系用笔，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结。版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物状平褊，不能圆混也。刻者，运笔中疑，心手相戾，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也。结者，欲行未行，当散不散，似物凝滞，不能流畅也。其论古今优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玄及阎立德、立本，皆纯重雅正，性出天然。吴生之作，为万世法，号曰画圣。张萱、周昉、韩干、戴嵩，气韵骨法，皆出意表，后之学者，终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关仝、范宽、董源之迹，徐熙、黄筌、居采之踪，前不藉师资，后无复继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辈复起，边鸾、陈庶之伦再生，亦将何以措手于其间哉！故曰古不及近。邓椿著《画继》十卷，自熙宁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论远曰：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间者万物，悉皆含豪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而若虚独归于轩冕岩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

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又有《画继补遗》一卷，不知谁所撰，则自乾道以后至理度间能画者八十余人。尔后陈得辉著《续画记》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画者一百五十一人，然与《画继补遗》则相出入者耳。二书仅可考阅姓名，无足观也。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古画多直帧，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绢，经纬一等，故无背面。江南绢，则经粗而纬细，有背面。唐人画或用捣熟绢为之，然止是生捣，令丝褊，不碍笔，非如今煮练加浆也。古绢自然破者，必有鲫鱼口与雪丝，伪作者则否。古画色黑或淡黑，则积尘所成，自有一种古香可爱。若伪作者，多作黄色而鲜明，不尘暗，此可辨也。米芾《画史》云：古画若得之不脱，不须背褾。若不佳，换褾一次，背一次，坏屡更矣，深可惜。盖人物精神发采，花之秾艳、蜂蝶，只在约略浓淡之间，一经背，多或失之也。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吴生、周昉、韩幹，后来皆以热汤。汤半熟，捶如银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笔。今人收唐画，必以绢辨，见纹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张僧繇、阎令画皆生绢，南唐画皆粗绢，徐熙绢或如布。绢素百破，必好画。裂文各有辨，长幅横卷裂文横，横幅直卷裂文直，各随轴势裂也。直断，不当一缕。岁久，卷自两头苏开，断不相合。不作毛，掏亦苏，不可伪作。其伪者，快刀直过，当缕两头，依旧生作毛起，掏又坚纫也。湿染者，色栖缕间。干熏者，烟臭，上深下浅。古纸素有一般古香，真绢色淡，虽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经香烟熏损本色。染绢作湿香色，栖尘文间，最易辨，仍盖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须连两三经，不可伪作。国朝东楚汤垕，字君载，号采真子，著《画鉴》一卷，论历代名画，悉有依据。其杂论曰：古人作画，皆有深意，运思落笔，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无虚士，相传既久，必有过人处。今人看画，出自己见，不经师授，不阅记录，但合其意者为佳，不合其意者为

不佳，及问其如何是佳，则茫然失对。仆自十七八岁时，便有迂阔之意，见图画爱玩不去手，见鉴赏之士，便加礼问，遍借记录，仿佛成诵。详味其言，历观名迹，参考古说，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过为听声随影，终不精鉴也。灯下不可看画，醉余酒边不可看画，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为害物。至于庸人孺子，见画必看，妄加雌黄品藻，本不识物，乱订真伪，令人短气。古人画稿，谓之粉本，前辈多宝畜之，盖其草草不经意处，有天然之妙。宣和、绍兴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画，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宽《雪山》、王诜《烟江叠障》，不可枚举。看画如看美人，其风神骨相，有肌体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传染，次及事实，殊非赏鉴之法也。元章谓好事家与赏鉴家自是两等，家多资力，贪好名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鉴赏，则于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不能夺也。观六朝画，先观绢素，次观笔法，次观气韵，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题印者，尤不可信。古画东移西掇，挦补成章，此弊自高宗朝庄宗古始也。余友人吴兴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生，其家世藏名迹，鲜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领神会，加以游于画艺，悟入厥趣，是故鉴赏品藻，万不失一。因取各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续画记》为本，参以《宣和画谱》、南渡七朝画史，齐、梁、魏、陈、唐、宋以来诸家画录，及传记、杂说、百氏之书，搜潜剔秘，网罗无遗，自轩辕时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画者一千二百八十余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余年间二百余人，共一千五百余人。其考核诚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论画之三品，盖扩前人所未发。论曰：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笔墨超绝，传染得宜，意趣有余者，谓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规矩者，谓之能品。古人画，墨色俱入绢缕，精神迥出，伪者虽极力仿佛，而粉墨皆浮于缣素之上，神气亦索然。盖古人笔法圆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虽极

工致，一览而意尽矣。唐及五代绢素粗厚，宋绢轻细，望而可别也。御题画，真伪相杂，往往有当时名笔临摹之作。故秘府所藏临摹本，皆题为真迹，惟明昌所题最多，具眼自能识也。吁，可谓真知画者哉！

记宋宫殿

廉访使杨文宪公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尝作《汴故宫记》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长史宴于废宫之长生殿，惧后世无以考，为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门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曰丹凤，而其门三。丹凤北曰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而其门五，双阙前引。东曰登闻检院，西曰登闻鼓院。检院之东曰左掖门，门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门，门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庆门。而日精门左，升平门居其东，月华门右，升平门居其西。正殿曰大庆殿。东庑曰嘉福楼，西庑曰嘉瑞楼。大庆之后曰德仪殿，德仪之东曰左升龙门，西曰右升龙门。正门曰隆德，曰萧墙，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东上阁门，右曰西上阁门，皆南向。东西二楼，钟鼓之所在，鼓在东，钟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门，仁安殿东则内侍局，内侍之东曰近侍局，近侍之东曰严祗门，宫中则曰撒合门。少南曰东楼，即授除楼也，西曰西楼。仁安之次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楼。楼西曰琼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楼。楼北少西曰玉清殿。纯和之次曰宁福殿，宁福之后曰苑门。由苑门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曰玉京独秀太平岩，殿曰山庄。庄之西南曰翠微阁。苑门东曰仙韶院，院北曰涌翠峰，峰之洞曰大涤涌翠，东连长生殿。殿东曰涌金殿，涌金之东曰蓬莱殿。长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长生之南曰阅武殿，阅武南曰内藏库。由严祗门东曰尚食局，尚食东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药院，御药北曰右藏库，右藏之东曰左藏。

宣徽东曰点检司，点检北曰秘书监，秘书北曰学士院，学士之北曰谏院，谏院之北曰武器署。点检之南曰仪鸾局，仪鸾之南曰尚辇局。宣徽之南曰拱卫司，拱卫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门，繁禧南曰安泰门，安泰西与左升龙门直，东则寿圣宫，两宫太后位，本明俊殿试进士之所。宫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寿殿，燕寿殿垣后少西曰震肃卫司，东曰中卫尉司。仪鸾之东曰小东华门，更漏在焉。中卫尉司东曰祗肃门，祗肃门东少南曰将军司。徽音、寿圣之东曰太后苑，苑之殿曰庆春，庆春与燕寿并。小东华与正东华对。东华门内正北尚厩局，尚厩西北曰临武殿。左掖门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宫苑司，宫苑司西北曰尚酝局、汤药局、侍仪司，少西曰符宝局、器物局，西则撒合门。嘉瑞楼西曰三庙，正殿曰德昌，东曰文昭殿，西曰光兴殿，并南向。德昌之后，宣宗庙也。宫西门曰西华，与东华直，其北门曰安贞。二大石外，凡花石台榭池亭之细并不录。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璧华丽之饰，则无有也。然后之人因其制度而损益之，以求其称，斯可矣。公又有《录汴梁宫人语》五言绝句一十九首，虽一时之所寄兴，亦不无有伤感之意，今并附于此。诗曰：“一入深宫里，经今十五年。长因批帖子，呼到御床前。”右一“岁岁逢元夜，金蛾闹簇巾。见人心自怯，终是女儿身。”右二“殿前轮直罢，偷去赌金钗。怕见黄昏月，殷勤上玉阶。”右三“翠翘珠掘背，小殿夜藏钩。蓦地羊车至，低头笑不休。”右四“内府颁金帛，教酬贺节盘。两宫新有旨，先与问孤寒。”右五“人间多枣栗，不到九重天。长被黄衫吏，花摊月赐钱。”右六“仁圣生辰节，君王进玉卮。寿棚兼寿表，留待北还时。”右七“边奏行台急，东华夜启封。内人催步辇，不候景阳钟。”右八“画烛双双引，珠帘一一开。辇前齐下拜，欢饮辟寒杯。”右九“圣躬香阁内，只道下朝迟。扶仗娇无力，红绡贴玉肌。”右十“今日天颜喜，东朝内宴开。外边农事动，诏遣教坊回。”右十一“驾前双白鹤，日日候朝回。自送銮舆

去，经年更不来。”右十二“陡觉文书静，相将立夕阳。伤心宁福位，无复夜熏香。”右十三“二后睢阳去，潜身泣到明。却回谁敢问，校似有心情。”右十四“为道围城久，妆奁斗犒军。入春浑断绝，饥苦不堪闻。”右十五“监国推梁邸，初头静不知。但疑墙外笑，人有看宫时。”右十六“别殿弓刀响，仓皇接郑王。尚愁宫正怒，含泪强添妆。”右十七“一向传宣唤，谁知不复还。来时旧针线，记得在窗间。”右十八“北去迁沙漠，诚心畏从行。不如当日死，头白若为生。”右十九陈随应《南度行宫记》云：杭州治旧钱王宫也，绍兴因以为行宫。皇城九里，入和宁门，左进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库至北宫门。循廊左序，巨珰幕次，列如鱼贯。祥曦殿朵殿，接修廊为后殿，对以御酒库、御药院、慈元殿、外库、内侍省、内东门司、大内都巡检司、御厨、天章等阁。廊回路转，众班排列。又转内藏库，对军器库。又转便门，垂拱殿五间，十二架，修六丈，广八丈四尺。檐屋三间，修广各丈五。朵殿四，两廊各二十间，殿门三间，内龙墀折槛。殿后拥舍七间，为延和殿。右便门通后殿，殿左一殿，随时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诚，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对奉使曰崇德，武举及军班授官曰讲武。东宫在丽正门内，南宫门外，本宫会议所之侧。入门，垂杨夹道，间芙蓉，环朱栏。二里至外宫门节堂，后为财帛、生料二库，环以官属直舍。转外窑子，入内宫门廊。右为赞导春坊直舍，左讲堂七楹，扁新益，外为讲官直舍。正殿向明，左圣堂，右祠堂。后凝华殿，瞻箓堂，环以竹，左寝室，右齐安，位内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斋，太子赐号也。接绣香堂便门，通绎己堂，重檐复屋，昔杨太后垂帘于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环修廊右转，雅楼十二间，左转数十步，雕阑花甃，万卉中出秋千，对阳春亭、清霁亭，前芙蓉，后木樨。玉质亭，梅绕之。由绎己堂过锦胭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后苑。梅花千树，曰梅岗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传芳，芍药曰冠芳，山茶曰鹤丹，桂曰天阙

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圣祠曰庆和，泗洲曰慈济，钟吕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俭，木香曰架雪，竹曰赏静，松亭曰天陵偃盖。以日本国松木为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齿，环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观堂，为上焚香祝天之所。吴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观钟鸣，观堂之钟应之，则驾兴。山背芙蓉阁，风帆沙鸟履舄下。山下一溪萦带，通小西湖，亭曰清涟。怪石夹列，献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翚飞翼拱。凌虚楼对瑞庆殿，损斋、缉熙、崇政殿之东，为钦先、孝思、复古、紫宸等殿。木围即福宁殿，射殿曰选德。坤宁殿，贵妃、昭仪、婕妤等位宫人直舍蛩聚焉。又东过阁子库、睿思殿，仪鸾、修内、八作、翰林诸司，是谓东华门。右二记书法详赡，宋之宫阙，概可见矣。

廉察

徐文献公任浙西廉访使日，遇有诉讼者，必历问其郡邑官吏臧否，分为三等，载诸籍。第一等，纯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极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时，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举之；第二等，勿问；第三等，惩戒之使改过可也，慎勿罢其职役。分司遵奉，一道肃清。

宣发

人之年壮而发斑白者，俗曰算发，以为心多思虑所致。盖发乃血之余，心主血，血为心役，不能上荫乎发也。然《本草》云：“芜菁子压油涂头，能变蒜发。”则亦可作蒜。《易·说卦》：“巽为寡发。”陆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杂为宣发。”据此，则当用宣字为是。

檄书露布

檄书、露布，何所起乎？汉陈琳草檄，曹操见之，顿愈头风，遂谓檄起于琳。《说文》："檄，二尺书。"徐锴通释曰："檄，征兵之书也。汉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有急，则插以羽。"《尔雅》："木无枝为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龙》有张仪《檄楚书》、隗嚣《檄亡新文》，《文选》有司马相如《喻蜀檄文》。则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礼仪志》："后魏每战克，书帛于漆竿上，名露布。"《世说》："桓宣武征鲜卑，唤袁粲作露布，倚马，手不辍笔，俄成七纸。"如《隋志》、《世说》所云，则露布起于后魏，而晋因之。然《汉官仪》："凡制书皆玺封，唯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汉书》：贾洪为马超作伐曹操露布。则汉时已然。及读《初学记》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见其国，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则甘露沉重。"岂露布之义当取于此与？

靸鞋

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靸鞋。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炙毂子杂录》引《实录》云："靸鞋，舄，三代皆以皮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为之，名曰靸鞋。二世加凤首，仍用蒲。晋永嘉元年用黄草，宫内妃御皆著，始有伏鸠头履子。梁天监中，武帝易以丝，名解脱履。至陈、隋间，吴、越大行，而模样差多。唐大历中进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进百合草履子。"据此，则靸鞋之制，其来甚古。然《北梦琐言》载"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靸鞋"之句，抑且咏诸诗矣。靸，悉合切，在飒字韵下，今俗呼与娶同音者，误。

书手

世称乡胥为书手，处处皆然。《报应记》：宋衎，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盖唐时已有此名。

卷十九

脉

人禀天地五行之气以生，手三阳、三阴，足三阳、三阴，合为十二经，以环络一身，往来流通，无少间断，其脉应于两手三部焉。夫脉者，血也。脉不自动，气实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内经》云：“脉者，血之府。”《说文》云：“血理分邪行体者，从𠂢，从血。”亦作脉。《通释》云：“五藏六府之气血分流四体也。”《释名》云：“脉，幕也。幕络一体。字从肉，从𠂢。𠂢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脉字从𠂢，取𠂢行之象。”无求子云：“脉之字从肉，从𠂢，又作衇。盖脉以肉为阳，衇以血为阴。”华佗云：“脉者，血气之先也。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血热则脉数，血寒则脉迟，血微则脉弱，气血平则脉缓。”晋王叔和分为七表八里，可谓详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学者卒难究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虚隐君嘉彦以《难经》于六难专言浮沉，九难专言迟数，故用为宗，以统七表八里而总万病。其说以为浮者为表、为阳，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风，无力主气，浮而无力为芤，有力为洪。又沉为实，沉者为里、为阴，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积，无力主气，沉而极小为微，至骨为伏，无力为弱。迟者为阴，主寒，内受之病也，有力主痛，无力主冷，迟而少驶为缓，短细为涩，无力为濡。数者为阳，主热，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热，无力主疮，数而极弦为紧，有力为弦，流利为滑。他若九道六极之殊，三焦五藏之辨，与夫持脉之道，疗病之方，其间玄妙，具在《四脉玄文》及《西原脉诀》等书，世以为秘授。始由隐君传之刘复真先生，先生传之朱宗阳炼师，炼师传之张玄白高

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学者其求诸。

四司六局

俗称四司六局者，多不能举其目。《古杭梦游录》云：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也。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

稽古阁

《博古图》，宋徽庙朝所修书，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阁。蔡京《保和殿曲燕记》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儵等东曲水，朝于玉华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太宁阁，登层峦、林霄、骞凤、垂云亭，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中楹置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器玉。左挟阁曰妙有，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柜玉笈之书，与神霄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多不知识，上亲指示，为言其概。

经纪

今人以善能营生者为经纪。唐滕王元婴与蒋王皆好聚敛，太宗尝赐诸王帛，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韩昌黎作《柳子厚墓志》云：“舅弟卢遵，又将经纪其家。”则自唐已有此言。

庞居士

世斥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庞居士矣。”盖相传以为居士家资巨万，殊用劳神，窃自念曰：“若以与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诸无何有之乡。”因辇送大海中，举家修道，总成证果。又以为居士即襄阳庞德公。《释氏传灯录·庞居士传》云：襄州居士庞蕴者，衡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本业儒，志求真谛。德宗贞元初，谒石头迁禅师，豁然有省。后参马祖，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答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却向汝道。”遂于言下顿悟玄旨，乃留驻参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头，共说无生话。”元和六年，北游襄汉，随处而居。女灵照，卖竹漉篱，以供朝夕。将入灭，谓曰：“视日早晚以报。”灵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居士出户观视，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机锋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闻之，来问，居士谓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庞婆走田中谓其子庞大曰：“汝父死矣。”庞大曰：“嗄。”倚锄脱去。婆为焚烧毕，自后莫知其所。按此传，知非庞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辇财之说，特恐后人所傅会耳。然今之积金蓄谷，倍息计赢，校斗斛合龠，诈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则射歉饥发积，授枚识出，布筹会入，穷日疲极而睡者，能以居士之事便作真想，岂不为养生之福哉！

宋朝家法

郑遂昌言：宋巨珰李太尉者，国亡，为道士，号梅溪。余童时，尝侍其游故内，指点历历如在。过葫芦井，挥涕曰：“是盖宋之先朝位，上钉金字大牌曰：皇帝过此，罚金百两。”近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

提举，住杭州，暗问其室氏，乃宋内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犹识之，但两鬓俱秃。问知在宫中任此职者，例裹巾，巾带之末，各缀一金钱，每晨用以掠发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为内夫人日，每日轮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纸一番，从后端起笔，书帝起居，旋书旋卷，至暮，封付史馆。"内夫人别居一宫，宫门金字大牌曰：官家无故至此，罚金一镒。以二者言之，可见宋朝家法之严。

阑驾上书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抚诸道，问民疾苦，然而政迹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黄如征邀驾上书，指数散散、王士宏等罪状，且及国家利害。斧钺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如征其人者与？天子亲览其书，喜见于色，又虞如征必为权豪所中，顾近臣馆谷以俟。越数日，特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敕侍卫护送出都。如征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领职，天下共贤之。散散、王士宏等虽免谴责，终以不显死。其书略曰：江西布衣书生黄如征，百拜上书皇帝陛下：如征忝生僻土，遭遇明时。用竭愚衷，冒干天听，伏望采览万一焉。夫皇朝版图之广，历古所无，法制之良，万世莫易。而水旱灾变，连年不息者，实由官皆污滥，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钦惟陛下，忧民之心，日夕孜孜，遂于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抚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问生民之疾苦，礼贤德，振贫乏，信冤抑，起淹滞，俾所至之处，如陛下亲临焉。苟能宣布圣泽，各尽乃职，则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处蛮方，去京师万里外，传闻奉使之来，皆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体圣天子抚绥元元之意，鹰扬虎噬，雷厉风飞。声色以淫吾中，贿赂以缄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闾阎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来时惊天动

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如此怨谣，未能枚举，皆万姓不平之气，郁结于怀，而发诸声者然也。此盖庙堂遴选非人，使生民感陛下忧恤之虚恩，受奉使掊剥之实祸。陛下于此而不察，将何以取法于后世哉！如征，无官守，无言责，所以不惮江河之险，不畏斧钺之诛，而诣阙以陈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等回覲之日，各饰巧言，妄称官清民泰，欺诈百端，昏蔽主聪。陛下不悟，为奸邪所卖，擢任省台，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则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与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阴阳和，风雨时，年岁登，边隅静，不亦难乎？倘陛下不弃蒭荛之言，委官察其实迹，责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为百官劝，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如陛下以为诽谤大臣，置而不问，非惟今日祸起萧墙，抑且天下万世之不幸矣。如征鄙语俗言，不知避讳，触犯清跸，罪在不赦，请伏锧以俟命。

钱武肃铁券

吾乡钱叔琛氏赟，乃武肃王之诸孙也。其家在郡城外东北隅，亭台沼沚，联络映带，犹是先朝赐第。与余相友善，尝出示所藏铁券。形宛如瓦，高尺余，阔二尺许。券词黄金商嵌，一角有斧痕。盖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时，其家人窃负以逃而死于难，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渔者偶网得之，乃在黄岩州南地名泽库深水内，渔意宝物，试斧击之，则铁焉，因弃诸幽。一村学究与渔邻，颇闻赐券之说，买以铁价。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报于叔琛之兄者，用十斛谷易得。青毡复还，诚为异事。时余就录券词一通，叔琛又出武肃当日谢表稿并录之。昨晚检阅经笥，偶得于故纸中，转首已三十余年矣。人生能几何哉！谩志于此。词云：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

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钱镠：朕闻铭邓隲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贯，渫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瓯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间，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表云：恩主赐臣金书铁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孙三死者，出于睿眷，形此纶言。录臣以丝发之劳，赐臣以山河之誓。镌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动神祇，飞扬肝胆。伏念臣爰从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动若持盈。惟忧福过祸生，敢忘慎初护末。岂期此志上感宸聪，忧臣以处极多危，虑臣以防微不至，遂开圣泽，永保私门，屈以常刑，宥其必死。虽君亲嘱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为心，岂敢伤慈伤爱。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贾祸。圣主万岁，愚臣一心。按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余党曹师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镜、都将董昌等，将以讨之，临安人钱镠，以骁勇事昌为兵马使。中和元年，昌为杭州刺史。光启二年，昌谓镠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授汝。”镠攻克之，昌遂徙越，以镠知杭州事。三年，昌为浙东观察使，镠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为武胜军防御使。二年，为镇海节度使。乾宁二年，昌僭号，镠遗书曰：“与其关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耶？”昌不听。镠以状闻，削夺昌官爵，委镠讨之。三年，昌伏诛。镠令两浙吏民上表，请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以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改威胜曰镇

东。天复二年，进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吴王。梁太祖开平元年，以为吴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贞明二年，以为诸道兵马元帅。三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龙德三年，以为吴越王。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镠官爵。初，镠尝遗安重诲书，辞礼甚倨。及朝廷遣奉使乌昭遇、韩玫使镠还，玫奏，昭遇见镠，称臣拜舞，重诲奏赐昭遇死。镠以太师致仕，自余官爵皆削之。长兴三年，镠卒。镠寝疾，出印钥授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卒年八十一。史称乾宁三年秋九月，以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而券词乃四年秋八月，何耶？史称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繁露》云：宝正六年，岁在辛卯，见封落星石制书。辛卯乃唐明宗长兴二年。宝太元年，罗隐记新城县记云癸未岁。癸未乃唐庄宗同光元年。以此知吴越虽禀中原正朔，既长兴、同光年号，与其宝正、宝太，同岁而名不同，知吴越自尝改元审矣。又僧文莹《湘山野录》云：唐昭宗以钱武肃平董昌，拜为镇海镇东节度使、中书令，赐铁券，罗隐为撰谢表。殆庄宗入洛，又遣使贡奉，恳请玉册金券。有司定议，非天子不得用，后竟赐之。镠即以节钺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名其居曰殿，官属悉称臣。又于衣锦军大建玉册、金券、诏书三楼，遣使册东夷诸国，封拜其君长，几极其势，与向之谢表所陈处极防微、累恩贯祸之诫，殊相戾矣。禅月贯休尝以诗投之，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镠爱其诗，遣客吏谕之曰：教和尚改十四为四十，方与见。休性褊介，谓吏曰："州亦难添，诗亦不改，然闲云野鹤，何天而不飞耶？"遂飘然入蜀。镠后果为安重诲奏削王爵，以太师致仕。重诲死，明宗乃复镠爵位。夫武肃之逾越，固莫逃乎二书所论。

射字法

有教予射字法，必须彼我二人俱聪明，熟于翻切，优于记问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诗词或言语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闻，我则拊掌，彼便说出，与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诵，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击鼓，殊无勾肆市井俗态。此天下太平，优游无事，谩以取一时之笑乐耳。使鼙鼓之声震天，干戈之锋耀日，又能留情于此？耶其法：七字诗十二句，逐句排写，前四句括定字母，后八句括定叶韵。诗曰：轻轻牵。兵兵边。平平便。明明眠。逢〇〇。兴兴掀。征，征煎。经经坚。迎迎年。俜俜偏。停停田。应应烟。成成涎。声，声膻。清清千。澄澄缠。星星鲜。晴晴涎。丁丁颠。檠檠虔。盈，盈延。能能〇。称称千。非〇〇。精精煎。零零连。汀汀天。橙。橙缠。东蒙锺江支兹为，微鱼胡模齐乖佳，灰咍真谆臻匡亏，元魂痕寒欢关山，先森萧宵爻豪歌，戈麻阳唐耕斜荣，青蒸登尤侯车侵，潭谈盐添横光凡。如欲切春字，清谆，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谆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则前三后一。少歇，又前七后四。夏字平声为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则前三后七。少歇，又前十后二。少歇，又三。盖夏字去声，所以又三也。若入声，则四矣。余仿此。但字母不离二十八字，而叶韵莫逃五十六字，此为至要。后见《宾退录》一则，与此略同，并志之。其曰：俗间有击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盖全用切字，该以两诗，诗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齐韵，取其声相近，便于诵习。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该平声五十七韵，而无侧声。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则鼓节前三后四，叶韵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为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击鼓而挥扇之类，其实一也。诗曰：西希低之机诗资，非卑妻欺痴梯归，披皮肥其辞移题，携持齐时依眉微，离为儿仪伊锄尼，醯鸡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罗家瓜蓝斜凌伦，思戈交劳皆来论，留连王郎龙南关，卢甘林峦雷聊邻，帘栊嬴娄参辰阑，楞根弯离驴寒间，怀横荣鞋庚光颜。此

叶韵也。

神人狮子

松江之横云山，古冢累累然，世传以为多晋陆氏所藏。山人封生业盗冢，至正甲辰春，发一冢，冢砖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东晋武帝时也。逆数而上，计九百一十余年矣。或者谓，冢有志石，但恐事泄，秘弗示人。冢中得古铜罍、勺、壶、洗、尊、鼎、杂器物二百余件。内一水滴，作狮子昂首轩尾走跃状，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须飘萧，骑狮子背。左手握无底圆桶，右手臂鹰。人之脑心为窍，以安吸子。吸子顶微大，正盖脑心，俨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狮鹰羽毛，种种备具。通身青绿，吸子浑若碧玉。论其制作肤理，则非晋人所能，乃汉器无疑，必其平生宝惜，而以殉葬。约长五寸，高四寸许，诚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过生，生出以售，捐钱五十缗买之归，剔凿沙土，饰泽蜡石，神气百倍于昔，韫椟保藏，时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为有势力时贵夺去。昔鲜于困学公尝畜一水滴，正与士安者大同小异，相承曰蛮人狮子，爱之未尝去手。寓杭州断桥日，临湖有水阁，倚阑把玩，偶坠吸子于湖水中，百计求之不可见，悒怏慨叹，形神为之凋枯。既他往，逾三年，复来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怀故物，注视湖波，适当霜降水净之时，吸子俨在土内，亟命仆下取，欣然如获至珍，即易号曰神人狮子。遂序述颠末，求馆阁诸老与夫骚人雅士，歌咏以张之，浸成巨轴。公殁，子孙不能世守，水滴与诗卷皆归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将求善贾而沽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余年来，仅闻公得其一于先，而士安得其一于今，非若他古铜器比，可以屈指数也。

至元钞样

中书左丞叶公亦愚李，钱唐人，宋太学生，上书诋贾似道公田、关子不便，专权误国。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饰斋匾不法，令狱吏鞫之，云："只要尔做一个麻糊。"公即口占一诗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间大丈夫。笔里无时那解有，命中有处未应无。百千万世传名节，二十三年非故吾。寄语长安朱紫客，尽心好上帝王书。"遂遭黥，流岭南。及蒙恩放还，与似道遇诸途，公以词赠云："君来路，吾归路，来来去去何时住。公田关子竟何如，国事当时谁汝误。雷州户，厓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客中颇恨乏蒸羊，聊赠一篇长短句。"归附后，入京上书言时相，并献至元钞样。此样在宋时固尝进呈，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别改年号而复献之。世皇嘉纳，便用铸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终。

妓聪敏

歌妓顺时秀，姓郭氏，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学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马版肠充馔，公杀所骑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至今都下传为佳话。时中书参政阿鲁温尤属意焉，因戏谓曰："我比元鼎如何？"对曰："参政，宰相也。学士，才人也。燮理阴阳，致君泽民，则学士不及参政。嘲风咏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如学士。"参政付之一笑而罢。郭氏亦善于应对者矣。

日无光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没三四竿许，忽然无光，渐渐作蕉叶样，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饭顷方复旧，天再明，星斗亦隐，又少时，乃没。按《天官书》、王隐《晋书》曰："日无光，臣有阴谋。"京房《易传》曰："臣专刑，兹谓分威，蒙微而日不明。"

松江志异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县三十四保辰字围金寿一家，已阉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红如鲜血然。犬之为妖，多见于占验之书，而未有若此者。若男变为女，男子孕育，则尝闻之古昔。盖阳衰阴盛，兵戈乱离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儿，阳化阴也。又犬属火，一嘴爪红，红亦火也，岂非主兵主火者与？甲辰四月十三日，华亭县五保杨巷邵浦云之西清庵廊屋一十九间，每间屋柱皆有声，其声若以桶覆水面而击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则振掉而起，经时乃止。按《乾坤变异录》：人君宫室无故有音声，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处，潮忽骤至，人皆惊讶，以非正候，至辰时，潮方来，乃知先非潮也。后见湖泖人说，湖泖素不通潮，忽平拥起，高三四尺，若潮涨之势，正与此时同。又闻平江、嘉兴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兴。"《乾坤变异录》："河水大壅，臣下执政有背叛。"

郡县君

国朝品官母妻，四品赠郡君，五品赠县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礼·士丧》："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后世封羊祜妻为万岁君，则此可为令甲之原。

面不畏寒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独面则否。医书谓：头者，诸阳之会，诸阴脉至颈及胸而还，独诸阳脉上至头，所以然也。

卷二十

纳音

六十甲子之有纳音，世人鲜知其理。尝观《笔谈》有曰：六十甲子纳音，盖六十律旋相为宫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簇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

上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得此一说，固已判然。及读《瑞桂堂暇录》，亦论及此，则尤明白简易。其曰：六十甲子之纳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后成音。盖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论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数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数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数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数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数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为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纳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历也，纳音，律也。支干，纳音之别也。此天地自然之数。《河图》，生数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东方之木，东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复生中央之土。《洛书》，克数也。克者右转，故以中央之土而克北与西北之水，北与西北之水而克西与西南之火，西与西南之火而克南与东南之金，南与东南之金而克东与东北之木，东与东北之木而又克中央之土。此《图》、《书》生克自然之数也。又见日家一书，专解海中、炉中之类，其辞虽凿，亦自颇通，因并录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属水，又为湖，又为水旺之地，兼金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炉中火者，寅为三阳，卯为四阳，火既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时天地开炉，万物始生，故曰炉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为原野，巳为六阳，木至六阳，则枝荣叶茂，以茂盛之木而

在原野之间，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则土于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犹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剑锋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临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则诚刚矣，刚则无逾于剑锋，故曰剑峰金也。甲戌、乙亥山头火者，戌亥为天门，火照天门，其光至高，故曰山头火也。丙子、丁丑涧下水者，水旺于子，衰于丑，旺而反衰，则不能为江河，故曰涧下水也。戊寅、己卯城头土者，天干戊己属土，寅为艮山，土积而为山，故曰城头土也。庚辰、辛巳白镴金者，金养于辰，生于己，形质初成，未能坚利，故曰白镴金也。壬午、癸未杨柳木者，木死于午，墓于未，木既死墓，虽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终是柔弱，故曰杨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者，金临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则水由是以生，然方生之际，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属火，戌亥为天门，火既炎上，则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雳火者，丑属土，子属水，水居正位，而纳音乃火，水中之火，非神龙则无，故曰霹雳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临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则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长流水者，辰为水库，巳为金长生之地，金生则水性已存，以库水而逢生金，则泉源终不竭，故曰长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为火旺之地，火旺则金败，未为火衰之地，火衰则金冠带，败而方冠带，未能斫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乙酉山下火者，申为地户，酉为日入之门，日至此时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戌为原野，亥为木生之地，夫木生于原野，则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虽土家正位，而子则水旺之地，土见水多，则为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为木旺之地，木旺则金羸，又金绝于寅，胎于卯，金既无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灯火者，辰为食时，巳为禺中，日之将中，艳阳之势，光于天下，故曰覆灯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属火，午为火旺之地，而纳音乃水，

水自火出，非银汉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驿土者，申为坤，坤为地，酉为兑，兑为泽，戊己之土加于坤泽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驿土也。庚戌、辛亥钗钏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则诚柔矣，故曰钗钏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属水，丑属金，水方生木，金则伐之，犹桑柘方生，人便以喂蚕，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为东北维，卯为正东，水流正东，则其性顺，而川涧池沼俱合而归，故曰大溪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库辰绝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带巳，临官土，既库绝，旺火复与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为火旺之也，未中之木又复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为七月，酉为八月，此时木则绝矣，惟石榴之木反结实，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带戌，临官亥，水临官冠带，则力厚矣，兼亥为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化气

甲己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气也。其法，取岁首月建之干如甲己丙作首，丙属火，火生土，故化土。馀仿此。又一说亦通，谓遇龙则化。龙，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属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属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应聘不遇

胡石塘先生尝应聘入京，世皇召见于便殿，趋进张皇，不觉笠子欹侧。上问曰：“秀才何学？”对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怜其贫，特授扬州路儒学教授。吁，以先生之学行而不见遇于明君，是果命矣夫！

皇舅墓

河间路景州蓨县河浒一土阜，相传为皇舅墓。自国家奄混区夏，即有谣云："皇舅墓门闭，运粮向北去。水滹墓门开，运粮却回来。"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间，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门显露，继后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张蜕庵翥尝有诗云："青州刺史河上坟，坟不可识碑仍存。维舟上读半磨灭，使君乃缘戚里恩。当时赐葬宜过厚，冢阙树立须雄尊。岂知陵谷有迁变，石马尽没龟趺蹲。驿夫指我原傍岸，县官恐坠移高原。岸滨往往多古冢，零落空余秋草根。至今父老传谶记，野人之语那足论。我疑其藏必深锢，或谓已被湍流吞。安得壮士塞河水，万古莫令开墓门。"读公之诗，伤今之世，则谶纬之说诚不可诬矣。

真率会

林昉《田间书》载《会友人游山檄》云："人有残缣败素，绘一山一水，爱之若宝，售之必千金。至于目与真景会，则略不加喜，毋乃贵伪而贱真耶？求乐之真，今日正在我辈。春雪既霁，春风亦和，或坐钓于鸥边，或行歌于犊外。百年瞬息，欢乐几何！肴核杯盘，随意所命，毋以丰约拘也。檄书驰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云间泗滨时，其地有林泉之胜，而无烽燧之虞，同时嘉遁者，皆文人高士，因仿司马温公故事，俾予作约语云："百岁光阴，万物乃天地逆旅；四时行乐，我辈亦风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滨，况地接九山之胜。尽可傍花随柳，庶几游目骋怀。节序骎骎，莫负芒鞋竹杖；杯盘草草，何惭野蔌山肴。虽云一饷之清欢，亦是百年之嘉话。敢烦同志，互作遨头。慨元祐之耆英，衣冠远矣；集永和之少长，觞咏依然。订约既勤，践言弗

替。”用附于此，以见真率之会不让游山之乐也。

珠帘秀

歌儿珠帘秀，姓朱氏。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胡紫山宣慰极钟爱之，尝拟《沉醉东风》小曲以赠云：“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一片闲情任卷舒，挂尽朝云暮雨。”冯海粟先生亦有《鹧鸪天》云：“十二阑干映远眸，醉乡空断楚天秋。虾须影薄微微见，龟背纹轻细细浮。红雾敛，翠云收，海霞为带月为钩。夜来卷尽西山雨，不著人间半点愁。”皆咏帘以寓意也。由是声誉益彰。

汉儿字圣旨

至元丙子秋八月，宋扬州守臣朱焕以城降。后于焕之孙道存家，钦睹世祖招谕诏旨，其文曰：上天眷命大元皇帝圣旨：谕淮安州安抚朱焕。据陈楚客奏，臣与朱安抚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归顺之后，不相见者十有八载。今王师吊伐，诸道并进，数内一路，领涟河、清河将士，攻取淮东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于故人情分，不容缄默。且彼所以婴城自守者，无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趋向之方，初无执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图。若蒙圣慈，特发使命，宣示德音，开其生路，彼亦识时达变之士也，宁不以数万生灵为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敕旨。准奏，今遣使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应在城守御将帅同谋归顺者，意不殊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白麻正书，北方谓之汉儿字圣旨。此诏岁月在城未降一载先，则焕之来归必先有所期矣。焕之子德辉，承父荫，仕至汉阳同知。道存，德辉之子也，亦以父荫仕至江阴知

事，既而复受伪周户部主事之职，将命扬州，被执至淮安，杀之。弟兄子侄客居上海，又悉死于苗獠之劫掠。焕之宗族，所遗殆无噍类。夫焕既不能尽忠于前，而道存又不能尽忠于后，被执遭戮之地，适在扬州、淮安，天之报施，固其宜也。谩书于此，以为畔逆之劝。

碧澜妾

吴兴赵公碧澜，宋宗室也，老而益贫。二妾方少艾，虑无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数献肴酒，致殷勤焉。公于卒也，覆诸水，曰："慎毋再见。昔吾割情忍爱以去尔，尔弗我忘，只搅我心耳。"既而各与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家每岁请给，足可养赡，愿执事终身，为尼以报主恩。"公遂复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复资育之。四明黄伯成先生玠尝有诗曰："感之以诚感必深，应之以真应必捷。真情一合了弗离，听我长歌碧澜妾。碧澜亦是诸王孙，世殊事异老且贫。少陵尚爱燕玉暖，况是当时真贵人。春衣典尽春寒峭，二妾朱颜正姝好。忍将罗带拆同心，懊恨浮生头白早。珠钿翠靥幸仅存，此时犹及嫁夫君。十二楼头燕子去，挥手不用留仙裙。去妾相悲两相约，既去犹烦送肴酌。主君讵忍覆弃之，见此翻令心绪恶。一心专天天得知，忍著主衣还事谁。遂携衾襆与俱来，后君死者当为尼。碧澜堂下双溪水，使客往来岂知此。不愿新欢恋旧恩，千万人中两人耳。"

箕仙咏史

悬箕扶鸾召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来格，所作诗文，间有绝佳者。意亦英爽不昧之鬼，依凭精魄，以阐扬其灵怪耳。友人槜李顾元凯舜举亦善此术，尝召一仙至，大书曰："独乐园主也，可命题。"众以咏史请，鸾不停留，作成长篇，自非熟于史学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为何如

鬼也。诗曰："三皇之前不可传，尧舜垂衣化自然。夏衰商败兵革起，征讨有罪非传贤。苍姬种德极深厚，历载八百何绵绵。孔丘孟轲不得位，唯有文字登书编。春秋笔削严一字，诛恶褒善持大权。丘明作传详本末，下追战国何茫然。秦皇并吞六王毕，始废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谓传万世，仁义不施徒托仙。东游弗返祖龙死，赤灵火德明中天。汉朝文景称至治，刑措可比成康前。无端杂用黄老术，是以未得称其全。王莽贼臣篡汉祚，赖有光武如周宣。云台名将应列宿，婉婉良策扶戎轩。绝胜高祖醢彭越，可比周召终天年。崇儒往谒曲阜庙，典章灿灿罗星躔。后人不省创业苦，宠任阉宦皆貂蝉。西园鬻爵诚可耻，党锢忠士灾何延。一朝曹氏帝称魏，铜驼荆棘生荒烟。关张早死后主弱，典午自帝开坤埏。五胡云扰乱中国，五马南渡何翩翩。六朝兴废有得失，岂知合并归杨坚。琼花城里建宫阙，汴河春水浮龙船。乱离思治否复泰，唐室高祖催飞骞。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传高玄。大纲不正有惭色，我尝抚卷思其渊。纷纷女祸握神器，扰扰藩镇横戈鋋。乘舆避乱数奔窜，翠华几度游西川。黄巢残贼不忍说，白骨山积血成泉。侵凌渐使唐祚绝，江海虽大犹涓涓。朱温降将乃一贼，僭号暂时得复失。后唐石晋暨知远，但以功利不尚德。周家亦僭登天基，独有世宗明治术。我朝列圣皆深仁，天下苍生得苏息。史书浩浩充屋栋，人主欲观宁遍及。小臣纂集作通鉴，治乱兴亡明似日。愿言乙夜细垂观，比美成王戒无逸。"

夫妇同棺

张春儿，叶县军士李清之妻也。年二十，清疾革，顾谓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后人。"春截发示信，誓弗再适。未几，清死，春恸垂绝，且嘱匠人曰："造棺宜极大，将以尽纳亡者衣服弓剑之属。"匠如其言，既敛，乃自经，邻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上于朝，旌其墓。时至正戊子也。呜呼！春儿生长寒微，不闲礼节，尚知夫妇大义如此，顾世之

名门巨族，动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岂不为春儿万世之罪人也与！

宋幼主诗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终二十字，含蓄无限凄戚意思，读之而不兴感者几希。

孔掾史

孔某者，皇庆癸丑间，为江浙省掾史。身躯短小，仅与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牍文，必用低凳阁足令高。脱欢丞相以其先圣子孙，而且才学优长，甚礼遇之。时有诏许文正公从祀夫子庙庭，公之子参知政事恶孔风度不雅，因小过，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参政父亲坐，参政反不容他一个子孙立耶？”许大惭。

挽文教授诗

至元间，宋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一联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独为绝唱。

狷洁

郑所南先生思肖，福州连江人，宋太学上舍，应博学宏词科，刚介有立志。会天兵南，叩阙上疏，犯新禁，众争目之，由是遂变今名。曰

肖，曰南，义不忘赵北面他姓也。隐居吴下，一室萧然，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再拜而返。人莫识焉。誓不与朔客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见有语音异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洁，亦弗为怪。工画墨兰，不妄与人。邑宰求之不得，闻先生有田三十亩，因胁以赋役取。先生怒曰："头可斫，兰不可画。"尝自写一卷，长丈余，高可五寸许，天真烂熳，超出物表，题云："纯是君子，绝无小人。深山之中，以天为春。"《过齐子芳书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寒菊》云："御寒不藉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其忠肝义胆，于此可以见之。晚年究竟性命之学，以寿终。

雁书

"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右五十九字，郝公书也。公字伯常，泽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潜邸。岁己未，扈从济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统元年，拜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宋馆于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归。此书当在至元十一年。是时南北隔绝，但知纪元为中统也。先是，有以雁献，命畜之。雁见公，辄鼓翼引吭，似有所诉者。公感悟，择日率从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书尺帛，亲系雁足而纵之。后虞人获之苑中，以闻。上恻然曰："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雁比乎？"遂进师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监帛书尚存。

碑刻印识

李和，钱唐人，国初时尚在，鬻故书为业，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赝本求一印识，毅然弗从。其印文"李和鉴定"，石刻印。

九姑玄女课

吴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妇人女子辈，多能卜九姑课。其法，折草九茎，屈之为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两两相结，止留两端，已而抖开，以占休咎。若续成一条者，名曰黄龙傥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纷错无绪，不可分理，则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课。其法，折草一把，不计茎数多寡，苟用算筹亦可，两手随意分之，左手在上，竖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为卦。一竖一横曰太阳，二竖一横曰灵通，二竖二横曰老君，二竖三横曰太吴，三竖一横曰洪石，三竖三横曰祥云，皆吉兆也。一竖二横曰太阴，一竖三横曰悬崖，三竖二横曰阴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谓九姑，岂即九天玄女欤？《离骚经》云：“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卜。”注曰：“藑茅，灵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据此，则亦有所本矣。

白翎雀

《白翎雀》者，国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缓，终则急躁繁促，殊无有余不尽之意，窃尝病焉。后见陈云峤先生云：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世皇因命伶人硕德闾制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哀嫠之音乎？”时谱已传矣，故至今卒莫能改。会稽张思廉宪作歌以咏之曰：“真人一统开正朔，马上鞮鞻手亲作。教坊国手硕德闾，传得开基太平乐。檀槽谺呀凤凰腭，十四银镮挂冰索。摩诃不作兜勒声，听奏筵前白翎雀。霜矐矐，风売売，白草黄云日色薄。玲珑碎玉九天来，乱撒冰花洒毡幕。玉翎琤珄起盘礴，左旋右折入寥廓。崒嵂孤高绕羊角，啾啁百鸟纷参错。须臾力倦忽下跃，万点

寒星坠丛薄。砉然一声震龙拨，一十四弦喑一抹。驾鹅飞起暮云平，鸷鸟东来海天阔。黄羊之尾文豹胎，玉液淋漓万寿杯。九龙殿高紫帐暖，踏歌声里欢如雷。白翎雀，乐极哀。节妇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草莱，鼎湖龙去何时回。”

天下士

《漫浪野录》云：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以泛爱天下士。顾今之忌才嫉能，口尧舜而心盗跖者，使先生视之，乃土苴之不若矣。

卷二十一

宫阙制度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师，以为天下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择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美，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大内南临丽正门，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阁。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砖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分六门。正南曰崇天，十一间，五门。东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趓楼二。趓楼登门两斜庑，十门。阙上两观皆三趓楼，连趓楼东西庑各五间。西趓楼之西，有涂金铜幡竿。附宫城南面，有宿卫直庐。凡诸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檐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间，一门。东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云从，制度如星拱。东曰东华，七间，三门。东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华，制度如东华。北曰厚载，五间，一门。东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华。角楼四，据宫城之四隅，皆三趓楼，琉璃瓦饰檐脊。直崇天门，有白玉石桥三虹，上分三道，中为御道，镌百花蟠龙。星拱南有御膳亭，亭东有拱辰堂，盖百官会集之所。东南角楼，东差北有生料库，库东为柴场。夹垣东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楼，南红门外，留守司在焉。西华南有仪鸾

局，西有鹰房。厚载北为御苑。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此两垣之内也。大明门在崇天门内，大明殿之正门也，七间，三门。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檐。日精门在大明门左，月华门在大明门右，皆三间，一门。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夹六间，后连香阁三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磶，文石甃地，上藉重裀，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间金绘，饰燕石，重陛朱阑，涂金铜飞雕冒。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前置灯漏，贮水运机，小偶人当时刻捧牌而出。木质银裹漆瓮一，金云龙蜿绕之，高一丈七尺，贮酒可五十余石。雕象酒卓一，长八尺，阔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编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箜篌，咸备于前。前悬绣缘朱帘，至冬月，大殿则黄猫皮壁幛，黑貂褥，香阁则银鼠皮壁幛，黑貂暖帐。凡诸宫殿乘舆所临御者，皆丹楹、朱琐窗，间金藻绘，设御榻，裀褥咸备。屋之檐脊皆饰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寝殿东，三间，前后轩，东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寝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为之缕花，龙涎香间白玉饰壁，草色髹绿其皮为地衣。宝云殿在寝殿后，五间，东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凤仪门在东庑中，三间，一门，东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门。门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门在西庑中，制度如凤仪。门之外有内藏库二十所，所为七间。钟楼，又名文楼，在凤仪南。鼓楼，又名武楼，在麟瑞南。皆五间，高七十五尺。嘉庆门在后庑宝云殿东，景福门在后庑宝云殿西，皆三间一门，周庑一百二十间，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楼四间，重檐。凡诸宫周庑，并用丹楹、彤壁、藻绘、琉璃瓦饰檐脊。延春门在宝云殿后，延春阁之正门也，五间，三门，东西七十七尺，重檐。懿范门在延春左，嘉则门在延春右，皆三间，一门。延春阁九间，东西

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檐重屋。柱廊七间，广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寝殿七间，东西夹四间，后香阁一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檐，文石甃地，藉花毳裀，檐帷咸备。白玉石重陛，朱阑，铜冒，楯涂金雕翔其上。阁上御榻二。柱廊中设小山屏床，皆楠木为之，而饰以金。寝殿楠木御榻，东夹紫檀御榻。壁皆张素画，飞龙舞凤。西夹事佛像。香阁楠木寝床，金缕褥，黑貂壁幛。慈福殿又曰东暖殿，在寝殿东，三间，前后轩，东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暖殿，在寝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门在左庑中，三间，一门，高三十尺。清灏门在右庑中，制度如景耀。钟楼在景耀南，鼓楼在清灏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庑一百七十二间，四隅角楼四间。玉德殿在清灏外，七间，东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饰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设佛像。东香殿在玉德殿东，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宸庆殿在玉德殿后，九间，东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设御榻，帘帷裀褥咸备。前列朱阑，左右辟二红门，后山字门三间。东更衣殿在宸庆殿东，五间，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庆殿西，制度如东殿。隆福殿在大内之西，兴圣宫之前。南红门三，东西红门各一，缭以砖垣。南红门一，东红门一，后红门一。光天门，光天殿正门也，五间，三门，高三十一尺，重檐。崇华门在光天门左，膺福门在光天门右，各三间，一门。光天殿七间，东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间，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尺。寝殿五间，两夹四间，东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檐，藻井，琐窗，文石甃地，藉花毳裀，悬朱帘、重陛，朱阑，涂金雕冒楯。正殿缕金云龙樟木御榻，从臣坐床重列前两傍。寝殿亦设御榻，裀褥咸备。青阳门在左庑中，明晖门在右庑中，各三间，一门。翥凤楼在青阳南，三间，高四十五尺。骖龙楼在明晖南，制度如翥凤，后有牧人宿卫之室。寿昌殿又曰东暖殿，在寝殿东，三间，前后轩，重檐。嘉禧殿又曰西暖殿，在寝殿西，制度如寿昌，中位佛像，傍设御榻。针线殿在寝殿后，

周庑一百七十二间，四隅角楼四间。侍女直庐五所，在针线殿后。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间，在直庐后，及左右浴室一区，在宫垣东北隅。文德殿在明晖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为之，三间，前后轩一间。盝顶殿五间，在光天殿西北角楼西，后有盝顶小殿。香殿在宫垣西北隅，三间，前轩一间，前寝殿三间，柱廊三间，后寝殿三间，东西夹各二间。文宸库在宫垣西南隅，酒房在宫垣东南隅，内庖在酒房之北。兴圣宫在大内之西北，万寿山之正西，周以砖垣，南辟红门三，东西红门各一，北红门一。南红门外，两傍附垣有宿卫直庐，凡四十间，东西门外各三间。南门前夹垣内，有省院台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门外，有窨花室五间。东夹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间，凌室六间，酒房六间。南北西门外，棋置卫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为一间。外夹垣东红门三，直仪天殿吊桥，西红门一，达徽政院。门内差北，有盝顶房二，各三间。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间。差南，有库一所，及屋三间。北红门外，有临街门一所，三间。此夹垣之北门也。兴圣门，兴圣殿之正门也，五间，三间，重檐，东西七十四尺。明华门在兴圣门左，肃章门在兴圣门右，各三间，一门。兴圣殿七间，东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间，深九十四尺。寝殿五间，两夹各三间，后香阁三间，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悬琐窗，文石甃地，藉以毳裀，中设扆屏榻，张白盖帘帷，皆锦绣为之。诸王百寮宿卫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其柱廊寝殿，亦各设御榻，裀褥咸备。白玉石重陛，朱阑，涂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饰其檐脊。弘庆门在东庑中，宣则门在西庑中，各三间，一门。凝晖楼在弘庆南，五间，东西六十七尺。延颢楼在宣则南，制度如凝晖。嘉德殿在寝殿东，三间，前后轩各三间，重檐。宝慈殿在寝殿西，制度同嘉德。山字门在兴圣宫后，延华阁之正门也，正一间，两夹各一间，重檐，一门，脊置金宝瓶。又独脚门二，周阁以红板垣。延华阁五间，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饰其檐，脊立金宝瓶，单陛，御榻从臣坐床咸具。东西殿在延华阁西，左右各五间，前轩一

间。圆亭在延华阁后。芳碧亭在延华阁后圆亭东，三间，重檐，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饰以绿琉璃瓦，脊置金宝瓶。徽青亭在圆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华阁东南隅东殿后，傍有盝顶井亭二间，又有盝顶房三间。畏吾儿殿在延华阁右，六间，傍有窨花半屋八间。木香亭在畏吾儿殿后。东盝顶殿在延华阁东版垣外，正殿五间，前轩三间，东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间，深二十六尺。寝殿三间，东西四十八尺。前宛转置花朱阑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盝顶房三间，庖室二间，面阳盝顶房三间，妃嫔库房一间，缝纫女库房三间，红门一。盝顶之制，三椽，其顶若笥之平，故名。西盝顶殿在延华阁西版垣之外，制度同东殿。东殿之傍，有庖室三间，好事房二，各三间，独脚门二，红门一。妃嫔院四，二在东盝顶殿后，二在西盝顶殿后，各正室三间，东西夹四间，前轩三间，后有三椽半屋二间。侍女室八十五间，半在东妃嫔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嫔院右，东向。室后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间。东盝顶殿红门外，有屋三间，盝顶轩一间，后有盝顶房一间。庖室一区，在凝晖楼后，正屋五间，前轩一间，后披屋三间，又有盝顶房一间，盝顶井亭一间，周以土垣，前辟红门。酒房在宫垣东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间，前盝顶轩三间，南北房各三间。西北隅盝顶房三间，红门一，土垣四周之。学士院在阁后西盝顶殿门外之西偏，三间。生料库在学士院南。又南，为鞍辔库。又南，为军器库。又南，为牧人庖人宿卫之室。藏珍库在宫垣西南隅，制度并如酒室，惟多盝顶半屋三间，庖室三间。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㪺，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于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仪天殿后。桥之北有玲珑石，拥木门五，门皆为石色。内有隙地，对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床，左右皆有登山之径，萦纡万石中，洞府出入，宛转相迷，至一殿一亭，

各擅一景之妙。山之东有石桥，长七十六尺，阔四十一尺半，为石渠以载金水，而流于山后以汲于山顶也。又东，为灵圃，奇兽珍禽在焉。广寒殿在山顶，七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板密其里，遍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又有玉假山一峰，玉响铁一悬。殿之后有小石笋二，内出石龙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厕堂一间。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间，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广寒殿东，其制圆，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顶上置琉璃珠。亭后有铜幡竿。玉虹亭在广寒殿西，制度如金露。方壶亭在荷叶殿后，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无梯，自金露亭前复道登焉，又曰线珠亭。瀛洲亭在温石浴室后，制度同方壶。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复道，亦曰线珠亭。荷叶殿在方壶前，仁智西北，三间，高三十尺，方顶，中置琉璃珠。温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间，高二十三尺，方顶，中置涂金宝瓶。圜亭，又曰胭粉亭，在荷叶稍西，盖后妃添妆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东差北，三间，东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马湩室在介福前，三间。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间。庖室在马湩前。东浴室更衣殿在山东平地，三间，两夹。太液池在大内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仪天殿在池中圆坻上，当万寿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围七十尺，重檐，圆盖顶，圆台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裀，中设御榻，周辟琐窗，东西门各一间，西北厕堂一间，台西向，列甃砖龛，以居宿卫之士。东为木桥，长一百廿尺，阔廿二尺，通大内之夹垣。西为木吊桥，长四百七十尺，阔如东桥，中阙之，立柱，架梁于二舟，以当其空，至车驾行幸上都，留守官则移舟断桥，以禁往来。是桥通兴圣宫前之夹垣。后有白玉石桥，乃万寿山之道也。犀山台在仪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药。隆福宫西御苑在隆福宫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间，两夹二间，柱廊三间，龟头屋三间，丹楹，琐

窗，间金藻绘，玉石础，琉璃瓦。殿后有石台，山后辟红门，门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并列。又后直红门，并立红门三。三门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叶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间。圆殿在山前，圆顶上置涂金宝珠，重檐。后有流杯池，池东西流水，圆亭二，圆殿有庑以连之。歇山殿在圆殿前，五间，柱廊二，各三间。东西亭二，在歇山后左右，十字脊。东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东西亭之南，九柱，重檐。亭之后，各有侍女房三所，所为三间，东房西向，西房东向。前辟红门三，门内立石以屏内外，外筑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东偏，三间，后盝顶殿三间。前启红门，立垣以区分之。仪鸾局在三红门外西南隅，正屋三间，东西屋三间，前开一门。史官虞集曰：尝观纪籍所载，秦、汉、隋、唐之宫阙，其宏丽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广者二三十里。而离宫别馆，绵延联络，弥山跨谷，多或至数百所。嘻，真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人矣。由余当秦穆公之时为是，俾见后世之侈何如也。虽然，紫宫著乎玄象，得无栋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简，又乌足以重威于四海乎！集佐修《经世大典》，将作所疏宫阙制度为详，于是知大有径庭于古也。方今幅员之广，户口之夥，贡税之富，当倍秦、汉而参隋、唐也，顾力有可为而莫为，则其所乐不在于斯也。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重于此则轻于彼，理固然矣。

公宇

中书省

吏部

户部　都提举万亿绮源库　都提举万亿赋源库　都提举万亿宝源

库　都提举万亿广源库　提举富宁库　诸路宝钞都提举司　顺承行用库　文明行用库　光熙行用库　健德行用库　和义行用库　崇仁行用库　顺承平准库　大都平准库　宝钞总库　印造宝钞库　烧钞西库　烧钞东库　印造茶盐引局　抄纸坊

礼部　会同馆　教坊司　铸印局　白纸坊　油磨坊

兵部

刑部

工部　覆实司　提举都城所　提举右八作司　提举左八作司备章总院　大都人匠总管府　大都等路诸色民匠总管府　纹绣总院　绣局　诸路杂造总管府　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　提举诸司局　诸司局人匠总管府　大都金银器盒局　大都毡局　织染局　花毯蜡布等局　帘局　撒答剌欺等局人匠提举司　造船提举司　诸物库　符牌库　受给库　左右厢

枢密院　右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虎贲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唐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钦察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贵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西域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御史台　殿中司　察院

也可札鲁忽赤　司狱司

徽政院　宫正司　掌谒司　掌医署　掌膳署　内宰司备用库藏珍库　掌仪署　文成库　供须库　仪从库　卫候司　右都威卫使司　左都

威卫使司　延庆司　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　马瑙玉局　大都等路诸色民匠提举司　织染杂造人匠总管府　绫锦局　织染局文绮局　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　大护国仁王寺财用规运都总管府

宣徽院　尚舍监　诸物库　尚食局　生料库　光禄寺　尚酝局　尚饮局　醴源仓　阑遗监　提举太仓　柴炭提举司　沙糖局

中政院　奉宸库　管领随路民匠打捕鹰房纳绵总管府

集贤院　国子监　国子学　兴文署

翰林院　国子监　国子学

翰林国史院

宣政院　资善库

昭文馆

太常寺　太庙署　大乐署　社稷署　礼直署

大司农司广济署　藉田署　丰赡署　供膳署　昌国署　济民署

大都护府

通政院　廪给司

秘书监　著作局　秘书库

大府监　内藏库　右藏库　左藏库　器备库

中尚监　资成库　杂造局诸色人匠提举司　铁局　木局　怯怜口诸

色人匠提举司　大都等路种田人匠织染局

利用监　资用库　怯怜口皮局人匠提举司　大都杂造双线局　熟皮局　店皮局　貂鼠局　大都软皮局

章佩监　御带库　异珍库

典瑞监

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监　修内司　大木局　小木局　泥瓦局　妆钉局　铜局　车局　绳局　祗应局　画局　油漆局　器备局　器物局　铁局　仪鸾局　大都诸色人匠提举司　犀象牙局　雕牙局　雕木局　采石局　木场局　上林局　大都门尉

将作院　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　玉局提举司　玛瑙局提举司　石局　金丝子局　大小雕木等局　鞓带斜皮局　瓘玉局　画局　温犀玳瑁局　漆纱冠冕局　珠子局　异样等局总管府　异样纹绣两局　绫锦织染两局　金丝颜料总库　尚衣局　御衣局

泉府司　富藏库

侍仪司　法物库

武备寺　寿武库　利器库　甲匠提举司　箭局　弦局

都水监　大都河道提举司

尚乘寺　诸路杂造总管府　诸路旋匠提举司　网帘局　资乘库

太仆寺

太史院

司天台

回回司天台

太医院　御药局　御药院　回回药物院　回回药物局　大都惠民局　广惠司

崇福司

拱卫直都指挥使司　仪从司

大司徒领异样金玉人匠总管府　塑局　出镴局　银局　铜局　铸泻等铜局　唐像画局　梵像局　杂造提举司　镔铁局　玉局　诸物局

孛可孙

仪凤司　安和署

京畿都漕运使司　万斯南仓　万斯北仓　千斯仓　相因仓　丰闰仓　通济仓　广贮仓　永平仓　永济仓　惟亿仓　既盈仓　盈衍仓　大积仓　丰实仓　广衍仓　顺济仓

大都等路都转运盐使司　大都税课提举司　大都酒课提举司

大都南北两兵马都指挥使司　北兵马司

内史府

省架阁库

左右部架阁库

长信寺

喝盏

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则执板者节一拍，从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于是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盖沿袭亡金旧礼，至今不废，诸王大臣非有赐命不敢用焉。斡脱、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义。

碧珠示谶

文宗潜邸金陵日，岁当戊辰，适太平兴国寺铸大钟，为金数万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环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当不坏。”即投液中。钟成，其款有曰“皇帝万岁”，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识之，而坚固完好，光采明发，不以灼毁。万目惊睹，欢叹如一。及登大宝，方与近侍言向时祝天之谶。

卷二十二

圣门弟子

孔门弟子姓字，见诸《家语》、《论语》、《史记》等书。金华张君孟兼，稽订异同，集为章句，以便记诵，即古《急就》之义也。其文曰：繄昔圣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七十二贤。德行著称，颜回子渊。冉耕伯牛，闵损子骞。及冉雍仲弓，为四科之先。宰予子我，并鲁人。端木赐子贡，卫人。言语是称，赐言多中。乃多才艺，仲由季路，陈人。冉求子有，鲁人。政事并著。言偃子游，吴人。卜商子夏，卫人。文学著名，孰可方驾。曾参子舆，纯孝全归，父点子晰，浴沂舞雩。回父无繇，并鲁人。仲由同字，有公晢哀，齐人。字以季次。县成子祺，左郢子行，并鲁人。乐咳亡。颜哙，同字子声。其字子羽，澹台灭明，并鲁人。子之是字，公祖句兹。亡。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会子期，乃子旗字者，粤巫马施。颜之仆子叔，申枨子续，商瞿子木，并鲁人。蘧瑗伯玉。卫人。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并鲁人。其申党一作续。者，止字曰周。亡。司马黎耕，宋人。乃字子牛。颛孙师子张，陈人。公冶长子长，齐人。一字子禽，其陈亢子亢。陈人。名而不字，唯句井疆。高柴子羔，并卫人。公肩定子中，亡。有南宫适子容，鲁人。薛邦子从。亡。公西葴鲁人。及公西舆如，亡。字子上同。穰驷赤子徒，秦人。廉洁子庸，卫人。漆雕开鲁人。琴牢，子开字同。宓不齐子贱，并卫人。步叔乘子车，齐人。其膝雕哆邽巽，子敛字俱。并鲁人。粤梁鳣者，其字叔鱼。齐人。秦祖子南，秦人。樊须子迟，齐人。亦有后处，字以里之。亡。原宪，鲁人。燕伋，亡。同字子思。郑国荣旂，字子徒子祺。

伯虔子析，公夏首子乘，施之常子恒，并亡。公良孺子正。陈人。冉孺子鲁，冉季子产。字子柳者颜幸，并鲁人。字子象者县亶。石作蜀子明，并亡。公孙龙子石。楚人。商泽子季，奚容蒧子晳。狄黑晳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并亡。字子丕者，曰惟商秦。楚人。秦冉字开，颜祖字襄。并亡。任不齐子选，楚人。曹恤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颜高一作刻。子骄，鄡单子家。并亡。颜何字冉，公西赤子华。并鲁人。猗欤多贤，升堂入室。慨举世之所传，名固逾乎七十。乃稽纪载，尚遗其实。《家语》史迁，所录不一。嗟嗟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识，俾蒙士之易述。其不铨次，岂缘声律。不韪之罪，莫敢自恤。尚同好之君子，幸有以订愚之失。

颜无繇音遥。《正义》云音由。　县成县音玄。　公祖句兹句音钩。句井疆句《正义》作钩。

宓不齐宓音密。《正义》云当作伏。　漆雕哆音赤者反。　邽巽邽音圭。　鄡单上音苦尧反。下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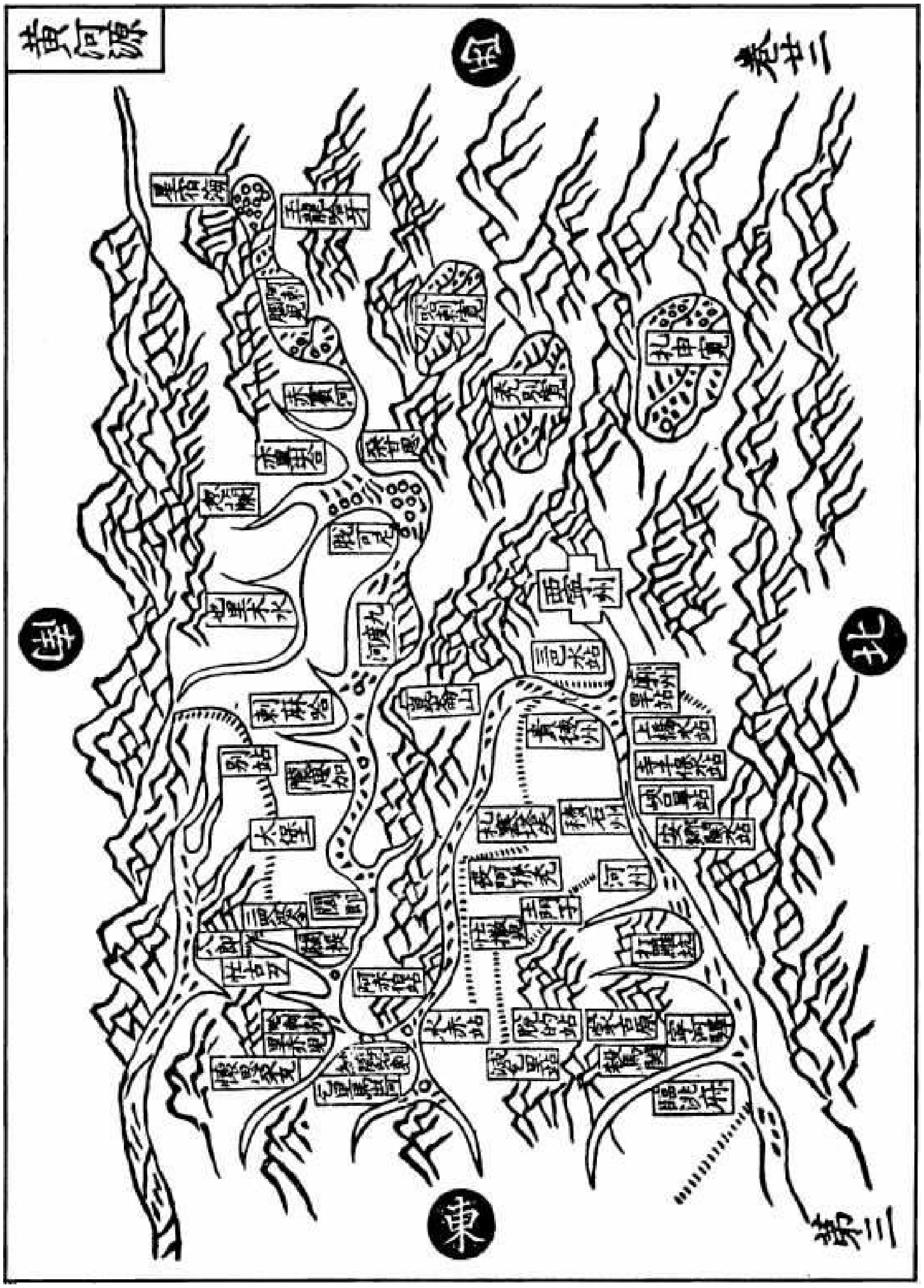
黄河源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圣天子以四海万国之广，轸念庶民艰虞罔控告也，分使诣外郡诸道，布扬德心，戚休兴替之，清污扬激之。畿甸密迩，独不得均其泽。越五月，诏前翰林学士承旨臣阔阔出、翰林侍读臣昂霄，奉使宣抚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惊悸罔措，唯务罄竭忠赤，尽民瘼后已。阔公一日语昂霄：“余尝从余兄荣禄公都实抵西国，穷河源。”耳之不觉瞿然以骇，有是乎哉，请毕其语。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岁在庚辰，钦承圣谕，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

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盖难其人。都实汝旧人，且习诸国语，往图汝谐。授招讨使，佩金虎符以行。是岁四月，至河州。州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捉一作杀。马关，林麓穹隘，译言泰石答班，启足浸高，一日程至巅，西迈愈高。四阅月，约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还，图城传位置以闻。上悦，往营之，授土蕃等处都元帅，仍金虎符，置寮采督工，工师悉资内地。造航为艘六十。城传措工物完，阔阔出驿闻，适相哥征昆哥臧不回，力沮，遂止。翼岁，兄都实旋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旁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恼儿。自西徂东，连属吞噬，广轮马行一日程，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二三日程，水西南来，名亦里出，合赤宾。三四日程，南来，名忽兰。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朮，合流入赤宾。其流寖大，始名黄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裂八九股，名也孙斡论，译言九渡。通广六七里，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浑浊，土人抱革囊乘骑过之，民聚落纠木干象舟傅毛革以济，仅容两人。继是，两山峡束，广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测矣。朵甘思东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远年成冰时，六月见之。自八九股水至昆仑，行二十日程。河行昆仑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阔即及阔提，二地相属。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别里赤儿，四达之冲也，多寇盗，有官兵镇防。昆仑迤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其东山益高，地亦渐下，岸狭隘，有狐可一跃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来，名纳邻哈剌，译言细黄河也。又两日程，水南来，名乞儿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转西，至昆仑北，二日程地，水过

之北流，少东，又北流。约行半月程，至贵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隶河州置司土蕃等处宣慰司所辖。又四五日程，至积石州，即《禹贡》积石。五日程，至河州安乡关。一日程，至打罗坑。东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来入河。又一日程，至兰州。其下过北一作比。卜渡，至鸣沙州。过应吉里州，正东行，至宁夏府。南东行，即东胜州，隶西京大同路地面。自发源至汉地，南北涧溪，细流傍贯，莫知纪极。山皆草山石山，至积石，方林木畅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盖乞儿马出及贵德州必赤里也。汉张骞使绝域，羁联拘执，艰厄百罹，历大宛、月氏等数国，其傍大国五六，皆称传闻，以为穷河源，乌能睹所谓河源哉！史称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于阗水北行，合葱岭河，注蒲类海，不流，洑至临洮出焉。今洮水自南来，非蒲类明矣。询之土人，言于阗葱岭水，其下流散之沙碛。又有言河与天河通，寻源得织女支机石以归，亦妄也。昆仑去嵩高五万里，阆风、玄圃、积瑶、华盖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传》：河上流由洪济梁南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谓昆仑。其言颇类，然止称河源其间云。国家敞天威，亘天所覆焘，无间海内外，冠带万国，罔非臣妾，视汉、唐为不足讶，故穷河源，去万里，若步闺闼。嘻，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实族女真蒲察氏，统乌思臧路，暨招讨都元帅，凡三至吐蕃。阔阔出，今除甘肃行省参知政事。是岁八月初吉，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潘昂霄谨述。柯九思述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辽阻，所传闻异辞，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经》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陬，实惟河源。而《水经》载，河出昆仑，经十余国，乃至泑泽。《山经》又称：阳纡之山，河出其中，淩门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传》亦云：阳纡之山，河伯冯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释氏西域志》称：阿耨达大山上，

有大渊水，即昆仑山也。《地里志》亦称：昆仑山在临羌西。而《汉书》载河出两源，或称有，或称无，而河源所著异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异，终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肃等城。秋，取西凉府。遂过沙陀，至黄河九渡。按昆仑当九渡下流，则昆仑固已归我职方氏矣。宪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帅诸部军征西域，凡六年，辟封疆四万里，于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尽在封域之内。当时在行有能记其说，皆得于目击，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实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读学士潘公，得究其详实，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昆仑行一月，始穷河源。於戏！当四海混一之盛，闻广见核，至数千载莫能究者，俾后世有考而传信焉，岂斯文之光，实邦家无疆之休也。公之子诩，能不坠其先业，增光而润色之。至顺间，以同知嘉定州事来吴，将刊是书行于世，属九思叙其说于篇端。元统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国朝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书奉敕署牒以命之。牒具，中书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烦令。惟皇太子立，必

兼中书令枢密使。皇太子既受册，即中书上日，独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闻，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亲近有誉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禽戏

余在杭州日，尝见一弄百禽者，蓄龟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龟几上，击鼓以使之，则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从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竖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状，谓之乌龟叠塔。又见蓄虾蟆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虾蟆说法。至松江，见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鳅鱼，一黄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药涂利刃，各断其腰，互换接续，首尾异色，投放水内，浮游如故，郡人卫立中，以盆池养之，经半月方死。叠塔说法，固教习之功，但其质性蠢蠢，非他禽鸟可比，诚难矣哉。若夫断而复续，死而复生，药欤法欤？是未可知也。但剧戏中似此者，果亦罕见。

虎祸

大德间，荆南境内，有九人山行，值雨，避于路傍旧土洞中。忽有一虎，来踞洞口，哮吼怒视，目光射人。内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议：“虎若不得人，恶得去？”因绐愚者先出，我辈共掩杀之。愚者意未决，遂各解一衣，缚作人形，掷而出之。虎愈怒。八人并力排愚者于外，虎即衔至洞口，怒视如前。须臾，土洞压塌，八人皆死，愚者获生。夫当颠沛患难之际，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险

矣，天道果梦梦耶？

河南妇死

河南妇，世为河南民家。大兵下江南，妇被虏，姑与夫行求数年，得之湖南，妇已妻千户某，饶于财，情好甚洽，视夫姑若涂人。会有旨，凡妇人被虏，许银赎，敢匿者死。某惧罪，亟遣妇，妇坚不行。夫姑留以俟，妇闭其室，弗与通，遂号恸顿绝而去。行未百步，青天无云而雷，回视，妇已震死。钱唐白湛渊先生纪以诗曰：“从军古云乐，获罪祷应难。毋望明珠复，夫求破镜完。押衙逢义士，公主奉春官。为报河南妇，天刑不可干。”

玉堂嫁妓

姚文公燧为翰林学士承旨日，玉堂设宴，歌妓罗列。中有一人，秀丽闲雅，微操闽音。公使来前，问其履历。初不以实对，叩之再，泣而诉曰：“妾乃建宁人氏，真西山之后也。父官朔方时，禄薄不足以给，侵贷公帑无偿，遂卖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乃遣使诣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栉，即令教坊检籍除之。公得报，语一小史黄琭，后显官者。曰：“我以此女为汝妻，女即以我为父也。”史忻然从命。京师之人相传以为盛事云。嘉兴贝阙尝有诗曰：“断丝弃道边，何日缘长松。堕羽别炎洲，不复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车书同。玉堂盛文士，燕集来雍雍。金刀手割鲜，酒给蒲萄浓。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双。叶娉婷刘碧玉，绰约商玲珑。宝钏金雀钗，已觉燕赵空。或闻操南音，未解歌北风。上客惊且疑，姓字初未通。问之渐复泣，乃起陈始终。妾本建宁女，远出西山翁。父母生妾

时，谓是金母童。梨花锁院落，燕子窥帘栊。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贷国有刑，桎梏加父躬。鬻女以自赎，白璧沦泥中。秋娘教歌舞，屡入明光宫。永为倡家妇，遂属梨园工。京华多少年，门外嘶青骢。不如孟光丑，犹得嫁梁鸿。自伤妾薄命，失路似秋蓬。客闻为三叹，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归旧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穷。配尔执箕帚，今夕看乘龙。鸳鸯并玉树，鹦鹉开金笼。弃汝桃花扇，红牙不复从。提瓮自汲水，絺绤自御冬。时多困轗轲，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群玉峰。借问为者谁，内相姚文公。”

数谶

至元甲子，阿合马拜中书平章，领制国用使司。时乐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谶纬者，谓其当擅重权十八年，人未之信，果于至元壬午伏诛。越五年，丁亥闰二月，桑哥拜中书平章，立尚书省，贪暴残忍，又十倍于阿合马。人亦谓桑字拆而为四十八。桑字后改作相字，亦拆而为四十八。竟不知应之于寿，或应之于职。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败绩，恰四十八月，其神验如是。

戎显再生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张汉臣尚书、赵松雪学士、费北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过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舆，将游水乐洞。行里余，逢一尼寺，赵公偕二公入寺访亲。俄而从人来报，张公之老仆戎显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气绝身僵。忽有二道士过，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即于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篱落间摘一青叶度于老者，若作法书符状，置死人顶上，随即再生。顷间，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宾变现，隐括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槜李郭宗夏，尝见建德路总管赵良臣，言都下有李总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无子，闻枢密院东有术者，设肆算命，谈人休咎多奇中，试往叩焉，且语之曰：“吾之禄寿，已不必言，但推有子与否。”术者笑曰：“君有子矣，何为绐我？”李曰：“吾实无子，岂绐汝耶？”术者怒曰：“君年四十当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绐我而何？”同坐者皆军官，见二人争执，甚讶之。李沈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时，一婢有娠，吾以职事赴上都，比归，则吾妻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则此是也。”术者曰：“此子终当还君。”相别而出。时坐中一千户，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无子，因到都，置一婢，则已有孕，到家时，适吾妻亦有孕，前后一两月间，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岂君之子耶？”两人各言妇人之容貌齿岁相同。李归语于妻。妻往日诚悍妒，至是，见夫无嗣，心颇惭而怜之。翼日，邀千户至家，享以盛馔，与之刻期而别。千户先归南阳府，李以实告于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当与汝奏闻。”既而有旨，得给驿以行，凡筵席之费皆从官办。李至，众官郊迎，往千户宅，设大宴，李所以馈献千户并其妻子仆妾之物甚侈。千户命二子出拜，风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为己子，致请于千户。千户曰：“君自认之。”李谛视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户曰：“然。”于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为之堕泪。举杯交贺，大醉而罢。明日，千户答礼会客如昨，谓李曰：“吾既与君子矣，岂可使母子分离？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携其子见大官，大官曰：“佳儿也。”引之入觐，通籍宿卫，后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无子，数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术士之业亦精矣。

夫妇入道

王氏守素，钱唐民家女，其夫丁，弃家为全真道士于吴山之紫阳庵。一日，召守素入山，书付四句云：“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逆顺两俱忘，虚空镇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谓之骑鹤化。守素遂亦束发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遗尸，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几于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论，贞守一节，乃可尚也。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赠之诗曰：“不见辽东丁令威，旧游城郭昔人非。镜中春去青鸾老，华表山空白鹤归。石竹泪干斑雨在，玉箫声断彩云飞。洞门花落无人迹，独坐苍苔补道衣。”

项节妇

燕山项氏，其夫江南人，行贾燕蓟间，聘项与居。未几，夫死。项时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余资养姑以自终。比至，姑已改适，励志孑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洌闵其事而赋之，诗曰：“少无依倚老何堪，白发婆娑乱不簪。梦里尚思江北好，悔将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术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时，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划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遄止。当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蓑云：尝于平江阊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起即骑而去。信西域多奇术哉！

童子属对

湖广行省平章归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岁，直造伞下避雨。平章问曰：“学生能属对否？”曰：“能。”平章曰：“青衿来避雨。”即应声对曰：“紫绶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遗以果肴。明日，除书至，拜中书平章之命，复大喜，再以楮币彩缯赠之。

先辈风致

龙麟洲先生过福建，宪府设宴，命官奴小玉带佐觞。酒半，宪使举杯请曰：“今日之欢，皆玉带为也，愿先生酬之以诗，先生其毋辞。”时先生负海内重名，雅畏清议，又不能违宪使之请，遂书一绝句云：“菡萏池边风满衣，木犀庭下雨霏霏。老夫记得坡仙语，病体难禁玉带围。”于是举席称叹，尽欢而散。盖前辈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时风致可想见，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马善谏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与夫人不睦，已数年矣。翰林学士承旨阿目茄八剌死，大夫遣司马明里往唁之。及归，问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带罟罟娘子十有五人，皆务争夺家财，全无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灵帏，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与夫人同寝，欢爱如初。若司马者，可谓善于寓谏者矣。

俞竹心

术士俞竹心者，居庆元，嗜酒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至元己卯间，娄敬之为本路治中，尝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娄深信其说，弃职别进。适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升除益都府判，改换押字再，宛然真书一品二字。未几，卒于官所。此偶然耶，抑数使然耶？

犬胁生子

元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怀胎，左胁下忽肿成疮。六七日后，于疮生五子，色皆青苍，每当脊梁自顶至尾，生逆毛一道，他无所异。又数日，疮亦平复。

卷二十三

书画褾轴

唐贞观、开元间，人主崇尚文雅，其书画皆用紫龙凤绸绫为表，绿文纹绫为里，紫檀云花杵头轴，白檀通身柿心轴。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轴，牙签锦带。大和间，王涯自盐铁据相印，家既羡于财，始用金玉为轴。甘露之变，人皆剥剔无遗。南唐则褾以回鸾墨锦，签以潢纸。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绫为褾，文锦为带，玉及水晶檀香为轴。靖康之变，民间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后，和议既成，榷场购求为多，装褫之法，已具《名画记》及《绍兴定式》，兹更不赘。姑以所闻见者，使赏鉴之士有考焉。

锦褾

克丝作楼阁	克丝作龙水	克丝作百花攒龙	克丝作龙凤
紫宝阶地	紫大花	五色簟文俗呼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胜鸾鹊		青绿簟文俗呼阁婆，又曰蛇皮。	
紫鸾鹊一等紫地紫鸾鹊，一等白地紫鸾鹊。			紫百花龙
紫龟纹	紫珠焰	紫曲水俗呼落花流水。	
紫汤荷花	红霞云鸾	黄霞云鸾俗呼绛霄，其名甚雅。	
青楼阁阁又作台。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龙团
青樱桃	皂方团白花	褐方团白花	方胜盘象
球路	衲	柿红龟背	樗蒲
宜男	宝照	龟莲	天下乐
练鹊	方胜练鹊	绶带	瑞草
八花晕	银钩晕	红细花盘雕	翠色狮子

盘球	水藻戏鱼	红遍地杂花	红遍地翔鸾
红遍地芙蓉	红七宝金龙	倒仙牡丹	白蛇龟纹
黄地碧牡丹方胜		皂木	

绫引首及托里

碧鸾	白鸾	皂鸾	皂大花
碧花	姜牙	云鸾	樗蒲
大花	杂花	盘雕	涛头水波纹
仙纹	重莲	双雁	方棋
龟子	方縠纹	鸂鶒	枣花
鉴花	叠胜	白毛辽国。	回文金国。
白鹫	花并高丽国。		

贉卷纸

高丽	蠲	夹背蠲	揩光

轴

出等白玉碾龙簪顶或碾花。		白玉平顶	玛瑙浆水红。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蜡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轴杆

檀香木

匣

螺钿宋高宗内府皆钿匣。

炉鸣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辈德政碑，穹窿莫比，特阙坐石。时赵若晦者素善谄媚，因以杨和王坟域所有为言，役人夫数千，拖拽而至。毕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炉鸣，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为常。又枭鸣梁压，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败，诸公俱罹奇祸，岂非事有先兆与？

田夫人

刘公复新为上都留守时，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与同列据案判事以戏，遂为仇家发之。公大怒，责问罪状，枷项示众。及归，怒容未霁。其夫人田氏，问公何故不乐，公语其故。夫人曰：“此小节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请公为脱其枷，且劳以酒，云：“此一杯与汝压惊，此一杯与汝庆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谢而退。不数年，公卒而无子，止一女，适田直长。直长遄卒，女病双瞽。后亢官湖广参政，迎夫人母子归，没齿敬养不怠。公乃廉访使刘廷幹之从祖父也。

嗓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挣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处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虩杀寻芳蜜蜂。轻轻的飞动，卖花人搧过桥东。”由是其名益著。时有关汉卿者，亦高才风流人也，王常以讥谑加之，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余，人皆叹骇。关来吊唁，询其由，或对云：“此释家所谓坐化也。”复问鼻悬何物，又对云：“此玉箸也。”关云：“我道你不识，不是玉箸，是嗓。”咸发一笑。或戏关云：“你被王和卿轻侮半世，死后方才还得一筹。”凡六

畜劳伤，则鼻中常流脓水，谓之嗓病。又爱讦人之短者，亦谓之嗓，故云尔。

金莲杯

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予窃怪其可厌。后读张邦基《墨庄漫录》，载王深辅道《双凫诗》云：“时时行地罗裙掩，双手更擎春潋滟。傍人都道不须辞，尽做十分能几点。春柔浅醮蒲萄暖，和笑劝人教引满。洛尘忽浥不胜娇，刬蹈金莲行款款。”观此诗，则老子之疏狂有自来矣。

大佛头

宋高宗朝，钱唐喻氏出家为沙门，名思净，建妙行院于北关，接待供僧三百万。画阿弥陀佛，入于神妙，杨侍郎杰赞为喻弥陀，人从而称之。净又于西湖之北镌石为大佛头。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

扬州白菜

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

谲诞有配

天下之事，未尝无配，虽谲诈诞妄之谈，亦有然者。松江卫山斋有

材誉，时庸医儿孙华孙颇知嗜学，山斋因奖予之，使得侪于士类。山斋既死，华孙忽谓人曰：“尝梦天使持黄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卫山斋声价畀汝。’吾受命谢恩而寤。”华孙才思极迟，凡作一诗，必数十日乃就，则曰：“吾登溷偶得一联。”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戏赠以诗，有“浪得诗名索价高”及“山斋声价黄封合”之句。陆居仁每谓人曰：“吾读书至得意时，见庆云一朵现，家人皆不能睹。又一日，读《诗集传》，有不安处，思所以易之，忽若梦寐中见尼父拱立于前而呼吾字曰：‘陆宅之，朱熹误矣，汝说是也。’”偶与友人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禀受素弱乎？”曰：“何为？”曰：“吾见足下眼目眊眩，又梦寐颠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惭赧，不复辨。客来谈及，拊几大笑，命笔识之。

检田吏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𣯛毵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奉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输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湖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逼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陪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目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

背。老翁老翁勿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此袁介《踏灾行》也，足可以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劝。介，字可潜，尝掾松江，盖能以儒术饰吏事者，因载之。

玉辘轳

霍清甫治书云：《考古图》载古衣服，今有玉辘轳、玉具剑。古乐府曰：“腰间辘轳剑。”此器，以块然之璞，既解为环，中复为转关，而上下之隙，仅通丝发，作宛转其间，今之名玉工者，往往叹其所未睹。按：汉隽不疑带[illegible]櫑同。具剑。晋灼曰：古长剑首，以玉作井辘轳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莲花初生未敷时。今大剑末首，其状如此。前说乃宋李公麟之所纪也。余昔宦游钱唐，因识吴和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辘轳，玉青色，形如吕字，环口中间，辘轳旋转，无分毫缝罅，形色极古，人皆以为鬼工。因土渍，用白梅熬水煮之，良久，脱开，详视窍中，有双玉轴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当间煮之胖胀，撑塞双轴，入窍关住，所以宛转无碍，年深腐败缩瘦，因而煮脱，试用干牛筋捶实，置轴两间，对勘孔窍，以线缚定煮之，少时，双轴果涌入窍中，须臾取出，依前动转不脱。后余亦收一小者，状若旋环，制作大约相似，后因损折，转轴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桶，想亦同一关捩。其玉具剑，自三代有之，今止以两汉为始，至于宋朝，且千余年，未有能穷其辘轳底蕴。今偶以煮脱乃得其机轴，亦云奇矣。

猴盗

夏雪蓑云：尝见优人杜生彦明，说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绣衣服，琢玉帽顶，而仅皮履。生惑，具酒

肴延款，问以姓名履历，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为盗也。次日，客酬宴，邀至其室，见柱上锁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纵使周旋席间，忽番语遣之，俄捧一碟至。复番语詈之，即易一碗至。生惊异，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弥月而亡，时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毙于猎犬，终日叫号可怜，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长成，遂能随人指使，兼解番语耳。”生别后，至清州，留吴同知处。忽报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吴语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盗，凡至人家，窥见房室路径，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内偷窃，彼则在外应接。吾必夺此猴，为人除害也。”明日，客谒吴，吴款以饭，需其猴。初甚拒，吴曰：“否则就此断其首。”客不得已，允许，吴酬白金十两。临去，番语嘱猴。适译史闻得，来告吴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饮不食，彼必解尔缚，可亟逃来，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吴未之信。至晚，试与之果核水食之类，皆不食。急使人觇之，此客果未行。归报，引猴挝杀之。

盗有道

后至元间，盗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于纱帷中窥见之，美髭髯，身长七尺余。时一侍姬亦见之，大呼有贼。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贼敢来？”盖虞其有所伤犯故也。纵其自取七宝系腰，金玉器皿，席卷而去。翼旦，责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获解，沿门搜索，终不可得。越明年，才于绍兴诸暨州败露。掠问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东，相去三十余家。是夜，自外大醉归，倒于门外，主人扶掖登楼而卧。须臾，呕吐，狼籍满地。至二更，开楼窗，缘房檐，进府内。脚履尺余木级，面带优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头，置于白塔上，复回寓所。侵晨，逻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略无髭髯，竟不之疑。数日后，方携所盗物抵浙东，因此被擒。盗亦有道，其斯之谓欤？

预知改元

省掾李孟容度为余言：元统间在都门见一全真先生，年五十余，相貌魁伟。尝坐省东茶肆中，所言辄有验。因访其寓所，乃在五门外第二桥民家，遂以出处叩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归，四十后，方可食禄。”临别，偶问及时事，全真曰：“此后当改至元，至元后改至贞，天下乱矣。”仆曰：“国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识之。”仆南还，至关河，闻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则知贞者，正也。四十后，方补饶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烛照数计，特不知果何术也，岂非至人者乎！

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右《醉太平》小令一阕，不知谁所造，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故录之，以俟采民风者焉。

讥省台

集庆失守，行御史台移置绍兴路，前御史大夫纳璘再任。时浙省丞相达失帖木儿得便宜行事，民间颇言其贪。后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枢密院，护台治，大夫之政，一听决于院判。有人作诗云：“旧省新丞相，新台旧大夫。大夫听子语，丞相爱金珠。”又有人大书于台之门曰：“苞苴贿赂尚公行，天下承平恐未能。二十四官徒獬廌，越王台上望金

陵。”

造物有报复

会稽陈思可睿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纳璘，开行台于绍兴。于时庆元慈溪则有县尹陈文昭，本路余姚则有同知秃坚，在城则有录事达鲁花赤迈里古思，皆总制团结民义者。纳璘之子安安，以三人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给召秃坚至，拘留宝林寺，夜半，率台军擒杀之。从而方国珍亦执陈文昭、沈之海。独存迈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秃坚之死，归罪于迈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知当时之执秃坚，乃所以擒迈里古思也。执秃坚之谋，出于潘子素，子素亦为安安缢诸途。执子素之谋出于辛敬所，敬所艰关投张士诚，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纳璘为大夫，又不能容迈里古思，挝杀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搠思监拜中书右相，诏入朝，既得罪，兄弟诛戮，家无噍类，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静而思之，若有尸于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如何也。

锁锁

回纥野马川有木曰锁锁，烧之，其火经年不灭，且不作灰。彼处妇女取根制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叶氏还金

叶公政，字克明，淮阴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实之子，翰林直学士蟾心之从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卜颜平章檄，转饷鄂阃。时丹阳富民束子章，先与是役，会饮于蕲，志相合，即以兄礼事公政。未几，子章起赴沔，泣别公政曰：“弟今济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笃

信，愿以资囊相托。”公政辞弗获，俾子章手缄，而为谨藏之。越两月，子章之友朱君让，率其奴来谒，曰：“子章不幸入莲台湖，遇盗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间欲启囊而请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尝语我，子章已矣，家固无恙也。义必质诸其家，明以付汝。”君让以公政匿为己有，衔之，去。明年，既竣事，还坐丹阳驿门，要束、朱二氏父子，启囊缄，得钞二百五十缗、黄金五十两、银三百两、珠八千枚，衣帛有差，归之束氏。余钞五十缗、黄金五两、银五十两、珠千枚，有朱题封，归之朱氏。盛具酒馔以谢，辞之。前翰林院编修胶西张复初，嘉公政义，为作传。且称，公政幼知读书，尝从平章克池之诸县，破兰溪渠魁徐真一，平蕲水寨，司辎粮四年，无纤芥谴呵。平章凡七荐，中书不报。人谓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天道岂独远耶？江阴王逢诗曰：“蕲春肥羊采石酒，君为玉昆我金友。夜谈接膝昼握手，乾坤意气同高厚。霜风吹芦客衣薄，湿云羁鸿飞漠漠。蓬窗篝灯照囊橐，嗟君远行感君托。莲台湖深浪泊银，鹧鸪杜若伤心神。天生祸乱有今日，谁谓交游无故人？叶郎还金何愧窦禹钧。”

傅氏死义

傅氏，绍兴诸暨人，年十八，适同里章瑜。瑜为苛吏胁军兴期会，迫死道上。讣至，傅氏蒲伏抱尸归，号泣三日夜，不忍入椋。尸有腐气，犹依尸呵琀，曰冀苏。既入棺，至啮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圹中，母强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夺志，语闻，遂大恸，连日不食。母嘱侍婢谨视之，阅数日，绐婢“吾当浴，若辈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见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杨铁史维桢尝赞之曰：“余读古节妇事，至青绫台及祝英氏，以为后无继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尔，谓世降德薄者，吾信欤？夫妇伦与君臣等，世之称臣子者，独不能以瑜妻之义于夫者义其君欤？噫！”

武官可笑

张氏据有平江日，其部将左丞吕珍守绍兴，参军陈庶子、饶介之在张左右。一日，陈赋诗，饶染翰，题一纨扇以寄吕云：“后来江左英贤传，又是淮西保相家。闻说锦袍酣战罢，不惊越女采荷花。”饶素负书名，且诗语俊丽，为作者所称。吕俾人读罢，忽大怒曰：“吾为主人守边疆，万死锋镝间，岂务爱女子而不惊之耶？见则必杀之！”又元帅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围解，颇著功劳，一士人投之以诗，将有求焉。其诗有“黄金合铸李将军”之句。李大怒曰：“吾劳苦数年，止是将军，今年才得元帅，乃复令我为将军耶？”命帐下策出之。右二事虽相传以为笑，亦可因以为戒云。

鞫狱

吴人高伯厚云：元统间，某吏杭东北录事。一日，有部民某甲某乙斗殴，某甲之母劝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脑后一击，仆地而死。适某承该检验，脑骨唇齿，皆有重伤，某乙招伏。系狱经二载，遇赦，以非谋杀合宥。既得释放，来致谢，因言：“与某甲斗殴时，其母来劝，力牵其子之裾，手脱仰跌，自搕其脑，昏绝在地。邻里有剪刀挑母唇齿灌药，不苏，乃死。故脑唇有伤，实未尝持棒击之也。”某问何为招伏，某乙言：“仓皇之际，惟恐棰楚，但欲招承，偿命弗暇计也。邻里见我已招，遂皆不复言矣。”吁，今之鞫狱者，不欲研穷磨究，务在广陈刑具，以张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诉者，辄便呵喝震怒，略不之恤，从而吏隶辈奉承上意，拷掠锻炼，靡所不至，其不置人于冤枉者鲜矣！使闻伯厚之言，宁不知惧乎？

圣铁

杭州张存，幼患一目，时称张眼子。忽遇巧匠，为安一磁睛障蔽于上，人皆不能辨其伪。至元丙子后，流寓泉州，起家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于蕃中获圣铁一块，厚阔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铁于口，刀刃不能伤其身。后传闻既广，有乌马儿奉使来取试，以铁纳于羊口，笼其首，作法撒沙验之，剑果无所伤。去铁复挥，应手首落。遂就进呈。

鬼爷爷

元统间，杭州盐仓宋监纳者，尝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穷窘，然颇慎行止，不敢非为。遂出齐化门求一死所，望见水潭，将欲投入。虚空中有鬼作人声云："宋某阳寿未终，不可死也。"四顾，一无所有，于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纸帖云："宋某可于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处习学书写。"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获进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托某人谋请俸禄。"因依所言，一举而成。凡历俸数十月，至于受敕命，获财宝，取妻买妾，生子育女，为富家翁，一皆阴冥所佑。平昔却未尝睹其形状，只见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见，即便祭献，称名爷爷。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叶子金一百八十两。"索之甚急，未免数数祭献求免。因问云："爷爷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扬州天宁寺妆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钏金镯，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几只箱内，权且付还。"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当还。"次日，一大绵羊自外走入。如此等类甚多，不可枚举。及宋受前职，鬼亦随到。恐被窃其所有，乃令人诣龙虎山求天师符命，悬于所寓室内。晨兴，但见一样四十道，皆倒悬之，莫可辨其真伪。及礼

请功行法师驱治，而坛内牌位颠倒错乱，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盐仓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几只箱内第几个缎子下。”开寻果有。时与张大使同寅，将印寄于伊家。一帖飞告云：“印信当长官收掌，若不送还，一棒打碎汝头也。”大使惊恐，急送还之，后有一过路道人诣门，偶以始末诉之。道人曰：“我当为汝遣之。”乃于桃树上，砟取朝向东南大枝，作一捶一椹，便以椹钉东南隅地上，嘱云：“每月逢五，则击五下，当自绝也。”后果寂无影响，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阴陈範季模与宋交代，所以极知其详。季模，盖余友也。

死护文庙

胡善字师善，绍兴诸暨人，泰定进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宪佥赵公举，为松江儒学经师。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毁孔子庙，善坐经席骂寇，寇怒，杀之，庙得免于灾。先是，善以死自许，题诗于壁曰：“领檄来司教，临危要致身。”及难死，果不诬。今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贤堂。

卷二十四

结交重义气

国初，张公可与、李公仲方、鲜于公伯机，同仕于朝。既而张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鲜于除浙东宣慰经历，胥会于杭，欢甚。李卒于官，张移书鲜于曰：“仲方殁矣，家贫子幼，吾辈若不为之经纪，则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许配其仲子矣，公以为何如？”鲜于闻讣，哀祭成礼，亦以一女许赘其长子，即从善也，后官至绍兴推官。仲子字复初，官至淮安总管。于此可见前辈结交重义气，不以贵贱贫富易其心，诚可敬也。张公官至中书左丞。

帝廷神兽

国朝每宴诸王大臣，谓之大聚会。是日，尽出诸兽于万岁山，若虎豹熊象之属，一一列置讫，然后狮子至。身才短小，绝类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诸兽见之，畏惧俯伏，不敢仰视。气之相压也如此。及各饲以鸡鸭野味之类，诸兽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狮子则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纷然脱落，有若燖洗者，此其所以异于诸兽也。古云狮子吼，盖不易于吼，一吼则百兽为之辟易也。

勾阑压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

中。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纾之，劝入勾栏观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讴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几，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阽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内有一僧人、二道士，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胁，断筋溃髓，亦有被压而幸免者，见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为遮护云。

鹁鸽传书

颜清甫，曲阜人，颜子四十八代孙。尝卧病，其幼子偶弹得一鹁鸽，归以供膳，于梢翎间得书一缄，书上题云：“家书付男郭禹开拆。”禹乃曲阜县尹郭仲贤也，盖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时仲贤改授远平县尹去，鸽未及知，盘桓寻觅，遂遇害。清甫见之，责其子，便取木匣函鸽，候病稍愈，直抵仲贤官所，献书与鸽，且语其故。仲贤戚然曰：“畜此鸽已十七年矣，凡有家书，虽隔数千里，亦能传致，诚异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长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处，仲贤告言，长子国祥颇习儒业。及仲贤知霍州，召补州史，贡山东廉访，奏差升书吏，后官至汉中廉访使。

待士鄙吝

嘉兴林叔大镛掾江浙行省时，贪墨鄙吝，然颇交接名流，以沽美誉。其于达官显宦，则刲羔杀豕，品馔甚盛，若士夫君子，不过素汤饼而已。一日，延黄大痴作画，多士毕集，而此品复出。扪腹阔步，讥谑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视，遂揖潘子素，求题其画。子素即书一绝句

云："阿翁作画如说法，信手拈来种种佳。好水好山涂抹尽，阿婆脸上不曾搽。"大痴笑谓曰："好水好山，言达官显宦也；阿婆脸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复加一句云："诸佛菩萨摩诃萨。"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谢语，即僧家忏悔也。"哄堂大笑而散。叔大数日羞出见客。人之鄙吝，一至于此，亦可怜已。

陈公子

陈云峤柏，泗州人，性豪宕结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龙麟洲题琵琶亭以讥之者。凡积金七屋，不数年，散尽。尝为侍仪舍人，馆阁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辈行与交，咸称之曰公子。其妻，铁大保女也，恃富贵近戚，偶以一言骄之，遂终身不见。尝被命监铸祭器于杭，无锡倪元镇慕其名，来见之，张燕湖山间，罗设甚至，酒终为别，以一帖馈米百石。云峤命从者移置近所，举巨觥，引妓乐骀从者而前，悉分散之。顾倪曰："吾在京时，即熟尔名，云南士之清者，它无与比。其所以章章者，盖以米沾之也。请从今日绝交。"且骂诸尝誉之者。时张伯雨在坐，不胜踊蹭。其豪气类如此。尝雪中骑牛拜米南宫墓诗云："少年不解事，买骏轻千金。何如小黄犊，踏雪空山深。小小双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宫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无知音也。平日喜居钱唐，好古有余，而治才不足，又不乐小官，怒骂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毕命时，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汉魏正闰

霍治书云：紫阳杨焕然先生，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攻宋军回，始见

《通鉴纲目》，其书乃寝。顺德刘道济先生尤不平之，修书名《三为》，亦见《纲目》，閟而不行。中统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仪真，势不得还，就买书作《续汉史》，既脱稿，会同僚苟正甫诸公饮，至数行，忽长叹曰："某辛苦十余年，莫不被高头巾辈已做了也？"皆对云："不闻之。"至元丁亥，予分台江西，购得萧常《续汉书》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见此！"

刚卯

刚卯者，按许慎《说文》："㱾音开。攺，大刚卯，以逐鬼也。"《玉篇》："开攺，刚卯大印，以辟鬼也。"《广韵》："㱾攺，大开坚也。"《王莽传》服虔注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又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国化，伏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㱾攺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谓刚卯，又谓之大坚，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今有玉在者，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金刀'，莽所铸之钱也。"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茸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铭曰：疾日严卯，帝今夔化，顺尔故一作固。伏，化兹灵殳。云云同前。"师古曰："今往往于土中得玉刚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刘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

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大泉五十者，为二品并行。《后汉·舆服志》：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縢綔各如其印质。刻书曰：正月刚卯既决。云云同前。慎尔周伏，化兹灵殳。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书注云：正月卯日作。霍治书清甫云：尝于吴中得白玉刚严双印四枚，完具者二，刚卯铭词三十四字，严卯铭词三十二字，其二字笔画损缺，刚卯无“既央”二字，余十字难辨。尝考《王莽传》、《舆服志》、《说文》，《刚卯铭》与《说文》及《王莽传》同。《舆服志》央为决，严卯疾日为曰。疑志误。又“顺尔故伏”，与《莽传》同，《说文》作“顺尔国伏”，《舆服志》作“慎尔周伏”，未详孰是。其服用制度，递相引据，亦不同。后见徐容斋参政藏刚卯一，梁贡父尚书藏刚严二，并系古玉篆体，《刚卯铭》三十四字，字画亦损缺，制度铭词，与前双印大约不异。续收严卯二，一以玉为之，一若琴瑟，俗传葛仙翁炼丹头，又名药注子。其文曰：“制曰严卯，帝命莫忘，日资唯是，黑青白黄，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罔谈，莫我敢当。”与前《严卯铭》词并差。鲜于伯机经历收一枚，高彦敬尚书收二枚，并真楷书，皆似近代制作，未见所出。偶得金陵学宫所刻黄山谷先生《辨刚卯遗迹》，其说与前相同，但云：綔，丝绳也，音护。古文无此字。按：五纽，绳器也。罝，兔罟也。岂纫丝绳与兔罟相类，故同此音耶？又马永卿《懒真子录》云：汉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铭其一面曰刚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胜，亦古制也。盖刚者，强也，卯者，刘也。正月佩之，尊国姓也。与陈汤所谓强汉者同义。

倜傥好义

顾仲庸，泰州人，以财雄一乡，倜傥好义，有古豪侠风。自奉甚薄，而礼贤养士无虚日，名公巨儒多馆其家，张蜕庵承旨亦其人也。仲庸与保定张文友交。文友嵊县尹秩满，侨居江阴，一日，暴卒。时仲庸留京师，友人以讣告，戒勿泄。友询其故，曰："文友贤而贫，在六品选人中，吾将与其子为地。"即走告当路者曰："张文友已疾病矣，愿致仕。"因代入状中书，遂获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领宣命，数月，又代文友之子告荫，寻注常州晋陵县尉，便其养母也。其家悉无所知。仲庸南归，遣人致赙奠，奉宣敕以授其子。闻者惊叹。仲庸行事类如此。

道士寿函

会稽阳明洞天，在秦望山后，禹庙之西南，云即古禹穴，越之胜境也。诸峰环耸盘郁，空曲中有东岳行祠及老子宫。余尝宿留其间。一老道士者，朱颜鹤发，延至其室，室横一空棺，云已十余年矣，未能即弃浮世而入此匣也。其后兵攻越城，游骑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绝粒饮，与众永诀，卧于其中，七日不死。军至，发棺，挈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岂非分定欤？

馄饨方

乔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谐谑，所交皆名人才士。公家制馄饨得法，常苦宾朋需索，一日，于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毕展卷。"既而取视，乃制造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后无复言

矣。

精塑佛像

刘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元尝为黄冠，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非一，而独长于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严设梵天佛像，特求奇工为之，有以元荐者。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无与比。所谓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像也。昔人尝为之，至元尤妙。抟丸又曰脱活，京师语如此。

缪孝子

缪孝子伦，字叔彝，东平人，侍父宦游，寓居钱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执其父，将杀之，伦哀号乞免，弗听，倾家资以赎，又弗听。乃自缚请代，于是杀伦而释其父。甚哉，贼之不仁也！

赵孝子

赵孝子天爵，字伯廉，平阳解州夏县人。尝为吏，多平反。惇行孝弟，治家甚严，三子皆颀然玉立。母丧，庐墓三年，父继丧，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饮酒食肉，不与妻妾见。有司以闻于朝，旌表其门闾，复其身。

王义士

王义士天爵，字仁杰，亦夏县人。饶于财，有善行。以粟贷人，不图重息，年丰，仅取十之二三，稍饥，但收其本，大凶，则皆已之。乡里不知字，咸称义士云。每值生身之辰，寝苫一月，以报父母。

木冰

朝廷于岁首例遣使祭岳渎。至正乙巳，翰林应奉李国凤代祀嵩、恒、医无闾。抵汴，路闭，即城中望祭嵩岳，时闰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国寺，池上群僧方聚观，从之仰视，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木冰，状如楼阁，人物、冠带、鸟兽、卉木，百态具备，殆非人工。高林大树，珠葆羽幢，弥望不绝，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复冰，自汴至中滦皆然。不一岁，盗陷汴据之。

龙湫献灵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龙湫，土人欲有所事，则投之。吉安道士刘学仙尝至其地，见有烹羔桐酪，祠焉，数皮而沈之，祝曰："神为我鞣而治之。"为期而去。至期，复祠之，则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测也。归，语于虞邵庵先生。先生初以为诳，及质诸其土人之在京师者，则始信。盖其人习以为常，不以为异耳。

王一山

杭州属邑有一巨室，怙财挟势，虐害良善，邑官贪墨，莫敢谁何。众不可堪，走诉宪府，巨室逃匿。宪使怒，督责有司，示罪赏，揭大逵，且家至壁白，隐藏者罪连坐，首捕者赏万缗。其友人王一山者，世业儒，居湖山第一楼，畴彼于密，期月不发。邻家察知，图给赏钱，告

报于官。官搜索得之，并王逮系，囚见宪使。使问云：“女知彼所犯乎？”王曰：“知之。”“女闻国有制乎？”曰：“知之。”“女见揭示罪赏乎？”曰：“见之。”“女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颠连来奔，乘其危以售之，则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诚弗忍为，事觉连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谓临难毋苟免，其人践之矣，真义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滥，民何以劝？”遂释之。使即许文正公子也。

误堕龙窟

徐彦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风，飘至山岛，匍匐登岸，深夜昏黑，偶坠入一穴，其穴险峻，不可攀缘。比明，穴中微有光，见大蛇无数，蟠结在内。始甚惧，久，稍与之狎，蛇亦无吞噬意。所苦饥渴不可当，但见蛇时时舐石壁间小石，绝不饮啖，于是商人亦漫尔取小石噙之，顿忘饥渴。一日，闻雷声隐隐，蛇始伸展，相继腾升，才知其为神龙，遂挽蛇尾得出，附舟还家。携所噙小石数十至京城，示识者，皆鸦鹘等宝石也，乃信神龙之窟多异珍焉。自此货之致富。彦璋亲见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鸡司晨有准

尝至松江钟山净行庵，见笼一雄鸡置于殿之东檐。请问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盖十有余年矣，时刻不爽。”余窃记张公文潜《明道杂志》云：鸡能司晨，见于经传，以为至论，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鸡懒，至将旦而未鸣，或夜月出时，邻鸡悉鸣。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变也。若然，则张公之言非欤？因举似以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鸡必以童，若坏其天真，岂能有常哉！”盖张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黄道婆

闽广多种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天陨鱼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县浦东俞店桥南牧羊儿三四，闻头上恰恰有声，仰视之，流光中陨一鱼，刺麻佳上成二创，其状不常见，自首至尾根仅盈尺，似阔霸而短。是日晴无阴云，亦无雕鹳之类，是可怪也。日昳时，县市人哄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时也。桥下一细家取欲烹食，其妻盐而藏之，来者多就观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陨鱼，人民失所之象。

十二生子

至元丁丑，民间谣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问长幼而乱伦者多矣。平江苏达卿，时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赘里人浦仲明之子为婿，明年，生一子。

刘节妇

刘节妇，泰州坂埨人。至正丙申春，随父渡江，居吴门，适张士诚部将曹某。方数月，夫阵亡。刘不避凶险，躬至死所，求得其尸归葬。欲以身殉，父不许。既而权贵人闻刘美且贤，争欲强委禽焉，刘誓死不贰，遂削发为比丘尼。夫刘本一闾阎女子，其操行乃尔，盖有贵为后妃而莫之及者，谓非天性也欤？

历代医师

三皇

僦贷季　天师岐伯　鬼臾区　少师　少俞　伯高　桐君太乙雷公　马师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矫氏　俞氏　卢氏　医缓　医竘　文挚　医和　范蠡凤纲

秦

长桑君　李豹　神应王扁鹊　子阳　安期　先生　太医令李醯　崔文子

西汉

楼护　元里公杨庆　公孙光　秦信　太仓　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冯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东汉

张机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张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汉

李撰　唐慎微　韩保升　孟昶

魏

华佗　李当　吴普　青牛道士封君达　樊阿　韩康

吴

吕博　负局先生　董奉

西晋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谧玄晏先生　张苗　裴頠　裴觊　刘德　史胱　宫泰　靳邵　张华　蔡谟　赵泉　阮德

东晋

葛洪抱朴子　范汪　程据

南宋

少主元微　王纂　胡洽　徐熙秋夫　徐道度秋夫长子　徐叔向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刘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齐

张子信　马嗣明　张远游

北齐

顾欢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邓宣文　颜光禄　龙树王菩萨　徐之才　徐林卿之才长子　徐同卿林卿弟

梁

贞白先生陶弘景　苏恭

后魏

王显　徐謇　徐雄謇长子

后周

徐之范　杜善方

隋

徐敏斋　许智藏　巢元方　杨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孙思邈　许胤宗　宋侠　药王韦慈藏　甄权　甄立言　王冰启玄子　张文仲　孟诜　兰陵处士萧炳　李虔纵　杨玄操　元珠先生　杨损之　王方庆　秦鸣鹤　许孝宗　陈士良　李含光　张鼎　陈藏器

五代

日华子

宋

赵从古　谢复古　刘温舒　朱肱无求子　孙用和　纪天锡　刘元宾通真子　翟煦　宋道方　许叔微　王从蕴　吴复圭　张洞　曹孝忠　林亿　秦宗古　丁德用　贯祐　苏颂　朱有章　掌禹锡　初虞世　道士马志　庞安时　孙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蒋淮　安自良　张素　陈遇明　刘翰

金

成无己　何公务　刘守真　侯德和　张子和　马守素　杨从政　李道源　张元素洁古老人　袁景安

卷二十五

论秦蜀

秦皇坑儒，武侯相汉，未有置异议于其间者。偶读宋萧森《希通录》及俞文豹《吹剑录》，而得其说，可采。森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则是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官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前辈尝论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极之者。仆按史书，所坑特侯生、卢生四百六十余人，非能尽坑天下儒者。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卢生求羡门，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又卢生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起临洮，筑辽水。又卢生说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其后建阿房宫，千间万落，必自此言发之。观此二事，皆卢生稔其恶，又纵臾之，特方伎之流耳，岂所谓儒者哉？始皇因封禅之议，谤口纷纷，已怀杀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药海上也，则挟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间，夺其无告之孤，肆厥不轨之状，如今所谓妖教，窃其中死无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谶，兴北伐之师，筑长城，断地脉，南北生灵，因是役而死者，不可胜算，骸积如山，血流成川，调发频仍，剥及闾左，原始要终，谁生厉阶，此二罪也。献避鬼之术，觊真人之来，咸阳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相连，有言其所幸之处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语一泄，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于此，罪不容于死，况

兼有之。以四百六十余人之坑，偿万民之命，良不为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按问，诸生传相告引。”仆亦信卢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谓尊赐甚厚，岂非如前三者方术图谶之类，有以中其欲，故尊赐之，初不闻其诵孔子之言以进。古今相承，皆曰坑儒，盖惑于扶苏之谏。扶苏曰：“诸子皆诵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呜呼，至若卢生者，何尝诵法孔子，自扶苏言之误，使儒者蒙不韪之名，自我一洗，亦万世之快也。不然，如两生、四皓、伏生之流，鸿飞冥冥，弋人何慕，肯摇唇鼓吻，自投于陷阱哉！仆故曰：卢生四百六十余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谓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两生以讲礼闻，四皓以羽翼之功闻，伏生以口授古书闻，岂非天寿其脉，留此数公，以见吾儒不可磨灭，而朋奸党恶小人终不能为长久计。商君以变法祸秦，竟遭车裂，卢生以方伎祸秦，坑于咸阳，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于秦欤？商君裂矣，卢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挤陷之明报，而祸淫之道为不偏矣。仆恶夫坑儒之名，故论其颠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余兄文龙，尝考其颠末，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其说有四。一者，备虽称为中山靖王之后，然其服属疏远，世数难考，温公谓犹宋高祖自称楚元王后，故《通鉴》不敢以绍汉统。况备又非人望之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雄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亮独何见而委身焉。藉使以为刘氏族属，然献帝在上，犹当如光武之事更始，东征西伐，一切听命焉可也。二者，备之枉驾草庐也，始谋不过曰：“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其辞甚正，其志甚伟。自亮开之以跨荆益成霸业之利，而备之志向始移，无复以献帝为念。由建安举兵以来，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许，或居长安，或幸洛阳，

宫室煨烬，越在篱棘间，备未尝使一介行李诣行在所。今年合众万余，明年合众三万，未尝一言禀命朝廷，而亮亦未尝一谈及焉。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三者，曹操欲顺流东下，求救于吴，无一言及献帝，而独说以鼎足之说。夫鼎足之说，始于蒯通，然通之说韩信以此，犹有汉之一足，当三国时而为是说，则献帝无复染指之望矣。赖周瑜汉贼之骂，足以激怒孙权，故能成赤壁之胜，若备若亮，何以厉将士之气，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从之如云，非从备也，乃从汉也。四者，备之称王汉中，则建安二十四年也。献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称帝武担，则闻献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说高祖，率三军为义帝缟素，仗大义，连孙吴，声罪讨贼，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锋攻吴。晋文公有言：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故费诗以为大敌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谏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犹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献帝之禅，杨彪且不肯臣之。备虽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禀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哓哓以兴复汉室为辞，不知兴复汉室，为献帝耶，为刘备耶？亮既有心于帝备矣，万一果能兴复，将置献帝于何地。出师一表，虽忠诚恳恳，特忠于所事耳，其于大义，实有所未明也。管仲、乐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齐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乐自许，宜其志虑之所图回，功业之所成就，止于区区一蜀耳。或者但谓备刘氏宗也，备帝蜀，则汉祚存矣，亮忠于备，即忠于汉矣。吁！无献帝则可，有献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则赤眉之立盆子，亦有辞于世矣。春秋之末，诸侯争强，周室微弱，孔子无一日不以尊王为心。若如亮之见，则鲁同姓也，亦可奉之为王矣。天下后世惟持此见，故于亮之事，无敢置异议于其间。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识，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汉之君既称献帝，魏之君又称武帝，吴之君又称大皇帝，蜀之君又称昭烈皇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天下而四帝并立，可乎？通之见如此，宜其为续书之僭也。余兄尝以是说取解于同文

馆。

院本名目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又有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其间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至今乐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郓王法曲　烧香法曲　送使法曲　上坟伊州　烧花新水　熙州骆驼　列良瀛府　病郑逍遥乐　四皓逍遥乐　四酸逍遥乐　贺贴万年欢　揲廪降黄龙　列女降黄龙

上皇院本

壶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恋鳌山　六变妆　万岁山　打草阵　赏花灯　错入内　问相思　探花街　断上皇　打球会　春从天上来

题目院本

柳絮风　红索冷　墙外道　共粉泪　杨柳枝　蔡消闲　方偷

眼　呆太守　画堂前　梦周公　梅花底　三笑图　脱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贺方回　王安石　断三行　竞寻芳　双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补塑霸王

诸杂大小院本

乔托孤　旦判孤　计算孤　双判孤　百戏孤　哨⿰口店孤　烧枣孤　孝经孤　菜园孤　货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还魂酸　别离酸　三缠酸　谒食酸　三楪酸　哭贫酸插拨酸　酸孤旦　毛诗旦　老孤遣旦　缠三旦　禾哨旦　哮卖旦　贫富旦　书柜儿　纸襕儿　蔡奴儿　剁毛儿　喜牌儿　卦册儿　绣箧儿　粥碗儿　似娘儿　卦铺儿　师婆儿　教学儿　鸡鸭儿　黄丸儿　棱角见　田牛儿　小丸儿　丑奴儿　病襄王马明王　闹学堂　闹浴堂　宽布衫　泥布衫　赶汤瓶　纸汤瓶闹旗亭　芙蓉亭　坏食店　闹酒店　坏粥店　庄周梦　花酒梦蝴蝶梦　三出舍　三入舍　瑶池会　八仙会　蟠桃会　洗儿会藏阄会　打五脏　兰昌宫　广寒宫　闹结亲　倦成亲　强风情大论情　三园子　红娘子　太平还乡　衣锦还乡　四论艺　殿前四艺　竞敲门　都子撞门　呆大郎　四酸擂　问前程　十样锦　长庆馆　癞将军　两相同　竞花枝　五变妆　洪福无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穷相思　金坛谒宿　调双渐　官吏不和　闹巡铺　判不由己　大勘刀　同官不睦　闹平康　赶门不上　卖花容　同官贺授　无鬼论　四酸讳偌　闹棚阑　双药盘街　闹文林　四国来朝　双捉婿　酒色财气　医作媒　风流药院　监法童　渔樵问话　斗鹌鹑　杜甫游春　鸳鸯简　四酸提猴　满朝欢　月夜

闻筝　鼓角将　闹芙蓉城　双斗医　张生煮海　赊馒头　文房四宝　谢神天　陈桥兵变　双揭榜　矇哑质库　双福神　院公狗儿告和来　佛印烧猪　酸卖徕　琴剑书箱　花前饮　五鬼听琴　白云庵　迓鼓二郎　坏道场　独脚五郎　卖花声　进奉伊州　错上坟医五方　打五铺　拷梅香　四道姑　隔帘听　硬行蔡　义养娘　㖔师姨　论秋蝉　刘盼盼　墙头马　刺董卓　锯周朴　四柏板　大论谈　牵龙舟　击梧桐　浄蓝桥　入桃园　双防送　海棠春　香药车　四方和　九头顶闹元宵　赶村禾　眼药孤　两同心　更漏子阴阳孤　提头巾三索债　防送哨　偌卖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晋宣成道记

院幺

海棠轩　海棠园　海棠怨　海棠院　鲁李王　庆七夕　再相逢　风流婿　王子端卷帘记　紫云迷四季　张与梦孟杨妃　女状元春桃记　粉墙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庞方温道德经　大江东注　吴彦举　不抽关　不掀帘　红梨花　玎珰天赐暗姻缘

诸杂院爨

闹夹棒六幺　闹夹棒法曲　望赢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欢　逍遥乐打马铺　扯彩延寿乐　讳老长寿仙　夜半乐打明星　欢呼万里　山水日月　集贤宾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风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堪游　琴棋书画　喜迁莺剁草鞋　太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阁闹八妆　春夏秋冬　风花雪月　上小楼衮头子　喷水胡僧　打注论语　恨秋风鬼点偌　诗书礼乐　论语谒食　下角瓶大医淡　再游恩地　累受思深　送羹汤放火子　擂鼓孝经　香茶酒果船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黄河　单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偌大提

猴　双声叠韵　上皇四轴画　三偌一卜　调猿卦铺　倬刀馒头　河转迓鼓　背箱伊州　酒楼伊州　蓑衣百家诗　埋头百家诗　偷酒牡丹香　雪诗打樊哙　抹面长寿仙　四偌卖诨　四偌祈雨　松竹龟鹤　王母祝寿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马桩　截红闹浴堂　和燕归梁　苏武和番　羹汤六幺　河阳舅舅　偌请都子　双女赖饭　一贯质库儿　私媒质库儿　清朝无事　丰稔太平　一人有庆　四海民和　金皇圣德　皇家万岁　背鼓千字文　变龙千字文　摔盒千字文　错打千字文　木驴千字文　埋头千字文　讲来年好　讲圣州序　讲乐章序　讲道德经　神农大说药　食店提猴　人参脑子爨断朱温爨　变二郎爨　讲百果爨　讲百花爨　讲蒙求爨　讲百禽爨　讲心字爨　变柳七爨　三跳涧爨　打王枢密爨　水酒梅花爨调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赖布衫爨　双楪纸爨谒金门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宝爨　开山五花爨

冲撞引首

打三十　打谢乐　打八哥　错打了　错取鬼　说狄青　憨郭郎　枝头巾　小闹掴　莺哥　猫儿　大阳唐　小阳唐　歇贴韵　三般尿　大惊睡　小惊睡　大分界　小分界　双雁儿　唐韵六贴　我来也　情知本分　乔捉蛇　铛锅釜灶　代元保　母子御头　嘴苗儿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个　村城诗　胡椒虽小　蔡伯喈遮截架解　窄砖儿　三打步　穿百倬　盘榛子　四鱼名　四坐山提头带　天下乐　四怕水　四门儿　说古人　山麻秸　乔道场　黄风荡荡　贪狼观　通一母　串梆子拖下来　哑伴哥　刘千刘义　欢会旗　生死鼓　捣练子　三群头　酒槽儿　净瓶儿　卖官衣　苗青根白　调笑令　斗鼓笛　柳青娘　论句儿　请车儿　身边有艺　调刘衰　霸王草　难古典　左必来　香供养　合五百　奶奶嗔　一借

一与　已巳己　舞秦始皇　学像生　支道馒头　打调劫　驴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说罚钱　年纪大小　打扇　盘蛇　相眼　告假　捉记　照淡　矇哑　投河略通　调贼　多笔　佥押　扯状　罗打　记水求楞　烧奏　转花枝　计头儿　长娇怜　歇后语　芦子语　回且语　大支散

拴搐艳段

襄阳会　驴轴不了　抛绣球　鞭敲金镫　门帘儿　天长地久眼药里　衙府则例　金含楞　天下太平　归塞北　春夏秋冬　斗百草　叫子盖头　大刘备　石榴花诗　哑汉书　说古棒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饼大　嘴揾地　屋里藏　骂吕布　张天觉　打论语　十果顽　十般乞　还故里　刘金带　四草虫　四厨子　四妃艳　望长安　长安住　骂江南　风花雪月　错寄书睡起教柱　打婆东　三文两扑　大对景　小护乡　少年游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诗　三拖旦　睡马杓　四生厉　乔唱诨　桃李子　麦屯儿　大菜园　乔打圣　杏汤来　谢天地　十只脚请生打纳　建成　缚食　球棒艳　破巢艳　开封艳　鞍子艳　打虎艳　四王艳　蝗虫艳　撅子艳　七捉艳　修行艳　般调艳枣儿艳　蛮子艳　快乐艳　慈乌艳　眼里乔访戴众半　陈蔡范蠡　扯休书　鞭塞　金铃　感吾智　诸宫调　杴杁扫竹　雕出板来　套靴　舌智　俯饭　钗发多　襄阳府　仙哥儿

打略拴搐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军器名　神道名　灯火名　衣裳名铁器名　书集名　节令名　齏菜名　县道名　州府名　相扑名　法器名　乐人名　草名　军名　门名　鱼名　菩萨名

赌扑名　照天红　著棋名　衮骰子　琴家弄　闷葫芦　握龟

官职名　说驾顽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剌花赤

飞禽名　青鸩　老鸦　厮料　鹰鹞雕鹘

花名　石竹子　调狗　散水

吃食名　厨难偌　蘑菇菜

佛名　成佛板　爷娘佛

难字儿　盘驴　害字　刘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数酒　三元四子

唱尾声　孟姜女　遮盖了　诗头曲尾　虎皮袍

猜谜　杜大伯　大黄

和尚家门　秃丑生　窗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门　入口鬼　则耍胡孙　大烧饼　清闲真　道本

秀才家门　大口赋　六十八头　拂袖便去　绍运图　十二月胡说话　风魔赋　疔丁赋　牵著骆驼　看马胡孙

列良家门　说卦象　由命赋　混星图　柳簸箕　二十八宿　春从天上来

禾下家门　万民快乐　咬得响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门　三十六风　伤寒赋　合死汉　马屁勃　安排锹鑁三百六十骨节　撒五谷　便痈赋

卒子家门　针儿线　甲仗库　军闹　阵败

良头家门　方头赋　水龙吟

邦老家门　脚言脚语　则是便是贼

都子家门　后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门　朕闻上古　刁包待制　绢儿来

司吏家门　罢笔赋　事故榜

仵作家门　一遍生活

撅倈家门　受胎成气

诸杂砌

楧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驾　赵娥娥　石妇吟　变猫　水母　玉环　走鹦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则天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太公　黄巢　恰来　蛇师　没字碑　卧草　衲袄　封碑　锯周朴　史弘肇　悬头梁上

遁母

钱唐戴厚甫淳，邓文肃公之婿也。精遁甲法。戴之母常寝处楼上，忽一夕，惊见红光贯室，急开帏，细视之，乃是一美妇人，独立榻前，自拔金钗遗母，既而无所见。母以语戴，答曰：“适某祭遁神，遂致此耳。遁母见，某必不久于人世矣。”由此悒悒不乐，逾数月，果卒。

天竺观音

今杭州上天竺寺观音像，长不盈五尺，而叠著灵异，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祷之必应。尝考《释氏纪录》云：后晋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见山间光明，往视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观世音菩萨像，白光焕发，继以昼夜。后汉乾祐戊申，有僧从勋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时现冠顶。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给事中知杭州张去华率僚属具幡盖鼓吹，迎祷于梵天寺，继时霔雨，四境沛足。如此，则自有像已四百余年，其所由来远矣。

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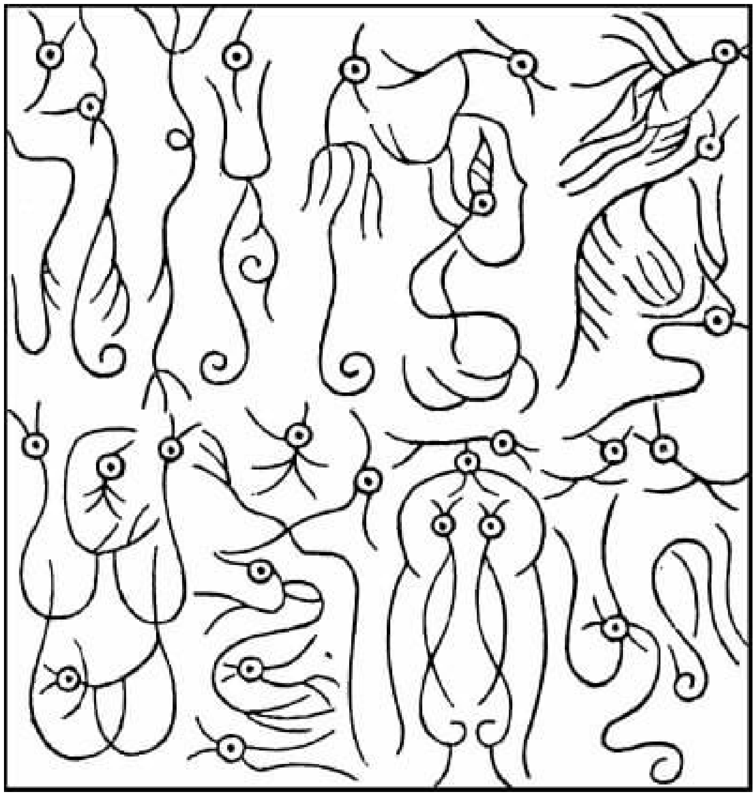
传国玺

御史中丞崔彧进传国玺，笺曰：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春正月既旦，臣番直宿卫，御史台通事臣阔阔朮，即卫所告曰："太师国王之孙曰拾得者，尝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殁矣，生产散失，家计窘极，其妻脱脱真萦病，一子甫九岁，托以玉见贸，供朝夕之给。"及出玉，印也。阔阔朮蒙古人，不晓文字，兹故来告。闻之，且惊且疑，乃还私家取视之，色混青绿而玄，光彩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纽盘螭，四厌方际，纽尽玺堮之上，取中通一横窾，可径二分，旧贯以韦条，面有篆文八，刻画捷径，位置匀适，皆若虫鸟鱼龙之状，别其仿佛有若"命"字、若"寿"字者。心益惊骇，意谓无乃当此昌运，传国玺出乎？急召监察御史臣杨桓至，即读之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传国宝玺文也。闻之，果合前意，神为肃然。乃加以净绵，复以白帕，率御史臣杨桓、通事臣阔阔朮等，直趋青宫，因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詹事王庆端、嘉议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仆散寿导谒，进献皇太妃御前。徽仁裕圣皇后。启曰：此古传国玺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后有天下者宝之，以君万国。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当宫车晚出，诸大臣佥议迎请皇太孙成宗龙飞之时，不求而见，此乃天示其瑞应也，宜早达于皇太孙行殿，以符灵贶。已蒙嘉纳。翼日，令资善大夫中书右丞詹事臣张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仆散寿，传皇太孙，亲为付授。此盖皇太妃懿虑深远，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启：收藏宝玺之家，不知甄别，循常以玉求鬻，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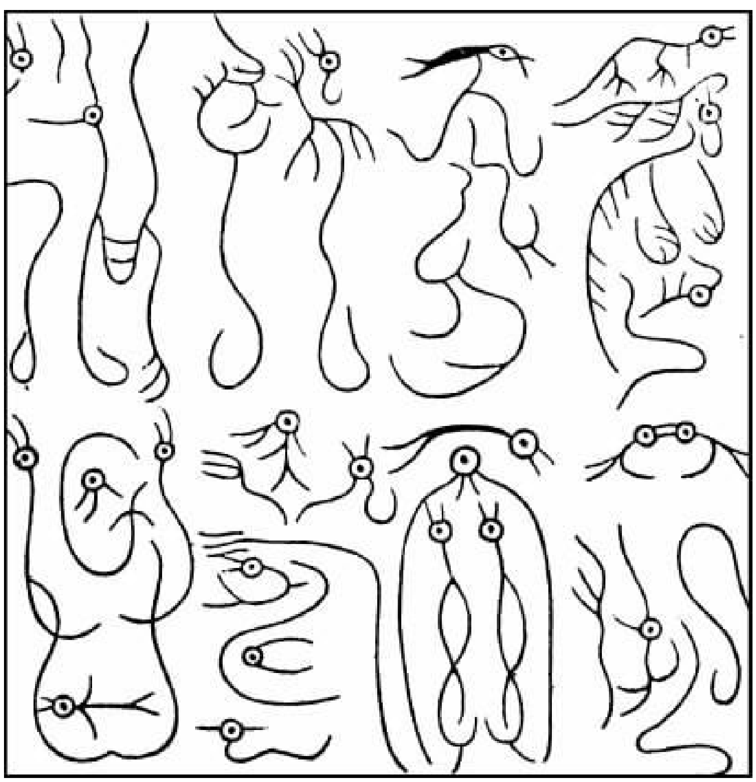
见而识之，特将来献，彼犹未知，望恩恤其家。传旨：赐收玉之家楮币二千五百贯，并逮臣等进辨其宝者三人衣缎各一表里，纹金绮素有差，以为异日旌赏之征。臣等已诣府前敬受讫。自惟无状，不胜惭赧。是日，金紫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臣完泽率集贤翰林侍从诸臣入贺御前，命出宝玺遍示群臣，此又出于皇太妃至公至大之量。翰林学士臣董文用等前启曰："此诚神物，出当其时，若非皇太妃、皇太孙圣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台臣等，次第上寿。自是内外称庆，咸曰天命有归。臣闻《诗》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今神宝之出，盖因先帝有明德，故天命复归于皇太孙也。又曰："皇天亲有德，享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则不亲不享也。又闻之《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降之百祥。"历观上世诗书之旨，未有无德而能致天命之归也。钦惟太祖圣武皇帝，秉资神格，始为天下除祸定乱，隆功盛德，简在天心，受命而为天下主。以至我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岳，孝格宗庙，子育黎元，舆地所记，悉主悉臣，照临无幽，咸遂生乐。施及明孝太子，天锡仁慈之德，上感君亲之悦，下系亿兆之望，至元建号，日月重明，无为而治者迨廿年。虽由太子进德修业之洪溢，亦赖元妃内助之渊密也。敬惟皇太妃，聪明淑懿，母仪崇严，德量溥厚，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内则皇孙翼翼，训导端严，外则百司班班，临御整饬，由是圣上君父，大见倚重。虽于时皇太孙未昭储副之托，而詹事之司未尝一日废阙，以见皇天定命于青宫之位，无时不在，诚非人力所能为也。钦惟皇太孙殿下，德资刚明，才兼文武，英谋独断，大肖祖宗，族属系望，遐迩归心。圣祖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隆顾，将付以抚军之重，于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赐以皇太子金宝，大正储位，而后诏以出师之期。天下闻之，室家胥庆。和气穰穰，出于两间。是岁秋稔，数年罕遇。臣切念天象无言，托命不爽，岂期又于大行皇帝宫车晚出之后甫八日，传国

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连由台谏耳目之司，直达于皇太妃御前。斯盖皇天授命，皇太孙诞膺龙飞，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宝玺之文，既寿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见皇天之心，大赖我皇元继体之君，不疾不迟，景命适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应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将为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储副而监国，楚州献定国宝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宝于楚，宜建元宝应，盖以宝为太子瑞应也。昔明孝太子，封为燕王，今皇太孙，燕王之子也，将主神器，而神宝出于燕，适与前事相符，此瑞应之兆一也。又宝玺之出，正当皇元圣天子六合一统之时，宫车晚出之近朝，以见天心正为继体之君设也，此瑞应之兆二也。又宝玺之出，适当月之三十日，有终而复始之象，以见先圣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继体之君复其始也，此瑞应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观之，益见天命之来，际合于青宫也。臣区区之情，无任倾向，辄罄所见，以赞其万一。谨将宝玺之出处古今始末，详据考按。许慎《说文》："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为文从尔，从土。"其义盖曰：天付尔此器，俾宝之以守尔土也。至周太史籀，易为从尔从玉，义取天付尔此玉宝，以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玺文无所考，诸史籍并《宝玺篆文图说》曰：传国玺，方四寸，其文文饰如前。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而成璧，后求婚于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太平御览》又以为蓝田玉所刻。二世子婴，奉玺降沛公于轵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玺，因世传之，谓为传国玺。厥后孺子未立，藏于长乐宫。及莽篡位，使安阳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骂而不与，舜言益切，出玺投之地，玺因归莽。及更始灭莽，校尉公宾得玺，诣宛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盆子，玺为盆子所有。后盆子面缚奉玺于光武。至献帝，董卓作乱，掌玺者投于井中，孙坚征董卓，于井中得之。袁术夺于坚妻。术死，荆州刺史徐璆闻帝为曹操迎在许昌，以玺送之。帝后逊位，并以玺归魏。常道乡公禅位，玺归于晋。怀帝遇刘聪之害，玺归于聪。聪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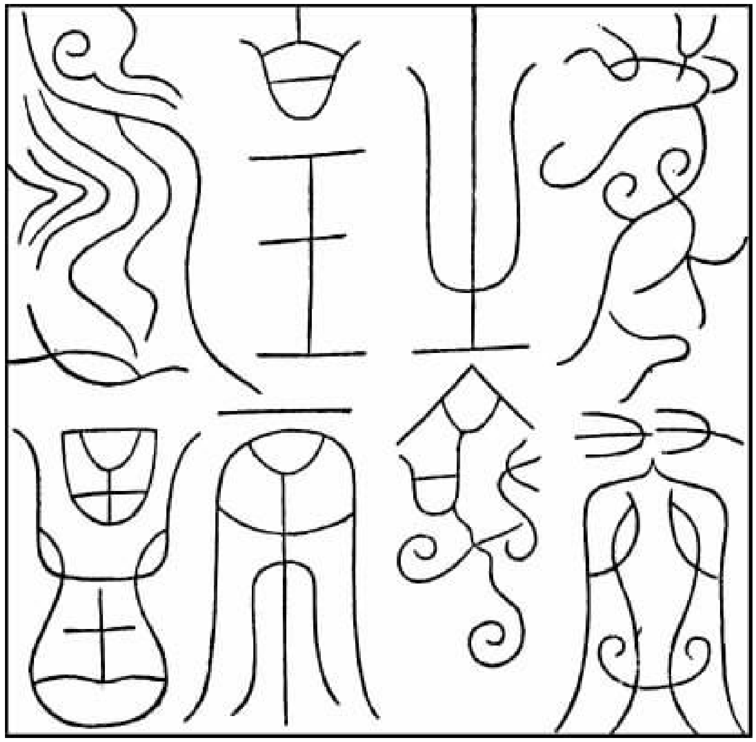
归曜。曜为石勒所灭，玺入于勒。勒灭，入于冉闵。闵败，见收于闵之将军蒋干。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以还东晋，时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玺寄于刘石，共五十三年，晋复得之。是后，宋、齐、梁、陈相传，以至于隋灭陈，萧后与太子正道，并传国玺并入于突厥。唐太宗即位，宝玺未获，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正道自突厥奉玺归于唐，唐始得焉。朱温篡唐，玺入于温。庄宗定乱，玺入于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养子从珂，是为废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玺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阳民段义献玉玺。及徽宗，为金所虏，凡有宝玺，金皆取之，内玺一十有四，青玉传国玺一，其色与今所献玉玺相同，则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明矣。然自金既取于宋之后，宝玺出处得失，亦未见明说。以及我元，适集皇太孙宝命所归之际，应期而出。臣职总御史，亲会盛事，不可以不录。又图中别有玺，其文亦八，旁注曰：“此传国玺背文也。”今见宝玺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齐，遍厌四际，无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览》：晋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七分，蟠螭为鼻，今高四寸六分，四边龟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原其所由，未详厥始。以斯言之，当别是一玺，非今传国玺也。此又不可不辩。臣彧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奉笺上进以闻，伏希听览，微臣不胜瞻望之至。谨言。此文乃桓所撰。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为人宽厚，事亲笃孝，博览群籍，尤精篆籀之学，由儒学教授仕至国子司业卒。阔阔朮，拓跋氏。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闻，授汉中廉访司佥事，仕至湖广廉访使卒。国史于按礼儿传，谓拾得乃国王速浑察之子。谓桓辩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桓传，谓桓辩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盖秦别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玺，又非此玺。此则史之误也。今取宋薛尚功所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内玺文，模勒于后，以备博古者之一览云。



向巨源本



蔡仲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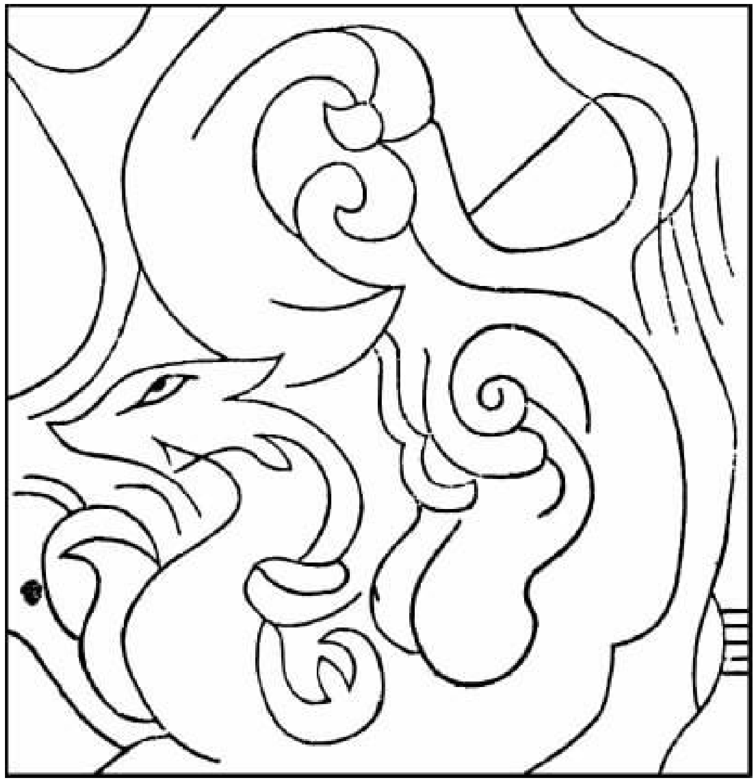


毕景儒本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其文玄妙淳古，无过于此，虽龙飞凤翥，不足以拟其势，摹印之祖也。

尚功云：二玺文本只一器，缘传摹字画不同，形制大小有异，因并刻之，亦疑以传疑之意也。



螭纽　新增

瑞应泉

湖州长兴州金沙泉，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讫即涸。宋季屡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岁戊寅，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遂赐名瑞应泉。

疑冢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此亦诗之斧钺也。

卢橘

世人多用卢橘以称枇杷。按司马相如《游猎赋》云："卢橘夏熟，黄柑橙楱，枇杷橪而善切。柿。"夫卢橘与枇杷并列，则卢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给客橙，冬夏花实相继，通岁食之，谓即卢橘也。"意者橙橘惟熟于冬，而卢橘夏亦熟，故举以为重欤？《唐三体诗》裴庾注云：《广州记》：卢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为壶橘，又曰卢橘。

五龙车

叶公李为宋太学生时，上书极言贾似道权奸误国，几为所害。及世祖平江南，即召见，官之，至中书右丞。凡有军国大事，必问曰："曾与蛮子秀才商量否？"盖指李也。一日，议事大廷，乃不在列，问其故，则病足。遂以所御五龙车召之至，命坐而咨决焉。尝于其孙以道处，见当时所画《应召图》，五龙车中，坐一山野质朴之老，其遭遇有如此者。使无贾似道以发其正大之论，直一书生耳，而望功名显天下，亦难矣。

伏波将军

琼州一水，南北有两伏波将军庙，世人莫明其故。尝考之《史记》及《东汉书》，盖汉元鼎五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林，下汇水，不特马援为伏波将军也。

至元钞料

至元印造通行宝钞，分一十一料：

贰贯　壹贯　伍伯文　叁伯文　贰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叁拾文　贰拾文　壹拾文　伍文

雕传

某人浮湛里中，无以为生，侦民有小不平，嗾之讼，佐之请谒，已旁缘自资，且既饵临政者，因持其短长，以蠹民梗政，遂有人作《雕传》以警之。传曰：昔皇帝少皞氏之世，凤鸟适至，故为鸟师而鸟名，命凤凰为百禽长。当是时，南山有鸟，其名曰雕。雕之性，鸷而健，贪而狡，稻粱之甘，木实之美，雕不屑焉，资众禽之肉以为食。雕之徒实繁，其与雕同气而异质者，鹰鹯、鸢隼、鹞鹘、鸱鹗，皆助雕为虐者也。其异类而同性者，鸱鸮、鸺鹠、枭鸩、训狐、鬼车，其恶与雕同，特其材异尔。然雕有大小，小者从鶅鷞、鷃雀，力可制则制之，大者虽鸿鹄不畏也。故雕之所在，众禽皆逃散远去，摽枝无安巢，灌丛无息羽。雕无所得食，则遣操诡辞，招众禽之过而诉诸凤曰："鸿雁背北而来南是叛者也，鹦鹉舍禽言习人语是奸者也，仓庚出幽谷迁乔木是冒越者也，鷬鸸秋冬远遁是避役者也。乌知吉凶，言妖祥以惑众听。鹊填河以阻水利，鸤鸠攘鹊之居，鸳鸯荒淫无度，鸥好闲，鸡好斗殴相伤，凫鹥、鹅鸭习水战，鸬鹚、白鹭得鱼不税，孔雀有异相，杜鹃催归令戍卒逃亡，提壶劝人饮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将益甚。"凤凰惑焉，命爽鸠氏治之。雕与爽鸠相为表里，穷山谷，搜林麓，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拿之，啄啮扼吭，裂肪绝筋，磔毛扬风，洒血殷地，凡遇之者无噍类。其余皆周章振掉，谋所以免祸者，毁巢破鷇，空所积以奉爽鸠，且以赂雕，使勿执。于是雕之势益张，而众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雕所为，则起而效之。其钝者，深藏远窜，馁死于草莽者，

相藉也。而凤凰始忧之。闻蓬莱之巅，有胎仙焉，胎仙名鹤，号青田翁，廉介而洁白，和平而好生，于是征爽鸠，使鹤乘轩而治之。鹤乃与凤凰谋曰：“夫雕，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为雕者何其多耶？昔之雕，名雕，字雕，形雕，性雕，本为雕者也。今有非雕而雕者，何也？雕则得食，不雕则不得食；雕则有利而无害，不雕则利未见而害常随之，故不容其不雕也。今禽之产子者愿为雕，雏之习飞者学为雕，形状与雕异者又冒为雕。不诛其渠魁，歼其凶丑，以励其余，吾恐鸾鷖、鹓鸞、神雀、大鹏、金翅皆化为雕耳。”凤凰曰：“善。”奏请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张网罗，随雕而磔之，雕之徒尽毙，敕天下无留雕，故其余党皆屏迹匿影不敢出，众禽始得安于生养，以尽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凤凰与鹤之力也。太史公曰：雕，奸禽也。暴恶受诛，固宜。吾独惧今之人子务养雕，意有所欲，举雕而放之，求众禽之血肉以肥其躯，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虽未及，天必谴之，其雕，岂足恤哉！

三瓦戒

陈众仲先生尝题乐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记·龟策传》云：“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注：“陈，犹居也。”

酸斋辞世诗

贯酸斋先生临终有辞世诗曰：“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洞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

高昌世家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勋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玉伦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跛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后迁交州。至太祖龙飞朔漠，当是时，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在位。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举国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孙皆封王。

后德

今上皇后弘吉剌氏，名伯颜忽都，武帝宣懿惠圣皇后之侄，毓德王孛罗帖木儿女，后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性节俭，不妒忌，动以礼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宠，居兴圣西宫，帝希幸东内。左右以为言，后无几微怨望意。尝从帝时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内官传旨欲临幸，辞曰："暮夜非至尊往来之时。"内官往来再三，竟拒不纳，帝益贤之。居坤德殿，终日端坐，未尝妄逾户阈。至元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能画

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命臣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其

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令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

武当山降笔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锓刻于梓，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候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继一作暨。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箕仙有验

虞邵庵先生布衣时，落落不偶，久客钱唐。一日，偕友人杨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机访方外宰渊微练师于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卜行藏。练师即置箕悬笔，书符作法。有顷，箕动笔运而附降云：“某非仙，乃当境神也。”练师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来？”神附云：“某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达上帝，用求迁升耳。”众因劝先生其无辞神请，先生遂诺。翼日，文成，火于湖滨。逾旬，再诣练师祷卜，神复降云：“某已获授城隍，谨候谒谢，公必贵显，幸毋自忽。”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谥文靖，以文章名海内。岂非先世积有余庆，天将报施于先生之躬，而鬼神预有知耶？

诗画题三绝

高文简公一日与客游西湖，见素屏洁雅，乘兴画奇石古木。数日

后，文敏公为补丛竹。后为户部杨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题诗其上云：“不见湖州三百年，高公尚书生古燕。西湖醉归写古木，吴兴为补幽篁妍。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老蛟欲起风雨来，星堕天河化为石。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高怀古谊两相得，惨澹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国，使我观之三叹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沦落文章付陈迹。”此图遂成三绝矣。

浙西园苑

浙西园苑之胜，惟松江下沙瞿氏为最古，宋秀州守方岳亦有诗留题壁间。后紫阳虚谷翁来游，继题十绝，其一云“壁间墨客扫龙蛇，所写诗佳字亦佳。忽见题诗增感慨，吾家宗伯老秋厓”是也。次则平江福山之曹，横泽之顾，又其次则嘉兴魏塘之陈。当爱山全盛时，春二三月间，游人如织，后其卒，未及数月，花木一空。废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后，其地吴氏之园曰竹庄，盖元有池陂数十亩，天然若湖，莹之尝买得水殿图，据图位置，构亭水心，潇洒莫比。哗讦之徒，欲闻诸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莹之卒，荐遭兵燹，今无一存者。福山、横泽、下沙，皆无有久矣，可胜叹哉！

吴江长桥

吴江长桥七十二间，作桥者，僧徒雅师立总其役，崇敬率众以给其费，居士姚行独任劳以终事。经始于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后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巨阁，奉观音像于上。

卷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颜子，唐玄宗太极元年壬子二月，赠太子太师，配享孔子庙。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四月，封兖国公。

曾子，同前，赠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庙。宋理宗咸淳三年癸卯二月，封郕国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国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宋神宗元丰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邹国公，配享先圣，位次兖国公下。

宋黄震云：往岁颜、孟配享，并列先圣左，近升曾子、子思，又并列先圣左，而虚其右，不以相向。震闻太学博士陆鹏举云：初制，颜、孟配享，左颜而右孟。熙丰新经盛行，以王安石为圣人，没而跻之配享，位颜子下，故左则颜子及安石，右则孟子。未几，安石女婿蔡卞当国，谓安石不当在孟子下，迁安石于右，与颜子对，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颜子之下，遂左列颜、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几，蔡卞再欲升安石压孟子，渐次而升，为代先圣张本。优人有以艺谏于殿下者，设一大言之士，戏薄先圣，颜子出争之，不胜，子贡出争之，不胜，子路出而盛气争之，又不胜。然后设为公冶长，有击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争？且看他人家女婿！"盖蔡卞，安石婿，而公冶长，先圣婿也。蔡卞闻之，遂不敢进安石于颜子上，颜、孟左而安石右，遂为定制。南渡

后，安石罢配享，宜迁孟子以对颜子，如旧制。议者失于讨论，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虚，而颜、孟并列于左。岳珂尝记其事。近岁增曾子、子思，又并列于左，亦未有讨论者。

金果

成都府江渎庙前，有树六株，世传自汉唐以来即有之。其树高可五六十丈，围约三四寻，挺直如矢，无他柯干，顶上才生枝叶，若棕榈状，皮如龙鳞，叶如凤尾，实如枣而加大，每岁仲冬，有司具牲馔祭毕，然后采摘，金鼓仪卫迎入公廨，差点医工，以刀逐个劙去青皮，石灰汤焯过，入熬熟，冷蜜浸五七日，漉起控干，再换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贮进献。不如此修制，则生涩不可食。泉州万年枣三株，识者谓即四川金果也，番中名为苦鲁麻枣，盖凤尾蕉也。

李哥贞烈

河南理幕沈易云：灞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时，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繄我独为此乎？"母告以业不可废。哥曰："若此听母，母亦当从我好，否则有死而已。"母阳许之。自是不粉泽，不茹荤，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询主客姓名，然后往。人亦预相戒，毋戏狎。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阕，目不流盼。与之酒，勿饮。州判官尝忤哥，径还，誓不与见。孟津县达鲁花赤厚赂哥母，夜抵舍，哥怀利刃，闭卧内，骂之曰："汝职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污吾刃矣！"惭怒以回。明日，知州闻之，叹曰："州有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经举秀才，真若配。"以礼聘娶之。未几，红巾入寇，夫妇被执，见哥妍丽，将杀其夫，哥走前抱夫项大呼曰："吾断不从汝求活。"寇并杀之。

刘节妇

刘节妇，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经》、小学书，适同郡曹泰财。红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村。贼掩至，大掠，见节妇居群人中，特妍整，持刀驱之行。节妇曰：“吾妇人，惟知从夫而已，不从贼也。”贼欲移其心，乃盛陈金玉珠玑，仍用锦绣衣服被节妇身，节妇裂碎之。强拥上马，堕地者数四。贼怒，绳其项，就马上曳之。节妇以手爪地，以头触石流血，骂贼不绝声，遂遇害。

病洁

毗陵倪元镇有洁病，一日，眷歌姬赵买儿，留宿别业中。心疑其不洁，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顶至踵，且扪且嗅。扪至阴，有秽气，复俾浴。凡再三，东方既白，不复作巫山之梦，徒赠以金。赵或自谈，必至绝倒。

杂剧曲名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因取诸曲名，分调类编，以备后来好事稽古者之一览云。

正宫

端正好　衮绣球　倘秀才　脱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换

头　十二月　尧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呆古朵　笑和尚　蛮姑儿　伴读书　剔银灯　道和　柳青娘　双鸳鸯　摊破满庭芳　月照庭　塞鸿秋　白鹤子中吕出入　快活三中吕出入

黄钟

愿成双　醉花阴　喜迁莺　出队子　刮地风　四门子　神仗儿　挂金索　水仙子　兴龙引　金殿乐三台　侍香金童　降黄龙衮　塞雁儿　接接高

南吕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贺新郎　牧羊关　隔尾　红芍药　菩萨梁州　三煞　骂玉郎　感皇思　采茶歌　随煞尾　斗虾蟆　四块玉　哭皇天　乌夜啼　隔尾黄钟煞　摊破　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随煞

中吕

粉蝶儿　醉春风　迎仙客　石榴花　斗鹌鹑　上小楼　快活三正宫出入　鲍老儿　般涉　哨遍　耍孩儿　收尾　红绣鞋　喜春来　尧民歌　满庭芳　鲍老衮　醉高歌　十二月　普天乐　叫声　双鸳鸯　白鹤子正宫出入　穷河西　朝天子　干荷叶　剔银灯　菩萨蛮　墙头花　乔捉蛇　鹘打兔　酥枣儿　镇江回　鹌鹑儿　鸳鸯儿　风流体　卖花声　蔓菁菜

仙吕

赏花时　点绛唇　油葫芦　天下乐　哪吒令　鹊踏枝　六幺序　后庭花　青哥儿　赚煞　混江龙　金盏儿　醉中天　村里迓

鼓　元和令　上马娇　圣葫芦　江西后庭花　柳叶儿　寄生草　赚煞尾　摊破天下乐　醉扶归　低过金盏儿　八声甘州　游四门　赚尾　忆王孙　一半儿　得胜乐　雁儿　袄神急　翠裙腰　六幺遍　大安乐　柳叶儿

商调

集贤宾　逍遥乐　梧叶儿　后庭花　双雁儿　金菊香　浪来里　醋葫芦　青哥儿　上京马　随调煞　柳叶儿仙吕出入　黄莺儿　踏莎行　垂丝钓　盖天旗

大石

青杏子　好观音　六国朝　念奴娇　归塞北　初问口　怨别离　擂鼓体　雁过南楼　憨郭郎　催拍子　玉翼蝉　茶蘼香　女冠子　林里鸡近　蓦山溪　喜秋风　净瓶儿　鹧鸪天

双调

新水令　驻马听　甜水令　折桂令　落风花　沉醉东风　小将军　清江引　碧玉箫　雁儿落　德胜令　乔牌儿　挂玉钩　川拨棹　殿前欢　七弟兄　梅花酒　收江南　水仙子　滴滴金　鸳鸯煞　步步娇　搅筝琶　豆叶黄　风入松　拨不断　庆东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锭银　荆湘怨　阿纳忽　夜行船　镇江回中吕出入　胡十八　挂玉钩序　五供养　行香子　梧桐树　离亭宴煞　鸳鸯儿煞尾　太平歌　十棒鼓　小妇孩儿　挂打灯　乔木查　蝶恋花　庆宣和　枣卿调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驸马还朝　大拜门　雕刺鸪　不拜门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风流体中吕出入

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古之善唱者三人：

韩秦娥　沈古之　石存符

帝王知音者五人：

唐玄宗　后唐庄宗　南唐后主　宋徽宗　金章宗

三教所尚：

道家唱情　僧家唱性　儒家唱理

近世所谓大曲：

苏小小蝶恋花　邓千江望海潮　苏东坡念奴娇　辛稼轩摸鱼子　晏叔原鹧鸪天　柳耆卿雨霖铃　吴彦高春草碧　朱淑真生查子　蔡伯坚石州慢　张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调：

抑扬顿挫　顶叠垛换　萦纡牵结　敦拖呜咽　推题丸转　捶欠遏透

歌之节奏：

停声　待拍　偷吹　拽棒　字真　句笃　依腔　贴调

凡歌一声，声有四节：

起末　过度　揾簪　攧落

凡歌一句，句有声韵：

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　声要圆熟，腔要彻满。

凡一曲中，各有其声：

变声　敦声　杌声　啀声　困声

三过声：

偷气　取气　换气　歇气　就气　爱者　有一口气

歌声变件：

三台　破子　遍子　攧落　实催　全篇　尾声　赚煞　随煞　隔煞　羯煞　本调煞　拐子煞　三煞　十煞

唱曲门户：

小唱　寸唱　慢唱　坛唱　步虚　道情　撒炼　带烦　瓢叫

唱曲题目：

曲情　铁骑　故事　采莲　击壤　叩角　结席　添寿　宫词　禾词　花词　汤词　酒词　灯词　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凯歌　棹歌　渔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歌之所：

桃花扇　竹叶尊　柳枝词　桃叶怨　尧民鼓腹　壮士击节　牛

童马仆　闾阎女子　天涯游客　洞里仙人　闺中怨女　江边商妇　场上少年　阛阓优伶　华屋兰堂　衣冠文会　小楼狭阁　月馆风亭　雨窗雪屋　柳外花前

凡声音各应律吕，分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

仙吕宫唱清新绵邈　南吕宫唱感叹伤悲　中吕宫唱高下闪赚　黄钟宫唱富贵缠绵　正宫唱惆怅雄壮　道宫唱飘逸清幽　大石唱风流酝藉　小石唱旖旎妩媚　高平唱条拗滉漾　般涉唱拾掇坑堑　歇指唱急并虚歇　商角唱悲伤宛转　双调唱健捷激袅　商调唱凄怆怨慕　角调唱呜咽悠扬　宫调唱典雅沉重　越调唱陶写冷笑

有子母调，有姑舅兄弟，有字多声少，有声少字多，所谓一串骊珠也。比如仙吕《点绛唇》、大石《青杏儿》，人唤作杀唱的刽子。

有爱唱的，有学唱的，有能唱的，有会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儿，打截儿，放掯儿，唱意儿，有明掯儿，暗掯儿，长掯儿，短掯儿，碎掯儿。

有一曲入数调者，如《啄木儿》、《女冠子》、《抛球乐》、《斗鹌鹑》、《黄莺儿》、《金盏儿》之类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东平唱木兰花慢　大名唱摸鱼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时曲　男不唱艳词　女不唱雄

曲　南人不唱北人不歌

凡人声音不等，各有所长。有川嗓，有堂声，皆合被箫管。有唱得雄壮的，失之村沙；唱得蕴拽的，失之乜斜；唱得轻巧的，失之寒贱；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实；唱得用意的，失之穿凿；唱得打掏的，失之本调。

凡唱节病，有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乐府声，撒钱声，拽锯声，猫叫声。不入耳，不著人，不彻腔，不入调。工夫少，遍数少，步力少，官场少。字样讹，文理差，无丛林，无传授，拗嗓，劣调，落架，漏气。

凡唱声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洌洌　哑哑　嗄嗄　尖尖　低低　雌雌　雄雄　短短　憨憨　浊浊　赸赸　格嗓　囊鼻　摇头　歪口　合眼　张口　撮唇　撇口　昂头　咳嗽

凡添字病：

则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见　兀的不呢　一条了　唇撒了　一片了　团栾了　茄子了

大忌：郑卫之淫声，续雅乐之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曰套数，时行小令曰叶儿。套数当有乐府气味，乐府不可似套数。

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庄蓼塘藏书

庄蓼塘，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尝为宋秘书小史。其家蓄书数万卷，且多手钞者，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伎，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蓼塘既没，子孙不知保惜，或为虫鼠蚀啮，或为邻识盗窃，或供饮博之需，或应糊覆之用，编帙散乱，所存无几。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有以书献者，予一官。江南藏书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继命危学士朴特来选取。其家虑恐兵遁图谶干犯禁条，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烬余，存者又无几矣。其孙群玉悉载入京，觊领恩泽，宿留日久，仍布衣而归。书之不幸如此。

买假山

陈爱山买顾氏废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园。一日，邀渊白观之，指而谓曰："此公族中之物。"渊白笑答曰："东搬西倒。"陈嘿然。

戴氏绝嗣

华亭枫泾戴君实，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无比。仅有一女，赘谢季初为婿。君实纳一妾于嘉兴外舍，得男。王闻之，早夜怒詈。君实不得已，遣其妾，取儿以归。而女恐其长大分我财产，遂于襁褓中酷加凌虐，致成惊疾，又不容医疗，竟就夭亡。大为喜幸。越三年，自孕将产，梦抱此儿。及娩，得男，后随殒于蓐，儿亦不育。此妇女妒悍之报。今戴氏绝嗣，天道岂远也哉！事在至正十五年四月上旬也。

妓妾守志

汪佛奴，歌儿也，姿色秀丽。嘉兴富户濮乐闲，以中统钞一千锭娶为妾。一日，桂花盛开，濮置酒，佛奴奉觞。濮有感于中，潸然堕泪。佛奴请问其故，濮曰：“吾老矣，非久于人世者，汝宜善事后人。”佛奴亦泣下，誓无贰志。人莫之信。既而，濮果死，佛奴独居尼寺，深藏简出，操行洁白，以终其身。

讥伯颜太师

重纪至元间，太师丞相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以罪左迁南恩州达鲁花赤，至隆兴，卒，寄棺驿舍。滑稽者题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讥方士

丙子岁，松江亢旱，闻方士沈雷伯道术高妙，府官遣吏赍香币过嘉兴，迎请以来。骄傲之甚，以为雨可立致，结坛仙鹤观，行月孛法，下铁简于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无应验，羞赧宵遁。僧柏子庭有诗，其一联云：“谁呼蓬岛青头鸭，来杀松江赤链蛇。”闻者绝倒。

燕都赋

槜李顾渊白，恃才傲物。尝入京献《燕都赋》，翰长元公复初不喜，曰：“今天朝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燕盖昔时战国名，何燕之称？”惭恨而归。晚年始得领教岳阳，高照庵先生以诗送之云：“豪气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阳城。”切中其实。渊白自出一对句云：“天下秀才爷。”有刀镊人对之曰：“村中和尚种。”

裱背十三科

世人但知医有十三科，画有十三科，殊不知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织造绫锦绢帛，一染练上件，一抄造纸札，一染制上件颜色，一糊料麦面，一糊药矾蜡，一界尽裁版杆帖，一轴头，或金，或玉，或石，或玛瑙、水晶、珊瑚、沈檀、花梨、乌木。每轴止用一色，所以只归一科。一糊刷，一铰练，一绦，一经带，一裁刀。数内阙其一，则不能成全画矣。其糊刷、裁尺，亦皆有名。糊刷，棕软者谓之平分，棕硬者谓之糊搠，大小得中者谓之黏合，狭小者谓之寸金。裁尺，极等阔者曰满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两指，最狭者曰单指。

厉狄

越人朱仲桓武云：至正丙申岁，大旱，余在萧山，观方士陈希微祷雨于北岭将军庙。累日，俄降笔云："吾秦人厉狄也，与项羽起事山阴，虽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尔来几千五百年，世代云变，遂湮我姓名，至蔑焉无闻，故以相告。"目击其事，感叹弥日。

旗联

中原红军初起时，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其后毛贵一贼横行山东，侵犯畿甸，驾幸滦京，贼势猖獗，无异唐末。

桃符谶

张之翰，字周卿，邯郸人。由翰林学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卒。亦谶也。

金甲

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一日，自番中还，先报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处，发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头也。后因逐一干仆，仆出此书首告，以为玉印未到，金甲先回。沈厚赂官府，得理。闻者亦可为戒。

蔺节妇

许叔瑛环云：陈友谅部属称邓平章者，陷江西某县。有妇蔺氏，其夫以财雄一乡，因赂邓之帅某，丐免剽戮。帅闻蔺有殊色，辄歼其家，独生蔺及四岁婴，将纳之。蔺曰：“帅贵人，妾事之无恨。然吾良人以礼币聘妾为妇者若干年，与生二子，妾不忍即背恩。军中礼不备，请持一月丧服，乃为帅妇未晚。”帅许之。服未终，移兵别县，帅曰：“吾如汝约，今夕谐吾婚乎？”蔺曰：“诺。”既而帅上马他之，使二卒守。蔺曰：“为取鸡酒，具香火，今夕吾为帅妇，敢告先良人灵。”卒俱出，乃先杀婴，啮指血书壁曰：“泾渭难分浊与清，此身不幸厄红巾。孤儿未忍更他姓，烈妇何曾嫁二人。白刃自挥心似铁，黄泉欲到骨如银。荒村日落猿啼处，过客闻之亦惨神。”书罢，即自刎。帅返，惊叹，讯二卒，欲罪之。卒指壁间题，倩人读其诗，驰白邓，邓闻之陈，陈为立庙旌表云。

忠孝里

至正壬辰秋七月，红巾陷钱唐。九月，陷吴兴延陵。冬十月，陷江阴州。州大姓许晋字德昭者，有武略，善格斗。仲子如璋，亦英勇。遂相谋曰："乌合之众，败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焉。"乃潜聚无赖恶少，资以饮食，保护邻井。日有余党四散抄掠，则诱使深入，悉殪而埋之。所居素隐僻，贼无知者。寻闻官军驻近郊，阴遣人约为内应。十一月八日，浙东宣慰元帅观孙统兵入城，晋率所募应之。官军少却，晋弗之知，尚与贼战于城北之祥符寺前。会贼党自他所来，掎其后，如璋遂与家僮往救，手刃数人，破围而入，偕父力战，众寡不敌，父子皆死。明日，官军复进攻，贼遂溃。家人得父子尸，敛而葬之，柩车相继于道，见者无不堕泪。乡之父老诔之曰："父死于忠，子死于孝。"私表其里曰忠孝。郡上其事于朝，不报。

胡仲彬聚众

胡仲彬，乃杭城勾阑中演说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时登省官之门，因得夤缘注授巡检。至正十四年七月内，招募游食无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护国，誓杀红巾"八字为号，将遂作乱。为乃叔首告，搜其书名簿，得三册，才以一册到官，余火之，亦诛三百六十余人。

扶箕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语，验之今日，果然。

卷二十八

非程文

各行省乡试，则有人取发解进士姓名，一如登科记，锓梓印行，以图少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晓后，乃有四六长篇，题曰“非程文语”，与抄白省榜同时版行，不知何人所造，而路府州县盛传之。语曰：设科取士，深感圣世之恩；倚公挟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坏于禹畴之小刘。名锡，眉山人，当该掾史。斯文孔艰，衷情痛愤。待士无礼，呼名散饼于路傍；怀璧有谋，打号贴图于墙上。厨传用猾吏，内外之消息可通；试官取贫夫，上下之机关不泄。阳揭题驾言无弊，实自生奸宄之心；觅厚赂力举还魂，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亲不避，故违国朝之典章；杂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应才杭州。鼓勇于终场之日，局长之信已通；刘还即环翁，杭州。知名于未榜之前，代笔之钱尽去。万户侯之关节可验，丈人峰之气力何勤。吕将铅山万户吕天泽。监门，进乐平之八字；许瑗、董彝、徐复、邹成、操琬、汪缔、许道传、戴用。海郎吴县主簿海鲁丁。受卷，通括苍之二林。松庆、彬祖。本生之地增辉，同列之情不薄。黄璋松江。称干首，二三月已买试官；鲍恂嘉兴。在榜中，十四名全赖妻父。建德知事俞镇。藉开元真人之力，叶氏叶瓒，信州。礼经；依永嘉县尹林泉生。之门，江郎兄弟。晖、晃，建宁。刘大希贤，庆元。在列，赖为省郎之师；沈小惟时，杭州。登科，谁知运吏之婿。黄岩赵蔺，友蔺。得家兄宁海丞由钦。为帘外之官；瑞安高明，托馆主有堂上之友。纷纷在眼，历历难言。许瑗饶州。作魁，三百定卖几千株之木；邹成饶州。驼榜，十八日纳七万户吕天泽。之钱。左

者如斯，右其可见。尺牍先来于柏府，仕宧势高；稿文潜出于棘闱，师生情密。递手帖全凭巡绰，写怀挟不避军人。四子入场，代笔有此刘之手；一家在榜，瞒人起各路之文。所谋不臧，其忠何在。王贺绍兴，备榜。省中典吏，不读书亦解成名；李思思齐。婺山村童，未知礼焉宜中选。错《春秋》之年分，临海梦龙；姓赵，备榜。乱《周易》之阴阳，平江俞鼎。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术之潜运者难知。姑舍举人，更陈坐主。俞镇建德知事。夤缘考试，这番丰卒岁之资；吴暾峡州知事。买题登科，方得证旧时之本。麟经错乱因赂取，林泉之生生何如；永嘉尹林泉生。易义驳杂以名寻，夏日之孜孜安用。会稽尹夏日孜。其余泛泛，不必叨叨。分经考卷，得便私情，自开科曾无此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论，虽刊版乃是讹传。历观解据之非，益见文衡之缪。指实告官者反罹其罪，怀才抱艺者虚费其劳。赵俶、蒋堂，空仰天而叹息；江孚、沈干，徒踏地以咨嗟。潘伯修、蔡余庆，两举奚为；闻梦吉、陆居仁，再来告免。呜呼！文运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污滥坏今年之选举；既生圣世，进修冀异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经陈，实乃众贤之愿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复有作弹文云：文运重开，多士欢腾于此日；科场作弊，丑声莫甚于今年。启奸人侥幸之门，负贤相宾兴之意。事既如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试官实文章之司命，讵宜伪定于临期；员外郎执科举之权衡，安可公然而受赂。憸谋既遂，清议难容。闻人枢肤浅之学，翰林怀宾主之旧情；啜霭山游侠之徒，座主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尸位宪宾，进乡闾之十子；居丧台掾，升里闬之三王。沈庭珪错破《书》经，混死生于同列；战惟肃不明《诗》意，强今古于已然。朱舜民乃濒海之强梁，喻宜之实许门之童子。新昌庭瑞，输彩缎之几缣；霅水莫孜，奉白金之一锭。张谊罔知彖象，皆徐中造就之私；杨明不辨春秋，拜周溥作成之赐。施省宪贴书之手段，坏乡闾整肃之纲常。唐肃以词赋而见收，明经安在？柯理以梯媒而得中，

对策何长！舍弟致谋，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兄代笔，嗟哉无学之郑沂。靖而思之，良可丑也。白头钱宰，感绨袍恋恋之情；碧眼倪中，发仓廪陈陈之粟。俞潜、徐鼎，三月初早买试官；丘民、韩明，五日前预知题目。元孚乃泉南之大贾，挥金不啻于泥沙；许征实云间之富家，纳粟犹同于瓦砾。拔颖之于陋巷，余波有自于杨明；超宋祀于穷途，主意必资于张谊。既正榜之若此，则备选之可知。姑舍前言，更陈余意。屈仲孚于受卷，《易》经可谓失人；进公甫于考文，麟史大孤众望。不分报赛，叔通岂可与言《诗》；缪讲进修，孺子乌足以论《易》。重载连樯之白粲，始谐校艺于青藜。逯信止素乏文才，嗟老夫之已耄；孟天暐每称好嘴，奈举业之久疏。大坏士风，难逃舆论。呜呼！天之将丧斯文，实系兴衰之运；士欲致用于国，岂期贡举之私。此非一口之诬谋，实乃众情之公论。用书既往，以警将来。

于阗玉佛

丞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即贡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处士门前怯薛

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怯薛，则内府执役者之译语也。

宪佥案判

松江府儒学直学沈伯云，因花破钱粮，乃与教授陈仲微有隙。伯云之父曰君实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詈箠仲微于途。适宪佥吕公思诚分按至府，具状以诉。公怒其诟辱师表，有伤风化，勾摄赴官，服辜。君实年逾七旬，乞以铜赎。公判云：“既能为不能为之事，正当受不当受之刑。”卒杖断之。

诗谶

张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诗名。尝作一联云：“别来越树长为客，看尽吴山不是家。”未几，卒。诗亦有谶欤？

丘机山

丘机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闻于时，商谜无出其右。遨游湖海间，尝至福州，讥其秀才不识字。众怒，无以难之。一日，构思一对，欲令其辞屈心服。对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丘随口答云：“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学敏捷类如此。

不孝陷地死

杭州杨镇一凶徒，素不孝于母，尤凌虐其妻。有子三岁，爱惜甚至，妻常抱负，偶失手，擷损其头，泣而谓姑曰：“夫归，妇必被殴死，不若先溺水之为幸。”姑曰：“汝第无忧，但云是我之误，我却去避汝小姑处，俟其怒息而还。”至晚，夫归，见儿头破，径捽妻，欲杀

之。妻告曰："非我过也，婆擷之耳。惧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释之。次日，持刀寻母。中途，藏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诱母还。至石边，忿躁詈骂，取刀杀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见巨蛇介道。畏怯退缩，不觉双足陷入地中。须臾，即没至膝，七窍流血，声罪自咎。母急扶抱，无计可施，走报于妇。妇掘地，随掘随陷。啖以饮食，三日乃死。观者日数千人，莫不称快。时至正甲辰六月也。

嘲回回

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昏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妹，有所不顾。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来窥视，至有攀缘檐阑窗牖者，踏翻楼屋，宾主婿妇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戏作下火文云："宾主满堂欢，闾里盈门看。洞房忽崩摧，喜乐成祸患。压落瓦碎兮，倒落沙泥；别都钉折兮，木屑飞扬。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坠落花之相。难以乘龙兮，魄散魂消；不能跨凤兮，筋断骨折。氁丝脱兮尘土昏，头袖碎兮珠翠黯。压倒象鼻塌，不见猫睛亮。呜呼！守白头未及一朝，赏黄花却在半晌。移厨聚景园中，歇马飞来峰上。阿剌郎葛反。一声绝无闻，哀哉树倒猢狲散。"阿老瓦、倒剌沙、别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猫睛，其貌也。氁上声。丝、头袖，其服也。阿剌，其语也。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飞来峰，猿猴来往之处。

白县尹诗

嘉兴白县尹得代，过姚庄访僧胜福林，闲游市井间，见妇人女子皆浓妆艳饰，因问从行者，或答云："风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宠，下

此，则皆道人所有。”白遂戏题一绝于壁云：“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胜见，亟命去之，然已盛传矣。

废家子孙诗

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居焉。家富饶，田连阡陌，宗族虽盛衍，而子孙多不肖，祖父财产，废败罄尽。郡人金方所，谈辞滑稽，为赋诵好嫚戏，因摭其事，成近体一律云：“兴废从来固有之，尔家忒煞欠扶持。诸坟掘见黄泉骨，两观番成白地皮。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强奴猾干欺凌主，说与人家子弟知。”夫兔撑目望月而孕，则妇女之不夫而妊也。其家有道观二所。语虽鄙俚，然为人后者见此，宁不知惧也哉。

乐曲

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

大曲

哈八儿图　口温　也葛倘兀　畏兀儿　闵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鲁海　舍舍弼　摇落四　蒙古摇落四　闪弹摇落四　阿耶儿虎　桑哥儿苦不丁江南谓之孔雀，双手弹。　答剌谓之白翎雀，双手弹。　阿厮阑扯弼回盏曲双手弹。　苦只把失吕弦。

小曲

哈儿火失哈赤黑雀儿叫。　阿林捺花红。　曲律买　者归　洞洞伯　牝畤兀儿　把担葛失　削浪沙　马哈　相公　仙鹤　阿丁水花

回回曲附

伉里　马黑某当当　清泉当当

爇梅花文

周申父之翰，寒夜拥罏爇火，见瓶内所插折枝梅花，冰冻而枯，因取投火中，戏作下火文云：寒勒铜瓶冻未开，南枝春断不归来。这回勿入梨云梦，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罏中处士梅公之灵，生自罗浮，派兮庾岭。形若槁木，棱棱山泽之臞；肤如凝脂，凛凛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头上，岁寒居三友图中。玉堂茅舍总无心，金鼎商羹期结果。不料道人见挽，便离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华胥之国。玉骨拥罏烘不醒，冰魂剪纸竟难招。纸帐夜长，犹作寻香之梦；筠窗月淡，尚疑弄影之时。虽宋广平铁石心肠，忘情未得；使华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难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与荼毗三昧火。惜花君子，还道这一点香魂，今在何处？咦！炯然不逐东风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如梦令

一人娶妻无元，袁可潜赠之《如梦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几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黄门

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命之曰黄门。晋海西公尝有此疾，北齐李庶生而天阉。按《黄帝针经》曰：人有具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能用，然其须不去，宦者之独去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写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又《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云：梵言扇搋丑皆切。半择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择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择迦，此云妒，谓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择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择迦，谓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拿半择迦，此云割，谓被割形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然《周礼》阉人，郑氏注云：“阉，真气藏者。”宋赵忠惠帅维扬日，幕僚赵参议有婢慧黠，尽得侪辈之欢，赵昵之，坚拒不从，疑有异，强即之，则男子也。闻于有司，盖身二形，前后奸状不一，遂置之极刑。近李安民尝于福州得徐氏处子，年十五六，交际一再，渐具男形，盖天真未破，则彼亦不自知。然小说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类。而此外绝未见于古今传记等书，岂以为人之妖而污笔墨，不复载乎？《晋·五行志》谓之人疴。惠帝时，京洛有人，兼男女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乱。此乱气所生也。《玉历通政经》：“男女两体，主国淫乱。”而《二十八宿真形图》所载心房二星，皆两形，与丈夫妇女更为雌雄，此又何耶？《异物志》云：“灵狸一体自为阴阳，故能媚人。”《褚氏遗书》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诊，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皆天地不正之气也。”右载周密《癸辛杂识》。

花山贼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爵禄前定

宇文公谅，字子贞，湖州人。初领乡贡，入浙省试院。头场，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书。试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将黜之。时坐主龙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余，始过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会试，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虽曰爵禄前定，盖亦阴德所致，人鲜有知者。公少年时，尝馆授巨室，其闺爱中夜来奔，坚拒不纳，明旦，托以他故，敛书告别。此非阴德也与？

醋钵儿

俞俊，其先嘉兴人，今占籍松江上海县。娶也先普化次兄丑驴女。也先普化长兄观观死，蒸长嫂而妻之，次兄丑驴死，又蒸次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缚彩缯为祭亭，缀银盘十有四于亭两柱，书诗联盘中云："清梦断柳营风月，菲仪表梓里葭莩。"盖柳营，暗藏亚夫二字。菲仪，谓非人。表梓，谓婊子，总贱娼滥妇之称。葭莩，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讥其轻薄如此。又尝诣妻父墓所，题于庐壁曰："柏舟在河，可谓节乎？二嫂治栖，可谓义乎？覆宗绝祀，可谓孝乎？"先刺妻母，中刺也先普化，末刺妻之弟博颜帖木儿也。博颜帖木儿无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财，愿继其后，竟不恤亲父小宗之祀为重，故云。博颜帖木儿将赴乡试，谓人曰："若忝一荐，有司以礼敦遣，先就

北宅上马，赴府公宴毕，却归新宅下马。”北宅，丑驴所居。新宅，也先普化所居。人戏之曰：“昔人有二天，今子有二父，何其幸欤！”博颜帖木儿赧甚。俊弱冠时，从顾琛渊白游，负气傲物。当伯颜太师柄国日，尝赋《清平乐》长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落落残星犹弄晓，豪杰消磨尽了。　放开湖海襟怀，休教鸥鹭惊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闲容易安排。”手藁留叶起之处，后与叶交恶，竟诉于官，必欲构成其罪，夤缘贿赂，浙省移准中书省咨，札付儒学提举司，议得古人寄情遣兴，作为闺怨诗词，多有指夫为君者，然此亦当禁止，以故获免罪戾，而所费已几万锭矣。至正丙申春，张士诚僭号诚王，据有平江日，又以贿通松江伪尹郑焕，署宰华亭，用酷刑朘剥，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诗曰：“四海清宁未有期，诸公衮衮正当时。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黄婆醋钵儿。”或者不知醋钵之义，以问叟。叟曰：“昔有不轨伏诛，暴尸于竿，王婆买醋，经过其下，适索朽尸坠，醋钵为其所压，著地而碎，王婆年老无知，将谓死者所致，顾谓之曰：‘汝只是未曾吃恶官司来。’”闻者皆绝倒。

棋谱

通玄集　通远集　清远集　清乐集　幽玄集　机深集　增广通　远集　玄玄集　忘忧集

军前请法师

谢景旸居松江北郭，结坛于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剿捕方国珍，传云贼中有人能呼召风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讨。千户也先等遂以谢荐。总兵官给传致请，省札有云：“参裁军事，必访异人。既达天时，当为世用。”时知府王克敏廉介端严，有声于时，不得

已亲造其庐，起赴军前。其术一无所验，自后全军败衄。吁！宰臣统大兵数十万，剿除草窃，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士，则其机略安在哉！

凌总管出对

嘉兴总管凌师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与抗。然其行实贪污，颇闻人有讥议，因出对云："竹本无心，外面自生枝节。"有推官对云："藕因有窍，中间抽出丝豪。"盖讽之也。

承天寺

平江承天寺遭回禄，殿宇一空。僧悦楚南来住持，施财者云集，遂大兴土木之工，金碧殊胜，有加于昔。或劝题梁，悦不从，曰："当有俗人来暂居。"悦升领径山，卒。高邮兵攻破城，张士诚据以为宫，佛像悉毁，坏铜观音铸为钱。既投降，作太尉，别造府。越四五年，复为寺。

义丈夫

吴兴钱泰窝云：至正初，二贾自嘉兴来平江，买舟至海口，收市舶货。行二十余里，两道人诣舟求度，一负磬，一持鬼神像。既上舟，去巾服，乃两甲者。从像中出二长刀，叱曰："吾逐盗至此，汝真盗也。"舟人阳应曰："我固知为盗，顾无以发。今壮士诚与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耳。"故纡行，且曰："二盗已落公手，治酒助公勇。"遂命妻取酒劝甲者。迟暮，醉，抽其刀斫贼。其一跃起，复斫之，二盗尽死。舟还，二贾泣且拜曰："非公吾几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饼为舟人寿。吁，决死生于阽危之际，不负贾之托，不谓之义丈夫，可乎！

解语杯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饮松江泗滨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开荷花，置小金卮于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执枝，右手分开花瓣，以口就饮，其风致又过碧筩远甚。余因名为解语杯，坐客咸曰然。

戏题小像

张句曲戏题黄大痴小像云："全真家数，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唐伯刚题郏仲谊小像云："七尺躯威仪济济，三寸舌是非风起。一双眼看人做官，两只脚沿门报喜。仲谊云是谁是谁？伯刚云是你是你。"

水仙子

张明善作北乐府《水仙子》讥时云："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烘，上声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

铜钱代蓍

今人卜卦以铜钱代蓍，便于用也。又有以钱八文，周围铺转，而取六爻，名曰金井阑，但乾卦初爻及复之泰不可变，盖止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刑赏失宜

至正十二年岁壬辰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浙省参政樊执敬，死于天水桥。宝哥与妻，同溺于西湖。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兴，郎中脱脱过江南，越数日，携省印来会，权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统军归，举火焚城，残荡殆尽。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县官，明庆、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省官复任如故。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

画家十三科

佛菩萨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刚神鬼罗汉圣僧　风云龙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　水　花竹翎毛　野骡走兽　人间动用　界画楼台　一切傍生　耕种机织　雕青嵌绿

卷二十九

纪隆平

张士诚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人。泰州地滨海，海上盐场三十有六，隶两淮运盐使司。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初无异于人。先是，中书省右丞相脱脱在任，灾异叠见，黄河变迁。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以弥勒佛出世为名，诱集无赖恶少，烧香结会，渐致滋蔓，陷淮西诸郡，继而湖广、江西、荆襄等处，皆沦贼境。山东杜遵道，以李氏子为主，起汝宁萧县。李二、老彭、张君用，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邹普胜、徐寿辉即真一，据蕲黄。镇南班据江东。又有毛贵、陈友谅辈，不可枚数，分据各处。方国珍弟兄，啸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陈贤五、江宗三，作乱江阴。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高邮知府李齐收捕于狱。李华甫与赵张四，素感克柔恩，谋聚众劫狱。齐以克柔解发扬州，后招安华甫为泰州判，四为千夫长。十三年五月，士诚又与华甫同谋起事。未几，士诚党与十有八人，共杀华甫，遂并其众，焚掠村落，驱民为盗，陷通、泰、高邮，自号诚王，改元天祐，设官分职，把截要冲，南北梗塞。立淮南中书省于扬州，以厄其势。既而亦招安之，立义兵元帅府以官其党。然狙诈百出，卒不就降，杀知府李齐。十五年五月，攻破扬州路，杀淮南行省参政赵琏。士义被获，伏诛。既而退还高邮。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扬州。适湖广行省右丞阿鲁恢引苗军来，十月初一日，复退。丞相脱脱亲总大军以擒之，众号百万，旌旗辎

重，首尾千里，以为高邮刻日可平。然脱脱与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专权日久，及出师，遂有议其后者，诏脱脱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别选相臣统其兵。诏未下时，部将董抟霄每对脱脱言："天兵南下，势如破竹，今老师费财，何面目归报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脱脱从其言，分兵破天长、六合，贼皆溃散，所杀者悉良民。及攻高邮，堕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闻诏解其权，勇气百倍，出城拒敌，诸卫铁甲军抱不平者，尽皆散去，或相聚山林为盗，高邮不可得而复矣。江阴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党戕杀。宗三将入城杀英，时英就招安，为判官，州之僚佐无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谋反，省差元帅观孙压境。观孙利其货赂，逗遛不进，英因乘间挈家逸去。过江求救于士诚，仍质妻子，借兵复仇。士诚初亦疑惑，弗听。英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动其中。于是先遣士德，率高邮贼众，击横坍，渡福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兴以来，官军死锋镝，郡县荐罹饥馑，乡村农夫，离父母，弃妻子，投充壮丁，生不习兵，而驱之死地，以故乌合瓦解，卒无成功。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有旨得便宜行事，升漕运万户。脱因为参政，统领官军民义，捍御境上。平江达鲁花赤六十病亡，升松江府达鲁花赤哈散沙为平江达鲁花赤，领兵出战。除都水庸田使贡师泰为平江总管，巡守城池。吴江境上，止有元帅王与敬。官军一战而败，死者过半。残兵千余，欲走入城，城中闭门不纳，退屯嘉兴，旋抵松江。士诚贼众才三四千人，长驱而前，直造北门，弓不发矢，剑不接刃，明旦，缘城而上，遂据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奸杀，惨不忍言。脱因匿俞家园，自刎不死，游兵杀之。哈散沙在境外，闻城破，自溺死。既而昆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继来降。维扬苏昌龄，比先避乱居吴门，士德用为参谋，称曰苏学士。毁承天寺佛像为王宫，易平江路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几月，进攻嘉兴，全师覆没。与敬据松江叛，以

城降。常州豪侠黄贵甫，间道归款，许为内应，不战而城破，易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为吴兴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锻工，稍习吏事，性资深刻，与士德同心僇力，躬亲细故。三月癸巳，士诚来自高邮，服御器用，皆假乘舆，改至正十六年为天祐三年，国号大周，历曰明时。设学士员，开弘文馆，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提调各郡兵马。蒋辉为右丞，居内省，理庶务。潘元明为左丞，镇吴兴。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镇松江。郡州县正官，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县仍曰尹，郡同知称府丞，知事曰从事，余则损益而已。南向欲取嘉兴，嘉兴则有参政杨完者，统领苗僚傜僮，名曰答剌罕，守御甚坚，屡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举兵临其东门，悉为所歼，文炳仅以身免。士德又与与敬提兵入杭州，军器甚锐，杭州大军，敛锋不敌，丞相退避萧山，士德军检刮虏掠。罗木营万户普贤奴，乃庆元路万户全驹儿之子，年未弱冠，智勇过人，率兵先出，完者部领苗军继进，民亦挺身巷战，士德大溃，收拾残兵，十丧八九。及攻海盐，又为乍浦钟氏所挠。后得马道骁勇，擒获苗军无算，西南接境，赖此无虞，不然，松江非士诚有矣。昆山数为方国珍海军攻击，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昆山之民，幸遂苏息。湖之长兴、武康，与广德相界，花枪军出没之地，虽互有胜负，然亦不胜其苦，所跨三州，皆邻勍敌，可畏者特集庆一军最盛。陆路则无锡、宜兴、长兴，水路则太湖，士马震耀，舳舻相衔。自后长兴陷，常州又陷，士德战败被擒，缚致集庆。俾其作书劝士诚归附，士德以身徇之，终无降意。士诚势穷力迫，愿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讫莫成就。仁亲诣江浙省堂，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议始定，时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诏赦其罪。后授士诚太尉，开府平江。士诚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以设其官属。

降真香

道家者流，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业精白者，则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请借仙鹤，或二只，或四只。青鸾导卫，翔鹜澄空，昭扬道妙，往往亲见之。偶读《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拌和诸杂香，烧烟直上天，召鹤，得盘旋于上。”注：“按仙传云：烧之或引鹤降。醮星辰，烧之甚，为第一度箓，烧之，功力极验。”若然，则鹤之来，香所致也，非欤？

宋二十一帝

长编所载宋二十一帝，盖自顺、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钦、高、孝、光、宁、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也。

字音

吾衍子行《闲居录》云：舜生诸冯及冯妇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冯妇与徐夫人皆男子。三国时，有暨艳，乃吴人，附《陆抗传》，当音结，不音暨也。

许负

绛侯周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见《史记·绛侯传》。注谓：索隐曰：应劭云：负，河内温人，老妪也。按《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

赵公琪，字元德，官至赠湖广行省参政，谥文惠，临淄人，飘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烧水银、硫黄、朱砂、黄金等物为神丹，以资服食。有玉溪李简易先生者，得道为神仙，数访公，授以其术，久久隐去，人或以为不死。公思之，一日，见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远来，甚热，请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闻声，日且暮，公亲候之，见有光昱然在水上，圆如初日出，不复见先生所在。先生书藏公家，今稍稍传人间。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称地为双

尝读金黄华老人诗，有“招客先开四十双”之句，殊不可晓。近读《云南杂志》白：夷有田，皆种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而后驱之，犁一日，为一双。以二乏为已，二已为角，四角为双，约有中原四亩地。则老人之诗意见矣。

骨咄犀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故曰蛊毒犀。《唐书》有古都国，必其地所产，今人讹为骨咄耳。

一门五节

奉化陈氏妇以贞节称者五人。初，陈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才二十二，义不再适，后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后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复夭，王氏年三十，后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楼氏，楼氏甫笄，归于陈，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夺其志，泣不从，其姑王氏年老，楼氏

事之尤谨，姑卒，敛葬悉如礼。子四人，长养才，娶楼氏，生子孟雍、孟熙，而养才遘疾不愈，方卒时，楼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门三节

陇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张氏女，年十七，归李氏，生子庸，甫六岁而寡。舅姑怜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风之，即引刀截发以见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张氏，年二十有八，生子庆，方龀，亦誓不再适。从弟希贤妻陈氏，年二十有四，希贤卒，时其子度方孕四月，守志益坚。一门三妇，以贞白闻。庸，至正间仕至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推恩赠父同知益州路总管府事、陇西郡伯，母封陇西郡夫人。再调关襄宣慰，阶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黄龙洞

黄龙洞在吴兴郡北，去城闉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幢。自石上涌起，轻撼则摇动，稍加力排，辄不动，人甚异之。洞旁壁立千仞，俯瞰不能见底，投以石，下应，以声呼，则相答，深窅不测。每岁旱，郡民祷之。东坡先生曾游，题诗述龙之迹，山谷先生书黄龙洞三字，刻犹存。

粘接纸缝法

王古心先生《笔录》内一则云：方外交青龙镇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绝照，访予观物斋，时年已八十有四。话次因问光，前代藏经，接缝如一线，岁久不脱，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之粘接纸缝，永不脱解，过如胶漆之坚。"先生，上海

人。

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谓之寻河觅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谓之担雪填井。男婚女嫁，财礼奁具，种种不可阙，谓之投河奔井。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此虽俗谚，实切事情。

一钱太守庙

一钱太守刘宠庙，在绍兴钱清镇。王叔能参政过庙下，赋诗曰："刘宠清名举世传，至今遗庙在江边。近来仕路多能者，也学先生拣大钱。"

全真教

《全真纪实》云：金主亮贞元元年，有吏员咸阳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谈、马、丘、刘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学士作《紫微观记》，所载详悉。

马孝子

马伯杰，山东邹县人。父某，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不以家行，杰独与母居。盗起汝颍，转略齐鲁境，杰负母匿草间。母死，仓卒不能具棺敛，聚石葬郓地西。盗入郓城，杰伏于墓上。众欲驱而前，胁以白刃，杰大恸曰："母在此，母在此！"盗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复遗

以衣粮。既而邑刳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于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迁祔祖茔。御史转浙西宪佥，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锋镝间走数千里省之，钱唐人咸称为马孝子云。

杨贞妇

天台金沙里女王静安，年十七，归同邑杨伯瑞。瑞为枢密院断事官，未几，死于兵。静安守节不嫁，权贵争求之，至截发自刭不殊。

窑器

宋叶寘《坦斋笔衡》云：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墨

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

磨墨贮瀋耳。自后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唐高丽岁贡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胶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伪也，墨亦不精。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元祐间，潘谷墨见称于时。自后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斋、齐峰、叶茂实、翁彦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实得法，清黑不凝滞，彦卿莫能及。中统至元以来，各有所传，可以仿古。

唐

祖敏　奚鼐易水。　奚鼐鼐之弟。　奚起鼐之子。　陈朗兖州。　王君得　柴珣并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鼐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　李廷珪　李廷宽　李承宴皆超之子。　李文用承宴之子。　李惟庆　李惟一　李仲宣皆文用子。　耿遂仁歙州。　耿文政　耿文寿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宣州。　盛通　盛真　盛舟　盛信　盛浩

宋

张遇　潘衡　蒲大韶款曰书窗轻煤、佛帐余韵。　叶世英尝造德寿宫墨。　朱知常款曰朱知常香齐。　梁杲　徐知常　叶邦宪尝造复古殿墨。　雪斋款曰雪斋墨宝。　李世英款曰丛桂堂李世英。　胡友直　潘衡孙秉彝　周朝式　李世英男克恭　乐温　蒲彦辉　刘文通　郭忠厚　镜湖方氏　黄表之　齐峰　刘士先尝造缉熙殿墨。

寓庵得李潘心法。　俞林　丘攽　谢东　徐禧　叶茂实三衢。　翁彦卿

元

潘云谷清江。　胡文中长沙。　林松泉钱唐。　於材仲宜兴。　杜清碧武夷。　卫学古松江。　黄修之天台。　朱万初豫章。　丘可行金溪。　丘世英　丘南杰皆可行子。

斫琴名手

隋

赵取利

唐

雷霄　雷威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一作谅。皆蜀人。　沈镣　张钺皆江南人。　金儒大中进士。　僧三慧大师

宋

蔡献　朱仁济　卫中正庆历中道士。　赵仁济兴国中。　马希仁　马希先一作仙崇宁中。　金渊绍兴初。　金公路即金道。绍兴初。　陈亨道高宗朝。　严樽　马大夫　梅四官人　龚老应奉。　林杲东卿。

元

严古清恭字子安，樽之孙，梅四之婿。　施溪云　施谷云　施牧

洲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黄鹄　秋啸　鸣玉　琼向　秋籁　怀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响泉　冠古　韵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材　万壑松　雪夜冰　玉涧鸣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环佩

戏语

至正丙申，高邮兵累攻嘉兴不克，或人撰戏语云：史帅一日下令行兵，参谋掌史进言："自古行师，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帅破松江时，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帅不祭，我也不祭。"盖祭、济字音同，传以为笑。又有一说：红军与苗军战不胜，禀主帅曰："彼中军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书'大元统兵官'五字。"帅曰："我此间亦效之。"旗成，军吏禀所写何字，帅曰："八分书写'赵王令'。"既而写赵字未成，才写得走字，传报苗军到，走，走，走。二说皆可捧腹。

日家安命法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计罗气孛四余气躔度过宫迟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日时，可以知休咎，定寿夭。其书曰《百中经》，经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宫，安命例凡十叶，有术士以其例节为一叶，简明易见。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阳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时加在上向下逐宫虚数，如下面已尽，则又于此行自上而下，见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径也。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女二	斗四	尾三	氐二	轸十	张十五	柳四	井九	毕七	胃四	奎二	危十三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十六	五	十	八	五	三	十四
四	六	五	四	十二	十七	六	十一	九	六	四	十五
五	七	六	五	十三	翌一	七	十二	十	七	五	十六

（续表）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二	八	十三	十一	八	六	室一
七	九	八	七	十五	三	九	十四	十二	九	七	二
八	十	九	八	十六	四	十	十五	十三	十	八	三
九	十一	十	九	十七	五	十一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四
十	十二	十一	十	十八	六	十二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五
十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角一	七	星初	十八	觜初	十三	十一	六
虚一	十四	十三	十二	二	八	一	十九	一	十四	十二	七
二	十五	十四	十三	三	九	二	二十	参初	十五	十三	八
三	十六	十五	十四	四	十	三	廿一	一	昴初	十四	九
四	十七	十六	十五	五	十一	四	廿二	二	一	十五	十
五	十八	十七	房一	六	十二	五	廿三	三	二	十六	十一
六	十九	十八	二	七	十三	张初	廿四	四	三	十七	十二
七	二十	箕初	三	八	十四	一	廿五	五	四	娄一	十三
八	廿一	一	四	九	十五	二	廿六	六	五	二	十四
九	廿二	二	五	十	十六	三	廿七	七	六	三	十五
危一	廿三	三	心初	十一	十七	四	廿八	八	七	四	十六
二	牛初	四	一	亢一	十八	五	廿九	九	八	五	十七
三	一	五	二	二	十九	六	三十	井初	九	六	十八
四	二	六	三	三	二十	七	鬼初	一	十	七	壁初
五	三	七	四	四	轸一	八	一	二	十一	八	二
六	四	八	五	五	二	九	二	三	毕一	九	三四
七	五	九	六	六	三	十	三	四	二	十	五
八	六	斗初	尾初	七	四五	十一	柳初	五	三	十一	六
九	七	一	一	八	六	十二	一	六	四	胃一	七
十、十一	女初	二	一	九	七八	十三	二	七	五	二	奎初
十二	一	三	二	氐一	九	十四	三	八	六	三	一

淮涡神

泗州塔下，相传泗州大圣锁水母处，缪也。按地志云：水神在临淮县龟山之下，形若猕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禹获之，锁其颈于龟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迩来渔者知锁所在。《古岳渎经》云：禹治水，三至桐柏，获淮涡水神，曰无支祁，乃命庚辰制之，锁于龟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渔人夜钓山下，其钩为物所掣，沉水视之，见大铁锁绕山足，一兽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秽，不可近。又东坡《濠州涂山》诗"川锁支祁水尚浑"，注：程演曰：《异闻集》载《古岳渎经》，禹治水，至桐柏山，获淮涡水神，名曰巫支祁，善应对，辩淮之浅深，源之远近。而神曰庚辰者，锁于龟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时有渔者，钓得一古锁，牵出，其末有如猕猴者，盖此物也。《国史补》曰：楚州渔人于淮中钓得古铁锁，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而逝。《山海经》：水兽好为云雨，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祁。

寄衣诗

洞庭刘氏有夫叶正甫，久客都门，因寄衣，侑以诗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来得一过。岁岁寄郎身上服，丝丝是妾手中梭。剪声自觉和肠断，线脚那能抵泪多。长短只依先去样，不知肥瘦近如何。"

卷三十

印章制度

《周礼》玺节，郑氏注云：“玺节者，今之印章也。”许慎《说文》云：“印，执政所持信也。”徐锴曰：“从爪，手爪以持信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时，臣下玺始称曰印。　汉制：诸侯王金玺。玺之言信也。古者，印玺通名，《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又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　建武元年，诏诸侯王金印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中二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铜印墨绶及黄绶。　陈制：金章或龟钮、貔钮、兽钮、豹钮，银章或龟钮、熊钮、罴钮、羔钮、鹿钮，银印或珪钮、兔钮，铜印率环钮。　吾衍云：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王俅《啸堂集古录》所载古印，正与相合。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鲁公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汉晋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此者，故后宋印文皆大缪。　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

过。　三字印，右一边一字，左一边两字者，以两字处与一字处相等，不可两字中断，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后二字无空，须当空一画别之，字有有脚无脚，故言及此，不然，一边见分，一边不分，非法度也。　轩斋等印，古无此式，唯唐相李泌有耑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终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从朱文。　朱文印或用杂体篆，不可太怪，择其近人情，免费辞说。　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杂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边，须当以字中空白得中处为相去，庶免印出与边相倚，无意思耳。字宜细，四旁有出笔，皆带边，边须细于字。边若一体，印出时四边虚纸皆昂起，未免边肥于字也。非见印多，不能晓此。粘边朱文，建业文房之法。　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其媺恶，揭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刘安寓言而失辞耳。　道号，唐人虽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号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　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带者，听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仆有古人印式二册，一为官印，一为私印，具列所以，实为甚详，不若《啸堂集古录》所载只具音释也。　凡名印，不可妄写，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写，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名印内不得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审之。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为正式。近人欲并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虽有此称，系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论其原，不为俗乱可也。汉人三字印，非复姓及无印字者，皆非名印。盖字印不当用印字以

乱名。汉张安字幼君，有印曰张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吕温字化光，有印曰吕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　诸印下有空处，悬之最佳，不可妄意伸开，或加屈曲，务欲填满。若写得有道理，自然不觉空也。字多无空，不必问此。　李阳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画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矩方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　赵彦卫云：古印文作白文，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今之米印及仓敖印近之矣。自有纸，始用朱字，间有为白字者。　《通典》云：北齐有木印，长一尺，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腹下隐起篆文，曰“督摄万几”，惟以印籍缝。今龊合缝条印，盖原于此。　秦有八体书，三曰刻符，即古所谓缪篆；五曰摹印，萧子良以刻符摹印合为一体。徐锴谓：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应别为一体。摹印屈曲填密，则秦玺文也，子良误合之。　《宣和谱》四卷。　杨克一《图书谱》一卷。又名《集古印格》。　王厚之《复斋印谱》。　颜叔夏《古印谱》二卷。　姜夔《集古印谱》一卷。　吾衍《古印文》二卷。　赵孟頫《印史》二卷。

银工

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声者，屈指不多数也。

朱碧山嘉兴魏塘。　谢君余平江。　谢君和同上。　唐俊卿松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养吾，建宁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盗黄华起政和，朝廷命将帅师往讨。未至，盗已就缚，回军经浦城，焚其庐舍，孝

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时，孝子年六岁，母子相失，独与父居，不闻问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阃府檄为三山书院山长。将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处。孝子欣然弃职辞父，为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间，闻操南音者，必就与语，庶几有所遇也。当时从军之人犹有存者，或曰：“此有赵副使，故为军校，归自军中，得妇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赵死而家替，全氏归一蒙古氏，挈之而南，当在汝、邓间耳。”孝子知母定在，惊喜，遂回汝州。抵鸦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余里，至枣阳崔桥，又不遇。然自离汝州，行路既远，知母所乡，停车道傍，投宿旅舍，举其状以问人，颇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别盖山，可寻讨也。”孝子梦神人顾而言，有月圆再圆之语。既寤，言犹在耳，益喜抃。自崔桥三百余里至别盖，访其母，在焉。既见，相与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于是有征矣。留别盖半月，舟具，奉母南归。当时闻其事者，自朝廷达官，以至湖海名胜，莫不为歌诗以美之，多至数十百篇，往往举朱寿昌事以为比。会稽韩庄节先生性作《孝子传》行于世。

白日圜文

周易痴处馆讲授，宾主不合，遂作《白日圜》文，飘然而去。其文曰：听之不闻，视之不见，子以我为隐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吾亦从此逝矣。未得青云路，且坐白日圜。饭蔬食，乐亦在中。素贫贱，不愿乎外。兹承贤主人，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馈以礼。择师教子弟，盖亦据于德，依于仁。圜土而居，重门以待。当尔耳不听淫，目不视恶，将以塞其兑，闭其聪。然而口不绝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养其性。黄芽若就，白发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锁洞门之清溪道士。子其子，亲其亲，固宜造次必于

是，颠沛必于是；尔为尔，我为我，安肯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间，自行束修以上。受风魔贬，为自在囚。口出雌黄，用狙翁朝四暮三之术；目生虚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图。有朋自远方来，与进也，与退也；使君从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我行其庭不见其人，而子过我门不入我室。望而未见，招之不来。所不与同心，指苍天而为证。亦欲从游耳，曰黄昏以为期。不以我为贫，知有时为养。所愿诸生，人十己千，以一识百。师也过，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参也鲁，回也如愚，竟传圣人之道统。而某诗书无祟，笔墨有灵。蝉蜕污浊之中，凤翔尘埃之表。排云叫阊阖，吐三千丈豪气之沉埋；乘风归蓬莱，诉百万亿颠厓之辛苦。藩篱既剖，门闼洞开。纵意所如，从吾所好。口说五千言，乘牛出函谷，愿与关门令尹游乎；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皆曰闭户先生来也。

金灵马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盘盂之属，其胎骨则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于旋床上胶粘而成，名曰卷素。髹工买来，刀刳胶缝，干净平正，夏月无胶泛

之患。却炀牛皮胶，和生漆，微嵌缝中，名曰梢当。去声。然后胶漆布之，方加麄灰。灰乃砖瓦捣屑筛过，分麄、中、细是也。胶漆调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卖低歹之物，不用胶漆，止用猪血厚糊之类，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坏也。麄灰过停，令日久坚实，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细灰。并如前。又停日久，砖石车磨，去灰浆，洁净停一二日，候干燥，方漆之，谓之糙漆。再停数月，车磨糙漆，绢帛挑上声。去浆迹，才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两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鸡子清，打匀，入在内，日中晒翻三五度，如栗壳色，入前项所煎漆中和匀，试简看紧慢，若紧再晒，若慢加生漆，多入触药。触药，即铁浆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干为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见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内外俱干，置阴处晾之，然后用揩光石磨去漆中颣。雷，上声。揩光石，鸡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桥埠牛头岭。再用箬盼，次用布盼，次用菜油傅，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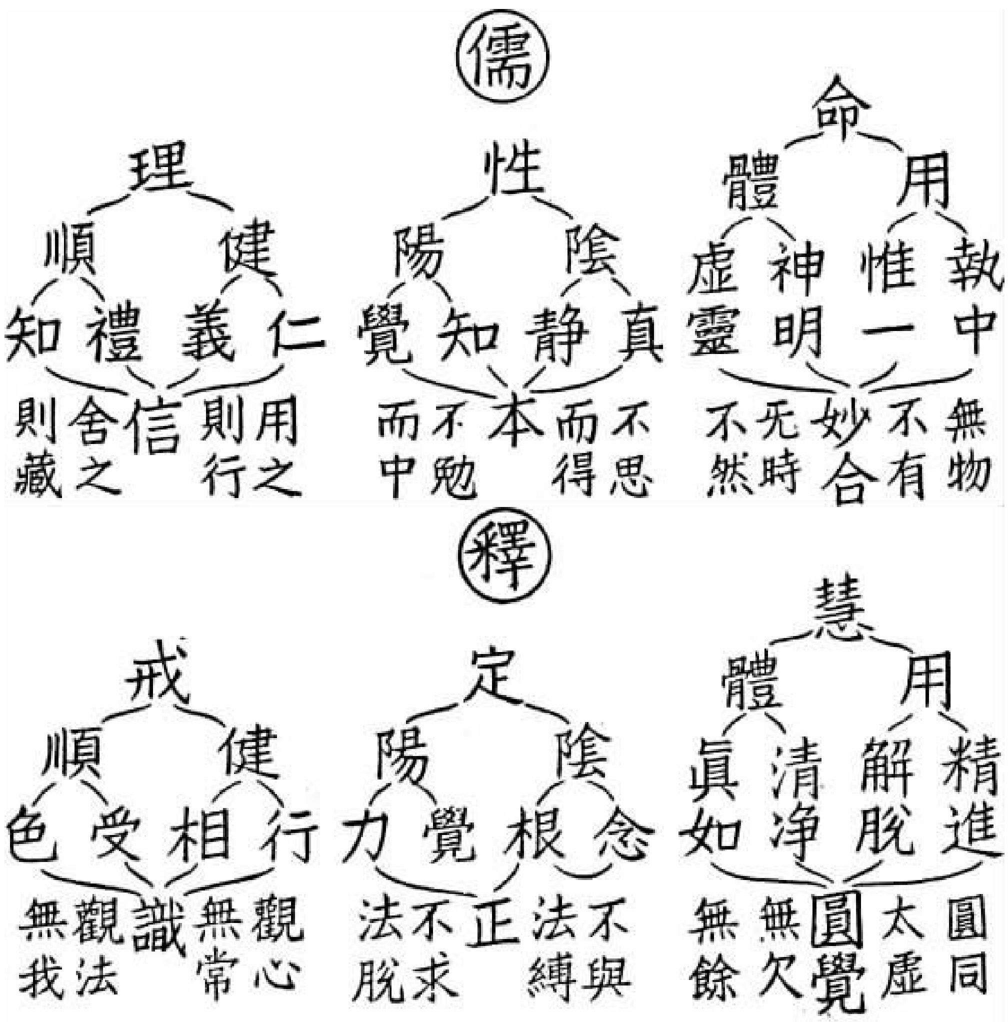
朱红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却用赗朱桐叶色，然后用银朱，以漆煎成膏子，调朱。如朱一两，则膏子亦一两，生漆少许，看四时天气，试简加减，冬多加生漆，颜色暗，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颜色正，且红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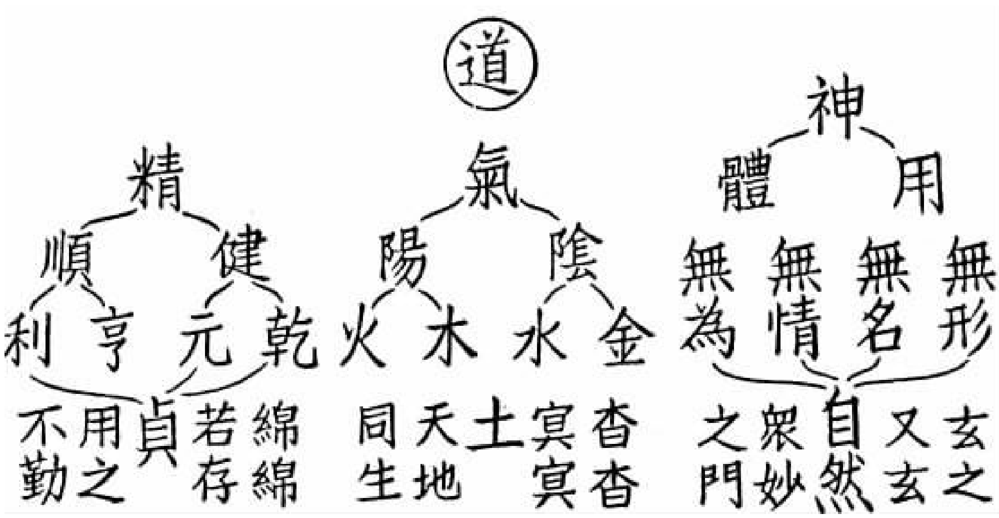
鳗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试之，看躁也，方入黄丹腻粉，无名异煎一滚，以水试，如蜜之状，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搅匀。却取砖灰一分，石灰一分，细面一分，和匀，以前项油水搅和稠粘灰器物上，再加细灰，然后用漆，并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只孙宴服

只孙宴服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图





银锭字号

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世祖大会皇子、王孙、驸马、国戚，从而颁赐。或用货卖，所以民间有此锭也。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辽东所得银子而铸者。

学宫讲说

凡学宫朔望讲说，乃礼之常。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讲说一书。然儒生未达时宜，往往迕意多矣。泰定甲子，开吴淞江，省台宪僚咸集。时治书刘公泺源，北方学者，首谒先圣先师。其年值闰，詹肖岩讲《书·尧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大咈其意，以为学校讲说，虽贱夫皂隶、执鞭坠镫之人，皆令通晓，今乃稽算度数何为。肖岩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宪老老公检踏灾伤，以复熟粮为急，陆宅之讲省刑罚、薄税敛一章，

公变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杨侯锐意浚河，以兴利除害为己任，时宪佥某谒学宫，王玉岩讲禹别九州，随山浚川，结意皆归美于知府，宪佥不悦而罢。丁酉岁，张士诚据有姑苏日，遣苏守周仁来，王可权讲《易·泰卦》盖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义，周以为讥讪，累及诸职事皆停月廪。惟钱先生伯全父作训导时，行刑官至，讲“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讲毕，称赏不已。前数君子，亦可为后人戒也。

松江之变

王与敬，字可权，淮西安丰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后于董抟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转省都镇抚，升元帅。至正丙申二月朔，伪诚王张士诚红军破平江，时与敬兵败，径趋嘉兴，又与苗军参政杨完者不协，乃投松江，名曰守御，实欲恋倡妇董赛儿故也。达鲁花赤八都帖木儿，知府崔思诚，皆无制变之术，激成其祸。盖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悦。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帅帖古列思等提兵而来，镇守城池，二帅抗行，不相上下，帖点两仓脚夫，散口粮，给器械，发号施令，盖意在逐与敬行。十八日，帖宴军民官，无一人至者。至夜，与敬下万户戴列孙等，率引军卒，自西门放火，鼓噪而叛。官僚溃散，寺观民房，悉化焦土。检刮金银财物，塞满舟船。自与敬以下，人口辎重皆出西门。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帅萧亮员成等，率苗军突至，兵不与敌，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诚，子女玉帛，悉为苗军所有。民亦持梃相逐，列孙孔镇抚等，死者过半。苗军恣肆检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妇，多为淫污。房舍间有存者，皆为焚毁，靡有孑遗。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诚下元帅史文炳一部兵马，自湖泖入古浦塘，舳舻相衔，旗帜蔽日，苗军一矢不交，竟溃散而去。南村野史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卓哉斯言也。初，王与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虑处之，则不致若是。况松江尚侈靡习淫风

者久矣，余尝扼腕而叹，必有后日之患，终为一贱倡祸及数万家，非小变也。与敬负逆贼之名，遗臭万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丧其生，皆自取之也，悲夫！

果典坐

嘉兴天宁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积，得钱辄买酒饮。长老念空海每岁遗衣缎。至正癸巳正月一日，无疾而卒，年一百二岁。

诗谶

“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语。谷水、云间，皆松江别名也。近代来作官者，始则赫然有声，终则阘茸贪滥，始终廉洁者鲜。两句竟成诗谶。

书画楼

松江自来无大火灾，至正丙戌闰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西业制帽民姚不谨于火，延燎三千余家，重门邃馆，灵宫梵宇，悉为煨烬，而夏爱闲氏收藏古法书名画楼岿然独存，岂有神物护之也耶？抑亦数耶？

物必遇主

松江普照寺门首刀镊胡，忽见街上有小片荷叶，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怀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见之，以决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钞叁拾文。又同郡夏氏仆，尝见小花蛇盘旋道左，行人捉藏诸袖。生颇讶，问其所以，则至元钞贰拾文。右二事绝相类。吁！三十文、二

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今之积金蓄谷，倍息计赢，孳孳以利为念者，于此宁不可鉴哉！

枪金银法

嘉兴斜塘杨汇髹工枪去声。金枪银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或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后用新罗漆。若枪金，则调雌黄。若枪银，则调韶粉。日晒后，角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薄或银薄，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薄在内，逐旋细切取，铺已施漆上，新绵楷拭牢实。但著漆者自然粘住，其余金银都在绵上，于熨斗中烧灰，甘锅内熔锻，浑不走失。

磨兜坚箴

磨兜鞬，已见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尝揭磨兜坚三字于坐隅。磨兜坚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于自防者哉！金华宋濂为著箴曰：“磨兜坚，慎勿言。口为祸门，昔人之云，磨兜坚。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坚。高不知极，深不可测，磨兜坚。言出诸口，祸随其后，磨兜坚。钟鼓之声，因叩而鸣，磨兜坚。不叩而鸣，必骇众听，磨兜坚。惟口之则，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坚。磨兜坚，慎勿言。”

三笑图

杨铁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画，以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皆有笑态，其后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书室图三笑于壁，想见石恪所作，与此无异。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为谁，山谷特实以远公、陶、陆事。

陈贤良舜俞《庐山记》，亦谓举世信之。有赵彦通者，作《庐岳独笑》一篇，谓远公不与修静同时。楼攻愧亦言，修静元嘉末始来庐山，时远公亡已三十余年，渊明亡亦二十余年，其不同时信哉。后世传讹，往往如此，使坡翁见之，亦当绝倒也。

官制字讹

按古官制取义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后世或讹其音者有矣，音虽讹而义则不讹也。如仆射，秦官。仆，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课之，射音神夜反，关中人讹为寅谢反，韵书不取其义于神夜反中，却收在寅谢反下。尚书，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如尚方、尚食、尚医、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并音时亮反，后世乃以尚书之尚讹为辰羊反，陆德明亦音平声，韵书遂两收之。洗马，《前汉志》：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张晏曰：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如淳曰：前驱也。《国语》载勾践亲为夫差先马。先，先之也，从先见反，今韵书作苏典反，字作洗。愚意此类并当从其正义，不当从其讹音。今人但见读仆射之射作神夜反，尚书之尚作时亮反，洗马之洗作先见反，便非哂之，不究其义故也。此类甚多，今姑举其显者。

巾帻考

巾帻《释名》：巾，谨也，当自谨于四教。《仪礼》：二十成人，士冠。如字。庶人巾。《说文》：发有巾曰帻。帻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谓之帻。《汉书》：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或谓之承露。按《仪礼》士冠庶人巾，则古者士以上有冠无巾，帻惟庶人戴之。秦谓民为黔首，汉谓仆隶为苍头，《汉书》谓卑贱者所服，此其证也。后世上

下通用之，谓之燕巾。蔡邕《独断》曰：汉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人见，故加巾帻以包之也。然则巾自巾，帻自帻，不独卑贱者所服，虽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内加巾，故时人云“王莽秃，帻施屋。”又光武岸帻见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皮弁裁缣帛为帢。或作幅，乞洽反。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韵书：弁缺四隅谓之帢。前时军人弓手所戴小白帽是也。一曰：按头使下，故曰帢。《增韵》、《埤苍》皆曰帽也。《晋舆服志》：哀帝立，秋御读，令改用素白帢。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魏武始制帢。成帝制，使尚书八坐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帢低帏，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帢，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帢弁。帢虽冠弁遗制，去古益远，用巾帻为近之。一说，秦加武将首饰为绛帕，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音罗。之，施巾连题，却覆之，即丧帻也，名之曰帻。至孝文帝，乃高颜题，续之以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巾上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壳，自额上至于顶，如今礼冠者然。后世乃作小冠，厘以束发，冠下施帻，冠帻之上，又总施巾，皆效汉元帝所服之制也。夫历代损益，随其所宜，苟不害于义，从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缝掖，居鲁冠章甫，亦从俗也。

屦舄履考

屦、舄、履，屦人注：禅下曰屦，复下曰舄。《说文》无舄字，舄本鹊字，今借为履舄字也。陆佃云：舄通为舄履之舄，古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鹊，故借为舄字，所以为行戒也。然借鹊为舄，作思积反者，盖舄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故曰舄。以是知舄履之下，必再用木矣。《士丧礼》：夏葛屦，冬皮屦。屦人注又谓：凡屦，舄各象其裳之色。引《士冠礼》曰：玄端黑屦，青絇劬。繶亿。纯，准。素帻白屦，

缁絇繶纯，爵弁纁屦，黑絇繶纯是也。絇，《说文》：纑绳絇也。《玉藻》注：履头饰也。《韵会》：状如刀衣鼻在屦头。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顾视。一曰：用缯一寸，屈为之头，著屦头，以受穿贯。繶，屦人注：缝中紃也，《博雅》：紃，绦也。纯，屦人注：缘也。言繶必有絇纯。言絇必有繶纯。三者相将，则屦、舄皆有絇、繶、纯矣。凡絇、繶、纯皆一色。又按屦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也。赤舄为上。冕服之舄，《诗》曰："王锡韩侯，玄衮赤舄。"则诸侯与王同矣。所谓玄舄青舄，王后祭服之舄也。凡屦之饰，如绣次也，黄屦白饰，白屦黑饰，黑屦青饰。天子诸侯，吉事皆舄，其余服冕著舄耳。士爵弁纁屦，黑絇繶纯，尊祭服之屦，饰从缋也。至若履者，《说文》：足所依也，从尸，从彳夂，从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载物，履能载人。又草曰扉，芳未反。麻曰屦，凡布皆可谓之麻。皮曰履。按履无别制。《说文》：屦，履也，从履省，娄声，又鞮也。徐曰：鞮，革履也。舄，《韵会》：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故曰舄。以是知履、舄、屦之异名也。但有禅下、复下、用木之异耳。古人舄、屦、履，至阶必脱，唯著袜而入。《礼》：户外有二屦。是脱屦而入者也。汉赐剑履上殿，是不赐则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谏不行则纳履而去。纳，结也。言纳履，则在外明矣。是脱履而入者也。王乔入朝，双舄化凫先至。是脱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袜为宜，况又从韦乎。又按《乡饮酒》云：说屦，揖让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礼不脱屦，坐则脱屦。理固然也。由是观之，凡宗庙堂室之间行礼，亦必不脱屦矣。夫降而脱屦，然后升坐，礼也。其后宾与主人酬酢之时，皆在两阶之间，又须降而著屦，复升于阶。酬酢之礼毕，又降而脱屦，复升于坐也。古人礼繁如此，今何略也。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山居新语 至正直记

[元] 杨瑀 孔齐 撰 李梦生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目　录

[山居新语]
[校点说明]
[山居新语序]
[山居新语后序]
[至正直记]
[校点说明]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返回总目录]

山居新语

【元】杨瑀　撰

李梦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山居新语》，一名《山居新话》，元杨瑀著。杨瑀（1285—1361），字元诚，浙江杭州人。文宗天历年间官中瑞司典簿，文宗爱其才，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惠宗至正中，改官建德路总管，进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致仕。

《山居新语》是作者归老山中后所作，书前杨维桢序及书后自序均署至正庚子（二十年，1360），书当成于该年前。杨瑀自称是书“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师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书“皆记所见闻，多参以神怪之事，盖小说家言”。元文宗于元诸帝中最尚文治，特开奎章阁，政事之余，日与诸文人虞集、揭傒斯、柯九思等在阁内品评书画。杨瑀适于此时擢列文学侍从，故于当时朝廷异闻、文人佚事知之甚详，所录足资谈助。

元末东南一带为割据势力张士诚等所占，张士诚或战或降，反覆无常，战事频仍。本书为杨瑀致仕后居杭州所作，所记多为亲历目见，凿凿可靠，多可补正史之不足；而所记杭州事，又多为后世地方志书采纳，《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一类记杭州人文地理、佚事趣谈的书，采入尤多，稍迟于本书的《南村辍耕录》，就有相当篇幅引自本书，可见本书影响之大。

《山居新语》的版本，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知有元刊二种，一为四卷本，一为一卷本，此二本今未见。通行版本有《四库全书》、《武林往哲遗著》、《八千卷楼丛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所收为四卷本，较他书少“至元四年伯颜太师之子”至“朔

方缣缣州”凡五条；《知不足斋丛书》本时有阙字。今以《武林往哲遗著》所收“钱塘丁氏重刊影元写本”为底本，校以各本，凡有错讹，径行改正不出校。

山居新语序

经史之外有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议之说铃，以不要诸六经之道也。汉有陆生贾著书十二篇，号《新语》，至今传之者，亦以善著古今存亡之征。继《新语》者有《说苑》、《世说》，他如《笔语》、《文说》、《夷坚》、《侯鲭》、《杂俎》、《丛话》、《桯史》、《墨客》、《夜话》、《野语》等书，虽精粗泛约之不同，亦可备稽古之万一。若《幽冥》、《青琐》祆诡淫佚，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史归田后，著书名《山居新语》凡若干首。其备古训类《说苑》，摭国史之阙文类《笔语》，其史断诗评，绳前人之愆，天灾人妖，垂世俗之警，视祆诡淫佚败世教者远矣，其得以说铃议之乎？好事者梓行其书，征予首引，予故为之书。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李黼榜第二甲进士，今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稽杨维桢叙。

山居新语

累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一日，今上入戒坛中，见马合哈剌佛前以羊心作供，上问沙剌班学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闻用人心肝为供，果有之乎？"班曰："闻有此说，未尝目击，问之剌马可也。剌马即帝师。"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觉，则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复奏。上曰："人有歹心，故以其心肝为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为供耶？"剌马竟无以答。

太府少监阿鲁奏取金三两为御靴刺花之用。上曰："不可，金岂可以为靴用者？"因再奏，请易以银线裹金，上曰："亦不可。金银乃首饰也，今诸人所用何线？"阿鲁曰："用铜线。"上曰："可也。"

至元四年，伯颜太师之子甫十岁余，为洪城儿万户，乃邀驾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为辞，本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车百余乘从行，其回车之兀剌赤多无御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厮，无帽，雪凝其首，若白头僧帽者，望见驾近，哭声震起，上亦为之堕泪。遂传命令遣之，伯颜不从。上亟命分其酒于各爱马，即各投下。及点其人数，死者给钞一定，存者半定，众乃大悦，遂呼万岁而散。

揭曼硕傒斯天历初为授经郎，时上自北来。一日，揭梦在授经郎厅，忽报接驾，急出门迎之，恍如平日，及入厅坐定，视之，乃今上也。时奎章阁官院长忽都鲁笃鲁迷失、供奉学士沙剌班，揭以二公谨愿笃实，遂以此梦告之。后果相符。班公以揭公梦事闻之于上，遂得召见。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颜太师之诏，瑀与范汇同草于御榻

前。草文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改正一字，尤为切至，于此可见圣明也。

元统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内署，退食余暇，广惠司卿聂只儿也里可温人。言：去岁在上都，有刚哈剌咱庆王，今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马则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束手，惟司卿曰："我识此证。"因以剪刀剪去之。少顷，复出一舌，亦剪之。又于其舌两侧各去一指许，用药涂之而愈。剪下之舌尚存。亦异证也。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

朔方缣缣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盐，皆红色，今湮没矣；一洞出青黑色者，尚存，缣人皆食之。石文粗砺如南方青石然，调味甚适口。他处亦皆有捞盐海子，或出青盐，或红盐，或方而坚，或碎而松，或大块可旋成盘者。大营盘处亦以此为课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予友完者经历、夏石岩经历，皆曾以此盐遗余，彼亦尝亲历其地。缣缣州即今南城缣州营，是其子孙也。自大都至彼一万四千里，与怯里吉思为邻境，过此即海都家望高处也。

至元四年，天历太后命将作院官以紫绒金线翠毛孔雀翎织一衣段，赐伯颜太师，其直计一千三百定，亦可谓之服妖矣。罗国器总管尝董其工云。

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满地皆现钱文，视之如印成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尝以有文之土数块遗予，数年后看之，文皆不见。今通用铜钱，岂非先兆耶？

松江府青村盐场有林清之者，后至元丁丑，空中有芦一枝在前，继有钞随而飞之，村中见者皆焚香有乞降之意，竟坠于林清之之家，排置于神阁被版之上，其家迄今温饱。按《幽冥录》载：海陵黄寻先贫，风雨中飞钱至其家，触园篱，误落无数，余处皆拾得，后富至十万，擅名江北。以此观之，诚有此事。

桑哥丞相当国擅权之时，同僚张左丞、董参政者，二公皆以书生自称，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桑哥欲去之而未能。是时都省告状擗箱，乃暗令人作一状投之箱中，至午收状，当日省掾须一一读而分拣之，中有一状，无人名事实，但云："老书生，小书生，二书生坏了中书省。不言不语张左丞，铺眉拓眼董参政，也待学魏徵，一般俸读作捧。请。

读作倩。”桑哥佯为不解其说，趣省掾再读之不已。张起身云：“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傍人话短长。”一笑而罢。语虽鄙俚，亦一时机变也。

聂以道，江西人，为□□县尹。有一卖菜人，早往市中买菜，半路忽拾钞一束。时天尚未明，遂藏身僻处，待曙检视之，计一十五定，内有五贯者，乃取一张买肉二贯，米三贯，置之担中，不复买菜而归。其母见无菜，乃叩之，对曰：“早于半途拾得此物，遂买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纵有遗失者，不过一二张而已，岂有遗一束之理，得非盗乎？尔果拾得，可送还之。”训诲再三，其子不从。母曰：“若不然，我诉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还何人？”母曰：“尔于何处拾得？当往原处候之，伺有失主来寻，还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尝有钱买许多米肉，一时骤获，必有祸事。”其子遂携往其处。果有寻物者至，其卖菜者本村夫，竟不诘其钞数，止云失钱在此，付还与之。傍观者皆令分赏，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赏？”既称钞数相悬，争闹不已，遂闻之官。聂尹覆问，拾得者其词颇实，因暗唤其母复审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结罪文状，失者实失去三十定，卖菜者实拾得十五定。聂尹乃曰：“如此，则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钞，此十五定乃天赐贤母养老。”给付母子令去，喻失者曰：“尔所失三十定，当在别处，可自寻之。”因叱出。闻者莫不称善。

至元间，有一御史分巡，民以争田事告之曰：“此事连年不已，官司每以务停为词，故迁延之。”御史不晓务停之说，乃谕之曰：“传我言语，开了务者。”闻者失笑。又至正间，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狱中，见诸重囚，因问曰：“汝等是正身耶？替头耶？”狱卒为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者，怒曰：“以三十七打罢这厮！”若此三人者，卤莽如此。昔宋仁宗朝，张观知开封府，民犯夜禁，观诘之，曰：“有见人否？”众传以为笑。一语之失，书诸史册，百世之耻，可不慎欤？

至顺间，余与友人送殡，见其铭旌粉书云：答剌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书答剌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时，引大军至黄河，无舟可渡，遂驻军。夜梦一老曰：‘汝要过河无船，当随我来。’引之过去，随至岸边，指视曰：‘此处可往。’遂以物记其岸。及明日，至其处，踌躇间，有一人曰：‘此处可往。’想其梦，遂疑其说。上曰：‘你可先往，我当随之。’其人乃先行，大军自后从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浅可渡。既平定，上欲赏其功，其

人曰：‘我富贵皆不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为答剌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养之。今其子孙尚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李朵儿只左丞，至元间为处州路总管。本处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李公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价，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又箭竹亦产处州，岁办常课军器，必资其竹，每年定数，立限送纳杭州军器提举司。及其到司，跋涉劳苦，何可胜言，而司官头目箭匠方且刁蹬，否则发回再换。李公到任，知有此弊，乃申省云：“竹箭固是土产，为无匠人可知，故不登式，乞发遣高手头目匠人来此选择起解，庶免往返之劳。”从之。迄今无扰。此皆仁政之及民者如此。左丞唐兀人，汉名希谢，号贺兰，官至江西左丞。余按，周世宗时王祚为随州刺史，汉法禁牛革，辇送京师，遇暑雨多腐坏。祚请班铠甲之式于诸州，令裁之以输，民甚便之。适与二事相同，漫书于此，观者或可触类而长，则利民之事足有为也。

北庭王夫人，举月思的斤。乃阿怜帖木儿大司徒北庭文贞王之妻也。一日，有以马鞭献王，制作精最。王见而喜之，鞭主进云：“此鞭之内，更有物藏其中。”乃拔靶取之，则一铁简在焉。王益喜，持归以示夫人，取钞酬之。夫人大怒曰：“令亟持去！汝平日曾以事害人，虑人之必我害也，当防护之。若无此心，则不必用此。”闻者莫不韪之。

阿怜帖木儿文贞王一日为余言：“我见说娄师德唾面自干为至德之事，我思之，岂独说人，虽狗子亦不可恶它。且如有一狗自卧于地，无故以脚踢之，或以砖投之，虽不致咬人，只叫唤几声，亦有甚好听处？”

脱脱丞相，即倚纳公。康里人氏，延祐间为江浙丞相。有伯颜察儿为左平章，咨保宁国路税务副使耶律舜中为宣使。一日，平章谕该吏曰：“我保此人乃风宪旧人，及其才能，正当选用。”嘱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说之。”丞相曰：“若说用则便用之，若说选则不必提也。”只分别用选二字，言简而意尽，姑书之以备言行录之采择焉。公又访知杭州过浙江往来者不便，乃开旧河通之。此河钱王时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寿宫湮塞之。公相视已定，州县与富豪通交，沮以太岁之说为疑。至日，公自持镬一挥而定。往年每行李一担，费脚钱二两五钱，今以一担之费买舟，则十担一舟能尽，其利可谓溥矣。

应中甫本，钱唐人，壮年笃志学道，得请仙降笔法甚验，每在杭州万松岭上同志家为之。过数日，欲设祭，将之供，适无钱，降仙告归不许，漫以借钱叩之，乃允，降笔云："适有蟹翁平章即贾似道。在此，可立约借汝。"遂写契，以金纸甲马同焚炉中。复书曰："汝二人可往葛岭相府故居大银杏树下稍西有草一茎长而秀者，就此处掘之，可得。"二人遂买舟过湖，至其所，不见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钱，则当引而去之。"祝毕，其瓦即有动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随其所往，行至树西，静视之，果有长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许，唯见粗石屑数块，余无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即是。"瓦卓地应之，遂持以回。复叩仙曰："此石当何为之？"仙书曰："当用炉作汁。"二人因借炉投石炼之，少顷闻炉中如淬水声，视之，则溜汁下炉，取出皆白银也。往三桥银铺货得钞三十两，以为祭物用。数月后，因别事忽仙书云："应生所借之钱免汝还，有元约可向炉中取之。"如言而往炉中拨其灰，则元约止烧去上下空纸，有字者俱在。岂谓无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铄，为人敦笃，有膂力，能手搏，无与敌者。所传乃刘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传，不得其人，遂无传焉。卒于至正己丑，时年七十有八。

至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松江府上海李君佐偕张四，洎同行者六人，过上海浦东待渡。时日已西矣，见一青色鸡，朝北立于日上，独不见其足。李下马，六人俱拜，伫观至没而去。

吴巽字叔巽，尝应天历己巳举至都，对余言：某初两举皆不第，忽得一梦，有人言黄常得时你便得，遂改名为黄常，亦不中。即复今名。至此举，乡试乃黄常为本经诗魁，省试则黄常与吴巽榜上并列其名。其吴黄常解据亦并在箧中，梦之验有如此者。

厉周卿，婺州人，能卜术。天历间游京师。一日，余写一上字卜之，厉即对本钞录，姓名出处之说，皆如见，后一段云："商量更改事，佳会喜金羊。寅巳同申主，好事喜非常。"其应果在十年后，岂非万事皆分定也。

剌剌拔都儿乃太平王将佐。后至元三年，杀唐其势大夫于宫中，外未之觉也。因其余党皆在上都东门之外，伯颜太师虑其生变，亲领三百余骑往除之。剌剌望见尘起，疑有不测，乃入帐房中，取手刀弓箭带之，上马，遇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挥之，将近伯颜太师之马，

而刀头忽自坠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杀之。且剌剌名将也，岂有折刀之说？后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坠地而折，家人惧其怒，虚装于鞘中。事非偶然，岂人力可致。

徐子方琰，至元间为陕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内，误漏落一圣字。案吏欲问罪，指为不敬，徐公改云："照得来解内第一行脱漏第三字，今将元文随此发去，仰重别具解申来。"前辈存心如此，亦可为吹毛求疵之戒。

孙子耕者，杭人，与新城豪民骆长官为友。元统间，骆犯罪流奴儿干，孙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谊如此，诚不减古人也。

元统间，余为奎章阁属官，题所寓春帖曰："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时余宴山为江浙儒学提举，写春帖付男垌置于山居，则曰："官居东壁图书府，家住西湖山水间。"偶尔相符，亦可喜也。

韩子中中，曹州定陶人，至正初为大都路知事。乃父在家，一日，忽移家去河六十里。人问其故，答曰："井水北流，则泉脉近矣。不久当有水患。"未及半年，定陶之地半为水矣，惟韩公无遗失之患。亦可谓先见之明者。

陈云峤柏，泗州人，陈平章之孙也。倜傥不羁，人以为陈颠称之。后至元五年，为余姚州同知，因病求医于杭，稍愈，值重阳日，遂邀张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时云峤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茔，余二人往焉。乃扶杖游水乐洞，憩石屋寺前，露坐闲谈。云峤因自言曰："我前身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为老佛，斋戒精严。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脏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斋，何故有此想？'乃不从。遂怒之，拂袖而去，见陈平章曰：'我特来索血脏羹吃。'平章亦以斋戒为答。佛曰：'元来你也是不了事汉。'平章遂作此羹啖之。即归寺，乃别大众而作偈曰：'撞开平屋三层土，踏破长淮一片冰。'遂趺坐而逝。荼毗之日，舁其龛至淮河岸，冰合已久，举火之次，忽大响一声，则河冰自裂。时平章在府中，见老佛入于堂，问之，则后堂报生一子，即某也。"言毕，回饮于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诗，而颈联有"百年身付黄花酒，万壑松如赤脚冰"之句。余和韵云："方外弟兄存晚节，人间富贵似春冰。"云峤曰："我无冰字，且只以长淮一片冰答之。"不数日，云峤告殂。岂非说破话头而致然也。

余家藏竹龟一，乃古人以老竹片所制，首尾四足皆他竹外来者，窍小，两头倍大，可转动而不可出，故用纵横之竹，纹理显然。背载三截碑牌一，两侧有转轴十，亦外来之，轴首大腰细，不知何法得入。遍叩匠者，皆莫晓所谓，特以鬼工称之。

余为太史院官时，吏云：本院库中有汉高祖斩白蛇剑藏焉。余按晋太康中，武库火，已毁此剑，何缘更有？每欲过目，因循未克。又闻官库有昭君琵琶，天历太后以赐伯颜太师妻，今不知何在。又大都钟楼街富民家藏宣圣履在焉。

胆巴师父者，河西僧也。大德间，朝廷事之，与帝师并驾。适德寿太子病瘢而薨，不鲁罕皇后遣使致言于师曰："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师答曰："佛法譬若灯笼，风雨至则可蔽，若尔烛尽，则灯笼亦无如之何也。"可谓善于应对。

余家藏石子一块，色青而质粗，大如鹅弹，形差匾，上天然有兜尘观音像在焉，虽画者亦莫能及。或加以磨洗，则精神愈出，诚瑞应也。

上海县士人庄蓼塘者，藏书至七万卷。其子欲售之买者，积年无有好事者，可见其鲜。

余外祖英德路治中冯公世安园中茶花一本，其花瓣颜色十三等，固虽出人为，亦可谓善夺造化之巧者。

余任太史同佥，特旨令知天象事。后至元六年七月朔，灵台郎张某来请甚急，及同到院，则李院使者肃襟以待曰："夜来景星见，此祥兆也，可即往奏闻，我辈当有厚赐。"余乃以奏目画图，考之志书殊异。余曰："虽见于晦日，形则少异。且景星之现，当有醴泉出，凤凰来，朱草生，庆云至，而相副之。今陕西灾疫，腹里盗贼，福建反叛，恐非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李公之意颇坚，折之不已。余曰："今见者惟灵台监候六人也。万一或有天下共见之凶兆，当何如耶？"遂答曰："伺再见即闻。"乃止。越九日，太白经天，由是言之。凡事不可造次也如此。

余幼侍坐于赵子昂学士席间，适写神陈鉴如持赵公影草来呈，公援笔与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笔至唇，乃曰："何以为之人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当在脐腹间，指此名之曰中，何也？盖自此而上，

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洎二便皆单窍，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以此名中也。”满座为之敬服。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诞布天下，惟西番一诏用青纻丝粉书诏文，绣以白绒，穿珍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如此赍至其国，张于帝师所居殿中，可谓盛哉！

铜虎符，好事之家多珍藏者，不过或左或右，止存一边。独余家所藏全体具在，背上各有篆书某处发兵符一行，腹下真书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余八字皆半于腹内，作牝牡五窍斗合之。古人关防之密如此。余因见河南盗杀省臣之事，屡欲以此言之，事乃不偶，且深藏以待举行，当致诸有司以取制作之度。

瞿运使霆发，上海巨室也。尝有贫士伪作张文质运使书持以干公，公得书即命干者以钞三定助行。干者知其伪，沮之未与。越数日，贫士复见公于轿前，公乃驻轿命即取五定，加以温言，慰而遣之。干者白其语于公，公曰：“汝知之乎，人何不作书干你，何怪之有？”闻者咸服其度量云。

瑀于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德殿，亲奉纶音，黜逐伯颜太师之事。瑀首以增粜官米为言，时在侧者皆以为迂。瑀曰：“城门上钥明日不开，则米价涌贵，城中必先哄噪。抑且使百姓知圣主恤民之心，伯颜虐民之迹，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所奏，命世杰班殿中传旨，于省臣增米铺二十，钞到即粜。都城之人，莫不举手加额，以感圣德。

大都长春宫有桃核半个，其大如掌，至今以为常住镇库之物。余尝观之，诚希有也。蟠桃之说，宁或果有之乎？古者王琭遇仙，与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今则未闻也。桃核扇之说，是其类耳。

不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日，其地多蛙，朝夕喧噪不已。苦其烦聒，乃遣人喻旨，令止之。众蛙为之屏息。迄今蛙不鸣，亦异事也。

瑀尝以简易小日晷进之于上，其大不过三寸许，可以马上手提测验，深便于出入。上命太史院官重为校勘，比之江浙日晷多半刻，再以上都校之，又长半刻。南北地势不同者如此。

后至元四年，因伯颜太师称寿，百官填拥。中丞耿焕年迈颠踬于地，踏伤其胁而出。

后至元年间，阿怜帖木儿大司徒知经筵事，乃子沙剌班亦为奎章阁侍书学士兼经筵官。班公以父子辞避之，上终不允所请，乃并列焉。

至正七年，社稷署太祝张从善，都城巨室也，方四十即致仕。尝预营寿室，解石版为穴门，石中忽有纹成松石，虽绘画者不如也。观者填门，因以为碑而置坟墙之中。翰林学士欧阳玄、侍讲学士揭傒斯皆为寿松记刻石以表瑞，后附致碑本示余求诗，漫以一绝赋之曰："举世纷纷名利间，达生轻禄古今难。天生瑞兆为君寿，寄我山中作画看。"

鲜于伯机枢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机因入内典馔未出，适娥秀行酒，酒毕，伯机乃出。客曰："伯机未饮酒。"娥秀亦应声曰："伯机未饮。"座客从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机见称？可见亲爱如是。"遂佯怒曰："小鬼头焉敢如此无礼？"娥秀答之曰："我称伯机固不可，只许你叫王羲之乎？"一座为之称赏。

上海县农家一老妪，被雷击死，少顷复苏。里中咸往视之，问其故，妪云唯闻"错了"，余无所见。时口中有药一丸尚存，因吐出手中示人。邻人俞生者夺而吞之。越一年，俞生病喉痛数载。一日，因怒咳痰于地，闻有声，乃拨痰寻之，内有一物，状如李核，光莹而黄色，以斧凿击之不碎，喉痛遂止。

杭州盐商施生者，至正八年，其家猪栏中母猪自啖其子。喂猪者往棰之，忽为人言曰："因你不喂我，自食我子，干你何事？"喂猪者大惊，往报施生。生往视之，傍观者或曰可杀，或曰货之。猪复言曰："我只少得你家三十七两五钱，卖我还你便了，何必闹？"遂卖之，果得三十七两五钱而止。古有中宵牛语之说，诚不诬也。

沙剌班学士者，乃今上之师也，日侍左右。一日，体倦，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睡浓。上自以所坐朵儿别真即方褥也。亲扶其头而枕之。又班公尝于左额上生小疖，上亲于合钵中取佛手膏摊于纸上，躬自贴之。比调羹之荣，可谓至矣。

镔铁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国中上用之乐，制作轻妙。余每询之铁工，皆不能为也。今归平江巨室曹氏。

阔阔歹平章之次妻，高丽人也。寡居甚谨。其子拜马朵儿赤知伯颜太师利其家所藏答纳环子，遂以为献。伯颜即与闻之于上，乃传旨命收继之。高丽者款以善言，至暮，与其亲母逾垣削发而避之。伯颜怒，奏以故违圣旨之罪，遂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鞫问之。奉命唯务锻炼。适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者，深为不满。时问事中秉权者阔里吉思国公，正卿朝夕造其门，委曲致言曰："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守节者，莫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正卿，蒙古人，廉直寡交，家贫至孝，平日未尝嬉笑，与余至契。公退必过门，言所以，故知此为详。至正初拜御史而卒。

至元六年冬仲，皇帝亲祀太庙。期迫，创制衮冕，猝不能办。适有英庙元制二副，已用一副，未经用者一副见存，皆以旧物为不宜而沮之。惟余与欧阳学士所言相同，解之曰："若以此物为不宜，则玉玺、宫殿、龙床未尝更易，何独以此为忌也？"众议遂息。乃独易一中单，余皆就用之。

枢密院同知帖木达世，后至元六年，中书右丞缺，众议欲以某人为之，近侍世杰班力以帖木达世为荐，至甚恳切，上乃允其请。后累迁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杰班之举，班亦未尝齿及之，可谓厚德人也。

至正七年，余至鹤砂访旧，馆于草堂张梅逸之家。因动问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后服何剂而愈，曰："始因气而得之，方当危困之际，忽于清旦似梦非梦，有神语之曰：'一闻异事，其病立差。'次日婿偕门僧来问疾，语及场前龙降一事，极其异常，闻之矍然，疾乃如失。"予因问所以异。有乡中豪强之家，平日恃富凌贫，靡所不为，累挟官势，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户来诉作商为人所负，欲报之其主。因呼场吏，欲诬以在逃灶户藏于其家，而挤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阴骘事。"不允。固啖以利，吏亦不从。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许以来日从事。是日，忽二龙降于豪强之家，凡厅堂所有，床椅窗户，皆自相奋击，一无完者。摄一舟决颐如口衔于爪牙者当门之槛，牢不可脱。讼者之舟摄覆平地，谋讼者压折左肱几死。龙所过之地，作善之家分毫无犯，凡平日之强梁者，多破产焉。豪强寻亦遭讼，今渐费荡。呜呼！龙之有神，古所闻也。龙能彰善瘅恶，古所未闻也。愚民自以为天道冥冥，今观斯事，神岂远乎哉？闻之者足以为戒也。

大德三年七月十八日，中书省奏准禁捕秃鹫。盖因扬州淮安管内，

蝗虫为害，忽有秃鹙五千余，恬不惧人，以翅打落蝗虫，争而食之。既饱，吐而再食。遂致消弭。迄今著于禁令，载之《至正条格》。

伯颜太师所署官衔曰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必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干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计二百四十六字，此系至正五年五月所署之衔也。

范舜臣天助，汴人，世为名医，博学多能，尤精于天文之书。至顺间，为永福营膳司令。尝与余言：影堂长明灯每灯一盏，岁用油二十七个。此至元间官定料例，油一个该一十三斤，总计三百五十一斤。连年着意考之，乃有余五十二斤，则日晷之差短明矣。永福营膳司所掌青塔寺影堂也。

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西廊，择高明者三间为之。南间以为藏物之所。中间学士诸官候直之地。北间南向中设御座，两侧陈设秘玩之物，命群玉内司掌之。阁官署衔初名奎章阁学士，阶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后文宗复位，乃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幕职置参书二员，典签二员，并兼经筵参赞官；照磨一员，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检讨；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译史二名，典书四名。属官则有群玉内司，阶正三品，置监群玉内司一员，司尉一员，亚尉二员，佥司二员，典簿一员，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钥二名，司膳四名，给使八名，专掌秘玩古物。艺文监，阶正三品，置太监兼检校书籍事二员，少监同检校书籍事二员，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二员，或有兼经筵官者，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名，典吏二名，专掌书籍。鉴书博士司，阶正五品，置博士兼经筵参赞官二员，书吏一名，专一鉴辨书画。授经郎，阶正七品，置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二员，专一训教怯薛官大臣子孙。艺林库，阶从六品，置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司

吏二名，库子一名，专一收贮书籍。广成局，阶从七品，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司吏二名，专一印书籍，已上书籍乃皇朝祖宗圣训及番译《御史箴》、《大元通制》等书。特恩创制牙牌五十于上，金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儿字，令各官悬佩，出入无禁。学士院凡与诸司往复，惟札书参书厅行移。又命侍书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文宗御书，刻石禁中。先时，燕帖木儿太平王为丞相，系衔署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事。后伯颜秦王为丞相，系衔亦如之。

奎章阁记

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斫，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画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知，善于怡心养神，培本浚源，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

至顺辛未孟春三日，御书于奎章阁，瑀被赐墨本，特以天历、奎章二宝印识于其上。

皇朝昔宝赤，即养鹰人也。每岁以初按海青获头鹅者即天鹅也。赏黄金一定。

皇朝贵由赤，即急足快行也。每岁试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监临者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去绳，走之。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称万岁礼拜

而止。头名者赏银一定，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

至治二年，江西廉访佥事哈剌书吏毕宗远奏：差陈汝楫巡按至瑞州路，一日看卷之际，佥事见鼓楼上红衣人往来，问他人皆不见之。少顷，雷雨大作，电光直入厅事旋绕，随至卷所。宗远亟逾杈栏而出，髭鬓悉为雷火所燎，文卷被羊角风掣去，旋入云霄，竟不知落于何处。陈汝楫击死于地。泰定间，宗远侍父毕敬之来松江为庸田使，亲言此事。

至正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浦中午潮退，未几复至，人皆异之。费子伟万户亲与余言。

松江府下砂场第四灶盐丁顾寿五妻王氏，始笄适顾，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复有孕，及期临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长。每嘱之家人曰："我死后焚我，勿待尽，必取腹中物视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动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视之，则胞带缠束甚紧，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铁之坚。计之，怀胎四十年矣。其妇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至正间，别怯儿不花为江浙丞相，尽以本省所管土人不得为掾史。时左丞佛住公曰："若如此回避，则都省掾当以外国人为之。"

至元间，乃颜叛，以其余党徙居于庆元之定海县。延祐初，倚纳脱脱公为江浙丞相，其党人屡以水土不安乞迁居善地，诉之不已。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来说，当为汝迁之。"遂绝。

揭曼硕学士有题《秋雁》诗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新月每见于大二小三之说，盖为前月小则后月初三见，前月大则初二日见。至正七年九月小，忽十月初二日已见，漫识于此，以问诸保章，恐历法之差尔。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朔旦，虹见于西北，竟天至东南，少顷，微雨。是岁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五日，骤雨雷电大作，初二日大风极冷而止。变在嘉兴城中，未知他郡同否。

至正戊子小寒后七日，即十二月望，申正刻，四黑龙降于南方云中，取水，少顷，又一龙降东南方，良久而没。俱在嘉兴城中见之。

至正戊子正月十八日，钱塘江潮比之八月中潮倍之数丈，沿江民舍皆被不测之漂，一时移居者甚众。

《图画见闻志》载：张文懿公有玉画叉。余家藏有古玉画叉一枚，是非文懿公之物耶？姑识于此。

余屡为滦京之行，每宿于李老峪酒肆。其家比之他屋稍宽敞焉。其屋东大楣中发一灵芝，茎长三尺余，斜倚其上，人以为常。及余山居宝云山上，不时生芝，不以为奇。余思大成殿瑞芝及宋徽宗时进芝称贺，以此观之，何足为贺也？

湖南益阳州每有人夜半忽自相打，莫晓所谓，名之曰沙魇。土人知此证者，唯以冷水浇泼，稍定，以汤水饮之，徐徐方醒，二三日即如醉中不知者，殊用惊骇。上海县达鲁花赤兀讷罕至正初为本州同知，因造漆器，匠者八人一夕作闹，亲历此事，尝与余言之。

至正辛卯十一月癸酉冬至后三日，即二十七日，夜雨至四更时，霹雳雷电大作，其雨如注，天明乃止。时侨居松江下砂。后闻十二月初二日，杭州又复雷电大雨。

徐子方琰为浙西宪使，南台札付为根捉朱九，即朱张之子。行移海道府，回文言往广州取藤梔去了。以此回宪司，再行催发，海道府复云已在大都。台复驳前后所申不一，取首领官吏招伏缴申。徐公乃云：“先言远而后言近，远者虚而近者实。依实而申，焉敢不一。所据取招一节，乞赐矜免。”台官为之愧服。

李和，钱塘贫士也。国初时尚在，鬻故书为业，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过目。或有赝本，求一印识，虽邀之酒食，惠以钱物，则毅然却之。余生晚矣，失记其颜貌。先父枢密洎姻家应中父常称道之，漫书于此，以砺仕宦者之志云。余家藏万年宫碑阴题名，后有李和鉴定，石刻印识见存。

尚醖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闻者疑之。余观《西汉·大宛传》，富人藏蒲萄酒万石，数十年不败。自古有之矣。

《图画见闻志》载：唐刺史王倚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诗两句，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崔铤文集有《王氏笔管记》，其珍重若此。余尝闻大都钟楼街富室王氏有玉箭，杆圆环一如钵遮环之状，差小，上碾《心经》一卷。及闻先父枢密言：先见竹龟一枚，制作与余所藏相同，但其碑牌中以乌木作牌，象牙为字，嵌《孝经》一卷于其上。其碑不及一食指大。以此观之，二物尤难于笔管多矣，人皆以为鬼工也。

《酉阳杂俎》载：齐日升养樱桃，至五月中，皮皱如鸿柿不落，其味数倍，人不测其法。今西京每岁冬至前后进花红果子，色味如新。其地酷寒，比之内地尤难收藏，诚可珍也。余屡拜赐焉。

至正十一年夏，余于松江普照寺僧房见一敝帚开花，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嘉兴路儒学阍人陶门者，其家磨上木肘忽发青条，开白花。时应才为学正，陶持以示其家人。吴江州分湖陆孟德言：其邻铁匠庞氏者，其家一柳桩砧铁砧十余年，今岁忽发长条数茎，如苇帚开花，皆以为常。余观《宋史·刘光世传》：光世以枯秸生穗闻于朝，帝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时建炎三年也。以时事观之，岂非草木之妖欤？

罗世荣字国器，钱唐人。后至元丙子，为行金玉府副总管。有匠者慢工，案具而恕之，同僚询其故，罗曰："吾闻其新娶，若挞之，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口舌之余，则有不测之事存焉，姑置之。"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然法亦未尝屈焉。"二事适相符，并识于此，抑亦仁人之用心也。

畏吾儿僧闾闾，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汉名总统。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即箜篌也。悉以铜为弦，余每叩乐工，皆不能用也。唐人贺怀智以鹍鸡筋为弦，欧阳文忠公诗"杜彬皮作弦"，后人多疑之，以此观之，或者亦可为尔。铜弦则余亲见闻也。庸田监司左答那失里乃闾闾之亲弟。

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宫词》："深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

行。石阑干畔银镫过，照见芙蓉叶上霜。”人莫不脍炙之。予以为拟宋宫词则可，盖北地无芙蓉，宫中无石阑干，擎执宫人紫衣大朝贺则于侍仪司法物库关用，平日则无有也。宫车夜出，恐无此理。又《京城春日》诗：“燕姬白马青丝缰，短鞭窄袖银镫光。御沟饮马不回首，贪看柳花飞过墙。”国朝有禁御沟不许洗手饮马，留守司差人巡视，犯者有罪，故宋显夫《御沟》诗有“行人不敢来饮马，稚子时能坐钓鱼”之句，可谓纪实矣。

皇朝设内八府宰相八员，悉以勋贵子弟为之，禄秩章服并同二品，例不受宣，唯奉照会礼上，寄位于翰林院官扫邻。即宫门外会集处也。所职视草制词，如诏赦之文，又非所掌，院中选法杂行公事，则不与也。

余山居西濒湖有养乐园，乃贾似道之故居，今则江州路同知西域人居之。至正九年夏，其家生一鸡骈首，恶而弃之于水。十二年，红巾毁其屋，残其家。亦妖孽之先兆也欤？

大德间，回回富商以红剌一块，重一两三钱，申之于官，估直十四万定，嵌于帽顶之上。累朝每于正旦与圣节大宴则服用之，瑀尝拜观焉。

至正癸巳冬，上海县十九保村中鸡鸣不鼓翼，民谣曰：“鸡啼不拍翅，鸦鸣不转更。”

《汉书》中有录囚，《唐书》中有虑囚，《集韵》载录音力居切，分晓。是录囚其义且明白，盖北音录为虑。高丽人写私书皆以乡音作字，中国人观之皆不可知。余尝见绦环二字写作唾环，余皆类此。《唐书》一时书手误写，后人因而讹之。

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彦敬克恭为江浙省郎中，知杭民藉手业以供衣食，禁火则小民屋狭，夜作点灯必遮藏隐蔽而为之，是以数致火患，甚非所宜，遂弛其禁，杭民赖之以安。事与廉叔度除成都火禁之意一也。余因书之，俾后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后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尽出太府监所藏历代旧玺，磨去篆文，

以为鹰坠，及改作押字图书，分赐其党之大臣。独唐则天一玺，玉色莹白，制作一如官印，璞仅半寸许，不可改用，遂付艺文监收之。一时阁老诸公，皆言则天智者，特以其把手高耸于上，璞薄而文深，使后人不可改作，故能存之。国朝凡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文皇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瑀篆文。洪禧小玺，即瑀所上进者，其璞纯白，上有一墨色龟纽，观者以为二物相联，实一段玉也，上颇喜之。

王叔能参政题一钱太守庙诗云：“刘宠清名举世传，至今遗庙在江边。近来仕路多能者，学得先生要大钱。”

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号山斋，字敬臣，畏吾人，今上皇帝之师也，上尝御书“山斋”二大字赐之。至元后庚辰，为中书平章。一日，公退为余言曰：“今日省中有一江西省咨曾某告封赠者，吏胥作弊，将曾字添四点以为鲁字，中间亦有只作曾字者，欲折咨之。”余曰：“即照行止簿便可明也。”簿载曾姓相同，吏弊显然。僚佐执以为疑，公曰：“为人在世，得生封者几人？何况区区七品虚名，又非真授。纵吏不是改，亦何妨？若使往返，非一二年不可，安知其可待否？且交为父母者生拜君恩，不亦悦乎？”力主其说而行之。诚可谓厚德君子也。余观《中兴系年录》载：魏矼字邦达，为考功员外郎，选案不存，吏缘为奸，川陕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辄经年。矼请细节不圆处悉先放行，人以为便。

教坊司、仪凤司旧例依所受品级列于班行，文皇朝令二司官立于班后。至正初仪凤司复旧例，教坊司迄今不令入班。

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辄以石子数枚浸于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语，多获应验。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之石，大者如鸡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马者为贵。恐亦是牛黄、狗宝之类。

国朝有禁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从驾百官不许骑坐骟马，唯骑答罕马。答罕，二岁驹也。延祐间，拜住丞相尝骑骡子出入。今则此禁稍缓。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灾，总计烧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六所七披，民房计一万三千一百八间，官房一千四百

二十四间，六所七披，寺观一千一百三十间，功臣祠堂九十三间。被灾人户一万七百九十七户，大小三万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以自赡者一千一十三户，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烧死人口七十四口，每口给钞一定，计七十四定。实合赈济者计九千七百八十四户，大口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三口，每口米二斗，计米四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小口一万一千六十六口，每口米一斗，计米一千一百六石六斗，总计米五千六百八十八石四斗。时江浙行省只力瓦歹平章移咨都省，云："光禄大夫、江浙平章政事，切念当职荷国荣恩，受寄方岳，德薄才微，不能宣上德意，抚兹黎民。到任之初，适值阙官，独员署事，一月有余，政事未修，天变遽至。乃四月十九日丑寅之交，灾起杭城。自东南延上西北近二十里，官民闾舍，焚荡追半。遂使繁华之地，鞠为蓁芜之墟。言之痛心，孰甚其咎！衰老之余，甘就废弃，当此重任，深愧不堪。已尝移文告代，未蒙俞允，诚不敢久稽天罚，以塞贤路。谨守职待罪外，乞赐奏闻，早为注代，生民幸甚！"明年四月一日，又复火灾。宋治平三年正月己卯，温州火烧民屋一万四千间，死者五千人。

松江夏义士者，乃甲户也，其家房门上有一西番塔影，盖松江无西番塔，不知此影从何而得，人以为异。《酉阳杂俎》云：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又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陆放翁云：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纤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庑间，亦未易以理推也。以上之说，因其塔所见影，然松江无此塔而有影见者，其理又不可得而究之。予尝游平江虎丘寺，阁上槛窗下裙板中有一节孔，阁僧以纸屏照之，则一寺殿宇廊庑，悉备见于屏上，其影皆倒。余山居与保叔塔邻峰也，朔望点灯之夕，遇夜观之，一塔灯光倒插于段桥湖中。大抵塔影皆倒，沈存中之说是也。

皇朝开科举以来，唯至正戊子举王宗哲元举乡试、省试、殿试皆中第一，称之曰三元。宋自仁宗庆历复明经科，称三元者王岩叟一人而已。

彻彻都郯王、帖木儿不花高昌王二公被害，都人有垂涕者。伯颜太师被黜，都人莫不称快。笔记载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秦桧孙女封崇国夫人，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

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至正十五年，浙宪贴书卢姓者，忽失一猫，令东北隅官搜捕之。权势所在，一至于此，可不叹乎？

元统间，革去群玉内司，并入艺文监通掌其事，监官依怯薛日数更直于奎章阁。盖群玉内司所管宝玩，贮于阁内。时揭曼硕为艺文监丞，寓居大都双桥北程雪楼承旨故廨，到阁中相去十数里之遥。揭公无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为言。一日，揭公为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漫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阁下，忽传太后懿旨，问阁中有谁，复奏有揭监丞。再问莫非先帝时揭先生耶？遂赐酒焉。又一日，再问是某，以古玉图书一令辨之，详注其文而进，亦赐酒焉。"是时阁下悄然，余者皆是应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终日而散。后十余年，予归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谈旧事，屡及此者，莫不以长厚老成称之。余观《归田录》载：枢密王畴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揭公之际遇，尤可尚矣。

士大夫因其闻见之广，反各有所偏致，有服丹砂者，服凉剂者。服丹砂者为害固不待言，余以目击服凉剂者言之。友人柯敬仲、陈云峤、甘允从三人，皆服防风通圣散，每日须进一服，以为常。一日，皆无病而卒。岂非凉药过多，销铄元气殆尽，急无所救者欤？可不戒之。《老学庵笔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受怯薄，故案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喜用热药得谤，至有藏用担头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悦其说，故多服丹药，然亦不为害。后因伏石上书，丹为石冷所逼，得阴毒伤寒而死。盖因丹气热毒所攻，终为所服丹药过多之故也。视过服凉剂者，亦由是欤？

范玉壶作《上都诗》云："上都五月雪飞花，顷刻银妆十万家。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余屡为滦阳之行，每岁七月半，郡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妇人悉穿金纱，谓之赛金纱，以为节序之称也。

平江漆匠王□□者，至正间以牛皮制一舟，内外饰以漆，拆卸作数节，载至上都，游漾于滦河中，可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尝识船，观者

无不叹赏。又尝奉旨造浑天仪，可以折叠，便于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谓智能之人。今为管匠提举。

凡有颠搏刀斧伤者，但以带须葱炒熟捣烂，乘热盦患处速愈，频换热者尤妙。

凡有疯狗、毒蛇咬伤者，只以人粪涂伤处极妙，新粪尤佳，诸药皆不及此。

破伤风能死人，用桑条如箸长者十数茎阁起，中用火烧，接两头滴下树汁，以热酒和而饮之，可愈。

集贤大学士王彦博约为副枢日，有兄弟争袭万户者。弟有父命，兄不肯让，二十余年而不能决。公曰："父命行之一家，君命施之天下。"遂令其兄袭之。又英庙为东宫礼上枢密使，例须新制铺陈。事毕，工部复欲取发还官，回文皆不为准。公为副枢，首回此文曰："照得上项铺陈，难同其余官物。本院除已尊严安置外，行下都事厅同呈。"遂绝其事。又湖广省咨蛮洞相杀，合调军马征之。公回咨云："蛮夷相仇，中国之幸。行下合属固守边防，毋得妄动军马。"公之所行，大概如此，姑识其一二云。公泰定、天历间为三老，商议中书省事。

后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谄佞者填门，略举其尤者三事，漫识于此，余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驿奏云："薛禅二字，往日人皆可为名，自世祖皇帝尊号之后，遂不敢称。今伯颜太师功德隆重，可以与薛禅名字。"时御史大夫帖木耳不花，乃伯颜之心腹，每阴嗾省臣，欲允其奏。近侍沙剌班学士从容言曰："万一曲从所请，大非所宜。"遂命欧阳学士、揭监丞会议，以元德上辅代之，加于功臣号首。又典瑞院都事□□建言："凡省官提调军马者必佩以虎符，今太师功高德重，难与诸人相同，宜造龙凤牌以宠异之。"遂制龙凤牌，三珠以大答纳嵌之，饰以红剌鸦忽杂宝，牌身脱钑"元德上辅功臣"号字，嵌以白玉。时急无白玉，有司督责甚急。缉闻一解库中有典下白玉朝带，取而磨之。此牌计直数万定，事败毁之，即以其珠物给主，盖厥价尚未酬也。又京畿都运纳速剌言：伯颜太师功勋冠世，所授宣命，难与百官一体，合用金书以尊荣之。宛转数回，遂用金书"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字，余仍墨笔，以塞其望。明年黜为河南左丞相。行事之夕，虽纸笔亦不经省房取用，恐泄其事，遂于省前市铺买札付纸写宣与之。余尝以否泰之理，灼然明

白，因举似于用事者，可不戒欤？梁冀跋扈，止不过比邓禹、萧何、霍光而已，曹操之僭，固不容诛，薛禅之说，又过于九锡多矣。

余家人病疟，邻家有藏雷斧者，借授病人禳之。其斧如石，若斧状，脑差薄而无光，恐是楔尔，正与《笔谈》所说相同。

后至元己卯四月，黄雾四塞，顷刻黑暗，对面不见人，油坊售之一空。余于都城亲历此事。古有昼昏，恐若此也。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贼入寇杭城。时樊时中执敬为浙省参政，亟出御贼，北行至岁寒桥遇害。先浙省以杭州路总管宝哥惟贤摄参政，调守御昆山之太仓领军而往，驻于昆山旧州山寺，离太仓州治三十余里，终于不往，闻寇至，遂遁，匿于杭之寓舍。适值贼破杭，乃挈家潜于西湖舟中。越三日，邻居无赖之徒利其所将，恐之，遂与次妻□氏连结其衣袂，溺水而死。时潭州路总管鲁至道作二诗挽之，以寓褒贬之意，谩书于后。

挽樊时中参政

主将无谋拂众情，贤参有志惜言轻。狐群冲突成妖孽，黔首惊惶望太平。奋志从军全节义，杀身殉国显忠诚。岁寒桥下清泠水，夜夜空闻哽咽声。

挽宝哥参政

香魂俊骨堕深渊，无智无谋亦可怜。妖寇猖狂如有祟，生民雕瘵似无天。芳名苟得十年在，死节应当二日先。欲向西湖酹尊酒，凄风冷雨浪无边。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颜丞相入杭城。二月廿二日，起发宋三宫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月初二日，拜见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为检校大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进封瀛国公。十二日，内人安康夫人、安定陈才人，又二侍儿失其姓氏，浴罢，肃襟闭门，焚香于地，各以抹胸自缢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纸书一卷云：“不免辱国，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亲。艺祖受命，立国以仁。中兴南渡，计

三百春。身受宋禄，羞为北臣。大难既至，劫数回轮。妾辈之死，守于一贞。焚香设誓，代书诸绅。忠臣义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十三日，奏闻，露埋四尸，取其首悬于全后寓所，以戒其余，在上都时济门。予尝闻之先父枢密，因观周草窗《日钞》亦载此事，又得祈请使日记官严光大《续史》所说相同。二书皆写本，恨《三朝政要》、《钱塘遗事》板行于世，皆失此一节，惜哉！若此贞烈，可不广传乎？因笔之于此。

汉成帝时，孔光领尚书典枢机十余年，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日，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此。予因追忆高昌世杰班字彦时。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大司徒之子，为尚辇奉御。元统元年，上新制洪禧小玺，贮以金函青囊，命世杰班掌之，悬于项，置于袖中，经年其母不知。亲友或叩之内廷之事，则答以他说。其慎密如此。时年十五岁，方之孔光，尤可尚矣。

皇朝御膳日用五羊，今上皇帝即位以来，日减一羊。可见圣德仁俭也若此。

郊祀祭庙，天子御衮冕，百官皆法服。凡披秉须依歌诀次第，则免颠倒之劳。谩识歌诀于左：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绶绅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珮丁当冠笏全。

至元间，行省左丞史公弼号紫微老人，能写大字，有神力，平开二石五斗弓以三指，背可悬五十两银定七片。初攻扬州有功，然心服姜才之忠勇。

黄子久公望，自号大痴，吴人，博学多能之士，阎子静、徐子方、赵松雪诸名公莫不友爱之。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一时兴趣，又过于桓伊也。

叶子澄以清，号雪篷，吴人也，贫而尚义之士，与黟县达鲁花赤伯颜为厚交。至正壬辰，寇起江东，浙省调兵守昱岭关。时颜在遣中，没于王事。其家旧居嘉兴崇德州，讣音至，家人招黄冠岩隐者追荐摄召之。颜云：“旦夕杭城受危，尔辈宜速往吾弟处逃生。”母妻以无弟可依，再叩之，云：“即松江叶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其

即备船东行。比至前三日，叶夜梦伯颜相见，以家属为托。叶即为留居供给不怠。后杭城果陷。此得非颜平日正心不昧，故能灵悟若是，亦由叶之与人交情不渝，真诚相感之所致也。宋仁宗时有托公书之事，颇相冥合，信有之矣。颜字谦斋，唐兀人也。

江西胡存斋参政，平日好客，四方之人往来，无不馆谷之。虑阍人倦于通报，但不出，即于门首挂一“本官在宅”之牌。近年浙间富室无一家不帖却客之榜，较之亦可怜哉！

巙巙平章，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康里人。一日，与余论书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写几字，余曰：“曾闻松雪公言一日写一万字。”巙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辍笔。”余窃敬服之。凡学一艺，不立志用工，可传远乎？

江浙参政赫德尔公，字本初，尝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时，本司诸先辈同谈内苑万岁山太液池本非我朝创建，乃亡金之沼囿也。初，圣朝起朔庭绝塞，土有一山，形势雄壮，峰峦秀异，金人望气者言此山有王气，当出异人，非金之利，谋欲倾圮之，计无从出。时金已衰微，因通好，托以入贡为辞，愿求此山之土为报。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遂掘其山，自备车马挽载，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台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世祖皇帝登大宝，改筑京城，山适在禁苑之中，至今塞土遗迹尚存。其土赤润，草木不生。乃知帝王之宅，都会之京，兴衰之兆，天已默定，岂人力之所能为也。公因和万岁山诗韵，有“水溯颠崖流自转，山移绝塞势尤雄”之句，史册必载之详，姑录其略，以广闻见耳。

延祐间，武神童□□尝为中瑞司典簿，善写小字，一粒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字。《江南野史》载：应用尝于一粒麻上写“国泰民安”四字。

法令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以待彼效之谓之式。

律文有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之说，余以为去者为主，来者为客，是以避之。后有一宋法司老吏云：“谓如人方去，忽有人仓忙自后而来，必有急事也，故当避之。”谩识此，以俟知者正之。

王衍以铜钱为阿睹物，顾长康画神指眼为阿睹中，二说于理未通。今北方人凡指此物皆曰阿的，即阿睹之说明矣。余尝见周草窗家藏徽宗在五国城写归御批数十纸，中间有云："可付体己人者。"即今之所谓梯己人，因方言之讹，书手之误无疑。

江西吕道山师夔，至元间分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十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长吕平章文焕一分，亲戚馆客一分，每分金二万两、银十万两、玉带十八条、玉器百余件、布二十万匹、胆矾五瓮。只此是江州府库，见管鄂州他处者又不预焉。以此观之，石崇又何足数也？

宋嘉熙庚子岁大旱，杭之西湖为平陆，茂草生焉。李霜涯作谑词云："平湖百顷生芳草，夫容不照红颠倒。东坡道，波光潋滟晴偏好。"管司捕治，遂逃避之。

唐卢从愿为刑部尚书，占良田数百顷，时号多田翁。松江下砂场瞿霆发尝为两浙运使，延祐间以松江府拨属嘉兴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户，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此可为多田翁矣。

读书诀云："生则慢读明经句，熟则紧读贪遍数。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至正十五年，浙西科鹅翎为箭羽，督责甚急，一羽卖三钱，后至五钱者。且以集庆一处言之，比年杭州一运解一百六十万根，共发三运，本路止有匠人二十名，日造箭八百只，该用翎一千六百根，周岁用翎五十七万六千根，如此则一运可供三年。盖此物经过历蒸，皆成无用。然而催运不已，本路自科者可胜言哉！傥肯计会而索之，则民无害矣。宋王济为龙溪主簿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鹤非常有物，有司督责急，一羽至直百钱，民甚急之。济谕民取鹅翎代输，仍驿奏其事，因诏旁郡悉如济所陈。淳化五年诏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岁取于民，吏督甚急，或杀耕牛供官，非务农重谷之意。自今后，官造弓弩，其从理用牛筋悉以羊马筋代之。"皆载之史策。

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宪僚吏翘杰出群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远行者，至巳午时以草料饲驴马，谓之撒和，欲其致远不乏也。又江南有新官来任者，巨室须远接，以拜见钱与之，叩之则答以穿

鼻来。如江西、浙西数大郡长官，非千定不可，间有一二能者，诈及三千定者，佐贰各等第皆有定价。或有于都下应付盘缠，同出，就与之管事，名之曰苗儿头。余切恨赃污之徒要拜见钱，与因一事取受者大不相侔，按律文反有终非因事取受之条，失之远矣。且以江西萧、刘，松江朱、管，嘉兴王氏，皆遭此显戮，非拜见钱而致之，何以得此？所谓负国害民，以致于天下不宁，讵可言哉！因观江邻几《杂志》：载士阳豪民邵□□者，指缙绅来借贷者，乞与二百缗，便可作驴骑。腰金拖紫不为豪子以长耳视之者鲜矣。余曰：若以借贷者便作驴骑，取觅者指以撒和、穿鼻，又何多耶？

钱唐韩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风雨骤至，令庖僮往楼上闭窗，雨过不见此僮，楼上寻之，则已毙矣。因取所带刀而验之，绦鞘皆如故，刀刃则销铄过半。事为《笔谈》所载。内侍李舜举家暴雷所震，人以为堂屋已焚，窗纸皆黔，有一宝刀极钢坚，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强解也。

国朝尚食局上供面磨，磨置楼上，机在楼下，驴之蹂践，人之往来，皆不相及，且远尘土臭秽。叩之，乃巧人瞿氏所作也。

国朝镇殿将军凡请给衣粮，名之曰大汉。但年过五十者方许出官。

《因话录》云：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因念延祐间陈伯敷绎曾到都，每见晦迹丘园者数多，遂有诗云“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对当蒲轮”之讥。

余儿时闻先父枢密言：尝于宋官库中见孟蜀王锦衾，其阔一梭径过，被头作二穴，织成云板样，盖而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拥覆于肩。此之谓鸳衾也。

至正十七年三月，上海县十九保往字围李胜一家鸡伏七雏，一雏作大鸡状，鼓翼长鸣。余按《文献通考》鸡祸类无此鸣者，始识于此。

至正戊戌正月初三日，钱唐卢子明家白鸡伏雏九只，内一只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后，越三日而死。三月间，诸暨袁彦诚家一雏四足，二足在翼下。时余访旧到诸暨，适见此事。咸淳己巳，常州鸡翼生距。

龙广寒，江西人，居钱唐，挟预知之术，游食于诸公之门。一日，居佑圣观陈提点房。陈叩以明日饮食之事，答曰：“写了不可看。”陈俟其出，乃窃视之，书云：“来日羊肉白面，老夫亦与其列。”适有人送活鲫鱼者，陈属仆明日以鱼为食，诸物不用。至五更钟末，住持吴月泉遣人招陈来方丈相陪高显卿参政，盖高公避生日也。陈为吴言：“房中有活鱼，取来下饭。”高曰：“我都准备了也，诸物皆不用。”陈自念龙之语有验，因及龙广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识之，可请同坐。”是日羊肉白面，亦与其列，皆应其说。尝自言：“我已一百八岁。”故贯酸斋赞其象云：“有客名广寒，自号一百岁。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岁。”以此戏之。卒于延祐末年。尝闻先父枢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风角鸟占之术，名闻贾秋壑。一日，贾招之，叩以来日饮食之事，富写而封之。明日，贾作宴于西湖舟中，至晚贾行立于船头，自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句，座客廖莹中乃言此时日已暮，可以取所书观之。拆封，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八字，众皆惊赏。余按：蒋□□《逸史》载李宗回食五般馄饨，李栖筠食两拌糕糜二十碗、橘皮汤之事相同，万事莫非前定也欤？

巴思八帝师法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班的达巴思八八合失。

杭州开元宫住持玄览真人王眉叟寿衍，有铜水滴一枚，贮水在内，遇潮汛则水涌应时。欲以此进上，后携至都，潮候不应，遂已之。可见气候不同。浙间凡造酱酣糟淹之物，收藏不避潮汛，则及时必须涌出，至有封泥瓶瓮者亦为之破裂。或取清明日门上所插柳条置之瓶上禳之，其涌即止。江北则无此说。所以见方贡土物药材道地之分，凡事岂可一概论之，谩书于此，以为仕宦中固执己见，不察地方，不顺人情者补其闻见之万一云。

《朝野佥载》云：御史李审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送剩米及脚钱以责审，诸御史皆有惭色。吁，贤哉！□□若以当今之世，岂无如此母之贤者，恨见闻不广，录此以□来者，而得书之。因追忆奉化知州祝居宝，尝为余言曰：彼为浙省译史时，屡因公差赴都，经镇江，必为其友回回千户者相见而往。一日，留作午饭，食罢，其妻出见之。千户云：“今次见伯伯之迟者，盖家贫无人，此饭皆媳妇为之，故出迟尔，幸勿见罪。每岁赖此妇织绵绸二匹卖以助俸之不

给者，皆此妇之力也。”本妇拜而责其夫曰：“何以为贫？我赖汝之贵，傥有筵会，处置我上坐，称之以夫人，金绣者皆列之于下，未尝因贫而贱我。或者乐人之金珠锦绣，使汝有所犯，我安得□□于上乎？”祝视之，所衣粗布也，头绣上有补顶，可谓至贫也。操守如此，不谓之贤妇可乎？辄书此以追配之。

文宗好食蛤蜊，中有碎破不裂者，上焚香祝之，俄顷自开，中有螺髻璎珞，衣履菡萏，谓之菩萨。上置之金粟檀香合，赐与善寺，令致敬焉。余于杭城故家见蚌壳二扇，内有十八尊大阿罗像，纤粟悉备，后归之答里麻思的左丞。欲求其理，又不可强言曲解也。

唐李景略尝宴僚佐，行酒者误以醯进。判官京兆任迪简知景略性严，恐行酒者获罪，强饮之。阿怜帖木儿北渡访西镇国吉刺失的长老，长老迎之甚喜，留坐，嘱侍者□后好酒一尊为礼。长老执杯，王尽饮之。长老曰：“尊客远临，当进两杯。”王复饮之。回盏及唇，长老大惊，乃酽醋也，即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为者，我不厌之，何怒耶？”怒不能释，王曰：“欲留我坐，须勿怒。我有佳酝，取来共饮。”尽欢而散。较之任迪简尤可重矣。

松江曹云西知事，善书画。杭士李用之访之，殁于馆中，云西敛之正堂，葬之善地。亦希有也，可与范云迎王眩丧还家营敛之事相同，谩识于此，以励薄俗。

山居新语后序

国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礼乐之盛，无不著在大典，布之成书。其底治于累朝，实比隆于三代。予归老山中，习阅旧书，或友朋清谈，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师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积岁月而成帙，名之曰《山居新语》。其不敢饰于文者，将欲使后之览者便于通晓，抑且为他日有补于信史云。至正庚子三月既望，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杨瑀识。

至正直记

【元】孔齐　撰

庄葳 郭群一　校点

校点说明

《至正直记》，又称《静斋直记》、《静斋类稿》，元孔齐撰。齐，字行素，号静斋，别号阙里外史，山东曲阜人。其父退之曾任建康书吏，孔齐随父迁居溧阳。元末至正年间，农民起义烽火遍及江南，孔齐又避居四明（今浙江宁波）。《至正直记》就是他避居四明时所撰的一部笔记。

这部笔记内容相当庞杂，涉及面颇广，实际上是作者为提供“观省”而写的一部见闻杂记。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例如卷一“楮币之患”条记述了元末纸币和铜钱的使用情况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弊端；卷三“曼硕题雁”条借揭曼硕翰林的《题雁》诗，揭露了元朝统治者重用色目人压迫南方汉人、“视南方如奴隶”的情况，这些条目均可供治元史者参考。书中又记载了不少手工业品和文物用品的制作情况。诸如松江青花布、集庆官纱、宋代缂丝的花样颜色，笔、墨、纸的制造工艺，本书都一一作有记述。特别要提到的是，书中还记载了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遗闻轶事。作者和这些人年代相近，所记当较为可信。这些材料对研究者也相当有用。

本书虽颇有资料价值，但也有不少地方污蔑农民起义；宣扬风水谶语、因果报应；记述家训家规，美化封建伦理道德，这是应向读者指出的。

本书刊本甚少。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曾将此书抄录订正，并撰有《静斋类稿引》，准备刻印问世，但迄今未发现有明刊本著录。现存的《至正直记》刻本为《粤雅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谓《至正直记》“别一本题曰《静斋直记》，其文并同，惟分四卷为五卷，而削去各条目录，盖曹溶《学海类编》所改窜也”。但《学

海类编》曹溶原辑本已散佚无存，现存的《学海类编》为清道光十一年（1831）晁氏木活字排印本，而晁氏本早经清人陶越增删，《至正直记》已被删去。所以，《至正直记》仅存《粤雅堂丛书》本，现即据以标点整理。凡发现书中明显刻误者，则径行改正。正文和目录不符之处，也作了校改。校点不当之处，希读者指正。

卷一

杂记直笔

杂记者，记其事也。凡所见闻，可以感发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为后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为传闻多识之助者，随所记而笔之，以备观省，未暇定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记，时寓鄞之东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

上都避暑

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盖刘太保当时建此说，以上都马粪多，一也；以威镇朔漠，二也；以车驾知勤劳，三也。还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当时所戴旧毡笠，比今样颇大。盖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至今存焉。乱后，车驾免幸，闻宫殿已为寇所焚毁。上都千里皆红寇，称伪龙凤年号，亦岂非数耶！

文宗潜邸

文宗皇帝尝潜邸金陵，后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专尚文学，如虞伯生诸翰林，时蒙宠眷。一时文物之盛，君臣相得，当代无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草诏，伯生几至祸，以意出内殿，且目眚免罪。后奉诏出文宗神主，诏未出而太庙陨石已击碎碧玉神主矣，岂谓圣语不应天而何？又闻今上潜邸远方时，经过某郡，见一山甚秀，但一峰不雅，圣意偶欲去之。后思其山，令画工图以进，复见此一峰，用笔抹去。未几，雷已击削此真峰矣，非天人而何？文宗尚文博雅，一时文物之盛，过于今日。但纵奸权燕帖木淫乱宫中，且挟征先帝后为妻，人伦大丧。造龙翔寺，以无用异端而费有限之膏血，不思潜邸之苦，而纵奢侈之非，视今上俭素，诛权臣，则相去大远矣。

周王妃

文宗后尝椎杀周王妃于烧羊火坑中，正今上太后也。文后性淫，帝崩后，亦数堕胎，恶丑贻耻天下。后贬死于西土，宜矣。周王即火失剌太子。

古　　雁

国朝翰林盛时，赵松雪诸公在焉，一时诗僧亦与坐末。客有以《古雁图》求跋者，诸公咸命此僧先赋。诗僧即援笔题云：“年去年来年又年，帛书曾动汉诸贤。雨暗荻花愁晚渚，露香菰米乐秋田。影离冀北月横塞，声断衡阳霜满天。人生千里复万里，尘世网罗空自悬。”诸公称赏，即以诗授客去。

酸斋乐府

北庭贯云石酸斋，善今乐府，清新俊逸，为时所称。尝赴所亲某官燕，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斋即题云：“金钗影摇春燕斜，木杪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满座皆绝倒。盖是一时之捷才，亦气运所至，人物孕灵如此。生平所赋甚多，特举其一而记之云。

佥厅失妻

宋末，金陵一小佥厅官之妻，有艳色，好出游。一日，郡守作燕，会其僚属之妻，此妇预焉。邀者至，欣然登轿，但觉肩者甚急，家仆失后。及下轿，乃倡家也。其仆至郡守家，不见所在，奔告其子，白于守，追捕已无及矣。盖倡人数见此妇之艳，设计也久，乘此机而陷之。连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娱客以取钱。妇郁郁不乐，每为娼人所鞭挞。后恐事觉，乃鬻于大官人为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适为杭通判，因会饮，见供具有爊鳖，食未既而泣下。守问其故，曰：“此味绝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问其妇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途失之，已二载矣。”守入问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无孕，当复还。”遂相见而泣，言及前事，夫妇如初。噫！妇人教令不出闺门，岂有赴燕出游者乎？且好游艳色，谓之不祥。佥厅无礼而不能正其家，故有失妻之祸；其妇恃色而不能安其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纵游者，当以是而观之。

文山审音

国初宋丞相文文山被执至燕京，闻军中之歌《阿剌来》者，惊而问曰："此何声也？"众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黄钟之音也，南人不复兴矣。"盖音雄伟壮丽，浑然若出于瓮。至正以后，此音凄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斋郎》、《大元强》之类，皆宋衰之音也。

中原雅音

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罗太无高节

罗太无，钱唐人，故宋宦官也。侍三宫入京，后以疾得赐外居，闭门绝人事。处一室甚洁。夏则设广帷，起卧饮食皆在焉。旁有小炷灶一，几一，设酒注大小三，盏斝六。遇故人至，则启关纳之，必问膳否，否则留过午，度路程远近，使从卒辈引去。至酒毕，复候为期。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过三行，果脯惟见在易办者。客虽多，不过五六人也。好读书史，善识天文、地理、术艺。武夷杜本伯原尝私问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秘，略云：时乃侄官至司徒，亦宦者也，权势正炎炎，凡贵近公卿，莫不候谒谀附。适遇岁朝，司徒者自内请谒太无，太无掩门不纳。司徒称名大呼，以首触扃。从官偕至者，动以百骑，惊惶失色。俄太无于户内呼司徒名，款应之曰："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阿叔，莫顾我你。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便是救我。"司徒于是特奏，可其请。太无以所积金帛玩好，皆散与邻坊

故人无遗，惟存书籍数千部，束于车后褥上，嘱其侄司徒曰：“我不可靠你，你亦不可靠势。”至于再三，乃登车出齐化门，仰视而笑曰：“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者，不遵乃叔父之训，弄权不已，后以赃受湖州人旧土坐罪，流远方卒，而太无乃得终于乡里云，泰定间事也。偶因亲友林叔大提举言及此，可谓有先识者，遂记其略如此，至正丁酉冬十一月也。杭州七宝山乃罗司徒所见者。

惜儿惜食

前辈云：“惜儿惜食，痛子痛教。”此言虽浅，可谓至当。至“教子婴孩，教妇初来”，亦同。

富州奇闻

先人尝言，为富州幕官时，闻一事甚异。市民某，家道颇从容，以贩货为业，惟一妻一女。民暮出朝还，女年及笄，未嫁，忽觉有娠。父疑之，询其母及女，皆曰：“无他事，不知何以得此。”问其邻，亦曰：“此女无外事。”疑不能解。闻之官，验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母交合时，女在榻后，间闻其淫欲声状，不觉情动。少顷，其母溺于盆，女亦随起溺之，同一器也，遗气随感逆上成胎，其异遂释。所以内外不共湢浴，不同圊溷，古人立法，盖亦有深意焉。

徐州奇闻

溧阳同知州事唐兀那怀，至正甲申岁尝与予言一事，亦可怪。徐州村民一妻一妹，家贫，与人代当军役。一日，见其妹有孕，询究其事，不能明，欲杀其妻与妹。邻媪咸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耳，终岁未尝见其他也。”考其得胎之由，乃兄尝早行时，与妻交合而出，妹适来伴其嫂。嫂偶言及淫狎之事，覆于姑之身，作男子状，因相感遗气成孕也。噫！防微杜渐之道，可不谨乎？又闻老人言，凡室女与男子同溺器者，则乳色变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戏婚

尝闻某处富家兄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戏之曰：“当为夫妇。”既长，各异居，以生事不齐，遂渝盟。乳母每戏女曰：“小官人意欲望尔，不敢来也。”女始则怒之，久而情动，不复怒也。一日，别有人来议婚，女闻之不乐。乳母即语之曰：“小官人今夜欲来，如何？”女许之，灭烛以待。自是相通，每以金帛相遗。凡五月，觉有娠。父母责之。女曰：“一时所为，悔之何及，乃姑之子小官人也。”因诉之官，追其子勘之。不服，鞭楚不胜苦，遂枉受刑。既归，日夜号泣。父母怒曰：“尔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某已受刑矣，因念未尝为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恨辱终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状，乃乳母之子假托其姑之子也。复诉于廉访司，杖杀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议婚，古人所戒，况戏言乎？所以辱家败俗，皆世之不学无术、庸碌之辈所致尔。

防微杜渐

或人家以爱女之故，不能防微杜渐，纵令乳媪之子女往来，必为乱家之患。有识之男子，必当绝之于始，慎勿使妇人姑息，伤大义也。

脱欢报应

我国家脱欢大夫之父，初至建康，宋都统某官备礼迎降，款馈甚厚，盖欲免患也。及延至私第，铺设俱具极整，且子女玉帛，靡不耀目。脱欢父遂起贪心，复入其罪而有之。都统首死，其家人奴仆尚众不服，夜半相杀，咸以兵法治之。六十余年，脱欢大夫惟一子一女，其妻悍暴，不能制，脱欢畏之。一日，招婿名曰虎舍者，又贪鄙不仁，尝侮其亲子。子盖妾所生也。脱欢卒，其妻逐其子并妇，以婿立为嗣，凡家产田宅，尽为婿有。家奴林总管者，每怀不平，乃扶其子名庆舍者，诉之官。官谕之，不伏，遂各执兵器相卫，久不能解，以致内外交兵。虎舍尽携家财妻孥遁，庆舍始主其业，则已荡废矣。故老皆言，却与杀都统时相似，此报应之不偶然也。

脱欢恶妻

脱欢母王氏，广德长乐村人，为兵官所掠，见有姿色，端重，不敢犯，遂献与总兵官，即脱欢父也。于是择日行婚礼，后生脱欢。脱欢生庶子庆舍。脱欢之妻既逐其子并妇，复以妇配驱奴之无妻者。妇曰："我大夫之子妇也，义不受辱。"奴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脱欢之妻痛挞其妇及奴，且令之曰："弗从吾言，有死而已。"于是迫妇与奴囚于一室，令其成配，却于窗隙中窥之，验其奸污之状，然后释其罪。噫！脱欢愚人也，生不制其妻，死后受污辱，为百世之恨，可谓愚矣。向使知其妻之悍，既不礼其夫，又欲杀其子，恶丑彰露，情弊显然，则当决意去之，以绝后患，何其愚之甚也！直至狼籍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袁氏报应

四明袁知府尝因官籍陆氏家财，悉为己有。后无嗣，养陆氏子。既长，当受所分之物，见银盘背有陆氏祖名氏，报应如此。吾闻之卓悦习之云。

古阳关

常见《和林志》所载，晋王大斡耳朵至亦纳里一千里，西北至铁门一万里。其门石壁凌云，上有镌字曰“古阳关”。有题《青门引》，其词云：“凭雁书迟，化蝶梦速，家遥夜永，番然已到。稚子欢呼，细君迎迓，拭去故袍尘帽。问我假使万里封侯，何如归早？时运且宜斟酌，富贵功名，造求非道。靖节田园，子真岩谷，好记古人真乐。此言良可取，被驴嘶恍然惊觉。起来时，欲话无人，赋与黄沙衰草。”不知何人作也。

馆宾议论

脱欢大夫在建康时，有一馆宾早起，闻堂上有人声，意谓大夫与僚佐也。久而视之，但见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灾。”或云：“其家亦有未当死者。”一云：“付之脱欢。”言讫不见。馆宾惧，疑其主将有祸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脱欢出门，忽有讼者诉某处巨室，豪横害民，因受状追问。后没入，其家皆杖配远方，乃知豪民恶贯满盈，神人共怒者也。逾年，馆宾复至，大夫问其故，始言及其所见云。

僧道之患

宋淳熙中，南丰黄光大行甫所编积善录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犹鼠雀之不可入仓禀。鼠雀入仓禀，未有不食谷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为乱行者。"此足为确论。予尝见溧阳至正间新昌村房姓者，素豪于里，茔墓建庵，命僧主之。后其妇女皆通于僧，恶丑万状，贻耻乡党。盖世俗信浮屠教，度僧为义子，往往皆称义父义母，师兄弟姊妹之属，所以情熟易狎，渐起口心，未有不为污乱者。或妇女辈始无邪僻之念，则僧为异姓，久而本然之恶呈露，亦终为之诱矣。浙东西大家，至今坟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岁时往复，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茔墓建庵

予尝谓茔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寝之东，不必重造也。但造舍与佃客所居，作看守计足矣。至如梵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类，皆不宜。此于风水休咎有关系，慎勿为之可也。

云岩至言

宋末于潜吴度身之所编益载有云：云岩洪焘为浙西常平使者，节斋赵公判平江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力辞之。余问其故。洪答曰："富贵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绮绣之繁，声乐肴馔之侈，何可当也！吾家先君尝贵显于朝，而始终一儒素。今家人辈皆山中人，一则必贻讥笑而怀惭忸；一则必生欣慕而思效学，无益也。明言累辈皆山中

人，素无身装首饰，不曾出众，不敢前。节斋亦不敢强。”此至哉之言也。

妇女出游

人家往往习染不美者，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习以成风，始则见不美者诮之，终则效之。尝记至正甲申春，继嫂自杭归，其姻党邢怀者为溧阳同知州事，因好会家眷燕聚，适亲友宣城贡清之有源为教授，假居南轩，妻妹亦与席，惟先妣及家人辈不得已，略相见即托疾不出。明日，各家再会，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辈亦坚辞不赴，且曰：“前日之会，在我家，尚不乐终席，今日岂可出游赴宴耶？”自是燕集者数，以致外议纷纷，渐起变夷之诮，则家人辈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妣不以先人所言是戒，鲜不为此曹所陷也。盖同知之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

米元章画史

米元章画史云：“翎毛之伦，非雅玩，故不录。”又云：“东丹王胡瓌《蕃马》，见七八本，虽好，非斋室清玩。”又云：“古人图画，无非劝戒。今人撰《明皇幸蜀》，无非奢丽。《吴王避暑》，重屏列阁，徒动人侈心。”又云：“苏木为轴，石灰汤转色，愈久愈佳，又性轻。角轴引虫。又臭气。”又云：“花草，至于士女、翎毛，贵游戏阅，不入清玩。”

兄弟异居

人家兄弟异居者，此不得已也。妇女相见，亦不可数，或岁首一会，春秋祭祀家庙各一会，一岁之中不过三次可也。盖庆贺吊问，非妇人之事。尝见浙西富家兄弟，有异居数十里，妇女辈不时往复，以为游戏之常，至于夜筵，过三更归，或致暗昧奸盗不可测。此当与宋末佥厅失妻事并观之。

子孙昌盛

世之欲子孙昌盛者，莫若积阴德最要紧。然积阴德者，必以孝为第一义。前代之事，载诸传记者甚详。尝观《谕俗编》所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独《坤》之论断，以两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应也。而独于《坤》卦者，以坤属阴，一元之善在坤，为阴德也。所谓余者，言其殃庆及子孙也。此应知县俊之言也。

阴德之报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为郡杖直之卒，每有阴德及人，好善三世。生浩，南渡后拜相，赠越王。越王生弥远，又拜相，赠卫王。从子嵩之又拜相。子孙数千人，至今富盛不绝，皆阴德之报也。国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阴德及于乡，后生孙拜相封王。国朝宣城南湖贡氏祖尝依吴履斋之门，屡有阴德，略且孝义。略以一微事言之。有婢与仆私通，窃财而遁，中途为仆所后，盖其意在得财也。婢追不及，后返至南湖，恐事觉，仓皇欲赴水死。贡适见而止之，曰："汝宜急归，吾弗言也。"婢得免死。其余阴德，尚多如此者。后生士浚，自号南漪，又有阴德，以子

贵，赠秘监之官。翰林学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孙师泰，字泰甫，亦登显官，自平江太守，今为户部尚书。诸孙仕者尚多。

忠卿阴德

族祖元敬，字忠卿，有阴德及于福建之民。若子若孙，皆仕福建之地。今汭世川自福建肃政廉访司经历拜南行台监察御史，是其孙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约斋府君，晚年自来安县渡龙湾江至金陵，正值北兵南侵，人民离散之际，凡有可以为众人救者，宁自给不足，而分与之。盖出于祖妣太安人朱氏之助。未几，北兵取金陵，哨骑四出，俘掠太繁。府君上书谒军门，请示不杀，以取信于民。时左丞相伯颜大服，即挂在儒籍者悉安之，由是活者甚众。吾家五世无常居，至先人始富盛，寓溧阳。修德如先祖，后至子孙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孙当知之，为终身之训。

松雪遗事

钱唐老儒叶森景修尝登赵松雪之门，松雪深爱之。盖谓其效奔走之时使令，且聪明，颇读书故也。家住西湖，妇女颇不洁，盖杭人常习也。所藏王右军《笼鹅帖》石刻，后有唐人复临一帖副之，诚为妙品。张外史每戏之，一日赋诗以贻之，有云："家藏逸少《笼鹅》字，门系龟蒙放鸭船。"世以鸭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钱唐访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时景修数相过，每举松雪遗事助笑谈。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纸界画十三行，行数十字，字各不等，问景修曰："尔谓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亏你寻思，惜太过耳。"乃临《洛神赋》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两端各有小窍，体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线一缕至，扣于两窍，而以石令人涤净扶立矣。久之，清风飒至，其声如琴，即命名曰"风篁"。他日归雪川，当易以细

丝缕上之，为小斋前松下之玩。景修曰：“此是前人为之，而相公见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参造化之巧如此者，岂凡俗之所能拟其万一哉！但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一日，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前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邪？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称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者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盖松雪公入国朝后，田产颇废，家事甚贫，所以往往有人馈送钱米肴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书，然亦未尝以他事求钱耳。

径寸明珠

近闻前代常有以径寸明珠进御者，一宦官见之，即求贿赂。其人不从。宦官遂取丝络悬珠于梁，焚乳香薰之。须臾，珠即化为水。其人失色。宦官曰：“尔独不能识宝耳。此非明珠也，乃猿对月凝视久，堕泪含月华结成者也。”其人惭悟而去。

子母相关

尝见先妣在城南时，齐在芳村，月或三省或再省焉。每至时，先妣倚门见之，必喜曰：“我一思，汝即来我前。”若是不知其几番也。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观《棠阴比事》，有子母牛以血濮骨相渐者，其天理盖可见。又闻昔人采薪归倦，假寐破窑中，忽梦如雷震，遂惊觉，归而母疾思儿不能至，遂啮指出血，其相关如此之重也。世之不孝于母者，是诚禽兽之不若也。

石枕兰亭

三衢叶文可君章居钱唐，善镌刻，尝游于诸老友周本心、陈恕、杜清碧之门，颇知典故礼法。乃兄肃可学国语，为蒙古长史，娶蒙古氏，与予交有年。尝云：“宋季小字《兰亭》，南渡前未之有也。盖因贾秋壑得一碔砆石枕，光莹可爱。贾秋壑欲刻《兰亭》，人皆难之。忽一镌者曰：‘吾能蹙其字法，缩成小本，体制规模，当令具在。’贾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损处皆全，亦神乎技也。今所传于世者，又此刻之诸孙也，世亦称《玉枕兰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为予论及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说盖得之宋明仲教授，其乃翁尝登贾之门行医，亲见其刻此枕，得预此庆宴云。

张贞居书法

钱唐张贞居善书法，初学赵松雪及唐皇玄宗《王先生碑》。松雪每称之曰：“某之后，书碑文者，计范德机、吴子善、张伯雨此三人耳。”后得《黄庭》古本，临写不肯释手，深得其笔法。晚年字体加瘦劲，识者谓其脱去带肉，止剩瘦筋，已至妙处了。尝为予论书法，且云：“用笔不可多滞水墨，当以毫端染墨作字，干则再染墨，切不可用力按开毫端，便不好也。凡退笔虽秃乏毫，皆洁净如未尝濡墨者。盖老赵写字，必连染三五管笔，信宿然后书之。”

赵岩乐府

长沙赵岩，字鲁瞻，居溧阳，冀公南仲丞相之裔也。遭遇鲁王，尝

在大长公主宫中，应旨立赋八首七言律诗宫词，公主赏赐甚盛。出门，凡金银器皿，皆碎而分惠宫中从者及寒士。后遭谤，遂退居江南。尝又于北门李氏园亭小饮，时有粉蝶十二枚，戏舞亭前，座客请赋今乐府，即席成《普天乐》前联《喜春来》四句云："琉璃殿暖香浮细，翡翠帘深卷燕迟，夕阳芳草小亭西。问细履见十二个粉蝶儿飞。犹曲引子也。一个恋花心，一个搀春意，一个翩翻粉翅，一个乱点罗衣，一个掠草飞，一个穿帘戏，一个赶过杨花西园里睡，一个与游人步步相随，一个拍散晚烟，一个贪欢嫩蕊，那一个与祝英台梦里为期。"《普天乐》止十一句，今却赋十一个，末句结得甚工，便如作文字转换处，不过如此也。鲁瞻醉后，可顷刻赋诗百篇，有丁仲容之才思，时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日饮酒，醉而病死，遗骨归长沙。

脱脱还桃

太师马札儿为小官时，尝赁屋以居。居有桃树未实，至熟时，脱脱尚幼，一日尽采以贮小奁。太师归，思问曰："此桃何在？"脱脱曰："当时赁屋时，未尝言及此也，当还其主。"太师深喜之，所以他日亦拜相为太师云。

王黄华翰墨

王黄华翰墨名于女真，时人拟之苏东坡，得之者颇珍重其价。至元戊寅夏，在溧上时，予见一伶人来自中原，得一词云："钓鱼船上谢三娘，双鬓已苍苍。蓑衣未必清贵，不肯换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静鸣榔。自来好个渔父家风，一片潇湘。"字体瘦劲，不□北方遗□□初无书法。至正己亥秋，又见浙东帅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黄华纸上所书大字，字体颇类《小采》之飘逸，与向之所观山谷笺所写不同，未知孰是。

矮松诗

国初有张某者，真定人。幼能诗，曾赋小松云：“草中人不见，空外鹤先知。”后能篆法，自号秦山，官至御史，老于扬州。字体颇善，今北方牌扁多其所题。

神童诗

脱脱丞相当朝时，有神童来谒，能诗，年才数岁，令赋担诗，即成绝句云：“分得两头轻与重，世间何事不担当。”盖讽丞相也。

王氏奇童

溧阳葛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间，其孙年六岁，能写文字。时知州把古者令见之，果能书径尺者，亦曰：“异哉！”但不能诗耳。又解记诵诗文，如数岁者。

止箸

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箸瓶查斗，或银或漆木为之，以箸置瓶中。遇入座，则仆者移授客，人人有止箸，状类笔架而小，高广寸许，上刻二半月弯，以置箸，恐坠于几而有污也，以铜为之。

萨都剌

京口萨都剌，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善咏物赋诗，如《镜中灯》云“夜半金星犯太阴”，《混堂》云“一笑相过裸形国”，《鹤骨笛》云“西风吹下九皋音”之类，颇多工巧。金陵谢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风韵，且调低，识者不取也。

松江花布

近时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国，而吴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盖印也。青久浣亦不脱，尝为靠裀之类。

宋缂

宋代缂丝作，犹今日纻丝也。花样颜色，一段之间，深浅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织御容者，亦如之，但着色之妙未及耳。凡缂丝亦有数种，有成幅金枝花发者为上，有折枝杂花者次之，有数品颜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画。纻丝上有暗花，花亦无奇妙处，但繁华细密过之，终不及缂丝作也，得之者已足宝玩。

集庆官纱

集庆官纱，诸处所无，虽杭人多慧，犹不能效之。但阔处三尺大数以上，杂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净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铜钱牌

宋季铜钱牌，或长三寸有奇，阔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铸“临安府”三字，面铸钱贯，文曰壹伯之等之类，额有小窍，贯以致远，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为钥匙牌者，亦罕得矣。

楮币之患

楮币之患，起于宋季。置会子、交子之类以对货物，如今人开店铺私立纸票也，岂能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年，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爊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爊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丙申，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官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吴、越各不同。至于湖州、嘉兴，每贯仍旧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四明漕至六十文。所以法不归一，民不能便也。且钱之小者、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予尝私议用三等，金银皆作小锭，分为二等，须以精好者铸成，而凿几两重字，旁凿监造官吏工人姓名，背凿每郡县名，上至五十两，下至一两重。第三等铸铜钱，止如崇宁当二文、大元通宝当十文二样。余细钱，除五铢、半两、货泉等不可毁，存古外，唐、宋诸细钱并用毁之。所铸钱文曰“大元通宝”，背文书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卯酉字是也。凡物价高者，用金，次用银，下用钱。钱不过二锭，盖一百贯也。银不过五十两，金不过十两，每金一两重，准银十两。银一两，准钱几百文。必公议铜价工本轻重，定为则例可也。如此则天下通行无阻

滞亦无伪造者。纵使作伪，须金银之精好，钱之得式，又何患焉。近赵子威太守亦言之颇详，其法与此小异耳。

国朝文典

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赵松雪、元复初、邓素履、杨通微、姚牧庵、卢疏斋、徐容斋、王肯堂、王汲郡等三王、袁伯长、虞伯长、揭曼硕、欧阳圭斋、马伯庸、黄晋卿诸公文集，《江浙延祐首科程文》、《至正辛巳复科经文》及诸野史小录，至于今隐士高人漫录日记，皆为异日史馆之用，不可阙也。中间惟《和林》、《交信》二书，世不多见。吾藏《和林》，朱氏有《交信》三四书，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乱后，日记略吾所见闻。所书也，凡近事之有祸福利害可为戒者，日举以训子弟，说一过使其易晓易见也，犹胜于说古人事。如奸盗之源，及人家招祸之始，与夫贪之患，利之害，某人勤俭而致富，某人怠惰而致贫，择其事之显者，逐一训导之，纵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减半为非也。先人每举历仕时所见人家之致兴废阴德报应，及经新过盗贼奸诈之由，逐一训诲子弟，使之知警，有是病者省察之，无是患者加谨之，其拳拳乎子孙训戒如此。呜呼！痛哉。

义雁

溧阳同知州事保寿，字庆长，伟元人，寓常州。尝陪所亲某人从车驾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余里，宿于帐房，其

生雁飞逐悲鸣于空中，保寿及所亲皆伤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掷去。生雁随而飞落，转觉悲呼，若相问慰之状，久不能去。其人遂瘗之。时庚寅秋九月，与予谈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遗山先生有《雁冢词》，正与此同，乃知雁之有义，人所不及。故谚云：“雁孤一世，鹤孤三年，鹊孤一周。”时所以亲迎奠雁者，岂无意乎？

欧阳宠遇

溧阳教授天台林梦正，尝为僧数十年而复还俗，颇能诗文，游京师二十年，始得是职。一日，出示《许鲁斋神道碑》版本，乃欧阳玄奉敕撰者。梦正时在京，闻奉旨翰林有德行者为文，近臣以虞、揭诸公奏，再奉旨特以欧阳玄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经学，当笔。于是，传旨命玄撰。可见欧阳公为人，得遇圣恩所眷，亦平昔公议如此。虽延祐诸贤及天历名士，未能为之，直待欧阳公了此，可拟前宋文忠公也。

欧阳梦马

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浏阳人。幼梦天马墨色，大逾凡马数倍，横天而过，寤而赋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马赋》中第，盖昔时所作也。为人谦和好礼，虽三尺童子请问，亦诚然答之。作文必询其实事而书，未尝代世俗夸诞。时人尝有论云：“文法固虞、揭、黄诸公优于欧，实事不妄，则欧过于诸公多矣。”

议立东宫

朝廷议立东宫，奉特旨命近臣召欧阳玄，以老疾不至。天子特以御罗亲书墨敕召之，略云：“即日朝廷有大事商议，卿可勉为一行。”后不书名，但呼元功而已。圣眷之重，亘古莫有。玄即赴京，就以御札装潢成轴以荣之。既至，特旨乘舆赴殿墀下，其宠其荣，国朝百年以来一人而已，后以司徒封之。

地理之应

地理之应，亦有可验者。若金陵之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此汉末诸葛武侯之言，必有得于地理之形势者。自吴而至六朝，皆常都之。然旧都距秦淮十八里，迫倚覆舟山紫薇之形也。南唐新城在秦淮河上，即今之集庆府城也，地势不及六朝远矣。句容之三茆山，原自丫头山。地理家尝谓丫头峰不尖，所以只主黄冠之流。若尖则为双文笔峰，必主出文章状元。丫头俗呼为丫角贪狼，盖阴阳者流以九星配山水者，固不足据。然其有是形者主是应，或可信矣。溧阳[illegible]山前地脉一支过溪，直抵党城，又过溪至紫云山。凡在此脉上居止而得水汪洋回抱者，大则富，小则温饱。天历己巳旱，山东顽民欲引洮湖水灌溉，恨此脉截断溪间，纵石工凿断三五尺；而巡检申德兴禁之不能止，因大诃曰：“此州里之地脉，关系祸福！”遂跃马鞭击之。虽移文州司，责顽民之罪，已被其所损矣。山前一境，自前代旧称无贫乏者，皆地脉之应也，幸赖申君，不为深害。然山间树木与夫脉上人家，由是而日见消废矣。地理之验，岂偶然哉！此予之目击耳闻，而乡人亦以此为痛恨。

渔人致富

一渔人黄姓者，初贫，而母死于欠，化于[illegible]山西南角上。盖捕鱼寓于此地者，就瘗灰骨于石穴之下，弗顾也。后术者相云：“此山山龙之稍止处小结穴，惜乎不深，只主小富耳。”自此捕鱼获利倍常时，岁余家计温饱，三载之后日益。遂佃吾家衙前墟田数十亩，为造屋授业之计。遂买巨舟二只，每岁终，充赁大家运粮输官仓之后，得钱十贯而致富云。雁乞墟、东都梅柄墟墟形如舟柁。路远湖墅村，相夹一沟，南北水旧通流，后人筑土实其南，俾路直连两墟。凡在墟之近筑处数十家，三载必有一人患膈气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墅顽民石姓者作乱，雁乞村民惧其不测，因开土流通。复为流通，自是绝无翻胃者。

谢庄地理

义兴谢庄谢仲明者，豪于里而子女多患症疾。至元戊寅间，溧阳财赋提举司官王某者过之，谓其家富者，水法好也。盖自五里外迂回曲折而入，直至于门。然水口太塞，令凿上墩，并去杂水，别筑桥于水流之外乃佳，自后果无症疾。王州号王铁判。盖以善相遇知文宗，得是官也。江西人。

溧阳新河

溧阳南门外，宋末开河曰新河，建桥曰新桥，巷曰新巷。其地多产矮而驼者，不知何故。至国朝至顺间，始绝此患。新河出教场河，转桥南而东流也。北门砚池巷入东巷口戴姓者，居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侧之态，常出驼症如新河上者，术士为其改造，撤去斜侧，因遂绝其患。风水之说，见于葬书者，止言阴宅，葬后所主吉凶，未尝及此。此盖予目睹耳闻而不诬者，故直书之以训子孙也。予有《阳宅六段锦》甚妙，可以无此患矣。予家福贤寓宅，盖沈氏之故地，先君加筑而成者也。初有篱围于前，与沈氏园相接，宛如逆水兜势，观者咸以逆须鱼笼

目之，言可入不可出也。后渐撤此篱，沈氏亦以小吝不复围障其园，眼界太空明，无关锁意思，家计不进，日见消歇，沈氏亦然。盖由⿴囗了山地脉之凿伤，龙翔庄舍之虎吼而致此耳。风水之验，岂不信乎？

善权寺地势

荆溪善权寺地势甚妙，向山似覆钵盂，所以止出僧流，形局之内，左泉射胁后山，有凹处风吹，常被盗讼。至正庚寅春，主僧继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筑土墙于左臂之内，又筑石墙以塞其凹风。且言门景太空敞，亦筑墙围以关锁，寺遂无事。寺有前贤读书台。寺之地势，结穴为三，天地人也。寺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与予旧，尝言："金陵蒋山寺之巅，可望西江远来之水，岂云小哉？"又言："前辈士人多就名山妙处读书，盖借取其王气而为灵变也。"是以往往名山多名公读书处。又闻钟山有紫气，如烟缥缈，可望而不可见，真佳兆也。

芳村祖墓

地理之说，不可谓无。芳村外家祖墓，宋季咸淳吴将仕公讳旻者葬焉，颇荫福其子孙。后别房贫者，以右臂前地，佃于邻人取私租，不顾祸福也。予每言于内兄吴子道，当以己帑取之，亦吝微利而不听。不三年，西寇陷溧阳，犯莲河溪，芳村危急，吴之子弟起兵御之，兵败遇害者六人，仆厮数十人。考其地理之祸，非偶然也。每居族中，各杀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业大废，死亡被掠者相继不已。若三载之前，坟前未动土时，红寇尝过芳村至再三，亦无被害者，乱后反得财物，其势尤张，此地理之不可无也。

子弟三不幸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处富贵而不习诗礼，一不幸也；内无严父兄，外无贤师友，二不幸也；早年丧父而无贤母以训之，三不幸也。

人家三不幸

人家有三不幸：读书种子断绝，一不幸也；使妇坐中堂，二不幸也；年老多蓄婢妾，三不幸也。

子弟居室

人家子弟，未有居室，父母姑息之，尝遗之以钱，此最不可。非惟启博戏之习，且致游荡之资，不率教训，皆由是也。或生朝岁时，则以果核遗之，入学之后，则以纸笔遗之可也。

生子自乳

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爱之情。吾家往往有此患，今当重戒之。或无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后可也，所以子弟不生娇惰，生女尤当戒之。

婚姻正论

婚姻之礼，司马文正论之甚详，固可为万世法者。士大夫家或往往失此礼，不惟苟慕富贵，事于异类非族，所以坏乱家法，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致于淫奔失身者，亦有之，可为痛恨。

寡妇居处

予尝谓不幸人家有寡妇，当别静室处之。或遇妯娌有贤者，正言大节，时相训讲，以坚其志，或庶几焉。凡寡妇之居，与寻常妯娌相近，此最不好。盖起居言笑与夫妇之事，未必不动夫妇之心。此心一动，必不自安，久而不堪者，必求改适，不至于失节非礼者，鲜矣。至于室女之居，尤宜深静，凡父母兄嫂房室之间，亦不可使其亲近，恐窥见寻常狎近之貌，大非所宜。此亦古人防微杜渐之遗意也。

年老蓄婢妾

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乡里蹈此辙者多矣。又见荆溪王德翁，晚年买二伶女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于中外，莫能禁止。此《袁氏世范》言之甚详，兹不再述，有家者当深玩之。

婢妾之戒

寻常婢妾之多，犹费防闲，久而稍怠，未有不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坏乱家法，一也；诱陷子弟，二也；玩人丧德，三也。士大夫无见识者，往往蹈此。人之买妾者，欲其侍奉之乐也。妾之多者，其居处纵使能制御，亦未免荒于淫佚矣，何乐之有！或正室之妒忌，必致争喧，则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则妾自相倾危，适足为身家之重累，未见其可乐也。宜深戒之！

要好看三字

先人尝曰："人只为'要好看'三字，坏了一生。便如饮食，有鱼菜了，却云简薄，更置肉。衣服有阙损，搀修补足矣，却云不好看，更置新鲜。房舍仅可居处待宾，却云不好看，更欲装饰。所以虚费生物，都因此坏了。"先人一履，皆逾数年，随损随补。一白绸袄，着三十年。终身未尝兼味。所居数间，仅蔽风雨，客位窗壁损漏，四十余年未尝一易，乡里皆讥诮之，不顾也。子孙识之，当以为法。

棺椁之制

先人与杨亲翁杨待制尝论棺椁之制，文公《家礼》所谓棺仅使容身，椁仅可容棺。其言信矣。后世皆不晓此义，惟务高大，殊为不根。尝见乡中荒岁盗古冢者，得棺木改造水车粪桶之类，不知几百年也。盖郴州之巨木，状如老杉，富贵之家，半先竞价以买之，高者万贯，下者千贯，以为美饰，否则讥诮之，可谓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老杉木，或楠木为之，高不过四尺，厚亦不过三寸，庶免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广开土穴，以泄地气。椁惟用砖或柏木足矣。此论甚善。至正乙未以后，盗

贼经过之所，凡远近墓冢，无不被其发者，丧不如速朽之为愈也，因记为戒。自天历己巳年旱歉后，诸处发冢之盗，公行不禁，不预凶事，礼也。然近世皆预备棺木，谓之寿函，亦必年过六十然后可作，此亦无妨也。

卷二

别业蓄书

古人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此言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溧阳，分沈氏居之半，以为别业，多蓄书卷，平昔爱护尤谨，虽子孙未尝轻易检阅，必有用然后告于先人，得所请乃可置于外馆。晚年，子弟分职，任于他所，惟婢辈几人在侍。予一日自外家归省，见一婢执《选诗演》半卷，又国初名公柬牍数幅，皆翦裁之余者。急扣其故，但云："某婢已将几卷褙鞋帮，某婢已将几卷覆酱瓿。"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此，是以有此患。尔等居外，幼者又不晓事，婢妮无知，宜有此哉！"不觉叹恨，亦无如之何矣。予至上虞，闻李庄简公光无书不读，多蓄书册与宋名刻数万卷，子孙不肖，且粗率鄙俗，不能保守，书散于乡里之豪民家矣。《家训》徒存，无能知者。往往过客知庄简者，或访求遗迹，读其《家训》者，不觉为之痛心也。又见四明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伯长没后，子孙不肖，尽为仆干窃去，转卖他人，或为婢妾所毁者过半。且名画旧刻，皆贱卖属异姓矣。悲夫！古人之言，信可征也。

诗重篇名

《诗》之重篇名者，《柏舟》二，《邶》、《鄘》。《扬之水》三，《王》、《郑》、《唐》。《谷风》二，《邶》、《小雅》。《无衣》二，《唐》、《秦》。《杕杜》二。《唐》、《小雅》。

铁板尚书

谚云：“铁板《尚书》，乱说《春秋》。”盖谓《书》乃帝王之心法典礼，学《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断说也。

笔品

予幼时见笔之品，有所谓三副二毫者，以兔毫为心，用纸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层。有所谓兰蕊者，染羊毫如兰芽包，此三副差小，皆用笋箨叶束定，入竹管。有所谓枣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黄丝线缠束其半，取其状如枣心也。至顺间，有所谓大小乐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线束其心，根用松胶，缀入竹管，管长尺五以上，笔头亦长二寸许，小者半之。后以松胶不坚，未散而笔头摇动脱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其他样皆不复见也。笔生之擅名江、浙者，吴兴冯应科之后，有钱唐凌子善、钱瑞、张江祖出，近又吴兴陆颖、温国宝、陆文桂、黄子文、沈君宝，颇称于时。丙申以后，无复佳笔矣。

墨品

江南之墨，称于时者三，龙游、齐峰、荆溪也。予尝试之，二者或煤粗损砚，惟荆溪于仲所造，则无此病，但伤于胶重耳。至顺后，或用鱼胶者，甚好。于氏已绝嗣，外甥李文远得其传，不若老于亲造之为佳。后至元间，姑苏一伶人吴善字国良者，以吹箫游于贵卿士大夫之门，偶得造墨法来荆溪，亚于李，亦可用也。近天台黄修之所造，可备急用。其长沙、临江，皆不足取，兵后亦亡矣。

白鹿纸

世传白鹿纸，乃龙虎山写箓之纸也，有碧黄白三品。其白者，莹泽光净可爱，且坚韧胜西江之纸。始因赵魏公松雪用以写字作画，盛行于时。阔幅而长者，称曰白箓，后以箓不雅，更名白鹿。临江亦造纸，似旧宋之单抄清江纸，兵后亦鲜矣。

龙尾石

歙县龙尾石，自元统以后，绝难得佳者。至正壬辰兵后，下品石亦难得矣。

乡中风俗

乡中风俗，中户之家皆用藩篱围屋，上户用土筑墙，覆以上草。至元纪年之后，有力之家患盗所侵，皆易以碎石，远近多效之，由是丧讼交攻，不数年凋落甚矣。尝有业地理者与余言，此致不祥，其信然矣。至于茔墓用之，尤不吉。荆溪豪民杨希茂，溧阳王云龙，皆用石墙围祖墓，以绝樵采。至正壬辰之乱，杨、王全家遇害，其可畏也如此。

石假山

先人尝言，作石假山甚不祥。盖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于外。考之宋徽宗作花石纲，由是女真祸起。赵冀公南仲作石假山于溧阳南园，未几毁于兵火。豪民陈竹轩富甲于溧阳，号曰半州，所居即南仲之宅，堂后有巨石，高逾三丈，名曰双秀，见之者咸谓不祥，不数年竹轩死于京城，子孙凋落。又江景明，宣城人，寓居溧阳，风流文采，时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园，未逾年卒，由此遂废。妻兄吴子道假山石于所居之西，先人尝谕之曰："立石以为标格之美观，固是好。但高则不祥，若不过五六尺，不逾檐，则无伤也。"且历举其覆辙者言之，有吴兴奸民蒋德藻，曰："此公朴实，前辈特不欲此。"等至明年，外海致讼，家资废半，更兼子女祸于内，渐至气象不佳矣。至正丙申，毁于兵火。

寓鄞东湖

予以至正春二月寓鄞之东湖上水，暇游史祖墓，途中见废宅基，史之外孙宋末所卜居，未几，入我国朝，宅废，爰易三姓，今为耕地，旁有曲水流觞，立石山之遗制，尚存数十太湖石，不暇观也。今年，一豪民贡谀于时贵，率土民舁运往城中，而豪谢者为之徇。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玩于数年之久，且以力得于吴中，岂易置者，必害民劳物耳。今又为他人所夺，意何时而已耶。己巳闰十月二十五日记。

卜居近水

卜居近水，最雅致，且免火盗之患，然非地脉厚者不可居，只可为行乐之所。择乡村为上，负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潴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顽僻者，不可居。盖岚气能损人真气也。凡宅必倚地势，有来龙生脉者，能出人材；面对秀峰清水，则出聪明。若作圃，须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药二分，亭馆二分，然后能悦人心目，可游可

息。

江浙可居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为上，溧阳、句容，可田可居。钟山、茅阜，可游可息。京口、毗陵次之，金坛风俗小淳，荆溪山水颇秀。吴兴又次之。山水之秀，风俗之浮。钱唐之华，姑苏之浇，可游不可居，故曰苏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温之淫，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温，温不如鄞，鄞不如越。谚云：“明悭越薄。”凡边江临海之民，多狡犷悍暴难制。又曰：“温贼台鬼，衢毒婺痞，鄞不知耻，越薄如纸。”

淮南可居

淮南之可居者，滁阳为上，仪真次之，舒城又次之。盖取其风土之接中原者，厚也，接江南者，清也。中原自古称风土之厚，惟邹鲁之邦为上，圣贤之遗风存焉。洛阳、汴梁次之，余未得其全美者矣。盖强悍之俗，战争之所由生也。故曰：“东南生气，西北战场。”

客位稍远

人家客位，必须令与居室稍远。苟地窄不得也，亦使近外，毋与中门相望可也。

祭祖庖厨

凡祭祀庖厨锅釜之类，皆别置近家庙祀堂之侧最好，庶可精洁感神。贫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涤器釜洁净，此人家当谨之事。

浙西谚

浙西谚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贼来。”盖地势低下，滨湖多盗，常有此患，此语亦好令人儆戒无虞也。至于为学检身者，亦然。

麦蘖

麦蘖经炒，则不能化谷。庆元医者陈以明与予言，每炒用，忽遇造饧糖者曰：“麦蘖不可见火，但以酒缸炊饭试之。”陈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内，以不炒者别置一缸内，三日视之，则炒者饭如故，不炒者已化为醅矣。

郑氏义门

余尝观浦江郑氏义门《家规》极好，则于内一条云：“亲朋往来，掌宾客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止宿于外馆。”此规尤善，盖杜渐防微之遗意。尝见浙西富家，多以母妻之党，

中表子弟，使之入室混淆，渐致不美之事。此无他，盖主者不学无术，又无刚肠，纵令妇人辈溺于私亲，失于防闲之道，往往蹈此辙耳。又一条云："仆人无故不入中门，亦不可与媵妾亲授。既立一转轮盘供送器物，又立一灶于其侧，外则注水而爨，内则汲汤而𩚃。子孙守之，勿轻改易。"此规深革其弊。尝见人家不辨内外，婢仆奸盗者多矣。先人家居谨内外，虽异居子弟，未尝辄入斋阁；诸子至暮，亦不敢入中门，况仆者乎？晚年不理家事，此法废矣。予每以为恨，欲效此法，以俟异日。

商纣之恶

商纣之恶，天人共怒，固不容于诛矣。然亦有人焉，犹足以绍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举兵，吊民伐罪，其义固正。然伐纣而自取之，是不急于吊民，而急于得国也。观武王之德，固足以灭商，然微子、箕子阙文。

赘婿俗谚

人家赘婿，俗谚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妇不事舅姑，一也；以疏为亲，以亲为疏，二也；子强婿弱，必求归宗，或子弱婿强，必贻后患，三也。吾家尝坐此患，几至大变，若非先人刚肠，立法于前，吾兄弟义气，保全于后，未免失恩贻笑乡里。吾亦尝为赘婿，妻母以爱女之僻，内外疑诮，苟非吾之处心以道，薄于货财，未免堕于不义。

皮褥权坐

凡皮褥之类，只宜权坐，不可久睡。盖此物能夺人生气，理或然也。

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当以为戒。先人未尝命婢妾以花草及春云、童哥等字，吾家后当为法。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故谚云：“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

桤木

桤木惟蜀中有之，俗传与歌同音。邱宜切。郑音五来切，非。

楷木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音与皆同，相传为南海外之木，弟子移植于鲁者也。二千余年，树身皆合抱，文理坚韧，可作拄杖手板之用。至正丁酉兵乱之后，所存无几矣。

五子最恶

谚云："五子最恶。"谓瞎子、哑子、驼子、痴子、矮子。此五者，性狠愎，不近人情。盖残形之人，皆不仁不义，凶险莫测，屡试屡验。

天道好还

天道好还，理之必然。溧阳新昌村房副使者，豪民也。生二女一子，患吏胥无厌，乃以二女招市中女保家子为婿，意谓得通于官府，可济豪黠。长婿谢其，次婿史敬甫，尝窃房氏物，私置田产。惟谢最多，惧其妇翁所察，凡券契皆伪托史氏名，盖史为房所溺爱也。谢卒，惟一子，名元吉；史止生一女，遂为婚姻。一日，史与谢生曰："我有田契若干亩，质钱汝家，今已久矣，可检寻见还。"谢生诺之。逾数年，生亦无子，复养房氏子为后，因主其田产云。始知财物有分，非苟得者。房素豪于乡，未免刻剥小民之患，所以不能保，几为谢、史所夺。谢、史二人所取不义之物，各不能保，又归之房之子孙，已传四姓矣。天理昭然，其可昧乎！又东培村民史氏，素富实，国初乱离之际，以金银掩置谷中，寄托其亲家某氏者。事定取之，惟得谷耳。史曰："谷内有金若干，何不见还？"某曰："昔所寄者谷耳，未尝见金也。"史不得已，忿怒而归，遂绝往来。又数年，史、某两家长老皆卒，子弟复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子，奁具颇厚，且有卧榻帏帐之类。一日，围屏损裂，撤而视之，皆田券也，乃谷中所寄之一物耳。验其所偿，略无遗矣。

美德尚俭

俭者，美德也。人能尚俭，则于修德之事有所补。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毁伤，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渐，为人所当谨。先人幼遭世变，衣食不给，至壮始有居。仕而得禄，家用日饶，盖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壮至老，三十余年，未尝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尝过用，犹如昔年也。或有讥者，先人尝谕之曰："吾今举家锦衣玉食，亦无不可者，但念幼时不给，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损俭德，必害诸物，获罪于造物矣。"于是，尝若不足。享年八十七岁，皆俭之报也。夫俭之德，于人厚矣。司马公有《训俭》文，已备言之。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舍此，吾未见其能守身也。

人生从俭

先人尝云："人生虽至富贵，但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饭。"所谓下等者，非茅茨土阶也，惟不垩壁不雕梁也。中等者，绫绢是也。上等者，非宝脍珍羞也，惟白米鱼肉也。予亦尝自谓住寻常屋，著寻常衣，吃寻常饭，使无异于众，尤妙。此予终身之受用也。

买妾可谨

买妾亦不可不谨，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为，必有淫污之患，以贻后悔，或致妄乱嗣续，此人之大不幸。尝见奉安汤氏幸婢私通于仆王关者而有妊，妄称主翁之子，主则不能察也。既长，资性愚贱，习下流，每为宗族乡党所诮。近土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托外孙黄澥纳妾，有姿色，先与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门，虽察知其情状，为其色所眩惑，一时置之不问。后七月生子，复归之黄，命名遂初。自是复与黄通，或私仆隶，生子不肖，为吾家之患五十余年，其耻辱之事不一，可谓至恨。先人晚年，尝置半细婢三四人，虽以家法

素守之严，且先妣制御之谨，犹为欺蔽；或为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觉察，甚为清明之累。《袁氏世范》言甚详，不可不深思远虑。覆辙之祸，后当痛戒。

壮年置妾

壮年无子，但当置妾，未可便立嗣。或过四旬之后，自觉精力稍衰，则选兄弟之子。无则从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远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当择其贤谨者可也。不然，当视吾家之患。或有不肖，亦当别议。凡异姓之子，皆不得为后。北溪陈先生云：“阳若有继，阴已绝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为嗣，此大乱伦序，知礼者当谨为戒。

娶妻苟慕

娶妻苟慕富贵者，必有降志辱身之忧。尝见冯氏奸生子晋，既长，娶当涂东管陶氏为妇。陶之家富有奁具，既娶而淫悍，且在家时已与邻家子通，未尝觉也。后生子顽很凶暴，通乎其同母妹，不齿于人。而陶后通其邻钱四官者。晋死，又通于仆小葛者，恶丑太甚，不可言也。

又

又，五叔逊道，寓杭州，丧妻厉氏，后议再娶，堕于媒妁之言，而与湖州市牛家寡妇濮氏成姻，意其田产资装之盛，弗耻其失节也。既入其家门，其田则质于僧寺，问其奁具，则假于他人者，惟空屋数间，大

失所望。且濮与陈富一通，凡数堕胎，皆邻媪臧氏济其奸事。五叔虽知之，不能去者，亦因濮能谀媚曲从，侍奉百至所惑耳。凡其己帑，皆为濮所有，反受其制，莫敢谁何。自是濮暴悍奸淫，与陈通无间。及赴□溪县尹任，濮、陈受赂，几为所倾，致仕而归。

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盖多质则得物多也。苏、杭尤盛。予尝与遂从子希定论及此，为之叹息。窃谓买妾亦当先察其姓行，否则卜之而后纳之，使得以终其身，死则陪葬，勿使受污，勿更适人，此亦仁人之用心也。或有恶行，则当逐之，是自取之，非在我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谨愿无过，忠事其主者，待之与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为正室妒忌者，当详察之，慎勿令无过而受枉。

脱欢无嗣

脱欢大夫无嗣时，纳一民家女为妾，颇谨愿。既生子，脱欢加意待之，甚为其妻所妒，驱迫陷诱，其妾不受污。一日以冷热酒相和，命之饮，既醉，使二婢扶其就寝于脱欢之榻，盖重裀列褥锦绣之乡。睡未熟，复呼之。其妾勉强起行，已被酒恶所病，遂呕吐秽物满床席。脱欢归，妻趋而前曰：“官人爱此妾，不知其不才也。伺尔出门，即痛饮醉，且与仆厮嬉笑，今坏尔衾褥，当何如？”脱欢素好洁净，视之，不觉大怒。此妾欲明主母之计，不敢言也。于是出之。脱欢昏愚之流，其妻淫妒之甚，莫能制御，几被杀子绝嗣，幸而免耳。

婢妾察情

婢妾有无故而事主弗谨者，必有嫁心，察其情实，颇资以遣之，听

其适人，不可留，留则生事，恐贻后患。

屠刽报应

镇江一民，以屠刽致温饱，尝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数。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卖猪肉。邻人潘二者，以木梳为业，善歌，每歌淫词以挑之，遂与私通。一夕，其夫出外买猪，行未十里许，忽忘取他物，急还家，呼妻不应，启关视之，则与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斩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觉而惊异，亦不声言，乃以奸夫肢体，碎之以食猪，拭去血痕，略不彰露。逾月，其夫复归，因醉而问曰："向日你与奸夫同睡，被吾杀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岂有此事，勿乱言也。"夜半，亦杀其夫以饲猪，以灯笼置于门侧，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开门？"婢曰："不知。"出门视之，遗灯尚在，意谓主人出也。明日，此妇坐铺自若。更一月，邻人咸疑夫之不归，且潘二之无踪迹。众来询其妇，妇以他辞答之，仓皇失措，遂闻之官，其妇伏诛。此亦报应之一端也。

又，溧阳奉安汤子刚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逋负皆置之不问。过数年，佃妇色衰，且诸子长大，子刚索其积年旧逋，佃客无从而出。诸子怒，思与母雪耻。一日，伺子刚出门，持长柄斧追而杀之。后虽闻之官，以正其首谋者之罪，亦何补于事矣。此岂非报应也。夫以妇人之淫乱，固自关于其家前人之作恶，所以报之耳。或以势利威胁，无故引诱而淫污人之妇，则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耻辱，冥冥之中，安得无报应乎？或以势强人之女为妾，虽若比淫人之妇稍轻，然非情愿，终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希元报应

天台林希元尝馆于其乡张大本家，私通其女。游宦于京师，又通馆人之妇，就娶为妻。后为上虞县尹，妻妾淫奔，希元防闲太甚，独官三年，卒于县。其妻通于希元姊之子徐生，复以女妻之。张大本者乃携女出更适人，一时狼籍，人人皆耻之，此报应之速也。虽居官能廉，交友能信，且能文章，甚为士大夫之所惜耳。

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尝以同出买猪，情好甚密，遂为结义弟兄，往来无忌惮。一日，弟与兄妻曰："吾无妻，凡寒暑衣服，皆得藉嫂氏，破为补缀，垢为洗濯。他日得娶，当报吾兄。但今冷守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愿，吾妻异日亦当侍兄。"妇乃以是言备陈其夫。夫令其妻与之通，意必弟娶不负信也。后弟娶，兄亦求奸，不从，遂持尖刀往刺杀之；复自刎，不死，乃为地方所获。闻之官，审供其情，各证其罪，悔无及矣。

鄞县侏儒

鄞县大松场滨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戆呆。娶妻有姿色，不乐与夫妇同处，遂私通于某。既不称其淫欲，又通于某。一日，此妇语之曰："某者来，不能拒绝之，不若杀之可也。"后奸者即伺前奸者闲行，扑杀于海。未几，此妇复语之曰："尚有亲夫在，或能知之，奈何？当复杀之。"后奸者于是杀其亲夫于海，然后请于里之大姓潘氏，遂为夫妇。闻者莫不以为大恨。予寓东湖，有叶氏子备言其详，因记于此，以俟贤宰县者至，当白之以正其罪，戒后之为恶者云。

不葬父母

不葬父母者，大获阴罪，前代已有明鉴，姑以所见者言之。荆溪芳村吴义安以父母烬骨，置祖祠梁上，终身不葬。后生子不肖，亦如之。吴子文不葬母者七年，吾尝力谕之，更助以钱，始克葬，后以不善终。弟应东、长子本中皆为盗所杀。

妻死不葬

溧阳张允天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于非命。鄞县袁日华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庶母老而子幼，弟父不义，至今亦不克葬。五叔逊道同知丧妻厉氏，既从异端，烬骨寄僧舍中，又无故终身不葬，后为晚妇淫悍所辱，甚至见逐于外，困饿而死。庶子克一，亦从异端，焚化复寄僧舍中，与其母骨相并。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杭城，僧舍皆毁，遗骨亦为之狼籍。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报应显然，兹不尽录。

画兰法

予记至正辛巳秋过洮湖上，忽邻人郎玄隐来访。玄隐幼为黄冠于三茅山，善画兰，得明雪窗笔法，因授于予曰：“画兰画花易，画叶难。必得钱唐黄于文小鸡距样笔，方可作兰。用食指擒定笔，以中指无名托起，乃以小拇指划纸，衬托笔法挥之。起笔稍重，中用轻，末用重，结笔稍轻，则叶反侧斜正如生。有三过笔，有四过笔，叶有大乘钓竿、小乘钓竿，皆叶势也。花或上或下，叶自下而上，花干自上而下，盖取笔势之便也。毫须破水墨，则叶中色浅而两旁稍浓也。忌似鸡笼，忌似井

字，忌向背不分。花有大小驴耳、判官头、平沙落雁、平沙落雁势，画薄花也。大翘楚、小翘楚诸形。茅有其颖、发箭诸体。”盖兰谱也。壬辰毁于寇，今略记此仿佛于上云。

学书法

凡学书字，必用好墨、好砚、好纸、好笔。笔墨尤为要紧。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则滞笔毫，不能运动，亦坏手法。此吾亲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钱唐笔，作字临帖，间有可取处。及避地鄞县，吴、越阻隔，凡有以钱唐信物至，则逻者必夺之，更锻炼以狱，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处买羊毫蒜麻丝所造杂用笔，井市卖具胶墨，所以作字法皆废。仅存得旧墨少许，以自备用，不敢纵研磨也。吴中则不然，凡越、明、温、台之物至者，置之不问，其相去也远矣。呜呼！悲哉。

鲜于困学书法

鲜于困学公善书悬笔，以马鞊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顶，醉则提笔随意书之，以熟手势，此良法也。悬笔最好可提笔，则到底亦不碍手，惟鲜公能之，赵松雪稍不及也。

松雪家传书法

赵松雪教子弟写字，自有家传口诀，或如作斜字草书，以斗直下

笔，用笔侧锋转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纹，今仲先传之。又试仲穆幼时把笔，潜立于后掣其管，若随手而起，不放笔管，则笑而止。或掣其手墨污三指，则挞而训之。盖欲执管之坚，用力如百钧石也。尝闻先人如此说，顾利宾、董仲诚亦谈及之。

鱼魫作简

前辈以鱼魫作简牌，方广八寸，状如旧家红漆木简板，盖惜字省纸，又便于临摹古法帖。又见旧府第有象牙简板尤好，但不可隐写法书耳，且富贵气也。

冀国公论书法画法

宋冀国公赵南仲葵在溧阳时，尝与馆客论画有云：“画无今古，眼有高低。”予谓书法亦然。当今赵松雪公画与书，皆能造古人之阈，又何必苦求古人耶！

裁翦石刻

石刻不可裁翦。宋赵德父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裱成长轴，甚妙，盖存古制，想见遗风也。予尝论亦不必装潢太整齐，但以韧纸托褙定，上下略用厚纸，以纸绳缀之。可以悬挂而展玩；否，折叠收之，庶几不繁重而易卷藏也。或有不得已裁翦作册子褙者，凡有阙处，听其自阙，磨灭处白纸切不可裁去了，须是一一褙在册子内，略存遗制。今考洪氏

《隶释》有云阙几字者，正谓此也。若打磨唐古刻，须用纸幅宽过于碑石，则无阙遗字制也，好古者宜留心焉。

收贮古刻

予甚爱古刻，尝欲广收贮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君因宦游江、浙间，多拓得碑刻墨本。及予续收，本逾数百，红巾盗起，皆散失不存矣。观赵德父之妻李易安居士所论，最善，今不敢多置，抑且无买书之资耳。惟存古刻数本，皆世之罕有者。若古钟鼎款识，古《黄庭》、《兰亭》、《楚相》旧碑及《石经》遗字、《急就章》之类是也。若唐名刻，则欧阳率更《化度寺铭》，近得一本，虽旧而未尽善。虞永兴《庙堂记》、褚河南《孟法师》、薛河东《郑县令》三刻，久失而求之未得者，当俟他日。其余虽满千数，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为贵耶。然物之废兴，自古及今有不可免者，至于人亦然。存亡之数，尤系前定，亦不足论也。物之微固可寓意，岂可留意而反为吾累哉，此予之鄙论也。

江西学馆

江西学馆读书，皆有成式。《四书集注》作一册钉，《经传》作一册钉，少微《通鉴详节》横驰作一册钉，《诗苑丛珠》作一册钉，《礼部韵略》增注本作一册钉。庐陵娄奎所性游学溧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怀挟，免致脱落也。此法甚便，吾甚效之。至如僻地，尤宜此法。

文章设问

近闻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便今之虚妄，古亦由是。"即数问于宣城贡相之有成。有成对曰："何以设此问耶？"或者曰："吾见今之乡里人骤富者，非好礼之家，家或不正。且富从不义而得，爵从非礼而受，往往托名公为文，称好善乐义，有功立勋，及节妇贞烈之门者，吾尝疑之，使文章为虚诞之具邪？为后世之美事邪？"有成曰："必有其实事半而饰以文耳。"或者曰："若经略使赠某氏节妇及某叟高年耆德者，吾世知之，某人淫乱，某人不义，而富岂能掩蔽耶？"有成无以答，但唯唯而已。或者曰："吾今亦不能尽信古之文章也。"予闻其言，深切叹之。贤如韩子，犹不免谀墓金之诮。蔡伯喈尚云："唯郭有道碑无愧近世。"如京城淫风太甚，虽达官犹不免。盖风俗习惯，皆妇人出来行礼，日必醉而后归，或通于隶厮，或通于恶少年，或通于江南人求仕者，比比皆然，其节妇不可胜数，此近礼部而易得也。若南洲遐域，果有贞烈而贫者，至死亦无闻焉。此文人才士虚诞言辞之不可信也。必若近地有贞烈之可考，而里人为之记者，或可信。其翰林诸公所为，皆不足取，徒以其名之增价为乡里讥诮耳。今虞、黄、张、贡皆妄诞不实，当代有诚笃君子，必以吾言为然也。又知宋季事实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为郡小隶，盖杖直也，果有阴德，或系罪者，多用猪肉贯于杖中，往往多受其轻刑免死之德，是以有后。近因其养子之孙伯长公为史官时，改作小隶为吏字，已过于实矣。其诸生辈犹耻之，又欲隐然夸诞讹言小吏为小官，愈失其实矣。若是者岂胜数哉！岂胜叹哉！袁升，字德远，为郡小吏，而有阴德，后生子贵，追赠卫国公，妻杨氏齐国夫人。

学文读孟

愚谓学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读孟子足矣。以韩、柳、欧、曾间架活套为常式，以《孟子》之言辞句意行之于体式之中，无不妙也。盖《孟子》之言有理有法，虽太史公亦不能及，徒夸艳于美观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读《孟子》忽有所悟。

梁栋题峰

宋末士人梁栋隆吉先生有诗名，以其弟中砥为黄冠，受业三茅山，尝往还，或终岁焉。一日，登大茅峰题壁赋长句有云：“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藐忽众人。众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黄冠者与隆吉有隙，诉此诗于句容县，以为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县上于郡。郡达于行省。行省闻之都省，直毁屋壁，函致京师，捄梁公系于狱。不伏，但云：“吾自赋诗耳，非谤讪也。”久而不释。及礼部官拟云：“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还江南。尝观其子才所编诗集一帙散失之复存者，赋《雪中见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红死，一点反魂归。”赋《暴雨》云：“痴儿娇勿啼，不久须晴霁。”赋《蔬》云：“家贫忽暴富，菜种二十七。痴儿不解事，问我何从得？于义苟有违，吾宁饥不食。”其诗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见义不能勇为，以致托乎言辞，而招辱身之过，志有余而才不足，非吾叠山公所出搻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郁郁于不得志，犹托之空言，亦厌见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己者耳。呜呼！若梁公者，其殷之顽民欤！于兹可见宋之维持人材也至矣。我朝八十余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扰攘十载，求之若梁公者，亦岂易得也哉！亦岂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孙实子真为江西宪使时，重刻板于家。后金陵陷，子真辟地钱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后世之托于空言者，视此为戒。

鹦鹉诗

前辈尝论诗云：“莫谓宋人不能诗者，且以蔡确一绝句云：‘鹦鹉言犹在，枇杷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亦自好诗法。”确遭贬，笼养一鹦鹉，每以妾枇杷调之作人语。后放还，复渡江，而妾死矣，故作是诗也。

鹦鹉曲

冯海粟题《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熟江南烟雨，觉来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余壬寅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也。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云云。"

广德乡司

广德小民钱乡司者，专与乡里大家理田亩丈尺税赋等，则出入谓之乡司，至贱之职也，能存心于正直，无私曲，生子用士登进士第，为国史编修官。他乡司者或以多作寡，以实作虚，子孙死绝者，比比然也。

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裳，得冻死报。不惜饮食，获饿死报。寻常过分，获贫穷报。"谚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虽鄙，最是实论。以古今之好奢侈暴殄天物者验之，多不善终。或过于衣服，必贫而无衣；或过于饮食，必贫而无食。至于遗剩饭食饭粒于地以饲鸡犬者，往往皆饿死；寻常虚费剪布帛者，多冻死，吾见亦多矣。

结交胜己

谚云："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朱子云："亲近师友，莫与不胜己者往来，薰染习熟坏了人也。"此言深有补于世道。吾尝谓取友相观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则思齐，有一不善则当自反，非谓好其善而不知其恶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轻财仗义，行人之所难行，处人之所难处，虽无学问，无才艺，吾取其本而弃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学问而鲜仁义，或有才艺而无德行，吾取其长而弃其短，泛交之非真交也。人之于己者亦然，使己有善，人当效之，有一不善，人当责之，如此，然后可见责善为朋友之道焉。古人云："日久与之俱化。"此之谓也。

成人在勤

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苦口教人，虽拳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极处，因书以自警。

家法兴废

尝谓有家法则兴，无家法则废，此系人家兴废之枢机也，至于国亦然。吾自十八九岁时，先人年已老，不理家事，悉以朱氏姊主之，遗法渐废。及在外家，又皆处置不以礼。因观《袁氏世范》，有感于心，且念先人之遗法，作《家范》以自警。若姊若兄弟终不谕者，至于今未尝不叹息痛恨也。至正戊戌春，获睹浦江义门《郑氏家规》于上虞王生

处，于是重有感焉。尝记溧阳孔汝楫字济川者，本细民，以友爱于兄而致富，颇有忠于家法。其妻陈氏，虽小吏之女，相助其夫。无后嗣，养蒋氏子惟和为后。一日，为娶蔡氏女。蔡亦细民而富者，至其家，见弟侄或坐于叔兄之上，恬不为怪。汝楫归语其妻曰："蔡家无礼，今虽胜吾家，后不若也。"不数年，蔡果荡废，子孙狼籍之甚。汝楫死，庶子惟懋渐习华靡，养子亦如之。母陈不能制，渐致凋谢。后遇寇，家业一空。朱氏姊既废先人之法，且习奢，亦为寇所废，至今贫窘不可言。吾虽避地，赖先人之灵，亦以不敢违背家法见祐，庶几小安于客旅云。

秤斗不平

秤斗不平，大获天谴，往往见雷击天火之报，皆此等人家。或邻火而独免，或里疫而独安，皆孝义之家，能以不欺心获此报耳。如此者甚多，不欲举其名字也。吾家秤斗只如一，至吾用事，又较平之。长兄又或斛以收田租，比前差小五合，佃户欣然。避地小安，此亦报之一也。

浙西风俗

浙西风俗太薄者，有妇女自理生计，直欲与夫相抗，谓之私。乃各设掌事之人，不相统属，以致升堂入室，渐为不美之事。或其夫与亲戚乡邻往复馈之，而妻亦如之，谓之梯己问信，以致出游赴宴，渐为淫荡之风，至如母子亦然。浙东间或若是者，盖有之矣。夫妇人，伏于人者也，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今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往往陷于不义，使子弟视之，长其凶恶，皆由此耳。或因夫之酰酗纵博，子之不肖者，固是妇人之不幸，亦当苦谏其夫，严教其子，使改过为善可也，亦不当自拟为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妇人不嫁为节

表兄沈教授圭常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兄弟以不分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此论若浅近，然实痛切，盖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仗大义立大节者，则不然。吾尝问此二句出何典故，表兄云："闻诸传记者，亦未暇考其详，但是好言语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终，阴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怀不平，未若此言之为愈也。

寻常侍奉

寻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妇之职，然至切近之处，非婢妾则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紧。凡早晚寒温之事，惟婢妾为能相安。谚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无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范》、《应氏训俗编》言之详矣，当谨戒之。戒之之要，在乎谨内外，时防闲。防闲之法，在乎主母及长子冢妇。世之蓄婢妾者，不可不鉴。

楮帛伪物

宋孙朝奉伟云："近世焚楮帛及下里伪物，唐以前无之，盖出于玄宗时王屿辈牵合寓马之义。数百年间，俚俗相师，习以为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众。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从而欺其先，是以祖考为无知也。颜鲁公尝不用矣，惜乎不以文字导愚民焉。伟今一切斥去之，有违此训，非孙氏子孙也。"斯言盖欲使后人知其无用而谆谆告戒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族，然犹未免随俗，

以楮帛祀先，且用俗礼。及吾祭祀时，一遵家礼，凡冥钱寓马皆斥去，尝作《楮钱说》以明之。若神主匱祭器，皆从吾始。今在患难之中，不能备礼，故从苟简，然亦不敢阙也。

外戚之患

外戚之患，深入骨髓，为国亦然，此又人家之不可不知也。外舅吴丹徒殁后二年，为至元己卯岁，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远、子道、德芳各治其己事而不辅其母。癸未岁，有幸婢邹淫奔，一日，私与佣工掌事潘大关者通，潘氏侄也。事觉，将出之。大关乞怜于德芳，欲强娶。潘氏不许。大关以德芳沉酗无酒德，即饮之，使醉归，以刀胁其母。母扃户不纳。德芳以刀刺户，几伤母臂。明日，欲讼于官，族党引德芳请罪，乃免。即遣此婢嫁乡佃华亚寄，逐大关出外。逾年，大关复至，潘氏溺于私戚，亦不问也，数私盗家财及离间其母子。吴氏之族咸恶之，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后，德芳卒，无嗣，惟妻尹氏寡居。逾四年，后不能守，意欲更适。大关者乞怜于潘氏，将许之。其孙吴溥者，力谏于父子道曰："昔者使吾叔有犯母之恶，皆大关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此吾家之大恨，今奈何又欲辱吾门乎？"族党咸攻之，遂寝其议。尹亦不敢有他志，而大关复执隶役。夫世之愚者，莫甚于妇人，所以易于受侮。虽有聪明如武后，犹不免杀亲子，立外族，自欲绝于宗祀，况其他者乎？若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丹徒公之无刚肠远虑，终亦诸子之不学无术也。吾自赘居时，尝见外戚之党烂其盈门，又从而招致他族，其元恶则大关也。眇一目而生逆毛，吾深恶之，已知其为他日之患。既而小丑微露，吾力言之，潘氏唯唯然不能除患，亦无一人能以利害□之者，直至攘窃幸婢，凶暴日张，几不能免乎殒身非命，祸及家门，犹且隐忍姑息，以至祸乱大作，乃欲污其寡妇，利其家财。潘氏顿忘夫子之大耻，略不为恨，哀哉！向非溥之力谏，则丹徒父子之大耻，何日而雪，潘氏亦何面目见吴家之祖先乎？事既往矣，言之痛心。有志于家法者，尚鉴于兹。

古之贤母

古之贤母，载之方册，不为少矣。且以目所见者一二言之。

金陵王勋，字成之，世为儒学门族仆，其母甚贤。先祖约授时，勋尚幼，母令其侍奉读书，每训之曰："汝亲近官人，学做好人，我当纺绩供汝衣食耳。买书与汝读，他日识得几个字，免做贱隶，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闻之，遂令勋受读，日侍先人于学舍。既长，试吏，后至府架阁，为母求墓铭，翰林赵子昂书字。勋生壁，字长文，今为州案牍官。

溧阳徐生本刀镊者，其妻为故家之妾，既娶而改业。及有娠，乃属其夫迁居乡先生李仲举之邻，且曰："令子在腹中，日闻读书声，必能若是也。"后生子朝显，字公达，自五六岁时即能记诵千余言，长而习举子业，此母之所训也。

又，严儒珍，隶卒子也。幼孤，母训其读书，从汤景贤学。至正辛卯中进士第，授分宜县丞。今辟江浙行省掾史。

上虞谢生，世为隶卒之役。乡有故家叶氏女，贫而孤，下嫁于谢之祖。既娶而家道日兴，生子变其习，后诸孙皆知读书学儒者事，此亦母之遗训也。

又，宣江汉，景明父也，幼失母，从父寓居溧阳，依继母养。及九岁，父卒。母训之曰："汝母早亡，吾养之无异心。今汝父又死，汝勿以吾继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节而待之。"汉拜而受训。其母后择贤师而教，躬纺绩助其薪水。子亦不违母意，日则勤诵读之功，夜则尽温清之礼，遂成儒业。乡人无不赞叹。母再无他志，为终身焉。

蒋氏嫡贤

溧阳辛丰墟蒋氏，相传善兴负村之裔，家虽贫窘，读书尚礼，不怠其志。后生子文秀富，且母贤训，习举子业，累科不第，至正间纳粟补官。虽为乡人之诮，因才后擢宪职。厥族有居湖墅者，渐成消废，惟荆溪州中楼下一族，颇师事书业。

又，宣城王德辉，其父无□，纳姚为妾，正室薛争妒不已。越三年，夫丧，薛议出其妾。妾曰："且勿嫁，有娠。"后果生德辉。薛加抚育，过于养母。既大，择师款业，至正戊子登第，此则嫡母之贤训也。

十六字铭

先公尝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铭，凡铸镜背及几杖铭匣上，皆书之云："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

和睦宗族

和睦宗族，置义庄广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是最难之事。使其皆得如今浦江郑氏有家规以制之，则无愚不肖之患。贤者既守诗礼，愚者又能修教，志气相若，家法归一，长幼之中，循规守矩，焉有不同居不和睦者乎？或有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习下流，自暴自弃，一家之中，贤愚相别，则难睦矣。且如兄弟之气禀，犹自不同。有尚志气者，所为皆上等之事，日笃行父师之训，唯恐不及。有徇贪鄙者，则反是，至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非无严父师之教也。又有一等，气质虽美而不学无术，闻父师之教为不足行，论才行之士为不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熏染污俗而不耻。使其交友姻戚，一旦与之往复，非惟污降志气，抑且坏乱家规，为子弟害；若遽然绝之，又失亲情之道，若此等事，最是难处。人家不幸而遇此，则当竭力以救其源，俾知礼法相尚，过失相规可也。或不能救，则当以家法自处，切不可与之往来，熏染习

俗，坏了人也。谚云：“要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好人。”此言虽鄙，然实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士大夫家，犹多此患，至于吾家亦然。吾亦处得自好。他日子孙长成，必效浦江义门家法也。然亦无难之，行事在吾一人，有志者行之，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癸巳，灯下有感，书此以志之。时寓鄞之东湖上水居。

遗山奇虎

遗山元先生金末遭乱，避兵行至一穷僻之所，有古庙焉，因假宿，意谓明日将他之也。忽更余，若有人声自梁屋间出，熟听之，声愈亲切，问元先生曰：“先生博学强记，吾尝闻之矣。试与学士一一问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学浅才疏，然世之经史，亦尝涉猎，愿子问之。”于是，先问《易》，次及《诗》、《春秋》、《书》、《四书》及汉、唐史之异同，皆前辈所未著者。先生以己意所见详辨之。其声称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时也！”如此问答称间，复曰：“先生得毋饥乎？”先生曰：“虽饥亦无奈何。”其声曰：“学生当与先生备之，并裀褥进，先生慎无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虽不与子相识，若神若鬼，既蒙问答，亦何疑焉。”其声曰：“愿先生少出户外，当自备至。”于是，先生出复进，则皮毯饭羹毕具。先生始甚愧之，因自思曰：“受此亦岂有所害耶？”食既而寝。明日将行，其声又曰：“先生未可行，学生当先往觇之。”须臾，至曰：“兵事方炽，不若就此为善也。”居数日，先生欲去，其声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则善。”先生曰：“某与子既若是情好，犹故人也。今日告别，或可使某知子之为何人？姓氏为谁？他日必思以报。”其声曰：“学生非人也，因见先生遭难，故来相护耳。既欲相见，而必待送数程，择一半壁窗处，月明后夜相见就别。”自此行数日，无日不见报前途虚实者，先生深以为幸。一日，告前途可无虑矣，学生当与先生别。夜半月明，其声渐近，先生倚窗立，但见一虎特大，斑文可观，拜舞而去。先生尝载此事于文集。后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备道其详云。

烹鸡法

鸡之为畜，身有风，人食之能动风气。镇江顾利宾姊丈与余言：“凡治此具，俟焬毛后，必以少盐擦其遍体，如澡浴状，加以香油少许，复以汤洗净，然后烹而食之可也。”

见物赋形

前辈尝言见物赋形，理之或可验者。妊娠者食兔，必产儿缺唇。闻某处海滨一妇，尝食螺甲之属，所观皆此类，忽产一物，似螺而大，且无骨。若此者，往往有之。故经传云：“不食邪味，不听淫声，不视恶色。”盖亦有深意焉。是以故家俟有妊娠，则悬婴孩像于壁，加以彩色作绘，亦使之观感，且寓宜男之义云。

生果菜

凡生果菜，必净洗而后食。先师赵德辉老先生在至顺辛未年馆于宅前庄，尝言上埠一妇人，就山林中采笋归，觉粘如饴涎，既剥笋，则笋壳以齿啮开，一时不暇洗盥，由是成孕，后产蛇妖而死。

祖宗之法

吾尝论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财或可失，使其遇盗遭乱离，则田宅财货皆不保矣，惟家法不可一日紊也。虽处患难，家法犹存，恶可废乎？

宋末豪民

溧阳宋末豪民潘贤二者，害众成家，造楼于东桥东侧，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时立柱，未几而败，凡田产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阳王经历者，为本州幕官，国初此地为府也，见此楼伟然，又出于市桥之间，官价所得，为主三十有余年，转货于市民周信臣。至正壬辰，寇火毁之。王经历正是年造楼之日卯时始生，造物之有数也，岂偶然哉！

宋末叛臣

宋末叛臣范殿帅文虎，行兵擅杀，不可言。国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浔及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至正壬辰，红巾寇杭城，其孙范静善为钱唐县尹者，从逆，劫官库，克复后伏诛，田地房舍皆没入官。妻子以庆元袁日严所谋，幸免其祸。范之妻，日严异母姊也。日严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赂赎之，其义亦可尚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杀不仁，豪夺不义者，盍以是观之。谚云：“善恶有报，只争迟早。”斯言吾信之也。

浙东辟地

乡人有浙东辟地庆元，后为宪司畜史，适他所，将行，因忿此邦人情太薄，尝时未尝受相识之惠，乃戏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日欲报人恩耳。”盖反言以骚世也。予曰不然。真是确论，使其或受人之惠，则长己之贪，必至于无厌之贱，他日能施报，或庶几焉。使其不能报，则有负于心，何面目立于天地间耶？不若无所求于人，亦无所报于人，彼此各淡薄，实为幸事。使吾辈处乡里，从容之时，却不可以效此。偶遇邻族之贫弱，贤士之困穷，过往之无聊者，则当量力以周给之，尽其在我，亦不妄思求报于彼也，向在家憾亦未尝受吾惠也。先祖尝言曰：“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之谓欤。

饶州御土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

吃素看经

谚云：“穷吃素，老看经。”言人强为也。吾以为不然。若穷时，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干人取厌。老而行善，绝已往非僻之心，亦可为好人。盖做得一时好事，即做一时好人。临死之日，虽恶人悔过，言辞颇善，可为世法者，亦当取之。吃素看经，虽是世俗鄙见，推此以往于下等人之中，亦可免为恶好杀好贪之患，何所不可耶？吾故以是说解之。

卷三

景明好事

溧阳承平时，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专设宾馆，款留名士。建平县尹王勉起宗，号东岩，以事罢，来馆于江，赋诗作画，饮馔无虚日，或终岁焉。卞仲祥款延前御史周驰景远亦如之。石庄史道原款接郑禾子实于家，赋诗作画，以习文采。白湛渊一日尝赋六言四季诗意，道原爱之，求子实为作图，以双幅好细绢，用大着色，逾年而成，湛渊复题诗于上。盖湛渊，翁也；子实，婿也。一时好事者争相访玩，车马盈门，筵宴无虚日，且品馔制度器用清玩皆不俗。是习于浙西故家之遗风，又溧阳宋季赵、俞二府所传也。其诗有云："红杏绿杨永昼，野服柴门散仙。莫道无人知处，东风都在吟笺。"又云："莲叶吹香澹澹，扁舟撑影斜斜。惊散一行白鹭，东风卷起梨花。"后二首忘之，备见白氏集中。此画后质之于余外家，又归之于余，壬辰毁于寇。东岩所画《景明南山图》大幅，属之予表兄沈子高，壬辰亦毁之，短卷今在予行囊中。此画盖王氏生平妙笔，其尝自谓："如此去当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作也。"景明废之也。

学宫香鼎

学宫香鼎将烬，而忽焰如烛光者，谓之香笑，主吉庆，其地必产英贤或出进士。勤学掌仪臧某为予言如此。

张昱论解

江西张昱光弼尝与予言，其乡先生论解管氏反坫之说，便如今日亲王贵卿饮酒，必令执事者唱一声，谓之喝盏，饮毕，则别盏斟酌，以饮众宾者。浙江行省驸马丞相相遇贺正旦及常宴，必用此礼，盖出于至尊以及乎王爵也。

老儒遗文

先人于延祐戊午时，在嘉兴幕府，闻宋末一老儒，以某郡知府而致仕归，无子，养子承其业。年几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居之田宅析为二，俾各受其半。未几，复召其妾语之曰："吾殁后，养子必利其财以害亲子。"乃作一绝句付其妾，俾以蜡纸裹封细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给曰："祭粮罂当随椁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验于官。"居数年，养子果以亲子非父所出，并母逐之。后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与老人同学，诘其妾曰："老先生为人有学识，性缜密，此事关系甚大，何独无遗文耶？"妾曰："屏去左右，当请具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启视之，果得一罂，有诗云："七十余年一点真，此真之外更无亲。虽然不得供温清，也是坟前拜扫人。"知府验之，果老儒之亲笔也。养子遂伏诬。

恕可兰亭

陈如心恕可先生闲居会稽时，教子弟写字，以右军《兰亭帖》刻于木，阳文用朱色印，令作字式，久而能书。程敬叔先生亦以智永《千文

真字本》刻板，用苏木浓煎红水印纸，令诸生习书尤好。若归乡日，必用此法也。

不食糟辣

先人平日不食糟姜、胡椒及炙焞之味，以其动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荤心损目且秽气也。不食盐物，以其伤肺动咳嗽也。曰惟猪肉、肾、肚脏、蹄膊等，肉必烂熟而进，或鲫、鳊、白鳜以为常馔，羊、牛、鸡、鹅则间进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则麃、野凫和萝卜及蒸鸭子和鲟鲊常进。天寒饮鸡子和葱丝酒三杯。野味惟鹿、獐、玉面狸、山鸡之雄者，鹌鹑、斑鸠之类，余不多食，及未成物者亦不食。年及五十，齿及炷脱，肉食必细锉。常时喜食糖蜜及时果，剩贮小奁，置之左右，日不可阙。暮夜必以炒芝麻和干饼擂作糊茗以进，盖欲润肠肺也。

喜啖山獐

先妣喜啖山獐及鲫鱼、斑鸠、烧猪肋骨，余不多食。平生唯忌牛肉，遗命子孙勿食。先人深僧恶家凫，非但不食，若闻其声亦怒，盖贱其情状之可厌也。至于邻近亦不敢畜之，止进其子耳。

不嫁异俗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异俗之类。尝曰：“娶他之女尚不可，岂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世之祖宗乎？”盖异类非人性所能度之，彼贵盛则

薄此，必别娶本类，以凌辱吾辈之女；贫贱则来相依，有乞觅无厌之患。金陵王起岩最无远识，以女事录事司达鲁花赤之子某者，政受此患，犹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类者颇多，不能尽载，则我赵子威先生如此显仕，有力量远识，一时为所误，尚使其女怀终身之恨。世俗所谓“非我同类，其心必异”。果信然也，可不谨哉！

婢不配仆

先人誓不以婢配仆厮。或有仆役忠勤可任者，则别娶妇女以配之，婢则别配佃客邻人之谨愿者。尝谓婢仆一书配了，后来者必私相自议，意必谓后日当配也，渐致奸盗之患。或配矣，又添内外私盗，甚费关防。

仆厮端谨

先人取仆厮，未尝要有市井浮浪之态及时衣浇服者，惟求其端谨颇愚痴者留之。至于婢妾亦然，宁于里邻择田舍女子颇能女工者，不求其颜色也。衣服装饰并与里巷相同，无使异也。

友畏江西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与台人，盖谓其无情。或有妻子矣，又游他方，见富贵可依者便云未娶，若设计为婿，既娶矣，外家贫，又往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则前日之妻皆不顾，亦无所记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

母亦弃而不养，况朋友之交情乎？所以惧之也。平生之友江西及台者仅一二人而已，盖于有乡德异于其乡俗者也。

深恶游惰

先人尝见游惰之民及懒惰不习生理者，深患恶之，终身未尝轻与之一交也。子弟或有语言不务实、衣服异于众者，必严诃禁之。比与人约必信，或有故亦必报其所以然者，至于仆细皆如此。凡与人期，必曰某日。若曰三五日，则叱之曰：“三日则云三日，五日则云五日。三五却是十五日也。”严毅至于一言一笑之间，亦未尝轻易也。居家未尝闲坐，或看书，或监治杂务，或理岁计，甚至婢仆之役冗者，亦间提调之。井石、碎瓦、木屑、断钉之类，时使人收贮一库，用则取之。所以先妣效习颇熟，终身勤苦，皆相如此。至于今日，子孙虽在患难之中不致饥冻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报也。呜呼痛哉！

衣服尚俭

先人衣服惟尚绸绢、木棉，若毳衣、纻丝、绫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绸袄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纸亦谨藏之，一文亦未尝施于无用处。布衣、素履、磁器、木箸与常人同。或讥之太简，先人曰：“吾昔者甚贫，今日颇富，始终皆是吾也。岂可以此为忧乐而有异哉！”盖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故无适而不自得也，知者鲜矣。

月蚀大雨词

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师，久见月蚀、大雨，作二小词，偶忘某调，云：“前年蚀了，去年蚀了，今年又盏作平声。来了。姮娥传语这妖蟆，逞胡四切。脸则管不了。锣筛破了，鼓擂破了，谢天地早是明了。若还到底不明时，黑洞洞几时是了？”“城中黑潦，村中黄潦，人都道天瓢翻了。出吾溅吾一身泥，这污秽如何可扫？东家壁倒，西家壁倒，窥见室家之好。问天工还有几时晴？天也道阴晴难保。”此二词虽近俚俗，然非深于今乐府者不能作也。咏其词旨，盖亦有深意焉。岂非《三百篇》之后其讽刺之遗风耶？此闻诸亡友杨大同云。

平江谶语

“平江”二字，谶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为愧。张九四陷平江，僭改隆平府。谶者云：“隆平”二字，远观似“降卒”，不久当归正。果然。吴善乡守绍兴，集民兵号曰“果毅”，以篆书二字悬于兵卒之背，谶者云是“果杀”二字，不久当败。果然。“姑苏”二字，谶云“一女养十口”。是以风俗与温州同，“温”字远观似“淫”字。

窗扇开向

人家窗扇开向内甚便，若向外恐为盗者所启，亦须坚实者佳，不可务于巧妙以美观也。盖向内者开在内，启闭皆由内也，直檽为上，格眼者次之。

议肉味

子尝议肉味，唯羊、猪、鹅、鸭可食，余皆不可食。盖四者非人不能畜，苟放之则必害禾稼，重为民患，故食之无伤也。牛、马之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祭祀先圣及有故谓天子圣节之宴。则不食。鸡亦有小功，非奉荐待宾客亦不常食。犬之功与牛马同，且知向主人之意，尤不忍无故烹之，非疾病则不食。至于野味，非害稼蔬者不可食，若以时腊者或买食之。螺虾细物得已则止，尤不可恣以口腹而损众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命不食，戊子年误食之，因一武官相招。致患肿毒于左股内，乃梦先妣责之。丁酉年在上虞，以病，因猪肉价高、牛肉价平，予因祷而食之，使我疾平体气复则不食此味。己亥年在鄞东湖，复梦如初，因悟食之，乃患肿毒于老足，今始决定不食此味。又思之，若买善杀者则违国典，若食自死者则致恶疾。违国典非臣也，致恶疾非孝也，不奉遗命非子也。以三者时省之，何乃以口腹之微末尚不能力行乎？则他日之大节犹未可保，书以为戒。

朱氏所短

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居。长兄一房亦在城南。予又赘居外家，惟二幼弟随生母侍奉。然平生所蓄资财，及一切什物，皆在旧居也。朱氏姊主之，渐变先人之法，且有结姻党潜布左右，而向者旧仆与婢等惟知有朱夫人，待吾辈甚落落也。独门下士英君佐感先人之恩，始终如一，亦尝为吾辈不平也。朱氏姊惟生一女，时尚未适人，忽有女僧至，自称俗姓朱，安吉人，幼尝受业杭州某寺，遂称朱氏姊为嫂，曰："我是汝夫朱元礼三从姊也。"朱氏姊以私亲之故，延入内室，受其欺诱，与之同饮食起居，莫敢言其非者。此僧深奸大猾，居一月，即以钱买石修路、施茶汤，及遍游诸寺，咸施钱。又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朱氏姊隐然馈赆甚厚，人皆不知也，惟有侍婢沈添妆知之耳。明年又至，遗果核及土物馈送，各房皆有之，谓之会亲。乃驾一画舫，侍

从皆异类之人，人咸疑之。长兄与表兄沈子高为之忧，潜使人扣其梢人，据云："我是松江万户府家人，以了师姑连年来说有一亲侄女寄居溧阳，富有金帛田产，别无兄弟管顾，舅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万户多以钱劳此师姑，托其主婚。今有舍人在后，船不久当至。"长兄怒甚，即选门下能言者以大义折之，此僧忽发不逊曰："我朱家女既受孔家财产，孔氏不可管也。"既而欲诉之官以欺骗事，众皆知其诬妄，此僧乃为万户家人所逐，余稍稍引去，遂杜其患。朱氏姊反以吾辈明言其非，至于衔怨。吁，此妇人之所以至患而家不可使干蛊者，信不诬矣！向非长兄顾大节义拒绝此辈，必致于陷身异类，受辱受害不浅也。朱氏姊不以为功而反以为怨，惜哉！言之至此，可为深叹。先人五十余年辛勤所致者，晚年关防不及于前时，抑且人情咸变于机巧轻薄，是以既失之于外，又失之于内，吾辈归省犹如客也。先人虽觉此意，岂能遽反其正耶？临终至于一案一器皆无存者，独遗白金之类，已失过半矣。此无他，先人姑息于初年，盖为沈氏止生一女，不忍远嫁，所以奁具及田产是沈氏者咸与之，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矣，明立家券，以为异日执照，而财物一切大小事件尚托之朱氏姊。后至庶子长大，亲女当聘，渐有富贵气，未免侵窃公堂之资。先人不能察者，为朱氏姊侍奉极至，不露圭角，以父爱女之心既至，但知其能孝，不知其为财也。先人殁后，此情渐发露，乃有不平不了之语，反以为父不念女之恨，惜哉惜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赘非赘；不平者田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钞贯兼于诸子之数，房金什物、髹磁几凳尽数有之。惟田止于沈氏者，较之他女及乡中所嫁已过百倍，犹以为不足，见人情之日薄也。有女者勿蹈往辙，当视吾家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避地在安吉之大山，遇寇，资物皆失，而沈添妆被榜掠几死。又盛添寿者亦遭此苦，其婿吴唐辅坠石折足，庶子妇等奔窜，极其颠沛，向之所得，今日尽矣，一时报应分明，犹未甚也。当年归荆溪之芳村，依吴而居，寇再至，不胜艰苦颠沛，衣服首饰荡然一空，唐辅死于乱兵。先自庶子自大山已与母长别而去，长子虽有侍奉之心，颇欲尽孝，而母则待之落落，惟亲女及婿之是恋，溺于偏私以至如此。为婿者亦恐物之遗于子，往往问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保，遑及其他乎？自婿入门，竟有相疑之渐，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犹客也。其盛添寿者，先人之侍婢，尝与朱氏姊窃吾家物之人也。先人殁，此婢从朱氏姊，甘心侍奉其妇女及婿，见者莫不叹之。所以亦受祸者，天理之昭然也。此虽一事，作戒数端。女僧名了坚。

朱氏所长

朱氏姊平日处事可法者亦多，初年待夫之前妻吴氏之长子隆祖犹如己子，二庶子祖道、崇祖亦如之，今世之罕比者。及长子受荫为温州监支纳官，去家千里，尝以无音讯为忧，至于忘寝食。受夫之遗命养庶子祖道居溧阳，凡饮食衣服教训甚于己生者，及长为娶妇亦厚。过数年，亲女当聘，而庶子崇祖疑朱氏姊未免以奁具之物颇丰于庶子，亦人之常情，无足愧者。庶子阴怀不平。及婿入门，朱氏姊以家事付之，婿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闲之意，则庶子不得纵费所资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帑、岁收租米、一切什物，莫不为主而恣其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怨言。而正母知之，亦以忘恩不知分限是怒。据其始末则庶子之罪多矣。乱后，正母自与婿居，不得已也，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祖心斋县尹殁时，隆祖在温州，惟其仲父元之在侍。朱氏姊不远数百里，涉太湖、跋山路，往承大事，可谓孝矣。一切不及者，悉以父家之资办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其父尸，朱氏姊曰："凡作佛事者，吾愿从之。至于焚化，则不敢许也。其长子死时，具棺葬未尝如此，今反以其父不若其子哉！且儒家无焚尸之说，断不可从也。"由是心斋公免于焚尸之祸。族长樗友兴，乡人耆老咸叹曰："人家不必要好儿孙，但愿得好新妇足矣。"远近称之。盖元之吝于出己财以葬父也，可谓鄙矣。先是隆祖之父卒时，有年少之妾包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姊往见之，待之颇安。或谮之曰："隆祖之父因许作黄冠事，未几而包产，不能毕备，以致触忤，是以死耳。"内外咸憾之，隆祖亦以众怒将逐此妇。朱氏姊大怒曰："人之生死自有命，包氏之产亦有是天地间之常事，尔辈何归罪于包耶？且尔父死未卒哭，便逐其妻，人谓我何如者？"留之三月，葬其夫。将归溧阳，召包而语曰："我欲携汝往溧阳，则父母之家不可也；留汝置此，则寡妇且年少无主，又不可也。"包乃泣谢。遂厚资嫁之，乡邦人又称善不已。时年四十有七岁，以其长子及季子侍奉乃祖，主安吉家事，携仲子归，遵夫之命也。常时在家，每安吉有人至，必欢欣问候乡族安否，厚待其仆。至于邻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之，其怀来之宛曲如此。待婢未尝加以呵叱，有小过则不与之语，婢知所惧，则使令如常；有大过则逐之。盖蓄仆皆乡里之淳谨者。乡里之贫且极者，病则时以粥米果核惠之，乡人仰之若母。凡姻戚急难次竭力救助，未尝惮劳苦。姻戚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无他，施之有不当者则人不以为惠

也。至于奉父母及继母，能曲尽其情。待妹与弟诚可谓友爱，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姊情若母也，终始无一言之间。惜乎晚年渐废先人之遗法及有不多得田之语，且终身不得主朱氏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遗孤，是以不能无议者矣。虽然朱氏姊之过亦势之使然，使当时既重割奁资，则出嫁以礼，必能守朱氏之业而无晚年之怨，两得其道，不失父女之情、子母之义，可谓尽矣。何其徇于世俗而制之于似嫁非嫁、似分不分，所以易恩为怨，彼各有辞，深可叹也。有女者盖以是而观之哉。呜呼！若朱氏姊者亦不失为大家之妇式也。

首饰用翠

首饰用翠，最为无补之物。买时以价十倍，及无用时不值一文。珍珠虽贵，亦是无用。盖予避地，将所在囊中者遍求易米，不可即得，且价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银为急，绢帛次之。民有谣曰：“活银病金死珠子。”犹不言翠也。盖言银为诸家所尚，金遇主渐少，珠子则无有问及者，犹死物也。世之承平时，人人皆自以百世无虑，以致穷奢极侈，以金银珠玉之外又置翠毛，殊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异于昔，则无用之物皆成委弃。倘遇再承平时，切不可用无补之物。

虞邵庵论

虞翰林邵庵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

新人旧马

谚云："使新人骑旧马。"此言良有以焉。盖谓人生于世间，一动一止、喜怒勤怠，或有不常，不皆可测。仆奴之久相处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恶，乘其隙而侮弄之，则至慢忽，不能尽心奉事者多。凡新至之仆，不知主之情性，纵能奸诈，亦未敢施，期月渐而彰露耳。马之为畜，有善有恶，有能负远者，有不能负远者，有惊疑而暗疾者，有能备乘坐而无失者，新至者岂能察其美恶耶？必逾年然后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尽知久远之美恶也。虽然仆、马皆有相法可观可察，则其深奸大诈必须久而能知之耳。

势不可倚

夫势之不可倚也，自古及今，历历可鉴。远者故未暇悉论，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颜弄权，奸臣也，附其势者多取富贵，死之日皆受祸。至于脱脱，虽不弄权，而权自盛，门客亦众，势去之后，祸亦如之。至于哈麻、雪雪两奸臣也，既贬之后亦不免。苗僚杨完者之凶暴，又非伯颜、哈麻之所比也。承国家多事、皇纲解纽之时，恣遐邦化外之常性，怒则死，喜则生，视生民人类如草芥，虽天子之命亦若罔闻者。附其势者，一旦至于极贵，盗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杀人。及其恶贯满盈，□手而死，党与皆伏诛，漏网者固多，岂能避于他日邪？又以其小者言之：国初溧阳之民，有以田土妄献于朱、张二豪者，遂为户计，一切科役无所预焉。是时朱、张首以海运为贡道，至于极品。天子又以特旨谕其户计，彼无敢挠之者，权豪奢侈可谓穷于天下。或两争之田，或吏胥之虐者，皆往充户计，则争者可息，虐者可免，由是民皆乐而从之也。不数年，朱、张皆构祸，籍其户口财产以数百万计，后立朱、张提举司以掌之，向者附势之人皆受祸，而投户计者隶为佃籍，增租重赋，倍于常民，受害不浅，虽悔无及矣。

豪僧诱众

又，湖州豪僧沈宗摄承裼总统之遗风，设教诱众，自称白云宗，受其教者可免徭役。诸寺僧以续置田每亩妄献三升，号为“赡众粮”。其愚民亦有习其教者，皆冠鸟角桶子巾，号曰“道人”。朔望群会，动以百五。及沈败，粮籍皆没入官，后拨入寿安山寺，官复为经理。所献之籍，则有额无田，追征不已，至于鬻妻卖子者有之，自杀其身者有之。僧田以常赋外又增所献之数，遗患至今，延及里中同役者。

富户避籍

又，荆溪、句容、金坛等处富户，有避良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邻吉耳养老户计者。及其有势之时，可附可倚，颇称所欲。未几势去，复隶常调徭役，而养老钱仍旧不免。或有贫者，则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苦楚尤甚，一岁之间杂使无有穷已。最所耻者，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驱奴隶。然此三者之患虽同，而其轻重则有别者，朱、张、白云宗以田者也，河南户计以身者也。以田者患可绝，以身者隶其位下之籍，虽子子孙孙不能免也，其患过于二者远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苟徒逞一时之欲，是以陷于终身也。夫陷溺其民者罪莫大于士吏，士吏之罪不容于诛。凡教猱升木，吹毛求疵，为害百端，败坏风俗，吏之所为也。今天下扰攘，城池残破，舞文弄法，助虐济奸，吏之所为也。吏之为害深矣哉！

世祖一统

世祖能大一统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师至于遐方，大而省院台部，小而路府州县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纵使一儒者为政，焉能格其弊乎？况无真儒之为治者乎？故吾谓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

好食鸡

安吉亲友朱元之尝言，其族人有好食鸡者，凡亲族邻里待之必以鸡，别不设他物。其人一日过佃客家，将午，佃饷之以鸡，知其所好也。其人忽觉体困，就隐几假寐，戒其佃曰：“吾欲睡，慎勿惊觉。鸡熟时，置于几上，待我醒后食也。”其人乃熟睡，未醒，鸡已至。佃客侍候于傍，逾时见一物自其人鼻孔中出，延于几，渐至鸡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黑。佃以虫置于碗而覆之。须臾，其人醒，见鸡于前，挥之令去。且曰：“□鸡气臭秽不可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见虫。曰：“远弃于地。”令别烹鸡。鸡至，复曰：“臭秽不可食。”自是不好食鸡矣，不知何故。意其当初必误食虫物，以致此患，患既绝，是以不好也。

戒阉鸡

吾尝戒子弟不可阉鸡，盖畜物之可阉者惟鸡最受苦，剖腹以指刳其背而去其内肾，肺脏皆惕，有仁心者岂忍见之哉！独猪犬淫状可愧，不识其母，或阉之亦无损，鸡则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恶如此。吾虽食鸡，独不喜食阉鸡。人皆谓阉者味美，殊不知以尔口腹之奉而害物耶！且阉鸡死者亦多，生者固难得，又何泥于人欲哉！

不畜母鸡

吾家以先人在日未尝畜母鸡，虽有诞子者则付之邻佃之家，后视雏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厌其求雄之态，雌伏雄之状，未有不动人私欲之情者。近世民家妇人以母鸡绳系其足，抱携至于他处求其雄，甚可憎恶。以致渐习无耻、流于淫奔者，亦此等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婢媪咸畜鸡母，往往有此风，每欲禁绝之未可，盖各得雏以市易布帛，所以未深绝之也。归乡之后，必以先人之遗训是戒。

不置牝牡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宫者无害。若畜牝者，必求其牡，牡者必求其牝，此盖生物之性，至其时有不可得而已者，惟不畜此是幸。盖畜此等，淫状可憎，尤甚于鸡，未必不坏人之正性，婢仆最宜戒，不可以观此。至于犬之牡者，或庶几焉，其牡求牝，必出他处，则求牡者或鲜矣。又，畜牝物生子，子大不识其母，遂亦求牝，甚不美观，亦伤风败俗之渐也。先人见他人家畜牝兽，尚怒而叱之，可为切戒！

食必先家长

人家饮食，必先家长。至于一房亦然。则使幼者渐知礼义，家道日兴矣。吾家向日饮食，惟先人以无齿别炊烂饭，余必先奉先妣，然后分与子弟及诸妾与婢，其仆厮则在外厨与农夫同膳也。至如先生之馔，则先妣之外即分置一器及羹一器，备与先生，欲使众人知所敬在主翁之次也。

出家人心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盖其性习孤洁，自幼离绝亲爱之道，惟寡情坚忍是务，所以交友皆无情也。或疾痛，或急难，岂可责其相扶持乎？

家出硬汉

谚云：“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硬者非强梁之谓，盖言操心虑患，所行坚固，识是非好恶之正者。若有此等子弟，则贫可富，贱可贵矣。或富贵而子弟不肖，惟习骄惰，至于下流，岂富贵之可保，虽公卿亦不免于败亡也。

万顷良田

谚云：“万顷良田，不如四两薄福。”四两言其太轻也；福者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外，盖言祖宗积德以及于后人，虽或太薄至轻，犹胜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至者，虽可暴富及贵，不久当败。惟阴德为福，虽未至大富极贵，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为下贱矣。

日进千文

谚云："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盖言习艺之人可终身得托也。艺之大者，莫如读书而成才广识，达则致君泽民，流芳百世，穷则隐学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农桑最好，无荣无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养身，为子孙计。舍此之外，惟务假势力以取富，虽日进千文之钱，亦不免于衰败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读书万倍利"，此之谓也。又有一等，小有才，无行止，专尚游说以求食，绝无廉耻，虽曰能取饱于一时，不能免饿死沟壑。

仆主之分

人家或有家生仆子，虽幼便当闲之以礼，使之知有主仆之分。吾见近日人家有仆子及己子相戏，慢骂喜怒必相敌，父母见之亦不呵禁，则曰："小儿无知耳！"殊不知习气不好，以致长大渐有无主之心，皆由习惯，病根不去也。至如女子幼小时，不可与仆子群聚，或至于浇薄市井之态者亦有之。至于长则情狎相习，乌能免于意外之虑耶？又见人家之女幼而命仆厮抱而出游，久而情熟，亦有非礼而戏弄之者。至于长而嫁人，其仆于外必谈及女之疾病、好恶、嬉戏之类，盖其幼而见之也。若此而致引诱不美者多矣，浙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书留边栏

抄书当多留边栏，则免鼠啮之患。书册必穿钉，不可用脑折也。若《通鉴》大本数多至百者，则脑之以下皆穿钉可也。脑者久而糊纸无力，必致损脱而零落矣。书帙必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无妨，但钉近边缘多空余处，不可迫近边栏间，且易观，又免零落也。抄书外边栏留一寸以上，如内穿钉处缘边栏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丘字圣讳

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某者，则读作某者以丘字朱笔远圈之。凡有丘字，皆读作区。至如诗以丘为韵者皆读作休，同义则如字。

乞丐不置婢仆

乞丐妇女子弟皆不可置之为婢为仆，盖以气象不佳，渐有凋落之态。吾家以后至元乙亥间，尹氏姊在官庄时，族人凋落，邻媪蒋家妇，施氏女也，常执役尹氏，丧夫又无近族，孤且贫。尹氏姊引致来，以携挈幼弟之役。其状矮小，贫寒可贱。表兄沈子成见之曰："此媪不可留。"予问其故，曰："吾连日见其出入于君家之门，气象不好，如门中出一丐妇也。吾厌之。"不三载，黄遂男有得争讼起，自此不兴矣。

又，乙酉年后，北方饥，子女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乡中置者颇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类，皆劫数中物，得不死而来南者，苟免耳，然好者已被娼优有力者先得之，此辈皆饿损且丑陋不类长成者，宜勿留。万一劫数未尽，必致灾病，病必传染，患及好人矣。不然则此等入门，门景又何美观！"自是果至于乱难，无好气象矣。然此自系气数，亦一渐也。

又，外家吴子道，以至正甲午年，乡中多置淮妇作婢，贪其价廉也，子道亦置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而已。乙未兵乱，流离至于今日，亦是气象之一变也。

又子道以大门副厅砻谷米置农具，杨大同时相依以居，见之曰："此等气象不好。公家无限闲屋，偏置于此，岂有官厅前之门景！向之客官所聚，今置农具，太觉不好。"未几，丧乱无宁日，此居皆成瓦砾矣。

蜈蚣毒肉

鸡肉与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时，切不可过宿，杀人。烧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当谨盖藏。尝有某处孝妇，养老姑甚谨，姑好食烧肉，孝妇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签插壁，阴候火气过，然后奉姑。一夕食肉暴卒，姑之女有诉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惧姑觉，故进毒杀其姑。孝妇不胜拷掠，诬伏其罪。未几，审囚官至，识其情疑之，再令买肉置故处，夜半视之，惟见蜈蚣毒虫群食其肉。官以啖死罪囚，囚食亦死。孝妇由是得免，姑之女反伏诬。其置肉时，适夏月也。

奸僧见杀

奸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则当敬而远之。不然轻则招谤，重则贻祸不小。尝闻一某官，平日自任以辟异端为事，凡僧道流皆数耻辱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豪者，一僧尤甚奸佚，某官尝薄之。一日某官出外，其僧盛服过其门，惟见某官之妻倚门买鱼菜之类，盖尝习惯也。适雨霁，僧乃诈跌仆污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馈以殽核数品，相馈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谓未尝相识，且无故也。僧但曰感谢濯衣之恩，强掷而去。某官归，余殽未尽，问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谨，亦未以为疑也。一日潜使人以僧鞋置于某官厅次侧房，适见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数有奸计，某官盖愈疑之矣。此僧闻之，即卷资囊，一夕避去，莫知所之。其妇归母家，依兄而居年余，不能受清苦。此僧已长发为俗商矣，夤缘成姻，其妇初不知也。逾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妇对酌浅斟，其夫问其妻曰："尔可认得我否？"妻曰："成亲三载，何不认得耶？"夫曰："我与你今日团圞，岂是易事，费多少心机耳！"其妻问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污衣之僧也。"备述前计。其妻即佯言曰："因缘却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饮。大醉后，其妻操刃刺杀其夫并二子，明日自赴有司陈罪。官不能决，系狱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决

狱，见之，乃壮其事而释之。后与前夫某官复相见，其妇曰："我所以与你报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节，即不可同处。"乃筑室某山，夫妇各异居云。二十余年前事也。

黄华小庄

至正癸巳，乡里寇平，吾复到黄华小庄。忽故干者史仲珍、王道者来谒，谈及世事人情，因发一叹曰："向时人中拣贼，今日贼中拣人。"盖伤好人之绝少也。此言虽浅，乃实论耳。所谓人者，犹半是贼心也。

山阳之薪

山阳之薪有焰光，能发火力；山阴之木无焰光，然烹之际，不若山阳者佳。吾避地鄞之上水，乃始验之。又腊月采薪，虽生湿之木亦可然。

宣城木瓜

宣城产木瓜最佳，其父老相传：唐末不生实，至宋初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绍兴后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国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至今无木瓜，合药甚难得。何其一木擅天地之正气，犹若是之灵耶？

芦把劚石

芦把束劚石则石裂，茶汁浇石器久则石如蛀烂。物性所畏，有不可晓者。

玛瑙缠丝

玛瑙惟缠丝者为贵，又求其红丝间五色者为高品。谚云：“玛瑙无红一世穷。”言其不直钱也。又言：“玛瑙红多不直钱。”言全红者反贱，惟取红丝与黄白青丝纹相间，直透过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竞置，以为美玩。或酒杯，或系腰，或刀靶，不下数十，定价过于玉。盖以玉为禁器不敢置，所以玛瑙之作也。金陵吕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遗玛瑙碗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浆水，惟三点红如蒲桃状极红，又一二点黄色如蜡，可谓佳品也。予因与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贵如金，珠之为物固不足贵也。金愈远愈坚，珠则有晦坏之时也。诸石之器莫贵于玉，玉与金并称，取其温润质色玉为上，坚而不坏金为上。若水晶之浮薄，玛瑙之杂绞，皆不足贵。”此固世俗所尚，一时之竞，非古今之公论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尚玛瑙，惟倡优之徒所饰佩，又以为贱品，与江南不同也。谚云：“良金美玉，自有定价。”其亦信然矣。其次则有古犀，斑文可爱，诚是士夫美玩，固无议者矣。

经史承袭

经史中往往承袭，故宋俗忌避讳者，字画皆减省不成字，如匡字、贞字、敬字、恒字、勖字、黄字、殷字、构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让

为逊、玄为元、慎为顺、桓为威、匡为康、宏为洪、贞为正、敬为恭。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纰缪。胡公作《春秋传》，辨论详明，岂有古今经典以私讳改其字哉！是无识之人取媚一时，以为万世诮。国朝翰林院及诸处提举司儒学教授官当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书坊订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习旧弊可也。至如《诗》、《书》、《易》正文，亦当行下书坊删去小序及王弼序卦之类，毋得仍旧讹误后人。

美玉金同

美玉与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对。其十成者极品，白润无纤毫瑕玷也。九成难辨，非高眼不能别。八成则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银渍血渍之类不必问成色也，绝难得佳品。

灵璧石

灵璧石最为美玩，或小而奇峰列壑，可置几玩者尤好。其大则盈数尺，置之花园庭几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谚云：“看灵璧石之法有三：曰瘦、曰绉、曰透。”瘦者峰之锐且透也，绉者体有纹也，透者窍达内外也。凡取其色之黑而声清者灵璧也。惟取其声之清远者太湖石也。亦有卧纱纹弹丸两点红，独无峰耳。英石之质赤黑，亚于灵璧，特声韵不及太湖而质过耳。卢疏斋翰林有《太湖石记》。

曼硕题雁

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

古钱

古钱置之图书印傍，久而色赤，亦古气类使然也。

沙鱼胎生

沙鱼胎生。予至鄞食沙鱼，腹中有小鱼四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见形状与大者相肖，且有包裹，乃知其为胎生也。此软皮沙也。

鄣南山石

湖州安吉鄣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巉岩状类将乐石，可设置几筵为玩器，不可浸水种菖蒲。惟昆山石宜水浸润，今亦罕得旧者。

铜棺山草

义兴铜棺山顶有一种似草非草，又类木本，叶似侧柏而卷，凌冬不凋，可移菖蒲石上，枯而复青，岁久亦茂可观。

半两钱

半两钱，古者煅而酒服可续折骨，五铢次之。浙东斗尺皆仍故宋遗制。斗谓之百合足，比之今官数八升也。谓官数有二十合。尺谓之百分，比今之官数八寸。吾乡绝无此样，皆用官样。至宜兴，则间有之。杭城人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谓之小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制尚存古法，则是今之制差增大耳。鄞俗则有二样：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蒴。料，音劳，去声。

学士帽

今之学士帽遗制类僧家师德帽，不知唐人之制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样，比今之国帽差增大，顶用稍平，檐用直而渐垂一二分。里用竹丝，外用皂罗或纱，不必如旧制。顶用小方笠样，用紫罗带作项攀，不必用笠珠顶，却须用玉石之类。夏月林下则以染黑草为之，或松江细竹丝亦好。归乡晚年当如此也。更置野服亦称之，略见《鹤林玉露》。便如今日鹤氅样，布为之。

艾蒸饼

试艾以蒸饼，将艾丸炷于饼上然之，若是好艾，则满饼香透底；不

好者止于饼内一半，香不透。四明王韶卿云。

先贤之后

先贤之后，理不当绝。然所闻者无几，且真伪莫辨。周濂溪之裔绝无闻者。程子之裔数人者寓居江东，不知为伯为叔也。近长枪兵中程某者，谢国玺女兄之夫也，咸礼之，以其为程伊川之后也，寓居磁州。朱子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无闻者。若金陵之朱仲明自是冒姓，其养子㢑，字伯厚者，是陈姓之子，云心道士之侄，福清人也。仲明家世淫乱，㢑后淫其妹，不听适人，人伦已丧。钱唐之朱姓者，自称朱通判之后，亦是冒姓，本朱氏之甥也。张横渠之裔绝无闻者。南轩之裔有二人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颜氏之裔，乱亡之后仅存一人，今在四川，颜真卿孙也，幼孤，与祖母孔氏相处。孔氏，潜夫之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无闻，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西川道者

西川一道者学长生之法，修炼三十年而内外丹皆成。一日城中兵变，而道者已仙去，遗下黄芽大丹一炉，为兵官所得，后半归之贾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间。贾事败，丹大半零落一美妾处，妾后归钱唐宋氏，丹遂为宋所有。今又半归于余，乃一半中之再半也。此丹性和而不烈，人皆可服，服之者可以助元阳，延生命。临服时，默诵咒七遍，面东南，以枣汤或白汤吞下，先以雪糕裹丹，预于前一夕服青丸子。咒曰：“归我常，返我乡，服之千岁朝玉皇。”表姊宋氏常患久痢，元气衰弱，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复生，每服十粒。

乡中大家

乡中大家皆用刀镊者入内院，虽妇人女子，咸令其梳剃，甚是不雅。惟吾则不然。时外家却不用此。颇合礼法，他事则不及也。凡居家者谨之。

溧阳父老

尝闻溧阳父老云：“国初兵革之后，居民荒业。至元间，有一奸民，曾为北兵掠去。复后归，径来□山前丰登庄寄居，每掠买良人子女，投北转卖为奴婢。居三二年，忽遇一虎至村落三日，居民惊惶，幸不为害，惟啖此奸而去。”岂非造物者报焉。

高昌偰哲

高昌偰哲笃世南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且教子有法，为色目本族之首。世南以佥广东廉访司事被劾，寓居溧阳，买田宅，延师教子，后居下桥。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时长子焘，本名傲伯辽孙。年将弱冠，次子十五六，余者尚幼。每旦，诸子皆立于寝门之外省谒父母，非通报得命则不敢入，至暮亦如之。一日，予造其书馆，馆宾荆溪储惟贤希圣主之，见其子弟皆济济有序，且资质洁美，若与他人殊者。盖体既俊秀，又加以学问所习气化使之然也。予深羡慕之。既而欲遣一生通谒于世南，求跋二小画卷。希圣曰：“姑少待，有宦者出中门可问之，则主者出矣。不则别托门子转相通报亦可。”诸生则不敢妄入也。予初疑之，希圣曰：“世南处家甚有条

理，僮仆无故不入中门，子弟亦然。自吾至馆中，因知诸生居宿于外者昏定晨省，皆候于寝门之外，非奉父母命则不敢入。”盖谓私室中父母处之，或有未谨者，则肢体袒惰，使子弟窥见非所宜，故亦防闲之也。予始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之，尝为家人辈言之。因外家处事太无理，虽干仆亦得入于寝室告报家事，予深恶之，每以偰事之法谕之也。予家以先人遗法亦颇若是，惟防闲外居子弟，未尝及于诸子也。偰氏之法忍不可忽，他日归乡，当谨谨效之云。

紫苏薄荷

凡泡紫苏、薄荷之类，先贮滚汤，后投以药而覆之，则秀气浓而色浅；先投以药剂，后沃以汤，则色浓而香气浅，其味则皆同也。凡欲升上之药则泡之如此法，用其气也；降下则熟煮之，用其味也。近日因访同避地一友沈思诚，留坐久，忽云：“我以上焦燥热，喉痛眼赤，乃用黄连解毒汤四味，药锉碎，先以沸汤，后投以药而覆之，半时许服之，其香烈而味清。盖欲升上也。”质之王韶卿，乃云：“独不知大黄必候他药将熟而旋投之，即倾服，亦取其气能泻也。”吾始得其义如此，因记之。

出纳财货

人家出纳财货者谓之掌事，盖佣工受雇之役也。古云：“谨出纳，严盖藏。”此掌事者大字铭也。然计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旧管；二曰新收；三曰开除；四曰见在。盖每岁、每月、每日各有具报，事目必依此式然后分晓，然后可校有无多寡之数，凡为子弟亦然。干父之蛊，虽微物钱数，亦必日月具报明白，免致久而迷乱，无可考也。先人尝云：“人家掌事必记帐目，盖惧其有更变，人有死亡，则笔记分明，虽百年犹可考也。”此虽俗事，亦不可不知。此式私记谓之曰黄簿，又曰

帐目。

鲜于伯机

予尝见鲜于伯机公亲书一幅云："登公卿之门不见公卿之面，一辱也；见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宁当万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困学喜而书此，凡见数幅。观其言虽不深奥，然亦可为确论。金陵杨大同尝与予言："士大夫不得已，宁受小人辱，莫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乡里时，乱后，一酷吏权州事，又一奸民掌案牍佐之，尝会于乡人家，予颇以礼貌待之。其人亦不问何如人，但略答片言，即自与济其奸酷者笑谈，既而又忌予在座，不乐。予即起而出。越明日，乡人对予言："昨日所会二人，始不知子为何如人，既而略闻之，且惧子之直言，恐坏其奸计，是以不乐与语，子出甚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谓宁受小人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穷途中遇恶少年，皆不可与之事者，顺其无礼，何有加于我哉！"予曰："善。"因记于此云。

卷四

四民世业

黄山谷曰：“四民当世其业，读书种子尤不可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荆溪岳氏，后为显亲寺僧有大方厓所得。石背刻一诗云：“渔家无乡县，满船载稚乳。鞭捶公私急，醉眠听秋雨。”皆山谷诗也。至正丙申以后，寺毁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江古心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养子某，至元乙酉岁为建康路同知总管府事，常时祭祀有阙。一日监修南城，惟其妻在家，忽闻中堂喧哄，出视，但见朱衣吏数辈曰：“丞相在此，当肃拜。”其妻惊仆于地，仰视一紫衣官人中坐曰：“同知何在？”言未及应答，闻厉声曰：“岂有为人后而祭祀有阙者乎？”言讫而出。少顷，同知自外归，呼其妻曰：“忽若背脊间疼，若为人所击，神思昏愦，故今日早回家。”其妻告其故，同知惊惧，即治具享祭。奈明日疽发，诸医不能疗，半月而卒。其子某与先叔生同庚，乙亥又同学。建康邵斋备言其事。夫人之贵有子者，欲为祭祀之主也，不幸无嗣而养子如子，恶可不事其父？为父养子既如是，况亲子乎？不孝者以是为儆。按《宋史》古心讳万里，字子远，都昌人，以蜀人王𬘡子镐为后，父子相继投沼中。据先叔所言甚详，意镐投沼后或不死，亦未可知。或抚养别子，亦未可知也。姑记此以俟知者。

山中茅叶

山中茅叶可盖园亭，既坚且雅，晴则卷，雨则舒，不漏水也，胜如稻草，即开花可止血者。

箬叶铺衬

箬叶铺衬土桥，能隔湿气，百年亦不朽坏，即箭叶也。稻草俗呼砻糠，可筑塞沟渠，继之以土，虽百年再翻起，黄色如新，如箬叶着土护板久不坏。二物非坚，其性然也。

兔无雄

世传兔无雄者，每岁玩中秋月，即夜成胎，其夜晴明则育。尝记二十年前，偶剥一兔，有二外肾，殊不晓其所以然，独未遍考其众，果复有肾否也？

翰林谶语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谶语皆有应时，固无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转’，‘人化兽，兽为人，’戏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冥数之类者，未可一论也。”便如今日世传《五公

经》、《推背图》书亦然。

董栖碧云

董栖碧云：释氏有言三世佛："过去佛、见在佛、未来佛。"其说甚好，但以佛名称之，语涉异端，儒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黟县老民

潘多吉尝为黟县教谕，云县有深山，可入数百里，中有老民，或过百二三十岁者，或自言前宋年号者，皆未尝知有本朝也。其山忽崩陷发洪，流出大木片长数丈，广二三丈，状类海舟，底宛如木钉相连不用铁者。多吉不晓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遇天翻地覆遗下耳。"山民多不食盐酱，亦未尝诫，故能栖碧，谓此过去世界也。混沌之物，岂起自盘古，岂世人止如是耶？独不知盘古以先又几千万万年也。今之世乃见在世界，久而混沌如上世了，又复开辟如盘古时，此乃未来世界也。吾又尝闻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间掘井，深及数丈，遇巨木阻泉，复广掘木之两头处不得见，遂凿断出之，长二三丈，高广数尺，磨洗认之，乃香楠也。此地岂非万余载耶，乃有是木，意当时必江水也。俗所谓海变桑田，容有是乎？世传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记耳。

董生遇阕

董生名毅，字仲诚，一名纯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嚞，诸

暨人，游于杭，博学能诗文，先曾除黟县教谕，丁内艰，服阕再往，又得是县。盖浙江省注选，恐吏作弊，例以兵卒用竹箸拈瓶中纸球，纸球中书合注人名姓，谓之拈阄。一吏检文卷对阕读之，惟空人名，读至是阕，云某处某阕，兵卒探取人名对此阕，吏然后书之也。嚞两遇是阕，岂非分已定乎？嚞，音哲。

莫置玩器

先人尝劝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华丽之居，每以训戒子弟。予闻之耳熟，犹未能深省也。义兴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诚实喜静，惟好蓄古定官窑剔红旧青古铜之器，皆不下数千缗，及唐、宋名画亦如之，独无书册法帖耳。至正壬辰，红巾陷城，定窑青器皆为寇击毁。寇亦不识，无取者也。此一失也。后乙未复陷，所存者又无几，惟附箧随身之物乃画之高品，铜之古器，剔红之旧制，寄藏友人。渡江浙时，苗僚据杭州，因寄托之，主丧，乃取归西山，不一宿，尽为苗僚所掠。画卷转卖于市，凡剔红小柈，咸以刀砍毁，无完器也。此再失也。时仲德翁已死一载，明年又不能保其余矣。所见多蓄者皆不能保，非独乱世，寻常传子孙者诚空耳。居室亦然，乱离之后，浪荡无遗。使人人知有此患，惟检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蓄书卷，戒之甚详。先人之训，盖目见耳，闻者多矣。尝云谚曰：“与人不足，撺掇人起屋。与人无义，撺掇人置玩器。”撺掇者，方言犹从臾也。盖华屋、玩器皆能致祸。向有一人为玩器，因得罪于时官，遂破家丧身。又有一人因华屋招讼不已，直至荡产。此皆予所目见者耳，闻者又不知其几矣，可为明戒。

月中影

月中影，世传玉兔与桂树。先师徐实庵云：“释氏说是山河影。”未

详。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细观之，果若山影，空缺处乃水也。释氏不为无所见。

阳起石

世传阳起石无真者，欲辨之，观其纹，有若云头、雨脚、鹭鹚毫者是也。

村馆先生

村馆先生惟乡中有德行者为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则容子弟游学从师，求真实才学者，亦在德行为先也。浙西富豪之家延馆宾皆不以德行，馆宾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往刁讦，有玷儒风，至于破馆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乱世，犹有甚者。往年无锡华氏曾有此患。今年太仓徐氏寓庆元，为方氏职役，家豪于赀，忽馆宾讦其通好张兵，因此受害，家资一空。盖当时为主宾者皆不以礼，主者特欲改换士风，宾者乃是图口腹货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宾以诚敬，宾报主以学业者比也，恶可谓之宾主哉！然此可为后来之戒。

元章画梅

会稽王元章尝谓：“暑月着衣畏汗湿，则用细生苎布，以薄金漆水刷过干而后着，则便且凉也。”元章名冕，善画梅。

古今无匹

古今无匹者，美玉也。盖天地秀气所结，质色大小各不同，是以无匹，真可贵惜也。古犀次之。画卷则今之精者或能近古，亦古之善画者多，非止一笔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窑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贵也。前辈论者或有及于此，因记之。

无锡谶石

相传无锡有石刻，谶云："无锡平，天下宁。"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井旧咸置锡以滋泉味，盖茗与锡相便，惟是邑无之。或有云有锡则民争兵，故名无锡。皆未详孰是。

鸡卵熟栗

鸡卵与熟栗在午前食则佳，过午后则能闭气。

江西罗生

江西罗生卖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鸡卵也，鹅鸭则不可拟矣。"此说近是。

义兴邵亿

义兴邵亿永年，一字惟贤，暑月冠墨漆巾，盖取离汗也。以葛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置葛其中染之，干而后制甚好。

兰艾不同根

古云兰艾不同根，盖比故家崛起也。艾叶茂而根浅，兰叶少而根多耳。

江湖术者

江湖术者说客不可延至家庭，盖起词讼之端，诱破家之事，容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尝亲见此曹患也。

戴率初破题

先人尝言，幼在金陵郡庠从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谚作题，令诸生破如经义法。一日命破“楼”字，先君曰：“盖尝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余。”先生大喜，又命以谚云：“宁可死，莫与秀才担担子。肚里饥，打火又无米。”破曰：“小人无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义，不能求食以养小人。”

宋镀金器

故宋镀金器皿用金熔化，以银器渍之，凡数十次，犹如今之摆锡铁器相类。

宋迎酒杯

故宋过府官及朝贵，例蒙赐酒，却于官库支给，以鼓吹迎归，谓之迎酒杯。杯是夹盏，盖内金外银，或内银外金者。予在四明问史善可，说乃母项氏闻诸其长上先辈言。因袁伯长学士与乃子敬存家书中有谓迎酒杯者，故及此。

故宋剔红

故宋坚好剔红堆红等小柈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柈底而后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或银、或铜、或锡。

馩香吸髓

谚云："馩俗音闻，齅也。香、吸髓、倚阑干。"言三险也。花心有小虫，齅之或作鼻痔，惟腊梅最不可馩。诸兽骨髓中击破有碎屑，吸之恐伤肺。阑干临水，恐有坠折之患。犹三件险处也。此言虽近，亦可为

戒。

巴豆黄连

谚云："巴豆未开花，黄连先结子。"盖黄连能制伏巴豆毒也。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同意。尝观《宋史》，宣、政之间，女直叛契丹而谋宋，南侵之日，鞑靼亦叛女真而举兵矣，正此谓也。

山中私议

山中私议，人才列为九品，以比世爵，盖贱虚而贵实也。一曰孝，事亲竭力，移忠于君；二曰义，尽忠效节，轻财赴难；三曰廉，不苟取受，知耻尚俭；四曰直，真实不欺，内外如一；五曰谨，持守礼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谋辨雄略，济时于时；七曰教，博学于己，推以及人；八曰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九曰艺，文词书画，以材成材。

种竹之法

种竹之法，古语云："深种、浅种、多种、少种，最是良法。"予治西园，尝一日成林，彼时人事从容，工力毕具，甚易为也。且取竹于邻里佃客之家，皆吾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劳而办也。深种者，深壅客土也。浅种者，浅开畦穴也。多种者，连鞭三五竿或二三竿，宁少种几朵也。若独竿则根少，根少则难活，纵活亦不能茂耳。江西小竹及公孙竹、云头顶竹，凡置盆栽者亦用此法。

制药当谨

制药不可不谨。四明韶卿言，其乡今岁有合疟丹者，用砒霜为末，搜和蒸饼，盘晒于日，而二小儿不知食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剂也。死者明日焚化，肠已腐矣。又，往年镇明岭一医士尝合墨锡丹，母及妻皆惯服之，一日以他药丸归，未曾题名，色类墨锡丹，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毙。可不谨乎？书此为制药之戒。

草药疗病

村民多采草药疗病，或致殒命者多矣。盖草药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别，一概与人服之，不至于误者寡矣。尝观《本草》云："山阳有草，其名曰黄精，饵之可长生。山北有草，其名钩吻，入口即死。"盖此草绝相类而性善恶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亲友有为子腹疼，人教以取楝树东南根煎汤者。子初不肯服，其父挞之。既入口，少顷而绝。盖出土之根能杀人，朱氏不考古之过也。此表兄沈子成在安吉目击其事，尝以戒人。医家用桑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杀人，可不戒哉！

季弟患疾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民草药，后为所误，虽更医已无及矣。盖此弟不肯读书，不交好人，不习好行，惟市井辈是狎，所以致此者，亦禀气受胎之贱，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堕胎当谨

堕胎不可不谨。妻母潘，尝在三月之期服堕胎之剂，至四阅月而旋旋下血块或腐肉块，盖受毒烂胎之故也。或惧孕育之繁者，夫妇之道亦自有术，盖以日计之也。不然，则在三月之间、前两月之间服为犹可，若过此则成形难动，动必有伤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妇法用牛膝等草带于产户者，深非细事，不致于殒绝者鲜矣。尝见溧上亲友李汉杰，其妻黄氏冒姓孔女者，凡数十孕多男子，惮夫产育之劳苦，服桂姜行血之剂，过于三月后，胎虽不堕，漏血不止。医者所亲殷国材忧之，但饮以补血之剂，因惧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产，乃无胞之儿。盖因形成而被毒药所腐，胞衣以致常时漏血也。可不戒哉！吾近以家人多产，又在客中不便，常服堕胎之药，既过三月不动，则易以安胎顺气之剂，以防护之耳。

服药关防

人家服药须是关防，或被媪妮所倾，别添水煮，则味不能功矣。或误堕地，及与药相反，则伤人命。或杂乱误投于人，物之冷热不同，误增病症，若是多矣，不可不戒。尝见赵希贤云：“赵冀国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煮药必在外院，干者轮日掌之，名籍日计簿，以凭稽考。遇某夫人、某官人、某直阁、某乳媪及贱妾辈有疾，外院书名悬牌于盏托之上，覆定然后送入内院饮，别间药次第尝之。”人家虽不能如此，或仿此防闲亦好。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泽泻必变油，服之者杀人。惟见一方云治项骨倒用隔年者，余皆不可不谨也。

滚痰丸

吾乡王中锡制滚痰丸，疗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徙常熟，常闻一官甚壮实，每患痰热即服之，后因患脾泻脉绝，以致不救，盖过于此剂也。然此剂正可推利痰热，疾平则已，不已则伤元气，岂可以素壮实而自欺邪！人非纯阳真人，焉能保其无七情之害，害则有损，非损纯阳矣。

平阳王叔玑

平阳王叔玑为嘉兴郡照磨，丙申年避地与予同寓上虞。时乃嗣本元才二十五岁，未娶，因纳妾于外，未免过度于酒色，自南台宣使，间亦来上虞。忽患疟疾半载，且脓疥遍身，因久病脾虚，腹胀足肿，问药于予。予曰：“当实脾元补肾去湿则可矣，宜用厚朴干山药、白术、木香之剂。”未过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引至柑酱使与其针腿膝间放水，少顷即死，悔无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亲友杨文举，乃嗣元硕于乙未年夏秋之间亦患疟，生疥如王本元，但无虚损下元之证，因服葶苈而愈，盖利水道也。尝书此以记之。

上虞陈仁寿

上虞陈仁寿，字景礼，尝应写金字经生员，为人有交情。尝言一日过江西，舟中遇漏雨，醉卧湿蒸之所，遂患骨节疼软，逾年尤甚，因往杭求医，医用针法治之，一针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时，怒而舁归，自此不得痊矣。其疾甚怪异，手足指缝间始患肿毒，久而溃脓，脓尽微露白块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软，见风坚，白如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几也。凡肘膝有骨节处皆患遍，筋骨拘挛不能举动，终身废疾。每恨无名医，不治犹可，因治而成废人。盖其幼时曾酒色过度，风湿侵之久矣，亦是冤业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会于会稽后山月余，因谈及之。

先君教谕

先君初欲仕时，颇厌冷官，既授上元县学教谕，不就。江淮行省尚书有又授常州路学正，亦不就。豪气英迈，必欲即能济时行道者，遂荐为岁首儒人书吏往宣城。时安吉凌时中石岩为宪幕宾，一见甚喜。乃嗣懋翁师德正读书侍师作《兰花》诗，石岩暮归，即命同赋，有“风流得似谢家郎”之句，石岩称赏，已，怀建康□牒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拨置在此未迟也，子宜归，岂有谒人求仕者乎？”先君闻之不乐，遂飘然以不就此职而去。且对其馆宾曰：“吾以凌公长者，故相投耳，非千里谋谒也。公既不我识，我亦不就此谋矣。人生岂止于是耶？”馆宾即白于主者，遣仆追之，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岩更大喜曰：“吾所以试之，乃灼见其英气如此，公文已就，特未与之言，待其未至溧上，随令隶卒发牒取补书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东廉访已至建康，转下溧阳敦请矣。先辈作成人如此，未尝轻许，既就亦未尝有矜色。先君极感之，时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获免沈家杂泛差役，铺夫贱隶，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时与贡仲章交，乃翁南漪一见，深喜之至，欲纳为婿，每折行辈，分宾主。如是交游寓秀野堂者二年，后数相见，敬爱如初，先君每叹先辈仕人之不可及也。又宪使卢公疏斋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尝不与先君同处。或赋诗词，必先书以见示，其前辈气象如此。一日，廉使容斋徐公云：“书中有女颜如玉。”戏谓先君曰：“试为我属一对，以俗语尤好。”先君即应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者请赠乐府，容斋属之先君，即席赋《折桂令》一阕。容斋大喜，举杯度曲，尽兴而醉，由是得

名，亦由是几至被劾。而以容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时，独免此患。若是今日，亦无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风流也。其曲今书坊中已刊行，见于《阳春白雪》，内题但作徐容斋赠云。又尝以律诗呈容斋公，公喜而书于后曰："吾退之天资颖异，笔力过人，擅江淮之英，本邹鲁之气，观此佳作，未能走和，甚觉吾老迈矣。吾退之当勉力为政，以继前修，则吾深有望也，汶叟徐炎题。"

先师德辉

先师赵德辉先生尝言：溧阳儒学祭□□□，诸儒执事者皆来，忽一儒惊见黑旗白字大书云"本州城隍监祭"，须臾被击而死。盖此儒患痢疾，未涤衣服，媟秽庙殿，故遭谴也。常人欺心，举事不思报本，且坏乱学官者，其可免耶？

建康儒学

建康路儒学，至元以后，有以儒人窃学粮，且坏教范，日横于学宫。一夕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击，痛不堪忍也。"言讫而死。先君目睹其事。

衢州学霸

衢州学霸王杞者，久占出纳之计，半为己资，横行积久。会先叔祖平斋府君来教授时稍防闲之，杞积忿，遂欲诬于宪司。是夜，忽见子路

叱之曰："孔君圣人子孙，仁人也。汝敢加害耶？"鞭击其背，即患疽发，七月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尝作传记其事。

太平路学

太平路学一儒人甚贫，或告之曰："可拜先圣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痴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伪造锡锭，潜置殿侧，儒见甚喜。或者窥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儒者辞以同货。或者竟强持去，乃笑曰："我特戏尔耳。"儒诉于学官云："或者夺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诘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诳儒，欲免罪，当偿真金。"儒者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谓儒者贫而诚，所以得金。圣人不能以金与人，故假手于或者，是亦可异可笑之事也。从父诸暨君尝言及此，盖目击其事云。

克诚窃食

义兴蹇克诚久窃食于学宫，未免点党行蠹。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脱，忿而自刳挖出外肾，血流满床席，自是召保放归。此亦作恶之报，或有作恶未之闻者也。蹇之祖，宋末蜀人。溧阳杨浚久占学官出纳之计，凡饮食居止皆是学中资也。子能聪明读书，一夕而死。余子虽在，作恶无行，可见报应也如此。深甫晚年贫困，郁郁而卒。尝闻前辈言，学粮不可妄食，必有报应。若果贤而贫无所依，则食于学，此分内事耳。苟无行，强受学粮，必贻神人之怒。且无故而食农夫汗血之劳，岂无报应！吾见如此者亦多矣。至如无功而食官之禄亦然，不及其身，则在子孙，事之必然也。

种兰之法

种兰之法，古语云：“喜晴而恶日，喜幽而恶僻，喜丛而恶密，喜阴而恶湿。”盖欲干不欲晒烈日，欲隐不欲处秽处，欲长苗至繁则败，欲润不欲多灌水。当以碎瓦屑火煅过伏湿处，出气后却细和土置于兰之着根，可离水而常暖也。又以㷛煮鸡鹅毛汤积芽而灌之，灌必徐徐使润，不宜太湿，太湿则根腐矣。抽芽谓之发箭，至发箭时，当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发其芳也。惧其瘠，则稍加以粪土。粪土之法，用山中黄土槌细粪沃之，晒干待其无秽气后，渐加于盆面，遇灌水则肥自上而入，不至伤也。又云：“有竹方培兰。”即喜晴恶日、喜幽恶僻之意。常置疏竹林中，纵遇晴亦无烈日，遇雨不致太浸，盖以此也。兰本出广地者为上，叶短而柔，广而泽，根如大香附状最香，闽次之。庆元之昌国州，近见一种亦好，土人名曰铁干荪，出小沙寺山上，可与闽本伯仲者也。春开曰蕙，夏开曰芷，秋兰冬开曰荪，皆一干而数花。凡今之诸山所产，叶狭而劲，一花或众花者幽草也，非真兰也。广、闽、昌国者或有一干一花，多在春开亦好，但香浅耳。象山县山中及鄞县育王山中亦出一种。象山与昌国同。

邵永年

义兴县邵亿永年，一字惟贤，宋熙宁三魁之后也，世称红楼邵家。乃祖于嘉定间抄写《杂记》一帙，中载一诗如谶语，云：“壬辰癸巳这一番，人人灾死尽无棺。狗拖尸者心犹颤，鸦啄鸟睛血未干。半亩田埋千百冢，一家人哭两三般。说与江南卿与相，任他石佛也心酸。”当时见此皆不为意，及至正壬辰、癸巳之间，兵事大乱，绝与此诗相验，犹触景而作者。溧阳潘毅士宏幼年在广德山中亦见此诗，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时也，却与今日壬辰、癸巳符合，岂偶然哉！

平江筑城

平江始筑城时，某处城数丈，筑而陷者三。于是深掘其地，偶得一石，方广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张掖同音例。国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须款款细思量。耳卜水，莫愁米，浮屠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末行云"唐癸丑三月三日立"。时至正辛卯秋冬之间，民相传诵，竟不晓其谶。至丙申春城陷，张九四据之，明年秋纳款，始有人云："张起谋时止十八人，若火、周、李、严等也。"又，测"鲤鱼山上游"者，高邮也。"星从月里过"者，横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尽详明其意，亦未知应在何事也。"开河"之说，却是贾鲁平章为之，天下遂乱。"浮屠倒地"者，自乱后寺观皆废，僧徒遁去，以置军寨。此二事颇相应。常记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时至正癸未岁，忽言天下不久当筑城，筑城后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时五更鸡叫天将明，无多时光也，自后皆验。杜公，临江人，寓武夷，善阴阳术数之学，长于天文地理，但心术未正，弄黄白左道，识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隶，予尝从其问地理法。又杭城国初尝有术者言："此地当变荆棘，在八十年后。"今果如其术者云。

大兴土木

大兴土木之工必主不祥。盖土神好静，或动作则必不安，轻则工者仆役见咎，重则祸灾及主人。吾尝见长官好兴土木修庙宇者，皆不得美任，虽未究其事理，亦劳民动众，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旧居最好，不得已则修营无妨，然亦看《授时历》，前所定诸神煞方外处，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虽云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然亦不可执而忽之，当详审耳。

钱唐张炎

钱唐张炎，字叔夏，自号玉田，长于词曲，尝赋《孤雁词》，有云："写不成行，书难成字，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有《山中白云集》，首论作词之法，备述其要旨。

茅山水涧

茅山冷水涧，雨过，泉流大急，则流出一等白石，土人收而斫成器用，或杯、或带、或笠珠、或刀靶，莹然如玉，惟欠温润耳。间亦有润而如玉者，必碱砆之异种也，颇难得。盖坚而难琢，不多出故也。

苍蝇变黑

谚云："苍蝇变黑白。"盖蝇粪污物，遇白则黑，遇黑则白。世以喻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海滨蚶田

海滨有蚶田，乃人为之。以海底取蚶种置于田，候潮长。育蚶之患，有班螺，能以尾磨蚶成窍而食其肉。潮退，种蚶者往视，择而剔之。

浙西水旱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云："月出早则旱，迟则潦。"尝记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没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又卜，是日宜阴，不宜大晴，亦不宜大雨。浙东占四月八日晴及众风，或南与北风亦好，宜二麦，若雨及西风，则损二麦。每岁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则旱，若雨则潦，阴则平。每岁朔，喜东风，惟十月朔，宜西风，则夏米平。

磨镜透闺

磨镜者以铁片六七叶参差衔击之，行市则摇动，使其声闻于内院，如云响板之音，谓之透闺。

自称和靖后

国初有人自称林和靖七世孙，杭人戏赠诗曰："和靖从来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孙儿？若非童种与鹤种，定是瓜皮搭李皮。"至今传诵，以为笑具。盖讥人妄托遥遥华胄也。

诗联对句

又一生作诗喜联对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询其所以，惟一身实未尝有兄弟也。时人续之曰：“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至今以为妄作诗求切对者之诮。

园丁棕丝

园丁以棕丝攀结花枝最为损物。往年尝往杭城买蟠桃千叶红白者数盆，花谢移植于地，枝干长茂，高即五尺。忽大风，枝皆折。视之，有棕在骨，被拘束不能长，但长皮耳。遍观拘缚处，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割断其棕丝，庶几可以长大骨肉矣。至次年，则无吹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岂浅浅哉！盖棕不腐断，且桃枝胶多易长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买即断其棕，任其直干横斜，栽移于后，皆成大树。予性不喜矫揉者，忽见园丁如此，即以理谕之。

鄞人虚诈

鄞人多虚诈不实，皆江水长落不常，俗性亦由是习成。予自至鄞凡四载，若亲戚邻识，未尝见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无耻无义，得利于己则与人往还，不得则遽变绝交。明日得之又复往还，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绝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处客也，使客乞假于土人，终岁未之闻也。吾侄婿袁氏子，无情尤甚，若非世人类者，其妄诞谲诈，浙西未尝见之，亦未尝遇此等亲戚也。细民多不务实，好饮啖酒肉，无一日不买鱼腥酒食。吾乡则不然，小民终岁或未尝知鱼肉味者，简俭勤苦，又非鄞人所闻见也。鄞人宁饮啖而至于贫无衣食者有之，其不务实非类人俗则可知矣。所以汤伯温薄其风俗，尝云：“有男未娶宁过于半百，有女未嫁宁可为尼姑，必待承平归浙西、江东然后为之，未为晚也。”伯温平日多妄诞，此言最有所见，吾颇然之。

敬仁祭酒

许敬仁祭酒，鲁斋子也，学行皆不逮于父，以门第自高。尝忽傲人，每说及乃父奉旨之荣，口称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长亦以讥谑为习，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长嘲之曰：“祭酒许敬仁，入门鞑靼唤，出门传圣旨，口口称先人。”盖敬仁颇尚朔气，习国语，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为诮也。邓文肃亦薄伯长，以谓有海滨滑稽之风耳。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谤之云：设科取士，深感圣朝之恩。倚公行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叵耐禹畴之小刘云云。其间亦言开元王弥叟嘱托之过者不一，虽是不得第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诮也。后云一样五千本印行。

四明厚斋

四明王厚斋尚书好博学，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书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学纪闻》，可谓遗训后学者矣。国初袁伯长、孔明远，史果斋，尝登门请教者惟三人焉。明远讳昭孙，时为庆元儒学教授，时伯长方十二年，不过随众习句读已耳。

伯长九字

袁伯长家字号以九字为则，取相生之义："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丝竹。"盖以"日"字至"竹"字也。

石莲

石莲数百年不腐，尝见筑黄花小庄基时，掘地数尺，得石莲数枚，其坚如铁，置浅水中则复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筑，其初是莲花水荡也。所以道家服莲肉，亦有所因者云。

金陵李恒

金陵李恒，字晋重，杨通微女兄之子、文举之表弟也。进士出身，颇称廉简。然以家贫，常以五分取逋息，作文鬻钱，是以贱隶、庸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尝为小吏凌立义之父作墓志，时人亦以是薄之。尤善小篆，性执僻而强，邻里鲜与交者。祖居溧阳，所以自称中山李某也。

推人五行

前辈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时为准，但以所生时甲子

合，得十月数某甲子是也。如甲子则推己丑，甲与己合，子与丑合。乙丑则庚子之类乙与庚合，子与丑合。也。又云唐宫中如此。未详。

无土不成人

谚云："无土不成人。"盖谓有田可耕诚务本也。所以术者推人五行亦以无土为忌。先人尝戏言"田"字云："昔为富字尾，今为累字头。"此确论也。人生居乡里，处田园之乐，可谓足矣。既欲多买田，买田多赋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户役，则小人皂隶之辈皆得易而侮之，可谓累矣。有志者但守旧田庐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择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尝食勤力取俭，可谓福矣。

字谶

字谶容或可验，虽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尝言："桑哥拜相，术者测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更作相哥，术者又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溧阳南门开解库，始议名"胤定"二字，计十七画，疑其验数止十七年。更作"曲阜"，亦是十七画。岂偶然耶？自壬子岁开张，颇觉称意，至戊辰以后，渐渐不资长，虽不亏废，随得随消，终不及前矣。又，允定大圩是赵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筑堤，遂为良产三十余年。而国朝兵至，赵不能有，转鬻于吕平章。吕至三十余年，子弟不肖，废其业，始为吾家所有，主四十余年，今为盗所陷。一佃干蒋士龙者偶言及此，未必无定数存乎其间。以此推之，何必枉图也哉！吾尝论此家犹国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相哥事载郭宵凤云翼《江湖记闻》前集第六卷《艺术门》。

天赐归旸

河南归旸常为翰林学士，性廉介，多有阴德在乡里，因治圃亭锄地，见白金锭满窖，锭皆铸成字，云“天赐归旸”。旸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复顾，当时厮役咸知之。后遇范并诸叛，举家逃避他所，事定始归，及见圃亭侧若经发掘者，视之惟失十二锭，复笑而掩之。后因宦游过荆阳、湖，舟中闻梢人喧哄，旸问故，梢人云：“一竹箱随舟尾而行，欲捞之，重不能起。”旸曰：“不可。湖海中多盗劫人物，以首级填其空箱往往有之，切勿捞也。”梢人因以篙推之使走。越三日，至某处城下，其箱溯流亦至，浮于舟之前，梢人得之，乃白金锭也。与其厮役同见，亦分二锭，上皆有“天赐归旸”四字。梢人或曰：“舟中官人姓归，恐当受此物乎？”厮役遂走报旸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锭也，锭上皆有爷爷名字。某当分得其二，总计十有二锭。”旸闻之，皆叱其还于梢人，勿有其分。旸感叹久之。为驿吏所知，言于某处官司，遂捕梢人者归之旸，旸力辞不受。后闻于朝，奉旨别以公帑之金随其数而赐之云。旸字彦温。

萧𣂏讲学

萧𣂏先生名𣂏，字维斗，讲学一本于朱子。尝闲居，夜梦一大鸟飞集于屋上，晨起戒仆厮：“凡有客至，当报我。”及将暮，无人。先生步出门外，遥望一人颀然而癯，昂藏如瘦鹤，荷一高肩担，至门则弛担，通谒刺姓名曰孛述鲁翀。先生一见即喜，意谓梦中所验也。遂进而语，甚聪敏。问：“尝读小学书不？”曰：“未也。”时已年二十余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授诸生，必先由小学始，子虽读他书多，愿相从者必当如是。”翀曰：“百里相从，惟先生言是听。”自讲学三年，皆经学务本之道。有司闻其学行，又出于萧公之门，遂荐为南阳县儒学教谕，廉介刚毅，为时所称，御史台即就教谕选用拜监察御史。时与同官劾某官不法，直达于文宗御览，因问：“两御史何一人无散官？”近臣

曰："无前资也。"文宗曰："既无前资，何为御史？"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刚正不畏强御，选用人才，难拘此也。"帝乃以御笔填写将仕佐郎于其衔上，时人以为荣且称也。既又劾元复初先生，先生文章固为一代之宗，而贪污泛交，为清德之累。翀尝师问之，即劾而又见复初先生。先生曰："何劾我而又来见我乎？"翀曰："劾者，御史之职也；见者，师生之礼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某恐先生日堕于扫地，故以轻者言之，使先生退而修晚节也。"复初时为参知政事矣。翀后为祭酒，国子监书册无不遍阅。凡某句在某册第几行，无不博记，诸生皆叹服之。官礼部时，却胡僧帝师之礼，时人以为难。一日，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学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翀不得入，久立阶上，闻伯生称道帝曰："陛下尧、舜之君，神明之主。"翀在外厉声曰："这个江西蛮子阿附圣君，未尝闻以二帝三王之道规谏也。论法当以罪之。"文宗笑曰："子翚醉也，可退，明日来奏事。"帝虽爱其忠直，又恐中伤于伯生也。文宗爱伯生如手足，然是时伯生竦惧，月余不敢见子翚也。其严恪刚正如此。

维扬宪吏

维扬旧宪吏尝言："淮东宪司官某某，曾作书寄一某官，向使者拜以授书，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见某官，亦拜而捧书。盖拜而授之者，如见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稍尊者及平交者也。"尝见北方官长称朋友亲戚寿日，或远不能亲往，则先寄使者或托亲友转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纻丝一端，使及亲友，亦拜而受之。到其所，则代某人拜献寿者，此礼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岁旦冬至朝，咸以手帕奉贺，更相交易云。一丝当一岁，祝其长年也。蒙古之地则以皮条相贺，然大者遇小者则不回易。回易之礼出于平交也。

江南富户

至正乙酉间，江南富户多纳粟补官，倍于往岁，由是杨希茂父子、周信臣、蒋文秀、吕养诰等一时炫耀于乡里。未几，信臣以他赃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讦，希茂父子自劾免罪，养诰以他事见拘。时荆溪士人张载之作诗嘲之曰：“纳粟求官作贵翁，谁知世事转头空。一朝金濑周巡检，三日维扬蒋相公。希茂知几先首罪，长源陪课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间者，红叶黄花酒一钟。”长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无才识，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门而不思，反欲速贵，先于希茂等十年前纳粟为本州税使，陪课钱十年，欲退不可，故诗中及之。先是三宝奴作相日，富户杂流皆可入官，有至贵受宣命秩高品者，时人嘲诗有“茶盐酒醋都提举，僧道医工总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间，国家无才识之人当朝，而行纳粟之诏，许以二万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县常选内委付，则诗人亦不暇嘲讽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输十万斛，焉得县佐之职哉？纵使有才德之士，乡荐于州县，州县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难吏诘之淹滞，或达于部，犹不肯商量，何前日之太艰，今日之太滥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滥授宣敕于工隶倡贱之人，犹不知其所以贵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溧阳富民

溧阳富民罗贵一婢之子罗中者，幼尝从学，颇习儒雅，然妄诞不实，为乡中之诮。先是馆客庐陵娄奎谓其兄汝楫云：“何苦效欺诳以累辱前人乎？”遂痛哭流涕于汝楫父子之墓，云邦人痛责罗中有罪。

文益弃母

溧阳王文益，字仲谦，医人子也。习为儒名而无儒行。以妻貌陋，遂弃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举官王吉父之淫女，飘泊赴都。尝有达官荐文益于江浙行省注兰溪州学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国子监九年无成。母思文益而病卒，文益不即奔丧，寓公偰世南在都责文益曰："汝母死逾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阅月矣，何不奔丧，以甘事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归。仅一载，凡游戏亵饮，无不从也。其兄适仲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与故妻及二女相见，赖仲南供养十年。至正甲申八月，文益不终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其兄欲助其费，文益曰："待吾得官归方可营葬，否则十年亦不可葬也。所助葬资，未若助吾行色。"其兄曰："助子葬事当以二十锭，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遂行。又三年无成，仲南遂葬其母，事为继母也。又五年，仲南为嫁其二女，其妻以忧死，亦葬于姑之侧后。甲午年，文益始充淮南宣使升掾史，从总兵官至江西病死，终身无成，虚名而已。自甲申秋离乡去至死，并不作讯字寄乃兄及亲戚朋友。其不孝不义恶行，不可容于诛，徒以小聪明善逢迎卿相耳，何足取哉！可为乡里之戒。继文益之恶者有一人：严瑄。

窑器不足珍

尝议旧定器官窑等物皆不足为珍玩，盖予真有所见也。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今在庆元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亦如旧窑，不过街市所货下等低物，使其质更加以细腻，兼以岁久则乱真矣。予然后知定器官窑之不足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为然。记此为后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记。

咸物害人

咸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湿，民多食咸，其病患者多疝气肾癞，或坠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盖食盐腥所致。尝会张谦受都事云：“某长于浙西素无疝疾，自至正戊戌夏来四明，因日食少盐味，竟患疝，遂戒之，今不甚苦。”又会西域马元德云：“近苦外肾癞如瓜，服药不效。盖日食咸故也。”又会昆山豪获施五者云：“其家从役者数人，皆长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间咸患肾癞，亦日食咸腥故也。”予旧有脉痔疾，无疝气，自至四明，痔血倍于前时，忽患外肾偏坠，盖咸能走血坠肾故也。侄儿辈皆患疝，自至此地，随俗日食鲞，且鲞价廉，可为度岁计，由是而致疾也。苦欲戒之为不能，时助滋味耳。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烂瓜，腊瓣如兰，其叶如栗，可爱玩，土人名之曰鹰瓜花，取其似也。

溧阳昏鸦

幼时尝见溧阳东门昏鸦累万，夜飞集张巷马店之村，不几年，日渐稀少，而此处人家衰之。后集法华庵，又转集杨巷，未几又去而之他所，则法华消废而杨亦衰矣。故储德修有言：“寒鸦栖暖地。”向时臧村储月心富时亦然，后去而月废也。予自至元丁丑岁初至芳村，见其宅东西竹木郁然，昏鸦乱集，啼声彻夜。后三二年，鸦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后已也。谚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鸟朝。”或亦有可信者哉。

减铁为佩

近世尚减铁为佩带刀靶之饰，而余干及钱唐、松江竞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遗制，惟刀靶及鞍辔或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带，既重且易生绣衣，非美玩之所刻，书此以为戒。重则劳吾体，绣则损吾服，何饰用之有哉！

静物致寿

世间静物致寿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宝论之，砚主静，故能寿，笔主动，故不寿，惟人以是观之，可知宜寿之道。

钟山王气

钟山王气，昔时在二十余里之内，自丁亥以后，气如紫烟，远接淮西，亦异事也。扬州兴废不常，山水之胜又有时而兴也。唐人有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洪容斋《笔记》云。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祐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余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吴铎中丞

吴元人，名铎，中丞，中山人，寓吴兴，后卒于福建官舍，肯当平章长子也。平昔颇事饮食，云：“凡饮酒食肉遇晚膳，必用白汤泡饮，以荡涤肠胃油腻，不致作疾也。”又云：“丈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猪、鹅、鸡等味或一或兼可也。凡鱼腥不可食，食恐伤肾气，气非所宜。午后食鱼则无伤矣。”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无义寡恩。又水不通江湖者，主不产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秦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且浊，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窃盗，水散漫也。盖山深处则民厚而实，水泛处则民薄而顽。风水之说，信不诬矣。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总目

汉魏六朝

西京杂记（外五种）　［汉］刘歆等撰　王根林校点

博物志（外七种）　［晋］张华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拾遗记（外三种）　［前秦］王嘉等撰　王根林等校点

搜神记·搜神后记　［晋］干宝陶潜撰　曹光甫王根林校点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王根林标点

唐五代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　［唐］张鷟范摅撰　恒鹤阳羡生校点

教坊记（外七种）　［唐］崔令钦等撰　曹中孚等校点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李复言撰　田松青校点

次柳氏旧闻（外七种）　［唐］李德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宣室志·裴铏传奇　［唐］张读裴铏撰　萧逸田松青校点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阳羡生校点

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　［五代］王仁裕等撰　丁如明等校点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撰　林艾园校点

宋元

清异录·江淮异人录　［宋］陶穀吴淑撰　孔一校点

稽神录·睽车志　［宋］徐铉郭彖撰　傅成李梦生校点

贾氏谭录·涑水记闻　［宋］张洎司马光撰　孔一王根林校点

南部新书·茅亭客话　［宋］钱易黄休复撰　尚成李梦生校点

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　［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陈师道撰　李裕民李伟国校点

归田录（外五种）　［宋］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

春明退朝录（外四种）　［宋］宋敏求等撰　尚成等校点

青琐高议　［宋］刘斧撰　施林良校点

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王辟之陈鹄撰　韩谷郑世刚校点

麈史·侯鲭录　［宋］王得臣赵令畤撰　俞宗宪傅成校点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宋］文莹撰　黄益元校点

青箱杂记·春渚纪闻　［宋］吴处厚何薳撰　尚成钟振振校点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伯温邵博撰　王根林校点

冷斋夜话·梁溪漫志　［宋］惠洪费衮撰　李保民金圆校点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　［宋］朱彧陆游撰　李伟国高克勤校点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田松青徐时仪校点

东轩笔录·嬾真子录　［宋］魏泰马永卿撰　田松青校点

中吴纪闻·曲洧旧闻　［宋］龚明之朱弁撰　孙菊园王根林校点

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　［宋］蔡絛曾敏行撰　李梦生朱杰人校点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　田松清校点

投辖录·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　朱菊如汪新森校点

鸡肋编·贵耳集　［宋］庄绰张端义撰　李保民校点

宾退录·却扫编　［宋］赵与时徐度撰　傅成尚成校点

桯史·默记　［宋］岳珂王铚撰　黄益元孔一校点

燕翼诒谋录·墨庄漫录　［宋］王栐张邦基撰　孔一丁如明校点

枫窗小牍·清波杂志　［宋］袁褧周煇撰　尚成秦克校点

四朝闻见录·随隐漫录　［宋］叶少翁陈世崇撰　尚成郭明道校点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孙雪霄校点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　黄益元校点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　王根林校点

归潜志·乐郊私语　［金］刘祁［元］姚桐寿撰　黄益元李梦生校点

山居新语·至正直记　［元］杨瑀孔齐撰　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李梦生校点

明代

草木子（外三种）　［明］叶子奇等撰　吴东昆等校点

双槐岁钞　［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　李健莉校点

庚巳编·今言类编　［明］陆粲郑晓撰　马镛杨晓波校点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　李剑雄校点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　孔一校点

五杂组　［明］谢肇淛撰　傅成校点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　王根林校点

清代

筠廊偶笔二笔·在园杂志　［清］宋荦刘廷玑撰　蒋文仙吴法源校点

虞初新志　［清］张潮辑　王根林校点

坚瓠集　［清］褚人获辑撰　李梦生校点

柳南随笔续笔　［清］王应奎撰　以柔校点

茶余客话　［清］阮葵生撰　李保民校点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　［清］赵翼捧花生撰　曹光甫赵丽琰校点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　孟斐校点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阳羡生校点

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清］梁章钜撰　吴蒙校点

啸亭杂录续录　［清］昭梿撰　冬青校点

竹叶亭杂记·今世说　［清］姚元之王晫撰　曹光甫陈大康校点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冬青校点

两般秋雨盦随笔　［清］梁绍壬撰　庄葳校点